清通鑑

明万历十一年起
太宗天聪四年止

清通鑑

明万历十一年起
太宗天聪四年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　李广洁
复　审　梁申威
终　审　宋富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通鉴/戴逸　李文海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10
ISBN 7-203-03907-2

Ⅰ.清... Ⅱ.①戴...②李... Ⅲ.中国-古代史-清代-史籍-编年体 Ⅳ.K249.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144 号

清通鉴
戴逸　李文海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8　字数:660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套)
*
ISBN 7-203-03907-2
K·183　定价:680.00 元

主　编

戴　逸　李文海

副主编

郭成康　成崇德　宋富盛

编　委

戴　逸　李文海　郭成康

成崇德　宋富盛　张　研

李广洁

策　划

李广洁

总　审

龚书铎

F0668/01

《清通鉴》撰写者名单

前　编	刘小萌　撰
顺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至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张玉兴　撰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至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林　乾　撰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至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朱　磐　撰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至	
乾隆六十年年末	郭成康　撰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至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郝秉键　撰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	房德邻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王开玺　撰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七日至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何　瑜　撰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至	
同治十三年年末	杨东梁　撰
光绪元年正月至	
光绪二十一年年末	潘向明　撰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至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迟云飞　撰

序言

历史是已经消逝了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汇集。各个阶级、各个群体、各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扮演种种不同的角色，或则伟大，或则渺小，或则光采，或则丑陋，给后世的人们造成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环境。由此世代延续，流淌而成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人们总是要回顾这条长河的源头，现实包孕在过去之中，是从过去发展而来，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必须追溯源头，了解过去。我们的祖先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披荆斩棘，拚搏奋斗，历尽艰险，才取得进步，创造了今天的新天地。历史向我们详尽地诉说这一切，诉说先辈们的苦难和忧虑、探索和努力、挫折和成就、经验和教训。

因此，历史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人们总是从先辈的经历中学会如何面对今天的问题，去开辟未来的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更好地前进就必须经常温习历史，回顾过去。当然，历史的条件、场景迅速在变换，不可能出

现一模一样的人和事。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但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又会不时地出现许多相似之点，某些历史场景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一再重复出现。因此，治理邦国，整饬吏治，建立制度，制定政策，进行战争，运用战略，保护良善，惩治邪恶，发展生产，整顿社会又有着普遍的规律和共通的法则。人们从学习和研究历史中了解并熟知这些规律、法则并加以运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国家，历代中国人勤于修史，善于学史。宋朝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历史著作。宋神宗御制序言中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体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封建社会中人们研究和撰写历史的目的和今天不完全一样，但以史观政，以史褒贬，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则是一样的。

继司马光之后，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使通鉴体史书一脉相承地传续下来，丰富了史学著作的园地。有清一代三个世纪的历史，史料浩如烟海，内容尤为重要，但大规模的整理撰述工作，尚待进行，迄今还没有一本较详尽的通鉴体史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协助下决定撰写《清通鉴》。网罗 300 年史迹，详其史实，著其人物，明其典章

制度，考其记载同异，述一代之盛衰，究世事之治乱，示过往之教训，揭历史之规律。清朝灭亡至今尚不到 100 年，距今天极为切近，与现实紧密衔接。清代历史十分重要，在其后期，中国受外国的侵略，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出现了微弱的近代工业和商业，初步建立了近代军队和近代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尽管步履蹒跚，但古老的中国在缓慢地前进，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走上革命道路，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形成了 20 世纪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国家受欺、人民贫穷、文盲充斥、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碰到更大的困难，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和更漫长的时间，认清和把握历史形成的中国国情，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鼓舞勇气，明辨方向，坚定我们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本书编纂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事实无限丰富，且十分丛杂。我们从繁复纷纭的历史资料中选取较重要者，编次排比，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我们致力于叙述史事的过程、原委，我们的历史观点和态度即寓于史事的陈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通鉴属编年体史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年月编排，惟重大史事适当地集中，或回溯，或延伸，追踪其来龙去脉，使首尾完整，一目了然。文字则使用浅显文言，以收文损事增、明晰易懂之效果。重要人物，撰有小传，大多系于其逝世年月之下。

我们力求使本书吸收近年来清史研究之主要研究成果，反映 300 年清朝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以较丰富、较切实之清史知识。但由于水平所限，编纂的时间仓促，必定有许多不足与讹误之处，期望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教正。

戴　逸　李文海

1999 年 8 月

凡 例

一、本书在著述宗旨、编纂体例上取法司马光《资治通鉴》，力求撰写成一部观点正确、史事翔实、取材丰富、能反映时代精神、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通鉴体编年史书。

二、司马光“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成《资治通鉴》，以为帝王长治久安的教科书。本书在著述宗旨上，力求反映清朝崛起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举凡人物的功过是非、事件的前因后果、制度的沿革演变、政策的利弊得失等俱囊括其中；清代 300 年又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时期，本书尤注意探索和揭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规律。因此，本书除对政治、军事给以应有的重视之外，对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对外关系等为司马光等旧史家所忽略的内容也予以足够的关注。

三、本书强调学术性，对《通鉴》而言，就要特别讲究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取舍、剪裁，这个功夫到家了，才谈得到资治育人的经世功能，才谈得到从文化上、道德上提高全民族水平的作用。

为此力求做到搜集史料不厌其烦，至少最原始的资料不能遗漏。史料要作审慎的鉴别、考订，述史记事以当时人、当事人第一手材料为主，再参酌其他记载。要谨严，

不猎奇。

四、力求写成一部编年体清代信史，重大的和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不遗漏；同时，又突出通鉴“资治”的特征。在编年、史料长编的基础上，精心谋篇布局，进行删削、增补、合并、归纳，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再创造过程，真正达到重点突出，有助于借鉴历史经验的目的。

五、本书自太祖开国迄宣统逊位，记近 300 年史事，分 300 卷，另有附录。附录包括人名、地名索引和历史名词索引三大部分。全书页数统一依序编码。

六、纪年

以清纪年贯彻始终，即以后金天命元年开始，经崇德改元，建国号大清，入主中原，明清鼎革，直至宣统三年清帝逊位，皆出以清纪年。

考虑到清入关前太祖、太宗两朝仍属明朝史事，故特列为《前编》，在天命、天聪、崇德年号下附明纪年。

清入关后，正式以清纪年记事。但明朝至永历帝被清兵俘杀，仍有近 20 年余绪未绝，故清纪年后附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纪年。

太平天国据半壁江山，与清朝分庭抗礼，且其纪年自有独创，故清纪年下附太平天国纪年。

全书每卷卷首清纪年后列干支纪年、公元纪年。如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　甲申　公元 1644 年

行文中清人及清代以前历史一律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如顺治三年（1646）。

七、《通鉴》详于述史记事，如何述史记事，以下分别条列：

1．关于时间

总的格式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日之所不能定者则系以“是月”，月之所不能定者则系以“是春”、“是夏”、“是秋”、“是冬”，又不能定者，系以“是年”。

2．较繁复的事件，先标其纲，俾眉目清楚。

3．跨越年度、经年不结的重大事件，按其发展脉络分成几节处理。

4．长篇叙事，先溯由来，次及本事，使读者集中了解其来龙去脉。用“初……至是……”或“先是……至是……”之类追述的格式。但避免频频出现，层次过多，凡回述一事有重要准确时间者，即标出以便查核稽考。若能交代明白，即不用。

5．如何瞻前顾后？原则是本朝写本朝事，同一事若发生在前一朝，叙述时可简要地带一笔，以免喧宾夺主。

6．重要制度、政策、事件的初始，用“初行……”、“初设……”或“……自此始”之类的格式。

7．适当参用纪事本末的长处，但不大量采用。

8．经济、社会方面的内容，既强调有关制度、政策的由来和演变，也不忽视重要的反映社会经济水平的数字，如人口、垦田、地丁、盐课、关税、厘金、户部存银、铸

造发行钱币以及对外贸易等数字，对近代重要工厂、铁路、矿山、银行、学堂、报馆的开设都有所反映。

9．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对历史发展有深刻影响的奏议、书信、文章、文件等可全录，或作详细摘录。重要的学术著作、文艺作品、科技成果不遗漏。

10．凡与政治、经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现象，如灾荒、地震、日食等都有所反映。

11．大臣除罢，只记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为止。太平天国起义后，重要督抚的任免是否记录由撰写者酌定。

12．会试为抡才大典，在“传胪”之日总写。

13．后继为皇帝的皇子，其出生时间要记。

八、《通鉴》以记事为主，但充分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凡重要人物，不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状貌生动、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本书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其逝世之时，一般做一总结性的评述。

写人物大致遵循以下的原则：

1．重点人物亮相，一般作简要介绍，如有其他必须交代者，务求文字洗炼。

2．一般人物言行事关重大者，对此人物应随后即作简要介绍。

3．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人物以及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均在其辞世时总写其一生，系于该年月日条下，如缺日，即系于“是月”之下，如缺月，则系于“是年”之下。

九、本书不拟仿照“臣光曰”等形式插入作者的评论，凡记人叙事不作价值判断，但这样作并不意味纯客观地叙事记人。作者的倾向一般在叙述中即可或隐或现地表露出来，也可以引述已有定评的前人论议。现代人的议论一概不取，并不夹叙夹议。

十、关于考异

考异是通鉴体史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异精审是本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仿照《资治通鉴》特撰考异。考异略分为以下几类：

1. 诸书记载歧异或诸说互相抵触而从一信实平允者。
2. 诸书记载歧异或诸说互相抵触而并存者。
3. 诸书记载歧异或诸说互相抵触而并弃者。
4. 录以存疑者。
5. 参用不同记载者。

考异主要应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个别确有研究心得者，也可以对某一史事作出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考证。总的原则是少而精，不连篇累牍地缕述不同的学术观点。

考异的质量最见史学功力，也最能突出《通鉴》特色，在学术上很重要。注意考异和长注的区别：有异说则考异，无异说而需重点注释的则作长注。考异行文中不再套注，引文注明出处时，可消化在文中，亦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

十一、凡帝后称谓、中外人名等，本书做如下规定：

1．帝后称谓。皇帝一般用年号加帝字，如光绪帝。特殊地方可用谥号，如“圣祖”。努尔哈赤、皇太极在郑重场合冠以“金国汗”等，一般行文中直称其名。

皇后、皇太后用通行的谥号，如孝庄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孝贤皇后。

2．帝王行为用语。凡今天通行的帝王行为用语，如“巡幸”、“驻跸”、“钦定”……一般均可使用，但要注意摒弃封建色彩浓厚的词汇。

3．帝王、后妃、皇子、公主、王贝勒等与大臣、官员、学者等重要人物之生死一律书“生”、“卒”。

4．同一人而异名。凡外国人有多种译名者，取通用之名。如郎世宁、巴夏礼、巴麦尊、璞鼎查、赫德等。中国人一人而异名者，一般用名；其名、字、号为人所熟知者，如章炳麟太炎、纪昀晓岚、郑燮板桥、孙文中山等，第一次出现时可在名后注字、号等，行文一般仍用名。

5．同一名而异人，如康熙朝两个“于成龙”，需要区别时于名前加籍贯。

6．人名等专有名词中的异体字予以保留。如岳濬的“濬”字，翁同龢的“龢”字，均不写简化字。再如《簷曝杂记》也不写为《檐曝杂记》。

7．反清事件的定性。凡有定论者，如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等，宜照用。遇有性质不清的，采用中性词语，如反清起事。

8．凡谕旨、奏疏中有“贼匪”、“野蕃”、“逆首”

之类蔑称，仍因原文，不作改动。

十二、文字风格

《清通鉴》用浅易文言书写，文风力求简明扼要。所谓简明，即文字简练，干净，不艰涩，不枝蔓，眉目清楚，尽可能生动；所谓扼要，即分清主次，抓住要害，不东拉西扯，让人读后不知所云。全书文字风格虽大体定位在“浅易文言”，由于时代不同、史料不同以及作者主观条件不同，可能会有，也允许存在文风上的稍许差异，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各朝。

十三、注释

注释的内容比较宽泛，如史料出处、他人研究成果、历史名词一般为必须加注，其他需要注释者，由撰写者斟酌确定。

力求写好富于学术性的长注。一个高质量的长注，就是一篇有价值的读史札记，其功不下于考异。

十四、古地名

1．古今地名完全相同的，不注今地名。

2．古今地名完全不同的，注明省、县，如渤海（今河北景县）县。

3．古今县名相同而所属政区已有变动的，注明今属省区，如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

4．古今省名相同而县市名已有变动的，注明今县市名，如山东胶州（今胶县）。

十五、数字

1．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用阿拉伯数字。

2．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如“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正月初五日”（一至十日数字前一律加“初”字）、“乾隆五年八月十三日”。

3．行文中数目字用汉字数字，“白铅四十一斤半”、“实有银三千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两”、“贡士三百二十八人”、“三寸二分”、“二十余万石”。

4．记数与计量

① 分数：五分之一、千分之一。

② 小数：4.8倍、34.05%。

十六、标点符号

1．标点符号的使用，执行1996年7月国家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2．标点占一格。

3．特殊用法：

① 容易引起误解的并列词语之间可用顿号，如“历史、地理”；一般不用顿号，如“江浙闽广沿海地区”、“明清之际”。约数不用顿号，如“三四千年”、“七八十种”、“十之八九”。

② 标明外国人国籍时，用方括号[ ]，如[美]巴林顿·摩尔。

③ 歌曲、舞曲、戏剧、绘画、雕塑等作品及舆图、

历法等名称使用书名号，《长生殿》、《南巡图》、《皇舆全览图》、《时宪历》。

④ “谕曰”、“谕称”、“略曰”、“略言”、“奏称”、“奏言”等后的标点，一律用冒号，后引用原文者加引号，不是原文者，不加引号。

⑤ 注文中，并列用两种以上文献者，中间用分号。注文部分的注码后无冒号，注文后有句号。

十七、外文

1．外国人名、国名、地名一律不附注外文。

2．外国人名译名一般用姓，如必须姓名并用以示区别，应写出汉译全名。

十八、引书格式

（一）古籍（包括线装、影印、新版、点校注各种版本）

(1) 凡以卷为序的，一律只注到卷数为止。

(2) 不分卷的，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A 列书名、篇名

《冷庐杂识续编·冷庐臆言》

《信及录·谕洋商责令夷人缴烟土稿》

B 列书名、时间

《道咸宦海见闻录·丙辰五十七岁》

C 列书名、回数（或折数、出数）

《红楼梦》十回

(3) 引用古籍序跋等正文以外部分，列书名、序跋，

如：

《鹿州初集·张伯行序》

《啸亭续录·附录一》

（4）单篇小品只列书名，如《病榻梦痕录》

（二）档案

（1）馆藏未刊档案，列该馆登录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355—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法律》3—1322

（2）已刊档案，列书名、册（期、辑）数、页码数、必要时加篇名。

（三）今人专著列书名、页码

（四）史学论文列作者、篇名、报刊日期

（五）几种著作使用同一书名，书名前加著作者以示区别。

十九、书末总附参考书目，分基本史料和今人论著两大类。

目　录

清通鉴　前编　卷一
癸未至戊子（明万历十一年至十六年）
公元1583年至1588年.....1
清通鉴　前编　卷二
己丑至丙申（明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
公元1589年至1596年.....30
清通鉴　前编　卷三
丁酉至戊申（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
公元1597年至1608年.....60
清通鉴　前编　卷四
己酉至乙卯（明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
公元1609年至1615年.....98
清通鉴　前编　卷五
天命元年　（明万历四十四年）
丙辰　公元1616年.....130
清通鉴　前编　卷六
天命二年　（明万历四十五年）
丁巳　公元1617年.....136

清通鉴　前编　卷七
天命三年　（明万历四十六年）
戊午　公元1618年……139
清通鉴　前编　卷八
天命四年　（明万历四十七年）
己未　公元1619年……154
清通鉴　前编　卷九
天命五年　（明泰昌元年）
庚申　公元1620年……181
清通鉴　前编　卷十
天命六年　（明天启元年）
辛酉　公元1621年……200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一
天命七年　（明天启二年）
壬戌　公元1622年……235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二
天命八年　（明天启三年）
癸亥　公元1623年……257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三
天命九年　（明天启四年）
甲子　公元1624年……282
清通鉴　前编　卷一四
天命十年　（明天启五年）
乙丑　公元1625年……293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五
天命十一年　（明天启六年）

丙寅 公元1626年.....308
清通鉴 前编 卷一六
天聪元年 （明天启七年）
丁卯 公元1627年.....337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七
天聪二年 （明崇祯元年）
戊辰 公元1628年.....357
清通鉴 前编 卷一八
天聪三年 （明崇祯二年）
己巳 公元1629年.....371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九
天聪四年 （明崇祯三年）
庚午 公元1630年.....396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十
天聪五年 （明崇祯四年）
辛未 公元1631年.....419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一
天聪六年 （明崇祯五年）
壬申 公元1632年.....444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二
天聪七年 （明崇祯六年）
癸酉 公元1633年.....462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三
天聪八年 （明崇祯七年）
甲戌 公元1634年.....480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四

天聪九年　（明崇祯八年）
乙亥　公元1635年……499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五
崇德元年　（明崇祯九年）
丙子　公元1636年……524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六
崇德二年　（明崇祯十年）
丁丑　公元1637年……549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七
崇德三年　（明崇祯十一年）
戊寅　公元1638年……566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八
崇德四年　（明崇祯十二年）
己卯　公元1639年……587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九
崇德五年　（明崇祯十三年）
庚辰　公元1640年……601
清通鉴　前编　卷三十
崇德六年　（明崇祯十四年）
辛巳　公元1641年……618
清通鉴　前编　卷三一
崇德七年　（明崇祯十五年）
壬午　公元1642年……637
清通鉴　前编　卷三二
崇德八年　（明崇祯十六年）
癸未　公元1643年……656

清通鉴 卷一

顺治元年 (明崇祯十七年)

甲申 公元1644年.....676

清通鉴 卷二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 隆武元年)

乙酉 公元1645年.....730

清通鉴 卷三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 鲁监国元年)

丙戌 公元1646年.....785

清通鉴 卷四

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 鲁监国二年

海上郑成功称隆武三年)

丁亥 公元1647年.....823

清通鉴 卷五

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 鲁监国三年

海上郑成功称隆武四年)

戊子 公元1648年.....852

清通鉴 卷六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 鲁监国四年)

己丑 公元1649年.....880

清通鉴 卷七

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 鲁监国五年)

庚寅 公元1650年.....913

清通鉴 卷八

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 鲁监国六年)

辛卯 公元1651年.....943

清通鉴　卷九

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　鲁监国七年)

壬辰　公元1652年.....988

清通鉴　卷十

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　鲁监国八年)

癸巳　公元1653年.....1030

清通鉴　卷一一

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

甲午　公元1654年.....1071

清通鉴　卷一二

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

乙未　公元1655年.....1105

清通鉴　卷一三

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年)

丙申　公元1656年.....1142

清通鉴　卷一四

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

丁酉　公元1657年.....1170

清通鉴　卷一五

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

戊戌　公元1658年.....1198

清通鉴　卷一六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

己亥　公元1659年.....1226

清通鉴　卷一七

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

庚子 公元1660年.....1260
清通鉴 卷一八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
辛丑 公元1661年.....1294
清通鉴 卷一九
康熙元年 壬寅 公元1662年 1328
清通鉴 卷二十
康熙二年 癸卯 公元1663年.....1342
清通鉴 卷二一
康熙三年 甲辰 公元1664年.....1354
清通鉴 卷二二
康熙四年 乙巳 公元1665年 1367
清通鉴 卷二三
康熙五年 丙午 公元1666年.....1381
清通鉴 卷二四
康熙六年 丁未 公元1667年.....1395
清通鉴 卷二五
康熙七年 戊申 公元1668年.....1417
清通鉴 卷二六
康熙八年 己酉 公元1669年.....1431
清通鉴 卷二七
康熙九年 庚戌 公元1670年.....1453
清通鉴 卷二八
康熙十年 辛亥 公元1671年.....1463
清通鉴 卷二九
康熙十一年 壬子 公元1672年.....1477

清通鉴　卷三十
康熙十二年　癸丑　公元1673年.....1490
清通鉴　卷三一
康熙十三年　甲寅　公元1674年.....1513
清通鉴　卷三二
康熙十四年　乙卯　公元1675年.....1542
清通鉴　卷三三
康熙十五年　丙辰　公元1676年.....1563
清通鉴　卷三四
康熙十六年　丁巳　公元1677年.....1584
清通鉴　卷三五
康熙十七年　戊午　公元1678年.....1609
清通鉴　卷三六
康熙十八年　己未　公元1679年.....1630
清通鉴　卷三七
康熙十九年　庚申　公元1680年.....1665
清通鉴　卷三八
康熙二十年　辛酉　公元1681年.....1689
清通鉴　卷三九
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　公元1682年.....1711
清通鉴　卷四十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公元1683年.....1741
清通鉴　卷四一
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　公元1684年.....1776
清通鉴　卷四二
康熙二十四年　乙丑　公元1685年.....1812

清通鉴 卷四三
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 公元1686年.....1837
清通鉴 卷四四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公元1687年.....1863
清通鉴 卷四五
康熙二十七年 戊辰 公元1688年.....1887
清通鉴 卷四六
康熙二十八年 己巳 公元1689年.....1913
清通鉴 卷四七
康熙二十九年 庚午 公元1690年.....1938
清通鉴 卷四八
康熙三十年 辛未 公元1691年.....1961
清通鉴 卷四九
康熙三十一年 壬申 公元1692年.....1975
清通鉴 卷五十
康熙三十二年 癸酉 公元1693年.....1990
清通鉴 卷五一
康熙三十三年 甲戌 公元1694年.....2001
清通鉴 卷五二
康熙三十四年 乙亥 公元1695年.....2015
清通鉴 卷五三
康熙三十五年 丙子 公元1696年.....2028
清通鉴 卷五四
康熙三十六年 丁丑 公元1697年.....2044
清通鉴 卷五五
康熙三十七年 戊寅 公元1698年.....2065

清通鉴　卷五六

康熙三十八年　己卯　公元1699年.....2079

清通鉴　卷五七

康熙三十九年　庚辰　公元1700年.....2097

清通鉴　卷五八

康熙四十年　辛巳　公元1701年.....2116

清通鉴　卷五九

康熙四十一年　壬午　公元1702年.....2128

清通鉴　卷六十

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　公元1703年.....2143

清通鉴　卷六一

康熙四十三年　甲申　公元1704年.....2163

清通鉴　卷六二

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公元1705年.....2191

清通鉴　卷六三

康熙四十五年　丙戌　公元1706年.....2211

清通鉴　卷六四

康熙四十六年　丁亥　公元1707年.....2235

清通鉴　卷六五

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　公元1708年.....2251

清通鉴　卷六六

康熙四十八年　己丑　公元1709年.....2289

清通鉴　卷六七

康熙四十九年　庚寅　公元1710年.....2316

清通鉴　卷六八

康熙五十年　辛卯　公元1711年.....2335

清通鉴 卷六九
康熙五十一年 壬辰 公元1712年.....2357
清通鉴 卷七十
康熙五十二年 癸巳 公元1713年.....2385
清通鉴 卷七一
康熙五十三年 甲午 公元1714年.....2407
清通鉴 卷七二
康熙五十四年 乙未 公元1715年.....2436
清通鉴 卷七三
康熙五十五年 丙申 公元1716年.....2461
清通鉴 卷七四
康熙五十六年 丁酉 公元1717年.....2487
清通鉴 卷七五
康熙五十七年 戊戌 公元1718年.....2528
清通鉴 卷七六
康熙五十八年 己亥 公元1719年.....2553
清通鉴 卷七七
康熙五十九年 庚子 公元1720年.....2568
清通鉴 卷七八
康熙六十年 辛丑 公元1721年.....2585
清通鉴 卷七九
康熙六十一年 壬寅 公元1722年.....2605
清通鉴 卷八十
雍正元年 癸卯 公元1723年.....2642
清通鉴 卷八一
雍正二年 甲辰 公元1724年.....2705

清通鉴　卷八二
雍正三年　乙巳　公元1725年.....2762
清通鉴　卷八三
雍正四年　丙午　公元1726年.....2808
清通鉴　卷八四
雍正五年　丁未　公元1727年.....2853
清通鉴　卷八五
雍正六年　戊申　公元1728年.....2897
清通鉴　卷八六
雍正七年　己酉　公元1729年.....2942
清通鉴　卷八七
雍正八年　庚戌　公元1730年.....2996
清通鉴　卷八八
雍正九年　辛亥　公元1731年.....3042
清通鉴　卷八九
雍正十年　壬子　公元1732年.....3069
清通鉴　卷九十
雍正十一年　癸丑　公元1733年.....3099
清通鉴　卷九一
雍正十二年　甲寅　公元1734年.....3139
清通鉴　卷九二
雍正十三年　乙卯　公元1735年.....3163
清通鉴　卷九三
乾隆元年　丙辰　公元1736年.....3230
清通鉴　卷九四
乾隆二年　丁巳　公元1737年.....3259

清通鉴 卷九五
乾隆三年 戊午 公元1738年.....3284
清通鉴 卷九六
乾隆四年 己未 公元1739年.....3306
清通鉴 卷九七
乾隆五年 庚申 公元1740年.....3326
清通鉴 卷九八
乾隆六年 辛酉 公元1741年.....3351
清通鉴 卷九九
乾隆七年 壬戌 公元1742年.....3379
清通鉴 卷一百
乾隆八年 癸亥 公元1743年.....3407
清通鉴 卷一百一
乾隆九年 甲子 公元1744年.....3430
清通鉴 卷一百二
乾隆十年 乙丑 公元1745年.....3456
清通鉴 卷一百三
乾隆十一年 丙寅 公元1746年.....3478
清通鉴 卷一百四
乾隆十二年 丁卯 公元1747年.....3504
清通鉴 卷一百五
乾隆十三年 戊辰 公元1748年.....3527
清通鉴 卷一百六
乾隆十四年 己巳 公元1749年.....3568
清通鉴 卷一百七
乾隆十五年 庚午 公元1750年.....3600

清通鉴　卷一百八
乾隆十六年　辛未　公元1751年.....3622
清通鉴　卷一百九
乾隆十七年　壬申　公元1752年.....3650
清通鉴　卷一百十
乾隆十八年　癸酉　公元1753年.....3674
清通鉴　卷一一一
乾隆十九年　甲戌　公元1754年.....3701
清通鉴　卷一一二
乾隆二十年　乙亥　公元1755年.....3724
清通鉴　卷一一三
乾隆二十一年　丙子　公元1756年.....3756
清通鉴　卷一一四
乾隆二十二年　丁丑　公元1757年.....3779
清通鉴　卷一一五
乾隆二十三年　戊寅　公元1758年.....3811
清通鉴　卷一一六
乾隆二十四年　己卯　公元1759年.....3837
清通鉴　卷一一七
乾隆二十五年　庚辰　公元1760年.....3863
清通鉴　卷一一八
乾隆二十六年　辛巳　公元1761年.....3886
清通鉴　卷一一九
乾隆二十七年　壬午　公元1762年.....3909
清通鉴　卷一百二十
乾隆二十八年　癸未　公元1763年.....3930

清通鉴 卷一二一
乾隆二十九年 甲申 公元1764年.....3949
清通鉴 卷一二二
乾隆三十年 乙酉 公元1765年.....3968
清通鉴 卷一二三
乾隆三十一年 丙戌 公元1766年.....3994
清通鉴 卷一二四
乾隆三十二年 丁亥 公元1767年.....4018
清通鉴 卷一二五
乾隆三十三年 戊子 公元1768年.....4038
清通鉴 卷一二六
乾隆三十四年 己丑 公元1769年.....4072
清通鉴 卷一二七
乾隆三十五年 庚寅 公元1770年.....4094
清通鉴 卷一二八
乾隆三十六年 辛卯 公元1771年.....4115
清通鉴 卷一二九
乾隆三十七年 壬辰 公元1772年.....4137
清通鉴 卷一百三十
乾隆三十八年 癸巳 公元1773年.....4164
清通鉴 卷一三一
乾隆三十九年 甲午 公元1774年.....4190
清通鉴 卷一三二
乾隆四十年 乙未 公元1775年.....4220
清通鉴 卷一三三
乾隆四十一年 丙申 公元1776年.....4242

清通鉴　卷一三四
乾隆四十二年　丁酉　公元1777年.....4262
清通鉴　卷一三五
乾隆四十三年　戊戌　公元1778年.....4284
清通鉴　卷一三六
乾隆四十四年　己亥　公元1779年.....4312
清通鉴　卷一三七
乾隆四十五年　庚子　公元1780年.....4330
清通鉴　卷一三八
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　公元1781年.....4351
清通鉴　卷一三九
乾隆四十七年　壬寅　公元1782年.....4382
清通鉴　卷一百四十
乾隆四十八年　癸卯　公元1783年.....4414
清通鉴　卷一四一
乾隆四十九年　甲辰　公元1784年.....4432
清通鉴　卷一四二
乾隆五十年　乙巳　公元1785年.....4459
清通鉴　卷一四三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公元1786年.....4481
清通鉴　卷一四四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公元1787年.....4514
清通鉴　卷一四五
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公元1788年.....4538
清通鉴　卷一四六
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　公元1789年.....4565

清通鉴 卷一四七
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 公元1790年.....4593
清通鉴 卷一四八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公元1791年.....4610
清通鉴 卷一四九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公元1792年.....4632
清通鉴 卷一百五十
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公元1793年.....4659
清通鉴 卷一五一
乾隆五十九年 甲寅 公元1794年.....4705
清通鉴 卷一五二
乾隆六十年 乙卯 公元1795年.....4727
清通鉴 卷一五三
嘉庆元年 丙辰 公元1796年.....4753
清通鉴 卷一五四
嘉庆二年 丁巳 公元1797年.....4785
清通鉴 卷一五五
嘉庆三年 戊午 公元1798年.....4814
清通鉴 卷一五六
嘉庆四年 己未 公元1799年.....4834
清通鉴 卷一五七
嘉庆五年 庚申 公元1800年.....4878
清通鉴 卷一五八
嘉庆六年 辛酉 公元1801年.....4914
清通鉴 卷一五九
嘉庆七年 壬戌 公元1802年.....4942

清通鉴　卷一百六十
嘉庆八年　癸亥　公元1803年.....4970
清通鉴　卷一六一
嘉庆九年　甲子　公元1804年.....4993
清通鉴　卷一六二
嘉庆十年　乙丑　公元1805年.....5017
清通鉴　卷一六三
嘉庆十一年　丙寅　公元1806年.....5047
清通鉴　卷一六四
嘉庆十二年　丁卯　公元1807年.....5075
清通鉴　卷一六五
嘉庆十三年　戊辰　公元1808年.....5095
清通鉴　卷一六六
嘉庆十四年　己巳　公元1809年.....5116
清通鉴　卷一六七
嘉庆十五年　庚午　公元1810年.....5145
清通鉴　卷一六八
嘉庆十六年　辛未　公元1811年.....5167
清通鉴　卷一六九
嘉庆十七年　壬申　公元1812年.....5195
清通鉴　卷一百七十
嘉庆十八年　癸酉　公元1813年.....5216
清通鉴　卷一七一
嘉庆十九年　甲戌　公元1814年.....5257
清通鉴　卷一七二
嘉庆二十年　乙亥　公元1815年.....5289

清通鉴 卷一七三
嘉庆二十一年 丙子 公元1816年.....5310
清通鉴 卷一七四
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 公元1817年.....5334
清通鉴 卷一七五
嘉庆二十三年 戊寅 公元1818年.....5356
清通鉴 卷一七六
嘉庆二十四年 己卯 公元1819年.....5374
清通鉴 卷一七七
嘉庆二十五年 庚辰 公元1820年.....5393
清通鉴 卷一七八
道光元年 辛巳 公元1821年.....5425
清通鉴 卷一七九
道光二年 壬午 公元1822年.....5451
清通鉴 卷一百八十
道光三年 癸未 公元1823年.....5478
清通鉴 卷一八一
道光四年 甲申 公元1824年.....5500
清通鉴 卷一八二
道光五年 乙酉 公元1825年.....5524
清通鉴 卷一八三
道光六年 丙戌 公元1826年.....5549
清通鉴 卷一八四
道光七年 丁亥 公元1827年.....5570
清通鉴 卷一八五
道光八年 戊子 公元1828年.....5593

清通鉴　卷一八六
道光九年　己丑　公元1829年.....5616
清通鉴　卷一八七
道光十年　庚寅　公元1830年.....5632
清通鉴　卷一八八
道光十一年　辛卯　公元1831年.....5660
清通鉴　卷一八九
道光十二年　壬辰　公元1832年.....5680
清通鉴 卷一百九十
道光十三年　癸巳　公元1833年.....5703
清通鉴　卷一九一
道光十四年　甲午　公元1834年.....5724
清通鉴　卷一九二
道光十五年　乙未　公元1835年.....5746
清通鉴　卷一九三
道光十六年　丙申　公元1836年.....5767
清通鉴　卷一九四
道光十七年　丁酉　公元1837年.....5789
清通鉴　卷一九五
道光十八年　戊戌　公元1838年.....5809
清通鉴　卷一九六
道光十九年　己亥　公元1839年.....5830
清通鉴　卷一九七
道光二十年　庚子　公元1840年.....5866
清通鉴　卷一九八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公元1841年.....5892

清通鉴 卷一九九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公元1842年.....5921
清通鉴 卷二百
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公元1843年.....5960
清通鉴 卷二百一
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公元1844年.....5981
清通鉴 卷二百二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公元1845年.....6005
清通鉴 卷二百三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公元1846年.....6025
清通鉴 卷二百四
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公元1847年.....6046
清通鉴 卷二百五
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公元1848年.....6067
清通鉴 卷二百六
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公元1849年.....6090
清通鉴 卷二百七
道光三十年 庚戌 公元1850年.....6110
清通鉴 卷二百八
咸丰元年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
辛亥 公元1851年.....6149
清通鉴 卷二百九
咸丰二年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
壬子 公元1852年.....6191
清通鉴 卷二百一十
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

癸丑　公元1853年……6244
清通鉴　卷二一一
咸丰四年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
甲寅　公元1854年……6322
清通鉴　卷二一二
咸丰五年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
乙卯　公元1855年……6377
清通鉴　卷二一三
咸丰六年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
丙辰　公元1856年……6422
清通鉴　卷二一四
咸丰七年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
丁巳　公元1857年……6473
清通鉴　卷二一五
咸丰八年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
戊午　公元1858年……6513
清通鉴　卷二一六
咸丰九年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
己未　公元1859年……6565
清通鉴　卷二一七
咸丰十年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庚申　公元1860年……6616
清通鉴　卷二一八
咸丰十一年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辛酉　公元1861年……6697
清通鉴　卷二一九

同治元年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
壬戌 公元1862年.....6754
清通鉴 卷二百二十
同治二年 （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
癸亥 公元1863年.....6807
清通鉴 卷二二一
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
甲子 公元1864年.....6854
清通鉴 卷二二二
同治四年 （太平天国乙丑十五年）
乙丑 公元1865年.....6922
清通鉴 卷二二三
同治五年 （太平天国丙寅十六年）
丙寅 公元1866年.....6982
清通鉴 卷二二四
同治六年 丁卯 公元1867年.....7039
清通鉴 卷二二五
同治七年 戊辰 公元1868年.....7086
清通鉴 卷二二六
同治八年 己巳 公元1869年.....7120
清通鉴 卷二二七
同治九年 庚午 公元1870年.....7153
清通鉴 卷二二八
同治十年 辛未 公元1871年.....7214
清通鉴 卷二二九
同治十一年 壬申 公元1872年.....7247

清通鉴　卷二百三十
同治十二年　癸酉　公元1873年.....7287
清通鉴　卷二三一
同治十三年　甲戌　公元1874年.....7323
清通鉴　卷二三二
光绪元年　乙亥　公元1875年.....7369
清通鉴　卷二三三
光绪二年　丙子　公元1876年.....7408
清通鉴　卷二三四
光绪三年　丁丑　公元1877年.....7450
清通鉴　卷二三五
光绪四年　戊寅　公元1878年.....7481
清通鉴　卷二三六
光绪五年　己卯　公元1879年.....7511
清通鉴　卷二三七
光绪六年　庚辰　公元1880年.....7556
清通鉴　卷二三八
光绪七年　辛巳　公元1881年.....7597
清通鉴　卷二三九
光绪八年　壬午　公元1882年.....7634
清通鉴　卷二百四十
光绪九年　癸未　公元1883年.....7666
清通鉴　卷二四一
光绪十年　甲申　公元1884年.....7702
清通鉴　卷二四二
光绪十一年　乙酉　公元1885年.....7786

清通鉴 卷二四三
光绪十二年 丙戌 公元1886年.....7855
清通鉴 卷二四四
光绪十三年 丁亥 公元1887年.....7893
清通鉴 卷二四五
光绪十四年 戊子 公元1888年.....7927
清通鉴 卷二四六
光绪十五年 己丑 公元1889年.....7956
清通鉴 卷二四七
光绪十六年 庚寅 公元1890年.....7994
清通鉴 卷二四八
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公元1891年.....8027
清通鉴 卷二四九
光绪十八年 壬辰 公元1892年.....8058
清通鉴 卷二百五十
光绪十九年 癸巳 公元1893年.....8084
清通鉴 卷二五一
光绪二十年 甲午 公元1894年.....8111
清通鉴 卷二五二
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公元1895年.....8247
清通鉴 卷二五三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公元1896年.....8343
清通鉴 卷二五四
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公元1897年.....8373
清通鉴 卷二五五
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公元1898年.....8405

清通鉴　卷二五六
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公元1899年.....8512
清通鉴　卷二五七
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公元1900年.....8547
清通鉴　卷二五八
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公元1901年.....8641
清通鉴　卷二五九
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公元1902年.....8682
清通鉴　卷二百六十
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公元1903年.....8718
清通鉴　卷二六一
光绪三十年　甲辰　公元1904年.....8766
清通鉴　卷二六二
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公元1905年.....8805
清通鉴　卷二六三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公元1906年.....8856
清通鉴　卷二六四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公元1907年.....8902
清通鉴　卷二六五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公元1908年.....8950
清通鉴　卷二六六
宣统元年　己酉　公元1909年.....8993
清通鉴　卷二六七
宣统二年　庚戌　公元1910年.....9025
清通鉴　卷二六八
宣统三年　辛亥　公元1911年.....9063

清通鉴　前编　卷一

癸未至戊子（明万历十一年至十六年）

公元1583年至1588年

清朝为满族所建立。满族源自女真，世居于黑龙江北，渐次南迁于白山黑水间。明万历间，女真分三大部。一曰建州女真，内有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王甲（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和长白山一带鸭绿江部、朱舍里部、纳殷部。一曰东海女真（“野人女真”），内有瓦尔喀部、库尔喀（虎尔哈）部〖1〗。一曰扈伦（海西）部，内有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努尔哈赤（1559—1626）即清太祖，爱新觉罗氏。先世居松花江下游之斡多里（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马大屯附近）〖2〗，元末明初由酋长猛哥帖木儿（又称孟特木，满族尊为肇祖）率领迁至朝鲜东北境之镜城，即斡木河所在地

（今图们江南岸朝鲜会宁城）〖3〗。其后几经辗转，正统年间（1436—1449）定居苏子河畔（今辽宁省新宾县西）。

努尔哈赤祖辈兄弟六人，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觉昌安、次包朗阿、次宝实。觉昌安（明人称叫场）即努尔哈赤祖父，居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其余五祖各筑城寨分居，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称“宁古塔贝勒”〖4〗。地属苏克素护河（今苏子河）部〖5〗。觉昌安素多才智。时有一人名硕色纳，九子俱犷悍；又一人名加虎，生子七，俱矫健多力，披甲能搏九牛。二族恃其强，侵凌诸路。觉昌安以长子礼敦英勇，率同家族兄弟往征之，破硕色纳子九人，灭加虎子七人，尽收五岭迤东苏克素护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6〗

初，明朝奄有东北全境，于女真地区广置“羁縻”卫所。初设辽东都指挥使司，后改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约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地面七，站七，寨一，简称三百八十四卫。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使、都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职。〖7〗努尔哈赤祖觉昌安任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塔克世（明人称他失）为建州左卫指挥，对明朝忠心耿耿，奉事惟谨。

努尔哈赤母喜塔腊氏名厄墨乞，建州右卫都督王杲孙女，生三子一女，长子即努尔哈赤，次子曰舒尔哈齐，幼子曰雅尔哈齐。努尔哈赤年十岁，母病逝，继母纳喇氏名恩哲（又称肯姐），为人奸妒，抚育寡德，屡加虐待。〖8〗十九岁，娶本部塔本巴晏女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为妻，分家自立，所得家产微薄。翌年，生长女东果格格，生计艰窘，常采集松子、人参、药材等山货土产赴抚顺关（今辽

宁省抚顺市东关岭山口）与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县清河城乡）、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瑷阳（今辽宁省凤城县瑷阳乡古城子）诸关，与汉人互市交易。努尔哈赤熟悉辽东山川形胜与道里远近。自幼骑射娴熟，及长多智习兵。〖9〗

癸未年二月（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3、4月）

1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克古埒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鲜迁辽东，授铁岭卫指挥佥事，遂世居当地。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巡按御史器重之，资助入京，乃得袭。隆庆元年（1567）擢副总兵，协守辽阳。四年，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辽东。〖10〗

先是，苏克素护河畔古埒城（又称古勒城，在今新宾县上夹河乡镇古楼村）主王杲（1529—1575），精明强悍，有才辩，通女真、蒙古与汉语。拥众寇明边，几无虚岁。建州诸部悉听其调遣。杲屡杀汉官不以为意，嘉靖中，先后犯抚顺、东州、会安、威宁、辽阳、孤山、汤站诸营堡，杀副总兵黑春、提调王三接、李松等十数人。隆庆（1567—1572）末，至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县老城区）索取投明之建州女真哈哈纳等，不获，遂纵兵千余骑犯清河，扰关市。受挫后，约诸部掠边塞。巡抚张学颜示以威，守备裴承祖与之椎牛以盟，始交换俘虏，恢复贡市。万历二年（1574），其部酋来力红借口追索逃人杀裴承祖等，杲复大举入边。李成梁檄所属分屯要害，而另发兵一支挑战。诸军四面起，杲部大奔，尽聚古埒山寨。寨地势陡峻，三面壁立，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寨上矢石雨下。

明军竞先登，杲走高台。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首千余级，毁其营垒而回。杲受大创，走匿阿哈纳寨。明年春，复入边掳掠，为明军所围，逃入哈达部。哈达部长万（王台）缚之献，磔于北京。〖11〗杲死，其子阿台（？—1583）走依万之长子虎尔罕。以万献其父于明，欲报复。万死，虎尔罕势衰，阿台转附叶赫合攻虎尔罕。又数犯孤山、汎河（在今铁岭县西南）。总兵官李成梁追剿之，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去。是月，成梁督师出塞，直捣阿台居地古埒城，成梁虽损兵折将，终克其城，屠戮阿台以下二千三百余口。〖12〗

五月（6、7月）

2 努尔哈赤起兵取图伦城（一说在今新宾县上夹河镇境；又一说在抚顺县李家乡境）。本年二月，有本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兵往攻古埒城主阿台。台妻乃觉昌安长子礼敦女，觉昌安闻古埒城兵警，恐孙女被陷，与塔克世往救。古埒城据山依险，守御甚坚。明兵久攻不克，觉昌安留塔克世于城外，独身入城，欲携孙女归，阿台不从。城陷之日，阿台麾下二千余人俱遭屠戮。尼堪外兰唆明兵杀害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努尔哈赤闻讯勃然大怒，诘问明边官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明官称系误杀〖13〗，归还敕书二十道〖14〗，命袭祖职，任建州左卫都指挥。

【考异】《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均称归还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误，当为指挥或都指挥。彭孙

贻《山中闻见录》卷一："成梁俾为都指挥，领祖、父遗众。"茅瑞徵《东夷考略·女直》、程开祜《东夷奴儿哈赤考》等书所说同。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上卷则谓努尔哈赤初受指挥。努尔哈赤受职确切年代亦不可考，姑以所袭都指挥一职系于此时。又据《东夷考略·女直》，努尔哈赤所领敕书为二十道，非三十道。

时尼堪外兰依靠明朝，势力坐大，毗邻诸部，纷纷投归。尼堪外兰迫努尔哈赤往附。努尔哈赤答称："尔当初系吾父部属，怂明兵害吾祖、父，恨不能手刃尔头，岂能反从尔偷生，人岂能百岁不死？"双方仇怨益深。适有本部萨尔浒城（今抚顺市上马占乡哈塘村北）主卦喇与弟诺米纳、嘉穆瑚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及弟杨书，俱忿恨尼堪外兰骄横，努尔哈赤遂与其对天盟誓，谋攻尼堪外兰。

至是，努尔哈赤以父遗甲十三副，兵不满百，往攻图伦城。诺米纳背盟不赴。尼堪外兰预知消息，携妻子遁往嘉班（今抚顺市东大甲邦）。努尔哈赤克图伦城，凯旋。时年二十五，为征服女真诸部之始。

八月（9、10月）

3 努尔哈赤克萨尔浒城。尼堪外兰既遁，居嘉班城两月余，努尔哈赤复率兵往攻。诺米纳先遣人通报。尼堪外兰弃嘉班城奔明抚顺所（隶沈阳中卫，在今抚顺市老城区）边台，追之不及。努尔哈赤恨诺米纳泄露师期，决意除之。佯同其约盟，合兵攻浑河部〖15〗巴尔达城（今抚顺市大伙房水库东南）。攻城之际，谕令诺米纳率兵先战，诺米纳不从。努尔哈赤曰："尔既不攻，可将盔甲、器械与我兵

攻之。”诺米纳不识其计，盔甲、器械尽数交出。努尔哈赤既得兵器，斩诺米纳数人，兵众多逃散。有投归者，仍安置萨尔浒城。

先是，努尔哈赤祖、父被害，同族诸祖子孙慑于尼堪外兰淫威，至堂子〖16〗立誓，欲害努尔哈赤以归。努尔哈赤起兵后，族内争斗加剧。努尔哈赤约诺米纳合攻尼堪外兰，索长阿之子龙敦忌其才能，劝诺米纳背盟罢兵。及努尔哈赤往取诺米纳所居萨尔浒城，宝实之子康嘉等又同谋纠合哈达部兵，以浑河部兆佳城（今新宾县下营子赵家村附近）主李岱为向导，劫取努尔哈赤所属瑚济寨（今新宾县永陵乡老城附近），分所获于途。努尔哈赤遣古出〖17〗费扬古、巴逊率十二人追败之，杀四十人，获所掠而还。

费扬古，又称“安费扬古”〖18〗，觉尔察氏，世居瑚济寨。父完布禄，早年为努尔哈赤麾下。有章嘉尼麻喇人诱其背叛，不从；又劫其孙要挟，终无贰志。费扬古继父志，自弱冠随努尔哈赤起兵，趋马攻坚，无所畏惧。

4 海西哈达部酋长猛骨卜禄初立，请明廷发给敕书。哈达部源于明塔山卫。先是，永乐四年（1406）置塔山卫（今黑龙江省呼兰河流域）。景泰元年（1450）其酋长弗喇出（不喇吹）被蒙古脱脱不花王兵马杀死〖19〗，余部南迁至距开原四百里松花江一带（今吉林省吉林市），改称塔山前卫。所居为迤北江上诸部入贡必由路，迅速强盛。嘉靖年间（1522—1566），部长克锡纳都督（明人称速黑忒）纳喇氏，为族人所害，长子彻彻木之子万（王台）奔锡伯部绥哈城（今吉林市西五十里大绥河）。次子旺住外兰（王忠）南奔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建寨于靖安

堡（清代之尚阳堡，在今辽宁省开原县老城东四十里）边外七十里地，名亦赤哈达，为哈达部创始人。因其地在开原东南，入市由开原广顺关（今辽宁省开原县清河镇，明人又称镇南关），故被明人称为南关。

哈达部南接建州，北界叶赫，东邻辉发，西抵开原，首城哈达城（小清河北岸）。地方密迩明边，把持女真诸部贡道，迅速崛起。旺住外兰借“阻贡”为口实，杀势力相侔之叶赫部长祝孔革，进而控制海西，明廷封为都督。嘉靖三十一年（1552）哈达部内乱，旺住外兰被杀。万继为部长，远者招徕，近者攻取，与明朝通好。

时建州右卫酋长王杲与西部蒙古遥相呼应，屡扰明边，万居其间，不令左右合势，保卫明边，颇有贡献，受明封都督。万历三年（1575）缚王杲献明廷，晋右柱国、龙虎将军，二子虎尔罕、猛骨卜禄俱升都督佥事。声威大振。女真诸部皆听其号令，凡有词讼，悉听处分。〖20〗 拥有海西敕书九百九十九道，建州三卫五百道敕书亦受约束。势力东尽辉发、乌拉两部，南接汤河建州，北邻叶赫部，地域延袤几千余里，盛况空前，遂自称“汗”〖21〗。以女妻杨佳努（明人称仰加奴），并纳其妹为妻，结好叶赫部，为明守边达三十余年。晚年暴而黩货，为政昏乱，部民多叛，势力衰败。杨佳努（仰加奴）乘机结王杲子阿台与万汗长子虎尔罕交兵，夺回季勒等八寨。十年（1582）七月，万汗竟以忧愤死。

至是，明辽东总督周詠奏言：海西属夷〖22〗猛骨卜禄初立，乞给敕书一道，以便弹压诸夷。从之〖23〗。

猛骨卜禄，乃温姐所生，万汗第五子（外妇子康古陆不

入谱）。四兄长皆夭亡，得袭龙虎将军，为左都督。时年十九，幼弱，众心不服。万外妇子康古陆、孙歹商（万长子虎尔罕之子）与之争继遗业，相互争斗。外有叶赫、蒙古诸部夹攻侵扰，实力一蹶不振。

十二月（1584年1、2月）

5 明总兵官李成梁诱斩叶赫部酋长清佳努（明人称逞加奴）、杨佳努（仰加奴）。叶赫为海西四部之一，始祖星根达尔汗，蒙古人，原姓土默特，后入居璋地（今吉林省伊通县碱场），灭当地女真塔鲁木卫酋长，兼并该部，改姓纳喇。〖24〗三传至儿哈尼（齐尔噶尼），为明塔鲁木卫指挥佥事，因入寇明边被杀〖25〗。四传至祝孔革，明弘治间（1488—1505）率部活动于迤北松花江流域，随即南迁叶赫河（今仍名，属吉林省梨树县）流域，因号叶赫。正德八年（1513）袭父指挥佥事职，嘉靖三年（1524）晋升都督。十三年（1534），以塔山前卫都督克锡纳（速黑忒）被族人所杀，取其地位而代之，为海西诸部盟主，控有敕书七百道，称雄一时。嘉靖中，以拦截女真诸部入贡通道，为哈达部长旺住外兰（王忠）所戮。所属季勒等寨及敕书亦被夺。六传至清佳努、杨佳努，兄弟二人各居一城，兄清佳努居西城（今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张泉村大窝堡东南山上），弟杨佳努居东城（叶赫镇河西屯西南近地），征服毗邻诸部，遂皆称“贝勒”（译言“王”）。

叶赫部东邻辉发，南接哈达，北连乌拉，西界蒙古，西南临开原城，为女真、蒙古诸部入贡明廷必经地。时明朝在开原设南北二关，为海西女真入贡互市地。首城叶赫城

位于镇北关（今开原县威远堡乡镇北堡村南）之北，故被明人称为“北关”。万历初，海西哈达部势力雄强，清佳努、杨佳努与之攀援。十年（1582），万汗死，两酋向哈达索取故敕七百道，构兵日炽，分解其部，势力益盛。

是年初，清佳努、杨佳努贿结海西诸部，联系建州女真，复纠结蒙古骑兵万余骑，败哈达猛骨卜禄、歹商兵，又强向明廷索取敕书，以图号令诸部。

辽东巡抚李松再三遣人宣谕利害，二酋不肯从。松遂与李成梁密谋：以发给敕书为名，诱清佳努、杨佳努至开原关市，预设伏兵。关市周围筑墙，止留一门供入市者出入，称“市圈”。是月，李松命三军解甲易服，设伏于市圈四周。清佳努、杨佳努不知是计，率所属三百余人入市圈，中伏遇害。其余部又于中固城（今开原县中固）被伏兵掩袭，斩杀一千二百五十余人。〖26〗明军直追抵叶赫城下。翌日晨，清佳努、杨佳努二子卜寨、那林卜禄皆出寨门叩头，愿听猛骨卜禄约束，即刑白马歃血为盟，誓永受约束。卜寨、那林卜禄遂各继父位，并为叶赫部长。

其时，哈达部内忧外患，实力大衰，叶赫部亦遭明军重创，适为建州部努尔哈赤崛起之良机。

甲申年正月（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2、3月）

1 努尔哈赤雪夜伐李岱。先是，兆佳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下营子赵家村附近）主李岱引哈达兵侵掠瑚济寨。至是，努尔哈赤率兵征之。途遇大雪，漫天蝶舞，甲胄披银。至噶哈岭（兆佳城东），路险峻难登。诸叔兄弟劝回兵，努尔哈赤不允，谓：“李岱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戕害，反为

哈达向导，岂可饶恕？”遂凿山为蹬，军士鳞次攀援，以绳束马拖曳翻越山岭，抵兆佳城下。

有索长阿之子龙敦预使人密告李岱。李岱闻警，鸣角集众，登城以待。众人见敌有备，顿生顾虑，又劝回兵。努尔哈赤果断曰：我固知城中有备而来，如何知难而退？不夺此城，誓不收兵。遂督众攻城。费扬古等贾勇登城，后兵继进，势不可挡。李岱城破被俘，努尔哈赤宥其不死。

2 时龙敦又唆努尔哈赤继母弟萨木占曰：“尔妹今在吾家，尔宜与吾合谋。”萨木占惑其言，率族众将努尔哈赤妹夫噶哈善邀杀于途。努尔哈赤闻讯大怒，欲集众收其骸骨。诸族兄弟均与龙敦合谋，无一人愿往。努尔哈赤乃率古出数人行。有族叔棱敦劝止道：“族人皆以汝为仇，否则汝妹夫何以被杀？请勿往，恐人加害。”努尔哈赤不为所动，披甲跃马，登城南横冈，引弓疾驰，复回向城下，高声大呼：“有害吾者速出！”族人皆惴惧，无人敢外出。努尔哈赤收噶哈善遗骸，厚葬之。〖27〗

六月（7、8月）

3 努尔哈赤率兵四百，往征萨木占、纳申所居马儿墩寨（今新宾县上夹河乡马尔敦村附近），为噶哈善复仇。寨踞山巅，三面陡峭，坚固险峻，易守难攻。努尔哈赤命设盾牌三，抵挡矢石，并列而进。山路渐隘，改以盾牌依次抵进。敌寨飞石檑木齐下，盾牌被摧，军兵退却，攻势受挫。努尔哈赤蔽身于枯木桩后，拉弓待敌，忽见纳申站立寨上指挥，乃扬手飞矢，如流星赶月，贯穿其耳，复射四箭，箭无虚发。敌兵胆怯。努尔哈赤乘机引兵后退，改强

攻为远围，断其水道。围至四日，乘夜命费扬古领兵跣足缘崖而上，一举夺取马儿墩寨，斩萨木占，纳申等逃走界藩城。〖28〗

九月（10、11月）

4 努尔哈赤率兵征董鄂部〖29〗。初，努尔哈赤之第六祖章嘉城主宝实次子阿哈纳，往聘萨克达部长巴斯翰妹，巴斯翰谓阿哈纳家贫，不许，以妹妻董鄂部长克徹巴延之子额勒吉。后额勒吉往巴斯翰处，回至阿布达里冈（今浙宾县榆树乡喝巴赛村南，与桓仁县交界处），为额图阿噜部人所杀。冈手中有与阿哈纳同名者，彼此呼唤，闻者传语克徹巴延。克徹巴延遂与宁古塔六贝勒结怨，引兵侵掠其居地。

六贝勒儿不能支，聚会议曰："我等同祖所生，分居十二处，势涣散，当聚族而居，共相保守。"索长阿次子武泰不从，谓一处聚居牲畜难以孳息，不如借兵哈达万汗。哈达万汗，乃武泰岳父。于是借兵攻董鄂部，获其数寨。癸未年（1583），哈达兵掠努尔哈赤所属瑚济寨，费扬古击败之。董鄂部长闻讯曰："昔宁古塔贝勒借哈达兵攻我，取我数寨，今彼与哈达国相仇，吾等宜乘机攻之。"命以蟒毒淬箭为攻具。适其部内乱，努尔哈赤闻知，与众人商议，欲乘其内乱往攻。有人谏阻道："兵未可轻入其境，侥幸取胜诚善，倘有失，奈何？"努尔哈赤答曰："待彼加兵于我奈何？不如乘机先发。"众议乃定。

努尔哈赤亲率兵五百往征董鄂部。其部长阿海巴延于所居齐吉达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东浑江与拉哈河会流处），

闭城以待。城周群峰起伏，形势险要。努尔哈赤督兵攻城栅，纵火焚城上悬楼和城外庐舍。城将陷，天降大雪，不得已罢兵。

5 还师途中，攻翁科洛城（浑河流域）。时有王甲（完颜）部首领孙扎秦光滚谒见，称其与翁科洛城有仇，乞助一旅，以雪昔日耻辱。努尔哈赤自酌既兴兵至此，不如乘机戡定一方，遂星夜驰赴翁科洛城。

光滚有侄名岱度，密使人私通翁科洛，故预知兵至，收兵入城。努尔哈赤兵临城下，挥军攻打，纵火焚城楼，城周庐舍顷刻间一片火海。努尔哈赤乘机跃上屋顶，向城中劲射，连毙数人。敌人有名鄂尔果尼者，见其踞高，出其不意施一冷箭，贯甲胄，伤前额。努尔哈赤强忍疼痛奋力拔矢，还射其人，中股，应弦而倒。

努尔哈赤既受伤，血流至足，犹鏖战不已。敌方又有名洛科者，乘烈焰潜行逼近，向其突发一矢，砉然有声，穿锁子甲护项。努尔哈赤急拔矢，镞卷如钩，血肉并落。众人见状纷纷趋前，欲登屋扶掖下。努尔哈赤恐为敌所窥，忙加谕止，但项下血涌如注，已难再战，乃一手捂创处，一手拄弓而下。行未数步，忽昏迷倒地。部将皆大惊，互相怨咎。努尔哈赤昏迷而复苏者数次，复苏辄饮水，凡一昼夜，血犹不止，裹创厚寸余。众人见其伤重，无心攻城，遂弃将克之城班师。

努尔哈赤伤愈，人马操练益发精强，复率兵往取翁科洛城。将士用命，奋勇争先，卒拔其城。获鄂尔果尼及洛科，诸将请诛二人雪前仇，努尔哈赤不许，曰："两敌交锋，志在取胜，彼为其主乃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

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乃擢鄂尔果尼、洛科为牛录额真。

【考异】牛录，《女真译语·器用门》写为“捏鲁”，本义为“箭”。初，女真人出猎行围，不计人之多寡，各依族党屯寨而行。围猎之际，各出箭一支，每十人中立一首领，称“牛录额真”（“箭主”之义）。牛录转义为从事生产、军事活动之基层单位。后被努尔哈赤改造为八旗组织下包括三百丁之基层建制。《满洲实录》卷一本条记事：对鄂尔果尼、洛科均“赐以牛录之爵”（原注：属三百人）。它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皇清开国方略》记载类同。此为一些学者认为该年牛录建制之基本依据（〔日〕中山八郎：《明末女真和八旗制度的素描》，载《满族史论丛》66 页）。但略作查考，不能不对该条记载之可靠性产生疑问。

首先，《满洲实录》既云甲申年（万历十二年，1584 年）“赐以牛录之爵”（原注：属三百人），是明言 1584 年已有牛录之制，何以同书辛丑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记事又称：“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内立一牛录厄真（额真）管属”，“于是以牛录厄真为官名”。一事前后两属，时间上前后相抵触。

其次，据《满洲实录》诸官修史书，努尔哈赤自癸未年（1583）率三十人起兵，至本年（1584）九月攻董鄂，兵力从未超过五百人，尚不足二牛录之数，何况其中还有常书、杨书等酋长之属人。因知努尔哈赤当时并不具备编三百丁为一牛录之条件。

再次，鄂尔果尼、洛科既受牛录官职，领受三百人，何以在《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三十九名“国初牛录”牛录额真中未录其名？此为上说不能成立之一条旁证。

《满洲实录》本条记载，或出自后世作者追述，与当时情况有所不符；或所云“赐以牛录之爵”系指努尔哈赤授其牛录额真之名义，出兵时仍按过去传统，属十人以行。而原注文“属三百人”，当系后来作者按自己对牛录之理解所追加。据此材料推断万历十二年（1584）已建立三百人牛录，难以成立。

乙酉年三月（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3、4月）

1 辽东总兵李成梁大破蒙古内喀尔喀酋长巴图尔（明人又称把兔儿）、炒花（明人又称绰哈，清人称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乌齐叶特部长）。

时蒙古诸部分布于北方广大地区，形成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瓦剌（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三大部，互不统属。漠北蒙古活动于和林（即哈剌和林，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故地至阿尔泰山，形成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三大领地。漠西蒙古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游牧于伊犁、额尔齐斯、塔尔巴哈台等地。漠南蒙古察哈尔（插汉）部首长为故元宗室后裔。元亡，顺帝北归，连易五主，始去国号，称鞑靼可汗，世袭蒙古汗位，被诸部称为小王子。明嘉靖（1522—1566）中，遭土默特俺答汗侵扰，达赉逊库登汗（又称打来孙）遂率部徙帐辽东边外。蒙语称“边”为“察哈尔”，故以为部名。乃驱散兀良哈三卫〔30〕，并东控女真诸部。

察哈尔有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绰特和主亦惕等八鄂托克（即八部），分布于老哈河以东、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以北之辽河套一带。相邻而牧者为西辽河和辽河流域之内喀尔喀五部（又

称内五鄂托克喀尔喀），包括乌齐叶特、洪吉喇特（翁吉喇）、巴岳特、扎鲁特和巴林部。与女真诸部紧邻。喀尔喀之北有科尔沁部，驻牧于兴安岭以东嫩江流域，因贡道受阻，无法与明交往，转而向东发展，控制卦勒察、席比（锡伯）等部，并西交北关（即叶赫），南交建州，〖31〗逐渐南移。

嘉靖三十七年（1558），察哈尔部长土蛮（图们、土门）嗣汗位，去小王子号。渐强盛，称扎萨克图汗，力图统一蒙古诸部，并征服毗邻女真部落，有精骑六万，以求封不得，联合左右翼蒙古诸部屡犯明边。隆庆元年（1567），土蛮入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

万历初，土蛮与从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亦称一克灰正）、从弟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卜言兔）、从子黄台吉势方强。内喀尔喀部长速巴亥、炒花，朵颜卫酋长董忽力（明人称董狐狸）、长昂等佐之。其东则女真王杲、王兀堂、清佳努、杨佳努之属，亦时扰塞下。明廷用大帅李成梁镇辽东，敢战深入，每近边，辄大创去。〖32〗九年（1581）正月，土蛮复聚兵塞下，谋入广宁。成梁率轻骑从大宁堡（今辽宁省义县西北头台乡石头堡子村）出，去边四百余里，大败之。四月，黑石炭、伊勒敦（明人又称以儿邓、银灯）等入辽阳，大掠人畜而去。十月，土蛮复结速把亥等十余万骑攻围广宁，不克，转攻义州（今义县）。成梁御却之。十年（1582）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等入犯义州。成梁御之镇夷堡（今义县东北），设伏以待。速把亥入，参将李平胡射其坠马，苍头李有名前斩之。炒花等恸哭去。速把亥在内喀尔喀五部中势最强，威震辽东，

被察哈尔部宗主土蛮任命为蒙古五执政理事之一，扰明边二十年。〖33〗及其死，子巴图尔欲报父仇，屡犯边。

至是，巴图尔偕从父炒花、姑父呼达（花大，泰宁卫酋）纠伊勒敦等以数万骑入掠沈阳。既退，驻牧辽河，欲犯开原、铁岭。成梁与巡抚李松潜造浮桥渡师，出边百五十里，疾掩其帐。巴图尔等已先觉，整众迎战。成梁为叠阵，亲督前阵击，而松以后阵继之，斩首八百余级。至秋，诸酋长复侵蒲河（今沈阳市新城子区蒲河乡，明设千户所于此），杀中军张良栋等，而西部伊勒敦亦窥辽、沈。成梁遣部将李平胡出边三百五十里，捣破伊勒敦营，斩首百余级。诸部长闻讯，始引去。〖34〗

四月（4、5月）

2 努尔哈赤征服哲陈部〖35〗。先是，努尔哈赤率甲兵数十往掠哲陈部界藩寨（今抚顺市东李家乡境内铁背山上）。寨内人有备，无所俘获，引兵还。有界藩、萨尔浒、栋嘉、巴尔达四寨主合兵四百追至界藩南太兰冈（今抚顺市营盘乡八宝沟附近）之野。努尔哈赤兵寡力单，故布疑阵，敌骑逡巡不敢进，遂引兵徐还，不遗一骑。

至是，努尔哈赤亲率步骑五百人征哲陈部。遇大水，命众还，只留甲兵八十进掠。至嘉哈，嘉哈人走告诸路，于是托漠河、章嘉、巴尔达、萨尔浒、界藩五城寨合兵以御。努尔哈赤率众前行，遥见敌兵八百余，阵于界藩之浑河岸，直抵南山。包朗阿之孙札亲、桑吉里〖36〗，年少未经大战，见敌众，惊慌失措，解甲欲逃。努尔哈赤怒斥曰："汝辈平日横行于兄弟乡党间，今临阵，乃畏敌众，反解甲与人！"

遂执纛前行，近敌阵下马，将马驱回，率异母弟穆尔哈齐及近侍二人直前冲击，奋力砍杀，斩二十余人。敌败溃，争渡浑河遁。

努尔哈赤热甚，甲胄不及解，扯断绳扣，坐地歇息。后队诸将方至，皆曰宜乘胜追击。努尔哈赤怒其迟至，不答，汗稍落，复冠胄披甲，率兵追斩四十五级。至界藩险隘古林冈，余敌溃乱，有慌不择路堕崖死者。

丙戌年四月（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5、6月）

1 明军败蒙古。先是，察哈尔酋长大委正纠内喀尔喀部巴图尔、炒花、花大等三万余骑共驰辽阳，聚兵胁赏。总兵官李成梁侦得之，率轻骑出镇边堡（今辽宁省北镇县西北大市堡乡），昼伏夜行二百余里，掩敌不意，至可可母林，敌不觉。既至，风和晴朗，敌大惊，发矢如雨。将士冒死陷阵，斩获首级九百二颗，内酋长二十四人。〖37〗十月，蒙古七八万骑犯镇夷堡等处，越五日始去。

七月（8、9月）

2 努尔哈赤擒斩尼堪外兰。初，尼堪外兰既徙鄂尔珲城，以诸部中隔，又恃明边吏为奥援。努尔哈赤乃议先攻近部，连克董鄂部之翁鄂洛城，浑河部之界藩城、栋嘉城、萨尔浒城。复攻苏克素护河部之瓜尔佳城、浑河部之贝珲城。皆克之。又率兵攻哲陈部托漠河城，适值雷雨，罢兵归。不久，再出兵招抚其城，兵势日盛。

至是，挥师往征夙敌尼堪外兰。途中穿越相邻各敌对部落，直取鄂尔珲城。及城陷，遍索尼堪外兰未得。时城外

有居民四十余人猝然遇兵，扶老携幼，仓皇奔逃。努尔哈赤遥见为首一人头戴毡笠、穿青绵甲，疑为尼堪外兰，纵马直追。其人见状，回矢射中努尔哈赤胸、肩，被创三十余处，犹鏖战不退，斩杀九人。余众如羊遇虎，四散奔逃。

努尔哈赤还至鄂尔珲城，斩城内汉人十九人，命中箭者六人传谕明边吏，速将尼堪外兰执送。随即凯旋。未几，明边吏使人答复：尼堪外兰既归我，岂能执送？尔可自来杀之。于是遣斋萨率四十人往。尼堪外兰见追兵至，欲登明边台躲避，台梯已撤，被斋萨擒斩。

丁亥年六月二十四日（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7月29日）

1 努尔哈赤宣布“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38〗。从此，陆续颁布法令，乃自称“淑勒贝勒”（译言“聪睿王”）。此前，努尔哈赤以土地渐辟，士马日强，人口增多，于呼兰哈达（意为“烟筒山）东南嘉哈河（二道河）与硕里加河间佛阿拉（意为“旧冈”，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街东南二道河村南山上）筑城，史称“佛阿拉城”（又称“旧老城”）。城垣系用土、石、木杂筑，高三米，分内、外城。城垣高三米，外城周十里，设四门，以木为之，内城周四里，辟东、南、西三门。内城中又设木栅，栅内启建楼台，为努尔哈赤所居。

八月（9月）

2 额亦都攻取巴尔达城。额亦都，钮祜禄氏，先世居长白山，为一地雄长。幼时父母为仇家所害，额亦都匿居邻家侥幸得脱，家境从此没落。年十三，手刃仇人，避走苏

克素护河部，依姑母度日。姑母为嘉穆瑚寨主穆通阿妻。穆通阿与努尔哈赤有旧，曾以名鹰相赠。后日鹰自飞回，穆通阿复令额亦都与子哈斯护将鹰送回。努尔哈赤感慨曰："此鹰忠义，故恋主不移，吾不忍拂其恋主之情。"因不受。额亦都深受感动。

未几，努尔哈赤途经嘉穆瑚，宿于穆通阿家。额亦都与努尔哈赤倾心深谈，相见恨晚，决意随其创业。姑母以为年少，不许。额亦都发誓道："大丈夫生世间，岂能碌碌终乎！此行任所之，誓不遗姑羞。"遂与同行。时年十九。

努尔哈赤起兵初，内患外敌，处境凶险，倚额亦都如臂膀。初讨尼堪外兰图伦城，额亦都率众先登。时努尔哈赤为族人所恨，数被侵辱，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39〗以后诸役，无不身先士卒，搴旗斩将，骁勇绝伦。

至是，努尔哈赤授命专征，往取巴尔达城（今抚顺市东南）。兵至浑河，适值秋水泛滥，河水暴涨，又无舟楫。额亦都命军兵以绳为索，鱼贯而渡。自率精锐数人，先迫其城，乘夜攻城。守城兵急起拒战。额亦都跨城堞奋战，一矢贯骨，钉于城堞，挥刀断矢。身中五十余创，犹力战不退，手斩十数人，敌众溃败，乘势取其城。哲陈部至此亡。

师还，努尔哈赤亲迎城外慰劳，尽以所获赐之，并赐"巴图鲁"（蒙古语，勇士、勇敢义）美号。

3 是月，努尔哈赤领兵攻洞城（浑河北岸，属哲陈部）〖40〗，克之，招降其城主扎海而回。

十月二十二日（11月21日）

4 明朝用兵哈达。初，哈达万汗（王台）死，外妇子康古陆与万长子虎尔罕争产夺位，以“奸生子”被逐，投奔叶赫，倚清佳努并娶其女。及虎尔罕殁，回哈达，纳父妾温姐，分哈达业，与兄子猛骨卜禄、歹商鼎足立。

及清佳努、杨佳努被杀，清佳努子卜寨、杨佳努子那林卜禄日夜图报父仇，西连蒙古，侵掠歹商，并数入明边威远堡（今开原县威远堡乡威远堡村）等处。康古陆素与虎尔罕有仇，思报复于歹商，遂为叶赫内应，掠歹商资畜。而猛骨卜禄以母温姐故，亦助康古陆，协谋攻歹商。歹商为人懦弱多疑，不能驾驭部属，其势益危。

是年九月，明辽镇督抚张国彦题称：王台世居海西，统管夷众，为我耳目，受我约束。王台既殁，遗孤仅存，大势未振，两奴孽子（指叶赫卜寨和那林卜禄）欲乘隙以并吞，而康古陆等复纠谋以内应，是海西诚有累卵之忧，而歹商不免覆巢之恐。歹商不立，则无海西；无海西则两孽南连北结而开原危；开原危则全辽之祸不可胜道。〖41〗

至是，辽东巡抚顾养谦借口叶赫部酋那林卜禄纠结猛骨卜禄等围攻歹商寨，统兵救援。明军拔其城栅，斩首五百余级。猛骨卜禄等携眷投附叶赫。明廷又革除其原袭之龙虎将军及抚赏。〖42〗

5 是年春，蒙古东西部连营入犯辽东。秋八月，复以七八万骑犯镇夷堡。十月，土蛮等十万骑由镇夷、大清（今辽宁省义县清河门镇）二堡入，数日始出。

戊子年正月二十五日（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2月21日）

1上年十一月，明辽东巡抚顾养谦疏称："猛骨孛罗（猛骨卜禄）已叛，而从逆奴儿哈赤（努尔哈赤）益骄而为患。"至是复奏："奴儿哈赤者，建州黠酋也，骁骑已盈数千。"〖43〗是为明廷关注努尔哈赤动向之始。

三月（3、4月）

2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攻叶赫。先是，叶赫部酋长清佳努、杨佳努被戮，明军兵临叶赫东、西两城。那林卜禄（杨佳努子）、卜寨（清佳努子）出寨请降，誓称不敢复入塞。后数年，叶赫部渐强盛，屡结蒙古骑兵侵哈达，哈达部地日蹙、势益衰。

本年初，那林卜禄复纠集蒙古诸部攻哈达。歹商（虎尔罕子）赴广顺关（今开原县清河镇）告急。明辽东巡抚顾养谦遣使训诫叶赫，勿侵哈达，否则，兵戈惴惴在颈矣。那林卜禄不服，强索哈达敕书。

初，明廷予海西女真敕书共九百九十九道。叶赫与哈达所领敕书，依彼此势力之盈缩而增减。万汗在世时，哈达领敕书六百九十九道，叶赫领三百道。万汗去世，叶赫自哈达掠敕书八十道，犹嫌不足，故不愿息兵。那林卜禄欲集海西辉发、乌拉部，建州努尔哈赤部，蒙古恍惚太、煖兔、伯言诸部，于三月草青时大举攻哈达。明边官劝阻无效，决意征剿叶赫部。

是月初，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挥师出威远堡（今开原县威远堡乡威远堡村），速抵叶赫境。叶赫两城，老城在西，卜寨居；新城在东，那林卜禄居。两城隔河立，均择险筑，

互为犄角。卜寨闻警，弃城归东城，合兵抗拒。其外城石筑，外为木栅，而内又为木城，城内外大壕三道，内城倚山石筑，坚固峻绝。城内复建木城，木城中建八角明楼，则其安置妻孥、资财所。凡为城四层、木栅一层，其中控弦之士以万计，甲胄者以千计，刀剑矢石滚木毕具，易守难攻。

明兵连攻两日，撤其外栅，复破其城二层，而中坚甚固，不可破，伤亡重。于是以巨炮轰击，炮内有铅弹，所至城坏板穿，叶赫部民伤亡累累。那林卜禄、卜寨终穷蹙请降，设誓不复叛。〖41〗

明军班师归，并准两部均分敕书：哈达部领五百道，叶赫部领四百九十九道。未几，哈达部康古陆、温姐相继死。时两部相争久，皆失田业告饥，哈达尤甚。明边官出粟赈济，发给耕牛、种子，并命和解入贡。两部遂重约婚姻：那林卜禄娶歹商姊，卜寨以女许配歹商。部落得以稍安。〖45〗

九月（10月）

3 叶赫部酋长那林卜禄以妹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十九岁娶佟佳氏，继娶有钮祜禄氏、兆佳氏、富察氏、伊尔根觉罗氏。本年四月娶哈达贝勒虎尔罕女哈达纳喇氏，藉以牵制叶赫。至是，娶叶赫部长那林卜禄、锦台什妹叶赫纳喇氏名孟古姐姐，即叶赫贝勒杨佳努之幼女。明万历三年（1575）生，是年十四岁。后生太宗皇太极，清朝尊称孝慈武皇后（后改高皇后）。

4 是年，苏完部（今吉林省双阳县境）长索尔果、董鄂

部长何和里、雅尔古寨主扈喇虎归附努尔哈赤。

索尔果，瓜尔佳氏，率本部五百户归，其子费英东时年二十五，能引强弓，精骑射，勇力过人，努尔哈赤任为大臣，以长子褚英之女妻焉〖46〗。

董鄂部主何和里，董鄂氏，率本部归。其先祖诺喀爱塔于明初率族众自东海瓦尔喀迁徙至董鄂地方，以地为姓。其祖克徹巴延、父额勒吉掌部落时，与努尔哈赤六祖之“宁古塔贝勒”争婚结怨，攻掠不休。及何和里继为部长，努尔哈赤邀何和里赴佛阿拉城，待以宾礼，两部化干戈为玉帛。何和里时年二十六，努尔哈赤以长女嫩姐妻之，任为大臣。何和里妻幼好武事，能骑烈马，挽强弓，闻夫再娶，顿生怨怒，率人马欲兴问罪师。努尔哈赤出面劝谕，始罢兵降，乃获“厄赫妈妈”（意为“坏老婆”）之名。〖47〗

又雅尔古寨主扈喇虎，佟佳氏，因杀兄弟族众，亦率军民归。其子扈尔汉，时年十三，少年英武，努尔哈赤收为养子，赐姓觉罗，寻授大臣职。〖48〗

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与额亦都、费扬古，清朝谓之“开国五大臣”。

其时，努尔哈赤招徕各部，周邻诸部依次削平，势力日盛。与明朝通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通过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贸易。

5 努尔哈赤率兵征王甲（完颜）城（今新宾县老城镇东北），夜过东兴阿地，有陨星大如斗，划空而落，士马皆惊。努尔哈赤谓其克敌之兆。遂进兵至王甲城，破其城，

斩城主戴度墨尔根。

〖1〗清代官方说法，谓东海女真有瓦尔喀、虎尔哈、窝集（意为“密林”）三部。今人编《满族大辞典》、《关东文化大辞典》等沿袭此说。惟清末民初学者曹廷杰（1850—1926）《东三省舆地图说·国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指出：东海渥集（窝集）部：曰虎尔喀，即今牡丹江两岸及三姓下数百里松花江南岸地方；曰瓦尔喀，其地自图们江源抵图们江口，自乌苏里江源抵乌苏里江口，皆隶焉。盖二部皆属东海渥集，非此外别有渥集部也。日本学者田中克己于曹廷杰之后，进一步否定了窝集部实体之存在。（详《关于明末的野人女真》，载《东洋学报》，42卷，2号）

〖2〗《东亚史研究·满洲篇》380页。

〖3〗《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243页。

〖4〗“宁古塔”，女真语意为“六”。“贝勒”，即金女真之“勃极烈”，原义“官人”（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至明代女真语中意为“官”（见《华夷译语·通用门》）；清官修满、蒙、汉三体文对照《满洲实录》，对译为“王”、“君”。此处“宁古塔贝勒”指努尔哈赤六祖，即所谓“六王”。

〖5〗明末建州女真诸部之一。以沿苏克素护河（今苏子河）居住而得名。西南接浑河部，北邻哲陈部。境内有图伦、萨尔浒、界藩、马尔墩、安图瓜尔佳、兆佳、扎喀、黑济革、古埒、沙济、嘉穆瑚、沾河诸城寨。

〖6〗《碑传集》卷一《礼敦传》。关于加虎其人，清官书仅说其恃强凌弱，与子七人，皆被诛灭。检《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知加虎

一家，本与努尔哈赤六祖同族，被杀七子依次为岁顺、都吉呼、额图、郎图、额书勒勒、沙克达某奇那、那敏。谱书称："以上七位祖绝嗣"，正可与清朝官书记载相印证。加虎一族后嗣改姓觉尔察氏（载《满族家谱选编》23页）。

〖7〗《大明会典》卷一百七。

〖8〗《满洲实录》卷一。

〖9〗《万历武功录》卷一一。

〖10〗《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11〗参见：《清史稿》卷二二二《王杲传》；《万历武功录》卷一一。王杲事详《万历武功录》卷一一与《清史稿》卷二二二本传。又姚希孟文集有《建夷授官始末》一文，谓"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彝〔夷〕头目叫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已又杀叫场及其子他失。叫场、他失者，奴儿哈赤之祖若父也。时奴儿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云（载《明经世文编》卷五百一）。孟森曾撰《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证努尔哈赤为阿台外孙，即王杲外曾孙。

〖12〗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三；《万历武功录》卷一一。阿台之死，诸书记载不一。清官修史书《满洲实录》、《皇清开国方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皆谓阿台系古埒城内降民所杀，《万历武功录》称其被明军斩杀。

〖13〗关于努尔哈赤父、祖之死，清官修史书皆谓其往救古埒城内阿台之妻，城破后被尼堪外兰教唆明军杀害。明人修《东夷考略》谓其充当明军向导，死于兵火。《筹辽硕画》卷首《东夷奴儿哈赤考》则曰："先年叫场（即觉昌安）、他失（塔克世）皆忠顺，为中国效力。先引王台拿送王杲，后杲男阿台将叫场拘留至伊寨，令

其归顺，合党谋攻以报父仇。叫场不从，阿台拘留不放。大兵征剿阿台，围寨攻急，他失因父在内，慌忙救护，混入军中。叫场寨内烧死，他失被兵误杀。”

〖14〗敕书，即明廷颁给女真酋长之官职委任状，亦为后者入内地市易朝贡，领取朝廷抚赏、回赐之凭证，故其不仅是酋长身份之证明，还是拥有财富多寡之象征。明季，女真诸部间敕书之争愈演愈烈，达到“日以争敕构兵”程度。

〖15〗浑河部，位于今辽宁省浑河与苏子河会流处以西地区，东临苏克素护河部，北接哈达部，西与西南接明辽东边墙，境内有兆佳、鄂尔珲、贝珲、嘉班、扎库木、佟佳、杭佳等城寨。

〖16〗堂子，女真（及后来的满族）祭祀诸神祇之静室。堂子祭祀始于何时，迄今无定论。一般认为，系由汉人民间观音堂演变而来。“堂子”即观音堂简称，是辽东地方习见之一种寺庙形式。据《辽东志》卷一，明代在广宁、广宁右屯卫、海州卫、金州卫等地均建有观音堂，祭祀观音菩萨。堂子祭祀对象主要有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帝圣君及本族传统神祇。

〖17〗《满洲实录》卷一满文体多次提到努尔哈赤率“古出”外出。“古出”之本义是朋友，指彼此同心而交好者（康熙朝《清文鉴》卷五）；明朝《华夷译语》将古出译为“皂隶”。努尔哈赤之古出实有别于皂隶，他们投依部落酋长，并非其家族成员，平日与主人同居，随主人出行或征战，当显贵家族内部因利害关系产生裂痕时，古出与主人间更显示出较族人尤为亲密之关系。古出作为显贵身边亲信近侍，在明末女真社会中流行一时。

〖18〗费扬古，清朝史书又写为“安费扬古”或“谙班偏格”，即“昂邦费扬古”之同音译写。“昂邦”是女真固有语汇，《金史·国语解》称“谙班孛极烈”。在《华夷译语》中译为“大”；《满洲

实录》对译为“大人”、“部长”、“大臣”。

〖19〗《朝鲜文宗实录》卷五。

〖20〗参见：《满洲实录》卷一；《万历武功录》卷一一。

〖21〗汗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突厥、回纥、蒙古诸族行用之酋长尊号。王台称汗，意味其成为凌驾女真诸部显贵之上的最高统治者。

〖22〗“属夷”，是明统治者对女真诸部的歧视性称呼。

〖23〗《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

〖24〗《满洲实录》卷一。

〖25〗《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三。

〖26〗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卷一四五；《万历武功录》卷十一。

〖27〗《满洲实录》卷一。

〖2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29〗董鄂部，分布在董鄂河（浑江）及西岸诸支流一带，东邻纳殷部，西界苏克素护河部，南界鸭绿江部，北抵辉发部。

〖30〗朵颜三卫，即蒙古兀良哈三卫，均系明鞨靺卫所，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置，包括：朵颜卫，因朵颜山（大兴安岭南麓）得名。正统年间渐向南迁，后分布于东起广宁前屯（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历喜峰口，近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一带。泰宁卫，初分布于今吉林洮儿河流域。正统年间渐向南迁，后分布于锦州，历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至辽河一带。富余卫，始居富余河（今乌裕尔河）流域，扩展至今嫩江下游。正统时渐南迁，后分布于自黄泥洼（今辽阳市西），逾沈阳、铁岭，至开原一带。嘉靖中，蒙古察哈尔部东进，三卫瓦解，并入其他部落。此后一段时间里，明人对打着三卫名义互市入贡的蒙古部落仍误称兀良哈三卫。

〖31〗《开原图说》卷上《福余卫夷枝派图》。

〖32〗《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汉寇边》。

〖33〗《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34〗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九、卷一六九；《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明通鉴》卷六八将入犯明边者系之泰宁卫，误。按泰宁卫系明朝羁縻卫所名，为蒙古兀良哈三部之一。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分布于今洮儿河流域之故元辽王阿扎失里部内附，明设此卫领之。正统间渐南迁，分布于锦州，历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至辽河一带。嘉靖中，察哈尔部东进，三卫瓦解，并为内喀尔喀五部所并。因内喀尔喀部常冒泰宁卫旧名入贡，故明人往往误称。

〖35〗哲陈部，在今辽宁省新宾县南杂木，抚顺县营盘东北，清原县西南一带。北接哈达、王甲（完颜），西邻浑河部，东南为苏克素护河部。

〖36〗《满洲实录》卷二："有札亲、桑古里二人。"（原注"宝朗阿之孙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同条记事意同。《清史稿·太祖本纪》作"太祖之孙札亲桑古里"，误。

〖37〗《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三。又《明通鉴》卷六八同年四月壬午记事，谓此次图谋胁赏者为"土默特率诸子纠泰宁巴图尔、绰哈等"，与《明实录》记载有异。

〖38〗参见：《满洲实录》卷二；《建州纪程图记》。

〖39〗参见：《清史列传》卷四《额亦都传》；《清史稿》卷二二五《额亦都传》。

〖40〗《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147页。

〖41〗《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九十。

〖42〗参见：《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一五；《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43〗《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二、卷一九四。

〖44〗《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45〗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七、卷二百三；《万历武功录》卷十一。

〖46〗参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费英东传》、《清史列传》卷四《费英东传》。

〖47〗参见：《啸亭杂录》卷二《何温顺公》；《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七《何和里传》。

〖48〗《清史列传》卷四《扈尔汉传》。

清通鉴　前编　卷二

己丑至丙申（明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

公元1589年至1596年

己丑年（明万历十七，1589年）正月

1 努尔哈赤再克兆佳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下营子赵家村附近）。努尔哈赤前攻兆佳城，获李岱，宁古亲代为城长，拥兵负固有年。至是，复率兵征之，伏兵城下。城内兵百余出，伏兵射之。敌兵直冲努尔哈赤所立处，欲奔入城。努尔哈赤独立百入中，手刃九入，余众悉溃走。城围四日，将陷。兵丁渐弛懈，四出掳掠牲畜财物，喧哗争夺。努尔哈赤屡禁不止，忽城内十人突出，索长阿之孙旺善（武泰第三子）被敌压倒于地。一敌跨其身将刺之，努尔哈赤奋身直前，发一矢中敌面额，应弦而死，救起旺善。克其城，杀宁古亲而回。〖1〗

二月二十六日（4月10日）

2 辽东盖州卫（今辽宁省盖县）地震三日〖2〗。

七月十二日（8月22日）

3 朝鲜平安道兵使书状称：建州卫八十余人归顺前来，言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努尔哈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部：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鎚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将为报仇中原之计。毛麟（怜）〖3〗率建州卫已服从，温火卫〖4〗未服从，自相攻击。老乙可赤桀骜之状，据此可知。〖5〗

九月初七日（10月15日）

4 明廷升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

明蓟辽督抚张国彦、顾养谦等疏称：属夷之为我藩篱，制驭之策，不出乎抚剿恩威。抚剿恩威之所加，在得其要领而已。所谓要领者，在因其势用其强，加之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虞也。

辽左西自山海，东抵开原，千二百里之间，则朵颜三卫之夷，岁纠西北二虏为患。此辽所以急也。是三卫之夷不能称为辽左属夷，明矣。惟自开原东北南抵鸭绿江，逶迤八百余里。环东边而居者，则皆女真之遗种，所谓“东夷”者也。今之呼“女直”者〖6〗凡三种。其一曰海西女直，则故王台之属，今开原南北两关之夷是也；其一则东方诸夷，为卫所甚众，而建州领之，其名曰建州女直，今奴儿

哈赤（努尔哈赤）之属是也；其极东则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边远，岁因海西入市于开原，虽不入贡而亦不为边患。

今海西诸酋各自为雄，势不相下，而我易为制。惟建州奴酋（对努尔哈赤之蔑称）者势最强，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日之王台也。既屡送回被掳汉人及牛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献其首级，而慕都督之号益切，则内向诚矣。及查其祖、父，又以征逆酋阿台为我兵向导，并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者，盖世有其劳又非小夷特起而名不正者。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建州、毛怜卫夷人，如有送回抢掳男妇者，止许给赏，不愿赏，量升千百户、指挥，存留都督名色，以待能杀犯顺夷酋首及执缚为恶夷人与报事引路杀贼有功者。此盟府之典，用以信外夷而安封疆者也。若录奴酋父、祖死事之功，即当与之都督亦不为过，而献斩逆酋之首级则又与明例合矣。

先是，努尔哈赤自述祖、父殉国忠，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升职。时开原参政成逊等会查："本夷领敕二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向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今奴儿哈赤屡还汉人口，且斩克五十有功，得升都督，制东夷便。"因有张国彦、顾养谦之奏。奏入，万历帝从其请，准与努尔哈赤都督佥事。〖7〗

十五日（10月23日）

5 蒙古察哈尔酋长脑毛大（那木大洪台吉）纠合朵颜卫酋长长昂等三万骑入犯辽东平虏堡（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备御李有年等皆战死。随即犯沈阳、蒲河，皆

有所杀掠。又分数千骑入榆林堡（今沈阳市解放乡尚义林村）。七日始出边。李成梁之兵殁于阵者八百人。边官隐匿不报。〖8〗

庚寅年四月初六日（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5月9日）

1 万历帝行宣捷礼。先是，蒙古察哈尔土蛮汗之子卜言台周、黄台吉、大、小委正纠结西部蒙古五万余骑深入辽、沈、海、盖，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遣兵出边袭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报斩首二百八十四颗。万历帝于是日行宣捷礼，百官朝贺。加成梁岁禄。〖9〗土蛮族弟土墨台吉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长昂、滚兔十万骑深入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市），成梁不敢击，纵掠数日而去〖10〗。

2 是月，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等一百八人至明京师（今北京市）进贡，受明廷宴赏。

【考异】努尔哈赤入明廷进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诸书及《满文老档》均缺载。《清史稿·太祖本纪》载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另一次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今人著述记载努尔哈赤入京进贡次数颇多歧异：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孟森《清史讲义》记为三次；孙文良《萨尔浒之战》（载《历史教学》，1964年，8期）一文记为四次。又有持五次、七次、八次说者。阎崇年《努尔哈赤入京进贡考》（载《燕史集》）考订努尔哈赤亲自赴京朝贡前后共八次。本月为首次。兹从之。

辛卯年正月（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1、2月）

1 努尔哈赤遣兵攻长白山鸭绿江部〖11〗，尽收其众而归。

2 努尔哈赤怒斥叶赫等部来使。先是，叶赫部长那林卜禄见努尔哈赤略地日广，心不能平，因遣使二人，谓努尔哈赤曰："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此处指建州诸部），总为一国，岂有五王之理？尔国人众，我国人寡，可将额勒敏、扎库木二处择一让我。"努尔哈赤答云："尔乃扈伦（此处指海西诸部），尔国虽大，我不得取；我国虽大，尔亦不得取。况国非牲畜可比，怎有分给之理？"命归报那林卜禄。

至是，那林卜禄复约哈达、辉发两部，各遣使者至。努尔哈赤设宴款待。席间，叶赫使者图尔德起立，请曰："我主有命，遣我来言。欲言，又恐触怒被责。"努尔哈赤道："尔主之言，与尔无干？如他以恶言来，我亦以恶言往。"图尔德曰："我主云：昔索尔地，尔不与；令投顺，又不从。两国若成仇隙，只有我兵能践尔境，尔兵岂敢蹈我地耶！"努尔哈赤闻言大怒，掣刀断案道："尔主弟兄，何尝亲与人交马接刀、碎烂甲胄，经此一战耶？昔猛骨卜禄、歹商叔侄自相扰乱，如二儿争骨（原注：满洲儿童每掷骨为戏，故云）。尔等乘乱袭取，何故视我如彼？尔地果有边垣之阻耶？我即使昼不能往，夜亦能至尔处。其奈我何？无非口吐狂言而已。昔我父被明国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灵柩。汝父亦被明国所杀，其尸骸汝曾收取否？"〖12〗

【考异】《满洲实录》卷二引努尔哈赤语，追述明官归其父、祖灵柩，后尚有“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云云，将其受明官职前后事混为一谈。按，努尔哈赤由建州左卫都指挥升都督佥事在此前之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而乞授龙虎将军职衔则在此后之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至二十三年（1595）方以“保塞有功”得受龙虎将军（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卷二五一；《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二十、卷三六、卷四七、卷五七七、卷五百八十）。孟森《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谓努尔哈赤龙虎将军之封“《清实录》固未书，《明实录》亦不见”，不确。但他依据《皇明通纪辑要》、《东夷考略》、《皇明从信录》、《三朝辽事实录》等明末私家记载仍正确考订，明封龙虎将军当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

清朝官书倒踩年代，将授龙虎将军一事系于本年以前，显误。蒋氏《东华录》与王氏《东华录》将此事系于癸未年（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亦误。

3 时长白山部所属有珠舍里〖13〗、纳殷〖14〗两路，同引叶赫兵，将建州女真东界叶臣所居洞寨劫去。努尔哈赤闻讯大怒，曰：“岂有水能透山，火能逾河之理？珠舍里、纳殷是我同国，乃敢远附异国之叶赫，劫掠我寨。盖水必下流，火必上燃，珠舍里、纳殷终为我有！”

八月二十六日（10月2日）

4 时朵颜、海西诸部入贡北京，到馆起程，均有需索，一出都门，骚扰驿递，取瓜果，攘鸡豚，凌妇女。计五年共一万五千人。明礼部主事张我续谓其于“中原道路、京

师虚实，靡不周知”，请依北虏（按指蒙古诸部）事例，贡赏在边镇，勿使入京；或照西番事例，减其人数入京，余各在边听赏。庶于内夏外夷之防少补云。〖15〗

十一月十八日（1592年1月2日）

5 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被罢职。是年闰二月，给事中侯先春阅边。成梁谋邀捣巢功，使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蒙古板升〖16〗，杀二百八十人，师还遇敌，死者数千人。成梁及总督蹇达不以闻，为巡按御史胡克俭所劾。并检举其先后欺罔状，如十六年春剿那林卜禄，攻围不克，军丁死者半，复割死军头五百五十余颗掩败冒功。又谓成梁于前后巡抚，异己者挤之，附己者姑容之，鼓弄圈套，以致边事大坏。请核定其罪。疏入，以“悬度妄议，牵蔓多端”，不准行。〖17〗然成梁已不安于位。及先春还朝，诋之尤力，言官纷起响应，帝意颇动，成梁再疏请辞。

至是，兵部覆御史张鹤鸣题称：“辽东总兵李成梁血气既衰，罪恶贯盈，乞亟去，以全始终。”〖18〗遂解成梁任，以宁远伯赋闲家居。

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万历帝屡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赐蟒衣金缯。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间罕有其匹。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震绝域。既而位望益隆，子弟皆列崇阶，仆隶无不显荣。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资、马价、盐课、市赏，岁侵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入于己。以此贿送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荫子，小亦增俸赏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

其战功均在边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至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斥去。及大学士申时行等相继退，成梁失内主，因此去位。〖19〗

6 是年，海西哈达酋长歹商死，猛骨卜禄请补双贡；叶赫卜寨、那林卜禄请复都督职衔。明廷许之。

先是，卜寨以女嫁歹商，那林卜禄妻，则歹商姐。歹商嗜饮，多杀戮，部众离心。某夕，歹商往卜寨处受宝物，因过那林卜禄城探视姐。卜寨、那林卜禄阴令部下罗思哈于中途射杀歹商，乃归罪于罗思哈，执之以献。明总督侍郎郝杰谓歹商与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应有隐情，然已难探求，请枭罗思哈示法。歹商子骚台住等并幼，依母家，所遗部落与敕书百三十七道暂属猛骨卜禄，俟长大后还给。于是猛骨卜禄请补双贡，而那、卜亦以擒拿罪犯功请复都督职衔，明廷许之。

自此猛骨卜禄修贡惟谨，然哈达势孤且弱，又日与叶赫构兵，一蹶不振〖20〗。

壬辰年八月初十日（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 9 月 15 日）

1 建州卫都督努尔哈赤向明廷进奏文四道，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并奏朝鲜杀死所管部落五十余名。命所司知之。赐宴如例。〖21〗此为努尔哈赤二次入贡明廷。

九月初九日（10月13日）

2 努尔哈赤请援朝鲜抗倭。初，日本有名秀吉者，原为鱼贩。关白（丞相）织田信长出猎相遇，欲杀之。秀吉善辩，信长收令养马，转战各地，升为战将。信长死，秀吉统其兵，遂居关白位，劫降六十余州，赐姓丰臣。灭北条氏，结束战乱，统一全国。

日本对马岛与朝鲜釜山隔海峡相望，两国人往来互市，通婚姻。本年五月，丰臣秀吉乘朝鲜边备弛懈，发动侵朝战争。遣大将行长、清正等率舟师数百艘、兵士十余万攻釜山镇。时朝鲜承平日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披靡。朝鲜国王仓促弃王京（汉城），奔平壤，复走义州（今朝鲜西北境），临中国境，愿内属。时日军已陷王京，八道几尽没，旦夕将渡鸭绿江，朝鲜请援之使络绎于道。明廷议以朝鲜为中国藩篱，在所必争，决定出兵援朝。〖22〗七月，游击史儒率师至平壤，不悉地形，且遇霖雨，仓促迎战，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三千余渡鸭绿江往援，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明廷震动。〖23〗

至是，朝鲜王与大臣议事，谓建州卫老乙可赤（努尔哈赤）有援朝之言。户曹判书李诚中曰："老乙可赤出来之事，不可不速拒。"

既而，明兵部令辽东都司移咨朝鲜曰："今据女真建州贡夷马三非等告称：'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奴儿哈赤（努尔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

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据此情词，忠义可嘉，委当允行，以攘外患。”

朝鲜国以“夷情叵测，心口难凭”为由婉拒，回文内称：小邦西北一带，与建州三卫境界相连，自祖先以来，屡被其患。此虏蓄怨小邦，非止一世。既有其党马三非等假名征倭，禀告兵部，阳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若遂其愿，祸在不测。乞即明饬凶徒，痛破奸计，杜外胡觊觎之渐。急进王师，快施天讨，宣中国征讨之威，不胜幸甚！〖24〗

十二月（1593 年 1 月）

3 朝鲜倭患急，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大举援朝。

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以父荫为都指挥同知。骁勇敢战，少从父谙兵机。再迁署都督佥事，为神机营右副将。万历十一年（1583）出为山西总兵官，十五年（1587）镇宣府。二十年（1592）致仕副总兵哱拜反于宁夏，命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武臣之有提督，自如松始。寻命尽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如松至，以水淹宁夏北关，城崩，尽灭拜族。录功，进都督，世荫锦衣指挥都督同知。〖25〗

4 蒙古察哈尔土蛮汗（1588—1593 年在位）去世。土蛮在位时，察哈尔部日强，除本部外，复控制内喀尔喀等部，对外征服女真等异族居民，从珠尔齐特、额里古特、达奇果尔三部落取其贡赋〖26〗。任命左右翼五部长执政理事，又颁布政令（即所谓“图们汗法典”），令诸部遵守。

在位期间，联合左右翼蒙古诸部，屡入明辽东、蓟镇等地索取市赏，或掠夺人畜，致辽东战乱不止，明京师震动。后多次被李成梁等击败，辽东稍安。土蛮汗死后，子卜言台周（布延台吉）继位（即布延彻臣汗，1593—1603 年在位）。获岱总汗脱脱不花所失金印，保持强大实力。

5 是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即清太宗）出生。

癸巳年六月（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 6、7 月）

1 努尔哈赤败哈达兵。先是，叶赫部长卜寨、那林卜禄纠合哈达部长猛骨卜禄、乌拉部长满泰、辉发部长拜音达里发兵劫努尔哈赤瑚布察寨。努尔哈赤率兵追之。时哈达兵已归，建州兵直抵哈达境。

至是，努尔哈赤设伏于中途，引兵略哈达部富尔佳齐寨。哈达兵迎战，努尔哈赤欲引敌至伏兵处，令部下先行，独自殿后。敌兵追至，一人挥刀迎击于前，后三人并马来战。努尔哈赤引弓射前突者已不及，遂转弓过马首射敌马腹，其马惊跃。后三敌一齐杀来，努尔哈赤坐骑受惊，几乎坠落，幸左足据鞍，得以复乘。时费扬古来援，尽斩敌骑。努尔哈赤发一矢射猛骨卜禄马仆地，猛骨卜禄换骑逃逸。建州兵凯旋。

战后，努尔哈赤嘉奖费扬古勇武，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27〗。

七月（8、9 月）

2 明廷撤李如松大军还。先是，日军侵朝鲜，明兵部尚

书石星计无所出，议遣人侦探之，于是嘉兴（今属浙江省）人沈惟敬应募。惟敬者，乃市中无赖。时秀吉驻对马岛，分其将行长等守要害为声援。惟敬至平壤，行长执礼甚卑。及归，言倭酋行长愿受封，请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为界。如松斥惟敬奸邪，欲斩之。乃置惟敬于营，誓师渡江。

本年正月四日，如松率师驻肃宁馆。日将行长以为封使将至，遣牙将二十人往迎。明军进至平壤，行长犹伫风月楼以待。如松分布诸军，抵平壤城。诸将逡巡未入，日军发觉，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诸军围之，募死士援梯而上。如松马毙于炮，易马跃堑而上，挥兵益进，将士无不以一当百，遂克其城。明军势如破竹，克开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

明军既连胜，轻敌冒进取王京，败于碧蹄馆。四月，日军缺粮，弃王京，退屯釜山为久留计。明兵部尚书石星主和，遣使赴日营。至是，撤大军还。而日军仍盘踞釜山。〖28〗

九月（10、11月）

3 努尔哈赤败九部联军于古埒山（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河镇古楼村）。

先是，海西叶赫酋长那林卜禄与乌拉部酋布占泰（部长满泰之弟）相与谋曰：老可赤（努尔哈赤）本以无名常胡之子，崛起为酋长，合并诸部，其势渐至强大，我辈世积威名，羞与为伍〖29〗。遂纠海西四部兵偷袭建州，败，怒甚。

至是，叶赫部长卜寨、那林卜禄复约集哈达部长猛骨卜禄，乌拉部酋布占泰，辉发部长拜音达里，嫩江科尔沁部

长翁阿岱、莽古斯、明安，锡伯部，卦勒察部，珠舍里路主裕楞额，纳殷路主搜稳、塞克什等九部兵马，分三路入犯建州。

努尔哈赤闻九部联军来战，大惊，先使精兵埋伏道旁，又于岭崖多设障碍以待。〖30〗某夜，哨探兀里堪急报："敌兵已从扎喀（在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河镇五龙村西南山上）抵浑河，北岸敌篝火松明，密若繁星。将于饭后起行，越沙济岭而来。"努尔哈赤命加强哨探，枕戈待旦。

翌日天明，率诸贝勒大臣谒堂子拜祝曰：天、地、三光，万灵神祇，我努尔哈赤素与叶赫本无事，故今彼引兵攻我，惟天鉴察。又拜祝曰：愿天令敌垂首，祐我奋扬，兵不遗鞭，马无颠蹶。叩祝毕，亲率精锐至扎喀处。有守将来告："叶赫兵辰时已到，围扎喀，数攻不克，乃往攻赫济格城（今辽宁省新宾县古楼村北）。敌兵甚多。"众人闻说，无不骇然失色。

是夜，叶赫营中一人投降，言叶赫兵一万，哈达、乌拉、辉发兵一万，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兵一万，共兵三万。众人闻之，又皆失色。努尔哈赤见状，谕曰："尔众无忧，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战。我立险要处诱彼来战，彼若来时，我等步行，四面分列徐徐进攻。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其头目。我等接战，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溃。我兵虽少，拼死一战，可操胜券。"

明日晨，起兵。叶赫兵先攻赫济格城，未下，是日再攻时，建州援兵至。阵于古埒山险，与赫济格城成犄角之势。努尔哈赤命诸贝勒大臣等率各部兵分头布阵。先遣额亦都

领兵一百挑战。叶赫兵见之，弃城迎战。建州兵锐不可当，一战杀九人，敌兵少却。有卜寨、锦台什及科尔沁三部长领兵合攻一处，势甚猛。努尔哈赤亦从山上挥兵应战。杀声震山谷，黄尘蔽天日。

时卜寨一马当先，率众突击，其锐莫当，忽坐骑触木墩而倒，有建州勇士名武谈者猛扑向前，手起刀落，将其立毙马下。联军见状，无不惊慌，阵势大乱，溃不成军。叶赫贝勒锦台什、那林卜禄见卜寨被杀，皆痛哭。其同来各部酋长无不丧胆，弃军逃逸。古埒山路崎岖狭窄，骑不成列，逃兵首尾如长蛇，建州兵于险处放石，兵马落河死者不计其数。科尔沁部长明安马被陷，弃甲丢鞍，裸身骑骡马落荒遁逃。九部联军无主，势如瓦解冰消。努尔哈赤纵兵掩杀，尸满沟溪。追杀百里，直达哈达部柴河寨（今辽宁省开原县境）以南，杀败兵甚众。

又明日，擒献乌拉酋长布占泰。努尔哈赤曰："汝等会九部之兵欺害无辜，天厌汝等。昨日卜寨已杀死，彼时若得汝亦必杀无赦。今既来见，岂肯杀汝。语云：'生人之名，胜于杀；与人之名，胜于取。'"遂释其缚，赐貂猁狲裘收养之。

是役，杀九部兵四千，获马三千匹，盔甲千副。建州部自此威名大震。〖31〗

【考异】《满洲实录》卷二本条记事中有努尔哈赤"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一句，有学者据以认为，是年（1593年）旗制已初具规模，因为在清代，满语"固山"译言为"旗"（〔日〕鸳渊一：《关于清初的八固山额真》，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

史论文集》）。此说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对“固山”含义之认识。

关于“固山”，康熙朝《御制清文鉴》卷二释为：“牛录（即后来八旗组织下之佐领）、甲喇（即后来八旗组织下之参领）之总汇”，也即清代以来晚出之解释。然此并非“固山”原义。“固山”原义应为“部落”，此种用例在《满文老档》中仍多处可见（〔日〕田中宏己：《固山考》，载《史观》，78册）。

据此，《满洲实录》中“各率固山兵”应理解为“率各部兵”。阅二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使者申忠一出访建州，记努尔哈赤兄弟属下诸将二百余人，“皆以各部酋长为之”（《建州纪程图记》），丝毫未见旗制之踪影。可为上说佐证。又，〔日〕三田村泰助《清初满洲八旗的成立过程》（载《清朝前史的研究》）持固山源于辽金时代“纠（纠）军”说。姑且存疑。

闰十一月初七日（12月29日）

4 努尔哈赤等赴京朝贡，明廷赏宴如例。〖32〗

5 是月，建州兵征纳殷〖33〗。先是，长白山珠舍里部〖34〗、纳殷部曾随联军攻建州。上月，努尔哈赤遣兵招服珠舍里部。纳殷部长搜稳、塞克什闻讯，聚七村人据佛多和山寨（今吉林省伊通县佛多和河南岸）而居。

至是，努尔哈赤遣额亦都、费扬古、噶盖率兵千人往攻之。纳殷部民深沟高垒，据险扼守。攻围三个月乃陷。斩杀搜稳、塞克什。至此，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诸部。

甲午年正月（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3月）

1 蒙古科尔沁部长明安、喀尔喀部长劳萨遣使与建州通

好。明安，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部长。岁癸巳（1593），叶赫贝勒卜寨、纳林布禄纠九部之师侵建州，明安与其事，战败，乘骡马独身逃去。至是与努尔哈赤修好。〖35〗于是，蒙古各部长遣使往来不绝。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

2 辽东辽海卫、三万卫（今辽宁省开原县老城区）地震。阅两日（十三日）巳时，当地复震。〖36〗

十月（11、12月）

3 蒙古内喀尔喀部长巴图尔（把兔儿）与从父炒化（绰哈，即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乌齐叶特部部长）等犯辽东，明总兵官董一元败之。

辽东自李成梁后，代以杨绍勋，一岁三失事。尤继先继之，仅半年以病去职。廷议择帅，乃选一元。内喀尔喀部长速把亥为明军所杀，次子巴图尔常欲复仇。从父炒花及姑父花大助之，势益强。西部卜言台周（即布延彻臣汗），部众十余万，与巴图尔东西相倚，数侵边。

至是，卜言台周合大委正（一克灰正）、脑毛大诸部，声犯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而巴图尔以炒花、花大、煖兔、伯言儿之众营旧辽阳，将入掠镇武（今辽宁省盘山县高升乡）、锦（今锦州市）、义（今义县）。一元与巡抚李化龙策曰："卜言虽众，然去边远，我特患把兔儿（巴图尔）及炒花耳。今其众不过万骑，破之则西部将不战走。"〖37〗乃遣副将孙守廉驰往右屯（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卫）御西

部，而亲将大军埋伏镇武堡外，为空营以待。巴图尔等驰入明军营，大笑，以为怯，乃深入。明军忽从中起，奋击陷阵，追逐七十余里。俘斩五百四十有奇，获马驼二千计。伯言儿中矢死，巴图尔亦伤，余众终夜奔逃，天明驻马环哭。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明军固守，乃引去。

伯言儿最剽悍，诸部倚以为强。曾诱杀明官，明廷革其岁赏。至是被歼，诸部为之震动，其部下遂请和。

巴图尔、炒花及卜言台周等复临边驻牧，期以明年正月掠辽、沈。一元虑岁末不备，为敌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锋。于是率精卒踏冰渡河，监军杨镐与之同行。度墨山，天大雪，将士气亦奋。疾驰四百里，三日夜乃抵其驻牧地。斩首百二十级，获牛马甲仗无算，全师而还。

巴图尔以镇武之役创重，叹曰："我竟不获报父仇乎？"未几死，其党散乱，诸部皆远徙。〖38〗

乙未年六月（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7、8月）

1 努尔哈赤往攻辉发。古埒山之战后，建州部实力强盛，与海西叶赫、乌拉部三足鼎立。努尔哈赤欲与叶赫争辉发，是月，领兵往征之〖39〗，取多壁城（今吉林省境辉发河流域），斩守将克充革、苏猛革二人而还。

是役，为征服海西四部之始。

2 是月，京师、昌平、辽东都司（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山西霍县等处地震。

八月二十六日（9月29日）

3 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明人谓“速儿哈赤”）等赴北京朝贡，命如例宴赏〖40〗。

十一月十六日（12月16日）

4 努尔哈赤致书明边将，请将“忠顺”情由奏明朝廷。

先是，朝鲜备边司书启内称：“自古胡虏之中，有桀逆之人出为酋长，领率其众，行其号令，则其终必为邻国中原（指中国）之忧。老〔乙〕可赤（努尔哈赤）有名于建州鞑子之中，浸浸有强大之势，今已十余年矣。”〖41〗

时建州女真十百为群，越江入朝鲜境渭源（今朝鲜慈江道）刨参，被朝鲜官兵斩射数十人。被害家属，子丧其父，弟失其兄，妇哭其夫，号呼冤痛，惨不忍闻。努尔哈赤怒，遣人质问朝鲜边官，为何将采参人尽杀无余，并威胁将集结精锐，前往报仇。适值明朝留驻朝鲜练兵胡游击宣谕建州：“莫与高丽（朝鲜）为仇。”

至是，努尔哈赤复书胡游击云：“我并无违法，只是遵守国法，保守九百五十余里之边疆学好。上年高丽避乱（指日军入侵，朝鲜入外逃）鞑子地方（指女真地方），收留在家。将一十二名回送满浦（今朝鲜慈江道满浦），其五名送还天朝（指明朝）。两家为一家，往来行走。鞑子违法进入边境，杀了全是，无有为仇。”又称“衔冤在诉，请游击转上抚部（指明辽东镇抚）”，将自己“忠顺情由，奏与朝廷”。〖42〗

十八日（12月18日）

5 朝鲜国满浦佥使致书于努尔哈赤，略称：今见尔书，你意亦好。本国与你境土相连，数百年来，各守封疆，不相侵犯，本无一毫仇怨。况你刷还本国人物十余名，你之处置亦为善矣。深感厚意，久欲报之。前日渭源之事，你的鞑子冒犯越境，黑夜阑入村家，抢掠财货。无知村民安知非贼而不格斗乎？彼此格斗之际，俱为杀伤，此则未免均有所失。然本国则少无嫌怨，只责我国地方官，至于革职究问矣。你亦有耳，必已闻知。自今以后，我国与你们各遵天朝法令，不相逾越。我的高丽，则我禁之；你的鞑子，则你禁之。各自保存，不相生事，岂不好哉？〖43〗

二十日（12月20日）

6 朝鲜满浦镇通事河世国等于八月十八日为宣谕事前往建州女真地方，至是回国。

据其所述：老乙可赤（努尔哈赤）常时所住之家，麾下四千余名，佩剑卫立。其城（指佛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周回八十余里许，城门七处，无弓家，石筑，胡家五百余户；城外六百余户。内城周回十里许，石筑，弓家楼阁五处则已造。老乙可赤兄弟所住家舍，则盖瓦各以十座，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别设楼阁三处，皆为盖瓦。

大概目睹，则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弟小乙可赤（舒尔哈齐）麾下五千余名，长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著甲，城外十里许练兵。老乙可赤有战马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画员二名、瓦匠三名，则天朝命送之人。文学外郎〖44〗则以唐人（朝鲜称汉人为唐人）

投属虏地，几至三十余年，凡所通书，此人专掌。〖45〗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老乙可赤将前日人境刨参被杀者之家口，一并捉至，罚做苦役。

努尔哈赤对河世国曰：两国别无仇怨，只缘我鞑子冒入你境，自取杀死，故已将其辈妻属拿致于此，为你辈役供而辱之。今后如前和好，则往来之人只持马鞭行走可也。天朝之人寻常往来不是异事，你国之人古无来此者，今之杀牛供馈，专为你也。〖46〗

十二月十四日（1596年1月13日）

7 明朝边官宣谕努尔哈赤，禁与朝鲜往来。

谕曰：照得本府因朝鲜倭警未息，奉命镇守统练八道官兵，顷以尔两国构怨，不忍坐视，故差官余希元前来宣谕，尔奴儿哈赤（努尔哈赤）果能恪奉旨谕，改心易虑，其志可嘉。天朝知尔忠顺，岂肯薄尔。

今尔国与朝鲜一衣带水，素为邻邦，九百余里边疆，彼此自为保守，尔鞑子何独可以言功？若私越界限，律有明禁，尔之不来朝鲜，犹朝鲜之不往尔国也。惹衅起祸，多由子此。今尔往来行走之说断为不可。尝闻尔两国向不差人往来，原以天朝法禁甚严，既有天朝号令，则尔两国义不可私通。本府将尔事情已备达子朝鲜国王，国王无不听本府之处分也。不必差人面争是非于国王前也。但朝鲜之人被抢而尔鞑子送还，尔鞑子进入朝鲜边界而朝鲜杀之，其曲似在朝鲜。然因鞑子越境侵扰边民，格斗而死，杀伤相当，此则非朝鲜启衅生事，其理亦正。尔反要以偿命，

万无是例。朝鲜虽经倭乱，八道新练兵马林立，加以天兵八万分屯，何可束手无策，任令尔鞑子擅自出入乎？且死已不可复生，何可因报不可复生之数命，求逞不可必胜之小忿。

本府据差官余希元所禀，深嘉尔等孝顺之诚，一面禀报经略军门，量备金缎等物，即差本官颁给，以示褒异，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转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毋得仍前紊乱，越境起衅，亦毋得援此为例，后日复行骚扰，至伤本府曲就之意。若两国再有别论，则圣天子在上，顺抚逆剿，边镇衙门自有处置，本府亦无能为尔谋，宜自酌量，毋贻后悔。〖47〗

8 是年，明廷以努尔哈赤“保塞有功”，“忠顺学好，看边效力”〖48〗，加升龙虎将军〖49〗。时明朝于抚顺所赏给努尔哈赤红绿金缎三十二匹，每匹银四两八钱；青蓝布各一百九十匹〖50〗。

丙申年正月三十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2月27日）

1 上年十一月，朝鲜为与建州修好并探明虚实，遣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至是，书启于备边司，详述建州情形曰：

奴酋（对努尔哈赤的贬称）家在小酋（对舒尔哈齐的贬称）家北，南向造排；小酋家在奴酋家南，北向造排。

外城周仅十里，内城周二马场许。外城先以石筑，上数尺，又布椽木。如是而终，高约十余尺，内外以粘泥涂之，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外城门以木板为之，又无锁

钥，门闭后，以木横张，如我国将军木之制。上设敌楼，盖之以草。内城门与外城同，而无门楼。内城之筑亦同外城，有垣堞与隔台。自东门过南门，至西门，城上设堠望板屋，而无上盖，设梯上下。外城下底，广约四五尺，上约三三尺。内城下底，广约七八尺，上广同。

内城之内又设木栅，奴酋居之。外城中胡家三百余，内城中胡家百余。外城底四面胡家四百余。内城中亲近族类居之，外城中诸将及族党居之。外城底居住者皆军人。

城中泉井仅四五处，源流不长，故城中之人伐冰于川，摇曳输入，昼夜不绝。

胡人木栅如我国垣篱，家家虽设，坚固者每部落不过三四处。

奴酋城（即佛阿拉城）西北距上国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瑷阳三日程，南距新堡（指新甸堡）四日程。

奴酋统率诸胡，号令进退。奴儿哈赤（努尔哈赤）、小儿哈赤（舒尔哈齐）同母，毛儿哈赤（穆尔哈齐）则异母。奴酋不胖不瘦，躯干壮健，鼻直而大，面铁而长。头戴貂皮，上防耳掩，防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银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诸将所戴，亦一样矣。身穿五彩龙文袍，上长至膝，下长至足，皆裁剪貂皮，以为缘饰。诸将亦有穿龙文衣，缘饰则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护项以貂皮八九领造作。腰系银入丝金带，佩刀子、砺石、獐角等。足穿鹿皮靰鞡靴，或黄色，或黑色。小酋体胖壮大，面白而方，耳穿银环。服色与兄同。

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辫结以垂。口髭亦留左右十余茎，余皆镊去。

奴酋除辽东近处，其余北、东、南三四日程内，各部落酋长聚居于城中。动兵时则传箭于诸酋，各领其兵，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兵之多寡，则奴酋定数。奴酋诸将一百五十余，小酋诸将四十余，皆以各部酋长为之，而率居于城中。

粮饷，奴酋等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置。田地，品膏，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得一石。秋收后不即输入，埋置于田头，至冰冻后输入。

胡人皆逐水而居，故胡家多于川边，少于山谷。胡家于屋上及四面并以粘泥厚涂，虽有火灾，只烧盖草而已。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之属。

奴酋不用刑杖，有罪者，只以鸣镝箭，脱其衣而射其背，随其罪之轻重而多少之。亦有打腮之罚。

胡人等言，在前日胡人之凡有出入者，必配持弓矢，以避相侵害抢掠之患。自王子（指努尔哈赤）管束之后，远近行走，只持马鞭。王子威德，无所议拟。或言，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虽畏彼不言，中心岂无怨苦。

渭原（今朝鲜慈江道）采参胡人等，奴酋乃令其各部落刷出，每名或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征收，以赎其私自越江之罪。其中贫不能措备银与牛者，则并家口拿去使唤。

自癸巳年（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如许（叶赫）兵大败后，远近诸部相继投降。〖51〗

2 申忠一带努尔哈赤禀书回国，其书云："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营好，我们二国无有助兵之礼。我屡次营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于〔余〕里边疆，有辽东边官，只要害我，途〔图〕功升赏。有你朝鲜国的人一十七名，我用价转买送去，蒙国王禀赏。我得知，我们二国若不保心，有你临城堡对只地方，着我的达子〔鞑子〕住着，看守你的边疆。若有你的高丽地方生〔牲〕畜不见了，与我达子〔鞑子〕说知，亦寻送还。你差通事答〔疑为'达'字〕满堡（满浦）城到我家来，若有你的人畜，我送去。我的达子〔鞑子〕到你的地方，你送还与我。两家为律，在〔再〕无歹情。后日天朝官害我，你替我方便一言，呈与天朝通知，我有酬报。星夜力〔疑为'立'字〕等天朝二国明文，及日回报，须至禀者。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禀。"〖52〗

二月初十日（3月8日）

3 明朝使者余希元等还自建州。先是，明朝遣驻朝鲜练兵游击余希元、朝鲜国亦遣官二员，率二百人出使建州。本月初二日渡鸭绿江。初七日，距佛阿拉三十里，努尔哈赤令步、骑尽披甲，与弟舒尔哈齐亲迎至妙弘廓地界。

既入城，努尔哈赤谓来使曰："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而杨布政无端说我不顺，今方欲题本征我部落。将此暧昧情由，欲呈文于广宁都御史，则杨布政阻拦不送。无计奈何！俺与朝鲜本无衅端，而朝鲜之人被倭追逐，走过胡地，俺各

供衣食，刷还满浦。我之学好明矣。上年胡人采参于渭源地，非则非矣。朝鲜缚送于我，待我杀之可也；而朝鲜人擅杀胡人四十名，是则非矣。若无老爷宣谕，我之无礼岂待今日？俺图名不图财。老爷此等事情禀报于军门，使之题本圣上，知我恭顺，则心愿足矣！”初八日，努尔哈赤复对天设誓：“（对明朝）只有恭顺之心，别无二心。”至是，余希元一行还。〖53〗

七月（7、8月）

4 努儿哈赤立布占泰为乌拉部长。乌拉部与哈达同源，部长古对珠延与速黑忒（满洲实录称克锡纳都督）为兄弟，速黑忒被害后，族人奔散，古对珠延一支逃至乌拉河，为部主〖54〗。乌拉，女真语意为“江”，因分布于乌拉江畔，故名。至其孙布颜时，尽收乌拉诸部，于乌拉河洪尼处筑城（即乌拉城，在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称贝勒。乌拉部东、北与东海女真诸部接，南界辉发部，西邻叶赫部，极盛时势力东达图们江中上游。

先是，九部联军大败于古埒山，乌拉部酋布占泰被俘，努尔哈赤收养之。乌拉部长满泰（布颜之孙）欲以马百匹赎其弟，多次遣使建州，终不答。满泰遂将布占泰家属送建州。

至是，努尔哈赤欲放之归，令大臣图尔坤煌占、博尔坤斐扬古二人护送。未至其部，适满泰父子往所属苏斡延锡兰处修边凿壕，父子淫村内两妇，其夫夜入，将满泰父子杀死。及布占泰至日，满泰叔父兴尼雅欲谋杀布占泰而夺其位。护送两大臣保守门户甚严，兴尼雅不能加害，被迫

往投叶赫。布占泰继兄位为乌拉部长。

布占泰感努尔哈赤再生恩，将妹滹奈嫁舒尔哈齐为妻；其后努尔哈赤又将舒尔哈齐女额实泰许配布占泰，并赠盔甲五十副、敕书十道为礼。两部缔结姻好。〖55〗

5 是年，建州女真贡使奏称：努尔哈赤总领五十三酋长，捍边劳苦，乞折赏。请援董忽力例，赐蟒缎，加赏五百两。万历帝下部咨议〖56〗。

董忽力，蒙古朵颜卫酋长，嘉靖二十七年（1548）父卒，与兄影克共率本部。其后，屡纠察哈尔、内喀尔喀等部侵掠明边。万历元年（1573）拥兵至喜峰口（今河北省迁西县东北）索赏，被明将戚继光击破，仅以身免。十一年（1583）助内喀尔喀酋长巴图尔为速把亥复仇，合兵三万余攻明，为明将李平胡击退。明年，再度南下，被总兵李成梁等挫败。又明年，率三百余部属至明边恳请复通贡互市，诏准开放木市，获布帛、粮食、抚赏。至是，请照董忽力例以待建州部长努尔哈赤。

〖1〗《朝鲜宣祖实录》卷二三。

〖2〗《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八。

〖3〗即毛怜卫，明鞨靺卫所名，位于今黑龙江省图们江口北一带。明永乐三年（1405）置，因该部女真曾居于毛怜河（今黑龙江省穆棱河）得名。永乐后期，迁至鸭绿江西佟家江（今浑江）地面，渐融为建州女真之一部。

〖4〗温火卫，《朝鲜太宗实录》称希刺温卫，《朝鲜成宗实录》、《燕山君日记》、《朝鲜中宗实录》称温下卫，《朝鲜宣宗实录》称温火卫，即明之鞨縻卫所喜乐温河卫（今俄罗斯滨海边区颜楚河至绥芬河下游地区）。

〖5〗参见：《满洲实录》卷二；《皇清开国方略》卷一。

〖6〗辽时，因避辽兴祖耶律宗真名讳而改女真族称为“女直”，元、明两朝沿用此称。

〖7〗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东夷考略·建州》。

〖8〗《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

〖9〗《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

〖10〗《明史》卷二二八《李成梁传》。

〖11〗鸭绿江部，明末建州女真长白山三部之一，在今长白山以南，浑江以东，鸭绿江以西。

〖12〗《满洲实录》卷二。

〖13〗珠舍里部，明末建州女真长白山三部之一，与纳殷部毗连而居，主要分布于松花江上源的塞朱伦河（今二道江）流域。

〖14〗纳殷部，明末建州女真长白山三部之一，因分布于三音纳殷河（今松花江上源头道江支流漫江）和额赫纳殷河（今头道江另一支流松江河）而得名。该部境内有佛多和城，位于三音纳殷河之东佛多和河。

〖15〗《明神宗实录》卷二三九。

〖16〗板升，蒙古语音译，指城、屋等建筑。明嘉靖时，汉人赵全等投附蒙古俺答，集万人于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境内，造房屋，开荒地，建村落，当地蒙古人将其房舍、村落及汉民称为板升。后用以指城、屋及周围园田。明末辽东边外驻牧之各蒙古部在与汉人交往中农业经济得到发展，在其居地亦兴起板升。

〖17〗《明神宗实录》卷二二八。

〖18〗《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二。

〖19〗《明史》卷二二八《李成梁传》。

〖2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21〗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明神宗实录》卷二十。

〖22〗《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23〗《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

〖24〗《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十。

〖25〗《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传》。

〖26〗《蒙古黄金史》二部二十六节。按，珠尔齐特，或即《登坛必究》载《蒙古译语》所谓“主儿赤”，为“朱里真”（女真）之音译。

〖27〗参见：《皇清开国方略》卷一；《清史稿》卷二二五《安费扬古传》。

〖28〗《明史》卷二三八、卷三百二十。

〖29〗《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八九。

〖30〗《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八九。

〖31〗《满洲实录》卷二。

〖32〗《明神宗实录》卷二一。

〖33〗因分布于三音纳殷河（今松花江上源头道江支流漫江）、额赫纳殷河（今头道江另一支流松江河）而得名。主要有佛多和城。

〖34〗与纳殷部毗邻而居，主要分布于松花江上游的塞朱伦河（今二道江）流域。

〖35〗《清史稿》卷二二九《明安传》。

〖36〗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七；《续文献通考》卷二[illegible]。

〖37〗《明史》卷二三九《董一元传》。

〖38〗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二，又（内阁文库本）卷一二；《明鉴》卷七。

〖39〗辉发部，又作灰扒、回拔等。明末海西扈伦四部之一。因居辉发河一带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今吉林省辉发河、柳河及沙河一带。北邻乌拉、东南连建州，西界叶赫，西南接哈达。首城为辉发城（今吉林省辉南县城东北三十里辉发山城故址）。

〖40〗《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一三。

〖41〗《朝鲜宣祖实录》卷六五。

〖42〗《朝鲜宣祖实录》卷六九。

〖43〗《朝鲜宣祖实录》卷六九。

〖44〗外郎，秦汉时代有低级郎官谓之“外郎”。明代习称吏员为“外郎”，“乃世俗相褒之辞”（见《日知录》卷二四《外郎》条）。此种风习也为女真人所濡染，如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仇所锐意追杀之尼堪外郎，“尼堪”，“汉人”义，“外郎”当系褒辞。此处之“文学外郎”，应是对建州女真中识字汉人之尊称。

〖45〗此人即清开国史中著名人物龚正陆（龚正六），女真又称“歪乃”。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人，年少客居辽东，粗通文书，被抢至佛阿拉。努尔哈赤命其掌管文书往来，参与机要，教子念书。时努尔哈赤麾下通汉文书者，仅此一人，故对其优礼有加，号为“师傅”（即女真语“巴克什”）。在建州留居多年，妻妾成群，家产至万金。参见：《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卷七一、卷七三；《建州纪程图记》。（日）和田清曾作《清太祖的顾问龚正陆》（载《东洋学报》，35卷），《龚正陆传补遗》（载《东洋学报》，40卷），可参考。

〖46〗《朝鲜宣祖实录》卷六九。

〖47〗《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

〖48〗参见：《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二六；《东夷考略·建州考》。

〖49〗龙虎将军被女真酋长视为崇勋。《明史·职官志》：龙虎将军非官阶，乃武职散阶正二品。明廷以龙虎将军笼络女真、蒙古大酋。明万历三年（1575），海西哈达部长万（王台）以缚送王杲功，得授龙虎将军。蒙古酋长俺答汗曾受封顺义王、龙虎将军，万历十年（1582）死，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孙奢力克（黄台吉子）则袭龙虎将军。此后受封龙虎将军者还有多人。

〖50〗《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

〖51〗参见：《朝鲜宣祖实录》卷七一；《建州纪程图记》。

〖52〗《建州纪程图记》。

〖53〗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朝鲜宣祖实录》卷七二、卷七三。

〖54〗《满洲实录》卷一。

〖55〗参见：《满洲实录》卷二；《朝鲜宣祖实录》卷七一、卷一八九。

〖56〗《东夷考略·建州》。

清通鉴　前编　卷三

丁酉至戊申（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

公元1597年至1608年

丁酉年正月（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2、3月）

1 努尔哈赤与海西四部使臣盟誓通好。先是，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同败于古埒山之役。卜寨既殁于阵，叶赫请其尸，努尔哈赤剖其半归之。遂成不共戴天仇。〖1〗那林卜禄因念兄仇，昼夜哭泣，不进饮食，郁郁成疾〖2〗。

至是，海西四部遣使于建州曰：吾等不道，以至于败兵损名。今以后，吾等更守前好，互相结亲。于是，叶赫布扬古（卜寨子）妹欲嫁努尔哈赤，锦台什（那林卜禄弟）女欲与代善（努尔哈赤次子）为妻。努尔哈赤乃备鞍马、盔甲等物以为聘礼。复杀牛设宴宰白马削骨，设酒一杯，肉一碗，血、土各一碗，歃血会盟。

四部相继誓曰：自此以后，若不结亲和好，似此屠牲之血、蹂踏之土、剐削之骨而死；如践盟和好，食此肉，饮此血，福寿永昌。努尔哈赤亦誓曰：汝等应此盟言则已，不然，吾待三年，果不相好，必统兵伐之。

后努尔哈赤命穆哈连伐蒙古，获马四十匹，那林卜禄背盟，将所获夺之，仍擒穆哈连送与蒙古；又将锦台什女与蒙古内喀尔喀部长宰赛结亲。许给努尔哈赤之布扬古妹亦受聘而不嫁，遂成“老女”之怨。时乌拉部长布占泰亦因与叶赫通好，将满泰妻都都祜氏所珍藏铜鎚遣使送与那林卜禄；又将建州所属瓦尔喀部内安楚拉库、内河两处（今吉林省安图县西南部）酋长罗屯（老土）、噶什屯、旺吉努三人许献叶赫，请其使而招服之。〖3〗

五月十四日（6月28日）

2 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努尔哈赤等一百名至北京进贡方物，明廷赐宴赏如例。

七月初九日（8月21日）

3 建州等卫都督都指挥舒尔哈齐等一百名、纳木章等一百名俱赴明京朝贡，赐宴如例。

八月初八日（9月18日）

4 辽阳、开原、广宁等卫俱地震，地裂涌水，三日乃止〖4〗。

十二月（1598年1月）

5 蒙古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酋长炒花（绰哈，即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纠土蛮等部大举犯辽东，入边数百里，杀掠

无算，自初七日至十四日，八日离去。

6 上年，明朝遣使赴日本交涉无结果。日本拟再侵朝鲜。是年初，朝鲜向明廷求援。命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麻贵为总兵官，兵部尚书邢玠经略御倭。六月，日本兵船数千艘先后渡海，分泊釜山等处，渐逼梁山、熊川。七月，日军夺梁山、三浪，遂入庆州，侵闲山。八月，日军进逼王京（今汉城），明军退守王京，依险汉江。

至是，日军屯蔚山城（庆州西北）依山险，总兵官麻贵欲专攻蔚山，恐釜山倭来援，乃多张疑兵，又遣将遏其水路，遂进逼倭垒。明军以轻骑诱倭入伏，斩级四百余，倭焚死无算，遂奔岛山，连筑三寨。翌日，明兵奋勇登进，连破之，斩获颇多，倭坚壁不出。岛山高于蔚山，石城甚坚，明军仰攻多损伤。分兵围十日夜，倭甚饥，伪约降缓攻。寻风闻日援兵将至，经略杨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无统帅，皆溃，士卒亡者二万。

是役，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杨镐反讳败为胜、饰罪张功。事泄后，万历帝震怒，令镐罢职听勘。〖5〗

戊戌年正月（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 2、3 月）

1 以乌拉贝勒布占泰将安楚拉库、内河二路（今吉林省安图县西南）许献叶赫，努尔哈赤命幼弟巴雅拉、长子褚英与噶盖、费英东等领兵一千征安楚拉库、内河。星夜驰至，取其屯寨二十处，其余尽招服。获人畜万余而回。赐褚英名“洪巴图鲁”，巴雅拉名“卓礼克图”。〖6〗

二月初三日（3月9日）

2 朝鲜国王接见明援朝军副总兵李如梅，如梅曰：老罗赤（努尔哈赤）近无作贼声息耶？彼虽为乱，麻提督回军时与广宁提督及贵国之兵腹背夹击则无不胜矣。国王曰：在数年之前有作梗声息，数年之后顿无形影，未知此贼终当梗化作乱者耶？敢问形势与强弱。如梅道：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其父（指努尔哈赤父塔克世）为俺爹所杀，其时众不过三十，今则身自啸聚者至于七千。西北虽有鞑子，皆不如此贼，切勿轻忽。〖7〗

先是，建州请发二万兵征剿倭兵，兵部尚书邢玠欲许之。明廷议，若许鞑子征倭，则本朝兵马多少、朝鲜兵力强弱、山川险易无不详知，所关非细。朝鲜亦谓：调鞑子而杀倭子，是又添一倭也。小邦闻之，不胜惊骇，岂有肯许之理乎？遂罢其请。〖8〗

四月初三日（5月7日）

3 蒙古诸部犯辽东，总兵官李如松败殁。

【考异】时蒙古土蛮汗已去世，而《明史》卷二二八仍记为“土蛮寇犯辽东”，误。

初，如松弃倭班师，言路交章，诋其“和亲辱国”，万历帝置不问。会辽东总兵董一元罢职，命如松代之。如松感知遇恩，气益奋。时蒙古炒花等部犯辽东，如松率五千骑疾驰轻进，于大清堡（今辽宁省义县清河门镇）边外中伏力战死，将官死者七八员，军兵阵亡者约三千余。命

其弟如梅代为总兵官。成梁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风，其次称如梅，然躁动，非大将才。〖9〗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9日）

4 努尔哈赤入北京朝贡，明廷遣侯陈良弼接待。

5 是年，日军被逐出朝鲜。正月初，明兵部尚书邢玠以前役乏水兵无功，募江南水兵赴朝与日军相持。二月，明援军先后至，乃分兵三协，为水陆四路，每路置大将。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各守汛地，相机进剿。明师约日并进，寻报辽阳警，李如松败殁，诏如梅还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十月，福建都御史金学曾报七月九日丰臣秀吉死，各倭俱有归意。明廷促援朝诸将进兵，互有胜负。十一月，日军退，援朝军追之，副将邓子龙等海战死。年底，日军全部退出朝鲜。万世德代杨镐经略军务，畏敌如虎不敢前，及闻敌退，始会同邢玠报捷。

日本侵乱朝鲜，前后七载。明朝丧师糜饷，迄无胜算，至丰臣秀吉死，始有转机，终将日军逐出朝鲜。〖10〗

己亥年正月（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1、2月）

1 东海女真虎尔哈部长王格、张格率百人至佛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向努儿哈赤贡上产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虎尔哈部内所居之人，每岁入贡。其中，有酋长博济里等六人乞婚，努尔哈赤命以六大臣之女配之。

2 辽东三万卫、辽海卫（治所在今辽宁省开原县老城区）、铁岭卫（治所在今铁岭市）同日地震。月底，三万卫、辽海卫及中固城又震。〖11〗

二月（2、3月）

3 努尔哈赤命创制无圈点满文。初，女真族在金代创制本族文字，即所谓“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12〗。金亡，女真文字渐衰，明中叶已无人辨识。女真诸部渐流行蒙古字。〖13〗及努尔哈赤兴，各部文移往来，必须译蒙古文通之，内部文簿，亦以蒙古字记录。〖14〗颇多不便。

至是，努尔哈赤欲以蒙古字为基础创制本族文字。巴克什〖15〗额尔德尼、噶盖道：“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于是借用蒙古字创制本族文字。〖16〗此即后世所称“老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以有别于皇太极时创制之新满文（又称“有圈点满文”）。

4 是月，辽东三万、辽海二卫及清阳堡（在今辽宁省昌图县昌图站乡清阳堡村）同时地震〖17〗。

三月（3、4月）

5 女真人初知冶铁。其平日骑射，屈木为镫，削鹿角为镞，或取兽骨久浸于血，令其坚硬如铁后制为骨箭。战不

著甲胄，身著野猪皮。后从明朝、朝鲜输入铁器，改造箭镞甲胄。至是，始炒铁〖18〗、开金银矿。

四月初七日（5月1日）

6 辽东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地震，天鼓鸣。盖州（今盖县）、三万、辽海、铁岭等卫俱震。〖19〗

九月（10、11月）

7 努尔哈赤率兵攻哈达部。时哈达部猛骨卜禄与叶赫部那林卜禄因隙构兵。五月，叶赫锦台什督兵攻哈达，猛骨卜禄兵力不能敌，送三子于建州为人质，请借兵。努尔哈赤遣费英东、噶盖统兵二千往援。叶赫部得知，十分惊惧，遂托明开原通事致书于猛骨卜禄曰：你若执送建州来援二将，挟赎质子，尽杀其兵，两部可重归于好，并嫁女与你。猛骨卜禄背信弃义，约叶赫人至开原会议，又令两妻往议。

努尔哈赤闻讯怒，是月发兵征哈达。以弟舒尔哈齐为先锋，领兵一千，直抵哈达城（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北）〖20〗。城上发矢如雨，建州兵伤者甚多。初七日攻得其城。有大臣扬古利擒献猛骨卜禄，努尔哈赤令勿杀而收养。所属城池尽招服。未几，努尔哈赤扬言欲以女嫁猛骨卜禄，不过掩人耳目，随即借口其“淫恶不法”、“与噶盖通谋欲篡位”，杀之。〖21〗

海西四部中，猛骨卜禄最忠顺明朝。哈达被建州攻破，明辽东失一屏障，因遣使者往诘。努尔哈赤惧，答应归还猛骨卜禄次子革把库及部众百二十家，复请以女莽古姬妻猛骨卜禄长子武尔古代（吾儿忽答）。〖22〗

8 蒙古数万骑入掠辽西。一犯锦州等处，一犯义州（今辽宁省义县）等处。明廷警报频传。明辽东总兵李如梅坐拥兵畏敌，被劾罢。

辛丑年二月二十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3月24日）

1 朝鲜平安道满浦佥使金宗得驰报内称：往年北道总兵与老土〖23〗相战时，北道入物被掳者善于铁匠今在老酋（指努尔哈赤）城中。而昔则胡地素无铁丸兵器斧镰等物，以水铁反铸，极贵。自铁匠入去之后，铁物兴产，以此老酋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24〗

三月（4、5月）

2 李成梁复任明辽东总兵。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适值总兵马林获罪，明大学士沈一贯言："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年，虏人畏服"，"今成梁老手展布，必当不负任使"。乃命宁远伯李成梁以原官挂印再镇辽东。年已七十有六。〖25〗

十月二十三日（11月17日）

3 努尔哈赤请赴朝鲜京城受职，朝鲜以其已受明朝龙虎将军职为拒。时朝鲜备边司书启称：老酋（指努尔哈赤）声势已张，威行于西北，诸胡莫不畏惧，凭陵桀骜已有难制之渐。受上国（指明朝）之职，自称女直国龙虎将军。〖26〗

十二月初二日（12月25日）

4 建州等卫努尔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赴北京朝贡，明廷遣侯陈良弼宴待。

初八日（12月31日）

5 明廷复开原、广宁马、木二市。永乐间，于辽东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值四等：上等马值绢八匹，布十二匹；次一等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正统十四年（1449），废开原城东及广宁马市，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27〗

成化十四年（1478），陈钺任辽东巡抚，复开三卫马市。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每月一市，广宁每月两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互市日，巡抚官委定布、按二司为管粮官，分别亲临市场监督，并派官兵用心防护。各部只准携同马匹并土产货物前赴市场，由委官验放入境。市毕，即日打发出境。正德间（1506—1521）定：验收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许近边垣。

万历初，增开抚顺、清河、瑷阳、宽甸四关互市，以待建州。二十三年（1595），开义州木市。〖28〗阅三年巡抚张思忠称：土蛮之子擦臣憨（即布延彻臣汗）纠合小歹青，每年既得市赏，又要比照宣府、大同赏，时肆抢掠。木、马二市由此议罢。此后，诸部扰边岁无虚时，阖镇皆苦之，而诸部亦数至明边求市，愿准二十三年“抚赏”之例，一听约束。

是时，蒙古酋长土蛮、长昂、巴图尔已死，寇抄渐稀，明廷乃从总兵李成梁、总督万世德请，复辽东马、木市。〖29〗后木市增加，一在广宁镇夷堡，一在义州大康堡（今义县头台乡大康堡村），一在锦州大福堡（今锦州市锦西县金星乡土城子村），一在宁远兴水岘堡（今兴城县白塔峪乡

兴水岘村），一在中后所高台堡（今绥中县高台堡乡）。市之马、牛、木植皆有税，其酋长有小赏，赏以缎、布、酒、肉之类。〖30〗诸部需市赏，少扰边，以故成梁复镇辽东八年，辽左少事，寻以阅视叙劳，加至太傅。

6 是年，灭哈达部。先是，努尔哈赤破哈达，杀猛骨卜禄。明官遣使往诘，努尔哈赤无奈，复将女嫁猛骨卜禄子武尔古代。七月，努尔哈赤于抚顺关外刑白马誓天：辅佐武尔古代，保守哈达各寨。万历帝遣使责令建州送武尔古代归哈达，从之。叶赫那林卜禄亦归还所掠敕书。哈达虽复，势已危如累卵。

未几，叶赫那林卜禄率蒙古兵频侵哈达。努尔哈赤闻讯怒曰：吾已从命，令武尔古代还国，今叶赫国率兵屡次侵掠，何故以吾所获之国受制于叶赫？明朝不答。时哈达大饥，人皆无食，赴开原城乞粮，明边官置之不理，哈达人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31〗努尔哈赤借口饥民流离，出兵哈达，囚系武尔古代，尽夺其敕书，将其部民悉数带回，以致“南关旧寨二三百里内，杳无人迹”〖32〗。此为建州吞并海西四部之始。努尔哈赤实力日增，明朝已难驾驭。

7 努尔哈赤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管辖。先是各部酋长多率族、寨来归，人口本多寡不均，少者不足十数户，多者数百以至上千，于出兵打仗、佥派赋役、行政管理诸多不便，因有牛录制度之改革。牛录改制，使诸大部落被分解，努尔哈赤对麾下之控制得以

加强。〖33〗

癸卯年正月（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3、4月）

1 万历帝诏户、兵两部核查军实。时内府所供渐多，户部窘困不能支。九边〖34〗额军八十六万余，将弁率以空名支饷，且多克扣。边兵屡哗。

三月二十七日（5月7日）

2 明兵部武选司署郎中事员外沈朝焕奏“戎政最要四事”，内称：辽左于今岌岌危于累卵，以数千里孤悬在外，虏骑蹂躏其肘腋。顷自朝鲜失国而天朝救之，凡辽左精纯选赴征倭，尽以沦殁。年来虏入，华人半为向导，不时破碎墩堡，即村落市店，无所不侵掠，无所不发掘，而辽几无民矣。辽之卫所军职与各将领，习于侵克，军兵疲弱，遇有虏警，无一人趋前，而辽几无兵矣。

然如建州一部落，颇擅富厚，其人雄狡而足智。擦汉儿（察哈尔）之类各控弦数十万，往往与俺答为难。朵颜三卫诸属夷，名为忠顺，外阳以诱虏而内实觊觎中国。倘诸夷中有黠桀不群者，朝驰骑而暮可袭辽而有也。

臣谓宜急加辽左兵一万人；总兵李成梁性熟于虏而年老，宜为置副将智勇兼备者一人；更讲求屯田之策，使兵足扼虏而安心于屯，久之，屯地益广兵力益盛，辽左庶可逐渐充实。疏入，留中不报。〖35〗

五月十七日（6月25日）

3 明工科给事中宋一韩等劾辽东税使高淮。万历二十四年（1596），遣太监充矿税使，往各地聚敛。矿脉微细无

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四出横索民财，凌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36〗时中官多暴横，而高淮尤甚。

淮，尚膳监监丞。万历帝宠任之，二十七年（1599）遣往辽东任矿税使，虐民激变。淮诬系诸生数十人。巡按杨宏科救之，不报。淮又恶辽东总兵马林不为己下，劾罢之。给事中侯先春疏救，遂遣戍马林而贬先春杂职。巡按何尔健与淮互相讦奏，淮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又请复辽东马市，巡抚赵楫力争，乃止。

本年，淮率家丁三百余，张飞虎帜，金鼓震天，声言欲入大内谒帝，潜住广渠门外。给事中田大益等言：淮搜刮士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降人，意欲何为？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皆劾淮擅离辽东，携兵潜住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

至是，给事中宋一韩疏称：淮在辽左杀人鬻狱，黩货无厌。马前健儿半是夷种，番语胡服张弓露刃，所过城市惊慌，人烟稀绝。彼其所通者属国也，所勾者外夷也，朝驰龙票暮走龙旗，或指进贡索冠索珠，或指宣谕求貂求马，曾不思朝鲜兵火之后，我国家尚以物力翼蔽生养之。淮独何心，过为诛求？夷虏小歹青、奴儿哈赤（努尔哈赤）犷悍难驯，近稍以马市羁縻，尚虑背盟，而复挑之，祸患先矣。一旦鸣镝内向，谁执其咎？〖37〗

时御史袁九皋、刘四科等皆各疏劾淮，不报。巡抚赵楫劾淮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亦不报。〖38〗

二十日（6月28日）

4 明礼部侍郎郭正域等疏言：属夷赏赐太滥，乞为裁定，以正恩威、以节财用事。略谓：赏赉者，朝廷砺世之大权也。赏之而当则足以示恩，赏之而滥则反以招侮，今日朵颜三卫之加赏是也。三卫夷人之入贡也，都督等官下至头目，皆有彩缎金衣等物，恩至渥矣。所进马匹，只有其名耳。又回赐以彩缎绢匹，不亦太厚乎？节年加赏，有一夷加至十八表里、衣服六套者，有一夷加至二十一表里、衣服七套者，甚有加至二十四表里、衣服八套者。赏赐之厚，即将吏莫敢望也。

顷因贡夷例核其敕，有自嘉靖年赏者，计其受敕之日距今已七八十年矣。其夷死亡盖不知几十年矣，而赏独因之不变。是赏何人乎？本夷子孙犹可言也，甚或有彼夷故而此夷冒之者，有此夷故而彼夷买之者。有何籍贯世系可凭？有何文案册籍可证？世世相因，年年接授，繁费不可数计且莫知所底止也。

自今以后，应行令边臣召集各卫都督、都指挥，严核其敕。如系五十年以外者，勒令换敕，只要袭官，尽行革赏。四十年、三二十年者递减至十表里而止，俟后有功渐加亦至十表里而止。每贡只题一二人，庶有撙节限制，而滥费可省，彼亦视朝廷之赏为隆重之典，且知中国有不可玩之法、不可欺之人矣。疏入。不报。〖39〗

5 是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诸部，吞并哈达，复创文字，兴铁冶，改编牛录，国家初现轮廓。八月，由佛阿拉（今辽

宁省新宾县旧老城）移居赫图阿拉新城（新宾县老城）。〖40〗“赫图阿拉”，女真语“横冈”义，以其位于苏克素护河（苏子河）、嘉哈河之间山冈上得名。两年后，复动用夫役，于赫图阿拉城外更筑大城环护。〖41〗

6 努尔哈赤妻叶赫纳喇氏名孟古哲哲病故。纳喇氏为叶赫部长杨佳努女，戊子年（1588）十四岁时嫁努尔哈赤。后生皇太极（即清太宗）。

先是，纳喇氏病重，思会老母。努尔哈赤遣人至叶赫部，为其兄那林卜禄所阻，只令家人往探。努尔哈赤对其人尽数叶赫背盟行迹，又责那林卜禄将自己已聘之女另嫁蒙古，至是复阻拦其母与女诀别。声称：“自今后，两家已成敌国。我将筑城汝地，日为仇杀！”言毕，遣来人归。九月二十七日，纳喇氏病故，年二十九。努尔哈赤悲痛异常，以四婢殉葬，宰牛、马各一百致祭。越三载葬于赫图阿拉之尼雅满山冈。天命九年（1624）迁葬东京（今辽宁辽阳东北新城），天聪三年（1629）再迁沈阳，合葬后称福陵。崇德元年（1636）追上尊谥曰孝慈武皇后，后改高皇后。

努尔哈赤因恨叶赫不准母女相会，于明年正月率兵往攻，克叶赫二城，一曰璋，一曰阿奇兰，收人畜二千余即班师。

7 蒙古察哈尔部卜言台周（布延彻臣汗）卒。卜言台周自即汗位后，纠合叔祖黑石炭及内喀尔喀五部首领速把亥、炒花等屡攻明辽东、蓟镇诸边，多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等

击败。卒时，长子莽和克台吉已故，由长孙林丹汗继位。

甲辰年三月初六日（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4月4日）

1 明兵部题称：国初海西、建州二夷朝贡，例每岁一次，每贡以千五百人计。每次赏赉供应之费以钜万计。盖于厚往薄来之中，默寓招夷来远之道。后各夷惯以进贡往来，熟视内地情弊，而又有积猾伴送，与彼交通，多方拨置，巧立各项名色，分外需索。其为中国之患已甚。部议：或照朵颜三卫事例，十人只令一人进京；或令各夷在边听给正赏。而该镇督抚担心一有变动，辽镇又生劲敌，请仍准照旧例入京，并严加约束。奉旨实行。〖42〗

乙巳年三月（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4、5月）

1 昔日女真卖参，明人往往借口鲜参湿润有意拖延。女真恐水参难以耐久，着急售出，价格甚低。至是，努尔哈赤命将鲜参煮熟晒干，徐徐发卖，得价倍于以往。

2 夏，蒙古内喀尔喀酋长宰赛诱杀庆云堡（今辽宁省开原老城西）守御熊钥，诏革其市赏〖43〗。

3 是年，努尔哈赤与明朝、朝鲜多有交涉。本年三月，海西乌拉部兵纠合兵马过江，犯锺城（今朝鲜咸镜道北）潼关堡，守堡兵马佥节制使金伯玉力战死。努尔哈赤闻讯后，遣人至朝鲜，自称与朝鲜无仇，并诫谕乌拉，勿再侵犯朝鲜。朝鲜则以建州与乌拉声势相接，谋议相通，形势危急，遂咨请明蓟辽总督等，派人往谕努尔哈赤、乌拉酋

长，各安本分，勿侵扰朝鲜。

明辽东巡抚赵楫、总兵官李成梁因遣指挥孟承勋往建州宣谕曰："建州夷酋奴儿哈赤、速儿哈赤知道：今朝鲜国王欲要上本奏知皇上，惟恐不便，将本留下。即差官传谕你们。你是朝廷钦奉龙虎将军，忠顺有年。东边一带，俱是你管的。忽剌温（指乌拉部）掳掠朝鲜人畜，你怎么处治送还？再毋许侵犯。务要遵我天朝法度，永固忠顺，事体方妥。若佯为允从宣谕，阴图侵犯朝鲜，则该国奏之朝廷，岂不坏了忠顺好名。尔等悔之何及。况朝鲜原属天朝，即遣总督大臣，统领大兵，赍运粮饷，杀退倭奴，保安朝鲜，尔等想亦有闻。慎之，慎之！"〖44〗

承勋入建州，努尔哈赤回称："抢掠朝鲜夷酋系兀剌江（即松花江）头儿卜章台（布占泰）。他是王台夷种，系海西夷人。离我住寨，仅马走二十三日远，并不是我建州达子〔鞑子〕。我自管得我建州达子〔鞑子〕。"成勋道："你速儿哈赤女儿见与卜章台为妻，卜安台〔卜章台〕女又与你为妻。你两家通往相好，你可在中间替他两〔俩〕讲说。"

宣谕毕，带回署名"建州等处地方龙虎将军佟奴儿哈赤"呈文一纸，内称："为宣谕虏掠事，蒙抚镇老爷恩典，委官一员，到我夷寨，宣谕朝鲜国王缘由。有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我父子儿孙养活，同受欢乐。这夷情不管〔关〕我世效之人事。那忽剌温夷人，各地方之人，不听我言。今那忽剌温比我先生几辈，我也难与他说。"

至是，努尔哈赤以"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名义致书于

朝鲜边将，责备布占泰忘恩负义，并重申与朝鲜和好意。

末儿，朝鲜国满浦镇（今朝鲜慈江道满浦）佥节制使某答建州卫书："今看本卫送到文书，尽知事情，本卫所言，果是事实。我国与本卫自来和好，少无疑惑，各保地界，但有海西卜章台无缘动兵，侵我边堡，抢我边民，犹且不止，还要再动兵马来战死，又推说建州卫靠为声势云，因此我国不能无疑。到今才知本卫与海西卫（指乌拉部）为贰曲折。无故惹衅，两边厮杀，有甚利益？莫如讲和妥帖。本卫诚心与他开谕利害，万无不从之理。本卫所称二国和气等说，甚好甚好。自今以后，两边依此施行，十分便益〔宜〕。"〖45〗

丙午年五月二十六日（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6月30日）

1 朝鲜国王遣使具疏明廷，谓海西卫夷忽剌温（指乌拉部长布占泰）与建州卫夷奴儿哈赤结为婚姻，屡谋侵犯朝鲜，请降敕谕禁二酋。疏下兵部。

八月二十七日（9月28日）

2 明撤宽甸等六堡居民。先是，辽东镇（治今辽宁省辽阳市）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今辽宁省本溪市兰河峪乡孤山堡村），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今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东南大堡乡土城子村）等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十二城，时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险山堡地在腹里，去边远。环住建州女真生齿繁多，常以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围猎之区，明官兵既不敢出边，夜亦不敢出哨。王杲等部肆掠于

北，王兀堂、阿住、古准塔等部肆掠于东，他如草河等堡，地方人畜，被其抢掠者，难以悉数。〖46〗总兵官李成梁昔任险山参将，乃议移各堡于宽甸等处，当时上下疑畏，推诿不行。

万历元年（1573），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甸，移险山堡于宽甸，沿江新安四堡于长甸、长岭等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道昆上于朝，报可。但此地周围环抱山林，中间宽平膏腴，在边外二百余里，扼要害，系女真必争之地。且边人以远役为苦，纷出怨言，而河东文武各官，畏难惮劳，亦多方讪谤，或唆军告停，或匿名投帖，又每举往时抚臣激变辽军之害，以动视听。及工役方兴，忽值王杲执杀明官裴承祖于边外，时自开原至辽阳，自将领至屯民，在在煽动，人人自危。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巡抚张学颜以为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47〗即日巡边上。女真酋长数十愿质子，请互市易盐布，学颜疏请听市。从此开原而南，抚顺、清河、碾阳、宽甸并有市，女真、汉民皆称便利。终筑孤山新堡（今辽宁省本溪市兰河峪乡新城子村）、宽甸堡（今宽甸县城所在地）、新甸堡（今宽甸县青椅山乡赫甸村）、大甸堡（今宽甸县南永甸乡坦甸村）、永甸堡（今宽甸县永甸乡所在地）、长甸堡（今宽甸县长甸乡所在地）等六堡〖48〗，开拓新疆，辟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女真诸部皆遵约束。后辽东军民苦于赋役，往往逃窜六堡地方，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49〗

至是，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总督蹇达、巡抚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六堡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

迫之，焚其室庐、毁其器用，死者狼藉。居民强壮者大半逃入建州。兵科给事中宋一韩，力言“弃地非策”，御史熊廷弼亦以为言，万历帝用成梁议。先后与事诸臣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建州部长努尔哈赤等亦赐银有差。〖50〗

六堡筑城初，明人寄予厚望，谓其“南捍卫所，东控朝鲜，西屏辽沈，北拒强胡，盖全辽屹屹之巨防，国家永永之大利也”。〖51〗自是辽东藩篱尽撤，努尔哈赤遂据有六堡膏腴地，农业经济获长足之发展。

十一月初四日（12月3日）

3 蒙古万骑窥犯山海关东八里铺（今秦皇岛市东北），明总兵姜显谟击走之。

十二月（1607年1月）

4 努尔哈赤受蒙古内喀尔喀五部所上尊号。上年，内喀尔喀五部之一巴岳特部长达尔汉之子恩格德尔至赫图阿拉与建州修好，进马二十匹。努尔哈赤曰：“越敌国而来者，不过有所希图而已。”遂厚赏之。

至是，恩格德尔率蒙古内喀尔喀五部使者进驼马，共尊努尔哈赤为“淑勒昆都伦汗”（省作“昆都伦汗”，昆都伦，蒙古语意为“横”，满语译言“恭敬”）。先是，努尔哈赤自称“淑勒贝勒”（译言“聪睿王”），汗则为高出贝勒之尊号。蒙古部长奉上汗号，示服从其统领也。

丁未年 三月（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3、4月）

1 努尔哈赤派兵搬取东海瓦尔喀归附部众，与乌拉部激战于乌碣岩（今图们江畔锺城附近）。先是，布占泰在建

州留养三年，归乌拉部即部长位。努尔哈赤为笼络之，多次联姻〖52〗盟誓。布占泰虽感不杀恩，但自负家族积世威名，羞与当初寂寂无闻之努尔哈赤为伍。乃西联蒙古，南结叶赫，决意与建州角力争雄。

朝鲜北境六镇（即会宁、稳城、锺城、庆源、庆兴、茂山，皆在朝鲜咸镜道北）附近散处女真部落，时谓之“藩胡”，为建州、乌拉两部争夺之对象。数年间，会宁以西“藩胡”尽为努尔哈赤收服，或移于近地，或以为麾下，实力大增。布占泰意有不甘，癸卯年（1603）秋，兵分三路，将锺城近地“藩胡”焚掠一空，获牛马五百、掳男女千余口。同年冬，复往攻稳城女真，直捣庆源，大掠而归。〖53〗后数年，布占泰多次用兵六镇“藩胡”及迤远各处。“藩胡”苦乌拉部暴虐，反多归建州〖54〗。

上年正月初七日，朝鲜边将塘报称：忽贼（指乌拉部）分卫出来，将毛老黄古罗等十一部落一并焚毁，又胁迫县城亡见等部落降附。七月复报：忽贼兵势渐盛，既吞沙胡，又侵县城。诸处藩部，横行焚荡。〖55〗至是，又得塘报称，建州努尔哈赤派兵将沿江上下一带居住“藩胡”尽数抢掠。

努尔哈赤复有一书致朝鲜国王，略曰：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鞑子〕三国，系两家为一家，两邻居住，同心度日。随尔朝鲜之夷人，俱收进这边居住，往前无有后患。〖56〗努尔哈赤与布占泰均欲收服沿江一带女真，以壮大己实力。

其时，有东海瓦尔喀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子乡高丽城村）主策穆特赫往赫图阿拉谒见恭敬汗努尔哈赤

曰：吾地与汗地相距遥远，故顺乌拉国主布占泰，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努尔哈赤令弟舒尔哈齐、长子洪巴图鲁褚英、次子代善，与大将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往斐优城搬接。于是声言：收取藩胡，留屯作农。且谓：忽贼（对乌拉部的贬称）杀掠藩胡，寇犯朝鲜，我实痛之！〖57〗 以此行文于六镇诸邑，乃盛张兵马，穿越朝鲜境，直抵斐优城下。

收城周屯寨五百户，先令费英东、扈尔汉领兵三百护送。不意乌拉部长布占泰发兵一万由叔父博克多率领，拦截于途。扈尔汉见状危急，将五百户眷属扎营于山巅，即朝鲜人所谓“乌碣岩”，以兵百名看守，一面驰报主力，一面整兵二百占山列营，与敌兵相持。次日，乌拉兵挑战，大将扬古利率众奋力交锋，杀乌拉兵七人。敌兵畏惧稍退，渡河登山，两军扎营相持。日已过午，舒尔哈齐等率兵齐至。

众兵见乌拉人马众多，面有惧色。洪巴图鲁褚英、代善等策马道：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忧惧。布占泰曾被我国擒捉，铁索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众兵闻言，欢跃振奋，士气大振，遂奋力渡河。褚英、代善各领兵五百，二路登山而战，直冲入营。时天寒雪飞，建州兵如狂狮猛虎一般，乌拉兵难以抵御，大溃。主将博克多纵马逃，代善飞马追及，左手捉其盔顶，右手挥刀，立斩马下。其子亦被杀。建州兵势如破竹，追奔逐北，乌拉兵尽弃器械牛马而走。杀三千名，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

【考异】乌拉部阵亡兵数，《满洲实录》卷二记为三千。据《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一四，其边臣亲自统计，仅朝鲜境内僵尸即有二千六百名之多；而死于境外女真地界者，传闻又有五六千人。因非确数，兹仍从《满洲实录》。

布占泰与舒尔哈齐，“既为父翁，又为两女之婿”〖58〗，故舒尔哈齐临阵畏葸不前。及班师，努尔哈赤仍赐弟名“达尔汉巴图鲁”；褚英奋勇当先，赐名“阿尔哈图土们”；代善与兄并力进战杀博克多，赐名“古英巴图鲁”。〖59〗

此战前，建州部与乌拉部势均力敌。及乌碣岩大捷，其势大盛，雄于诸部，远近部落几尽收服。仅收取“藩胡”，即得精兵五六千。兵锋所向，莫敢谁何。〖60〗通往东海女真之路亦因此打通。

五月（5、6月）

2 东海女真有赫席赫（今吉林省敦化县境）、鄂谟和苏鲁（今敦化县北）、佛纳赫（今敦化县西北）三处，原服属乌拉部。及乌碣岩战后，努尔哈赤曰：我等本一国人，因居地遥远，且为乌拉国所阻，故尔等迄今附于乌拉国为生。今我一国之汗，已兴师击败乌拉兵。尔等速降我一国之汗！但三处人仍不归附，于是命幼弟卓礼克图贝勒巴雅喇、大将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一千往征，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纳赫三处，获人畜二千而归。〖61〗

九月（10、11月）

3 努尔哈赤率师灭辉发部。辉发部先世本姓益革得里，系黑龙江尼马察部人，明属弗提卫（今黑龙江省富锦县）〖62〗。始祖昂古里、星古力自黑龙江迁于渣鲁，后依附纳喇氏噶扬噶图默土，遂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氏〖63〗。七传至旺吉努，招抚远近各部，于辉发河畔呼尔齐山（今吉林省辉南县辉发乡长春堡西南）筑城居之。辉发部北邻乌拉部，东南连建州部，西界叶赫部，西南接哈达部。后击退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汗进攻，实力日强。旺吉努死，孙拜音达礼杀叔七人，自为辉发部长。

拜音达礼为政酷虐，部众离心，多叛附叶赫，遂以七酋之子为质送建州，请发兵平叛。努尔哈赤派一千兵往，攻破谋叛之村〖64〗。那林卜禄知悉，遣人告拜音达礼："尔若撤回所质之人，吾即返尔投来族众。"〖65〗拜音达礼信以为真，从建州撤回质子，并以己子送叶赫为质。那林卜禄却食言不归其旧部。拜音达礼又遣使往建州，乞请曰："吾为叶赫那林卜禄所诓骗，今仍愿依汗为生。请将许嫁常书之女赐吾为妻。"努尔哈赤遂退其女婚约许之。但拜音达礼翻云覆雨，又背盟不娶。为自固计，将城墙修筑三层。

努尔哈赤以拜音达礼两次"兵助叶赫"和"背约不娶"为借口，亲自统兵征辉发。穿越朝鲜北境直取呼尔齐城。〖66〗生俘拜音达礼父子并杀之，屠其兵，尽徙其民。辉发部亡。

【考异】辉发部之灭，有两说。清官修史书谓武力攻取。《朝

鲜宣祖实录》卷二一七则谓内外夹击："当初老酋（指努尔哈赤）欲图回波（辉发），暗使精兵数十骑扮作商人，身持货物，送于回波，留连做商。又送数十人依此行事。数十数十，以至于百余人。详探彼中事机，以为内应。后猝发大兵，奄至回波。内应者作乱开门，迎兵驱入。城中大乱，以至于失守。然回波兵以死迎敌，极力大战，竟虽败殁，老〔酋〕军亦多折损，将胡之战死者，多至六人。"此虽得自传闻，但印证清官修史书所载建州兵将拜音达礼父子擒而后杀、以及"屠其兵"之报复行为，战斗之酷烈，当为事实。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0日）

4明辽东巡按萧淳条陈六事，兵部覆议，从之。

其一，补额兵以备战守。言辽镇一线孤悬，三面夷虏，无墙垣可恃，所赖惟兵。往时辽兵以十万计，视九边称雄。自万历十九年（1591）阅视科臣侯先春查汰缺伍定为经制，兵仅八万，饷亦如之。续因倭警虏患，征发凋残，全辽兵马仅只八万。大营官军堪战者不满百。东西应援，力薄难支。目下幼憨（指察哈尔部林丹汗）懦弱，部落自相雄长；奴、速二酋（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勾连蓄祸，阴雨猝至，门庭将延。为今之计，莫急于补先年额兵。其一，严防御以伐狡谋。言建州奴、速二酋明肆桀骜，勾连西夷暖兔、伯要，强由开原送之出境，而又缔婚于扈刺温（此处指海西乌拉部长布占泰），借粮于朝鲜，声势叵测。要当简练兵马，预养堪战之士，谨守约束，力绝假道，以示强。彼要挟不得，必窃掠以尝我，我乃伏兵以歼之；窃掠不利，必纠犯以吓我，我乃整旅以讨之。且有那林卜禄饮恨日久，每欲复仇。诚能许以重赏，购其合兵，仍发五路，以遏西

夷，借蓟兵以雄内地，谕朝鲜以防外逸，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杲父子故事，诚为消患未萌料敌制胜之奇策。其他诸事有清官丁以均劳逸，定市赏以杜侵冒，酌赏罚以振积懦等。〖67〗嗣后，努尔哈赤势力迅速坐大，而明辽东兵增饷匮，武备废弛，均如萧淳所言。

5 是年，建州部已拥有四固山（四旗）。先是，女真人称部落为固山。努尔哈赤以牛录组织为基础，复将固山改造为军政合一之新型社会组织。固山，各以一定颜色旗纛为标志，故又以“旗”作为固山代称。四旗之出现，实为八旗制度滥觞。

【考异】清代陈陈相因之说，谓辛丑年（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建黄、红、蓝、白四旗（固山）。此说值得商榷。现存《满文老档》记事始自丁未年（1607），而“固山”一称初见于乙卯年（1615），其时已有八旗建制，说明初创日期失载。《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虽在癸巳年（1593）记事中提及“固山”，不能作为已建旗制之证明，理由已见前述。乾隆朝敕撰《皇清开国方略》卷四云：“初只有四旗，创造年月无考”，在查无实据情况下姑且存疑，是可取的。

所谓四旗定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之说，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皇朝通典》卷六八、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七一以及专记八旗典制之《八旗通志》（初集），诸书均成于雍、乾之际。而早出史书如《武皇帝实录》（为顺治帝亲政后的重修本）于同年记事中对如此重要事件却无只言片语。不能不令人对此说之可靠性产生怀疑。因知万历二十九年（1601）设四旗一说虽为后人

取信，根据并不充分。

朝鲜史书《事大文轨》卷四八，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二十四日条记乌碣岩大战，内有“奴酋军兵，分属三将，各持青、白旗为号”句，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据此分析说，此处之“旗”系固山标志，青旗即蓝旗，既然已存蓝、白二旗，黄、红二旗之存在应无疑义。四旗制在该年已存在应是事实（《清朝前史的研究》311页）。兹从其说，因四旗初创日期无考，故系于本年。

戊申年二月二十六日（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4月10日）

1 时努尔哈赤势力崛起，明蓟辽总督蹇达以“隐忧可虑”疏陈，略谓：建酋自国初设卫授封入贡永作外藩，虽顺逆不常，抚剿并用，卒能受我羁縻。以致奴儿哈赤，忠顺学好，看边效力，于二十三年（1595）加升龙虎将军。嗣后生聚日众，志气渐骄。乃今蓄养精兵三万有奇，恃势倔强，蚕食诸夷，意欲侵扰朝鲜，交通西虏，浸浸乎渐萌反侧之念。因近议裁减入贡车价，致生怨望，乃于各处关市强裁参斤，逼索高价，藉口衅端，诛求无已。近又打造器械、操练兵马，狡谋叵测。窥其情形，恐有不轨之谋。除加强戒备外，仍选能干官员往建州宣谕，侦探情形，以定抚驭攻伐策。疏入，万历帝下所司详议以闻。〖68〗

三月初九日（4月23日）

2 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叶世英疏言：顷阅辽东抚镇飞报，大抵极言东夷奴酋逆谋渐著，势在燃眉。其奴酋系金人苗裔，总为女直。我祖宗设建州、海西各卫，又设南北两关，而建州实奴酋所驻牧也。分其枝，诚欲离其势，常令争长

仇杀，以图中国之安。而今且灭南关，连北关，杀服诸卫，远交西虏，练兵缮器，设险筑垒，不入贡者两年于此矣。其包藏祸心，岂一日哉！因请增兵增饷。疏入，不报。〖69〗

明日，礼部侍郎杨道宾疏称：国家东北夷二种，自永乐初年野人女直（东海女真）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原以达京师。除野人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外，其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海西一千，建州五百，岁以十月验放入关。如次年正月终到者，边臣奏请定夺。今自万历三十四年（1606）六月，建州、海西先后到京进贡去后，至三十五年（1607），并无验放入关者。候至今春，尚无消息。近见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巡抚右都御史赵楫会题本内，明有“奴酋不肯进贡，抢了罢”等语。

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敕印；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卜占台（布占泰）、若猛骨孛罗（猛骨卜禄）而有之，虽婚姻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那林孛罗（那林卜禄）与弟金台（锦台什）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

夫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且开原止许市马，并无市参之令，而强市人参，倍勒高价，将官偿之则难堪，争之则启衅，吞声朘血，忍辱养乱，非一朝夕之故矣。

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即有叩关入贡，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参价车银，尽入建酋兄弟之橐，犹且厌薄赏赐，

其志不小。今奴酋精兵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幼，更多有之。而臣按隆庆间辽镇图籍，马步官兵，实在八万，粒米豆粮而外，主客岁饷二十万金。今称堪战精兵，不满八千，思之可为寒心，毋论众寡不敌，而士气固已索然矣。疏入，亦不报。〖70〗

时大学士朱赓等亦疏言：建酋桀骜非常，旁近诸夷，多被吞并，恃强不贡已经二年，又勒买参斤、多索车价。辽阳凋敝之区，一旦内犯，何以支吾？请速将有关各疏发下，以便遵行。万历帝均置之不问。

3 是月，努尔哈赤遣长子褚英、侄阿敏（舒尔哈齐子）领兵五千征乌拉部。克宜罕山城（今吉林省宜罕河北岸）。杀千余人，获甲三百副。尽收人畜而回。时蒙古科尔沁部长翁阿岱助乌拉布占泰，合兵出乌拉城（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镇北）往援。约二十里遥见建州兵，自料难敌，遂退。宜罕山城被克，布占泰惧，遣使欲重修好，并擒叶赫五十人付建州之使。布占泰亦随同谒见曰："我违盟约，凡四五次，获罪父汗，诚无颜面！若以汗亲生一女与我为妻，则我永赖父汗为生。"努尔哈赤将女穆库什格格妻之。〖71〗

四月二十一日（6月3日）

4 明廷税使中官高淮居辽东八九载，苛剥军民，敲骨吸髓，屡为官员弹劾，万历帝不问。淮于辽东自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

至是，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前卫）军不堪其

虐，将家丁囚禁，夜行打死，悬揭通衢，欲携眷北投建州，被边官阻拦。众怒未平，仍歃血盟誓，必杀高淮而后已。大学士朱赓等疏请："皇上亟下一令，数淮罪过，撤其回京。辽安而天下安矣。"疏入，万历帝留中不报。〖72〗

未几，兵部尚书李化龙亦劾淮曰：各边皆一面邻虏，辽独三面邻虏；各边皆有边墙，独辽无边墙；各边军粮皆有五六钱或七八钱，独辽每月四钱。乃辽之所以不亡者，地虽沙场，其民素称忠勇，其俗食淡茹苦为常，常以叛华投夷为耻，故辽尚为中国耳。

至淮入辽，而辽之亡形成矣。先辽阳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数千之产，为淮搜索已尽，非死而徙，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矣。夫宁前卫弹丸之地，此其军几何？乃淮扣银一卫至六千余两，即此一处，二十五卫可知。即倾太仓，决东流，不能填淮无底之壑。今奴酋方布德行仁，招亡纳叛，而我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不举二十五卫遗黎尽入穹庐不已也。异日逆虏一旦逞其雄心，突而鹊起，辽已无民，谁与格斗？亡可翘足待耳！请皇上亟下明诏，将淮撤回。疏入，亦不报。〖73〗

既而，锦州、松山军复哗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蓟辽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而以通湾税监张晔兼领其事。〖74〗

六月十九日（7月30日）

5 明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李成梁解任回京。先是，成梁再镇辽，议弃六堡，为言者论劾。万历帝素宠成梁，不加之

罪。

本年，兵部都给事中宋一韩复疏劾成梁等弃地罪：辽东东界瑷阳河、清河、抚顺一带，与奴儿哈赤为邻。其群山沃野，俱为奴酋所据。在昔狂逞，不时侵犯内地。万历二年（1574），巡抚张学颜会同李成梁斩驱夷虏，开拓宽甸等六堡，广袤八百余里。三十年来建夷不敢西牧，而东边安宁。以此新疆为之限也。年来住种益多，生齿渐繁，人数大约以十万计，而篱落相次，鸡犬相闻，俨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参貂之所市易，将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颇忌之，争扰渐起。抚镇虑其开衅，锐然以招抚为事，委参将韩宗功，而宗功实成梁婿，纳建酋重贿，凡种地之家概作逃民，户给免帖，逼还故土。三十三年（1605）督抚会题招抚逃民六万四千余口。三十四年（1606）奉旨论功升赏有差。伏乞敕下部院，选员查勘宽甸等处原种新地。果为奴酋占据若干，作何议处，令其退还，仍刻石界上，永杜侵争。〖75〗

时成梁年已八十有三，以台省交章论劾，始解任归。及卒，年九十。弟成材，参将。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总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参将。

二十日（7月31日）

6 明辽阳吴副将、抚顺王备御等与建州努尔哈赤划定边界，并盟誓曰："各方勿越帝（指万历帝）之边界。无论汉人、诸申〖76〗，若有偷越帝之边界者，见者杀之，若见而不杀，殃及不杀之人。明若渝盟，则明之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都堂〖77〗、总兵官、辽东道、副将、开原道、

参将等六大衙门之官员，均受其殃。”遂勒碑立于沿边诸地。

【考异】时建州尚服属明朝，故与明边官誓共守帝边。立碑一事，《满文老档》卷一所记仍基本保持原貌。而清朝官修史书无不篡改历史，以建州与明为对等之国。如《满文老档》“各方勿越帝之边界”，《满洲实录》卷三改为“各守两国边境”。此类改窜甚多，余不一一。

十二月初二日（1月7日）

7 明廷颁给努尔哈赤贡赏。先是，建州、海西等部不贡者两年，本年三月请补贡。补贡千五百名。海西车价，每辆八两五钱；马，每匹四钱五分。建州车价，每辆十五两；马，每匹一两。努尔哈赤混入夺自南关敕书三百六十一。礼部案验得实。至是，明廷颁给努尔哈赤等三百五十名、舒尔哈齐等一百四十名贡赏如例。〖78〗

时朝鲜国陈奏使李德馨还自明都，启称：臣在北京时听中朝物议，则以奴酋为忧。且观此胡情状，数年不为进贡，今年乃遣麾下八百名于京师争赏银之多少，其侮践中朝者甚矣。〖79〗

〖1〗《明神宗实录》卷五二八。

〖2〗《叶赫国贝勒家乘》。

〖3〗《满洲实录》卷二。

〖4〗《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三。《明史》卷三十《五行志》作“八月己卯（二十一日），辽阳、广宁诸卫地震，涌水三日”。

〖5〗《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6〗《满洲实录》卷二。“洪巴图鲁”蒙古语意为“大声”，转义为“响亮”；“巴图鲁”，译言“勇”、“勇士”、“英雄”，即《元史》中之拔都、拔都鲁、八都儿，《华夷译语》中之“把阿秃儿”，一向是蒙古人中勇武者之美号。参见：《探微集·清史语解·巴图鲁》。“卓礼克图”，蒙古语“有志气的”、“能干的”义。均为蒙古美号。

〖7〗《朝鲜宣祖实录》卷九七。

〖8〗《朝鲜宣祖实录》卷九七、九八。

〖9〗参见：《朝鲜宣祖实录》卷九九；《明史》卷二三八。

〖10〗《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11〗《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

〖12〗金朝建国初，完颜希尹等以汉字楷书为基础，参照契丹文造字规则，创制了女真文字，称女真大字。后又创制一种笔画简省之新字，称为女真小字。

〖13〗据《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1444）二月甲午，玄城卫指挥撒升哈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达达字即蒙古字。说明15世纪中叶女真字已失传，而借用蒙古字。

〖14〗参见：《建州闻见录》；《满洲实录》卷三。

〖15〗“巴克什”源于元代蒙古，原意为师傅。明代蒙古把精通读写者尊称为“巴克什”或“把失”，又译言“师父”（《登坛必究》卷二二）。努尔哈赤起兵后，对读书识文墨之归附者赐号“巴克什”。其佼佼者如额尔德尼“兼通蒙古、汉文”（《清史稿》卷二二八），

是通晓蒙、汉文明之先进女真人代表。他如噶盖、达海、武纳格、硕色、希福诸巴克什，也无一不是如此。

〖16〗《满洲实录》卷三。

〖17〗《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一。

〖18〗炒铁，即将生铁加工为熟铁，是明代进步之冶铁方法。其法按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四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又称："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执柳木棍者，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细筛罗如面，一人疾于撒滩，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此系连炉冶铁法。以田泥灰为溶剂，柳木棍炒铁起氧化作用。炒过稍冷，就塘内形成方块，或提出筑成圆块备用，如今天之铁锭。明辽东二十五卫，皆设铁场百户所，以资军需、农耕之用。炒铁之人员谓之炒军，是终身职业（《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221—222 页）。此前，女真人中已流行铁器加工业，即掌握了一定专业技能之"炉冶匠"、"冶匠"、"冶工"（参见：《朝鲜成祖实录》卷五二、卷一五九；《朝鲜宣祖实录》卷六九）。至此，则从辽东汉人处习得将生铁加工成熟铁之技术。

〖19〗《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三。

〖20〗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云哈达城有三：曰哈达新城，曰哈达旧城，曰哈达石城。哈达部长原居旧城，其后始迁新城。《盛京通志》卷一五："哈达新城在衣车峰之上，哈达贝勒自开原界内旧城迁居于此。"哈达新城建于衣车峰上，哈达石城建于衣车峰下（《吉林通志》卷一八）。哈达旧城在哈达石城之西南，哈达河北岸（《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二排四上）。刘选民认为，努尔哈赤征哈达时，哈达部长尚居旧城，盖《实录》所记，谓舒尔哈齐攻哈达城时，率兵绕城而行，并无仰攻之势。可

知并非筑于山巅之哈达新城。

〖21〗参见：《满洲实录》卷三；《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

〖22〗《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

〖23〗老上即《满文老档》卷六八所记罗屯，内河路酋长。《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一载：安褚拉库地方他塔喇氏罗屯，国初率八百户来归，居五大臣之列。

〖24〗《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三四。

〖25〗《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七。

〖26〗《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四二。

〖27〗《明史食货志校注》256 页。

〖28〗《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29〗《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复开马、木市，《明史》卷八一作三十九年（1611）误，（见《明史考证》三册 723 页）。

〖30〗《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3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32〗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满洲实录》卷三；《开原图说》卷下。

〖33〗如建州内之索尔果部，有五百户，被分解为五个牛录；罗屯所部八百户，被分解为二个牛录；明安图巴颜麾下千余壮丁，被分解为六个牛录。哈达部落人口众多，亦被分别编入牛录（《满族的部落与国家》156 页）。努尔哈赤对麾下之控制因此大为增强。

〖34〗九边，明代北方近边九个军事重镇之合称。明永乐帝迁都北平（今北京市），三面近塞。正统以后，外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治今辽宁省辽阳市）、宣府（治今河北省宣化市）、大同（治今山西省大同市）、延绥（治今陕西省榆林市）四镇，后增设宁夏（治

今银川市）、甘肃（治今甘肃省张掖县）、蓟州（治三屯营，在今河北省遵化县）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今山西省偏关县）、三边制府驻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亦称二镇，是为九镇（《明史》卷九十一）。因地处近边，故又称九边。

〖35〗《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八。

〖36〗《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37〗《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五。

〖38〗《明史》卷三百五《宦官·高淮传》。

〖39〗《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礼部》卷三。

〖40〗《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六五。

〖41〗赫图阿拉城，史称旧老城，位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河子村南。分内外二城。石筑，城垣高三米，外城周长十里，设有四门。城内原建有楼台，为努尔哈赤居住处。现部分城墙保存较好，城内汗王殿等遗迹尚存。

〖42〗《明神宗实录》卷三二。

〖43〗《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

〖44〗《事大文轨》卷四六，转引自《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

〖45〗《事大文轨》卷四六，转引自《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

〖46〗《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条陈辽东善后事宜书》。

〖47〗《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48〗关于宽甸等六堡设立过程及地理位置，详见《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130—139页。

〖49〗《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50〗参见：《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四；《全边略记》卷十；《建州私志》卷上。

〖51〗《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条陈辽东善后事宜书》。

〖52〗此前，建州与乌拉已四次联姻：舒尔哈齐之女额实泰和娥恩哲给布占泰为妻；布占泰送其兄满泰之女阿巴亥给努尔哈赤为妻，又送其妹滹奈与舒尔哈齐为妻。后戊申年（1608）再次联姻，努尔哈赤将女穆库什嫁给布占泰。

〖53〗《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六六、卷一六九。

〖54〗《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四一。

〖55〗《朝鲜宣祖实录》卷二百一。

〖56〗《事大文轨》卷四八。

〖57〗《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四一。

〖58〗《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79页。

〖59〗舒尔哈齐所赐“达尔汉巴图鲁”，为蒙古人之双重勇号。“达尔汉”，亦作“达尔罕”、“答剌罕”，原为漠北游牧民族之武职官号，始于“蠕蠕”（即4世纪、5世纪之柔然）。元代蒙古，只有对大汗本人或子孙有救命恩者得膺此号，且享有种种特权。至明代蒙古，于建立军功之勇士，亦颁给此号。参见《穹庐集·蒙古答剌罕考》。褚英原赐号“洪巴图鲁”，至是加赠“阿尔哈图土们”，蒙古语“阿尔哈”有谋略义，“图土们”有万、万户义。代善所赐“古英巴图鲁”之“古英”意义待考。

〖60〗《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二二。

〖61〗《满文老档·太祖》卷一。《满洲实录》卷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均作“获人畜二千而回”，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作“俘二千人而还”，误。

〖62〗《东亚史研究·满洲篇》372页、458页。

〖63〗《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四。

〖64〗《满文老档·太祖》卷一。

〖65〗《满洲实录》卷三。

〖66〗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据《吉林通志》卷一二及《盛京通志》卷一五称：辉发城有三：一曰辉发峰下城，在辉发峰西北；一曰辉发河城，在吉林城南三百余里辉发河边；一曰辉发城，在吉林城西南三百七十里吉林峰上。拜音达礼所居之城，据《实录》谓其祖筑城呼尔齐山上，是与吉林城西南三百七十里吉林峰上之辉发城吻合，其他两城当属以后添置。

〖67〗《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一。

〖68〗《明神宗实录》卷三六。

〖69〗《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一。

〖70〗《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同疏又见《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六，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月十三日，文字略有差异。

〖7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72〗《满洲实录》卷三《满文老档·太祖》卷一。

〖73〗《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一。

〖74〗《明史》卷三百五《宦官·高淮传》。

〖75〗《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一一。

〖76〗“诸申”，与“朱理真”（《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均系女真民族同一族称在不同时代的译写。至明末，“诸申”渐成为女真贵族依附民的称谓（详见《满族的部落与国家》105—108页）。

〖77〗都堂一称，本源于明，其都察院堂上官即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统称“都堂”。派遣外任之总督、巡抚及辽东经略，因带有这些兼衔，亦取此称。明《武备志·蓟门防御考》载（蒙古）《译语》“都爷”一条的汉注蒙语为“都堂那言”（那言，或作“乃颜”，蒙语“老爷”意）；《卢龙塞略·译部》所收蒙古《译语·品职门》中，将“巡抚”注写为“阇（音都）唐”；罗福成类次《女真译语·人

物门》“都统”的女真语注音作“都堂安”。这些史料表明，蒙古人、女真人与明政府的交往，使“都堂”一语逐渐为辽东边外的少数民族所习知。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和《满文老档》中，“都堂”指明辽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如经略、巡抚等。

〖78〗参见：《全边略记》卷十；《万历武功录》卷一一；《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三。

〖79〗《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一。

清通鉴　前编　卷四

己酉至乙卯（明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

公元1609年至1615年

己酉年二月（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3、4月）

1 明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巡抚赵楫、总兵官李成梁弃地驱民状。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三十六年（1608）巡按辽东。

其以“勘明抚、镇弃地陷虏事”奏闻，略谓：抚臣赵楫、镇臣李成梁弃与夷界者宽甸等六堡，延袤八百里。自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清河城乡）之鸦鹘关（今新宾县西南三道关）以至一堵墙（今本溪市北甸子乡马城子村）之盘岭，各墩弃而七十里之边失矣；自张其哈剌甸子（今本溪市兰河峪乡孤山堡村）弃而八十里之边失矣；自碾阳（今凤城

县碛阳乡东碛阳城村）界起迤东至横江一带尽弃，而三百里之边又失矣。此弃地之大略也。

奴酋既安坐而得数百里之疆，而知我之所急在贡也。曰必为我立碑则许之，立碑必依我夷文则许之，刻夷文必副将盟誓则又许之，必立碑开原则又许之。今其碑文有所谓“尔中国、我外国、两家一家者”种种悖谩。此界碑之大略也。

又有驱回弃地人口、岁犒奴酋赏银五百两之过。楫与成梁罪不胜诛。至所立石碑，应行毁碎，以存中国之体。疏上。留中不报。

初，明朝为防御边外民族，倡修辽东长城。正统七年（1442），巡抚王翱主持修建辽东长城河西一段。成化五年（1469），辽阳副总兵韩斌修自开原抵鸭绿江之河东段。后多次维修。万历三年（1575），总兵李成梁献策，张学颜主持修筑宽甸新疆一段城堡。〖1〗

时边将好捣巢，动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于是乃主持续修长城，西起吾名口，东至鸭绿江西长甸堡一带，而与所谓宽甸新疆相接。到任六日，即率部下勘察边防，夙夜驰驱，北抵开原，东至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坚关险阻，虽人迹罕到处，无所不历其极，无所不加以相度。〖2〗

行至抚顺关南张其哈剌甸子，天降大雪，与同僚围猎驰射，夜宿帷帐，烧兔佐酒，兴致勃勃，作诗助兴曰：“十年射虎心犹壮，今日烧羊酒正醺。雪地何妨中夜饮，竖儒谩笑傥将军。”〖3〗一年余，主修长城六百八十五里，修堡城七座，补修五座。城有坚垒，人有固志，军威大振。

时有诏兴屯，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岁大旱，廷弼行至金州（今辽宁省大连市北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人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4〗

2 是月，努尔哈赤欲将散入朝鲜国之瓦尔喀部民收归己有，遣使奏陈万历帝，万历帝即传谕朝鲜国王查之。至是，查还散人其境之瓦尔喀部民千户。

3 建州部人朝北京火哈等人，出班次冲御道，投掷印文一纸，略谓：彼疆界九百余里，以新立碑碣为限。辽兵六万余人因避差徭繁重逃在彼境，久居不归。明臣认为其意在“阻挠勘地”。〖5〗

三月（4、5月）

4 蒙古酋长拱兔（恭图）陷明大胜堡（今辽宁省锦县温低楼乡大胜堡村）。上年冬，赉珲岱大掠蓟镇（治所三屯营，在今河北省遵化县）去，复结鸿台吉（黄台吉）谋犯喜峰口（今河北省遵化县东北）。总兵官杜松代李成梁镇辽东，受命潜捣鸿台吉帐以牵制赉珲岱，乃从宁远中后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夜驰拱兔营，掩杀百余人，以大捷报闻。兵备副使马拯谓拱兔内属，不当剿，彼无故被剿，必复仇。

至是，果以五千人攻陷大胜堡，执守将耿尚仁肢解之，杀掠几尽。复深入小凌河（今锦州市西南）二十二里，明军大败，死千余人。时杜松驻大凌河（今义县北），不敢救，朝野多咎之，朝议谓松前仅抵锦州边十里，未尝出塞，所杀乃保塞部落，悉缚杀之，非阵斩。松愤懑，谓众人害其奇功，自提兵出边，将捣巢以雪耻，而斩首仅五级，士马多陷殁。松益惭愧，数欲自经，尽焚其铠胄甲仗，置兵事不问。万历帝乃解其职命还籍。松战功卓著，时人多惋惜其骁勇，然恶其偾事。〖6〗

四月十八日（5 月 21 日）

5 明兵部尚书李化龙疏称：辽镇马步官军原额设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今已实少二万二千人。除去老弱，精壮不过二万有奇，而散布于三大营两协七参将十二游击二十五守备之间，单弱已甚。请复旧额。疏上，不报。

6 是月，努尔哈赤幽禁弟舒尔哈齐。先是，塔克世妻厄墨气生子三人，长努尔哈赤、次雅尔哈齐、末舒尔哈齐。雅尔哈齐早殁无嗣，努尔哈赤起兵初，即将弟舒尔哈齐依为臂膀。舒尔哈齐能征善战，足智习兵，兼并周邻诸部，屡建殊功，因与兄并称“贝勒”〖7〗，对外则俱受明封为“都督”。二人各辖部将、领众兵、蓄资财：建州敕书五百道，归入努尔哈赤名下约三百道，归弟名下一百四十道〖8〗；抚顺抚赏岁八百两，努尔哈赤领五百两，弟领三百两。〖9〗然努尔哈赤地位日益尊显，舒尔哈齐身份却相形见绌，权力之争遂愈演愈烈，财产占有之不均亦在扩大。

舒尔哈齐与兄原同居一城，是年初决计携部另居一城，即黑扯木（又称赫彻穆，位于浑河上游，北接叶赫）地〖10〗，并使人伐木，以备造房。努尔哈赤恐弟走投北关，预先遣人遏其逃路，设计将弟囚禁。〖11〗

努尔哈赤为彻底摧垮弟之势力，诛其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12〗复将其麾下亲信乌尔坤蒙兀吊缚于树，下积柴草，焚烧而死。余怒未尽，复欲加害其二子阿敏，为诸子力谏方罢。努尔哈赤剪除舒尔哈齐势力，大权独揽，建州部实现空前统一。

五月十七日（6月18日）

7 时叶赫部长那林卜禄亡故，努尔哈赤乘机领兵向北，假修南关旧寨以图北关；又率部众七千骑进屯广顺关（今辽宁省开原县清河镇）口，蹂躏靖安堡（今开原县清河乡附近，也称尚阳堡）一带田禾，以逼开原，寻引去〖13〗。

明兵部尚书李化龙援辽东按臣熊廷弼言，谓："今为患最大，独在建奴，将并北关以图开原。"〖14〗廷弼请募兵厉械，收宰赛以孤其援。未几，建州请自愿减车价还张其哈剌甸子故地。张其哈剌甸子即前李成梁弃地。廷弼疏言：其地只一山沟，不可堡而守。旧鸦鹘关（今辽宁省新宾县夹河乡三道关堡）与横江未归，奴（对努尔哈赤之贬称）故以一峡了弃地之局。宜如前议，剪其翼而严为备。而科臣请释建州于外，姑置侵地，先许贡，安定东方。万历帝从之。

六月二十四日（7月24日）

8 辽东巡按熊廷弼请于辽东开原等地量增军兵。疏言：先是，辽东所临诸虏，西北则朵颜三卫，东则海西、建州、毛怜等卫。分地世官，势同藩篱，虽虏亦叛服不常，而我则剿抚并用，犹未足为辽患也。自虎墩兔汗（林丹汗）之移驻辽之西北，臣服三卫，始勾引为寇患。顾其众专以抢掠为事，所志正在人畜财帛，不在土地，虽有辽患而犹未足为京师患也。自奴酋以孤俘纵为龙虎将军，号召部落，奄有建州、毛怜诸卫，而其众始强；又岁得我敕书，赏赐车价无算，近又益以膏腴之地数百里，而其财始富；并南关，并灰扒（辉发）、并黑龙江一带诸夷，拓地数千里，而其势始大；日以子女玉帛诱结西虏宰赛、拱兔、小歹青、黄台吉等，时寇边为己驱除，而其羽翼始众。又谁知我之兵微将弱、城坍堡废，无一足以当彼，遂妄萌故业之想，而其志始僭妄而无忌惮。

奴酋生聚教训二十年于此矣，其为人谲智多谋，信赏必罚，部夷善射者不难解裘以衣之，割爱以妻之，而苟一犯法，必涕泣以斩之不少贷。以此刑罚严明，人皆用命，凡遣西虏诱东夷而皆得其力，此非无事之人也。其挑选精壮年二十五以上四十五以下者，乃行编伍，非此辄去。而又日投石超距以习其力，椎牛飨士以结其心。至于打造军器犹不可胜计。此非无事之物也。奴寨在万山中，我不便入，彼亦不便出。至与海西，犹隔一山如天堑。自并南关而此险遂为所夺，出路通矣。然彼此相去狭远，自筑南关屯兵聚众，去开原北边地方近者数十里，远不过百里，乘

间伺隙，朝发夕到，又皆平川漫坡，通行无碍。此非无事之地也。

然不知辽兵孱弱已极，精壮无几。射而多不能开弓，或开弓而矢不及十步。前按臣云辽兵坚战者不过千人，实非虚语。请于辽东开原、清河、辽阳、沈阳等地量增军兵。疏入，不报。〖15〗

十月十三日（11月9日）

9 朝鲜满浦佥使金应瑞呈称，据出来胡人进告：奴酋本性凶恶，聚财服人皆以兵威胁之，人人欲食其肉，怨苦盈路，所待者天降其罚。今则兄弟之变，翁婿之患〖16〗，连出于一年之内，天朝亦欲问罪。其部下之人无一人爱之者，所胁从诸酋亦内怀贰心，外示从顺。奴酋知机，反自疑恐，寝食不安，每自言曰："我父被死于天朝，我无小嫌而天朝反为加兵击我，则我当尽力拒战。"〖17〗

十二月（1609年12月、1610年1月）

10 努尔哈赤命扈尔汉虾〖18〗统兵千人，伐取东海女真溥野路（乌苏里江上游瑚叶河，即今俄罗斯滨海边区刀毕河）。俘获二千。翌年二月还。以征服溥野路功，赏扈尔汉虾甲胄、马匹，赐号"达尔汉虾"。

【考异】"俘获"，满文汉译，指凡在战争中掳获之战利品，包括人口、牲畜、贵金属、衣物等动产，故又译作"人畜"。《满洲实录》卷三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均作"获人畜二千而还"，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和《清史列传》卷四《扈尔汉传》均

作“收二千户而还”，显误。

庚戌年闰三月（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4、5月）

1 明廷起用原经略朝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镐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杨镐，字汝京，号凤筠。商丘（今属河南省）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入为御史，迁山东参议，分守辽海道。尝偕大帅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袭蒙古炒花帐，大胜。进副使。二十五年（1597），偕副将李如梅出塞，失部将十人、士卒百六十余人。会朝鲜再用兵，命免镐罪，擢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翌年，明军于蔚山大败，因弃军丧师被免职。

至是，命镐巡抚辽东。袭炒花部于镇安（今辽宁省黑山县八道河乡苇城子村），破之。御史田生金劾其开衅。时辽左多事，镐力荐李如梅，请复用为大将，为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所劾。镐疏辩乞休，万历帝不问，镐竟引去。〖19〗

八月三十日（10月16日）

2 明辽东巡按熊廷弼疏言：辽左之患莫大于无人。自万历四年、十一年受虏，而宁远、前屯之人尽；自万历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二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受虏，而锦、义、右屯、广宁之人尽；自万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虏，而开、铁、汎、懿之人尽；自万历二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受虏，而辽沈迤北之人尽；自万历五年、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受虏，而辽海迤西南之人尽。

虽使造物主生人，辽人善育人，而岁计所产不抵前掠，辽于是乎无人矣。今日存边之计当以保人为第一义，而保人之计莫先于实内与固外。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堡并为大。疏入，不报。〖20〗

十一月（1610年12月、1611年1月）

3 万历帝以军饷匮乏，谕廷臣“陈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21〗。自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1599）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其时三大征接踵，加之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两宫火灾，二十五年三殿灾，营建无资，臣工束手，而矿税因之大兴。先自嘉靖年间修工部旧库，名曰“节慎库”〖22〗，以贮矿银，专供内用。至万历中叶，矿使四出，久之内府藏贮冠绝千古，而帝拥为己有，欲与国赋一分为二，遂有是谕。然其时宦监纵横骚扰，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入于公帑者不及十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4 是月，建州兵征东海那木都鲁等四路。先是，有来投建州之绥芬路酋长图楞为雅兰路（今俄罗斯滨海边区塔乌河流域）人掳去。努尔哈赤遣额亦都率兵略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今绥芬河上游及乌苏里江上游），将其部长康古礼、喀克笃礼、昂古、明噶图、乌鲁喀、僧格、尼喀礼、塘松阿、叶克书等尽招服之。康古礼，那木都鲁氏。努尔哈赤以“那木都鲁比各国号为强盛”，命将其部民编为六牛录，又以弟青巴图鲁贝勒女妻康古礼，授

为额驸。〖23〗返兵途中袭击雅兰路，获人畜万余而回。

【考异】《满文老档》卷一作“俘获一万带回”，《满洲实录》卷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均作“获人畜万余而回”。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作“俘万余人而还”，误。

5 是年，建州女真已设穆昆塔坦制：第一穆昆设十二塔坦，第二穆昆设十三塔坦，第三穆昆设十二塔坦；三穆昆三十七塔坦约一百七十人。努尔哈赤为三穆昆之长，每穆昆设穆昆达（长），各塔坦亦设塔坦达（长）。此乃脱胎于女真传统社会组织之早期政权形式。〖24〗

同时，努尔哈赤将获自南关之敕书三百六十三道，在穆昆塔坦中进行分配。其中，努尔哈赤及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共得敕书一百十九道；舒尔哈齐及子扎萨克图分得三十五道；该敕书之原主南关部长猛骨卜禄之子武尔古代分得三十一道；额亦都、何和里、费英东、扈尔汉、费扬古等五大臣各得五至八道。余者不过一至二道。〖25〗

辛亥年七月（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8、9月）

1 阿巴泰等征取东海乌尔古宸、木伦二路。先是，努尔哈赤赐来降之宁古塔路（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一带）部长僧格、尼喀礼二人甲四十副。僧格、尼喀礼将甲置于绥芬路（今绥芬河流域），为乌尔古宸（今俄罗斯境内比金河一带）、木伦（今黑龙江省穆棱河流域）路人掠去。努尔哈赤遣人追索，不答。至是，派第七子阿巴泰、大将费英东、费扬古等率兵一千征取东海乌尔古宸、木伦二路，获人畜

一千归。

八月十九日（9月25日）

2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被囚两年，至是殁，时年四十八。

万历二年（1574），舒尔哈齐妻死，明朝边官动支夷税银两，制办桌席二十张，及白羊、牛只等物，差人吊祭。至是闻舒尔哈齐病故，即刻上报明廷，并赞其“向来中国宣谕，无不听命”〖26〗。遂定比其妻加一等遣官吊祭。舒尔哈齐原葬永陵（今辽宁省新宾县），天命九年（1624）迁葬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死后四十四年即顺治十年（1633）五月，清廷追封其为和硕庄亲王。

舒尔哈齐生子九，依序为阿尔通阿、阿敏、扎萨克图、图伦、斋桑古（或斋桑武）、济尔哈朗、篇古（或费扬武），余两子名不详。先阿尔通阿、扎萨克图被诛。后阿敏、济尔哈朗为清朝开国名王。

【考异】关于舒尔哈齐之死，《满文老档》卷一曰“卒”，《满洲实录》卷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以其于清顺治十年（1653）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皆曰“薨”。尽管清朝史籍对其死因讳莫如深，然欲盖弥彰，孟森《清太祖杀弟考实》广征博引，证实为兄所害。努尔哈赤推刃于胞弟一案，明朝、朝鲜史书亦有记载。清修诸书咸谓舒尔哈齐有子六，而遗漏长子阿尔通阿等三人。惟《清史稿》卷二一五《舒尔哈齐传》记其有子九，及努尔哈赤诛杀阿尔通阿、扎萨克图史事，当有所本。兹从之。

又，关于舒尔哈齐死日，《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谓是年十二月，不确。《满文老档》卷一和《明档·屏风档》003号均记为

八月十九日。

十月十二日（11 月 16 日）

3 明廷颁赏努尔哈赤。先是，建州努尔哈赤以车价迟贡，三十六年（1608）后又以疆界停贡。是年六月，明兵部奏，该夷俯服，车价已听裁革，夷众十减其八，请重新起贡。至是，明廷颁给补贡之努尔哈赤等二百五十名各双赏绢匹银钞。此系努尔哈赤第八次入贡明廷。

十二月（1611 年 12 月、1612 年 1 月）

4 东海虎尔哈部扎库塔城（今吉林省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之地）先降努尔哈赤，赐甲三十副。后彼以所赐甲转送萨哈连部入〖27〗，复收受乌拉布占泰用于招降之布匹。于是遣额驸何和里、额亦都、扈尔汉等统兵二千往征扎库塔城，围攻三日，不降。城陷之日，斩首一千，俘获二千，并招抚环近居民，将图勒伸、额勒伸二路长及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28〗

5 是年，蒙古诸部向明请和。先是，明廷命麻贵镇辽东。蒙古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长炒花素桀骜，九子各将兵，他部宰赛、煖兔又助之。边将畏战，但以增岁饷为事，诸部寇掠益无所忌。至是，临边要赏，将士出其不意击之，拔营遁，徙居额力素地方。其地忽天鸣地震，炒花惊惧，再徙渡老河，去边几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讥笑之，南移可可母林，伺隙入犯。贵伏兵败之，追至白云山，斩首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愤，谋复仇。纠宰赛、以儿登，皆不应。

乃东纠他部蒙古合犯清河，皆败溃。以儿登等惧，代炒花请和，明边乃宁。〖29〗

壬子年四月（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5、6月）

1 蒙古科尔沁部长明安与建州努尔哈赤联姻。科尔沁（又作火儿慎、好儿趁、廓儿沁）部，始祖奎蒙克塔斯哈剌系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撒儿之十四代孙。本居额尔古纳河、忽伦湖及海拉尔河一带。明洪熙年间，为瓦剌（厄鲁特）蒙古所破，率部徙居嫩江一带。因同族有阿嚕科尔沁，故称嫩江科尔沁以自别。科尔沁部后南移，与海西叶赫部关系愈密，而与建州为敌。癸巳年（1593），部长明安曾同叶赫等九部组成联军攻建州，古埒山一战大败逃归。明年春，始遣使通好。戊申年（1608），建州兵往攻乌拉部宜罕山城，科尔沁部长翁阿岱又出兵助之，因遥望建州兵强马壮，自料不能敌，乃退兵，复请盟。努尔哈赤以“一朝为恶而有余，终身为善而不足”，允其请。

至是，努尔哈赤闻科尔沁部长明安女博尔济锦氏饶有丰姿，遣使往聘。明安遂拒别部之请，嫁女建州。努尔哈赤嫡裔与蒙古王公之联姻从此代代不绝。〖30〗

五月二十二日（6月20日）

2 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纠众犯明边，辽镇明军击走之。初，卜言台周（即布延彻臣汗，1593—1603年在位）卒，汗位落于长孙林丹（又作陵丹巴图尔台吉、灵丹、民丹），号呼图克图汗（明人谓之“虎墩兔憨”，1604—1634年在位）。林丹汗十三岁继位，蒙古诸部各自称雄，不再向大

汗纳贡，甚且截杀汗使臣，劫掠其财货。时宣府、张家口乃汗与明人贸易地，林丹汗遣人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慎部往往劫夺其货而杀使臣。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部截杀亦如之。汗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31〗

林丹不甘汗权衰颓，乃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力图重振汗权，恢复先人基业，乃自称“神中之神全智成吉思隆盛汗”或“林丹呼图克图圣武成吉思大明睿智战无不胜不胜伟大恰克剌瓦尔迪太宗天神之神宇宙之玉皇转金轮法王”，〖32〗显示其崇高抱负。至是，势力强盛，始跃马明边，掳掠胁赏。

六月（6、7月）

3 明礼部主事高继元言，贡夷三卫、海西建州女直先后辐辏计九百人，回程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数百，恣买违禁货物，迁延旬月不回，宴赏程廪车马之类费以数万。借贡兴贩，显以规利。其中半系中国强梁亡命，代捧敕书而来，透露消息，挟众肆横，莫可谁何。〖33〗

八月二日（8月27日）

4 蒙古六千余骑入镇远堡（今辽宁省黑山县），掳去军丁三百余名，牲畜无算。明边官奏报不实。

九月二十九日（10月23日）

5 时乌拉布占泰复背盟，掠建州属虎尔哈路二次；又欲娶努尔哈赤所定叶赫卜寨之女，且以骰箭射其侄女娥恩哲。努尔哈赤闻之大怒，二十二日统兵征乌拉。

是日，三万兵抵乌拉国，克乌拉河以西六城，驻营于距

乌拉城西门二里之金州城。莽古尔泰、皇太极欲渡河击敌，努尔哈赤不允，曰：欲伐大树，岂能遽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之乎？且将所属城郭尽削平之，独存其都城。〖34〗遂毁其六城，焚其房屋粮谷。

第四日，起兵沿乌拉河岸回。行至伏尔哈渡口，布占泰乘舟迎于河中，叩头请建州兵熄灭烧粮之火。努尔哈赤身披明甲，策白马入河，水齐马胸，乃怒斥曰："布占泰！昔擒尔于阵，收养应杀之身，归主乌拉国，以我三女妻尔。布占泰！尔以为天高地厚，改常变心，负七次盟言，两次侵我所属虎尔哈路，更声言强娶养父我所聘叶赫女于。我以诸女嫁他国，理当尊为国主之福金，岂容尔以骰头箭射之？若我女有过，当来告我。汝可举出殴打天生爱新觉罗氏之先例乎？古人云：'宁折骨，毋损名。'今兴兵至此，并非我愿。因闻以骰箭射我女，因此结怨，亲自前来！"言毕回营。前后驻乌拉国内五日，第六日于乌拉河畔伊玛呼山上建木城，留兵一千而回。〖35〗

6 是年，明辽东总兵官麻贵罢职，敕张承荫（又写为张承胤）代之。承荫，将门子，父张臣，历任宁夏、陕西、甘肃等处总兵官。承荫由父荫积功至延绥副总兵。勇而有谋，尤精骑射，数鏖战未尝挫衄。万历三十七年（1609）升延绥总兵官。至是改镇辽东。蒙古蟒金诸部近宁前（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守将祖天寿出猎，被围曹庄，将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余人，天寿以数骑免。承荫初抵任，敖克等犯中后所（今绥中县绥中镇北街），拒斩

其两酋，余众走出边。

时察哈尔林丹汗、内喀尔喀炒花、煖兔、宰赛诸部逼处明边，无岁不犯边。承荫未至时，林丹汗以三万骑犯穆家堡（今辽阳市西南），明军袭破其营。已而奈曼诸部连犯中后所、连山驿（今锦西县），副总兵李继功等力战却之。自是林丹汗所属三十余部悉奉约束，辽西得稍安。承荫旋以病去职，后起守蓟镇。未至，复改镇辽东。〖36〗

癸丑年正月十七日（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3月7日）

1 努尔哈赤借口布占泰屡背盟约、扬言娶叶赫之女、将己女幽禁、欲送人质于叶赫，统兵三万往攻乌拉部。

是日，先取孙扎塔等三城（诸城皆在吉林城东北）。次日，布占泰率兵三万越伏尔哈城（乌拉河东，宜罕山城西，乌拉城南）迎战。努尔哈赤命进战，将士无不踊跃，欢声如雷，震动天地，军士尽披甲。布占泰率三万兵步行列阵以待，两军相距百步。建州兵亦下马进战。两军之矢如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努尔哈赤身先士卒，诸贝勒大臣军士无不奋勇冲击，如天雷地动，势不可挡。乌拉兵败，十损六七，其余抛刀弃甲四散奔逃。建州兵越伏尔哈城，乘势进夺乌拉城（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镇北）门。精兵先入，努尔哈赤随后至，登城楼而坐，两旁树旗帜。〖37〗布占泰率残兵不满百，还至城下，见城上旗帜飘扬，乃落荒走，仅以身免，往投叶赫。后不知所终。

是役，破敌三万，斩杀一万，获甲七千副。其余俘获人畜编为一万户。〖38〗

乌拉与哈达同源，纳喇氏。始祖纳齐布禄，数传至都尔

机，生二子，长名克锡纳都督（速黑忒），次名古对珠延。速黑忒被害后，族人奔散，古对珠延一支逃至乌拉（女真语，“江”义，指松花江畔），为部主。至其孙布颜时，尽收周邻诸部，于乌拉河（今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上游）洪尼处称王（贝勒）。以后，布干、满泰、布占泰继为部长，至是亡。

三月二十六日（5月15日）

2 努尔哈赤幽禁长子褚英（1580—1615）。褚英，早年从父征战四方，智勇兼备。戊戌年（1598）与叔巴雅喇统兵征瓦尔喀安楚拉库，大捷，赐号洪巴图鲁（明人称红把兔）。丁未年（1607）乌碣岩之战，阵斩乌拉部统兵主将贝勒博克多父子，得赐阿尔哈图土门尊号，后译称广略。

壬子年（1612）努尔哈赤将属民各五千户、牧群各八百、银各万两、敕书各八十道，分予褚英与次子代善，任其为执政。然褚英“并未以公诚之心治理父汗交付之大国”，胁迫诸弟于星空下设誓，对其尽忠，否则诛之。被诸弟及五大臣讦告，受父怒斥。其后，数征乌拉，皆令守城，不使将兵。褚英以兵权被夺，大愤恚，将父汗、诸弟、五大臣之名书于咒文，望天地焚之。事发，以诅咒父汗并诸弟罪，被幽禁木栅高墙。〖39〗

褚英被禁，仍桀骜，越二年（乙卯年，1615年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有六。〖40〗明人以其谏父毋叛明，忤旨被戮〖41〗。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移葬东京城（今辽宁省辽阳市）。褚英有子三，长子杜度、三子尼堪，均为开国元勋。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

3 努尔哈赤送子巴布海为质。本年初，努尔哈赤借口追索布占泰，援结宰赛、煖兔等大小二十四部，谋攻叶赫。复派部下尽垦南关旧地，发展农业。明边臣驰檄谕禁，努尔哈赤遣阿敦、刚古里（干骨里）等三十余人同抵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投诉称：旧有耕地，一系成化年间、一系万历二十七年（1599）所辟，到今无异，新添耕地愿即撤去。至构怨北关，则因其匿婿（指布占泰）及悔婚，遂相仇杀，非有犯顺意。愿遣第十一子巴布海入质。明辽东巡抚张涛报闻，言巴布海系“奴酋第三妾真哥所生”。明兵部以其真伪难辨，遣回。

【考异】巴布海，《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二谓系努尔哈赤第七子，而《清皇室四谱》卷二、卷三称其系努尔哈赤第十一子，母“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名真哥，为贝勒浑巴晏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四十一年（1613）九月入质于明，明不纳而返。后授备御、参将，晋镇国将军。清崇德七年（1642）以怨望削爵除宗籍。翌年坐造匿名帖等罪伏法。年四十八。《清皇室四谱》于巴布海生平言之凿凿，光绪年间修《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卷三所记亦与之相吻合。

初六日（10月19日）

4 努尔哈赤攻叶赫部。先是，乌拉部亡，布占泰逃往叶赫。努尔哈赤三次遣人往谕，索取布占泰，叶赫不从。至是，努尔哈赤率师四万往征叶赫。先攻璋、古当阿二城，城中人先已撤走，仅获妇孺。继围乌苏城。城中守将三坦、

胡希木遥望建州军师众如林，不绝如流，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知不能拒，开城门求降。是役，共取璋城、吉当阿城、乌苏城、雅哈城等大小城寨十九处，尽焚其城寨、房舍、粮谷，收降民三百户回师。

叶赫部长锦台什、布扬古向明边臣告急，辽东抚、镇却按兵不动。叶赫遣人速告明廷，其书略谓：建州尽取哈达、辉发、乌拉，今复侵吾地，欲削平诸部，然后侵汝明国，取辽阳为都城，开原、铁岭为牧地。万历帝谕："北关为辽左藩篱，岂容奴夷吞并，其速令该镇救援，不得违误。"辽东镇乃派游击马时楠、周大歧率枪炮手各五百往卫叶赫二城。〖42〗

5是月，辽东大水〖43〗。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2日）

6 努尔哈赤至抚顺，谒见明边官。先是，努尔哈赤派兵攻叶赫，叶赫部长奏闻明廷。至是，率四五百骑亲赴抚顺关（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关岭山），至教军场，投汉字禀帖，为己申辩，内称："有开原金（指锦台什）、白（布扬古）二酋，误说我不忠顺，叫里边怪我。况我吃的南朝俸禄，穿的南朝衣服，我怎么不忠顺了。只因我行了羊钱，定的女儿（指所聘叶赫之女），他不与我，又与别人，今日我亲来对马法〖44〗说，替我把文书申报上司。"〖45〗

7是年，努尔哈赤命每牛录出十男四牛，于旷地屯田。

8 蒙古内喀尔喀酋长炒花纠察哈尔林丹汗三犯辽东〖46〗。

甲寅年二月初九日（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 3 月 18 日）

1 明云南道御史过廷训疏言：今日辽东之有奴酋，是我腹心之灾也。既并南关而欲吞北关，是我咽喉之疾也。闻奴酋五六年内不卖蜂蜜，专炒米面以防征战，则设计至久也；每出外辄托打围为名，而兵马不知所向，妻子不知所往，则其为谋至密也；奴去北关四百里，近新修南关旧寨一座，屯兵聚粮，去北关仅二百里，则其首尾相应；北关之部夷慑于奴兵之再攻，又苦于饥窘之难收，日归奴巢如流水，奴又善养赡以风之，而归者愈众，则其联属抚绥又至有法也。故奴酋之并北关，乃旦暮之间耳。〖47〗

四月十五日（5 月 23 日）

2 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娶蒙古扎鲁特部长钟嫩女为妻。越五日，第五子莽古尔泰娶蒙古扎鲁特部长内齐妹为妻。扎鲁特，系内喀尔喀五部之一，至是与建州缔结姻好。

五月（6、7 月）

3 努尔哈赤遵明廷谕退地定界。初，南关边外有四堡，曰三岔（今铁岭县三岔子村）、曰抚安（今铁岭县抚安堡村）、曰柴河（今铁岭县柴河堡村）、曰靖安（开原县清河乡附近）。及建州垦南关地，执三岔、抚安为旧种，只具结退柴河、靖安地。且出尔反尔，于所退柴河等处复来耕种。

明开原参议薛国用备查南关界，主张驱逐建州占地，略谓：王台存时自威远堡起（今开原县威远堡乡）至三岔堡

为界，猛骨卜禄时三岔地入于建州，以抚安堡为界，及猛骨卜禄故，四堡地并归建州。分遣人牛，临边住种。两关地素饶沃，而建州地高下不等，多硗瘠，苦涝旱薄收，且人口积聚日众，欲为广垦储粮之计，近边牧种，虽驱不退，开耕年广于一年，人牛日多于一日。〖48〗

至是，明辽东援兵渐集，边臣迫建州退三岔、抚安、柴河、靖安及白家冲（今铁岭县崔阵堡乡花豹冲村）、松山（今开原县松山乡）共六堡地。努尔哈赤遣阿敦等呈书于明边官，同意退地。在六堡地照界立碑，石碑镌字曰："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春，永不敢来此越种，汉人亦不许出边。"建州五百种地农夫携耕牛一百六十头，写具甘结退回。〖49〗

六月初十日（7月16日）

4 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娶蒙古科尔沁部长莽古思女博尔济锦氏为妻。博尔济锦氏，己亥年（1599）生，嫁皇太极时年十六。天聪初年尊称中宫大福金，崇德元年（1636）晋称清宁中宫后。顺治帝嗣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六年（1649）卒，寿五十有七，上尊谥为孝端文皇后。

七月（8、9月）

5 建州有盗取碾阳（今辽宁省凤城县碾阳乡）马匹者，努尔哈赤捕捉并斩于界碑之下，以示恭谨。时明朝为防建州，改抚顺备御为游击，与清河（今本溪市清河城乡）游击各统兵千人。镇北堡（今开原县威远堡乡）距北关六十里，以马时楠专驻本堡，练习火器。

十一月（1614年12月）

6 努尔哈赤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又派兵五百袭击东海雅兰（今俄罗斯滨海边区塔乌河流域）、锡林（今俄罗斯境滨海边区苏祖河一带）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回。

十二月（1614年12月、1615年1月）

7 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娶蒙古扎鲁特部长额尔济格女为妻。额尔济格，乃扎鲁特部长钟嫩之从弟。〖50〗

8 是年夏，蒙古内喀尔喀部长炒花纠合宰赛、煖兔，以三万骑入掠明边，至平虏（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古城子）、大宁（今义县西北头台乡石头堡子村）。求抚赏，许之。〖51〗

乙卯年正月（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1、2月）

1 努尔哈赤娶蒙古科尔沁部长孔果尔女博尔济锦氏为妻。

四月十一日（5月8日）

2 建州等卫女真入贡明廷。先是，建州、海西许一年一贡，入贡者数逾千人。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间，因供应浩繁，量议裁减，嗣后仍复加至一千五百名。后裁其入贡名额。至是，进贡者仅一十五名。明廷宴入贡者。此后，贡市断绝。

3 是月，努尔哈赤命于赫图阿拉城东坡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等七大庙。三年乃成。

4 明广宁总兵张承荫（或写为张承胤）奉命巡边，遣通事谕建州：柴河、抚安、三岔三处所种之田勿获，可收尔人民退居！努尔哈赤拒绝道：吾世世祖居之地，今令弃之，想尔心变，故出此言。汝自恃兵众国大，欺压于吾。然大国成小，小国成大，皆出于天。汝若一城屯兵一万，城自烦扰；若只屯兵一千，城中军民皆为吾俘物矣！

六月（6、7月）

5 叶赫将努尔哈赤已聘二十年之布扬古妹（即史称之“叶赫老女”，时年三十三）改嫁蒙古喀尔喀部长煖兔（巴哈达尔汉）子莽骨儿大（莽古尔岱台吉）。其女嫁蒙古未及一年亡。

建州兵三千屯南关，然恐抚顺、清河明军袭其后，按兵不动。

闰八月（9、10月）

6 蒙古林丹汗连日入犯明边。十七日初犯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声称十万，其实只五六万；二十二日复以六千骑犯锦州；二十五日以六万骑犯义州（今义县）。遂有大安堡（义县头道河子乡西砖城子村）之陷。兵民死者甚众。〖52〗

九月（10、11月）

7 蒙古科尔沁部长明安第四子桑噶尔寨送马三十匹，谒

见努尔哈赤。未几，明安长子伊儿都齐复送马四十匹叩见。科尔沁部与建州部加强关系，意在对抗迅速崛起之林丹汗。

8 是月，辽东地震，其响如雷〖53〗。

十一月（1615年12月、1616年1月）

9 努尔哈赤派兵二千征东海以北额赫库伦（今俄罗斯境乌苏里江东纳赫塔赫河一带），招之不服，遂吹螺布兵，拆其栅，越三层壕，攻取其城，杀兵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还。

10 是年，建立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削平诸处，每三百人编一牛录（后称“佐领”，为基层组织），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后亦称“佐领”，为官职）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噶栅拨什库（译言“村领催”，即后之“领催”）四人；将三百壮丁编为四塔坦，由章京领之。〖54〗五牛录编一甲喇（后称“参领”），甲喇设甲喇额真（后亦称“参领”）一人；五甲喇编一固山（旗），固山设固山额真（后改“固山章京”，译言“都统”）；固山额真左右立梅勒额真（后改“梅勒章京”，译言“副都统”）。

原设四固山，旗有黄、白、蓝、红四色，至是将四色镶之为八色（即黄旗、白旗、蓝旗镶以红边，红旗镶以白边），而成八固山（即八旗）。〖55〗

八固山系军政合一社会组织。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

节次不乱。军纪严明：军士禁喧哗，队伍禁纷杂；当兵刃相接之际，披坚甲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轻甲善射者自后冲击，另以精兵隐别处，相机而动，以为突击掩护。〖56〗

八固山之编设，最终结束女真人“部落无统”、关系涣散之局面。“一国之众，八旗分隶”。〖57〗全体人民，均按固山、甲喇、牛录编组，严格管理，统一组织。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凡有兵役、徭役、赋税，亦按固山、甲喇、牛录逐级摊派。

固山之主称“和硕贝勒”（又称“旗主贝勒”、“主旗贝勒”，或简称“旗主”）。努尔哈赤起兵初，子侄年幼，军政大事依五大臣赞决，待子侄次第长成，年长诸子各掌一旗，称“和硕贝勒”，权势熏灼。五大臣反被疏远，拨入各旗任固山额真，不过和硕贝勒之附庸。

【考异】《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和硕贝勒者，特国初最尊之号”。“贝勒”，通译为“王”；“和硕”则说解不同。在满语中，“和硕”有“角”、“隅”义；蒙古语中则有“尖锐物”、“纛顶”等近似义，复从“纛顶”推衍出引申义，特指以军旗为标志之一级军政组织。

明代蒙古社会，当把乌鲁思（国、部）视为一个军政单位时称“土绵”（万户）。把其内部以游牧阿寅勒（家）构成之地域集团“鄂托克”视为一个军政单位时则称“和硕”（《清代蒙古社会制度》22—23页）。明末辽东地方察哈尔蒙古八鄂托克即为“八和硕”。与之毗邻的女真人既从蒙古借取众多名号与制度，于其和硕组织当有所闻见。在满、蒙、汉三体文《满洲实录》中，与蒙文“和硕”对应之满文为“固山”说见《清朝前史的研究》291页。

据此，“和硕贝勒”之“和硕”，或非取自女真语（满语）中“角”、“隅”之义，而直接借用蒙古人关于军政组织“和硕”之概念，用指本族相应之军政组织“固山”。《满洲实录》将“和硕贝勒”对译为“固山王”，又表明“和硕贝勒”之完整含义为“领有固山之王”。明末女真贵族多取蒙古名号以自炫，取仿“和硕齐”（蒙古“和硕”领主之称）而自称“和硕贝勒”，应顺理成章。

11 努尔哈赤正式创建议政会议，规定：每五日一次，使诸贝勒大臣聚集衙门议事，是非公论，作为常规。议政会议沿袭氏族部落时代酋长议事会古老形式，却被注入新内容：决军机、定国策、裁要案、举新汗。成为未来国家之决策中枢。

12 努尔哈赤设理政听讼八大臣。初，努尔哈赤以“穆昆塔坦”组织为基础，设扎尔固齐治理刑政，人无定员〖58〗。至是废旧制，任命大臣八人（每固山一人）、理事官四十人（每固山五人），负责审案。规定：小案由各地众官员聚议审断；大案由众理事官、众大臣、执政贝勒会审；最后经汗裁断〖59〗。

13 努尔哈赤命各牛录出十丁、四牛，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并委大臣十六员、巴克什八员执掌出入〖60〗。

〖1〗《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41 页。

〖2〗《熊襄愍公集》卷一《议屯田修边疏》。

〖3〗《熊襄愍公集》卷十《烧羊》。

〖4〗《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5〗《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

〖6〗《明史》卷二三九《杜松传》。

〖7〗参见：《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丁酉年（1597）以前称贝勒者仅努、舒两兄弟。戊戌年（1598）记事中，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长子褚英尚称“台吉”，至丁未年（1607）褚英方改称“贝勒”，是其政治地位提高之反映。又同书将次子代善始称贝勒时间提前至丁酉年（1597），远在巴雅喇、褚英前，于理未合，当系后来撰者追加。

〖8〗《清朝前史的研究》132页。

〖9〗《筹辽硕画》卷一。

〖10〗《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二排四。

〖11〗黄石斋《建夷考》，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清太祖杀弟事考实》。

〖12〗《清史稿》卷二一五《舒尔哈齐传》。

〖13〗《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14〗《明神宗实录》卷四五八。

〖15〗《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三。

〖16〗所谓“兄弟之变”，指努尔哈赤囚弟一事。“翁婿之患”则指与女婿武尔古代反目成仇。先是，努尔哈赤杀哈达部长猛骨卜禄，收其子武尔古代为婿，以挟制哈达部民。武尔古代不服，蓄谋叛乱。《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二一载其始末云：武尔古代与努尔哈赤“宿有不共之仇，而威力所劫，强为从行，名虽为婿，实为仇敌。阴怀报仇之心，潜结其所亲者通于如许（叶赫）、蒙古等处”，又“密

书于天朝，为自当内应合击奴营之计。其妻告变于其父。奴酋大怒，即缚囚之，同谋头头七名，先为磔杀矣”。武尔古代后隶镶黄旗满洲，郁郁而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三）

〖17〗《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一。

〖18〗“达尔汉虾”亦为蒙古语。“达尔汉”义见前；“虾”为“侍卫”义。

〖19〗《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20〗《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一一。

〖21〗《明史》卷二一《神宗本纪》二。

〖22〗节慎库，明工部所属仓库之一。嘉靖八年（1529）设。世宗取“以节为本”，“以慎为上”之意赐名。存本部四司钱粮，由虞衡司收贮，并会同工科给事中及御史共同出纳。

〖23〗《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二《康古礼传》。

〖24〗穆昆、塔坦均为女真传统社会组织：穆昆一般认为源于金代女真语的“谋克”（《满洲源流考》卷一八、《金史·国语解》）。清康熙朝《御制清文鉴》卷五释“穆昆”：第一义为同哈拉（姓）兄弟，第二义为一群人。前者取其血缘相近，后者取其地域相联。（参见《通古斯——满语比较词典》543 页）可知通古斯——满语各民族的“穆昆”均有此双重意义。“塔坦”亦为女真族古老语言，明《女真译语》中称“下营”为“塔塔孩”；《御制清文鉴》卷一四释为“野外行走人之止宿处”。其原始义为人们野外行走时临时建起的简陋窝棚，又有不同形制（《清朝前史的研究》215—216 页）。“穆昆”与“塔坦”各有长，称作“达”。而努尔哈赤所建之穆昆塔坦制，则是脱胎于传统社会组织之早期政权形式（《满族的部落与国家》63—64 页、135—139 页）。

〖25〗《满文老档·太祖》卷七九至卷八一。

〖26〗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屏风档》003号。

〖27〗萨哈连部，位于黑龙江中游两岸。“萨哈连”，为女真语“黑色”之意，系指黑龙江。该部以江得名。主要分布于松花江口以上、牛满江（今俄境布列亚河）口以下之黑龙江沿岸地区。

〖28〗《满洲实录》卷三。

〖29〗《明史》卷二三八《麻贵传》。

〖30〗《清皇室四谱》卷二。

〖31〗《崇祯长编》卷一一。

〖32〗参见：《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大黄册》（蒙文），转引自《蒙古民族通史》四卷5—6页。

〖33〗《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五。

〖34〗《满洲实录》卷三。

〖35〗《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36〗《明史》卷二三九《张承荫传》。

〖37〗《盛京通志》卷十五载：乌拉城为“布占泰贝勒所居，周围十五里，四面有门；内有小城，周围二里，东西各一门，有土台，高八尺，周围一百步”。

〖38〗《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39〗囚禁高墙，为建州国汗惩罚贵族子弟的特殊刑罚。努尔哈赤曾说：“凡有恶罪之人等，不得由我等亲杀之，当囚于木栅高墙之内。”（《满文老档·太祖》卷二七）所谓“恶罪之人”，当指那些犯有死罪而又不便或不愿处死之贵族。后之天命五年（1620），阿敏弟宰桑古与代善子硕讬合谋叛逃，谋泄后亦被囚禁高墙（《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二辑251页）。努尔哈赤族弟，开国勋臣阿敦虾获罪后亦受“囚禁高墙”、籍家之刑（《满文老档》卷二七）。可知“囚禁高墙”实即软禁，其对象则为汗之亲族。又清朝宗室犯

法，有高墙拘禁之条，当源于此。乾隆年间始废弛。见《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

〖40〗《满文老档·太祖》卷三。

〖41〗《清史稿》卷二一六《褚英传》。

〖42〗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三；《满洲实录》卷四；《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三、卷五一六。

〖43〗《明史》卷二八《五行志一》。

〖44〗马法，女真（满）语呼祖父为马法，或用于对老人的尊称。此处用为对明边官之尊称。

〖45〗翟凤翀《再陈东奴情状疏》，载《疏草存略》，转引自黄彰建《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又，努尔哈赤至抚顺时间，《满文老档》记为十二月二十六日，与《再陈东奴情状疏》所记二十四日，相差二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却记为九月二十六日，误。

〖46〗《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47〗《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二。

〖48〗《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九《东夷考略·建州》。

〖49〗《全边略记》卷十。

〖50〗《清史稿》卷五一九。

〖5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52〗《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53〗《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七。

〖54〗《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55〗《满洲实录》卷四。八固山（八旗）组织实脱胎于女真人传统狩猎组织。牛录、塔坦说解见前。女真人行围之制，人分五部："围底"、两"围肩"与两"围端"；五部以牛录为基本单位，彼此呼应，合若符节。行围时由围底处分向两翼行进，各照方向，不

许错乱，此谓之“撒开围”；围而不合，谓之“行围”；而当处在两“围端”之牛录按组织者命令合拢后，则称“合围”。

当努尔哈赤将牛录之制由十人扩大为三百人，进而将五牛录合并为一甲喇，五甲喇合并为一固山后，社会组织虽步步扩展，基本建制却无异行围制度的翻版。作为固山和牛录中间环节的甲喇，原义为“节”，指行围时联结围肩与围端之中间环节。可见八旗制度与早期行围之制血脉相通之联系。

〖56〗此处提及军事分工后来形成八旗军队之三兵种：前锋、骁骑（又称马甲）、护军。护军即精兵，时称“巴牙喇”。朝鲜史籍中又写为“拜阿罗”（“巴牙喇”之音译）。《建州闻见录》载：“胡语呼‘拜阿罗’军者，奴酋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云。”

〖57〗《东华续录·天命》卷四。

〖58〗扎尔固齐，即元代蒙古之扎鲁忽赤，早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建国时即为司理狱讼的要员；明代蒙古封建领主所属掌管军政司法赋税等事务的官吏，仍称扎尔固齐或扎萨固尔。《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诸书均称：努尔哈赤在乙卯年（1615）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扎尔固齐十员。郑天挺的考证否定了扎尔固齐设置时间的这一传统说法，指出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前，努尔哈赤部下已有扎尔固齐一职，是令人信服的（《探微集》44 页）。据清代文献所记，开国初先后任扎尔固齐者不少于十八人（《满族的部落与国家》141 页，注 4）。其佼佼者如“大扎尔固齐”费英东，不但总理刑政，还是所向披靡的军事统帅。又如噶盖扎尔固齐，不但能战，且以创制满文成为满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可见，扎尔固齐平日理政听讼，战时命将出师，无不兼管刑、政、军事务，而无严格分工。正是女真（满族）国家肇建时的重要特点。

〖59〗《满洲实录》卷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同一记事称

当时所设为理政听讼大臣五员，扎尔固齐（都堂）十员。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满文老档》等原始资料所载大臣八员、理事官四十员之制不符。印证《满文老档》乙卯年（1615）十一月、天命元年（1616）五月五日汗令，均证明所设应为八大臣。

〖60〗《满文老档·太祖》此事重出，一见于癸丑年（1613），再见于乙卯年（1615）。《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均将此事系于乙卯年，但所谓："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与老档原意显有出入。

清通鉴　前编　卷五

天命元年　（明万历四十四年）

丙辰　公元1616年

正月初一日（2月17日）

1 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正式称汗。是日诸贝勒大臣会议：我国向未立汗，其苦殊深，天乃生汗以安国人，应恭上尊号。遂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努尔哈赤升殿，登御座。众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阿敦虾与额尔德尼巴克什接表。额尔德尼立于汗左前，宣读表文，尊为“天命抚育诸国伦（部）庚寅汗”（简称天命汗）。汗离座出殿，叩天三次毕，回位。诸贝勒大臣依序向汗三叩首。后追称是年为金国天命元年。时努尔哈赤年五十八。

【考异】关于努尔哈赤称天命汗一事，《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记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多有歧异，显系后人改动。其一，为比附汉族封建王朝，将所上汗号改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满洲实录》卷四）、“列国沾恩明皇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或“覆育列国英明皇帝”（《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而“国伦”原义为“部落”之“部”，改为“列国”，亦失原貌。其二，按《清太祖老满文原档》，努尔哈赤建国后仍以干支纪年，说明尚未有纪元意识，诸书却改为“建元天命”（《满洲实录》卷四、《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或“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其三，原档记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呈上汗号，《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改为“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呈上汗号。意在突出“四大贝勒”尤其是皇太极（即清太宗）之显赫地位。其四，原档记额尔德尼立于汗前宣读文书，《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尚沿此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为凸显君权至高无上，改为跪读表章。

清朝官书将称汗之日记为金国创建之始，对此，前人亦说解纷歧。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称：“建国号曰大金，或以区别于前代之金，称为后金。”萧一山《清代通史》说法与上同。黄彰建《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则以为：努尔哈赤建立国号，非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始。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至其死，国号凡五变。最初称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后又改后金，最后改称金。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时，已称建州等处国王；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时仍沿用建州国号；改称后金，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改称金，则在天启元年（1621）。此五国号各有特定之时间和含义，不应混为一谈。三田村泰助《关于天命建元的年代》（载《东洋史

研究》，1卷，3号）认为：努尔哈赤定国号为后金，年号为天命，均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萨尔浒之役大胜明军之后。

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号与纪年》（载《历史研究》，1987年，3期）引老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等原始文献，指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国称汗，三年后铸造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行用。努尔哈赤族姓爱新（金），成为海、建诸部共同族称，并用为国名。“后金”一名系由朝鲜传入明朝，并非努尔哈赤自建国号。

六月（7、8月）

2 金国杀明越界兵民。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建州努尔哈赤与明边官民杀白马盟誓，立碑界上，禁双方人员彼此侵越。虽有禁令，每年仍有汉人越边窃采建州地方参、矿、果、木，扰害无已。清河堡（今辽宁省本溪市清河城乡）与建州为邻，以金石台为界，旧禁不许汉人出境。驻清河游击冯有功，以修葺军丁住房，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植。〖1〗努尔哈赤闻讯，曰：昔欲禁其扰害，曾立石碑，刑白马盟誓。今既背盟，我杀其潜越禁边者，亦不为过。因命达尔汉虾扈尔汉率三百余兵设伏于林莽，先遣十余人引越境者至，伏兵齐出，将军丁及同行商民五十余人杀伤殆尽。有名张通者，侥幸逃脱入报。

新任辽东巡抚李维翰闻讯，檄令建州速献“生事部夷正法”，并扣押建州使刚古里、方吉纳及从者九人为质。努尔哈赤欲救被扣十一人，乃将狱中囚禁叶赫人犯十名假称“生事部夷大剌汉（达尔汉）等”解至边界枭斩，并纳牛马示“悔罪认罚”。明官释所扣十一人。年底，明辽东督

抚诸臣疏称："奴酋阳顺阴逆，为祸方深。但有功营利启衅，当正其罪。"万历帝是之。〖2〗

七月十九日（8月30日）

3 努尔哈赤遣兵征萨哈连部和虎尔哈部。本年五月，黑龙江之萨哈连部〖3〗与虎尔哈部〖4〗长博济里会议，将金国前往购貂三十人杀害。努尔哈赤闻讯大怒，欲兴兵复仇。诸贝勒大臣劝谏道：正值夏季，路多泥泞，大军难行。待冬季结冰可往取之。拒之曰：今夏不往，彼势必将秋粮藏妥，人弃寨而往使犬部〖5〗。我兵还，彼亦继踵而至。如此，则彼又可苟延。今夏发兵，则其人以为大军不能行，粮未藏贮，正悠然闲居。今若发大兵，必获全胜。七月初，命每牛录选马六匹，共一千匹；复命每牛录各派三人，共六百人，前往兀尔简河源密林处，伐木造独木舟二百。

至是，遣达尔汉虾、费扬古领兵二千往征东海萨哈连部。至兀尔简河，步兵一千四百人，经乌拉河（今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上游）乘舟进发，马兵六百由陆路挺进。取沿河南北寨三十有六，十月初一兵至萨哈连江（黑龙江），取南岸萨哈连部九寨。于佛多罗衮寨扎营。萨哈连江每年十一月上旬方结冰，松阿里河（松花江）十一月下旬方结冰。是年却提前结冰。将士皆奇之，士气大振，遂取江北十一寨。又招服阴达珲塔库喇喇（即使犬部）、诺垒（今挠力河附近）、实喇忻（今七星河一带）三路酋长四十人，遂回兵。十一月初七日回至汗城。〖6〗

阅二年（1618），虎尔哈部长博济里率所部及上年归附使犬、诺垒、实喇忻三处路长之妻儿等共计百户远道归降。

努尔哈赤遣人往迎，复以马百匹令来人骑乘。念博济里天寒无衣，赏穿自用貂皮裘。赏归附之使犬部人以妻子、奴仆、马牛、衣物、粮食、屋舍及家用器物。

十月（11月、12月）

4 万历帝增九边饷。先是，九边饷缺，阁臣日请发帑，万历帝以二王婚礼不敷为词。兵科给事中赵兴邦言：今日之一二百万，抚之而有余；他日之几千万，安之而不足也。乃括内府银三十万两，户、兵二部银八十万两给之。

十二月（1617年1月）

5 蒙古明安贝勒次子哈坦巴图鲁送马四十匹叩见努尔哈赤。按其兄之例赠物遣之返。

6 是年，努尔哈赤以称汗建国，于赫图阿拉铸钱。其币制取仿明朝，为银、钱平行本位制。钱币分满、汉文两种。满文钱，为老满文四，排列顺序：由左及右，由上及下。按满语（女真语）语音读作："阿卜喀、夫令阿、汗、几哈。"通译汉文为"努尔哈赤钱"。背郭无文。汉文钱，平钱，汉文楷书，直读，"天命通宝"四字，背郭无文。时努尔哈赤初创汗业，未设钱局，试用小炉铸钱，故形制粗劣，内外郭多不齐整，轻重厚薄不一。及天命六年（1621）迁都辽阳，始正式铸造汗钱，并广为流通。〖7〗

7 辽东水灾，金国境内灾荒尤甚，贫人饥寒交迫。努尔哈赤命饥民外出觅食，又命国人养蚕织缎、种棉织布。

〖1〗参见：《满洲实录》卷四；《全边略记》卷十。

〖2〗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五；《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二；又（内阁文库本）卷四四。

〖3〗萨哈连部，明末对黑龙江中游部分女真人称呼。“萨哈连”，女真语“黑色”义，黑龙江古称黑水，该部世居于此，因以为部名。主要分布于松花江口以上，牛满江（今俄罗斯布列亚河）口以下的黑龙江沿岸地区。

〖4〗虎尔哈部，又作呼尔哈、库尔哈或虎尔喀，东海女真之一部。以居虎尔哈河（今牡丹江）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今牡丹江流域及松花江下游，乃至黑龙江下游敦敦河（今俄罗斯阿钮依河）口一带。包括众多来源不一、不相统属的氏族部落。

〖5〗使犬部，又作使犬路，女真（满）语称为“阴达珲塔库喇喇”，系明末清初对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下游以及松花江口往下黑龙江沿岸各使犬部落之总称，包括居住该地之赫哲、费雅喀等族。其人多养犬，用以行猎、拉船、拉爬犁。使犬为其文化一大特征，故以为称。

〖6〗参见：《清太祖老满文原档》二册 33—37 页；《满洲实录》卷四。

〖7〗《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150—151 页。“努尔哈赤钱”始铸时间待考，暂系于本年。

清通鉴　前编　卷六

天命二年　（明万历四十五年）

丁巳　公元1617年

正月初八日（2月13日）

1 努尔哈赤娶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首领明安女已六年。至是明安至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郊迎百里，盛宴接待。明安献骆驼十头、马牛各一百。留住一个月，赠礼优厚，与人四十户、甲四十副，及绸缎财物。

十五日（2月20日）

2 蒙古宰赛等部侵扰明边。

宰赛（或作斋赛、介赛），孛儿只斤氏，蒙古内喀尔喀五部酋长。达延汗第六子阿尔楚博罗特裔孙，伯言儿之子。部众万余，据有福余卫故地，驻牧于辽河流域。盛时势力所及，西起札鲁特，东跨辽河两岸，北控科尔沁南部，

南临明辽边。万历二十三年（1595），与明通贡互市。二十三年（1605），因诱杀明边将熊钥，被革除市赏。又与伯父煖兔不和，筑城以备。

是夜，宰赛入犯明镇夷堡（今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镇细河堡村）并开原城北地方。守军弛备。杀掳男妇八十余人，抢掠牲畜、烧毁房舍无算。

二月（3、4月）

3 蒙古内喀尔喀巴岳特部长恩格德尔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十四年（1606）先后入觐努尔哈赤。

至是，努尔哈赤以弟舒尔哈齐第四女逊戴嫁其为妻。

五月（6、7月）

4 时辽左烽烟日接，蒙古骑兵频扰明边。蒙古名王林丹汗（虎墩兔汗）尤称桀骜。万历四十三年（1615）纠众攻克大安堡（今辽宁省义县头道河子乡西砖城子村）。明督抚按臣因题请革其市赏。及上年秋大定堡（今义县西北头台乡石头堡子村）一战，稍稍受挫。始遣人叩关。请送还人口，歃血盟誓，重归和好。

至是，明兵部覆蓟辽总督薛三才，言“应照旧额复其抚赏”。万历帝从之。〖1〗

六月（7月）

5 本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兵四百尽取东海沿岸散居未附诸部。三月，造船渡海湾，将负岛险不服者尽皆收服。至是，俘获三千，编百户，班师。

十月十四日（11月11日）

6 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长明安第五子巴特玛台吉晋谒努尔哈赤，献马五十匹。

〖1〗《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七。

清通鉴　前编　卷七

天命三年　（明万历四十六年）

戊午　公元1618年

正月十六日（2月10日）

1 清晨，月将落时，有黄光贯月中，其光宽若布幅。努尔哈赤见之，谓诸贝勒、大臣曰：汝等勿疑，吾意已决，今岁必征明国。

二月初九日（3月5日）

2 叶赫锦台什等六百三十六人各备马匹入贡，并补进上年（1617）正贡〖1〗。明廷给入京及留边各首领双赏绢钞。

三月初十日（4月4日）

3 努尔哈赤命将预备制造攻具之木用以盖马厩。先是，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曰：我与明国成衅，有七大恨，

此外小忿不可枚举。今欲征明国。因预与诸贝勒大臣画策：若明修攻具，恐泄机于众，乃以盖贝勒马厩为名，遣七百人伐木。复传谕众人秣马厉兵。至是，明朝通事因事入见，恐泄事机，命将所伐攻具之木盖建马厩。未几，颁攻战之策于诸贝勒、大臣曰：平日以公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若我众敌寡，我兵不令敌见，须伏于隐蔽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我计；若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敌兵众，我兵只一二旗，勿令接近，先行后退，请我大军来会。大军即往敌所在地会合，待二三处兵会集，再行计议。此乃遇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当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声名。不劳兵力而克敌者，是擅智巧谋略，诚为三军之主帅；若劳兵力，虽胜何益？当征战之际，最上者莫过于不损己兵而能克敌制胜。

每牛录甲兵五十名，其中十名守城，四十名出战。每二十甲兵携云梯两具，以备攻城。自出兵日至班师日，各军勿离本牛录旗，违者执之，详问其由。若五牛录之主不申法令于众，罚五牛录主及本牛录马各一匹。若谕之不听，则杀违令之人。至于攻克城邑，有一二先进者不足取，若一二先之，必致伤。如此者，虽见伤不行赏，虽殒命不为功。其首拆城者即为首功，可报固山额真录之，待环攻之人俱拆毕，固山额真吹螺令各处兵并进。

十三日（4月7日）

4 努尔哈赤将步骑二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

曰："我父、祖未损明边一草寸土，明于边外，无故起衅，杀我父、祖，此其一也。虽杀我父、祖，我仍欲修好，曾勒碑盟誓云：凡明国、诸申（即女真）人等，若越帝界，见者即杀其越界之人，倘见而不杀，殃及不杀之人。然明军渝誓出边驻戍，援助叶赫，其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县清河城村）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边境，侵扰劫掳诸申地方。我遵前盟，杀其越界之人。然明置前盟于不顾，责我擅杀，执我前往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叩谒之刚古里、方吉纳，并缚以铁索，挟令我献十人解至边上杀之，其恨三也。遣兵出边戍，援助叶赫，将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其恨四也。不准数世驻守帝边之柴河（今辽宁省铁岭县柴河堡乡柴河堡村）、法纳哈（即汛河，在铁岭县西南）、三岔（铁岭县横道子乡三岔子村）三处诸申收获耕种之粮谷，并派明兵驱逐，其恨五也。边外叶赫，受天谴责，乃从其言，遣人致书，以种种恶语辱我，其恨六也。哈达人曾助叶赫，两次来侵，我反攻之，天遂以哈达界我。其后，万历帝又助哈达，胁迫我以还其地。我所释之哈达人，又屡遭叶赫人遣兵侵掳。遂使天下诸国人互相征伐。天非者败而亡，天是者胜而存也！岂有使死于兵者复生，所获之俘遣归之理乎？若称天授大国之帝，宜为一切国家之共主，何独为我之主？初扈伦合攻于我，天谴扈伦启衅，而以我为是。该万历帝又如此上抗于天，偏助天谴之叶赫。何以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其恨七也。明欺我太甚，实不堪忍，因此七大恨之故，而兴师征伐。"

【考异】努尔哈赤对明宣战，以"七大恨"为借口，实为清开

国史中一件大事。“七大恨”原文无存。《明神宗实录》四十六年（1618）四月甲寅条和《三朝辽事实录》同年闰四月记事均录有“七大恨”文字，被认为较近原文，惜失之简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皇朝开国方略》等所载“七大恨”经后人改纂已失其真。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认为，惟当时北京大学研究所收藏天聪四年（1630）木刻榜文之“七大恨”文，最近原状。黄云眉《明史考证》亦以为然（见1册222页）。然木刻榜文虽行文较详，究系天聪年间追述先汗事迹，是否“最近原状”，实难印证。黄彰建《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载《清史论丛》二集）指出：《满文老档》所记七大恨内容的次序虽与《明神宗实录》同，文字同样经过修改。此处“七大恨”文书，录自《满文老档·太祖》。

十五日（4月9日）

5 金兵陷抚顺城。先是，努尔哈赤庆六十诞辰，八子轮番把盏。问攻明计策，八子皇太极献策曰：抚顺是我出入处，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闻李永芳大开马市，至二十五日止，边备必疏，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马商，驱马五路入城为市，随即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举炮内外夹击，抚顺可得，他处不战自下。努尔哈赤从其计，遣将扮马商先行，大军随后行。〖2〗

十四日分二路进兵，令左翼四固山兵取东州（今抚顺县小东乡东州村）、马根单（今抚顺县救兵乡马根丹村），努尔哈赤亲与诸贝勒率右翼四固山兵及八固山精兵取抚顺。

是夜，行至瓦浑鄂漠之野宿营，努尔哈赤将先朝金史讲

与蒙古内喀尔喀恩格德尔额驸和察哈尔之萨哈连额驸，曰：我观自古为君者身经征战之苦，皆未得永享其尊，今兴此兵，非欲图大位而永享之，但因大明累致我忿恨，容忍不过，无可奈何，故兴师也。〖3〗

是夜忽晴忽雨，努尔哈赤谓诸贝勒、大臣曰：阴雨之时，不便前进，可回兵。大贝勒代善曰：与大明和好久矣，今因其不道，故成仇隙，兴师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与大明和好乎？抑为敌乎？且兴兵之名谁能隐之。天虽雨，吾军有雨衣，弓矢各有备雨之具，更虑何物沾湿乎？且天降之雨，大明之人必松懈，不意吾进兵。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善其言。亥时传令军士方起行，云开月霁。众兵分队连夜进抚顺边。兵布百里，旌旗蔽空。

十五日凌晨，进围抚顺城。执一人，遗书谕游击李永芳降。永芳得书，穿官服骑马立城南门上，许议和，又令军士备守具。时金兵已竖云梯登陴，城内大乱，永芳遂出城降。于是抚顺、东州、马根单三城及台、堡、寨五百余悉下。抚顺城内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等处商贾十六人〖4〗，皆给路费，令携“七大恨”之书以归。

【考异】抚顺之役，清朝官修史书俱谓力战攻取。《明神宗实录》四十六年（1618）四月甲辰记为借马市之机，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即乘隙突入，掳杀居住。《三朝辽事实录》卷一、《明季北略》卷一《抚顺城陷》及《国榷》卷八三、《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等说法同。《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二七亦持“计袭抚顺”说，谓“假称入市，遂袭破抚顺”。袭取抚顺之详情已无从得知。

明辽东巡抚李维翰贪而寡谋，急命总兵张承胤（《明史》记为张承荫）往援抚顺。承胤知敌势方锐，叩门求见维翰而不得，仓促分兵五路至抚顺南。维翰复以红旗催战。二十一日金兵分三路佯退，诱明兵冒进，遂以万骑夹击。承胤战殁于阵。辽阳副总兵顾廷相、游击梁汝贵已突围出，见失主帅，仍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明举朝震骇。〖5〗

初，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曾与承胤饮酒，曰："父志不小，屡谏不入。万一南向，大将军计安出？"承胤惟盛赞明朝威德，笑而去〖6〗。不久，努尔哈赤发难。

二十六日（4月20日）

6 金兵还国。金军既取抚顺，将所获财货牛马粮食运回，烧屋毁城而去。〖7〗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妇俱不使离散，又与房田牛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仍照明国制度设大小官属，令李永芳统管。汉人壮丁千名，命剃发易服，为金军先锋。努尔哈赤将第七子阿巴泰长女妻李永芳，称"额驸"。永芳，辽东铁岭人。先任明抚顺所游击。金国征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金，自永芳始。〖8〗

二十七日（4月21日）

7 努尔哈赤遣使求和。明臣奏：建酋（指努尔哈赤）遣部夷章台执印文，送掳获汉人张儒绅等四名进关，声言求和。其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州〕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瑷阳、清河汉人出边采矿、打猎，并杀夷人；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女儿改嫁西虏；三岔、柴河、抚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偏信

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西〔南〕关被他得了，反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书中又有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往〕他地缔好，赴贡罢兵等言。〖9〗

初，明东厂〖10〗太监卢受领司礼监印。其舍人王朝弼又名应朝，暗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逼胁。寻被金兵俘获，至是释还。

闰四月初二日（5月25日）

8 明廷起用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万历二十四年（1590），日本寇朝鲜，明廷擢镐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寻以兵败蔚山罢职。三十八年（1610）复起，巡抚辽东，遣兵袭蒙古炒花部于镇安堡（今辽宁省黑山县八道壕乡苇城子村），破之，被劾“开衅”。时辽左多事，镐力荐李如梅，请复为大将，又为朝臣所劾。镐乞休，不久引去。至是，以辽警频传，廷议谓镐熟谙边事，重新起用〖11〗。

同时，起原任宁夏总兵官右都督李如柏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起原任总兵杜松以原官驻守山海关，起原任四川总兵刘綎、蓟镇总兵王国栋、总兵柴国柱、延绥总兵官秉忠，各以原官添注五府佥书，以备大将之选。

初五日（5月28日）

9 万历帝初闻抚顺陷落，即发谕旨曰：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官相机处置，军饷著上紧给发，其调兵应援，该部酌议具奏。未几，张承胤率师援抚顺，一军皆殁，明廷大震。至是，万历帝复谕兵部与督抚各官沿边将士：

亟图战守长策，各处城堡都要用心防守，遇有虏警，并力截杀，务挫狂锋。旦夕经略出关，援兵四集，即合谋大张挞伐，以振国威。事平一体升赏。如仍因循怠玩，致误军机，国宪具在，决不宽贷。〖12〗

初六日（5月28日）

10 明管山海关主事邹之易为围剿建州（金国）事奏曰：努尔哈赤女真一部落耳，与其弟舒尔哈齐据有宁宫塔哈喇赛之地（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富饶狡黠。刃其弟而兼其众，又并有猛骨孛罗、宰赛等，拥众五万，绵亘四千余里，万一勾引西北，骚然并驰，全辽岂为我有？

今宜亟补将领，发饷议援。大兵分为三部，各以大将统之，一从广顺（今开原县清河镇）间道直走宁宫塔以捣其巢，一从碾阳（今凤城县碾阳乡碾阳城村）、清河（今本溪县清河城乡）堵截其前，一从辽阳城或走穆家（今辽阳县西南）蒲河（今沈阳市北蒲河乡），或走懿路（今铁岭县南新台子乡懿路村）武靖（今沈阳市苏家屯区武靖营村），以横遏其冲。报闻。

时辽东乏饷及兵，兵部尚书薛三才奏言：请调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兵一千五百名，南京水陆二营兵三千名赴援，并发内库银十万两饷军。

寻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所发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当今边事孔亟，倘多发特颁，速成大捷，则无用化为有用。又金花银〖13〗每岁一百二十万有奇，正统前虽属左藏，然会典载各边缓急，取足其中。嘉靖改隶太仓，专以济边，不许别项挪用。皇上

初年移入大内，遂致太仓缺额，兵饷日亏。若使在内者概从捐发，在外者概允归还，庶于边需有济。疏入，不报。

十四日（6月6日）

11 明廷初设山海镇。时金兵连克辽东重镇，明君臣无不惶惶。议者谓宜简拔大帅据关扼险。乃割原蓟镇东协四路属山海关为一镇。改募入卫边兵四千并山海路额兵二千，分为左右二营，每营统兵三千。

十六日（6月8日）

12 明游击将军丘坦致书于朝鲜边官，请发兵助剿。书曰：奴酋向来与抚顺互市交易，忽于前四月十日假称入市，遂袭破抚顺。我兵四集，贼即出境。我兵追至境外，遇伏失利。今奉旨议剿，发兵一十四万，陆续出关。昨奉抚院明文：与贵国王操练兵马七千，以备合剿。宜速启国王，早为预备。〖14〗

五月十七日（7月8日）

13 金兵连克抚安堡（今辽宁省铁岭县大甸子乡北）、花豹冲（今铁岭县崔阵堡乡）、三岔儿（今铁岭县横道子乡）大小共十一堡。二十日招服崔三屯。其周围有四堡民，招之不服，遂攻取之。金兵扎营于三岔儿堡，居六日，犒赏三军，均分所得人畜，又传令众军沿屯搜掘粮窖。事毕凯旋。

二十一日（7月12日）

14 明经略杨镐至山海关。镐抵山海关，闻三堡陷，飞章请就近调兵。万历帝知镐至军中，乃罢巡抚李维翰。维翰

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受任，无岁不用兵。又值税监高淮频年剥削，军民交困。维翰庸才贪黩，边事日坏。至是罢回听勘，乃以镐兼巡抚事，增设标营游击。至天启初，始将维翰下吏论死〖15〗。

时兵部请发兵饷二十万两，并调兵各镇：宣府（治所在今河北省宣化市）、大同（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山西（治所在今山西省偏关县）三镇兵万人，各发饷四万两；延绥（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宁夏（治所在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市）、甘肃（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县）、固原（治所在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县）四镇兵六千人，各发饷二万两。〖16〗并调蓟镇（治所三屯营，在今河北省遵化县）台兵。借大工、马价各五十万两，资辽饷。

七月二十二日（9月10日）

15 努尔哈赤率诸王大臣统兵入鸦鹘关（今辽宁省新宾县夹河乡三道关堡地方），是日攻清河堡（今本溪县清河城乡）城。

清河堡在四山中，地极孤悬，号天险。东距宽甸，南距碾阳，北距沈阳，中有小路通抚顺。堡原有守兵五千二百五十人，督臣以地重，遣游击张旆率兵三千助之。金兵至，旆议乘夜掩其不备，裨将凌云程亦请战。副将邹储贤谓敌众我寡，不如固守待援，乃以兵守城上，巨炮矢石齐发。金兵不避锋刃，用大木板靠城，从下挖墙以入，遂堕城东北角，守兵炮不继，因积尸登城。旆战死。储贤遥见叛将李永芳招降，大骂赴敌，与麾下官兵俱战死〖17〗。清河军民万人皆殁。

【考异】清河堡军民死亡人数，《明季北略》卷一、《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明史》卷一五九均记为万余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称杀兵众万余。《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一则载称："军兵及居民五万余人，或被掳或被杀。"据《三朝辽事实录》卷一，清河堡城中仅五百余户。加以守军八千余，被杀军民当为万余。

其一堵墙（今本溪县北甸子乡马城子村）、碱场（今本溪县碱场堡乡）二城官民，闻清河陷，皆弃城遁，金兵乃毁二城，尽掠其粮谷而回。

时明援兵俱在数百里外，惟参将贺世贤自瑷阳驰赴，斩首百五十四，追至清河。清河既失，全辽震动。

先是，明廷檄调山海关、保定、铁岭、大同、广宁、开原诸路兵赴援，尚未出关，特赐杨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镐乃斩清河逃将陈大道等徇于军。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八月九日（9月27日）

16 明万历帝颁给朝鲜敕谕。先是，明经略移咨朝鲜国王，令其简练兵马，听候调发。王先后遣陪臣回咨具奏，皆以虚文抵塞，杨镐却其咨。至七月乃遣刑曹判书李度全赍回咨二道，言奉檄已凑合万兵，候期发送，并请依成化二年（1468）及十五年（1479）成例〖18〗，颁给敕谕。至是，兵部尚书黄嘉善议覆，请照例降敕，以嘉其奉命之恭。万历帝从之。

十三日（10月1日）

17 辽东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海州（今海城县）、

盖州（今盖县）一带地震〖19〗。明辽东守将视为兵象，严防金兵入犯。

18 是月，明廷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设援辽饷司。

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

19 明兵黎明时偷袭浑河南岸金国割谷人，杀七十人。金兵往追不及。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议曰：今与明国为敌，我国居处与敌相远，其东边军士途路更遥，行兵之时马匹疲苦，可将马牧于近边地，西近明国，于界藩处（今辽宁省抚顺市东李家乡境内铁背山上）筑城。议定。遂经营基址，收聚木石，因天气渐寒，乃止。

二十五日（11月11日）

20 金兵五千骑自抚顺关入，明总兵官李如柏率游击尤世功等急驰击却之。至是，复掠会安堡（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北），屠戮甚众，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人，斩于抚顺关。留一人，割双耳令执书回。其书略曰：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尔大国乃行窃盗，袭杀吾农夫一百，吾将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遂回兵。

时明辽东经略杨镐谕北关夹攻之，北关观望不敢发。巡按御史陈王庭遣指挥王世忠往说，馈以千金。世忠，南关旧裔，北关锦台什之妻乃世忠姑。至十一月，锦台什以袭击金国一寨，遣其子德力格尔告捷于明廷。特赐银二千两、彩缎

二十表里。〖20〗

二十六日（11月12日）

21 明廷骤增辽饷二百万。先是，明朝前后三大征〖21〗接踵，颇有加派，事毕乃已。至是，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两。户部尚书李汝华以辽饷缺乏，乃援引征倭、征播例，请加派直省正赋，除贵州地硗有苗变不派外，其浙江等十二省及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1578）会计录所定田亩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一两有奇。军务竣时，即行停止。从之。

是时，内帑山积，而帝贪吝不肯发。廷臣无计可施，遂为一切苟且之计，苛敛百姓。而朝廷征兵，远及边疆，致奢崇明、安邦彦相继反，用师连年。又割四川、云南、广西、湖广、广东所加之赋以饷之，而辽饷仍不充，天下已不堪其重负。〖22〗

十月十二日（11月28日）

22 闻东海虎尔哈部长纳哈答率民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命二百人迎之。二十日至。为首八人，各赐男妇二十口，马十匹，牛十只，冬衣、蟒缎、皮裘、大褂、秋衣、蟒袍、小褂，四季衣服俱备，及房田等物。

十二月十日（1619年1月25日）

23 明辽东经略杨镐遵旨拟定“擒奴赏格”。谓有能生擒奴酋（指努尔哈赤）或斩首以献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次八大总管，皆奴酋嫡子亲孙，有能擒斩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次十二亲属，皆奴酋伯叔弟侄，有能

擒斩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次中军聿都（额亦都），前锋阿堵（阿敦），书记大汉（达尔汉虾扈尔汉），女婿火胡里（何和里），凶登（费英东），领兵大头目十二人，有能擒斩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又次为奴酋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大小头目八十名，有能擒斩其人者赏银六百两，升正千户。以上皆世袭。如被掳李永芳，投虏佟养性、佟养士等能绑献奴酋及内应成功者，得免死罪，仍照例升赏。北关二夷擒斩奴酋者，给予奴酋敕书，仍封龙虎将军。朝鲜官兵擒斩者，移文该国，升赏务从优厚之例。或奴酋头目亲属擒斩者，准予免死，仍另议安置。下兵部。

〖1〗《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六谓“补进三十五年（1607）、三十六年（1608）分正贡”，于理未合。兹从《国榷》卷八三同条。

〖2〗《明季北略》卷一《抚顺城陷》。

〖3〗《清太祖朝武皇帝实录》卷二。

〖4〗《满文老档·太祖》卷六。《清太祖朝武皇帝实录》卷二有涿州、益州，无易州、苏州。

〖5〗《明史》卷二三九《张承荫传》。

〖6〗《国榷》卷八三。

〖7〗《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二七。

〖8〗《清史稿》卷二三一《李永芳传》。

〖9〗《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

〖10〗东厂，明代宦官统领的侦缉机构。始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一说永乐七年（1409）。由司礼监太监提督其事。与锦衣卫相辅侦

伺朝廷内外文武官员军民百姓行止，合称厂卫。

〖11〗《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12〗《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

〖13〗金花银，原意为成色上好之银，明代作折粮银。始于正统元年（1436）。以米麦四石，折银一两，将南畿、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岁入米麦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余万两，入内承运库，成为定制。

〖14〗《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二七。

〖15〗《明史》卷二五九《李维翰传》。

〖16〗《山中闻见录》卷二。又《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一谓延、宁、甘、固四镇调兵六万，饷八万两。六万之数显误。《山中闻见录》卷一、《三朝辽事实录》卷一、《国榷》卷八二均谓四镇调兵六千。兹从之。

〖17〗《东夷考略·建州》。

〖18〗明成化二年（1466）及十五年（1479），朝鲜国王在明廷调遣下，曾派出军队配合明军合击辽东建州女真地区。

〖19〗《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

〖20〗《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21〗三大征，明万历年间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万历二十年（1592）平定宁夏副总兵哱拜叛乱；二十年至二十六（1592—1598）出兵援朝抗倭，为征倭之役。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596—1600），镇压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宣慰使杨应龙起义，为征播之役。三大征的军费总计达一千一百万两，而当时岁入为四百万两左右（见《明史食货志校注》83页）。

〖22〗《明史》卷二百二十《李汝华传》。

清通鉴　前编　卷八

天命四年　（明万历四十七年）

己未　公元1619年

正月初七日（2月20日）

1 努尔哈赤发兵攻叶赫。初，海西女真有四部：曰叶赫，曰哈达，曰辉发，曰乌拉。叶赫居北，逼处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县老城区）、铁岭（今辽宁省铁岭县）间。汗征四部，哈达降，遂灭辉发、乌拉，叶赫势力益孤。及金兵克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清河（今本溪县清河乡），明遣兵助叶赫戍守，又遣叶赫酋长锦台什之妻侄、指挥王世忠前往晓谕，唆其助明剿金。本月初二日，汗命大贝勒代善等率兵五千于扎喀关（又名三道关，在今新宾县西北上夹河镇五龙村）御明，自将大军征叶赫。

是日，金兵深入其境，至叶赫城（今吉林省梨树县东南

叶赫河畔）东十里，将投诚人畜皆截取之，尽焚屯寨大小二十余处，又掠依附叶赫蒙古人之牲畜。叶赫向明朝乞援，开原总兵马林以兵驰救，金兵料不能敌而退。

十九日（3月4日）

2 明援辽游击佟国祚降金。先是，陕西固原（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县）游击佟国祚领兵援辽，于上年九月师次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县），闻伊父原任总兵鹤年降金，遂萌叛志。是日只身轻骑逃往。万历帝命捕治之。

二十二日（3月7日）

3 上月初二日，明辽东经略杨镐遣使至金国，至是，努尔哈赤令来人赍书回。书曰：皇上若声辽人之罪，撤出边之兵，以我为是，解其七恨，加以王封，岂有不罢兵之理？再将我原赏及抚顺所原有敕书五百道、并开原所有敕书千道皆赐吾兵将〖1〗，我与大臣外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

二月十一日（3月26日）

4 明辽东督抚誓师征金。先是，金军陷抚顺，明廷闻讯，筹划大举反攻。年初，蓟门、宣府、大同、山西、山东等地及朝鲜援兵云集辽东。明万历帝恐师老财匮，下廷议。辅臣方从哲与兵部尚书黄嘉善等频发红旗，督催经略杨镐进兵。〖2〗

是日，镐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约令镇、道各官誓师于辽阳演武场，宣军令。

明廷屡议攻金之策，至是议定四路进兵：中路之左（或称沈阳一路），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佐以总兵王宣、赵

梦麟，兵备副使张铨监其军，由浑河出抚顺关（今抚顺市东关岭山），攻金国之西；中路之右（清河一路），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备参议阎鸣泰监其军，由清河（今本溪县清河乡）出鸦鹘关（今新宾县苇子峪乡三道关村），攻金国之南；北路（开、铁一路），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兵备道佥事潘宗颜监其军，由开原出靖安堡（后改由三岔口，在今铁岭县横道子乡三岔子村），与北关兵马分路并进，攻金国之北；南路（宽甸一路），总兵刘綎为主将，兵备副使康应乾监其军，从凉马甸（今宽甸县与桓仁县一带）出边，而朝鲜兵马分路并进，以管镇江（今丹东市九连城乡）游击事都司乔一琦监其军，此路攻金国之东。四路中，杜松一路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今新宾县老城）。此外，以管屯田都司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军兵力十万有余，内朝鲜援军一万三千。

各路明军原定二月二十一日起各依期限陆续发兵到边，值十六日天降大雪，道路泥泞，复改二十五日。约定宽甸一路二十五日出口，余三路三月初一日出口，翌日至二道关（又称代岷关，在今新宾县西马尔墩岭上）合兵前进。军未发而师期泄，努尔哈赤尽征各路屯寨之兵集城中，严阵以待。而杨镐致书努尔哈赤犹故作虚言："大兵四十七万，将于三月十五日月明时兵分八路进发。"〖3〗

【考异】关于萨尔浒之役双方参战兵力，明、清史书记载分歧。清官修史书记载明参战兵力为二十万至二十七万，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满文老档·太祖》卷八。明方记载全辽兵力通计十万人左右（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二、卷五七八；《明经世文编》

卷四四三，薛三才《请剿奴酋酌议兵食第一疏》）。直接参战兵力则不足十万（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三朝辽事实录》卷一）。益以朝鲜、叶赫援军，不过十万余数。

至于金方参战兵力，杨镐于战败后称：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李广廉、李世愉推测，金国兵力约有十万，直接参战人数或略低于此数（《萨尔浒战役双方兵力考实》，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 年，4 期）。孙文良、李治亭等也认为金方兵员少于明军（《明清战争史略》74 页）。

三月初一日（4 月 14 日）

5 杜松一路军败绩。

杜松，陕西榆林人，出身将门世家。素骁勇，久历封疆，累功至总兵官，先后镇守延绥（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蓟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遵化县）、辽东（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轻启边衅罢职归里。四十三年（1615），建功于河套，复叙用。逾二年，蓟辽事多，特设总兵官镇山海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以松任之。四十六年（1618）张承荫战殁，明廷诏松驰援辽阳。松为将廉，但勇而无谋，刚愎使气〖4〗。出师途中，赤裸上身示围观众人曰：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害死耳！众人见其身刀箭瘢痕累累，无不咨嗟挥涕。

杜松一路原定三月初一日从抚顺关出边，初二日师次二道关，与它路合营前进。松欲立首功，先一日出抚顺，越五岭关，日趋百余里，直抵浑河。日暮，军欲止，不听。河流急，不结筏，策马径渡，军多溺死，而车营五百阻水不能渡〖5〗。松以前锋进，连克二小寨，益轻敌。本月初一日乘势趋萨尔

浒谷口。

金国侦卒以明师来袭入告。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聚议，以明师南北两路皆山，险且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兵。时方筑城界藩山（今抚顺市东李家乡境内铁背山）上，夫役一万五千人，以骑兵四百护卫，闻杜松军至，遣精骑伏谷口以待，松军过将半，伏兵尾击之，追至界藩渡口，与筑城夫役合据山旁吉林崖（今抚顺县哈达乡上年马村西）。明日，松引大军围崖，别遣将屯萨尔浒山（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率两旗兵援界藩，亲统四旗兵攻萨尔浒明军。日未落时两军接战，明兵恃火炮，忽天色霾晦，咫尺间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战。金兵从暗击明，万矢雨集，发无不中。而明兵从明击暗，铳炮皆中柳林。金兵乘晦色逾堑拔栅，明军大溃。往援界藩两旗，先遣千骑汇合山上兵，据高驰下，与山下兵夹攻。明军被冲为数队，大败，松中矢死，梦麟、宣皆殁于阵。横尸遍野，浑河中旌旗器仗及漂尸如春汛融冰旋转而下。金兵追亡逐北二十里凯旋。时车营五百尚阻浑河，而松已败。〖6〗

松方出师，旗纛折为二，观者以为不祥。李如柏佯洒酒拜送曰：吾以头功让汝。松慷慨不疑，临行扬言：吾必生擒敌酋，勿令诸将分功。如柏复遣人语之曰：李将军已自清河抵敌寨。松踊跃向前，终至陷灭。

明日（三月初二日），马林一路军败绩。

初一日，马林率开、铁一路明军至三岔口（今铁岭县横道子乡三岔子村），闻杜松军已先出一日，亦仓皇疾出，营于稗子峪（今抚顺县哈达乡富尔哈村西板石沟），夜闻杜松军败，军中大哗。急至尚间崖（今抚顺县哈达乡上年马村西

西山城子一带），据险排阵。皆列大车拒骑突，浚壕三周，列火器壕外，更布骑兵于火器外，士卒皆下马，结方阵壕内。〖7〗派监军潘宗颜领一军驻三里外斐芬山（今抚顺县哈达乡上年马村西大排子山）；而杜松后队游击龚念遂领一军营于斡珲鄂谟地（今抚顺县哈达乡附近），互为犄角。

努尔哈赤于西线灭明军主力后，乘胜挥戈北上。明日（初二日），先攻龚念遂营。四贝勒皇太极引千骑横冲之，步兵继进，专攻一隅，砍其车，破其盾。努尔哈赤方挥军登山，据高下击，见马林营内兵出与壕外兵合，知敌将迎战，急止兵勿登山，皆下马步战。传令未遍，明兵已从西突至。大贝勒代善策马直扑敌阵，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挥二旗兵继进，后至之六旗兵皆不及布阵，纵马驰突，人自为战。诸贝勒兵横贯敌阵出其背，与大军内外夹击，呼声震天。马林甚恐，一战而败，策马先奔。明兵瓦解，死者枕藉，流血成河，溪水为之赤。复破潘宗颜军于斐芬山。明将官多战死，仅马林收残卒逃开原。叶赫兵进至中固城（今开原县中固村），风闻明军败绩，中途遁还。

马林，将门子。父芳，起营伍，十余年为大帅，威名震边陲。林由父荫累官至大同参将。万历二十七年（1599），为辽东总兵官。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尝陈边务十策，语多触文吏，帝留中不报。税使高淮横恣，林力与抗。淮劾奏之，坐夺职。久之，遇赦免。辽左用兵，以故官从征。〖8〗初，林未出，宗颜上书经略杨镐，谓“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不听，果败。〖9〗

又两日（初四日），刘綎一路军败绩。

刘綎一路因道路险远，约先期出边，上月二十六日出宽甸（今宽甸县县城），过亮马甸（今宽甸县到桓仁县一带）。山道陡峭，马不成列，雨雪交加，进军迟缓。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军一万三千人入，借口赍粮将尽，后继未至，中途延宕。綎遣裨将督催，谓其并非无粮，乃故意逗留观望，畏敌太甚。綎与经略杨镐素不和睦，先是会议进兵，綎谓兵饷未充，士卒未集，不可以战，待四五月再大举。镐怒，使亲信持红旗督阵。綎惧以失期见罪，故屡督朝鲜军速进。〖10〗

二十八日，明、朝军越牛毛岭（今桓仁县境之牛毛大山），林木茂密，咫尺不分。日暮，驻牛毛寨（今桓仁县四道河子乡大甸子村附近）。此前，沿途皆山，道路险阻，金兵砍大木塞路，行军甚艰。过牛毛寨后，道里平坦，无高山峻岭，然川涧险恶曲折，水深没腰。金兵五百守董鄂路，闻明军至，迎战。綎纵兵围数重，金兵寡不敌众，伤亡五十余，余众溃围出。綎遣标下偕通事往谕，谓我有七种火器，汝不可当，须速来降。所经屯寨，尽行焚毁。

綎制军严，军行均持鹿角，遇敌则置鹿角于地，转瞬成营，敌骑不能冲突，军兵得以列置火具，攻守自如，且所部炮车火器甚锐。于是金军遣降卒持杜松令箭往，伪言西路军已薄敌城，督催速进。綎不知松死，但以无号炮相诘问，降卒诡词而返，急令传炮。炮未传前，綎心已动，恐杜将军专其功，令诸将拔营而东，行未二十里，炮声益喧，心摇摇惟恐足之不前，乃下令弃鹿角疾行〖11〗。

本月初三日，綎令侦探前路，明晨回报：嘉哈岭（今新宾县红庙子乡大青沟与桓仁县汪于沟村之交界山岭）外绝无敌警。遂急驱先行，数十里间，明军分掠部落，不成行伍。

杨镐闻两路败讯，急檄如柏、綎二军撤还，惟如柏得檄还，而綎军涉险深入三百里，尚未知二路败信。进至阿布达里冈（今新宾县榆树乡噶巴赛村南，与桓仁县交界处），姜弘立所领朝鲜军亦至富察（又称富车，在今桓仁县铧尖子镇红塘石村至东堡一带），距金国都城赫图阿拉五十余里。

努尔哈赤既败两路兵，乃速派大贝勒、二贝勒、四贝勒率胜利之师日夜兼程赶赴南线，留兵四千守都城。大贝勒代善领三万余骑乘夜疾驰，是日拂晓过嘉哈岭，隐伏山谷，不意突出，与明军接战。四贝勒引右翼兵出其上，从高处冲击。明军殊死战。大贝勒又引左翼兵出其西，冒杜松军旗帜，著其衣甲，骗入綎营，大呼格杀，明军遂溃。綎退入后军，寡不敌众，力战死。

【考异】刘綎之死，一称自尽。见《光海君日记》卷一二八："贼大兵奄至，弥满山野，铁骑隳突，势莫敢敌，蹂躏厮杀，一军就尽，都督以下将官坐于火药包上放火自杀。"《通州康氏世谱》载《楚冠堂公自述》说同。一称战死，《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谓綎鏖战不已，"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明史》卷二四七本传亦记其战死。

养子刘招孙，最骁勇。突围，手格杀数人，亦死。士卒逃脱者无几。〖12〗

时监军康应乾、游击乔一琦同麾下与朝鲜军营于富察之野。大贝勒代善等集合八旗劲旅往攻之。朝鲜兵连日饥渴，惊慌焦虑，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军心涣散。或有抛弃军器，坐地不动者。将迎战，狂风骤起，沙石飞扬。应乾命发

火器，反击己营，军兵大乱。金骑兵分两翼，由远及近合围，势如破竹，瞬息间，掩杀几尽。〖13〗应乾以数百骑逃逸。一琦逃入朝鲜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惧，率众降。一琦投崖死。

綎，将家子，父显，部曲多健儿，綎拥以自雄，于明将中最骁勇。少年立功黔中，曾列骏马五十余匹，跳跃其间，来往轻如舞蝶。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人称“刘大刀”。援朝抗倭于大营誓师，斩三牛，头随刀落，刀三提而已。平生大小数百战，征缅甸、征播州、援朝抗倭、征四川杨应龙，均建殊功，威名行海内。杜松、刘綎战死，明廷震悚〖14〗。

是役，明朝倾天下之力，尽征宿将猛士及朝鲜、叶赫精锐，四路出击，以期金国不能兼顾。明、金兵力相去无几，而金国正确决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5〗，集中精锐先破其一路，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故数日内三路皆破。

先是，经略杨镐方议四道出师，御史张铨驰奏言：敌山川险易，我未能悉知，悬军深入，保无抄绝？且突骑野战，敌所长，我所短。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也。为今之计，不必征兵四方，但当就近调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抚北关以树其敌，多行间谍以离其党，然后伺隙而动。若加赋选丁，骚扰天下，恐识者之忧不在辽东。又言李如柏、杜松、刘綎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又言镐非大帅才，而力荐熊廷弼。〖16〗皆不听。

是役，明方除参战朝鲜兵外，调动明军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其中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三百一十余人，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损失马骡驼二万八千六百余匹；遗弃甲仗军资山积〖17〗。明、金双方攻

守之势因此逆转。

萨尔浒之役大败，明朝内外人心惶惶，民间尤甚。山海关以内，讹言四起，居民各思奔窜。

二十八日（5月11日）

6 明大学士方从哲题：三路失利，全镇空虚，请就辽镇籍民为兵。辽自宁前（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以及辽（今辽阳市老城）、沈（今沈阳市）、开（今开原县老城区）、铁（今铁岭县）、金（今金县）、复（今复县西北）、海（今海城县）、盖（今盖县）大城十余，每城不下二三万众，此外各处城堡屯寨难以悉数，总计当有四五十万，若汰其老弱，选其强壮，可得精兵十余万人。万历帝命有司妥议以闻。

7 是月，杜松、刘綎、马林三路攻金国，全军覆没。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虎墩兔憨）乘机从佛延寺小盘岭至虎头关正北台驻营，距边十五里，遣使胁赏。辽东巡抚周永春上言：广宁一线，为全边咽喉之地，守备单弱，万一插汉（察哈尔）狂逞于西，建州（金国）随继其后，则辽左之危不忍言矣。万历帝命总督汪可受移驻山海关，申饬蓟、辽边备。〖18〗

四月初三日（5月16日）

8 努尔哈赤曰：战马羸弱，当趁春草喂养，我欲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使农夫得耕于境内。于是亲往察看城基。又择旷野处牧马。

9 是月，明廷敕锦衣卫右都督李如桢为征虏前将军总兵官，镇守辽河东兼备倭总兵官，往代如柏。

如柏，宁远伯李成梁次子，由父荫为锦衣千户。数从父出塞有功，擢蓟镇副总兵。万历十六年（1588）御史任养心言：李氏兵权太盛，姻亲厮养分操兵柄，环神京数千里，纵横盘踞，不可动摇。如柏贪淫，跋扈尤甚。不早为计，恐生他变。帝乃解如柏任。久之，起故官。御倭援朝之役，进都督同知，寻任贵州、宁夏等处总兵官。以疾归，家居二十余年。会张承荫战殁，诏以故官镇辽东。而如柏及诸弟放情酒色，已无复少年英锐。

初，萨尔浒之役，如柏衰懦不才，逗遛独全。御史、给事中交章论劾，给事中李奇珍连疏争尤力。疏中指称如柏曾纳奴（努尔哈赤）弟素儿哈赤（舒尔哈齐）女为妻，现生第三子，致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19〗，请迅速械系，以快公愤。万历帝念李氏父子勋劳，仅下诏令如柏回京候勘。〖20〗

如桢，成梁第三子，由父荫为指挥使，屡加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卫。掌南、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房，列环卫者四十年。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朝议谓李氏世镇辽东，边人惮服，非再用李氏不可，于是使如桢继为总兵官。

五月

10 朝鲜咨报明廷：建州移书称后金努尔哈赤，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慢。

【考异】朝鲜国接此书原在四月二十日，称来书印文有“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国）天命皇帝’七个字”（《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九）。所谓“篆样番字”，即老满文字，“天命皇帝”应为“努尔哈赤”之译写。明廷接朝鲜咨报当在本月（《三朝辽事实录》卷一《山中闻见录》均系于本月）。《明神宗实录》六月庚午（十九日）载：“近如朝鲜咨报所云：辄敢建国改元称朕。”“近如”云云，时间不确，故仍系于本月。

六月初八日（7月18日）

11 穆哈连奉命收东海虎尔哈部遗民千户、丁男二千而回。努尔哈赤出城迎接。置酒二百席，宰牛二十只。赐为首酋长每人男妇各十人，马十匹，牛十只，衣五件；次一等，赐男妇各五人，马牛各五匹只，衣三件，房田等物皆给。

十六日（7月26日）

12 金国取开原。初，明总兵马林丧师于尚间崖，仅以数骑免，降职使守开原。时蒙古宰赛、煖兔许诺助明兵，林与之结约，恃此不设备。

至是，努尔哈赤统兵四万攻开原，军行三日，天雨河涨。遣兵百人，沿途扰掠，佯攻沈阳方向。侦卒回报开原路无雨不泞，遂进军。清晨，近开原城。林列众兵城外，分少兵登陴守城。金军先败其东门外兵，溃兵争入城，乘势夺门，掩杀间，攻城兵云梯未竖已逾城入，城上四面兵皆溃。城外三面兵见城破，大惊冲突走，被金兵尽截杀于壕内。林以下将官及兵卒多殁于阵。〖21〗

开原城大而民众，物力丰饶，金兵入城清理人畜财物，用牛马车辆运金钱财货三日未尽。将士论功行赏毕，毁开原城墙，焚公廨并民间房屋，遂回兵。开原一带原有士民男妇十万余口，生逃者约千余人。明辽东巡抚驰书杨镐，欲将牛车数十辆载死尸，于城外分别男女埋之，无敢往者。〖22〗

开原为明辽东都指挥使司北境重镇。元朝于当地设开元万户府，开元路（治所在今开原县老城区），兼置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府。明初改开元为开原，并设三万卫、辽海卫、安乐州于此。城西北有金山，东、北皆岭。西有大清河、东有小清河，两河汇流下入于辽河。又北有上河，东北有艾河，合流后谓之辽海，即辽河上源。又北有金水河，北流入边外之松花江。又镇北关（今开原县威远堡乡）在东北，广顺关（亦称镇南关，在今开原县清河镇）在东，又西有新安关（今开原县庆云堡乡西双楼台地方），西南有清河关，南有山头关。〖23〗城东邻金国，西接蒙古内喀尔喀炒花、宰赛等部，迤北则海西叶赫部，地位重要。开原失，明辽东边防岌岌可危。

时辽东自鸭绿江东南起至西北一带城堡，除抚顺、清河失陷外，如永甸、新甸、长甸、瑷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散羊峪、马根单、东州、会安、白家冲、三岔、抚安、柴河、松山、靖安、威远、镇北数十堡皆弃去。独辽阳、沈阳为河东孤注。

二十二日（8月1日）

13 明廷擢熊廷弼经略辽东。先是，廷弼巡按辽东，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虑辽左必危，上疏请募兵厉械，收北关为战守计，而廷议多忽之，置不用。

及杨镐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其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辽东。廷弼方家居，闻命，昼夜兼程二百余里入京候敕书。未出京，开原失。廷弼上言：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疏入，悉报允行，且赐尚方剑重其权〖24〗。

14 是月，努尔哈赤迁都界藩城。初，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筑城居住，并在此称汗建国。萨尔浒之战前，遣夫役万五千人往界藩山筑新城。至是，借口天暑不复还都，命兵马均于界藩一带驻牧，并建宫室及诸臣兵民庐舍于界藩城内。〖25〗界藩距沈阳百余里，距辽阳二百余里，地势险要，逼近明境。金国移都界藩，且战且守，俯瞰辽沈，志在必得。

七月二十五日（9月3日）

15 金兵克铁岭。铁岭与开原，唇亡而齿寒，开原陷落，铁岭亦危。

铁岭城，明初设卫，即铁岭卫，西有辽河，南有汎河，又南有小清河，俱流入于辽河。南有汎河城，东南有奉集

堡，南距辽阳二百四十里。〖26〗其时，经略杨镐驻沈阳，令游击王文鼎守铁岭，李如桢以兵五千三百屯沈阳，副总兵贺世贤以兵五千七百屯虎皮驿（今辽阳市北柳条寨）。铁岭守军恃两帅为声援。

铁岭城周附郭十余里，分内外城。城中皆官弁宅第，复以卫城狭窄，居民多分处城外。铁岭系李成梁宗族坟墓所在，家资富赡，势力雄厚。第宅之盛，器用之奢，无与匹敌。城东门外建有别墅，称万花楼，台榭之盛，甲于一时。〖27〗

至是，努尔哈赤从三岔堡（今铁岭县横道子乡三岔子村）入攻铁岭。城外各堡明兵俱退入城，不得入者皆溃散。金兵攻城北隅，守将督兵拒守，枪炮矢石交下。金兵竞登云梯，摧锋突入，城上兵惊溃，余众尽歼灭。

初，总兵李如桢守铁岭，兄如柏还京，族党部曲富资者悉随之西行，城中为之一空。如桢旋以孤城难守，还屯沈阳。至铁岭被围，拥兵不救，城遂下。〖28〗金兵杀掳铁岭及各屯逃难人口二万余，焚卫所廨舍、军资仓库，掳车马骡畜数万计。〖29〗

16 是夜，蒙古内喀尔喀洪吉喇特部长宰赛领扎鲁特部巴克与巴雅尔图岱青、色本、科尔沁部长明安之子桑噶尔寨等约二十人共领兵万余星夜至铁岭城外，伏于禾地内。及天明，有出城牧马者约十人，宰赛兵发矢追杀。金兵出城追至辽河，杀死溺死者甚众。生擒宰赛并二子色特希尔、克石克图及巴克、色本、桑噶尔寨等酋长十余人，兵一百余人。〖30〗

内喀尔喀五部中，宰赛兵强马壮，势力最盛。藐视诸部，恣意逞强，曾自诩为高翔天涯之鹫鸟、兽中之猛虎。至是兵

败被擒。努尔哈赤与宰赛素有积怨：一、夺取原聘叶赫锦台什之女〖31〗。二、所属村屯，无故侵扰。三、派遣使者，无故杀死。四、与明朝盟誓伐金，以图厚赏。五、偷袭铁岭，杀金军牧马人。〖32〗虽然，并未死之，乃囚于钟楼内。

宰赛等被执，蒙古诸部震惊。时内喀尔喀五部之主炒花（乌齐叶特部长卓礼克图洪巴图鲁）已入老境，宰赛年富力强，为诸部盟主。金国以其为人质，诸部不敢妄动。

17 是月，明廷命熊廷弼重整边防。初，廷弼受命未行，开原已失，至是方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军民一时尽窜，辽阳岌岌可危。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祭死节士，诛贪官。

廷弼初抵辽，即躬亲巡历，自虎皮驿（今辽阳市北柳条寨）至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近敌阻之，廷弼曰：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乃鼓吹人。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奠死事者，遂经奉集堡（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奉集堡村），相度形势而还。所至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人心始安〖33〗。

18 蒙古内喀尔喀炒花部攻陷十方寺堡（在今沈阳市新城子区石佛寺村）。

八月十三日（9 月 20 日）

19 明廷逮杨镐下狱。初，四路兵败，镐欲推卸己责，归咎杜松要占首功，先期出边，误中敌伏。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亦称明军败殁乃因杜松失职：先期竞进，其失一；刚愎自

用，其失二；队伍错乱，为敌所击，其失三；擒夷克寨，不加旁哨，被诱入伏而不知，其失四；将兵不习，背水而战，其失五；轻骑深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其失六。智不能料敌，谋不能御众，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34〗御史杨鹤等则弹劾杨镐失机，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35〗万历帝不问。至是开原、铁岭相继失，言官交章弹劾，下诏系狱。崇祯二年（1629），论死。〖36〗

二十二日（9月29日）

20 金国灭叶赫。先是，金国屡征叶赫不克，至是乘萨尔浒大捷再发兵。叶赫城（今吉林省梨树县东南叶赫河畔）防守严密：其外大城用石砌筑，石城外竖木栅，内又为木城，城内外大壕凡三道，其中坚则一山突起，凿山岩使峻绝，而垒石城其上。城内又建木城，中间矗立八角明楼。是为老城，又曰东城。迤西又建大城一座，曰西城。时叶赫贝勒锦台什居东城，布扬古居西城，互为犄角。城池之险固十倍于开原、铁岭。

初，努尔哈赤集众议此番攻取何先，或曰当先辽阳，倾其根本；或曰当先沈阳，溃其藩篱；或曰熊经略已到彼处，必有备，当先北关，去其内患。降将李永芳请汗定夺。努尔哈赤曰："我意当先取北关，免我内顾，将来得用全力去攻辽沈。"〖37〗遂命贝勒皇太极率健卒西向围布扬古城，亲率一军取锦台什城。

是日晨，大军至城郊。兵丁盔甲明如冰雪，旌旗剑戟如林。大兵压境漫山遍野，前后不绝如洪流，威势可畏。叶赫军民遥望，无不惶然。日方升，努尔哈赤率大军攻锦台什城。

兵丁分队破其外城。汗令锦台什降。锦台什不从，且高声言：吾非汉人，乃巍然男子，吾亦有手，岂肯降汝？惟有死战而已！遂令兵强攻。两军矢发如雨。金兵推战车拥至，城上滚放巨石药罐檑木。金兵不退，张牛皮蔽矢石，拆其城，前者死伤，后者继之，拆城而入。城上兵抵杀一阵败走，四面皆溃。汗遣人招降，城中军民俱降。

锦台什携妻登所居高台，屡劝不降。其妻见状，携稚子急趋而下。锦台什执弓，与侍从重整盔甲相持。金兵挥斧毁其台。锦台什纵火自焚，房舍尽燃。攻台兵方撤，锦台什身被火炙，由上滚落，金军捉而缢之。布扬古闻东城已破，大惊，穷蹙出降。努尔哈赤借口其降而不屈，亦缢杀之。是役，明朝助叶赫守城将弁，均被戮。

金军乃将两城军卒、境内部落尽驱而回，人数累万。选其中精壮九千余名，编入八旗。〖38〗先是金国之所患者北关，及其破灭，国中人无不喜悦，曰：叶赫、开原、铁岭尽破，辽东更何恃乎〖39〗？

初，开原、铁岭相继陷，北关益孤，恃与虎墩兔憨（林丹汗）、煖兔联姻为援。既而宰赛以争掠铁岭，为金国所获，因系之以钤制诸部，故诸部俱观望不敢救。北关亡，沈阳明军闻之惊溃。熊廷弼急遣守道阎鸣泰往抚，至虎皮驿，大哭返。

至是，金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

九月七日（10月13日）

21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开、铁失陷，参罢总兵李如桢。

如桢于本年四月继任辽东总兵，藉父兄势，又自以锦衣近臣，不甘居人下。未出关，即遣使与总督汪可受论均等礼，朝议哗然，始怏怏往。既抵辽，经略杨镐使守铁岭。后以孤城难守，还屯沈阳，仅以参将丁碧等留守，力益弱。待金兵临铁岭，如桢拥兵不救，城遂失。

言官交章论列，经略熊廷弼亦论如桢“十不堪”，谓：“建州陷开原，饱扬捆载，不能遮击。铁岭与宰赛争杀，不能乘其敝。更虚报西虏（蒙古）三万围镇西（今铁岭县镇西堡乡），致辽、沈惊窜。愿急调李怀信代将。”〖40〗如桢乃罢任。天启初，言者复力攻，下狱论死。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追念成梁功，特免死充军。如柏、如桢相继罢任论罪，辽事益不可为。

先是，经略熊廷弼以河东总兵李如桢驻沈阳，恐其独力难支，又委河西总兵李荣先助防，马步军不下二万，又以总兵贺世贤统万兵驻虎皮驿，为之声援。自以为可保无虞。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各营军丁忽闻金军克北关，纷纷南奔，各将不能禁。诸将归告廷弼，谓敌攻沈阳，诸军必败，沈阳败，辽阳不攻自溃，不如还守辽阳，厚集兵力，人众胆壮，可保万全。廷弼亦执此议。

至是廷弼疏称：辽阳、沈阳皆河东腹心内地，自东失抚顺、清河，北失开原、铁岭，而沈阳遂为辽阳之冲边矣。此时风声鹤唳、草本皆兵，气候至此，有非人力之所得而为者。不如固守辽阳数月，选练人马，整造器械，俟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贼？〖41〗得旨：廷弼酌缓急为进退。廷弼因决策守辽阳。辽阳城周四十里多坍塌，廷弼督人浚壕筑垣，凿两河引水环城，密布火器环城上下。〖42〗

辽东明军额虽十万，实只八万有余，散处二千里。各营最多者马步不过千余，其逃亡者十之二，老稚者十之五，稍稍强壮者不过十之三四。〖43〗兵力本单弱，且疲于奔走，及杨镐以四路进兵，以贺世贤等各城戍守，均以分兵败绩。廷弼莅任，始倡集兵固守策。

十月二十二日（11 月 27 日）

22 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致书于努尔哈赤。林丹汗嗣位时年仅十三，柔懦无力，蒙古各部离心离德，女真各部互争雄长。阅十年，英姿风发，势力再起，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斯汗”，士马强盛，横行漠南，频扰明边。其间建州女真势力亦坐大，海西叶赫部锦台什苦其压迫，乃联姻蒙古，以相抗衡。其一女嫁内喀尔喀洪吉喇特部酋宰赛，二孙女一嫁察哈尔部林丹汗，一嫁别部酋长桑噶儿寨（即林丹汗叔脑毛大之孙）〖44〗。

至本年，努尔哈赤力挫明军于萨尔浒，取开、铁，擒宰赛，灭叶赫，势甚锐。明廷因有“以夷攻夷”策，遂复林丹汗“市赏”，唆其协力剿金，冀收渔翁利〖45〗。

林丹汗亦不乐见建州势力坐大，侵及己利。至是，遣使赍书于努尔哈赤。书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思汗谕：致问水滨三万诸申之主恭敬英明汗安居无恙耶！明国与我二国昔为仇敌。我闻午年（1618）至未年（1619），尔骚扰明国。此未年夏，我亲至广宁，降服其城，收取贡赋。今尔出兵广宁城，我将钳制于尔。我二人素无衅端，若我所服之众为尔所得，则我有何名？若不听我此言，则我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前时我等遣使往来，后因尔使者捏告我骄

慢，遂相断交，若以我言为是，尔遣前使前来。”林丹汗书辞倨傲，努尔哈赤命暂羁来使，待遣归时亦书恶言以相报。〖46〗

23 是月，辽地大雪，多冻饥。明谍报称建州（金国）遣兵，谋焚海州军粮，绝饷道。巡抚周永春以闻，请增兵戍镇江，以卫朝鲜贡道。经略熊廷弼檄总兵柴国柱屯虎皮驿，苦于饷匮，还辽阳。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6 日）

24 先是，铁岭之役，蒙古内喀尔喀洪吉喇特部长宰赛等被擒，诸部观望不敢救。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长卓礼克图洪巴图鲁（即炒花）〖47〗与五部酋长遂致书努尔哈赤求和。其书曰：宰赛屡启衅端，诚为有罪，但明国乃敌国，如征之必同心合谋，直抵山海关，负此言者，天神鉴之，倘与之和亦同议定。若明国所输财物厚汝薄吾，汝毋受；厚吾薄汝，吾亦不受。能践此言，名闻远近，不亦善乎？〖48〗

至是，金国十部执政之汗、贝勒等与内喀尔喀五部之首领扎鲁特部桑噶尔寨、多尔济、内齐汗、鄂勒哲依图、额腾、毕登图，乌齐叶特部洪巴图鲁、奥巴、岱青、额森、巴拜，巴林部额布格德依洪台吉、乌巴什杜棱、古尔布什，巴岳特部达尔汉巴图鲁、恩格德尔、桑噶尔寨、布塔齐杜棱，洪吉喇特部（弘吉拉部）莽古勒岱会盟于冈干塞忒勒黑。

【考异】金国参与会盟者，《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记为：“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考《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文为：“十塔坦执政之昆都仑庚寅汗、古英巴图鲁（即代善）、阿

敏台吉、莽古尔泰、洪台吉（即皇太极）、德格类、阿济格阿哥、杜度、布尔杭古，德尔格勒”（《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二辑 190 页）。庚寅汗即努尔哈赤，说明汗本人原包括在十固山执政之内，而后修诸书意在突出汗地位，改为“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显误。又“十固山执政王”一称，《满文老档》卷十三译文为“十塔坦执政贝勒”，“塔坦”与“固山”对应，均为“部”义。《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却按“固山”后起义将上称直译为“（满洲）十旗执政贝勒”。满洲至多只有八旗，如何出此十旗？如此修改，殊失历史原貌。

双方遂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立誓：结为联盟，与明国修怨，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必同议；若毁盟，则夺其寿算，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践此盟，天地祐之。又定，宰赛归期，待五部同征明国得广宁后再筹之。

阅两年，喀尔喀部以牲畜万头赎宰赛归，并送二子一女为质。

金军连破开、铁，取北关如摧枯拉朽，生擒宰赛，威慑蒙古各部不敢妄动，视辽沈地区已如俎上肉。

二十一日（12 月 26 日）

25 金国数万骑自开原松山堡（今开原县松山堡乡）入，复拥众入龙潭口，又往开、铁驮运窖粟。

先是，明经略熊廷弼倡集兵固守策，至是又进坚守渐逼策，略谓：今日制敌之说有三，曰恢复，曰进剿，曰固守。而此时语恢复，语进剿，未敢草草。不如分布险要。然守亦未易。顷者臣亲至各边相度地形，敌之出路有四，东南

为碛阳（今凤城县碛阳乡东），南清河（今本溪县清河城乡），西抚顺（今抚顺市北），北柴河（今铁岭县柴河堡乡）、三岔儿（今铁岭县横道子乡）间，俱当设重兵。而镇江（今丹东市九连城乡）南障四卫（即右屯、盖州、海州、复州四卫），东顾朝鲜，亦不可少，此分布险要之大略。

四路首尾相应，每路设兵三万。镇江设兵两万，分屯义州、镇江，夹鸭绿江而守。如敌犯朝鲜，四路分捣以牵之。敌与四路相持，则镇江、朝鲜合兵而捣之。使四路总为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合路联络之大略。

清河、抚顺、三岔儿，山多漫坡，可骑步并进，当用西北兵。宽、碛林箐险阻，可专用川兵。镇江水路之冲，当兼用南北兵。此酌用兵将之大略。

善行师者，行必结阵，止必立营，贮收刍粮，兼作退步，且兵马既随各帅往边，辽城空虚，宜再设兵二万驻辽阳，以壮中坚。海州、三岔河设兵万人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万人防护海运，以杜南侵。各边划疆而守，小警自为堵截，大寇互相应援，选其精悍者迭出以挠之。此征行居守之大略。

敌兵近十万。今议官兵十八万，马九万匹，而现在兵虽近八万，尚在沙汰，难作实数。每兵一名，岁计饷银十八两，兵十八万，需饷银三百二十四万。内每军月给米五斗，需粮一百零八万石。又每马每日给豆三升，九万匹需豆九十七万二千石，又需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此皆一毫不可裁者。疏入，万历帝是之。

时辽事孔棘，章奏盈车，议论多朽腐不适用。廷弼身历

各塞，决意当大任挽颓澜，擘划周详，终因朝中掣肘而壮志难酬。

十二月二十二日（1620年1月26日）

26 明辽东新募援兵多溃。先是，辽阳人刘国缙坐大计贬官〖49〗，及辽事起，廷议任用辽人，遂以兵部主事赞划军务。国缙主张招募辽人为兵，所募一万七千四百余人，分置镇江、宽甸、瑷阳、清河等处。及是清河兵全伍散去，镇江、宽甸、瑷阳兵亦逃亡过半。熊廷弼奏闻于朝，诏旨切责国缙，令廷弼设法查拿处置。

27 是月，明廷再加天下田赋。议于旧额之外，以明年一年为限，再于直省田地按亩加派。于是复加三厘五毫，增二百万有奇。〖50〗

28 是年，明廷于天下加赋八百万两，辽饷三百二十四万两，车三万七千辆，牛七万四千头，关门日造器械，辽东饷司岁五百余万两。〖51〗

〖1〗《满文老档·太祖》卷八。

〖2〗《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3〗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九、卷五百八十；《满文老档·太祖》卷八。

〖4〗《明史》卷二三九《杜松传》。

〖5〗《圣武记》卷一。

〖6〗《明史》卷二三九《杜松传》。

〖7〗《明史》卷二一一《马林传》。

〖8〗《明史》卷二一一《马林传》。

〖9〗《明史》卷二九一《潘宗颜传》。

〖10〗《栅中日录》，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3辑。

〖11〗《明季北略》卷一《刘杜二将军败绩》。

〖12〗《明史》卷二四七《刘綎传》。

〖13〗《栅中日录》。

〖1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15〗《建州私志》卷中。

〖16〗《明史》卷二九一《张铨传》。

〖17〗《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18〗《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汉寇边》。

〖19〗《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二。参见：《启桢诗选》周宗建《边事有感》四首，有句云："胡女自专帏幄重，将军终负策书盟。"自注："李如柏纳胡女为妾。"许重熙《五陵注略》言李如柏娶努尔哈赤侄子为妾，生子。

〖20〗《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柏传》。

〖21〗《明史》卷二一一《马林传》。

〖22〗《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23〗《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

〖24〗《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25〗界藩城原为哲陈部山寨，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攻取之。后重建此城，分设西卫城、宫城、东卫城。东西卫城从两翼卫护宫城。努尔哈赤在此居住一年三个半月，天命五年（1620）十

一月迁往萨尔浒山城。山城形制详见《抚顺地区清前期遗迹考察纪实·界藩城》。

〖26〗《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

〖27〗《辽左见闻录》（抄本），转引自《明清战争史略》88页。

〖28〗《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桢传》。

〖29〗《山中闻见录》卷二。

〖30〗《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一。

〖31〗叶赫部长原有两女，一为布斋（卜寨）女，原许嫁努尔哈赤，旋悔婚，留居叶赫，遂为老女，后嫁蒙古内喀尔喀部长炒花之子莽古尔代；另一为锦台什（金台石）女，先许嫁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后亦悔婚，嫁宰赛。见《东夷考略·海西》，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1辑58页。参见：孟森《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

〖32〗《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三。

〖33〗《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34〗《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

〖35〗《明史》卷二百六十《杨鹤传》。

〖36〗《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37〗《万历武功录》，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1辑。

〖38〗《乱中杂录》，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3辑。参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三；《三朝辽事实录》卷一；《经辽疏牍·朝鲜飞报虏情疏》。

〖39〗《乱中杂录》。

〖4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41〗《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三。

〖42〗《山中闻见录》卷二。

〖43〗《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六。

〖44〗《国榷》卷八二。

〖45〗《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三。

〖46〗《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三。

〖47〗卓礼克图洪巴图鲁即内喀尔喀五部之盟主乌齐叶特部长炒花，见《明代蒙古史论集》514—515 页。

〖48〗《满洲实录》卷六。

〖49〗大计，明代考核外官制度，规定三年举行一次。按一定标准考核后，分别奖惩升黜。

〖50〗《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5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清通鉴　前编　卷九

天命五年　（明泰昌元年）

庚申　公元1620年

正月十七日（2月20日）

1 努尔哈赤修书，覆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略曰：阅尔来书，汝为四十万蒙古主，吾为水滨三万人主，何故恃其众以骄吾国乎？闻昔明之洪武，取大都（今北京市）时，四十万蒙古摧折几尽，弃逃者仅有六万，不尽属汝，额尔多斯一万，土默特一万，阿索特雍谢布喀喇沁一万，此三万之众，据汝之右，任意纵横，于汝无与。即左三万之众，亦岂尽属于汝耶？三万且不足，乃以昔日之陈言骄语为四十万，而轻吾国为三万人乎？

吾国虽小，不似汝之众，吾力虽弱，不似汝之强，但得天地垂祐，哈达、辉发、乌拉、叶赫暨明国之抚顺、清河

（今本溪县清河城乡清河城村）、开原、铁岭等八处，俱为吾有。汝又阻我图广宁（今北镇县），谓系汝取贡处。尔我本无仇隙，何故为异姓之明遂欺天地所祐人主而出此恶言？独不思明之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不过以我兵威所震，明人畏我，故以利诱汝。且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汝果有知识，当与我同心协力，共图有仇之明。〖1〗

林丹汗接书不报，反羁押来使。

二十一日（2月24日）

2 朝鲜国王向明朝告急。初，萨尔浒之役，朝鲜国出兵助明，为金国兵所败，兵将或降，或阵殁。朝鲜国王李珲闻金国欲报复，屡向明廷告急，万历帝命加抚恤，于朝鲜贡道添兵把守。至是，金国兵既破叶赫，降宰赛，谋攻朝鲜。珲上疏乞救，略言：闻其设兵牛毛寨、万遮岭，欲略宽甸、镇江（今丹东市东北九连城乡）等处。宽甸、镇江与小邦之昌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等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望速调兵共相犄角，以固边防。〖2〗

时明辽镇塘报称朝鲜已与金国讲和，朝议遂谓朝鲜国王“阳衡阴顺，宜遣官宣谕，或命将监护”。至五月，李珲疏辩，略谓：伊以后金为号，而边臣书中却谓建州，因其本为天朝之部名；伊以可汗自称，而边臣书中却为马法，待之以番头也。又谓“二百年来血诚事大”。明礼、兵二部因请降敕晓谕以安其心。万历帝是其议。〖3〗

3 明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募新兵，分戍镇江、宽甸、瓦阳（今凤城县瓦阳乡）、清河等处，全伍皆逃。至本月，熊廷弼上言：以辽守辽之说，屡试不验矣。辽、沈、抚、清、镇江、宽、瓦皆敌冲，不多置兵，无以当其出入，而议者多主贵精之说，屯聚一处，相去数百里，必不能济事。〖4〗

二月二十九日（4月1日）

4 上年努尔哈赤与内喀尔喀五部部长盟誓时，钟嫩部长未至，至是遣使赴金国，照前例刑白马、乌牛，对天地盟誓。

三月初一日（4月3日）

5 努尔哈赤释扎鲁特部酋长色本还。色本立誓曰：吾与巴克弟兄二人，原与汗无嫌隙，因与有罪之宰赛同来，被汗擒获。蒙恩视吾如子，赐衣食豢养。今又释吾还，若不思报恩而如布占泰怀仇者，皇天后土鉴之，殃及其身，夺吾寿算。若此心不易，常思报恩，神祇祐之，寿算延长，子孙昌盛。色本归部，后为避察哈尔部侵扰，往依科尔沁，至天聪二年（1628），始率弟玛尼等归附金国。

6 努尔哈赤“论功序爵”，仿明制设武官制度。列总兵之品为三等，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其牛录额真俱为备御，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总、副、参、游、备，为明朝武职品级，但每级原无三等，惟总兵下或有副总兵之设。

先是，八旗官职缺乏严格统系，既有众额真（为八旗左、右翼长官）、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五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序列，复有昂班（大臣）、虾（侍卫）、札尔固齐等职

名。至是因有武官之设，八旗官员形成五级十五等，官员人数明显增加，内部等级更加层序化，遂成为贵族、官员享受政治、经济、法律特权之依据。〖5〗

初八日（4月10日）

7 费英东卒。

费英东（1564—1620），瓜尔佳氏，苏完（今吉林省双阳境）瓜尔佳人。戊子年（1588）二十五岁时随父投附努尔哈赤，得授一等大臣，娶褚英女为妻。率兵征东海瓦尔喀、安楚拉库（今松花江上游二道江一带）、赫席黑、俄漠惠苏鲁、佛纳赫、乌尔古宸（今俄罗斯滨海边区比金河一带）、木伦（今黑龙江省穆棱河流域）、海西乌拉等处，屡建功勋。乙卯年（1615）八旗定制，隶镶黄旗。任固山额真，总领左翼四旗。为著名“五大臣”之一，又任“大札尔固齐”，总理刑政。

天命三年（1618）率兵袭取抚顺，归途中遭明广宁总兵张承荫追击，坐骑受惊奔逃，遂挟万夫不当之勇回马大呼，直冲敌阵，敌军溃散。努尔哈赤誉之“万人敌”〖6〗。萨尔浒之役，率八旗劲旅力克明军主力杜松军。再创首功。后乾隆帝赋诗称赞他：“萨尔浒之战，冲锋首建功；遂成破竹势，直是冠军雄。”〖7〗

本月初叙功，授一品总兵官。费英东在内参赞机要，在外将师征伐，艰苦创业三十余年，位及人臣，至是殁，年五十六。努尔哈赤闻其殁，临丧恸哭，谓：“吾创业大臣渐有一二凋丧，吾亦不久矣。”〖8〗崇德元年（1636）以开国勋臣配享太庙，追封直义公。

初十日（4月12日）

8 先数日，努尔哈赤命于佛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驻甲兵三千，纽尔门及新董鄂、呼兰三路驻甲兵一千。又命二万甲兵至界藩城（今辽宁省抚顺县李家乡境内铁背山上）。是日，率八旗兵沿明旧边，于尚间崖、扎克丹、德力石四处筑城。六日内完工。遂议由界藩城迁都萨尔浒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大伙房水库东南萨尔浒山西北山冈上），努尔哈赤亲往勘视，指拨众贝勒建房地址。

十二日（4月14日）

9 明朝复加派辽饷。时辽饷缺乏，经略熊廷弼言：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1620）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现贮库银仅二万余两，止足正月。未领粮料支用，各仓粮草止数千石，尚不敷补支去年十二月未领之数。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瘐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

疏入，下户部等衙门议：辽东一年需饷八百余万，两次加派，每亩七厘，不过四百万。即使地亩加派尽行解到，辽饷尚少一半，乃四分五裂各分支取，其余有几？因定各直省田地每亩再加派二厘，以敷兵、工二部之用。〖9〗奉旨通行。

通计前后三次加派，每亩共增九厘，全国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及贵州而已。〖10〗

巡按江西御史张铨言："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譬之一身，辽

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之请，叫阍不应，加派之议，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11〗

四月十七日（5月18日）

10 先是，努尔哈赤致明朝书，略曰：昔日辽东地方文武众官，与我盟誓，众人议定，上书与帝（指明万历帝），并于帝界刑白马歃血祭天，设碑碣誓以无论汉人、诸申（女真），毋逾帝界等语。如此盟誓，然尔等竟抗天意，违誓出边，致酿成我之七大恨。我之兴师，非为衣食匮乏。天赐我之地，出产财货，有三色貂皮、黑白红三色狐皮、猞猁皮、豹皮、海獭皮、虎皮、水獭皮、灰鼠皮、黄鼠皮、貉皮、鹿皮等；有棉、丝、布、葛布、盐及金、银、铁等。应有尽有，衣食皆足。

此次兴师，非图他人之财，欲占他人之地，乃因对天盟誓以后，仍受欺凌而不得安生之故。尔如欲罢兵修好，我亦无异议。尔等曾以即行加赏、等候皇帝诏书等语诓骗喀尔喀五部，却食言不予。致彼恼怒，与我会盟，合谋征明。

尔如欲罢兵修好，理应自释前愆，对与我合谋之喀尔喀诸贝勒，除原赏外，再行加赏。再者，为释我七恨，当放弃辽东，以辽河为界，使我三国安然相处。辽东以海兰至太子河为界。尔欲各安生业，则复誓天地。至于辽河以东之辽东地方，如何割划，以偿我之七恨，仍俟尔等回报。

因各系国家，可彼此通行贸易。

尔若以我言为是，则速作答复，否则，各仍动兵不止。天若以尔为是，尔可驱我至白山（长白山），天若以我为是，我亦必至尔南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论何时，终罹灾殃矣。

至是，努尔哈赤将此书转寄内喀尔喀五部部长，并附言云：我以为尔等不至偏袒明国，尔喀尔喀都楞洪巴图鲁（杜棱洪巴图鲁，即喀尔喀五部之盟主炒花），额布格德依黄台吉之心，定以令名道义为念，与我合谋攻明。惟恐诸小贝勒（指蒙古部长）及大国（指蒙古诸部）之人欲与明修好，念及都楞洪巴图鲁、额布格德依黄台吉之情面，遂寄此书云。〖12〗

上年冬，都楞洪巴图鲁因侄孙宰赛部为努尔哈赤所破，被迫与金国结盟，共抗明朝，然心犹未定。努尔哈赤因写是书以警告之。未几，都楞洪巴图鲁等背盟，复与明通好。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复被金国击破，内喀尔喀五部亦被征服。

11 是月，明朝谍报金国兵潜师海（今辽宁省海城县）、盖（今盖县），欲诱总兵贺世贤往援，因急攻辽阳。蒙古炒花诈称金国内变，以懈明师。金兵运铠仗赴辽河，又窥海道。熊廷弼以兵力稍集，主守沈阳，渐进逼之。金兵未敢深入。〖13〗

五月（6月）

12 蒙古万余骑攻围明沙岭堡，总兵李光荣救至，围解。

六月初二日（7月1日）

13 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接金国招降榜文，内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自言为天所祐，中国（指明朝）为天所怪。各屯堡人民纵投山海关西，我兵不免随后，不如投朕，保全家室。文末复有昔日宋徽宗纳辽叛臣，以致天怪徽宗、钦宗父子，尝受些须苦难等语。〖14〗

初四日（7月3日）

14 努尔哈赤曰："国人有何言欲诉于汗者，无需亲至汗前，可将欲诉之言，书写成文，悬于门外所立之二木上，阅其诉词，酌情审理。"遂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诉者书之。〖15〗

初八日（7月7日）

15 努尔哈赤斥内喀尔喀五部负盟。先是，金国使者还，谓五部皆已背盟，请谒鄂巴岱青（即都楞洪巴图鲁之子，明人谓之祆八歹青）二次，不容相见。诸部之使不来，惟两部使者至，并述都楞洪巴图鲁（即炒花）之言曰："吾子孙之心俱变而不能制，然吾身绝不负汗。"努尔哈赤复致书于都楞洪巴图鲁、额布格德依黄台吉曰：五部诸贝勒，我等二国犹如一国，两家如同一家，共举伐明，倘欲与言和，亦必同谋，及于百世万年，和睦相处，是以盟誓。然未至一年，尔巴噶达尔汉（即明人所谓煖兔）贝勒，竟负誓言，听明谗言。我遂缮书，命使赍往。然尔五部诸贝勒，不责有过之巴噶达尔汉，不念盟约，惑于明国谗言，以停止遣使为词，不准我使与诸贝勒相见。诸贝勒使者亦皆不

至，往来中断。

尔等前曾来文称："愿与我征明直抵山海关。"我亦曾言："待攻取广宁城，即遣还宰赛。"能践诺言，即释宰赛，若负此言，何以相信尔等，将宰赛遣还？语云："诸申恼恨，贝勒必逃；妇人不和，丈夫必走。"尔等收纳逃人，驱赶牧群，夺走粮谷，掠取我使者乘马及所购牲畜，率先断绝往来，如此辱我，岂能再信尔等。书毕，遣使赍往。〖16〗

16 是月，努尔哈赤始遣人往东海熬盐。

17 明经略熊廷弼于本月初四日起巡阅辽东，率四百骑，由奉集（在今沈阳市苏家屯区奉集堡村）至威宁（今本溪市东北），历碾阳（今凤城县东北碾阳乡）、宽甸（今宽甸县城），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今丹东市东北九连城乡），复迂道看险山（今凤城县东南大堡乡上城子）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遂从镇夷（今凤城县南）、镇东（今凤城县西北）、甜水站（今辽阳县东南）而还，计地千有余里，往返十有三日。〖17〗

金国兵乘经略离辽阳以万骑由抚顺关，万骑由东州堡（今抚顺市东南小东乡东州村），深入至浑河，距沈阳城十里。总兵贺世贤以三万人屯沈阳，柴国柱以二万人屯奉集，拒却之。廷弼历凤凰城而还。金兵乃旁略山城，克花岭、许毛子山城等处，杀掳男妇二百六十余名。

【考异】《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谓贺世贤领兵三百人屯沈

阳，柴国柱以三百人屯奉集，误。本书明军数据《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四八。金兵杀掳数据《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五。《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五则称，此役杀明兵百人，俘获四千。

七月十一日（8月8日）

18 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索取本国逃人，又称原欲遣还萨尔浒之战中朝鲜被俘大官二员，因恐明国迫朝鲜将其捕杀，故留而未遣。至是，释官员、通事等十人回国。

十七日（8月14日）

19 明万历帝（1563—1620）卒，年五十有八。隆庆二年（1568）立为太子。六年（1572）即位，年号万历。初年用张居正辅政，整饬吏治，摧抑豪强，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遂亲政。晏处深宫，不问政事，大事营建，耗资巨万。二十四年（1596）起遣宦官充矿监税使，赴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不赀，以致激起民变。在位四十八年，先后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史称“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18〗、朝鲜之役〖19〗、播州之役〖20〗，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银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致使明后期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北方蒙古、女真诸部亦相继竞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日衰。死后庙号神宗。

二十九日（8月26日）

20 时明朝九边十三镇共计官兵八十六万七千九百余员名。辽东镇除历次战役折损及逃亡外，旧额官兵尚存八万二千余员名，至是，新调援官兵约计十八万，合共二十六

万二千余员名。〖21〗

明兵部称：援辽将领已出关五十九员，将出关十员，已报启程六员；援兵已出关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九名，将出关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八名，已报启程五百五十二名。另原题调募未报发者四万八千余名。〖22〗

明廷调发援辽军虽迅速增加，但应募者率多市人，充伍者半为老弱。约束登程，纪律松弛。有延绥兵行至昌平，一闻讹传，一夕逃散七百余人，招之不归，遂成扰害民间之流窜。

八月初一日（8月28日）

21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因神宗宠爱郑贵妃所生第三子常洵（福王），久不见立，致引起争国本事件。〖23〗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立为皇太子。至是即位，以明年为泰昌元年。

二十一日（9月17日）

22 努尔哈赤率兵亲征明，由抚顺关、东州（均在今抚顺市东南）二路闯入，进围懿河、蒲河（今沈阳市北）二城。城中无兵，俘获人畜甚众。时哨探来报，沈阳明兵出城来迎。命杀此明军，直冲沈阳城。

沈阳城总兵贺世贤、副将鲍承先、总兵李秉诚、副将赵率教各离城二十里下寨。见金兵至，遂遁。莽古尔泰率精兵百人追杀李秉诚、赵率教兵，越沈阳城东抵浑河始回。其左翼一旗兵追贺世贤、鲍承先，直抵沈阳城北门，杀百人回。遂将俘获八千人畜论功行赏，赐众军而还。

【考异】此事双方记载多有歧异：《满文老档·太祖》卷一六谓金兵攻明在二十一日，《明光宗实录》卷四谓在十二日；前书称明军主帅为贺世贤、李秉诚，后者则记为贺世贤、柴国柱；前书称明军将帅望风而逃，后书却说“二帅力御，贼始少却”。但此役使沈阳郊外十一处村屯被攻破，人畜一空，是明方记载也无法讳言之事实。又，《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将俘获人畜八千改为“八千人”，亦为不实之词。

时蒙古林丹汗扬言助明，邀索无厌。〖24〗明廷共“赏”林丹汗四万八千两银。其中“箭赏”一万八千两，“进马赏”三万两。

九月初一日（9月26日）

24 明泰昌帝（1582—1620）卒，年三十九。在位仅一月，以体弱多病，服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药后身亡。庙号光宗。

初六日，皇长子朱由校即皇帝位。廷议改元，大臣左光斗请“以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下诏，如左光斗议。

时国势衰颓，辽东疆土渐蹙，后金崛起；既而白莲教揭竿于山东，奢崇明、安邦彦起事于西南〖25〗，而天启帝仍沉溺声色犬马，宠信乳母客氏〖26〗和太监魏忠贤〖27〗，纵容其打击东林党〖28〗。国事益不可为。

初八日（10月3日）

25 金军入懿河、蒲河地方，取明人粮谷。

十七日（10月12日）

26 明廷逮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上年以铁岭败，如柏奉杨镐檄还，言官交章论劾。明神宗终念李氏勋劳，诏还候勘，而言者不已。至是入都，下狱，寻自裁。

二十日（10月15日）

27 努尔哈赤命由界藩城迁都萨尔浒城。添筑山城，扎屯关口，专心并力以图辽沈〖29〗。先筑军民住宅，继建宫殿，至明年闰二月筑城毕。有内外二城，内城周三里，东、南各有一门；外城周七里，东、西、南各有一门。

28 是月，穆尔哈齐卒。

穆尔哈齐（1560—1620），爱新觉罗氏。塔克世第二子，努尔哈赤弟。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阵。赐号“青巴图鲁”，译言“诚毅”。至是卒，年六十。〖30〗

29 明廷以袁应泰代周永春巡抚辽东。应泰，陕西凤翔（今属宝鸡市）人，字大来。万历进士。授临漳（今属河北省）知县，治漳水，筑长堤；又穿太行山，引沁水，溉田数万顷。黄河决朱旺，役夫多死者。应泰设席为庐，饮食行止有度，民人欣然从事。迁工部主事，历兵部武选郎中。汰遣假冒世职数百人。后以按察使治兵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辽事方棘，应泰练兵缮甲，供关外军需，多

及时。经略熊廷弼倚信之。至是，进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31〗

十月初五日（10月29日）

30 明廷罢熊廷弼辽东经略职，以袁应泰代。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守边，然性刚，好漫骂，积怨多。

有名姚宗文者，故户科给事中，丁忧归，还朝后欲补官。而吏部题请诸疏数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徕西部蒙古名，嘱当事者荐己。疏屡上，不得命。宗文计穷，致书廷弼，令代请。廷弼不从，宗文自是生怨。后夤缘复吏科给事中，阅视辽东兵马，与廷弼议多不合。辽东人刘国缙以兵部主事赞画军务。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廷弼闻于朝，国缙亦怨。二人遂借辽东事务齐心倾陷廷弼。

本年五月，金兵略地花岭，六月略王大人屯（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北），八月略蒲河（今沈阳市北蒲河乡）。明军失亡七百余人，诸将亦有斩获功。及宗文归朝，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32〗。复鼓其同类攻击，必欲去之。御史顾慥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划；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33〗诏下廷议。廷弼愤，上疏自明，请罢去。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云：辽已转危而致安，臣将由生而致死〖34〗。遂缴还尚方剑，再

请罢斥。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

冯三元、张修德与给事中魏应嘉复连章极论，廷弼即请三人往勘。从之。给事中杨涟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复上疏曰：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待臣收拾方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埸事，当听疆埸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怫然怒哉！

及童蒙还奏，备陈廷弼功绩，末言：臣入辽时，士民垂涕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然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罪在负君。此则罪浮于功。疏入，天启帝方知廷弼足堪任用。

廷弼初至辽，勇于任事，号令严肃，将士多畏而服之，然负才使气。时朝贵皆碌碌，徒以台省之势凌外官，不复念国事。熊氏在辽东用“坚守渐逼”策，渐有起色，而明廷却改用袁应泰为经略。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划颇疏。受事初，即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八人，上陈方略。且于成规多所改易。廷弼在边，御下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边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抚，于是归者日众，安置于辽阳、沈阳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议者言收降过多，或暗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

中为内应，恐致不测。应泰方自诩得计，将藉以抗金兵。不听。〖35〗

31 是年，辽东大旱，木株尽萎。时辽左用兵已三年，干戈扰攘，军马频添，军需亟增，民间积储告罄，街市贩粜绝迹。且河西宁、锦一带自春至夏，逾时不雨，千里均成赤地。河东开、铁诸处，早为戎马之场。辽阳、海、盖等地春初虽稍沾雨泽，不意六七两月旱魃为虐，炎热若焚，辽阳禾穗未秀而枯，刍谷尽槁。〖36〗金国境内灾情尤甚。

〖1〗《满洲实录》卷六。

〖2〗《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3〗《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五九四。

〖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5〗《满族的部落与国家》236—241 页。武官制度后成为八旗官员世职之滥觞，关于其缘起参见：〔日〕松浦茂《天命年间的世职制度》，载《东洋史研究》，42 卷，4 号；〔日〕阿南惟敬《清初总兵官考》，载《清初军事史论考》。又，武官制度创设日期《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满文老档》缺载。《满洲实录》卷六系于本日。

〖6〗《清史列传》卷四《费英东传》。

〖7〗《盛京通志》卷一七。

〖8〗《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二辑 203 页。

〖9〗《三朝辽事实录》卷二。

〖10〗《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11〗《明史》卷二九一《张铨传》。

〖12〗《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五。

〖13〗《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五。

〖1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15〗《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五。

〖16〗《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五。

〖17〗《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

〖18〗宁夏之役，万历三大征之一。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发动叛乱，并联络鞑靼，全陕震动。明军久攻镇城（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市）不下。九月，明将李如松率各路援军破镇城，哱拜自杀。

〖19〗朝鲜之役，又叫“援朝战争”，万历三大征之一。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占领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向明廷求救。次年正月总兵官李如松奉命出兵援朝。此后战事时紧时松，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至二十六年（1598）日本军终被逐出朝鲜。

〖20〗播州之役，万历三大征之一。播州（治所在今贵州省遵义市），土司名，土司杨氏世有其地。万历十八年（1590）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明廷主剿主抚不一。四出攻掠州县，兵锋甚锐。二十七年（1599）陷綦江（今属四川），明廷大震。次年（1600），总督李化龙遣总兵刘綎等分兵八路，大举进攻播州，杨应龙兵败自杀。

〖21〗《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22〗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明光宗实录》卷二。

〖23〗争国本，明万历时立皇太子之争论。明神宗长子系恭妃王氏所生，郑贵妃生第三子常洵。神宗宠幸郑贵妃，迟迟不立太子。大

臣担心废长立幼，纷纷进言，要求早建东宫。争论自万历十四年（1586）起，持续十五年。二十九年（1601）神宗迫于众议，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

〖24〗《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

〖25〗简称“奢安之乱”，西南土司发动的反明事件。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宣慰使奢崇明起兵，杀巡抚、总兵，攻占重庆、遵义，自称梁王，分兵进取成都，全蜀震动。翌年，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亦起兵反明，称罗甸大王，陷毕节，围贵阳，与奢崇明互为声援。明廷调集大军征讨，崇祯二年（1629）始平其乱。

〖26〗客氏，明保定定兴（今河北省定兴县）人。民人侯二妻，入宫为熹宗乳母，以姿色受熹宗宠。熹宗立，封奉圣夫人。与太监魏忠贤朋比。崇祯帝即位，被杀。

〖27〗魏忠贤，明河间肃宁人，少无赖，万历时入宫为宦官。熹宗即位，升司礼秉笔太监。密结大臣为援，以声色犬马媚帝。勾结熹宗乳母，排斥异己，专权擅政。迫害东林党，屡兴大狱。于朝野遍置死党，广建生祠，时有“九千岁”之称。崇祯帝即位，黜职。闻逮治令，自缢死。

〖28〗东林党，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呼应。时人谓之东林党。他们以清流自视，反对横征暴敛，要求罢除矿监税使，减轻百姓负担；主张改革朝政，任用贤能。遭到在朝权贵的猜忌和攻击。嘉靖帝时，魏忠贤专权，大肆迫害东林党。天启七年（1627）崇祯帝即位，惩治魏忠贤及其党羽，东林党人所受迫害才告终止。

〖29〗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满文老档·太祖》卷一六。

〖30〗《清史稿》卷二一五《穆尔哈齐传》。

〖31〗《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32〗《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33〗《明熹宗实录》卷一。

〖34〗《明熹宗实录》卷二。

〖35〗《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36〗《明光宗实录》卷五。

清通鉴　前编　卷十

天命六年　（明天启元年）

辛酉　公元1621年

正月初三日（1月24日）

1 明户部尚书李汝华疏陈辽饷之数：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七日止，共发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两；自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发银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两。总计发银之数二千一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

十二日（2月2日）

2 努尔哈赤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诸王等对天焚香，永禁子孙骨肉相残。其词略曰：蒙天父地母垂祐，吾与强敌争衡，将辉

发、乌拉、哈达、叶赫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既而征明，又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戕害，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寿算。兄弟中若有作乱者，虽知之不忍伤残，惟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顽愚。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二月初三日（2月23日）

3 辽阳一带日晕，旁有珥，如月状，赤白色，光焰闪烁。其西南东北面复各有形如日，景色昏惨；又化为青虹，状似弓。经略袁应泰以闻。天启帝命加意修省。仍行文经抚各官严饬备御。

十一日（3月3日）

4 努尔哈赤率诸王大臣统兵数万攻奉集堡（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奉集堡村）。先是，经略熊廷弼与内阁、兵部书中已指出奉集堡战略地位之重要：沈之东南四十里为奉集堡，可犄角沈阳，奉集之西南三十里为虎皮驿（今辽阳市北十里河），可犄角奉集。而奉集东北距抚顺，西南距辽阳，各九十里，敌如窥辽阳，或入抚顺，或入马根单（今抚顺县救兵乡马根丹村），皆经由此堡，亦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则沈阳孤，不守虎皮则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三二万人则易为敌撼。〖1〗

至是，金军迫奉集堡，明监军副使高出誓死守，矢石火

器并发。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引宣府、大同兵至，见金兵溃，死者数百人。开原道崔儒秀领兵数百骑驰赴虎皮驿，兵马带起尘土飞扬，金兵以为大军将至，次日出境。阅数日，金兵又连犯虎皮驿、王大人屯（今辽宁省辽阳县西北）等处。

闰二月十一日（4月2日）

5 金国始筑萨尔浒小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大伙房水库东南萨尔浒山西北山冈上）。努尔哈赤谕曰，筑城夫役最苦，可赐牛慰劳。群臣说，与其用国中之牛，何如待征明获牛驴而后给食之。复谕曰：天命之汗，恩养大臣，大臣敬汗而生，乃礼也！贝勒爱诸申〖2〗，诸申爱贝勒，阿哈〖3〗爱额真，额真爱阿哈。阿哈耕种之谷，与额真共食，额真阵获之财物，与阿哈共用，猎获之肉，与阿哈共食。申年（1620）曾谕：勤于植棉织布，以供阿哈穿用，见有衣衫褴褛者，交与善养之人。今年棉粮未获前，暂勿上诉。收获之后，棉粮仍旧匮乏者，可以上诉。一经上诉，即由虐待之额真收回，给予善养之额真。贝勒、诸申、阿哈、额真，和睦相处，皆大欢喜〖4〗。遂赏各牛录筑城夫役各牛一头、盐二十五斤。未几，又赏筑城夫役每二人盐一斤。

三月初一日（4月22日）

6 努尔哈赤命参将沙金沿明边置台戍守。

先是，分八旗驻防各处。

达尔汉虾扈尔汉之镶黄旗：在尼雅木稚七个半牛录，在菲德里七牛录，在爱西喀、西伯里五牛录。

阿敦之正黄旗：在德里石（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南）甲兵三百七十人，在瑚勒路二十八牛录，在托兰、章吉十七牛录。

穆哈连之正蓝旗：在扎库木（玛哈丹、东扎库木河畔）十牛录，在德特赫六牛录，在鄂豁五牛录。

济尔哈朗之镶蓝旗：在温德痕甲兵一百二十五人，在包窝赫七牛录，在佛阿拉（今新宾县旧老城）五十四牛录。

汤古代之镶红旗：在扎克丹（今抚顺市东扎克丹河畔）甲兵二百五十人，在扎喀（今新宾县西北扎喀关附近）九牛录，在欢塔、劳力、占比干、呼兰（旧老城西）等处十六牛录。

博尔晋之正红旗：在法纳哈（今铁岭县崔阵堡乡花豹冲村）十牛录，在毕殷六个半牛录，在赫彻穆（英额河北赫彻穆路）、杭嘉（赫彻穆西北）十牛录。

董鄂额驸何和里之正白旗：在浑河、英额五牛录，在贝欢寨（旧老城东北）五牛录，在雅尔古（佟家江即浑江附近）、苏完（辉发东）八牛录，在尚间崖（今抚顺县哈达乡上年马村西）甲兵二百五十人。

阿巴泰之镶白旗：在柴河（今铁岭县柴河堡乡柴河堡村）五牛录，在木虎觉罗五牛录，在鄂尔多哈达（赫彻穆西北）五牛录。〖5〗

十二日（5月3日）

7 金军克沈阳。沈阳，元时名沈阳路，明改沈阳中卫。东有东牟山，南有浑河，又东有沈水流入，又西有辽河。洪武二十一年（1388），指挥闵忠重修沈阳城，城周围九

里。〖6〗沈阳城战略地位重要，实为辽东城（今辽阳市老城）藩屏。

先是，明经略熊廷弼罢职，代以袁应泰，应泰议三路出师，用大将十人，各将兵一万。未行，努尔哈赤已发兵攻沈阳。初十日起程，用毡裹四轮车，载钩梯，由西向东行。明日夜半渡浑河，又明日晨，抵沈阳。

明军掘堑十层，深一人许，内插尖桩，上覆秫秸，以土掩之；又浚壕一道，于内遍树大木为栅；近城复有壕二道，阔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桩，内筑拦马墙一道，间留炮眼，列盾车火器木石，环城设兵。

金兵先以数十骑侦探，明兵蹑之，杀四人。总兵贺世贤恃勇轻敌，十三日清晨饮酒，率亲丁千人，出城迎击，期灭敌而返。金兵佯败，世贤乘锐进。俟而精骑四合，世贤战且却，抵西门，身被十四矢。城中闻世贤败，各鸟兽散。

初，明按臣张铨巡视沈阳，见城中蒙古降人充塞，恐有奸人为内应，嘱诸将谓敌若临城，当尽徙之城外。不听。至是降丁复叛，断城外吊桥。有人劝世贤走辽阳，曰："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见袁经略乎！"挥铁鞭驰突围中，击杀数人，中矢坠马而死。总兵尤世功引兵援，亦战死。金兵遂克城，聚歼明军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三十余员，其余千总、把总等及兵丁甚众。城中百姓被杀者如麻。男女老弱无处逃生，皆从城上自坠，或死或伤，委积城下。〖7〗

前此，明朝四方宿将鳞集辽左，多畏敌不敢战，独世贤数有角斗功，同辈多忌之。移镇沈阳。经略袁应泰下纳降令，世贤收纳最多，同列遂谤其有异志。世贤既殁，或疑

其叛降，恤典故不及。四川副使车朴为其诉冤，然众议汹汹，未有结果。〖8〗

沈阳既破，金兵哨探报称浑河南有明援兵至。努尔哈赤率兵迎战。时援辽总兵童仲揆、陈策等督川、浙兵驰救沈阳。离城七里二处安营。兵丁持竹杆长枪大刀利剑，铁盔外有绵盔，铁甲外罩绵甲。及闻沈阳陷，诸将皆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

游击周敦吉固请与石砫（在今四川）都司秦邦屏率川兵先渡河，营桥北，仲揆、策等统浙兵三千营桥南。努尔哈赤命右固山兵取绵甲战车，徐进击之。红甲巴雅拉兵不待绵甲战车至，即进战。初接战，明军奋勇迎击，败白旗兵，又败黄旗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时川兵营甚坚。李永芳亲释所俘明军炮手，与重赏，即用沈阳城大炮轰川兵。〖9〗努尔哈赤见两军鏖战胜负未分，复令后兵助攻，遂冲入，败明兵，追杀至浑河，尽溺死。敦吉、邦屏等皆战死。他将走入河南入浙兵营，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障，以泥涂之。被围数匝。

金兵将往战，有明守奉集堡（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奉集堡村）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今辽阳市苏家屯区八一乡武靖营村）总兵朱万良、姜弼领兵来援，至白塔铺（今沈阳市南）安营。遣兵一千为前探。皇太极率兵疾进，明兵四散奔北。掩杀至白塔铺，又见三总兵大兵布阵。皇太极不待后兵至，率百骑杀入，三总兵不能敌，惊走。金兵追杀四十里，鸣金收兵。

天将暮，金兵尽锐攻浑河南浙兵营。营中用火器，多杀伤。火药尽，遂大溃。策先战死，仲揆以下诸将力竭矢尽

并死。万良既遁，经略将斩之，乞戴罪自效。及辽阳被攻，果陷阵死。

明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未闻有迎金军锋而殊死战者，独此役以万余人当数万精骑，杀数千人，虽力绌而覆，时人壮之。金兵虽胜，伤亡亦重。〖10〗

金兵屯沈阳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与众军，令先还国。〖11〗

辽阳恃沈阳、奉集二城为藩蔽，而沈阳东捍金国，西障蒙古，较奉集更重。沈阳既陷，奉集失犄角之势，亦陷没。时骁将劲卒皆萃集沈、奉，辽阳兵不满万。十五日败报至，袁应泰始檄各路兵守辽阳。

十九日（5月10日）

8 蒙古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长卓礼克图洪巴图鲁（炒花）与达尔汉巴图鲁、巴哈达尔汉（煖兔）、实尔呼纳克等闻金兵已破沈阳，率二千余骑，乘残破之余往窃沈阳财粟。时有金国游牧蒙古在城中，遂出城逐杀，获马牛甚多，生擒三十人。命斩二十四人，留六人持书归，责其侵扰。

二十一日（5月12日）

9 金军克辽阳。辽阳为明辽东重镇。元时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路。明洪武四年（1371）置定辽都卫，寻置辽阳府、县，八年改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定辽中卫（今辽阳市老城），领卫二十五，州二。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12〗

努尔哈赤既取沈阳，益知明方虚实。十八日，聚诸王大

臣曰：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议定，即前进至虎皮驿，军民俱弃城逃走。

辽阳城建于明初，城周十六里，高三丈三尺，池深一丈五尺。以后续有修建。熊廷弼守辽东，复大修辽阳城，高厚壮固，屹然雄峙。熊廷弼、袁应泰经略辽东，均驻扎辽阳城。

至是，明军闻战报，引太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经略袁应泰督催总兵尤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等领兵拒敌。时辽阳士民皆曰："开、铁以不战而溃，今欲守辽，必须力战。"〖13〗

十九日，金兵拥炮车径渡太子河结营。应泰督总兵侯世禄、李秉诚、朱万良等率兵阵于东门外。时金兵见辽阳城池险固，兵众甚盛，多意沮欲退。惟努尔哈赤志在必得，曰："一步退时，我已死矣。尔等须先杀我，后退去。"〖14〗督师进攻。金军营，前一层用木板，约厚五六寸，用机转动如战车，以避枪炮，次一层用弓箭手，次一层用小车载泥填沟堑，最后一层仍用铁骑，人马皆重铠，俟火炮尽发，突而出，张左右翼殊死战，明军大败。金军乘胜追击六十里，至鞍山（今鞍山市西南）而返。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

明日晨，金军掘城西闸以泄壕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努尔哈赤命八旗分左右翼，右翼四旗兵攻东门，左翼四旗攻小西门。金兵渡壕，大呼而进。鏖战良久，明军俱败，望城奔，杀溺者无算，壕水尽赤。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张铨分陴固守。傍晚，左翼兵竖云梯，列盾车，登城而上，明

军挑灯夜战，直至天明。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均逾城逃遁，人心离汨。

又明日（二十一日），金军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盾大战，又败。薄暮，谯楼起火，金兵从小西门入，有内应开门以迎之者，城中大乱。〖15〗应泰居城北镇远楼监战，知大事已去，叹息谓张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16〗

巡按张铨被执，不屈死。先是，辽阳被围，铨与应泰划疆守，应泰守北门，铨守西门。城将失，铨下城，从者拥之出小南门，请易服逃走，不听，返官署。城陷，金将李永芳往谒，劝之降，不屈，欲杀之，引颈待刃。令其拜见努尔哈赤，铨挺立于庭，左右强制跪，大呼：吾身为天子宪臣，岂肯屈膝！命推出斩首，复呼入再劝降，仍不屈，从容曰：吾受皇恩厚禄，今若受尔养育而苟活，将遗臭万年。尔虽欲活我，而吾只求一死。养人则尔名远播，捐躯则吾流芳千古。努尔哈赤曰：不战而降，自应优待。战而被俘，且不惜性命情愿一死者，养之何为？遂令杀之。八子皇太极仍欲活之，乃引宋徽、钦二宗被金帝俘虏后屈膝叩见、受封王公故事，铨不为所动，只求速死。〖17〗铨乃衣冠向北阙遥拜，又拜父母，遂自经。〖18〗金人相顾，赞其为忠臣〖19〗。努尔哈赤亦为之色动，环视左右曰：汝等事我，当如张按察之事南朝〖20〗。永芳以棺木安葬之，建祠北门外。

金国得辽阳，财货如山，封贮府库，民间金钱缯绮搜取一空。富室留衣九袭，中人之家五，下户三，聚宝货于校场，散给官兵。驱汉人赴城北，其南城则努尔哈赤与诸王

大臣及八旗将士居之。此即清朝入关后旗民分居制度之滥觞。其屯民则驱归村堡。〖21〗

复命李永芳收集蒙古兵，许以饷，皆剃发归顺。遣三骑持赤帜传令：剃发者贷不杀，于是河东之民无留发者。添三卫掌印官，共八卫，分别编造户籍。先将蒙古壮丁编入八旗，又籍辽东汉人为兵，每家有五人者出三人，有三人者出二人。〖22〗金兵四出略地，如入无人境。

努尔哈赤复遣降将金玉和至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传谕归顺，百姓先已剃发迎降。惟独东山等处矿兵坚不受命，聚众击降者。李永芳率兵袭之，杀戮甚惨。

辽阳既下，其辽河以东之三河、东胜（今海城县西开村）、长静（今辽阳市唐马寨乡老墙头村北）、长宁（今辽阳市西唐马寨乡所在地）、长定（今辽阳市柳壕乡高力城村一带）、上榆林（今沈阳市解放乡尚义林村）、十方寺（今沈阳市新城子区石佛寺村南）、丁字泊（今铁岭县丁字泊村）、宋家泊（今铁岭县宋家泊村）、曾迟（今铁岭县曾迟堡村）、镇西（今铁岭县镇西村）、殷家庄、平定（今铁岭县平定堡乡）、定远（今开原县古城子村）、庆云（今开原县老城区西庆云堡村）、古城（今开原县古城堡乡）、永宁（今昌图县茨榆城子）、镇夷（今昌图县砖城子）、清阳（今昌图县清阳堡村）、镇北（今开原县腰城子）、威远（今开原县威远堡村）、靖安（今开原县清河乡附近）、孤山（今本溪县新城子村）、洒马吉（今本溪县赛马集乡）、碾阳（今凤城县碾阳城村）、新安（今凤城县石城子村）、新甸（今宽甸县赫甸村）、宽甸（今宽甸县城所在地）、大甸（今宽甸县城南坦甸村）、永甸（今宽甸县永甸乡）、

长甸（今宽甸县长甸乡）、镇江（今丹东市东北九连城乡）、汤站（今凤城县南汤山城子）、凤凰（今凤城县凤城镇）、镇东（今凤城县西北六十里）、镇夷（今凤城县南乌古城附近）、甜水站（今辽阳县东南）、草河（今本溪县草河堡乡）、威宁营（今本溪市东北）、奉集（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奉集堡村）、穆家（今辽阳县西南）、武靖营（今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乡武靖营村）、平虏（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古城子地方）、虎皮（今辽阳市北）、蒲河（今沈阳市东北）、懿路（今铁岭县南）、汎河（今铁岭县西南）、中固（今开原县南）、鞍山（今鞍山市西南）、海州（今海城县）、东昌（今牛庄西北）、耀州（今营口县北）、盖州（今盖县）、熊岳（今盖县南熊岳镇）、五十寨（今复县西北土城子）、复州（今复县）、永宁监（今复县西北）、栾古（今复县西南）、石河（今金县北）、金州（今金县）、盐场（今复县西南谢屯乡）、望海埚（今金县亮甲店乡）、红嘴（今新金县宋家堡村）、归服（今新金县城子疃乡）、黄骨岛（今庄河县东黄骨岛城）、岫岩（今岫岩县东十里）、青台峪（今凤城县西青城子乡）等大小七十余城俱归金国所有。〖23〗

自广宁（今北镇县）、宁前（今绥中县西南）一带，百年土著咸西徙，自塔山（今海城县西南）至闾阳（今北镇县南），相距二百余里，烟火断绝。〖24〗

10 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王曰：尔仍欲助明则已，倘不欲助明，则将渡河而去之汉人悉行遣还。今辽东地方汉人，剃发归降者，悉加豢养。各官吏，仍复原职。尔复以兵助明，勿再有言子我。尔朝鲜乃公正之国，尔岂不知耶？何

从何去，听随尔便。〖25〗

11 努尔哈赤聚诸王大臣议迁都事。努尔哈赤曰：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或还本国？诸王大臣俱以还国对。努尔哈赤曰：若我兵一还，则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必逃散于山谷，不为我有。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后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明国、朝鲜、蒙古三国接壤要地，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议遂定。

二十三日（5月14日）

12 努尔哈赤致书蒙古内喀尔喀五部贝勒。先是，金国执政十贝勒与喀尔喀五部贝勒对天地盟誓，永远和好，征讨有仇之明国。此后，蒙古、后金东西呼应，频频侵掠明边。明朝疲于应付，泰昌元年（金天命五年，1620），辽东巡抚周永春等倡“羁縻之法”，遣副总兵姜弼入蒙古，借寻访北关锦台什、布扬古后人之名，寻得锦台什长孙女速不地，即蒙古察哈尔部酋长脑毛大（亦作那木大黄台吉，林丹汗叔）孙媳，赏银千两；锦台什次孙女仲根儿，嫁察哈尔林丹汗〖26〗，赏银三千两。姜弼使脑毛大传谕炒花等部，合兵攻金。其后，喀尔喀诸部受明重赏，复慑金国势力迅速坐大，纷纷背金联明。

至是，努尔哈赤致书巴岳特部长、额驸恩格得尔，使转谕内喀尔喀五部酋长：河东汉人皆已剃发归降，当各自晓谕部众，严守本部，不得越界行乱，致招衅端。又曰：尔我两国曾以诚相见，对天地盟誓。然尔五部贝勒，俱负盟誓，贪明赏物，彼此交易，民间往来，如同一体。尔五部诸贝勒，如欲征明，可寻别地征之。汗已驻辽阳城，河

东乃我征服之地，尔等何故掠之？尔等若前来掳掠，则我亦可往征尔等。

二十七日（5月18日）

13 努尔哈赤命子德格类、侄斋桑古率八将领兵一千安抚辽东汉民并巡阅三岔河（今大辽河下游）浮桥。行至海州，城中官民富户张鼓乐，以肩舆迎入城。次日遣视三岔河人还报，其桥明人已拆毁，亦无舟楫。

四月初一日（5月21日）

14 努尔哈赤命传谕河东金州至新城一带城乡各地：凡遇未服汉民结伙行抢者，即行擒拿；若无力擒拿，速行上报，派兵往剿。〖27〗

初三日（5月23日）

15 努尔哈赤致书汉人诸降官：我听事至公，不似明国取财于下，贿赂于上。与其榨下贿上，不如秉公断之。尔等必须以公诚存心，勿取财于下，贿赂于上，身任诸事，勤加管束。尔等既为汗之耳目，当广览博闻，事事必详察之。

16 努尔哈赤复命都堂阿敦、副将李永芳及汉人诸游击官曰：将明国所定诸项典章，俱缮文陈奏，以便去其不适，取其相宜。不得以异国之人不知，而行谎报。另将辽东地方之兵员几何、城堡几何、百姓几何以及木匠、画匠、匠役数目，亦皆具文奏报。

十四日（6月3日）

17 努尔哈赤命阿敦、李永芳及阿步图、沙金等往沿边各堡，置官教民，设台放哨。

18 是月，金国设都堂、游击等官管理辽东汉民。任命固山额真阿敦、阿巴泰、何和里、扈尔汉、汤古代为都堂，参与议政，治理辽东。任命最早降金之李永芳等人为总兵官，下设游击八员，每游击下辖千总五人，每千总下设百长五人，每百长各管一百丁。

【考异】金国设都堂时间无确切时间，姑且系于本月。明朝曾于辽东创办屯田，设屯田都指挥（都指挥所），下设千户（千户所）、百户（百户所），以军事组织形式管理屯政。金国所设千、百户制度，基本沿袭明制。然其八游击四十千总二百百长之设，以五为进位，分为三个层序，又分明带有八固山制度之投影。因知都堂衙门统摄下之八游击行政体系，实为女真、汉族制度之杂糅，亦为金国于社会基层实施以汉治汉之尝试。

19 明朝逮监军道高出，下诏狱。沈、辽既陷，高出逃海州，海州城已空，三岔河不守，复逃至盖州，遂渡海至登（今山东省蓬莱市）、莱（今山东省莱州市），具疏言不如弃河西以全力保山海关。御史刘廷宣劾之，曰："弃广宁即弃山海，弃山海即弃蓟（今天津市蓟县）、永（今河北省卢龙县），一惑此言，天下事弃矣。"〖28〗天启帝命逮系于狱。

复罢辽东巡抚薛国用。国用好名鲜实，以姚宗文辈力举抚辽，日理词讼细务，以悦人心为主，兵事益丛脞，至是病免，以参议王化贞代之。

化贞，诸城（今属山东省）人，万历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边，化贞招抚之，皆不敢动。御史朱童蒙勘事还，言化贞得西部（指蒙古）心，勿轻调。化贞亦言辽事将坏，惟发帑金百万，赏赐蒙古，则敌顾忌不敢深入。及辽、沈相继失陷，遂有是命。

广宁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今辽阳市西北）又水浅可涉。广宁只孱卒千人，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励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安。辽阳初失，远近震惊，谓河西必不能保。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朝廷谓其才足恃，悉以河西事付之。

化贞又以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当事者益信其有才，凡奏请均报可。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寨自固，以待明军。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使自奋于功名，并请诏谕朝鲜。天启帝从之。〖29〗

五月初五日（6月24日）

20 努尔哈赤谕辽东汉民曰：凡审理案件，小事，由地方官同堂公断，若有大事，不可擅行妄断，须送汗城理事大衙门，由众人审断。我不准各地擅行审理，恐有贪财纳贿、舞弊营私者。我亲生八子，其下八大臣及下属众臣，

五日一次，集于汗城理事大衙门，将各案再三听断，秉公审理。有上诉者，须带被告，若无被告，审事焉能听信一面之词？出首者务必据实呈诉，若捏词诬告，反坐诬陷者。至于贸易，凡大宗交易，俱在汗城，小宗交易，可在各屯进行。

十四日（7月3日）

21 额亦都卒。

额亦都（1562—1621），钮祜禄氏。开国五大臣之一。起于戎行，奋其勇力，往往争先破敌，累立功勋。努尔哈赤优礼待之，初以宗妹妻之，后复以女嫁之。金国建立后，虽年事渐高，仍跃马弯弓，纵横驰骋。天命三年（1618）四月，随努尔哈赤西取抚顺。大破明军，率部攻取马根单屯（今抚顺县救兵乡马根丹村）。五月，与费扬古进击抚顺、铁岭间，连取花豹冲（今铁岭县花豹冲村）、三岔儿堡（今铁岭县三岔子村）等屯堡。四年（1619）三月，参加萨尔浒之战。同年六月克开原，七月拔铁岭，八月灭叶赫，六年（1621）连陷沈阳、辽阳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堡，皆力战有功。

及病笃，努尔哈赤车驾临视，垂涕与诀。额亦都初葬于辽阳，后迁葬沈阳城北蒲湖山。崇德元年（1636）封弘毅公，配享太庙。世祖建碑以旌异之。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谒陵至盛京（今沈阳市），亲奠其墓。复书碑文，勒石记功。子十六人，车尔格、图尔格、宜尔登、敖德、超哈尔、遏必隆及孙陈泰等，均有功。

【考异】额亦都卒日，《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均系于六月十四日，今从《满文老档·太祖》卷二二。又，《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诸书只记额亦都娶族妹（宗室女），有意略去娶努尔哈赤女事。今从《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二补之。盖所娶努尔哈赤第四女穆库什，在其殁后又嫁其第八子图尔格（《清朝人物传稿》上编卷四，张玉兴《图尔格》载）。实为收继婚俗之残风余响。

《建州闻见录》称：女真人“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此处之“母”系指后母。弟妻兄嫂，子妻后母，侄娶叔嫂，均属收继婚。史籍对风靡明代女真的这一习俗多有记载。收继婚俗亦曾广泛流行于古代匈奴、乌桓、鲜卑、突厥、乌孙、契丹、蒙古，近代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以及境外诸多民族历史中。至太宗皇太极即位，以此种婚姻为陋俗，颁发禁令，必欲除之而后快。后世重修史籍，将此类记载芟削几尽。

二十五日（7月14日）

22 先是，辽东地方民人皆剃发归顺金国，惟镇江（今丹东市东北九连城乡）军民拒不剃发，且杀金国使者。努尔哈赤命额驸武尔古代、李永芳率兵千人往察实情，并宣谕当地民人迅速剃发归降，除首恶外，胁从不问。

至是，招降该路，悉令剃发，拒降者杀之，俘其妻孥千人带回。努尔哈赤命选出汉民三百，赐与都堂、总兵官以下游击以上各官。其六百俘虏，赐与随行军士。〖30〗

23 是月，努尔哈赤巡视辽东。二十七日出城至鞍山堡，翌日抵海州。二十九日自海州启行，巡视沿边居民，驻于

穆家堡（今辽阳县西南）之野。六月初一日经穆家堡返黄泥洼（今辽阳市西北），初二日还至辽阳城。

六月初三日（7月21日）

24 金国于辽阳城西关厢任专员设市廛，诸物市价、课税，均照明例。

七月初五日（8月21日）

25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受命专征。初，天启帝念廷弼守辽功，欲起用。及沈、辽相继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今辽宁省锦西县塔山）至闾阳（今北镇县南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天启帝谕吏部曰：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袁应泰一战而败，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与人，若不严核，何以警后！遂罢姚宗文、冯三元等，起原任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命即日就道。廷弼辞，优诏勉以君臣大义，甚有哀切之词。〖31〗

五月，廷弼抵都，加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赐敕书、尚方剑，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发帑金佐军需。廷弼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三岔河（今大辽河下游）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设登莱巡抚如天津，而山海关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至是，廷弼将启行，天启帝赐一品服，宴都城外，诸大臣陪饯，以宠其行。〖32〗复以兵部尚书王象乾出镇蓟、辽，安抚蒙古。

初八日（8月24日）

26 努尔哈赤致书于朝鲜，略谓：据闻我所得辽东之民，多有逃居尔国者。倘如不还我汉人，则两国接壤，相互结怨，有何益处？我两国平素有何怨尤？我常致书遣人，尔却无一答复，未遣一人，且不纳我所遣使者。阵获官员，尽释之归，尔从无善言相谢。竟如此蔑视我国！何从何去，听凭尔便。

十一日（8月27日）

27 努尔哈赤命准托依等八人为八旗巴克什（师傅），精心教习弟子。弟子中有不勤习书籍通晓文书者罪之。

十四日（8月30日）

28 颁行计丁授田令。为分田事先期传谕各村曰：海州地方拨田十万晌，辽阳地方拨田二十万晌，共征田三十万晌，分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至于我众百姓之田，仍在我地方耕种。尔辽东地方诸王大臣及富室之田，荒芜者甚多。该荒芜之田，亦列入我所征之三十万晌田数内。如不敷用，可取自松山堡以内至铁岭、懿路、蒲河、汎河、珲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田耕种。若仍不足，可至边外耕种。本年所种之粮，准其各自收获。我今计田每丁给粮田五晌，棉田一晌。尔等不得隐匿壮丁，隐匿则不能得其田。嗣后，乞丐、僧人皆给以田，务勤加耕作。每三丁，合种官田一晌。每二十丁，以一人充兵，一人应役。〖33〗

【考异】“计丁授田”谕为金国进入辽沈地区后重要史事，历来为史家所重，多有译文行世。最早译成汉文者，为金梁《满洲老档秘录》。是书译文注重“达”、“雅”，“信”则不足。郭成康、刘建新合撰《努尔哈赤计丁授田谕考实》（载《清史研究集》二辑，1982 年）一文，指出金译错误、缺略、杜撰、疏漏处不少。此后，国内学者又积数年功力重译《满文老档》（1990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使重译满文老档达到新水平。日译《满文老档》，最早为 40 年代藤冈胜二初译手稿，未及审核校订而先逝世，其手稿本影印出版。迨 50 年代，日本学者和田清、户田茂喜、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等除将全书本文用罗马字母转写外，又将藤冈氏手稿本与《老档》原文全部校勘一遍，并逐字逐句附上直译和意译，由神田信夫通纂，以竟其功。此即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于 60 年代出版之新译注本。

关于计丁授田对象，历来说法纷纭。郭成康、刘建新指出：“翻检了天命六年（1621）至十年（1625）的《满文老档》，竟不见一处有关在旗人中计丁授田的记载。”进而认为计丁授田之对象是辽东汉人。王锺翰《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一文却认为：“计丁授田”谕开始说“传谕各村”，当然是对辽东地区包括汉民在内的全体满、汉人等而言；不过谕中所云：“海州地方征田十万垧，辽阳地方征田二十万垧，共征田三十万垧，分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又说明计丁授田一事，实际是把从海州、辽阳等地征取来的田地分给驻扎在这一带的八旗贵族和官兵。因此，天命六年（1621）的计丁授田，实际上得到田亩的是八旗正身旗人而非一般汉人（《清史续考》206 页）。

二十日（9 月 5 日）

29 明游击毛文龙收复镇江。文龙，钱塘（今浙江省杭

州市）人，少年善骑射，晓畅兵书，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以其舅沈光祚为兵部主事，借此入京。为舅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补内丁千总。考武举，列名第六。历任百户、千户、守备、游击。后抚臣王化贞招武材，文龙补练兵游击。

先是，明失辽东，沿海居民皆航海走山东，不能达者栖止沿海各岛间。夏五月，巡抚王化贞令文龙率军丁二百余名，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许其便宜行事。〖34〗文龙由三岔河登船，沿辽东半岛西海岸南行，先抵娘娘宫（复州湾长兴岛东与海岸间一小岛），十余日后至猪岛（今金县西四十里海中），再到广鹿岛（今新金县东南）、给店岛，岛上少量金兵尽被驱逐。寻沿海岸东北行，又收复石城岛（今庄河县南）、鹿岛（今丹东市西南大鹿岛）、长山岛（今新金县东南大长山岛）、獐子岛（今丹东市南薪岛）等处，至朝鲜弥串堡上岸。

本月初，文龙侦知金国镇江守将游击佟养真选精兵，抄杀黄嘴山等处人民未归，料其城中空虚，决定以奇兵袭其不备。至是，率新旧家丁屯民，直至镇江城外二十里登岸。镇江中军陈良策约为内应。鸡鸣时明兵俱抵城下，一齐登城，喊声大振。良策同弟良汉等自内杀出，内外夹击，守兵尽皆胆落，四下奔命，守城游击佟养真率兵七十余名迎敌，明兵直前奋击，养真被击仆地就缚，其子丰年并从者斩获殆尽，收服镇江军士四百余名。镇江既复，汤站、险山一带城堡相继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每日扶老携幼投附者络绎不绝。〖35〗

文龙以为人心如此，正可乘机进取，但兵势寡弱，乃请

速发援兵，以成大业。王化贞以其事上闻，授副总兵，联合南卫（指金、复、海、盖南四卫）、东山，图进取。命兵部天津、登莱两巡抚督兵策应，王化贞调度广宁兵马，相机进剿。一面咨熊廷弼严勒兵将，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

二十六日（9月11日）

30 努尔哈赤闻镇江及沿海地方叛，特命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率都堂、总兵、副将、参将等官领兵三千往剿镇江沿海居民，并谕：首恶者杀之，余众编户携归。阿敏、皇太极率每牛录二十人共三千人往。

初，文龙克镇江，屯民踊跃归附，后见兵势寡弱，人心颇摇。王绍勋驻兵鹿岛，去镇江百余里，观望不敢进。文龙求救于王化贞，化贞未及应。

及金兵大举围镇江，文龙走入朝鲜。金兵入镇江，杀戮男妇，获一万二千俘虏归。难民三万余人逃入朝鲜境。〖36〗辽民结聚铁山（今辽宁省大连市铁山岛）拒敌，金兵仰攻之，不利，被伤数千人，乃增兵持一月粮围之。盖、金二卫皆降，惟复州单游击聚辽人数万，尽赴长山岛。金兵驾舟渡水攻之，岛人溺死者众，边兵坐视不能救。

努尔哈赤复命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领兵二千往金州，将城楼、垛口拆毁，房屋付之一炬，百姓尽驱往复州。

辽阳距镇江八百里，多崇山峻岭，惟海州密迩，为必争之地，而旅顺实登、津之咽喉，南四卫（即金、复、海、盖四卫）之门户。金州又迫近登、莱。时明朝方联络朝鲜，

遣专官设重兵，故金国袭取之，以杜往来路。

未几，努尔哈赤命将沿海之黄骨岛（今庄河县石山乡）、红嘴堡（今新金县宋家屯）、望海埚（今金县亮甲店乡）、归服堡（今新金县城子疃乡）等处堡民移居距海六十里以内，又迁金州（今金县）至旅顺口（今旅顺市海口附近）沿海各城堡居民子内地。

八月初九日（9月24日）

31 金国释宰赛回。先是，努尔哈赤欲援结蒙古诸部攻明，乃传语宰赛妻，以马万匹、牛千头来赎。至是，以牲畜一万赎宰赛，并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努尔哈赤用白马祭天，与宰赛盟誓，赐貂裘、猞猁狲裘各一领、靴帽玲珑带并弓矢、雕鞍马一匹、甲百副。十五日饯别。将所质之女与代善为妻。

宰赛既获释，不久背盟，继续抗金，与察哈尔林丹汗相呼应。至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部众散亡殆尽，夫妻二人隐没。

十七日（10月2日）

32 努尔哈赤命照明朝旧例从速征收正赋粮草，以饲牲畜。

二十九日（10月14日）

33 明朝因辽沈失陷，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37〗先是，经略熊廷弼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

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38〗

时朝鲜国王李珲亦奏于明廷，谓“建夷”地方本不产盐，取贩辽海等处，自得罪天朝，碱路永杜，前年遣将分兵攻掠，仍留迤北斥卤之地，纵兵伐木煮海为盐。俄顷之间得四百余驮，任意输去。今又领兵数千，屯驻小邦沿境，运至锅釜，大设煮具。恣行无忌，年复一年，深恐盐利悉归其手。明廷遂命梁之垣往朝鲜，与该国节度使等官相机堵截。

九月初三日（10月17日）

34 金国于都堂、总兵官以下至游击各官，配以汉人书办，分为六级。

初十日（10月24日）

35 先是，朝鲜满浦佥使郑忠信出使金国，往返月余，详探国中情形。至是还报曰：其兵有八部，二十五哨为一部，四百人为一哨；一哨之中别抄百，长甲百，短甲百，两重甲百。别抄者，著水银甲，万军之中易认，行则在后，阵则居内，专用于决胜。两重甲用于攻城填壕。一部兵凡一万二千人，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

【考异】郑忠信所云“部”者，即金国军政合一组织“固山”（译言“旗）；“哨”，相当牛录。

所谓“别抄”者，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谓之“拜阿罗”，即

清朝官书之“摆押拉（或巴雅拉）”，原注云：“精锐内兵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明人陈仁锡《无梦园初集》称：“号摆言者，好汉也（原注：披重甲冲营破阵者俱是），又有号红摆言者，最精健。其时，巴雅拉又有红巴雅拉、巴雅拉、白巴雅喇之别。

日本学者对巴雅拉制度多有研究（鸳渊一《清初摆牙喇考》，载《稻叶博士还历纪念满鲜史论丛》，1938 年；阿南惟敬《清初巴雅拉新考》，载《史学杂志》，1971 年，4 期；石桥重雄《清初巴雅拉的形成过程——以天命时期为中心》，载《中国近代史研究》一集，1981 年）。石桥重雄认为，此一时期之白巴雅拉，是努尔哈赤之近侍亲军；巴雅拉，直属宗室贝勒。红巴雅拉则系八旗精锐兵种，隶属八旗。

老酋（指努尔哈赤）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即阿敦）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达尔汉虾扈尔汉）将之，黄旗画黄龙；贵盈哥（代善）领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博尔晋虾）将之，赤旗无画，一部汤古台（汤古代）将之，赤旗画青龙；洪太主（皇太极）领一部，洞口鱼夫（董鄂额驸何和里）将之，白旗无画；亡可退（莽古尔泰）领一部，毛汉那里（穆哈连）将之，青旗无画；酋侄阿民太主（阿敏台吉）领一部，其弟者送哈（济尔哈朗）将之，青旗画黑龙；酋孙斗斗阿古（杜度阿哥）领一部，羊古有（扬古利）将之，白旗画黑龙。

【考异】金国制度，固山（旗）之领有者谓之和硕贝勒，又称“旗主贝勒”、“主旗贝勒”，或简称“旗主”。

关于旗主与固山之领属关系，前人多有考证。概括言之：努尔

哈赤初设四固山（旗）时，除自掌黄旗外，由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分领蓝、白、红旗（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311页）。万历三十九年（1611）以后，舒尔哈齐、褚英相继死于非命，努尔哈赤诸子次第长成，不久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成八旗之制，八旗领属关系形成新格局。惜缺少这一时期的史料。天命五年（1620），羁系赫图阿拉城一年半之久的朝鲜人李民寏返国，在所撰《建州闻见录》中追述：奴酋（努尔哈赤）领二高沙（固山），贵盈哥（代善）亦领二高沙；余四高沙由红歹是（皇太极）、亡古歹（莽古尔泰）、豆斗罗古（杜度阿哥）、阿未罗古（阿敏阿哥）领有。以上诸人，努尔哈赤以父汗身份独领二旗，杜度、阿敏分别上承褚英、舒尔哈齐之遗绪。

印证郑忠信所记，八旗旗主所领固山之旗色始明，即努尔哈赤领正黄、镶黄二旗，次子代善领正红、镶红二旗，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努尔哈赤侄阿敏领镶蓝旗，八子皇太极领正白旗，长孙杜度领镶白旗。

固山之“将”，即固山额真，是一旗之最高长官。其时，正黄旗固山额真为阿敦，镶黄旗为达尔汉虾扈尔汉，正红旗为博尔晋虾，镶红旗为汤古代，正白旗为董鄂额驸何和里，镶白旗为扬古利（《满文老档》天命六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记为阿巴泰阿哥），正蓝旗为穆哈连，镶蓝旗为济尔哈朗。

统司哨队，亦各有旗，而有大小之分。每部各有黄甲二统，青甲二统，红甲二统，白甲二统。临战则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验，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而斩之。战胜则收拾财畜，遍分诸部，功多者倍一分。〖39〗

十四日（10月28日）

36 努尔哈赤命重建辽阳城，曰：辽阳城年代久远，业已颓朽，且城垣广大。我若出征，必致守城人陷于危难。东有朝鲜，北有蒙古，此二国皆与我陌生。若舍此西征大明，则必有后顾之忧。需更筑坚城，酬留守兵，以解后患，即可安心南征。诸贝勒大臣谏曰：若弃所得之城郭、所居之室庐，于新地筑城建房，恐力所不能，劳苦国人。努尔哈赤曰：我与大国构兵，岂能只图安逸？尔惟虑一时微劳，而我意在宏图。若惜一时微劳，何能成将来大业？可令汉人筑城。至于庐舍，各自营建。如此，劳累无几。

遂于辽阳旧城东新建一城，为金国都城，名东京城。〖40〗

二十四日（11月7日）

37 朝鲜国王遣使者至金国，献银百两、绵绸五十匹，纸五十刀，高丽夏布二十匹及布五十匹，刀五十把，油纸十刀。努尔哈赤曰：凡两国欲相和好，当互相馈赠。今我若纳尔贡物，恐坏我名。遂不纳，尽却之。

十月初一日（11月13日）

38 努尔哈赤谕汉人：明年征收军人食粮，饲马草料及耕种之田地。辽东五卫之民，可耕种无主田二十万晌，又从该无主田内拨出十万晌，给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民耕种。

二十五日（12月7日）

39 努尔哈赤谕诸申：蒙天眷祐，以明帝辽东地方畀我，

今诸申、汉人统归一国。迁户至此之旧诸申，不得视汉人为异国之民，毋夺其衣食柴草，攘取其鸡豕。今尔等得盐而食，得棉可服，如此体而何处有之？

40 是月，明廷命熊廷弼出山海关驻右屯（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卫）。时王化贞莅治广宁，与金兵相逼，而廷弼驻山海关。廷弼初议三方布置，增登、莱、津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并进。化贞则专意河西，用蒙古进取，谓登、津为缓图。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划地分守。西平（今盘山县沙岭乡山河营村）、镇武（今盘山县高升乡）、柳河、盘山（今北镇县东南）诸要害，各置戍设防。廷弼颇不以为然，谓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河上只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朝议是之。

化贞以计不行，愠甚，将军事尽委于廷弼。先是，四方援辽之师，化贞均改为“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请改“平东”或“征东”，以慰辽人之心。自此化贞与廷弼有隙。

适逢化贞所遣毛文龙袭取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观望，兵迟迟不进。化贞复备陈东西情形，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林丹汗）、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只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

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复失地。兵部尚书杨鸣鹤亦以为然，奏言机不可失。寻化贞又驰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愈促进师。〖41〗

化贞为人痴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蒙古言，谓虎墩兔（林丹汗）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杖、粮饷、营垒俱置不问，惟以大言欺朝廷。尚书张鸣鹤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

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谓建有奇功，便欲乘机进取，且捷报献虏俱不使经略予闻。廷弼上疏，谓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使辽人被杀甚惨，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实乃奇祸。移书都中，力诋化贞之谬。〖42〗于是经、抚益不和协，交诋之章日上。廷弼负气侮人，朝贵厌之，化贞自任颇壮，时多左袒王者。

至是，天启帝命九卿、科、道会议部覆，遂专主化贞之说，促廷弼出关。廷弼怏怏不悦。廷弼曾疏请兵饷，又置其疏不覆，廷弼愈怒。化贞致书廷弼，请乘锐气渡河复辽阳。廷弼覆书曰：我辈奉天征讨，得一城当守一城，以为进取之地，一战而复辽阳未可知，然守御之道不可不先为谋，若但图掩取，为所追袭，恐后此有不堪之患。化贞不以为然，传檄河上镇、道各官准备进攻。廷弼出关语诸将曰：此行聊作河上声援，非催战也。

时辽河冰结，广宁人谓金兵必渡河，纷然思窜。廷弼既出关，至右屯，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部署方定，化贞轻信谍者言，遽发兵袭海州，旋亦引退。

其时明廷阉党魏忠贤得势，大学士叶向高执朝政，向高乃化贞座师，颇右之。朝议亦多袒化贞，或令毋受廷弼节制，得便宜行事，并攻讦廷弼。廷弼愤，上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遇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43〗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2日）

41 金国定朝会之礼。努尔哈赤降书称："向有群臣每晨服华丽衣冠，上汗衙门或诸贝勒衙门后，煮肉温酒，以赐饮茶汤之礼。该辽东乃富庶之地，此礼为何废之？"于是规定：都堂、总兵官以下，游击、参将以上，赴各该贝勒衙门当班，并照例摆宴。至牛录之人，每晨上牛录额真及备御衙门，备御率之上参将、游击衙门，参将、游击率之上副将衙门，副将率之上都堂、总兵官衙门，都堂、总兵官率之于日出之时上各自和硕额真贝勒衙门。和硕贝勒即以该旗贝勒大臣皆已齐集而入告于汗。〖44〗

阅两年，对朝会之礼又加补充，规定满、蒙、汉牛录下人除每日晨起依次往谒各官外，每晚仍需聚集牛录额真衙门一次，以点卯查名。对违制者予以惩罚：贝勒罚羊，总兵官以下至千总各罚银钱有差，白身人鞭五。〖45〗

十八日（12月30日）

42 努尔哈赤命阿敏领兵五千渡镇江入朝鲜地，攻剿毛文龙兵。至镇江连夜入朝鲜境，斩游击刘姓者及兵一千五百人。文龙仅以身免。

43 蒙古内喀尔喀部台吉古儿布什归附金国。古儿布什，博尔济吉特氏，与巴岳特部长、额驸恩格德尔同牧于西喇木伦地方，至是偕台吉莽果尔率所属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归金国。努尔哈赤设宴与厚赏，以女聪古图妻古儿布什为额驸，赐名青卓礼克图，给满洲一牛录三百人，蒙古一牛录，共两牛录，授总兵官世职。隶满洲镶黄旗。天聪年间，升兵部承政，崇德年间改兵部右参政。顺治（1644—1661）间，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十五，谥“敏襄”。

莽果尔与古儿布什同归，亦加厚赏。努尔哈赤以族弟济白里女妻之，亦授总兵。〖46〗

十九日（12月31日）

44 明礼科给事中李精白言：宁夏、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之役各二年余，倭寇朝鲜之役七年余，总未有费饷八百万者。奴地（对金国贬称）不过中国一郡县，三年费已二千余万。往议兵十八万，今且议二十八万。国中在在骚扰，处处渔竭。浙兵一哗定海（今浙江省宁波市东北镇海），再哗宁波（今浙江省宁波市），几成大衅。乞严谕辽臣，务以全副精神训练鼓舞，万勿求多，贻朝廷难结之局。〖47〗

十二月（1622年1、2月）

45 廷弼率五千人进驻右屯，去广宁一百五十里。御史江秉谦称：廷弼起田间，假以节钺，疆埸之事，不从中制。而数月以来，经略不得措手足。说者曰：经、抚不和，化贞欲战，廷弼欲守。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战。化贞锐意进战，设有不捷，将何以待之！而化贞无一言不听从，廷弼无一言令吐气。彼原不从战守起见，但从化贞、廷弼起见而已。

夫廷弼节制三方，则三方战守当悉听其指挥，乃化贞欲进则使廷弼随之而进，化贞欲退则使廷弼随之而退，化贞忽进忽退，则使廷弼进不知所以战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贞节制廷弼，而廷弼未节制三方也。是经略为虚官，指挥则无权，坐罪则有主，国家亦如何依赖此经略哉！故今日之会议，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不和也；非战守之议论不合，乃左右战守者之议论不合也。

46 冬，金国迁镇江、凤凰、汤山、长奠、镇东等处辽民至奉集、萨尔浒一带。

47 是年，四川永宁土司（今四川省叙永县西南）奢崇明反明，陷泸州（今属四川省）、遵义（今属贵州省），据重庆。建国号大梁，设丞相以下官。

〖1〗《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二。

〖2〗“诸申”与“朱里真”都是女真族同一族称在不同时代的译写（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明末，“诸申”已随着女真族的分化成为平民阶层的属名，身份地位介乎贵族与奴仆之间。诸申依附于贵族，交纳赋税并承担兵役，有自己的独立经济。

〖3〗阿哈，女真语“奴仆”之义。全称“包衣阿哈”（家奴），或简称“包衣”。阿哈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可以被主人（即额真）任意买卖、赠送、继承，甚至被杀害；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归主人所有，是社会中身份地位最低下的阶层。

〖4〗《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七。

〖5〗《满文老档·太祖》卷一八。八固山之旗色系据《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同年九月初十日记事。该书记镶白旗固山额真为扬古利，与《老档》所记异。

〖6〗《全辽志》卷一。

〖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八；《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九；《楚冠堂公自述》。

〖8〗《明史》卷二七一《贺世贤传》。

〖9〗《山中闻见录》卷三。

〖10〗参见：《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明史》卷二七一。

〖11〗《满洲实录》卷六。

〖12〗《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

〖13〗《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14〗《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

〖15〗《两朝从信录》卷六。

〖16〗《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17〗《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九。

〖18〗《明史》卷二九一《忠义三·张铨传》。按《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张铨非自尽而死，系被金人以弓弦缢杀。

〖19〗《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20〗《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

〖21〗《山中闻见录》卷三。

〖22〗《两朝从信录》卷六。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24〗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明熹宗实录》卷八。

〖25〗《满文老档·太祖》卷一九。

〖26〗《东夷考略·海西》，《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辑61页。

〖27〗《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

〖28〗《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29〗《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30〗《满文老档·太祖》卷二二。

〖3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32〗参见：《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明熹宗实录》卷一一、一二。

〖33〗《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四。

〖34〗《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35〗《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36〗参见：《山中闻见录》卷三；《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

〖37〗《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38〗《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39〗《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

〖40〗《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六。东京城，又称“新城”，位于辽阳市太子河东五里。据乾隆朝《盛京通志》卷五：东京城周围六

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有满、汉文门额：东向者左曰迎阳、右曰韶阳，南向者左曰龙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辽、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安远。城用青砖修砌。

〖41〗《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42〗《明熹宗实录》卷一四。

〖43〗《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44〗《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八。

〖45〗《满文老档·太祖》卷五九。

〖46〗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三《顾尔布锡传》；《清史稿》卷二二九《古尔布什传》。

〖47〗《明熹宗实录》卷一六。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一

天命七年　（明天启二年）

壬戌　公元1622年

正月初一日（2月10日）

1 努尔哈赤率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出城叩谒堂庙。然后回衙门升座，八旗诸贝勒率群臣，叩祝汗长寿。次蒙古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勒额驸、古儿布什台吉率众蒙古人叩祝。次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众汉官叩祝。次唐古特部〖1〗二喇嘛及朝鲜四官员叩祝。祝毕，杀牛宰羊，盛张宴席，备陈各种汉人乐舞。

初三日（2月13日）

2 努尔哈赤致朝鲜国书曰：愿尔朝鲜国与明断绝，与我和好。然数年来，虽常遣人以善言致书，尔竟不从，仍以明为父母之国，不与断绝。乃尔主朝鲜国八道大臣等故意

启衅也！若肇启衅端，侥幸取胜，尔八大臣，可为掌国执政之大臣。倘或有失，尔王必责以“败我基业”，百姓必斥以“害我国家”。如此，则将持尔八大臣与我。尔王即或不与，我亦断不宽宥！〖2〗

初四日（2月14日）

3 努尔哈赤命查点国中壮丁，每百人设百长一名。修筑汗城，每十丁抽一人应役，每百长派丁十人，牛车三辆。又于二十丁内，抽一人当兵，当兵者坐骑及军械由二十人合摊。当兵者家口，速至京城居住。汉官征收之所有官赋悉令停止。凡所征之兵、所派之役有缺额或逾限未至者，将地方官、守堡及百长从重治罪。

本日，将河东汉人分给金国各官：诸申都堂、总兵官三千丁，副将各一千七百丁，参将、游击各一千丁，备御各五百丁；赐汉人总兵官各四千丁，副将各三千丁，参将、游击各二千丁。

十三日（2月22日）

4 女真人建国初，等级观念尚未发达，服饰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3〗。入辽东后，逐渐取仿汉族制度，颁定贝勒、官员服色：诸贝勒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备御、千总服绣彪补服。〖4〗

至是，参考明制，制订贝勒以下、备御以上仪仗，以显示身份：第一等和硕贝勒、大臣等各备旗八对，伞一柄及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二等贝勒各备旗七对，伞一柄，

鼓、喇叭、唢呐、箫全部；诸申、汉人一等大臣各备旗六对，伞一柄，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二等大臣各备旗五对，伞一柄，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三等参将、游击各备旗四对，伞一柄、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众备御各备旗三对，伞一柄。二等游击以上各备一轿。〖5〗

又订相见之礼。天命六年（1621）规定：以下事上，应彬彬有礼，于上级官员面前，不可抄手而立，背手而行。无职庶人，凡见官来，必由坐处起立，乘马者下马，让道避之。〖6〗至是更定：下级官见上级官，应偃旗只身跑前相见；小民见执旗者来，乘马者下马而立，步行者避于道旁；小民见大臣有不礼者，见则责打之；见贝勒大臣停止，或路经其门，乘马者，须下马步行；若遇急事，亦须脱蹬缓行而过。〖7〗此等法令，无非明朝制度之翻版。〖8〗

二十一日（3月2日）

5 金军克西宁堡（在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子村）。初，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屡出师辄引还，蒙古兵亦不至，为熊廷弼所劾。而化贞奏辩，辄大言“愿得兵六万，一举荡平”。当是时，中外俱知经、抚不和，必误疆事，章奏日上。而尚书张鹤鸣笃信化贞，遂欲去廷弼。本月，员外郎徐大化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疏并下部，鹤鸣乃集廷臣大议。议撤廷弼者数人，余多请分任责成。鹤鸣独言化贞一去，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蒙古必解体，宜赐化贞尚方剑，专委以广宁（在今辽宁省北镇县），而撤廷弼他用。议上，天启帝不从，责吏、兵二部再奏。〖9〗

议未上，而金兵已由东昌堡（在今辽宁省海城县八家子村附近）西渡辽河。时努尔哈赤分兵三路，一自柳河，一自三岔（在今大辽河下游），一自黄泥洼（在今辽阳市西北），联木为筏，乘流至狭处渡河。亲率兵从黄泥洼乘船，顺流而下。行军一日，十九日宿东昌堡。明日渡三岔河，所谓“三岔”者，以太子河、浑河、辽河合流于此，故名。明防兵遥见金兵，尽溃遁走。金兵前队精锐追击二十里外，至西平，全军继至，围攻之。

守将罗一贯，甘州卫（今甘肃省张掖县）人，先以参将守西平堡。辽阳陷，西平地最冲，一贯悉力捍御。化贞言于朝，加副总兵。时化贞驻广宁，经略熊廷弼驻右屯（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卫），总兵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在今盘山县高升乡），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在今北镇县南），而一贯率三千人守西平。寻定议，各缮守具，屯坚垒，急则相援，违者必诛。至是，金兵渐近，参将黑云鹤出击。一贯止之，不从。明日，云鹤战败，奔还城，追兵歼火之。一贯凭城固拒，用炮击伤者无算。

金将李永芳使人树旗招降，大叫曰：知守城罗将是好汉，速降同享富贵。一贯大骂曰：朝廷何负逆贼！且使人持旗招之曰：贼速降，免贼死。永芳大怒，并力攻城。〖10〗又明日，骑益众，乃布梯盾攻城，四面兵皆溃。一贯目中流矢，不能战，火药矢石尽，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11〗

二十二日（3月3日）

6 明朝失广宁。西平被围时，廷弼、化贞各拥兵不急救。

及闻一贵固守不下，化贞信游击孙得功语，尽发广宁兵。以得功及中军游击祖大寿为前锋，令会秉忠往援。廷弼亦驰檄总兵刘渠撤营赴援。遇金兵于平阳桥。始交锋，得功有异志，欲逃去，乃分兵为左右翼，稍退却，推渠、秉忠前。渠等力战，颇有杀伤。得功大呼兵败，与参将鲍承先等先奔，后军见之亦奔，遂大溃。渠战死。秉忠被二刀三矢，家丁扶上马，突围出，伤重，卒于途。大寿走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东南菊花岛）。副总兵麻承宗赴援，遇金兵于沙岭，亦死之。廷弼已离右屯，次闾阳驿（在今北镇县南）。监军道邢慎言劝急救广宁，为佥事韩初命所阻，遂退回。

时全军覆没，得功遂降金。得功素为化贞心腹，及是欲生缚化贞以为功，讹言敌已薄城。城中大乱奔走。化贞方在衙署理军书，不知城内有变。参将江朝栋排门入卧室，化贞怒呵之。朝栋大呼曰："事急矣，请公速走。"化贞莫知所为，朝栋掖之出上马，二仆徒步从，遂弃广宁。

途遇廷弼于大凌河，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已晚，此时瓦解之势，谁与为守，惟有护百万生灵入关，勿以膏锋镝足矣。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殿后，尽焚积聚。二十六日护溃民入关。〖12〗

明失广宁，军兵尽溃山海，关门四昼夜不阖，军民溃入者约二百八十万。〖13〗时京师鼎沸，远近讹传，举朝官吏束装思奔，会试举人移寓出城，勋戚请兵而自卫，商民弃业以逃生。

二十四日（3月5日）

7 努尔哈赤入广宁。明以辽阳、广宁、开原为三大镇，雄居鼎峙。辽阳居辽河东，地处辽东腹心，位置最要。北为开原镇，与蒙古、女真壤地相接，为河东根本。广宁地处辽西，西卫渝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山海关），东翼辽镇（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及开原、辽阳相继失陷，广宁地位益形重要。至是，孙得功率叛将迎金军入广宁，化贞逃已两日。远近四十余城守御官皆率众降属。努尔哈赤命八旗大臣入城分拨房屋。驻兵十日，乃欲移兵山海关，因熊廷弼尽焚沿路屯堡房屋而走，兵至中左所（今辽宁省锦州市南松山）复回锦州。

报至，京师大震。天启帝谕兵部，悬示赏格，但有智谋勇略建立奇功擒获奴酋者封公，获酋子者封侯，俱与世职。如擒获各头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赏赉有差。其贼中有能用计效顺献出贼首并各贼，一体封赏，决不吝惜。〖14〗

先是，明设马、木市与蒙古交易。马市在广宁镇静堡（在今辽宁省黑山县白场门乡）、镇远堡（在今黑山县黑山镇），木市一在广宁镇夷堡，一在义州大康堡（在今义县头道河乡大康堡村），一在锦州大福堡（在今锦西县土城子村），一在宁远兴水县堡（在今兴城县兴水岘村），一在中后所高台堡（在今绥中县西高台堡乡）。市之马牛、木植皆有税，其酋长有小赏，赏以缎布、酒肉之类，取之于市税而足，不费官帑，且颇赖其马以资军用。及广宁失，则市罢赏绝。〖15〗

二月初四日（3月15日）

8 努尔哈赤命辽河以西九卫汉民尽迁河东。锦州二卫（即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迁往辽阳，右屯卫（锦县东南右卫）迁往金州（今辽宁省金县）、复州（在今复县西北）。义州（今义县）二卫（即义州卫和广宁后屯卫）分别迁往盖州（今盖县）、威宁营（在今本溪市东北），广宁（今北镇县）四卫（即广宁卫和广宁中、左、右卫）分别迁往奉集堡（在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奉集堡村）和沈阳。

初六日（3月17日）

9 努尔哈赤命八旗军士分驻各地：镶蓝旗驻白土厂（今辽宁省阜新县东南），正白旗和二红旗驻义州。二黄旗、正蓝旗、镶白旗驻锦州。各牛录驻辽东之男丁，三分之一驻扎，三分之二在辽东耕田。

10 代善、皇太极往收义州户口，令义州城人迁移。义州人不从。代善等克其城，杀兵三千。

初十日（3月21日）

11 逮朝鲜国探子送广宁，努尔哈赤遣人问其来意，答称前来探察是否已取广宁、山海关，若已攻取，则与缔和结好。又问，何不执送毛文龙？答曰：明人父也，我等子也，父家之人，子岂敢执献乎？遂命羁留其人。不久，将十二名朝鲜探子，十人剜目杀之，二人刺目、割耳鼻，携书遣回。其书略谓：明与朝鲜，如同父子，国大兵众，构起衅端，至六年之久，我岂不知之？我曾劝子离父，今知

已无离意。当我发兵往征其父，岂可不留兵防御其子。尔收纳我镇江人很多，又称明为父母。尔自以为强，不顾天象，犹如抗天。尔为父母抗天，又有何益？〖16〗

十六日（3月27日）

12 蒙古兀鲁特部明安、谔勒哲依图、索诺木等十七贝勒并喀尔喀等部台吉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牲畜归附。列等授职，赐以貂鼠、猞猁狲、狐狸、貉皮，虎皮等裘，蟒衣、金银、绸缎、布匹、银器、房田、奴婢、牛马、粮粟，凡所用之物俱赏之。喀尔喀五部落民有一千二百户亦归附。

十七日（3月28日）

13 努尔哈赤命统兵诸贝勒留守广宁，率众返辽阳。明年，撤离广宁、义州等城，将所有财货运往河东，放火焚城。

14 是月，努尔哈赤迁于太子河畔新城（即东京城）。

【考异】先是，上年（1621）九月，努尔哈赤命于辽阳旧城太子河畔东五里筑新都城，但迁都确切时间清代官书缺载。《满文老档》卷四十，七年（1622）四月初四日条仅云：汗于筑新城之地召集察哈尔、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及广宁之官员等大宴之。又曰：汗于筑城之前由辽阳城迁来。因知是时已迁都新城。据《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七年“二月癸未（十七日），上还辽阳。辽阳城圮，迁于太子河滨”。故将迁都日期系于本月。而其时新城尚未竣工。

15 是月，明廷逮辽东巡抚王化贞，罢熊廷弼辽东经略职，回籍听勘。

初，廷弼谩骂朝贵，莫敢抗。张鹤鸣居中枢，与廷弼互诋，力主化贞议。及广宁败，鹤鸣极力回护己过，复诋毁廷弼，谓化贞功罪相抵，廷弼有罪无功。廷弼疏言：臣再勘之人，再叨经略，而今辜负圣恩，已在不赦之科。臣回关之日，拟即槛车赴阙，以候诛戮。但六七万乱军、数十万避乱之民未易处置，除会督按各部道府处治妥帖，即奔趋藁街，愿以身明白受法。〖17〗时廷议多排挤廷弼者。

及有司会审，奏上狱词，言奴酋猖獗，辽阳失陷，拔化贞于监司，起廷弼于田间，委以军旅重任，二臣受非常宠遇，宜同心戮力，誓灭此而朝食，不料其相闹一场，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结局。王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撑持八阅月，人谁不怜之，但朴实不知兵。声声立战，贼尚在百里之外而弃广宁如弊屣，匹马宵遁。若熊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辽存，去辽而辽亡，关系匪轻。再起经略，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抵关以后虽言我兵不宜浪战，语语若持左券，独其刚愎之性，虚骄之气牢不可破，以争毛文龙功罪一事，开衅化贞，笔锋舌枪，相寻不已，守备之计，等闲置之。虏骑一来，错愕不知所出，飞檄催战，盖曰胜可以成吾之名，败亦可以验吾之言。不知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于是，廷弼、化贞并论死。〖18〗

后当行刑，廷弼使人贿内廷四万两银乞缓，既而事泄，时东厂太监魏忠贤用事，大恨，誓速斩廷弼。及左副都御

史杨涟〖19〗等因揭露忠贤下狱，诬以受廷弼贿，重其罪。阉党大学士冯铨〖20〗亦恨廷弼，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天启帝怒，遂以五年（1625）八月弃市，传首九边。

御史梁梦环复谓廷弼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谓廷弼家资百万，宜籍没以佐军。忠贤即矫旨严追，尽其家资不足偿，姻族家俱破败。崇祯元年（1628），诏免追赃。二年（1629），诏许其子持首归葬。五年（1632），化贞始伏诛。〖21〗

三月初三日（4月13日）

16 努尔哈赤令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先是，努尔哈赤设议政会议，以贝勒执政。执政贝勒中，和硕贝勒（即领有固山之旗主）居有核心地位。依年龄次序，代善称大贝勒、阿敏称二贝勒、莽古尔泰称三贝勒、皇太极称四贝勒，合称"四大贝勒"（四大王）。天命元年（1616），命四大贝勒"共理机务"；六年（1621），复命四人"按月分直"，轮流执掌国家政要机务〖22〗。和硕贝勒分掌八旗，主持议政，逐渐形成分权共治之局面。及努尔哈赤年事渐高，对日后八家贝勒能否长期和衷共济忧心忡忡。

至是，八和硕贝勒（八固山王）向努尔哈赤询问：天子之政何以底定，天赐之福何以永承？努尔哈赤遂阐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之设想：

其一，继父为国主者，毋以强势之人为之，恐以其人为国主，恃力妄为，获罪于天。且一人之识见何能及众人之议？以尔等八子为八王，八王共议庶可无失。八王视不拒

尔等之言者，继尔等之父为国主。若不纳尔等之言，不遵善道，八王可将所任之汗易换，另择不拒尔等言语之贤者任之。

其二，尔等八王共理国政时，若一人有得于心而言，另外七人当会其意而发明之，若已不能会意又不能发明他人之所得，惟缄默无语，当以在下子弟代之为王。

其三，遇事它往，议告众人而行，毋行未议之事。若聚尔等八王所任国主之所，一二人毋聚，当众人毕集合议治理国事。

其四，八王合议，设诸申（女真）大臣八，尼堪（汉人）大臣八，蒙古大臣八。其下设诸申理事官八，尼堪理事官八，蒙古理事官八。诸理事官审理后告于诸大臣，诸大臣议定后呈上八王，所定之罪由八王定夺。八王当退奸恶，进忠直。八王前，设诸申巴克什八，尼堪巴克什八，蒙古巴克什八。

其五，国主于每月初五、二十日两次升殿，初一晨起往堂子叩首，向渥撒库（家内神）叩拜，尔后国主亲向诸叔诸兄叩首毕，始升汗座。汗本人与受己叩首诸叔、诸兄一处同座，受众人叩拜。

其六，汗父所定八分所得外，若贪得一物、贪隐一次，当停其一次应得之份；若隐二次，停其两次应得之份；若隐三次，当将其应得之份永革。〖23〗后数年重申：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24〗

十一日（4月21日）

17 努尔哈赤谕云：诸申、汉、蒙三国业已合一，然三

国之光棍盗贼，尚无畏忌。嗣后各处行人，不可过少，务以十人结队而行。若结伙不足十人，而九人同行，见即捉拿，罚银九钱，八人者罚银八钱，七人者罚银七钱，一人者罚银五钱。

十五日（4月25日）

18 努尔哈赤令辽东新旧民户房合住、粮同食、田同耕。曰：曾命诸申、汉人合居同住、同食、同耕。今闻诸申命同居之汉人赶其牛车输送粮草，并勒索其财物。汉人岂为尔等奴仆？只因远道迁来，无房舍、粮食、耕地，故令合居。嗣后，诸申、汉人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外，诸申、汉人各耕所得之田。诸申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汉人，则汉人可执之告于法司。汉人亦不可因有此谕，肆意诬枉诸申。尔等皆一汗之民。

19 是月，明廷以王在晋经略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在晋，字明初，苏州太仓（今属江苏省）人。万历进士，授中书舍人。泰昌时，升至兵部左侍郎。至是以在晋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蓟辽、天津、登莱，代熊廷弼。〖25〗

四月初一日（5月10日）

20 努尔哈赤召集来归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使之与金国诸贝勒通婚。

努尔哈赤之亲家为卓里克图之子鄂勒哲依图、揣尔扎勒、噶尔玛、索诺木、博啰；代善之亲家为莽古勒额驸之父子，岱青之子巴音岱、绰尔吉、米赛、伊林沁、额布根、

伊斯哈布；阿敏贝勒之亲家为拜兴之子青吉勒、青吉勒之子达赖；莽古尔泰贝勒之亲家为额尔德尼达赖之子多尔济及特陵。皇太极之亲家为兀鲁特七贝勒中已故龙贝勒正室之子明安及明安之二子昂昆、班第及多尔济；德格类阿哥之亲家为奇布塔尔；阿巴泰贝勒之亲家为莽喝泰之子布当、衮济、希尔胡纳克、阿金；岳讬阿哥之亲家为威征之子布彦岱；济尔哈朗阿哥之亲家为台吉巴拜；斋桑古阿哥之亲家为古儿布什台吉；多铎阿哥之亲家为布达之子恩额类。

十八日（5月27日）

21 金国八旗收管边界之地：正黄旗，收管佛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尚间崖、包窝赫、札克丹、洪阔、抚顺、西章嘉、德立石、奉集堡（在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奉集堡村）八城。

镶黄旗，收管柴河（在今铁岭县柴河堡乡柴河堡村）、抚安（在今铁岭县大甸子乡抚安堡村）、范河（在今铁岭县西南）、懿路（在今铁岭县南）、三岔堡（在今铁岭县横道子乡三岔子村）、铁岭、宋家泊（在今铁岭县西）、丁字泊（在今铁岭县西南）、避荫、甲虎缠等十一城。

正红旗，收管温德痕、札库穆、清河（在今本溪县清河城乡）及一堵墙（在今本溪县北甸子乡马城子村）、碱厂（在今本溪县碱场堡乡）、孤山（在今本溪县兰河峪乡孤山堡村）、山羊峪（又称“散羊峪”，在今抚顺市抚顺县救兵乡山隆峪村）、威宁营（在今本溪市东北）、东州（在今抚顺县小东乡东州村）、玛哈丹（又称“马根丹”，在今抚顺县救兵乡马根丹村）十城。

镶红旗，收管沈阳、蒲河（在今沈阳市北）、平虏堡（在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古城子地方）、十方寺（在今沈阳市新城子区石佛寺村）、上榆林（在今沈阳市解放乡尚义林村）、静远堡（在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静远堡村）、武靖营（在今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乡武靖营村）、长宁堡（在今沈阳市西唐马寨乡）、会安堡（在今抚顺县会安堡村）、虎皮驿（在今沈阳市南十里河附近土城子）、长勇堡（在今沈阳市于洪区彰义站乡古城子）、长胜堡（在今辽中县茨榆坨乡）十二城。

镶蓝旗，收管旅顺口（在今旅顺市海口附近）、木城驿（在今旅大市甘井子区营城子地方）、金州（今金县）及石河驿（在今金县北六十里石河乡），黄骨岛（在今庄河县石山乡），归服岛（在今新金县城子疃乡）、望海埚（在今金县亮甲店乡）、红嘴堡（在今新金县貔口乡宋家屯村）八城。

正蓝旗，收管岫岩（在今岫岩县东十里）、青苔峪（在今凤城县西青城子乡）、马宽寨及水长峪，伊兰博里库、镇东（在今凤城县西北六十里）、镇彝（在今凤城县南乌骨城附近）、凤凰（在今凤城县凤城镇）、汤站（在今凤城县南汤山城子）、险山（在今凤城县东南大堡乡土城子村）、甜水站（在今辽阳市东南甜水站乡）十一城。

正白旗，收管复州（在今复县西北）、栾古堡（在今复县李家店乡栾固村）、杨官堡（又叫“羊官堡”，在今复县西）及永宁监（在今复县西北）、五十寨（在今复县西北土城乡土城子）、盖州（今盖县）、盐厂堡（又叫“盐场堡”，在今金县北六十里）、天城堡、青云堡九城。

镶白旗，收管海州（今海城县）、东京堡、耀州（在今营口县北）、穆家堡（在今辽阳县西南）、析木城（在今海城县东南）、古城堡（又称“古城屯”，在今海城县西北）、长安堡（在今辽阳市黄泥乡）、青城堡、鞍山（在今鞍山市西南）九城。〖26〗

六月十五日（7月22日）

22 金国都堂书谕曰：凡诸申、汉人开设店肆之人，务将肆主之姓名刻于石上或木上，立于肆前。若不书名，则罪之。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概行禁止，以防下药鸩人。尤应晓谕我诸申妇孺，凡购食之人，务记肆主之名。诸申、汉人同为一汗之民，人皆有物出售，为何攘夺他人之物？有攘夺者，诸申人见则由诸申人执之，汉人见则由汉人执之。其拒捕逃走者，无论诸申汉人，遇则协助拿捕之。

十七日（7月24日）

23 金国诸贝勒议定：凡行刑，一百鞭折杖五十。嗣后，二鞭折一杖，废止刺耳鼻之刑。

【考异】刺耳鼻是金国特有刑罚，即用箭刺穿犯罪者耳、鼻，带有血族复仇之残酷性。刺耳鼻往往兼以鞭打、笞杖等刑罚。官员可纳银赎免。《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二谓此时颁禁令，实际形同虚设。《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载：顺治三年（1646），“定除贯穿耳鼻之刑。旧例，凡死罪减等者鞭一百，贯穿耳鼻，至是停止”。

24 是月，明廷擢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初，文龙袭取

镇江，报巡抚王化贞而不及经略熊廷弼，二人嫌隙遂开。化贞既去，用事者仍佑之，因有是命。后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于皮岛（又称椴岛、稷岛、南海岛，在鸭绿江口东之朝鲜湾）如内地，号“东江镇”。

文龙驻皮岛，改名云从岛。岛在登、莱大海中，绵延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抵金国界，其东北海则朝鲜国。岛上兵本河东民，自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以为犄角计。辽民归附日众，遂分置铁山（在今辽宁省旅大市西南）、蛇梁等处。文龙设栅于蛇浦，通山东货物粮饷，人户万余，又设栅于皮岛，互相往来，汉商辐辏于皮岛，人户甚盛。〖27〗

七月初一日（8月7日）

25 金国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费扬古（1559—1622）卒。费扬古，自弱冠从努尔哈赤四征不庭，开国功臣中，惟费扬古与额亦都二人效力最先。并以早岁行兵，迄于白首，战则居前，还则殿后，屡受重伤，多树勋伐。〖28〗顺治十六年（1659），追谥“敏壮”，立碑纪功，康熙五十二年（1713）追授二等阿达哈哈番。

八月十七日（9月21日）

26 明廷命大学士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军务。承宗，字稚绳，保定高阳（今属河北省）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授编修。天启帝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

初，王化贞既失广宁，关外五城七十二堡悉为蒙古哈剌慎诸部所据，声言助边，实怀窥伺。兵部尚书王在晋代熊廷弼经略辽东，与蓟辽总督王象乾深相倚结。象乾在蓟门久，熟悉蒙古诸部情形，诸部亦爱戴之。然实无他才，惟知以财物相羁縻。在晋谋用蒙古袭广宁，象乾曰：得广宁，不能守，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在晋乃请给月粮岁费百万，又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在今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筑重关，设守兵四万人。朝议未定。承宗请身往定之，乃诣关门考察。还奏：筑重城不若筑宁远要害，与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东南菊花岛）相犄角。因言“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天启帝许之，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29〗

是时，关上兵名为七万，冒饷多，无纪律。承宗既至关，定军制，申职守，遣疲兵，前后筑城堡数十，练兵十一万，造铠仗数百万，开屯田五千顷，军声颇振。承宗遂命袁崇焕等筑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县）。

崇焕，字元素，广西藤县人，祖籍广东东莞。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谈塞上事，晓其形胜险要，以边才自诩。

本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怪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及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30〗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

使招募。时关外地悉为哈剌慎诸部所据，崇焕乃驻守关内。未几，诸部议和，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前所），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即前屯卫，治所在今绥中县西南前卫）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知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距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承宗与总督王象乾议，象乾以关上军在屡挫后，士气不振，议发察哈尔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在晋又议筑重城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承宗亦驳其议。集诸将吏谋所守。阎鸣泰主守觉华岛，崇焕主守宁远城，在晋等认为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及在晋离任去，承宗镇关门，益倚崇焕。

崇焕内抚军民，外饬守备，劳绩显著。承宗决议守宁远，命大将满桂偕崇焕往。崇焕严定宁远城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明年竣工，遂为关外重镇。满桂系良将，而崇焕勤于职守，又善抚，将士乐为用命。因此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31〗

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

27 明管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题以夷攻夷二策，内言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澳夷〖32〗以资战守。又言南关后裔王世忠与奴世仇，今林丹汗妻乃

南关之女、世忠之姊，宜令世忠入汗营借兵以复广宁。明帝以二策有俾边计，令该部作速议行。〖33〗

十二月二十五日（1623年1月25日）

28 明辽东阎鸣泰陈选兵实数，言山海关上原数新旧官兵共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九员名，新旧马匹共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匹，除革退官兵共一万四百六十一名、不堪马四百八十四匹外，通计现在主客兵匠役共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二员名，马共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三匹。此外觉华岛兵二千一百五十一员名。

29 是年，明朝内变四起。先是，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起事，据重庆，围成都百余日，以内变起，解围走泸州（今属四川省）。二月，贵州水西〖34〗土司知安邦彦起兵响应奢崇明，号罗甸大王，时诸部蜂起为助，陷毕节，围贵阳。明廷敕湖广、云南、广西军援贵州。不久，明军败奢崇明，收复重庆、泸州。七月，崇明再陷遵义。年底，明军解贵阳围，邦彦遁走。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户十余万，至是仅存二百人。

五月，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事于钜野。初，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人王森，尝救一狐，狐断尾，令藏之招人，人闻异香多归附，遂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信徒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王森为官府所逮，毙于狱。于是鸿儒等继其业，徒党益众。至是起事，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帜，连破郓城、邹县、滕县，危及漕运。十月，明军收复邹县，徐鸿儒被

擒，送京磔于市。

明廷为平内乱，始设州、县兵，按亩摊派兵饷。

〖1〗唐古特，一作唐古忒，清代文献中对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的称谓。元时蒙古人称党项人及其所建西夏政权为唐兀或唐兀惕，后渐用以泛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诸部。清初曾沿用此称，作唐古特。今蒙古语仍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为唐古特。

〖2〗《满文老档·太祖》卷三二。

〖3〗《建州闻见录》。

〖4〗《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四。按明制：王以上俱服龙，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武官一、二品服狮子，三品、四品服虎豹，五品服熊罴，六品七品服彪，八品服犀牛，九品服海马（参见：《大明会典》卷六十；《明史》卷六三《舆服三》）金国服制虽远不如明朝细密严整，但抄袭之迹一目了然。

〖5〗《满文老档·太祖》卷三三。按明制：王公大臣仪仗除旗、伞盖、车外，又有种种烦琐名目，难以毕述（俱详《大明会典》卷六一；《明史》卷六四《仪卫》）。官员乘轿亦为明制（《明会要》卷二三《舆服上》）。然金国风气尚朴拙，无意完全蹈袭明朝典章，除旗、伞外，又将鼓、喇叭、唢呐、箫等辽东民间乐器附入仪仗，形成自己的特色。

〖6〗《满文老档·太祖》卷二二、二八。

〖7〗《满文老档·太祖》卷三三。

〖8〗参见：《大明会典》卷五九《礼》十七；《明史》卷五六《礼》十。

〖9〗《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10〗《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11〗《明史》卷二七一《罗一贯传》。

〖12〗《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1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14〗《明熹宗实录》卷一八。

〖15〗《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16〗《满文老档·太祖》卷三七。

〖17〗《明熹宗实录》卷一九。

〖18〗《明熹宗实录》卷二一。

〖19〗杨涟，明湖广应山（今属湖北省）人，字文儒，号大洪。万历进士，累迁兵科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天启四年（1624）进左副都御史。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次年下狱，受酷刑死。谥“忠烈”。

〖20〗冯铨，明末顺天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字振鹭。万历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天启时谄附魏忠贤，诬杀杨涟、熊廷弼等。崇祯初杖徒，赎为民。顺治元年（1644）降清，任秘书院大学士，迁礼部尚书。

〖21〗《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22〗《清太宗实录》卷一卷五。

〖23〗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2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25〗《明史》卷二五七《王在晋传》。

〖26〗《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一。

〖27〗《燃藜室记述》卷二三。

〖28〗《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六七《安费扬古传》。

〖29〗《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30〗《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31〗《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32〗澳，指澳门，明代又称濠境、壕镜、蚝镜，全称濠境澳，包括浪白岛在内的澳门整个港湾。嘉靖时移屯白市舶司于此，乃闽、粤商人与佛郎机（葡萄牙）等国商人贸易之中心。被佛郎机（葡萄牙）侵据后渐称澳门。

〖33〗《明熹宗实录》卷二七。另据李之藻《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载《徐光启集》上册 179 页，附录），知其初次建言用西洋大铳抵御金军，当在天启元年（1621）。

〖34〗水西，土司名。明贵州宣慰司（治所在今贵阳市）由安氏世袭宣慰使，辖地大部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故名水西。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二

天命八年　（明天启三年）

癸亥　公元1623年

正月二十一日（2月20日）

1 上年，努尔哈赤遣归被擒之蒙古内喀尔喀扎鲁特部长巴克。至是，巴克复来朝见，悦，释其质子鄂齐尔桑，与之俱归。临行，巴克誓曰：巴克我被擒于阵，该杀之身，蒙父汗收养，遣我回里。今又释代我为质之子鄂齐尔桑归。若负父汗养育之恩，中他人谗言而变心，巴克、多尔济、鄂齐尔桑我三人，定受天地谴责，祸患及身。若不远离与父汗不睦之伊勒登贝勒之子，则受天地谴责，殃及我等。〖1〗

二十七日（2月26日）

2 努尔哈赤至衙门，谕诸贝勒大臣曰：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

汗以天为父，敬念不忘，明修天赐基业，则汗所承基业何以废？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敬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以公忠自效之，则诸贝勒大臣之道何以败？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敬念不忘，不起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不违法度，竭尽其力，则祸患何以及身？奴以主为父，敬念不忘，不生盗贼奸宄强暴之事，谨守奴仆之分，尽心效力，则刑戮何以及身？〖2〗

3 是月，荷兰人据澎湖（今属台湾省）。明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吕宋（今菲律宾群岛中之吕宋岛）诸国，荷兰人就而转贩，未敢窥中国。自葡萄牙市于香山澳（今广东省中山市），据吕宋，荷兰闻而慕之。二十九年（1601）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转薄香山澳。澳中大诘之，言“欲通市贡，不敢为寇”。〖3〗当地官吏召其酋人城，游处一月，不敢奏闻于朝，乃遣还。

是时葡萄牙横行海上，荷兰与之争雄，复泛舟东来，侵夺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后又出据澎湖，筑城设守，屡求开市。守臣惧祸，说以毁城徙去，即准互市。至是果毁其城，然据台湾如故。及互市不成，复筑澎湖，既而又犯厦门。明军击却之，滨海郡县为之戒严。仍筑城澎湖以居。巡抚南居益请于朝，发兵出击。迄数月，荷兰大始扬帆去。而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澎湖之警始息。其窃据台湾者依旧。

4 内喀尔喀五部之拉巴实希卜台吉、索诺木台吉、莽古塔布囊、鄂博和塔布囊、达赖台吉等各率所属军民牲畜

并各处蒙古共五百户归附金国。皆列等授职，仍赐貂裘猞猁狲裘、金银布帛及房田奴仆牛马等物。

二月初六日（3月6日）

5 先是，八旗大臣等，各自带丁出猎，所获之物，各自取之。至是废止旧例。重定：所有猎获之虎、猞猁、貂、狐狸、水獭、貉、灰鼠等皮张及雕翎，无论出猎与否，自总兵官以下，至备御以上，按职衔顺序给之。一等各给二十八，二等各给二十三，三等各给十八，四等各给十五，五等各给十三，六等各给十一，七等各给九，八等各给五，九等各给四。

6 时朝鲜国王李珲背明朝，三次遣使至金国。因不还指索之毛文龙，金国将其携来之物尽取之，存放于公库。计有：绢九十五匹，绸缎一百二十匹，红布一百匹，青布一百匹，纸九十五刀，油纸七十五张，以及油纸凉帽套、花席、白席、鱼、小刀、银等物。

初七日（3月7日）

7 八旗设都堂八员，每旗设诸申审事官二员，蒙古审事官八员，汉审事官八员，为贝勒挂文启示者四人。努尔哈赤曰：于八和硕贝勒，设八大臣辅之，以观察其心。谁能于事不分人己，而俱持以公论，谁于一己之非不肯自任其非，而形于辞色，八大臣当共持公论。非者即以为非，如不从所诤，即奏上知。此其一。大凡国事，何以成何以败，当深为筹划，可堪辅政者则曰此人可使从政，即举之。有不堪任事者则曰此人不堪任事，即退之。此其二。总兵以

下为将者，凡行军之事何以胜何以负，当深计之。凡攻用何具，战用何器，有利于用者当预备之，有才堪军旅者则曰可治军旅，有不能者即曰不能。此其二。盖贤不举则无以劝善，不肖者不黜则无以惩恶。果能于国事经理咸宜，则吾所生之子孙有益，所设之臣僚有益，吾心宁不愉快乎。又为每旗贝勒设四大臣，将汗谕系于颈上，职掌：常以古时汗、贝勒居心邪恶而衰败、存心善良而兴盛之实例提醒贝勒，使之勿忘。八贝勒家所捕获之东珠及貂、猞猁、灰鼠、银鼠、黄鼠等皮张，鸟羽，果子等，凡进八家之物，记获主姓名、获物数目，按优劣核价，由八家均分之。贝勒不得干涉。贝勒若有隐匿多取或不从汗谕、不听劝谏者，逐级上告，然后上奏于汗。倘知贝勒过愆而不言，论死。〖4〗

初十日（3月10日）

8 都堂汇奏：一年每男丁应纳之赋：官粮、官银、军马饲料，共银三两。按三两计，即等于淘金之六百男丁，每年征金三百两。炼银之一万男丁，每年征银三万两。

十一日（3月11日）

9 遣七十三人织蟒缎、绸缎、补子。努尔哈赤览所织蟒缎、绸缎、补子，嘉奖曰：于不产之地织此蟒缎、绸缎、补子，乃至宝也。于是，无妻之人，给以妻、奴、衣、食，免其各项官差兵役。一年织蟒缎、绸缎若干，多织多赏，少织少赏，按劳给赏。各项差役俱免之。又命荐举会织金线、制硫磺之人，与织蟒缎、绸缎者同等待遇。〖5〗

十六日（3月16日）

10 都堂命：每牛录男丁三百人，征粮二百石，一百石运往沈阳，另一百石，如属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人，则存放海州仓，如属辽东（此处指辽阳城）人，即存放辽东仓。运沈阳之一百石，限于三月初十日办理完毕。自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有违此令，治以重罪，并革其职。又命晓谕诸申官所管之汉人等，每三丁征粮二石，一石送往沈阳仓。另一石，如属辽东人，即存放辽东仓，如属复州（今复县西北）、盖州（今盖县）、海州人，即存放海州仓。送往沈阳之粮，令盖州以内之人，限三月二十日办理完毕。盖州以外、复州以内之人，限三月三十日办理完毕。

11 夜丑时，辽东地震。自西北向东南〖6〗。

12 是月，金国弃河西地。先是，努尔哈赤以数万兵守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二万守右屯（今锦县东南右卫）。至是见明军气势渐张，令李永芳等退屯河东，弃河西不居。恐明军追之，伏骑三岔河附近之西宁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南古城子乡古城子村）以待。既而见明军不出，乃徐徐撤军渡河。于是广宁诸城俱生荆棘，五百里烟火断绝。〖7〗

13 天启帝遣中官刺边事。天启帝好察边事，常遣中官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及魏忠贤窃政，遣其党羽乾清宫管事御马监太监刘朝等四十五人，携内库佛郎机神炮、甲仗、弓矢、白银、文绮，先后至山海关颁赉将

士，实为觇视军情。〖8〗

孙承宗方出关巡广宁，中路闻之，疏言：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当水旱荒疲之后，将领罢边筹而事逢迎，士卒释戈甲而供使役，俱属未便。且山海一城，知中使将出，将吏忧惧。即今命使已行，无容追议，恐后此创为事例，不可不慎也。及使者至山海关，具杯茗而已。〖9〗

14 天启帝又诏赐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尚方剑、玺书关防，加其弟毛云龙锦衣卫职衔。仍命云龙赍敕奖谕朝鲜。时文龙据朝鲜皮岛，不时扰掠金国边境。供应则依赖朝鲜，朝鲜不堪其负。

三月初一日（3月31日）

15 都堂书谕汉人曰：金银产地之人，不得于农时淘掘，恐误农作。农闲时，淘金掘银之人，须经奏准，方可淘掘。若不经奏准而私行淘掘，罪之。田地不足之人，可至沿边内外，任其耕种。台站之人，于沿台一带耕种。

16 山海关、广宁前屯卫中后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地震。〖10〗

二十日（4月19日）

17 努尔哈赤书谕汉人曰：国民劳苦，非我之罪，皆明万历帝之罪。万历帝干预无涉之边外异国，遂遭天谴，万历帝身亡。仅其身死，天恐国人不晓所谴，遂又使万历帝之子泰昌帝，未及一月亦亡。明帝遭天谴责，父子以亡，王臣被杀，土地被陷。因万历帝作恶之故，汉民受苦。天

以我为是，以明帝之辽东地方授予。既至天授之地，即令辽东周围汉人庐舍，均与诸申合居，粮则同食，田则分耕。我诸申地方之庐舍田粮，亦皆给迁移之汉人。于此国移民苦之年，未与诸申合居之人，尔等何以乘间卖粮？著有粮之富人，将所售之粮献汗，并少许付价。若不送来，被人首告，则尽没其粮且诛杀其身。〖11〗

四月初一日（4月29日）

18 努尔哈赤下令：每牛录遣甲兵百人，其中十人为白巴牙喇〖12〗，携炮二门、枪二枝。另九十人中，四十人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13〗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于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水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牧马时，五牛录合为一处，各汉军之马亦合之，自平虏堡（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古城子）以西、牛庄（今辽宁省海城县西北）以东牧放。每牛录各遣一代子为首领。每一牛录拴马二匹，备御各拴马一匹，游击、参将各拴马二匹，副将各拴马三匹，总兵官各拴马四匹，一等总兵官各拴马五匹。

初六日（5月4日）

19 都堂下令：汉人军士及百姓，凡有弓矢刀枪炮等军械，限于二十日内送交各该管官。逾期不送者，被人首告，治以重罪。禁止汉人工匠售卖弓矢刀枪等军械。十日后，

卖则罪其售卖之人，买则罪其购买之人。

初八日（5月6日）

20 明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塘报称：职前后挑兵驾船欲袭金、复等处，俱为飓风所阻回。奴酋惧职乘虚捣袭，分遣李永芳等各路设防，仍遣奸细王世杰至皮岛诈降，谋为内应，约以五月举事，为参将唐尧卿发觉，已将世杰枭示正法。现今各兵已两月乏粮，嗷嗷待哺，乞赐军饷接济。〖14〗

初九日（5月7日）

21 金国始定信号之制。规定汗宫门与城门举黄纛，有官职者皆须集合于汗宫门，必有筵宴宣谕传信之事。举红纛连吹海螺，乃有战事，须穿盔甲，有马者骑乘，无马者步行，各至屯外列阵。备御以上，至旗贝勒门听信。举白纛鸣炮，乃逃人潜逃之信号，各穿绵甲，佩撒袋，乘拴养之马集合。

十二日（5月10日）

22 明廷以辽事告急，调澳门葡萄牙人进京。

先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言：制胜莫先火器，臣访知香山澳夷所传西洋大铳为猛烈神器，宜差官往购。但虽得其器，如无其人，铸练之法不传，点放之术不尽，乞行文粤中制按，将练器夷目招谕来京。合用饷廪从厚支给。事下兵部移文征取。

至是，两广总督胡应台遣游击张焘解送葡萄牙头目七人、通事一名、随从十六名赴京听用。

时明臣阅其火器刀剑大喜，谓其兵器俱精利，大铳尤称

猛烈。兵部尚书董汉儒等遂疏言：澳夷不辞八千里之程远赴神京，臣心窃嘉其忠顺，应仿贡夷例赐之，朝见犒之酒食，赉以相应银币，用示优厚。臣等尽试其技，制造火药，择人教演，稍俟精熟，分发山海关，听辅臣收用。明帝俱允行。〖15〗

十四日（5月12日）

23 努尔哈赤遣兵征蒙古内喀尔喀扎鲁特部长昂阿。初，扎鲁特部长昂阿（或称昂安）执金国使者与叶赫，杀之。又将金国遣往蒙古使者屡加截杀、且于途中夺其牲畜。努尔哈赤与喀尔喀五部盟誓时，诸部长俱与盟，惟昂阿不从。至是，努尔哈赤命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岳讬四贝勒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汉兵八百往讨之。

二十一日连夜疾行，明日晨渡辽河，纵兵急趋，有前锋总兵官岱穆布领精兵五十先至额尔格勒地，为昂阿所属，遂略地百里，乃与参将雅希禅、博尔晋至昂阿居处，攻之。昂阿率妻子并二十余人驾牛车而奔，雅希禅、博尔晋领三十余骑下马、岱穆布领二十余骑勒马而立，昂阿避下马之兵，直冲岱穆布。岱穆布迎战，当先射之。昂阿部下一人举枪刺中岱穆布口，遂坠马伤重而死。金兵进击，杀昂阿父子并从者于一处，获其妻子军民牲畜，又擒桑图台吉妻子而归。桑图，钟嫩子。

五月初六日还至东京城（今辽阳市东北新城）。努尔哈赤出城迎之，盛张宴席，赏出征将士。是日天雨，努尔哈赤曰：蒙古之国犹如此云，合则致雨。蒙古部合则成兵，其散如云收而雨止。俟其散时，吾当吸取之。〖16〗

时桑图因妻子军民被擒，致书哀恳曰：今大兵下临，惟孤身得脱，妻子俱成俘获。以汗明恕，鉴臣微惠，或有赦还之意乎？若果垂怜，望遣一使来。于是努尔哈赤遣使告以妻子不曾戮辱，俱存无恙。桑图遂来叩见，即还其妻子与之俱归。

金军杀昂阿，喀尔喀五部长多震怒，盟主黄把都儿（即洪巴图鲁，明人称炒花）会同宰赛、煖兔等，于舍莫林一处住牧，差人会虎墩兔憨（林丹汗）请助兵报仇。然林丹汗未响应，议不行。

十七日（5月15日）

24 蒙古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送女至，努尔哈赤命斋桑古、杜度至六十里外宴之，迎入城，复设大宴，与阿济格为妻。

三十日（5月28日）

25 定出兵之制。凡军旅出行，于大兵前设兵二百，以有智谋者二人为将率之。于二百兵前，设诸申十人，蒙古十人，合共二十入。此二十人内，派诸申二人、蒙古三人为斥候。遇见敌兵，五人诱敌至二十人处，二十入诱敌至二百人处。二百兵之主将视敌可破则破之，若不能破，则集众谋之。至子八旗营大臣等，率营而行。其余大臣，与白巴牙喇同行。遇事大臣当亲往察看，然后各归本队，谕众切记。派十人护卫总兵官，派六人护卫副将，派四人护卫参将，派三人护卫游击，派二人护卫备御。〖17〗

五月初三日（5月31日）

26 努尔哈赤赐杨古利一等总兵官职。杨古利，满洲正黄旗人，舒穆禄氏。世居珲春（今属吉林省）地方。父郎柱，为库尔喀部长。杨古利未及十四岁，入努尔哈赤部为质子。郎柱为部人所害，围其家，杨古利之母系幼子那木泰子背，属鞬佩刀，射众突出，携其族归附。杨古利闻而迎之，手刃杀父者，割耳鼻而食，以报父仇。年方十四。努尔哈赤嘉其勇，日见信任，妻以女，招为额驸。令守汛鸭绿江江上，警备严密，无敢犯者。征辉发多壁城（今吉林省海龙县境），阻于水，众有难色。杨古利率先迳渡，大获而还。取纳殷部及朱舍里路、安楚拉库路，皆著功绩。哈达孟格布禄（猛骨卜禄）恃其勇，常怀反侧。己亥年（1599）努尔哈赤往讨之，拔其城。杨古利奋勇先登，生擒孟格布禄。丁未年（1607）迁蜚悠城户口，杨古利等率兵三百人护之而行。乌拉部遣兵万人邀其路。杨古利激励众人曰：与其死于疾，不如死子敌，此非临敌时乎！遂持矛突入，终破强敌。此后，灭辉发，征乌尔古宸（今俄罗斯滨海边区比金河流域）、木伦（今黑龙江省穆棱县境）路，吞并乌拉，诸役皆建殊勋。

建国后，骁勇不减当年。萨尔浒之役，与贝勒阿巴泰争先驰敌，先破界藩明军。是夕，进击尚间崖兵，努尔哈赤令有伤者勿往。杨古利独不肯留，裹伤系腕，率十牛录兵，凭高驰击明大营兵，破之。取铁岭，遇蒙古宰赛兵，败之。天命六年（1621），大兵取沈阳，城坚壕深，众多畏惧，杨古利拔刀挥本旗兵入，败之。沈阳既破，乘胜取辽阳，

仍先登陷阵。

至是，努尔哈赤嘉其劳绩，命位次八贝勒下，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职，子孙世袭罔替。除大逆罪外，其他过失犯罪，虽犯死罪不诛，犯籍没家产罪不抄，仅以一千二百零五两银抵罪。〖18〗

初七日（6月4日）

27 努尔哈赤怒斥李永芳。永芳，天命三年（1618）降金后颇受眷顾，娶贝勒阿巴泰女，称抚西额驸。金国取辽、沈，屡建功绩，擢三等总兵官。辽、沈既陷，明兵退守广宁。努尔哈赤挥军南进，分掠各城堡。东山矿徒顽强抵抗，永芳率兵镇压，杀戮甚惨。既而屠戮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乡）民。时明巡抚王化贞欲渡河击金，屡送书约永芳内应。永芳佯应之，暗中则联络化贞心腹、中军孙得功谋叛。金取广宁，努尔哈赤嘉奖永芳忠心效力，颁给敕书，免死三次。

至是，传闻复州（今复县西北）人复叛，努尔哈赤欲派兵往，永芳以传言不实，劝勿轻动兵。努尔哈赤怒其言，下书称：昔取抚顺，念尔通达明理，故加收养，妻以骨肉。辽东汉人屡欲谋反，密信往来。我每欲查抄，因尔心向明，竟以欺瞒相谏。叛逃而往，尔心始快，一旦觉而诛之，尔心不惬。尔若通明，但见北京城内河留血二次，各衙门古树被风连根拔起，此皆天示异象，尔能制止乎？今既养尔为婿，且蒙、汉、朝鲜皆已闻之，倘治尔罪，恐为他人耻笑。故不予治罪，默然处之。然我心怨恨，乃书此由衷之言。〖19〗

二十四日（6月21日）

28 努尔哈赤定八贝勒宴桌陈放食物之种类。努尔哈赤对八贝勒家人曰：陈放宴桌之物，计麻花饼一种，麦饼二种，高丽饼一种，茶食饼一种，馒首、细粉、果子、鹅、鸡、浓白汤各一种，及大肉汤。将此言缮写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

29 努尔哈赤密谕诸贝勒，审理汉人案宜重于诸申。谕曰：我国诸贝勒大臣，皆图个人安逸，殊为尔等忧虑，当唾尔等之面。尔等不明审断之法。何故将汉人与我诸申等同视之？倘我诸申犯罪，当问其功论其劳。稍有口实，即可宽宥之。汉人乃生还之人，若不忠心效力，复为盗贼，岂可不灭其族而杖释之？至于由佛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与我等同来之汉人，亦一体审断之。尔等之审断，无从迂回，竟似牛骡一般。著八贝勒召集尔等各该旗之贝勒大臣等，密阅此谕，勿使他人闻之。〖20〗

30 是月，额尔德尼巴克什以隐匿东珠等物被杀。

额尔德尼（1581—1623），纳喇氏，都英额（今辽宁省抚顺市西）人，后隶正黄旗满洲。初归努尔哈赤，因通蒙、汉文字，赐号“巴克什”。常随军至汉人、蒙古地，俱能以当地语言宣令招谕。己亥年（1599）与噶盖奉命以蒙古字合女真语音创制无圈点满文，后又任记录汗言行之职，并将其整理为档子（后称《满文老档》）。天命三年（1618），从伐明，因功升副将。

至是，额尔德尼家婢女首告其收受朝鲜进献之绢，并将

所获珍珠、东珠、金子藏匿井中。诸都堂审实，告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怒，命将额尔德尼与其妻一并杀死。〖21〗后皇太极在位时，尝赞其为“一代杰出”〖22〗。顺治十一年（1654），追谥“文成”。

31 明廷命辽东巡抚阎鸣泰回籍听勘。鸣泰之任巡抚，以经略孙承宗举荐。承宗后知其有名无实，军事多不与议。鸣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诋鸣泰。天启帝乃罢鸣泰，而以张凤翼代。〖23〗

六月初九日（7月6日）

32 努尔哈赤于八角殿召集妹〖24〗、阿济格福晋及众女，因诸女骄纵无度，训斥曰：天作之君，凡制礼作乐，岂可不体天心？然天心何以体之，莫若举善以感发其善者，诛恶以惩创其恶者。如我国诸贝勒中，亦有被贬责者，岂于我有怨哉？不过因其紊乱纲常，法所不容。即执政诸贝勒，尚不令枉法，尔等女流，倘犯吾法，吾岂肯纵恕以败纲常？男子披坚执锐共殁于阵者，盖因不背同心之盟，故以身殉国。尔居家女流，违法行背理之事，有何好处？吾之所以将汝等妻诸大臣者，原酌其才论其功而匹配之，岂令受制于汝？若尔等悍恶凌逼己夫，其恶甚于魑魅！如万物俱赖日光而生，尔等当依我之光，各安其分可也。又谓妹曰：姑若不预训诸女，倘犯事之后，汝毋阻我。〖25〗

33 努尔哈赤闻复州人叛，命代善、斋桑古、阿济格、多铎、硕讬率每牛录甲兵十五名前往。并颁书曰：闻复州人叛，是以兴兵。彼等若举出叛人，则不伤其性命，否则

皆杀之。著按此言加以甄别。代善率兵二万前往，甄别复州之民，大事杀戮。〖26〗

十三日（7月10日）

34 努尔哈赤定贝勒官员出行仪仗和服制；

或往各地戍守、或往乡间，诸贝勒出城门，举伞旗，令前面行人回避，放汉人夜不收〖27〗偕一诸申，扬威而行；总兵官、副将出行，则于乡外举伞旗，前放汉人夜不收偕一诸申，令行人回避；参将、游击出汗城后，于五里外举伞旗，前放夜不收，令行人回避；备御出汗城后，于十里外举伞旗，前放夜不收，令行人回避。

汗赐以职衔之诸大臣，皆赏戴金顶大凉帽，著华服。诸贝勒之侍卫皆戴菊花顶凉帽，著华服。无职巴牙喇之随从及无职良民，夏则戴菊花顶新纱帽，著蓝布或葛布之披领，春秋则著毛青布披领。若行围及出兵，则戴小雨缨笠帽。乡屯之街，则永禁戴钉帽缨之凉帽。禁著纱罗，将纱罗与妇人衣之。〖28〗

七月初三日（7月29日）

35 初，蒙古内喀尔喀巴岳特部长恩格德尔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十四年先后入觐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妻之，封额驸。至是，率其部民驱牲畜至。为示诚信而誓曰：愿仰赖英明汗为生而前来。既来之，则蒙汗怜爱，视如赤子。倘有负汗父眷养之恩，则上天知之。既见恶于父母兄弟而来投，所思一切盖已得之。若不念汗之优宠，逆理而行，则祸患及身，必致灭亡。若秉持

忠心，竭力图报，必享安逸之福。

明日，蒙古兀鲁特部诸贝勒亦立誓词曰：闻英明汗之名，见恶于察哈尔汗，为仰赖英明汗而来。来之既蒙汗怜悯如子。倘不思汗之眷养，我等蒙古诸贝勒，怀有邪恶之心，则其怀邪恶之心之贝勒，必为上天鉴察，以致祸患及身。若思汗之眷爱，秉以忠心，则上天眷悯，共享太平之福。

努尔哈赤令诸子誓曰：上天祐汗，使之与异国蒙古各部贝勒相会。仰体天心，则蒙古诸贝勒既获死罪亦不致身亡。不思天意，则与会之诸贝勒，凡有心怀二志，包藏祸心者，上天鉴察，必降祸患于起事之贝勒。倘能信守对天之盟，仰体上天之意，尽忠尽善，则蒙上天垂祐，世代得享太平之乐。〖29〗

努尔哈赤谕诸贝勒曰：喀尔喀贝勒原任意独行，无所约束。今之来归，荣而更图其荣，逸而更求其逸。兀鲁特部贝勒来附，恶其蒙古国汗，故慕我来归。此来归之诸贝勒若有罪过，当与我八固山贝勒视之，倘罪有当诛，勿致之死，令还其地即可。又谓诸贝勒曰：尔等凡在我国结婚立家而娶吾女者，勿以吾女为畏。吾原念汝等远附，故妻以女，岂令汝受制于吾女？吾闻尔等蒙古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以女妻左右近臣者，多侮其夫而虐害其国人。若吾女有似此不贤者，汝等毋与较论，即告吾知。罪当诛则诛之，罪不至死即废之，另以别女妻之。〖30〗

36 明兵收复金州（今辽宁省金县）。金州距海，城高池深，田土肥饶，南至旅顺口（今旅顺市海口附近）百十里，形如葫芦。城南二十里，两崖距海，中乃山脊，阔仅百步，如筑关守之，屯船聚粮，可耕可守，进图盖、复，西通广

宁，为登、津门户。先是，毛文龙与诸将计曰：辽东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东可图复州。此城若得，陆扼建州（金国）骑，水可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运粮、停泊。〖31〗遂命守备张盘、程鸿鸣等率众自麻羊岛往。盘等以舟师出青山嘴接渡，盘招抚遗民四千人，简拔壮丁千人为兵，令刺探敌情，知金州只有金兵五百驻守。

本月初二日，盘勒兵以岛民为向导登岸，并以老幼辽民助张声势，黑夜上岸，昼伏夜行，于是日夜三更时分至金州南门，各举火把，呐喊放炮，守兵五百从北门出。天明进城，安抚居民。金盖州领兵官佟养性引兵至，被击败。是役，被毛文龙誉为“恢复四卫之首功”〖32〗。

37 明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山海一带兵饷入不敷出。略谓：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递，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今且五年于兹，约费内帑金钱以千万计，而加派新饷出自民者每岁四百八十五万有奇。通计五年约费二千余万。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

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各项费用实四百万两。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而款西虏（蒙古）之费即照壬戌年（明天启二年，1622）例七万两不计在内。此外登莱、天津、京师、通州、密云、张家湾、毛文龙等处增兵九万一千有奇，除登莱之兵饷坐支本省加派银、京师振武营十六门之兵饷坐支京师仓米，其余各处新兵每岁又约费九十万两。此外，壬戌年（1622）蓟镇旧兵议增饷每年约数万两。有军则有操赏之费，有养马之费，有修船车之费，有各官役俸薪饩廪之费，即如毛文龙海运一项已费脚价五

万两，每年约费十余万两。自山海关四百万之外，以上各处新兵又每岁约费一百二十万两。合之约五百二十万两。

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五万两，毫厘不亏，尽充山海一带军需，已缺三十五万两，扣除各处蠲免留用外，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五万两，又缺一百七十九万两。以前浮于加派之外三十五万两，合今缩于加派之内一百七十九万两，两项共缺新额二百一十四万两。又旧额辽东一镇每年边饷五十二万两，合应补入。则山海一带每岁实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

夫此一百六十二万两将仍问民间耶？民之生也难矣。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之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何况此外缺饷一百六十二万，则于加派现额数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令东奴（对金国之贬称）恋栈长伏穴中，不西向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户、兵二部打总会计：现在之兵作何养法，现缺之饷作何补法，上不病国下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天启帝令户、兵二部详议具奏。〖33〗

二十一日（8月16日）

38 废除都堂制。先是，金国据辽东，取仿明制，设都堂衙门；又设八游击四十千总二百百长，专治汉民。后因强迫迁徙、剃发易服，又搜刮粮草、掳人为奴，辽东汉民不堪其扰，相继逃亡。金国残酷镇压，镇江、复州等处起义汉民多被杀戮，余者为奴，劫后余生者分给八旗官员严加管束，八游击四十千总之体系无法维持，以都堂司理汉民之必要性亦随之减弱。

至是，努尔哈赤规定：今后下书于诸申，皆以汗书颁给；下书于汉人，皆以八贝勒书颁给，并停止以都堂名义下书。都堂一职从此撤废。

39 是月，努尔哈赤革汉官李永芳、爱塔职〖34〗。

先是，李永芳等闻复州人叛乱事，恐消息不确，劝勿轻易发兵，努尔哈赤怒斥之。至是，以爱塔谋投明朝事受牵连，革总兵官职。

爱塔，原名海，朝鲜嘉山人。万历二十年（1592），刘綎以朝鲜有倭难入援，遂携海入中国。后更名刘兴祚。至萨尔浒之役（1619）随綎已二十五年。是役，綎败殁，兴祚留辽东，继而归建州。某贝勒绝爱之，呼为爱塔。〖35〗

努尔哈赤取辽东，授爱塔世袭总兵官，使守复州。爱塔素有归朝意，本年二月，遣一生员赍密禀一纸送于明总兵官沈有容，内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并请免死、加衔牌票。有容遂将免死票一纸、加衔札付一张转送之。约以复州内应。四月，努尔哈赤以金州近海，尽迁当地居民退处复州。〖36〗五月，爱塔复使人期以六月己卯（二十日）夜取复州。爱塔部将备御王丙贪暴，爱塔恶之，列其罪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令人缚丙去，丙因发爱塔内应事。努尔哈赤乃发兵围复州，缚爱塔归。居民屠戮未尽者悉驱赶而东，且并永宁（今辽宁省复县西北）、盖州居民俱行赶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尽弃之。〖37〗

努尔哈赤将杀爱塔，有好友某泣请，乃免死。文龙又使人勾之，某贝勒必欲杀之。某友又谏止曰：“此文龙所为，爱塔不知也。”终获免。而当时明人皆以为其遇害。〖38〗

然爱塔归朝之心益甚。阅数年，终有弃金投明之举。

九月初一日（9月24日）

40 努尔哈赤降书，禁止牲畜入田。规定：凡有牲畜入田，知者执牧放者，勿解其衣，送村屯章京，马、牛、骡、驴等畜，各罚银一两。

二十七日（10月20日）

41 金国诸贝勒议定与蒙古商人贸易价格。规定：蒙古商人所携之大骟牛值二十两，白腹牛十五两，三岁牛十两，两岁牛五两，大羊四两，末等羊三两。倭缎一庹二两，毛青布一匹二两，毡一庹一两，大羊皮三钱，羊羔皮二钱，小羊皮一钱。违此定价暗中多给者，不得受之。若有暗中超价多给而受之者，则将所给之价俱行没收，并予治罪。又定与蒙古商人贸易之次序，先以诸申、蒙古、汉人官员及备御，继以千总，最后为众人。

十月二十二日（11月14日）

42 达尔汉虾卒。

达尔汉虾（1576—1623），名扈尔汉，佟佳氏。明万历四年（1576）生于建州女真雅尔古寨。努尔哈赤初起，父扈喇虎率众归。时扈尔汉年十三，被努尔哈赤收为养子，赐姓觉罗。稍长，任侍卫（虾）。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万历三十五年（1607），从舒尔哈齐与乌拉部激战，大破之。三十八年（1610），以率兵征东海瑚叶等路功，赐号“达尔汉虾”。为开国五大臣之一，平日佐理政务，有征伐则率师以出。〖39〗

后远征萨哈连部，历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皆有功。天命五年（1620）授一等总兵官，掌一旗。〖40〗旋因努尔哈赤福晋乌拉纳喇氏〖41〗在其家藏匿财物事发，引起努尔哈赤不满。六年（1621）十一月，扈尔汉被弟达尔泰首告从诸贝勒处索取财物，又偷盗缎子与财货。努尔哈赤怒，命其披女袍联裙，画地为牢，监禁三昼夜。革都堂职，降三等总兵官，停止议政。七年（1622），又缘事降副将。扈尔汉遂忧郁成疾，卧床不起。

病中上书努尔哈赤，曰：自十四岁始受父汗养育，未尝获罪。来辽东后，未能尽忠效力于父汗及众兄弟所委之事。因我心变，致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子、所有兄弟皆亡。我已病入膏肓。此实累世之罪孽。并立誓：嗣后，弃恶从善，以父汗、众兄弟所委之事，勉力为之。〖42〗

时努尔哈赤年事已高，诸子间为日后继承汗位明争暗斗。扈尔汉为汗养子，功高势大，且年长于诸贝勒，亦卷入争斗，以致引起汗疑忌。汗对扈尔汉上书颇冷淡，复书斥其罪过重大，所立誓言乃欺人之谈。〖43〗

至是，扈尔汉病殁。努尔哈赤虽亲临哭悼，仍谕示其功已为自己毁弃，故革一等总兵官，仍授其子浑塔以一等副将职。〖44〗

十二月初八日（1624年1月27日）

43 明廷始命朝鲜李倧暂统国事。二月，朝鲜国人废其主李琿，从子李倧立，令议政府移文明督抚代奏。时总兵毛文龙集兵皮岛，仰给于朝鲜，遂为之揭报。至八月，朝鲜王妃金氏复请封倧，且谓琿“悖天朝卵翼之恩，怀枭獍

豺狼之虑，阴通奴贼”〖45〗。

至是，礼部尚书林尧俞等言：彼国自宗室以至八道臣民合词一口，皆称珲为悖逆，倧为恭顺，人情如此，固不待勘报至而已了然矣。彼请封之陪臣相率哀吁回还无日，且云逆奴欲绝毛帅之牵制，先攻小邦为同仇，当此为危急之秋，必须君国之主，若名号未定，则征发难行。遂命倧暂统国事，仍令发兵索赋，同毛文龙设伏出奇，俟恢复渐有次第，再遣勋戚重臣往正封典。〖46〗至明年四月，正式封倧为朝鲜国王。

二十五日（2月13日）

44 明以太监魏忠贤提督东厂。万历末年，刑罚弛纵，而厂卫缉事亦渐稀少，诏狱至生青草。及是，忠贤以司礼秉笔领东厂事，车马仪卫，僭拟皇舆。任用田尔耕掌卫事，许显纯为镇抚理刑。罗织无遗，锻炼残酷。厂卫之毒至此而极。又请括天下库藏输送京师。阁臣叶向高言：郡县库藏已竭，藩库稍余。倘尽括之，若仓促有乱，将何以应？不纳。

45 是年初，水西土同知安邦彦败援贵州明军，四月复为明军所败。五月，四川明军及石砫土司秦良玉大破奢崇明，崇明走依安邦彦。闰十月，贵州巡抚王三善大破安邦彦。〖47〗

〖1〗《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三。

〖2〗《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四。

〖3〗《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4〗《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将此事系于正月初七日，今从《满文老档》卷四五。

〖5〗《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五。

〖6〗《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五。

〖7〗参见：《督师纪略》卷四；《山中闻见录》卷二。

〖8〗《明熹宗实录》卷三一。

〖9〗《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10〗参见：乾隆《临榆县志》卷一；乾隆《永平府志》卷三；民国《绥中县志》卷一。转引自《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二卷 771 页。

〖11〗《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12〗天命八年（1623）以前，巴雅拉有白巴雅拉、巴雅喇、红巴雅拉之别，后分为白巴雅拉和红巴雅拉（石桥崇雄《清初巴雅拉的形成过程》，载《中国近代史研究》一集）。清入关，在巴雅拉基础上形成护军、前锋二个精锐兵种。

〖13〗天命年间，八旗营兵又称“黑营”。营兵分为“披重铠”和“披短甲”两种。清朝入关后，从营兵分析出步兵（步甲）、骑兵（马甲）二兵种。（见《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226 页）

〖14〗《明熹宗实录》卷三三。

〖15〗《明熹宗实录》卷三三。

〖16〗《满洲实录》卷七。

〖17〗《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

〖18〗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六《杨古利传》；《满

文老档·太祖》卷五一。

〖19〗《满文老档·太祖》卷五一。

〖20〗《满文老档·太祖》卷五二。

〖21〗《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

〖22〗《清史稿》卷二二八《额尔德尼传》。

〖23〗参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四；《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24〗努尔哈赤胞妹，明万历十一年（1853）八月嫁苏克苏浒河部嘉穆瑚寨主噶哈善。明年正月夫亡。后再嫁沾河寨主常书（《清皇室四谱》卷四。而《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卷二二七《常书传》则称嫁与常书弟杨书，误），人称“沾河公主”。因在努尔哈赤一家女性同辈中最年长，族中女儿皆其侄辈，故尊称“姑妈”，又因嫁沾河寨主，而有“沾河姑”之誉。与常书生三子。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常书以征乌拉无功论死，宥免。旋为妻所弃。然努尔哈赤不准。《满文老档》天命八年（1623）九月十二日称：“夫妻死前，已分居十五年。夫至死未得与妻相见，故汗怨其妹，仍眷爱其妹夫。”沾河姑殁于天命八年（1623）九月。雍正五年（1727）常书玄孙都统鄂善乞补封号，诏追封为和硕公主。

〖2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26〗《满文老档·太祖》卷五三。

〖27〗夜不收，原系明代军队中巡逻侦察之兵种。此处之夜不收，则指贵族仪仗人员之一种。

〖28〗《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四。

〖29〗《满文老档·太祖》卷五七。

〖30〗《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将此谕系于六月。兹从《满文老档》卷五七。

〖31〗《山中闻见录》卷三。

〖32〗《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一。

〖33〗《明熹宗实录》卷三六。

〖34〗《满文老档·太祖》卷五七。

〖35〗此处爱塔原籍及事迹，根据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而《清太宗实录》卷四则谓：兴祚（爱塔）明之开原人，初干法，开原道将挞之，兴祚惧，遂弃父母妻子来降。太祖既克辽东，以兴祚为副将，令管盖、复、金三州。兴祚多索民间财物牲畜，为李继学所讦，免官。自是兴祚有叛志。

〖36〗《山中闻见录》卷三。

〖37〗《明熹宗实录》卷三六。

〖38〗参见：《明熹宗实录》卷三九《督师纪略》卷六。

〖39〗《清史稿》卷二二五《扈尔汉传》。

〖40〗《满文老档·太祖》卷一八。

〖41〗乌拉纳拉氏，名阿巴亥，为乌拉部长满泰女，明万历十八年（1590）生，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其叔父布占泰送之嫁努尔哈赤，时年十二，少于努尔哈赤三十一岁。先后生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殁，明日殉死。年三十有七。

〖42〗《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43〗《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44〗《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一。

〖45〗《明熹宗实录》卷三七。

〖46〗《明熹宗实录》卷四二。

〖47〗《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三

天命九年　（明天启四年）

甲子　公元 1624 年

正月初一日（2 月 19 日）

1 额驸恩格德尔定居东京城（今辽阳市东北新城）。恩格德尔系蒙古喀尔喀五部之一巴岳特部长达尔罕之子，率先归附建州。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引领五部之使，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从此往来不绝。天命二年（1617），努尔哈赤将舒尔哈齐第四女嫁恩格德尔，称巴岳特格格。恩格德尔则成为汗之额驸，受殊遇。

至是，率子弟和所属民人归附。努尔哈赤欲厚待之，与之盟誓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德尔远离其父而以我为父，远离其亲弟兄，以妻之弟兄为弟兄，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待之则穹苍不祐，殃及吾身，吾于天作合之

子婿而恩抚无间，则天自保祐。恩格德尔亦誓曰：蒙恩父汗抚育，若忘其恩父思回本国，不以汗之喜怒为喜怒，犹念故国兄弟而怀二心者，穹苍不祐殃及其身，若同心共意则皇天眷顾，俾子孙世食汗禄，永享荣昌。

努尔哈赤赐恩格德尔免死券，日后若有罪，惟篡逆不赦，其余一切过犯俱不加罪。〖1〗赏给恩格德尔及其弟莽古尔代雕鞍、良马、貂裘，恩格德尔子囊努克、门都达哈并莽古尔代子满珠实里各赐猞猁狲裘，复赐恩格德尔等田卒、耕牛、金银、蟒缎、布帛、貂鼠、猞猁狲皮及房田、应用之物，仍以平虏堡（在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古城子地方）人民赐之。寻授恩格德尔三等总兵官世职，隶满洲正黄旗〖2〗。

初三日（2月21日）

2 时辽东汉人有偷窃他人衣服典银而逃者，努尔哈赤谕令关闭当铺，禁止以银放贷。又命禁止以银放债，限债主于正月初四内收完，不偿还者执而告之。逾十日，由知情者收取之。又，凡卖马、牛、骡、驴、羊、山羊、鹅、鸭、鸡者，务各以自养者售之。有为牟利而贩他人之物者，一经发觉则由检举者执送，所贩之物皆由检举者取之。所有卖牲畜者，皆以两计，一两税银一钱，征税者取二份，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取一份。汉人之税，由管辖之备御、汉人千总取一份。蒙古人带来之牲畜，准蒙古人出卖，店主不得转卖，其税由征税人取二份，店主取一份。所以有此规定，皆因国内盗窃事蜂起。〖3〗

3 金兵攻旅顺堡（在今辽宁省旅顺市海口附近），为明

都司张盘击退。先是，盘守金州（今金县），侦知复州（在今复县西北）金兵骚扰辽民，于上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领兵袭之，金兵奔窜。努尔哈赤愤，增兵与战。盘以众寡难敌，预先领兵出城，伏于山间，待金兵入城，栖息已定，起伏兵围之，炮击刀砍，多有斩获。金兵弃兵器而奔。盘以兵少粮乏，不敢回复州，遂移兵于旅顺三山海口，偶有风损南船，内有浥烂米豆千余石，兵民赖以存活。

至是，金兵又攻旅顺堡，明兵奋击，金兵受挫，遣使招降，盘斩使以徇，于是围益急。火药炮石将尽，盘设伏南北两山夹攻之，金兵大败去。

【考异】《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将此事系于天启三年（1623）四月，误。张盘于该年七月袭取金州，十月攻复州，故其守旅顺口事应在本年。《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三、《山中闻见录》卷三将此役系于四年（1624）正月初三日。从之。

十三日（3月2日）

4 努尔哈赤命复州、盖州蒙古人准备耕种。先是，金国将沿海金、复、盖等州汉民强迁内地，以割断其与明军之联系，遂移归附蒙古于复、盖。至是，努尔哈赤命蒙古留藏种子，以备本年耕种；不再发给新粮，无牛之人以马、骡、驴耕之；勿误农时，勿待蒙古耕期，当按诸申、汉人之耕期耕种。〖4〗

二十一日（3月10日）

5 金国各处拿捕无粮之人。努尔哈赤谕：凡偷杀牛马者、

火烧积粮、屯舍者，皆系不事耕作、无粮、游荡各处之光棍。此等无食闲荡之乞丐、光棍，一经诸申、汉人发觉，即行捕送。若有妻孥，将其赏与捕送之人；若无妻孥，则赏捕送者银三两。自得辽东以来，汉人屡被侵扰，无法安居，农事荒废，逋逃不绝，努尔哈赤怒而颁此谕。〖5〗

二十七日（3月16日）

6 努尔哈赤下令屠“无粮之人”。金国本缺粮，强迫辽民迁徙，使粮荒益重。本年初，命清查汉人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登记，委诸申看守。规定：凡与诸申同居汉人，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有粮仅三四升但有牲畜者，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无牲畜者，算作“无粮人”。至是，下令将各地查送之“无粮人”全部杀死。〖6〗

二月初一日（3月19日）

7 金国与蒙古科尔沁奥巴洪台吉会盟修好。蒙古科尔沁部驻牧嫩江流域，万历二十一年（1593）科尔沁部长翁果岱、莽古斯、明安等率骑兵加入九部联军，兵败逃回。三十六年（1608）征乌拉部，围宜罕山城，翁果岱复助乌拉贝勒布占泰，建州兵击败之。于是莽古斯、明安、翁果岱先后遣使通好。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娶明安女。明安系蒙古酋长中与建州联姻第一人，对后世影响深远。阅数年，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部长孔果尔女博尔济锦氏为妻。其第八子皇太极、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亦多纳科尔沁酋长女。金国凭藉联姻科尔沁，壮大势力，科尔沁亦引金国为奥援，对抗咄咄逼人之察哈尔林丹汗。时林

丹汗为一统漠南蒙古，讨伐与金结盟之科尔沁诸部，为渊驱鱼，迫使科尔沁密切与金国之关系。

至是，科尔沁部长翁果岱之子奥巴洪台吉，遣使赍书至。书曰：奥巴洪台吉等致书于明掩众光威震列国睿主陛下，吾嫩江台吉等闻汗谕，莫不欣服。然主持其大事，裁之自汗，吾等莫有敢违命者。但察哈尔及喀尔喀部知吾等与大国同谋，必来征伐，将何以为我谋也。惟汗筹之而已。〖7〗

努尔哈赤遂遣巴克什库尔禅、希福往，与奥巴洪台吉等会盟，誓言称：二国因有察哈尔欺凌之愤，故以盟言昭告天地，愿同心合意。

奥巴洪台吉部寻为察哈尔所侵，金军往援之，解围去。

8 是月，巴雅喇卒。

巴雅喇（1582—1624），爱新觉罗氏。塔克什第五子，努尔哈赤弟。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伐安楚拉库路有功，赐号“卓礼克图”，译言“笃义”。三十五年（1607）征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讷赫三路。至是卒。顺治十年（1653）追封贝勒，谥“刚勇”。〖8〗

9 明大学士孙承宗遣大将满桂袭大凌河。满桂，蒙古人，幼入明境，居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稍长，便从征，积军功升至参将。天启二年（1622），大学士孙承宗行边，桂入谒。壮其貌，与谈军事，大奇之。及出镇山海，即擢副总兵，领中军事。承宗幕下，文武辐辏，独用桂。桂为人粗鲁，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寻调宁远，与崇焕共筑城。时蒙古部落驻牧宁远东，辽民逃归者

屡遭劫掠，承宗患之。

至是，遣桂及总兵尤世禄袭之于大凌河。诸部西迁，东边安宁。时蒙古拱兔、炒花、宰赛诸部佯与明结好受抚赏而阴怀反侧，桂善操纵，诸部咸服，岁省抚赏银不赀。初，城中郭外，一望丘墟。至是军民五万余户，屯种远至五十里。承宗上其功。擢都督佥事，加衔总兵。〖9〗

四月初一日（5月17日）

10 努尔哈赤移祖、父母诸陵于东京城。努尔哈赤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城，奉移祖觉昌安（后追尊景祖）、父塔克什（后追尊显祖）、母（后追尊孝慈皇后）及伯父、弟、子诸陵墓于东京。命族弟铎弼、旺善、贝和齐往。至祖居呼兰哈达之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地，谒祖陵。遂移祖、父母以及伯父礼敦巴图鲁、弟达尔罕巴图鲁舒尔哈齐、青巴图鲁穆尔哈齐等灵柩。努尔哈赤率众军披挂出东京二十里迎至，命束草为汉人形，放炮呐喊斩草人以夺其地。至东京城东北四里岗上建立陵寝。

努尔哈赤于祖、父陵前跪奠祝曰：吾征明国，以复祖、父之仇，遂得广宁、辽阳，今迎先灵，葬于所获之地，乞祖、父上达天地神祇，冥中默祐。努尔哈赤继娶之妻衮代及子阿尔哈图土门褚英灵柩亦同移于此。〖10〗

五月初一日（6月16日）

11 剿殪明兵于辉发地。先是，毛文龙袭杀金国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乡），被驱逐，退入朝鲜境。明廷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

军镇皮岛如内地。岛上兵本河东民，自金军取河东，民多避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以为犄角。至是，文龙令游击三员引兵沿鸭绿江越长白山入辉发地方，守将败之，追逐三日尽歼其众。〖11〗

阅三月，复败明兵于镇江岛。时文龙遣兵从朝鲜义州城西渡鸭绿江，入岛中屯田。努尔哈赤命大将楞额里、武善引兵一千潜师往袭。途中获间谍，讯知明兵昼则渡江入岛收获，夜则收兵复渡江，宿义州江岸。楞额里等乃乘夜进兵，潜伏山僻处，清晨率兵疾驰，明侦者未及鸣炮举烽燧，楞额里已渡镇江支流，突至其岛。明将士大惊，悉弃戈奔溃，乘胜追逐，斩五百余级，余皆争舟堕水溺死，乃尽焚岛中积聚。〖12〗

六月初一日（7月15日）

12 明廷东林党与阉党决裂。时魏忠贤肆恶日甚，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其罪。杨涟，字文儒，号大洪，应山（今属湖北省）人。万历进士。初为县令，迁至左副都御史。见魏忠贤、客氏专权，至是劾之以二十四罪。内称：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违者法无赦。乃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倖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今属河北省）毁人居室，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千云插汉，又

不止茔地僭拟陵寝而已。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忠贤受事，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投匦设阱，日夜未已，片言稍违，驾帖立下。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等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潜入其中。等等，共计二十四大罪。〖13〗疏末，请明帝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疏上，忠贤惧甚。乃至趋帝前泣诉，谓“外边有人计害奴婢，且谤皇爷。”且辞东厂。而帝懵然不辨忠奸，遂慰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杨涟疏，严旨切责。涟疏既上，继之者数十人，皆劾忠贤。〖14〗国子监祭酒蔡毅忠率师生千余人请究忠贤罪。忠贤虽怒，尚未敢遽兴大狱，仅传旨切责。

及本年秋，朝中正士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等相继罢去，削杨涟与佥都御史左光斗等籍。朝政大坏，忠贤势益张。阉党佥都御史王绍徽以东林一百零八人比拟《水浒》人物，编成《点将录》，献忠贤。自是奸党日盛，天下大权悉归忠贤。明朝政治更加昏暗。

八月（9、10月）

13 何和里卒。

何和里（1561—1624），董鄂氏，后隶正红旗满洲。明万历十四年（1586）代其兄任董鄂部长。越二年率所部归附努尔哈赤，授一等大臣，并以长女妻之。时称“董鄂额驸”。出征虎尔哈、乌拉等处有功。努尔哈赤置五大臣

议政，何和里为五大臣之一。立国后，与萨尔浒之役，灭叶赫，占铁岭，攻占辽、沈等役皆在行间。天命五年（1620）叙功，授世职三等总兵官。〖15〗八年（1623）正月，因事革去大臣职。至是卒，年六十有四。

何和里虽晚年失宠，终系开国元老，努尔哈赤闻讯痛哭道：佐吾创业诸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我之终！初，何和里与费英东、额亦都、费扬古、扈尔汉佐努尔哈赤建国，称五大臣，自天命五年（1620）至此相继卒。天聪年间追赠何和里三等公；顺治十二年（1655）谥“温顺”，并勒石记功；雍正九年（1731）加谥“勤勇”。其家族一直被列为满洲最显赫之“八大家”之一。

九月（10月、11月）

14 明袁崇焕筑宁远城竣，并偕总兵马世龙东巡广宁。先是，孙承宗决意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力阻，不听，命满桂偕崇焕往。祖大寿先受命筑宁远城，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分之一，且薄厚不合程式。崇焕等至，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本年竣工，遂为关外重镇。

至是，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在今辽宁省锦州市东），抵右屯（在今锦县东南右卫），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寻叙劳，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崇焕东巡时，请即恢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机未到，乃止。〖16〗

十一月（1624年12月、1625年1月）

15 明大学士孙承宗请入觐、奏机宜，受魏忠贤阻遏。当是时，忠贤益盗柄。以承宗功高，欲笼络之，遣中官刘应坤等申其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因此大憾。会忠贤逐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承宗方西巡蓟、昌。念上疏帝未必亲览，乃请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欲借机论忠贤罪。阉党魏广微闻之，奔告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齑粉矣！"忠贤悸甚，绕御床哭。帝为之心动，令内阁拟旨，禁承宗入觐。承宗抵通州（今北京市通县），闻命而返。而阉党连疏诋之，承宗乃杜门求罢。〖17〗

16 是年，金国订军功及伤亡者记录功银之制。先是，天命六年（1621）五月，颁定处分臣工以功抵罪例：凡遇应死应笞应罚之罪，必追论其功，如系勤劳有功之人，则当死者赎，当罚者免，当笞者戒饬而释之，功罪宜令相准。亦有功虽多而小，功虽少而大者，更不可不辨。由武功授职者，必行间获罪乃革其官，或他事获罪勿议革，俾自赎。其不由武功授职者，有罪则视其轻重，或议降或议革。〖18〗功臣颁给敕书，皆按地位标明因功赐予银数，以备罚银、纳赎之用。罚取记功银遂为贵族、官员规避死刑、肉刑合法途径。

至是，以奖励军功，将授功银之法推而广之。于战场受伤者和阵亡者子弟均赐予功银，自数十两至数两不等。〖19〗

〖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2〗《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七《恩格德尔传》。

〖3〗《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

〖4〗《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一。

〖5〗《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一。

〖6〗《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一。

〖7〗《满洲实录》卷七。

〖8〗参见：《清史稿》卷二一五《巴雅喇传》；《清皇室四谱》卷三。

〖9〗《明史》卷二七一《满桂传》。

〖10〗《满洲实录》卷七。

〖11〗《皇清开国方略》卷八。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13〗参见：《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明季北略》卷二《杨涟惨祸始末》。

〖14〗参见：《明史》卷三百五《宦官·魏忠贤传》；《明季北略》卷二《杨涟惨祸始末》。

〖15〗《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七《何和里传》。

〖16〗《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7〗《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18〗《皇清开国方略》卷七。

〖19〗记功银制度始建时间缺载，据《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一至卷六三，系于本年。

清通鉴　前编　卷一四

天命十年　（明天启五年）

乙丑　公元 1625 年

正月初二日（2 月 8 日）

1 朝鲜国人韩润、韩义降金。润父韩明廉与总兵官李国谋篡，起兵攻王京，朝鲜国王遣兵迎战，为明廉所败，遂弃城而走。二人领兵入城，有李国部下中军执二人杀之。明廉子润与侄义脱走，入金国求降。努尔哈赤以润为游击、义为备御，给以妻室、田宅、衣服、器用。〖1〗

韩润、韩义报告朝鲜及毛文龙情况称：义州城（今朝鲜西北境义州）有援兵千余，本地兵民合计不足二千人，城大兵少，守之不易。至毛文龙，自上年八月驻于铁山，船皆在岛上，兵不足七八千人，乃乌合之众。内地商人甚多，财积如山。人数虽多，取之甚易。若由义州出发，翌日晨

可至毛文龙处。安州城（今朝鲜境）兵民四五千人，亦为乌合之众。若闻义州失守，必闻风丧胆。

京城南二十里，有由北迁来之瓦尔喀百余人，他处亦多。彼等皆金国之人，可索还其人。毛文龙所遣之人多在黄海道，京城亦伙，可往捉拿。

先王愿与金和，故使者不断。新王依恃毛文龙，断绝来往。今可先发一纸和书，而后发兵平壤，令新王亲自议和。我情愿来归，视汗如天地父母。〖2〗

初十日（2月16日）

2 努尔哈赤以国中盗贼蜂起，命查各牛录下盗贼罪犯之多寡。遂命：各按牛录核计，每牛录额真赏银二十两，二名代子、四名章京赏银三十两，百名甲兵赏银百两。倘牛录额真犯一罪，则罚所赏之二十两。倘牛录下人犯罪，按罪计算，犯一罪罚二两，二名代子、四名章京各罚一两，牛录下人之百两内罚十两；犯十罪，则将所赏牛录额真、六名章京、百名甲兵之银两皆罚之。〖3〗

十四日（2月20日）

3 努尔哈赤遣莽古尔泰率兵往攻明旅顺城。先是，南四卫中金州（今辽宁省金县）尚为明有。金州东联海（今海城县）、盖（今盖县），南近登（今山东省蓬莱市）、莱（今山东省莱州市），游击张盘以孤军据其地而兵力单弱，旋为金兵所攻，退保旅顺。城南至旅顺口（今旅顺市海口附近）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惟北面狭束，东西相距仅十里。原议挑断其地，引海水以自固，设墩堡以防守，于

其内百三十里沃壤屯垦，以成不拔之基。然户部会议裁登饷十万两，该镇因挑浚之费无所出，尚未举行，遽有旅顺之役。

时游击张盘驻师旅顺，都司朱国昌驻师长行岛（今辽宁省大连市西北长兴岛），曾有功驻师三山岛（今长海县南大三山岛）。曾有功不奉镇、抚之命，擅约张盘、朱国昌至南关岭，破土兴工，及二将至，而有功违约不至。适值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统兵六千攻旅顺。骑兵猝至，重围明军。张盘、朱国昌战殁。金兵复至旅顺，克之。尽歼明兵，毁其城乃还。〖4〗

十六日（2月22日）

4 努尔哈赤以第八女松古图格格嫁给蒙古投来之喀尔喀博尔济锦氏古儿布什（固尔布锡）台吉为妻。格格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叶赫纳喇氏所出。古儿布什与额驸恩格德尔同族，天命六年（1621）归附，给满洲、蒙古牛录各一，授一等总兵官世职，隶满洲镶黄旗。至是，汗妻以幼女，赐号青卓礼克图。〖5〗

二月初一日（3月9日）

5 明将毛文龙居岛，联络朝鲜，招携辽民，时以游兵出没海外，牵制金兵，使不得深入山海，金国患之。上年七月初二日，努尔哈赤遣人与文龙议和，李永芳又致手札，言龙在辽族属未遭屠戮者尽行优待，诱龙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龙将来使暨手札、差官进呈，天启帝从优再加左都督。〖6〗

至是，努尔哈赤复遣人致书于毛文龙，书中略谓：尔所遣之奸细、哨探均已被获，据称尔杀明帝所遣之两大员，得罪于皇帝。又据山海关逃来之人告称：尔得罪于帝，帝遗书朝鲜国王，命将尔捉拿等语。今我已取旅顺口，俘虏所云亦同。相传朝鲜国王复文明帝称：毛文龙寸步不前，隐身而居，以逃人充数，欺骗尔帝，自称有兵而冒领粮饷，实为祸我朝鲜之鼠窃狗偷，我将计擒解送云。以我之意，尔取朝鲜之义州城，与我毗邻而居，则朝鲜岂敢犯尔。尔驻义州之后，朝鲜投降则已，否则，尔来借用我兵。尔若如此与我相倚，迫使朝鲜投降，则尔之前途无量矣。古之韩信，弃楚霸王而归汉，胡敬德弃刘武周而降唐，因其降而成大功，留美名于后世。有何人谓其不忠于君叛归他主？〖7〗

6 是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娶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斋桑之女布木布泰，博尔济锦氏（博尔济吉特氏）为妻。皇太极先娶科尔沁贝勒莽古斯女（清朝尊为孝端文皇后），布木布泰乃其侄女。至是由其兄吴克善（后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送至东京城，嫁皇太极为妻。时年十三，少于夫二十岁。崇德元年（1636）封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生皇九子福临（即顺治帝）。皇太极逝后，为子谋得嗣君之位。及顺治帝病殁，又扶掖孙玄烨（康熙帝）即位。身历三朝，扶掖两代幼主，后世尊为孝庄文皇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卒，寿七十有五。〖8〗

三月初三日（4月9日）

7 定迁都沈阳。时努尔哈赤集诸贝勒大臣议迁都沈阳。

诸贝勒大臣谏曰：迩者筑城东京（今辽阳市东北新城），宫室既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缮。今复迁移，又兴大役，恐频劳我国。努尔哈赤谕云：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国由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县城）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浒河（今苏子河）之上游伐木顺流而下，以之治宫室、供炊爨，不可胜用。时而出猎，山近多兽，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我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是日，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驿（今辽阳市北），初四日至沈阳。始建沈阳宫殿。〖9〗金国先后以赫图阿拉、萨尔浒、界藩、辽阳、东京为都，至是乃定都于沈阳，是曰盛京。〖10〗

四月初四日（5月9日）

8 宴赏出征瓦尔喀凯旋之将士及编户降民。初，努尔哈赤命宗弟旺善、副将达珠瑚、车尔格领兵一千五百讨瓦尔喀部。至是，闻其俘获甚众，努尔哈赤出城往迎之，大加赏赉。从征军士每名银五两。

二十三日（5月28日）

9 努尔哈赤设大宴聚诸贝勒并训之曰：语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悌之道，不可违也。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洽其子弟，为子弟者，亦宜承顺亲爱，方可。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且我诸申，原与汉人、蒙古国别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而居，若遇卑幼过严，则卑幼者必无得所之时，虽薄少饮食，亦当聚宴

以联和好。尔等勿违此训。〖11〗

五月初二日（6月6日）

10 努尔哈赤以国内银两充足，命停铸铜钱。

十四日（6月18日）

11 努尔哈赤规定贝勒、大臣、国人对己之称呼。近身侍卫及为首大臣等称“父贝勒”，为婿者称“岳父贝勒”，国人称“汗”。〖12〗

二十七日（7月1日）

12 毛文龙兵袭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北），败之。明总兵官毛文龙遣兵三百夜入耀州城南之荞麦冲，薄官屯寨。将逾墙，守兵未及堵御。有青加努、那代、迈图三人妻，倚车辕于墙以为梯，青加努妻持其夫利刃先行登上，另二妇亦相继登梯奋击，三百兵皆惊走。努尔哈赤召见三妇人予嘉奖。赏青加努之妻一等备御职。赏其次登梯之妇为二等备御。赏第三登墙之妇人为千总。按等赏给三人缎匹、财货、银两、马牛、奴仆等。其名自此播扬国中。〖13〗

七月二十六日（8月28日）

13 明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死于狱。先是，杨涟奏疏，论列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从此，忠贤日谋杀涟。及上年秋，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偕左光斗等并削籍。忠贤恨未已，再兴大狱。本年初，其党劾涟、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遂逮杨涟、左光斗下狱。

及下诏狱，诬涟纳杨镐、熊廷弼贿，酷法拷讯，体无完

肤。阉党密承大珰意，竟将涟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复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仍加铁钉贯顶。至是，毙于狱，年五十四。

涟被逮时，市民数万，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还。既死，家产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栖身谯楼，二子至乞食为生。征赃令急，乡人竟相出资助之，至卖菜佣工亦为输助。〖14〗

左光斗（1575—1625），安庆桐城（今属安徽省）人，字遗直、共之，号浮丘。万历进士，由中书舍人累迁左佥都御史。与涟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又草奏忠贤及阉党魏广微三十二斩罪。遂被构陷下诏狱，亦被酷刑拷讯致死。年五十一。家族尽破。〖15〗后忠贤定《三朝要典》，以涟、光斗为罪魁，议开棺戮尸，有劝解者，乃免。

八月初九日（9月10日）

14 科尔沁奥巴洪台吉闻察哈尔部林丹汗兴兵来侵，乃遣使驰书于努尔哈赤，曰：向者我二国曾宰白马乌牛对天地歃血结盟愿合为一，遇有敌兵必互相救援。今闻南察哈尔与北阿禄会林丹汗举兵于九月十五日乘河未结、草未枯来夹攻我。自去年欲探其兴兵之确实往告，不意汗已预闻，急遣使先来告我。今闻举兵已实，助兵多寡惟汗裁之。其炮手火器乞助千人。

努尔哈赤修书答之：汝用兵或多或寡，吾皆应之，不必过虑。盖兵不在众寡惟在乎天。凡国皆天所立者也。以众凌少，天岂容之？尔宜坚固城池，据城而战，彼不能拔必退，若折兵败走，彼国且危，即不败而退，被知难取亦不

敢复侵，汝心亦可无虑。今欲与察哈尔和好息事，然自昔图门汗（林丹汗之祖）之时至今，察哈尔、喀尔喀一直侵掠尔等，难道尔等有罪乎？即使已和好息事，若欲寻衅，尔等无罪，能否免之？明国、朝鲜、乌拉、辉发、叶赫、哈达，与我国若无城池，蒙古岂能令我等安居？因我等诸国所恃者惟有城池。书毕，发炮手八人，遣四使赍书往送之。〖16〗

初，察哈尔车臣汗卒，孙林丹立，尽夺实纳明安部岱青（车臣汗弟）人民。岱青率其妻并六子扎尔布、色棱等叛归科尔沁奥巴洪台吉。至是，岱青子扎尔布、色棱从科尔沁进谒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赐蟒衣四件、玲珑金带二束、甲十二副、刀二口、猞猁狲皮裘二领、貂皮百张、青鼠皮千张、海獭皮二张，又厚赐银器、缎帛等物，令之回。〖17〗

15 海州所属甘泉堡南张屯汉人谋叛，密遣人与毛文龙通。文龙派三百兵夜袭其屯。屯中诸申身无甲胄与之战，杀四人，敌遂败走。时驻守海州界之斋萨、武尔坤闻炮声领兵往追，斩一百七十人。该屯内有汉人男丁百余，因勾结毛文龙，故将该屯汉人皆杀之。〖18〗

16 是月，明总兵马世龙遣副总兵鲁之甲等谋袭耀州，败殁。先是，有生员刘伯镪自金国逃归，声言四王子现驻耀州，兵不满三百，如明师渡河，辽民即杀四王子歼其众以归。马世龙误信之，遂托言接济难民，调副总兵鲁之甲等领兵渡河，而所调大船不至，济以渔舟往返，不能多载，喧哗于河者四昼夜，金方已觉。

时努尔哈赤命屯布鲁等率兵守耀州，重修其城。耀州

城垣残破，修葺将半。明军渡娘娘宫（又称天妃宫）渡口（柳河口），夜至攻城。金军烽火一传，伏兵四起。天将明，败走。金兵追杀直抵河上，人马溺死者甚众，鲁之甲等战殁。是役，金军获马七百匹，盔甲器械无算。明人谓之“柳河之败”。〖19〗

17 本年正月初七日，努尔哈赤遣博尔晋虾领兵二千，征东海南虎尔哈部。至是凯旋，携五百户归。

18 本年六月初六日，努尔哈赤遣阿拜阿哥、巴布泰阿哥、尼喀里、康喀赖、满都赖、喀木达尼、阿拉木、色纽、雅虎、博济里等率兵一千，往征东海北虎尔哈路。至是，雅虎、喀木达尼先带所获卦尔察人〖20〗归来，共人口一千九百人，男丁五百四十人。编新附之卦尔察人为三等，赐给衣服、蟒缎、披领、被褥、弓、撒袋、鞍辔、听差奴才、牛、柜、住房、器皿等一应用物。按等均匀，男女尽赐之。〖21〗

19 天启帝诏毁天下书院〖22〗。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各书院，俱行拆毁，变价助工。先是，阉党张讷言：各省私设书院，皆踵东林为之。因有此诏。

十月初四日（11月3日）

20 出征东海北虎尔哈路之师凯旋。先是，努尔哈赤遣阿拜阿哥、巴布泰阿哥等率兵一千往征东海虎尔哈路。于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造船，渡江掳掠人口。至是，遣人回报：塔拜阿哥获男丁四百人、户人九百口。阿拜阿

哥、巴布泰阿哥获男丁二百人、户人六百口。

【考异】《满文老档》卷六五记阿拜等领兵“往征东瓦尔喀路”。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满洲实录》卷八、《皇清开国方略》卷八同条记事则谓“征东海瑚尔哈（虎尔哈、虎里哈）部”。宁古塔北当属“虎尔哈部”，《满文老档》所记似误。

21 努尔哈赤命各地甄别汉人。谕曰：我等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甄别屯中汉人。常言道：豹子好辨，人心难测。恐尔等误信好佞，当专心察辨。

凡以谣言煽惑本地乡民者，或原为明官、或已革生员、罢职之官员，此等人皆另行甄别正法。凡为我建城池、出官差者设庄屯养之。无妻孥独身及应加豢养者，养之，赐以妻、衣、牛、驴、粮等，命建庄屯。而不该豢养之独身人及抗命不从者，亦加正法。自八贝勒庄屯之汉人以及所有人诸申家之人，皆执之加以甄别。诸申中若有隐匿不举者，罪之。凡明时并非千总而由我委为千总者，一向居住沈阳及携父母全家来投者，则免之。家虽住沈阳但未携父母、妻室，仅以外妾假冒居住之名者，不准居住。九月以来因海州、耀州消息惊惶避入沈阳者，亦不准居住，照例甄别。

为防止甄别时如前贿免，将沈阳、抚顺、开原、铁岭所属之人，比他处之人从宽甄别。由广宁迁来者亦照此办理。

每庄编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庄头兄弟计入男丁数内。将庄头带至沈阳，陪住于牛录额真家，二庄头之家居住

处。有事，则令二庄头轮番值班前往催办，诸申勿管。庄头之名，庄内十二男丁之名及牛、驴毛色，皆缮写清单，交该屯章京，然后由前往大臣造册带来。

杀汉人时，命出示布告，内称：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未动田宅财物，皆加豢养。如此豢养，竟成不是。古河之民，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民，杀我使者而叛。镇江民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今辽宁省大连市东）民，擒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今阜新县阜新镇西南）民，潜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今岫岩县东十里）之民叛逃，为费书生首告。复州之民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民，杀我四十人叛乱。不思我豢养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地方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为乱，故迁至北方，给以田宅粮食。虽加豢养，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及叛逃者仍络绎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携全家投明。彰义站（今沈阳市西南）民，为配合明兵袭击诸申置备棍棒。鞍山（今鞍山市西南）、海州、金川、首山（今辽阳市南）等处堡民，皆曾窝藏奸细，勾引明兵。此种种恶行，皆系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之教唆。至于沈阳城内官员及筑城、充役之人，无非受尔等株连而被杀。总之，尔等既不思豢养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为首者，即为此也。若听任豢养之人自处，则受诸申侵害。故皆编为汗与诸贝勒庄屯，一庄给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晌，二十晌为官田，八十晌供尔等食用。

八旗大臣遂分路前往，至各屯堡大事杀戮。杀毕，复加甄别，余者加以编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赏给庄多

少不等，至备御赏一庄。〖23〗

此次屠杀，书生几被杀绝。及皇太极继位，深以为憾，遂查出余剩书生按明制考取三百余，各配男丁二人，免赋役〖24〗。

初九日（11月8日）

22 明大学士孙承宗以忤忠贤罢职。先是，魏忠贤驱朝廷正士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承宗欲进京面奏，以论忠贤之罪。天启帝不准。承宗请罢。本年四月，给事中郭兴治请令廷臣议去留，论冒饷者复接踵至，遂下廷臣议。明帝下诏勉留，而以简将、汰兵、清饷三事责承宗奏报。承宗方遣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今辽宁省锦县西南松山）、杏（今锦县西南杏山）、右屯（今锦县东南右卫）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罢总兵王世钦、尤世禄等，汰军万七千余人，省度支六十八万两。而言官论总兵马世龙不已。

初，大学士孙承宗出镇，以总兵马世龙、王世钦、尤世禄分守要害。世龙居中，驻卫城，世钦南海，世禄北山，并受世龙节制。世龙感承宗知己，颇尽力。当是时，承宗统士马十余万，用将校数百人，岁费军储数百万。诸人有求于承宗者，率通过世龙，不得则大恚。而世龙貌壮伟，内实胆怯。忌恨承宗者多攻讦世龙以撼之。承宗抗辩于朝曰："人谓其贪淫朘削，臣敢以百口保其必无。"天启帝以承宗故，不问。〖25〗至八月，有柳河之败，死者数百余人。时魏忠贤方以"清君侧"疑承宗，其党攻世龙者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不安其位，求去益力，至是，允

其请。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荫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辽东，赐尚方剑。

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等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26〗

十一月初十日（12月9日）

23 金发兵救科尔沁奥巴洪台吉。初五日，奥巴洪台吉遣五使告急于努尔哈赤曰：林丹汗举兵来侵，其势已迫。至是，努尔哈赤调各路军士，率诸贝勒大臣往助之。至开原镇北关（今开原县东北威远堡乡镇北堡村），阅兵马，因先射猎之故，马甚羸弱。乃选精骑五千，遣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等领兵往助。汗自率军还都。

金兵行至农安塔地时，林丹汗围奥巴所居之格勒珠尔根城已数日，攻之未下。闻金国援兵至，仓皇夜遁，遗驼马无算。围遂解。〖27〗

十二月十一日（1626年1月8日）

24 明廷榜东林党人名示天下。忠贤敕所司刊籍，凡党人无论已定罪未定罪者，悉编名其中。

〖1〗《满洲实录》卷八。《明熹宗实录》卷六六亦记其事。

〖2〗《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四。

〖3〗《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四。

〖4〗参见：《满洲实录》卷八；《三朝辽事实录》卷一四。又，《山中闻见录》卷四将旅顺之役系于上年十月，《三朝辽事实录》卷一四、《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将是役系于本年三月。今从《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四。《清史稿》卷一同。

〖5〗参见：《清皇室四谱》卷四；《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四。

〖6〗《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三。

〖7〗《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四。

〖8〗参见：《清皇室四谱》卷二；《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四。

〖9〗《满洲实录》卷八。

〖10〗《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又《皇清开国方略》卷八，记迁都日为三月二十二（庚午），二十三日（辛未）至沈阳。兹从《满文老档》卷六四。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五；《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12〗《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五。

〖13〗《满洲实录》卷八。

〖14〗参见：《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明季北略》卷二《杨涟惨祸本末》。

〖15〗参见：《明史》卷二四四，《左光斗传》；《明季北略》卷二，《左光斗》。

〖16〗《满洲实录》卷八。

〖17〗《满洲实录》卷八。

〖18〗《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五。

〖19〗《明熹宗实录》卷六三。又，柳河之败，《明熹宗实录》卷六三系于九月初七日，《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同。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卷二百七十《马世龙传》亦记为九月。而《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五、《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均系于八月。《明熹宗实录》所记当为疏入日期，而《明史》因之。兹从《满文老档》。

〖20〗卦尔察，部族名，属女真一支。居于嫩江伯都纳地方，与锡伯和蒙古科尔沁相邻。明清之际，该部役属于蒙古科尔沁。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与科尔沁、锡伯一起加入九部联军，与建州兵大战于古埒山，被击溃。后陆续被金国（清朝）征服。

〖21〗《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五。

〖22〗《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

〖23〗《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六。努尔哈赤此次大杀辽民，除《满文老档》外，清朝官修史书俱隐讳不彰。惟民间私史亦有披载，可与老档相互参证。如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记顺治十七年某杨姓总督语："今南方蛮子俱说辽人做官，不知辽人昔已杀尽，十无一二。初，清之破辽东也，恐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按，此即所谓"杀无谷人"），号曰'杀穷鬼'。又二年，恐民富致乱，复尽杀之，号曰'杀富户'。既屠二次，辽人遂空。惟四等人不杀：一等皮工，能为快鞋，不杀；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杀；三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等优人，能唱汉曲，不杀。惟欲杀秀士。"

〖24〗《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六。

〖25〗《明史》卷二百七十《马世龙传》。

〖26〗《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27〗《满洲实录》卷八。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五

天命十一年　（明天启六年）

丙寅　公元1626年

正月十四日（2月10日）

1 努尔哈赤率师攻明，围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县）受挫。

先是，明朝以高第为兵部尚书，经略蓟、辽，驻山海关。第，万历进士，累官至湖广参政。天启五年（1625）晋兵部尚书。素不知兵，以谄附阉党得受封疆重任。第抵关，一改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策，下檄山海总兵马世龙，令弃关外城堡，尽撤关外戍兵。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具揭言：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今锦县东南右卫）一带，既安设兵将，囤积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理？若一动移，示

敌以弱，非但东奴（对女真之贬称），即西虏（对蒙古之贬称）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1〗

高第凭借经略权势，欲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今辽宁省锦县）三城，且传檄撤防宁前。崇焕身赴宁远，斩钉截铁道：宁前道当与宁前共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2〗 第无奈，只撤锦州、右屯、大凌河、松山（今开原县东南松山堡）、杏山（今锦县西南杏山）、塔山（今锦县南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屯民入关，委弃粮谷十余万石，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沸腾，军心不振。〖3〗

努尔哈赤自得广宁（今北镇县）后数年，须臾未忘攻明，以孙承宗、袁崇焕巩固城防，无懈可击，而未敢大举。至是，见承宗罢职，高第庸懦，关外守具尽撤，惟宁远孤悬，遂决意攻明。是日，亲率诸贝勒大臣，统兵约五六万，号称二十万，往攻宁远。

【考异】金兵人数，清朝实录诸书记为十三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引袁崇焕言："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皇清开国方略》卷八、《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十所记意同。而当时明方记载均在五六万之间。《明熹宗实录》卷六七，六年正月辛未经略高第塘报：金兵"约五万余骑"，此为战场上所见；卷六八，六年二月甲戌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 又同卷二月丙子兵科都给事中罗尚忠、二月丁丑御史高弘图所言金兵数亦大致同。可知金兵五六万为明朝官方认可之数。

而清修《明史》称“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宁远）”（卷二七一《满桂传》），也否认十三万之说。

阅二日，师次东昌堡（今辽宁省海城县西四乡马圈子），明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如潮，剑戟如林。明经略高第及总兵杨麒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山海，拥兵不救。

时宁远守军不满两万。崇焕前临强敌，后无援兵，惟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将士无不感奋，咸请效死。满桂、左辅、大寿皆熟知金兵，谓其凶猛，未可争锋，持塞门死守议。崇焕乃精心擘画，派满桂守东面，左辅守西面，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满桂提督全城，画地分守，相互应援；坚壁清野，将城外百姓尽迁入城，房屋积蓄付之一炬；复于城内编排民夫，供应饮食，严查奸细。崇焕揭称：今日以宁远为前锋，宁远一固，则奴必不敢舍坚城而西，宁远不守，诸城堡如中右（今兴城县西南沙后所）、中后（今绥中县）未必能存。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4〗

正德（1506—1521）末，广东白沙巡检何儒，见葡萄牙、西班牙商船上“佛郎机”大炮，威力强大，得其制法，依法仿制。“佛郎机”者，乃当时中国对西、葡二国之称，转而用指其炮。佛郎机炮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所击辄糜碎。〖5〗自萨尔浒之战以来，明军“佛郎机”诸火器大批落入金军手。万历（1573—

1619）间，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又称红衣）。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炮平发可十五里，声震数十里。射程、威力均较“佛郎机”优。明廷冀以此炮败金军，乃由澳门葡人购得西洋大炮三十门，并延聘葡人训炮手。遂经山海关，将大炮十一门运抵宁远。〖6〗

至是，崇焕尽撤西洋大炮入城，制作炮车，挽设城上，备置弹药。

二十三日（2月19日）

2 金军抵宁远。先下营城西北约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布阵，于城北扎设大营。努尔哈赤先放被掳汉人入城劝降：“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修治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7〗崇焕家人罗立素习西洋大炮，先向金军大营燃放，一炮落地，毙数十人。努尔哈赤命移营向西，准备明日攻城。

二十四日（2月20日）

3 晨，大战在即。崇焕泰然自若，与幕僚数人相与闲谈而已。及敌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从属论古谈今，略无忧色。既而金兵推战车，运钩梯，步骑蜂拥，万矢齐射城上。城堞箭如雨注，悬牌似猬皮。金兵自寅时攻打西南城角，左辅指挥死守，大寿率兵应援。城内架西洋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金兵死伤累累。

努尔哈赤遂命转攻城南角，于城门角两台间凿城。金兵顶炮火，冒严寒，推板车遮盖，奋力用斧凿城。攻既久，

城墙凿开数处，高约二丈余，以天寒土冻，墙得不坠。金兵匿深处挖掘，炮、铳无法击，城上以石掷之，又不能及。城将破，军心动摇，或怨曰："袁爷为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8〗崇焕见状危急，厉声道："偷息以生，复何乐也！"言毕，身先士卒，亲挑土石塞口。复令兵丁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索系下，以烧金兵。〖9〗

通判金启倧，有智略，急造火药，不置炮中，匀筛于被褥单上卷之，号"万人敌"。药甫成，通判燃火欲试，忽火星飞于须上，即刻焚死。"万人敌"著一火星即燃爆。守兵将此掷于城下，金兵忽见被褥遍地，大喜，急趋争夺，城上望见，即以火箭、硝黄等物掷射于被褥上，火大发，扑之愈炽，火星所及，无不糜烂〖10〗。明兵士气大振。

入夜，战事尤酣。守军城上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自城堞间推出木柜，半在堞内，半在城外，柜中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须臾，大炮轰鸣，土石俱扬，火光中遥见金兵人马腾空，纷纷乱堕。〖11〗战至二更，金兵方退。崇焕又选健丁五十名，由城头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金兵战车尽行焚毁。是日，金兵攻城自晨入夜，终大挫而退。

明日，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施放西洋大炮，炮落处，牌、车俱裂。金兵惧利炮，无敢近城者。将官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死伤视前日更多。遂将城下死尸抢出运至西门外各砖窑拆民房焚化，黄烟蔽野。是夜，又攻一夜，而攻具器械反为明军夺而拾之。攻城二日，金军伤亡惨重。

【考异】金兵死伤人数，史籍记载不一。清朝官修史书称攻城

二日，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丁五百（参见：《满洲实录》卷八；《皇清开国方略》卷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印证明朝及清初民间史籍，显为缩小之数。据明朝得自战场报告，二十四五两日“前后伤虏数千”（《明熹宗实录》卷六八）；战后经略高第题，宁远之役获“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女真人向有阵亡火化之俗，故实际阵亡者当大大超过此数。又《明季北略》卷二引《颂天胪笔》载：二十四日，杀三千人；二十四日，“击杀更倍于昨”；《明史纪事本末》卷五称：“发炮击死无算，毙其帅长孙哈兔，斩级六百。”又徐光启《疏辩》一文追述：“成功后，夷使方金纳来言，是役也，奴贼糜烂失迷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上册 210 页）所记虽不尽一致，金兵伤亡远逾五百之数应无疑义。

又明日（二十六日），金兵仍围城如铁桶。每近城，明军则以西洋炮击之，金兵无计可施。时山海关外明军所需粮草俱由舟运积聚海中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东南菊花岛），努尔哈赤见觉华岛有烟火，而冰坚可渡，遂命大臣武讷格率八旗蒙古、满洲八百兵往征。

先是，明经略高第闻金军过河即传檄觉华岛将官凿冰自卫，遂环岛凿冰十五里为壕，卫以车楯。孰知风雪严寒，冰开复合。及金兵至，守军七千人猝不及防，大溃，尽被杀。岛上商民亦遭屠戮，几无噍类。〖12〗

二十七日，金军撤围回师。金军入明境凡二十日，及退兵，宁远阖城百姓大哭，拜谢崇焕、满桂等救命恩。

宁远之战，以金国失败告终。先是，明朝闻宁远被围，举国汹汹。朝中群臣议战守，终无良策。数日间，音讯断

绝，君臣如坐针毡。及捷报至，京师空巷相庆。以宁远大捷，升崇焕为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照旧驻宁远。寻授辽东山海等处巡抚。

自辽左发难以来，明辽东各城望风奔溃，八年间，金军始有此一重挫。努尔哈赤原以为取宁远，夺山海，易如反掌，孰知败在崇焕手下。时崇焕年四十二，初历战阵；努尔哈赤已六十有八，久经沙场。及金军败，崇焕遣一使至金营，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努尔哈赤仍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约再战之期。〖13〗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14〗

明军获宁远大捷，得力于西洋大炮。本年正月，金军已迫近宁远，而大炮尚在城外演武场中，火器把总彭簪古欲移入城，有当事者表示异议，或令城外自用，或言恐为敌得，则令锻铁塞其火门，使敌得之无用。以袁崇焕力主移入，终以此却敌。战毕，明廷封大炮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15〗

4 是月，明廷赠察哈尔林丹汗偿命银。时林丹汗为八部酋长，实力雄强，与金国矛盾日益激化。明廷转以抚赏为诱饵，唆其与金国相抗。

先是，有林丹汗至亲之歹青台吉，以领赏假道于白塔峪，乘醉需索，明兵与格斗，毙歹青，并杀其四人。蒙古习俗，惟在阵斩杀不计，非两相战杀，俱索偿命银。上年八月，林丹汗索偿不遂，怏怏以去。明廷虑其为患，交涉再三，至是，许其偿命银春秋两季共一万二千四百两。〖16〗

5 明太监魏忠贤命纂《三朝要典》，极意诋毁东林党。

二月初一日（2月26日）

6 明北镇抚司许显纯具奏金国奸细武长春狱词。长春，辽阳人，降金汉将李永芳婿，又娶永芳中军赵一鹤女为妾。万历四十六年（1618），长春以催饷为名，潜住京城（今北京市）。及金国陷辽阳，私回山海，遇永芳所遣李玉山。玉山携银七百两，令长春再往京探听消息。又私进京，冒顶已故伯父之武举履历，求推守备，托人至兵部说情，讲定谢仪一千四百两。兵部果推守备，予札付。寻有检举长春冒官行贿者，兵部收回札付。长春乃出关。

本年（1626）正月，金兵围宁远，长春在宁远城内潜住，因关防甚严，逃出入京，游妓家，有妄言，被东厂拿获。许显纯有意夸大此事，谓："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17〗至是得旨：送刑部从重议罪。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等。遂封忠贤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为肃宁伯。〖18〗

7 是月，明朝前应天（今南京市）巡抚周起元及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以忤魏忠贤逮系，攀龙闻讯投池死。苏州以缇骑捕顺昌，引发苏州（今属江苏省）民变。后诸人皆死于狱。

三月初三日（3月30日）

8 明廷以王之臣代高第为兵部尚书，经略辽东。

9 明于各边镇设监军太监。自永乐、宣德、正统以来，于边镇设立镇守、分守太监等官，后因有司陈奏裁革。至是，天启帝借口辽东边务废弛、督抚不和、积弊日甚，命设立镇守山海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等，俱在山海关驻扎。大学士丁绍轼、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屡谏，不听。

十三日（4月9日）

10 降金汉人刘学成建言四事：一，有功者赏千金而不惜，无功者虽亲戚而不赦。赏罚严明，则大事必成。二，自古以来，使有功者不如使有罪者。辽东人逃叛，即为罪人。何必杀之？使其从征，以汉人征明，实于诸申有益。三，得地之后，毁坏不如保留。得宁远后，即驻兵于宁远，以攻山海关诱之。大军则由一片石前往，直捣都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此，则通州城之积粮、民舍，天启帝之珍宝、财帛，皆可得取。否则，攻山海关，将沿途各处至都城尽付之一炬，亦如锦州、杏山、塔山、连山、松山等处，皆化为灰烬，得之何益？四，若于蒙古马壮后出师前往，一旦出事，则难于千里外返回，不如乘蒙古马壮之前出兵。书人，努尔哈赤嘉之。〖19〗

11 是月，广西安邦彦犯贵州，总理川贵、湖广军务鲁钦败死。钦勇敢善战，为西南大将之冠。钦死，安邦彦势复张。

四月初四日（4月29日）

12 努尔哈赤以蒙古内喀尔喀五部部长背盟，率师征之。初，努尔哈赤与五部部长盟，曾言若征明与之同征，和则与之同和。后五部部长背盟，私与明和，杀金兵，献首明国，多受其赏；又屡劫使者、财物、牲畜，于是交恶。是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大军征之。明日，出十方寺（今沈阳市新城子区石佛寺村）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贝勒率之疾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

初六日，大兵星夜前趋，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前锋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以及阿济格、硕讬台吉，先至囊努克寨。囊努克，喀尔喀巴林部叶赫巴图鲁幼子，领从者数人弃寨而走。诸贝勒策马追之。囊努克且战且走，忽背后一贝勒突至，囊努克未及避，被射死于马下。射之者，乃皇太极。后大兵续至，取环近屯寨，收其牲畜。

初九日，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及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硕讬、萨哈廉众台吉等领精兵一万，往西拉木伦河，遇有人民即收取之，如马力不及则回覆。复令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八旗诸将率兵二千继前去诸贝勒而进。诸贝勒马乏，未至其地而返。独三贝勒乘夜续进，与回兵之路相左。遂渡西拉木伦河，收获牲畜无算。乃还大营。努尔哈赤率兵回至瑚珲河边安营。

五月初二日，喀尔喀巴林部古尔布什所属拉班塔布囊与弟得尔格尔率百户人降。努尔哈赤将所获人畜五万六千五百俱分赏给将士。〖20〗

巴林等部遭此重创，一部为金军所获，又一部向西北

奔逃，投归察哈尔；又其板升地蒙汉杂处，穷蹙走入明境者二千余口。〖21〗

13 是月，天启帝命南京守备内臣搜刮应天各府贮库银，解充殿工及兵饷。

五月十二日（6月5日）

14 明兵败于萨尔浒。先是，明将毛文龙派兵袭鞍山驿（今鞍山市西南），守将巴布泰败之，杀兵千余，生擒游击李良美。努尔哈赤闻鞍山有警，即夜入沈阳，诸贝勒俱向鞍山进发。至途中，闻敌军已败，乃回。至是，文龙复遣兵袭萨尔浒，初更攻城南门。城中矢、炮齐下，明兵稍却。金国总兵巴笃礼自山向下呐喊冲入，敌遂败，追杀明兵二百余。

十六日（6月9日）

15 努尔哈赤宴赉科尔沁来朝奥巴洪台吉。科尔沁部长奥巴洪台吉入朝，努尔哈赤命诸贝勒远迎。奥巴偕其弟和尔和岱、拜思噶尔进见，献貂皮、貂裘、驼马，曰：我等之物，俱被察哈尔、喀尔喀两处之兵掠去，竟无堪献者。努尔哈赤曰：彼二部兵原为贪得而来，掠其所有，不待言也。今尔我无恙，得相会足矣。大宴毕，各赐雕鞍马匹、金顶帽、锦衣、金带。奥巴大喜，令二弟请婚。努尔哈赤以养孙女即弟舒尔哈齐第三子图伦之女敦哲嫁以为妻。

越十余日，刑白马乌牛，祭告天地，与奥巴盟誓缔好。盟毕，努尔哈赤谕奥巴曰：为恶者天谴之，其国衰败；为

善者天祐之，其国炽昌，总之主宰在天。察哈尔侵掠科尔沁，离散其兄弟及属下人员，贝勒奥巴独力拒敌，赖天祐之，使免于难，来归附我。遂赐奥巴为土谢图汗，赐其兄图梅为岱达尔罕，弟布塔齐为扎萨克图都棱，和尔和岱为青卓里克图，复赐盔甲、衣服、银器、雕鞍、蟒缎、布帛。奥巴留妻敦哲，自回本部。〖22〗

二十日（6月13日）

16 努尔哈赤致书于明援辽总兵官毛文龙。略曰：毛将军，我曾以尔为明智之人，今尔不知天时，何其愚昧。明运已终，劫数未尽，无处不杀汉人。天之所灭，尔能救乎？昔周国运终，末世国乱。圣人孔、孟，欲救不能，遂至灭亡。尔岂不知，常言道："良禽择本而栖，贤人择主而事。"韩信弃霸王而归汉高祖，刘整弃宋朝而归蒙古忽必烈汗。此皆观天时而择主，且留芳后世者。谁人谓彼等行恶？

凡应天命而生之汗、贝勒，皆不念仇敌，视其功德而收养。古之桓公，养射己之管仲为社稷之臣。唐太宗养仇敌胡敬德，终有裨益。毛将军，无论尔如何为君效命，尔国亡时已至，君臣昏聩，反致殃祸于尔，又有何益？明国亡数已定，各处干戈纷起。丙辰年（天命元年，1616）大风，都城内各殿大树连根折断，牌楼石柱亦为摧毁。戊午（1618）、己未（1619）两年，都城内河中流血。此皆天示亡兆使知儆。天时古鉴，将军何以不知？望尔深思。时机失尽，悔之何及？佟驸马、刘副将皆只身逃来。李驸马及辽东、广宁之官员，获于阵前。皆加擢用养育，尔岂不知？尔若诚能向我，则待尔当优于彼等。〖23〗

17 是月，明京师王恭厂火药局灾。是日雷鸣，火药自焚，地中霹雳声不绝，烟尘蔽空，白昼晦暝，军民被焚及晕仆死者无数。以厂灾，敕廷臣修省。

六月二十四日（7月17日）

18 努尔哈赤训谕八固山王（原注："四大王四小王"）曰：昔我宁古塔诸贝勒及董鄂、完颜、哈达、叶赫、乌拉、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道。昆弟中自相争夺戕害，以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闻见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家均分之，毋得私有所取。若聘民间美女及购良马者须加厚赏之。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必分给于众，当重公忠而轻财货。此言我尝为训诫，慎毋遗忘而行贪曲之事。至诸贝勒昆弟中，有过不可不极力规谏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谏其过，诚为同心共事之人。尔八固山贝勒，继我之后，当严守法度，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措置。言毕，书训词与诸贝勒。〖24〗

【考异】《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诸书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条均载有八固山王（八和硕贝勒）向父汗询问治国之道事，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条又记努尔哈赤训谕八固山王（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知天命七年（1622）已形成八和硕贝勒。其中"四大王"即"四大贝勒"，包括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毋庸置疑。至于"四小王"，说法不一。孟森认为，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三人自无疑义，又其中必为代善长子岳讬（《八

旗制度考实》）；神田信夫认为非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以及岳讬莫属（《关于清初的贝勒》，载《东洋学报》，40卷，4号）；阿南惟敬则考订是德格类、宰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载《清初军事史论考》）。

以上八人中，德格类为努尔哈赤第十子，莽古尔泰同母弟，天聪六年（1632）莽古尔泰病卒后，始继掌正蓝旗。济尔哈朗为舒尔哈齐次子，天聪四年（1630）其兄大贝勒阿敏被黜死，始继为镶蓝旗和硕贝勒；宰桑古为舒尔哈齐第三子，天命十年（1625）已死（《满文老档》卷六五）。因知在本年八和硕贝勒中，不可能有德格类、济尔哈朗、宰桑古三人。

据神田信夫考证：大贝勒代善原领二红旗，约在天命末年，其中一旗已分给长子岳讬领有。又天命末年，努尔哈赤将自己所有之两黄旗分予多铎和多尔衮两幼子，并乘分产之际将势力单弱之镶白旗贝勒杜度降为镶红旗贝勒，成为其叔代善所属，而将所遗镶白旗分予另一幼子阿济格。“四小王”之人选，当以神田信夫所考较令人信服。

19 是月，明蓟州、密云、京师、天津、宣大、山东、河南地震。

闰六月二十二日（8月13日）

20 努尔哈赤致蒙古内喀尔喀扎鲁特部厄勒哲依图代青书曰：尔蒙古若存诚意，则我两国共同伐明。取得城池，一并分之。可使之征赋为生，否则亦可带至我处，使之织绸缎、蟒缎、毛青布、蓝布为生。然尔等不念及此，反助天谴仇敌明朝，与我为敌，是尔等之愚昧。如今，我两国

同谋征伐敌国，取其财帛享用如何？倘不念此，尔我相争，必有一伤。〖25〗

21 是月，明朝各地始建魏忠贤生祠。浙江巡抚潘汝桢倡议，奏请祀于西湖，织造太监李实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诏赐祠额曰："普德"，勒石记功德。自是请建祠者接踵。

22 是夏，明京师大水；江北、山东旱蝗。

八月初三日（9月22日）

23 金国诸贝勒规定税课：人、马、牛、骡、驴、羊、山羊等七项，一两税一钱。税分三份，官取二份，卖者之牛录额真、章京、代子分取一份。若汉人所属之人卖之，则由游击、千总分取之。七项之外，其他各物皆免征税。

十一日（9月30日）

24 努尔哈赤卒。

先是，以病至清河温泉沐养。本月初一日，遣阿敏贝勒祭书曰：父，尔子汗患疾，因设父像以祭。乞佑儿病速愈，凡事皆蒙扶助。儿痊愈后，将于每月初一日祭祀弗替。倘若不愈，我亦无可奈何。其他先祖，均加供奉，一并祈祷保佑，以求及早痊愈。〖26〗

十三日病笃，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至叆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埃金乡）距沈阳四十里而逝。在位十一年，寿六十有八。夜初更至沈阳，入宫中。诸贝勒大臣号恸不绝。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奋迹崛起，带甲仅十三人，

削平诸部，及征明朝，得辽阳、广宁地，又征蒙古，威名大震。兴国开疆，以创王基。葬于沈阳城东二十里福陵（今沈阳市东陵），后追尊清太祖武皇帝。

【考异】努尔哈赤死因，史籍记载不一。一说宁远之役负重伤。朝鲜人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称：宁远之役结束后，袁崇焕遣使至金军大营，“奴儿哈赤先已受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又毛文龙揭回乡人口供：“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著伤”云（《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当时此类传闻很多。但努尔哈赤败归沈阳，八月后逝世，故宁远之役受重伤可能性不大。孟森《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逵附《赘言》、李鸿彬《努尔哈赤之死》（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 期），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等，均对努尔哈赤受重伤之记载持否定态度。另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辽抚袁崇焕奏：“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卷七七，六年十月初一日御史汪若极疏：“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云云，均证明努尔哈赤逝世，实因宁远之败使精神受重创，加之年事已高，以致毒疽发背，赍志以亡。又，《朝鲜仁祖实录》四年九月庚寅条，谓努尔哈赤“得肉毒病”而毙，亦为病故佐证。

25 努尔哈赤未即位时，先娶妻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生长子褚英，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次子代善号古英巴图鲁；继娶妻富察氏名衮代，所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妻叶赫纳喇氏名孟古姐姐，为叶赫贝勒杨吉努女，生皇太极，即天聪汗（清太宗）。又娶妻乌拉纳喇氏名阿巴亥，乌拉贝勒

满泰女，生阿济格、多尔衮号墨尔根岱青、多铎号额尔克楚虎尔；又他妻生阿巴泰、阿拜、汤古岱、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赖幕布、费扬古。

【考异】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满洲实录》卷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等均遗漏第十三子、庶出之赖幕布，第十六子、庶出之费扬古；《清太宗实录》卷一遗漏费扬古。兹据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三补。

26 努尔哈赤卒，乌拉纳喇氏阿巴亥被迫身殉。先是，阿巴亥有宠于汗，及汗病笃，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遣人招之，相遇于浑河。未几，汗殁，阿巴亥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时诸子侄中，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为四小贝勒。阿巴亥于多尔衮年仅十五，多铎年仅十三，年虽幼，因受父偏爱，俱领一旗，为和硕贝勒。而阿巴亥年三十七，正值盛年。母子相互凭依，势力强大。年长诸贝勒觊觎汗位，视阿巴亥为眼中钉，遂借口父汗“遗言”，迫其殉死。

【考异】阿巴亥之死，《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十但云：“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乌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将阿巴亥殉葬出于被迫的记载，讳而不录。而早出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于诸贝勒逼令阿巴亥殉葬一事则记载甚详：后（指阿巴亥）“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

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

后世史家或推测，汗年长诸子为角逐汗位，借所谓先汗“遗言”，强迫阿巴亥殉死（参见：《清代名人传略·孝烈武皇后》；《努尔哈赤传》；《清宫斗争内幕》）。依据之一，朝鲜史籍《春坡堂日月录》载称：汗临终命传位于多尔衮，代善辅政；依据之二，阿巴亥二子尚幼，迫其从殉，于习俗不合。

27 是月，明陕西民不堪虐政，愤起反抗。时阉党乔应甲巡抚陕西，朱童蒙巡抚延绥，皆贪黩虐民，民遂纷起抗争。应甲、童蒙置不问，反胁官吏责重贿，以此乱益炽。

九月初一日（10月20日）

28 皇太极即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颁书国中，死罪以下，悉宽宥。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母叶赫纳喇氏，叶赫贝勒杨吉努女，金台什妹。天命元年（1616），四贝勒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共理机务。努尔哈赤生前规定，死后由八和硕贝勒公推一人继汗位。及卒，诸大贝勒迫阿巴亥殉死，其子多尔衮等年幼失怙，自无承袭汗位之机缘。大贝勒代善，性宽厚，素有劳绩。先是已有人预言：一旦汗故，则代善必代其父，以其宽柔能得众心云。〖27〗但其为政优柔寡断，又被时人视为“寻常一庸夫”〖28〗，难有大作为。二贝勒阿敏，舒尔哈齐子，自然难继汗位。三贝勒莽古尔泰，功劳、才干本不及兄长，且性情暴躁。天命五年（1621），母富察氏获罪于努尔哈赤，被废，莽古尔泰竟手刃其母，名誉扫地。四贝勒皇太

极，自幼随父出征。萨尔浒之役，转战三路，冲锋陷阵，奋勇破敌，战功卓著；辽沈之役、征服叶赫、驰援科尔沁，俱有功。努尔哈赤赞曰：吾子皇太极，父兄依赖，如身之有目。〖29〗皇太极勇力绝伦，麾下将卒皆精锐，又善权变，得众心，终被诸贝勒推为新汗，时年三十有五。

【考异】皇太极得位以来，始终有推举和夺立两说。台湾学者李光涛主“夺立”说，认为皇太极即位，并非奉行先汗八家推举之遗训。其引（日）人岛文次《清初之继嗣问题》，言皇太极夺位史实凡四条之多。一、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天聪元年五月十八日，郑忠信还自后金，谓皇太极雄杰，其即位系夺立云。二、《燃藜室记述》卷二七引《丙子录》云：丙寅五月（八月之误），建州虏酋奴儿（哈）赤，疽发背死，临死，命立世子贵荣（小字：永二王子）介。贵永介（即代善）让于弟弘他时（小字：一作弘太始，按即皇太极）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弘他时略不辞让而立。三、《日月录》云：或曰奴儿（哈）赤临死，谓贵永介曰：九王当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贵永介以为嫌逼，遂立洪太氏（皇太极）。四、《建州闻见录》预言：酋死之后，则贵哥（小字：代善）必代其父，胡中皆称其宽柔，能得众心云。以上诸条均系当时朝鲜人记载。又《明清史料》丙编载顺治八年（1651）二月二十二日追论摄政王多尔衮罪状诏中有云：自称皇父摄政王。以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可谓与朝鲜记载不谋而合（《清太宗夺位考》，载《明清史论集》下册438页）。

然朝鲜记载多系得自传闻或揣测，本不可信以为据。顺治帝亲政后罗织多尔衮罪状，又何患无辞？皇太极得位于诸贝勒推举，清修史书言之凿凿。《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诸贝勒推举皇太极为新汗，

皇太极推辞时即有“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语。即位初与诸贝勒誓祝天地，自誓文中又有“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之命”语。同书卷四八崇德四年（1639）八月辛亥条，皇太极论傅尔丹罪状时提到：“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清太宗实录》曾屡经清统治者改纂，凡载录女真（满族）风习制度有悖于汉俗者，删削几尽，惟推举选汗史事仍基本保存完好。推举新汗，是太祖生前所定；推选酋长，也是女真历史之传统。皇太极称：“自古以来，有力强而为君者，有幼冲而为君者，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皆君也。”（《清太宗实录》卷二五）他显然将自己列入“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一类。

29 是月，河决淮安，江北大水。河南蝗。

初二日（10月21日）

30 皇太极率诸贝勒等祝誓天地。皇太极自誓：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汗，敬续父汗之业，钦承父汗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父汗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若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天地眷祐，永受鸿福。若有无心过误，亦祈天地鉴之。

三大贝勒与诸贝勒等誓曰：我等兄弟子侄，谋议咸同，奉汗嗣位，宗社凭依，臣民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不利于汗者，天地谴责之，夺其寿算，汗觉其奸，身被显戮。

若我等兄弟子侄忠心事汗，宣力国家，亦祈天地鉴祐，世世守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我三人若不各教养子弟，或加诬害，我三人当罹凶孽而死。若我三人善待子弟，而子弟不听其父兄之训，不尽忠于汗，不力行其善道者，天地鉴谴，夺其寿算。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保祐，身及子孙，福禄永袭。

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等俱各盟誓。

31 努尔哈赤在日，迁辽民，掠财货，滥杀无辜，复将汉民强行编庄，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以致经济凋敝，百业不兴。境内粮价居高不下，每金斗（合一斗八升）值银一两。及皇太极即位，国中大饥，一金斗粮价涨至八两，民间饥殍遍野，人相食。〖30〗商品奇缺，物价腾昂，匹马价银三百两，牛一头价银百两，蟒缎一匹价银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匹价银九两，逾常值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31〗

至是，皇太极称：治国之要，莫先于安民。并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安抚汉人。谕令曰：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

宣布缩小编庄。先是，以汉人每十三人编为一庄，按官员品级，分给为奴。至是规定，每备御，只给壮丁八，牛二，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

规定：凡有告讦，所告实，则按律治罪，诬者反坐。

又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人等私至汉官家，需索马匹、鹰犬，或勒买器用等物，及恣意行游。违者罪之。

其二，振兴农业。曰：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故劳民力役，事非得已，我深用悯念。今修葺已竣，嗣后有颓坏者，只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其村庄田土，八旗移居已定，今后无事更移，可使各安其业，勿荒耕种。

其三，繁荣商业。宣布通商为市，国家经费所出。应任其交易，漏税者罪之。若往外国交易，亦当告知诸贝勒，私往者罪之。〖32〗努尔哈赤在日，为防汉人逃走，严格限制商业活动。至是，放宽限制，允许商品于境内自由流通。同时变税制，由十分之一取税改以每两税三分，与明朝三十税一大体一致。〖33〗寻于沈阳城内设八处贸易所，按八旗分管。典当业、高利贷业随之复兴。

与邻境各国贸易日趋活跃。与朝鲜，用参、貂等物换取布匹、农器、耕牛、纸张；与蒙古，以征明所得易换马、牛。同时以朝鲜、蒙古为中介，间接发展与明朝之商业关系。

皇太极以四贝勒身份被推举为汗，于三大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凡朝会行礼，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贝勒，以兄长受敬，列坐新汗左右，无论何处，不令下坐。新汗在四大贝勒中位次居末，此时与三兄长共坐议事，遇年节，需向三贝勒行三跪九叩礼。〖34〗新汗事兄以重礼，政治地位软弱可知。

为重汗权，皇太极即位伊始，与诸贝勒议定，八旗增设大臣。初，努尔哈赤创制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总管

大臣，顺治十七年改称都统）各一，梅勒额真（佐管大臣，顺治十七年改称副都统）各二。又有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诸名，论功加授。至是，定每旗仍设固山额真一，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八固山额真参与议政，削弱诸贝勒议政权，出师领旗，削弱诸贝勒兵权。同时，设梅勒额真十六（每旗各二），赞理本旗事务，审断词讼，不令出兵驻防。又每旗各设大臣二（即后之驻防副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诸职），“令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35〗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3日）

32 金国以蒙古内喀尔喀扎鲁特部背盟，遣兵破之。

先是，金军攻宁远城，不克而还，扎鲁特部长鄂尔齐图等以兵阻金国遣往科尔沁使者，劫掠财物。本月初十日，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及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诸贝勒率兵万人征扎鲁特部。

皇太极率三贝勒莽古尔泰等送至蒲河（今沈阳市东北）山冈，命声讨扎鲁特背盟之罪。先传示以书曰：前者己未年（1619）擒贝勒宰赛后，曾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我国及喀尔喀协力征明，欲与和当共议以行，若喀尔喀听明人巧言，利其厚贿，背弃盟誓而先与私和者，天地谴责；我国若背弃盟誓，谴责亦如之。乃尔喀尔喀五部落竟通于明，听其巧言，利其厚贿，以兵助之。是尔之先绝我好。癸亥年（1623）复申盟誓云：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尔慎毋与察哈尔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尔沁之人，致

起兵端。不久，尔又背此盟。然我犹念前好，不问尔罪。远征巴林所俘获尔部下百余人，悉行释遣。我之推诚于尔，不欲终弃前盟如此。今年春，尔扎鲁特左翼诸贝勒窥我使者之出，屡次邀截道路，劫夺财物，并行残害。是尔扎鲁特之贪诈不仁、妄加于我者终无已时。我之所以兴师致讨者，为此。

至是，大贝勒代善等奏捷，言：扎鲁特贝勒巴克及二子并十四贝勒俱已擒获，杀其贝勒鄂尔齐图，尽俘所属人户。

十四日，皇太极别遣副将楞额里、参将阿山率兵六百征喀尔喀巴林部，驱逐哨卒，纵火燎原，以张声势，使与扎鲁特部不得相顾。楞额里、阿山入巴林境，又俘人口二百七十余，马驼一千一百余，牛一千二百余，羊二千五百余。

33 是月，蒙古科尔沁卓里克图贝勒吴克善等亲至金国吊努尔哈赤丧。又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贝勒代达尔罕等，以及喀尔喀贝勒斋赛亦遣使往吊。

先是，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欲遣喇嘛李锁南入金国侦探，具疏上闻，且言臣欲乘奴于争立，乘机进剿，但钱粮器械乞敕该部预为料理，其方略机宜仍恳皇上裁酌施行。明帝嘉其忠睿，仍谕整备戎行，一应钱粮器械，该部预处具覆。〖36〗崇焕遂遣李喇嘛同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赴金国吊努尔哈赤丧，并贺新汗即位。

皇太极待以客礼，因命李喇嘛及官四员随行观视兵马器械并所获蒙古人，意在示威。赐李喇嘛驼一马五羊二十

八，参貂玄狐雕鞍等。〖37〗及李喇嘛还，皇太极遣方吉纳（方金纳）、温塔石（温台什）并七人借“谢吊”名义至宁远。因遗书曰：大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袁大人，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并贺新汗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亦岂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先汗往广宁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览书词以复。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当实吐衷情，勿事支饰。

【考异】天聪年间（1627—1635），皇太极尚未改汗为帝，崇德元年（1636）改金国为清始有此举。改族名“诸申”为“满洲”，则在天聪九年（1635）。而《清太宗实录》卷一记皇太极覆袁崇焕一书，却谓“大满洲国皇帝”云云，当系后来修史者追加，与史实不符。《明熹宗实录》卷七九，六年十二月庚申袁崇焕奏言：“来书封称‘大人’而犹书‘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可以为证。今存《清太宗实录》系康熙年间重修本，天聪汗书凡写为“满洲国”者，在作为其参考底本之满文老档中，原写为“金国”，亦为明证。清朝官修史书，意在调和满汉，极力避免使用“金国”字样，不惜改窜原文。本书天聪年间记事，按历史原貌，仍称皇太极为“汗”；称“满洲”为“诸申”。

袁崇焕接皇太极书，及来使所献貂参银鞍，上报于朝廷，得旨：抗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慎勿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严婉互用，操纵并施。勿挑其怒，勿堕其狡。〖38〗崇焕接旨，遂借口来书“大明国”、“大金国”并写，封还原书，遣金使方吉纳等归，不遣使，亦不覆书。〖39〗

崇焕又奏：潜侦其意，则深悔奴之悖逆来文差误者。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亦帝王所不废也。〖40〗

十二月初二日（1627年1月18日）

34 金国禁售武器与蒙古。皇太极谕：弓矢矛刃，行军之要器。三大贝勒以下、入八分贝勒以上，凡遇蒙古诸贝勒遣来之人，毋得私与。若与，则必奏闻。至外藩诸贝勒大臣以下、小民以上，遇蒙古诸国，虽经归顺者，亦不得私鬻与彼。违者罪之。

二十四日（2月9日）

35 黑龙江人入贡于金国，献名犬，黑白红三色狐皮，黑貂、猞猁狲、水獭、灰鼠等皮。

36 是年，魏忠贤把持朝政，权势熏灼，如日中天。先是，明全境滥建忠贤生祠，既而进爵上公，魏良卿宁国公，予诰券，加赐庄田一千顷。时皇极殿工成，归功于忠贤，遂有是封。此后诸边筑隘口成，南京（今属江苏省）孝陵工竣，甘肃奏捷，法司捕盗，均言忠贤区划方略，诏书褒美，阁臣皆拟九锡文。族人鸡犬升天。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称“厂臣”不直呼名。山东奏产麒麟，佞臣票旨，言“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其谄佞如此。

故事，内官为司礼秉笔，非公事不得出。忠贤每岁数历畿甸，坐文轩，驾四马，鼓乐喧阗，锦衣玉带者，夹车左右而驰，随者动以万数。士大夫皆遮道拜伏，至呼“九

千岁”。客氏朝夕侍于宫内，每数日必出至私第，盛装倩妆，俨然妃后，至宅则“老祖太太千岁”之声喧呼震地，犒赉银币无算。凡忠贤浊乱朝政，毒祸海内，皆与客氏沆瀣一气。〖41〗

忠贤复矫旨谕厂卫、都察院、五城巡捕、缉事衙门访查“奸徒”，自是民间偶语，或涉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割舌，加之酷刑，所杀不可胜记，道路以目。

〖1〗《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五。

〖2〗《边事小记》卷一。

〖3〗《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4〗《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五。

〖5〗《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6〗《督师纪略》卷一二。又，此批大炮购于天启二年（1622），系澳门葡人从英国搁浅舰船上缴获而转卖者，属早期加农炮。（详见王兆春《西洋大炮与宁远保卫战》，载《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7〗《满洲实录》卷八。

〖8〗《明季北略》卷二《袁崇焕守宁远》。

〖9〗《明熹宗实录》卷六七。

〖10〗参见：《明熹宗实录》卷七十；《明季北略》卷二《袁崇焕守宁远》。

〖11〗《春坡堂日月录》，载《燃藜室记述》卷二七。

〖12〗《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13〗《春坡堂日月录》。

〖1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15〗《徐光启集》上册《辩疏》。

〖16〗《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17〗《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魏忠贤传》。

〖18〗《明熹宗实录》卷六九。

〖19〗《满文老档·太祖》卷七一。

〖20〗《满洲实录》卷八。

〖21〗《明熹宗实录》卷七二。

〖22〗《满洲实录》卷八。

〖23〗《满文老档·太祖》卷七一。

〖24〗《满洲实录》卷八。

〖25〗《满文老档·太祖》卷七二。

〖26〗《满文老档·太祖》卷七二。

〖27〗《建州闻见录》。

〖28〗《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

〖2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30〗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六五；《满文老档·太宗》卷六。

〖31〗《旧满洲档译注》（一）189 页。

〖32〗《清太宗实录》卷一。

〖33〗《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

〖34〗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一七；《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46 页、130 页。

〖35〗《皇清开国方略》卷九。此四十名新任八旗大臣中，宗室觉罗七人，其余三十三人出自十五个贵族族姓（陈文石《清太宗时代的重要政治措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四十本，

上册）。皇太极增加八旗大臣人数，提高其权限，为宗室觉罗以外各族姓参政提供了更多机会。此举有助于分散和削弱诸贝勒特权，是汗权强化之初步尝试。

〖36〗《明熹宗实录》卷七七。

〖37〗《明熹宗实录》卷七九。

〖38〗《明熹宗实录》卷七九。

〖39〗《清太宗实录》卷一。

〖40〗《明熹宗实录》卷七九。

〖41〗《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魏忠贤传》。

清通鉴　前编　卷一六

天聪元年　（明天启七年）

丁卯　公元1627年

正月初一日（2月16日）

1 皇太极诣堂子拜天还，升殿，诸贝勒及大臣朝见，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头礼。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以兄长，列坐左右。〖1〗

初八日（2月23日）

2 皇太极遣二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统军往征朝鲜。谕曰：朝鲜累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往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尔等可两图之。

时鸭绿江已冻成一片雪原，金军分头竞渡，如履平地。十三日，至朝鲜境内毛文龙兵哨地，楞额礼、叶臣等率兵

八十人，乘夜袭其哨卒，尽获之。明日夜，大军临朝鲜境，薄义州。树梯攻城。巴图鲁艾博率八旗精锐先登，诸军奋勇继进，遂克其城。屠城中兵卒，俘其居民。是夜，分兵捣毛文龙所居铁山，斩明军，文龙遁入岛中，未获。十五日，进攻定州，降其民。十八日，招郭山之汉山城，不降，攻克之，歼其将卒。是役，金兵未伤一卒，生擒朝鲜道一员、参将一员、游击三员。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翌日向朝鲜王旧居平壤进发。时义州城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郭山城留大臣四人、兵五百人守之。恐兵力不敷，皇太极调在外移营蒙古兵、在内分管蒙古兵并家属往驻义州。

二十一日取安州城，息马四日。二十六日，进至平壤城。城中巡抚总兵以下各官及兵民等皆弃城走。渡大同江。朝鲜遣使二人迎金师，使者即萨尔浒之役所获朝鲜元帅姜宏立子及参将朴兰英子。时姜、朴二人俱随在金军中，遂令各与其父相见，以示优待。朝鲜书曰：贵国无故兴兵，忽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陵卑，谓之不义；无故戕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亟返兵，以议和好，可也。

大贝勒阿敏答书，列朝鲜七大罪：向者我军征瓦尔喀，尔国无端出境相拒，罪一；乌拉贝勒布占泰屡侵尔国，尔国以其属我姻戚，求我劝谕，得以息兵，尔曾无一好言相报，罪二；我两国原无仇怨，尔于己未年（1619）发兵助明图我，明军败绩，尔之师终为我阵擒，我不忘旧好，故不加诛戮，且赡养之，尔不遣一使来谢，罪三；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我民也，尔容毛文龙潜据海岛，致我辽东百姓被其侵扰，听其引诱，令尔缚送毛文龙，尔竟不从，

罪四；辛酉年（1621）我军攻剿毛文龙，惟明人是问，亦望尔惠顾前好，不以一矢相加，尔终无一好言相报，罪五；毛文龙系明国之将，尔乃与以土地，导其耕种，资之粮草，赡其军实，罪六；我先汗去世，明方与我为敌，尚遣使来吊，尔竟不遣一使，罪七。尔如此负恩构怨，难以悉数，我用是声罪致讨。〖2〗于是，遣使赍书回。

未几，大贝勒阿敏以前书言有未尽者，再修书一封，数朝鲜助明及容留毛文龙等罪，并命速遣亲信大臣负罪请和，盟誓天地。

二月初五日，大军至黄州，城中逃散无一人，驻兵其地。初六日，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至，告称：吾王得贝勒书，特遣亲信大臣前来报知。阿敏不听。大军进至平山驻营，李倧弃所居王京（今汉城），携妻子遁江华岛。朝鲜使臣进昌君往叩诸贝勒曰：吾王自愿认罪。遂遣副将刘兴祚（即爱塔）抵江华岛，见李倧曰：今日之事，成败在于俄顷，尔欲修好议和，可即遣尔子弟行，毋迟延。往返议盟词，乃定。三月初三日朝鲜国王李倧与金国使者于江华岛订立城下之盟。

先是，朝鲜国王请盟，岳讬谓阿敏曰：吾等俱来此，国中汗前精兵甚少，蒙古与明皆是敌国，或有边疆战事，当思预备。况军中俘获甚多，宜令朝鲜王盟誓，即可班师。阿敏不听，曰：汝等欲归者自归，吾则必至王京。吾常慕明朝皇帝及朝鲜国王所居城郭宫殿，无缘得见，今既至此，何不一饱眼福而归？我意至彼近地再议，如不从，则屯种以居。岳讬等诸贝勒因令八旗大臣分坐定议。七旗大臣所议皆同，惟阿敏本旗大臣异议。阿敏不得已，从众议。〖3〗

及盟誓毕，阿敏令凯旋军兵分路自取资粮。诸贝勒言已与朝鲜盟，不可掠取其物。阿敏不听，纵掠三日。

兵至平壤，阿敏率诸贝勒与朝鲜国王弟李觉复行盟誓。约定：自盟之后，朝鲜国王应进皇太极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礼待金国使臣，仍与金国结怨；或诸申（女真）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王所言，仍与明国交往。当告诸天地，征伐之。天地谴责朝鲜国王，殃及其身。朝鲜国王若不违誓词，共相和好，金国大贝勒阿敏无故加兵，殃亦如之。

及金军奏捷，皇太极遣使赴阿敏军中传谕：朝鲜既经和好，其归顺之民，毋得扰害；临阵俘获者赏给被伤士卒。义州留驻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二千，派每旗下诸申官二员、蒙古官一员，以一大臣统之；镇江留诸申兵三百、蒙古兵一千，派诸申官四员、蒙古官四员，以一大臣统之。与朝鲜国王书内可再言：我所以驻兵义州者，原为防毛文龙，尔若不容毛文龙在岛，我兵亦不驻义州。

时金国恶文龙背后掣肘，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既而，明兵部上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言：丽（朝鲜）官、丽人招敌攻铁山，伤我兵千人，杀丽兵六万，焚粮百余万，敌遂移兵攻丽矣。帝敕文龙速相机应援。登州巡抚李嵩奏：朝鲜叛臣韩润等引敌入安州，节度使南以兴自焚死，余尽遭戮。中国往援都司王三桂等俱阵亡。又奏：义州及郭山、凌汉山城俱破，平壤、黄州不战自溃，敌兵直抵中和，游骑出入黄、凤之间，又分向云从（即皮岛），攻掠毛帅，国王及士民迁于江华以避难。〖4〗

金兵所向披靡，朝鲜列城望风奔溃，王请和，金军班师。九月，李倧向明廷奏被兵状。时天启帝病逝，崇祯帝嗣位，乃优诏勉励。

二月(3、4月)

3 先是，潘汝桢倡率为魏忠贤建生祠，诸方效尤，几遍天下。蓟辽总督阎鸣泰，继请于部内建祠七所，费数十万。其颂忠贤，有“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语。〖5〗开封（今属河南省）毁民宅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王者；巡抚朱童蒙建祠延绥（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用琉璃瓦；刘诏建祠蓟州（天津市蓟县），金像冕旒。其祠务极工作之巧，像皆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宛转如生人，肠中肺腑俱以金玉珠宝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时香花。凡疏辞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阁臣则用骈语褒答。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五稽首，称“九千岁”。至是，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疏言：“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6〗

时海内望风献媚，自督抚、巡按而外，至宗室、勋戚、大僚、词臣，无不争先恐后，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莫不攘臂争先，汹汹如不及。官员稍有懈怠不满，或削籍，或置之死地。

三月初二日（4月17日）

4 生员岳起鸾上书于皇太极曰：宜与明国讲和。不和，恐国人散亡殆尽。若与明和，应将汉人速行放还，否则亦

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书上。皇太极曰：明人若遣使来，聘问以礼，归我逃民，则修好有名，自可许和。至俘获士民，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传谕汉官等议。众人无不逢迎，请诛之。皇太极曰：尔等欲杀之，实罪有应得。但恐杀此人，无复有敢言者。群臣力请曰：此等之人，蓄谋向敌，不可不诛。遂将其凌迟处死。〖7〗

5 是月，陕西澄城县民数百人起义，杀知县张斗耀。斗耀以岁饥征粮，激民变被戕。诏擒首恶，安戢良民，解散党羽。明末农民大起义始此。

四月初八日（5月22日）

6 遣明使还自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先是，皇太极为议和事致书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崇焕借故书词不恭封还。本年正月，复遣方吉纳、温塔什往，致书曰：皇太极致书袁大人，我两国所以构兵者，因昔日尔驻辽东（此处指辽宁省辽阳城）、广宁（辽宁省北镇县）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天人，致使天生诸国之君莫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天地，兴师征伐。惟天公正，不论国之大小，只论事之是非，遂以我之是为是。书中列举七大恨，称其余小忿，数不胜数。又提出：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匹馈送，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每岁两国彼此馈赠，我国以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尔；尔国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送我。若欲修好，则誓诸天地，永矢勿渝。

尔即以此言转奏尔皇帝，否则，是尔仍愿兵戈也。〖8〗及崇焕疏奏，得旨：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9〗

方吉纳、温塔什还自宁远，偕明使臣杜明忠等赍袁崇焕及李喇嘛书各一函。崇焕书中略谓：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祐汗而强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今南关北关安在？河东河西死者，宁止十人？离散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何问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志得意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耳。若书中所开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之恩养四夷，何少此物？亦何惜此物？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恐亦汗所当自裁也。〖10〗

崇焕书中要人要地，皆秉皇帝旨意。又为皇太极出兵朝鲜一事，责其议和之言不由衷。

至是，皇太极遣明使杜明忠还，覆答崇焕来书，拒绝其退地还人之请，且反唇相讥，谓明方诡言修好，仍遣哨卒侦金地，纳逃亡，逼处近界，修葺城堡，乃是言不由衷。许初和之礼可酌减其半，既和之后，两国往来之礼，仍如前议。〖11〗又定两国相交书词：将尔明朝皇帝比天下一字，我下尔明朝皇帝一字，尔明诸臣下我一字书写。以后尔凡有书来，书尔皇帝高我一字，若尔国诸臣与我并书，我必不听。

【考异】关于书词格式，清朝史籍均称："尔明国皇帝下天一字书"（《清太宗实录》卷三、《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所记意同）。而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七记为："将尔明朝皇帝比天上一字"，误。

书既缮，闻明修筑塔山（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大凌河（今辽宁省锦县）、锦州等城，再写一书交明使带回，书中责问其"诈称和好，乘间葺城，为战守计"。〖12〗

五月初五日（6月17日）

7 皇太极命刘兴祚、英俄尔岱送朝鲜国王弟李觉归国，并致朝鲜国王书曰：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者。明国之主，独以己为天子，视各国之主，皆在其下。种种欺凌，实不能忍受，故昭告于天，兴兵征讨。因尔以兵助明来侵，又纳我逃民，故命将往征。王以礼遣弟来，恐以日久系怀，故速送归。自此以后，但以和好为念，不似明之相欺也。自丁卯年（1627）平壤盟誓后，若有尔国人民，逃归我国，我即缉以还汝。我国之人及阵获朝鲜人逃至尔国，尔即缉以归我。隐匿不还，恐衅端渐开。

十一日（6月23日）

8 金军围锦州。初，宁远之役，明辽东巡抚袁崇焕颇得力于总兵满桂，然与之不和，言其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请移之别镇。举朝皆知桂可用，虑同城或坏事，遂召还。及任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力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又请用之守山海关，崇焕皆不纳。不久，崇

焕亦自悔，请仍用之臣言。天启帝可之。〖13〗

明廷知经、抚不和，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划关而守。崇焕以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暇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但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招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14〗朝议以崇焕、之臣互不和，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并便宜从事。

其冬，崇焕与总兵官赵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尽复高第所弃旧土。崇焕疏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从之。

时金军方征朝鲜，渡鸭绿江。崇焕乘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毕，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赴援。崇焕遣水师往援文龙，又遣率教等九将以精卒九千逼三岔河（今大辽河下游），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降金国，诸将乃引军还。

崇焕初与金议和，明廷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频传旨诫谕。崇焕欲藉此修故疆，坚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四月，崇焕上言：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得所食？锦州、中

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停。已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之功也。故乘敌有事东江，姑且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天启帝优旨报闻。

时明廷加强对辽西之戒备，增设大帅，以杜文焕驻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尤世禄驻锦州（今锦州市）、侯世禄驻前屯（今绥中县西南），左辅驻大凌河（今锦县），满桂驻关（山海关）门，节制四镇，仍赐剑以重事权。〖15〗

是月，闻辽河警，迅速调整诸将防地。命蓟辽总督阎鸣泰分总兵祖大寿移镇山海，满桂移镇前屯，赵率教、左辅及内监纪用领兵守锦州，袁崇焕移宁远，黑云龙移一片石。诸将俱久在塞垣，作战英勇，素有战功。

山海关一带明军原有十二万，其中四万守山海关、八万守关外。至是，各镇援辽军三万余已云集关门。多精兵宿将。

前此，皇太极将讨朝鲜，遣使与崇焕往来，欲以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至是，闻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乃亲率诸贝勒大臣往征明国。留贝勒杜度、阿巴泰居守。

本月初六日，大军启行。选精锐为前哨，击敌捉生，察讯明兵虚实。仍分兵三队，以贝勒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萨哈廉、豪格率兵为前队，攻城诸将率兵携云梯、挨牌等物为后队。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居中。捕明哨卒讯之：知右屯卫以兵百人防守，小凌河、大凌河修城未竣，亦以兵驻防。锦州城缮修已毕，马步兵凡三万人。

明军吸取宁远一战经验，仍以坚城固守为御敌良策。袁崇焕谓：夷（指金兵）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年以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未能。〖16〗

是日，皇太极率两黄旗、两白旗兵直趋大凌河。时明平辽总兵赵率教守锦州，以大凌河、右屯（今锦县东南右卫）诸城尚未竣工，无坚可守，将守军尽撤入锦州。金军直抵锦州，四面合围。

【考异】金军此次用兵数，诸书记载不一。《明季北略》卷二《赵率教守锦州》称：金兵“十余万骑”；《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七记为“步骑十余万”；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则记为十五万。《明熹宗实录》卷八四，七年（1627）五月戊寅称：年初金国攻朝鲜兵力“不下五六万”。同月己卯说皇太极此次选其中精兵二万“渡河而西”，直指锦、宁；又记“东夷领兵系李良梅共有四万人”。孙文良等著《明清战争史略》据此认为，皇太极发动宁、锦之役，用兵五六万。

金军既围锦州，明守城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踞城守，而遣二官缒城下，佯与金军议和，欲缓师以待救兵。皇太极礼待来使，致率教书，劝归降。及使者归，明官不覆书。率教立城上，放声高呼：“城可攻，不可说也。”〖17〗

明日晨，金兵分两路抬拽车梯挨牌，马步军轮番进攻西北二隅。率教率左辅、朱梅力御之，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积尸满城下，至夜乃退兵五里西南下营。皇太极遣官调取沈阳兵。翌日，以骑兵环城而行。

崇焕闻金军围攻锦州，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命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之东援锦州。二十二日行至爪篱山，与金军遭遇。金军分两股，将明军围于中心。满桂、尤世禄左突右冲，奋勇血战。互有杀伤。〖18〗战毕，明军退至宁远，与崇焕为守御计。金军退向塔山。

金军围攻锦州城十余日毫无进展，伤亡颇重。二十五日，大臣博尔晋、图尔格自沈阳率援兵至。

六月初五日（7月17日）

9 金军撤锦州之围。先是，金军围锦州，崇焕令祖大寿等统精兵绕出金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府、大同兵，东护关门。大寿等援军虽未至，而锦州依旧岿然不动。

及上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乃分兵一支转攻宁远。二十八日黎明至城北。崇焕督将士登陴，列营壕内，以红夷大炮轰之，声若雷霆，金兵死伤甚重，皇太极白龙旗亦被焚。翌日，增兵赴宁远，守兵出城逆击之，连战数十合，明兵发火炮矢石击之，积尸遍地。皇太极驻教场搭黄帐房，穿黄衣，督兵攻城，日暮死伤益众。时满桂亦率兵往援，适遇守兵疾驰进击，金兵败，遂撤宁远围，连夜东行，复增兵攻锦州。

本月初三日，列八旗梯牌及一切攻具，并相视形势，为进攻计。明日，复攻锦州南隅。城内用西洋巨炮、火炮、火弹与矢石损伤城外士卒无算。金军终以城壕深阔难克，加之天气溽热，于次日毁大、小凌河城而回。〖19〗

十年间，明朝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金军一战。袁崇

焕宁远之捷，亦只凭坚城击却之。是役，明军连续鏖战，关外诸城俱安然无恙，士气因之大振。

赵率教守锦州，与金军相持凡二十四日，围始解。满桂勇冠三军，激战中兜鍪中数箭，受重创，与尤世禄坐骑亦被射伤，马跛易马，进战愈力。明军连战连胜，因称“宁、锦大捷”。〖20〗

金国此次溽暑行兵，已犯兵家之忌，以骑兵攻坚城，又蹈攻坚宁远覆辙。连战多败，伤亡惨重，至数千人之多，骁将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子萨哈廉、瓦克达俱受箭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战死。

【考异】《清太宗实录》卷三、《皇清开国方略》卷十均讳言金军是役惨败，不但未及伤亡人数，且妄言杀戮明兵之众。《明史》卷二七一《满桂传》仅笼统载称：金兵薄宁远城，“桂率副将尤世禄等出城迎，颇有杀伤”；同卷《赵率教传》记：率教等守锦州，“发大炮，颇多击伤”。惟《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六月初一日条记：汗将所获之俘虏、马匹，赐给战争中阵亡之二千六百八十人（《旧满洲档译注》188 页）；又，初四日条记：再次攻打锦州城时，“兵士死亡很多”。据此推测，宁、锦之役金军阵亡或有三千人之多。这与明方战报，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人”之说接近。其时降明之金兵亦称：“奴恨锦州杀伤夷众大半。”（《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七）可为金军伤亡惨重之佐证。

二十三日（8 月 4 日）

10 皇太极发帑赈济。时国中大饥，以致人相食，〖21〗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昂。盗贼繁兴，

或窃牛马，或行劫杀。皇太极谕八旗大臣曰：各旗所属之人，勤惰不齐，贫富亦异。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而有无相恤，实弭盗之原。尔诸大臣务加详察，若力不能耕种而无粮赡养者，有兄弟则令与兄弟相依，无兄弟则令殷实有粮者养之。其为诸贝勒素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种而无粮赡养者，须详察其情，告知诸贝勒，设法赡养，毋使失所。近闻盗贼蜂起，乘马劫杀，若管堡官不修葺堡墙，不稽查盗贼，牧马之人不察收马匹，纵贼窃乘，及守门人役不盘诘出入之人，均治罪不贷。管堡官有敛民食物馈送巡察官，一并罪之。

是日，有大臣入奏：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皇太极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行窃，缉获者可鞭而释之。遂诏是岁谳狱姑从宽典。发帑金散赈饥民。〖22〗

七月初二日（8月12日）

11 明辽东巡抚袁崇焕请告回籍。加王之臣宫保，督师辽东，驻宁远，赐尚方剑，大帅以下听节制。初，努尔哈赤去世，崇焕遣使往吊，意在觇其虚实。皇太极遣使往谢。崇焕欲借议和名，修复旧疆，因附使者还报。奏闻，天启帝优旨从之。及金军攻朝鲜，毛文龙被兵，言者咸谓和议所致。崇焕素不为魏忠贤所喜，至锦州被围，忠贤唆其党劾崇焕“不救锦州”。崇焕乃乞休去，仍用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

时明朝叙锦、宁之役功，封魏忠贤从孙鹏翼为安平伯。鹏翼尚在襁褓中。一时文武，冒滥增秩赐荫者数百人，而

崇焕仅增一秩而已。

初五日（8月15日）

12 蒙古敖汉部、奈曼部归依金国。敖汉、奈曼，初皆服属于察哈尔。本年初，有喀尔喀蒙古逃至金国，言察哈尔林丹汗兴兵攻掠喀尔喀，服从者收之，拒敌者被杀。扎鲁特部奔依科尔沁部。皇太极遂致奈曼部长衮出斯巴图鲁书，请结和好。四月，衮出斯巴图鲁同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及察哈尔部济农台吉遣使通好。至是，奈曼部长衮出斯巴图鲁同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率众至。皇太极率诸贝勒与蒙古来归诸贝勒盟誓。诏索诺木杜棱居开原。〖23〗

八月二十二日（9月30日）

13 明天启帝卒。

天启帝朱由校（1605—1627），泰昌元年（1620）即位，翌年改元天启。时辽东屡败于金，白莲教揭竿于山东，奢崇明、安邦彦起事于西南，流民起义于陕西，而其溺于声色犬马，宠信乳母客氏及太监魏忠贤，纵容打击东林党。上月初，疾笃不愈，召见阁、部、科、道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至是卒，年二十三。葬德陵，庙号熹宗。遗诏：“以皇第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24〗

信王朱由检，明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天启二年（1622）封王。六年（1626），王年十七，魏忠贤欲封国以远之，劝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及熹宗病笃，魏忠贤与群臣议垂帘居摄。宰相施凤来曰：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

得。忠贤不悦而罢。二十四日，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崇祯元年。〖25〗

九月初一日（10月9日）

14 皇太极禁屠宰牛只。先是，于八月十二日谕：国人祭天，只准杀瞎、瘸劣牛，禁止卖牛肉食用。有违谕者，准首告离主，牛主照例处罚。病死之牛勿埋，分份食用。〖26〗至是，又谕：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情宰杀。嗣后，自宫中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禁止。如有违禁用者，被家人及属员举首，将首人离主，仍照所用之数，追给首人。牛录额真及章京失察者，罚银入官。惟国家大宴，仍用牛。祭祀祖陵，照旧仍用大小牛只。至于诸贝勒大臣，有牧牛多者，亦须节用，毋得妄杀。自宫中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只许用羊豕及鸡鹅鸭等物。明国及朝鲜、蒙古之人，善于孳牧，以致蕃盛。我国人民，既不善于孳牧，复不知撙节，过于宰杀，牲畜如何蕃衍。今后务须加意牧养，以期蕃息。〖27〗

十三日（10月21日）

15 金国镇守义州将士撤归。先是，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赍方物，报谢送归弟李觉。言不忍缚送被俘后逃归之人，又请撤义州镇守兵。皇太极遣使与书曰：吾留兵义州，初非疑尔，诚恐明人败我和好，故留兵防守。若能拒绝明人登岸，我兵自当撤退。遂命撤回镇守义州将士，以义州复

归朝鲜。至是，义州诸将还国。

16 先是，蒙古敖汉、奈曼部长以数万众降金国，其部下或不愿往，大半西投察哈尔部林丹汗。衮出斯巴图鲁部落能奇图、金歹青等五千人降明。督师王之臣遣总兵杜文焕、尤世禄、祖大寿分领之，诏安置塞外。

十一月初一日（12月8日）

17 崇祯帝安置魏忠贤于凤阳（今属安徽省）。先是，诸阉党颂忠贤功德及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途。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至毁周、程三贤祠以扩充用地。及疏至，崇祯帝已即位，且阅且笑。忠贤觉其意，伪为辞让，崇祯帝即刻报允。

于是主事钱元悫首劾之，言忠贤本泉貌之资，先帝假以事权，群小蚁附，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赏及乳臭，如梁冀之一门五侯；遍植奸党，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聚肃宁，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广开告讦，诛锄士类，如曹节、王甫之钩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如桓温之壁后置人。皇上待以不死，宜勒归私第。此疏既上，其他朝官亦交章论之。而贡生钱嘉徵更劾忠贤十大罪。疏上，崇祯帝召忠贤，使内侍读之，忠贤震恐丧魄。〖28〗

是日，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闻讯，自缢死。榜忠贤罪示天下。外廷阉党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辈，或罢职或下狱。客氏及其子、侄与魏良卿皆伏诛。家属无老少皆斩；婴孩

赴市，有盹睡未醒者。人以为惨毒之报，莫不快之。

18 崇祯帝罢各边镇守中官。天启六年（1626），各边俱增镇守太监，至是谕兵部：先朝于宣大、蓟辽、东江之地分遣内臣协镇，一柄两操，甚为无谓。且宦官观兵，自古有戒，其悉罢之。

19 是月，察哈尔部安班和硕齐（管旗大贝勒）昂坤杜棱携妻子人民归降金国。又黑龙江萨哈尔察部落六十人入朝，贡貂皮、猞猁狲皮。

十二月（1628年2、3月）

20 察哈尔国阿喇克绰忒部落贝勒图尔济伊尔登携妻子人民降金国。长白山迤东濒海虎尔哈部落三人入朝皇太极，贡黑貂皮。

21 是年，铸皇太极钱。钱文满文，通译“皇太极钱”。仿明朝“天启通宝”大钱形制。铸于辽阳、盛京（今沈阳市）二地。又铸汉文“天聪通宝”平钱，钱文楷书，直读，背郭无文。钱径大小、轻重与汉文“天命通宝”相似。乃仿明朝“天启通宝”试铸钱。〖29〗

〖1〗《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

〖2〗《皇清开国方略》卷一。

〖3〗《清太宗实录》卷二。

〖4〗《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5〗《明史》卷三百六《阉党·阎鸣泰传》。

〖6〗《明史》卷三百六《阉党·阎鸣泰传》。

〖7〗《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65页。

〖8〗参见：《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62页；《清太宗实录》卷二。

〖9〗《明熹宗实录》卷八十。

〖10〗《清太宗实录》卷二。

〖11〗原件满、汉文本分见《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68页；《明清史料》甲编1本《清太宗致袁崇焕书稿》。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二。

〖12〗参见：《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71页；《皇清开国方略》卷十。

〖13〗《明史》卷二七一《满桂传》。

〖14〗《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5〗《明熹宗实录》卷八三。

〖16〗《明熹宗实录》卷八四。

〖17〗《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8〗《明熹宗实录》卷八四。

〖19〗《清太宗实录》卷三。

〖20〗《明史》卷二七一《赵率教传》。

〖21〗《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79页。

〖22〗《清太宗实录》卷三。

〖23〗《清史稿》卷五十九《藩部》二。

〖24〗《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

〖25〗《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

〖26〗《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92页。

〖27〗《清太宗实录》卷二。

〖28〗《明史》卷三百五《宦党·魏忠贤传》。

〖29〗《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155—156页。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七

天聪二年　（明崇祯元年）

戊辰　公元1628年

正月初一日（2月5日）

1 皇太极通好于明。先是，明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总兵祖大寿部下银住被金军擒获，至是释归。与祖大寿书曰：彼此互为大言，徒滋枝蔓，何所底止。夫构兵则均受战争之祸，息兵则共享太平之福，此理之易晓者也。我欲通两国之好，共图太平，拟遣使致祭尔先帝并贺新君即位。及阅尔来书，有吊丧者为谁、讲和者为谁之语，是以停止遣使，但令银住同来使往询。如谓以礼往来为善，我即遣使往。

初五日（2月9日）

2 皇太极谕国中，治丧毋奢费。曰：丧葬之礼，原有定

制。我国风俗，殉死燔化之物，徒为糜费，甚属无益。人生则资衣食以为养，及其死，以人间有用之物，为之殉化，死者安所用之？嗣后凡殉葬燔化之物，务遵定制，勿得奢费。〖1〗

3 是月，东方格伊克里部落〖2〗四头目率四十人至盛京（今沈阳市）朝皇太极。赐宴，并赐衣各一袭。

二月初八日（3月13日）

4 皇太极征多罗特部。先是，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3〗苏布地携其弟万旦卫征等乞援于金国，略言：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皇太极俱知之。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凌，夺去妻子牲畜，大国如欲发兵，即宜秣马肥壮，缮治甲兵器械，如不发兵，亦听大国之便。

至是，以遣往喀喇沁之使臣为察哈尔多罗特部两次截杀，皇太极率师亲征之。谕诸贝勒大臣曰：此行皆选精锐以往，兵不甚多，当出奇制胜，尔等诫谕军士，务纪律严明，勿得轻进。行五日，谕诸贝勒曰：尔等率精锐前行，若遇敌当以计擒之，讯其消息，吾即率诸军继进。于是诸贝勒前行，侦知多罗特部落青巴图鲁寨棱并其部众俱在敖木伦地方，遂驻兵以待。大军至，俱擐甲。皇太极与诸贝勒率众驰击之。多罗特部落多尔济哈谈巴图鲁中伤逃走，尽获其妻子，杀其台吉古鲁，俘获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千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凯旋至沈阳，赐初次随征两幼弟以名号，贝勒多尔衮号为“墨尔根戴青”，多铎号为“额尔克楚虎尔”。〖4〗

三月二十七日（4月30日）

5 皇太极曰：国中有贫苦无妻室者，可给资令其婚嫁。于是开官库出币帛，分给无妻室之人。

二十九日（5月2日）

6 皇太极革阿达海职。初，贝勒多铎欲娶国舅游击阿布泰之女。其兄贝勒阿济格，不奏请于皇太极，又不与诸贝勒议，擅令阿达海与多铎为媒。又同阿达海至阿布泰家，视其女。至是事闻，皇太极命罚阿济格银千两，驮甲胄雕鞍马一，雕鞍马三，素鞍马八，仍革固山额真任，以其弟贝勒多尔衮代之。降阿布泰为备御，罚银二百两。阿达海坐引诱多铎，又听信阿济格言，与多铎为媒，拟死罪。因系努尔哈赤恩养之人，免死，籍其家之半。〖5〗

7 是月，毛文龙执送金国使者科廓于明廷。时文龙据皮岛（今朝鲜椵岛，在鸭绿江口东朝鲜湾内），招集辽民，令富民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民有逃奔者，辄斩之，捏称阵获，诳报冒功。明之君臣皆信之，因升文龙为大都督、总兵，凡岛中官兵赏罚、黜陟、生杀，皆许以便宜行事。

先是，金国屡遣使于文龙，以高官厚爵招诱之，文龙渐生贰心，本年初遣使致书于皇太极。略曰：令先君（指努尔哈赤）犯辽之举，皆由我国当朝文武二臣，不本我先帝之命，擅自妄为，以致令先君一怒而做出不和之事也。但今两国相持，终无结局之期，何不一和相约，共图息肩之策。前有袁抚台（指袁崇焕）议和之事，由于众官议论纷

纭，故此处分未妥。若以本镇便宜海外，议疏方奏，圣旨即允，实与别议不同者，定不蹈眈延两国大事之地也。前约王总兵撰文议和，曾差游击金首举，同王总兵家人，于十一月十三日从威宁营（今辽宁省本溪市东北）入境，至今两月，未见回音。想台吉（指皇太极）守边夷人利其金帛马骡等物，隐匿未报耶？今特差人奉照，前文所议允否，希台吉可令可靠人来，亲至皮岛。本镇面语心上事宜。〖6〗皇太极接来书，遣科廓及马通事等人赍书答之。文龙与金国往来通书数次。后马通事往皮岛，途中射杀明兵数人，余者逃归。及至岛议和，为逃归者发觉，擒之，词连科廓。文龙恐通敌事泄，于己不利，不得已，杀马通事，并执科廓等解送京师。〖7〗

四月初三日（5月6日）

8 明廷复袁崇焕职。初，崇焕以忤忠贤意去职。忠贤既诛，王之臣被劾罢，廷臣争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至是，以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兼督登（今山东省蓬莱市）、莱（今山东省莱州市）、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8〗

二十五日（5月28日）

9 蒙古内喀尔喀之巴林部归金。先是，天命四年（1619），巴林部长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偕喀尔喀部长遣使与金国盟誓通好。十一年（1626）春，以背盟私与明和，金军往讨，阵斩台吉囊努克。冬，讨扎鲁特，分兵入巴林部境以张兵势，会察哈尔林丹汗掠其诸部，举部往投科尔沁，复为科

尔沁扰害。至是，贝勒色特尔、台吉塞棱、满珠习礼、阿玉希等率巴林部归金。〖9〗

五月十一日（6月12日）

10 皇太极闻明人弃锦州退守广宁，遣贝勒阿巴泰、岳讬、硕讬及八旗额真，率兵三千往略明地。先以书致明国诸臣，声称将率各路外藩蒙古兵筑城逼居，以俟秋成，取禾稼。十六日，往略锦州、松山（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获人口及马牛驴共八百，隳锦州、杏山（今锦县西南）、高桥（今锦县东北）三城，并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处。

11 是月，长白山以东濒海虎尔哈部落之头目里佛塔、布克善、喀秀、克伊克喇入朝皇太极，各赐鞍马、缎衣、弓矢撒袋。

六月初一日（7月1日）

12 皇太极下令诛阿达海。初，木起地方阿尔塔什额驸有四子，长阿山、次阿达海、次济尔海、次噶赖。努尔哈赤赐诸子属员时，将其俱属大贝勒代善。阿山等自负才略，久在闲散，逃往明境。大贝勒阿敏乘夜追之，射阿山二子，中矢死，阿山亦被创，兄弟溃散。孟坦追射阿达海，阿达海拒战，砍孟坦坠马，几死，夺其弓矢马匹，入明边。既而，复自明投回。努尔哈赤不令从代善，置诸左右，备使令，以观后效。嗣后屡效力行间，阿山、阿达海俱授副将。

努尔哈赤去世时，阿达海窃匿其兜鍪，为其从父子阿尔津所讦，下法司鞫问。阿达海出兜鍪，掷于地，因论罪，

鞭五十。皇太极以国舅阿布泰谗恶，谕诸贝勒勿与结婚姻。阿达海不遵汗命，擅以其女妻阿布泰子，又劝贝勒多铎请于汗及众贝勒，欲娶阿布泰女。坐罪，论阿达海死，以父兄功勋，宥而养之，只籍家。

至是，阿达海不请于皇太极，借口捕鱼，率十骑私逾赫图阿喇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萨尔浒城守将克彻尼追还之。阿达海私谓从者言：吾欲乱箭射死克彻尼，尔等何不从？语泄，具以闻。皇太极与诸贝勒议，以阿达海罪犯多端，不可再宥，诛之。〖10〗

初五日（7月5日）

13 金国出征阿拉克绰特军凯旋。先是，贝勒阿巴泰、岳讬、硕讬征明锦州，至中途，闻察哈尔顾特塔布囊率部众移居阿拉克绰特部旧地，遇归降金国者辄行截杀，因遣使驰告。皇太极遣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兵六百往征。济尔哈朗等截擒顾特塔布囊，尽收其部众人口驼马牛羊以万计，至是师还。

七月十四日（8月13日）

14 袁崇焕至京师，崇祯帝召见于平台。咨以方略，对曰："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崇祯帝退稍憩，给事中许誉卿询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遂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

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能有济。”崇祯帝敕四部臣，如其言。

崇焕又奏：“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总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崇祯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主持。”遂赐崇焕尚方剑。

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挤陷，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崇祯帝优旨答之。〖11〗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崇焕以八月初抵关，令捕十五人戮于市。一方乃靖。时明朝度支大绌，一岁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万余。兵饷常缺，故锦州、蓟镇兵相继哗。

先是关外只设总兵官一人，阉党崔呈秀欲用其私党，增设三四人，事多掣肘。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总兵官祖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朱梅驻宁远，而移蓟镇赵率教于关门，关内外只设二大将。崇焕极称三人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

崇祯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又请罢宁远及登莱巡抚不设。帝亦报可。〖12〗

十九日（8月18日）

15 本年二月，喀喇沁部塔布囊苏布地等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偕弟万丹伟徵等致书于皇太极，请内附。书曰：察哈尔汗不道，喀喇沁被虐，因偕土默特、鄂尔多斯、阿巴噶、喀尔喀诸部兵，至土默特之赵城地方，击察哈尔兵四万。率兵回时，复值察哈尔兵三千赴张家口请赏未得而回，又尽杀之。察哈尔根本摇动，事机可乘。皇帝倘兴师进剿，喀喇沁当先诸部至。皇太极谕遣使面议。〖13〗

至是，喀喇沁部使喇嘛四人率五百三十人至金国议和，与盟誓。〖14〗

16 是月，海寇郑芝龙降于明。芝龙，泉州（今属福建省）人，少与弟芝虎，从海盗颜振泉为寇。振泉死，众盗无所统，乃共祷于神，插剑于米斛中传递拜之，剑动者推为长。芝龙预藏磁石袖间，方拱手，剑摇动，遂雄长海上。泉州官招芝龙降，遂与弟芝虎受抚。

九月初六日（10月2日）

17 金国副将爱塔（即刘兴祚）潜逃。初，努尔哈赤克辽东，以兴祚为副将，令管盖（今辽宁省盖县）、复（今复县西北）、金（今金县）三州，因兴祚有叛志，几被杀，而其归明之心弥坚。兴祚复遣仆二人，致书于毛文龙，被获，诛其仆人，因逮兴祚。皇太极释其罪，迁其家城内。

兴祚诈自缢，其妻见而解之。事闻，复令迁城外故居。

于是兴祚与弟兴治等谋，使弟兴贤逃附毛文龙。诡语人曰：吾弟已逃，吾必被诛，吾当自经死。因作二书，一付其妻，令持送贝勒萨哈廉，其妻乃萨哈廉乳媪之女；一付其妾，令持送巴克什达海，具言屡被诋毁劾奏，日夜忧惧，不得已而为此拙计等语。又作书付巴克什库尔缠，令葬其尸于边外扎木谷。〖15〗兴祚家居，时时招瞽者弹唱。至是夜饮，谓瞽者曰：汝弹唱好，吾将以吾指所带金机酬汝，汝指可带否？即脱指机，带瞽者指上。醉而缢杀之，放火烧其室，遂骑马潜逃，夜行三百里。

达海、库尔缠素与兴祚友善，诣其家，不知其为诈，出火中尸，以带金指机者为兴祚，抚尸恸哭。〖16〗即以兴祚死状奏闻。皇太极命兴祚子五十袭副将职。时将征察哈尔部，达海、库尔缠又奏留兴治，奉其兄祀，以其子五十随征。

【考异】刘爱塔文武双全，在金国为不可多得之人才，故金国屡加宽宥，不忍加诛。毛文龙致皇太极书引明圣旨中称刘兴祚为“通事”，说明他熟通汉、朝、女真等语，擅长翻译。天聪元年（1627），金军侵朝鲜时，朝鲜国王李倧遁江华岛，大贝勒阿敏遣兴祚渡江抵岛，严责倧。倧遂请和。可为职掌“通事”一职之明验（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

兴祚弟兴治率其兄弟等，诈以遵兄遗言，葬兴祚骸骨于扎木谷，遂逃去。兴祚子五十因从军未得脱，旋有明人逃至，告知兴祚诈死潜逃故。于是逮系兴祚母、妻并其兄弟

之妻子于狱。

兴祚既归明，隶皮岛毛文龙麾下，明廷擢为游击。金国思抢回，未果。

18 是月，皇太极亲统师征察哈尔。本月初三日，皇太极将征察哈尔部，遣使谕降附外藩蒙古科尔沁部诸贝勒、喀喇沁部塔布囊等、敖汉、奈曼及喀尔喀部诸贝勒，令各率所部兵会于所约之地。至十七日，只科尔沁诸贝勒未率兵响应，土谢图额驸奥巴虽发兵，又以中途掳掠逾期未至。皇太极大怒，复遣使往邀。十九日，大军乘夜进发。翌日黎明，驰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诸处，俱克之。明日，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甚多。抗拒者杀之，降者编为户口。〖17〗

此战后，察哈尔部退出西喇本伦河之外，金国遂能避开山海关要隘，绕道破边墙，攻掠内地。

19 明京师（今北京市）地震。

20 明廷革广宁及蓟镇塞外蒙古诸部岁赏。故事，广宁塞外绰哈（炒花）、诺穆图（煖兔）、固英（贵英），及蓟镇喀喇沁（哈喇嗔）等三十六家，岁有抚赏，至是尽革去之。时诸部岁饥，请粟复不与，遂欲归附金国。

是时察哈尔部最强，诸部被其攻伐。廷臣有请合塞外诸部及三十六家之众以御察哈尔者。崇祯帝召宣、大总督王象乾，询方略，对曰：与其抗之，不如抚而用之。象乾奉旨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因定岁予察哈

尔银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18〗

十月初九日（11月4日）

21 皇太极严禁擅杀降人。初，金军征察哈尔，以疲马留于敖汉济农城中，令每旗官一员守之。有达敏者因病亦留居。适有察哈尔国嘛哈噶喇率众归降，达敏率从者掠其财物，尽杀其男妇。皇太极闻之，诛达敏，其从掠者各鞭八十，贯耳鼻以徇。

至是，师旋浑河，谕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诸贝勒曰：闻各处来降者，尔等每邀而杀之，甚非我抚恤流离、一视同仁意。今后来降之人被杀，若诸贝勒知之，罚人十户；贝勒不知而属下人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举首者留养内地。尔诸部可于各边界遍置哨卒，违者罚牛五，哨卒有不听遣者罚牛一。〖19〗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5日）

22 东方巴牙喇部落头目伊尔彪、图尔哈、布韬、伊图喀率七人入朝皇太极，贡貂皮狐皮。

23 蒙古内喀尔喀扎鲁特部色本、马尼等归附金国。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扎鲁特部长内齐以其妹嫁努尔哈赤子莽古尔泰，两家互缔姻娅。天命四年（1619）秋，金军征明铁岭，该部色本偕从兄巴克等随喀尔喀部长宰赛以兵助明，被擒获。冬，内齐等扎鲁特部长偕喀尔喀五部盟主卓礼克图洪巴图鲁（炒花）等盟誓约和。旋释色本、巴克归。八年，巴克入朝，命释其质子鄂齐尔桑与俱归。而忠嫩、昂阿（昂安）等屡挑衅，努尔哈赤遣军征之，斩昂

阿。忠嫩子桑图以子被擒，入朝乞和，诏归令完聚。未几，所部诸台吉复背盟，掠财物。十一年（1626），出兵往讨，斩鄂尔齐图，擒巴克等十四台吉。师还，仍释归。寻为察哈尔林丹汗所掠，往依科尔沁。科尔沁诸贝勒不加抚养。

至是，内齐、色本等先后率属归附。台吉喀巴海杀察哈尔台吉噶尔图，以俘七百献，赐号伟徵。〖20〗

初二日（12月26日）

24 金国定猎射质验令。先是，田猎时，诸贝勒射中之兽，令从者约誓，勿隐伤痕，勿行争夺，争者亦不许对质。至是复下令：诸贝勒射中之兽，有争论者，付审理官验对，勿明言诸贝勒射中何处，亦勿言争论之人射中何处，但匿名验伤，即付伤痕相符之人。

25 是年，陕西穷卒饥民纷纷揭竿而起。初，乔应甲、朱童蒙巡抚陕西延绥，讳盗不闻，被害者莫敢告。至是连年大饥，有司不恤饥民，终激起民变。其来源者大致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天下形势莫强于陕西，陕西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奋起，亦始于此，而终亡明天下。

十一月，延绥饥。陕西白水县王二，合山西逃兵，纠众墨而，掠蒲城、韩城地，于是府谷县王嘉胤、宜川县王左挂并起，攻城堡，杀官吏。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复纠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21〗

十二月，固原（今属宁夏）兵变。时边兵缺饷，乘饥民之起，相与哗噪。巡抚胡廷宴，昏聩不视事，与延绥巡抚

岳和声互相推匿。兵卒劫固原州库，遂与起义饥民合。

〖1〗《清太宗实录》卷四。

〖2〗格伊克里，清朝史籍又写为“葛依克勒”，该氏族居松花江下游混同江一带。自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起，北迄与乌苏里江相接之一段，史称“混同江”。明代后期，当地居有葛依克勒、努业勒、胡什哈里三姓人。其姓氏不同，实则一部，从万历年间起，便推举葛姓哈拉达（氏族长）世代兼任总部长，结为一互通婚姻之亲属部落（《桦川县志》卷五《葛氏源流考》）。

葛依克勒等三姓与清朝关系源远流长。皇太极在位期间，葛氏头目入朝贡物八次之多（《清太宗实录》卷四、二二、三四、四四、五十、五四、五八、六四）。其部长索索库（实录作“索琐科”）天聪九年（1635）受封“国伦达”（部长），并娶宗室女，成为“额驸”（女婿）。康熙年间流徙东北之汉族文人杨宾《柳边纪略》追述：三姓头目“皆尚少主”，又以“少女合亲惯，乘舆出塞门”比附故典，所记虽不免夸张，却如实道出三姓部与清廷非同凡响之一段姻缘。

顺治年间，索索库之孙库力甘额驸多次奉旨往赴黑龙江下游，招抚副使哈喇等九姓。同时为清廷代征黑龙江下游各族寨貂皮。顺治末年，库力甘额驸奉清廷之命率千余壮丁迁抵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康熙前期再迁三姓城一带（即今依兰县，旧称老城屯，因三姓部迁入改今称）。康熙五十二年（1713），库力甘子继为部长，翌年，率三姓部编为八旗新满洲佐领（据刘小萌《清前期东北边疆“徙民编旗”考察》，载《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其姓氏载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3〗塔布囊，蒙古语音译（亦译倘不能、倘不浪、他不能等），女婿、仪宾之谓。明代蒙古对于同成吉思汗后裔女子结婚者的称号。身份为贵族和贵族子弟。清代成为封爵之一，为“驸马”、“郡马”、“额驸”的通称，仅用于封赠与清室通婚的喀喇沁等部蒙古贵族。

〖4〗《清太宗实录》卷四。

〖5〗《满文老档·太宗》卷十。

〖6〗载《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又，此书封面书“天聪元年（1627）初次来”，《满文老档》卷一一则系于天聪二年（1628）正月。兹姑从老档，将本次通书时间定在天聪二年（1628）。

〖7〗《满文老档·太宗》卷一一。

〖8〗《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9〗《清史稿》卷五一九《藩部》二。

〖10〗《清太宗实录》卷四。

〖11〗《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2〗《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3〗《清史稿》卷五一八《藩部》一。

〖14〗《皇清开国方略》卷一一。

〖15〗《清太宗实录》卷四。

〖16〗《天香阁集·刘爱塔小传》，转引自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

〖17〗《清太宗实录》卷四。

〖18〗《明史》卷三二七《外国·鞑靼传》。

〖19〗《皇清开国方略》卷一一。

〖20〗《清史稿》卷五一九《藩部》二。

〖21〗《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清通鉴　前编　卷一八

天聪三年　（明崇祯二年）

己巳　公元1629年

正月初四日（1月27日）

1 科尔沁土谢图汗、额驸奥巴入朝金国。先是，皇太极统师征察哈尔，奥巴率兵掠察哈尔边境，未至期会之地而还。皇太极遣索尼、阿珠祜往责之，历数其违约不赴、与明通市等罪。至是，奥巴入朝请罪。私与明国交市、征察哈尔违约，愿各罚驼十马百。又献马、甲谢罪。皇太极宥之。

十五日（2月7日）

2 皇太极颁敕谕于蒙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本国制度〔1〕。

二十一日（2月13日）

3 罢三大贝勒分月轮理政事。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赤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及皇太极即位，仍其旧制。至是，集诸贝勒八大臣共议，因传谕三大贝勒曰：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三大贝勒皆称善。遂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事。

4 是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略曰：皇太极奉书袁老大人阁下，前差方巾纳（方吉纳）等往返讲和之际，我兵东伐朝鲜，以致南朝（指明朝）说我何为伐之，遂罢讲和。我与朝鲜共弃前非，已当天立誓，永结和好。若有违盟者，天必鉴之。自古邻国好则相敬，恶则相报，自然之理，亦大人所知也。我欲罢兵，共享太平。意谓何因朝鲜之事误我两国之和，故于去年正月差银住执书去，不见回报。今闻大人复出关东，欲差人问候，因先绝使，故不差我这边人，乃遣秀才郑伸并百总任得良持书奉候，乞赐回报，无吝是望。〖2〗

5 汉南义军王大梁以三千人由成县（今属甘肃省）、两当（今属甘肃省）入略阳（今属陕西省），逼汉中（今属陕西省）。明军追至宁羌州（今陕西省宁强县），逃去，复趋略阳，明军败绩。义军分掠洛川（今属陕西省）、淳化（今属陕西省）等州县。

二月初二日（2月24日）

6 谕各旗官员不得攫取民间财物。初，皇太极闻正黄旗管汉民千总科敛民间财物。命拘讯之，供称敛财是实，但非为己身衣食之用，因本管官及笔帖式等至屯，供应不敷，故敛民间食物以饷之。

皇太极召集三大贝勒、诸贝勒、八旗大臣及众民等，因以治国养民之道谕诸臣曰：人臣以称职为先，国家以爱民为务。尔等检阅国中器械，及区划一切事务，皆当力为身任，何待朕言。至于奉差出使之人，定例各自备糇粮，毋许科取民间食物，违者罪之。近闻有违法妄行者，不可不严为惩治。尔诸臣皆受朕恩，身居民上，衣食亦已丰裕，乃攫取贫民辛勤孳养之牲畜，以供口腹，贫民被此扰累，如何度日？逃亡背叛，由此而生。嗣后有需索食物者，除凡人照常处分外，若系管粮官、笔帖式及巡台人等，似此虐民妄行，事发不照常例治罪，定行处死。遂命八旗诸大臣对天立誓，以儆将来。〖3〗

十一日（3月5日）

7 汉官副将高鸿中上书皇太极，劝入关攻明。略曰：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何如，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就比朝鲜事例请封王位，从正朔。此事可讲。若说彼此称帝，他以名分为重，定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他若因其攻困之急差人说和，是求和非讲和，我以和许之，只讲彼此称帝，以黄河为界，容他南去，或以山海关为界也罢。他既南去，不必追他。纵拿他一人，

他家宗派甚多，倘另立一好人为帝，反为不使，且放他去，只取黄河迤北。凡近河府州县令我兵驻防，先用新官管理妥帖后，再选清廉干练金（指女真人）汉旧人为正印，新人为佐贰，新旧兼用，自然调停得所。〖4〗

皇太极览鸿中奏本，深以为是，因谕曰：览卿所奏，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但南朝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兼以收拾兵器，故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尔司抚民，当倍加体恤，若有强梁抢害，即与同事金官陈赴二贝勒处，及尔所奏，俱已有书与二贝勒矣。〖5〗

十四日（3月8日）

8 金军攻毛文龙于铁山（朝鲜境）。皇太极闻明将毛文龙属下汉人由海岛移驻朝鲜铁山。遣总兵官楞额礼率精兵五百人往剿之。斩三百七十级，生擒一百四十人，获马二十一匹。

二十八日（3月22日）

9 皇太极再遣秀才郑申、百总任得良赍书与袁崇焕。略谓：我之兴兵，非藉相好之际，欲夺他人之地。乃因辽东之臣，偏助叶赫，来侵我等，迫不得已，告天征之。若不被迫，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此皆不言而喻也。天不问国之大小，但论事之是非，故以辽东、广宁地方畀我。大城既得，然小城寡兵，攻而不克。故我思之，天冀我两国罢兵修好、共享太平，在此时耳！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6〗

10 是月，明廷裁驿卒冗卒以省开支，山西、陕西被裁者无所得食，多入义军。

三月初二日（3月26日）

11 皇太极遣阿什达尔汉同尼堪等赍敕谕归顺各部落蒙古贝勒，敕曰：尔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力同心，共申敌忾，毋有后期。我兵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事务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百、驼十。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百，驼十。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千、驼百。于相约之地，辄行掳掠者，罚马百、驼十。〖7〗

12 是月，崇祯帝诏定魏忠贤逆案。本年正月，召见阁臣韩爌、李标、钱龙锡等人，谕定魏忠贤逆案。爌等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奏上。崇祯帝以为少，令再议，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又曰：忠贤一内竖耳，如无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内廷同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为对，崇祯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因召入便殿，御案上有布囊，盛章奏甚多，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

至本月，爌等奏上逆案，崇祯帝亲加裁定。自魏忠贤、客氏依谋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谋”，

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皆立斩；曰“交结近侍”，刘志选等十九人，俱斩，秋后处决；曰“交结近侍次等”，魏广微、阎鸣泰等十一人俱充军；曰“交结近侍又次等”，顾养谦、冯铨等百二十九人，俱坐徒三年，赎为民；曰“交结近侍减等”，黄立极等四十四人，俱革职闲住。又于诸人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8〗

13 明廷以左副都御史杨鹤为三边总督，攻义军。初，鹤以忤忠贤意罢职去，崇祯帝即位，复起之。鹤见帝求治太急，乃上言：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缙绅构党，彼此相倾，逆阉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时以为名言。

其时关中义军势力大炽，廷臣莫肯往，群推鹤。崇祯帝召鹤问方略，对曰：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遂拜鹤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9〗

四月初一日（4月23日）

14 金国创立书房。努尔哈赤时，先后有龚正陆、马臣、达海、库尔缠、额尔德尼、希福等文士在其身边管理文牍，撰拟信札。至是，皇太极分文人为两班职掌。命巴克什达海翻译明朝古书，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四人副之。巴克什库尔缠记本朝往来文移及得失事迹，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珠、詹霸四人副之。〖10〗皇太极乐观古来典籍，故分命文人，翻译记注，欲以历代帝王得

失为鉴，并记己之得失。书房后称文馆。

【考异】〔日〕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文馆》（载《东洋史研究》，19 卷，3 号）指出：《清太宗实录》卷五四月丙戌条仅记皇太极分两班职掌，未涉及书房始建时间；清初官修史书均同。明言文馆设于天聪三年（1629），始自嘉庆朝《大清会典》。清季王先谦撰《东华录》，更断言文馆设于天聪三年（1629）四月。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认为，在努尔哈赤时代，文馆已具雏形，但尚无定名。天聪三年（1629）四月，皇太极明确文臣职掌，并设置直房，后逐渐形成一个约定俗成之新词“笔帖赫包”或“书房”。乾隆年间重修《清太宗实录》，方将“书房”这一俚俗称名改为“文馆”（86 页）。兹为行文便利，将书房创设系于本月。

15 是月，陕西王左挂等攻耀州（今陕西省耀县），督粮道参议洪承畴率官兵、乡勇围之于云阳。暮，大雷雨，左挂等溃围出。既而王二、王大梁等相继败死。而继起者日益众，延安（今陕西延安市）、榆林（今属陕西省）间义军蜂起，及杨鹤至，已堵剿不及。

陕西义军蜂起，乃因连年饥荒。明官马懋才，陕西安塞人，本月上疏，备陈当地饥荒惨相：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尚可，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至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

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而死者，始相聚为盗。或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民，只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11〗

闰四月二十五日（6月16日）

16 皇太极覆袁崇焕书。本月初二日，杜明仲同皇太极所遣之郑申、任得良赍书回。书曰：来书所言议和者，盖不忍两家赤子遭催锋镝也。汗之美意，天地共鉴。惟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能定之者也。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于边务，若非十分详实，则不可奏闻。汗诚以怜恤众生而休兵，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官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我将乐意转奏之。边务之事，当由边臣等议，不涉及朝臣。印信者，诚为凭据，若非赐封，则不得用。中国之例如此，汗毋奇之。

至是，皇太极覆书于袁崇焕。书曰：昔和好时，边内系汉人，边外系诸申（女真），虽不相杂，然接壤而居，故越界犯罪事，渐有蔓延，致起衅端。我等今欲修好，宜令民人远离边界。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至于印信事，尔言除封谕外不得滥用，既如此，尔可铸皇太极印与我。至于以修好之礼相馈赠财帛，尔等计之。我愿罢兵，乃出至诚，尔等亦真诚言之。尔我双方，毋头顶皇天而施诡计。〖12〗

五月十六日（7月6日）

17 明廷议改历法。初，万历三十八年（1610），议用西法，以检讨徐光启、南京员外郎李之藻等参与历事，以疏入留中未行。旋擢光启礼部侍郎，之藻亦自南京召还，改太仆少卿。是月日食，据《大统历》推食三分二十四秒，《回回历》推食五分五十二秒。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治所在今北京市）食二分有奇，应天（治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食六分有奇，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省海口市）食既，大宁（治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以北不食。至是，光启之法应验，大统、回回历皆误，帝切责监官。

于是开历局，征西人龙华民等推算历法。未几，华民卒，又招汤若望等进局。光启加本部尚书，仍督修历法。〖13〗西法之行自此始。

二十三日（7月13日）

18 议蒙古部长越界驻牧罪。奈曼、扎鲁特部落贝勒巴图鲁衮出斯、郭罕尔图、内齐、巴雅尔图戴青、达尔汉巴图鲁色本、青巴图鲁马尼，因私越汗定地界驻牧，诸贝勒自行定议，请各罚马百驼十。从宽，只各罚马一。

六月初五日（7月24日）

19 明蓟辽总督袁崇焕杀总兵毛文龙。初，文龙镇东江，由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文龙所据东江，形势虽足牵制，但本人无大略。岁糜饷无算，所往多败绩，诡称捷冒功。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却罕得其用。又纵下恣淫掠，骄桀不

乐受节制。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文龙。及莅镇，疏请遣部臣理东江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寻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不让，崇焕谋益决。乃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今辽宁省金县南），文龙来会，相与宴饮，每至夜分。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大不满。是日，崇焕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帐山上，命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帐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吾将行，公当海外重寄，受吾一拜。拜毕，登山，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斥之。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只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葬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14〗

数毕，文龙丧魂魄不能言，但叩头求免。崇焕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只诛文龙，余无罪。

当是时，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崇焕威，无一敢动

者，于是棺敛文龙。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

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崇祯帝骤闻，惊骇不已，转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乃优旨褒答。崇焕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足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继盛摄之。又虑部下哗变，请增饷银至十八万，皆报可。

时文龙统兵海外，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自谓可弭后患。然东江屹然巨镇，文龙死，势日益衰弱。且岛兵失主帅，人心涣散，更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

崇焕既诛文龙，复奏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崇祯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

崇焕在辽，与赵率教、祖大寿、何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额一百二十余万。崇祯帝嘉奖之。

十二日（7月31日）

20 议伐明，令蒙古诸部会兵。皇太极谕诸贝勒大臣曰：从前遣白喇嘛向明议和，明之君臣，若听我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则我国诸申、汉、蒙古人等，当采参开矿，与之交易。若彼不愿太平，而乐于用兵，不与我国议和，以通交易，则我国所少者，不过缎帛等物耳。我国果竭力耕织，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缎帛等物，亦何伤哉？我屡欲

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师行时，勿似先日以我兵独往，当令蒙古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诸部，合师并举。〖15〗

七月初十日（8月28日）

21 皇太极覆袁崇焕书。上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以赍书前往之白喇嘛时久未归，再致书于袁崇焕，遣所执明卒赵登科往。本月初三日，白喇嘛归，赍回袁崇焕书两封。书中仍以索辽东地为议和条件，又称使者来时，适逢出海，故滞留当地。〖16〗

至是，皇太极遣任得良持书往，重申辽东不可退之理。书末云：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于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辞，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师而遣还之，竟达两载。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十六日，赵登科赍袁崇焕覆书回，书中亟表议和之诚及有人掣肘之苦衷。

阅二日，皇太极遣赵登科再致书于大明国众臣宰曰：我欲罢兵，共享太平，差人讲和，闻王兵部及孙道员不肯。若尔诚为国家大臣，则如古时张良、陈平、诸葛、周瑜文武双全，出能领兵见阵，入能治国安民，所言必是矣。今则不然，明见敌来，杀其兵马，掳其人民，坐视不敢出，而于讲和又以巧言坏事，且不念官军人民死伤被难，只以大言，致惹刀兵。今我之诚心欲和及尔之骄大不肯，天亦知之，人亦听耳。〖17〗

十一日（8月29日）

22 皇太极命孟阿图率官八员、兵三百人往征瓦尔喀。谕其行军时，严纪律，毋妄杀，毋劫掠，归附之众，皆编为民户携回，其所产貂皮及一切诸物，毋得纤毫私取。

八月十六日（10月2日）

23 皇太极杀大臣雅荪。先是，阿山率其弟喝赖、子塞赫，及其弟阿达海之子查塔、莫洛浑，奔明宁远。皇太极闻之，遣诸贝勒大臣分道追之，收禁阿山、阿达海妻孥。阿山等至明界，为台军所阻。阿山等惧，奔回请罪。皇太极以阿山悔罪来归，命宥之，还其妻孥、家产，复其职。阿山首告雅荪谋同逃，因未得便而止。审讯得实，遂诛雅荪。雅荪素微贱，因有战功，努尔哈赤擢为大臣，宠任特优。努尔哈赤生前，雅荪曾以殉葬自誓。及努尔哈赤卒，不以身殉，且轻慢丧礼。至是，复欲逃奔，遂诛之。〖18〗

十八日（10月4日）

24 皇太极谕：八贝勒等包衣牛录〖19〗下食口粮之人、及奴仆之首告离主者，准给诸贝勒家；至于外牛录〖20〗下人，及奴仆之首告离主者，不准给诸贝勒之家。有愿从本旗内某牛录者，听其自便。

是日，颁布八旗贝勒临阵赏罚例：凡入八分贝勒等临阵时，如七旗贝勒等俱已败走，而一旗诸贝勒独能迎战，保全七旗者，即以败走七旗下之七牛录人员，给与迎战诸贝勒。若七旗诸贝勒迎战，而一旗诸贝勒俱败者，则将败走之贝勒削爵，并以其所属人员悉分给七旗。如一旗内诸贝

勒战者半败者半，即以败走之贝勒等所属人员，分与本旗迎战诸贝勒，其迎战诸贝勒，仍另行赏赉。若七旗诸贝勒未及战，而一旗诸贝勒首先迎战，亦按其功之大小及所获多寡行赏，或两军接战或追击敌兵，若不加详审妄行冲突者，没所乘马匹及所获人口。〖21〗

【考异】关于“入八分贝勒”含义，古今人多有歧说。按：“入八分”或“入八分贝勒”，乃天聪年间史书中屡见不鲜之称名，初见《清太宗实录》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甲午条。《满文老档》与此条“入八分之列”对应的满文直译为：“曾入于数额。”《实录》“入八分之列”本为意译，据此可知。“入八分”之“分”，满语“乌布”，原指集体围猎时平均分配之份额，即一份之“份”，因知所谓“八分”当读作“八份”，指以固山（旗）为范围的八个分配单位，是一经济概念。而由此派生之“入八分贝勒”，则指特定的特权集团，即汗家族内有资格参与“八家均分”的诸贝勒。确切言之，“入八分贝勒”，是包括领旗的和硕贝勒、不领旗的议政贝勒以及虽无议政资格但具备参与“八家均分”条件的诸小贝勒在内的同姓贵族集团（刘小萌《天聪年间皇太极限制贵族特权的法律措施》，收入《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入八分贝勒”，均以拥有数量不等的牛录为特权基础。本来，贝勒可从所属牛录征取“应得之份”，包括出兵掳获物和各项劳役，一旦牛录被没收，“随牛录应得之份也停止给予”（《旧满洲档译注》二册147页，满文第3572节，250页汉文）。这于领主当然是莫大损失。

初，皇太极受推举继汗位，曾信誓旦旦表示：不得因“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指努尔哈赤）所予户口”（《清太宗

实录》卷一）。时新汗地位衰弱，不得不承认诸贝勒所属牛录之神圣不可侵犯。至是，乃定例以削夺牛录户口为威胁，从而为日后废除“八家均分”旧制留下伏笔。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云：“夫牛录而可随时予夺，并非太祖八固山并立之本意。太宗能立予夺之法，是即改革八家之专据。”确是不易之论。

25 是月，明总兵官侯良柱等击斩安邦彦、奢崇明于红土川。奢、安之事肇始于明天启元年（1621），至是平。〖22〗

九月初一日（10 月 16 日）

26 金国初次考试儒生。先是，乙丑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令查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本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诸申、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汗、诸贝勒户下，及诸申、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一等者赏缎二，二等、三等者赏布二，俱免二丁差徭。〖23〗

初二日（10 月 17 日）

27 先是，皇太极命贝勒济尔哈朗、德格类等率兵万人往略明锦州、宁远诸境，焚其积聚，秣马田野中。凡一月，俘获以三千计。至是师还。

十月初二日（11月16日）

28 皇太极亲统大军首次入关伐明。先是，副将高鸿中上奏，劝尽早攻明。谕曰："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及上月二十三日，皇太极欲大举伐明，遣使谕外藩归顺蒙古诸贝勒各率所部兵来会。至是，大军启行。

此次攻明，以明宁锦防线坚固，又有山海关为依托，遂定假道蒙古。以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蒙古扎鲁特、奈曼、敖汉、巴林等部贝勒陆续率兵会。

十一日，大军驻辽河畔。数日间，复有蒙古科尔沁部二十三贝勒率兵加入。皇太极谕诸贝勒大臣及外藩归降蒙古贝勒等曰：明国屡背盟誓，蒙古察哈尔部残虐不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共议之。诸贝勒大臣有谓距察哈尔部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者；有谓大军已动，群力已合，大军千里而来，宜征明者。皇太极以征明之议为是。遂统大军向明境进发。

二十日，大军驻于喀喇沁部之青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于途中私议，晚诣汗帐，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两大贝勒既退，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众贝勒入，皇太极闷闷不乐，怅然曰：可令诸将各归帐，我谋既隳，又何作为？岳讬、济尔哈朗请明示。密谕曰：我已定策，而两贝勒不从，谓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使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如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以此

为辞，固执不从。伊等既见及此，初何缄默不言，使我远涉至此？众心不齐，故我心不乐。诸贝勒劝决计进取。

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诣两大贝勒处定议。两大贝勒言：我等所谋如此，今闻尔等言，亦是。于是议定。

皇太极统大军前进，颁军令于八固山额真：此行蒙天眷祐，拒战者诛之；若归降者，虽鸡豚勿得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房舍庙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若违令杀降者、淫妇女者斩；毁房舍、庙宇，伐果木，掠衣服，离本纛及入村落私掠者，从重鞭打。〖24〗

二十四日，驻老河（即老哈河），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各授以计，分兵前进。命贝勒济尔哈朗、岳讬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攻大安口（今河北省遵化县北），至遵化城（今属河北省）合军。又命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从龙井关（今遵化县东北）入。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诸贝勒率大军继发。

金军用兵辽西以来，明军皆集聚宁前、锦右一带，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对金军攻袭毫无戒备。〖25〗

二十六日，左翼兵越岭潜攻龙井关，克之。皇太极督大军入边，克洪山口城（今遵化县东北）。二十日进围遵化城。时右翼兵克大安口，进趋石门（今遵化县西），既而会师遵化。所过各处降官降民，俱令剃发。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15 日）

29 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闻警，急援遵化，率精兵四千

疾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抵三屯营（今遵化县东北），总兵朱国彦不令入。率教遂策马西向，与金军战于遵化，悉力拒战，率教中流矢阵亡，一军皆殁。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宁锦大捷，立功最著。率教死，明朝失一良将。〖26〗

初三日，金军攻遵化。先定议，正黄旗攻北面之西，镶黄旗攻北面之东，正红旗攻西面之北，镶红旗攻西面之南，镶蓝旗攻南面之西，正蓝旗攻南面之东，镶白旗攻东面之南，正白旗攻东面之北。是日黎明，角声一起，八旗兵列阵攻城。竖梯城下。正白旗兵萨木哈图率先登，遂克其城。明巡抚王元雅以下官皆死之。三屯营及马兰镇亦为金军攻下。总兵朱国彦、副总兵张拱微等或战死或自尽。

金军既越长城，取遵化，向东再无险阻。明畿东州县，风声鹤唳，人无固志。是日，京师戒严。

十一日，皇太极命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亲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明京师进发。一路势如破竹，越蓟州而西，徇三河，破通州。有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各率所部入援，战于顺义城下，俱败，奔京师，顺义城遂下。〖27〗

先是，明廷以吏部侍郎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时廷臣争请召前大学士孙承宗，诏复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视师通州，仍入朝陛见。崇祯帝问方略，承宗奏：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帝问：卿欲守三河，何意？对曰：守三河以沮西奔，遏南下。崇祯帝复询保卫京师策，答曰：当缓急之

际，守陴人苦饥寒，非万全策。请调整器械，厚犒劳，以固人心。崇祯帝谕其不必往通州，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28〗明日夜半，忽传旨守通州。时烽火遍近郊，承宗从二十七骑出东便门，疾驰抵通州，城门守兵几不纳。既入城，复闻金军已薄都城，遂调各路兵赴援。

督师袁崇焕闻金军分道入边，即督大寿、可刚等入卫。以初十日抵蓟州，所历抚宁（今属河北省）、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迁安、丰润、玉田（均属河北省）诸城，皆留兵守。崇祯帝闻其至，甚喜，发帑金犒劳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及闻率教战殁，遵化、三屯营皆破，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自尽，金兵越蓟州而西，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29〗

二十日，金兵抵京师德胜门，皇太极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总兵满桂、侯世禄俱屯德胜门，金军至，世禄军溃，桂独拒战。明守城兵发大炮击敌，误伤桂军，桂亦负伤。

二十三日，崇祯帝召见崇焕、满桂于平台，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请屯外城中，亦不许。出与金军鏖战，互有杀伤。

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祖大寿率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因命金兵列阵，逼之而营。皇太极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以敌据险固守，恐伤兵卒，遂移营。

时金军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督刘策所辖，而崇焕闻变即千里赴援，自谓有功无罪。然京师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其前与金国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闻之，不能无惑。

适其时金国获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

巴克什达海监守之。皇太极因授秘计鸿中等人，于二太监前故作耳语曰："今日撤兵，乃汗之计，顷见汗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汗，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语。二十九日故意纵之去。以所闻奔告于崇祯帝，崇祯帝信之不疑。〖30〗

十二月初一日（1630年1月13日）

30 崇祯帝再召见崇焕与大寿于平台，遂下崇焕于锦衣卫狱。时诸军号哭于城外，乞恩，不许。〖31〗

初四日（1月16日）

31 祖大寿兵溃。大寿，辽东前锋总兵官，与崇焕同入卫。崇祯帝逮崇焕，大寿在旁，战栗失措，惧并诛，遂与副将何可刚等率所部万五千人东溃，远近大震。孙承宗闻，急遣官赍手书慰谕大寿，并驰抚诸军。大寿见来人，言：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奸细而杀之。劳而获罪，是以奔还。诸军对来人亦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轰毙我军，故至此。大寿曾有罪，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因此感崇焕恩。崇祯帝命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承宗复密札谕大寿急上章自陈，具列东奔故，悉如将士言。帝优诏报之。大寿妻左氏，亦以大义责其夫，大寿敛兵待命。〖32〗

方崇焕在朝，曾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及欲杀文龙事，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移书制止。龙锡主持定逆案，为魏忠贤余孽王永光、高捷辈所恨。至是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

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二人罪。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寻经黄道周疏救改戍定海卫（今浙江省宁波市东北镇海）。三年八月，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崇焕妻、子亡命依祖大寿，得以幸存。

【考异】《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谓“崇焕无子”，误。近人张次溪曾辑《督师后裔考》一帙，孟森为之序，证明袁崇焕有后裔。一说崇焕被害后，妻子流寓汝宁（今属山东省）。鼎革之后，其子以从征有功，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一说崇焕入狱后，妻子亡命依祖大寿，后随大寿降清而入旗（孟森《袁督师后裔考序》）。崇焕六世孙富明阿，官至吉林将军。七世孙寿山（1860—1900），任黑龙江将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进犯黑龙江。寿山率军抵抗，至八月，瑷珲失守，自杀殉职。

时金军围京师，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皇太极曰：攻固可以必得，但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惟善抚我军，养精蓄锐，以之从征，蒙天眷祐，自无敌于天下。遂止弗攻。

初十日，崇祯帝闻各路兵皆败，忧甚，不视朝。传旨办布囊八百，又令百官进马。顺天府尹刘宗周料崇祯帝有南迁之念，乃疏言：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延见百僚，谕以固守，无他计。俯伏待报，自晨迄暮，得请乃退。

时金兵缓攻城，屡遣使赍书议和，遂循海子而南，且猎且行。趋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克其城，复分兵攻固安（今属河北省），亦下之。还军至卢沟桥。十一日，遣

贝勒阿巴泰、萨哈廉往房山县祭金朝太祖、世宗陵。〖33〗

十六日，金军自良乡趋京师。至卢沟桥与明军副总兵申甫相遇，败之。申甫初为僧人，好谈兵，时私制战车火器。崇祯帝闻其才，召见，超擢副总兵，给资令募新军。甫仓促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手。大学士成基命阅其军，极言不可用，崇祯帝不听。甫所需军装兵械亦不能按时供给，出城战辄败。至是，结车营于卢沟桥以拒，金兵绕出其后，驾车者皆惶惧不能转，歼戮殆尽，甫亦阵亡。〖34〗金军遂南薄永定门。

十七日，总兵满桂出战，败绩。时以崇焕下狱，特设文武两经略，以尚书梁廷栋、满桂为之，屯西直、安定两门。崇祯帝催桂出师，桂言：敌劲援寡，未可轻战。中使催之急，不得已乃督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等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许，列栅以待。金兵以精骑四面围攻，诸将不能支，桂、祖寿战死，云龙、登云被执。〖35〗

是月，山西援兵溃于良乡。先是，宣大总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东、山西巡抚，闻京师戒严，皆奏请率师入卫。崇祯帝复诏征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凤阳（今属安徽省）、陕西、浙江各巡抚统部卒勤王。至是山西巡抚耿如杞、总兵张鸿功以五千兵丁赴援。既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又明日调良乡，汛地屡变，军三日不得饷，乃大噪纵掠。时四方援兵先后集，以缺饷故，多肆剽掠。崇焕既逮系，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督战急，与金兵战，竟死。距缚崇焕时仅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崇祯帝妄杀崇焕。自崇焕、率教、满桂诸人死，边事益无人，明朝亡征毕露。二十六日，金军撤还。先是，皇

太极命备梯盾，将攻北京城。至是不果，遂旋军。明日，大军围永平。未几，所抚石门驿、马兰峪（今遵化县西北）、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今遵化县北）、汉儿庄（今遵化县东北）、郭家峪、洪山口（今遵化县北）、潘家口（今遵化县东北）诸城复叛。

32 是年，皇太极求书于朝鲜，以《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等书赠之。〖36〗

33 朝鲜以明廷听流言，谓其“媾倭款虏”，遣使辩白。

34 明廷改朝鲜每岁两贡为一贡。先是，朝鲜入贡明廷，道由鸭绿江，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及金国据有辽沈，贡路阻绝，遂改道登、莱（今山东省莱州市）入明廷，已十余年。自袁崇焕督师，题改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东南菊花岛）。朝鲜以迂途冒险，屡请恢复故道。至是，遣户曹判书郑斗源从海道至登州，移书巡抚孙元化，嘱其陈请。元化委官伴送，仍疏闻。崇祯帝以水路既有成命，不许。〖37〗

〖1〗《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2〗《皇太极致袁崇焕书》，载《明清史料》丙编1本9页。该书满文译本载《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六，系于正月十三日条下。因钤有老满文汗印，为袁崇焕退回，

〖3〗《清太宗实录》卷五。

〖4〗《高鸿中奏本》，载《明清史料》丙编1本45页。

〖5〗《敕谕副将高鸿中稿》，载《明清史料》丙编1本15页。

〖6〗《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六。

〖7〗《清太宗实录》卷五。

〖8〗《明史》卷三百六《阉党》。

〖9〗《明史》卷二百六十《杨鹤传》。

〖10〗《清太宗实录》，顺治朝初修本卷三，引自〔日〕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文馆》，载《东洋史研究》，19卷，3号。乾隆朝重修本同条记事，将“文人”改作“儒臣”，“榜式”改作“巴克什”，“明朝古书”改作“汉字书籍”，行文已不及初修本古朴。

〖11〗《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

〖12〗《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六。

〖13〗《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14〗《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5〗《清太宗实录》卷五。

〖16〗《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六。

〖17〗原书无年月日，载《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图版第四十一。其书格式：“金国”低“大明国”一格，“大明国”低“天”字一格（又载《明清史料》丙编1本8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系于卷一七，三年七月十八日。

〖18〗《清太宗实录》卷五。

〖19〗包衣牛录，清初又译“内牛录”、“家的牛录”，是贵族的私家财产。牛录成员以掳掠、置买奴仆为主，将其与家主牢牢联结在一起的则是奴（阿哈）与主（额真）的纽带。入关后，包衣牛录下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分化。

〖20〗外牛录，是相对“内牛录”来说的，即清代八旗旗分佐领前身。牛录成员主要是依附民（诸申）。外牛录隶属固山（旗），是国家的基层军政组织，原则上讲，并非某个贵族的私家财产。

〖21〗《清太宗实录》卷五。

〖22〗《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

〖23〗《清太宗实录》卷五。

〖2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七。

〖25〗《明末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26〗《明史》卷二七一《赵率教传》。

〖27〗《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28〗《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29〗《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30〗《清太宗实录》卷五。

〖31〗《朝鲜仁祖实录》卷二二。

〖32〗《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33〗《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34〗《明史》卷二七七《金声传》。

〖35〗《明史》卷二七一《满桂传》。

〖36〗《朝鲜仁祖实录》卷二一。

〖37〗《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关于明末朝鲜贡道之变化及背景，可参考（日）松浦章《明末袁崇焕与朝鲜使节》，载《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清通鉴　前编　卷一九

天聪四年　（明崇祯三年）

庚午　公元1630年

正月初四日（2月15日）

1 金军克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先是，金军自明京师徇通州、蓟州，正月初一日至榛子镇（今河北省丰润县东）。其城中旧未设官，皇太极颁谕居民令降。遂行经沙河驿、滦河，初二日薄永平。是夜，前哨擒一明兵献，其人供称：有明将刘兴祚，从山海关与袁崇焕同来永平，率所携诸申十五人及蒙古兵五百人欲往守沙河。因军中马疲，于永平营内易骑以行，闻金军将至永平，遂不赴沙河，直趋近边之太平寨（今河北省迁西县东北）。于是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曰：我思擒刘兴祚胜得永平。彼忘我格外恩养，诡计潜逃，被上天谴责，仍为我擒，未可知也。遂遣贝勒

阿巴泰、济尔哈朗率官八员、兵五百人星夜往擒之。翌日清晨，追及兴祚。见兴祚引兵趋山海关，阿巴泰驰围其城，济尔哈朗追蹑其后。

先数日，兴祚遇金军先锋于永平北太平路，夜袭之，斩首五六百级，欢声震动。至是与金军猝遇，脱甲力战，中箭而死。〖1〗金兵褫兴祚衣，裸而弃之。兴祚故交巴克什库尔缠见兴祚尸，殓以衣，夺军士被覆之，裹席掩埋。后皇太极闻知，命碎其尸以徇。〖2〗

是日寅时，金军薄永平城，竖云梯冒矢石奋战，城上炮裂药发，明兵在北面者自焚扰乱，金兵悉登城。遂宣汗令曰：敌兵拒战者杀之，其不战而归顺者悉收恤毋妄杀。遂命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统兵一万守城，擢降官原永平兵备道白养粹为永平巡抚，革职副将孟乔芳、杨文魁为副将领本城汛兵。

初七日，皇太极统师向山海关移营，留济尔哈朗、萨哈廉统兵一万镇守永平。传谕曰：凡有举动，惟求万全，若敌至，勿轻出城，但须秣马以待，我兵居守城中，可分置汉人于一隅，拨与房屋，书其姓名于门。是日，镇守永平两贝勒令开城门，任村庄百姓还家。

初八日（2月19日）

2 贝勒阿巴泰等率副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及兵四百自永平谒皇太极。皇太极令新入伍汉兵，各缀白布于背，书新兵字样，驻汗营外。召乔芳、文魁、声远入见，命巴克什达海传谕曰：我不似尔明朝之君，与臣下情意隔绝。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各吐衷曲，饮食同之。三人奏曰：

臣等在明国，不但不能进见朝廷，即亲近之臣，亦难得一见。出行幄，观新汉兵，谕曰：若辈不耐寒，甚苦野处，可令栖宿村庄。乃命八旗炮手兵同赴村庄居住。

十七日（2月28日）

3 金兵克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先是，金军克永平，明兵溃遁者俱入昌黎县。皇太极遣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诸贝勒率蒙古兵往攻，谕曰：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诸贝勒率蒙古兵方树梯登城，为敌推堕，不能克。又命大臣达尔罕、喀克笃里等领兵千人驰往，昏夜进攻，仍不克。汗自抚宁移师，携新制梯盾至昌黎，复加修整，以备攻城之用。谕将士曰：鸟枪火炮，自远而至，目不得见，避之诚难。至于矢石，乃目力所及，可以引避，尔等宜善为攻击。于是右翼四旗攻其南，左翼四旗攻其东，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攻其北。布列云梯，将登城，城上滚木檑石枪炮齐下，火燎梯折，复移挨牌近城下，欲凿其城而乏锹镢。大贝勒代善遣人以不能攻克奏，诏罢攻，还驻永平北河岸。命大臣纳穆泰、和硕图、图尔格各率本旗兵往取滦州。又命游击高鸿中、巴克什库尔缠率十人先往，诱令开城，众军随入。分城中房舍，诸申、汉人各居其半。〖3〗

二十一日（3月4日）

4 明兵往攻遵化，金镇守贝勒杜度击败之。皇太极初闻遵化有敌兵，亲率师驰往。见城外明兵列栅为营，命兵丁先发炮，次第进攻。兵丁奋勇直入，先破其二营。时明兵

共八营，副将八员、游击十六员、都司十六员，由兵部侍郎刘之纶统帅。之纶见金兵骁勇，据遵化城外八里之娘娘山固守，谕降不从，纵兵击之。之纶发炮，炮炸，军营自乱。左右谓结营徐退，之纶斥曰：毋多言！吾受国重恩，吾死耳！擂鼓再战，流矢四集。之纶解所佩印付家人，令持归报朝廷。明军寡不敌众，败溃，之纶遁入石岩中，总兵官楞额礼子穆成格射杀之。众军分击明营，惟一营乘夜遁去。〖4〗

之纶，字元诚，宜宾（今属四川省）人。家世务农。少从父兄力田，樵采卖于市中。归而学书，铭其座曰“必为圣人”，里中因此号之“刘圣人”〖5〗。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翌年冬京师戒严，以知兵，受荐于帝，由庶吉士超擢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之纶未受任时，好谈兵，私贷银两，制造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刳木为西洋大小炮铳，欲以军绩自效。及擢侍郎，益发感激，以申甫、满桂等相继败殁，毅然请行。乞京营为己部，不许；乞关外川兵，又不许；乃招募万人，编为八营。廷臣见之纶骤贵，受命视师，皆不悦。之纶冒雨雪誓师，行至通州，守者拒不纳，天大雨雪，宿古庙中。言官劾其逗留。之纶愤，上疏曰：小人意忌，有事则委卸，无事则议论，只从一侍郎起见耳。乞削臣今官，赐骸骨。不许，遂越通州而东。至是败绩于遵化，以身殉国。

先是，之纶师次蓟州。当是时，金军、蒙古诸部号十余万，驻永平；明军数万在蓟。之纶乃与总兵官马世龙、吴自勉约，由蓟州趋永平往攻遵化。及之纶领兵至距遵化八里之娘娘山，世龙、自勉背约不赴，独之纶败殁。从间道

规取罗文峪（今河北省遵化县北）之吴应龙亦败。副总兵金日观驻马兰峪（今遵化县西北），闻应龙败，遣将驰援，皆败殁。

方金军下滦州之次日，分兵自抚宁向山海，离关三十里列三营，副总兵官惟贤与参将陈维翰等设两营以拒，金军乃还攻抚宁、昌黎，俱不下。既而惟贤奉檄往袭遵化，至城西。城中兵出击，先锋殊死战，金兵收入城，后队乘势进攻，城上矢石如雨。寻复遣兵出战，惟贤陷阵中箭死，士卒杀伤者三百余人。

二十六日（3月9日）

5 皇太极欲与明朝议和，令蒙古喀喇沁（哈剌嗔）〖6〗部长苏布地作书奏于崇祯帝。书曰：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圉，受恩实多。臣等闻金国汗云：屡遣书修好，明国君不允，将秣马厉兵，以试一战。其言如此，皇上若悯小民之苦，解边臣之怨，交好金国，以罢师旅，则朝廷赤子，获享太平，而臣等边防属国，亦得蒙恩矣。伏乞皇上推仁，急允和议罢兵，庶小民得事耕耘，臣等亦得安堵。惟愿皇上熟筹，速议修好。〖7〗

6 是月，察哈尔林丹汗以十万骑抵明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索旧赏四十万两。明边官仅以十八万两予之。

7 西洋人陆若汉等进大铳于明朝。自金国与明朝交战，澳门西洋人屡进大炮、大铳于明朝。上年十二月，有“西洋劝善掌教”陆若汉等携西洋大铳自澳门归，行抵涿州（今

属河北省），适值金军来攻，汉等入城，巡守十五昼夜。金军畏大铳，遂弃良乡而走遵化。至是，进大铳于明朝。

末几，陆若汉与统领公沙的西劳等呈文称：窃见东虏犯顺一十三年，恶极贯盈，造物尊主曾降瘟疫荒旱，灭其父子，竟不悔祸。汉等天末远臣，不知中国武备。行至涿州，适逢猖獗，仰仗天威，入涿保涿。顷入京都，叨蒙豢养，曾奏闻战守事宜，奉旨留用。方图报答，而近来边镇亦渐知西洋火器可用，各欲请器请人。但汉等只因贡献而来，未拟杀贼，是以人器俱少，分益无用。汉等居王土，食王谷，应忧皇上之忧，敢请留统领以下人员，教演制造，保护神京，只令汉借通事官一员，从人二名，及一二文臣，前往广东濠境澳（今澳门），遴选铳师艺士二百名，从人二百名，统以总管，分以队伍，令彼自代器械，星夜前来，往返不过四阅月，可抵京都。〖8〗

其时，明廷为抗御金军、保卫京师，除自澳门运取西洋火器外，复令礼部左侍郎徐光启等在京依式督造。

8 王左挂攻宜川（今属陕西省），为知县成材所却，转攻韩城。参政洪承畴御之，俘斩三百人，围解。义军走青涧。〖9〗

而是时延绥入卫之兵，溃而西去，与义军合。延抚张梦鲸愤恚死。甘肃巡抚梅之焕统兵入卫，中途，悍卒杀参将孙怀忠等叛走兰州，之焕闻变，复西还。于是义军势力益炽。

二月初四日（3月17日）

9 皇太极召总兵官麻登云、郎中贾维钥、副将杨文魁、

孟乔芳、游击杨声远等至行幄，赐宴。谕之曰：明国君视将士之命，竟同草芥，常驱之死地。我屡遣使议和，何竟无一言相报？麻登云对曰：明国君幼冲，执政者又复不忠，各图自保，议和之事，惧不敢奏。皇太极曰：如此，是天赐我机，岂可弃之而去。但驻兵屯守，民不得耕种，无以为生，我心恻焉。且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

初六日（3月19日）

10 金国新任永平巡抚白养粹等请准贸易。二贝勒命人、马、牛、骡、驴、羊、山羊七项，照例在钟鼓楼下纳税交易。令诸申大臣二员、汉人文臣二员，居彼具文抽税。凡物遗失，务将遗失物件颜色，先告知固山额真，按固山额真意寻觅遗物。若不先行告知，失主即便认出亦不与。〖10〗

十四日（3月27日）

11 皇太极自上年十月征明，至是班师。此次出兵自喀喇沁之青城入洪山口（今河北省遵化县东北），克遵化，围京师，破良乡、香河，焚通州，克永平、滦州，攻城转战，蒙古部多有功。〖11〗

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偕文臣索尼、宁完我、喀木图率正白、镶红、正蓝三旗将士，镇守永平府；文臣鲍承先、白格率镶黄、镶蓝二旗将士，镇守迁安县；以滦州系边地，命固山额真图尔格、纳穆泰为帅，偕文臣库尔缠及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将士守之。又命察哈喇为帅，偕文臣范文程率蒙古八旗将士，镇守遵

化。自统大军班师。

先是，皇太极亲率大军深入中原，数月间，消息断绝，金人上下十分忧虑。〖12〗及凯旋，举国欢腾。

是日，皇太极致书于喀喇沁部酋长卓里克图、岱达尔罕等曰：嗣后，尔等须严加约束部众，不得侵扰剃发降民。若杀降民，必杀其杀人者抵命；抢掠者则应按律惩办。其一汉人，固不足惜，然杀掠降民，必致他处来降之民，将不复信我。

又命驻永平、遵化等处诸贝勒大臣，嗣后若有杀害剃发降民，鞭一百，刺耳，并罚取安葬银。行窃者，勒令赔偿所窃之物，鞭八十二，刺耳。抢掠者，亦按盗窃论罪。牛录额真、章京若有不知者，照失查之例，治以应得之罪。若知情不举，则与首犯同罪。〖13〗

二十二日（4月4日）

12 本月初九日，皇太极为议和事致书于崇祯帝及明廷诸臣，谓屡遣使赍书，未得回报。至是，复谕明边官军民人等言：我国先年杀戮之事，朕不敢言亦不忍言，惟冀天下共谅之。今日养民兴学各项事体，尔等必定闻知，我怜生民涂炭，欲罢兵息民，屡次差人讲和，只是尔南朝皇帝不肯，致我进兵。天乃祐之，赐我遵化、永平等处地方，遂即住种，作长久之计。想尔等居于绝地，何以种田；虽然种田，尔之田禾，尔岂能得食乎？原是河东人父子兄弟分散东西者皆投朕来，便与骨肉完聚，同享太平。其宁远、锦州等处旧住之人亦当识天时度事势，从权筹划可也。只似胶柱鼓瑟，思尔朝廷，京师尚不能保，岂能保尔众乎？

不如归朕，共享太平。若官员率众归顺，则子孙世袭，与国同休；如军民投朕，子子孙孙免差。尔等不听我言，东西受敌，两下夹攻，岂能长保无虞也。那时悔无及矣。〖14〗

13 是月，明兵部尚书梁廷栋议调东江兵于宁（今辽宁省兴城县）、锦（锦州市）。

大学士孙承宗言：东江为牵制之用，但据非其地，若移于要害，足成牵制，且其兵民十余万，兵来则民不能独留，以船渡恐不能急应。

崇祯帝从之，命副总兵毛元仪、周文郁驻龙武中左右协牵制东江。〖15〗

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

14 大贝勒阿敏示谕永平官民等曰：我兵久驻此处，意在养民，以成大业。尔等不知此意，谓我将返，且间有不剃发投诚者。今尔等应各坚意剃发，有不剃者，查出处死。至于各处归附村落，岂无绅衿贤能之人，若输诚来谒，自当叙录。〖16〗

15 山西省自河曲（今河曲县东南旧县）至蒲津千五百里，皆邻陕西，黄河最狭。陕西义军自神木（今属陕西省）渡河，入山西。遂陷蒲县，分兵东掠赵城（今属洪洞）、洪洞、汾、霍，西掠石楼、永和等地。

四月十五日（5月26日）

16 镇守永平等处诸贝勒传皇太极谕曰：看牧马匹时，率每牛录章京一员、甲喇额真一员往守。倘有侵掠降民诸

物、践踏田禾、以麦秣马、任意乱行等情，则将为首甲喇额真及章京治罪。再诸申及汉人，各已分街以居。汉人之街，勿令诸申往，倘有往者，见则执之。〖17〗

17 是月，明东江舟师集南海口，抵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东南菊花岛），刘兴治据皮岛（鸭绿江口东，即朝鲜湾的椵岛）叛。先是，皮岛总兵毛文龙被杀，袁崇焕分其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命副将陈继盛、参将刘兴治、毛承祚、徐敷奏主之。后改两协，继盛领东协，兴治领西协。

及兴治兄参将兴祚为金兵射杀，皇太极以其母、弟等尚羁留金国，通书劝其来归。先于本年二月初八日致密函与兴治及兴沛、兴基曰：若来归则与官爵，令母子妻小团圆；若能带岛中人来，不拘多少，俱令择地住种，长享其福。若不来，则将母弟侄妻子，全杀不留。〖18〗寻于四月二十八日再致书兴治等曰，如能杀岛上官吏，率众人降，则携来诸申、蒙古、汉人，悉归专主，可在边外任意择地居住，作为属国。〖19〗

兴治与继盛不相和睦，其兄兴祚阵亡，继盛误听谍报，谓未死。兴治愤，择日为兴祚治丧，诸将往吊，继盛至，伏兵执之。袖出一书，宣于众，诡言此继盛诬兴祚诈死，及以谋叛诬陷己者。时岛中商贾八十余人，乞免其死。兴治自脱其衣，以剑比颈，曰：此贼谋陷吾家，以交通奴贼，使我兄殉国大节，亦被诬蔑。汝辈欲活继盛，当先斩我。众人唯唯退，遂杀继盛等。〖20〗又伪为岛中商民奏一通，请优恤兴祚，而令兴治镇东江。举朝大骇，以海外鞭长莫及。〖21〗兴治遂迎兄兴沛于长山岛（今辽宁省新金县东南），

大肆杀掠。孙承宗以闻，命设法安抚之。

兵部尚书梁廷栋无远略，岛帅毛文龙死，视皮岛为赘疣，议内徙其兵民，至是变起仓促，始深以海上为忧，上言：兴治踞皮岛叛，拘兵船商舶，此不南走登、莱，西叩山海，则纵横海岛间，是又生一敌国矣。今当令总兵张大可回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严兵以待。龙武三营驻防觉华岛，檄副总兵周文郁、刘应龙相机招戢，如定乱即佩大将印。崇祯帝从之。周文郁入皮岛谕兴治，督饷户部郎中宋献驻旅顺堡谕各将安辑，承宗亦遣人往谕，兴治等稍戢。〖22〗未几，明廷任命副总兵、都督佥事黄龙为总兵官，镇守登莱、兼制东江，驻皮岛。东江形势暂时稳定。

五月十六日（6月26日）

18 明朝收复关内四城。先是，明总兵马世龙统四方援兵，壁于蓟门，督师孙承宗镇山海关，东西隔绝。承宗募死士沿海达京师，始知关城无恙。山海关西南三县曰抚宁、昌黎、乐亭（均属今河北省），西北三城曰石门、台头、燕河。六城东护关门，西绕永平，皆近关要地。承宗饬诸城严备御，而遣将戍开平（今河北省唐山市北），守建昌（今迁安县东北），声势始接。

方京师戒严，天下勤王兵先后至者二十万，皆壁于蓟门及近畿，莫敢轻进。诏旨屡督催，诸将亦时战攻，然莫能克复。马世龙请先复遵化，孙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难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势，而先图滦。今当多为声势，示欲图遵之状以牵之。诸镇赴丰润、开平，联关兵以图滦。得滦则以开平兵守之，而骑兵决战以图永。得滦、

永则关、永合，而取遵易易矣。〖23〗议既定，乃令东西诸营并进，亲诣抚宁以督之。

此前，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等领兵驻守关内四城。寻又命大贝勒阿敏、贝勒硕讬率每牛录兵二十共五千人往代。

本月初九日，孙承宗督华州监军道张春、四川监纪官邱禾嘉（明史作丘禾嘉）、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等率兵攻滦州。周围各乡民人三万余自发助攻。大寿及张春等率军先抵滦城下，马世龙等诸军继至。金军固山额真纳穆泰、图尔格、汤古岱等各立防地，分陴固守。仍选精锐出城，绕城转战，屡败明军。逐之壕外。明兵复攻纳穆泰一旗防地，火焚城楼。

时大贝勒阿敏、贝勒硕讬驻永平，闻滦州被围，怯不往援。遣图赖、阿山等率护军，连日乘夜袭明步军营而还。又遣大臣巴笃礼率兵数百往援。巴笃礼突围进击，以三鼓入滦州。既而，阿敏擅将迁安守兵与县民撤入永平。明兵发红衣大炮攻滦州城，坏城垛，焚城楼，纳穆泰等力不能支，仓促不及收众，十二日夜弃滦州奔永平。天大雨，金兵或二十人、或三十人，结队溃围出，遇明军截战，金兵之患病带伤、及无马者，阵殁四百余人。余众悉奔永平。明军遂克滦州，而副将王维城等亦入迁安。

阿敏、硕讬大惊，欲弃永平去，并令镇守遵化察哈喇等亦弃遵化出边，于是阿敏将永平城内汉官巡抚白养粹等悉戮之，并屠城中百姓，收其财帛，乘夜弃永平城而归，出冷口（今河北省迁安县东北）。其镇守遵化察哈喇等，亦弃遵化，率兵突围，全军而还。

时皇太极未知滦州失陷，永平、遵化失守，仍命贝勒杜

度率每旗大臣五员、每牛录护军四人共一千人赴永平驻防。并敕谕大贝勒阿敏曰：归顺之民，耕种田禾，宜严禁扰害。此四处降民，为汉人未降者所瞩目，岂可令其失望？又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为奸细，真奸细岂易查缉，恐反致官民惊骇不安。未几，闻四城皆失，官民被屠。〖24〗

是日，明军复遵化等四城。崇祯帝为告谢郊庙，大行赏赉。

二十六日（7月6日）

19 先数日，皇太极闻四城失陷，集诸贝勒、及官民人等，谕曰：镇守永平阿敏、硕讬，自入敌境，未见敌形，未发一矢，将永平、迁安归顺之民尽杀之，夫所与之四城尽弃之，率众遽归。此皆贝勒不尽忠，为国诸臣复各顾其私，故至于此耳。谕毕，对众嗟叹良久。举国官员军士，无不痛愤。

至是，又谕：前三次师还，因行间劳苦，凡有所获，悉听携回。此番将卒，弃我所得之城，杀我所养之民，将牲畜财物，尽载以归，徇私误国之咎，难以宽宥。悉令查出入官，以昭国法。〖25〗

六月初七日（7月16日）

20 皇太极命诸贝勒大臣等议大贝勒阿敏十六罪状，并宣示于众。其议曰：阿敏怙恶不悛，由来已久。父汗与阿敏贝勒之父，兄弟二人情敦友爱。乃阿敏唆其父，欲离兄汗，而移居黑扯木（浑河上游），令人伐木，备造房屋。父汗闻之，以擅自移居坐罪。既而欲宥其父而戮其子。诸

贝勒劝谏父汗，谓既宥其父，乞并宥其子。彼虽无状，不足深较。父汗于是仍加收养。其父既殁，父汗爱养阿敏，同于己出三子。与闻国政，并名为四和硕大贝勒。而阿敏忘恩背德，其罪一。

昔朝鲜与我国相好，后助明图我，又容留我辽东逃民，因昭告天地，往征其国。时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硕讬等，率重兵前往。及朝鲜国王弃城遁入海岛，遣使议和盟誓，岳讬等以朝鲜既已定盟，重兵不可久留于外，宜急归防御。阿敏独言：朝鲜王业已弃城，遁入岛中。汝等不往，我将与杜度往住王京。杜度不从，岳讬等执意撤兵，阿敏弟济尔哈朗复力谏，阿敏方回。是阿敏心怀异志，已于彼时见之。其罪二。

还至东京，向汗献一美女，阿敏擅欲纳取，为岳讬谏止。及汗纳其妇，阿敏复求之。汗曰：昨日何不言之？今言取之，我已与之同居，如何可与？阿敏因未遂其请，心中不悦，于座次有不乐之色，背地怨恨。汗闻之，曰：为一妇人，乃致乖兄弟之好耶？遂赐总兵官楞额礼。是阿敏悖行无忌，其罪三。

阿敏又于众中言曰：我何故生而为人？不如为山木，否则生高阜处而为石。山木之属，虽供人伐取为薪，大石之上，虽不免禽兽之溲渤，犹胜于我。其语言乖谬如此。初土谢图汗额驸奥巴与我盟誓复背约，汗因谕诸贝勒：永勿遣使往彼，彼使至，勿容进见，且历词切责之。奥巴闻言大惊，遂致书于阿敏曰，此事惟贝勒周旋之。及使至，汗不容进见，阿敏私留其使于家，又匿其书不呈汗览。违背汗旨，其罪四。

又汗、贝勒曾议定：凡贝勒大臣等娶妻嫁女，必奏闻于汗。阿敏竟不奏闻，惟贪牲畜，私嫁女与蒙古贝勒塞特尔。后又擅娶塞特尔之女。违汗禁约，其罪五。

父汗在时，为便于守边驻防，分定地界。后因边内地瘠，粮不足用，遂展边开垦。移两黄旗于铁岭（今辽宁省铁岭县）、两白旗于安平，两红旗于石城。其阿敏所管之两蓝旗分住章义站（今沈阳市西南）、静远堡（今沈阳市西北），因地土瘠薄，与以大城之地。彼乃越所分地界，擅过黑扯木地开垦。彼时曾定阿敏一旗罪，将所获之粮入官。后又弃静远堡，移驻黑扯木地。汗见其所弃皆膏腴良田，对阿敏曰：防敌汛地，不可轻弃！静远堡地，若不堪种，移于黑扯木地犹可。今皆附近良田，何故弃之？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责之曰：尔违法制，弃防敌汛地，移居别所，怀有异志。阿敏不能答。其罪六。

阿敏曾告叔父贝和齐曰：吾梦被父汗棰楚，有黄蛇护身，此即护我之神。心怀不轨，形之寤寐。其罪七。

汗出征，令阿敏留守。大军行后，阿敏于牛庄、章义站屡次出猎，又私自造箭，复欲行猎，不思急公，不守城池，惟耽逸乐。其罪八。

岳讬、豪格两贝勒出师先还，阿敏迎至御马馆，略无思念之言，乃令留守大臣，坐于两侧，彼坐居中，俨然是汗，令两贝勒遥拜一次，近前复拜一次，方行拜见礼。至出征之汗与诸贝勒安否，往来如何，一句不问。彼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其罪九。

初永平既下，留济尔哈朗、阿巴泰、萨哈廉暨八大臣率兵镇守。汗返沈阳，因修理军器，劝督农业，及有外国蒙

古来朝诸事，期整顿就绪，以秋后复往。乃命阿敏、硕讬率兵六千，往代镇守永平之三贝勒。阿敏欲与其弟济尔哈朗同驻。汗曰：彼驻守日久，劳苦可念，宜令之还。阿敏临行，言：父汗在时，曾令吾弟与我同行。今汗即位，乃不令与我同行。吾至永平，必留彼同驻，若彼不从，当以箭射之。贝和齐等曰：尔谬矣，何为出此言？阿敏攘臂言曰：吾自杀吾弟，将奈我何？灭伦狂悖，其罪十。

阿敏入永平时，镇守诸贝勒率汉官出迎，张一盖。阿敏怒云：汉游击、参将尚用两盖，我乃大贝勒，何为只张一盖？遂弃伞，策马入城。不思汗出行时只张一盖，且有不张盖之时。阿敏乃妄自尊大，其罪十一。

及至永平，深恨城中汉人。因汗抚恤降民，心甚不悦。时时怨谤，以己所行为是，以人所行为非。又向众兵言：我既来此，岂令尔等不饱欲而归？誉己谤汗，其罪十二。

彼前略地时，有榛子镇归降，阿敏令众兵尽掠降民牲畜财物，又驱汉人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我国之法，不惟归顺者不扰，即攻取之永平，何尝有犯秋毫？此皆众所共见者。今故意扰害汉人，毁坏基业，使恶名扬于天下。其罪十三。

镇守永平诸贝勒还时，永平官员俱有忧色，言诸贝勒既去，我等皆愿同往，恐去后，新来镇守贝勒不能抚我，我等身家难保。及额驸达尔哈还，阿敏竟无一义理之言，但出怨言云：闻汗欲治我罪，我思阿济格杀伤别旗人尚未坐罪，莽古尔泰屡有罪亦未曾坐，我若有过，只可密谕。况我乃为汗效力之人，何罪之有？挑唆众人，不以国政为念。其罪十四。

阿敏镇守永平时，遣人往喀喇沁部落求婚，喀喇沁以无女为辞；复遣人往索，强胁喀喇沁，娶其二女。恃强逼娶，其罪十五。

五月初十日，明兵围攻滦州，阅三昼夜，阿敏拥五旗行营兵及八旗护军，坐守观望，听其城陷兵败，既不亲援，又不发重兵，只遣一二百人往，徒令单弱之兵，死于敌人之手。是其心直欲城破兵尽，坚不肯救。若系彼镶蓝旗兵，必出力以援之。彼以三旗精兵，非其所属，可委敌人而不顾，只率本旗兵回。于滦州失守之十三日，旋令还兵。不听谏言，尽屠永平迁安官民，以俘获人口、财帛牲畜为重，悉载以归，以我兵为轻，竟置不顾。心怀嫉妒，故欲毁坏基业，伤残军士，丧失城池，其罪十六。〖26〗

以阿敏罪状昭著，诸贝勒大臣合词请诛以彰国法。后从宽免死，幽禁之，尽夺阿敏及其子洪科退所属诸申、家奴及财物、牲畜，给贝勒济尔哈朗。只给阿敏庄六所、园二所，并其子之乳母等二十人、羊五百、乳牛及食用牛二十；给洪科退庄二所、园一所，诸申、蒙古、汉人共二十名，马二十匹。

同时，定镇守滦州、永平诸贝勒大臣罪。

皇太极为阿敏一案敕谕金（女真）、汉、蒙古曰：朕幸赖皇穹庇祐，宗社垂庥，攻得南朝遵、永、滦、迁数城，朕躬历过多少艰险，费过多少心思，将投顺官民加意抚养，就是骨肉儿女一般疼他。朕以国事回銮，令贝勒等留守诸城，靠着他就像朕在那边一样。岂知贝勒等不体朕敬天爱民至意，将天赐我之城池轻弃，天与我之赤子妄杀。朕闻知肝肠碎裂，所以痛哭流涕不止也。

此等误国贝勒，罪在不赦。本当明正典刑，恐碍亲亲之义，今将二贝勒革去爵号，抄没家私，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就与杀了的一般。其余误事众大人本该尽杀，但上有贝勒掣肘，彼等不得自专，所以原情宥死，革去前程，抄没家私，留他们立功赎罪。〖27〗

十八日（7月27日）

21 先是，永平、迁安官民，阿敏尽屠之，以其妻子分给士卒。至是，皇太极闻之，曰：吾留养官民，已被杀戮，何忍复令其妻子为奴？命籍孤子寡妇，编为户口，给以房舍衣食，俾无失所。

22 是月，王嘉胤陷府谷，米脂张献忠应之。先是，杨鹤抚延绥王左挂等，独嘉胤不受抚，势益张，袭破黄甫川、清水、木瓜二堡，至是长驱入府谷（均在今陕西省境），陷之。〖28〗

张献忠，延安卫（今陕西省延安市）柳树涧人。初隶延绥镇（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鞭一百释之。乃逃去，从叛兵神一元，领红旗为先锋，至是据有米脂诸寨，自号八大王。〖29〗遂与嘉胤互为声援。崇祯帝诏洪承畴巡抚延绥，杜文焕为总兵官，讨之。

七月十一日（8月18日）

23 先是，皮岛刘兴治等遣兴沛等至沈阳，献缎一百匹、衣服八套及金银壶杯。至是，皇太极率诸贝勒诣文馆，与

之盟誓。既而，遣使将兴治妻送回皮岛。并致书云：今冬，尔我俱作准备，俟来年商议行事。〖30〗

九月二十二日（10月27日）

24 阿敏之弟贝勒济尔哈朗率其弟篇古、及兄之子艾度礼、顾尔马洪盟誓于天曰：我父兄所行有过，自罹罪戾。若我等以有罪之父兄为是，而或生异心，天必谴之，夺其寿数，使之夭折。若有人僭毁我等，愿上与诸贝勒审察而详处之。

25 是月，蒙古喀喇沁、土默特部入朝于皇太极。〖31〗

十月初一日（11月4日）

26 重新编审八旗壮丁。皇太极曰：今时值编审壮丁，凡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官，俱宜自誓。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屯完结。凡应沙汰老弱、及新编疑似幼丁，系沈阳者赴沈阳勘验，系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北新城）者赴鞍山（今鞍山市西南）勘验。此次编审时，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知情隐匿者，每丁罚银五两，仍坐以应得之罪。其牛录额真之革职与否，应俟另议。

凡诸贝勒包衣牛录，或系置买人口，及新成丁者，准与增入，毋得以在外牛录下人入之。如丙寅年（1626）九月初一日以后有将在外牛录下人编入者，退还原牛录。又固山额真、牛录额真，俱先令盟誓。

凡贝勒家，每牛录只许四人供役。有溢额者，查出，启

知贝勒退还。如贝勒不从，即赴告法司，若不行赴告，或本人告发，或旁人举首，将所隐壮丁入官。若管旗诸贝勒俱属知情，即拨与别旗。如诸贝勒中有不知情者，即拨与不知情之贝勒。其不举首之固山额真，坐以应得之罪。除壮丁拨出外，仍照数赔偿，给与原管牛录，其包衣昂邦，鞭一百，革职；牛录额真不告知固山额真者，亦坐以应得之罪。〖32〗

27 是月，蒙古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归附金国。〖33〗

28 明延绥巡抚洪承畴、总兵官杜文焕败王嘉胤、张献忠，杀王左挂。先是，嘉胤据府谷，总兵尤世禄怯不能御。承畴、文焕闻之，驰救府谷，败嘉胤。嘉胤佯乞降，仍夺路走黄甫川。承畴、文焕大败之。至是军还，击献忠于青涧，又破之。此前，左挂降官府，至是谋再起，承畴等设计诛左挂等。

未几，嘉胤势复振，败山西官军，入河曲。兵部请设大将兼节制山、陕诸将兵，乃以杜文焕为提督，偕延绥副总兵曹文诏驰至河曲，绝粮道以困之。〖34〗

十二月（1631 年 1 月）

29 明廷增田赋。先是，户部尚书毕自严，以度支大绌，复列上十二事，曰：增关税，捐公费，鬻生祠，酌市税，汰冗役，核虚冒，加抵赎，班军折银，吏胥纳班，括河滨滩荡之租，核京东水田之赋，开殿工冠带之例。崇祯帝悉允行，而兵食仍不足。

至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复言：今日国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中，暗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余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欢然。帝是其言。〖35〗户部尚书毕自严即言：今日之策，莫逾加赋。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一百六十五万有奇，合旧所增，凡六百八十余万。是为辽饷。天下益耗。〖36〗明年，给事中魏呈润疏言：驿站所裁，未足充饷十一，而邮传益困，势必再编之于民。山海关中外兵旧额十八万，今只十万八千，合蓟门援兵，非溢原额，而饷乃日增，不可不稽。抚按捐资助饷，大率索之于民，不可不禁。崇祯帝不能用。

〖1〗《朝鲜仁祖实录》卷二二。

〖2〗《清太宗实录》卷六。

〖3〗《皇清开国方略》卷一三。

〖4〗《清太宗实录》卷六。

〖5〗《明史》卷二六一《刘之纶传》。

〖6〗喀喇沁，明代东蒙古之一部。原居蒙古河套地区，嘉靖（1522—1566）初，由河套迁往宣府塞外。寻迁归旧牧地。隆庆间在张家口

与明朝互市。后向东发展，控制朵颜卫等，并与之混合结亲。崇祯元年（1628），被察哈尔部林丹汗征服，部分并入朵颜卫。不久，归降金国。

〖7〗《清太宗实录》卷六。

〖8〗参见：《崇祯实录》卷二；《徐光启集》上册《闻风愤激直献乌兔疏》。但此次“调夷”之举，因受到朝野众多官员的反对半途而废。崇祯帝命令这支已行抵南昌的军队返回澳门。其时已在北京的公沙的西劳和不久后重返北京的陆若汉等人则被力主“调夷”的徐光启的门生、新任登莱巡抚孙元化调往登州。明崇祯五年（1632），在孔有德等叛明降金时，公沙的西劳等十二人在守城时殉难，陆若汉等十五人负伤。事后，明政府对其都有追赠或赏赐。陆若汉还撰有公沙的西劳等人事迹的《公沙效忠纪》。（见《澳门四百年》115页）

〖9〗《明史》卷二百六十《杨鹤传》。

〖10〗《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二三。

〖11〗《皇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一。

〖12〗《乱中杂录》卷七《续录》。

〖13〗《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二四。

〖14〗《金国汗谕明边官生军民人等》，载《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图版四十二。

〖15〗《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毛帅东江》。

〖16〗《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二六。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二六。

〖18〗故宫藏天聪二年（1628）九月起至十年（1636）二月各项稿簿，转引自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满文本见《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二五。

〖19〗《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二七。

〖20〗《乱中杂录》卷七《续录》。

〖21〗《明史》卷二七一《黄龙传》。

〖22〗《崇祯实录》卷二。

〖23〗《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24〗《清太宗实录》卷七。

〖25〗《清太宗实录》卷七。

〖26〗参见：《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三十；《清太宗实录》卷七。

〖27〗《金国汗敕谕金汉猛古官员军民人等稿》，载《明清史料》丙编1本。

〖28〗参见：《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29〗《明史》卷三百九《流贼·张献忠传》。

〖30〗《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三一、三二。

〖31〗《皇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一。

〖32〗《清太宗实录》卷七。

〖33〗《皇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一。

〖34〗《明史》卷二三九《杜桐传》

〖35〗《明史》卷二五七《梁廷栋传》

〖36〗《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按《明史》卷七八《食货志》，崇祯三年（1630）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而卷二五二《杨嗣昌传》谓增赋百四十万。志传互异（见《明史考证》六册1996页）。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十

天聪五年　（明崇祯四年）

辛未　公元1631年

正月初八日（2月8日）

1 金国铸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金人讳“夷”字，故改称红衣大炮）成。镌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军中造炮自此始。〖1〗初，金国未备火器，攻取辽沈时，李永芳得明炮手，亲解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明〖2〗。及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诸役，明军以红夷大炮守城，金军屡挫。后数年，以所俘明朝官兵匠役制造红衣大炮，至是成。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

额驸佟养性曰：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

以破彼之固守。〖3〗金国铸成红衣大炮，军威大振，攻城掠地，无坚不摧。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女真，居佟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定居。天命元年（1616），养性暗与金国通，为明边吏所察，置之狱，逃出，投归金。努尔哈赤妻以宗女，号“施吾理（西乌里）额驸”。〖4〗至是，命总理汉人军民事。皇太极敕谕佟养性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勿徇情面，分别贤否以闻。尔当殚其忠忱，简善黜恶，恤兵抚民，竭力供职，勿私庇亲戚故旧，凌轹疏远仇雠，致负朕委任之意。〖5〗

二十五日（2月25日）

2 皇太极至文馆，入巴克什库尔缠值房，问所修何书。对曰：记注汗所行事。皇太极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观。又取巴克什达海所译《武经》观之，内有云：昔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之于河，与士卒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效命者，以滋味之及己也。皇太极览至此，谕曰：观古史所载，将帅必体恤士卒。如我国额驸顾三台，与敌交锋，士卒有战死者，尝以绳系其足曳归。主将之轻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

二十六日（2月26日）

3 先是，朝鲜国春秋两季贡物，俱有定额。至是，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贡春季方物，额数渐减。金国却其献物，并遣使责朝鲜王。

4 是月，陕北义军首领神一元陷保安（今陕西志丹县），结河套蒙古兵败明军，旋败死，弟一魁领其众。〖6〗

二月十六日（3 月 18 日）

5 金国严饬守边军令。旧定军律：凡望见边外敌兵即举烽燧；敌兵抵边约百人者悬一席、鸣一炮，二三百人者悬二席、鸣二炮，五百人者悬三席、鸣三炮，千人者悬五席、鸣五炮，万余人则悬七席、炮不绝声，络绎来报。至是，命守边诸臣严察逃人，毋许台军容隐。凡逃只四五人者，令管墩台官率兵追之，即申报各将领，如隐匿不报，鞭一百；逃至二三十人者，沿途传报，若乘马走者，所逃出地方台军举燧勿绝，惟沿边墩台不必举燧，其沿路传报台军俱令举燧，络绎速传，仍登记所报时刻，迟误者鞭一百。

6 是月，往征瓦尔喀之金军自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遣人奏报：俘获男子一千二百十九名，妇女一千二百八十四口，幼丁六百三名，及人参皮张甚多。〖7〗

7 神一魁陷合水（今甘肃省合水县东北城关乡），围庆阳（今属甘肃省），旋败降于明三边总督杨鹤。

三月初一日（4 月 2 日）

8 皇太极以“国人皆有怨言”，令诸贝勒大臣进言直谏。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之次有议政十贝勒和八大臣。皇太极作书三封，分与之。于是诸贝勒大臣纷纷建策。

贝勒德格类曰：嗣后诸贝勒有作奸犯科被下讦告者，即将讦告之人从公审理，断隶别旗。贝勒济尔哈朗言：至于养奸匿慝，实由诸贝勒为之。如人讦告诸贝勒不将讦告之人断出，仍隶本旗，谁复敢于举发者？嗣后凡所讦诸贝勒之事，如与外国通谋背叛、谋杀弟兄、强奸民间妇女、及盗取俘获财物牲畜者，即将讦告之人断出别旗，则奸乱自息矣。贝勒萨哈廉则建言：听断不必多人，汗但慎选贝勒一人、大臣一人、审事官四人专任其事，除死罪籍没外，俱委令断决。如仍用多人审理，则宜令各坐一处，不必参同。各以所见科断可也。又曰：明国虽怯于战斗而防御甚固，因其官吏于所辖地方，得便宜从事。我国虽一，而旗则分。请统一八旗事权。〖8〗

十三日（4月14日）

9 皇太极出阅新编汉兵。命守战各兵，分列两翼，使验放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大赉军士。

二十日（4月21日）

10 明皮岛参将刘兴治欲降金，被诛。先是，兴治与皇太极密议降金事。谕命将囚禁之兴治母、及其妻子，并其兄弟兴祚、兴基、兴亮、兴沛、兴邦等妻子，及阵获兴治之弟兴贤，俱去械系，只令人朝夕看守，待遇优厚。又遣人送兴治妻至皮岛。至是，兴治策划叛逃，恐部下不从，先杀将校中不从己者，又欲尽屠军民中不从者，复杀参将沈世魁家众。世魁侥幸逃脱，率其党夜袭杀兴治。〖9〗时皇太极遣额驸佟养性率兵赴铁山（朝鲜境），拨船接应，明

军发现，败之。皇太极闻讯，令尽诛兴祚、兴治、兴亮、兴沛、兴邦之子及兴贤，没其妇女为奴。〖10〗

【考异】刘兴治之死，《明史》卷二七《黄龙传》记其谋叛作乱，为参将沈世魁袭杀。《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四所记同。《清太宗实录》卷八则记：兴治数遣使于金求降，后变其初衷，与岛中众汉人谋，欲尽杀满洲（诸申）逃人，结果反为满洲人所杀。此说为《东华录》诸书沿袭。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认为：所谓“为满洲人所杀”之说，“当未必然”。皇太极于招降失败后怒杀刘氏全家之做法，与其当初通书兴治，指天为誓，言甘如蜜之举动大相径庭，难怪《清太宗实录》诸书要编造兴祚欲杀满人一节。

兴治死，其党都司耿仲裕复相继作乱。仲裕，登州游击仲明之弟。仲明心腹裨将李梅，以通洋事觉，总兵官黄龙系之狱。仲裕在黄龙军，仲明在孙元化军。仲裕受仲明指使，激其部卒，假索饷名义围黄龙衙署，拥至演武场，割其耳鼻，将杀之，诸将救乃免。未几，黄龙捕斩仲裕，疏请定仲明罪。元化庇仲明，劾黄龙“克饷致兵哗”。崇祯帝命龙戴罪视事，而敕抚、按官核仲明主使状。〖11〗

四月初三日（5月3日）

11 皇太极撤征察哈尔兵。先是，皇太极欲征察哈尔，调蒙古诸贝勒各率兵会集，亲统师至三洼地，命贝勒济尔哈朗、岳讬分率左右翼先行。越二日，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奥巴至，奏言：宜俟秣马肥壮，然后大举，方克有济。遂遣人追还贝勒等，命大军班师，准备征明，来春再征察哈

尔。于是出征诸贝勒遵谕还。

12 是月，王嘉胤败弃河曲（今山西省河曲县东南旧县）。嘉胤久据河曲，延绥副总兵曹文诏围之六月，至是大败，嘉胤弃城走。时洪承畴、张应昌亦败不沾泥于葭州（今陕西省佳县），不沾泥遂降。〖12〗

五月二十七日（6 月 26 日）

13 先是，皮岛刘兴治被杀，其属下有逃入金国者曰：兴治被杀，岛中未定，若于此时以一支兵袭岛，则可全胜。皇太极是之。〖13〗至是，命总兵官楞额礼为右翼主帅、总兵官喀克笃礼为左翼主帅，率骑兵千五百人、步兵四千五百人征南海岛。

二十八日（6 月 27 日）

14 皇太极遣朝鲜使者归国。本年正月，朝鲜国王李倧遣使入金贡春季方物，皇太极令却之，并致书责朝鲜渝盟。至是，其王遣使者再贡方物。皇太极命侍臣满达尔汉等往朝鲜，复与李倧书，责其输送粮草于皮岛，以龙川、铁山之地给明人耕种诸事，又曰：今我将遣兵往征南海诸岛，尔当以船助我，若不与船，当还我所得义州、铁山之地，以便驻兵拒守。尔既尊明人为父，济以粮食，我与尔有恩，亦可以粮助我，赡我戍兵。此次出师，一以招抚无依之岛民，一以察尔国之真伪。我军尚未谙舟楫，尔国人操舟之善，更胜于明。如念兄弟之好，宜与坚大战船，每船各拨给善操舟之人。如此，则前衅可释。

满达尔汉等行至王京，欲见朝鲜国王。候三日始得见。李倧览书曰：明国犹吾父，抚我二百余年，今征我父之国，岂可相助以船？金使遂还。〖14〗

六月二十一日（7月19日）

15 金国定功臣袭职例。规定：凡他国诸贝勒举国来归，有当本国无事时倾心向化而来归者，或阵亡、或病故，其子孙世袭罔替；有身迫祸患，不得已而来归者，阵亡准袭五次，病故准袭三次。凡我将士，每临阵率先功多，及一二次率先攻克城池功大者，或阵亡、或病故，各照原官世袭罔替，仍察其平时有无罪过，另行酌定。有告发叛逆及乱国大罪者，量授官职，准袭六次。凡自他国孑身来归，当本国无事时阵亡，准袭四次；病故，准袭二次。有在本国，身迫祸患，不得已而孑身来归者，阵亡，准袭二次；病故，准袭一次。至于无职之人，有值我兵危急时，或当先战死，或首先登城死者，量授官职，准袭二次。有擒获奸细授职者，阵亡，准袭一次；病故，不准袭。

16 是月，黑龙江地方伊扎纳、萨克提、伽期纳、俄力喀、康柱等五头目入朝金国。

17 王嘉胤败死。先是，嘉胤败于河曲，转掠岳阳（今山西省古县）等地，总兵曹文诏追杀之。部下遂推王自用为帅，号紫金梁，结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满天星等及高迎祥、张献忠等共三十六营会于山西，众二十余万。〖15〗而闯将李自成亦因此崛起。

李自成（1606—1645），本名鸿基，迎祥之甥，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县）人，与张献忠同岁生。年十三，与兄子李过、同里刘国龙饮于村肆，相谓曰：吾辈须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次日，往关帝庙，仿桃园结义故事。鸿基欲较力，神前铁炉一座，重七十三斤，鸿基只手举之，绕殿一周，仍置原处，而刘国龙、李过自叹弗如。鸿基大言曰："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岂男子乎？前三载曾梦伟将军呼予'李自成'，今即改名自成，号鸿基。"〖16〗

及长，充银川（今属宁夏）驿卒，善骑射，骁勇好斗，里中人推为里长。数犯法，知县将置之死地，逃去为屠夫。寻杀人，偕李过亡命，投甘督部将王国为兵。王国率部过金县（今甘肃省榆中县），兵哗变，自成忽起，缚县官索饷。王国止之，并杀国，走依于高迎祥。迎祥拥闯将八队，一眼钱儿，二点灯子，三李晋王，四蝎子块，五老张飞，六乱世王，七夜不收，置自成子其末，犹未有名。

七月初二日（7月30日）

18 征明海岛师还。五月，皇太极命楞额礼、喀克笃礼等率师征明海岛。金军经边镇义州入朝鲜境，取宣川。六月四日，由宣川分兵四路：一路入蛇浦，一路陈于身弥岛浦口，一路陈于郭山宣沙浦，一路奔嘉定。〖17〗四路皆在皮岛东北至东面沿海一线，成攻围之势。及楞额礼、喀克笃礼遣人往朝鲜借舟，朝鲜坚不予。金军无奈，仅于海上搜得船十一艘，分屯身弥、宣沙、都致等岛，另在宣川砍木造船，备攻皮岛。

明总兵官黄龙闻警，遣副总兵张焘率军至身弥岛，与金军激战。明军习水战，战船多，火力强，金兵被迫退。明军大小兵船百余艘战于宣川浦。金兵再败，死伤累累，扶伤盈路。副总兵沈世魁督兵攻蛇浦，大炮轰鸣。金军伤亡惨重，焚尸数日。

十七日，张焘率师驾船攻沿海金军。时有西洋人公沙的西劳于明军中教授铸炮及使用技术，任统领。是役，明军置西洋大炮于船上，公沙的西劳亲自指挥，攻正面。明兵驾三板唬船，施放三眼鸟枪，四面攻打。金军所筑防御纷纷倒塌，再修再毁，阵亡约六、七百人。

双方激战十余日，金军顽抗，溃而复合，合面复溃，如是者再四，终难敌明军炮火。后退八十里，不敢复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金军自朝鲜撤兵，至是，回至沈阳。

是役，金军既不习水战，且乏船只，火器亦相形见绌。舍长用短，招致失败。明军则视此为海外大捷。

【考异】此次皮岛之役，金军败绩，而清官修史书均讳言事实。兹记事系据明朝《兵部题行稿簿》（载《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四。

初八日（8月5日）

19 金国定官制，设六部。皇太极即位初，积极仿行明制。有汉降官宁完我等，疏请设六部。疏数上。〖18〗至是，创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六部虽脱胎于明制，内部组织却独具一格。六部各由一名和硕贝勒或贝勒（台吉）主政。以旗主身份兼领部务者称某部之和硕贝勒，以

非旗主身份管理部务者则称某部之贝勒。命和硕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和硕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和硕贝勒岳讬管兵部事，和硕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事，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每部下设诸申（女真）承政二人、蒙古、汉承政各一人。承政下设参政十四人，即诸申八人、蒙古四人、汉二人。六部各设启心郎四人。〖19〗

六部和硕贝勒领有固山，兼理部务，以下各职均由八旗官员兼任。六部承政平时在部任事，战时则有带兵之责。各级官员初非专职，仍带有军政不分之特点。

贝勒掌部，虽乃汗与诸贝勒妥协之产物，但已排除二大贝勒对政务之干预。军国大政，则由汗主持之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金国因有六部之设，国家制度更加完备。

20 为限制诸贝勒特权，更定离主条例。先是，努尔哈赤时，凡讦告诸贝勒者，准其离主，听所欲往。后又更议：诸贝勒如犯私通敌国、及谋害宗室兄弟罪，身尚不存，则原告之人又何主可离？其以他事讦告诸贝勒者，俱不许离主。至是，复议定离主条例：

除八分外，有被人讦告私行采猎者，其所得之物入官，讦告者准其离主。

除八分外，出征所获，被人讦告私行隐匿者，以应分之物分给众人，讦告者准其离主。

擅杀人命者，原告准其离主，被害人近支兄弟，并准离主，仍罚银千两。

诸贝勒有奸属下妇女者，原告准其离主，本夫近支兄弟，并准离主，仍罚银六百两。

诸贝勒有将属下从征效力战士，隐匿不报，乃以并未效

力之私人，冒功滥荐者，许效力之人讦告，准其离主，仍罚银四百两。

本旗人欲讦其该管之主，而贝勒以威钳制，不许申诉，有告发者，准其离主，仍罚银三百两。

此外，凡以细故讦诉者，不许离主。但视事之轻重审理。应离主者，拨与本旗别贝勒。

21 皇太极又谕曰：国家立法，不遗贵戚。斟酌罚银，以示惩儆。凡诸贝勒审事，枉断人死罪者，罚银六百两；枉断人杖赎等罪，及不奉谕旨私遣人与外国交易，或怠忽职业，或擅取民间财物马匹，或将本旗人女子不行报部、短价收纳在家者，均罚银二百两。〖20〗

十八日（8月15日）

22 金国议设出兵将帅。先是，八旗出兵不设将帅，军政大计由出兵诸贝勒大臣集议而定。天聪元年（1627）出兵朝鲜，大贝勒阿敏执意入居王京，济尔哈朗、岳讬等贝勒则主张与朝鲜国王定盟撤军。会议结果，七旗所议皆同，独阿敏一旗固执己见，以致议久不决。出兵诸贝勒各自为政，难免贻误战机。各旗间泾渭分明，危急时甚至见死不救。天聪四年（1630），明军欲复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等四城，兵抵滦州，连攻三昼夜，城池危在旦夕。大贝勒阿敏以守城兵无本旗之人，竟安坐永平不发兵往救，结果四城尽失，伤亡惨重。皇太极因此训斥道：若是其镶蓝旗，即便是战得血肉之躯，堆得城池一般，也一定往救。〖21〗其后贝勒萨哈廉建言：有大征伐，宜选一贤能者为之主帅。〖22〗至是，乃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

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

二十一日（8月18日）

23 金国颁民事诉讼法条。规定：各牛录额真所属，凡以粮食贷人者，只许取利一年，虽年久亦不得利上加利。如犬咬牲畜至死者，以肉归畜犬之家，令其赔偿。若两人斗殴，理屈者，依例责惩，毁衣服者令偿之。死畜之肉，私分与人索价者，依例坐罪，以肉给告发之人，仍追价入官。如人堕水救出者，与价值之半。如盗人鸡鹅等类及斧斤、衣服细物并囊金、田稻、场内柴草者，依例坐罪，赏告者银三两。如豕入人田者，令送还本主，每次计豕罚银五钱；过三次，许赴告该牛录额真，即以其豕给之。如羊入人田者，计每只罚银二钱；骆驼、牛马、驴骡入人田者，每匹头罚银一两，仍偿其禾。如逸出边外，与收者银二两；边内一两，城内五钱。矢上不书名姓，被人拿获者，罚本人银二十两。以上诸项，俱令各牛录额真，即行审结。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审理。〖23〗

24 皇太极闻明总兵官祖大寿等兴工筑大凌河城（今辽宁省锦县），欲乘金军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决定统大兵往征之，并传檄诸部蒙古贝勒率兵来会。

25 是月，黑龙江地方虎尔哈部落托思科、羌图礼〖24〗、恰克莫、插球四头目入朝金国，贡貂狐狢猁狲等皮。又闹雷（今黑龙江省饶河县北挠力河口南岸）地方虎尔哈部落萨达兰、宜和、札济喇、瓦尔禅四头目入朝，贡貂狐狢猁

狲水獭皮。

八月初六日（9月1日）

26 金军围大凌河城。初，右屯（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卫）、大凌河二城，孙承宗已设兵戍守。后高第往代，尽撤之，二城遂被毁。及邱禾嘉巡抚辽东，议复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督师孙承宗上奏言广宁道远，当先据右屯，筑城大凌河，逐渐进逼。兵部尚书梁廷栋力主之，遂以七月兴工。命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以兵四千据其地，发班军万四千人筑之，护以石砫土兵万人。工垂成，廷栋罢去。廷议：大凌荒远不当筑城，撤班军赴蓟，责抚、镇矫举，令回奏。禾嘉惧，尽撤防兵，只留班军万人以守。〖25〗

至是，金军围大凌河城。时明修大凌河城已半月，城墙已完，雉堞完其半，城中有总兵祖大寿及副将八员、参将游击约二十员、马步兵万余，以及夫役商贾约万余人。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下令曰：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26〗因命正黄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兵围北面之东，正蓝旗兵围正南面，镶蓝旗围南面之西，蒙古一旗兵围南面之东，正白旗兵围东面之北，镶白旗兵围东面之南，正红旗兵围西面之北，蒙古另一旗兵围正西面，镶红旗兵围西面之南。复由蒙古诸部落贝勒各率所部兵围其间隙处。又环城四面掘壕，深广各丈许，壕外筑墙高丈许，墙上加垛口，墙内距五丈余地又环掘壕，广五尺深七尺五寸。壕上铺秫秸，覆以土。营外亦掘壕，深广各五尺许。

皇太极别遣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载红衣大炮、

将军炮当锦州大道而营。城中兵出，悉败还。十二日，金军攻城，以红衣炮轰西南隅一台，穿其雉堞，台兵惊惧，遂降。金兵列车盾于台下，以红衣炮、大将军炮轰城南面，坏其雉堞、敌楼。数日间城外堠台俱下。

明巡抚邱禾嘉闻之，驰赴锦州，与山海总兵官吴襄、宋伟合兵往救。

九月二十四日（10月19日）

27 金军败明援军于长山。先是，明巡抚邱禾嘉与吴襄、宋伟等合军援大凌河。行至松山（今辽宁省锦县西南）三十里，与金军遇，大战于长山、小凌河间。禾嘉等败，收军还锦州。十六日，皇太极率军追至锦州城，分五路直抵城下，禾嘉军堕壕死者甚众。是役，贝勒多铎与敌交锋坠马，马逸入敌阵。有名查符塔者见之，即以其马乘之。还军时，明军复出，步兵列车盾大炮鸟枪于城壕外，骑兵随其后，距里许而阵。金兵将复冲之。明军望风远遁。于是收军。

是日，明太仆寺少卿张春复监吴襄、宋伟军，过小凌河五里，筑垒列车营，为大凌河声援。金兵扼长山，不得进。禾嘉遣副将张洪谟、祖大寿等出战五里庄，亦不胜。夜趋小凌河，至长山接战。〖27〗金军以二万骑逆战，火器竞发，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下如雨，金军冲入张春营。明军败，吴襄等先遁。截杀大半，追奔三四十里许。

张春复收溃众立营。皇太极命佟养性部众屯于敌营东，发大炮火箭，毁其营。时风从西来，黑云涌现，张春乘风纵火，势甚炽，将逼金营。忽大雨反风，明兵多焚死。少

顷，雨雾。两军复鏖战，宋伟力不支，亦走。张春及诸将张洪谟等三十三人俱被执。部卒死者无算。

明被擒各官见皇太极，皆跪拜，独张春直立不跪。皇太极怒援弓欲射之，无惧色。至晚，遣使赐酒馔，春仍不食，守者恳劝，始一食。令剃发，不从。居古庙，服明衣冠，终不屈死。〖28〗

张春军败，援兵自此绝。祖大寿困守大凌河城不敢出。

28 是月，明廷以杨鹤镇压山陕义军不力，系之于狱，以巡抚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29〗

29 复遣太监监边镇，又命太监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崇祯帝初即位，鉴于魏忠贤祸败，尽撤诸镇守太监，委任大臣。既而廷臣争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划，乃思复用近侍，因有是遣。

十月二十八日（11 月 21 日）

30 明大凌河守将祖大寿降金。大凌河自八月被围，粮尽援绝，至食人马。先是，皇太极两次致书劝降，语意恳切，书内称：之所以爱将军者，因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山川地势之险夷，亦多未谙。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朕之愿也。〖30〗其一番倾慕之心，跃然纸上，然大寿不为所动。及金军于长山大败明军，皇太极复屡次致书相招，并命诸降将写信劝降，大寿仍不为所动。

时城被围两月余，粮绝薪尽，军士饥甚，杀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旦夕不能支。金军修筑壕堑益坚。大寿等谋突围出，侦金军防守严密，一人不能逸。欲守，则外无救兵、内无刍粮。大寿等力竭计穷，欲率诸将降，独副将何可纲不从。至是，大寿执之，令二人掖可纲出城，于金军诸将前杀之。可刚颜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大寿与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书约降。大寿曰："人安得不死，今不能忠于国，亦欲全身保妻子耳！"〖31〗遂以妻子在锦州，请归锦州设计诱守者降，而留诸子侄于金。

翌日，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岳讬等率梅勒额真八员、官四十员、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偕大寿及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作溃奔状，袭取锦州。漏下二鼓，邱禾嘉闻大凌河城内炮声不绝，谓大寿兵得脱，发兵往迎。会天大雾，对面不相识，两军皆失队伍，遂各收兵。及明而还。

是役，金军获胜颇得力于红衣大炮。大凌河城周原筑台百余，互为犄角。金军先以红衣大炮轰于于章台，克之，周围各台闻讯，或降或逃。金军得其粮糈，士马饱腾，得以久围大凌河，终克其城。皇太极以大凌河所获大小火炮二千五百位，并鸟枪火药铅子，付总兵官佟养性管理。自此，凡遇出兵，必携红衣大炮行。

31 是月，大贝勒莽古尔泰以"汗前露刃"被罚。初，金军围大凌河城，正蓝旗受命围大凌河正南，和硕贝勒莽古尔泰与弟德格类率护军在后策应。八月十二日，明军出

城诱战，两蓝旗兵直抵城壕，遭城上炮火轰击，伤亡甚众，乃退。莽古尔泰因本旗诸将皆被伤，请将其出哨护军调回。皇太极曰：朕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大不满，曰：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曰：如此，是告者诬矣。朕当为尔究之。若告者诬，则置告者于法。告者实，则不听差遣者亦置于法。言毕，不悦而起。将乘马，莽古尔泰怒声道：汗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只以推崇汗，是以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遂举佩刀之柄前向，频频摩视。其弟德格类拳殴之。莽古尔泰大怒，手出佩刀五寸许，众人将其推出帐外。

皇太极默然久，詈莽古尔泰道：其年幼时，汗父曾与我一体养育乎？并未授以产业。其所衣食，均我所剩，得倚我为生。后因其弑生母，邀功于父，汗父因令附养于其末生于德格类家。尔众人岂不知乎？〖32〗又斥众侍卫曰：我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我，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我前耶？是日薄暮，莽古尔泰以空腹饮酒过量，狂言失态为词，叩头请罪。皇太极遣人反问：尔于白昼拔刃欲犯朕，昏夜复来何为？拒不纳。〖33〗

本月二十三日，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等，以大贝勒莽古尔泰在御前露刃，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罚驮甲胄雕鞍马十进于汗，罚驮甲胄雕鞍马一与代善，素鞍马各一与诸贝勒；又罚银一万两入官。红旗贝勒岳讬为其鸣不平，奏曰：蓝旗贝勒（指莽古尔泰）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汗与彼何怨耶？〖34〗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3日）

32 皇太极纵祖大寿等二十六人回锦州，大寿许为内应。初，大凌河军民商旅三万有奇，因相继阵亡、或饿死、或互相食，至是存者只一万一千六百余人，马三十二匹。悉为金国所有。城亦被毁。

大寿既入锦州，使人返回大凌河城，谓所带人少，不能立即献城，须待机而图。皇太极赐书令其“勿忘前约”。大寿则遣人表示“断不为失信之人”。〖35〗禾嘉知其纳降状，奏闻于朝。而崇祯帝于大寿欲笼络之，不仅下诏免罪，且晋升左都督。三召大寿进京，皆托词不往。

大凌河城失守后，明廷臣追究筑城非策，交章论邱禾嘉及孙承宗。承宗连疏引疾。既而言者复追论其丧师辱国，竟夺官闲住。

金军既收大凌河军民，将其中蒙古人自戊午年（天命三年，1618）以来逃至大凌河者悉令查出，有兄弟亲戚在敖汉、奈曼、喀喇沁部落者，悉给还外，尚有千五百七十人，选其精锐，皇太极与诸贝勒收养之。又以其余分拨八旗。于汉官汉民亦加意收养。初，祖大寿遣子祖可法赴金军营议和。诸贝勒问曰：汝等死守空城何意？可法答：天与尔辽东、永平兵民，若不加屠戮，则天下之民，闻风归顺。因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耳。岳讬曰：前屠杀辽东之民，乃先汗之事，当时不谙义理。提及此事，我等追悔，若有二身，必诛其一身；若有二头，则必劈其一头矣！后杀永平兵民者，乃二贝勒阿敏之事。汗以其违命妄杀，已论罪幽禁，尽夺其所属诸申。此事与汗无涉。我汗自即位以来，

纠正恶习，更新礼义，抚养人民，爱惜士卒。不用我等相告，尔等岂不闻之？〖36〗

至是，皇太极命大凌河城归降诸副将参游等官，每旗分隶四员；祖大寿子侄各赐房屋，以客礼恩养；都司守备等百余员，俱付旧汉官收养；其军士分定河东河西，以河西人归于八旗旧汉民内，以河东自辽东逃去之人给还原主；其余无主之人俱视应给之处拨给。〖37〗

33 罗汝才、张献忠初伪降于洪承畴，是月复起，入山西。

闰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23 日）

34 皇太极令诸贝勒大臣于弟读书。略曰：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子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或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子救援，遂至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遂规定：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

十一日（1632 年 1 月 2 日）

35 金国禁私造庙宇。时金国境内民人为避差徭，多相率为僧。先已令稽察寺庙，不许私造。至是，命礼部贝勒

大臣再详确稽察，对违法新建者务治其罪；至于喇嘛、班第、和尚，亦必清查人数，有诈称喇嘛、班第、和尚，容留妇女，不守清规者，勒令还俗。规定：嗣后若有违法擅称喇嘛、和尚，及私建庙宇者，依律治罪；其愿为喇嘛、和尚，及修造寺庙，须启明该部贝勒，方免其罪。又禁巫觋星士，获此妄行之人，杀无赦；有用巫觋星士者，亦坐以应得之罪。若道士及持斋之人妄行惑众，亦一体治罪。

36 是月，朝鲜使臣还自金国，据其所述：汗之容貌则比诸将稍异，动止则戏嬉言笑，无异群胡（对女真人贬称）。饮食及赏物，必亲手赐予。宴饮时常置酒器数十余，呼爱将于床下，亲酌而馈之。〖38〗

37 明登州游击孔有德叛。有德，原籍山东，徙居辽东。初，与耿仲明、李九成皆明将毛文龙帐下部卒。文龙袭破镇江堡之役，有德骁勇善斗，临阵先登，深得文龙嘉许，收为“养孙”，赐名“毛永诗”。〖39〗文龙被袁崇焕诱杀，有德落魄无所依，遂走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官辽久，孙承宗、袁崇焕俱辟为赞划，以宁前兵备推巡抚，素言复辽上宜用辽人，固辽人宜得辽将，乃用有德、仲明为游击，九成为偏裨，且多收辽人为兵。〖40〗

及大凌河城被围，兵部督元化发劲卒泛海，趋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北）盐场示牵制。元化命有德等从海上以三千人赴关外，有德遭飓风几死，迨归复命，又令率兵从陆路援辽，不胜怨望，屯邹平（今属山东省）月余，进至吴桥（今河北吴桥县东）。天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大哗。

时登州千总李九成以私吞买马银两，畏罪潜逃至吴桥，率众胁有德反。有德叹曰："大将军（指毛文龙）功名卓卓，犹且不免，我辈死固晚矣。时事如此，尚可为耶！"〖41〗遂与九成等叛变，还兵沿途大掠。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13日）

38 汉官参将宁完我请依明制改造金国制度。完我于天聪三年（1629）经召对入直文馆，寻授参将。〖42〗五年（1631）初上疏请设六部，皇太极允准施行。至是复上疏，谓国家官制未备，法度不周，弊窦乱阶，萌于积渐。万一有乱政者言汉制不宜行于我朝，又不免将开创嘉谟中道废止。请除六部之外，复置六科、馆臣、通政，并以辨服制尤为切要。疏入，皇太极以为然。〖43〗

39 是月，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臣入贡于金国，复违约缺额。

40 时孔有德连陷商河、新城（今山东桓台县西桓台城），明山东巡抚余大成遣官往谕，不听。元化犹决意招抚。登莱总兵张可大率兵至朱桥驿，值元化还登州，言有德已就抚，勿西行。可大知叵测，仍西去，元化竟檄止之。〖44〗有德过青州（今属山东省），骑兵不及千人，余皆乌合，矢亦尽。余大成拥兵三千，追击甚易。元化遗书，贼已就抚，不可东向一步，以坏抚局，大成听令而止。有德攻登州，初至泥水山，困甚，元化令家丁持书往谕，有德始营山下。夜攻城东南，炮却之，又攻西城，不克。旁掠诸邑。

元化与辽将耿仲明定计招抚。

41 明军攻山西、陕北义军，杀扫地王、神一魁等。

〖1〗《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2〗《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廷弼功罪》。

〖3〗《佟养性谨陈末议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4〗《清史稿》卷二三一《佟养性传》。

〖5〗《清太宗实录》卷八。

〖6〗《明史》卷二百六十《杨鹤传》。

〖7〗《清太宗实录》卷八。

〖8〗《清太宗实录》卷八。

〖9〗参见：《明史》卷二七一《黄龙传》；《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四。

〖10〗《清太宗实录》卷八。

〖11〗《明史》卷二七一《黄龙传》。

〖12〗《崇祯实录》卷四。

〖13〗《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四。

〖14〗《皇清开国方略》卷一四。

〖15〗《明史》卷二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16〗《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17〗《兵部题行稿簿》，载《明清史料》乙编一本。

〖18〗《清太宗实录》卷十。

〖19〗关于启心郎职掌，清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卷二云："国

初满臣不解汉语，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后多缘以为奸，仍汰也。”李学智译注老满文《定立六部的档子》时援引诸书，证实上说不确，认为：“启心郎一职，其职务近似各贝勒之顾问，更兼有明代‘御史’之职务”。此说大致不错。天命八年（1621）努尔哈赤在设立八固山都堂和理事官同时，曾任命每固山四人“将诸贝勒之文书系于颈上以观其言者”，即将诸贝勒之誓书系于颈上，随时稽考其言行有无相悖，并以劝谏、监督、纠举为职志（《满文老档》卷四五），是为启心郎一职之滥觞。皇太极训谕六部启心郎说过：“朕以尔等为启心郎，当顾名思义，克尽厥职，如各部诸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又说：“启心郎不得干预部事，但坐于各贝勒之后，倘有差谬，则启其心”（《清太宗实录》卷一二、一六）。可见，启心郎无异于汗派在六部监视诸贝勒之耳目。又，关于六部组织，老满文之原始记录《定立六部的档子》（载《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二集）与《清太宗实录》卷九所记有异。《实录》记为：每部承政诸申（女真）一或二人，蒙古、汉各一人；参政，吏、户、礼、兵、刑五部各八人，工部十二人。启心郎，每部一至三人。兹据李学智译《定立六部的档子》。

〖20〗《清太宗实录》卷九。

〖21〗《旧满洲档译注·太宗》197页。

〖22〗《清太宗实录》卷九。

〖23〗《清太宗实录》卷九。

〖24〗羌图礼（又写为强兔力、强图理），墨尔哲勒氏。明末清初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北毕瞻河（今俄罗斯境比占河）流域女真人部落的首领。羌图礼与清统治者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此后长期服属清廷，贡纳貂皮。羌图礼本人也成为当时东北边

疆少数民族领袖中名声远播的一位。在杨宾《柳边记略》、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张缙彦《域外集》、吴兆骞《秋笳集》等康熙年间刊布的东北史地文集中，均有关于其居地或行迹的记述。《扈从东巡日录》等书记其居地为“羌突里噶尚（噶栅，意为村寨）”，应即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处的莽按木（莫宏库）屯（今黑龙江省同江县境）。约在顺治末年，该部落在清政府组织下南迁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康熙十三年（1674），羌图礼之子札努喀等率所属墨尔哲勒、乌札拉、巴雅拉、富察、托科罗、何叶诸姓被编为新满洲佐领。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五二载有羌图礼父子传。

〖25〗《明史》卷二六一《丘禾嘉传》。

〖26〗《清太宗实录》卷九。

〖27〗《明史》卷二六一《丘禾嘉传》。

〖28〗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九；《明史》卷二九一《张春传》；又见《朝鲜仁祖实录》卷二五。

〖29〗《崇祯实录》卷四。

〖30〗《清太宗实录》卷九。

〖31〗《清史稿》卷二二四《祖大寿传》。

〖32〗《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四十。

〖33〗《清太宗实录》卷九、卷十。

〖34〗《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35〗《清太宗实录》卷十。

〖36〗《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四二。

〖37〗《清太宗实录》卷十。

〖38〗《朝鲜仁祖实录》卷二五。

〖39〗《东江遗事》卷下《孔定南传》。

〖40〗《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

〖41〗《东江遗事》卷下《孔定南传》。

〖42〗《清史列传》卷五《宁完我传》。

〖43〗《清太宗实录》卷十。

〖44〗《崇祯实录》卷四。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一

天聪六年　（明崇祯五年）

壬申　公元1632年

正月初一日（2月20日）

1 废除与三大贝勒并坐旧制，皇太极南面独坐。上年十二月，皇太极与八旗诸贝勒大臣议定来年元旦朝贺仪曰：大贝勒莽古尔泰，因其悖逆，定议治罪，革大贝勒称号。自朕即位以来，国中行礼时，曾与朕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彼年长于朕，可否仍令并坐？诸贝勒大臣会议时，执不可并坐者半。大贝勒代善曰：我等既拥戴汗为国主，又与其并坐，恐滋国人之议。自今以后，汗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礼，我与莽古尔泰侍坐汗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如此，方为允协。诸贝勒皆曰“善”。〖1〗

至是，行元旦朝贺礼时，于汗旁设两榻，命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坐。从此，凡国人朝见，皇太极始南面独坐。〖2〗

初，八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自是年始照旗分，以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正白旗、镶红旗、镶白旗、镶蓝旗、正蓝旗为序朝见。

初三日（2月22日）

2 明叛将孔有德陷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先是，援辽兵变，登莱总兵张可大率兵往剿，巡抚孙元化檄止之；师次莱州（今山东省莱州市），遇元化，复为所阻，乃偕还登州。岁末，有德薄城，可大请击之，元化持抚议，不许。可大陈利害甚切，元化期以明年元日发兵合击。至期，元化兵不发。翌日，始发兵合可大击叛军，战于城东，可大兵屡胜。元化部卒皆辽人，亲党多，无斗志。副将张焘先走，可大兵亦败。张焘兵半降于叛军，遣归为内应，元化开门纳之，可大谏，不听。〖3〗

时耿仲明领元化中军，久有叛志。仲明，字云台，先世居山东，后徙辽东盖州。〖4〗生而面色深黑，手掌洁白如玉，躯干伟长。努尔哈赤取辽东，仲明任干总，后投皮岛毛文龙麾下。文龙喜其骁勇，收为“养孙”，赐名“毛有杰”。及文龙被杀，愤面离岛，随有德转投登州，为巡抚孙元化授为中军参将。〖5〗仲明以文龙遇害事，生叛志，曾对有德曰：“大将军（指毛文龙）邀合义旅，跋涉荒陬，出万死以复疆宇，而卒以冤死。我与尔直若几上肉耳，可郁郁久居此乎？”〖6〗及其弟仲裕作乱皮岛，明廷将治其主使罪，仲明叛志益坚。

是日夜半，叛军至城，仲明纠诸将同籍辽东者为内应，导叛军自东门入，城遂陷。登州总兵张可大守水城，自缢死，巡抚孙元化被执。有德入城，乃推李九成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抚关防檄州县取兵饷。未几，有德等念元化故有恩，纵之航海归。〖7〗不久，叛军克黄县。

登州城倚山临海，有水城通海路。城中备有红夷等炮三百多位，叛军据为己有，实力大增。有德致书明廷，请给予登州及所属八州县，割据一方。叛军以有德为都元帅，九成为副元帅，仲明为总兵官。不用崇祯年号。以“替天行道”相号召。

十五日（3月5日）

3 金国管兵部事贝勒岳讬奏言：先年克辽东、广宁，其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戮永平、滦州汉人，以是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今天与我以大凌河汉人，正欲使天下皆知我国之善养人也。臣愚以为若能善抚此众，嗣后归顺者必多，且更宣明前事以告于众，则人皆信服矣。

善养之道，当先予以家室，凡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又各官宜令诸贝勒，人给庄一区，此外复令每牛录各取汉人男妇两名，牛一头，即编为屯。共为两屯。其出人口耕牛之家，仍令该牛录以官值偿之。复查各牛录下寡妇，给配各官从人。至于明之兵士，今既慕义归降，须令满汉贤能官员先查汉民女子寡妇酌量给配，余查八贝勒下殷实庄头有女子者，令其给配。如无女子，令各收养为子，为之婚娶，免其耕作，有军兴，则隶戎武。其余更令殷实商贾分给婚配。毋致一人失所。如

此则人心归附而大业可成。疏入，皇太极嘉纳之。

二十八日（3月18日）

4 明廷闻登州变，兵部尚书熊明遇请以副将吴安邦代张可大为总兵官，屯宁海规取登州，而令通州副将杨御藩署总兵，尽将山东兵，与天津总兵王洪等兼程进，至是遭遇于新城镇，王洪先逃走，御藩拒之两日，不能胜，突围出，遂入莱州。

二月初一日（3月21日）

5 孔有德围莱州。时崇祯帝罢孙元化、余大成职，以徐从治巡抚山东，谢琏巡抚登莱，及总兵杨御藩等，俱守莱州。叛军既踞登州，遣人招岛中诸将，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今辽宁省新金县东南）副将毛承禄等皆往投之，势力日炽。叛军往攻莱州，明军固守，久攻不能克。有德改换策略，一面声称愿受抚，一面以重兵围城。

孙元化既释归，遂至京师。明廷命将孙元化及副将张焘论死，余大成遣戍。元化，字初阳，天启间举于乡。素谙西洋大炮，盖得之于徐光启云。金军陷广宁，条备京、防边二策。孙承宗请于朝，得赞划经略军前。主建炮台教练法。承宗经略辽东，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后元化赞划袁崇焕，守宁远。越数年，擢登莱巡抚，驻登州。及有德叛，朝野怨元化不能讨平之，终以此弃市。〖8〗

三月初一日（4月19日）

6 金国增定离主条例。皇太极谕曰：凡有讦告诸贝勒者，断离本主与否，前已详谕定例矣。其余彼此讦告者，今更

详悉定例：凡讦告之人，务皆从实。如告两事以上，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罪，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所告多虚，原告不准离主。所告两事以上，而轻者实重者虚，与告一事而情轻诉重者，审实，坐被告以应得之罪，其原告仍坐以诬诉罪，不准离主。若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果系反叛逃亡、有异心于上及诸贝勒者，许告，其余不许。若有告者，被告照常审拟，原告罪亦同，不准离主。所以严禁者，以此乃古圣王之成法，故今仿而行之。

7 禁止乱伦婚娶。女真旧俗："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按，指后母）。"〖9〗弟妻嫂、子妻后母一类陋习源远流长，且婚姻不分辈分。及入居辽沈地区，婚姻关系受汉文化濡染。至是，皇太极命：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如寡妇有愿抚孤守业者，仍加恩恤。有不安其室愿改嫁者，许本家兄弟于异姓中择其愿嫁者嫁之。如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又谕：汉人、高丽（朝鲜）人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

【考异】皇太极禁同族嫁娶男女令，曲折反映出满族早期落后习俗，故为清朝诸官修史书所不取。此令颁布之时间，明末清初人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六记为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 年）五月，不知所据何本；《满文老档·太宗》卷五一，天聪六年（1632）三月十三日引汗谕，有"先前禁不许乱伦婚娶"之句，说明当在该

月之前。因确切时间不详，故系于此时。又，禁令原文无存，从《清太宗实录稿本》所载崇德元年（1636）四月十二日“登基后议定会典”和《山中闻见录》中可得其梗概。

8 定诸贝勒大臣官员祭葬例。

四月初一日（5月19日）

9 皇太极亲征察哈尔部。上年（1631）十一月闻察哈尔林丹汗侵掠阿鲁部长达赖楚琥尔，皇太极遣贝勒萨哈廉、豪格率兵四百往援，亲统师二千继之。行四日，萨哈廉等遣人奏：林丹汗率众侵达赖楚琥尔驻牧地，至锡喇穆伦河北岸，大掠而去。命大臣图鲁什率兵蹑踪，过兴安岭乃还。遂班师。本年三月，皇太极将征察哈尔部，遣使以大军启行日期谕归降各蒙古贝勒，令以所部兵会。

颁布军令：出征军士，一出国门，悉凛遵国法，整肃而行。若有喧哗及擅离大纛者治罪不贷；驻营时采薪取水，务结队偕行；有失火者，论死；凡军器，自马绊以上，俱书各人标志；启行之日，不得饮酒，若有离纛后行者，贯耳以行。命大臣阿山、觉罗布尔吉率兵六百驻守边界，以防国内之逋逃，以贝勒阿巴泰、杜度、额驸杨古利、佟养性留守沈阳。

至是，皇太极率大军远征察哈尔。翌日，次辽河。值河水泛涨，与诸贝勒乘舟以渡，并渡辎重。人马皆浮水而过，凡两昼夜始尽。初四日，大军至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县城），喀喇沁、土默特部落诸贝勒各率兵会。初九日，大军至锡喇穆伦河，喀喇车里克部、伊苏忒部、扎鲁特部、

敖汉部、奈曼部、阿禄诸部兵会。后数日，又有巴林部、科尔沁部及北边蒙古诸贝勒率兵会。

十八日（6月5日）

10 金军渡喀喇木伦，次哈纳崖。是夜，有蒙古二人窃良马六匹潜奔察哈尔部，告以金国远征事。林丹汗闻讯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人仓促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闻其远遁，乃率军趋归化城。

11 是月，孔有德围莱州。先是，叛军自莱州陷平度（今属山东省）。明廷命兵部侍郎刘宇烈督理山东军务，讨叛军。时叛军自平度还，增兵攻莱州，载元化所制西洋大炮置城下，日穴城，城多颓。巡抚徐从治等命投火灌水，穴城者死无算；又使死士时出掩袭之，毁其炮台，斩获多。时明援军皆顿昌邑不敢进，明廷议以宇烈总军事，统马步军二万五千，势甚盛。然宇烈无筹略，诸将懦怯，进至沙河，日遣使往叛军议招抚。叛军尽得明军虚实，佯称愿受抚，而潜兵绕其后，焚辎重殆尽，明军大败。兵部尚书熊明遇见官军不可用，持抚意益坚。

有德率军围莱州，留仲明据守登州。明新任登州总兵吴安国驻军宁海（今辽宁省金县），与登州一海之隔，转瞬可至。仲明扬言愿以城降，安国大喜，领军直薄城下，仲明引兵突击，明军败，安国惧，走还宁海。

莱州被围久，望救兵不至。巡抚徐从治中炮卒。初，大

僚多执抚议，独从治以为不可。及从治死，朝议大哗，连章攻刘宇烈，请增兵。〖10〗

五月初十日（6月27日）

12 先是，皇太极至归化城。至是，前哨劳萨奏报察哈尔遁去已久，追逐三日无所见。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谕之曰：我等原征察哈尔至此，察哈尔不能御而遁，追之无益。今我兵马疲惫，其暂旋师，以俟再举乎？抑先取蒙古部民复入明境乎？二者孰便，尔诸臣可定议以奏。于是群臣集议，奏云：我师此来，已近明境。即先取蒙古部民，复入明地，以图大事，诚为上策。遂定议征明。

二十三日（7月10日）

13 金军至木鲁哈喇克沁地方。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兵万人往掠大同、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以贝勒济尔哈朗等率兵二万人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

二十七日（7月14日）

14 皇太极率军至归化城，两翼兵来会。是日，大军急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至明朝边境，所在察哈尔部民多俘之。

六月初一日（7月17日）

15 近明界沙河堡一带蒙古部民逃入明边，皇太极以书谕沙河堡各官索之。明沙河堡官知金军至大惊，将逃入蒙

古男妇三百二十，及牲畜一千四百四十尽数交出。文馆范文程等合疏言：观我军情形，无大无小，皆志在取明，有必欲深入之意。如欲深入，当预定方略，神速进兵。彼近边村庄，地瘠民穷，我军深入，则徒疲马力，毫无裨益。果欲深入，当直抵燕京，讯其和否，早为决断，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至我军进兵之路，惟雁门关为便，既无阻挠，又沿路居民富庶，可资士马饱腾。又言：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深入，可以得志。〖11〗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嶽，沈阳人。曾祖范鏸曾任明兵部尚书，因与严嵩相忤，弃官去。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文程年少好学，才思敏捷，善于谋略，及长为县学生员。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陷抚顺，投效之。遂与攻辽阳、西平、广宁诸役。天聪三年（1629）设文馆，拔擢其中，从此参与帷幄。〖12〗至是疏入，皇太极嘉纳之。

初八日（7月24日）

16 金军自归化城起行，趋明边。越数日，明沙河堡守臣使赍牲币献于金军。库尔缠等自得胜堡，爱巴礼等自张家口，分诣大同、宣府议和。书曰：今所在征讨，征战不息，民死锋镝，虽下情不达之故，抑岂天意乎？我今开诚相告，国虽偏小，惟欲两国和好，互为贸易，各安畋猎，以享太平。若言不由衷，天其鉴我。幸速裁断，实国之福。我驻兵十日以待。

十四日（7月30日）

17 金军驻大同边外。库尔缠偕明得胜堡官赍牲币献于军前，皇太极不纳。复遗书明守臣曰：我仰体天意，愿申和好。尔果爱民，宜速定议。若延时不报，纵欲相待，如军中粮尽何。至书中称谓，姑勿论，我逊尔国，我居察哈尔之上可耳。〖13〗金军遂趋宣府，明臣惊惧，将犒赏察哈尔汗所余财物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悉数献出。

二十八日（8月13日）

18 先是，金军驻张家口外，列营四十里。明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遣人赍牛羊食物献。皇太极宴之，定和议，大市于张家口。至是，明巡抚沈棨遣使与金国大臣盟誓。盟誓毕，明人献黄金五十、白金五百、蟒缎五百、布千匹。自此宣、大以北亦为金国控制。

二十九日（8月14日）

19 皇太极晋豪格为和硕贝勒。豪格，皇太极之长子，母叶赫纳喇氏。生而英毅，多智略。初从征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等部，屡立战功，封贝勒。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皇太极即位。豪格时年十七，在宗室贵族中已崭露头角，〖14〗同年十月，随大贝勒代善、阿敏等从征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所向皆捷。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亲率将士征明，至广宁旧边，分兵三队，命豪格贝勒等率精骑在前。有明兵二万与豪格前军相遇，击败之。三年（1629）十月从皇太极征明，逼北京。豪格领白甲摆牙喇

及蒙古兵败袁崇焕、祖大寿兵于广渠门外。本年，皇太极率诸贝勒将帅及大军西征，豪格奉命与杜度、萨哈廉贝勒留守都城。至是，晋封和硕贝勒。〖15〗

20 是月，黄河决孟津口（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上年夏，黄河决原武（今河南省原阳县），海口壅塞，耽搁逾年，始议兴筑。至是伏秋水发，黄、淮奔注，海潮复逆冲范公堤，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算。

七月四日（8 月 19 日）

21 皇太极受明馈赠。本月初一日，皇太极复以书约明张家口守臣信誓敦好，善保始终，且谓：议和时尔等原谓辽东地方并议在内，但辽东人从来志大言谬，难与议和，须尔处遣人往议为善。〖16〗遂率大军还。至是，驻上都河，明以和议成，馈赠礼物。皇太极酌纳之。

初八日（8 月 23 日）

22 金国六部衙门竣工。皇太极亲往视。还宫时召六部启心郎谕之曰：朕以尔等为启心郎，尔等当顾名思义，克尽厥职。如各部诸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又命六部诸贝勒于初入署时，率本部大臣赴阙领印，行三叩头礼。从此，各部事宜皆用印以行。其职掌条约备录之，榜于门外，凡各衙门通行文书，亦用印行。

初九日（8 月 24 日）

23 孔有德伪降，诱执登莱巡抚谢琏。先是，天津副将

孙应龙，自夸素与仲明善，能令仲明缚有德、九成降。领大舟六十，水师二千人至登州。仲明假意允降，且函装一死人头，骗应龙曰：此有德也。应龙信不疑，率舟师直抵水城，延之使入，猝斩之，歼其众，得巨舰，以为舟师。〖17〗于是势益张，遂破招远，围莱阳。

时有德等伪降，刘宇烈为请于朝，崇祯帝手诏谕有德等令解莱州围。有德等邀宇烈读诏，宇烈惧不往。复请莱州文武官出城读诏。杨御藩以为不可，谢琏曰：围将六月，既已无可奈何，姑从之。遂出城，有德执之，猝然攻城，终未得逞。

事闻，举朝愤恚。逮刘宇烈下狱，罢兵部尚书熊明遇职。

十四日（8月29日）

24 达海卒。

达海（1595—1632），觉尔察氏，满洲正蓝旗人。自幼聪慧，通晓满、汉文义。努尔哈赤在日，凡与明朝及朝鲜往来书函皆出其手。天聪初入值文馆，为领袖。天聪三年（1629）受命领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人翻译汉文书籍。平日所译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即《三国演义》）及大乘经等。又受命创制新满文。原额尔德尼、噶盖曾于辛丑年（1601）创制老满文（无圈点满文），系借用蒙古文制成十二字头，拼写女真语（满语）而成。其文字简古，对女真语与蒙古语读音之异未加标志，以致上下字雷同，每易读错，人名地名译写尤难。本年（1632）三月，达海奉谕

于蒙古字旁酌加圈点，以示区别；又创制用于拼写汉语借词之字母十。于是“国书始大备”〖18〗。达海所创文字后世称有圈点满文，又称新满文。至是卒于军，年仅三十八。其为人廉谨，当入殓，身无完靴。七年（1633）二月，皇太极谕：巴克什达海博览群籍，学问淹通，官止游击，未及宠任而卒，特准其子雅亲降一等袭职授备御。达海原管牛录仍令管理。文臣有世职，自达海始。十年（1636），赐谥“文成”。后世满族尊为“圣人”。〖19〗

八月十九日（10月2日）

25 孔有德败于沙河，解莱州围，奔登州，明军围之。先是，崇祯帝命朱大典巡抚山东，救莱州。时谢琏等被执，遂绝抚议，乃罢总督及登莱巡抚皆不设，以大典督师。明军抵德州，叛军复犯平度，败之。明军乃分三路进，尽抵新河东岸，乱流以济。至沙河，有德迎战，大败，宵遁，莱州围始解。复败叛军于黄县，斩首一万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坠死者数万。〖20〗有德窜归登州，明军筑长围以困之。初，谢琏被叛军执送至登州，及叛军败，遂杀琏等。

九月初八日（10月21日）

26 皇太极命户部贝勒德格类、兵部贝勒岳讬重修盖州城，遣兵六百，与民一同防戍。疆界自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市北）旧界展至盖州以南。〖21〗

27 是秋，紫金梁、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合兵，连破山西州县，入河南，破修武，围怀庆，败还山西。

十月初十日（11月21日）

28 皇太极遣喇嘛致书明宁远守臣，仍云和好。金军自明宣府凯旋沈阳之后七日，皇太极召文馆儒生沈文奎、孙应时、江云，谕曰：此番出兵与明国议和，尔三人之意如何？沈文奎奏：明人讳言和，区区边塞小臣，其盟誓无足据。孙应时奏：明人以议和延缓我师，即实心愿和，其岁馈必不能如我所定额数。江云奏：和议不成十居其七，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议试之。彼若不从，则我兵入境攻取，更为有名矣。

至是，皇太极命伟徵囊素喇嘛赴明宁远，赍书致崇祯帝曰：我国称兵，非不知足而冀大位，因边臣欺侮，致启兵衅。往征察哈尔时，过宣府定和议，我遂执越境盗窃之人戮之塞下，我之诚心可谓至矣。前边臣未能细述，今欲备言，又恐疑我不忘旧怨，如遣信使来，将尽告之。业已议和，不必语及往事，亦惟命。又与明驻守各官书，促早决和议。

后一月，伟徵囊素喇嘛还，述宁远各官言：来书封固，我等未奉上命，不敢擅开，可回奏尔主，露封送来，我等阅过，即便奏闻。于是命伟徵囊素喇嘛露封再赍往宁远，仍不报。〖22〗

29 是月，巴牙喇部落虎尔噶、马尔噶、图尔噶率十二入入朝金国，贡貂狐等皮。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4日）

30 金国整饬朝会班次。皇太极集分掌六部贝勒，谕曰：

国家初设六部承政、参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见朝会之时，坐立无序，尊卑紊越，将何以肃体统耶？尔等宜传令满、汉、蒙古诸官，按班次就班，各加整饬。

十八日（12月29日）

31 皇太极遣巴都礼等往朝鲜，颁定每年岁贡额数。及巴都礼还自朝鲜，言朝鲜国王于所定贡额只给十分之一，金、银、牛角，谓非其国所出，不肯应命。皇太极命却其贡物，逐其使臣。〖23〗

十二月初二日（1633年1月12日）

32 天命间已颁定补服之制，令贵族官员遵守，但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平人有钱得戴贝勒大人之帽，得穿贝勒大人之衣，洋洋得意街头横行。有等贫穷官员饥殍其色，悬鹑其衣，路人见之作践凌轹，詈骂榜笞同于乞丐”〖24〗。天聪初年，建言辨衣冠服色者实繁有徒，乃至“章奏之内，无人不言”。前一日布令国中，以是月二十日为始，黑狐帽、五爪龙、明黄杏黄金黄等服，非汗赐不得用，闲散侍卫护军及诸贝勒下护卫以上许服缎衣，余众俱用布。

至是又谕：国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我国风俗素敦淳朴，近者奢靡僭越之风，往往而有，不可不定为法制，昭示国中。于是定：

八固山诸贝勒，在城中行走，冬夏俱服朝服，出外方许服便服；冬月入朝，许戴元狐大帽，居家戴尖缨貂帽，及貂鼠团帽；春秋入朝，许戴尖缨貂帽，夏月，许戴缀缨凉

帽；素蟒缎各随其便。不得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若系汗赐不在此例。平时勿著缎靴，惟夏月入朝乃许用。

诸申、蒙古、汉人，自固山额真以下，代子、章京、护军及牛录下闲散富足之人以上，冬夏在城，俱服披领袍，不得服小袍；贫人服无开襟袍。若出外，俱许服小袍。又闲散侍卫章京护军及诸贝勒下闲散护卫、章京、护军以上，许服缎衣，余者俱用布。凡妇人所服，缎布各随其夫。又冬间许戴缀缨团帽，夏间许戴凉帽。

33 莽古尔泰卒。

莽古尔泰（1588—1633），努尔哈赤第五子，母富察氏，同母弟德格类（努尔哈赤第十子）、妹莽古济。天命年间，授和硕贝勒，领正蓝旗，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合称“四大贝勒”。天命五年（1620），其母富察氏得罪，莽古尔泰为迎合父汗，手刃其母。天聪五年（1631），以“汗前露刃”一案，革大贝勒名号，夺五牛录属员，罚银万两及马。积郁成疾，至是暴卒而亡。

十二日（1月22日）

34 吴巴海率兵往征兀扎喇，是日遣人告捷。言每二旗兵合为一路，四路并进。闻彼在握黑河捕鱼，因遣二旗兵入，斩三百三十八人，获男妇幼稚七百名口，马牛四百七十五，及大量皮张。

35 是冬，明军围登州，筑围墙御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墙长三十余里，东西俱抵海。诸将督兵分番戍守，叛军不能出，发大炮，官军多死伤。李九成出城搏战，明

军合击之，杀九成。叛军士气大沮。〖25〗有德欲弃登州走入海，岛帅黄龙遣副将龚正祥率舟师四千拒之海口，飓风破舟，叛军突至，正祥被虏，叛军亦不能行。

〖1〗《清太宗实录》卷十。

〖2〗《清太宗实录》卷一一。

〖3〗《明史》卷二百七十《张可大传》。

〖4〗《东江遗事》卷下《耿靖南传》。

〖5〗《清史列传》卷七八《耿仲明传》。

〖6〗《东江遗事》卷下《耿靖南传》。

〖7〗《清史稿》卷二三四《孔有德传》。

〖8〗《明史》卷二四八《孙元化传》。

〖9〗《建州闻见录》。

〖10〗《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

〖11〗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一二；《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12〗《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13〗《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14〗《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死，诸王议立嗣君，“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多尔衮）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豪格）亦有名，不独王也。’”是清太祖遗诏中，豪格已列其名。

〖15〗《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三一《豪格传》。

〖16〗《清太宗实录》卷一二。

〖17〗《清史稿》卷二三四《耿仲明传》。

〖18〗《清太宗实录》卷一二。

〖19〗《清史稿》卷二二八《达海传》。

〖20〗《明史》卷二七六《朱大典传》。

〖21〗《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五八。

〖22〗《皇清开国方略》卷一六。

〖23〗《清史稿》卷五二六。

〖24〗《明清史料》甲编一本，天聪二年（1628）佚名奏本。

〖25〗《明史》卷二七六《朱大典传》。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二

天聪七年　（明崇祯六年）

癸酉　公元1633年

正月初八日（2月15日）

1 皇太极谕各牛录额真恤贫训农习射，曰：田畴庐舍，民生所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尔等宜各往该管屯地，详加体察，不可以部务推诿。若有二三牛录同居一堡者，著于各田地附近之处，大筑墙垣，散建房屋以居之。迁移之时，宜听其便。至于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地所宜种之；地瘠须加培壅，耕牛须善饲养。尔等俱一一严饬。如贫民无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种。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民，如此方称牛录额真之职。

方今疆土日辟，凡田地有不堪种者，尽可更换，许诉部臣换给。如给地之时，尔牛录额真、章京自占近便沃壤，

将远瘠之地分给贫人，许贫人陈诉。再尔等于该管之地，各宜督率所属长幼，于春夏秋三时，勤于骑射。朕不时遣部臣往察。如有不能射者，必治牛录额真之罪。此系我国制胜之技，何可不努力学习耶？〖1〗

二十三日（3月2日）

2 征兀扎喇师还。上年冬，命大臣吴巴海分八旗兵为四路并趋渥黑（渥赫）河。至是凯旋，以所俘人口，按级赏给将士。

3 是月，明总兵官曹文绍屡败义军，受命节制山、陕。文绍入山西，屡败义军。〖2〗

二月初一日（3月10日）

4 阿鲁科尔沁车根皇太极率固木巴图鲁等举国归附金国。

十七日（3月26日）

5 巴克什库尔缠获罪被诛。先是，皇太极命法司议巴克什库尔缠罪。法司议定库尔缠四罪：一、挑拨萨木哈同本旗贝勒关系，称贝勒曾于汗前言其劣迹。二、出使朝鲜时私令朝鲜通事人其帐内，私修汉文书信与朝鲜，又与朝鲜侍郎私讲汉语，且所受朝鲜馈赠礼物最多，均不让同行使者知之。又在汗前诬告同行使者董纳密骄矜，凡事皆自主之，不与众议。三、征察哈尔还时，遣库尔缠至得胜堡与明人议和，乃违命迟至。四、处处袒护叛将刘兴祚，兴祚伏诛，收其尸以衣衾敛而葬之。及汗命取兴祚尸至，斫为

三段，库尔缠复窃收其尸，裹以被置树上。此事情罪重大，库尔缠应处死，籍没家产。奏入，皇太极但令处死，免籍没，只收贝勒所与之物。〖3〗

库尔缠（？—1633），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先世居长白山，后迁至英额地方（今辽宁省抚顺市）。努尔哈赤起兵初，库尔缠祖赖禄洪都督、父索塔兰自海西哈达率所属归。皇太极以女妻索塔兰。库尔缠性忠直，嗜学问，裁度事务，必握大纲。少时，为皇太极养育身边，及长，嘉其识见过人，召值左右，入参密务，出抚外邦，因功授牛录章京。皇太极即位，与朝鲜之役，同副将刘兴祚等与朝鲜国王议和。三年（1629），定文馆职守，命率文士四人查国家政治得失，编辑信史。又先后从征明朝、宣谕蒙古，俱有功。五年（1631）七月奉旨：库尔缠、大海（即达海）学习汉书，训诲诸人，于国家大有裨益，著赐巴克什名〖4〗。

库尔缠素与兴祚友善，及其被诛，仍始终不渝，终招致杀身之祸。及被杀，皇太极仍对其耿耿，担心记注政事作伪。寻谕文馆诸臣曰：昔巴克什额尔德尼奉谕创造满书，其后巴克什库尔缠所增，朕恐终有未合，尔等记载诸臣，宜详加订正，若有舛伪之处，即酌改之〖5〗。

顺治元年（1644）清定鼎北京，摄政王多尔衮询问库尔缠身后事，有司将其长子马喇带领引见。多尔衮谕：库尔缠巴克什勤劳茂著，议处之罪，较功绩过重。于是特加恩恤，按一等大臣例赏马喇房地、奴仆，并授户部郎中〖6〗。

二十二日（3月31日）

6 先是，朝鲜国致书于金，解释方物减额事，金国覆书责之。至是，两国复通书辩诘。

二十六日（4月4日）

7 明军克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时孔有德等叛军在围城中，粮绝，恃水城可走，故不降。明参将王之富等夺水门外护墙，叛军夺气。有德先遁，载子女财帛出海，耿仲明以水城委副将王秉忠，己亦以单舸遁。明军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击刘良佐献轰城策，穴城置火药，发之，城崩，将士涌入，为敌击退。副将王来聘先登，中伤死，明军乘机入。叛军退保蓬莱阁，朱大典招降，叛军始释甲，俘千余人，获王秉忠以下将官七十五，自缢及投海者不可胜计。〖7〗

8 是月，义军自山西入畿南，攻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市）、真定（今正定县），为大名副使卢象昇所败，走河南。

三月初六日（4月13日）

9 皇太极以疆土日辟，必资保障，欲沿边筑城，分兵戍守，因遣贝勒济尔哈朗筑岫岩城（今辽宁省岫岩县东十里），贝勒阿巴泰筑揽盘城（岫岩城东），贝勒阿济格筑通远堡（揽盘城东北），贝勒杜度筑碱场城（通远堡东北）。

十九日（4月25日）

10 皇太极以汉人王天相创铸红衣炮，擢为备御；金世

昌继造，不用蜡辄铸成，亦擢为备御。授董成功为千总。

二十三日（4月30日）

11 征明宁远师还。上月十九日，命大臣图鲁什、劳萨等率兵三百往略宁远迤西一带，并随处揭榜宣谕明人，略谓：朕去年征察哈尔，逼近尔大同、宣府一带边城，绝不侵犯，与尔边臣誓天修好而还。朕以尔国自必愿和，即遣使来，乃日久不至，朕复遣使三次。尔将告天盟誓之言竟置不问，不容我使入城，是不崇信义而喜动干戈也。朕今复告之天，率满洲、蒙古、汉人诸军携耕牛农具屯种山海关外八城之地，因尔之粮为久住计。尔等八城人民，远近地亩，不必耕种。尔若耕种，我必尽刈获之。尔文臣谁为善谋，武臣谁为善战，即当各竭智勇以决胜负，勿深匿雉堞之中。

图鲁什等赍谕分两翼进，随处揭示，至沙河所及宁远、前屯卫之间，斩四百人，获牲畜二百七十而还。

12 是月，义军往来于山西、河南交界地，数为明总兵曹文绍、副将左良玉所败，然其势未衰。

四月三十日（6月6日）

13 皇太极与蒙古部长肄演驰骑。先是，皇太极巡视郊原，渡辽河驻阳石木河岸，诸贝勒各按左右翼列营。时敖汉部长班第遣使贡驼马牛羊，喀喇沁部长固鲁思奇布、科尔沁部长吴克善、额驸满朱习礼、台吉绰尔济等并入朝，献驼马牛羊缎匹貂皮等物。皇太极于行幄设宴，赏赉有差。

是日，亲率诸贝勒离驻地五里演马，令自三十里外各乘马驰至，按先后分十等赏给银、缎、布。尽兴而还。

五月二十一日（6月27日）

14 孔有德等率军降金。上年正月，有德陷登州，招岛中诸将。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总兵官黄龙急遣尚可喜、金声桓等抚定诸岛，而亲巡其地。有叛党名高成友者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军。黄龙令部下击走之，即移驻其地。年末，有德、仲明等欲弃登州走入海，龙遣副将龚正祥率舟师四千邀击于庙岛。飓风破舟，正祥被俘，后居登州，谋为内应，事露被杀。〖8〗

本年二月，有德、仲明屡为巡抚朱大典所败，航海遁。黄龙料有德等必遁，遁必经旅顺，乃整舟排列战舰，于海口设大炮轰击。激战二三日，有德战船中炮或触礁沉没多艘，明军斩李九成子应元，擒毛承禄等，斩首一千有奇。

三月初，有德、仲明等退屯双岛（今辽宁省旅顺市西），意在威胁旅顺肩背。黄龙调集重兵往双岛，携“天字一号大将军灭虏炮”十余位排列岸边山上，轮番轰击。有德船队被迫驶离双岛，移小平岛（今旅顺市东七十里海中）。龙遣军把守各口岸，复调集战船火炮，水陆封锁，将有德军困于小平岛。半月内，有德军除死伤外，被俘或投降明军之兵丁、家口约有四五千人。〖9〗

有德、仲明屡遭重创，穷蹙已极，遣游击张文焕泛海至盖州登岸，向金国请降。盖州戍将护使者谒皇太极，具言有德举兵始末，及逃遁以来食尽穷迫状，愿归金国。皇太极遣参将英俄尔岱等使朝鲜，命以粮接济孔有德等。又谕

范文程、罗什、刚林预作安置。

有德等复遣使奉书，言将自镇江登陆，皇太极命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师迎接。朝鲜不仅不接济有德军，反发兵助明师，截有德军于鸭绿江口。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等率兵至江岸，严阵相对，明兵、朝鲜兵见金军强盛，不敢逼，遂退。

至是，有德等舟数百，载将士、枪炮、辎重及家口等毕登岸，三贝勒设大宴，予马二千余匹供骑乘。〖10〗有德、仲明率兵转战各地，多有损伤，至此尚有将士及家口一万三千余人，其中有德麾下官兵家眷八千余名，仲明麾下官兵家眷五千八百余名〖11〗。

六月初三日（7月8日）

15 有德、仲明入谒皇太极。先是，皇太极闻有德等率军来降，大喜过望，命文馆诸臣宣谕曰：孔有德、耿仲明可令统领旧部驻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北新城），号令、鼓吹、仪从，俱仍其旧，惟用刑、出兵二事，当来奏闻；所属人民俱住盖州、鞍山（今辽宁省鞍山市西南），如或不愿，令住东京邻近地方〖12〗。又诫群臣曰：昔日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苦不息，今新附之众，毋得稍有侵害，违者处死，必不姑恕〖13〗。

至是，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城十里至浑河岸，中设黄幄，左右各设五青幄。始与诸贝勒就坐，议相见仪注。皇太极欲行抱见礼，诸贝勒则以为不可，谓以礼相待即可。皇太极曰：昔张飞尊上而陵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以恩遇下，岂不善乎？朕意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议乃定。行

礼毕，复为之设大宴，皇太极亲举金巵酌酒饮之，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越二日，复召入宫赐宴，授有德都元帅、仲明总兵官，所有待遇皆如前谕。〖14〗

初六日（7月11日）

16 遣参将英俄尔岱等使朝鲜，率八贝勒属下人各十名，赍人参各百觔，并官参百觔，同往互市。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李倧，责其助明。书曰：朕思王视明为父，视朕为兄，父兄相争数年，而王坐观成败，是外有父兄之名，而内怀幸祸之意。若力为解劝，息兵成好，不惟我两国乐见太平，即贵国亦受其福。若仍以兵助明，合而御我，则构兵实自王始。

又一书曰：贸易事，谓我减价，不过王饰词耳。近者贵国所市缎匹，不满二丈，布匹不过一丈，且粗恶不堪，乃欲照四丈之缎、二丈之布一例索价，即王心以为何如？若货物如初，则我国价值亦如初给与。

初九日（7月14日）

17 皇太极谕官民冠服遵制划一。谕曰：我国衣冠，当有定制。朕向欲辨服色，正名分，虑国人更制不易，是以未及分别耳。今国中冠服不一，各任意缝制，甚非所以肃观瞻也。特定入朝冠服之制，凡朝期俱用披领，平居止用袍，自八大臣以下、庶人以上，毋得戴尖缨帽。冬则戴缀缨圆皮帽，夏则用凉帽。其黑狐大帽，系御赐者，入朝准戴，平居俱行禁止。即大臣自制者，亦不准戴。至缎靴，惟总兵官以下、旗长以上入朝许用之，庶人不许。御前侍

卫及贝勒下护卫与新附蒙古不禁。凡一应人等，绵褂皮褂无袖者、及腰带之宽者，止许出外服之，平居不许。其绵帽止许衬盔，行路居家俱不许用，著永行严禁。

十八日（7月23日）

18 参将英俄尔岱自朝鲜遣人奏报，朝鲜用明人计，借兵倭国，又于义州南岭筑城以备。皇太极遂以征讨明国、及朝鲜、察哈尔，三者用兵何先，命诸贝勒大臣各抒所见陈奏。

刑部贝勒济尔哈朗奏言：朝鲜不遵我约，当反其贡物，姑与之互市，不必往征。至于明，乃吾敌国，宜举兵深入其境，焚其庐舍，取其财物，因粮于敌。此制胜之策也。贝勒阿济格奏言：皇上宜驻边外，命诸贝勒将帅率马步大军进边。边内人民财物禾稼，应杀者杀之，应取者取之，应蹂躏者蹂躏之。今岁按兵不动者，为耕种故耳。臣意待耕耘毕，可即兴师。至收获之事，妇人稚子亦可委也。何必留重兵以待时日哉？若逡巡不往，则彼国中有备，而内乱亦渐消矣。贝勒多尔衮、多铎、岳讬、萨哈廉等皆言宜置朝鲜而伐明。

十九日（7月24日）

19 皇太极遣兵征旅顺。旅顺位辽东半岛南端，隶金州卫（治所在今辽宁省金县），东联海、盖，南近登、莱，为兵家必争地。天启三年（1623），金军初攻旅顺，为明将张盘打败。天启五年金军再攻旅顺，明军寡不敌众，城破，张盘等力战死，兵丁多被歼。金军毁城归。至本年初，

以孔、耿约降，降金汉将多建策再取旅顺。宁完我奏言：臣每虑红衣炮攻城甚妙而路运为艰苦，孔、耿来降可得船百余只，红衣六七位，再添我国红衣数位，载之船上，杂以我兵。若必由旅顺进，即先取旅顺，然后西行，若另有径路即驾船直抵山海，水陆二路，约期并进，内外夹攻，山海可得矣。游击佟整、周一元、鲍承先、丁文盛亦奏称：明总兵黄龙占据旅顺口，不过孤旅之师，若先取之，可除心腹患。〖15〗

至是，皇太极遣贝勒岳讬、德格类率右翼楞额礼、叶臣，左翼伊尔登、昂阿喇，及旧汉军额真石廷柱，以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为先导，共马步兵万余，往取旅顺。

二十四日（7月29日）

20 东海使犬部落额驸僧格，偕其妻率五十二人入朝，贡方物。

二十七日（8月1日）

21 皇太极颁诏曰：凡奏书者，见朕所行背逆不义，即可劾奏，政事或有愆忘，奏以启迪。又六部事有不公，朝臣奸宄贪邪，具奏以闻。嗣后凡奏疏，皆当直言，毋作文章。凡有建白，如心有独得，言辞新颖，即可奏闻，否则，抄袭陈词，以为奏览，众所周知，何用耶！〖16〗

22 时明太监张彝德言：全国逋欠一千七百余万两，请遣科、道官督征。崇祯帝大怒，责督抚回奏。给事中范淑泰言：民贫盗起，逋欠难以督追。不纳。

七月初一日（8月5日）

23 皇太极命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绵甲一，共一千五百八十户，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等统之。分补旧甲喇之缺额者。

马光远，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1630）金军克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光远以部降，命隶正蓝旗，授梅勒章京。六年（1632）十一月，光远疏言：六部既设，当建内阁，并议置六科，立八道言官。本年三月，又疏陈整饬军政：省戎器，视牧马，习炮，治炮车，节火药，谨城守，制火箭，建藏炮储药之局，赡铸炮造药之役，厚养炮兵，凡十事。至是，受命扩大旧汉军。〖17〗

十四日（8月18日）

24 金军克旅顺。明总兵官黄龙，先曾邀击孔有德等，获胜。有德大愤，必欲报之。金军往取旅顺之际，会鸭绿江有警，黄龙遣水师往剿。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于本月初一日导金军袭其城。双方激战数日夜。明军火药矢石俱尽，黄龙语部将谭应华曰：敌众我寡，今夕城必破。尔速持吾印送登州，不能赴，即投之于海。应华出，龙督兵力战。围愈急，知不能脱，遂自刎。部将多战死。〖18〗

是役，八旗将士多有奋功立业者。游击霸奇兰与步兵翼帅萨穆什喀并舟先入，奋击岸上明兵。霸奇兰面及肩胁俱被创，独前进，败明兵一队。复大呼于军曰：有能超越先登者，吾必记功奏闻于上。于是雍顺、朱玛喇超越而上，霸奇兰随后率兵继之。鏖战正酣，金兵稍退。霸奇兰又大

呼曰：杀敌一人矣！遂整兵复入。

勇士雍顺，初以二等参将削职，没入贝勒家为奴。至是，首先登城，中炮伤一、枪伤一、箭伤五，于是豁除奴籍，复原职。护军甲喇额真雅赖，与萨穆什喀同舟而进，未及登岸，船内中伤者十七人，死者一人。船抵岸，当萨穆什喀之前先登，败敌，乘夜向陆路马步军大呼曰：雅赖先入矣！遂冲入敌队。黎明，与敌兵战于城门。手刃本军之退却者，驱众掩杀，大败敌军。

佟克申，为八旗中造舟巧匠。先随巴布泰出征时，造船八艘，即以所造船往征虎尔哈，克之而还。又往海滨地造船四艘，取瓦尔喀海中九岛，因造船有功，赏人口马牛。以后从征朝鲜、攻锦州诸城，均以造船建功。是役，以其造船之力克城，授备御。〖19〗

贝勒岳讬、德格类自旅顺口遣人奏报：共俘获人五千三百二、马六千七、牛一百六十、银二万一千二百两、金二十二两、缎匹三千八十七、缎衣二千七百九十九、布匹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及它物甚多。金军凯旋后，留兵二千五百名驻守旅顺口。从此，金国无南顾忧，扼水陆咽喉之处，既可锐意西进，又足以威胁登、莱。

是役，孔有德等兵入占官吏富民宅，多收俘获。皇太极闻知，置不问。有德坠马伤手，与仲明留辽阳，诏慰之。又命旗纛用皂色。仲明从有德降金，亦受殊遇。授以总兵官，号其兵曰天祐兵。仲明侵渔所部，所部诉于有德。有德因劾仲明，仲明引咎，请以所部赴诉者移属有德。谕有德，令善抚之；亦谕仲明善抚部下，毋念旧恶。

八月十四日（9月16日）

25 皇太极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颁钦定法律于科尔沁国土谢图济农。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

26 金军掠山海关师还。上月十五日，皇太极遣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等统兵两千往征明山海关。师向山海关，沿途击敌俱捷，俘获关外人口及马牛等四千二百一十有三，至是由宁远大路还。翌日，皇太极召集出兵诸贝勒大臣，责其未乘胜深入内地，收取粮饷，而率军遽还。

十四日（10月16日）

27 遣英俄尔岱等赍书往朝鲜互市。书曰：自和好以来，朕原欲于一岁中，四季互市，贵国不允，定以春秋二季，后只在义州互市二次，仍负约中止。贵国之闭市，或以我国人民衣服之需，必资贵国，因欲相困乎？不知我与贵国未市以前，何尝裸体耶？辽东原自产棉，但我国藉天之庇，仗义兴兵，臣服诸国，筐篚之贡、丝枲相继，故不以织布为意耳。朕亦谓资之他国，终不如使民自力，下令督织，已经五载矣。其精粗绢帛，亦尝织造。特恐妨织布之工，是以禁止。满洲、蒙古，向以取资他国之物为生，贵国向以自守为业，今朕犹惜和好，不肯稍违前盟，尔乃屡行背约，是何意见？

另一书，索朝鲜境内之瓦尔喀女真。略曰：观王来书，言布占泰在日，与我两国均为邻敌，其种类投贵国者则是贵国之人，投我国者则是我国之人，此言乃告者之误也。

布占泰来自蒙古，乃蒙古苗裔。瓦尔喀与我，俱居女直之地，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是瓦尔喀人民，原系我国人民也。昔年布占泰侵掠我所遗人民，我两国由此构兵，贵国亦常闻之矣。今索取之由，盖以实系我国所遗。向征取时，因地近贵国，素为亲友，有将人畜财物寄留者，亦有私自逗留者。所索只此等人耳，岂无故而索取哉？〖20〗

十月初三日（11月4日）

28 皇太极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藩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

初十日（11月11日）

29 皇太极召文馆满汉儒臣及六部满汉启心郎等，谕之曰：自设立六部以来，惟吏、户、礼三部，办事妥协，不烦朕意。礼、刑、工三部，办事多有缺失，若因事未谙而错误，尚可宽宥，乃伊等并不实心办事。如刑部听讼，两造俱至，即当拘见证审问，自可得其实情。若迁延日久，然后讯问，致彼串合供词，实情岂能尽得。至于工部，更不及他部，此皆贝勒才短，承政疏忽，启心郎怠惰故耳。礼部办事亦有缺失。

昔日曾诫谕尔等启心郎，不得干预部事，但坐于各贝勒之后，倘有差谬，则启其心。今闻各部贝勒，多在私家理事，如此则设立衙门何为？此皆妄自尊大，而慢于政事也。似此情事，尔等何不开导之？各部之事，若不勤加整理，至三年考绩，或升或降，被降贝勒大臣启心郎岂不愧悔耶？随事启迪，非尔等启心郎之责而谁责乎？

尔启心郎、生员等，动辄以航海取山东、攻山海关为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国又不善操舟。至于山海关，素号险固，未易攻取。此岂非欲航海者咸没于水，欲攻险者致损其兵乎？我国方承天眷，兵民无几，若少亏损，何以克成大业？为此说者，是为敌人而损我兵，徒以空言相赚耳。〖21〗

二十四日（11月25日）

30 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约降于金。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崇祯三年（1630）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皮岛兵乱，龙不能制，可喜率兵斩乱者，事乃定。后二年，孔有德等叛明，陷登州，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遣可喜等抚定诸岛。有德党羽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龙令可喜等击走之，即移军驻其地。旋以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本年秋，有德等从金军攻旅顺，龙兵败自杀，部将尚可义战死，即可喜兄弟之辈。明以沈世奎代黄龙为总兵，部下王庭瑞等陷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侦得其情，遂还据广鹿岛。至是，可喜遣使谒皇太极乞降。皇太极赐以貂皮，并令车尔格等侦可喜踪迹。〖22〗

31 是月，徐光启卒。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明松江上海（今属上海市）人。万历进士，选庶吉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讨学问。万历四十年（1612）充历书纂修官，与传教士熊三拔共同

制作天、地盘等观象仪。四十七年（1619）明军败于辽东萨尔浒，京师大震，乃疏请自效，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后以志不得申，借病归。辽阳破，复起用。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又以得罪魏忠贤革职归。崇祯元年（1629）召还，重申练兵之议。寻擢礼部尚书。奉命修正历法。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五年（1633），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光启素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居显位，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树。〖23〗惟西法之行，实自光启倡之。平时注重实学，提倡“旁通十事”，此“十事”包括天文气象学、测量学、水利学、音乐、军器制造学、会计学、建筑学、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学、医学、钟表。〖24〗至是卒。著有《徐氏庖言》、《诗经六帖》，编著有《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

十一月初四日（12月4日）

32 萨哈尔察部落头目费扬古满代率四十六人入朝皇太极，献貂皮一千七百六十九张，赐布二千六百三十匹。

十六日（12月16日）

33 皇太极遣英俄尔岱复赍书往朝鲜，责以违约十事：一、王以族人诈称亲弟；二、容留汉人屯种；三、将归还之阵获官员并赏给妻奴解送明朝；四、边民每越境采参畋猎，毫无约束；五、背弃义州大市前约；六、拦截孔有德、耿仲明航海归降；七、攻击留守镇江兵船之兵；八、与明断绝之言实属欺诳；九、不许会宁开市；十、弃请还之义

州，而新筑七城，意在构兵。

十二月十三日（1634年1月12日）

34 皇太极颁从猎违令律。先是，皇太极与诸贝勒率八旗兵行猎于叶赫地方。皇太极下令，禁毋喧哗、毋扰屯民，毋取田间柴草。又谕随猎大臣官员军士等曰：凡行猎处，有擅入围中者，贝勒罚良马一匹，甲喇额真罚银十五两，旗长罚银十两，闲散人罚银九两；离伍退后者与入围同罪；遇榛苇而规避不入者亦罪之；见野豕成群，不驱入围内而向外逐射者，亦罪之；见猛兽在易射之地则往告贝勒，在险地则令原派统领官等入捕之，其余闲散厮卒宜令在后；有射中麀鹿带箭走入围中者，即告于所在贝勒，准其追寻，不告而私寻者，罪之。至是，还宫，以行猎时贝勒多铎率所部人立后，不相联络，罚马一；又贝勒多尔衮、豪格不稽察从猎人在后行走，亦各罚马一。

35 先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破渑池。至是，下宜阳，攻卢氏（俱属今河南省），遂入湖广。

---

〔1〕《清太宗实录》卷一三。

〔2〕《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

〔3〕《清太宗实录》卷一三。

〔4〕《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三六《儒林传上·库尔缠传》。

〔5〕《清太宗实录》卷一六。

〖6〗《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十六《儒林传上·库尔缠传》。

〖7〗《明史》卷二十七六《朱大典传》。

〖8〗《明史》卷二十七一《黄龙传》。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卷一九四。

〖10〗参见：《清史稿》卷二三四《孔有德传》；《清太宗实录》卷一四。

〖11〗《孔有德呈献兵册奏》、《耿仲明献兵册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此册为六月初六日奏。而此前五月十八日由使者呈上的《东来各官数目单》（载《明清史料》丙编一本）数目略低，计开：官兵二千六百四十三名，家小七千四百三十六名口，水手壮丁四百四十八名，家小六百二十四名口。

〖12〗《清太宗实录》卷一四。

〖13〗《皇清开国方略》卷一七。

〖14〗《清史稿》卷二三四《孔有德传》。

〖1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1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3 页。

〖17〗《清史稿》卷二三一《马光远传》。

〖18〗《明史》卷二七一《黄龙传》。

〖19〗《清太宗实录》卷一五。

〖20〗《清太宗实录》卷一五。

〖21〗《清太宗实录》卷一六。

〖22〗《清史稿》卷二三四《尚可喜传》。

〖23〗《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24〗《徐光启集·序言》。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三

天聪八年　（明崇祯七年）

甲戌　公元1634年

正月初三日（1月31日）

1 金国向外藩蒙古申明禁令。时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喇沁、扎鲁特、巴林、乌喇特、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四子诸部长皆赴朝贺元旦，并贡驼马、貂皮等物。皇太极召集诸部长定禁约：凡夺有夫之妇配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头，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凡奸拐有夫之妇逃离本主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部长不察治，亦罚马五十匹、驼五头；至盔甲无号带、马匹无印牌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制度者，俱论罪。〖1〗

2 黑龙江地方羌图里、嘛尔干率六姓六十七人入朝，贡貂皮六百六十八张。以羌图里等自天聪五年（1631）归服

以来贡献不绝，宴之，赐鞍马缎布有差。

初六日（2月3日）

3 免六祖子孙徭役。先是，金国计丁派徭，宗室六祖子孙中凡有官职者俱免徭役，无官职者不免。至是定：六祖之裔共一百八十二人，除本身外，仍各免三丁；未披甲者免二丁；凡与父同居者，只免本身。〖2〗

十六日（2月13日）

4 金国汉官诉差徭繁重，皇太极严词训之。时众汉官赴管户部事贝勒德格类前诉称：我等蒙汗体恤，每一备御免丁八名，只免其应输官粮。至谓筑城，事理应当，其余杂差，仍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十五丁一例应付。窃思我等本身照依官例赡养新人，较民例更重。所免八丁，复与民例一体当差，本身又任部务，所有差徭，从何措办？徭役似觉重科。况牛员外郎尚有免丁，望汗垂怜，将所免八丁准照官例当差，余丁与民同例。

德格类奏闻，皇太极命礼部贝勒萨哈廉传谕诸人曰：朕意以为尔等苦累，较前亦稍体息矣。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后朕将尔等拨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一旗，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当不似从前之典衣鬻仆矣。

尔等曾奏云，一切当照官职功次而行之。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惟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蒙天眷祐，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从前分拨辽东人民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俱照功以次散给。如尔等照官职功次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奴仆，俱宜多寡相均，乃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余亦不下百丁，满官曾有千丁者乎？

欲令尔等与满洲一例应差，尚恐致累，今尔等又言苦累过于满洲。满洲出兵三丁抽一，今令尔等亦与满洲一例，三丁抽一为兵，尔等以为何如乎？且满洲之偏苦于汉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牛录下守台、淘铁、及一切工匠、牧马人、旗下听事人役等，所出不下三十人，当差者，凡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种以给新附之人，每牛录又出妇人三口，又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北）烧盐，擒取禽兽，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出征行猎后巡视边墙，守贝勒门，及派兵防守巨流河，在在需人，皆惟每牛录是问。又每牛录设哨马二匹，遇有倒毙，则均摊买补，遇征瓦尔喀时，又各喂马二三匹从征。每牛录复派护军十名，往来驰使，差回，又令喂养所乘马匹。遇各国投诚人至，拨给满洲现住屯堡房屋，令满洲展界移居，又分给粮谷，令其舂米酿酒解纳。每年猎取兽肉，分给新附之人。又发帑金，于朝鲜贸易布匹，仍令满洲负载运送。边城满洲，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尔哈，于教场看守皮张，运送薪水，朝鲜蒙古使至，驻沈阳护军甲喇额真，各出一人，运送水草。若夏月至，更有采给青草之役。又每年采参，

并负往朝鲜货卖。每旗以一户驻英格地方，巡缉踪迹，又以一户驻沈阳渡口，看守船只。

此皆满洲偏苦之处，若不向尔等详切言之，尔等亦未必深信。今满汉均属一国之人，尔等何竟不知差徭之少，倍减于满洲，而满洲差徭之多，实逾尔等三十余项也。

谕毕，汉总兵官石廷柱等执备御八人请罪。皇太极曰：若加以罪，则后无复言者。并释之。〖3〗

5 是月，明廷以延绥巡抚陈奇瑜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专掌围剿义军事。〖4〗时义军势力蔓延秦、晋、楚、豫数省，流突无定，廷议以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围剿。崇祯帝允之。

二月初五日（3 月 4 日）

6 金国定丧祭焚衣及殉葬例。自汗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死丧者，许焚冬衣、春秋衣、夏衣各三袭；庶人许焚冬衣一袭、夏衣一袭、春秋衣一袭。自汗以至庶人，有不及此数者听之，若原制有衣服者，仍照定数焚化。如旧衣不足，毋得新制充数。若逾定数，及无旧衣而新制以焚化者，被人告发，首告之人准离本主，将焚化衣物赔出，以二分入官，一分给首告之人。该管牛录额真及代子、章京俱坐以应得之罪。

又妇人有欲殉其夫者，平居夫妇相得，夫死，许其妻殉，仍行旌表。若妻不殉，而逼死房婢以代殉者，其妻论死，其不相得之妻及房婢，俱不许殉。若违禁自殉，则弃其尸

喂犬，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有首告者，将首告之人准离本主，夫族兄弟各坐以应得之罪。〖5〗

三月初六日（4月3日）

7 明副将尚可喜率三岛军民降。上年七月，金军克旅顺口（今辽宁省旅顺市海口附近），明总兵官黄龙战死，其副将尚可喜驻广鹿岛（今新金县东南），遣部下赴金国约降。本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遣承政车尔格、文馆范文程、喀木图率官八员、每牛录下兵二名、厮役一名往探可喜投诚消息。闻可喜已于十九日往征长山岛（今新金县东南），其众迎降。至二月初二日，又招降石岛军民。至是，奏言：臣已率三岛官员兵民于二十六日至海州（今海城县）。可喜归金后，升总兵官，所属于海州安插。〖6〗

皇太极命孔有德、耿仲明旗用白镶皂，尚可喜旗色，则于皂旗中用白圆心，以别于八旗。

四月初六日（5月2日）

8 金国定都城及八旗职官名。皇太极谕：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蒙古诸贝勒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至国运衰微。今我国官名，俱用汉文，从其旧号。朕缵承基业，岂可改我国之制，而听从他国？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

凡赏册书名，悉为厘定，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

三等总兵官为三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代子为骁骑校，章京为小拨什库，旗长为护军校，屯拨什库仍旧名。

凡管理不论官职，管一旗者即为固山额真，管梅勒者即为梅勒章京，管甲喇者即为甲喇章京，管牛录者即为牛录章京，管护军纛额真，即为护军统领，管护军甲喇额真，即为护军参领。

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喇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曰天眷兴京。勿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承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出绝不轻恕。〖7〗

二十六日（5月22日）

9 金国考取举人。先是，天聪三年（1629）九月校试儒生三百余人，取二百余人。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考试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赏考试取中一二三等生员银两有差。至是，由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

五月初一日（5月27日）

10 黑龙江地方头目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巴尔达齐，达斡尔族首领。又作巴尔达奇。世居塞布奇屯，以地为氏，姓色博克。后移居黑龙江北精奇里江畔多科屯，改称精奇里氏。〖8〗从此以至崇德年间（1636—1643），先后入朝十八次，岁贡方物，尚宗室女，为清皇室额驸。

初五日（5月31日）

11 定军士营队名。先是，皇太极定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官兵旗纛，以别于八旗，至是谕：前此骑、步、守、哨等兵，虽各有营伍，未分名色，故只以各该管将领姓名称为某将领之兵。今宜分辨名色，永为定制。于是规定：随固山额真行营马兵名为骑兵，步兵为步兵，护军哨兵为前锋，驻守盛京炮兵为守兵，闲驻兵为援兵，外城守兵为守边兵，旧蒙古右营为右翼兵，左营为左翼兵，旧汉兵为汉军，元帅孔有德兵为天祐兵，总兵官尚可喜兵为天助兵。

【考异】汉军旗始设时间，清官书无明确记载。《清史稿》卷二三一《佟养性传》只笼统称："太祖用兵于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乌真超哈"，译言"重兵"，即炮兵。汉军肇建，实与炮兵在金国之运用相辅而相成。

孟森据《清史列传》卷七九《马光远传》认为，天聪七年（1633）汉军始编为一旗（《八旗制度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刘家驹、阿南惟敬说同（分见《清初汉军八旗的肇建》，载台湾《大

陆杂志》三辑四册；《汉军八旗成立之研究》，载《清初军事史论考》）。郑天挺据王先谦《东华录》，主天聪五年（1631）创建汉军旗说（《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载《探微集》）。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一文也说：汉军一旗正式成立于天聪五年（1631）正月（《民族研究》，1981 年，5 期）。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指出：最迟不过天聪四年（1630），已设置专管汉人军民事务六甲喇；天聪五年（1631）正月铸红衣大炮成，敕谕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务。《满文老档》同年八月十四日记事首次提及“施吾礼额驸（即佟养性）旗”。说明汉军一旗在天聪五年（1631）已诞生（310 页）。“汉军”一称则晚出，约在天聪八年（1634）五月。

十七日（6 月 12 日）

12 金国叙各官功次，分别赐以敕书。旧例，官员敕书开载，大臣及各官，以勤修政事、约束兵马授某职，微员以不负任使、著有成效授某职，俱准世袭罔替。至是，命吏部汇叙开国以来诸功臣，其祖、父以部落来归，及身历行间、率先攻战、著有勋绩者，一一分别详载，撰给世袭敕书；其无功绩而因才授职、及因管牛录事授职者，撰给不世袭敕书。〖9〗

二十二日（6 月 17 日）

13 皇太极亲征明。先是，议征明，诸贝勒请从山海关入，皇太极曰：“不然，察哈尔为我军所败，其贝勒大臣将归我，宜直趋宣、大以迎之。”〖10〗。乃谕外藩蒙古各部出师日期，并集八旗大臣等颁布军令：右翼由上榆林（今

沈阳市解放乡上榆林村）出口，左翼由沙岭（今沈阳市西）出口。又命贝勒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贝勒杜度守海州，吏部承政图尔格等渡辽河，沿彰武台（辽宁省新民县）河驻防，并扼敌兵，俱授方略。至是，皇太极率大军西行。

六月初七日（7月1日）

14 先是，遣大臣阿什达尔汉、伊拜往科尔沁部调兵随征。大军西发次日，渡辽河。伊拜从科尔沁还，奏言科尔沁部噶尔珠塞特尔、海赖等托言往取北方索伦部〖11〗财赋自给，各率部众叛去，科尔沁土谢图济农等已率兵往追。皇太极闻讯，传谕盛京留守贝勒曰，可吸令索伦部来朝头目巴尔达齐速还国，恐致噶尔珠塞特尔等袭取其地。又遣使往谕科尔沁土谢图济农等：法律所载，叛者必诛，尔科尔沁贝勒若获噶尔珠塞特尔等，欲诛则诛之，若不诛而欲以之为奴者听。未几，土谢图济农等追杀噶尔珠塞特尔，尽收其部下户口。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统大军往征察哈尔，林丹汗仓皇渡黄河，西奔图白忒部落〖12〗。其部众苦林丹汗暴虐，抗违不往中途逗留者十之七八。又食尽，杀人以食，自相屠戮，溃散四出。至是，络绎归附者前后数千户。

二十日（7月14日）

15 师次喀喇拖落木地方，皇太极命贝勒德格类率两蓝旗兵及蒙古巴林、扎鲁特、土默特兵进独石口，遇敌人拒战者杀之，取其地，规视居庸关（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会大军于朔州（今山西省朔县），休兵秣马，以候进取日

期。其前锋入得胜堡，掠大同。

三十日（7月24日）

16 皇太极命大贝勒代善、贝勒萨哈廉等率两红旗兵及蒙古敖汉、奈曼、阿禄、吴喇忒、喀喇沁等部兵自喀喇俄保地方入得胜堡，往掠大同一带，取其城堡，西略黄河，会兵于朔州。

七月初五日（7月29日）

17 命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率两白旗兵及蒙古阿禄翁牛特、察哈尔新附部落等入龙门（今河北省赤城县西南龙关），会宣府。皇太极与贝勒阿巴泰、豪格率两黄旗兵、汉军兵、天祐兵、天助兵及科尔沁等部兵入上方堡，由宣府攻略朔州一带，定议四路兵俱于七月初八日入边。

初八日（8月1日）

18 皇太极率军入上方堡，至宣府。初，金军往攻察哈尔部，回程入明边扰宣府等处。宣府巡抚沈棨，遣使通款于金，刑白马定盟，廷议责其专擅，罢之。于是辽东诸将严边备，扰及金国属部，戕害二十余人，张家口守臣多匿逃人，金国责其负约。至是，以书责明守臣负盟之罪，仍谕其遣使议和。时阿济格攻龙门，未下，令略保安（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北）。越数日，致明代王书，复约其遣使议和。代善攻得胜堡，克之，遂进朔州。数路兵俱会师于应州（今山西省应县）。

时沿边城堡多失守，远近震动。崇祯帝诏总兵官陈洪范守居庸关，巡抚丁魁楚等守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

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北）。京师戒严。

19 是月，李自成等定计出车箱峡。先是，义军首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总督陈奇瑜等所败，损失惨重，避入兴安之车箱峡（今陕西省安康县境）。峡四面壁立，中间长四十里，易入难出。义军误入其中，出口又被堵塞，遂成困兽。众人乏食，且大雨连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13〗自成等定计伪降，以重宝贿陈奇瑜左右及诸将帅。奇瑜志得意满，许之。义军既出，复叛，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于是势力大炽。〖14〗

八月初二日（8月24日）

20 皇太极命诸将率各路兵往略山西代州，左翼贝勒多尔衮、多铎、豪格等往略朔州城东，至五台山（今山西省五台县）而还。右翼贝勒萨哈廉、硕讬等往略代州城西，袭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县北崞阳镇），拔之。贝勒阿巴泰等取灵丘县王家庄。礼部承政巴笃礼战殁。

巴笃礼（？——1634），世居佟佳地方，以地为氏。天命初年，与其弟孟阿图率众归，将所属编二牛录，使兄弟分领其一。隶满洲正白旗。巴笃礼有才能，与十扎尔固齐之列，屡立战功，历任至固山额真。金国初设六部，任礼部承政。至是随大军出征，攻王家庄之役，巴笃礼督众兵力攻，被创不退，中矢阵亡。〖15〗皇太极闻之泣下，曰：此朕旧臣，效力多年，致命疆场，深可惜也。

十三日（9月4日）

21 皇太极自应州出发，闻明阳和（今山西省阳高县）总督张宗衡、大同总兵曹文绍驻怀仁（今属山西省），料其是夜必奔大同，令图鲁什、吴拜伏兵邀击。师行迟，宗衡等逸去。皇太极怒责之。后二日，至大同，致书曹文绍，令赞和议。又致书明大同、宣府、阳和众官，索察哈尔余部之在明者。文绍挑战，击败之。贝勒阿巴泰等拔灵丘。明代王母杨氏与张宗衡、曹文绍以书请和，皇太极因致书言愿修好意。

二十日（9月11日）

22 皇太极驻师大同，遣明宗室朱乃廷及俘获僧人入城，三索回书，俱不答。金军遂由大同移营四十里铺，复至阳和，月末师驻左卫（今山西省左云县）。

闰八月初七日（9月28日）

23 金军班师。初三日，皇太极致书于驻宣府太监曰：尔主以尔等为耳目亲信之臣，使分驻各省，理应以兵之强弱、民之疾苦，及吾屡欲修好之意，直奏无隐，以翼安尔国之民。今尔等乃附和外官，专欺尔主，则国疲民困，何时休息？且令尔等驻外，有何裨益耶？翌日，攻万全左卫城（今河北省怀安县东左卫）。八旗合力整挨牌进攻，穴其城，正红旗树梯亲军褚库布丹先登，四面守军皆溃，歼其城中兵千人。

是日，班师，出上方堡。察哈尔噶尔马济农等遣使乞降，言其汗林丹（1592—1634）病殂于青海。汗子及部人皆欲

降金国。

二十八日（10月19日）

24 察哈尔寨桑巴图鲁噶尔马济农等率其部人六千奉林丹汗妻窦土门福金降金。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等请皇太极纳察哈尔汗之妻窦土门福金。从之。〖16〗

25 是月，李自成围陇州（今陕西省陇县），两月始退。山西义军几乎全部被曹文绍所破。

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

26 以新获瓦尔喀人户拨补不足旗分。上年十一月，命大臣季思哈、吴巴海率官八员兵三百人征朝鲜接壤之瓦尔喀部。本年五月季思哈、吴巴海还至宁古塔，遣人奏捷：俘男子五百五十余人，妇女幼小共一千五百人，获马一百九十四、牛一百八十三，貂、猞猁狲、狐、水獭、黄鼠、灰鼠、貉等裘一百六十领，皮二千二百五十张，貉皮褥二，缎四，布一百二十，人参八十斤。

至是，为安置季思哈征瓦尔喀所俘人口，皇太极遣英俄尔岱、龙什、穆成格与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等会议，谕之曰：此俘获之人，不必如前均分，当拨给壮丁不足之旗。八旗下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若多于此数，即行裁去，以分补不足者。至不足三十牛录之旗分，择年壮胜任牛录之人，统领所管壮丁，别居他堡，后有俘获，再行补足。至旧有人民，朕意不使均分，惟新所俘获，理应拨补不足之旗。若八旗不令划一，或有一旗多于他旗者，其意欲何

为耶？代善等皆曰：如此办理甚是，分拨旧人，似属不当。今后俘获之人，应拨补不足之旗。遂将所编户口五百五十七壮丁，补正白旗一百七十七丁，镶黄旗二百丁，正蓝旗一百八十丁。设新牛录者：正黄旗四牛录，镶黄旗四牛录，正蓝旗五牛录，正红旗二牛录，镶红旗二牛录，正白旗一牛录。因多于三十牛录而即行裁去者：镶白旗二牛录，镶蓝旗一牛录。〖17〗

27 是月，明廷以义军皆在陕西，诏各省兵会剿。〖18〗

十月初六日（11 月 26 日）

28 礼部贝勒萨哈廉奉命谕工部曰：前英明汗山陵，应建寝殿，植松木，立石狮、石虎、石马、石驼。工部遂兴工修建。

初九日（11 月 29 日）

29 索伦部入贡。先是五月初一日索伦部头目巴尔达齐率四十人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至是，巴尔达齐又与京古奇等率三十五人入朝，贡貂狐皮。

二十二日（12 月 12 日）

30 定蒙古牧地疆界。先是，皇太极遣国舅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是日与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大会于硕翁科尔地方，规定：翁牛特与巴林，以胡喇虎、胡虎布里都为界；巴林与镶蓝旗蒙古，以克里叶哈达、胡济尔阿达克为界；两红旗蒙古与奈曼，以巴噶阿尔介邵、巴噶什苏鲁忒为界；敖汉与正黄旗蒙古，

以扎噶苏台、囊家台为界；镶黄旗蒙古与四子部落，以杜木达都腾格里克、倭朵尔台为界；阿鲁科尔沁与两白旗蒙古，以塔喇布喇克、孙岛为界；扎鲁特与正蓝旗蒙古，以诺绰噶尔、多布图俄鲁木为界。

既分之后，有越此界者，坐以侵犯之罪。至于往来驻牧，务彼此会齐，同时移动，不许参差。

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敖汉部一千八百户，奈曼部一千四百户，巴林部塞特尔八百户，满珠习礼八百户，扎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图巴二千四百五十户，内齐、图巴济农二千户，四子部土门达尔汉二千户，阿鲁科尔沁部塔赖达尔汉、车根塞冷三千户，翁牛特部杜棱济农二千户，东戴青二千户。共计二万五千二百余户。〖19〗

二十九日（12月19日）

31 朝鲜国王李倧遣兵部侍郎罗得宪赍书于皇太极，拒索逃人及互市，辞甚厉，且欲令金国使臣坐朝鲜大臣之下。皇太极怒，却其币，留得宪不遣，仍以书谕倧，责其傲慢。至十二月，朝鲜国王以书谢罪。

十一月十三日（1635年1月1日）

32 考察各官。以六部各官三年考绩，分别升授官职有差。又考察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户口之繁减，分别优劣。

33 是月，使犬部盖青屯（今黑龙江省同江县街津口）僧格率五十人入朝皇太极，计四屯合贡貂皮六百五张。

34 明廷下总督陈奇瑜于狱，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南）等处军事。其总督三边如故。

十二月初六日（1月24日）

35 黑龙江地方杜莫讷、南地攸、贾尔机达、喀拜、郭尔敦率从者六十九人，松阿里（松花江）地方巴雅拉氏僧格额驸、喇东格率从者五十人入朝，贡貂皮。

十四日（2月1日）

36 皇太极与诸贝勒分定专管牛录。宗室拜尹图，三个半牛录；宗室巴布海，一个牛录；额驸杨古利，两个牛录；索海、卫齐、公衮，各半个牛录；额驸达尔哈，一个半牛录；巴哈纳、何洛会，各半个牛录；伊孙，一个半牛录；董鄂公主，两个牛录；南褚、和尔本、格巴库，各两个牛录；布尔海，一个牛录；穆尔察、范察，各半个牛录；阿山、布尔堪、马喇希、董世禄、翁格尼、固山额真叶臣等，给以新附虎尔哈百人，授为专管牛录；额驸顾三台、诺木浑、克什讷，各两个牛录；宗室色勒、萨璧翰、昂阿喇、敖对、巴颜、达尔泰、额驸苏纳、毛墨尔根、固山额真阿山，原系半个牛录，因战功增给虎尔哈人，编为全牛录，令其专管。巴都礼，原系包衣牛录，因阵亡，令其子卓罗

专管；宗室阿拜、花善、姚塔、吴达海、鄂硕，各半个牛录；及韩岱等，皆永授为专管牛录。〖20〗

37 墨尔根喇嘛载护法嘛哈噶喇佛像至。初，元世祖时有帕斯八喇嘛，用千金铸护法嘛哈噶喇像，奉祭于五台山，复请移于蒙古萨思遐地方，又有沙尔巴胡图克图喇嘛，复移于元裔察哈尔国祀之。墨尔根喇嘛见皇太极威德遐迩，臣服诸国，旌旗西指，察哈尔汗不战自遁，于是载佛像归于金国。皇太极遣毕礼克图囊素迎于盛京。

二十二日（2月9日）

38 重申禁烟。时烟草已传入金国〖21〗，禁之已久，民间仍有不遵而自擅用者，皇太极向贝勒萨哈廉问其故。答曰：臣父大贝勒曾言之，此禁止行于众人而不禁诸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永行禁止，当自臣等诸贝勒始。皇太极曰：不然，诸贝勒所用，小民岂可效之。如诸贝勒服用貂鼠猞猁狲等物，庶民亦将效之乎？彼民间食用诸物，朕又何尝加禁耶？朕所以禁烟者，每见穷乏之家，其仆从衣服不周，犹复市此不已。无益妄费，故禁之耳。〖22〗

39 是月，高迎祥等自陕西出，入河南。先是，义军十余万往来关中，连营百余里。后高迎祥、李自成等率部出栈道，闻洪承畴将合诸路兵进剿，遂入终南山。会承畴赴甘肃，义军乘机出终南山，分陷关、陇。及承畴还，引兵而东，义军乃悉众东奔，陷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灵宝（今灵宝县东北老城），集宛（今淮阳县）、洛（今洛阳市）间，河南复震。而义军别部趋江北，破英山（今属

湖北省）。

〖1〗《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一。

〖2〗《清太宗实录》卷一七。

〖3〗《清太宗实录》卷一七。

〖4〗《明史》卷二百六十《陈奇瑜传》。

〖5〗《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 61 页。《清太宗实录》卷一七所载同条定例，将原档中“自汗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及“自汗以至庶人”二句中之“汗”字，均改为“贝勒”，意在凸显汗之特权地位。又以“弃其尸喂犬”之规定过于野蛮，将“喂犬”两字删去。

〖6〗《清史稿》卷二三四《尚可喜传》。

〖7〗《清太宗实录》卷一八。

〖8〗《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三六《巴尔达齐传》。

〖9〗《皇清开国方略》卷一八。

〖10〗《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11〗索伦部，明末清初对黑龙江中上游各族的泛称，包括分布于当地的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其时，当地已形成两大部落联盟，一个以索伦（鄂温克）头领博木博果尔为首，一个以达斡尔头领巴尔达齐为首。建有雅克萨、铎城、多金、阿萨津、乌鲁穆丹、郭博勒、额苏里、多科等城寨。

〖12〗图白忒，又写图伯特、土伯特、唐古忒，明末清初对藏区的称谓。

〖13〗《明季北略》卷十《李自成降叛不常》。

〖14〗《明史》卷二百六十《陈奇瑜传》。

〖15〗《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五《巴笃里传》。

〖16〗《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17〗《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11页。

〖18〗《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

〖19〗《清太宗实录》卷二一。

〖20〗《清太宗实录》卷二一。

〖21〗烟草，时人又叫“丹白桂”、“淡巴菰”、“相思草”、“淡肉果”、“担不归”等。朝鲜人因其来自南方日本，故尝曰南草，或曰南灵草。据考南草原非日本所产，初则自西班牙等国而来，由西国传至吕宋（菲律宾），吕宋又辗转传至日本。后朝鲜由日本获其种子而种之，由朝鲜再转入沈阳，于是沈阳人亦甚嗜之。金国统治者以为非土产，耗财货，屡下令禁之而未能奏效（见《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30页）。

〖22〗《清太宗实录》卷二一。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四

天聪九年　（明崇祯八年）

乙亥　公元1635年

正月十五日（3月3日）

1 使犬部落索琐科入朝皇太极，贡黑狐皮四十二、黄狐皮二十九、狐皮及貂皮皮裘二百二十九、普通貂皮三百六十九、水獭皮二。

二十二日（3月10日）

2 将自察哈尔归附之大臣、人民分隶八旗。给正黄旗壮丁一百一名，给镶黄旗壮丁三百六十五名，给正白旗壮丁一百十八名，给镶白旗壮丁四百五十七名，给正红旗壮丁四百三十七名，给镶红旗壮丁三百二十一名，给正蓝旗壮丁四百三十六名，给镶蓝旗壮丁一百七十六名。〖1〗

二十六日（3月14日）

3 正宗室名分。礼部贝勒萨哈廉传谕曰：惟恐属下众人不知，肆行谩骂宗室之人，已令系红带，以表异之。又惟恐称谓之间，尊卑颠倒，故令分别名号。先汗庶子，俱称阿哥，六祖子孙，俱称觉罗。凡称谓者，就其原名，称某阿哥、某觉罗。六祖子孙俱令系红带，他人毋得系红带。如凡人与系红带者相斗，不得詈及祖父。若有互相斗殴揪扯衣领者，听之，不以互相斗殴而定罪。若以互相斗殴诉于法司，亦只视事之曲直定罪。若知系红带而詈及祖父者，科以死罪。其不系红带者，即相诋亦无罪。〖2〗

4 是月，闻洪承畴督师南下，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荥阳（今属河南省）商应敌术。用李自成策，分兵定向、四路进攻，以疲官军。于是自成与张献忠东破固始、霍丘，乘胜攻凤阳（今属安徽省）。凤阳无城郭，义军至，官军无一人迎敌者，遂溃。焚明皇陵，楼殿为烬，燔松树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3〗以徐州（今属江苏省）援兵将至，自成西走；献忠南围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

二月初一日（3月19日）

5 命各官举贤才。谕曰：诸中、汉、蒙古诸大臣，凡有远见卓识、堪负职司之贤者，尔等一旦知悉，即当荐举。所举之人，勿分新归旧附，毋论有无爵职，如有心志端正、于事胜任之贤者，即送吏部。再，毋论有无爵职，如有知书心正、于事胜任之贤者，即送礼部。各部诸贝勒即当人奏，吾将量才录用。〖4〗

初六日（3月24日）

6 编审蒙古内外喀喇沁部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古鲁思辖布等麾下五千二百八十六名为一旗，命古鲁思辖布为固山额真。俄木布楚虎尔等麾下一千八百二十六名为一旗，以俄木布楚虎尔为固山额真。耿格尔等麾下二千一十一名为一旗，命耿格尔、单把同管固山额真事。其余壮丁俱令并入旧蒙古旗。

正黄旗津扎、多尔济等之壮丁及在内旧喀喇沁壮丁共一千二百五十六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阿代为固山额真。

镶黄旗吴思库、拜浑岱等之壮丁及在内旧喀喇沁壮丁共一千四十五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达赖为固山额真。

正红旗昂阿、甘济泰等之壮丁及在内旧喀喇沁壮丁共八百七十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恩格图为固山额真。

镶红旗苏木尔、赖胡尔等之壮丁及在内旧喀喇沁壮丁共一千十六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额驸布彦代为固山额真。

正白旗布尔哈图、阿玉石等之壮丁及在内旧喀喇沁壮丁共八百九十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伊拜为固山额真。

镶白旗喇木布里、诺云达喇等之壮丁及内旧喀喇沁之壮丁共九百八十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额驸苏纳为固山额真。

正蓝旗什喇祁他特、喀喇祁他特等之壮丁及在内旧喀喇沁壮丁共八百六十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吴赖为固山额真。

镶蓝旗诺木齐、石拉图等之壮丁及在内旧喀喇沁壮丁共九百一十三名，合旧蒙古为一旗，命扈什布为固山额真。

凡蒙古八旗，固山额真以下，俱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

此次编审时又定：凡年六十以下、十八以上，并从本地方带来汉人，每家所有壮丁若干名，俱照例编审。其目不能视、足不能行、手不能持者，不入编审内。如诸贝勒、塔布囊及一切人等，有隐匿壮丁不送编审者，或经人举首，出首之人，准其离主，将所隐之人入官，仍交刑部，照例治以隐匿之罪。其十家之长，罚马二。〖5〗

初七日（3月25日）

7 谕户部承政梅勒章京高鸿中、文馆觉罗龙什、甲喇章京宁完我、范文程等曰：今察哈尔新附，人心未辑，城郭未修，而轻于出师，何以成大业。且大兵一举，明主或弃而走，或惧而请和，攻拒之策，何者为宜？如蒙天祐，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廑念者也。尔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酌议疏奏以闻。〖6〗

三月初十日（4月26日）

8 定旗人婚嫁申报例。规定：嗣后凡官员及官员兄弟，诸贝勒下护卫，护军校，护军，骁骑校等女子、寡妇，须赴部报明，部中转问各该管贝勒，方准嫁；若不报明而私嫁者，罪之。其小民女子、寡妇，须问明该管牛录章京，方准嫁；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

十八日（5月4日）

9 禁滥役伤农。先是，皇太极出猎于三岔堡（今辽宁省铁岭县横道子乡三岔子村），至是还宫，集诸臣谕之曰：朕昨出见民间耕种愆期，盖因牛录章京有事城工，欲先时告竣，故额外派夫，致误耕作。筑城固为正务，然田地荒芜，民食何赖？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坐罪。〖7〗

二十三日（5月9日）

10 黑龙江巴尔达齐率二十二人入朝，贡貂鼠皮，满达尔汉奉命往迎于五里外，宰牛羊宴之。所贡毛皮数目：貂皮一千一百四十五，黄狐皮十四，黑狐皮一，白兔皮二百九十，貂尾九十八，灰鼠皮十五。

11 是月，明督师至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先是，崇祯帝闻凤阳之陷，晋洪承畴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令集诸路兵驻楚、豫适中之地。至是，承畴至汝宁，分遣诸将邀击。张献忠等以洪承畴来，复西入陕西。〖8〗

五月初六日（6月20日）

12 征黑龙江虎尔哈师还。上年十二月，皇太极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谕之曰：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勿惮劳而稍怠。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至本年四月，霸奇兰、萨穆什喀遣人奏报：收服编

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有三，人口共七千三百有二，所有牲畜，马八百五十六，牛十七，及貂皮、狼皮、狐皮、猞猁狲皮、并水獭、骚鼠、青鼠、白兔等皮三千一百四十有奇，及裘十五领。

此次出征招降人中有名穆希克者告称：我祖父世居布库里山下布尔瑚里湖。在我处无记载，相传有天女三：恩固伦、正固伦、佛固伦，浴于布库里池。季女佛固伦得神鹊所送朱果衔口中，不意吞入腹中成孕，生布库里雍顺，其族系满洲国人矣。布尔瑚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我有子二，后自布尔瑚里湖移至黑龙江纳尔浑地方居住。〖9〗

【考异】此三仙女传说，引自满文老档之《天聪九年档》。日本学者松村润《关于清朝开国的传说》一文据以指出，《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所记三仙女、布库里山、布尔瑚里湖和布库里雍顺之名，与《天聪九年档》记载完全相同，《天聪九年档》所载三仙女传说应即清官修史书所载满洲始祖传说之蓝本。金国此次出征目标为虎尔哈部，正位于阿穆尔河（黑龙江）东南及以北约一百里处，证以清乾隆年间修《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卷十四《黑龙江将军境内·山川》标有："薄科里山，城南七十五里；薄和力池，城南六十里。"此薄科里山、薄和力池，与清官修史书中布库里山、布尔瑚里湖对音相合，从而证实满族爱新觉罗氏始祖布库里雍顺系由布库里山得名，爱新觉罗氏先世发祥地应在今黑龙江北岸俄境阿穆尔州境内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一带，而不在今吉林省东部之长白山一带。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册31页，与松村润之说合。王锺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则推测：清官修史书

所载三仙女传说可能另有所本，书中所谓布尔湖里湖、布库里山可能分别指镜泊湖和长白山，因此满族爱新觉罗氏之发祥地应在长白山一带而不在黑龙江北岸。

二十日（7月4日）

13 皇太极召文馆诸臣，谕之曰：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辞，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编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至汉文正史以外，野史所载，如交战几合，逞施法术之语，皆系妄诞。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当停其翻译。〖10〗

二十七日（7月11日）

14 出征察哈尔诸贝勒奏凯。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太极命贝勒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等为统兵元帅，率精骑一万，往黄河以西接收林丹汗之于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寻命大臣济什哈、海塞率八十人往上都城（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旧址侦军事。大军进至西喇朱尔格地方，遇察哈尔汗妻囊囊太后、琐诺木台吉，率部下一千五百户来降。

四月二十日，大军渡黄河。二十八日抵察哈尔汗于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所驻托里图地方。天雾昏黑，额哲部下无备。多尔衮恐其惊觉，按兵不动，遣叶赫国锦台什贝勒之孙南楮、及其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等同往。南楮等急驰至，先见其姊苏泰太后（系叶赫贝勒锦台什之子德尔格勒所生）。

太后闻弟至，恸哭而出，与弟抱见。遂令其子额哲率众宰桑出迎金军。额哲部下群臣率其部民一千户归降。察哈尔国灭亡，漠南蒙古归入金国版图。

15 是月，义军攻商州（今属陕西省），薄西安，入郿县（今陕西省眉县），屡为洪承畴等所败，走围平凉（今属甘肃省）等地。

六月初七日（7 月 20 日）

16 征明宁、锦军还。先是，出兵远征察哈尔，逼近明山西边境。皇太极料明国必调宁远、锦州兵往援，乃于五月十四日命贝勒多铎为主帅，出兵略宁远等地，以牵制其调援山西之兵。复命喀喇沁部落耿格尔、万旦等赴明北边索旧犒赏，并图贸易。若得犒赏，则取其所予；允贸易，则与之互市。使明人疑惧，缓西援兵。

多铎等既奉命，乃遣大臣阿山、石廷柱等率兵四百先趋锦州城一带，大军随后过十三站（今锦州市东石山站）立营。明军闻讯，往报锦州总兵祖大寿。大寿急命副将刘应选等带兵二千七百名前往迎探，亲率马步兵出锦州城五里驻营。时松山城（今锦县西南）副将刘成功等率兵八百入与锦州兵合，进抵大凌河西，与金军先锋对阵，惧不敢战。多铎闻讯，率兵纵马驰赴，明军遥望金军如川流林立自山而下，尘埃冲天，不辨多寡，大惊奔溃。金军阵斩副将刘应选，歼其兵五百，分路追击，距锦州、松山二城五里，收军还。至是，多铎等率军凯旋。

十九日（8月1日）

17 征东海瓦尔喀军还。上年十二月，遣大臣吴巴海、荆古尔岱率每旗将领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共四百人往征瓦尔喀。命兵部贝勒岳讬传谕曰：命尔等往征瓦尔喀，所至之处，不可怠忽。闻尼满（今俄罗斯境伊曼河口北岸）地方有千余人，在彼筑城屯驻，尔等宜往略之。凡此诸屯，非有统帅哨防，不过贸贸然散处各村落耳。然其人虽愚昧，耳目颇众，尔等自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启行之日，即宜防范，毋令彼知觉。

本年四月，吴巴海、荆古尔岱等自宁古塔遣人奏捷：收俘壮丁五百六十人，妇女五百口，幼稚九十口及献给汗之美女六十六口；马六十匹，牛百头，貂、猞猁狲、虎、狐、水獭、青鼠、黄鼠等皮六百六十有奇，貂裘、貂镶灰鼠裘、猞猁狲裘、貉裘、黄鼠灰鼠等裘三十八领。至是，吴巴海、荆古尔岱等携所招降瓦尔喀部人至。〖11〗

18 时，黑龙江赴金廷贡貂者：塞布奇屯巴尔达齐等十六人，噶尔达苏屯（今俄罗斯境结雅河支流布东达河口北岸）四人，戈博尔屯（又译郭博勒屯，今俄罗斯境结雅河支流别拉雅河北岸下游）二人，额苏里屯（今俄罗斯境海兰泡以北谢尔盖耶夫卡稍南）萨岱等二十四人，阿里岱屯八人，克殷屯四人，吴鲁苏屯（乌鲁苏穆丹城，今俄罗斯境库马拉稍南科尔沙科沃附近黑龙江河湾内）二人。此皆旧日往还之人。又新至者，榆尔根屯一人，海伦屯二人，固浓屯一人，昆都轮屯一人，吴蓝屯一人。又索伦部落游

牧八人。

二十五日（8月7日）

19 申禁放鹰扰民。皇太极谕诸贝勒大臣曰：昔父汗时，曾禁诸贝勒之子郊外放鹰，盖以扰害人民，践踏田园，伤残豕鸡故也。今闻违禁妄行。放鹰之人，应宰杀自备牛羊，以供食用，不宜害民。若侵害民人，宰杀豕鸡，贫人何以堪此？嗣后，如放鹰扰民不止，事发被拿获，决不轻恕。古云："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盖以凡事当防微杜渐，纵弛之后，则难整顿。若不能防患未然，后悔无及也。〖12〗

七月十四日（8月26日）

20 谕贝勒阿巴泰曰：尔尝自谓手痛，不涉郊原，不拿弓矢，常居家中，忽尔行动，如何不痛？尔诸贝勒身任统兵之责，若不学骑射，不习武功，则众人谁肯练习武功。尔等不预习武事，使致熟练，突遇敌人，何以战之？丈夫之所重者，有过于骑射者乎？〖13〗

二十五日（9月6日）

21 禁诸臣徇私枉断。先是，总兵官尚可喜奏言：汗恩养新人，每事概从宽典，小民无知，渐生骄纵，与其惩治于犯罪之后，不如严禁于未犯之先。如某罪应以某法处之，其重者或请旨或径送刑部，轻者或令臣便宜处分，乞一一颁示。至是，皇太极谕曰：我于满洲、蒙古、汉人，不分新旧，视之如一。凡人有斗殴之事，二主宜听法司断结。闻汉人与满人、蒙古斗殴，皆助之殴打。此不遵国法为乱

者，若被拿获，必依法重惩。

至是，皇太极分别管理汉人官员，以各堡生聚多寡黜陟之。昂邦章京马光远寻奏：昔各堡民之逃亡，有二百者，有一百者，亦有八九十者。虽系天灾病祸所致，亦因各官不善抚养，放任自流，致使逃逸死亡。今汗心轸念诸民，推究追查，故各官虽有万口亦难解释。今革职为民各官中，有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虽功次不等，然蒙恩已非一日。各官袭职，有十次者，有五六次者，亦有一二次者。给予敕书，恩赐世职，可谓恩惠深远，然得之亦不易也。今倘以其不善养人而即革职为民，则各官心中无不惊惧。乞恩从重议罚，而毋革其世职，令戴罪立功，使功不如使过。从之。〖14〗

二十九日（9月10日）

22 以拒交女子入贝勒府，罚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等。廷柱，先世居苏完（今吉林省双阳一带），原姓瓜尔佳。父石翰，移家辽东，遂以石为姓。万历之季，廷柱为明广宁守备，金国兵至，巡抚王化贞走入关，廷柱等迎降，授世职游击，令辖降众。天聪五年（1631），以佟养性为乌真超哈（汉军）昂邦章京，廷柱为副。六年，养性卒，廷柱代为昂邦章京。从伐察哈尔，多斩获。七年，以战功进三等总兵官。〖15〗

初，廷柱妻与前夫生一女，方一岁即养于外母家。本旗贝勒取视者两次，至三次欲令入府中。廷柱即携女还家，拒不交出，并讼称：吾妻所生之女，即吾女也。吾等职官之女，诸贝勒从未有取者，今必欲取此女，吾实有愧于在

下各官。及审明：此女实系外母所养，廷柱别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昂邦章京职，罚银百两。又以毛达色、巴蓝、骚达色、费扬古等，于前两次取视时，皆称自家之女，欲其入府邀荣，后闻欲为使女，乃与石廷柱同谋，廷柱诈为己女讦告。及经审理，此女实系毛达色之母所养。因鞭毛达色、巴蓝、费扬古各一百，骚达色五十，革毛达色世职，解牛录任。〖16〗

23 是月，义军大股入河南，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陕西。

八月初三日（9月13日）

24 贝勒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逝于应昌府（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刨地，牧者掘之，此玺乃现。既而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汗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处，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璵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实系至宝。

金军携降民渡黄河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往掠明山西一带。是役，自平鲁卫（今山西省平鲁县西北平鲁）入朔州，直抵长城，又经宁武关、代州（今山西省代县）、忻州、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市北崞阳镇）、黑峰口、应州（今应县），而复还平鲁。斩明兵六千余人，计俘人口牲

畜七万六千二百有奇。会师凯旋。

初六日（9月16日）

25 夺护军统领谭泰职。谭泰，舒穆禄氏。超品公杨古利从弟，世居珲春（今吉林省珲春县），国初归附，授牛录额真。天聪八年（1634），仕至护军统领。〖17〗谭泰作战勇猛，深得皇太极信任，凡护军中关白诸事，令其管理，日近左右。谭泰日渐骄纵。

先是，其族兄杨古利得赐新居，有皇太极叔卓礼克图贝勒子济马护，因居址狭隘欲得其旧居，杨古利不允。济马护乃嘱谭泰转奏，谭泰庇其兄，不以闻。又嘱图赖、阿哈尼堪代奏，二人亦不以闻。济马护遂自言于皇太极。皇太极召谭泰、图赖等问之，果实，因怒责谭泰曰：朕拔尔于卑贱之中，用为耳目，凡事欲尔秉公持正，不徇偏私，随所闻见，入告无隐，乃不行公道，欺罔主上，专尚巧诈，大负朕委任之意。人之贤否，朕何由知？朕惟不能周知，故即尔等所贤者贤之，所否者否之。尔今若此，朕将何以信任哉？且济马护乃朕叔之子，其言尚壅蔽不达，彼在下小人，有劳苦嗟怨之事，又何由而得达乎？尔恃宗族强盛，欺凌愚弱，似此奸恶之举，朕所深恶。遂下谭泰等于刑部。质审复奏，罚谭泰银百两，斥远之，不准于汗前任事，图赖等亦坐以应得之罪。〖18〗谭泰虽被斥，仍以才干受汗赏识。越二月，谭泰兄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卒，皇太极擢其为固山额真。

初七日（9月17日）

26 工部俄木索科，以拨给蒙古房屋事，禀报承政洪尼堪。洪尼堪及参政噶布喇、塞纽克谓俄木索科曰：我旗房屋，我等业已造完，尔旗房屋，尔自造之，可奏闻于汗。俄木索科即以此言奏闻。以洪尼堪、噶布喇、塞纽克擅分尔我，遂革洪尼堪承政职，解任，罚银百两，以噶布喇、塞纽克系无知小人，坐以应得之罪。

初八日（9月18日）

27 先是，皇太极命画匠张俭、张应魁二人绘先代英明汗实录图，至是绘成。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头；张应魁人一对。〖19〗

二十五日（10月5日）

28 初，额驸和硕图所尚公主不遵训诫，致一妇人缢死于祖可法妻弟之家，匿不以闻。后祖泽润与可法妻弟相构怨，因首于刑部，承问者瞻徇情面，竟以可法妻弟无罪奏结。泽润复奏，命内大臣审之，以泽润奏实，法司徇情，罚刑部贝勒济尔哈朗银二百两，承政索海、郎球、额驸多尔济、及孟乔芳、高鸿中各银五十两，参政罗齐、马希、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各银三十两，启心郎额尔格图银十五两。

29 李自成破咸阳、永寿（今永寿县西北永平镇）。明廷以战区扩大，洪承畴一人不能兼顾，乃命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诏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20〗

九月初六日（10月16日）

30 贝勒多尔衮等师还，献玉玺，告天受之。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入朝。苏泰太后者，皇太极之母舅叶赫贝勒锦台什之孙女，台吉德尔格勒之女。

大贝勒代善闻林丹汗妹泰松格格家财富饶，欲娶之，皇太极允其请，于是代善以娶泰松格格礼，于汗营前设黄幄，两侧各设青幄，盛张宴席。皇太极复以第二女玛格塔格格许妻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豪格贝勒欲娶察哈尔汗福金伯奇太后，阿巴泰贝勒欲娶察哈尔汗福金俄尔哲图太后，奏闻于皇太极。皇太极与诸贝勒相商，诸贝勒皆以为善。于是定议，准两贝勒各行聘礼。时皇太极姊哈达公主闻之，对皇太极曰："我女尚在，何令豪格又娶妻也。"遂生怨望。〖21〗哈达公主名莽古姬，努尔哈赤第三女，母富察氏，与贝勒莽古尔泰、德格类同母所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嫁哈达部长纳喇氏孟古布禄之子武尔古代，人称哈达公主，亦称哈达格格。天命末年夫亡。天聪元年（1627）复嫁蒙古敖汉部博尔济锦氏琐诺木杜棱，赐以开原之地。二年四月赐号济农。〖22〗

二十五日（11月4日）

31 召诸贝勒大臣定大贝勒代善父子罪。前一日，大贝勒代善以子尼堪祜塞病，率本旗自行出猎，离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皇太极，欲先还家，经大贝勒营前。大贝勒命其福金往邀哈达公主至，亲迎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毕，遣之还。大贝勒原不体恤部属而贪得无厌，不知行义，故皇太极尝谕其子萨哈廉曰：吾与汝父反目，汝父为兄，吾

焉能说之？凡尔父恶逆之行，汝倘有知，当须强谏之〖23〗。然大贝勒不知悛改。及闻大贝勒宴哈达公主，不禁大怒，遣人往谕大贝勒及萨哈廉曰：尔等率本旗任意行止，将怨我之哈达公主邀至帐中，设宴馈物，给马遣之归，尔萨哈廉贝勒身任礼部，见尔父妄行，何不谏阻？命闭大内门，不许诸贝勒入，不办国事。

是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等，谓正红旗固山贝勒等不遵汗谕处甚多：征明北京时，大贝勒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违令欲回。所俘人民，不加恩养，反生怨望。赏功罚罪时，偏袒本旗。大贝勒诸子借名放鹰，擅杀民间鸭、鹅、豚、鸡。贝勒济尔哈朗之亡妻系察哈尔苏泰太后妹，及苏泰太后来归，济尔哈朗欲娶之，朕与诸贝勒皆允准，惟大贝勒违众意，欲强娶之。朕谕大贝勒娶察哈尔汗囊苏太后，彼却因其无财而不娶。大贝勒曾擅杀降人，萨哈廉身为礼部贝勒，将此事隐匿不奏。大贝勒不赡养属人，为此上诉者不可胜数，虐害爱塔（即刘兴祚），夺其爱马，取其财物，终至逃亡。又哈达公主莽古姬，自父汗在日即专以暴戾谗谮为事，大贝勒与彼原不相睦，但因其怨朕遂邀至营中宴筵。谕毕，命众贝勒大臣等议大贝勒及其子萨哈廉等之罪。〖24〗

诸贝勒等罗织大贝勒之罪四，拟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爵，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仍罚九马给予九贝勒。

以大贝勒第三子萨哈廉处处听命于乃父，拟罚雕鞍马五匹，空马五匹，银二千两，夺两牛录属人。

哈达公主及其夫济农，原与大贝勒不睦，因大贝勒与皇

太极不和，遂反仇为好，两恶相济，以皇太极为仇。众议革去济农之号、公主之名，贬为庶民，仍罚银各百两，夺公主之满洲牛录及赐予济农之开原地方，济农自原籍带来之蒙古皆没入官。

莽古姬与莽古尔泰、德格类系同母兄妹，其女分嫁岳讬（代善长子）、豪格（皇太极长子）。此种姻亲关系使彼等联为一气。至是议定，贝勒德格类、岳讬、豪格以亲戚之故徇庇公主，亦加处罚。〖25〗

皇太极命从宽，免革代善贝勒职，还十牛录属人；还萨哈廉两牛录属人及济农所携蒙古。并宣布：今后一应亲戚之家，不许哈达公主往来；亲戚有私相往来者，被旁人举首，照哈达公主罪之。

又大贝勒第四子瓦克达，奸人之妇，窃人之鹰，隐匿妓女，弹翁阿岱之妻，又曾夺鳌拜所射鹿尾及阿尔萨兰、巴泰所射之豕。诸贝勒议定：凡瓦克达之满洲、蒙古、汉军牛录及包衣满洲、蒙古、汉军奴仆并库中财帛、牧群牲畜，皆依法籍没。仍罚瓦克达马八匹、雕鞍马二匹，给色勒阿哥。其应入官银四千两，庄田二十三处，所有汉丁一百九十九名，汉人匠役三百零四名，共五百零三丁并其家口，俱付户部。其中匠役一百八十六名，皇太极命归还之。瓦克达户下额定满洲奴仆一百五十八名、汉人奴仆一百八十六名、蒙古二十名、汉人十名、马二百九十二、驼十三、牛二十、羊三百二十，库中财物及在外之满洲、蒙古、汉人牛录，俱拨归萨哈廉。瓦克达夫妇，只给侍妾、衣服，令与萨哈廉同居，并严加约束。〖26〗

皇太极先后罢黜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至是又刻意

贬损大贝勒代善父子之特权地位，集大权于一身，统治地位更加巩固。

32 是月，高迎祥、李自成在渭南为洪承畴所败，东走河南与张献忠合；他支义军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败归信阳（今属河南省），攻密县（今属河南省）。

十月初二日（11月11日）

33 皇太极书谕明朝守边诸臣。书曰：此次大战原非我等所愿为之，系尔等大明皇帝欲助边外之叶赫，大举犯我所致也。然则吾见民死人伤，每欲和好，使各享太平，故数次遣使致书。惟尔国皇帝及诸大臣置民疾苦于不顾，竟无一言以覆。尔大明国民死人伤，非吾之过，皆尔国皇帝及大臣之咎也。吾本为民之疾苦计欲修好，今凡吾攻伐所入之处，有敢抵抗者必杀之，遁走山野者必俘之，惟各地安居迎降者，其该路地方一物不取，房屋家产秋毫无犯。吾今既行，决不如前次轻返。〖27〗

34 德格类卒。

德格类（1596—1635），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子，与莽古尔泰、莽古姬同母。天命六年（1621）于攻取辽沈战役中崭露头角，翌年参预国政。天聪初年，为议政贝勒。五年（1631）七月，设立六部，奉命管户部事。翌年，莽古尔泰暴卒，继掌正蓝旗，改称和硕贝勒。七月二十五日，皇太极责罚大贝勒代善，株连德格类。至是仅八日，暴卒。

十三日（11 月 22 日）

35 改族名诸申为满洲。谕曰：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28〗

【考异】此处所谓改“国名”，实则为族名。至于“满洲”一称缘起，说法颇多。清朝官修史书已说解不一：乾隆朝修《满洲源流考》卷一认定，“满洲”本部族名。该书引乾隆帝《御制全韵诗》自注云：“按满洲，清字本作满珠。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岁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至今汉字作满洲者，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从俗云。”是书又作如下说明：“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殊，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毘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毘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满洲源流考》卷一）此谓“满洲”源于太祖努尔哈赤之“曼殊师利大皇帝”尊号。然同书卷首载乾隆帝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谕，谓“满洲”即古“肃慎”之音转，同书卷五引《北史》“靺鞨，即古肃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后又说：大莫弗即满语之“达玛法”，瞒咄二字与满珠音相近。而早出之《清太祖武皇帝》卷一谓“满洲”一称出自始祖布库里英雄，与《满洲源流考》诸说又相径庭。

关于“满洲”一称缘起问题，近代以来治清史、满族史者曾多

方探考。日人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载《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一文指出，西藏首次遣使至清朝在崇德七年（1642），证明“满洲”之得名并非因西藏达赖喇嘛所献之丹书。他还指出，“满洲”与“肃慎”读音不同，从而否定了“满洲”出自“肃慎”转音之解说。《论语·子罕篇》：“子欲居九夷”，《论语注疏》释九夷，中有“满节”一夷，市村瓒次郎据以推定，“满洲”源于“满节”。朱希祖《后皇太极姓氏考》（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则认为此说不近情理。

朝鲜赵庆南所著《乱中杂录》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时，金国人已称努尔哈赤为“满住”。“满住”、“满珠”、“满洲”同音，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认为：“满洲”源于太祖之尊称。孟森《清朝前纪》说，明代建州女真名酋有李满住者，其后至清太祖，称“满住”者已非一世，故其为酋长之尊称，而非各人之专名。陈捷先据《满文老档》中记事，认为“满洲”是努尔哈赤统辖部族之称号，穷源溯始，可能是由部族名称“婆猪”演变而来（《说满洲》，载《幼狮学志》，1卷，1期）。黄彰健于有关“满洲”诸说旁征博引，并陈述己见。他认为稻叶君山所谓“满洲”一称源于太祖尊称之解释，出自原始记载，未加后人改窜，故最可信（《满洲国号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本）。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46—47页）、郑天挺（《探微集》33—34页）、冯家升（《禹贡》，2卷，7期）、莫东寅（《满族史论丛》77—78页）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卷一）等人对此亦有论考。

又，皇太极虽宣布改族称为“满洲”，“诸申”旧称并未完全屏弃，而是用为贵族依附民之专名。天聪九年（1635）十月二十四日，皇太极当众宣布：“我国名称满洲，各旗贝勒辖下诸申须称‘各该旗贝勒下诸申’。”（《天聪九年档》131页）可以为证。

二十九日（12月8日）

36 汤古代阿哥讦大贝勒代善。略曰：昔我与布尔吉俱获罪，同时籍没属员。今忽令布尔吉复管其属员，未闻布尔吉得罪以后，立何功绩，乃独给还，显属徇私。下所司质讯，布尔吉仍管属员系事实，拟削布尔吉属员之半；大贝勒将公议入官属员私自断理，复令布尔吉管辖，应罚银四百两；和硕贝勒萨哈廉知父妄行不谏，应罚银四百两；和硕贝勒岳讬，为总理各旗兵部之主，知父妄行，不以理谏，亦应罚银四百两。又固山额真叶克书，见贝勒徇私妄行，不以义谏，亦应罚银一百两；巴布赖，谄媚罪废之瓦克达阿哥，私告以汤古代阿哥、塔拜阿哥同赴兵部讦告之事，应鞭一百，离本贝勒，拨归牛录。皇太极命免罚三贝勒银；布尔吉免没一半属员；巴布赖鞭一百，以银三十三两三钱折赎；汤古代阿哥先籍没之牛录属员、及其家奴仆牲畜财物，俱命取还，许离红旗，仍照定例，同其弟塔拜阿哥，听所欲往。于是汤古代阿哥等往依镶白旗和硕贝勒多尔衮居住。

37 是月，崇祯帝以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官军疲于奔命，下罪己诏，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惟以青衣从事，以示与行间文武士卒甘苦共之。〖29〗

十一月二十日（12月28日）

38 定从猎禁令。十七日，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贝勒阿巴泰、多铎、阿济格率兵三千，出抚近门，往猎于长岭。至是，传谕从猎者：凡甲喇章京，该管汛地，务宜申明约

束，遇野豕及熊，勿射，但向围内逐之；若遇虎，遣人奏闻，并传报诸贝勒，其人随后蹑其踪；若朕及诸贝勒已射之兽，从人尾追，勿因追兽脱走，而夺他人所射之兽；倘有夺取者，许同赴验伤官处察视。

此次出猎，凡十有二日。皇太极射殪四虎，鹿、麅、野豕共一百二十有八。是年雪大，深及步行者腰带处，出猎者多有所获。

39 高迎祥等破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陕县旧城），旋败于嵩县、汝州（皆属今河南省），走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

十二月初五日（1636年1月12日）

40 哈达公主莽古姬之仆冷僧机首告贝勒莽古尔泰生前与妹莽古姬、弟德格类谋逆事。先是，莽古尔泰与妹莽古姬、弟德格类、莽古姬之夫琐诺木及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等对佛跪焚誓词：我莽古尔泰已结怨于汗，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誓毕，琐诺木大妻誓云：我等阳事汗而阴助尔，若不践言，天其鉴之。事未成而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病死。冷僧机具状首于刑部，会琐诺木亦自首。籍其家，又获木牌印十六枚，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30〗

莽古尔泰等谋逆事，诸贝勒闻知，无不愤慨，惟岳讬持异议，曰：贝勒德格类，焉有此事？必妄言也。或者词连我耶？绝无忿意。莽古姬长女为岳讬妻，次女为豪格妻。豪格曰：妻之母既欲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吾父之女同处

乎？遂杀其妻。岳讬亦奏：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皇太极遣人往阻，乃止。〖31〗

诸贝勒会议：元凶莽古尔泰阴蓄异谋，大逆不道，本应寸磔，以其与弟德格类已死，于是请于先汗两宫后妃，将莽古姬、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处死，与闻其事之屯布禄、爱巴礼并亲支兄弟子侄，皆磔于市。追夺莽古尔泰爵，余子并黜宗室，德格类子亦贬为庶人。〖32〗琐诺木自首免罪。冷僧机以告讦有功，赐屯布禄、爱巴礼之家产，授三等梅勒章京，永免徭役，世袭罔替。〖33〗

皇太极对莽古尔泰同党严厉镇压，招致激烈反抗。寻有叛逃者对明朝官员报称：莽古尔泰病故后，其长子于上年（天聪九年）十一月要袭王位，四王子（指皇太极）不肯叫他袭王，两家相互厮杀。四王子除将莽古尔泰儿子杀死，还杀害“当紧夷人一千有余”〖34〗。

初，满洲国宗室内之妻、嫂、伯母、婶母，有乱娶之习，曾下令严禁。至是以莽古尔泰、德格类悖逆行事，乃议定：两贝勒之妻，诸贝勒中有愿者可娶之。于是，莽古尔泰之一妻，岳讬贝勒娶之；德格类之一妻，阿济格贝勒娶之。其余房婢、被杀人之妻，俱令改嫁。两贝勒所属之正蓝旗，附入皇太极旗分，编为二旗。所有人口、财物，亦由皇太极取之。复赐豪格贝勒八牛录诸申，阿巴泰贝勒三牛录诸申。〖35〗

明年正月，工部平毁莽古尔泰、德格类坟墓，将骸骨抛弃，收其殉葬之金银器皿。皇太极命复葬原处。〖36〗康熙五十二（1713）年，康熙帝命复德格类子孙宗籍，赐红带。

41 是月，李自成陷光州。卢象昇统兵至信阳，破高迎祥、李自成军于确山（今属河南省）。义军南走，攻江北，围滁州（今属安徽省），分陷巢县。

〖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32—133 页。

〖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43 页。

〖3〗《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中原群盗》。

〖4〗《天聪九年档》25 页。

〖5〗《清太宗实录》卷二二。

〖6〗《清太宗实录》卷二二。

〖7〗《清太宗实录》卷二三。

〖8〗《明史》卷三百九《流贼·张献忠》。

〖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61 页。

〖10〗《清太宗实录》卷二三。

〖11〗《皇清开国方略》卷二十。

〖1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76 页。

〖13〗《清太宗实录》卷二四。

〖14〗《清史稿》卷二三一《马光远传》。

〖15〗《清史稿》卷二三一《石廷柱传》。

〖16〗《清太宗实录》卷二四。

〖1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84 页。

〖18〗《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六《谭泰传》。

〖19〗《清太宗实录》卷二四。

〖20〗《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2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95 页。

〖22〗《清皇室四谱》卷四。

〖23〗《天聪九年档》118 页。

〖2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196 页。

〖25〗《清太宗实录》卷二五。

〖26〗《天聪九年档》124 页。

〖27〗《天聪九年档》125 页。

〖28〗《天聪九年档》129 页。

〖29〗《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中原群盗》。

〖30〗《清太宗实录》卷二六。

〖31〗岳讬生前对此案态度暧昧，死后又几乎被株连。崇德四年（1639）岳讬死后，有部下蒙古讦告称：岳讬生前与其岳父琐诺木在内室密语，并知悉莽古尔泰等在佛前盟誓、阴谋不轨事，岳讬本人亦胸怀奸慝，萌不轨之心。其父大贝勒代善闻讯，请按律治罪，抛骨戮尸。皇太极以其已死，免追究（《清太宗实录》卷四七）。

〖32〗正蓝旗被皇太极兼并，莽古尔泰子光衮大不满，称："因我等蓝旗殷富，所以夺去。"（《清太宗实录》卷二六、二六）。

〖33〗《天聪九年档》147 页。

〖34〗《兵部题〈宣府巡抚陈新甲塘报〉行稿》，载《明清史料》甲编九本 853 页。

〖35〗《清太宗实录》卷二七。

〖3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14 页。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五

崇德元年[1]　（明崇祯九年）

丙子　公元1636年

二月初十日（3月16日）

1 皇太极定诸臣冠饰，各赐金顶以示区别。因赐超品公额驸杨古利、宗室篇古，嵌东珠金顶，满洲、蒙古、汉军固山额真、承政等官，嵌宝石金顶。

十五日（3月21日）

2 遣察汉喇嘛、额尔德尼囊素等率每家十五人、携貂皮各五十张、人参各百觔，往明边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西北）贸易。

3 免宁完我职。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闻宁完我通文史，擢至文馆，参与机要。宁完我遇事敢言，于金国制度之改革多所建策。五年（1631），上疏请设六部，为皇太极

采纳。复疏请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尝曰：至若服制，尤为陶熔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凌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伤心堕泪者，将何以招徕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分别服色，所系至大，愿汗勿再忽之也。〖2〗疏入，皇太极颇是之，命俟次第举行。时汉官生员亦纷纷疏请辨服制，以至“章奏之内，无人不言”〖3〗，遂于翌年正式颁定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4〗随后又陆续颁布祭葬、朝贺、仪仗等制度。七年（1632）八月，奏请变通《大明会典》，曰：我国六部之名，原是照蛮子家立的，其部中当举事宜，金官原来不知，汉官承政当看会典上事体。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必如此，庶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手忙脚乱。〖5〗完我还建议翻译“四书”、《武经》、《资治通鉴》，开科取士延揽人才，均为皇太极允准施行。

完我久与机要，累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袭六次，赐庄田、奴仆，为政坛风云人物。巴克什达海曾赞其为汉臣第一，皇太极亦十分器重，遇事多与商议，推心置腹，蔼然如家人父子〖6〗。而完我志得意满，喜酒纵博，不知自敛。初，助守永平，以赌博为礼部参政李伯龙等所劾，审实，皇太极宥其罪。至是，复与人赌博，被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给萨哈廉为奴。〖7〗未几，以文馆为内三院，希福、范文程、鲍承先皆为大学士，宁完我以罪废，不得与。及顺治帝定鼎北京，始起完我为学士。寻升大学士。

4 是月，明宁夏兵苦饥寒，巡抚王楫不能筹饷，兵卒哗变，杀之。〖8〗

5 山西大饥，人相食。河南南阳亦饥，有母烹其女者。〖9〗

三月初六日（4 月 11 日）

6 金国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

内国史院职掌：记注汗诏旨，收贮御制文字，凡汗起居、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祭天祝文、升殿宣读之表文、祭祀宗庙祭文，编修历代祖宗史书、墓碑铭文，一切机密文移、官员升降文册及诸臣奏章，汇纂史书，撰拟追封诸贝勒册文，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凡外国、邻邦来往文书，俱编为史册。

内秘书院职掌：撰拟与外国来往文书，掌录国中一应奏疏及辩冤词状、汗之敕谕、文武官员敕书，遣祭孔夫子庙，撰拟祭文。

内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为汗进讲，侍讲太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10〗

内三院职掌，完全袭取明内阁与翰林院〖11〗。即如“侍讲太子”一款，本与金国制度邈不相涉，亦照抄不误。内三院职掌之完备，远非文馆可比，于金国内政外交之发展大有裨益。

十五日（4月20日）

7 征瓦尔喀诸将奏捷。上年六月，吴巴海、荆古尔岱征瓦尔喀师还，十月复发兵征之。每两旗合进一路，共分四路。两黄旗以吴巴海为帅，率兵二百九十七名，进额黑库伦（今俄罗斯境纳赫塔赫河地方）、厄勒（今俄罗斯境雾迷大沟）、约锁（今俄罗斯境纳赫塔赫河一带）三处，携其地壮丁七百五十人及向导以往。两红旗以多济里为帅，率兵三百五名，进鸦蓝（在今俄罗斯境塔乌河）、细林（今俄罗斯境苏祖赫河一带）、户野（兴凯湖东俄罗斯境刀毕河一带）三处，携其地壮丁七百五十七人及向导以往。两蓝旗以扎福尼为帅，率兵二百九十八名，进阿库里（今俄罗斯境瓦库河一带）、尼满（今俄罗斯境伊曼河一带）二处，携其地壮丁四百八十人及向导以往。两白旗以吴什塔为帅，率兵三百三十七名，进诺垒（今黑龙江省挠力河附近）、阿湾（今俄罗斯境维亚泽姆斯基一带）二处，携其地壮丁一千一十四人及向导以往。主帅各授军律一道，其应带取壮丁及向导姓名俱载四主帅军律中。吴巴海军律内增一款云：乌扎拉部落壮丁家勿得侵掠，现有伊等兄弟在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可遣往招降之。〖12〗

至是，大军凯旋，共俘获壮丁一千一百六十名，妇女一百四十口。共计户口一千三百，马二百三十七，牛百八十，所获貂、狐、猞猁狲等皮及人参无算。〖13〗

8 禁喇嘛转轮结幡以惑人。谕曰：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邪淫，贪图财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财帛牲畜，诡称使人免罪于幽冥，其诞妄为尤甚。

喇嘛等不过身在世间，造作罪孽，欺诳无知之人耳。至于冥司，孰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孽乎？今之喇嘛，当称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乃蒙古等深信喇嘛，糜费财物，忏悔罪过，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悬转轮、结布幡之事，甚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

二十日（4月25日）

9 先是平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贝勒等表请上尊号。皇太极曰："朝鲜兄弟之国，宜与共议之。"于是内外诸贝勒各修书遣使约朝鲜共推戴。至是使者自朝鲜归，言其国王李倧竟不接见，所赍书亦不纳。变易常礼，又设兵昼夜防守。使者率众夺马突门，倧遣人追付报书。又以书谕边臣戒严，有"丁卯年（1627）误与讲和，今当决绝"语，使者并夺之以献。皇太极与诸贝勒阅之，皆怒，欲兴大军，歼灭朝鲜。皇太极曰：姑遣人谕以利害，质其子弟，不从，兴兵未晚。〖14〗

10 是月，皇太极赐黑龙江地方进贡貂皮头目费扬古、卓娥、吴默特等九人缎衣、帽、靴、缎、布等物有差。

11 卢象昇剿河南义军，高迎祥、李自成分部入陕西。别部走湖广。

四月十一日（5月15日）

12 皇太极去汗号称帝，改国号曰大清。先是，内外诸贝勒大臣合辞劝进请上尊号，皇太极托辞不允。初九日，

大贝勒代善、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阿巴泰、阿济格、杜度率满、汉、蒙古大臣及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以三体表文再请受尊号。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相继称汗，乃沿袭蒙古称号，皇帝则是汉族传统之最高称号。改号皇帝意味高居蒙古诸汗之上，且标明与明朝皇帝分庭抗礼，不再是边族之国。

【考异】《满文老档》崇德元年（1636）四月十一日条仅载皇太极受尊号，未提及改国号和改汗称帝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同条记事则记为："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至国号之由来却未说明，成为一桩历史悬案。《满洲源流考》引乾隆帝诗中有"天造皇清，发祥大东"句，以五色配五方，则东方为青色。但将"大清"与青色联系一起，未免牵强。日人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认为，"金"与"清"在北京音中接近，将金国号改为清，是选取发音近似的合适字代用。稻叶岩吉《清朝全史》提出，皇太极改金为清，源于历史上少昊金天氏传说，"少昊金天氏称父为清，且又称土为清，胙土于清"。皇太极将金国比作少昊金天氏，金天氏胙土于清，因此采用"清"国号。如此，即满足了满洲人对历史之依恋，又可缓和汉民族自宋代以来对"金国"所怀有之反感情绪。中山八郎《关于清的国号》（《中国史研究》，三，《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会刊》，1963 年，8 月）认为上说依据不足。他认为，皇太极改金为清，与其废弃旧族号而改称"满洲"之做法如出一辙，其含义均应从汉文化中寻找。《尚书·泰誓》末句为"永清四海"，《诗经·大雅》首句："肆伐大商，会朝清

明”，以及《周颂》首句：“维清缉熙，文王之典”。据此儒家经典，“清”乃周室受命之象征，皇太极改国号或者是将自己的事业比附周武王之大业。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主张，改国号，是因金国号刺激汉人民族感情，因此禁用女真（诸申）族号，改称满洲。满洲及清三字均带有三点水，而朱明二字都有火意，以水克火，符合五行相克说。再者，因有“火克金”之说，金国号也不理想。皇太极以清为国号，明确显示侵明意图。李光璧《明朝史略》、莫东寅《满族史论丛》均持此说。而孟森则祖述市村之说，并举金梁《光宣小纪》所载：沈阳抚近门匾额上，汉文有“大金天聪年”，满文有“ dai cing”（大清），作为确证，以说明汉文虽由金改清，满文名称却未改变。但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认为金梁不懂满文，故此说不可信。

松村润《大清国号考》（《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首先缕述诸家之说，并阐述己见：太宗所定国号是“大清”而非“清”，“大清”是与“大明”相对立而制定的。“崇德”年号与明朝“崇祯”年号近似也非偶然。与明朝“崇尚祯祥”相对，太宗“崇尚道德”，将自己置于高出明朝的地位。从管子《心术篇》中所见“镜大清者，视乎大明”，或《内业篇》中所见“鉴大清，视大明”来探求大清国号缘起，亦不乏新意。

13 又依仿汉制，遣官以建太庙追尊列祖祭告山陵。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追尊皇父努尔哈赤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陵曰福陵；母谥号为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追赠族祖礼敦巴图鲁为武功郡王；追封功臣费英东为直义公，额亦都为弘毅公，配享太庙。〖15〗

十三日（5月17日）

14 皇太极以上尊号成，颁诏大赦。规定除犯上、烧毁宗庙山陵宫阙、逃叛、谋杀、故杀、蛊毒、魇魅、盗祭天器物、御用诸物、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内乱、强盗十恶不赦外，其余罪犯悉赦之。其隐匿人口财物者，但令给还原主，无罪。彼此称贷之事，仍旧偿还。其先经审结赃罚应追者，仍行追取。有虽经审理，罪罚未定者，赦免。赦后有犯者，仍行议罪。有以赦前事首告者，反坐。即以前盗窃隐匿等事首告者，亦不准理。赦后有犯此者，仍行议罪。

15 定御前仪仗，又定盛京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其内门、两翼门及大清门，设守门人役，命严加看守，稽查出入人等。又命各官及侍卫、护军晨夕入朝，皆集于大清门。自大贝勒以下，出入由左右两阶，不许由御道行。

十五日（5月19日）

16 初，皇太极受尊号，朝鲜使臣独不拜。至是，释之归，以书谕朝鲜国王，责之，命送子弟为质。朝鲜使臣将其书置通远堡（今辽宁省凤城县西北），不携归。

十六日（5月20日）

17 恩格德尔卒。

恩格德尔（？—1636），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内喀尔喀巴岳特部长。努尔哈赤初起兵时，喀尔喀裂为五部，巴岳特为其一。其父达尔汉巴图鲁，为该部贝勒，牧地曰西喇木伦。甲午年（1594）喀尔喀部贝勒老萨、北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始遣使聘问。又十一年（1605）恩格德尔晋谒，献马二十，努尔哈赤优赉赏之。翌年，率五部诸贝勒之使谒努尔哈赤，献驼马，奉表上尊号曰昆都仑汗。自此蒙古诸部使臣岁至。天命二年（1617）入朝，努尔哈赤以弟舒尔哈齐之孙女妻之，号额驸。〖16〗九年（1624）正月，偕妻入朝，请率所部归附，皇太极嘉其诚，与之盟，赐以敕书："非叛逆，他罪皆得免。"遂率部移至辽阳。授为总兵官，赐城一，并赏民、诸申、奴仆、庄子、金、银、缎，应需诸物俱备。〖17〗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至是卒，葬于封地平虏堡（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乡古城子）东上蒲河西北山上。顺治十二年（1655），追谥"端顺"，立碑纪功。

二十三日（5月27日）

18 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册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

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军功。封科尔沁国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固伦额驸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为多罗扎萨克图郡王，满珠习礼为多罗

巴图鲁郡王。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孙杜棱为多罗杜棱郡王，固伦额驸班第为多罗郡王，孔果尔为冰图王。

又叙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军功，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

19 是月，以皇太极钦定之律书，颁行外藩十五城。〖18〗

五月初三日（6月5日）

20 吏部睿亲王考试文人，奏皇太极裁定：三等甲喇章京希福，原系国史院承政，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授为弘文院大学士。三等甲喇章京范文程，原系秘书院承政，升为二等甲喇章京，仍为秘书院大学士。升二等甲喇章京鲍承先为秘书院大学士。举人刚林，原系国史院承政，升为牛录章京，仍为国史院大学士。彼等顶戴服色及随从人役，俱与梅勒章京同。授罗硕、罗绣锦为国史院学士，詹巴为秘书院学士，胡球、王文奎为弘文院学士。彼等顶戴服色及随从人役，俱与甲喇章京同。

21 皇太极谕福金〖19〗不得干政。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福金性泼悍，挟制其夫。二次有旨，命嫁其女，阿巴泰听其福金言，违命不从。诸王及大臣等审讯，拟阿巴泰福金死罪，奏闻。谕赦之免死。诸王、大臣等复拟罚银千两，入奏，复宥之，并谕福金曰：嗣后若再干预政事，强抑尔夫，悖理而行，必杀无赦。〖20〗

初九日（6月11日）

22 萨哈廉卒。

萨哈廉（1604—1636），爱新觉罗氏，和硕礼亲王代善第三子，隶满洲正红旗。天命末年崭露头角，驰援科尔沁部，又从征喀尔喀巴林部，皆有功，封贝勒。天聪元年（1627）从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力战被创，犹苦斗不退。阅两年，为远征察哈尔部将帅之一。一生戎马倥偬，战绩卓著，且通晓满、汉文字，富谋略，于国家军政大事屡有建策。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命诸贝勒直言时政，萨哈廉大胆抨击八旗旗主分庭抗礼，即“我国虽一，而旗则分”之积弊，力主统一军政职权，以专委任。同年七月初设六部，掌礼部事，时年二十八。在任期间，以明朝制度为蓝本，多方取仿，使金国制度日益完善。九年（1635），主持皇太极改汗称帝事宜。本年正月病笃，皇太极遣人探视，并传谕曰：群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之赖。萨哈廉以大业将成，不能尽力国家，乃辗转床蓐为憾。至是，病逝，年仅二十有二。追封和硕颖亲王。〖21〗

十四日（6月16日）

23 定汗之福金、女儿格格、女婿名号，并定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之妻、女、女婿名号。汗之清宁宫正宫大福金为国君福金，东关雎宫福金为东大福金，西麟趾宫福金为西大福金，东衍庆宫福金为东侧福金，西永福宫福金为西侧福金。汗之女称固伦格格，婿称固伦额驸。其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

之女，若蒙汗养育下嫁，仍称固伦格格，其婿亦称固伦额驸。和硕亲王嫡妻一人，称和硕福金，余妻称少福金；其女称和硕格格，婿称和硕额驸。多罗郡王嫡妻一人，称多罗福金，余妻称少福金；其女称多罗格格，婿称多罗额驸。多罗贝勒嫡妻一人，称多罗贝勒福金，余妻称少福金，其女称多罗贝勒格格，婿称多罗贝勒额驸。固山贝子嫡妻一人，称固山福金，余妻称少福金；其女称固山格格，婿称固山额驸。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收养之女及女婿，亦从其养父名之。

定元旦、万寿节朝贺礼，元旦向国君福金叩贺礼，迎送下嫁他部诸格格礼及婚嫁聚宴礼。

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所用帽顶、金佛头、腰带品级，并定王、贝勒、贝子福金所用帽顶、金佛头、簪子、项圈品级。

又定诸臣顶戴品级、仪仗。〖22〗

24 改定优免条例。先是，昂邦章京以下拨什库以上，俱照品级，免其壮丁官粮，至修筑城池及杂差，仍令应役。兹以皇太极受尊号，规定自公、昂邦章京以下小拨什库及一切在官人役并兵丁以上，俱照品级，免其壮丁差徭。超一品公免四十八丁，三等公免四十丁，昂邦章京免三十二丁，梅勒章京免二十四丁，甲喇章京免十六丁，牛录章京免八丁。有官衔之人，俱照官职品级免其丁役；无官衔固山额真、承政，其未获罪者，各免九丁，获罪者，各免六丁；无官衔梅勒章京，其未获罪者，各免六丁，获罪者，各免四丁；无官衔参政、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其未获罪者，各免四丁，获罪者，各免二丁。内三院大学士，各免

三丁，文举人各免四丁，在部笔帖式、小拨什库及各牛录小拨什库，各免二丁。护军亦照此例。兵丁、银匠、铁匠及一切在官人役，皆免一丁。一切官差，概行免之。〖23〗

25 仿明制，设都察院。谕曰：朕或奢侈无度，误诛功臣；或畋猎逸乐，不理政事；或弃忠任奸，黜陟未当；尔其直陈无隐。诸贝勒或废职业，黩货偷安，尔其指参。六部或断事偏谬，审谳淹迟，尔其察奏。明国陋习，此衙门亦贿赂之府也，宜相防检。挟仇劾人，例当加罪。

二十五日（6月27日）

26 定各任事官员品级。都察院承政、蒙古衙门承政、白奇超哈额真，为昂邦章京品级。内三院大学士、防守盛京城汉军主将、先前锋兵侧翼所设大臣，为梅勒章京品级。都察院参政、内三院学士、六部满洲启心郎、蒙古衙门参政、前锋兵旗所设官员、白奇超哈侧翼所设官员，援兵侧翼所设官员，为甲喇章京品级。白奇超哈旗所设官员、援兵旗所设官员、防守盛京城满汉官员、蒙古衙门旗下所设官员、各路城守官员，为牛录章京品级。所有编定品级之官员，其官职高者，依其官职之品级，官职低者，或无官职者，均照编定之品级。〖24〗

二十六日（6月28日）

27 以大凌河降将为各部院承政。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韩大勋为户部承政，姜新为礼部承政，祖泽润为兵部承政，李云为刑部承政，裴国珍为工部承政。

六月初四日（7月6日）

28 赐阿赖达尔汉招降来之喀木尼干部〖25〗人叶雷蟒缎、朝衣、缎袄裤、皮靴凉帽、腰带、鞍辔、撒袋，又赏其妻、女夹袍、衫裤、腰带、朝衣、披肩、朝褂、凉帽、皮靴等。〖26〗

初六日（7月8日）

29 命和硕豫亲王多铎管礼部事，和硕肃亲王豪格管户部事。谕曰：初我国之人，未谙典礼，无论言语书词，不分上下尊卑。今阅古制，凡上言下对，各有分别。自今伊始，俱遵例行。遂议定：凡其文上报，达于帝者谓之奏，达于亲王、郡王、贝勒者谓之启，达于大臣者谓之呈。皇帝言语或书写，俱谓之上谕，凡帝出言，谓之降旨，臣工对帝问答，谓之奏言。各库分称银库、财库、粮库。铺子谓之商家。八家大街先名桥头，今谓之市井。各地所用牲畜，谓之户部牧养畜群。校场谓之演武场。沙金者佛法也，嗣后不许称沙金，照本国语称为法奋〖27〗。至于大臣，不许称有职者，只许称官员。凡效人所为原称道喇密，乃蒙语，嗣后禁用此语，皆用阿尔胡达密一词〖28〗。外藩差来人，不许称使臣，或送马匹财物，俱谓之贡，凡禀事俱谓之奏。内外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差人互相往来，俱称使臣。〖29〗

十三日（7月15日）

30 以国舅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尼堪为蒙古衙门承政。

十六日（7月18日）

31 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奏云：有一仆人告主，及审所告是实，将原告拨与他人为奴。皇太极曰：此等事固应奏闻，但尔等大臣，不惟如此小事应奏，今后虽朕有过失，及亲王、郡王以下众官员内，有行事乖张、欺压小民、怠政坏法等罪，俱当奏陈。再者，民人中有自称萨满〖30〗，书符读咒，诳骗民人，行邪术以欺国之人，当即行奏闻。若只奏在下小民之事，不奏在上之人之事，非忠直之道也。〖31〗

二十四日（7月26日）

32 都察院参劾刑部官郎位贪污不法案。郎位劣迹：审理镶白旗下周新玉一案，受银三十六两。审理周新玉家人孟力一案，受银十两。审理正白旗生员王仁聪一案，受银六十两，后又追索银十两。审理镶白旗下罗生员、戴千总一案，共受银三十两。审理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一案，受银二十两，又致函以借债为名索银十五两。审理毓章京一案，受银二十两。冒取正黄旗下梅勒章京祖泽润下妇人一。冒取梅勒章京祖可法下妇人一。奸兄嫂与父妾，并娶为己妻。至是，法司审实，拟死以闻。谕命免死，革甲喇章京职为民，追罚银共三百一两。〖32〗

二十七日（7月29日）

33 谕命将内三院学士、举人、生员、六部启心郎、赞礼官、管粮库生员、税课生员等，分为四等，赐人口牲畜。一等者各赏人六对、骡一、牛二、驴一；二等者各赏人五对、牛二、驴一；三等者各赏人四对、牛二、驴一；四等

者各赏人三对、牛二、驴一。

七月十四日（8月14日）

34 皇太极谕大学士希福、刚林、范文程，以恩服外藩蒙古之效。谕曰：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有名马号曰杭爱，我曾以甲十副易之，彼不与。蒙古察哈尔汗向彼索马，势如强夺，只予一胄，竟取之。从此科尔沁诸贝勒之心为之疏离。察哈尔汗又以一胄送阿禄部落济农，索马千匹。阿禄济农曰：岂有一胄而易马千匹乎？此实欲启衅而来侵犯我耳，不可不予。遂与马五百匹。从此阿禄诸贝勒之心亦为之疏离。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有一鹰，能横捕飞鸟，察哈尔汗又遣人往索，卓礼克图亲王欲不与，土谢图额驸勒令与之。既取其鹰，一无所偿。如此贪横，人心安得而服？今各处蒙古，每次来朝，厚加恩赏，因此俱不忍离我而去，虽去时犹属恋恋，而蒙古各国亦从此富足安闲。因此观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中心悦服之为贵也。

二十五日（8月25日）

35 皇太极谕诸王、大臣等勤饬子弟曰：昔太祖时，我等闻明日出猎，即预为调鹰蹴球，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惟务出外游行，闲居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争相奋励，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其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析薪自爨。如此艰辛，尚各为主效力，国势日隆，非由此劳瘁而致乎？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勇往奋发，而惟耽恋家室，偷安习玩，国势能无衰乎？诸王、大臣奏曰：诚如圣谕，臣

等谨识弗忘。

36 是月，清兵入掠明朝近畿州县。上月二十七日，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率军征明，入边第八日，相会于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明人先知清军出师之期，出示遍谕居民，有藏匿山谷及洞中者罪之，遂皆收集入城。本月初七日入长城喜峰口，由间道至昌平，克之。连陷畿内东安（今河北省廊坊市东南旧安次）、顺义（今属北京市）、宝坻（今属天津市）、定兴（今属河北省）、安肃（今河北省徐水县）、容城（今属河北省）、安州（今河北省安新县西南安州）等州县。崇祯帝诏诸镇入援，命兵部尚书张凤翼督师，与太监罗惟宁、宣大总督梁廷栋相犄角。然各路援军皆不敢战。

37 义军首领高迎祥为明陕西巡抚孙传庭所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部下共奉李自成为闯王。〖33〗

38 崇祯帝谕廷臣助饷，未几括勋戚文武诸臣马匹，命开银铁铜铅诸矿。〖34〗

八月初四日（9月2日）

39 镶红旗硕讬阿哥自首于法司，言家有一房婢，责打身死。及鞫讯，乃杀人以灭口者。于是罚硕讬银百两，并罚一妇人以抵杀人之罪，仍夺三牛录满洲人及王府牛录满洲人，俱拨给和硕成亲王岳讬。复令硕讬：凡出兵行猎或外出街市，俱随成亲王，不许擅离。〖35〗硕讬，大贝勒代

善之次子、岳讬弟。

初六日（9月4日）

40 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祭至圣先师孔子，复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初十日（9月8日）

41 命诸王贝勒大臣议和硕成亲王岳讬、和硕肃亲王豪格罪。遂议：在大凌河时，莽古尔泰于汗前露刃，情罪重大，岳讬奏曰：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皇上与彼有何怨恨耶？又欲市恩于哨卒，先许其有赏，后奏于帝。又郑亲王属下绰通驰马致毙，岳讬问之曰：殆被创而死耶？郑亲王证以为是则是矣。岳讬即以被创而死奏闻。是欲皇上疑郑亲王偏护私人，致郑亲王见恶于上。又硕讬阿哥向年自滦州逃回获罪，夺其奴仆户口，后岳讬瞻徇硕讬情而，奏上请还之。又硕讬杀家中妇人以灭口，法司审拟，夺其王府牛录下二族人及三牛录人，岳讬乃令本部启心郎穆成格奏请于上，乞还其子女之乳母，是徇庇有罪之硕讬而枉法渎奏也。又坐岳讬离间豪格与帝父子关系等罪。于是诸王贝勒大臣议定岳讬之罪，半云论死，半云监禁、籍其家。〖36〗

又议肃亲王豪格“坐党岳讬，漏上言，有怨心”数罪〖37〗，应论死，或免死，并其妻收禁。

皇太极曰：彼等虽怀异心以事朕，若朕即加诛戮，朕亦将被恶名。一为朕之子，一为朕母后从幼抚养之弟，子庸愚而弟嫉忌，朕以大度待之，适足以召福祥耳。于是，岳讬、豪格俱免死，并免幽禁，革去亲王爵，降为多罗贝勒。

诸王大臣等覆议，罚岳讬雕鞍马二十匹、甲胄二十副、马二十匹、银一万五千两，罚豪格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马十匹，银一万两。奏闻。帝谕：岳讬、豪格各罚银一千两，余著宽免。〖38〗未几，复命两贝勒摄部事。

十二日（9月10日）

42 先是，武英郡王阿济格征明凯旋，将出边。谕命亲王多尔衮、多铎，贝勒岳讬、豪格等率军往山海关，以牵制明军。至是，诸军分两翼先后启行。

43 是月，明唐王朱聿键闻清兵入犯，起兵勤王，诏勒归，废为庶人，幽之凤阳（今属安徽省）。

清兵入掠畿内，明尚书张凤翼与总督梁廷栋皆不敢战，言者交章论之。两人益惧，知清兵东归后必罹重谴，日服大黄，寻先后死。〖39〗

九月二十八日（10月26日）

44 征明大军凯旋。本月初一日阿济格等率军出冷口（今河北省迁安县东北），命取所掠女子，皆盛装乘骑，奏乐凯旋。斫寒上木白书之，榜于道曰："官兵免送"〖40〗。明军不敢追。寻奏捷，前后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其中马骡二万五千九百七十四，牛驴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人七万三千二百九十。〖41〗至是，皇太极亲自出城十里慰劳凯旋大军。阅四日，出征明国宁远、锦州一带清军亦凯旋。

45 是月，明廷改卢象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宣、大素苦缺饷，象昇乃大兴屯利，行二年，积谷至二十万，诏九边皆以为式。〖42〗

十月十六日（11 月 13 日）

46 皇太极遣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偕都察院承政国舅阿什达尔汉、蒙古衙门承政塔布囊达雅齐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查户口，编牛录，会外藩，审罪犯，颁法律，禁奸盗。仍谕来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曰：今待河水冻合，即当出师。时欲朝贺者，俱暂停止。〖43〗

47 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大臣、庶民等娶妻、娶媳、嫁女设宴与聘礼之制。

二十七日（11 月 24 日）

48 集群臣于笃恭殿，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等传谕曰：米谷所以备食，市粜所以流通，有粮之家，辄自收藏，必待市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有余者即往市粜卖，勿得仍前壅积，致有谷贵之虞。先令八家各出粮一百石，诣市发卖，以充民食。至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勤力培壅，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得耶？

49 是月，张献忠破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湖、广震动。献忠乘势顺流东下，烽火达淮、扬。而关中李自成

连克阶（今甘肃省武都县）、徽（今甘肃省徽县）、陇（今陕西省陇县）、凤翔（今属陕西省）。〖44〗于是自成、献忠分攻西、南，各为雄长。

明廷起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嗣昌，字文弱，总督杨鹤之子。初以兵部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旋遭父及继母丧，去职在籍。及尚书张凤翼卒，崇祯帝以廷臣无能继任者，乃起复嗣昌。〖45〗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日）

50 先是，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等奉命往科尔沁等国，会外藩，料理一切事务。以五十家编为一牛录，造载牛录章京姓名及甲士数目册籍，至是携之还。总计奈曼、敖汉、巴林、扎鲁特、茂明安、翁牛特、乌喇特、科尔沁等部四万一千八百八十八家，编为八百三十二牛录，甲兵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人。〖46〗

十三日（12月9日）

51 谕诫子孙勿效汉人衣冠、染汉俗，曰：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于孙效法汉人，谕以勿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迄于亡。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

争锋。尔等谨识之。

十五日（12月11日）

52 太祖、太后实录告成。主修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以满、蒙、汉三体字编译成书。〖47〗

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

53 皇太极亲征朝鲜。先是，内外诸贝勒各修书遣使约朝鲜共推戴皇太极称帝，朝鲜国王拒之。及改元建国，朝鲜使臣入朝不拜。赐书令送质子，复不报。遂以朝鲜败盟，决意亲征。先一日，外藩蒙古诸王贝勒率兵会于盛京。至是，皇太极率礼亲王代善等出征。大军次沙河堡，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兵自宽甸入长山口。遣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为商贾装，潜往围朝鲜国都，多铎及贝子硕讬、尼堪以兵千人继之。贝勒岳讬等以兵三千济师。

初十日，渡镇江，相继拔义州、郭山、定州、安州等城，次临津江。江在国都北百余里，与都南汉江夹拱王城。时江冰未合，及清军至，冰骤坚，人马毕渡。马福塔等以十四日潜袭王京（今汉城市），败其精兵，朝鲜国王李倧仓皇遣使迎劳城外款兵，而徙其妻子于江华岛，自率亲兵逾江保南汉山城。清军入都城，多铎、岳讬亦定平壤，抵王京，合军渡江围南汉山城，连败诸道援师。皇太极至，分兵搜剿都城，亲率大军渡江，益军围南汉。〖48〗

54 是年，以皇太极去汗号称帝并改国号“大清”，仿“崇祯通宝”铸“崇德通宝”。平钱，钱文楷书，直读，

背郭无文。〖49〗

〖1〗清崇德元年与天聪十年为交叉年号（1636），正月至三月为天聪十年，于四月改元崇德。

〖2〗《清史稿》卷二三二《宁完我传》。

〖3〗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王文奎《条陈时宜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李栖凤《尽进忠言奏》。

〖4〗《清太宗实录》卷二二。

〖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

〖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竭忠酬知奏》。

〖7〗《清太宗实录》卷二七。

〖8〗《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

〖9〗《崇祯实录》卷九。

〖10〗《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五。

〖11〗参见：《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大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12〗《清太宗实录》卷二五。

〖13〗《清太宗实录》卷二八。

〖14〗《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15〗《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二。

〖16〗《清史稿》卷二二九《恩格德尔传》。

〖17〗《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九。

〖18〗《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九。

〖19〗“福金”，满语，又为“福晋”，汉译为“贵妇”、“夫人”。

清对亲王、郡王等及其长子正室之专称。

〖20〗《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十。

〖21〗《清史稿》卷二一六《萨哈璘传》。

〖22〗《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一二。

〖23〗《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一二。

〖24〗《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一三。

〖25〗喀木尼干，又写为“喀穆尼堪”，清初对索伦别部即使鹿鄂温克人之称。该部曾在勒拿河一带与雅库特人杂居，后迁至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一带森林中。

〖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一五。

〖27〗“沙金”，蒙古语中专指“宗教”，在十四世纪蒙古文献中已有该词，在满语中转义为“法”。“发奋”，显系借取汉语“法”为词根，添加满语名词性词缀结合而成的语词，晚出。自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禁止称“沙金”，“发奋”成为“法律”的规范化语汇。

〖28〗“道喇密”，“模仿”义，原为蒙语，后为满语吸收；阿尔胡达密，与道喇密义同。

〖29〗《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一六《清太宗实录稿本》45页。

〖30〗“萨满”，通古斯语，本义为“激奋者”、“癫狂者”。满族和通古斯语诸民族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均称巫者为“萨满”，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亦因萨满而得名。

〖31〗《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一七。

〖32〗《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一八。

〖33〗《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34〗《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

〖35〗《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二四。

〖3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二四。

〖37〗《清史稿》卷二一九《豪格传》。

〖38〗《清太宗实录》卷三十。

〖39〗《明史》卷二五七《梁廷栋传》。

〖40〗《山中闻见录》卷五。

〖41〗《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二七。

〖42〗《明史》卷二六一《卢象昇传》。

〖43〗《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一。

〖44〗《明史》卷三百九《流贼》。

〖45〗《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4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三四卷三五。

〖47〗太祖、太后实录并书，仅见于《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三六，但是书后世无存。

〖48〗《清史稿》卷五二六《朝鲜传》。

〖49〗《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156 页。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六

崇德二年　（明崇祯十年）

丁丑　公元1637年

正月初七日（2月1日）

1 清军败朝鲜各道援军。先是，皇太极责朝鲜渝盟，兴师征之，连克数城薄平壤。朝鲜国王李倧惧，率其长子淏及官吏遁南汉山城，令次子淏等携眷入江华岛。初二日，清兵败全罗道援兵，遣使赍敕往谕朝鲜大臣，数其败盟罪。初四日，大军北渡汉江，营王京（今汉城市）东二十里江岸。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及汉军甲喇额真金玉和携火炮至。至是，朝鲜全罗、忠清二道合兵往援，立营于南汉山城。帝遣和硕豫亲王多铎、超品公额驸杨古利迎战。值雪天阴晦，不见敌营。遂纵兵逆击，败其山下列阵兵，追至山顶敌营。多铎鸣角收兵，招杨古

利登山督战。杨古利往会，适有一朝鲜败卒伏于石窟，暗以鸟枪击中杨古利，创重而卒。

2 杨古利又作扬古利（1572—1637），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幼随父归附努尔哈赤，为额驸。天命六年（1621），位次八贝勒之下，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1〗行军四十余年，冲锋挫锐，大小百余战，被创最多，功勋卓著。且持身谨慎，前后奉事两朝，未尝获谴。天聪六年（1632）特授三等公，寻录从前军功，进超品公。至是卒。丧还，命陪葬福陵。十一月，追封武勋王。顺治年间命配享太庙。〖2〗

二十三日（2月17日）

3 克江华岛。先是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等率军克长山，连战皆捷，初十日与皇太极会师。安平贝勒杜度等护送红衣炮、将军炮、火药亦至。朝鲜国王势益蹙，数次以书请和。皇太极允之。李倧上书称臣，犹逡巡不敢出。十六日，皇太极遣使传谕盛京留守诸王、贝勒，命拣选精干官兵、造船工匠至瓮阳河（今瓮河）边依佟克申式造船十只，依朝鲜式造马船十只，以备攻取江华岛。未几，复令八旗造小船八十只，命睿亲王多尔衮等分兵取江华岛。清兵用车轮驾所造小船由陆地曳行，二十二日至江华岛渡口。乘船渡江，朝鲜有兵船百余分两翼拒战，清军舟师从中冲入，发红衣炮攻击朝鲜兵船，朝鲜兵不能支，东西溃散。清军登陆，歼鸟枪手千人，遂克江华岛城，俘朝鲜王妃一，王子二及群臣妻子家口甚众。〖3〗

三十日（2月24日）

4 朝鲜国王李倧闻江华岛陷，妻子被执，援兵皆败，自知南汉城危在旦夕，再上书请降。二十四日，谕倧速遵前诏出城见。倧乃缚献倡议败盟诸臣，诣军前。皇太极敕令去明国年号，纳明国所与诰命册印，奉大清国正朔；以世子溰等为质；遇庆吊等事，俱行贡献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与使臣相见及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有征伐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又定每年进贡一次。〖4〗

时筑坛于汉江东岸三田渡，设黄幄，皇太极盛陈仪仗渡江，登坛受降，倧率其属伏地请罪，宣诏赦之。

二月初二日（2月26日）

5 皇太极自朝鲜班师。以江华岛所获人口牲畜财帛分赐诸将。诏以朝鲜新被兵，先免丁丑（1637）、戊寅（1638）二年贡物，以己卯年（1639）秋为始，如力有不及，临时定夺。朝鲜臣民树颂德碑于三田渡坛下。

十五日（3月11日）

6 黑龙江地方额苏里屯（今俄罗斯境海兰泡以北谢尔盖耶夫卡稍南）内俄伦扎尔固齐、克讷布鲁达尔汉率九人至，奏言：额苏里屯东约六日程，有从未通我国者三十九屯，今欲来贡，不知纳贡礼仪，求我等同皇上使臣一人至彼，即备方物，随使臣入贡。为此特遣人来，其所献之物，貂狐皮二百有六，貂狐衣服七领。〖5〗

7 虎尔哈部托科罗氏（或译托科落氏）、克益克勒氏（葛

依克勒氏）、讷欧叶勒氏（努业勒氏）、霍尔希哈尔氏（胡什哈礼氏）、霍佛霍尔氏（霍尔佛霍尔氏）等遣人至盛京（今沈阳市）贡貂皮，并携带大批貂皮、貂皮筒、狐皮、灰鼠皮等进行贸易。〖6〗

二十三日（3月19日）

8 皇太极谕各屯堡及时务农。谕户部曰：昨岁虽复春寒，然三阳伊始，农时不可失。宜早勤播种，而加耕耘。夫耕耘及时，则稼无灾伤，可望有秋。若耕种后时，耘治无及，或被虫灾，或逢水涝，谷如何丰收？凡播谷必相其土宜，土燥则种黍谷，土湿则种秫稗。各屯堡拨什库无论远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时加督率，致废农者，罪之。

三月初五日（3月30日）

9 清国以倡议袒明、败盟构兵之罪，斩朝鲜国台谏官洪翼汉、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于盛京。

10 是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建策以四正、六隅之法困义军，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官军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谓之“十面之网”。并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皆得允。乃加征“剿饷”，每亩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捍本土，诏抚按饬行。〖7〗

四月十二日（5月6日）

11 清军取皮岛，明总兵官沈世魁等死之。先是，天聪

八年（1634）明广鹿岛守将尚可喜降，连下广鹿、大长山、小长山、海洋（均在今辽宁省大连市东）、石城（今大连市东北）诸岛，明东江前线惟余皮岛孤悬。同年，尚可喜奏于皇太极曰：自皮岛开镇以来，我国中所得辽人男妇奔逸者不下百万，皆缘有岛在焉。近来各处抢获之人，不无奔岛之念。且皮岛财货所聚，不过依水为险，又无山城，易于攻取。〖8〗及上年末，皇太极亲征朝鲜，朝鲜告急于明，登莱总兵官陈洪范督各镇舟师往援，方出海，朝鲜已下。二月初二日，皇太极于朝鲜班师日，命贝勒硕讬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三王率每牛录甲兵四人及三王下汉军全数，携红衣炮十六位，并朝鲜王之五十艘兵船，往攻皮岛。

明山东巡抚颜继祖告急于朝，敕洪范及总兵沈世魁守皮岛。世魁，本毛文龙部将，累迁至副总兵，及黄龙战殁，明以世魁代黄龙为总兵官，镇皮岛。岛四面环海，非船不能攻取。世魁等督军奋勇抵抗，作困兽斗。清军自二月初发起进攻，历时月余，未得尺寸进展。以硕讬等攻皮岛久未下，皇太极于三月又遣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兵千人往助攻。〖9〗

四月初五日，阿济格等于皮岛东北郭山会议，商攻岛策，因皮岛难以一路攻取，欲分兵两路。议定：将自造小船由身弥岛（位于皮岛之东）北潜逾二十里以外之山，拉运至皮岛西北熬盐之港。遣固山额真萨穆什喀、阿山、叶臣等率八旗护军、步兵乘自造小船渡海，偷袭皮岛西北隅山嘴。又遣兵部承政车尔格统八旗骑兵、汉军、三顺王兵、朝鲜兵为一路，乘巨舰佯攻，并遣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皮岛北隅督战。〖10〗

初八日夜一更，偷袭一路以满洲骁将鳌拜、准塔为前锋，

连舟渡海。登陆后与明军激烈厮杀。二更，萨穆什喀率精锐大至。另一路清军鼓噪而进，掩其不备。明军惊骇溃散，莫敢争锋，遂至陷没。副将金日观偕诸将楚继功等相持数昼夜，力不支，皆战殁于阵，岛城随即破。〖11〗世魁与洪范败走石城岛。未几，清军下石城。世魁被俘，押入多尔衮帐中，不跪不拜，犹箕踞坐，马福塔怒斥之：何敢如是！世魁曰：愿速杀我。马福塔道：汝可脱衣。世魁曰：吾何以脱衣乎？杀其人，衣其衣，乃汝辈常事。杀我之后，染血之衣，汝可自取。马福塔大怒，即刻推出斩首。〖12〗是役，明朝军民万余人，几尽被戮，而清军阵亡仅二百三十七人。缴获财物山积。〖13〗

沈志祥，世魁从子，时官副将，向监军副使黄孙茂索世魁敕印，不与，志祥大怒，杀之，并杀理饷通判邵启。收集溃兵保石城岛，自称总兵。皮岛既失，明军沿海诸岛不能成军，朝廷亦不设大帅，以登莱总兵遥领之而已。翌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决策，尽徙其兵民于宁（今辽宁省兴城县）、锦（今锦州市），而诸岛一空。

二十二日（5月16日）

12 皇太极禁虐待朝鲜妇女。谕曰：朝鲜妇女，军士以力战得之。今闻我国妇女，沃以热水，拷以酷刑，既不容为妾，又不留为婢，嫉妒残虐，莫此为甚。此等妇人，朕必惩以从夫殉死之例，法无可宥，急宜悛改，宽厚待下。

二十八日（5月22日）

13 添设八旗议政大臣。皇太极谕命固山贝子尼堪、罗

讬、博洛等与议国政，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又谕子弟勤习骑射：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渐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勿变祖宗之制。〖14〗

闰四月十二日（6月4日）

14 黑龙江上游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率八人入朝，贡马匹貂皮。于是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各城屯俱归附。〖15〗

15 是月，张献忠入湖广，别部或留江北，或走河南。

16 明廷召熊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南直隶、河南、陕西、湖广等省军务。〖16〗

五月十六日（7月7日）

17 初，遣席特库、噶尔纠等率二十二人往追喀木尼汉部落逃人叶雷、舍尔特库等，自多博科地方行至乌拉（松花江），驻防边城梅勒章京吴巴海率四十五人往会。叶雷等盗科尔沁部马八百余匹逃逸。席特库等率科尔沁兵六百人追之，出边行五十日至温多河地方围之，谕令归降，不从，攻入，获其家口。而逃人首领叶雷杀鹿为食，已携妻子遁去。复率兵前追。叶雷侦知，杀妻子，逃入山中。追兵围之，谕降不从，乃纵矢交射而死。此行前后六个月，至是，席特库等人还至盛京。叙其劳绩，超擢官职。〖17〗

二十八日（7月19日）

18 议定固山贝子尼堪之妻罪。尼堪，太祖努尔哈赤之孙，褚英第三子。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褚英被诛，努尔哈赤将尼堪交与大福金乌拉纳喇氏抚养。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尼堪骁勇，然稍逊谋略。崇德元年（1636），封固山贝子，翌年授议政大臣，参与国政。初，尼堪娶图尔格所尚和硕公主穆库什之女为妻。妻不育，恐尼堪另娶，乃潜与随嫁妇人孟姑济、穗尼、宝齐黑定谋，取一汉人仆妇新产之女，诈为己生，以骗尼堪。尼堪与其母福金往产室视之，其女已生多时，且身甚燥，疑之。诘问其妻并孟姑济等人，均不以实对。而尼堪之妻母和硕公主与夫图尔格亦信其言。尼堪妻复骗尼堪曰："若谓此女非我所生，吾今又有孕，届期将产矣。"已而，过所告之期不产。尼堪认定，此女实非己生。复严讯孟姑济等人，终得其谋，乃奏闻。

皇太极命诸王、大臣等会议，遂议：贝子尼堪妻及同谋之三妇、生女之仆妇、仆妇之主母、知情不举之和硕公主与其夫图尔格，皆论死；贝子尼堪为妻蒙蔽，不胜议政之任，应罢其议政，仍坐以应得之罪。谕曰：此案情罪重大，牵累甚多，万一有误，悔何及乎？于是贝子尼堪妻、并同谋孟姑济、穗尼、宝齐黑，及孟姑济母、生女之仆妇并所生女，俱诛死；免和硕公主死，革公主名号，断离图尔格，归其兄巴布泰、弟巴布海赡养；免图尔格死，革世职，解固山额真任，仍令赎身；以贝子尼堪柔懦，尚知自首，免罪，仍命在议政之列。〖18〗图尔格，开国功臣额亦都第八

子，自少从征，多建功勋。至本年九月，谕命戴罪立功，仍管固山额真事。

是日，定牛录额真赛木哈罪。初，户部取赛木哈牛录下地三十晌，给予本旗安屯牛录下猎户济赖，济赖就其地筑室居住，赛木哈怀怒，率人毁济赖屋，并殴其家丁一人殒命。又赛木哈多占壮丁地五百晌。又唆人讼其兄之子弼山于法司，及奉旨将人给予弼山，赛木哈又抗拒不与。本旗王责令交出，赛木哈呼其本主贝勒号哭。又本旗王向其索缴获之马，拒不给予。又隐匿本牛录下两女，不令部臣察看。其中一女，已为赛木哈之孙所聘，部臣察出后，乃取出，嫁与颜代牛录下人，另一女及赛木哈孙女，则为本旗王取去。赛木哈因此不满，曰：我所聘孙媳，嫁与他人；我之孙女，又为王取去，吾何以为生？事闻，下刑部究审皆实。谕命将赛木哈交本旗王诛之。

三十日（7月21日）

19 征瓦尔喀军凯旋。先是，征朝鲜国时，自王京遣章京尼堪、扈什布、季思哈、叶克书率外藩各部落蒙古兵三千六百人及满洲兵一百人出会宁（朝鲜东北境），往征瓦尔喀。将出会宁，杀平壤巡抚及兵二千人，获马千余匹，又于安边设伏，诱杀副使五员、兵万人，获马千匹。其余诸城，不战而降，献牛及缎、布、刀、纸等物。在朝鲜境内，共行两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六日始出境。

六月初五日（7月26日）

20 遣人朝之索伦部落博穆博果尔、褚库尼等还。赐以

鞍马、蟒衣、凉帽、撒袋、弓矢、甲胄、缎布等物。

初六日（7月27日）

21 杀莽古尔泰子光衮。先是，贝勒莽古尔泰子光衮藏有五爪蟒缎一匹，其妻令献子皇太极，不从。且言：吾岂久居子此乎？献之何为？遂送其母处，制为己衣。又闻多罗贝勒豪格房垣为雷所击，笑谓其妻曰：吾久居此者，正欲得吾之仇人，亲见其若何耳。又云：因我等蓝旗殷富，所以夺去。无论醒醉，常出是言。为其妻首告，命法司鞫之，光衮与其妻对质，皆实。于是刑部和硕贝勒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政、参政等议：光衮及其母、与弟萨哈联，并幼子，皆拟死。谕命：光衮著如议，其幼子何知，且系太祖孙，可免死；光衮之母、及弟萨哈联亦从宽免死；席喇巴牛录下吴达海、敦达礼牛录下戴屯，既经断离，复与旧主光衮通宵弈棋，同谋逃窜，亦著处死。光衮妻，准携己物还母家；其余家产，仍还光衮之母及其弟萨哈联，并幼子，使居一处，毋得外出行走；所有马匹，俱赐饶余贝勒阿巴泰。〖19〗

二十日（8月10日）

22 朝鲜国王李倧遣使带六百二十人至盛京，请以平值赎回被俘国人。皇太极不许，且谕曰：前因朝鲜有罪，兴师致讨。若将有功士卒血战所得人口勒令赎还，是以有罪者为功，有功者为罪矣。凡有国者，宜罚有罪以赏有功，岂可反取有功之俘获，以予罪人乎？

23 是夏，两畿、山西、江西皆大旱。浙江亦大饥，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

七月初七日（8月26日）

24 诛户部参政恩克。上月二十七日，论诸王、贝勒、贝子、大臣征朝鲜及皮岛违律罪。和硕礼亲王代善以违制多选护卫、并令其冒免徭役等罪，议革亲王爵，罚银一千两。皇太极命宥之。至是，议户部参政恩克罪：瞻徇本旗礼亲王，将另选护卫之壮丁擅免徭役；既私免徭役，又诡称承政英俄尔岱及诸参政皆知；疑参政孙塔私更案册，又疑两黄旗多报壮丁私免徭役，陈告兵部，查讯所告俱诬；又阿尔海牛录下幼丁十一口，系觉罗，应免二丁，乃多免十一丁。恩克应论死，籍家产。从之。

二十九日（9月17日）

25 分汉军为二旗。先是，汉军只有一旗，下编六甲喇。本月十六日内院大学士鲍承先建言：今我国渐大，人众炮多，汉军马步兵丁近万名，请分为两营。又请照满洲规矩，每三百丁编一牛录。〖20〗至是，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

八月十八日（10月5日）

26 罚贝勒岳讬。皇太极率王、贝勒、贝子等，至演武场，命外藩蒙古使臣较射，又选每旗善射者各十人分为左右翼，令之角胜，负者罚牛羊。诸王、贝勒、贝子等亲率较射。又令左右翼各出力士角觝。谕命两翼较射时，岳讬

奏曰：臣不能执弓。谕曰：尔徐引射之，尔不射，恐他翼诸王、贝勒、贝子等不从。谕之者三，岳讬始起射，及引弓，堕地五次，岳讬遂以所执弓向诸蒙古掷之。子是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刑部承政会审，以岳讬素志骄纵，妄自尊大，难以姑容，应论死。奏闻。不听，命免夺所属人员，解兵部任，降贝勒为贝子，罚银五千两，暂令不得出门。〖21〗

二十四日（10月11日）

27 皇太极遣国舅阿什达尔汉、尼堪、塞冷等往外藩蒙古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诸部落，会诸王贝勒等，颁赦诏，审理刑狱。

九月二十一日（11月7日）

28 皇太极谕王、贝勒、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查各牛录下有无妻穷苦者，以俘获妇人给为妻室，善加抚养。

二十四日（11月10日）

29 罚和硕贝勒豪格。先是，外藩蒙古台吉博洛，有一女未嫁。固山额真俄莫克图往视之，胁迫博洛曰：我贝勒欲得此女，不问贝勒，不可与人。博洛遂奏闻，皇太极命法司鞫问，以俄莫克图逼胁事实，应论死。又以俄莫克图视女时，英俄尔岱见之，曾告于豪格，而俄莫克图又与豪格具言其事，乃豪格身任部务，不治俄莫克图罪，且贪得博洛女。至是议：豪格应罚银一千两，罢管部务；英俄尔岱谄媚贝勒，应罚银五十两。奏闻。谕命免俄莫克图死，革职，罢管固山额真及牛录事，鞭一百；豪格，罚银一千

两，罢管部务；英俄尔岱，罚银五十两。

30 是月，洪承畴数败关中义军，李自成逾秦、陇南走，侦四川备御单弱，乘间取道入蜀，破宁羌州（今陕西省宁强县）。

十月初一日（11 月 16 日）

31 清廷定历法，颁满、蒙、汉文历。

十二日（11 月 27 日）

32 厄鲁特部落顾实（或译固始）车臣绰尔济，遣其头目库鲁克，至清廷贡献马匹、白狐皮、獭、绒毡等物。顾实车臣绰尔济初未入贡，至丙子年（1636）乃遣使，因路远，于是岁始至。

33 黑龙江地方巴尔达齐率五十七人贡貂皮。又精格里河（又译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结雅河）浑秦屯内居住扈育布禄，初未入贡，至是亦率人入朝，贡貂皮。赐贡使扈育布禄、纳尔开、额讷布及二等十人、三等四十九人蟒缎朝衣、衣服、缎、布、靴、帽、撒袋、弓矢、鞍辔、牛角等物。

二十六日（12 月 11 日）

34 先是，以朝鲜兵船助攻皮岛功，赐其国王李倧银币、马匹。至是，遣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赍敕印制诰往封李倧为朝鲜国王，赐玉纽金印。倧寻遣使入贡，表请归其世子湼，并陈国中灾变穷困状。皇太极不许。

三十日（12月15日）

35 黑龙江地方额驸巴尔达齐遣六十二人至盛京贡貂皮。

36 是月，义军在川，连破昭化（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昭化区）、剑州（今剑阁县）等三十余城，攻成都，不克而去。

十二月初一日（1638年1月15日）

37 黑龙江地方羌图礼、阿尔哈、固穆考等一百二十二人，至盛京贡貂皮。命礼部参政喇玛往迎，宴之。

十九日（2月2日）

38 征瓦尔喀诸将奏捷。本年七月初八日，命喀凯、塔克朱等率兵一千二百，分为四路，往征瓦尔喀。两黄旗一路，阿库里（今俄罗斯境瓦库河流域）、尼满（今俄罗斯境伊曼河流域）地方壮丁一百名，木轮（今黑龙江省穆棱河流域）地方分达礼壮丁四十名，吴尔格臣（又译乌尔古宸，在今俄罗斯境比金河流域）地方南济兰牛录下喀克笃礼兄弟等三十名，共一百七十名。两红旗一路，绥分（今绥芬河流域）地方壮丁七十名，雅兰地方（今俄罗斯境滨海边区塔乌河流域）壮丁四十名，滹野地方（今俄罗斯境滨海地区刀毕河流域）壮丁二十名，几尔机地方壮丁七十名，共二百名。两蓝旗一路，厄黑库伦地方（今俄罗斯境纳赫塔赫河一带）壮丁六十名，厄勒（今俄罗斯境滨海边区雾迷大沟）以东、塞木克勒以西地方壮丁五十名，共一

百一十名。两白旗一路，诺落（今黑龙江省挠力河流域）、阿湾地方（今俄罗斯境维亚泽姆斯基一带）壮丁二百名。〖22〗

至是，往征瓦尔喀诸将遣人奏捷，言两黄旗至瓦尔喀地方，入兀尔格陈地方，获男子三十人，家口八十。两红旗入绥分地方，获男子二十八人，家口六十五，并至雅兰地方。两白旗于所至之地获男子一百三十人，家口二百二十。又获马匹及虎、貂、狐、獭、狼、貉、猞猁狲、青鼠、骚鼠等皮。〖23〗

39 是月，黑叶氏十人至盛京，贡貂皮等物。又托科罗氏、默尔车勒氏（或译墨尔哲勒氏）、巴雅喇氏三姓，遣二十二人贡貂皮。

40 是年，定朝鲜贡道。先是，清与朝鲜规定：凡万寿圣节、元旦、冬至，皆专遣陪臣表贺，贡方物，岁以为常。至是定，贡道由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县）。其互市约：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今朝鲜境）市易者，每年定限两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人往会宁（今朝鲜东北境）市易者，每年一次；库尔喀人往庆源（今朝鲜东北境）市易者，每二年一次；由部差朝鲜通事官二人，宁古塔官、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前往监视，定限二十日即回。〖24〗

41 明崇祯帝以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复以亲信太监提督五军营、神枢营、神机营并总理京城巡捕。于是中官皆布置于要地。

〖1〗《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六《杨古利传》。

〖2〗《清史稿》卷二二六《杨古利传》。

〖3〗《皇清开国方略》卷二三。

〖4〗《清太宗实录》卷三三。

〖5〗《清太宗实录》卷三四。清初，额苏里屯是达斡尔、索伦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详见《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354—355 页。

〖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52 页。虎尔哈部托科罗氏主要分布于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北毕瞻河（今俄罗斯境比占河）一带；克益克勒氏、讷欧叶勒氏又译为葛依克勒氏、努业勒氏，分布于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开始下迄乌苏里江口的沿岸谷地。霍佛霍尔氏又译霍尔佛霍尔氏，居地在乌苏里江口以下敦敦河口以上的黑龙江下游沿岸。（刘小萌《清前期东北边疆“徙民编旗”考察》，载《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7〗《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8〗《请造船攻岛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

〖9〗《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四十《阿济格传》。

〖10〗《盛京满文原档》7 号，见刘建新、刘景宪、郭成康《一六三七年明清皮岛之战》，载《历史档案》，1982 年，3 期。

〖11〗《明史》卷二七一《金日观传》。

〖12〗《朝鲜仁祖实录》卷三四。

〖13〗《盛京满文清军战报·克皮岛俘获数目》，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十四辑。

〖14〗《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二。

〖15〗《黑龙江志稿》卷五四《博木博果尔传》。

〖16〗《崇祯实录》卷十。

〖17〗《清太宗实录》卷三五、卷三六。

〖18〗《清太宗实录》卷三五。

〖19〗《清太宗实录》卷三六。

〖20〗《明清史料》丙编一本51页。

〖21〗《清太宗实录》卷三八。

〖22〗《清太宗实录》卷三七。

〖23〗《清太宗实录》卷三九。

〖24〗《清史稿》卷五二六《朝鲜传》。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七

崇德三年　（明崇祯十一年）

戊寅　公元1638年

正月初八日（2月21日）

1 虎尔哈、松花江人羌图里等一百六十四人入贡貂皮、狐皮。其中，皇太极纳黑狐皮四十四张，黄狐皮二张，貂皮五百八十二张；八家取黑狐皮十九张，黄狐皮三张，貂皮六百八十六张。又皇太极以青布五十三匹半，易取彼所贵狐皮二十三张，并赐广东锅三口，缎衣裙子各三件，兽角两对，青布八十五匹。八家亦出青布八千三百二十八匹，易取彼所贵狐皮、貂皮、水獭皮、猞猁狲皮、狼皮等。

寻又赐羌图里等人蟒缎无肩披领、青布衬裤、无毛毡帽、皮靴，以及针、线、手帕、衣里、梳子、篦子、带子、扇子等杂物。本月二十六日，羌图里等人还。〔1〕

十一日（2月24日）

2 饶余贝勒阿巴泰所属四蒙古，讦其贝勒曰：先取牛二头，索还时，声称已死只还一头；出掠时获牛五头，衣服十八件，俱为贝勒取走；于朝鲜获马四匹，又取之；房舍及一月口粮，亦未给还。下法司，审实，令所取马牛、衣服，给还原主；首告之蒙古四人及妻离主，任其所往；饶余贝勒坐以应得之罪〖2〗。以此奏闻。饶余贝勒告冤再三，经审仍如前议，拟饶余贝勒执拗不服，应加倍治罪，与饶余贝勒结党密谋之诺木齐等应各鞭五十。准其奏。四蒙古遂投豫亲王多铎。〖3〗

十五日（2月28日）

3 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疏请令奴仆考试。其疏略言：近见礼部谕令生儒应试，满洲、蒙古、汉人家仆皆不准与试。今各家奴仆，皆自四方俘获之人，中间岂无真才？皇上前科取士，有奴仆中式者，即行换出，仁声远播。今忽改前制，皇上圣意，或恐多费一番更张耳。臣等窃谓各家奴仆，皆宜准其考试，但限以十人为额。若得十名真才，何惜以十名换出？

谕曰：前得辽东，良民多为奴仆。朕令诸王下至民家，皆察而出之，编为民户。又许考试，少通文艺，拔为儒生。今在各家充役之人，间有一二生员，然非先时滥行占取者可比，皆攻城破城之际，或经血战而获者有之，或因阵亡而赏给者亦有之。乃欲无故夺之，则彼奋力之劳，捐躯之义，何忍弃之？若另以人补给，所补者独非人乎？无罪之人，强令为奴，亦属可悯。尔等所奏，只知爱惜汉人，不

知爱惜满洲有功之人与补给为奴之人也。谕毕，祖可法、张存仁叩首谢罪。

三十日（3月15日）

4 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顺治帝）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又译博尔济锦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天命十年（1625）年十三，嫁皇太极。时为永福宫庄妃。〖4〗

5 是月，明总理军务熊文灿推行招降之策。创塌天刘国能屡败，降于随州（今属湖北省），洪承畴败李自成于梓潼（今属四川省）。

二月初三日（3月18日）

6 皇太极亲征喀尔喀。上月十六日，皇太极驻守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翼部长古禄格遣人奏言：臣等侦知归化城北有喀尔喀部扎萨克图汗率兵及家口周围驻营，似欲侵犯我城，乞速发大兵以备之。是日，皇太极率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出征。寻驻喀尔占地方，外藩诸王贝勒等以师会。喀尔喀闻之，仓皇遁去。〖5〗皇太极遂率师还，四月十二日，始抵盛京。

初十日（3月25日）

7 皇太极遣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正白旗、镶白旗、镶蓝旗六人携帽缎三百六十匹、游龙缎一百三十八匹、白纺丝六百匹，青布七千八百匹，及绸缎布衣褂等百余件，往蒙古地方换取牛六百头，羊三千只。

是日，八家各出银三百两，共二千四百两，又每家所派

贸易人六名，自携银一千四十两，以及各官所出银共九千二百二十两，又人参一百斤，往俄木布楚乎尔地方贸易。〖6〗

二十八日（4月12日）

8 明东江总兵官沈志祥率石城岛（今辽宁省大连市东北）军民叛降于清。上月，志祥遣部将吴朝佐等诣盛京上疏请降，时皇太极方出猎，乃使贝勒杜度等运粟迎志祥。从志祥降者，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二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生员二、军民二千四百五十四名口。谕命志祥于铁岭、抚顺自择屯军所。志祥言愿驻抚顺，给予车骑，令率所携军民往。寻授志祥总兵官。四年正月，封续顺公。〖7〗

三月初六日（4月19日）

9 皇太极率兵行猎于博硕堆时，右翼叶臣旗下席翰、康喀赖二甲喇合围中断，有黄羊逸出，众遂乱射。及拨伦拜、吞齐喀二甲喇驻其断处，吞齐喀甲喇亦断。将席翰、康喀赖、吞齐喀送兵部议罪。革席翰、吞齐喀甲喇章京职，康喀赖亦坐以应得之罪。〖8〗

10 是月，皇太极以书告明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守臣，促互市，且索取与察哈尔之岁币。明巡抚及阅视内监以闻。兵部尚书杨嗣昌请互市，不许。〖9〗

11 左良玉败张献忠于南阳（今属河南省），献忠走谷城（今属湖北省）。寻伪降于熊文灿。

四月初四日（5月17日）

12 明山海关太监高起潜遣瞽者周元忠偕六人称议和至盛京，清廷遣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等迎宴之。当是时，杨嗣昌、高起潜等欲与清廷议和，巡抚宁锦方一藻亦执此议，谓“款成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时传三人密发黄金八万、银十万两贿赂清廷讲和。〖10〗

十四日（5月27日）

13 皇太极允定户部年终考核例。先是，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疏劾户部承政韩大勋侵盗库中金银，鞫实论死，谕命革职贷其死。至是可法、存仁再疏，请诛大勋，又疏言户部职司钱谷，责任重大，现无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册档，年终又无考核之例，则收放既无定额，同官又无责成。此韩大勋窥之已熟，所以敢于侵盗。请嗣后敕户部速立四柱清册，于年终核实稽察，以杜弊端，则官吏可以肃清，而仓库无由侵克。允之。〖11〗

二十五日（6月7日）

14 先是，遣喀恺、塔海、尼噶里、恩古礼、朱玛喇、塔哈布、哈什谈、满都护等东征瓦尔喀之僧库伦、额赫库伦（又作额黑库伦，在今俄罗斯境纳赫塔赫河地方）、吴勒被、雅兰（今俄罗斯境滨海边区塔乌河流域），获新满洲男子六百九十二名，妇人五百五十七口，幼稚二百口，本月二十一日率师还。至是，赐新满洲衣服、居室、器用、耕牛、牲畜等物。〖12〗

五月初一日（6月12日）

15 上年十二月，皇太极遣叶克书、星讷率兵六百往征黑龙江萨哈尔察，俘获男子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三十名，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四头。至是赐伊等袍褂衣物。〖13〗

十一日（6月22日）

16 谕命修治自盛京至辽河大路，两旁浚壕，中间增土高三尺，广十丈。令八家及八旗每牛录甲兵六十名和三顺王下甲兵皆赴役，以睿亲王多尔衮、饶余贝勒阿巴泰督理之。

十三日（6月24日）

17 先是，皇太极征喀尔喀旋师，至博洛尔济，以马匹疲乏，命大臣雍舜、伊孙率将士携疲马徐归。行至宜扎尔地方，因草质粗劣，诸将会议曰：众马疲乏，皇上家二马亦乏，当遣人前往察视草场，如草恶，可还至克本地方，歇马一二日方行。议间，礼亲王代善所属正红旗觉善曰：如此，何不将皇上家之马用轿抬去？伊孙、雍舜以其言狂慢，送刑部鞫讯，觉善所言是实。此前，正红旗宜希达、恩克亦有对皇太极不敬之言。刑部郑亲王济尔哈朗以“一旗中出此类三大事，非我部所能独审”奏上。遂集诸王贝勒固山额真以下、议政大臣及梅勒章京以上会议，诸臣议：和硕礼亲王代善，中怀悖乱，有慢上之心，故所属之官，屡行无状如此，应削王爵，籍没所属人员；觉善应论死，籍没家产。奏上。皇太极以细故不许，并贷觉善。〖14〗

六月初十日（7月20日）

18 超品公塔詹家高丽（朝鲜）妇女二人、满洲妇女一人供役于缝衣房，塔詹淫其满洲妇女。公之妻闻讯前往，令侍女殴打满洲妇女。满洲妇女因至大清门跪告：格格用烙铁毒打，又遭监禁。经审，塔詹奸淫是实，格格监禁一事不实，殴打是实。因议：格格殴满洲妇女，应罚银一百两；塔詹谎称未曾奸淫，且庇其妻，应罚银五十两；与格格同往之侍女应各鞭五十；首告之妇女诬陷格格监禁，应鞭一百，给还其主。奏入。谕命一概免之，塔詹监禁二昼夜，不供食。首告准其离主，交付户部。〖15〗

二十九日（8月8日）

19 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

20 是月，北京安民厂火灾，居民死伤无算。明朝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16〗

七月初一日（8月10日）

21 皇太极谕诫诸王大臣遵行定制。谕曰：自古建国，皆立制度，辨等威。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额驸名号等级，均有定制，乃皆不遵行，违弃成宪，诚何心耶？昔金太祖、太宗兄弟一心，克成大统。朕当创业之时，尔等不能同心体国恪守典常乎？诸王皆引罪。〖17〗寻谕礼部申明禁令：凡有不遵定制变乱法纪者，王、贝勒、贝子议罚；官吏因系三日，议罚；庶民枷号八日，责治乃释之。出入坐起违式，坐以应得之罪。一切名号等级及已更定称

谓有错误者，严行戒饬。有效他国衣帽、束发裹足者，是身在大清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若再有束发者，则剥其头皮杀之，裹足者断其足杀之。凡奴仆举首者出户，旁人举首者与赏，仍治本管官罪。〖18〗

初六日（8月15日）

22 蒙古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使者达尔汉囊素喇嘛归，皇太极谕之曰：朕以兵讨不庭，以德抚有众。天以蒙古诸部与朕，尔喀尔喀乃兴兵犯归化，甚非尔分所当为。想尔之心，以既与我为仇，必奔往征讨所不至之处，偷安旦夕。但尔所能至，我师岂不能至？尔等知罪而来则已，否则必不赦尔。

十一日（8月20日）

23 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囊素喇嘛、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艾松古等率四十人，携黑貂皮一千七百张、人参二千七百斤往蒙古土默特部落贸易，并会议，颁示制度。又遣达雅齐塔布囊率喀喇沁部落毕喇什等往明张家口，与明镇守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之数。兼议开关互市。

十六日（8月25日）

24 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可法等曰：尔等果尽忠为国，凡有见闻，当秉公人告，实力举行。若礼部承政祝世昌，徇庇汉人，奏请禁止阵获良人妇女卖与乐户为娼之疏，甚为悖谬。朕岂有令阵获良人之子女皆为娼乎？兵丁临阵死战而俘获之人，欲以昂价变卖，而乐户自愿买之为娼，此能强行禁止乎？朕观祝世昌身虽在此，而心犹向明。尔

等闻祝世昌之言竟不参奏，是尔等之失。今朕以娼妓于国家无益，概行禁革。〖19〗

寻命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及诸汉官会讯祝世昌。遂公议：祝世昌身在大清，其心尚在明国，护庇汉人，与奸细无异，其弟世荫既系同居，岂有不知之理？均应论死，籍其家。孙应时为启心郎，反代为改正，实系世昌同谋，亦应论死。甲喇章京姜新、马光先见疏不劝止，反称善，俱应革职，各罚银一百两。姜新并解部任。奏闻。谕命免世昌、世荫死，发边外席北地方（今吉林省抚余县境）安置。姜新以招抚大凌河时往来通使有功，免罪，解部任。马光先有顺昌归顺功，亦免罪。孙应时依议正法。〖20〗

世昌、世荫兄弟，东北辽阳人，旗制定，隶汉军镶红旗。世昌原为明镇江城参将，天命六年（1621）降金，仍予参将世职，奉命督修沈阳、辽阳、海州城。事毕，加盛京城守总兵官。天聪六年（1632）迁礼部承政。至是被谪。顺治四年（1647）清廷念其旧勋特旨召还，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安抚地方，积劳成疾，七年（1650）卒于官。赐谥“僖靖”。

世荫随兄降金授备御，天聪四年（1630）进造红衣炮法，司监造。明年春铸成，攻大凌河城，大显神威，为清朝铸炮之始。共铸红衣炮七位、红衣炮子、将军炮子八千五百，小炮子八万五千。以功予游击世职。奉命定官制，设六部司属，晋工部承政。坛、庙诸大工，皆世荫督工如制。又议定开科取士，及编设乌真超哈（汉军）之名。至是，坐兄建言罪夺职，同被谪。顺治元年（1644）释归，任户部侍郎，监修《一统赋役全书》。总督仓场事务，寻迁固山

额真。十三年以太子少保加少保兼户部尚书致仕。十六年（1659）卒。〖21〗

25 是日，皇太极谕国中新旧满洲、及旧蒙古、新旧汉人：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勇敢堪充行伍因贫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先诉子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本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本王贝勒贝子即将无妻者配以妻，无马者给马以养之。如本王贝勒贝子力不能给，许奏明，皇太极亲自给与。

十七日（8月26日）

26 先是，和硕额驸额尔克戴青偕巴图鲁詹，与妓女狎，解朝带与之。巴图鲁詹呈首，下法司鞫之皆实，额尔克戴青应革职，以别子承袭，与和硕公主离居，不许侍帝左右，仍罚银一百两。奏闻。谕命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及承政于崇政殿会议，议如前。奏闻。谕命免罪，饿禁二昼夜。

二十五日（9月3日）

27 更定部、院官制，专设满洲承政。先是，六部、都察院、理藩院，满洲、蒙古、汉人承政，每衙门各三四员，其余皆为参政，官只二等。至是，范文程、希福、刚林等奏请每衙门只宜设满洲承政一员，以下酌量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共为五等。允其奏。命吏部和硕睿亲王更定八衙门官制。

八月初四日（9月11日）

28 固山额真谭泰告其亡兄固山额真纳穆泰之妻，往祭伊子巴牙尔图，携安朱牛录下古木布禄家女巫同往。女巫云：固山额真纳穆泰来矣，谓巴牙尔图身在，尔等何必用祭？因将送葬衣服携回，又以帝赐蟒裘，违制不焚，改服服之。又往温泉，邀萨穆什喀、龚衮宴饮。刑部审实定拟：纳穆泰妻听信邪巫，擅违国制，及女巫俱应论死。古木布禄，一议死，一议鞭一百。牛录额真安朱及萨穆什喀等均应坐以应得之罪。奏闻。谕命纳穆泰妻并女巫皆正法；古木布禄免死，赎身；安朱，坐以应得之罪。萨穆什喀等免议。

初五日（9月12日）

29 更定宗室爵制。初，设宗室封爵三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至是改为九等：一等曰和硕亲王，二等曰多罗郡王，三等曰多罗贝勒，四等曰固山贝子，五等曰镇国公，六等曰辅国公，七等曰镇国将军，八等曰辅国将军，九等曰奉国将军。凡不入此等者曰宗室。

镇国公与超品一等公同级，辅国公与三等公同级，镇国将军与大章京同级，辅国将军与梅勒章京同级，奉国将军与甲喇章京同级。

又定：礼部和硕贝勒以下及至宗室之子女，应详加询问，将年岁姓名载子档。若为另室明居之妻所生子女，载之于档，所有抱养异姓子女及未分居女奴所生子女，诈称亲生子女，科以重罪。觉罗子女，每得一岁，礼部详加询访，将其年岁姓名，载之子档，虽婢妾所生子女，亦登记，若

有抱养异姓子女，则勿登记，若诈称抱养异姓子女为亲生子女，科以重罪。

凡人与宗室觉罗斗殴，詈及父母者，科以重罪。宗室若有意寻衅犯罪，相与斗殴，加倍治罪。若犯轻罪，则与民同罪。凡人与觉罗相斗，勿詈及父母，詈则科以重罪。相斗平凡，不以相斗坐罪，但议其是非，若与未系红带觉罗相斗，错詈其父母，亦无罪。觉罗若获罪，则与民同罪。或用刑或罚银，均听上裁。

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子女，男年满二十岁，女年满十五岁后，应书名具奏，俟圣谕下，始行封号。宗室立功，升至奉国将军直至和硕亲王。觉罗立功，按功劳之大小，升至牛录额真直至超品公。〖22〗

初七日（9月14日）

30 镶白旗宗室塔拜以果园为正红旗巴布赖所夺控于户部。遣人往验俱实，送刑部确审。部议：巴布赖应论死，籍其家，牛录额真阿尔海不行查出，坐以应得之罪。奏闻。以礼亲王代善年老，巴布赖自幼相从，意必怜爱，谕免死，赎身，禁其于礼亲王处行走，发牛录管辖。阿尔海坐以应得之罪。巴布赖、阿尔海之守园奴仆、并牲畜等物，皆断给塔拜。复谕巴布赖自后若不立功赎罪，当并治前罪。〖23〗

十一日（9月18日）

31 先是，正黄旗阿哈廉牛录下有新满洲逃亡，吏部遣官追缉，因镶蓝旗、镶黄旗当值，遂令派镶蓝旗海塞。又以镶黄旗无官，令派镶白旗满都户代之。后以海塞、满都

户懦弱，别选正红旗伊希达、镶白旗伊喇尼往追。有吏部笔帖式莫乐弘，与伊希达同旗，私告之曰：此非我旗班次，乃代镶蓝旗官差遣。伊希达以其言告礼亲王。王遣人谓阿拜阿哥曰：别旗班次，何故遣我旗伊希达？后至郡王阿达礼府第宴会，礼亲王谓睿亲王曰：遣我旗之人代别旗班次，不亦误乎？睿亲王闻言，遂于会议处告于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议之。寻议曰：凡差遣官员，材力可否，原听该部酌量举用。今不听该部金派，岂将另立一部耶？礼亲王代善，应罚银五千两，夺其五牛录属员。伊希达在王前谗间，应论死。笔帖式莫乐弘，以本部事私告于伊希达，亦应论死。奏闻。以礼亲王年迈妄言，姑宥其罪。伊希达处死，莫乐弘革职，鞭一百，贯耳鼻。

十二日（9月19日）

32 实胜寺工成。先是，皇太极征察哈尔国时，察哈尔汗惧，出奔而亡，国人陆续降清。有莫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巴喇嘛所供嘛哈噶喇佛至。谕命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至是告成，赐名实胜寺。铸钟重千斤，悬于寺内。皇太极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文武众官出盛京怀远门，至实胜寺。寺前悬挂各色绸缎，寺院四隅立竿，垂吊九色绸缎，寺门至于殿，路两旁皆铺白缎。入殿祭佛毕，对建寺监工及厅役人等分别行赏。

十八日（9月25日）

33 授举人生员官阶并优免壮丁。授中式举人罗硕等十名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各免四丁；授一等至三等生员六十

一名护军校品级，各免二丁，各赐朝衣绸布有差，未入部者免一丁。

二十三日（9月30日）

34 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贝勒豪格、阿巴泰副之，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兵，贝勒杜度副之，分道征明。召集出征诸王、贝勒，重申对临阵败走者没收牛录属员之军律。〖24〗

九月十八日（10月24日）

35 定优免人丁例。无世职固山额真承政，准免十丁；梅勒章京内大臣、参政，准免八丁；甲喇章京一等侍卫、理事官，准免五丁；牛录章京二等侍卫、副理事官，准免四丁；三等侍卫准免三丁；多罗贝勒三等侍卫，准免二丁。

36 是月，辽东地震〖25〗。陕西、山西旱饥〖26〗。

十月二十六日（12月1日）

37 皇太极率师至锦州城。上月二十二日，贝勒岳讬率师从明境密云东北墙子岭口，拆毁边墙四路前进。明总兵官吴国俊守墙子路，战败走密云。蓟辽总督吴阿衡败殁子密云。初，监视内监邓希绍诞日，阿衡及国俊等俱往贺，闻警仓促而返，调御失措，故及于难。二十八日，睿亲王多尔衮军入青山关（今河北省迁西县东北）。越迁安，薄丰润。明辽东副总兵丁志祥等入援，力不能御，清兵南下。

再一日，皇太极统大军发盛京，向山海关进发。次浑河，科尔沁、喀喇沁蒙古王各率兵会。寻遣沙尔虎达等率师趋

义州，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各率师分趋前屯卫（今绥中县西南前卫）、宁远、锦州。皇太极亲率大军向义州一路进发。命索海率师围大凌河两岸十四屯堡。本日，皇太极率师至锦州南。

38 是月，黑龙江博穆博果尔、瓦代、噶凌阿入朝清廷，贡貂皮一百六张及猞猁狲等物。

39 自夏至秋，李自成等屡为明将孙传庭、曹变蛟、左光先等败于陕西。至是，自成为洪承畴拒于潼关（今陕西省潼关县北），又大败，以数骑遁入商雒山中。〖27〗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6日）

40 皇太极自中后所（今辽宁省绥中县）班师。清军至锦州南之次日，皇太极以济尔哈朗兵力寡，命多铎率本部兵往中后所助之。本月初一日多铎军将过中后所，会明总兵官祖大寿往援北京，乘夜袭多铎军。且战且退，夜至济尔哈朗营。济尔哈朗闻之怒，次日同多铎率兵还至中后所。大寿惧，不敢出。石廷柱、马光远攻李云屯、柏士屯、开州（今锦县北）、井家堡，俱克之。孔有德等三顺王招降大福堡（今锦西县金星乡土城子村），又攻克大台。初三日，清军进发山海关。初九日，皇太极至中后所，遇祖大寿收兵入城。使告之曰：别将军数载，甚思一见。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与我角胜，为将之道应尔。朕不以此介意，亦愿将军勿疑。〖28〗翌日，再遣使谕大寿云：朕之梦寐，亦与将军相见，谅将军不愿见耳。昔之刘、关、张三人，异姓也，盟誓天地，始终不渝，令美名传后世，至

今称焉。望将军速回音〖29〗。大寿皆不答。是日，皇太极率军自中后所班师。

时入关清兵掳掠畿辅一带，趋涿州，分扰易州（今易县）、雄县，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阳，前大学士孙承宗（1563—1638）率家人拒守。清兵将引去，凌晨大噪于城下，守者亦噪。清兵怒，围复合。明日城陷，承宗被执。望阙叩头，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六。〖30〗承宗字稚绳，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洪亮震墙壁。著有《高阳集》、《督师全书》。

41 是月，黑龙江额驸巴尔达齐弟萨哈莲等五十一人、索伦部落透特等三人入朝，贡貂皮。虎尔哈部落克宜克勒氏（又译葛依克勒氏）达尔汉等十三人贡貂皮十二张，虎习哈礼氏（胡什哈礼氏）纳木达礼等十人贡貂皮五十九张、狐皮一张，赖达库等四人入朝，贡海獭皮二十六张。并以黑狐、黄狐、貂鼠、青鼠、猞猁狲皮等进行交易。

先是，清廷遣人往黑龙江地方贸易，至是携货物归：八旗共易得貂皮两千四百七十八张。时黑龙江地方进贡貂皮者：大河地方（黑龙江中游一带）沃勒屯七十张，乌鲁孙屯五十八张，额苏礼屯（今俄罗斯境海兰泡以北谢尔盖耶夫卡稍南）一百五十张，胡尔台屯十八张，库努屯五张，杜尔塔尔屯九张，忽斌屯二十张，敖喇屯十张，格根屯二十张，苏都礼屯五十张，额尔杜屯一百六十五张；小河地方（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结雅河）吴尔库尔屯八十张，博霍礼屯九十张，额驸巴尔达齐下九屯三百七十九张。两河地方贡貂皮一千一百二十四张，索伦部透特贡貂皮二十张，萨哈尔察本部之交易貂皮一千二百五十张。〖31〗

十二月二十九日（1639年2月1日）

42 皇太极闻喇嘛等不遵戒律，遣察汉喇嘛等谕席勒图曰：今闻尔等不遵喇嘛戒律，任意妄行，朕若不惩治，谁则治之？凡人请尔喇嘛诵经者，必率众喇嘛同行，不许一二人私往。且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何用收集多人？于是以内齐讬音喇嘛〖32〗及诸无行喇嘛等所私自收集汉人、朝鲜人，俱遣还本主，给以妻室。以土谢图亲王下一喇嘛、扎鲁特部落青巴图鲁下一喇嘛不遵戒律，令之娶妻，又不从，阉之。

43 是月，清兵攻京畿，明宣大总督卢象昇（1600—1639）战死。先是九月清兵入长城，明总督吴阿衡方醉，不能军，败死。清军长驱入，京城戒严。〖33〗崇祯帝召宣、大、山西三总兵入卫，三赐象昇尚方剑，督天下援兵。象昇以父病逝，乃麻衣草履誓师及郊。当是时，大学士杨嗣昌、总监中官高起潜主和议，象昇闻之，顿足叹曰：吾受国恩，恨不得死所！至都，帝召对，问方略。对曰：臣主战。明日，帝发万金犒军。嗣昌送行，屏左右，戒勿浪战。象昇决策议战，然嗣昌、起潜从中掣肘。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昇，关、宁诸路属起潜。象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

清兵南下，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县，一由定兴（俱属今河北省）攻安肃（今徐水县）。象昇遂由涿州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战于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

本月十一日象昇率疲卒五千至钜鹿（今属河北省）贾庄。起潜拥关、宁兵在鸡泽，距贾庄五十里而近，象昇手书乞援，不应。师至蒿水桥，遇清军。象昇将中军，总兵虎大威、杨国柱率左右二军，遂战。夜半，霄篠声四起。清晨，骑数万围之。象昇挥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时迄未时，炮尽矢穷。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兵残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一军尽覆。起潜闻败，仓皇遁，不言象昇死状。嗣昌疑之，有诏验视。得其尸战场，麻衣网巾。一卒遥见，即号泣曰：此我卢公也。三郡民闻之，哭失声。〖34〗

象昇字建斗，宜兴人（今属江苏）。少有大志，为学不事章句。居官勤劳倍下吏。崇祯八年（1635）以镇压农民军功，擢右副都御史，总理江北、湖广、豫、鲁军务。寻升兵部侍郎，加总督山、陕军务。九年（1636）败农民军于滁州，迁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十一年（1638）晋兵部尚书。至是力战败死，年仅三十九。著有《卢忠肃集》。

崇祯帝闻象昇败，益惊惧，急征洪承畴入卫京师。时清军已破四十余城，入山东。

44 年末，江北义军连败于史可法，而陕西、河南、湖广义军，或败或降，势大衰。

45 是岁，八旗有纳官粮丁三万一千八百八十九人，每丁应纳粮三金斗、草二十捆；八旗以官用犁一百具于席巴尔台地方耕田，每具应纳粮六十仓石。八旗有纳布匹汉民四千七百四十二丁，每丁应纳布二匹。有旧官屯六十九座，

其中种粮屯五十六座，每屯应纳粮一百仓石；种棉屯十座，每屯应纳棉一百斤；煮盐屯三座，每屯应纳盐一万五千斤。新官屯九座，每屯纳粮五十仓石。又新旧各官屯应纳猪、鹅、鸡、鸡蛋、马蹄莲、席子、粗绳、菁麻、葫芦瓢、笤帚等什物。〖35〗

〖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63—264、272页。

〖2〗据《盛京刑部原档》译注者所考，所谓“应得之罪”，原写为“规定之罪”，满文音译为“上黑勒威勒”。罚“上黑勒威勒”，是清初特有的一种科罚方式，入关以前，是按职任高低罚一定数目的银两；入关以后，则按本职俸给罚十分之一。至乾隆初校订《清太宗实录》，将罚“上黑勒威勒”一律改为“坐以应得之罪”或“罚以应得之罪”，使后人难以了解其确切涵义。罚“上黑勒威勒”，始于努尔哈赤时代，天命五年（1620）金国仿明制，设备御、游击、参将、副将、总兵官五等世职（亦称前程），六年（1621）《满文老档》始见按世职计算罚银的记载，以后渐成定制：备御罚十五两，游击罚二十两，参将罚二十五两，副将罚三十两，总兵官罚五十两。天聪八年（1634），改世职名称为满语，依次为牛录章京、甲喇章京、梅勒章京、昂邦章京，以一牛录章京为一个世职，由牛录章京至昂邦章京共四个世职，但原有五个备御（即五个世职）之总兵官称公，有六个世职之总兵官称超品公。世职之最小单位是半个牛录章京，即半个前程。皇太极在位期间，凡罚“上黑勒威勒”，规定每一世职以十五两计，按级递增，由牛录章京至超品公，罚银在十五两至九十两之间；对宗室王公，则按爵位科罚：亲、郡王，罚银

二百两；多罗贝勒，罚银一百五十两；固山贝子、公，罚银一百两。对无世职之牛录官员，则罚“土黑勒威勒”十两。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65页。

〖4〗《清皇室四谱》卷二。

〖5〗《皇清开国方略》卷二五。

〖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83页。

〖7〗《清史稿》卷二三四《沈志祥传》。

〖8〗《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87—288页。

〖9〗参见：《清太宗实录》卷四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

〖10〗参见：《清太宗实录》卷四一；《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

〖11〗《皇清开国方略》卷二五。

〖12〗参见：《清太宗实录》卷四一；《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91、304页。

〖1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291、306页。

〖14〗《盛京刑部原档》26—27页。

〖15〗《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48—49页。

〖16〗《明史》卷二八、二九。

〖17〗《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二。

〖18〗《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332页。

〖1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333页。

〖20〗《清太宗实录》卷四三。

〖21〗《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一《祝世荫传》。

〖2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348—349页。

〖23〗《盛京刑部原档》57—58页。

〖2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364页。

〖25〗《明史》卷三十《五行志·地震》。

〖26〗《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二。

〖27〗《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二。

〖28〗《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二。

〖2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387页。

〖30〗《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3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392—393页。

〖32〗内齐托音是有史可证最早进入科尔沁等部传播喇嘛教之人。他生于西部卫拉特蒙古土公家庭，早年赴西藏求法，而后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山洞中刻苦修行达三十五年之久。后往东方传教。天聪八年（1634）抵达金国都城盛京（今沈阳市），谒见皇太极。内齐托音在辽东传教，初期受金国（清朝）统治者支持。但喇嘛教迅速传播，导致庙宇广建，出家人增多，又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并使承担赋税和徭役的壮丁人数减少，因此又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干预和限制。关于内齐托音事迹，见《内齐陀音一世传》，载辽宁民族研究所编《满族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3期；并参见：德国人海西希《蒙古的宗教》所引托音传。二者略有出入。

〖33〗《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34〗《明史》卷二六一《卢象昇传》。

〖35〗《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308—309页。

清通鉴　前编　卷二八

崇德四年　（明崇祯十二年）

己卯　公元 1639 年

正月初九日（2 月 11 日）

1 降固山贝子硕讬为辅国公，仍罚银五百两，以其元旦日在堂子内僭上越分悬挂纸钱。

2 是月，清军破山东济南。先是，清军自畿辅而西，抵山西界，复折而南。时明大学士杨嗣昌以德州为南北孔道，命山东总兵倪宠入援，又檄巡抚颜继祖移守德州，于是济南空虚，只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势弱不足守。清兵乃越德州渡河，历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县西南古临清），分道一趋高唐、一趋济宁，合于济南，梯城而上，吏卒骇遁。德王朱由枢被执，时有郡王五人、辅国将军一人、镇

国将军一人、奉国将军四人皆被杀。济南焚毁一空，城内外积尸十三万。副总兵祖宽以三百骑驰援济南，力战死。宽，塞外人，祖大寿养子，骁勇敢战，至是败没。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会兵十八万，援济南。祖大寿亦自青州至。清军自济南取东平，下莘县。复至济宁、临清，分兵克馆陶（今山东省冠县东北旧馆陶）。寻略庆云（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庆云）、东光（今属河北省）、海丰（今山东省无棣县）、阳谷（今属山东省）、章丘（今济南市章丘县西北旧章丘）、东平等县，游骑直抵兖州，距徐州（今属江苏省）百余里，居民南渡。时安庆（今属安徽省）巡抚史可法驻徐州、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等会师于大城（今属河北省）。清军遂转攻沧州（今属河北省）、青县，趋天津。〖1〗

3 明廷改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

二月十四日（3月28日）

4 皇太极亲征明，攻锦州、松山（今辽宁省锦县西南）、杏山（今锦县西南），以牵制关内明军。初九日命武英郡王阿济格辅国公硕讬等率将士征明。先期遣汉军大臣石廷柱、马光远率两旗兵预运炮位前行。至是皇太极亲统大军启程西行。二十二日，营松山。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以炮击城外诸台，克之。寻列炮攻城，雉堞悉毁，只余城垣，明副将金国凤死守，用草木填其颓处，以为捍蔽。拒守不下。皇太极命满洲诸将竖云梯急攻，代善请待明日，从之。是夜，明兵复完城堞，清军不得入。

二十七日，命阿济格、尼堪、罗讬等率四旗护军围塔山（今锦西县东北）、连山（今锦西县）。孔有德等奏请穴地攻松山城，从之。

5 是月，睿亲王多尔衮率入侵中原清军北旋，明官兵屯沧州、盐山（均属今河北省）。大学士刘宇亮奏劾诸将尾敌不战。适有武清（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北旧武清）之捷，诸道兵逐战，报斩三千余级，总兵祖大寿、张进忠伏兵宝坻（今属天津市）之杨家庄，邀斩千余级，多属逃回难民。清兵捆载而东，避实就虚，西至青山口（今河北省迁西县北），总兵陈国威于喜峰口（今迁西县东北）击却之，未出塞。〖2〗

给事中李希沆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1629）之罪未正，致有丙子（1636）。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语涉权臣杨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崇祯帝怒，二人被贬斥。嗣昌既有罪，帝又数逐言官，中外益不平。时明亡七十余城，而帝宠眷嗣昌不衰。谕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帅，曰纵敌出塞。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绍、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3〗

三月二十七日（4月29日）

6 败明援军于锦州，解松山围。先是，清军穿地道攻松

山城，未克，二十二日复分三路穴地攻城。明太监高起潜、总兵祖大寿自宁远遣副将杨震、祖克勇、徐昌永等率兵趋锦州。阿尔萨兰等击败之，生擒杨震。皇太极闻讯，驰赴锦州督师，斩徐昌永于阵，擒祖克勇。至是，屡攻松山不克，遂罢攻城之议。

7 是月，清征明两翼军出塞。清军先趋丰润（今属河北省），副总兵虎大威、杨德政御却之。京营各镇兵战于太平寨（今迁西县东北）北，报捷。清军趋冷口（今河北省迁安县北），以有备去之，复出青山口（今迁西县东北），逾日尽出塞。〖4〗

是役，清军入口五月，转掠二千里，蹂躏畿辅、山东数十州县。左翼多尔衮军克城三十四座，降者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有奇。右翼杜度军克城十九座，降者二座，败敌十六阵，俘获人畜二十万四千有奇。明臣虽羽书屡捷，实未尝稍挫其锋。

四月十二日（5月14日）

8 右翼军主帅、扬武大将军岳讬灵柩运至盛京。初，清军克济南，岳讬染天花病卒，时年四十有一。辅国公马瞻亦卒于军中。二人均系礼亲王代善子。至是，岳讬、马瞻灵柩至盛京，岳讬福金从死。诏追封其为克勤郡王，赐驼五、马三、银万两，礼葬于盛京城南五里万柳塘。〖5〗

既而，蒙古人阿兰柴、桑噶尔寨等讦告岳讬生前与其妻父琐诺木入内室密语谋不轨。诸王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请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皇太极以岳讬已死，不

问，并贷琐诺木勿治。〖6〗

9 是月，明京城浚濠，广五丈，深三丈。给事中夏尚絅上言：连年塞垣失守，门庭无恙。若使堑水足拒，则去年通、德、沧、济，其为广川巨浸何限，而扬鞭飞渡，如入无人，则控扼险要，在人不在险明矣。今掷此百万两于水滨，何如用于边疆，使敌骑不得阑入哉！不听。〖7〗

五月十二日（6月12日）

10 牛录章京达阳阿为本牛录阿哈纳所讦，言往围松山时，大军起行，彼不随众前进，留宿于家，至次日乃往，又两次运红衣炮，彼不出牛运载，令本牛录贫户运载前往。又尝于军中接取炮子时，谎言敌至，以惑众心。刑部讯之得实，论死。奏闻。谕命免死，鞭一百，贯耳鼻，夫妇并给本旗多罗安平贝勒为奴，籍其家产，分给本牛录贫户。

二十日（6月20日）

11 先是，上月二十五日皇太极遣前锋将领席特库、沙尔虎达等率官二十员甲士百四十人往捕砍树烧炭人，并取牲畜。席特库等至锦州，遇明兵，击败之，携入口牲畜以还。本月初三日复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往略锦州、松山、杏山等处。入明边后九战皆捷，俘人口牲畜二千三百有奇。至是，自锦州率师还。

二十四日（6月24日）

12 叙张家口开市功。皇太极先于三年（1638）六月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侍卫诺木图卫征等率喀喇沁部人

往明张家口与镇守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之数，并开关互市。至是，以创议开市、有裨国计叙功，授达雅齐、卫寨桑、侍卫诺木图卫征，俱为牛录额真。赐喇嘛卫征囊苏号为达尔汉。

二十五日（6月25日）

13 召豫亲王多铎数其罪。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母乌拉纳拉氏。与阿济格、多尔衮为同母兄弟。努尔哈赤生前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十五牛录，而自留十五牛录。及努尔哈赤殁，多铎以幼子故，全部承受父所遗十五牛录，领有整旗。〖8〗年仅十三。从此，参与议政，率师出征，地位日益显赫。皇太极改元崇德，建号大清，叙兄弟子侄功，封多铎和硕豫亲王，命掌礼部事，寻改兵部，对多铎培植提携不遗余力。

然多铎不知自励，屡有过愆。皇太极与诸贝勒定议之事，时有违忤。元旦庆贺，竟以瘸马进上。渐染汉俗，服色奇异，耽于享乐，斗志日衰。天聪六年（1632）远征察哈尔，多铎急欲班师，以妓女为恋。〖9〗崇德三年（1638）睿亲王多尔衮率兵征明，皇太极亲自出送，多铎却假托避痘，竟不相送，且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以为戏乐。是年秋征锦州时，多铎奉命率兵往助郑亲王济尔哈朗，会明中后所兵截击，多铎惊慌失措，率众远遁，弃阵亡军士骸骨。

至是皇太极召诸王贝勒大臣等于崇政殿，命多铎跪于前，历数其过愆。于是众议其罪有七，应削和硕亲王爵，除本身及妻子外，其余仆从、及所属人员，并一切家产，

全部入官。奏闻。谕命宥其余罪，只以不送睿亲王故，罚银万两。又以中后所遁走时，被杀九人，失马三十三匹故，分其奴仆牲畜财物及本旗所属满、汉、蒙古牛录为三份，除二份自留外，另一份之奴仆牲畜全给睿亲王，至满、蒙、汉牛录（计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二牛录）及库中财物，由睿亲王与武英郡王均分。又降其和硕亲王爵为多罗贝勒。〖10〗

14 是月，张献忠在谷城（今属湖北省）再起。初，高迎祥被诛，李自成困于川西，献忠连败，精锐俱尽，乃贿熊文灿请降。及据谷城，复谋起事。至是，杀谷城知县阮之钿。罗汝才九营并起应之。〖11〗

六月初十日（7月10日）

15 分汉军为四旗。先是，分汉军为二旗，一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一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至是，谕命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初，两旗纛色俱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

二十五日（7月25日）

16 查销明国敕书。先是，建州、海西女真及蒙古诸部

俱受明国敕书。至是，以诸部归附，教令统一，明国敕书不得存留，谕令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等悉收之，焚于笃恭殿前。

17 是月，明廷抽调各镇精兵，加征练饷。初，清军入关，京师戒严，廷臣多请练边兵。杨嗣昌因定议：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兵万人，总督练兵三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兵万人，总督练兵三万人。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兵万人，总督练兵五万人。又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兵二万人，总督练兵三万人。议上，悉从之。嗣昌所议兵凡七十三万有奇，然民流饷绌，未能有实。

崇祯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府汰通判，设练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并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人，州七百人，县五百人，捍乡土，不他调。于是有练饷之议。〖12〗

初，嗣昌增剿饷〖13〗，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乱未平，诏征其半。至是请全征，乃于剿饷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明廷自万历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崇祯初再增一百四十万两，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共加田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14〗

18 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15〗

七月初二日（7月31日）

19 皇太极修书与明崇祯帝，曰：朕见尔国军民涂炭，实惕于心，故屡欲通好，奈尔国不从，轻视民命，乐于构兵，以致失地丧师，死亡百万。此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也。朕今犹愿与尔国通好，若果以礼交欢，则朕为大清，尔为大明，各君其国，又何崇卑上下之可争？〖16〗

二十日（8月18日）

20 先是固山额真杜雷旗下公和尔本牛录下新满洲一户三人，科尔泰牛录下新满洲三户七人，俱无妻室。杜雷、和尔本、科尔泰咨送户部，转达礼亲王代善。仍未给妻室，至和尔本所属新满洲逃散。至是，户部讯之得实，议杜雷不恤无妻室之人，以致逃走，应罚偿男妇六口；和尔本先许后止，应罚妇人四口，给新满洲为妻。礼亲王代善，吝惜财力，不给新满洲妻室，应罚银五百两。从之。

21 是月，熊文灿檄诸将进兵谷城，献忠焚谷城西走，与罗汝才合。左良玉等追之于房县（今属湖北省）西，献忠设伏于罗喉山，官军度隘入伏中，大败。良玉失符印，仅收残兵数百走回房县。〖17〗事闻，文灿、良玉俱革职，令立功自赎。

八月初五日（9月2日）

22 先是，命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参政塞冷、尼堪等率八旗内外审事官，集敖汉、奈曼、三吴喇忒、二扎鲁特、穆章、四子部落、二巴林、二翁牛特诸部，于西拉木伦河

乌兰布尔噶苏地方，会同外藩贝勒大臣等，公讯征济南府、中后所二处时遣兵不及额及一切事情。议罚奈曼达尔汉郡王衮出斯巴图鲁、穆章各马五十匹，罚宜尔扎木马三十匹。又出征喀尔喀师还时，令富者出马，与无马者均乘，敖汉固伦额驸多罗郡王下达当吴巴什及子寨桑、俄木布私藏马百四十匹，为达当家人托博克发觉。达当欲杀之，派人往执。托博克逃至盛京，首告。会勘得实，达当等父子三人应论死。奏闻，得旨：衮出斯巴图鲁、穆章、宜尔扎木各免罚马。达当等父子三人各免死，籍其家，以人丁四十四户并马驼牛羊赐固伦额驸郡王，并给贫户。

初九日（9月6日）

23 命多罗贝勒豪格管户部事，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管礼部事，多罗贝勒多铎管兵部事。寻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

九月十八日（10月14日）

24 武英郡王阿济格曾谓固山额真图尔格云：尔弟伊尔登向我言，尔欲背我而投御前。图尔格告于法司。鞫之，伊尔登并无是言，实武英郡王诬捏。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及固山额真、承政、议政大臣等共议：武英郡王应革郡王爵，夺所属人员，分其奴仆为三份，以二份人官，图尔格下三牛录任便随旗。奏闻，谕命阿济格免夺郡王爵及所属人员，只罚银万两，令图尔格带三牛录任便随旗。

二十日（10月16日）

25 明廷命杨嗣昌督师，以攻农民军。先是，熊文灿所抚张献忠反于谷城，罗汝才等九营皆反，又遭罗喉山之败，

崇祯帝震怒，诏逮文灿。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总督以下并听节制。本月初，召见平台，赐宴赏物。二十九日至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大誓三军，督理中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毕会。寻逮熊文灿，论死。嗣昌专剿献忠。献忠屡败求抚，不许，遂逃入四川。〖18〗

十月初六日（10月31日）

26 本年正月，东方库尔喀首领加哈禅（朝鲜谓之庆河昌）〖19〗及其子等叛入熊岛，不肯进贡。其地近朝鲜，常往来交易，遂命朝鲜发舟师讨之。〖20〗至是，擒首领加哈禅等至。询之，言大臣康古礼与弟喀克笃礼及车齐克墨尔根、萨尔纠等，曾谋从朝鲜走入熊岛，约令叛逃，事下法司鞫讯，得实。

康古礼，那本都鲁氏，世为绥芬地方（今黑龙江省绥芬河流域）部长。庚戌年（1610）与其弟喀克笃礼等率众归努尔哈赤，将所居通肯哈达（今吉林省珲春县东北通肯山）、珲春河等处田宅，尽行弃去。努尔哈赤嘉其功高，妻以侄女，称额驸。天命、天聪两朝，康古礼兄弟地位尊显。〖21〗

时康古礼兄弟均已病逝，遂议二人之子塞古德、昂阿昂邦、马噶丹等俱应夺其奴仆并属人；车齐克墨尔根子精珠应革职，夺其奴仆。萨尔纠等应论死，籍其家。奏闻。谕命马噶丹革职，马噶丹及昂阿昂邦等汉人男女牛羊马匹，夺其三之二入官，以其一给原主；精珠革职，免夺奴仆；塞古德、萨尔纠等谋叛不实，宥之。

初七日（11月1日）

27 皇太极遣喇嘛致书于图白忒汗。书曰：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尔乃图白忒之主，振兴三宝，是所乐闻。倘即敦遣前来，朕心嘉悦，至所以延请之意，俱令使臣口述。又有书致于掌佛法大喇嘛。

28 是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山海关，至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前所），以千总刘某虚冒钱粮，诛之。刘为总监高起潜私人，二人遂有隙。承畴荐刘肇基、吴三桂，诏以都督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团练宁远兵马，以刘肇基署都督佥事。〖22〗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5日）

29 肃亲王豪格等败明兵于宁远北山冈。先是九月十九日遣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平安贝勒杜度等率将士往略锦州、宁远。十月初三日复命肃亲王豪格、贝勒多铎等率兵继之。至是，豪格军遇明兵于宁远北山冈，击败之，复攻宁远。明总兵金国凤率亲丁数十人出御，鏖战移时，矢尽力竭，与二子俱死。

初五日（11月29日）

30 先是，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遣家人吴什特、渥济伦取阿济拜牛录下毛巴里乳牛为出师行粮，后因军中未用，携还。毛巴里索之，不与，且杀以宴客。毛巴里诉于户部。部议：阿巴泰身为贝勒，反取贫民乳牛，以供宴客，违例

扰民。阿巴泰所畜牛群，俱入官。取牛之吴什特、渥济伦，各鞭一百，贯耳鼻。将原告毛巴里拨出，归本旗贝子博洛，仍以九牛偿之。得旨：依议。

十二月二十三日（1640年1月15日）

31 定外藩行猎献兽之数。谕理藩院曰：外藩诸王贝勒行猎所获之兽，若俱令来献，未免劳民，且致驿马疲敝。今后凡诸王贝勒以行猎来献者，只用鹿豕各二。如无鹿豕，可献狍子、黄羊，共九数。

二十八日（1月20日）

32 皇太极遣官查视朝鲜王李倧所勒“纪恩碑”。先是，清军再征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降。树碑于三田渡地方，颂皇太极“功德”，以其事奏闻。皇太极命内院官查布海等往朝鲜观之。至是还自朝鲜，录其碑文进呈。

〖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2〗《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3〗《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5〗《清太宗实录》卷四六。

〖6〗《清太宗实录》卷四七。

〖7〗《明季北略》卷一五《京城浚濠》。

〖8〗《清太宗实录》卷四六。

〖9〗《清太宗实录》卷十。

〖10〗《清太宗实录》卷四六、四七。

〖11〗《明季北略》卷一五。

〖12〗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军，以训练边兵为名，所增赋税，称练饷。

〖13〗明廷根据大学士杨嗣昌建议增收的专供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饷，称剿饷。

〖14〗《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15〗《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二。

〖16〗《皇清开国方略》卷二七。

〖17〗《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七《张献忠之乱》。

〖18〗《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19〗加哈禅，清初珲春一带瓦尔喀首领之一，宁古塔姓（见《郎邰郎三代满文族谱》，转引自董万伦：《清代库雅喇满洲研究》，载《民族研究》，1987 年，4 期）。加哈禅叛而被擒，清廷遂于珲春将其属人编为户口，任命加哈禅等为喝棚达（村长）。按时纳贡。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于珲春设协领衙门，将当地包括加哈禅族人在内的瓦尔喀壮丁，停止捕打海獭，编成三个“库雅喇佐领”，正式入旗当兵。

〖20〗《朝鲜仁祖实录》卷三八。

〖21〗《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二《康古礼传》、《喀克笃礼传》。

〖22〗《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清通鉴　前编　卷二九

崇德五年　（明崇祯十三年）

庚辰　公元1640年

正月初五日（1月27日）

1 命镶黄旗梅勒章京鳌拜巴图鲁、正红旗纛章京济希哈率皇家三十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家共一百四十六人，往猎猪。管兵部事多罗贝勒多铎宣禁令曰：凡所到之处，勿忘法度，整队而行，勿得争先，返回时勿行远路。若遇兽，先遇者射之，不得众人竞射，以乱队伍。若有乱行者，尔出猎章京等，执之前来。自出猎之日起，直至还家，勿得擅离领队章京，勿入民屯，勿夺屯民草木。〖1〗

十二日（2月3日）

2 遣翁阿岱、多济里等率将士戍防锦州。兵部多罗贝勒多铎授以军律曰：尔等此行，凡我国逃亡及敌人寇边须善

防之，若接战，即选前锋将士之精锐者，以一队居前，二队居后，使与交锋；彼兵败遁，我军不得遽还，当收军截其归路，乘其无备，尽歼之。所领士卒，宜时时练习骑射，缮修器械，毋令偷安纵饮。〖2〗

3 是月，喀尔喀部扎萨克图汗遣使至清廷，贡白狐皮、雕翎、马匹，并献名犬一。

二月初六日（3月27日）

4 皇太极赐进贡貂皮托科落氏（即脱科落氏）南地悠、噶留等衣帽等物有差。

5 是月，明总兵官左良玉等大破张献忠于玛瑙山（今四川省万源县北）〖3〗。献忠遁走，部下多降。

三月十八日（5月8日）

6 清军进屯义州，谋攻锦州。先是，清军数次入关扰掠，以明宁、锦防线坚固，乃绕道而行，遂用兵于西方，收察哈尔等蒙古部落，屡入宣、大边塞，故宁、锦无警。然清军欲立足内地，必取山海关，欲取关，必先取关外四城。〖1〗四城者，即锦州、杏山、松山（今锦县西南）、塔山（今锦西县东北）。进取宁、锦，成为清廷首要战略目标。

本年正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建言进取之计，有“剪重枝，伐美树之喻”：欲先得宁锦，莫如派兵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彼耕种自废，难以图存。锦州必撤守而回宁远，宁远必撤守而回山海。〖5〗至是，皇太极

以广宁距锦州较远，改义州为进兵屯驻地。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率官兵往修义州城，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

明总督洪承畴同辽东巡抚方一藻闻警，以前锋总兵祖大寿、团练吴三桂先扼锦州、松山御之，又调山海关总兵马科以万人往。清军既移兵义州，复造红衣炮六十，招善梯者千人，买蒙古马万匹，载炮而往，欲图松、锦。都督祖大寿请以五万骑出战，部议马少，未果。〖6〗

二十日（5月10日）

7 清廷命朝鲜发兵及米赴大、小凌河。遣户部参政硕詹往朝鲜国安州，督催领运水师五千名，解米一万包，限四月十五日前速令起行。又命洪尼雅喀、库礼率三十人，与朝鲜水师将领同舟引导而行，至旅顺口，即将到境日期告知彼处驻防官军，以便驰报盛京，限四月二十五日船只俱到大凌河、小凌河口。

8 是月，赐东方头目董纠妻室及仆婢、庄田。又分别八旗萨哈尔察、虎尔哈地方头目、及其族长，各赐朝服、缎衣等物有差。

四月二十四日（6月13日）

9 先是，饶余贝勒阿巴泰女，擅令巴山牛录下克什讷家贩卖琥珀人常二，至于府第；又令使女三人与二太监结为姊弟；福金为己女许嫁本国人及外藩孰吉，令鸣赞官代都问卜于黑际盛家。二使女及常二举首于刑部，讯实。部议：

从前，帝两次命以此女与外藩，福金不从；又令与国人，亦不从，擅自择嫁，遣官问卜，又失于阃教，福金与其女俱应论死。阿巴泰屡违帝命，私庇福金，全无家法，应革去多罗贝勒爵，罚银一千两。代都、黑际盛及使女一人，太监一人，俱应论死。其一太监实供，应鞭一百，入官；出首二使女应断出。奏闻。谕命免福金死，令随其子贝子博洛赡养；其女亦免死，令择婿嫁之；阿巴泰免夺爵，罚银一千两；代都免死，鞭一百，贯耳鼻；不据实吐供之太监及使女，伏法；据实吐供之太监鞭五十，入官；黑际盛免死，坐以应得之罪，禁止卖卜；出首二使女断出，常二自首免罪。

10 征索伦部师还。先是，索伦部落博木博果尔等于二年（1637）闰四月及三年（1638）十月入贡貂皮等物，嗣复叛去。四年（1639）十一月遣索海、萨木什喀等率兵往征之，谕曰：尔等师行所经屯内，有已经归附纳贡之屯，此屯内又有博木博果尔取米之屯，恐尔等不知，误行侵扰，特开列屯名数目付尔，毋得违命。尔等此行，或十八牛录新满洲，或添补缺额牛录之新满洲，各章京应详加查阅，视其有兄弟及殷实者令从征。

木年三月初八日索海等遣人奏言：臣等至忽麻里河（今黑龙江上游呼玛尔河）分兵，各旗照派定地方攻取。因道路遥远，公同议定，四十日至。镶蓝旗派定兀蓝海伦屯，乃令将士往喇里阐地方。又有铎陈（今俄罗斯境黑龙江东鄂诺河稍北库兹涅佐沃附近）、阿萨津（今俄罗斯境库兹涅佐沃稍北托罗伊）、雅克萨（今俄罗斯境阿尔巴津）、多金（或译多锦，在今黑龙江省呼玛县）四木城人拒敌不

降，乃派兵助战，遂克雅克萨城。及至铎陈力攻一日，至次日，复欲进攻，闻各路报博木博果尔索伦之兵来战，恐伤将士，遂还。兀鲁苏屯（又作乌鲁苏穆丹城，在今俄罗斯境库马拉稍南科尔沙科沃附近黑龙江河湾内）之博木博果尔索伦、鄂尔吞（即鄂伦春）、奇勒里（又作“奇勒尔”，鄂伦春之一支），精奇里江布丁屯以东，兀木纳克、巴哈纳以西，黑龙江额尔图屯以东，阿里阐以西，两江兵共六千袭正蓝旗后队。索海等率众章京击败敌兵，斩杀甚众。

既败博木博果尔，攻取其营。八旗共获男子二千二百五十四人，妇女幼稚共四千四百五十名口，貂、猞猁狲、狐、狼、水獭、青鼠等皮共三千一百有奇。

额驸巴尔达奇于三月十八日往会清军，云：惟我多科屯（今俄罗斯境结稚河支流托木河口以南谢米奥杰尔斯克古城址）人未曾附逆。其小乌拉（指精奇里江）各处兵皆往助博木博果尔。及获大捷，博木博果尔屯之温布特、博和里屯（今俄罗斯境结雅河支流托木河口北岸卡赞卡村一带）之额尔喷、噶尔塔孙屯（结雅河支流布东达河口北岸）之科奇纳、木丹屯之诺奇尼、都孙屯之奇鲁德、兀喇喀屯（或译乌尔堪屯，在今结雅河上游支流乌尔堪河口南岸）之博卓户、得都尔屯（或译德笃勒屯，在今结雅河支流别拉雅河南岸）之科约布鲁等七屯之人，已归附额驸巴尔达奇。别屯之人皆逃。

寻又奏，臣等前奏获男子二千二百五十四人，后自额苏里屯（今俄罗斯境海兰泡以北谢尔盖耶夫卡稍南）以西，额尔土屯以东，又获九百人。加以妇女幼稚，共计六千九百五十六名口。

至是凯旋。命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及贝勒杜度、阿巴泰等先后迎宴。将至盛京，皇太极复率亲王以下大臣迎至实胜寺北馆。赐出征将帅貂皮人口，从征军士按功分赏貂皮人口。并以所获男妇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分隶八旗，编为牛录，赏给衣服布匹。复令较射，分别等第，赐朝服袍褂等物。〖7〗

五月十五日（7月3日）

11 皇太极亲至义州。本年三月十八日，谕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率军往修义州城，驻军屯田。寻奏：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田地皆已开垦。四月二十九日皇太极自率群臣出旧边巡行边界，巡阅牧马场。至是，行抵义州，阅视修筑城垣、建造房屋。经戚家堡，向锦州进发。三十日，自锦州还。

十八日（7月6日）

12 分编新降索伦户口。萨木什喀等征索伦部时有未降者三百三十七户，共壮丁四百八十一人，至是归附。命理藩院参政尼堪等往迎之，谕曰：尔等可令索伦来归之众，同我国外藩蒙古郭尔罗斯部落，于吴库马尔、格伦额勒苏、昂阿插喀地方驻扎耕种，任其择便居住。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为牛录章京，分编牛录。于是分编为八牛录。

二十四日（7月12日）

13 征瓦尔喀部奏捷。先是，东方沿海加哈禅等率众叛入熊岛，谕命朝鲜国擒加哈禅等缚送盛京，将同谋叛逃之人分别议罪。仍遣萨尔纠等率兵百人往收其余党，命将归

附之人编为户口，令贡海豹皮。萨尔纠等携加哈禅同往，收捕余党五百余人。

本月初复谕萨尔纠等曰：所获人口内有强暴不可信者约束前来，余俱仍留彼处，择其中可任使者一人统之，如无可任使之人，即付先降之加哈禅、赖达库分管。至是奏：获男子共四百八十五人。内有捕海豹人二百四十三人，捕貂鼠人一百九十八人，令仍居彼地；携来四十四人。家属共一千二百七十七口，内留一千一百九十四口仍居彼地。携来八十三口。加哈禅、赖达库之子俱携至。寻以所获壮丁四十二人充补各旗披甲之缺额者。〖8〗

14 是月，明廷命总督洪承畴出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刘肇基出杏山，副总兵祖泽远遇清兵于松、杏间，三桂受围，刘肇基救出之，失亡千人，所杀伤亦相当。副总兵程继儒临阵怯懦，承畴斩之。〖9〗

六月十八日（8月5日）

15 谕朝鲜国协济兵米由陆路改运。先是，皇太极命朝鲜总兵林庆业同户部洪尼喀等率兵五千、船一百一十五只运米一万包，由明锦州南小凌河、大凌河口进发，中途遇飓风漂没，复为明师截杀，仅存船五十二艘。至盖州，庆业等以不能前进奏闻。谕准庆业等由陆路前运，只许率副将五员、游击三员、备御五员、兵一千名、斯卒五百名，用车辆运米至盖州、耀州（今营口县北）。

二十三日（8月10日）

16 征兀扎喇师还。先是，二月初五日遣多济里、喀珠等率八旗甲士八人、向导四人往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谕之曰：尔等到宁古塔，可酌量带兵三、四百名往征兀扎喇部落〖10〗，或由水路或由陆路前去，往返宜速。若得其地，将拖延贡赋及欺诳之人执解前来。〖11〗至是师还。

17 是月，罗汝才、过天星等七股义军尽入蜀，攻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为石砫（治所在今四川省石柱）女土司秦良玉等所却。良玉，忠州（今四川省忠县）人，嫁石砫宣抚使马千乘。征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有战功。夫死，代领其职。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泰昌时，征其兵援辽，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先以数千人往。天启元年（1621），金军攻沈阳，明将吴文杰、周敦吉等往援，邦屏先率兵渡浑河，战死。民屏突围出。良玉自统精卒三千赴之，诏加二品服，予封诰。既而四川土司奢崇明之党樊龙据重庆府反，奢崇明围成都急，一方震惊，良玉受命往讨。时敌厚遗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斩使留银，乃鼓行而西，解成都围，复重庆。明廷授其都督佥事，总兵官。崇祯三年（1630）金军陷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四城，良玉与邦屏子翼明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崇祯帝优诏褒奖，召见平台，赐采币羊酒，赋四诗旌其功。会四城复，乃命良玉归。明年筑大凌河城，翼明以万人护筑，城成，命撤兵还镇。至是，良玉援夔州官军，大败罗汝才于马

家寨，夺其大纛。汝才势衰，遂走大宁（今四川省巫溪县）。〖12〗

七月三十日（9月15日）

18 睿亲王多尔衮等败明军于锦州。上月初五日，谕命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安平贝勒杜度、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率其属下将士之半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义州筑城屯田。本月初六日，多尔衮等奏克锦州城西九台，小凌河西岸二台，请分兵两翼屯驻，一则断明人往来之路，一则禾稼成熟时易于收获，不致为明人乘间窃割。十一日，明总督洪承畴率四总兵及马步兵四万至杏山城外近壕下营，遣骑挑战，多尔衮等击败之。皇太极遣前锋将领吴拜率前锋官兵一半往助多尔衮军。至是，多尔衮等败锦州城马步兵一千，杜度又败之宁远。

明总兵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刘肇基、吴三桂合击清军于黄土台，败之。总兵祖大寿伏精骑于朝阳山黄岩寺，击斩九十余级，时清军五千骑转饷于盛京、锦州间。〖13〗

19 是月，明总兵孙应元等大破罗汝才于兴山（今属湖北省），汝才势孤，走巫山（今属四川省）与张献忠合。〖14〗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

20 睿亲王多尔衮遣前哨章京格巴库等往探大凌河海口，获船二，斩三十五人。明兵夜入义州，于屯田所伤满、汉人九十余。清军于次日追及后队，尽斩之。

21 是月，皇太极命希福率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至张家口互市。又命苏拜等率八家商人往归化城购买马匹。

22 明廷发仓赈河东，帑金三万赈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山东、河南饥民。给事中戴明说疏称：荒极盗起，蠢动叠告，畿辅、淮阳、陕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缘抚、按有司素不休养，饥荒不恤，招徕无策。迨盗起议剿，死于锋镝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饷，死于追呼者，此百姓也。今乞责成抚、按诸臣，以恤荒弭盗为第一事。从之。〖15〗

九月初八日（10月22日）

23 命郑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郡王阿达礼、贝勒多铎、罗洛宏等率满洲、蒙古、汉人将士一半，往代睿亲王围锦州、松山。

初九日（10月23日）

24 睿亲王多尔衮等败明兵于松山。多尔衮等王、贝勒率众往杏山城北之山巅，见明兵自杏山城出，兵马无多，方诱敌时，闻松山城骑兵已出，遂率兵驰至松山，大败明军，掩杀至松山城下。

25 罗汝才、过天星等义军入川时凡九股，至是明督师杨嗣昌已降其八。未几，张献忠、罗汝才陷大昌（今四川省巫山县西北大昌乡），趋达州（今四川省达县市），渡河入巴西。

初，李自成潜伏关中，闻献忠反谷城（今属湖北省），大喜，乃自商雒山中走依献忠，觉献忠意恶，避之巴西鱼腹山中。杨嗣昌招之降，不肯，官兵围之。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乃尽焚辎重，轻骑潜入河南境。〖16〗

十月初六日（11 月 18 日）

26 皇太极以书报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曰：今朕承天祐，尔蒙古国主，已归我矣。尔不过一部之长，乃以卑下之人，僭拟大国之主，妄自矜诩，书不称名，动以佛教为言，可谓知命乎？尔云：欲修文偃武，以求福祉。夫戡定祸乱以致太平，乃身膺福祉之谓也。若不能有济于世，而徒称说文教，较量祸福，特迂疏之见骄矜之词耳。尔又云：朕前书内，语言逆耳，尔亦不怒。夫忠告之言，虽逆于耳，实于治道有裨。朕若诳言违理，尔谓之逆耳，宜也，以忠告之言，而尔谓之逆耳，可乎？遣往图白忒部落喇嘛等已至归化城，因尔言不果，是以不遣。

二十五日（12 月 7 日）

27 万寿节颁诏大赦。本年七月十九日，皇太极宣布大赦，凡死罪以下羁禁者皆集于大清门，释之。至是，谕诸王贝勒贝子大臣等曰：今日乃朕诞辰，朕普赐恩泽，自诸王大臣以下及庶民，罔不沾被，即有罪之人亦欲推恩及之，除十恶外，凡罪概行赦除。

28 是月，萨哈尔察部落额驸巴尔达奇率三十六人入朝清廷，贡貂狐等物。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0日）

29 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等连败明兵。多铎率护军及骑兵一千五百，夜往锦州西设伏。次日，见敌四骑，即发先锋追击，遇伏兵出战。多铎率兵追至塔山，斩明兵八十六。济尔哈朗率将士夜伏锦州南，次日见敌数骑，诱之不至，明伏兵见清军至，望城遁走，追斩六十余人。

30 是月，贝勒阿敏卒于幽所。先是，天聪四年（1630）金军入边征明，克永平、滦州、迁安三城，阿敏失守，弃之而还。论罪禁锢，至是病卒，年五十五。

31 清军邀截锦州明军饷，明军击却之。寻夜袭清兵营，副总兵刘得胜战殁。时清军驻义州不出。明洪承畴军宁远，以刘肇基短于调度，应革，任王廷臣代之；左光先遣归，白广恩代之；马科、曹变蛟入关养锐；吴三桂及廷臣、广恩等往来松、杏间，示进取。明兵部谓清军虽暂退，尚在义州，边兵单弱，或来春清军复大举，宜调宣府、大同、密云、保定兵，合关门辽左之众，以厚兵力，庶可战守。从之。承畴又奏行间兵数，多多益善，但必刍粮足支一年，方可会兵各镇。遂命户部输饷，自天津海运，草束召买于蓟（今天津市蓟县）、永（今河北省卢龙县）。〖17〗

十二月初三日（1641年1月13日）

32 罚多罗安平郡王杜度。杜度，约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努尔哈赤之孙，褚英长子。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册封诸兄弟子侄，封亲王六人，郡王一人，

杜度仍为贝勒，称“多罗安平贝勒”。

至是，其属下傅拉塔等五人首告曰：贝勒杜度，口出怨言，每向我等云，往征遵化，我独败敌兵；定朝鲜时，留兵甚少，我将许多红衣炮尽行拽至，又协同睿亲王攻克江华岛；又征济南府时，助克勤郡王攻克墙子岭城，斩总督一员、总兵一员；又与克勤郡王同克济南府，击败卢总兵，时克勤郡王兵未动，我亲率众兵击敌。及克勤郡王薨，驻营于运粮河时，敌兵夜袭镶蓝旗前锋营，我次日追及，败之；睿亲王率左翼兵先出边，敌兵步骑来追，直至边口，我独殿后，不为敌扰，安然出边。如此勤劳，置而不论。罗洛宏之父岳讬，虽被阿兰柴首告获罪，犹封郡王，罗洛宏犹袭贝勒爵，谭泰、图赖，尚各升职，似我无罪有功之人，只因不敬希尔艮，遂不论功，而反加罪，无非为我在红旗故耳。又赐诸王衣服时，贝子尼堪、罗讬俱受赐，我独被遗，后方补给。今虽效力，何用之有？郑亲王叙功册所载，不过以常常念君之故，遂得封郑亲王。我且待时，惟天公断，或鉴之耳！尔等系我至亲，故以心事相告。杜度此等言语，不论在家在外，常出诸口。又谓胡球云：我为贝勒，亦足贵否？胡球曰：既有仪仗，可谓贵矣。贝勒杜度曰：若云尊贵，我顶上东珠，如何又少？又曰：命我在部，岂荣贵之乎？只不许我安闲耳。又过朝鲜国王诸子门时，忽大言曰：谓天无知，何为祭天？谓神无知，何为祀神？种种怨言如此。我等五人，虽在安平贝勒杜度下，沾其恩被，但其从前愤懑之词，关系甚大，谏止之，不听。我等若欲声言，恐以无证据坐罪而死；不言，又恐他人闻而言之，将谓我等系姑舅之戚，又日在左右，知而不首，

亦当死。均是获罪，计惟奏上，或蒙鉴察。

王、贝勒、贝子、议政大臣讯之皆实。寻议：安平贝勒杜度及其福金，应俱监禁，夺奴仆财物并所属人员，入官。其子公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等，闻伊父怨上，出此妄言，不行谏止，应降为庶人，夺奴仆及所属人员，入官，只与庄一所居之。出首之人断出，令随便居住。奏闻。谕命安平贝勒及其福金俱免监禁，并免夺奴仆财物及所属人员，只罚银一万两；公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俱免议，其下概从宽宥。原告断出，带一牛录满洲人丁，又加五十人，往随和硕肃亲王。〖18〗

初四日（1月14日）

33 命亲王多尔衮、豪格，贝勒杜度、阿巴泰率将士之半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围困锦州。

十三日（1月23日）

34 席特库等征索伦部奏捷。本年三月索伦部博木博果尔败亡。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命席特库、济席哈率护军并征外藩蒙古兵往征之。且传谕外藩蒙古曰：敖汉、奈曼、吴喇特、阿鲁科尔沁、四子等部从征将士俱会于扎鲁特部内齐地方，悉令较射，选壮勇者二百四十名，令席特库等将之以行。遂命席特库等从蒙古北边追蹑博木博果尔。

席特库等越两月十三日至甘地，获博木博果尔弟及家属。又越十四日至齐洛台（今俄罗斯境赤塔附近）地方，获博本博果尔及家属男妇幼稚共九百五十六人，马牛八百四十余匹。至是，席特库等遣人奏捷。

二十三日（2月2日）

35 壁禄牛录下骁骑校雅萨，将义州官田内已秀之谷三百束，擅与镇国将军阿拜饲马，户部审实，议雅萨罪应死，阿拜未奉上命，动用官物，应革职，夺所属人员，罚银一百两。奏闻。谕命雅萨免死，鞭一百，贯耳鼻，阿拜罚银二百两。

36 是月，明廷征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及曹变蛟、白广恩、山海关总兵马科、辽东总兵吴三桂、王廷臣合兵十万、马四万、骡一万，刻期出关。〖19〗

37 张献忠、罗汝才军陷泸州（均属今四川省），越成都走德阳，复至绵河。〖20〗自义军入川，官军诸将无一邀击者。督师杨嗣昌虽屡檄，令不行。其在重庆时，下令赦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赏万金，爵侯。翌日，衙门内遍题："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惊愕，疑左右皆敌。〖21〗

38 李自成势力复炽于河南。时河南旱饥，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遂自南阳攻宜阳，取永宁、偃师、宝丰、密县等地。杞县举人李信，故尚书精白子，尝出粟赈饥民，民感其德，曰："李公子活我。"归自成，改名岩。卢氏被斥举人牛金星，有辩才，私入自成军为主谋，并荐卜者宋献策。献策上谶言曰："十八子（李），主神器。"

自成大悦。李岩复作歌曰："迎闯王，不纳粮"，使相传唱。〖22〗饥民苦三饷，纷纷归附。

39 明廷诏增天下关税。崇祯初，关税每一两增一钱，通崇文门（北京城九门之一）、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北北运河西岸）、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县）、九江（今江西省九江市）、浒墅（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北许关镇）、扬州（今江苏省江都县）、北新（今浙江省杭州市）、淮安（今江苏省清江市）八关，增五万两。未几，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至是以度支日绌，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相交困。〖23〗

40 是年，明南北两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馑相望。

41 朝鲜送青竹、生姜、稻种于盛京。木年，复送种子稻五十石于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县），从清国之请。〖24〗

〖1〗《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载《清代档案史料丛刊》十四辑137页。

〖2〗《皇清开国方略》卷二八。

〖3〗《崇祯实录》卷一三。

〖4〗《圣武记》卷一。

〖5〗《清太宗实录》卷五十。

〖6〗《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7〗《皇清开国方略》卷二八。

〖8〗《皇清开国方略》卷二八。

〖9〗《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0〗兀扎喇，又写为乌札拉，女真姓氏之一。《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三十谓该氏族“散处于乌喇（即松花江）、萨哈尔察、黑龙江及各地方”。明末清初，在松花江下游珊延倭和（白石）噶栅、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处、及黑龙江下游乌札拉噶栅（俄罗斯境阿枪斯克村），均有兀扎喇氏人分布。

〖11〗《清太宗实录》卷五一。

〖12〗《明史》卷二百七十《秦良玉传》。

〖13〗《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4〗《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七《张献忠之乱》。

〖15〗《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中原群盗》。

〖16〗《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17〗《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8〗《清太宗实录》卷五三。

〖19〗《崇祯实录》卷一三。

〖20〗《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七《张献忠之乱》。

〖21〗《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22〗《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23〗《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24〗《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九、四十。

清通鉴　前编　卷三十

崇德六年　（明崇祯十四年）

辛巳　公元1641年

正月二十三日（3月4日）

1 察哈尔国林丹汗之子、固伦额驸和硕亲王额哲孔果尔病卒，时年二十岁。

二十八日（3月9日）

2 奉国将军席特库将本牛录下朱喇喀家人硕萨纳责毙，下法司审实，议席特库应革职、鞭一百，罚赎，仍偿一人。奏闻。从之。

3 罚武英郡王阿济格。先是，阿济格擅行畋猎，为图赖所讦，参政吴达海、巴哈纳、理事官纳尔塞欲奏闻，阿济格曰：勿奏，我亦欲告知郑亲王。次日讯之，阿济格以无是言抵饰，及查阿济格辩疏，有讦告之语。阿济格威胁问

官，又不问明郑亲王，擅自畋猎，应罚银千两。赖幕布闻阿济格欲告郑亲王之言，审问时，乃以未闻对。赖幕布应罢议政大臣任，仍坐以应得之罪。奏闻。谕命阿济格罚银二百两，赖幕布坐以应得之罪。

4 是月，张献忠破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县），败官军于开县，入湖广，攻荆门（今属湖北省）。

李自成破洛阳。初，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传言谓："先帝耗天下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兵过洛阳，喧言："王府金钱山积，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至是，自成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自成兵舀其血杂鹿醢以食，曰"福禄酒"。〖1〗发王府金赈饥民；王子朱由崧奔怀庆。

二月初一日（3 月 11 日）

5 重申禁烟令。谕户部曰：前所定禁止用烟之令，其种者与用者，俱经屡行申饬矣，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违禁。嗣后凡欲用烟者，惟许各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

十四日（3 月 24 日）

6 罢各牛录章京之不称职者。先是，谕命户部察满洲、蒙古十六旗下牛录，各以人口牲畜注册，分别贫富具奏。至是部臣奏覆：查出宗室拜伊图旗下之吴赖等四十八牛录俱贫。

集诸王、贝勒、诸臣于笃恭殿，谕曰：牛录下人多有贫乏者，皆因牛录章京及拨什库等耽嗜饮酒，不办理牛录之

事，晨醉则至暮不醒，夜醉则日中不起，荒惰弃业，缘于此习。昔皇考太祖时，太祖素不饮酒，因而群臣庶民，凛遵教训，故太祖国势振兴，诸臣迄今殷富。皇叔贝勒嗜酒，其部下臣民俱效之，故皇叔之政渐衰，而部下之臣民渐贫。自正蓝旗莽古尔泰、德格类在时，耽于饮酒，其部下之臣及本旗下人皆相沿成风，以致败亡。镶红旗王、贝勒、公等，亦惟酒是嗜，其部下本旗人，共相仿效，故瓦尔喀什之族，年未老而先衰。镶蓝旗郑亲王先时嗜酒，一旗人皆效之，今郑亲王虽戒饮，而部下之人，积习已久，不能禁止。似此沉湎废事，致令牛录贫穷者，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何不查明议处？董率无方，谁任其咎？著将贫穷牛录之该管章京及骁骑校、小拨什库俱解本牛录任，并离其兄弟，归他人监管。其牛录、拨什库员缺，另选才能者补授。

又谕诸王、贝勒、大臣等曰：尔等何不亲率人习射耶？子弟辈壮者，当令以角弓羽箭习射；幼者，当令以木弓柳箭习射。如不执弓习射，好为博戏，闲游市肆者，何不执之？我国武功，首重习射，不习射之罪，非用烟之可比也。用烟之禁，前因尔等私用，故不能治人。至于射艺，切不可荒废。嗣后尔等当严加督率，互相激劝。〖2〗

7 是月，张献忠破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予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杀王。〖3〗得杨嗣昌所储军饷兵器无数。未几，渡汉水，走河南。

李自成攻开封，不克。时罗汝才、袁时中皆归自成。时中有众二十余万，号小袁营。自成势大盛。〖4〗

三月初四日（4月13日）

8 遣郑亲王济尔哈朗、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率所属兵丁一半，往代睿亲王多尔衮等围困锦州。

二十二日（5月1日）

9 降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爵。先是，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郡王杜度、贝子罗讬、辅国公屯齐、硕讬、固山额真阿山、谭泰、叶克书等率将士往围锦州，驻营于集代地方，私遣牛录甲兵还家，又移军离锦州三十里驻营。皇太极闻之大怒，曰：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获粮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岁月，何时能得锦州？

谕毕，怒甚，终日未消。后值发兵更番之期，因命人赍敕往谕多尔衮等，切责之。又令伊等还至辽河，不许入城，自议其罪。寻命：降睿亲王多尔衮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降肃亲王为郡王，罚银八千两，夺一牛录户口；阿巴泰、杜度各罚银二千两；以下各大臣，亦罚银有差。

二十六日（5月5日）

10 令各旗闲散人归本屯居住。谕户部曰：近来地方每多盗贼，俱系贸易汉人，纠党为盗，罔循法纪。凡经商贸易，必有主令之人，宜于本旗地方，或修市廛，或就家贸易，理也。今则不然，有家人混居别旗地方，与别旗人合

伙贸易者，又有令其往来负贩者，俱按月勒索本息，以致此等贸易之人无计措办，遂纠合同伙之人为盗。自今以后，若居别旗地方贸易，及街市往来贸易等人，有为盗者，令本主连坐。况此等闲散之人，容留京师，比屋而居，万一贻误失火，必致延烧，不更可虑乎？今立连坐之法，自八家以下，满洲蒙古汉人官员人等，各令家中闲散人俱归屯居住，牛录章京及家长各严加稽察。如不令此等无事之人归屯居住者，本牛录章京及家长、拨什库等俱坐罪。〖5〗

二十七日（5月6日）

11 济尔哈朗奏克锦州外城。初，清军围困明锦州，每面立八营，绕营浚长壕，近城设逻卒哨探。时明援兵前队已至松山、杏山（均在今辽宁省锦县西南）。总兵祖大寿令蒙古兵守锦州城陴。清逻卒至城下，蒙古兵自城上呼曰："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尔曹为长围，岂遂足困我乎？"逻卒曰："我师围不解，自二三年至四五年，尔曹复何取食？"〖6〗城中蒙古闻之，知清军志在必得，恐甚。于是城中蒙古贝勒诺本齐、台吉吴巴什等遣使请降，且约于二十七日献东关为内应。二十四日，大寿觉之，以兵出内城，谋执吴巴什等。诸蒙古大噪，与明兵搏战。清军自外应之，克外城。大寿退保内城。

至是，济尔哈朗等奏克锦州外城，诺本齐、吴巴什等率蒙古六千余人归降。寻将诺本齐等所携蒙古男子一千五百七十三名、汉人一百三十九名、妇女幼稚二千六百五十五口，编为九牛录，分隶各旗，每三丁一人披甲。

大寿自失外城，益疑城内蒙古，使汉人监之，而蒙古出

城投降者甚多。〖7〗

12 是月，明总督洪承畴会八镇兵于宁远以御清兵。上年秋，清兵围锦州，承畴遣兵援之，败于黄土台及松山、杏山。至是，总兵祖大寿数出战不利，连章告急，诏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合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等，军十三万，马四万，并集宁远。〖8〗时清兵已分番攻锦州数月，且征朝鲜炮手相助。祖大寿守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三城相与为犄角。〖9〗

13 明督师杨嗣昌惧罪自杀。张献忠既陷襄阳，未几，渡汉水，走河南，与贺一龙、左金王等合。嗣昌初以襄阳重镇，深沟高垒，设兵严防。江、汉间列城数十，皆依襄阳为天险。嗣昌在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闻襄阳陷，惊悸，上疏请死。下至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县）之沙市，复闻洛阳已于正月先陷，福王被杀，益忧惧，服毒死。年五十四。后献忠陷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心恨嗣昌，掘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10〗

四月十九日（5月28日）

14 定各牛录当差、披甲名数。召众于笃恭殿，谕曰：八家所属每牛录，旧取办事人四名、银匠五名，今宜各退办事人二名，银匠四名。每牛录只许留银匠一名、铁匠一名、办事人二名。王贝勒等，各令家下汉人，学习匠役，

待三年后，再将各牛录匠役停止。每牛录原铁匠六名，王、贝勒取一名，退去一名，只许留四名。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者。今后汉人匠役，不许造弓箭货卖，违禁造卖者，治罪。各牛录人有造弓者，该管牛录章京亲验，给角筋制造。令鞍匠造鞍，有造弓鞍不如式，及擅索工价，推诿不造者，送法司治罪。有旧披甲人，诈称年老，令家奴代披，及牛录章京之子，徇私不令披甲者，各固山额真、牛录章京稽察。其有稽察不公，后被牛录人首出者，罪之。

五月初三日（6月10日）

15 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与明军战于松山。本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太极命朝鲜官兵千人、厮卒五百人、马一千五百五十匹，往助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四月初二日复遣阿哈尼堪、索尔果等率每牛录兵五人赴锦州助之。是日至初四日，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连次奏报：明人援兵，自杏山至松山，济尔哈朗、阿达礼、罗洛宏等率右翼兵伏于锦州南山西冈，阿济格、多铎等率左翼兵伏于山之北岭，令前锋兵往诱明兵。及明兵来追，左翼伏兵齐出，前锋兵返击，右翼伏兵又追击其后，败之，阵斩一百七十人，获马一百六十匹，甲七十六副，共俘获人数四千三百七十有奇。明军恐清军掘壕，围断高桥（今辽宁省锦县东北高桥镇），将援兵撤回。〖11〗初五日，遣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各率本部将士往助郑亲王济尔哈朗军。

是日，明总督洪承畴遣援军一支至松山，立营松山西北。

右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令右翼兵击之，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驻营之地为明兵所夺。四旗护军与明兵交战，人马中伤者甚众。〖12〗战毕，主帅济尔哈朗以“指挥失律”受责。是役，明军遭红衣大炮猛烈轰击，伤亡亦重：阵亡七百三十八人，伤七百九十三人，毙死马骡六百五十七匹头。〖13〗

十五日（6月22日）

16 索伦部落蒙赛尔瓦代之子巴尔达齐于前二日率所属二百四人归附，至是，又有索伦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归附，俱命迎至北驿馆，宴之。

十八日（6月25日）

17 崇祯帝召兵部尚书陈新甲于中极殿，商对策。时总兵祖大寿围于锦州五阅月，声援断绝，遣一卒自城中逸出，云：城中粟足支半年，只乏薪柴。并传大寿语：宜结车营逼之，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待援，亦未敢决战。帝忧之，问新甲，计将安出？新甲请退与阁臣酌议，并请遣司官面商于承畴，有十可忧十可议，祈皇上察报。从之。遂命职方郎中张若麒往。〖14〗

二十八日（7月5日）

18 皇太极谕兵部曰：今后满洲、蒙古、汉人主仆，倘以明国为善，逃奔明国者，即宜在彼居住，不许复行逃回。若以我国为乐，可即在此地安居，勿生异志。凡主仆人等，有穷困难支及冤枉疾苦之事，即宜控告，若不经控告，逃奔明国，后复逃归，托言当日困苦，不得已逃去者，不准，

仍给原主。

六月十七日（7月24日）

19 败明援军于松山。本月初三日，谕命郡王多尔衮、豪格率将士之半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围锦州。至是奏闻：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与更代之睿郡王多尔衮、肃郡王豪格等两军合营，侦知明关内援兵出松山城沿海前进，我左翼军向松山之东，右翼军向松山之西追之。左翼军追及，掩杀至松山城壕，败之。

20 是月，明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山东饥民纷纷起事。〖15〗

七月初四日（8月10日）

21 赐考取举人生员等朝衣缎布。先是，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奏请于满洲蒙古汉人内考取举人生员。谕曰：从公考核。至是，赐新中式举人满洲鄂谟克图、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等朝衣各一袭，一二三等生员缎布有差。

二十三日（8月29日）

22 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上言：锦州为辽左首镇，我军筑垒浚壕，誓必翦灭，以策进取，诚至计也。惟明恃大寿为保障，我师围之急，彼必益发援兵，拼力一战。宜及此时选精锐，分布各旗屯田所，遇警即并进。如敌已立营，以炮环击，伺其稍动，我师即突起乘之，转战过锦州，至松山、杏山间，敌必败走，则锦州破矣。锦州既破，关外

八城闻而震动。

明援兵自宁远至松山，所带行粮不过六七日，其锋稍挫，势必速退。即使宿留数日，终托粮尽而返。宜设伏于高桥险隘处，凿壕截击，仍发劲兵攻其后，使进退无路，则彼援兵皆折而降我矣。洪承畴书生耳，所统援辽诸镇，皆乌合亡命，外张声势，内实怯慑。如大寿为我师所破，承畴与诸将纵使逃去，亦东市就戮而已。彼闻上恩豢降将，或慕义纳款，亦未可料。今明灾异迭见，流贼方炽，乘时应运，定鼎中原，机不可失。疏入，皇太极深嘉之。〖16〗

二十五日（8月31日）

23 命免董鄂固伦公主差役五十丁，和硕公主各四十丁，和硕格格各三十丁，多罗格格各二十丁、十丁有差。

二十六日（9月1日）

24 明督师洪承畴援锦州。先是，崇祯帝以锦州被围，召廷臣议军事。兵部尚书陈新甲请分四道进兵，即出兵塔山，趋大胜堡（今辽宁省锦县稳滴楼乡），攻敌营之西北；出兵杏山，抄锦、吕，攻其北；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其东；正兵出松山，攻其南。命下行营议之。

时承畴虽总八镇兵，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承畴虑分三将于三路，则众寡不敌，势益弱，请且战且守。略曰：久持松、杏，转饷锦州，守御颇坚，未易撼动，若彼再越今秋，不但师老财匮，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说也。今新甲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如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也。崇祯

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议未决，乃遣职方郎中张若麒赴军前与承畴议。〖17〗

若麒素狂躁，诣军中，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帝闻。时清军苦饷匮，骑兵日二餐，步兵一餐，流言欲犯明边。新甲信其说，复致书催进兵曰：近接报云：彼又欲入塞，如此则内外受困，势莫可支。门下出关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副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人之望乎？承畴内激新甲言，又奉密敕刻期进兵，不敢主前议，乃与邱民仰、曹变蛟统兵救锦。〖18〗

是日，洪承畴于宁远誓师。明日，抵松山，夜见清兵屯乳峰山东，承畴传令抢占登乳峰山西，距锦州五六里。又命驻营东西石门，并进兵以分清军之势。遂立车营，环以木城，部署略定。初，有蒙古、汉人自清逃归者云：今秋不得锦州，粮将尽，议撤兵归。故承畴欲待之，而陈新甲一再催战，遂进兵。

又两日，两军交战，明军战甚力，斩百三十级，获固山、牛录等官，杀二十余人。宣府总兵杨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祖大寿自锦州分所部为三，欲突围出。清兵围三面，克其二，望外援犹隔，不能达。〖19〗

八月十四日（9月18日）

25 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锦州。先是，清军围锦州，数与明兵交战，而明兵尚强。清军围锦打援之战术实施不利，反腹背受敌。多尔衮称："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打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20〗战局不利，多尔衮等乃退兵六十里，分守要隘，并遣人于

初六日奏报：明国会集各省兵来拒我师，人甚众。

皇太极闻“锦之围兵，屡战屡衄，势将退北”之讯〖21〗，忧愤呕血，速传檄各地，征满洲、蒙古壮丁年十五岁以上者悉集盛京，亲自率赴锦州增援。〖22〗是日亲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诸王、贝勒、大臣以明兵势众，劝缓行。皇太极笑曰：但恐敌人闻朕亲至，将潜遁耳。若不去，朕必令尔等破此敌，如纵犬逐兽。又曰：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如有翼可飞，即当飞去，何可徐行？遂疾驰而进。

明日，渡辽河。洪承畴以兵犯清军右翼，蒙格率两红旗、正黄旗、镶蓝旗，及外藩土谢图亲王兵，击败之。

二十日（9月24日）.

26 两军交战。先是，本月初十日，明军小捷。清兵自是不复出，请援军于盛京。马绍愉请洪承畴乘锐出奇击之，可解锦州围，承畴不纳。而长岭山自塔山至锦州地可从旁抄袭，大同监军张斗言，宜驻一军长岭山，防其抄袭我后，承畴又不纳，且曰：我十二年老督师，尔书生何知耶！〖23〗

承畴令与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分营松山东、西、北三面，曹变蛟营松山北，乳峰山西，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亲自督兵据松山城，为久拒计。而是时杏山之饷不至，塔山护饷之兵复败于笔架冈，闻皇太极亲统大军将至，利在速战，乃尽檄七营步兵，背松山而阵。

皇太极亲率援军发盛京，昼夜兼程，疾驰六日，十九日至松山附近戚家堡（今辽宁省锦县齐家堡）。命陈师于松山、杏山间，自乌欣河南山至海，横截大路而军。既而登山观兵，见明军布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果

然，我诸将所以惮之也。〖24〗营北八十里有北山，绵亘数十里，皇太极登其巅，遥望明军，见大众集前，后队稀疏，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时明、清双方精兵猛将尽集于松山。明军约十三万，清兵或与之相当。〖25〗

是日黎明，两军接战，胜负未分。皇太极命自锦州西往南，穿越松、杏间大道，直抵海口，掘大壕三道，各深浚八尺，宽丈余，人马不得过。遂断绝明军饷道。

乳峰山在锦州城外，松山又在乳峰山外，明军进屯松山，为锦州声援。至是，环壕绝堑，松山亦困。承畴谓其下曰：彼兵新旧迭为攻守，我兵既出，利在速战，当各饬本部，与敌力斗。解围制胜，在此举矣！而诸将因饷乏，请回宁远就饷。张若麒亦致书曰：松山之粮仅敷三日，若复进师，不但困锦州，又复困松山。诸将议论蜂起，各怀去志。承畴怒曰：往时诸君俱誓报效，今正当其会。虽粮尽被围，宜明告吏卒，战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冀幸万一。挥军一退，不可复止。吾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26〗

二十二日（9月26日）

27 大破明兵于松山。先一日晨，洪承畴挥明军突围，冲镶红旗汛地。皇太极张黄盖，率数人往来指挥布阵。清军顽强阻击，明军终不能闯壕，撤归。谕诸将曰：敌众，食必不足，见我断其饷道，必无固志，设伏待之，全师可覆也。遂命左翼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各率本旗护军，至右翼汛地排列，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

蹑后追击，直抵塔山。

时明军饷乏，军心不稳。入夜，明总兵王朴怯甚，率部先遁。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昏夜中为清伏兵所截，大溃。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记。总兵王朴、吴三桂奔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监军张若麒等均逃走。

是日，皇太极扎大营于松山城外，欲四面浚壕围之，又命搜剿残敌。入夜，洪承畴残部分道突围，皆未成功。总兵曹变蛟率乳峰山马步军弃寨遁，欲冲围出，至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汛地一次，至正黄旗汛地四次，俱为击败。复突入皇太极营，清兵大惊，力战，变蛟中创，奔还松山。皇太极大怒，斩大营门将。

阅四日，总兵吴三桂、王朴率兵自杏山出奔宁远，清前锋兵见之，自杏山西截入大路追击。吴三桂等败奔至高桥（锦州西二十余里），贝勒多铎等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蹑后，合力夹击，尽歼其众，三桂、朴仅以身免。

是役，清军大获全胜，斩杀明军五万三千余，获马七千四百余，军资器械称是。明兵赴海死者数万，海中浮尸飘荡，多如雁鹜。〖27〗

明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等收败兵万余人入松山，婴城守，城内之粮将绝，势益穷蹙。清军复掘外壕困之。

二十五日（9月29日）

28 先是朝鲜国王潜派僧入独步往明朝，具奏本国势穷力竭受制清国之由。至是独步奉崇祯帝敕书还，中有“不录前过，期与夹攻”语。〖28〗

29 是月，张献忠攻信阳，明将左良玉大破之，献忠走依李自成，自成欲杀之，罗汝才阴纵献忠，乃与左金王等合，势稍振。

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

30 皇太极自松山还。时明军虽大败，尚据守锦、松、杏三座孤城。谕命安平贝勒杜度、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围锦州，贝勒多铎、郡王阿达礼等围松山，外藩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等围杏山。

二十三日（10月27日）

31 是日一鼓，明督师洪承畴督松山城马步军突围出，犯镶黄旗汛地，清军击败之，斩千有十七级，尽获其兵器。

32 是月，李自成大破官兵于孟家庄，俘明陕西总督傅宗龙，杀之。寻破项城、叶城（均在今河南省）。

十月初九日（11月11日）

33 遣官赍敕往锦州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酌留军营马匹。谕曰：尔等围困锦州、松山，需用马匹，可察查有力之家在锦州者，每牛录下各留十匹，在松山者，每牛录下亦如其数，其余俱令发回。锦州、松山、杏山三城兵民有穷迫来降者，十五岁以下愿留养为奴者，方准留养。

十一月初六日（12月8日）

34 以岁歉谕行备荒事例。时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

仁等以本年禾谷未收，米价日渐腾贵，奏请预为筹划。一请严沽酒之禁。一请杜塞囤积之弊，不许居奇长价。一请疏浚河渠之路。一请开纳粟之例。疏入，得旨：所奏俱是。我国人民，当此饥馑之年，著停止沽酒，待年丰仍许沽卖；获罪之人，无银纳赎愿输粮者，准依时价算收，有余粮愿助者，量给奖赏，愿卖者，许其自粜；又新开河修浚一事，该部俟可以兴工时奏闻。

十九日（12月21日）

35 辽东大雪，清军中粮刍俱尽，将解围而归，虑明兵蹑之，使蒙古人入关讲和。明兵部尚书陈新甲信张若麒之言，许之。〖29〗

36 是月，李自成用军师宋献策计，欲取南阳（今属河南省）以图关中。至是破南阳，杀明唐王朱聿镈，总兵官猛如虎战死。

十二月十三日（1642年1月13日）

37 睿郡王多尔衮等败明兵于松山。明督师洪承畴闻关内援师将至，复遣将以兵六千夜出攻正红旗护军骑兵及正黄旗营，清军各守汛地，沿壕射退明兵。明兵退入松山城，城闭不得入，大半降。余众溃走杏山，道遇伏，死。崇祯帝初以杨绳武督师援承畴，绳武卒，以范志完代，皆畏清军强，宿留不进。〖30〗皇太极遣官往谕围守锦州、松山、杏山诸王贝勒等曰：自此以后，有从三城内逃出者，十五岁以下，准留为奴，十六岁以上，勿赦。〖31〗

38 是月，东方巴牙喇（或译巴雅拉）、脱科洛（托科落）、努牙喇（努业勒）、黑叶（何叶）、马尔遮赖（默尔哲勒）、科尔佛科尔（霍尔佛霍尔）、克宜克勒（葛依克勒）、库萨喀里（胡什哈礼）八姓头目，遣董纠等入贡清廷，又库尔喀部落加哈禅等入贡海豹皮，萨哈尔察部落额驸巴尔达齐遣人贡貂皮，俱赏衣帽、缎、布等物有差。

39 李自成连陷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长葛（今长葛县东北老城）等十余州城，围开封，不克。

〖1〗《明史》卷二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2〗《清太宗实录》卷五四。

〖3〗《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4〗《明史》卷二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5〗《清太宗实录》卷五五。

〖6〗《清史稿》卷二三四《祖大寿传》。

〖7〗《朝鲜仁祖实录》卷四[illegible]。

〖8〗明援军兵数，清官修史书皆曰十三万。《朝鲜仁祖实录》记为十二万兵（卷四[illegible]），《沈阳状启》记为十三万（283 页）。《崇祯实录》则称：洪承畴率总兵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朴、杨国柱、唐通、马科等援锦州，其兵七万（卷一四）。《国榷》记为十万（卷九七）。确数待考。今暂记为十三万。

〖9〗《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

〖10〗《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11〗《皇清开国方略》卷二九。

〖12〗《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载《史料丛刊初编》一本19页。

〖13〗《蓟辽督师洪承畴揭帖》，载《明清史料》乙编四本311—312页。清官修史书均夸大明军阵亡数。如《清太宗实录》卷五五记济尔哈朗遣人奏报称：明总督洪承畴率总兵六员兵六万援锦州，屯于松山北冈，击败之，斩首二千级。

〖14〗《崇祯实录》卷一四。

〖15〗《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二。

〖16〗《清史稿》卷二三一《石廷柱传》。

〖17〗《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8〗《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19〗《崇祯实录》卷一四。

〖20〗《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初七日。

〖21〗《沈阳日记》辛巳年八月二十日，西行日记。

〖22〗参见：《沈阳日记》辛巳年八月二十日，西行日记；《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二。

〖23〗《崇祯实录》卷一四。

〖24〗《明季北略》卷一八《洪承畴降清》。

〖25〗清军兵力官书缺载。《明季北略》卷一八称“清师二十四万”，显系夸大之词。时清军满洲、蒙古、汉军总兵力约十二万多。此次出师前，皇太极“悉索沈中人丁”参战（《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二），倾国中之兵力，不惜孤注一掷，实为全国总动员。另外参战者有外藩蒙古兵、朝鲜兵等。总兵力当不少于明军。

〖26〗《崇祯实录》卷一四。

〖27〗《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28〗《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二。

〖29〗《崇祯实录》卷一一四。

〖30〗《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

〖31〗《清太宗实录》卷五八。

清通鉴　前编　卷三一

崇德七年　（明崇祯十五年）

壬午　公元1642年

正月初六日（2月4日）

1 谕户部：凡有粮贷人及无粮求贷者，家长许互相称贷，勿得私向奴仆称贷，及私贷与奴仆。

初七日（2月5日）

2 召和硕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俱集笃恭殿，谕曰：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公，俱有一定名号，以昭国制。今不遵定制，概称王、贝勒，何以示别耶？此后如有违制妄称者，坐以应得之罪。旧令凡有称呼失实者，加以呵斥。此后尔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凡遇人谄谀僭称，亦宜面斥其非，如有闻人谄谀僭称，而不责斥者，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以下，俱坐以应得

之罪。

3 是月，明廷遣使与清国议和。先是，明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以清国意许和，驰书询其守将，守将答云："此我国素志也。"凤台以闻。崇祯帝以私遣辱国，下凤台于狱。至是，大学士谢升语同列曰："我力竭矣，款边以剿寇，凤台言良是。"乃嘱兵部尚书陈新甲言于帝，谓两城交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帝曰："城围且半载，一言不达，何间可乘？可款则款，卿其便宜从事。"又以问阁臣，大学士谢升曰："彼果许款，款亦可恃。"〖1〗新甲遂荐主事马绍愉可遣，从之。加绍愉职方郎中，赐二品服以行。命深秘此事，不使外廷知。

二月十九日（3 月 19 日）

4 清兵克松山（今辽宁省锦县西南）。先是，松山围久，崇祯帝命顺天巡抚杨绳武督师救洪承畴，又代以兵部侍郎范志完，皆敛兵不敢出。副将焦埏赴援，方出山海关即败殁。转饷路俱绝。承畴被围阅六月，食将尽，屡突围不得出，其副将夏成德约降，且请为内应，以子夏舒为质。十八日夜半，清军就其所守城堞树云梯，遂克城。生擒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祖大成等。其兵道一员、副将十员、游击、都司、守备、红旗、千总、把总等官百余员，兵三千六十三名，尽戮之。夏成德部下男子妇女幼稚共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又俘获妇女幼稚共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胄弓刀撒袋共一万五千有奇，大小红衣炮、鸟枪共三千二百七

十三，并籍金珠银两缎匹衣服皮张等细数以闻。寻命杀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将洪承畴、总兵祖大寿之弟大乐解赴盛京。〖2〗

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谩骂不止，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于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归，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皇太极亲临视，解所穿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皇太极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皇太极曰："吾辈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曰："譬如行道，吾等皆盲。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3〗

崇祯帝初闻承畴死，震悼不已，命设坛都城，赐承畴祭十六坛，邱民仰六坛。敕建祠都城外，将亲临赐祭，闻承畴降，乃止。承畴既降，隶镶黄旗汉军，皇太极遇之厚，然终崇德朝，未尝命以官。

5 是月，李自成大破官军于襄城（今属河南省），杀三边总督汪乔年，旋又破陈州（今河南省睢阳县）、睢州（今河南省睢县）、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市）。明廷命移京营总督孙传廷总理陕西三边军务。〖4〗

三月初十日（4 月 8 日）

6 锦州守将祖大寿以所部七千人出降。松山既下，宁远、关门劲旅溃散。清军自上年三月掘壕防戍更番围困锦州，至是年三月明援兵俱绝，城中粮亦尽，饥民相食，大寿战

守计穷。先是，皇太极自将破明师，降洪承畴等。大寿弟总兵大乐、游击大名、大成从承畴军，被获，命释大成，纵之入锦州。大寿遂使其诣清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郑亲王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命攻城。大寿乃遣祖泽远等诣清军引罪。是日，大寿率将吏出降，清军遂下锦州。皇太极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均在今辽宁省锦县西南）二城降。〖5〗时随祖大寿归降兵约有七千人，谕命大寿部下之人悉与留养，其他皆诛之。

阿济格、阿达礼等带大寿等还，皇太极于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谕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与大寿同。昔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朕见入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矣。"泽远感激泣下。〖6〗

十六日（4月14日）

7 驻守锦州、杏山王贝勒等遣人奏报：明国差总兵二员、锦衣卫官一员、职方司官一员，至王、贝勒前，欲求讲和。并呈赍来明主敕谕一道。

敕文为：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

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

皇太极览毕，敕谕诸王贝勒曰：阅尔等所奏明之笔札，多有不实。若谓与我国之书，何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既谓与陈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宝？况其所用之宝，大而且偏，岂有制宝不循定式之理？此非真宝明矣。况札内竟无实欲讲和之意，藐视我国，实无讲和之真心。然彼虽巧诈，朕以实情言之，向来启此兵端，原非我国之愿，因明国不辨是非，凌辱我国，情实难堪，故不得已而起兵耳。朕从前屡欲讲和而明国不从，今明国口称欲和，其真伪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夙愿，朕岂有所迫而愿和好？若和事果成，何必争内外大小之名？但各君其国，互相赠遗，通商贸易，悉安生业，则两国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惟是我朝兵强国富，尚且谆谆愿和，奈明国固执不通，自以为天之子，鄙视他人，口出大言，不愿和好。不知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者乎？明之君臣虑不及此，不愿修好，致亿万生民死于涂炭者，皆明之君臣自杀之耳。其罪在彼，朕无与焉。朕以实意谕尔等，尔等其传示于彼，使明知朕意。〖7〗

8 是月，赐贡貂之使鹿部落墨滕格等三人、索伦部落牛录章京讷辱克等二十二人宴，并赐鞍马、撒袋、衣帽、缎布等物。

9 是春，张献忠已破亳州（今属安徽省），遂攻含山（今属安徽省）、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南京戒严。〖8〗

四月初九日（5月7日）

10 清军克塔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郡王多尔衮、肃郡王豪格率右翼将士及两翼护军、汉军载火器至塔山城，列红衣炮于西，初八日发起进攻。至是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清军悉登，克其城。城内三营兵共七千名，尽杀之。〖9〗

二十二日（5月20日）

11 清军取杏山。皇太极先谕杏山守将及军士等投降，不从。遂移炮于城北，攻取近城之台。至是，于台前列红衣炮，轰毁城垣约二十五丈余，城中危急，众官遂开门至营中叩首云：我等先欲归顺，但恐见杀，所以未降。今或杀或宥，惟命是听。命俱收养之。

12 是月，明廷罢大学士谢升。初，明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告于谢升。升见松、锦围久不解，述宗龙之言于崇祯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升复进言："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10〗乃遣职方郎中马绍愉奉书议和。皇太极报书许之，以书授绍愉，遣人护送，抵连山。

绍愉未至，而升泄其事于朝房，谓给事中方士亮、倪仁祯等曰："议和事，诸君不必言，上祈签奉先殿，意已决。"又言："人主以不用聪明为高上，太用聪明，致天下事坏。"士亮等退，谓"升诽谤君父，泄禁中语"，仁祯等交章论之，斥其"大不道，无人臣礼"，士亮复继言之。疏数十上，崇祯帝大怒，削谢升职。

二十五日（5月23日）

13 奏克杏山，毁松山、杏山、塔山三城。济尔哈朗等班师，以阿巴泰守锦州。

14 是月，李自成复围开封。

五月初十日（6月6日）

15 禁善友会，杀教首李国梁等。时镶红旗牛录章京济马护家有汉人李国梁传习善友会，为其主母告于户部。获其印及札付。谕命为首十六人处斩，其余受札付者十六人、无札付者五十二人、并不相认识者九十三人各责罚有差。遂令严禁善友会。

谕礼部曰：近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无所归，实系左道。今因善友康养民、李国梁等合群结党，私造印札，惑世诬民，紊乱纲常，凡列名于籍者三百余人，法司俱拟死罪。朕加宽宥，只诛为首十六人。自今以后，除僧道外，凡从善友邪教者，不论老少男女，尔部永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约者，或被他人首发，或经衙门查获，杀无赦。该管各牛录章京、拨什库及本主不行查究者，一例治罪。

禁谕之前一日，有镶白旗善友三人，镶黄旗、镶红旗、正蓝旗善友各一人，持书于大清门外告云：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今奈何不分邪正黑白，而概行禁革？纵不惜善友，独不看佛之金面乎？礼部议，以其不遵禁约，执付各本主杀之。〖11〗

16 是月，张献忠破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明总兵

黄得功、刘良佐等屡败，得功退屯定远（今属安徽省），南京震动。

17 明总兵王朴弃市。时论松山失事，以朴先逃，下法司会鞫拟罪，而吴三桂仍镇山海，加提督衔，置不问。御史郝晋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请独斩朴。勒马科军令状，再失机即斩决。三桂失地应斩，念守宁远功，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贬秩，充为事官。时诸将多拥厚资贿权要，故朴以外皆获宥。

六月初三日（6月29日）

18 议和明使马绍愉等于五月初三日至塔山，十四日至盛京。时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奏言：南朝盗贼蜂起，饥馑载途，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中原势如瓦解。关外所恃者只有九城，已破其四矣。辽之兵将已失十之八九矣。汉人此时心胆俱丧，是以遣使乞怜，求和谆切。伏乞皇上首广其地，次广其财。广地，以黄河为界，上策也；以山海为界，中策也；以宁远为界，下策也。广财，令彼纳贡称臣，为上策；令蒙古各家索其旧额，为中策；只于关口互市，为下策。〖12〗不纳。

至是，致崇祯帝书，内曰：向屡致书修好，贵国不从，事属既往，其又何言。予承天眷，自东北海滨以迄西北，其间使犬、使鹿、产狐、产貂之地暨尼鲁特部、翰难河源，皆我臣服，蒙古、朝鲜尽入版图，用是昭告天地，正位改元。近者兵入尔境，克城陷阵，乘胜长驱，亦复何畏。余

特惓惓为百万生灵计，若能各审祸福，诚心和好，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何计较？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使者往来，期以面见，情不壅蔽。吉凶大事，交相庆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今辽宁省兴城县东北）为贵国界，塔山（今锦县西南）为我国界，而互市于连山（今锦西县）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否则后勿复使矣。

遂厚赉马及从者，遣还之。〖13〗

绍愉既还朝，以皇太极书上兵部。崇祯帝问大学士周延儒，终不对。时朝野交攻陈新甲议和事，故缄口不言，以期日后开脱罪责。崇祯帝寻亦悔初衷，和事竟不成。〖14〗

初六日（7月2日）

19 始编汉军为八旗。崇德四年（1639）分汉军二旗为四旗，至是复编为八旗。以祖泽润等八人为固山额真，以祖可法、祖泽洪、裴国珍、祖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章京。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领军。寻又设牛录章京。

命祖大寿隶正黄旗，仍为总兵。张存仁疏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复任使。皇太极欲厚宠大寿以招明诸边将，使大寿致书其甥明宁远总兵官吴三桂。三桂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15〗

十五日（7月11日）

20 先是，梅勒章京锡翰以所属汉人冒充满洲往张家口贸易，后其妻复欲令汉人贸易，赴部验视，部中识为汉人，不准往，其妻仍私遣往。噶思海之妻效之，亦令汉人往。莽嘉出兵后其妻亦以汉人往。至是俱审实。以锡翰违禁私令汉人贸易，应革去梅勒章京，并罢参政，两次所买缎布、茶及马二匹，并所遣贸易二人，俱入官。其噶思海妻所买缎布，及遣往汉人，亦应入官，但女子无知，效尤锡翰，俱令锡翰代赔。莽嘉自首，免籍所买缎匹，只以贸易汉人入官。四汉人妻子财物俱入官。

21 是月，赐贡貂索伦部落牛录章京克尔特米等十四人衣服、靴、帽、缎布等物有差，仍宴而遣之。

七月初三日（7月29日）

22 正黄旗额尔克所属满洲壮丁十七名，只编甲三名，又私收本牛录人在松山盗取之甲，围锦州城时不令其家丁预备差马，以牛录下马代之。又其子恭格得，身系壮丁，私免披甲。本牛录人额塞图，率众首于刑部。讯问罪俱实。命额尔克革一世职，罢牛录任，鞭一百折赎。

23 承政索海当皇妃丧时，擅令祖大乐俳优至帐内，吹弹歌舞，下部议。至是议，索海应论死。奏闻。谕命索海免死，革职，解梅勒章京任，分奴仆一半给护军统领图赖。仍谕索海曰：尔既耽于逸乐，嗣后不必至笃恭殿及大清门前，任尔家居自娱可也。

初八日（8月3日）

24 叙攻克锦州、松山、杏山功，晋多罗睿郡王多尔衮、肃郡王豪格复为和硕亲王，多罗贝勒多铎为多罗郡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下赏赉有差。

25 前李自成围开封，山西宁武兵赴援者皆溃，左良玉等四镇兵会于朱仙镇（今河南省开封县西南境）。至是，亦溃。

八月初六日（8月30日）

26 镇国将军巴布海有罪，废为庶人。初，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以委用甲喇章京事具奏允行，镇国将军巴布海谓谭泰曰：愿罢我梅勒章京任，今堪为梅勒章京者多如草木，岂须我也。谭泰曰：此是何言？上命授职，岂可轻言愿罢？为人臣者，应以为国任事为言，何反欲解任乎？巴布海誓曰：我若口与心违，天日鉴之，当令我身死。又图赖分拨贫富牛录时，约巴布海会议，巴布海曰：我牛录富足，可隶第一甲喇。谭泰、图赖各以其言奏闻。谕命传问巴布海，巴布海曰：此言谁所奏者？曰：我谭泰、图赖也。巴布海曰：尔何轻我，我非太祖之子欤？事下法司质讯，巴布海言：我未尝设誓，亦无“多如草木”并“太祖之子”之言。尔等诬我，岂无天鉴乎？及质问证见者，巴布海又云：我但言骸骨为太祖所养，身家富贵皆皇上所赐耳。于是以其事问于内大臣图尔格等，皆曰：设誓及“多如草木”之说，并“骸骨为太祖所养”、“富贵皆皇上所赐”之言，皆有之。质讯得实，巴布海应论死，奏闻。谕宥其死，革镇国将军职，废为庶人，夺其永管牛录为公中牛

录。〖16〗

二十七日（9月20日）

27 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奏请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允其请，命归并汉军兵少之旗，一同行走。

三十日（9月23日）

28 明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先是松、锦之失，张若麒逃还，言官劾若麒者悉涉及新甲，新甲屡乞罢，不从。新甲虽有才，晓边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债帅。深结中贵为援，与司礼太监王德化尤亲昵，故言者攻之，皆不能入。

当是时，义军驰骋河南，开封屡被围，他郡县失亡相继，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义军，先后陷殁。言官劾新甲者章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慰留之。至是崇祯帝特恶其泄议和事，遂下狱。

初，崇祯帝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诫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证。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和议事密报新甲，会新甲外出视事，置其书几上，家僮误以为塘报，付之抄传，于是道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既而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言官复相继劾之，遂逮付刑部狱，而和议亦中罢。

新甲从狱中上书请宥，不许。新甲知罪不能免，遍行贿内外。给事中廖国邻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辅臣周延儒、陈演亦于崇祯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

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崇祯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藩七，不甚于薄城耶！”遂斩新甲于市。〖17〗

九月初二日（9月25日）

29 法司议：六月初七日，多罗安平郡王杜度卒。后月余，有侍妾自缢死。若果欲殉葬，当与贝勒同死，何至日久乃缢，明系福金所逼，福金应论死。奏闻。谕：福金免死，令饿禁三日夜。

寻又议：杜度有疾时，福金以其病由气郁，令石汉招巫人荆古达至家祈祷。荆古达剪纸作九人，同太监捧至北斗下，半焚半埋之；又禁福金不令出外，至第三日福金昏仆，石汉闻之泣云：何不幸有此灾难之事。及杜度殁后，福金与其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每哭时辄言：贝勒实未获罪，皇上从未遣人来吊，凡贝勒以下等官，身后尚蒙赐祭，何独遗我？似此苦衷，其谁知之？杜尔祜又云：罚则我不得免，赏则不及我，何欺凌之甚！阿本柱等出首，法司审实：福金应论死，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应俱革公爵，降为庶人，籍家口并属员入官；石汉夫妇及巫人荆古达应俱论死。谕命福金及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俱免罪，其分所应得者仍给之，革去公爵，黜宗室籍。传谕诸王、贝勒等，以后俱不许称公及宗室。

初五日（9月28日）

30 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佟图赖等奏言：皇上轸念军士贫乏，令其分往略地，盖欲使之富裕也。窃思往略之事，便于将领而不便于士卒，便于富家而不便于贫

户，将领从役颇众，富家蓄马最强，是以所得必多。贫乏军士不过一身一骑，携带几何，虽令往略，于士卒无益。既负皇上盛意，且恐有误天时。今天意归于皇上。臣等以为不如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大业克成，而我兵之饶裕不待言矣。谕曰：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31 是月，黄河灌开封。前李自成攻开封，筑长围为持久计。明援军皆屯河北，不敢进。开封食尽。未几，巡抚高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义军，义军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本月十六日，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不及二万人。义军亦漂没万余，自成无所获，遂拔营西南走。〖18〗明凤阳总兵官黄得功等大败张献忠于潜山，献忠走太湖，破之。

十月二十七日（11月19日）

32 命亲、郡王等会议部务。

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奏言：近见政务纷繁，动劳睿虑，各旗六部大臣虚设何益？请一切细务，付部臣分理，军国大事方许奏闻。因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会议庶政，有不能决断者会同诸王贝勒议结，如会议仍不能结者，方许奏闻。诸王每日黎明齐集，有事则奏，无事回各衙门，办理部事，

倘有当议事务，候旨齐集。〖19〗

33 是月，清国以朝鲜拒绝擒送明人之至皮岛者，严厉责之，令献主谋宰相崔鸣吉等，至是定其罪，又监禁与明人贸易者。

34 图伯特部（西藏）达赖喇嘛遣使至盛京，皇太极优礼备至。时达赖五世〖20〗得班禅四世〖21〗之助，借青海蒙古固始汗〖22〗兵力，消灭藏巴汗，建立黄教（格鲁派）政教合一地位。

35 李自成大破明三边总督孙传庭于郏县，复破南阳（均属今河南省）等处。

十一月初五日（11 月 26 日）

36 清军入塞。清军围锦州逾年，洪承畴、祖大寿等力御之，故不及阑入长城。承畴等既败，清军遂拟大举入。

时明关内、外并建二督，又分设二督于昌平、保定，千里之内有四督臣；又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星罗棋布，防兵益众，而事权不一。

明蓟督张福臻尤昏庸，给事中方士亮劾之。因言“移督师关内，则蓟督可裁，福臻可罢”，于是召还福臻，令辽督范志完兼制关内，移驻关门。志完辞，不许；求去，不许。上疏言：不能兼蓟，请仍设蓟督。始以赵光抃任之。

十月十四日，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

内大臣图尔格统领将士征明国。二十二日，以将士将入明边，命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率兵赴宁远边外立营，以牵制宁远援兵。以敕谕吴三桂降，不从。

至是，清军从墙子岭、青山口（今河北省迁西县东北）分道入塞。明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诏举堪督师大将者，征诸镇入援。〖23〗

十四日（12月5日）

37 清兵破蓟州。时明十七路总兵入援，兵马数十万，皆畏怯观望不敢战。大同总兵王璞为前锋，刻期进兵，璞引兵竟去，贻误军机。〖24〗清兵乘胜分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河间等府。明辽督范志完入援，兵部劾其疏防，崇祯帝以敌兵未退，责令戴罪立功。然志完无谋略，畏敌如虎，不敢一战，所在州县先后陷没。清军遂自河间南下，入山东，破临清诸州县。

闰十一月二十三日（1642年1月13日）

38 兵部遵旨议定围猎误射人马处分条例。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若误射王等，罚银三千两，与被射之王；若误射贝勒等，罚银二千两，与被射贝勒；若误射贝子与公等，罚银千两，与被射贝子、公；其误射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拘禁三日。

其以下之人，若误向王、贝勒发矢，或中王、贝勒之身，又因射兽已中而矢误中王、贝勒之身，不论受伤与否，其误射之人论死；若误射王、贝勒所乘马匹，其误射之人鞭一百、贯耳鼻，仍罚银赎身。又以下之人，若误射贝子、

公而伤重者，其误射之人论死；轻者，误射之人鞭一百、贯耳鼻，籍家；若射中兽，复中贝子、公之身，未至于伤者，鞭一百、贯耳鼻，罚银赎身；误中所乘马匹，鞭一百，监禁三日。又以下之人，若误向王、贝勒发矢，矢落于五丈之内者，鞭五十。

如王、贝勒、贝子、公等误射以下之人，拘禁三日，视被射之人受伤轻重，照阵伤减一等给银；若被射之人有至死者，除偿身价外，仍于误射之王、贝勒、贝子、公等，罚银二百两，给被射死者之家；伤未至死者，除照常给银外，仍罚银一百两，给被伤之人；若中其身而无伤痕者，罚银五十两，给被射之人。若王、贝勒、贝子、公等误射以下之人所乘马匹至死，除偿还马匹外，仍坐以应得之罪；马未死，只坐以应得之罪。

39 是月，李自成破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俘崇王由榵及世子等，遂走确山、信阳、泌阳，略上蔡（均属今河南省）。

十二月初八日（1 月 27 日）

40 清军攻兖州（今属山东省）。知府邓藩锡走告鲁王朱以派，请散积储以鼓士气，以派不能从，藩锡等分门死守，力不支，城破。鲁王自缢，乐陵、阳信诸郡王皆死。清军连下山东诸州县，所在将吏，多望风遁，或献金帛迎降，皆下之。

41 是月，李自成破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明唐王、

襄王俱走免，寻入荆州（今江陵县）。

〖1〗《崇祯实录》卷十五。

〖2〗《皇清开国方略》卷三十。

〖3〗《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

〖4〗《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二。

〖5〗《清史稿》卷二三四《祖大寿传》。

〖6〗《清史稿》卷二三四《祖泽远传》。

〖7〗《皇清开国方略》卷三十。

〖8〗《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二。

〖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467页。

〖10〗《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11〗《清太宗实录》卷六十。

〖12〗《清太宗实录》卷六十。

〖13〗《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二。

〖1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5〗《清史稿》卷二三四《祖大寿传》。

〖1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

〖17〗《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18〗《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19〗《皇清开国方略》卷三十。

〖20〗达赖五世，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首领。本名阿旺罗桑嘉措，前藏穷结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在班禅四世襄助下，借助青海蒙古固始汗兵，一举消灭噶举派藏巴汗，建立格鲁派政教合

政权。清顺治九年（1652）至北京朝觐。次年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系统在西藏的政教地位。

〖21〗班禅四世，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首领。本名罗桑却吉坚赞，后藏人。扎什伦布寺住持，达赖四世、五世戒师。倡议联结固始汗为外援，对格鲁派起过转危为安的作用。曾与达赖五世、固始汗共同遣使朝清。死后，达赖五世为之选定“转世灵童”，建立了班禅转世系统。

〖22〗固始汗，又译顾实汗。西蒙古额鲁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名图鲁拜琥。明末率部由乌鲁木齐南徙居青海。崇祯十五年（1642）率兵进藏，灭藏巴汗，扶持黄教。清顺治十年（1653）受封为“遵行文义敏惠固始汗”。

〖23〗《崇祯实录》卷一五。

〖24〗《崇祯遗录》，《明代史料丛刊》五辑17页。

清通鉴　前编　卷三二

崇德八年　（明崇祯十六年）

癸未　公元1643年

正月十六日（3月6日）

1 征松阿里江（松花江）之虎尔哈部师还。上年九月，皇太极谕命沙尔虎达、朱玛喇等率将士往征虎尔哈部。闰十一月沙尔虎达等遣人还奏：喀尔喀木（今黑龙江省桦川县东北）、遮克特库、塔土库、福提希、俄尔浑、洼齐奇、库巴查喇、额提奇、萨里、尼野尔北十屯人民俱已招降，于是月初十日自松阿里江旋师。至是还，命礼部官迎宴入城。计获男妇幼稚一千六百十九人、牲畜六百三十有奇。命给新获男妇衣服、房屋及所用器皿，分补各旗人丁缺额者。〖1〗

十九日（3月9日）

2 明宁远总兵官吴三桂答祖大寿书，降否犹豫未决，皇太极遂复敕谕之，曰：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我国自兴师以来，攻城略地，历有年所，明之将士，至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义者乎？非阵亡于我军，即受戮于尔主。军机一失，峻法随之，良将劲兵，殆将尽矣。将军知此，何为昧于从事，蹈覆车之辙哉！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力功名，倘我国家蒙天眷祐，南北两都，皆为我有，蕞尔宁远，岂能独立乎？将军试思之。

二十六日（3月16日）

3 罗洛宏以罪削爵。罗洛宏，和硕礼亲王代善之孙，克勤郡王岳讬之子，封多罗贝勒。先是，甲喇章京席尔丹等首告贝勒罗洛宏：当敏惠恭和元妃丧时，罗洛宏在锦州，令雅尔代吹弹为乐。我军围松山（辽宁省锦县西南），又擅遣军士四十二人回家。又向布善车尔布言，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肥马华屋，而我之兵马何独羸瘦？布善车尔布应云：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罗洛宏又有其他劣迹种种。下法司，审实，罗洛宏应革贝勒爵，罚银三千两，夺所属人员。谕命罗洛宏，革去贝勒爵，免罚银，并免夺所属人员。

未几，复封罗洛宏为多罗贝勒，仍管旗事，还给册文，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召罗洛宏，谕之曰：尔父屡获罪愆，因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为子，朕亦视之如弟，虽有罪

犯，及殁后犹追封克勤郡王，并加恩于尔，命尔为多罗贝勒，兼管旗务。尔乃不思率由善道，以辅国政，嗜酒作恶，致干国法。诸王、贝勒皆议革去多罗贝勒，人口籍没人官，朕又追念尔父，特行宽宥，复尔多罗贝勒，给还册命，仍命管旗事。自此以后，尔当敬慎修身，切戒饮酒，勤思善行，以裨益国政。若仍前嗜酒，行事妄乱，不但尔禄位人口不保，即置尔于法亦所不赦。至本旗所属诸臣，俱宜戒酒，仍劝勉贝勒效力赎罪，若不劝勉贝勒而嗜酒不止，定诛尔诸臣，将贝勒夫妇禁锢不宥。谕毕，罗洛宏及本旗诸臣无辞可对，皆叩首谢罪。〖2〗

4 是月，李自成破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市），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改襄阳（今襄樊市）曰襄京，承天曰扬武州，谋以荆襄为根本。又设官定爵，有权将军、制将军、威武将军、果毅将军等，置五营、二十二将，有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3〗自成驰驱中原，所过州县辄置之去，自渡江，遂有割据志。〖4〗

张献忠破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蕲州镇），夜梯城入，明日入城。令缙绅、孝廉、文学各冠带自东门入西门出，尽斩之。〖5〗

二月二十六日（4月14日）

5 禁建寺庙。皇太极谕礼部曰：前有禁令，除部册记载有名寺庙外，不许另行修建。如不遵前禁约，擅行创建修整者，或经部中查出，或被旁人及奴仆首告，治以重罪。其该管牛录章京、拨什库，亦罪之。

6 是月，清廷宴贡貂皮虎尔哈部落羌图里等，仍赐衣服、帽、靴、马匹、布匹等物。又赐贡貂皮虎尔哈部落精德里额驸等十三人衣服、帽、靴等物有差。

7 先是，清兵攻开州（今河南省濮阳市），自滑县（今河南省滑县东旧滑县）趋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市），至是掠山东寿光，攻德州，入武定（今惠民县）等地。清兵攻莱阳，明军击却之，已而置酒高会，或内应引敌，一夕陷。清兵遂出登（今蓬莱市）、莱（今莱州市）合军。〖6〗

8 明京师大风霾，夜震西长安街石坊，天津城门自开〖7〗。

三月二十八日（5 月 15 日）

9 清国更定六部处分条例。

10 是月，清兵攻山东德州不克，往西北。别部陷武定州。

11 李自成杀罗汝才，并其军。自成不好酒色，甘粗粝，与部下共甘苦，而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汝才善战，自成善谋，两人相助如左右手。自成兵强众附，有专制心，独忌汝才，至是将其缚而杀之，兼其众数十万。〖8〗当是时，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首领降死殆尽，惟自成、献忠存，而自成最强，遂自称曰新顺王。

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

12 清军北归。先是，清兵略山东，还至直隶界，陷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兵破近畿。明诸援军亦随而北，终未敢一战。给事中熊汝霖因言：兵入墙子岭以来，南北往返，诸军谡随其后，如厮隶之于贵官，负弩前驱，望尘莫及。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崇祯帝深然之。汝霖又言：外县难民纷纷入都，不云被兵而云避援军。兵破霸州，未尝杀戮百姓；援军继至，遂无孑遗。朝廷岁费数百万金钱以养兵，岂欲毒我赤子！崇祯帝恶其语激，贬为福建按察使照磨。

及清兵至怀柔，明军邀战于螺山（今北京市怀柔县北），八镇兵皆溃，总兵官张登科等败殁。

时清兵久在内地，崇祯帝忧甚，大学士周延儒不得已请督师。崇祯帝大喜，降手敕，命断清兵归路，务期尽剿，无令生还。延儒遂进兵，驻通州，畏清兵势大，亦不敢战，惟与幕下客日日饮酒娱乐。时边墙毁坏，清兵以所掠子女金帛捆载出入如织，终无一矢相加。〖9〗延儒侦知，奏捷，加封太师。言官交章论列延儒受贿纵敌出边罪。崇祯帝以讹传不问。既而将其放归，寻赐死，籍家。

五月初五日（6月20日）

13 先是，图白忒部（西藏）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修聘问礼至盛京，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凡八阅月。至是，遣还。又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等同来使前往达赖喇嘛、班禅呼土克图、鲁克巴胡土克图、

红帽喇嘛噶尔马、昂邦萨斯下济东呼土克图、鲁克巴呼土克图、达克龙呼土克图、藏巴汗、固始汗处，致书各一函。〖10〗

14 是月，张献忠沿江而上，破汉阳、武昌（均属今湖北省武汉市），沉明楚王朱华奎于江，尽杀宗室。散楚府金赈饥民。遂称西王，改武昌曰天授府，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11〗

15 明廷命兵部右侍郎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12〗又立赏格：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仍世袭锦衣卫指挥使。〖13〗

六月十一日（7月26日）

16 征明清军还。清军之南下，自上年冬至是年夏，上月十一日奉命大将军贝勒阿巴泰奏：大军入明，克河间（属今河北省）、顺德（今邢台市）、兖州（今属山东省）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降州一、县五，与明大小三十九战，杀鲁王及乐陵、阳信等五郡王，暨宗室文武凡千余员，俘获入民三十六万九千名，牲畜三十二万一千有奇，以及金银缎布衣服等物，均籍数以闻。至是还至盛京。

十七日（8月1日）

17 以出征诸王俘获不均，谕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曰：此番出征，各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人获财物甚多，而各旗将士所获财物甚少，想各固山额真大臣等，各

让其本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多取，以致将士少获，开报归公之物反行减少耳。前武英郡王帅师往燕京，并睿亲王过燕京往山东时，归公财物，朕皆赐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及各官等，即少有所留，不过欲养新附之人，及给穷乏之民，以为国家经费之用，故皆寄之外帑，朕未尝私为己有，亦并不过于多取也。内帑积储，朕躬为节俭，用之有余，时时辄行赏赉，又加以两旗及包衣人等所获，岂虑不敷所用耶？尔该管各王、贝勒及旗下官员，当出兵之日，不识如何晓谕家人，而不均若此也。且前谕王、贝勒、贝子、公等将各所属新旧人等加意恩养，乃闻王、贝勒等，于近侍官员频频赐之以食，至旗下官员、守门护军及新附之人，竟不得沾恩养，如此甚为失宜。嗣后尔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子新旧人等，谁爱养有方，谁漫不抚恤，朕必加详察。其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及近侍护卫等，各宜启迪其主。有因不沾恩养自行陈诉者，所告果实，该管王、贝勒皆坐罪，若系骑兵，将该管固山额真一例治罪；若系护军，将该管护军统领一例治罪。

二十三日（8月7日）

18 究重役困民罪。皇太极至御马厂，见部臣役遣民夫修治道路，不分高下皆增土培高，又前因盛京居民稠密，敕工部区别散处以弭火灾。至是谕群臣曰：国有差徭，民力疲敝，皆由工部所致。如修治道路不过培下就高取其平坦而已，乃不论高下概行培筑，重困民力，甚为扰累。至于民房稠密之处，不即量行拆毁，布置均匀，乃只揭取数椽而置之，小民何以安居？尔等其究治之。于是诸臣勘奏，

命坐工部承政萨木什喀等应得之罪。寻以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奏言：时届秋禾成熟，改造庐舍恐妨收获，且贫民力薄势难兼营，恳暂停工作，俟禾稼登场农功既毕，来岁春和再行修造。得旨：所奏是，时方收获，改建房屋即停止，其有力之家自能修盖者听，无力者不必催督，俟来春农隙再行修造。〖14〗

二十七日（8月11日）

19 谕兵部定军律：凡行军之际，克城多而我兵俱全者为上，克城多而我兵稍有损伤者为中，至克城少而我兵大损伤者为下，宜罪之。

翌日，又谕户、兵两部清查蒙古壮丁，编入佐领，俱令披甲。谕曰：各旗所有伊苏忒、喀喇车里克部之闲散蒙古毋得令其隐漏，户部宜清查人丁编入牛录，兵部再加查核，俱令披甲。其现在满洲旗下察哈尔、喀尔喀等部蒙古，亦当查其壮丁增减，勿令混匿。至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下闲散蒙古，亦编成小旗，设护军校管辖之。

七月初七日（8月20日）

20 征虎尔哈部师还。本年三月十七日，遣护军统领阿尔津、哈宁阿等率将士往征黑龙江之虎尔哈部，所向克捷，攻克波和里、诺尔噶尔、都里三处，又招降小噶尔达苏、大噶尔达苏（今俄罗斯境结雅河支流布东达河口北岸）、绰库禅、能吉尔四处，并籍俘获户口数目自军中奏报。至是还，命将归顺男子一千四十九人按丁披甲，编补各旗缺额者，其余俘获分赐出征将领，其从行军士、厮卒及阵亡

被伤者分别赏给银两有差。

21 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公等曰：服用之物定有品式，珍贵之资不宜暴殄，尔等与其以黄金装饰雕鞍鞒辔，过于奢华，何如以黄金制为应用器皿。盖器皿之金，犹可济用，妆饰之金，终归无益也。况妆饰鞍辔已多，往往置之不用，即外藩得之者众，亦不珍重。凡物皆以相称为尚，所造鞍辔，各宜循分，切勿妄作，委之无用。

22 又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第宅制。〖15〗

十一日（8月24日）

23 吏部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失误朝会处分例。凡常会之期有一次不到者，亲王罚大牛一，郡王罚中牛一，贝勒罚中次牛一，贝子罚小牛一，公等罚大羊一；如奉上命传集不至者，坐以应得之罪；若借称有事失误朝会及懒惰者，送法司从重治罪。

寻命礼部定外藩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时与在内诸王、贝勒、贝子、公相见礼。〖16〗

二十八日（9月10日）

24 改理藩院衙门为内三院。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奏言：皇上膺图御宇，抚驭臣民，凡礼乐制度昭垂万世。前奉旨命设内三院及臣等衙门，相邻不远，立朝侍班，咨商政事，皆圣心之所裁定也。近闻将内三院衙门移于理藩院之外。臣等思，内三院理合仍近臣院，宜将理藩院外移，盖三院系朝廷近臣，岂可远居？疏入，是之，命部臣改理藩院衙门为内三院，另建理藩院，近礼部衙门。

25 是月，皇太极赐黑龙江额驸巴尔达齐、公主及其从人宴六次，仍各赐鞍马、蟒服、缎衣、帽、靴、缎、布、银器等物。

26 时李自成在襄阳，张献忠惧其相逼，弃武昌趋湖南。寻破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长沙、衡州（今衡阳市），又陷宝庆（今邵阳市）等地。

八月初五日（9月17日）

27 豫郡王多铎与睿亲王不和，曾令苏三、纳木往吓多尔衮属下多拜云：尔遣多人采蜜，我必首告。多拜欲告于多尔衮，令苏三、纳木稍待，二人竟不待而回。事下法司质审：采蜜多人，原未奉禁，乃遣人扬言恐吓，藐视亲王，多铎应加倍坐以应得之罪，苏三、纳木应各鞭七十，又宜喇木擅以多尔衮牛用以祭神，应鞭一百，贯耳鼻。奏闻，谕命多铎坐以应得之罪。

28 先是贝子罗托与扎喀纳之妻私通，系乳母及格巴库妻勾引。又有男子名和尚者，亦从之往来。时马尔汉知之，因以银布等物与之，以杜其口。扎喀纳家高丽（即朝鲜）妇人与罗托家人敦拜谋欲首告其事，罗托阴杀之。又在锦州时获一蒙古妇人，匿之。至是，家人都塔里等七人首于法司，勘实，罗托应论死，原告出户。奏闻，以罗托悖乱违法，谕命宗室吴达海、巩阿岱、锡翰重挞之，并加幽禁；扎喀纳妻及引诱之乳母、格巴库妻、和尚，俱正法；马尔汉受贿徇隐，鞭一百、贯耳鼻；扎喀纳，免监禁，还其奴仆家财及满洲牛录，其马匹、甲胄、蒙古汉人牛录，俱不

准给，出禁后仍不许出边；以罗托家财牲畜人口俱归郑亲王济尔哈朗，或王自取，或分给公篇古、屯齐、屯齐喀，听王自便；其锦州隐匿蒙古妇人交户部收管；原告七人准出户。

29 又武英郡王阿济格患病已愈，家居不出，吏部察出送刑部。阿济格云，因议得穆图抢夺妇人事，睿亲王多尔衮繁琐不已，我故不出理事。及查多尔衮勘问得穆图事并未繁琐，已令准塔巴图鲁送之法司，阿济格实因畏暑耽逸，捏词饰过，阿济格应罚银三百两。奏闻，谕命阿济格坐以应得之罪。

初九日（9月21日）

30 皇太极卒。

皇太极（1592—1643），爱新觉罗氏。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母叶赫纳喇氏，蒙古叶赫贝勒杨佳努之女、锦台什妹。在位十七年。寻葬昭陵，上尊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

【考异】关于皇太极死因，记载不一。《清太宗实录》卷六五谓“无疾端坐而崩”，明末清初人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记“以痰疾殂于沈阳”，《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四则记为“暴逝”。又据《清太宗实录》上年十月至本年四月纪事，屡谓“圣躬违和”，说明皇太极卒前已患病且一再发作，恐非“无疾”。《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四本年四月初六日载：清人言于世子馆所，以皇帝病风眩，愿得竹沥，且要见名医。上命遣针医、药医等。可知皇太极曾患风眩，并用竹沥。竹沥主治化痰、去热、解烦闷。皇太极长年操劳过度，

难免痰火上升，头昏眼晕，患高血压病。此病加重，易患中风。其猝死之原因或在于此（《清太宗全传》，445 页）。

十四日（9 月 26 日）

31 睿亲王多尔衮会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定议拥戴福临嗣皇帝位。先是，皇太极卒，继统遂成当务之急。时两黄旗大臣主父亡子继，欲立肃亲王豪格。豪格，皇长子，时年三十四。豪格亦欣然受推举，遣固山额真何洛会、杨善等赴镶蓝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处，寻求支持。济尔哈朗表示赞同，年高德重之礼亲王代善亦倾向此议。然此议却遭多尔衮兄弟反对。两黄旗大臣策画拥立豪格时，多尔衮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已跪子多尔衮前，请即尊位〖17〗。代善子、郡王硕讬及孙阿达礼、罗洛宏均持此议。双方意见对立。

僵持四日，多尔衮召正黄旗大臣索尼，议册立事。索尼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明日晨，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护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气氛森严。

既而，诸王、大臣齐集崇政殿，再议嗣君事。代善以豪格系帝长子，当承大统。济尔哈朗附议赞同〖18〗。豪格谦逊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19〗。豪格既退，有人指其性柔，力不能胜众。立皇长子之议遂寝〖20〗。阿济格、多铎复请以多尔衮嗣位。多尔衮犹豫未允。多铎言道："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多铎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推辞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

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难胜此任。〖21〗

嗣君之议，久未归一，四周环立之两黄旗将领已迫不及待，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代善见状，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起身退去。多铎亦愤然而退，其余诸王皆默无一言。终由多尔衮打破僵周，对两黄旗大臣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即豪格）即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按应为第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即八旗）军兵，吾与右真王（即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22〗遂定议：同心拥戴福临嗣皇帝位。

32 诸王、贝勒公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诸王及辅政二亲王均为此誓告天地。诸王誓曰：我等如有应得罪过不自承受，及从公审断又不折服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二辅政王誓曰：我等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十六日（9月28日）

33 多尔衮缢杀阿达礼、硕讬。先是，诸王宣誓毕，郡王阿达礼、硕讬与代善密言曰："今立稚儿，国事可知，不可不速为处置。"代善曰："既立誓天，何出此言?更无生他意!"〖23〗阿达礼遂往谓多尔衮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硕讬亦遣吴丹至多尔衮所，谓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己谋，请王"自立为君"。阿达礼、硕讬又往视代善，贝勒罗洛宏同行，曰："众已定议立和硕睿亲

王矣，王何嘿嘿!”代善怒曰：“何为再发妄言，祸必立至!”〖24〗遂将其事谕知睿王，言词迫切。

至是，代善、多尔衮宣其谋于众。将阿达礼、硕讬裸缚至衙门，定以“扰政乱国，以叛逆论”罪，缢杀之。阿达礼母、硕讬妻以“结党助逆”及“同谋”吴丹，均处死。罗洛宏以不知情，免罪。大学士刚林，免罪，拨入正黄旗。大学士范文程，拨入镶黄旗。籍阿达礼家，给礼亲王代善。籍硕讬家，给睿亲王多尔衮。阿达礼弟勒克德浑、杜兰，给肃亲王豪格。

二十三日（10月5日）

34 多尔衮以宗室巴布海夫妇造匿名帖陷害谭泰，杀之。先是，有投匿名帖谋陷固山额真谭泰者，被公塔瞻母家高丽妇人所得，言于包衣达哈纳。达哈纳报告其主、公塔瞻及谭泰。谭泰、塔瞻遂启报于诸王。王等令法司审讯。高丽妇人供称帖乃宗室巴布海家太监所给。于是，定巴布海夫妇及子阿喀喇造匿名帖陷害谭泰罪，处死。诸王皆曰：“人命至重，杀之似过。”多尔衮曰：“此而不诛，后患难防。”不听而缢杀之〖25〗。放纵高丽妇人之塔瞻母、为主母巴布海妻隐讳之蒙古妇人、不承认曾给高丽妇人匿名帖之太监，均弃市。籍没巴布海家，一半入官，一半给谭泰。

二十六日（10月8日）

35 福临即皇帝位于笃恭殿，行登极大典，颁诏大赦，以明年为顺治元年。时年方六岁，将升辇，乳母欲同坐，

福临曰：此非汝所宜乘。不许。入殿接见群臣，顾谓左右侍臣曰：诸伯叔兄朝贺，宜答礼乎，宜坐受乎?侍臣对曰：不宜答礼。

九月十一日（10月23日）

36 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奉命率军载红衣炮及诸火器，征明宁远。

十五日（10月27日）

37 遣官颁即位诏于朝鲜及外藩蒙古。以太宗遗诏减朝鲜岁贡。

十七日（10月29日）

38 从厄鲁特蒙古固始汗之奏请，诏准邀达赖喇嘛至盛京讽诵经文。

39 是月，李自成败明督师孙传庭于襄城（今属河南省）。先是，自成据有河南、湖北十余郡，营襄阳而居之。集牛金星等议兵所向。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自成纳顾君恩策，先回师趋陕西，建立基业，然后旁掠三边，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无一失。〖26〗自成遂尽发大军，俱会于河南。督师孙传庭分兵防御，朝议日日督战，不得已八月十日率师出潼关（今陕西省潼关县北）。至是，被自成军大败于襄城。〖27〗

十月初三日（11月13日）

40 济尔哈朗、阿济格往征宁远，自军中奏报战绩，已

拔中后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奏称大军二十三日抵中后所，二十四日傍晚移军城北，填平壕堑，以云梯、挨牌及红衣炮急攻之。明日城颓，明军奔溃，拔其城。擒斩明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等二十余员及马步兵四千五百余人，俘四千余人。获驼马牛羊金银等物无算。又分兵往略前屯卫（今绥中县西南前卫）、中前所（今绥中县西南前所）等处。

初十日（11月20日）

41 济尔哈朗、阿济格自军中奏捷：已拔前屯卫、中前所。奏称：九月二十八日，大兵自宁远卫进发，次日抵达，是夕于城西发炮攻之。十月一日午刻拔其城。斩明总兵李赋明、袁尚仁及副将、参将三十余员，兵四千余级。俘获二千余人，驼马炮火等物无算。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布善率将士至中前所，明总兵黄色闻前屯卫陷乃弃城而遁，遂拔该城。俘获千余人，并驼马火器诸物。

二十八日（12月8日）

42 多罗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诸王、贝勒、大臣审讯，得实。罚多铎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其事不发，罚银三千两。

43 是月，李自成破潼关，明督师尚书孙传庭战死。自成连破华阴（今属陕西省）、渭南（今渭南市沈河东）、华（今华县）、商（今商州市）、临潼（今属陕西省），直取西安。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百姓见自成黄龙纛，

咸伏地呼万岁。

十一月十日（12月20日）

44 令固山额真刘之源、吴守进同梅勒章京金维城、曹光弼率将士赴锦州铸造红衣炮。

45 是月，张献忠破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为左良玉所败。李自成破延安，改为天保府，又连下渭北诸地，北至榆林，西至陇右。

十二月十五日（1644年1月24日）

46 命梅勒章京俄罗塞臣、巴笃礼统将上征黑龙江。

47 罢诸王、贝勒、贝子等管理部院事务。摄政二亲王传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曰：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政，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我二人当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责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置我等于六部时，曾谕：国家开创之初，故令尔子弟辈暂理部务，俟大勋既集，即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摄政，欲概行停止。止令贝子、公等代理部务。诸王、大臣皆以为然，复定议：贝子、公等管理部务亦一并停止。子是，除原在部之贝子博洛、公满达海不令卸事外，其余王、贝勒、贝子俱罢管部务。

48 是月，李自成遣前锋东入山西，西破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张献忠破建昌（今江西省南城县）、抚州（今

属江西省）。

49 是年，俄人波雅科夫率远征队侵黑龙江达斡尔地区，遭痛击。六月初十日（7 月 25 日，俄历 7 月 15 日）俄国雅库次克统领戈洛文获悉，黑龙江达斡尔地方盛产银矿，乃遣文官波雅科夫，率远征军一百三十二人，携火器从雅库次克出发，向黑龙江挺进，寻找新土地及银矿。十月，越外兴安岭，入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结雅河），寻抵乌姆列坎河口附近达斡尔人居地。始得知：该地不产银，而银器、缎匹诸物皆运自汗处（指清朝皇帝），居民则向汗纳贡。波雅科夫乃迫其人供粮，并诱两名头人出寨，扣为人质。及获索要之物，复强行入寨。达斡尔人大怒，毙俄人九，余者仓皇走。波雅科夫回至乌姆列坎河冬营，觅粮无处，令食所杀异族人尸。黑龙江人遂称其为“吃人恶魔”。〖28〗

〖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507 页。

〖2〗《清太宗实录》卷六四。

〖3〗《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4〗《崇祯实录》卷一六。

〖5〗《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七《张献忠之乱》。

〖6〗《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7〗《崇祯实录》卷一六。

〖8〗《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9〗《崇祯实录》卷一六。

〖10〗《清太宗实录》卷六四。

〖11〗《明史》卷三百九《流贼·张献忠传》。

〖12〗《明史》卷二六二《孙传庭传》。

〖13〗《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14〗《皇清开国方略》卷三一。

〖15〗《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三。

〖16〗《皇清开国方略》卷三一。

〖17〗《清世祖实录》卷二二。

〖18〗《清世祖实录》卷四。

〖19〗《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

〖20〗《清世祖实录》卷四。

〖21〗《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22〗《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

〖23〗《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

〖24〗《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

〖25〗《沈阳状启》癸未年九月初二日。按：该书记云："密闻近日传说之言，则皇帝高山（又译固山，即旗）执权将领等若干人阴谋不轨。有人投匿名帖于九王（按指多尔衮）家。王物色跟捕其投书之人而诘之，则其所援引乃前帝之孽兄与孽弟也。"所称"孽兄"不知系何人，但巴布海是努尔哈赤第十一子，正是前帝（按指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之"孽弟"。可知与《清实录》所记为一事。且不论投帖于多尔衮家还是谭泰（多尔衮之亲信）家，最可注意者，即所谓"皇帝高山执权将领等（两黄旗大臣）若干人阴谋不轨"事。这可能危及多尔衮辅政地位。惜限于史料，难得其详。所谓案犯被获后，多尔衮竟置诸王"人命至重，杀之似过"之意见于不顾，独断专行，下令立即缢杀。说明这不仅是疑案，可能还是冤案。

〖26〗《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

〖27〗《明史》卷二六二《孙传庭传》。

〖28〗据〔俄〕古文献委员会：《历史文献补编》二卷 50—59 页，转引自《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11—16 页，《沙俄侵华史》一卷 91—95 页。

清通鉴　卷一

顺治元年　（明崇祯十七年）

甲申　公元1644年

正月初一日(2月8日)

1 清廷定都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顺治帝福临诣堂子行礼〖1〗。还宫受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及外藩蒙古朝贺，以大行皇帝宾天未久，停筵宴，免上表，令和硕礼亲王代善勿拜。

2 禁诸王、贝勒收受外国馈送礼物。先是，朝鲜国王李倧遣使上表贺元旦、贡方物。并附馈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礼物。至是，多尔衮谓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曰：朝鲜国王因吾取江华岛〖2〗时保全其妻子，故常以礼物来馈，较诸王独厚。向曾以此奏闻先帝，先帝命受则受之。今我等辅理国事，谊无私交，且子外国有馈者，受

则滋扰，不止一朝鲜也。此等馈遗永行禁止如何？众人咸以为然。遂定议：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

3 李自成于西安称王，旋分兵入晋豫。上年六月，自成遣使通好于张献忠。献忠乃逊词以答，约定彼此为援，互相攻取。从此，自成无后顾忧。移兵北向，入陕西。十月初，连破潼关、临潼，取西安。分别遣将四出略地。十二月，陕西三边之地悉定。始挥兵东进，遣刘芳亮率军东渡黄河攻入山西，破平阳府(今临汾)，兵锋直指太原。山西披靡，京师震动。

至是，建大顺国，称大顺王，颁甲申历，改是年为永昌元年，铸永昌钱。以牛金星为丞相、宋献策为军师。更定六政府，增设尚书各一人，侍郎各二人。以宋企郊、杨建烈、巩焴、喻上猷、陆之祺、李振声为六政府尚书。开科取士，废八股文，改用散文，设五等爵，大封功臣。于是分兵两路大举攻明。一路为自成亲统，拟东渡黄河，入山西。另一路令刘芳亮等率军由平阳，越太行山，出豫北。

4 明崇祯帝视朝，朝班紊乱。时京师文臣寓所皆在西城，朝班则列于殿廷东侧；武臣寓所皆在东城，朝班则列于殿廷西侧。是日，崇祯帝视朝最早，立班者止锦衣卫一人。钟声已绝，仍无至者。锦衣卫奏称：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应令再鸣钟，开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帝乃下谕鸣钟勿歇，门勿闭。久之仍无至者，帝颇不怿。时文武大臣陆续自东西长安门入，知帝已临朝，恐冒渎视天颜罪，皆不敢经中门，遂呈文官入武班，武官入文班之错乱景象。既散朝，阁臣以库藏已虚，

外饷不至，奏请皇上用内帑。帝默然许久，方曰："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语毕，泪下。清人徐鼒曰："往者癸未(1643)之岁曾误朝班矣，胡未期年而再失乎！亡国气象，于斯见矣。"〖3〗

初三日(2月10日)

5 明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议南迁。明睿向帝密奏，极言农民军气势颇炽，已逼近京畿，无可阻挡。当此危急存亡之时，救难图存之策惟有南迁。帝顾四周无人，谓已早有此志，以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明睿乃密陈南迁步骤，复奏请速发内帑犒军，谓留之大内，不过朽蠹。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帝命户部措置。明睿又奏言：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帝乃密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视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并准天津巡抚冯元飚以漕舟三百艘待命之请。〖4〗

初十日(2月17日)

6 增锦州驻防。清廷命梅勒章京李率泰统将士按时轮换驻防锦州，并遣来达哈巴图鲁领兵永驻锦州。

7 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往迎五世达赖喇嘛。崇德六年（1641），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及顾始汗共商与清通好，以伊拉古克三（赛青曲结）活佛为专使，前往盛京。伊拉古克三抵盛京，皇太极盛情礼遇之，留住八阅月。遣还时，隆重送行。顾始汗遣使至盛京，奏称达赖喇嘛功德甚大，应延请至京，讽诵经文。至是，乃有遣

使往迎达赖喇嘛之举。

8 多尔衮居摄政王之首。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曰：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应照前例行。

初，太宗皇太极暴卒之际，清廷内为拥立新君各执己见，寻经妥协拥福临继位。以济尔哈朗、多尔衮二人辅理国政，称辅政王，济尔哈朗排名在前。至是，多尔衮之名列摄政王之首。

二十六日(3月4日)

9 明遣辅臣李建泰率师出征大顺军。

先是，崇祯帝临朝而叹，问阁臣曰："贼强兵弱，饷又罄尽，何策得全?"东阁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家资百万，应声曰："主忧如此，臣敢不竭驽力，愿驰至太原，出私财购死士，倡率乡里，十万之众可集。"帝闻之甚喜，曰："卿行，朕当仿古推毂礼，亲饯郊外，不敢轻也。"

是日，建泰出师，帝亲于正阳门外赐宴饯行，以金杯斟酒，亲递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乃以三金杯赐之。又赐亲撰手敕。建泰为之感泣，誓以死报。此行授凌駉职方主事为监军，郭中杰为中军旗鼓，西洋人汤若望随行，修火攻水利。〖5〗

建泰出都，即传闻山西烽火甚急，家乡将陷，因迟行。每日只行三十里，师次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营兵逃亡者三千余人。行至广宗，绅衿守城不纳，猛攻三日，破之。

杀乡绅王佐，笞知县张弘基。初，建泰受宠命，以有家产可佐军需，旋闻家乡已破，乃进退失措，滞留畿南。

二十七日(3月5日)

10 清廷遣使致书李自成农民军共谋中原。其书曰：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先是，蒙古鄂尔多斯部济农、善达遣人急报：中原流寇发展迅猛，陕西郡县悉为攻陷，现已渐逼边境。清廷遂于是日遣使出发。三月三日方抵陕西榆林，将书递与农民军榆林守将。

二月初一日(3月9日)

11 明崇祯帝视朝，得大顺军传檄，檄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顺天会同馆暂缴。〖6〗举朝失色。

二月初八日(3月16日)

12 遣官祭先师孔子。是日丁卯，乃本月上丁日。初，自唐以降，历朝尊孔，每年以二、八月上丁日遣官祭孔子，相沿成制。皇太极于登极改元之崇德元年(1636)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祭孔，开清朝首祭之例，然无定制。是为顺治改元之首祭，后成制度。

13 大顺军克太原，颁诏书传檄远近。本月初，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入山西，破蒲州(今永济县西)，下汾州，

抵太原城下，强攻三日，至是乃克。颁诏布告天下。诏书中指称明朝："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7〗

十三日(3月21日)

14 明崇祯帝下罪己诏。命各直省抚按官亟饬所属有司，不得擅加羡耗，蒙混私征，及滥罚淫刑。草泽豪杰之士，有能恢复一郡一县者，便与分官世袭。即陷没胁从之流，有能反正率众来归者，准与赦罪立功。若能擒斩闯、献者，仍予通侯之赏。诏书空言无实，且为时已晚。史家谈迁曰："当其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朝廷好负人！"〖8〗

二十六日(4月3日)

15 明廷以魏藻德、方岳贡为文渊阁大学士。魏藻德，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崇祯进士，累官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方岳贡，湖广谷城(今属湖北)人，天启进士，累官至副都御史。至是，进藻德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练，往天津。进岳贡户部兼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练，往济宁。均为南迁事之准备。既而，复撤前令。或传李自成已南下，故止之。〖9〗

二十八日　(4月5日)

16 明廷诏征天下兵马勤王，召对群臣议南迁不决。

左都御史李邦华与左中允李明睿建言南迁。朝臣中倾向南迁者虽不乏人，惟多明哲保身，知而不言。邦华于此，深怀不满，疏中因有辅臣知而不敢言之语。

至是，帝召对群臣于平台。事先私语首辅大学士陈演曰："此事要先生一担。"演默而不答。帝手持邦华疏忿然召阁臣进前曰："宪臣密奏，劝朕南迁。"并问疏中所谓"辅臣知而未敢言"者系指何事。演遂将明睿诸人所请奏对，然不谈己见。帝曰："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大学士蒋德璟曰："太子监军，亦万世计。"崇祯帝曰："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次日，帝召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面诘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事如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所谋如此！"〖10〗南迁之议遂寝。

17 明议弃关外之地，徙吴三桂入卫，不果行。

农民军既入山西，明兵屡败，而宁远总兵吴三桂余兵尚多，崇祯帝以可否抽调五千精兵往山西助剿，命阁臣核议。首辅大学士陈演等以吴三桂仅有之精兵一撤，关外土地势将不保，皆以弃地为非策，且恐日后追究弃封疆之罪，不敢主其议。事遂迁延不决。

至是，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及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等具疏上奏，请弃山海关外诸城，召吴三桂率兵入卫京师。帝将其奏出示阁臣陈演、魏藻德。陈、魏等愕然视之，不敢对答，惟奏请以三桂之父吴襄入朝为中府提督，召见计议。

帝召吴襄，咨以弃地守关策。襄初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相答，继言如徙三桂入卫，必筹饷百万方可。帝下捐助令，鲜有应者。而群臣言人人殊，弃地撤兵之议遂搁置不行。〖11〗

三月初三日(4月9日)

18 明再议南迁，终作罢。崇祯帝召对平台，以大学士李建泰上疏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事，谕阁臣曰：李建泰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范景文等不敢言。帝复问战守事，众臣默然无以对。帝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言毕，忿然拂袖而起。〖12〗

初五日(4月11日)

19 李建泰卧病河间府。城破军溃被执，乃降于大顺军。

初六日(4月12日)

20 明廷弃宁远，召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卫。大封诸将，诏封吴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均加级有差。是日，又征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刘泽清不奉诏，率兵大掠临清南下。

初十日(4月16日)

21 明崇祯帝以公私帑币如洗，因议输助。本月初六日，

会议筹饷：凡在狱犯官皆可充饷赎罪，凡勋戚世臣及大小诸臣各捐助饷银者，皆能加爵谕奖。至是，按籍令勋戚太监助饷，上等以捐三万为准。应者寥寥。合百官及勋戚太监所捐，仅得二十万两。无异杯水车薪。诸臣又议令京师前三门巨室富豪输粮，因巨室不乐而止。〖13〗

十一日(4月17日)

22 明崇祯帝再颁罪己诏，允罢三饷，“一切不便于民，尽行革去，与天下更始。”又宣布除李自成一人不赦外，一切投诚者悉赦前罪。〖14〗诏旨下颁，未有收效。时人陈济生曰：所颁之诏“即贼心腹牛金星等，尚许其反邪归正，除凶自赎。宽政已甚，然无益也。”〖15〗

十九日(4月25日)

23 大顺军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明亡。

大顺军势如破竹。三月七日，明大同守将姜瓖献城迎降，次日，监军太监杜勋、总兵王承胤以宣府降。大顺军乘胜进军，十五日抵居庸关，收降总兵唐通，十六日下昌平，十七日兵临北京城，环攻九门。明三大营皆溃，火器巨炮俱为大顺军所有。遂以炮攻城，轰声震地。明君臣莫知所措。自上月二十八日颁诏天下勤王，三月六日征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卫，然迄无勤王兵至。京师岌岌可危。十七日，帝召文武各官，君臣相向泣，束手无计。十八日再下罪己诏，再申尽免加派三饷。下亲征诏，决定率军突围出城。召驸马巩永固，令其以家丁护太子南行。对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当贼?”〖16〗

议遂罢。帝急令秉笔太监王承恩速整内员以备亲征。然得报各门紧闭无法出城，又报守城太监曹化淳已献城投降，突围出城事又作罢。已降大顺之太监杜勋、申芝秀，奉命缒入北京城，直入皇宫，陈明利害于崇祯帝，盛称大顺军人马强壮，锋不可当，促其好自为计，劝逊位。帝怒斥之〖17〗。至申刻，彰义门已为内应者所开，大顺军入外城，并连发炮火、架云梯猛攻内城。帝急召阁臣寻求应急策，已无应者。当夜，帝难以就寝，携王承恩登宫后煤山(即景山)，望见全城烽火蔽天，乃徘徊许久。忽见正阳门悬挂白灯三盏，此乃危急信号，知内城将破。急回后宫迫后妃自尽，遣太监送太子及二皇子出宫躲藏。手执三眼枪，由十数名内监护卫，乘马出宫，拟单身突围。然城门坚不可启，无奈返宫。时已届凌晨。

帝急赴前殿，亲手鸣钟召集百官，无一至者。知大势已去，乃再登煤山，拂晓时自缢于寿皇亭下。随身留遗诏两份。其一曰：朕自登极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其二曰：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是日凌晨，东直门先破，光时亨首降。时人马喧嘶，城中鼎沸，德胜门、齐化门、阜城门、宣武门、正阳门同时俱开。大顺军入内城，守城明兵纷纷倒戈降。刘宗敏、李过等率数千骑由正阳门入，京师百姓设香案以迎。大顺军遍贴安民榜云："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午刻，自成服毡笠窄衫，骑乌驳马，牛金星、宋企郊、喻上猷、黎志升、张璘然五骑随后，率大

队由德胜门进城。自成登皇极殿，金星檄召故明百官，定于二十一日朝见。大顺将领，多据明勋贵宅第。宗敏据都督田弘遇第，李过据都督袁佑第，谷可成据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

城破之际，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刑部侍郎孟兆祥等文臣二十人及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等武臣四人，皆自杀殉死。〖18〗

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明末代皇帝，光宗朱常洛之第五子，熹宗朱由校之弟。天启二年（1622）就封信王，七年（1627）八月继皇帝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时太监魏忠贤擅权跋扈，阉党势盛横行。面对朝政混乱，危机四伏之时局，乃锐意振作，拨乱反正。首先逐杀魏忠贤、客氏，毁《三朝要典》，钦定逆案，追治阉党，起用东林党人，亲理政务，惟才是举，反对植党相倾，严禁官员贪污，整饬兵备。一时之间政治有所起色。然朝臣结党之风已成，党争政争不断，遂倚靠宦官，复加信任，使之典兵预政。其性多疑多猜，刚愎自用。崇祯三年（1630）冤杀蓟辽总督袁崇焕，致使后金得势，边事日坏。为镇压农民起义，对付后金兵之进逼，除继续征收辽饷外，复增派剿饷、练饷。国势愈加不支，乃屡下“罪己诏”，然口惠而实不至，国内诸多矛盾愈演愈烈。施剿抚无效，行议和不成。于战场频换主将，于朝中屡更阁臣，在位间内阁大学士竟前后易置五十一人。国势衰微，政治腐败，终至不可收拾。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城时，自杀身死。葬田贵妃墓，明亡。五月，治以帝礼安葬，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陵曰思陵。后改谥庄

愍皇帝。南明弘光政权上庙号为思宗，后改毅宗。

二十六日(5月2日)

24 大顺军追赃助饷。

二十一日晨，明大学士陈演、成国公朱纯臣等率文武官员二千余人，各具职名上表劝进。为大顺政权录用，分别授以京职及外派者共七百余人，陆续逮捕拘禁千余人，其中将勋卫武臣五百余人处斩。勋贵、大臣及文武官员八百余人悉押至刘宗敏等处，自是日起，严加审讯，追赃助饷。

同时备刑具，施酷刑，以次论赃。规定：内阁大学士交赃银十万两，部院京堂锦衣帅交赃银七万两，科道官员五万两、三万两，翰林一万两，部属官员以千两计，勋戚显贵无定数。大学士、六部尚书如魏藻德、陈演、方岳贡、沈维炳、金之俊、王鳌永等均受刑。刘宗敏刑拷大学士魏藻德时，斥责道：尔居首辅，何以致乱？藻德答：本是书生，不谙政事，兼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宗敏大怒：汝以书生擢状元，不三年为首辅，崇祯有何负汝，诋为无道！呼左右打其嘴数十，益加拷掠，凡六昼夜，夹脑至裂而毙。施刑追饷，共征银七千万两。以“贪者刑之”，所拷有金银累万者，亦有无辜及难者，十余日中受刑毙命达数百人。以李自成之言，拷掠之事乃止。被系者，无论输银多寡，一概放之。〖19〗

25 大顺刘宗敏、牛金星率诸臣、耆老于午门匍匐上表劝进。其表文有云“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考异】当时谣传此劝进文为金坛人周钟所撰，故其后南明弘光朝定‘从逆’诸臣罪，以周钟为‘谋反大逆’。其事实无根据，特吴伟业为周钟辩雪曰：“此元末红巾之语，载之《辍耕录》者，乃以之入爰书，行大法不亦诬乎！”清朝史学家夏燮撰《明通鉴》，亦认定此表文之假，故谓“其全文实不足录”（《明通鉴·附编》卷一，附记一，上）。

26 李自成宽容张家玉。时大顺政权悉令明进士投职名，效力新朝。惟癸未（1643）庶吉士、广东东莞人张家玉不受。其《陈情书》云：“前朝明翰林院庶吉士张家玉谨百拜，称贺大顺皇帝陛下，陈情左右：君王既定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故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若家玉者，忠孝人也，君王固当宾礼之而不臣，且比例于晋陶处士，旌别其门曰‘明翰林庶吉士张先生之庐’，庶不伤人臣子之心，不辜尔苍生之望。不然，临之刀锯，设以鼎俎，家玉则形影相笑，从容而乐蹈之，耿耿此心，誓无后悔。”其《荐人才书》请赠恤明死难忠臣范景文、周凤翔等，隆礼节义之士刘宗周、黄道周等。自成召见之，长揖不跪。自成笑而容之，曰：“我定要尔做官。”家玉曰：“我定要不做官。”并数自成十大罪。家玉遂被缚于午门外，军师牛金星遣人说降，且以极刑相威胁，仍不为所动。自成叹曰：“吾杀此辈多矣，临刑澌战不能作一语，未有若此人者。”竟释之。〖20〗后自成东征吴三桂，家玉乃乘间得脱。

【考异】诸书于张家玉之行事，记载互异，或称其因被胁“磔

其父母”而“跪请求免”，遂仍为庶吉士。“父母在岭南，家玉遽自屈，人咸笑之。”（《明史》卷二七八）“家玉父母在广，乃云为二亲屈，有识者笑之。”（《流寇志》卷十）或谓李自成因张家玉不降，乃令悬挞之，至“皮开血迸”。家玉父母既远在广东，农民军何能以磔刑相威胁，可见张家玉降李自成之说不确。

二十九日　（5月5日）

27 江淮始知京师失守，明漕抚路振飞誓师。南京戒严。〖21〗

四月一日　（5月6日）

28 废豪格为庶人。先是，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其主和硕肃亲王豪格曾向其言曰：“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睿亲王。夫睿亲王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又曰：“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设不克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多罗豫郡王曾语我云：和硕郑亲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何洛会等因肃亲王言词悖妄，力谏不从，恐其乱政，特此讦告。于是二摄政王及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等会审俱实，遂幽禁和硕肃亲王。既而以其罪过多端，姑置不究，乃加释放。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以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等“附王为乱”，皆弃市。

29 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誓师勤王。初，史可法获悉大顺军正包剿京师，乃与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

程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等集议，于是日誓告天地，驰檄勤王。并率众渡江次于浦口。既而闻京师已陷，乃痛哭，倡议提兵北上，“讨贼复仇”。众臣僚以国不可一日无君，应先择君以定南都，可法遂还南京。

初四日 (5月9日)

30 大学士范文程上摄政王启，建议进取中原，任贤抚众，申严纪律，秋毫无犯。

先是，清廷决定趁大顺军向北京发起攻势，明朝土崩瓦解之时，再次统兵入关劫掠。为此，摄政王多尔衮急召正在盖州(今辽宁省盖县)汤泉疗养之范文程决策，文程疾趋盛京〖22〗。至是，上摄政王启，启曰：

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

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

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遐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31 吴三桂袭击大顺军，占据山海关。三桂，字长白，明总兵吴襄之子、祖大寿之甥，江南高邮(今属江苏)人。初以武举承父荫，累擢至辽东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进封平西伯，召其火速入卫。三桂率军民五十万，迟迟其行，十六日至山海关，二十日抵丰润，得知京师已于前一日为农民军攻下，乃顿兵不进，旋回师山海关，徘徊观望。

时，李自成正极力招降原明朝文武官员，各镇将皆降，三桂道远未通。自成乃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各将遵命纷纷致书三桂，王则尧遣使持檄召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唐通"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23〗。三月底，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银四万两前往山海关犒师，另遣师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赏三桂，并有封三桂为侯之敕书一通，促其进京。同时派大顺兵政权左侍郎左懋泰与唐通一道协守山海关。三桂父吴襄亦奉命致书其子，劝归降。三桂终于欣然受命〖24〗，遂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二十八日率全军为崇祯帝后缟素举哀以示不忘明朝，将山海

关防务交付唐通接管。四月初率军数万向北京进发投靠自成。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恐等语。

军至永平，忽闻父吴襄以追赃受刑将死，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掠去，不胜发指，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25〗当即率师疾归山海关，攻大顺守军。守将唐通猝不及防，死伤惨重，仅率八骑逃回北京。三桂遂据山海关，斩自成所派使节，并致书吴襄，誓与大顺政权决绝。大顺军因政策失当，招降三桂之努力终归失败。而三桂为一己私利，投靠清朝，诚如诗人吴梅村所云："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初九日(5月14日)

32 摄政王多尔衮奉命统率大军，往定中原。清廷采择范文程议，决策进兵。初七日，出师祭告太祖、太宗。初八日，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敕云：朕年幼冲，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至是，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喀、博和托、续顺公沈志祥、朝鲜世子，暨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诣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毕，统领满洲、蒙古兵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鸣炮启行。

十三日(5月18日)

33 多尔衮等获悉北京已为大顺军攻下，召见明降将洪

承畴，咨以军事。承畴自屈膝清廷，数年未见任用，且遭软禁，不得任意出入〖26〗。至是，奉命上启曰：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

34 李自成得报，所派使臣为吴三桂所杀，大怒。既而三桂兴兵复仇之移檄，尽传近京一路。自成深感事态危重，决意亲征。为免后顾忧，杀陈演等故明降臣六十余人于东华门外。命牛金星以兵二万守北京，自与刘宗敏、李过等率军六万，并携崇祯帝二皇子及吴襄、张若麒，东征三桂。

【考异】关于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所率兵数问题，清官书记载为二十余万(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清史列传》卷八十；《八旗通志》卷一百四十；《明史》卷三百九等)，并多为后世所依凭(如《明通鉴》卷九十；《小腆纪年附考》卷五等)。实乃夸大之数。据当时多数私人著述，虽所载不尽相同，大致相差不远，有数万(《燕都日记》)、五万(《流寇志》卷一二)、六万(参见：《孤臣纪哭》；《四王合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罪惟录》卷三一)、十万(参见：《吴三桂纪略》；《定思小记》；《遇变纪略》)诸说，均未超过十万(至于《甲申朝事小记》卷三所言八十万及《明季北略》卷二十所言四十万，更是夸大不经之词，无足征信，但《明季北略》同时又言，自成所率先锋至关者为四万，可见数亦无多)。据此，商鸿逵认为，自成所率兵数不超过六万(《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陈生玺亦认为六万为出发之数(《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

之真相》)。此说接近事实。至于实际参战兵力，还应加上前此派往守关之兵，但数目不会太多。

十五日(5月20日)

35 清廷接受吴三桂乞降。

多尔衮率军行至翁后(今辽宁省阜新市境内)，遇三桂所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来乞师之书。书云："流寇逆天犯阙，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三桂受国厚恩，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又曰："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前来平乱。以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大学士范文程当即上书多尔衮：夺取中原，应乘此大好机会，全力以赴，攻击闯军。彼虽拥众百万，然天怒、士怨、民恨，有此三败之由，再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并建议止杀掠，得人心。谓"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为一改八旗兵丁惯于抄掠之风，解决其向无固定薪饷，军械马匹全靠自备之问题，又建议八旗兵丁各给两月饷。

多尔衮悉采纳之。当即传令锦州汉军携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明日兼程进。并因势利导，不言接受求助，只言

受降。次日师次西拉塔拉，覆书三桂。书云："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

【考异】关于吴三桂袭杀大顺兵据山海关及向清乞师之时间，各书多载为三月底，或记三月二十七日(参见：《流寇志》卷十；《明季北略》卷二十；《小腆纪年附考》卷四)，或载二十九日(《国榷》卷一百)，并多为后世诸书所遵依，此乃疏忽不察之误记。考吴三桂接受大顺军招降、反叛大顺军及向清乞师并非同时发生。二十七日为吴三桂接受招降并准备进见新主(李自成)之日，四月初向北京进发，途中得凶信(父遭执拷，爱妾被掠)，乃急撤军返关。四月初四日袭杀大顺军及使者，占据山海关。覆书其父亦当在此日。李自成获见三桂致父吴襄书在四月初八日。以上日期《流寇志》、《国榷》、《明季北略》等书皆有所载，斑斑可考。而三桂乞师当在李自成发兵东征即四月十三日前后，因清于十五日接到此书，而山海关至翁后以快骑联络，当不会多于二日。

二十二日(5月27日)

36 清于山海关重创大顺军。李自成亲征吴三桂，十七日至永平。欲藉所携崇祯帝二皇子及吴襄、张若麒等与三桂联系，争取其回心转意，终归失败。遂于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从西北东三面包围山海关城。山海关城之外各有城，其东西名东罗、西罗，南北名南翼、北翼。惟南翼城面临大海。西罗城则位向关内，前有石河，乃北京至山海关必

经之处。该日自辰刻起两军于石河西激战。苦战经日，日暮休兵，胜负未分。双方消耗巨大，吴军已困苦难支。当此之时，清军赶至。

初，多尔衮决定挥师入关，乃于十六日兼程进军，急行五日，抵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而三桂告急之书亦飞驰至。书称李自成率军自投陷阱，已至永平一带。“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多尔衮得书，下令星夜进发。昼夜疾驰二百余里，大队入马于二十一日日暮时齐集山海关城下。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率所部于山海关东北一片石地方与大顺军遇，彼此鏖战，大顺军损失数百入败退。多尔衮令全军稍息，蓄锐以待。

是日凌晨，三桂突围至清营，拜见多尔衮，彼此歃血定盟毕，多尔衮令其回，所部兵以白布系肩为号，示与大顺军相区别。三桂遂引多尔衮入山海关城。旋出兵与大顺军交战。多尔衮率军作壁上观。时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咫尺莫辨。战场位于山北横亘至海。三桂全军投入，因有清军为后盾，士气大增，然苦战经时，终不抵大顺军攻势，及午，吴军力竭，几不能支。多尔衮乃下出击令。事先集诸王大臣等曰：“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霎时，清兵突出，呐喊呼啸。适值狂风骤停，天宇清明。大顺军突见面前之兵竟乃发辫披甲者，惊呼：“鞑子来矣！”〖27〗自成猝不及防，挥盖先走。全军阵脚大乱，首尾不相顾，溃不成军。清军追杀四十里。自成遭此重挫，难整旗鼓，率残兵退至永平，旋起程急返北京。

清则反客为主。三桂剃发降清，封平西王。清廷下令山海关城内军民各剃发归顺。全军整装继进，直趋北京。又与诸将约：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并四处张贴告示传送檄文晓谕官民：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

二十八日(6月2日)

37 以洪承畴名义移檄山、陕两省。檄曰：军门承畴一则为明复仇，二则报大清国皇帝之恩，故来助摄政王。贼兵务须全歼。前于山海关已大败流贼，杀贼无算。李自成遂遁往北京，大军理当追杀之。山、陕两省诸将士，切勿随之寻祸。有识之士，理应截其逃路斩之。〖28〗

三十日(6月4日)

38 李自成率大顺军撤离北京。自成自山海关一战而蹶，率余部急退。吴三桂穷追不舍，大顺军无力反击，杀吴襄及家人凡三十八口，日夜兼程于二十六日返抵北京。二十九日自成于武英殿行称帝典礼，令丞相牛金星代行郊天礼，以示君临天下。入夜下令举火焚毁宫殿。是日凌晨，率大队人马，携带金银珠宝诸物离京。大顺军自攻下北京起，至撤离止，在京五十日。

五月初二日（6月6日）

39 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多尔衮挥军一路进发，三十日师次罗公店，得报李自成已离京西遁，令诸王贝勒等及

吴三桂各率兵分路急追之。五月一初日，自率军抵通州。是日午时，临北京朝阳门。明官员及老幼出城五里具卤簿焚香跪迎。前一日，京师盛传吴三桂将拥崇祯帝太子至京嗣位，致有是举。匍伏道左之故明臣民仰见所到之师竟为清军，乃相顾失色。多尔衮遂下骑，入紫禁城武英殿，受明群臣之拜。〖29〗

初三日（6月7日）

40 严禁互相讦告。下令照旧录用原明朝各衙门官员，征召山林隐逸之士。是日，大学士范文程等上启摄政王曰：燕京百姓，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嘉纳之。又谕兵部曰：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其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有虽称归顺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至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又谕故明内外官民人等曰：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兵丁愿从军或愿归农者，许该管官送至兵部，分别留遣。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各官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

41 明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监国。马士英时为凤阳巡抚。北京陷落、崇祯帝殉国之消息，四月十四日方传至江南，南京诸臣紧急议立新君。时就近之诸王惟福王朱由崧及潞王朱常淓，而按伦序首推福王。然其人为万历末年以来宫中三大疑案所牵连，且声誉不佳，立之恐贻后患，故众议主立潞王。主其议者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縯祚、礼部郎中周镳往来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皆然之。遂致书可法谓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而潞王为神宗侄，素有贤名，当立。〖30〗获可法赞同。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乃谋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诸将领，必欲立之。致书史可法，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且责可法主其议〖31〗。可法致书马士英，否其意，答以七不可之说。

二十六日，南京城内诸臣集会，以议立新君各陈己见，激烈争辩，互不相让。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守备太监韩赞周等主立福王，倡发公启共同迎立，掌礼、兵二部印之吕大器，慷慨陈言不可立福王之由。吏科给事中李沾，突越阶而上，直冲吕大器前，厉声言：必立福王，有异议者，当以死殉之。时，士英已与诸将护送朱由崧至仪真，陈兵江北，声势甚盛。群臣获悉，为之悚然。主立潞王者遂不敢再言，乃达成共立福王之议。二十九日由崧渡长江，三十日至南京，受群臣拜谒。群臣集议战守事宜。定以先行监国。

至是，福王于南京监国。以史可法、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仍督师凤阳。以

姜曰广、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均入阁办事。

初四日（6月8日）

42 传令为崇祯帝发丧。摄政王多尔衮谕故明官员耆老兵民曰：流贼李自成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师，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顺舆情。旋以帝礼具葬，谥崇祯帝为怀宗端皇帝，周后为烈皇后。

初六日（6月10日）

43 摄政王多尔衮令原明朝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十一日（6月15日）

44 颁剃发令，驱民出京师内城。摄政和硕睿亲王谕故明官员军民人等曰：谕到，俱即剃发，倘有故违，即行诛剿。限三日内虚燕城之半驻满洲兵，尽驱汉人出城。以南城为民居，而尽圈内城为营地。其中：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期限紧迫，妇子惊惶，扶老携幼，无可栖止，饥寒交迫，哭声震天。〖32〗

十二日（6月16日）

45 南明史可法自请赴江北督师获准。朱由崧监国之日，

总兵高杰、刘泽清等即致书约可法过江共议，然朝议谓“马公弘才大略，堪任督师，史公安靖宁一，堪任居守。”〖33〗遂有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仍旧督师凤阳之命。可法乃上启本请设江北四镇，即以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靖南伯黄得功各率兵众分辖江北淮徐、扬滁、凤泗、庐六一带，总统招讨事。“凡各属兵马钱粮，皆听其自行征取。如恢一城、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四镇应优以礼数，为我屏藩。”〖34〗请进封黄得功为侯，高及二刘为伯，宁南伯左良玉亦封侯。士英获悉被排斥于朝外，大怒，不待朝旨，拥兵入觐〖35〗。次日抵朝。议政时，谓可法曰：“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命，当无不济者。”执意留于朝中而排挤可法出外。可法知朝中难立，因有交权出朝自任督师之请，至是获准。南明正式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黄得功为靖南侯，左良玉为宁南侯。

十五日（6月19日）

46 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颁诏天下，称农民军破京师，崇祯帝蒙尘，为“三灵共愤，万姓同仇”。声明以“讨贼”为基本国策。宣布国政二十五款。

十八日（6月22日）

47 南明史可法陛辞出朝，赴江北督师。先是，马士英不待朝旨提兵入觐。可法同意其入阁要求，自请督师。十

六日，弘光帝命士英掌兵部事，入阁办事，以取代可法。令下，朝野哗然。有“何乃夺我史公”之论。太学生陈方策、吴县诸生卢渭等伏阙上奏为可法鸣不平。中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等激愤语〖36〗。称可法为“救时之宰相，济世之忠良”。吁请其在朝主政，以固本安民。弘光帝不纳。

二十二日（6月26日）

48 礼葬明崇祯帝、后，广召故明官员。多尔衮以书征召冯铨。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人（今河北涿州）人，万历进士。谄事魏忠贤，天启时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三朝要典》总裁，为阉党首要。崇祯初，论杖徒，赎为民，故归乡里。冯铨闻命即至，授以内弘文院大学士。以故明宣府巡抚李鉴为原官。明应袭恭顺侯吴维华请招抚宣大、山西自效。多尔衮许之。

49 大顺军李自成退入陕西。初，自成撤离北京，五月初三日后队兵于庆都（今河北望都）为清骑追及，受重创，果毅将军谷大成战死。未几，大队兵马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再为清兵追及。自成乃亲率兵将依山布阵，与清军殊死战，彼此互有杀伤。忽东风大作，黄沙蔽天。自成臂中箭，军乃大败。〖37〗遂急挥师撤退。经井陉入山西，留精兵驻守固关。清军随即班师。自成率军一路疾行，是日抵平阳，派兵分守山西诸要塞。旋决意退守陕西。留陈永福守太原，亲率大军渡黄河，直至陕西韩城。

二十三日（6月27日）

50 明江南诸臣议立新君时已形成勋臣、武将与东林清流彼此对立之两派。五月初三日协商监国官员，勋臣诚意伯刘孔昭特举阉党阮大铖入阁。史可法谓此人乃先帝所定列入逆案中人，不能任用。及可法离朝，士英入阁执政，孔昭再发此议。吏部尚书张慎言以弘光帝登极诏中有“逆党不得轻议”语，加以阻止。时慎言正拟议任用曾降大顺政权之“北来”诸臣。以“虽屈膝靦颜，事或胁从，情非委顺。如能自拔南来，酌定用之之法”。于是推荐原任督师大学士吴甡及吏部尚书郑三俊于朝。弘光帝发旨：赦甡罪，陛见；三俊听候另议。孔昭遂纠缠此事不休。

是日，早朝毕，孔昭挈灵壁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诸勋臣，大呼群臣勿动，大骂慎言，斥其“排忽武臣，专选文臣，结党行私，所荐吴甡，有悖成宪，真奸臣也”。慎言立于班中不辩。高弘图曰：“冢臣自有本末，何遽殿争。”弘光帝即发谕：文武官各应和衷共济，不可偏执。孔昭对此不予理会，且从袖中取出小刀，追逐慎言于朝班之上，且追且哭且骂，必欲手刺之。朝班大乱。

慎言乃引疾乞休。孔昭上奏称慎言本有二心，罪不可恕，请弘光帝收回吴甡陛见之命，重处慎言，为欺君误国之鉴戒。并揭其曾阻挠立福王为帝事，朝臣震动。高弘图、姜曰广相继求去。帝召阁臣于行宫，谕高、姜等勿言去。弘图对曰：“臣非敢轻去，惟用人一事，臣谓可，勋臣谓不可，是非混乱，臣何能在位？”〖38〗诸臣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慎言执意求罢，次月十日，终致仕离朝。

二十四日（6月28日）

51 许天下臣民照旧束发。多尔衮谕兵部曰：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六月初一日（7月4日）

52 命洪承畴为内秘书院大学士，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

初二日（7月5日）

53 定行内阁票拟制度。

初六日壬戌（7月9日）

54 明大同总兵姜瓖上启降清。姜瓖先于三月降大顺军，及悉李自成败弃北京城，刺杀大顺驻守大同之权将军张天琳，拥故明枣强王朱鼎珊主政，仍用崇祯年号。至是，上启降清，并请以枣强王续明帝祀事。多尔衮报曰：抚定大同、阳和等处，诛戮贼首，功绩甚著。但议委枣强王以国政，使续先帝祀，大不合理。诫其“不许干预一切国政军务，致违我法”。

55 南明马士英荐举阮大铖于朝。阮大铖与马士英交契，弘光帝立，士英两次授意他人提名入朝，以名列逆案被拒。六月初，掌内阁票拟权之高弘图外出督漕。至是，士英上奏言：原任光禄寺卿阮大铖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边疆而实娴韬略。其从逆事，向无实迹确据。其才可用，罪可

宥也。请遣官立召，暂假冠带，入京陛见，面问方略，如堪实用，可补兵部右侍郎。弘光帝悉依之。次日大铖即入朝陛见。及弘图还京，坚持“大铖可用，必须九卿会议”。士英云：“会议则大铖必不得用。”弘图见弘光帝不言，退朝后上疏乞休。同日姜曰广再次乞休。吕大器奏曰：“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视陛下为弁髦。”士英乃上奏辩称，魏忠贤之逆非闯贼可比。于是，给事中罗万象、御史詹兆恒、兵部郎中尹民兴、御史左光先、怀远侯常延龄、太仆寺少卿万元吉、御史王孙蕃、陈良弼等各言逆案不可翻，大铖不可用。弘光帝俱不听。十七日，大器引疾去。

十一日（7月4日）

56 议定建都北京，遣官迎驾。辟东迁之谣。清廷进据北京，贵戚颇有饱掠东返之心。武英郡王阿济格言于多尔衮曰：“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以“先帝曾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拒其请〖39〗。至是，乃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建都燕京，遣辅国公吞齐喀、和託及固山额真何洛会赍奏赴盛京迎驾。十八日多尔衮以讹传七八月间东迁事，谕京城内外军民曰：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今大小各官及将士等移取家属，计日可到。尔民人岂无确闻，恐有奸徒故意鼓煽，并流贼奸细造言摇惑，故特遍行晓示，务使知我国家安邦抚民至意。

十八日（7月21日）

57 多尔衮以经纶方始，治理需人，谕令凡归顺各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自后问刑准以明律。

七月初二日（8月3日）

58 修正历法。礼部启言：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称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摄政王多尔衮谕曰：治历明时，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自明岁顺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新历为传教士汤若望所修。汤若望，德国人，字道未。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来华，天启二年（1622）至北京传教。崇祯初年被荐入钦天监供职并奉命监制火炮。入清后获优礼，住原教堂。主动进献天文仪器。至是奉命修正历法。〖40〗

初五日（8月6日）

59 南明派左懋第等北上与清议和。以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并遣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左都督陈洪范偕往。携银十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北上与清廷通好，并谢讨贼。行前懋第上疏云：臣此行生死未知，敢愿以辞阙之身效一言。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政权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十八日，乃启行。〖41〗

初九日（8月10日）

60 南明令刑部以六等定“从逆”诸臣罪。先是，南明诸臣以阮大铖为逆案中人，拒绝马士英荐举其入朝。大铖乃忿然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顺案亦称从逆，即谓投降大顺政权诸臣之事。六月十六日，士英疏攻从逆，谓闯贼入都，侍从之班，清华之选，素号正人君子，皆稽首贼庭，令人不胜发指。又言，今累累启事罪废诸臣，其案亦先帝所定，何以通不遵依?于所爱者，即曰先帝原无成心，于所恶者，即曰先帝定案不可翻。弘光帝览奏，命严核从逆诸臣。至是，科臣马嘉植上奏，请从逆诸臣按六等定罪。从之。

十七日（8月18日）

61 多尔衮通行晓谕：概赦既往之罪及除正额外一切加派。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连坐。其实，仍有照征不误之地。〖42〗

二十五日（8月26日）

62 南明弘光朝中旨以张有誉为户部尚书，高弘图等封还诏书，不听。张有誉，天启进士，历官至吏部右侍郎，廉明刚正，有政声。时马士英锐意用阮大铖，而廷臣力拒之，乃思以中旨起用，然不便首开其端。见有誉为人望所归，遂传旨用为户部尚书。中旨一颁，立遭廷臣抵制。吏科给事中章正宸恐大铖藉口，上奏称中旨不可开，乃封还诏书。大学士高弘图上奏曰：有誉才望堪用，然中旨必不可开。弘光帝不许，云：“特用出自朕裁。”兵科陈子龙

疏言："铨司不及议，宰辅不及知，而竟以内降出之。臣等不争，则幸门日开。臣等争之，则已有前例。立国之始，愿陛下慎持之也。"均不听。〖43〗自是中旨纷然矣。

二十七日（8月28日）

63 多尔衮致书史可法。书云：予向在沈阳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绪，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诚，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愍帝及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

俨为勍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施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利图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时瞬间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

寻史可法覆书多尔衮。书曰：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炎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为贵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莫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

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而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楠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越数日，遂命法祝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缮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促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皆以正统予之。甚至玄宗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

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窥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乎？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武，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兵民，愿为国死。窃以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鉴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乾隆帝弘历《书明臣史可法覆书睿亲王事》中云："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

祥实无不可。”〖44〗

八月初一日(9月1日)

64 多尔衮令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裁定成书，颁行天下。是日，刑科给事中孙襄条陈刑法四事，其一曰定刑书，谓今法司所遵乃故明律令，就中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匿不形，风俗移易。多尔衮遂有是谕。

初九日（9月9日）

65 大西军张献忠克成都，明蜀王等死之。大西军自年初由鄂入川，一路进击，占夔州、下万县，六月克重庆。七月初自重庆出发，水陆并进，兵锋直指成都。时成都明藩王为蜀王朱至澍，四五月间两次欲监国，均为巡按御史刘之渤等力阻而止，六月下旬得悉大西军直趋而来，欲弃川奔滇，复为刘之渤力阻作罢。之渤请其出赀募兵充饷，至澍以祖制不典兵为辞。旋见势危，方出财招募，然百姓恨蜀王，招募三日，无应之者。〖45〗时四川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胤率兵三千赶至成都驻守。佳胤出城迎战，兵败自杀。文光急引都江堰水灌入锦江，以图拦阻，然未及水至，成都已失。朱至澍自尽，刘之渤、龙文光等被俘杀。月底，四川大部均为大西军所据。

二十日（9月20日）

66 顺治帝自盛京迁都北京，车驾启行。本月二日，以即将迁都，命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为断绝其再返故

乡之望，下令破坏所有村镇。〖46〗

二十七日（9月27日）

67 以谢陞为建极殿大学士。谢陞，山东德州人，万历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崇祯末年因泄露与清议和事，罢官归里。曾率众驱逐李自成所置官吏。清兵进据北京后，乃奉表投降。至是赴召至京师，令入内院办事，授以原职。

三十日（9月30日）

68 南明弘光朝中旨起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旨下，抗疏谏阻者众。刘宗周疏言：阮大铖当年争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诏狱。杀大中者魏珰，大铖其指使也。即才果足用，臣虑党邪害正之才，终病世道。大铖进退，关系江左兴亡，乞寝成命。给事中熊汝霖、章正宸、兵部主事尹民兴等皆上疏，言逆案不可翻，大铖不可用。然有旨切责刘宗周，而成命不收。〖47〗

69 是月，南明弘光朝选淑女，收内员，大肆搜括，大兴士木。月初科臣陈子龙奏称："有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殊非法纪。又前见收选内员，虑市井无籍自宫希进，昨闻果有父子同阉者。先朝若瑾、若贤皆壮而自宫者也。"御史朱国昌言："北城今未见官示，忽有棍徒哨凶，擅入人家，不拘女之长幼，概云抬去，但云大者选侍宫帏，小者教习戏曲。街坊缄口，不敢一语。"二十二日内监四出，大肆扰收民女。二十六日，传太后遴选中

宫，以致道途鼎沸，民间为避灾难，不择配而过门。另，本月十四日，以太后至，谕户、兵、工三部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备赏赐。十九日谕工部亟修西宫之园，刻期告成，以居皇太后。并以宫殿陈设及一应器物之工料钱约数十万，令工部筹措。工部尚书何应瑞、侍郎高倬苦于点金无术，恳祈崇俭。不听。

九月初一日（10月1日）

70 南明高杰袭黄得功于土桥，史可法极力和解之。江北四镇以拥戴之功获封加爵，却无意抗清，跋扈一方，恣肆虐民。四五月间高杰为占据扬州，督兵猛攻，必欲下之。扬州士民则坚守城池，拒其进入。至可法以督师赴任扬州，经苦心周旋，事态平息。然四镇间彼此矛盾甚深，杰与得功更形同水火。时与得功友好之登莱总兵黄蜚进南京朝觐，将过淮、扬地而，恐刘泽清、高杰等劫掠，事先致书得功请其保护。至期，得功亲率三百骑往迎。杰得报，误以其偷袭扬州，暗中派军设伏于扬州邗关外名曰土桥之地，突袭得功。得功突围出，仅以身免，随行三百骑尽为杰所获。而杰所派偷袭得功仪真军营之兵丁千人，却为黄部以疑兵之计全歼。至此黄、高矛盾公开。誓决死战。可法分赴两方，百计周旋，高杰方听命偿马。然所偿马多病弱、倒毙者，可法自出三千金代偿，事态稍解。〖48〗

十四日（10月14日）

71 建堂子于京师玉河桥东。

十八日（10月18日）

72 南明马士英以助饷为名，奏请免府州县童生应试，输金即可送学院收考，获准。诏行纳贡例，廪生纳银二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诏颁各类官衔价码，武英殿中书九百两、拔贡一千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而监纪、职方各价不等。时民谣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49〗又有谣曰："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50〗"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多，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51〗

十九日（10月19日）

73 顺治帝车驾至京。

十月初一日（10月30日）

74 顺治帝行郊天大礼即皇帝位。

初十日（11月8日）

75 顺治帝颁即位诏于全国，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诏中"所有合行条例"计五十五款。中有奖勋酬劳，加级晋爵，大赦天下。凡地亩钱粮俱照明朝会计录原额，按亩征解。凡三饷加派及召买等项悉行蠲免。大兵经过地方免正粮一半，未经过地方归顺者免三分之一。保护明朝及历代帝王陵寝，三品以上文官准一子入监读书。征聘怀才抱

德堪为实用之山林隐逸之士及武略出众胆力过人者。凡不系贪酷犯赃之前朝谪官，有裨治理者，准昭雪叙用。确定会试、乡试年份，并予士子以优待。前朝宗室首倡投诚先来归顺者，仍给禄养。前朝勋臣倡先投顺且立功绩者，与本朝诸臣一体叙录，有官职者，仍准授原职。凡军民昔被流寇要挟，今悔过自新，倾心归化者，概从赦宥。

赐多尔衮册云：我皇考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一心殚忠，精诚为国，克彰大义，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及乎明国失纪，流贼窃位，播恶中原。叔父又率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此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过之。硕德丰功，实宜昭揭于天下，用加崇号，封为叔父摄政王。

十三日（11月11日）

76 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复和硕肃亲王豪格爵，晋封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豫郡王多铎，俱为和硕亲王。封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硕塞为多罗承泽郡王。赐济尔哈朗册文曰：先帝上宾，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尔矢忠协赞，共定大计，宗社用安。宜膺懋赏，以答殊勋。是用册宝，封尔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已用十阅月摄政王之名取消，而仍用辅政之称。赐豪格册文曰：及朕绍服，尔前以引罪削封，后随叔父摄政王入山海关，破流贼二十万遂定中原，厥功懋焉。朕诞登大位，特加昭雪，授以册宝，复封为和硕肃亲王，永存带砺，与国咸休。

十九日（11月17日）

77 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军经山西入陕北征讨大顺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所部从征。

二十五日（11月23日）

78 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军进征江南。孔有德、耿仲明以所部从征。赐敕曰：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宗社覆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南方诸臣不行请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灭贼复仇而诸将各自拥兵，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人共愤，因命王充定国大将军，统师声罪，征讨江南。又曰：凡系归顺地方，不许肆行抢掠，务使人知朕以仁义定天下之意。

二十七日（11月25日）

79 遣南明使臣左懋第等南还。旋追回，拘于北京。先是，懋第奉命赍国书、金币赴北京与清廷议和。七月十八日启行，八月十五日渡黄河，九月十六日至德州，得摄政王令旨：只许百人进京朝见〖52〗。抵沧州，方知吴三桂已受清封为平西王，仍将册封其为蓟国公之诰命、信函、赏金送达三桂。三桂不启封，一并转呈多尔衮。十月初一日至距京师六十里之张湾。清廷令入京朝见，只许住四夷馆行属国进见礼。懋第据理力争，乃改住鸿胪寺。既至京，大学士刚林至懋第住所，责南明诸臣“不遣兵讨贼而擅立福王”罪，声言“朝廷已发兵南下”，拒绝懋第先谒陵拜

崇祯帝梓宫之请，受南明所送礼金，只字不提议和事。懋第见清人蔑视无礼之状，愤甚，遂不出示国书。乃于鸿胪寺内设祭，行哭临礼。至是，清人强行遣还。十一月初五日，行抵沧州，清追骑至，令陈洪范继续南还，而执懋第及马绍愉回京，拘于太医院。此前洪范已暗中降清，自请独自返回以招降四镇，言不可释左、马等人归。懋第遂被拘。〖53〗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0日）

80 史可法提师北上遣兵救宿迁，清兵拔营去。上月末，可法上《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云：屡得北来塘报，皆言敌必图南。而我河上之防，尚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近见北示，和议固断断难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两者必转而相合，先向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赏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至兵行讨贼最苦无粮，搜括既不可行，劝输亦觉难强，似宜将内库一应本折，尽行催解，凑济军需，其余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衎，左右之贡献，一切谢绝。即事关典礼，万不容废者，亦宜概从俭约。必吾皇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鸿业，怀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选将练兵，灭寇御敌之一事，庶乎人心犹可鼓，天意尚可回耳。疏上，弘光帝批答云：誓师北伐，光复旧业，岂非至愿。但外解不至，百用匮绌，时复亢旱，催科实难，捉襟露肘，徒烦仰屋。西宫大婚等费，日从省约，内库物料，正在议折，余者，朕已悉。

可法提兵北上，次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部署分汛筑垒，筹画河防。得报清兵已入海州（今连云港），破宿迁。遂遣将取宿迁，清将引兵去。捷报至南京，马士英讥讽曰："此史道邻之妙用也。岁将暮矣，阳河将吏例应叙功，耗费钱粮例应销算，盖为叙功销算地也！"〖54〗

【考异】史可法上疏之时间，《国榷》作十一月十三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附考》作十七日。然疏中所言"敌必图南"，"一旦南侵"，是清兵尚未南下，而十一月四日，史可法已得清兵入海州，破宿迁之谍报。即敌已"图南"、"南侵"。故此疏只应在此日之前而非此后所写。罗振常考之甚悉（参见其所著《史可法集》41 页）。

十四日（12 月 17 日）

81 大顺军兵溃山西。先是固山额真叶臣所率清兵自固关入山西，一路重创大顺军留守部队。十月十三日以红衣炮攻克太原城，大顺守将陈有福战死，太原府属五州二十县皆下。清兵向汾州、平阳追击。至是，山西巡抚马国柱奏报，大兵进至平阳府，山西全省悉平。

十六日（12 月 14 日）

82 张献忠于成都称帝。建国号曰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以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尚书。以养子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四人皆赐姓张，封为王。以王尚礼为中军府都督，白文选为前军府都督、

王自奇为后军府都督。首次开科取士，以汉川樊某为状元。立保甲法。分其兵为一百二十营。旋分兵四出略地。〖55〗

二十六日（12月24日）

83 封勒克德浑为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代善之孙，萨哈璘之第二子。是年二十六岁。

84 自五月至是月，江南大旱。自夏徂冬，从无滴雨。苏、常两郡尤剧。烈日炎炎，在在赤地。河流竭，太湖可涉人。皆百年所未遇。〖56〗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9日）

85 多铎所率八旗兵之前锋渡黄河，收降沿河寨堡。

十五日（1645年1月12日）

86 南明陈洪范返回南京，朝见弘光帝，言清兵旦夕必南下。马士英怒曰："有四镇在，何虑焉？"洪范请加恩使北诸臣。兵科给事中戴英奏言："洪范出使无功，正使身陷异域，下役群聚晋爵，天下闻之，恐哄然窃笑也。"乃止。

87 南明命访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馆。通政使杨维垣奏称，昔日禁毁《三朝要典》之举，为不确不公之案，乃东林党人把持政局、排斥异己所为，请将从前逆案重新审定。而《要典》一书重颁天下，必不容缓。该书已为党人所毁，乞命礼部购付史馆。弘光帝览奏，遂命分别察议逆案，量与昭雪。〖57〗

二十三日（1月20日）

88 颁布圈地令。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令下，直隶近畿五百里内开始圈占土地。

二十四日（1月21日）

89 多铎统军分道南下。多铎令沂州、济宁之兵由庙湾南渡，逼近邳州、宿迁；彰德、卫辉之兵从孟县东渡，趋归德、徐州。南明史可法得报飞章告急云：清军今已渡河，长驱而来，旦夕不保，乞多给军饷。遂部署兵力，命黄得功、左良玉兵挺进颍州，趋向亳州，命高杰兵发徐州，向归德挺进，以防清兵南侵。然此时河南总兵李际遇、睢州总兵许定国已约降于清朝，而弘光朝尚未知悉。

【考异】多铎督师渡黄河地点，有孟津、孟县两说。持前说者如《小腆纪年附考》卷八；《明通鉴》附编卷一，下；《圣安本纪》上；《南渡录》卷四。持后说者如《明季南略》卷三；《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弘光实录钞》卷三；《国榷》卷一百四等。二地以黄河为界，隔河相望。河之北为孟县地面，河之南为孟津辖区。因是由北渡河向南挺进，故渡河之地自应是孟县。

二十七日（1月24日）

90 杀明“伪太子”于北京。先是，有一男子，投崇祯帝周皇后父周奎家，自称太子。崇祯帝公主亦在奎宅，见而相向大哭，周奎跪献酒食。既而奎奏闻于朝廷，随令内院传明贵妃袁氏及东宫属官、内监等辨认。袁妃断定其为伪，而内监杨玉、常进节、指挥李时荫等十五人认定其为真。因下法司覆勘，结论为假。男子及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皆弃市。以给事中赵开心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亦论死，因系言官免罪，夺俸三月。

【考异】指自称太子之男子为“伪太子”，乃《清实录》所载及清官方认定之事。显系作伪。其重要依据乃以袁妃认定为准，而袁妃早死于崇祯帝殉国之时，此袁妃实献媚清廷之假冒者。且公主与昔日近侍皆确认其太子之身份，该男子无疑为真太子。孟森于此论之甚悉（《明烈皇殉国后记》）。

三十日（1月27日）

91 南明君臣忧乐异趣。是日为除夕，弘光帝临兴宁宫，愀然不乐。诸臣进见，皆以兵败地蹙，俱叩头谢罪。帝良久乃曰：“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太监韩赞周泣曰：“臣以陛下忧敌未宽，或思先帝，岂意思及此！”此兴宁宫乃新近落成者，或有进内殿观之，见有楹贴一联云：“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58〗

时，史可法正督师扬州。岁除，南北檄文交至，亲自

批答，夜半倦，索酒肉。庖人告曰肴肉已分给将士，无可佐者。乃取盐豆下之。可法素善饮，数斗不乱，然在军中绝饮。是夕，破例进数十觥，思先帝、国事，而泫然泪下，凭几卧。至黎明，将士集辕门外，门不启。军吏遥问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遂命更夫仍击四鼓，告戒左右毋惊动相公。须臾间，可法寤，听鼓声错乱，大怒曰："谁犯吾军令！"将士进前述说任民育之用意，乃已。〖59〗

92 是冬，肃亲王豪格率军赴山东镇压农民军。本年九月间，嘉祥县满家洞农民宫文彩拥众二万余，称擎天王，奉大顺永昌年号，联络各地义军，攻城夺地，声势浩大。保定巡抚王文奎揭帖告急。至是遂命豪格率军前往镇压，坐镇济宁。

【考异】命将出征乃国之大事，然亲王豪格此次出征之确切日期清官书实录概付阙如。惟《清史列传》卷二《豪格传》云："是冬，命征山东土寇。"未及其他。可知此乃随便之调遣，而未膺宠命。

93 是年，盐七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引，盐课银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两有奇，铸钱七千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九百有奇。

94 定内外官制，其九卿科道、地方督抚建制悉仿明制，且有损益。改部院承政为尚书，左右参政为左右侍郎。改

理事官为郎中，副理事官为员外郎。设翰林院，置学士。而内三院依旧存在。惟大学士秩同六部尚书，均为正二品。又定八旗骁骑营制、八旗驻防及设京师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衙门。

〖1〗堂子，清朝皇帝祭祀社稷诸神祇之静室。清入关前建都沈阳时，建堂子于沈阳城大东边门内。

〖2〗江华岛，朝鲜西海岸汉江口外岛屿。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以朝鲜拒绝拥戴其称帝事，率兵征讨。朝鲜国王仁祖李倧退据南汉山城。王后等王眷及大臣等入江华岛。

〖3〗《小腆纪年附考》卷一。

〖4〗《绥寇纪略》补遗中。

〖5〗参见：《寇书》卷一一；《明清史料》辛编十本977页。

〖6〗参见：《国榷》卷一百；《流寇志》卷九；《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伪封》。

〖7〗《明季北略》卷二三《李自成伪诏》。按：《明季北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皆载有此诏，其中以《明季北略》卷二三所载为详，为本书所据。然却少录八句，即“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齑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十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参见：《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伪檄》；《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七）所载此诏最详之《明季北略》卷二三何以少此八句，徐鼒推测曰：“或传写脱漏，抑作伪者为之。”（《小腆纪年附考》卷三）然从当时人读此八句“多为扼腕”（《明季北略》卷二十），“见者无不扼腕”（《明通鉴》卷九十）等记载考察，此

八句当为该诏脱漏之原文。

〖8〗《国榷》卷一百。

〖9〗《烈皇小识》卷八。

〖10〗参见：《流寇志》卷九；《绥寇纪略》补遗中；《小腆纪年附考》卷三。按：关于南迁一事史家见解不一。杨士聪曰："盖上意不在南迁，故骤见之而怒，既而思贼势披猖，则以为可备一说，故不复介意耳。然诸札亦竟未发出而罢。邦华等未尝具疏，亦未尝奉有明旨，他人何由而阻之?坊刻数本皆称光时亨阻之，厥后爱书以此而成，时亨以此被诛。虽时亨以忮死，但已为贼官，一死不为大枉，乃必坐以谏止南迁!无论邦华等无疏可据，假使有之，先帝果意在必行，岂一给事中所能阻乎?"（《甲申核真略》）是崇祯帝本无意南迁说，且谓主南迁与阻南迁之记均不可靠。此论未免武断。徐鼒曰："明帝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而陈演辈既不肯担事，又贼锋已蔓，无万全策，故藻德、岳贡河漕之命已行而中止。演之罢相前一日也，明帝有'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之语，盖深以为憾也。"（《小腆纪年附考》卷三）此说允当。关于南迁之得失，计六奇曰："邦华以身殉国，是南迁之议，乃所以爱君，而非以避死也。独是明睿亲行之策，亦有未尽善者。使上骤行于贼未至时，则人心骇惧，都城势将瓦解，后世必谓轻弃其国；若上迁于贼之将至时，则长途荆棘，未免为贼所伺，而有狼狈之忧。故为上计，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贼远畿甸时，令大臣默拥南行，以镇根本之地，以系天下之心。设北都有急，亦可号召东南，为勤王之举；即不然，亦不致父子一网打尽。"（《明季北略》卷二十）谈迁亦曰："惟东宫出镇，庶合灵武之事，策为最正。"（《国榷》卷一百）最正之良策却又难以行之者，徐鼒一语点破其根本原因："乃君爱其名，臣惜其死，盈庭

聚讼，无肯执咎”（《小腆纪年附考》卷三）者也。

〖11〗参见：《悫书》卷一一；《春明梦余录》卷二四；《绥寇纪略》补遗上；《流寇志》卷九；《国榷》卷一百；《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七。按：议弃关外地、撤兵内卫事之首倡时间诸书所载不同。有正月初六日（《明季北略》卷二十）、二月初八日（《绥寇纪略》补遗上；《小腆纪年附考》卷三）、二月二十八日（参见：《国榷》卷一百；《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七；《流寇志》卷九；《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九）、及宁武关失陷之后（《烈皇小识》卷八）诸说。考《北略》所载下有批注云：“麟徵之请似在二月李邦华请南迁下。”按该书所载李邦华请南迁为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之间，而它书多载为二十八日。《烈皇小识》虽未确指，但却载于二月初一日之前，并言明将周遇吉固守代州十余日方退守宁武关，又拼死激战后而失，其时间当在二月末。故二十八日之说应为事实。其实，据顾诚考证，在此月余前，崇祯帝拟抽调吴三桂五千精兵往山西助剿时，已寓有弃地之意，对此，阁臣们洞若观火，只不过崇祯帝未明言也不想明言而已（《明末农民战争史》232页）。

〖12〗《流寇志》卷九。

〖13〗《小腆纪年附考》卷三。

〖14〗《流寇志》卷九。关于此《罪己诏》颁布日期各书所载不同。《国榷》卷一百及《流寇志》记为初六日，《小腆纪年附考》卷二记为十一日，《再生纪略》记为十四日。此本《小腆纪年附考》。

〖15〗《再生纪略》上。

〖16〗《国榷》卷一百。

〖17〗《流寇志》卷九。按：关于十八日大顺军遣人入北京城向明廷传递信息问题，诸书所载内容不一，有劝崇祯帝逊位投降说，参见：《国榷》卷一百；《流寇志》卷九；《明季北略》卷二十；《小

腆纪年附考》卷四，即本书所依。另有“中分天下”说，参见《再生纪略》。有“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说，参见：《甲申传信录》卷一；《甲申纪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七。有“如楚汉故事，划地分界”或“解甲归诚，以大将军辅政”说，参见《烈皇小识》卷八。李自成于永昌元年诏书中已明确宣布要崇祯帝认清形势、逊位投降。其时大顺军主力在西安，尚未危及京师。此刻兵临北京城下，胜券已操，明亡在即之际，揆诸情理，不会突然降低政治标准。要崇祯帝逊位投降当是事实，他说则不足征信。

〖18〗参见：《甲申传信录》卷一；《流寇志》卷十。

〖19〗《甲申核真略》。按：关于拷掠追饷开始时间，诸书所记不同，有记二十二日者（《再生纪略》）、二十四日者（《燕都日记》）、二十五日者（参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八；《小腆纪年附考》卷四）、二十六日者（《甲申核真略》；《流寇志》卷一一；《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十七日者（参见：《甲申传信录》；《国榷》卷一百）。其中二十六日说准确，而记此之《甲申核真略》及《流寇志》所载追饷经过最为详明。其中二十一日乃拘禁各官开始日期，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为制造夹木等各种刑具时间，为准备阶段。二十五日曾以“借银充饷”为名向个别官员发出警告，二十六日为追饷拷掠正式开始时间，但也先后不一，亦有次后数日者。拷掠行刑地点，“有夹于宗敏处者，有夹于各营兵官处者，有夹于监押健儿处者，有夹于勋戚各官之家者，有夹于路次者，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甲申核真略》）

〖20〗《燔火录》卷一。

〖21〗《明季南略》卷一《赧皇帝》。

〖22〗参见：《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大学士范文

肃公文程传》；《八旗通志》卷一七二。

〔23〕参见：《甲申朝事小记》卷五；《流寇志》卷一一。

〔24〕《甲申传信录》卷八《借兵复仇》、《吴三桂入关之由》。

〔25〕参见：《庭闻录》卷一；《平吴录》。

〔26〕参见：《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图版四八；《明清史料》乙编四本 398 页；《簷曝杂记》卷二《洪经略行状》；《南疆逸史》卷八《黄道周传》；《沈馆录》卷三。

〔27〕《吴三桂纪略》。

〔28〕《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顺治元年四月》。

〔29〕《流寇志》卷一二。

〔30〕参见：《南渡录》卷一；《弘光实录钞》卷一。

〔31〕《明季南略》卷一《南京诸臣议立福藩》。

〔32〕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二；《皇清掌故汇编》内编卷四七；《谀闻续笔》卷一。

〔33〕《青磷屑》卷上。

〔34〕《史可法集》卷一。

〔35〕《爝火录》卷三。

〔36〕《青磷屑》卷上。

〔37〕参见：《吴逆始末记》；《小腆纪年附考》卷六；《国榷》卷一百一。

〔38〕《明季南略》卷一《刘孔昭凌侮张慎言》。

〔3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735 页。

〔40〕《国朝柔远记》卷一。

〔41〕参见：《南渡录》卷二；《南都死难纪略》；《甲乙事案》卷上；《南疆逸史》卷九；《小腆纪年附考》卷七。

〔42〕清照征三饷事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 152—159 页。

〖43〗参见：《国榷》卷一百二；《明季南略》卷二《请用贤勿二》。

〖44〗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四；《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八。

〖45〗《小腆纪年附考》卷七。

〖46〗《鞑靼旅行记》卷一。

〖47〗参见：《爝火录》卷六；《明季南略》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七。

〖48〗参见：《青磷屑》卷上；《明史》卷二六八。

〖49〗《明季南略》卷二《马士英请纳银》。又谓："至乙酉二月，输纳富人授翰林、待诏等官，故更云'翰林满街走'也。"《国榷》卷一百三，即此。

〖50〗《续幸存录》。

〖51〗《青磷屑》卷上。

〖52〗《北使纪略》。

〖53〗《鹿樵纪闻》卷上。

〖54〗《青磷屑》卷上。

〖55〗《绥寇纪略》卷十。

〖56〗参见：《爝火录》卷七；《明季南略》卷二《灾异》；《小腆纪年附考》卷八。

〖57〗《南渡录》卷六。

〖58〗参见：《甲申朝事小记》卷八《弘光失德》；《明季北略》卷二《韩赞周泣对》；《爝火录》卷七；《小腆纪年附考》卷八。

〖59〗参见：《南疆逸史》卷五；《爝火录》卷七。

清通鉴　卷二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　隆武元年）

乙酉　公元1645年

正月初四日（1月31日）

1 斩请托不法官员朱寿鏊等。初，宣府巡抚李鉴因赤城道朱寿鏊贪酷不法，将劾奏之。寿鏊惧，遣子嘱英亲王阿济格部将绰书泰请托于阿济格。阿济格乃逼令李鉴宽免朱寿鏊之罪，遭拒绝。朝廷获悉，下内院会审得实。至是，朱寿鏊、绰书泰及绰书泰四子，俱处斩，并籍没其家产。

十二日（2月8日）

2 南明总兵许定国于睢州（今河南省睢县）诱杀高杰，降于清。许定国，河南太康人，由行伍历官至河南总兵。弘光立，以兵驻睢州。与高杰素不和，及杰进升兴平伯，忿然不平。十二月下旬，清军大举渡河，乃送子至清军为

质约降。杰率兵至归德，知其事，招定国会面，不应。杰遂约巡抚越其杰、御史陈潜夫共往睢州，定国不得已乃出城郊迎，甚谦恭，并约杰入城，设宴款待。是夜伏兵起，越、陈仓皇出，杰被击杀。次日，城门不启，杰部下攻南门入，而定国早已渡河北去，遂迁怒于睢州平民，大肆屠戮。杰为人淫毒凶残，扬州百姓闻其死，皆称快。然此次率兵西进，恢复失地之志甚坚，故有惜其死者。可法至徐州，初闻不信，得确报后大哭，知恢复中原之事已难有作为。〖1〗

十三日（2月9日）

3 豫亲王多铎攻入潼关。先是，多铎自河南孟县渡河后，驱兵直向潼关。李自成闻讯，自西安亲率重兵趋至迎击，于潼关外展开激战，终不敌清兵之锐，接连失败。至是，大顺军潼关守将、巫山伯马世耀战死，七千士卒遇难。清军克潼关。自成本欲急返延安，忽得报英亲王阿济格率军由榆林一路杀入，李过、高一功等抵敌不住，转向宁夏。遂放弃北上计划，弃西安入陕南，走商洛。行前欲焚府库。泽侯田见秀阻曰：秦民甚苦，毋重累之。乃止。〖2〗十八日，多铎率军入西安。

十九日（2月15日）

4 建极殿大学士谢陞病卒。

二十一日（2月17日）

5 尚书车尔格、管翼将领叶克书率将士攻破满家洞武装十余处，共以土石塞二百五十一洞，豪格报闻。

二月初六日（3月3日）

6 南明弘光朝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巡江防。

初八日（3月5日）

7 谕多铎率兵往取南京。谕曰：闻尔等破流寇于潼关，遂得西安，不胜嘉悦。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

又谕阿济格剿除大顺军：尔等自京起行在先，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等起行在后。今豫亲王等已至潼关，攻破流寇，克取西安。尔等之兵未知尚在何处，此皆由尔等枉道越境，过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妄行需索，转而入边，以致逗遛故也。今已命豫亲王恪遵前旨往定南京，尔等可仍遵前旨，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遛之咎。勿以流寇已遁，西安既平，不行殄灭，遽尔班师。

十五日（3月12日）

8 命民间男女凡真正出痘者照例移出京城，未见痘疹者毋得驱逐。先是，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奏称：近奉敕旨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所以防传染也。奈所司奉行不善，有身方发热及生疥癣等疮，概行驱逐者。贫苦小民移出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殊非仰体朝廷爱养生息之意，请嗣后凡出痘之家，必俟痘疹已见，方令出城。其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彼聚处，不致有露宿流离之苦。至是，准其所请。

十六日（3月13日）

9 以祁充格为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镶白旗满洲，姓乌苏氏，世居瓦尔喀。清兴起时归附，以娴习文史，令掌书记，官启心郎。后以过夺官，隶睿亲王多尔衮。

10 是月，李自成撤军下湖广，丞相牛金星及宋企郊等遁。〖3〗

三月初一日（3月28日）

11 南明弘光朝“北来太子案”起，朝野混乱不堪。上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舍人穆虎，于山东旅次结识一自称崇祯帝太子之少年，随将其带至南京高宅，施以优礼。梦箕以事关重大，不便久留，送之浙江。旋风声走漏。本年二月乃上报马士英，随即转奏弘光帝。弘光帝遂遣太监往接。是日，少年至南京。弘光帝令群臣辨验。曾于北京任东宫讲官之方拱乾、刘正宗、李景廉等均云不识，王铎则断定其假，旧日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辨亦不识。而通政使杨维垣则指其为驸马王昺之侄名王之明，乃冒充太子者。因投其入狱，待审。事一传出，立起风波。遂有杨维垣造谣陷害，马士英、王铎欲害太子之言，愈传愈广。而黄得功、史可法等亦信“北来太子”为真，上疏争之，请加保护。朝廷遂将案情据实公布，然适得其反。世人多信北来之少年乃真太子。三审方过，可法急奏称：北来人云，二月间北京出假冒太子一案。初太子至其外祖周奎宅，奎及于宅中养病之公主，曾相见抱头大哭，尔后又绝不敢认，而各官凡出认其为太子者，多被杀而不悔。由是观之，

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北方之太子方杀，而南方之太子又来，此理与事之必无者也。然此际已舆论失控，愈辩愈不清。朝廷亦有所忌惮，不敢加害。故而成一不了之局。〖4〗

初七日（4月3日）

12 多铎分兵三路直取归德。多铎于正月十八日攻下西安，二月八日奉旨往征江南，十四日即入河南。至是，乃亲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时进发。至二十一日攻取归德（今河南商丘市南）。

十二日（4月8日）

13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奏请选派词臣为皇帝进讲六经。

十三日（4月9日）

14 南明弘光朝“童妃案”起。童妃，乃弘光帝为福王时因躲避大顺军于河南乡间所遇民女，曾与同居。或云即当时为嗣福王时之妃，后失散，流落民间。为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及巡抚越其杰等所悉，遂遣兵护送，至是抵南京。弘光帝得报恼甚，不认，斥为妖妇，下令严刑酷拷。四月，童氏饿死狱中。〖5〗

十七日（4月13日）

15 明文渊阁大学士李建泰来京陛见，命为内翰林弘文

院大学士。

二十三日（4月19日）

16 遣朝鲜国王次子李淏归国，“九义士”从之东行。先是，朝鲜国王次子李淏为质，留沈阳及移住北京期间，曾于八旗“人市”买得汉人战俘，充质子馆役使奴仆。李淏“慨然有兴复明室之志”，特“求华人之可与有为者”，故黄功、冯三仕、王以文、郑先甲等九义士陆续为其赎为管下，留于身旁，深相倚信。至是，李淏归国，九人决意随其东赴朝鲜。既至，颇受优礼，安置于宫墙外“皇朝人村”。阅数年，李淏继为朝鲜国王，即孝宗大王。九人虽居异域，却时念故国，不忘乡邦，皆不受朝鲜所授官职，始终以大明臣民自居，以“克复中夏”为念，时人称为“九义士”。后时迁势异，九人均赍志以没，其后世子孙仍秉承其忠于亡明之遗志，历数百年不渝，被誉为“九义士子孙”〖6〗。

二十五日（4月21日）

17 颁布投充法、逃人法。谕户部：近闻出征所获人民，有祖父、父母及伯叔兄弟、亲子、伯叔之子，并元配妻未经改适，在籍者甚多。尔等如情愿入满洲家与兄弟同处，可赴部禀明。如实系同胞兄弟，即令与同处。若系远支兄弟，则勿令同处。又闻贫民无衣无食、饥寒切身者甚众，如因不能资生，欲投入满洲家为奴者，本主禀明该部，果系不能资生，即准投充。其各谋生理，力能自给者不准。尔小民如以远支兄弟为近支，本可自给而诈称无计资生，及既投入满洲，后复称与己无预，虽告不准。至各省人民，

有既经犯罪欲图幸免，白于该部，情愿投充，该部不知其有罪，辄令投充，嗣后得实，仍坐罪不宥。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长，俱照逃人定例治罪。

18 定内三院为二品衙门。大学士刚林等奏称：盛京时原定六部为一品，内三院为二品。今六部系二品，银印。通政使司、詹事府系三品，翰林院系五品，俱铜印。奏请酌定。得旨：内三院照盛京为二品衙门。

19 南明弘光朝左良玉以“清君侧”举兵东下。上年六月，御史黄澍进南京请召对，于陛见时，痛诋士英。士英唆他人攻黄澍，弘光帝乃下令逮治黄澍，黄澍入良玉军不出。朝廷再逮，皆不至。士英无奈，收回朝命。黄澍于左军中一再鼓动以“清君侧”为名，讨士英。当“北来太子案”、“童妃案”事起，朝野哗然，时大顺军正由陕豫逼进楚地，声势浩大，良玉甚为惊恐。至是，乃称奉太子密诏，尽率所部离武昌，直下南京，以入诛奸臣士英，传檄远近，列其罪状，吁天下臣民共讨之。复上疏弘光帝，列举士英八大罪状。传檄、奏疏既至，南京城一片惊慌。时清兵已克归德，长驱直入，扬、泗、邳、徐一带势同鼎沸。弘光帝传谕，除急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刘孔昭等率师抵御左良玉外，撤江北防线之刘良佐，统兵入卫京师，南下勤王。〖7〗

20 是月，张献忠以蜀人不附己，大杀降官绅士。

21 李自成撤离武昌。自成率大顺军于三月初进入湖广，

向武昌急进。时左良玉挥师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遂轻据之。然足未立稳，清兵即蹑踪而至，围城数匝。自成遣刘宗敏、田见秀引兵迎战，均败绩。至是，率全军弃武昌，顺长江东下，拟取宣歙，以重建基地。清兵仍紧追之。四月初，于兴国州(今阳新)富池口，遭清军袭营。本月下旬，于距九江四十里处，再被清军攻入老营，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及自成两叔均被俘。宗敏及自成两叔当即被害，献策降清。自成以后有追兵不舍，前有左军横截，遂焚毁仅剩之舟船，改行军路线，由江西入湖南。

四月初三日（4月28日）

22 南明弘光朝诏史可法督诸军渡江入援。本月初一日，弘光帝向史可法下驰扼徐泗之命，可法遂整军由扬州平山堂誓师，将行之际，突接帝手诏，令其停止北上，率诸军渡江入援，以抗左良玉兵。可法大惊，上疏曰：从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今敌自西来，直抵归德，我之河险已失矣。伏思上游之事，发难无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势未必即东下；而北兵之南来则历历有据，声势震荡，远近惶骇。万一长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带，无一坚城，其谁为御之？以臣愚议，应宿重兵于盱、泗、临淮、凤阳、寿州，控淮为守；以靖南一旅合广昌，以兴平一旅合臣之标兵，以东平一旅合淮抚，三方严备，形势相依，虏或不敢牧马南下也。时马士英深恨左良玉，必欲倾全国武力讨之，遂置北事于不顾，乃拒绝可法之疏，下诏切责。可法不得已，率部兼程入援。〖8〗

初四日（4月29日）

23 左良玉东进之师至九江，停舟北岸，邀九江总督袁继咸参与兵谏，继咸未从。良玉与之相约不攻城，驻军候旨。然袁、左部下各有同谋者，夜半里应外合，放火开城门，左兵涌入九江城。时良玉早已患病在身，病势沉重。忽见岸上火起，左右告其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骂曰："此是我兵耳。"大哭槌胸叹曰："吾负临侯！"临侯乃继咸之别号。言毕呕血数升而死。其子左梦庚秘不发丧，为诸将推为帅，继续移舟东下。

左良玉（1599—1645），字崑山，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骁勇善射。曾官辽东车右营都司。崇祯元年（1628）宁远（今辽宁兴城）兵变，坐削职回卫。后复官，以参与收复后金所占遵化等四城功，进秩。旋隶总督侯恂麾下，获其赏识，以功擢为副将。虽目不识丁，然多智谋，体恤士卒，部下多愿为其效力，故屡有战功。旋奉调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转战河南、山西、四川、湖北间，升总兵，扩军至数十万。后授平贼将军、太子少保，封宁南伯，驻守武昌。渐恃功傲物，寝骄不驯，跋扈一方，不受督师约束，朝廷无之如何。南明弘光政权立，进侯爵，然蔑视马士英之专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三月，以"清君侧"为名，传檄讨马士英，举兵自武昌顺长江东下，行至九江病死。〖9〗

初九日（5月4日）

24 南明史可法率诸军渡江入援，抵燕子矶，旋奉命速回。是日，可法已临南京城下，将入朝面陈大计，先具疏

上奏。时马士英扬言，可法此来将为左兵内应。遂有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可法乃登临燕子矶，南向八拜，恸哭率军而返。可法既受命督师后，久违定省，此次既不得上朝入觐，省亲面见南京老母之愿亦不得偿，乃口占一诗云：来来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十四日(5月9日)

25 多铎率军渡淮。三月上旬，多铎挥师南下，二十二日克归德，二十九日下颍州（今阜阳），四月初九，取亳州（今亳县）、徐州，如入无人之境，乃飞速而进，十三日，围攻泗州(今盱眙县西北)，南明守将李遇春举城叛降。是日，清军渡淮河。南明江北形势危急。时刘泽清、刘良佐为避清兵，均以入卫为辞率所部离汛地南下，仅史可法遵旨昼夜兼程北上。至天长，部署诸将援盱眙。俄报盱眙、泗州均陷。乃疾行一昼夜驰回扬州据守。

十九日（5月14日）

26 南明弘光帝召对群臣，马士英言宁死于清不死于左。先是，江北告警并请援兵之书不绝，士英概不应，而塘报汹汹。至是，弘光帝召对群臣。士英仍力请亟御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宝司卿李之椿等合词请防淮、扬。工科吴希哲等亦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弘光帝谕士英曰：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察其本意不似反叛，如今应加意淮、扬，江防之兵不可撤也。士英厉声指诸臣曰："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

等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复瞋目大呼：“有异议者斩！”弘光帝默然以对，诸臣咸为咋舌。散朝后，吴希哲曰：“贾似道弃淮、扬矣。”〖10〗

二十五日（5月20日）

27 豫王多铎挥师克扬州，南明督师史可法不屈死。十九日多铎率兵围扬州，令降将李遇春持书抵城下招降，可法痛斥其变节背叛。遇春曰：“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可法令发箭射之。多铎一再令乡民持书至护城河边，招其降。可法曰：“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

时清兵势大，防守力单，外援已绝。可法知城终难保，誓以身殉国。因年过四十，尚无子嗣，以副将史德威从征有年，忠义可托大事，遂呼进前曰：“我无子，汝为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负国，汝毋负我。我死，当葬我于高皇帝侧，其或不能，则葬梅花岭可也。”写遗书五通：一致豫王多铎、一上太夫人、一遗夫人、一遗叔父兄弟、一付德威。致豫王多铎书云：“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上太夫人书略云：“儿在宦途二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旷远于定省，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今以死殉城，不足赎罪，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得副将德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四月十九日，不孝儿可法泣书。”

多铎本欲生得可法，挥诸军缓攻，然屡屡招降失败，知其志不可改，攻始急。旋红衣炮至，以炮轰城。是日，城陷。可法遂为清兵所获，拥至多铎前。多铎待之以礼，劝其降。曰："累以书招，而先生不从，今既竭臣忠，不为负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可法曰："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曰："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可法笑曰："我岂肯效其所为！吾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又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民，不可杀戮。"遂遇害。同遇难者知府任民育、参军吴尔壎、主事何刚等。清兵既下扬州，恨其兵民婴城固守，抗命不服，乃行屠戮，走不及者被杀，凡杀数十万人，城中积尸如乱麻。无一人得脱，扬州遂空。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顺天大兴（今北京）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幼家境贫寒，事亲以孝，坚毅好学，有文武之才。天启元年（1621）于京郊古寺苦读时，为顺天督学左光斗发现，得其嘉奖器重。及试，署第一名秀才。旋资助其学，月给薪米以供其母。五年（1625）左光斗因力反阉党魏忠贤被革职下狱，备受酷刑，被炮烙将死。凡亲知故旧皆摇手相戒，虽家仆亦不得近前。可法闻之，感其知遇之恩，乃重赂狱卒，乔装入狱探视，见光斗体无完肤，焦烂之状，不禁跪地呜咽。光斗闻知其声，恐其受牵连，怒赶其出狱。可法乃不敢发声，急退下。后常流涕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光斗遇害，乃亲为收敛安葬。七年（1627）中举人。崇祯

元年（1628）成进士。初授西安府推官。八年（1635）累迁至右参议。时农民军已流动于楚豫间，于凤阳焚明皇陵。朝议设兵备道制之。遴选人才时，举朝视为畏途，无敢任者。可法愤然曰："国家养士，措饷募兵，原为社稷封疆计，今若此，非所以报主知也。"乃自请前往。遂任池太兵备道。既抵任，筑城浚壕，措饷募兵，月余，得八百人。其秋，改任总理侍郎卢象昇之副使，分巡安池，监江北诸军。十年（1637）七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庐、池、太四府，统兵万余人，开府于六安。数败老回回等农民军。十一年（1638），皖中大旱，飞蝗蔽天，乃亲督官民捕蝗救灾。且治军素严，百姓德之。十二年（1639）六月，丁父忧，回乡守制。十四年（1641）九月，服满，起为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理海防。受事后，劾罢劣官，大浚南河，漕政大为改观。廷臣交章赞誉其有文武之才，请大用。以江南重地，遂仍留用。可法愈加奋励，开屯田，招流亡，缮城郭，访贤才，咨以军事，江淮南北，屹然成一重镇。十六年（1643）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上留都军政八事疏，将京营之有籍无兵者，悉按去之。军政为之整肃。十七年（1644）初，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发展迅猛。可法于南京闻京师危急，拟率师勤王。四月初一日，乃会合诸同僚，作檄文布告天下。随即率师渡江至浦口。因饷绌未发。旋北京陷落，崇祯自杀之凶信至。乃缟素发丧，即拟提师北上。众将以应先择社稷主，再挥师不迟。遂与众臣议立新君。初赞同立潞王朱常淓之议，并以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之事致函凤阳总督马士英。乃为马士英所

乘。士英以福王昏庸可利，联合江北四镇，拥朱由崧至，众臣不得已，于是以福王告庙，是为弘光帝。弘光帝立，可法与马士英、高弘图等同为大学士。旋被排挤出朝，督师扬州。然仍以大局、国事为重，认真布战守，修兵备，竭力调和诸镇将间、兵民间之关系。于扬州首开礼贤馆，招四方智谋、才能之士，准备北伐。因饷绌、将骄、兵散，马士英等多方掣肘，北伐无力。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四月，清兵长驱南下，乃率众浴血奋战，坚守扬州。城破被执，誓死不屈，乃遇害。时扬州被屠戮者甚，遗骸累累，尸腐莫辨。扬州梅花岭下，有可法衣冠塚。南明隆武朝谥忠靖，清乾隆中谥忠正。有著作《史可法集》。

二十八日（5月23日）

28 南明弘光帝召对群臣问迁都计。扬州失守凶信传至，举朝惶惶，上下寂无一言。良久，弘光帝乃曰："外人皆言朕欲出去。"大学士王铎云："此语从何得来？"帝乃指一小太监。铎正色曰："外间话不可传也。"弘光帝又问迁都之事，钱谦益力言不可，遂作罢。王铎乃请示经筵讲期。弘光帝云："且过端午。"时清兵已逼进南京，南明君臣，仍不为备。夜有书长安门者曰：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院中曲变。〖11〗

二十九日（5月24日）

29 禁逼勒民人、工匠投充。谕曰：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诚恐困于饥寒，以致为盗，是以令各自便，不许迫胁。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

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此等甚可悯侧。前曾令户部榜谕贫苦之民无以为生，愿投充旗下者听。不愿者勿得逼勒，以苦民人。今京城内外人等，虽已闻知，尚未明晓，不肯全信。又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靖，讹言繁兴，惟思逃窜。此甚非安抚民生之至意也。尔部再行晓谕京城内外满洲人等，凡恐吓民人，逼胁投充为奴者，许令本人赴部告理，或赴五城御史及顺天府衙门控诉，转送尔部，治以迫胁之罪。距京城三百里内外庄头人等，有逼勒投充为奴，及将工匠逼胁为奴者，道府州县官审明，即将受逼之人释放。如有庄头及奴仆人等恃强不从者，该道即行拿解尔部，审明定罪。如有重罪可转申抚按题参请旨定夺。如此，庶民人得以安生，地方亦可宁谧。

30 禁庄头人等勒价强买。谕户部曰：今闻各处庄头人等，辄违法禁，擅害乡村，勒价强买，公行抢夺，逾房垣，毁仓廪，攘其衣物货财，少不遂意，即恃强鞭挞。甚至有捏称土贼，妄行诬告。且狡猾市侩甘为义子豪仆，种种不法，肆行横恶，殊为可恨。尔部遍行严查，如有不遵法纪者，俱行治罪。传谕各处抚按道府州县各官，不论满洲及满洲家汉人，若有违法犯罪者，即拿送来京。如满洲恃强，不服拘拿，即识其姓名居址，赴京控告，便差人逮问。若地方官不能稽查，即属庸懦溺职。刑部官有所徇纵，即属挟私误公，国法具在，断不轻饶。

五月初二日（5月26日）

31 设明史馆。任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为纂修《明史》总裁官。

32 南明黄得功大破左梦庚于板子矶。梦庚旋劫袁继咸北上，继咸劝其回师，不听，乃遣人赴清营求降。谒见英王阿济格，继咸长揖不拜，为设宴，不饮亦不言。舟中夜起自缢，被发觉而解之。绝粒八日，至良乡，叹曰：此谢叠山尽节处也。又缢，又被解之。八月，至京师，馆于内院。明年三月，终不屈，乃被杀。〖12〗

初五日（5月29日）

33 摄政王多尔衮不受崇隆之礼。辅政王济尔哈朗及内大臣等定议，以皇叔摄政王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请崇隆体统，一切仪制亦应加礼。乃将此议启闻于多尔衮。多尔衮固辞，曰："予在皇上之前，不敢违礼。如在他处，可按汝等之议行之。"次日，多尔衮乘轿入朝，满洲诸臣皆跪。多尔衮立即返回。对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曰："予未有言，诸臣何故皆跪？今我所入者，乃君之朝也。汝等即欲行礼，当于他处行之，竟乃行之于朝门，予岂有接受之理？如众行礼之际，予仍前进，诸王见予至亦如此行礼，予心更何安，故引舆而返。"于是令以此言晓谕诸汉官。

初七日（5月31日）

34 南明弘光朝十六大臣集清议堂议事。是日昼晦，大风雨。马士英下令严守南京城门，辰开午闭。集清议堂议

事之十六大臣乃：马士英、王铎、蔡奕琛、陈于鼎、张捷、陈盟、张有誉、钱谦益、李乔、李沾、唐世济、杨维垣、秦镳、张孙振、钱曾、赵之龙。各窃窃私语，百官不得与闻。临散，李乔、唐世济齐声相和曰：既降志辱身，亦不计矣！散后有探询与会者，皆云：清信虽急，如今不妨矣。此秘而不宣之议，实商讨赵之龙拟议降清事宜。〖13〗

初九日（6月2日）

35 多铎挥军渡长江，南明江上防线全溃。清兵下扬州，即部署渡江，五月五日抵长江北岸。八日夜，大雾弥天。多铎令军中每人准备案板两张，火十把，如违者，辄治罪。民间门栏桌椅以及扫帚诸物被搜掠一空。乃将诸物结成大筏，扫帚紧系其上，待号令下，浇油燃火，乘风放入江中，顺流而下，火光彻天。南岸见之，以为清兵大举渡江，发大炮轰击。然风顺水急，愈击愈下，久之，明军炮药将尽。多铎令全军自七里港登船渡江，蔽江而南。是日天明尽抵南岸。明军发觉，仓促应战，悉溃不成军。巡抚杨文骢率败军逃向苏州，总兵郑鸿逵、郑彩以舟师遁入海，走福建。清军一举取镇江，向南京进发。

初十日（6月3日）

36 南明弘光帝弃南京出奔。是日晨，弘光帝传旨：所选三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时，以清兵将至，都中各门紧闭，传旨缙绅家眷不许出城。形势危殆，乃召内臣韩赞周问计。赞周进曰："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遂有所悟。

中午，唤集梨园子弟入大内演戏，与诸太监杂坐酣饮。入夜，二鼓时分，与汪、陈二妃及内官四五十人跨马从通济门走出，奔向西南，韩赞周从之，而百官无一知者。遗下宫娥女优五六十人散乱于西华门内外。次日晨，城中人方觉，乃大乱。

十一日（6月4日）

37 南明弘光朝首辅马士英挟太后出奔。黎明，即上马去。所随妇女及家丁百余人，皆马上装束。出城至孝陵，召守陵黔兵四百人为卫队，护以南下。

天明，南京百姓见宫门不守，宫女乱奔，始知君相俱弃城逃遁。入宫中、府中抢掠者众，御用物件遗落满街，马士英、阮大铖宅均被焚掠。一时文武逃遁隐窜，各不相顾。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不可胜数。辰刻守备南京勋臣、忻城伯赵之龙出安民告示，中有“大驾播迁，本府死守此土，已致大清大帅，自有斟酌，尔民不必惊惶徙避”等语。副院杨维垣亦出示云：“天子出巡，乃古今暂避常理，本院惟有尽忠殉国。”午刻，有赵监生率百姓千余人，擒大学士王铎至狱中，群殴之，使认北来太子。王铎哀呼曰：“非干我事，皆马士英所使。”王铎被众人抽打，须发俱尽。“太子”亟加制止，命将其暂拘于狱中。百姓拥“太子”上马入西华门，至武英殿，取戏箱中冠裳服之，遂“登基”，群呼万岁。次日午后“太子”传出朱笔告示，云：“在京勋旧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怀，勿惜会议，予当恭听，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惜尔经纶之教也。”

然此告示只张贴于皇城，见者极寡。而“太子”虽为百姓拥入皇宫，文武元老却无一人至者。十三日，“太子”令释王铎，仍以其为大学士，又召方拱乾、高梦箕于狱，命为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二人出狱后即逃。而此日文武诸大僚亦聚中府会议，商讨战守之策，保国公朱国弼宣言于众曰：“弘光弃社稷人民而去，大义已绝，不足云皇帝矣！且京城兵饷无一可办，诸生更有何术，会议可也。”遂出示安民守城，并不言及立新主之事。〖14〗

十二日（6月5日）

38 南明弘光帝逃至芜湖。先是，刘孔昭率军逃至太平（今当涂）。弘光帝奔至，孔昭闭门不纳。弘光帝彷徨江次，无奈乃奔走板子矶，入黄得功部下总兵翁之琪舟中。时得功正与左梦庚军交战，闻讯大惊，急速归营，收兵芜湖。向弘光帝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负陛下也。臣营弱薄如此，其何以处陛下哉。无已，愿效死。”旋，阮大铖、朱大典、方国安等陆续率兵赶至。弘光帝遂命以阁衔督兵。仓促无国玺，只以片纸书写官衔姓名而已。

十五日（6月8日）

39 豫亲王多铎率师入南京，南明勋戚文武迎降。清兵自九日渡长江，克镇江，一路直下，十四日抵南京城下，驻兵郊坛门。时大雨滂沱。赵之龙、朱国弼、钱谦益等乃手捧舆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多铎令其入见子

清营，布置进城事宜。并令总宪李乔携回清朝晓谕官员军民人告示两道，于南京城内通衢大道遍行张贴。复命钱谦益清理南京宫禁。是日，大开洪武门，多铎入城。忻城伯赵之龙率诸勋臣，内阁大学士王铎率诸大臣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上报归降者总共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余人。多铎赞许之龙保城之功，特赏金镫银鞍马、貂裘八宝帽。随设牛酒宴，席地共坐，命之龙位居朱国弼之上。多铎问太子何在，之龙答此人乃王之明。多铎曰："逃难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说姓朱，尔等早诛之矣。"国弼曰："太子原不认，乃马士英判定。"多铎大笑曰："奸臣、奸臣。"次日，多铎接受百官朝贺，投职名者甚众。广昌伯刘良佐率兵三百赶至投降，并自请擒拿弘光帝以自效。文臣李乔率先剃发，多铎斥其无耻。因时有"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之告示。不降者亦有人在。其中刑部尚书高倬自缢死，工部尚书何应瑞自刎被救未死，不知所终，吏部尚书张捷及左副都御史杨维垣均自缢死，而小官及平民殉难者亦不乏人。进士、礼部主事黄端伯，当百官迎降时，独不赴，强之，乃写一帖与之曰："大明忠臣黄端伯"。多铎命捕治之，被囚禁四阅月，终不屈，临刑前作绝命诗曰：问我安身处，刀山是道场。〖15〗

二十三日（6月16日）

40 礼部议定多尔衮称号为皇叔父摄政王，并定仪注。

二十五日（6月18日）

41 南明弘光帝被俘献南京。弘光帝既入芜湖黄得功大

营，旋议定奔向杭州，命朱大典、方国安率所部先发，都督杜弘域率部扈从，得功断后，于二十二日起程。时正于清弋江上架浮桥毕，拟起程之际，刘良佐率追兵忽至。得功奋起抵御阵亡。黄部下将士仓促渡江，而浮桥断裂。慌乱中，中军总兵翁之琪投江死。左协总兵田雄突入弘光帝所乘舟中背之而起，与右协总兵马得功一道，赴刘良佐处投降。良佐见大功告成，挟弘光帝急速回返。二十四日抵南京，暂停天界寺。至是，弘光帝乘坐无幔小轿入南京城，其首蒙包头，身着蓝布衣，以油扇掩面。江、陈二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之，其有投瓦砾者。至守备府，见豫亲王多铎叩头，多铎坐受之，随命于灵璧侯府设宴招待。乃命其坐于北来“太子”之下，令赵之龙等人侍宴，并令乐户二十八人唱歌于侧。席间多铎问弘光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诏，擅自称尊何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又曰：“先帝遗体只有太子，逃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转辗磨灭之何为？”弘光帝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北来“太子”曰：“皇伯手札召我来，反不认，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臣所为，皇伯或不知？”弘光帝仍不言。多铎又曰：“我兵尚在扬州，汝何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弘光帝支吾不清，汗流浃背，终席俯首难堪。席散，被拘。四阅月后，由班师回京之多铎执送北京。次年五月，弘光帝与北来“太子”等，同日被杀。〖16〗

42 赵之龙、钱谦益等明降臣传檄直省，盛称清朝功德，号召各地归降。

43 南明马士英挟太后奔至杭州。本月十一日，士英挟

太后逃离南京，取道广德，将入浙江。广德知州赵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母后，诈也。"闭门坚拒之。士英挥兵攻破广德，杀景和，即取道安吉，知州黄翼圣优礼接待之。时浙江巡抚张秉贞闻讯，疑团莫解，乃檄问太后之真伪，翼圣火速回函云：阁部既真，恐太后亦非伪。张秉贞方备法驾以礼隆重迎接。至是，士英奉太后抵杭州。潞王朱常淓及官吏士民相继入见。遂传命召用在籍诸臣。刘宗周、熊汝霖等入朝太后，痛责士英当随扈弘光帝。士英无以对，惟切盼江上捷报。不数日，阮大铖、朱大典、方国安俱踉跄至，杭州士庶方知黄得功兵败而死，弘光帝就擒。时礼部尚书黄道周奉祀禹陵来杭州，乃抗疏曰："自五月十一日至今越二旬矣，士林未知行在，而首辅马士英拥兵自卫，迎憩西湖，士民诘问，空言圣驾在黄得功军中。士英诚知圣驾所在而轻离左右，则有不臣之心；不知而托言之，则罔上狗偷，神人所共愤也。"太后览表叹息，而士英深不自安。〖17〗

二十六日（6月19日）

44 豫亲王多铎于南京各城门张贴剃发示云：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二十九日（5月22日）

45 摄政王多尔衮欲令官民尽皆剃发。是日，大学士等入见摄政王多尔衮。于户部官启事毕，多尔衮曰：近览章

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若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自有理，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令官民尽皆剃头。大学士等启言：王上一向怜爱臣民，尽皆感仰，况指日江南混一，还望王上宽容。〖18〗

46 是月，李自成于湖北通山遇难。先是，自成率大军顺长江东下，追兵不舍而屡战屡败，九江富池口大败后，乃改变路线，由江西瑞昌入湖北。五月初，入通山县境九宫山。自成令大队先行，自率二十八骑殿后，行至小源口，突遇乡民武装，被误认为贼，遭众剿杀，自成等均及于难。〖19〗

李自成（1606—1645），初名鸿基，陕西米脂人。世业农，以家贫，幼年为人牧羊。及长充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被裁失业，归家务农。次年，陕西灾荒严重，饥民遍地，乃率众起义，初隶不沾泥部，旋自为一军，后投起义军首领闯王高迎祥部，为八队闯将。九年（1636）高迎祥战败牺牲，自成乃袭称闯王。势渐强，活动于陕、甘、川之间，十一年（1638）十月于潼关南原受挫，仅率田见秀、刘宗敏等十八骑突围，隐于商洛山中。十三年（1640）夏复起，寻挺进河南，进军湖广，以“均田免粮”相号召，饥民望风而从者数十万，势大振。遂于十六年（1643）二月，改襄阳为襄京，成立大顺政权，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统领全局。大顺政权设上相、左辅、右弼及六政府。六政府设侍郎各一人，统辖国家中央政府，

惟尚书一缺待补。随之完善军事制度，分全军为中、左、右、前、后五大营。分设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及威武将军等领导体系及战守体制。并开科取士，完善用人制度。六月，大西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中央及地方政府。李自成遣使通好于献忠。献忠乃“逊词以答”，约定“彼此为援，互相攻取”。从此，自成无后顾之忧，而移兵北向，攻入陕西。十月初六日攻破潼关，初十日破临潼，十一日进占西安。随分别遣将四出略地。至十二月，南达汉中，北至榆林，西收庆阳、庄浪、凉州、兰州、甘州、西宁，陕西三边之地悉定。遂开始挥兵东进。自十二月中遣刘芳亮等率军东渡黄河攻入山西。二十一日破平阳府（今临汾），兵锋直指太原，山西披靡，京师震动。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建立大顺国，称大顺王，完善中央机构。旋分兵两路攻击明朝：一出豫北，一渡黄河入山西。自成亲率之部于二月初八日攻克太原后，以迅雷之势，直指北京。三月七日下大同，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攻克入城。自成既据北京，即着手完善政府，任命各级官吏。并继续分兵略地，向各地委派官员，建立基层政权。同时开科取士。为充实国库及军饷，曾于均田免粮之同时实行劫富济贫。入京后即实行“追赃”。然多有失措。争取吴三桂于山海关之战失败后，终致不可收拾。于北京匆忙称帝，旋即溃逃。率众历直隶、晋、陕、豫、鄂。未及喘息时，于大意之中偶然于湖北通山县牺牲，年仅三十九岁。

【考异】关于李自成之结局，诸书所载，甚多歧异。察其大概，

不外两类：一败死(遇难或病死)说，一出家为僧说。而同说之间差异亦甚大。仅遇难或病死之地，即不下十余处。诸如：死于山西固关(《李闯小史》)；死于陕西潼关(《定鼎奇闻》二十回)；死于黄州(《天南逸史》)；死于湖北(〔德〕魏特：《汤若望传》)；走死楚中(《罪惟录》卷九下)；死于湖北通城县九宫山(参见：《绥寇纪略》卷九；《罪惟录》卷二十；《国榷》卷一百四；《蜀龟鉴》卷三；《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后鉴录》；《明史》卷三百九；乾隆《澧州志林》卷一九；《甲申朝事小记》卷三)；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参见：《荒书》卷八；《烈皇小识》卷八；康熙《通山县志》卷五；康熙《武昌府志》卷八；康熙《湖广通志》卷三七；蒋良骐《东华录》卷五；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三五；《小腆纪年附考》卷十；《明通鉴》附编卷二十下；世忠堂《程氏宗谱》)；死于黔阳罗公山(《樵史》；《明季北略》卷二十二；《流寇志》卷十四)；死于江西宁州九宫山(《永历实录》卷十三)；死于江西新昌八公山(《石匮书后集》卷四六)；死于西塞山(《金陵纪略》附《南征记》)；死于宿松(康熙《九江府志》卷二)；死于未言所在地之九宫山(参见：《烈皇小识》卷八何腾蛟上疏；《清世祖实录》卷十八阿济格奏报；《思文大纪》卷四；《永历实录》卷七；《国寿录》附录；《所知录》卷一；《三湘从事录》跋；《张文贞公集》卷七)。其出家为僧说之出家地，有石门夹山(参见：乾隆《澧州志林》卷二三；同治《石门县志》)；黔楚交界处(《甲申朝事小记》卷三)；五台山(光绪《米脂县志》卷十二)等。

虽众说纷纭，然至20世纪50年代，学界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难。近二十年来争论又起。争论点仍集中于死难于通山，或死难于通城，或出家于石门等三个问题。关于死难地，考诸书所载，不论通城说或通山说有一共同点即多言李自成

死于九宫山乡民之手。通山说中除《烈皇小识》及《大清一统志》外，一律点明其主要人物为程九伯。通城说中之《蜀龟鉴》亦云为程九伯。而程九伯之居地只能有一。康熙时所修方志已经载明此人乃通山人，与通城无干。而九宫山并非二县皆有，查天顺《大明一统志》卷五九及嘉庆《大清一统志》，均言此山“在通山县东南八十里”。康熙时修湖广有关方志亦均言此山在通山县境而不在通城。据此，李自成应死于通山。

至于石门出家为僧说，因缺乏证据，长时期内不为世人所重。近二十年来，此说颇盛传，然无佐证。王戎笙等《李自成结局研究》、栾星《甲申史商》，以及顾诚、张国光等论文，论述精当，已予驳正。

六月初五日（6月28日）

47 敕谕豫亲王多铎令各处文武军民尽皆剃发。是日，帝以江南奏捷遣官敕谕多铎曰：览王等奏捷，朕心不胜喜悦。此皆王与诸臣同心报国所致，深可嘉尚。至各郡邑投诚官员，或为福王所授，或为王等所委，俱开明履历，分别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其郡邑有未下者，或宜移檄招抚，或宜统兵征剿。地方一切事宜，酌议速奏。

初八日（7月1日）

48 南明潞王监国于杭州，众臣请斩马士英。弘光帝称帝南京时，乃安置潞王朱常淓于杭州。自南京失守，五月下旬以降，文武群臣多集于此。迨弘光帝被俘消息传至，群臣共劝潞王监国。潞王虽素有贤名，然怯担重任。终因

士英进劝，及太后懿旨敦促，一再推脱无效，方勉为其难，于此日宣布监国。所依赖之权要乃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及浙江巡抚张秉贞。马、阮二人当政，上疏反对者甚众。中原江西九江佥事王思任疏请立斩士英之头，传示海内，以为误国欺君之戒。另有致马士英书，劝其自刎以谢天下。刘宗周亦呼吁“非斩士英无以收既溃之人心。”分巡宁绍台道于颖亦数上疏劾奏士英。潞王一概置之不报。而士英愤恼至极，无以回答。〖20〗

十三日（7月6日）

49 贝勒博洛军至杭州，南明潞王朱常涝迎降。潞王自监国后即令方国安发兵分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诸处，令苏州总兵王之仁加强堵遏，令太监高起潜等扼防平望(今江苏省吴江县南)。同时，按马士英意，遣“活秦桧”陈洪范乘船，悬旗大书“奉使清朝”，前往嘉兴清营，请割地讲和。〖21〗清兵则大举推进，十一日兵临钱塘江西岸，诸臣虑杭州将不保，纷纷奔窜。首辅马士英上缴内阁印，阮大铖上缴兵部印，均弃潞王，不辞而去。时陈洪范已返自清营，赍博洛之招降书。潞王度力不能拒，乃不战而屈，遂偕巡抚张秉贞开门出降。监国仅五日之潞王政权宣告覆亡。末儿，朱常涝、邹太妃及宫眷被清兵挟之北上，将渡淮河，太妃投水死。次年五月，朱常涝与朱由崧等同时被杀于北京。

时有拒降之钱塘令顾咸建，出奔不果，被执以还，令剃发易服，乃曰：“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子道。”终不屈，乃遇害。〖22〗

十五日（7月8日）

50 颁布剃发令，谕礼部传示天下，一应军民人等一体遵行。令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饰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十九日（7月12日）

51 河道总督杨方兴等奏称：山东嘉祥县满家洞界连四县，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自明季荒乱频仍，穷民走险，聚众其内，分布四面，各数十里，其最著者有羊山、金山、大义集、合义集、罗家屯、桑科集等处，而满家洞其总名也。元年（1644）七八月间，劫掠焚杀，殆无虚日。臣遣济宁道朱国柱、东兖道章子天率沂临镇兵及各处乡兵往剿，凡四战，皆败之，贼势大溃。二年（1645）正月，复猖獗，会肃王大兵驻济，发满兵捣其巢，杀贼无算，贼势益窘，俱窜伏洞中。王留满兵二百，同镇兵、乡兵六千人困守之，诱斩贼首宫文彩等二十余人。后肃王回京，饶裕王继至，申明号令，攻贼益力，随破随填其穴，歼除殆

尽。止余二大洞为贼老巢，内有重关夹道，暗伏火器，人不敢入。因绝彼汲道，听其自毙，有突出者辄杀之。五月，饶裕王亦还京，臣复增调官兵，围守益固，洞内水绝，贼皆自缢死，诸洞悉平，人口军器财物尽获。

闰六月初一日（7月23日）

52 南明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众拒不剃发，举城抗清。

阎应元（1607—1645），字丽亭，顺天通州人，崇祯中为江阴典史，后迁广东英德主簿，以道阻未赴任，寓江阴之砂山。六月二十一日，新县令方亨到任，严令百姓剃发，群情激愤。诸生许用德于明伦堂高声曰："头可断，发不可剃！"时府中檄文下达，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群情益愤，乃上表呈请留发被拒，清发兵征剿。众遂于是日设明太祖神位于堂，痛哭举义，远近应者数万人，共推新典史陈明遇为主，囚方亨，杀示虐守备陈端芝，以徽人邵康公为将，加强城防，以抗清兵。明遇曰："吾不如阎公智勇可属大事。"众遂驰骑赴砂山迎之。应元乃携家丁十四，连夜入城，与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强于诸君者，诸君其无以生死计！"众皆奋然应诺。应元问："有饷乎？"巨商程璧曰："某愿输二万五千金。"遂紧急备办火药三百罂、铅铁九千石、大炮百门、鸟机千张。下令曰："输不必金，凡菽粟刍稿布帛盐酒皆可。"并曰："城苟完，何患无财，否则身且不保，遑恤乎家！"众人皆齐声赞同。于是治楼橹、修堵堞，令每户出一男守城，分城而守。又令乡兵设伏于四郊，待敌

至而歼之。部署方毕，清大队兵马至，将城包围。

时清兵所过，邑无坚城，或走或降，即闭城抵拒者攻之即下，迟亦不过旬日，如入无人之境，故清人藐视江南，以为可不血刃一举荡平。然江阴一小城，却设守甚严，兵至境上即被杀，大为骇异。于是屡屡增兵，参与攻此城之兵近十万众，列营达百，围数十里，依君山(一名瞰江山，位江阴县北)筑垒，下瞰城中。然城上发箭如雨，又杂发垒炮击之。入夜乃遣壮士缒城下，顺风纵火，清军营大乱，自相践踏而死者数千，始移营而去。应元复用毒箭射敌，创新意制铁槌，击登城之兵，以铁叶裹门板实土，随时填补被毁之城，夜间束草为人诱敌发箭，而获得敌箭甚多。致使清兵屡攻不克。

降将刘良佐率兵增剿，临城呼应元语。应元曰："我一典史，蚁虱臣耳，犹不忘故国，汝爵为列侯，握重兵，不能为国捍御，反为敌前驱，有何面目向我邑人耶！"应元身材伟岸，性情刚毅，号令严明，犯法者不稍贷，然轻财仗义，赏赐无所吝，伤者亲为裹创，死者酹酒而哭之。明遇则宽厚善良，爱惜士卒往往流涕相劳苦。故士卒皆乐为之死，虽知危急而不动。

八月，清兵攻破松江，李成栋率所部十四万赴至围城，令被俘降将黄蜚、吴志葵于城下劝降，陈说利害。应元斥之曰："败军之将，被擒不速死，奚喋喋为！"时值中秋，给军民赏月钱，分曹携具，登城痛饮。许用德制乐府五更转曲，使善唱者曼声歌之，其声凄婉，动人心弦。清将知城中绝无降意，攻益急，炮声彻夜不停，城中死伤日积，矢石亦尽。

二十一日，大雨如注，城颓倾，清兵拥入。时应元坐东城楼索笔题门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毕率众巷战，奋力杀敌，夺门不得出，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乃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因湖水浅不死被执，见贝勒不跪，被害于栖霞禅寺。明遇、用德皆奋战死。城中死骸枕藉，街巷皆满。至是攻守凡八十一日，竟无一人降者。而清兵死者亦不下万人。后明隆武帝朱聿键闻而泣曰："吾家子孙遇江阴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敬而拜之！"史家温睿临云："嗟乎，应元之守善矣！惜乎所守者小邑耳，使南京得如应元者而守之，明岂其亡哉！"〖23〗

初七日（7月29日）

53 南明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时弘光朝已覆亡，乃面见潞王请其去监国之号，正大位，以号召天下，被拒。旋潞王降清，总兵郑鸿逵、郑彩，户部郎中苏观生、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咸以其可济大业，共同劝进担起监国大任。十七日抵衢州，于誓师时宣言将"恭行天讨，以光复帝室，驱逐清兵，以缵我太祖之业"。遂由众臣护拥，进入福建。黄道周连上三疏，恳请其为列祖列宗、为天下臣民计，接受监国，词意恳切。二十三日聿键抵浦城县，乃允从监国。次日，复曰："自允监国之后，若一日孝陵未见，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统旧疆未复，即是孤负祖、负民，如剑在心，如汤沃背，断不与寇盗并立于天壤。"本月初六日，为南安伯郑芝龙、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等迎

入福州。至是，乃祭告天地，行监国之礼。〖24〗

初九日（7月31日）

54 浙东抗清事起。

先是，清兵入浙，素负众望之潞王以不战降，一时之间，各郡城官员相率效尤送款，纷递降表。然节义之士心甚耻之。闰六月初，剃发令下。是日，明余姚在籍前九江佥事孙嘉绩、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于余姚起兵，首揭浙东抗清大旗。

孙、熊抗清事起，远近响应。在籍前兵部右侍郎沈犹龙、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中书舍人李待问等于松江，诸生郑遵谦于绍兴，原兵部尚书张国维于东阳，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及“六狂生”于宁波，分守道于颖于萧山、东阁大学士朱大典于金华、湖广道佥事沈宸荃、冯元飚于慈溪，分别率众斩杀清之接收官员，起兵抗清，乃势成燎原。〖25〗

55 刘宗周卒。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克念子，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家贫，少孤，事亲至孝，立志向学。万历进士。历官至左都御史，忠耿敢言，刚正不阿，以不依附党派闻名于世。因犯颜直谏，揭露官场腐败，抨击权奸，而仕途坎坷，屡被削职为民。南明弘光立，命起原官，连上疏指陈时弊，直言朝廷偏安苟且不求进取、四镇将悍兵骄、马士英专权误国，为马士英、刘泽清等所忌恨，乃愤然辞朝归里。当弘光政权覆亡，马士英挟太后至杭州，议立潞王朱常涝监国时，即上书请斩马士英，亟修战备以御清军。旋闻潞王降清，杭

州不守，乃绝食而死。鲁监国追谥忠端，隆武朝追谥忠正。清乾隆时追谥忠介，从祀文庙。宗周一生精研学问，探求哲理，勤于著述，为蕺山南学代表人物，杰出之学术大师，对清代思想学术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著作有《人谱》、《圣学宗要》等。〖26〗

十二日（8月3日）

56 定文武官员品级。其中：御前内大臣、固山额真、六部尚书、都察院理藩院承政、昂邦章京、多罗额驸为一品。内三院大学士、六部侍郎、都察院理藩院参政、梅勒章京、护军统领、前锋统领、镇守盛京京城总管官等为二品。

57 摄政王多尔衮论毋尚虚名、勤慎尽职及知人用人。六部都察院诸臣入见，赐茶，多尔衮谕诸臣曰：方今江南平定，人心归附，若不乘此开基一统，岂不坐失机会。诸臣各宜同心一力，因时建功。凡属职业当务，切实恪共底绩，毋尚虚名，徒饰浮说。又曰：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利，树党与，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佞为得计，任意交章烦渎主听，使其主心志眩惑，用人行政颠倒混乱，以致寇起民离，祸乱莫救。覆辙在前，后人炯鉴，亟宜痛加悛改，岂容仍袭故套，以蹈颠蹶。今天下已将混一，百事创始，政务殷繁，一切事宜当从实遵行。其含糊无用之言，必不可听。以后内外大小诸臣，宜共体此意，永为遵行。

复谓大学士等曰：我素性遇有干誉邀名之事，不惟我不肯为，即见人为之亦不胜其羞耻。旋赐大学士及学士、

史官等饭。又曰：文王泽及枯骨，古今相传，以为美谈。向使桀纣行之，便贻笑于后世。古今异势，不相沿而治。若必执尧舜之道行之今日，亦有不便者。惟因时制宜，务使百姓普被恩泽方可。若沾沾小惠，我所不为。大学士等奏云：文王仁政极多，枯骨特其一耳，臣愿王上法尧舜文武之道，以治天下。

又谓大学士等曰：我别无聪明，惟知人一事颇用功夫。大学士李建泰奏云：帝王之治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知其贤而用之，则民安；不知其不贤而用之，则民危。王上智勇大授，然不可自恃知人之明，亦须兼听。多尔衮曰：所言是也。

又谕大学士等曰：我在东边，只闻洪军门乃至清之好官，其用兵上阵亦有可观。如松山之役，我颇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卿后虽无成亦足见卿之能。我之体弱精疲亦由于此。大学士冯铨奏云：洪军门前虽得罪，今承使南方，功成亦可赎罪。多尔衮曰：我亦见有为，诸王亦荐其好，故令其南去。〖27〗

十三日（8月4日）

58 命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赐敕曰：朕以江南初经归命，其余各省远迩未同，恐已归者尚多惊疑，未附者或怀观望，保厘南土，实赖股肱。是用命卿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其江宁、江西、湖广及将来归附各省悉听节制，敕中开载未尽事宜，准便宜举行。

十九日（8月10日）

59 南明黄淳耀、侯峒曾率嘉定士民起兵抗清。黄淳耀（1605—1645），字蕴生，嘉定人，崇祯进士，未受官，避乱家居。侯峒曾（1591—1645），字豫瞻，嘉定人，天启进士，曾官浙江参政，弘光朝授左通政使，以疾辞归。本年六月十四日，清人接收嘉定，旋派知县赴任。闰六月十二日剃发令下，民愤愤不已，拒不从命。时降清将领李成栋率兵驻吴淞，多淫掠，民乃愤甚，奋起反抗。当夜焚毁成栋部将梁德胜营兵船，死营兵八十四人。十八日成栋率兵报复，一千六百余名乡民被害。并声言尽杀嘉定全城百姓，众益愤。至是，黄淳耀、侯峒曾乃入嘉定县城集众人，为守城抗清计。李成栋率清兵猛烈攻城，激战十余日，至七月四日大雨狂风中，城将破，侯峒曾犹坐城楼指挥，二子突至高呼："事急矣，何以为计！"答曰："有死而已，复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语未毕，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速去，二子不从，乃怒呵之曰："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去不远，兵至，皆被杀。峒曾乃投水自尽，未果，被引出杀害。黄淳耀乃急赴僧舍自缢而死，死前题字于壁曰："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余心。"时失败自杀者甚众。清兵大开杀戒，竟三屠其城，杀百姓多达数万。〖28〗黄淳耀著有《陶庵集》。

二十日（8月11日）

60 南明使臣左懋第不屈，被杀于北京。

上年十一月，左懋第出使清廷被拘。懋第上书多尔衮，无回音。时有劝降人至，懋第均不予答。一日，洪承畴入见，懋第乃曰："鬼也！承畴，松杏之战，身殉马革，先帝赐祭，加醮九坛，锡荫久矣，今日安得更生！"原明朝大学士李建泰亦入见，懋第曰："受先帝宠饯，不能殉国，降贼又降清，何面目见我耶！"明臣凡来进见劝降者皆被懋第痛骂。久之，懋第得悉南京失守，七日不食，恸哭欲死。随行副将艾大选遵剃发令首先剃发，懋第痛斥并杖杀之。懋第被捕下刑部，曰："我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与？可速杀我。"强令其剃发，乃坚拒。而同拘之参谋、兵部主事陈用极及游击王一斌等五人亦拒不剃发，六人同时下狱。

至是，摄政王多尔衮召见，懋第被铁锁拥入内朝，长揖不跪，南面坐于庭下。多尔衮数其伪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国书、擅杀总兵、当庭抗礼五大罪。懋第乃一一驳斥，侃侃而言，终不屈，惟请一死。令剃发，坚决不肯，曰："我头可断，发不可剃！"多尔衮乃问在庭之降臣如何处置之。吏部侍郎陈名夏曰："为福王来不可饶。"懋第曰："若中先朝会元，今日何面目在此？"兵部侍郎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兴废。"懋第曰："汝何不知羞耻！我今日则有一死，又何多言。"多尔衮挥出令斩之。懋第等被执至宣武门外，神气自若，临刑，顾陈用极等五人曰："悔乎？"用极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南向四拜曰：

“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端坐受刑。刑前题绝命诗曰：“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意如何。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任、刘统与懋第同时遇害。〖29〗

二十五日（8月16日）

61 改南京为江南省。二十八日，又改应天府为江宁府，改府尹为知府。

二十七日（8月18日）

62 南明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改福州为天兴府，以是年为隆武元年。

朱聿键监国之初，黄道周、郑鸿逵、张肯堂等力请其早正大位，“以号召天下，且杜后起。”郑芝龙等则以监国即名正言顺，当务之急乃“宜早出关，号召天下，俟有收复功，建号未迟。”朱聿键则采纳称帝建议，遂于是日告祭天地，即皇帝位。进郑芝龙平夷侯、郑鸿逵定清侯、郑芝豹澄济伯、郑彩永胜伯。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苏观生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30〗

七月初三日（8月23日）

63 命多罗贝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往江南代定国大将军多铎。固山额真叶臣等随往。

初六日（8月26日）

64 南明隆武帝诛招降使，誓师伐清。隆武帝甫即帝位，清廷所遣招降使马得厂至天兴府，逼其束身归降。隆武帝

立加拒绝，至是，下令诛之。颁敕谕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夷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营中军平夷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尚赖文武臣民，勇效智力，谋富才能，同报祖宗，以救百姓。有功者，朕必重报，再无食言，特谕。

65 南明隆武帝敕禁各关兵将毋放马士英入关，令其于浙图功自赎。先是，士英自奉太后逃至杭州，拥立潞王监国，以首辅大学士临朝，立遭唾骂围攻。寻清兵临杭州，仓皇出逃。然浙东已无处容身，遂徘徊闽浙境上。既而得知隆武帝立，乃谋入关，求助于郑芝龙。芝龙素与士英友善，上奏隆武帝，称其不即降清，而亟求太祖子孙而立之，一念可嘉，应准其入朝。隆武帝乃下其议于内阁。议云：马士英蠹国偾师，擅权纳贿，结怨生灵，罪在天下，当为天下之所共诛，为兴朝之所共讨。今奸辅马士英若能图功自效，倘有桑榆之勋，略宽衔橛之路，亦诸臣所以曲体天心，弘开法网者也。隆武帝以为然，遂有此令。〖31〗

初七日（8月27日）

66 命南方归顺各省开科取士。浙江总督张存仁疏称，近有借口剃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行蠲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遂下旨云：开科以取士，薄敛以劝农，诚安民急务。归顺各省准照恩诏事例，

一体遵行。

十八日（9月7日）

67 南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朱以海，字巨川，生于山东兖州鲁王府邸。朱元璋之十世孙，鲁肃王朱寿镛之第五子，多才多艺。崇祯六年（1633）袭封镇国将军，十七年（1644）二月嗣鲁王爵。本年四月，奉命移居浙江台州。闰六月，抗清首领张国维、张煌言等先后赴台州共请其监国，乃欣然接受，旋至绍兴。至是，宣布监国。此年仍称弘光元年，以明年改为监国元年，以张国维为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朱大典及宋之溥均为东阁大学士，方国安为镇东侯，王之仁为武宁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沈宸荃、王思任、陈函辉等分别授为督师、右佥都御史或尚书、侍郎之职。以鄞县举人张煌言有劝进之功，特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

二十二日（9月11日）

68 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以抗清出师江西。先是，隆武帝一再发誓北伐，而重兵在握之郑芝龙却按而不动。首辅大学士黄道周屡劝帝出关恢复，陛见者亦纷纷陈请，帝有苦难言。道周愤国事衰微，痛感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关，遂奏请出师。隆武帝准其请，命主管兵部之郑芝龙助其资，然芝龙仅予三千弱兵、一月之饷。道周北伐之志益励，乃召募义勇共赴国难，多方求捐，获银一万两。所部九千人中，有僧人及荷锄者随其后，故名曰“扁担兵”。隆武帝给其空札百函。是日，誓师出征。慷慨登程，义无

反顾，然其兵未经训练，不谙战斗，道周亦缺军事才能。历经周折，十月初，进入江西，分兵三路而进，顷之，三路相继败。十二月初，道周于婺源兵败被俘。旋被押往南京。

八月三日（9月22日）

69 南明靖江王朱亨嘉于桂林自称监国。朱亨嘉乃明太祖侄朱文正之后裔，本宗室疏支，无继统资格。获悉弘光帝被俘，萌生监国之念，旋见隆武帝所颁登极诏至，而两广总督丁魁楚及广西巡抚瞿式耜均示沉默，遂与广西总兵杨国威等密谋。至是，行典礼，自称监国，颁诏远近，大授官爵，并举兵东下。然为瞿式耜所坚拒。十二日朱亨嘉统兵将其拘捕，囚于桂林。式耜乃遣家人上表福州以示拥戴并报靖江王“僭位”之情，请发兵征讨。时魁楚知隆武朝已加己大学士衔，决定平乱。遂发兵于梧州将其击败。靖江王逃回桂林。魁楚会合思恩总兵陈邦傅，同攻桂林，瞿式耜则策动杨国威之部将焦琏反正，为内应，桂林乃破。朱亨嘉、杨国威均被擒获。时为九月二十五日。次年二月，朱亨嘉被押至福建，四月被废为庶人，旋被杀，其党皆处斩。旋加封丁魁楚为平粤伯，陈邦傅为富川伯、挂征蛮将军印。瞿式耜调任兵部添注左侍郎，免广西巡抚职。〖32〗

70 南明隆武朝郑芝龙议战守。初，隆武朝立，内外文武济济，然兵饷战守事宜，俱郑芝龙主掌，其威福自专，炙手可热。至是，乃集廷臣议战守，定额兵二十万。其中，自仙霞关而外，应守者一百七十处，每处守兵多寡不等，约计十万。其余十万，拟明春出关。一支出浙东，一支出

江西。然养二十万兵，所需之饷，合八闽、两浙、两广计之，不足其半。因议多开财源，首请两税正供预借一年。复令群臣捐俸，劝绅士输助，察府县历年积谷银两未解者，悉催赴行在。又请广开事例，即卖官鬻爵，凡厮养隶卒捐纳者亦皆得给札授官。犹苦饷之不足。芝龙又请于两税内每粮一石，预借银一两。然芝龙所言守关兵，其实仅数百人，皆疲惫不堪者。故言其多者，乃按名数要饷耳。因兵多饷绌，隆武帝乃批准广征义饷。义饷者，即抚按以下皆捐俸助饷，名为官助。官助外，又有绅衿大户助。广为征收，沿门搜刮，凡不捐输者，则榜其门曰“不义”。民不堪其苦，时广传民谚“清行如蟹，迟迟其来”，以至“延颈举踵，望王师之至”〔33〕。所云“王师”，乃指清军。

初四日（9月23日）

71 论罪议处和硕英亲王阿济格。摄政王多尔衮遣官责阿济格曰：谎报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后又称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前后互异，骇人听闻。又本已启行，却诳报在江西候旨，竟如此撒谎！故决定回京时不遣官往迎。至是，阿济格班师还京，论罪议处。

十一日（9月30日）

72 南明隆武帝亲饯黄斌卿出师。兴化人江北总兵黄斌卿，于隆武帝即位之初即进献千金助军。上奏曰：舟山为海山巨镇，番船往来，饶鱼盐之利，西连越郡，北窥长江，乃进取之要地。隆武帝闻之大喜，封其为肃虏伯，赐剑印，命镇屯舟山，赐便宜行事之权。至是，斌卿率军离福州前

往舟山，隆武帝特于午门饯行，颁发敕书，其中有云："一统不全即朕不孝，三吴未复即朕不忠。盼望我孝陵，羹墙如见，可怜我百姓，汤火曷归！"又率文武群臣于郊外饯行。时军容整肃，观者夹道，甚为壮观。帝异常兴奋，复赐之以诗。诗云："朕今伸大义，卿任董恢征。寸心达圣祖，一德壮神京。将廉天地祐，恩遍事功成。终始封劳报，君臣共治平。"礼遇之隆，一时罕比。

十四日(10月3日)

73 南明隆武帝赐郑芝龙长子成功姓朱氏，旋封忠孝伯。成功本名森。是日，其父引之进见。隆武帝奇其貌，抚其背，感慨曰："恨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毋相忘也。"因赐名曰朱成功，授为总统使、招讨大将军，仪同驸马，协理宗人府事。从此中外皆称其为"国姓"。成功慷慨怀忠义，不屑其父所为。一日，侍从便殿，见帝郁郁不乐，进曰："皇上得无以臣父不尽忠耶?"帝默然。成功顿首曰："臣以死卫陛下矣。"帝大喜，进封忠孝伯。〖34〗

十七日(10月6日)

74 摄政王多尔衮斥责弹劾冯铨者。先是，给事中李森先、御史王守履等九人交章弹劾大学士冯铨系故明阉党魏忠贤党羽，曾向大同总兵姜壤索银三万两，向江禹绪索银百两。礼部侍郎孙之獬、李若琳均为其党羽，庸懦无行，俱宜罢黜究治。刑部以审讯无实，拟科道各官俱反坐上奏。至是，多尔衮于重华殿传集内院大学士等官及刑部科道各官，逐项复审，所劾俱无实迹。遂认定此乃结党谋害最早

剃发之孙之獬及最先投诚之冯铨。多尔衮曰："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今尔科道各官，如何仍蹈故明陋习，陷害无辜！据尔等所劾三人，皆系恪遵本朝法度者。即此足见尔等结党谋害。""此番姑从宽免尔等罪，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后数日，以李森先启内请将冯铨父子肆诸市曹之语过甚，令革森先之职。

十八日（10月7日）

75 南明隆武帝以亲征行登坛拜将授钺大典。隆武帝曾屡下亲征之诏，然郑芝龙屡以饷绌为词，加以阻挠，致群臣不满。芝龙虑不出关无以弭众议，遂上郑鸿逵率兵出浙东、郑彩率兵出江西之议。帝遂定按期亲征，乃命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大元帅，率周鹤芝、张名振等领兵，以诸葛倬为监军，出仙霞关，向浙江挺进，以接应监国鲁王张国维、方国安所统浙东之师；命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副元帅，率施天福、郑联等领兵，以张家玉为监军，出杉关，入江西境，以会江西巡抚杨廷麟、湖广总督何腾蛟之师。至是，于天兴府（福州）洪山桥筑坛拜将行誓师大典，号令毕，扬旌就道。然郑鸿逵、郑彩所带虽号称数万之众，实际不过数千，借口候饷，顿兵不行。先锋止步不前，隆武帝御驾亲征，难以成行。〖35〗

二十八日（10月17日）

76 降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郡王。先是，阿济格出征，曾胁令大同巡抚李鉴释免逮问赤城道朱寿鏊，又擅至鄂尔

多斯土默特地方取马。至是，法司议罪应削王爵，夺所属仆众。启知摄政王、辅政王。乃谕：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同时，以固山额真谭泰，徇王情面并随赴鄂尔多斯取马，削公爵降为昂邦章京，解固山额真印，令赎身。鳌拜、额色黑亦分别受罚。

九月二十日（11月7日）

77 清兵下绩溪，南明金声死难。

金声（1598－1645），字正希，休宁人。崇祯进士，官御史。弘光立，擢左佥都御史，不就。弘光朝覆亡，清兵攻破池州（今贵池），危及徽州（今歙县），金声乃与邑人江天一于徽州起兵抗清，旋筑关据守绩溪，附近郡邑皆起兵响应，随即拜表福州。隆武帝遣官颁诏授金声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军务。声发兵攻下宁国、旌德诸县。旋因清兵攻势凌厉，所复诸邑相继失守。至是，降清故御史黄澍率兵临绩溪城下，诈称援兵，声信之，开城门迎纳，城乃破。声被执送南京。经略洪承畴以旧相识，劝之降，不从。终遇害。时不屈死者甚众。〖36〗

二十一日（11月8日）

78 命八旗满洲于八处驻防。谕户兵二部：因近来土寇窃发，民不聊生，故命八旗满洲统兵驻扎于直隶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今长治）、平阳府（今临汾）、蒲州（今永济西）八处。所驻之满兵给以无主房地。其故明公侯伯驸马太监地，查明量给原主外，余给满洲兵丁。

79 是月，大顺军受南明招抚，合兵抗清。

先是，李自成余部以田见秀、张鼐、袁宗第、刘芳亮、刘体纯、郝摇旗等为将集结鄂东南及湘东北间。屡遭重挫，遂萌联明抗清意。六月初，该部近长沙，意在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联络。腾蛟误为来犯之敌，遣长沙知府周二南率兵迎击。二南不问虚实，一味进击，终致兵溃身亡。至此腾蛟知大顺军意向，乃募人持手书往招。终成“合营”抗清协议。郝摇旗、王进才等分授总兵等职。摇旗更名郝永忠，以示心诚。时为七月。然大顺军之驻地与粮饷均未解决，被迫就近“打粮”。

八月间，田见秀等派使者至武昌，与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联系安置地方、供应粮饷。信使往返不绝于路。养和乃上奏称，共招抚大顺军将领侯四员、伯二员、总兵副将各二员，共官兵二十二万余。以清官坚持剃头，而大顺军坚不剃头，故未达成协议。见秀等遂率兵北上，于荆州地区与西路大顺军会合。此路军由陕西转战而来之李锦、高一功及李自成妻高氏所率。佟养和六次派人前往，皆人信未还。大顺军不愿就抚，仍因剃头之令。

值大顺军同清官议而不决之际，新任南明湖广巡抚堵胤锡亲率左右数十骑突临松滋草坪大顺军营，陈说利害，晓以大义，并以礼拜见自成妻高氏，大顺军将领颇为感动，遂议定接受招抚，归顺南明，愿奉节制，共同抗清。堵胤锡随之遣人赴福建为大顺军诸将请爵。〖37〗

80 南明杨廷麟、万元吉请隆武帝移驻赣州。弘光朝覆

亡后，清兵南下，江西披靡。杨廷麟乃同左中允刘同升于赣州起兵抗清，隆武朝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国子监祭酒。八月十九日廷麟亲自督师，与刘同升率众收复吉安、临江等地。至是，乃与总督万元吉共上表隆武帝，请其移驻赣州。疏称以偏安海内为非计，赣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面攻，且左楚右浙、闽，而背为粤东，足以控制三面，为形胜之地。居此，可使四方豪杰，知朝廷有恢复大计。隆武帝甚是其言，决意赴赣以开展抗清新局，虽屡定征期，因郑芝龙以饷绌为辞，不果行。随进杨廷麟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便宜行事；进刘同升兵部左侍郎，巡抚江西。

十月十四日（12月1日）

81 南明鲁监国大学士张国维等出师钱塘江抗清奏捷。自鲁王于绍兴监国，群情激越，意欲出兵钱塘江以收复杭州。九月中，各路抗清义军纷纷抵临钱塘江南岸，连绵百里，兵营相望。旋，监国鲁王赐张国维尚方剑，令统帅诸军。随即支撑病体，离绍兴亲赴前线，以鼓舞士气。十九日至西兴王之仁寓所。二十五日，诸将于萧山西陵会师，部署战事。当是时，清军统帅贝勒博洛奉命班师回京，杭州仅留内院张存仁及总兵田荣等据守。十月初八日，南明军全线出击，连战累日，每日多有战绩。至是获大捷。此鲁王监国临朝以来之首次抗清大捷。旋因疾风暴雨骤至，火炮弓矢不得发，乃收兵。时杭州危甚，钱肃乐请率兵由海道北上进击，成首尾相应之势。议上，不纳。论者谓此坐失良机也。〖38〗

三十日（12月17日）

82 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称：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氏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也，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83 是月，南明监国鲁王不受隆武帝诏，浙闽不和。先是，隆武帝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颁即位诏于绍兴，鲁监国朝主受诏与拒受诏者相持不下。熊汝霖言：主上原无利天下之心，唐藩亦无坐登大宝之理，使闽兵克复武林，直取建业，功之所在，谁敢与争？此时而议迎诏未晚也。钱肃乐、朱大典等则谓：大敌当前而同姓先争，岂能成中兴之业，即权宜称皇太侄以报命，未为不可。又云：今我从其称大号为帝，受其号令。若有朝一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亦非闽人所能夺也。力主受诏，不可迟疑。监国鲁王亦自知与闽对抗于情理所不容，乃惶惑欲退避。督师张国维闻讯自江上急驰还朝，令勿宣读。监国鲁王采纳此议，拒不受诏。刘中藻持原诏回闽，带回张国维致隆武帝书。书曰："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咸当协心并力，誓

图中兴。成功之后，入关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监国当大势溃散之日，纠集维艰，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无所依。闽中鞭长不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悔将何及！臣老矣，惟社稷是图，岂若朝秦暮楚之徒，举足左右，为功名计哉！”〖39〗

84 南明鲁监国朝户部主事董守瑜请计兵授饷，不果行。时，鲁监国朝以原设营兵卫军，称正兵，召募之众称义兵。正兵食正饷，义兵食义饷。正饷由田赋所出，而义饷则由劝捐、助输而得。往往饷额全为正兵所食，义兵则一无所取。监国所控浙东地区，一年所征田赋仅六十万两，不敷兵饷之用。至是，令廷臣集议分饷。户部主事董守瑜请计兵授饷，终未得行。而饷源枯竭、义饷不继问题愈加严重。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18 日）

85 将漂流中国之日本人转送回国。顺治元年（1644）五月，乘坐五十八人之三艘日本商船航海时遇风暴，漂流至中国图们江口附近之沿海，为清朝治下之瓦尔喀人误杀四十三人。嗣朝廷获悉此事，令将幸存之十五人，经沈阳，转送北京，时为该年十月。获得关照与优待之日人思乡心切，屡请回国，获准。至是，遣人护送至朝鲜，并致书朝鲜国王，谕其当日人抵达时，可备船只以转送日本。〖40〗

十九日（1646 年 1 月 5 日）

86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修补新历全书告成，呈进御览。

二十日（1月6日）

87 顺治帝下诏招抚张献忠。诏曰：明祚衰微，臣奸政舛，人心瓦解，国祚沦亡。今天下一统，率土臣民皆朕赤子。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遥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方今有志之士，皆欲争先归顺，建立功业。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三十日（1月16日）

88 湖广官员乞速发大兵征剿南明与大顺军。上月二十九日，洪承畴上奏称田见秀、袁宗第等已赴省投诚。此乃田、袁虚与清人周旋之举，实与南明达成合营之议，共同抗清。本月二十二日，湖北巡按马兆熔揭帖飞报称：大顺军田见秀、刘体纯拥兵数万，自荆州北上进犯襄阳、承天等府。李过等部数十万北下。而何腾蛟一时之间招集流兵不下五六十万，雄踞湖南。若不急发大兵南下，恐两土已定之疆土，非复朝廷之有。至是，荆州总兵官郑四维亦奏报：明马进忠部与大顺军，结盟同心，共图反叛。大顺军李过部借抚为名即讨荆州为安插之地，阳顺阴叛，百计赚城。又以不剃头为名，号召叛党，聚集亡命，行反叛之实。今荆州之外数百里已全无人民。荆州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势诚危急。佟军门只知余孽就抚，不知真抚者何人？〖41〗

89 是月，南明鲁监国拜方国安为大将军，马士英、阮

大铖入其军中。监国鲁王进方国安为荆国公，筑坛拜为大将军，令各营听其节制。时，马士英入闽被拒，乃欲入监国朝，然张国维劾其误国十大罪，马遂走依方国安。而阮大铖投朱大典军中，士民得悉，传檄逐之。大典遂将其送入方之军营。

十二月初一日（1月17日）

90 南明云南土司沙定洲叛乱攻占昆明，黔国公沐天波避难楚雄。沐天波，明初功臣、追封黔宁王沐英之十二世孙。崇祯间袭封黔国公，镇守云南。沐氏积二百年之蓄积，家资巨富。阿迷土司沙定洲垂涎已久。本年八月，元谋土司吾必奎扬言已无朱皇帝，安有沐国公，公开发兵叛乱。沐天波乃檄召各路土司率兵平叛。九月，叛乱平息。各路土司相继回归，惟沙定洲滞留昆明不归。至是，突然率兵攻入黔国公府，并迅速占据昆明。沐天波仓皇出城，仅以身免，逃往楚雄。沙定洲乃宣称沐天波反，已予平定，由己代镇云南。〖42〗

初六日（1月22日）

91 令户部严禁奸民借投充滋扰。御使罗国士奏言：满洲厮养，约束甚严。近有奸宄之徒托名满洲者，或悍仆借之以欺故主，或狡吏借之以凌本官，或贱役借之以辱缙绅，或无赖借之以倾富室，种种为害不可枚举。请严饬中外，以儆刁风。疏入，得旨云：满汉久已相安，岂容奸民借端滋扰，著户部通行严禁。如有故违听地方官按律究治。事涉满洲者，仍会同满洲官审问，解部处分，不许徇情畏忌。

92 南明隆武帝亲征，发福州。先是，隆武帝慨然有恢复之志，一再宣布亲征抗清，缘郑芝龙掣肘而止。而杨廷麟请赴江西、何腾蛟请赴湖南之奏疏屡上。至是，决意出赣入楚，亲征启行。令唐王监国，令郑芝龙掌宗人府印。〖43〗

二十三日（2月8日）

93 准圈占有主之地。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奏称：臣等奉命圈给旗下地亩，查得易州、安肃等州县军卫共三十六处无主田地，尽数拨给旗下，犹若不足。其未察地方，如满城、庆都等二十四州县，尚有无主荒地，若拨给旗下，则去京渐远，兵民杂处，多有未便。议将易州等县有主田地，酌量给兵，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庶几两利。疏入，获准。

二十五日（2月10日）

94 摄政王多尔衮集诸王、大臣等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缵成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可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可悉识之。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二圣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予之声名，岂渺小耶！

二十八(2月13日)

95 革大学士李建泰职，以其为贼官请托。

96 是年，行盐一百七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引，征课银五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两六钱有奇，铸钱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六十有奇。

97 江南“奴变”声势浩大。先是，江南各地蓄仆成风，缙绅及富裕之家多有奴仆。而男子一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主仆名分极严。自甲申之变，江南众奴仆大受鼓舞。嘉定、金坛等地出现僮仆向主人索要身契之举，所谓“僮变”、“奴变”事起。至本年，弘光政权覆亡，各地奴仆纷起，遍及江南各地。彼此串连，以削鼻班、乌龙会诸名目起事，捕其主拷掠，索身契，声言：“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矣。”众成千上万，邑令不能制。起事奴仆相约叛主，拒绝执役。一时之间，凡为僮为仆者皆获自由，而绅士家竟虚无仆人。旋为清官府镇压，严令不得叛主，事方得平息。〖44〗

〖1〗参见：《明季南略》卷三《许定国杀高杰》；《南渡录》卷四；《豫变纪略》卷八；《小腆纪年附考》卷八。

〖2〗参见：《国榷》卷一百四；《绥寇纪略》卷九。

〖3〗参见：《豫变纪略》卷七；《劫灰录》；《绥寇纪略》卷九。

〖4〗参见：《明季南略》卷三《太子一案》；《鹿樵纪闻》卷上；《南渡录》卷五；《三垣笔记》下；《纤言》中《南京太子》；《弘

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弘光实录钞》卷四。

〖5〗参见：《明季南略》卷三《童妃一案》、《童妃续记》；《三垣笔记》下；《纤言》中《童氏》；《弘光实录钞》卷四；《国榷》卷一百四；《明史》卷二七七；《明通鉴·附编》卷二，上。

〖6〗参见：《皇朝遗民录》卷一；《朝宗岩文献录》。

〖7〗参见：《明季南略》卷三；《南渡录》卷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七。

〖8〗参见：《史可法集》卷二《强敌南侵请早定庙算疏》；《小腆纪年附考》卷十。

〖9〗参见：《明史》卷二七二、三百八；《小腆纪传》卷六四。

〖10〗《明季南略》卷三《议御北兵》。

〖11〗《明季南略》卷三《召对》。

〖12〗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十；《明史》卷二七七。

〖13〗参见：《明季南略》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十；《纤言》下。

〖14〗参见：《明季南略》卷四；《江南闻见录》；《纤言》下。

〖15〗参见：《明季南略》卷四《豫王渡江》；《小腆纪年附考》卷十。

〖16〗《明季南略》卷四；《江南闻见录》；《小腆纪年附考》卷十；《纤言》下《迎清出狩》；《南渡录》卷五。

〖17〗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十；《爝火录》卷十。

〖18〗《多尔衮摄政日记》。

〖19〗参见：《烈皇小识》卷八；《荒书》卷八；《蜀龟鉴》卷二；康熙《通山县志》卷五；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二五。

〖20〗参见：《临安旬制记》卷一；《黄漳浦集》卷二四；《荷牖丛谈》卷四；《浙东纪略》；《鲁之春秋》卷八；《小腆纪年附考》

卷十。

〖21〗《荷牖丛谈》卷四。

〖22〗《临安旬制记》卷二。

〖23〗参见：《南疆逸史》卷三三；《江阴城守记》；《江阴城守后记》；《江上遗闻》；《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一一。

〖24〗参见：《思文大纪》卷一；《所知录》卷一。

〖25〗参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鲒埼亭集》卷七、八；《明季南略》卷五；《小腆纪年附考》卷十。

〖26〗《刘子全书》；《明儒学案》；《夏峰先生集》。

〖27〗《多尔衮摄政日记》。

〖28〗参见：《嘉定屠城纪略》；《明史》卷二七七、二八二；《鹿樵纪闻》卷上《嘉定之屠》；《明季南略》卷四《嘉定侯峒曾侯岐曾》、《黄淳耀渊耀》；《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一一。

〖29〗参见：《明季南略》卷四《使臣左懋第》；《鹿樵纪闻》卷上《使臣碧血》；《小腆纪年附考》卷十。

〖30〗参见：《所知录》卷一；《明季南略》卷七《闽中立唐王》；《纤言》下《隆武》；《思文大纪》卷二。

〖31〗《思文大纪》卷二。

〖32〗参见：《思文大纪》卷四、五；《安龙逸史》卷上；《天南逸史》；《爝火录》卷一二、一四；《东南纪事》卷一。

〖33〗参见：《明季南略》卷七《郑芝龙议战守》、《郑芝龙议助饷》；《爝火录》卷一二；《思文大纪》卷三、四、五；《所知录》卷一。

〖34〗参见：《南疆逸史》卷五四；《思文大纪》卷二。

〖35〗参见：《思文大纪》卷三；《南疆逸史》卷二；《所知录》卷一；《东南纪事》卷一；《爝火录》卷一二。

〖36〗参见：《南疆逸史》卷一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一；《明季南略》卷四《金声江天一骂洪承畴》。

〖37〗参见：《明清史料》甲编二本121页、138页，丙编六本511页；《永历实录》卷一三；《南明史》十章。按：档案中所载清朝大员向大顺军进行招抚者中，有总督佟养和及梅勒章京屯代。据顾诚考证实乃一人即佟养和（《南明史》316页）。

〖38〗参见：《浙东纪略》；《爝火录》卷一一；《明季南略》卷五《清兵大败》。

〖39〗参见：《南疆逸史》卷二九；《鲁之春秋》卷五；《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一。

〖40〗［日本］《鞑靼漂流记》。按劫后幸存者回忆而成之该书及朝鲜李朝实录均记为十五人，然《清实录》则记为十三人，当以前者为准。

〖41〗《明清史料》丙编六本514、515页。

〖42〗参见：《鹿樵纪闻》卷中《沙定洲之乱》；《明末滇南纪略》，《沙酋谋逆》。

〖43〗参见：《思文大纪》卷三；《西南纪事》卷一。

〖44〗参见：《研堂见闻杂录》；《金沙细唾》；《迦陵文集》卷一；《愚谷文存》卷一三《桐阴日省编》；《甲乙事案》卷下；《明季南略》卷四《黔县仆变》。

清通鉴　卷三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　鲁监国元年)

丙戌　公元1646年

正月初四日(2月19日)

1 南明马士英叩关求入闽，隆武帝不许。先是，马士英谋求入闽被拒，乃入鲁监国之方国安军中，仍希图入仙霞关，连上七疏自陈。虽有左袒者，然廷议不决。礼部尚书黄锦定其罪为逆，太常寺卿曹学佺著有《罪辅不可入关公揭》，曲尽其议。至是，隆武帝不许其入关，只许图功自赎，以观后效。〖1〗

十六日(3月3日)

2 南明隆武帝遣佥都御史陆清源出使浙东。先是，隆武帝颁继位诏于浙东，为鲁王所拒。既而大封鲁监国朝中诸臣，并敕令复徽、恢杭。至是，复遣自请“广播王言”

之陆清源为正使前往绍兴，令其携带《勉答鲁王书稿》三百册及《亲征后诏御营敕谕》三十册，以昭示监国辖区军民，使之见隆武帝“无一日忘天下，无一念不笃亲亲之意”。并携带白银十万两赴方国安军前犒赏。〖2〗

十七日(3月4日)

3 江西提督总兵官金声桓遣将再取抚州、建昌。先是，明永宁王朱慈炎收复抚州，清兵猛烈反攻，遂急求助于郑彩。郑彩按兵不动，监军张家玉率三营兵往援，围暂解。旋清兵大举至，明兵溃败，退守建昌，抚州再失，朱慈炎等死难。郑彩得报促家玉速撤。家玉力主固守建昌城，以抗清兵。郑彩不听，弃家玉逃入杉关。建昌城中兵马尽撤，男妇四散。家玉与知县李翔率乡兵扼守空城，誓死不去。旋与清兵激战数十次，终寡不敌众。家玉中流矢，坠马折臂，赖部下拼死相救，冲出重围，护至杉关。建昌乃失。隆武帝得报，大怒，诏削郑彩职，令戴罪图功。家玉上罪己疏，请求处分并请议罪。隆武帝批曰：“张家玉北京以七日捆绑，抗闯贼，见其奇节；昨以许湾激战，见其奇才；文臣守关外，武臣守关内，见其奇勇。然未能用家玉独将，遂致几以金簇亡身。是朕负家玉，非家玉负朕也。且既有先守新而后带伤，以监军之臣，作战伐之事，朕甚嘉之壮之。不应议罪，张家玉朕还另有委任。”〖3〗

二十日(3月7日)

4 擢顺天巡抚宋权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宋权，字元平，河南商丘人。明天启进士，历官至顺天巡抚，驻密

云。清廷进据北京，以所部降，命巡抚如故。屡疏言时政，请蠲田赋，兴屯政。至是，命入内阁。

二十一日(3月8日)

5 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领官兵往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令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镇国公喀尔楚浑、岳乐、努赛等率军同往。

二十三日(3月10日)

6 南明隆武帝覆书监国鲁王。先是，鲁王遣给事中柯夏卿、曹维才至福州通问，用书不用奏，称皇叔父而不称陛下。至是，隆武帝乃亲自手书与鲁王，云："朕无子，王为太侄，和衷协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随授柯夏卿为兵部尚书，曹维才为光禄寺少卿。〖4〗

7 南明隆武帝禁立生祠。先是，福州贡生郑献可颂扬隆武帝实心爱民，请建生祠，以祝万寿。至是，隆武帝乃下诏责之，曰：自登极入闽，上无血性担当之倚，下无爱民如子之臣，出饷之征，累我百姓，朕实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无妄建祠之事?郑献可速速停止，无重累吾民，增朕之罪过!〖5〗

8 隆武帝监国之初，自撰《缙绅文》中云："帝王量大，则识必高；识高，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东林门户，魏党、马党之纷纷哉!呜呼，三党成，偏安矣；四党成，一隅矣!"至是，下诏宽逆案之禁。〖6〗

二月初三日(3月19日)

9 忠贞营兵败荆州城下。先是，李锦、高一功所率之大顺军，受南明招抚，合营抗清，名忠贞营。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移师北上，攻打荆州。湖广总督佟养和以兵力单薄难支，十二月，亟请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救援。勒克德浑乃率师出南京，于本年正月间，师抵武昌。初遣军击败南明岳州之兵。继获悉忠贞营正以战船千余艘，停泊江上，围攻荆州。乃于二月初二日急遣军，乘夜疾驰。至是日晨，抵荆州境。时忠贞营全无察觉，正全力攻城之际，清军分两翼突出，忠贞营大败，军械尽失，千余艘战船悉为清军所夺。次日，勒克德浑遣奉国将军巴布泰等分兵两路追杀，直至夷陵口。大顺军李自成弟李孜与将领田见秀、张鼐、李佑、吴汝义等三十九人率五千余人降清。忠贞营精锐大损。李锦、高一功敛兵走夷陵，与刘体纯、袁宗第等屯兵川东。清廷以田见秀、张鼐等势穷来归，降叛反复，下令俱斩。〖7〗

初七日(3月23日)

10 严京师满汉分城之制。谕兵部称：近闻京城内盗贼窃发，皆因汉人杂处旗下，五城御史、巡捕营官难于巡察。遂定：嗣后投充满洲者，听随本主居住，未经投充，不得留居旗下。如违，并其主家治罪，工部疏于稽查，亦令议处。凡汉人居住地方，令巡捕营查缉，满洲居住地方，令满洲守夜官兵查缉。

初八日(3 月 24 日)

11 多尔衮集众臣谈治国之道。传集户部尚书公英俄尔岱，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学士额色黑等，谓之曰："予恭逢太祖、太宗遗业，代上摄政，惟恐事多阙误，生民失所，念民为邦本，日夜焦思。又素婴风疾，劳瘁弗胜。予躬凡有过失，尔等勿得瞻徇，当各抒所见。"众皆对曰：自古人君自忧不能治者，国必理；视为不足治者，国必败。惟其鳃鳃过虑，正乃所以为治也。夫国君为政，不恃躬亲庶务，要在任用得人。今王总揽大纲，亦惟在任贤举能，乃克底绩。多尔衮曰："所言是也。"又谓范文程曰："尔素有疾，毋过劳，早出署休沐，善为调摄。"范文程顿首谢曰："一介微躯，何敢当王温慰!"多尔衮又顾谓宁完我曰："尔向来常有陈奏，今胡默默?尔等内院官员，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范文程、刚林等对曰：文程等朝夕在王左右，凡有闻见，无不面启，候取进止，无庸具本敷陈。多尔衮然之。

二十六日(4 月 11 日)

12 初，南明隆武朝使臣陆清源解饷银十万犒师浙东，至钱塘江上方国安军中。国安乃付饷册于清源，请其按册发放，册中首列马士英之名，为清源抹去。士英愤甚，乃激军中怒，以分饷不均，抢夺之，杀清源，并发檄文，数隆武帝罪。张国维闻之，叹曰：祸在此矣!从此浙闽势同水火。〖8〗

二十九日(4月14日)

13 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率军往征闽浙。

三月初一日(4月16日)

14 清兵大败于钱塘江。先是，鲁监国军与清军跨钱塘江相对峙，屡屡出战不胜，各营皆西望心碎，士气低落。王之仁乃上疏监国鲁王云："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9〗之仁主动请战，监国鲁王颇为感动，然须待战机。至是，清军兵船数艘自钱塘江上流而下。督师张国维急令各营坚守汛地。王之仁则驱舟迎战，并亲自引火发炮，击碎一舟。时东南风大起，之仁遂率部众扬帆奋击之，碎清舟甚多。国维随即部署诸军助战，清兵乃败退。仅郑遵谦部从江中捞取清人所弃兵甲即达八百余副。众军直追清兵至杭州城下，虽攻城不克，然此战为鲁监国朝入春以来首次抗清大捷。"江干诸旅莫不称快"〖10〗。

初四日(4月19日)

15 翻译明《洪武宝训》书成，以满汉字刊刻，颁行全国。以其彝宪格言，深裨治理，特以御制序言，载于编首。

初五日（4月20日）

16 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于南京遇难。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一作幼玄），一字

细遵，又字螭若，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出身贫寒之家，自幼刻苦攻读经史，深研《易》学，颇有所成。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参与编修国史、实录。旋以触怒太监魏忠贤，被迫告假还乡。崇祯初进右中允。五年（1632）以上疏痛陈时弊，语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削职为民。乃精研学问，聚徒讲学，先后主持杭州大涤书院、漳州紫阳书院讲席，并著书立说。八年（1635）冬，复原官，升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任经筵日讲官。十一年（1638）七月，以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等，被逐出朝廷，贬为江西按察司造磨。然其离京后，并未赴任，而归乡治学。十三年（1640），崇祯帝以“邪党乱政”之罪，下令逮其入京下狱。十五年（1642）二月，谪戍辰州。六月，下诏赦罪还职。道周乃疏请休致，拒绝出仕，还乡课徒治学。其声望益著。南明弘光政权立，授吏部左侍郎、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入朝后不满马、阮专擅，乃借故离朝，疏请休致。弘光政权覆亡，乃同郑鸿逵等拥立隆武帝于福州，为首辅。痛感郑芝龙跋扈妄为，不足与谋。于顺治二年（隆武元年，1645）自募兵九千，亲率出征抗清，至婺源兵溃被俘，次年押解江宁（南京）。屡拒清人之诱降，于狱中坦然自若，“囚服著书”。与同囚门人谈学论道，吟咏如常。至是遇难。刑前一老仆请其留下数字，乃裂衣襟啮指血，书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赵四超等四位门生同时遇难。两月后，黄斌卿上疏隆武帝奏报道周就义之事，并言“古今多一精忠，中兴少一名相。”隆武帝览奏感慨曰：“辅臣道周精忠大节，就义从容，真足撼动天人，争光日月！朕方恢中兴大

业，而一代纯臣先殉国难，抚念今昔，倍为怆怀！”〖11〗道周一生以刚直不阿，博学著称。著有《三易洞玑》、《易象正》、《博物典汇》等。

十五日(4月30日)

17 顺治帝以首次会试，殿试制策，问治国之道。制策曰：今欲早成混一，衽席生民，巩固鸿图，克垂永久，以亿万年敬天之休，遵何道而可欤?内外臣工，朕所与共理天下者也。朕居深宫之中，邪正真伪，不能悉辨，是非功罪，不能尽明，全凭章奏以为进退赏罚。每闻前代朝臣，分门别户，植党营私，蒙蔽把持，招权纳贿。今恐在朝各官，固仍敝习，不能力改前非，所关治乱甚非细故，必如何而后可尽革其弊，俾朕得日闻正言、行正事，以综核名实，修明法纪欤?在外各官贪酷不公者甚众，临民听讼，惟贿是图，善恶不分，曲直颠倒，吏治既坏，民心日离，奸狡计行，善良被陷，斯亦向来有司之痼疾也。必如何而后能使官方清肃，风俗还淳，以致太平欤?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语曰：有治人，无治法。

又曰：帝王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夫以四海之广，人民之众，应有奇伟非常、才全德备之大贤，能佐朕平治天下，以延运祚于无疆者，必如何而后可致之欤?诸士心悼前车，身逢鼎运，得失之源，治乱之故，筹之熟矣，其悉心以对，毋猥、毋泛、毋畏、毋隐，明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十八日(5月3日)

18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顺治帝亲定丙戌科三鼎甲：状元傅以渐，山东聊城人；榜眼吕缵祖，直隶沧州人；探花李奭棠，顺天大兴人。至是，赐一甲傅以渐、吕缵祖、李奭棠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梁清宽、胡兆龙、王紫绶、、李霨、魏裔介、魏象枢、苏弘祖等三百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

二十五日(5月10日)

19 阿巴泰卒。

阿巴泰（1589—1646），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七子，终年五十八岁。隶满洲正蓝旗。年幼时即从征。天命六年（1621）任都堂，治理辽东军政。八年，与德格类、岳讬领兵三千征蒙古札鲁特部。初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率大军攻明，五年（1631）奉命掌工部事。崇德元年（1636）封多罗饶余贝勒。屡次率军征明，俱有功。顺治元年（1644）晋封多罗饶余郡王。二年（1645）统兵山东，镇压满家洞等处农民军，于徐州城外重创南明军队。至是，卒于北京。康熙元年（1662）追封和硕饶余亲王，谥“敏”。乾隆十九年（1754）入盛京贤王祠。

20 是月，南明隆武帝以招降大顺军，颁诰敕，赐李锦御营前部左军，挂龙虎将军印，赐其所部曰忠贞营，改李锦名曰赤心，高一功名曰必正，封李锦母高氏为贞义一品夫人。先是，李锦等所率大顺军主动归附南明，以合营抗

清，朝中意见不一，多以其贼性不改，拒绝接纳。而巡抚堵胤锡则力主收抚，并上《恭遇非寻常之主》疏，言大顺军抗清之作用，请招抚，破格封侯封伯。监军张家玉、御史顾之俊于二月间合词上疏，极言堵胤锡之举非同寻常，亦请破格收揽，“大破庸常之见，速俞楚抚之请，令胤锡即监其军，乘彼锐气，会师金陵。”〖12〗建议终为隆武帝所纳。旋封李锦为兴国侯，封高一功、郝摇旗等伯爵有差。至是，乃有此封赐，其诰敕文曰：“朕念赤心以真正英贤，昔日托身非所，今乃翻然悔悟，竭奉中兴。虽名臣必待真主，亦赖其有贤母而端慈训也。近据地方督抚连章报其至诚归戴，业已挂印封侯。俟朕驻跸武昌，然后面赐铁券。再允督抚之奏，钦旌母德之贞。尔以善教为慈，赤心以遵母为孝。慈孝既萃于尔门，忠义必恒于功业。特赐尔封为贞义一品夫人，给与恩诏，仍著有司监坊，敕文用‘淑赞中兴’。朝廷风标万方，尔门芳留百世。”〖13〗

21 南明隆武朝左都御史张肯堂疏请北征袭南京，不果。

张肯堂，字载宁，别号鲵渊，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天启进士，崇祯间累官至御史，巡抚福建。隆武朝，进左都御史。以北伐抗清为职志，一再疏请隆武帝亲征。至是，复上疏请帝率师亲征，由浙东北上。同时自请率舟师，由海道抵吴淞，招诸军为犄角。又与吏部郎中赵玉成合词上疏，请以水师千人从海道直抵君山(一名瞰江山，在今江苏江阴县北)，袭取金陵。疏上，帝大喜，诏加肯堂少保兼户部、工部尚书，令其统师北征，赐尚方剑，许便宜行事。乃急催郑芝龙造舟，芝龙笑诺。

将出征，芝龙却秘疏阻挠，隆武帝竟从之。旋以郭必昌率步卒由陆上首先出发，令肯堂率舟师驻海岛待命。必昌既受命，却不离福建一步。肯堂徘徊岛上，枕戈待命，达半年之久亦不得朝旨，坐失良机。至六月，方得督师之命，然军械、饷银已均为芝龙所取。君臣同怀之北伐宏愿，终成泡影。〖14〗

四月初五日(5月19日)

22 南明隆武帝寿诞日不受贺，敕谕行在鸿胪寺曰："朕奉大统十一月，不见孝陵，情势离阻，愧恨甚深，方图竭勉。寿日断不受贺，文武亦免遥祝，但愿与朕同心觐祖救民，不在区区跪拜也。再行申谕，著即恪遵。"〖15〗

初九日(5月23日)

23 从大学士刚林等疏请，诏定本年八月再行科举，来年二月再行会试。其未归地方，生员、举人来投诚者，亦许一体应试。

24 是月，诏令各省前朝宗室禄田钱粮与民田一体起科，造册报部。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犯法者与小民一体治罪，仍令各安故土。

十二日(5月26日)

25 诏革贯穿耳鼻之刑。

十五日(5月29日)

26 下令禁止汉人投充。江南道监察御史苏京奏言，投

充名色不一，率皆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祈敕部严禁滥投。事下户部。遂题准：自次年为始，汉人投充旗下，永行禁止。〖16〗

五月初一日

27 金声桓督兵进逼赣州，败南明援兵。先是，清军进攻赣南甚锐，南明滇粤诸军前往救援抵南康者，达数万之众，然皆惧敌，不敢进。督师杨廷麟自雩都调各营兵四万，江西巡抚刘广胤自宁都募二千人增援。至是，相继溃败赣州城下。广胤被执，自后援兵益不敢前。苏观生退至南安（今大余县）。廷麟同总督万元吉退入赣州城内悉力固守。清兵遂分兵包围广信(今上饶市)。隆武帝得报，大惊。接连颁敕于苏观生、监军御史陈赓等，令其悉心筹画，然无济于事。〖17〗

初五日(6 月 17 日)

28 严行逃人法。谕兵部曰：隐匿满洲家人，向来定拟重罪，朕心不忍，减为鞭笞。岂料愚民不体轸恤之心，反多隐匿之弊，在在容留，不行举首。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斯皆该管地方官员不加严察之咎也。似此逃窜不已，玩法殊甚，其如何更定新律，严为饬行，俾愚民免罹国法。命详议具奏。寻议准：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右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

断给失主。家赀丰厚者，或全给、半给，请旨定夺处分。首告之人，将本犯家赀三分之一赏给，不出百两之外。其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又修订：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及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其余俱照以前定例。

29 南明隆武帝谕郑芝龙、首辅何吾驺及吏兵户三部臣曰：官兵虐民，急而从清，此为目前第一失政，而御将安民，为目前第一急务。今当商定民如何安，应用何人?将如何御，应换何人?近民既定，远民自安。民心既固，寇胆自寒。中兴恢复，此外无道。卿等共谋所以成之。〖18〗

初六日(6 月 18 日)

30 南明隆武朝杀鲁监国使臣陈谦。先是，隆武使臣陆清源于江上被杀，监国鲁王恐闽发兵，于部署防御外，乃派遣总兵官陈谦赴福州修好。陈谦虽受命成行，然滞留衢州，迟迟不敢入闽。谦与郑芝龙有旧，乃先遣人问候。芝龙得知其情，以书招之。至是，陈谦入见。隆武帝拆视来函，见仍称“皇叔父”而不称“陛下”，大怒，下陈谦狱。众臣多主杀陈谦，以为僭越者戒。时御史钱邦芑密启隆武帝曰：陈谦为鲁藩心腹，且与郑至交，不急除，恐有内患。隆武帝遂决意杀陈。芝龙闻讯大惊，急入宫为陈谦说情，帝故留郑久语，夜半移谦于别所杀之。芝龙伏尸大恸，极其哀，以重金厚葬之，从此益怀异志。闽浙水火不容，时有识者深为忧虑。中州侯若孩曰：“此时宜枕戈待旦，戮力一心，乃处累卵之危，而修笔舌之怨；忘敷天之愤，而操同室之仇，吾其济乎?”〖19〗

十五日(6月27日)

31 摄政王多尔衮以每经调遣奏请不便，将本贮大内之信符收贮于王府。

二十七日(7月9日)

32 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挥师入浙东。本月十五，博洛率军抵杭州，已侦知浙东之虚实，陈兵钱塘江北岸。时夏旱，江水甚浅，水不及马腹，乃用大炮击南岸明营，正击中方国安营内厨灶。国安大惧，叹曰："此天夺我食也，我自归唐王耳。"私念隆武帝曾以手敕相招，入闽必能大用，即或事不济，亦可便道退入滇黔。遂于是夜拔营至绍兴，并与阮大铖兵一道劫监国鲁王逃离绍兴南行。次日，江上诸师闻方国安率重兵不战先逃，人心惶惑，郑遵谦携辎重入海，余军俱溃散而去。二十九日钱塘江上，只王之仁一军尚在，亦将由江入海。大学士张国维乃与之仁商议，主抽兵五千分守各营，坚守抗清阵地。王之仁泣曰："吾两人二年心血，今日尽付流水，坏天下事者，方荆国（即方国安）也。清兵数十万屯北岸，倏然而渡，孤军何以迎敌?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兵无舟，速自为计。"国维不得已，乃振旅追扈监国鲁王。惨淡经营年久之浙东抗清之师，一朝瓦解。〖20〗

33 是月，杀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及北来"太子"于北京。

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南明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恭王朱常洵之庶长子，思宗朱由检之从兄。万

历四十二年（1614）随父入藩河南洛阳，四十五年（1617）封德昌王，进封世子。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洛阳，处死朱常洵。由崧缒城出逃，至怀庆（今河南沁阳）。十六年（1643）七月，进封福王。次年二月，大顺军攻克怀庆，乃于荒乱中踉跄出逃，至卫辉府城（今河南汲县）投奔潞王朱常淓。旋即与其共同逃至淮安。时由崧孑身一人，衣衫褴褛，处境困窘。由崧自幼养尊处优，行为不检，无所事事。一向声名不佳，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大劣迹。遂于议立新君之时，为诸清流派大臣所否定。然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其昏庸可利，乃纠合四镇将，以兵卫其至南京，于五月三日监国，十五日即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在位期间重用马士英、诸勋臣等浊流派人物，听任其排挤史可法等清流大臣出朝。昏庸腐朽，追逐声色，置国事于不问。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闻清兵渡江，乃弃南京，逃到芜湖依武将黄得功。旋被俘送北京。次年五月被杀。后南明隆武朝上尊号为圣安皇帝，永历朝上谥号为安宗简皇帝。〖21〗

六月初一日(7月13日)

34 博洛遣师取绍兴。

先是，方国安偕同阮大铖等挟持监国鲁王，奔至台州，遂顿兵不行，拟执监国鲁王降清。乃遣官严密监视之。鲁王发觉甚恐。适守者病，乃密令兼程赶至之张国维，除守者，乘机得脱。因大陆难立足，奔海门。至是，仓皇登定西将军张名振所派接济之船，离大陆，暂住南田岛。同日，

清军攻入绍兴。

当清兵未至绍兴时，众臣有议据城以抗者，负城守责之兵部尚书余煌投城东渡东桥下死。礼部尚书王思任时正患病，城破不食而死。侍郎陈函辉因追随监国鲁王不及，返回台州，入云峰山自缢死。张国维护监国鲁王行，寻以无船下海，折回家乡东阳，以图再举。未及行动而义乌破，东阳不守。亲众劝其暂入山躲避。国维长叹道："误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日，清兵至，国维叹曰："臣力竭矣！"作绝命诗三章，从容赴园池而死。〖22〗

王之仁当张国维率师走后，将妻妾子女尽沉水中，所封敕印亦投之入水，乃立旌旗，鼓吹张盖，泛海至松江登岸。清兵以为来降，乃拥其至南京。之仁自称前朝大帅，从容入见经略洪承畴。承畴待之以礼，再三劝其剃发投降，之仁嗤之以鼻，痛骂其"背义忘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若通天之罪，过李陵、卫律远矣！"终不屈，遂被杀。〖23〗大学士朱大典率众固守金华，清兵猛攻月余不下，后以红衣大炮轰击，城乃破。大典"合门纵火焚死"〖24〗。

方国安、阮大铖、方逢年等于台州，不战降清。旋随清兵入福建，大铖中途猝死。八月下旬，贝勒勒克德浑以搜获国安等密通隆武帝疏，杀国安、逢年等于延平。马士英当浙东溃败之际，潜遁新昌县内，入佛寺披剃为僧，并参与抗清。后为叛徒告密被清军执杀。〖25〗

马士英（1591—1646），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进士，授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任知府。崇祯五年（1632）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以挪用帑金馈遗朝贵

事发，被遣戍。寻流寓南京，与名列阉党逆案、失职久废之阮大铖相结甚欢。十五年（1642）起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卢、凤等处军务。此乃阮大铖以千金贿请首辅周延儒所致。士英感念阮大铖，常思所以回报。十七年（1644）四月，南京诸臣获悉北京已陷，崇祯帝自缢，乃紧急议立新君。士英遣私人口传史可法曰："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以为真，乃致书士英，以福王有七不可立，主立潞王。士英则暗中与阮大铖密议，内结宦官韩赞周、勋臣刘孔昭，外约总兵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共同拥立福王，并陈兵江上，旋护福王至。逼史可法等众臣接受既成之事实。共拥福王即帝位，建立弘光政权。士英遂获拥立之首功，被推为东阁大学士，仍督凤阳等处军务。士英为独揽大权，拥兵入朝，遂独专国柄。外放史可法督师淮、扬，内极力起用阉党阮大铖，倾轧东林党人。先后排挤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麟等罢归离朝，并以清"顺案"为名，诛杀异己。放纵四镇军阀跋扈殃民，史可法请饷不应，使之饷绌军饥。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撤驻防江北之黄得功、刘良佐等部，西上迎击左良玉"清君侧"之兵，致江淮空虚。旋南京陷落，乃拥太后走浙江，入方国安军中。曾欲事监国鲁王及隆武帝，皆被拒。清军挺进浙东，乃入新昌县境，以披剃为名，从事抗清，旋事泄被清执杀。

【考异】关于马士英之晚节，众说纷纭，盖不外降清后为清所杀及未降清而被清执杀两说。众多私家著述及野史笔记多主前说，如温睿临《南疆逸史》、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南略》、

徐芳烈《浙东纪略》、张道《临安旬制记》、邵廷寀《东南纪事》、华廷献《闽游月记》、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等。持后说有文秉《甲乙事案》、李聿求《鲁之春秋》等及清官书档案(如《清世祖实录》、《东华录》、《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及《明史》。清史家李天根据引各说后云：《明史》已歧两说，而野乘所载，更纷纷不一，究不知谁说为确也。(《爝火录》卷一六)其实各书所载不同之处只有一点，即马士英曾否降清?清官书档案则明确称马士英未曾降清。而清官修《明史》亦并非歧两说，其确指出马士英乃于“大兵剿湖贼”时，即镇压抗清武装时被擒获，而奉诏斩之。并着重指出“事具国史”。显见马于浙东溃败后仍投入抗清行列，是为抗清而死者。以下虽然又称降清后被斩事，但同时确切标明此乃“野乘”之言，亦即非《明史》本书之见解。清官方所载应为信史。又当时人沈士柱在其《祭阮大司马文》中以马未降清事，称其晚节有“荣名”，因而史家顾诚云：马未投靠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南明史》299页)可谓允评。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安庆怀宁人（今属安徽）人，万历进士。性聪敏，有才藻。天启元年（1621）由行人擢给事中，旋以忧归。后起复，依附东林名士、御史左光斗。四年（1624）因同魏大中争吏科都给事中缺，乃叛东林党而谄附阉党魏忠贤，而阴虑阉党不足恃，居数月，复乞归。崇祯元年（1628）授光禄寺卿，旋被以阉党劾罢。次年，名列逆案，赎罪削职为民，匿居南京。曾讨好东林人士，希图再起。十一年（1638）东林党人作《留都防乱公揭》予以声讨，遂闭门谢客，匿居城南牛首山。独与马士英深相结纳。十五年

（1642）周延儒为首辅，大铖乃贿以重金乞复出，延儒以其名列逆案为难。大铖乃荐举马士英，士英遂官卢、凤总督。南明弘光朝立，为马士英力荐复出，官至兵部尚书。既出，与马结党弄权，兴“顺案”报复东林党人。弘光政权覆灭，出奔浙江依方国安军，屡欲入事监国鲁王及隆武帝，均被拒。顺治三年（1646）清军渡钱塘江，乃出降，领清军破金华。旋从攻福建，过仙霞岭，突发病僵仆死。平生善诗文，精戏曲，多才多艺，向负盛名，为后人推为临川派之代表。著有《咏怀堂诗集》、《燕子笺》、《春灯迷》等。

十一日(7月23日)

35 先是，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奏曰：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名色，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真奸民之尤者也。伏乞速敕都察院、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在外抚按等官，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以为杜渐防微计。至是，准其所请，令严禁各色教门。

36 是月，经略洪承畴策反郑芝龙。先是，洪承畴坐镇南京即向郑芝龙行策反，遣招抚福建之晋江人黄熙胤与之通。熙胤遂于三月间遣苏忠贵抵福建，转达招降意。芝龙示意愿降。至是，忠贵再秘密赴闽，“手持敕书赍送郑芝龙”，芝龙遂决计降清。〖26〗旋浙东师溃，鲁王出海之讯频频传至，芝龙乃上疏称：海寇狎至，今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往征不可。上表后即拔师启行。

隆武帝见疏手敕挽留，曰："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及中使奉敕至，芝龙早已飞帆越延平。守仙霞关将领施天福、郭曦、陈秀、周瑞受芝龙指，声言缺饷，尽撤守关兵，沿途抢掠而去。〖27〗

七月十八日(8月28日)

37 诏拒地方所献之符箓。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福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

二十五日(9月4日)

38 南明隆武帝焚群臣通清迎降书。帝御午门，将退朝之际，命内侍捧出一小匣，上覆黄帕，置于御座前。谕群臣曰："昨关上主事搜得关中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锦衣卫检明封数，捧至午门前对众焚之。班内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问。有之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隆武帝身材颀伟，丰颐无须，声音洪亮如钟，词气慷慨。言毕，举朝为之感动。时人钱澄之特为此咏道："庭宣迎驾表，帕覆出关书，中使传烧却，君王度有余。"〖28〗

39 是月，南明隆武帝面对险恶时局束手无策。隆武帝自上年十二月初六日，率师亲征离福州，以郑芝龙掣肘，半年之中迂回于延平、建宁两府境内，迄未出福建一步。清兵已破金华，下衢州，将越浙闽防线仙霞关，福建危殆。至是，礼科给事中金堡上疏曰：今日之势，诚能直走湖南，

用何腾蛟之锐，竟捣荆襄，传檄中原，北方闻之，以为陛下从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跸虔州(赣州)，此中策也。并兵出关，背城一战，败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来延、建，观望经时，轻骑叩城，避不暇走，为无策矣。隆武帝实已无策可出。〖29〗

八月初三日(9月11日)

40 随豪格往征四川之罗洛宏，卒于军中，时年二十四岁。罗洛宏，礼亲王代善之孙，克勤郡王岳讬之子。崇德四年(1639)，初封贝勒。八年，以妄议朝政，削爵。顺治元年（1644），以进关之功晋郡王。

十五日(9月23日)

41 命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率满蒙汉大军往征湖广、两广。怀顺王耿仲明、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章京屯泰等随往。谕：凡事悉听恭顺王令行。

二十一日(9月29日)

42 贝勒博洛挥师入福建。先是，郑芝龙为洪承畴所诱，决计降清，悉撤守关兵，仙霞岭二百里间虚无一人，清兵得以长驱直入。本月十一日过仙霞岭。十七日，退守浦城之御史郑为虹、给事中黄大鹏，城破被俘，不屈死。至是，隆武帝获悉，乃自延平出奔汀洲。从行辅臣仅何吾驺、朱继祚、黄鸣俊数人。〖30〗

二十六日(10月4日)

43 范文程等以擅自禀白济尔哈朗事被法司议罪。甘肃巡抚黄图安请终养，吏部议罢斥。大学士范文程、祁充格、宁完我以终养乃人子之至情，不宜遽议罢斥，拟为申奏。时值摄政王斋戒之期，乃白于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令待摄政王。旋摄政王多尔衮以文程等擅自关白辅政，下法司勘问。法司议：俱削职并籍没家产。奏上，以文程等委任有年，姑释其罪，谕令勉效厥职，以赎前愆。

二十八日(10月6日)

44 清军擒杀南明隆武帝于汀州。

隆武帝自延平出逃，拟由汀州入江西，因载书数十车，于崎岖山路，行动迟缓，二十四日抵顺昌。是日，清兵已分路疾进，入延平。隆武帝继续奔逃，二十七日抵汀州，“因曝龙凤衣”〖31〗，驻跸一日。清晨，忽有飞骑驰至，急叩城门，称系护驾兵。守城兵开门延入，始知是清兵〖32〗。猝不及防之隆武帝与曾后，被清兵杀害于汀州府堂。何吾驺等人逃逸散去。〖33〗隆武朝覆亡。

隆武帝朱聿键（1602—1646），小字长寿。明太祖朱元璋之九世孙，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之后。早年多艰。十二岁时即随其父唐世子朱器墉被祖父唐端王朱硕潢投入囚所。崇祯二年（1629）父被毒死，原唐端王本欲立爱妾所生之次子，然事败露，乃出聿键于囚所，立为世孙。五年（1632）袭封唐王爵，居南阳。九年（1636）以擅自率护军勤王罪，废为庶人，被囚禁于凤阳高墙。南明弘光政权立，大赦，令徙居广西平乐，以贫无路费，落脚苏州。

弘光政权覆亡，为黄道周、苏观生、郑鸿逵等拥立于福州称帝，年号隆武。隆武帝饱经忧患，洞悉民情国势，熟读经史，刻苦自励，胸怀大志，以抗清复仇为己任。誓力挽狂澜，恢复两京。极力收纳人才，提出中兴之初，嘉与维新，“其附珰诸臣，概予洗涤，以收后效”。“志在荡平，尽去诸党之名”。坚决反对党派之争。尤以恢宏之气度同意招抚大顺军余部，以共同抗清。下令严禁贪污，加强军纪，禁止伤民。告诫诸臣“若复伤民即促国脉”。在与清交战，犬牙交错之际，认为“民不得已从清，情实可矜”。提出“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之政策，令“兵将不得擅杀”，以争取人心。其生活节俭，布衣蔬食，不御酒肉，后宫无嫔御。生平所好，惟经史群籍。即亲征旅次，亦载书随行。然空怀大志，受郑芝龙擅权跋扈之掣肘，难有作为。虽愤然提师御驾亲征，终难出福建一步。且与监国鲁王政权势同水火。其北伐宏愿全部落空。顺治三年（1646）八月，清兵突破浙闽防线，挺进福建，乃逃至汀州，为清将李成栋追及杀害。永历之初上尊号为思文皇帝。永历十一年（1657）谥为绍宗襄皇帝。〖34〗

【考异】关于隆武帝之下落诸书记载不同，有被害于汀州说（参见：《台湾外记》卷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清世祖实录》卷二九；《南疆逸史》卷二；《三藩纪事本末》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三）；有被人替死而下落不明说（参见：《所知录》卷一；《东南纪事》卷一）；有易服逃遁，后于五指山出家为僧说（《鹿樵纪闻》卷中）；有被俘后械至福州而遇难说（参见：《明季南略》卷八；《罪惟录》附纪卷二十；《明季遗闻》；《南明野

史》卷中；《爝火录》卷一六)。记载隆武帝被害于汀州之《台湾外纪》及《满文档案译编》与《清世祖实录》均得之于当时目击者及当事人之第一手材料，实为确凿无误之记。而所谓押回福州被害之事，清官书、档案及福州人士所著之书均无所载。至于远遁广东为僧后又遣使者慰劳群臣之记，更是于情于理不通而不可能存在之事。故诸说中，当以被害汀州为信史。

45 是月，南明监国鲁王至舟山被拒，乃次普陀。先是，监国鲁王逃离险境，至南田岛，惊魂略定。名振与舟山守将肃虏伯黄斌卿有儿女姻亲。至是，名振率舟师扈驾监国鲁王至舟山。黄斌卿以受命于隆武帝为辞，拒不纳。名振再三恳请无效，乃护拥监国鲁王暂驻海岛普陀山。旋，督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嘉绩，航海赶至舟山，不见监国鲁王。忧急交集，疽发于背而卒。追扈鲁王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冯元飚亦卒于海舟上。〖35〗

九月十九日(10 月 27 日)

46 贝勒博洛挥师入福州，全闽平定。先是，博洛率军越仙霞岭，至延平，乃遣李成栋率军追隆武帝，而自统大军直趋福州。福州南明守军及官绅皆溃散而去，城中百姓亦仅十留一二。至是，清军兵不血刃，从北门入，“父老仍鸠各铺羊酒郊迎”。博洛令兵士屯扎于洪塘沙洲，不许入城扰民，并张榜安民，谕远近官员投诚。然首至者，只某尚书一人，跪沙泥中终日，贝勒不为礼，后乃令之去，曰：尔官在明朝若是大乎?兹不便用也。速去！〖36〗礼部尚书曹学佺、袭封定远侯邓文昌等不屈死。大学士傅冠，被

门生亨龙出卖，绑缚李成栋处。成栋亲解其缚，延至上座，劝令剃发。傅冠笑曰："自古岂有髡头宰相乎?文文山我乡先进，我师也。头可断，不可髡!"遂被害。〖37〗

十月初四日(11月10日)

47 金声桓遣副将高进库等攻克赣州。先是，清军围攻赣州甚急。南明隆武朝督师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廷麟、总督万元吉等坚守孤城达半年之久。城中食尽，饿死甚众。元吉子欲缒城降清，下令斩之，人呼元吉为"万精忠"。九月下旬，云南、两广等地援师先后抵赣州城下，声势颇振，诸将请战。元吉坚持待水师赶至时，一并出击。水师既至，却因江水干涸，巨舟难进，复被清兵乘夜截堵于江，巨舟八十余艘被焚，损失惨重，溃败而去。先期赶至之云南、两广援师闻讯皆自溃，赣州城外，诸营一空。至是，副将高进库率兵乘大雾飞雪之夜，突击破城。杨廷麟、万元吉及吏部尚书郭维经等死之。其余将士民众遇害者众。〖38〗

十三日(11月19日)

48 通行晓谕：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

十四日(11月20日)

49 南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拥永明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

朱由榔，明太祖朱元璋十一世孙，万历帝第八子桂王朱常瀛之第四子。后随父之国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崇祯六年(1633)封永明王。十七年（1644），避大西军而移居

广西梧州，寻居肇庆。父病故，兄袭桂王爵。翌年，兄亦卒。虽终未获袭封桂王爵之诏，然隆武帝曾谓臣下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嫡孙，正统所系。朕无子，后当属诸永明。"〖39〗

广西巡抚瞿式耜素与桂王朱常瀛父子情谊深厚。隆武朝覆亡之讯传至广西，式耜飞舟至肇庆，约两广总督丁魁楚共立永明王。魁楚遂邀诸大臣合词上表，请永明王承担大任，宣布监国。永明王见群臣拥戴之表，犹豫不决，嫡母王太妃"心不欲立，辞甚切"〖40〗。告诫由榔曰："儿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虚号，涂炭生民，南中、闽中可鉴也。"〖41〗遂予拒绝。魁楚、式耜同请之，仍不可。太妃一再推辞曰："此大事，恐不胜任，愿先生更择可者。"〖42〗众臣坚请不已，王太妃终收成命，同意由榔监国。

至是，宣布监国，颁诏楚、蜀、滇、黔及两广。以丁魁楚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为首辅，以督师兵部尚书吕大器、兵部左侍郎瞿式耜各为东阁大学士，同入值。旋又以兵部尚书李永茂为东阁大学士，入值。授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吕大器见丁魁楚为首辅，忿甚，拂衣去，竟不辞而行〖43〗。

二十日(11月26日)

50 南明监国永明王朱由榔闻警逃往梧州。十六日，清兵连下福建漳州、江西赣州之消息传至肇庆，永明王大惊失色。司礼监王坤力请移跸梧州，以避兵锋。当晚，瞿式耜入朝，始知永明王已决计转移，力谏曰："上之立也，为祖宗雪仇耻，为民生援涂炭，正宜奋大勇以号召远近。

今强敌日逼，东人复不靖，苟自懦，外弃门户，内衅萧墙，国何以立?”〖44〗不听。至是，永明王率众臣匆忙逃往梧州。

二十五日(12月1日)

51 南明郑彩奉监国鲁王至闽。先是，张名振等奉监国鲁王朱以海至舟山，为黄斌卿所拒，乃转跸普陀岛。至是永胜伯郑彩率舟师奉其至闽，抵厦门。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1日)

52 南明大学士苏观生、何吾驺等拥唐王朱聿鐭于广州称帝，以明年为绍武元年。朱聿鐭，约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后生于南阳唐王府邸，隆武帝朱聿键之四弟，隆武元年封唐王。当隆武帝率将亲征，乃受命监国。清军陷福州，聿鐭仓皇泛海抵广州。先是，苏观生闻丁魁楚等议奉永明王朱由榔监国，乃欣然赞同。随即遣人前往，欲与定策。魁楚素轻观生，且欲专拥戴之功，吕大器亦鄙视其资历浅薄，借口其“弃南雄，撤兵擅归”，不令与议〖45〗。观生愤甚。十月十四日永明王朱由榔于肇庆监国，拒绝往朝。旋得知唐王聿鐭已航海至广州，顿觉其奇货可居。遂与南海人关捷先、番禺人梁朝钟会晤，慷慨陈词道：“吾受大行厚恩，死无以报，今其亲弟在，何外求君?”〖46〗于是，同原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等共请聿鐭监国。时反对者或曰：“永明监国，诏已颁发，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复蹈靖江故辙，速外氛。二百里间两帝，自树内梗，三百年国纪，人披其叶而我刈其根矣，奚止不利于孺子王耶!”〖47〗观生充耳不闻。遂奉聿鐭于十一月二日监国，

以都司署为行宫。遣主事陈邦彦前往肇庆通好。仍晚于永明王监国十八日。

至是，朱聿鐭于广东宣布即皇帝位，行登极大典。封苏观生建明伯、东阁大学士，为首辅。何吾驺及关捷先、曾道唯、顾元镜、王应华等皆为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事。时仓促举事，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

十二日(12月18日)

53 南明监国永明王朱由榔自梧州还肇庆。先是，监国唐王朱聿鐭遣使者陈邦彦抵梧州，由榔于舟中召对。邦彦虽为唐王之使，不屑其所为，乃倾心永明王，曰："天潢之序，固应属王，不如早正大位，以系人心。"〖48〗恳请永明王速返肇庆，去监国之号而称帝。王大悦〖49〗，立赐其为兵科给事中，遂向苏观生颁一敕谕，晓以大义，令带回。未几，丁魁楚等议去由榔监国之号及登极事宜。至是自梧州还肇庆。

十五日(12月21日)

54 郑芝龙降清。

先是，郑芝龙退兵至安平镇，兵船战舰尚有五六百艘，军容甚盛。曾与洪承畴所遣使者约降，并悉撤守关之兵，数月之间于驻地按兵不动，未向清军遗一矢，自谓有功于清朝。及目睹清兵席卷福建，次第占据兴化、泉、漳诸郡，进逼安平，心甚不安。时贝勒博洛遣与芝龙交厚之降绅郭必昌前往招降。芝龙乃曰："我非不欲忠于大清，恐以拥立唐王为罪耳。"又曰："既招我，何相逼也?"必昌返回

覆命。贝勒乃令退兵三十里，并修书与芝龙，再遣郭必昌持以招之。贝勒书曰：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

芝龙得书大喜，遂集众将领计议递降表事。其子郑成功力谏之，不听。芝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成功见状，至牵衣跪哭。芝龙厌听成功絮语，拂袖而起。

成功出，适遇郑鸿逵，乃告以始末。遂密带一旅，遁金门而去。鸿逵入见芝龙，亦以降清之举为不可取。然芝龙降意已定，且令郑彩将航海入闽之鲁王朱以海缚以献清。旋，得悉成功在金门，遣人前往令速归。成功不从，覆书中有“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句。芝龙见之，斥其狂悖。

至是，仅选五百人随从，单身至福州投降。博洛盛张威仪以待。既见，握手言欢，恨相见之晚。芝龙仍以立唐王请罪，博洛慰曰：此足见将军之经权有方，可为则为之，不可为则择主而事。况两粤未平，海滨地方非仗将军熟识，未可一旦而奏肤功。今日得见，实朝廷之福，将军休疑虑焉。芝龙甚为感动，随即剃发。博洛大开筵宴，厚为赏赐。私下则密谓诸内院曰：闻芝龙平生桀黠多智，好持两端。今大队不来，而单骑至此，恐有意外之虑，以贻生灵忧。不如乘夜诏其陛见，挟其北上，则蛇无首，其余碌碌，无

能为也。遂将其麾下五百人分隶各旗，使之各不相见。夜半拔营起，语芝龙曰：有旨意，欲公陛见，面询方略，以平两广。即刻挟之北上。芝龙曰："吾子弟素非驯良，今拥兵海上，脱有不测，将奈何？"博洛曰："此无与尔事，亦非吾虑所及也。"〖50〗

十八日(12月24日)

55 南明监国永明王朱由榔于肇庆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追谥桂王朱常瀛为端皇帝，庙号兴宗，尊桂太妃王氏为慈宁皇太后，生母马氏为皇太妃。遥上隆武帝后尊号曰思文皇帝、思文皇后。进督师何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加陈子壮为中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二十四日(12月30日)

56 南明永历朝遣使赴广州宣诏，为苏观生所杀。

朱由榔既称帝，众臣请发兵征讨绍武朝。永历帝云：先遣官谕之，俟其拒命，讨之未晚。遂命兵科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赴广州宣诏。至是，入见，以诸王之礼拜绍武帝，且责苏观生"置王自擅"，"贪一时之利，不顾天下大计"。观生恼羞成怒，加罪名杀之。陈嘉谟亦遇害。观生下令：即日集兵杀向肇庆。时陈邦彦正辗转返回广州，闻讯大惊，乃致书观生，晓以利害，劝其与丁魁楚并力抗清，勿国中自斗，贻渔人利。〖51〗

十二月初一日(1647年1月6日)

57 郑成功起兵抗清。郑成功以父郑芝龙降清，力劝不果，乃独率一军潜至金门。俄顷，得悉隆武帝后凶信，旋

闻芝龙被清人挟之北去，驻地安平被蹂躏。随即由金门返安平，会合隆武朝大学士路振飞、曾樱、万年英等。至是，设明太祖神位，誓师起兵。用“招讨大将军印”，称“罪臣国姓成功勤王”。出家资犒师。训练士卒，整修舰船，往来海岛间，待机出击。〖52〗

初二日(1月7日)

58 南明绍武帝兵败永历帝兵于三山口。永历帝以绍武帝斩杀来使，命总督林佳鼎同佥事夏四敷率军征广州。苏观生遣将迎战。两军战于三水。永历军大捷，佳鼎骄形于色，挥师穷追溃敌不舍，近逼广州。观生命总兵林察率师抵御。林察乃遣海盗出身之部下前往诈降。佳鼎信之，率战船顺风急行。至是，抵海口附近之三山口。两军再遇。时风向突变，诈降之海盗趁东南风大作之机，以火器攻永历军船。佳鼎之舟立焚，军士登岸逃生，全军皆覆。佳鼎中炮身亡，四敷赴水死。

十一日(1月16日)

59 大西军张献忠遇难。先是，献忠进据四川，兵强将广，势力雄厚。然于明朝军队及地主武装，严厉报复，杀伤过当，殃及无辜，甚失人心。其义子、爱将孙可望深为担忧，曾云：“父王为此，实不思已甚!父王为百姓之首，如一身之肢体然，今手足已去，其头安能存哉?有王无民，何以为国?”〖53〗大西军朝天关守将、原成都都督、四川人刘进忠，恨献忠屠民，久萌叛志。本年十一月，豪格率军抵陕南，进忠乃率众迎降，俱以大西军虚实相告。豪格乃

令进忠引导，遣精骑一旅往袭之。疾驰五昼夜，行军一千四百里，是日黎明抵西充凤凰山下太阳溪畔，献忠大营所在地。时大雾弥天，献忠毫无察觉。忽哨兵入告清兵杀至，献忠怒其扰乱军心，连杀数人。及确知清兵将至，仓促间献忠不及披甲，急率兵将出营。适浓雾消散，进忠语清将曰："衣蟒者八大王张献忠也。"献忠引弓时，清将雅布兰发箭，正中左胸，阵亡。清兵涉水而进，奋力掩杀，大西军因主帅阵亡顿时溃退。〖54〗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又称黄虎。陕西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人。年幼家贫，曾四处逃荒，年青时充捕快，继入边营充边兵。崇祯三年（1630）于米脂率饥民起义，自号八大王。次年投身王自用所率起义联军，为三十六营之一。因作战勇猛，势力最为强盛。转战于陕、豫、鄂、皖间。八年（1635）率众万余攻破凤阳，焚明皇陵。十一年（1638）于南阳之战中受挫，五月，乃伪降于总督六省军务之兵部尚书熊文灿，休兵谷城。次年五月再起，连败明军诸部后，转战四川。明军围追堵截，疲于奔命而无所获。十四年（1641）二月，献忠乘明兵之隙，突然率师出川入楚，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致明督师、兵部尚书杨嗣昌畏罪自杀。献忠部势大振，复流动作战于鄂、豫、皖间。十六年（1643）五月，袭破武昌。次月，建大西政权，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建制置官，开科取士。并与大顺军李自成通好。八月，弃武昌，率军转战湘、赣间。是年年末，再入四川。次年六月，下重庆，八月，克成都。十一月十六日，乃于成都称帝，建大西国。建元大顺。为巩固政权，献忠下令严厉镇压官绅地主，由于措

施过激，杀伤面宽，多殃及无辜者，内生忿怒之情而不察觉。顺治二年（1645），清颁诏遣使招降，献忠严拒之，而内部已有叛降者却全然不知，乃疏于防备，致凤凰山遇难。终年四十岁。

十五日(1月20日)

60 南明绍武朝覆亡。

先是，绍武军于三山口战胜永历军，举朝昏昏然自以为势盛，强敌不足畏〖55〗。广州城内一片升平。

时清将佟养甲、李成栋已率兵出福州，经漳州袭取潮州，进占惠州。潮、惠两府官吏皆降附。李成栋即用两府文移广州，报无警。苏观生信而不疑，泰然不为备。十四日，李成栋选精骑三百，发惠州，昼夜兼程。是日晨，抵广州城北花山，旋至城下。又以十数人乔装舵工混之入城，直至布政司衙门前，于纷攘人群之中，去头巾，现发辫，挥刀砍杀，大呼清兵已到。城中顿时大乱，满城奔溃。混乱中，后续清骑杀入。正侍绍武帝于国子监阅射之苏观生，得清兵杀入之报，了不为意，斥曰："潮州昨日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56〗视学大典仍行之际，清兵已涌入城。

大难临头，人皆自顾。国子监内诸臣纷纷逃命。绍武帝虽易服逾垣出逃，终为清兵所获。清人进之食物，拒绝云："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57〗遂自缢死。在广州明藩王二十四人，同时被杀。

苏观生自缢死。大学士何吾驺等屈膝降清。何吾驺既降清，乞修明史，获准。遂署其门曰"纂修明史何"。时人

嗤之以鼻，广州城中民谚云："吾驺修史，真堪羞死"。〖58〗

二十日(1月25日)

61 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官员满文金、辽、元三史及《洪武宝训》。

二十五日(1月30日)

62 南明永历帝弃肇庆奔梧州，大学士丁魁楚载巨赀他去。

清兵攻占广州，绍武朝覆亡之讯传至肇庆，永历帝急令举朝转移。大学士瞿式耜力加阻止，谓："我兵水陆岌至，三水可上下扼也。"〖59〗不听。式耜劝阻无效，自请率兵留守肇庆，以抗清兵。永历帝坚命式耜与己同行。至是，仓皇出逃。随行者仅户部尚书吴炳等数人，而大学士丁魁楚、李永茂，兵部尚书王化澄等重臣早已登船不知去向。

初，众人惊惶之时，丁魁楚已心怀异志，派亲信携重金暗通李成栋，作降清之计。成栋收得宝物信函，乃曰："何不早言，正欲邀尔主仍为两广军门。"魁楚得报，心窃喜。至永历君臣惶遁之际，独安闲自若，于肇庆度岁。其有大船四十，将三年宫囊悉载入。明年正月方移舟西上，入岑溪，待机降清。

二十七日(2月1日)

63 大西军余部至綦江，共推孙可望为首领。大西军因张献忠于凤凰山猝然遇难，遭重挫，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急撤至重庆江北，抢渡长江，击杀明重庆总兵、平寇侯曾英，明二十余万守兵皆溃。大

西军进据重庆，阅三日，毁城南下。至是，抵綦江。时众人因无主欲散去，可望乃诈称献忠婢所生遗腹子。于是众将咸推可望，禀其约束。〖60〗

64 是月，郑彩奉南明鲁王立足长垣。漂泊海上之众大臣闻讯，纷纷往朝，遂以熊汝霖为东阁大学士，进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时郑成功坚不奉监国鲁王正朔，而宣布明年为隆武三年，于是海上有二朔。

65 是年，行盐三百三十二万八千零七十一引，盐课银一百五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一两一钱五分有奇，钱六亿二千四百八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文有奇。

〖1〗参见：《思文大纪》卷三；《南疆逸史》卷二；《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

〖2〗参见：《思文大纪》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

〖3〗参见：《张家玉集》卷二；《思文大纪》卷四；《东南纪事》卷一。

〖4〗参见：《东南纪事》卷二；《思文大纪》卷四；《爝火录》卷一四。

〖5〗《思文大纪》卷四。

〖6〗《思文大纪》卷四。

〖7〗《思文大纪》卷一、二、四。

〖8〗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五；《永历实录》卷一三。

〖9〗参见：《爝火录》卷一四；《海东逸史》卷一；《浙东纪略》；《明季南略》卷六《王之仁请战》。

〖10〗参见：《明季南略》卷六《王之仁击清兵》；《浙东纪略》。

〖11〗参见：《小腆纪传》卷二三；《思文大纪》卷二、五、六；《南疆逸史》卷八；《爝火录》卷一二；《明季南略》卷八《黄道周不屈》、《黄道周志传》；《明史》卷二五五；《纤言》下《隆武》；《榕村语录》卷二二。

〖12〗《张家玉集》卷三《破格收揽以资中兴大业疏》。

〖13〗《思文大纪》卷五。

〖14〗参见：《鲒埼亭集》卷十；《明季南略》卷八《张肯堂请袭金陵》。

〖15〗《思文大纪》卷五。

〖16〗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五；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六。

〖17〗参见：《南疆逸史》卷一九；《东南纪事》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

〖18〗《思文大纪》卷六。

〖19〗参见：《明季南略》卷八；《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

〖20〗参见：《明季南略》卷六；《鲁之春秋》卷一、二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

〖21〗参见：《明史》卷一百二十；《明季南略》卷一；《小腆纪年》卷五；《南渡录》卷一五；《三垣笔记》卷下；《弘光实录钞》；《圣安本纪》；《纤言》；《南疆逸史》卷一。

〖22〗参见：《明季南略》卷六；《海东逸史》卷七；《南疆逸史》卷三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鲒埼亭集外编》卷四。

〖23〗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石匮书后集》卷四二。

〖24〗《明季南略》卷六。

〖25〗《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三。

〖26〗参见：《所知录》卷一；《爝火录》卷一五；《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1页。

〖27〗参见：《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拜表即行》；《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

〖28〗《所知录》卷一。

〖29〗参见：《岭海焚余》卷上《请决策出闽疏》；《东南纪事》卷一。

〖30〗参见：《所知录》卷一；《东南纪事》卷一；《明季南略》卷八《隆武奔赣》。

〖31〗《鹿樵纪闻》卷中《唐王》。

〖32〗《所知录》卷一。

〖33〗参见：《台湾外纪》卷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321页；《清世祖实录》卷一九；《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南疆逸史》卷二。

〖34〗参见：《思文大纪》；《东南纪事》卷一；《南疆逸史》卷二；《所知录》卷二。

〖35〗《鲁之春秋》卷一、四。

〖36〗《思文大纪》卷八。

〖37〗《南疆逸史》卷二十。

〖38〗参见：《南疆逸史》卷一九；《东南纪事》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三。

〖39〗《所知录》卷二。

〖40〗《岭表纪年》卷一。

〖41〗《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三。

〖42〗《天南逸史》。

〖43〗《岭表纪年》卷一。

〖44〗《天南逸史》。

〖45〗参见：《南疆逸史》卷二四；《所知录》卷二。

〖46〗《东南纪事》卷一。

〖47〗参见：《爝火录》卷一六；《天南逸史》。

〖48〗《所知录》卷二。

〖49〗《爝火录》卷一六。

〖50〗参见：《台湾外纪》卷二；《东南纪事》卷一一；《南疆逸史》卷五三、五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三。

〖51〗参见：《南疆逸史》卷二四；《明广述略》下；《爝火录》卷一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

〖52〗参见：《台湾外纪》卷二；《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三。

〖53〗《圣教入川记》卷一。

〖54〗参见：《滟滪囊》卷三；《荒书》；《客滇述》；《蜀难叙略》；《爝火录》卷一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二。按关于张献忠之死因、经过及日期，各书记载多有不同。此据《荒书》、《蜀难叙略》。

〖55〗《爝火录》卷一六。

〖56〗《爝火录》卷一六。

〖57〗《爝火录》卷一六。

〖58〗《爝火录》卷一六。

〖59〗《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三。

〖60〗《西南纪事》卷一二。

清通鉴　卷四

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　鲁监国二年

海上郑成功称隆武三年)

丁亥　公元1647年

正月初五日(2月9日)

1 谕禁随征出差文武各官接受地方官员馈遗。

初八日(2月12日)

2 革漕运总督王文奎职并下刑部议罪。以其擅免荒田租赋及渎请故明陵寝祀典。

初九日(3月13日)

3 诏准户部奏：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土地，全行圈占，以调换去年所圈薄地，并给今年新来满洲。先

是，户部奏云：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内薄地甚多，以致秋成歉收。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若以远处府州县屯卫故明勋戚等地拨给，又恐收获时，孤贫佃户无力运送。应于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拨换去年所圈薄地，并给今年东来满洲。其被圈之民，于满洲未圈州县内，查屯卫等地拨补，仍照迁移远近豁免钱粮。四百里者准免二年，三百里者准免一年。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奏准。于是圈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地六万七百零五晌，以延庆州、永宁县、新保安、永宁卫、延庆卫、延庆左卫、右卫、怀来卫无主屯地拨补；圈雄县、大城、新城三县地四万九千一百一十五晌，以束鹿、阜城二县无主屯地拨补；圈容城、任邱二县地三万五千五十一晌，以武邑县无主屯地拨补；圈河间府地二十万一千五百三十九晌，以博野、安平、肃宁、饶阳四县先圈薄地拨补；圈昌平、良乡、房山、易州四州县地五万九千八百六十晌，以定州、晋州、无极县、旧保安、深井堡、桃花堡、递鹞堡、鸡鸣驿、龙门所无主屯地拨补；圈安肃、满城二县地三万五千九百晌，以武强、藁城二县无主屯地拨补；圈完县、清苑二县地四万五千一百晌，以真定县无主屯地拨补；圈通州、三河、蓟县、遵化四州县地十一万二百二十八晌，以玉田、丰润二县圈剩无主屯地及迁安县无主屯地拨补；圈霸州、新城、漷县、武清、东安、高阳、庆都、固安、安州、永清、沧州十一州县地十九万二千五百一十九晌，以南皮、静海、乐陵、庆云、交河、蠡县、灵寿、行唐、深州、深泽、曲阳、新乐、祁州、故城、德州各州县无主屯地拨补；圈涿州、涞水、定兴、保定、文安五州县地十

万一千四百九十晌，以献县先圈薄地拨补；圈室坻、香河、滦州、乐亭四州县地十万二千二百晌，以武城、昌黎、抚宁各县无主屯地拨补。

初十日(2月14日)

4 大西军余部抵遵义，受官民迎降入城，秋毫无犯。先是，自大西军受挫，众将颇悟杀伤过多之失。可望率众发綦江，乃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1〗至是，进遵义城，贵州巡抚范爌以不战迎降。初，隆武帝为招降事，曾颁诏于大西军，云献忠所害者兄弟，非君父，若降，可免罪立功。范爌向大西军将领重申此意。李定国、艾能奇等大为感动，因矢志"归顺"南明。遂问大西左丞相汪兆龄曰："今老万岁已死，我辈计将安出?"兆龄不知其有止杀归明之意，乃曰："将军照旧行事可矣!"能奇怒曰："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2〗于是拔刀杀之。旋大西军挺进贵州。

十六日(2月20日)

5 署两广提督李成栋督兵取肇庆，南明两广总督朱治憪弃城逃，永历帝奔平乐。瞿式耜率舟赶至。时朝廷重臣，"护跸者惟式耜一人"〖3〗。

6 陈邦彦起兵高明。邦彦，广东顺德人。南明永历帝立，授兵科给事中。当绍武、永历两军交战时，避入高明山中。至是，自山中出。时李成栋麾下精锐尽西出，追击

永历军。邦彦乃起兵高明，乘虚率众攻广州。成栋闻警急撤兵返救，邦彦乃撤归。〖4〗

二十一日(2月25日)

7 南明永历帝抵桂林。先是，永历帝逃至梧州，李成栋率军穷追不舍，形势危在旦夕。寻因成栋急撤兵还救广东，方得以从容转移，至是达桂林。加瞿式耜太子太保，遣使赴湖广慰劳定兴侯何腾蛟，并敦促其率兵入卫。式耜“肃殿陛，敕守御，联络湘湖，控制两粤”〖5〗。传谕各路军镇协力共勉，重整朝纲。〖6〗

二十八日(3月4日)

8 罚辅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银二千两。以其王殿台基逾制，擅自使用铜狮、龟、鹤。以议罪徇情，革刑部尚书吴达海、启心郎额尔格图世职，副理事官胡敏鞭五十，折赎。

二十九日(3月5日)

9 署两广提督李成栋挥兵取梧州，杀南明降官曹烨、丁魁楚。李成栋既克肇庆，分别遣将下高、雷、廉三府(今茂名、海康、合浦)。至是，亲率兵取梧州。南明巡抚曹烨闻讯，大开城门迎降。成栋既得梧州，乃致书丁魁楚约相见，魁楚大喜，遂发岑溪移舟顺流东下。成栋则先溯流而上五里迎之。既见，握手道故，恨相见之晚。魁楚共三子，二子已死，惟长子尚存。当晚，成栋邀魁楚父子饮，隆礼有加，把臂畅谈时事。谓魁楚曰：“东南半壁，惟某与老先生撑持。”又曰：“明日吉期，敢烦再摄两广篆。拜表

即真，亦在明晨。”魁楚喜甚，乃别。夜半，成栋戎装升帐，列炬交戟，军威森严。急令传请丁魁楚父子至，云有机密语。魁楚茫然不知所以，待过舟，见成栋正位危坐，知事已变，立跪乞求曰：“魁楚止一子，或不及妻孥。”成栋曰：“汝欲饶子乎？”遂下令先杀其子，俄顷提首级至魁楚前，随即杀魁楚。分其眷口，每营一人，四十舟厚赍，三年中横取之精金八十四万，悉归成栋。〖7〗

二月十四日(3月19日)

10 为惩贪事谕天下朝觐官员。谕曰：天下人民困苦极矣，朕既出之水火，而随与监司守令，共图治平，盖四载于兹。奈明季之积弊难除，颓风犹煽。有司则贪婪成习，小民之疾痛谁怜；司道则贿赂薰心，属吏则贞邪莫辨。疮痍未起，朘削弥工。流离颠连，未见何方招抚；雀苻啸聚，不闻何道消弭。朝廷之德意时勤，郡邑之废格如故，优游日月，夤觊升迁。虽婪墨间有纠弹，而奸猾每多赂脱。朕甚愤之。兹当大计，已严饬所司，贪酷重惩，闒茸罔贳，尔等姑准留任，仍服旧官，尚思被濯前愆，勉图后效。涤秽浊以清廉，易烦苛为宽大。于以助流恺泽，永保治安，庶称朕奉天子民至意，当不靳显擢，以旌尔劳。如或藉法行私，剥下媚上，巧文欺谩，庇罪保奸，仍踵向来积习，国宪凛存，必不尔贷！

十五日(3月29日)

11 南明永历帝逃入全州。永历帝闻平乐陷落，甚为惊恐，欲前往湖南依何腾蛟。瞿式耜力阻之，上疏极言胜败

存亡及山川要害之理，云："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去。今日勿遽往，则往也易；今日若轻弃，则入也难。"〖8〗式耜见帝去志已坚，乃泣请曰："东藩已失，所存惟桂林一隅，若复委而去之，武冈虽金城汤池，何能长久?臣本巡抚此地，愿与此地俱存亡。"〖9〗遂呈《留守需人疏》。永历帝览奏，准其以兵部尚书，留镇西土。兵马钱粮悉听调度。〖10〗遂启驾离桂林。至是，抵全州。封入卫之武冈总兵刘承胤安国公。〖11〗

三月初四日(4月8日)

12 南明张家玉起兵东莞抗清。先是，当隆武朝覆亡，军队瓦解，张家玉乃返故乡广东东莞。绍武帝立，召家玉为礼、兵二部右侍郎，诏下再三，辞不赴。旋清军陷广州，绍武政权覆亡，总督佟养甲以其地方人望，慕其名，数遣人持书招降，严词坚拒，蓄发不剃。云："人各有志，不可夺也。玉之宝惜此发也，拔去一茎，即禅我以清朝天子，犹且不屑，拘拘官爵，岂足云乎!"〖12〗随致书陈邦彦共约起事。至是，于东莞到滘起兵。执知县郑鋈，传檄远近，号召起义抗清，并上表永历朝。永历帝进家玉为兵部尚书，提督岭东军务。旋与李成栋兵激战，终不支。月底，到滘陷，清兵屠乡，家玉祖母、母、叔、妻、妹与乡民数千皆死难。家玉走新安县西乡，联大豪陈文豹，继续抗清。〖13〗

十一日(4月15日)

13 李成栋遣将攻入桂林，旋为南明瞿式耜等驱逐。成栋挥军既取梧州，下平乐，南明永历君臣如惊弓之鸟，北

上入楚，桂林已虚无甲兵。遂长驱入。至是，清兵突至桂林城下，并冲进西门(文昌门)，登据城楼，居高向城内射击。危急中，瞿式耜从容部署反击。夺回被清兵所占之城楼，既而紧闭城门，痛击入城之敌，旋即开门率众冲入敌阵。清兵损失惨重，受挫而退。此战为永历朝“从来未有之奇功”。式耜飞疏报捷。永历帝览奏，封式耜临桂伯，进武英殿大学士。式耜连上疏请辞。永历帝不收成命，仍坚持“悬爵以待”〖14〗。

十四日(4月18日)

14 诏开自首之门。谕兵部曰：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如胁从多人，同心归正，首告贼渠者，罪止贼渠，来首人悉免究治，仍以贼渠赃物分赏。如良民告发贼情，该地方官即时密擒，毋得稽延时刻。质审有据者有赏。倘有无赖营利及仇口诬告者，反坐不赦。其盗贼屯聚经过之处，现在良民各安生理，毋自惊疑；至于左道妖人，妄谈祸福，游手无赖，喜布讹言，无非惊动煽惑，欲致迁徙流移，以便劫掠。现今大兵诛剿之处，俱系反叛作乱真贼，原不波及无辜，凡我良民，毋得轻信妖讹，自取困苦。

十五日(4月19日)

15 诏问得真才、除弊习、足饷惠民之方。是日殿试天下贡士李人龙等，制策曰：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得人为急务，朕深维真才希觏，知人实难。如以言貌取人，虑有内外不符，妍媸互异者；如以荐举进用，虑有朋党援引，真赝混淆者；如以博学能文而遽信其存心行事，又每有下笔千言，侈谈尧舜而中藏奸佞、莅官污秽者。必如何而后真才可得欤?近闻现任官员，伯叔昆弟宗族人等，以及废绅劣衿，大为民害，往往压夺田宅，估攫货财，凌暴良善，抗逋国课，有司畏惧而不问，小民饮恨而代偿。以致贵者日富，贫者日苦。明季弊习迄今犹存，必如何而后可痛革欤?今当混一之初，尚在用兵之际，兵必需饷，饷出于民。将欲减赋以惠民，又虑军兴莫继，将欲取盈以足饷，又恐民困难苏。必如何而后能两善欤?尔多士家修廷献正在今日，务各出己见，逐条献策，勿用四六，不限长短，毋得预颂套词，拘泥旧式，重负朕意。朕寤寐真才，不啻饥渴。多士宜深体恪遵，明切敷对，朕将亲览焉。

十七日(4月21日)

16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顺治帝亲定丁亥加科三鼎甲：状元吕宫，江南武进人；榜眼程芳朝，江南桐城人；探花蒋超，江南金坛人。至是，赐一甲吕宫、程芳朝、蒋超进士及第，二甲、三甲于明宝、冯溥、宋征舆、宋琬、冯班、余国柱等二百九十五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祁充格、范文程、冯铨、刚林、宋权、宁完我。

二十三日(4 月 27 日)

17 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先是，孙可望等自遵义攻占贵阳，拟率众入广西，南明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为沙定洲所攻，乃遣使驰至可望处求援，并详告云南情形，称沙定洲叛乱肆虐，黔国公沐天波由昆明出奔永昌已届一年，民心思定，如“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15〗。现叛兵正围楚雄，攻打甚急，“旦暮且下，公行迟恐不逮事”〖16〗。可望闻之大喜。四将军遂诈称受黔国公焦夫人弟所请兵，发兵“为黔国公复仇”〖17〗，整旅入云南。

二十四日(4 月 28 日)

18 《大清律》修成，命颁行全国。

二十八日(5 月 2 日)

19 令停止投充。谕户部曰：前令汉人投充满洲者，诚恐贫穷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寒，流为盗贼，故谕愿投充满洲以资糊口者听。近闻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甚至投充满洲之后，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大非轸恤穷民初意。自今以后，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

二十九日(5 月 3 日)

20 谕令停止圈地。谕户部：满洲从前在盛京时，原有田地耕种，凡赡养家口以及行军之需，皆从此出。数年以来，圈拨田屋，实出于万不得已，非以扰累吾民也。今闻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以致陷罪者多，深可怜悯。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

永行禁止。其先经被圈之家，著作速拨补。如该地方官怠玩，不为速补，重困吾民，听户部严察究处。著作速行文该抚按，诞告吾民，咸使闻知。

四月初一日

21 孙可望率大西军抵昆明。孙可望率军既入云南，连克平夷(今富源县)、交水、曲靖、陆凉(今陆良)、宜良。至是，进入昆明，巡抚吴兆元出迎。于是四将军共推孙可望为盟主，一切诸务皆听其号令。未几，设六部，通商贾，严保甲。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女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书本身年貌住址。是秋丰收，粮谷充盈，乃决定西征。〖18〗八月，可望亲领兵向楚雄、永昌进发。行至禄丰，与南明云南巡抚杨畏知所率兵激战。杨师大溃，畏知被生俘，跳而骂。可望素知其名，乃下马慰之曰："公，吾乡人也。公毋疑我贼，吾今来为云南讨贼耳。诚得公共事，当相与扶王室，救危乱，可望且得归正，而公功名永不朽。"畏知嗔目视之曰："贼绐我耳。"可望曰："不信当折箭为誓。"畏知曰："果尔，我与汝约三事：一除伪号，二守国法，三禁淫掠。从我者顺，否则逆。"可望乃一一许诺。〖19〗遂与之同回楚雄，继续挥兵西进，所至之处，均无犯。至永昌，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迎黔国公沐天波回昆明。沐天波则为文招抚各土司〖20〗。次年八月，李定国、刘文秀率兵克阿迷州，擒沙定洲，将其处死。叛乱平息。

初五日(5月9日)

22 令喀尔喀蒙古遵旨。喀尔喀蒙古嘛哈撒马谛寨臣汗等，各遣使至京表请通好，兼贡献方物。乃谕曰：前苏尼特部落腾机思举国来归，朕即以女妻之，又封之为王，优礼恩养。及彼背德叛逃，因命和硕德豫亲王率轻骑追剿。此朕讨叛之师，与尔等何涉，尔等乃遣兵迎犯?故天降谴于尔也。朕于此时，曲赐优容，即命班师。若果素念尔恶，岂不能乘尔自遭天谴之时，以现在之兵，即加征耶?今尔等如欲安居乐业，能擒腾机思等，则席卷其国来献。不能，即当用兵剿灭腾机思，收服其国，则我师亦不烦再遣。倘又不能，可遣尔亲信大臣来质，朕令偏师前往。任彼逃遁何所，亦无难剿灭之也。朕所以必令尔以亲信大臣为质者，盖以大兴师众，即扰尔国；量遣一旅又恐尔心叵测之故耳。尔果克遵朕旨，当及未雨雪之时，遣使来，倘尚怀携贰心，则不必遣使。

十五日(5月19日)

23 南明永历帝移跸武冈，受制于刘承胤。先是，刘承胤自武冈率兵至全州，以入卫功进公爵。既得势，与马吉翔内外勾结，益跋扈不可制，促永历帝幸武冈。瞿式耜则屡疏谏阻，力请帝返驾桂林。桂林大捷之讯传至，承胤恐粤西渐安，帝将回返，跸桂林〖21〗。至是，匆忙挟持永历帝至武冈，并逼迫朝中大臣随往。然厌恶承胤之廷臣仍多四逸，不从驾行。既至，乃改武冈为奉天府，以岷王府为行宫。从此政事皆决于承胤矣。永历帝拒谏，执意赴武冈，群臣失望。瞿式耜上疏曰："臣前疏留驾，实从封疆起见，

字字血泪。岂知臣疏未入御览，圣驾已先启行。臣自此渐远天颜，楚粤遥隔，呼应不灵，惴惴然，不敢先请负托之罪者也。”永历帝览奏批语有云“览奏诚恋弥殷，深朕凄切！大兵既集，平、梧迅荡有期”〖22〗。

24 吴胜兆叛清归明被害。吴胜兆，辽东人，原为明朝军官，后降清随多铎征江南，官至苏松提督，驻军松江。部下参谋戴之俊鼓动其叛清归明，并恳请原明朝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修书一函与舟山黄斌卿，求出兵相助，共取南京。斌卿允发兵，乃遣人与胜兆通信息，约四月十五、十六日舟山师抵吴淞，以共同起事。然胜兆行事不谨，事几泄。至是，下令扬帆入海。时在舟山之鲁监国定西侯张名振、户部左侍郎沈廷扬、及监军张煌言等，如约率数百艘战船至崇明，忽遇大风暴，军士溺死者过半。又遭清军攻击，海师大溃。

胜兆全然不知，令中军詹世勋、都司高永义前行侦之。詹、高二人望烽火寂然，知事有变，决定反戈。于是假传胜兆之命，召胜兆亲信至，悉杀之。乃执胜兆赴南京。经略洪承畴等查办此事，严刑拷问吴胜兆，知陈子龙乃未遂兵变之谋主。于是洪承畴坐镇南京，遣官赴苏州缉捕陈子龙、沈廷扬等。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一字人中、懋中，号大樽，别号采山堂主人，后自称于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少博多闻，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而关心时局，胸怀大志。崇祯二年（1629）参与夏允彝等所创几社，为几社六子之一。十年（1637）中进士，授广东惠州推官，因母丧未赴任。丁忧期间，于南园刻苦

读书，并同徐孚远、宋征璧等，搜罗编辑明朝一代名公巨卿之有关世务国政之文章，为《皇明经世文编》，共五百四卷，并将已故大学士徐光启之科学著作《农政全书》之草稿，删补整理成书，凡六十卷。十三年（1640）出任浙江绍兴府推官。任内关心民瘼，奖掖后进。十七年（1644）以处理东阳许都起义时，有招抚之功，授兵科给事中。南明弘光立，以原官起用，乃数上疏指陈时弊。以朝政腐败，未赴任，辞职归家。弘光朝覆亡，与沈犹龙、吴志葵等于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起兵松江抗清。隆武朝授子龙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监国鲁王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旋松江失守，子龙乃逃匿。旋吴胜兆事败，子龙又步亡命之途。与诸生夏之旭同奔嘉定，继迁昆山。清踪其迹，逮捕收留子龙之侯岐曾、顾咸正，终获子龙。陈、巴等立即审讯，子龙植立不屈，神色不变，陈锦问："何官？"子龙曰："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问："何不剃发？"子龙曰："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23〗又追问举义联络海上之事，子龙乃曰："何必讯？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24〗再诘之，瞠目不答。遂被系之舟中，拟押送南京。子龙乘守者不备，跃入水中而死，时年四十。时为五月十三日。因此事牵连究治先后被逮者有夏完淳等数十人，均遇害。子龙生平著述甚富，诗文俱佳。其诗以抒写性情，反映现实著称，被誉为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之最后一位大诗人。有《陈忠裕公全集》。〖25〗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别号小隐，又号灵首。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崇祯进士，长乐知县夏允彝之子。自幼聪颖果敢，七岁能诗文，才华横

溢，有匡济天下之志。十五岁从军，与父及师陈子龙一道，入明吴淞总兵吴志葵军中，投身抗清斗争，并参与制定恢复江南之大计。失败后，父投松塘自尽，乃坚毅不屈，毁家饷军。又入吴易军中为宾幕，参与海盐之役。再败返乡后，再谋举义并与谢尧文等通表海上监国鲁王。表为逻者所得，遂被捕入狱，押至南京。洪承畴见其年幼欲宽释之，乃曰："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坠军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厉声曰："吾尝闻亨九先生本朝入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尝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左右曰："上座者，即洪承畴也。"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贼，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26〗洪承畴无以应，乃投之入狱。临难之际"意气从容，一如平时"。完淳诗文丰富，充满豪迈之气，是其一生之真实反映。被誉为"生为才人，死为雄鬼，汪踌不足多也。诗亦高古罕匹"。"年少才高，从军殉难，其人其文，千古未有"。著有《夏完淳集》。〖27〗

二十六日(5月30日)

25 诏禁满洲及投充满洲者横行害民。谕户兵二部曰：朕出斯民于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昨见刑部所奏有满洲阿尔代，诬杀汉人张可材，抢其家资一案，随令审实斩讫示众。近闻满洲有抢夺良民财物者，复有汉人投充满洲借势横行，害我良民者，殊干法纪。嗣后被害汉人遇彼不法之徒，须记其姓名，控

告该地方官，即行申部，该部究其情之轻重，严行定罪，不得私毫偏袒。至汉人亦不得因朕此旨反肆妄诬。著满汉官员悉体朕意，各将该管人等严行晓谕。户兵二部速书满汉谕旨，诞告天下各府州县乡村，务令满汉人等一体遵行。

26 是月，南明郑成功率部夺海澄。本年二月，清兵突至安平，郑芝豹、郑芝鹏等慑于兵威，不战弃城，携家资、子女，乘巨舟弃城出泊外海。郑成功母日本人翁氏持剑不肯去，再三强劝亦不从。清兵至，翁氏以剑剖腹自杀而死。成功闻讯，擗踊号哭，悲恸至极，乃缟素飞师至安平。清兵见兵船盈海，遂弃城而返。成功殓葬其母，收整城池，与芝豹、芝鹏等共守之。至是，成功率部会合郑彩、杨耿等，攻入海澄，破九都。〖28〗

五月初五日(6月7日)

27 谕喀尔喀蒙古诸部首领扎萨克图汗、伊思丹津喇嘛、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责其阻挠征讨苏尼特部之叛，令遵朝旨。谕扎萨克图汗曰：尔来书云汉人八十万众原系我攻城敌也，今仍为红缨蒙古所得。我朝原系红缨满洲，所称蒙古为谁?尔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意欲与我敌体乎?尔书云苏尼特向从此地逃去，又复来归，尔等追逐至此，与伊思丹津托音、达赖济农合战。我等欲前来分理曲直，尔师竟回。额尔克楚虎尔私掠巴林，亦欲前来分理曲直。夫巴林、苏尼特二罪素知与尔无干，尔果能议，今即与尔定议。尔当自审果能否乎。如果能，当尽执若辈来献，若徒哆口骄言，妄行何益?诚欲通好，尔当遵守礼法，悉改前愆，

及此未雨雪之前，遣使前来。如不遵旨，可毋遣使。

初九日(6月11日)

28 顺治帝诏揭南明反间计，慰示洪承畴等。先是，清廷查获谢尧文通海一案时，见有南明监国鲁王招抚大学士洪承畴及巡抚土国宝敕书一道，觉其诈，于是谕江宁等处昂邦章京巴山、张大猷曰：尔等镇守地方，遇乱萌及奸细往来，严察获解，具见尔等公忠尽职。大学士洪承畴、巡抚土国宝皆因效力我朝，故贼用间谍诬谄。总兵吴胜兆监收奸细谢尧文供称：嘉定县废绅侯峒曾子侯恳瀞等具逆疏付尧文潜通鲁王，尔等即将奸细谢尧文、窝逃之孙梢及有名各犯拘提到官，公同大学士洪承畴等严行审究具奏。又谕洪承畴、土国宝曰：顺治四年四月初四日柘林游击陈可，搜获敕书一道。内云封洪承畴为国公、土国宝为侯爵。又黄斌卿密书内云：承畴所具本章已为转奏，国宝二次密字亦已转奏国主讫。又云：内使承畴杀巴、张二将，外托国宝靖除地方，则江南不足定等语。朕见此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效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卿等当益励忠勤，以报国恩，勿以此介意。

二十五日(6月27日)

29 平南大将军孔有德挥军攻桂林，为南明留守瞿式耜、总兵焦琏所败。先是，南明刘承胤所派赴桂林守卫之兵横行无忌，为索饷哗变。瞿式耜搜库藏捐囊金与之，不足，夫人邵氏又捐簪珥数百金与之。哗如故。〖29〗刘兵素与焦琏兵主客不和，此举引起焦兵愤慨。刘兵遂与之交斗，击

伤焦琏，大掠城中而去。式耜檄诛为首者二十余人，疏纠承胤驭兵无律状。焦琏将所部撤离桂林，移驻黄沙镇。孔有德侦得之，集合平乐、阳朔兵。至是，进攻桂林。焦琏得报，急率师回桂林抵御。时大雨成灾，城多颓坏，清兵猛烈攻击，守城吏士皆无人色。焦琏身先士卒，裹创披甲，督诸将分门扼守。留守瞿式耜以大炮轰击，清兵稍却。次日黎明，琏等突开城门，率众出战。清兵大败，尽弃甲而奔。〖30〗二十七日，孔有德率兵败退。

二十七日(6月29日)

30 谕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曰：尔等纂修《明史》，其间是非得失，务宜据事直书，不必意为增减，以致文过其实。

六月初一日(7月2日)

31 南明督师何腾蛟入朝永历帝。初，永历帝不听瞿式耜劝阻，受刘承胤护驾至武冈，为其挟持而陷孤立。遇瞿式耜、何腾蛟问候使者至，辄呼以“救朕出此”〖31〗。承胤阴蓄异谋，有废帝立岷王之意。永历帝知形势危急，乃密诏何腾蛟除刘救驾。至是，腾蛟至武冈朝见，承胤软禁之。腾蛟秘奏云：“臣在外则上安，臣在内则上危。臣在外则承胤恐臣纠率诸勋讨逆，不敢他萌；臣在内则身为孤注，号召不灵，承胤无复顾惮，皇上与臣俱危矣。”〖32〗因决计离武冈。承胤获悉，伏千骑于道中，将俟其行杀之。腾蛟侦知，密令滇营将领赵印选、胡一青按期率兵接应。既而辞朝，廷臣行郊饯之礼后，腾蛟却称疾不行，驻城外荒

寺中。忽一日，突率两营夜发，尽歼承胤所设伏骑而去。〖33〗

初七日(7月8日)

32 大理寺卿王永吉因升任工部侍郎，具疏推辞。至是得旨：有心愿居官，而徒尚虚名，或一次再次控辞者，皆是踵明朝故套。已有明旨，再有控辞者，即允所辞，永不录用。王永吉何得不遵明旨?著革职，永不叙用。

十七日(7月18日)

33 严禁贩卖私盐。谕户部：兴贩私盐，屡经禁约。近闻各处奸民，指称投充满洲，率领旗下兵丁，车载驴驮，公然开店发卖，以致官盐壅滞，殊可痛恨。尔部即出示严禁，有仍前私贩者，被获鞭八十，其盐斤、银钱、牲口、车辆等物入官。巡缉员役纵容不行缉拿者，事发一体治罪。

二十日(7月21日)

34 册封贝勒博洛为多罗郡王。博洛，已故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第三子。册文中有曰：尔贝勒博洛，破流贼，灭福王，平定河南、江南、福建、浙江时，擒斩伪阁老马士英、伪国公方国安、诛伪唐王朱聿钊(按：应为朱聿键)、收降伪国公郑芝龙等。故进封为多罗郡王，赐之册印。

七月二日(8月2日)

35 册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前一日，多尔衮传集内大臣、各部尚书、启心郎等谕之曰：现内大臣及礼部均以和硕德豫亲王剿灭流寇、底定陕西、殄福王、平江南及击败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硕雷汗，厥功甚懋，应进封为

辅政叔德豫亲王。予初亦念及此，尚以王为予季弟，故犹豫未果。然予恭摄大政，简贤黜不肖，国之钜典，乌容瞻顾。尔等偕诸王定议以闻。众佥以为然。于是召德豫亲王多铎诫之曰：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至是，顺治帝临太和殿，行册封大典，赏赐有加并设大宴。增册文曰：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因封辅政叔德豫亲王。

五日(8月5日)

36 南明大学士陈子壮起兵攻广州，失败。

陈子壮(1595—1647)，字集生，广东番禺人，万历进士，永历朝拜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节制江广闽楚军务。未及出境，清兵陷广州，旋大举西进。是年六月，乃尽散家财，招募义勇，起兵于南海九江村。与张家玉、陈邦彦及新会王兴、高凉崔良樑、潮阳赖其肖等各路武装通声息，共抗清兵。时，探得提督广东总兵官李成栋率兵西进，广州城空虚，乃会同邦彦等一道联合花山义军三千人，潜伏广州城里为内应，约定七月初七举事，内外以举火为号。至是，子壮遣往广州主谋者为清人所获，谋泄。总督佟养甲急召成栋还师，立诛伏于广州之杨可观、杨景晔等，三千花山义军亦悉数被坑害。子壮乃仓促进兵，至五羊驿而败。十四日，子壮再以舟师袭广州。因清军有备，南明义军战舟多被焚毁。子壮退还九江村。〖34〗

八月初九日(9月7日)

37 禁葡萄牙国商人入省，止令其下澳贸易。两广总督

佟养甲疏言：佛朗西(葡萄牙)国人寓居濠镜澳(今澳门)，以其携来番岛货物与粤商互市，盖已有年。后深入省会至于激变，遂行禁止，今督臣以通商裕国为请。然前事可鉴，应仍照故明崇祯十三年（1640）禁其入省之例，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可也。从之。

二十日(9月18日)

38 李成栋率军破高明，南明大学士陈子壮不屈死。先是，子壮合兵攻广州失败，为前主事朱实莲迎入高明，据以抗清。至是，李成栋率军攻破之，朱实莲战死，子壮被俘。执送广州，招之不降，行酷刑，子壮骂不绝口，壮烈就义。

二十二日(9月20日)

39 南明郑成功与郑鸿逵合兵攻泉州，不克。先是，郑鸿逵约成功攻泉州，成功遂令他将守海澄，而亲率兵由九都回。至是，会鸿逵于泉州之桃花山。清泉州守将提督赵国祚，颇轻郑军。郑军攻城，溜石寨参将解应龙轻易出击。成功中途设伏，毙应龙，溜石寨亦为所破。成功军声大振。赵国祚始加意防守，日夜巡督。成功督炮手环攻，又令洪政、陈唐、余宽、郭泰等督兵架云梯攻城。因国祚百计防御，终不得上。旋漳州城守王进率马步兵一千五百人分三路救援，并效攻魏救韩计，先遣人扬言：本官统领大军，合潮州援兵数万，即日抵泉郡，破贼解围，直捣其穴安平。王进经南安小路，突至泉州城下。赵国祚知援兵已至，乃四面呐喊，虚张声势。鸿逵心虚，急遁金门而去，成功只

得自归安平。泉州围解。后侦知王进仅以一千五百人赴援，追悔莫及。〖35〗

二十四日(9月22日)

40 孔有德督军进逼武冈，南明永历帝出奔。先是，自何腾蛟离朝，永历帝痛感处境危险。孔有德攻湖南，腾蛟退军永州，郝摇旗率军南走，总督章旷于军中病逝。明军节节败退。至本月，常德、宝庆均为清据。永历帝探询清兵动向，刘承胤犹作大言："我兵众，必不敢至！"〖36〗时清军已逼近武冈，承胤部将陈友龙率部殊死御，火急请增援。承胤登高瞭望，见清兵势盛，决计降，遂不发救兵，令友龙不得再战。乃入幕中修降书，遣使诣孔有德处请降。

永历帝知变起肘腋，夺门仓皇逃。兵部尚书傅作霖，素与承胤交厚，知其降，勃然大骂其"狗彘不如"，承胤充耳不闻。清兵入武冈，作霖冠带齐整端坐大堂上，承胤再次劝其降，作霖怒唾其面，遂遇害。

二十八日(9月26日)

41 定绿营兵月饷。先是，绿旗各镇兵月饷，骑兵有每月给银一两五钱者，有给银一两者；步兵有给银一两者，有给银八钱者。至是定：有马战兵每名按月给银二两，无马战兵每名按月给银一两五钱，守兵每名按月给银一两。

九月十七日(10月14日)

42 南明陈邦彦兵败清远。先是，陈邦彦据清远，与张家玉相犄角。佟养甲与李成栋议，以为"邦彦居上流，舟师剽疾，若大兵东出，彼不乘广州之虚，必远连西越之众"〖37〗，

实为广州最大威胁，遂定先征陈邦彦。清远城陷日，邦彦被俘。临难前作绝命词曰："天造兮多艰，臣在江之浒。书生且谈兵，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崖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38〗

十月初一日(10月28日)

43 南明永历帝至柳州。永历帝自武冈出奔，一路奔波至柳州。瞿式耜上疏永历帝，请其"速幸桂林"，言"居重乃兴业之基，处偏非宅中之计"。〖39〗又言"柳州瑶僮杂处，地瘠民贫不可久驻。庆远壤邻黔界，南宁地逼交夷，不可远幸"。〖40〗桂林则为"两省上游，形胜嵯峨，城郭坚固，确然兴王根本之地"。正乃"居重"、"宅中"之区。帝为之心动，批示道："朕刻期入桂。"〖41〗

初十日(11月6日)

44 李成栋军攻破增城。本月初，李成栋率军攻增城。南明兵部尚书张家玉三分其军，"犄角相救，且倚深溪高崖以自固"。数与成栋军交锋，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败。家玉中箭落马，诸将欲掖之逃。家玉曰："大丈夫立天下，常犯大难，事已至此，焉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手哉?"〖42〗因奋力而起，遍拜诸将，自投野塘死，年三十三岁。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为抗清壮烈而死，史称三忠。时人评论曰：其"事虽不成，然义旗并举，牵制李成栋，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冈间犹得从容驻跸者，三人不为无功也"。〖43〗

张家玉（1616—1647），字玄子，号芷园，广东东莞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明亡，大

顺军入北京，乃报名被执，上《陈情书》、《荐人才疏》于李自成。见自成长揖不跪，宾而不臣。缚数日得释，旋乘间遁回故乡。南明隆武朝官佥都御史。顺治二年（隆武二年，1645）初，曾监郑彩军出江西抗清。旋上疏力主招抚大顺军余部，破格收揽，以资中兴大业，为隆武帝采纳。隆武政权覆亡后，乃回东莞。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春，拒绝清人诱降，与南海陈子壮、顺德陈邦彦相约，共同起兵抗清。三月初四日，乃各起兵于东莞道滘，克东莞城，永历帝进其为兵部尚书。旋兵败，走新安西乡，半年后蹶而复起，斗志不衰。终力竭兵败于增城，自杀而死。著有《张家玉集》。〖44〗

二十一日(11 月 17 日)

45 准吏部奏请以三载考绩为定制。吏部奏曰：计典三年一举，乃旧例也。目今广舆大势，渐次尽入版图。请以三载考绩为定制，自顺治五年至七年，合天下之郡吏而大计之，庶大典划一，易为遵守。报可。

十一月十三日(12 月 8 日)

46 怀顺王耿仲明与前总督佟养和举兵攻全州，败绩。十月下旬，南明柳州叛将覃鸣珂与守道龙文明互相攻杀，永历帝仓皇间逃往象州。耿仲明、佟养和闻讯，突发兵出湖南大举攻全州、灌阳。何腾蛟、瞿式耜集诸将誓于神，合力报国。至是，耿、佟率兵至，遭合击大败。被追杀三十余里，失千人，丢马三百余匹，弓箭、衣甲千计，佟养和仅以身免。永历帝览瞿式耜《飞报大捷疏》，喜甚，发

旨云："览卿奏全阳奇捷，真中兴战功第一。朕已刻期跸桂，策励勋镇，及捷书适至，慰朕眷望。"〔45〕进何腾蛟定兴侯、太师、上柱国兼兵部尚书，赵印选新宁伯，胡一青兴宁伯，焦琏新兴侯。

十五日(12月10日)

47 洪承畴因函可事上奏乞部察议。十月间，江宁守门官兵拦阻持有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所发印牌之广东僧人函可，从经笥中搜出违禁文字，遂将其逮捕。满兵提督巴山立将此事上报。承畴乃上奏请罪。其奏曰：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1645）正月，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东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回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再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其僧徒金猎等四名，原系随从，历审无涉。臣谨将原给牌文及函可书帖，封送内院，乞部察议。得旨：洪承畴以师弟情面，辄与函可印牌，大不合理，著议处具奏。函可等著巴山、张大猷差得当员役，拿解来京。

十二月初三日(12月28日)

48 南明永历帝至桂林。先是，全州大捷，瞿式耜再请帝还驾桂林，至是抵达。式耜与严起恒并为大学士，入阁办事，庞天寿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被刘承胤所逐之旧司礼

监太监王坤亦援马吉翔之力重新入朝。吉翔以扈跸功，加少保，进文安侯。途中票拟皆出其手。至桂林，票拟之权始归内阁。然既阁拟，“复多改票。式耜力争之，不能得”〖46〗。式耜为力矫此弊，乃疏请永历帝“揽大权，明赏罚，严好恶，亲正人，闻正言，威德兼行，以服远近”。“时谓名言”〖47〗。瞿式耜竭尽辅臣之责，“五鼓，肃衣冠而起，黎明入阁，夜分始归。视王动静，王不食不敢先食，犹孝子之事严亲也。各路奏使，计道路远近给口粮，四方腊表月数至，远人亦以桂林为归。”〖48〗

十八日(1648年1月12日)

49 议定分清官名、爵职名。先是，官名、爵职名相混不分，难于辨识。至是，礼部遵谕议定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前锋统领、前锋参领，皆系管兵职衔，不论世职大小有无，授此官者即照此衔称之，凡箭号等项亦书此衔于上。其世职昂邦章京改为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改为阿思哈尼哈番，甲喇章京改为阿达哈哈番，牛录章京改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半个前程改为拖沙喇哈番。其在部院官员及各直省驻防章京官衔俱仍旧。

二十八日(1月22日)

50 更定各官赴任违限处分例。违限半年以上者革职，五月以上者降三级调用，四月以上者降二级调用，三月以上者降一级调用，二月以上者罚俸六个月，一月以上者罚俸三个月，一日以上者罚俸一个月。其无级可降者革职。

三十日(1月24日)

51 摄政王多尔衮从众臣之请，凡于皇上前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郡王博洛、镇国公固山额真拜尹图、辅国公内大臣锡翰、巩阿岱、固山额真何洛会、固山额真宗室韩岱、内大臣多尔济等议遣索尼、冷僧机、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启摄政王曰：今国家既定，享有升平，皆皇叔父王福泽所致。其元旦节，皇叔父王于皇上前行礼，及百官行礼起立以待，进酒时，入班行跪礼，俱应停止。我等所以启请者，知皇叔父王体有风疾，不胜跪拜。夫跪拜小事，恐勉强行礼，形体过劳，国政有误。多尔衮遂予采纳。

52 是月，李长祥同“五君子”等谋袭宁波，不果。先是，浙东江上之溃，南明监国鲁王于大陆难以伫足，航海以去。浙江士庶不甘清朝统治，纷纷聚众树义旗据山寨抵抗，然力量分散。于是主事华夏、屠献宸、推官杨文琦、董德钦、大理评事王家勤五人，奔走联络诸寨之间。至是，华夏谒见李长祥于东山，谋袭宁波。华夏至舟山，鼓动黄斌卿率海师起兵。然未及举兵，被降清之原监国鲁王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谢三宾告密，尽得举事详情。清廷遂发兵捕华夏等五人，分兵进剿各处义军。五人被逮，同遇难。〖49〗

53 是年，监国鲁王据海上抗清。先是，鲁王于顺治三年（1646）七月离大陆漂泊海上，十二月驻福建长垣，重组政权。至是数集结兵力攻大陆，士气颇振。六月，钱肃

乐来谒，鲁王授以兵部尚书。肃乐竭诚报效，鼓动曾仕隆武朝之臣出仕，以致“闽中遗臣无不出”〖50〗。

54 行盐三百七十七万四千三十二引，课银一百七十六万五千三百六十一两四钱九分有奇，铸钱十三亿三千三百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文。

〖1〗《西南纪事》卷一二。

〖2〗参见：《客滇述》；《荒书》；《南疆逸史》卷五二。

〖3〗《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4〗参见：《南疆逸史》卷二五；《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5〗《爝火录》卷一七。

〖6〗《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7〗参见：《明季南略》卷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8〗《天南逸史》。

〖9〗《爝火录》卷一七。

〖10〗《瞿式耜集》卷一 54 页。

〖11〗《南疆逸史》卷三。

〖12〗《张家玉集》卷四 88—91 页。

〖13〗参见：《南疆逸史》卷二五；《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14〗《瞿式耜集》卷一 58—61 页。

〖15〗《南疆逸史》卷五十。

〖16〗《西南纪事》卷一二。

〖17〗《南疆逸史》卷五二。

〖18〗《明末滇南纪略》，《盘踞滇城》、《沐公顺贼》。

〖19〗《南疆逸史》卷二二。

〖20〗《明末滇南纪略》，《盘踞滇城》、《沐公顺贼》。

〖21〗《所知录》卷二。

〖22〗《瞿式耜集》卷一67—68页。

〖23〗《陈子龙年谱》卷下。

〖24〗《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25〗参见：《陈子龙年谱》；《陈子龙诗集》；《南疆逸史》卷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四卷；《小腆纪年》卷一四。

〖26〗《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八。

〖27〗《夏完淳集》。

〖28〗《台湾外纪》卷三。

〖29〗《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30〗《所知录》卷二。

〖31〗《岭表纪年》卷一。

〖32〗《三湘从事录》。

〖33〗《南疆逸史》卷五六。

〖34〗参见：《南疆逸史》卷二五；《独漉堂集》补遗《兵科给事中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先府君岩野陈公行状》；《所知录》卷二；《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35〗《台湾外纪》卷三。

〖36〗《南疆逸史》卷五六。

〖37〗《鹿樵纪闻》卷下《粤东三烈》。

〖38〗参见：《南疆逸史》卷二五；《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39〗《瞿式耜集》卷一75—76页。

〖40〗《明季南略》卷十《永历入粤西》。

〖41〗《瞿式耜集》卷一77页。

〖42〗参见：《南疆逸史》卷二五；《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43〗参见：《所知录》卷二；《永历纪年》。

〖44〗参见：《张家玉集》；《南疆逸史》卷二五；《所知录》卷二；《永历纪年》；《思文大纪》；《东南纪事》卷一。

〖45〗参见：《所知录》卷二；《天南逸史》；《瞿式耜集》卷一。

〖46〗《所知录》卷二。

〖47〗参见：《永历实录》卷一四；《明季南略》卷十《永历入粤西》。

〖4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49〗《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四。

〖50〗《鲒埼亭集》卷七。

清通鉴　卷五

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　鲁监国三年

海上郑成功称隆武四年)

戊子　公元1648年

正月初六日(1月30日)

1 改定大学士品级，以示优崇。谕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曰：文职衙门不可无领袖，但不可如故明时专擅耳。今将尔衙门品级特行改定，章服如之。尔三人可用珠顶玉带，以示优崇。其谕吏礼二部知之。

十七日(2月10日)

2 南明鲁监国朝郑彩杀熊汝霖等。先是，郑彩以扈跸功横暴跋扈，人多怨恨。大学士熊汝霖不屑其所为，“每折之”〖1〗。至是，郑彩遣人破门入熊宅，执汝霖及全家沉

于海中。旋令人擒与己交恶之义兴伯郑遵谦。遵谦投海而死。监国鲁王获悉，痛不欲生，悲愤道："杀忠义以断股肱，生何益也！"〖2〗欲投海死，诸臣劝阻乃止。

二十七日(2月20日)

3 定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自四川班师还京。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奉命往迎。二月初三日，帝临太和殿宴劳之。

4 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于南昌叛清归明。金声桓，本左良玉部将，累官至总兵。左梦庚降清时，诸降将相率北去。声桓不欲从，乃自请为清朝取江西以自效，英亲王阿济格准其请，命以提督江西全省军务总兵官之衔，与副将王体忠，率部传檄江西各地。遂次第收取南康、南昌诸城，王体忠获实授镇守江西总兵官。旋剃发令下，体忠拒绝剃发，声桓乃潜通其部将王得仁，诱体忠而杀之。随协助得仁平息内部，得仁乃代体忠为副将。得仁绰号王杂毛，骁勇善战。金、王二人率众迅速略地，不数月，江西全省悉平。声桓自以为已建不世之功，顺治三年（1646）五月上疏曰："臣原衔提督剿抚，今更为镇守，事权不隆，无以弹压军民文武，请仍给原衔，赐之敕书，假以便宜。"部议以"镇臣无节制文武之例，本朝更无便宜行事之制。声桓所请殊为僭越，自难允行"拒绝其请。只将镇守改为提督总兵官，令其一切剿抚事宜均应"会同抚按并听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裁行"〖3〗。俄而，攻下赣州，旦夕所盼封侯事，终不得，而叙功亦不及，二人大失所望。以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傲气凌人，索贿无厌，忿怨益增。时

南明君臣一再遣人策反，曾有“隆武屡有手诏，许公能以江西归明者，即举江西封公”，“先授侯印，令公举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而王之”之诱惑。至是，执杀董学成等清朝委派之官员，传示诸营，悉剪辫，出谕安民，称隆武四年。迎乡居之太子太保姜曰广入省城，推为盟主。被擒获之章于天乞求自效，乃命其为兵部尚书。随即传檄全省。除赣州一地外，江西复归于明。顷之，获悉隆武朝已亡，乃通表永历朝。〖4〗

二月二十二日(3月15日)

5 南明永历帝逃离桂林，赴南宁。

先是，驻防全州府兴安之郝永忠声称为清兵所袭，率部撤离汛地，奔至桂林，面奏永历帝清兵将至。永历帝欲出逃。瞿式耜劝阻，帝甚不悦，曰：“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式耜无言，深悲伤，泪下且沾襟〖5〗。至是，永历帝出逃。永忠原大顺军一部，自归明多立战功，却屡受排挤。曾奉命率部至桂林，有乡团扼于路。既至，明臣有主张“闭门不纳”或“闭门歼除”者〖6〗。全州遇警，复奉命率部出，与焦璉部时有冲突。自是，永忠军中上下皆忿忿不平。永忠部既入桂林，乃发泄积怨，肆行抢掠桂林城。入皇宫大内，“劫帝于寝被，舁出城外”。文武百官被“捆吊勒索，尽逼所有，妻孥不保”。瞿式耜被“劫掠如洗”。永历帝龙袍亦被抢，马吉翔“备布袍竹轿，掖帝而行”〖7〗。仓皇离逃桂林。

二十六日(3月19日)

6 南明监国鲁王以钱肃乐为东阁大学士。时郑彩擅权专横，朝臣多危之。至是，监国命下，肃乐力辞，不许。肃乐不屑彩之所为。彩探知之，恨甚。上朝时，彩见之故意诵书中之语，以为讥讽，肃乐忧愤交集。彩自是亦知为诸臣所恶，不复协力，逍遥海上。监国朝所收复之地相率失守。肃乐忧甚，血疾加剧，顷之，病不起。六月初五日，卒于琅江。卒年四十有二。〖8〗

二十九日(3月22日)

7 定在外武职经费。其提督总兵官加左右都督衔，每年俸薪银七百一十九两八钱一分二厘，操赏银一千五百两。总兵官加左右都督衔，每年俸薪银五百九十九两三钱一分二厘，操赏银一千两；加都督同知衔每年俸薪银五百八十五两六钱九分四厘，操赏银一千两；加都督佥事衔，每年俸薪银五百七十一两五钱七分六厘，操赏银一千两。副将每年俸薪银四百二十七两四钱五分八厘，操赏银四百两。参将每年俸薪银三百六十七两三钱四分。游击每年俸薪银二百五十五两三钱四分。都司佥书每年俸薪银二百一十七两三钱四分。守备每年俸薪银一百三十一两三钱九分四厘。千总每年廪给银四十八两。把总每年廪给银三十六两。掌印都司每年俸薪银三百五十一两五钱七分六厘。屯操都司每年俸薪银二百三十一两三钱四分。经历每年俸薪银八十三两四钱六分。断事每年俸薪银与经历同。都司学教授每年俸薪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

三月初四日(3月27日)

8 革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为郡王。先是贝子吞齐、尚善、吞齐喀及公札喀纳、富喇塔、努赛等合词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于是令济尔哈朗及词内牵连之诸人，齐集质讯。审实，诸王大臣会议，议定：国忧时当两旗大臣谋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及议时乃言，我意亦如此，但摄政王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此擅谋大事之罪。又皇上迁都燕京时，以上幼冲，将原定后行之镶蓝旗，近上立营，又同上前行，此僭越之罪。又曲徇罪废之肃王豪格，令其妻在辅政叔德豫亲王、和硕英亲王之福金前行。岂非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乎!郑王久无为国宣劳之处，及定大业，又无辅佐之功。而乃援比君上，谓何人房当用官夫修，何人房不当修。此言语不伦之罪。又宠爱有罪之顾尔玛洪、罗托，给予美宅，反优于公努赛，此厚薄无等之罪。郑亲王应论死。议上，得旨：革去亲王爵，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同时牵连获罪之博博尔岱、嫩对、图赖、鳌拜、锡翰、索尼、谭泰、图尔格、阿济格尼堪等，各革职降罚有差。

初六日(3月29日)

9 幽禁和硕肃亲王豪格。是日诸王大臣会议，以豪格出征四川已及二载，地方全未平定，地方官亦未有以投诚平定入奏者。并将希尔艮冒功一事加以隐蔽，系旧念未除。因罪人杨善曾为己而死，遂欲将其弟机赛升补护军统领，实为乱念不忘。于是，诸王贝勒人人愤怒，共同认定，如此怙恶不悛，仇抗不已，不可复留，豪格应拟死。得旨：

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内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于是，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所属人员。

初十日(4月2日)

10 南明永历帝逃至南宁。帝自上月二十二日晨逃离桂林，至是抵南宁。南宁虽为重镇，甚简陋。帝不安其居，欲再迁土州。萧琦上《十便十不便疏》，力加劝阻而罢。但此刻君臣资斧空乏已甚，严起恒为开辟财源，收拢人心，张贴告示于通衢："民间俊秀愿立本朝者，悉陈履历姓氏，即于三月十五日广为开选。"公开卖官鬻爵。于是，南宁府所通二十四土州中，"槟榔、盐布诸贾及土乐户皆注仕籍、列鸳班，借府学明伦堂为公座莅任地。自晨至暮，日以百计，鼓乐旗帜，轩舆扇盖，前人按套伛偻罄折尚未遽毕，后官多叠趾以候。"〖9〗

十五日(4月7日)

11 命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何洛会，统领官兵征讨金声桓。赐之敕曰：兹以叛贼金声桓等背恩倡乱，荼毒江西，罪恶滔盈，亟应诛剿。特命尔谭泰充征南大将军，统兵前征，凡事与何洛会等同心协谋而行，毋矜己知，不听人言，毋恃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不得已而后降者杀无赦。被贼迫胁，大兵一到即来迎降，悉行赦宥。有能杀贼擒贼归正者，仍分别升赏。总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不得擅取一物，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

二十一日(4月13日)

12 清叛将金声桓率兵攻赣州，不克。先是，金声桓、王得仁揭叛清归明之帜，得仁首先率兵北伐出征九江，轻取之，掠获珍宝甚多。声桓闻讯倾全力取赣州。先遣使赍册印封守将高进库侯爵，晓以利害。进库见书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吾!且永历安在!"〖10〗遂拼命抵御。相持七十余日，赣州巍然不动，声桓贻误战机，进退无策。

二十二日(4月14日)

13 孔有德遣将袭桂林，败绩。先是，郝永忠挥兵洗劫桂林。恭顺王孔有德侦得桂林空虚可乘，急遣将袭之。然南明已有备而待。清兵抵桂林北门。瞿式耜坐镇守城，何腾蛟督兵三面而出。明兵士气高昂。焦琏方遇敌，即奋臂高呼："诸将军看琏杀贼!"乃单骑横矛，直冲清营。众兵随上，皆殊死战。而胡一青英勇善战，所骑为剪鬃马，敌呼之为牛，遇之，辄曰碰上骑牛蛮子。清兵虽众，终不敌明兵拼死冲击，溃败而退。〖11〗

二十三日(4月15日)

14 米喇印、丁国栋于兰州拥朱识鐇起义抗清。米喇印、丁国栋均甘肃回民，原明朝驻防甘州等地军官，顺治初降清。时百姓不堪清地方官吏暴虐，怨声载道。丁、米二人素勇略，有反清归明意。年初，趁清廷调甘州兵前往四川，军心浮动之际，酝酿起义。至是，米喇印佯言兵变，亟需安抚，邀甘肃巡抚张文衡至其宅议事，行未至，以伏兵环射杀之，同行之总兵刘良臣等皆死。遂占据肃州，奉明延

长王朱识鐇，举兵抗清。迅速攻占凉州、巩昌、岷州、兰州、临洮、渭源、古浪、庄浪等地，各地军民纷起响应。〖12〗

四月初八日(4月30日)

15 革遏必隆职，籍没其母子家产一半。以其侄、侍卫廓步梭控告故也。先是，侍卫廓步梭讦告其祖母及父图尔格、叔遏必隆，共同叱辱遏必隆妻格格，禁其往来于父及叔父家。又太宗宾天时，图尔格等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尤属变乱。廓步梭不愿与叔遏必隆同居，特行首告。法司议：遏必隆母子叱辱格格，又不引服，复设兵护门。应俱论死，籍没家产。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公巩阿岱、锡翰偏听图尔格言，擅拨兵丁守门，亦应俱论死。议上，免鳌拜、巩阿岱、锡翰死，遏必隆母子亦免死。仍下诸王贝勒大臣会勘。诸王贝勒大臣等以遏必隆犯罪重大，仍应论死，其母免死籍没。鳌拜革职为民。奏入，得旨：鳌拜免革职。遏必隆免死，革职，籍没其母子家产一半，仍拨隶伊尔登牛录下，夺其所属牛录人丁。廓步梭免讦告祖母、父、叔之罪，仍留侍卫任。其所夺牛录下人丁愿归何牛录听之。

初十日(5月2日)

16 李成栋挟持佟养甲于广东叛。成栋初为史可法部将，奉命守徐州。清兵南下，率部投降。积功授镇守吴淞总兵官，旋进兵广东。自以战功卓著，而受制于佟养甲，甚怏怏。下广州，获大小印鉴五千余颗，独将两广总督印藏匿，冀能获授此职。旋，养甲被授两广总督，已仅为广东提督，

心更不平，怨望形诸词色〖13〗。及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叛清，闻之心动。曰："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14〗然仍有疑虑，其爱妾张玉乔不惜以"杀身激之"〖15〗。玉乔原乃陈子壮侍妾，成栋见其貌美，娶之。玉乔本怀奇志，因忍辱相从。揣知成栋有归明意，劝其举事。成栋道出家口仍在松江，玉乔毅然曰："丈夫不能割爱乎？""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突拔刀自刎。成栋抢救不及，哭道："我乃不及一妇人！"益感愤〖16〗。遂令召袁彭年入密室决策反正事宜。相谓曰：吾辈因国难去顺归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年矣，正统之朝虽或有败，已必有继起而兴者。事成则易以封侯，事不成亦不失为忠义鬼。〖17〗议遂决。时有探得成栋谋者，密告养甲，养甲将信将疑，不为备。会赣州告急，养甲拨饷八万令成栋往援之。袁彭年迁延不发，以激怒军心。成栋又暗遣人策动花山群盗，纵火焚野。乃语养甲曰："赣州早暮亡，而此间土寇深，五岭且不保，彼声言复故国耳，曷若权宜许之，俟治军再剿。"养甲知此举绝不可行，但计无所出，勉强同意成栋之议，遂出示许士民复冠裳〖18〗，用永历年号，并传檄各属郡县改复衣冠。粤东十郡不半月而底定。

十八日(5月10日)

17 宽宥大学士洪承畴。吏部议奏：洪承畴给游僧函可护身印牌，显属徇情，应革职。得旨：尔部所议甚是，但洪承畴素受眷养，奉命江南，劳绩可嘉，姑从宽宥。旋，洪承畴解经略任还京，仍回内院任职。函可，字祖心，号

剩人。俗名韩宗骕，广东博罗人，诸生，明礼部尚书韩日缵长子。二十九岁出家。其《再变纪》所载弘光政权覆亡及南中抗清事迹，因涉清朝忌讳，当事疑有同党。虽遭严刑拷打，但曰“某一人自为”〖19〗。械送北京，仍无它语。承畴亦因此获宽免，函可被流放沈阳。此乃清朝第一桩文字狱案。函可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第一位流人。其在辽沈宣讲佛法，从之者甚众，被奉为该地佛教“开宗鼻祖”〖20〗。虽流关外不废吟咏，与流人文士广为交游，首倡冰天社。十二年后圆寂。著有《千山语录》、《千山诗集》。

二十一日(5月13日)

18 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佟图赖为定南将军，率左翼汉军官兵驻防宝庆(今湖南邵阳)；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为定西将军，率右翼汉军官兵驻防汉中。

二十二日(5月14日)

19 平西王吴三桂自锦州移镇汉中。

20 是月，豪格死于囚所。

豪格（1609—1648），爱新觉罗氏，太宗皇太极长子。自幼从父征战，开始戎马生涯，英毅果敢。初以功封贝勒。天命十一年（1626）从征蒙古扎鲁特部，勇敢善战，功绩卓著。天聪六年（1632）封和硕贝勒。七年（1633），皇太极命诸贝勒大臣以征讨明朝及朝鲜、察哈尔三者，用兵何者为先之题，各陈所见。独提出“遣人往招流贼，谕以来归，抚辑其众”之主张。此孤立明朝，争取同盟军为我

所用之思想，乃未曾有人提及者。九年（1635）任正蓝旗主。崇德元年（1636）晋封和硕肃亲王，兼掌户部。三年（1638）奉命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等率八旗兵，毁边入内地，于直隶、山东大肆毁掠。次年三月饱掠后班师。五年（1640）奉命困扰明锦州，使锦州地方不得耕种，以断绝敌人往来之路。次年以未遵命令故，降为郡王。七年（1642）以松锦战功，复和硕亲王爵。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暴逝，图继位失败，乃与多尔衮结怨。顺治元年（1644）四月，被讦图谋不轨，且语侵摄政王，被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十月，复爵。年底，奉命赴山东镇压嘉祥县满家洞农民起义军。三年（1646）正月，任靖远大将军统兵入四川，进攻大西军，击杀张献忠。次年二月班师回京。三月，被多尔衮借微故囚禁，所属人员被夺，两妃为多尔衮、多铎所纳。次月，因激愤卒于狱中。八年（1651）顺治帝亲政，复其王爵，赐谥曰武。

闰四月（明历四月）初一日（5月22日）

21 南明永历朝遣使慰劳李成栋，群臣伏处者争出仕。封成栋惠国公、佟养甲襄平伯、杜永和江宁伯、罗成耀宝丰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尚久新泰伯、张月博兴伯、阎可义武陟伯。先是，形势动荡，永历帝播迁无宁日，群臣多有遁逃远祸者。自成栋叛清归明，于是弹冠者遍地：晏清自田州出为冢宰，张凤翼出为兵科兼翰林院修撰，张佐良与张扶纲自贵州至，主掌文选考功司事，顾之俊亦出为随驾，并上天地人三策、水火药三用之疏。“一时人情咸以出仕为荣，不仕为辱矣。”〔21〕

初四日(5 月 25 日)

22 复多罗郡王济尔哈朗爵为和硕郑亲王。

十三日(6 月 3 日)

23 下令禁止高利贷。谕户部：今后一切债负，每银一两止许月息三分，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并不许放债与赴任之官，及外官放债与民。如违，与者、取者，俱治重罪。

二十九日(6 月 19 日)

24 命固山贝子存齐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统领官兵及调外藩蒙古兵赴陕西镇压回民抗清军。

五月二十七日(7 月 17 日)

25 陈友龙本刘承胤之部将，承胤以所部降清，友龙不得已随之降，驻武冈。乃叛清归明。报至武昌，清疑承胤与友龙勾结，以兵围承胤营，不问男女老幼尽诛之。五六万人敛手受害，无一免者。〖22〗

26 是月，南明郑成功收复同安，遣使奉表永历帝。成功统林习山、甘辉等率军攻同安，清守将祁光秋、廉郎合领骑步兵会同九都乡勇，出城迎战。甘辉率先出击，清守备王廷坐马失脚，被斩，兵溃。成功率军入城安民。南明辅明侯林察自广东逃回，入闽见成功，详陈瞿式耜等拥立永历帝之始末。成功以手加额曰："吾有君矣！"遂设香案，望南而拜，尊其朔号。立即修表遣人从海道赴广东称贺，并条陈时势。乃留兵驻守同安，自领大队舟师至铜山，以

候永历帝之旨。〖23〗

27 征南大将军谭泰等挥兵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皆引兵还。先是，声桓率兵南下倾全力攻赣州，不下，虚耗实力。乃召得仁撤军九江，奔波数百里，至赣州助战。赣州城虽岌岌可危，高进库等仍坚持死守。时江西北部空虚，谭泰、何洛会率兵长途跋涉至。五月初，入围南昌。声桓得报大惊，以家在南昌，遽退师。得仁部众见之亦走，斩之不能止。赣州清兵见状，自城中突袭之。声桓兵自相践踏者数千人，仓皇冲围入南昌。得仁不敢停留，率兵二万趋九江。大学士姜曰广檄其回守南昌。一日夜檄数十至。得仁叹曰："不过欲得仁同公辈死也。"〖24〗遂率部撤离九江，入孤城南昌。

六月初五日(7月24日)

28 南明永历朝封金声桓为公、王得仁为侯。先是，金声桓、王得仁叛清归明时，尚不知隆武帝遇难，民间犹传其脱走入粤。因起兵时，称隆武三年，假称已获朝廷之封为豫国公及建武侯。半年后方得隆武帝遇难，永历朝已立之确信。遂遣人上反正之疏。瞿式耜疏请"慎选持节大臣"往谕。疏入不报。至是封金声桓昌国公、王得仁繁昌侯。敕下，二人不悦。声桓致书朝臣曰："吾以豫国举义，人但知有豫国而不知有昌国"〖25〗，求当初封号。久之，始如所请。

十一日(7月30日)

29 南明永历帝由南宁至浔州，陈邦傅邀封肆虐。先是，李成栋反正，即遣官迎驾，请永历帝移跸肇庆，再至广州。思恩侯陈邦傅坚请帝驻跸南宁不移。瞿式耜则疏请帝移跸桂林。永历帝乃自作主张，起驾南宁东移，至是抵浔州。陈邦傅曾暗中通清，拟执献永历帝为礼，及成栋起事，反将成栋反正“猎为己功”，遂获庆国公之封。然邦傅仍无餍，上疏请“世守广西”，同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后代，世守云南。瞿式耜上疏批驳曰：“今日蹶五等者相望，初未裂土而封，海宇剥削，止粤西一隅为天子之土，桂、滇数万之师日需食，邦傅辄称世守，将置车驾于何地?”〖26〗邦傅谋未得逞，朝臣亦鄙之。

永历帝既至浔州，不得已许邦傅居守该地、设官征赋，如瞿式耜之在桂林。邦傅必欲世守，以众臣群起反对，乃作罢。邦傅肆侮朝臣，永历帝难再停留，居二十日，起驾离浔州。

七月十四日(9月1日)

30 始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以陈名夏为吏部尚书、谢启光为户部尚书、李若琳为礼部尚书、刘余佑为兵部尚书、党崇雅为刑部尚书、金之俊为工部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五日(9月2日)

31 命陈泰为靖南将军统兵往剿福建抗清武装。

八月初一日(9月17日)

32 南明永历帝还居肇庆，进李成栋翊明大将军。

先是，瞿式耜一再上疏请永历帝移跸桂林，俱不报。久之，得悉永历帝拟向广东进发，遂再上疏曰："前日粤东未复，宜往桂以视楚，今日江、广反正，则正宜往桂以图出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27〗。永历帝不纳，仍由浔州出发，至梧州。时吏部侍郎吴贞毓自李成栋处还，力言其忠诚迎驾，宜移跸广州。成栋再上疏曰："陛下中兴，须亲统六师，行间指挥，俾诸将奋勇戮力，四方咸知有君，自当响应，岂可偏安粤西，优游岁月，令天下豪杰寒心乎！"〖28〗

为调停计，刑部侍郎刘远生赴广州劝说李成栋。远生与成栋有乡里谊，坦言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赏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与天下共之。若在此，人疑君挟天子自专，不可不嫌也。〖29〗成栋然之，遂罢修广州行宫，同意帝驻跸肇庆。乃备法驾自梧州至肇庆，结彩数百里，旌旗蔽空，楼船相属。成栋备一长三十二仓之特大龙舟，于百里外迎驾。

七月二十九日，永历帝至肇庆城下。成栋率文武百官郊迎，帝乃抚成栋背曰："朕中兴全赖卿力。"〖30〗赐成栋翊明大将军、太傅、总管七省行军大司马。帝乃遣使召式耜赴肇庆。式耜不应召，且"具疏乞骸再"〖31〗，不允，仍留守桂林。

初十日(9月26日)

33 授投诚将领唐通等三百八十一员世职有差。唐通、左梦庚、郑芝龙、董学礼、许定国之子许尔安为一等精奇

尼哈番，刘良佐为二等精奇尼哈番，刘泽清、李本深为三等精奇尼哈番，张天福、刘进忠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张国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张大元、赵之龙、李朝云、韩文、郑家栋、刘麟图、许得功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二日(9月28日)

34 南明永历帝命李成栋率军攻赣州。先是，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归明，惟赣州久战不下，旋清征剿师至，南昌事急。至是乃命成栋率师往援，欲仿汉高祖拜淮阴侯韩信故事，拟行筑坛拜将之典。成栋曰："事在人为耳！岂必坛之登与否乎！"〖32〗遂径率二十万军直上南雄。"旌旗器仗焜耀一时，所携粮饷马刀铳炮火药等不可计数，其气壮，意在必得。"〖33〗然成栋气骄志满且专恣好杀，地方苦之。乡民有结寨自保者。成栋怒，令"屠其民，掠其资"。

十五日(10月1日)

35 禁民间蓄养马匹、收藏兵器。是日谕兵部曰：今各处土贼偷制器械，私买马匹，毒害良民。朕思土贼之起，不过凶愚数人，迫胁村民，遂致遗祸不小。今特为禁约：除任事文武官员及战士外，若闲散官、富民之家，概不许蓄养马匹，亦不许收藏铳、炮、甲、胄、枪、刀、弓、矢、器械。各该地方官查出，估值给价，马匹与军士骑操，甲、胄、枪、刀、弓、矢、器械，可用者收贮，不可用者尽行销毁。邻佑十家长，俱具甘结于该管官，汇造清册，送该督抚衙门，转送兵部。有不遵禁谕，隐匿兵器者，是怀叛逆作贼之心，若经搜获，或被告首，本人处斩，家产妻孥

入官，邻佑十家长杖流。出首者赏给犯人家产三分之一，赏例止限百两。如挟仇诬陷，即以前罪反坐。若邻佑十家长出首，罪止本犯。骡驴任民间蓄养。若习武生童及武乡试，止许马一骑、弓一张、披子箭九枝。勿用梅针箭。若马匹、弓矢私借与人，事发者，其罪维均。

十六日(10月2日)

36 靖南将军陈泰等挥军破同安。七月末陈泰与浙闽总督陈锦及福建提督赵国祚等合师进攻同安。郑成功部将邱缙、林壮猷皆战死。当城未破时，知县叶翼云曾语诸将曰："余今虽未死于君事，却得死于明土，亦吾辈之幸也。"〖34〗与教谕陈鼎皆被俘不屈遇难。清以同安抵抗不降，城破，屠其城，杀五万余人。〖35〗成功于铜山训练士卒，接告急檄文，部署舟师急航回救。无奈北风猛烈，航行五日，方抵金门。得报同安已破，诸将战死，全城遭屠。成功痛哭遥祭，情动三军。遂移师镇海、铜山。

十九日(10月5日)

37 令京城内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谕户部等衙门曰：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争端日起，劫杀抢夺，而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何日清宁，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贸卖取价，各从其便。每间给银四两。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勿动。寺庙外居住者，尽行搬移。若俗人焚香

往来，日间不禁，不许留宿过夜。凡应迁徙之人，定限来岁岁终搬尽。

【考异】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已有迁汉人至南城之谕。然此次未能尽迁，故本日谕旨内称："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满汉共处易致争端。为防止纠纷计，至此再次尽迁汉民至南城。（本日谕旨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

二十日(10月6日)

38 诏许满汉通婚。谕礼部曰：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旋又谕户部曰：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尔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应自理者，即行自理。其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

39 是月，南明永历朝诸臣各立门户，党争纷竞，互相倾轧。袁彭年，崇祯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弘光时官礼科给事中，以直言敢谏力阻设立厂卫著称。降清为广东学道，竭力宣传剃发易服，曾出示云："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制；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知李成栋有叛清归明意，又极力怂恿，自矜反正第一功臣。乃深结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事皆由彭年把持。召引同类，驱除异己，子是元胤之

门如市，登其堂者不啻登龙门。又行“拜盟认宗”，凡李姓、贾姓（李元胤本姓贾）之人莫不矜喜。朝中混乱，莫可言状。〖36〗

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

40 命英亲王阿济格率军往剿山东曹县榆园军。先是，明朝末年，山东曹州、濮州、范县一带灾荒频仍，土地荒芜，“榆钱落地，岁久皆成大树”，蔚成林海。农民任七、张七等率众起义，反抗官府，远近饥民纷纷加入，队伍迅速壮大，号称百万，名曰“榆园军”。屡败官军。清军占领山东，曾多次招抚，均被拒绝。仍奉闯王旗号，坚持抗清，并愈战愈强。原明吏部主事濮州人叶廷秀，清兖西道标将李化鲸加入其中，榆园军声势益强，遂四处出击，连克曹县、曹州、定陶、成武等城。朝廷剿抚并用，迄无收效，至是，乃遣英亲王出征。〖37〗

初八日(10月23日)

41 封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多罗顺承郡王、博洛为多罗端重郡王。

十一日(10月26日)

42 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统军前往湖广地方征李锦等抗清武装。

十六日(10月31日)

43 以漠南蒙古苏尼特部落故郡王腾机思弟腾机特袭扎

萨克多罗郡王爵。

二十一日(11月5日)

44 南明何腾蛟军攻入永州、衡州。先是督师何腾蛟围攻永州三月，大小三十六战。城中食尽，至人相食，清兵不支，至是，突围奔衡州，永州乃为南明所得。衡州清兵闻讯亦遁。〖38〗

十月十一日(11月25日)

45 代善卒。

代善（1583—1648），爱新觉罗氏，太祖努尔哈赤次子。自幼从父征战，于统一女真各部斗争中展示优异军事才能，论功封贝勒。万历三十五年（1607），奉命随叔父舒尔哈齐、长兄褚英等率兵三千，往蜚悠城接收东海女真前来归附之众。归途遇万余乌拉部兵之堵截。乃与长兄一道各率兵五百，勇猛冲杀，当阵斩其主帅，杀其众三千，使其惨败。乃获赐号古英巴图鲁。四十三年（1615）建立八旗制度，独领两红旗。天命元年（1616）封和硕贝勒，称大贝勒，为四大贝勒之首，成为努尔哈赤最宠信之助手。后于抚顺战役、萨尔浒战役中，均以果敢坚定、勇猛进取而获奇勋。深得努尔哈赤重视，旋被立为世子。然五年（1620）被揭发与继母大妃纳喇氏关系暧昧等事而失宠，遂奉命与另三大贝勒共理国政，失去嗣子资格。十一年（1626）八月，父努尔哈赤病逝，乃率先倡议拥八弟皇太极继承汗位，获众认可。天聪五年（1631），提出议事时，另三大贝勒不当与汗南面并坐，而应侧坐，遂致皇太极南

面独坐。十年（1636）四月初，率众贝勒大尊皇太极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随即以功获封和硕礼亲王。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责其越分妄行，轻君蔑法，以致威信大伤，自此很少预政。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暴疾而逝，坚持拥福临之议，而避免内讧。顺治元年（1644）迁都北京后，未被重用，仍赋闲家居。卒，赐祭葬。康熙十年（1671）追谥曰烈。乾隆四十三年（1778）配享太庙。

二十五日(12月9日)

46 诛刘泽清及榆园军头领李化鲸。先是，李化鲸率榆园军攻曹县，官府屡行招抚。九月十五日，李化鲸等再出城谈判，被擒，曹县乃下，遂大肆屠杀。郑亲王济尔哈朗疏报云：已查明刘泽清曾致书李化鲸，蛊惑贼人，倡谋举事，并许以内应。随将擒获之李化鲸及刘泽清侄一并押解至京。至是，以勾结叛贼，谋为不轨罪，诛刘泽清并弟侄及榆园军首领李洪基、李化鲸等。

二十六日(12月10日)

47 南明李成栋兵败赣州。先是金声桓、王得仁撤军北上南昌，赣州解围。李成栋受命出征北上，气势甚盛。乃致书清赣州守将刘武元、高进库招降。时，赣州被围久，军民疲惫，已难坚守。刘、高等得成栋书，将计就计，立即回书约："逾秋北救不至，当输款"〖39〗。成栋深信其诈言，既至南雄，坐待赣州降表，数月间不进攻。有部下质其疑，成栋笑曰："书生何所知，其降书方雪片至，宁有疑也？"〖40〗遂从容进军。至是，抵赣州城下。然"营

栅未定，赣人突出一冲，争渡不及，溺水者以万计”〖41〗。成栋策马先奔，于是军士争窜，自庾关至梅岭，军资器械无有存者。成栋一败之后，士气尽丧。

48 是月，南明堵胤锡招李赤心至湖南，马进忠焚掠常德，各营镇帅闻风惊溃。进忠本农民军将领，号混十万，归明后封武昌伯，隶何腾蛟部，驻永定。本年八月，清兵以水陆两路来攻，屯兵麻河。进忠侦知之，誓师急进，截流而战，夺舟奋击，获大捷，斩首七千余级，复常德。进封鄂国公。巡抚堵胤锡素与进忠不和，乃招李赤心由蕲门率师入湖南，令进忠让常德，使赤心兵屯驻其老营。进忠心甚不平，起营时尽驱百姓出城，纵火毁城中房屋，不留一椽，空其城而去，走武冈。宝庆守将王进才及各郡镇帅闻之，皆弃城溃散。旋赤心至，见常德乃一片废墟，亦弃之不驻，引兵而东，趋长沙。所经之地，皆空旷。全楚大局糜烂，颓然而坏。〖42〗

49 南明永历朝封郑成功为威远侯。

十一月初八日(12 月 21 日)

50 追尊太祖(努尔哈赤)以上四世为皇帝：高祖泽王都督孟特穆(猛哥帖本儿)为肇祖原皇帝；曾祖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祖昌王觉昌安(叫场)为景祖翼皇帝；考福王塔克世(他失)为显祖宣皇帝。

51 加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嗣后，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43〗。

十四日(12月27日)

52 加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大学士范文程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阿达哈哈番大学士刚林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俱赐名巴克什。以其简任内院赞理机务，学问渊博，忠勤懋著故也。

二十三日(1月5日)

53 遣英亲王阿济格等统兵戍守大同。摄政王多尔衮行至蹇家庄，得报喀尔喀蒙古二楚虎尔部行猎近内地，于是集诸王大臣议定：遣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固山贝子拜尹图、公傅勒赫、岳乐、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统兵戍守大同。

54 是月，南明乡居官绅闻南昌危急多起兵赴援，败绩。〖44〗

55 南明杀佟养甲。佟养甲，辽东人，先世本满洲，世居佟佳地方。皇太极时入直内院理事。顺治初年授总兵官衔，随贝勒博洛南征，官至两广总督。叛清非其本意，曾受明封襄平伯，然无实权，居尝怏怏。曾上疏云："疑臣则杀之，不疑则任之，何能郁郁居此?"〖45〗明廷以其终怀异志，李成栋日防之。会成栋兵败赣州，以破获"养甲属旧人蜡书通敌，约高进库欲为内应"，密奏请诛之。永历帝乃遣其赴梧州代祭兴陵。舟至梧州杨柳沙，为成栋所遣总兵张善追及杀之。地方官以盗杀报闻。〖46〗

【考异】关于佟养甲之死因，清官私著述所载不同。清官书只

字不言其降明受封事，只言其遗书赣州守将策应，事泄被拥至肇庆，“詈贼不屈”被杀(参见：《清史列传》卷四；《满洲名臣传》卷五)。私家所载有通敌事被获，成栋密奏请杀，遂于奉命往祭兴陵时设伏杀之于道说(参见：《岭表纪年》卷二；《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一；《存信编》卷二；《爝火录》卷一八；《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有成栋自赣州败后，忌恨之，虑有他变，乃颐指朝廷而杀之说(参见：《明季南略》卷一一；《天南逸史》)；又有密遣人北归，约内应事泄，成栋欲攻杀之。元胤以其已秩进九卿，杀之不可，乃秘密追杀于赴梧州途次(《永历实录》卷一一)。诸说不同。清官书显系掩盖其降明一事，故为回护。而称此纯系李成栋个人恩怨之举，亦未免武断。

十二月初一日(1649年1月13日)

56 南明诛叛臣李绍祖。李绍祖，与瞿式耜同年进士。后叛明降清任湖南巡抚，守永州。以粮尽援绝，降于何腾蛟，被解至桂林。式耜见而流涕责备曰：“汝素受国恩，奈何生为背叛之人，死作不义之鬼！”绍祖曰：“天下人皆降，岂独绍祖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为绍祖，敌其奈我何！”绍祖遂被杀。〖47〗

57 命多罗郡王瓦克达、固山贝子尚善、吞齐、公扎喀纳、韩岱等率兵赴和硕英亲王军前，戍守大同。

初三日(1月15日)

58 大同总兵姜瓖叛清归明。姜瓖原为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降大顺政权，李自成败，降清，以原官镇守大同。曾随英亲王阿济格征剿山陕。顺治二年（1645）

六月还镇。本年十一月阿济格率诸王贝勒统率满洲八旗兵至大同，乃疑为袭己，且“每日朝参，不胜烦苦，欲谋去之而未有便。”适遇清兵掠民妇女，乘机激众怒，麾下精锐皆出击旗兵，百姓又并力合击，旗兵大败。乃据城以叛，自称大将军，易冠服，用永历年号，传檄各地，号召抗清。一时之间十一城皆叛。山西全省震动。〖48〗

阿济格闻姜瓖叛，统兵围大同，上奏请速发红衣大炮。清廷谕姜瓖曰：“前因有事北方蒙古，故命英王至大同，与尔等全无干涉。若尔等有罪，安用此诡计为?为天下主倘举动如此，其谁信之。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等。今尔等如悔罪归诚，仍宥其过愆，照旧恩养。”多尔衮行猎至岔道，复遣梅勒章京阿喇善、侍郎噶达浑率八旗官兵赴英亲王军前协同防守，其余贝子、公等及各官兵悉统以还。

59 是年，行盐三百七十八万九千七百六十一引，征课银一百八十五万四百六十两有奇，铸钱十四亿四千九百四十九百四千二百有奇。

60 始修辽东柳条边西段。自山海关至威远堡，“插柳为边”，“若中土之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49〗。时因蒙古诸部游牧，无所底止。故“插柳结绳，以界蒙古”〖50〗。“修边示限，使畜牧游猎之民，知所止境”。〖51〗该边成为划分农耕与游牧区之界限。为严缉查，是年将盛京守墩台壮丁，编为十牛录。〖52〗

〖1〗《南疆逸史》卷三二。

〖2〗《鲁之春秋》卷四、二一。

〖3〗《清世祖实录》卷二六。

〖4〗参见：《江变纪略》卷一；《南疆逸史》卷五五。

〖5〗《天南逸史》。

〖6〗《岭表纪年》卷一。

〖7〗《明季南略》卷一一《帝走平乐》。

〖8〗《鲒埼亭集》卷七。

〖9〗《明季南略》卷一一《永历驻南宁》。

〖10〗参见：《江变纪略》卷一；《南疆逸史》卷五五。

〖11〗参见：《所知录》卷二；《明季南略》卷一一《瞿式耜复守桂林》；《小腆记年附考》卷一五。

〖12〗参见：《清史稿》卷二三七；《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13〗《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14〗《永历实录》卷一一。

〖15〗《国寿录》卷四。

〖16〗《永历实录》卷一一。

〖17〗参见：《天南逸史》；《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1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19〗《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铭》。

〖20〗《中山郝中丞全集》卷二《千山剩人可禅师塔碑铭》。

〖21〗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明季南略》卷一一《群臣复出仕》。

〖22〗参见：《行在阳秋》卷上；《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明季南略》卷一一《武冈播迁始末》；《永历实录》卷二六；《南疆逸史》卷五六。按：陈友龙叛清归明之时间有顺治四年十二月及五

年五月二十七日两说。本文依《行在阳秋》，乃当时人记当时之事也。

〖23〗参见：《台湾外纪》卷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按：《行朝录》卷一一、《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均作闰三月。

〖24〗《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25〗《永历实录》卷一一。

〖26〗《永历实录》卷二六。

〖27〗《明季南略》卷一一《两粤复全》。

〖2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29〗《所知录》卷二。

〖3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31〗《明季南略》卷一一《两粤复全》。

〖3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33〗《岭表纪年》卷二。

〖34〗《台湾外纪》卷三。

〖35〗《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36〗《明季南略》卷一一《朝臣媚李元胤》。

〖37〗参见：乾隆《曹州府志》，《杂志》；《明清史料》丙编五本428页；七本695—697页。

〖38〗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天南逸史》。

〖39〗《爝火录》卷一八。

〖40〗《所知录》卷二。

〖41〗《岭表纪年》卷二。

〖42〗参见：《爝火录》卷一八；《所知录》卷二；《永历实录》卷九；《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43〗《东华录》卷六。

〖44〗参见：《南疆逸史》卷一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45〗《存信编》卷二。

〖46〗《明季南略》卷一一《朝臣媚李元胤》。

〖47〗参见：《爝火录》卷一八；《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五。

〖48〗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一；《清史列传》卷八十；《爝火录》卷一八。

〖49〗《柳边纪略》卷一。

〖50〗《扈从东巡日录》。

〖51〗《奉天通志》卷七八。

〖52〗《清世祖实录》卷四一。

日夕图惟，罔敢怠忽。往年流贼作乱，官民人等受其屠戮，祸患已极，是以命将兴兵，入关剿贼，出斯民于水火，登赤子于衽席。凡我臣庶，已无不输诚归命矣。孰意迩年以来，多有不轨之徒，捏作洗民讹言，煽惑愚众，以致无知之民，轻信惶惑，逃散作乱者往往有之。夫君民一体，上下交孚则治臻上理，若愚民疑心未释，天下何时太平?自元年（1644）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背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朕又思满汉语言虽异，心性自同。世间决无安居乐业之人自好为贼而愿就死地者，必有所迫以至此也。意者，督抚镇按不得其人欤?有司朘削鱼肉，民难自存欤?蠲免赋税有名无实欤?兹特数事，料不止此。今严饬内外大小各官，确议除弊兴利之长策，朕将次第酌行之。

4 禁止卖参人役再往各省发卖。谕户部曰：迩闻各省卖参人役，地方官民商贾甚受扰害，尔部可传谕永行禁止，不得仍前遣往各省发卖。止许在京均平市易，永为定制，违者重罪不宥。旋谕户部重申务严采参人丁之定额，若于额外多遣者，其所遣之人人官，其主治以重罪。并下令于山海关，设卡稽察。

十四日(2月4日)

5 南明永历朝大学士朱天麟免职。

先是，永历朝臣门户之争，分化组合，形成吴、楚两党。属吴党者为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中张孝起、李用楫及总督堵胤锡，以及江西人王化澄、万翔、雷德复，四川人程源，广东人郭之奇等。属楚党之主要人

物则为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以及陕西人刘湘客，杭州人金堡。“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1〗两党相互倾轧，愈演愈烈，永历帝亲历目睹，深为担忧。本年新春之日，令诸大臣先诣太庙，誓同心济国而后入贺〖2〗，实冀诸臣停纷争，弃前嫌，共图国事。然无济于事。两党各有奥援，所谓“凡自湖南、广西随驾至，出于督师(何腾蛟)、留守(瞿式耜)门者，大半归楚”。吴党之人散布曰：楚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而吴党，则“踪迹秘密，不似时魁等招人耳目”，然“内倚吉翔，外倚邦傅”〖3〗，势力甚张。

时流传有《假山图》、《五虎号》之漫画，系讽刺楚党人物者。所谓假山图即贾山图，贾乃指原本姓贾之李元胤。所绘假山一座，其下绘朝官数百支撑。五虎号乃绘虎一只，各部位均有寓意。以袁彭年为虎头、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脚，刘湘客为虎皮，而金堡最可畏，为虎牙。〖4〗金堡同丁时魁一再上疏，攻击陈邦傅、马吉翔诸人。疏上，陈、马等上诉于太后。于是两皇太后亲加干预，永历帝乃怒令朱天麟拟严旨，切责金堡，令安静供职〖5〗。

陈邦傅则连上两疏攻金堡。其疏有曰：“皇上两三年几次奔逃，流离颠沛之极，并无一位两衙门官共尝辛苦。何今日即次稍安，侍御济跄，议论纷纭若是?如以臣为无饷无兵，窃取勋爵，请即遣金堡为臣监军，观臣十年粮草，十万铁骑。”〖6〗遂造谣曰金堡当年为临清知州时曾降贼受官逃回，现从湖南来此，乃为“北人间谍”。朱天麟见邦傅此疏乃喜形于色曰：“金道隐喜骂人，今亦被人骂倒耶?”遂据永历帝之意拟一圣旨曰：“金堡辛苦何来，朕所未悉。

所请监纪，着即会议。”辛苦何来者乃暗用杜甫诗句“辛苦贼中来”之语，附和陈邦傅对金堡之冷嘲热讽与诬陷。

旨发，丁时魁等怒不可遏，当夜邀集两衙门科道十六人，于十三日晨入朝大肆喧噪，曰：“堡论邦傅，请监纪，即令监纪。堡又论永忠，若永忠请其首，亦即与之耶?”〖7〗共言此乃“强臣箝结言官之口，将来唐末节度可虞，宗周守府再现”。高呼：“吾等不做官矣!”遂“将公服袍带掷弃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联袂而去”。永历帝得讯大惊，“两手振索，荼遂倾衣”〖8〗。

当诸科臣咆哮殿堂之时，金堡又上疏，揭发陈邦傅矫诏称世守之罪，“乞追原敕，视有无世守字样，令罪有所归”。邦傅向外行文概称己为世守广西，并云此乃诏书中之语。而攻之者称此系伪造，敕书中绝无此语。永历帝发旨：取邦傅原敕复察。果无世守字样，邦傅乃“瘖服”〖9〗。朱天麟立即请辞。至是，帝发特旨：敕李元胤等十六位科道，仍入本衙门办事，收回已发朱天麟所拟之旨，而另发票拟〖10〗。即日朱天麟被放还田里。

6 封蒙古苏尼特部首领腾机思子撒玛查台吉为多罗贝勒。

十六日(2月26日)

7 谕大同及山西地方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谕曰：姜瓖作乱惧诛，结官聚众，造作讹言，诈传欲杀官吏军民等语，尔等误信为实，遂与俱叛。朕思人情岂有不愿安生而自求死亡之理?不过无知愚民，被讹言所诱，或有畏死偷生，为苟且一时之计者。天下之民皆吾赤子，朕既作民父母，若

无故诛戮，将何以取信于天下。朕不忍尔等愚昧就死，故特颁谕旨，一概赦免。若于赦到之日，即能悔悟前非，翻然来归，宥其前罪，仍与恩养。若执迷不悟，仍信姜瓖之言，自取死亡。大军已到，不得已而后降者，不在赦例。

又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众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壕，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大炮攻破，尽行诛戮。若尔官民人等，于未筑长围之前，有能执缚姜瓖来献或杀死姜瓖来归者，准赦前罪，仍行恩养。

8 谕户部按额征收关税，不得额外多征或放免。谕曰：设关征税，原寓稽察奸宄之意，非专与商贾较锱铢也。尔部行文各关，满汉官民，以后俱照原定则例起税。如有徇情权贵，放免船只，乃于商船增收，或希充私囊，例外多征，以病商民者，一经查出，定行重处。

十九日(3月1日)

9 固山额真何洛会率兵攻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姜曰广死之。先是，声桓、得仁闻清兵大举来攻，乃先后于上年五、六月间，撤军回南昌，部署固守，并待援师。然永历帝虽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栋由赣州率师前往援救，迄未至。南昌被严密包围，虽屡屡突围，均未奏效。被围日久，城中粮绝。本年正月，大雨连旬，城多处倾圮。十八日，清军发起攻势。何洛会于城南督军驾云梯进攻，声桓、得仁等虽竭力督兵守御，终不抵敌。至是日午后，城破。声桓自投于城之东湖死，得仁于突围中被俘，不屈被

杀。其余将领多巷战死。被奉为盟主之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姜曰广，曾力主联络各地义军以为声援，卢桓不从，而抱负难得施展。城危之际，有劝其出奔者，乃曰："今日不死，尚何待！"遂投池自尽，临死之前作古风六章及绝句二首以明志。绝句之一曰："自古谁人不死亡，要知遗臭与流芳。读书九世才今日，莫谓偷生是吉昌。"〖11〗

10 准洪承畴之奏，行保举连坐之法。其奏曰：平治天下之道，在于各省督抚总兵俱得其人。然人才难得，知人亦不易。旧时会推原有成例，正为一人见闻有限，必合众论乃为无私。今欲用得其人，宜实行保举连坐之法。如督、抚、总兵员缺，令吏兵二部满汉堂官，详加评注，自书姓名保举，再以咨询左右大臣，议论相合，方行点用。俟后有功效，保举者受荐贤之赏。若旷职偾事，保举者受妄昧之罪。庶封疆民生两有攸赖矣。奏上，得旨：以后用督抚镇，著内院九卿会推，若有独知灼见，情愿保举者，许自行保举。得人者升赏，误举者连坐。

二十一日(3月3日)

11 郑亲王济尔哈朗挥兵突入湘潭，南明大学士何腾蛟不屈遇害。先是，以清兵主力撤离湖南，南明在湘各军，纷纷发起攻势，收复失地。堵胤锡所招夔东之忠贞营，经由常德，攻打长沙，战事甚为激烈。清兵困窘，守将乃紧急向朝廷求救。何腾蛟旋以江西南昌围急，金声桓、王得仁将不支，遂命李赤心之忠贞营停攻长沙，开赴江西。不意忠贞营甫离，郑亲王济尔哈朗所统八旗军即抵湖南，形势陡变。何腾蛟亲临前线，急调诸军，然至湘潭时，已空

城一座。济尔哈朗获此情报，至是率军疾至，乃生获何腾蛟。劝之降，乃曰："王何患无降官降将哉！果以我为血性男子，何惜一剑。"拒降亦拒食，七日后被害于大步桥下。〖12〗所部士卒降清者窃收其骨葬之。〖13〗

何腾蛟（1592—1649），字云从，贵州黎平人。幼习儒业，有经世之志。天启举人。崇祯中授南阳知县，以严厉镇压农民起义功，累迁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既赴任，极力整治，安定地方。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三月，左良玉以"清君侧"名，举兵东下，邀偕行，坚拒之。七月，隆武政权立，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侯督师。遂设十三镇以加强战守。时李自成已死，其余部数十万众进入湖广，乃遣部将前往招抚，获得成功，与之共同抗清。永历立，加太子太保，顺治四年（1647）清兵攻入湖广，占长沙，引兵退至广西。次年，金声桓、李成栋叛清归明，乃督诸军挺进湖南，收复失地。然始终对归抚之农民军心怀疑惧，或遣散其部归农，或不供饷，使其坐困。且诸镇矛盾加剧，争地争饷，彼此仇杀，遇敌辄退。以致兵益无纪，粮益不继，诸将瓦解之势成。六年（1649）率标兵急至湘潭，以调解诸部矛盾，合出兵抗清。既至，竟乃空城一座。清军侦知之，立出兵攻破，乃被执不屈遇害。事闻，永历朝诏赠太师中湘王，谥文烈。乾隆四十一年（1776）谥忠诚。

二十八日(3月10日)

12 清军破甘州，回民起义军受挫，丁国栋走肃州。本月，米喇印战死于水泉。〖14〗

二月初二日(3 月 14 日)

13 诏责阵获官兵抚而不杀之举。兵部以平西王吴三桂属下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曰：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以为敌闻之必曰抗者被获尚加抚养，我军若降亦将抚我，盖冀其不抗而来归也。殊不知敌人见抗者亦抚、降者亦抚，是抗拒者亦不诛也。有战而已，谁肯先降？此事甚不合理！

十四日(3 月 26 日)

14 多尔衮统内外官兵征剿大同。

十五日(3 月 27 日)

15 遣管宴真人张应京于真人府。张应京，道教正一派第五十二代天师。

二十六日(4 月 7 日)

16 谭泰、和洛会等遣兵进击，南明李成栋兵败信丰，落涧溺死。上年末，成栋兵败赣州，乃退军回广料理粮饷。除夕日，“潜入行在，面上请方略，即赴南雄”〖15〗，旋再次出兵江西，直取赣州，以救南昌之围。其麾下各镇恋粤东繁富，不肯出兵，成栋独以所属行，且愧且忿，又恣睢杀戮，人不敢近〖16〗。并改变用兵方略，以“分兵取各县，意在孤赣之援以困之”〖17〗。成栋亲率之军驻扎信丰。然此刻征南大将军谭泰及何洛会既攻克南昌，挥军南下，

赣州守兵士气大振。谭泰等侦得成栋所在，乃兵锋直指信丰。明军诸将得报，急欲拔营撤退，成栋不可，乃坐城楼，急召诸将议事，然遁去者已有大半。夜半，突闻鼓噪之声，或云敌兵至，或云民变。成栋料难抵御，决定撤军。是日四更，令火器手三百先行，嘱之曰："如前遇敌，尽发火炮，我为后应。"至黎明，杳无炮声。众皆曰："火器军往矣，吾当拔营前进。"成栋遂下令全军撤退。兵未启，清大兵突至，满营溃乱。左右急扶成栋披甲上马，过急流山涧。时成栋已大醉，马乂力竭，人马俱沉。阅三日，始见成栋之尸。中军杜永和携其印先归广州，随后全军俱撤。十天后，信丰及南昌败讯传至肇庆，举朝震惊〖18〗。

三月初七日(4月18日)

17 南明永历朝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守广州。先是，永历朝中获李成栋死讯，以兵马不可无总统，乃立即派遣兵部侍郎刘远生前往广州慰劳诸将士，并持"总统不可无人，总督缺候另议"之敕，奉命往议〖19〗。朝廷以远生为诸将同乡，素相信任，欲其接任两广总督之任，遂诏其暂署其事。至是，远生至广州，杜永和早已重贿诸将，共推其为留守，居然坐军府开印，行总督事矣。永历朝承认既成之事实，遂以永和为两广总督。然永和无远志，诸将实不用命，惟贿是求，不复有出岭之意〖20〗。

十二日(4月23日)

18 摄政王多尔衮至大同，谕姜瓖速降。不果。

先是，上月十四日多尔衮亲自率师征大同，二十日师

次古儿班口，闻喀尔喀蒙古硕雷汗兵马行动，乃止行，拟趋赴喀尔喀，旋以沿途缺水，二十三日，再返旆向大同。三月初，先后传谕浑源、应州等处官民迎降。至是，抵大同。遣人近城谕之曰："浑源负固不服，予已克平。应州、山阴悉已效顺。予今来此，尔姜瓖速开门迎降，予当尔宥。倘今招尔不降，迨势迫之后，虽欲求顺，亦不汝从。予岂有既围而复纵者乎?与其自取死亡，不如速来归顺。"谕毕，姜瓖乃遣人来言曰：王果至此，可将诏书来。多尔衮因颁谕付与来人。谕曰：尔等创为逆谋，谅必有所困迫，因而肆乱，决无自取祸败之理。大同阖城百姓悉吾赤子，倘必不尔贷，则株连非少。向使他人至此，尔或顾畏弗从，予兹躬临，可欢然来顺。如来归顺，庶阖城获苏，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尔姜瓖诸罪，悉与赦免。谕到可急出降，自恩养如故。勿更怀疑虑，以贻害阖城官民也。予来，尔不归顺，再别无生路矣。

姜瓖得谕，随即遣使覆书曰：征西前将军臣姜瓖谨启，臣自甲申年（1644）五月间，闻摄政王驾入燕京，不远千里率领边塞兵民归附清朝。其首降功绩，已久在睿鉴中。五年以来，殚心毕力，统众弹压，未有毫发罪过，臣可谓克尽厥职矣。但上不推诚以待，不惟臣一人未蒙升赏，而效忠归顺之民，亦阽危已极。且选出各官，又肆行凌虐，民益难堪。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欲行杀戮。臣与大同一方百姓委属无辜，谁肯坐而受死。似此苦楚，虽神明如我摄政王何由得知?使各官诚能体上意，奉上法，洁己安民，则尺一所至，三晋、三秦必且乱萌自消矣。其如大同兵民，忿怨不胜，胁臣起事何?

不然，臣母年将八旬，臣子尚在襁褓，何忍轻身家而蹈此，致冒罪于我摄政王乎?臣与诸将士兵民，无穷苦衷，正欲仰诉于王前。幸驾俯临，父母孔迩，安敢背逆。但众心反侧，不肯轻放臣出耳。况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王如有别谕，幸遣使来示于御河桥上，臣将敬受之。

多尔衮览书怒甚。适英亲王阿济格两福金均出痘而死疆耗至。多尔衮令阿济格先归。阿济格不归，乃上启曰：王恭摄大政，正在为国不遑之际，若不乘此效力，更于何时?多尔衮嘉许之。遂加紧围大同。

19 进封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敬谨郡王尼堪俱为亲王。谕曰：尔等向不在宠贵之列，以同系太祖孙，加锡王爵。至于位次俸禄，则不得与大藩等。

十八日(4月29日)

20 多铎病卒。

多铎（1614—1649），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五子，与阿济格、多尔衮为同母兄弟，甚为努尔哈赤所疼爱者。天命五年（1620）即封和硕额真，旋为贝勒，统正白旗。天聪二年（1628）从征蒙古多罗特部，以克著勤劳，赐号“额尔克楚虎尔”。后屡从征战。七年（1633）皇太极问用兵之策时，乃主宜入长城，以厌士卒掳掠之欲，不应与明争山海关外之城。崇德元年（1636），以其虽无大功于国家，因系太祖之少子，特封为和硕豫亲王，管礼部事。四年（1639），改管兵部。旋以耽于佚乐，作战不利

之罪，夺所属正白旗三分之一牛录，降为多罗贝勒。七年（1642）以从困锦州、克取松山之劳，封为多罗豫郡王。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逝世。当议立新君时，曾主立多尔衮，且有自立之意。顺治元年（1644）四月，从多尔衮率清兵入关。十月，晋为亲王，命为定国大将军，统领将士南征。随后，以迅雷激发之势，破潼关，下西安，重创李自成大顺军。旋挥师东指，分道南下，于次年四月，下扬州，俘杀明督师史可法。五月初过长江，十五日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亡。三年（1646）五月，受命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讨叛逃之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七月班师。四年（1647）七月，晋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六年（1649）三月，以出痘病故。时多尔衮师次居庸关，闻讣，急驰入京师，临丧。多铎二福金请殉死，从之。九年（1652）以与多尔衮系同胞兄弟，降为多罗郡王。康熙十年（1671）追谥曰通。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其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复原封为豫亲王，配享太庙。

二十五日(5月6日)

21 诏宽民间兵器之禁。谕兵部曰：曩因民间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枪、马匹，虑为贼资，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闻民间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

22 放宽隐匿逃人之法。谕兵部曰：向来申严隐匿逃人之法，原以满洲官兵身经百战，或有因父战殁而以所俘赏

其子者，或有因兄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弟者，或有亲身舍死战获者。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其言亦自有理。故先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今再四思维，逃人虽系满洲官兵功苦所获，而前令未免过重。自今以后，若隐匿逃人被人告发，或本主认得，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两邻各责三十板，十家长责二十板。地方官，俟计察时并议。若善为觉察者亦俟计察时议叙。逃人自归其主，或隐匿者自行送出，一概免罪。有亲戚愿赎回者，各听其便。

23 是月，南明永历朝命瞿式耜为留守督师，督视江楚各省兵马。先是，永历朝因金声桓、何腾蛟、李成栋等相继败亡，南昌、衡州、宝庆等地相继失守，举朝震骇。公卿集议以瞿式耜节制诸将。因有是命。永历帝特遣郎官一员捧诏，至桂林。式耜辞，不获。终受命〖21〗。

四月十二日（5月22日）

24 殿试天下贡士，策问满汉同心及休养生息之道。制策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或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自兵兴以来，地荒民逃，赋税不充，今欲休养生息，使之复业力农，民足囷裕，何道而可?尔来顽民梗化，不轨时逞，若徒加以兵，恐波累无辜，大伤好生

之意，若不加以兵，则荼毒良民，孰是底定之期?今欲使之革心向化，盗息民安，一定永定，何道而可?尔多士经术济世，直陈无隐，务期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朕将观览焉。

十六日(5月26日)

25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顺治帝亲定己丑科三鼎甲：状元刘子壮，湖广黄冈（今属湖北）人；榜眼熊伯龙，湖广汉阳人；探花张天植，浙江秀水人。至是，赐一甲刘子壮、熊伯龙、张天植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范文光、施闰章、郝浴、王广心、季开生等三百九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祁充格、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宋权、洪承畴，内阁学士王文奎。

十九日(5月29日)

26 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奏请广选庶吉士，令学习满文满语。其奏曰：臣读制策首以满汉同心合力为念。窃思满汉一家，咸思报主，止因语言文字间隔难通，未免彼此有异同之见。前此两科馆选虽有清书，但选员无多，故未有改授别衙门者。臣请于新进士内，广选庶吉士，察其品行端方，年力强壮者，俾肄习清书精熟，授以科道等官，内而召对，可省转译之烦，即出而巡方，亦便与满洲镇抚诸臣言语相通，可收同寅协恭之效。疏下所司。

二十四日(6月3日)

27 招逃亡民人开垦无主荒田。谕内三院曰：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流离无告，深可悯恻。著户部、

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查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亲查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如纵容衙官、衙役、乡约、甲长借端科害，州县印官无所辞罪。务使逃民复业，田地开垦渐多。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抚按分别具奏载入考成。

二十七日(6月6日)

28 以抗清军破山西汾州府(今汾阳)，命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由大同统官兵前往征讨，命敬谨亲王尼堪由左卫前往包围大同。

29 多尔衮谕姜瓖速降。谕曰：予前此所以亲至大同者，盖念尔为大臣，投诚有素，一旦遽变，必有其由。更念阖城官生军民，俱罹屠戮之惨，诚有不忍。方谓赦令一到便能悔悟前非，出城待罪，及阅来启，语多悖谬，故不复降谕。今英王为尔恳请，云有悔过归诚之意，予复悯念阖城生灵，不忍终置死地，故复降此赦宥之谕。尔宜速为悔悟，率众来归，从前罪犯悉与赦免。明谕一出，决无反覆之理，不然将何以取信于天下乎?若复狐疑不决，则自误且以误众矣。宜熟思之。

二十九日(6月8日)

30 以贝子满达海袭封和硕礼亲王。

31 是月，孙可望乞王爵于南明永历朝。

先是，孙可望率大西军入云南，一改既往杀戮政策，政绩颇著成效。设立六部，整顿军队，安定秩序，发展生产，铸“兴朝通宝”钱，以干支纪年，俨然一国。“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22〗。然内部势力犬牙相制，彼此掣肘。可望虽被推为“国主”，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与其权力相埒。孙称平东王、李称安西王、刘称抚南王、艾称定北王，于昆明各建王府，地位相当。可望虽以国主自居，难以约束三人。艾能奇战死，可望乘机以术收其部将冯双礼，遂兼两部，然李、刘二人仍与比肩〖23〗，遂生请帝封王爵以制服二人之想。

至是，杨畏知等受可望所遣赴肇庆，请王爵，呈“不奉朔亦不建朔”〖24〗书。廷议时，给事中金堡以祖制无异姓封王之例，连上七疏力阻之。文安之、严起恒等亦持此议。杨畏知上疏曰：“国事危矣，不及此时以虚名为招徕，而竟自树强敌乎！且可望固盗之渠也，向者屠毒海内，庙社凌夷，今一旦投诚向义，岂朝廷威德所能制。”〖25〗时阻封者甚众，大学士王化澄独曰：“江楚溃败，两粤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26〗力主从其请，封其为一字王。廷议久而不决。

数月后，杨畏知上折中之奏，曰：孙可望“意不过欲驾出两雄上耳。今既不予以王爵，则晋以上公，而爵两雄以侯，使等级有异，彼意亦惬矣”〖27〗。遂定议：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皆封为列侯。差大理寺卿赵煜为册封使同杨畏知、龚彝同往昆明。时已七月。

32 靖南将军陈泰等遣将攻克福安，南明鲁监国大学士刘中藻不屈自尽。刘中藻，字荐叔，福安人，崇祯进士，授行人。北京陷，乃削发为僧。南明隆武朝立，召补兵科给事中，奉使赴浙颁诏，监国鲁王不受。回闽后擢右佥都御史。隆武覆亡，乃入山中。后闻监国鲁王入闽次长垣，乃起兵应之，连克庆元、龙泉、松溪、政和等县。时为顺治四年（监国二年，1647）十月，庆元失守，乃率师取福安，克福宁。监国朝加中藻督师，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驻福安。初收福宁时，郑彩欲使私人守之，为中藻所拒，郑彩怒掠其地。陈泰等侦得此情，乃乘隙攻福安。自上年十月围城，至是月，城中食尽。中藻知城不保，乃为文自祭，吞金屑死，福安遂陷。至此，监国鲁王军所复之闽地尽失。同死者甚众。〖28〗

五月十四日（6月23日）

33 禁兵丁抢掠民间之物。谕兵部曰：满洲、汉人俱属吾民，原无二视之理。迩来用兵亦出于不得已，岂可苦累良民！今年行军不论多寡，其领兵主将可严饬将士等，粮豆草束悉照部定之数支用，不得分外多取。其锅、席、铡刀、马槽等物，须委干员亲自看验，酌量取用。牧马完日，令各旗章京亲验，照数发还。仍约束兵丁，民间之物毋许秋毫侵犯。不时遣官稽察，如有抢夺害民者，即时察出，治以重罪，该管者连坐。并严饬各牛录、各拨什库转行所属，今后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家奴有犯，罪及家长。其牛录章京、拨什库及屯拨什库，若不严为晓谕，一并治罪。有带弓箭军器，伙众劫夺者，不分首从，悉行处斩。

十九日(6月28日)

34 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各授金册、金印。

35 令孔有德往剿广西，耿仲明、尚可喜往剿广东。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及新增兵一万六千九百，共二万，往剿广西，挈家驻防。该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及新兵七千五百，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共二万往剿广东，挈家驻防。该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其赐孔有德敕谕曰：广西逆贼啸聚煽乱，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兵相机征剿。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行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王受兹重任，其益殚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纾朝廷南顾之忧。另赐耿仲明、尚可喜之敕谕与此略同。二十日设定南王下随征总兵官一员、左右翼总兵官各一员，靖南王、平南王下左右翼总兵官各一员。每总兵下中军旗鼓各一员。

二十五日(7月4日)

36 准开捐纳之例。户部等衙门疏言：今边疆未靖，师旅频兴，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之出。今议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捐纳，给内外僧道度牒，准徒杖等罪折赎，裁天津、凤阳、安徽巡抚、巡江御史、天津饷道等官，以裕国家经

费之用。报可。

37 是月，南明忠贞营撤入广西梧州。先是，李赤心、高必正奉堵胤锡之命率师离夔东，入湖南攻长沙。旋奉何腾蛟命撤军长沙，赴江西，以解南昌围。行未至，南昌失守，南明诸路将帅溃不成军，湖南大部为清军所占。忠贞营被迫南移，本月，入广西，屯兵梧州，必正在梧州候旨〖29〗。时永历朝政争激烈，陈邦傅欲倚之逼胁朝廷，乃迎忠贞营屯浔南，拜李赤心母为母，以舅事高必正，怂恿赤心夺桂、平、肇、广，挟驾以号令诸将。“赤心初佯许之，久之乃曰：‘陈兄劝我劫驾，是将终谓我为贼也。’邦傅惧，乃不敢复言。”〖30〗

六月十四日(7 月 23 日)

38 阿济格攻讦已故多铎并自请为叔王，被议。阿济格遣吴拜、罗玺，上启摄政王曰：辅政叔德豫亲王征流寇至庆都，而潜身于僻地；破潼关、西安，而不尽歼其众；追腾机思而不取其国，有何功绩?乃将其二子优异子众。郑亲王乃叔父之子，予乃太祖之子，皇上之叔，何不以予为叔王?摄政王使吴拜等答曰：“德豫亲王薨逝未久，何忍遽出此言?初令尔统大兵往陕西征讨流寇，后令德豫亲王往征江南。德豫亲王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河南、浙江，追腾机思，俘获甚多。败喀尔喀二汗兵。且叔王原为亲王，尔原为郡王。其一子吾养为子，一子承袭王爵，何为优异耶?郑亲王虽叔父子，原系亲王。尔安得妄思越分，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英王不悛，更请营建府第。于是摄政

王令诸王贝勒大臣数其罪曰：初令尔往征喀尔喀温布额尔得尼，乃故往大同，又擅加大同、宣府文武官各一级，私除各处职官。违令攻浑源州。又与郡王瓦克达交好，数赠财物。诸王大臣遂议削阿济格王爵，撤其所属人员。瓦克达坐以应得之罪，并追所赠财物。摄政王以英王恃亲冒请，非他人摘发，免其罪。令以后勿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并宥瓦克达罪。

39 禁诸王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摘内外汉官。谕诸王及诸大臣曰：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摘内外汉官，谓某贤能应升、某劣应降者，不论其言之是非，即行治罪。今之内外各官，应升迁者升迁，应降处者降处。岂如明季偏听人言，轻于进退，或处或纵耶?各王有以衙门之事，私行传呼各衙门官至府者，罪在王；听其传呼而去者，罪在各官。遇有启奏之事，必奏明，方许传该衙门官。其所传官员，亦必问明启奏之人，果系真实方许前往。

十六日(7月25日)

40 南明永历朝加堵胤锡文渊阁大学士，寻命督师梧州。先是，堵胤锡闻忠贞营已至梧州，乃奔至存问。其时忠贞营兵尚十余万众，“行在闻赤心东来，声言清君侧之恶，举朝震恐”〖31〗。而客兵猝至，粤西亦甚不安。遂侧目于堵胤锡者众。给事中金堡即上奏劾胤锡丧师失地，责其结李赤心为援，设宴款待孙可望使者。并曰：“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独与之昵?”胤锡瞠目曰：“我鞅掌边事，如君言竟无功?”堡曰：“劳则有之，功于何有!”〖32〗胤锡乃甚恶楚党。旋朝命胤锡督师梧州，节制

忠贞、忠武、忠开诸营。忠贞即高李等十家兵，忠武即马进忠、王进才、张光萃、牛万才等部，忠开为于大海、李占春、袁韬、武大定、王光兴、王友进、王昌、王祥等部。胤锡上疏请饷，疏凡五上，阁臣又为之特请，然仅支付事例银三千两与之，银未舁至寓，中途为李元胤攫去。仅领布绘龙旗三百，以壮军容而已。〖33〗

二十六日(8月4日)

41 谕令禁止僧道妄行法术。谕曰：凡僧道巫蛊之流，止宜礼神推命，不许妄行法术蛊惑愚众。如有违犯，治以重罪。著礼部严行稽察。

七月初一日(8月8日)

42 摄政王多尔衮率师征大同。上月二十九日，多尔衮以大同久围不克，决定亲征姜瓖。乃召集内三院及部院等衙门官，谕之曰：尔等皆国之重臣，宜各勤职掌，予率师西行，不日凯旋。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予止至宁武关、朔州便归，不远行亦不久留也。又谕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内大臣冷僧机、大学士刚林、范文程曰：各衙门事务令尔等裁决。在部可结之事，仍令各部料理。其军国大事，集英王、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公同商议。大事可缓者，著候予还，不可缓者，即行启知。

五日(8月12日)

43 南明监国鲁王为定西侯张名振迎至健跳所。先是，张名振自福建还浙江，向所驻守之石浦镇已为清兵所据，

乃入舟山依黄斌卿，斌卿甚轻之。松江提督吴胜兆叛清求援于舟山，名振以所部航海赴援，遇飓风，全军尽覆，归而斌卿益轻侮之，并策动名振部将阮进归己。名振遂入闽召募军队，重整旗鼓。本年六月，发师南田，攻取浙江健跳所。阮进亦弃斌卿前来。遂共上表迎监国鲁王。时所取闽地尽陷，浙遗臣南来者，多为郑彩所害〖34〗。郑彩亦弃王南去〖35〗，监国鲁王正处危难之中。至是，乃至健跳所。随扈者有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户部侍郎孙延龄（非孔有德之婿者）、左副都御史黄宗羲、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右佥都御史张煌言。每日朝会于水殿。水殿，即御舟之稍大者。“落日狂涛，冠裳相对，臣主艰难，于斯为极”〖36〗。

初八日(8月15日)

44 命和硕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率军征朔州、宁武等处。

十四日(8月21日)

45 多尔衮至阿鲁席巴尔台，罢大同之行，行猎而还。分兵与护军统领索洪、署护军统领希尔艮统领，往益亲王满达海军。

46 是月，孙可望邀封秦王，南明永历朝苦于应付。

初，杨畏知赍永历朝封孙可望景国公之敕书，离肇庆西上，路经梧州语督师堵胤锡曰：“朝廷无知大略者，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又云册封使赵煜恐可望怒，不敢进。

胤锡曰："苟利国家，我则专之。"〖37〗于是矫诏封孙可望平辽王，并特制一印，使畏知等携之以行。

此前胤锡已密疏永历帝，乞量封可望为二字王，获永历帝认可〖38〗。然畏知等抵昆明，陈邦傅之中军胡执恭已矫旨册封孙可望为秦王，册文中有"秦王总统天下兵马钱粮，节制诸文武，以监国亲王体统行事。朕尊体如古仲父"〖39〗等语。速送云南。可望获封欣喜异常。畏知出示敕书于可望。可望亦甚惊讶，立召胡执恭质问。畏知曰执恭之封乃伪封也。执恭亦云："彼亦伪封。行在所封景国公耳，敕印故在！"可望得真情，乃大怒，下畏知、执恭于狱。将册封使辞回，另遣官赴肇庆请旨，意在必得秦王之封〖40〗。朝议哄然。适堵胤锡入朝，上疏主通权达变，正式封可望为秦王。然首辅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等力持不允，此事遂成不了之局。〖41〗

八月初十日(9月16日)

47 达赖喇嘛遣使奉表，言于壬辰年(顺治九年，1652年)夏月朝见，并贡方物。

十七日(9月23日)

48 诏免究牛金星父子。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劾奏大顺政权丞相牛金星曰：牛金星从闯为贼，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逃，是王法所不宥者。伊子铨，同父为贼，今冒滥作官。据湖北巡按王守履疏劾，赃私巨万，论罪当死。且金星父子罪在万世，诛其人，籍其家，实为古今公义。请立正国法，以快人心。疏上，得旨曰：流贼伪官真心投诚

者多能效力。常若柱此奏，殊不合理。著议处。牛铨贪赃事情，著照律拟奏。九月，常若柱以劾湖广粮储道牛铨失实，革职。

二十五日(10月1日)

49 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统领将士往征大同。固山贝子巩阿岱、内大臣鄂齐尔随征。

二十九日(10月5日)

50 清军入大同。二十三日，姜瓖部下总兵杨振威遣其守备刘宝潜至清营曰：我等原系良民，为逆寇姜瓖迫胁而反，大军来围大同，即欲斩逆瓖归顺，奈力有不及，故尔迟迟。今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我等问计于各官，裴季中等二十三人与我等合谋，约斩姜瓖归顺。于是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等向来人言：汝等若斩姜瓖来归，自当恩养。二十八日，杨振威等果斩姜瓖并其兄姜琳、弟友光，执其首级献于清营。至是，清军进入大同。

九月二日(10月7日)

51 下令屠大同。谕和硕英亲王：斩献姜瓖之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著留养，仍带来京。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大同城垣自垛撤去五尺。其城楼房舍不得焚毁。

十日(10月18日)

52 敕谕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严察部下，不许隐匿满洲逃人。先是，耿仲明属下隐匿满洲家人及鞍匠四人。

前往索取时，仅获二人，事闻。乃遣官敕谕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曰：前闻满洲家人，多被王等招收而去，已令兵部传旨，查明解送。今有靖南王耿仲明所属旗鼓刘养正、牛录章京魏国贤隐匿满洲鞍匠四人，已搜获其二。魏国贤将二鞍匠隐匿在家，及搜查人到，拦阻不容入门，随纵二鞍匠逃脱。再审所获二人，云不止我等，其放马之处，满洲家人隐匿者尚多。因遣人前往搜查。刘养正预先知觉，密遣人至放马处，通知梅勒章京陈绍宗、牛录章京张起凤，将所匿逃人，尽行驱放。及搜查人到，只获九人，余俱未获。其陈绍宗、刘养正、张起凤、魏国贤等虽有航海来归之功，似此隐匿逃人，悖逆殊甚，是犯不赦之条矣。原遣王等南征，以为归顺有功，腹心可寄，必然利益国家。乃反掠满洲家人，实出意外。朝廷及各王府，并满洲家人多被招诱，其事甚确。谕旨到时，王等即亲身严察，将所隐匿逃人，尽行查出，交与差去官员，仍拨兵护送，庶见王等为国之诚。若漫不查送，则此隐匿之事，显系王等知情矣。寻刑部上奏曰：靖南王下旗鼓刘养正、牛录章京张起凤等、兵丁马四等六人，隐匿包衣董得贵牛录下鞍匠王可义、家人王三等。梅勒章京陈绍宗、阿达哈哈番张承勋知情招诱，牛录章京魏国贤不容搜查，使之逃脱。情形核查属实，俱拟斩，并籍没其家。奏入，得旨：兵丁马四等六名俱正法。刘养正、张起凤、陈绍宗、张承勋投诚有功，从宽免死，籍其家之半。魏国贤亦免死，鞭一百。

二十九日(11月3日)

53 南明张名振、阮进、王朝先合兵讨杀黄斌卿，迎监

国鲁王进驻舟山。监国鲁王既为张名振迎至健跳所，清兵突至，健跳所被围，荡胡伯阮进、平西将军王朝先水营百余艘自海外至，清军解围去。军中乏食，难以为继。阮进与名振共赴舟山黄斌卿处告籴，斌卿拒之。时居舟山之原隆武朝大学士张肯堂进劝斌卿曰："今违其请，内负名义，外树强敌，公不虑后患乎？"〖42〗不听。时斌卿部将黄大振以所掠数万金悉数献斌卿，斌卿无厌，仍索要，大振无奈，入王朝先营中藏匿，并以危言说朝先〖43〗。朝先遂与名振、阮进共议：海上诸岛惟舟山稍大，而斌卿负固，不若共讨而诛之，则监国可驻军〖44〗。于是上疏监国〖45〗，以王命讨斌卿〖46〗。至是，三军舟师共指舟山。斌卿遣将陆玮、牛玖抵御，大败回，遂受肯堂建议，上章待罪，请迎监国以自赎〖47〗。双方暂按兵不动。忽陆玮、牛玖背约出洋〖48〗。阮进等疑斌卿叛逃，乃纵兵大掠，舟山大乱，朝先部下旗鼓尹明砍杀斌卿，投之海。舟山下，监国鲁王乃进驻。

十月初三日(11 月 6 日)

54 封多尼为和硕亲王、杰书为多罗郡王。多尼，多铎之长子。杰书，代善之孙，祜塞之第三子。

初四日(11 月 7 日)

55 南明永历朝大学士何吾驺、王化澄免。初，何吾驺当绍武朝覆亡，乃降清，自请修史。及李成栋叛清归明，吾驺亦归永历朝。本年正月，大学士朱天麟免，奉命与黄士俊同辅政。吾驺乃元老之臣，不能以死报国，乍叛乍臣，廷臣咸鄙之。被命首辅，廷臣尤惊讶。吾驺既入直，乃与

司礼监夏国祥交结，廷臣恶之，交章劾吾驺。金堡、丁时魁等劾其“老不知耻，颜甲十重”〖49〗。太后为之开脱，终不抵众臣之攻讦，至是引罪罢归。王化澄，因独主封孙可望秦王之议，亦屡被金堡参劾，难以立朝。至是与何吾驺同去。永历朝阁臣，惟严起恒一人。〖50〗

初九日(11月12日)

56 封阿济格第五子劳亲为亲王。

十一日(11月14日)

57 以恩诏加大学士洪承畴、冯铨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宋权及尚书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王铎、刘余佑、党崇雅、金之俊、左都御史徐起元为太子太保。

十六日(11月19日)

58 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往征喀尔喀蒙古二楚虎尔部，以其侵掠巴林部。帝亲临送行。

二十日(11月23日)

59 南明监国鲁王驻舟山，以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李向中为兵部尚书、朱永佑为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事、孙延龄为户部尚书，召右佥都御史张煌言入卫加兵部右侍郎，擢李长祥兵部左侍郎、王翊右佥都御史、徐孚远左佥都御史。〖51〗

二十五日(11月28日)

60 命征西大将军和硕亲王满达海、辅国公萨弼分兵回京，留多罗郡王瓦克达等剿抚山西。前一日，满达海奏报

已攻拔负固不服之平遥、太谷、辽州(今左权)、沁州(今沁县)、潞安(今长治市)，尽歼抗清兵民。屯留、襄垣、榆社、武乡等县俱降。

61 是月，南明永历朝封皮熊为匡国公，镇守贵州；以王祥为忠国公，镇守云南。皮、王二人互不相能，时举兵相攻，互有杀伤。永历朝乃遣使和解，会盟乌江，二人罢兵修好〖52〗。时孙可望正邀封秦王，二人均上疏称“可望名虽向正，实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53〗至是，乃有是封。

十一月十日(12 月 22 日)

62 多尔衮自喀吞布喇克地方班师。

二十六日(12 月 29 日)

63 南明督师大学士堵胤锡病卒于浔州。本月中旬，堵胤锡忽感寒疾，竟卧病不起，二十五日病笃，乃索笔草遗疏，略曰：“臣死之后，愿为厉鬼以杀贼。伏乞皇上拣任老成，用图恢复。”悬挂《在三图》，拜君亲师后，又题十语曰：“有明堵子，生而精敏，遭家不造，诚身事亲。遭时多艰，诚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儿逋臣，而今而后，浩然苍旻。”〖54〗是日卒，年四十九岁。

二十七日(12 月 30 日)

64 耿仲明于江西吉安府自尽。时耿仲明部下魏国贤、陈绍宗等纵部卒隐匿逃人事发，刑部奏论当死。上谕耿仲明亲身严察，将隐匿逃人尽行查出，械归勿隐。仲明遂察

得三百余人，械归，并上疏请罪。史议当夺爵。上命宽之，绍宗等亦贷死〖55〗。然仲明尚未闻命，惴惴然恐有不测，乃自尽。

耿仲明（1604—1649），字云台，辽东盖州（今辽宁盖县）人。行伍出身，骁勇善战。后金挺进辽沈时曾随众归附，任千总。旋率众脱离后金投奔毛文龙，据皮岛（今朝鲜椵岛）抗清，被文龙重用，收为养孙，赐名毛有杰，官至参将。崇祯二年（1629）六月，毛文龙被明督师袁崇焕诱杀后，乃同孔有德一道投登州孙元化，被授以中军参将。五年（1632）正月，为叛将孔有德内应，陷登州，自称总兵官。次年与孔一道，乘船越海投降后金。六月，皇太极于沈阳隆重受降，授其为总兵官。崇德元年（1636）封怀顺王。旋命隶汉军镶黄旗，所领号天祐兵。屡同孔有德转战南北，多立功勋。顺治元年（1644）率所部兵随多尔衮入关，旋从多铎克西安，下江南。次年，以江南平定随孔有德还驻沈阳。三年（1646）八月，奉命率军南下，入湖南，多有战功。六年（1649）改封靖南王。

二十九日(1650年1月1日)

65 总兵张勇、副将马宁攻破肃州，回民起义军首领丁国栋被俘遇害。初，顺治五年（1648）五月，回民起义军所据兰州、凉州等地相继失守，米喇印战死，乃由丁国栋率领退保甘州。本年初，甘州失守。丁国栋率众突围，撤往肃州(今酒泉)，拥叶尔羌汗国哈密巴拜汗之子土伦泰为王，继续抗清。五月，张勇、马宁率军赶至，挖壕筑垒，实行围困〖56〗。十一月十八日始，督兵树云梯登城〖57〗，

至是日黎明，城陷，土伦泰阵亡，丁国栋被擒杀。清军破城，大肆杀戮，斩首五千余级。

66 是月，南明监国鲁王遣使乞师日本。顺治二年(1645)秋，驻舟山之水师都督周鹤芝，遣使赴日本见撒斯玛王“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获允。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鹤芝大喜，乃备礼物，遣使将行。黄斌卿斥为“引贼入门”之举，遂止而不行。四年(1647)三月，周鹤芝遣义子林皋等再赴日本乞师，乃不得其要领而还。次年，御史冯京第谓斌卿曰：“北都之变，并东南而失之者，是则借兵之害也。今我无地可失，比之前者为不伦矣。”〖58〗斌卿遂派弟孝卿随冯京第赴日本长崎乞师，亦无结果。监国鲁王既驻跸舟山，朝臣复萌乞师日本之念。恰有僧人湛微来自日本，谓阮进曰，如乞师前往，师可得也。其条件乃进献普陀山所藏藏经一部。张名振、阮进共同上疏奏请，监国鲁王遂遣冯京第为正使、澄波将军阮美为副使，持藏经乘舟赴日本乞师。行前监国鲁王亲为赐宴。本月初一日出发，旋抵日本。然日人鄙视湛微狡狯多变〖59〗，拒绝发兵，乞师之使无获而返。

十二月十七日(1 月 18 日)

67 兵科右给事中李化麟奏言反对加派。先是江南巡抚土国宝以兵饷不足，请旨增派。化麟乃上奏曰：加派乃明季陋习，民穷盗起，盗乱所由。我朝应运，首革此弊。年来东荡西除，兴师百万，未尝用民间一丝一粒。今遽以加派为言，窃恐江南如此，他处多事之地，纷纷效尤，有司

奉行不善，吏书科派作奸，朝廷未受一分之利，民间已受十分之累。是开本朝六年未有之成例，实启民间异日无穷之纷扰，流弊恐难言矣。未可复议加派。疏下户部。

二十四日(1月25日)

68 南明永历朝开科取士。先是，因翰林院乏员，诰敕多出自中书之手，永历帝欲归其职于翰林，遂行科考。共取八名。〖60〗

69 是年，行盐三百七十九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引，课银一百八十五四千九百九十六两有奇，铸钱十亿九千六百九十一万有奇。

〖1〗《所知录》卷三。

〖2〗《岭表纪年》卷二。

〖3〗《所知录》卷三。

〖4〗《明季南略》卷一二上《假山图五虎号》、《科道散朝》。

〖5〗《永历实录》卷二一。

〖6〗《明季南略》卷一二上《假山图五虎号》、《科道散朝》。

〖7〗《所知录》卷三。

〖8〗《明季南略》卷一二上《假山图五虎号》、《科道散朝》。

〖9〗《永历实录》卷二一。

〖10〗《明季南略》卷一二上《假山图五虎号》、《科道散朝》。

〖11〗参见：《明季南略》卷一二；《永历实录》卷六；《南疆逸

史》卷六；《爝火录》卷一九；《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12〗参见：《南疆逸史》卷三一；《岭表纪年》卷三。

〖13〗《永历实录》卷七。

〖14〗参见：《清史列传》卷七八；《清史稿》卷二五五。

〖15〗《岭表纪年》卷二。

〖16〗《爝火录》卷一九。

〖17〗《岭表纪年》卷三。

〖18〗《爝火录》卷一九。

〖19〗《岭表纪年》卷三。

〖20〗《爝火录》卷一九。

〖21〗《行在阳秋》卷上。

〖22〗《滇南纪略》，《政图安治》。

〖23〗《所知录》卷三。

〖24〗《明季南略》卷一二下《孙可望请封王》。

〖25〗《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26〗《南疆逸史》卷二二。

〖27〗《所知录》卷三。

〖28〗参见：《鲁之春秋》卷七；《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29〗《爝火录》卷一九。

〖30〗《永历实录》卷二六。

〖31〗《天南逸史》。

〖3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33〗《明季南略》卷一二下《珘胤锡始末》。

〖34〗《东南纪事》卷二。

〖35〗《南疆逸史》卷五三。

〖36〗《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37〗《南疆逸史》卷二二。

〖3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39〗《罪惟录》卷三一。

〖40〗《罪惟录》卷三一。

〖41〗《明季南略》卷一二下《孙可望胁封谋禅本末》。

〖42〗《南疆逸史》卷五三。

〖43〗《鲁之春秋》卷二二。

〖44〗《鲁之春秋》卷二一。

〖45〗《鲁之春秋》卷二二。

〖46〗《南疆逸史》卷五三。

〖47〗《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48〗《爝火录》卷一九。

〖49〗《南疆逸史》卷二十。

〖5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51〗参见：《爝火录》卷一九；《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52〗《南疆逸史》卷五一。

〖53〗《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54〗《明季南略》卷一二下《堵胤锡始末》。

〖55〗《清史稿》卷二三四。

〖56〗《回族人物志》卷三一。

〖57〗《清史列传》卷七八。

〖5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六。

〖59〗《南疆逸史》卷五三。

〖60〗《岭表纪年》卷三。

清通鉴　卷七

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　鲁监国五年)

庚寅　公元1650年

正月初三日（2月3日）

1 平南王尚可喜等攻取南雄。先是，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之子耿继茂所率清兵子除夕夜过梅岭，挺进广东，至是，攻下南雄。南明总兵杨杰及董洪信、郑国材等五人，副将萧起等二十四人战死。南雄被屠。〖1〗韶州守将宝丰伯罗成耀闻警，弃韶州，“仓皇登舟，辎重难携者弃，驰报请上自为计”。一路抢掠〖2〗，奔向高州。永历帝密敕李元胤讨之，后元胤数以失守封疆、纵兵劫掠之罪于席间斩之。〖3〗

初七日(2月7日)

2 南明永历帝闻警出奔，李元胤留守肇庆。

南雄失守，永历帝甚震恐，拟西移，召群臣议移跸。群臣皆言车驾不宜轻动〖4〗。帝不听，命车驾启行。首辅严起恒愤懑不已，泣责太监庞天寿。天寿曰："外廷固有主张上速行者，非但我辈也。"〖5〗此盖指马吉翔。

吉翔闻南雄失守，乃散布蜚语达内廷，言杜永和、李元胤心怀叵测，将劫持永历帝为降清资本，以致两宫震恐〖6〗。时肇庆城内一片混乱，武弁家丁大肆抢杀，先劫囊之厚者，凡文臣所有，悉为之掠〖7〗。太后闻之益不安。吉翔乃唆太后速逃，"以太后驾先登，胁上必行"〖8〗。帝遂与太后仓皇出逃。李元胤上奏曰："广东一块土，臣父成栋立功于此，何忍弃之?皇上若犹念东土，臣愿留督肇庆一带，与江宁伯杜永和互相堵御，以壮声援。"〖9〗永历帝遂发手诏：李元胤留守，督理各营军务。

留守桂林瞿式耜获悉帝拟弃肇庆西逃之报，急奏劝阻。疏曰："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闻警而夕登舟，将退至何地邪?"〖10〗疏达肇庆时，帝已入梧州。

十四日(2月14日)

3 清兵取韶州，南明总兵吴六奇迎降。〖11〗

十九日(2月19日)

4 更定满洲王贝勒以下官员支给俸米数目。其中：和硕亲王六千石、亲王四千石、郡王二千石、贝勒一千四百石、贝子八百石、宗室公六百石、一等公三百石、二等公二百九十石、三等公二百八十石、二等伯二百六十五石、

三等伯二百六十石、一等精奇尼哈番二百五十石，以下各有差。其最低之骁骑校、护军校、他赤哈哈番等官均为三十石。

二十二日(2月22日)

5 禁王贝勒贝子公等，凡甲胄兵器非奉旨不许擅给蒙古喀尔喀部入贡使臣。

二十五日(2月25日)

6 以隐匿逃人罪，尚可喜、耿仲明各罚银四千两。先是，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率师征广东时，隐匿旗下逃人千余名。刑部审实，议削可喜、仲明王爵，各罚银五千两，所属阿思哈尼哈番、阿达哈哈番、牛录章京陈效忠、刘养正、张起风、魏国贤等俱应革职赎罪。至是得旨：尚可喜、耿仲明等有航海投诚之功，免削爵，各罚银四千两，陈效忠等免革职，分别折赎。

7 摄政王多尔衮纳其侄和硕肃亲王豪格福金博尔济锦氏为妃。

二十六日(2月26日)

8 大计全国各地官员，佥事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各革职、降调、致仕有差。

二月初一日(3月2日)

9 南明永历帝驻梧州，至此始闻北来清兵统帅乃尚、耿两王。二王原驻江西吉安未发，因潮惠道李士琏与潮州镇将郝尚久暗中降清，悉以国情输敌，并导之入关，致使

清兵长驱而进〖12〗。永历帝因阁臣黄士俊回籍，召朱天麟再次入阁。天麟上疏曰："昔宋高宗航海，犹有退步，今则何地可退?陛下当奋然自将，使文武诸臣尽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择土豪，募水手，经略岭北、湖南，为六军倡。若徒责票拟，以为主持政本，试问今之政本安在乎?"然永历帝不能从，但谕令入值而已〖13〗。

初二日(3月3日)

10 限制购买喀尔喀、厄鲁特蒙古之驼马。谕户兵工部曰：自今以后喀尔喀、厄鲁特从边外前来，凡章京以下披甲兵以上，若无驼只马匹，有愿买者，每次止准买一匹。有违例多买者，所买之马入官，问以应得之罪。若有自己不买，包揽他人，顶己名买者，二人俱问应得之罪，所买之马入官。一应贩子、买卖人及不系披甲者，概不许买喀尔喀、厄鲁特驼马，犯者鞭一百，驼马入官。居庸关以内，一应官吏军民等俱不许沿途迎买。

初四日(3月5日)

11 南明永历朝党争益烈。

初，永历帝准李元胤留守肇庆，即召陈邦傅统兵入卫。于是楚党"五虎"失势，而吴党嚣张。户部尚书吴贞毓等十四人，合疏参劾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五人有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党误国十大罪〖14〗。永历帝遂下旨：袁彭年有反正功，免议。其余四人立下锦衣卫，严加鞫问〖15〗。阁臣严起恒等率诸臣长跪〖16〗。帝乃召起恒入，起恒请予宽容。帝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17〗执意不允。且发旨照北京广卫故事，全副刑具轮番更用〖18〗。又发密旨：“必致堡死”〖19〗。故金堡所受刑极酷。

酷刑词臣，举朝震动。瞿式耜接连上疏，辩五人之罪。谓治五人罪于制、于时、于理均不合，请“皇上暂息雷霆，将原参疏发下廷臣公议，虚实立见，曲直自明”。〖20〗

永历帝亦知堡无死法〖21〗。遂出四人于狱。定案：金堡与丁时魁俱谪戍金齿卫，刘湘客、蒙正发继续追赃。旨下，起恒泣奏：“谏臣非今所宜谴，严刑非今所宜用。请贷堡等。”〖22〗帝不听。然此举惹怒吴党。于是起恒遭攻击，刑科右给事中雷得复疏列起恒“私比刘湘客，交结各勋滇”等二十大罪，比之于严嵩，称其为“嵩贼”〖23〗。起恒乃上疏“谢病”乞休，未得旨，于是登舟去平乐〖24〗，帝急遣官追留，不还。遂召王化澄入阁。

瞿式耜再上疏曰：“中兴之初，宜保元气，勿滥刑。诏狱追赃，乃熹庙时魏忠贤锻炼杨、左者，胡可祖而行之？”〖25〗又上疏曰：“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语弹章，横加考按，开天下之疑。”〖26〗疏凡七上。在外武将曹志建、焦琏等亦交疏申救〖27〗。帝不听。

初七日(3月8日)

12 诏优待蒙古人，与满洲人一体赡养。谕兵部：凡总督、巡抚、总兵官、副将、文武官员及乡宦、废绅、富家，有蓄养蒙古人，或有杂居编氓蒙古人，著令各地方总督、巡抚、巡按、总兵等官，详细确察，悉行护送尔部，准与满洲人一体赡养。

十一日(3月12日)

13 征西大将军瓦克达奏捷：平定山西潞安、平阳、泽州(今晋城)等地，废官李建泰应姜瓖据太平叛乱，被围二十余日，势迫出降。诛建泰及其兄弟子侄党羽，俘其妻室，籍其家产入官。

二十八日(3月29日)

14 摄政王多尔衮传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入奏者，付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办理。时称理政三王。

三月十一日(4月11日)

15 谕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等部，逼令就范。略曰：尔等为诺门汗讲和而来，究竟未有定议。朕统一天下，用张挞伐，原非好兵乐战，以伐无辜。但有侵犯，亦不轻贷。前此察哈尔无端执我使臣，且不欲朕加兵于明，如我兴师，彼必助明为难。以故斩其来使康喀尔拜户，兴师致讨，破其家国，擒其妻孥。苏尼特原系察哈尔属部，苏尼特腾机思先乘乱叛入硕雷，后向化来归。硕雷素与本朝无隙，虽煽惑久附之苏尼特叛去，朕仍行戒谕，勿遽加兵于喀尔喀。止遣师追剿苏尼特，与喀尔喀毫无干涉。不意喀尔喀土谢图汗、硕雷汗率众迎犯，抗我王师。以致上天谴责，土谢图、硕雷败衄。使果欲致讨喀尔喀，彼方败衄，死者死，窜者窜，师已压境，岂不可长驱直取乎?尔等怙恶不悛，土谢图、硕雷则逆抗我师，二楚虎尔则侵我巴林，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则率众来犯，闻我发师

始遁。巴尔布冰图则驰入土默特，杀人、掳掠人马。从前我与尔等曾有此构兵之事否乎?已往姑弗论，尔等若复申盟好，可具疏来奏，当报以敕谕。其二楚虎尔所掠巴林牲畜，可即赔偿，以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兴兵之罪，及巴尔布冰图驰入土默特杀人之罪，并赔补掠去人畜。自今以后，如欲罢兵修好，彼处为首汗、贝勒、贝子誓诸天地。朕仍与之通好，否则遣使无益也。

二十四日(4月24日)

16 谕户部：不许满洲及投充人置买民人田地，违者治罪。

二十五日(4月25)

17 谕满洲官民勿忘武备，不得沉湎嬉戏。略曰：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

二十六日(4月26日)

18 予衍圣公及各省督抚加衔。加衍圣公孔兴燮、总督河道兵部尚书杨方兴、总督江南江西兵部尚书马国柱俱为太子太保；巡抚河南兵部右侍郎吴景道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绣锦、巡抚广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一品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惟华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户部右侍郎；登莱巡抚朱国柱、

顺天巡抚杨兴国、四川巡抚李国英、湖广巡抚迟日益、江宁巡抚土国宝、甘肃巡抚周文叶、山西巡抚刘弘遇、操江巡抚李日芃，俱仍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宣府巡抚冯圣兆、浙江巡抚萧起元、陕西巡抚黄尔性、郧阳巡抚赵兆麟、宁夏巡抚李鉴、江西巡抚朱延庆、福建巡抚张学圣，俱由都察院佥都御史加为右副都御史。均为五年（1648）十一月覃恩所加。

19 征西大将军多罗谦郡王瓦克达疏报已平定山西平阳府三十六州县。旋班师还京。

四月十八日(5月18日)

20 以翻译《三国志》(即《三国演义》)告成，赏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洪承畴、冯铨、宋权等鞍马银两有差。

【考异】清实录(参见：《清太宗实录》卷十二；《清世祖实录》卷四八)以及《满文老档》(太宗朝卷五七)中所称之满译本《三国志》，皆非陈寿撰之《三国志》，实乃罗贯中撰之《三国志演义》(通行本作《三国演义》)，现有存世译本可证。然全满文译本或满汉合璧本均作《三国志》，而不作《三国演义》。所以如此者，清统治者以该书寻求强兵治国之道，非寻常消遣之小说。故去演义二字以示郑重。书载当年努尔哈赤所谓“好看《三国》”(《博物典汇》卷二十)者，亦即此书。

五月初六日(6月4日)

21 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大臣出猎于山海关。二十一日，

多尔衮于连山率诸王大臣亲迎朝鲜国送来之女子，当日成婚。

初九日(6月7日)

22 命和硕亲王多尼、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固山贝子吴达海、锡翰、镇国公韩岱，俱议政。

十三日(6月11日)

23 南明忠贞营统帅高必正等奉诏率兵五千入卫，抵梧州。

24 是月，南明永历帝诏中书科，非关系封疆钱粮兵马等军国大事，其一应参劾之疏概不许封进〖28〗。因科臣张孝起、李用楫与御史廖永亨互相攻讦不休，太后语永历帝，应传谕中书科，科道本章概不许封进。帝曰："是绝言路也。军国大事许非时进，其余不许擅封。"遂有是诏。〖29〗

六月二十六日(7月24日)

25 更定满洲王、贝勒以下官员俸银数目。和硕亲王一万两，亲王六千两，多罗郡王四千两，多罗贝勒二千两，固山贝子一千两，公五百两，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俱一百两，二等伯及三等伯俱九十两，二等及三等镇国将军、三等精尼哈番各八十两，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各七十两，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三等阿达哈哈番各六十两，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四十两，空衔阿达哈哈番等官各三十六两，空衔甲喇章京、一等侍卫各三十四两，空衔牛录章京、副理事官、拖

沙喇哈番各三十二两，拖沙喇哈番等官及三等侍卫各三十两，骁骑校、护军校、他赤哈哈番各二十五两。

26 是月，南明永历朝命文安之入阁办事。文安之，顺治四年（1647）以翟式耜荐举，拜东阁大学士。因遭国变，绝意仕进，故闻命迁延不至。后见国势益危，慨然思起而扶之〖30〗。至是入朝就职。

27 南明永历朝加忠贞营统帅高必正、党守素总统御营兵马，各佩大将军印，令率军援广东。旋不果，西走。

初，忠贞营统帅郧国公高必正，目睹朝中政争不已，诸镇拥兵自重，乃倡言“和衷为国”〖31〗。并请身为诸军倡，然议竟难行。户部尚书吴贞毓、掌兵部事之兵部侍郎万翱，皆庸猥嗫嚅不敢任，徒令必正太息而已〖32〗。且万翱等欲以结援于诸勋〖33〗，陆续封焦琏为宣国公、胡一青卫国公、曹志建保国公，进广州总督杜永和为侯，襄国公王进才标镇所属七人各封为伯。“诸帅丧师失地，朝廷不能问，惟宽假之而已”〖34〗，时人质疑曰：“上公之爵只以赏败，则百战之将其何以酬功哉！”〖35〗

时清兵已过大庾岭进围广州。李元胤请高必正挥师东援，必正欣然赞同，乃上疏请战。然马吉翔、陈邦傅等不愿必正势力东指，遂阴令太监夏国祥于宫中作祟，持两端止之〖36〗。吴贞毓亦尼之〖37〗。因久无诏旨，必正乃痛感朝廷之事不可为，意大沮。更令必正痛心者，其老营竟遭陈邦傅袭击。初，陈邦傅本冀大顺军余部为己用，乃卑躬巴结忠贞营，厚奉必正，舅事之〖38〗。一再劝其举兵入朝，

以除楚党。必正既入朝，持正义，邦傅大失所望，乃嗔其不附己，潜遣标将袭其老营。必正急求援于桂林，留守瞿式耜乃发滇营总兵刘崇贵等驻军柳、庆，遥为声援。永历帝闻之，“急敕邦傅，谕以和好”〖39〗。

至是，朝廷命高必正、党守素率军东下。然师虽发，而饷乏。年末食将尽〖40〗，被迫西上，转向川湖间。

28 南明永历朝拒绝孙可望实封秦王之请。初，可望遣使求实封秦王，朝中争论又起。文安侯马吉翔请封可望为澂江王。廷臣多持异议，可望使者亦加拒绝，曰：“非秦王不敢覆命”〖41〗。惟大学士朱天麟力主封秦王。大学士文安之、严起恒持祖宗之制不可改，皆执议不予〖42〗。高必正亦召可望使者近前，以大义责之曰：“尔张氏窃据一隅，封上公足矣，安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土马足相当也。”〖43〗并致书可望，朝议遂寝。然可望自称秦王如故，改诸军悉曰行营，设护卫曰驾前官。自称曰孤、曰不谷。文书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书曰启〖44〗。

29 南明郑成功围潮州不克。先是，郝尚久随成栋叛清归明，封新泰伯，驻潮州。潮州乃富庶之区，武毅伯施天福请成功收此鱼米之地。成功曰：“潮邑属明，未忍为也。”时参军潘庚钟曰：请先事入告，顺者抚之，逆者讨之。〖45〗成功遂遣使赴潮州，为郝尚久所拒。成功怒，屡用兵于潮惠。是月，遣兵攻碣石卫，途中突遇风暴，急回师围攻潮州。时守将郝尚久已降清朝。郑军齐集潮州城下，昼夜攻

击。郝尚久死守不下，乞救于漳州。清漳州守将总兵王邦俊督兵进捷。成功部将柯宸枢战亡。潮州围解。王邦俊遂挥兵攻取郑军所据之云霄、诏南等县，并进师黄冈(今饶平)。成功得报，“不恨浦、诏之失，大伤宸枢之亡”〖46〗。知再战无益，退军潮阳。

七月初四日(7月31日)

30 摄政王多尔衮命于边外筑城避暑，加派九省。其谕曰：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恐糜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庶几易于成工，不致苦民。所需钱粮，官民人等宜协心并力，以襄厥事。除每年旧额钱粮外，特为造城新增钱粮，加派于直隶九省等处地方。其九省计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共加派二百五十万两。均从现在当差人丁额征地亩内增派。令各级地方官员协力催征，作速起解。

初十日(8月6日)

31 顺治帝临问多尔衮。固山贝子锡翰与席纳布库、多尔济达尔汉、冷僧机、哈世屯等诣摄政王府。多尔衮曰：顷予罹此莫大之忧，体复不快。皇上虽为天下人之主宰，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礼，一为临幸。若谓上方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又曰：尔等毋以予言擅请临幸。倘驾至，

尔等罪益甚矣。锡翰等出。多尔衮乃觉不妥，立遣人追止之，然方出门，锡翰等已奏请皇帝临问矣。

顺治帝亲至摄政王府看望多尔衮，多尔衮乃责难锡翰等曰：尔等故违予令，不请示予，擅自奏请皇帝临幸，其意岂非以上至，即可借以释尔罪乎？

多尔衮乃下锡翰等于议政王大臣会议。降锡翰为镇国公，罚银二千两，冷僧机、鳌拜亦降罚有差。

十五日(8月11日)

32 多尔衮以鳌拜、索尼相善与否，问护军统领伊尔德、侍卫坤巴图鲁、巴泰，皆不回答。又问费扬古、郭迈、鄂莫克图，亦不回答。再问巴泰曰：尔与索尼善否？答曰：我二人同值，相善。又问俄莫克图曰：尔与索尼为郎舅，相善否乎？答曰：虽郎舅，实不相善。时费扬古、郭迈亦为之证实。费扬古复曰：我平生倔强，不与闻外事。多尔衮遂将被问之诸人下大臣议。按所对不实，分别拟罪。

33 是月，李锦（赤心）卒。

李锦（1606—1650），原名李过，字补之，联明抗清后南明隆武帝赐名曰李赤心，陕西米脂人，李自成之侄。早年随李自成参加起义，骁勇善战，号称一只虎。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李自成建立襄阳政权时，被委任为后营制将军。旋奉率军于十月攻取潼关，占据西安。随即北上，于十一月攻取榆林。十七年（1644）正月，建立大顺国时，被封为亳侯。其后，攻占北京及山海关之战，李过皆在行间。当大顺军撤出北京时，乃奉命同高一功回陕北

驻守延安，为大顺西路军。顺治二年（1645）正月，率部转移，于六、七月间至湖北当阳县境，旋与刘体纯等所率之大顺东路军会合。时自成妻高氏入李锦营中，在其支持下，李锦拒清人之诱降，乃决定联明抗清。明湖广巡抚堵胤锡亲赴其营，达成协议。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三月，隆武朝赐李锦御营前部左军挂龙虎将军任，封兴国侯，改其名为李赤心，高一功为伯爵，改名为高必正，封李自成妻高氏为贞义一品夫人。时李锦率部攻荆州失利，乃退守巴东山区。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李锦、高一功应堵胤锡之召，率部入湖广。七月间，取彝陵、占常德。十一月，兵锋直指长沙。永历朝乃封李锦兴国公、高一功为郧国公。时阁部何腾蛟突调李锦率部赴援南昌。方起行，郑亲王济尔哈朗已率师杀入湖南，南明诸军皆散，何腾蛟于湘潭空城被俘杀。形势陡坏。李锦援未至而南昌失守，遂于顺治六年（1649）五月，撤军入广西，驻军横（州）、南（宁）间。本年七月，病卒。

八月初六日(9月1日)

34 多尔衮示威滥罚。先是，多尔衮遣礼部尚书阿哈尼堪往迎朝鲜王弟。时阿哈尼堪以有公主丧，同启心郎渥赫，启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以章京恩格德代之，且以公主丧事告朝鲜王弟。事觉，下诸王大臣会勘。得旨：满达海罚银三千两；降博洛、尼堪为郡王，各罚银三千两；革阿哈尼堪职，赎身。

35 是月，南明郑成功率军取厦门、金门。

厦门、金门两岛向为郑成功族人建国公郑彩、定远侯郑联兄弟率部所据。成功族叔郑芝鹏是月至潮阳，劝成功取之。成功乃选精兵五百，令甘辉、施郎、洪政、杜辉四将统之，配船四只，依计而行。

中秋夜，舟抵鼓浪屿，郑联方宴客于万石岩，作彻夜欢。次早，成功登岸拜谒，联尚宿酒未醒。成功曰："师屡败绩赧颜相见，倘吾兄见怜，以一旅相助，得片土栖身，终不敢忘大德。"联曰："吾弟何出此言?军旅相助，分所当然。"随留小酌，终日无倦，成功辞出，见联毫不为备，乃密令诸船陆续进港，各就位。是晚，成功设酒于虎溪岩还礼，联欣然赴席，酣畅倍常。黄夜回还，途经半山塘时，杜辉等伏起，当即杀联，飞报成功。成功于岩顶放炮，勒兵入城。并出示安民，市井无惊。联之部将咸归服。继而郑彩部将杨朝栋等亦率全队舟师来降。

成功又遣洪政持书折矢出招郑彩。初，郑彩出行，曾嘱郑联曰："国姓航船来往，宜备之!"联曰："少年乳臭，虚名而已，何足介意?"彩曰："弟言谬矣，切不可以少年轻之!细观调兵，甚有经济。"联掀髯大笑曰："吾兄行兵半世，何作此懦想?兵船粮饷，胜彼十倍，安敢正视?"彩曰："饥虎不可为邻。吾提师远出，弟当留心防范，切不可以为戏。"旋彩接联已被杀之报，叹曰："是吾之咎，托非人也。"当彩于沙埕被张名振、阮进等击败，正漂泊无所归之际，洪政持书至，乃曰："吾年老气衰，细观诸子弟，能继志者，大木耳(大木成功之字)。吾愿全师解付。"遂令弟郑斌偕洪政覆命。至是，成功兼有两岛，威震海上。郑彩归，受厚待，后病卒于厦门。〔47〕

九月十三日(10月8日)

36 准户部奏：圈地拨补民田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者可于就近纳粮，仍愿于原籍纳粮者，听从其便。

37 是月，南明孙可望率兵入贵州，遣刘文秀等略四川。

先是，皮熊、王祥分据贵州，鱼肉地方，互不相容。孙可望经营云南有成，乃于是月亲统大军北进。皮熊闻讯请通好称盟并止进军。可望不许。〖48〗皮熊知非可望敌手，避之于清浪卫。可望追执之，夺其兵，既而释之。遂入贵阳城。

可望乘隙命李定国率兵袭据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闻之，乃入见定国曰："宿闻将军神勇敌万人，又所部精锐，一当百，乃攻略所及，随得随失，何耶?"定国曰："兵家得失无恒，奚足怪!"应运曰："不然。当是名义不正，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中山、开平不足比也。今将军舍万世之业不为，而不王不霸，传舍州郡，非良图也。"定国喜曰："君言是。当与平东(孙可望)谋之。"应运曰："平东在滇，远未可期。应运当捧盘敦与将军束牲载书耳。"二人遂歃血为盟："誓约扶明无二心"。顷，可望知此事，大不悦。

至是，可望侦知应运赴平越，乃遣冯双礼执送贵阳，投入狱。可望犹惜应运才，遣人再三谕降。应运坚拒之。提其出狱问曰："降乎，死乎?"应运曰："降乱贼，生如死也；死王臣，死如生也。"遂被害死。〖49〗定国闻应运

遇害，甚悲愤，自是不受可望节制矣〖50〗。

可望进兵贵州时，刘文秀、王自奇、白文选奉命取四川，进兵川南，明綦江伯王祥与刘文秀战于乌江，不胜，自刎死，遵义遂陷。三将分道攻取建昌卫(今西昌)、越嶲卫(今越西)、黎州(今汉源县清溪镇)、荥经、雅州(今雅安)等地。

38 平南将军金砺、提督田雄等督军克四明山寨，南明监国鲁王兵部右侍郎王翊以其众入海。

监国鲁王驻绍兴时，职方主事王翊募兵沿海。当江上师溃，乃结寨于四明山之大兰山中抗清。后遇挫离山。顺治五年（1648）正月，还军大兰山。时各山寨继起，互为监国鲁王声援。然诸军单弱，皆不如翊军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内。清军以平翊军山寨为要务，翊数败数起。

六年春，翊再破上虞，军乃盛。秋，朝见监国鲁王于健跳所，进佥都御史。时监国朝仅有舟山及健跳、石浦等弹丸之地。清兵不能遽攻舟山，虑四明山寨乘其后。本年三月，翊朝见监国鲁王于舟山，进兵部右侍郎兼故官。八月，翊率军破新昌县城。

时清军分兵两路攻四明山寨。翊累战不胜，至是，率众突围，避之入海，山寨陷。〖51〗因病未行之监军御史冯京第，为清军所执，杀于宁波。〖52〗京第，明天津巡抚冯元飚之弟，曾奉命乞师日本，不得要领而还，至是遇害。

十月十九日(11 月 12 日)

39 户部议覆巡视茶马御史吴达疏言，陕西茶引明季系

茶马御史自行印发，故引有大小之分。又有大引官商平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之例。今引从部发。应俱照大引例，官商平分，以为中马之用。报可。

40 是月，南明郑成功取铜山、南澳、闽安诸岛。于是分其军为五，而自为中军元帅。每军大小船一百号，凡有原镇各分隶之。整备操演，以俟进取〖53〗。

十一月初二日(11 月 24 日)

41 尚可喜、耿继茂督兵攻克广州。

本年二月初，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军至广州。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加意防守。自二月至十月，尚、耿督兵屡攻城，均受挫。永历朝晋封永和为豫国公。广州被围久，永历朝却无一师增援。肇庆陈邦傅、三水李元胤、马吉翔皆观望不敢进。〖54〗

十月中，守西门外城主将范承恩潜通尚、耿二王，约以献城。二十八日，清兵如约攻城，范退入里城，外城遂失。广州城无险可凭，清兵猛攻三日，至是崩陷。杜永和率残部，携两广总督印航海奔琼州。

范承恩，本淮安府皂役，随李成栋入广东，目不识丁，众号其为“草包”。十月十日，永历帝诞辰，杜永和率文武于五层楼拜祝，承恩亦在其中，永和无意中直呼之。承恩谓辱之于众也，恨甚〖55〗，终致叛变。

初五日(11 月 27 日)

42 孔有德率军入桂林，南明督师瞿式耜、总督张同敞

被执。

先是，平南、靖南二王率师进两广，南明永历军节节溃败。九月，清军破恭城、灌阳。南明马进忠部兵败爪里，退入武冈山，清兵破全州城。桂林东部受敌，形势危殆。时滇军诸帅于元畔、胡一青、王永祚各怀私愤，彼此戒备。故清兵进攻全州时，竟无一帅督军往御。

十月二十九日，胡一青、王永祚入桂林城分饷，榕江一带遂为空壁，清兵随后至。瞿式耜急促诸将出师抵御，皆不应。十一月初四日，胡一青、王永祚及武陵侯杨国栋、武宁伯马养麟、绥宁伯蒲樱等，“各家老营俱已奔窜”〖56〗。桂林已无一兵，顿成空城。

式耜遂端坐府中。总兵戚良勋牵二骑至，请出危城，再图恢复。式耜坚拒。家人泣请曰：“次公子从海上来，一二月即至，乞忍死须臾，一面诀也。”式耜挥家人曰：“毋乱我心，我重负天于，尚念及儿女邪！”〖57〗坚坐不动。

总督张同敞自灵川回，而见式耜曰：“事迫矣，奈何？”式耜曰：皇上以留守命我，与城存亡。自丁亥(1647)三月，桂林濒破时，已拼一死，今得死所矣，夫复何言！子无留守之责，何不去？同敞毅然曰：“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吾师顾不许某死乎？”〖58〗。

至是，孔有德率兵入桂林空城，执瞿、张二人。二人曰：“吾两人坐待一夕矣，无容执！”遂从容出见。有德踞坐于地上，举手曰：“谁为瞿阁部先生？”式耜曰：“某是也。城即陷，惟求一死耳！”有德曰：“阁部无自苦。我掌兵权，阁部掌钱粮，一如在前朝可耳。”式耜曰：“我天朝大臣，为皇上供职，岂为汝犬羊供职哉！”有德曰：“我

居王位，于阁部亦非轻。”式耜曰：“安禄山、朱泚而自以为王，何王之贱也。”有德曰：“我先圣之裔，势会所迫，以致今日，阁部何太执耶?”同敞厉声曰：“汝不过毛文龙家提溺器奴耳，毋辱先圣!”有德乃大怒跳起，批其面颊，并叱左右刀杖交加，同敞不屈，被夺衣冠，折一臂，伤一目。式耜急叱之曰：“此宫詹张司马，国之大臣，死则同死耳，不得无礼!”有德遂下令还其衣冠。随即又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南面称孤。投诚后，拥旄节，爵名王。公今日降，明日亦然矣。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清自甲申（1644）入中国，五年之间，南北一统，至县县破，至州州亡，天时人事盖可知矣。公守一城，捍天下，屡挫强兵，能已见于天下，不转祸为福，建立非常，空以身膏原野，谁知之?”式耜曰：“汝为丈夫，既不能尽忠本朝，复不能自起逐鹿称孤，为人鹰犬，尚得以俊杰、时务欺天下男子耶?昔少康、光武恢复中兴，天时人事未可知也。本阁部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愿殚精竭力扫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负国，刀锯鼎镬，百死莫赎，尚何言耶?”〖59〗有德乃知瞿、张之志不可屈。

式耜、同敞被囚桂林，乃吟诗明志，互相唱和，共为《浩气吟》数十首。其唱和有，式耜诗：

藉草为茵枕块眠，更长寂寂夜如年。苏卿绛节惟思汉，信国丹心只告天。九死自甘遑恤苦，千秋公论亦随缘。残灯一室群魔绕，宁识孤臣梦坦然。

同敞诗：

棱棱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尚存甘作鬼，死生有数肯呼天?叠山欲附文山烈，苏武休思汉武缘。蹈镬

撩衣谈笑里，何须血泪更潸然。〖60〗

十二月十四日，式耜语同敞曰："吾两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隐忍偷生，其为苏武耶?李陵耶?谁实知之?"同敞曰："易耳。"遂共同起草密书一函，命老兵抄小路急送焦琏处。密书曰："城中满兵无几，若提劲旅疾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61〗不料，老兵行八十里为逻者追获，书被搜出。清遂决定杀害瞿、张。十七日晨，有数骑至囚所请式耜出，式耜知将遇难，乃求稍缓，遂提笔作诗二首。一为《绝命词》，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一为《赠别山》，云：断臂伤睛木塞唇，犹存双膝旧乾坤。但将一死酬今古，剩有丹心傍主臣。〖62〗题毕，乃将手录于囚所吟咏及与同敞唱和诗共一百零一首，置于几上。整齐衣冠，从容而出，与同敞相遇于道。同敞曰："快哉行也，厉鬼杀贼，讵敢忘之?"〖63〗式耜曰："吾两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同敞于怀中取出白网巾曰："服此以见先帝。"〖64〗行至独秀岩，式耜曰："吾生平爱佳山水，此石颇佳，可以死矣。"〖65〗遂遇害。

瞿式耜（1590—1651），字起田，又字伯略，号稼轩。天启间信奉天主教，教名多默。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出生于"四代科甲，鼎鼎名家"之世代官僚家庭。幼习诗书，有经世之志，拜东林名士钱谦益为师。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江西永丰县令。以实心任事，有政声。后丁忧离任。崇祯初官户科给事中，忤阉党余孽温体仁，罢归。九年（1633），首辅温体仁罗织罪名逮式耜至京下狱，经详查得白，式耜无罪出狱回乡。南明弘光立，擢右

佥都御史，巡抚广西。迨赴任抵广西，弘光朝已覆灭而隆武帝立。式耜本欲拥立安仁王为帝，以隆武帝伦序不当立，故未奉表。八月广西靖江王自称监国，式耜坚决反对，并参与平息叛乱。隆武帝以功授为兵部右侍郎，然未赴任，仍居广西。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八月隆武朝覆亡，十一月，乃同于魁楚等拥永明王朱由榔于肇庆即帝位，是为永历帝。进式耜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清攻取肇庆，遂留守桂林。积极策应何腾蛟所督诸部抗御清兵，屡上疏谏阻永历帝逃跑，力主还都桂林，整饬政治，急图进取，不纳。顺治七年（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桂林陷，为清兵所执，不屈遇害。永历帝闻知，赠粤国公，谥文忠。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宣，遗骸得以归葬故乡。著作有《瞿式耜集》。〖66〗

张同敞（1608—1650），号别山，湖广江陵人，大学士张居正之曾孙，诸生，有文名。慷慨知兵，有胆识。崇祯时补中书舍人，隆武时袭锦衣卫，视师湖南，受知于瞿式耜，执弟子礼。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以总督、兵部侍郎监胡一青军。其“至性过人，局度恢廓，每鼓励诸将，辄流涕被面，诸将翕然钦感之”，“皆奉节制”。其“尽瘁行间”，廉洁自奉，“尤为诸武人所重”。顺治七年（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诸将尽弃桂林走，城中虚无人，乃与瞿式耜同守之。清兵破城，被执，旋不屈遇害。〖67〗

初十日(12月2日)

43 南明永历帝弃梧州出奔。先是，广州、桂林相继失，

凶报传至梧州行在，永历帝惊惶不已，是日乘船夜发。次晨，诸臣方知帝已逃离梧州，遂踉跄遁走〖68〗，途中更有遭土寇劫夺者，弃妻失妾，亡子遗仆，比比皆是〖69〗。永历帝一路狂奔，经浔州不停，直抵南宁。随从之臣皆饥冻无人色〖70〗，向为驾班贵客，今为鹄形丧狗，哀苦万状〖71〗。陈邦傅久存叛心，得知广州失守，遂自肇庆飞舟先归，谋劫持〖72〗。因永历帝君臣已冒雨出逃，免遭劫难。

十二月初九日(12 月 31 日)

44 多尔衮卒。

多尔衮（1612—1650），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阿济格、多铎之同母兄弟。性聪敏、有胆识，甚为努尔哈赤所钟爱者。天命五年（1620）封和硕额真，使领全旗。十一年（1626）皇太极继位，封贝勒。天聪三年（1628），以从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克著勤劳，特赐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主。五年（1631）始设六部，命掌吏部。屡从征伐，英勇善战，多谋善断，且有远略。七年（1633）皇太极询问诸王贝勒：征明、征察哈尔及朝鲜，何者为先？令各陈所见。力主以征明为先，略谓当彼谷将熟之际，入边直逼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屯堡诸物，因粮于敌，为久驻计，以坐待其毙。为皇太极所采纳。八年（1634）奉命偕阿岳讬等率兵万人，征蒙古察哈尔部，顺利招降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获元传国玉玺。崇德元年（1636），封和硕睿亲王。是年十二月，从皇太极征朝鲜。次年正月，奉命率兵进攻朝鲜要地江华岛，王妃、二王子及众大臣眷属皆居此岛。为避免杀伤，实行围困，遣人呼其出降。迨

其投降，乃约束军兵，不得杀戮。致使朝王、臣深为感动。三年（1638）十月，以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军，同将右翼军之岳讬，毁边墙入内地大肆掳掠。蹂躏京畿、直隶、山西、山东，凡四千余座城池，共掠得人口二十五万，财物不计其数，于次年三月返还。旋参与松锦之战，披坚执锐，以勇以智，瓦解明军十三万，生俘明军主将洪承畴。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暴亡，欲继帝位，不果，乃首倡拥立幼侄福临，是为顺治帝，并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同为摄政王。旋居摄政王之首，独揽朝中大权。顺治元年（1644）四月，统兵入关，往定中原。继而得悉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北京，明亡，立即采纳范文程、洪承畴之建议，一改数十年之传统，停止烧杀掳掠，申严纪律，秋毫无犯。揭出“替故明臣子报君父仇”之旗号。从而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以“仁义之师”出现于广大汉族士庶面前。遂火速进军，于山海关一战，击败李自成所率农民军，接受明将吴三桂之投降。顺利进占北京。旋继续追剿农民军，并遣将率兵下江南，灭南明弘光、隆武等政权，逐步确立对全国之统治。决定迁都北京，悉承明制，大量接收、使用原明朝官僚，以汉治汉。实行圈地，逼民投充，强制剃发易服，厉行逃人法。坚决镇压一切反抗斗争。以顺治帝年幼，乃威福自专，赏罚拟于朝廷，自定军国大事。极力扶植亲信，排斥异己。取消济尔哈朗摄政资格，幽禁致死豪格，并纳其福金。以胞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而自称皇叔父摄政王，继称皇父摄政王。七年（1650）十二月九日，病逝于喀喇城。初以帝礼安葬，追谥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旋即为人首告曾“谋篡大位”。遂遭身后之罚：削爵，财产入官，

平毁墓葬。其亲信多被处死与免革。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以其“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所遭身后之罚实属冤狱，遂下诏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承袭，其爵世袭罔替。并重修陵墓，配享太庙。〖73〗

十三日(1651年1月4日)

45 顺治帝闻多尔衮讣，震悼，诏臣民易服举丧。

十七日(1月8日)

46 多尔衮柩车至京。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易缟服，出迎于东直门外五里。柩至，顺治帝亲为奠爵，大恸。各官伏道左举哀。由东直门至玉河桥，四品以下各官俱于道旁跪哭。至王第，公主、福金以下及文武官命妇，俱缟服，于大门内跪哭。是夜，诸王贝勒以下及各官俱守丧。

二十日(1月11日)

47 诏多尔衮丧仪合依帝礼。诏曰：“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呜呼!恩义兼隆，莫报如天之德，荣哀备至，式符薄海之心。”〖74〗

二十一日(1月12日)

48 顺治帝命大学士刚林等，取摄政王府所有信符，收贮内库。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取赏功册，收进大内。

二十五日(1月16日)

49 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75〗

二十六日(1月17日)

50 议政王、议政大臣会议，始议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多尔衮死，阿济格从喀喇城遣三百骑驰入京，既至，尽被诛杀。阿济格全然不知，随即赶至，乃被幽。〖76〗

51 谕除紧要重大事情，诸细务悉令理政三王理之。略曰：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吏、刑、工三部尚书缺员，正蓝旗一旗缘事，固山额真未补，可会推贤能之人来奏。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谭泰、吴拜、罗什奏云：议推大臣恐不免稍迟。帝曰："迟而得当，何伤?但速而不得其人，是所忧也。"于是，谭泰等传谕于诸王大臣。诸王大臣既议，奏曰：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遂拟议吏部为公韩岱、谭泰，刑部为济席哈、陈泰，户部为巴哈纳、噶达浑。另工部拟蓝拜。调王多尼于正蓝旗，以公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其应奏事务者启奏，应诸王办理者办理。奏入，乃准之。理事三王即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

52 是冬，南明忠贞营离浔南，自庆远（今宜山）经贵州往鄂西。先是，高必正、党守素等奉命率忠贞营入卫，屯兵浔南。至是，清兵陷两粤，境况愈艰，必正等乃率部

北上，经庆远走贵州。孙可望薄险要击之，转战旬日，所部多为可望劫降，损失惨重，必正战死。众推李赤心之养子李来亨为首领，率余部，由贵州经施州卫(今湖北恩施)至鄂西巴东之西山，与先据该地之大顺军余部刘体纯、郝永忠连寨相结，共同抗清。〖77〗

53 是年，行盐三百三十八万一百十六引，征课银一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两六钱有奇，铸钱十六亿八千二百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一十有奇。

54 惊隐诗社又名逃之盟于松江成立。主盟者叶桓奏、吴炎。其先后参加之主要成员有归庄、顾炎武、钱肃润、陈济生、戴笠、潘柽章、朱鹤龄、王锡阐、陈忱等，皆为明遗民，一时之名士。〖78〗

〖1〗《爝火录》卷二十。

〖2〗《岭表纪年》卷四。

〖3〗参见：《天南逸史》；《小腆记年附考》卷一七。

〖4〗《所知录》卷四。

〖5〗《永历实录》卷二。

〖6〗《永历实录》卷二四。

〖7〗《明季南略》卷一三《帝至梧州》。

〖8〗《永历实录》卷二四。

〖9〗《所知录》卷四。

〖1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11〗《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12〗《所知录》卷四。

〖13〗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爝火录》卷二十。

〖14〗《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15〗《所知录》卷四。

〖16〗《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17〗《岭表纪年》卷四。

〖18〗《明季南略》卷一三《瞿式耜谏勿滥刑》。

〖19〗《所知录》卷四。

〖20〗《瞿式耜集》卷一《救刘湘客等五臣疏》、《再救五臣疏》。

〖21〗《所知录》卷四。

〖22〗《永历实录》卷二。

〖23〗《岭表纪年》卷四。

〖24〗《永历实录》卷二。

〖25〗《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26〗《爝火录》卷二十。

〖27〗《永历实录》卷二一。

〖28〗《岭表纪年》卷四。

〖29〗《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30〗《南疆逸史》卷二二。

〖31〗《岭表纪年》卷四。

〖32〗《永历实录》卷一二。

〖33〗《所知录》卷四。

〖34〗《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35〗《所知录》卷四。

〖36〗《永历实录》卷一三。

〖37〗《永历实录》卷一一。

〖38〗《永历实录》卷一三。

〖39〗《所知录》卷四。

〖4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41〗《爝火录》卷二十。

〖42〗《南疆逸史》卷二二。

〖43〗参见：《所知录》卷四；《爝火录》卷二十。

〖44〗《小腆纪传》卷六五。

〖45〗《先王实录》。

〖46〗《台湾外纪》卷三。

〖47〗《台湾外纪》卷三。

〖48〗《爝火录》卷二十。

〖49〗《南疆逸史》卷三五。

〖5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51〗《鲁之春秋》卷一八。

〖52〗《南疆逸史》卷三十。

〖53〗《台湾外纪》卷三。

〖54〗《南疆逸史》卷三。

〖55〗参见：《明季南略》卷一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56〗《所知录》卷四。

〖57〗《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58〗《所知录》卷四。

〖59〗参见：《所知录》卷四；《瞿式耜集》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60〗《瞿式耜集》卷二。

〖61〗《所知录》卷四。

〖62〗《瞿式耜集》卷二。

〖63〗《所知录》卷四。

〖64〗《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65〗《所知录》卷四。

〖66〗参见：《瞿式耜集》；《永历实录》卷二；《永历纪年》；《南疆逸史》卷二一；《明史》卷二百八十。

〖67〗参见：《明史》卷二一三；《南疆逸史》卷二一；《永历实录》卷一八；《所知录》卷四。

〖68〗《南疆逸史》卷三。

〖69〗《明季南略》卷一三《永历梧江西奔》。

〖7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71〗《明季南略》卷一三《永历梧江西奔》。

〖7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73〗参见：《清史稿》卷二二八、二四九；《碑传记》卷一、四；《清史列传》卷二；《八旗通志》卷一百四十。

〖74〗《东华录》卷六。

〖75〗《东华录》卷六。

〖76〗《北游录》纪闻下《摄政王》。

〖77〗《永历实录》卷一三。

〖78〗《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

清通鉴　卷八

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　鲁监国六年)

辛卯　公元1651年

正月初六日(1月26日)

1 议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多尔衮近侍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以阿济格当摄政王死时，思夺政，举动甚悖乱，乃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会鞫俱实。议阿济格应幽禁，籍原属十三牛录归皇帝，其前所取多铎七牛录，拨属亲王多尼，投充汉人出为民。其家役量给使用，余人及牲畜俱入官。其子劳亲王，当其欲谋乱时，听其召，擅率兵前往，革王爵，降为贝子，夺摄政王所给四牛录。参与英王谋乱之前锋统领席特库、英王处行走之毛墨尔根、二等侍卫穆哈达、马席应斩，籍其家。固山额真郎球、尚书星讷、议政大臣都沙、长史阿

思哈等分别革职、籍家产、鞭一百等有差。奏入，从之。

初七日(1月27日)

2 谕户部永行停止陕西进贡柑子、江南进贡桔子、河南进贡石榴。谕曰：陕西进贡柑子，虽属岁额，但地方官员采办，不无苦累小民之处。且汉中去京甚远，沿途动用人夫转送，更累驿递。是以口腹之微而骚扰吾民也，朕心殊为不忍。目前陕西需饷正殷，著有此买运柑子钱粮，以养兵民。尔部即传谕该督抚，嗣后汉中额贡柑子，著永行停止，以昭朕体恤百姓至意。其江南所进桔子，河南所进石榴，亦著永行停止。旋颁旨停江西进额造龙碗。谕永免四川进贡扇柄、湖广进贡鱼鲊。

初十日(1月30日)

3 诏停织造差催等事。谕户部曰：各处织造，所以供朝廷服御、赏赉之用，势不可废。但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已有专设官员管理，又差满洲官并乌林人役催督，不但往来糜费钱粮，抑且骚扰驿递，朕心深为不忍。嗣后著停止差催，止令专管官员，照发去式样，敬谨织造，解京应用。陕西亦织造绒褐妆蟒。朕思陕西用饷甚多，本省钱粮不敷，每拨别省协济，此织造绒褐妆蟒殊属无用，亦著停止，节省冗费，以完兵饷，既于国计有益，且免沿途驿递夫役转送之苦。至陕西买办皮张一处，亦属烦扰，著一并停止。又谕：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

4 命多尔衮子多尔博袭爵。诸王大臣会议多尔博承袭

事，议以俸禄、护卫名数及诸用物，视亲王三倍。其原护卫百名裁四十名，诸用物有同御用者，俱裁革。议上，得旨：朕之初心，本欲于摄政王归政之后，优礼酬报，不意王中道捐弃，未遂朕怀。今多尔博特加恩礼，岂可与众为比?王等议是。但将护卫裁去四十员，朕殊不忍，著仍留八十员。

十二日(2月1日)

5 顺治帝福临亲政，临太和殿，诸王群臣上表行庆贺礼。颁诏大赦天下。

十六日(2月5日)

6 以举首阿济格乱政事有功，升吴拜、苏拜、罗什、阿尔津、博尔惠世职有差。其中升二等伯吴拜为三等侯、二等精奇尼哈番苏拜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罗什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阿尔津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博尔惠为二等精奇尼哈番。

十七日(2月6日)

7 驳请行大婚礼之奏。初，顺治帝当摄政王在世时，聘内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为后，至是，吴克善亲送女至京。理政三王及内大臣等，奏请皇帝于二月内举行大婚礼。帝以大婚，乃吉礼，此时未可遽议，不准其奏。

十九日(2月8日)

8 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妃为义皇后，同祔于太庙，礼成颁诏。诏云："当朕躬嗣服之始，谦让弥光；迨王师灭贼之时，勋猷茂著。辟舆图为一统，摄人政者七年。"〖1〗

二十九日(2月18日)

9 封多罗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俱为和硕亲王。

10 是月，南明永历朝封孙可望为冀王，不受。先是，永历帝准堵胤锡之奏请改封孙可望景国公为平辽王，然可望不受，邀封秦王如故。而朝中再议，大学士严起恒等，以祖宗之制不可改，坚拒之。至是，桂林已破，南宁危将不保，而西窜无地，永历帝乃封可望为冀王，可望仍不受，非秦王之封不可。畏知曰："秦冀一也。"〖2〗可望怒曰："吾久为秦王，安得屡更！"可望之礼部尚书任僎在侧曰："大丈夫当自王，何必朝廷乎！"〖3〗可望是其言，乃曰："古来遇乱世称帝称王者不知凡几，王莽、曹操、司马炎岂非做得来！"畏知曰："但是假终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4〗可望甚不悦，然自称秦王如故。

11 南明永历朝命大学士文安之总督川湖诸军务。先是，文安之既入朝，以阁臣朱天麟、王化澄等议论猥杂，不足与共事。乃深厌之，遂不合〖5〗。且以清兵日逼，而滇黔又为孙可望所据，念川中诸将兵力尚强，欲结之而共奖王室，图兴复。乃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6〗。至是，永历帝遂允

其请，加安之为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军务，赐上方剑，便宜行事。同时封王光兴、郝永忠、刘体纯、李来亨、党守素、王友进、塔天宝、马云翔、郝珍、李复荣、谭弘、谭诣、谭文等公爵、侯爵有差。令安之赍敕印以行。旋可望侦知此事，大怒。乃遣兵伺于安之必经之都匀。二月，安之至，被扣，劫其所带诸敕印，禁其行动，拘数月，安之乘间逸去，入川东，依刘体纯等。〖7〗后得知永历帝为可望迎入安隆，乃前往拜谒。可望怒其不附己，诬安之卖劄鬻官，请加显戮〖8〗。因考功郎汪蛟力争之，乃免死遣戍。久之，又逸入川，依诸镇。后时局日坏，事无所成，感愤成疾而卒于军中。

12 南明郑成功率舟师赴南澳，解施郎左先锋职。时成功为搜粮屯田计，拟以勤王名义，挥师广东，进南澳。左先锋施郎乃谏阻曰："勤王，臣子职分，但郎昨夜一梦，似大不利，乞藩主思之。"成功默然不语，遂当即解其先锋职，将左先锋印并兵将委副将苏茂管辖。〖9〗

二月(明历正月)初二日(2月21日)

13 封亲王满达海为和硕巽亲王、多尼为和硕信亲王、郡王罗可铎为多罗平郡王、瓦克达为多罗谦郡王、杰书为多罗康郡王。

14 更定钱制：每钱百文准银一钱，违者论罪。

初五日(2月24日)

15 定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动摇国是、

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罪。先是，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语两黄旗大臣曰，摄政王未死前曾有恢复端重王博洛、敬谨王尼堪亲王之意。继而端重、敬谨二王亦闻得此语。于是二王及两旗大臣跪诉于郑亲王。两旗大臣曰：罗什等皆以是言来告我等，既而又私谓二王，皆我等两黄旗大臣迟迟其事耳。夫二王乃理事之王也，若非二王发伊等之奸，岂不令二王与我等为仇，而伊等得以市其谄媚乎?又罗什自恃御前大臣阴行蛊惑，为欺罔唆构之行，分配旗属时给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衮子多尔博反有两旗。至是，郑亲王以下，尚书以上公鞫之。以罗什、博尔惠等罪状俱实，应论死籍其家；额克亲从直供吐，且原非奸佞巧辩之人，应除宗室为民，籍家一半，全夺所属人役；吴拜、苏拜应令为民，其家产照披甲人例拨给，余俱入官。议上，得旨：朕每闻刑人，殊为不忍。罗什、博尔惠，罪本应诛，姑宥其死何如?诸王大臣再议之。于是众复奏言：此动摇国是，蛊惑欺罔，唆构之人，天发其奸，不可复留。乃如议行。

初十日(3月1日)

16 顺治帝尊生母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率群臣恭上尊号册宝。太后即太宗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孝端皇后之侄女。封永福宫庄妃，福临继位，尊为皇太后，至是上尊号。次日，颁恩诏于天下。

十一日(3月2日)

17 皇太后诰谕顺治帝。诰曰：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鸿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为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赏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则大业由兹替矣。凡机务至前，必综理勿倦。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

十三日(3月4日)

18 诏停边外筑城避暑工程。谕户部曰：边外筑城避暑甚属无用，且加派钱粮，民尤苦累，此工程著即停止。其因筑城加派钱粮，朕本欲将已征者发还百姓，未征者即行停征。但恐奸污官吏并催征钱粮人等，不体朕意，欺罔小民，将已征者竟入私囊，未征者仍行催比。姑照原派征完，查照完过数目，开除八年（1651）正额钱粮。如地方官将已完钱粮不入正数，许赴该督抚处告理，督抚据实题参，从重治罪。如督抚不为查行，即来京赴部告理。其各官吏士庶捐助银两，已解未解及既经奉旨者，俱照数查收，该部将姓名记册，酌量议叙，嗣后捐助俱免。

十五日(3月6日)

19 多尔衮身后被议阴谋篡逆。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称：当睿王死于出猎之所、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葬时，呼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至，嘱之曰：

王曾秘密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今可潜置棺内。及回家殡殓时，罗什、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遂将上述诸物潜置于棺内。又多尔衮欲于永平圈占房屋，偕两旗移驻，乃与何洛会、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密谋定议。将圈房之人已经派出，会因出猎，而稽迟未往。事闻，顺治帝令诸王大臣质讯。时固山额真、尚书谭泰亦首告多尔衮，称其娶肃王豪格妃，并令肃王诸子至其府第较射，何洛会则谩骂道：见此鬼魅，不觉心悸。苏克萨哈将此事告于多尔衮。多尔衮曰：想彼欲媚我而为是言也，但我之爱彼，更自有在。贝子锡翰亦首告何洛会，称何洛会向我言：皇上今亲政，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于是并案会审俱实。以睿王多尔衮私制御用服饰等件，又欲率两旗驻永平，阴谋篡逆。睿王应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女东莪俱给信王。何洛会前首告肃王，非肃王有抗上之罪也。肃王以睿王摄政心怀篡逆，不能隐忍发言。何洛会党附睿王乃以首告，彼时即应正法，今复言皇上亲政，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必挟仇杀我，罪一；以恶言加肃王诸子，罪一；睿王欲另驻永平时，同与密谋，罪一；何洛会应凌迟处死，籍其家。胡锡，知其兄何洛会种种逆谋，不行举首，亦应凌迟处死，籍其家。苏拜知睿王棺内置黄袍、黑狐褂、东珠、素珠、徇隐不首，罪一；睿王欲另驻永平时，同与密谋，罪一。苏拜应斩。因先犯死罪，曾蒙圣恩宽宥，仍应免死。奏入，得旨：依议。

十九日(3月10日)

20 诏严行禁止满洲拨什库〖10〗及庄头、投充人等擅入官府衙门，凌辱官民。谕户部曰：国家首重体统，尊卑原有定分。近闻满洲拨什库及庄头、投充人等，不守法度，罔顾尊卑，骑马直入府州县衙门，与府州县官并坐，藐视命吏，任意横行。日中既无官府，何况小民。其欺凌鱼肉，不问可知，深可痛恨！尔部即出示严行禁止，并行文各府州县，如有拨什库人等，仍前无故擅入官府衙门及凌辱官员，欺害小民者，即擒拿解部，从重治罪。

二十一日(3月12日)

21 追论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诏曰：郑亲王、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同侍卫大臣等合词奏言：太宗文皇帝宾天时，诸王贝勒大臣等同心坚持，舍死盟誓，扶立皇上。彼时臣等并无欲立摄政王之议，惟伊弟豫郡王多铎唆调劝进。彼时皇上因在幼冲，曾将朝政付伊与郑亲王共理。逮后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亲弟豫郡王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自称为皇父摄政王，以扶立皇上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素日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以为己功。其仪仗、音乐、侍卫之人俱与皇上同，盖造府第亦与皇上宫殿无异。府库之财任意糜费，织造缎匹，库贮银两珍宝，不与皇上，伊擅自用。又将皇上侍臣伊尔登、陈泰一族及所属牛录人丁，刚林一族、巴尔达齐一族尽收入自己旗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侍臣。又吹毛求疵，

逼死肃亲王，遂纳其妃。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既与皇上，旋复收回，以自厚其力。又欲皇上侍臣额尔克戴青归己，差吴拜、罗什、刚林、祁充格封以侯爵，因戴青不从，复罢侯封。又差罗什传言诱皇上侍臣席讷布库云，我疼你，你可知道么?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用皇上〖11〗之旨，概用皇父摄政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12〗。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又将伊妻自行追封。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侍候皇上，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昨伊之近侍额克亲、吴拜、苏拜、罗什、博尔惠口称亡主遗言，欲乱国政，被端重亲王、敬谨亲王暨侍卫大臣等共同首出，遂将罗什、博尔惠正法，额克亲、吴拜、苏拜从重治罪讫。以此思之，显有篡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此等情形，皇上不知，谨冒死奏闻。今以伊功大祔享太庙，这本内一应乖谬之事，皆臣等畏随惟诺之故，以致如此。伏愿皇上重加处治，罢伊母子庙享。朕随命在朝大臣详细会议，众论佥同。反复详思，诸王大臣岂有虚言?不意伊之近侍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言伊主在日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曾向何洛会、吴拜、苏拜、罗什、博尔惠商议，欲背皇上带伊两固山移住永平府，又首言何洛会曾遇旧主肃亲王子骂云该杀的鬼种等语。朕闻之，即令诸王大臣详细审问，逐件皆实。故将何洛会正法。据此事迹看来，谋篡之事果真。谨告天地、宗庙、社稷，将伊母子兼妻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布告天下，咸使闻知。〖13〗

【考异】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之诏，今存世版本有四：即

一、《清世祖实录》本；二、蒋良骐《东华录》本；三、《清三朝实录采要》本；四、《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本。一、四两种内容最详。然通行之第一种与后三种所载重要内容之差别甚大。其最显著之不同点在于后三种所载之“自称皇父摄政王”、“扶立皇上继位”、“亲到皇宫内院”、“概用皇父摄政王旨”诸字样，于第一种中概不见。而凡此种内容正为后世清官方所讳言者。可见此本所载已被删改，绝非历史原貌，所谓实录不实者此也。而后三种本，或即该诏之原始档案，或最接近原诏即尚未大肆删润之早期《实录》之节录，是历史真实或最接近历史真实之记录，其可信性无庸置疑，故应以为据。脱字处据《世祖实录》补。

二十四日(3月15日)

22 命定南王孔有德率官属、兵丁眷属移驻广西桂林府。

二十七日(3月18日)

23 封已故肃亲王豪格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增注其父军功于册曰：定济宁州等处时，用火攻开满家等十洞，杀贼甚多，招抚从贼三县所属人民，又招服睢州总兵许定国官兵万余。统大军征四川时，攻克三寨山、张阁老崖等处山寨三座，尽招服其余所属寨堡，击败水陆马步敌兵二十二次，追杀八次。又攻克内江县，破八大王张献忠一百三十六营，遂诛献忠。又诛伪王及伪总兵等大小官共二千三百员，招降文武伪官二百三十五员、马步兵丁六千九百九十余名，遂定四川。睿王心怀篡逆，尔无故被害，朕亲政之后，不胜追痛。富寿，尔系朕亲兄之子，推恩封尔为和硕显亲王。

24 平反前被冤枉惩处之遏必隆、希尔良、希福、祖泽润、雅赖、纳穆海、喝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法喀，俱复职及生录任，各还家产。寻将曾被何洛会诬讦无辜坐罪之杨善、罗硕、俄莫克图、夏骞、伊成格，各还原职。

二十八日(3月19日)

25 诏还各处圈占备畋猎放鹰之民地。谕户部诸臣曰：田野小民全赖地土养生，朕闻各处圈占民地，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所。夫畋猎原为讲习武事，古人不废，然恐妨民事必于农隙。今乃夺其耕耨之区，断其衣食之路，民生何以得遂，朕心大为不忍。尔部作速行文地方官，将前圈地土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

闰二月初五日(3月25日)

26 革镶黄旗弓匠阿达哈哈番吴巴泰职，以其不为皇上造弓而谄事睿王多尔衮。事为布颜图等十人首告，谓其擅选两旗良弓匠十八人，私为制造。下部讯实，吴巴泰应革职并其子嫩图各鞭一百，其家产止照披甲人给与，余俱籍没，不许出入禁城，仍许在外为弓匠。其子典仪讷雷，亦革职，鞭一百。奏入，从之。

初六日(3月26日)

27 大学士刚林等奏请悬赏搜求天启、崇祯时文献。其奏曰：臣等纂修明史，查天启四年（1624）及七年（1627）六月实录并崇祯一朝事迹俱缺，宜敕内外各官，广示晓谕，重悬赏格，凡钞有天启、崇祯实录，或有汇集邸报者，多

方购求，期于必得。或有野史、外传、集记等书，皆可备资纂辑，务须广询博访，汇送礼部，庶事实有据，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

初七日(3月27日)

28 诏用廉洁才望之官。谕吏部曰：迩来有司贪污成习，皆因总督巡抚不能倡率，日甚一日。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若任意妄为，不思爱养百姓，致令失所，殊违朕心。总督巡抚任大责重，全在举劾得当，使有司知所劝惩。今所举者多属冒滥，所劾者以微员塞责。大贪大恶，每多徇纵，何裨民生?何补吏治?尔部须秉公详察奏闻。如有此等恶习，定当从重治罪不贷。部院堂官系各司楷模，尤当正身洁操，砥砺自爱，殚心尽职，以不负朕拳拳用人求治之意。其京堂大小员缺，亦著选择有才望堪用者，不得循资挨转。以后内外官各宜洗心涤虑，勤守职业，不得仍蹈前弊，自取罪戾。

初八日(3月28日)

29 诏裁榷关官员，裁撤之员不得另行委任。谕吏部曰：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以苦商。关税原有定额，差一司官已足，何故滥差多人。忽而三员，忽而二员。每官一出，必市马数十匹，招募书吏数十人。绍兴棍徒，谋充书吏，争竞钻营，未出都门，先行纳贿。户部又填给粮单，沿途骚扰，鞭打驿官，奴使村民，恶迹不可枚举。包揽经纪，任意需索，量船盘货，假公行私。沿河一带公然与劫夺无异，商贾恐惧不前，百物腾贵。天下通行河道，何以

至此!朕灼知今日商民之苦，著仍旧每关设官一员，其添设者悉行裁去，以后不得滥差。其裁缺撤回之员既不利于商贾，又何利于州县之民?户部不得妄咨勤劳，吏部不得更与铨补，国家爱惜牧民之官，岂得仍前蒙混。尔部谨识朕谕，实心遵守，毋负朕通商爱民之意。

30 封多罗承泽郡王硕塞为和硕亲王。硕塞，太宗皇太极之第五子，顺治元年（1644）初封郡王。

31 南明鲁监国朝张名振杀平西伯王朝先。先是，因黄斌卿据舟山不纳监国鲁王，张名振乃设密计合王朝先、阮进共杀斌卿。斌卿既死，阮进乃收其水师，朝先得陆兵二千余人，军资甲杖，概不与名振，嫌隙遂成〖14〗。而朝先本意杀斌卿后，可树威望，然慑于监国之命，权归名振，而忿忿不平，遂欲大露名振初主使状，使其于舟山难以立足。名振亦深恐之，遂反唇相讥，明指朝先擅杀斌卿，忘谊不赦〖15〗。时朝先居守舟山，而名振治兵于南田，远隔海洋，朝先未虑名振之袭击，士卒散遣民舍〖16〗。至是日晨，名振率兵猝至，杀入朝先寝帐中，朝先未衣，奋夺刀，虽杀数人，终不敌，中镖死。朝先部将涂登华、张济明、吕廷诏等闻变，乃逾墙坠城〖17〗，夺船，赴宁波降清，告之虚实〖18〗。

初九日(3 月 29 日)

32 谕吏部令各督抚严加甄别属官，保奏贤能，参劾不肖。谕曰：迩来吏治，不肖者刻剥民财，营求升转，不顾地方荒残，民生疾苦。稍知自爱爱民者，因上官举荐不公，不觉操守顿易。至于不识文义之人，益不胜任，文移招详，

全凭幕友代笔，转换上下，与吏役通同作弊，贻害百姓。督抚不行纠参，大乖法纪。著令各督抚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识文字，听信吏役害民，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如徇情隐蔽，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至于铨选之时，吏部考试文移告示等项，优者选用，劣者除名。澄清吏治，大端在此。内外各官，著遵谕实力举行。

33 谕整理漕运。谕吏部及仓场总督曰：朕临御以来，深悉运粮之苦。交兑之处，收粮官吏，勒措需索，满其欲壑，方准交纳。若稍不遂，必多方延挨，刁难日久，以致河水冻阻，船不能行，耽误运期。所携有限盘费，何以支撑?一路怨声沸腾。朕思运粮官涉河渡江，已不胜劳苦，又经收费官吏多方需索，必至盗卖官粮，盗卖既多，必至亏欠。总督仓场奉有专敕，曾否巡行清刷?节年拖欠至数百万石，总督曾否题参?仓场徒有其名，竟无实政，是何情弊?收粮需索的系何人?拖欠若干，经营何人?曾否查明具报?漕运重务，上下通同作弊，一至于此。著仓场总督赵京仕一并明白回奏。

十五日(4月4日)

34 命再议阿济格及其子劳亲之罪。顺治帝以初议其罪尚轻，乃命诸王大臣再议。议准：移英王原系之处，幽于别室。将先给用物酌给外，余俱籍没。贝子劳亲降为庶人，酌给家产。其牛录及他物俱籍没。仍将劳亲给与和硕巽亲王。其英王庶出四子，在劳亲家者，给与和硕端重亲王。

十六日(4月5日)

35 刑科给事中赵进美奏请按律慎刑，略曰：臣阅大清律，凡大辟诸罪，有立决，有监候再审奏决。今律例久颁，未见遵行，请敕法司，以后应监候者，俱于秋后覆奏定夺。又按律例有热审一条，亦顺时行政，慎重民命之一端，似当修明举行，以副皇上如天好生之德。章下所司。寻刑部奏准，此后应照律一一体遵行〖19〗

十八日(4月6日)

36 勒令冯铨等致仕。谕吏部：大学士冯铨居官七年以来，毫无建白，毫无争执，著令致仕。户部尚书谢启光七年钱粮全无销算，运粮官交兑费用，苦累难支，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关税原有定额，启光滥差多人，秽声盈耳，大玷官箴，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李若琳身任礼臣，憸险专擅，与冯铨交结亲密，朋比为奸。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都察院左都御史卓罗、副都御史罗璧、巴朗、启心郎朱拉察，不循职掌，缄默苟容，旷官之罪何辞，俱著革任。其余风宪各官分别革任、调用、致仕、降级外调等有差。

十九日(4月8日)

37 严禁奉差官员骚扰驿递。谕兵部曰：国家设立驿递，原以传朝廷之命令，通天下之脉络。年来四方多故，兵马络绎，差遣繁多，驿递疲困，至今日已极。乃奉差官员全不知地方苦楚，勘合火牌之外，恣意苛索，驿夫不足，派及民夫，骚动里甲。甚而牵连妇女，系累生儒。鞭驿官如

罪犯，辱州县等奴隶。以致大逃马倒，罢市止耕。上误公务，下害小民，深可痛恨。以后再有此等之人，不拘大小衙门，著各地方官即指名申报，该督抚飞章参奏，以凭重处。

38 诏严肃军纪、不得杀良冒功。谕兵部曰：朕思各处土寇，本皆良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剿捕，荡平无期。皆因官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因而利其妇女，贪其财帛。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嗣后各该督抚所属境内有贼寇，依山伏莽、啸聚焚劫者，即广侦密探，责令领兵官星驰，相机剿抚，勿令滋蔓。其附近贼巢居民，不得借搜捕为名，一概杀抢。至从贼营逃出难民、难妇，及真贼革心投顺，即与讯明安置完聚，不许仍前杀掳。如有零星贼党窜伏村落者，责成道将有司，设法掩捕，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倘被人首告为贼者，地方官须详审实情，勿听仇扳株累。近闻地方官一经首告，未辨真假，辄纵差役先行乘机抄掠，甚属可恶。以后若有此等事，本官一体连坐。各督抚务严饬各该道将等官实力遵行，称朕除寇安民至意。

39 吏部列荐原任吏部侍郎熊文举、兵部侍郎李元鼎、工部侍郎王永吉、都察院佥都御史赵开心，才品堪用。顺治帝命起送至京。

二十七日(4月16日)

40 准都察院疏奏甄别御史等官，分为六等。计拟应差用者有魏琯、冯右京、张慎学、吴达等二十二人，应内升者有陈昌言、罗国士二人，应外升者有张煊、霍达、佟彩

凤等十一人，应外调者有王世功等四人，应降用者有蔡应桂等五人，应革者有王士骥等八人。

二十八日(4月17日)

41 审议惩处依附睿王多尔衮者，斩刚林、祁充格，罰范文程。以刚林依附睿王，朝夕献媚；当多尔衮取阅《太祖实录》时令削去伊母之事，遂与范文程、祁充格共同抹去；原本参与睿王逆谋、朝夕筹画，定议迁驻永平，乃狡词抵饰；推崇睿王功德，僭拟至尊；销毁睿王罪状档册等八项罪状。应论死，籍没家产，妻子为奴。祁充格谄附多尔衮、擅改所修《太祖实录》、隐匿睿王罪状、又共议推崇功德、移驻永平各案，无不与刚林同预逆谋，应论死，籍没家产。范文程与刚林、祁充格同改《太祖实录》应革职解任，籍其家。经刑部议定，遂由诸王大臣会议：以刚林、祁充格罪大应斩，籍其家，范文程应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奏入，得旨：刚林、祁充格著即正法。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乃托疾家居。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

刚林（？—1651），瓜尔佳氏，字茂公。世居苏完地方（今吉林双阳县境内）。正黄旗满洲。初归后金，隶正蓝旗，隶郡王阿达礼。天聪三年（1629），以通满汉文，授笔帖式，简派文馆，掌翻译汉文书籍。八年（1634），后金行科举，以汉文应试，考中举人。十年（1636）三月，授国史院大学士，与范文程等参与政事，处理政务。奏定

部院官制及试士之法。积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八年（1643）八月，福临继位，阿达礼等谋立多尔衮事泄被诛，乃改隶正黄旗。定都北京后，选士会试，顺治六年（1649）充《太宗实录》总裁，奏准搜求明末史籍。累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克什。八年（1651）以阿附多尔衮、擅改《太祖实录》、参与谋逆罪，处斩，籍没。

三十日(4月19日)

42 诏永免僧道纳银。谕礼部曰：国家生财自有大道，僧道纳银给牒，琐屑非礼，且多有输纳无措，逃徙流离，殊为可悯，以后僧道永免纳银。有请给度牒者，该州县确查，呈报司府，申呈礼部，照例给发。

43 命将各直省故明各王家口起送至京，分别蓄养。谕兵部曰：朕闻前者青州府故明玉田王之子，聚众祭旗，恣行不轨。又陕西叛将王元、马德戕杀抚臣，议扶庆王之孙，招摇惑众。因而故明各王等，多被诛戮，朕甚悯焉。今朕亲理万机，代天子民，务期四海万姓，咸得其所，岂独故明子姓不在函育之中乎?自今以后凡各直省有故明亲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该督抚察其投诚实情，有无功次，并将伊家口起送来京，分别蓄养。其自镇国将军以下，不必起送，各照原籍编氓乐业，令其一体输税当差。尔明宗姓亦宜悔祸革心，偕游化日，勿犯王章，仰体朝廷爱惜生全之意。

44 诏命严究严惩贪官。谕都察院曰：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欲严惩贪官，必在审实论罪。近见在外督抚、巡按参劾有司等官，初疏赃盈百千，及提问报招，多坐衙役诈害，又云赃无入己。夫衙役诈害是谁纵容?赃无入

已，初劾何据?此皆由司、道、府、厅承问各官受嘱受贿，督抚巡按又不纠参，以致部覆将已革之官仍还原职。贪何由惩?民何由安?今后被劾各官，审问涉虚，系道、府、厅开报不实者，该部院必查究原开报之官；系承问官受私出脱者，必查究原承问之官。若督抚巡按不先指名纠参，该部院必行举奏，即以不职论。刑部以后覆参劾疏，有罪坐衙役、赃无入己，或援赦免议，皆不得预拟还职，必听吏部另行覆核。果实应开复，吏部方与疏请。凡贪婪官员一挂弹章，必非完璧，或降调闲散，或勒令休致，皆不得仍还原职。从前参问贪官姑照恩赦日月，免罪追赃。自今颁诏之后，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

三月初一日(4月20日)

45 南明永历朝封孙可望为秦王。先是，可望遣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率兵五千赴南宁扈驾，既抵南宁，直登大学士严起恒舟，怒问，滇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远来迎驾，其功大矣。朝廷且有特恩，若专问此，是挟封也。毋乃不臣乎!"〖20〗九仪听罢大怒，乃格杀起恒，投尸于江上，并杀参与阻封之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追杀新升兵部尚书杨鼎和于昆仑关。至是，贺九仪朝见永历帝，奏请封可望为秦王。帝乃召群臣议，九仪兵将四布，朝臣气夺，再无异议者，遂颁敕封可望为秦王，仍用陈邦傅原铸王印，而不更铸，所不同者赐可望名曰朝宗。可望得报大喜，乃远迎拜受敕书，上疏报谢，略云："秦王臣朝宗，望阙奏谢，臣自入滇以来，纪年而不纪号，称帅而不称王，正欲留此大宝，以待陛下之中兴，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

者也。”〖21〗

46 福建巡抚张学圣等率师袭占厦门，南明守将郑芝莞遁。先是，张学圣侦得自上年十月，郑成功率舟师抵广东南澳，拟进攻潮州，而留郑芝莞等守厦门。本年二月，成功亲率师次平海卫大星所，而厦门兵单。遂与巡道黄澍、总兵马得功一起率师往袭。水师镇阮引遇警不战而逃。芝莞得报，即席卷珍宝，弃城下船。至是，岛中鼎沸，不战自溃。清兵登岸。慌乱中成功妻董氏携郑经，怀神主，步行至海滨登芝莞船。芝莞曰：“此战舰也，不便居，请夫人到家眷船中，有人伏侍。”夫人知此船系芝莞载蓄积宝物之船，乃曰：“媳妇喜乘此船，今战征时候，非此不可。”芝莞再三相强，夫人则坚坐不动。时百姓四处奔逃躲避，原大学士曾樱正居岛中，有劝其出遁者。樱笑曰：“吾今日犹得正命清波，幸也！遁何处！”〖22〗乃自缢死。曾樱，万历进士，有清名，官至右金都御史，巡抚登莱。隆武时起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隆武朝覆亡，乃依郑成功于厦门。事闻，永历朝谥“文忠”〖23〗。

初五日(4月24日)

47 以搜获阿济格藏刀四口不行奏闻事，停三王理政并再惩阿济格。先是，于幽所搜获英王阿济格藏刀四口，刑部未上奏，止告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并将刀交与御前包衣昂邦收之。至是，顺治帝得知，乃谕曰：阿济格以罪废黜，犹复藏兵器。既经收获，部臣何不奏闻、议罪，乃遽而完结，明系徇庇，当治罪。于是诸王大臣会。议曰：巽亲王等明知阿济格欲用在内妇人三百，暗掘地道，

与伊子及一切心腹人同谋，约于某日某时出狱。如此大事不以奏上，将以何事奏上乎？和硕巽亲王系承袭父爵，应仍留亲王，罚银五千两，降和硕端重亲王、和硕敬谨亲王为郡王，各罚银五千两，三王俱停理事。刑部尚书公韩岱将此重大之事止告理事三王，不行奏上，应削一世职，罚银一千两。侍郎吴喇禅、启心郎额色黑各削一世职，赎身。阿济格前犯大罪，皇上从宽免死，复加恩养，给与三百妇女役使，尚以为不足，仍起乱心，藏刀四口，罪何可贷?应裁减一切，止给妇女十口及随身所用衣服，其余一切俱行追取，嗣后饭食俱自外传入。降其子傅勒赫、劳亲为庶人。议上，得旨：依议。

初六日(4月25日)

48 诏以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院。谕吏部曰：朕自亲政以来，观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虽自古无参用诸王之例，然闻我太宗文皇帝曾用诸王于部院，朕欲率由旧典，复用诸王。念诸王虽甚劳苦，然诚各殚厥职，厘剔庶务，禁绝贪污，修整法令，俾上下利病不致壅蔽，利国家而致升平，莫此为要。今特用和硕巽亲王于吏部、和硕承泽亲王于兵部、多罗端重亲王于户部、多罗敬谨亲王于礼部、多罗承顺郡王于刑部、多罗谦郡王于工部、多罗贝勒喀尔楚浑于理藩院、固山贝子吴达海于都察院。诸王等其各副朕图理治安至意。

十二日(5月1日)

49 以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升吏部尚书陈泰为内国

史院大学士、吏部右侍郎〖24〗李率泰为内弘文院大学士、调内弘文院大学士宁完我为内国史院大学士。陈泰，镶黄旗满洲，额亦都孙、车尔格之子，初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历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兼拜他喇布勒哈番。李率泰，字寿畴，正蓝旗汉军，李永芳之次子。初名延龄，年二十入侍太祖努尔哈赤。妻宗室女。幼从军旅，累擢梅勒额真、刑部侍郎、吏部右侍郎。

十八日(5月7日)

50 以索尼无辜削职，自昭陵召还，复为二等精奇尼哈番。

二十四日(5月13日)

51 顺治帝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年老，一切朝贺、谢恩悉免礼。是年济尔哈朗五十二岁。

二十六日(5月15日)

52 准旗下“阵获人口”归家探望。谕户部曰：满洲出征阵获人口各有至亲骨肉，今既天下一统，谁无相见之思？向因禁止，不许归家探望，以致情迫势极，不能自已，往往私自逃归。既去之后，又恐法必不容，多有不敢归者。不查，则满洲苦战所获人口，岂可任其逃去；一经查出，收留者不得不坐以隐匿之罪。朕心大为不忍。尔部传谕各旗，阵获人口如有愿归探望亲戚者，听本主给限前往。如到地方借端生事，许地方官依律治罪。倘事干重大，具详解部审究。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地方官给文赴部，登记于册，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

之仁。

二十九日(5月18日)

53 准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参加科考，中式者照甲第除授官职。

四月初一日(5月19日)

54 南明郑成功复取厦门。

先是，郑成功方克潮州大星所，忽得厦门失守之报，乃急引兵还，至是抵厦门。而二日前清兵已撤出。

张学圣同黄澍督军前取厦门时，适潮大涨，遂登五通山。学圣举目眺望，波涛万顷，而岛屿孤悬海外，甚为险峻，心中不免怵然，乃语黄澍曰："此乃绝地，我若过去，船只不继，缓急岂能飞渡?实用兵之忌。"〖25〗即下山，引师而返。马得功于厦门经一番饱掠后，不敢坐镇，亦引兵还。途遇郑鸿逵所遣杨杼素、吴渤军阻截。激战中吴渤中箭死，杨杼素不敢追。而施郎获悉，即率陈埙、郑文星等从厦门港登岸赶至，猛击之，得功大败，几为所获〖26〗。得功被困岛上，乃遣人驾小舟见郑鸿逵，百般陈说，请网开一面。鸿逵于弘光朝以右军都督挂镇海将军印时，得功曾为其标下守备。鸿逵乃动昔日之情，亦以为然〖27〗。时张学圣获悉得功被困难返，乃差人至安平挟令郑芝龙母修书于鸿逵，嘱其以船载得功所率三百骑及余兵尽回〖28〗。鸿逵因备船放马得功从容离厦门。

成功抵厦门时，已不见清兵身影。大愤郑鸿逵之纵敌，令一应镇将不许赴鸿逵衙署。鸿逵遂退屯金门。成功回厦

后亲历各要口，亲祭阁部曾樱，改厦门为思明州，筑炮台，严防御。鸿逵在金门，见成功举动威严，执法无私，乃谢权归隐〖29〗，将船只悉付成功。

成功乃重新部署战局：擢万礼为前冲镇，陈朝为后冲镇，洪旭守厦门，族兄郑泰守金门，季叔郑芝豹同施天福守安平，张进代朱寿守铜山。陈霸守南澳，以拒南洋许龙、碣石苏利。

初五日(5月23日)

55 以阿附多尔衮罪惩处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先是，驻防河间牛录章京硕尔对，因户部诸臣给饷不均，讦告尚书觉罗巴哈纳、噶达浑、雅赖、侍郎硕詹、王国光等。下法司鞫问。部议：巴哈纳阿附睿王，曾拨令随侍皇上，乃依恋不去。又将库内金银珠帛等物，私送睿王府中。又私厚两白旗兵丁给饷不绝，有意刻待两黄旗兵丁，竟不予饷。巴哈纳应论死，籍没。噶达浑、雅赖不行奏闻，应各削一拖沙喇哈番。硕詹、王国光等应革职。议上，得旨：巴哈纳免死，仍革职并解尚书、固山额真、牛录任，籍没家产三分之二。噶达浑、雅赖、硕詹、王国光等分别罚银、革职或籍没部分家产有差。

十一日(5月29日)

56 内大臣冷僧机为多尔衮颂功鸣冤，被革职为民。顺治帝召固山额真公谭泰谕曰：昨日冷僧机引多尔博见朕。及出，又奏言曰，两旗大臣原誓立肃亲王为君，睿王主立皇上。今虽将多尔博破格宠顾，何足以报?又冷僧机请恩遇

罗什。后罗什奏云，睿王以冷僧机为安达〖30〗，厚加宠遇，陛下亦当眷顾。尔谭泰可传谕贝子锡翰，此是何等言语?朕实不能不加详鞫。随下法司。传集贝子巩阿岱、锡翰以及谭泰、内大臣席纳布库等讯鞫。据供：我等方誓，但云若换朝廷宫殿瓦色，变异旗帜，我等即死于此。于是部议：誓立肃王之事，既涉子虚，冷僧机以毫无影响之事，独行妄奏，诬蔑大臣。及命巴哈、哈世屯、赖他库讯问时，冷僧机又将诬奏大臣之言，称为无有。诈伪转变，不以实对。又冷僧机、哈世屯同至睿王所，睿王偶言决拾〖31〗敝坏。冷僧机立即奏报皇帝。皇帝即制二枚送来。冷僧机则不待皇上赐给，乃抢先私献二枚，自希宠爱。又冷僧机取朝廷商人冯大格之白狼裘，不以敬献皇帝，乃称为己有，献之睿王，罪款炳据。冷僧机应论死，籍没家产，妻子入官。议上传旨：冷僧机理应处斩，姑从宽免死为民，其家产止照披甲人例给与，余俱籍没。

十九日(6月6日)

57 顺治帝因内三院大学士品级与尚书同，遂命学士品级与侍郎同。又每院添设侍读学士三员，秩三品。

二十四日(6月11日)

58 命故靖南王耿仲明子继茂袭靖南王爵。

59 是月，南明郑成功部将施郎降清。

施郎，福建晋江人，英才早熟，智勇双全，曾任郑芝龙部下左先锋。本年初，因谏阻郑成功出兵广东南澳，被

解左先锋印。清兵占厦门，独郎率军奋起而击败之。自意成功回，必将复其任。迨成功回师厦门，虽大奖其守卫厦门之功，并不复其被解之任，乃大怨。遂请为僧〖32〗，成功听其削发。旋郎之部下曾德，见郎失势，乃“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33〗。郎怒不可遏，侦擒之。成功得知，驰令勿杀。郎曰：“法者非郎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遂立斩曾德。传令者乃曾德之挚友，覆命时，诡称“尔欲以藩令胁吾，而叱杀之”，成功大怒。次日令右先锋黄廷将施郎及其父大宣、弟显贵一并收捕，交林习山监禁于巨舰之中，习山令副将吴芳严守之。

当晚有人密报郎曰：“命不保矣!”郎急谓显贵曰：“危在旦夕，兄弟岂可俱毙；弟年壮，速当计脱。”显贵曰：“兄雄略胜弟十倍。且我有子，兄尚无嗣。吾与父当之，兄急行，勿多语，恐有泄漏。”郎起，假装喜笑状，语吴芳曰：“吾以藩主欲杀我，谁知欲令我备铠甲，此易事也。”取酒与芳欢饮毕。恳求芳曰：“伴我登岸，往见当事。”芳以其父与弟均在船上，遂从其言，乃令三人随之登岸。既登岸，郎曰：“大路恐遇人不便，由小径行。”三人乃听从其言，至草仔垵，郎突出铁锤锤死三人，逃匿于曾厝垵石洞中。成功得报，怒甚，捆林习山，欲杀之，拘吴芳妻子，逼令吴芳侦寻赎罪。旋下令杀大宣、显贵父子。严禁船只出岛，悬赏严密搜索。

郎藏匿数日，饥饿难当，乃奔原部下左营先锋苏茂署。茂藏匿之。居二日，令心腹备小船载施郎去安平，投施天福，依郑芝豹，求为排解〖34〗。顷，成功得知，乃往召。然郎已逃入内地。后降清，改名施琅。

60 南明孙可望请永历帝幸云南。可望既实封秦王，遂心愿。至是乃遣将贺九仪、总兵常荣率兵至南宁扈驾，并请移跸云南。永历帝乃召诸臣集议。时阁臣吴贞毓、御史王光廷、徐极等，力请驾幸钦州依李元胤。而阁臣朱天麟则力请赴滇。天麟曰："元胤屡败之余，众不满千，栖依海滨，其不足恃明矣。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宜移跸。以坚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然吴贞毓等坚执不可，遂寝其议〖35〗。

五月初六日(6月23日)

61 南明孙可望杀大学士杨畏知。可望既封秦王，乃遣杨畏知赴南宁谢恩。畏知入朝，方知贺九仪等凶杀大臣事，愤甚。痛哭自劾，语多侵可望。〖36〗随以贺九仪擅杀大臣罪，请诛之〖37〗。永历帝乃授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畏知三疏乞收回成命，不许。遂留朝中，入阁办事。可望闻之，甚怒，遣使召之。永历帝欲止其行。畏知乃曰："臣闻猛兽当人则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焉避之?"永历帝挥涕为别，手赐金章，镌"忠贞直谅"四字。畏知泣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愿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即瞑目。"〖38〗畏知至贵阳，可望叱之曰："遣尔至粤，所行何事?且做尔内阁耶?"畏知曰："此由圣恩，畏知三疏力辞，不蒙俞允，业已报闻久矣。"可望曰："果尔，即宜潜还本国，尔宁做得内阁耶?"畏知愤然曰："殿下已归正，遣畏知请驾，畏知在朝，欲为殿下行尊周盛事，假令畏知不可为内阁，殿下何以独可为秦王乎?"〖39〗可望下令杖之，

畏之除头上冠撞可望曰："朝廷大臣谁敢轻辱，有死而已！"骂不绝口，遂被害。〖40〗李定国、刘文秀素与畏知友善，闻畏知死，益切恨可望。楚雄人感杨畏知守城功"立祠祀之"。

二十四日(7月11日)

62 复多罗敬谨郡王尼堪、端重郡王博洛为和硕亲王。分别增注其军功于册。

二十八日(7月15日)

63 外转御史张煊以攻讦陈名夏论死。先是，张煊列吏部尚书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诸款，控告于吏部并涉及洪承畴、陈之遴等人。事闻，下诸王部臣鞫议。部议：所揭诸款多属赦前，且有不实。煊向为御史不言，今言于外转之后，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张煊论死，陈名夏免议。奏入，从之。

64 是月，南明阁部揭重熙兵败贵溪被执。先是，南明兵部尚书总督江西军务揭重熙与兵部右侍郎傅鼎铨，联平西伯张自盛、威武侯曹大镐出兵救援南昌，兵败三江口，乃走闽界。时自盛有众数万。顺治七年（1650）冬，自盛率兵攻邵武，兵败阵亡。傅鼎铨亦遇害。重熙走依曹大镐。至是，率数人至贵溪之百丈磜会师。既至，而大镐已还铅山。重熙猝遇清兵游骑，为流矢所中，遂被拥去，械至建宁，下狱。十一月，终不屈遇难。重熙死不久，大镐亦兵败死。至是，江右义师遂尽。〖41〗

六月二十五日(8月10日)

65 严谕各督抚作速指参贪恶官员。谕内三院曰：朕洞知年来有司贪恶，曾谕吏部，敕各督抚将所属有司官，严行分别等次，立刻参奏，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今已阅四五月矣，未见遵旨实力举行，犹然瞻徇延挨，毋乃负朕振刷之意乎！现任督抚久者五六年，近亦三四年，有司臧否贪廉，早当见闻真确，何待今日始加考试？总由督抚平日以贿赂派索为事，贪恶有司厌其欲而扼其吭者有之，或八旗旧人在任者，咆哮要挟，督抚畏忌，不敢弹劾者有之。似此贪懦，安能纠察。宜乎盗贼未消尽而黎民无起色也。今复严谕：凡贪恶及不识字纵信衙役劣员者，作速指参。至于司道，乃有司纲领，尤宜察劾。若再迟违，定治重罪。在内科道官既任言责，大而督抚按，小而府州县，以及天下弊端，凡有见闻，即行参奏。勿怀私诬陷，勿苟且塞责。

二十六日(8月11日)

66 诏以时致祭明神宗陵。谕礼部曰：顺治元年（1644），定守明朝诸帝陵寝并祭典，因神宗与我朝有嫌，故裁之。朕思前朝帝王陵寝理宜防护，况我朝凡事俱从宽厚。今神宗陵，著照故明十二陵例，以时致祭。仍设太监陵户看守，即着遵行。

二十七日(8月12日)

67 奏准八旗科举例。凡遇应考年分，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学政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

汉军五十名。各衙门无顶戴笔帖式亦准应试。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一篇。汉军文章数篇，如汉人例。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各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俱准应试。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二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

七月初一日(8月16日)

68 诏令约束投充人。谕户部曰：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除本犯正法外，妻孥家产尽行入官。若本主不知情，投充之人罪不至死者，本犯及妻孥，不必断出。以前有司责治投充之人，曾有革职问罪者，以致投充之人益加横肆。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

十三日(8月28日)

69 革大学士陈泰、李率泰任。先是，上皇太后尊号诏内本无赦款，陈、李二人误写上谕发科。事觉后，乃至皇上前云恩诏宜增赦款。当皇上问及旧有此先例否，乃以有

例回答。以巧饰具奏，遂受革任。

70 以吏部侍郎雅秦为内国史院大学士。雅秦，正蓝旗满洲，巴克什达海之长子，由备御，历官吏部理事官、吏部侍郎，进世职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本年十月卒。

二十四日(9月8日)

71 诏凡有奏告之人应逐级控诉，违者治罪。

72 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陈名夏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今属江苏)人。明崇祯进士，官至户、兵二部都给事中。曾降大顺政权。顺治二年（1645）降清，超擢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五年（1648）授吏部尚书。

73 南明鲁监国兵部左侍郎王翊于大兰山被执，旋就义。上年（1650）三月，清兵大举进攻浙东各抗清山寨，诸寨瓦解，王翊累战不支，乃遣散将士毕，率亲军突围航海至舟山。是年六月，闻清兵将分兵三路，进攻舟山。乃曰："事急矣，请复入山，集散亡以为援。"〖42〗七月，翊还山中，时所留诸将，降杀且尽，翊彷徨无所寄〖43〗。父老劝其招兵榆林、白溪间，乃出奉化。是日，翊行至大兰山北溪，突为地方团练所执，械送定海。八月十二日，总督陈锦率众将亲自提讯王翊，翊坐地上曰："无多言，成败利钝，天也。"群帅愤翊积年倔强，乃聚而射杀之。〖44〗

74 是月，金砺、陈锦等率师分道取舟山，南明张名振奉监国鲁王攻吴淞。

固山额真金砺、刘之源等率兵由杭州出，经绍兴至宁

波，由北路；总督陈锦等率师由衢州出，经台州至宁波，由南路，共出定海。另吴淞水师总兵王燦率舟师南下，金华总兵马进宝等率水陆兵出台州乘船北上，共三路大军直指舟山，预定八月二十三日会攻。〖45〗

监国鲁王得报，乃急集诸臣会商防御之策，议定荡胡伯阮进独当蛟关，太保、定西侯张名振督总兵张晋爵、叶有成、马龙、英毅将军阮美、阮骥遏南师；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阮骏率总兵顾忠、罗蕴章、鲍国祥、阮骅、郑麟、都督佥事李英杰断北洋。另以都督佥事任麟为监督，留定西侯中军金允彦巡城，主事邱元吉、安洋将军刘世勋、中镇马泰三标营守城。拟以逸待劳，迎击来犯。

然部署既毕，名振忽生他谋，以蛟关天险，海上诸军熟于风信，足以相距，必不能猝渡〖46〗，遂留阮进守横水洋，大学士张肯堂以兵六千守舟山，而自以兵奉监国鲁王率舟师直捣吴淞以牵制清人。或谓名振曰：物议谓公借此以避敌矣。名振曰：吾老母妻子诸弟皆在城中，吾岂有他心哉！〖47〗时舟山戒严，监国鲁王携世子登舟，名振当即进谏曰："臣母耄年，不敢轻去，恐寒将士心。主上督率六师，躬擐甲胄，是为有辞，世子岂可遽去，将为民望邪！"〖48〗遂出师。

八月十三日(9月27日)

75 册立科尔沁蒙古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行册立大典。十五日，以册立皇后，颁诏天下。

十六日(9月30日)

76 命将多尔衮子多尔博名下之投充八百人悉发回原籍，与平民一体当差。旋又将其庄内以人数不足而滥令投充之六百八十余人，发还各州县，照例纳粮应差。

十七日(10月1日)

77 处死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家产籍没。顺治帝令执谭泰付部臣议罪。谕曰：谭泰昔在部中尚有忠君为国之意，近来但知为己营私，凡部中一切事务，朦胧奏请，或经朕察出，谕以事当如此，伊即厉色争胜。内任己意，外则矫旨而行。因佟图赖为伊妹夫，明知固山额真金砺驻防杭州，妄称缺出，遂越旗而用佟图赖。夫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刘之源与金砺同时驻防，彼二人何尝出缺，岂非谭泰恣行己意乎！且谭泰所任者吏部也，乃于六部之事无不把持。凡此狂悖之行，诸王内大臣或不知朕意，误以为谭泰有所奏请，朕辄听从，遂惧其威权，群起而附和之。朕虑迁延日久，则干连者必多，故执之付廷臣议。今虽有谭泰干连之人，朕俱不罪，其谭泰兄弟亦不必连坐。诸王议政大臣可即遵旨勘问，取谭泰口供以闻。于是会讯谭泰，俱服。议未上，会护军统领巴图鲁侯鳌拜，控告谭泰阿附多尔衮等罪十款。遂俱与谭泰对质，皆实。于是诸王大臣议谭泰并伊子、伊孙，应俱论死，籍没家产，得旨：谭泰著即正法，籍没家产，其子孙从宽免死。

二十三日(10月7日)

78 诏复肃亲王豪格爵，建碑纪绩于墓。其文曰：尔和

硕肃亲王豪格，乃太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长子。当征蒙古扎鲁特、东魁、察哈尔、鄂尔多斯诸国时，所在克敌，收复其国。迨屡征明国，所在击败敌兵，攻克城池甚多，封尔为和硕肃亲王。平定朝鲜时，率右翼兵屡败敌众，下其城。同睿王于山海关破流贼二十万众，克定中原。顺治三年（1646），又统大军剿除四川逆寇，平定郡县。师还之后，值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朕知尔无罪，不胜悼念。仍追封尔为和硕肃亲王，用建冢碑，传之后世。

九月初二日(10 月 15 日)

79 浙闽总督陈锦会同固山额真金砺等统兵攻陷舟山，南明监国鲁王妃及大学士张肯堂等自尽，定西侯张名振奉鲁王航于海上。

先是，陈锦、金砺、刘之源及提督田雄等按部署于八月二十日，登船杀向舟山。舟山闻警严阵以待。当清舰甫试泊海口，阮进即于定海之螺头门(亦曰蛟关、蛟门、定关)外邀击之，先以三舟突阵，清舰稍却，阮进遂回师。是时大雾弥漫，咫尺不见。旋大批清军杀至横水洋，阮进乃调转船头，以火球猛击之。突“风转蓬脚，反击进面，创甚投水，为北兵所获”。逼之降，大骂，乃杀之〖49〗。

南明海师以主将被擒杀，顿时惊溃，清兵靠岸登陆，逼向舟山城。是日午刻，明军不支，城终于陷落。时名振所率回救之舟师已抵舟山，突见城中烟焰蔽天，知城陷已不可救，乃解维起锚离舟山。名振旋得知母范氏、妻马氏、弟名扬偕其幼弟及妾阖门举火自焚而死，恸哭曰：“臣误

国误家，死不足赎。”〖50〗欲投于海，监国鲁王与诸将救之乃止。仍扈监国鲁王航海而去。

鲁王妃张氏当城陷时，投井而死。留守大学士张肯堂，率城中六千兵丁，居民万余，坚守十余日，城破时自缢死。

初四日(10月17日)

80 复大学士范文程二等精奇尼哈番。

初八日(10月21日)

81 赐平西王吴三桂金册、金印，令其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册文略曰：朕闻有一代应运之君，必有一代翊运之臣，结以腹心，共襄大业。是以尊贤用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盛典；乘机遭会，达变通权，乃明哲之芳踪。分别功绩，特予表扬，古昔圣王之钜典也。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咨尔平西伯吴三桂，洞识天时，当睿王统兵西征之际，尔即擒流贼说士，遣官归命军前。迨王师式临，早已开关迎入，又随睿王破贼兵二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顺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授以册印，封为平西王，子孙世袭罔替。今特授金册金印，仍封为平西王。王其益励忠勤，屏藩王室。其敕谕曰：四川逆贼盘踞，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兵机，不遵号令，应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

十五日(10月28日)

82 封多罗简郡王济度为和硕郑亲王世子。

十六日(10月29日)

83 刑科左给事中魏象枢奏请皇上召满汉辅臣二人讲说治道，并择满汉词臣数人备顾问、记起居。更宜节省游幸，以慎保圣躬。报闻。

十八日(10月31日)

84 改京师承天门为天安门。

三十日(11月12日)

85 从户部之请，每年给平西、定南、靖南、平南四王军前操赏银各四千两，续顺公军前三千两。

86 是月，永历帝自南宁出奔。先是，永历帝自逃入南宁后，两广各地相继失陷，庆国公陈邦傅本欲劫永历帝以降清，碍于焦琏而未遂。当焦琏师次永安州，邦傅乃遗书约与固守，琏不为备。率军过浔州，邦傅置酒诱执之，斩其首，令子曾禹持献孔有德以降〖51〗。清兵遂进取浔州，旋取平乐、清远卫。永历帝惊闻战报，无暇他思，乃仓皇登舟，逃离南宁，奔新宁州(今扶绥)。

十月初五日(11月17日)

87 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

初七日(11 月 19 日)

88 南明永历帝逃至新宁〖52〗。

十三日(11 月 25 日)

89 升刑部启心郎额色黑为内国史院大学士。额色黑，富察氏，镶白旗满洲。太宗时由巴牙喇壮达授兵部理事官，崇德间，擢秘书院学士。屡从征战。顺治元年（1644）从入关，授牛录章京世职，加半个前程，五年迁刑部启心郎。

十六日(11 月 28 日)

90 令阿济格自尽。先是，监守英王阿济格之章京毛海等赴刑部报云：我等四人于三十日早入监巡视，王言“将吾一子给巽王、一子给承泽王为奴，诸妇女悉配夫。吾将拆毁厢房、积衣举火”等语。至午刻，闻有拆毁房瓦声。因此赴告。部臣以阿济格先有烧房之语，又曾抛掷食桌、焚毁监门，且屡犯大罪，荷上宽宥，复不自惩，辄出妄语，奏请治罪。随诸王议政大臣议：阿济格屡犯罪当死，俱荷恩宥，今复出妄语，烧毁监房、监门，悖乱已极，应论死。奏入。得旨：阿济格叠犯重罪，朕不忍致之于死，屡行宽宥，今复如此，即使从宽再留，亦不安分，本应依议正法，但朕终不忍加诛，可令其自尽。

阿济格（1605—1651），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多铎同母兄弟。生而雄勇，为努尔哈赤所钟爱，幼年时即封为台吉，天命五年（1620）封和硕额真，统领镶白旗。六年（1621）后金挺进辽沈，即从征战，开始戎马生涯。十一年（1626）封贝勒。此后屡经战阵，必

奋勇当先，奋不顾身，冲锋陷阵，多有功劳。然勇而少谋，虑事不周。天聪二年（1628），以擅主弟多铎婚事，革固山贝勒，所统之旗由多尔衮代主。且性情狂躁，时蛮横无礼，为人所恶。尤贪财好货，战中恣意掳掠。七年（1633）皇太极询问诸将征明、征察哈尔及征朝鲜何者为先，令各陈所见时，则主八旗大兵早日攻入内地，边内人民财物禾稼，应杀者杀之，应取者取之，应蹂躏者蹂躏之。专意于抢掠。此后虽屡有战功，而升迁迟缓。崇德元年（1636）封多罗武英郡王。二年（1637）四月，奉命统兵一举攻克明军惨淡经营十余年之抗清要地皮岛（今朝鲜椵岛），杀明军主将沈世魁及万余守军。六年（1641）八月，于明清松锦决战中，又率兵奋勇夺得明军海上粮仓笔架山，致使明军陷入断粮之绝境。然正于此包围明军之紧要时刻，竟怨声不绝，屡称劳苦，声言逃跑回家。并常于帐中寻欢作乐。故上下皆不悦其所为。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逝世，于议立新君时，力主拥立多尔衮。对福临继位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多有侮慢之词。顺治元年（1644）四月，从多尔衮率清军入关，于追剿农民军中，多有战绩。然公开反对定鼎燕京，主张乘此兵威，大肆屠戮，大兵则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虽为多尔衮所拒绝，然影响恶劣，一时人心惶惶。十月，被封为和硕英亲王，受命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入陕西击败大顺军。二年（1645）复下河南、湖广、江西，重创大顺军，收降左良玉子左梦庚所率十余万兵。八月，以诏未至擅自班师之罪，降为郡王。旋复王爵。五年（1648）冬，奉命率军驻大同，纵兵抢掠民间妇女，催办粮草，动辄杀戮。致大同守将姜瓖发动兵变。六年（1649），

阿济格自恃功高，请为叔王，遭斥责。七年（1650）十二月，以心怀异志削爵籍没幽禁。本年十月令自尽。

十七日(11月29日)

91 谕责厄鲁特巴图鲁台吉。谕曰：尔部落原与本朝和好，及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逃入尔地，尔等遂擅自收留。朕异日兴师问扎萨克图汗之罪，何分喀尔喀、厄鲁特，大兵一临，彼此必构大衅。尔或将扎萨克图汗击破来奏，或将扎萨克图汗逐回原地，则彼此不失旧好，倘代人受过，殊非所宜。尔其审计之。

十九日(12月1日)

92 允户部请，各省止留鼓铸炉局一座，余悉裁去。

十一月（1651年12月、1652年1月）

93 南明李元胤疏请永历帝驻防城，不果。先是，李元胤得悉孙可望遣贺九仪杀严起恒等，忿甚，乃疏请帝出灵山，收高雷之兵，驻防城，以入海。永历帝不欲就可望，又以海滨辽远，乃再下廷议。仍不决。〖53〗

十二月初七日(1652年1月17日)

94 南明永历帝逃离新宁。先是，孔有德督清兵破宾州(今宾阳)、南宁，长驱挺进。明军溃至新宁，请永历帝弃舟从陆，尽焚龙舟重器而行〖54〗。帝遂于是日仓皇启行，由水道走土司向贵州。十一日午后，至逻江界，清兵于后穷追不舍，尘土腾起，君臣相顾失色。恰西日沉山，暮色笼罩，清兵回返，方幸免于难〖55〗。月底至云南广南府。

适孙可望遣将领天威营高文贵、外后营狄三品率三千迎驾之兵至。高、狄二人携有可望“南宁不守，当驻安隆”〖56〗之手书，遂向安隆进发。

十四日(1月24日)

95 江宁巡抚土国宝自杀。十月十二日，江南巡按秦世祯劾奏其徇庇贪污诸不法事，朝廷当即下令革职严讯，至是，国宝得悉自裁。

十六日(1月26日)

96 以避痘于净地，诏禁满汉蒙古官民因冤奏告者。谕内三院曰：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汉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内而赴各该衙门，外而赴各该地方官告理。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按律治罪。如有枉断负屈，迫情诉告者，当赴都察院、通政使司衙门申告。两衙门如不准理，亦必俟过此时，再行奏告。

二十五日(2月4日)

97 准大学士希福等奏，速行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奏曰：太祖武皇帝开创丰功，太宗文皇帝嗣位即命儒臣纂成实录，功德昭如日月，谟烈垂诸奕禩。臣等伏思，太宗文皇帝德业弘远，益扩丕基，必备载史册，求为法守，用昭我皇上孝思。且皇上躬亲大政以来，事事恪遵太宗心法。纂修实录大典，尤不可缓。谨请皇上敕行，期于速竣。伏乞特颁敕谕，行臣衙门纂修，应用官员人役，臣等另疏具奏，其公费钱粮，乞敕下该部，察例奏请。报可。

98 南明郑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于日本国。成功既以

金门、厦门为重镇，乃乘胜旁掠诸县。至是，攻漳浦。清漳浦守将杨世德、陈尧策，乃不战，献城投降。授杨世德英兵镇，陈尧策护卫前镇、英义将军，以林其昌为漳浦知县。尧策系成功之旧将。旋，阮骏、阮美自舟山归成功，令原船听用。清海澄守将赫文兴遣人密降于成功，允之，授前冲镇。成功乃以原县户椽黄恺为征饷官，督征泉、漳、福、兴沿海地方，以资军饷。然以士卒日益繁多，地方窄狭，且器械未备，粮饷不足，遂与参军潘庚钟、冯澄世、蔡鸣雷、林俞卿等会议。澄世曰：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前者翁太夫人，国王既认为女，则其意厚。与之通好，彼必从。藩主何不修书，竟以甥礼自待，国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遂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57〗

99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八千五百八十四顷六十一亩，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个，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有奇、米麦豆五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四斗有奇、草四百七十四万三千一百一束，中茶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三篦，行盐三百四十八万八千五百二十八引，征课银一百九十六万五千一百五十九两九钱有奇，铸制钱二十四亿三千零五十万九千零五十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1〗《东华录》卷六。

〖2〗《南疆逸史》卷二二。

〖3〗《明季南略》卷一二下《孙可望胁封谋禅本末》。

〖4〗《皇明末造录》卷上。

〖5〗《永历实录》卷五。

〖6〗《南疆逸史》卷二二。

〖7〗参见：《爝火录》卷二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8〗《南疆逸史》卷二二。

〖9〗参见：《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先王实录》。

〖10〗拨什库，满语音译，官名，各衙署及军队中掌管文书、饷糈之事。雍正初年改称领催。

〖11〗蒋良骐《东华录》卷六。

〖12〗蒋良骐《东华录》卷六。

〖13〗《明清史料》丙编四本 306 页。

〖14〗《海外恸哭记》。

〖15〗《罪惟录》卷三二。

〖16〗《海外恸哭记》。

〖17〗《罪惟录》卷三二。

〖18〗《海外恸哭记》。

〖19〗《明清史料》丙编四本 312 页。

〖20〗《南疆逸史》卷二二。

〖21〗《爝火录》卷二一。

〖22〗《台湾外纪》卷三。

〖23〗《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24〗《清世祖实录》卷五五作“内秘书院大学士”，误，据《清史列传》卷五；《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二；《清史稿》卷二七三。

〖25〗《台湾外纪》卷三。

〖26〗《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27〗《台湾外纪》卷三。

〖28〗《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29〗《台湾外纪》卷三。

〖30〗安达，又作谙达，满语音译。宾客、幕友之意。亦为某种差事或称号。清初入侍皇子，教授皇子骑射之八旗武员亦称安达。

〖31〗决拾，射箭用具。决，扳指，用骨制；拾，臂衣，用革制。

〖32〗《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33〗《靖海纪事》。

〖34〗《台湾外纪》卷三。

〖35〗《行在阳秋》卷上。

〖36〗《南疆逸史》卷二二。

〖37〗《爝火录》卷二一。

〖3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39〗《安龙逸史》卷上。

〖4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41〗《南疆逸史》卷一六。

〖42〗《鲁之春秋》卷一八。

〖43〗《南疆逸史》卷三六。

〖44〗参见：《南疆逸史》卷三六；《东南纪事》卷七；《鲁之春秋》卷一八。

〖45〗《明清史料》甲编三本 284—285 页。

〖46〗《海东逸史》卷一二。

〖47〗《鲁之春秋》卷二一。

〖4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七。

〖49〗参见：《海东逸史》卷一一；《东南纪事》卷十《张名振》。

〖50〗《鲁之春秋》卷二一。

〖51〗《南疆逸史》卷五十。

〖52〗《南疆逸史》卷二。

〖53〗《爝火录》卷二一。

〖54〗《南疆逸史》卷三。

〖55〗《安龙逸史》卷上。

〖56〗《南疆逸史》卷三。

〖57〗《台湾外纪》卷三。

清通鉴　卷九

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　鲁监国七年)

壬辰　公元1652年

正月初一日(2月9日)

1 西藏达赖喇嘛上表奏报来朝起行日期。同日，西藏班禅胡土克图、第巴与厄鲁特蒙古顾实汗等，上表奏报劝导达赖喇嘛来朝事宜，并贡献方物。

初二日(2月10日)

2 南明郑成功取海澄。是日，成功乘大潮，航船直抵中权关。清降将赫文兴迎成功入城安民，乃以参军黄维璟知海澄县事。时金门人周全斌投谒，成功知其虽为刀笔吏却有文武才，乃问以恢复进兵之策。全斌对曰："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

上策。奈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今且宜固守各岛，上据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取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成功大悦曰：“此诚妙论！”乃授全斌以房宿镇。旋，成功遣各镇率兵从江东入攻长泰，至溪西，击败漳州守将王邦俊所率之援兵。王邦俊复率兵增援，复击败之。〖1〗

初三日(2月11日)

3 命所司议屯田盐法。甘肃巡按何承都疏言曰：屯田、盐法，从来表里相济，以实军需。昔年淮浙官商于各边仓口，上纳本色盐粮，给引发卖，此即盐为饷之法也。盐商艰于转运，就边开屯，输纳国课，此即盐为屯之法也。自此法坏于折色，而商始不开屯，屯废而饷乏矣。今宜敕部议，仍复各商给引开中之法，以裕军储，以纾民困。疏上，遂下所司议。

初十日(2月18日)

4 昭雪张煊，革陈名夏职，宣示谭泰罪状。顺治帝谕内三院曰：原任吏部尚书谭泰刚愎成性，狂悖枉行，当朕亲政之初，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昨年五月，张煊奋不顾身参奏陈名夏、洪承畴。谭泰闻之则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以致欺罔得售。谭泰死后，王大臣重审时，陈名夏仍然强辩，实矫诈之小人，著革任。洪承畴因招对

俱实，留任。张煊著厚加恤典。将谭泰罪状及张煊启状，刊示全国。寻赠张煊太常寺卿，仍录其子以太常寺卿用。

十四日(2月22日)

5 予佟养甲祭二次，仍加祭二次。以其殉难于两广总督任上。

6 诏收埋枯骨。礼部奏曰：各省人民叠遭盗贼饥荒，暴骨遍野。照会典所载，令天下各有司官，收埋枯骨，以广皇仁。从之。

十六日(2月24日)

7 南明永历帝次广南府，孙可望遣将奉表迎驾。表曰："臣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请，未奉允行，然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故遣兵肃清道路。广南界邻交趾，夷情叵测，惟安隆所为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葺，粮储完备，朝发夕至，莫此为宜。"〔2〕

二十六日(3月5日)

8 诏令会议甄别谭泰于两次恩诏时优升各官，分别降留。先是，顺治帝以谭泰任意滥升各官，遂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内大臣伯索尼会议。议上。至是，得旨：一等公古穆布、二等公厄尔克戴青、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鳌拜、一等精奇尼哈番范文程等五十九名优升官职仍予保留，一等伯车尔布、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沙尔虎达等六十二名，分别降职有差。

9 诏升二等伯索尼为一等伯。以其于睿王专擅时，不惜性命与之抗拒，而被无故削职，令守昭陵。

二十九日(3月8日)

10 诏令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以大学士希福、范文程、额色黑、洪承畴、宁完我五人为总裁官，以学士伊图等十二人为副总裁官，以侍读学士麻禄等二十六人为纂修官。先是，顺治六年（1649）正月初八日，颁敕命官，太宗文皇帝实录馆开馆。至是，乃重新命官颁敕，纂修正式开始。

三十日(3月9日)

11 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其各省汉官敕书俱著翻译清字启奏记档，敕上只用汉字给发。

12 令责打叩阍者宜酌量减等。谕曰：凡民人叩阍者，于未审是非之前先责四十板，似觉太重。著刑部酌量减等，定议具奏。

13 是月，南明张名振、沈宸荃、张煌言等奉监国鲁王至厦门。先是，定西侯张名振、东阁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等，奉监国鲁王航海至三盘，以其地狭小、缺粮，旋为清兵攻占，随航海至沙埕，然亦难安，清兵攻之甚急，而部下多有降清散逸者。至是，名振等乃奉鲁王至厦门。厦门本郑成功据守之地，名振等遣人通告成功。成功乃集诸将议接见之礼。潘庚钟曰："鲁王虽曾监国浙右，而藩主现奉粤西正朔，均臣也，未可以监国言。"成功曰："此是朝纲，且论今日相见之礼。"庚钟曰："相见不过宾主。"成功曰："不然，若以爵位论之，鲁王尊也，况经监国，若用宾主礼，是轻之。轻之，是纲纪紊乱

矣。吾当以宗人府府正之礼见之，则合祖训，于礼两全。”诸将皆拜服其论。成功遂以当年隆武帝授其为宗人府府正之身份，竖宗人府府正旗，与鲁王相见，各安慰叙情。出，随给屋请住，月送俸薪〖3〗。时随监国鲁王同抵厦门者，尚有兵部侍郎任颖眉、曹从龙、蔡登昌、张中符，太常寺卿陈九征、任廷贵，太仆寺卿沈文光等〖4〗。成功乃移监国鲁王至金门。

二月初五日(3 月 14 日)

14 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西藏达赖喇嘛。并赍赐达赖喇嘛袍、帽、鞍马、珍珠、数珠等物。并赐第巴诺门汗诸物，以其劝导达赖喇嘛来朝故也。

初六日(3 月 15 日)

15 满达海卒。

满达海（1622—1652），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之孙，代善第七子。隶正红旗。崇德五年（1640）从围锦州。次年，以功封辅国公。随后屡从征战于辽西战场，与明军周旋。八年（1643）授都察院承政。顺治元年（1644）从入关，以破大顺军之功，进贝子。后从阿济格继续追剿大顺军，从豪格征剿张献忠大西军。六年（1649）袭封礼亲王爵。旋奉命与瓦克达率师征叛将姜瓖，寻授征西大将军，同博洛会师，收复诸地。事平，班师回京。七年（1650）命与博洛、尼堪同理六部事，号称理政三王。八年（1651）三月，命停理事。时诸王分治部务，命掌吏部务。改封号

曰巽亲王。卒谥曰简，追封和硕简亲王。十六年（1659）追论其生前罪状，削谥仆碑，降爵为贝勒。

16 南明永历帝至安隆所。改安隆为安龙，以所治改为府治，以所署为行宫。旋督捕张应科奉可望之命前来，为总理提督，“实用以阴制上也”〖5〗。孙可望如此安排者，致永历帝“远离风波”，“可望动以天子为名，实挟之以自私也。”时人感慨曰：“最可哂者，可望置帝于安龙，是以鸟而笼治之。”〖6〗永历帝虽颇不身安，亦无可如何。〖7〗

十八日(3月27日)

17 加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册文曰：当太宗逝世时，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续领大军征明，遂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又率大军征湖广时，闻山东曹县为贼众袭据，便道往剿，用红衣炮攻拔其城。又恢复湖广宝庆等四府、八州、四十四县。又遣发将士，收复贵州省五府七县，败敌兵凡六十四阵，诛伪王一、伪巡抚一、伪总兵十四员，收降伪总兵一、大小伪官六十九员，遂定湖南。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政，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赐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

18 革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职。以其子赵尔忭系隆武举人，已经参革，复违旨申请参与会试故。

十九日(3月28日)

19 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陈之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

士。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崇祯进士。自编修迁中允。顺治二年（1645）降清，授秘书院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

二十日(3月29日)

20 以鳌拜军绩颇多，诏优升二等公。

21 是月，吴三桂破嘉定(今乐山市)，白文选等败走。先是，大西军刘文秀自攻取嘉定后，乃还云南，留白文选率兵守之，另留刘镇国守雅州(今雅安)。至是，平西王吴三桂率军挺进四川，文选、镇国皆战不胜，败走叙州(今宜宾市)。南明川南巡抚范文光闻讯，乃仰药死。〖8〗

22 清兵入钦州，南明开国公赵印选弃城走。南明豫国公、两广总督杜永和以琼州降，南海悉为清占。〖9〗

三月初八日(4月15日)

23 诏革会试中式举人程可则名，并治考试官胡统虞等罪。因大学士范文程等参奏，以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乃有是命。四月二十日，部院磨勘，以会试中所取试卷不遵传注，文理庇谬者多之故，降会试主考官学士胡统虞三级、成克巩一级，同考官等各罚俸有差。

十三日(4月20日)

24 诏永行禁止人贩子名色。谕刑部曰：商贾贸易原为裕国便民而设，今有一等市棍，称为人贩子者，不守本分

贸易。或诱拐无知，私禁土窖，从而外贩；或将满洲妇人子女，圈诱贩卖，或略卖民间子女。更有一种强悍棍徒，托卖身为名，将身价伙分者。似此恶习，若不严行禁止，为害非浅。自今以后，将人贩子名色，永行禁止。如有故违，后被发觉，定行治以重罪。

十五日(4月22日)

25 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

26 追削和硕豫亲王多铎为郡王。以其罪状虽未显著，然与睿王多尔衮系同胞兄弟，一体无异。本应连坐，尽削王爵，但以行兵有功。故有是命。此乃从郑亲王、承泽亲王、敬谨亲王之会议。

十六日(4月23日)

27 博洛卒。

博洛（1613—1652），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之孙，阿巴泰第三子。天聪九年（1635）从多铎攻明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有功。崇德元年（1636）封贝子。旋与议政，授理藩院承政。屡从征明之战。六年（1641）松锦之战中，击败明将王朴、吴三桂。顺治元年（1644）从入关，以破大顺军之功，进贝勒。旋从多铎下河南，破潼关。多铎取南京后，分师一半，奉命率以收苏州、杭州，收降潞王朱常淓。三年（1646）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师征浙闽，击溃鲁王监国，策反收降明将郑芝龙，俘杀南明隆武帝。旋遣昂邦章京佟养甲率师征广东，取缔南明绍武政权。四年（1645）师还，进端重郡王。六年（1649）正月，奉命

率师征叛将姜瓖，解代州之围。三月，进亲王。四月，授命为定西大将军，偕阿济格攻大同姜瓖。事平，班师。七年（1650）偕满达海、尼堪同理六部事，号称理政三王。八年（1651）三月，命停理事，四月命管户部事。卒谥曰定，追封和硕定亲王。十六年（1659）十月，以其谄附多尔衮罪，诏降为贝勒并削谥毁碑。

十八日(4月25日)

28 南明郑成功取长泰。于是平和、昭安、南靖皆下。遂进围漳州。〖10〗

二十二日(4月29日)

29 诏严议严惩阿附多尔衮之拜尹图等五人。

拜尹图，镶黄旗满洲人，清朝宗室。其父巴雅喇，清显祖塔克世第五子，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异母兄弟。自幼披坚执锐，效命沙场。太宗时，颇受倚信，专管牛录，与弟巩阿岱、锡翰同居显要。顺治初，多尔衮大权独揽，消除异己。拜尹图率所属镶黄旗改换门庭，百般谄媚。与弟巩阿岱、锡翰等参与倾害郑亲王济尔哈郎、肃亲王豪格，因获多尔衮宠任。六年（1649），拜尹图晋封多罗贝勒，巩阿岱等亦相继封固山贝子。及多尔衮病故，势渐衰。至是，顺治帝以多尔衮等两白旗势力已被铲除殆尽，决意清算拜尹图兄弟与亲信之罪。

谕曰：朕即位之初，睿王摄政之时，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讷布库、冷僧机五人，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其所行事迹，朕虽明知，犹望伊等自知己罪，翻然改过，

尽心竭力以事朕。是以姑置不发，岂意伊等不改前辙，轻藐朕躬，扰乱国政，朕实不能再为宽宥。今将伊等罪款一并发出。尝观古籍，历代帝王俱以除奸恶、用忠良为要务。似此奸恶之辈，若不剪除，天下何以治平。著按款严审具奏。

于是诸王大臣会审其罪状一共十九款：

初时保护皇上，六大臣一心尽忠，不惜身家，曾誓同生死。然巩阿岱、锡翰二人却心归睿王，向鳌拜、索尼云：向我者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遂逼鳌拜等悔弃前誓，鳌拜、索尼不从，乃俱问罪降革，发索尼于盛京，而鳌拜无故被问大罪。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散遣皇上侍卫大臣等，径送皇上至睿王处。本不愿皇上即位，而愿睿王即位。因皇上继位时，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并曰“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舅阿布太及固山额真阿山曾有言，两黄旗大臣愿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耳。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睿王亦曾于众人前述及此言。而两黄旗大臣中与阿布太、阿山有亲戚者不过谭泰及锡翰、巩阿岱等人耳。郑亲王曾谓巩阿岱曰：“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惟以他人篡夺为忧。”巩阿岱当即以此言告睿王，遂构陷郑亲王于罪。此即巩阿岱等阴谋劝进之证。睿王曾云：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冷僧机、巩阿岱、锡翰议曰：鳌拜、巴哈不宜留皇上左右，随即将其逐退。

睿王死后，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等奏云：睿王下十四员大臣，俱披沥肝胆，愿来效力，皇上当破格

优养。藐视皇上，大不敬。皇上围猎时，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扈从，平坦之路任意自行，皇上所行之路则险峻崎岖，以致驾前侍卫巴哈骑马失足，皇帝步行而下。巩阿岱等从平坦之路转来，乃向皇上曰：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此乃明以懦怯讥诮皇上。当行围至悬崖处，骑不能下，皇上遂下马步行。巩阿岱等并不引导皇上行平坦之路，反向行于平路地段之猎兵曰：皇上下马步行，尔等俱宜下马。是肆意讥讽，无人臣之礼。且围猎中与皇上争射，等等，共十九款罪状。

以上诸罪，经诸王大臣审勘俱实。议上。得旨：拜尹图，原系庸懦无能之人，其罪多为诸弟牵连，且年已衰迈，姑免罪，禁锢狱中，弟男子侄皆免死，革去宗室为民。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等，俱正法，家产籍没。

二十七日(5月4日)

30 勒克德浑卒。

勒克德浑（1629—1652），爱新觉罗氏，代善之孙，萨哈璘次子。早从征战，有谋勇。崇德八年（1643）八月，因其兄阿达礼谋立多尔衮事牵连，黜宗室，为庶人。顺治元年（1644）复宗室，封为贝勒。二年（1645）命为平南大将军往代多铎，坐镇江宁（今南京），挥师攻江浙，屡败鲁监国兵于杭州城外。旋奉命进兵湖广，追剿已联明抗清之大顺军余部，于夷陵收降李自成弟及诸将田见秀、张鼐、李佑、吴汝义等所率马步兵五千人。五年（1648）进封顺承郡王。旋偕济尔哈朗督兵攻湘潭，俘杀南明督师何腾蛟，旋移师广西，攻全州，克永安关。七年（1650）班

师，升议政大臣。旋命掌刑部事。卒后于康熙十年（1671）追谥恭惠。

二十八日(5月7日)

3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顺治帝亲定壬辰科三鼎甲：状元邹忠倚，江南无锡人；榜眼张永祺，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探花沈荃，江南青浦(今属上海)人。至是，赐一甲邹忠倚、张永祺、沈荃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李愫、曹尔堪、范承谟、余国柱、何紘度、汤斌、丁思孔等三百九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希福、额色黑，礼部尚书陈泰，内阁学士刘清泰、成克巩、胡统虞。

另策试录取满洲进士五十名，状元麻勒吉、榜眼折库纳、探花巴海，二、三甲进士中有三都、赛冲阿、穆成额等。

32 是月，南明秦王孙可望遣李定国出楚，以征虏将军冯双礼副之，率步骑兵八万，由武冈出全州，以攻桂林；遣刘文秀入蜀，以讨虏将军王复臣副之，率步骑兵五万，分出叙州、重庆，以攻成都。〖11〗

四月六日(5月13日)

33 奏准解决钱粮不敷之策。先是，户部以钱粮不敷遵旨会议拟裁登莱、宣府两巡抚；照前例实行纳监、纳吏、纳承差事例；裁江宁、杭州、西安、汉中驻防每年多支米石；各直省应解本色药材、颜料等项，应折银；工部不急

工程及修理寺庙俱应停罢；裁革户礼工部制造等库内监多余人员；收在外当铺每年税银五两，在京者酌量征收；裁总督、巡抚家人口粮；裁州县修理察院等银两；裁减各府、州、县之民壮、灯夫、轿夫等计十二项。议上，得旨：不敷钱粮，既经会议妥确，悉如议行。其民壮、灯夫、轿夫不必裁。

十八日(5月25日)

34 诏令内外诸臣务尽心竭力，上紧办事，不许满汉互诿。谕内三院曰：朕励精图治，日求天下太平，切望内外诸大臣，尽心竭力，以匡不逮。岂意近来大臣，任意因循，小臣效尤玩泄。如吴惟华发审及山西失城等案，经管承问各官，逾年不结，是何缘故，该部何不严察速议。朕所知者如此，其他类似者尚多。六部等衙门向设诸王，今已裁撤，专任各尚书等官，即宜率属勤职。在外总理漕运盐引部员，已经尽撤，专任督抚按等官，尤难诿卸。今后有官守者务须上紧办事，不许满汉互诿。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毋得争执稽迟。如有言责者，见有不公不法，务须据实指名从公入告，不许泛论铺张，影说要挟。各官内有罪废起用者，毋得畏避逡巡。内外各衙门作速省改，策励担当。若虑招怨累身，政事何由完结?内院即传谕吏部遵行。

35 诏责都察院，令其务须尽言尽职。略曰：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官，已屡有旨申饬。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近虽有言，率非图治大务。图治大务在于

天意人心。当思天意何以合，人心何以顺，因革损益何事宜先，何以法立而无弊，何以令行而不移。似此大端，未见讲究。如满汉各官，有贤有不贤；在外督抚按各官，有廉有贪，有明有暗；镇守驻防各官，有捍御勤慎者，有扰害地方者，俱未见分别参奏。其推举铨用与黜革降罚，及内外各衙门条陈章奏，有从公起见者，有专恣徇私者，俱未见明白纠驳。诸如此类不可枚举。该院所司所事?若图避怨卸责，国法森严，必不能为缄口溺职者姑贷也。内院即传谕该衙门知悉。

二十四日(5月31日)

36 定常朝日，改百官每月十一朝为每月初五、十五日、二十五日三朝。皇上临太和殿，在京文武百官俱穿朝服入朝，行朝参礼。凡升选起用及见朝、辞朝等官，有应面朝者，俱于太和殿前丹墀行礼，其余俱于午门外行礼。

37 设立宗人府衙门。宗人府，管理皇族之事务，掌皇族属籍，并纂修皇族谱系即玉牒。寻命敬谨亲王尼堪掌宗人府事，以多罗贝勒尚善为左宗正、固山贝子吴达海为右宗正、辅国公穆占为左宗人、辅国公拔都海为右宗人。

38 是月，南明永历帝居安龙窘甚。先是，孙可望遣将迎永历帝至，却不立往朝觐请安。两月之后，可望自云南返回贵阳，经普安，拟入安龙陛见，兵部尚书任僎谏曰："国主欲入安龙，恐二龙不便相见。"〖12〗可望遂止。任僎意在拥戴可望，然以时机未至，而暂密之。安隆所，乃"群蛮杂处，荒陋鄙俗，百物俱无"〖13〗，与世隔绝之地。

可望谕张应科每年按进膳银二千两、仓米六百石之数供应。安龙府知府范名旭直记其簿曰："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月支银米若干。"而仓官于发放粮册上亦如此记录。可望见之，恬不为异。然此供应，不敷永历帝及随扈君臣之开支。臣工纷纷告艰借俸，永历帝日居宫中，一筹莫展。供既不足，则悉搜所用器皿销毁济之。臣工于困窘中消磨斗志，"银米已至，即用以呼卢取快，否则灌园怡情，不复计军国事，人心解散。"〖14〗尤令永历帝难堪者，凡一应诏命，悉非帝出〖15〗。可望假天子号令，行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予夺，任意恣肆〖16〗。

五月初七日(6月12日)

39 定京察例，六年一次，遇寅、申年举行。

初十日(6月15日)

40 大学士洪承畴以母丧请终制，不许。顺治帝以院务正繁，赞理需人，命夺情照旧入直，私居持服。予其母傅氏祭葬如例。

二十五日(6月30日)

41 福建道御史娄应奎疏言投充害国害民之弊。投充之路，原以收养无依之民，不意此端既开，而奸猾蜂起，将合族之田皆开除正项，躲避差徭。是投充之无益于国也。又有将他姓地土，认为己业，带投旗下者，一入投充而一家皆冒为旗下，府县无册可查，真假莫辨。是投充之有害于民也。臣谓部中必有投充清档，汇写一册，发本地方官示民周知，则种种情弊自然敛迹。疏下户部议。

二十六日(7月1日)

42 定隐匿查解逃人功罪例。凡逃人，一次拿获者，本人鞭一百，仍归原主。隐匿之人并家产给与逃人之主。左右邻及甲长各责四十板。旁人出首者，即以隐匿之人家产，给赏三分之一。逃人二次拿获者，本人正法。隐匿之人，并家产解户部。左右邻及甲长，仍各责四十板。旁人出首者，亦以隐匿之人家产给赏三分之一。如系旁人举首，或系本主认获，该管州县官，每逃人一名，罚俸一月，二名罚俸两月，至十二名，罚俸一年，至十三名，降一级调用。州县官有查解逃人十二名者，纪录一次，二十四名者纪录二次，三十六名者，俟应转之日，加升一级。知府则以所属州县论。如辖十州县内，有隐匿逃人至十名者，罚俸一月，一百二十名者，罚俸一年。一百三十名者，降一级调用。如辖十州县内，有获解逃人至一百二十名者，纪录一次。二百四十名者，纪录二次，三百六十名者，俟应转之日加升一级。督、抚、按及各道等官，俟考察之日，查所属地方报解隐匿多寡，并议功罪。比照文官例。如途遇逃人，有能拿获一名者，赏银二两。凡隐匿之人，能自举首者，俱与免罪。

43 是月，南明郑成功率军围攻漳州。先是，浙闽总督陈锦为解漳州之围，以轻敌冒进败，乃退军驻扎同安城外之凤尾山，急檄金华总兵马进宝统兵增援。至是，马进宝增援师至。成功下令：自万松关以及龙江一带，悉撤避。援兵至，勿阻。但扬威而已，纵之入城。进宝恃勇猛，率

精锐骑兵一千、步卒三千，飞驰至灌口。见无人敢敌，正待安营，忽四面摇旗呐喊，似逼战之状，终夜如此，以致兵马不敢卸甲。天明，登高远望，见漫山遍野连营屯扎，惟通往漳州一路无阻。乃进入漳州城。成功紧随其后，将城围困。成功百计攻城，昼夜不绝。然因进宝等率众力拒，终不能克。乃实行长围。〖17〗

44 南明南阳侯李元胤驻军防城，拟迎帝入海。然清兵南下，元胤为所执，械送广州。靖南王耿继茂劝其降，不屈。遂被害，投尸海中。〖18〗

六月十二日(7月17日)

45 宋权卒。

宋权（1598—1652），字元平，河南商丘人。明天启进士，官至顺天巡抚。顺治元年降清（1644），仍以原官。三年擢国史院大学士。七年（1650），朝议遣御史巡方，乃力持以为不可。八年（1651），又言宜复设巡按。言官劾其前后持两端。遂命致仕。〖19〗

七月四日(8月7日)

46 孔有德卒。

孔有德（约1602—1652），字瑞图，辽东盖州卫（今辽宁盖县）人。早年投身明辽东军队为矿兵，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后金挺进辽沈时，奔皮岛（今朝鲜椵岛）依附明将毛文龙，旋随其袭破后金所据之镇江堡（今辽宁丹东九边城），因骁勇善斗，临阵先登，深为毛文龙所器

重，乃收为养孙，赐名毛永诗，后升任先锋参将。崇祯二年（1629）六月，毛文龙为督师袁崇焕诱杀，有德乃离岛投登莱巡抚孙元化，被授步兵左营参将。四年（1631）奉命率部援辽，至吴桥（今属河北）哗变，随回师夺登州（今蓬莱），中军耿仲明开城门响应，城遂陷。有德自称元帅。旋四出劫掠，数败前来声讨之明军。六年（天聪七年，1633）四月，偕耿仲明渡海降后金。皇太极命济尔哈朗等统兵受降，并赐宅于辽阳。六月，召赴沈阳，皇太极亲自率众出城十里隆重迎接，赐敕印，授都元帅，号其军为天祐兵。随之率兵为后金夺得旅顺。并以所携火器于征明诸战多发挥重要作用。崇德元年（1636）封恭顺王。顺治元年（1644）从诸王贝勒入山海关，率部追剿大顺军破潼关入陕西。旋从征江南，破扬州、南京及江阴县。乃班师，命回辽阳。三年（1646）授平南大将军，率兵征湖南、广东。六年（1649）五月，改封定南王。旋奉命统兵征广西，携家驻衡州（今衡阳）。至七年（1650）底，已连克武冈、靖州、永州、桂林，俘杀大学士瞿式耜。次年正月，举家移镇桂林，九年（1652）七月，南明将领李定国率部猛攻桂林。城破时，有德举家自焚死。顺治帝闻讯，震悼撤朝，谥曰武壮。

初七日(8月10日)

47 浙闽总督陈锦遇刺身亡。三月间，陈锦恐漳州失守，乃亲自率军救援，不意为郑成功所败。五月，乃急调浙镇马进宝率兵增援，然战未取胜，反被困于漳州城中。锦大沮丧，羞惭愤怒，心绪烦躁。向下人发泄，稍不如意即加打骂。家奴李进忠、李忠、卢丕昌、陈恩等备受凌辱，忍

无可忍，合谋杀其以投成功。至是日深夜，陈锦于熟睡中被杀。李进忠等五人持陈之首级逃往郑营。〖20〗

【考异】关于清浙闽总督陈锦被刺时间及行刺者，诸书所载不同。大致可为两说：一是三月十三日，为其家奴库成栋所刺(参见：《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台湾外纪》卷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一是七月初七日，为其家丁李进忠等人合谋所刺(参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97 页；《行朝录》卷一一；《爝火录》卷二三；另《清世祖实录》卷六六虽未记刺者姓名，然明确记为七月初七日，而《满洲名臣传》卷四、《国朝耆献类征》卷二二五则均记为七月)。考察两说，后者之档案则是当时当事人上报朝廷之第一手资料，而《行朝录》作者黄宗羲亦是当时当事人，二者虽为对立之双方，所载却完全一致，加之清官书清实录以及私人著述所载之有力旁证，其所记当为实录。故依之。

十二日(8 月 15 日)

48 云南道监察御史杨世学条陈治河事宜。略曰：谨按大禹疏河为九道入海，是治河之道，未有不使之多途以入海者也。今之水势，与前代虽异而实同，前代止治河，今则兼治淮矣。淮为河之下流，而滨海诸州县，如泰州、盐城、兴化、刘庄、白驹诸盐场，又淮之下流也。各处下有海口，上有闸坝，河水暴涨，多开闸坝，使出海口，则自无溃决。此乃前代已行之效。国初居民因新昌余贼，缘海遁去，渐次堵塞。继而水道变为圩田，豪右蠹胥据为己有，此海口之所由塞也。海口既塞，则行船安稳，商人便之，不乐复开。虽有安东庙湾亦可入海，而流不疏，则势不杀，

急行壅溢，所以溃决。上决于开封，中决于邳宿，下决于高宝。间有谋议及此者，而奸人阻挠。簧鼓其辞，以乱当事者之心，此所以岁岁报工，年年告溃，民力重困，而功用迄无成也。乞敕河漕重臣，毋惑浮言，毋委属吏，亲至其地，详为相度，将海口之处，尽行开浚，其漕堤闸口，启开各因其时，然后循下流而上至河身，别其浅溢，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则波不及陆，而委易达海。河南淮右之民，庶几其有瘳乎。倘计不及此，不惟两河、两淮永受其害，其关全漕之通塞，天下之安危者，非小也。章下部议。

十五日(8月18日)

49 命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军往征湖南、贵州。二十日，率师出都，顺治帝亲送至南苑。

十七日(8月20日)

50 补定查解逃人例。凡隐匿逃人，无论满汉，或雇佣工，或赁房屋与居住，有保人者，罪坐保人，雇工赁房之家及地方官、邻佑、十家长俱免罪。地方官查送者，纪录。如无保人，容留过十日者，坐隐匿之罪。逃人歇宿店家，十日之内，店主免究，越十日，照例治罪。地方官查送者，纪录。夫妻父子同逃，各自来归者，隐主免查。如一半归，一半仍留隐家，其隐主、邻佑、十家长，照例治罪。逃人七十岁以上，十三岁以下，旧例俱免责。今两次脱逃者亦应免死，隐匿之家治罪。如逃人被获于后次隐匿之家，其先次隐匿之家免究。隐匿之人家产，给逃人之主，房地交

与户部。

十八日(8月21日)

51 命梅勒章京沙尔虎达、甲喇章京海塔、尼噶礼统官兵驻防宁古塔。

十九日(8月22日)

52 谕平西王吴三桂示朝廷之信任。略曰：迩者川湖总督罗绣锦塘报兵部，称有湖南地方将官得贼中假刻王告示一张。该部以原示具奏。朕一览即知此示，系逆贼畏王之威，计穷力竭，故设狡谋反间。朕与王谊属君臣，情同父子，岂能间之！本应即时毁弃，但恐王在彼听闻，不知其故。特差官赍送假示于王，以著朕推诚至意。

二十日(8月23日)

53 诏慎选庶常。内院议覆吏科给事中高辛允疏言曰：皇上亲政之首科，允宜慎选庶常，以光圣治。臣等参考旧例，斟酌时宜，择其年貌合格、文字雅醇者，充其选。名数照己丑科例，取汉进士四十名。查照直省大小及近日人才多寡，直隶、江南、浙江各取五名，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取四名，山西、陕西各取二名，广东取一名。内拔其年青貌秀、声音明爽者二十名习学清书，余二十名学习汉书。届期恭请御赐题目考试。其满洲进士取四名，蒙古进士取二名，汉军进士取四名，俱选年貌声音合式者，同汉进士一体读书。进馆之后，仍不时稽核敬肄勤惰，以为优劣，用昭朝廷作养人才之意。报可。嗣选授进士白乃贞、方犹、程邑、杨绍先、汤斌、郭棻、俞铎、熊伋鹤、

王勰、崔之英、龚必第、卢高、耿介、韩庭芑、金鋐、余恂、吴弘安、史彪占、张应柱、王纪为清书庶吉士。周季琬、曹尔堪、张瑞征、杨士炌、薛沄、赵曰冕、杨永宁、王元曦、钱开宗、叶先登、吕祖望、李昌祚、张渭、周弈封、陈彩、饶宇栻、汪炼南、陈子达、李文煌、侯于唐为汉书庶吉士。

二十七日(8月30日)

54 工部右给事中胡之俊上疏通水道疏。疏称：今天下财赋半出东南，而东南要地莫如苏浙。苏、松、嘉、湖地势淤下，旧有刘家河、吴淞江等处引水入海，日久壅淤，河道成田，土豪占据，多所挠阻。年来淹没漂沦，水患见告。职此之故，考地志，三吴之水，悉汇震泽，震泽广三万六千顷，并溪港诸水，势甚横烈，皆以三江为入海之路。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东江河身湮没，久不可稽，仅存松江之吴淞，苏州之刘河。刘河即娄江也。唐宋元明以三江泄震泽之水，始不为害。今三吴江道尽塞，受祸甚剧，财赋重地，悉委波涛，百万粮储，从何措办?请敕部从长计议，疏通故道，国计民生，胥赖之矣。章下所司。

二十九日(9月1日)

55 令郑芝龙检点行动。顺治帝命内大臣公遏必隆、鳌拜巴图鲁、内大臣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曰：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墓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入入侍。

56 户部侍郎王永吉条陈治河事宜。疏曰：黄淮交汇东入于海，然黄强淮弱，势不相敌。海口不开，下流壅塞。所以河堤溃决，修筑岁费金钱。九载以来，八年昏垫。海口之当开，固刻不容缓也。乞敕河漕重臣，遴委才能属员，亲往相度。勿听一偏之词，务收两全之利。开凿深通，复其故道。淮泗之水消，则黄河之势减。平成之绩，亿万年永赖之矣。下所司议。

57 是月，南明刘文秀率军入川取叙州，复取重庆。文秀善抚士卒，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占者，次第归明。文秀攻入叙州，三桂败走绵州。文秀乃移兵攻下重庆，擒斩清固山额真白含贞、白广生。三桂敛军，退守保宁(今阆中)。〖21〗

58 南明永历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康王。先是，李定国攻克桂林，遣人驰赴朝廷报捷。举朝皆喜，大宴三日。可望遂题请封定国为西宁郡王兼行军都招讨，冯双礼为兴国侯，并立发诏书。旋刘文秀收复叙州、重庆之捷报亦至，随即进封为南康王。桂林既破，传言李定国多取金帛。有密启可望曰："定国专，后恐难制。"而诸往来使命者多增饰喜怒，有挑拨者乃谓当定国闻获郡王之封时，甚不悦，曾曰："封赏出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子是可望益忌定国矣。〖22〗

八月一日(9月3日)

59 准郑芝龙请，其家人除数名留原籍看守祖坟外，悉

数移送来京。是日，郑芝龙以其祖父坟茔俱在原籍福建，请留继母及子弟各一人守视。其妻妾及二子移送来京。又以住房在镶黄旗而身属正黄旗，往来未便，恳请改隶旗分。遂颁旨云：郑芝龙准入镶黄旗，仍官其在京一子为二等侍卫。兵部即行福建督抚，除伊母、弟及长男所留原籍外，其妻妾两男，即填给勘合，遣人同郑芝龙所差家人护送来京。郑芝龙又上奏云："今奉圣谕，臣除逆弟鸿逵、逆男郑森灭亡外，合留第五弟芝豹、第三男世恩同母黄氏看守祖先坟墓，并料理家务。其臣正妻颜氏、妾黄氏并五、六二子世袭、世默即令入京，合再奏明。"〖23〗

初七日(9月9日)

60 多罗谦郡王瓦克达卒，年四十七岁。瓦克达，礼亲王代善之第四子。

十八日(9月20日)

61 南明永历朝大学士朱天麟，当广西危，奉命经略，然兵未集而清师逼近南宁，仓皇随扈，至广南，以病剧未起，至是卒。〖24〗

十九日(9月21日)

62 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奏请开屯田。曰：国家钱粮每年大半皆措兵饷，今年直省水旱异常，处处请蠲请赈。大兵直取滇黔，远则万里，久必经年。即旦晚克平，亦须留兵镇守。兵饥则叛，民穷则盗，关系非小。臣思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土极多，伏祈敕谕统兵诸将及地方官，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强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令屯田。湖

南川广驻防官兵，亦择其强壮者讲武，其余老弱，给与荒弃空地耕种，但不许侵占有主熟田。至川广部选各官未有地方人民者，应行裁并，俟地熟人多，再复旧制。其俸禄工食，可为牛种诸费。奏上，得旨：此所奏是。著户、兵二部确议速奏。

二十八日(9月30日)

63 户部右侍郎王永吉上奏论时政，曰：臣见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皆报大水，江南、江北、湖广、浙江皆称大旱。各镇战守官兵，日索本折粮饷。势处两难，事须兼顾。臣谓来年兵马之饷，当预筹于今岁，而饥民冬春之苦，宜急救于秋前。伏望皇上远虑深思，克谨天戒，停罢游观，减撤音乐，董戒臣工，实图修省。召见满汉内院九卿科道诸臣，各抒所见，如何清核兵丁，如何充足粮饷，安民以何事为先，救荒以何事为急，众议佥同，恭请圣断，立见施行。得旨：此奏甚是。王永吉必有良策，著详明具奏。核饷清军，原系一事。救荒靖寇，作何两便?著户、兵二部会同确议速奏。诸臣有真见者，亦许直陈方略，不得泛论往弊。

64 是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收复广西。先是，胡一青、赵印选、马宝、曹志建等，自南宁败后，率诸军屯聚广西各山谷间。至是，闻定国获胜，乃相率来归，民间亦多啸聚以应。定国遂挥军继进，克复柳州，旋东下平乐，将攻梧州。清梧州守将左翼总兵马雄告急广东，提督绿国安、右翼总兵全节及文武道府州县印官四十人皆集梧州据守。

尚可喜亦以舟师大炮前往奔救。定国率兵猝至，一举攻下梧州。广西乃悉为定国所收复，遂乘胜东下，进入广东，岭南震动〖25〗。

九月初三日(10月5日)

65 诏群臣议应否往迎达赖喇嘛事。

顺治帝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

满洲诸臣议曰：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

众汉臣议曰：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

两议具奏。顺治帝曰：朕当裁之。遂决定亲赴边外往

迎。旋谕达赖喇嘛曰：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

66 山东道御史王秉乾奏请行输粟、助赈例。其奏曰：迩来水旱频仍，议赈议蠲，虑或未尽。应仿周礼荒政，专申输粟之令，有罪者准与纳粟赎罪。倡议助赈者，酌量褒奖。一切山泽之利，暂弛其禁，俾百姓藉以糊口，亦救荒之一策也。奏上，下所司议奏。

十四日(10月16日)

67 命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率军前往广东，与尚可喜、耿继茂共防广西李定国等东进。

十七日(10月19日)

68 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抗击入侵之罗刹，败绩。先是，沙俄哈巴罗夫率部继续沿黑龙江深入中国境内，抢掠赫哲、达斡尔等部，并以乌扎拉村为据点，不时出发，袭击附近各村庄，抢掠烧杀。边民反抗多被屠戮，乃赴宁古塔向驻防章京哭诉不幸，恳请发兵救援。朝廷命宁古塔章京海塞率兵出击。海塞与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六百前往乌扎拉村，二月二十五日，发起反击，赫哲、达斡尔、费雅喀、杜切尔等民众纷纷参战。哥萨克被击毙十人，伤七十八人，正将全军覆灭之际，海塞下令：禁放火，禁诛杀，须生俘之，以致战事陡然逆转，敌人绝处逢生，猛烈反扑，清军伤亡惨重，转胜为败。然中国军民之斗争，亦令哥萨克胆战心寒。三月二十五日哈巴罗夫等恐再遭征讨，逃离乌扎拉村。〖26〗至是，事闻，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命戍

宁古塔。

十九日(10月21日)

69 诏令僧、道、尼僧恪守戒规。谕礼部曰：今后凡僧人、道士、尼僧已领度牒者，务宜恪守戒规，穿戴本等衣帽，各居住本寺庙，敬供神佛。如未领度牒私自为僧、道、尼僧往来者，及僧、道、尼僧假装喇嘛，穿戴喇嘛衣帽往来者，定行治罪。如有此等妄行，各寺庙庵观住持僧道尼僧，知而不举一体治罪。其京城附近寺庙居住喇嘛之徒弟，理藩院定就数目。若有喇嘛徒弟，不敷其定数，有本身愿作徒弟者，及有愿给与做徒弟之人，俱禀问理藩院，该院酌量应补其数者，记档给与，不许越理藩院定数，私自为徒弟，及以人与喇嘛为徒弟。又有妇女或叩拜喇嘛，或叩拜寺庙观宇，必随本身丈夫同行。不许妇女私自叩拜喇嘛寺庙庵观。如违治罪。

二十二日(10月24日)

70 顺治帝至太学释奠孔子，行两跪六叩头礼。旋至彝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讲易经、书经。遂传制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二十四日，于午门赏赐衍圣公、五经博士、四氏子孙、祭酒等袍帽，监生每名银一两。并赐敕勉励师生。敕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赖之以致治，下习之以事君。尔等务尽心教训诸生，诸生亦当祗承师训，力体诸身。教成，为师训之功；学成，乃弟子之职。倘训诲不严，服习有怠，尔师生俱不能辞其责。勉之。

二十六日(10月28日)

71 金砺、刘清泰等督兵分路合击，南明郑成功兵败九龙江，漳州围解。先是，郑成功挥师攻漳州不下，乃实行长围，守将马进宝、王邦俊等婴城固守。半年中，城中虽饿死过半，然守卫益坚。顷，固山额真金砺率援师入福建，会合新任总督刘清泰，统满汉官兵驰救。砺屯兵同安，与诸将议曰："成功行兵有法，若以大队齐进，恐坠术中，当分一旅，由小路出长泰，将步卒为先锋，从中杀出，吾统骑兵从大路攻击。彼师已老，能略挫其锐气，则势如破竹矣。此围可解。"众将服其论，依计而行。成功知金砺等援兵至，攻城愈急。同时分兵令迎击来师。二军相遇于九龙江东，成功军战败，遂失关踞桥。成功传令撤军，屯兵古县。至是，漳州围解。〖27〗

二十九日(10月31日)

72 诏准停止赴边外亲迎达赖喇嘛。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言：臣等闻钦天监奏云，昨太白星与日争光，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虽百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疏入，得旨：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随遣内大臣伯索尼传谕洪承畴等曰：卿等谏朕勿往迎喇嘛，此言甚是，朕即停止。以卿等贤能，故擢赞密勿。嗣后国家一切机务，及百姓疾苦之处，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心，卿等有所见闻，即详明敷

陈，勿得隐讳。朕生长深宫，无由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

73 是月，南明孙可望擅杀御史李如月。先是，李定国破桂林，擒明叛将陈邦傅父子并执送贵阳。可望下令剥其皮传尸至安龙行在，然并无奏报疏章，遣人递送安龙，过即去。于是山东道御史李如月上疏弹劾可望，言其未经请旨，擅杀勋镇，乃为“无君之奸，罪同操、莽，请除国患。”并请宣示陈邦傅之罪状，加其恶谥，“以惩其逆”。疏上，永历帝留中不发。时可望之提督张应科风闻此事，乃入朝看科抄，科臣告以留中，应科遂向如月索看疏稿。如月笑曰：“何须用稿，明早自有揭帖发来。”既而果有揭帖投应科处，署云：“大明山东道御史揭帖，递至伪营提塘当堂开拆。”应科大怒，驰报可望。可望传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28〗

十月初三日(11 月 3 日)

74 金砺率军夺古县，郑成功退保海澄。先是，漳州围解，金砺于城中休整数日，乃与马进宝、王邦俊等议曰：“郡围虽解，而海贼现在古县，尚有觊觎之心。倘再率众由三叉河截踞江东桥，一队从赤岭港登岸，岂不复如前辙乎?当急除之，以复海澄。公宿将，与士卒同甘苦，仍守城池。俟吾统一旅破之。”进宝曰：“公妙算，宜速行，莫使余灰复燃。”至是，金砺率骑兵分三队而进，杀至古城。成功得报，乃令提督黄山等以火器迎战，炮矢齐发，猛击之。然是日早，即西北风大作，凡郑军发出之火筒、喷筒、

鸟枪、营炮，其浓烟均被强风吹反阵中，军士一时眼迷。金砺乘势督兵冲杀，出击之郑军皆没于阵，古县遂为清军夺得。成功退军海澄。〖29〗

十月初九日(11月9日)

75 令招降郑成功。赐浙闽总督刘清泰敕曰：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于弟即朕赤子，何忍复加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罪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著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

十一日(11月11日)

76 南明南康王刘文秀攻保宁失败，讨虏将军王复臣死之。先是，刘文秀、白文选受命分别出师四川。文秀偕王复臣由永宁取叙州，文选由遵义取重庆，共约会于嘉定，

以图成都。文秀、复臣之师连破清兵，克叙州（今宜宾）、嘉定（今乐山），吴三桂不敌，退守保宁（今阆中）。文秀乘屡战屡胜之威，不待文选兵至，惟恐失敌，乃挥军穷追，欲一举攻克保宁。复臣亟阻曰："不可，我师骄矣，而彼方致死，以骄兵当死寇，能无失乎？"文秀不听，而诸将亦多不然之。至保宁，又谏曰："毋围城，围则师分而弱。"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计日可下，将军何怯也！"遂部署诸军包围之。以张光璧军其西南，光璧乃一员骁将，号张黑神，勇而轻敌，军容耀日。三桂登城望之，曰："独是军可袭！"乃突出精骑犯其营垒，果惊溃。三桂挥军转战向南，攻复臣营。复臣营既为溃散之军所扰，又被水所阻，难以施展，势将不支。清兵乘胜奋击，复臣陷于阵中，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岂可为敌所辱！"以刀自刎。文秀遂下令撤围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报至贵阳，孙可望拟诏曰：不听良谋，损大将，刘文秀罪当诛，念有复城功，罢职闲住。旋文秀归云南，诸军或分守蜀，或调征楚，从其左右者仅百余人而已。诸将以废处文秀太过，咸生怨心，不乐为可望用矣。〖30〗

十二日（11月12日）

77 遣承泽亲王硕塞往迎达赖喇嘛，并谕喇嘛以不能亲迎之故。谕曰：前者朕降谕，欲亲往迎迓，近以盗贼间发，羽檄时闻，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前往。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当悉朕不能亲行之意。

十六日(11月16日)

78 增内院大学士希福、范文程、额色黑、户部尚书车克、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兵部尚书蒙古固山额真明安达礼、刑部尚书蒙古固山额真济席哈、工部尚书星讷为议政大臣。

二十三日(11月23日)

79 调征广东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安西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镇守汉中。

三十日(11月30日)

80 范文程等上兴屯四事奏。奏曰：各直省钱粮每年缺额至四百余万，赋亏饷绌，急宜筹画。谨陈兴屯四事：一兴屯宜选举得人，一开垦宜收获如法，一积贮宜转运有方，一责成宜赏罚必信。奏上，得旨：此所奏甚是。著议政诸王及大臣等会议具奏。

十一月十三日(12月13日)

81 南明李定国取衡州。先是，李定国攻下广西桂林，乃乘胜进军，八月举兵出楚，收复永州，旋遣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召张光翠出宁乡，进复常德。十月，进忠略地岳州。所遣别部将领，先后收复永新、安福。自出兵以来，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31〗至是，复取衡州。〖32〗

十七日(12月17日)

82 诏吏兵二部察议闽抚张学圣贪秽之罪。从都察院左

都御史房可壮等参奏之请也。其奏曰：今日闽海之变，实闽抚张学圣以贪秽启之。海寇虽据厦门，然波恬数载，学圣不能彰国威而布皇仁。乃探彼远出，觊其厚赀，率镇臣马得功、道臣黄澍，直入寇巢，席卷其所有。致寇以索取原物为名，称兵煽祸。又不闻学圣整师遏剿，顾借出巡以远避，且谢事以养疴。任地方之糜烂，弭救无术，后效难期，误国酿乱，学圣之罪安可逃哉！至按臣王应元，职任纠弹，明知抚臣之贪，而无一言上奏，亦将何以自解？

二十三日(12月23日)

83 尼堪卒。

尼堪（1610—1652），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之孙，褚英第三子。少从征战，以骁勇著称。崇德元年（1636）封贝子。旋从皇太极征朝鲜，班师后以功授议政大臣。四年（1639）从伐明之役，攻连山、塔山。七年（1642）奉命率师驻锦州。顺治元年（1644）四月，参与入关之役，复追击大顺军至庆都（今河北望都），进贝勒。旋随多铎出征，战陕州（今三门峡）、破潼关。继趋归德（今商丘），定河南。进兵南京，乃至镇压江阴民众之抗清斗争，皆有战绩。三年（1646）从豪格西征，经汉中，挺进四川，重创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五年（1648）进封敬谨郡王。六年（1649）命为定西大将军，赴大同，讨叛将姜瓖。进敬谨亲王。七年（1650）与满达海、博洛共理六部事，号称理政三王。九年（1652）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赴湖南征讨南明永历孙可望军，顺治帝于南苑亲为送行。时李定国已破桂林，乃奉命进兵广西。十一月，勇夺衡州（今衡阳），

大败李定国军，并乘胜追击之。中途遇伏，阵亡。谥曰庄。

84 是月，南明永历帝密诏李定国入卫。

先是，孙可望入云贵，与永历朝廷未通信息。有御史任僎、主事方于宣议尊其为国主，设六部翰林官，恐世人议其僭越，虽授各部尚书，然均加有行营字样以别之。僎与于宣屡劝进可望就大位，可望亦未敢贸然当之，乃约以待永历帝至黔再议。永历帝被安置于安龙，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官，铸八叠印，尽换旧印。方于宣谄可望尤甚，“为之定仪立制”，并立太庙，享明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为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为后明。

永历帝得知，益加忧惧，乃密敕李定国入卫。〖33〗定国拜接密敕，叩头出血，感泣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34〗

85 南明孙可望、李定国分别移檄郑成功会师抗清，成功遂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以约会师之期〖35〗。

十二月初四日(1653年1月3日)

86 诏还清苑县民三百余户所拨投充房地，声言下不为例。谕户部曰：清苑县民路斯行等控告房地被王仪等占夺投充。朕命九卿大臣等会审。据奏路斯行等三百余人房地，户部拨给王仪等，未曾补还，原非王仪等带投。奈众民不告未得地土情由，谬执王仪等带投，屡次扰奏，以故屡受刑责。朕念王仪等八庄与三百余人，皆系朕民。众民既已

不得房地，又复屡受刑责，因将户部尚书车克等及原任知县周玮，分别处分。今将王仪等所领八庄房地，退还受责之三百余民，仍全免九年（1652）地租，以示朕爱养小民之意。此外各地方，凡系户部圈给地土，不得妄援此例，渎告取罪。

初九日(1月8日)

87 诏准设宗学。先是，工科副理事官三都奏请设宗室之学曰：从古帝王开国，首重训迪子孙，诚以富贵之极，恐不习学而荒，无以辅翼君德，俾传法后世，以成制治之盛也。我朝宗支繁衍，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皆股肱亲臣，出则受命专征，入则参赞庶政，责任较往代更重。今年多少壮，宜仿前朝旧制，选官教授，及时勤学，使之肄力诗书，通达礼义，则宗室人才辈出，德器日成，后代圣子神孙，世世收辅翼之实效矣。疏上，章下所司。至是，宗人府等衙门议定上奏：每旗各设宗学。每学用学行兼优满汉官各一员为之师范。凡未封宗室之子，年十岁以上者，俱入宗学。有放纵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其亲王、世子、郡王，亦应选用满汉官各一员，讲论经史。贝勒以下俱应勤加讲阅，以昭成就宗室人才之意。得旨：每旗设满洲官，教习满书，其汉书听从其便。

十三日(1月12日)

88 户部左侍郎王永吉疏言投充五大弊端，而意外之隐忧尚未计在内。其略云：投充翼虎噬人，以致告讦纷争，

司农、司寇之堂哄然如市，甚至鸣冤阙下，捐生禁中，亵朝廷而紊职掌，一也；恶棍坐享丰腴，良民反遭冻馁，平坟伐树，抛家弃产，失畿辅百姓之心，二也；旗下多一投充，则皇上少一土地民人，减户口而亏赋税，三也；诸王大臣赐赉不妨从厚，若滥受投充，有并尊耦国之嫌，四也；旗下厮养纵横乱法，督抚不敢问，有司不敢诘，废国家之成宪，五也。至于投充皆凶顽亡命之徒，根株蔓引，线索潜通，万一巨奸大憝窜入其间，窥探既久，恐生肘腋之患，又不止于怙势为非而已。章下所司。

十五日(1月14日)

89 达赖喇嘛至，谒顺治帝于南苑。赐宴。达赖喇嘛进马匹、方物。

二十一日(1月20日)

90 调安西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等统将士往征湖广。

二十三日（1月22日）

91 希福卒。

希福（1589—1653），赫舍里氏，世居哈达，努尔哈赤时归附，隶正黄旗满洲，通满、汉、蒙古文字，屡奉命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崇德元年（1636）授内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元年（1644），以译辽、金、元三史成，受嘉奖。旋以忤摄政王多尔衮被革职，籍没。八年（1651）复职，预议政。至是卒，年六十四岁，谥“文简”〖36〗。

92 严行禁止开矿。是日，工部奏曰：直隶保安人王之

藩忽倡开矿之议。查故明万历时，差官开矿，徒亏工本，无裨国计。而差官乘机射利，遍肆索诈，掘人冢墓，毁人田庐，不胜其扰，前事甚明，应严行禁止。奏上，顺治帝是之。

二十四日(1月23日)

93 处决京师大豪李应试等，诏告全国。谕刑部曰：元凶巨盗李应试、潘文学，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今因别事发觉，朕命叔和硕郑亲王及内大臣、内院、刑部大臣，公同鞫问。审得李应试，别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重犯，漏网出柙。专一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远近盗贼，竞输重赀。南城铺行，尽纳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憎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他若崇文门一应税务，自立规则，擅抽课钱，恶侄杀人，死者之家不敢申诉。诸如此类，罪不胜数。潘文学身充马贩，潜通贼线，挑聚膘健马骡，接济远近盗贼。每次多或一二百匹头，少或数十匹头。群盗得骑，如虎生翼。且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以上二犯，罪大恶极，举国官民人等，皆言其罪当死。故将李应试、潘文学并伊子侄，俱行枭斩。又蠹恶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刘文登等，或窝盗得赃，或行贿纵寇，及诸不赦罪状，俱有书信文约确据，遂一并正法。又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身为言官，反与李应试侄李天风联宗认为兄弟，应试恶绩盈满，举国痛恨，运长既不能剔发奸恶，

复往来亲密，将天凤子李蓁冒作己子，充送官监。及事发觉，运长又不举首，仍藏匿天凤子，希图幸免。运长法不可宥，其子亦应连坐，家产亦应籍没。姑从宽典，止诛运长及李蓁，宥释运长亲子，全给家产，以示法外之恩。自今以后，凡大奸大盗，各衙门应缉捕者，亟行缉捕，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勿得徇纵，以取罪戾。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除已往不究外，如再有与奸盗往来者，事发，定行连坐，决不姑贷。

二十五日(1月24日)

94 顺治帝谕都察院六科十四道曰：尔等为朕耳目之官，凡官邪民蠹，皆得廉实纠发，所以通壅蔽，除恶党也。近如李应试、潘文学等，通盗害民，适遇他事发觉，获以穷究根底，立正典刑。其未经发觉以前，李应试把持衙门，毒害小民，举国痛恨入髓。尔等职居言路，何以默无一言？果属不知，已为溺职，若恶迹既著，惮于举发，养奸畏恶之罪，尔等何辞？除已往不究外，尔等自思人臣事君，立身行己，一秉法度，事事为国为民，岂容曲庇奸恶？奸恶去则民安，民安则朕心始安。尔等岂不知尽心报效与养奸畏恶，孰得孰失？若再有前此徇庇等情，法不尔贷。各宜省惕，以尽职守，乃不负朕厚望言官之意。

二十九日(1月28日)

95 顺治帝宴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尚书高尔俨、胡世安、金之俊、李化熙、张凤翔，貂镶朝服各一袭。谕曰：尔等

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洁己奉公，属员自当效法，倘贪黩相尚，必至颠倒是非，不但公论不容，抑且国法难宥，尔等其思之。

96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五十八，田地山荡四百三万三千九百二十五顷四亩有奇，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个，征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八十三两五钱有奇、米、麦、豆五百六十二万八千七百一十一石一斗有奇、草五百二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束，中茶三万七千一百七十八篦，行盐三百七十四万六百二十三引，征课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一十四两二钱有奇，铸制钱二十亿九千七百六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万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1〗参见：《台湾外纪》卷三；《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台湾郑氏始末》卷二。

〖2〗参见：《南疆逸史》卷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3〗参见：《台湾外纪》卷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南疆逸史》卷四；《鲁之春秋》卷二。按：《台湾外纪》载称赴厦门时间为顺治十年十月，误。

〖4〗《鲁之春秋》卷二。

〖5〗《安龙逸史》卷下。

〖6〗《明末滇南纪略》，《发兵图蜀》。

〖7〗《安龙逸史》卷下。

〖8〗《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9〗参见：《行在阳秋》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10〗《台湾外纪》卷三。

〖11〗参见：《南疆逸史》卷一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12〗《安龙逸史》卷下。

〖13〗《明季南略》卷一二下《孙可望胁封谋禅本末》。

〖14〗《安龙逸史》卷下。

〖15〗《明末滇南纪略》，《发兵图蜀》。

〖16〗《安龙逸史》卷下。

〖17〗参见：《台湾外纪》卷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18〗参见：《南疆逸史》卷五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19〗《清史稿》卷二三八。

〖20〗《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97 页。

〖21〗参见：《永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22〗参见：《永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23〗《明清史料》丁编一本 63 页，戊编一本 13 页。

〖24〗参见：《南疆逸史》卷二二；《行在阳秋》卷下；《明史》卷二七九；《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25〗《西南纪事》卷十。

〖26〗参见：《哥萨克在黑龙江上》32—34 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一卷 135—136 页；《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49 页；《朔方备乘》卷首，五；《清世祖实录》卷六八。

〖27〗参见：《台湾外纪》卷三；《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28〗参见：《安龙逸史》卷下；《爝火录》卷二二。

〖29〗参见：《台湾外纪》卷三；《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30〗参见：《行朝录》卷五；《南疆逸史》卷五二；《流寇志》卷一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31〗《永历实录》卷一四。

〖3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33〗参见：《安龙纪事》；《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34〗《西南纪事》卷十。

〖35〗《先王实录》。

〖36〗《清史稿》卷二三二。

清通鉴　卷十

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　鲁监国八年)

癸巳　公元1653年

正月初三日(1月31日)

1 诏满汉一心一德，公同奏事。顺治帝谕内三院曰：朕稽历代圣君良臣一心一德，克致太平，载诸史册，甚盛事也。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顷经御史条奏，甚属详恳。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嗣后凡进奏本章，内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其奏内事情，或未当者，可以顾问商酌。尔等传谕诸臣，务体朕怀，各竭公忠，以绍一心一德之盛。

2 诏准御史朱鼎延所奏，今后汉臣亦如满官左右御前，时领圣谕，随班启奏。

初四日(2月1日)

3 诏谕言官直谏无隐。顺治帝谕内三院曰：近来言官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良由诸臣畏惮忌讳，不敢进谏耳。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即偶有未合，不妨再三开陈，庶得省改，力行正道，希臻治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戆者亦不谴责。内三院即传与大小诸臣，俾咸悉朕意。

初十日(2月7日)

4 调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复陈名夏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

5 从兵部议覆：自今以后凡拿获盗贼，即追问窝家，既得窝家，即依律究治。如系庄头及投充人等，该地方官即行擒拿解部。先是，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兵科给事中王廷谏疏言：清盗源必严窝主，如旗下庄头投充等辈俱为法所不及。彼何惮而不为窝主乎?盗贼恃窝主为巢窟。为窝主者非地方豪恶，即投充庄头也。其力足以展辩，使举报者罹及反坐之条；其势足以庇护，使考问者获违禁之罪。即欲严行搜捕，而势有不能也。祈敕严加体访，有窝盗者，不论何人，一体依律治罪。庶窝主畏法而盗可潜销。

十一日(2月8日)

6 顺治帝宴达赖喇嘛于太和殿。十六日再宴，并赐金器、彩缎、鞍马等物有差。十七日准礼部奏，以外藩部长客臣初次来京例，令诸王依次设宴达赖喇嘛一行。

十三日(2月10日)

7 诏命随征多罗贝勒吞齐为定远大将军，征剿湖南，诫以尼堪疲兵致败之教训。敕谕曰：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此尔等所悉知者。尔等此番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以致士马疲劳，此大失也。嗣后诸事悉与夸兰大等以上，共相商酌，敬慎而行。随命以尼堪阵亡事，提问章京马尔泰、侍卫阿进、土雷等，详鞫之。并命有坠马被重创，情有可原者执解来京，如情无可原，弃主奔溃者，即就彼处正法。

8 撤销阿尔津定南将军任，令其率军往会湖南定远大将军贝勒吞齐，并将所领敕印付贝勒吞齐收贮，与其同营行动。

十四日(2月11日)

9 顺治帝至内院阅会典，问陈之遴、陈名夏曰："黄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畏惮不敢举发，其故何也?"陈之遴等奏曰："如讦奏其事，皇上睿明即行正法，诚善。倘宥其死，则讦奏之人，必隐受其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顺治帝曰："身为大臣见此巨恶，不以奏闻，乃瞻顾利害，岂忠臣耶?"之遴无言以对。旋顺治帝再至内院。谓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陈之遴等曰："顷乱法被诛之黄膘李三，一细民耳。而居住之外，复多造房屋，每间修饰整齐，其故何也?"洪承畴对曰："其修造房屋，分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来有事于某部者，即延入某部房内。"顺治帝曰："以一细民，而越分妄行如此，故天使之败，致他案发觉得置于法耳。"又曰："恶

贯满盈，不久自败。”随即又言及固山额真谭泰，曰：“可惜朕亦尝宠爱之，但渠行事僭越，是亦自损其躯也。”

十九日(2月16日)

10 以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充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官。

11 从范文程等之奏请，命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仍严行连坐法。奏曰：“治天下者首在用人，内而部院卿寺，外而总督抚镇，皆佐皇上经理天下之大臣也。今奉旨会推，诸臣敢不公慎。但顷刻商酌，势难详确，况拘于资格品序，其中有堪任者，有不堪任者，势不得不用一人。及用后坏事，又诿以会同推举，竟无任其咎者。臣等窃谓与其取定于顷刻，何如抡备于平时?乞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堪任何官，开列实迹，疏名保举，各具专本奏闻。一官可举数官，数官可举一官。皇上将所举姓名，汇置御前，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何如人。则堪任与否，早在圣鉴中矣。遇有缺出，公同会推，开坐职名并保举姓名，请皇上简用。若用后称职，量其效之大小，保举官加以优典；若不称职，亦量其罪之大小，保举官议以连坐。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

二十一日(2月18日)

12 诏准不必询问达赖喇嘛事。达赖喇嘛奏曰：此地水土不服，本人及从人皆病，请归。顺治帝令议政王贝勒大

臣会议具奏。遂以两议上奏：一议喇嘛本系特召而来，当询问其情事，其言有宜于我则从，不宜于我则已，倘一概不问，使其含愠而去，则喀尔喀、厄鲁特必叛。一议不宜询问，若询问之，而不用其言，喇嘛则含愠而去。我朝荷天之祐，征服各处，以成大业。当年并无喇嘛也。喇嘛既系特召，当赐以金银缎币，酌封名号，给以册印，不加询问为便。顺治帝遂定不必询问，止令部臣往谕喇嘛曰：所云水土不宜良是。但我等始至，亦尝以水土不宜而病，后乃相宜。今喇嘛既来，且留此，从容往代噶，待草青时，更召外藩王贝勒等与喇嘛相会。

二十六日(2月23日)

13 大计天下大小官员副使刘应锡等九百六十九名，各革职、降调、致仕有差。

14 诏准满臣之议，所有投充免其退还。

先是，汉臣一再上疏，极言投充之弊，力请尽革。户部尚书刘余佑等上奏曰：所谓投充，自古无有，是事始于睿亲王，先曾准贫民投充旗下为差，旋即富家有地者，亦尽投充。自是，便有狡黠之徒，或恐田地被征，而带地投充，或无地，诈取他人之地投充。如是，倚势强占，弊端百出。况投充后，自称满洲，虽系同旗之人，亦不得过问其行走于何事，地方有司虽谙民冤，亦惧而不行国法，以致一经投充旗下，即为法外之人，国家设官治民，反不及旗下闲散，而投充人竟于钦命官之上。如此养奸蓄恶，道统而法不一，此辈究于皇上有何裨益。夫天下者，惟民惟地矣。一人离去，君寡一丁之税。一地投充，君减一地之

赋。且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民怨至深，词讼日众，反致包庇纵容者愈加怀恨。若彻查投充，俱交州县，君之民既无投充不投充之别，则其狡黠之徒，亦无从倚势欺凌良民。如此，方能平安无事矣。再行彻查投充所带地亩，归入官档，若实属其地，仍准耕种。凡所带之地，著有司查清，归还原主，耕种纳赋。其所纳之赋，若每年赏给披甲人等则皇上之恩惠，旗人亦皆遵从皇上之大法，委职于有司官员，而天下将无法外之人，词讼鲜，刑法明，人民安居乐业，此乃久安永平之策也。云南道御史杨世学上疏陈投充之害，请尽革投充。而户部左侍郎王永吉则上疏力主“为绝狱讼，必先尽革投充”。

户部遂遵旨会同内三院、吏、礼、兵、刑、工五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科道等衙门满汉诸臣公同会议。以两议上。

一满臣议：投充缘由原使穷民投充满洲，赖有衣食活命，又满洲得人驱使。彼时听百姓情愿，有地无地俱行投充。今有依靠投充人过活者，有因投充而卖旧人者，有因旧人逃亡将投充人随带出征者，亦有满洲旧家妇人配与投充人，或有将新妇人配与旧人，亦有生子女者。若将投充人发出，满兵难照汉兵给养，若以留此投充为不便，则退出投充尤有不便之处，且系年来久定之事，难以复行退出。

二汉臣议：部臣刘余佑、王道臣、杨世学三疏尽言投充之害，实为朝廷财赋民生计也。但满臣所议情实可念，免其退还，恩出皇上。惟严查投充之入有冒带他人地土，顺治四年（1647）禁止投充以入旗下者，查出可也。奏上。

至是，顺治帝批旨曰：“依满洲官议。”〖1〗

二十九日(2月26日)

15 顺治帝贬斥唐高宗、武则天，推崇明太祖。顺治帝至内院阅《通鉴》，至唐武则天事，谓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曰："唐高宗以其父太宗时之才人为后，无耻之甚。且武则天种种秽行，不可胜言。"又问诸臣："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对曰：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帝问曰："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帝曰："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三十日(2月27日)

16 万寿节，顺治帝临太和殿，受诸王大臣贺并赐宴毕，命学士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至，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名夏对曰："皇上如天，上心即天心也，天下治平，惟在皇上。皇上欲致天下治平，惟在一心，心乎治平，则治平矣。"帝曰："然，其道如何?"名夏曰："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帝曰："然，得人如何?"名夏曰："知人甚难。然所以知之亦易。今诚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则天下人心鼓舞，无不欲宣力效能者矣。"顺治帝又曰："唐朝家法何以甚丑?"名夏曰："由太宗家法未善，故致女主擅国，祸乱蔓延。然贞观政治，可比隆三代，惟能用人故耳。"又问曰："黄膘李三为民大害，诸臣畏不敢言，

鞫审之日，宁完我、陈之遴默无一语，叔和硕郑亲王诘责之，之遴始云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观之遴此言，岂非重身家性命乎?”名夏曰：“李三虽恶，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明为朝廷大臣，发奸擿伏，非臣所司。且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顾惜身家，亦人之恒情也。今皇上日召见臣等，满汉一体，视如家人父子，自今以后，诸臣必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矣。”顺治帝又曰：“人君之有天下，非图逸豫乃身，当孜孜爱民，以一身治天下也。若徒身耽逸乐，又安望天下治平?惟勤劳其身，以茂臻上理，誉流青史，顾不美欤!然朕虽勤于图治，岂遂无过失?专赖卿等匡其不逮。倘朕躬有过，慎勿讳言。”名夏曰：“皇上宠眷诸臣，常加戒谕，人心大不同于曩时，况臣受皇上厚恩，岂甘缄默，但恐指陈过当耳。”帝又曰：“李三，孑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惮之?”名夏曰：“李三诚非大害，官民果实畏之。盖都城五方杂处，如李三者尚不乏人。今日一李三正法，明日又一李三出矣。李三与各衙门胥役结纳最广，故使人皆惮之。其要莫如拔本塞源，令人皆凛凛不敢效尤，彼李三者，何足论也。”顺治帝曰：“李三一小人，勿谓朕屡言及之，朕之所以屡言者，欲诸臣改心易虑，有所见闻，即行陈奏耳。朕自今以后，不复更言李三矣。”

17 是月，郑成功覆书其父郑芝龙。先是，郑芝龙差家人周继武由京师至厦门，赍书成功，述朝廷欲与议和之意，令其顺从。至是，成功乃修书差家人李德奉达芝龙，书曰：“儿南下数年，已作方外之人，张学圣无故擅发大难之端，

儿不得不应。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云云。〖2〗

二月初三日(3月2日)

18 封蒙古蒿齐忒部台吉噶尔玛萨望为多罗郡王。先是蒿齐忒部瞻士谢图死后，其妻杜圭因察哈尔林丹汗不恤宗族，扰其部曲，乃率其子噶尔玛萨望台吉奔附喀尔喀。迨皇太极击败察哈尔部，杜圭遂率子及部众归附于清。是月噶尔玛萨望至京师，宴于礼部。至是，以其母子功大，乃有是封。封其母杜圭为多罗苏勒福金。

初九日(3月8日)

19 顺治帝饬谕李呈祥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一疏。帝至内院，浏览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此疏，顾谓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曰：“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夙昔满臣赞理庶政，并畋猎行阵之劳，是用得邀天眷，大业克成。彼时可曾咨尔汉臣而为之乎？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耳。”随之，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巴汉等，劾李呈祥讥满臣为无用，欲行弃置；称汉官为有用，欲加专任。阳饰辨明，阴行排挤。奏上，命革李呈祥职，下刑部。部议呈祥蓄意奸宄，巧言乱政，当弃市。议上，顺治帝命免死，流徙盛京。

十二日(3月11日)

20 诏责吏部侍郎孙承泽结党。先是，孙承泽奏曰：现吏部尚书缺出，胜任者实难其人，大学士陈名夏前任吏部，颇能持正，请令其分理部事，必能仰副皇上澄清之治。奏

上，顺治帝以承泽系侍郎，推举大学士兼管本部尚书，有乖大体，责令其回奏。翌日，顺治帝至内院，谓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陈名夏等曰："朕见承泽此疏，洞其隐微，代为含愧。彼意允其所请而用名夏，则与彼有利，如不允所请，又将使朕猜疑名夏也。"语毕，乃谕名夏曰："尔可毋疑惧。"至是，顺治帝再临内院，阅览诸奏章毕，又言及孙承泽所奏事，谕大学士等曰："六部大臣，互相结党，殊不合理。止宜为君为国，秉忠持义，善善恶恶为是。"翌日，顺治帝临内院，览孙承泽所上认罪疏，乃曰："此疏认罪，亦理所当然。"又曰："凡人自知有过，即行认罪，虽或处分，亦可据理速结。在承问官亦复无难，若以非为是，强自置辩，罪滋大，则结案难，承问官亦难也。"寻孙承泽引疾乞休。

十五日(3月14日)

21 罢大学士陈之遴，以其奉旨发审李应试一案时默无一言。济尔哈朗劾奏曰：应试一奸民耳，而之遴畏惧如此，其为身谋则得矣，如事君之道何?密勿近地，似此缄默取容之人，恐不堪重职。奏上，帝命陈之遴回奏。至是，陈之遴乃上疏认罪。帝以之遴既知悔过，乃免其大学士之职，并有调用之命，以观其自新。寻以陈之遴为户部尚书。

十七日(3月16日)

22 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顺治帝复临内院披阅翻译五经，谕诸臣曰：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

十九日(3月18日)

23 顺治帝临内院面试学习满文之庶吉士。将通满洲文义之三人，不拘资俸，以应升缺用，即胡兆龙升侍读学士、李霨升中允兼编修、庄冏生升赞善兼检讨。可以造就然仍须学习者十二人，仍以原衔，责令其勉力学习，俟再试分别。其学习后于满洲语全未通晓而不能成文者五人，调六部用。

二十日(3月19日)

24 达赖喇嘛辞归。先是，以其将归，顺治帝亲临太和殿赐宴，并赐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至是离京，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饯行于清河，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官兵，护送至代噶地方。

二十三日(3月22日)

25 命在告吏部尚书高尔俨入院办事，授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高尔俨，直隶静海人，明崇祯进士，官编修。顺治初降清，授秘书院侍讲学士。历官至吏部尚书。九年（1652）被劾，乞罢。至是，起复。

二十四日(3月23日)

26 惩处任珍一案受贿诸臣。先是，精奇尼哈番任珍于任兴安总兵官时，以妻妾与人通奸，乃私行杀死。后畏罪乃遣家人至京，行贿于兵刑二部。事发，下法司勘问。兵部尚书明安达礼、刑部尚书刘余佑、兵部侍郎李元鼎、金

维诚、觉罗阿克善等，以受贿罪分别予以解部任赎身、革职折赎、徒杖折赎、革世职一半之惩处。任珍被革世职一半。

二十八日(3月27日)

27 诏革福建巡抚张学圣、兴泉道黄澍、提督马得功、巡按御史王应元职，速差满官拿解来京严讯。以其偷袭厦门，攫夺郑成功家资，致令修衅不已故也。先是，顺治帝密令浙闽总督刘清泰详察顺治八年（1651）二月福建巡抚张学圣等袭占厦门之事。至是，清泰上奏曰：臣遵密谕，细察厦门一窟，素称郑逆老巢，抚臣张学圣、道臣黄澍、镇臣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潜师往袭，悉攫其家资。以致郑逆索偿修怨，海郡沦陷。三臣罪固难逭。至按臣王应元徇隐不奏，深负巡方言官之职。请交部议罪。奏上，遂有是旨。

28 是月，南明孙可望谋袭李定国，李定国定广西。先是，可望遣定国出师，获桂林大捷，可望忌妒之心生焉，遂自率大军出楚，欲独夺抗清之功。寻定国于衡州设伏毙敬谨亲王尼堪。数月之间“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时人誉为“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之大捷〖3〗。定国威名远扬，可望益加忌恨，遂拟令其赴武冈议事之机，谋除之〖4〗。而定国前此派往可望处探听虚实之龚铭，亦探知其意，密书报定国，令勿来，来必不免〖5〗。定国因止不行，流泪语部下曰：“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云南，战功俱在。一旦诖误，辄废弃，于我忌害，

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6〗乃率部弃永州，经永明(今江永)，越龙虎关，退入广西〖7〗。

三月初二日(3月30日)

29 谕诸臣不忘骑射。是日，顺治帝于南苑行围，持弓顾谓诸臣曰：“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曩者每岁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朕躬亲政事，天下至大，机务至繁，凡一应章奏皆朕亲为批断，日无暇晷，身虽无暇，心常念兹不忘也。”诸臣对曰：皇上此言诚欲措天下于太平，居安思危，真海内之福也。臣等愿皇上始终常存此念耳。顺治帝曰：“卿等恐朕志不坚，有违此言，朕将自坚厥志。卿等皆国之大臣，亦当坚心辅朕，务使天下乂安。可将此言布告大小臣工，勉体朕怀。”

30 授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加俸一倍，赐之敕谕。敕曰：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月朔望，交会分秒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通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赐尔嘉名为通玄教

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

【考异】通玄教师之通玄，《清世祖实录》作通悬，蒋良骐《东华录》作通元，《清圣祖实录》卷三一作通微。皆为避康熙帝名讳而改写。时人吴伟业《吴梅村家藏稿》卷一一作通玄，乃为实录，而《清史稿》卷五亦作通玄，乃尊重历史，恢复原貌之举，故依之。

初三日(3月31日)

31 封喀尔喀蒙古右翼部落贲塔尔为和硕达尔汉亲王、衮布为卓礼克图郡王、奔巴世希为固山贝子、扎穆苏为镇国公，赐之宴，并令诸王以次设宴。初，贲塔尔等四台吉本隶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下，于二月二十七日率所属一千零七十户归清抵京师。至是，乃有是封。

十五日(4月12日)

32 潮州守将郝尚久叛清归明，奉永历正朔，称新泰伯。清廷得报，急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等率师合剿。尚久侦知，虑城中有变，乃于城北之金山顶再筑一寨，高耸坚固，中挖两井，深百丈，源通韩溪，可饮万人不竭。又起盖仓库，堆积粮饷、薪炭、食物诸类，为久远之计。〖8〗

十七日(4月14日)

33 定远大将军贝勒吞齐大败南明孙可望于宝庆。先是，可望驰招定国至武冈议事，将杀之，定国识破其计，急率师走广西。久之，可望方获其信，遣骑追之不及。遂率师

攻取宝庆。时吞齐已督师由衡州向西南挺进，自祁阳，绕宝庆，将斜趋武冈，抄可望后路。可望急于求胜，以十万之众搜寻清军。至是，遇于岔路口。清军分兵奋击，可望军大溃败，失战马七百余匹，战象一只，军器无数。旋退回贵阳，不敢议北去矣〖9〗。

二十一日(4月18日)

34 重新起用冯铨。谕内三院曰：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大学士冯铨素有才学，召入内院办事。数年以来未见有所建明，且经物议，是以令其致仕回籍。朕思冯铨原无显过，且博洽故典，谙练政事，朕方求贤图治，特命起用，以观日新。谕到之日，即速赴京，尔内院即传与吏部遵行。顺治帝嗣至内院览各省官员奏章，乃召已奉命至京之冯铨入见，问其年岁几何、某科进士及历升官品。当晚，召冯铨同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陈名夏入宫，问翰林官贤否，曰："朕于翰林官躬亲考试，文之优劣毕见，可以定其高下矣。"冯铨奏曰："皇上简用贤才，亦不宜只论其文。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今兹考试，亦不可止取其文之优者而用之。文行优长，办事有能者兼而用之可也。"顺治帝曰："铨之言是。"旋诏原任弘文院大学士冯铨，仍以原官办事。

二十一日(4月18日)

35 诏修整看守睿王墓。谕工部曰：睿王坟园，因伊罪

恶，竟行废坏，似属太过。其房屋门墙俱著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拨人看守。

36 是月，南明鲁王自去监国号。先是监国鲁王自失舟山，由张名振等护拥至厦门，旋至金门。其从臣日渐稀少，重振大业益加困难，监国已有名无实。且居金门既久，有构鲁王于郑成功者，成功礼仪渐疏〖10〗。至是，宣布去监国号〖11〗。同时遣光禄卿陈士京通表永历帝，遵其正朔，正式归藩。存在八年之鲁监国朝宣告结束。

37 以春禊社饮，江南士子大会于苏州虎丘，奉吴伟业为宗主。共同主持者为几社余脉之慎交社与同声社。参加者有苏州、松江等七府凡五百余人，冠盖如云，亦一时之盛举。〖12〗

四月初二日(4 月 28 日)

38 顺治帝亲试词臣。先是，顺治帝谕内三院，将亲试词臣。谕曰：朕稽往制，每科考选庶吉士人馆读书，历升编、检、讲、读及学士等官，不与外任。所以咨求典故，撰拟文章。充是选者清华宠异，过于常员。然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乃者翰林官不下百员，其中通经学古与未尝学问者，朕何由知?今将亲加考试，先阅其文，继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学，备朕异日顾问，自吏礼两部、翰林、侍郎及三院学士、詹事府詹事以下，各候朕旨亲试，分别高下，以昭朕慎重词臣之意。尔内三院即与传知。

至是，帝临太和门，亲试兼翰林衔吏部侍郎成克巩、礼部侍郎张端及内三院学士刘正宗等编修、检讨以上官计六十二员。试题为《君子怀德》论一篇、《请立常平仓》疏一通。初五日，顺治帝以考试结果，亲定去留。其中王崇简、乔廷桂、王炳昆、法若真等二十一人，俱从优外转，其余四十一人留原衙门照旧供职。随谕吏部曰：国家官人，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纲纪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扬历，方见真才。朕亲试词臣，量为分别，有照旧留任者，有改授外任者。其外任编、检以上官，照词臣外转旧例，优与司道等缺。如年衰病弱者，听其请告，朕仍优遣之。

初五日(5月1日)

39 始行京察。谕曰：外官计典十年内已三举行，京官殿最，亦当察核。除吏礼侍郎及学士、詹事等官朕亲行考试区别外，其六部、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衙门，有年老疾病不能任事及素行不孚众论，或才力可外任者。俱令各堂官自行详察严核开送吏部、都察院，同吏科河南道察核具奏，限五日内完成。

初九日(5月5日)

40 议处陈名夏、陈之遴等二十七名汉官罪。初，阿达哈哈番任珍以妻妾与人通奸事私自杀人甚多。部议应论死。顺治帝以任珍曾立大功然又以其所犯情罪重大可耻，令再行定拟具奏，满洲官仍如原拟，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二十七名汉官议：坐以应得之罪，似应勒令自尽。一再

遵旨回奏后，顺治帝则责其全是蒙混支吾，巧为遮饰。并曰：陈名夏、陈之遴等，有曾获大罪者，有革职者，亦有被论者，朕每从宽宥，使之改新，今复如此，朕之期望尽虚矣。遂下令内三院九卿科道等集午门外，严行议罪，作速奏闻，毋得延缓！随即遵旨议上：名夏、之遴、之俊均论死，其余流徙、革职、降级等有差。奏上，顺治帝下令姑从宽典：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各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其余二十四臣分别罚俸一年、九个月及六个月有差。次日顺治帝命大学士范文程等召陈名夏等于午门，谕之曰：尔等得罪，悉由自陷其身也。初议错误，则亦已尔，及再三申饬，当即省改，岂可仍行混议。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故明之败，岂属误于满官之言乎？奈何不务和衷，而恒见乖违也。自今以后务改前非，同心图效，以副朕眷顾之意。不然，朕虽欲尔贷，而国法难容。

十二日(5月8日)

41 擢内翰林秘书院学士图海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仍充议政大臣。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正黄旗满洲。自笔帖式历官至国史院侍读。尝负宝扈从顺治帝幸南苑，获宠信，擢内秘书院学士。

十八日(5月14日)

42 诏免任珍死，安置盛京。刑部覆勘任珍罪案，仍以

原拟论死、籍没家产具奏。顺治帝以其曾立军功，免死，安置盛京。其子仍令袭职，以彰法外之恩。

十九日(5月15日)

43 命提学御史、提学道清厘学政。谕礼部曰：比闻各府州县生员有不通文义，倡优隶卒本身及子弟厕身学宫，甚至出入衙门，交结官府，霸占地土，武断乡曲，国家养贤之地竟为此辈藏垢纳污之所。又提学官未出都门，在京各官开单嘱托，既到地方，提学官又访探乡绅子弟亲戚，曲意逢迎。甚至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正案之外，另有续案，续案之外，又有寄学，并不报部入册。以致白丁富豪冒滥衣巾，孤寒饱学终身淹抑。以及混占优免，亏耗国课。种种积弊，深可痛恨。今后提学御史、提学道，俱宜更新惕励，严察前项冒滥，尽行褫革。大小地方人才不等，酌定名数，并查旧题额例，具奏定夺。至于岁考，除行检问革外，其文理荒谬不通者，须多置劣等，严为降黜。其儒童经由府县送试者，详具身家履历，禀生保结，方许入试。禀生亦不得借端保结，掯索儒童。督学诸臣如有仍蹈前弊，并自甘不肖，以试上为市者，许督抚、巡按指实参奏。

44 诏改折民间充解物料，行一条鞭法。谕户部曰：朕惟比年以来军兴未息，催征烦急，兼以水旱频仍，深虑小民失所。即如民间充解物料款项烦多，以致佥点解户，赔累难堪。向曾量折几项，但折少解多，民不沾惠。户部等衙门作速查明，有应解本色易于买办者，永远改折。前代一条鞭法，总收分解，责成有司，小民便于输纳，不受扰

害，国家亦收实课，不致缺用，立法良善。见行条鞭地方，著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其点解地方，尔户部等衙门，著即详议具奏，以便永远通行。

二十二日(5月18日)

45 定满洲部院各官，照汉人例，一体离任丁忧。即父母亡故，离任服孝三年。

46 册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以金册、金印。文用满、汉及藏文书写。令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赍送至代噶地方。

47 册封厄鲁特蒙古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以金册、金印。文用满、汉、蒙古字。令伴送达赖喇嘛之侍卫喇嘛、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赍往。

二十三日(5月19日)

48 诏责冯铨。谕曰：尔冯铨曩不孚于众论，废置业已二载，今当图治之时，惟以尔才堪办事，不念前愆，特行起用，以期更新。自召至以来，谠论未闻，私心已露。如前日面议陈名夏等一事，尔之所对，岂实心忠良之臣肯出此言耶?况尔乃密勿大臣，会议一事如此，后来用人行政，将何可倚赖?朕之素性不执己见，不讳人过，尔明白具奏，以慰朕怀。冯铨旋上疏引罪。得旨：冯铨与陈名夏等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因言不合理，是以有责问之旨。今冯铨既知己非，再观日新，仍照旧办事。

五月初九日(6月4日)

49 命镶蓝旗梅勒章京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地方。

50 诏各省巡按概行停止，其十四道、京畿道御史止留二十员，余俱裁汰。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疏言，以近来各省巡按多受属员献媚，参劾无闻故也。

51 固山额真金砺率师攻海澄，大败。先是，金砺奉部文率兵取海澄，于四月二十八日扎营于祖山头。郑成功得海澄守将赫文兴之报，即令林察、周瑞、周鹤芝、阮骏、黄大振等率部迎敌。并自统大军于五月初一日发至海澄，令王秀奇、赫文兴、陈尧策守镇远寨，令万礼于寨外对峙为援，令甘辉、黄廷守关帝庙木栅，以连接相应。并于天姬宫筑将台，亲临观兵督战。初三日，金砺率数万骑步兵，连营扎寨与天姬宫相对，置火炮数百门，日夜攻击。郑军木栅倒坏，士卒损伤甚众。后劲镇陈魁、后冲镇叶章请领兵冲营，成功许之。初五日清晨，魁等乘炮烟率众冲击，然金砺伏兵突起，叶章奋战阵亡。陈魁被箭伤，全军受困。甘辉、黄廷急率军突围救回。初八日，金砺督众，猛烈攻城，炮声震天。海澄城垣损坏加剧，然成功坐将台，张盖指挥，随坏随筑，终屹立不破。当金砺急令炮火猛轰将台时，甘辉冲上亲掖成功急下。方离台，而座已粉碎。金砺以久攻城不下，乃碍于镇远寨，遂全力取镇远。王秀奇等率众死守，因炮火猛烈，短墙皆被轰平，士卒无处藏身，秀奇乃令掘地窝以藏之。成功则乘夜遣火器镇何明等，于河沟边尽掘地道，预埋火药，留引信于外。深夜，金砺乃

驱老弱士兵及民夫为前阵涌向城下。至是日凌晨，发号炮，齐攻填壕。成功遂令众兵持斧以待。金砺之兵喊声轰雷，云集风拥，填平沟壕，齐倚登城，郑军以大斧、木棍、火桶、火箭交击之。凡先登城者悉死城下栅边。金砺急督后队过河继进，时东方将白。成功令燃地道火药，霹雳声中，凡过河者尽皆烧死。而未过河者，甘辉、苏茂督兵截杀，擒斩无遗。金砺精锐尽失，乃率残师遁走漳州。自是，成功守海澄益坚。寻返回厦门，大赏有功将士，以甘辉为第一。〖13〗

初十日(6月5日)

52 诏封精奇尼哈番郑芝龙为同安侯、子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都督。并赐之敕谕曰：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体朕心，谨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而郑成功、郑鸿逵恩养遂阻。加以地方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遂而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即遣人赍敕传谕，开导归诚。成功、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芝龙随即具奏。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朕念尔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君臣谊隔，父子情疏。尔等不安于衷亦已久矣。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

保聚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龙首倡归顺，赏未酬功，特封为同安侯，锡之诰命，芝龙子成功为海澄公，芝龙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禄俸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赏，嘉与更始，犹虑尔等疑畏徘徊，兹特遣官黄征明往谕。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尔等当会同督抚商酌行事，应奏闻者，不时奏闻。尔等受兹宠命果能殚心竭力，辑宁地方，实尔等之功。如或仍怀疑虑，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误朕封疆，亦且扰尔桑梓，揆情度理，尔等谅必不然。况尔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尽列公侯。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尔等千载一时之遇也，可不勉哉！前差黄正升已经议恤以官，今奉差之黄征明及往来李德，等事竣之日，各加官赏。复命浙闽总督刘清泰，当黄征明、李德等四人持敕印到时，即精选通达国体，晓畅事机之地方文武官各一员，赍捧到彼宣布德意。务须悉心料理，以成就抚事。

十四日(6月9日)

53 颁招抚土贼令。谕兵部作速行文，晓谕通知：自今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有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尽赦前罪。仍著所在官司，酌量安插。兵仍补伍，民即归农。不愿还乡者，听其随便居住。俱不许将吏有司及仇怨之家，挟制吓诈，告扰侵害。如有故违者，该督抚应参奏者参奏，应处治者处治。其受抚人众，须痛改前非，革心

安业，不许倚恃受抚名色，欺压良民。倘或违犯，定行追论，国法森严，断不再宥。

二十日(6月15日)

54 追封达尔汉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视其子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爵为亲王。舒尔哈齐，努尔哈赤之同母胞弟，万历三十九年(1611)死于禁所，卒年四十八岁。

二十五日(6月16日)

55 加洪承畴太保，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因谕曰湖南两广地方虽渐次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者，特升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发。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补调，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事会可乘即督兵进取。功成之日，优加爵赏，俟地方既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怀。应给敕谕印信，作速撰铸给与，即传谕该部遵行。

洪承畴旋上疏曰：臣年逾六十，理宜退休，乃蒙皇上特畀经略之任。伏读圣谕，信臣、任臣，恳至周详，臣当

尽心竭力，以期剿抚中机，无负皇上承天爱民本念。伏愿皇上勿忘今日信任初心，时谕吏、户、兵三部仰承天语，遵依条款，毫无改易，俾臣得以竭蹶展布，庶可仰报隆恩于万一也。得旨：卿经练达民情，晓畅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应调度事机，悉以委任。距京虽远，眷注弥殷，务殚忠猷，副兹信任。凡有奏请，朕靡不曲体，内外诸臣须同心共济，著照传谕遵行。洪承畴疏辞太保新衔，不允。复赐洪承畴敕，敕文与谕内三院略同。并曰：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地方邻近湖广，应有兵事相关者，移文总督、巡抚犄角策应。卿受兹委任，务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收拾智勇，毋为逆党所诱；绥辑穷黎，毋为贪官所苦。进战则得地以守，固守则出奇以战。练士卒在平时，选贤良置要地。务使滇黔望风来归，官民怀德恐后，庶称朕诞敷文教至意。俟功成之日，优加爵赏。地方既定，详筹善后，即命还朝。

六月十七日(7月11日)

56 诏准改折各直省本色钱粮，行一条鞭法。总收分解，永远为例。

十八日(7月12日)

57 准洪承畴所请任原任大学士李率泰为两广总督。率泰本永不叙用，因承畴上其堪任两广总督一疏，顺治帝乃特允其保举，令改过自新，以图报称。

二十五日(7月19日)

58 复设江南、宣府、临清、蓟、密鼓铸炉共三百零四

座。

二十七日(7月21日)

59 诏令内三院每院各设汉大学士二员。以其为机密重地，事务殷繁故也。寻遂增吏部尚书成克巩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礼部左侍郎张端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吏部右侍郎刘正宗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成克巩，字子固，直隶大名(今属河北)人。崇祯进士，改庶吉士。顺治二年（1645），授国史院检讨，历升弘文院学士、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张端，山东掖县人，崇祯进士，改庶吉士，曾降于大顺军。顺治初，以荐授弘文院检讨，累迁至礼部左侍郎。刘正宗，字可宗，山东安丘人，崇祯进士。弘光时授中允。顺治二年（1645），以荐起国史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吏部右侍郎。

二十八日(7月22日)

60 奏准八旗丁忧官员于家居丧一月，即出办事，仍私居持服三年。以满洲、蒙古、汉军官员有管旗下事者，有在部院理事熟练者，不便照汉官一例丁忧。

二十九日(7月23日)

61 诏设内十三衙门。谕内院曰："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来，始具其职。所司者，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未尝干预外事。秦汉以后，诸君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权，加以爵禄，典兵干政，流祸无穷，岂其君尽阘哉，然此辈小忠小信，足以固结主心也。虽有英毅之主，不觉堕其术中，权既旁移，变多中发。历观覆辙，可为鉴

戒。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遂设乾清宫执事官、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即十三衙门。以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规定：寺人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翌年十月二十三日，诏增设尚方司，则内府共为十四衙门。

62 是月，南明永历帝封郑成功漳国公〖14〗。

【考异】关于封郑成功公爵之名称与时间，诸书所载不同。《三藩纪事本末》卷四、《爝火录》卷一九作顺治六年七月封广平公；《清史列传》卷七八、《明通鉴》附编卷五作六年封延平公；《台湾外纪》卷三、《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作十年六月或三月封漳国公。考所载之诸书，其《台湾外纪》与《海上见闻录定本》之作者江日升与阮旻锡，皆当时当地且留心郑氏史事之人，所记当有所确据，且当时当事人杨英之《先王实录》虽误记此年为封王，然所载之敕书中却明言郑成功曾被封为漳国公，可为旁证。故《台湾外纪》所载可信。至于《小腆纪年附考》一书中竟持广平与漳国二说，模棱两可，显为误笔。而该书卷一八，明载此月封漳国公，当有所据。亦可作为旁证。

七月初四日(8 月 26 日)

63 诏拒停设内十三衙门。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赖等上奏曰，向来部院事务俱诸臣面奏。近见本章，时有寺人接进，臣子不得进见。万一渐为成例，则君臣之间，恐致疏远矣。前代不似我朝有内大臣、侍卫等官，故设立寺人衙门。我朝左右有内大臣侍卫随从，内府有包衣大人章京管理。今奉上谕设立司礼监等衙门，寺人与近臣兼用。夫宫禁使令，固不可无寺人，但不必专立衙门名色，祇宜酌量与近臣兼用，以供使令可也。疏入，得旨：此所奏是。但朕因连日违和，未得接见大臣，必不沿为成例。今总管内事乃勋旧大臣，忠诚为国，朕自无虑。万一有如冷僧机其人者专权作弊，何以防察。因分设衙门，使各司其事，庶无专擅欺蒙之患。衙门虽设，悉属满洲近臣掌管，事权不在寺人，且所定职掌一切政事毫无干预，与历代迥不相同。著仍遵前旨。

初五日(8 月 27 日)

64 诏准停宫殿及各项工程。先是，顺治帝先后令建慈宁宫、文华殿及乾清宫，户科给事中周曾发上奏曰：数月以来灾祲叠见，近又淫雨连绵，没民田禾，坏民庐舍，露处哀号，惨伤满目，此实数十年来未有之变也。现所在灾荒钱粮悉行蠲免，则入额已减，而楚粤滇黔正在用兵，则所出更多，所恃者仅天府之积。而乃大发帑金，臣不能不鳃鳃过计耳。现皇上方有事于土木，伏乞圣明俯谕暂缓，俟来岁始议兴工。旋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赖等亦奏请停建乾

清宫。帝不听。至是，和硕郑亲王传集诸王、贝勒、贝子、内大臣、固山额真、内院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堂官会议，以今年雨涝异常，奏请暂停宫殿工程，以钱粮赈济军民。奏上，顺治帝曰：王等所奏甚是，宫殿以及各项工程俱令停止，以休养军民。各处田地，著速行踏勘，赈济事宜勿得延缓。自诸王以至各官凡祭祀饮食，概宜从俭。朕亦自图节省。如有积谷富室，愿捐助者听其捐助。

初九日(8月31日)

65 令速议收留灾民之法。吏科右给事中王祯奏曰：近日直隶被水淹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乞敕下该督抚行文各处，使流民各投供单，书明籍贯家口，无隐匿逃人甘结，该管官照单安置，庶可救此数万生灵。奏上，下所司速议。

十三日(9月4日)

66 皇太后发宫中节省银八万两赈济八旗贫民。其中满洲、蒙古每佐领下给布六十匹、棉六百斤、米百石，汉军减半。〖15〗

67 是月，南明李定国攻桂林，不克。先是，李定国率师入湖南，清军相继夺取平乐、桂林、象州、宾州诸城。至是，广西尽为清兵所复。定国率军退入广西，难得立足，遂率军攻肇庆，不克，乃退驻柳州。旋领兵入广东高州府境，连取化州、吴川、信宜、石城诸地，并遣人致书于郑成功，言当同心戮力，共扶王室，约以舟师直取江南。时

成功已回师厦门，会师不果。至是，定国挥兵北上，猛攻桂林，围七昼夜，闻清增援军由武冈开至，乃解围去。〖16〗

八月初三日(9月24日)

68 黑龙江地区货儿托贺屯达斡尔头人阿尔多苛等杀俄国入侵者。六月间，俄国贵族季诺维耶夫窜入精奇里江口地面，自入侵者哈巴罗夫处，得悉中国内地之情形，而萌生侵吞中国之梦想。遂遣切奇金等五人往北京，拟觐见中国皇帝，欲中国举国归顺“入籍为民，永世不渝为大君主效劳”。至是，抵达斡尔人居住地货儿托贺屯，迫令村民供马引路。村民问其故，方知其欲占黑龙江以东之地，令居民为其纳贡，并往北京商议分地之事。村民闻知大愤。头人阿儿多苛尤愤甚，以其兄托延恰曾被哈巴罗夫掠走致死，遂与周围屯落之头人共相计议曰：吾等蒙皇上赐衣赏马，若顺罗禅(俄国)纳贡，焉能为生?即一举杀切奇金等五人，并将其所携之狐皮、貂皮等物献于朝廷。〖17〗

十九日(10月10日)

69 以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吴应熊。

二十四日(10月15日)

70 顺治帝遣礼部诸臣至内院传谕，令察前代废后事例具闻。大学士冯铨、陈名夏、成克巩、张端、刘正宗等奏言谏阻。奏曰：臣等不胜悚惧，窃惟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王，俱以废

后一节终为圣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得旨：据奏皇后母仪天下，关系至重，宜慎举动。果如所言，皇后壶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尔等身为大臣，反于无益处具奏沽名，甚属不合，著严饬行。

二十六日(10月17日)

71 诏废皇后为静妃。

谕礼部曰：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资内助，然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谕下，众汉臣连章上奏谏阻。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奏称，夫妇乃王化之首，自古帝王，必慎始敬终。伏愿皇上慎重详审，以全始终。疏入。顺治帝遂令议政诸王大臣会议具奏。

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孔允樾复奏言：臣办事署中，偶闻废后一事，不觉悚然。及见冯铨等奉圣谕内，有故废无能之人一语，更为惊骇!窃思天子一言一动，万世共仰。况我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显有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谪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臣考往古，如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敦朴俭素，皆能养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均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自是天资笃厚，亦何害乎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设皇后必不谙圣意，亦可仿旧制，选立东西二

宫，共襄内治。若夫废后一节，千古典礼所在，一时风化攸关，实有惊人耳目者。且皇上亲政以来，天下以为尧舜复生，今忽有非常之举，传之圣子神孙，岂开国之主所宜有耶！臣思皇上天下之父，皇后天下之母。父有出母之议，为人子者即心知母过，尚不免涕泣以谏，况绝不知母过之何事，又安忍缄口严父之侧，而不为母一请命乎？臣忝承圣裔，兼任礼官，值此职掌所在，安敢存畏斧钺、顾身家之心。一念孤忠，伏乞圣鉴。疏入，一并下诸臣议。寻御史宗敦一、潘朝选、陈棐、高尔位等十四人合疏上奏云：臣等捧读降母后为静妃之谕，又见故废无能之人之旨，不胜惊骇。皇后未闻失德，忽而见废，非所以昭示风化也。臣等犹过虑者，诚恐纶音一播，不无为圣德之累，伏乞收回成命。疏入，顺治帝以宗敦一等明知有旨会议，仍渎奏沽名，下令有司议处之。

九月初一日，诸王大臣等遵旨议定：伏乞皇上仍以皇后正位中宫，即命礼臣考据典礼，选立东西两宫。得旨：朕纳后以来，缘志意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再议具奏。旨又曰：汉官诸臣规谏，其意固在爱君，然必须真闻确见。事果可行，朕自听从。若全无闻见，以必不可从之事，揣摩进奏，欲朕必从，冀免溺职之咎，非所以尽职也。孔允樾奏内云未闻显有失德，不知母过何事等语，如果知无过之处，著指实具奏。

孔允樾惶恐上奏曰：臣奉旨指实回奏。切念小臣虽在辇毂之下，一岁之中，除郊祀朝见，得以仰睹天颜，余亦无由觐圣。况皇后居深宫之中，其有过无过，非人臣不及

知，亦人臣不敢知。但臣守有祖训，惟知事君如事父。痛念父母偶有不谐，已属人伦之变。为人子者若再顺言母过，以重父之怒，此不待问而知为逆子矣。臣前疏一则曰未闻失德，再则曰不知母过，亦不过仰冀君父，动悔悟之机，开慈母一迁善之路，以自附于儿谏之义，而其实无有他虑也。臣恐天下谓皇上容保万邦，而不能容一后。后世责臣等义当匡赞，而不能匡一母。是以既奉严纶之后，冒死陈奏。臣今日可以对皇上，异日可以对臣祖，要亦惟此一念耳。今圣谕内有云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是皇上晓然于古今之大伦。又云诸臣规谏意在爱君，是皇上又洞白诸臣之苦志。圣主在上，臣复何言，惟有席藁待罪，静听处分而已。疏入，报闻。

初五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再会议废后事，奏曰：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得旨：废后之事非朕乐为，但容忍已久，实难终已，故有此举。诸王大臣及会议各官既共以为是，著遵前旨行。

72 是月，南明郑成功乘议和之机就饷漳、泉。

先是，郑成功回厦门，收得其父郑芝龙所遣家人李德、周继武等赍之手书。书称清朝欲赐地来和，拟差二大人赍海澄公印、敕，以一府地方安插。故先遣李德探问可否，得确报，方令诏使赍来。成功览书毕，笑曰："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遂以和议为辞，分遣各勋镇赴漳泉诸地，征收乐助兵饷，遣督饷都督黄恺追得晋南地方饷二十万。并修书一通，致其父。书略曰："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

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邪?当贝勒入闽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词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其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令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有难信父言者。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18〗成功遂遣李德等回京，嘱其以“不听吾言，致有今日，然既误之于前，本藩岂有明知故蹈，再误于后乎?”覆之。〖19〗

九月初九日(10月29日)

73 诏从重议处礼部祠祭司郎中郭一鹗，以其妄揣进奏。其奏曰：臣办事衙门屡奉上谕，取用药品，且见设立御药房，制造诸药。我皇上年盛德茂，一旦留意医药，倘用不得当，则养人者反足害人。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伏愿我皇上节饮食，寡嗜欲，省游玩，亲大臣。惟以有用之精神，注之政事文学。将见礼义悦心，清明强固。万年有道之长，端在此矣，又何医药之足云也。得旨：取用药味，原为给济宫眷近臣。郭一鹗何得妄揣进奏，显系借此沽名，著从重议处。旋吏部议以罚俸一年。顺治帝发旨：本当重处，念小臣无知，姑著降一级，调外用。

十一日(10月31日)

74 清军攻克潮州，郝尚久败死。先是，清廷获悉郝尚久叛清归明，乃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遣将进剿。旋耿继茂、靖南将军昂邦章京喀喀木，调高、雷、廉、昭及南雄、肇庆等营兵，会同饶平总兵吴六奇、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率师合围潮州。郝尚久亲信领旗王安邦忖其必败，乃密遣人通清约降。至是，耿继茂、喀喀木等督兵攻城，至夜二更，从西南角以云梯登城，城中大乱。尚久急抽兵退入城北金城山寨，然清兵尾其后，寨门未及关，突入。尚久与其子跳入井中，皆死。时成功援兵自揭阳港入，方至南澳，得潮州已失之报，遂引兵还。〖20〗

75 是月，南明永历帝密敕李定国统兵入卫。先是，永历帝既遣林青阳赍密敕与李定国，久去未回。至是，复遣官往催。〖21〗

十月初三日(11月22日)

76 奏准再圈民地。户部奏请圈拨民间房地，给移住永宁、四海堡及关外看守山梨之壮丁。得旨：地准拨给，房令自造，不必圈占。其民地被圈者，该管官即照数拨补，勿令失业。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

二十六日(12月15日)

77 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内更番入直。先是，各部奏事毕，乃携本章回部拟旨，方送内院，每致舛错。后于奏事时，奉御批即发内院。至是，顺治帝以章奏繁多，若

竟送内院，又恐易滋弊窦。遂命和硕郑亲王同诸大臣更议。寻议：于太和门内择一便室，令大学士、学士等官分班入直，本章或上亲批，或于上前面批。若有应更改之事，即面奏更改，庶几无弊。议上，乃准之。

78 遣官谕祭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等十六人，予谥。九年十一月，谕礼部曰：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当时文武诸臣中，岂无一二殉君死难者?幽忠难泯，大节可风。尔部会同各部院堂官，详访确查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至是谕祭予谥。其中，谥范景文曰“文忠”，倪元璐曰“文贞”，李邦华曰“忠肃”，太监王承恩曰“忠节”。

十一月初六日(12 月 25 日)

79 南明郑成功不受抚，仍优敕招之。先是，清廷命郑芝龙遣家人李德等赍敕赴福建宣招降授爵之意。十月，李德等回京禀报郑成功及郑鸿逵等入俱未受封。帝以郑成功妄行索地，夸诈大言，其欲不可餍足，命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具奏。至是，连发两敕，仍以谦词招诱。其一曰：前者李德等持尔家书至，朕令细询口语，悉尔至情，朕恻然念之。推心置腹，何分新旧?即使海隅底定，防镇亦必需才，与其另择他人，岂如任用尔等。爰加封爵，畀以事权，聿同开国之功，特锡承家之庆。兹封尔为海澄公，给靖海将军敕印，照例食俸，因尔部弁兵房地原在泉、漳、惠、潮四府，即命住此四府地方。止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弁兵，不足不另补。正额钱粮仍行解部。其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所辖武官，听尔酌量委用。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海滨宁谧，惟尔之功。

如果建有殊勋，仍加懋赏。山河带砺，垂于永久。其二，就成功致父书中所言及清朝欺诈、言而无信诸事，遂一解释，卸责于多尔衮。略曰：朕再三宣谕，不欲加兵，为地方频年兵火之苦，暨尔父于间隔之情，尔即多所词说，皆所不计。朕待尔推心置腹，毫无猜疑，尔受兹敕印，速宜安插兵丁，防剿海贼，所辖将士，严行约束，勿使侵扰百姓，上以报朕委任之意，下以全尔等归命之忠。

十八日(1654年1月6日)

80 京师白塔山及九门各设炮五座。遇有警急，白塔鸣炮，则九门俱应之，各旗闻炮声，皆披甲。

二十八日(1月16日)

81 命速议洪承畴所疏南方战局应对之策。经略五省大学士洪承畴疏曰：楚省寇乱多年，人知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一只虎等肆害于湖北。今湖南分驻重兵，足备防剿。而各郡窵远，不免有首尾难顾之忧。其荆州贼孽，倘或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则我军腹背受敌。臣与督臣议：臣宜往来长沙，四应调度，督臣移驻荆州，提督标下官兵，宜赴荆州、郧、襄间听调。仍俟另拨各营官兵，增武昌城守，以壮声援。又疏言：顷者桂林虽云恢复，其实附郭止临桂一县，外郡止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而已。逆贼李定国距省仅二百里，眈眈思逞。满洲援剿官兵，岂能久留。将来有恢复州县，何以分守?兵至则贼退，兵去则贼复合。彼逸我劳，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孙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贼兵，截粤西险道，则

我首尾难顾，反置孤军于徼外。种种危形，显然易见。目前已严促所调官兵，速往协同战守，俟臣亲历衡永，再商机宜以闻。奏上，俱下所司速议。

十二月初四日(1月22日)

82 以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统兵镇守湖南，征讨孙可望。

初五日(1月23日)

83 以吏部右侍郎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吕宫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吕宫，字长音，江南武进(今属江苏)人，顺治四年（1647）状元，授秘书院修撰。以同诸词臣奉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中有“伊、周、卫、霍争介不介”之语。顺治帝赞其为“三公语”，列为第一。寻授学士，迁吏部侍郎。〖22〗

二十一日(2月8日)

84 设兵部督捕衙门。设满汉侍郎各一员，增司官各六员，另设公署，专理缉逃捕寇事务。翌年正月，增设满洲主事、翻译满汉字主事各一员，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各八员。增设满洲理事官、汉官理事官、汉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主事四员。升大理寺卿魏琯为兵部督捕右侍郎。升刑部启心郎吴达礼为兵部督捕右侍郎。

85 南明鲁王部将定西侯张名振、兵部侍郎张煌言等率舟师再入长江，战于崇明。先是，监国鲁王以舟山师败，再入闽地，时郑成功兵盛而坚不奉监国，诸营畏之，亦多

与监国疏远，独张煌言以张名振之军为监国扈卫，并激发诸营，使为监国致贡。煌言极推成功之忠隆武帝。尝曰："招讨使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闻之，亦曰："侍郎始终为鲁，岂与吾异趋哉！"二人虽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23〗张名振初至厦门时，成功甚轻之，曰："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大业。"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方寸何据？"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视之，有"赤心报国"四字〖24〗，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见之愕然，肃然起敬，待以上宾。本年三月鲁王虽去监国之号，名振、煌言忠于其心不改，九月，名振率舟师，以煌言为监军，北上抗清。师过舟山，于金塘山获斩叛将金允彦，遥祭舟山死难军民。旋进至崇明岛，次平阳沙，围攻崇明，达数月之久。至是，天寒地冻，清驻崇明兵民万余人，以马三百匹，踏冻渡江反击。名振率浴日将军王善长等领兵三百人，冲其左。煌言率监军主事王浚等领兵三百人，突其右。大败之，是役清参将张其业、杨国海等皆殁于阵。二张军声大振。〖25〗

86 南明永历帝密敕李定国入卫事泄。初，永历帝密敕李定国入卫，马吉翔侦得之，速启报秦王孙可望。永历帝近臣见事危，乃交章参劾马吉翔欺君卖国，与庞天寿表里为奸，请予严惩。然天寿等已飞骑逃。〖26〗

87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八，田地山荡三百八十八万七千九百二十六顷三十六亩，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八个，征银二千一百二十八万七千二百

八十八两四钱、米、麦、豆五百六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九石九斗有奇、草二百九十万九千一百一十八束，中茶二万七千三百五十篦，行盐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八引，征课银二百一十二万八千一十六两二钱，铸厘钱二十五亿二千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四十文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文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文有奇。

88 颁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凡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27〗

〖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四辑 72—79 页。

〖2〗《先王实录》。

〖3〗《行朝录》卷五。

〖4〗《永历实录》卷一四。

〖5〗《明季南略》卷一四《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

〖6〗《行朝录》卷五。

〖7〗《清世祖实录》卷七六。

〖8〗参见：《台湾外纪》卷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9〗参见：《永历实录》卷一四；《清世祖实录》卷七六。

〖10〗《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11〗《行朝录》卷四。

〖12〗参见：《吴梅村诗集笺注》卷五《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王巢松年谱》；《三冈识略》卷三；《社事始末》。

〖13〗参见：《台湾外纪》卷三；《海上见闻录定本》 卷一。

〖14〗《台湾外纪》卷三。

〖15〗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六；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七一。

〖16〗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17〗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一 200 页；《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 11 页。

〖18〗《先王实录》。

〖19〗《台湾外纪》卷三。

〖20〗参见：《台湾外纪》卷三；《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21〗《安龙纪事》。

〖22〗《清史稿》卷二三八。

〖23〗《海东逸史》卷一三。

〖24〗《海东逸史》卷一二。

〖25〗参见：《鲁之春秋》卷一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清世祖实录》卷七九。

〖26〗《安龙纪事》。

〖27〗参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卷五一；《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二 6921 页。

清通鉴　卷一一

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

甲午　公元1654年

正月初十日(2月26日)

1 诏暂停江宁、苏杭等处地方织造二年。谕工部称，该处连年水旱，小民困苦已极。念织造衙门原供服御赏赉之用，前此未能遽罢，近闻甚为民累。大民既苦赋役，又苦织役，何由得安。遂有是诏。

十一日(2月27日)

2 诏责汉官不思报国。顺治帝至内院，谕大学士陈名夏、吕宫曰："今观汉官之图报主恩者，何竟无一人耶?"陈名夏对曰："君之爱臣，犹父母之爱子。臣子不能承顺乎君，犹子之不能承顺乎父母也。臣等岂无报效之心，即有此心，皇上或无由洞悉耳。"顺治帝曰："数年来徒廑

朕怀，曾无愉快。应升之人得升，不思图报犹可，不应升者越次简用，全不思报，反谓己才所致。”陈名夏对曰：“皇上厚恩无不思报，但臣等才庸识浅，致有错失，为难必耳。”顺治帝曰：“错失何妨，与其才高而不思报国，不如才庸而思报国之为愈也。倘明知而不思报效，擅敢乱行，事发决不轻贷。彼时毋得怨朕，自贻伊戚耳。”

十三日(3月1日)

3 南明定西侯张名振、诚意伯刘孔昭、兵部侍郎张煌言等率舟师入长江。先是，张名振等驻军崇明之平阳沙，大败清军。旋接孙可望之蜡书约共同出兵，会师南京，乃率海舟数百艘，溯流而上。至是抵镇江，泊金山。二十日，名振等着白衣方巾登山，从者五百人。寺僧募化，名振遂助米十石，盐十担，且书于簿云：“张某到此，大兵不得侵扰。”徘徊半日乃下。次日，着纱帻青袍角带，再登金山，遥祭孝陵，泣下沾襟。设醮三日，乃题诗山上，序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诗曰：“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浆壶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1〕同登金山之监军张煌言当即步其原韵和诗六首。其第六首云：“飞椎十载误逋臣，喋血凭谁破女真。霸就鸱夷原去越，兵联牛女正当闽。投鞭不觉江流隘，传檄兼闻铙吹新。正为君恩留一剑，莫教龙气度延津。”〔2〕越二日，终不得可望遣将出师之信。名振以孤军难进，旋闻清廷调兵遣将，驰救镇江而来。遂速撤师。清兵赶至，名振师已撤抵长江口，乃攻入

吴淞，掠战船六百号以还。〖3〗

二十日(3月8日)

4 诏斥赵开心沽名塞责。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条陈六款曰：奏对宜亲；经筵宜御；遴才宜实；过误宜原；流徙之自赎宜开；法司之职掌宜重。得旨：经筵俟文华殿工竣举行，已有谕旨，何得渎奏！接见诸臣，讲求政事，言虽近理，但比来朕心劳瘁，身体欠调，是以未得接见。至本内云屏斥畋游。朕思祖宗立国以来，讲武习兵，安不忘危，开创之际，何得懈弛武事。况深居高拱，乃明季陋习，岂可踵行?赵开心此奏实常谈浅见。风宪大臣果知朕过，即当直言无隐，何得泛为条陈，沽名塞责！殊负朕委任之意，著严饬行。其余四款著该部议奏。

二十四日(3月12日)

5 都察院奏请退出部分满洲兵丁所圈之地土。奏曰：满洲兵丁虽分给地土，而历年并未收成。因奉命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一遇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行圈占，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酌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奏上，下该部确议。

二十六日(3月14日)

6 定仓粮考成则例。各州县官未完一二三分者，住俸；

四五分者，降俸一级；六七分者，降职一级；八九分者，降职二级；十分者革职。俱戴罪督催，限文到三月内催完，方准开复。粮道以合属通计，未完一分者免议，二三四分者住俸，五六七分者降职一级，十分者降职二级。俱戴罪督催，仍限三月内催完开复。

7 兵部督捕右侍郎魏琯奏请更定窝逃之罪。奏曰：籍没止以处叛逆，强盗已无籍没之条。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窝主则行籍没。逃轻窝重，非法之平。今欲除籍没之法，须先定窝逃之罪。请下议政诸臣会议，务期均平，以便遵行。下部议。

二十八日(3月16日)

8 诏许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高尔俨以疾解任安养。在京、回籍，听从其便。

9 是月，南明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督诸军出师东伐。时清兵肆虐湖广，永历朝中有招李定国率师出征之议，然孙可望甚忌之，遂起用刘文秀。文秀被削兵权废居云南已久，知可望素蔑视于己，乃具疏推辞。可望强行起之，乃出按沅、靖诸营，慰劳军吏十日而毕。文秀为人谦和、慕文雅、亲礼儒士，颇得军心。〖4〗

10 南明鲁王朱以海移居南澳。去岁郑芝龙遣家人李德持书奉清廷之命招降郑成功，中有“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之语。成功遂送鲁王于广东以避之。鲁王本不欲行，成功强之，始扬帆出海，然突遇风暴，乃回居广东潮州府之南澳岛。〖5〗

二月初五日(3月23日)

11 诏责都察院、六科各言官。谕曰：朕惟言官耳目之司，每期直言无讳，欲闻天下之邪正贪廉，大利大害，以便发政司令，立致太平。故从前屡下明旨，启示开导，属望于言官可谓至切。孰意重违朕心，纳交结党，或有身被人言，倩人报复者，或有徇护同党，代为报复者。以故多有明知其恶，畏其同党而不敢言。每阅奏章，实心为国者少，附党行私者多。自今以后，须各涤肺肝，捐旧图新。凡天下邪正贪廉，大利大害，务要实心为国，直言不讳。则政治新而太平可臻矣，尔等身家名誉亦与之俱永。

12 以原任吏部尚书金之俊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金之俊，字岂凡，江南吴江(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侍郎。顺治初降清，命仍以原官。多有建白，历官工部尚书、右都御史、吏部尚书。

初九日(3月27日)

13 甄别各直省督抚。分别升、降、革、留任不等。其升级加衔者有江南总督马国柱、直隶总督马光辉、湖广总督祖泽远、漕运总督沈文奎、操江巡抚李日芃、四川巡抚李国英、陕西巡抚马之先、广东巡抚李栖凤，降调者有浙江巡抚萧起元、山西巡抚刘弘遇、山东巡抚夏玉，解任者有宣大总督佟养量、宁夏巡抚孙茂兰，革职者有湖广巡抚迟日益。余俱留任。

初十日(3月28日)

14 诏诸臣遇事毋偏执己见。谕曰："朕独理万机，常

恐是非失于偏执，故令集众会议。及众议之时，有群以为是，而一人坚执己意，谬相争论者，殊属未合。夫既群以为是，即当从之。若常怀好胜之心，明知其非而犹强辩，不但政事有妨，且亏国家大体，急宜痛改。”谕毕，大学士陈名夏对曰：“仰承上谕，小事犹烦戒饬，若遇大事，何敢不谨识于衷，以图改易。”大学士冯铨对曰：“凡谬相争论者，必不自知其罪。若果知之，岂敢如是?古云君仁则臣直。盖止欲直陈所见，故不觉其言之谬也。既承上谕，敢不祗遵，但恐不自知耳。”顺治帝曰：“所谓君仁则臣直者，所见是而直陈之，斯乃直臣也。岂饰非强辩之为直乎?若执意妄行，致陷重罪，朕虽欲宽，国法难贷。且朕即宽而用之，彼亦何颜自立?朕之心尔等所知，尔等之心朕亦知之。君臣一体岂有间乎?”

15 命大学士宁完我预满洲议政大臣之列。

二十日(4月7日)

16 命平南王尚可喜专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专镇广西，驻扎桂林，并管辖原定南王孔有德部下绿旗兵。

二十八日(4月15日)

17 吏科右给事中王桢奏请修订窝逃罪。奏曰：窝逃既议发盛京屯种，若复将田产入官，是仍行籍没。请照充军例，止发本身夫妇，其余家口田产俱免追论。至窝主既遣，又议令邻右、保甲、县官出银四十两，给与逃人之主，恐此例一开，启贪得者之心而生事害人，深属未便。奏上，下所司议。

18 是月，清廷遣使册封南明郑成功为海澄公，成功不受。先是，郑芝龙奉清廷之命再遣家人李德随郑、贾二专使赍海澄公印敕赴闽招抚。浙闽总督刘清泰亦致书于成功。至是，成功至安平，款待二使。然以无处安插兵将为辞，拒受敕印，仍乘招抚之机，出兵于福、兴、泉、漳四府，征追粮饷，备办船料。〖6〗

三月初一日(4 月 17 日)

19 宁完我疏劾陈名夏结党怀奸，鞫实，处绞。

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劾陈名夏曰：名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并列名夏纵子作恶、揽权欺诈、护党行私、巧计作弊、抹改上谕等七大罪状。特乞请皇上将此奏本发大臣确审具奏。

顺治帝遂命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会同逐款详问，从重议罪。吏部等衙门会鞫，复核宁完我所劾陈名夏诸款，俱实。论斩，家产籍没，妻子流徙盛京。有旨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

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应天府溧阳（今属江苏）人。少好学有大志，关心时政，曾参加复社，有才名。崇祯十六年（1643）探花，授编修。十七年（1644）三月，以建言招募山东义勇，擢修撰兼户、兵科都给事中。明亡，降大顺军，旋即南逃。南明弘光立，被列入从逆案，

乃辗转逃避，至保定巡抚王文奎处降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授其原官。二月以其投诚有功，超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六月，廷议南京建制，独言不当如前朝称都会，应设官如诸行省，为多尔衮所采纳。名夏自得朝廷信任，乃竭诚效命。五年（1648）清初设六部汉尚书，被授吏部尚书，旋加太子太保。益知无不言，勇于任事，于选拔官吏，澄清吏治多有建言。寻授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晋少保兼太子太保。旋谭泰伏法，名夏被夺官，十年（1653）复补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至是处绞。名夏著有《石云居集》。

初六日(4 月 22 日)

20 诏赈济灾民务使均沾实惠。敕谕赈济直隶大臣巴哈纳等曰：直隶各府去年水淹为灾，人民困苦，饥饿流移，深轸朕怀，特命发户、礼、兵、工四部库贮银十六万两，圣母皇太后闻之恻然特发宫中器皿并节省银共四万两，朕又发内帑节省银四万两，共银二十四万两，分给赈济。兹命尔等赍银前往各府地方，督同该道府州县卫所等官，计口给赈。须赈济得法，及时拯救，毋论土著流移，但系饥民，一体赈济，务使均沾实惠，不许任凭胥吏人等侵克冒支。其应征、应停、应免钱粮，查照该部题定则例，逐一明白开列，示谕小民。无使奸猾吏胥及粮长土豪通同作弊。承行各官实心任事，有益荒政者，会同督抚优与奖荐。其贪残纵役怠忽民生者，即行劾奏。倘有无知棍徒，借饥荒名色，抢夺害民者，尔等即会同该地方官拿问处治。

初七日(4月23日)

21 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质遣使进贡方物，并缴故明敕印，请颁新敕印。命所司议奏。

十八日(5月4日)

22 顺治帝之第三子玄烨（即康熙帝）生。母佟佳氏，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初封为妃。

23 以内翰林国史院学士蒋赫德为国史院大学士。蒋赫德，初名元恒，遵化人，天聪三年（1629）归后金，入文馆，赐今名。隶镶白旗汉军。由秘书院副理事官，升至国史院学士。

二十日(5月6日)

24 诏责喀尔喀蒙古丹津喇嘛。以其屡违诏旨，不知引咎，反以请求归还已归顺朝廷之贝子，甚属不合。责其擅统二汗之四旗。遂命其将巴林缺少人口，尽数送来。倘不如此，再有使来亦不容入。

25 是月，南明永历朝密敕事泄，孙可望杀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

先是，孙可望得悉永历帝曾两次密敕李定国以兵入卫，急遣郑国、王爱秀还朝追查。遂将大学士吴贞毓、杨钟、郑允元、蒋乾昌等于朝房械系而出，刑讯追逼。诸臣痛苦难忍，惟呼二祖列宗。〖7〗张镌、周允吉、徐极乃出而言曰："此系我等所为。"郑国等逼其招供同谋者，追问撰写敕稿者谁，张镌曰："吾为之。"周允吉曰："改定者我也。"

又问玉玺从何而得？张福禄曰："我为尚宝，宝由我盗用。"〖8〗又问："皇上知否？"均曰："未经奏明。"〖9〗再加刑。张镌乃曰："果有主使者。"问为谁？张镌乃厉声曰："逆贼孙可望也。"遂用酷刑，然被捕之十八人亦皆不可屈〖10〗。郑国将审讯之情禀告可望，可望乃以十八人为奸，以马吉翔为忠，并请永历帝裁定。帝忧愤御殿，令廷臣公议。廷臣慑于可望，乃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八字定案，十八人皆定为死罪。〖11〗

随之，郑国等矫诏，称可望"力任安攘，昆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斥吴贞毓等为"罪臣"，包藏祸心，内外连接，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贻祸封疆。同谋不法，蒙蔽朝廷。十八人无分首从，宜加伏诛。而"盗出掖廷"之事，"朕德不明，深自劾责"〖12〗。定罪之日，吴贞毓等十八臣即被杀害。其被绑赴刑场时，俱神色不变，望阙叩头曰："臣子一念今日尽矣，无以报国，虽死有余责耳！"又云："天寿、吉翔、雄飞朋胁为奸，欺君卖国，中兴大业从兹已矣！"〖13〗

事毕，可望乃上奏永历帝云："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濒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龙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惟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14〗

四月初五日(5月20日)

26 诏停命妇更番入侍后妃之例。先是，定制命妇〖15〗需轮流入宫及入府侍皇后及王、贝勒福金，贝子、公夫人。至是，顺治帝谕礼部曰：历代以来，无命妇更番入侍后妃

之例，所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也。今蒙天眷，奄有洪基。内外伦常，首当隆重。朕曾奏请圣母皇太后，将随侍皇后及王、贝勒等福金命妇酌行停止。奉皇太后懿旨："此言甚是。随我命妇我自裁定。其皇后及王、贝勒福金，贝子、公夫人随侍命妇，俱著停止。其随侍王、贝勒、贝子、公等母之命妇，各该王贝勒列名具奏，候旨入侍。大朝日期，大臣、命妇照例上朝。"朕钦遵懿旨，特谕尔部明白传谕施行。

初七日(5月22日)

27 诏准户部奏作速订正《赋役全书》。户部奏称：《赋役全书》关乎一代之制度，各省之利弊。查考旧籍，贵详尽无遗；创立新规，期简明易晓。请敕臣部将旧贮全书作速订正。有应增减变通者，小则部科酌定，大则上疏奏请，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

十七日(6月1日)

28 浙闽总督刘清泰奏报郑成功近况。略曰：郑成功虽敛迹投诚，迄未奉诏剃发，其附从党羽，仍行屠掠，渐及省会。假冒土民，扰我海防，窥我江浙。当亟饬成功，分别剪除，以安边境。至于漳泉止设水陆官兵，原无游寨名色，其拨给饷额与经制官兵，俱作何著落。乞敕该督抚从长商酌，安置妥协。下所司确议。

十九日(6月3日)

29 准刑部奏，嗣后八旗武职官员犯罪俱照汉官例审理。刑部奏称：各旗满洲、蒙古、汉军武职官员犯罪，旧例交刑部审理。今议将罪犯重大者先送兵部，议革后方下臣部究拟。至缘事应赎身者，免其赎身名色，照汉官例，改为罚俸一年。以全体统、励名节。

二十七日(6月11日)

30 命江宁昂邦章京管效忠移驻镇江、苏州提督总兵官张天禄移镇吴淞、总兵官王爆移镇刘河，以防长江口之海警。从左都御史王永吉请也。

二十八日(6月12日)

31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王永吉，字修之，江南高邮(今属江苏)人。天启进士，官至蓟辽总督。顺治二年（1645）降清，以宋权荐，授大理寺卿，历工、户部侍郎、兵部尚书，转都察院左都御史。

五月初八日(6月22日)

32 以已故辽阳知县陈达德子陈瞻远继任父官。陈达德(1595—1654)，字大孚，浙江义乌人。明贡生，擅诗文，慷慨有志节。曾官至山西芮城知县。崇祯十七年（1644）初，山西动乱，乃避居曲沃。清初闲居北京。顺治十年(1653)颁辽东招民垦荒议叙令，旋设辽阳、海城二县。达德闻令，当即响应。招徕民户一百四十家，以功署辽阳县事。〖16〗时因清兵入关，东北抛荒，辽阳一带，亦鞠为茂草，一片

荒芜。达德率众至，披榛莽，召流移，勤垦辟，招商贾，兴文学。不逾年，教化大行。〖17〗时流人诗僧函可诗赞："云水满堂春满野，乐郊今在大关东"〖18〗！然达德到任二月故〖19〗。百姓如丧考妣，乃共推赵廉静等上书吁请陈达德之子陈瞻远接任父官。盛京昂邦章京叶克书为请于部。部议：辽阳初设，陈达德为首招众出关，因为县令。今殁而百姓愿戴其子，必其子有招徕之劳。故乐与共事，应如所请。获准。官吏向无承袭之制，陈瞻远"奉诏承袭，盖异数也"。〖20〗瞻远未负众望与朝廷之任，其"衰绖受职"，"禀达德之迹而加修之"。终使辽阳"庐舍填厢，桑麻遍野，殆如中土"。〖21〗

十五日(6月29日)

33 礼科左给事中赵进美条奏缉逃四款。一、逃人姓名。将满汉字造成册籍，用印钤盖，以便稽查。二、照窃盗律为逃人刺字。因逃人无人所识，随处可以栖藏，如此，所至难隐。三、将报信人供词存案。当逃后有报信者，本主即同赴部。待提到照原词研审。四、部院衙门皆准注销。督捕缉逃案件，宜按季造册，照例注销，庶无沉滞之弊。章人，下所司详议。

十七日(7月1日)

34 召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顺治帝以其清端老练，素所眷倚，故有是召。党崇雅，陕西宝鸡人，天启进士。官至户部侍郎。顺治元年（1644）大顺军入北京时归降，旋逃遁，继而降清，荐授原官，调刑

部。顺治五年（1648）擢尚书，八年（1651）调户部。十年（1653），引疾告归。

二十七日(7月11日)

35 以固山额真杨麒祥为平南将军，驻杭州，镇守东南地方。

二十八日(7月12日)

36 原任四川巡按郝浴流徙盛京。郝浴，字雪海，直隶定州(今河北定县)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至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驻保宁(今阆中)。勇任事，负气节。先是，四川形势险恶。刘文秀所率南明军攻城略地，清兵所得之城相继失守，并进围保宁。浴临危不惧，与兵民从容坚守，终得以完。吴三桂自率兵入川，部下多不法，浴累疏弹劾，故三桂深衔之，乃唆人入京诬告。随摘郝浴保宁奏捷疏之“亲冒矢石”语，劾其冒功。时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正交章荐举郝浴。五月初三日，吏部议复吴三桂之劾奏，定郝浴以饰词冒功之罪，应削职为民。冯铨等举荐不当，应各罚俸六月。议上。得旨：郝浴虚诳冒功，冯铨、成克巩、吕宫为信任倚毗大臣，不能纠劾，反扶同荐举，显有情弊。俱著明白回奏。三臣均奉旨据实回奏。顺治帝大不悦，下诸王大臣等议。十六日，诸王大臣等议曰：郝浴虚诳。平西王未劾之先，冯铨等扶同荐举，既劾之后又不从实认罪。谬以亟欲效忠为词，巧为遮饰，俱应革职。郝浴冒功诳奏，应逮讯。得旨：冯铨任用以来，尺寸靡效，罪过多端，已经休致在籍。复念使功不如使过，

特赐起用，毫无裨益。成克巩、吕宫俱破格升擢，不思感恩效忠，乃将郝浴合词妄荐，及回奏又巧为支饰，大负委任。本应重处，姑再宽宥，冯铨著降三级，成克巩、吕宫著各降二级，俱照旧办事。今后务各洗心涤虑，痛改前非，副朕屡宥录用之意。郝浴，著逮讯。至是，议政王等会议：郝浴冒功妄奏，应论死。议上，得旨：免死，流徙盛京。九月，郝浴抵流所铁岭，住东门外，筑舍读书治学不息。二十年后，方得昭雪。

二十九日(7月13日)

37 工科理事官祁通格等奏称满汉官异制当议。其奏曰：汉官文武殊科，满官则文武互用；汉官官有常职，满官则官无定员；汉官职掌相同者，品级无异；满洲则授官定品，兼论前程；汉官大臣兼加宫阶，满洲止有本等职衔；汉官有九品正从，满洲止于七品，并无正从；汉官论俸升迁，满洲或骤跻崇阶，或数年不转；汉官犯罪重者革职，轻者降罚，满洲止有革罚，而无降处。如此异制，殊非满汉一体之意，乞敕部议复，以励官常。奏上，下所司议。六月诏准和硕郑亲王等遵旨议定：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及东宫三太、三少之职，历代皆用，今满洲文武大臣，亦应与汉官一例加衔。

38 是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中朝军队击溃沙俄入侵者斯捷潘诺夫等于松花江。先是，清廷拟征讨频频入侵黑龙江地区之沙俄，年初，移咨朝鲜，令其选送善使鸟枪者百人至宁古塔，以随征罗禅(罗刹)。四月下旬，沙

尔虎达率八旗兵、虎尔哈兵各三百，及朝鲜所送援兵一百五十名，共七百五十名，乘船一百四十只，自宁古塔出，顺牡丹江而下。方入松花江，即窥见俄人兵船。俄军头目斯捷潘诺夫旋即掉头回窜。沙尔虎达率众急追，终追及之，彼此交火。时为是月月初。沙尔虎达采纳朝鲜带队官边岌之建议，诱敌上岸，据高地以炮火猛击之。俄国入侵者乃大败，仓皇登船逃遁，沙尔虎达挥军追之，直至松花江口，俄人乃向黑龙江上游逃去。〖22〗

【考异】此次抗击沙俄入侵之松花江战役，清官方文献未详载，而朝鲜、俄国之有关史籍则斑斑可考。此乃清军之胜利反击战，斯捷潘诺夫本人之报告亦不讳言失败（《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卷197页）。然俄人《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等书，则称中国人于此战中“被击溃而逃跑”，显属谬甚。刘民声等已加辨误（《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

六月初三日（7月16日）

39 定南王孔有德灵柩还京。令和硕亲王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汉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俱郊迎之。

初六日（7月19日）

40 诏严惩督捕右侍郎魏琯，以其上奏请宽逃禁故也。其奏曰：窝逃之人审实，例应羁候，提到家口，一同发遣。今暑疫盛行，络绎病亡，尸骸暴露。臣思窝主之罪，原不至死，况既经监毙，其妻子系寡妇孤儿，道路谁为看视。即到盛京，谁与赡养？恐死于饥饿者，不知其几也。祈皇

上格外施恩，凡窝主已故者，家口免其流徙，田宅免其报部，则泽及枯骨矣。得旨：满洲家人系先朝将士血战所得，故窝逃之禁甚严。近年屡次宽减，罪止流徙，且逃人多至数万，所获不及什一。督捕衙门屡经具奏，魏琯明知，何得又欲求减?显见偏私市恩，殊为可恨!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会议，以魏琯身为督捕侍郎，不思严加追获逃人，反行疏请将恩赦不免之窝逃大罪，照小罪热审例求减，以宽逃禁，欲使满洲家人尽数逃散，奸诡之谋显然。遂以论绞上奏。得旨：王等议良是，魏琯本当重处，姑从宽宥，著降三级调用。寻以吕煌窝逃案发，顺治帝发旨云：原任督捕侍郎魏琯条奏逃人减等，明为吕煌而发，及满洲官欲参德州知州佟昌年，又强行沮住，著革职，流徙盛京。

初八日(7月21日)

41 陕西西安、汉中等处地震，倾倒城垣堤坝庐舍，压死兵民三万一千余人，牛马牲畜无数。

初九日(7月22日)

42 谕宗人府：宗学内宗室子弟永停习汉字诸书而专习满书。以宗室子弟习汉书、入汉俗，将渐忘满洲旧制故也。而现于宗学内既习满书，即可阅读已翻译之各样汉书。

43 以固山额真朱玛喇为靖南将军，同护军统领敦拜统兵援剿广东。

十六日(7月29日)

44 册立蒙古科尔沁部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锦氏为皇

后。十八日，行大婚礼，颁诏天下。

二十二日(8月4日)

45 以加上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于天下。恩赦事宜共四十二款，其大赦条款中，除十恶死罪不赦外，隐匿满洲逃人亦在不赦，其余罪无大小，咸赦除之。饥民有愿赴辽东就食耕种者，山海关章京不得拦阻。所在章京及府州县官，随民愿往处所，拨与田地，酌给种粮，安插抚养，毋致失所。仍将收过人数，详开报部奏闻。

二十五日(8月7日)

46 诏从郑芝龙之请，以其次子郑世忠偕使臣前往招降郑成功。济尔哈朗等议奏曰，同安侯郑芝龙以次子郑世忠与成功谊切手足，若令与使臣同到成功处，谕以君恩，责以父命，婉言劝导，彼必欣然向化。应从所请。遂有是命。

47 诏准户部请裁减内外冗员奏，并令吏部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及各该督抚确议具奏。是日，户部上奏详列每年出入钱粮数目及不敷之事，奏请将闲冗官员及无事地方官兵，酌量裁汰，将所裁钱粮于紧要处养赡满洲兵丁，遂有是命。

七月初一日(8月12日)

48 遣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行人司行人王垓赍敕印封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质为中山王。

初二日(8月13日)

49 谕“海澄公靖海将军”郑成功，令从速剃发归顺。谕曰：自古识时俊杰，遇推诚待人之主，披肝效顺，矢忠

勿二，方能建立事功，身名俱泰。未有猜疑观望，可称识时知命者。朕承皇天眷祐，奄有万方，海陬一隅何难偏师戡定。但闽峤苍茫，苍生皆吾赤子，不忍动兵。又念尔父郑芝龙投诚最早，忠顺可嘉，故推恩延赏，封尔公爵，给与敕印，俾尔驻扎泉、漳、惠、潮四府，拨给游营兵饷，养尔部下弁兵。朕之推诚待尔，可谓至矣。尔自当剃发倾心，又不再计。今据尔疏奏，虽受敕印，尚未剃发，冀望委界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扎舟山，就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乃复以未撤四府防兵为辞。尔尚未归诚，岂有先撤防兵之理?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诚实心，当明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领敕印，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

十六日(8月27日)

50 浙闽总督刘清泰以郑成功似无归诚实意，奏请增兵，以防不测。下所司议奏。

二十五日(9月5日)

51 礼科给事中季开生上奏痛揭不法有司之十端恶政。奏曰："有司其贼民召祲之大者，约有十端：曰格诏旨。皇上轸念民瘼，遇灾必蠲，遇饥必赈。乃积棍蠹役，表里为奸，道府州县通同欺隐，致百姓不沾实惠。此罔上害民者一也。曰轻民命。皇上清问下民，热审方行，继之恩恤。乃暴横有司，以酷济贪，无所不至。而最惨者，莫若取病呈一节。暗施毒计，冤毙无辜。此恣意害民者二也。曰从

豺虎。佐贰不受词，律也。乃堂官受其馈遗，不得不任其渔猎，上下苞苴通行，而小民家倾命绝矣。此怙奸以害民者三也。曰庇狐鼠。吏胥原无善类，况仗为爪牙，任其线索。州县火票，道府油牌，星飞电扫。此徇役害民者四也。曰重耗克。天下火耗之重，每银一两有加耗至五钱者。白粮每百石官耗至五十两。百姓勉供正赋，物力已艰，徭役办纳，为劳更甚。入有秤耗，出有扣减，此出入交剥而害民者五也。曰阴市易。介寿称觥，古亦有之，乃重纳绅衿之馈，阴以事酬，广徇乡故之托，中分其有，致上著挟宠而凌乡曲，游客没利而剥小民。此上下交征而害民者六也。曰喜株连。事非大逆，罪止其身。今则一盗之获，必令诬攀富室。一贼之比，必令延蔓亲知。是盗止一家，捕盗者飞殃一邑。贼止十百，追贼者橐饱百千。此为民害者七也。曰安怠荒。夫状词速结，所以寝弊惜民也。乃淫佚是耽，案牍不理。而急务深冤悉归沉阁，防闲不固，致主文家隶，内外勾通，虽钦件之大，动经年月，此为民害者八也。曰失弹压。夫弹压有司，藩臬之责也。果其清慎率下，谁敢不从。奈徇情面，贪馈遗，爱憎不当，是非失宜，有奸不举。是与于害民者九也。曰漫纠弹。夫纠弹不职，责在督抚。详察核实，人岂难知?但借下官之品题为耳目，贤否混淆，举劾不当，民害无由而除，十也。凡此者，置民垫溺甚于决河，杀民躯命甚于地震。乞敕督抚严行剔濯，如有不悛，立行参处。”奏上。下所司议。

二十九日(9月9日)

52 升吏部右侍郎屯泰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总督浙闽等处军务。屯泰，又作佟代、佟岱，即佟养和，正蓝旗汉军人，佟养量之弟。历官牛录额真、梅勒额真、户部、吏部侍郎，曾摄湖广总督。

三十日(9月10日)

53 诏停东行盛京谒陵之举。先是，顺治帝拟于今春往盛京展谒，后延至七月，以济尔哈朗等谏阻，不克成行。至是谕礼部曰：朕方在冲龄，即值先帝晏驾。终天抱痛，时刻靡谖。梦想音容，涕泗横集。自元年（1644）定鼎以来，绥辑多方，焦心劳思，不遑宁晷。顾瞻陵寝，邈在天涯，虽岁时祭祀，斋沐遣官，而朕躬未行躬谒。追慕之殷，以日为岁，每临餐废箸，中夜以兴，所以择吉东行，必不获已。兹复思太祖、太宗创造丕基，付托朕躬，缵成匪易。目今方隅未靖，师旅繁兴，兼之旱涝频仍，小民失所。一应养兵恤民，措置规画，朕与诸司夙夜图维，犹虞不给，东行往返，未免延旷时日，有稽政务。欲专心化理，则难展至情；若亟遂孝思，又虑乖民望，再四踌躇。我太祖、太宗原以天下生民为念，如天下未安，无以上慰太祖、太宗在天之灵，朕心亦何能安。为此，今岁停止东行，俟他年有暇，再行展谒。尔部即行传知。旋遣辅国公班希尔善代往展祭。

八月十三日(9月23日)

54 解江宁巡抚周国佐任，以其闒茸无能，不堪其任。谕吏部曰：朕览江宁巡抚周国佐历来章疏词语模糊，意见游移。此必事事假手左右，胸中漫无主持。苏松重地，岂

容闒茸之人因循贻误！周国佐著解任回旗。该部作速会推才品堪任者具奏。

十四日(9月24日)

55 吕煌窝逃案发，惩处相关诸臣。先是，德州生员吕煌因窝逃事发，乃请托拖沙喇哈番吕献忠行贿于逃人之主赵五子。赵五子乃举发其事，吕煌被流徙盛京。吕献忠下部议处。部议，献忠所犯在赦诏之前，请贷其罪。议上，得旨：贪官受赃，诏款不赦。献忠作保行贿既真，何得援赦奏请？著令回奏。越六日，部臣仍未回奏，有旨切责其稽迟。于是议定：献忠应革职。议上。顺治帝以兵部堂司官显有受贿情弊，下诸王大臣等议处。至是，王大臣等议：部臣将不应赦之事，蒙混援赦，又回奏稽迟，均应惩处。经请旨：尚书噶达浑、孟明辅、侍郎觉罗科尔昆、卫周允、张基达等，分别降革罚俸有差。而原任督捕侍郎魏琯被革职，流徙盛京。旋诸王大臣议：大学士王永吉于兵部尚书任时，审理吕煌窝逃行贿一案，审结稽迟，又不题参知州，诬解窝主，且欲坐逃主以吓诈之罪。于王大臣会议，诘问其情由时，张威忿怒，全无小心敬慎之意。遂诏准革去大学士职，降一级调用，并罚俸六个月。

二十三日(10月3日)

56 以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傅以渐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傅以渐，字于磐，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1646）状元，由弘文院修撰，历官至国史院学士。

九月初三日(10月21日)

57 准范文程解任谢事。谕吏部曰：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自太宗时委用办事，二十余年，忠诚练达，不避艰辛，朕所倚赖。乃近以积劳成疾，虽暂假调理，心仍夙夜在公，未得专事药饵，旦夕奏效，深系朕怀。可暂令解任谢事，安心调摄。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昭朕眷体大臣至意，俟病痊，以需召用。

初六日(10月15日)

58 从严更定窝逃罪。

先是八月十七日，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奏曰：从前隐匿逃人之律将窝主正法，后特减等充军，后又将窝主并家口俱给本主为奴。今复免其为奴，仍充军。当窝主正法、家口为奴之时，虽有逃人，尚多缉获。自定充军之例，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惟其立法从轻，故窝逃愈众。仰请再行酌定。得旨：著同汉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二十七日，诸王大臣议覆隐匿逃人例。奏入，得旨：王等议隐匿逃人之家，给与逃主为奴。朕思倘有奸恶之徒，图财设局，以害无辜，如从前正法之小羽子等，亦不可测。宜详慎定议。其地方两邻解子流徒之例，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著一并另议具奏。

九月初三日，顺治帝至内院，召诸王及九卿科道等汉官，赐茶毕。因言及巡抚宜永贵疏中称满洲逃人甚多，捕获甚少，而汉官议隐匿逃人之罪，必欲减轻一事，谕责诸汉臣曰："朕荷天眷，抚有鸿业，无分满汉，概加恩遇，

于汉人尤所体恤。乃尔等与满洲牴牾，不克和衷，是何意也?当明末，北人、南人各为党与，致倾国祚。朕倘有偏念，自当庇护满洲。今爱养尔等过于满洲。是朕以一体相视，而尔等蓄有二心。朕以故旧相遇，而尔等猜如新识。朕以同德相期，而尔等多怀异念矣。朕从来不念旧恶，尔等自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朕荷天祐，抚有大业，海宇之内，皆我臣庶，自应捐除既往，悉予恩施，但尔等遭流贼之祸，如蹈水火，朕救援而安养之。尔等诚念及此，岂可不图报效?今尔等之意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可乎?朕姑宥前罪，嗣后其各改心易虑，为国为君，尽心效力，以图报称。朕优念尔等，故面谕及此。若更持贰志，行私自便，尔时事发，决不尔贷。”谕毕，众汉臣奏曰：皇上谕及此，臣等有何置辩。从此以后，惟改心易虑，各尽职守耳。

至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定窝逃之罪：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其两邻各责四十，流徙。十家长责四十。如窝主自行出首者免罪。旁人出首者，将窝主家产分为三分，一分给与出首之人。逃人被获后第二次再逃者，仍鞭一百，归主。第三次逃者，本犯正法。该管地方官无论有无拿获逃人，一年两次造册，呈报督捕衙门。如有逃人隐匿不报，事觉，将前报部官革职。凡拿获逃人即当解送督捕，若有监羁沉滞，不行起解者，将该管官革职。如船运隐匿逃人，该管官照民例治罪。若军船、商船中查出逃人，即将船家正法，船内财物入官。现任文武官员，并有顶戴闲官、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及休致回籍闲住各官隐匿逃人，将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至于府属州

县官内，如有一官革职者，知府降一级，直隶知州，照知府例议处。满洲家人隐匿逃人，鞭一百，罚银五两。其本主不论官民罚银十两。宗室公以上家下庄头等人，窝隐逃人，鞭一百，罚银五两。其管庄拨什库罚银十两。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例正法。其逃人拐带物件，即于入官物件内赔补。窝主不行举首，或被十家长邻佑、百长出首者，亦将窝主家产三分之一给与出首之人。或有逃人在营伍中食粮，不行盘查，事觉，管队责四十、百总责三十五、把总责三十、外委千总责二十五，千总、守备、都司各官，俱照知州、知县例。凡拿获逃人者，给银二两。凡满汉雇觅逃人做工或赁房与住，如有人作保者，其保人不分满汉，即坐以隐匿之罪。若无保人，留住过十日者，正法，家产入官。凡逃人无论男女七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俱免责，逃三次者亦免死。窝主并地方十家长、邻佑，俱照例治罪。凡各处解送逃人窝主，如解役故意致死及受贿纵逃者，责四十，流徙。如系无主认识逃人，中途逃死者，除窝主正法外，家产入官。僧道隐匿者，照民例治罪。奏上，从之。

二十一日(10月30日)

59 遣官存问达赖喇嘛、顾实汗、班禅胡土克图，赐嵌绿松石珊瑚金茶筒等物。

二十六日(11月4日)

60 诏降刑科右给事中陈忠靖四级，调外用，以其奏请宽生员隐匿逃人之罪故也。初，诸王大臣会议拟革职，奏入，顺治帝以其系言官，故有是旨。

61 是月，招降郑成功失败。

先是，清廷所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同郑芝龙次子郑渡即世忠赍四府安插兵将之敕命，于八月二十四日抵福建泉州。时乞休获准尚未离任之浙闽总督刘清泰，乃致书郑成功，促其从速拜诏、万勿游移。随遣差官杨茂同郑氏家人李德、周继武至厦门见成功。成功问其来意。继武曰：叶、阿二臣赍四府安插部文已到。太师差遣武等求藩主早归顺一日，则太师早受一日安福。〖23〗随传述叶、阿二人之意，如藩主拒剃头接诏，则不必相见。成功乃差官与周、李同入泉州，请叶、阿二人至安平面议。馈二使厚礼，罄外国所送珍宝炫耀之。二人以和事未就，不受。九月初七日，郑世忠至厦门，与成功相见，二人抱头痛哭，诉分离之苦，情极真切。世忠跪下涕泣泪涟云："父在京许多干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成功曰："尔凡子未知世事。从古易代，待降人者多无结局，惟汉光武不数见。父既误于前，我岂蹈其后?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我若苟且受诏削发，则父子俱难料也。尔勿多言，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个中事，未易，未易!"遂令置戏酒以乐其心，使勿言和事〖24〗。十一日，成功遣世忠回泉州回覆二清使，约其至安平晤面，然声言必先开诏而后议削发事。随即调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蓝衍、苏茂、黄梧、周全斌、陈六御、郑文等各镇及水师二十余员战将，率师齐往安平。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并密布蒺藜鹿角，设伏据隘，势极严密〖25〗。

十七日，叶成格、阿山抵安平镇，退回成功所赠礼。不入成功请住之报恩寺，只就布帆安驻〖26〗。其所带随从

精骑数千，步旅万余，漫山遍野扎营，嘹哨四出。〖27〗既见，二使促成功先剃发，然后宣读诏书。成功则坚持先开诏，后酌议接诏剃发事，争执数日未定。二十日，叶、阿二使以成功坚不剃发，乃回泉州。次日，成功复差官同郑世忠持书及礼物至泉州，请二使回安平再行议事。二人仍不受礼。

二十四夜，郑世忠同周继武、李德、黄征明又至安平见成功。众人流泪恳劝成功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覆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亦难。"〖28〗郑世忠复以"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阖家"相劝。成功曰："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郑世忠仍劝其回心，且痛哭不止。成功乃曰先撤官兵，然后议剃发事。〖29〗二十六日，成功请二使再赴安平商议，不听。二十九日，二使启程回京。成功与众参军议曰："观叶、阿二使，便知清朝无真心待我。盖欲效前日勒太师故态，赚吾接旨，乘其不意而擒。后见本藩布置周密，甲兵雄壮，无计可施，绌然归去。岂真有敕书哉！"清与成功间谈判二年之久，至此破裂。

黄征明临行前请成功覆书其父。成功遂修长书一通付之。其书略曰："和议非本心也。不然岂有甘受招抚而词意如彼？岂有欲尽忠而又能尽孝？此不待明言而可知矣。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之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嗟！

嗟!自古英雄豪杰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动之，害不得而怵之。清朝之予地方，将以利饵乎?儿之请地方，将以利动乎?在清朝罗人才以巩封疆，当不吝土地；在儿安兵将、绥民生，将必藉土地。在清朝急以削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天地间岂有非其臣，而轻从其利者乎?天下间岂有彼不以实许，而此以实应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相信以心，而先信以发者乎?天下间岂有事体未明，而可糊涂易貌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人生在世不过此忠孝二字而已！况儿闻名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于，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30〗

十一月，郑芝龙收阅郑成功覆书，立即上缴，随上奏曰：逆子成功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臣不敢隐匿，谨将原信二封缴呈圣览。臣当席藁待罪。顺治帝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具奏。旋议定：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帝从其奏。十二月，特命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楚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统率将士前往征剿。

翌年正月，左都御史龚鼎孳奏称郑成功旋抚旋叛，总督刘清泰无能，借病息肩，宜加处分。郑芝龙既不能训子革心，又不能束身待罪，宜早防范以肃清内外。随之，诸臣纷纷上疏奏请囚禁、清除郑芝龙。或云“皇上虽念其投诚有功，不忍正法。设若对其日常行踪不加防范，于我用兵之时，则恐其探我虚实，为害地方，将为肘腋之患”〖31〗。或云“郑芝龙乃一内奸，不可不力除之”〖32〗。或云“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岂有子在外叛乱，父在京食俸之例?又书信、差人往来不绝，岂有不通消息之理?伊等互通消息，又焉能灭之?况郑芝龙父子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如此之人，尧舜之世亦难容之。皇上岂可养此一人，而使闽省万百生灵尽遭涂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33〗议政王大臣议以“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批红：“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题。”〖34〗郑芝龙遂被囚禁。

十月初九日(11 月 17 日)

62 定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败绩诸臣罪。贝勒吞齐、巴思汉，贝子札喀纳、穆尔祜，革去贝勒、贝子，尽撤所属人员。固山额真公宗室韩岱，削职，籍其家，降为庶人。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喇善，俱革职，籍其家。喇玛病故，免罪，革世职。另梅勒章京夸兰大、署护军统领、署甲喇章京、护军参领、前锋参领、署护军统领、内院侍读、章京、闲散章京等三十余人，革职、籍家产、解任、削世职、鞭责、罚银等有差。而学士马尔都、侍读学士硕对、前锋

参领科尔昆均以隐匿不奏罪，革职、籍其家、鞭一百、入包衣牛录及革世职有差。

十五日(11月23日)

63 大学士宁完我进呈《洪武大诰》三册，命内院诸臣翻译进览。

二十一日(11月29日)

64 诏慎刑。谕刑部曰：朕思重囚犯罪，法固难宥，但其中万一冤枉，死者不可复生。人命至重，恐违上天好生之心。自今以后三法司照常核拟进奏，复批议政王贝勒大臣详确拟议，以凭定夺施行。尔部即行传知。

二十三日(12月1日)

65 改定奉差官员驿递供应则例。其一品官，夫二十六名，马八匹，水给船一只，廪给二钱。近京四百里内差，夫十四名，马五匹。如在任在差病故，水给船一只，陆给车一辆，无车处准夫十八名。九品官，夫八名，马一匹，驴一头，水给船一只，廪给一钱。

二十六日(12月4日)

66 南明李定国破广东高明、围新会。尚可喜、耿继茂以兵力不支，亟请速发禁旅。

67 是月，南明郑成功遣兵援李定国于广东，不果。

先是，李定国率师入广东，遣使约成功，请结儿女之姻好并促其出师。至是，成功以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

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以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督率官兵数万，战船百只，发行粮米十月，挥师南下。

定国围攻广州，久待援师不至，迨十二月中，清援兵涌至，终不支败绩，退入梧州。林察、周瑞所率之舟师次虎头门，侦知定国战败，梧州失守，遂顿兵不前。次年五月回师厦门。成功责林察等逗留不进致误战机之罪。曰："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留观望而回，朝典何在！"〖35〗遂以降级之罚，令各戴罪立功〖36〗。

十一月初一日(12月9日)

68 南明郑成功取漳州。先是，汀州府人刘国轩为漳州千总，怀才不遇，遂有归附郑成功之意。当新任总镇张世耀赴任，兵将未协之际，乃约协将魏标、朴世用，遣人至厦门约期献城归降。成功遂遣洪旭等乘快哨船，入海澄。是夜，抵漳州南门，架云梯，国轩令人牵引而上，城立破。总兵张世耀、知府房星烨、知县周琼等，仓促间俱降。洪旭乃入城安民。初四日，成功至漳州，授刘国轩为都督佥事，管护卫后镇事。随即进兵，漳州所属十县皆下。〖37〗

二十六日(1655年1月3日)

69 诏学习满语满书之庶吉士务须有成。谕曰：人臣果能报效朝廷，自宜昼夜殚心，各尽乃职。朕令尔等学习清书，此即职业所属，倘能专勤勉力，满书满语何患无成?惟其不肯用心，以致旷废。今尔等学习已经三载有余，甚至六七载者。朕将亲试，其年久无成者决不轻贷。

三十日(1月7日)

70 诏准户部奏：各直省自顺治十二年（1655）起编审人丁地土。令各直省责成布政使司，直隶责成于各道。凡故绝者开除，壮丁脱漏及幼丁长成者增补。其新旧流民俱编入册，年久者与土著一体当差。至于各直省地土，凡办纳钱粮者，为民地；不纳钱粮者，不分有主无主，俱为官地。各边镇俱应照例分别，其荒田旷土招民开垦，一如兴屯之法。畿内满汉错杂之处，难以清查，如有隐地漏粮，许人告发。

十二月初五日(1月12日)

71 以行贿故，处绞广西巡抚王一品。先是，王一品告病回旗，病愈，复推补广西。一品以远缺，图规避，乃贿嘱吏科给事中陈嘉猷代为题请，未果，事败露。部议王一品应绞，陈嘉猷流徙宁古塔。从之。

72 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卒，年二十七岁。硕塞，皇太极第五子，顺治元年（1644）封郡王，历从征战，八年（1651）进亲王，迭掌兵部、宗人府，谥曰裕。

二十一日(1月28日)

73 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兵赴黑龙江，征讨沙俄侵略军。

74 是年，入丁户口一千四百五万七千二百有五，田地山荡三百八十九万六千九百三十五顷，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个，征银二千一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三十四两九钱、

米麦豆五百七十七万五千一百八十九石有奇、草五百一十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一束，行盐三百九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八引，征课银二百一十八万六千三百六十九两五钱，铸厘钱二十四亿八千八百五十四万四千四百六十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万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七百一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1〗《明季南略》卷一六《张明正题诗金山》。

〖2〗《和定西侯张侯服留题金山原韵六首(之六)》。

〖3〗《海东逸史》卷一二。

〖4〗参见：《南疆逸史》卷五二；《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5〗《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6〗《台湾外纪》卷四。

〖7〗参见：《明季南略》卷一四《续孙可望踞云贵事》；《安龙纪事》。

〖8〗《安龙逸史》卷下。

〖9〗《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10〗《安龙逸史》卷下。

〖11〗《安龙纪事》。

〖12〗《行在阳秋》。

〖13〗《安龙纪事》。

〖14〗《行在阳秋》。

〖15〗命妇，有品级官员母、妻之授与封号者。即一、二品为夫人，三品为淑人，四品为恭人，五品为宜人，六品为安人，七、八、九

品为孺人。

〖16〗康熙《辽阳州志》卷一二。

〖17〗嘉庆《义乌县志》卷一五。

〖18〗《千山诗集》卷一一。

〖19〗康熙《辽阳州志》卷一二。

〖20〗《金华诗录》卷四五。

〖21〗嘉庆《义乌县志》卷一五。

〖22〗参见：［朝鲜］《同文汇考》卷七六；《李朝孝宗实录》卷三四；［苏］《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卷 197 页；《历史文献补编》三卷 525 页。

〖23〗《台湾外纪》卷四。

〖24〗《先王实录》。

〖25〗《台湾外纪》卷四。

〖26〗《先王实录》。

〖27〗《台湾外纪》卷四。

〖28〗《先王实录》。

〖29〗《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83 页。

〖30〗《台湾外纪》卷四。

〖31〗《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93 页。

〖32〗《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87 页。

〖33〗《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91 页。

〖3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93—94 页。

〖35〗《先王实录》。

〖36〗《台湾外纪》卷四。

〖37〗参见：《台湾外纪》卷四；《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清通鉴　卷一二

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

乙未　公元1655年

正月初九日(2月14日)

1 诏修乾清宫。顺治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曰：去岁欲修造乾清宫，念被水灾民方加恩恤，是以未即兴工。今正宫为后妃所居，朕无治理政务之所，因居便殿视事。现在应否修造，著会议具奏。寻议：今年应即行修造。否则所储木料为雨水浸坏，糜费愈多。奏入，乃准之。

十三日(2月18日)

2 诏求直言。谕诸王大臣等曰："昔皇考上宾，朕方六岁，正在幼冲。当时诸王大臣，同心推戴，嗣绍丕基。及定鼎京师，奄有四海。于时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故

于满兵之艰辛，人民之疾苦，原未周知。自朕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化理。夙夜祗惧，不敢荒宁。日望诸王大臣以嘉谟嘉猷入告，匡救其失，而辅其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钱粮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纪纲不立，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领。朕思诸王大臣，皆亲见太祖、太宗创业垂统之艰难，年来辟地绥民之不易。必有长策，以裨治安，而未见有直言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而虚怀纳谏有未尽欤?何相率而默默也?以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于一人而弗图励翼。朕虽凉德，独不念太祖、太宗培养之恩乎?揆厥存心，或以为奉命议事，只宜将顺而行，否则缄口容身，可保富贵。试熟思之，天下未平，富贵能长保乎?以后凡养兵爱民，兴利除害，有关政治者，居则深思，进则敷奏。各抒忠荩，以慰朕怀。至于当事诸臣，因循积弊，仅以簿书为务，不肯精思职掌，担大事，发正言，以图实济。国计民生，将何赖焉？内外大小各官专为身谋，罔念官守，容容充位，望缺希迁，禄秩是营，恩怨不化，真心为国殆鲜其人。前御史吴达谓满朝大小各官尽皆臃肿，朕以为出言太过。由今观之，似不诬矣。兹复开诚切谕，务痛加省改。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弼德塞违，期臻郅治。君臣上下，俱有令闻，岂不美哉。

十四日(2月19日)

3 谕慰满洲武弁兵丁等。谕曰：朕缵承祖宗鸿业，十有二年矣。睿王时朕年冲幼，未预政务，尔等将士艰辛疾苦无由悉知。自亲政以来五年于兹，各官竟未有以尔等疾

苦入告者。意尔等居官者自有俸禄，充伍者自有月饷，足以赡养耳。近闻生计萧条，仆逃马毙，而又各处征剿，整理器械，久在行间，不得安处。且年来水旱频仍，秋成莫望，无以聊生。此皆朕不德所致也。睿王时，尔等心期口诵，望朕于何日亲政，乂安天下，共享太平，岂料竟虚所望。言念及此，夙夜焦思，寝食俱废矣。嗟尔将士等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劳苦如斯，朕岂忍复靳恩赏，有稽恤赉。但今封疆未靖，需用繁多，百姓未宁，钱粮逋额，是以朕怀莫慰。朕为天下之主，于尔等将士竟未加恩，而尔等仍励初心，为国效力，此皆追念太祖、太宗育养深恩而报之于朕也。尔等如此尽忠，朕岂时刻有忘？稍俟丰足，即沛恩施。尔等其各知朕意。

十九日(2月24日)

4 诏严禁一切横敛私征。谕户部曰：比年以来，水旱频仍，干戈未靖，转输旁午，人不聊生，荡析离居，鬻及妻子，茕茕无告，辗转呼号。想其怨咨，必归于朕。言念及此，何以仰副祖宗付托之意。中夜以兴，潸然出涕，虽未能减赋蠲租，实欲除苛去甚，与良有司共图休养。已有谕旨，令内外大小官员，悉心条奏，通达下情。自今以后，各地方钱粮，凡横敛私征，暗加火耗，荒田逃户，洒派包赔，非时预征，蠲免不实，灾伤迟报，踏勘骚扰，妄兴词讼，妨夺农时等弊，一切严行禁革。有违犯者，该督抚即行纠参，以凭重处。如督抚徇情庇纵，部院科道官访实劾奏。

二十一日(2月26日)

5 御制《资政要览》成，亲自为序。序曰：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如大匠以规矩而定方圆，乐师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之不悖于圣经者，莫不蕴含事理，成一家言。但卷帙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一时尽解其义，亦未能一时尽得其书。因思夫记事宜提其要，纂言当钩其玄。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又虑其涣而无统，于是每篇贯以大义，联其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炯然。加之训诂，详其证据，譬之萃众白以为裘，范六金而成鼎。旨约而易明，文简而易阅，名曰《资政要览》。观是书者，熟思而体之，可以为笃行之善人；推而广之，可以为明理之君子，毋徒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朕谆谆教谕之心，庶乎其不虚矣。〖1〗

6 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赖等奏请查核投充之地及重订窝逃之罪。奏曰：近闻八旗投充之人，自带本身田产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邻近之地据为己业，或连他人之产隐避差徭。被占之民，既难控诉，国课亦为亏减。上下交困，莫此为甚。宜敕户部，将投充之人，照原投部档，查核给地外，其多占地亩，即退还原主。庶民累稍苏，而赋租亦增矣。又年来因逃人众多，立法不得不严。但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似非法之平也。窃谓逃

人如有窝主者，逃人处死，即将窝主家产人口断给逃人之主，两邻甲长责惩，该管官员议处。无主者仍鞭一百，给主。其自投归主及窝主出首者，俱照例免议。庶逃人少而无辜之株连者亦少。奏上，得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具奏。

二十五日(3月2日)

7 御制《劝善要言》成，亲自为序。其序略曰：古人原天垂训，以教天下，正论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易通，言之简者又不能尽。朕恭承天命，抚育万方，深念上之教世，劝善为先，人之立身，为善最乐。故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编，名曰《劝善要言》。语不欲文，期于明理；词不厌详，期于晓众。欲使贤愚同喻，小大共知。读此书者当深思其义，反之于心，体之于身。善者则益当加勉，而进于淳良，以求吉庆。其或无知而误染于不善者，尤当速改而归于无过，以免灾戾。庶几不负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虚矣。凡我人民，敬勉之哉。

8 兵科右给事中李裀上奏痛陈逃人法之害，旋获重惩。其奏曰：逃人一事，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势必有以逃人为奇货，纵令紧诈，则富家立破；祸起奴婢，则名分荡然，使愚者误陷而难解，智者欲避而不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且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以逃人一事戕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

使其安居得所，何苦相率而逃?而逃至三万之多。如不以恩意维系其心，而但欲以法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即自捕获以后，起解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敝。夫孰非皇上之赤子乎?可为痛心者五也。且饥民流离，地方官以挨查逃人之故，闭关不纳。嗟此穷黎，朝廷日蠲租煮赈，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毙之乎?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原野，老稚僵仆于沟渠。其强有力者东西驱逐而无所投止，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方且多方招徕，何为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遂建议曰："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既逃人自不敢留矣。"〖2〗疏入。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

三月，和硕郑亲王等议奏曰：李裀擅将逃人定例，妄请轻减，应行治罪。虽律无正条，而其条议情由甚属可恶，允宜处死。但系奉旨条奏之时，姑从宽典，应责四十，流徙宁古塔。得旨：李裀免责折赎，流徙尚阳堡。

李裀，字龙衮，山东高密人。顺治六年（1649）以举人授国史院中书舍人，十年擢礼科给事中，转兵科。当流放令下，李裀单车就道，而对送行诸友好之惜别，以"见理颇明，持心颇定"〖3〗语之，坦然自若。诸友纷纷赠诗壮行，中有"君为秦廷哭，举国惊欲绝"。"谁知今日泪，一字竟一血"〖4〗之句。李裀被流放尚阳堡之第二年即病逝。年五十九岁。时流人诗僧函可悼念之诗有云："史留忠愤

疏，天丧老成人！”又云：“举世令人闷，斯人以死争。开眸沧海窄，点笔老天惊。佛祖无酸气，英雄有至情。遗书今尚在，再拜李先生。”〖5〗

二十六日(3月3日)

9 诏设馆委官编纂《顺治大训》。谕大学士额色黑等曰：朕惟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夫精微之道，难喻颛蒙，而质朴之言，未详证据。兹欲将历代经史所载，凡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贤臣廉吏，贞妇烈女，及奸贪鄙诈、愚不肖等，分别门类，勒成一书，以彰法戒，名之曰《顺治大训》。即于新春开馆。遂特命额色黑、金之俊、吕宫为总裁官，能图、张悬锡、李霨为副总裁官。王无咎、沙澄、方拱乾、黄机、吴伟业、王熙、方悬成、曹本荣、姜元衡、张士甄、范廷元、李仪古、宋之绳、白乃贞十四人及满官四人共十八人为纂修官。

二十八日(3月5日)

10 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先后上疏颂睿王多尔衮功，请昭雪、复爵号，旋皆被流放宁古塔。

彭长庚奏曰：自古冲龄践位致治太平者，莫如成王之明；躬任劳怨辅成主德者，莫如周公之忠。然流言一起，衮衣居东，直至风雷召变，金縢感悟，而周公之忠益著，成王之明益彰。我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即当太宗上宾之后，睿王与诸王、贝勒、

大臣等坚持盟誓，扶立皇上，鞠躬任事。迨后奸人煽惑，离间骨肉，如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私谋拥戴。睿王执持大义，立置典刑，史书载列，昭若日星。嗣后睿王奉命提兵，收拾明疆，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于时，皇上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谁能禁之?而乃先驱绥定，肃整銮舆，恭迎皇上登御大宝。此其功诚伟，不可泯也。是以当其初薨，尚无异议。乃为时无几，朝论纷起，论罪削爵，毁灭过甚。臣曾询之故老，听之传闻，前后予夺之间，似不相符。即肃王妃渎乱一事，愆尤莫掩，然而功多罪少，应存议亲议故之条。至如私匿帝服御用等物，必由彼传谕织造，早晚赍送进御，彼时暂停王府，岂可与一切私匿御用者同例而为不轨也？方今皇上宵旰求宁，而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或其中不无冤抑。伏乞睿鉴，赐之昭雪，复其爵号。一以彰太祖之有子，太宗之有弟，皇上开创之有臣，且以见太宗知人之明，并以励诸王作忠之气，幽明交感，灾眚可弭。奏上，顺治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

未及议，许尔安疏奏曰：九经首重修身，次尊贤，即继之曰亲亲也、敬大臣也。如睿王，以亲则皇叔也，以臣则贵戚之卿也，以功则元勋也。昔太宗任以心膂，托以大事。我皇上定鼎之后，赞辅皇猷，抚绥中外，勤劳一生。及身殁之日，群议蜂起。论其罪固有难辞，而原其功亦不可泯。我皇上以天地为心，若宥其罪而录其功，笃亲亲之谊，隆敬大臣之典，修其陵墓，俾得沾恩命于九京。不惟上慰太宗在天之灵，且有以鼓励大小臣工之心矣。奏上，命议政王等密议具奏。

三月十五日，诸王等议曰：长庚所谓太宗时睿王之功为冠等语，查太宗创业，遴选诸王，六曹各设一王，分猷以亮庶务，从未曾以睿王功大，推为冠首；太宗宾天之后，两旗大臣、叔和硕郑亲王与睿王及诸王等共推皇上御极，原非睿王独效忠诚；阿达礼、硕讬悖乱事，本谋于礼亲王，礼亲王差谕睿王，言词迫切，睿王惧罪及己，是以出首；睿王出师往取燕京，彼时燕京不过一空城耳，有何伟绩乎！克城之后，遂目无郑亲王，既坐收金帛，更专擅威权，国家此际岌岌乎殆矣！夫燕京一城即他王攻取，亦势在必克；睿王亡后，恩礼甚渥，乃伊之近臣将其不法等情出首，始行追夺爵号，何谓朝论纷起，毁灭过甚！睿王将肃王无因戕害，收其一妃，又将一妃私与伊兄英王，此罪尚云轻小，何罪为大？睿王议亲是矣，肃王又皇上何人，独非亲乎？睿王专制帝服随身备用，非暂贮之物。凡此种种皆为悬揣妄言之欺诳之言。奏引风雷之警，率皆狂惑之心，悖妄之语，起衅倡乱，大干国纪。至于援引周公事迹以比睿王，尤属乖谬。睿王种种不法情状，不可胜计。昔周公敬承王命，上合天心，矢忠摄政，辅佐成王。成王少长，稽首归政，终身克尽臣道，作周孚先。是以成王追崇功德，永锡爵土。今睿王方入燕京，逆天专政，肆行无忌。至皇上茂龄，仍不归政，篡迹彰著。天厌其恶，不终其年。似此罪魁，且言功侔周公，可乎？此辈阳应求言，阴图构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虽当开言路之时，难以宥免。许尔安疏内情辞与彭长庚无异。请敕部各革职、拿问、重拟。议入。得旨：彭长庚、许尔安革职，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从重拟罪具奏。

寻议上。得旨：睿王逆天擅政图篡，种种不法。彭长庚、许尔安乃敢称颂元功，悖逆紊乱，情罪重大。本应正法，但系奉旨条奏之时，姑免死，流徙宁古塔地方。彭长庚家产籍没，许尔安父定国投顺有功，世职准定国他子承袭，家产给与承袭之人。

二十九日(3月6日)

11 喀尔喀蒙古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并子胡土克图等，以从前抢掠巴林部落上表引罪，并求和好，进献驼马。

12 是月，南明郑成功取仙游，自置官署，改中左所（厦门）为思明州。上年十一月，成功下漳州，漳属各县皆降，独泉州不下。遂令甘辉统诸镇取仙游县。仙游知县陈有虞率众防守甚严，力拒，急攻不下。至是月初四日，乃以掘挖地道直至城下，内实火药，至夜二更，引爆，城崩毁，兵民死者甚众。明兵部尚书唐显悦之子，本成功姻家，为郑经之外祖父，亦在城中，并及于难。有虞自缢死，城遂下。〖6〗时成功雄视于海上，分所部为七十二镇，立储贤馆、育才馆、察言司、宾客司、印局、军器局，设六官分理庶务。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劝学取士，分任各职。奉前监国鲁王以及卢溪王、宁靖王居金门，礼待避居之遗臣王忠孝、卢若腾、沈佺期、辜朝荐、徐孚远、纪许国等为上客，凡军国大事、悉以咨询之。远近闻之，悉称恢复之师。〖7〗

二月初三日(3 月 10 日)

13 诏停止满兵携家口驻防武昌。谕兵部曰：今念大军所过，沿途水陆居民及驿递，必至骚扰，所驻之地又须拨给房屋田土，其为民累，更有不可胜言者。朕实悯之。闻五省经略辅臣洪承畴，在彼操练军兵，修整器械，军威殊壮。招徕抚戢，民情悦安，其停止携带家口驻防。前所遣兵，照常更换。

14 大学士党崇雅引年乞休获准。得旨：卿清勤练达，佐理著劳。览奏情词真切，特允所请。著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驰驿回籍，休息颐养，以副朕优眷至意。

初五日(3 月 12 日)

15 诏复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原官品级。以其因郝浴一事降处后，勤慎有加，办事无误，且恩诏又有宽宥之条故也。

初七日(3 月 14 日)

16 准大学士吕宫以疾解任调理，驰驿回籍。

17 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奏请信昭令、顺民心、设立史官。轸恤满洲官兵疾苦，效法太祖、太宗，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以绍二圣之休烈。顺治帝嘉纳之。

18 顺治帝谕户部，宣示皇太后与己各发银万两并宫中银万两，计三万两，赈八旗穷苦兵丁。

二十一日(3 月 28 日)

19 封皇弟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皇

太极第十一子。

二十五日(4月1日)

20 以户部尚书陈之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户部仓场侍郎王永吉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21 是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退入南宁。李定国自新会战败，引军撤退，靖南王耿继茂遣梅勒章京毕立克图等紧追不舍。定国乃悉布精锐据山谷，列炮象拒战。然不敌索伦兵之突阵，军溃。定国复以四千兵，自山巅驰下，横插清师。清军则夹击之，夺其所据之山。定国再失利，乃急撤兵，且战且走。初败于兴业县，再败于横州，遂渡江进入南宁。至是南明所据之广东高州、雷州、廉州等三府、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等二州、四县皆失。〖8〗

22 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率军抵黑龙江之呼玛尔河口，包围沙俄侵略者斯捷潘诺夫率哥萨克所盘踞之呼玛尔寨堡，并捕获伐木造船之俄军二十名，随即发起攻势，猛烈攻城。俄军反扑无力，被困城中。至下月初，城垂破，明安达礼以粮饷不继乃撤军而回。〖9〗

三月初一日(4月7日)

23 喀尔喀蒙古丹津喇嘛、车臣汗等贡驼马方物，宴赉如例。

初三日(4月9日)

24 诏惩户部侍郎赵开心，以其请暂宽逃人之禁。先是

开心上奏以饥民流离可悯，请暂宽逃人之禁，以清扰累，以救民命。顺治帝发旨曰：逃人甚多，缉获甚少，何策而令不累民，又能速获逃人。著令回奏。赵开心遂疏奏曰：严逃人者，一定之法，救流民者，权宜之计。闻近畿流民载道，地方有司，惧逃人法严，不敢收容，势必听其转徙。若将逃人暂解督捕衙门，暂宽其隐匿之罪，以免株连，则有司乐于缉逃。即流民亦乐于举发，而逃人无不获矣。得旨：逃人之多，因有窝逃之人，故立法不得不严。若隐匿者，自当治罪，何谓株连?赵开心两经革职，特与赦宥擢用，不思实心为国，辄沽誉市恩，殊失大臣之谊，著降五级调用。

初七日(4月13日)

25 诏申严行逃人法之由，令诸臣遍晓民众。谕兵部曰：近见诸臣条奏，于逃人一事各执偏见，未悉朕心，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在昔太祖、太宗时，满洲将士征战勤劳，多所俘获，兼之土沃岁稔，日用充饶。兹数年来，叠遭饥馑，又用武遐方，征调四出，月饷甚薄，困苦多端。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究厥所由，奸民窝隐。是以立法不得不严。若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历代帝王大率皆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方惬朕怀。往时寇陷燕京，汉官汉民何等楚毒。自我朝统率将士入关，剪除大害，底于敉宁。即今边隅遗孽，残虐百姓，亦藉满洲将士驱驰扫荡。满人既救汉人之难，汉人当体满人之心。

乃大臣不宣上意，致小臣不知；小臣不体上心，致百姓不知。及奉谕条奏兵民疾苦，反借端渎陈，外博爱民之名，中无为国之实。若使法不严而人不逃，岂不甚便?尔等又无此策，将任其逃而莫之禁乎?朕虽凉德，难儿上理，然夙夜焦思，不遑遐逸，惟求惠养满汉，一体沾恩。以副皇天降鉴、祖宗委托，尔等诸臣当遍晓愚民，咸知朕意，方是实心报主。毋得执迷不悛，自干罪戾。尔部即传谕各官，刊示中外。

初九日(4月15日)

26 诏禁群臣再言逃人事。谕曰：朕爱养诸臣，视同一体，原欲其实心为国，共图治安。是以屡次训诫，常恐尔等胸怀偏私，陷于罪戾。至训诫不改，则爱养之道亦穷，国宪具存，岂能曲贷。即如逃人一事，累经详议，立法不得不严。昨颁谕旨，备极明切，若仍执迷违抗，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朕虽欲宥之弗能矣!兹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十九日(4月25日)

2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顺治帝亲定乙未科三鼎甲：状元史大成，浙江鄞县人；榜眼戴王纶，直隶沧州(今属河北)人；探花秦鉽，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至是，赐一甲史大成、戴王纶、秦鉽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益朋、宋德宜、王泽弘、刘体仁、汪琬、王日藻等三百九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

额色黑、金之俊，礼部左侍郎恩格德，掌院学士胡兆龙。

同时赐满洲科状元图尔宸、榜眼查亲、探花索泰进士及第，董色、伊桑阿、查汉等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此科共录取满洲进士五十名。

二十二日(4月28日)

28 削续顺公沈永忠爵为民，公爵准其弟兄承袭。以其闻沅、靖、武冈失守，遂遽退回宝庆、长沙，而丧师失地，贻误封疆故。

二十四日(4月30日)

29 革广东左布政使胡章职，永不叙用。先是，十年（1653）六月，胡章奏称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属下官兵有掳掠乡绅妇女及占住藩司公署、滥委署官等事，使其莅任无地。乞敕下二王还官署、释虏俘。疏入，命二王回奏。耿继茂疏辩曰：前大兵抵广州，城中死拒，阅九月乃下，士卒餐风宿雨，炮击锋伤，不知凡几。城下之日，即食肉寝皮，未足以泄其恨。城中皆为贼党，俘获实多。至兵占官署，官占民房，此殆入城时有之。其后酌以北城住兵马，南城居百姓，一切文官分住南城，料理民事。至布政使衙门，仍存作公署，安得谓到任无所耶?当年六月，以胡章劾奏平南、靖南二王失实，革职下刑部究问。至是，和硕郑亲王等议奏：胡章捏款诬害平南、靖南二王，与诬告凡人不同，情罪重大，应立绞。得旨：胡章所诬未至死罪，遽坐以死，律无正条，朕心不忍，著免死，革职，永不叙用。〖10〗

二十七日(5月3日)

30 诏兴文教崇经术。略曰：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然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研求通贯，明体达用。处则为真儒，出则为循吏。果有此等实学，朕当不次简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贤之训，仕优则学，乃传谕内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俾德业日修，识见益广，佐朕右文之治。

二十八日(5月4日)

31 诏设日讲官。谕内三院曰：朕惟自古帝王，勤学图治，必举经筵日讲，以资启沃。今经筵已定于文华殿告成之日举行。日讲深有裨益，刻不宜缓，尔等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员，以原衔充日讲官，侍朕左右，以备咨询。乃传谕礼部速择开讲吉日以闻。寻以学士麻勒吉、胡兆龙、李霨、侍读学士折库纳、洗马王熙、左中允方悬成、右中允曹本荣，俱充日讲官。

四月初七日(5月12日)

32 优赏喀尔喀蒙古来朝各台吉。额尔德尼诺穆齐、门章墨尔根楚虎尔、伊世希布额尔德尼、额尔克戴青等台吉，以侵掠巴林，遵旨服罪来朝，并进献岁贡马驼。优赏之。

十六日(5月21日)

33 降御史张嘉，以其疏请停满洲关差。初，张嘉奏疏

既上，吏部主事达都，乃劾其嫉妒满洲。云满官奉差秉公守法，必不肯徇情偏私，而按例收税，此张嘉所痛恨者也。于是，部议张嘉罚俸一年。得旨：诏谕求言，原为兵民疾苦。张嘉妄陈关差添设满官，致多扰累，明系借端偏忌，殊属可恶。著降一级调用。

二十二日(5月27日)

34 诏速修《赋役全书》。谕户部曰：《赋役全书》上关国计盈亏，下系民生休戚。屡览尔部奏疏，或驳回该督抚另造，节催不应；或发出该地方誊刻，经久不完。明是官胥利于蒙混，故意错误，希图延缓岁月，便其私派横征。殊可痛恨！今欲将全书刻期告成，方略安在？并令督抚造报，如何始能画一？其悉心详议具奏。务令蒙混永除，横征立止。斯惬朕体恤民隐至意。

35 诏除科考隐匿年岁等弊。谕礼部曰：朕惟人臣事君勿欺为本，近来进呈登科录及乡会殿试等卷，率多隐匿年岁。以老为壮，以壮为少。甚至染剃须鬓，饰貌美观。国家开科取士，本求贤良。进身之始即为虚伪，将来行事可知。更有相沿陋习，轻联同宗，远托华胄，异姓亲属，混列刊布，俱违正道。朝廷用人，量才授任，岂论年齿家世乎？今科进士登科录，及以后各试卷，务要据实供写。其余陋风悉行改正，毋负朕崇诚信、重廉耻至意。

二十三日(5月28日)

36 封和硕亲王尼思哈为和硕敬谨亲王、亲王齐克新为和硕端重亲王。

二十九日(6月3日)

37 诏开馆编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谕内三院曰：太祖创业垂统，圣德开天；太宗积功累仁，宏模启后。大经大法，固足范围百王；一动一言，皆可训行四海。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敢，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遂定于五月开馆，命大学士冯铨、车克、成克巩、刘正宗、傅以渐为总裁官，麻勒吉等七人为副总裁官。

五月初五日(6月8日)

38 敕谕引罪来朝之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遣精奇尼哈番祁他特车尔贝等，赍敕往谕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尔根诺颜等。敕曰：曩因尔等抗违谕旨，故数次不纳来使。今尔等遵奉朕言，诚心引罪，遣额尔德尼诺穆齐、门章墨尔根楚虎尔、伊世希布额尔德尼、额尔克戴青四台吉岁贡来朝，朕不咎既往，将应还巴林缺少人畜悉从宽免。特遣大臣前来，尔等可以修好之故，面坚盟誓，每岁照常额进贡，交通贸易。朕亦不靳赏赉。既盟之后，尔逃人至此，亦不收纳，仍行送还。若不修好坚盟，即进贡，朕亦不纳，逃人至此，仍命收纳，且加恩养，尔其识之。

初八日(6月11日)

39 济尔哈朗卒。

济尔哈朗（1599—1655），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之

侄，舒尔哈齐第六子。幼育于努尔哈赤，随其征战，受钟爱，委任特重，出则总军，入则留守。天命六年（1621）任固山额真，旋为贝勒。十一年（1626）征喀尔喀蒙古巴林部、扎鲁特部，并有功。天聪元年（1628）征朝鲜，与岳讬坚持皇太极所嘱定盟而还，阻止阿敏攻其国都之举。三年（1629）偕岳讬毁边攻明，五战皆捷。四年（1630）从皇太极围永平，击斩叛金归明之刘兴祚。代兄阿敏统镶蓝旗，成为八和硕贝勒之一。五年（1631）初设六部，命掌刑部事。旋从围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迎明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来降。崇德元年（1636）四月，封和硕郑亲王。后屡统兵攻明，多有战绩。八年（1643）八月，拥福临继帝位，与多尔衮同为辅政王，其名居首，继称摄政。顺治元年（1644）正月，亲集众官令政事先禀睿亲王，列衔亦先之，而自居其次。十月，顺治帝行登极大礼，封为信义辅政叔王。四年（1647）二月，以府第逾制，罢辅政。次年三月，以罪降为多罗郡王。旋复亲王爵。九月，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下湖广，征南明。十月，师次山东，以通敌罪斩明降将刘泽清。六年（1649）正月，挺进湖南，突袭湘潭，擒斩明总督何腾蛟。旋拔辰州、克宝庆、下靖州、收黎平等，先后克六十余城，湖南全境皆平。七年（1650）正月师还。八年（1651）二月，率诸王定睿亲王多尔衮罪，奏削其爵。九年（1652）二月，进封叔王和硕郑亲王。十二年（1655）二月，疏请皇帝顺乎民心，坚持诸王议政之传统，首崇满洲，坚持满俗，轸恤满洲官民之政策不可疏忽动摇。并建议立史官，置诸左右，以时刻听取规劝之言，行为纯正，垂名于万世。五月，病故。康熙十年（1671）

追谥曰献。乾隆四十三年（1778）配享太庙。

十四日(6月17日)

40 命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统领官兵驻防京口。

十七日(6月20日)

41 以少保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巴哈纳，觉昌安第三子索长阿之四世孙，隶镶白旗。十七岁从军，初授牛录章京，历官刑部理事官、参政、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固山额真，至户部尚书。尝从肃亲王豪格征四川。世祖亲政，兼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

十九日(6月22日)

42 敕谕喀尔喀蒙古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大小诸贝勒等。责其非但不认既往唆诱苏尼特部叛去、杀掠土默特人马、掠巴林人畜之罪，多次往谕，均不从命。乃复造衅端，且遣车臣卓礼克图言取尔衮东古西之牲畜，一面交易，一面兵来。特敕谕曰：今尔将我人口牲畜及所定驼马速送，遣为首贝勒台吉等以来，则为无罪。不然，败弃和好，自贻伊戚，虽悔何及。其亟思之，宜早决断，毋得犹豫。

二十二日(6月25日)

43 敕俄罗斯国察干汗书，令其来使〖11〗携回。敕曰："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

远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

44 是月，南明南康王刘文秀兵败湖南。先是，刘文秀受命大招讨率师抗清，至是同兴国侯冯双礼、将军卢明臣，率师六万，战船千余艘，出峡川。双礼、明臣率所分之兵自常德，攻岳州、武昌。途次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兵所扼，难以继进，乃回舟师拟与文秀合兵攻常德。其时，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所率荆州、长沙之师已设伏城外，待其师过半，突起夹击，焚获船只甚多，纵横冲突。明军六战皆败，明臣赴水死，双礼被重创，损失惨重，四十余员部将降清。文秀乃同双礼撤军回贵州。〖12〗

六月初四日(7月7日)

45 诏命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华门外台为瀛台。

初十日(7月13日)

46 定发追盗卖漕米例。运官领运漕米之后，将漕米盗卖侵蚀，发追不完，欠一分者革职；二分者杖一百，徒一年；三分者杖一百，徒三年；四分者发附近卫所充军；五分者发边远卫所充军；六分者绞；七分者斩，俱监候；八九十分者立决，籍其家产人口。

十八日(7月21日)

47 遣大理寺卿吴库礼、工部启心郎吴世霸、督捕右侍郎霍达等往视黄河大王庙决口。先是，上年六月初一日，黄河于此处决口。至是，已泛滥年余。

十九日(7月22日)

48 诏准严海禁。从兵部议覆浙闽总督屯泰疏言，不准沿海省分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二十八日(7月31日)

49 诏立内十三衙门铁牌。谕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遗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50 是月，南明郑成功毁安平镇、漳州及所属县城，回师厦门。

先是，郑成功拒绝剃发接诏，议和之局遂坏。然就任之浙闽总督屯泰仍寄意于招抚，遣官致书成功。成功不报，乃部署战守兵力。清朝所遣满汉大兵亦陆续入闽。成功侦知，集诸将议战守曰："今日招抚不就，贝勒统兵已到，有何良策?"赫文兴、陈尧策请战。冯澄世曰："二公所言领兵破敌，其气可夺三军，固是为将本分。但彼弓马娴熟，若欲陆战，人马驰驱，诚恐胜负未卜。况彼粮饷充足，四方云集，万一失其锐气，不特人心摇动，而且军威难振。以世管见，不如全师暂退厦门，坚守各岛，养精蓄锐，修

备战舰，南北巡视，以待彼军。若论彼兵，水战非其所长。况波恬浪静之时，彼犹有头眩晕吐之苦，安望其能御敌?此乃保全军上，以逸待劳之法也。未知诸公以为何如?”成功曰：“战者譬如逐鹿，未知得于谁手。退者可保无虞，此言实乃料人料己之至论，深合吾意。”遂尽毁安平镇、漳州城及惠安、南安、同安诸城，收兵归厦门，另遣赫文兴统部守海澄。〖13〗

七月初三日(8月4日)

51 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以谏往扬州买女子，获罪。

季开生奏曰：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来，遇见吏部郎中张九征回籍，其船几被使者封去，据称奉旨往扬州买女子。夫发银买女，较之采选淑女自是不同，但恐奉使者不能仰体宸衷，借端强买，小民无知，未免惊慌，必将有嫁娶非时，骨肉拆离之惨。且乘机而奸棍挟仇捏报，官牙垄利挪移，诸弊断不能无矣。扬州边江接海，频受贼氛，男子守城，妇人馈饷，服劳茹苦，正自难堪。忽闻此举，忧惧何如!况兵火之后，鸠鹄为容。使者承命，不能做无米之炊，势必沿江四路搜寻。江浙诸郡，万难堪此矣。从来歌舞之席，易生怠荒，历史垂戒，何庸臣赘。今当四方多警，楚闽用兵，正皇上励精图治，寝食不安之际，何不移此，使以阅旅，省此费以犒军，鼓忠勇而励防剿之为愈乎?伏乞皇上上体祖宗之寄托甚重，下念兵民之心力甚劳，鉴臣蚁衷，速收成命。则宵旰之勤益专，江海之氛必靖，亿万年享久安长治之福矣。

疏入，得旨：前内官监具奏乾清宫告成在即，需用陈

设器皿等项，合往南省买办。故令发库银遣人往买。初无买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朕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之主，朝夕焦劳，屡次下诏求言，上书禁勿称圣，惟恐所行有失。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季开生身为言官，果忠心为主，当言国家正务实事，何得以家人所闻，茫无的据之事，不行确访，辄妄捏渎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著革职从重议罪具奏。寻准刑部议奏：季开生身为言官，不知乾清宫需用器皿差人采办，乃妄听讹言，渎奏沽名，应杖一百，折赎，流徙尚阳堡。

季开生，字天中，号冠月，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时顺治帝命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灾难临头，纷纷嫁女，喧阗道路〖14〗。开生冒死直言进谏，虽被重惩，然“终于悟主，使江淮南北之民阴受其福，而人不知”。〖15〗在流所四年，即死于非命，为光棍殴死，声言欲焚其尸。官司不问，疑有主使也〖16〗。年仅三十三岁。然其声望益著〖17〗，直声震天下〖18〗，被誉为清朝开国以来“第一名谏臣”〖19〗。开生死后第二年，即十七年（1660）七月初五日，得旨：“季开生建言，原从朕躬起见，准复原官，归其骸骨，仍荫一子入监读书。”〖20〗其著有《戇臣诗稿》。

初九日(8月10日)

52 顺治帝临太和殿召见巡方各御史。谕之曰：巡方御史屡停屡遣者，良以天下之大，庶僚备设，欲其职任耳目，

以甄别贤否也。尔等既为朕耳目之官，出而代巡，务真心勤瘁。上以副朕特遣之心，下以慰众仰望之意。倘谓君门万里，恣意行私，贪赃坏法，致下民怨咨，断不仍照前律，止于按赃治罪，虽铢两之微，必诛无赦！尔等其钦承之。

53 定满洲官员考满加衔例。其初次考满，大学士、六部尚书有应加宫保衔者，及学士、侍郎以及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正卿有注优考者，作何加衔，俱候皇帝裁定。其余考满者，均按例进级加衔。

初十日(8月11日)

54 遣官分往各地恤刑〖21〗。是年定恤刑事例：凡恤刑官审录罪囚，有死罪可矜疑及事无证佐可结者，具奏处置。流徒以下，减等发落。充军人犯，除已经发解外，其余逐一关送审录，内有应释、应减者，会同巡抚酌量发落。又军罪有不用全律摘引例文及不分首从滥坐者，如未发遣，即附入矜疑疏内，题请开释。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已徒而又犯徒，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半。例应枷号就近释放。其余流徒等罪，各减等发落。笞罪放免。其赃犯，除侵盗官银五十两、粮一百石以上者，照旧监追。如应还官银不及五十两并入官给主百两以上，各赃监追至五年，或正犯身故，逮及子孙，勘无家产者，奏请豁免。旋又奏准每遇恤刑年，内外一体停决。〖22〗

八月十二日(9月11日)

55 命固山额真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卓罗等，统领八旗官兵驻防荆州；固山额真祖泽润分防长

沙，以防御孙可望。

二十日(9 月 19 日)

56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考九年满，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赐二品顶戴，仍管钦天监事。

二十二日(9 月 21 日)

57 诏蠲免直隶八府州县拖欠钱粮。谕工部曰：畿辅之地乃天下根本，必加意安养，使民生乐业，方能自近及远，渐致太平。前尔部会同户礼兵三部复奏修筑运河决口，议将直隶八府州县节年所欠各部寺钱粮，速行催解，以济修河急用。朕念畿内地方，人民艰苦，房地屡经圈拨，水旱连岁相仍，既乏赡养之资，俱有身家之累。而历年积欠，一旦并征，其何以堪!殊非加惠近畿笃厚根本之意，朕心深为不忍。尔部仍会同各部，将修筑决口应另用何项钱粮，悉心筹画，确议速奏。其直隶八府州县，顺治八年（1651）至十一年（1654）未完钱粮，实欠在民者，悉与蠲免。

二十六日(9 月 25 日)

58 谕兵部议赏洪承畴等。以其受命经略将及三年，与所统各官戍守严疆，执锐披坚，眠霜冒雨，不得休息，而宜加锡赉。特命该部开列具奏。寻赐洪承畴等甲胄、鞍马、弓矢、衣物有差。

九月初八日(10 月 7 日)

59 诏严禁擅取病呈〖23〗。先是，苏松巡按孔允樾奏称，原任扬州府推官武缵绪屡向狱官逼取病呈，将监犯致死。

请敕部严加议罪，以儆酷吏，并请将此事附载于大清律内，以通行申饬。得旨：擅取病呈，惨杀人命，深可痛恨。著从重定罪，载入刑律。并通行各地严加禁革，勒石永遵。遂定地方官擅取监犯病呈致死者，依谋杀人律拟斩，狱官、禁卒听从指使下手者，依从而加功律拟绞。〖24〗

初十日(10月9日)

60 诏内外官互用。谕曰：前朕以京官习知法度，外官谙练民情，内外敭历，方见真才。故将翰林官酌量外转。今山东分巡东昌道副使傅维麟、河南提学参议张天植，爱民教士，治行兼优，且学问素裕，著以京员用。又谕吏部将各衙门官员有才优经济、堪任养民者，著各开列察核速奏。十八日，旋亲行裁定陈燿、黄志遴、沈荃、汤斌等十八员翰林官及曹溶、李士焜等二十二员侍郎、卿寺科道等官，均升一级外转。复奏准吏部议定京官外升职衔使用例。

61 诏准严行马匹贩卖之禁：蒙古卖马，止许各旗兵丁人役买用，如有马贩私买者，各官须严行禁缉。如禁缉不严，被人捕获，将所贩之马匹，以三分之一给捕获之人，余皆入官。其牛录章京、骁骑校、小拨什库、司坊等官及贩主、贩入一并下刑部从重议罪。

二十一日(10月20日)

62 靖南将军固山额真朱玛喇、护军统领敦拜等班师回京。

十月初七日(11月4日)

63 定奉旨广议覆之时限。谕吏部等衙门曰：朝廷机务，

皆关国计民生。凡各部院衙门办理核议覆奏之事，自当竭忠尽慎，夙夜匪懈，俾机务早竣，方为无忝职守。乃迩来推诿耽延，有迟至数月者，有迟至数十日者。殊负朕孜孜望治之意。自今以后，奉旨下部，应本部议覆者，限十日内具奏。需各衙门咨会者，限二十日内具奏。如或逾限，重治不贷。其有刑名钱谷等事，繁剧重大，势难即完者，先行题明展限。著通行申饬。

初十日(11月7日)

64 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尔根诺颜等，以和好约誓奏闻。

十四日(11月11日)

65 革原任浙闽总督刘清泰职，以其卸任时不候交待，乃径行回驻杭州，以致漳州失陷。

十八日(11月15日)

66 诏除漕运拖欠稽迟之弊，令各督抚分任责成。户部旋遵旨议定：各省漕粮征收限十月内，兑运限十一月内过淮，江北各府州县限十二月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处限正月内，江西、浙江限二月内，其不过淮之山东、河南二省限正月尽数开行。如有司无粮、军卫船不齐备，以致过淮违误，督抚粮道监兑官，计违限一至三月以上者各降罚有差。〖25〗

67 诏清理积案，严立期限，作速清结。谕六部、都察院曰：朕览部院各衙门章奏请行各该督抚按等官，查报事件甚多，乃报到者甚少。至有经年累月，屡催不应者。此皆由官吏玩法耽延，徇私寝阁，废事误国，借端害民，深

可痛恨！著将一应奉旨行查事件，逐一开写略节，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奏明行催。务使向来积案，彻底清结。如仍违旨迟延，重处不宥。

68 命作速更定律例。谕刑部曰：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辅治，故律例之设，最宜详慎。苟法律轻重失宜，则官吏舞文，得以任意出入。虽欲政平讼理，其道无由。朕览谳奏本章，引用律例，多有未惬。尔部所有满汉字律例作速誊写进呈，朕将详览，更定颁布遵行。

69 责左都御史龚鼎孳。谕曰：朕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龚鼎孳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果系公忠为国岂肯如此！龚鼎孳蒙恩擢任总宪，不思尽忠图报，乃偏执市恩，是何意见？著明白回奏。龚鼎孳乃回奏引罪。顺治帝则以其偏执沽名，回奏支饰，大负擢任，遂颁旨降八级调用。

二十五日(11月22日)

70 定纂修玉牒〖26〗之制：纂修玉牒，应照《会典》开载，论世次，各派所出子孙，递书于各派之下，以帝系为统。其余各照次序胪列。敕内院翰林官同宗人府、礼部纂修，缮写四函，一函进呈皇帝，另三函分存宗人府、内院及礼部。每十年纂修一次。其宗室、觉罗等生于年月日时，于每年正月初十日内，送宗人府、礼部记档，以便会纂。

二十七日(11月24日)

71 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偕郑成功师收复舟山。上年正月，张名振与孙可望有会师南京之约，乃率师第三次入长江，

抵燕子矶，因所约不至，而还军南田。至本月初，获悉清舟山守兵无几，乃同阮骏会成功军将领甘辉率师攻舟山。千舟竞发，二十二日，登岸，清军不支，退兵守城，旋包围定海。招降清舟山守将。〖27〗名振徒步痛哭入城，至故宫，祭元妃陈氏及殉难诸忠臣，又祭其母，大作佛事，哀动三军。〖28〗

【考异】关于张名振会郑成功军攻取舟山之时间，诸书所记多歧。有五月(参见：《台湾外纪》卷四；《东南纪事》卷一一；《三藩纪事本末》卷四；《爝火录》卷二五；《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八月(《航海遗闻》)、九月(《南疆逸史》卷五四)、十月(参见：《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鲁之春秋》卷二二)、十一月(《行朝录》卷七、一一)、冬(《海东逸史》卷一二)诸说。其中，所记十月说之前三种书籍或档案之作者均为当时当事之人，且为明清对立双方，其所记为第一手资料，过程甚为详明，当为实录，乃从之。

十一月初五日(12月2日)

72 巡按御史顾仁以纳贿罪，弃市，妻子家产籍没。先是，本月初三日，顺治帝谕满汉文武大小官员曰：十月十九日有吏部书吏章冕刎颈叩阍，控告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一事，朕遂命提顾仁等亲审，具得实情，其悖旨枉法，收受贿赂，不遂所欲即枉法责治，致欲杀人灭口。而刑部司官贺绳烈居间行贿。大负朕从前爱养之意。遂付有司按律重惩。至是，内大臣、内三院、议政大臣九卿科道等遵旨会议：顾仁纳贿行私，供证真确，应置重典，

凌迟处死，妻子家产籍没入官。贺绳烈身系法官，交通贪墨，藐法过赃，应立斩。议上，颁旨：顾仁即处斩，贺绳烈处绞，余依议。旋察出开送顾仁者为刑部尚书刘昌，举出者系刑部侍郎王尔禄，准其考选者系吏部尚书王永吉以及龚鼎孳、曹溶等，遂均被议处。通行晓谕曰：以后各巡方御史及巡盐、巡漕、巡仓、巡视茶马各御史，倘有似此违法受贿犯赃者，即行正法，决不宽宥。

初七日(12月4日)

73 诏令督抚按务破积习互相纠参。谕吏部、都察院曰：直省地方设立督抚巡按，皆以振肃法纪，剔弊发奸，且使彼此互为纠察，竞砥公忠，属望甚殷，责任更重。乃近来积习相沿，瞻徇情面，多参末员属吏，罕有督抚按互相纠参者。非因己先不法，恐人讦举，即系畏嫌避怨，宁负朝廷，不负朋党，殊非简命委任之意。今特行申谕：从此当大破积习，如有贪婪等弊，立行指参，必拿解来京，朕亲审定罪。倘彼此容隐，事发一体连坐，决不姑贷。

74 诏严惩贪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其家。谕刑部曰：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向因法度太轻，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著为例。

二十一日(12月18日)

75 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尔根诺颜遵例进九白年贡。初，定例喀尔喀蒙古八扎萨克，即

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毕席勒尔图汗、鲁卜藏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每岁入朝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朝廷则赏每扎萨克银茶筒各一、重三十两银盆各一、缎各三十匹、青布各七十匹，以答之。至是亦赏赉如例，并赐宴。

二十七日(12月24日)

76 南明定西侯张名振病逝于舟山。

张名振（1601—1655），一作张明正，字候服，应天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人。早年经商，继投戎伍。性豪爽，喜任侠，交结满朝野。崇祯间，行人司熊开元因上疏揭权要被廷杖，名振甚为不平，虽不识熊，仍暗通关节，使熊幸免于难。崇祯末为台州石浦游击。南明弘光亡，与张煌言等拥鲁王朱以海监国，加富平将军，率部与诸义师于钱塘江上抗清。顺治三年（鲁监国元年，1646）诸义师溃败，绍兴失守，乃放弃石浦，以舟师扈监国鲁王出海，入舟山依黄斌卿。以扈卫功，加定西侯。顺治四年（1647），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归明，通书舟山，因斌卿不应，乃独率军五万往援。至崇明遇飓风，全军尽覆，只身浮还。斌卿怒其损军，扬言欲杀之，乃逃至南田，招集旧部，重整旗鼓，继而占据健跳所（今浙江三门以东）。时监国鲁王为郑彩挟持，境况窘迫。顺治六年（1649）名振亲迎至健跳所，立遭清兵围攻。急求救于黄斌卿被拒，遂率部火并之。乃迎鲁王至舟山，遂晋太师，掌机务。顺治八年（1651）舟山陷，复奉监国鲁王航于海上。十年（1653）率兵二万北上抗清，驻军崇明。次年，再北上抗清，溯长江，攻入

京口，威震南京。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十月，名振偕郑成功师收复舟山。次月，暴疾逝世，遗言以所部归张煌言。〖29〗

二十八日(12 月 25 日)

77 诏所司速议河决报塞之善后四款。先是，兵科都给事中许作梅等奉命视察黄河决口。至是奏言河口报塞并陈善后恤民四款：一、黄河有顶冲数处，俱宜加谨保护；二、河水以堤为障，请另建遥堤，并将决口下小长堤，增高加厚；三、沿河旧额设河夫，请照数增设工食；四、近河居民无居无食，河口低湿地，请查抛荒，俟报垦行粮。

十二月初一日(12 月 28 日)

78 敕谕内大臣索尼，嘉其尽心辅佐。敕曰：方先帝升遐之时，正群小异议之日。尔克持大义，纠正罪人。朕嗣位入关以来，欲酬大勋，用彰宠渥。不意逆图起于骨肉，邪党共助奸谋。媢嫉忠良，谓其异己，众人皆为侧目，惟尔独不动心。至于困之于迁流，饵之以美爵，终持不回之志，永坚勿贰之心。迨后歼除国奸，朕乃亲躬大政，尔又克殚谟猷，无负任使。和衷以济，择善而行。朕心不胜嘉悦，可谓国之荩臣，乃心王事者矣。故特降恩纶，用旌殊绩。稽之往古，不乏纯臣，或以直节称，或以忠烈著，以尔放之古，尤觉为优。社稷之臣，尔之功勋无愧；腹心之佐，朕之倚毗方殷。

初三日(12 月 30 日)

79 诏准部议以后徒犯均发遣屯田，酌其年分，开垦荒

田多寡，事完释放。其愿留者，即永为己业。

十五日(1月11日)

80 颁行满文大清律。

十六日(1656年1月12日)

81 广西巡抚于时耀、提督缘国安奏报：剿平朱盛浓部于富川。朱盛浓，字扬廷，明宗室，居江夏。弘光时授池州推官。清兵南下时曾先后入吴应箕、吴易军中抗清。隆武朝授御史，巡按广信、饶州。汀州变后，走广东，永历时授兵部右侍郎。曾扈驾赴浔州，陈邦傅纵兵劫掠时，乃散走广东。〖30〗同弟盛添聚众于富川，联合小股武装王心、蒋乾及八、九两都瑶、壮族众共同抗清，呼应孙可望、李定国，一时势盛。至是，于时耀等同湖广总督祖泽远调发兵将联合会剿，盛浓兵败，九团两都一百九十二寨悉平。

二十四日(1月20日)

82 以固山额真伊尔德为宁海大将军赴宁波，同固山额真王国光、护军统领车尔布等率官兵会同总督屯泰、巡抚秦世桢、提督田雄、总兵官张杰，攻取舟山。

二十六日(1月22日)

83 命多罗安郡王岳乐同喀尔喀蒙古请好使臣于宗人府酹酒约誓。使臣乃俄齐赖土谢图汗、那门额真、车臣汗、岱青台吉等所遣。

84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四百零三万三千九百有奇，田

地山荡三百八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九顷九十一亩有奇，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个，征银二千二百万五千九百五十四两有奇、米麦豆五百七十六万八千七百一十三石八斗有奇、草四百六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六束，中茶八万六千七百七十八篦，行盐四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三十八引，征课银二百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两有奇，铸厘钱二十四亿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八千零八十有奇，旧铸铜钱一十八万六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85 侯方域卒，年三十八岁。方域（1618—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诸生。以古文名于世，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四公子”。曾主盟复社。顺治八年（1651）应乡试，中副榜，为世所议。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

〖1〗按：《资政要览》为顺治帝首部敕撰之书。书正文三卷、后一卷。共四万余字，由大学士吕宫等奉敕纂拟。正文三卷共分三十章。后一卷为《后序》，为十七位大臣奉敕之题识，颂扬皇帝及该书之文字。现有《四库全书》本。

〖2〗《清史稿》卷二四四。

〖3〗《碑传集》卷五二。

〖4〗光绪《高密县志》卷九下。

〖5〗《千山诗集》卷七。

〖6〗参见：《台湾外纪》卷四；《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

卷一。

〖7〗参见：《台湾外纪》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8〗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清世祖实录》卷八九。

〖9〗参见：《朔方备乘》卷一；《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74—75页。

〖10〗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六、八四、九十；蒋良骐《东华录》卷七。

〖11〗据《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中译本23页。此俄国使臣为谢阿勃林，乃沙皇亲派之使者、贵族费·伊·巴依科夫之先行探路者。

〖12〗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清世祖实录》卷九二。

〖13〗参见：《台湾外纪》卷四；《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按：致郑成功书之屯泰，《台湾外纪》作李率泰，《小腆纪年附考》作刘清泰，均误。

〖14〗《三冈识略》卷三。

〖15〗《〈慧臣诗稿〉题语》。

〖16〗《清诗纪事初编》卷四。

〖17〗《三冈识略》卷三。

〖18〗《晚晴簃诗汇》卷二四。

〖19〗《〈慧臣诗稿〉题语》。

〖20〗《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

〖21〗恤刑，慎用刑法，特指减刑。“凡恤刑之典，曰停刑、曰减刑、曰停遣。”（光绪《大清会典》卷五六）

〖22〗《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一十。

〖23〗病呈，疾病证明书。

〖24〗《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

〖25〗《皇朝文献通考》卷四三。

〖26〗玉牒：皇族之谱系。

〖27〗参见：《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200—204 页；《台湾外纪》卷四。按：《台湾外纪》所记时间误。

〖28〗《海东逸史》卷一二。

〖29〗参见：《海东逸史》卷一二；《东南纪事》卷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罪惟录》卷一二；《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鲁之春秋》卷二一。

〖30〗按：《南疆逸史》卷四八云盛浓已于永历四年为陈邦傅于浔州纵掠时所害，殆不清其走散无闻所致。

清通鉴　卷一三

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年)

丙申　公元1656年

正月初四日(1月26日)

1 谕修《通鉴全书》。谕内三院曰："纪一朝之得失，爰有史书；考百代之是非，厥惟通鉴。顾笔削互异，论断相衡卷牒虽纷，得中尚寡。何以昭垂永久，号称完书?朕兹欲将诸家所纂，广加裒集，删繁考异，订为一编，名曰《通鉴全书》。"遂命巴哈纳、额色黑、刘正宗、傅以渐为总裁官，张长庚等九人为副总裁官。令其精勤搜讨，公慎参评，务使古来政治盛衰，人才善恶，昭明画一。

2 谕编《孝经衍义》。谕曰：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孝为五常百行之原，故曾子备述孔子之言以为《孝经》，昭示后世。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至孝之道，罔不备焉。

朕观其立言正大，意旨深远。苟非取古人言行，关于孝道者，推而广之，不足以彰其义。兹欲博采群书加以论断，勒成一编，名曰《孝经衍义》。遂命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吴伟业、王熙等八人为编纂官。

3 诏予厄鲁特蒙古顾实汗祭典。以其归顺清朝，克尽忠诚，特予以酬其忠。

二十二日(2月16日)

4 顺治帝痛悼陈泰。靖南荡寇大将军〖1〗固山额真陈泰于上年卒于军中。至是，从征大臣回京陛见，顺治帝乃曰：大将军陈泰为朕效力，中道病亡，朕甚痛悼！谕毕，挥涕不止。随之以酒慰劳从征诸臣，诸臣感泣跪饮。顺治帝复念大将军，悲悼不已。并谕曰：若大将军班师回京，朕将亲酌酒以劳之。不幸中道弃捐，不复相见，尔等以此一觞，奠大将军灵次，少抒朕追悼之怀。诸臣及左右侍从无不感涕。寻顺治帝谕洪承畴曰：逆渠孙可望猖狂犯顺，遣发伪帅，统率多贼，夜袭常德。尔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等筹画有素，调度合宜，文武将士莫不用命戮力，水陆剿追，大获全胜。旋遣官致祭陈泰，谥“忠襄”。

二十六日(2月20日)

5 免江西所拖欠一年钱粮。先是，户部议覆江西巡抚郎廷佐奏言江西频年遭水旱，请照直隶八府例蠲免八、九、十、十一年分钱粮。查江省积逋至一百五十五万余两，目今需饷甚急，所请应无庸议。得旨：八年钱粮著蠲免。

三十日(2月24日)

6 大计全国官员，副使崔成名等二百九十二员名革职、降调、休致有差。

7 是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率兵进扈安龙。

时永历帝居安龙窘甚，再密遣兵部侍郎萧尹持血字诏书至南宁，召李定国扈驾。定国奉诏，伏地恸哭不能起。表示“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贼，后议恢复”〖2〗。

时孙可望遣关有才、刘镇国、张明志率十三营兵马四万余众，出经安龙迎拒定国兵〖3〗。而定国仅兵六千，势衰弱不振〖4〗。关有才等侦定国所向，绝无入滇之信，乃屯兵田州。久之，粮饷不继，诸军就近劫掠，军营多空虚。八月间，定国侦得确情，乃派兵抄小路，急驰三昼夜，突至田州，一举攻入关营。关有才、刘镇国猝难抵御，误以清兵飞降，遂跨马弃营逃走。其余兵将闻定国至，皆胆落跪迎〖5〗。定国遂得三千余人。

可望虑有才等兵力不足，复遣白文选赴援。文选至安龙，闻有才等已弃营逃走，乃驰报可望，而扎营不动。文选虽为可望倚重，但心不直其所为〖6〗。

十二月，孙可望遣百户叶应祯赴安龙“要驾入滇”。定国所遣心腹亦呈密疏至，疏云：“臣今统兵迎扈，不日至行畿，先遣奏万安。勿轻听奸逆，辄行移跸。”叶应祯欲逼帝启行，文选阻之。六日黎明，定国所率扈驾军兵入安龙城朝见永历帝。君臣相抱痛哭。〖7〗定国向帝发誓效命，乃脱去上衣，露背上所刺“尽忠报国”四字，廷臣见之，

咸啧啧赞其为忠臣〖8〗。

8 是月，清军败南明郑成功部于揭阳。先是成功部将左先锋苏茂统五镇守揭阳西门，隔港据桥，桥外即平埔。本月初，平南王尚可喜遣左翼总兵徐有功、潮州总兵刘伯禄率兵挺进至揭阳，于城西二十里扎营。时清兵以百骑数至城下挑战，郑兵追之即走。二十二日，援剿右镇黄胜、殿兵镇林文灿、前冲镇黄梧，正督兵操演于埔上，适刘伯禄率兵再至。苏茂欲出兵与战，金武营郭遂第劝阻曰："列阵过桥，胜则犹可；倘若少怯，其桥又窄，难以退兵，其将如之何?"黄梧曰："战则必胜，何用退兵!"苏茂遂发令挥兵前进，急追中，忽清将徐有功从旁冲出合击。苏茂军当即大乱溃败，自相践踏，挤桥坠港而死者五千余名。黄胜、林文灿均死桥下，独郭遂第所部近桥，急回军，得不败。清军过桥，拆毁营盘，直至城下。前提督黄廷时守东门，得报乃出兵接战，清兵方退。〖9〗

二月初六日(3月1日)

9 升侍讲吴伟业为国子监祭酒。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官至左庶子。弘光时，授少詹事，后乞假归。顺治九年（1652），应诏入京，授秘书院侍讲。至是迁祭酒。

初七日(3月2日)

10 诏定八旗每牛录下读书子弟名数。谕礼部曰：今观八旗各令子弟专习诗书，未有讲及武事者，殊非我朝以武

功混一天下之意。尔部其酌量每牛录下，当读满汉书子弟几人，定为新例具奏。凡应试及衙门取用，均在定数之内。其定数外读书子弟各衙门不得取用，亦不许应试。

十二日(3月7日)

11 革福建提督杨名高职，以失陷漳州及泉州属县之故。二十五日命福建中路总兵官、左都督马得功为福建提督。

十五日(3月10日)

12 诏倡翰林专心学习满书，并奖优罚劣。是日，谕内三院曰："翰林为储才之地，鼎甲庶常皆使兼习满汉文字，以俟将来大用，期待甚殷。乃今习满书者将及一年，顷经亲试，语句生疏，皆因不肯专心，工夫怠惰，若不分别劝惩，何以激励？"遂将学而优者十名俱加赏赉，另四名怠惰者各罚俸三个月。闰五月初八日，亲试学习满书之词臣。谕曰：朕简拔词臣教习满书，乃预为储养，以备将来大用，属望之意甚殷。伊等学习满书，久者或十余年，或七八年，少亦三四年，若果专心肄习，自能精通。今朕亲加考试，王熙等六人学问皆优，足征勤励，不负作养。至白乃贞等四人，向之所学，今反遗忘。著住俸，于翰林院再行教习三年，倘能省改勤勉，仍准留用。如怠惰不学，从重议处。郭棻、李昌垣，习学已久，全不通晓，旷业宜惩，著降三级，调外用，仍于补官之日，罚俸一年。

二十一日(3月16日)

13 定部院满官考察例。今后凡部院满官除有事故罪过外，三年俸满者，三品以上自行具疏，吏部分别议奏。四

品等官，各衙门咨呈吏部，分别议奏。六年一次京察，三品以上自陈，吏部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四品等官，各衙门咨呈吏部，吏部仍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奏上，均由皇帝亲核优劣，以定惩劝去留。凡考察之时，加升者、有罪者、及才能、不及、老、疾等项详细开列，永为定例遵行。

二十七日(3月22日)

14 饬责大学士陈之遴等结党。谕曰：若辈朋党之行，朕亦深悉，但欲资其才，故任以职，且时时教饬之者，亦冀其改过效忠耳。又谕诸臣曰：今人多结朋党，究其结党之意，不过互相攀援，以求富贵耳。若然，是有损而无益也。朕常为党人思之，既恐党类之不合，复恐声名之不闻，与往来周旋之不至，又恐事发祸随，或被人举首，戚戚若此。何若为国为君效忠，安受富贵之为荣乎?纵使党与已成，及陷诛戮，孰能庇免!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观之，太宽亦不可也。

15 吏科给事中王启祚奏请顺治帝精读典籍。奏曰：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但臣闻自古帝王，虽孜孜好学，要不过讲明修齐治平之道而止，非若文人之习，以夸多斗靡为长也。请自今除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有关政治者，时令日讲诸臣进讲外，其余姑且缓之。报闻。

三十日(3月25日)

16 令冯铨仍在帝之左右以备顾问。谕吏部曰：大学士冯铨赞襄机务，历有岁年，恪慎勤劳，裨益弘多。朕近见

其齿长力衰，难胜繁剧。应解院事，用便颐养。著加升太保兼太子太师、秘书院大学士、礼部尚书致仕。念其器识老成，学问充裕，可以文章资朕。著仍在朕左右，以备顾问。一切经史著述编摩，皆令专任。

三月初一日(3月26日)

17 南明李定国扈永历帝至昆明。

先是，李定国获白文选之助，于正月二十二日，迅抵安龙扈驾。二十六日，定国、文选扈驾离安龙。经新城、普安进入云南，二月十一日抵达曲靖。时南康王刘文秀统兵五万余众留守云南昆明，忽得报定国已率军将至。遂紧急聚议，“有议以兵迎拒者，有言调集王、贺等御前营者，有议坚守不令定国入城者，纷纷未定”〖10〗。定国率军抵昆明百里外之松林。文秀本不直孙可望之所为，亦意在保卫宫驾，遂以数骑飞抵松林会晤定国。定国乃指天自誓〖11〗。文秀心中释然，秘议毕，急速返昆明。昆明诸将尚未议决，突报定国兵临城下，调兵战守，俱不暇计〖12〗。乃接受定国之来。于是先遣黔国公沐天波趋至松林远迎永历帝，文秀等随定国出城迎候。

至是，永历帝入昆明城，百姓观者如堵。遂议加封各官及布告各土司。并差人封安南国王。特追封杨畏知为文忠公，遣官遥望致祭〖13〗。颁旨进封定国为晋王、文秀为蜀王、文选为巩国公。共计封公者六人，封伯者十一人〖14〗。时朝政一新，衣冠复振〖15〗。帝乃遣白文选往贵州，以玺书招秦王孙可望。并谕其与定国和衷共济〖16〗。

初七日(4月1日)

18 特遣厄木齐喇嘛等赏赦存问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赠以礼物。

十五日(4月9日)

19 诏全给出征差遣之披甲人在家月粮。谕户部曰：向来定制，凡披甲者皆给月粮，若当出征及有关差遣，因有行粮，月粮止给一半。朕念披甲人等所有家口全赖月粮养赡，况出征、差遣，均属公事，方欲其为国用力，乃复使有内顾之忧，深为可悯。以后披甲人虽出征、差遣，其在家月粮，仍准全给。

十六日(4月10日)

20 惩大学士陈之遴，以原官发盛京地方居住。

先是，二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劾奏陈之遴结党营私，良心已昧。如安肃知县沈令式本庸劣不堪，之遴暗示礼部尚书胡世安保荐为知府。旋为总督李萌祖纠参。陈之遴植党营私，确有证据，密勿之地，不可复居。疏入，诏责陈之遴朦胧支饰，全无诚心，殊非大臣事君之道，令其并胡世安均据实明白回奏。户科都给事中王祯亦劾奏云：陈之遴系前朝被革词臣，投本朝后披超擢登政府，不图报效，市权豪恣。昨南苑赐宴，皇上面加呵叱，凛凛天威。而之遴不思闭阁省罪，即于次日，遨游灵佑宫，逍遥恣肆，罪不容诛。乞重加处分，以儆邪污。广东道监察御史焦毓瑞复劾奏礼部尚书胡世安受陈之遴嘱托，滥举之遴同乡沈令式堪任知府，徇私背公，法应连坐。

陈之遴遵旨回奏引罪。得旨：陈之遴既知罪戾甚多，此奏又不明白言罪状，但请处分。沈令式是否乡亲并未说明，但称其颇有能声，即系徇私推奖。何得蒙混推辞！奏内“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等语，朕所痛恶。平日诫谕，何等严切，乃不思省改，殊为可恨。著吏部严察议奏。

至是，吏部议覆：陈之遴革职，永不叙用。得旨：陈之遴任意结党营私，大负朕恩。本当罢斥示惩，念其既已擢用，位至大臣，不忍即行革职，著以原官发盛京地方居住。

二十四日(4月18日)

21 谕诸臣勿分畛域勿立门户。略曰：朝廷立贤无方，不分南北。南人中有贤有不肖，北人中亦有贤有不肖。朕近日处分各官虽多南人，皆以事情论，非以地方论。尔等比肩事主，皆当仰体此意。凡有论列，须从国家起见，毋歧方隅，毋立门户，毋泄己私忿，毋代人诬陷，毋以风闻辄告，毋以小过苛求。务期公忠自矢，共还荡平之治。

四月初九日(5月2日)

22 谕兵部通行详查历年各处投诚官丁，倘有功多赏薄，即具奏改正。以昭朝廷鼓励投诚至意。

十六日(5月9日)

23 诏禁擅入禁地越告。谕刑部曰：内外官民，果有冤抑情节，本应赴各该管衙门告理。朕恐问官或有徇纵，下情不能上达，命通政司收达通状。又都察院门前，特设登闻鼓，以疏冤抑，立法详备。近有擅入禁地，声冤抹项，

捏款诬告，大干法纪。自今以后，有不赴应告理衙门陈述，辄抗违定制；妄行越告者，原词概行不准，即拿送法司，照律从重治罪，决不轻贷。

二十三日(5月16日)

24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疏请敕封峒蛮、操练水师。疏曰：天下生民所以不安者，以云贵有孙可望，海上有郑成功也。孙寇所藉兵力，峒蛮为多。今欲招徕远人，但宜给以新命，不必追其前朝旧敕。至郑逆出没海上三十余年，国家欲捣其巢穴，恐水师少而未练。宜择知兵大臣，沿海防御，坐而困之。庶荡平有期矣。下所司议。

二十四日(5月17日)

25 诏拒请册封妃嫔之奏。是日礼部尚书恩格德等奏言，以修建之宫殿将及告竣，未便久虚，应仿古典礼，册封妃嫔。得旨：册封妃嫔诸典礼，皇太后在上，当候旨行，何得辄为奏请?轻率妄陈!大臣事君之道果如是耶?殊属不合，著严饬行。

26 吏科都给事中郭一鹗以图治贵务实政，条奏五事。一、勤于讲学为行政之大本。皇上去年选翰林官为讲官，迄今一载，未见举行，讲官殆为虚设，请于政事之暇，命诸臣进讲。二、进退人才为国家之首务。近见吏部推升京堂，借内外互转之上谕，而贤否不分。降处各官，任一己喜怒之私，而轻重悬殊。请严加申饬。三、开源节流为生财之大道。四、崇尚节俭为帝王之美德。五、安抚流移为目前之急务。请敕下各督抚设法安抚逃亡之饥民，使之不

致离散，本固而邦宁矣。疏入，得旨：奏内勤讲学，已悉。其推升京堂，贤否不明，所指何人?著据实奏闻。降处各官轻重悬殊，著吏部明白回奏。

27 是月，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以舟师攻厦门，失利，乃下令转攻金门。郑成功八镇援兵至，势甚盛。清军恐被困，乃急退军入泉州港。〖17〗

五月二十一日(6月13日)

28 严禁隐匿盗情。谕刑部曰：近见各处盗贼窃发，甚至逾城行劫，官民受害，地方该管各官，往往有惧罪隐匿不报者。以致盗贼益无顾忌，深为可恨。除已经参劾者，照律究拟外，此后倘有失事，令该地方各官即行申报，速图缉捕自赎；若仍蹈前辙，隐讳不报，定行从重治罪不贷。

29 令严行稽察旗下人为贼者。谕曰：畿辅地方近年以来，土贼充斥，及见拿获者多系旗下之人。朕思各旗有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每牛录下又设有拨什库。果能稽察严明，何由为盗，此皆该管各官，督察怠玩所致。尔部即详察历来获盗案卷内，有旗下人为土贼行劫者，系何旗、何甲喇、何牛录?某旗若干、某甲喇若干、某牛录若干，一一开明。视名数多寡，将该管各官，分别议处具奏。仍严加申饬，不时稽察。以后本旗甲喇牛录内，有为土贼者，该管官及拨什库，隐讳不首，定行从重治罪不贷。

二十二日(6月14日)

30 更定随征前锋、护军、拨什库、甲兵、厮养卒等私自逃回罪。初次者，鞭一百，递发军前；二次者，正法。

二十九日(6月21日)

31 革兵部督捕侍郎吴达礼、霍达职，以逃人逃多获少不行严察故也，令俱戴罪办事。前谕吏部曰：据督捕衙门奏，逃人甚多获者极少。设督捕衙门即专为稽察逃人，严督缉解。其如何严察，使逃者必获；如何立法，使不敢隐匿，全不议及，止将逃人及拿获数目奏闻。吴达礼、霍达等甚属怠玩，著议处具奏。至是案结。同受惩处者：协理督捕少卿赵开心降三级调用，理事官胡什八、张朝珍俱解任。

32 是月，南明郑成功以揭阳之败杀部将苏茂，令厚殓设灵，自作祭文以祭之，并养其妻孥。〖18〗

闰五月十二日(7月3日)

33 诏加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岁俸一千两，赐敕并赏赐诸物。奖其率所属将士协力追剿李定国，全收广东疆土。

六月初一日(7月22日)

34 准吏部议：平西王吴三桂下之进士、举人、贡监，俱照汉军例，升转补授。

初三日(7月24日)

35 刑部奏准更定律例四事。一、旗下人犯充军流徒罪

者，止行鞭责，以致奸宄无所创惩，今后犯军罪者，枷号三月，犯流罪者枷号两月，犯徒罪者枷号一月，仍照数鞭责，职官本身及妻子兄弟，俱照例准赎。二、窝盗律应刺字，因久未举行，故盗不知警，今后应照律刺字。三犯者绞，监候秋后处决。三、旗下人白昼抢夺者，应枷号鞭责。初犯刺一臂，再犯又刺一臂，三犯者即行正法。四、满洲家人私结伙党，指称隐匿逃人，索诈民间财物者甚众。今后凡同伙三人以上者，为首以光棍律正法。为从，系民人责四十板，边卫充军；旗下人枷号三月，鞭一百。如止一二人，依为从律。

36 更定督捕事例三款。一、旗下人逃走者，各旗俱用印信投递逃档。二、各督抚所属官，有因逃人革职一员至四员者，巡抚罚俸九个月。至五员，降一级，留任。革职一员至九员者，总督罚俸六个月，至十员，降一级，留任。其督抚降至三级应调用者，均免其调用。巡抚查解逃人五十名者，纪录一次。一百名，功过相抵，复一级。二百名，复二级。总督查解逃人一百名者，纪录一次。二百名者，复一级。四百名者复二级。照此数多解者，俱功过相抵。三、巡按所属官，有因逃人革职一员至四员者，巡按罚俸九个月。至五员，降一级，留任。降至三级者调用。查解逃人五十名，纪录一次；一百名，加一级。

十二日(8月2日)

37 谕诫八旗各牛录，当体恤奴仆。略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中役使之人，皆获之艰辛，加之收养，义无可去。乃十余年间，或恋亲戚，或

被诱引，背逃甚众，隐匿滋多，故特立严法示惩。窝逃正犯，照例拟绞，家产尽行籍没，邻佑流徙，有司以上各官分别处分。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职官。立法如此其严者，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困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尔等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禁止，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之主，念兹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孰非朝廷赤子?倘刑罚日繁，户口日减，尔心亦何能自安?今后务各仰体朕意，觉悟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岂不休哉!

十六日(8月6日)

38 申严海禁。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督抚镇曰：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

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

39 敕江南浙闽广东督抚镇等广出榜文诱降郑成功部众。略曰：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如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头目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并令凡旧、新来归人等，其前此陷贼官民及新归人等，该地方官问明来历，尽力安插。原有田产速行察给，即无田产，亦设法周恤，务令得所。

40 以钱粮不敷，裁汰内外冗员。谕大学士觉罗巴哈纳、额色黑等曰：近因钱粮不敷，每日会议，全无长策。朕思裁汰冗员，亦节省之法。今加酌量，在京官员如大理寺衙门事务无多，留堂官三员办理足矣。工部衙门留左侍郎办之有余，可无右侍郎。中书科中书舍人允宜酌汰。科员甚多，一科中只留都给事中等官足矣。在外布政使司衙门中右布政使无职掌，纯属冗员。凡此内外冗员甚多，宜详察以奏请裁汰。尔等可将朕谕交与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当此钱粮匮乏之时，暂行裁汰，嗣后钱粮充裕，再行增设。

二十六日(8月16日)

41 诏立孔有德女为东宫皇妃。孔有德女曰四贞。乃自幼养于宫中者。十二年（1655）四月二十九日，顺治帝以孔有德建功颇多，以身殉难，特赐四贞食禄，视如和硕格格，护卫仪从仍旧。至是，乃谕礼部曰：奉圣母皇太后谕，

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壶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旨发，四贞乃自陈有夫。盖有德存日已许配孙偏将之子延龄矣。此册封事遂作罢。后四贞奉太后命与孙延龄结为夫妇，赐第东华门外〖19〗。吴伟业诗云："聘就蛾眉未入宫，侍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卫中。""锦袍珠络翠兜鍪，军府居然王子侯。自写赫蹄金字表，起居长信阁门头。"〖20〗盖咏此事也。

42 撤江南各省催粮满官还京。

43 诏准增加福建兵力，以防郑成功。共征调三千名汉军官兵，由固山额真郎赛统帅。

44 是月，郑成功部将黄梧以海澄降清。

郑成功以揭阳失利事斩苏茂，诸将士颇为寒心，而黄梧尤心怀怨愤。旋奉成功命守海澄，其叛志乃坚。遂遣心腹密通浙闽总督李率泰，欲献海澄以降。率泰当即启报世子济度，济度急令提督马得功以兵接应。清兵入城，海澄遂陷。清廷特加优典，封黄梧海澄公。黄梧掘郑氏祖坟，株求郑氏亲党，漳泉之民大受其害。〖21〗

七月初二日(8月21日)

45 准荷兰八年来朝一贡。先是，荷兰使者至京，请贡道，以便出入。遂令礼部议奏。至是，礼部奏言准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听在馆交易，而不准于海上贸易，并照例严饬违禁等物。得旨：准八年一次来朝。八月，荷兰使者归国，特降敕谕赐其国王。略曰：惟尔荷兰国，僻在

西陲，海洋险远，历代以来，声教不及。乃能缅怀德化，效慕尊亲，择尔贡使赴阙来朝，虔修职贡，地逾万里，怀忠抱义，朕甚嘉之。用是优加锡赉〖22〗，以报孚忱。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勩可悯。若贡期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至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职，祗承宠命。

46 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卒。年十六岁。时襄亲王因妃子董鄂氏为顺治帝所热恋，申斥之。为帝所闻，乃亲手打亲王一记耳掴。亲王乃因愤致死，或言竟是自杀而亡〖23〗。

47 是月，南明郑成功率兵取闽安，进围福州。时郑成功在厦门，乃集诸将议曰："本藩正欲刻期北上，争衡吴越，只因海澄一失，遂而中止。现今贝勒与总督咸提师驻漳，其省城必然空虚，不如乘南风直抵闽安，入取福州。若得福州，则漳、泉下游悉为我有。彼若救应，疲于驰驱，是疲劳也。然后假一旅，从中截杀，必自乱矣。"众将皆是之。遂以中提督甘辉为元帅，统十五镇，北上取闽安。闽安守将见海上航舟云集，乃望风遁逃。遂不战而得闽安。成功得捷报，亲领军进围福州。〖24〗

八月初一日(9月18日)

48 遣官赍敕慰谕内蒙古诸部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各赐缎匹有差。敕谕曰：尔等秉

资忠直，当太祖、太宗开创之时，即诚心效顺，结为姻娅，请为屏藩。太祖、太宗嘉尔等勋劳，崇以爵号，赏赉有加，恩至渥焉。朝觐往来，时令陛见，教诲饮食，异数有加。凡有怀欲吐，俱得陈奏，情意和谐，如同父子。朕荷祖宗鸿庥，统一寰宇，恐于祖宗德意有违，成宪未合，恒用忧惕。但初年朕在幼冲，睿王摄政，任意变更，不遵太祖太宗旧制，所行悖逆。以致众怒群怨，使尔等夙夜望朕亲政，常保恩惠，如得复见太祖、太宗。乃朕自亲政以来，六年于兹矣，未得一见。岂朕忘尔等哉?盖因地广事烦，万几少暇，且痘症流行，尔等远来之日，朕复出巡幸，是以相见甚疏。然相见之疏，固自有由，而怀尔之诚，时切朕念。每思尔等效力年久，战伐多功，虽在寤寐，未之有敉。兹念尔等久不来见，恐有诚意不得上通，故特遣官赍敕，赐尔等缎匹，以谕朕意。嗣后有欲奏闻之事，即行奏请，朕无不体恤而行。朕方欲致天下于太平，尔等心怀忠直，毋忘太祖、太宗历年恩宠。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岂不休乎?

十二日(9月29日)

49 皇太后以连年荒歉，发宫中节省银三万两，赈济顺天府所属各处灾民。

十七日(10月4日)

50 诏责厄鲁特蒙古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频犯内地，威胁抢掠，令其赔所掠，毋得越境混扰。

51 停差钞关满洲官员。

二十二日(10月14日)

52 复定直省钱粮考成则例。其州县经征接管正印官，俱按任事月日多寡，每官各作十分计算。完欠分数仍照定例处分，其署官处分，欠一二分者罚俸三个月，三四分者罚俸六个月，五六分者罚俸九个月，七八分者罚俸一年，九十分者降职一级调用，不及半月者免议。其巡抚、司、道、府、州，各作十分计算，照旧例处分。

二十七日(10月14日)

53 诏奉皇太后训示制《内则衍义》〖25〗成，并亲为序文。

54 是月，巡抚宜永贵依周亮工计破南明郑成功于福州城下。

先是，成功率舟师进围福州。时清军主力均在漳州，福州城空虚。巡抚宜永贵紧急部署兵力加强城守，并分一旅守乌楼，以为犄角。成功每麾众攻城，即被乌楼所发之横炮击退。成功与诸将议曰："乌楼乃系城中之犄角。不夺乌楼，此城难破。明日必须并力攻夺，方许收军。如退缩者，斩!"次日，猛攻乌楼，楼悉崩坏，守军多被击毙，乌楼遂为成功所夺。城内见乌楼已破，人心愈加惶恐，城大兵寡，疲弱已极。然成功一时骤至，未知虚实，未敢骤攻，只令各镇安营，深沟树栅，以为久困之计。

危急中宜永贵采纳参将张国威之建议，从狱中提出原布政使周亮工、副将王进，问以破敌之策。亮工曰："遍观城外，营垒相连，难以骤破。独东南近水一角，略尔疏

防。可令王进带骑兵三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偷过鼓山后，转出路通桥，冲杀南台，焚其船只。再令田胜领骑步兵伏南门，李武领骑步兵伏西门。遥观王进出兵，二处起伏冲杀。其余兵民守城者，悉令呐喊助威，破之必矣。”遂戒严防守。

十六日夜三更，宜永贵依亮工计，令开水部门，王进率师绕鼓山而出，天微明，鸣螺喊杀，城上发大炮，西南二处伏兵齐起。成功诸营不知兵从何处而来，一时不及列阵，各慌忙奔窜，争相下船，乘潮而去，退屯闽安。福州之围乃解。〖26〗

55 清军克舟山，旋弃之。先是，宁海大将军伊尔德、提督田雄等率舟师由定海大洋进攻舟山，南明舟山守将英义伯阮骏、总督陈六御等率师迎战，清军失利而退。二十七日，伊尔德等督师再攻舟山，然一交锋，则且战且退。阮骏等不知此乃诱敌深入之计，驶舟急击，至定关口，突大舟撂浅不得行，清舟遂急速回返夹击，合力猛冲，并以火攻，铳矢如雨，战事急速逆转。阮骏见势不支跳水死，陈六御等力竭自刎死。南明舟师大溃，舟山遂陷。清廷以舟山虽得，然守之不便，令迁徙居民，拆毁城郭而弃之。〖27〗

56 南明李定国送孙可望诸妃于贵州。先是，永历帝至云南，以玺书招可望，规劝其与李定国和衷共济。又为李定国、刘文秀割襟，订二姓之盟。至是，定国亦向可望示诚，奏请将可望诸妃之留滇者，悉为送还，遂遣总兵王麟率兵护送前往贵州，定国亲于郊外饯行。〖28〗

九月初二日(10月19日)

57 谕吐鲁番首领阿布都拉哈，准其五年一次来贡。进贡人员入关不得过百人，不许携带妇女，进京人数只许三十人。所带货物许在京会同馆照例货市，不得沿路借端迁延骚扰。其进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外，不必多贡。

十三日(10月30日)

58 籍没收郑芝龙、郑成功及郑姓等“叛逆”田产房屋，以其租充兵饷。命该督抚按派官清查，限三月内汇总造册报部。〖29〗

二十六(11月12日)

59 议政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裁减各直省每年存留银两。所裁经费含全裁、裁三分之二及裁其半。总共裁银七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四两六钱，以济国用。议上，报可。

二十八日(11月14日)

60 以大学士既在内院办事，不宜又在议政大臣之列，谕令凡今后议政大臣会议大学士不必与议。

二十九日(11月15日)

61 封贤妃董鄂氏为皇贵妃。上月二十五日，顺治帝谕礼部曰：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壶仪，立为贤妃。至是，又谕礼部曰：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

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十二月初六日，行册封礼。颁诏天下。

十月初一日(11 月 16 日)

62 定满官京察则例。凡三品以上满洲官俱于考察之前，具本直陈。有出征奉差事者，事竣之日补陈。四品以下，不论出征奉差，俱由堂官详加考核，注明贤否，密送部院、内三院。四品以下官，吏部都察院会同内院考察。六科掌印官，听部院考察。其余俱由各科掌印官开列实迹，注明考语，汇送部院。其考察事宜，俱照八法处分。旋考察满洲京官编修绰内等五十六员，分别致仕、降调、革职有差。

二十七日(12 月 12 日)

63 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奏报，击败南明孙可望军，收复辰州。永顺土司总兵彭弘澍率其部下官吏并籍所属三州六司三百八十峒户口以降。

二十九日(12 月 14 日)

64 令陈之遴回京入旗。谕吏部曰：朕向因大学士陈之遴赋性偏执，屡经训饬，不肯悛改，故令盛京居住，用示惩创。今伊自应省悟前非，且念其效力多年，不忍终弃。著回京入旗，以示朕始终曲成至意。

十一月初七日(12 月 22 日)

65 诏禁民间秘密教门。谕礼部曰：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

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惘颠狂，至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堕其邪术者，实繁有徒。京师辇毂重地，借口进香，张帜鸣锣，男女杂沓，喧阗衢巷，公然肆行无忌。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虽倡首奸民罪皆自取，而愚蒙陷网罹辟，不无可悯。尔部大揭榜示，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著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如或徇纵养乱，尔部即指参处治。

初八日(12月23日)

66 诏准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条奏督捕四项定例：一、除奸棍。凡解到正犯，如有跟随入署，成群窥探者，旧人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枷号一月。二、严纵逃。凡起解逃人窝主，地方官宜严加钮锁，如致逃脱，解役责四十板，徒发。地方官罚俸一年。三、禁诬告。满洲家人首逃者，本部行提，如诬，鞭一百，枷号一月。民人赴督抚按首告，不准，方许赴部。如诬，责四十板，枷号一月，仍发该督抚按问结。四、销逃档。凡逃人自回者，若不赴部圈销逃档，查出，将逃人之主鞭七十。

十二月十二日(1657年1月25日)

67 定州县官蒙隐田地议处例。十顷以上罚俸三月，三十顷以上罚俸六月，五十顷以上罚俸九月，八十顷以上罚

俸一年，至百顷者，降一级调用。

二十四日(2月6日)

68 诏停止元旦诣堂子行礼。礼部上奏请皇帝于元旦诣堂子。得旨：既行拜神礼，何必又诣堂子，以后著永行停止。

二十六日(2月8日)

69 禁州县官借节礼生辰名色馈送上司。礼科给事中鱼飞汉奏曰：臣观今日司道府厅，多以礼节贿赂定有司贤否，无怪乎贪风日炽，而激扬鲜效也。今后州县如有借节礼生辰名色，馈送司道府厅，而司道府厅不即出首者，督抚按严加访参。得旨：据奏，属吏借节礼生辰名色馈送上司，公行贿赂，深可痛恨。著严行禁革，犯者重罚。

70 是月，再行招降郑成功，被拒。

先是，十月间，定远大将军济度发兵攻铜山，败绩。至是，成功督诸舟师攻占罗源、宁德诸县，济度遂令梅勒章京阿克襄、巴都等统兵赶至。时郑芝龙所遣家人谢表至宁德，再劝成功降。成功坚拒之。

成功恐清军借抚为由，偷袭厦门，遂令甘辉殿后，自率舟师携谢表回厦门。阿克襄得成功舟师南下讯，挥师紧追之。至护国岭，与后队甘辉所部遇，交战终日未分胜负。次日再战，阿克襄中伏被杀，清兵马辎重损失甚多。济度闻讯，怒甚，招抚之事乃止。

谢表于被放归时恳求成功回书，成功乃修书致父，略

曰："嗟嗟！曾不思往见贝勒之时，许多好言，竟而不听，自投虎口，毋怪乎其有今日也。吾父祸福存亡，儿料之熟矣。见其待投诚之人，有始无终，天下共晓。先以礼貌，后遂鱼肉，总是'挟'之一字。儿岂可挟之人哉！固已言之于先，而决之于早矣。今又以不入耳之谈，再相劝勉。前言已尽，回之何益？但谢表日夜跪哭，谓无可以回复为忧，不得不因前言而详明之。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肯效诈伪之所为，苟就机局，取笑当时。试思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损无数之兵马，费无稽之钱粮，死亿兆之生灵，争区区头上数根头发，不特大为失策，且以量之不广也！诚能略其小而计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弁众，何难罢兵息民。彼无诈，我无疑，如此则奉清朝正朔，无非为生民计也，为吾父屈也。儿志已坚，而言尤实，毋烦再报，乞赦不孝之罪！"〖30〗

71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五百四十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六，田地山荡四百七十八万一千八百六十顷，畦地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三个，征银二千二百零八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两三钱、麦豆五百八十一万二千六十石二斗有奇、草四百六十七万四千五百五十五束，中茶八万二千五百八十五篦，行盐四百四十六万四百五十六引，征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五千九百七十五两二钱有奇，铸厘钱二十六亿零四百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八十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72 祖大寿卒。

祖大寿（？—1656），字复宇，辽东（今辽阳）人。行伍出身。明泰昌元年（1620）官靖东营游击。天启二年（1622）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当王化贞弃广宁遁入关，大寿走觉华岛。后奉参政道袁崇焕命，改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六年（1626）随袁崇焕婴城力守，以大炮击退后金之进攻。次年，同满桂、尤世禄于宁远城外抗击后金兵。崇祯元年（1628）袁崇焕督师蓟辽，擢大寿前锋总兵官，驻锦州。三年（1630）四月，率所部会同孙承宗收复为后金攻占之关内永平等四城。四年（1631）被后金围困于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粮尽援绝，乃诈降。旋逃回锦州，固守。皇太极屡加招降，不从。后清兵久围锦州。十五年（1642）二月，洪承畴所率十三万增援军惨败于松锦战场。三月，大寿乃率部出降。皇太极不究其既往，仍授予总兵官，命隶正黄旗汉军。赐厚赏，以优礼，然再未重用。顺治元年（1644）从清军入关。

〖1〗靖南荡寇大将军，又称宁南靖寇大将军，并见《清世祖实录》。

〖2〗《永历实录》卷一四。

〖3〗《安龙逸史》卷下。

〖4〗《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5〗《安龙逸史》卷下。

〖6〗《小腆纪传》卷三七。

〖7〗《安龙逸史》卷下。

〖8〗《罪惟录》卷九下。

〖9〗参见：《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先王实录》；《闽海纪要》卷一；《台湾外纪》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按：《清史列传》卷七八；乾隆《潮州府志》卷一二，均系于二月，不确，未取。

〖10〗《安龙逸史》卷下。

〖11〗《皇明末造录》卷上。

〖12〗《安龙逸史》卷下。

〖13〗《明末滇南纪略》，《迎帝入滇》。

〖14〗《安龙逸史》卷下。

〖15〗《明末滇南纪略》，《迎帝入滇》。

〖16〗《安龙逸史》卷下。

〖17〗参见：《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先王实录》。

〖18〗《台湾外纪》卷四。

〖19〗《四王合传》。

〖20〗《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四《仿唐人本事诗》。

〖21〗参见：《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先王实录》。

〖22〗赐赉诸物有：大蟒缎二匹、庄缎二匹、倭缎二匹、闪缎四匹、蓝衣缎四匹、青花缎四匹、蓝素缎四匹、帽缎四匹、衣素缎四匹、绫十匹、纺丝十匹、罗十匹、银三百两。

〖23〗《汤若望传》323 页。依陈垣考证，见《陈垣学术论文集》493 页、537 页。

〖24〗参见：《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先王实录》。

〖25〗《内则衍义》，共一六卷，大学士傅以渐奉敕纂。以《礼记》

之《内则篇》为基础，加以阐释、发挥、讲解。共分八要三十二子目。先博采正史，述后加以评论。将自古以来妇女之嘉言美行统成一书，以“上备披阅，下示来兹”。有《四库全书》本。

〖26〗参见：《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

〖27〗参见：《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先王实录》；《台湾外纪》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爝火录》卷二六。

〖28〗《安龙逸史》卷下。

〖29〗《明清史料》丁编二本64页。

〖30〗参见：《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八；《先王实录》。

清通鉴　卷一四

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

丁酉　公元1657年

正月十一日(2月23日)

1 宁海大将军、固山额真伊尔德自舟山班师回京。

十五日(2月27日)

2 诏修为明朝毁坏之金代帝陵。

3 禁投拜门生。谕吏部曰：朕惟制科取士，课吏荐贤皆属朝廷公典，原非臣子可借以罔上行私、市恩报德之地。至于师生称谓，必道业相成，授受有自，岂可攀援权势，无端亲昵。近乃陋习相沿，会试、乡试考官所取之士，及殿试读卷、廷试阅卷、学道考试优等、督抚按荐举属吏，皆称门生。往往干谒于事先，径窦百出；酬谢于事后，贿赂公行。甚至平日全未谋面，一旦仕宦同方，有上下相关

之分，辄妄托师生之称。或属官借名献媚，附势趋炎；或上官恃权相迫，恐吓要挟。彼此图利，相煽成风，恬不知耻。以致下吏职业罔修，精神悉用之交结；上司弗问吏治，喜怒一任乎私心。因而荐举不公，官评淆乱，负国殃民，不知理义，深可痛恨。朕欲大小臣工，共涤肺肠，痛革积弊。以后内外大小各官，俱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荐举各官，俱照衙门体统相称，一切读卷考试等项，俱不许仍袭师生之号。即乡会主考、同考，务要会集一堂，较阅试卷公同商订，惟才是求。不许立分房名色。如揭榜后有仍前认作师生者，一并重处不贷。尔部即通行严饬内外各衙门，务令恪遵，永绝朋党之根，以昭朕激劝群工，共还荡平至意。

十七日(3月1日)

4 户科右给事中王命岳奏请改变官疏吏熟之弊。奏曰：自古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是以办理谙悉。我朝外吏三年考绩。京堂而上，有半载即迁者，有一二年即迁者。廨有十年之吏，堂无百日之官，官疏吏熟，百弊丛生。乞敕部详议：尚书、侍郎必满三年，其余卿寺，酌定满期，永远遵行。奏上，下所司议。

二十一日(3月5日)

5 诏限制八旗科举。谕吏、礼、兵三部曰：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致军旅较前迥别。详究其源，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即得升用。又各部院衙门考取他赤哈哈番，徒由自身优擢六七

品官，得邀俸禄。未几，又升副理事、主事等官，得免从军之役。各部院衙门一事数官，以致员缺居多，无不乐于部用。今后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俱著停止。各部院衙门取用人员，不必分别满汉文学，初用授以笔帖式哈番，停其俸禄，照披甲例给以钱粮。任满三年，如果勤敏，该堂官详核，给以七品俸禄。再满三年，果能称职，升补他赤哈哈番。至于官员子弟及富家世族，应披甲者，本身不充兵役，尽令家仆代替；或充兵役，及至征剿，又令代替；或不充兵役，多居闲散。著即晓谕，概行严禁，违者治以重罪。其每牛录下子弟一人读书，仍遵前旨行。各部院衙门缺员，即以读书子弟补用，不得取用闲散人。其荫入国子监读书各官子弟，尽行停止。令其学习武事，即于武职补用。自今以后，送监读书者，暂行停止。俟太平之日，仍照旧行。

二十四日(3月8日)

6 封和硕武肃亲王豪格子猛峨、和硕定亲王博洛子塔尔纳，俱为多罗郡王。封多罗豫郡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多罗贝勒。

二十五日(3月9日)

7 礼科左给事中孙光祀奏请禁止馈送宴会陋规。奏曰：臣子服官当以操守为先，近见蓟州知州黄家栋馈送钻营，有玷官箴，非彻底禁绝，何以示激劝。恳乞天语严饬，立革陋规。至于聚饮成风，沉湎废事，生是非之端，开依附之门，并乞一切禁止，以养廉节、勤职掌。得旨：馈送宴

会已经屡旨严禁，如有不遵，著科道官指名参奏，从重究处。倘别经发觉，科道官亦著一并处治。

二月初五日(3 月 19 日)

8 诏儒臣纂修阐释《易经》。谕大学士傅以渐等曰：《易经》一书义精而用博，范围天地万物之理。明永乐间命儒臣集元代以前诸儒之说，汇为大全，皆于《易经》多所发明。但其中异同互存，尚有繁而可删，华而寡要之处。迄今几三百年，儒生学士发挥经义者亦不乏人，当并加采择，折衷诸论，简切洞达，辑成一编，昭示来兹。尔等殚心研究，融会贯通，其必析理精深，敷词显易，约而能该，详而不复，使羲经奥旨炳若日星，以称朕阐明四圣人作述之至意。

十一日(3 月 25 日)

9 命为崇祯帝立碑。谕工部曰：朕念故明崇祯帝为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通，以昭悯恻之意。尔部即遵谕勒碑，立于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

10 命八旗各出子弟四员送理藩院学习藏文书法。

十三日(3 月 27 日)

11 更定窝逃罪。谕督捕衙门：向来所定隐匿逃人之法，将窝逃之人给发逃人本主为奴。不意遂有奸徒乘机诈害，弊端百出。后经改议，隐逃窝主拟绞秋决。每逃一人，辄置一窝逃者于重辟。年来秋决重犯，半属窝逃。人命至重，

谁非朕之赤子，于心不忍，斟酌前后两议，早夜思维，不如将窝逃之人，面上刺窝逃字样，并家产人口，发旗下穷兵为奴。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妥确具奏。旋议政王大臣等议准：窝逃犯人免死，责四十板，面刺窝逃字，并家产人口入官，听户部酌量分给八旗穷丁。

十八日(4月1日)

12 宽宥遵旨认罪之喀尔喀蒙古诸部。谕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坤都伦伊尔登曰：前因尔等抗不遵旨，故不纳尔来朝使臣。会尔等既遵谕旨，遣四台吉等诚心认罪，进贡驼马来朝，朕不念旧恶，将驼马发回，其从前杀掠人口，劫夺牲畜之罪，悉行宽宥。今尔等可于朕所遣大臣前，修好申誓。自誓之后，每年照定例进贡贸易，朕仍加轸恤，恩赏弗绝。尔处有逃来之人亦不收纳。如不修好申誓，无庸入贡，当仍收尔逃来之人，加以富贵恩养也。二十七日，毕席勒尔图汗子冰图台吉等，因悔罪入京朝贡，乃赐宴，优礼之。

三月十三日(4月26日)

13 复孔子位号曰“至圣先师”。从吏科都给事中张文光奏称：孔子称号，历有加谥。至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改为至圣先师。以孔子生不为王，殁面王之，于理未妥，且以文宣之号未足以尽孔子。曰至圣则无有不该，曰先师则名正而实称，不可易矣。顺治二年（1645）祭酒李若琳，不加考订，

请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不过仍元武宗之旧谥耳，并不足以尽孔子，宜应改为至圣先师。庶质之先圣而无疑，传之万世而永遵矣。至是诏准。

二十二日(5月5日)

14 命捕剿郑成功。谕浙闽总督、巡抚、总兵官等曰：郑成功啸聚海滨，窃行狡诈，敢于上悖天道，下灭人伦，负恩梗化，甘为釜底游魂，即伊父子至性亦复悍然不顾。若仍招抚优容，使得滥膺爵禄，岂不辱衣冠而羞士类。朕今独断于中，意在必讨。前已谕尔等晓谕逆党，令其擒执来献。今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彼若力穷畏死，剃发来京，再为定夺。至其父郑芝龙有此逆子跳梁，而不加诛戮者，念大军至闽，彼即投诚，特从宽典。然叛逆之父，法难疏纵，是以禁锢囹圄。原非望其返顾，故示羁縻。尔等不必迟回瞻顾，必灭此逆贼，以彰国法。

二十四日(5月7日)

15 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班师还京。时济度父郑亲王济尔哈朗、母福金、弟多罗敏郡王及济度福金俱先后卒，凄然而归也。

16 海澄公黄梧奏献剿灭郑成功之策。略曰：郑成功未即剿灭者，以有福、兴等郡为伊接济渊薮也。南取米于惠、潮，贼粮不可胜食矣。中取货于兴、泉、漳，贼饷不可胜用矣。北取材木于福、温，贼舟不可胜载矣。今虽禁止沿海接济，犹弗禁也。贼舟飘乎不常，而粤闽有分疆之隔，水陆无统一之权，致成功每每逃脱。祈敕沿海督抚镇臣与

臣商度防海事务，平时共严接济之禁，遇贼备加堵截之防。臣专一整饬马步舟师，视贼所向，到处扑剿。至群贼伎俩，臣所熟悉，破贼机宜，臣筹之素矣。章入，下兵部密议。

二十五日(5月8日)

17 以贻误封疆之罪，革去原任浙闽总督屯泰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革巡抚秦世祯职为民。

18 是月，郑鸿逵病卒于金门。郑鸿逵，字羽公，福建南安人，郑芝龙之异母弟。崇祯武进士。弘光时官至总兵，挂镇海将军印，守江口，不能抵御南下之清兵，乃入福建，与诸臣拥立隆武帝，晋爵定国公。于郑芝龙之擅权恣肆不能匡正。因劝阻芝龙降清不果，乃同侄成功一道抗清。后谢兵权，移居金门，拒绝清之一再诱降。至是病卒。〖1〗

四月初五日(5月17日)

19 流徙郑芝龙等于宁古塔地方。先是，海澄公黄梧具揭兵部，谓郑成功部下俱属漳泉潮惠之人。今大张布告广行招徕，意必渐次归附。但郑成功恃其父芝龙在京，欺诳招抚，藉以登岸派饷。故首恶在芝龙。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耳！又成功之敢于猖獗，由其父芝龙诳谋罔上，赍书下海，扬言招抚，沿海人心摇惑。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旋兵部议：芝龙阴谋已为家人尹大器告发。且成功既不剃发归诚，不可仍留芝龙，以启海上观望之心。郑芝龙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应请敕刑部正法。顺治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

至是议上：郑芝龙及其弟、子俱应正法。得旨：郑芝龙等法当处斩，向念其投诚功绩，从宽禁锢，今若遽行正法，非朕前意，仍着免死，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

初九日(5月21日)

20 谕内蒙古诸部王、贝勒、贝子、公等曰：尔等勿以喀尔喀、厄鲁特部归降，遂弛武备。宜遵定例，春秋二次查验器械，照常习射。宜严行诫饬，查处盗贼，勿致懈怠。编审人丁，分别贵贱，勿得隐瞒。台吉俱分别等级，优免人丁。其余人丁三丁之内一人披甲。凡披甲藐视本主者，查其虚实治罪。

初十日(5月22日)

21 定督垦荒地劝惩则例。从户部议准户科给事中粘本盛疏奏：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纪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纪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五十顷以上者纪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荒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纪录，致仕者给扁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

二十日(6月1日)

22 以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官兵，驻防荆州，分遣固山额真伯佟六十驻防长沙，以防南明孙可望。

二十六日(6月7日)

23 置盛京奉天府。设府尹，与京师顺天府尹相等，视同行省。

五月十二日(6月23日)

24 册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和硕简亲王。

25 是月，南明永历帝与孙可望和解失败。先是，孙可望欲反叛永历帝，以妻子尚在云南，难以行动。及永历帝将其妻子、家产送至贵州，遂无所顾忌。然帝仍极力招之。时朝中王尚礼、王自奇、张虎等皆可望心腹。帝遂遣张虎往可望处议和。虎去而未返，帝复遣白文选赴贵州劝可望同心协力。文选至，可望拒其请，因拘留之，夺其兵，而自遣通政司朱运久至云南。运久名为议和，实暗与王尚礼、王自奇谋内应。〖2〗

六月二十三日(8月2日)

26 遣使赍敕赐物存问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并问阐化王事，令回奏。敕达赖喇嘛曰：朕自即位以来，阐化王曾三次遣人进贡，每次约千人。因其归化效力，诚悃可嘉，故两赐敕印，以示奖劝。今复遣使来贡，兼持旧玉印一顾并故明所给敕书求换。及览该部奏称，阐化王原系图白忒国主，后为图白忒藏巴汗所破，隶之属下。明季藏巴汗，又为厄鲁特国顾实汗所破。以阐化王给与达赖喇嘛，转给第巴。阐化王遂子达赖喇嘛处，授格隆萨喜尔为喇嘛。第巴因有阐化王敕印，遂以边内安岛人为阐化王人，遣之

以来。及问来使等，言阐化王久隶第巴。而此次奏章，复言皆为阐化王所奏，贡赋亦称阐化王。今番进贡请换敕印，又不奏明，前后甚属不符。可将原委具实备书，具奏。

三十日(8月9日)

27 准洪承畴解任。先是，洪承畴以久病疏请解任，优旨慰留之。至是，再以病剧复请解任。得旨：览卿再奏，病势转加，深轸朕怀。军务殷繁，难以静摄，著解任，回京调理。

七月初四日(8月13日)

28 流放革职巡按御史刘嗣美于尚阳堡。先是，内大臣伯索尼等奉命清理刑狱，以刘嗣美坐赃致罪与受财有间，论死太重。拟比监守自盗律，减徒准赎。疏入，得旨：嗣美以御史犯法，与常人不同，著流徙尚阳堡。

十二日(8月21日)

29 诏升侍讲学士王熙为内翰林弘文院学士。以其奉职勤慎，满汉学问兼通。

八月初五日(9月12日)

30 械系郑芝龙于宁古塔流所。先是，兵部议覆浙闽总督李率泰疏言，郑芝龙一日不杀，郑成功之心一日不死，群逆之意亦观望不决。恐狡谋得逞，贻祸沿海。请敕刑部，将郑芝龙等就地正法。疏入，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定：应如部拟。顺治帝审酌再三，令再议。至是，覆议曰：宁古塔地近江海，贼船往来叵测，郑芝龙就禁该地，恐有

疏虞，应加铁链三条，手足扭镣，严饬章京兵丁严密看守。从之。

十八日(9月25日)

31 定考核恤刑各官例：全准无驳者，纪录；驳不及一分者，免议；驳一分及一分以上者，罚俸六个月；二分及二分以上者，罚俸一年；三分及三分以上者，降一级，仍留本衙门用；四分及四分以上者，降二级，调外用；五分及五分以上者革职。

二十六日(10月3日)

32 南明郑成功率兵取台州。七月间，郑成功拟挥师北上，命忠振伯洪旭督水陆四镇兵，防守思明州，令前提督黄廷镇守闽安。乃自率舟师于本月十二日入海门港，乘风直抵黄岩县，清守将王戎战败，以城降。十八日，进兵台州府，令中权镇马信遣人招降，马信乃单骑前往。至是，台州总兵李泌同知府齐维蕃、临海知县黎岳詹俱献城降。〖3〗

33 是月，孙可望率军攻云南，旋溃败。

当是时，孙可望所统之兵不下数十万，诸镇自楚粤至者皆聚于黔〖4〗。而李定国麾下皆伤残之卒，刘文秀留滇兵亦少〖5〗，充其量不足三万。虽双方兵力悬殊，然可望大失人心。可望部将马宝、马进忠、马维兴，以同姓相密，又与白文选交，皆密谋助定国〖6〗。马宝等遂语可望曰：文选乃心膂旧人，可重用之，彼必感恩同尽心力。〖7〗兵部尚书程源亦进言曰：文选骁勇可用，使功莫如使过。〖8〗可望信

其言，乃命冯双礼留守贵阳，马进忠留守安顺，还白文选之兵并以其为大将军，总统各营兵马，以马宝为先锋，领诸将前进，而自率十四万大军随后，杀向云南〖9〗，渡过盘江。云南闻讯，大震。永历帝下诏削可望秦王之爵，令李定国、刘文秀立即集兵讨伐。时朝中王尚礼等亦约倾心可望之将领，为内应。

九月初，可望军十余万众，至交水，列三十六营，距曲靖仅三十里。定国、文秀闻之，相顾失色，拟撤退以避其锋。初六日，文选突以数骑护卫驰至昆明，朝见永历帝，细言与三马计划事，并言："此时宜速出兵交战，马宝、马维兴及诸要紧将领已俱有约，稍迟则事机必露，断不可为矣。"定国恐其间有诈，犹豫未决。文选曰："若再迟疑，则我辈死无地矣。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我当先赴阵前，汝等整兵速进。"〖10〗言毕驰马去。可望获悉文选临阵而去，知事不妙，召众将议，欲引兵回贵州。马宝知日久其谋必泄，力主迎战。〖11〗张胜亦曰："只某一人亦能擒定国以献，文选何足为重轻！"可望遂大悦曰："诸将能如是，吾复何忧！"

十八日，可望见定国等引兵前来，知昆明兵马尽出，城已空虚，乃遣张胜、马宝等率铁骑七千，连夜走小路暗袭昆明。十九日天未明，可望与定国两军会战。初交锋，文秀骁将崇信伯李本高马失前蹄被阵斩，可望登高观战，见定国等锐气受挫，命诸营速进。定国、文秀惧，拟暂退再议。文选见状，急跃马率所部五千铁骑直冲马维兴阵。维兴先与文选有约，至是按兵不放一箭，开阵迎文选入。二部合兵直抄可望阵后，所向披靡，连破数营。可望于高

岗处望之，大惊失色，呼曰："维兴诸营俱叛矣！"〖12〗其部下诸将见之，亦皆无斗志。定国、文秀遂麾诸军乘胜截杀，可望军顿时大乱，将士高呼"迎晋王，迎晋王！"〖13〗十余万众竟溃不成军。未几，张胜军亦溃。朝中王尚礼知事泄，自缢死。自交水败后，可望不敢停留，率残兵败将仓皇溃入贵州。〖14〗

九月初七日(10月13日)

34 始开经筵。先是，谕礼部曰：经筵大典，理当早举。向因文华殿未建，有旨暂缓。今思稽古典学，有关治道，难以再迟。应于保和殿先行开讲。尔部即详考典例，择吉开列仪注具奏。礼部遵旨将拟定之经筵仪注上奏。发旨曰：经筵讲期定于每年春秋进行。然以所奏仪节太繁，于讲学无益，著另议具奏。礼部遵旨以重新修订之经筵仪注上奏，获准。其仪注：开讲之前，皇帝亲往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祝文，应由内院撰拟。讲官，由内院酌定员数题用。经书讲章，由讲官撰拟送内院酌量改定后送皇帝阅览。开讲之日，内院满汉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之堂官各一员，俱穿鲜明衣服，于保和殿丹墀侍班。满汉科臣各一员、御史二员侍仪。礼部鸿胪寺各官须预先陈设皇帝书案及讲官讲案，内院各官亦须预先将皇帝阅读之书及讲官所讲之书设于各案之上。皇帝升座，鸿胪寺鸣赞官高声宣布侍班各官行两跪六叩头礼，礼毕，入殿内，于两旁各照次序侍立。其侍仪科道官立于殿内两旁相向。随之，鸿胪寺鸣赞官高声宣布进讲。于是讲官各从原班内走出，进至讲案前，一跪三叩头毕，近案前

立。先讲四书毕，再由讲经官讲经。讲毕均退立于原班，随即同众官一道出殿，至丹墀下两旁排班，听鸣赞官呼行两跪六叩头礼，毕，仍如前侍立。礼部堂官及鸿胪寺各官乃上奏曰：讲礼毕。皇帝还宫。众官出至协和门，领恩宴讫，又于太和门外，行谢恩宴一跪三叩礼。之后，各回。诏准，随发旨：经筵著于九月初七日举行。至是，经筵乃开。

十四日(10月20日)

35 浙闽总督李率泰、固山额真图赖等督兵克取闽安镇，南明郑成功退守厦门。〖15〗

二十二日(10月28日)

36 谕兵部详察确议杜绝差使勒索过当之策。谕曰：据南赣抚臣佟国器疏称，保昌县知县白可久，因冲邑艰烦，屡受差使凌辱。又为派征西船只粮料等项，支吾无术，忧激自刎。向因各省驿递，有差使勒索等弊，已屡旨禁饬。近见州县官有自尽者，动称为此苦累，或实缘钱粮不足，供应不能及额，或委系使差额外勒索，肆行凌逼。如此情由，皆当详查真实，作何协济清厘，以绝弊窦，作何严行禁治，以垂永久，尔部即会同各该衙门详确议奏。疏内又云，有司疲于奔命，勒索过当，除自尽之外，几无长策。既知勒索之人，何故事前不即指参，仅于县官自尽之后，空言入告，甚属不合。以后各省有此等情弊，各该督抚按朦胧徇庇，不行明白指参者，应如何处分，著一并议奏。

二十六日(11月1日)

37 诏改苏松提督总兵官马进宝名曰马逢知。马逢知，清悍将，山西人。本为李自成部下之闯将，后叛降明朝，以副将守安庆。顺治二年（1645）赴九江降清，官至总兵，随征浙闽。杀人如草，无恶不作〖16〗，纵兵四出劫掠，官府不敢问〖17〗。疯狂敛财，以致“奇富”〖18〗。然首鼠两端，时与南明政权相往来。清廷逐渐觉察，至是改其名以笼络之。旋令其专管陆师，收原统辖水师之权。

三十日(11月5日)

38 令确议督抚权限。谕吏部曰：总督、巡抚，责任不同。巡抚专治一省，凡刑名钱粮、民生吏治，皆其职掌。至于总督，乃酌量地方特设，总理军务，节制抚镇文武诸臣。一切战守机宜，调遣兵马重大事务，当悉心筹画。若更令兼理刑名钱粮等细事，不特精力难周，且致彼此推诿，耽延时日，何以专任责成!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分别地方难易，事件大小，或酌令兼理，或专责抚臣，务求妥确详悉具奏。

39 令停各省铸钱。谕户部曰：鼓铸之法，原以裕国便民，今在京宝泉局外，各省开炉太多。铸钱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欲使钱法无弊，再四思维，莫若鼓铸归一，各省铸炉，当一概停止，独令宝泉局鼓铸。其现行之钱，姑准暂用，三年以后，止用新铸制钱，旧钱尽行销毁。

十月初一日(11月6日)

40 诏令以后因钱粮降调各官，俱带所降之级在任督催，完日开复。谕吏部曰：钱粮系军国重务，有司考成自不容宽。但近来参处拖欠，降调纷纭，新旧交代，反误催征。官虽屡更，拖欠如故。遂有此令。

初五日(11月10日)

41 大学士王永吉奏请量予昭雪前因言获罪诸臣，旋被切责。其奏曰：欲消变异，必修政事缺失；欲知政事缺失，必求谏诤直言。然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耳。功名念重，则报主心轻，凡犯人主之疑忌者，悉皆隐忍不言。虽误国负恩，罪在臣下，而自古帝王，听言不察，因而自误者亦不少矣。皇上行将下诏求言。臣思皇上亲政之后，求言已非一次，即今再求，亦不过如往日，各具条陈耳。不除瞻顾忌讳之根，恐直言敢谏之气，终未可鼓也。臣愚以为，凡从前因言获罪诸臣，宜查取原疏，恭进御览，万几之暇，详加省阅。果有议论剀切，词意抗爽，或上关君德，或下裨民生。外而筹画封疆安危，内而指陈政治得失。察其立言之指，既无他意，即中多激戆，亦必曲为宽恕，断自宸衷，表彰一二。亡者录其于孙，存者量予昭雪。将见士气激昂，必有直言敢谏，以副皇上求言弭变之盛心者矣。顺治帝寻于谕诸臣时，特责王永吉徒博虚名。

初七日(11月12日)

42 诏命户部编定《赋役全书》。谕曰：兹特命尔部右侍郎王弘祚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征收起存实数，编列成帙。详稽往牍，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地丁则开原额若干，除荒若干。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除荒以覆奉俞旨为凭。地丁清核，次开实征，又次开起存。起运者部寺仓口，种种分晰，存留者款项细数，事事条明。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宗禄银，昔为存留者，今为起运。漕白二粮，确依旧额。运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袄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粮本折，昔留南用，今抵军需。官员经费定有新规，会议裁冗，改归正项。本色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已改折者，照督抚题定价值开列。解本色者，照刊定价值造入。每年督抚再行确查时题明，填入易知单内，照数办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有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行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

十三日(11月18日)

43 追赠董鄂妃之父鄂硕为侯。

十八日(11月23日)

44 发内帑银三万两修葺孔庙，许在京满汉官员捐资协

助。

二十五日(11月30日)

45 顺天北闱科场案发。

先是，顺天府乡试参考者众，而中试名额有限，遂出行贿、买通之弊。时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为主考官。大理寺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国子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睿等四人为同考官。于诸试子，以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然收贿既多，录取有数，行贿而未被取，或才高学富未行贿而落榜者，怨声载道，舆论哗然。〖19〗

至是，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参奏曰：北闱榜发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闻中试举人陆其贤，乃以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至考官李振邺、张我朴处，贿买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乞皇上集群臣会审。事下吏部、都察院。严讯得实，奏闻。得旨："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近地，系各省觐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赂、用贿、过付，种种情实，可谓目无三尺，若不重加处治，何以惩戒将来!"遂命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邱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另行议处。

谕礼部，令将本年顺天乡试中试举人速传至京，将亲行复试。又谕：如有托故规避不赴试者，即革去举人，永不许应考，仍提解来京，严究规避之由。翌年正月十七日，顺治帝亲自复试丁酉科顺天举人。谕曰："顷因考试不公，

特亲加复阅。尔等皆朕赤子，其安心毋畏，各抒实学。朕非好为此举，实欲拔取真才，不获已尔。”谕礼部曰：同考官及天下举人若不洗涤肺肠，痛绝情弊，仍敢交通嘱托，贿买关节，定重行治罪，决不姑贷。二月十三日，顺治帝亲加复试后，取得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苏洪睿等八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

四月二十五日，谕刑部衙门曰：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法司遵旨上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旸、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伯龄、郁之章等十人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旻、张绣虎等五人俱应立绞；余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朕因人命至重，亲行面讯，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余依议。并以王树德乃大学士王永吉之亲侄，永吉岂不知其作弊之情，著降五级调用。六月初五日，新科状元孙承恩坐胞弟孙旸科场事，应连坐流徙。顺治帝特命宽宥。十月二十日，以原任推官李燧升受嘱托为徐荣向李振邺贿买关节，原任翰林诸豫为李燧升过付，俱流徙尚阳堡。

46 是月，南明李定国师至永昌，王自奇败死。先是，定国以云南平定，惟可望心腹王自奇拥兵永昌，终为腋下之患，乃疏请统兵征讨。至是，抵永昌，遣人招自奇降，不从，败走腾越，势穷，自刎死。定国以滇西诸地皆平，遂班师，奏请升赏处分。〖20〗

十一月初六日(12月10日)

47 定私铸钱文罪。凡私铸钱文之为首者及匠人处斩，为从者及知情买使者拟绞监候，其卖钱经济铺户及兴贩搀和私钱者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者，俱照为首律处斩。不知者坐失察责四十板，徒一年。告讦者赏银五十两。该管地方官知情者，亦照为首律处斩，不知者照失察例处分。不能觉察者，各按所官地域及起数降惩有差。

初八日(12月12日)

48 晋封安郡王岳乐为亲王。以其掌宗人府事性行端良，莅事敬慎。

十五日(12月19日)

49 孙可望赴宝庆降清。

先是，孙可望交水一战，诸将阵前倒戈，大败归。沿途各守将多闭营不纳。可望叹曰："一路人心俱变，惟有投清朝可免。"〖21〗乃密遣使赴清湖南中路总兵李茹春、左路总兵王平军前请降，并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发铁骑一万，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22〗。至靖州，白文选率追兵至，可望等连夜逃至武冈，又遇南明总兵杨武伏兵截杀，损失殆尽。至是，仅率将领二十二员、副参将等一百余员、内官二十二员、兵丁家口共五百余名，至宝庆(今邵阳)投降。乃上书清廷云："所以间关而来者，盖仰慕皇上之圣明，经略之推置，岂曰聊以图存乎?盖将因兵于皇上，以雪望深仇也。倘蒙鉴此真诚公忿，

恩准发兵而积怨获复，则滇黔蜀地愿尽入于皇上之版图，兵马将士愿咸奉皇上之军旅，望得为皇上之编氓，实所厚幸，尚敢希冀乎！”〖23〗二十八日，可望抵湘乡，经略洪承畴亲迎之。可望大感动，乃曰：“十余年来非敢抗拒王师，实欲待时归命。近益喧传皇上文德绥怀，特恩招抚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今惟有矢志输忠，力图报答朝廷鸿恩。”〖24〗

二十五日(12月29日)

50 南闱(江南)科场案发。

先是，江南乡试揭榜，众大哗，好事者乃为诗为文，为传奇、杂剧，极力抨击丑化其作弊诸事。两主考官方犹、钱开宗乘船归里之时，士子随舟唾骂，至欲投砖掷甓〖25〗。时南京街头流传《万金记》一传奇，以方字去一点为万，以钱去边旁为金，指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赂状〖26〗。

至是，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曰：主考官方犹等弊窦多端，致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其作弊彰著者如所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之第五子，方悬成、方亨咸、方膏茂之弟，与方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得旨：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奏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著郎廷佐速行严察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方拱乾旋回奏云：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中，有丁亥、乙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然未予理会。江南总督郎廷佐将采访举子之显有情弊者八人，上之于朝，其八人即于京师就缉，同主司严讯。〖27〗八人中有时之名士吴兆骞。

翌年二月二十九日，顺治帝诏准，将亲试丁酉南闱举人，以日期待定，故江南此科举人不得与会试。三月十三日，帝亲试于瀛台。试时，“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28〗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战栗，几不能下笔〖29〗。吴兆骞、陆庆曾等皆战栗不能终卷〖30〗。二十一日，谕礼部曰：经三次试卷，仅吴珂鸣一人独优，准与殿试。其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仍准作举人。史继佚等二十四名亦准作举人，然罚停止会试二科。方域等十四名革去举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刑部审定丁酉南闱科场作弊案上奏，正考官方犹拟斩，副考官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疏入，帝以纳贿作弊，大为可恶，若不重加惩治，何以儆戒将来，遂发旨：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七名同考官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人官；已死之同考官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另在逃之程度渊，令速行严缉获解。并责问刑部曰：尔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且将此重情，问拟甚轻，是何意

见!著作速回奏!十二月二十五日帝发旨，将吏部尚书图海、白允谦、侍郎吴喇禅、杜立德、郎中安珠护、胡悉宁等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级，无加级者均降一级留任。迁延年余之南闱科场案终结。

十二月初四日(1658年1月7日)

51 定户部钱粮考成则例。州县官欠七分者降职四级，欠八分者降职五级。布政使、知府、直隶州知州欠八分者降职四级，欠九分者降职五级，俱戴罪督催，完日开复。

52 援赦免吴明炫应绞罪。先是，革职钦天监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奏曰：臣祖默沙亦黑等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年(599年)来朝，授职历官，已一千零五十九年，专管星宿行度凶吉。每年推算太阴五星凌犯天象，占验日月交蚀，即以臣科白本进呈御览，已为定例。顺治三年（1646），本监掌印汤若望下令臣科俱不必奏进。臣查汤若望所推七政历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水星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不敢不据实上闻。乞皇上立臣内灵台，以存臣科，庶绝学获传矣。随上顺治十四年（1657）回回科推算之太阴五星凌犯书一部，日月交食、天象占验图象一本。七月初七日，吴明炫又劾奏汤若望推算天象舛谬三事：遗漏紫炁、颠倒觜参、颠倒罗针。诏命礼部查明具奏。至是，内大臣公爱星阿同部院大臣奉命同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下法司议：吴明炫以奏事上书诈不以实，罪绞，援赦请免。从之。

初五日(1月8日)

53 令洪承畴仍留原任。谕兵部曰：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有旨准解任回京调理，近闻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

初六日(1月9日)

54 诏封孙可望为义王。敕谕曰：卿十余年阻在南服，聊为自固之计，未悉我朝宽仁大度，宥过招降。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朕一闻疆臣驰奏，深为欣悦，特封尔为义王，以示优眷。旋谕兵部曰：可望携家降顺，览其来奏，情词恳切，独能识时审势，洁身于僭乱之群，即此一念维新，便当宥其既往。敕谕孙可望曰：朕夙以奉天讨罪，救民水火为心，已命所司，选将厉兵，大张挞伐，以快滇黔兆民来苏之愿，庶慰王去逆效顺之忱矣。二十八日，遣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封义王册印，往封孙可望。

十五日(1月18日)

55 诏命诸将进军云贵。先是，清廷以李定国、孙可望互相攻战，可望来降，云贵内乱，人心未定，乃进军之大好时机。至是，兵分三路，直指云贵。即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兵，由四川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命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

统兵由广西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命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统兵，由湖南前往贵州，相机进取。

56 是月，南明永历帝遣使至厦门封郑成功为延平王。

本年四月间，郑成功以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遂集诸将会议。议者多持论出师江南，以号召天下。成功是之，曰：吾亦有心久矣。正武侯所言势不两立。清朝岂肯每饭忘我耶?当先遣人从间道抵粤西请旨，令孙可望、李定国集滇、黔、粤、楚之师出洞庭而会江南，以分其势，俾天下英雄跂足相从。议遂定。乃修表并书，遣使者泛海间道往粤西。

九月间，使者抵昆明。永历帝晋封成功延平王，赐尚方剑，许便宜行事。封其部将王秀奇、甘辉、黄廷、万礼等侯伯有差。帝复亲书手诏，令成功速进师江南，伸大义于天下。至是，抵厦门。成功率诸文武以隆礼拜受。〖31〗

【考异】关于永历帝封郑成功延平王一事，诸书所载甚多歧异，仅封爵年分即有永历三年(《行朝录》卷五、一一)、六年(《罪惟录》卷九下)、七年(参见：《先王实录》；《闽海纪要》；《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八年(参见：《行在阳秋》卷下；《存信编》)、十一年(参见：《野史无文》卷五；《台湾外纪》卷四；《南疆逸史》卷三；《皇明末造录》卷上；《罪惟录》附纪卷二一)、十二年(参见：《东南纪事》卷一一；《明通鉴》附编卷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野史无文》卷一二)诸说。朱希祖考订斟酌，以为八年七月之说为是(《郑延平受明官爵考》)。然其亦云，此时成功“仅复

绝少之疆土，非有震世之功勋。”此与赏功酬劳之授勋本意不符，见甚确。而此时永历帝正局促于安龙而受制于孙可望，日坐汤火之中，难能有此无端之为也。迨至十一年，成功不仅屡拒清人之高爵招抚，且频频出师闽粤江浙，攻城略地，击败清兵，战绩卓著。而永历帝已摆脱可望之束缚坐镇滇中，有从容封爵之条件。故多书所载之永历十一年九、十月间册封并遣使，而年底或次年年初使者抵厦门之记，当是事实。

57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八百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九十六，田地山荡四百九十六万三百九十八顷三十亩，畦地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三个，征银二千四百三十六万六千三百六十五两七钱有奇、米麦豆五百八十三万五千九百四十石六斗有奇、草二百二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七束，茶八万五千五百一十篦，行盐四百七十五万零九十一引，征课银二百五十二万六百四十五两五钱，铸厘钱二十三亿四千零八十七万八百一十六，旧铸铜钱二十万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58 谈迁卒，终年六十四岁。谈迁（1593—1657），字观若，一字孺木，浙江海宁人。明诸生。弘光时曾为高弘图幕宾。擅诗文。著有《国榷》、《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等。

〖1〗参见：《南疆逸史》卷五四；《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

录定本》卷一。

〖2〗参见：《小腆纪事附考》卷一九；《明季南略》卷一四《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3〗参见：《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台湾外纪》卷四；《先王实录》。

〖4〗《皇明末造录》卷上。

〖5〗《南疆逸史》卷五二。

〖6〗《南疆逸史》卷五二。

〖7〗《皇明末造录》卷上。

〖8〗《求野录》。

〖9〗《南疆逸史》卷五二。

〖10〗《明季南略》卷一四《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11〗《皇明末造录》卷上。

〖12〗《明季南略》卷一四《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13〗《爝火录》卷二七。

〖14〗《明季南略》卷一四《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15〗参见：《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台湾外纪》卷四；《先王实录》。

〖16〗《乙酉日记》。

〖17〗《三冈识略》卷三。

〖18〗《明季南略》卷一六《郎廷佐大败郑成功》。

〖19〗《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20〗《安龙逸史》卷下。

〖21〗《明季南略》卷一四《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22〗《顺治朝揭帖》，《叛逆类》46号。

〖23〗《明清史料》丙编二本176页。

〖24〗《明清史料》甲编六本583页。

〖25〗《研堂见闻杂记》。

〖26〗《三冈识略》卷三。

〖27〗《研堂见闻杂记》。

〖28〗《鹤征录》。

〖29〗《柳南随笔》卷一。

〖30〗《绪南笔谈》。

〖31〗《台湾外纪》卷四。

清通鉴　卷一五

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

戊戌　公元1658年

正月初三日(2月4日)

1 诏孙可望速进京陛见。旋令其居于京师，勿临战阵。谕孙可望曰：王在南服十有余年，一旦携家来归，是王瞻依之诚，怀之素矣。朕闻奏报，嘉王忠贞，故不吝高爵厚禄，用昭宠礼。至于迫欲相见之心，与王同之。昨王差官程万里面奏云，王归命投诚，矢志赴阙，则王入觐之心，早已在朕左右。今特颁敕谕，王其祗承，即日率领家口及亲近员役，同册封使臣麻勒吉等作速来京陛见，以慰朕眷注之意，其余著由水路乘船，从容进发。寻麻勒吉等至长沙，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即携家口同麻勒吉启程赴京〖1〗。五月可望至京，简亲王济度、安亲王岳乐奉命率诸

勋臣出迎、赐茶。顺治帝接见可望于太和殿。宴于中和殿。并赏银万两。其部下百余人俱授职有差。复定义王孙可望顶戴、坐褥、仪仗等物，其长史、护卫俱按多罗郡王例。可望上奏曰：大兵征滇正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多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疏下王大臣会议，以大兵已分三路趋滇，指日奏捷，无须可望前往。遂定居于京师。

初五日(2月6日)

2 诏命将出征仪注中永行停止诣堂子之举。

初九日(2月10日)

3 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恩汉、卓罗等统领将士，进取云南。

4 是月，南明永历朝授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2〗

二月初三日(3月6日)

5 礼部磨勘〖3〗丁酉科乡试朱卷，劾奏违式各官。河南省考试官黄鈗、丁澎用墨笔添改字句，山东省同考官同知袁英、知州张锡怿、知县唐瑾、吴暹、何铿、章贞用蓝笔改窜字句，山西省考试官匡兰馨、唐赓尧批语不列衔名，俱属疏忽。得旨：俱著革职逮问。上年十二月，黄鈗、丁澎已被参劾革审。以其进呈试录四书三篇皆由己作，不用闱墨，有违定例，且黄鈗服官，向有秽声。出都之时，流

言啧啧，及入闱又持恃铨曹，恣取供应。至是，与诸违式官一并逮问。寻刑部议：黄鈗又于正额供应之外，恣取人参等物，应照新例，籍没家产与丁澎俱责四十板，不准折赎，流徙尚阳堡。议上，命免责，如议流徙。降山西考试官匡兰馨、唐赓尧，山东同考官唐瑾、何铿、吴遲、章贞各降三级调用。丁澎，字飞涛，号药园，仁和人。少有隽才。擅诗文有才名，为“西泠十子”及“燕台七子”之一。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礼部郎中。于流所仍写作不辍。康熙四年（1665）被赦，归乡为民。著有《扶荔堂诗文集》等。

十九日(3月22日)

6 诏征发朝鲜鸟枪手二百名赴宁古塔，以御沙俄侵略。敕谕朝鲜国王李淏曰：今罗刹犯我边境，扰害生民，应行征剿，兹发满兵前往。需用善使鸟枪手二百名，王即照数简发，并将一切应用之物，全行备办，令的当官员统领，期于五月初送至宁古塔。当赍敕清使至朝鲜王京(即汉城)，其国王曰：“绝域飞挽其势虽难，安得不副。”〖4〗遂差北道虞候申浏为领将，率哨官二员，鸟枪手二百名及标下旗手、火丁共六十名，带三月粮往待境上。〖5〗即由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领，往讨罗刹。

二十六日(3月29日)

7 诏责科道各官，以其未能指参内监衙门官员行私纳贿事。谕吏部曰：设立内监衙门官员，原止令供办宫闱事务，不许干预朝政，交通外廷。是以朕于新旧内监各员特

立铁牌，屡行禁饬甚严。不意乃有行私纳贿之徒。朕密行采访，得其奸弊，已命内大臣严行审拟，事内有见任官私相馈遗者，亦有罢任官通同贿赂者，深可痛恨！此辈坏法通贿，科道各官为朕耳目，岂无见闻，乃竟不行指参，殊负朝廷设立言官发奸摘弊至意。

8 是月，南明永历朝晋王李定国用人不当，颇弛武备。先是，自李定国奉永历帝至昆明，与刘文秀共守云南，而事权专归定国。定国性本亢直，与人无私曲，侍奉帝极为尽礼，不以威凌士类，人多赞许。然计虑筹画不周，既掌权，信任记室金维新，其官至吏部右侍郎，而马吉翔复以谄佞入内阁，致使群小争趋之，旧人失职多怨望。定国所收可望诸军，谓之新军，而己所部谓之旧军，赏赉独厚，以故新军不附〖6〗，定国皆不察。且自孙可望反叛败走，朝廷论功行赏，设官设吏，率皆宴饮恬愉，争功修怨，绝不以国事为念。光禄寺卿高勋、部郎金简相继谏，定国忿其劾己，乃于帝前激切陈诉，帝拟廷杖二臣以谢之。朝士交章奏言不可，牵延未决。旋清兵分路进攻，失陷之报接踵而至，定国方引罪自责，二人得幸免。〖7〗

三月初七日(4月9日)

9 诏从宽免究交结通贿内监吴良辅之一干人犯。谕吏部曰：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如仍蹈前辙，必从重治罪。

10 诏南征诸将帅严行军律，勿得抢掠。谕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固山额真济席哈、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曰：尔等帅领大军经过府州县及土司蛮峒等处地方，当严行约束官兵，凡良民苗蛮财物及一草一木勿得擅取，惟务宣布仁恩，使彼乐于归附。倘官民人等不遵纪律仍行抢掠者，即加处治，以示惩戒。其未辟地方，须多发告示，遍行晓谕。

二十五日(4月27日)

11 准浙闽总督李率泰之奏请增沿海防兵。除已拨山东、河南、江西、山西四省官兵五千名前往外，复调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江西五省兵五千名，共足一万之数，携家口赴浙，增防海汛。

四月初五日(5月3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顺治帝亲定戊戌科三鼎甲：状元孙承恩，江南常熟(今属江苏)人；榜眼孙一致，盐城人；探花吴国对，江南全椒(今属安徽)人。至是，赐一甲孙承恩、孙一致、吴国对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遵训、林云铭、王士禛、李天馥、熊赐履、陈敬(陈廷敬)、熊赐玙等三百四十名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傅以渐、秘书院学士李霨。

二十日(5月21日)

13 诏新科二甲、三甲进士俱除授外官。谕吏部曰：设科取士，原为授官治民，使之练习政事，向例二甲授京官，

三甲授外官。同一进士顿分内外，未习民事遽任内职，未为得当。今科进士，除选取庶吉士外，二甲、三甲俱著除授外官。遇京官有缺，择其称职者升补。永著为例。

二十一日(5月22日)

14 更定科场条例。共十二款。凡解卷迟延、磨勘试卷字句可疑、文体不正、举子试卷字句可疑、用墨笔蓝笔添改字句、卷面主考官列名注批外同考官俱叙品级列衔违式、取中试卷内二三场同考官蓝笔不全点阅、程文用诸生原墨稍加裁定、各考官轻率改作、违朱卷添写名次、墨卷错落及违式应贴不贴、誊写错落数行、对读任错不改、对读向用蓝笔今改用黄笔者，主考官、同考官以及受卷官、对读官、对读生，分别罚、降、革有差。凡文体不正，俱褫革，凡有蒙词累句、文内误笔一二字、错落题目及不谙禁例者，分别罚停会试二科、三科。

二十四日(5月25日)

15 刘文秀卒。

刘文秀（？—1658），陕西延安人，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义子。顺治元年（1644），大西国于四川建立，被封抚南将军，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并称四将军。张献忠牺牲后，与孙可望等率大西军余部过长江，经贵州进入云南，平定土司沙定洲之叛乱，实行联明抗清。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三月，奉命率大西军步骑兵五万出川南，连克叙州、重庆，直取成都。七月，封南康王。吴三桂、李国翰等节节败逃，被困于保宁（今阆中）。旋因

轻敌致败，退守贵州。孙可望以永历帝名义将其革职解兵，发云南闲住。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复被起用。次年命同冯双礼、卢名臣等统兵六万，战舰二百艘，由辰州攻常德，不意中伏，败绩。文秀乃重返云南。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协同李定国迎永历帝至昆明，封为蜀王。次年，与李定国一道于交水（今沾益）击败叛乱之孙可望。后病卒于昆明。临终前遗表请永历帝西出巴蜀，联十三家之兵以抗清。〖8〗

二十六日(5月27日)

16 诏惩贿结内监吴良辅案有关人犯，陈之遴等被流徙。先是，吏部以有关人犯已审讯得实，各拟立决。顺治帝发旨云：陈之遴受朕擢用深恩，屡有罪愆，叠经贷宥。前犯罪应置重典，特从宽以原官徙住盛京，后不忍终弃，召还旗下。乃不思痛改前过，以图报效，又行贿赂，交结犯监，大干法纪，深负朕恩。本当依拟正法，姑免死，著革职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另，陈维新姑免死，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俱姑免死，各责四十板，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陈之遴既流放，与妻、才女徐灿，互相切磋学问，勤于写著。著有《浮云集》。终于流所。康熙十年(1671)圣祖玄烨东巡至沈阳，徐灿跪迎道旁，手疏面陈，玄烨问："岂有冤乎?"徐灿曰："先臣惟知思过，岂敢言冤!伏惟皇上覆载之仁，俯赐先臣归骨。"〖9〗于是乃得旨扶陈之遴榇以还。

17 是月，南明郑成功沿海取粮，攻澄海县城，清游击刘进忠、知县祖之麟等率兵千余献城降。成功嘉纳之，以刘进忠管后冲镇事。进忠系辽东人，入旗籍者。〖10〗

18 清兵进兵云贵，南明贵阳、遵义先后失守。

先是，进取云南令下，吴三桂率军由略阳挺进四川，至朝天驿，顺嘉陵江飞舟而下，二月初四日抵保宁，征备舟舰粮糗，遂挥师过南部、西充。十四日至合州。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得哨报，惊骇弃城不战而逃。三桂遂轻得重庆。旋获悉房、竹、归、巫一带有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施州有王光兴，长寿有刘体纯、谭诣、谭宏、谭文，达州有杨秉允等，分兵防守，知其并无远略，暂无大碍，仅令总兵严自明、程延俊以重兵扼重庆，作固守根本之计。乃不稍停留，率主力继进，本月初渡綦江，历滴溜、三坡、红关等处，虽所经皆峭壁重渊，一夫可守之要隘，然已无兵把守，南明守将刘正国闻风由水西逃入云南，而驻守遵义城之将军郭李受、总兵王友臣则不战率众投降，三桂遂克取遵义，获粮三万石、兵五千人。

时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及洪承畴由湖南率兵入贵州，一举攻克贵阳，南明守将汉阳王马进忠遁去，巡抚冷孟鉦被执，招之降，不从，乱刀解其尸。〖11〗

五月初七日(6 月 7 日)

19 诏严防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谕兵部督捕衙门曰：逃人事宜屡有谕旨，念满汉人民，皆朕赤子，故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而年来逃人犯法者未止，小民因而牵

连被害者多。近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或借名告假还家，结连奸恶，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或原非逃人，冒称旗下在外吓诈，群党指称转骗不已，或有告到督捕，买主冒认，指诡名作真者，或有声言赴告，在地方官处禀拿，吓骗良民者，或告假探亲，肆行指诈。及领本贸易，假伙攀害。种种诈伪甚多，深为可恶。今后凡有逃人，本主即报明本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牛录等官。将逃人之主及逃人姓名，具印结报部。如逃后日久方报，既获逃人，乃称系伊家人者，此人亦不许给主，即著入官。直省地方有旗下告假私出妄为及冒称旗下、群奸横行者，著该督抚严行访拿，解部查明，并本主从重治罪。八旗牛录以下及买卖人等，俱著通行严饬，并传谕内外，咸使知悉。

十二日(6月12日)

20 诏禁吏部书役作弊，改定拣选官员之法。谕吏部曰：选法壅滞，弊在仕途繁杂。官吏作奸、吏胥之弊相沿已久，其奸诡巧诈最为隐秘。吏部书役更为狡猾，不但四司互相作弊，且连接各部书役，一切往来文移，皆相交通，预藏弊端。令外人不得而知，任其营利行私。报缺到部，则于开单取选之时任意迟速，以遂贪私。参罚开复，则于各部咨付之间，蒙混稽留，以待营竞。应补之缺不肯尽数开出，应选之官未尽均平察取。往往择地之远近美恶以待人，因人静听奔营以出缺。上下其手，交相蒙蔽，种种弊端，摘发难尽。此皆堂官平日不严行察纠，以致笔帖式、书吏等肆行无忌。今后堂官严饬司官，尽力厘剔，务绝前弊。至督抚按臣举荐者多，劾者少，致庸碌之官久占地方员缺，

此皆选法壅滞之由也。今当疏通选法。遂规定：会试、乡试量减额数，近省举人会试五科方准拣选，会试三科方准就教。除岁贡照旧外，其余贡监考职每百名止取正印八人。吏员初选，止与九品以下职衔，不得越授。

十四日(6月14日)

21 诏准更定逃人事例：一、州县官查解逃人至十五名者加一级，三十名者，不论俸满即升。知府三十名加一级，六十名，不论俸满即升。不属府辖之州，照知府例。道官四十五名加一级，九十名，不论俸满即升。巡抚七十五名，纪录一次，一百五十名者加一级，三百名者加二级。总督一百五十名者，纪录一次，三百名者加一级，六百名者加二级。解多者照数递加，仍准功过相抵。州县官解逃十五名后，地方窝逃一名者，功过不准相抵，仍革职。其知府以上总督以下等官，罚俸降级俱照先定例，巡按所属解逃七十五名者纪录一次，一百五十名者加一级。至营武等官，功过俱照文官例。二、满洲家人不许给票探亲，诈害良民。三、盛京出征所获人，出口逃走，及未到京而先逃者，如有本主认领，取有保结者，仍给本主。倘后有冒认假保情弊发觉，即将认主及保人一并从重治罪。四、逃人经部文提解者，其地方官免议处，倘在别处拿获，审出行提时在彼地方居住者，该地方官从重议处。五、将已获逃人并窝主，仍照前定例，解督捕衙门审理。六、民人首告逃人，如系挟仇诬害者，即将原告仍照定例，责四十板，枷号一月，免流徙宁古塔。七、民人自首身系逃人，借端行诈者，免行徒发，责四十板，妻子家产入口入官。八、各处解来

逃人，不必交与拨什库兵丁，俱送交城门。如有主者，审结后鞭刺，交与伊主。如无主认之逃人，原行肘锁，发与各旗认主。夜间仍交与各旗门上看守。九、官员子弟逃走者免刺字，送门，枷号一月，满日鞭一百，不准折赎。十、地方文武官，毋论有无逃人，每年两次造册报部。其虚报者除革职外，仍罚银一百两。议上，得旨：禁逃之法宜严。若官员子弟逃走免刺则法弛。著仍照旧，余俱如议行。

十五日(6月15日)

22 准刑部条奏四款：一、遴委大臣，将《大清律》校订成书。二、付资财办事，行贿与受贿同罪。如系被勒索者，付资财者不坐罪。三、番役获盗未经送官，私行拷打或勒索钱财诬害无辜者从重治罪。四、禁民间乘马，违者责四十板，马入官。

二十四日(6月24日)

23 诏准满译十三经、二十一史，以昭同文之盛，并察选青年入国子监读书。

二十七日(6月27日)

24 以内院机务殷繁，需人赞理，升任胡世安、卫周祚、李霨为大学士。胡世安、四川井研人，明崇祯进士，官至少詹事。顺治元年（1644），降清，授原官。历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院学士、礼部尚书。后以保举失于详察故，革去太子太保，降三级用。至是，仍以太子太保升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卫周祚，字闻石，山西曲沃人，明崇祯进士，官户部郎中。曾归降大顺政权，降清后，授吏部郎中，

历刑部侍郎、刑、工、吏部尚书，至是，仍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升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李霨，字坦园，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累擢秘书院学士，寻充经筵讲官。至是，升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

六月初十日（7月10日）

25 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军大败沙俄入侵者于黑龙江上，击毙其头目斯捷潘诺夫。先是沙尔虎达获悉沙俄入侵者正于黑龙江朱舍里人居住地抢掠，乃聚集舟师并征用朝鲜鸟枪手二百名，共一千四百人顺松花江而下。至是，所率四十七只兵船驶出松花江口，至黑龙江上，正遇斯捷潘诺夫所率之哥萨克兵船，遂以猛烈炮火攻击之，俄入侵军不支，其兵船被烧毁十只后，多被逼上岸而立遭痛歼，惟一只兵船逃遁而去。是役歼灭及生俘俄军二百七十人。〖12〗旋，沙尔虎达奏捷曰：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命以所获分赐有功将士。

【考异】沙尔虎达率军歼灭沙俄入侵者斯捷潘诺夫，其时间地点状况，中外文献所载多歧异。中国文献以《朔方备乘》为最详，地点为松花江上，时间则为七月十五日，是依《清世祖实录》所载。然此乃事后奏捷疏至朝廷之日，非实战之时。而朝鲜《通文馆志》与俄国文献（《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中辑录之当时当事人所记之事），虽国别不同，然所记之时间地点则完全一致，当为信史。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一卷）、刘民声、孟宪章《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所据，实为审慎，

本书从之。

七月初二日(7月31日)

26 南明延平王郑成功、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上。旋遇风暴，退师舟山。先是，郑成功决定北伐，攻南京。大集兵船数千艘，调兵十余万众，以甘辉为前部先锋，马信、万礼等继其后，成功自统大军随进，以张煌言为监军。六月初，扬帆北上。至是，抵舟山。初九日，师抵羊山，暂停船小驻。初十日风暴突起，风起浪涌，迅雷闪电，搅海欲狂，船只多相撞而毁。俄顷风停，山海如旧，然覆舟数百号，溺死数千人，成功所乘中军大船亦被打破，其余所存之船亦多有损坏。成功遂停止北上，退师回舟山〖13〗。

十二日(8月10日)

27 原任三省总督张悬锡自缢于京师圣安寺。

先是，直隶河南山东总督张悬锡至顺德府迎义王孙可望，同各大臣宴毕，回馆舍留遗疏自刎，家丁急救未死。其遗疏曰为官清廉未受一钱，无蓄积，并曰皇上欲平治天下，当首禁私征杂派及上官过客借名苛索之弊；皇上严禁逃人，而地方棍徒每假借逃人之名以行诈，此风不息，天下不得平也；皇上轸恤驿递，而沿河纤夫受过往人役需索凌虐至死者不计其数。奏闻，得旨：总督大臣无故自刎，其中必有重大急迫情节。遂遣官前往确察。张悬锡自陈自刎缘由：因迎节失仪，为学士麻勒吉所诘责，一时惶悚无地，遂引佩刀自决。得旨：张悬锡系朕特简，畀以总督三省重任，即有错误屈抑情节，皆当陈奏，听候鉴裁，何至

遽尔刎颈，殊失大臣之体。本当罢黜，但念其素行清谨，姑降三级调用。

五月，学士折库纳等奉命以麻勒吉、张悬锡对质口供上奏。得旨曰：张悬锡系大臣，非有迫切急情，岂肯轻生自刎。今察问张悬锡，又畏惧麻勒吉等，不敢尽吐实情。质审诸臣亦瞻徇麻勒吉等，不行详察。著吏部详察议奏。

六月，张悬锡奉旨上奏，详陈自刎之由，曰：迎节一事臣实未谙，致有错误，实出无心。而麻勒吉待臣不以礼，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迨意麻勒吉因臣悔惧之后，愈为责备之词。始则正告以失仪之言，而继则渐露彼苛索之意。一则云前日吾等前往湖广，尔于山东岂不见小报，何以不来迎。再则云吾等抵南，洪经略差人远接馈遗，日日来见，何等小心。此皆麻勒吉责臣失仪后之言。而臣前供所未吐者也。又祁彻白讽臣馈送驼骡。臣辗转思维，诸臣奉命册封之楚，路经真顺时，臣正阅视登莱海汛，相距千里，势难舍未竟之事，来而复往。而使臣犹以臣失迎为罪，则其苛求已可概见。至于引南中之礼节，索此处之驼骡，则使臣之以馈遗讽臣也，更显然矣。使臣所言者驼骡，而其意恐不止在驼骡也。贿赂党羽，朝廷首禁。臣若屈意从之，将行贿乎，抑结党乎?臣宁就死必不敢从。臣既不从，则触诸臣之怒，诸臣既怒，则臣即处身无过，犹将别有吹求。臣当时心神昏迷，举止错乱，计无覆之，惟有一死。奏上，得旨：今据张悬锡沥吐实情，麻勒吉等因事责备，借端苛索，种种情弊有据。麻勒吉系简任近臣，奉命出差，乃敢于逼迫大臣，任意妄行，负朕委任之恩，深为可恨。著从重议处。

至是事尚未果，悬锡乃自杀身亡。

七月，九卿科道会议：麻勒吉、胡兆龙、祁彻白情罪重大，均应革职，籍没家产。麻勒吉、祁彻白各鞭一百，为奴。胡兆龙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得旨：均革去所加之级，麻勒吉再降二级，俱仍留原任。

二十三日(8月21日)

28 遣使赏赐喀尔喀蒙古车臣汗、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等。敕谕曰：朕观尔等审知天命，凡一诏下，靡不敬从。今四台吉诣阙谢罪，朕悉从宽免。遣大臣前去，尔于使臣前，不违诏旨，诚心誓好，遂每年贡献方物，遣使来朝，朕甚嘉悦。特遣大臣赐之敕谕，自兹以往其益加恪顺，以效忠贞。奕世永享太平之福矣。

29 诏改官制。设内阁，改内三院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仍从往制为正五品照旧例兼衔。设立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一员，正五品，照旧例兼衔。内阁满语称为多尔吉衙门。翰林院满语称为笔帖黑衙门。六部满汉尚书俱作正二品，满语称为阿里哈昂邦。满汉侍郎俱作正三品，满语称为阿思哈尼昂邦。理事官满语称为一齐下喇哈番，汉语称为郎中，俱作正五品。副理事官满语称为爱惜喇库哈番，汉语称为员外郎俱作从五品。主事满语称为额者库哈番，为正六品。司库满语称为他库喇布勒哈番，俱作从九品。此外，左都御史为正二品，左副都御史为正三品，左佥都御史为正四品，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司务为从九品。通政使司通政使为正三品，左通政、右通政均为正四品，左、右参议均为正五品，司务，从九品。大理寺卿为正三品，少卿正

四品，寺丞正五品，寺正正六品，寺副从六品，评事正七品，司务从九品。除宗人府外，其余部院之满汉启心郎俱裁去。

30 添设各道御史三十员。

二十四日(8月22日)

31 诏增设浙闽总督一员。以海氛未息，幅员辽阔，原设一员，势难兼顾。遂再设一员，以分理两省之军务。以固山额真赵国祚为浙江总督，驻温州，改浙闽总督李率泰为福建总督。

二十八日(8月26日)

32 李国翰病卒于遵义〖14〗。

李国翰，镶蓝旗汉军人。父继学，初为商人，天命间归后金，累受世职至三等副将。以父衰老，国翰袭世职，事太宗皇太极，授侍卫，赐号墨尔根。后从入关，久临战阵，多立战功，擢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累进三等侯。至是卒于军，赠太子太保，谥“敏壮”。

33 是月，南明李定国秉钺出师。先是，孙可望叛军败，滇中一片升平。继而刘文秀卒，定国则“睥睨尊大”〖15〗，“以蜀自益，朝政悉委之龚铭、金维新，致派兵加饷，卖官鬻爵，文武诸臣，各自营私，边警日迫，定国不觉察也。”〖16〗前此孙、李矛盾激化，频年战争，猛将劲兵，十损六七〖17〗，永历朝实力大削，兼以孙可望降清，云、贵虚实已尽为清廷所悉。

本年三月清兵分三路攻云贵，时定国误信善幻术之奸人贾自明能求“上帝助兵”言，按兵不动。当边警告急，或请出师日期，“辄云有待”。然奸人之言久而不验，定国方怒而斩之〖18〗。旋获悉该人乃洪承畴所遣，谋为缓兵之策者。终致贻误战机。六月，定国仓促备战，日役万夫，计程严限。时值天雨，泥深数尺，挽负不前，辄鞭之至死，填沟壑者甚众。冤号载道，至有“恨清师之至不速”者〖19〗。至是，定国正式出征。永历帝授定国为招讨大元帅，行命将出征大典，亲授以黄钺，凡古命将之礼无不备〖20〗，并于五凤楼前为其“宴饯”〖21〗。

八月初五日(9月2日)

34 诏免御史李森先流徙，仍复原官。先是，四川道监察御史李森先上奏曰：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耳。臣以为欲开言路，宜先宽言臣之罚。如言事流徙诸臣李呈祥、季开生、李裀、魏琯、郝浴、张鸣骏等，皆与恩诏因公诖误之例相符。倘蒙俯赐轸恤，使天下昭然知皇上宽宥直臣，虽在远而不遗，则凡有言责者，罔不洗心竭虑以陈言矣。

顺治帝览奏怒责曰：李呈祥等犯罪原非诖误，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著从重议处。吏部遵旨议：李森先市恩徇情，任意妄奏，应革职送刑部从重拟罪。至是，刑部议奏：李森先应杖赎，流徙尚阳堡。议上，顺治帝乃易初衷，而有是诏。

十一日(9月8日)

35 敕谕征南三将军及平西王吴三桂等，告诫进军事宜曰：数路进兵时必须量度程途，约期并进，毋得参差，致有疏失。其一切进取机宜，未可悬度指授，尔等择便相机而行。凡事悉与经略洪承畴商酌。行军必敬慎提防，谋事无失。毋得骄矜躁急，致有疏虞。夫士在行间，固当有进无退；而克敌制胜，尤贵惧以成谋。前敬谨亲王及讷尔特等之败，皆以轻敌躁进故也。至投诚之人，当分别其倾心效顺或事急来降。即事急来降者，亦皆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

九月初七日(10月3日)

36 改内三院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照例兼衔。谕吏部曰：察旧例有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名，兼有尚书、侍郎等官。中有公孤、宫保〖22〗等衔。今应设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照例兼衔办事。旋改大学士觉罗巴哈纳、金之俊，仍以原衔为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额色黑、成克巩，以原衔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蒋赫德、刘正宗以原衔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以原衔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卫周祚以原衔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李霨为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十六日(10月12日)

37 议定理藩院大辟条例。凡平民与外藩蒙古王、贝勒

福金通奸，福金处斩，奸夫凌迟处死，其兄弟处绞。凡发外藩蒙古贝子等冢者、截杀来降人众为首者、劫夺死罪人犯为首者、公行抢夺人财物者、与逃人通谋给马遣行者、挟仇行害放火烧死人畜者、临阵败走者、故杀人者，以上八项死罪犯人，俱处斩。夫私杀其妻者，盗人口及驼马牛羊者，误伤人命，择本旗人令其发誓，如不发誓应坐故杀偿命者，此三项死罪犯人，俱处绞。又斗殴伤重，五十日内死者，行殴之人处绞。均永著为例。

十八日(10月14日)

38 命纂修《通鉴全书》。以詹事沙澄，侍读学士石申、冯溥、黄机，侍讲学士方悬成，庶子曹本荣，原任中允宋之绳，修撰史大成，编修宋德宜、王泽弘，充纂修官。

二十日(10月16日)

39 诏命慎刑。谕三法司曰：向来监候重犯，皆拟秋后处决。在京监候者必经朝审。其中有应即行处决、有矜疑及仍监候者，俱奏明候旨定夺。在外监候各犯，虽有御史审决，其中即有可矜、可疑及尚可缓决者，未经奏明，恐有冤抑。人命至重，内外宜同一例，尔等即将在外秋后审决各犯，比照在京事例，酌议画一具奏。以后内外审拟重犯，凡应监候者，著俱分别秋后处决及监候缓决两等具奏。十月初六日，刑部等衙门遵旨议定：各省秋决重犯，该巡按会同巡抚、布、按等官面加详审，列疏明开情真应决、应缓并可矜疑者，分别三项，于霜降前奏请定夺。奏上，命永著为例。

二十七日(10 月 23 日)

40 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宁完我因年迈有疾，以原衔致仕。

十月初七日(11 月 3 日)

41 更定巡抚、巡按所属地方查解逃人例。凡查解逃人一百五十名者加一级，一百五十名以上三百名以下，亦止加一级。至三百名者加二级。如多解者，照数递加。其司道已升京堂，应加一级者，纪录二次，应不论俸满即升者，纪录四次。

十九日(11 月 15 日)

42 令湖广督抚按同地方官速图多方拯恤灾民，务令得所。以总督李荫祖疏报：荆襄安陆等属霪雨连绵，江流涨溢，男妇子女随波漂没者万有余人故也。

二十一日(11 月 17 日)

43 从左都御史魏裔介奏，革新科进士钱元修职。以其系丁酉南闱科场副主考钱开宗之子，当其仲春入场之时，正开宗逮审之日，元修知有科名，不知有父，明系不孝故也。

二十六日(11 月 22 日)

44 分遣监察御史巡按各地。遣牟云龙巡按浙江，赵祥星巡按湖南，白尚登巡按山西，李粹然巡按河南，石维昆巡按陕西，马腾升巡按苏松，张所志巡按四川，张吉午巡

按甘肃，程衡巡按山东，李之粹巡按江西，李廷松巡按湖北，李时茂巡按福建。又遣御史李森先、李腾龙分往河南、山东察荒。

二十九日(11月25日)

45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条奏察荒事宜：一、奉差御史宜给敕印，以重事权。二、步弓应用民间常用之弓，令御史亲行比对，以杜亏短。三、御史按行州县，宜止于推官、通判内择一人随行，以备分察，不得令道府跟随往来，以滋骚扰。四、飞诡之积弊宜清。五、仪从之繁文宜减。六、造册之费，毋滥派以重民困。七、开垦新地宜分别减其赋税，至废藩地亩，亦应一并清察。八、御史不能尽行履亩，宜督率州县清丈，按图复核，不时抽察，庶可刻期报竣。奏上，下所司详议。旋覆准：直省田土查明万历间《赋役全书》与今《赋役全书》数符者不必清丈。其余有荒芜田亩地方，选委廉干官员履亩清丈，毋得隐漏〖23〗。

46 诏准清查蠹役〖24〗。江西道御史许之渐疏言：财赋之大害莫如蠹役。有蠹在收者，有蠹在解者，有蠹在提比者，有蠹在挪移支放者，所侵累万盈千。有司恐此蠹一毙，无从追补，至本官以参罚去，而此蠹历久尚存。前无所惩，后无所戒。请敕该抚按，将从前侵蠹姓名数目逐一清查，籍其家产。将侵多者立斩市曹，侵少者即时流徙。捐此所侵之数，以清积蠹之源，未必无小补也。得旨：所奏深切时弊，该部详议具奏。

三十日(11月26日)

47 工科都给事中史彪古奏请禁止额外私派。其奏曰：国家之财用原取足于正供，乃今之州县，每有一项正供即有一项加派。请敕直省抚按，将申饬私派之旨，刊入易知单内，使闾阎之民，共晓德意，岁终仍取所属印结报部，以凭察核。庶私派止而公输裕矣。得旨：额外私派，病民殊甚，著严议以闻。

48 是月，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与诸路会师贵州平越(今福泉)。先是，顺治帝令多尼总统三路大军南下攻云贵。并谕诸将当既入贵州境，如云南有机可乘，即乘势进取，如兵马疲弱，则候信郡王以定进止。至是，多尼率军入贵州境内，旋檄诸路统帅会师。遂议定分兵三路挺进云南：以多尼军出中路经关岭铁索桥至云南省城，行一千余里；三桂军自遵义经七星关，凡一千五百余里，比中路先行十日；赵布泰自贵州、广西边境之平浪、永顺坝、威透山，出安龙、黄草坝、罗平州，凡一千八百余里，比四川兵先行十五日。共约于十二月会师云南省城。议既定，洪承畴遂还贵阳，与罗托驻守，而遣提督张勇等从多尼军。〖25〗

49 南明李定国遣将据险要以拒清兵。定国既秉钺出师，旋闻清兵已克期杀进云南，乃紧急部署防守以为抵御之计。至是，命冯双礼率军扼守盘江，踞鸡公背，拒中路；使张先璧扼南盘江之黄草坪，拒东路；令巩昌王白文选与将军窦名望率众四万守七星关，至生界立营，拒西路，以牵制

三桂之师。定国则自守北盘江之铁索桥。然皆招架之功。且各路彼此难以呼应。鸡公背乃在绝顶之上，粮少运艰，士不宿饱，仓促间将有断饷之虞。西路守七星关之兵，孤悬滇、蜀之表，声援不及。识者俱以为忧。〖26〗

十一月初四日(11 月 28 日)

50 福建道监察御史余司仁奏请敕修《大清会典》。十四年（1657）正月，兵科给事中金汉鼎即奏请修会典，曰：会典一书上自朝宁之规条，下及庶司之职掌，经纬具备，纤钜毕陈。然以新宪而沿旧号，非所以一王章、定民志也。今宜斟酌重订，名曰《大清会典》。仍请御制序文，刊刻成书，颁行天下。奏上，下所司议。至是，余司仁奏曰，凡自皇上亲政以来，上传特旨及诸臣条议各事，宜奉皇上亲赐裁定诸大政永著为令者，敕九卿科道，酌议至当，汇付史官纂修大清会典，刊布成书，永为遵守。不许轻议纷更，以垂画一之法。下所司奏议。

十五日(12 月 9 日)

51 诏减出使朝鲜人员，停止随往者贸易。谕曰：朝鲜恭顺有年，尤厪体恤。闻遣使该国多员，贸易滋扰，朕心殊为不忍。嗣后凡有事差往使臣，止用正使、副使各一员。务择谙司礼仪，任事谨恪者，其八分人员随往及贸易，俱行停止。

二十一日(12 月 15 日)

52 严惩吕朝允、额勒穆，以其误译荣亲王安葬时辰。先是，董鄂妃所生之子即顺治帝第四子，本拟立为太子，

然出生四月而亡，未及起名，乃追封荣亲王，哀礼至隆，并为兴工造陵墓。钦天监择于本年八月二十七日辰时下葬。礼部郎中吕朝允、笔帖式额勒穆误译为午时，后又将监内移送印文说明改抹，希图遮饰。事发，内大臣等奉命会议：吕朝允、额勒穆拟革职、立斩、籍其家。尚书恩格德革职、解任，侍郎渥赫罚银七十两，另笔帖式、员外郎、主事等分别拟革职、籍没、鞭一百。议上，得旨：吕朝允、额勒穆俱秋后处决，余依议。十七年（1660），吕朝允、额勒穆因遇恩赦减等，各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流徙宁古塔。

十二月初二日(12 月 25 日)

53 三路大军进兵云南，南明李定国军兵败于贵州。

吴三桂自遵义出师，由西路杀向云南。白文选遂于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撤军回七星关据守。七星关四面山崖壁立，其下水势汹涌，山上茂树参天，名曰天生桥，势极险要。据兵以守，难以飞越。三桂得向导引路，从小路由水西苗界绕渡，出天生桥之背，拟以扼七星关大路，使险无可恃。文选侦知，遂急撤关，奔可渡桥，然守桥之马宝已闻讯奔撤，焚桥退回沾益(今云南宣威)。三桂军遂轻取乌撒(今贵州威宁)。至是，定国之西路防线先溃。

而赵布泰所率东路之师，由广西至盘江之罗颜渡口。南明军沉船于水，扼险以拒，清兵不得渡。时降清之泗城土司岑继禄献策，由间道入安龙，大败南明守将，自下流十里处，取所沉之船，乘夜潜师以济，明兵败退。定国闻讯，以三万兵，疾赴遮炎河，全师据双河口山顶。赵布泰则督众猛攻，不胜。次日双方再激战，定国以象阵冲敌，

旋以枪炮火力猛击清军，殊死战中，南明军已占优势，忽大风北来，南明军阵地突然火起，野燎滔天，清兵乘火势驰射，兵火俱烈。赵布泰拓帅追杀，定国连败于遮炎河、凉水井，乃紧急退保北盘江，据守铁索桥。南明东路防线亦溃。赵布泰军大获象马军械后急挥兵，由普安州(今盘县)入滇。

时，多尼所率之中路军亦长驱直入，至安庄(今镇宁)，南明守将刘正国战死，冯双礼等溃退，旋追至盘江。

定国见败局难挽，乃焚铁索桥急退。至此，南明军全线皆溃。清军大队突入云南。〖27〗

初七日(12 月 30 日)

54 命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卫周祚、李霨，尚书科尔昆、图海、孙廷铨、王弘祚，左都御史能图，校订《大清律》。

十五日(1659 年 1 月 7 日)

55 南明永历帝撤离昆明。李定国既败归昆明，乃请帝即速出走。廷臣集议所向，议论不一。定国主南行，急可入交趾。从之。行前，帝谕曰："不得毁其仓廪，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28〗至是，天微明，永历帝君臣士庶，逃离昆明，仓皇就道。虽有他遁者〖29〗，多数军民仍从永历帝，官兵男女马步从者数十万人〖30〗。定国则亲殿后〖31〗。

二十六日(1 月 18 日)

56 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俄罗

塞臣、赛音达理等统兵驻防贵州。

57 是月，南明大学士文安之督西由十三家军合攻重庆，不果。先是，文安之受孙可望迫害，遭遣戍而逸入川东依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十三家军，冀借其力以助朝廷。至是，闻清师大举入云南，乃督十三家军合力共攻重庆，凡十五日。终兵败撤回〖32〗

58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八百六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田地山荡四百九十八万八千六百四十顷七十四亩，畦地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三个，征银二千四百五十八万四千五百二十六两四钱、米麦豆六百零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二石八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九束，中茶八万六千三百六十篦，行盐四百七十七万七千六十九引，征课银二百五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三两七钱，铸厘钱一亿四千一十七万三千九百九十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万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1〗《明清史料》甲编六本589页。

〖2〗参见：《行朝录》卷五；《海东逸史》卷一三；《南疆逸史》卷三二；《鲒埼亭集》卷九；《鲁之春秋》卷一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3〗磨勘，科举时，派翰林院儒臣复核乡、会试试卷之举。

〖4〗《李朝孝宗实录》卷二十。

〖5〗《通文馆志》卷九。

〖6〗《南疆逸史》卷五二。

〖7〗参见：《求野录》；《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8〗参见：《南疆逸史》卷五二；《西南纪事》卷十、一一二；《永历纪年》；《永历实录》卷一四；《明末滇南纪略》。

〖9〗《孟庐札记》卷二。

〖10〗参见：《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七。

〖11〗参见：《南疆逸史》卷五二；《安龙逸史》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爝火录》卷二八。

〖12〗参见：《朔方备乘》卷首，五；《通文馆志》卷九；《历史文献补编》四卷176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一卷235、239页。

〖13〗参见：《先王实录》；《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14〗《明季南略》卷一五。

〖15〗《爝火录》卷二八。

〖16〗《安龙逸史》卷下。

〖17〗《鹿樵纪闻》卷下《桂王中》。

〖18〗《求野录》。

〖19〗《安龙逸史》卷下。

〖20〗《求野录》。

〖21〗《安龙逸史》卷下。

〖22〗公孤宫保，即三公三孤。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皆正一品。三孤指少师、少傅、少保，皆从一品。宫保，本指太子太保，后亦包括太子少保，这里泛指太子之公孤，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皆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皆正二品。“公孤之设，肇自成周，汉晋以来，建置靡定，唐以后则有官无职，专以加大臣之位高望重者。”（朱彭寿：《旧典备征》卷一）公孤，无员限，无专授。清初沿明制，大臣有授公、孤者。嗣定为兼官、加官及赠官。

〖23〗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五。

〖24〗蠹役：害民之差役。

〖25〗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清史稿》卷二三七。

〖26〗参见：《求野录》；《安龙逸史》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27〗参见：《明季南略》卷一五；《客滇述》；《爝火录》卷二八；《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28〗《安龙逸史》卷下。

〖29〗参见：《狩缅纪事》；《求野录》。

〖30〗《求野录》。

〖31〗《安龙逸史》卷下。

〖32〗《明清史料》丙编十本958—961页。

清通鉴　卷一六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

己亥　公元1659年

正月初二日(1月25日)

1 三路大军会师昆明。南明李定国于十二月十五日，扈永历帝仓皇出逃。大队清兵随之入滇。至是，赶至云南省城，兵不血刃〖1〗进入昆明。首先入城之平西王吴三桂出示安民，招降南明之公侯伯等。于是，卫国公胡一青、提学道徐心箴、光禄寺少卿黄复生、提督刘之扶及土司总兵龙世荣等皆剃发出降。独户部主事刘之谦拒绝剃发，不屈遇害〖2〗。是时，清兵云集云南，加之投降之众，逃窜之兵，掠人口资粮，无所不至，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3〗。

初四日(1月27日)

2 南明永历帝至永昌，从臣逃逸者众。帝令起草《罪

己诏》及《告上帝忏文》〖4〗，终于事无补。旋定国追至永昌，还黄钺待罪，自请削爵，永历帝曰："是国之祸，王何罪焉！"不许。〖5〗

十一日(2月2日)

3 兵科给事中杨雍建疏奏广东害政八端：一、市井无赖每遇印官缺员，重贿钻营以求委署，受事之后，取偿民间，势如劫盗。甚有游手冒名，饱则飏去者。此滥委之害。二、正赋之外，夫役匠役有派，河船马船哨船有派，炮车铅药器具有派。又有以藩令采买，名曰王谷王席。此滥派之害。三、里役不立良法，但轮流值月。上官交际、军旅供应，皆于是乎取之，一遇值月，遂致倾家。此里役无定役之害。四、用夫不据勘合火牌，凡往来馈运，土木工作，皆妄滥差役。甚为抑勒折价，此处既折，彼处仍复取夫，在在流毒。此用夫无限数之害。五、奸商借纳饷名色，私立盐埠，不问贫富，计口派食，限期索价，且藉口私盐，吓诈厉民。此私埠之害。六、土官镇弁创设私税，地不及二百里，抽者数处，以致商贾困匮。此私税之害。七、悍兵藉取柴火，凡坟树果木皆强伐之，且污辱妇女，劫夺财物，道路阻绝。此砍柴之害。八、木商已为营弁占据，及两藩采买反问民间，不得不重价购诸王商以应。此采木之害。夫去其疾苦谋其生聚，在皇上大奋乾断而力行之。今川贵平定，请移一王镇抚其地，以救粤民之疲困。奏上，命所司察议。

达病逝于宁古塔任上，谥曰襄壮。

十五日(2月6日)

5 大计全国各地官员。按察使王廷宾等九百五十四员，分别革职、降调、致仕有差。

十九日(2月10日)

6 赐内蒙古诸王之贫乏者。理藩院奉命察核奏闻：苏尼特部杜棱郡王、鄂尔多斯部谷禄郡王、阿霸垓部沙克厦僧格郡王贫乏。遂命各赐马百匹、牛五十头、羊千只。

二十六日(2月17日)

7 诏设云贵总督，首任以贵州巡抚赵廷臣升充。

二月(明历闰正月)初九日(3月1日)

8 以云贵新辟，地方绥缉需人令于今秋再行会试。

十五日(3月7日)

9 以云南收复，撤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部还京，命经略洪承畴酌量镇守贵州事宜，令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率官兵驻防荆州。

10 南明永历帝自永昌奔腾越。本月初吴三桂率部追至大理玉龙关，南明白文选等率军奋击，数战皆败，乃由沙木和走镇康(今镇康、永德境)。至是，定国得败报，乃急遣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扈永历帝出永昌，奔腾越。时随从之官员多遁去，腾越山中，散亡载道〖6〗。

二十一日(3月13日)

11 南明李定国设伏磨盘山，功败垂成。

吴三桂自玉龙关大败白文选，乃挥兵急追，渡澜沧江，逼近腾越。其地峡谷林立，江面不宽，水流湍急，水气甚恶。过江二十里有磨盘山，所入之路坎陡，箐深屈曲，仅容单马〖7〗。定国判断清军以累胜之师，于穷追之中必不戒备，遂依地势设栅数重于其间，以三道埋伏待之。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总兵王玺为三伏。每伏伏兵二千人，约定待清兵过三伏，山顶发号炮，以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

时吴三桂一路急追不舍，士卒求胜心切，队伍散乱。忽定国之中书卢桂生赴三桂军前降，尽泄其计。三桂闻听大惊，见前驱已入二伏，急传令舍骑而步，下令以炮发其伏，并以精甲搜索定国伏兵。明军败。是役，清军亦损折精卒数千。〖8〗

【考异】卢桂生之身份诸书记载多歧异，《安龙逸史》、《西南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南明野史》、《残明纪事》、《爝火录》皆作李定国中书；《小腆纪年附考》作大理寺卿；《求野录》、《庭闻录》、《皇明末造录》、《鹿樵纪闻》等书则作“降者”、“降官”、“叛”者、“降人”，未明确其身份；而《明季南略》及《南疆逸史》、《野史无文》或言“正黄旗下逃人”，或言“俘卒”、“降者”而未标其姓名。综上所载，最能掌握决策层之军事机密而又有多书之证者，此人为定国中书无疑。

二十九日(3 月 21 日)

12 南明永历帝进入缅甸。

永历帝得磨盘山之败讯，乃从腾越惶惧出奔，昏夜失道，迷于峡谷之中，及晓，仍在故处。而辎重宫人，又为乱兵所劫。〖9〗文武从官及各营将士多逃窜山前，若鸟兽散〖10〗。永历帝痛感孤危，决意入缅境。

至是入缅甸铜壁关。前一日，靳统武不欲入缅，乃带兵二百余往岔路自去，故此时扈驾之兵不过二百人〖11〗。既入缅境，缅方遣使来迎，言众兵压境，诸蛮惊惧，从官勿佩兵器。从臣皆曰不可。〖12〗缅复遣使曰：缅土小邦为大明贡域。今天帝亲临玉趾，敢不伏而迎诸郊。惟是扈跸诸王及勋镇诸将军携有重兵，宜次于外，以图恢复疆宇。若入小邦，是示天下以不武也。〖13〗沐天波乃奏请皇上入缅，自请奉太子进茶山，以调度各营，即皇上亦可藉外兵之势相应援。否则，孤军深入，内外不通，不可不虑〖14〗。永历帝曰：兴废由天，非人力能挽。太子尚幼，父子之情何忍遽离?而皇后听及此议，亦弗许。于是，永历帝及三宫、太子与解甲之诸文武、内监人等进入缅境。而各营兵将及陆续至者，俱不得入，悉散归〖15〗。

三月初二日(3 月 24 日)

13 诏禁往询所谓再生之活佛。理藩院奏言：归化城土默特部固山额真古禄格等咨称，席勒图胡土克图再生于阿穆陶地方，其侄温春已将其送至，然并未详其真伪。臣院应差官一员会同古禄格等与众喇嘛询问的确，至日奏闻。顺治帝以佛无定在，此奏无益，不准。

初六日(3月28日)

14 诏责大学士刘正宗。谕吏部曰：大学士刘正宗经朕简用，望其涵养恢弘，克持大体。今观其器量狭隘，负气多矜，持论矫偏，处事执谬。身为大臣年齿且长，凡事悖愎琐屑，殊无老成休休之度。朕仍含容至今，诐意暴戾之性迄无悛改，偏浅之见遇事日增。本当从重处分，以示惩戒。但不忍治罪，特加申诫，嗣后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尔部当遵谕严饬。初八日，刘正宗具疏引罪谢恩。报闻。

二十三日(4月14日)

15 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驻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驻镇四川。

二十八日(4月19日)

16 议准内阁及翰林院职掌。内阁职掌：一、具题纂修实录等项书籍各官职名。二、办理记载诏书、上传、敕谕、册文、宝文、表文、御屏、收藏六科录疏并各项书籍、各处祭文等项。三、撰拟文武各官世袭封赠、诰命、敕命及敕书，并用宝。四、精微批挂号。五、经筵日讲翰林官撰完讲章，看详进呈。六、翻译本章。七、撰写坛庙各陵祝文及神牌匾额。八、登记世官档子。九、收揭帖红本、票签档子。十、撰拟碑文、祭文、谥号。翰林院职掌：一、经筵日讲，撰拟讲章。二、外国奏书令四译馆官翻译。三、考选庶吉士。四、开列教习庶吉士职名，送内阁具题。五、纂修翻译各项书史。六、开列纂修职名，送内阁具题。七、凡会试、乡试及武会试主考，开列职名送该部具题。八、

撰拟封赠诰敕，开列翰林官职名送内阁具题。九、题补翰林官员及差遣俸满、丁忧、给假等项，行文各部。十、侍直。十一、侍班。十二、扈从。十三、贴黄。十四、修玉牒。十五、捧敕书。十六、教内书堂。十七、上陵。十八、分献。十九、册封。二十、赏诏。而应归各衙门之职掌为：会试、殿试、廷试举贡及册封事宜四项，归礼部。撰拟印信关防字样，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

17 是月，南明永历帝进驻缅甸井梗，白文选奉李定国命入缅追扈不遇。

白文选、李定国先后战败，急收残兵转移，旋率师寻驾。时永历帝已携众入缅，踪迹难寻。本月十五日，二人会师于缅境木邦，相持而泣〖16〗。定国乃与文选计议曰：我兵入缅，缅人苦供馈，必相距于境，击之祸结，恐酿不测，不如择近边险要地，暂息士马，益召集散亡，两人相为犄角。缅外惮吾两人，在内者可无恐。且得觇云南动静，连结诸土司为后图〖17〗。文选曰：主上望援久矣。若俱在外，则内者何所恃?不如我入护主，王任外事。〖18〗定国是之，遂定议。

定国率军入孟定、勐缅、孟琏间，练士卒、联土司。文选则奉定国之命，出木邦，入缅境，寻扈永历帝。焚掠劫杀，千里相望。缅人遂发大兵守隘〖19〗。闰三月初五日，明军虽抵缅都阿瓦城下，仍不知永历帝去向〖20〗。拟攻阿瓦，又恐车驾在城受惊，未敢轻进〖21〗。扎营五日，无奈起营沮丧而返。文选军距永历帝所驻之井梗仅六十里〖22〗，然彼此均不知。

闰三月初一日(4月21日)

18 更定在京各衙门满汉官衔品级。除翰林院、内阁、宗人府、六部各官称谓皆同品级仍旧者外，其理藩院尚书，改称礼部尚书掌理藩院事，正二品；左右侍郎，改称礼部左右侍郎协理理藩院事，正三品。都察院中之满理事官，改称监察御史，正七品。太仆寺中满理事官、汉卿，俱称卿；满副理事官、汉少卿，俱称少卿。光禄寺中满理事官、汉卿，俱称卿；满副理事官、汉少卿，俱称少卿。礼部会同馆通事满字称通事，汉字称通官，正八品。牛羊阿敦大，满字称吴尔哈伯喀达喇喇哈番，汉字称司牲官，正八品。

初七日(4月27日)

19 更定惩罚贪官之例。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

十一日(5月1日)

20 准严惩诬告之徒。从刑部议覆山西道御史傅扆疏言。其疏曰：诬告之徒若不立法严惩，恐刁风难息。以后有诬告人定笞杖徒流等罪，应照律加等科断，不准折赎。诬告人死罪已决者，反坐论死监候，未决者，本犯杖一百发遣边卫永远充军。如以不赦罪诬人者，虽遇赦不宥。其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本犯拟斩立决。若未决者，拟斩监候，不得株连妻子家产。如告人不即赴审，辄行逃脱者，将被告及证佐释放，本犯获日，不与审理，仍以诬告拟罪。

十六日(5月6日)

21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条陈四事。一、国子监系学校重地，果有高贤硕德堪为师表者，宜就其品秩，久任以责成功。二、直隶顺永保河等府之民，自圈地圈房之后，饥寒迫身，以致不得已为盗，良可悯恻。请敕该抚按，察明无碍官地拨给，令其栖止。至京师内城失业之民，既给与官地，宜即令永业，勿复圈为园圃，致使转徙流离。三、福建、江南、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忍心灭伦，莫此为甚，请敕严行察禁，以广好生。四、京师根本重地，必使贵贱有别，而后礼让成风。近见童子谑詈职官，土豪扬鞭冲路，法纪荡然。应令地方官不时惩治，以肃观瞻。疏入，得旨：溺女恶俗，殊可痛恨，著严行禁革。余著详议以闻。〖23〗

二十二日(5月12日)

22 陕西道御史姜图南奏请开馆编纂《明史》，疏下所司。

23 是月，南明黔国公沐天波等谋奉永历帝出缅境，未遂。

初，缅甸接纳永历帝，吴三桂遣使至缅，逼其必缚献之，不然，我且屠阿瓦。缅人惧，拟即遵命，以顾忌帝周围人众，且李定国、白文选等兵临境上，未敢贸然行事，遂严加封锁之。永历帝处境愈窘。缅酋愈倨，供馈少，从官无所得食。沐天波等谋奉永历帝出缅境，为马吉翔所阻，议遂寝。〖24〗白文选入缅，迎驾不遇，左冲右突，多有杀

伤而去，缅人恨甚，遂发兵守隘，与南明军忿怨益甚〖25〗。

旋，自陆路而行之九百余人，由总兵潘世荣所率，径抵阿瓦河对岸，缅人以舟十余艘相接。世荣等皆欢喜登舟。既登舟，缅人以兵威胁，“引各夷寨去”〖26〗。“被杀者过半，余安置远方”〖27〗。世荣知中狡计，仰天椎心而死〖28〗。而分给土著为奴者，亦多自缢死〖29〗。除稍后而来之岷王世子等九十余人，因途遇暹罗(泰国)将领，被招入其国〖30〗，免遭于难外，由陆路入缅境者后竟无存焉〖31〗。

【考异】关于总兵潘世荣之晚节有截然不同之记载，或称其“降于缅”(参见：《行在阳秋》卷下；《也是录》)；或称其自杀(参见：《狩缅纪事》；《南明野史》卷下；《皇明末造录》卷下)；或称为“就义”(《也是录》)。《也是录》一书竟两说具在，正误只能居其一。而邓凯记此时事之另一书：《求野录》，虽未提及潘世荣，却云明臣“被杀过半，余安置远方，后竟无存者。”显见至少亦是身罹其难，故降缅说不确，殆为误笔。另记载自杀说之作者均为当时当事之人，所记当为不误。记降缅说之戴笠虽为当时之人，然事非亲历，书据传闻，且系孤证。其记所谓降于缅者，殆初时正如《狩缅纪事》所记，登上缅人之舟而去事，遂误传为降缅。殊不知此实与众人一样为缅人所骗，被逼以为奴。当其发觉被骗后，以无力回天乃大愤自杀而死。且论当时形势，避难入缅之诸臣，缅人厌之惟恐不及，何收降之理有，缅人无须其降也，其亦不具降缅之条件。如真降，须以行动效命于缅，然诸书并无此记载，故降缅说不确。

24 是月，清兵次第攻占云南各地，南明诸臣降者相继〖32〗。

25 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奏官兵于云南大肆掳掠及民间

饥馑残破状。洪承畴至云南，乃上密疏曰："除各土府外，其迤东之云南府，以及临安、曲靖、澂江、寻甸各府，与迤西之楚雄、武定、姚安、大理、永昌各府，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烤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完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又云："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余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时下人心惶惶，罔知所措，土司解体，日夕惊疑。"结末曰："此新辟边疆真切情形，职不敢不据实密疏题报。"〖33〗奏上，命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尚书伊图、左都御史能图，携银往赈并按查详情。

四月十七日(6月6日)

26 诏更定杖罪赎银之例。谕刑部曰：国家明刑敕法，警戒奸顽，其情罪稍轻者，有折赎之例，原系法外施仁，欲其创艾悔罪。但向来赎锾定数太轻，以致奸顽玩视，犯法者愈众。今后杖一百应赎者折银三十五两，递减至二十两而止。尔部应将其中等次，分别确议具奏。旋奏准议定：杖一百者应赎银三十五两，九十者三十一两二钱五分，八十者二十七两五钱，七十者二十三两七钱五分，六十者二十两。永为例。十八年题准：官员人等有犯流徙籍没等罪，情愿修造城楼营建赎罪者，呈明该原问衙门，豫为启奏，

下工部查议，奏请定夺。又定：无力小民犯杖罪者，即著的决，不必折赎。嗣又议定官民人等犯杖六十徒一年者折银二十三两七钱五分，杖七十徒一年半者二十九两三钱七分五厘，杖八十徒二年者三十五两，杖九十徒二年半者四十两六钱二分五厘，杖一百徒三年者四十六两二钱五分，杖一百流罪准徒四年者五十两，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五十三两七钱五分。〖34〗

27 是月，南明咸阳侯祁三升以兵入缅迎永历帝，为马吉翔以旨退之。〖35〗时缅甸芒漠地方向缅王告急，称祁三升上表迎帝，杀入缅界，锋不可当。缅人大惧，请永历帝出敕止之。马吉翔遣人持敕书前往。敕曰："朕已航闽，将军善自为计。"三升捧敕痛哭，以为帝真乘舟往福建，遂撤师〖36〗。马吉翔复发敕与缅甸之各守隘官曰："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37〗吉翔此举，冀以得缅甸王之欢心，而其实追驾将士自此尽灰心矣。〖38〗

五月初五日(6月24日)

28 申严朋党门户之禁。谕吏部曰：国家用人行政，黜陟赏罚一出于公。凡为臣子当砥砺品行，奉法尽职，不可遇事生疑揣度，致开党与之渐。如明末群臣背公行私，党同伐异，恣意揣摩，议论纷杂。一事施行，辄谓出某人意见；一人见用，辄谓系某人汲引；一人被斥，辄谓系某人排挤。因而互相报复，挠乱国政。此等陋习为害不小，朕甚恨之。近来内外大小诸臣，不体朝廷大公至正之意，尚有仍踵前代陋习，妄生意度者，深为可恶。今后各当洗涤

肺肠，痛改前非，恪修职业，共归荡平。若有挟私疑揣，以至角立门户，渐开报复之端者，必重罪不宥。

初八日(6 月 27 日)

29 南明永历帝移驻缅甸者梗。先是，缅人见祁三升奉敕止师，乃知永历帝威令尚行，虑得罪之于国不利，乃于优奉中加以控制。是月初四日，缅王差官备龙舟二艘，以鼓乐迎永历帝，初五日发井梗，初七日，抵阿瓦城之临江对岸，初八日进入名曰者梗之地。缅人营草房十余间，编竹为城，是为宫垣。而文武众臣则自备竹木结茆为屋。每日有百余兵丁更番守护，供奉颇厚〖39〗。

初九日(6 月 28 日)

30 诏封蒙古科尔沁部多罗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先是，满朱习礼以公主病泄，自身冒风，两孙病殂等由，未奉诏来朝，顺治帝怒责其藐视朕躬，有干国纪，令严加议处。旋以其自请引罪并星夜来朝，遂下旨从宽免议，然原拟晋封其为亲王之事停止。至是，以其随太宗皇帝征剿有功，且系皇太后亲兄之故仍加封为亲王。

十二日(7 月 1 日)

31 罚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旋免罚。先是，顺治帝废后之父吴克善以公主病为由未奉诏来朝，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罪。至是议上：夺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马千匹。得旨：理应依议，但念其爵系太祖、太宗时所得，不忍降夺，仍留亲王爵，罚马千匹。诏免所罚之马。

十三日(7月2日)

32 以内阁票拟疏忽事，降罚大学士、学士等有差。先是，顺治帝谕吏部，以阁臣票拟不给与武进士刘炎品级俸禄一事，为偏怀私见，任意妄裁，负朕倚任，殊为可恶，若不重加惩治，以后自专之端，必至渐长。遂命九卿科道从重议处经手票拟之大学士李霨及公同看详之其余大学士、学士。至是，吏部等遵旨会议：李霨降四级调用，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成克巩、刘正宗、卫周祚及学士尼满、麻勒吉等各降二级，罚俸一年。从之。九月十四日，顺治帝谕吏部曰，巴哈纳等俱著宽免，李霨亦著照旧办事。

二十一日(7月10日)

33 发内帑银三十万两赍往经略洪承畴军前。以十五万两赈济云贵两省真正穷民，另十五万两令经略臣收贮。

二十二日(7月11日)

34 贵州巡抚赵廷臣疏言治理苗民之法。疏曰：苗民虽种类不同，要皆专事斗杀，由来久矣。然教化可施，风俗可移，诈可以信孚，贪可以廉感。宜仿保甲之规，立雕剿之法，信赏罚之条，革馈送之陋。首明教化，凡应袭之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其入学习礼，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者听，与汉民一体仕进，使之明礼义而改悍俗；预制土官，每年岁终，各土官须上报世系履历及有无子嗣于布政司，以预杜衅端。奏上，下所司议。八月初一日，命贵州土官每遇岁终，将各世系履历及有无嗣子，开报布政司注册，三年入觐时报部，以凭稽核。

六月十五日(8月2日)

35 诏严禁科场私谒。从礼科给事中杨维建之奏请。得旨：会试举人，场前投递诗文干谒京官，最为可恶，以后有犯者，著革去举人，下刑部究拟。京官不行举告，事发一体重治。科场关节出名告发，授受有据者，俱照丁酉科场南北两闱例重处。如系诬告，反坐。

36 是月，江南总督郎廷佐等大败南明郑成功于南京城下。

先是，郑成功闻清兵三路攻云南，乃约煌言大举出兵，以为牵制。遂齐集舟师北上，五月十八日抵崇明，总兵梁化凤领兵坚守。成功乃欲过而不顾直取瓜洲。煌言曰：崇明江海之门户，有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为老营。倘有疏虞，进退可依。〖40〗工官冯澄世亦曰：欲进兵瓜洲，必当先取崇明，庶可流通蓄积以为外援。成功不听，曰：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迟延日月，反使瓜洲有备，不如先取瓜洲镇，若得瓜镇，则江南门户已破，先截其粮道，是腹心有疾，然后乘势取江南，则崇明不攻而自破。〖41〗于是挥军直取瓜洲。

遂遣监纪刘澄密通江南提督马逢知(马进宝)，允煌言自请以所部为前军向导，命顾忠北上，往探进取乌喇、宁古塔诸港之路。乃以右提督马信为先锋，以周全斌、甘辉、翁天佑、万礼为四队，率舟师蔽江而上。经江阴、丹徒，至是月十三日，泊焦山，连三日，行祭天、祭地、祭明太祖及崇祯帝、隆武帝之礼，恸哭誓师，三军皆泪下〖42〗。

时，镇江操江提督朱衣助，恃横江铁索名曰“滚江龙”之拦及浮于江上“木浮营”〖43〗之阻，乃高枕无忧，不为备。舟师突至，清军大败。成功舟师遂扬帆疾进，直取瓜洲城。十八日，成功移屯瓜洲，集诸将，议战守。周全斌曰：瓜洲已得，可乘势连取镇江，反掌之易。倘若迟缓，彼得深沟固守，徒费士卒。成功纳之。督师急趋。二十三日克镇江。〖44〗

二十八日成功集诸将议战守，提督甘辉进曰：“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45〗张煌言亦主“遣舟师先捣观音门，则建业震荡。”〖46〗参军潘庚钟则曰：“今既一鼓而克瓜镇，是则江南门户已破。虽军声大振，天下摇动，未可骤然进兵。当暂驻瓜镇，遣将分据淮扬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窥其衅隙，然后大队齐进。况北部满汉官民人等不下百万，一旦粮道断绝，待哺不足，两月之间，其兵必溃，其民必乱。如此可不劳而定，此正曹公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亦同此议。成功曰：“不然，时有不同耳。今若不进兵恢复旧业，呼召天下豪杰，是自老其师。倘征各省兵马齐至，首尾合击，我势岂不自孤?况太祖昔日一得廖永忠、俞通海等水师，乘势夺采石而并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47〗遂议定即挥师收拾江南，并进取南京。

时江南各地纷纷遣人前来奉表归降。于是成功乃令张煌言溯江而上，招抚大江南北。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已来迎降。七月初四日，所遣七名哨兵抵江浦，清百余骑守兵闻讯逃遁而去，江浦乃下。旋，成功率军继进，与煌言

会师于七里洲，共商取南京之事。正议间芜湖之降书至。成功乃语煌言曰："芜湖，上游门户，倘留都不能旦夕下，则江楚之援师日至。控扼要塞，非公不可。"〖48〗煌言乃急挥舟师，溯江而上，初七日抵芜湖，随传檄诸郡邑。于是，江之南北，相率来归，共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煌言至芜湖，兵不满千，船不满百，惟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远近争相附之。

郑、张联军之捷，震动京师。时驻淮安漕督亢得时因援镇江兵败，投水死，自巡抚而下，仓皇欲走。噩耗传至北京，顺治帝初甚惊恐，欲避驾辽东，继为皇太后所责，乃突然宣布亲征，誓死不移，拒绝一切谏阻，并诏告天下，晓谕人民。举朝上下顿时一片惊恐。〖49〗吏部尚书孙廷铨冒死上疏极谏，谓大势已定，大业已成，强敌已歼之时，余孽跳梁，偏师小队即可折垂而笞之，未可以万乘之尊为微衅小丑而动。且江海之间风涛不测，亦不可不虑。根本之虑与一隅未靖，孰为重轻不可不察也。疏上，顺治帝遂霁颜而嘉纳之〖50〗。汤若望亦进前规劝。亲征事终作罢。〖51〗遂于初八日，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素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官兵往援江南。十五日，复命江西提督杨捷为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宁夏总兵刘芳名为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十七日，以精奇尼哈番董学礼为左都督充随征浙江总兵官，各率所部往援。二十三日，命户部尚书车克往江南，催集各省钱粮，制造战船，以济征剿之急需。

当此之时，成功所率舟师于七月初七日抵观音门。十一日，由凤仪门登岸，领甘辉、马信等数十骑及侍卫亲兵数百人，绕观钟山。潘庚钟曰："如此山川形势，龙蟠虎

踞，真帝王之邦，太祖所以一得而兴。今天资藩主瓜镇，神速进兵，倘一鼓而下，迎驾西来，中兴指日。”成功点首曰：“然。得此居中调度，便可号召天下英杰，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52〗十二日，成功乃部署诸将围南京，备云梯、木牌、布袋攻城。忽江南总督郎廷佐遣人请降，曰：“大帅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成功立允其请，厚赏来使，复谕之曰：“本藩攻此孤城，不过一脚尖耳。既然来降，姑准其宽限者，盖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不降，攻入之时，寸草不留。”差者叩首而去。潘庚钟曰：“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成功曰：“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焉敢缓吾之兵耶！彼朝实有定例，尔勿多疑。”庚钟曰：“孙子有云：‘辞卑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欲降则降，岂恋内顾，决是城中空虚。速为进兵攻之，乃为上策。”成功曰：“古者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今既来降，又准其约，若骤然攻之，彼心不服。俟其不如前约，然后急攻，莫谓城内人心悦服，且使天下皆知我行仁义之师。况太祖皇陵在此，亦不宜震动也。”〖53〗甘辉亦进谏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功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54〗旋，张煌言得知成功顿兵南京城下，亦急自芜湖上书谏曰，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请速出兵〖55〗。然成功皆不听。乃下令诸提镇严防谨守。

【考异】郑成功因中清军将领诈降之计，不即攻城，致师老事

变，终致大溃事。（参见：《台湾外纪》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九。）该将领前书作“总督管效忠”，后书订正为“总督郎廷佐”。后书所记事，显据前书。此外未见他书有此记载者。虽近似孤证，然成功以方锐之师，顿兵城下而不攻者十有余日，且张煌言等诸将一再力劝其速攻，成功未予采纳者，则为确有之事。成功所以如此者，定有寄意在焉。参以其时成功策反马逢知并有所待，世所共知。故此仅有之记与史实不悖，今予采用，并附考异于此。

郎廷佐等得差人回报成功允限之言，大喜曰：“此乃朝廷之福！”随密檄附近赴援。十八日，苏松总兵梁化凤率兵三千驰至。入见廷佐曰：“谅此狐鼠之辈，妄自猖横，且彼孤军深入，焉能久住？俟其锐气稍懈，一鼓破之。”〖56〗化凤乃日夜上城观望，见海师营垒步步相关，首尾相应，无计可施。偶见东北角，屯白土山下之郑军不整，樵人四出，营垒为空〖57〗，军士浮后湖而嬉〖58〗。遂于二十一日夜率五百骑挖开原有之神策门，突而出之，直冲白土山营垒。此处非要冲之地，郑军疏于防守。见轻骑忽至，疑为天降，披挂不及，遂大溃。二十二日，清军以初战获胜，士气大增，尽出骑兵列城外。甘辉、林胜、潘庚钟等劝成功退屯观音门，以图再举。成功曰：小挫锐气，便欲思退。明日正欲观诸君建功耳。遂重新部署战阵：调马信、吴豪、韩英由水路抄其后，姚国泰、杨祖、蓝衍、杨正抽屯山上，甘辉、张英伏在谷内，林胜、陈魁列于山下，陈鹏、蔡禄往观音门接应救援。而令万礼等诸军勿动。

二十三日凌晨，郎廷佐麾诸将反攻，梁化凤首率骁骑直逼左先锋镇杨祖军营，祖奋勇力战。诸将见成功张黄盖

于山观战，未有号令，不敢擅出。俄而杨祖溃败，姚国泰、杨正亦败走，蓝衍战死。成功乃令蔡禄、陈鹏率军往援。奈山高行迟，救之不及，而梁化凤又从山上驰下，鹏与禄军皆大溃。郎廷佐另遣别将绕山之背，与梁化凤合师。时甘辉、张英等率军俱伏于谷内待命，遂为所困，至是，不得已而分头御敌，张英因箭伤而死，独甘辉力战不退，且战且走，左右皆阵亡，突战马仆倒而乱箭齐集。乃大呼曰："我甘国公也，勿射，可擒去请功！"遂被擒，被执见郎廷佐。廷佐令其跪，辉不跪。骂口不绝，遇害〖59〗。梁化凤挥骑乘虚冲杀，郑军诸镇营垒皆动摇，万礼力战，被乱箭射死。未交战者遥见山上黄盖尚在，未得号令不敢救援，亦不敢奔走，均被个个击败。初，成功于山上观战，当见蔡禄等败，乃嘱咐潘庚钟曰："尔立盖下，代吾指麾，不可去盖。吾下，催水军从后抄杀。"然方至江上，山上诸军已不敌清军之攻势，皆披靡不堪，竟至大溃，潘庚钟、陈魁等皆战死。成功于是率舟师飞帆退往镇江。郎廷佐以大获全胜，亦不予追击。

二十四日，成功至镇江，收拾败兵，捞救残卒。是役，除甘辉、潘庚钟、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外，尚有李泌、杨标、魏其志、林世忠、张廷臣、洪复、吴赐等，共十四员大将战死，其标下将领阵亡者不可胜计。成功乃大恸，谓三军曰："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随即弃瓜镇整舟师而返。八月初四日，泊吴淞港，初八日至崇明港，猛攻崇明城，连攻四日不下，损失兵将数十人。时梁化凤已回师崇明。十三日，议再攻城。周全斌曰："城小而坚，难以骤破。虽得亦无用，徒损士卒耳。"〖60〗成功采纳其

议，遂班师回厦门。

成功之兵败南京时，煌言正在宁国，突接噩耗乃急返芜湖，时为七月二十九日。极力以兵弹压地方，不稍退。不意成功竟全师扬帆而退，顿成孤悬之旅。郎廷佐、昂邦章京喀喀木及提督管效忠等致书招降，煌言乃峻词拒之〖61〗。然长江之退路已被切断，顷刻之间所复州县尽皆丧失。遂欲驶舟入鄱阳湖，以号召江、楚，八月初七日，与清军战于铜陵，失利。拟入焦湖(巢湖)，以为再举计。适有英霍山中义士王君重、朱正公等至，遮道劝说：焦湖入冬水涸，难以停舟，不若入六安与英霍山寨，可持久〖62〗。煌言纳之，因尽焚舟，提师登岸，跟随者尚有百人。旋，追者至，众皆散，茫无所归，仅带一童子，辗转寻故交皆不遇。乃历经枞阳、东流、建德、祁门，趋休宁，入严陵，于山中长途跋涉，终达浙江宁海〖63〗。

【考异】关于张煌言北伐兵败拟入焦湖为人劝阻并请其入英霍山寨事，《明处士雪窦先生传》谓此人乃浙江慈溪人魏耕，此说为后世多书所遵依(参见：《鲒埼亭集》卷八；《鲁之春秋》卷一四；《小腆纪年附年卷》卷一九)，几成定说。然张煌言自著《北征录》之通行本只言为“英霍山义士”，而辑入《野史无文》并加改题之《北征录》，则确谓乃“英霍山中义士王君重、朱正公等”。显见非魏耕也。而《南疆逸史》卷四五、《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二、《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等书魏耕传均未言及其入英霍山寨计事，可为旁证。何龄修对此事考之甚悉，(《关于魏耕通海案的几个问题》)足可定论。

初梁化凤之收军奏凯，郎廷佐出迎。问曰：“前夜将

军挖城出兵，何不通知，以慰众怀？”化风顿首曰：“成功积寇，一时猖獗。瓜镇已破，人心摇动。桀黠狡狯之徒，多有异念，安保城内无有为之侦探者？故不敢请命者，恐泄其机也。今日之胜，正所谓‘出其不意而攻其无备也’。其擅出师之罪，望乞宥赦。”廷佐曰：“古者大夫出使，苟有利于国家社稷者，专之可也。况此大捷，自当奏闻。”随即命其率师前往收复瓜镇。化风因请顺途归崇明，以防余炽。廷佐准其请，并上奏称：“江南之捷，破成功者，乃崇明总兵梁化风也。”〖64〗顺治帝大悦，欲召化风陛见，因海疆未靖，命画工绘化风像以进，即擢提督。

清代史家徐鼒评郑成功江宁之败，曰：“孤军深入，自老其师，昭烈所以败于猇亭也。违众独断，孤注一掷，成功非无所见哉！兵骄者破，理固然也。”〖65〗

八月初四日(9月19日)

37 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密陈四事：一曰均田以为披甲人恒产。年来用兵，披甲人买马制械，奴仆逃亡，生业凋零，艰难日甚，殊为可悯。应勿论人丁多少，概视等差，均授以田。或十年，或十五年一加编审。如此则田亩得均，而甲兵日广。二曰增汉军兵力。今各省驻防出征多用汉军，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兵少若此，征战安所赖乎？臣愚以为北方五省精壮善骑射者，每年定限选拔送京，编入汉军牛录披甲。三曰慎选绿旗官兵。今后凡提镇等紧要员缺，请不论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但选其夙娴军旅，精明强干之员补授。简阅士卒内精勇者，号为前锋兵，钱粮量加优给。四曰亟收人心。近闻江南各州县寇乱，有望

风逃降者，有缚官献城者，此皆将帅纪律不明有司抚绥无术，以致若此。设将叛逆之人概申国法，数十城百姓尽加诛戮，不但有伤我皇上如天之仁，恐后此有不幸而陷于贼者，将益坚其从逆之心矣。请速密谕大兵，但诛其渠魁，其迫胁株连愚民，概与赦免。则财赋之地，不致伤残。下所司议。

38 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同梅勒章京张元勋、周继新领官属兵丁驻防镇江。敕令其务须整饬兵马，申严纪律，如遇海寇侵犯，即督率兵将力剿严防，毋容片帆入江，一贼登陆。

十五日(9月30日)

39 南明黔国公沐天波以缅甸礼拜见缅王被劾，永历帝窘境难安。缅俗以八月十五日过年，诸部落酋长均以贽拜见缅王。缅王亦以此夸示于诸部。至是，缅王遣官招永历帝大臣渡河朝拜并索礼物。帝乃命天波前往。至则不容以汉衣冠见，于是被迫白衣椎髻跣足，以臣礼见缅王。礼部侍郎杨在、行人任国玺劾天波贪生辱国。疏留中不发。〖66〗是月，永历帝病左足，缅俗信祈祷而无医药，昼夜痛楚呻吟。而诸臣结舍酣饮，毫无顾忌。吉翔与太监李国泰以中秋夜饮，令梨园老女黎应祥唱歌助兴。应祥泣曰："上宫禁咫尺，玉体违和，此何等时乃欲行乐，应祥虽小人，不敢闻命。"吉翔等怒而鞭之。〖67〗

二十二日(10月7日)

40 户部左侍郎林起龙条奏，请更定绿旗兵制。奏称今

全国绿旗营兵近六十万，每年费粮二百余万石，饷银一千余万两。然而地方有事，即请满洲大兵。是六十万之多曾不足当数万之用。其故在于兵丁无实、马匹无实、器械无实、训练无实。而大病有二：一曰贪数多，二曰给饷薄。一人之身仅能存活，若有父母妻子则艰难甚矣。请加饷裁兵。抽得二十万精兵，养以四十万兵饷，饷厚兵精，而战守有人。用人宜不拘常格，凡营镇千把总等缺，宜即由本营中百总、旗牌、哨长、队长开补，或有功兵丁亦可超拔。总督亦宜使之有选择将官之权。奏下所司。十月议定：敕各该督抚按严查隐占，器械马匹时加简阅，挑选精壮。自十七年（1660）秋季为始，兵部差满洲官员分往各方巡视，每三年一举行。兵丁粮饷，按月支给，毋许压欠。绿旗兵马俱照经制额设，六十万不可裁减。武官之升补均如议行。

九月初四日(10月19日)

41 从吏部议降罚兵部官员有差，以郑成功犯江南，失于筹画机宜。七月，礼科给事中杨雍建参奏兵部大臣于郑成功突犯江南时，既不能尽心经画，预定策于几先，又不能返躬认咎，冀收效于事后。顺治帝令兵部明白回奏。至是，降尚书梁清标三级，罚银一百两。侍郎额黑里、刘远、李棠馥各降二级，罚银七十两，俱仍留任。

十七日(11月1日)

4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顺治帝亲定己亥加科三鼎甲：状元徐元文（陆元文），江南昆山(今属江苏)人；榜眼华亦祥，江南无锡人；探花叶方蔼，江南昆山人。至

是，赐一甲徐元文（陆元文）、华亦祥、叶方蔼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勗、彭孙遹、陈志纪、吴琠等三百七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卫周祚、刘正宗。

二十日(11月4日)

43 遣工部尚书管侍郎事郭科、礼部侍郎祁彻白往祭朝鲜国王李淏。李淏(1619—1659)即孝宗大王，仁祖大王李倧之次子，顺治六年（1649）继位，在位凡十年。崇德二年(崇祯十年，1637)入质于沈阳。顺治元年（1644）赴北京，二年初东还。为质子凡八年，受尽凌辱，仇清情绪强烈。继位后以抗清复明为己志，并接纳“九义士”等明遗民，时时谋划北伐，然宏愿未遂，终发出“日暮途远，至痛在心”〖68〗之喟叹，赍志以殁。

44 遣大学士蒋赫德等封朝鲜国王世子李棩为朝鲜国王，是为显宗。

二十三日(11月7日)

45 尊称兴京祖陵为永陵，以发祥重地故也。

46 南明延平王郑成功回师厦门，自削爵上表待罪。仍用招讨大将军印。立忠臣庙，祀死难诸臣，以甘辉为第一。成功哭之曰：“早从将军之言，吾不至此夫！”〖69〗

十月初四日(11月17日)

47 诏各衙门掌印不必分别满汉。谕吏部曰：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

门，一体遵行。

初六日(11月19日)

48 吴三桂克沅江，南明总督衔土知府那嵩自焚死。那嵩，字维岳，沅江土官，袭升知府。永历帝之至云南，贡献甚厚，加总督衔。永历帝既入缅，李定国与之联络，乃起兵抗清，恢复维摩州，攻占石屏，进围临安府，“全滇响应”〖70〗。吴三桂急派兵剿捕。时定国正与孟艮构兵不能救〖71〗，且嵩计划不周，兵力单弱。至是，城终陷落。嵩乃急归府，向永历帝所在之方向拜曰：“臣力竭矣，无以报陛下。”〖72〗遂举家自焚而死。

初十日(11月23日)

49 四川巡抚高民瞻奏报，南明原刘文秀部将侯郝成裔、伯陈达等谋杀主将高承恩，率文武官八十员，以邓(今邛崃)、眉(今眉山)等州降清，川南底定。

50 诏责苏松巡按马腾升妄行条奏，沽名市恩。马腾升上奏称满兵驻防镇江不便有三：一、恐满兵骄悍成习，若果兵临，势必侵扰，民何能安处。二、防海寇必须修补战艘，练习水师，此非满兵所长。三、事权归一，兵力自优，设此无统摄之满兵，株守一城，虚糜兵饷。臣为万民请命不得不陈之。奏上，顺治帝逐条驳斥，更曰：马腾升系何国之人，乃称满兵骄悍成习?是何意见，著作速明白回奏。翌年，部议马腾升应革职，因遇恩赦，相应免议。从之。

十二日(11月25日)

51 诏命新科进士除选庶吉士者外，俱以推官、知县用，

永著为例。

十六日(11 月 29 日)

52 凌迟处死江南按察使卢慎言，家产并妻子籍没。以其贪赃数万且诬噬原参承问各官，抗拒审问故也。十五年（1658）十一月，江南巡按卫贞元参奏卢慎言贪赃数万，其父与弟同恶相济。遂命革慎言职同其父及弟一并解京审拟。本年正月，帝召见朝觐藩臬各官，问卢慎言于江南右布政使王无咎，以卓异对。顺治帝怒其显有受贿徇私之情，恶其面欺遮饰，当即命革职严加刑讯。旋以无咎服罪，将来尚可望其痛改前非，力图尽职，特命复其原官。二月，将荐举卢慎言之江南巡按刘宗韩责四十板，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三月，因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凤阳巡抚亢得时、操江巡抚蒋国柱，虽参劾卢慎言而均于卫贞元已劾之后，且奉旨回奏中巧言支饰，俱革职并革去世职，令戴罪照旧办事。闰三月，以宗人府府丞董国祥受卢慎言嘱托分送金银，事泄，始自行出首，从宽免死，革职流徙尚阳堡。四月，以江宁巡抚张中元徇庇所属，不行参劾卢慎言之罪，革职。至是，卢慎言案方最后终结。

二十二日(12 月 5 日)

53 诏平西王吴三桂专治云贵。谕吏兵二部曰：云贵地方“今新经平定，必文武各官同心料理，始能休养残黎，辑宁疆圉。至统辖文武军民，尤不可以乏人。前已有旨，命平西王吴三桂移镇云南。今思该藩忠勤素著，练达有为，足胜此任。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

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庶责任既专，事权归一，文武同心，共图策励，事无贻误，地方早享升平，称朕戡乱柔远至意。俟数年后，该省大定，仍照旧令各官管理。”

二十三日(12月6日)

54 特准洪承畴以目疾乞休，解任回京调理。

二十八日(12月11日)

55 论已故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罪。以其谄媚睿亲王及睿亲王死分其人口财货诸物故也。削巽亲王、端重亲王爵，降其子孙俱为多罗贝勒。以巽王所袭系其父代善王爵，故令其侄多罗康郡王仍袭亲王爵。敬谨亲王以出征阵亡故，仍令其子承袭亲王爵。三王所分取睿王家人牲畜财货诸物俱籍入官。

56 补定逃人事例：一、刺字逃人私出境外被地方官拿解者，其经过州县未能查获等官，虽有拿解逃人之功，应加级升转者，不准题叙，仍罚俸半年。容留逃人歇宿店主，责四十板。二、责令各道员严行保甲，每年两次取州县官甘结，如所属州县官失察逃人，道员降一级留任。降后所属地方查解逃人至四十五名，即复还原级。三、出边或在盛京与未到京之先逃走者，与自京逃走者不同，免刺，仍鞭一百给原主。如无主逃人应人官者免鞭刺。四、陕西、湖广、四川、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获逃人，著令递解，批文限定日期。如经过地

方官，选差不慎，钮锁不严以致逃脱，查参革职。违限者该衙门察参。五、畏罪潜遁或住屯过限，十日之内拿获者，止鞭一百，过十日者鞭刺。

十一月十七日(12 月 30 日)

57 焚毁“叛道驳注”之书，并饬各直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先是，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奏称，坊刻中有《四书诸家辩》、《四书大全辩》，皆以讥讪先贤，崇尚异说，获罪名教不小，乞敕部毁版。奏上，下所司议行。

二十七日(1660 年 1 月 9 日)

58 诏谥明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谕礼部曰：前明崇祯帝励精图治十有七年，不幸寇乱国亡，身殉社稷。考其生平，无甚失德，遘兹厄运，殊堪矜悯，宜加谥号，以昭实行。今谥为“庄烈愍皇帝”。

十二月初三日(1 月 14 日)

59 命革去衍圣公孔兴燮少傅兼太子太傅衔，以其恣意滥刑，擅毙庙户故也。

十九日(1 月 30 日)

60 定世职承袭例。除嫡子孙承袭外，有绝嗣者，许亲兄弟及亲兄弟子孙承袭三世。三世之后停止承袭。其嗣养疏远宗族之子不准承袭。

二十六日(2月6日)

61 诏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驻广西、广西提督線国安带领所统兵上来京另用。先是，云南巡抚林天擎劾奏線国安随大军进剿云南迄西地方，大肆抢掠，及奉旨回粤，奸淫杀戮，暴虐更惨，乞立赐处分。顺治帝乃令议政王大臣速行严察密议。至是，议以線国安荼毒地方，情罪重大，应提取来京，详问虚实再议。允之。遂有是诏。

62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万八千九百一十三，田地山荡五百一十四万二千二十二顷三十四亩，畦地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三个，征银二千五百五十八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两有奇、米麦豆六百二十万一千七百二十石一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二束，中茶八万七千一百五十篦，行盐四百六十五万九千五百九十四引，征课银二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三十两一钱，铸厘钱一亿九千一百八十万五千七百一十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1]

---

〔1〕《安龙逸史》卷下。

〔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3〕《明季南略》卷一五。

〔4〕《狩缅纪事》。

〔5〕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皇明末造录》卷下；《西

南纪事》卷十。

〖6〗《狩缅纪事》。

〖7〗《明季南略》卷一五。

〖8〗参见：《求野录》；《庭闻录》卷三；《安龙逸史》卷下；《皇明末造录》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清史稿》卷二二九。

〖9〗《安龙逸史》卷下。

〖10〗《狩缅纪事》。

〖11〗《皇明末造录》卷下。

〖1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13〗《安龙逸史》卷下。

〖14〗《皇明末造录》卷下。

〖15〗《安龙逸史》卷下。

〖16〗《狩缅纪事》。

〖17〗《见闻随笔》卷下。

〖18〗《南疆逸史》卷五二。

〖19〗《求野录》。

〖20〗《皇明末造录》卷下。

〖21〗《狩缅纪事》。

〖22〗《皇明末造录》卷下。

〖23〗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魏文毅公奏议》卷三《再陈末议疏》。

〖24〗参见：《续编绥寇纪略》卷四；《南疆逸史》卷五十；《爝火录》卷二九。

〖25〗《求野录》。

〖26〗《狩缅纪事》。

〖27〗《也是录》。

〖28〗《狩缅纪事》。

〖29〗参见：《皇明末造录》卷下；《南疆逸史》卷三。

〖30〗《狩缅纪事》。

〖31〗《也是录》。

〖3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33〗《明清史料》甲编六本 595—596 页。

〖3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四。

〖35〗参见：《也是录》；《求野录》；《皇明末造录》卷下；《南疆逸史》卷三；《狩缅纪事》。按：《狩缅纪事》作广昌侯高文贵、怀仁侯吴子圣，为孤证，不取。他书皆作祁三升，从之。

〖36〗《求野录》。

〖37〗参见：《狩缅纪事》；《也是录》；《皇明末造录》卷下。

〖38〗《狩缅纪事》。

〖39〗参见：《狩缅纪事》；《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40〗《鲒埼亭集》卷九。

〖41〗《台湾外纪》卷四。

〖42〗《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43〗木浮营，又作木城，浮于水上之巨型木制工事。以大杉木结排而成，周围以木栅，形如碉堡。内架火炮数十门，可容兵五百。坚固异常，从上流压下，船遇之，一击立碎。

〖44〗参见：《台湾外纪》卷四；《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先王实录》。

〖45〗《先王实录》。

〖46〗《北征录》。

〖47〗《台湾外纪》卷四。

〖48〗参见：《北征录》；《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49〗《汤若望传》289—291 页。

〖50〗《内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谥定孙公廷铨传》。

〖51〗《汤若望传》289—291 页。

〖52〗《台湾外纪》卷四。

〖53〗《台湾外纪》卷四。

〖54〗《先王实录》。

〖55〗《北征录》。

〖56〗《台湾外纪》卷四。

〖57〗《北征录》。

〖58〗《清史稿》卷二四三。

〖59〗《台湾外纪》卷四。

〖60〗《台湾外纪》卷四。

〖61〗《北征录》。

〖62〗《野史无文》卷一三。

〖63〗《北征录》。

〖64〗《台湾外纪》卷四。按郎廷佐，该书作管效忠，误，径改。

〖65〗《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66〗参见：《狩缅纪事》；《求野录》。

〖67〗《狩缅纪事》。

〖68〗《明陪臣考》卷四。

〖69〗《小腆纪年附考》卷一九。

〖70〗《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二。

〖71〗《南疆逸史》卷五二。

〖72〗《南疆逸史》卷三五。

清通鉴　卷一七

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

庚子　公元1660年

正月初四日(2月14日)

1 吏兵二部会议江南浙江失陷城池文武各官罪：江南提督马逢知当镇江失守，拥兵不救，贼遁又不追剿，应革世职并现任官职，撤回本旗。前任浙闽总督李率泰，督理两省军务，不能保固封疆，应革职、革任。原任浙江巡抚今告病陈应泰，疏玩军务；前驻防浙江固山额真今浙江总督赵国祚，两握兵符，防御多疏；浙江提督田雄，战守疏虞；温州总兵官尚好仁，专汛失陷，俱应除世职外，革职、革任。宁台总兵官常进功，总理水军，剿御不力，应革职、革任。浙江巡抚佟国器，身任封疆，筹画未周，应降一级，戴罪照旧管事。前台州总兵官今调京口左路总兵官张杰，

汛地失陷，应于新任内降三级，戴罪图功自赎。驻防浙江昂邦章京科魁，任内失陷太平一处，应降一级，照旧管事。疏入。得旨：马逢知免革职，著解任回旗。李率泰、赵国祚、田雄、常进功、尚好仁，俱免职革任，各罚俸一年，仍戴罪图功自赎。陈应泰补官日罚俸一年。佟国器、张杰、科魁俱免降级，各罚俸半年。

十六日(2月26日)

2 诏准礼部议覆再行严禁各衙门官员私交私宴及庆贺馈送。得旨：私交私宴著依议严行禁革。如仍前违禁私相交结，庆贺升迁，馈送杯币及无端设宴献酬，假馆陈乐，长夜酣歌者，科道官即行指实纠察，从重治罪。如科道官徇情容隐，不行纠参，一并治罪。

二十五日(3月6日)

3 顺治帝省躬引咎，颁诏大赦。略曰：朕荷皇天眷祐，缵承祖宗鸿绪，夙夜兢兢，力图治安，十有七年于兹。乃生民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滇黔虽入版图而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疾苦时告，拯恤未周。反复思维，皆朕不德，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辜四海万民之望。每怀及此，罔敢即安。兹于顺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三日，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咎。自今以后，元旦、冬至、寿节，天下庆贺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特颁恩赦，加惠元元。官民除十恶死罪外，悉减一等，军罪以下，咸赦除之。直省逋赋，概予蠲免。

4 重申严禁结社订盟。从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之奏请。其疏曰：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廷。拔本塞源，尤在严禁结社订盟。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其后因之植党，相习成风，渐不可长。请敕部严饬学臣实心奉行，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倘奉行不力，纠参处治。则朋党之根立破矣。得旨：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开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以后再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

二十八日(3月9日)

5 革云南巡抚林天擎职。从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之参劾，以其赃私狼藉故也。上年十月，洪承畴劾其扰驿剥军、政令乖张诸款。至是，再劾其种种秽迹。并云临沅道、楚雄知府及云南知府等，俱有行贿证据。随以保举非人，不敢辞咎。奏上，得旨：林天擎革职，一干人犯俱革任，该督会同平西王质审追拟具奏。洪承畴不必引咎。

二月初七日(3月17日)

6 大学士、尚书等各遵谕自陈乞罢。命大学士成克巩、刘正宗、胡世安、卫周祚、李霨，吏部尚书孙廷铨，户部尚书王弘祚，礼部尚书王崇简，刑部尚书杜立德，尚书管督捕侍郎事霍达留任。工部尚书刘昌以老病，命以原官致仕，驰驿回籍。责兵部尚书梁清标凡事诿卸，不肯担任劳

怨，本当议处，姑从宽免，命照旧供职。责左都御史魏裔介，全无担当建白，裨益朝政，但知沽名钓誉，急于幸致高位。且身为台臣之长，御史贪黩不法，屡经发觉，岂真无闻见，曾未据实纠参，徇庇欺蒙，殊负委任。姑予宽典，革去太子太保并所加一级，仍照旧供职。又命告假之大学士金之俊、傅以渐于假满或病痊日即来京供职，不必求罢。

初八日(3月18日)

7 复设凤阳巡抚。从漕运总督蔡士英之奏请。其奏曰：国初设总漕一员驻淮安、凤阳，巡抚一员驻泰州。自顺治六年（1649），巡抚标兵调入粤西，遂撤凤抚，归并漕督。漕务、海防势难兼理，请仍照初制，专官分任。九卿科道会议，亦同此议。议上，从之。旋以凤阳等处地方紧要，必得其人，方能胜任。遂以户部侍郎、总督仓场林起龙加太子太保，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兼海防提督军务。

二十二日(4月1日)

8 满大学士、尚书等遵谕自陈求罢。命大学士觉罗巴哈纳、额色黑、户部尚书车克、礼部尚书渥赫、兵部尚书觉罗伊图、刑部尚书能图，俱留任。以大学士蒋赫德有疾病，准解任调理，病痊起用。责吏部尚书觉罗科尔昆受事以来，不肯尽心图报，凡事诿卸，漫无担当，惟曲徇情面，沽名市恩，取悦于众，且依阿卑谄，趋媚势要，全无大臣之体，殊负委任，降三级调用。解工部尚书、固山额真孙塔尚书任，专管固山额真事务。

9 两淮盐运御史李赞元条奏盐政八款：一、每行现年额引，宜带积引附销。二、清厘府州县私贩之源。三、清厘三十盐场之弊。四、严饬各道巡缉各省越贩。五、稽核官引，以杜夹带重复。六、淮北地方，宜并引行盐。七、盐引日增，请照长芦、河东、两浙例，加课不加引。八、溢斤割没日重，请照所发印簿实填，以便遵行。奏上，下户部议。

二十九日(4月8日)

10 以满译本《三国志》(即《三国演义》)，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各官。

三月初三日(4月12日)

11 诏严惩有冤难诉而自杀者。谕刑部曰：民间果有冤抑事情，自当据实陈告，以求申理。乃近来习风日炽，常有持刀抹项，故为情急，以图幸准，深为可恶。嗣后有此等人，除所告不与准理外，仍按法究惩，其妻子并流徙尚阳堡。尔部即遵谕传饬，仍行直省各地方官，刊刻榜示，严加禁饬。

初八日(4月17日)

12 定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属下镇标绿旗官兵营制。平南王左翼镇标统兵四千名、右翼镇标统兵三千五百名。靖南王两翼镇标各统兵三千五百名。每翼均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

十三日(4月22日)

13 准行纠拾〖1〗之法。从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奏。其奏曰行纠拾之法以补甄别之所未及，内而京官，外而督抚，不拘现任、丁忧、告假、养病，应悉照京察事例，令科道各官遇有见闻，即据实纠劾。得旨：此奏是。着该部院知道。

十五日(4月24日)

14 诏准厘定六科规则。吏科都给事中孙光祀条奏厘定科规九事曰：一、开明都给事中职掌，以专责成；二、严发钞日期，以慎关防；三、查对史书录书，以备纂修；四、按期注销，以查部件；五、细阅本章，以慎钞参；六、稽查邸报，以防虚伪；七、明升转之例，以杜搀越；八、严贿赂之禁，以励官箴；九、议劝惩笔帖式，以核实效。得旨：条奏各款，申明职掌，严防情弊，于政事大有裨益，即照议举行。

十六日(4月25日)

15 论失陷镇江罪。兵部以郑成功陷镇江，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败绩遁走，分别议罪上奏。得旨：蒋国柱免死，革职，与本王下为奴；管效忠免死，革提督并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2〗为奴，俱籍没家产。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扎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当都、巴龙、布达什，俱革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喀福纳、查都、拖辉、布颜、希佛讷，俱革职，免死，鞭一百，籍没为奴。

十九日(4月28日)

16 定八旗汉字官名。固山额真汉字称为都统，梅勒章京汉字称为副都统，甲喇章京汉字称为参领，牛录章京汉字称为佐领，昂邦章京汉字称为总管。满称仍其旧。

17 吏部、都察院遵旨甄别督抚，开列职名具奏。得旨：李国英、李栖凤、朱之锡、赵廷臣、蔡士英，俱照旧供职。李率泰照旧图功自赎。于时耀、高民瞻、张长庚，白如梅、张朝璘、佟延年、祖重光、许文秀、刘秉政、卞三元、宜永贵，俱照旧供职。贾汉复削去太子少保并所加一级，照旧供职。董应魁降一级，照旧供职。张尚降一级，调外用。郎廷佐、赵国祚、张仲第、徐永祯、苏弘祖、袁廓守，俱仍留任，照旧供职。潘朝选以原官解任回京。陕西巡抚张自德因婪渎事发解任严察，已另有旨。

二十四日(5月3日)

18 诏详审确议朱衣助投降郑成功案。先是，吏兵二部据驻防江宁总管喀喀木等咨称，操江巡抚朱衣助于失陷瓜洲之后，即行降贼，随遣家人至江宁取家口。今研审朱衣助，乃云兵败被擒后逃回。遂会题，以衣助身膺巡抚重任不能固守地方，以致失陷城池，虽旋即逃回，亦难辞咎，应革职，送刑部议罪。至是，得旨：朱衣助情罪未经审明，止据本人口供，草率具奏，甚属不合。遂命详审。七月，吏兵二部合奏：屡加详讯朱衣助，虽无投降确供。但衣助如不降贼，贼岂肯将衣助并家仆安置一处，从容纵逃?朱衣助降贼是实，应革职，交刑部拟罪。得旨：议政王大臣详审确议具奏。八月，议政王大臣会议：朱衣助当瓜洲陷时

降贼，因见所遣家人赴江宁取家属未回，且念伊父在京，因自贼营逃回。本应斩首籍家，但能即日逃回，应免死，仍交与该王为奴。其家属听该都统、副都统发落。从之。

二十八日(5月7日)

19 定王贝勒贝子公等妻女封号。亲王、世子、郡王正室曰妃。贝勒、贝子及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正室曰夫人。奉国将军正室曰淑人。奉恩将军正室曰恭人。亲王女和硕格格曰郡主。世子、郡王女多罗格格曰县主。贝勒女多罗格格曰郡君。贝子女固山格格曰县君。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曰乡君。未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女，不授封，曰宗女。平西、平南、靖南及外藩蒙古诸王、义王正室亦曰妃。

20 是月，南明晋王李定国诛拟降清之贺九仪。先是，定国辗转边境上，居孟艮，势益弱。广国公贺九仪自南宁间道而来，见状甚不安。时吴三桂已拘其妻子于昆明，并令以书招九仪，使图定国并许以高爵。九仪欲出降。至是，事觉，定国伏甲招九仪饮，执而杖杀之。散其兵，兵皆怒，多入滇降清者。其将张国用、赵得胜虽未即去，然怏怏有贰志〖3〗。

四月十七日(5月25日)

21 定迟报夏秋灾情处分例。州县官逾限半月以内者，罚俸六个月。一月以内者罚俸一年，一月以外者降一级，

两月以外者降二级，三月以外者革职。抚按道府官，以州县报到之日为始，若有逾限，照例一体处分。

二十二日(5月30日)

22 平西王吴三桂请进兵缅甸，剪除南明永历帝。疏曰：滇南负固有年，一朝戡定。独逆渠李定国等挟伪永历遁出边外，是滇土虽收，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臣叨列维藩，何忍以此贻忧君父。因再三筹画，窃以为有三患二难。永历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带，藉永历以鼓惑众心，倘不乘胜大举入缅，以净根株，万一此辈复整败众，窥我边防，兵到则彼退藏，兵撤则彼复扰，此其患在门户。土司反覆无定，惟利是趋，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历以号召内外诸蛮，万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投诚官兵虽已安插，然革面尚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取之民间，勿论各省饷运愆期，即到滇召买，民室方如悬磬，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粮之难如此。召买粮草，民间必须搬运交纳，年年召买，岁岁输将，民力尽于官粮，耕作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培养之艰又如此。臣用是彻底筹画，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虑，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略可宽纾，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奏上，下议政王贝勒大臣及户兵二部速议。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从吴三桂之请，相应进剿。其在云南满洲

官兵，听该藩与各都统商酌率往。因兵马钱粮所需甚多，敕该藩设法措备。户部拨给云南十七年八分兵饷银二百三十万两。疏入，未报。旋命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与吴三桂面商机宜。

五月初三日(6月10日)

23 俄罗斯使臣至京。顺治十二年（1655）俄罗斯国察罕汗曾遣使请安贡方物，而无表文。以其首次贡礼乃赏赐而遣之，并授其敕文，命其国每岁入贡。次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该国之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乃却其贡，遣之还。一年后察罕汗复遣使奉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表内不遵清朝正朔，称一千一百六十五年〖4〗，又自称大汗，语多不逊。下诸王大臣议，佥谓宜逐其使，却其贡物。奏入，得旨：察罕汗虽恃为酋长，表文矜夸不逊，然外邦从化，宜加涵容，以示怀柔。俄罗斯远处西陲，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以来，亦见慕义之忱。来使著该部与宴，贡物察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尔衙门可即以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之故，谕其使而遣之。

初十日(6月17日)

24 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以兵攻厦门，为南明郑成功军所败。

先是，朝命达素、李率泰收取金、厦两岛。自二月间，即征调民夫，修筑通往漳、泉之大路，备铁弹、铁钉、桐油、船料诸物，并取夫充水手，以为攻取厦门用〖5〗。随通

知提督马得功、海澄公黄梧、同安总兵施琅备舟师，又檄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饶平总兵吴六奇提兵齐至，届时一举荡平厦门。部署既定，忽接郑成功部将右虎卫陈鹏差人来降。云奉命守高崎，拟放空炮，愿于五通地方迎接大军攻厦门。率泰乃纳其降，即飞檄催粤师，约定五月初十日合击。初八日，诸军悉数登船。

至是，战舟齐发。成功得报，乃以陈鹏督诸部守高崎遏同安；郑泰出浯州(金门)遏广东；而自率诸部遏海门。并遣陈尧策持令箭，坐快哨船遍传各镇诸船，禁擅自起碇，须候中军号炮迎敌。正传至闽安侯周瑞煩船，黄梧所率由海门驶出之师破浪而至，尧策不及驰去，乃与瑞煩督众迎战，船突中火炮焚而沉没，将士皆阵亡。忠靖伯陈辉赶至率众拼死战，伤亡过半。清众兵跃入辉舟，辉见事急，乃下舱发火，顿时火药爆炸，跃入舟中之清兵多被焚死，辉遂乘清兵迟疑之际，砍断碇索逃出。黄梧亲率之舟师乘胜扬帆齐进。

成功见敌舟逼近，执旗剑顾谓左右曰："流平否?"左右答曰："流已平矣。"成功曰："流平则潮转，潮转则风随之。速发火炮，俾诸船起碇迎敌。"遂连发三炮，诸船得令尽起。时东风大盛，成功乃下八桨快哨船，手执令旗，来往催战。时近午，潮涌风发四处齐进。郑泰自浯屿率赶缯船二十只亦迅速回击，合马信、洪旭、黄廷、林顺、周全斌等诸大船于鼓浪屿后象鼻前，军士踏浪如飞，横攻焚杀，清军多不谙水性，眩晕颠仆呕逆已不成军，大败，僵尸满海。被擒战船十三号，另三只大船遁至孤岛圭屿，数百满洲精卒弃船登岸，被马信折箭招之乃降。

将军达素、总兵施琅所率之主力军，由同安出师，正驾船趋高崎，赴陈鹏内应之约。当船靠岸，众兵悉涉水争先。防守前沿阵地之陈鹏部将陈莽，因未参与叛降之谋，见状乃曰："事急矣！"遂不待号令，即挥所部迎击，既而，殿兵镇陈璋闻炮声，亦于呐喊声中合击，水师吴豪则率船抄其后围攻。清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大部陷于泥淖之中，遁归者十仅一二而已。至此，陈鹏方得知。愕然计谋之拙劣。不得已，乃顺水推舟，下令诸军齐出，郑军乃大捷。

是役清军死者一千六百余人，被生擒之将领哈喇及披甲三百人，皆断掌放回。而陈鹏以降清谋泄被杀，苏利、吴六奇等闻大军失利，乃急调转船头而还。〖6〗

十五日(6月22日)

25 准吴三桂之请，将南明沐天波庄田分给壮丁二千人，每人地五日〖7〗。吴三桂以移镇云南，地方荒残，米价腾贵，家口无资，乃有是请。

十八日(6月25日)

26 谕吏部：户部司官不用苏、松、常、镇、杭、嘉、湖之人，原有成例，以后著照旧例行。

二十五日(7月2日)

27 下诏自责，命吏部列名具奏以前因言获罪者。谕曰：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1655）、十三年（1656）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有即加处分

者，有优容宽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释者。事有错误，犹可改图，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必多。遂发是诏。又曰：目今政务，关系国计民生利害所在，急当兴革者，尔部院等衙门各据实条奏，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七月初五日，吏部遵旨查建言得罪各官上奏。得旨：季开生建言原从朕躬起见，准复原官，归其骸骨。仍荫一子入监读书。李呈祥、魏琯，当日所犯情罪颇轻，魏琯已故，著免罪归其骸骨，李呈祥，著免罪释回。其余流徙之李裀、彭长庚、许尔安，赎徒之丹卜、达岱，降调之赵开心、张应桂、黄宣泰，虽系建言，情罪不同，俱属应得之罪，无可宽免。

六月初二日(7月7日)

28 诏于景运门内建造值房，以翰林官分班值宿，备不时召见顾问。

29 浙江道监察御史季振宜条奏天下战守形势。奏曰：天下财赋莫盛于东南，亦莫竭于东南。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而云南满汉驻军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是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应分该省之满兵驻扎湖南，将云南守御之责专任于平西一藩。而郑成功为闽浙江南三省重患，当先守御而后征剿，应于十三处要冲之地，选官率精兵屯驻，永为重镇，互为声援，绝郑成功觊觎之情，使其掠无所得，可坐待其毙。而现任闽抚、浙督、浙抚均庸懦无为之辈，宜早简贤能以代其任。至山东、河南连年水旱，盗贼繁兴，而直隶八府强贼公行，白昼劫掠，殆无虚日。祈密敕兵部宁为远

虑，毋使势成。闻陕西洮岷一带蒙古阑入者已十余万人，如妄生衅端，事真有不忍言者，何可听其自出自入?惟望宸衷密画，未雨绸缪。疏入。得旨：此奏内事情，关系重大，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详察议奏。

初四日(7月10日)

30 掌翰林院事学士折库纳条奏八事：一、召对之典宜行。数年以来召见诸臣甚疏，止凭章奏敷陈，以致诸臣之心术不知，贤良莫辨。以后一切事务，宜令诸臣面奏，立行裁决，庶君臣之间无所障蔽，而人才可识矣。二、起居注官宜设。使之随侍帝之左右，凡帝之一言一动俱令书记，善者记之以为法，不善者记之以为戒。三、封驳之典宜行。今之大臣相率惟诺，从未见有驳正者。四、会议之实宜核。迩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以后会议宜令各抒所见，具疏奏请，以听宸断。五、奢侈宜禁。六、穷丁宜恤。七、逃人刺而之法宜更。八、国学宜兴。得旨：召对、设史官二款已悉，余著该部议奏。

初六日(7月12日)

31 诏撤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牌位于帝王庙。先是礼部议覆山东道监察御史顾如龙疏言曰：帝王庙创建于故明，及我朝增定金太祖、金世宗、辽太祖、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皆系开创之主，不及守成贤君。但守成不乏谊主。应否入庙并祭，仰候睿裁。得旨：商中宗、商高宗、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俱入太

庙并祭。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诸帝，不宜与祭，著停止。

初七日(7月13日)

32 义王孙可望疏辞封爵册印，不准。得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赐王封。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祗受。

十二日(7月18日)

33 户部以国赋不足民生困苦，奏请裁汰庸懦官兵。奏云：江南近于京口设立都统及左右二路总兵官共增兵一万六千名，又增凤抚标兵一千五百名。浙江增闲甲兵一千名、随征兵三千名。四川增成都、建昌提镇二标兵六千名，又有投诚兵六千名。而云南平西王下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又有八旗满兵，需用粮饷甚多，以致各省输挽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小。综观全国，腹里地区之庸懦官兵俱应裁减，而四川、云南等地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并投诚官兵，均应敕兵部酌议。又在京各衙门官役匠役，亦应确查裁汰。奏上，令诸议政王大臣会同密议速奏。十八日，会议以“滇逆”未靖，满洲大兵不应撤还，因协饷艰难，应将绿旗兵未招募者停止招募，投诚兵以三万为额。各省军需俱取之于本省，独滇省用各省转输，今请敕平西王及该省督抚于本省设法酌量收取。

江南、浙江旧驻绿旗官兵应酌裁；四川投诚兵愿为民者酌量安插，愿为兵者散于各营，在经制数目之内；西安、保定等内地之绿旗兵，可多裁。得旨：云南满兵应否撤回及绿旗兵应否以三万为数以及军需可否于该省民间收取，交平西王吴三桂酌量详确速议具奏。余依议。

十六日(7月22日)

34 诏革大学刘正宗职，吏部羁候议罪。

初九日，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奏刘正宗阴毒奸险，而大学士成克巩相为比附，蠹国乱政不止一端。其罪状：正宗莫逆之友为张缙彦、方拱乾。缙彦外贬，拱乾流徙。正宗之友如此，正宗为何如人耶!且缙彦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又正宗之弟正学，亡命入海为郑逆总兵。顺治六年（1649）始行潜归，亦未投诚自首，正宗嘱托巡抚耿焞题授文登守备，未几躐升抚标中军。得旨：此所参情节关系重大，命刘正宗、成克巩明白回奏。翌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季振宜劾奏刘正宗身秉铨政，擅用私党，庇奸欺君，并凭藉势要强占布行以营利，以及作福作威，招权纳贿诸事。顺治帝令刘正宗据实明白回奏。

至是，刘正宗遵旨回奏，辩称魏裔介、季振宜所参诸款皆似是而非、虚而不实。如所谓缙彦序臣之诗有"将明之才"一语，然臣现存诗稿，缙彦序中未见此语也。疏入得旨：刘正宗素性暴戾褊浅，负气多矜，朕所素知，屡加诫谕，至今未见省改。原参事情，关系重大。刘正宗著革职，吏部羁候，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公同严察议处。魏裔介、季振宜身为言官，不先举发，当奉谕后方

行纠参，显系瞻徇蒙蔽，亦俱著革职，刑部严提，议政王大臣等议罪，具奏。大学士成克巩即遵旨回奏，驳斥魏裔介之参劾。得旨：成克巩回奏悉属巧饰，殊为可恶，著革职，吏部羁候，议罪。

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劾奏张缙彦曰：原任工部侍郎张缙彦于明末任兵部尚书，曾勾结李自成，开城门投降。我朝定鼎天下，乃踉跄投诚，不惟待以不死，且加录用。乃任浙江布政使时，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为工部侍郎又包藏祸心，交结党类。现已因刘正宗一案提至京师，乞皇上俯赐乾断，明正典刑。得旨：著于刘正宗议案内，一并严察议奏。

十一月，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以刘正宗十一款罪状，情罪重大，应立绞。张缙彦三款罪状，应立斩。成克巩仍应革职。魏裔介参疏内虽有三款属虚而诸款是实，季振宜参疏内四款俱虚而一款是实，二人均应免罪，仍行补用。得旨：刘正宗本当依拟正法，念任用有年，姑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张缙彦，巧辩欺饰，本当依拟处斩，亦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成克巩，免罪复职，仍留原任。余俱依议。

十七日(7月23日)

35 靖南王耿继茂移驻广西。

二十二日(7月28日)

36 以云南磨盘山败绩事逮讯不实，惩罚原审此案之诸

王、贝勒、都统等有差。和硕安亲王岳乐、内大臣伯索尼等奉命会议奏入。得旨：多罗信郡王多尼罚银五千两、多罗平郡王罗可铎罚银四千两、多罗贝勒杜兰罚银二千两、都统济席哈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并所加级副都统满吉图、傅喀、克星格各革一拖沙喇哈番。以上诸人，其云贵军功俱不准议叙。平西王吴三桂以供答明悉，免议。所罚银两给误判云南战败曾被鞭一百之前锋、护军等，余银交户部。又革都统赵布泰职为民，以其诬称巴喀战败，而欲以其功归于伊侄多婆罗，且审问时于朝堂发怒而出故也。

二十六日(8月1日)

37 诏准封驳之典。嗣后纶音法令，万一有未确之处，听内阁及谏垣各官封驳。

二十七日(8月2日)

38 诏严审苏松提督马逢知。

马逢知本名马进宝，辽东籍山西隰州人。早年投身李自成农民军，为闯将，后叛降于明。顺治二年（1645）于九江降清，获加总兵衔，屡从征战，镇压各地之抗清力量，后任苏松提督驻松江。逢知贪淫酷虐，嗜杀成性。

顺治十六年（1659）十月，户科都给事中孙光祀密纠其于郑成功率师入长江攻京口、逼江宁时，袖手旁观。后郑军败退，又代为请降，巧行缓兵之计。应明正其罪。十二月，镇海大将军刘之源、江南总督郎廷佐各具疏上奏，劾其与郑成功通声息。本年正月苏松巡按马腾升亦具疏上闻。礼科给事中成肇毅列密款劾其通海情形久已昭著，及

其凶残害民情状。并报其家属启程进京封船一百余只，沿途寄顿，今未到京者尚有五十三号，请有司缉访封留，逐一抄没。疏上，俱留中。至是五疏俱发。分别批旨。以其情罪重大，密速严提。令议政王大臣会同兵、刑两部严审确议具奏。

八月，会议奏以马逢知放纵奸细，阴附逆贼，贻误封疆，情罪重大，马逢知并其亲子俱应斩立决，妻妾家产籍没。江南巡按马腾升与逢知结为兄弟，同谋隐徇，亦应立斩。得旨：马逢知阴附逆贼是真，至显为叛逆之处，尚未得实情，事关重辟，宜加详慎。马逢知并其亲子及马腾升俱斩监候。家产依议籍没。差才能侍郎一员前往会同刘之源、郎廷佐、梁化凤确察逢知当日叛逆事迹，果有确据，再行加等治罪。十二月，刑部侍郎尼满会同刘之源等遵旨议奏：马逢知当日叛逆从贼，虽未显著，然当海贼率众直犯江南之时，托言招抚，而阴相比附，不诛贼党，而交通书信，且潜遣奸细往来。此则臣等查审所得之情节也。疏入，得旨：令议政王大臣核议具奏。寻论罪如律〖8〗，于顺治十八年三月初三日，马逢知父子五人同被斩于西市〖9〗。

【考异】马逢知被处斩之日期，清官书、实录失载。私人笔记中载明时间有二：清初人曾羽王《乙酉笔记》云顺治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清末民初人朱彭寿《旧典备征》云十七年十二月。然据《清世祖实录》可知，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尚未定案。张宸《平圃杂记》云：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晚，以顺治帝病笃，“释刑狱，诸囚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而《乙酉笔记》亦有类似记载：“顺治十八年，康熙登极，赦京师罪人，独此贼不赦。”二

说可互为印证。据此，可知十八年正月，马逢知尚在，而其死自当在此之后。故朱说显然不确。而曾羽王、张宸均为当时人，张宸时为中书舍人，于内廷供职者，其记当不谬，兹依据之。

二十九日(8月4日)

39 内大臣伯索尼遵谕上言十一事。一、小民冤抑宜伸，应允民陈述。二、情罪质审宜详。凡罪犯发觉，承问官必得其情，分别轻重定罪。三、行间罪案宜正，不可轻重不均。四、世职官员应袭与否，理宜分别。酬功之典与寻常殊异，而无功者自不得滥膺爵赏矣。五、外藩法令宜宽，可不必概行遵守内地所定不许再醮，及同族之人为婚以及守节、旌表之例。六、豪强霸占宜清。近闻南城地方，势豪及满洲大臣惟知射利，罔恤民艰，霸占行市，恣行垄断。奸诡之徒从中指引，百计掊克，以攘货财。被害者吞声，旁观者结舌。乞敕谕严察，令各还原业。七、四方血脉宜通。今闻各省商民担负捆载至京者，满洲大臣家人，出城迎截，短价强买者甚多。伏乞严察，永行禁绝。八、诸王贝勒以及各官私掘玉泉山之水以灌田，致泉流尽竭，宜严谕禁止。九、采木陋弊宜禁。今闻诸大臣将采木地方私行霸占，以致商不聊生，请严行禁止。十、诸大臣兴造宜戒。今见在各衙门诸臣不力殚公事，惟修饰第宅，高大门闾，兴作不止，宜概行严禁，以惩恶俗。十一、无告穷民宜矜。五城审事各官，遇满洲家人与穷民构讼，必罪穷民。或富强之人与穷民构讼，亦罪穷民。是朝廷设官反为豪强者傅虎翼也，应请严谕申饬。疏入得旨：势豪、满洲大臣霸占行市，恣行垄断，占据店房，迎截各省来京商人，亏价勒

买，强霸木场，及缮造高大宅第，诚属实事，似此害民糜费，殊为可恶，著严察议奏。余著确议具奏。

七月初一日(8月6日)

40 济度卒，年二十八岁。济度，郑亲王济尔哈朗第二子，初封简郡王，顺治八年（1651）封世子。十一年（1654）以定远大将军率师讨郑成功。十四年（1657）三月师还，五月袭亲王爵。至是卒，追封和硕纯亲王。

初五日(8月10日)

41 准吴三桂之请，以投诚兵丁分为十营。每营一千二百名，以投诚官马宝等十员统之。营名有二，一曰忠勇、一曰义勇，各分中、前、后、左、右五营。

初八日(8月13日)

42 准科道互相纠参之请。从陕西道试监察御史陆光旭奏。其奏曰：言官为朝廷耳目之臣，必立身无过，而后可以言人之过。臣闻向来言官有卖疏、报复、要挟指使之弊。今请照督抚按例，令科道互相纠参，则彼此牵制，自不至徇私瞻顾矣。得旨：此所奏是。著议奏。

初九日(8月14日)

43 从刑部议准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条奏各款：一、问刑以律为主，承问各官不得失出失入，违者以律拟罪。二、夹棍〖10〗不宜轻用。以后各问刑衙门，凡未有真赃确证及户婚田土小事，不得夹讯。三、正月系万物发生之初，应停止用刑，以广皇仁。

十七日(8月22日)

44 惩处云南永昌伤残百姓案有关诸员。先是，固山贝子尚善出师云南，于永昌等府，纵兵抢掠良民妇女事发。顺治帝乃命刑部尚书能图、内阁学士麻勒吉，往按其事，拟罪奏闻。至是掌宗人府事和硕安亲王岳乐等据以上奏曰：贝勒尚善等预撤永昌把守城门之兵，致八旗军士入城肆行抢掠，伤残百姓。得旨：尚善，降为贝子，罚俸二年。巴思汉，仍留都统任，降为镇国将军品级，罚俸一年。胡沙，仍留都统任，削一拖沙喇哈番，罚俸一年。副都统傅喀俘掠良民，又纵兵扰害永昌百姓，解任，削一拖沙喇哈番，罚银一百两。三十日，多罗信郡王多尼等率师回京。顺治帝命宗人府再行质讯，情罪与前此能图等所奏多不相符。遂命削能图太子太保及拜他喇布勒哈番，解任，籍没家产一半。革麻勒吉职为民，罚银一百两。

二十四日(8月29日)

45 命靖南王耿继茂停赴广西，率领全标官兵并家口移驻福建。

46 镇守宁古塔总管巴海等疏报。曰："臣等率兵至萨哈连（黑龙江）、松噶里（松花江）两江合处，侦闻罗刹贼众在费牙喀部落西界，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领兵前进，至使犬地方，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伏发，贼即回遁。我兵追袭，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招抚费牙喀部落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捷闻，命所司察叙。此受重创之"罗刹贼众"乃沙俄入侵者斯捷潘诺夫死

后，残余之哥萨克〖11〗。

至此，黑龙江中、下游一带之沙俄侵略势力全部肃清〖12〗。

二十七日(9月1日)

47 诏准停遣御史巡按直省。议政王大臣九卿科道等遵旨议奏曰：御史巡方，每年轮遣，该地作奸之辈，预知应差班次。方未出京时，即有嘱托行贿等弊，出京之后，颠倒贤否，草率塞责，势有难免。吏治不清，民生无益。至各省料理钱粮自有布政使，刑名自有按察使，总理兵马各项事务自有督抚，且督抚纠劾审拟之事，必经部院覆核，方行结案。在督抚亦可互纠。在部院又有甄别督抚功过以示劝惩之法。巡按各差均应停止，以其事务归并巡抚。俟二三年后，特遣官巡视，庶作奸者不能预知，而嘱托行贿之弊可以杜绝。议入，从之。

二十九日(9月3日)

48 命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统领将士往剿郑成功。赐之敕曰：逆贼郑成功，窃踞海隅，逋诛日久，宜加扑剿，以靖地方。

兹命尔统领大军前往征剿，与该省领兵主将、总督、提督、巡抚等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若贼扑灭，当取厦门；倘贼未靖，即取厦门，不准论功。

49 是月，南明白文选以兵迎永历帝于缅甸之阿瓦城，不得。先是文选自入缅迎永历帝不果，乃退还境上，招集流亡，整训队伍，有精兵万余人。至是，由木邦举兵，再

次入缅寻永历帝，直抵缅甸阿瓦。其时，阿瓦有新旧二城，缅王居新城，永历帝居于旧城附近之者梗。文选致书缅人，请假道迎帝。缅人不许，遂以兵攻新城。缅人惧，乃求永历帝以敕止之。文选不奉诏，谓使者曰："前者祁将军来，诏云'已航闽。'若前诏为真，则今敕为赝；使今敕为真，则航闽之后何自而来?君非臣何以威众，臣非君何以使人?蛮人不足信也。"〖13〗遂急攻城。城将破，缅人乃绐之曰："三日后出新城让王"〖14〗。文选信之，退兵十里。"比觉其诈，则阿瓦守御已固"〖15〗，攻之反为所败，文选遥望永历帝所在痛哭而去〖16〗。

八月初七日(9月11日)

50 弃置舟山，令明安达礼率满兵回京。初四日，内大臣等议，以安南将军明安达礼奏中有海寇忽弃舟山南遁等语，以我军守舟山，但汪洋大海，贼船任意往来，舟山虽守，亦属无益。且舟山孤悬海中，粮草转运艰难，似不必防守，驻军可撤回。至是，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应令明安达礼率满兵回京，同去之绿营官兵撤回沿海要地暂行戍守。从之。

十二日(9月16日)

51 陕西道监察御史陆光旭以巡方御史应留之事上奏。奏称：一去巡方，则督抚无人互纠，贪墨无人参劾，钦件无人审理，以及赃赎之无实贮，民隐之难上通，利弊之无兴革，豪蠹之肆昼行，皆可不论。如以人有不肖，当去其人，何必并去其官；如以法有未善，当更其法，何可并废

其事？现停巡方，此真因咽废食之计也。

十五日(9月19日)

52 以阿思哈尼哈番品级、原任续顺公沈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守广东，立功赎罪。

十八日(9月22日)

53 以内大臣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领将士往云南，征李定国。敕以宣靖根株，以安疆圉。命其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凡事与都统卓罗、郭尔泰、孙塔、署护军统领毕立克图、护军统领费雅思哈等，会议而行。

十九日(9月23日)

54 董鄂妃卒。

董鄂妃（1639—1660），即孝献皇后，董鄂氏（又作栋鄂氏），内大臣、三等伯鄂硕之女，隶正白旗满洲。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十八岁时入宫为妃。顺治帝对其情有独钟，极其爱恋，旋即册为贤妃。九月晋封皇贵妃，十二月行册封礼，颁诏天下。然自生早殇之皇子后，即疾病缠身，三年而逝。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一说：妃入宫前本为顺治帝之胞弟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妃，为帝所热恋，亲王因愤致死，或自杀而死后，帝即纳其入宫。〖17〗既卒，顺治帝悲难自抑，多有超乎常情之举，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18〗以殉。传谕自亲王以下，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俱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以蓝笔批红四月有余，以示哀悼〖19〗。二十一日，追封董鄂妃为皇后，二十六日行追封

礼。九月十日，遗体火化。哀悼期间，令词臣撰拟祭文，极尽哀悼之意。奏草三上皆未称旨，终用中书舍人张宸之所撰。中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之句，顺治帝读之，“泫然称善”〖20〗。乃亲撰《孝献皇后行状》，以抒无限追思痛惜之情。

九月初六日(10月9日)

55 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请以守为战，以制郑成功。疏曰：贼众负险坐待，我师远涉风潮，其劳逸不同。贼众熟识海险，我师弓马驰骋，其素习不同。我船较之贼舰，大小悬殊，其攻取器用不同。臣谓以守寓战，凡海边江口，多设烽堠炮台，使贼势困援绝，众心必变，乘间攻之，自能擒渠献馘。奏上，下所司速议。

十一日(10月14日)

56 诏准迁陆。从户部议覆福建总督李率泰之奏请，以海氛未靖，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酌量安插。

57 是月，南明李定国、白文选再次率兵分路入缅迎永历帝，不果。先是，白文选入缅迎帝受阻而回，仍谋再次往迎，遂与定国相会于孟艮，拟同时发兵。至是，发自孟艮，定国由左，文选由右，率师分道入缅，约于十月于洞武会师。然此行甚艰难，因道乏粮，士马死亡大半。至洞武既会师，定国拟遣将渡江至者梗迎永历帝，而自率师攻缅都阿瓦，使其不得出师。靳统武则曰：我兵少，分之力

愈弱，不如全军攻缅，缅都破，必送帝至军求和。遂与文选合师围攻阿瓦。并致书缅王曰，送帝出我则罢兵，然缅王不应〖21〗。而以定国所上迎驾疏转致永历帝，其疏曰："前后具本三十余道，未知曾达御览否?今与缅定约，议于何处迎銮?伏候指示。"缅人转交此疏后，乃"求得退兵敕书一道去"〖22〗。定国、文选率军围困缅都数月，然迄无永历帝之一切音耗。

58 南明在缅诸臣燕雀自安，永历帝碎御玺以给从官。其时秉权之马吉翔等"燕雀自安，全无以出险为念者"〖23〗。只顾在内安乐，全不关切出险一事。而"毫无顾忌，每日争官争位，殆无宁宇"。以至"几欲相殴"。时供应匮乏，缅人所进物品，马吉翔多据为己有，或分散私人亲厚。上年九月，缅人进稻谷，吉翔即按此办理，以致廷臣不平。侍卫总兵邓凯愤然怒斥吉翔，吉翔之旗鼓吴承爵摔凯仆至阶，竟坠足骨折。〖24〗至是，吉翔与太监李国泰合奏称，在廷有三日不举火者，并言之再三。永历帝怒掷皇帝之宝，命管库内官李国用碎之。国用叩头云："臣万死不敢碎此宝。"次日，吉翔、国泰亲行击碎御玺分给各官，愤慨而不受者仅总兵邓凯、王升二人。永历帝乃怒曰："马吉翔、李国泰二奴沽名钓誉，将朕作人情送人。赌博饮酒，挥金如土。今乃碎朕国宝，分较锱铢，良心何在？"〖25〗

十月初六日(11月8日)

59 诏准吴三桂相机歼剿水西、马乃、乌撒三土司。八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奏言：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

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又马乃土司龙吉兆兄弟受李定国伪敕，缮器称兵，逆形已彰。臣念水西、马乃为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臣欲为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又乌撒土司安重圣，亦反侧叵测，当并图收拾。下议政王大臣密速议奏。至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应如所请。遂从之。

二十三日(11月25日)

60 允平西王吴三桂之请设云南援剿四镇。以马宁、沈应时、王辅臣、杨武，分任各镇总兵官。同时任命张勇、张国柱、阎镇、王永祚、狄三品、刘文进，为镇守云南各处地方之总兵官。

二十八日(11月30日)

61 诏命立故明殉难太监王承恩碑。文曰当明末国势莫支，帝捐躯以殉社稷，而一时戴纵垂缨之士，在平时则背公树党，遇难则苟且偷生，言之可为叹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九人无愧臣节。然多士盈庭，能赴义捐躯者盖不多见，独承恩目击艰危，从容就义，从死愍帝之旁，其岳岳之风节，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承恩趋侍宫掖，出入禁闱，其责任不系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辅，而独能视死如归，岂非较然不欺其志者哉?以视世之读书明大义负重名者，变故当前，依阿澭涊，幸免旦夕，其为人贤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贞珉，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且以告夫天下万世之为人臣者。

62 是月，大觉禅师僧玉林琇劝阻顺治帝削发为僧。先是，顺治帝因董鄂妃死，悲痛至极，以致万念俱寂。遂再萌生之出家为僧之念。九十月间乃嘱和尚茆溪行森为其削发。至是，茆溪森之师、大觉禅师玉林通琇至京，闻听此事，怒甚，因不欲有皇帝出家而失去依靠之局面，遂令众人积柴薪拟烧死目光短浅之茆溪森。随之进谏顺治帝曰："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主帝王，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26〗帝听其谏，许蓄发，罢出家之念。茆溪森终免一死，是月底离京南还。

十一月初三日(12月4日)

63 诏准户部议覆四川巡按张所志条奏四川盐法诸事。奏云：蜀省开凿盐井应照开荒事例，三年后起科，以广招徕。新凿盐井仍令每年报部；武弁抽索灶丁，应严行申饬，违者题参重处；贫民易食之盐斤在四十斤以内者免课税；其盐课则例有案可查，可据明万历年间之则例行。其告运行盐事宜、锅井征收则例，部内并无册籍可查，应行该御史详细咨访，斟酌损益具题，再定则例。

十一日(12月12日)

64 准直省巡方仍旧差遣。

八月十六日，顺治帝谕吏部，以巡方一官本朝设立已久，然屡停屡复者，因其职掌察吏安民，厘奸剔弊，关系甚钜。现概行停止是否妥确?应停应留，何者实为有益。著

议政王大臣九卿科道会同察明，再加详确议奏。至是，会议以应仍旧差遣上奏。从之。

此御史巡方之复，实陆光旭力争之结果。是岁年例，光旭外转。帝召光旭谕之曰："尔言巡方当差固是。但争言差使，独不引嫌乎？且诸王为朝廷心膂大臣，非大过不当纠，纠亦不当丑诋百出。尔无以服其心。尔慎无惧，朕知尔能为好官，不久召入，京堂故步仍在也。"〖27〗

二十日(12月21日)

65 孙可望卒。

孙可望（？—1660），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一说米脂）人，出身累世力农之家。投身农民起义军后，以少年英俊，作战勇猛，号"一堵墙"，为张献忠收为养子。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张献忠于四川成都称帝建大西国，被封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并称四将军。张献忠牺牲后，同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强渡长江，击杀明总兵曾英，占领重庆，乘胜下綦江。被众拥为首领，受其约束。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正月，发綦江，痛感张献忠杀人过多之失，乃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旋夺遵义，入城，秋毫无犯。二月，乘阿迷土司沙定洲叛乱之机，率军火速入云南。四月，入昆明。旋至楚雄与云南副使杨畏知折箭为誓：匡扶明室，共同联合抗清。四将军既据云南，同时称王，可望为平东王。乃重建大西政权，设六卿，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称可望为国主。随之发展生产，改革税制，澄清吏治，加强法制，一时之间，云南呈繁盛景象。为自尊大，改变四

将军“并大”之局，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向永历朝邀封秦王。初被拒，乃施暴力，二年后，永历朝被迫封其为秦王。然同李定国之矛盾加剧，乃至分裂。旋迎永历帝至安隆，对其严密控制，无人臣礼，并欲篡位。永历帝岌岌可危，乃密敕李定国以兵入卫。事泄，可望遂诛杀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李定国迎永历帝至昆明。次年八月，孙可望自贵州率数十万大军，举兵犯云南。因部将阵前倒戈，兵败于交水（今沾益）。十月，乃败走长沙降清。从其降者仅将二十余员，兵数百名而已。清封其为义王，命隶正白旗汉军，令于北京居住。降后，自请赴军前效力，被拒。而居恒抑郁，乃自请削爵，不许。其死因不详，或云从出猎，毙于流矢〖28〗，或云随出猎，被射死〖29〗。亦无人究诘。

二十一日(12月22日)

66 四川道御史杨素蕴疏论吴三桂威权过重宜加约束。奏曰：臣阅邸报见平西王恭请升补方面一疏，以副都统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其内，臣不胜骇异。夫用人，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从古至今未有易也。即前此经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亦惟以军前效力各官，或五省中人地相宜，资俸应得者酌量具题。从未闻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现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如该藩今日者也。况该藩用人皇上所以特假便宜者，不过欲就近调补，无误地方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乃径行拟用，无异铨曹，不亦轻名器而亵国体乎?夫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

于一念之敬肆。在该藩敭历有年，应知大体，即从封疆起见，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机先。伏乞天语申饬，令该藩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绥辑，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命朝廷，则君臣恩谊两得之矣。奏上，章下所司。

二十七日(12 月 28 日)

67 诏严行惩贪之法，拒照律拟罪。刑部等衙门会覆凤阳巡抚林起龙疏言：皇上立法惩贪，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赃重者分别斩绞。立法过重。今后贪官犯赃，仍照律追拟，以助军需，其衙役犯赃，亦照官律拟罪。得旨：贪官蠹役害民，屡惩弗悛，不得不特立严法。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小民何日安全?仍著遵前谕行。林起龙所奏与尔等所议俱属不合，著严饬行。

十二月初五日(1661 年 1 月 5 日)

68 诏更定世职承袭例。嗣后，凡世职有子有孙者，仍照常袭替外，其无亲生子孙，有本生祖、父及亲伯、叔、兄、弟、侄男、侄孙，概许袭替。其嗣养疏远宗族之子不许承袭，著永为例。如有照前议停袭者，即遵此谕行之。

二十四日(1 月 24 日)

69 诏优恤乳母李氏。谕礼部云：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入宫抚哺，尽心奉侍，无不周详恳挚。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两居，每经年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惓念慈衷，赖以宽慰。即读书明理者未必过是，此其贤德今昔罕闻。乃一旦溘然长逝，深堪悯悼，追封恩恤，宜从优厚。

70 是年，人丁户口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田地山荡五百一十九万四千零三十八顷二十亩，畦地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二个，征银二千五百六十六万四千二百二十三两有奇、米麦豆六百零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六万六千六百五十五束，中茶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五篦，行盐四百一十万五千八百九十七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六两，铸钱二亿八千零三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有奇，旧铸铜钱二十万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1〗纠拾，揭发检举。

〖2〗辛者库，满语音译，指内务府管领下食口粮之奴仆。

〖3〗参见：《南疆逸史》卷五二；《续编绥寇纪略》卷四；《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

〖4〗此一一六五年，乃七一六五年之误，为俄历，即公历一六五七年(据《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28 页)。

〖5〗《榕城纪闻》。

〖6〗参见：《台湾外纪》卷五；《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先王实录》；《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爝火录》卷三十。

〖7〗日，又作晌，土地面积单位，每日相当于六亩，或称五亩。

〖8〗《清史列传》卷八十。

〖9〗《乙酉笔记》。

〖10〗夹棍，刑具，由两根木棍做成，行刑时夹犯人腿部。

〖11〗《外贝加尔的哥萨克》。

〖1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一卷127页。

〖13〗《求野录》。

〖14〗《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

〖15〗《鹿樵纪闻》卷下《桂王下》。

〖16〗《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

〖17〗参见：魏特《汤若望传》；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

〖18〗《汤若望传》323页。

〖19〗参见：《平圃杂记》；《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

〖20〗《平圃杂记》。

〖21〗《南疆逸史》卷五二。

〖22〗参见：《也是录》；《皇明末造录》；《狩缅纪事》。

〖23〗《也是录》。

〖24〗参见：《行在阳秋》卷下；《也是录》；《狩缅纪事》。

〖25〗参见：《狩缅纪事》；《也是录》；《南疆逸史》卷三；《皇明末造录》卷下。

〖26〗参见：《续指月录》，《玉林琇传》；《玉林国师年谱》。

〖27〗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二；《平圃杂记》。

〖28〗《鹿樵纪闻》卷下《孙李构难》。

〖29〗《行在阳秋》卷下。

清通鉴　卷一八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

辛丑　公元1661年

正月初四日(2月2日)

1 多尼卒。

多尼，多铎长子。初封郡王，顺治六年（1649），袭豫亲王，八年（1651）改信亲王，九年（1652）降郡王。十五年（1658）授安远靖寇大将军，偕平郡王罗科铎等率师征云贵。十七年（1660）五月师还。卒年二十六岁，谥宣和。

初六日(2月4日)

2 顺治帝病危，传谕大赦京城内外。本月初二日，顺治帝病痘〖1〗，至是疾剧，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外，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夜三鼓

时分，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语王熙曰："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于是顺治帝口授毕，王熙、麻勒吉听后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2〗。遗诏撰拟毕，付侍卫贾卜嘉进奏。帝谕曰：诏书着麻勒吉怀收，俟朕更衣毕，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

初七日(2月5日)

3 顺治帝卒。

顺治帝（1638—1661），名福临，爱新觉罗氏，法名行痴，号痴道人，又号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皇太极第九子，母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逝世，因诸王争位相持不下，乃被拥立，九月，于盛京（沈阳）继帝位，年号顺治。以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为辅政王，继称摄政王，摄理国政。顺治元年（1644）八月车驾起行，迁都北京，九月进京入宫，十月初一日，行登极大典，成为君临全国之大清国皇帝。然此际其手中毫无实权。一切大权均操于独揽朝政之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致成关内关外咸知有睿亲王一人之局面。且此时多尔衮拒绝一切开御前讲席、开经筵，为皇帝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讲论以资启沃之请求。不给年幼福临以教育，并藐视之。自称皇叔父摄政王，继称皇父摄政王。七年（1650）十二月九日，多尔衮病逝。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福临宣布亲政。二月二十一日，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

外。随即严惩多尔衮党羽，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并握有实权之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及吏部尚书谭泰，勒令多尔衮胞兄、英亲王阿济格自尽。进而乾纲独断，颁谕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并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从而大权集于一身。自亲政始，福临即刻苦向学，逮五更起读，认真学习，研讨汉文典籍，努力掌握治国之道。推崇儒学，倡导尊孔，重用汉官，整饬吏治，严惩贪污，积极推行招抚政策，加强联系蒙、藏，推广屯田，奖励垦荒，编制《赋役全书》，免除多尔衮修建避暑边城所加派之银两，信任洪承畴、吴三桂经略西南，成效卓著。其博览群书，博学强记，兴趣广泛，多才多艺。通文章，喜诗词，擅绘画，喜书法。优礼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癖好禅宗佛学，进而崇信，尊临济派高僧玉林琇、木陈忞为师，执弟子礼。其刚愎任性，偏爱太监，执意废黜皇后，热恋董鄂妃。顺治十七年（1660），当董鄂妃病逝，哀痛过度，执意削发出家，力经劝阻方止。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因天花病逝，年仅二十四岁。三月，上尊谥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3〗。四月十七日，遗体火化〖4〗。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5〗，庙号世祖。雍正元年（1723）于“体天隆运”后，加谥“定统建极”四字。乾隆元年（1736）于“钦文”后加谥“显武”二字。病危时遗言以皇三子玄烨为太子，嗣皇帝位。并以遗诏布告天下。

麻勒吉、贾卜嘉捧遗诏奏知皇太后，随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纲纪法度、用人行政

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恨，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厘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才不肖，不能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为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只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

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丰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机，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日克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考异】关于遗诏之真实与否，即是否王熙笔录原本，从其面世之日起人们即生疑问。而王熙守口如瓶："一不以语子弟，世遂莫得而传。"（《文靖王公熙行状》）"面奉凭几之言有事关国家大计，与诸臣再三密议而后决者，公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也。"（《文靖王公墓志铭》）既称遗诏，本应源源本本，公之于世，而称又与他人再三密议者，显见已动过手脚，其真实性已大成问题。

孟森曰："其间秘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清世祖出家考实》）商鸿逵曰："遗诏本出太后授意，实为母责其子之言。"（《〈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附赘言》）张玉兴曰：遗诏之内容真伪参半，其永离圣母而去未能克尽孝道，未能友爱宗亲，未能严以律己，未能多听善言多改己过，未能勤政御朝等条深为内疚永以为憾，乃发自肺腑之遗言。所谓渐习汉俗，苟且目前，更张旧制，委任汉官，不能信任满臣致其无心任事，不仅是对亲政后最有特色之政治业绩之否定，亦是违背事实之语，显非遗言。至于董妃祭礼过从优厚及任用中官之事，虽为事实，然其歉疚固非顺治帝所有。"综上可见，此《遗诏》绝非玄烨笔录原本，而是经过了辅臣的窜改。这反映了满洲守旧势力的抬头和对福临一生中重要业绩的否定。"（《爱新觉罗家族全书·文集述要》75—77 页）

初八日(2 月 6 日)

4 四辅臣宣读《遗诏》，遣官颁行天下。

正月初九日(2 月 7 日)

5 顺治帝第三子玄烨即皇帝位，颁诏大赦，以明年（1662）为康熙元年。玄烨于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生于景仁宫，其母孝康皇后佟佳氏时年十五。玄烨之生，天表奇伟，双瞳日悬，隆隼岳立，耳大声洪。清制，皇子、皇女诞后，概由乳母、保姆等服育，与生母别居。而清定鼎未久，以未出痘为祸，故玄烨自幼迁往禁宫外北长街路东之府邸养育，出天花后方返宫中，因之，与皇父、生母聚首之日甚少，"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6〗。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读书好学，每至

宵分，略不遗忘，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及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六龄时，偕世祖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问安宫中，世祖各问其志，常宁以幼未对，福全以愿为贤王对，玄烨称愿效法皇父。世祖遂属意焉。至是先一日，世祖病笃，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谕以玄烨为皇太子〔7〕，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奏知孝庄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大臣。索尼等曰：遗诏命我等辅幼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以“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相答。索尼等奏知皇太后，誓告于皇天上帝、世祖皇帝灵前，词曰：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誓毕，齐服举哀，宣遗诏。

越三日，皇太后谕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尚书及文武官员等：尔等思报朕子皇帝之恩，偕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则名垂万世。十四日，王以下及大臣官员齐集大光明殿设誓，亲王岳乐、杰书率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尚书及在廷文武诸臣誓曰：冲主践祚，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即遭天诛。帝即谕大小臣工，“精白乃心，公廉正直，力图振作，谨慎勤敏”；“凡事之得失，言之是非，果有真知确见，即当商酌力行”；“凡发奸剔弊，须据实指陈”，“如参款虚诬，必不宽贷”。

二十一日（2月19日）

6 兵部尚书管左都御史事阿思哈等遵旨，严议巡方事宜十款：一、禁地方官谄媚巡方，私派供应；一、察州县官于额外果有私派，即行纠参，如巡按不纠，以溺职论；一、巡按于属官内清廉贤能者，不举而反劾，贪酷闒茸者，不劾而反举，被臣衙门及科道访察纠参，革职从重处分；一、纠参大贪，应首严于藩臬道府，今后若但以庸冗老病塞责者，将该御史从重治罪；一、巡按于地方利弊，必实心详察，差满后曾兴何利、除何弊，册报臣衙门详核，真实者以优等论叙，草率虚诳者，题参惩处；一、访拿衙蠹必先本院衙门奸恶，其次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分司衙门，及地方棍豪，实系大奸大恶之人，务须严拿，毋致巧脱漏网，其该管官隐匿，即行参处。如已揭报，而御史故为宽纵，指称访拿名色，捉拿无罪之人，诈取财物，随复纵放者，该抚即行纠参；一、巡按入境及出巡地方，铺陈等物，应自携带，蔬薪发银买办，如地方官献媚取荣，及巡按携带书役、家人、厨役、前站之类，以致扰驿累民，督抚访确，即行题参；一、巡按入境后，属员不得越境参谒，随巡该道刑官办理公事之后，即令速回，其督抚按互相馈遗结纳，照旧禁革；一、互纠之法，原欲彼此觉察，然从未有督抚指参一巡方者，今后御史倘有不法，而督抚明知不纠者，一并议处；一、考核御史，立为上中下三等，其在地方清慎端严，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贪，兴利除害，听断明恪，锄奸捍患，轸恤民瘼，察核钱粮，招抚流移，垦荒兴学等事，无不修举，又能大破情面，纠察

地方恶宦劣衿者，臣等照例酌量分别加级纪录回道管事。其次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准其回道管事，其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参送吏部，降调外用。至于有徇情贪贿等弊，臣等访确即据实纠参，革职治罪。得旨：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

二十七日（2月25日）

7 从御史胡来相条奏，嗣后科道纠参，应注明身经目击，或某人具揭字样，若审系情虚，即行反坐，诬揭之人亦反坐。四月二十三日，吏科给事中杨雍建疏言，科道据揭纠参，恐揭报之人非谋诈，即挟仇，请行禁止，吏部议覆：查科道纠参有虚，即反坐之例，应无庸议。得旨：杨雍建原奏甚明，科道不许据揭纠参，则光棍不敢挟私逞刁，平人不致无辜被陷，著照所请，通行禁饬。

二十九日（2月27日）

8 谕吏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向来拖欠钱粮，有司则参罚停升，知府以上虽有拖欠钱粮未完，仍得升转，以致上官不肯尽心督催，有司怠于征比，支吾推委，完解愆期。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

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

谕吏部、兵部：国家设官分职，立法黜陟，用示劝惩，其有法应惩创，而罪不致于实降黜革者，降级留任以观后效。此乃使过之巨典。向来题定，京官降级留任者，一年之后题请开复，并未议及外官。内外各官开复之例自应尽一，嗣后凡内外大小文武官员，有因事降级，仍留任者，三年无过准与题请开复，如三年之内，复有过被降，即以后降之日为始，计满三年，方与题请开复。其三年之内，如有罪过罚俸，仍照日月扣除。至于拖欠钱粮，能作速完解，缉拿盗贼，能依限捕获者，俱即准题请开复。

二月十五日（3月15日）

9 罢宦官十三衙门。帝以历代治乱虽不同，然委任宦官，未有不召乱者，加以佥邪附和，为害尤甚。且太祖、太宗不设宦官衙门，内官吴良辅变易祖制，倡立十三衙门，广招党类，恣意妄行，威权专擅，其人已处斩，命将“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内官俱永不用”。

10 从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

二十四日（3月24日）

11 从礼部题，会试取士仍按南、北、中卷，将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江宁、苏、松、常、镇、徽、宁、池、太、淮、扬十一府，广德一州，为南卷；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奉天等处，为北卷；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庐、凤、安庆三府，徐、滁、和三州为中卷。其南、北、中卷中式额数照赴试举之人数均派。

三月初一日（3月30日）

12 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越七日，又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虽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察。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

初五日（4月3日）

13 谕吏部：嗣后内外一切本章，须直据事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浮泛文词。

十二日（4月10日）

14 云南巡抚袁懋功疏言：投降人众，皆无藉亡命之徒，虽令归农，实有难归之势。应令所到地方，准其入籍，酌量安置，随编保甲，严查出入，或有无主田亩，听其开垦，照例起科，下部议。

十五日（4月13日）

15 江南桐城县生员周南诣阙条奏十款：一、请复乡举里选之旧。二、请善海防之策。三、重巡方之差。四、裁监司之兼任。五、重民牧之拣选。六、施法外之仁。七、复钱粮而慎赦免之条。八、察荒垦以清赋税之原。九、培

旧人以作后起之彦。十、请垂箴以勸盛治之隆。得旨：生员虽有禁不许建白，此所奏款内，亦有可采，著议政王贝勒大臣及九卿科道公同详确议奏。

十七日（4月15日）

16 谕吏部等大小各衙门：国家纪纲法度，因革损益，代有不同，必开创之初，筹画精详，贻谋弘远，所定典例，可以垂之奕世，永行无弊。我太祖、太宗创制立法，垂裕后昆，自当世守勿替，今应将大小各衙门，见行事务如铨法、兵制、钱谷、财用、刑名律例，内外文武各官，一应恩恤、荫赠、谕祭、造葬款项繁多，难以枚举，或满汉分别参差不一者，或前后更易难为定例者，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公同详考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汇集成书，勒为一代典章，永远遵行。其有今昔异宜，时势必须变通，有满汉悬殊，定例难于归一者，亦须斟酌至当，详明具奏。

二十九日（4月27日）

17 因太宗时设立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今为礼部所属，于旧制不合，帝命嗣后不必兼礼部衔，仍称理藩院尚书、侍郎，其印文亦命改正铸给。八月初二日，谕吏部：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务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凡官制体统，应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之列，该衙门向无郎中，今著照六部设郎中官，尔部议奏。寻议覆，理藩院现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今应增设各司郎中共十一员，

员外郎共二十一员。得旨：依议，理藩院尚书衔名，著列于工部之后。

18 是月，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乃中国领土，元、明两朝在澎湖设巡检司，驻军置防。明万历、天启间，荷兰殖民者两次侵据其地，并于今台南海滨沙洲建要塞，称热兰遮堡，又名大员。天启四年（1624），明朝收复澎湖。旋因明清鼎革，无暇东顾。殖民者趁机扩充实力，筑城赤嵌，背山面海，置巨炮，增戍兵，与热兰遮堡相犄角。

清初，郑成功统军数十万抗清兵，威震东南。荷人惧之，增兵益舰。顺治十六年（1659），成功征南京之役败归，退守金门、厦门。然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乃议取台湾。适荷兰通事何斌负债走厦，盛言台湾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并献台湾地图，言可取状。成功览之，召诸将秘议，曰："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南都之势，顿成瓦解之形。去年虽胜达虏（清达素军）一阵，伪朝（清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8〕吴豪对曰："藩主以进取台湾下问，豪闻其水路险恶，炮台坚利，纵有奇谋，亦无所用，不如勿取。"成功曰："此常俗之见，不足用于今日。"黄廷曰："果如吴豪之言，是以兵与敌也，勿

取为便。”成功又曰：“此亦常见尔。”马信曰：“藩主所虑者，以诸岛难以久拒清人也。夫欲壮其枝叶，必先固其根本，此万全之计。今乘将士闲暇，不如先统一旅，往视其地，可取则取，否则作为后图，亦未为晚。”而诸将终以险远为难，惟杨朝栋力陈可取。成功以为善。〖9〗

至是年二月初三日，成功亲率兵二万五千人，乘船出料罗湾，次日抵澎湖。初六日，巡视附近岛屿，对随行诸将曰：“台湾若得，则此为门户保障。”命陈广、杨祖、林福等镇守澎湖。次日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自当竭诚祷告皇天，并达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师。尔从征诸提、镇、营将，勿以红毛火炮为疑畏，当遥观本藩鹢首所向，衔尾而进。”〖10〗初八日抵达鹿耳门。何斌率头船强行登陆。荷兰长官揆一以郑军立足未稳，命其赫克托号等四舰发炮攻击。郑军以舰船众多之优势形成对荷舰之包围，击中赫克托号后，荷舰大败。初十日，成功攻赤嵌城，士兵人持草一束，欲焚其城，荷兰人四顾无援，遂降。其余荷兰人龟缩于热兰遮堡，等待救兵。成功致信揆一，劝其降，并允许荷兰人携带财物离台。时热兰遮地区已被郑军收复，城堡已成孤注，守军仅有五百人，而援军久待不至。四月，揆一派使者提出保留热兰遮炮台及其通往航道之要求，成功断然拒之，曰：“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11〗

“两使者狼狈而归”〖12〗。

五月，黄安等率舰二十艘抵台，郑军力量大增。成功改赤嵌为承天府，任命杨朝栋为府尹，下设天兴、万年二县，以庄文烈、祝敬任之。〖13〗颁布八项条款，严纪律，定税收，安眷属，辟田土，台湾之兴自此始。是年底成功围热兰遮已半载，荷军日将待毙。十二月，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14〗

19 是月，“哭庙案”发。先是，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新任吴县知县任维初为完逋欠，在县堂严逼，痛笞欠赋人，并盗卖漕粮，士绅衔之次骨。吴中故习，“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庙廷，名曰哭庙。”〖15〗翌年二月初一日，顺治帝丧报至江南，地方官设堂哭灵。越二日，诸生百余人赴孔庙哭灵，并泄不满语。又至府堂，向巡抚朱国治呈帖，诉任维初不法状。国治见诸生“呼号而来，欲逐任令”〖16〗，即捕为首者十余人，审理时得任维初盗卖仓粮事。任供新至吴县，无从得银，抚台索馈急而为之。朱国治大惊，尽改口供，且以“县令催征招尤，劣生纠党肆横”〖17〗，震惊先帝之灵，妄图抗粮谋反上闻。

巡抚疏至京，适有告镇江、金坛士绅潜助郑成功者，清廷震怒，立遣四员前往江南审理哭庙、通海等案。诸生被捕者日多，朱国治大张威势。时有顾予咸者，以吏部郎家居，奖励后学，所在有惠声，非郡中大事不出。哭庙后，顾予咸谓朱国治曰：“任知县似不可使”，国治遂以其名上，欲害之。七月奉旨，倪用宾、沈玥、顾伟业、王仲儒、

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等八人就地处斩，妻子家产入官。张韩、米献琪、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唐尧治、冯郅等十人立斩，免籍没。顾予咸“为贝勒所宥”，免籍没，并免革职。〖18〗旋以奏销案落职。同时被处死者尚有“通海案”等犯一百余人。〖19〗行刑日，朱国治亲赴监斩，分五处行刑。而百姓冤之，江宁为之罢市，士民百里祭奠不绝。江南按察使姚延著以治金坛狱时“疏纵”被处绞。被害者金圣叹乃著名评点家，名人瑞，字若采，圣叹为其号。少年聪颖，倜傥不群，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以金人瑞名与试，拔第一，补吴庠生。以评点才子书为业，所评《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书》几于家置一编。《史记》、《汉书》等未及评而罹难。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20〗

四月初九日（5月7日）

20 御史夏人佺条奏：田赋正额，每亩多不过二三钱，少止几分，惟地方官摊派科敛，较正额多且十余倍，少或数倍。乞通行禁饬，责成督抚巡按严加访察，凡州县私派私征，及司道府厅不克检察，一并参处，如督抚按身先作俑，有不互纠，事发坐罪。即使兵行地方事有难已，尤必多方调济，不得藉口滥派小民，其在内经管钱粮各部院衙门，禁止各役勒取使费，犯者即坐该管官失察之罪。下部知之。给事中严沆旋奏曰：近日正供粮饷，逋欠犹多，而复加摊派额外，势必至失业抛家，若重念民艰，别图补救，莫如量行捐款，暂应急需，既助缺额之费，亦杜扰派之端，

得旨：著将加派地方指实，明白回奏。严沆遵旨回奏：伏见浙江造船，分派各州县，皆取办于地方里甲，如遂安知县计派一千七百余两，乌程知县计派一万二千余两，诸暨知县计派七千余两。伏乞敕下该抚将各县摊派情弊，严行查讯。得旨：这奏内私派等项情弊，著严察议奏，严沆身为言官，既知此等情弊，即应指参，何待奉旨回奏；方行指出？殊不合理，著严饬行。

二十七日（5月25日）

21 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乞休，优旨允之。

二十九日（5月27日）

2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辛丑科三鼎甲：状元马世俊，江南溧阳（今属江苏）人；榜眼李仙根，四川遂宁人；探花吴光庚，浙江归安人。至是，赐一甲马世俊、李仙根、吴光庚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邵延龄、张玉书、魏裔讷、江皋、王念祖、叶映榴、朱射斗、许三礼、韩尽光等三百八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成克巩、卫周祚。

五月初四日（5月31日）

23 从左都御史阿思哈条奏，停差各省巡按，俟三年后选重臣巡察。巡按事务归交巡抚。六月初一日，左都御史魏裔介疏言：巡按已经停止，事务尽属抚臣，但有按臣可行，而抚臣不便行者，宜加变通，条陈六款：一、考察贤否宜责成道府。二、综核钱粮宜责成藩司。三、察点兵马宜转委该道。四、礼典旌表宜责成道府。五、刑名宜责成

臬司。六、严拿蠹役，应报部者报部，应汇题者汇题。下部知之。旋从吏部题，议定各省巡抚荐举额数，定为例。又从九卿议，各省督抚参奏事件，以互相责成拟议。

初九日（6月5日）

24 奉天府尹张尚贤疏言盛京形势，曰：自兴京至山海关，东西千余里，开原至金州，南北亦千余里，又有河东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东北起开原，由西南至黄泥洼、牛庄，乃明季昔日边防，自牛庄由三岔河南至盖州、复州、金州、旅顺，转而东至红嘴、归复、黄骨岛、凤凰城、镇江、鸭绿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此河东边海之大略也。河西自山海关以东至中前所、前卫、后所、沙河、宁远、连山、塔山、杏山、松山、锦州、大凌河，北面皆边，南面皆海，所谓一条边耳。独广宁一城，南至闾阳驿、拾山站、右屯卫海口，相去百余里，北至我朝新插之边，相去数十里，东至盘山驿、高平沙岭，以至三岔河之马圈，此河西边海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倘有奸贼暴发，海寇突至，猝难捍御，此外患之可虑者。以内面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众，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此河东腹里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此河西腹里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

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臣朝夕思维，欲弭外患，必当筹画提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下部议。

六月初一日（6月26日）

25 从左都御史魏裔介疏请，定司道三年久任之法，除拿解逃人及漕粮足额题有定例，此外非历俸三年不与迁转。

初三日（6月28日）

26 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属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

二十日（7月15日）

27 复内三院旧制，仍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停罢内阁、翰林院。七月初一日定内三院各设满汉大学士各一人，满洲学士二员、汉军汉人学士各一员。

二十三日（7月18日）

28 从巡按御史刘源濬疏言，河南南阳、汝宁荒地甚多，虽急议开垦，但无人承种之荒地，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官即断明而资产荡然。三年起科，虽有定例，开种之初，杂项差役便不能免，此所以官虽劝耕，民终裹足不前也。嗣后，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开列姓名、年月，并荒田四至坐落，每岁由县申府而道而院，则刁讼自息，再宽徭役，以恤穷黎。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

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则人尤鼓舞。再借常平仓谷，以资农本，分别地方官开垦之多寡，以示劝惩。

二十九日（7月24日）

29 朱国治疏报捕获以大乘教煽惑民众之溧阳人端应国及其妻曹氏。

30 是月，江南奏销案起。

是年正月，玄烨以幼冲即位，四大臣辅政，严谕地方官督催拖欠钱粮。三月，又定征催未完处分例，旋谕户部，严惩抗粮绅衿。此并称新令。凡入奏销案者，谓之诖新令。〖21〗自明以来，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清初因之，役外之征尤多，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22〗时西南等地用兵未已，司农告匮。有以“士绅包揽，不无侵蚀”上闻者。江宁巡抚朱国治先于无锡、嘉定催征，后将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欠纳钱粮之绅衿造册悉送户部。旨命严议。〖23〗吏部议：“绅既食禄，不当抗粮，现任降二级调用；在籍者提解来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故者提家人。其革职废绅，则照民例于本处该抚发落。”〖24〗于是不分大僚，不论多寡，在籍者按名黜革，在职者概行降调。四府一县二千一百七十一名乡绅，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生员悉列于降革中。韩菼、徐元文、吴伟业等江南有名望者皆入罚名。翰林院

编修叶方蔼乃顺治十六年（1659）探花，因欠银一厘遭降革，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时诸生皆惴惴畏恐，被押赴京者甚众。礼部后议：“俱革去衣顶，照依户部所定则例处分，但先有旨，于旨前完者免解刑部，余则否。”于是续报完清者得万人，未续报者得八百人。〖25〗康熙元年（1662）五月奉特旨：奏销提解诸人，无论已到京未到京，皆放还乡。〖26〗此案致“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27〗，“庠序一空”〖28〗，“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也。”〖29〗

同时又有台州“抗粮案”。先是，临海诸生赵齐芳应纳顺治九年（1652）白榜纸银三两，赵缴付后为差役入己。台州知府郭曰燧命赵交银，赵抗辩，被杖毙。诸生闻讯哗然，在水有澜、周炽主持下，写数十纸退学呈赴兵备道呈控。时清廷新例下，严惩抗粮者，近四百人被捕，并以“抗粮鼓众、退职造反”定案，水、周被处绞，另有六十八人被遣戍辽东。〖30〗临海“积学知名人士”亡徙殆尽。〖31〗

七月初八日（8月2日）

31 户科给事中柯耸条奏江南、浙江编审弊端五款：一、里甲田亩之额数宜均。二、花分子户之积弊宜清。三、诡寄之陋规宜惩。四、冒籍之立户宜除。五、册书之买充宜禁。户部议如所请，帝命直隶各省抚臣，严加察处，以清旧弊。

十九日（8月13日）

32 甄别京官。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自行陈奏，其满郎中向来系自陈，今同汉郎

中以下，至笔帖式，俱由部院各该衙门堂官，实心详加考核，称职与否，应去应留，开送吏部，再严加考核具奏。如将不称职者草率徇情姑留，倘事后发觉，将当日考核之官，即以徇庇治罪。以后京察考满郎中，不许自陈，永著为例。

闰七月初五日（8月29日）

33 户科给事中彭之凤疏言：征粮名目繁多，请将各州县额征、起解、存留银两各款，汇算总数均派每亩，该征若干，某部、某寺额解若干，各州县总征分解，各部寺按额查收，其繁杂款项、名目尽行除去，即便稽查，亦免影射，下部议。

初六日（8月30日）

34 工科给事中胡悉宁疏言：绅衿抗粮，已定新例，无不凛遵，其大小衙门吏役，倚势规避，甚于绅衿，请令有司直申督抚，解京治罪。得旨：这所奏衙役抗粮情弊，宜立划一之法，该部速议具奏。

十九日（9月12日）

35 从吏部题，定各省奉旨行查事件期限，自文到日为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限四个月，江南、浙江、湖广、江西限五个月，福建、广东、广西限六个月，云南、贵州、四川限七个月，有繁大事件，许令题明宽限，违限者按年月处分。各部院题覆违限亦照此处分。至十月十六日，又以各部奉旨事件及科抄者俱有定限完结，其余不系奉旨事件，及无科抄者，若不专令稽察，必致稽迟，

除刑部已差科员稽察外，吏户礼兵工五部，亦应照刑部例，各差科臣一员，不时稽察，如有迁延迟误事件，即行参奏。仍于差满未交代之前，将已完事件明白具奏。

八月初八日（9月30日）

36 户部遵旨议覆，查明季加增练饷，并无旧案，止有遗单一纸，每亩派征一分，直隶、山东、河南、江南、山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陕西、广西、四川十三省共计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余顷，每亩一分派征，计银五百余万两。请敕该抚于十八年为始，限三月征完解部，至云贵系新开地方，无旧案可查，敕该抚于见征田地内，照数征派，汇册报部。得旨：如议速行。

37 允达赖喇嘛之请，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互市，以马易茶。

十三日（10月5日）

38 命直隶各省各设总督一员，驻扎省城。

39 是月，颁行“迁海令”。初，清兵南下，南明弘光、隆武两政权不旋踵而亡，与清相抗者，惟唐王赐姓之郑成功，及鲁监国之张煌言、张名振等数人，而以郑成功为最。时郑氏海商势大，“凡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32〕顺治十四年(1657)七月，永历帝向郑之使者杨廷臣、刘九皋询“成功兵船钱粮”时，“二人对以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33〕。十六年（1659）成功大举北征，五月

至崇明，六月破瓜州、下镇江，会师金陵，张煌言则别师下芜湖、太平、宁国、滁、和、徽、池诸郡，杭州、九江群起应之，清廷震动。时海澄公、降将黄梧密陈灭郑之策曰："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34〗又有房星焕者，乃原漳州知府房星烨之弟，漳州陷，兄弟被掠入海，旋放归，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言海舶所用，岛上所少，皆濒海之民交通接济，"今若尽迁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断乳，立可饿毙，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35〗翌年（1660），清廷命兵部尚书苏纳海同侍郎宜理布赴江南、浙江、福建会勘定议。〖36〗

时福建总督为李率泰，浙江巡抚为李之芳，黄梧亦在闽，与李率泰会同破郑，躬与迁界事。苏纳海以黄梧前议上闻，清廷"从之，分遣满员督迁各省之界"〖37〗。九月，李率泰奏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入内地安插。〖38〗是为迁界之嚆矢。〖39〗郑成功复台湾后，无暇顾及内地，清廷乃大行迁海令。八月十三日，命四省督抚对迁移内地之民"酌给田地房屋，使之得所"。至十月，四省近海处各移内地三十里，而以闽、粤为最厉。如福建"令下之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沿海一带"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40〗。兴化则着沿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

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41〗。泉州、安海则“迁沿海居民以垣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安海之寺观、宫室、官廨、民居，扫数毁平”〖42〗。漳州则将“四邑沿海居民迁移内地”，“沿海边界以垣为界”，使九江江口直至江东地区方圆数十里内皆成“弃土”，诏安“各岛暨沿海边居民尽驱内地，先画二界以绳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之，若逢山开沟，阔二丈余名曰界沟，厚四尺余，名曰界墙，逢溪河用大木桩栅五里相连，于高埠处置炮台，外设烟墩，二三十里设大营盘，曰瞭望，夜则伏路，有警则一烟起，左右相应，货物不许越界，稍逾跬步者杀无赦”〖43〗。广东之迁界也颇为酷烈。康熙元年(1662)，科尔坤、介山二人到广东，“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济台湾之患，于是挥兵斩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44〗。如香山县，“初，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天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倖脱者”〖45〗。

是年底，申严通海之禁，敕谕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处王公将军、文武官员，命严立保甲之法，不时稽察，“如有前项奸徒通海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例从重治罪；其保甲、十家长若不预行出首，亦照通贼叛逆律治罪”。文武官员容隐者以知情故纵从重治罪。王公将军所属官兵若不严加禁饬，致有前项弊端，发觉亦治罪不宥。〖46〗

厉行迁海及禁海影响颇大。可谓“鬼怨神恫，山愁谷怒”〖47〗，滨海数千里，一望荒芜〖48〗。百姓倍受其害。

甫田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49〗。洪若皋曰：闽以边路为界，路下近海者为界外，路上近山者为界内。当日迁移时，凡路下之民居尽毁，而路上不毁。既迁之后，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即为越禁。孰不知以路为界，民之住于路上而近路边者，檐溜之前即为界外。夫细民势不能不畜鸡豚，鸡豚势不能识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从而追之，塘兵远瞭，即加以越界之罪。况道路不无歧口旁径之分，行旅之人未谙路径，跬步失足，防兵群系累之，以越界论，致于有司，即或得辨释放，而行橐衣资已罄掠矣。〖50〗

广东则“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51〗。“向所谓界者，掘地为沟，广不盈丈，插竹引绳以表之，或遇山则绕山址为沟，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许为界者。民间畏同陷阱，侧足不前。而愚懵无知，往往误入其中。是时所司尚有以出界坐辟爰书请者，皆贫嫠村竖往拾蚌蛤之属，为吏所掩获者”〖52〗。

各省所设之界也不尽一致。浙江“当迁遣时，即将拆毁民房木料，照界造作木城，高三丈余，至海口要路复加一层二层，缜密如城隍。防兵于木城内或三里，或五里搭盖茅厂看守。”〖53〗福建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征发民夫兴土木，将土墙改筑为界墙，且沿界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九月二十二日（11月13日）

40 从刑部议，各省审结叛案内流徙入官家产人口，应令各省督抚以文到为始，定限一月起解，仍将起解日期报部，违者督抚以下各官从重议处，其臣部移咨应解者立限两月起解，途间定限起发违者，听本部题参。

十月初三日（11月24日）

41 郑芝龙及其子郑世恩、郑世荫等照谋叛律族诛。郑芝豹先听招抚，并其子免死。

郑芝龙（1604—1661），字飞皇，一作飞黄，又字曰甲，小字一官，福建南安人。长躯伟貌，善权变。少随大贾经商日本。后为海盗，出没于台湾、金、厦间。常率盗匪内犯，征漳、泉乡村之税，不听则屠之，为害甚剧。崇祯元年（1628）九月，被招降，累升至都督总兵官。南明弘光立，封南安伯。弘光政权覆亡，与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进封太师、平国公。拥兵擅权，遍插亲信，大卖官爵，横征暴敛，绝不为朝廷谋恢复、襄中兴。大学士黄道周自请督师，芝龙仅给弱卒千人，致使其败。大学士张肯堂请率舟师自海入长江规取南京，部署已定，乃阴加阻止。隆武帝慨然率师亲征，则多方掣肘，使其难出福建一步。而迷于清经略大学士洪承畴遣人致书许以破闽为王之诱惑，遂按兵不动，并暗中送款，尽撤守关将士，浙闽数百里防线虚无一卒，而隆武帝皆不知也。终致清兵长驱直入，一举倾覆隆武朝。继得贝勒博洛之招降书，中有“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之言，芝龙遂决计投降，乃集众将领议递降表事宜，虽遭众将反对，于成功

亦痛哭极力劝阻，芝龙皆不顾。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十五，选五百人随从，单身赴福州投降。旋即被挟之北上。顺治四年（1647）四月，随博洛至京，令隶正黄旗汉军，授三等精奇尼哈番。五年（1648）八月，进一等。九年（1652）八月，改隶镶黄旗汉军。十年（1653）五月，封同安侯。芝龙进京后，屡奉朝廷之命遣家人赍手书赴闽，劝成功降清，皆无效。十二年（1655）三月，芝龙被革爵下狱。十二月，家人吕大器首告芝龙与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清廷再令其劝降其子，不降即夷其三族。然仍被其子严拒。十四年（1657）四月，芝龙举家流放宁古塔。旋于囚所手脚被加三条铁链，严加监禁。十八年（1661）春，芝龙被械离宁古塔，以重兵押解回北京。十月初三日，以谋叛罪被族诛于北京菜市。〖54〗

初九日（11月30日）

42 从大学士等奏请，文武职掌既分，敕书不便照旧，查总督原系统辖文武无庸议改，其敕书内，应添提督亦听总督节制等语。巡抚已罢其管理军务，敕书印文内俱不用提督军务、赞理军务字样。至道臣敕书内亦不用查点兵马语，改给敕印。旋从兵部题：凡掌印都司、行掌印都司，屯局都司佥书、卫守备守、御所千总、卫千总虽系武官，不管兵马，止司钱谷，仍照旧听巡抚统辖，撰入巡抚敕内。至漕粮船沿河拨兵护送之事，撰入沿河总督、提督敕内。

二十五日（12月16日）

43 命都统济世哈为靖东将军，统领满汉官兵，平山东

于七。

十一月初二日（12月22日）

44 户科给事中柯耸疏言：有司考成见任去任，俱有则例处分，而年终奏销，又别绅欠、衿欠、役欠，照新例议处，独奸胥侵欺捏报，尚无定律，其弊不可胜言。或于正额之外，妄立名色，而多派私征，或将已完之粮不登收簿，而注欠重比，或受本户嘱托而粮数飞砌隔图，或侵一人银两，而零星散洒各户，一经册报，无不照数赔完。如不立法严惩，漏卮将何底止。即如二等侍卫金世渼、台臣周季琬、词臣宋德宜、叶方蔼等，各疏称照由单之数，早已透完，而经承妄捏报欠，身列朝班之人，蠹书尚敢舞法作奸，以完作欠，则村野愚民受若辈之私增暗砌，不知其几矣，乞敕部从重议一定例，颁行勒石。抑臣更有请者，每年由单务必照申部单式，依限早发，以便小民明知应完成之数。又宜立四季征比循环簿，申送藩司用印，先期发县，许纳户完后，自填印簿，每季起解钱粮，即将印簿申缴该司。如经承稍有别弊，许纳户据由单完票告发，加等治罪，州县官一并参处。下部知之。

二十三日（1662年1月12日）

45 从御史胡秉忠疏言，直隶各省州县卫所，编审花户人丁，俱沿袭旧数，壮不加丁，老不除籍，差役偏枯不均，或流入邪教，或逃藏盗薮，或投遁他乡，漏户逋粮，为弊匪细，请敕有司核实。年十六以上成丁，六十、七十准与豁免，其有充僧道无度牒者，悉令为农安插，附入丁册当

差。

十二月十四日（2月2日）

46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疏请停止加派。略曰：本朝应天顺人平定六合，凡所以优恤生民者，无不备至，惟因海寇连年作乱，兵兴不休，今岁司农告匮，议及加派天下地亩钱粮五百余万，实为百姓御灾捍患无可奈何，非忍于取民财也。近闻直隶各省百姓莫不输将恐后，解赴军前，然虽勉完此项，而穷苦之民，不可名状。伏祈敕下户部，速为筹算每年兵饷若干，直隶各省正赋若干。如果足用，其加派钱粮即应停止。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下部知之。越一日，谕户部：前因世祖皇帝山陵大工，及滇闽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至失所，除顺治十八年（1661）已派外，康熙元年（1662）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遍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十六日（2月4日）

47 停死罪以功议免之例。

二十五日（2月13日）

48 从左都御史宁古礼疏请，边外蒙古人到京，多置兵器，因而闲散蒙古托名兵丁，任意购买，甚且有买去转鬻者，敕关津严行搜察。又直隶各省设立官兵，原以扑灭贼寇，平定地方。顷者小丑窃发，或啸聚数千人，总督、提

镇等官不率所属官兵，预为堵御，竟请大兵，以此观之，在外营伍有名无实，请敕总督、提镇，嗣后无得辄请大兵，以致糜饷扰民。

4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二十六万五千二十八顷二十九亩，征银二千五百七十二万四千一百二十四两、米麦豆六百一十万七千五百五十八石、草二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束，中茶十五万七千八百二十三引，行盐四百一十二万八千三百八十七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二万一千二百一十二两，铸钱二亿九千一百五十八万四千六百。

〖1〗顺治帝所患病症，清官书不载。然受命草撰《遗诏》之王熙记载：帝亲语其曰“朕患痘势将不起”。（《自撰年谱》）。时于内廷供职之中书舍人张宸记云：正月初七日晚“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平圃杂记》）耶稣会士汤若望亦有同样记载（见《汤若望传》324、326 页）。

〖2〗《王文靖集》，《自撰年谱》。

〖3〗《内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谥文定孙公廷铨传》云：当廷议谥号时，大学士孙廷铨首先倡言曰：“先皇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崇高，同于开创，宜谥为世祖高皇帝。”众臣皆附和之。惟辅政大臣鳌拜反对。遂定谥章皇帝。

〖4〗《顺治皇帝出家》。

〖5〗孝陵，位于今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

〖6〗《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

〖7〗据《汤若望传》载，世祖临终前，“想到了一位从兄弟”，孝庄等坚持以子继位，福临乃问汤若望，汤氏以孝庄为是，玄烨已出天花，遂得立。杨珍认为，福临属意者，乃安亲王岳乐（《康熙皇帝一家》5页）

〖8〗《先王实录》243—244页。

〖9〗《台湾通史》上16页。

〖10〗《台湾外纪》卷五。

〖11〗《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157页。

〖12〗《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223页。

〖13〗《台湾通史》卷二。

〖14〗参见：《台湾外纪》；《闽海纪要》。

〖15〗《雅园居士自叙》。

〖16〗《辛丑纪闻》。

〖17〗《研堂见闻杂记》。

〖18〗《金坛狱案》。

〖19〗《辛丑纪闻》。

〖20〗《辛丑纪闻》。

〖21〗《奏销案》，《心史丛刊》。

〖22〗《三冈识略》。

〖23〗《清圣祖实录》卷三。

〖24〗《研堂见闻杂记》。

〖25〗《研堂见闻杂记》。

〖26〗《研堂见闻杂记》。

〖27〗《有怀堂集》。

〖28〗《景船斋杂记》。

〖29〗《阅世编》卷六《赋税》。

〖30〗民国《台州府志》卷一二五《大事略》。

〖31〗《中国流人史》719—720页。

〖32〗《台湾外纪》卷十。

〖33〗《台湾外纪》卷十。

〖34〗《台湾外纪》卷五。

〖35〗《漫游纪略》。

〖36〗《国朝耆献类征》，《宰辅》九《苏纳海传》。

〖37〗《海纪辑要》。

〖38〗《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39〗参见：《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

〖40〗《榕城纪闻》。

〖41〗《清初蒲变小乘》。

〖42〗《新编安海志》卷二五《纪事》。

〖43〗嘉庆《诏安县志》卷五。

〖44〗《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45〗道光《香山县志》卷八《事略》。

〖46〗《明清史料》丁编257页。

〖47〗《芦中全集》纪一《界庙记》。

〖48〗《莆变纪事》。

〖49〗《熙朝莆靖小纪》。

〖50〗《南沙文集》卷三。

〖51〗《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52〗《漫游纪略》。

〖53〗《南沙文集》卷一。

〖54〗参见：《南疆逸史》卷五四；《清史列传》卷八十；《台湾外纪》卷一一五；《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郑芝龙史事补证二则》，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2期。

清通鉴　卷一九

康熙元年　壬寅　公元1662年

正月二十三日（3月12日）

1 吏部以正白旗议政大臣员缺请补，得旨：满洲、蒙古都统及尚书俱系议政大臣，其每旗所设议政大臣二员可裁。

二十五日(3月14日)

2 江宁巡抚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知吴人怨之入骨，恐为变，适以丁忧，不候交待，仓促离位。朝议以委弃职掌革职。〖1〗

二月初七日(3月26日)

3 甄别各省督抚：郎廷佐、朱之锡、张长庚、李率泰、赵廷臣、李国英、王登联、白秉贞、刘秉政、佟凤彩、袁懋功等皆留任，赵国祚解任，彭有义休致，苏弘祖以原官致仕，张瑧降一级调用。

二十八日（4月16日）

4 陕西巡抚张瑧疏请清理侵冒钱粮各犯，户部议行。得旨：据奏将各犯妻孥变卖。追比犯人，果家产尽绝，不能赔偿，该抚理应明白具奏。且原无分离父子夫妻之例，此变卖妻孥，系何官令其变卖，果系违例，该抚何不参奏？张瑧著明白回奏。此等违例之事，尔部竟未议及，殊非实心任事，著严饬行。

三月初二日(4月19日)

5 从兵部议，嗣后推升官员，将福建、广东、云南投诚官分用一半，俟用完时仍按例行。

6 从兵部议，巡抚不理军务，安徽操江巡抚所属十一营官兵，听江南总督管辖，安徽巡抚只管安、徽等五府一州事务。

初十日（4月27日）

7 定布政使、按察使俱停大计，亲行人觐，布政司以参政或参议道一员、按察司以副使或佥事道一员代觐。

十二日(4月29日)

8 以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获擒，告祭顺治帝及天地、太庙、社稷、福陵、昭陵，于太和殿受朝贺，并颁诏全国云："念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圉从此奠安，闾阎获宁幹止，是用诏告天下，以慰群情。"

是日，朱由榔及其眷属押解云南。朱"面如满月，须

长过脐，日角龙颜”，过云南百姓前，犹“顾盼伟如也”〔2〕。吴三桂遂以解京路遥恐生意外上奏清廷，获准后，于四月二十五日将朱由榔、朱慈煊父子等就地以弓弦勒死〔3〕。吴三桂亦因此功于五月晋封亲王。

十七日（5月4日）

9 吏科给事中宋训诰疏言：我朝当一代创兴之始，革明季末流之弊，立法不得不严，而用法未尝不宽，故虽屡定成案，必下三法司核拟者，诚恐畸轻则纵，畸重则苛也。乃刑部谳案内，情轻而反比重律，法重而反从轻拟者不可胜举。今畿辅三冬少雪，一春无雨，未必非刑罚不中，上干天和之所致。请严饬刑部，嗣后凡两造口供不全录，即为作弊，引律不确合者，即为欺公，严治以不职之罪。下三法司议。

四月初一日(5月18日)

10 从凤阳巡抚林起龙疏请，以迁海居民田地抛弃，豁免赋税钱粮。

二十四日（6月10日）

11 江南道御史胡秉中核议江南积案，见有沉阁十余年者，以“江南如此，他省可知”疏请敕直隶各省督抚，将旧案立限清查，凡重大之罪，应奏请者请旨处分，应发落者即行批结，并饬司道府厅州县官，凡有词讼，速行结案，使被犯干证免受拖累之苦。得旨：刑名关系重大，如此沉阁日久，其中显有情弊，著察议。

五月初八日(6 月 23 日)

12 郑成功卒。

郑成功（1624—1662），初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其父郑芝龙明季入海从盗，后降明，以捕海盗及攻红毛（指荷兰）功累擢总兵。清初拥立明唐王聿键，进平国公。成功乃其长子，以诸生受其引谒，唐王宠异之，赐姓朱，为更是名，人称“国姓爷”。寻封忠孝伯。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谏阻其父降清不果，遂如南澳（今属广东）募兵数千。翌年还，仍奉唐王隆武号，自称招讨大将军，举旗抗清。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遣人朝桂王，始改奉永历号，受封延平公。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今厦门），设六官理事，遥奉桂王，且月上鲁王豚米，厚廪泸、溪、甯、靖诸王，礼待遗臣，贮贤养士。与李定国互为声援，率部屡次重创浙闽粤清军。与张名振两次合师北上，攻入长江。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亲与张煌言合师北入长江，取瓜州，克镇江，攻江宁（今南京），拜祭明太祖。江南仪真、浦口、芜湖等镇相继归附，清廷震撼。旋因连胜轻敌，败归思明州。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率战船四百余艘、将士二万五千余名，经澎湖东征台湾。自鹿耳门港登陆，围赤嵌城，败荷兰援军。翌年，荷总督揆一降，遂复台湾全岛。以赤嵌为东都，设一府二县，立法建制，修整军队，屯田垦荒。

成功既以台湾为抗清根本之地，遂严令官将眷属迁之，犯者虽亲信无赦。大将马信谏曰：“立国之初，宜用宽典。”

成功不以为然，曰："法贵于严，庶无积弊，后之守者，自为易治。是故子产治郑，孔明治蜀，莫不用严。况台湾为新创之地，非严无以治军，非严无以统众，惟在制宜而已。"〖4〗有陈豹者，身短精悍，号"三尺陈"，守南澳二十年，数违令，拒不迁眷，成功派兵讨之，陈豹遂入广东降清。〖5〗

上年（1661）十月，清廷以成功无降意，将其父郑芝龙及其兄郑世恩、郑世荫等十一人照谋叛律族诛。成功得凶信，顿足擗踊，望北而哭曰："若听儿言，何至杀身。然得以苟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员各挂孝。〖6〗旋林英自滇归，告永历帝被俘状，成功益居常郁悒。

时成功世子郑经留镇厦门，与乳母通，生子。郑经妻为唐显悦孙女，与经不相得。唐致信讥成功，内言："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赏赉。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7〗成功以复国无望积愤于心，又以父兄被害忧戚于内，至闻此言，气塞胸膛，令董昱、洪有鼎至厦门，谕郑泰以治家不严之罪斩其妻董氏并其子经、乳母陈氏及所生孙。诸将大惊，又闻成功病，谋以保全之策，遂杀陈氏及所生子，代董夫人及郑经请罪。成功不从，解佩剑令郑泰监斩经及董氏。适蔡鸣雷至厦迁家眷，称藩主之意不可回，且欲除诸将，已有密谕交周全斌相机行事。诸将推郑泰为首联合抗命，旋执周全斌囚之。成功得诸将抗命公启，阅至"报恩有日，候阙无期"语，愤闷不能语，病转沉重。虽然，仍日登将台，执望远镜眺澎湖。至是，气噎而卒，享年三十八岁。〖8〗

二十三日(7月8日)

13 从吏科给事中严沆疏请完善官吏考核列档之制。在京三品以上及督抚等官自陈，将任内何事加级，何时纪录，何事曾经镌罚，何日曾被纠弹，何项应罚而蒙恩宽宥，一一开列，以明悉无遗为准。

六月初六日（7月20日）

14 广东道御史朱裴疏言奢靡之风，称都下以靡丽相竞，四方以奢侈为尚，一鞍一骑，不惜百金之费，一衣一帽，可破中人之产。婚嫁葬祭，漫无等级，满汉效尤，莫可底止。甚至奴隶、胥役、优伶、贱工，毫无顾忌。请将一切贵贱典礼，详加考较，以为遵守，不得僭越干分。下部议。

初十日（7月24日）

15 兵科给事中金汉鼎疏言：总督巡抚诸臣，责任最重。近年来两番甄别，例皆移咨各部，查取功过，以定官评。如捐输而邀纪录，修城而蒙晋秩，因公挂误而拟夺俸，逋赋未清而亦镌衔，诸如此类，何预封疆？节钺重臣之可贵处，在于能为朝廷大振纪纲，力图戡定，使禁旅之驱驰渐省，军需之输挽少宽，若仅与下属有司，较尺寸之劳，谓足尽职，岂不谬哉？宜敕部院诸臣，博采舆论，严核生平，必取才守兼优，始定上考。下部知之。

十九日（8月2日）

16 谕部院官员：历俸三年考满，视其称职与否，即可分别去留，以示劝惩。此外又有京察、大计之例，实属故

套。且考察之时，多有营求徇庇，被处之官，纵有屈抑，不准申辩，无罪被诬者甚多。今思澄肃官方，只在实行劝惩，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嗣后官员贪酷昭著及不能称职者，在外督抚不时参劾，在内各衙门堂官及科道纠察，其京察、大计应行停止。内外大小官员，俱著三年考满，考满之时，在外责成该督抚，在内责成各衙门堂官，矢公矢慎开注事迹考语，移送部院，严加考察，分别去留，以昭劝惩。如开送不公，并原衙门考察之官，纠参治罪。命部院详议定例以闻。

七月，定三年考察之制。凡三年考满，满汉三品衙门堂官以上及督抚，俱各自陈。其余官员立五等考语：一等称职者加一级，二等称职者纪录一次，办事平常者留任，不及者降一级调用，不称职者革职。又在京四品佥都御史卿员，国子监祭酒，六科满汉都给事中，中书科、行人司、上林苑掌印官，并在外兼佥都御史衔之巡抚，任满三年，咨送部院考核，填注考语。此外各官，在京者各部院堂官注考语，在外者督抚注考语，仍咨送部院复核。如注考官徇情不公，或明知属员俸满不考，或地方盗案钱粮未清冒称考满，或各官历俸已满规避不考者，部院、督抚及本官，一并治罪。

又定各省武职官员照文职例，除大贪大恶不时纠参外，两年岁终由总督、提督会同举劾一次。

六月二十七日（8月10日）

17 李定国卒〖9〗。

李定国（1621—1662），字宁宇，又字一人、一纯、

鸿远、大绶。陕西榆林（一说延安）人。张献忠义子。幼从张起义，有文武才，以勇猛著称，为安西将军，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合称四将军。张献忠既死，率大西军余部入滇联明抗清。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迎永历帝入贵州。旋率所部出粤楚，北攻沅州、克辰州，南下靖州、武冈等地，再破桂林，战衡州，纵横数省，“两蹶名王（迫死定南王孔有德，击杀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后与可望不和，避走两广。十年（永历七年，1653），可望迎永历帝入滇，受封晋王。翌年败可望。旋清军三路入滇，定国败走滇西。联络诸土司，于滇缅边境勉力支撑。本年初得悉永历帝被俘，知复兴无望，捶胸恸哭，忧愤已极，撰表文焚告上天，称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10〗。自六月十一日大病不起，至是病卒。临终前托孤于部将靳统武，命世子李嗣兴拜其为养父，叮嘱曰：“任死荒徼，毋降。”〖11〗

七月二十七日（9月9日）

18 福建同安总兵官施琅升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早年家道中落，投身军旅，南明弘光朝升副总兵。顺治三年（1645），从郑芝龙抗清。次年，清军入闽，随芝龙降，同广东提督李成栋征战广东。六年（1649），郑成功邀其共图恢复明朝，凡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12〗，施琅感鱼水之欢〖13〗，遂入郑军。成功深相结纳，倚之如左右手。献计攻取厦门，郑军声威大震。琅恃才而倔，成功亦日加猜嫌，终与成功构怨。八

年（1651）脱郑军。成功叹曰："吾不幸结此祸胎，贻将来一大患！"〖14〗杀琅父、弟，琅复降清。十三年（1656）以海澄公黄梧荐，任同安副将，十八年（1661）升总兵官。

八月初六日(9月17日)

19 以漕运官兵多有夹带私贩货物、隐藏犯法人口、倚恃势力、行凶害人、借名阻碍河道、殴打民人、托言搜寻失物、抢劫民船，且有盗卖漕粮、中途故致船坏以图贻累地方，种种奸恶，难以枚举，谕户部：嗣后督漕各官并该地方官一有见闻，即行参奏，治以重罪。

二十一日（10月2日）

20 从吏部题，汉军外官革职解任，不回旗者颇多，皆因无处分督抚及地方官之例，彼此瞻徇。嗣后直隶各省革职解任官员，任内钱粮未清，及缘事未结者，仍候议结起行外，其钱粮已清，缘事已结者，急催回旗，仍将起程日期报部。该旗亦将到京缘由咨部。其有仍留原处，或于别处居住者，该督抚及地方官，交部议处。其在途逗留者，将该地方官照迟延例议处。迟延不速归旗者，交刑部从重治罪。

三十日(10月11日)

21 康熙帝尊祖母博尔济吉特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生母佟佳氏为皇太后。十月初三日行上尊号礼，颁诏全国。

22 是月，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行招抚郑经

之事。

初，成功既卒，其在台部属以郑经不孝，不当立，黄昭、萧拱宸并伪造遗书，拥其弟郑袭护理国事。五月十四日，讣至厦门，郑经纳部将洪旭议，嗣延平王位，称“世藩”，布告四方后举哀。六月初，郑经得黄安密陈，知黄昭等拥立事，乃出周全斌为五军都督，陈永华为谘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整师欲东〖15〗。

至是，清廷以“循于招抚，不事轻剿”为策，耿继茂、李率泰乃乘郑氏内讧，遣王明、李有功至厦门招抚之，令其先缴还所陷州县印信，然后为之奏请，将投诚官员依例补用。适郑经急欲平定内乱，与郑泰、洪旭等密议曰：“东宁(台湾)初辟，先王遽尔仙逝，兹又遭萧(拱宸)、黄(昭)二贼构衅于内。藩院闻言，频频遣员招抚。顺之，有负先王宿志；逆之，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苟延岁月，俟余整旅东平，再作区处。”洪旭曰：“阳和阴违，俟靖内患，再作筹画。”郑泰遂受命主持议和，差杨米嘉为使，将所得各州县印共十五颗，入漳州报命，并请照朝鲜例处之。和议不果。〖16〗

十月（11月）

23 郑经以周全斌、陈永华、冯锡范等为辅，率舟师五千东向，初七日进入澎湖，命礼官郑斌往劝郑袭、黄昭等息乱归顺。诸将多观望，惟黄昭、萧拱宸抗命。十六日，郑经挥师向台，至鹿耳门，从周全斌议，使人往谕安平守军。十七日大雾，郑经、周全斌等率军登岸，杀黄昭，驻台诸将皆降。郑经入安平镇，请郑袭至，待之如初。执杀

萧拱宸等，余皆不问。十一月，郑经安插部众后，偕郑袭等回厦门。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5日）

24 户科给事中史彪古疏言：河工官员，宜久任以专考成，请将沿河州县升沿河府厅，沿河府厅升沿河道员，庶驾轻就熟，为久安长治之计。下部议行。

十三日(12月23日)

25 朱以海卒于金门〖17〗。

朱以海（1618—1662），明太祖十一世孙。明崇祯十七年（1644）嗣鲁王位。顺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朝亡，受钱肃乐、朱大典等拥戴，于绍兴就任监国。然毫无振作之象，所谓“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18〗惟与福建南明隆武朝互争统属。三年（1646），浙东失守，逃亡海上。四年（1647），进驻舟山。六年（1649），舟山失守，为张煌言等迎至厦门，寻移驻金门，为郑成功驭下“寓公”。及永历帝父子被俘、成功病卒，“海上诸臣”欲拥其为帝，以延明祀，张煌言尤力主此议，然郑经不从，并停发监国“宗禄”。八年（1651），去监国号。至是卒。享年四十五岁。

二十五日(1663年1月4日)

26 先是，福建巡抚许世昌奏“海上新迁之民死亡者八千五百余人”。至是礼科给事中胡悉宁疏称：迁海居民年来未见督抚设法安置，以致流亡转徙，死者甚多，未经册

报者又不知凡几。请令该督抚严饬有司务必多方抚育，违者以不职治罪。疏入，命许世昌查明回奏。

十二月十六日（1月24日）

27 从河南提督许天宠疏言，命在各府州县设立公衙门，当地大小文武各官五日一会，相互面议，使一切机务，商榷咸当。

2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田地等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八顷十四亩，征银二千五百七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七两，米豆麦六百一十二万一千六百十三石五斗，草二百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四束，茶一十五万七千九百二十八引，行盐四百二十万四千五百九十八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八两六钱，铸钱二亿九千七百八十九万六千三百八十。

29 颁行康熙通宝钱。〖19〗

30 孙云球卒。

孙云球（？—1662年），江苏吴县人，曾造放大镜、显微镜等仪器七十种。著有《镜史》一书，已佚。〖20〗

31 西班牙殖民者于菲律宾屠杀华侨，台湾郑氏遣使致书西班牙总督，责其暴行，命其向台湾朝贡，遭拒。〖21〗

32 俄国巴什科夫侵略军于顺治十五年(1658)重占尼布

楚，遭当地蒙古、索伦等族反抗。巴什科夫部五百六十六人仅余七十五人。俄国于本年派伊拉里昂·托尔布津为尼布楚总管。〖22〗

〖1〗《研堂见闻杂记》。

〖2〗《狩缅纪事》。

〖3〗朱由榔之死，据载吴三桂欲衔衢行刑，清定西将军、内大臣爱星阿曰："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又载：安南将军卓罗曰："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庭闻录》卷三）遂免斩首。

〖4〗《台湾通史》上册27页。

〖5〗《海上见闻录》卷一。

〖6〗《台湾外纪》。

〖7〗《台湾外纪》。

〖8〗参见：《海上见闻录》卷一；《清史稿》卷二二四《郑成功传》；《台湾通史》卷二。

〖9〗《续编绥寇纪略》。另《三藩纪事本末》、《庭闻录》等书也记定国卒于二十七日。《清史稿·李定国传》记卒于"乙丑"，即二十四日。

〖10〗《续编绥寇纪略》卷四。

〖11〗《清史稿》卷二二四《李定国传》。

〖12〗施琅加入郑军时间，各书记载不一。《靖海志》卷一记为顺治六年（1649）三月后；施德馨《施襄壮公传》（《碑传集》卷一五）、《台湾外纪》卷三及《台湾郑氏始末》等载为顺治四年（1647）。

施伟青以施琅于顺治五年（1648）十月前后方脱离李成栋，故其入郑军当在顺治六年（1649）（《施琅评传》19 页），今从后说。

〖13〗《碑传集》卷一五《靖海侯施琅传》。

〖14〗《台湾外纪》卷十。

〖15〗《襄壮公传》，载《靖海纪事》。

〖16〗参见：《台湾通史》卷二；《台湾外纪》卷五。《台湾通史》等书记招抚事在七月，《闽海纪要》记在六月。

〖17〗《海东逸史》卷二记朱以海卒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据光绪《金门志》卷二《坟墓》所附周觐文，引《续闽书》，有“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疾薨”。今从后说。

〖18〗《李介立诗》，引《清诗纪事初编》卷一。

〖19〗《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20〗《吴县志》卷七五。

〖21〗《东南亚历史论丛》二集。

〖22〗《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卷一。

清通鉴　卷二十

康熙二年　癸卯　公元1663年

正月二十日（2月27日）

1 因机密事务应令专官收掌，从兵部题，添设满郎中、员外各一员，协同汉主事办理。

二十二日（3月1日）

2 户部议覆兵科给事中硕穆科疏言：钱粮拖欠皆由地土不清，地丁确册未立，请差满汉官员，遍历府州县亲行确丈。查地丁钱粮恐有绅衿富户串通书吏共相隐匿者，应先敕各省抚臣，查户口之增减，田地之荒熟，务将欺隐人丁地亩彻底查出，备造清册，于二年内题报，再行请旨，差廉干官员清查。从之。

二十九日（3月8日）

3 兵部右侍郎介山以奉差粤东，查勘边海，条奏粤东

事宜四款：一、沿海州郡缺兵饷数月，请敕随时给发。二、地方官委署匪人，民受其累，请敕选廉干职官署理。三、沿途驿递疲累宜恤，请每省内颁诏之员，止差一起，其部差各项人员亦应酌减。四、各省解送马匹，倒毙甚多，请于参领郎中等官，择其廉能者差遣。下部议行。

二月初一日(3月10日)

4 停差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工部官员，选内务府官久任织造，每处一员。曹玺以内务府郎中首任江宁织造。曹系满洲包衣出身，历任内廷侍卫、内务府郎中，其妻孙氏为康熙帝乳母。嗣后其三代历任织造六十载。

十一日(3月20日)

5 康熙帝生母、慈和皇太后佟佳氏卒，享年二十四岁。〖1〗

二十六日（4月4日）

6 从浙江总督赵廷臣疏请，浙省钱粮征解用一条鞭法。

三月十三日（4月20日）

7 吏科给事中薛奋生疏言：在内部院大臣，在外督抚，为庶官表率，黜陟之典，不可不严。近停止京察，专行考满，法诚至善，但有历俸及期，得与考满者，亦有因降级罚俸，逾期不得考满者。使降级罚俸者，必待复级，并扣除月日而后考满，则新旧参罚牵连，积日累月，终无考满之期。是无过者，方凛三载考绩之条，而有过者，反借为优游藏拙之地。请将降级罚俸者，不必待其复级，并扣除月日，计历任三年，即据实自陈，著为定例。下部议。

8 是月，荷兰遣使入贡。

五月十八日(6月23日)

9 从吴三桂请，开滇省铸钱局，颁给康熙通宝钱式。

十九日（6月24日）

10 从户部请，自康熙三年（1664）始，各省解京各项钱粮，一应杂项，俱称地丁钱粮，作十分考成。除每年正月扣拨兵饷外，其余通解户部，每省各造简明赋役册送部查核。其易知由单颁给民间者，尽除别项名色。至各部寺衙门应用钱粮，年前具题数目，次年于户部支给，仍于年终核报。

11 是月，《明史》文字狱案结，庄廷钺等七十余人株连而死。

初，明内阁大学士朱国祯尝著《明史》，大部刊行，惟《列朝诸臣传》未刊。明亡，朱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庄乃浙江湖州富户，因窜名己作刻之，并补崇祯一朝事，尤多指斥清初诸政。至是年，清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起复，遂告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事发，廷鑨纳重赂以免，并删改指斥清廷语重刊之。吴以计不行，又购初刊本上呈法司。清廷遣刑部侍郎审理，时廷鑨已死，乃戮其尸，诛其弟廷钺。为之作序之李令晳及其四子亦被诛。序中称“旧史朱氏”者，原指国祯，而吴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

祸之，因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松魁以八议削官，而维藩戮于市。吕祚、尚衡贿谳狱者，委过学官，致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其二人获免。湖州知府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不报处绞。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以购逆书立斩。朝邑令茅元锡与吴之镛、之铭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受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是狱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发配边远。浙中大吏及谳狱之侍郎，以松魁为戒，虽知冤而不敢奏雪。吴之荣终因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御史。〖2〗

八月初八日（9月9日）

12 从礼部请，自甲辰（康熙三年）科始，乡会试停八股文，改以策、论、表、判。

十九日(9月20日)

13 以盘查漕运船只关口过多，耽误运输，从漕运总督林起龙奏，定嗣后止于仪真、瓜州、淮安、济宁、天津等五处盘查。严禁途中附载、沿途包买、运官勾通奸商诸弊。旧例运丁可于每船带土产六十石，仍载入议单许带。是年并刊发漕运全单〖3〗。

九月初七日（10月7日）

14 张煌言卒。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崇祯举人。南明鲁王监国时官权兵部尚书加右佥都

御史，据守浙东。后随鲁王亡海上，迁舟山，再至福建。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监水军攻入长江，克京口，威震江宁（今南京）。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永历帝封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与成功合师再入长江，克瓜州、镇江，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传檄归服。旋成功兵败，煌言孤军作战，亦于铜陵败北，退守浙东。康熙元年（1662）鲁王监国卒，张煌言知大势已去，复兴无望，于本年（1663）六月解散部属〖4〗，仅亲信数人随住舟山附近之悬山花岙（今浙江象山南）。七月，为清浙江提督张杰俘获，誓死不降，至是于杭州遇害〖5〗。

黄宗羲评其为“千载人物，比之文文山（文天祥），人皆信之”。〖6〗煌言能诗文，其后人辑有《张苍水集》，有“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等名句。

十月二十一日(11 月 20 日)

15 清军克金门、厦门，荷兰舰队助攻。

成功既卒，荷兰殖民者亟谋卷土重来。上年（1662）荷印总督命商务专员博尔特为提督，率舰队，内夹板船十二艘，载炮一百三十九门，兵一千二百八十四名，擎“支援大清国”之旗，自巴达维亚(印尼今雅加达)启程，于七月至闽江口，称愿作先锋，助攻金、厦二岛，然清须助其夺回台湾〖7〗。时清廷方派员招抚郑经，故未从之。荷舰队遂于翌年春返回。七月，博尔特率荷兰战舰十七艘载大炮四百余门、士兵二千六百余人再抵闽省。行前受荷兰当局

指示，须令中方接受以下条款：赔偿荷兰人在大员（今安平）所蒙受之损失，并献出台湾与大员，包括全部要塞与城市；除与在大员之荷兰人外，禁止与任何人通商；中国人不得将船驶往日本等地，如发现予以拘捕。否则，可宣布清、郑皆为敌人，“一一与之采以敌对行为，焚烧、破坏中国大陆各地”。此外，还应派兵占驻台湾赤嵌城和鸡笼（即基隆）〖8〗。八月初，李率泰题请允荷兰助攻金、厦。有旨令速议具奏。部议请敕该总督从优款待，以便相机协剿，以靖海氛〖9〗。寻荷兰舰队驶入泉州湾，耿继茂、李率泰设筵礼待。博尔特提出合兵进攻金、厦协议十一款，中有清方战船应由荷兰指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享有贸易之自由，不受任何干涉；克复金、厦两岛后，荷兰人必要时得在两岛间择取其一(或其他地点)驻扎军队；联军应驶往台湾，攻下台湾后，清军应将该岛及一切城堡、物件交给荷兰人等。李率泰覆信称：事关重大，不便作答。虽受皇上委派为福建总督，却无权擅作主张，须先禀报皇上，等候御批，尔等也须候旨。然清廷未置可否。〖10〗耿继茂、李率泰等旋调原郑经部投诚诸军，会同荷兰舰队出泉州，提督马得功出同安，施琅、黄梧出漳州，分道进攻金门。荷舰十四艘、清船三百艘与郑经部会战于金门乌沙港。周全斌率船二十艘为前锋，往来奋击，所遇船多被击坏，而荷炮无一打中。马得功因坐舰毁投水死，其亲随精兵三百人皆亡。施、黄、耿、李各以兵船来援，郑经不敌，退守铜山(今东山县)。至是，清军攻占厦门、金门，毁两城，弃其地，收宝货妇女而还。〖11〗

耿继茂等旋将荷兰船只助攻金、厦之情上闻，并称荷

兰另有所图，大非可靠。略言：外夷禀性贪利，察其来意，一则欲取台湾，二则以图通商。目前外夷船只即将驶往台湾，臣等意欲强留，又恐别生事端，故在伊等起航之前，任其逗留，暂未拒绝。〖12〗

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5日）

16 户科给事中吴愈圣条奏：州县因钱粮被参，继经督抚报完开复，部议辄以未经题明，本官任内续完，或接管官续完。其续完银两现贮何处，推敲不已，重叠驳查，难保无奸胥夤缘索诈。嗣后开复各官，如某年参欠钱粮，于某年某月续完，其银系交该司或该府，或发某处兵饷，俱一一开明，该部据疏，即为注销。下部议行。

17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七十八，田地等五百三十四万九千六百七十五顷一十亩，征银二千五百七十九万八千三百六十五两，米豆麦六百一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八石，草二百二十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二束，茶十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万一千八百四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二两，铸钱二亿九千五百七十三万五千三百六十。

18 吴三桂奏缴大将军印。〖13〗

19 “夔东十三家”抗清兵败。以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为首之大顺军余部及王光兴、贺珍等为首之抗清武装活动于夔东一带，号

“夔东十三家”。该地居长江三峡，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进可出两湖、陕、川，退可据险自守，清廷颇以为患。上年（1662）七月，四川总督李国英密疏“楚、郧、秦、蜀处处设防，旷日持久，息肩无期”〖14〗，请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议准。由湖广提督董学礼调总兵三员统兵三万，自湖广进发；陕西提督王一正调总兵二员统兵二万五千，另调河南兵五千，自陕西出；四川由李国英亲率，相期于十二月二十日迫近夔东。

至本年（1663）正月，李国英统兵自夔州（今奉节县）出发，渡大宁河，占大昌县（今大昌镇），贺珍所部降。袁宗第率众拼杀，阵亡及跌崖而死者二千余人。同时，王一正率陕、豫清军攻占竹山、竹溪二县。二月，郝摇旗率部同清军交战于房县赤土坡，大败，于六月弃经营十余年之营寨，入川鄂交界处之吴家垣子同刘体纯部会合。七月，李来亨及刘、郝合三部之众共抗湖广清军，清师全军失利〖15〗，董学礼之军死伤甚多，退至彝陵（今湖北宜昌市）。

八月下旬，刘、李、郝联合袁宗第、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等合兵七部五万之众，乘船抵巫山，试图一举击败四川清军。自二十五日起，双方交战数日。巫山面江背山，易守难攻，七部军用地道、云梯等攻城均未能克。九月七日，李国英开城迎战，七部军阵亡七千余人，刘、李等败退。

清廷增派八旗兵，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率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自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劲旅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师前往湖广。十一月底，西安满兵抵巫山。十二月，八

旗劲旅至房县，向兴山推进。重兵围截之下，“夔东十三家”降者相踵。刘体纯全家自缢而死。郝摇旗、袁宗第等被俘。翌年十月，郝、袁在巫山遇害。〖16〗

2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著成。顺治十年(1653)，宗羲即撰《留书》，内分《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田赋》、《制科》、《将》等八篇，自称“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17〗。然未刊布。十年(1662)，南明永历帝被俘，宗羲知复明无望，求以言救世，将《留书》诸篇加以整理，至是著成是书〖18〗，凡二十一篇，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镇》、《田制》(一二三)、《财计》(一二三)、《胥吏》、《奄宦》(上下)。其自序谓：“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19〗

是书以秦以后主客颠倒，人主擅权独裁，而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0〗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各得自利也！〖21〗又云：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臣僚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22〗。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23〗，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也〖24〗。

其《学校篇》云：学校所以养士，然其意不仅此，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

其《原法篇》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代以下无法，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子孙之不能保，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25〗

是书既成，不胫而走。顾炎武称有此书后“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26〗。全祖望称此书为“经世之文”〖27〗。迨晚清，梁启超称其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将其“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28〗。

〖1〗《清皇室四谱》卷二。

〖2〗《清朝文字狱》83—97页。

〖3〗《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四。

〖4〗《张苍水集》247页。

〖5〗《张苍水集·附录》。

〖6〗《张苍水集·附录》。

〖7〗《胡椒、枪炮及敌对双方之谈判——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1662—1681》。

〖8〗参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耿继茂等题报荷兰船助攻出力并窥伺台湾事本》；《沙澄题报荷兰国夹板船抵闽助攻事本》。

〖9〗原件收入《中华帝国及其海岸，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可纪念事迹》。

〖10〗《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耿继茂等题报荷兰船助攻出力并窥伺台湾事本》；《沙澄题报荷兰国火板船抵闽助攻事本》。

〖11〗原件收入《中华帝国及其海岸，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可纪念事迹》。

〖12〗《台湾外纪》卷六。

〖13〗《庭闻录》卷四。

〖14〗《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

〖15〗《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一。

〖16〗《南明史》1099 页。

〖17〗《留书·卷首》，《题辞》，载《文献》，1985 年 4 期。

〖18〗《明夷待访录》成书时间，梁启超谓于康熙元、二年间（1662、166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萧箑父、许苏民谓于康熙六年（1665）（《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全祖望云："是书成于康熙癸卯"亦即康熙二年（1663）（《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一《跋》）。今从后说。关于"明夷"一词释义，各家亦异，章太炎以其屈事夷人，深讥之。梁启超则谓时顺治帝初逝，光复有日，梨州正欲为代清而设法。钱穆以"亡国遗臣之不能无所待者，正见其处心之愈苦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邓之诚谓是书"本孟子民为贵之义，欲改有明三百年不古不今之制，以救时弊。"（《清初纪事初编》卷二）

〖19〗《明夷待访录·自序》。

〖20〗《明夷待访录·原君》。

〖21〗《明夷待访录·原君》。

〖22〗《明夷待访录·置相》。

〖23〗《明夷待访录·原臣》。

〖24〗《明夷待访录·原君》。

〖25〗《明夷待访录·原法》。

〖26〗《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27〗《鲒埼亭集》卷二二。

〖28〗《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

清通鉴　卷二一

康熙三年　甲辰　公元1664年

正月十一日(2月7日)

1 初，正黄旗副都统穆占奏称其旗下壮丁四百四十名地亩不堪耕种，请更换。得旨：各旗庄地亩不好者、壮丁百名以上者准其迁移。至是，经户部查覆，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蓝各旗壮丁一百名以上地亩不好者共二万六千四百五十名，应将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属州县圈出地亩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晌，按每人五晌分给之，准其迁移。遂遣户部尚书、侍郎及更换地亩各旗之副都统前往办理。

三月二十四日(4月19日)

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甲辰科三鼎甲：状元严我斯，浙江归安（今属湖州市）人；榜眼李元振，河南柘城人；探花秦弘，江南无锡人（今江苏省无锡

市）。至是，赐一甲严我斯、李元振、秦弘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方殿元、邵远平、劳之辨、曹贞吉、曹禾、孙若群等一百九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李霨、户部尚书杜立德、吏部侍郎郝惟讷、内阁学士王清。

3 是月，闽粤再严迁海。清初迁海，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1〗。康熙元年（1662）二月，派科尔坤、介山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二年（1663），再迁其民。至是，“遑遑然以海防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2〗。所迁乃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3〗。郑经既入台，李率泰遂移舟师至铜山，再令各岛屿及沿海百姓尽迁内地。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逢山开沟二丈余深、宽，名为“界沟”。筑墙厚四尺余、高一丈，名为“界墙”。且于高阜处修炮台，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二三十里设大营盘，分兵据守。〖4〗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越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不知几万矣。被迁者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意。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父子夫妻痛哭相弃，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甚或合家饮毒、投河以尽。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5〗

四月初七日(5月2日)

4 辅政大臣鳌拜杀内大臣费扬古等。费扬古先与鳌拜有隙，会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四人同值御前，不敬辅臣，鳌拜等遂以劝幸景山瀛台、擅骑皇帝坐马、用皇帝弓矢射鹿事议罪问斩。又控费扬古守陵怨望，连同其子尼侃、萨哈连俱处绞，房屋家产拨归鳌拜之弟穆里玛。费扬古另一子色黑以不知情免死，后仍发宁古塔。折克图之父鄂莫克图、西住之兄图尔喀、塞尔弼之同祖兄塔达等，俱以明知子弟所犯重大，不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

十一日（5月6日）

5 御史李秀疏言：刑狱出入，生死攸关。在外督抚成招，在内刑部定案，自缳首以上，必敕三法司核拟。此诚明慎用刑之至意也。近见三法司衙门会审，皆勉强趋赴，当其承问时，出论多有参差，及至成招看语，仍然照旧，依样画题。数十年来，未见翻驳一案，出入一囚者，总因法司诸臣，彼此恐招嫌怨，不肯力破情面。嗣后请敕三衙门，各出看语，通列具题，专候睿裁。得旨：三法司议奏。

二十六日(5月21日)

6 定流徙人犯，夫死其妻免流；若有子或无子有仆，仍应流徙；其只有一子尚未离乳者亦免。旋准刑部议，若犯人妻家欲免女流徙，谋死其婿，以谋杀人论；恶棍欲得犯人妻设谋毙其夫，照光棍例立斩；地方官包庇犯人，伪以病故上呈者，发觉后交吏部从重治罪。

7 是月，江南松江人拥故明后裔朱光辅、朱拱起事，进攻松江，兵败。凌迟者八十余人，株连颇众。〖6〗

五月初三日（5月27日）

8 户部议覆御史马大士疏言“欲杜州县私派之弊，宜严上司容隐”条：查州县官征收钱粮，有以完作欠，并加派私征，弊端百出。嗣后司道府厅等官朦隐不报者，督抚题参，将司道府厅官革职。若司道府厅等官具报督抚，而督抚隐匿徇情，不行题参，听科道官指名题参，将督抚降五级调用。越五日，御史黄敬玑疏言钱粮征收之弊：各省催征不得钱粮，于康熙元年（1662）奉旨会议，咨行各督抚查报，迄今二年有余，尚未完结。间有题报者，部臣概以俟各省总题到日再议覆之。臣思钱粮一日不议，利弊一日不清。若必候各省到齐，勿论道路之远近不同；抑且地方之情形各异，有同一款项，而一省当免，一省不当免者，则是原不必候齐也。且该抚奏报之后，久不见部中明示，必有不肖有司，欺小民无知，假称不蠲，敲扑肥己者。即奉恩豁，小民未必得沾实惠。请敕部，凡先到者先议，后到者后议。如因其繁琐不便，或定于季终议奏，其不当免者早为催征，以济军需，使奸猾之民，不得观望延挨，以误国计；其当免者早为蠲豁，以苏民困，使贪婪之官，不得上下欺蒙，以恣中饱。下部知之。

二十日（6月13日）

9 礼科给事中李唐裔疏言：近见科道官竟有终年无一

疏者，倘效尤成风，以建白为多事，以缄默为养高，则亦安赖有此科道哉。查都察院旧有传行建白牌之例，臣衙门升转，亦以建白分内外。嗣后科道官如经年无一疏者，作何处分，庶言职不致久旷。疏入，报闻。

二十二日(6月15日)

10 吏科给事中姚延启疏言：国家设立考满之法，分别差等，外则责之督抚，内则责之各衙门堂官，而总归之吏部、都察院，详核而确议之，可谓尽善。今乃视为虚文，不肯实心任事。在外者，百计弥缝，在内者，依样葫芦，皆由条例不严，人各市恩避怨，莫肯秉公为国之所致也。请敕部院，详定条例，在外考核各官，必将职名全列疏内，有不当者治以营私徇庇之罪。在内复核各官，不得托故规避，有不当者，治以扶同容隐之罪。在外舛误一人至三人者，应作何处分，在内失察一次至三次者，应作何议处。至考满投文之后，恐有子弟亲戚到京，与衙门书办交通关节者，令科道严行缉访，指名纠参。如此则纲纪自肃，人人惟恐犯法，无敢以虚文塞责，而钻营之路绝矣。下部知之。

二十四日（6月17日）

11 钱谦益卒。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自称绛云老人，江苏常熟人。出身名门，幼禀异赋，少年即以文名。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供职翰林院。天启间（1621—1627）魏忠贤等阉党干政，东林党多遭迫害，谦

益名列其中。崇祯初，以“阁讼”案革职回籍〖7〗。以文冠东南，一时“士大夫之尚风节、谈经济者，以及诸生老将，尽归公门”〖8〗，以之为东林党魁、清流领袖。南明弘光朝，谦益以亲阮大铖、马士英，任礼部尚书。顺治二年（1645）五月，弘光覆亡，谦益降清，翌年授礼部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病乞休。旋以山东德州谢陞案入狱，传行贿三十万金得免〖9〗。嗣后致力于反清复明，并以此入狱一年。六年（1649）谦益致密信于其门生瞿式耜，提出“全着、要着、急着”，以规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联络西南之孙可望、东南之郑成功等部会师长江〖10〗。七年（1650），以黄宗羲等敦促，亲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又倾橐中所有，助建反清之师。而“前后死国之臣，必经纪其家，大声疾呼，罔所顾忌”〖11〗。

初，明崇祯十四年（1641），谦益娶江南名妓柳如是为继室，号河东君。清兵南下，如是劝其死节取义，谦益虽未从，然常以辱节自责，呼“要死，要死”者频，如是叱之曰：“公不死于乙酉（1645），而死于今日，晚矣。”〖12〗谦益遂以复明之举赎前愆。顺治十八年（1661），适谦益八十寿辰，其族弟钱君鸿拟征集庆寿诗文，谦益严拒，并言：“今吾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有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13〗弥留之际，黄宗羲、归庄等前往探望，稍慰其怀。至是卒。平生于经史百家、金石文字、版本目录、图书校雠、佛藏道笈无不通晓，而文名尤盛，有“当今李杜”之誉。〖14〗黄宗羲称其“主文章之坛坫者五十年，几与弇州（王世贞）相上

下。”〖15〗阎若璩将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称“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16〗。开清代崇尚宋诗之端。所著除《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钱牧斋尺牍》外，还有《列朝诗集》、《杜诗笺注》、《国初群雄事略》等书。乾隆三十四年（1769）《初学集》、《有学集》等遭禁毁。

谦益既卒，其族人钱朝鼎、钱谦光等谋夺家产。本年六月二十八日，遗孀如是不堪逼勒凌辱，投缳自尽。〖17〗

六月二十九日（7月22日）

12 谕户部等衙门：各项钱粮关系国计民生，必征输起解历年清楚，然后国用有裨，军需不匮，小民无催科之忧，官员免参罚之累。向因直隶各省，自顺治元年（1644）至十七年（1660），拖欠银共二千七百万两有奇，米七百万石，药材十九万斤，绸、绢、布匹等项九万有奇。先曾有旨应作何催征，作何蠲免，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今据奏，河南、湖广等省所欠钱粮有议蠲免者，有仍催征者，此累年积欠钱粮岂尽属小民之故？前者假托催征，贪污官吏科派小民，侵吞入己者甚多。此皆因贪污官吏侵剋挪移撮借，运粮官侵渔，解粮官役自用，盗贼劫夺，火烧水溺等项，拖欠至此。而追征之时，有将人系狱者，亦有实欠在民，虽遇恩诏，未得尽蠲免者。今将此项严催，小民无故派征，现任官空受处分。且以此拖欠钱粮拨给兵丁兵饷，缺额无益，况不肖官役，严加追比，反借端多派小民。今将自顺治元年（1644）以来，十五年（1658）以前，所欠银、米、药材、绸、绢、布匹等项钱

粮悉予蠲免，其先经议处官员人等不议外，现在催征监禁追比各犯之罪，俱著宽释。嗣后贪官奸吏，若将奉旨蠲免款项复借端苛扰派征，加等从重治罪。至直隶各省兵丁自顺治十六年（1659）以来所欠兵饷，俱著找给，嗣后务按期支给，俾兵丁无内顾之忧。

闰六月十九日（8月10日）

13 裁江南随征左、右路及浙江随征总兵官。其标下兵原调自江西、陕西、山西各三千名，均撤回本省。

裁山西兵四千名，直隶兵二千六百名。撤回驻防苏州之八旗汉军官兵。翌日又裁陕西兵二千名。

二十六日(8月17日)

14 初行补授总督、巡抚、通政使、府尹、光禄寺卿时，不分汉军、汉人。至是，定内三院大学士、六部尚书以下，鸿胪寺少卿以上，亦不予分别，一体升转。堂官员缺，每衙门汉军官员只限一名。

七月十八日(9月7日)

15 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将军，统水师征台湾，不克，翌年（1665）归。〖18〗

八月初五日(9月24日)

16 李来亨卒。

李来亨（？—1664），陕西人。大顺军将领李锦养子。李自成死后，随李锦、高一功等联明抗清，转战两湖、川桂等地。李锦死，与一功代统其军，受封临国公。一功旋

遭孙可望截击死，遂率余部据守川东、荆西山区，耕田自给，并与郝摇旗、刘体纯等联合出击，重创清军。号称夔东十三家。后刘体纯死，郝摇旗、袁宗第等被俘，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等降，惟其部坚守湖北兴山县境内之茅麓山。穆里玛、图海督率川楚陕清军十万之众围剿之。邻近数省挽运粮草，“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巘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19〗穆里玛先以兵马强壮，欲取独功，亲统所部攻寨，来亨凭险御敌，清军坠崖落涧，伤亡惨重，镶红旗副都统贺布索、一等阿达哈哈番桑图、穆里玛第三子均被击毙〖20〗。穆里玛乃改行围困之术，命汉军为前阵，满兵督后，分汛连营筑木城扼守，外掘深、宽各八尺之沟，濠外埋设五尺宽之梅花桩（以长五尺、围一尺之圆木，半埋地中，半出地面，桩高二尺五寸，各桩间距五寸，参差排列，状若梅花），以切断李部与外界之联系。双方相持数月，来亨粮尽无援，两次突围均未果，乃大会诸将，各分遣逃散，然后举火焚寨，与妻子亲信等皆投火而死。所部三万人，或死或散，被俘者仅一百五十人。

清军倾十万之众，转输数省，虽胜而心有余悸。后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槤曰：“康熙初，命图文襄公海为督师，同川督李公国英、护军统领穆公里玛率三省兵会剿。诸将军皆于层岩陡壁间，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进，逾年始荡平其巢穴。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21〗

十一月二十日(1665年1月5日)

17 升吏部尚书魏裔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时四大臣辅政，然每论事多争执，鳌拜势益张，裔介以敢言称，调和异同，解纷决疑，多赖其匡补。

十二月初十日（1月25日）

18 刑科给事中杨雍建以星变疏请修省。初，四大臣辅政，诸官奏事见辅臣，皆长跪，雍建以逾礼上言，自后奏事者皆得不跪〖22〗。至是，彗星五十余日不消，人多称之为“含誉吉星”，雍建以为非，乃上疏曰：窃念上天仁爱人君，垂象示警，欲其恐惧修省，力行德政，加惠民生。所以有道之世，虽有异不为灾，非不为灾也，遇灾异而勤修省，则可以化灾致福也。今国家永清大定，边陲悉已静，内地悉已宁，而星象之异，日久未消，此正上天仁爱皇上之心至深至厚，欲皇上已治益求其治，已安益求其安。伏乞皇上清宫斋戒，力图修省，发德音，下诏旨，广求直言，详询利病。有可以惠百姓者，立赐举行，并饬内外文武大小臣工，涤虑洗心，共修职业。有旨称善。

1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三十万一千六百二十四，田地等五百三十五万八千五百九十三顷二十五亩，征银二千五百八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九两，米豆麦六百一十四万四千八百五十七石，草二百二十九万一千一百三十二束，茶十五万八千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万八千一百二十三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四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两，铸钱二亿九千五百九十万九千五百。

20 官生杨光先呈控汤若望邪说惑众案初步审结。光先乃安徽歙县人，字长公，世袭新安卫官。于天算、术数之学颇多涉猎〖23〗，与同郡吴明煊（烜）善。明煊自谓知历，每言汤若望历短。光先闻之大喜，用其言疏攻若望。〖24〗所著《辟邪论》，痛诋汤若望等在华传教士，将耶稣比为汉之黄巾、明之白莲教。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撰《天学传概》予以驳斥。文中有上帝开辟乾坤，东西各国皆为苗裔，中国哲学“与基督教赫赫之光相比”，如萤火之明等语。光先遂撰《不得已》篇，主“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利类思继撰《不得已辩》。本年七月，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疏》，指控汤若望等邪说惑众，于历书之上添印“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且借历法以藏身，窥伺朝廷机密，以澳门为基地，阴谋不轨，危害国家。同时进《摘谬论》、《选择议》二篇，指斥新法十谬及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之误。八月初七日，礼部始审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钦天监监副李祖白、翰林许之渐（《天学传概》序者）、潘尽孝（汤若望义子）、太监许坤（基督教徒，散发《天学传概》者）等，并下令凡外省一切传教士至京受审。至十一月十九日初步审明，在华传教士共二三十名，且有入境许可，澳门聚众几万人之说属无稽之谈，杨光先所控图谋不轨罪不能成立。然光先谓：君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而若望进二百年历，其罪曷可胜诛！〖25〗遂据此将汤若望等革职，除潘尽孝系武职交兵部处治外，俱交刑部议处〖26〗。

21 定铜价每斤银六分五厘。宝泉局定额铜二百四十六

万一千五百三十八斤，如各关税额不够采买者，于芦课内添拨。〖27〗

〖1〗《漫游纪略》。

〖2〗《广东新语》卷二《迁海》。

〖3〗《觚剩》卷七《徙民》。

〖4〗《台湾外纪》卷六。

〖5〗《广东新语》卷二《迁海》。

〖6〗《三冈识略》卷五。

〖7〗会推阁臣时，钱指使瞿式耜等活动，将温体仁、周延儒排斥于外，温、周攻击钱结党营私，崇祯帝当面质讯，谦益终被革职。

〖8〗《钱牧斋先生年谱》。

〖9〗邓之诚认为“贿虽无征，后来谦益与人书，屡言匮乏，贫富先后顿异，未为无因矣。”（《钱牧斋先生年谱》）

〖10〗顾诚以钱谦益为主持长江会师，联络东西两部抗清之核心人物（《南明史》826页）。

〖11〗《塔影园集》卷一。

〖12〗《丹午笔记》。

〖13〗《有学集》卷三九。

〖14〗参见：《同人集》卷三；《三垣笔记·附志》。

〖15〗《思旧录》。

〖16〗《潜丘札记》卷四。

〖17〗《柳如是别传》。

〖18〗《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

〖19〗《永历实录》卷一五。

〖20〗参见：《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里玛传》；《八旗通志》卷一六四《贺布索传》。

〖21〗《啸亭杂录》卷八。

〖22〗《国朝先正事略》卷四。

〖23〗《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

〖24〗《客舍偶闻》。

〖25〗李兰琴《汤若望传》。

〖26〗参见：《清史稿》卷二七二；李兰琴《汤若望传》。

〖27〗《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清通鉴　卷二二

康熙四年　乙巳　公元1665年

正月初七日(2月21日)

1 初，兵部督捕左侍郎马希纳等疏言：臣衙门之设，专以缉获逃人，禁止奸顽。近有奸民结党伙告，恣行吓诈，及至提审，多属子虚。此辈原非实报逃人，止欲藉端吓诈，故首告状内不详写被告人居址姓名。满其欲，则藉为开脱之端，不应其求，则改为嫁祸之地。虽将原告治罪，而被告家产荡然，有死于路毙于狱者。乞敕部，嗣后首告之人带有逃人之主同赴具告者，准咨该督抚严查解部。若并无逃人，取地方官保结咨报，免提案内牵连之人质审。得旨：全将被告干证提来质审，不但牵连多人，且往来提解甚苦，嗣后有首告逃人于某处某家者，将首告之人，拏送地方官，照发去口供，止将窝隐之人，令出质问。若无逃人，而挟仇控告，或牵引妄扳，将诬告之人加等治罪。

至是，谕兵部督捕衙门：向因满洲藉家仆资生，若立法不严，必致尽行逃走，不得已严定窝逃之法，非欲以逃人之故贻害于民也。今闻各地方奸棍结党，诈害报仇，或指逃报部，提审全虚；或指称某家窝逃，审虚复扳别家；或逃档无名，复改易名姓；或自称逃人，解部无人识认；或棍徒在地方犯罪，逃京投旗，希图免罪；或地方官拿获重犯，因诳称逃人，不敢加刑，迁延漏网；或解役与逃人结党，沿途抢掠，肆行无忌；或地方官唆令逃人指扳富室，巧行吓诈。此等株连蔓引，冤及无辜，饿死道途，瘐毙监狱，实属可悯。命议防止之法。

初十日(2月24日)

2 御史季振宜条陈停止考满三疏。一言自行考满以来，内外文武各官相互表功。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钻营奔竞，弊不胜言。且自正月至四月，乃自陈考满之日，一人一疏，以数千计，繁琐不堪，徒增繁扰。一言外官考满，改八法科条，以五等为优劣，数年以来其弊尤甚。即如州县官，由府厅至督抚，经五六衙门考核，各上司岂尽不受贿赂，不徇情面，一凭公道品隲优劣者乎？若层层剥核，州县力不能堪，势必侵欺国帑，刻剥小民，以贿嘱上官，希图越俸升转，相习成风，莫可挽回。请嗣后直隶各省不肖官员只责督抚不时纠劾，其任内无参罚诖误者，吏部照俸升转。一言武职考满，副将以下莫不营谋优等。武官无钱粮可以侵挪，势必扣剋穷兵粮饷。设有意外盗贼，绿旗穷兵，精力消于饥寒，器械罄于典鬻，贻误封疆，不无隐忧，请嗣后凡历俸深、功次多者，兵部按籍升

转，其生事扰民，不修营伍，侵蚀兵饷者，令督提不时纠参。得旨：考满之典，原欲分别贤否，以示劝惩。近因内外文武各衙门考核各官多系优等，劣等甚少，故有旨改为三年汇考。据奏各官徇情钻营等弊，且章奏繁扰，实于劝惩无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旋定嗣后各官升转照例论俸，停止考满。部院官有不称职者堂官题参，各省文武有不称职者督抚题参，自陈皆停止。又议定恢复京察之制，自本年起，每六年一次京察。

十二日（2月26日）

3 谕户部、工部：各省设立关税，原期通商以裕国用，向因钱粮不敷，故定例将抽税溢额者加级纪录，以示鼓励，遂致各差冀邀恩典，因而骚扰地方，困苦商民，殊属不合。嗣后税课俱照定额征收，缺额者处分。溢额者加级纪录之例永行停止。其轮流差遣部员亦应停罢。

二月二十九日（4月14日）

4 彗星两现。以“上天垂象，屡示警戒”，谕内外官恪尽职守，有关国家利弊，各抒己见。

5 是月，洪承畴卒。

洪承畴（1593—1665），字亨九，一字彦演。福建南安人。明万历进士。崇祯时累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山陕豫川湖军务。曾破高迎祥、李自成起义军，俘迎祥，迫自成仅率十八骑败走商洛。十二年（1639）改督蓟辽，十四年（1641）明清松锦之战

中战败，翌年被俘，降清，隶汉军镶黄旗。顺治元年（1644），为秘书院大学士。二年（1645），南明弘光朝覆亡，铸与“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命往驻江宁（今南京），行招抚之事。十年（1653），调弘文院大学士，再调国史院大学士，旋特晋太保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两广、云贵，进剿南明永历政权。十五年（1658）授武英殿大学士。十六年（1659）以目疾乞解任，得旨还京。十八年（1661）致仕。至是卒。予祭葬，谥“文襄”。

初，承畴奉命镇江宁。驻防总管巴山、张大猷奏称：得明监国鲁王封承畴镇国公及其总兵王斌卿致承畴与巡抚土国宝书，有“伏为内应，杀巴、张二将，则江南不足平”等语。顺治帝下诏慰谕承畴曰：朕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坠此小人之计耶？承畴感泣。而实则猜嫌不断。随即诏责其“偏袒其师，擅用职权”。〖1〗吏部审拟削职为民〖2〗，虽未纳，然其旋以母病为由乞休，竟获准〖3〗。承畴晚年遭冷遇。或曰：承畴再出经略，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戡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权〖4〗。孟森曰：“然则承畴之不甚得志于新朝，犹终以天良之微存一线欤？三桂惟恐失兵柄，而揽事向前。承畴惟不忍向前，而甘解兵柄，此可以观稍解儒书之人品，毕竟有殊。”〖5〗

承畴既卒，后人多有评说。周有德云：顺治九年（1652），因楚、粤、滇、黔诸省犹未全开，乃以阁臣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卒至内外统一，彝土咸服。承畴本是汉人，世祖信之独真，任之独专，用之独久，是以数年之内，混一区宇。

承畴实不负先帝，亦承畴实不负经略矣。〖6〗梁章钜称：公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即出驻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后再出楚、粤、滇、黔诸省经略，西南底定，其功亦伟矣。〖7〗赵翼论同。〖8〗

6 吴三桂平水西。时水西土司安坤负固不服，三桂统滇兵由七星关入，令提督李本深统贵州兵由六归河夹攻。安坤率众迎击。三桂受围两月，粮竭援绝。会本深获贼谍知之，乃赴援，围始解，大破敌众于波罗箐，擒安坤。又克乌撒，擒其头目安重圣、安重坤，水西遂平。五月，从吴三桂疏请，于水西改土归流，共设三府，每府置知府、通判、经历、司狱、儒学教授各一员；三府共设推官一员，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三府新名由吴三桂拟定具题。因云南平，并裁兵五千四百名。翌年二月，以安坤故，改比喇为平远府，大方为大定府，水西为黔西府。

三月初二日(4 月 16 日)

7 京师地震。

传教士记载云："一阵地动，摇撼空殿与全城建筑，由地内隆隆发出雷鸣声，城内房屋倒塌者不计其数，甚至城墙也有百处塌陷"。"同时随起劲风一阵，吹扫城市，地上吹起之灰尘遮天蔽日"。"人们俱由屋内逃至街上"，"皇上及太皇太后，所有宫中之妇女、太监及其他大人物，俱皆撤至屋外，露宿于帐篷之中"。"同日还继续发生三次，在以后三日内，每日皆发生一次"。〖9〗

因地震、星变，初五日下大赦诏，并免顺治十八年

（1661）以前拖欠钱粮。同日，因山西省旱灾，三十县之民饥馑至极，诏免顺治十六年（1659）以后拖欠钱粮，蠲免康熙四年（1665）应征钱粮，并发山西仓存米二万六千八百余石、库银六万余两赈之。

初六日又谕各部院官尽职除弊。谕吏部、都察院：应行事务必实心料理速结，不得因循草率，督抚中有不肖昭著者，应即行参处；督抚参劾之贪酷官立即解任究审。谕户部：科道官应将征收钱粮中之火耗、加派、强取等弊不时察参，隔年预征一律停止。谕兵部：整饬驿递，除兵部正式凭证外，不许文武各官擅发私票使用驿站；地方官赴任时，带去家人，及亲戚所送人丁，欲入兵丁数内食粮者，嗣后俱著停止。谕工部：整饬河道，禁官员置船贸易，禁差役骚扰及恶棍横行。

以灾异屡现，刑科给事中杨雍建疏言：治化之未登由于臣职之未尽，比者部臣惟以推诿为卸责，而曾无任事之实心；督抚惟以蒙蔽为养安，而非有澄清之实政。部臣之推诿者，明明本部应议之事，或请咨别部，或请敕督抚，不肯直辞决断，以及一案之处分，因一人口供之未到，而更待另议。一事之行止，因一时文卷之小错，而重复咨查。至于地方利病，民生疾苦所关，惮于厘正，辄云已经臣部题定在案，无庸再议，曾未肯虚公酌议，揆利害得失之大，而建白施行。如此，则一二吏胥执定例以驳之足矣，臣不知满汉堂官所司为何事耶？督抚之蒙蔽者，民苦于差徭、额外之私征，所在多有，而未闻建长策以除积困。吏横于贪暴，有司之掊克，比比皆然，不过摘小罪以引轻条。向日行考满之法，则题报者皆称职，而曾无三等以下之官。

平时上参劾之章，则特纠者止州县一二有司，不及藩臬道府之吏。臣恐徇情容隐，在所不免，惟以关通党庇为事，而民生之至计，漠不经心。请严敕内外大小臣工，力图称职，如有仍前推诿蒙蔽持禄苟容者，立赐罢斥，以儆闒冗卑庸之习。疏入，报闻。

十三日(4月27日)

8 工部尚书傅维麟疏请：嗣后灾几分即免几分。凡遇灾伤，督抚即派廉能官员查勘，并册结一同入奏，俾官吏不能作弊。下部议。

9 是月，汤若望案审结。先是，刑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定西洋新法有谬，谓天祐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杜如预、杨弘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皆凌迟，犯官之子及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立斩，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及各省传教士皆杖百拘禁或流充〖10〗。旋因大赦诏，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及太监许坤获释。

至是，谕以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弘量为永陵、福陵、昭陵、孝陵看定风水，一并免罪释放。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俱著即处斩，其干连族人俱鞭责、流徙〖11〗。继授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光先以“攻罢异端，为邪党所忌，潜伏杀机，恐遭陷害”为由，力辞不允。八月复授其为钦天监监正〖12〗。

或曰，杨光先为致汤若望于死地，行贿四十万买通办案人员，故有重处。而汤等获救，除因地震大赦外，更得太皇太后过问之由。〖13〗

四月十四日(5月28日)

10 命运河有关督抚及沿河各官严察拿究冒称钦差之恶棍。

二十二日(6月5日)

11 从广东总督卢崇峻疏请，于广东省边界之香山县（今中山市）、广海卫、大鹏所、海门所、平海所设出海口，以便官兵运粮。海口处由官兵防守，验票放行。如有借此在海贸易、通贼妄行，地方保甲隐匿不首者，照例处绞，守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谋论斩，不知情者仍从重治罪。

五月二十二日(7月4日)

12 裁并各省督抚。湖广、四川、福建、浙江四省仍各留总督一员，贵州总督裁并云南，广西总督裁并广东，江西总督裁并江南，山西总督裁并陕西，直隶、山东、河南设一总督管三省事。裁凤阳、宁夏、南赣巡抚。旋又议定，广东广西总督驻肇庆府，江南江西总督驻江宁府，直隶山东河南总督驻大名府，山西陕西总督驻西安府。翌年（1666）二月，因总督裁并，省城要地不可无重兵弹压，改五省提督驻地。直隶提督改驻河间府，后以总督朱昌祚疏请，免直隶督抚标兵换驻，止换统辖之员。山东提督移驻济南府，河南提督移驻开封府，山西提督移驻太原府，江西提督移驻南昌府。贵州提督驻地由吴三桂确议。又从兵部议，前

江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督，标兵各三千名，今江南、江西总督，广东、广西总督，云南、贵州总督，应各仍旧标兵三千，分立三营。陕西总督因兼管山西，标兵增为四千名，立五营。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标下，设兵四千名，分立五营。其江西、山西、山东、河南、广西、贵州六省督标下副将参游守等员缺俱裁去。

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

13 初，广东总督卢崇峻疏言：异端僧道，惑世耗民，请敕地方官勒令还俗，使其开垦新荒，可增朝廷粟米之供，昭户口生聚之盛。至是从户部议，各省僧道给予度牒应照前额定数，每府四十人，每州三十人，每县二十人。今后凡无度牒为僧道及男女聚会者，该地方官严行查拿。有怠玩者，一并治罪。

七月初三日（8月13日）

14 从御史田六善疏言，以铨部条例太繁，有同一事而处分各异者，敕吏部厘定画一成规，以杜吏胥之弊。

八月十六日（9月24日）

15 初，顺治五年（1648）九月，有旨纂修《明史》，因缺明天启甲子（1624）丁卯（1627）两年实录及戊辰（1628）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至是，因未行查送，命礼部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查送。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员详查。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

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九月初八日(10月16日)

16 太皇太后于本年七月为康熙帝选定四辅臣之一索尼之女孙、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之女何舍里氏，行纳聘礼。至是,行大婚礼，册封何舍里氏为皇后。初十日以礼成颁诏全国。旋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问安。十月初，康熙帝首次赴南苑行围。

二十六日(11月3日)

17 以近来各处收税官吏巧立名目，另立戥秤，恣意多索；或指称漏税，挟诈过往商民；或将民间日用琐细之物及衣服等原不抽税者，亦违例收税；或商人已经报税，仍不令过关，故意迟延勒害，种种弊端，违法害民，谕户、工两部严察禁止。

十月十七日（11月23日）

18 御史顾如华疏言：伏读上谕礼部，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明史。查明史旧有刊本，尚非钦定之书。且天启以后，文籍残毁，苟非广搜稗史，何以考订无遗？如《三朝要典》、《樵史》、《两朝崇信录》、《颂天胪笔》，及世族大家之记录，高年逸叟之传闻，俱宜采访，以备考订。至于开设史局，尤宜择词臣博雅者，兼广征海内弘通之士，同事纂辑，然后上之满汉总裁，以决去取。纂成全书，进呈御览，以成一代信史。章下所司。

十月二十七日（12月3日）

19 御史李宗孔疏言：考满可停，而劝惩大典不可不行。查现行事例，惟重缉逃人、完旧欠两事。天下之大，有逃欠者十不及一，彼无逃无欠地方官，虽有操守才干，不为表扬，为民牧者，孰肯洁己自振乎？至参奏止将衰老微员塞责，上谕已极严明，诸臣未见仰体，请敕各省督抚据实举劾。清勤实著者，亟为荐举，以示风励；贪恶败类者，即为纠参，以警无良。庶考满虽停，而朝廷赏罚仍严，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下部议。

十一月初七日（12月13日）

20 吏部议覆御史田六善“留任事多难行，请严处分之法”一疏：查外吏升转，俱历俸数年，无钱粮盗贼等案，始准升补，至补之后，报有未完钱粮盗贼等案者，多系择缺规避。盖升补之缺，本官虽在远方，不出两月，必从邸报得知。请嗣后官员于升补后，报钱粮盗贼等案者，必开明月日。如将两月前事隐匿不报，升后方报者，即以规避例革职。其邸报未到时所起之案，或邸报到后忽起之案，该员仍留原任，勒限一年完结，将顶补伊缺新官撤回，所升之缺另补。若完，仍令解任。候前所得之缺出，方行补用。限内不能完，照例以原任降三级调用。丁忧官员有未完钱粮盗贼等案，限三月完结，以原官准其丁忧；逾限不完，照原任降三级调用，准其丁忧，未完事件，责令新官督结。其告老告病官员，有未完钱粮盗贼等案，亦勒令三月完结。如逾限不能完结，降顶戴三级，系钱粮照分数追银，其事件责令新官督结。其从前升任官员，因钱粮盗贼

等案留原任，今已经题报全完者，应令赴部改补。至于升授之官，吏部照例详查伊任内无亏欠钱粮，督缉盗案者，始行升转，自不至有侥幸升迁之弊。应通行直隶各省督抚遵行。得旨：官员升补后，报有钱粮盗案，不必以两月得知邸报立限，升补之前所起钱粮等案，两月以内者，仍留任，限一年督结；两月以外者，即照规避例处分。至于升补后所起之案，未经交代新官自应本官督结，不必另行定例。丁忧官员未完钱粮盗贼等案，著即在任守制完结。如服未满，事件完结，该督抚题明补缺后，仍令回籍丁忧。老病官员未完等案，不必勒限及照分数追银，著即革职，其未完事件责令新官完结。余如议行。

二十五日(12月31日)

21 定外省流遣人犯期限。以部文到该省之日计限一月即行起解，三千里限二月，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二千里限四十日。军犯限日行五十里。如犯人因追赃甚多限内不能追完者，该督抚先行题明。如地方官违限迟延，解役限内不能解到，由督抚题参治罪。

十二月初一日(1666年1月5日)

22 以督抚收受州县官馈送礼物视为常例，而州县官俱派自民间，以致百姓困穷，特降谕曰：如再不改此弊端，督抚由科道官查访纠参，司道以下官由督抚纠参。如督抚徇庇，事觉一并从重治罪。

初八日（1月12日）

23 传令各省隐姓埋名之朱氏后裔归籍安生。谕礼部：

本朝定鼎以来，故明朱氏宗族归顺，有官品者给与房地奴仆俸禄恩养；无官品者，俱照民人归农，令其得所。其故明各帝陵墓，世祖章皇帝有旨，设人看守，以时祭祀不绝，此皆昭示恩养宽仁之意。近有朱氏无知之徒，改易姓名，隐藏逃避，致生事端，被人讦告，既累本身，又负国家恩养。尔部行文直隶各省督抚，刊示晓谕，如朱氏宗族，改易姓名，隐藏逃避者，俱令回籍，各安生理，勿前疑惧。

十三日（1月28日）

24 溧阳民人顾起龙掘地得玉玺，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进呈于官，两江总督郎廷佐遣官赍进，命贮内府。

25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三十一万二千一百一十八，田地等五百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三十七顷五十四亩，征银二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五两，米豆麦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草二百二十九万四千五百六十三束，茶十五万八千一百四十七引，行盐四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三两，铸钱二亿九千八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

26 裁六科官员。原设满汉都给事中各一员，满汉左右给事中各一员，给事中二员，至是只留满汉给事中各一员。〖14〗

〖1〗《清史文献志》，引自《洪业——清朝开国史》。

〖2〗《清史文献志》，引自《洪业——清朝开国史》。

〖3〗《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28 页。

〖4〗《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

〖5〗《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洪承畴奏文册汇辑跋》。

〖6〗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载《明清档案论文集》。

〖7〗《归田琐记》卷四《洪文襄公》。

〖8〗《簪曝杂记》卷二《洪经略行状》。

〖9〗《汤若望传》。

〖1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四；《汤若望传》。

〖11〗《汤若望传》；《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四五。

〖12〗参见：《通商始末记》卷二；《畴人传》卷三六。

〖13〗《汤若望传》155 页。

〖14〗《清朝通典》2177 页。

清通鉴　卷二三

康熙五年　丙午　公元1666年

正月十五日(2月18日)

旗换地之争起。先是，八旗所圈土地按左右翼次序分给，因睿亲王多尔衮故，将应给镶黄旗之永平一带（今河北省卢龙县）给与正白旗，而给镶黄旗地于右翼之末保定府、河间府及涿州等处。至是，辅臣鳌拜立意更换，欲以蓟州（今天津市蓟县）、遵化、迁安诸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

文移户部，尚书苏纳海(隶正白旗)等奏：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1664）奉旨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疏入，鳌拜称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以闻。同时矫旨遣贝子温齐履勘。

寻议政王大臣等议覆，以沙压水淹地有十五万四千晌未经踏勘，难以悬议，应遣官前往踏勘明白造册再议。鳌

拜等称旨：以踏勘地亩事关重大，命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户部满汉尚书及满洲侍郎一员，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满洲左副都御史一员，六科给事中每科一员，前往勘查。

二十六日(3月1日)

2 李率泰卒。

李率泰（？—1666），初名延龄，汉军正蓝旗人，李永芳次子。年十二入侍禁廷，太祖努尔哈赤赐今名，年十六以宗室女妻之。太宗皇太极时从征察哈尔、朝鲜、锦州有功。顺治元年（1644）随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大顺军。而后随多铎西征南下，破大顺军于潼关，克扬州，下江宁（今南京），徇苏州、松江，破江阴。又随端重亲王博洛下杭州，定福建。官刑部侍郎兼副都统。八年（1651），调吏部侍郎。旋拜弘文院大学士。十年（1653），总督两广。十三年（1656）移督闽浙。屡败郑成功，八闽悉平。又请增设水师，招抚郑经部众，皆有成效。至是卒。遗疏言："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第将众兵繁，撤之骤，易致惊疑，迟又恐贻患。今当安反侧之心，后须防难制之势。红毛(指荷兰)夹板船虽已回国，然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又言迁海之民尽失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稍苏残喘。康熙帝优诏褒恤，赠兵部尚书，谥"忠襄"。〖1〗

二月十四日（3月19日）

3 吏部议覆广西巡抚金光祖疏：庆远知府李学礼，父母就养任所，相继病故，自请扶榇归旗，照汉官例守制二

十七月。查定例，汉军文官外任者，父母在京物故，准回旗守制六月；其卒于任所者，守制一月，即起视事。李学礼所请应不允行。得旨：汉军官员父母至任所物故者，如不允离任守制，则返榇无期，难以寄厝外省。李学礼著离任守制，嗣后汉军俱照此例行。且孝道至重，三年之丧，内外臣民共之，独将满洲汉军官限以月日者，特因任内职事不宜迟误，故定此制，原未禁其在家守制三年也。

三月二十九日（5月2日）

4 温齐等覆奏查勘八旗地亩事，称镶黄旗地尤为不堪，其余各旗有一半可耕者，亦间有过半不堪与全不堪者。辅臣等称旨云：如换给地亩，别旗已立界截圈，不便更易，惟永平府周围地亩未经圈出，应令镶黄旗移住。且世祖章皇帝旨亦云，凡事俱遵太祖太宗例行。今思庄田房屋应照翼给与，将镶黄旗移于左翼，仍从头挨次拨给。至各旗不堪地亩作何分别，圈占之地作何补还，镶黄旗移出旧地作何料理，著户部一并酌议。

5 河南道御史施维翰疏言：钱粮考成，责在州县。近闻各省多委府佐协征，或驻郡城，或临外邑，差票拘提，与州县一同行事。所莅地方，铺设公署，备办供给，不免扰民。更有不肖者，生事需索，重加火耗，又或指称公费，计里坐派，纵容胥役横肆诛求，其弊难以枚举。请嗣后各省钱粮，专责州县，如有逋欠，即照例参处。不许委官协催，庶职掌可专，扰害可杜，而民力少宽。下部议行。

6 是月，廷议严禁抢夺妇女、拐骗儿童。

四月初九日（5月12日）

7 户部以换地事两议请旨。一议镶黄旗近圈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四县之地，毋庸拨换外，其在右翼之涿州、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等处地，应照旧例从头挨次拨换。将正白旗通州、三河迤东大路北边至丰润县地，永平府周围留剩地，拨给镶黄旗。如不敷，将遵化至永平路北夹空民地圈给。其正白旗所撤通州迤东之地，亦应于永平周围地内拨补，如不敷，将路北夹空民地、滦州、乐亭县民地圈给。至二旗包衣佐领下壮丁，应否迁移，伏俟上裁。再六旗地亩内除一半可耕一半不堪者不准拨换外，其过半不堪与全不堪者，应将各旗圈内空地，或退回地亩，酌量拨换，俱俟秋成后差员丈量分拨。一议镶黄旗既有顺义等四县地，应将所移涿州壮丁，即于顺义等处民地圈给。其河间等七县所移壮丁，应将正白旗蓟州、遵化州地拨给，不敷，将夹空民地圈给。其通州、三河、玉田、丰润等处地仍留正白旗。奏入，鳌拜称旨，命依后议。其前议将正白旗通州迤东大路北边给与镶黄旗，南边留与正白旗之处，俟秋收后差员将正白旗满洲地、投充人地、皇庄地，丈量明白，取具实数，酌议分拨。余俱俟镶黄旗迁移事竣，具题请旨。

四月初十日（5月13日）

8 从直隶巡抚王登联疏请，直隶各省征收关税条例刊刻木榜，竖立关口并商贾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照额征收。或例内有加增之数，亦明白注出，以杜吏役滥征之弊。如有不肖官吏于定额之外，私行滥收者，令该督抚不时查

察，据实题参，依律治罪。

十七日（5月20日）

9 漕运总督林起龙疏言：国家每年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以实天庾。近见粮艘北行，阻闸阻浅，处处见告。窃以为欲申速漕之令，宜先清济漕之源。查济宁至临清四百余里，地势虽系建瓴，而东平济、汶之间，有安山、马踏、南旺、蜀山、马场等湖，皆自故明万历年间筑堤插柳，蓄水济运，又各湖高下相承之地筑有束湖子堤，名为水柜，以资蓄泄，又东平、汶上、平阴、肥城、宁阳、泰安、莱芜、新泰、滋阳、邹县、曲阜、泗水、济宁、鱼台、滕县、峄县等处有二百五十余泉，为之接济，俱载《河防一览》。年来近湖泉之地，多被土豪兼并，或阻水渠，而不使之入，或决河岸，而阴使之出，以致湖泉之水不能济漕而灌田，水柜日减，泉源日塞，止凭一线河流，安得不致浅阻。请敕河道总督，躬亲踏勘，查照《河防一览》所载旧迹，诸湖曾否收水，水柜果否成田，柜闸有无堵塞，子堤曾否修筑，斗门是否填闭，堤岸有无废缺，诸泉果否开浚，务期浚泉清湖，深通河道，不惟可济目前之运，更可以裕千百年之利。下部议行。

五月初五日(6月7日)

10 定外任官自京带家属赴任，计程五千里以外者给与粮单，不足五千里者不给；所带家口、马匹数，总督各为一百，提督各九十，总兵官各七十，巡抚家口九十，不管军务者带马三十。外任升转者仍照例不给粮单。

十三日（6月15日）

11 从科臣硕穆科疏言，嗣后各衙门起送年满吏员，应给与印信执照，开明年貌籍贯，并充役咨部日期，付本人收执，于画凭领凭之日，送部科查验，以杜顶冒之弊。

二十六日(6月28日)

12 以定南王孔有德婿孙延龄为广西将军，自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移驻桂林府，接统原定南王部属。延龄，辽东人，隶汉军正红旗，崇德七年（1642）生。其父旧隶孔有德部，顺治九年（1652）战死。十二年（1655）延龄袭父职。十五年（1658）奉太后命，娶有德女孔四贞为妻〖2〗。四贞旋受命掌定南王事，在京开军府，遥制广西军。康熙三年（1664），以延龄功臣婿，命为将军，出镇衡州。〖3〗

七月十五日（8月15日）

13 以各省协饷不至，数月未发兵饷具奏者甚多，谕户部：或系尔部不拨实在钱粮，将杂项抵拨，以致请报往返徒费时日；或系地方官借称协解未齐，以致迟延，俱未可知。嗣后拨饷时，务拨实在款项，严定限期解送。或因别故，将别项钱粮协解，该督抚速行题报，其违限及借端推诿者，作何处分，尔部详确议奏。旋议定：凡迟误兵饷者，督抚降二级留任，布政使降三级调用，以下经管官革职。

14 汤若望卒。

汤若望（1592—1666），字道未，德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来华。崇祯三年（1630），以徐光启荐，赴北京历局译书修历，成《崇祯

历书》。顺治元年（1644），进献浑天仪、太阳象限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翌年（1645）为钦天监正。累加太仆寺卿、太常寺卿，所编《西洋新法历书》（即《时宪历》）颁行天下。七年（1650），建北京首座天主教堂（南堂）。十年（1653），赐号通玄（微）教师，加通政使衔。深得孝庄文皇后敬重，顺治帝称为“法玛”（满语祖父之意）。康熙三年（1664）陷杨光先所构“历狱”。上年（1665）获释，遂出馆所(天主教西堂)。著有《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汤若望回忆录》等。至是卒于京师，享年七十四岁〖4〗。

八月初一日(8 月 30 日)

15 刑科给事中张维赤疏请康熙帝亲政，云：世祖章皇帝于顺治八年（1651）亲政，时年十四岁，今皇上即位六年，年龄相符，乞择吉亲政。疏入，报闻。

16 是月，范文程卒。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嶽，辽东沈阳人。后隶汉军镶黄旗。明生员，居抚顺所。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下抚顺，归附之，且从伐明。皇太极即位，召直文馆。复从伐明。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参与机密，皇太极视为心膂。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百制草创，多用其议：禁杀掳，严军纪，为明崇祯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更定律令，广开言路，以明万历赋役额为准免明末加派等。以功赐号“巴克什”。二年（1645）以上心

得则民心得，请行科举。九年（1652）授议政大臣，监修《太宗实录》。十一年（1654）进太傅兼太子太师，致仕。至是卒，享年七十岁。予祭葬，谥“文肃”。

九月初三日（9月30日）

17 从兵部议，广东既有平南王，其将军王国光及所属官兵令撤回京师。又协镇将军沈永忠，因病解任，所属官兵令伊弟续顺公沈永兴管辖，驻扎潮州，其应行事件令二副都统协同料理，如领兵征剿亦令副都统等率领酌行。

二十五日（10月22日）

18 从礼科给事中刘如汉疏请，禁止直隶各省督抚纵放衙役家人在外诈害官民、索取财物。发觉日督抚并大小各官均照失察例革职。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7日）

19 从漕运总督林起龙请，苏、松、常、嘉、湖五府白粮折征每石二两，民力不堪，今后改征本色。

二十四日(11月20日)

20 以云贵二省武职员缺经兵部推升后，本人尚未到任，而平西王吴三桂又另题有人，以致部推之官中途折返，似属苦累，从兵部题，今后照吏部例，二省武职悉听该藩题补，如无可补之人，由该藩题明，兵部再行推升。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8日）

21 以原贵州总督杨茂勋为河道总督。

杨茂勋，汉军镶红旗人。顺治七年（1650），以通满汉文艺应选，授太仆寺副理事。后任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吏部右侍郎、署河道总督、湖广巡抚职。十八年（1661）擢贵州总督。〖5〗

十二月十五日（1667年1月9日）

22 左都御史王熙疏言：藩臬两司总理一省钱谷刑名，守巡各道，分莅各府州县，任亦甚重，必廉能敏练，始克胜任。其贪秽暴酷者固大为民害，即闒冗衰庸病废者亦足以贻误地方。乃近年督抚纠劾所属官员，不过府佐县令杂职末员而已，此皆因藩臬二官，地近情亲，而监司郡守弥缝使巧，故督抚瞻顾情面。上年（1665）十一月奉有直隶各省督抚参奏严旨，至今已经一载，而参劾大吏者，仍复寥寥，皆因未定处分之例，故督抚因循姑息自若。乞敕部定议，嗣后督抚所属藩臬道府等官，如有贪酷衰病者，不时参奏，倘仍前故习，将督抚严议定例，庶不敢自蹈徇庇之愆。下部议。

二十日（1月14日）

23 鳌拜矫诏杀大学士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苏纳海（？—1667），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间由王府护卫累擢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康熙初为国史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王登联（？—1667），字捷轩，汉军镶红旗人。顺治贡生，历任郑州知州、济南道、顺天府丞、大理寺卿等职，十七年（1660）升任直隶巡抚，翌年兼理原顺天巡抚事，加兵部尚书衔。朱昌祚（？—1667），字云门，汉军镶白旗人。初为宗人府启心郎，顺治十八年

（1661）授浙江巡抚。康熙三年（1664）擢福建总督，以丁忧未任。四年（1665）特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

上年（1665）换地之议起，朝野震动，鳌拜决意行之，责成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人办理。昌祚于蓟州野外露处帐房，督率僚属会同户部官员及旗下章京，自城濠边起逐一圈丈。士绅百姓每日环门哀求，一字一泪〖6〗。昌祚忧心如焚，且虑正白旗迁出之十一万晌土地，远不足镶黄旗所需二十万晌之数，势必圈占民田，激起混乱，遂于十一月二十日上疏请停换地，略谓直省州县田地之瘠薄膏腴，赋税之上、中、下则，原自异同，岂能尽美？今令两旗更正地土，原欲其彼此均安。但臣见现在行圈地亩，皆哓哓有词，大概以瘠易腴者，则缄默不言；而以腴易瘠者，不免观望嗟吁，皆不乐有此举。虽勉强拨给，难免其异日不出而申诉，重烦睿虑。臣思安土重迁，人之至愿。两旗分得旧处庄地，二十年来相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坟墓在焉。一旦更易，不能互相移徙；且值此隆冬，各旗率领所属，沿村栖安，守候日久，穷苦者橐粮已尽，冻馁可悯。又附近百姓，闻朝廷此举，所在惊惶。且据士民环门哀吁，有谓州县熟地皆已圈丈出无余。今之夹空地土，皆系所遗洼中，经垦辟成熟，当差办税者；有谓地在关厢，大路镇店所居民皆承应运送皇陵物料，并垫道修桥及一切公差徭役者；有谓被圈地之家，即令他往，无从投奔者；有谓时值冬令，扶老携幼，远徙他乡，恐地方疑为逃人，不容栖止者；有谓祖宗骸骨，父母丘垅，不忍抛弃者。民隐如此，曷敢壅蔽不以实闻？又遍察蓟州及遵化等应换州县，一闻圈丈，自本年秋收之后，周遭四五

百里尽抛弃不耕。今冬二麦全未播种，明年夏尽，安得有秋？且时已仲冬，计丈量事竣，难以定期；明春东作，必又失时，而秋收亦将无望。京东各州县，合计旗与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资生，岂无铤而走险者？地方滋事，尤臣责任所关。不敢畏忌越分，不以实闻。伏乞断自宸衷，毅然停止。〖7〗巡抚王登联亦上疏极言换地不便，略云：圈换田地，正值大小二麦垦种之时。臣同部臣东往丰润、滦州诸处，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换者半犁未下。恐明岁春夏青黄不接，无从得食。此旗人与百姓并困之情形也。臣同各旗副都统至玉田县相度，甫施一圈，而旗下官丁咸谓此非山冈石积，即沙淤盐卤，不肯承受。又有旧圈内房屋多而今圈内房屋少者，有此地内房屋可居而彼地内房屋破坏者。一经移换，则舍旧谋新，薪粮必多耗费，器具亦有损伤。此旗下官丁相持不决之情形也。至百姓情形，更有难于见闻者。自圈地之令一传，知旧业难守，有米粮者已粜卖矣，无积蓄者将转徙矣。妇子老幼，环泣马前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圈丈固所宜然，但拨补不知何处。目前霜雪载途，惧填沟壑，将往奔他境，而逃人令严，谁容栖止？仍就集本土，而人稠地窄，难以赁居。"又有谓"丁地相依，地去而丁不除，赋免而徭尚在，糊口无资，必亏课额"者。臣往来玉田、丰润，递呈士民不下千百。又谓：自顺治三、四年（1666、1665），两次大圈，地土虽拨，城关集镇奉旨悉留。今若概行圈换，百姓必致散亡。若皇差陵工运石载料，谁为填筑、搭桥、修路、挽拽之夫？朝贡使臣，谁任奔走供应之事？所关似亦非小。失循制易地，非臣所敢

臆测，但目击情形，不敢壅于上闻。乞敕部臣从长酌议，俾两旗各安旧业，畿东亿万百姓俱免播迁。幸甚！〖8〗

疏入，鳌拜等称旨：总督巡抚俱各有专任职掌，这地土事，但应照所委料理。将已定之事越行干预，纷更具奏，事属重大，著吏兵二部会同议处具奏。鳌拜又称旨谕吏、兵部：镶黄旗户部官员、旗下官员差去换地，俱已回来。户部尚书苏纳海等带如许官员，一月有余尚未给地。官员擅自回来何不奏明？尔二部速差人去，将镶黄旗换地副都统三员禁守，尚书苏纳海拏来禁守，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拏来，尔二部议奏。圈换地土事情著侍郎巴格前去。十二月十四日，吏、兵二部议覆：大学士管户部尚书事苏纳海系专差圈换地土之大臣，乃不分遣章京等速行办理，故称屯地难以丈量，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俱不指名题奏。又因督抚等题疏，请停圈换，观望迟误，不尽心于奉旨责成之事，应革职，交刑部议。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将奉旨已定之事不钦遵办理，妄行纷更具题，亦应革职，交刑部议。郎中鄂莫惠等俱降四级调用，副都统巴喀、喇哈、祖良栋系领地大臣，见苏纳海给地迟误，不催令速给，俱降三级留任。阿思哈尼哈番达赖等擅自回京，俱罚俸一年。不许丈量屯地之笔帖式、拨什库等交刑部议处。辅臣等称旨：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俱革职，鄂莫惠等俱降一级留任，旗下各章京，俱免罚，余依议。

至是，经刑部议，苏纳海拨地迟误，朱昌祚、王登联纷更妄奏，事属重大。以律无正条，拟将三人鞭百，除伊妾外籍没家产，照兵丁留给财产。康熙帝知鳌拜必欲置三

人于死地，特召四辅臣询问。鳌拜、索尼、遏必隆坚持置之重典，苏克萨哈缄默不言。康熙帝未允，而鳌拜等擅自矫旨：苏纳海若有异议即应陈奏，既奉差拨地，种种奸巧，不愿迁移，迟延藐旨。朱昌祚、王登联身为总督巡抚，各有专任职掌，拨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将奏疏与苏纳海看，且疏内不止言民间困苦，将旗下不愿迁移之处一并具题，情罪俱属重大，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俱著即处绞，其家产免籍没，余依议。

朱昌祚等三人刚直不阿，行刑之日旗民哀之〖9〗。时人撰“乌哀鸣”之诗二十首，以“泰岱之阴，大海之滨，星霜烈烈，乃钟灵钧”之句吊祭〖10〗。

寻鳌拜等以原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系苏纳海族人，追论其罪。因彼已故，革其官职，撤其属人。旋从奉差拨地侍郎巴格等疏言，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应得地二十万三千响，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出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将延庆州民地拨补。正白旗迁移壮丁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一名，应得地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响，将玉田、丰润二处民地、多出地、开垦地、投充汉人地及永平等处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拨。

24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三十五万三千一百三十四，田地等五百三十九万五千二百六十二顷三十六亩，征银二千五百八十三万八百四十二两，米豆麦六百一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七石二斗，草二百三十万二千七百六十束，茶十六万五千六百八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二万九千一百

四十七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五万八百八十六两。铸钱二亿九千五百八十七万九千八百。

25 命京城营官及地方有司应及时将无业游民及来历不明之人解回原籍，以清离乡逃避差役之弊。〖11〗

〖1〗《清史稿》卷二七三《李率泰传》。

〖2〗孔四贞与孙延龄成婚时间，孟森据《续编绥寇纪略》，定为顺治十八年（1661）世祖崩后（《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孔四贞事考》）。吴伯娅据《四王合传·定南王孔传》中“四贞年十六，太后为择佳婿”推算，定为顺治十五年（1658）前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卷七）。今从后说。

〖3〗《丹午笔记》，《孙延龄》。

〖4〗《汤若望传》。

〖5〗《满洲名臣传》卷二二《杨茂勋列传》。

〖6〗《八旗通志》卷一八九《朱昌祚传》。

〖7〗《满洲名臣传》卷二十。

〖8〗《满洲名臣传》卷二一。

〖9〗《八旗通志》卷一八九《朱昌祚传》。

〖10〗《高唐州志》卷五《人物》。

〖11〗《清会典事例》卷七五二。

清通鉴　卷二四

康熙六年　丁未　公元1667年

正月初十日（2月2日）

1 从御史钱延宅疏请，嗣后被灾州县卫所，凡奉蠲钱粮，有已征在官，不准抵次年者；有未征在官，不与扣除蠲免，一概混比侵吞者。或于督抚具题之时，先停征十分之三，及部覆之后，题定蠲免分数，不将告示通行晓谕者；或止称蠲起运，不蠲存留，使小民仅沾其半者；或于由单内扣除，而所扣不及蠲额者，州县各官，俱以违旨侵欺论罪。如上司不行稽察，道府俱降三级调用，督抚、布政司俱降一级调用，如该管上司察出不行纠参，被科道察纠、旁人首告，俱照徇庇例议处。以杜被灾地方州县官蒙上剥下之弊。

十四日(2月6日)

2 封福全为和硕裕亲王。福全，康熙帝之兄。初，福

全偕弟请父安，顺治帝问其志向，福全以“愿为贤王”对。时玄烨六岁，答以“愿效法父皇”〔1〕。两年后玄烨即皇位。至是，福全封亲王，时年十四岁。

二月二十二日(3月16日)

3 以辅国公领侍卫内大臣班布尔善为内秘书院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内弘文院大学士。班布尔善为太祖努尔哈赤之曾孙、辅国公塔拜之子，初封三等奉国将军，累进辅国公。时鳌拜专权，班布尔善谄事之，遂有是命。〔2〕图海先于顺治十年（1653）任弘文院大学士，充议政大臣，十六年（1659）因刑部案革职籍没，后以顺治帝遗命，授正黄旗满洲都统。

二十八日(3月22日)

4 定各部院品级仍按顺治十四年（1657）以前例。满员尚书、左都御史为一品，左右侍郎、通政使、大理寺卿为二品，太仆寺卿、光禄寺卿、左通政、大理寺少卿、鸿胪寺卿、宗人府启心郎、钦天监正为三品，国子监祭酒、太仆寺少卿等为四品，国子监司业、都察院都事为五品，内院典籍、都察院经历等为六品，国子监丞、助教为七品。都察院满洲监察御史十二员，三品、四品各六员。汉员侍郎、学士为二品，右通政、大理寺少卿、侍读学士、各部郎中为三品，光禄寺少卿、监察御史、各部员外郎等为四品，各部主事、大理寺寺正、评事等为五品，内院典籍、太常寺博士为六品。

三月初七日(3 月 30 日)

5 先是，以国家政务，委任庶官，必内外大小臣工，咸得其人，乃可共襄治理，谕吏部、兵部、都察院：今岁举行京察、大计、军政，以励官方。至是京察，吏部尚书明安达礼、礼部尚书祁彻白原品解任；礼部尚书梁清标、刑部左侍郎石申革职；刑部左侍郎勒德洪随旗行走；工部尚书叶成额、户部右侍郎巴格、兵部左侍郎石图、右侍郎图尔泰、工部右侍郎杭艾、内弘文院学士王之科降三级，随旗行走；左副都御史硕博公降二级随旗行走；大理寺卿折库纳降四级随旗行走。

旋以京察事竣，谕部院官云：国家庶政，皆藉群工共襄治理，顷者京察，留任及升补部院各官，俱以贤能简用，理应殚竭忠诚，报效国家。部院堂官，于本衙门属员贤否，知之最真。如有方正贤能者，即行荐举，以备擢用。庸劣不肖者，即应指参处分。庶贤者知劝，不肖者知儆。若徇庇挟私，殊负委任至意。至于都察院科道官员，职司风纪，于国家应行要务，即应直陈。一切奸弊，即据实指参，无所顾畏，庶几无负职掌。自后各部院大小官员，如乃循旧习，不殚忠诚，徇情私庇，顾避嫌怨，或以琐屑细务，苟且塞责，必罪不宥。

二十日（4 月 12 日）

6 策试天下贡士黄礼绪等于太和殿前，制中称：迩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欤？至于国用浩繁，惟正之供是赖，乃催科不善者，每昧于抚字，兹欲使草野免

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

二十一日(4月13日)

7 初，商人林寅观等九十五人赴日本贸易，因遭风暴飘至朝鲜，查彼等持有南明永历二十一年历书。至是，朝鲜将其遣返。林寅观等拼死不行，有自尽者。朝鲜国王命枷而遣之〖3〗。

二十五日（4月17日）

8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丁未科三鼎甲：状元缪彤，江南长洲（今属苏州市）人；榜眼张玉裁，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探花董讷，山东平原人。至是，赐一甲缪彤、张玉裁、董讷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张英、储方庆、汪懋麟、颜光敏、乔莱、陈玉璂、韩菼旦、范鄤鼎等一百五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户部尚书王宏祚、兵部尚书梁清标、吏部侍郎冯溥、秘书院学士刘芳躅。

四月初四日（4月26日）

9 以近来督抚章奏日繁，具题之事部院驳查者甚多，谕吏部：嗣后督抚，如将诸事不行明晰，蒙混具题，部院即行题参，严加处分；部院将可结之事不肯即结，复迁延驳查，亦定行严处。

初五日（4月27日）

10 建宁古塔木城。宁古塔有新旧二城，旧城位于今黑龙江海林县。因该地流犯以数千计，十三省无省无人〖4〗，

遂建木城以居之〖5〗。旋从左都御史尼满疏请，停止流徙宁古塔、尚阳堡（今辽宁省开原市境内）犯人以修造城楼免罪释归之例。

二十日(5 月 12 日)

11 严禁诬告。先是《明史》案后文字狱大起。江南民人沈天甫、吕中、夏麟奇等持伪称黄尊素撰、陈济生编、故明大学士吴甡序之诗二卷，诈索吴甡之子中书吴元莱财物，吴元莱控于巡城御史。至是，以奸民诳称谋叛，诬陷民人，大干法纪，将沈天甫等处斩，被诬者不问。数日后，御史田六善疏言：近见奸民捏成莫大之词，逞其诈害之术。在南方者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在北方者不曰“于七贼党”则曰“逃人”，谓非此则不足以上耸天听，下怖小民。臣请敕下督抚，嗣后如有首告实系谋反逃人等事，即与审理，情实者据事奏闻，情虚者依律反坐，毋得借端生事，株累无辜。如奸民不候督抚审结径来叩阍者，依光棍例治罪。从之。

二十五日（5 月 17 日）

12 从御史田六善疏请，卓异之员以清廉为首列，嗣后督抚开报卓异先论守，次论才，凡司道以下，推官以上，必开某官不派节礼，不索小送，不借端诈官，不生事扰众。知府以下，知县以上，必开某官不派杂差，不重火耗，不亏损行户，不强贷富民。而即以清吏之有无，定督抚之贤否。

闰四月十四日(6月5日)

13 御史萧震疏请立行投诚屯田之策，据称有四便：投诚之众所携家口数倍正兵，若予以荒地，给以牛种，俾无失所，以为招徕之劝，一便也。绿旗兵有防御之任，投诚兵无汛地之责，是绿旗之屯田难，投诚之屯田易，二便也。近例投诚兵随标者月给饷银，岁费金钱八十余万，将来台湾平后尚有继至之人，与其糜费养兵之资，何如使开荒芜之地，每投诚若干兵，应给荒地若干亩，岁省饷银若干两，行之三年，照旧起科，是既省饷又增赋，三便也。各省荒田尚有四百余万顷，若将此地分给投诚兵丁，使之耕种，则军储日实，户口渐繁，是力田即以阜生，四便也。疏入，命户、兵部行令各省督抚遵行。

五月初六日（6月26日）

14 以海澄公黄梧投诚后屡著劳绩，授一等公，准袭十二次。

初十日(6月30日)

15 以闽广等省王、公、将军、督抚、提镇恃势贸易、与民争利，左都御史王熙遵旨条奏：闽、广、江西、湖广等省各官，近或自置货物售于属下，或巨舸连樯，装载他方市易，行同商贾，不顾官箴，甚者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请敕部详议处治之法。

十六日(7月6日)

16 以州县等官因钱粮未完处分者，于未离任之前全

完准其开复，无异额外加派，百姓愈困，谕吏部：嗣后未离任全完开复之例，永行停止。其所欠钱粮，如旗员交于该都统、汉人交于该督抚，令照数追取。

17 御史严曾渠遵旨奏言：外而督抚，内而六部，皆总司法纪之官。六部居中驭外，其事权尤重，而满汉堂司，不皆公忠体国，凡题覆章奏，定议处分，轻重宽严，未尽允当，经奉旨驳正者，不可胜举。至刑部为民命攸关，奏谳之章，每奉有所拟太重，所拟尚轻之旨。即此类推，凡六部议处各案，其事同罚异，引例不当者，不知凡几。至地方生民利病，下部题覆者，动称无庸再议。如此，何以肃清吏治，加惠烝民？满汉堂司，官多而意见不一，人杂而贤否不齐。或满司定一稿而汉司争之，或汉堂创一论而满堂不合。始也议论参差，继也因循推诿，及限期既迫，反草率具奏，此皆不肯实心任事之故。奏上，命通行申饬。

十七日(7月7日)

18 荷兰东印度公司遣使至京要求通商。命付彼一密封诏书及礼部移文，并知会之：今后非进贡不许贸易，进贡只许自广州入境〖6〗。

十八日(7月8日)

19 吴三桂以目疾请解云贵两省事务。有旨：王久镇边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倚任方殷。览奏，知两目昏瞀，精力日销，皆因事繁过瘁，深轸朕怀。云贵两省事务应作何管理，著该部议奏。旋从吏部议，将该藩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督抚管理，其大小文官亦照各省例由

吏部题授。

六月初一日(7月21日)

20 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奏言弊政，略云：国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轸恤而疮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离琐尾之状不可胜言。溯厥由来，诚有如圣谕所云者，盖小民终岁勤劳，仅给俯仰之资，而夏税秋粮，朝催暮督，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设一旦水旱频仍，饥馑见告，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不独守令之过，上之有监司、有督抚，应将督抚大加甄别，贤能者加衔久任，不肖者立即罢斥，不令久居民上。嗣后督抚缺出，不拘内外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优者，敕部院大臣从公保举，授以兹任。考课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如此则贤者劝，贪者惩，方能兴利除弊。而内臣为外官之表，京师为四方之倡，本原之地在于朝廷。试举其重大之务有四：一曰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急功喜事之人又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朝举夕罢，以致盈庭聚讼，甲令游移，此时事之最急者。乞皇上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将国家制度详慎会议。凡沿革损益，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勒成会典，颁示天下。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垂裕无疆之业在此矣。一曰职业堕废而士气日靡。国家之设官，满汉相制，堂属相维，正欲其同寅协恭，俾责无他卸。近见各衙门大小臣工，大率缄默依阿，绝少实心任事之人，甚至

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树议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情，端方者笑为迂腐。间有修身体道、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而非笑之，百计诋排，必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伏乞皇上立振颓风，作养士气，申饬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意任事，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官勿以阿附满官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宰执尽心论思，而不必以惟诺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而不必以钳结为将顺，则职业修举，官箴整肃矣。一曰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学校为贤才之薮，教化之基，而学术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以为科名之具，绝不知读书讲学，以求圣贤理道之归。其高明者，又或泛滥百家，沉沦二氏，惑世诬民，莫斯为甚。伏乞皇上隆重师儒，兴起学校，畿辅则责成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使之统率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命府州县，择士子中志趋端卓、英俊可造者，各举一二人，贡之国雍，宽其馆舍，厚其廪饩。又于廷臣中，择道高德劭之人，俾司成均，日进诸生而陶淑之，其道必本于人伦，达乎天德，其教自洒扫应对，以至于义精仁熟，渐摩诱掖，循循有序。三载之后，学成材就，司成次其优劣，汇送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学之浅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隐逸之士，有经明行修、德业完备者，仍请敕下地方官，悉心谘访，据实奏闻，朝廷优礼延聘，加意褒崇，以为士习人心之劝。则道术以正，学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盛，其有补于国家也，宁浅鲜哉？一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礼

者，圣王所以节性防淫，而维系人心者也。臣观今日风俗，奢侈凌越，不可殚述，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需，舆隶披贵介之衣，倡优拟命妇之饰，此饥之本，寒之源，而盗贼狱讼所由起也。然礼教之行，自贵近始。伏乞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俱立定经制，限以成数，颁示天下，俾恪为遵守，不许少有逾越，久之俭德日彰，贪风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几于淳庞之治不难矣。又请选耆儒硕德、天下英俊于上左右，讲论道理，以备顾问。又请皇上熟读《大学衍义》一书，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至于左右近习，必端厥选，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庭广众，微而起居言动，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所不备；防闲此心者，无所不周，则君志清明，君身强固，坐收体乾行健之成功。疏入，报闻。时鳌拜以此疏意在劾己，请治以妄言罪，并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康熙帝不许，曰："彼自陈国家事，何预汝等耶！"〖7〗

初八日(7月28日)

21 议政王大臣等议定：各省总督巡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挑选贤能推用。旋又定：凡用满洲督抚之省，亦用满洲布政使、按察使。

十一日（7月31日）

22 以浙省海盐县鹰户勾通营兵及投充恶党指官捕鹰，百十成群，分投乡镇，遍扰民家，是以每遇捕鹰之时，沿海百姓农业荒废，嗣后如仍前弊，将该将军、督抚、总

兵官、副都统、协领等从重治罪。从户科给事中查培继疏言也。

二十三日(8月12日)

23 索尼卒。

索尼（1601—1667），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初为太祖努尔哈赤一等侍卫，出入扈从，随军征讨。太宗皇太极时屡从征战，官吏部启心郎。顺治时以不附多尔衮，于政事多以理争，屡受排挤，遣守昭陵。顺治帝亲政，召还复爵，累进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后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受顺治帝遗诏，为辅政四大臣，名列其首。虽德高望重，威信素著，然年老多病，遇事多不能争，辅政之权渐入鳌拜之手。换地议起，附和鳌拜，使苏纳海等三臣授首。本年二月，疏请康熙帝亲政。谕以其效力累朝，竭忠纯笃，下议政王大臣会议酬庸之典，旋晋一等公，与前所授一等伯并世袭。索尼以宠荣逾分，疏辞不允。至是卒。隆礼有加，予祭葬，谥“文忠”〖8〗。

二十六日（8月15日）

24 户科给事中姚文然疏言：四川、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五省采办楠木，每有不肖官役，借事吓诈，封锁民房，砍伐坟树，百姓受殃，必用贿求免。况采木原有丈尺定式，乃不问大小，砍山陆运，假公行私，致累小民。请敕严禁。得旨：采办楠木以备大工之用，不肖官役及奸商土棍借名生事，苦累小民，著督抚严禁。

七月初一日（8月19日）

25 户部题：嗣后各关监督应仍差满汉贤能官员，庶使恶棍无漏税之弊，而额课亦不致缺少。得旨：前各关抽税因差部员笔帖式等扰民，故尔停止。今布政司道官未尝尽裁，且各省有知府、同知、通判等官，岂可不令其管理，何又请差满汉官员？各关税仍交地方官征收。

初二日(8月20日)

26 初，左都御史王熙曾条奏官员经商之弊，至是，户部等衙议覆：嗣后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各官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民贸易者，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系民，责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纵容家人之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罚银一千两，俱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均革职。若兵民商人假称王公文武各官之名，照光棍例治罪，货物入官。得旨：有横行欺压者，为首之人照光棍例治罪。

初七日(8月25日)

27 康熙帝行亲政礼。先是，辅政大臣索尼等疏请亲政，以年尚幼冲不允。再请，允之，并奏请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谕以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缓一二年再奏。索尼等覆奏：皇帝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本月初三日下旨：经太皇太后允准，择吉亲政。

至是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官上表庆贺。颁诏全国，诏曰：朕以冲龄，嗣登大宝，辅政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谨遵皇考世祖章皇帝遗诏，辅理政务，殚心效

力，七年于兹。今屡次奏请，朕承太皇太后之命，躬理万机，惟天地、祖宗付托至重，海内臣庶望治方殷。朕以凉德，夙夜祗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宣力分猷，仍惟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赖，务各殚忠尽职，洁己爱民，任怨任劳，不得辞避。天下利弊，必以上闻，朝廷德意，期于下究，庶政举民安，早臻平治。凡我军民，宜仰体朕心，务本兴行，乐业安生，以迓休宁之庆。时当亲政，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自本日起于乾清门理政，后以为常。

时鳌拜势方张，班行章奏皆首列，与其弟穆里玛、侄塞木特、纳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先于家中定议〖9〗。康熙帝隐忍不发，旋命加恩酬劳辅臣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遏必隆于原有一等公外，另授一等公，其原有一等公命其子法喀袭替。鳌拜于原有二等公外，另授一等公，其原有二等公命其子那摩佛袭替。又命武官照文官例，一体引见。

旋吏科给事中蔺挺达以亲政疏言：皇上躬亲大政，天心之眷顾方殷，祖宗之付托至重，自应讲求经史，研穷义理，深知前代兴衰治乱之原以及人情物理、稼穑艰难之事，则凡揆凡审务，用人行政，尽归于至当，以法天下而垂后世。臣请敕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取内府所藏世祖章皇帝译定诸书，择其深切治理，如五经四书，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惟通经而后明理，史书通鉴，备载历代治乱得失之事，必鉴古乃能知今。皇上于听政之暇，讲贯绸绎，寒暑无间，仍请慎选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讲读之任，使之

朝夕侍从，尽心启沃，以增益高深，浚发神智，圣德愈进于高明，而圣治日跻于光大。疏入，报闻。

十二日（8月30日）

28 河南等十一省俱留布政使各一员，停其左右布政使名称。江南、陕西、湖广俱留布政使各二员，驻扎各处分理，亦停其左右布政使名称，照驻扎地名称布政使。裁各省守巡道一百八员、推官一百四十二员。

十七日（9月4日）

29 鳌拜擅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1667），纳喇氏，初隶满洲正黄旗。皇太极即位后转入满洲正白旗。其父苏纳为努尔哈赤八额驸之一。初委署佐领，从征锦州，屡立战功。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不附者多遭排挤。虽隶正白旗，然未谄附之。八年（1651），首告多尔衮生前“阴谋篡逆”〖10〗，擢议政大臣。九年（1652），擢镶白旗护军统领。十三年（1656年）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顺治帝弥留之际，立皇三子为嗣，定汉名为玄烨，命其将“御讳”送至乾清门〖11〗。苏克萨哈跪御榻前，愿以身殉。谕之曰：“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12〗与索尼、遏必隆、鳌拜同受遗诏为辅政四大臣，位序第二。因以额驸子入侍禁庭，又系正白旗，受鳌拜等排挤。康熙四年（1665），太皇太后欲择索尼女孙何舍里氏为后，嗔怒年庚不对〖13〗，大忤索尼。自此，鳌拜排斥、打击之，多得索尼支持。换地事起，鳌拜以苏纳海、朱昌祚皆隶白旗，故杀之，实去苏克萨哈一手一

足〖14〗。鳌拜曾数遣人谓之曰："恐御前有奸恶之辈，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15〗惟冷然作答："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何必会同列名？"终不肯列名附奏。时索尼年老多病不与朝政，鳌拜俱言："若有奏事，三人同进。"〖16〗不从，屡自行启奏〖17〗，并请早日亲政，鳌拜衔之入骨。索尼既故，鳌拜益专擅，威福已出，虑其逼己也，居常怏怏〖18〗。康熙帝亲政次日，具疏云：臣才庸识浅，蒙先皇帝眷遇，拔授内大臣。早夜悚惧，恐负大恩。当先皇帝上宾之时，惟愿身殉，以尽愚悃，不意恭承遗诏，臣名列于辅臣之中。分不获死，以蒙昧余生，勉竭心力，冀图报称。不幸一二年来，身婴重疾，不能始终效力于皇上之前，此臣不可逭之罪也。兹遇皇上躬亲大政，伏祈睿鉴，令臣往守先帝陵寝，如一线余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微忱，亦可以稍尽矣〖19〗。鳌拜等藉此称旨责问：尔等系受皇考遗诏，辅朕七载，朕正欲酬尔等勤劳，兹苏克萨哈奏请守陵，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命议政王大臣议罪〖20〗。旋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并旗下弟兄均拿问。

至是，议政王大臣等议苏克萨哈罪二十四款具奏：方归政于皇上，伊即欲往守陵寝，岂非不愿归政之意；将皇帝所用之弓抛掷，欺藐皇上；自称顺治帝病危时曾许殉死，但顺治帝嘱以守主事重，今既不能殉死，又背负先帝遗诏；自称顺治帝独谕伊一人不令宫人殉死，实则据鳌拜言乃四人共聆者，巧供自奉；顺治帝梓宫归陵，理应步行哭送，彼乃乘马傍倚梓宫而哭，不久即回；以陵上所用之砖打炕；

私将内院收贮之《洪武实录》取回家中观看。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上，种种任意诡饰之罪甚大，本朝并无犯此等之例，议拟革职、凌迟处死，其子内大臣查克旦亦革职、凌迟处死，其子一等侍卫穗黑、塞黑里、郎中那赛、候补塞克精额、侄图尔泰俱革职，其子达器、德器，孙侍克扎、侄海兰，无论已未成年，均斩立决。妻孥、家产及其侄孙并家产皆籍没。其堂兄弟护军参领额迩德、一等侍卫乌尔巴，与苏克萨哈认为弟兄之前锋统领白尔黑图，均革职，斩立决。二等侍卫占布柱等三十七人革职为兵丁。

奏上，康熙帝知鳌拜等屡与争执，积以成仇，更与其党班布尔善等谋构成罪，必欲置之极刑，坚不允其所请。然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竟判苏克萨哈处绞，其余均照所议。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

30 御史徐越疏言：因天妃闸受黄淮二流，故黄水不分，淮水不能顺流入海。明万历年间曾于清河县（今江苏省清江市）黄家嘴地方挑开支河，以分黄水之势，由清河县娘子庄五港口入海，淮水遂得顺流入闸。自支河故道废后，运河屡淤，下流屡决。清河北岸，陡起沙洲，将黄流之正冲逼住，直射清口，使淮水不得东流，而黄河之水直灌闸门，水势高运河一丈有余。且黄水沙浊，全入运河，则河身日淤，两岸增高后，水行地上，城郭庐舍如在深谷。高家堰将倾，高、宝等处水势弥漫。且清江浦增夹于两水之间，自奶奶庙至天妃闸，内为运河，外为黄河，相距不足二三丈，其南岸名为遥湾，内为运河，外为淮河，相距

也仅数里，黄淮合一，即不能保有淮郡。数年来或议防、或议筑、或议垒，皆补救应急之方，非解决根本之道。请敕河漕诸臣速将黄家嘴地方旧有形势之支河，挑浚成渠，使分黄河之势以下海；更于桃源、宿迁等县而上，多开支河，以分上流之汕涌；于安东云梯关而下，宣泄下海水道，以接黄河之湍溜。其清河口之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闸内河底及时挑浚，使淮水刷沙入江，而天妃坝及遥湾增筑石工，自是一劳永逸，有济通漕者也。下部详议。

九月初五日(10月21日)

31 以大学士班布尔善为监修纂修清世祖实录总裁官，大学士巴泰、图海、魏裔介、卫周祚、李霨为总裁官。

初七日(10月23日)

32 御史萧震疏言屯垦，略云：国用不敷之故皆由于养兵。以岁费言之，杂项居其二，兵饷居其八；以兵饷言之，驻防之禁兵藩兵居其二，绿旗兵又居其八。今黔蜀两省地多人少，诚行屯田之制，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县之兵即耕其县之地，驻一乡之兵即耕其乡之地。如此则国家养兵之费既省而两省荒田亦可渐辟。下部议行。

二十四日(11月9日)

33 明朝后裔朱光辅自称周王，于江南图谋反清，事发被擒，与其党数十人皆凌迟处死。有漏网同案人至康熙九年（1670）仍在缉拿中〖21〗。

二十八日(11月13日)

34 先是，云南贵州总督卞三元、提督张国柱、李本深等合疏请吴三桂仍总管滇黔事务。至是得旨：该藩以精力日为消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

十月初十日（11月25日）

35 从户部题，以福建、广东、江南三省采买香料，恐地方官借端下海贸易，且苦累百姓，命该督抚不时严察。

二十四日（12月9日）

36 给事中李宗孔疏言考典有罚无劝，略称：康熙元年（1662），停京察、大计，止行考满，因将督抚荐举停止。今仍行京察、大计，考满复停，而荐举未复，是有罚而无赏，有惩而无劝。虽有善治，无所表扬，其不可一也；督抚荐举，部院科道得以议之纠之。今漫无荐举，虽庸常之人，亦得挨次升转，其不可二也；吏部原为进退人才而设，若止序俸，则所称铨衡铨鉴何在哉？其不可三也；今日章奏，即后日史册，若无荐举，则见之章奏者，止贪酷不肖之官，并不闻清廉称职之官，何以昭示来兹？其不可四也；缉获逃人，不论俸满即升，然止近京一二省，其远省逃人少者，遂不得沾超升之典，其不可五也；完旧欠二万两以上者超擢，则催科有效矣。乃爱养百姓者，概置不问，何以申明朝廷德意？其不可六也。请敕部酌议。得旨：荐贤举能，纠劾不肖，乃劝惩大典，岂可停止不行。若督

抚将贤能不举，荐及匪人，应作何处分，著详议。寻议定：督抚徇情荐举不实者，发觉之日将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申详之司道府等官，各降三级调用。其卓异官于荐举之后，在本任内有不称职者，将原举之督抚各降一级调用，司道府各降二级调用。其卓异官已经升转，于后任内有不称职者，与原举之督抚司道府无涉，免其处分。

十二月初二日（1668年1月15日）

37 永停言官拾遗之制。以近来言官条奏于事理之外牵引比拟，多用浮饰之言，或有将已结之事，沿袭充数者；或有挟私纷更国家已定良法者，且本章原令不得逾三百字，今逾额浮词甚多，谕吏部、都察院：嗣后陈奏，此等无益之处俱著更改，如仍前不改，严加治罪。至言官如有所见，既许不时陈奏，其拾遗著永行停止。

38 议政王等遵旨会议：满洲官员开列督抚布按二司例，嗣后总督员缺，应将满洲旗下副都统，蒙古旗下副都统，并侍郎开列；如不用，将学士、副都御史开列。巡抚员缺，应将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宗人府满洲启心郎开列。布政使员缺，应将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左通政、大理寺、少卿、督捕理事官、侍读学士、各部掌印郎中、都察院三品掌印御史开列。按察使员缺，应将各部未掌印郎中，三品御史开列。得旨：督抚员缺，著将满洲汉军汉人补授之处，临期请旨具奏，余依议。

十八日（1月31日）

39 增户部满尚书一员，以工部尚书玛迩赛调补。时

户部满尚书员缺，康熙帝已授玛希纳。鳌拜遂引太宗户部设满尚书二之故事，强请除授玛迩赛。又因户部汉尚书王弘祚熟悉部务，玛迩赛遇事不能自专，而借故去之〖22〗。

40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三十六万四千三百八十一，田地等五百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三顷五十四亩，征银二千五百八十四万九百八十一两，米豆麦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八百四十五石，草二百三十万二千束。茶十六万五千七百一十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三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五两，铸钱二亿九千三百九十五万三千六百，户部存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两〖23〗。

41 通计直省敕建寺庙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一所，私建寺庙六万七千一百四十所，共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一所。僧十一万二百九十二人，道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人，尼八千六百一十五人，共十四万一百九十三人。

42 葡萄牙卧亚总督第四次遣使来华，欲改变中国封闭澳门贸易之决定，未果。〖24〗

〖1〗《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

〖2〗《清史稿》卷二四九《鳌拜传》。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二、九。

〖4〗《绝域纪略》。

〖5〗《中国流人史》640 页。

〖6〗引自《胡椒、枪炮与敌对双方之谈判》。

〖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清史稿》卷二四九、二六三；《国朝先正事略》卷六。

〖8〗《满洲名臣传》卷四《索尼列传》。

〖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三；《清史稿》卷二四九。

〖10〗《清世祖实录》卷五三。

〖11〗《清圣祖实录》卷一。

〖12〗《清圣祖实录》卷二三。

〖13〗《明清史料》丁编八本。

〖14〗《明清史料》丁编八本。

〖15〗《清圣祖实录》卷二三。

〖16〗《明清史料》丁编二本 715 页。

〖17〗《清圣祖实录》卷二三。

〖18〗《满洲名臣传》卷五《苏克萨哈列传》。

〖19〗《满洲名臣传》卷五《苏克萨哈列传》。

〖2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清史稿》卷二四九。

〖21〗《明清史料》丁编八本。

〖22〗《清史稿》卷二四九。

〖23〗《军机大臣遵旨查明康雍乾年间户部银库存银数目奏折》（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日）所附清单，载《乾隆上谕档》七册，又载《历史档案》1984 年 4 期。后“户部存银”数目凡不另注明

者皆引自上述清单）。

〖2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

清通鉴　卷二五

康熙七年　戊申　公元1668年

正月初九日(2月20日)

1 九卿、科、道会推云南巡抚缺，以原任南赣巡抚林天擎拟正，通政使李天浴拟陪。康熙帝以林天擎系平西王藩下之人，现王住云南，不应推此缺，以李天浴为云南巡抚。

2 河道总督杨茂勋疏报：烟墩漫决，大溜南徙，正河淤成平陆，计二十里。经挖引河，决口渐狭，淤为平陆者已能通舟楫。

十一日（2月22日）

3 建孝陵神功圣德碑。颂顺治帝成大一统之业，治本爱民，以精明理政务，以仁厚结人心，尽除明季加派等。

十九日（3月1日）

4 贝勒杜兰以怍鳌拜解宗人府左宗正及议政，革去贝

勒，降为镇国公。加鳌拜、遏必隆太师，鳌拜子那摩佛等为太子少师。

5 先是，御史杨维乔条奏：昔世祖章皇帝时，凡引见官员皆跪奏履历。今见诸臣引见，俱不跪，于尊卑之分未合。请敕部遵旧制行。至是，礼部议覆：各官引见，原系察验身材面貌，应照前站立，天语垂问，方行跪奏。又议，站立非人臣对君之体，嗣后引见文武各官应跪。得旨：依后议。

二月初六日(3月18日)

6 命福建督抚重建柔远馆驿，以居琉球国使。

三月二十一日(5月1日)

7 命停巡视茶马御史专差。翌日继以课额未增，商民又鲜裨益，命停巡盐监察御史专差。四月再停巡仓御史专差。

二十三日(5月3日)

8 以近来在京诸臣，有违法遣人往各省官员处，借口问候，多索财物；又干预地方事，挟持请托，颠倒是非，更有“游行闲棍”讨取官员书札，或擅刻他人图章，投见地方官员，恣行欺诳等情弊，谕吏部：地方大小各官，果能持己端方，志行清直，于此等违法干请之辈，即不应所求，不给财物，何惧之有？嗣后如遇此辈，应严拿具奏，将主使之人究出，从重治罪。若畏惧徇私，不行陈奏，被旁人讦告，科道纠参，将地方官一并从重治罪。

9 永停叩阍之例。以近见奸狡棍徒，并无冤抑，谎捏

事端，诬告者多，实情者少，将无辜牵连苦累。又闻无赖之徒，指称叩阍，在于地方，恣行挟诈，扰害良民，是负朝廷恤民之心，而开奸徒生事之路也。今嗣后官民果有冤抑事情，照例于通政使司登闻鼓衙门告理。叩阍之例，永行停止。

二十九日(5月9日)

10 准礼部、兵部奏，嗣后非贡期概不准外国人来贸易。

四月二十一日(5月31日)

11 裁直隶各省大小衙门吏差等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共存留二万六千五百八十六名。

二十三日(6月2日)

12 御史徐旭龄疏言：垦荒行之二十余年而无成效者，其通病有三：一则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为累；一则招徕无资，而贫民以受田为苦；一则考成太宽，而有司不以垦田为职。向议一例三年起科者非也。田有高下不等，必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则民力宽而佃耕者众矣。向议听民自佃者非也。民有贫富不等，必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则民财裕而力垦者多矣。向议停止五年垦限者非也。官有勤惰不等，必限以几年招复户口，几年修举水利，几年垦完地土，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则惩劝实而督垦者勤矣！下部确议。

13 是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旨入京。

先是，康熙三年（1664）六月，施琅面陈耿继茂、李率泰云："郑经遁台湾，若不早为扑灭，使其生聚教训，而两岛（金、厦）必复为窃据。当乘其民心未固、军情尚虚，进攻澎湖，直捣台湾。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1〗廷纳其议，封靖海将军，命其务期殄灭逆孽。十一月率师征台，为飓风所阻〖2〗，不果。翌年（1665）三月，再率舟师入外洋。四月八日海上浪翻潮涌，船难泊于蓼罗，仍率舟师驶返金门，暂避风浪。十七日驶入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一片迷漫。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3〗旋返厦门。二度征台既失利〖4〗，招抚之议遂行。本年正月十日，旨令"施琅作速来京"，其缘由称"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

至是，施琅奉旨入京，旋授内大臣，从兹周旋禁近，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5〗。其夫人至鬻簪珥，亲女红以传家〖6〗。凡赋闲京师十三年。

【考异】施琅内召缘由颇可怀疑。后人说法要之有二：一则疑人不用；一则以主抚相悖。

全祖望、林麟焻以为施琅见疑内召。祖望云："烺（琅）以平台自任，出兵不克，颇疑其贰，召入京，不复用，而水师亦罢。"（《鲒埼亭集》卷一五《姚公神道第二碑铭》）麟焻云："方公之议伐郑也，天下有从而疑之者矣。匪惟疑之，又有从而阻之者矣。而公不顾也。"（《靖海纪事·序》）时征台之福建水师中多郑氏降人，施琅言及二度失利原因即称"人谋亦未允臧，投诚

官兵，眷口多在彼处，新附人心，参差未一。”（《靖海纪事》卷上《边患宜靖疏》）。福建总督李率泰遗疏亦有“将众兵繁，若撤之太骤，不无惊惶；太迟，又恐贻患。目下当安反侧之心，日久务防难制之势”（《清圣祖实录》卷一八）。数以万计与台湾有密切关系之郑氏投诚人员，及施琅本人降清、复叛归郑氏、再复降清之经历，使清廷难免以“疑贰”将其内召。

王钟翰、周雪玉以为施琅主攻与时主抚之策相悖而被内召。王钟翰认为时鳌拜由支持攻剿转而主抚（《清政府对台湾郑氏关系之始末》，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3期）。福建总督李率泰遗疏中已有“奉旨撤兵”之文，说明主抚之议在前，而李率泰实为主抚派主要人物之一。攻取金、厦后，海澄公黄梧劝其乘胜攻台，率泰曰：“穷寇勿追，追之则逸台湾。谅彼此时人心风鹤，可差人到铜山宣布朝廷德意招抚，并四处招降，以散其党羽。倘计穷受抚，亦免士卒劳苦，如再顽抗，移师未迟。”（《台湾外纪》卷六）其后率泰屡申前说（《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7页；《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当对决策起重要影响。时人曾炳亦云：“当事将为息边之计，持抚议”（《靖海纪事·序》），此中“当事”即指鳌拜。六年（1667）初，豫人孔元章上表愿赴台招抚郑氏，即命为福建招抚总兵，赴闽共商招抚事。五月，孔抵台议和，郑经坚持“照朝鲜事例”（《台湾外纪》卷一四），不果。同年八月孔二次赴台，事又无成。施琅乃于十一月上疏，力主攻台。廷议多以“风涛莫测，难必制胜”（《清史列传》卷九《施琅传》），对台“可抚而决不可征”（《国朝耆献类征》卷二七六《施琅专》）。周雪玉以施琅两次上疏力主攻台，而攻台既已失利，遂与招抚诱降策略之转变相矛盾，“又恐施琅对此策略有所破坏，乃召琅北上。”（《施琅攻台的功与过》30页）

施琅既入京，清廷裁水师提督，焚战舰，设总兵一员镇守海澄（今福建省龙海县）。同时分拨海上投诚官兵移驻外省。先拨慕义伯黄廷驻河南邓州，随召承恩伯周全斌入京。遵义侯郑鸣骏病故，子缵成袭侯，慕恩伯郑缵绪病故，子修典袭伯，皆召入京，归旗。其标下官兵及别镇兵，各给行粮，分驻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诸省，屯垦荒田，给其牛种，免其六年租税。将领或督垦，或拨在督抚、提督衙门效劳；文官赴部候补。〖7〗

五月十六日(6月24日)

14 京师地震。本月初七、初九、初十日京师地均震〖8〗，且天旱不雨。康熙帝以天象屡示警戒，责部院官“惟瞻徇情面，图润私家，不念国计，但求便己，有负倚任”；地方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此皆内外大小各官，不务公廉，有违天意，以致灾异频见。”至是，京师再震。钦天监监正马祜疏报：本月初七、初九、十三日金星见于午方，星体微暗，无占。康熙帝责其职司占候，凡有变异，即应明白奏闻，今称微暗无占，日久方行具奏，殊属不合，令严饬之。又谕各官痛加反省，以为消弭之计。继从御史黄敬玑言，刑狱上关天意，除重囚外，一切轻罪及牵连人犯均予保释。旋命内大臣鳌拜、大学士图海、李霨等会同刑部，审理重囚，凡有可疑者减等发落。

二十六日(7月4日)

15 河道总督杨茂勋疏言：黄河水沙相平，常苦淤决，欲图长策，除筑堤束水之外别无良法。凡黄河两岸旧堤均应整治，清口为黄淮汇合处尤应急治。应于天妃闸外筑坝，逼黄引淮出口，淮黄相抵，归海自顺。下部议行。

六月十六日（7月24日）

16 以一等侍卫索额图为吏部左侍郎。索额图，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已故辅政大臣索尼之子。时鳌拜结党专恣，亲信遍内外，康熙帝引之为助，欲除巨憝。〖9〗

17 给事中吴国龙疏言：驿递苦累最甚，除出征大兵、及驻防官兵家口，自北往南者，皆系紧急军机，应照例给夫外，其自南往北者，宜停止给夫，庶不致差繁费重。兵部议：查出征大兵，关系军机，应照旧例，其驻防官兵家口，无论往南往北，陆路量给夫车。下水不给纤夫，上水纤夫，比旧例减半给发。自京起程者兵部定限，自外起程者该督抚定限报部，不许沿途逗留，违者该管官参劾治罪。从之。

二十一日（7月29日）

18 以地方官员滥征私派，苦累小民，每于正项钱粮外，加增火耗，设立名色，恣意科敛，或入私囊或贿上官，致小民脂膏竭尽，困苦已极，特谕户部：督抚原为察吏安民而设，布政使职司钱粮，厘剔奸弊乃其专责；道府各官，于州县尤为亲切，州县如有私派滥征，枉法婪赃情弊，督抚各官断无不知之理。乃频年以来，纠疏甚少，此皆受贿

徇情，故为隐庇，即间有纠参，非已经革职，即物故之员，其见任贪恶害民者，反不行纠参，甚至已经发觉之事，又为蒙混完结，此等情弊，深可痛恨。嗣后如有前弊，督抚司道等官，不行严察揭参，或经体访察出，或被科道纠参，或被百姓告发，将督抚一并严处不贷。至尔部收纳直隶各省解到钱粮，亦须随到随收，速给批回，毋得纵容司官、笔帖式、书办等勒索作弊，苦累解官。倘有违法，即行参奏。如不行严禁，察出，将堂司各官一并从重治罪。

七月初五日(8月12日)

19 命乡会试复以八股文取士。

初九日（8月16日）

20 京师大雨。自本月初三日大雨如注，至是六昼夜始止，城内平地水深数尺，官民房舍倾塌者十之五六，压死人畜甚众。浑河水决，冲入西便门，濒河房舍坍入河内者不可胜计。水势汹涌，俨如天堑。都城年长者咸谓自高曾以来所未闻也。卢沟桥倾圮，行人断绝者几十日。〖10〗

初十日（8月17日）

21 定嗣后凡有水旱蝗蝻等灾，有司官星夜申报督抚，督抚各照驻扎附近地方，随带人役，务极减少，一切执事，尽行撤去，勿致累民，将被灾田亩，作速亲勘，定明分数，造册达部，照例蠲免，务令人沾实惠。

旋从直隶巡抚甘文焜疏请，复督抚巡历地方旧规。

十九日（8月26日）

22 上月二十七日山东莒县、郯城地强震，沂水陷穴广数丈〖11〗。郯城震前河水干涸，及震，其马头镇死伤数千人，沙水从地中涌出，水中多有鱼蟹之类。寿光县震前河水有汹汹之声。江苏赣榆苦雨数月，城南渠水暴涨，震前突然干涸〖12〗。影响所至，东至朝鲜，南至广东，西至山西，北至盛京。半天之下，无不同于浙〖13〗。直省及山左六郡罹患之惨，亘古史册所未经见者〖14〗。至是，命户部速行详议，分别蠲赈。

八月初六日（9月11日）

23 户部尚书王弘祚以失察书办劳于新等假印盗库银及孙文炜等控告不核实，被革职。

九月十六日(10月21日)

24 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疏谏边外之行，并请设起居注官。允奏，停边外之行。翌日谕曰：朕顷以秋冬农隙讲武之时，欲一往边外阅视，不久即还。今览诸臣前后各疏，称今岁灾变甚多，不宜出边，以致兵民困苦。朕思诸臣抒陈忠悃，直言进谏，深为可嘉，已允所请，停止边外之行。嗣后国家紧要重大事情，如有未当，务将所见直陈，朕不惮更改。

熊赐履遂疏言“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诸端，略谓设施措置，犹未足以大厌服斯人之望。清铨叙而吏道益杂，肃官箴而废弛滋甚。皇上日孜孜焉，惟乂安致治之是务，而曾无一如圣志之所期，此臣之所为太息也。宋儒

程颐曰："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是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而在今日，尤为最切要者也。臣请莅政之暇，间御便殿，接见儒臣，谘诹讲论，如天人理欲之分，危微操舍之界，道术是非之辨，政事得失之由，一一明晰而讨究之。

时鳌拜势甚张，擅作威福，高下随意，朝野无敢撄其锋者。赐履前于康熙帝亲政前上万言书，极言朝政利弊，一时海内传诵，直声大著。至是疏下，鳌拜称旨，命其据实逐一明白回奏。寻熊赐履回奏，称年来灾变流行，上天谴告，或亦人事因循所致，所言乃忧勤惕励之言，以感动至尊。鳌拜称旨，责以既不能实在指陈，则是妄行冒奏，以沽虚名也。下部议处，部议降二级调用。奉旨宽免。

十月二十三日(11月26日)

25 礼部以江南得元代郭守敬天文仪器奏闻。先是，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请取用律管、葭莩、秬黍制作仪器，恢复失传千余年之候气法，然时过二年未见效验。至是，康熙帝命询问杨光先，并令其访求博学有心计之人，修正候气法。杨光先旋奏称，律管尺寸虽载在史籍，而用法失传，能候气之人尚未访得。且身染风疾，不能管理。

二十六日(11月29日)

26 给事中李宗孔疏请治淮，略云：淮、扬二府连年水灾，乃淮水南流入湖决堤所致。而泗州、盱眙等地多私开决口使淮水入湖，致使清口水分力薄，不能刷黄河之浊泥，下流既壅，致使上流易溃。本年五月间曾议筑塞，而

盱眙、泗州之民，聚众驱逐夫役，不容修筑，遂尔中止。今应于翟家坝之北，将古沟镇等处，塞其决口，不必筑堤加高，但复从前旧址，使全淮尽由清口会黄入海，不致横决入湖，可永杜高、宝等邑之灾，即有时淮水暴涨，仍从坝上滚水南下，亦不为泗州等处之害，诚兼利无患之至计。请敕河督乘此三冬农闲，令该地之民将新旧决口照旧址速行修补，并饬令地方官严加防视。疏入，以事情重大，命尚书玛迩赛等会同该总督、河督一并严察议奏。寻从玛迩赛等奏，调高邮人夫往盱眙决口处修堵，因将不应修筑处一概修筑，州县官详呈督抚后停修，并非擅行拦阻，至修筑夫役被泗州等民驱逐，州县官不能禁约，交部议处。马迩赛等又奏：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旧有闸口四座，因禁海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应速挑挖，仍置板拦挡，遇水发开放。河督杨茂勋所请需钱粮太多，应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分黄河之势，则沙逐水流，运道无阻。董口沙淤难行，其右有骆马湖可通，但需添筑堤岸以为纤道，其费用令河督核算具题。均从之。

十一月十三日(12 月 16 日)

27 先是，康熙三年（1664），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侍郎硕图偕将军提督前往广东复勘迁界事，令再徙内地五十里，民益不堪。台臣杨雍建、巡抚王来任、总督李率泰先后疏请展界〖15〗。王来任遗疏曰：迁海之地，数十万民流离失散，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请将原迁之界，急弛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斤。将外港内河撤去桩栅，听民采捕〖16〗。两广总督周有德亦具

疏云：但恳早开一日，早救一日之命。并详展界复业之法。

至是，从周有德请，命都统特晋(锦)等与该藩、总督、巡抚、提督会勘广东沿海边界，设兵防汛，俾民复业。有德疏言：外界迁入内地之民，颇苦失业。今闻沿边设兵，许迁户仍归旧地，莫不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若使勘界既明，始议安插，尚需时日，穷民迫不能待。请于勘度设兵之时，即令州县官按迁户版籍给还故业，俾裕生计。〖17〗疏入，得旨允行〖18〗。翌年二月下旨展界，五月撤广东沿海贴防官兵〖19〗。

2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三十六万六千二百二十七，田地等五百四十一万三百五十顷八十七亩，征银二千五百八十三万八千九百六十二两，米豆麦六百一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七石，草二百三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二束，茶十六万七千二百七十引，行盐四百三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七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五千一百六十七两，铸钱二亿八千七百一十三万三千四百。

29 停各省造送黄册及会计册。〖20〗

30 重申海外贸易之禁：如地方甲长同谋放纵者处斩，知情不首者处绞，不知情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州县官革职，永不叙用，道府降二级，巡抚降一级。康熙九年（1670）又定凡官兵拿获出海贸易者，将犯人货物家产之半赏给，余入官。〖21〗

〖1〗《台湾外纪》卷六。

〖2〗参见：《襄壮公传》；《靖海纪事》。

〖3〗《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50—51 页。

〖4〗《海上见闻录》、《靖海志》、《闽海纪要》、《台湾外纪》皆记施琅征台为康熙四年（1665）四月一次，然据《施琅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征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等载，施琅征台为两次，即三年（1664）十一月和四年（1665）三四月。另据赖永祥《清荷征郑始末》译文（载《台湾风物》卷四，二期）、施伟青《施琅评传》（71 页），任力《康熙统一台湾始末》（36 页）也为两次（任力将四年征台又分为三、四月两次）。今从两次说。

〖5〗《襄壮公传》，《靖海纪事》。

〖6〗《榕村全集》卷三三《施太夫人张氏墓志铭》。

〖7〗《海上见闻录》

〖8〗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9〗《郎潜纪闻》卷一。

〖10〗《清圣祖实录》卷二七。

〖11〗《大观堂文集》卷一八《戊申灾异记》。

〖12〗参见：《池北偶谈》卷二二；《海州县志》；民国《寿光县志》。

〖13〗《谦斋文》卷四《地震说》。

〖14〗《大观堂文集》卷一八《戊申灾异记》。

〖15〗《广东通志》，《边防篇》。

〖16〗《雍正朱批谕旨》五十六册《鄂弥达奏》。

〖17〗《满汉名臣传》，《周有德传》。

〖18〗《清史稿》卷二五六《周有德传》。

〖19〗《台湾外纪》卷六。

〖20〗《皇朝文献通考》卷二。

〖21〗《清会典事例》卷七六。

清通鉴　卷二六

康熙八年　己酉　公元1669年

正月十一日（2月11日）

1 从给事中姚文然疏请，蠲免被灾钱粮，有各州县简明总册并各现年里长甘结报部，其地亩花名细册不过纸上虚文，有无冒免情弊无可察核，概行禁止。

二十二日（2月22日）

2 奉太皇太后旨，以将兴修太和殿，康熙帝自清宁宫移居武英殿。三月，谕：修造宫殿，所用楠木不敷，酌量以松木凑用。令停采楠木。

二月初六日(3月7日)

3 先是户科给事中苏拜以地方官各有专职，管理关税诸多不便，疏请仍差部员。得旨：关税税额多者由各部满汉官员差遣，税额少者仍由地方官征收。何者交地方官，

何者差部官，确议具奏。至是，准议政王大臣等议，崇文门税务已经奉旨设官收税，通州坐粮厅、京城左右二翼仓、宝泉局、大通桥、通州西仓、中南仓、张家口、杀虎口等九处仍由户部官员差遣外，应差各部院者尚有：浒墅关(税额十四万两)、芜湖关(十二万两)、北新关(九万两)、九江关(九万两)、淮安关(五万两)、太平桥(连盐利共四万两)、扬州关(三万两)、赣关桥(三万两)、天津关(三万两)、西新关(二万两)、淮安仓(二万两)、临清关(二万两)、凤阳仓(二万两)，另临清仓与临清关合一差，江宁仓归并西新关，共十三差。另有宁运厅(税额六千两)、居庸关(三千两)、徐州仓(三千两)、德州仓(七百两)等四差交地方官征收。

初八日(3月9日)

4 从工部题请，修浚京师护城河，计河广十五尺，深二三四尺不等，长一万五千九百二十六尺。

二十八日(3月29日)

5 礼部请封外藩蒙古诸王妃，得旨：察哈尔阿布奈亲王之妻著停封，余如议。并责之曰：阿布奈系出征所获之人，乃尚以固伦大长公主，命为亲王，恩遇优渥，较之在内诸王及在外蒙古诸王，止有太过，并无不及。乃在外诸王贝勒等，每年俱来问安，年节来朝，阿布奈竟忘恩养，八年以来不一朝请，且每年遣人存问公主所生之子，颁给恩赐，阿布奈犹不亲身一问太皇太后及朕躬安，公主所生幼子，阿布奈理应抚养，乃交与已分家之长子，更属何心！

三月初五日（4月5日）

6 从给事中张登选疏请，以提镇统辖将领捍卫地方，其权甚重，不可不公同选择，复顺治时定例，提督、总兵官以后缺出，将应补授官员，兵部册内所载功绩，逐一开列，著九卿科道会推具奏。

初六日（4月6日）

7 御史戈英疏言：近者铨部复行寄凭之法，其弊匪一。有缘事已故而仍选者；有悬缺一二年者；有人南缺北，寄凭赴任，往返万余里者；有在籍物故，地方官失于详报，致参罚受累者；有业经报部，凭已先发，咨回另选者。种种迟误，难以枚举。且在籍候选，其人之衰老病废，部臣何由得知？及旷职误事，始行参黜，贻害已多，与其参黜于后，何如慎简于先。况在京候选者，见奉有投供点卯之日，该部详阅，果有老病者，著引见之旨，抡材器使，莫善于此。臣以为在外候选各官，亦宜仿行此法。请查复旧章，停止寄凭，概令赴部，投供点卯。仍饬部臣详阅，斥汰衰迈，庶铨选得人，而事理可垂久无弊。得旨：嗣后大选各官，应令人、文到部签补，其补授时，或酌量人缺，截取候选，或投供点卯选授，务令地方无久悬之缺，选人无守候之苦，吏部确议以闻。旋从吏部议，嗣后凡初授官员，约计一年内缺出多寡，将奉旨即用，并年分在前者截取，令人、文到部候选。其候补官员，原无截取之例，亦令其人、文到部，始行补用。

初八日(4月8日)

8 上年（1668）十月，命各省查故明废藩田产，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其废藩名义永行革除。至是，以田既变价，又征赋额，重为民累，命免各省故明废藩田产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未变价田地交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耕种，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1〗，照常征收钱粮。其无人承种之余田，可招民开垦。翌年（1670）正月，又有旨：更名地内自置土田，百姓既纳正赋，又征租银，实为重累，著与民田一例输粮，免其纳租。

三月十七日（4月17日）

9 历法之争终以西法胜。上年末，南怀仁劾奏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所修康熙八年（1669）历内闰十二月应为康熙九年（1670）正月，且有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等差误。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会同确议。康亲王杰书等覆奏：以历法精微，遽难定议，应差大臣同伊等测验。遂命大学士图海、李霨等官员十二人同南怀仁、吴明烜等测验。本年初测验迄，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与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将康熙九年（1670）之历交与南怀仁推算。康熙帝以杨光先前告汤若望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以杨光先何处为是，依议准行；汤若望何处为非，辄议停止。及当日议停，今日议覆之故，不向马祜、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问明详奏，乃草率议覆，著再行确议。至二月初，传问监正马祜、监副宜塔喇等，亦言南怀仁历皆合天象。南怀仁所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1670）始，

应将九十六刻历日推行，候气之法停止。旨命杨光先革职，从宽免交刑部。至是，以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更正杨光先历书置闰之错，并命今后节气占候，悉从南怀仁之言。

四月初四日（5月3日）

10 内国史院大学士卫周祚以疾回籍调理。旋以吏部尚书杜立德历掌三部，练习朝章，遇事有措置，援据掌故，参酌时宜，兼集众长，期于允当〖2〗，擢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十五日(5月14日)

11 康熙帝具礼服，乘辇赴太学，王、贝勒、贝子、公随行。文武各官先于文庙丹墀下序列，康熙帝自大成殿中门步行至孔子牌位前，行三跪六叩头礼，亲释奠毕，往彝伦堂，赐讲官坐。满汉祭酒以次讲书。

五月初七日（6月5日）

12 内秘书院学士禅布以其祖父达海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请立石碑。从之。

十六日(6月14日)

13 擒辅政大臣鳌拜。康熙帝未亲政之先，见鳌拜擅杀苏纳海等，心恶其专，即欲除之，而以其握兵柄，掌宿卫，又孔武有力，素习技勇，未即发。乃与索尼子索额图谋，简八旗子弟年少而孔武有力者〖3〗，使入内苑，习布库之戏〖4〗。鳌拜每入奏事，往往遇之，以为儿童之戏，

不疑其他。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5〗帝又将其党羽遣外，鳌拜亦不觉。本月初，索额图自请解吏部侍郎任，复为一等侍卫。康熙帝以弈棋为名，召索额图入宫，谋除鳌拜之党〖6〗。至是，鳌拜当入见，康熙帝先召诸侍卫入，问曰："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遂数鳌拜诸过恶。待鳌拜入见，立命擒之〖7〗。

【考异】关于擒拿鳌拜之决策，后世说法不一。其一说康熙帝独自决断。清人昭槤云：康熙帝"声色不动而除巨慝，实难能也"。（《啸亭杂录》卷一）姚元之云："以权势薰灼之鳌拜，乃执于十数小儿之手，始知帝之用心，特使权奸不觉耳。使当日令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所无事。神明天纵，固非凡人所能测也。"（《竹叶亭杂记》）今人白新良亦推测康熙帝并未向孝庄太皇太后或其他大臣透露（《康熙皇帝全传》27页）。其一以康熙帝得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相助而决策。今人杨珍以为康熙帝年仅十六，缺乏智谋及经验，若无祖母指教、授计，难以一举除之（《康熙皇帝一家》19页）。据《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及档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本月十二日康熙帝诣太皇太后宫问安，当日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此十二项罪状与二十八日所布三十大罪互有异同，其末有"著将彼等宗族尽行监禁，从重议罪具奏。至拘捕与否之处，再行具奏请旨。"疑其先欲拘鳌拜宗族，对鳌拜处置未定。四日后，即十六日乃擒鳌拜。于此可见孝庄太皇太后授计之迹。

既擒鳌拜，遂谕议政王大臣等曰：前工部尚书员缺，

鳌拜以朕素不知之济世，妄称才能推补，通同结党，以欺朕躬。又奏称户部尚书缺，太宗文皇帝时设有二员，今亦应补授二员，将玛迩赛徇情补用。又鳌拜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又引见时，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科道官员条奏，鳌拜屡请禁止，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又凡用人行政，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大失天下之望。穆里玛、塞本得、讷莫、佛伦、苏尔马、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济世、玛迩赛、泰壁图、迈音达、吴格塞、布达礼等结成同党，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且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后常带往商议，众所共知。鳌拜等倚仗凶恶，弃毁国典，与伊等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朕念鳌拜旧臣，遗诏有名，宠眷过深，望其改恶悔罪。今乃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遏必隆知而缄口，将伊等过恶未曾露奏一言，是何意见？阿南达负朕恩宠，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圣人，著一并严拿勘审。

二十六日（6月24日）

14 谕吏部：近究审鳌拜等罪案，知莫洛、白清额、阿塔皆其党羽，本当逮问，治以重罪，验其既经用为督抚，畀以地方重任，受事以来，剔除加派火耗等弊，姑从宽免罪，仍留原任。以后著益殚心勉力，洁己率属，绥辑地方，爱养生民，以副朕宥过留用之意。

二十八日（6月26日）

15 先是，钦定鳌拜之罪。

谕曰：去岁种种瑞气星变、地震旱涝，屡屡出现。为此，朕忧心忡忡，起居难安，不知所措。左右人等亦皆知晓。当朕承继大统，即遇此变幻，实有所不解。数日后，鳌拜、遏必隆疏谏朕。朕果行逆，为臣者亦应启奏。彼等却言此为进谏世祖皇帝之文，呈朕阅览。其用意何在？此为一罪。

因此获罪之玛迩赛、广泰等族下顾世辖、拉都浑、色克图等，朕亲政前用于侍卫，朕亲政后，奏言此等人获罪已久，且凡经赦免，故可录用。时朕因不晓其罪情，遂降旨曰：著照尔等所请办理。今念其意，在太宗皇帝时，此三族下获大罪人之孙玛迩赛、广泰等与彼等相好，故企图隐瞒罪过，重新录用。此为一罪。

玛迩赛亡故后，该部为给玛迩赛赐谥与否一事具奏，鳌拜奏称玛迩赛有功。时朕谕曰：自朕亲政以来，玛迩赛从未勤奋行事，岂能赐予谥号?鳌拜又奏曰：玛迩赛虽未勤奋行事，但才技优长，理宜赐予谥号。此为一罪。

补放工部尚书时，伊未奉谕旨，便擅自以济世贤能而录用。此举岂非合谋欺朕乎？此为一罪。

鳌拜无故奏称：太宗时，户部设尚书两名，则如今亦应设两名。伊补授玛迩赛之举，岂非徇情乎？此为一罪。

凡事于朕前办理，必以理论义。然稍有不顺，即行怒叱部院大臣。此为一罪。

凡带领引见，伊身既为人臣，理应于朕前轻声问事，

然伊却有意扬威呐喊，以恫吓众人。此为一罪。

伊将世祖皇帝时未迁徙之民人，无故迁居他乡，俾民人困苦之极，且将为民伸理之尚书、总督、巡抚等，未查详实即行杀斩，此又用意何在？此为一罪。

世祖皇帝宾天时，曾明白降旨于四大臣。朕亲政之初，有告发苏克萨哈之事，当即交付王大臣等审议。王大臣等均因畏惧鳌拜、遏必隆等人威力，即夸大其罪，议拟凌迟，具疏奏报。时朕若坚意不肯，则王大臣等因一时畏其权势，故免冠叩请，朕亦精神恍惚，凌迟苏克萨哈，于心不忍，遂降旨绞之，余依议。况且博尔和图有功无罪，其札克丹、隋和、吴尔伯等又有何罪？色克吉额乃蒙世祖皇帝恩准，入大内读书也。朕亲政之初，鳌拜、遏必隆却以其小仇治大罪，向朕首告，杀皇考章皇帝所遗一大臣全家，其意使朕难堪，贻笑万世也。如今念之，后悔莫及，殊甚愤恨。侍读学士熊赐履奏曰：治理政务，有负众望，隐患未除，盟党愈固。时鳌拜叩奏曰：此显系弹劾我等，理应惩治。若无盟党，则鳌拜不知有弹劾伊等之奏文。由此观之，结党是实。此为一罪。

凡科、道所议事项，屡遭鳌拜奏请禁止，以杜议论伊等。此为一罪。

凡施政用人时，鳌拜欺朕，恃其权势，任意妄为，令文武各官皆出伊门，内、外皆用其党奸宄之徒，果真大失天下众望。穆里玛、塞本得、讷莫、佛伦、苏尔马、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济世、泰壁图、迈音达、吴格塞、布达礼等结党，凡事先于家中商定，而后施行。更有甚者，凡遇部院来奏官员，均被其招往商议。此众所周知。鳌拜

等人恃恶沮坏国政。凡与之善者，均行扶持；与之不睦者，即行陷害。此等奸宄恶习，数不胜数。惟念鳌拜乃原有功之臣，遗诏内列名之人，故朕体恤至深，欲其必能悛改恶习。而今观之，其妄想尽收天下钱财，结伙作恶之举愈加过甚。〖8〗

至是，议政王大臣康亲王杰书等遵旨勘问鳌拜之党。定鳌拜欺君擅权，引用奸党，擅杀大臣等罪三十款，以逆恶种种，所犯重大，议革鳌拜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妻及孙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中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议遏必隆贪揽事权，迟延不奏辞政；心怀妒忌，对鳌拜恶迹不行奏明等罪十二款，且审问时不以实供，种种遮饰，情罪重大。议革职，立绞，未分家之子并妻为奴，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披甲当差。议宗室辅国公大学士班布尔善附和鳌拜、藐视皇上罪二十一款，议革职、立绞，其亲生未分家子孙革去宗室，妻子为奴。八月初二日复查革退宗室事，将班布尔善之子四人及女一人俱著闲散宗室。议鳌拜之侄、内廷行走塞本得依仗权势，藐视皇上，违旨剥民罪六款，拟革职，凌迟处死，子并妻为奴。议吏部尚书阿思哈、户部尚书玛迩赛、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侍郎泰壁图、鳌拜弟都统穆里玛等皆助恶结党，背负国恩，均应革职、立斩，其亲生未分家之子并妻为奴。玛迩赛已死，抛尸。议鳌拜之子那摩佛、侄讷莫、佛伦及鳌拜党希福、阿林、刘之源、刘光、插器、阿南达、布达礼、济世、迈音达、吴格塞、额尔德黑、郭尔浑等均应立斩。鳌拜之兄赵布太，婿赖虎等立绞。以上并其妻与亲生未分家之子为奴，家产籍没。硕代等谄

事鳌拜，均革职、鞭责，披甲当差，家产籍没。敬谨亲王兰布娶鳌拜孙女为妻，倚势得封，降为镇国公。达素等系鳌拜擅授之官，应革去，鞭一百，披甲当差〖9〗。

奏入，康熙帝召鳌拜，问罪皆实，鳌拜希冀不死，示其为救太宗所留伤疤〖10〗。康熙帝念其效力年久，著革职，籍没拘禁；赵布太、那摩佛免死，革职、籍没拘禁；遏必隆革去太师及公爵，其原有一等公爵仍留与伊子；鳌拜族人为内大臣、侍卫、护军参领者俱著革去，有世职者著随旗上朝；阿南达免死，宽其籍没；赖虎、插器、佛伦、布达礼、刘光、阿林、希福等从宽免死，各鞭一百；插器、布达礼、佛伦著免籍没；刘之源、额尔德黑、郭尔浑等亦从宽免死；硕代、桑俄、那木塔尔、舒尔虎纳克、罗多等俱从宽免罪照旧留任；班布尔善著革职，即行处绞；塞本得著革职，即行处斩；阿思哈、噶褚哈、穆里玛、泰壁图、纳莫俱革职，即行处斩；玛迩赛既死，不必抛尸；济世、迈音达、吴格塞等俟到日再行究审具奏；兰布著革去亲王，授为镇国公；穆舒、席哈纳、卓灵阿、那木代等著免籍没。余俱依议。复传谕内外文武官员：或有畏其权势而倚附者，或有身图幸进而倚附者，本当察处，姑从宽免。自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以副朕整饬纪纲、爱养百姓至意。

鳌拜旋死狱中。

鳌拜（？—1669），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为护军校，从征，屡立战功。太宗皇太极时，与征察哈尔之役、皮岛之役、松锦之役，赐号“巴图鲁”，叙功，晋三等昂拜章京。迨顺治帝登极，随征湖广、四川、贵州，又

平姜瓖叛，俱有殊勋。顺治帝亲政，命从优议叙，晋二等公。康熙帝冲龄即位其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结党专擅，倾害异己，揽辅政大权于一身。于幼主前张扬跋扈，叱喝部臣，稍不如意，竟至疾言厉色，攘臂相争。及被逮论死，帝亲讯，乃裸衣暴浑身伤疤，乞贷一死。帝念其效力多年，战功颇著，命免死，革职拘禁。五十二年（1713）复念鳌拜战阵功多，追赐一等男。雍正帝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帝厌鳌拜专擅，命停袭其爵。〖11〗

六月初六日(7月3日)

16 以迩年水旱频仍，盗贼未靖，兼以贪官污吏肆行朘剥，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谕部院大臣及科道官：著即将拯救生民疾苦、切实裨益之处，各抒所见，明白陈奏，以备采用。

17 以有奉差官员及督抚提镇等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谕户部嗣后通行严禁，若仍前恣买良民者，从重治罪，决不姑恕。

初七日(7月4日)

18 先是，鳌拜胞弟、内大臣巴哈出差回京，因其种种不法，议处斩，家产籍没，康熙帝令宽之，仅革职。至是，鳌拜家人供出总督白秉贞、原任巡抚张自德、尚书龚鼎孳、庶吉士王彦等均曾嘱托行贿，概令从宽免罪。鳌拜之亲信党羽旋陆续回京。命革其侄苏尔马、绰克图，其婿布颜其等职，仍免籍没。

十一日（7月8日）

19 为苏克萨哈、苏纳海昭雪。康熙帝以鳌拜等与苏克萨哈不和，挟仇灭其子孙后嗣，命给还苏克萨哈原官及白尔黑图等官职。吏、兵二部又议定：苏克萨哈案内文武官革职者复原官，已故者留荫生、监生，其原管佐领由本人之子或族人承袭。寻复苏克萨哈原有二等精奇尼哈番世职，命其子苏常淑承袭，并给还所没家产。又谕吏部为鳌拜倾陷而死之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昭雪。各予追谥、祭葬，荫其子。

20 从都察院请，禁藩王及大臣家下商人于各省贸易。

十二日（7月9日）

21 以直省罪囚原遣恤刑官审录，今该官罢遣，遇热审时，有非实犯死罪者具题减等，如在京法司例，命刑部通行直隶各省，永著为令。

十七日（7月14日）

22 命永停圈地。以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命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户部速行晓谕，昭嘉惠生民至意。至于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以古北等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以闻。

二十二日（7月19日）

23 先是，广东都司刘世虎等驾舟巡海，遇风飘泊至

广南国（今越南东北）境内，广南国王差赵文炳等送刘世虎等归粤，并带来货物船只，奉有确查议奏之旨。至是，礼部议：刘世虎等带去之兵尚有十九名未回，应降二级；其赵文炳等，虽奉广南国印文差遣，而实系中国之人，或留或遣，请旨定夺。现在禁海，其带来之物，不便贸易，应交送户部。得旨：广南国差赵文炳等送刘世虎等归粤，殊为可嘉，著该督给以照验遣归，广南船货不必入官，仍给来使，为修理船只之用。刘世虎等风飘是实，著免罪。

二十七日（7月24日）

24 以官民家人、仆婢自尽身死报部者甚多，谕刑部：此皆因本主不加爱养，或逼责过甚，难以存活，故致身死。非有迫切之情，岂肯自尽？以后官民，务须各将家人抚恤训养，勿得仍行逼责致死，人命至重，尔部即行晓谕申饬。

25 是月，御史赵璟遵旨奏请增加官员薪俸以遏贪风。略云：查顺治四年（1647）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俸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夫初任不得已略贪下赃，赖赃以足日用，及日久赃多，自知罪已莫赎，反恣大贪，下官行贿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臣以为俸禄不增，

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请敕查取原定经费银数及额设款项，从长会议，或将本省应征税银与折纳赎银加增官员俸禄。得旨：该部知道。〖12〗

26 廷议蠲免粮及征粮事。礼科给事中吴国龙奏：今日百姓诚有二病，如上谕财尽力穷民不聊生矣，但疾苦固多端而催科较甚，拯救鲜良法而除豁为恩。请自本年（1669）以前军民尾欠钱粮尽行蠲免，以豁穷黎。寻部议：查顺治十八年（1661）以前拖欠钱粮于康熙四年（1665）尽行蠲免，而康熙元年（1661）以后拖欠钱粮若再行蠲免，恐不肖有司知其频蠲，将已征在官者作为拖欠，希图幸免，难以议蠲。得旨依议。左都御史冯溥请收夏税定于六月，秋粮定于十月。刑部侍郎王清请征粮之期限于五六月完五六分，九十月完五六分。户部尚书郝维讷、侍郎艾元徵等，请将夏税定于五六月，秋粮定于九十月征收。兵部尚书王宏祚言：本年存剩之银可拨次年春季之饷，请少宽征粮限期，而户部议未便准行。得旨：钱粮夏秋征收本当允行，但国用尚在不敷，俟钱粮充足时，户部奏请举行。〖13〗

七月（8月）

27 廷议裁减经费。上年（1668）因国用不足，将拨作地方经费之存留钱粮大幅裁减。至是，户部尚书郝维讷、侍郎艾元徵、严正矩遵旨奏言：上年（1668）酌省存留一案，在议者以度支勿给，一裁减而所得实多，殊不知我朝定鼎以来，屡经裁汰，见在所存之数万难再减。且地方费用不足，势必仍派诸民，贪污之辈借口横加，民财愈尽。

即如进表朝觐以及乡饮科场等款皆系大典，修理城垣仓库制造军器火药等款皆系要务。至于教官马匹草料一裁，则寒毡有步行之苦；铺兵塘马工食一裁，则贫役有枵腹之悲；孤贫狱囚口粮一裁，则茕独无以自存；而有罪者不得邀矜怜于法外。况各省存留钱粮，臣部据实核确应用实数方准销算，原未尝任其冒支，则上年议减各款似应于九年（1670）为始，照旧复其存留。刑部尚书朱之弼曰：生民疾苦大事莫过于上年（1668）酌省存留钱粮一案，夫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由己，不得不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乞敕部察核上年以前存留数目，仍令存留，则百姓可免重派之累。于是户部议：各省原额存留银共一千六十九万三千八十五两，除驿站河夫漕银四百一十四万余两，实原额存留银六百五十五万余两。因兵饷不敷，通共裁银三百一十六万余两，又于上年（1668）裁银一百七十四万余两，实存留银一百六十四万余两。各省除荒之数俱在此内。议自康熙九年起，将上年（1668）所裁银仍复其存留，恢复留给地方共银三百三十八万余两。依议行。〖14〗

八月初二日（8月27日）

28 谕宗人府、吏、兵二部：凡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会议之时理应极其缜密。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漏，殊为不合。至于人众愈觉繁杂，其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俱令停其议政。嗣后

凡会议，诸王贝勒大臣务须缜密，勿致泄漏。

十一日（9月5日）

29 为汤若望、李祖白等昭雪。上年（1668）十一月，谕钦天监杨光先、南怀仁等：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15〗其后测试日影不符，杨光先上疏辩称：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夫西洋至我大清国，相去八万里，星宿宫度，自然各别。岂可以八万里之外国，而毁我尧舜之仪器哉？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此其人只可称制器精巧之工匠，而不贯穿于圣贤之道理；只知说无根之大话，而不知合理数之精微，若用其人，臣未见可也。〖16〗旋吴明烜因谎称能推算新历等，被责四十板。鳌拜被擒后，各项冤狱案多获平反，南怀仁、李光宏、利类思等上书请白汤若望之冤，称汤乃先帝数十年勋劳虑臣，罗织拟死，使忠魂含恨，今权奸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17〗命查覆，礼部议驳回。又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奏。至是，康亲王杰书等议覆南怀仁等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害案，得旨：汤若望复“通玄教师”称号，照原品赐恤。旋追赐原任掌钦天监事通政使司通政使。还天主教堂建堂基地，许缵曾等复职，李祖白等恩恤，旋

按原品给祭银，取回流徙子弟，有职者复职，李光宏、潘尽孝等原降革之职恢复。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活动外，严禁各省开堂传教。杨光先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18〗结案后，杨光先于返籍途中卒。〖19〗

十二日（9月6日）

30 以近有不安分之文武官，交通在内近侍及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揆之臣谊，殊为不合，谕吏部、兵部、内大臣、侍卫、文武各官：朕施行政务，惩创奸佞，察其忠贤才能者用之，以后如有匪类妄行陷人，以图侥幸，自以为贤，希觊升迁，及仍前干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不宥，尔二部即通行内外及包衣佐领，严加申饬遵行。

二十四日（9月18日）

31 以一等侍卫索额图为内国史院大学士。索额图以逮鳌拜功擢升，旋兼管佐领、《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

九月初六日（9月29日）

32 甄别部院堂官。礼部尚书布颜、左都御史尼满俱以原品随旗行走，兵部右侍郎李棠馥年老休致，仓场总督、工部尚书白色纯、户部右侍郎萨尔图、刑部右侍郎纳布、左副都御史哲库讷、阿思祜各降级随旗行走，内弘文院学士周天成革职。

翌日，吏部等衙门核督抚功过。山陕总督莫洛革职，河道总督杨茂勋、原任福建总督祖泽溥、原任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白秉贞、原任延绥巡抚张中第俱原品休致，原任湖

广总督张长庚以原品随旗行走，原山陕总督卢崇峻削尚书衔随旗行走，陕西巡抚白清额降四级随旗行走，湖广巡抚林天擎留任，直隶巡抚金世德降二级留任，山西巡抚阿塔以品行不正降四级随旗行走。旋又甄别在京满汉官员，革职、降级、休致共八十三员。

二十四日（10月18日）

33 以原任刑部尚书明珠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字端范，叶赫纳喇氏，其祖乃叶赫贝勒金台什。叶赫亡，其父尼雅哈降，授佐领，以从征有功，赐骑都尉世职。顺治中，充侍卫，后升銮仪卫治仪正。康熙继位，撤宦官十三衙门，重设内务府，迁郎中，康熙三年（1664）擢总管。内务府职掌包衣政令、朝贺礼仪、扈从后妃出入、总理皇子公主家务等皇家事务，职多事繁，属皇家近臣，且自为一系统，升降不与他途一例〖20〗，故明珠得以接近皇室要人及朝中重臣。按旗分，明珠与苏克萨哈同属纳喇氏，但因得遏必隆之荐，脱然于苏、鳌两辅臣之争，并于五年（1666）任内弘文院学士。上年（1668）六月，黄淮多决堤，明珠偕工部尚书玛迩赛等前往淮、扬阅视河工。时玛迩赛为鳌拜党，会勘时以所需钱粮太多，请暂不兴大工，明珠不欲得罪鳌拜，故附和之。上年（1668）升刑部尚书。不满鳌拜专擅。历法之争中，承康熙帝旨，以西法为是〖21〗。迨鳌拜被逮，益受重任。

二十五日（10月19日）

34 从议政王大臣等议，巡抚例不管兵，然未设总督

之省如遇紧急军务，提督、总兵官仍应会同巡抚料理。副将以下武官有贪酷殃民侵饷等事，亦由巡抚察实题参。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5日）

35 以太和殿、乾清宫修缮完毕，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翌日康熙帝于太和殿行庆贺礼，并由武英殿移居乾清宫。二十五日诏告全国。

36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二十八万八千七百六十九，田地等五百四十三万二千四百六十三顷五十七亩，征银二千五百八十七万五千八百七十一两，米豆麦六百二十万三千六百二十石三斗，草二百三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五束，茶十五万七千五百三十引，行盐四百四十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四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七万八千六百三十三两，铸钱二亿八千七百六十五万六千五百六十。

〖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八；《清朝通典》2024页。

〖2〗《碑传集》卷七《名臣宰辅》。

〖3〗康熙帝召诸少年在宫习布库戏《竹叶亭杂记》卷一记为“选小内监强有力者”。《归田琐记》卷五因之。《啸亭杂录》卷一称“召诸羽林士卒”。按小内监因身体未长成，“强有力者”未必有之。故以八旗少年为是。

〖4〗布库为满语，“译语则谓之撩脚，选十余岁健童，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归田琐记》卷五）。

〖5〗《竹叶亭杂记》卷一。

〖6〗参见：《清史稿》卷二四九、二六九；《啸亭杂录》卷一。

〖7〗参见：《清史稿》卷六；《啸亭杂录》卷一。

〖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页。按此为捕拿鰲拜前康熙帝钦定之罪，捕后康亲王杰书等拟三十大罪主要依据此，但"钦定之罪"更能反映其实际情况，故引其文。

〖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明清史料》丁编八本。

〖10〗《康熙帝传》。

〖11〗参见：《清史列传》卷六《鰲拜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五卷《鰲拜》。

〖12〗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13〗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14〗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15〗《熙朝定案》3页。

〖16〗《熙朝定案》6—7页。

〖17〗《正教奉褒》。转引自李兰琴《汤若望传》167页。

〖1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三一；《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三。

〖19〗光先之死，史书记载多歧异。《不得已》载：光先邀蒙恩免，放归，卒于途。《徽州府志》等曰：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谈》则称论大辟。其实，光先盖论大辟，免死归卒者也。又《正教奉褒》：出京回家，行至山东德州地方病发于背死。按"病发于背"较可信。黄一农《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引《崇正必辩》曰：光先出京归家，行至德州地方，病疽发背，肌肉溃腐，脱落成穴；越七日，毒攻内腹，旋即溃烂，前后腹背贯穿洞开，脏腑倾出，号叫数日，"现世之

恶报如此最显”。席泽宗亦以为杨光先于八月十日行至山东德州，病发背部而死”（《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399页）。

〖20〗《清史续考》342页。参见：《清代内务府》106页。

〖21〗《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71页。

清通鉴　卷二七

康熙九年　庚戌　公元1670年

二月十九日（3月10日）

1 以江南桃源县连年水灾，从江宁巡抚马祐疏请，免该县康熙六、七年（1667、1668）未完漕粮一万六千六百四十石，后不为例。旋又免高邮等受灾六州县康熙七、八年（1668、1669）之未完漕粮。

二十五日（3月16日）

2 以流徙罪人多有冻毙于路者，定自每年十月至正月及六月，停遣犯人于尚阳堡、宁古塔等处。〖1〗

3 从户部议，以古北口外地拨给镶黄、正黄两旗，罗文峪外地拨给正白旗，冷口外地拨给镶白、正蓝两旗，张家口外地拨给镶红、镶蓝两旗。

二十七日（3月18日）

4 议定包衣下一品官子弟，许其承荫；二品至四品，各荫一子入监读书。〖2〗

闰二月

5 金之俊卒。

金之俊（1593—1670），字岂凡，又字彦章，号息斋。明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清兵至，降，以原官起用，历工、兵、吏部侍郎，授中和殿大学士，颇以建白闻。著有《金文通公集》。至是卒，谥“文通”。

三月初四日（4月23日）

6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庚戌科三鼎甲：状元蔡啟僔，浙江德清人；榜眼孙在豐，浙江德清人；探花徐乾学，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至是，赐一甲蔡啟僔、孙在豐、徐乾学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李光地、赵申乔、陆陇其、王掞、王原祁、陈梦雷、张鹏翮、郭琇、邵嗣尧、张烈等二百九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魏裔介、礼部尚书龚鼎孳、刑部侍郎王清、国史院学士田逢吉。

十四日（5月3日）

7 从刑部题，嗣后凡隐瞒反叛抄查入官人口者，不分男妇大小，五口以上照依隐匿财物至五百两例，杖一百，流徙宁古塔。四口以下杖徙，如旗下犯此等之罪，例应枷号发落，遵为定例。

十七日（5月6日）

8 定满、汉官员品级。先是以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命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具奏。至是定：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均系一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均系二品；汉大学士，原系正五品，今为二品，尚书、左都御史，俱系二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均系三品。满洲郎中系三品，员外郎系四品；汉郎中系正五品，员外郎系从五品。查顺治十五年（1658）曾将满洲官员品级与汉人划一，后康熙六年（1667）又改为照旧。今行划一，应将满洲官员品级照顺治十五年（1658）之例，其现在品级仍准存留，嗣后补授之时照此定例补授。

二十日（5月9日）

9 以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虽天下平定，不可不加意爱养。而近来牧养马匹，整办器械，费用繁多，除月饷外，别无生理，不足养赡妻子家口，命吏、兵二部详议以闻。寻从部议，甲兵每人月增银一两，岁增米二斛，永著为例。

四月初五日（5月23日）

10 从御史李之芳疏言，吏部考功例，有不可不除者。外官参罚处分，降级革职，条例甚多，即罚俸一项，常有莅官一二载，罚俸至五六年，甚有至十余年者。虽廉能之官，一遇小节细故，即不能久安其位，亦属可惜。况则例纷纭，胥吏欲轻则有轻条，欲重则有重款，事同法异，总缘多立名色，便于高下其手。乞敕部院大臣，将该部见行

事例，彻底厘定，务使永远可行。

十八日（6月5日）

11 从御史徐旭龄疏请，嗣后凡百姓请保留降调官员者一概不准，仍交刑部治罪。如被降之官果为清廉良吏，许该督抚题请，若系不肖或科道纠参，将题请留任之督抚照以劣为优例处分。

五月二十四日（7月10日）

12 御史李之芳疏参大学士魏裔介，略云：今年考选庶常，皇上委内院阅卷，京师哄传谓取中上卷二十四名，系魏走漏消息，幸赖皇上所选与所传名数姓名不同，人心始服。其兄魏裔鲁任山东运使，魏裔介擅改汉文敕书，令知府属其兄统辖，事发后使同官代为受过；其子得荫监生，其弟魏裔讷任桃源知县，借端回避改补，均有欺蒙〖3〗；纂修世祖实录时任用私人，又与班布尔善朋比相倚。乞请严处，以为擅权言政之戒。有旨：魏裔介明白回奏。旋魏回奏称李之芳所劾或为悬揣之词，或为无中生有，或为按例行事，或为公议会题。又言与班布尔善时有商议，言无不尽，亦时有相争之事，以鳌拜之势焰，足迹未登其门，况班布尔善？又顺治时曾参劾刘正宗等，刘正宗受重处；伊等党类切齿于臣久矣，李之芳系刘正宗同乡，据其所参，巧为构诬，皆属无据。臣恐报复之谋得售，凡臣子非其党类者，皆可借端倾害矣，彼乃挟仇诬构〖4〗。十一月，吏部、都察院等会勘，以魏裔介回奏不据实引咎，且牵引已结之案，乃属悖旨〖5〗，应削级罚俸。命宽免。

六月十四日（7月30日）

13 广东巡抚刘秉权疏报：上年（1669）垦复民田一万七百一十五顷七十四亩，安插男妇共九万六千七百九十八名，内随粮派丁计三万六千三百四十二名；又垦复屯田三十一顷九十二亩，安插男妇五千三百六十一名。其应征银米，俟三年后起科。下部核议。

二十九日（8月14日）

14 大西洋国王阿丰肃遣使玛讷撒尔达聂等至京，进献金刚石、大玻璃镜等礼品，以其“地居极远，初次进贡”，命从优赏之。〖6〗

15 是月，苏州踹匠窦桂甫等因米价腾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增工银。〖7〗

七月十二日（8月26日）

16 给事中姚文然条奏：一、各部互议之事，应各捐成见，以尽虚公。二、开复戴罪停升诸项，该抚报明完案，该部复本，应即题明注销。三、钱粮驳查既清，无事屡题屡复。四、部内可结之案，即应一部径结，疏内可以通结之案，即应一疏通结。命下部议行。

八月初四日（9月17日）

17 以诸王大臣朝仪不整，有逾越班行交相接语，或轻佻嬉笑，礼不踰阶而相与言，谕都察院：朝仪整肃，不止系堂陛之观瞻，亦以见臣心之敬肆，尔衙门监察御史见

而不纠，皆为徇庇。都察院职位重大，朕躬有失，尚尔指陈，况王及诸臣乎？嗣后有失仪者毋得容隐。

十一日（9月24日）

18 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翰林院衙门等官均命查顺治十五年（1658）定例，大学士分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皆兼侍郎。〖8〗

19 从给事中张爱疏请，八旗佐领下有并非亲族而服孝，并非特赐佐领及功臣之佐领而令属下人员服孝者，与礼不符。命严行禁止。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

20 从吏科给事中莽佳疏言，定嗣后征租者，照蠲免分数免佃户之租，使田主佃户皆能受惠。

初二日（10月15日）

21 河督罗多疏言：修河工程额用协夫三万四千八百名，请于江南、山东两省摊派。工部以道远民艰，恐官吏借端滋扰议不准，然可将每月工役银四分增至六分，以资召募。康熙帝以河工关系重大，时近冬寒，势不容缓，倘临期应募无人，复行佥派，必致迟误，命该督先行尽力召募，如确不能得，可就近量行佥派。十一月，给事中张维赤疏言：河工协济人夫，皆经该地方津贴而来。江南各府方被水旱之灾，正项尚且议蠲，额外岂堪重累？前部臣主募夫之议，原定每名给工食银六分。今河臣虽改用派夫，岂有募则给工食，而派遂不给工食之理？应一体议给，将原派地方按月津贴之银，行令停止。查两河工程，所给夫

役工食，先经总河题明，日给四分，今协济之夫，于役远方，应照前会题募夫工食之例，每日给银六分，至于津贴之费，责令地方官晓谕停止。从之。

十月初九日（11 月 21 日）

22 以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长久，特谕礼部：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恶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命礼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十一月颁《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及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

初十日（11 月 22 日）

23 改内三院大学士、学士衔。以图海、巴泰为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索额图、李霨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杜立德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对喀纳为文华殿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折尔肯、哈占为中和殿学士，

塞黑、达都为保和殿学士，马朗占、张凤仪为文华殿学士，靳辅为武英殿学士，田种玉为文渊阁学士，陈敦永为东阁学士，折库纳、熊赐履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俱兼礼部侍郎。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4日）

24 定经筵、日讲日期。先是，康熙帝以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命礼部择期具奏。至是，礼部遵旨议覆，经筵应照顺治十四年（1657）例，每年春秋二次举行，择于明年二月十七日午时开讲。前期皇上亲祭奉先殿及先师孔子。讲官听内阁酌定员数题。经书讲章，应令讲官撰送，内阁酌量改定，预期恭进御览。礼仪筵宴，俱照旧例。其日讲日期，择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时开讲，日讲官亦俟内阁酌定题。得旨：经筵、日讲举行日期，知道了。已设立翰林院，其日讲官及应行事宜，著翰林院酌定具奏。至十二月初五日，设翰林院满汉侍读学士各三员，侍讲学士各三员，侍读各三员，侍讲各三员，典簿、孔目各一员，待诏各二员，习满字笔帖式十六员，习汉字笔帖式十六员。

十二月二十五日（1671年2月4日）

25 谕大学士等：朕近日披览章疏，于科道官条奏，有合于事理、裨益政治者，虚怀听纳，不惮见之施行。其所言无益，不可行者，非沿袭陈言，则浮泛塞责，尔诸臣宁有不知？今后有言关政理、切实可行者，照常票拟，朕亲加裁夺。其或不可行者，若悉下部议，既属无益，徒令章奏繁多，反致应行事务稽迟。尔等可详酌事理，以不准

行拟旨，朕仍审择而执其中。古之圣帝贤王，虽迩言是察，亦无稽勿听，用言致治之道，盖当如此。

26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三十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三，田地等五百四十五万五千五十六顷八十一亩，征银二千五百八十九万七千九十二两，米豆麦六百二十一万一千三百四十石五斗，草二百三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五束，茶十六万八千五十引，行盐四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六十一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八万三千四百八两，铸钱二亿九千五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

27 禁两淮盐课私派等弊，刻碑记禁约竖于关津桥梁等处。停顺治十八年（1661）所定盐课溢额予奖之例，并停盐课预征。〖9〗

28 恐钱多壅滞，停十六省铸钱。〖10〗

29 弛天主教之禁。因平反汤若望案，命将押解广州之二十五名教士，令该督抚差人解送至京，随即将擅天文历法者留京供职，余者允准前往各省传教。南怀仁、利类思等上奏谢恩，称自明迄今已将百年，世祖皇帝深知天主教无敝，今又蒙皇上容臣等各居本堂焚修，柔远之仁容当再报。〖11〗

〖1〗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2〗《八旗掌故》卷二《八旗监生》。

〖3〗《清圣祖实录》卷三二。

〖4〗《清圣祖实录》卷三四。

〖5〗《清史列传》卷五《魏裔介传》。

〖6〗《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

〖7〗《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8〗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9〗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八；《石渠余纪》卷五。

〖10〗《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11〗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引自李兰琴《汤若望传》170—171页。

清通鉴　卷二八

康熙十年　辛亥　公元1671年

正月十二日（2月20日）

1 康熙帝以海内无事，上年恭谒孝陵礼成，欲躬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以告成功，用展孝思。因事关大典，著议政王、贝勒、大臣、内阁、九卿、科、道各官会议具奏，并谕礼部议行。

二十五日（3月5日）

2 以各衙门满官已谙汉语，命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悉罢通事。

二月初四日（3月14日）

3 以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工部尚书王熙、左都御史明珠、礼部左侍郎常鼐、户部右侍郎田逢吉、刑部右侍郎多诺、中和殿学士折尔肯，保和殿学士达都、侍

读学士傅达礼、史大成，侍讲学士胡密色、李仙根，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等十六人为经筵讲官。十七日，经筵开讲。赐大学士等宴。三月初二日，以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及侍读学士傅达礼、宋德宜、史大成，侍讲学士李仙根，侍读张贞生、严我斯，修撰蔡启僔，编修孙在豐等十人为日讲官，初十日首次日讲。八月十五日，又添设内阁满洲学士四员，汉军学士二员，汉人学士二员，满字侍读学士二员，满汉字侍读学士二员，蒙古侍读学士二员，汉军侍读学士二员。

三月初一日（4月9日）

4 谕诚年幼诸王曰："闻尔等恃威行事，岂果有所利耶？夫无益之威逞之何用？尔等皆朕懿亲，人自敬畏。至于所属在外官员，原为国家治事理民，尔等若勒索其财物，彼何所取而应奉耶？宜以时娴习骑射，暇则读书，毋徒溺于嬉戏也。"又谕安亲王岳乐："尔在诸王中以齿则高，以行则长，若年幼诸王率意妄为，尔其训饬之。"

初七日（4月15日）

5 从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请，嗣后督抚提镇缺出，吏兵二部照例将应升官员先行开列，应否会推，由上裁决。

四月初二日（5月10日）

6 先是，差往江南郎中禅塔海奏事来京，康熙帝面询民生休戚，奏称：淮扬等地水患未消，人民流离失所，前虽赈济，今难糊口。帝命速议赈济之法。至是，户部议拨

银六万两赈之。康熙帝以饥民待食甚迫，与银无益，命截留漕粮六万石并各仓米四万石，遣户部侍郎田逢吉等会同地方官赈济。御史徐越随即疏言赈济之法：宜于各府州县，分设米厂，厂不一处，使饥民无奔赴守候拥挤之患，然后计人给米，每日人各一升，每三日一放。则一石米，可以养活一人于百日。万石米，即可以养活万人于百日。即多至十万灾黎，亦止需十万石米。乞敕部差贤能司官，每府各一员，协同地方官亲身遍历，如法赈济，至麦收后停止。康熙帝以为善，命田逢吉如议而行。

初四日（5月12日）

7 命宗室中除大罪革职人员外，闲散宗室子弟年十八岁以上及无父之子，俱照披甲例给以银米养赡。

初八日（5月16日）

8 从户部题，江南、江西、湖广芦课钱粮，原系地方官按亩征收，转解监督衙门，与各关差监督亲收商税者有别，嗣后停止差遣部员，将其归并地方官管理。

十五日（5月23日）

9 御史徐越疏：各省巡抚应请敕令兼管军务，以便缉盗安民。康熙帝命各省巡抚不必概令管兵，其不设总督提督省份，副将以下武官令巡抚兼辖。

五月初四日（6月10日）

10 耿继茂卒。

耿继茂（？—1671），辽东盖州（今辽宁盖县）人，

耿仲明之子。明崇祯间从父入后金，隶汉军正黄旗。顺治六年(1649)从攻广东，父死，代领部众。八年(1651)嗣靖南王爵，与平南王尚可喜共镇广东。以科臣言两藩并建一省诸所未便，十七年(1660)移镇福建。康熙二年(1663)率兵下金门、厦门，迫郑经退台湾。本年正月，以病上疏，称："旧疾日剧，闽省滨海重地，寇盗蠢动不测，病躯岂能料理？"请以其子耿精忠管理军务，从之。至是卒，予祭葬，谥"忠敏"。旋诏以其子和硕额驸耿精忠袭爵，仍镇守福建。

十一日（6月17日）

11 以武官有防守地方、缉捕盗贼之责，必弓马熟娴方克胜任，其不称职者，虽总督提督，有不时纠参之例，然与其纠参于后，贻误地方，不如严于选授之时，命嗣后除现任推升各员外，凡系应到部掣签之官，如有不堪者，具题照例给以原品顶戴，停其补授。

二十日（6月26日）

12 从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言，世祖时于出位妄言、风闻失实者，皆立加惩处。以风闻言事，常有伐异党同、挟诈报复之故，今后除果有确见、关系政治及大奸隐弊仍无论有无言责，悉听其指实陈奏外，概不许以风闻浮词擅行入告。

二十一日（6月27日）

13 停锁禁锁拿官员。给事中姚文然疏言：总督麻勒吉自被锁拿，颜黑面削，腰项拳曲，闻之恻然。窃思官列

大僚，素叨豢养，免冠带锁，愧辱难堪，乞宽其锁系。至于所犯事情，审有实据，自有应得之罪。奉旨：以后官员犯罪，锁禁锁拿著永行停止。

六月初八日（7月13日）

14 从宗人府等议，嗣后王以下及文武官有应得之罪处分者，量其罪之轻重，改罚银为罚俸，自一月递增至一年。

十六日（7月21日）

15 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疏言：四川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招民开垦，已属急务。然招民限以七百名之例，所费不赀而能招来者少，应广其招来之途，减其开垦之数，宽其起科之限，方为有济。请开招民之例，如候选州同、州判、县丞等及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衔，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之人，统以三百户为准。俟三百户民尽皆开垦并取有地方具结，方准给俸，实授本县知县。其本省现任文武各官，有能如数招民开垦者，不论俸满即升。四川随征投诚各官，俟立有军功咨部补用者，能如数招民开垦，照立功之例即准咨部补用。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如此则人易为力，而从事者多，边疆庶可望生聚。下吏户兵三部会同议行。

七月初八日（8月12日）

16 刑部等会审京口将军李显贵、镇江知府刘元辅等贪赃案。以二人违例折给兵丁草料，浮算帑银，均拟斩监

候。而刘元辅之父刘泽溥殉难山西，应免死。康熙帝以李显贵身为将军，职任封疆重寄，乃侵剋兵饷，大负委任；刘元辅虽伊父有死难之功，但彼婪赃坏法，情罪重大，均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总督麻勒吉、巡抚马祜不早行题参，各削所加一级，仍降二级留任；副都统张元勋、张所养各削所加一级，革去恩诏所得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仍留任。

十五日（8月19日）

17 从给事中赵之符疏言，直隶各省官员如该管上司有勒索受贿等弊，许于未劾奏揭报之先控告。若参揭之后控告者将所告之事不准，乃照所告之罪反坐。

八月初一日（9月3日）

18 福建总督刘斗疏报：自撤水师之后，海寇帆樯出没，侵犯靡常，甚于各岛屿盖造房舍。臣等密商机宜，配发水陆官兵陆续搜剿。今已搜剿六十余岛，斩溺五千三百八十余人，擒三十八名，烧木城七座，房宇二千九百二十余间。

十六日（9月18日）

19 设起居注官，命日讲官兼摄。又添设汉日讲官二员，满汉字主事二员，满字主事一员，汉军主事一员。寻又以侍讲学士莽色、喇沙里充日讲起居注官。

【考异】起居注官设立年代，多系于康熙九年（1670）。不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五五载："康熙七年（1668），

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奏准，请遴选儒臣簪笔左右，圣躬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八年（1669），给事中魏象枢奏准，临御之时，召满汉辅臣讲说治道，仍择满汉词臣文字雅重者数人，备顾问，记起居。九年（1670），始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西廊。”此段所言均有误，一则熊赐履、魏象枢之奏，于康熙帝亲政初，皆未允准。二则本日既以日讲官兼摄起居注事，日讲官必先于起居注官之设，而首任日讲官为本年（十年，1671）三月初二日，此前设置之说显系有误。三则经筵讲官与日讲官虽有重合（一人兼二职）然二者有别，经筵以典制所重，故以尚书等兼之，日讲官则俱由翰林院官兼充。由日讲官兼摄起居注事，与翰林院官职掌相合。《康熙起居注》中，经筵讲官、日讲官、起居注官分辨明晰，不相混杂。如本年十一月初三日有：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加一级折库纳。翌年（1672）三月二十九日有：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莽色侍从记注同。四则如系新设，首记应重，现存十年（1671）九月《康熙起居注》首条所记为“上以寰宇一统，躬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行告成礼。”五则九十两月所记，尚无记注官名，自十一月方具名，可见为初始。六则记注官人名与前所任命日讲官皆相符。七则本年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至朝谢恩，内称：蒙皇上累升翰林院侍读学士，恐不能胜任，“兹又蒙恩擢授今职，深恐庸陋不能称职”。康熙帝谕有“今翰林院起居注职任重大，关系机密，朕以尔才品优卓，实可信任，故行简用”。君臣应对，亦可证起居注官为初设。故可认为：本日始正式设起居注官。（《清圣祖实录》卷三六明书本日“设立起居注，命日讲官兼摄”。）而现存之十年（1671）九月《康熙起居注》，即为其始。其记注体例，“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奏，次官员引见”，举凡皇帝起居言动，包括朝会、

祭祀、典礼、日讲等，记注有例。十八年（1679）后，因奉旨增记御门听政时折本启奏情形，起居注册篇幅大增。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

20初行东巡谒祖。先是，本月初三日，康熙帝以“寰宇一统”，往奉天告祭太祖、太宗山陵，在京王贝勒大臣跪送。十九日至盛京，谒福陵、昭陵，率王贝勒文武大臣行三跪九拜叩礼。至是，入盛京清宁宫大清门，设仪仗，奏乐。召盛京将军以下文武官员宴赏有差。又召八十以上耆民至御前赐饮。召披甲之伤老病退及闲散四百余人，各赐银两。又发银二万两赏宁古塔兵丁。大赦奉天、宁古塔犯人，除十恶死罪外，其余已结正结未结之死罪均减等，军徙徒杖等罪皆宽免。豁免自山海关至奉天府所属地方本年、明年（1671、1672）正项钱粮。遍谕地方文武官：此方人民淳朴，狱讼事简，无甚难理，卿等膺荷委任，惟抚戢军民，爱养招徕。满汉人民悉赖农桑，须多方劝谕，开垦耕种，俾各遂生计，以副朕重念发祥故地之意。十月十四日谕宁古塔将军巴海：“朕向闻卿贤能，今侍朕左右，朕益知卿矣。飞牙喀、黑折虽服，然其性暴戾，卿当善为防之。尤须广布教化，多方训迪，以副朕怀远至意。罗刹贼寇虽云投诚，尤当加意防御，操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坠狡计。至于地方应行大事，即行陈奏，毋得疑畏。”又谕年老致仕原任都统道拉等曰：“朕仰体皇考未竟之志，来发祥故地，谒太祖、太宗山陵，祭告礼成。又见卿等年老旧臣，朕怀甚慰，卿等当亦愉快矣。”观来朝之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校射后启程返京。经老边、辽河

桥、广宁县（今辽宁省北镇县）、榆林堡、小凌河、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山海关、抚宁、永平府、蓟州等，于十一月初三日抵达京师。初九日，以谒陵礼成，御太和殿，文武百官行庆贺礼，颁诏天下。

十月初四日（11月5日）

21 从刑部题：定例旗下官员，犯罪重大，其亲父祖伯叔兄弟阵亡，及本身曾出征负重伤者，俱免死一次。其军民人等，并未议及。嗣后应将旗下军民人等，犯重罪者，亦照此例遵行。

初七日（11月8日）

22 方以智卒。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安庆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受家学影响，少年习音律，通文史，善诗能文，尤以好穷物理名，二十岁疏注《尔雅》。自明崇祯五年（1632）始，遍访江南藏书家，立“欲备天地万物、古今之数，明经论史，核世变之故，求名山而藏之”之宏愿。〖1〗与黄宗羲、茅元仪等相往还。与侯方域、冒襄、陈贞慧并称“复社四公子”。与来华传教之意大利人毕方济有交，于“西学”饶有兴趣。十三年（1640）中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时其父方孔炤陷狱案。刺血上白父冤。崇祯帝感其孝诚，免其父罪。大顺军逼京师，上请缨疏，陈破敌方略。旋被大顺军俘获，拷掠几濒于死。脱逃至南京后，阮大铖将其列入“从逆案”，遂亡命南奔，隐姓埋名，以卖药为生。后佐瞿式耜拥立桂王，为南明永历朝东

阁大学士。清兵南下，辗转亡命于贵州、湖广间。因被通缉情急，削发僧装趋清将马蛟麟帐前。以不仕新朝，羁养于梧州古刹冰井寺。顺治九年（1652），经刑部主事施闰章斡旋，得以北返。翌年春，以有司屡迫出仕，出家南京高座寺。此后则四处讲法，阐论阴阳轮回、三教合一之旨。其博学能文，于天文、地理、律数、医药、文字、音韵、哲学、物理、诗赋、书画等均能析其旨义，其见解为常人所不及。著述有《通雅》、《物理小识》、《浮山文集前编》、《浮山后集》、《浮山别集》等百余种。其中《东西均》及《物理小识》影响颇广。至是，为“粤案”所累，于押往岭南途中病卒〖2〗。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5日）

23 准平南王尚可喜疏请，以其有疾，遣其子尚之信回粤暂管军务。

二十四日（12月24日）

24 从御史何光英疏请，复顺治时例，磨勘全国试卷官员应以进士出身者补授。各省乡试正副主考，以进士出身之人开列候点。其分房各官如进士官缺少时，方将举人出身者开送。

十二月初四日（1672年1月3日）

25 康熙帝于乾清门听政，问左通政使任克溥曰：“尔曾为御史乎？条陈弹劾几何？”任对曰：“臣向承乏科员，条陈三十二事，弹劾一总督、一侍郎，又发科场大弊。”

任退，康熙帝顾侍臣曰："闻此人强干，果然也。"〖3〗

初十日（1月9日）

26 从兵部等衙门题，内外满汉文武问刑衙门，除用夹棍拶指外，有另用非刑者，吏兵刑三部，处分则例轻重不一。查吏部例，不论已经致死、未死，革职提问；兵、刑二部例，未经致死者，降级调用。今画一定例：凡满汉文武官员，另用非刑者俱革职，免其提问。其武官将妇人用夹棍者，照吏部例革职；该管兼辖上司，不据实察报者，降二级调用；该将军、提镇不行题参者，降一级留任；将孕妇用拶指者，降一级调用；该管兼辖上司不据实察报者，罚俸一年；将军提镇，罚俸六个月。

二十四日（1月23日）

27 吴伟业卒。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明崇祯榜眼，授编修，后官南京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左庶子。清军南下，杜门不出，仍主文会。顺治九年（1652）春，偕毛奇龄、尤侗、徐乾学、朱彝尊等赴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之南湖〖4〗。翌年，苏州虎丘举行慎交社及同声社合盟大会，"奉梅村先生为宗主"〖5〗，声名益重。其好友陈名夏、姻亲陈之遴同为大学士柄政，思借其文采以结主知，因嘱江南总督马国柱具疏力荐，敦促就道。然阻其行者甚众，经年不能决，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6〗，终为世所逼〖7〗，应诏北上。而仅授弘文院侍讲之职，委

以修书，所谓虚相位以待者，竟无其事〖8〗。未儿，名夏诛死，之遴戍盛京，禁盟社，兴大狱，遂以丁继母忧得南归，自后家居十四载，诗祸、史祸，惴惴莫保〖9〗，赖诸君子营救之力，得九死一生〖10〗。因曾出仕新朝，常懊悔不已，曰："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11〗。临终遗嘱："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12〗《临终诗》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13〗吴伟业资质韶秀、聪颖，少时独好前三史。平生著述颇丰，有《梅村先生诗集》、《梅村集》、《梅村家藏稿》、《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复社纪事》等。而于诗坛最负盛名，其诗有"诗史"之誉，取法唐人，风格近似李颀，渐涉宋人藩篱，号为"娄东派"。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14〗或曰：吴所作"纪事之文，心存畏忌，不敢表章沧桑间事，然所述者，皆身经目击，较传闻失实者固有间矣"。〖15〗代表作有《临江参军》、《永和宫词》、《琵琶行（并序）》、《圆圆曲》、《楚两生行（并序）》、《松山哀》等。

二十七日(1月26日)

28 谕理藩院：元旦来朝外藩王公等，未出痘者先行回部。

2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四十万七千五百八

十七，田地等五百四十五万九千一百七十顷十八亩，征银二千五百九十万八千七百九十二两三钱，米豆麦六百二十一万四千九百一十石二斗，草二百三十万九千三百八十七束，茶十六万八千三百四引，行盐四百四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四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七百五两，铸钱二亿九千四十七万五千八百三十。

30 定奖励开垦之例。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授县丞，不通者授百总；一百顷以上者照例授知县、守备。〖16〗

〖1〗《浮山文集前编》卷二。

〖2〗方以智之死，史书记载不同，有为病卒，有为坐化。今人考证，[美]余英时以为“死节”（《方以智晚节考》），任道斌以为“病卒”（《方以智年谱》）。现从后说。

〖3〗《康熙起居注》一册 10 页。

〖4〗《西河文集》，《墓志铭》八。

〖5〗《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60 页。

〖6〗《梅村家藏稿》卷六《投赠督府马公二首》。

〖7〗《梅村家藏稿》卷一六《诗后集》八《怀古兼吊侯朝宗》。

〖8〗《清诗纪事初编》上 392 页。

〖9〗《梅村家藏稿》卷五七《文集》三五《与子曝疏》。

〖10〗《梅村家藏稿》卷五七《文集》三五《与子曝疏》。

〖11〗《北游录》《记闻》上。

〖12〗《碑传集》卷四三《吴先生伟业行状》。

〖13〗《梅村家藏稿》卷二十《诗后集》一二。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梅村集》。

〖15〗《清诗纪事初编》上394页。

〖16〗《皇朝文献通考》卷二。

清通鉴　卷二九

康熙十一年　壬子　公元1672年

正月二十日(2月18日)

1 陆世仪卒。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别号桴亭，苏州太仓人（今属江苏）。生于理学世家，少以诗名乡里。明末东南结社之风颇盛，朝中党争日竞，大局日坏，乃曰："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靖）、隆（庆）之间，书院遍天下，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1〗遂转而研讨兵道，并著有《八阵发明》一书。又立志以学术挽回世道人心，撰《思辨录》，于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井田学校、封建郡县乃至河渠贡赋、战阵刑法等无不源流毕贯。顾炎武极为推许，称读此书，"乃知吾当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2〗入清后，居乡里讲学，晚

年主讲毗陵东林书院，“大江南北，占淛东西，执经门下者凡数百人”〖3〗。与陆陇其并称“二陆”，为清初程朱学派代表人物。尝云：古人以居敬为力行，穷理为致知者，毕竟敬字该得行字，行字当不得敬字。须把居敬作主，下面却致知力行，一齐并进，方有头绪。此方是千圣千贤入门正法。〖4〗今之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所以徕迂拙之诮。〖5〗著作有《儒宗理学》、《甲申臆议》、《常平权法》等二十余种，后辑成《陆桴亭先生遗书》。至是卒，文人私谥为“文潜先生”。

二十二日（2月20日）

2 从左都御史多诺疏言，嗣后凡逃人出，或抢夺、或窃盗，罪至鞭一百者，刑部枷号，臂膊刺字，鞭一百；若送督捕衙门，免其鞭责，止面上刺字。罪不至鞭一百者，刑部止臂膊刺字；送督捕衙门，照例面上刺字，鞭一百。其各处逃人，解到督捕衙门，审明盗逃情实，先送刑部议结为盗之罪，后移回督捕衙门，议逃走之罪。

二十三日（2月21日）

3 以各省藩臬以下等官丁忧时，督抚每为其奏请在任守制，如此贪恋职任，多方营求，彼此效尤，有乖孝道，谕吏部申明定例：嗣后丁忧官员，督抚无得题留，悉令离任守制。

二十四日（2 月 22 日）

4 康熙帝奉太皇太后赴赤城温泉。二月初三日抵达，三月二十九日返京。

二月初六日(3 月 4 日)

5 先是，皇后所生长子承祜卒，年四岁。康熙帝自闻皇子凶信，郁闷不已。至是，随扈大学士巴泰、兵部尚书明珠等奏曰："皇上闻皇子变，每含悲痛诣太皇太后行宫问安，诚为孝思肫切。但臣等见皇上自闻皇子之变，问安回时，往往郁闷，臣等不胜忧虑。皇上悲痛皇子，固是天性，第深居简出，则郁闷愈增。臣等愿皇上移跸，借境舒情。"康熙帝以"稚子事，朕不介意"答之。越两日，传谕欲于此行宫相近处，相一平阔之所，暂驻数日而还。随奉旨于盘石台驻跸。

十四日(3 月 12 日)

6 皇长子胤禔生。其母庶妃纳喇氏。

二十二日(3 月 20 日)

7 先是，康熙帝行耕耤礼回京，过怀来城时至原任山西临川县知县孙一桂家，赐银二十两。是日，复至一桂家，见前御座上陈设黄褥，遂命兵部尚书明珠谕一桂曰："朕所过沿途俱有赏赉，原非因尔曾为职官给赏。尔倘不察，见朕幸尔家，又加赏赉，遂任意横行，借端招摇，是取祸之道矣。尔曾经筮仕，缘事废职，宜悛改前非，畏法守分，教尔子孙，为忠为孝，是尔之幸也。倘不出此，国法具在，

断不宽宥。榻上黄褥以后毋得陈设，即命撤去。”二十八日，康熙帝自赤城回京途中，见路旁跪一道士，令明珠问其故。道士奏云：臣庙在金阁山，离此三十里，名灵真观。虽向有此名，然遭逢圣主，若得旌表，则光宠益甚。谕曰：此道士妄干徼幸，求另赐名号，意欲蛊惑愚民。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者，概不准行。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道士止宜清静修身，何必求朕赐号。尔妄求徼幸，本应处治，姑从宽宥。以后若敢妄行，决不饶恕！明珠曰：自古惟孔孟之道大有益于世，其失于释老之教者，亦多矣。

四月初一日（4月27日）

8 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熊赐履省亲返京，康熙帝问湖广百姓，赐履对曰：臣乡自西山用兵之后，继以水旱频仍，昨年旱荒更甚，颗粒无收，道殣相望，臣所目击。今春米价腾贵，小民救死不暇，谷种尚未入土，税粮将何完纳？又称所经过之河南、畿辅等地灾祲不断，小民穷苦已极。康熙帝为之恻然。〖6〗旋谕赐履曰：朕前往赤城，见路旁碑上贴一纸，写“害天下之民者，给事中柯耸是也”数字。又无姓名，朕思若是真的，如何不写姓名。履赐以“从来匿名飞语，多是光棍害人之计，纵使写出姓名，焉知不是怀挟私仇，乘机诬陷”对。谕曰：果有姓名，即可对质。若挟私陷害，则所欲陷人者徒自陷耳。赐履又对曰：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

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谕曰：朕知外面定有此议论。〖7〗

十八日（5月14日）

9 以陕西幅员辽阔，边疆重地，防御宜周，因省城有将军满兵驻防，命总督衙门移驻近边扼要地方，专管陕西，以便控制。山西省因地附近京师，应照山东、河南例，令该抚料理。

六月二十日（7月14日）

10 召翰林院学士傅达礼问时事，傅达礼奏云："较诸昔时，觉稍整理。但年来水旱频仍，百姓疾苦。今岁皇上加意劝农，躬行耕耤，遂致上天霖雨以时，近畿田禾，秋成可望。若天下仰赖皇上洪庥，皆似近畿田禾，则生民稍苏，而治理可臻矣。"谕曰："年来天下苦于水旱，江南尤甚。今年又有蝗灾，朕甚忧之。"随言及朋友之道与理学诸事，曰："人处世间，朋友所以切磋，岂可过绝。若过绝，则失和衷之道矣。"傅达礼云："朋友固不可无，亦不可滥，有益友，有损友。"又问曰："尔与熊赐履共事，他与尔讲理学否？尔记得试说一二语来。"对曰："臣曾向他问及。他云：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我平日虽有理学虚名，不曾立讲学名色，我辈惟务躬行，不在口讲。臣观其意甚谦，不常论及。然听其平日议论，皆切于理。"

二十七日（7月21日）

11 四月三十日以黄河决口，曾命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前往阅视，并命绘图进呈。至是，阅吴丹等所绘黄河决口图，谕工部：黄河自宿迁至清河皆为紧要，虽有遥堤一层，恐未足捍蔽水势，应否于遥堤之外再筑遥堤，尔部即与河督漕督会商，并将所需钱粮议奏。

闰七月初九日（8月31日）

12 先是，副都御史李之芳疏言：部院官失察，胥役犯赃，应如州县例革职。吏部尚书对喀纳以部院官员例不关防胥役，寝其议。康熙帝以京官虽与外官不同，然不应迥异，下九卿科道会议。〖8〗对哈纳等奏：今九卿会议，凡书办犯赃，若系京城部院者，该管司官虽不知情，拟罚俸六个月。其在外者，官吏通同婪赃，将官脱卸，吏书自己承认，亦未可知，仍照失查例革职，若该管官不知情由，减其革职，拟罚俸一年。至是，康熙帝以其所议内外轻重不一，徇庇京官，责之曰：衙役作弊，小民受害无穷，该管官员理应从重处分，以清弊蠹。今尔等俱已富贵，不念小民困苦，惟恐重处属员，致有干涉，故将在外该管官改议降级，将在京官止议罚俸，明系瞻徇。且对哈纳朕擢尔为吏部尚书，自应殚心为国，知公报效，乃巧饰顺从，毫无主见，殊负朕擢用之恩矣！

十四日（9月5日）

13 以近来内外问刑，衙门滥用夹棍等刑具严刑逼供，致死人命，命吏、兵二部定议处分之条。寻从二部议：若

内外问刑官，将案内应夹罪不至死之人，夹讯致死者，罚俸一年；将不应夹讯之人，擅行夹讯者，降一级留任；或被夹之人，即时身死者，降三级调用；或叠行夹讯致死者，革职；若有别项情由，按罪定拟，其司官有将不应夹讯之人回堂，堂官不行详慎，轻听夹讯者，罚俸六个月。

二十八日（9月19日）

14 从御史严曾渠疏言，凡异途出身之人，不得以正印官用。如果有才能称职之员，该督抚特疏保举，吏部方以正印推升。此为定例。现今卓异之员，皆令该督抚疏内，开列本官所行事实，而保举异途人员，反不开列事实，恐庸才得以冒滥。令嗣后督抚保举异途出身等官，亦于疏内开列事实。

八月初五日（9月25日）

15 孙可望之子、义王孙征淳死，御史孟熊飞疏言：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后无纤微之功。我国家格外殊恩，授以义王显爵。及伊身死，已袭替二次。请停其袭替，或减等降封。经议政王大臣等议，降为公爵。〖9〗

初十日（9月30日）

16 以南怀仁疏参杨燥南作《真历言》讥讽钦天监历，命大学士图海、李霨等测验。旋召明珠等谕曰：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已有旨命尔等会议南怀仁、杨燥南互相参告之事。朕于内外总无异视，尔等务体朕心，勿执偏见，孰是孰非，虚公看验，务期永行无弊。至飞灰候气，法久不传，难以凭信。尔等其知之。又召学士熊赐履至懋

勤殿，曰：闻尔素通历法，故命尔同九卿、科、道等官，会看南怀仁、杨燫南等测验。赐履对曰：历理精微，历数繁赜。三代而后，作历者不下七十余家，求其合于天行，号称无弊者，唐之《大衍》，元之《授时》而外，未之概见。臣章句小儒，从事于格物之学，故如步算占候之类亦尝讲求其理，然不过粗知梗概，未能洞悉精微。帝曰：新法、旧法纷纷聚讼，其差异处安在？对曰：就中款项甚多，难以枚举。即如岁差，旧法是太阳退数，换宫不换宿，换太阳宫，不换经星宫；新法是经星进数，换宿兼换宫，换经星宫，不换太阳宫。所以旧法虽有岁差，宫宿不动。新法日积月累，宫宿挪移。惟其宫宿挪移，是以向来一切推算占候，阴阳五行、生尅衰旺之说，都难以取合。此亦聚讼之一端也。至于岁实参差，岁差环转，节气游移，觜参颠倒，种种不同，大相径庭，是以纷纷辩论。帝曰："理明数著，脗合天行，固未易言。"命将杨燫南交刑部治罪。

17 康熙帝与熊赐履论学问及用人之道，熊赐履对曰：学问在实践，不在空讲。近见候补御史魏象枢、翰林李光地、王宽兹三人，俱有志于理学。又曰：凡取人以品行为本，至于才器大小，各有不同，难以概律。自古迄今，才全德备者有几？帝王随才器使，但用其长，不求其备。譬之宇宙间种种色象，万有不齐，一入洪钧大造，都成有用。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其理一也。帝称是。〖10〗

十七日（10月7日）

18 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任克溥疏言，因在外王公将军不管理民事，嗣后直隶各省王公将军所属逃人，交与就

近各该督抚审理。奉天将军所属逃人，交与盛京刑部审理。惟宁古塔地方，仍听该将军审理。

二十日（10月10日）

19 奉太皇太后赴遵化温泉。二十五日抵达。将草率行事之工部左侍郎觉罗查哈喇、右侍郎谭布革职。十月初四日，因皇后病重，遵太皇太后之谕，回京看视。皇后病痊后往迎太皇太后。十月初八日返回京城。

九月二十三日（11月12日）

20 御史马大上疏参广西将军孙延龄曰：原无奇勋异绩，皇上垂怜定南王乏嗣，令其掌管王旗，异数殊恩，无以复加。孙延龄自宜凛遵国宪，以尽臣子之谊。乃有可异者，如题补营弁薛起凤一事，部议以广西非系题补省份，覆奏不行，屡经奉旨，孙延龄屡行陈奏。必欲违国家之成例，用本旗之私人，是诚何心？伏乞严敕，以为恣肆不臣者之戒。下部察议。

十月十二日（11月30日）

21 停长芦、两淮、两浙、河东巡盐御史差，盐法事务归巡抚管理。

十六日（12月4日）

22 召熊赐履问近来朝政。对曰："皇上励精图治，旰食宵衣，可谓无逸作所矣。但凡事须求实际，不贵具文。前见上谕禁奢靡，崇节俭，人人皆以为当今第一要务。盖奢侈僭越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

皆由于此。但恐积习沉痼，猝难改移，有司视若虚文，奉行不力。”问曰：“从来治国在安民，安民在弭盗。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对曰：“臣阅报，见盗案烦多，实有其故。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剋。”“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赐履又曰：“臣观今日大势，东南海孽，西北边情，惟严以备之，慎以防之而已。而根本之计在内地，不在边疆，在朝廷，不在四方。内安斯外靖，本固则邦宁。目今河工一事，为国家大役，长此不竣，元气日耗。不幸水旱频仍，盗贼滋炽，颇费收拾，最为可虞。”谕曰：“河工重大，关系国计民生，告成无期，朕甚忧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1673年1月11日）

23 湖广提督胡拜、天津总兵官田进学、湖广沅州总兵官王爆、四川重庆总兵官陈建、广西左江总兵官赵宗科，俱以军政削职。

二十八日（1月15日）

24 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定：满洲人犯罪，除谋反谋叛之罪照律连坐籍没外，其余罪犯凡律有规定者，均照律拟议。至心存陷害，借言情罪重大，妄议株连籍没者，按故入人死罪律治罪。

十二月初四日（1月21日）

25 准裕亲王福全辞议政大臣职。旋又准庄亲王博果

铎、惠郡王博翁果诺、温郡王孟峩等辞议政。而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董额、尚善等辞议政，俱不准。

十六日（2月2日）

26 向学士傅达礼转述昨太皇太后之言，谓“予虽在宫壶，太宗行政，亦略知之。彼时开创，甚重骑射，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宁谧，然安不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至于在朝诸臣奏事，岂无忠诚入告者？然不肖之类，假公行私，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己者即加罔害，亦或有之。为人君者，务虚公裁断，一准于理，则事无差失矣！”

十七日（2月3日）

27 与熊赐履论风闻言事，曰：“汉官中有以言官风闻言事请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其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对曰：“言官渎奏乱政，固足为害，但言路通塞，关天下治乱。古者谏无专官，士庶亦得建白。盖人主深居九重，一日万机，若非兼听广纳，明目达聪，则政事得失，生灵休戚，何由周知其故？古人悬鞀设铎，止辇旌槛，良以此也。盖闻见不可以不广，而采纳不可以不慎。闻见不广，则病在壅塞；采纳不慎，则病在泛滥。好问好察，执两用中，舜之所以为大知也。”曰：“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对曰：“《书》

云，临下以简。又云，鉴于先王成宪。皇上此言，诚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主诚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则大本已立，凡举措设施可不劳而理矣。纷更繁扰，则丛脞罔功；怠窳废弛，则痿痹不振。历观前代，俱有明验也。”谕曰：“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矣。”〖11〗

2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一千五百六十七，田地等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三百五十六顷三十八亩，征银二千六百五万二千三百四十三两，米豆麦六百二十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一石，草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一百四十二束，茶十五万九千一百五十二引，行盐四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两，铸钱二亿九千八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户部存银一千八百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两。

29 定各省漕船抵通州期限：山东、河南三月初一，江北四月初一，江南五月初一，江西、浙江、湖广六月初一。至通州后三月内交完，违期降罚有关官员。〖12〗

30 定例：顺治十年（1653）以后买人，虽有中保，但未用印者，一律断出为民。〖13〗

〖1〗《清史稿》卷四百八十《陆世仪传》。

〖2〗《顾亭林诗文集·余集》。

〖3〗《陆桴亭先生遗书》，《行状》。

〖4〗《清学案小识》卷二《太仓陆先生》。

〖5〗《陆桴亭先生遗书》，《行状》。

〖6〗《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7〗《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8〗蒋良骐《东华录》卷十。

〖9〗蒋良骐《东华录》卷十。

〖10〗《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1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四；《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12〗《皇朝文献通考》卷四三。

〖1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

清通鉴　卷三十

康熙十二年　癸丑　公元1673年

正月二十日（3月8日）

1 于南苑阅八旗官兵。王以下四品武官以上及前锋护军，各擐甲于晾鹰台两旁，按队排列。满汉大学士、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及各衙门堂官，翰林科道等官，于晾鹰台上东首排立。元旦来朝之科尔沁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于晾鹰台上分两翼排立。鸟枪手在晾鹰台西排列。康熙帝擐甲登晾鹰台。命上三旗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各领队伍，自西行至东排列。诸王、贝勒等，亦各领本旗官员护卫，按队伍行至东排列，鸟枪齐发，鸣号发喊，自台东结阵驰至西，照两翼排列。谕兵部尚书明珠曰："今此陈列甚善，其永著为令。"〖1〗

二十九日（3月17日）

2 遣工部郎中苏尔泰往视河工，谕称：清水潭、七里

沟决口，关系漕运，今春若不完工，夏间或遇霖雨，将若之何？命其传谕总河王光裕知悉。寻苏尔泰还奏并将河工绘图进呈。康熙帝问决口果能塞否？对曰："水势湍急，难以预料，但据光裕言能塞耳。"

二月十九日（4月5日）

3 以翰林院所进《大学衍义》满译本呈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云：人主居四海臣民之上，所关甚巨。然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兴化，必先修己。此书法戒毕陈，诚为切要。尔特加意是编，命儒臣翻译刊刻，更令颁赐诸臣，予心欣悦。并出内帑白金一千两赏有关人员。

三月初三日(4月19日)

4 与熊赐履论朝政、治道。赐履曰：方今四方无事，正皇上兢兢业业、儆戒无虞之时也。问曰：要务安在？对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下小民穷苦尚无起色，惟在休养抚息，务令家给人足，庶几教化可兴，此万世治平之基也。谕曰：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天下好事都是合该做的，近见有寸长片善便自矜夸，是好名也。对曰：凡宇宙内皆分内事，君如尧、舜，臣如皋、夔，只是分量应然。治如唐、虞，学如邹、鲁，也是合当如此。天生斯人，全体大用，本无不备。人在世间，内而五德，外而五常，不知有多少亏欠，多少缺陷。圣贤教人，重实行不尚浮夸，贵闇修不求声誉，职此之故。但三代而后，非比往古，中材以下，难语上哲。苟能顾惜名节，犹胜于无所忌惮。好忠孝之名，是犹知有忠孝，好

廉节之名，是犹知有廉节。始虽假托虚名，久之或即真实。皇上但当于假中求真，若并假而废之，则真益不可得矣。无所为而为善，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圣人事，岂易多觏哉。问曰：有治人无治法何谓也？对曰：从来无无弊之法。得其人，变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典谟官礼，亦难尽善。皇上惟留意用人。人材得，则政事理，不易之道也。帝叹曰：真能办事的也难多得！又曰：朕观人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好，使有才学何用。对曰：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器使，难拘一格。至立心制行，人之根本。圣贤衡品，帝王抡才，必首严其辨。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也。翌日，谕日讲官、学士傅达礼等曰：讲书之事最要，不可少间。尔等仍照常每日至瀛台进讲。又曰：尔衙门翰林官员职司修纂，所系匪轻。至日讲官，有讲读记注之职，所关尤重，必心术端厚，才学优长者，方克胜任。尔与熊赐履酌量考试具奏。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使视为故事，讲毕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朕于诸臣进讲后，每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求道理明彻乃止。至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

十二日（4月28日）

5 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撤藩之议起。

初，顺治帝以东南、西南未靖，分别于十一年（1654）、十六年（1659）、十七年（1660）命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是为“三藩”。康熙帝亲政之初，曾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

夙夜廑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2〗，其中又以处置“三藩”为其首。

耿、尚二藩所属各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万〖3〗。时海禁厉行，尚藩趁机大开私市，藩棍沈上达，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结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为市，获利不赀，难以数计。然利入奸宄，国课全无〖4〗。且于广东创设“总店”，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有司莫能诘，百姓莫敢言〖5〗。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6〗。藩府之富几甲天下〖7〗。苏禄国王森列遣使请受藩封，尚可喜颁给驼纽银印，付以时宪，一时称荣。南洋诸国贡使自后群趋于粤，“夷利”为之大开〖8〗。澳门附近之十字门岛为据点，走私贸易盛于常市〖9〗。藩府竞奢，广征材木，工役无度，民大受其害〖10〗。顺治十年（1653），可喜以四境渐安，痰疾时发，疏请解兵，回京调养。两年后，再疏以山东兖州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作，或于辽东旧地筑居安插。顺治帝以粤东尚未宁谧，谕承平后一并另议〖11〗。康熙十年（1671），可喜长子之信赴粤代父掌军务。之信早年随父征讨，勇而有谋，又因有才略口辩〖12〗，曾入侍顺治帝，深得器重，出入必从，呼为俺答，晋爵为公。〖13〗入粤执掌军权后，骄横跋扈，营别宅以居，号令自擅〖14〗，既得王印，益骄怙，凡老王用事人，旧所不快者，小则鞭，大则杀，王无如之何〖15〗。每有事言之王，辄呶呶出不逊语。王怒甚，然以嫡长故，又爱其才，终不忍有他意。〖16〗可喜之心腹幕僚金光献计曰：“朝

廷方嫌尾大，计莫若率诸少子及左右亲信归耕辽东，避俺答去，朝廷必大喜，则君臣父子之好，可两全无祸”〖17〗，可喜纳之。

至是，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疏称：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其归途夫役口粮请敕部拨给。得旨：王自航海归诚，效力累朝，镇守粤东，宣劳岁久。览奏年已七十，欲归辽东，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今广东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迁移安插，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旋尚可喜又请以其子尚之信袭王爵。吏部议覆：藩王现存，子无移袭之例，不准。

寻康熙帝准议政王大臣等议：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复归辽东，应如所请。但该王之子尚之信仍率官兵居住广东，则是父子分离；其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皆分离，今粤省已经底定，既议迁移，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迁撤。其藩下左右两营绿旗官兵仍留该省，令议作何归并。四月准兵部题，该绿旗官兵交广东提督管辖。〖18〗

十三日（4月29日）

6 以春旱无雨，有碍播种，康熙帝曾亲往西直门外看视麦苗，又谕礼部祈雨。至是，谕日讲官熊赐履曰：“雨泽衍期，朕心忧廑，何道可以感召天和，为民请命？”对曰：“皇上敬天勤民，遇灾修省，尧忧汤责，何以加兹。但敬灾一时之事，图治万世之事。总之，以实不以文，修意必修事也。上下交而其志同，阴阳和而雨泽降。皇上锐

意治理，臣下奉行不力，未能宣布德意，俾膏泽下究于民。诏旨几属虚文，政纪总成故套，臣恐虽尧、舜在上，难有升平之望。必也君臣上下一德，内外大小一心，有美意即有良法，有仁心必有仁政。谕曰："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未易多得，朕与诸臣，何可不交勉之。"对曰："为政端在得人，得其人矣，必委任以成其志，鼓舞以尽其才。若善善而不举，恶恶而不去，赏不足劝，罚不足惩，虽二帝三王，亦难以为治。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之大权，最当审量者也。"谕曰："知人难，用人不易，然致治之道，全关于此。朕即欲不尽心，不可得也。"

二十三日（5月9日）

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癸丑科三鼎甲：状元韩菼，江南长洲人（今属苏州市）；榜眼王鸿绪，江南娄县（今江苏娄县）人；探花徐秉义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至是，赐一甲韩菼、王鸿绪、徐秉义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蒋伊、徐倬、徐潮、徐元梦、井睦等一百六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杜立德、礼部尚书龚鼎孳、考官刑部侍郎姚文然、掌院学士熊赐履。

六月十七日（7月30）

8 命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

七月初三日(8月14日)

9 平西王吴三桂请撤藩。初，克云南，经略洪承畴以

边疆难靖，山川险峻，幅员辽阔，非腹里可比，请留兵驻守。顺治帝命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旋以战事不断，而吴藩因定陕、定川、定滇、取永明王于缅甸，又平水平土司安氏，故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19〗，有兵三万四千六百名〖20〗。

三桂以朱由榔（永历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增廓崇丽。籍沐天波（明黔国公）庄田为藩庄。假浚渠筑城为名，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厚自封殖〖21〗。招徕商旅，资以藩本，或广通贸易殖货财〖22〗。又以初入滇，请开局鼓铸〖23〗，所造“西钱”遍西南。

三桂因功高受恩礼至隆〖24〗。顺治帝谕“凡该省（云南）文武官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弊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25〗。康熙元年（1662），贵州俱照云南例，著平西亲王管理。翌年又将云贵二省督抚敕书撰入“听王节制”四字〖26〗。一时间朝廷假以便宜，云贵咸受节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其所除授号曰“西选”，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其所耗饷岁入不敷。三桂散财结士，人人得其死力。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入，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为额驸，朝政纤悉，旦夕飞报〖27〗。迨尚可喜疏请撤藩，三桂自以为朝廷终不我夺，且十数载经营，益固根蒂为不可拔〖28〗。

至是，为窥测朝旨，疏称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1662）迁移，至康熙三年（1664）迁完，虽家口到滇九载，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

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而其虽阳为疏撤，而阴冀世守。有旨称：王自归诚以来，克殚忠荩，戮力行间，功绩懋著，镇守岩疆，宣劳岁久，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今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

初七日（8月18日）

10 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疏报都统王永年控告将军孙延龄诸不法事。御史鞠珣上疏再劾延龄，亦请撤回京师，谓孙延龄原系定南王藩下标员，年齿素轻，位权未重，祇因配定南王女，故命之掌管王旗。然其终属外姓，论名分，则无承袭勋爵之理。论军心，多有未肯帖服之情。近见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疏称：都统王永年等移文，称城门昼闭，乡民不敢入城。又称孙延龄委兄孙延基总管旗标官兵，此孙延龄不能弹压官兵之明验也。且孙延龄驻扎广西以来，或锁辱职官，或擅题标弁，以致屡挂弹章，显被讦告。况粤西苗瑶杂处，边隅岩险，乞敕部确议，将王女与孙延龄撤回京师，其定藩旧标官兵，或归并黄旗，或分隶八旗，仍令驻防该省，另差将军统辖，则朝廷名爵无滥，而兵马事务得理矣。经兵部议，孙王互控，已差侍郎勒德洪审理，俟审结再议。

初八日（8月19日）

11 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称：臣袭爵两载，心恋帝阙，祇以海氛叵测，未敢遽议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

乞归一疏，已奉谕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得旨：王祖父以来，世殚忠荩，戮力行间，功绩懋著，及王袭封镇守，劳著岩疆，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今福建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确议具奏。寻从议政王大臣议，靖南王属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全撤。至此三藩欲并撤，而定南王之裔亦危矣。

二十七日（9月7日）

12 从户部等衙门议定：清理钱粮，应严新旧官交代，交代严则侵欺透冒、挪移垫解等弊可杜。嗣后司道府州县，新旧官交代之时，如前官任内，有侵欺透冒、挪移垫解、并拖欠未清等弊，署官、新官即行通报上司题参，将前官照例处分。如署官、新官，徇隐不报，交代后，始行查报者，不必议前任之官，竟坐接任官名下。侵欺透冒者，照侵欺例拟罪；已征挪用，诈称民欠者，照例革职拏问；挪移垫解者，照挪移例议处。如后官不受交代，通详督抚司道，而上司不行详报题参，徇庇旧官，逼勒新官交代者，许新官即行据实指名报部，将逼勒之上司，以徇庇议处。本官既报参上司，本省难以为官，应于别省员缺调补。州县官有侵欺透冒、挪移垫解等弊，司道官亦照知府例，于次一年内查出者免议，如迟至三四年始行查出者，仍以失察例议处。其余各款仍照旧例遵行。

八月初六日(9月16日)

13 康熙帝决策撤藩。上月议定南王官兵家口全行撤

离，而于吴藩颇怀疑虑，廷议久不决。至是，仍以二议上。一议主撤：将吴三桂及所属五十三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安插，云南有地方土司，苗蛮杂处，不得稍疏防御，今既将王迁移，应派满洲官兵戍守，候戍守官兵到，吴三桂部即起程。满洲官兵如何派拨，王下四营绿旗兵作何归并，该藩沿途须用钱粮人夫等项，俱听该部详议。另一议则以撤藩不便：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今若迁移，不得不另派官兵戍守，则兵丁往还与王之迁移，使沿途地方苦累，应仍由吴三桂镇守云南。其中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坚持主撤，而大学士索额图等以为不可，甚有言如撤藩则吴三桂必反者。康熙帝以彼蓄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乃决定撤藩，旨称：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越二日，以三藩并撤谕兵部：地方应行事务及兵马机宜，必筹划周详，乃为善后之策。应各遣大臣一员，前往会同该藩及总督巡抚提督商榷，作何布置官兵，防守地方，并照管该藩等起行。应差官员职名开列具奏。旋分遣大臣往滇、粤、闽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等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等往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等往福建。寻谕户部筹划三藩官兵家口安插所需房屋田地。又谕户、兵二部：云南地属远疆，今该藩撤，应专设云南总督一员，添设提督一员。

二十四日，康熙帝手诏吴三桂，略云：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休息士

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河山，其盛典也。王夙笃忠贞，克摅猷略，宣劳戮力，镇守岩疆，释朕南顾之忧，厥功懋焉。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觐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至一应安插事宜，已敕所司饬庀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同日，命户部侍郎达都会同盛京户部侍郎、奉天府尹查看安插三藩地方。九月初八日，又遣户部郎中席兰泰、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兵部主事辛珠前往贵州等处料理三藩迁移所需夫船粮草，谕以沿途慎勿骚扰。

二十六日(10月6日)

14 与讲官熊赐履论治道。赐履曰："为治固患废弛，然求治甚急，将纷更从脞，为弊滋甚，所讲欲速不达也。"谕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骤，只合日积月累，久之自有成效。"帝曰："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对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然行之不力，正由知之不真也。""从古圣帝明王未有溺于佛老者。无论尊信其说，如秦皇、梁武贻笑千秋，即稍为假借，便累君德不小，望皇上始终以为深戒。"曰："此正论也，朕当切识之。"〖29〗旋君臣再论治道。谕曰："古今道理，阅历多了，自然融贯。"对曰："俯仰上下，只是一理。惟洞彻本原，扩充分量，存之心性之微，验之事为之实，则表里精粗，无有欠缺。总之，凡事有终始，有本末，人

主根本既立，方讲得用人行政。盖用人行政，原无穷尽。先将道理讲明，根本立定，不惑于他歧，不迁于异物，一以二帝三王为法，而后用人行政，次第讲究施行，务期允当，不患不登斯世于上理也。”〖30〗

九月十八日(10月27日)

15 以各衙门所定处分条例过于繁密，谕吏部等曰：国家政治，首在崇尚宽大，爱惜人才，俾事例简明，易于遵守，处分允当，不致烦苛，乃符明作惇大之治。向来各部院处分条例款项太多，以致奉行者或以胶执为守法，或以苛索为详明，或例所未载，援引比附，轻重失宜，徒据成规，罔原情理。大小各官稍有过误，动触文网，虽具才能，弗能展布，深为可惜，命删繁从简，重加订正。

二十五日(11月3日)

16 定逃人例：逃人在外娶妻，所生之女若已聘嫁，不许拆散，亦不必向伊夫追银四十两给予逃人之主。旋又定例：逃人年十五以下者，逃三次亦免死。〖31〗

十月初二日(11月10日)

17 康熙帝自述其在宫中手不释卷，冀免心有旁骛。熊赐履以“始终如一，日新又新”勉之。谕曰：“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对曰：“不特仙佛邪说在所必黜，即一切百家众技，支曲偏杂之论，皆当摈斥勿录。”曰：“凡事必加以学问，方能经久，不然只是虚见，非实得也。”初九日又曰：“朕十岁时，一喇嘛来朝，提起西方佛法，朕即

面辟其谬，彼竟语塞。盖朕生来便厌闻此种也。”“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错。即有差错，自能省改。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2日)

18 以垦荒经年无效，将六年起科改为十年。谕户部曰：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道，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现行垦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嗣后各省开荒，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其所司官员，原有议叙定例，如新任官自图记叙，掩袭前功，纷更扰民者，各督抚严行稽查，题参治罪。

二十一日(12月28日)

19 吴三桂叛。初，三桂以上撤藩疏窥测朝廷意旨，其幕客刘玄初阻之曰：“上久思调王，特难启口，王疏朝上而夕调矣。彼二王（耿、尚）辞者自辞，王永镇云南，胡为效之耶！”三桂不听，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32〗及撤藩令下，三桂不知所从，日与其党聚谋〖33〗。藩下各将怂恿举事〖34〗。方光琛密与三桂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35〗其骁将马宝从楚雄回昆明，直奔王府，曰：“事势至此，必宜亟反”。〖36〗三桂仍犹豫不决，并于本月初上疏，称其三十年来生齿日繁，请增扩安插之

地。意在故难其说，以阻其行。〖37〗而康熙帝曲循其意，令有司如数拨给〖38〗。三桂遂决意称兵。其妻张氏以一子四孙为质京师极力反对，其婿胡国柱诡称已遣人往迎，并布流言曰："此上河南、湖广，沿路置刀斧手，埋伏地雷，专伺王过，罄杀无遗"〖39〗，以激事变。又曰："王威望兵势甲海内，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因索世子世孙于北，画地讲和，此汉高分羹之计也。若就迁于辽，他日吹毛索瘢，只就戮耳。岂若举兵而父子俱全哉！"〖40〗方光琛亦称闽、粤、楚、豫、秦、蜀可传檄而定，战胜攻取如指在掌。三桂于是部署腹心扼关隘〖41〗，阴勒士马，禁遏邮传，封锁昆明。〖42〗并佯称十一月二十四日全藩迁移。

时巡抚朱国治三日一问，催三桂成行，并设六门城守监视三桂。朱先以巡抚江南时，惩抑士绅，经办奏销、哭庙等案取怨士林，至云南，又有贪恶名。三桂侦知其监视事后，委罪于彼，曰："功成名遂，本藩素志。今奉命入都，适遂本愿，闻亲翁四路防探，意欲何为？古今由于汝辈激成者正不少也。"〖43〗本月十五日，朱国治偕折尔肯、傅达礼至王府催迁。三桂盛宴待之，独不言移藩事，国治遂问曰："三大人候久，王若无意（迁藩），三大人自去回旨。"三桂大怒，曰："咄咄朱国治，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自己血挣。今汝贪厉小奴不容我住耶！"〖44〗事愈急，适三桂遣人私铸印札事发，同知刘昆密报国治。国治与傅达礼等集议，皆以朝廷封疆与百万生灵所关不小，宜亟上疏，请暂停搬家。折尔肯则曰：吾等奉旨搬家，今若此，何以覆命？〖45〗宜展期以缓其反，

密请重兵速扼川西、镇远、常德等处，挤之山中，使不得为出柙虎，纵有不测亦易制也〖46〗。遂定议由傅达礼回京覆命，折尔肯待命云南，朱国治疏上情状。越二日，国治尚未上疏，傅达礼为藩将阻回，滇城已箭在弦上。

至是，昧爽，三桂集部属兵马高起隆、马宝、刘之复、张足法、王会、王屏藩等于王府大殿，举叛旗。胁迫朱国治同反，不从，杀之。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等皆从叛。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其部属皆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步骑以白毡为帽。解布政使司崔之瑛印，以楚雄知府冯甦代之，以彭化南为云南知府，封张国柱、马宝等为公爵，授王屏藩、李本深等为将军。命马宝等率军由贵州进湖广，王屏藩等率军由四川进窥陕西。又致书于平南、靖南二藩，及黔、楚、秦、蜀官吏之相识者，商约党附，共起兵反。〖47〗

十二月初六日(1674年1月12日)

20 召八旗都统、副都统、六部满尚书等谕令整饬八旗，略曰：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轸恤。近见满洲贫而负债者甚多，赌博虽禁犹然未止，又习于嬉戏，嫁娶丧祭过于糜费；八旗蒙古则惑于喇嘛，倾家以奉，此皆愚人偏信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无益也。我太祖、太宗时亦此满洲也，当日之都统、副都统、佐领，以今视之，更何如耶！尔时屡经行兵出猎，一应徭役，较之今日亦不为少，然而不致负债，食用饶裕者，人能节俭故也。尔等各勤职守，毋负朕委任。近见以佐领争讼者甚多，但知希图荣贵，而爱养所属之道全然不知。又或佐领下另户之主，不令披甲，听

徇情面，令家人披甲者甚多，俱宜严行禁止。命整顿各佐领，或二三佐领，或四五佐领，酌量归并，将闲散满洲，令其披甲，则满洲壮丁，各得食粮，庶可稍资生理。都统图海等遵旨定议：每佐领保留披甲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人，其余人丁另外编成佐领。

初八日(1月14日)

21 吴三桂命马宝率兵前驱至贵阳，巡抚曹申吉降。云贵总督甘文焜自尽。初，三桂以节制云贵督抚权，附己者荐擢，疏远者劾之。康熙四年（1665）卞三元晋总督，驻云南，时三桂征土司，奏三元功最，遂加兵部侍郎衔，晋尚书。三元与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并倾附三桂。六年（1667），三桂辞云贵总管，三元为避祸计，于翌年疏请致仕，略言：当此两省边地，任大责重，岂忧病昏朦之人能深筹远驭？一有贻误，臣罪何逃！恳恩回旗养母。〖48〗甘文焜既接任总督，因督署已迁贵阳，与三桂抗，三桂恶其不附己，伺机报复。十一年（1672），文焜丁母忧，三桂请以总督印付云南巡抚署理，又假训练为名，调督抚弁兵赴滇而厚结之。赏其功者，散财厚结勇士及困乏者，诡言此辈为总督所抑，故功不上闻，财不下逮，督标因此归心三桂〖49〗。文焜归任不久，三桂反，欲往抵御，其官兵拒不从命，并言："大人若从吴王，惟命是从，若助大清，某等不能。"〖50〗，文焜乃驰书荆州告湖广总督蔡毓荣，并至党务礼处，请诣阙告变。随即率数骑奔镇远。时镇远知府张维坚、副将姜义已得吴三桂令，以兵围之，文焜自杀。其四子国域、笔帖式华善等从死，

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并遇害，巡抚曹申吉降，贵州下。

22 从刑部议：直隶各省秋审册籍，自康熙十三年（1674）起，定限七月十五日以前到部，如逾限，即将该督抚议处。其定拟奉旨后，行咨直隶各省，亦应分别道路远近，著为定限，沿途倘有迟误，该管督抚即行题参。

二十一日(1月27日)

23 差往贵州备办吴藩草船等事之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驰驿至京，诣兵部，下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苏，上三桂反状〖51〗。报称：据总督甘文焜言，吴三桂杀朱国治以所部兵反，折尔肯等被扣留。康熙帝急召议政王大臣等，面谕曰：今吴三桂已反，荆州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命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并进据常德，以扼吴兵之势。又抽调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前锋各一名、护军各七名、骁骑各十名，汉军每佐领骁骑各五名，组成征讨大军。同派户部官随大军备粮草。大学士索额图谓因撤藩激变，请诛主撤藩者，不从，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52〗翌日，湖广总督蔡毓荣亦疏报吴三桂反，吴兵渐入楚境。康熙帝命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陈一炳还。以广西境邻贵州，授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令其固守广西。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部进四川，坚守川滇间所有险隘。

24 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建年号"广德"，联络八旗奴仆、佃户约千人〖53〗，称"中兴官兵"，头裹白布，身束红带，以举火为号，谋起事于京城。杨起隆等三十余

人聚于故承恩伯周全斌之子周公直家中，纵火四烧。镶蓝旗监生郎廷枢家仆先告变，郎廷枢捕获黄裁缝等四人首告，随即，周公直至都统祖永烈处告变，兵部尚书明珠、都统图海、祖永烈，副都统纪哈里等率兵围之，拿获陈益等，并广为搜捕，擒其党焦三、朱尚贤等数百人，杨起隆逃走。经三法司勘问，处死二百三人。〖54〗旋以有人举首杨起隆藏于城内，清廷“张兵城上，闭九门，尽守城中栏栅，按册排甲牢搜。搜得以黑绢蒙贼首面。城中不伙食者三日，而各处火起者无数，白日昏黑，居民面皆土色。获贼既多，斩决既多，斩决无地，以车满载出九门斩之，尸积如山。如是者八日！”〖55〗因大搜捕，京城汹汹，有百姓移驻城外，谕百姓“勿听讹言，各安生业。”翌年初，刑部等衙门题，会审黄裁缝等，党附杨起隆，谋逆情实，俱应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男年十六岁以上者，俱应斩，男年十五岁以下，及本犯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财产，俱入官。得旨：黄裁缝等十二人，俱凌迟处死，余犯俱改为即行处斩，各犯亲属，本应依律正法，但牵连甚多，朕心不忍，著从宽免罪。人口家产，并免入官。郎廷枢从优议叙。

二十四日(1月30日)

25 以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诸将率军讨吴三桂。贝勒察尼、都统朱满、鄂内、宜理布、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度齐、额司泰，前锋统领硕岱等参赞军务。都统范达礼、王国诏、副都统鲁西巴图鲁等十二

人同往。勒尔锦，满洲正红旗人，曾祖父为礼亲王代善，父为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康熙十一年（1672）掌宗人府事。至是康熙帝以宗室懿亲委以出征大任。次日，谕议政王大臣等：大兵远征楚蜀，若援兵自京发遣，难以骤至，且致士马疲劳。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南孔道，可发兵驻防，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可及时策应。命副都统马哈达率部驻兖州，扩尔坤率部驻太原，后又命扩尔坤部驻西安。

二十八日，以硕岱率领前锋兵先驰赴荆州。谕出征官兵严明纪律。有掠民财物、拆人庐舍、坏人器具、污人妇女、扰害百姓、损坏运河闸板桩木者，从重治罪。

二十六日（2月1日）

26 命直隶各省巡抚，仍管兵务，各设抚标左右二营。

二十七日(2月2日)

27 诏削吴三桂爵。先是，命吏部、兵部通行晓谕在各省任职或闲住之原属吴三桂藩下文武官员：伊等原系朕之官民，叛逆之事与伊等并无干涉，虽有父子兄弟见在云南，亦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无怀疑虑。并拘禁居住京城之吴三桂长子吴应熊及其眷属。至是诏告吴三桂罪，谕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廷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禁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

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为不忍，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

28 谕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等：倘有伪札伪书，潜行煽惑，当晓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上闻。尔等皆朕擢任股肱之臣，扞御边境，绥辑军民，惟尔等是赖。且以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率部同将军瓦尔喀等由汉中入四川。

二十九日(2月4日)

29 蒙古察哈尔、巴林、科尔沁、敖汉、扎鲁特等部王、贝勒请献马助战并率部从征。谕其需用时听调。

30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三十九万三千五百八十七，田地等五百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七顷八十三亩，征银二千五百六万四千二百一十五两六钱，米豆麦六百二十四万三千三百八石七斗，草二百二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五束，茶十六万八千三百四引，行盐四百四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四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七百五两三钱，铸钱二亿九千三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八十，户部存银二千一百三十五万八千余两。〖56〗

31 宋琬卒。

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顺治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至吏部郎中、按察使。工诗文。与严沆、丁澎等人并称“燕台七子”，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著有《安雅堂文集》等。

32 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徐日升以南怀仁推荐至北京。〖57〗

〖1〗《康熙起居注》一册。

〖2〗《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

〖3〗《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4〗雍正《广东通志》卷六二《艺文志》四。

〖5〗康熙《南海县志》卷七《食货志·课程》。

〖6〗《清圣祖实录》卷九一。

〖7〗《觚剩》卷八。

〖8〗《广东船运史》（古代部分）141 页。

〖9〗《广州外贸史》上 268 页。

〖10〗《清初两藩肆虐广州考》，《广州研究》，1984 年 1 期。

〖11〗《元功垂范》上卷 20 页。

〖12〗《世德堂文集》附《水西纪略》。

〖13〗《元功垂范》上卷 20 页。

〖14〗《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附》。

〖15〗《世德堂文集》附《水西纪略》。

〖16〗《世德堂文集》附《水西纪略》。

〖17〗《世德堂文集》附《水西纪略》。

〖1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19〗《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20〗《清代三藩研究》对吴藩兵力之考证，认为“十营”与“四镇”是吴藩属下绿营之二部（137页）。

〖21〗《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

〖22〗《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23〗《庭闻录》卷六。

〖24〗《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25〗《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

〖26〗《清圣祖实录》卷七。

〖27〗《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28〗《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29〗《康熙起居注》一册115、116页。

〖30〗《康熙起居注》一册118、119页。

〖3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四三；《黄册·无名题本》；《清会典事例》卷八五五。

〖32〗《广阳杂记》卷四。

〖33〗《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34〗《庭闻录》卷四。

〖35〗《云南事略》，载《云南备征志》卷十七。

〖36〗《云南事略》，载《云南备征志》卷十七。

〖37〗《平滇始末》。

〖38〗《平滇始末》。

〖39〗《平吴录》。

〖40〗《平滇始末》。

〖41〗《清史列传》卷八《吴三桂传》。

〖42〗《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43〗《云南事略》，载《云南备征志》卷十七。

〖44〗《平吴录》。

〖45〗《平吴录》。

〖46〗《庭闻录》卷六。

〖47〗参见：《逆臣传》卷一、卷二；《庭闻录》卷五。

〖48〗《清史列传》卷七《卞三元传》。

〖49〗乾隆《贵州通志·宦绩志·甘文焜》。

〖50〗乾隆《贵州通志·宦绩志·甘文焜》。

〖51〗《清史稿》卷二六八。

〖5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四四；《清史列传》卷八；《清史稿》卷二六九。

〖53〗参见：《平定三逆方略》卷一；《松下杂钞》卷上。

〖54〗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十；《清史稿》卷二五五；《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55〗《松下杂钞》卷上。

〖56〗《陶庐杂录》卷一。

〖57〗《康熙皇帝》附录《西洋人名注释》。

清通鉴　卷三一

康熙十三年　甲寅　公元1674年

正月初八日(2月13日)

1 江南江西总督阿席熙疏请调所属官兵支援楚省。以大兵不日抵楚，江南财赋重地，沿海濒江甚属要害，尤江西水陆皆与楚闽接壤，更应固守，命其饬令镇将，严守要隘，加意侦防。

初十日(2月15日)

2 于太和殿行出师典。命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授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等敕印。康熙帝亲出西长安门送行。谕以沿途秋毫无犯，严禁侵掠；大军远征，水土不服，致生疾病，应速加诊治；有功即赏，不得逾时。时吴军已入湖南，命勒尔锦率八旗劲旅一万一千三百名星驰赴楚。以荆州居天下之中，为平叛枢纽之地，命勒尔锦于所领兵中，拨先遣军赴荆。

寻前锋统领硕岱、护军统领伊尔度齐、额司泰、都统巴尔布等相继抵荆州、武昌，然勒尔锦所统大军行动迟缓，先锋军畏贼势盛不敢进〔1〕，致使局势恶化。继湖南重镇沅州（今湖南芷江）失守后，吴军分别攻陷常德、澧州（今澧县）、衡州（今衡阳市）、长沙、岳州（今岳阳市）。康熙帝命都统觉罗朱满速赴武昌，务期保固地方，或武昌无警，即于岳州以北水路要地驻防。且责勒尔锦既抵荆州而迟久不前，以致常、澧失陷，长沙有变。

十一日(2月16日)

3 江西、湖广、浙江、四川四省巡抚所加工部衔改加兵部衔。

十六日(2月21日)

4 因京师需用驼马，谕户部：凡蒙古驼马进张家口、杀虎口贸易者，自今至九月，免其税课。

5 从兵部请，因云贵用兵，湖广、四川两省武职官员听总督就近遴选，坐名题补。

十九日(2月24日)

6 以大兵自京发遣，难以骤至，而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太原地近陕、川，均属东西孔道，命沧州、顺义等十处驻防满洲兵于德州集中，以都统尼雅翰为镇南将军率往兖州，会合副都统马哈达部，分兵为二，尼雅翰、马哈达率前后二队往江南上游重镇安庆，其余由副都统根特巴图鲁统率驻兖州。

二十三日(2月28日)

7 以四川巡抚罗森疏言蜀军颇怀贰心，命副将军胡礼布、统领穆占速率轻骑进川。并谕将军赫业、瓦尔喀等：大兵既已进川，一切宜加谨慎。军中行止，当守机密，勿堕诡计。罗森旋与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等举叛旗应吴三桂。清军未至，四川已失，且危及陕西、湖北。二月初九日，命四川省另设总督、巡抚各一员。旋以两广总督周有德为四川总督。

二月初一日(3月7日)

8 太皇太后出宫帑、缎匹赏赐从征官兵及驻防官兵。

初三日(3月9日)

9 升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治理历法。旋命其监造大炮。〖2〗

二十六日（4月1日）

10 命勒尔锦等凡经过处所，兵丁厮役，不许私离营伍，致犯民间秋毫。有违禁者，统兵主帅，即行从重治罪。并移檄各督抚，凡出兵之地，或有此等扰民者，听指名参奏。若兵主以及将领，不加严束，以致妄行骚扰，该督抚知而不参，事发得实，将兵主将领，即行议处。并治该督抚以袒徇之罪，应各令督抚刊示，广行传谕。

二十七日(4月2日)

11 以陕西乃边陲要地，幅员辽阔，素号岩疆。命刑

部尚书莫洛为陕西经略，加武英殿大学士，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主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听节制，兵马粮饷悉听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听便选用，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邻省用兵当应援者酌量策应，如有军机，将军、总督领兵而行。

12 命全国刊刻告示，谕百姓勿听吴三桂煽惑。略曰：吴三桂包藏祸心，久蓄不轨，拥众倡叛，蹂躏百姓，窃踞城池，散布伪札，妄为声势，以致邻近州县无知之徒被其煽惑。又复假造讹言，潜行传布，以冀摇动愚民。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行即悬首藁街，以泄神人之愤。犹恐小民未悉其由，辄相惊疑，不察虚实，妄行听信，立意一差，如蹈陷阱。邪正之介，即祸福之关，身家性命，所系不小。命各省督抚刊刻告知，并将此谕遍行各州县。

13 两广总督金光祖疏报：吴三桂以书召广西将军孙延龄，孙心怀异图，集诸将诈称议事，杀都统王永年、副都统孟一茂等。〔3〕初，延龄镇桂林，掌王旗，因起家素微〔4〕，为妻孔四贞及部将轻，夫妻常反目，诸将皆以跪拜四贞为耻，尤不能为延龄下，积怒非一日〔5〕。都统王永年、副都统戴良臣、严朝纲等日谋权势，广西一军，只知有都统，不知有将军，亦不知有格格（四贞）。待孙、王互参事起，金光祖奉旨查勘，偏袒都统，延龄益怨之。继之，御史马大士、鞠珣等交章劾延龄，延龄益不自安。吴三桂叛后延其为助，延龄既恨永年入骨，又怨前之夺爵，乃受三桂命〔6〕。至是杀永年等。巡抚马雄镇闻变派守备易友亮赴柳州请援，密檄提督马雄潜师会剿，同时派亲信

赴京告叛。延龄遂派其兄延基率兵围巡抚衙门，监禁马雄镇，杀唐正发子等。金光祖乃以叛闻。诏削延龄官爵，并谕延龄所管官兵反正，擒斩延龄，或献兵马城池。延龄上疏辩白，称金光祖、马雄镇设计串通王永年等，暗托心腹，图谋加害，杀王永年实出被迫；金光祖嫁祸于人，谎称叛事，并断粮饷、扣将军印不还。并称“今衡、永之间，滇兵数万，与粤为邻。乃督、提二臣视臣如仇，是弃臣于陷阱之中，而因以弃朝廷之封疆也。此臣万不得已之苦衷，不得不为声明，以邀皇上洞察。至臣所带旗标官兵粮饷现无接济，臣恐脱巾之忧不在滇黔，而在督臣目前之所激也。仰祈皇上早赐酌夺，庶内安外攘，两得其宜矣。”〖7〗

三月初一日(4月6日)

14 命诸路设笔帖式驰递军情。每四百里设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一名。自京城至荆州，设笔帖式七；自郑州至武昌设笔帖式二；自真定至汉中设笔帖式十；自京城至南昌设笔帖式十一。五月初一日，又自杭至衢，设马站七处，置笔帖式、拨什库以便驰递。因是，军情驰报，一昼夜可千余里。〖8〗

初六日(4月11日)

15 御乾清门听政。监察御史宁尔讲奏称：逆贼吴三桂反叛不足为患，但虑民心不安。谕曰：安辑民心，俱在地方文武各官平日抚绥有法，不在一时。又奏曰：皇上爱民之念，无所不至，而外官宣布皇上德意者，曾无一人。谕曰：外官中岂无一、二公忠者？尔此言太过。且尔言官

职司耳目，果有此不肖之徒，何不指名题参？近览言官章奏，亦有徇私为己者，岂尽出于公忠乎！

十六日(4月21日)

16 靖南王耿精忠叛。康熙十年（1671），耿继茂卒，精忠袭爵。时耿藩有兵近万人，精忠犹招兵，旗下所蓄养甚众，府中男子年十四岁悉给弓矢，习骑射〖9〗，因谶纬所载有“天子分身火耳”之谣，谓“火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据八闽以图进取，可以得志。部署将士，以待时变。〖10〗吴三桂既叛，命耿、尚二藩停撤，然京差二至福建，精忠仍不安。及得吴三桂书，即与藩下部将曾养性、江元勋、马九玉、白显忠及巡抚刘秉政密谋举兵。至是，据福州叛，总督范承谟不屈被幽禁。耿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移檄各府县蓄发、易衣冠，声言“共奉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高皇大业必留隆准之遗，明室中兴断有春陵之瑞。誓当推诚翼戴，戮力匡襄”〖11〗。又言“海内黎元苦残暴之日久矣”，“不得已誓师振旅，期与天下豪杰共定中原，复华夏之冠裳，救生民于水火”〖12〗。铸“裕民通宝”钱。以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白显忠等分取延平、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全闽皆下。随即遣使至云南约吴三桂攻取江西江南；又约潮州总兵刘进忠进扰广东；复差黄镛赴台湾，请郑经会师，愿以全闽沿海战舰许之，谓“贵藩将水，吾将陆，江浙唾手可得也”。四月，清廷宣布耿精忠罪状，削其王爵，并宣谕福建军民：耿精忠乘吴逆之变，辄行反叛，煽乱地方，罪恶昭彰，国法难宥，遣发大兵，指日可平，其所属官兵及军民人等，

能献耿精忠首级及城池兵马者，论功叙录。其所属之人在各省者，概从宽宥，不加株连。〖13〗

二十日(4月25日)

17 命汉官大学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据实保举可用之人，发往军前听用。

二十八日（5月3日）

18 定绿旗官千总至提督攻城克敌赏格。

四月初五日(5月10日)

19 命内大臣阿密达率兵赴怀庆（今河南省沁阳市）查问河北总兵官蔡禄勾通杨来嘉密谋反清事。蔡禄、杨来嘉皆为郑成功旧部，先后率众降清，授左都督，任总兵。阿密达查明蔡禄造鸟枪，购骡马，与杨来嘉谋约响应吴三桂。因察勘时蔡禄于署中施放火炮，遂将其拘至京城。事闻，谕以人命关事最重，须研审得实，不得株连无辜，所俘人口散给士卒。寻阿密达以鞫审谋反得实报，命将蔡禄父子并同谋者俱行正法。并谕兵部、刑部：除将同谋正法外，其余投诚垦荒弁兵，事无干涉者，概不株连。

十三日(5月18日)

20 诛吴三桂子应熊及其孙世霖。三桂既陷岳州，据衡阳，声势益盛。又亲赴常德督师，令吴应麒等严守岳州，扼洞庭湖口，布重兵于澧州、石首、华容、松滋间，为犄角之势。清尽失六省，中原动摇，四方守土者悉无固志。勒尔锦率重兵云集荆、襄、鄂城间，然莫敢渡江一撄其锋。

而三桂驻松滋，亦三月不前。刘玄初谏曰：愚计此时当直捣黄龙而痛饮矣。乃阻兵不进，河上逍遥，坐失机宜，以等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为何说也。夫弱者与强者斗，弱者利于乘捷，而强者利于角力；富者与贫者讼，贫者乐于速结，而富者乐于持久。今云南一隅之地，不足当东南一郡，而吴越之财货、山陕之武勇，皆云集于荆襄江汉之间，乃按兵不举，思与久持，是何异弱者与强者角力，贫者与富者竞财也！三桂久历战阵，勇略过人，非不知形胜利害，然不纳，〖14〗仍冀裂土而治，以舟送撤藩使折尔肯、傅达礼至武昌，并有奏章请达天听。康熙帝闻言大悦，遣侍卫迎至黄河，且谕令勒尔锦严防有变："朕思吴三桂素多狡诈，此中疑有诡计，如吴三桂服罪请降，王及将军等乃议招致之，益加警备，毋堕奸谋。即吴三桂束身归命，王等但以礼受降，其官属益加严防，不可分散兵力，急于前进，务相机以行。"当此相持相疑之时，兵部尚书王熙请诛吴应熊，疏略云：吴三桂负恩反叛，肆虐滇黔，毒流蜀楚，散布帖札，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刻期进剿元凶，授首在指日间。独其逆子吴应熊素凭势位，党羽众多，擅利散财，蓄养亡命依附之辈，实繁有徒。今既被羁守，凡彼匪类蔓引瓜连，但得一日偷生，岂肯甘心受死，即如种种流言讹传不止，奸谋百出，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恶在内，不早为果断，贻害非轻。为今之计，惟速将应熊正法，传首湖南、四川诸处，老贼闻之必且魂迷意乱，气阻神昏，群贼闻之内失所援，自然解体。即兵士百姓闻之，公义所激，勇气倍增，至应熊亲随人等，益成死党，闻发禁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人众则难防，时久则易玩，速

敕法司，讯别情罪，重则立决，次者分给各旅，消除内变之根源，扫荡逆贼之藏祸，乃今日第一要著也。有旨命议政王大臣等核议。至是，折尔肯等携来吴三桂奏章，以“词语乖戾，妄行乞请”，因命将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其余幼子入官为奴，其他应连坐者分别正法，干连人等释放。又命兵刑二部通行晓谕军民人等。〖15〗

三桂初据湖南，尚指望生得其子〖16〗。应熊等伏诛，时三桂方食，闻报，惊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推食而起〖17〗。即以大兵扼湖南，令吴应麒、马宝、张国柱守岳州以抗清军，更分其军为南北二路，出师北进。北路由四川进窥秦陇；南路由长沙进窥江西。其窥江西之军亦分二路；一由大江达南康境直取都昌；一令副将二人率“猓猓”兵数千人，由长江袭袁州。是年秋，“猓猓”兵入袁州，连陷萍乡、安福、上高，与耿进忠之兵合，凡陷三十余城。清廷闻警，亦分四路出师，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出江西；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江南；又命定西将军贝子董鄂与莫洛由陕入蜀；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贝子傅喇塔由浙入闽，更命平南王尚可喜与两广总督金光祖合讨孙延龄。

【考异】吴三桂“画江而守”考。三桂自举兵至此，虽仅三四月，然已领有滇、黔、楚、蜀四省，占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时清兵未集，处处无备，五千里无只骑拦截，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势不可挡。兵临长江后，三桂集将帅谋士议战略，或言宜急行渡江，全师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长江、淮河，绝南北运道；或言宜出巴蜀，据关中，塞

殷函自固。三桂皆不纳，惟令诸将毋得过江。其原因各家记载不一。魏源认为乃吴三桂“持重”：“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画江而国，故用兵数载，未尝长驱东北。”（《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清稗类钞》、《续云南通志稿》等记载有所谓“神告、神阻”。据言衡山岳神庙中有一小白龟，其大如钱，年龄数岁，时人以为“神之使”，“敬而祀之，藏之帏中，藉以占卜”。吴三桂兵下湖南后，“择吉祀神，展舆图于神座前，默祝，祝龟之所向”。“龟蹒跚循走，不出长沙、常、岳间，至云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祷，而龟仍不前。三桂与在场诸将“相顾失色”，“故不敢轻出湖南”。（参见：《清稗类钞》《方伎类·吴三桂以龟卜》；《续云南通志稿》卷七八《武备志》）。今人孟昭信认为吴三桂“画江而守”实因荆州兵力强大，几次进攻，均未得逞（《康熙帝传》8 页）。而今人白新良、左书谔、刘凤云等认为，三桂企图与清廷“画江而治”故迟疑不肯进兵，白新良认为：三桂既已通过折尔肯等向康熙帝提出画江而治，如渡江北进，“前景就难以预料”（《康熙皇帝全传》74 页）。刘凤云认为：通过折尔肯上书康熙，是在发布《讨清檄文》后，说明三桂起兵另有企图，陈兵长江是逼迫清廷就范，通过达赖喇嘛向清廷摊牌。“欲持兵力之强，要挟清廷，行称王割据之私的反清动机和目的已经昭然。“（《清代三藩研究》200 页）。左书谔从三桂要求清廷履行入关前“裂地以酬”之诺言入手：一、三桂起兵后发布檄文指责清朝背盟，明确指出当时曾“歃血定盟”，立明嗣君。清朝“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康熙帝发布讨吴诏书，言吴三桂乃“穷蹙来归”，对背盟之事避而不谈。而杨上聪《甲申核真略》中乃曰：“蓟州监军方大猷随吴三桂降

清，为余日：吴三桂已封王，嘱抚镇文武官不得散住他处，三桂将求封齐鲁，且悉用旧人。”齐鲁界南北之间，与以黄河为界正相吻合。时清廷亦曾檄江南：“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间接透露了当初可能有以黄河为界之约。二、三桂直接致书康熙帝要求履行清入关之初所许诺言。三桂使折尔肯、傅达礼所携致康熙帝奏章，据《醉乡琐志》所载，即为要求践约。后人萧穆曰：“旧钞本专载明季国初（清初）时事中，有吴三桂上圣祖仁皇帝一书，为外间未有，余一时未及假阅，今年夏乃寄书周君属向式之借钞一本，见寄阅之。首尾皆悖逆之辞，然确为吴逆当日所上原本，非他人所能伪托也。”王崇武曰：“黄氏此书钞自清季内阁，似非赝品”。康熙帝既览三桂奏章，以“乖戾词语，妄行乞请”，当即谕前线督战之大将军尚善，令其致书三桂，责其妄行。尚善奉旨致书之文则披露，三桂书中明确提出兴复明室。三、西藏达赖喇嘛为三桂与清廷进行交涉之某些现象，从侧面表明三桂要求清廷践约之努力。

按左书谓“画江而守”即“画江而治”，似为确论。一则三桂起兵之名颇费思量。刘健《庭闻录》载：三桂集谋士议举兵之名，刘茂遐谓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宜立明后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矣。方光琛曰：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可解。至明永历已窜蛮夷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今以王兵力恢复明土甚易，但不知成功之后果能从赤松子游乎？事势所迫，万不能终守臣节，篡子坡之事可一行之，又再行之乎？三桂听之悚然（卷四）。铸印其文遂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改元亦独树一帜，与明无关。起兵无非为己由降再叛辩白之。三桂《讨清檄文》中有：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

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谈（《华夷变态》卷二）。直指清朝“背约”。故此以军事上暂时之优势要挟清廷“践约”，“画江而治”，是为可能。《庭闻录》于兵部尚书王熙请诛吴应熊疏后又曰：“疏上，应熊伏诛。三桂善持两端，反后颇中悔，及闻应熊讣，时方饮，停杯洒泪曰：今日乃真骑虎矣”（卷五）。此时三桂并送信与达赖请其从中斡旋。可知，三桂希冀清廷或践入关之约，故“持两端”，临江按兵不动。而清廷上年（1673）十二月二十一日得报吴三桂反，二十四日即将吴应熊等拘禁。然直到本年（1674）三月初九日王熙上疏，仍未处斩吴应熊。《清圣祖实录》载，四月初二日折尔肯与傅达礼至武昌，“携有吴三桂奏章”；康熙谕勒尔锦勿中奸计（卷四七）。《康熙起居注》四月初九日则载：康熙得报大悦，即遣侍卫谕知（折）尔肯、（傅）达礼家。又遣侍卫纳尔泰等迎至黄河，宣旨温慰。随又遣侍卫赐衣帽靴袜等物，又遣伊都额真一等侍卫对亲等迎之。此段《实录》未载。三遣迎使，似可认为康熙帝急于了解吴三桂“奏章”之内容。《实录》所言康熙谕勒尔锦“勿堕奸计”，很可能为后来修史者所加。《起居注》又载：折尔肯等至京奏闻，上御乾清门，温纶嘉慰，因问三桂反叛情形及云南地方事宜。此段《实录》亦未载。而康熙帝得悉三桂“奏章”内容之后，乃杀吴应熊等。应熊既被杀，三桂与清廷再无缓颊之地，“画江而治”已成泡影，遂举兵四向。

二十日(5月25日)

21 命兵部通行晓谕：原镇守地方文武各官因兵单力微，不能拒敌，欲弃城来奔，又惧国法难逭，迫于不得已而附从吴三桂者有之；或为奸计讹言摇惑，无知而附从者有之。今大兵齐集，刻期剿灭，务尽根株，念附从之徒，一时迷惑，情非得已，凡能自悔前罪，或献城池，或率兵卒，或斩敌头目来归者，均予免罪，并论功议叙。

二十九日(6月3日)

22 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发兵平叛及长江宜设舟师。命兵部将分遣禁旅及诸路调度情形移会之。略云：今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及贝勒等率领大兵由常、澧进攻云贵。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等率军由武昌水陆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都统宜里布等率部驻镇彝陵。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业立等率部驻镇郧襄。安西将军赫业、副都军胡礼布、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进取四川。副都统扩尔坤、吴国桢等率部驻防汉中。镇西将军席卜臣等率部驻防西安，并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率大军居中调度。镇东将军喇哈达等率军于山东、河南、江南要地驻防。安南将军华善等率满汉官兵同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于京口水陆驻防。扬威将军阿密达等率部同江宁将军额楚等防守江宁、安庆沿江险要。平南将军赖塔部由浙江进兵福建。浙江将军图喇部驻镇杭州，兼防海疆。定南将军希尔根、副将军哈尔哈齐等率军由江西建昌、广信进兵福建。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等率军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兵，一切机宜参酌以行。

23 是月，郑经与耿精忠起兵端。耿精忠先遣黄鏞至台湾，请为声援，黄鏞回言：海上船不满百，兵不满万。精忠乃轻之。及精忠势盛，郑经乃遣柯平至福州，愿共伐清，而精忠漫应之，曰："世濡来，甚善。各分地自战可也。"至是兵端遂起。郑经遣侍卫冯锡范、镇将刘国轩率舟师数十，兵数千，先至厦门。精忠征诸路兵迎之。〖18〗

24 江西宜春棚民朱益吾等起兵反清，旋攻破万载、新昌。时江西各地响应吴、耿反清者甚多，康熙帝曾谕称：江西于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广信、南康、饶州、奉新、宁州、宜黄、安仁、永新、永丰、彭泽、湖口、泸溪、玉山、铅山等处所在皆叛，忠义全无。绅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兵，或运送粮米助张贼势，或布散伪札煽诱良民，或窝藏奸细潜通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以寇氛益炽，兵力多分。〖19〗

五月初三日(6月6日)

25 皇二子胤礽生。其母皇后赫舍里氏因难产于本日卒，年二十二岁，谥"孝仁皇后"。康熙帝停理朝政五日，亲制册文痛悼〖20〗，亲送梓宫于紫禁城西，再亲送至巩华城。至年底，康熙帝赴巩华城三十四次，举哀如仪。

六月初一日(7月4日)

26 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及耿精忠原属下一等护卫陈嘉猷携敕前往福建，招降耿精忠。谕兵部：耿精忠自祖、父以来，受恩三世四十余年，非素蓄逆谋首倡叛乱者比。尔

部即传谕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贞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归，将侵犯内地海贼速剿图功，即赦免前罪，视之如初。朕以至诚待天下，必不食言。时耿部势盛，主力出征浙江、江西，陷浙江江山、平阳、温州、仙居、天台，江西广信（今上饶市）、建昌（今南城）、饶州（今波阳）等地，又别遣兵攻安徽徽州（今歙县）、婺源、祁门等地。各地亦纷起响应，各拥众数千，连营结寨，劫掠富室，乡城村镇无一宁处。〖21〗不逞之徒所在窃发，漫山贼垒，逼于郡南。〖22〗东南形势急剧恶化。康熙帝继派定南将军希尔根、平南将军赖塔、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分别由江西、浙江、广东三面进剿后，又以和硕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分别前往浙江、四川督师，称“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遣，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与杰书同往浙江者，有固山贝子傅喇塔等。将军赖塔、副都统喇哈、纪尔他布，仍参赞军务。与董额同往四川者，有固山贝子温齐、辅国公绰克托等，所率之军原定由准达所统骁骑之半及王公包衣佐领下甲士、披甲闲丁组成。将军赫业、瓦尔喀、护军统领胡里布、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佛尼勒仍参赞军务。七月，杰书、董额两军离京，康熙帝于太和殿授予敕印，裕亲王福全等王大臣送至郊外。八月，尚善、准达出师，礼同。至此，除荆州外，清廷又于岳州、浙江、四川三地设大将军，各统其部，集中兵力，相机进取。

十一日（7月14日）

27 谕总理粮饷左都御史多诺等：前遣尔等督理湖广通省粮饷。今闻岳州兵马草豆匮乏，尔等可分一人，前往武昌备办。曩当太平之时，湖北湖南巡抚二人分治，今军兴之际，不得仍以地方分属为诿。尔等会同湖北巡抚张朝珍，即选才能官员，备办军需，无致缺乏。岳州马匹，倘有不足，可将顺承郡王军前马量为拨给。又王师渡江，或取宜都等处，所需船只，当于荆州预造百艘，其作何造办，及所需工费，详议以闻。

十三日（7月16日）

28 以三桂于澧、岳诸处，抗拒清军，摇惑军民之心，命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固山贝子彰泰、镇国公兰布率兵往攻岳州，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仍参赞军务。

29 是月，三桂致书郑经，略曰：倡义除暴，首当削号，故改为周。且列国即位改元，春秋正例，师古正名，窃附其仪耳。郑经叹曰：吴藩萌念已差，不但不能取信天下，号召英雄，实为后世羞耳。〖23〗翌月，郑经侍卫冯锡范等于福建漳浦、海澄等处张挂檄文，曰胡数灭亡，四方响应，明朝中兴之业已成，太平之治立睹。赞吴三桂隐忍滇黔，生聚训练，三十余年如一日，合千万姓为一家，静候天时，暗奉嗣主，孤忠可鉴，大义不磨。责耿精忠颁发谕示俱称敕旨，概用黄绫，从不遵及大明正统，对郑部妄自尊大，待以附庸。称今本将军“布中兴大义，惟郑王

为盟主，复我大明三百余年之基业，澄清东南之半壁。”〖24〗

七月初十日(8月11日)

30 差往达赖喇嘛处之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喇嘛丹巴德木齐回京，奏云：臣等奉命行至西宁，厄鲁特墨尔根台吉拦阻云：前达赖喇嘛往京时，班禅差人问达赖喇嘛安，尔以为额外遣使，不许行走，故我今亦拦阻。臣等答云：达赖喇嘛有此语乎？明日决意前行，汝领兵杀我，旨意方可得看。我命若存，决不令汝看也。次日，起身前往，墨尔根台吉亦无从拦阻。青海地方所住达赖绰尔济闻墨尔根拦阻之事，向臣等云：大国使臣至，理宜资助马匹糗粮，向导前往，乃反行拦阻，欲观旨意，亦甚愚矣。遂遣向导送往。至达赖喇嘛处，达赖喇嘛俯伏接旨，向臣等云：我闻吴三桂反叛，摇动人民，心甚忧闷，正欲遣使，闻汝等来，故尔少待。今接敕书，得闻圣体万安，不胜忻慰。我本喇嘛，惟当诵经，保祐圣躬康豫，威灵远播，国祚延长，吴三桂指日殄灭。其扬打木、结打木二城，原系我三噶尔麻之地，今为吴三桂所夺，我即遣兵攻取。若吴三桂势穷而来，我当执而送之；若闻彼不出边境，东西逃窜，即时进兵擒拿。臣等曰：吴三桂败遁，我国官兵必随后追执。我等年年彼此聘问，理宜相助。然愚意喇嘛既欲相助，当勿吝大举。喇嘛云：闻大国兵马，皆给粮草，我兵前进，粮草不继，人饥马瘦，何可深入？臣等曰：当此吴三桂反叛之时，若将国家山、陕良民复行抢夺，非焉相助，反生衅也。达赖喇嘛云：我亦当戒谕我兵，不令妄行。天使回

奏皇上，作何调遣，即谕来使，令其速归，我即遵旨奏行。奏毕，康熙帝谓拉笃祜所行可嘉。

十六日（8月17日）

31 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疏言：交趾知孙延龄叛，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敕平南王及总督提督等，严饬边将不时侦察，仍增官兵，防守险隘。

二十七日（8月28日）

32 广东巡抚刘秉权疏报：李唐宗藏匿隆武敕印，盘踞永安县南岭山巢，值云贵告变，即乘机啸聚，蓄谋通逆，随发兵搜捕，李唐宗势迫投见，于军前正法。遣兵分路，搜斩贼伙殆尽。

八月初二日（9月1日）

33 以诸路大将军止各给一印，倘分兵赴剿，别无印信，则招抚贼寇、宣谕百姓及调遣防守地方、两军移会机宜无以为凭，谕兵部再给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印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处，有将军赖塔印一，再给印一；大将军贝勒尚善处，有将军尼雅翰印一，再给印一；大将军贝勒董额处，既有将军赫业，凡印信付统兵者，复合一处，则收回所颁，止用大将军印。

十一日(9月10日)

34 以湖广等用兵，命钦天监监正南怀仁铸炮。一年之中铸成轻炮三百五十门。于卢沟桥试射时，所发俱中，康熙帝解所衣貂裘赐之。〖25〗

35 先是，海澄公黄梧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故。至是，其子黄芳度遣官间道携疏入京，请大兵入闽救应。康熙帝以其“能继父志”令袭公爵。旋授其兄一等侍卫黄芳世为随征福建总兵官，同尚可喜进剿福建。

十三日（9月12日）

36 先是经略莫洛以秦省兵单，请添设绿旗兵万余，以资战守。康熙帝以增兵必致增饷，国家钱粮，只有此数，前大兵进剿浙江、江西、湖广，因馈运不给，致王怀忠等兵逃散。秦民供亿入川兵饷，已极劳苦，若增兵万余，贝勒、经略又统诸军深入，万一粮饷难继，恐禁旅有匮乏之虞，而绿旗兵有复蹈前辙之虞。经略身在地方，洞悉情形，或不烦增兵，即亲行入川。或必须议增，方可进发。或以秦省重要，不必亲行，遥措兵饷。其逐一详议以闻。至是，从莫洛疏言，命其照额招补。

九月初一日(9月30日)

37 以日讲关系重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命其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翰林院以机务殷繁，请隔日一讲。谕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令每日进讲。

初七日(10月6日)

38 遣侍卫吴丹、塞扈立传手谕责勒尔锦。七月，贝勒察尼、将军尼雅翰等分统满汉精锐，水陆并进，首攻岳州。吴三桂命吴应麒率七万人阻击，经激战，清军未得寸土。八月初，固山贝子准达、贝勒尚善率满蒙重兵分别进

抵荆州、岳州。大军云集近一月，勒尔锦仍无作为。至是，康熙帝责其身为大将军，出征进止调度，必待中旨，于古未闻。并言：手谕与王者再，所言似合机宜；又两遣侍卫往，未见回奏。满汉兵宜加抚恤，馈饷亦不易，若何进战，一在于王。今所在蠢动，岂不可虞？王等与贼相持，朕何能暇逸？所以屡有敕谕，冀或有一当，非从中制也。今四川、浙闽两路皆已进兵获胜，朕不为喜，吴三桂乃贼渠，惟破岳州、澧州方可喜耳。而王等先前或言马未肥，或称天热多雨难行。今当可行之时，或取岳州，或取澧州，或取长沙，此三事，王与贝勒诸将帅熟议以闻。

十八日(10月17日)

39 以江南天下要地，兵力单薄，命以和硕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驻江宁，统率阿密达部及江南八旗兵，保固江南。将军阿密达、额楚、华善、王之鼎，总督阿席熙等参赞军机。

二十四日(10月23日)

40 本月初，裕亲王福全等密题广西有变，广东万分孤危，请亟遣大兵。至是，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速赴广东。都统画特、郎肃，副都统吉图喀、朱喇禅，辅国将军瓦山等同往。兵至江西后，或由袁州进取长沙，平定广西，或直接进兵广西，斟酌行事。十月初六日行出师典。

41 金光祖疏报：广西提督马雄、左江总兵官郭义叛于柳州。先是，孙延龄上疏自辩，清廷仍认其为反叛，然

亦许以自新之路。五月，延龄自称安远大将军，移牒平乐、梧州诸府，旋陷梧州、浔州（今广西桂平）、富川。时广西提督马雄坚守柳州，延龄劝其降，不果。派侯成德攻，亦不果。虽然，势益孤危。至是，降三桂。马雄既叛，线国安亦病死，广西全省已非清有，三桂随设巡抚、布、按等官。马雄叛后，致书策反金光祖，光祖不从。

十月十七日(11 月 14 日)

42 令工部、兵部于武昌、汉阳一带沿江要地筑台置炮，诸军更番汛守，以固省会。并以武昌临江，所在湖汊甚多，急设水师，置战船、火炮，并召募鸟枪手一千人为战守之用。

二十九日(11 月 26 日)

43 谕广东督抚提镇以下悉听尚可喜节制，文武官补授听其选调后奏闻，一切兵马调动及招抚事宜听其酌处。

44 是月，复行捐纳例：现任文武各官、乡绅捐银二百两或米四百石准纪录一次，捐银三百两或米六百石准纪录二次，捐银四百两或米八百石准纪录三次，捐银五百两或米一千石准加一级。进士举人贡生捐银八十两或米一百六十石出任之日准纪录一次，捐银一百五十两或米三百石出任之日准纪录二次，捐银三百两或米六百石出任之日准加一级。廪生捐银八十两或米一百六十石、增生捐银一百两或米二百石、附生捐银一百二十两或米二百四十石、青衣捐银一百五十两或米三百石、俊秀子弟捐银二百两或米

四百石可转礼部送监读书。富民捐银一百两或米二百石给匾示旌，捐银一百五十两或米三百石准给九品顶戴荣身。捐银二百五十两或米五百石准给八品顶戴荣身。同时规定，凡大计贪赃、失陷城池、侵盗钱粮、科场作弊、为恶害民及三品以上官员革职者不准捐纳外，其逃人盗案、钱粮拖欠及因公贻误革职者，自四品至九品，捐银八百两至一百五十两不等，给与原品顶戴荣身。进士举人革去者，捐银一百五十两给与九品顶戴，捐银二百五十两给与八品顶戴荣身。〖26〗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7日）

45 经略莫洛疏言：广元大兵缺饷两月，略阳粮艘，为贼所劫，贼又屯踞七盘、朝天诸关，我师饷道梗塞。康熙命莫洛率兵速赴七盘、朝天等处，会同将军席卜臣剿灭贼寇，疏通饷道，进取昭化，与大兵协力克复保宁。寻总督哈占疏言：蜀中水陆贼阻，粮运难继，且逆贼窥伺阳平诸处。康熙帝覆谕：大兵往征，惟饷是赖，今既粮运难继，我师未便久驻，令大将军贝勒董额、经略莫洛、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等撤保宁兵回广元，经略等亲身殿后，调广元兵回汉中，固守阳平等处，歼除宁羌诸贼，整顿士马，再图恢复。

初八日（12月4日）

46 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等疏言：请拨京口沙唬船五十艘并水手发往岳州，以资进剿。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前已将荆州船二百发往岳州，至京口沙唬船亦已遣发百艘，

今再增发，必须配兵，恐京口舟师单薄，且值西北风时作，逆流而上，不能速至，应不准行。谕如尚善所请，拨京口沙唬船速往，听贝勒等乘机进取。勿俾借口待船，迟误军机，其京口缺额之船，令简亲王与该将军督抚等速行补造。

十五日（12 月 11 日）

47 署前锋统领穆占等疏言：汉中乃川陕要地，迩者绿旗官兵，难以深信，满兵虽少，仰赖皇上威灵，似可固守。康熙帝以汉中系陕西咽喉，为大兵后路，粮运要道，令辅国公绰克托率所部人员，并统辖副都统马一豹兵，驻守汉中。再拨西安满兵百名速往汉中，令巡抚杭爱统辖，同绰克托协守。

十二月初四日(12 月 30 日)

48 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宁羌（今陕西省宁强县）叛。王辅臣，陕西人〖27〗。明季勇武有名。清初，从姜瓖据大同叛，英王阿济格前往平之，没为私属。顺治八年(1651)以阿济格罪，没为辛者库，然名益著。旋授御前一等侍卫。后随经略洪承畴南征五省，事之惟谨，得其欢。十五年（1658）以承畴荐，充镇守湖广益阳总兵官。次年留镇云南，归吴三桂统属。三桂待辅臣有加于子侄，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绝佳者，他人不得，必赐辅臣。〖28〗后因与三桂侄吴应麒迕，以重金谋离滇。康熙九年（1670）升任陕西提督。行前，三桂执辅臣手泣曰："尔至平凉无忘老夫，汝家贫人口众，万里迢迢，何以当此？"出二万银为路资。〖29〗赴京陛辞，康熙帝以其仪表出众，乃出籍隶旗下，并赐蟠

龙豹尾枪，曰："此枪先帝所遗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以无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枪以赐汝，汝持此往平凉，见此枪如见朕，朕见此枪如见汝矣。"〖30〗三桂叛云南，派汪士荣往陕劝降，辅臣执士荣，并派子继贞至京缴三桂帖札。康熙帝嘉其忠，特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继贞加官大理寺少卿。辅臣请入京陈兵略，又请随征湖南，皆不许。廷议以四川助逆，陕西与四川接壤当敌冲，乃以大学士莫洛为经略，镇抚关中。莫洛为人偏执〖31〗，蔑视汉人〖32〗。辅臣应邀至汉中商进剿事，莫洛等自笔帖式以下皆坐不为礼，辅臣怀愠而出，军士皆不平〖33〗。所请粮饷、马匹皆不应。辅臣怨之。会三桂将王屏藩攻川北急，莫洛檄辅臣随大军征四川，而仅与劣马二千。辅臣怒曰："经略尽调我良马，以疲瘠者与我，欲置我于死地耶？"〖34〗行至宁羌州，集众兵逼莫洛营，噪以马疲缺饷，炮矢齐发，莫洛中鸟枪死，属下官兵或逃或降，遂还据略阳，，与三桂通。三桂大喜，授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赏犒银二十万两，并令王屏藩出兵汉中以应。〖35〗王辅臣攻占凤县，以重兵阻截入川栈道，随后攻陷兰州，于陕西地方遍发散札，要约党附。固原道陈彭，副将朱龙、江有仓等先后以固原、定边、巩昌、临洮等城叛应。同州游击李师膺据神道营反，陷韩城、洛川、宜川、巉州等城。延绥镇所属之响水、鱼河、波罗各营及葭州、吴堡、清涧、米脂等县亦先后附王辅臣。西北危殆。康熙帝得辅臣反讯，谕称："今王辅臣兵叛，人心震动，丑类乘机窃发，亦未可定。前者各将军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

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贼渠未灭，故又有此变。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生民得安。”大学士等力谏乃止。乃从河南、襄阳、荆州、鄂尔多斯、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处调兵增防西安以确保陕西。且谕陕西军民：“近因入川兵变，人情惶扰，一时无知，割辫去缨，以图幸免，事起仓促，情可矜原。今特布宽典，予以自新，其临、巩、平、庆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凡有割辫去缨者，一概赦免不究，官俱照旧供职，兵丁各归原伍，百姓各安生理。”又以辅臣果反，或出一时迫胁亦未可知，传谕陕西总督哈占勿遽加害辅臣妻孥家口，并令留京之王继贞随同礼科给事中苏拜等携敕招降。敕谕略曰：兹兵变之后，面询尔子，始知莫洛于尔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则朕之知人未明，俾尔变遭意外，忠荩莫伸，咎在朕躬，于尔何罪？朕之于尔，谊则君臣，情同父子。任寄心膂，恩重河山，以朕之惓惓于尔，知尔之必不负朕也。至尔所属官兵，被调进川，征戍困苦，行役艰辛，朕亦悉知。今变起仓促，情非得已。朕惟加矜恤，并勿致谴。顷已降谕，令陕西督抚，招徕安插，并遣尔子往宣朕意，恐尔尚怀犹豫，兹特再颁专敕。尔果不忘累朝恩眷，不负平日忠忱，翻然悔悟，敛戢所属官兵各归队伍，即令率领，仍还平凉原任，以往之事概从宽宥。或经略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愤激所致，亦不追论。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王辅臣既接敕，于翌年正月十五日密奏康熙帝，称：莫洛陷臣死地报多言之怨，不得已起兵。今蒙赦罪，速赴旧任，但目今各路兵马未蒙皇恩安插，不肯遽然四散，惟祈皇上速遣中

使星驰临秦，俾官兵各得生全，士庶俯加存恤。寻奉旨：所属官兵照旧归伍，尔即率领仍回平凉汛地。〖36〗

十一日(1675年1月6日)

49 因京城禁旅遣发过多，命调盛京兵一千至京，调乌喇兵七百赴盛京。命巴海派宁古塔兵镇守乌喇。

十七日（1月12日）

50 平南王尚可喜疏言：吴三桂于衡、湘造船千余，欲分发岳州、荆州，并进取江西，将来春水泛涨，长江上下，宜预为设备。因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修造战舰，于沿江要地，严加防守，如有侵犯，即行扑剿，仍移知岳州大将军贝勒尚善等。

十九日（1月14日）

51 以陕西叛，设山西提督，驻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以资弹压。

二十四日（1月19日）

52 陕西总督哈占以陕西百姓供应粮饷疲于奔命，疏请令山西就近输运。康熙帝以山西运粮，水路则有黄河汾渭之险；陆路输挽，道远劳费，民不能堪。令支户部库银十五万两，择能员解至西安采办。

5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二，田地等五百三十万八千七百五十六顷六十二亩，征银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六百五十三两三钱，米豆麦五百五

十三万二千五百三十二石八斗，草二百二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五束，茶十六万三千七百四十引，行盐四百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五引，征课银二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两三钱，铸钱二亿九千三百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三十。

54 定招民开垦例。凡贡、监、生员及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者，奏吏、兵二部，试其才艺分别授以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37〗。

55 广开捐纳事例，或纳米粟，或纳马草，或纳鸟枪，太学生员增至数十万人，三年后共得银二百余万两，捐纳知县五百余人〖38〗。

56 张履祥卒。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又号杨园先生。明末诸生。明亡，归居乡里，课蒙终身，专意程朱，践履耕读。著有《补农书》、《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闻见录》等。后人辑为《杨园先生全集》。

〖1〗《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四六；《畴人传》卷四五。

〖3〗《庭闻录》杀王永年等人系二月十八日。

〖4〗《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5〗《广阳杂记》卷三。

〖6〗《庭闻录》卷五。

〖7〗《康亲王杰书议奏广西将军孙延龄题剖明心迹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制诏诰敕等登记目录》，1547号。

〖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四六；《平定三逆方略》卷四。

〖9〗《闽中纪略》。

〖10〗《四王合传》，载《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六。

〖11〗《闽海纪要》卷下。

〖12〗《清初莆变小乘》，载《清史资料》，一辑。

〖13〗参见：《逆臣传》卷二；《海上见闻录》卷二；《台湾外纪》卷六。

〖14〗《清朝野史大观》卷五《刘玄初》。

〖15〗《清史列传》卷八。

〖16〗《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203页。

〖17〗《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

〖18〗参见：《海上见闻录》卷二；《台湾外纪》卷六。

〖19〗《台湾外纪》卷六。

〖2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七九；同治《上高县志》卷四。

〖21〗《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

〖22〗《台湾外纪》卷六。

〖23〗《安徽巡抚靳辅咨文附抄报》，载《文献丛编增刊》。

〖2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四九；《康熙皇帝》附录《西洋人名注释》。

〖25〗《总督江南等处文武事务阿席熙咨》，载《文献丛编增刊》。

〖26〗《江南总督阿致安南将军华咨文》，载《明清史料》丁编

九本。

〖27〗《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及《广阳杂记》卷四，记河南人；《逆臣传》卷二《王辅臣列传》记山西大同人。

〖28〗《广阳杂记》卷四。

〖29〗《广阳杂记》卷四。

〖30〗《广阳杂记》卷四。

〖31〗《康熙起居注》三册 2003 页。

〖32〗《三鱼堂日记》卷三。

〖33〗《三鱼堂日记》卷三。。

〖34〗《逆臣传》卷二《王辅臣列传》。

〖35〗《清圣祖实录》卷五一；《逆臣传》卷二。

〖36〗《陕西提督王辅臣奏》，载《文献丛编增刊》。

〖37〗《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一一。

〖38〗参见：《清史稿》卷八七；《清史稿》卷二百五十；《阅世编》卷二。

清通鉴　卷三二

康熙十四年　乙卯　公元1675年

正月初二日（1月27日）

1 以吴、耿既叛，浙江及江西袁州、赣州等处绿营官兵奋勇剿贼，同守地方，谕兵部应即议叙，以旌其劳。时八旗劲旅征讨四出，然多裹足不前，奏绩亦少。而绿营地位低下，待遇微薄，蓄怨久矣。吴三桂既叛，贵州、湖广、四川之提督、总兵纷起响应，叛势益炽。康熙帝于十二年（1674）底，命直隶各省巡抚仍管兵务，各设抚标左右二营，意在加强对绿营兵之控驭。及王辅臣叛，谕各安其位，效命疆场。又以今日事势，先灭吴三桂为要，谕安亲王留兵守江西，亲统大兵，或由袁州，或由吉安，乘便进剿湖广，攻取长沙。倘未易下，即令此兵扰贼耕种，截其挽运，取资于敌，不但我兵无转输之劳，而岳州粮尽，贼可坐困，吴贼自不能久踞常、澧。岳乐接旨，以为“今江西所在贼

扰，人心未定。臣若帅师前往，则江西兵单可虑”。上疏请旨先平江西之乱。康熙帝仍令其速取长沙。岳乐上疏仍持先平江西，疏称：江西形势为广东咽喉、江南湖广要冲。今三十余城为贼盘踞，且醴陵逆贼造设木城，增伪总兵十余人，兵七万，“猓猓”三千，坚守长沙、萍乡诸处。臣若撤抚、饶、都昌防兵往长沙，则诸处复为贼有。不撤则兵势单弱，不能长驱。且广东诸路，恐亦多阻。臣欲先平江西贼寇，无却顾之虑，然后分防险要，率师前往。谕责曰：“湖南一隅，诚贼根蒂，四方群寇所观望。必速灭吴三桂，底定湖南，则各地小丑闻风自散。今荆州兵未能渡江，而岳州兵又难骤进，王抵江西，宜由袁州直取长沙，一以断贼饷道，一以分贼兵势，一以扼广西咽喉，一以固江西门户，乌合之众自当瓦解，荆岳大兵即可乘机直进。况宁羌告变，川贼必通杨洪二贼，窥我郧襄，扰我南邓，侵我荆州后路，揆其大势，进兵湖南，断不容缓，且南方卑湿，延至夏月，霪雨连绵，大兵坐守日久，不但战马多毙，粮饷亦恐不继，是进取湖南，不再计决矣。”令其将江西要地稍加整理，即赴湖南，攻取长沙。

初九日(2月3日)

2 尚可喜晋为平南亲王，以亲王品级、顶戴文俸，给大将军印，照旧料理广东文武事务。其子尚之孝袭封。

3 是月，郑经与耿精忠交好。时郑经据有漳、泉、潮三府，兵马强盛。耿精忠与之交战屡败，欲求和解，遂派张文韬抵泉州向郑经贺年，送战船五只，请践前约。郑经

遣礼官郑斌报使，经议定，以枫亭为界限，通商贸易，有事相援，毋得侵伐。〔1〕

二月初六日(3月1日)

4 命定西大将军董额往定平凉等处。时由陕入川，一经秦州（今甘肃天水），为坦途；一经汉中，为栈道险途。栈道乃峭壁凿孔架木而成。定西大将军董额先抵汉中，托词不前，致王辅臣叛、莫洛无援而遇害。康熙帝以陕西重地，栈道关系尤急，前川陕用兵颇失机宜，谕董额等：今栈道如何据守，沔县秦州如何保固，务筹万全之策。至是，得报栈道为王辅臣部截断，下诏切责云：董额等退缩迟延，理应解职，然正值临敌，仍令董额统兵往定平凉秦州诸处，勿仍前逗留，有误军机。命贝子温齐、公绰克托、将军阿密达、署前锋统领穆占等辅之。董额既接旨，以将军阿密达统兵攻平凉，彼与温齐往秦州。二十八日，董额领兵经凤翔抵达距陇州（今陕西陇县）四十里之关山，击败叛将高鼎之兵，夺取关山关。

三月初二日（3月27日）

5 先是岳州战船遇风漂失，至是尚善等奏：风坏沙唬船五十余只，沉没战船四只，请敕抚臣速发修船物料。以沙唬战船乃行兵急需，关系重大，命兵部侍郎纳布、巡抚张朝珍等，速将修船物料委贤能官员送至岳州，亟行修理。并命严饬大将军贝勒等，嗣后务择地停泊，善为防护。

初七日(4月1日)

6 从大学士图海等议，以近来供应大兵，有派累民间

者，谕督抚等：一应军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禁，除征收钱粮正项外不得丝毫加派民间；词讼重大者速审速结，其余细事不得滥准；并禁衙蠹作奸，指公需索，及土豪鱼肉乡民等事。又定：凡军需粮料，如民人情愿抵纳正赋者，即给予印票，严禁借购买为名实行分摊，从中扣侵〖2〗。

十九日(4月13日)

7 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张勇，陕西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生〖3〗。明季积功为副将。顺治初隶阿济格部，后归陕西总督孟乔芳标下，为清初河西四将之首，以勇略名，被誉为“古之名将才”〖4〗。后授甘肃总兵官。顺治十八年（1661）升云南提督。康熙二年（1663），以其熟谙西北边情，调任甘肃提督，旋加太子太保衔。其早年因战伤足，艰于步行，至西北仍坐肩舆巡历地方。吴三桂叛，遣人劝降，执其使报闻。王辅臣叛，西北摇动，甘肃巡抚华善疏请予其便宜行事权。至是特旨许之，命三边经调缺额官兵及标兵应更置者，听其募补。旋以其拒吴三桂札印，斩吴使，晋靖逆侯。又许其不得总督节制，一切征剿机宜，酌便而行，镇将各官悉听统辖调遣，其辖下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宁夏总兵官陈福及甘肃总兵官孙思克皆能战。兰州陷后，康熙帝命大将军贝勒董额、将军阿密达等统领大兵分路速进，恢复秦州、平凉；一面密檄张勇及三总兵官“前来夹攻”。张勇领兵下河州、洮州，进取巩昌（陇西），为南路兵；王进宝领兵攻兰州，为西路兵；陈福自宁夏南下恢复花马池、定边等地，为北路兵。加之董额等东路兵，对王辅臣取四面包围之势。孙思克策应各

路并兼领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至六月，除王辅臣盘踞之平凉及其附近之固原外，其余失地相继收复，三边渐定。

二十九日(4月23日)

8 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举兵叛。以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副将军，率师讨之。察哈尔为内蒙中部。后金天聪时，布尔尼之祖林丹汗败于太宗皇太极，正妃与子额哲奉传国玺降，皇太极以其为元室嫡裔，封额哲与其弟阿布奈为亲王，位在内蒙古四十九旗诸贝勒之上。额哲既卒，阿布奈多不法，不修朝贡者八年〖5〗。康熙八年（1669）理藩院以其无藩臣礼，大不敬，论死。从宽免死，革亲王爵，囚禁于盛京。旋封其长子布尔尼为亲王，尚郡主安亲王岳乐女为妻。而布尔尼生性凶顽，声称欲为其祖、父报仇。

三桂既叛，康熙帝屡谕布尔尼率兵平叛，皆拒旨不行。在华传教士记云："在三藩王（或汉族王）造反最激烈时，这个蒙古王手下几个官吏来到北京。当他们发现北京几乎没有满洲人的军队，连守卫大门的也只是些小孩时，他们立即向他们的主子报告。"〖6〗布尔尼遂谋劫其父阿布奈兴兵造反，日与其党缮治甲兵，并使人往漠南各地联络蒙古诸部。喇嘛阿扎里、副都统布达礼等亦极力鼓动布尔尼举事，欲乘"国家有事之际，王师四出，潜举逆谋"。〖7〗从嫁公主长史辛柱派其弟阿济根赴京报布尔尼欲反状，康熙帝忧之〖8〗。其时云、贵、川、湖、闽、广、陕相继失陷，人心摇动，布尔尼若反，清廷将腹背受敌，大局堪忧。

康熙以事尚未露，不便遽加以兵，欲派人召布尔尼兄弟以觇虚实，又恐其生疑，遂遣侍卫塞稜等遍召巴林王鄂齐尔兄弟、翁牛特王杜楞兄弟及布尔尼等入京。诸王皆至，独布尔尼兄弟未至〖9〗。寻布尔尼执塞稜，煽动奈曼部等叛。康熙帝以事急，请太皇太后命，太皇太后曰："大学士图海才能出众，可平此乱。"立召图海，授以将军印，令多罗信郡王鄂扎率师往讨。

时京师禁旅悉遣南征，宿卫空虚，无可调遣。图海请选八旗家奴健者数万人整军出师，不数日至察哈尔，乃下令曰："前所掠皆士庶家，不足为宝。察哈尔承有元数百年之业，珠玉宝物不可胜计。汝等若能获取，富贵终身矣。"众踊跃从命〖10〗。翌月，师次达禄。布尔尼兵三千设伏山谷，图海率师进攻，伏发，图海分兵力战，歼其接济之师四百人。布尔尼怒，悉众出，用火器攻，图海严阵以待，大破之。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各部皆平。自此，察哈尔八旗退列于蒙古四十八旗之外，官不能世袭，事不能自专，与蒙古各扎萨克之以国为君以民为子者迥然而异。

图海先以反对撤藩，疏请解阁务，康熙帝慰留再三，并以筹饷需才〖11〗，命其管理户部事务，督理大兵饷运。闻命平叛，即遵奉诏旨卷甲疾趋〖12〗。闰五月大军凯旋，康熙帝于南苑大红门行郊劳礼，且以功大，亲行抱见礼。礼毕，又命图海等至御幄侍坐，问以战阵之事。及回宫陛见，康熙帝责其纵掠，以有司劾章示之。图海顿首曰："臣无状，负皇上恩。然将乌合舆台之众以御方张之寇，非诱之以金帛，何由得其死力？主上不即诛臣，待臣凯旋而后

责之，主上之圣明也。”康熙大悦，曰：“朕固知卿必有所为也。”遂以功晋图海一等男爵。

初，叛起，京师汹汹，局势危急，康熙帝外则视以暇豫，每日出游景山骑射，时人不解，投帖于景山路旁曰：“今三孽及察哈尔叛乱，诸路征讨，当此危殆之时，何心每日出游景山？”康熙帝仍佯装悠闲，民心乃固。日后康熙帝道此中之意曰：“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13〗。

三十日(4月24日)

9 以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为武英殿大学士。

四月二十一日(5月15日)

10 孙奇逢卒。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人。明万历举人，以圣贤相期〖14〗，然科场屡失意。魏忠贤窃朝柄，复社领袖左光斗、魏大中等被诬下狱，倾家以救之，时人慕其高风，称为“范阳烈士”。明末，清兵屡入关掠京畿，率族人相抗。清初，避居河南辉县夏峰村，于元代理学家许衡讲学旧址盖土屋，取名“兼山堂”，潜心讲学著述。汤斌、傅山、魏象枢、魏裔介等亲往拜教，影响及于江浙。康熙三年（1664），清廷禁野史，有讦告奇逢所著《甲申大难录》者，经门人斡旋得免祸。此后讲学著书，无一字不关性理，无一语不出名教。曾语人曰：幸不罹于法网，实出望外，从此当闭户休省，默之一字，原

圣人微妙处，其默足以容，此是何等功力，何等境界，愿与诸同人精思而实体之〖15〗。奇逢早谢公车，绝意仕途，明、大顺、清十余次征召皆不就，惟以讲学、著述伴其生。为清初调和朱、王之学首倡者，北学开山人，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主张“开眼界”、“大心胸”，“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使一一了自当矣”〖16〗。著有《岁寒堂集》、《岁寒堂续集》、《四书近指》、《理学宗传》及《夏峰先生集》等。至是卒，享年九十二岁。

二十三日(5月17日)

11 谕起居注官傅达礼等：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

二十七日(5月21日)

12 甘肃巡抚华善等疏报：青海蒙古部落乘我兵进剿河东，毁关隘、袭执官吏，永固城副将陈达战死。康熙帝命甘肃总兵官孙思克加意防御，如仍前肆害，即行剿灭。并遣人谕达赖台吉约束部众，勿为边患。会达赖喇嘛遣使至京，称若三桂势大，莫若裂土罢兵。康熙帝责其为吴三桂张目，敕曰：“吴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其子尚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盖自古所罕有。吴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

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今将军张勇等奏，达赖台吉诸部落，入边侵掠，彼以王辅臣倡乱，内地亦皆骚动故也。今西陲晏然，内地无事，已下敕禁谕达赖喇嘛，宜恪守前言，令其统辖部属，毋得生事扰民。”

五月十六日（6月9日）

13 都统海尔图疏报其在西安，闻自荆州来之兵及贝勒催办弓矢之护卫，俱为贼阻，暂驻陇州仙逸关等处。若不灭此贼，恐红衣炮不能前进，乞添发满兵二千，剿灭关贼，疏通道路。康熙帝以秦州需炮甚急，若俟发禁兵，恐稽时日，命都统海尔图、总督周有德、参领达尔泰等合军以平关贼，速运红衣炮前往秦州。嗣海尔图等至仙逸关，与贼相持。复谕兵部：欲平陕西诸寇，必先取秦州，欲取秦州，必需大炮，今海尔图等率兵护送红衣炮，与贼相持于仙逸关，恐诸将各自将兵，互相推诿，致误军机。令周有德、海尔图为统领，前赴贝勒军。随即又命副都统德业立率所部前往关山会战敌军，打通道路，运送红衣炮。

闰五月初五日（6月27日）

14 湖广战事再度紧急。先是，吴三桂亲至松滋前线，其水军进至虎渡口（今属湖北公安），截断荆、岳清军之水路联系，并欲掘荆州夹堤，引江水灌城，其步兵齐聚松滋北山，同时命令王会、杨来嘉、洪福所部出击郧阳、襄阳诸府县。进夺谷城时，守城清军提督李胡拜战死，副将马郎阿、总兵官金世需等不战而逃，谷城失守。败讯传至，勒尔锦急命贝勒察尼为靖寇将军，率兵镇守襄西。五月中，

吴三桂军诸路出动，猛攻均州(今湖北均县)、南漳诸处。清军各地守将呼援迫促，勒尔锦急派都统宜理布为讨逆将军，与副都统根特率兵增援。援军出后，勒尔锦顿觉荆州防务空虚，观荆州江南吴三桂水军战船日增，虎渡口樯桅列江，旌旗蔽日，大为惶恐。

至是，勒尔锦飞报称吴三桂既犯荆州，余贼或犯他处，亦未可料。贼势甚炽，我兵力单，请速增兵助援。康熙帝责之曰：吴三桂初叛，大军已至荆州，乃迁延不急渡江，而常德、澧州遂叛。都统朱满部至武昌时，岳州、长沙尚未叛，又不急往镇守，逍遥于武昌，六百里之程费时一月，而长、岳又陷。巴尔布等畏懦不前，坐失险要，使敌从容据守湖南，我兵难以进取。且糜费粮饷倍于他处，究之寸步不能前进。因贼渠与我精兵相持荆、岳间，而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相继叛，致使贼寇蜂起。且指挥调度前后舛错，一切军机忽略至此。然康熙帝仍调驻池州之蒙古兵六百合武昌兵一千名增援荆州。又谕岳乐部进兵湖南策应。

十八日（7月10日）

15 左翼四旗察哈尔兵愿立功自效。命察哈尔兵赴河南府驻防，恐其难以钤束，复令每旗出骁骑五十人，由副都统龚图统领前往。

六月初六日（7月28日）

16 朝鲜国朴承俊等先后上疏国王李焞，请联络郑经，兴兵复仇。又有请联络吴三桂，举兵直捣沈阳者。李焞皆

不准行。〔17〕

七月初一日（8月21日）

17 清军进围平凉，陕西战局和缓。先是，吴三桂派吴之茂、王屏藩等北上攻占汉中、兴安（今陕西安康）等要地，与王辅臣合兵川陕。辅臣踞踞平凉一隅，未能据有西安。旋阿密达进平凉，辅臣虽败之，然闰五月秦州易手，六月兰州又为清军所夺。至是，阿密达疏请与董额合攻平凉。康熙帝以“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平凉逆贼闻大兵克取秦州，正在惊忧，我兵宜乘胜长驱，攻取平凉”，责阿密达逗留不前，前已添兵，今又运送红衣炮，当即取平凉。命董额、阿密达进围平凉，并调张勇归董额调度。又虑董额忌张勇能，乃谕其和衷共事，略曰：国家仰荷天眷，秦州、巩昌、兰州等处，渐次恢复。此系保宁还旆之兵，间关跋涉，戮力效命所致。须不时存念，恤其劳苦，非紧要必节其劳；无大过则宽其罚。且尔等将兵在外，事情经练颇多，必能同寅协恭，折衷而行，断不徇一己之利。但相隔辽远，意虑所及，不得不为告诫：秦地实为形胜要区，今张勇等将军、提督、总兵及投诚兵众，云屯一处，将军张勇劳绩甚多，恐贝勒等藐忽视之，生彼愤懑，时廑朕怀，贝勒等既效勤劳，底定秦省，务期克奏全功，以慰朕望。张勇旋以东征空虚，疏请回驻庄浪。康熙帝以底定全陕，惟在速取平凉，逆贼王辅臣一日不灭，则秦省百姓一日不安，命张勇同董额会商，速取平凉，不必回驻庄浪。

九月，清兵对平凉取包围之势，而董额疏称大兵围平凉，攻之未必可，请再降敕谕，招抚王辅臣。康熙帝得疏

大怒，责之曰：逆贼王辅臣诱我缓兵，其计显然，贝勒董额不速率兵剿灭，反请宽宥其罪，若免王辅臣罪，仍令驻守平凉，假使川贼侵秦州，兴安贼逼西安，我兵势必分路进剿，当此之时，贝勒董额能保其不乘隙复叛耶？今大兵云集，已困孤城，乃云贼势穷突围，难保其不脱去。盖恐王辅臣他日溃遁，故设此词，预为之地耳。若王辅臣果难围困剿灭，何以贝勒董额不与贝子、公、参赞诸臣合词以请？观此，独贝勒董额一意专主招降也。贝子、公、参赞诸臣皆朕所倚任，若灼见城不可围，寇不可灭，何以不将情事陈奏？诸凡惟贝勒董额退缩之意是从。至今不攻取城池，尚复何待？行军重事，岂徒付之贝勒一人耶？贝勒、贝子、公、参赞诸臣等，速行围城，务其剿灭逆贼。

至十月，因清军云集平凉，四川叛军北上救平凉，王辅臣分兵援固原，清军呼应不灵。康熙帝以此皆董额之责，谕兵部曰：顷大将军贝勒董额等报，兴安贼众犯商州、大峪口，川贼谭弘救平凉，皆因王辅臣未灭，我兵俱集平凉，故诸贼乘隙侵犯，欲分我兵力，以援王辅臣。今董额等官兵至平凉日久，自宜作速攻取，设使平凉未破，而四川与兴安之贼俱至，大兵往来路阻，后虽恢复平凉，亦复何益？若平凉破，王辅臣灭，则贼应援之念绝，而窥伺商州之计亦沮。陕西可无虞。由平凉南山，俯视城中甚悉。若据南山放红衣炮，城中贼众自不能支，董额等可速夺南山以取平凉。寻陕西总督哈占疏报，庆阳之敌已就抚，王辅臣遣周养民率兵围困，庆阳复陷。复谕议政王、大臣等曰："贝勒董额等到平凉日久，兵力不少，惟有高坐，不即攻取，以致逆贼王辅臣分兵救固原。今又遣兵援庆阳，董额及参

赞诸臣不邀击贼众，贼任意四出，若罔闻知，平凉贼势既分，又不乘虚攻取，伊等拥大兵于平凉，所司何事？及今不取，更待何日？若仍顿师不进，必致我兵渐疲，粮储空耗，贼益窥伺间隙，蹂躏地方，甚属未便。”命董额公同筹画，速取平凉。

初四日（8月24日）

18 康熙帝欲分化叛军，谕称：念耿仲明、耿继茂以往功绩，耿精忠叛时其弟耿昭忠、耿聚忠及族人等并未同谋，将耿昭忠、耿聚忠等悉行释放，仍复其官职。

二十六日（9月15日）

19 两广总督金光祖疏报：总兵官祖泽清据高州叛。

八月初四日（9月22日）

20 陕西总督哈占以兴安叛兵已与蜀敌合，将逼西安，乞敕贝勒董额、将军毕力克图等速发兵应援。帝切责之曰：始王辅臣叛，朕以兰州要地，关系三边，令哈占发兵镇守，哈占称西安要地，不便分兵，致兰州诸处沦陷，三边摇动。继哈占复以西安要地，屡疏请兵，因将荆州大兵陆续调赴西安，遂致荆州、彝陵兵力单弱。又延安为诸路要冲，曾命鄂善、周有德等驻守，哈占又诳奏鄂善等兵少，留之西安，致延安陷没。哈占封疆大臣，每当议事，不一体筹度，但于己身所在，常欲重兵自卫，不求速定地方，贻误非小。今又称叛兵与蜀寇合，欲分诸将军兵，悉赴西安，是哈占但知有西安，置他处于度外矣，蜀寇何能便与兴安叛兵合，即至西安，不过因诸将齐赴平凉，故为声扬，欲乱我军心，

分我兵势耳。命诸将急攻平凉，勿得稍缓。又以王辅臣未火，西安潼关当增兵剿御，因理藩院郎中胡什巴，已调蒙古兵赴太原，命将军吴丹率所部兵，速赴潼关，与根特鄂尔博什等协守；又以蒙古鄂尔多斯、土默特兵，见驻榆林，命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率此二部兵速赴西安。

九月初二日（10月20日）

21 本年六月，吴三桂水师逼彝陵，勒尔锦为保要害，奏请“益战舰”、“断运道”，为清廷所纳。七月，吴三桂命张以诚、王会、杨来嘉合攻南漳，勒尔锦遣都统宜理布会同湖广总督蔡毓荣迎击，败吴军、斩三千余人。至是疏言：湖广逆贼，竖立营垒，掘壕堑，设鹿角、挨牌，我军骑兵不能冲突。必设绿旗精兵七千名，造轻箭帘车二百辆，炮车一百辆，熟铁炮一百具，量配兵丁，推向贼营，填其壕，掷火药以烧鹿角、挨牌，用炮攻击，相贼形势，满兵继进，则逆贼可灭，地方可复，如允臣所奏，乞将此七千兵，分为援剿二营，设二副将统之。康熙帝允其所请，其副将等官，听会同该督，酌选才能补用，著工部精简交枪二千五百杆，遣贤能官员二人，驰驿速送荆州军前。寻令二营援剿兵，俱听总督蔡毓荣专辖。十月，勒尔锦命贝勒察尼率兵西上，复宜昌重镇兴山县城，传旨嘉奖勒尔锦。

十五日（11月2日）

22 命安亲王岳乐率兵攻取长沙。先是，清廷纳岳乐议，先定江西，再取湖南。至本年五月，岳乐先后收复上高、新昌（今江西宜丰）两县，招抚奉新、都昌、南湖嘴

二（今湖口江北）、铜鼓营（今铜鼓）、东乡、余干等地叛兵四万余人，克取建昌府（府治今南城）、万年、安仁两县，占领赣东重镇广信（今上饶市）。随之，以南方暑热，奉旨回南昌养马，秋凉时或取湖南、或攻福建再定。旋吴三桂乘机重占广信，攻占饶州（今波阳），奉旨于南昌居中调度，遂派画特等攻克新城（今黎州），又遣额楚取广信。寻招抚永新、龙泉（今遂州）、庐陵（今吉安市）等县，江西多已恢复。至是，谕之曰：贼渠吴三桂也，今不早灭，虽江西福建之贼尽除，于事何益？安亲王岳乐，其量拨官兵，固守江西，乘冬月速取长沙，大兵进长沙后，诸贼乘间窃发，恐江西危殆，其令简亲王喇布，率江南兵二千赴江西，以内大臣希尔根为副将军，与简亲王协同镇守。副都统额赫纳，率在兖州盛京乌喇兵一千，速赴江宁，到达后立即以兵会将军哈尔哈齐，令驻守江宁，伊从简亲王往江西参赞军务。布颜赴兖州，用镇东将军印管辖蒙古兵。尼满为署副都统赴江宁，参赞哈尔哈齐军务。署副都统额思赫赴池州。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9日）

23 解海尔图参赞军务之职。先是，都统海尔图以运炮屯夫俱逃，先请发枪手步军四百名，绵甲人八百名防护。又以炮手熟练者少，请于八旗满洲汉军内，择素习者遣发赴军。至是，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以闻。谕曰：贝勒董额等率兵抵平凉，为日已久，不速灭贼平定地方，及命其用炮攻平凉，海尔图又托故具启迁延时日，董额等并不议可行与否，但据启以奏，殊为不合。前送红衣炮拨汉军每佐

领二名，海尔图谓不足，又添拨一名。及海尔图去时，[illegible]口沿途养马，不即速行，至关山又请兵二千，欲靖贼寇，复如所请添发，而究不能开通关山。今令用红衣炮急取平凉，海尔图复请自京师发枪手绵甲人，耽延时日，有误军机，殊负任使，著解参赞之任，董额等仍遵前旨，速定平凉。

十四日（12月30日）

24 户部议覆左侍郎魏象枢疏言：兵饷浩繁，正当节省钱粮。各省办买米豆草束，每省费银数万，或数十余万两，若据督抚开报，概行准销，恐不肖官员，侵蚀浮冒，易滋弊端。嗣后直隶各省，造报办买料豆草束价值，臣部详查，有与时价浮多者，驳回核减。得旨：军饷浩繁，钱粮正宜节省之时，督抚俱当洁己率属，据实开销，如有浮冒事发，定行从重处分。

十六日（1676年1月1日）

25 安亲王岳乐疏言：吴三桂闻臣进取长沙，必固守要害，非绿旗兵无以搜其险阻，非红衣炮不能破其营垒。提督赵国祚，久在行间，熟练火器，兼统绿旗兵三千；屯垦都督陈平，有兵二千，乞俱令随臣进讨，其广东送来红衣炮甚重，路险难致，西洋炮轻利，便于运动，乞发二十具为攻剿之用。谕曰：剿灭逆贼，平定湖南，俱赖安亲王，练习宿将及精兵火器，俱不可阙，提督赵国祚、都督陈平并所属官兵，悉依安亲王所请，南怀仁所造火炮著官兵照数送至江西，转运安亲王军前，王不必等炮到始行，即往

吉安或袁州进发。

十八日（1月3日）

26 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因云南叛军与马雄合兵十万至高州，请发大兵援之。命调江西兵每佐领二名赴广东，归将军舒恕统辖。调山东兖州兵六百开赴江宁，江宁兵一千即赴江西。调京城兵每佐领二名分赴江宁、兖州。

二十二日(1月7日)

27 从御史郝浴条奏，命各省将一切收支均造册销算，严禁上下使费陋规，一切军需如百姓愿抵正赋者即给与印票，以禁摊派。军需解运，随到随收，如有索费、延迟等弊，该督抚实据实题参，从重议处。

十二月初七日（1月21日）

28 先是，总理湖广大兵粮饷之多诺、纳布屡次奏请回京，因事未竣不准，今竟自回京，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之阿范亦托言有疾回京。谕命严议。旋议多诺革左都御史、纳布革侍郎职，阿范发江西军前充伍。

初九日（1月23日）

29 以安亲王岳乐将由江西进取长沙，谕勒尔锦等发兵夹剿。略称：前者荆州添设绿旗兵及鸟枪兵甚多，贝勒察尼又率兵赴彝陵已数月，至今尚未奏捷。勒尔锦等或分现在荆州兵，或调可缓地方之兵，速发长沙。倘彝陵之敌未能即破，察尼等应量留官兵于彝陵，遣余兵与荆州兵合。并量度安亲王将抵长沙之期，彼此关会，协力齐进，断敌

粮道，夹攻长沙。贝勒尚善亦分遣官兵，与荆州彝陵兵同往，尚善等仍作攻取岳州之势，移兵逼之。如机有可取，即取岳州。责勒尔锦等率大兵驻荆岳将及二载，粮费师老，并未得尺寸之地。坐失事机，罪不胜数，今安亲王进攻长沙，若又不发兵夹剿，俾贼侦知，荆岳按兵不动，死守长沙要路，则尔等贻误之罪更大。命其无分彼此，同心协济，务期有裨国事。勒尔锦旋疏言：今若不速行渡江前进，必致饷匮师老，马匹疲乏。乞再发禁旅每佐领五名，便可渡江剿贼。康熙帝责其迟误二年，不能击敌，参赞巴尔布、伊尔度齐、硕岱等著俱解参赞，留任效力赎罪。

时郑经入潮州，祖泽清、马雄至高州，广东十郡已失其四，而安亲王岳乐又将赴湖南。平南王尚可喜以广东危急，疏请留安亲王赴广东平乱。康熙帝以吴三桂未灭，故诸贼得以猖狂，命岳乐仍赴长沙，又责简亲王喇布前以广东危急，命其发兵而不遵旨，殊误军机，如再迟违，定从重治罪。

十三日(1月27日)

30 册立胤礽为皇太子，先是，谕礼部：帝王绍基垂统，长治久安，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无疆之祥，慰臣民之望，系四海之心。朕荷天眷，诞生嫡子，已及二龄，兹者钦承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建储大典，宜即举行，今以嫡子胤礽为皇太子，尔部详察应行典礼，选择吉期具奏。至是，册立皇子胤礽为皇太子。次日诏告全国，“恩款”三十条。

二十二日（2月5日）

31 宁夏提标兵变，提督陈福遇害。陈福，陕西榆林人，康熙十二年（1673）任宁夏总兵。吴三桂反，郑蛟麟以四川叛应，因陈福家居重庆，其弟陈奇官守备，妻子被掠叛军中，以是遣使诱福降，福执其使入告清廷，康熙帝嘉其忠，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是年（1675）擢陕西提督。旋受命率副将泰必图围固原，月余不下，王辅臣遣兵援，城中敌突出，泰必图死之，陈福引兵还灵州。时辅臣据平凉，为秦陇乱源，康熙帝命贝勒董额攻之，陈福助之。陈福疏言固原有叛军万余，兵趋平凉则有饷道被断之虞，请先取固原，康熙帝韪之。时陈福驻惠安堡，欲合土默特兵攻固原。值天寒大雪，士卒苦远役，惩前败，有戒心。福下令五鼓会食，集城下，后者斩。夜半，参将熊虎等鼓噪入，刺福死〖18〗。翌年初，康熙帝闻变，命将军张勇等慰谕官军，并任王进宝为陕西提督，宁夏总兵官缺听张勇等遴补。张勇荐天津总兵官赵良栋任之。时朝中有异议，言良栋陕人不可信，良栋陛见时遂请留家口于都，而己率劲兵驰往〖19〗。良栋既赴任，招官归原汛，兵归原伍，劾贪冒，募健儿，军威大振〖20〗。又斩兵变为首四人，余悉不问，宁夏遂安〖21〗。

3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六百七万五千五百五十二，田地等五百七万三千四百五十八顷六十三亩，征银二千六十三万五百二十七两六钱，米豆麦五百二十八万三千四百五十二石七斗，草二百二十五万三千八十七束，茶十

五万三千七百三十五引，行盐三百七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七引，征课银二百二十九万三千五百八十三两，铸钱二亿九千三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

33 定开采铜铅之例。各省产铜、铅处，有民具呈开采者，由该督抚委官监采。所得二分纳官，八分听民自卖（四分发价官收，四分听民贩运），另有一分抽课，余皆官买，或三分抽课，余听自卖者〖22〗。

34 广开事例。奏销案中绅衿无别案被黜者，许纳银开复。原系职官，照品级纳银，自五百两至六千两不等。又进士纳银一千五百两，举人纳银八百两，监生纳银二百两，生员纳银一百二十两，俱准开复。若运米、豆、草束于秦、楚、闽、粤军前输纳者，减半。〖23〗

〖1〗《海上见闻录》卷二。

〖2〗《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二。

〖3〗《张襄壮奏议》卷一。

〖4〗《续刻受祺堂文集》卷一。

〖5〗《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6〗《康熙帝传》，《清史资料》1辑。

〖7〗《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下。

〖8〗《啸亭杂录》卷二。

〖9〗《清圣祖实录》卷五十。

〖10〗《啸亭杂录》卷二。

〖11〗《清史列传》卷六《图海传》。

〖12〗《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13〗《庭训格言》7页。

〖14〗《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儒林》一。

〖15〗《清诗纪事初编》上140页。

〖16〗《夏峰先生集》卷四《复梁以道》。

〖17〗《啸亭杂录》卷二。

〖18〗《清史稿》卷二五二《陈福传》。

〖19〗《小仓山房文集》卷六《勇略将军赵襄忠公传》。

〖20〗《小仓山房文集》卷六《勇略将军赵襄忠公传》。

〖21〗参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七六《将帅》一六；《碑传集》卷一四。

〖22〗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卷三十；《石渠余记》卷五。

〖23〗《阅世编》卷六。

清通鉴　卷三三

康熙十五年　丙辰　公元1676年

正月十四日(2月27日)

1 以逃人事关重大，前因立法太严，屡行减定，谕兵部督捕衙门：将逃人法新旧条例逐一修订。旋命索额图、熊赐履等五人详定逃人律例，颁行全国。

2 是月，朝鲜国使者至日本，探知郑经曾向日本借兵，未得允许。朝鲜国王命济州岛守将对郑经部驶往日本船只不予阻拦。

二月初十日（3月23日）

3 以大将军贝勒董额等屯兵平凉日久，贼寇尚未剿灭，城池尚未恢复，命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亟赴陕西，总辖全省满汉大兵，断贼饷道，速靖地方。并令大将军抵平凉时，尽收各将军敕印，遇有分遣，酌量给付，

贝勒董额以下悉听节制。旋因前已发提督赵良栋内帑银十万两赏给军民，命大将军图海前往时，再发帑银五万两给赏平凉满汉八旗、绿营兵。又川中撤回之兵，前攻取朝天、七盘等处，后又谋攻秦州，效力甚多，凡失事皆在主将，非关军士，命大学士索额图写谕旨二道与图海，令申饬诸将。二十六日，图海率师起行。

十九日（4月1日）

4 以前命康亲王杰书为大将军，平定闽省，杰书奏请先灭浙寇，再进福建；后授贝子傅喇塔为将军，进取黄岩，傅喇塔借称修桥备船，辗转迁延，为日甚久，屡下诏严催，始取黄岩，曾言红衣炮至即取温州，今炮已齐集，而温州之得与未得并未声明，谕责杰书等：师行犹豫若此，何时始得入闽，王、贝子率领大兵驻浙，旷日持久，以致师老饷匮，今温州如剋期可取，即当速行进取，倘不能即克，宜酌量分兵留守。福建一定，则江西之兵，可以全力剿贼，而吴三桂亦可指日灭矣。王、贝子系朕懿亲，大小将弁，皆素所信任，当各效心膂，奋力前驱，如仍瞻顾不前，则师益老，饷益匮，贻误大事，莫此为甚。

二十一日（4月3日）

5 尚之信叛。十三年（1674）初，尚可喜奉旨停迁，留镇广东，然虑之信“拥兵速祸”〖1〗，解其兵权，以次子之孝代理军务。之信决意叛，遂收买藩下官兵、寒士，诸穷丁及藩下世职多心属之信〖2〗。

时刘进忠等自潮州转攻惠州、博罗，郑经部船队抵达

虎门，新安、龙门诸县望风而降。吴三桂命广西马雄等部逼肇庆、新会，耿精忠又遣部犯江西建昌、抚州、赣州，并与吴军联结，阻清廷入粤援兵。广东总兵官苗之秀、副将吴启镇诸将皆瓦解反叛。两粤东西交讧，可喜藩下总兵班际盛、孙楷宗、水师副将赵天元、赵有仪等亦叛，人情汹汹，罔有固志。〖3〗之信围平南王府，软禁其父，杀鸿胪寺卿金光，改帜易服，移檄远近，受三桂招讨大将军号，并受封辅德公。时之孝移军惠州，两广总督金光祖及镇南将军舒恕军高州，副都统莽依图军肇庆，精兵二万余，合力足以制之信。而光祖阴受三桂密札，牵制诸军使不得进。已而巡抚佟养钜降三桂，之信势大振，击舒恕军败走之，莽依图突围遁走，光祖、养钜遂并臣三桂。三桂晋之信为辅德亲王。

6 尚可喜卒。

尚可喜（1604—1676），字元吉，号震阳，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人，隶汉军镶蓝旗。明崇祯五年（1632）任广鹿岛副将。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降后金，授总兵官，号其军为“天助兵”。清崇德元年（1636）封智顺王。顺治元年（1644）入关，北攻南征。六年（1649）改封平南王，留镇广东，与吴三桂、耿仲明合称“三藩”。康熙十二年（1673），乞撤藩归耕海城。旋吴三桂叛，奉旨停迁留镇。上年（1675）封平南亲王。本年二月初，疏言：臣病日剧，寇在门庭，臣子尚之孝又统兵在潮，臣躯恐有不测，则粤省渐至危急，请遣威望大臣，星驰抵粤，以资弹压。疏入，得旨：王累世勋旧，奇猷重望，久镇岩疆，劳绩懋著，自逆贼变乱以来，王笃守忠诚，殚抒筹略，

训练士卒，保障地方，剿御贼寇，朕所倚毗。今览王奏称年老渐衰，身婴痾疾，请遣大臣经理广东事务，具见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同父子，谊犹手足，览疏未竟，朕心恻然。但王属官兵，驻镇日久，地方宁谧，措置咸宜，军民依赖。若别遣大臣前往，恐该省之事，一时未能周知，所关匪细。王可于诸子中，择才略素优者，遣赴潮州，整理军务，大将军平南王尚之孝回省城，侍王左右，扞卫封守。至是，其子之信叛。之信既握尚藩兵权，又软禁其父，逼其剪辫投降〖4〗。不从，未几愤闷卒。

二十二日（4月4日）

7以贝勒尚善等驻岳州将及二载，因循坐守，谕责曰：今岳州满洲蒙古之兵为数不少，又提督桑峨标下士卒颇多，应进取岳州，使逆贼之势溃乱，不能分援他处。则江西、广东可以少息而大将军安亲王亦可从容克取萍乡，进图长沙。尚善等并不思剿灭贼众，恢复地方，止知自守汛地，各保身躯，不能少进尺寸。如谓逆贼深其壕堑，多用火器，以伤我军。如值大雨之时，其火器尚可用耶？总之不实心任事，致贼得以任意应援，贻误军机，莫此为甚。若仍前不改，逆贼何日得灭，地方何日得平？尚善等以文到日，即宜作攻取岳州、发兵长沙之势，以分贼力。时各路统兵主帅、大将军、将军，多坐糜饷银，致使平叛无期，而叛势益炽。次日，又谕责陕西战场之将帅凡与敌遇，率皆乘间伺隙，观望不前，但令士卒前驱冲突，其督抚亦多坐失事机，故致劳师糜饷，命其痛改前愆，殚心图效，若仍蹈往辙，一经大将军图海指名劾奏，必置重典。

三月初八日（4月20日）

8 康亲王杰书疏称其屡檄贝子傅喇塔速取温州，而傅喇塔称舟师不至，不能攻取；又檄催副都统穆赫林、纪尔他布、倭申巴图鲁、提督段应举等，皆彼此瞻顾不前。又以处州、台州、杭州、衢州驻兵，皆不便轻发，请调江宁、广信两处兵，并调崇明、京口战船水师以资进剿。康熙帝以我朝用兵，纪律严肃，从未有官兵抗违主帅，不遵军令者，副都统穆赫林等违将令不前，蔑视国法，命俟事平日严加治罪。至江宁、广信兵已调赴吉安，别无可调之兵；崇明、京口乃滨海重地，舟师不可分遣，责杰书“为大将军，专委任王以速定闽疆，并非欲王但居间地、分遣诸将而已。今王驻扎金华，将及二载，不亲统官兵进剿，徒以空文往来为事，则逆贼何日可灭？”命其速檄贝子傅喇塔攻温州，如或不能，即撤回傅喇塔，暂驻金华，王即亲往督率官兵，攻克温州。

二十日(5月2日)

9 策试贡士于太和殿前。制称：忠孝者，人生之大节也。知之明，则不惑于邪正；守之固，则不昧于顺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潜滋，所关世道，良非细故，岂亲亲长长之谊素未讲究欤？抑司教者之训饬未备也？经国之道，不讳言财，况今戡定方殷，军需孔亟，议生议节，亦既筹划多方，而度支未见充盈，施行尚鲜实效，何道而使上有裨于经费，下无防于休养欤？

二十四日，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丙辰科三鼎甲：状元彭定求，江南长洲（今属苏州市）人；

榜眼胡会恩，浙江德兴人；探花翁叔元，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至是，赐一甲彭定求、胡会恩、翁叔元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顼龄、纳兰性德、高层云、钱三锡等二百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李霨、礼部尚书吴正治、吏部侍郎宋德宜、副都御史田六善。

四月初九日（5月21日）

10 江西总督董卫国疏报广东尚之信等叛，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降。谕曰：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且江西告急，自江南往援甚便，官兵不可不增。其调大将军图海所领盛京兵一千名，及驻防兖州每佐领骁骑一名，遣赴江南，发京城每佐领兵一名驻兖州。其江南满洲蒙古兵，令将军华善用平寇将军印统辖，以学士萨海、署副都统科尔科代为参赞。副都统杨凤翔以安南将军印，驻防京口。其遣赴江南之兵到日，将军花善、王之鼎及参赞大臣督抚等，会同整饬军马，以待调遣。寻简亲王喇布请兵援江西，帝即命此兵抵江南养马后，速行酌遣江西应援。

11 是月，安亲王岳乐攻长沙，勒尔锦渡江作战，湖广主战场首次打破僵局。本年二月，岳乐由江西袁州出奇兵，攻克醴陵、萍乡等重镇，斩敌万余，吴三桂部夏国相遁走，岳乐遂进围长沙。三桂闻讯，急派马宝、高起隆自岳州赴援，又撤回调往彝陵之兵马，亲率军赴长沙，屯重

兵于隔江之岳麓山，命胡国柱守城中，马宝守城外，掘重壕，布铁蒺藜，列象阵，死守长沙。至是，康熙帝命增兵湖南，以驻河南兵每佐领骁骑一名及京城八旗每佐领一名、盛京兵一千五百名赴岳州；又以增援长沙之吴三桂军颇多，恐相持迟延日期，命尚善趁岳州叛军势减之机，断敌饷道。勒尔锦旋率大军自荆州渡江，并败敌于湖北石首等地，察尼败敌于澧州之太平街，尚善遣舟师入洞庭，克君山。然勒尔锦渡江后，诸军迁延不进〖5〗，仓促弃太平街，回荆州，长沙攻取不果。勒尔锦遂以退兵荆州请罪，康熙帝责其坐守三年，未获寸功，徒劳我师，虚糜国饷，与察尼等均应解任，严加治罪，念其身在行间，临敌对垒，姑留原任，立功自效。

五月初二日（6月12日）

12 以各省绿营兵戮力行间，著有劳绩，谕兵部：凡以前奉旨事平议叙者，尔部逐一查明功次，即行议叙。

初五日（6月15日）

13 从左都御史介山疏言，以京城五方杂处，奸宄潜伏，御史巡城一年为限更换。

14 俄罗斯国使者尼古拉一行一百五十余人至京，于御案前呈递国书，首席大学士代受书。国书云：因我国与中国相隔遥远，故尔我之祖先未能彼此派使往来。尔中国之来文，因我国不通晓其文，不知中国大皇帝以何物为贵。〖6〗十五日，康熙帝于太和殿受尼古拉等礼。随理藩院题奏：尼古拉称奉其君主旨意，提出十二项要求，略有请开

放通路往来贸易；请给还被尔方所掳或私逃贵国之俄罗斯人，尔方人员也照此例给还；请大皇帝将库存宝石等珍物送来，若大皇帝欲用我何物，则予回敬；请每年拨派四万斤左右银子及价值数万两之生丝、熟丝。若大皇帝欲用何物，则以与该银、丝等价之物品相送；请准我使臣销售随带之货物，并购买尔处货物；若按我之请求而行，则两国可永相和好等。康熙帝严拒之。〖7〗七月二十四日，俄罗斯使团离北京回国。

六月初三日（7月13日）

15 简亲王喇布奏：攻取吉安非红衣炮不可，请敕江南总督，造攻城大炮十具，速行运至军前，并请先发江南附近兵，以援江南危急。得旨：调江南兵援江西，已有前旨。今复调每佐领兵一名前往，此二队兵到日，听大将军等公同商议，视地方缓急便宜调遣。其攻城大炮，移文总督阿席熙等，速行解发。

十五日（7月25日）

16 王辅臣降，关陕平。辅臣虽以勇将称，然踞于平凉，既不南下与吴三桂部会合，也未入川与王屏藩部合，而恃勇易视，兼之几次接仗皆小胜而归，故日饮酒高会，尝巡城，举足加马鬣，睨外垒曰：是何能为，姑缓其死，稍迟当尽了耳〖8〗。二月十七日，图海率部抵平凉〖9〗，宣旨意，颁赏银，严纪律，军威始振。诸将请攻城，图海曰："仁义之师，先招怀后攻伐。吾奉天威讨兹凶竖，无虑不克，顾念城中数十万生灵，无非朝廷赤子，遭贼劫持

至此，覆剿之下，杀贼必多。俟其向化归诚，以体圣主好生之德，不更美乎！”遂暂不攻城，围困不战，攻心诱降。〖10〗平凉城中军民闻者莫不感泣，咸思自拔以出。图海旋遵旨抢攻城北虎山墩，该地居高临下，为平凉咽喉，得此则饷道绝，城不攻自下。〖11〗五月十七日，图海设计放羼马三五百匹冲之，平凉兵乱，得进逼虎山墩下。〖12〗次日，率军仰攻，辅臣居高临下，步前马后，列火器挨牌，清军死伤颇多。然图海令军士发放大炮，轮番进攻，至午时终克之。虎山墩既克，平凉城置于清军炮火下，加之饷道断绝，城内汹惧。〖13〗图海令停攻，派幕客周昌入平凉城招降王辅臣。周昌，字培公，荆门儒生，善计谋，曾以功授七品官用。图海至潼关，彼上平凉策，召入幕。辅臣部下总兵官黄九畴及布政使龚荣遇均为周昌乡人，愿反正归清，屡劝辅臣降，并将平凉情形以蜡丸密报周昌。辅臣势蹙，愿降。六月初七日，派龚荣遇等出城，向图海献平凉军民册及三桂颁之札付、印信。至是，辅臣出平凉城，至图海营帐叩头谢恩，图海与之钻刀设誓，保其无他，辅臣遂剃发降。〖14〗图海命副都统吴丹入城抚定。因平凉围困日久，死亡累累，图海请命赈济，又安辑流亡，远近帖然〖15〗。

平凉既下，提督张勇等乘势大败吴之茂于牡丹园，再败其于西和县北山。将军穆占败王屏藩部于红崖，收复礼县。吴三桂部固原巡抚陈彭、庆阳总兵周扬名、王好问，关山副将孔印雄及随叛军北上之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等各率所属官兵降。关陇大定。

康熙帝得图海平凉捷报，大悦，命从优议叙。旋以其

筹画周详，布置神速，剿抚并用，克建肤功，命军功议叙外，恩封三等公，世袭罔替。又予辅臣原官，加授太子太保，擢靖寇将军。辅臣自后随图海转战各地，然“事多不具录”〖16〗，二十年（1681）八月，赴京陛见前自杀而亡〖17〗。

关陕之役，河西三将即靖逆将军张勇、固原提督赵良栋、陕西提督王进宝助力颇多。时清军入关近四十年，八旗勇悍之气渐消。吴三桂叛，关陕应之，荆州大军十数万莫敢渡江撄其锋，非绿营诸将艰难百战，西北战局几不可问，而天下事未可知也。

七月初一日（8月9日）

17 命简亲王喇布等攻取吉安。江西地处闽、粤、湘三省之间，为交通要道，属湖广战场之侧翼，清军与吴三桂部争夺激烈，而吉安尤要。先是，三桂既营岳麓山，趁清军集结长、岳之时，派部将高大节、韩大任袭取吉安，以断安亲王岳乐之后路。尚之信时在广东击退清军，将军舒恕等已退至江西之南安、赣州。三桂趁机煽惑，书使纷至闽、粤，约耿精忠、郑经、尚之信等连通百粤，共据江南；孙延龄、马雄等分路取袁州；耿继善陷建昌、抚州；高大节攻泰和等地。清军三面受围。三月，康熙帝诏令已移驻南昌之简亲王喇布遣将军哈尔哈齐等规复吉安。六月，又调江南、湖南、河南等处精锐赴江西增援。旋因耿、郑后方再起战事，耿继善弃建昌等奔回福建，各地渐次恢复，而吉安久围不下。因平定湖南，全赖吉安大兵接应，故速下吉安为稳定江西、策应湖广之关键。吴将高大节骁

勇善战，所将兵卒虽少，然常以少胜多。哈尔哈齐、额楚等围吉安数月，克其外城后不得前进。故此康熙帝屡颁谕旨责喇布等。至是，再传谕简亲王等曰：江西虽距京四千里，朕知之甚悉。王以宗室懿亲，不乃心国家，料理军务，恢复地方，惟坐守省会，日事骑射，以图安逸，殊负委任之意。今逆贼高大杰（节），窃踞吉安，朕旨到日，即宜刻期攻取，副将军希尔根，不思报国，日驻省城，安逸自便，性尤偏执。军中每分两翼，独庇其右翼，嗣后宜痛改前非，力图报效。哈尔哈齐、额楚亦宜遵朕命，速取吉安，勿得退诿，坐失机宜。

18 安亲王岳乐疏言：无战船难以攻取长沙，请发江西得胜船十只，及安庆、九江沙船五六十只，并请敕巡抚韩世琦伐木造船。康熙帝命将岳州沙船转送长沙，如安亲王所请，著江西总督董卫国、巡抚佟国桢等采办物料，雇募工匠，运赴长沙军前，修造战舰。如不敷用，江南总督阿席熙、安徽巡抚靳辅等速行采办雇募，转送江西，一并运至，仍预行安亲王遣兵迎取，付韩世琦督造。

十四日(8月22日)

19 以大学士熊赐履票签有误，革职。

八月十五日(9月22日)

20 谕吏、兵、户部严禁军需诸弊。略曰：领兵将军等不以平定地方为念，惟图营私射利，糜费钱粮，军前所用米豆草束诸项，自将军以下有自行贩卖、嘱托地方官多取价值，地方官有徇其情面，浮冒开销者；也有地方官贩

实支放，多行开销者；有已备本色，不行收纳，折价入己者；有民间运到米豆草束，地方官故意迟延措勒，及至军前又多方刁难解官，恣意需索方肯收纳者；至于购买马匹不开实价，以少为多，滥行销算，种种情弊，难以枚举。命严加禁止。

次日，又谕户部：今正当军需浩繁，在外总督巡抚，及经管钱粮各官，俱宜洁己奉公，殚心料理，一应收支销算，详明造册，据实开报，听部核议。近见部覆各处奏销本内，或因款项不符，或因数目舛错，或因造报遗漏，或因册结不到，多致驳察，道路往返，动经岁月，明系地方各官不加意清厘，故留遗窦，希图延挨时日，以滋弊端。命户部定议防止办法。旋定议：府州县卫所官员，所造册内，有数目舛错遗漏，督抚不行查出，经该部查出者，将府州县卫所官员，罚俸一年，督抚及转报司道都司，各罚俸六月。如督抚司道都司，所造册内，有数目舛错遗漏者，亦应各罚俸六月。又奏销钱粮，只凭册结磨对，司道都司府州县卫所官员，将册结迟延不送，经该督抚题参，违限一月者，罚俸六月；违限二月者，罚俸九月；违限三月者，罚俸一年。违限四五月者，降一级留任，违限六月以上者，降二级调用。违限一年以上者，革职。如司道都司府州县等官，将册结申送督抚，而督抚迟延，不随各案一并送部者，经该部查出题参之日，将督抚违限五月以下者，亦照司道府县等官例处分。如违限六月以上者，降二级留任，违限一年以上者，降三级调用。

二十六日（10月3日）

21 以平陕西功，加封图海三等公爵；张勇加一等侯，袭十次；王进宝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袭八次，授奋威将军，仍兼管平凉等处提督事务；孙思克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凉州提督。

九月十六日(10月22日)

22 范承谟卒。

范承谟（1635—1676），字觐公，号螺山、蒙谷，辽东沈阳人（今属辽宁），隶汉军镶黄旗。大学士范文程次子。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编修。康熙五年（1666）迁秘书院学士。七年（1668）授浙江巡抚，整顿积弊，劾奏不法贪官，吏治丕然一变〖18〗。时八旗兵丁与当地豪猾以“窝逃”为名诬及无辜，百姓日困，生业消亡〖19〗，承谟惩豪强，清冤案，又请更定逃人法，民心大定。九年（1670），单车简从，亲至勘查各府，据实奏请豁免荒田地二十九万四千六百余亩，水冲缺额地二万一千九百余亩〖20〗。其卧榻旁悬一小牌，记兴革大事。上书时事数则：一、三王宜撤；一、旗下宜终三年之丧；一、逃人宜宽连坐；一、苏松赋征宜减一半〖21〗。爱民之声，闻于朝野。每有封疆大吏陛辞，康熙帝必以其为榜样，正色饬之曰：尔欲作好官耶，当如范某〖22〗。十二年（1673）升福建总督，浙省百姓攀辕号泣，一路不绝。寻耿精忠叛附吴三桂，被囚。耿多方逼诱，誓死不屈。至是，耿精忠势蹙，定议归降，惧承谟生还揭其罪恶，决意灭口，遂将其缢杀。幕僚及亲属家丁共五十三人皆遇害。明年，榇还

京，赠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忠贞”。

十月初四日(11月9日)

23 康亲王杰书率师至福州，耿精忠降，福建平。初，精忠举兵，分三路北向，中路马九玉，据浙江金、衢；东路曾养性，据浙江温、台；西路白显忠，据江西广信、建昌、饶州。又遣使台湾约郑经掠潮、惠，执续顺公沈瑞于潮州，复增白显忠兵，使犯武昌，以阻援师，其势甚炽。康熙帝剿抚兼用，既屡次招降，又命杰书、傅喇塔督师往讨。傅喇塔誓师黄岩，进军温州，纳总督李之芳策，直捣仙霞关。六月初六，耿焚毁营盘，撤出建昌、新城。康熙帝断定精忠被“海寇所逼无疑”，下令直取福建。七月，杰书、赖塔、李之芳等率诸路清军抵衢州。衢州位衢江右岸，下通金华，上至仙霞关，为入闽孔道。时耿部马九玉统数万人据守衢州，扎营九龙山；林福统万人扎营衢州南大溪滩，护运粮饷。杰书先断其饷道，力夺大溪滩。马九玉拔营败走仙霞关，耿部参将金应虎献关乞降，清军兼程入闽。中路既破，安亲王岳乐派将军希尔根又大破西路白显忠于建昌、饶州，复广信、建昌等县，白显忠势蹙乞降。东路曾养性闻之，旋亦举温州降。清军既败三路之师，郑经又取闽地之半，闻康亲王师入闽，已下建阳，进次延平。精忠震慑，不知所为，遣其子继祚诣大军乞降。康熙帝以滇、粤未平，许其降。十月初一日，杰书遣侍读学士尹泰携赦诏至福州受降。至是，康亲王师抵福州，精忠率文武官员出城迎降，献所属官兵册籍。旋得旨：复精忠靖南王爵，仍驻福州。精忠既降，广东原潮州总兵刘进忠、碣石

总兵苗之秀亦随之降。散留赣、浙之叛军余部亦先后赴清营缴械。翌年正月复兴化城。二月克泉州。郑经部弃漳州、海澄等城，遁往台湾。闽地悉平〖23〗。时三秦八闽两巨寇既降，乃得以全力办三桂〖24〗。

二十日(11月25日)

24 因军中用人孔急，命八旗子弟除已规定每佐领一人仍准在监读书外，暂停止参加科举考试。

二十二日(11月27日)

25 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遣往相视河工，陛辞。谕曰：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民生皆受其困。今特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勘明白。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勿得苟且塞责。如勘视不审，后复有事，汝等亦难辞咎。

二十四日(11月29日)

26 以经书业已熟悉，命日讲官进讲《通鉴》。旋允学士喇沙里等奏请，先讲《通鉴纲目》。

十一月初一日（12月5日）

27 礼部等衙门议覆：朝鲜国王李焞奏言，顷陪臣使还，购买前明《十六朝纪》一书，中载本国癸亥年，废光海君李珲，立庄穆王李倧事，诬以篡逆，今闻新命纂修《明史》，特遣陪臣福善君李倧等陈奏始末，伏乞删改，以昭信史。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该国癸亥年废立始末及庄穆王李倧实迹自有定论，并无旁采野史诸书

以入正史，应无庸议。至外国使臣来京，禁买史书，今违禁购买，应遣官往朝鲜国，会同该王严加详审议处。命免遣大臣往审，著国王将私买史书人犯，逐一严拿详审确议具奏，余依议。

初九日（12月13日）

28 命穆占为征南将军，率陕西、河南满汉兵赴湖广作战。以我朝创业以来，战胜攻取，动合兵机，将帅皆身先士卒，无不立奏肤功，责湖广大将军王、贝勒、参赞大臣等："出师三年，未获尺寸，坐失机会，使疆圉日逼，贼势鸱张，糜饷困民，误国孰甚，罪在王、贝勒、将军、大臣，于众官兵无与。今陕西、福建、江西、浙江，虽渐次底定，然贼渠吴三桂不诛，于事何济？"因穆占于川陕劳绩茂著，特简为征南将军，命以讨贼。旋再责荆岳大将军等："故违指授迟延时日，以致逆贼得间，四出应援。今荆岳之兵，安处日久，马皆肥壮，著将军穆占，速赴湖广简选荆、岳、彝陵士马，由岳州趋长沙，接济安亲王兵。若长沙军无虞，或出彝陵，或取岳州，或由荆州渡江，便宜进发。"

十八日（12月22日）

29 以山西巡抚达尔布因徇庇属员、侵渔百姓、违禁建立生祠；按察使赛音达将良民张维祥诬拿滥责，两遇恩赦不行宽免，革职。

十二月二十五日（1677年1月28日）

30 左都御史陈敳永疏言：以三秦八闽先后底定，被

乱地方有尽忠死难文武大小官员，应从优褒恤，使臣子感奋效法，皆愿抗贼以全忠，必不偷生以负国，则逆势既孤，荡平立奏。命浙江、福建、陕西、江西各省督抚提镇确查题奏。

31 是月，吴三桂使人至广西杀孙延龄〖25〗。延龄于康熙十三年（1674）春据桂林反，提督马雄于同年九月以柳州降吴三桂。三桂遣使封延龄为临江王，以马雄为东路总管，同掌广西军政。延龄故与马雄有隙，虽共事三桂，而畏其逼己，猜忌益甚。上年（1675）六月，傅弘烈至桂林。傅原为庆阳知府，三桂叛前以发其蓄谋事而谪戍苍梧（今广西梧州市），与延龄友善。弘烈见延龄，晓以大义，言三桂必败，毋与其祸，延龄始有悔心〖26〗。然三桂时势盛，延龄犹观望，并收编武装，分设五镇，出掠广西各地。攻打梧州败后，其部属感念原将军线国安旧恩，于十五年（1676）九月兵变，拥线国安子成仁为主。未几，军士再兵变，囚线成仁，迎延龄。时延龄夫妇匿百姓家，奉迎军士至，延龄不敢出，四贞出抚众，乃安。延龄感四贞之勇烈，将所握权柄交其掌之，愿为闲人〖27〗。四贞感帝恩，力劝延龄反正。延龄意动，计且决。马雄侦知之，密报三桂。三桂乃以规复广东为名，派其孙世琮引兵赴广西，突入桂林，杀延龄及其子，拘四贞入滇。后云南平，四贞归京师，奉孔有德祀。

32 尚之信遣使乞降，诏赦其罪。初，之信既叛，三桂封之为辅德亲王，而数促其出师，越庾岭抗清军。之信

以内部未定为辞。三桂又遣使索饷，赂以库款十万始已，之信颇中悔。未几，三桂仍责之信助饷百万，尚输三十万，犹未足〖28〗。复令冯甡为广西巡抚，遣马宝、张国柱窥韶州，又以董重民为总督，踞肇庆府，守冲要之地。郑经已强占广东惠州及沿海一带，之信以为侵己，欲兴兵，三桂使马雄调和，之信被迫让惠州，广东几被分割。之信惧而悔。至是，闻孙延龄被杀，益惧，恐其及己，密遣使至江西扬威将军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喇布以闻，康熙帝降敕许以立功自效。翌年五月，之信剃发反正，以待大军入粤。

3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六百三万七千二百六十八，田地等四百八十六万四千二百三十三顷九十二亩，征银二千二十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八两五钱，米豆麦五百三万六千三百八石九斗，草二百二十五万三千八十七束，茶十五万三千七百三十五引，行盐三百五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三引，征课银二百二十五万九百七十二两三钱，铸钱二亿三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六十。

34 定从前隐瞒田亩，八月内自首免罪。查出隐田者受赏，举首他人隐地十顷以上者，即以其地赏之，妄告者治罪。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十四年（1695）又重申隐地限期自首之令。〖29〗

35 从御史张维赤言，除生员田亩及民田仍照常例征收地丁钱粮外，凡缙绅之家于本户钱粮原额外加征十分之

三。康熙二十一年（1682）停之〖30〗。

36 查继佐卒。

查继佐（1601—1676），初名继佑，字伊璜、敬修，号与斋，人称东山先生、朴园先生。明崇祯举人，南明鲁监国授兵部职方郎中。清兵破绍兴，避入海宁东山方石窝，专心著述。康熙初以庄廷鑨明史案下狱。著有《罪惟录》、《鲁春秋》、《国寿录》、《东山国语》等。

〖1〗《清史列传》卷八十。

〖2〗《世德堂文集》附《水西纪略》。

〖3〗《八旗通志》卷一八二《尚可喜》。

〖4〗《世德堂文集》附《水西纪略》。

〖5〗《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6〗《俄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为遣使来华事致康熙帝国书》《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

〖7〗《福全等题为遵旨议奏俄使所请各项本》《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

〖8〗《庭闻录》卷五《称兵灭族》。

〖9〗图海入平凉时间《实录》载为五月十七日。而《碑传集》卷四《图海传》、《国朝先正事略·图海传》皆言“三月至平凉”。按图海二月二十六日离京，且兼程赶往，而陕西离京为近，不会阅三月而至。又王辅臣降后，康熙帝称其“旬月”而平，也可证

非二月至平凉。另，各书多载图海至陕，诸将请即战，图海令先宣朝廷德意，又安定地方，剿抚兼用。既非即战，可知至平凉后有准备时间方有战事。同时，如说五月十七日至平凉，次日有虎山墩之战，远师劳顿，安有次日即战之理。《实录》所载显系至虎山墩之时间。

〖10〗《碑传集》卷四《图海传》。

〖11〗《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图海传》。

〖12〗《广阳杂记》卷二。

〖13〗《碑传集》卷四《图海传》。

〖14〗《广阳杂记》卷四。

〖15〗《清史列传》卷六《图海传》。

〖16〗《广阳杂记》卷四。

〖17〗辅臣既降，与妻妾四人同时自缢，独辅臣甦。康熙帝知情后，颁诏劝慰其“开拓胸怀，奋励功绩”，“勿得仍怀小耻，自弃大猷”。二十年（1681）诏令图海带其入京陛见，行前辅臣遣散亲信，与部属诀别，认为朝廷“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遂自杀。

〖18〗《范忠贞公文集·费之逵序》。

〖19〗《范忠贞公文集》卷一《抚浙奏议》。

〖20〗《清史列传》卷六《范承谟传》。

〖21〗《清史列传》卷六《范承谟传》。

〖22〗《范忠贞年谱》。

〖23〗《清圣祖实录》卷六六。

〖24〗《皇朝武功纪盛》卷一。

〖25〗据《平定三逆方略》十二月十一日载，黄芳世报孙延龄为

其部兵拘执夺家产，推线国安为帅，康熙帝遣麻勒吉招抚马雄、线国安。以此推断延龄死当在是月底前后。吴伯娅据《啸亭杂录》等书认为延龄卒于十六年（1677）十月（《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七卷《孙延龄传》），似不确，因翌年正月清廷得傅弘烈报，知延龄有归降意，而二桂已杀之。

〖26〗《傅忠毅公全集》卷首。

〖27〗《啸亭杂录》卷四。

〖28〗《平吴录》，载《辛巳丛编》。

〖29〗《皇朝文献通考》卷二。

〖30〗《阅世编》卷六。

清通鉴　卷三四

康熙十六年　丁巳　公元1677年

正月二十二日(2月23日)

1 改定诱卖人口例：凡犯诱取典卖或为妻妾等事，不分所诱良贱、已卖未卖，为首者立绞，为从者旗人枷责，民人杖流，如只一人，即以为首论；被拐之人和同者，俱如为从之罪，非和同者不坐，不知情而典买者免罪，追价给还；其以药物等项诱取者，俱如略诱人例治罪。

二月十九日（3月22日）

2 据多罗贝勒尚善疏言，备船百艘、添发甲兵每佐领四名，请赴长沙。康熙帝以将军穆占已抵长沙，敌势必分，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乘机渡江，倘渡江未便，则如尚善所请，分兵赴岳州。寻勒尔锦又请发河南、江南、绿旗官兵。不许，令遵前旨速议具奏。至是，勒尔锦两议以闻。一议：俟陕兵到荆，更得绿旗官兵，仍行渡江。一议：俟陕西遣

发及所请绿旗兵到时，正值水发之际，过江不能无阻，今宜于每佐领四名外，再量行添发，遣赴岳州，其间若有机会可乘，即酌量而行。康熙帝以时不可缓，宜自岳州水陆夹攻。

二十日(3月23日)

3 以进蜀官兵并未平定地方，至西安后布匿名札惑众，抵陇州后又妄行控告，不赴平凉。谕曰：我国家创业以来从未有此行事，统兵将领不能约束兵丁，肆行不法，及至京师敕令首举倡告之人，官兵又互相隐匿不举，殊干法纪。命将此行军功，俱不准叙，并追究事责。寻据西安将军佛尼勒供词，官军弃营败遁是实，宜将左翼四旗并阵亡署护军统领喀锡泰部下官兵俱行拿问。康熙帝以保宁蟠龙山军营被冲，官兵败遁之处，取供含糊，其地方又未质对真实，且官兵行役劳苦，免其究问。至署护军统领喀锡泰阵亡，所部官兵弃将领而逃，其未受伤官兵俱著拿问。寻以统帅董额贻误军机，削去多罗贝勒，罢议政为闲散宗室；降固山贝子温齐为辅国公，革去都统及宗人府右宗人；辅国公绰克托罢宗人，罚俸二年。

二十四日（3月27日）

4 升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康熙帝亲政，以河务为三大事之一。自元年（1662）至十五年（1676），黄河决口四十五次。六年（1667），河决桃源，高邮水蓄数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死数万。九年（1670），黄河于曹县、单县接连决口，水灌清河县城，加之五月暴雨，黄淮同溢，

湖东淮扬已成泽国。十五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堰大堤决口三十余处，其东运河大堤全部崩塌，扬州府属州县尽在水中，溺毙人畜甚多，漕运不通。盖黄河南行，淮河先受其病，淮病而运河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百姓田庐之频年受灾，未有甚于此者。命工部尚书冀如锡察勘河工，并令科道官陈治河策。本年（1677）二月，从御史陆祚蕃疏请，嗣后凡河工道员缺出，由总河保题曾任河职者；现任河员升授他职者，许以升衔题留原任，升转时仍照所升之职升用。旋冀如锡等奉旨察勘河工后疏言：河道总督王光裕谎报河工已完或正在抢修，实则并未动工或已修之堤高宽不及旧堤之半，问之则以钱粮不足为辞。其全无治河之才，以致河工溃坏，请另简贤能，庶于河道有益。命将王光裕解任。〖1〗至是，以明珠荐，任靳辅为河道总督。时黄河敝坏已极，凡任河督解任革职，不能安其位，中外无不以畏途视之〖2〗。靳辅，字紫恒，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顺治九年（1652），以官学生授国史院编修。后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元年（1662）擢国史院学士，旋进武英殿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1671）任安徽巡抚。三藩乱起，度支拮据，廷议省驿递之费以佐军需。靳辅疏言："省费莫先省事，今督抚提镇，每事必专员驰奏，糜费孔多。计惟事关军机，必用专骑驰奏，余悉汇奏。以三事为率，是一骑足供三事之役，费可省十之四矣。"〖3〗"通天下计之，每岁所节当不下百余万（两），可以裕军饷，甦驿困"。康熙帝称其"节省存留驿站各项钱粮，为数甚多，

其见实心任事”〖4〗。又以治皖功绩，加兵部尚书衔。

三月初八日（4月9日）

5 时闽地悉定，大将军安亲王围困长沙已久，将军穆占复帅师进剿，将军鄂内统兵水陆赴岳，三路会师。康熙帝以“歼灭吴逆，荡平诸寇，在此一举”，命康亲王当此兵威大振之时，分遣官兵，同耿精忠兵进取潮州。又授署副都统莽依图为镇南将军，命其清简士马，夹攻广东。未几，康亲王杰书疏言：省会重地未可轻离，且自福至漳相距甚远，兵马必须休息，恐迟至炎暑难以进师。乃命莽依图速进广东。

初十日（4月11日）

6 顺治及康熙初年各种原档既已抄录，自本日起大批销毁。顺治帝启奉太皇太后之奏本，由布达里、温泰、缪禅、桑格、刘九斯、董西布、哈尔岱、张玉珠、邓色等奉命照本誊写于档册毕，留于大内，其原本、底稿，康熙帝亲督焚毁。已故各王之祭文及各王、大臣所奉谕旨底稿、公主等请安折、公主等所奉谕旨底稿、钦天监奏文、鳌拜、洪承畴、陈特依等人奏文、内太监总管条陈，绰尔济所陈之文以及御制戒文底稿等，俱皆康熙帝亲督焚毁。另有未抄录之僧侣道士等人奏疏及其所译清文、所奉谕旨底稿，亦于康熙帝亲督下焚毁。

另有数类奉旨交存各有关地方：各部、院所奉满、汉文上谕档，各科、道官员条陈及参奏，满、汉文书誊抄档、御制举止篇、明崇祯帝举止篇、中庸说、十二律吕篇、通

鉴提要、古礼明说、明朝帝王字号、年号册及明朝各官印文、周礼要言、诗经等书序底稿，御制表文、引文底稿、册、符，均奉旨交付文房太监收藏。部、院、科、道各官职名、西洋地方安温斯、利类斯，回回科马文龙奏疏，朝鲜国王、平南王等人之贺表，信王等人赴云南地方之文书，园陵公碑文底稿，三旗官员职名、会典提要，部、科、京畿道所进黄册、赈济饥民黄册等，俱著送内阁，交各该部。再，内十三衙门所奉谕旨及其底稿、敕书及其底稿、各衙门红本、钱粮奏销册、三处织造档、票签档、上谕档、收支档簿，零散票签，佟吉等人奏疏，武朝忠等人之奏疏等，均奉旨送交内大臣，存于内库。总管太监等人所拟奏疏及所拟序言，亦奉上谕，俱交文房太监收藏〖5〗。据本月十四日上谕曰："若存原奏疏，则留御讳，且甚繁琐，故特严饬布达里、温泰、刘九斯、桑格、缪禅、张玉珠、哈尔岱、董西布等人，誊抄于秘本档毕，其原文谨行焚毁。此事亦本不应留，但念万一有用，故写之为凭。自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初十日始至本月十四日完成。"〖6〗

十三日(4月14日)

7 命大学士索额图、尚书明珠，召镶白旗兵部尚书色塞黑，副都统吴丹及显亲王下长史马齐、温郡王下长史鄂乐、办理府务佐领达席贤、护卫郭布、博积等官员至乾清门，谕之曰：朕观数年以来，镶白旗盗贼、光棍、匪人甚多。凡此妄行之人，皆因该管官不豫行晓谕严禁，听其陷于法网，故无知愚民自投死地。且某旗好尚何事，则一旗

之人皆尤而效之；某族中好尚何事，则一族之人皆尤而效之。种种陋习，罔不渐染。尔等系此旗官员，各有管辖教训之职，嗣后须晓谕严禁，务令盗贼、棍徒永行禁止。至于所属之人，因其主幼小，遂尔蔑视，恣行非是，此皆尔大臣众官不行严禁之故。嗣后尔等宜各敬其主，竭力料理委任之事。至用人宜选任贤能，今每各以所分属互相争竞，并不选用堪任贤能。嗣后勿论分属之人，惟当选择贤能委用。

十九日(4月20日)

8 福建漳州人蔡寅诈称“朱三太子”，纠集海上兵，率二百余人夜袭泉州城，攀堞而入，鸣鼓扬旗。守兵以为海兵复至，于双门前发炮。蔡寅乃出城聚众数万，往来于南靖、长泰、同安等县山谷间。因其众皆裹白巾，称“白头军”。凡深山穷谷岩寨无所不到，派粮以食，附者日众。康亲王杰书集满汉大兵征之。〖7〗

二十六日（4月27日）

9 户部侍郎班迪等自吉安返，以所察军情奏闻。康熙帝以吉安久攻不克，敌遁不能邀击，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戴罪图功。参赞哈尔哈齐、马尔堪等营垒失守，情罪重大，俱革职，披甲自效。副将军希尔根年才衰惫，撤回南昌暂驻。将军额楚临阵指挥，不举发首遁之人，明系身先败北，欲掩己罪，削去将军、参赞，留世职，仍统江宁官兵戴罪图功。以见在吉安参赞大臣，均不胜任，调都统勒贝、护军统领哈克山、副都统布舒库前往江西，任参赞大臣。选

八旗护军参领及各王府长吏共八员前往江西任夸兰大，该处原有夸兰大均免去。又吉安炮手俱未谙练，每翼精选炮手二名发往军前。班迪等所讯军状，姑俟事平再议。

二十八日(4月29日)

10 康亲王杰书将不肯从乱之编修李光地等事迹题报，请予议叙。谕曰："李光地不肯从逆，差人密奏地方机宜，忠贞茂著，深为可嘉。著从优议叙。"旋授李光地为额外侍讲学士。

【考异】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后（据王钟翰考证《清史新考》150 页）陈梦雷《绝交书》出，至全祖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称李"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后，李光地"卖友案"纷纭聚讼，莫衷一是。欲求此事真相，当从康熙帝是否采纳李光地《蜡丸疏》中平闽建议入手，结合当时各战场之实际，以及汉族士大夫对三藩态度诸方面分析。

全祖望初言此事，并未断定有无，其文曰："卖友一案，闽人述之过于狼藉，虽或未必然，而要其暧昧之心迹至不能自白于清议，则也约略有愧德矣！"全氏为乾隆时人，其所言之"三案"二百年来为治史者视为定论。

按陈、李相约密报《蜡丸疏》经过如下："据陈梦雷称，康熙十三年（1674）夏，李、陈二人曾在福州陈寓谋，决意里应外合，陈出任耿氏政权翰林院职，'阴合死士以待不时之应'，李则'遁迹深山，间道通信'，以稍慰至尊南顾之忧。此后，李光地于康熙

十四年（1675）五月遣人上《蜡丸疏》，向清廷献取福建之策。十六年（1677），李光地因此而特迁侍读学士。乱平，陈梦雷则由于《蜡丸疏》中未曾具名，李光地又拒不澄清真相，反以从逆罪受审，最后被流放关外。”（《文献》季刊，1989年3期）。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1955年重印时增入《骨董三记》，全文收入陈梦雷《绝交书》，并加按语，认定其事。又曰：“耿精忠之变，梦雷授伪职，谋与同年生李光地合进蜡丸报虚实，为两人保身家之计，光地据为己功。事平，光地峻擢学士，而梦雷以从逆论斩。梦雷刻行与李光地绝交书，责其欺君卖友，护短贪功，徐乾学、王掞皆为梦雷不平，乾学密为之开脱，竟得减死流尚阳堡。”（《清诗纪事初编》卷八《陈梦雷》）王钟翰《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一文（载《清史新考》）亦肯定“卖友”之事实：一、《蜡丸疏》乃陈、李合谋；二、密疏中耿藩内幕消息得自陈梦雷；三、传递耿藩消息者有李日火呈、张浩等人作证；四、密奏由李亲手所写，情报得自陈梦雷。王文还举极相类似之例：姚文燮与林兴珠同陷吴三桂中，相约归清。林早发，至安亲王岳乐军以告，而姚被吴杀于狱，林乃以姚谋告岳乐，岳乐呈京，康熙帝召见赐对。遂为李光地之伪善可耻，为陈梦雷之坎坷可惜。并以邓之诚前文结论“符合当时情事，持论也最为公允。”

李鸿烈则认为所谓“卖友”，纯属子虚乌有，理由有二：其一，“卖友”之说乃陈梦雷受李之政敌徐乾学唆使而捏造者。“蜡丸案与省斋（陈梦雷）无与，乃东海（徐乾学）忌安溪（李光地）之才，教省斋极力诋娸，冀以脱罪，己（徐乾学）遂从而下石焉。（陈梦雷）《闲止书堂集》诉城隍文，与厚庵绝交书，皆后来诡辞耳。”其二，“卖友”要害乃李光地《蜡丸疏》与陈梦雷是否有关。若将

《蜡丸疏》之内容与陈梦雷之申诉相对照，可知二者毫不相干（《关于李光地“二案”之辨析》，载《李光地研究》。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均见此书）。陈曾写《告都城隍文》、《绝交书》、《控告李光地书》、《与富云麓书》等攻李之文。其中值得注意者，乃康熙四十四年（1705）《控告李光地书》（全文载于《福建通志》第八十二册《文苑传》卷七《陈梦雷传》），其略云：臣与李光地于康熙十二年（1673）内，同以翰林院编修告假回家。十三年（1674）惨遭耿逆之变，臣不幸与逆贼同城，父母被拘，脱逃无路，因潜结逆贼所聘江南布衣杨文言为内应，方思密疏迎请大兵入剿，不意光地乃自泉州五百里外，方巾大袖，投见耿逆求官。臣忿恨夺巾掷地大骂，犹未悔悟，且谓国家必无恢复之日。臣因引杨文言与之相见，再三劝谕，始定密疏。臣从中离散逆党，探听虚实，藉李光地在外，从山路通信军前。臣此时冒万死一生，离海寇使互相攻击，拘耿继美使从中内溃，结一二逆帅在杉关为内应，请大兵乘虚直下。讵意李光地犹怀观望，挨延半载，始肯遣人，则尽易臣疏，削去臣名。大兵入境，犹假意归功于臣，具呈宁海将军及总督、巡抚，备述同谋请兵之事，毫无隐讳。而背地遣人，四面布陷下石，臣遂陷其术中。及光地补学士，闻臣已被逆党诬告，遂赖前言，代具一疏以塞众人之口，而臣从前一切离散逆党，密图内应及同谋请兵之事一语不及。王伯兰《李光地与陈梦雷之析〈蜡丸疏〉悬案》据《福建通志》上文分析，认为时间、地点、人物都不相符，“梦雷疏中以此为主要事件，竟然如此荒谬；其余各点既无旁证，更不值一驳了。”陈遵沂则既肯定陈提供耿精忠之情报，也肯定蜡丸疏由李所写，而从当时政治环境看，即前途未卜，具不具陈梦雷之名祸福不知，不能从事后成败而论光地。（《试析李光地的双重人格和《蜡丸疏》》）

按《蜡丸疏》之事实确凿不移，而将《蜡丸疏》与“卖友案”牵连一起则成为康乾间一大文坛公案，实与当时激烈党争有关。理由如下：一、《蜡丸疏》称清军南下以急攻为主，不宜迁移岁月，恐日久生变，此乃该疏“重要方略”之一。但此疏上于康熙十五年（1676）初（一说十四年四月至十月间），此时清军正复闽、浙、陕等地，两翼战场取得突破进展，与十三年（1674）处于劣势、守势，十四年（1675）与三桂两相对峙截然不同，亦即平藩之胜仅为时间早晚而已。故“南下急攻为主”说不但早已行于康熙帝平叛战略之中，且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再谈此事无任何意义。二、《蜡丸疏》中之另一重要方略为“出奇制胜”，即攻打与赣州接壤之汀州小路，讹称入广，选精兵万余，只需七八天，所用乡兵、步兵、马兵为序，以保万全。按江西乃主战场湖广之东翼，对全局甚为重要，观康熙帝用兵，主战场寸步不让，只能进不能退，两翼战场也势在必争，与广西、福建等地不同。从投入兵力看，清军六路大将军，江西有二（简亲王喇布、安亲王岳乐）。江西策应正面主战场，双方争夺激烈，得失之间非旦夕立辨，“出奇制胜”可能性极小。且自叛乱以来，“江西几无顺民”，无法依靠乡兵之类。三、康熙帝得密疏后，遍示群臣，称李光地“真忠臣也！”（《文贞公年谱》卷上）并谕兵部抄寄前方将帅知之，仅为一种参考意见。后清军长驱入闽，并未采用《蜡丸疏》之方略，而恰恰相反，乃从李光地以为“失策”之处取得突破，趁耿、郑交战，耿焚营遁走之时，先断敌饷道，而后自仙霞关而入闽。

《蜡丸疏》既无军事价值，又已事隔一年，如系十四年上疏则近二年，康熙帝特赐光地侍讲学士，可以肯定，乃为政治需要。十五年（1676）左都御史陈敳永疏言：自吴逆煽乱以来，陷贼之员偷

生者多，尽节者少，因而展转煽惑，所在协从，近者八闽三秦先后底定，协从之人投诚免罪，请朝廷收忠臣遗骨，以为生者劝。康熙帝立命各省查核事迹，从优议恤。同年，于太和殿策试，曰：忠孝者，人生之大节也。知之明则不惑于邪正；守之固，则不昧于顺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潜滋，所关世道，良非细故。显然，吴三桂之叛得到包括官僚士大夫在内之广泛响应。值平叛进入惩剿主凶之关键时刻，倡导“忠节”无疑重要。特擢李光地不在于《蜡丸疏》，而在于其“忠臣之节”，可为士大夫倡。此与旋即设立南书房、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如出一辙。

杰书题奏不只光地一人，尚有兴泉道何可化、将乐县教官李重光及先被协从后复来归之汀州府知府孟熊臣等人。康熙帝明谕：李光地“忠贞茂著，深为可嘉，著从优议叙”，其他人等“也著议叙”。李获崇擢，一则其早为编修时，即以理学名，且早已表白其原非“明之臣子，而实我朝之词臣也”（《归田琐记》卷四）。二则其事典型，三则其有编修之位。故仅就《蜡丸疏》论“卖友案”，则不得其奥。

倘陈梦雷未被牵连耿精忠逆案，倘康熙帝东巡未曾召见陈梦雷，倘若陈梦雷晚年未曾牵入皇子党争，即不会有所谓“卖友案”，至少此事早已湮消尘灭。然否。则此与是时激烈党争有直接关系。

第一，明珠、索额图之争于三藩之乱时有重大变化。明珠逐渐挫败朝中对手（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转引自《洪业——清朝开国史》，822 页注）。如前李鸿烈所论不排除陈梦雷受徐乾学唆使而劾李。另据《李光地年谱》：先是同年某者有才美，公深器之。及耿逆之难，某名迹难自白。耿逆平，公疏救之，得从末减。而某犹望公救己不力也，于是嫉者乃构某造谤百端，以毁公

功。所谓“某者”，显为梦雷。嫉者何人？当为在朝达官。《清史稿·明珠传》载：明珠既擅政，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会天久不雨，光地所荐讲官德格勒明易，上命筮得夬，因陈小人居鼎铉，天屯其膏，语斥明珠。事具德格勒传。加之光地于康熙十九年（1680）任内阁学士并为太子胤礽之师一事，可知嫉者必为明珠无疑。康熙二十七年（1688），德格勒被明珠诬陷，光地即以妄举罪名被牵连讯问。时梦雷力讦光地。《李光地年谱》之“疾者拘某造谤百端”当即指此。

第二，康熙帝东巡时，陈梦雷诉说李光地“欺君卖友”之事，而康熙帝所关注者乃“欺君”，陈乃为李“剖白”。

第三，康熙四十四年（1705），陈上疏请与李对质，内容亦涉党争：今臣明知李光地线索通天，广植党援，贿赂四通，不难致臣于死。已拼一腔热血，投命于我皇上之前，但乞准臣对质一番，真伪立分，忠奸自判。一语若虚，情甘寸斩。倘此心得雪，虽治臣以越分妄言之罪，亦甘受斧钺，瞑目而不悔矣（《松鹤山房文集》卷一《康熙四十四年五月疏》）。此时陈正与皇三子胤祉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赐赏有加，是陈坎坷一生中最得意之时，故敢与李抗。

二十九日(4月30日)

11 从安亲王岳乐请，将京城新铸大炮二十门，令兵工二部官员驿送南昌，自南昌至袁州，令江西总督董卫国拨兵护送。由袁州至长沙，令董卫国动支正项银两，多雇夫役，以备转运。俟温代至袁州，即管领此炮，与安亲王所

遣驮炮马匹官兵，一路同行。又以解送马炮关系重大，命将军穆占亲统官兵赴袁州迎接，倘未便亲往，选同去大臣一员前来接应，直达长沙。

三十日（5月1日）

12 尚善疏报马匹被截。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等疏报二月二十六日，遣兵一千余人，由岳州送马三千余匹赴长沙。以大兵需马甚殷，非寻常比，且离敌甚近，必审知万无一失，方行遣送。加之长沙、岳州之间，路未甚通，宜预约安亲王，遣兵相迎，然后发往。“但以千兵，护送如许马匹，殊为轻忽，倘事出意外，于我不利，且为贼资，则是尚善明误征剿大事”，命尚善速侦送马消息以闻。至是，尚善等报：官兵解马于本月初八抵七星台遇贼伏兵，为所邀夺。切责之曰：尚善等统兵赴岳，已历三载，糜饷老师，未获寸土，今又将送往安亲王军前马匹，冒险遣发，且以少兵护行，致中途被夺，反为贼利，贻误大兵急需，情罪匪轻，宜即从重处分，念其见在征剿，姑俟事平察议。未几，大将军岳乐以遣兵迎马迟缓，致中途被劫，具疏引罪。

13 是月，简亲王喇布克吉安，江西平。吉安乃赣入粤要道，一日不得，清援兵一日不得入粤。上年（1676）吴将高大节夺吉安，使韩大任守之，自率所部乘间出战，以少击众，尝以百骑破清军于大觉寺，又突击于螺子山，简亲王及将军希尔根皆遁走，遂入营纵饮而去。大节寻与大任不相能，屡为所谗，发愤死。大任不敢出战，于本年（1677）本月二十一日弃城出南门夜遁。清军进复吉安。

四月二十日(5 月 21 日)

14 从御史和盐鼎疏言，以陕、浙、闽三省底定，严禁不法之徒借从逆之名，加害良善，除奸民潜匿地方，形迹叵测者仍行察访外，其余被陷来归之民，地方官及衙役等不得借端扰害，违者从重治罪。

五月初四日(6 月 3 日)

15 以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谕曰：今后日讲应由朕随意，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然后讲官仍照常进讲。十八日，因讲官进讲孟子一暴十寒章。谕曰：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孟子所谓一暴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不可不知。旋以讲官所讲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谕称其“孜孜详询”，“专意以听”，并曰：“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命讲官直言毋隐。

六月初八日(7 月 7 日)

16 定本年九月乡试，除直隶、江南、浙江三省贡、监数多、单独举行外，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因贡、监生数少，合并于河南举行；湖广、江西归并江南；福建归并浙江。按入场应试人数，每十五名取中举人一名。

十七日(7 月 16 日)

17 召沈荃至懋勤殿，出示宫中晋、唐、宋、元名迹及淳化、兰亭诸帖。沈荃阅九成宫帖，言其乃唐魏徵所撰，

颂美之中乃寓规诫。又曰《贞观政要》一书大有裨于治道。请置左右，时加省览。谕曰："朕观魏徵，当日每见太宗，必尽言极谏。如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之语，甚有意味。此书朕亦时时览之。"

18 是月，左都御史宋德宜疏请沿海渔民应许其自造渔船捕鱼，商人应许其自造船舶给予印票通贩海岛〖8〗。

七月初九日(8月7日)

19 从江宁巡抚慕天颜疏言，修改原定侵盗钱粮人犯限一年追纳，不完者连同妻及未分家之子流徙，财产入官 例，改为凡子册报之后发解之前全完者免罪。并著为令。

十九日(8月17日)

20 河道总督靳辅上治河八疏。先是，靳辅赴宿迁河工署后，遍历河干，广咨博询，实地踏查阅二月，并研讨历代治河得失，主张应承明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原则，制定大修计划。至是，上《河道敝坏已极疏》及《经理河工八疏》。前疏阐明治河与治运兼行不悖之观点，主张"将河道运道一体彻尾而合治之"，略云：盖运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变迁；而河道之变迁，总缘向来之议治河者，多致力于漕艘经行之地，若于其他决口，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殊不知黄河治否，攸系数省之安危，即或无关运道，亦断无听其冲决而不为修治之理。矧决口既多，而运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关之处，断不容歧视也。〖9〗倘不着眼全局，虑及久远，将日费钱粮，而河患日深，莫

可救药矣。后疏提出：一、挑清江浦以下，历云梯关至海口三百里河身之土，以筑两岸之堤。水有归海去路，则堤岸决口易于堵塞。先治下河，以导黄、淮归。即先于河身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宽八丈引河一道，成“川”字形，待黄淮水下注，三面夹攻中间两条淤沙，且加洗刷，二河合一，可复故道。二、挑洪泽湖下游高家堰以西至清口之淤垫浅滩（即烂泥浅），开通一道二十里长引水河。堵塞高家堰决口后，清水畅出，直流会黄，冲刷下流。三、淮水下流既疏，则清水可直行会黄刷沙，再将运河西岸临湖一带，历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涧至周桥闸之堤加高加宽。四、黄淮上下流疏通后，修古沟、翟家坝一带之堤，堵黄、淮各处决口，使两河之水尽归故道而入海。五、闭通济闸坝，深挑运河，堵清水潭等处决口，以通漕运。六、所需费用甚巨，应预先筹划。以上大修工程，加之第八疏内应打造浚浅船近三百只，合计需银近二百二十万两。其筹画之法有三：一则议令淮扬被淹田亩涸出后补纳，约得银一百六七十万两；二则议令过往商船于运河通航之日，纳剥浅银，约得一二十万两；三则议请开广武生纳监例，可得银一二十万两。因以上三项银均须河工告成后输纳，此前可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各直省州县预征康熙二十年（1681）钱粮十分之一，可得银二百万。七、裁并河工冗员，调贤能之员。八、设巡河官兵。〖10〗疏上，经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议，以工程浩大，每日需银十二万两，应择紧要处先修。康熙帝以河道关系重大，应否缓修，并会议各本内事情，命靳辅再行确议。越四日，以王光裕任河督时失职，致河堤屡决，属员

贪污河工经费又不题参，命将其革职，杖一百。原任淮扬道今升浙江按察使张登选、原任管河同知管尽忠均斩监候。

二十五日(8月23日)

21 以推恩外戚，加封故慈和皇太后之父、原任都统、精奇尼哈番佟图赖为一等公，世袭罔替。继而其子佟国纲承袭。

二十九日(8月27日)

22 康熙帝于便殿与大学士索额图、李霨、冯溥，学士党古礼、孔国岱等论及朋党之害，略云：人臣服官，一意奉公，惟当靖共匪懈，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密，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戒！若夫汲引善类，不矜己长，同寅协恭，共襄国事，如欧阳修所云，君子同道为朋者，是又不可以朋党论也。

23 以吏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觉罗勒德洪为内阁大学士。大学士巴泰以年迈休致。次日，赐明珠《文献通考》等书。时索额图渐专权，以事排熊赐履去，康熙帝以勒德洪乃皇族，明珠遇事敢为，故有是命。

八月十二日（9月8日）

24 命江南总督阿席熙招募乌船所需舵工水手。因河南、山东、湖广、江南、江西、浙江、山西，俱有福建投诚开垦官兵，且多习水性，命行令各该巡抚，遴选便于舟楫者

报部，其舵工水手，乃听阿席熙多方招募。如不能足数，即以各省所报官兵酌量发往。

二十二日(9月18日)

25 册立遏必隆之女、妃钮祜禄氏为皇后，封佟国维之女佟氏为贵妃，封李氏为安嫔、王佳氏为敬嫔、董氏为端嫔、马佳氏为荣嫔、纳喇氏为惠嫔、郭罗洛氏为宜嫔、黑舍里氏为僖嫔。〖11〗

26 是月，广西巡抚傅宏烈复梧州。三桂既反，宏烈谋恢复，佯附三桂，受其将军称号。已而入思州、泗城、广南、富川诸土司及交趾界联络义勇，得五千人，遂于上年（1676）冬移檄讨三桂。三桂大怒，杀其全家三百余口于柳州，然不能害宏烈。宏烈尝以大义说孙延龄反正。及三桂杀延龄，又以大义说尚之信，同谋恢复。本年（1677）五月，莽依图进兵入粤，宏烈书右理事官麻勒吉，谓："若得大兵速进南安，宏烈从中接应，以扼广东咽喉，广东路通，则广西全省宏烈可一面当之。但须假一虚衔，且请分给土印，以便号召。"麻勒吉以闻，诏授宏烈为广西巡抚、平蛮灭寇将军，俾增募义兵，便宜行事。六月，大军入韶，复诏莽依图以兵八千、尚之信以兵三千助之。然之信不遣兵，又不为莽依图具舟舰，师久不集。宏烈遂独领所部万余，乘机先进，克复梧州，三桂将赵天元仅以身遁。已而进克浔州，下郁林，所向皆捷，三桂之势益蹙。

九月初二日(9月28日)

27 康熙帝以长白山乃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寻封“长白山之神”，初次封典，由大臣亲诣，择地立牌致祭。嗣后每年春秋二祭，由宁古塔官员于乌喇地方望祭。

二十四日(10月20日)

28 以吴三桂多备乌船战舰，死拒征讨大军，欲早灭巨凶，亦宜倍制乌船沙船，更令盐船多载粮米，由岳江入洞庭，尽占江湖，断敌粮道，夹攻岳州，谕勒尔锦如事属可行，应遣贤能大臣官员，会同督抚，剋期造船，多设水师营兵，同大兵齐进。至是，大将军勒尔锦等议：若令舟师入洞庭，尽占江湖，断贼粮道，即合新旧船舰亦不敷用。且久泊风涛，我船不利。若泊于南浔港一带，非并设陆路重兵，则我船不得傍岸，势不能久占江湖，阻贼饷路。但逆贼造船未已，长江关系最重，当贼舟渐增之时，我舟又非可骤得，若预行添造甚属有裨，乌船沙船可载数月之米，其盐船似应停止。命添造乌船六十艘，沙船二百艘。户部尚书伊桑阿赴江南，同该抚速行督造。盐船停止。

十月初四日（10月29日）

29 朱统錩（通昌）自称明宗室后裔，拥众十万，于福建、江西交界处活动。按察使吴兴祚设计斩关夺路，获朱之子侄等，其部将旋执朱统錩献，投诚官兵计一万余〖12〗。福建巡抚杨熙报闻。

十一日（11月5日）

30 以冒充贡使入边杀掠事时有发生，令檄噶尔丹准噶尔，嗣后进贡遣使务给符验，方准入进。

十五日(11月9日)

31 准尚之信疏请，以郑经仍在厦门，广东按原界重申海禁。〖13〗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2日)

32 设置南书房。太祖努尔哈赤时即有书房之设，甚或诸王、贝勒皆有之。皇太极改书房为文馆，命儒臣入值，为正式机构，且有削弱诸王之意。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曾于景运门内建直房，选翰林官分三班入值，以备不时召见顾问〖14〗，是为内廷书房之雏形。康熙帝既亲政，于其旧日读书处之南置书房，称南书房〖15〗，初入值者如沈荃、励杜讷，皆以善书受召〖16〗。不为制。十二年（1673），康熙帝御经筵，曾云："朕欲得文学侍从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经史讲诵是职，给内庐居之，不令外事"〖17〗。旋因三藩之乱而未果。本年（1677）十月二十日，以三藩渐次平定，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曰："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若令仍住外城，则不时宣召，难以即至。今著于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亦著选择一二人，同伊等在内侍从。"命满汉大臣会议具奏。旋奏：皇上勤学书写，甚盛事也，

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可也。奉旨依议。遂择张英等翰林五员具奏。至是，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著将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供奉，张英著食正四品俸。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应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高士奇著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著交与内务府拨给。又谕：尔等传谕张英、高士奇，选伊等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伊等俱系读书之人，此等缘由虽然明知，著仍恪遵朕谕行。张英、高士奇皆赐居西安门内，是为汉官赐第皇城内之始〖18〗。且饮膳给予大官，执书使中涓，纸笔之属出自御府，珍果之属撤自御馔者日数至焉，因而颇为人慕。张英，字敦复，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内弘文院庶吉士。十一年（1672）授编修，次年改任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帝以其离家颇远，京中无资产，又常随侍左右，命其嗣后一切应用物件由内府供之。既入值南书房，其“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缜密恪勤，上益器之”〖19〗。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瓶庐。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康熙三年（1664）至京师，喜任侠，习弓矢。五年（1666）筑室西山，经史子集、天官地志及黄老医药之书，无不读之。旋因家中变故，于报国寺卖字为生。八年（1669）入国子监，肄业后为书办。时宫中关帝庙修缮，士奇书“天子重英豪”五字为门楹，康熙帝见之，大加击节〖20〗。十年（1671）四月，翰林院考试擢为第一，命留院供职。〖21〗又传旨“嗣后凡朕经筵讲义，令士奇一人誊写”〖22〗。十四年（1675），擢内阁中书。既入值南书房，每日“报筹而入，送烛而归”〖23〗。

奉特旨：宫中禁门，待高某离去后落锁〖24〗。且常派禁旅骑校护入值，以防不测〖25〗。南书房渐由谈书论画之文学侍从之地，演变为草拟诏旨之密迩重地，并成为南方士人结党相倾之要津。

十二月初八日(12 月 31 日)

33 以日讲《四书解义》书成，御制序曰：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子之书者《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也。

二十二日(1678 年 1 月 14 日)

34 添设内阁侍读三员，专管记载旨意并票签、翻译、磨对、誊真等事务。

35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六百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五十七，田地等四百九十八万三千四百六十二顷五十三亩，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二万六千四百三十六两五钱，米豆麦六百一十八万八千七百六十四石二斗，草二百二十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九束，茶十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五引，行盐三百五十九万八千七百六十引，征课银二百二十六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八钱，铸钱二亿三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六十，

户部存银五百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两。〖26〗

36 增江南、浙江、湖广等省各府契税，定每年苏、松、常、镇四府大县六百两，小县二百两；安徽十府州分别州县大小，自百两至五百两不等；扬州府照赋役全书额征；淮安、徐州府属及宝应等九州县无定额，尽收尽解；杭、嘉、湖、宁、绍、金、严七府大县三百两，中县二百两，小县百两；台、衢、温、处四府照现征造报；湖北大县一百五十两，中县百两，小县五十两，僻小州县十两。〖27〗

37 王鉴卒。

王鉴（1598—1677），字元照，号湘碧，别署染香庵主、弇山后人等，江苏太仓人。明尚书王世贞之孙（一说曾孙）。崇祯举人，曾任廉州（今广西合浦）知府，入清不仕。鉴幼承家学，精通画理，尤善仿古，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合称“四王”，并吴历、恽格，为清初正统画派六大家。著有《染香庵集》。〖28〗

38 陈确卒。

陈确（1604—1677），原名道永，字非玄、乾初。明亡，居家不仕，著述讲学。其学不囿成说，非难《大学》，批驳朱子，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著有《大学辨》、《葬书》等，后人辑为《陈确集》。

〖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六五；《郎潜纪闻》卷四。

〖2〗《靳文襄公奏疏》卷八《义友竭忠疏》。

〖3〗《八旗通志》卷一七三《靳辅传》。

〖4〗《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页。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页。

〖7〗《海上见闻录》卷二，该书记为朱寅，称其会巫术，人以为神。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六六；《台湾外纪》卷七。

〖8〗《清史列传》卷七。

〖9〗《治河方略》卷五《河道敝坏已极疏》。

〖10〗《靳辅治河述论》，载《清史论丛》六辑。

〖11〗《康熙皇帝一家》106页。

〖12〗《明清史料》丁编十本。

〖13〗《福全等题复尚之信等请申海禁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14〗《康熙帝》44页。

〖15〗《康熙帝》44页。

〖16〗《庭训格言》3页。

〖17〗《笃素堂文集》卷五《讲筵应制诗序》。

〖18〗《池北偶谈》上《赐居第》。

〖19〗《清史稿》卷二六七《张英传》。

〖20〗《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十。

〖21〗《随辇集》卷一。

〖22〗《独旦集》卷一。

〖23〗《天禄识余序》。

〖24〗《苑西集》卷七。

〖25〗《归田集》卷八。

〖26〗《陶庐杂录》卷一。

〖27〗《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五。

〖28〗另据乾隆《镇洋县志》卷一二，以卒年八十推得生年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陈金陵据王鉴《梦境图》轴自题，认为生年为二十七年（1609）（《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六卷）。

清通鉴　卷三五

康熙十七年　戊午　公元1678年

正月十三日(2月4日)

1 允准靳辅治河之议。上年（1667）九月，河道总督靳辅奉旨筹议河工事，十二月覆奏曰："臣反复筹维，再三勘阅，上历桃、宿、邳、睢、灵壁以至徐州，下而山（阳）、清、安东经云梯关各套港，以达海口。复阅洪泽湖一带，并高邮、定应、江都、泰州以及安丰、何垛等各场，凡江南扬州以北，黄运两河，并黄河之南北两岸，运河之东西二堤，臣莫不亲行遍历，详加体察。以臣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合之舆情，参之往籍，有断断难以缓议者。"〔1〕仍主大修，再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与前八疏不同处为：一、以驴驮土，每日用夫由十二万减为三万余。每日用驴三万余头，完工时限由二百日延为四百日。二、洪泽湖下流高家堰一带即烂泥浅等处，只须挑引河一道。三、原以

挑河身之土筑两岸之堤只限遥堤，今量筑格堤，并将残缺遥堤一体加高加厚。四、运河以西临湖一带，自武家墩至周家闸，大小决口三十四处，自周家闸至翟家坝，其中成河九道之处，若不乘时并行堵塞，则清水潭万难修治，不特高定等七州县，常被水患，即重运经过决口，亦危险异常。五、挑浚运河，并堵清水潭等决口，于立春后兴工，限一百日完工。六、开捐纳事例，以助河帑，愿捐银者，照例款上纳，愿筑堤者，自行认地修筑。完工日，咨部注册，统俟大工完日停止。七、中河分司，仍应驻宿迁，以统辖漕运咽喉。至一切工程用监理官一员，分管佐杂官六员，请于山东、河南调用。八、设立兵丁，防守并协同筑堤。每兵一名管堤四十五丈，保固三年，从优拔补。且令每兵自募帮丁四名，将黄河两岸近堤荒地令帮丁耕种。或有纳粮之田，即令业主为帮丁，使人力益众，而防护更密。至是，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并如所请。康熙帝以治河大事，当动正项钱粮，捐纳事例，候旨行。其所称沿河地亩，拨给兵丁，又令地主作为帮丁，是否相合，令再议，余如议。二月，拨银二百五十余万两，治河各项工程开始实施。

二十三日(2月14日)

2 大举征召博学鸿儒。清既定鼎中原，即遣官征召遗贤，命各省抚、按将境内隐逸、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顺治二年（1645）攻取陕西、江南后，又诏征山林隐逸，并故明文武进士、举人〖2〗。十三年（1656）重颁举士令，顺治帝躬亲策试应征者。康熙帝亲政后，于康熙九年（1670）、十二年（1673）、十三年（1674）多次诏征山

林隐逸，命地方官张贴告示，曰：凡山林隐匿、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如有抗节不到，终身不得予试〔3〕。然应者实寡。迨永历帝被俘，南方士人兴明无望〔4〕，仍不肯屈节仕清，惟于隐居及著述中追思故国。至上年（1677）平三藩之战胜负判然，复明之想最终幻灭。至是，诏征鸿儒。谕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博学鸿儒科与唐宋“博学宏词科”名称一致，欲借用其名以重此事，兼用两汉之荐举与考试，而将宏词改为鸿儒，本身即寓荣誉尊崇之意。

方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荐呈。于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膜视新朝之意。〔5〕

二十六日(2月17日)

3 据左都御史宋德宜疏言，各处领兵将帅剿抚立功、恢复地方者固不乏人，亦有玩寇殃民、营私自便，或嘱托把持督抚各官，或越省购买妇女；其尤甚者，抢夺民间财物，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请严饬诸臣痛改前非。因谕曰：

“用兵以来，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等，固有尽心王事已著劳绩者，亦有观望逗留，不思整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踞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亟需安辑，乃于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本宜严察职名，从重治罪，但时当进剿，姑免处分，策励后效。”命一切违法之事，严加禁止。有不遵者督抚指参。兵丁厮役犯者，其将领及家主均行连坐。官员犯者，其将帅议处。地方官逢迎馈献者一并严惩。如督抚不纠，或经言官劾奏，或为被害首陈，该督抚以徇庇论。督抚提镇自违禁条者加倍究治。命将此规定传示内外，严加晓谕，一体遵行。

二月初九日（3月1日）

4 以年来各路兵马需用粮饷浩繁，而其奏销或制备物料并不先行题明，藉口军机紧急滥请销算；或不行察核，重复支给，又不为扣抵；或朦混重领，希图利己，致滋糜费以及侵欺、浮冒种种弊端。谕户部作禁饬之策。寻议定：各省动用钱粮，司道等官，须先申详督抚，预行题明，如不申详题明，藉称军需，竟入奏册请销者，将司道等官革职，不准开销，令其赔补，督抚降四级调用。如司道等官申详，而督抚不行题明，擅令动用者，司道等官免罪，督抚照司道官例处分。惟正在用兵，刻不可缓之时，一面申详具题，一面动用，若不具题咨报，擅自动用，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五级调用，所用钱粮不准开销，令其赔补。若

司道等官并未申详而督抚径为请销者，督抚降二级留任，司道等官降五级调用。其各省供应大兵俸、饷、米豆，承放官重支，不行扣抵，查出将承放官降三级调用，不行查报之司道等官降三级留任，不行查出之督抚降一级留任。司道等官已经查出，督抚已经查参，各免处分。其重领官隐匿不行举首者革职，将重领银米赔还，不行查出之参领、夸兰大、将军俟回兵之日，从重议处。绿旗官员，亦照此例。至各省供应大兵米、豆、草束，价值浮冒开销等弊，督抚查出题参，照贪官例革职提问，如已销结，或被科道纠参，或被旁人举首，将督抚一并照贪官例治罪。

十七日（3月9日）

5 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鋐疏言，向因用兵各省，需员甚急，故听督抚坐名题补，原为一时权宜，嗣因外题日多，部议停止题补之例，惟地方最紧要者，听其保举题请。近见各省，每一缺出，即保举一人。不曰轻车熟路，则曰人地相宜，既有保举字样，吏部不得不从，恐从此效尤，奔竞徇情，弊窦百出。嗣后除湖南、粤西现在用兵省分，仍听督抚保举外，其不用兵省分，凡保举题补之例，应行停止。保举之官，如不称职，仍治督抚滥举之罪。

二十六日(3月18日)

6 皇后钮祜禄氏卒，享年二十五岁。

太皇太后驾至乾清门，欲入宫哭临，康熙帝固辞再三，始回宫。二十九日，太皇太后临大行皇后梓宫前举哀。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亲护梓宫至巩华城，与仁孝皇后同安

于殿内。闰三月初三日，帝因大行皇后病逝，伤悼不已，诸王大臣奏请游幸数日，少宽圣怀，从之。旋谥“孝昭皇后”。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与皇后赫舍里氏同葬于景陵。

三月初一日(3月23日)

7 吴三桂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既降，三桂失陕西、福建、广东三大援，又失江西及广西之半，所据滇、黔外，独有四川、湖南及广西数郡而已，而清兵又云集湘湖间。且军兴以来，东西调发，川、湖赋税不足以供军需，财用渐竭。康熙十五年（1676）时，即粮渐就尽〖6〗。穆占克茶陵、攸县后，更馈饷不给，军士胥怨，民多远避。三桂用兵五年，逼洞庭而不即渡，得剑南而不能守，仅徘徊衡湘间〖7〗，深恐诸将解体，欲即据帝位，以系人心，其下又争相劝进，遂即皇帝位，建元“昭武”，国号“大周”。自长沙徙都衡州，改衡州为定天府，册封妻张氏为皇后，吴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置百官，封诸将，加郭壮图为大学士，命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置六部。晋胡国柱、吴应麒、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予尚方剑。其余大小头目也皆加官晋爵。又造新历，举云、贵乡试，以号召远近。登极之日，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庐舍万间为朝房。刘健曰：“三桂自念日暮，及未死，姑称帝以自娱。议既定，卜吉三月朔。晦日，大雨，卤簿仪仗，泥污不堪，藉松针于大坛，以待行事。昧爽，天霁，五色云见。三桂大喜，以为得天。是日，乘马出伪宫，冠翼善冠，衣朱衣，登坛行衮

冕礼毕，乘辇返。”〖8〗《四王合传》载：“筑坛衡山下，告即位于上帝，建国大周”。“复于山下结席厂万间为受朝之地，文武以次称贺。舞蹈未毕，大风忽起，席厂卷入云中，俄而骤雨如注，逆党草草卒事，识者早知其不克终矣。”〖9〗

十一日(4月2日)

8 因各处用兵，供应浩繁，陆续允诸臣条奏，增加赋税等，中有：裁减驿站官俸工食，及存留各项钱粮，改折漕白二粮、颜料各物，增添盐课盐丁及田房契税、牙行杂税、官户田地钱粮。奏销浮冒、隐漏地亩严行定例处分，用过军需，未经报部者不准销算等。至是谕吏、户、兵部：“以上新定各例，不无过严，但为筹画军需早灭逆贼、以安百姓之故，事平之日，自有裁酌。”

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

9 三藩乱起，闽省沿海居民之迁入内地者悉返故土。耿精忠归降后覆议迁界，康亲王杰书以迁界累民罢其议。至是，以郑经据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惑地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藉也，命如顺治十八年（1661）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本年地丁额赋、差徭杂项尽行豁除。〖10〗

二十一日(5月11日)

10 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王士祯至南书房，同侍讲学士支正四品俸张英、内阁撰文中书舍人支正六品俸高士奇编辑。并特颁御札云：“朕召卿等编辑，适五台

山贡至天花蘑菇，鲜馨罕有，可称佳味，特赐卿等，使知名山风上。”七月又召侍读学士叶方霭入值南书房。

二十三日（5月13日）

11 以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巴海等莅任以来，弹压岩疆，展布猷略，实心任事，筹画周详，允为称职。又设法迁移查努喀等各姓新满洲户口，于宁古塔乌喇编为佐领，安插咸使得所，怀柔远人，有裨军国，深为可嘉，应给世职以示鼓励。副都统查努喀、副都统品级布克陶等累世输诚进贡，效顺有年，今复自其本土，率众迁于宁古塔乌喇地方，与满洲官兵一体效力，亦殊可嘉，俱应给以世职。巴海、安珠护旋优加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

二十五日(5月15日)

12 以内大臣喀代等为内蒙古四十九旗会盟大臣。

四月十一日（5月30日）

13 因广东粮缺，进粤西大兵馈运难继，命拨江西银十万两、安徽银十五万两，由江西采买米谷，运送广东。至是，江西总督董卫国以江西地方残敝，购米不能即得疏报。乃命江南督抚采办，陆续运至江西，转运广东。又以输挽军粮所关甚重，令户部郎中胡什巴、员外郎莫罗驰驿赴江西、广东，随宜区画，毋困民力，毋误军需。

二十六日(6月14日)

14 前巡视京畿，见八旗亡故军士葬地窄狭，坟墓垒垒，亦有竟无茔地者，谕令户部拨给地土。又以近京地亩，俱

系内务府及王以下官员以上园地，命将当日分拨溢于正额者，清察拨给。至是，命户部会同内务府于数日内通行清察，毋得瞻徇情面，以致隐漏。次日，又谕户部尚书伊桑阿："此事宜速行清察，勿致久延。尔等能十日内竣事，方惬朕意。此番清察地亩，原给出征死亡兵丁，必平原高燥方可为葬地。若徒潦草塞责，或地势卑湿，不堪为坟茔之用，名虽拨给，何所用之？又须令道路相近，若取道太远，则力贫之家难以趋赴矣。至于官员秩卑及小民贫乏者，皆资地亩以为生计，如专取伊等之地拨给兵丁，恐又致彼失业。尔等可秉公确查，凡内务府所管地亩，及诸王、大臣田，尤宜详加丈量，勿致遗漏。务令出征死亡兵丁俱有葬所，以副朕优恤至意。"寻定满洲、蒙古、及包衣每佐领给地十五亩，汉军每佐领给地七亩半。

五月初四日(6月22日)

15 贝子傅喇塔卒于军中，棺柩回京。当三藩之变，清初宿将已尽，安亲王岳乐、贝子傅喇塔转战于川、楚间，习战阵，立功多。浙、闽平定，贝子军尤有纪律。至是卒，谥"惠献"。又因前线阵亡、病故兵士骸骨相继而还，命兵部发给恤银，俾得殡葬。

初十日（6月28日）

16 以福建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自简任，为时已久，山谷之伏莽未靖，闾阎之困苦未苏，俱被解任。以江宁提督杨捷为福建提督。旋擢福建布政使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按察使吴兴祚为巡抚。姚启圣，字熙止，号忧庵，浙江会

稽（今浙江绍兴）人，隶汉军镶红旗。少不喜仕进，而颇有图王定霸之想〔11〕，性格豪放，习武善射。康熙二年（1663）会元，授广东香山知县。督抚大吏忌其能，以“通海罪”几置于死，赖平南王尚可喜疏免。后以“擅开海禁”罢职，永不叙用。于广东等地经商，积资财颇多。十三年（1674），耿精忠叛于闽，散家财，募壮兵，率长子姚仪及数百健卒赴杰书军前，请效忠王事。康亲王令其署诸暨县事，从军征剿。翌年升浙江温处道佥事。又以劝降耿精忠，升福建布政使。

十五日(7月3日)

17 康熙帝赴西郊观禾，驻碧云寺。与大学士明珠等言明朝末年“君臣隔越”之弊，略曰：我太祖、太宗、世祖相传以来，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情谊常令周通，隐微无有间隔。一游一豫，体恤民情，创作艰难，立万世不易之法。朕虽凉德，上慕前王之盛事，凛遵祖宗之家法，思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也。

六月十八日(8月5日)

18 康熙帝以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应于上，捷如影响，赴天坛祈雨，并躬亲斋戒。

二十八日(8月15日)

19 因兴师日久，满洲、蒙古汉军，或器械朽坏，或有马匹倒毙借贷置办者，或年幼未经分给田亩、军资器用称贷置办者。谕兵部：凯旋之日，一切称贷，俱令该部代偿。

诸处调集之兵，遣还汛地，咸令得所，朕诏谕昭如日月，将示大信于天下，断不食言。至于从征官兵，战阵被创，尤堪轸恤，勿俟大兵到齐，所有应得银两，速察给其家。

20 是月，海澄（今福建省龙海县）陷落。郑经自退守厦门，仍日思进兵。本年三月，分遣吴淑、蔡寅等于石码城登岸，攻江东桥等处。康熙帝命康亲王杰书偕印廷栋、黄芳世协守漳、泉、海澄。闰三月，印廷栋、黄芳世同败蔡寅于天宝山(在今福建龙溪县境)。郑部刘国轩自漳州外焚营撤兵，守漳清兵以其遁，遂追之，刘国轩遣吴淑攻之，清兵败，黄芳世走入漳城。国轩布疑兵截漳州大路，满汉兵弃辎重，自相践踏，奔入海澄。国轩连夜令军士凿堑：一人一尺，引江水环城围之，外又凿沟数重，沿堤两岸安铳守之，使内外阻绝。旋海澄公黄芳世卒于军，诏赠少保，谥“忠襄”，以其弟总兵官黄芳泰袭封。六月，郑经攻海澄急，城外大栅炮台俱陷，郑经兵从高埠俯瞰城中，火攻不绝。总兵官黄蓝驰书告急，称“援兵稍迟则海澄难保”。康熙帝以海澄官兵所关甚重，非寻常比，命康亲王杰书、将军赖塔等内外夹攻，务期救出城内官兵。寻杰书等报，敌以火器相拒，并用火炮围攻海澄。康熙帝谕杰书等：此非寻常事，宜奋力急为救出，切勿迟疑畏难，满汉官军、闲散人及厮役，有能倡率冲敌，直过潮沟，抵于海澄，救出被困官兵者，准克复上等府城例，从优议叙，给以官职。将军以下将士，即从前屡有失利退缩之罪，俱从宽宥。不必顾恋城池，但使被困官兵得出，即为克奏肤功。又密遗书黄蓝，如有隙可乘，即率兵弃城突出，来会漳州大军。

初九日夜刘国轩部破海澄，提督段应举、副都统穆赫林自缢死，署前锋统领希佛、总兵官黄蓝战死。时城中原有满洲兵二千、绿旗及城守兵二万余、马八千余，被围八十三天，食尽，杀马，继以人为食，尸骸枕藉。刘国轩克海澄后，又分兵取长泰、同安，围泉州，二十八日陷南安。〖12〗

七月二十日(9月5日)

21 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镇将各官多以食饷兵丁充伴当、书记、军牢等役，以致临阵十不得七。督标亦有军牢等役，现已革去，另募入伍，以足兵额。康熙帝以绿营乃经制额兵，专为战守而设，该管官必实足兵数。命严禁用兵丁充杂役，如有不改，从重治罪。督抚不纠，或为科道指参，或为旁入首发，以徇庇罪论处。姚启圣又以闽省盗贼尚多，兵不给用，疏请增兵一万八百人，并请仍设漳浦、同安总兵官各一员。兵部议不允。康熙帝以该督身在地方，深悉情形，是以题奏，宜如所请，增兵一万八百人，须募有资力精健者充补，同安、漳浦，俱设总兵官，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公同商酌。

二十一日（9月6日）

22 詹事宜昌阿遵旨疏言水陆大兵进攻岳州时日及攻取方略：今水陆围岳州，而九贵山至今未获驻兵，故贼得往来此地，以通樵采。如岳州不下，长沙无船可用，而荆州大兵，亦不能渡江，宜固守长沙荆州，调余兵以困岳州，俾内外不通，断其樵采，贼势困穷蹙，众心胆惧，如有机可乘，即取岳州。康熙帝以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地

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命速遣满汉兵驰赴岳州。其陕西往江西之兵，也遣赴岳州。又以河南、安庆俱近岳州，命河南巡抚董国兴遣标兵一千五百人，安徽巡抚徐国相遣标兵五百人，令贤能官总领，俱赴岳州。将军阿密达抵南昌，释甘度海等，亦率之赴简亲王军。原护军四十人，俱令同往岳州。俟此诸路兵抵岳州，贝勒尚善量增其军，所有水陆官兵，于九贵山设立一营，如有可克之机，即进兵攻取。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

23 西洋国主阿丰素遣陪臣本多白垒拉进表、贡狮子。表文称："仰瞻巍巍大清国宠光，因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祝万寿无疆。"

十一日（9月26日）

24 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于本月初四日以疾卒于军，固山贝子章泰以闻。康熙帝命多罗贝勒察尼，代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赴岳州统其军。

十六日(10月1日)

25 康熙帝再欲亲征。谕议政王大臣曰：今日之事，岳州最重要。不可不速行攻取，乘此民心仇贼，群相内向之时，朕欲亲统六师躬行伐罪，若逾此机，恐满兵不耐水土，因而挫锐，所遣诸将军破贼无期，后虽勉图，终成掣肘。国家所赖在子佥谋，此外如有早戡逆乱，救民水火之策，并宜豫筹。命其详议之。寻议政王大臣议奏：今陕西等五省相继平定，吴三桂困守一隅，旦夕可灭，皇上一身关天

下之重，京师要地，万一车驾远行，奸宄因而窃发，此亦事之未可料者。宜居中指挥调度，不必亲临戎阵。亲征之事罢。

十八日(10月3日)

26 吴三桂卒。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明时以武举擢至辽东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致书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降清，引清兵入关，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平西王。随即西征。破大西军，执杀南明永历帝。封藩云贵，拥兵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清廷撤藩，遂举兵反。兵锋及于九省，天下震动。本年（1678）称帝于衡州。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本月，患中风噎嗝之疾，且日重〖13〗，寻染痢疾〖14〗，进食不畅，乃速命迎其孙世璠来衡州议后事，至是卒〖15〗。

三桂既卒，衡州之部将关闭城门，秘不发丧，每日仍令仆从照常进衣食，密召四方心腹至衡州。四日后，胡国柱、马宝接密令，撤永兴之围奔衡州。众将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世璠来衡州发丧、即位。吴国贵与诸将议进取，言：从前所为大误，今日之计，宜舍滇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吾辈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16〗马宝以滇黔乃经营数十年，地险可据守为由，难国贵北上之策，众将家资皆在滇，亦应之，国贵议不行。国柱至滇，留守云南之

郭壮图阻世璠不得出，称可在云南作“夜郎王国”，国柱乃悻悻离滇〖17〗。

二十一日（10月6日）

27 永兴清军围解。

先是，吴三桂称帝，以大兵逼进，将云贵精锐尽行调出〖18〗，增援湖南。六月，马宝、王绪、胡国柱等集攻距衡州仅百余里之门户永兴，有必死之形〖19〗。永兴都统伊里布、副都统哈克山相继战殁，河外营垒悉为三桂军所据。简亲王喇布屯兵茶陵，不敢救，将军穆占在郴州遣兵来援，亦不敢进。于是前锋统领硕岱等入城死守，而三桂军三面环攻，昼夜不息，城坏于炮，囊土补之，且筑且战近二十日，濒危者屡〖20〗。而喇布与穆占因战取争执、推诿。喇布先欲穆占增援永兴；穆占则以喇布遣将代其镇守郴州为条件。喇布于是移驻茶陵。康熙帝谕二人“总统师旅，受将帅之任，宜求济大事，彼此和衷，若尔各怀嫌怨，恐误疆场。”又以破贼收疆，穆占是赖〖21〗，命喇布增援永兴。时马宝等攻永兴益急，城几破。康熙帝以满洲兵分，不利于战守，谕兵部曰：兵势太分，以致失利，命喇布、穆占速收可缓之地所有防兵，还之要害，会合群力，大创永兴贼兵。旋再次密谕穆占：两将军彼此推诿，以非汛为辞，恐于事机有误，深为忧之。尔等争执，虽属细事，但尔前此欲将简亲王兵，与尔相继前进，止留将军额驸华善、副都统希福镇守陈请，朕未之允，盖以江西地方所关甚巨，且无接续之兵，此将军等所悉知，两将军商确万全，务令江西不生事变，屡有谕旨，何至尚廑朕怀。今简亲王留镇

在彼，尚有此事，尔复藉口非己汛地，倘如所请，遣简亲王继尔进兵，今此贼众又将何兵御之？满兵之势贵聚，聚则处处攻战，始克有济。若无用空城，使满兵分驻，以寡力而遇贼轻战，有志气者尽殁行阵，无赖之徒，俱行败北。如此则实为可惜。满兵关系极为重大，利战则战，利守则守，宜合全力，以破贼众，若徒分守恢复之空城，似乎不可。今福建、广东情形，亦不甚妥，尔等益当同心协意，保固地方，特此密谕。然二将军仍我行我素，穆占以永兴为喇布汛地为由，拒不增兵。康熙帝以江右可虞，忧虑现于词色〖22〗，再降敕谕，责穆占曰：防守江西全省及湖南茶陵、永兴诸处，凡有敕旨皆署穆占名于前，简亲王名于后，盖倚穆占实甚，初未分别汛守也。今穆占因永兴两次失利辄思巧脱，檄称永兴为简亲王之地，于往者屡次诏旨殊属违戾！穆占、简亲王自今以往毋得互分彼此。〖23〗以永兴失则关系湖南大局，而湖南摇动则事不可料，康熙帝乃于七月二十六日，特遣兵部侍郎郭丕、员外郎舒书，赴湖南按问军中事宜，复谕称：夫为将者，当以朝廷大事为念，徒为身计，独留精兵自护，军机坐失，职此之由。况穆占陛辞时，曾面谕凡有分遣，必厚兵力，顷永兴两次失利，朕心深为萦虑，盖缘穆占不厚兵力，不调发精锐之所致耳。

至是，三桂军忽拔营自去，众咸疑讶，其后乃知三桂暴卒，诸将解围赴衡州。二十七日，喇布、穆占先后疏报吴三桂死讯，并报二十一日夜永兴敌军焚营退走。康熙帝得报，即兴赋诗曰："遥天今日捷书来，万里欢声动地开。从此黎民皆乐业，军威应振凯歌回。"并作诗序云："大

将军报吴逆暴死，其下贼众溃散无余。大兵指日进取，恢复封疆。”〖24〗又以“渠魁既灭，贼必内变”，命诸路兵乘势进击。二十八日，谕统兵将帅等：元凶既服天诛，胁从宜施宽典。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人等，皆朕赤子，素受国家恩养，必非甘心从逆。或志存忠义，不能自拔；或势被迫驱，怀疑畏罪，陷身逆党，朕甚悯焉。其各体朕好生之心，翻然悔悟，争先来归，朕必优加恩赉，论功叙录。尔等即宣布德意，广示招徕。

九月十一日（10月26日）

28 命攻取岳州。吴三桂既死，即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等议进兵事。至是，勒尔锦疏言：以守兵余力并入行军，复多增枪手，五路渡江，齐力大举，庶可灭贼。岳乐疏言：臣亲赴岳州，仍照旧布置舟师，调诸路火炮，急攻陆营，势必克复。察尼疏言：舟师入湖三月余，虽未大挫贼锋，贼亦不敢公然出战。近闻逆贼粮饷将绝，将军林兴珠又献策谓湖水涸后，宜围以木筏、立木桩、列火炮，俾小船巡警，可乘之机正在此时。然湖水之涸，为期尚迟两三月间，贼中安知无变，今乘水势未退立一营于南靖港，俟水涸酌拨舟师，营于君山、高家庙，绝其粮道，贼势穷蹙，不难扑灭。又一议，九贵山虽经立营，而围犹未匝，若水涸，则君山、高家庙诸处俱涸，贼于石首、华容、澧州、常德，陆路皆通。君山、高家庙不以大队立营，则围贼难遍，风浪之中，船不可泊，徒致损坏，若于舟师分拨立营，万无余力。康熙帝览三疏，以吴三桂既死，诸逆溃乱之际，宜急取岳州，且动支如许钱粮，

营治舟舰，入湖三月有余，将军林兴珠献策甚明，如俟湖水尽涸，我船与贼船俱无所施，今我之船舰有余，岂可推诿，使大事中阻。今宜于南靖港、君山、高家庙诸处，俱立营垒，断贼粮道，务须围取岳州。贝勒察尼等既围取岳州，安亲王、顺承郡王所奏俱不必行。

二十八日（11月12日）

29 平南王尚之信疏请开海禁，曰：剿除海逆，亟须船艘，其如军需浩繁，势难营造，请暂开海禁，许商民造船，由广州至琼州，贸易自便，则臣得藉商船，由广海、海陵、龙门一带进取，以收捣巢之功。

得旨：向因平南王尚之信言，粤东虽已底定，郑逆仍踞厦门，宜申海禁，以绝乱萌，故准旧界，严行禁戢，今若复开海禁，令商民贸易自便，恐奸徒乘此，与贼交通，侵扰边海人民，亦未可定，海禁不可轻开，其鼓励地方官员，捐助造船，以备征剿之用。

十月二十四日(12月7日)

30 河督靳辅疏言：黄河自徐州以下南北两岸各堤已经修筑，并清河县南岸、白洋河以下两岸各堤现正赶修，皆设兵防守，今秋大水，幸皆保固。然徐州上流宿、徐等州县处处被灾，应建减水坝十三座，可免夺河阻运之虞，且沿河无水灾之患。又疏言：淮扬运河出口处为清口，离黄淮交界处甚近，黄河涨水即灌进运河，以致河底垫高，每年须挑浚，应将清口闭断，另挑新河从文华寺至七里闸，以七里闸为运口，由武家墩等处转入黄河，使运口与黄淮

交会处隔远，运河不致为黄河所灌，无垫高之虞。俱下部议行。

二十九日(12月12日)

31 江南淮北各州县漕粮，例征红米，自黄河泛滥后，原产红米之区有田地被淹难耕者，有被沙淤民改种白稻者，今后江南漕粮例征红米之各州县不必拘定米色，红白兼收，永为定例。从靳辅所请也。

三十日(12月13日)

32 皇四子胤禛(即后雍正帝)生。

十一月十四日（12月27日）

33 遣山东按察使何毓秀等十人，携敕谕往陕西、长沙、岳州、荆州等处，招抚吴三桂部从叛官兵民众。

十二月初八日(1679年1月19日)

34 兵部尚书王熙丁父忧，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丁母忧，康熙帝以满汉大臣，俱系一体，命大学士明珠、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等，携茶酒往赐。

35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五，田地等五百六万四千七百九十二顷八十七亩，征银二千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五十四两二钱，米豆麦六百二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五石二斗，草二百二十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九束，茶十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五引，行盐三百九十三万二千六百三十引，征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两八钱，

铸钱二亿三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六十，户部存银三百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25〗。

36 定各关差完解铜斤之限：自到任八月完一半，不完者降一级留任；差满后四月内完解全额，不完者降二级留任，限一年全完开复，仍不完者革职，变产追赔〖26〗。

37 定例：满蒙人口不许卖与汉人，不许私赠。喀尔喀、厄鲁特均照此例。满蒙家人，其主准许赎身，可在本旗下为民，不得违禁放出。〖27〗

38 以军费见绌，令童生每名纳银四两，得入院试；生员每名纳银一百二十两，名曰饷生〖28〗。

〖1〗《河防述言》，《治河第一·奏疏》。

〖2〗《清史稿》卷一百六《选举志》四。

〖3〗《清史稿》卷一百六《选举志》四。

〖4〗《洪业——清朝开国史》十五章。

〖5〗《清史讲义》二章。

〖6〗《云南事略》，载《云南备征志》卷一七。

〖7〗《吴耿尚孔四王合传》，载《明季稗史初编》。

〖8〗《庭闻录》卷五。

〖9〗《吴耿尚孔四王合传》，载《明季稗史初编》。

〖1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七二；《闽海纪要》卷下。《海上见闻录》卷二记是年十二月以督抚请，再行迁界。

〖11〗嘉庆《山阴县志》卷一五《姚启圣》。

〖12〗参见：《海上见闻录》卷二；《清圣祖实录》卷七五；《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姚启圣题为海澄县城失守事本》、《姚启圣题为长泰县城失守事本》。

〖13〗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一。

〖14〗《吴三桂大传》634页。

〖15〗《明清史料》丁编十本。《实录》等记吴卒于十七日，不确。

〖16〗《庭闻录》卷五。

〖17〗《庭闻录》卷五。

〖18〗《清三藩史料》，胶片1095号，引自《清代三藩研究》290页。

〖19〗《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八。

〖20〗《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21〗《清圣祖实录》卷七五。

〖22〗《庭训格言》。

〖23〗《东华录·康熙朝》卷五。

〖24〗《圣祖御制文集》一集卷三二。

〖25〗《陶庐杂录》卷一。

〖26〗《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27〗《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

〖28〗《郎潜纪闻》卷一一。

清通鉴　卷三六

康熙十八年　己未　公元1679年

正月十二日(2月22日)

1 上年山东、河南及大江南北灾。饥民食草根、树皮，千百成群，夺官粮，劫乘马为食，山东行旅俱绝。巡抚赵祥星以米价腾贵、百姓饥馑，疏请发常平仓欲赈灾。至是，命侍郎察库、萨穆哈分别前往河南、山东，会同巡抚等官动用钱粮或漕粮，赈济灾民。寻因米价腾贵，从御史孙必振请，将两省岁输粟米五十余万石，暂征折色一半。安徽巡抚徐国相旋报，凤阳等地灾民衣食无资，命发凤阳仓谷赈之。〖1〗

2 是月，清军收复岳州、长沙、常德诸府。三桂既卒，诸将益解体。康熙帝令贝勒察尼等水陆夹击，速取岳州〖2〗。上年（1678）底，察尼请发江南子母炮一千，又请长沙、

江西增援岳州，勒尔锦又请募兵一万二千人增兵荆州，皆从之。时吴军岳州之粮取给于常德，而清军仅守君山，故吴船往来自如。降将林兴珠献策，请以舟师分泊香蛇峡诸处，并立陆营于九贵山，以断长沙、衡州之路，敌可坐困。从之。即命贝勒察尼依其策以行，而后水陆之围始密。吴部杜辉遣人约降，事泄，为岳州守将吴应麒绞杀。城中粮日竭，总兵王度冲、将军陈珀等各以其舟师来降，应麒弃城遁，遂复岳州。康熙帝闻讯喜不自胜，特赋长歌以舒其怀。诗序曰："今赖皇天之眷祐，祖宗之威福，群臣尽力，将士用命，前后恢复闽海、两粤，以至湖南岳阳诸处，擒斩贼魁殆尽，望风归正不可胜数，所余小丑势如破竹，解吾民之倒悬，行有日矣。"〔3〕未几，长沙守将闻岳州破，亦弃城遁，安亲王军入其城，遂复长沙。二月，湘阴、华容、石门、湘潭、桃源及松滋、枝江、宜都、澧州等地俱以次恢复。百里洲守将洪福亦率舟师来降。时顺承郡王勒尔锦遣兵取常德，未至，三桂兵先焚城遁，按察使陈宝钥迎降，遂复其城。简亲王喇布遣兵取衡州，守将吴国贵、夏国相皆遁，衡州复。

3 闽督姚启圣于漳州设"修来馆"，招降郑经部众。文官降者，以原衔题请；武官降者，题请换札。兵民各予赏银五十至二十两不等，愿入伍者给饷，愿归农者回籍安插，投诚者日数百人。自上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招抚郑部官一千二百三十七员、兵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名。〔4〕

4 迁福建福宁至诏安百姓入内地，或十里二十里。筑

小寨，安守兵，限以界墙，界禁既严，私贩亦绝。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5〗

二月初九日(3月20日)

5 先是，清军欲图澎湖、台湾，曾约荷兰国以夹板船二十艘助攻金门、厦门。康亲王杰书以战船未备，荷兰船只无法预定会攻日期，郑经尚据海澄、厦门，难以急图奏闻。至是，康熙帝以福建满汉兵颇多，经制兵外又增兵数万，倘如康亲王所奏，需以岁月，耗费饷银，大军撤还，海寇何以歼灭？令杰书等再详议以闻。次日，杰书疏言：据闽督姚启圣等言，进取厦门、金门，需发江浙巨舰二百艘，增闽省兵二万，约荷兰舟师来会，方可大举，待入秋北风起后进兵。康熙帝以“剪灭海寇，事甚重要”，令江南、浙江总督、京口将军，发江浙战舰各百艘，于进兵期内送至福建，并许福建增兵二万。杰书约荷兰舟师如期至。杰书旋以路梗，荷兰未通奏闻，令不待荷兰船来助，攻取厦门、金门。

三月初一日（4月11日）

6 考试博学宏词特科于体仁殿。征召博学鸿儒旨下，朝中大臣与各地官员遵旨举荐士人，诸多明朝遗民被列其中。坚辞举荐者有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傅山、魏禧等人。顾炎武谓荐举者曰：“刀绳具在，无速我死！”〖6〗黄宗羲则对举荐者、掌院学士叶方霭表明不出之意，亦以荐其赴征即是促其杀身。李颙被地方官携至行省时，绝食六日，以自刎相胁，方得放归。魏禧被强送至南昌，蒙被卧，

称疾笃〖7〗，亦得放归。傅山被强勒至京郊，拒不入城，公卿拜望不绝，概不相礼，康熙帝叹息不止，以为人才之难得，虽未参加考试，仍予中书舍人职衔。而应诏者仍占多数，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与其选者，多下缙绅〖8〗。为多得人才，考试一再延后，十年冬，令来京之候试入员暂住，待翌年春暖时策试，此间每人发月俸银三两、米三斗，使无饥寒之虞。是日，被荐举之一百七十余人，除因丁忧、病故等未至外〖9〗，凡一百五十三人于体仁阁与试。试前，主考官曰："汝等俱系荐举入员，有才学，原不必考试，而考试愈显才学，故皇上重之。"并将监试人员撤去。又特赐宴席，由大学士、部院学士各二员陪宴。宴罢再试，不限交卷时间，使之从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给烛，至漏二下始罢〖10〗。试题仅《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二道。次日，康熙帝至霸州（今河北霸县），携卷亲阅，随后交阅卷大臣李霨、杜立德、冯溥等人公阅。凡必取之人，概曲加通融〖11〗。毛奇龄乃名士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帝未挑剔其讥讽之意，仅问："娲皇补天事信乎？"冯溥答曰："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遂取中〖12〗。严绳孙系明尚书严一鹏之孙，称目疾，仅赋一诗，康熙帝素知其人，特谕阁臣："史局不可无此人"，遂取为二等〖13〗。此次特科，共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统授翰林职衔。其中朱彝尊、李因笃、潘耒、严绳孙等名士皆授翰林院检讨，处显位。未被录取之孙枝蔚等七人亦授内阁中书衔。盖康熙之制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14〗

二十日(4月30日)

7 策试天下贡士马教思等于太和殿前，制称：国家藏富于民，必使人无游惰，然后田野辟而生聚蕃。比年以来，劝农垦荒之令屡下，乃地利未尽垦，荒芜尚多，抑有司奉行弗力耶？将督课者循名而未责其实也？自昔九府圜法，所以便民利用，鼓铸之设，其来旧矣，迩以铜不足用，铸造未敷，有以开采议者，有以禁民耗铜议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者之外，别有良策欤？尔多士留心经济，其详切敷陈，勿泛勿隐。

二十三日，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己未科三鼎甲：状元归允肃，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榜眼孙卓，江南宣城（今江苏宣城）人；探花茆蕙馨，浙江长兴人。至是，赐一甲归允肃、孙卓、茆蕙馨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赵执信、靳让、张克嶷、成康保等一百四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冯溥、兵部尚书宋德宜、掌院学士叶方蔼、副都御史杨雍建。

二十一日（5月1日）

8 谕兵部核实军功，整顿冒滥。略曰：自用兵以来，每览各处奏捷章疏，其中固有实建功绩者，亦有虚词妄报者，如系败贼兵，动称斩杀甚多，或云数千，或云万余，或云不计其数，甚至贼弃空城，尚云如何攻取，如何恢复，妄行虚报，任意铺张，议叙之时，冀幸滥邀升赏，殊非人臣事上勿欺，实心为国之谊。嗣令诸领兵大将军、将军督抚提镇等，务期洗心涤虑，勿蹈前辙。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闻，如因循陋习，冒滥军功，定以军法从重治罪，

必无宽贷。

四月初六日(5 月 15 日)

9 郑经部副制使陈永华留守台湾，见郑经诸弟恃势难制，请立其婿、郑经长子郑克塽监国。至是，郑经遣官携谕抵台，立郑克塽为监国。〖15〗

十八日(5 月 27 日)

10 河督靳辅疏报：自上年（1678）九月筑高邮、山阳等东西长堤，已于本年（1679）三月完工，现七州县田地均已涸出，运河船只可顺利通航。

五月初二日（6 月 10 日）

11 加左都御史魏象枢刑部尚书衔，仍留原任。象枢顺治时以敢言名。康熙十一年（1672）大学士冯溥荐以“笃诚”，旋授监察御史，一年内连上十余疏，多被纳。十三年（1674）由左佥都御史擢至户部左侍郎，所上《筹饷三疏》声闻朝野。十七年（1678）迁左都御史。至是，授刑部尚书。象枢以吏治虽有转机，然贪墨大吏漏网者多，乃上疏曰：“主上宵旰忧勤，臣不敢计身家，恤嫌怨，奉陛下之法，与海内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风纪之司，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得拾遗补阙，辞新命而就见所领职。”〖16〗从之。

二十六日(7 月 3 日)

12 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掌院学士叶方霭、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

六月初八日(7月15日)

13 谕充实积储。略曰：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自古耕九余三，重农贵粟，所以藏富于民，经久不匮。近年丰登，而民间不知积蓄，故一遇岁歉，即有饥馑流移。今年雨水丰足，可望丰收，命地方官劝民多积米粮。于是全国设立社仓、义仓，以本乡之人管理其事。出陈入新，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储谷多者，经管人给予顶戴。〖17〗

二十四日（7月31日）

14 巡察潮惠等处海口吏部主事塞楞额等疏言：粤东马窖、鸥汀背诸处乃濒海要地，宜严加防范，请调拨官兵，分驻各口，庶居民储粟，不致侵掠，而奸徒私通贸易之弊，亦可杜绝。谕曰：巡视海疆，严禁奸民贸易，潜资寇粮，乃平海机宜所关。马窖、鸥汀背、石井寨诸处，俱沿海要地，其令广东总督巡抚提督等，速拨官兵，防御海寇，杜绝奸民，私通粮糗。塞楞额等乃特遣严察海疆之员，何地紧要，宜添兵防守，即移文该督抚提镇，调兵驻防，如汛守官员，不加严缉，或私纵奸民，通贼贸易，接济粮米等物，塞楞额等即指名参奏。

二十七日(8月3日)

15 前命刑部侍郎宜昌阿至湖广议撤兵事。至是，宜昌阿等至湖广，传谕各大将军等酌议撤兵。察尼奏报：所部满洲兵共每佐领十二余人，汉军兵一千二百人，绿旗兵二万七千余人，已足镇守进剿之用。常德、澧州等处蒙古兵

三千二百余人、荆州等处蒙古兵二千余人、岳州蒙古兵六百人均可撤还。喇布奏报：所部八旗兵每佐领十一人有余，绿旗兵一万二千余人，已足镇守进剿之用。蒙古兵一千七百余人可撤还，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二百人候破新宁之敌后撤回。岳乐奏报：所部八旗兵每佐领十五人，绿旗兵除驻守岳州者外有一万四千余人，此外有蒙古兵一百余人应撤回。谕曰：撤回之满洲、蒙古兵俱令大臣官员沿途严加约束。

七月初一日（8月6日）

16 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平海机宜，凡十四疏。其第二疏请撤福建八旗兵四千，增绿旗四千五百名，每年可节省银一百万两。第三疏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第七疏请调荷兰国船只助战，由闽省派员前往联络。第十疏请先用投诚文武官员，以鼓励归降。

初二日(8月7日)

17 河督靳辅疏言：淮河东岸自翟家坝至周桥闸，乃淮扬运河上游门户，山、盐等七州县民生之保障。黄河循故道，淮流安澜直下，此地未闻水患。迨黄河南徙夺淮，淮水不能畅注，于是壅遏四漫，山阳、宝应、高邮、江都等四州县河西低洼之区尽成泽国者六百余年。明万历初与今日情形相似，彼时河臣潘季驯筑堤堵决，治效斑斑可考，然此处不议加高，系因明皇室祖陵在西，故停河东之障以泄水。殊不知如虑淮涨西侵，何难两岸并筑，而顾留患门庭，历年既久，遂致成河九道，使淮扬叠受水灾。臣不能

不憾潘季驯以善治河称，而亦有此失著。今遵谕遍为修治，濯家坝成河九道之处计共宽一千三百二十三丈已经合龙，宝应、高邮、江都、山阳等四州县、河西诸湖亦逐渐涸出，拟设法召垦，使增赋足民。

初八日(8月13日)

18 命户部郎中布詹等赴浙江察海，谕曰：浙江沿海地方，关系紧要，尔等前往该省详察，设立巡海官兵，如额兵单弱，分防不敷，尔等即酌议增设。至于奸恶兵民，贩卖粮米，因内地利少，出海利多，冒死越界，勾连贸易者有之。欲灭海寇，必断内地私贩，尔等宜加巡察。如将军、督抚、提镇所属人员，有犯禁者，即鞫审以闻，务期不时防缉，杜绝往来贩卖，庶奸宄屏迹，海氛可靖。

十一日(8月16日)

19 定嗣后死罪犯人不得论功议免。

十五日(8月20日)

20 和硕纯亲王隆禧病卒。隆禧，顺治帝第七子，时年二十。病笃时康熙帝得报，自巩华城急驰而还，亲诣王第视之，立传医祝调治、祈祷。随即奏闻太皇太后。讣闻，传谕辍朝三日。太皇太后谕曰："予自圣子升遐，惟抚育诸孙，以怡岁月。岂意纯亲王倏尔薨逝，予心甚戚，当即亲临其丧。"劝慰而止。

二十八日(9月2日)

21 京城强烈地震。自巳至酉，声如雷，势如涛，白昼

晦暝，顺承、德胜、海岱、彰义等城门倒坍，城墙坍毁甚多，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压伤大学士勒德洪，压死内阁学士王敷政、掌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读庄冏生及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其他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众。明后两日又大震，通州、良乡等城墙俱陷，裂地成渠，出黄黑水及黑气。康熙帝避震于景山三昏夜。居民生者露处枵腹，死者秽气薰蒸。此后仍时有微震。八月初八、十二、十三日复大震，京城附近三百里，人民压死者极多。十九至二十一日大雨，九门街道积水成渠。二十五日晚及九月二十四日复大震。波及今河北、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等省区一百二十余县处。〖18〗

谕户部、工部：念京城内外军民房屋多有倾倒，无力修葺，恐致失业。压倒人口，不能棺殓，良可悯恻。命速议轸恤办法以闻。又虑及穷苦兵丁出征在外，房屋毁坏，妻子露处，无力修葺，更堪悯恻，命八旗都统等亲行详察。又遣满汉御史协助京师五城御史详察灾情。翌日，户、工部议定，地震倒塌房屋无力修葺者，旗人房屋每间给银四两，民人房屋每间给银二两。死亡人口不能棺殓者每名给银二两。康熙帝以所议给银尚少，命发内库银十万两酌议发给。旋命四品以下官，现食半俸者仍给全俸，兵丁等发给两月钱粮。

地震之日，左都御史魏象枢上三疏后归寓，记曰："书斋独坐，忽于巳时地大震，有声如雷，尘土蔽天，垣屋倾圮。余疑神立于窗下，移时少定，余即立奔入朝，躬请圣安。司禁门者曰：'满官请安已毕，汉官一人未至，不便

启奏。’余大哭，曰：‘此事天翻地覆，异常大变，若不面见皇上，恭请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尊安，死不敢回也。’乃转奏，蒙宣，至乾清门，请安毕，奏曰：‘地道，臣道也。地道不宁，乃臣子失职之故。臣子失职，乃臣不能整饬纲纪之故。臣罪当先死，以回天变。’圣心恻然者久之，即蒙召对而出，奏对语失记。”又记云：“次日，因地震示警，下诏修省，特召臣象枢，同大学士臣明珠、臣李霨、尚书臣宋德宜，捧出诏款六条，颁行天下。”〔19〕陈廷敬言地震后，象枢“独被召对，近御座前语移时，或至泣下，其言秘不传。”〔20〕徐乾学称：“又因灾变陈言，则谓天地之变，乃人事反常所致，语侵权贵尤亟，下部院科道议之。”〔21〕

康熙帝以“实修人事，挽回天心”，谕吏部等衙门曰：“兹者地震之变，谴告非常，反复思维，深切悚惕。盖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内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恪尽职掌。或罔上行私，或贪纵无忌，或因循推诿，或恣肆虐民，是非颠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兹灾眚，若不洗心涤虑，痛除积习，无以昭感格而致嘉祥。”命部院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省督抚，就“目今应行应革事宜”明白条奏。命在京三品以上堂官、督抚提镇等就本人任职情形据实自陈。又召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官员齐集，命大学士明珠等传谕曰：“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皆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今朕躬力图修省，务期挽回天意。尔各官亦

各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且尔等自被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尔等所善之人，即以为善而奏闻；尔等所不合之人，即不行奏请。此等不公事情，朕闻见最确。欲即行处分，犹望改过，虽知之，不行议罪也。今见所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且从前遇此等灾变之事，朕亦屡曾申饬，但在朕前云钦遵申饬之旨，究竟全不奉行。前此大奸大恶之人，朕重加处分，尔等亦所明知，此即榜样也。再，科道各官，向来于大奸大恶之人未见纠参，或因事体暧昧，未有凭据，难于举发。此后，科道各官如有确见，即行据实参奏。若依然虚饰，如前所行，奸恶巧为遮盖，不加省改，或事情发觉，或经朕访出，虽欲宽免，国法具在，决不饶恕！著即传谕齐集诸臣，咸令知悉。”

二十日早，命满汉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集左翼门候旨。遣一等侍卫费耀色等捧谕传旨曰：“顷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在朕固应受谴，尔诸臣亦无所辞责。然朕不敢诿过臣下，惟有力图修省，以冀消弭。兹朕于宫中勤思召灾之由，精求弭灾之道，约举大端，凡有六事，尔等可详议举行。”随宣谕曰：一、民生困苦已极，而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非其明验乎！此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橐，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二、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

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谓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三、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为通贼，每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名虽救民于水火，实则陷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四、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朝廷一切为民诏旨，亦不使下达。虽遇水旱灾荒，奏闻部复，或则蠲免钱粮分数，或则给散银米赈济，皆地方官吏苟且侵渔，捏拟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是使穷民而益穷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五、大小问刑官，将刑狱供招不行速结，使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其间又有衙门蠹役，恐嚇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六、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称名色，以网市利。干预词讼，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锋，反行财贿。甚且身为奴仆，而鲜衣良马，远胜仕宦之人。如此贵贱倒置，为害不浅。以上数条，事虽异而原则同。总之，大臣廉，则总督、巡抚有所畏惮，不敢枉法以行私；总督、巡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洁，虽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害。此等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际，每示宽容。今上天屡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严行诫饬，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大学士索额图奏称：圣谕及此，臣等真无地自容，敢不洗心惕虑，以图修弭。大学士明珠奏称：内外弊源，圣谕一一洞悉。大小臣工，若不实加修省，纵能逃国法，亦不能免天诛也。大

学士李霨等奏称：臣等恭听上谕，惶悚愧汗。自今以往，惟有洗涤肺肠，共图修省，冀回灾变，不敢负皇上宽贷之恩。兵部尚书郭四海奏称：皇上如天，然天岂有私？总因臣下行私作弊，故有此变耳。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奏称：皇上深居九重，洞悉利弊如此，诸臣既非木石，岂无见闻？人人能知之，谁肯以此言告皇上，谁肯为皇上实心奉行者？臣等之罪无可自解，惟仰请皇上严加处分而已。

八月十一日(9月15日)

22 九卿等遵谕议定各项处分办法以弭天变。一、督抚司道官员赴任时，谒见在京大臣各官，或自任所差人问候，及在京家人、提塘人等来往大臣各官之家，将督抚司道并不行出首之大臣官员，俱革职；不知者降二级，两家家人俱正法。京内外官员彼此馈送者革职。因事营求，苛派馈赠者，连同收受者均革职拿问。二、会推官员贪污者，将原举官从重治罪。三、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贼为名，将良民庐舍焚毁，掠取其子女财物者，将领兵将军、参赞大臣、夸兰大等俱革职，王、贝勒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如分遣之兵丁抢掠者，统兵官革职或降级，兵丁鞭责，如系家人，即正法。其主知情者革职，不知情者降二级，闲散人鞭责，所掠人口还给本家。督抚不行具题，亦革职。四、凡州县官将民间疾苦不详报上司者，革职，永不叙用。如已报上司不为题达者，上司革职。发仓赈饥及蠲免钱粮，如州县官侵蚀肥己者，革职拿问，上司官不行稽察者革职。五、刑狱不速结，无故将无辜者久禁者，承审官革职，因而致死者照例处分。改造口供，故行出入者，革职。误拟死罪

已决者抵死。枉坐人罪者，承审官革职。衙役诈赃十两以上者，连同其妻子女安插奉天。至一百二十两照枉法例拟绞。六、包衣下人及王公大臣家人领资本霸占关津生理、倚势欺凌者，在当地立斩示众，该管官革职。其主人如系宗室，亲王罚银一万两，郡王罚银五千两，贝勒罚银二千五百两，贝子罚银一千三百两，公罚银七百两，并交宗人府从重议处，其管家务官革职；如系非宗室公侯伯大臣官员家人，将伊主革职。汛地文武官不行查拿者俱革职。王以下大臣各官将银借贷与民，指名贸易，霸占地方者，亦照此例定罪。包衣下人及王公大臣家人有在外以其本主名义罔利干讼、肆行非法，及有司畏势行贿者，行贿官革职，伊家主事，该管官知而使去者革职，王以下宗室以上，交与该衙门从重议处。其去人枷号、鞭一百；如系家主不知私自去者，照光棍例处决。如奴仆服饰违法越分者，其主罚俸一年，系闲人鞭八十，民责三十板；越分之奴仆系旗下人枷号，民人责四十板，其物入官；佐领以下及该管地方官亦分别处分。次日康熙帝责吏部等衙门汉官凡事推诿，只图早归宴会嬉游，不为国家尽力担当，料理公务，科道官则嘱托公事，肆行妄为，外播威势，挟制多端。遂议定，汉官推诿满官，瞻徇延挨者革职。科道官条奏有嘱托挟制等弊者革职提问。

十七日(9月21日)

23 广西官兵擒获反叛之祖泽清父子。命械送来京。翌年（1680）二月初一日凌迟处死，其家口均籍没。

二十六日(9月30日)

24 山东巡抚施维翰陛辞，谕曰："总督、巡抚赴任，朕皆有谕旨勉其尽职，及到地方鲜能遵行。"维翰曰："在外条奏，如请蠲免等事，部议多不允行，未免掣肘。"谕曰："总督、巡抚从一省事起见，部臣从天下事起见。目前军兴之际，需用钱粮，全赖山东、江南等省协济。朕非惜蠲，但部臣恐国用不敷，故多不议允耳。且正项钱粮，民力原自易办，如每亩出赋一分，即有增加，亦可勉措。惟是杂派加征，不一而足，所以小民重困，不克聊生。"维翰曰："有司加派皆由上官苛求。若督、抚洁清，有司安敢私派。臣当恪遵谕旨，勉力奉行。"

二十七日(10月1日)

25 谕大学士曰：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果属不可行者，自应参酌时宜，归于可久。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近阅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为更张，或粗识数字即为大言，准之事理，殊属茫昧。如逞空言，无补实用，其谁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今后凡条奏本章，尔大学士等务加详酌。

二十九日(10月3日)

26 召集满汉九卿、詹事、科、道官等，讲论科、道衙门本章情弊及风闻言事等项。先是，吏科给事中姚缔虞疏言：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无不言，有闻则告，

已故宪臣艾元徵有请禁风闻条奏，从此言官气靡，中外无顾忌。试观世祖章皇帝时，诸臣奏议，何如鲠直，即未禁风闻，以前诸臣奏议亦犹有可观，伏乞敕下在廷诸臣会议，嗣后如有矢志忠诚，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谬，亦赐矜全，如或快己恩仇，受人指使者，纵弹劾得实，亦难免于徇私之罪。如此，则言官有所顾忌而不敢妄言，中外诸臣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命九卿詹事科道确议具奏。旋谕称：自古设台省，原系朝廷耳目之官，上则匡过陈善，下则激浊扬清，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称厥职。近见直言说论者，不过几人，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朕自临御以来，略知此情，每期言路诸臣化其偏私，实陈得失，辅登上理。顷有以风闻言事请者，试约略论之。如今之章奏，已见施行者虽不明言为风闻，何尝不是风闻。今若开风闻之条，使言事者，果能奉公无私，知之既确，言之当理，即当敷陈，何必名为风闻，方入告也。倘生事之小人，恃为可以风闻，但徇己之好恶，必致擅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无确见，听之者安能问其是非？故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正所以诚言之无据，谋之自专也。况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导之以理，晓之以法，待臣下须宽仁有容，不因细事而即黜之，所以体群工也。用人则随才器使，无求全责备之心，盖以人材有不齐也。若关天下之重，朋党徇私之情，皆国家可参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概可以言之，何在区区风闻之言能敛戢奸贪之志气哉！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尔。

至是，集众官于中左门，先召吏部侍郎折尔肯、屯泰至内殿，谕曰：朕亲决机务已十年余。科、道为朝廷耳目

之官。每览章疏，实能为国有裨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责者甚多。尔可传谕九卿各官，并将朕谕旨宣示。少顷进见，朕将面询得失，各摅所怀，直陈勿隐。屯泰奏曰："言官风闻言事，若所奏属虚，不照例治罪，恐有不肖科、道借辞纠参，吓诈外官。外官畏其纠参，私行请托，则弊从此生，无益政事，实不宜行。"命折尔肯、屯泰捧上谕至中左门，向各官先宣口谕毕，随读上谕。谕曰："自古设立科道，原系朝廷耳目之官，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称其职。今每见直言谠论者不过几人，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即如科道条陈一事，部议妥确奉行，又有科道官言其不可者。今日之所谓是，明日又转而为非，朝更夕改，部院至于督抚有司，不知今日之事，或行二三日而即更，或行数月而即更，茫无成宪，难取信于天下，岂治道至理哉。举其大概：如举才能一事，是因人才不一，有能理繁者，有有操守者，有练习其事者。自古选贤任能，治之大道，与论俸不同，其法未尝不善。即世祖皇帝时，亦曾有谕，常行选择之条。偶有徇法作弊之人，将不肖寡廉者荐之，因一人而其法遂坏。自朕亲政以来，如盐差、关差，数行更换。以后条陈，不知又改几次也。又如户部销算钱粮一事，因督、抚所报不合时价，故部议驳回。而科、道辄有言者，以为督、抚地方大臣，断无虚估价值肥己行私，凡有销算，皆不应驳查。及部议径准督、抚之销算，不行再驳，则科道又以督、抚冒破钱粮，一束草原价若干，开销若干；一石豆原价若干，开销若干。不特草豆为然，凡马匹等项，事事皆有虚冒，部中不行详查，概听督、抚开销，以徇情面。由此观之，部议不行驳回，则以为徇督、抚之

私情；驳回，则以为督、抚地方大员，不宜疑其有所虚冒。又恐衙役往来，骚扰生事。或应驳、不应驳，何者为是？两说俱无定论。是皆大者，余悉难述。今日面谕，尚有未尽之言。故先以上谕，使晓朕意。”

而后，命九卿、詹事、科、道各官至御榻前，询会议情形。吏部尚书郝惟讷奏：“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风闻。但风闻参奏，审问全虚者，定有处分之例。若将此等参奏全虚者，不加处分，恐有借称风闻，挟私报怨者，亦未可定。仍应照定例行。”兵部尚书郭四海奏：“现行例，科、道奏事全虚者处分，一款得实者即免议。人人原可尽言，不必又开风闻之例。”户部尚书梁清标奏：“向来言官论人，未尝不是风闻，止处其全不实者。”户部左侍郎田六善奏：“科、道参奏，不得不出于风闻。但风闻自上开不得，开风闻亦无典故，亦非好事。”户部右侍郎朱裘奏：“风闻二字从古未有，风闻者风影之言。若云奉旨谕令风闻言事，无此体统。”左都御史魏象枢不以为然，奏曰：“臣另为一议。科、道系朝廷耳目，耳目广，则贪官不敢肆行无忌。但言官身在辇毂之下，凡直省情弊，不能分身亲访，况督、抚身在地方，必凭藩、臬开报。藩、臬必凭道、府开报。言官既无揭报，不得不令其风闻言事。但要虚公体访，不可妄行陈奏。若有挟仇报怨情弊，即应照新定例革职。其降级及免议，原有旧例。”吏科掌印给事中李宗孔、礼科掌印给事中余国柱等均以不开此例为便。遂谕曰：此系明末陋习，若此例一开，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挟制，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诬害良善。如魏象枢等所参赵祥星诸人，原未目击，岂非风闻？但既合于公论，则所

参即实。倘执风闻以为定例，则行之不能无弊矣。大抵言官得人，所言自然当理；若言官非人，焉能得当？近日言官尽职者少，或有办事平常，而其人循谨无过者，亦姑容之而已，安得尽皆公忠之人，保其无徇私挟制之害乎？科、道条奏，每言部中不宜屡驳，以掣督、抚之肘。督、抚亦以部中掣肘为言。朕思各省督、抚各理一省之事，部臣料理部务，关系天下之事。有一省可行，而他省不可行者；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亦有不可行于古，而可行于今者。原宜审时度势，斟酌至当。若胶执一说，不知变通，岂能行之无碍？又谕曰：科、道官每遇一事，屡以为当止、屡以为当行者甚多。如盐差、关差二事，屡经更改。初有言盐差宜于部院官员内通行选用者，行之未久，复言盐差是台臣专职，不必复用各部官员。又有言各处关差宜遴选才能者，行之未久，今复言宜论俸次，不必遴选。条奏纷纭，朝更夕改，事例不一，职此之由。今尔等各衙门详查亲政以来事例，几经更改，得当者自应永行，不得当者仍应改正。九卿可一一公同会议。户部左侍郎萨木哈奏：各部事例，言官条奏更改者良多，应令九卿公同酌定，务俾永远遵行。刑部左侍郎禅塔海称其部事例条奏更改者甚多，一时不能清查。命其从容察明具奏。

命姚缔虞近前，问其倡风闻言事之意。缔虞奏："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臣等事尧舜之君，但愿服官报效，谁肯自取处分。且畜犬所以御盗，如禁犬不吠，则盗益无所顾忌矣。"谕曰："人臣为国不择利害，有志之士虽死不避，况降级乎！尔等皆以风闻为言，朕亦何尝无风闻。姑举一二端言之。君臣分义，休戚相关，当吴逆初叛

时，诸臣中有一闻变乱，即遣妻子回原籍者，此属何心？视国如家之谊，当如是耶！又有占人田土，受人贿赂，徇情行私，大为不法者，尔言官何曾一言参奏？由此观之，犬不能吠盗，而反为盗用矣。若任尔等之言，借风闻二字恣行其私，不立处分条例可乎？”缔虞奏：“臣疏原不敢谓不应处分，但望辨公私诚伪。若一念至诚为主，天日可矢，即言有未当，仍望皇上宽其处分；苟一念涉私，即弹劾得实，亦应重加惩创。且皇上亲政以后，原未禁风闻，因故宪臣艾元徵条奏，始定此例。”又奏：“科、道官本卑，责任又重，非启奏不得时在皇上之前，又有此处分条例，所以为皇上指奸斥佞是极难事，今日奉皇上一番谕旨，臣等科、道各官，仰窥圣衷，此后便敢尽言。”谕曰：“言官奏事，宜将国家重大事务确加敷陈，今尔等所言多举细事，无关治要，今后慎勿草率塞责。如有大奸大贪，参劾得实，朕法在必行，决不姑贷。”“满汉论事往往不能和衷。汉官每谓满官偏执，若汉官肯实心为公，据理辩论，满官岂有不从之理？若满官果坚意偏执，汉官即当奏闻。”魏象枢奏：“近日满汉官会议，公同商榷，皆仰体皇上宵旰图治至意。如前会推浙江按察使时，有言李为霖在前，应升。臣言为霖居官贪污，不合公论。诸臣皆以为然，遂不曾推。此等皆公论所在，何敢偏徇。况皇上于未地震之前，朝乾夕惕；地震之后，倍加修省。若诸臣不仰体圣怀，洗心涤虑，真不容于尧、舜之世矣。”谕曰：“汉官意见亦有偏执之处，如督捕逃人事情，满官以为当严，汉官必以为当宽，非偏而何？”兵部右侍郎温代曰：“汉官偏执，每谓官兵杀贼后，所俘子女皆属良民，应行释放，或减价

听赎。如吴三桂原是良民，岂即贼耶？既反叛，则为贼矣。吴三桂贼兵未到，而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处，抗敌满洲官兵。击败之后，俘其子女，此可谓之良民子女乎？满洲官兵捐躯杀贼，将所俘子女有变卖取直，以疗治疮瘢者，亦有制办马匹衣服等物者，今欲径行释放及减价取赎，其可行乎？且昔年征取云南时，释放俘掠之人，满洲官兵遂至重困。”谕曰：“百姓从贼非尽得已，或因被贼逼胁，畏死顺从，及大兵一到，即便归正。若不行分别，概加抢掠，岂不可悯？自今以后，抢掠良民，断宜严禁。”诸臣将起，又谕曰：“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哉？尔诸臣其勉之！”又命缔虞近前问曰：“尔可见世祖章皇帝时本章否？”即指御案上本章曰：“此即是。”缔虞奏：“臣曾见有几参本。”谕曰：“尔之意，恐朕未曾览世祖章皇帝时本章耶？”缔虞奏：“皇上万机之暇，无书不读，天下吏弊民情，无不洞悉，臣等素所深知。因世祖章皇帝时本章，皆久经圣览，故臣疏中引及之。”谕曰：“尔亦知世祖时科、道官有互参之事乎？”缔虞奏：“臣知之”。

九月二十二日(10月26日)

27 谕大学士索额图、明珠等，“朕每日听政时，起居注官除照常记注外，其一切折出票签，应加酌定者，皆国家切要政务，得失所系。今后有折出票签酌定时，仍令记

注侍班官。如会议机密事情，及召诸臣出班近前有口谕事宜，记注官不必侍班。”往岁阁臣商榷机务，起居注官例不记注。自是，于凡禁密深严之地，所谓弘谟远画，朝令夕行者，咸得备书成册。此亦御门听政制之一大变。

十月初四日(11月6日)

28 谕浙江巡抚李本晟曰：“各省督、抚料理一省之事，所见止在一省，往往不能通行。凡事应悉心区画，从天下大计起见。”本晟奏曰：“目前惟兵饷为最急。但民富则国裕，民贫则兵饷亦无从而办。”谕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今不易之理也。”

初五日(11月7日)

29 前以制钱日少，价值腾贵，命户、工等官前往铸钱局商除弊之法。至是，定钱法十二条：一、顺治钱初重一钱，后改铸重一钱二分五厘，又改铸重一钱四分。今应仍铸一钱四分重之钱行使。二、因铜少以致钱贵，盐课与关差一体，将两淮、两浙、长芦、河东盐课银由出差御史督各运司，照部定价，买铜解送(两淮拨盐课银三万两，两浙、长芦各一万五千两，河东五千两)。三、各关差所办铜斤，应买旧器皿铜及废钱，或将红铜六十斤、铅四十斤折铜一百斤解送，不许解送毁化板块之铜，如此可免毁钱之弊。四、关差官员买铜应选殷实老成人役办理。五、宝泉、宝源二局，炉头匠役包揽买交者枷责，连同妻、子流徙尚阳堡，官员徇庇者革职。六、各关官员差满回部，所欠铜斤应严立限期，限内不完者，革职变产追完，办铜人役仍照

前定例治罪。七、管理宝泉局满汉侍郎应亲自监督铜斤收发。八、开采铜铅，凡一切有铜及白黑铅处所，有民具呈愿采者，由督抚派员监管。九、凡民间必用之铜器，五斤以下仍充造卖外，非必用之铜器，禁止制造，违者治罪。此原定例仍行之。十、化钱为铜，早已禁止，有出首拿获者，将所获之铜一半给赏，一半入官。十一、颁发京师制钱式样，令各省巡抚铸造。十二、京师宝泉、宝源二局废渣内淘取之铜，照部定价收买。

时制钱昂贵，鼓铸乏铜，命各部院衙门，将废铜器皿、毁坏铜钟、废置红衣大小铜炮及各省废弃大小红衣铜炮俱行解部，以供鼓铸。并命各省开采铜铅矿。又密谕盛京将军安珠瑚等开采，曰："近来因京城地方地震，朕昼夜不安，屡次训谕本朝大小官廉洁奉公。复又看得，京城地方钱价大涨，以致商贾忧愁。此等通货弊端，理应严查详议。朕前闻得，宁古塔、吉林、盛京、辽东等地有含金、银、铜、锡、铅之沙子等语。确实有之，似与国用大有裨益。前虽开矿，但未受益。所谓良莠齐集滋事者，皆因无人才、不得法之故，况盛京地方不可与内地相比，系满洲地方，驻有满洲兵，有谁为首以行，惟尚未详实，且又不知出矿地方，故未准行。将军尔细加体访，若可行则如何是好，或断不可行之处，详奏请旨。"〔22〕寻安珠瑚具折密奏：开采金、银、铜矿之事，臣念查之过甚，恐被张扬，故将粗访情形，除另缮折奏览外，以臣之见，属宁古塔地方之事，颁谕该将军，转交副都统萨布素，派牛录章京喀特虎等质朴勤勉章京，酌携匠役前往有金、铜矿石之地，详实找寻，若其获利似比内地多，则被地闲人罕至，且本地人

前来贸易，路途遥远，不能隐藏，可长久大量开采。若蒙准行，则由盛京地方选淘金、采铜人各二名，令乘驿前往萨布素处。至盛京地方之矿，据小民指称，系青苔峪、蘑菇峪等处，但若属先祖陵寝所在之山，则不可开采，而其开采量，若如于有才等所报，似无裨益，况且民人繁杂，不可轻举。情势如此，请降旨该部选派贤能官前往盛京，普查原采矿人等，详细询问，若系忌讳之山，即行停止，属可开采之山，则详核有利与否，必得其实。〖23〗康熙帝再次密谕安珠瑚曰：盛京等地诸矿，除另有旨外，吉林宁古塔将军，朕将特颁另旨。著尔亦将尔奏览原委，书写明白，连同开采金、银、铜、铅人情形，酌情密咨吉林将军。〖24〗

初十日（11月12日）

30 遣内阁学士禧佛等赍敕往陕西，谕张勇等入川灭敌。本年（1679）初，康熙以岳州克复，议取四川。宁夏提督赵良栋愿统兵五千赴川。命图海等确议。图海以贼毁偏关，无路可通，俟提督孙思克、赵良栋到日会议进兵奏闻。康熙帝斥责图海懦怯易退，何时乃得破贼！命其速调孙、赵，平定汉中、四川。图海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却迟迟不行。乃决定倚任绿营兵定川。至是，遣内阁学士禧佛、郎中倭黑往陕西，谕将军张勇、王进宝、提督赵良栋、孙思克曰："尔等素受国家厚恩，戮力行间，树绩边疆甚多，殚矢忠贞，图报恩眷，朕所悉知，尔等当各率所属绿旗兵，平定汉中、兴安，恢复四川。宜分几道进兵，作何调度，始能恢复，其详议具奏。如尔等尽力报效，恢定汉中、四川，

朕必不拘成例，优与加恩，尔等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接连粮饷，不致匮乏。兹事所系，甚为重大，速详加酌定以闻。”又令禧佛等传谕张勇等曰：“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今逆贼大败，乘此逃散之际，理宜速定四川，天下绿旗兵无如陕西强壮，而其数较各省倍众，在陕西大臣官员，又皆具有才能，将灭之寇，何难剿除？尔等不即平定四川，岂缘尔等名位事权轻欤？倘谓地属险隘，自古以来，险隘之地，若不攻取，岂有自定之理？作何调度官兵，几路进剿事宜，确议以闻。”张勇、孙思克言此时不便入川，王进宝与赵良栋皆愿“自任取蜀”。十一月，王进宝与赵良栋会师大安驿，秣马以待。十二月二十一日，谕赵、王分兵两路入川，授赵良栋为勇略将军，给敕印。命“不拘陕西通省及各处官兵，凡系王进宝、赵良栋两将军所调，大将军公图海以身任之，速为遣发，务至彼等所指之地，勿致有误。”并令图海率师亲赴汉中，接济进蜀诸军粮饷。命将军鄂克济哈率汉中满兵驰往四川，合吴丹官兵，均分统率，为王进宝、赵良栋后继，务转饷源源不绝，相随而进。二十六日，两路大军同时自大安驿发。王进宝克复朝天关、广元后，即分三路直趋保宁。翌年正月，败敌二万于城外锦屏山，夺桥而进。迫王屏藩、陈君极自缢，擒吴之茂、张起龙、郭天春等十七员敌将，击溃吴军四川主力，克复保宁，并乘胜复顺庆。赵良栋亦渡白水江，复龙安，自龙安南下，复成都，又败胡国柱于建昌。同时，图海恢复兴安；将军佛尼勒恢复永宁、马湖；湖广提督徐治都败杨来嘉于巫山，复夔州、重庆。四川尽复。

十二日(11 月 14 日)

31 谕大学士等招抚吴军将领吴应麒、夏国相，曰："吴应麒、夏国相等俱吴三桂族戚，同谋叛逆，本非胁从，今招抚敕书中，若加胁从等字，反令生疑，不如声明其罪，许以革面归诚。""若王屏藩倾心向化，则西蜀不血刃而定矣！其中有二大事关系最要，如贼党中有素受吴逆厚恩，不忍加害其孙，能幡然悔悟，挈之来归者，非惟宥罪，且当叙功；又有心切归诚，系念妻子在滇，不忍分割者，许其一面密通声息，一面撤兵回滇，潜为内应，功成之后，一并议叙，庶可速其来归耳。"旋以敕谕分别招抚吴应麒等。

十六日（11 月 18 日）

32 奉天府府尹梁拱宸奏言，奉天锦州等处，旗下荒地甚多，民欲耕种，旗下指为圈地。如档册未经圈给而妄称为圈地者，察出从重治罪。户部议应如所请，将被圈之地，概行查明，除旗下额地之外，俱退与州县官员，劝民垦种。得旨：旗下额地之外未垦之地，著严加详察具奏。

33 是月，刘国轩攻漳州，离城五里立营筑寨，由吴淑镇守。而援漳满汉兵十余万，国轩兵仅万余，双方营垒咫尺相望，国轩指挥自如，清军畏之。又善用间谋，敌之情状纤悉必知，时谓之"刘怪子"。姚启圣密派员说降吴淑，许代为题请，免其"献漳"罪，并官以铜山总兵。吴淑不为所动，清军屡攻不下。十一月初八日夜大雨，驻所房屋倒塌，吴淑等被压死。郑经亲往哭临，大恸曰："天何夺吾

辅之速也！”〖25〗

十一月初五日(12月7日)

34 廷议阁臣会议事。吏部尚书郝维讷奏曰：“云贵总督周有德疏请专设经略，并奏阁臣不应预会议。臣等俱议不准行。”谕曰：“阁臣原不会议。因军机紧急，关系重大，若照寻常票拟，必致稽误，故令同预会议，即时启奏，以便速行。彼岂知之？”旋又谕曰：“周有德所言殊属错谬。自用兵以来，军机紧要事务，不便稽迟，故令尔等同兵部诸臣将会议事宜即奏朕前，以便立行批发。此外，别项会议尔等原未预议。”大学士索额图奏曰：“前推云贵总督时，臣与勒德洪曾言，会推督、抚不宜干预。议政王、大臣皆云：云贵总督系用兵地方紧要员缺，自当公同会推，故臣等亦预会推之列。”寻魏象枢奏曰：“阁臣原不预会议，有德系外臣，想不知此例。”谕曰：“因军务孔急，凡有会议，俱用白本启奏，不拟票签，故令阁臣得预议军机，原出自朕旨。”

十二月初一日（1680年1月2日）

35 以湖广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赐敕谕曰：大兵进剿云贵，各路绿旗官兵，必须专责一人，总辖调遣，始克允济。特授尔为绥远将军，总辖常德、武冈等处所有各省调拨官兵及湖广全省绿旗兵马，听尔酌量调度前进，底定疆圉。总督董卫国、周有德，提督桑峨、赵赖、周卜世俱听尔节制。一切平定云贵及剿抚事宜惟尔专责。至楚中见任文职官员，听尔遴选贤能，携赴军前调用，如有能备刍

粮，克济军机，及官兵有能首先夺关冒险直入击败贼众者，尔即开列劳绩，具疏奏闻，论功加等议叙。如有临阵退缩，运粮违误者，副将、知府以下各官，即以军法从事，其以上各官，指名飞章参劾，从重治罪。水陆兵将不相习者，尔即具奏，酌行更调。尔定期进取，恢复地方，将破贼事宜密行知会广西、陕西等处王、将军、提督等，齐乘机会而行。尔须严督兵将，相机前进，力行剿除，毋得迟延，坐失时会，仍严加侦探，毋致疏虞。

初五日(1月6日)

36 康熙帝抱恙新愈，太监刘忠传太皇太后旨：皇帝自入秋以来，身体欠佳，且此数年间种种忧劳，心怀不畅，顷者抱恙，今虽痊愈，然食欲不振，宜暂住南苑休养。翌日康熙帝赴南苑，十七日回宫。以初三日泰和殿火灾，谕大学士等：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安危欣戚，无不可相告语者，堂陛之义，固宜如是也。迩者朕休初平，忽遇殿廷不戒，被毁于火，尔诸臣因朕偶恙，复睹此灾，爱主心切，必谓朕当过于忧虑。朕披阅经史，颇明大道，朕之一身，上受祖宗之付托，下系臣民之瞻仰，为任匪轻，宁不自爱，惟是今秋有地震之变，又各处饥馑洊臻，寇盗未息，此朕早作夜思，中心惶惧，寝食靡宁者。至于殿廷告灾，乃上天致警，敢不夙夜祗畏，修省厥愆。然其所关，止属朕躬临御之所，但得海宇清晏，置斯民于衽席之上，则朕今所居，较诸前代茅茨土阶，尚或过矣，岂至以露处为虑哉？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统莅万方，太皇太后尝问朕何欲，朕敬对曰：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乂安，

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当时左右，实共闻之。自兹迄今，谨持此心，兢兢业业，恒如一日，可以质诸寤寐，倘有政治失宜，皆朕躬之咎，从不诿过臣下，惓惓之意，兹与尔等悉之，尔等可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仍缮写谕旨，颁示各衙门。十八日以“力图修省，挽回天意”颁诏全国，诏内“恩款”十三条。

初九日(1月10日)

37 先是，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疏言平定台湾事，略曰：新船虽竣，旧船尚在督修，且檄调诸路兵及炮手，犹未悉至，臣即以新船配官兵，先赴定海训练，俟舟师辏集，定期水陆夹攻。帝命江南总督阿席熙，速选善用炮者二千人，送该提督军前，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亦速遣士卒修整舟舰。至是，召侍郎达都问曰：“尔前从福建来时，海贼形势如何？今岁有荡平之机否？”对曰：“臣来时，金门、厦门贼势大挫，贼船较前亦极稀。闻海中粮米无从凑集，故贼不能久待，似不日可以底定。”问曰：“今海禁已严，贼粮从何而来？”对曰：“贼所恃屯粮之处，俱为大兵所有，贼计无所出，以便自广东高州海岛稍稍窃运而已。”谕曰：“当贼匮粮之际，我兵各率绿旗兵丁，取获海澄等要害之处，则贼失所据，全闽地方可不久大定。若谓贼势较前已减，姑俟相机徐图，则贼何时可尽灭乎！大师行既劳，民力亦重困。若能一举而贼速灭，地方速平，则大兵自无野处之苦，而民困亦可甦矣。”上月姚启圣、吴兴祚曾合疏请照当年李率泰等攻破厦门，以荷兰为前导例，用荷兰船为先锋，进攻金门、厦门。奉旨依议。姚启圣等遣使往约，

荷兰人以前年失约、现乏人统兵为由，不出夹板船。姚启圣见荷兰人不肯出兵，乃催造战船，欲与万正色水陆大举。康熙帝以荷兰兵船不至，我军“战舰无多，遽以入海，恐复出万一，未能得志”，命其酌量而行。〖26〗

十三日(1月14日)

38 岳乐以擒获故明太子朱慈灿疏报，并请旨或在军前正法，或解送京师。谕曰：曾以此事问之在内旧太监，据云，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朕思历年已久，至今始出，自然近伪。然事迹未明，命带来京城。

二十二日(1月23日)

39 划分奉天府所属旗地、民地。东自抚顺，西至宁远州老君屯，南自盖平县拦石，北至开原县，除马厂羊草等甸地外，实丈出地共五百四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五晌，划定旗田四百六十万五千三百八十晌，民田八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五晌。迁入之新满洲壮丁，分给旗田。〖27〗此前，大学士明珠等至盛京传密谕给将军安珠瑚，称：“嗣后凡新满洲中有强留之原任佐领，俱行革职，应选此迁来者设之，而且应褫夺先授官职。”〖28〗

40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六百九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六，田地等五百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三顷四十一亩，征银二千二百一十三万四千六十八两八钱，米豆麦六百二十三万一千四百六十一石五斗，草二百二十四万二千六百一

十九束，茶十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五引，行盐三百九十五万七千二百八十三引，征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八两，铸钱二亿三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六十。

41 定各省采得铜铅，十分内以二分纳官，八分听民发卖。监管官按采得斤数议叙，上管官逼勒者从重议处。有越境开采及衙役扰民者治罪〖29〗。复开广西铸钱炉〖30〗。

42 浙江加盐引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五道，加票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山东加盐引三万一千一百八十道，九千四百五票；又每引升课六分〖31〗。

43 原定凡异姓人结拜兄弟者鞭一百，现改为凡歃血盟誓、焚表结盟兄弟者，著即正法〖32〗。

44 滇、闽用兵，征调四出，又广开捐纳事例，御史蒋伊绘十二图以进，疏曰："臣惟圣王之治天下也，虽当已安已治之时，必存犹溺犹饥之念，诚欲周知万方之疾苦，而轸其艰难也。臣三年于外，凡有见闻，登之图绘，计十二帧：第一为难民妻女图；第二为刑狱图；第三为寒窗读书图、图中情事，各为一本；第四为春耕夏耘图；第五为催耕图；第六为鬻儿图，现在催征不得钱粮，已蒙皇上浩荡洪恩，仰见圣天子恫瘝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为水灾图；第八为旱灾图，备荒积谷，业经诸臣会议，虽有刍荛末议，臣亦不敢复赘；第九为观榜图；第十为废书图；第十一为暴关图；第十二为疲驿图。学校则以取数太隘，而贫士有改业之嗟；关课则以恶弊从兴，而商人有裹足之

叹；以致冲邑之转输，疲邑之烦苦，此皆久在皇上鉴照中。方今军需正殷，臣一时未敢连章连牍，冒渎宸衷也。伏念皇上爱民如子，求贤若渴，鉴臣迂疏，俯赐观览，则四方颠连琐尾之状，累累乎如在目也，呻吟忾叹之声，殷殷乎如在耳也。〖33〗康熙帝动容嗟叹，置诸左右〖34〗。

45 张岱卒〖35〗。

张岱（1597—1679），又名维城，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自称六休居士、古剑老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少颖异，无意仕进，潜心文史，又娴于博弈、弹琴诸技，结交者多道士、伶人、剑客。康熙初与修《明史纪事本末》。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等。

〖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七九；《阅世编》卷一。

〖2〗《平定三逆方略》卷四一。

〖3〗《圣祖御制文集》一集卷三三。

〖4〗《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明清史料》丁编三本《姚启圣题为特广招抚条例事本》。《海上见闻录》卷二记设“修来馆”为十月，似误。

〖5〗参见：《台湾外纪》卷八；《海上见闻录》卷二。

〖6〗《鲒埼亭集》卷一一《亭林先生神道表》。

〖7〗《明遗民录》卷三七《魏禧》。

〖8〗《清史稿》卷一百六《选举志》四。

〖9〗被荐人数，各书记载不一，参见《养吉斋丛录》卷十。

〖10〗《清史稿》卷一百六《选举志》四。

〖11〗《清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载《浙江学刊》，1985年2期。

〖12〗《燕下乡脞录》卷一一。

〖13〗《清朝野史大观》卷五《严绳孙难进易退》。

〖14〗《清史讲义》二章。

〖15〗《台湾外纪》卷八。

〖16〗《碑传集》卷八《魏公象枢墓志铭》。

〖17〗《清圣祖实录》卷八一；《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二。

〖18〗《清圣祖实录》卷八二；《阅世编》卷一。

〖19〗《寒松堂全集》，《寒松堂老人年谱》。

〖20〗《碑传集》卷八。

〖21〗《碑传集》卷八。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页。

〖2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页。

〖2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页。

〖25〗参见：《海上见闻录》卷二；《台湾外纪》卷八。

〖26〗参见：《平定海寇方略》卷一；《台湾外纪》卷八。

〖2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八七；《皇朝文献通考》卷五。

〖2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页。

〖29〗《清朝通典》卷三十。

〖30〗《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31〗参见：《皇朝掌故汇编》卷三三；《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三。

〖32〗雍正《大清会典》卷二百九十。

〖33〗《皇朝经世文编》卷十。

〖34〗《燕下乡脞录》卷四。

〖35〗《琅嬛文集·自为墓志铭》载，张岱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79）。《绍兴府志·张岱传》载，张岱卒于康熙十五年（1676）前后。《辞海》载张岱卒于康熙十八年（1679）。今从《辞海》。

清通鉴　卷三七

康熙十九年　庚申　公元 1680 年

正月初六日(2 月 5 日)

1 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指参耿精忠，康熙帝特谕王曰：凡行一事必前后计虑，果有裨于国家始可举行，若轻率妄动，必致舛错。今广西、湖南、汉中、兴安等处俱已底定，逆贼余党引领以冀归正者不止百千，若将耿精忠即行正法，不但已经投诚之人以为后日亦必如此声明其罪，即未经投诚之人睹此寒心，亦未可知。关系实重，前朕手谕欲令耿精忠来京者，盖撤回福建一半满兵之意，非欲即行处决，俾其先来也。如王善能劝谕，令至京师，诸事皆得平安。王但加意开导之，不可轻举。彼如必不赴京，再行详悉密奏候旨。

二十一日(2 月 20 日)

2 左都御史魏象枢以科道官外转低品有伤国体奏言。

康熙帝驳之曰：科、道官内升外转，原以示劝惩也。今见才优者，犹知惮于外转；其或才力不及、不称言职之人，安于外转道员者甚多。是但以示劝，非所以示惩也。故令九卿、詹事会议，务期得当。昨会议，俱瞻徇情面，不肯遂议以小品用，此无他，直是畏科、道耳。夫人臣事君，苟立心正直，行事公平，何所顾虑于人？其畏科、道者，皆由平日自处不正故也。朕于诸臣素行，无论在官在家，一举一动，罔弗知之，不即发觉者，欲令改过自新，以全国家待臣下之体。奈何不畏朝廷，而徒畏科、道之指摘乎！近日科、道官专以虚声肆其恐吓，并未有真能参大奸大贪者。如此不职，若不分劝惩，何以大破积习，而使知勉励乎！据魏象枢等奏称：恐天下不肖之辈，不识朝廷慎重道员之意，疑为厌薄言路之端。迩年以来，姚文然、李之芳、施维翰等，内升未久，即任以大僚、督、抚，亦因其克尽言职，才能素著之故。此无论天下智愚贤不肖，当亦知朝廷无厌薄言路之意矣。其外转者，或系素无建白，或系昧于事理，或系任臆妄言，或系才力不及，原非因其条奏而外转也。又称：近年外转之科、道并无贪污溺职之一人，而五部郎中俸深升道，如范永茂、高恒豫、卢元培、程汝璞等，贿私累累，劣迹彰彰者，不知凡几。岂科、道外转者，并无溺职之一人乎？五部俸深升道员者甚多，岂尽系贪劣之人乎？如陈丹赤等居官之优者，匿而不言，独举范永茂等四人，不辨贤否而概言之，可乎？魏象枢去岁七月内，曾于朕前面奏科、道官所行，皆系徇私，有负朝廷耳目之任，罪皆应死。今数月以来，历年外转者，并无溺职之一人。前后参差，何其速耶？伊等所奏，理不宜批答，

因注语内有以存国体之语，故令诸臣知之。外转科、道以小品官员用，遂至有伤国体，殊不可解。朕心本虚公，初不执定一说，若果在必行，何难旨意票出？兹覆命九卿、詹事、科、道会议者，正欲再三参酌，务合乎中道耳。旋命仍照现行例行。

二月十四日(3 月 14 日)

3 禁一品以下用太监。礼部以禁阉割幼童事请，谕曰：一品以上大臣之家，犹可使用太监，其余卑微之人，不应以太监供使令。止因向来未有禁例，以致各项人等通用太监，故民间私自阉割者甚多。今应作何禁止，须再加详。旋又谕曰："今应用太监往往乏人，皆由常人滥用之故。汉官用者犹少，满洲官员用者甚多。"遂定：除八分内王公外，私买太监者从重处分。

十五日(3 月 15 日)

4 从内阁学士兼修明史徐元文疏请，将扬州府前明科臣李清、绍兴府名儒黄宗羲"延致"来京，参修明史，如因老病不能就道，由该有司于其家录其所著书送史馆。

二十二日(3 月 22 日)

5 诫谕御史范承勋结纳汉官。谕问范承勋为人何如？魏象枢、李仙根奏称范系旗下人，知之未甚详确。满副都御史莽色奏称范承勋为人甚佳，亦能办事。谕曰："范承勋与汉官私相交结，通同往来，魏象枢等毫无许可，尔等如此奖誉，为大臣者固若是耶？"莽色等奏曰："此等行事，臣等实不知之。自此以后，当严加申饬。"遂问范承

勋："同汉官亲厚结纳为何？"范承勋奏曰："臣父范文程原系内阁大学士，先时考取门生甚多。臣与臣父门生交往是实，并无私相结纳之处。"谕魏象枢、李仙根曰："御史有参劾职掌，极为紧要，若立身不正，何以纠人？范承勋自今以后，将从前所行尽改则已，若仍不改前非，尔等即行参奏。"

二十三日(3月23日)

6 先是，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水师官兵二万八千余名，乘船二百四十艘往攻郑经，击沉郑船十六艘，歼三千余人，克海坛（今海坛岛）。至是，郑部总兵施亥(施明良)与其族侄施齐等密谋于厦门擒郑经献姚启圣，刘国轩谍知启郑经，两家七十三口均被杀。二十六日，郑经焚演武厅行营，率部众登船，弃厦门，二十九日到达澎湖。万正色率军于二十八日进入厦门，随即遣兵进取金门。〖1〗

三月十三日(4月11日)

7 福建巡抚吴兴祚据原任编修陈梦雷辩明心迹疏，不加详察，即为其代题，部议不合。谕曰："陈梦雷先经从贼，倡率妄行。归正之后，又不即赴京师，具呈巧饰。该部不指明详议，但云该抚具题不合，殊属草率。可著再议具奏。"至是，吏部以二议上。一议陈梦雷革职，吴兴祚降一级留任。一议陈梦雷革职，吴兴祚降五级调用。谕曰："吴兴祚竟不详查，即为陈梦雷具疏，后议似亦有理。"命大学士议奏。索额图曰："前总督哈占为从逆祝表正题请复用，曾经部覆议降五级，故今照此例。但吴兴祚无奏

请复用之言，惟具呈代题，似较哈占稍轻。”谕曰：“吴兴祚未经详查，即为具疏，理宜示惩。但未奏请复用，姑从前议。陈梦雷仍著来京。”

二十三日(4月21日)

8 科臣余国柱条奏皇太子应出阁读书。谕曰：“皇太子方在幼龄，教以读书，必须严切教训方为有益。其出阁讲书，俱属虚文。即字句或有错讹，亦以为大礼所在，无人敢子匡正，反误每日讲习之功。”大学士索额图、明珠称是。李霨奏曰：“皇太子出阁讲读，系从来大典。”谕曰：“与其循典礼虚文有误为学工夫，不如严厉训习之有益。且观故明末季，虽遵行此典，无一精通学问之主。”命候旨行。

9 是月，姚启圣议福建展界。时福建平，众议照前例就界筑壁，启圣持不可，谓：诸岛由来悉系版图，鱼盐田土，年计国赋数十万。前日失策轻弃，致郑经乘甲寅之变猖獗横行，一旦克复，得寸守寸，岂可覆议轻弃，以资贼手？于是喇哈达、杨捷、万正色等合疏题请展界诸岛。奉旨依议，自福建福宁至诏安，尽许百姓复业。〖2〗

四月初一日(4月29日)

10 因京畿天旱无雨，各地入京乞食者众，令展限两月，仍煮粥赈济。其饥民内有患病者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

初九日(5月7日)

11 以律与例不容偏废，谕讲官叶方蔼等：“律有正条，

自应从律。若无正律，非比例何以定罪？总之，用律用例俱在得人。”库勒纳奏曰：“律文有一定，若所犯之罪于定律不合者，自应比例。比例定罪，岂不愈于任意悬断乎？”康熙帝称是。

十八日(5月16日)

12 京城地震。自巳至午，其声如雷。二十八日又震，官民彻夜露处，至五月十八日尚未安枕。〖3〗

五月初二日(5月29日)

13 以张九富设立圣人教名色，蛊惑庸众，三法司议拟绞监候以闻。谕曰：“小人一时妄行，虽名邪教，所犯者小，与前赵氏等惑众谋逆者不同。张九富即行处死太过，著减等发落。”旋又以张九富虽倡立邪教，并无捏造妖言之处。减等流徙，则连累之人甚多，殊为可悯，命再议。

初八日(6月4日)

14 三法司议朱慈灿假称崇祯太子，散给伪札，应凌迟处死，留住僧人步云应处斩。翌日，明珠奏曰：“朱慈灿假称太子，散给伪札，起自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十七年（1678）始就获。”谕曰：“此辈俱系无知之徒，可将凌迟改为立斩。其所留住僧人免死，发给新满洲为奴。”

十三日（6月9日）

15 谕兵部：移文各路大将军、督抚提镇等，凡有平定云贵、恢复城池者，俱令察访吴三桂与达赖喇嘛相通书札，随得随缴。

十五日(6月11日)

16 以久旱少雨，召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命各抒所见。左都御史魏象枢奏曰："近畿地方亢旱特甚，臣谨条奏四事：一、畿辅之地，庄头人等与民杂处，彼此务相和睦，方有合于皇上满汉一体之意。迩来互相讦告、互相杀伤者甚多，皆因彼此不和，致成仇隙。如赴告刑部，提审干连动至数十人，及至审明，家产已破。嗣后宜令各家主、各地方官劝谕教训，其有真冤受害重大事情，听赴刑部告理；若系争斗小事，许地方官断理。一、近城左安等门外，每月缢死、投井者动至七八十、五六十人，刑部咨行臣衙门，转行五城，并无认领之人。恐其中有打死、勒死或挂树上、或投井中，图其财利，淫其妻子，皆不可定。宜令巡捕营并五城等官巡缉访察，如有拿获，严法治罪。一、棍徒拐卖人口，或将旗下男妇，或将外省男妇，诱卖取财，捏写文契，暗用印信。嗣后宜严究假印根由，并不系正印官及愿卖之人不亲到官用印者，永行严禁。一、五城司坊等官事务最繁，不得其人，扰害地方。嗣后宜将正途选授，五城御史不时考察。如果守清民安，量加升用。至于赦典，不应屡行。狱中之罪累固属可矜，而泉壤之冤魂尤为可悯。现今又有热审之例，减等发落者已沾浩荡之恩。臣不敢轻议大赦。"御史杨维乔奏曰："盗案处分之例日严，则讳盗之弊日生。臣请察盗案应缉之数，或只少一二人者，州县官免其降调，庶有司无功名之累，不致纵盗而害民矣。"其他部院大臣亦多有陈奏。康熙帝以其所奏尚属肤词，谕诸臣曰："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

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尔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抚各官，自应慎守功令，洁己爱民。乃大臣等每自谓清正无私，粉饰空言，至其所行，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负委任之意。科、道系耳目之官，凡有弊端，自当据实参奏。且居处甚近，如此情弊，岂无见闻？乃瞻徇情面，缄默不言，即有条奏，多系繁文，言官职掌殊为未尽。如肯从公纠举，孰敢恣行无忌？朕以为目今之弊，莫大于此。”

兵部尚书宋德宜奏曰：“臣等窃议，大兵掳获子女，其间真正从贼者固多，无辜误掠者亦复不少。目今逆贼俱已扫荡，各处人民从贼与否，业已水落石出，请敕各省督、抚，查实系良民妻子被掠到京者，准其题请给还完聚。”问其给还子女，如何行查？宋德宜奏曰：“前次行查福建难民子女，曾察出百有余人，若交与用兵地方各该督、抚确查到日，分别给还完聚，则无匹妇含冤，三年不雨之患矣。”以年久不准行。

十九日(6月15日)

17 时台湾郑经官兵降清者日众。郑部总兵朱天贵率文武官六百余员，兵二万余人，大小战船三百余艘，抵海澄投清，授左都督。随后，据守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并联合郑经之江机、郭如杰等率官一千一百三十八名，兵四万三千六百二十九名，难民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一口投清。其愿归农者令归农，愿入伍者照例安插。邵武山区之杨一豹

部官兵三万一千余人旋亦投清。〖4〗

六月十一日(7月6日)

18 康熙帝谕浙江黄岩总兵官林本直曰：黄崖要镇，今海贼虽经败遁，恐其出没不常。又沿海之民，其中倘有奸宄勾连外寇，为害非细，尤当加意严防。本直奏曰：从来外寇侵犯，多有内地奸徒勾引。臣到地方，有当整饬者，即行整饬，有当题请者，即同督、抚诸臣酌议题请。以臣愚见，西北之人习骑射，东南之人习舟楫。沿海之地，乃利舟楫，非利骑射之处。保疆靖寇，必精练水师，方可成功，臣窃谓此日前第一急务。但恐臣西北之人，不能深谙水师之妙。谕曰：自古用将何分南北，惟务得人而已。且靖寇本以卫民，攘外必先宁内，为将之道，尤在得民心而已。

十七日（7月12日）

19 王时敏卒。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人称西田先生。明大学士王锡爵孙。万历进士，官太常寺少卿。入清归隐，筑“西庐”，寄情书画，与其侄王鉴、孙王原祁、常熟王翚等合称“四王”，领袖清初画坛，为正统派之代表。著有《王烟客先生集》、《西庐画跋》等。

二十日(7月15日)

20 以尚之信属下及地方文武告其不法者颇众，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以巡视广东海疆为名密查之。先是，吴三桂反，尚之信欲其父尚可喜从贼，迫之不已，可喜愤死，之

信遂降贼。及其归正，仍怀两端，且冒兵饷，杀无辜。于是藩下人赴京呈控。寻宜昌阿等至广州，会都统王国栋等谋擒之信。时之信偕金光祖等率军于广西武宣，金光祖等得王国栋檄，逮之信赴广州。其所部藩兵八千人惶恐，又闻将遣往云南安置之讹言，亦于当晚遁回广州。康熙帝得报，命将军赖塔、侍郎宜昌阿、总督金光祖、都统王国栋等设法安抚逃兵，仍发回广西。时户部员外郎席格自广西还，康熙帝问其是否见之信、知其被执否？并曰："伊乃每日纵酒之人，彼时不饮，想已知消息。"安亲王岳乐疏言：故平南王尚可喜妻舒氏、胡氏首告其子尚之信罪逆当诛。至是，命侍郎宜昌阿等押解尚之信并原告、干证等到京质审。

七月初四日（7月29日）

21 自本日起连续三日山西大同、辽州等三四十州县降雨雹，大者如斗如升，积地数尺。江南江北大水，一望如海，罕见陆地。自常州至苏松，疫病流行。〔5〕

十七日（8月11日）

22 以兵部郎中喀觅布往福建料理平叛大军回京事，谕曰：朕闻往来官兵，所用船及人夫，皆借端勒索，往往额外多派，折价入己，沿途生事。又将纤夫肆行鞭挞，民甚苦之。各该管将军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复行苛敛，希图分取，互相隐饰，种种私弊，甚为可恶。此后厉行严禁。如仍前所为，事发之日，从重治罪。又谕曰：此等事科道虽有风闻，因无实据，未便题参。地方督抚，又以官

兵劳苦，不行劾奏，以致如此。自后事发，该将军及地方官从重治罪不宥。

23 是月，御史李见龙题报：监督芜湖钞关之户部郎中邓秉恒额外多征税课，重加火耗，派征宅费；又立“皇税”名目，凡民船所载日用柴米等物，俱行抽税，致芜湖全县商民于十四日起罢市三日。〖6〗

八月初四日(8月27日)

24 以闽省近海要区，定绿营兵额。总督、提督标下各五营，兵各五千；巡抚标下二营，兵一千五百。全省防守兵按旧额留五万一千七百五十名，其余一万九千九百十五人裁去。福建水师留二万人，裁五千人。

25 差往福建侍郎温代等题请开海。大学士明珠曰：臣昔年差往福建，颇知此中情形。若金门、厦门不设重兵，海禁未可骤开。康熙帝问进兵台湾事，明珠曰：闽疆新定，逋逃残寇，姑徐俟其归命，再若梗化，进剿未晚。帝以为然。翌日，谕户部令福建总督招抚郑经，暂停攻击台湾、澎湖。时海坛、金门、厦门相继收复，姚启圣奏请亲率军往取澎、台。万正色等持不可。命侍郎温代前往集议。温代复奏应如万正色所言，明珠亦以暂不进兵为是，故有此命。〖7〗

初六日(8月29日)

26 户部郎中鄂齐理，前奉差往盛京踏勘满洲新开荒地，事竣回奏曰：东至抚顺，西至山海关，南至盖州，北至开

原，皆经踏勘，约有熟地一万五千顷，征收钱粮仅有万两。此外皆为荒地，未经开垦。康熙帝以盛京田地关系旗下及民人生理，甚为紧要，命派贤能司官会同盛京将军、侍郎、府尹，将田地自何处起至何处止，作何定界方有利旗民，一并确议具奏。至是，盛京户部侍郎塞赫等疏言：查明盛京未垦荒地、荒甸共一百五十四万七千六百余晌，除去皇庄喂马打草地二万二千四百余晌，仍有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二百余晌。有民人愿开垦者州县申报府尹，给地耕种征粮。旗人愿开垦者，亦将人名地数呈部注册。户部议准。命户部遣司官会同奉天官员查勘。

初八日(8月31日)

27 绥远将军蔡毓荣请下敕招抚吴世璠，兵部议从其请。康熙帝以“吴世璠为贼渠魁，恃其险阻，抗拒官兵，残害生民，罪恶重大。朕敕炳如日星，岂可轻颁？且贼势迫自行纳款，如未至穷促，虽招抚何益？况前招抚贼将吴应麒、胡国柱敕内，俱有晓谕吴世璠归诚之语”。不准所请，并命严饬蔡毓荣。

十七日(9月9日)

28 九卿、詹事、科、道会议，给事中李迥奏请开海事宜，大学士等请令直省地方官查复再议。谕曰：“盛京、直隶、山东等处，不走海道已四十年，故熟识海道者绝少，可行不可行，或不在船之大小。若照海船式制造，虽小可行，倘不识海道，即船大，亦难轻试。似宜用小船沿岸行走。”命汉大学士议。冯溥曰：“出海贸易，大有裨于民

生。”遂以船只出海，有裨民生，不必行地方官查覆，著即定议具奏。旋谕：开海禁之意，原为穷民易于资生。若必大船方令入海，恐小民力薄，不能营造大船，则于利济贫民之意不合。船只式样不必定限。应各听其便。

二十二日(9月14日)

29 以病解索额图大学士任。先是，大学士索额图因病奏请解任。谕曰：“此票签尔等查例拟否？”明珠奏曰：“前一段，照从前自陈本所奉之旨。自用兵以来之下，系臣等公同拟票。”谕曰：“照此票著更加优异，仍拟两票来奏。”旋明珠等又奏索额图请病事。康熙帝以“知道了。其票签尚有应改之处”答之。二十一日，大学士、学士随捧折本就此事面奏请旨，谕曰：“尔等云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奏曰：“此处惟在睿裁。”谕曰：“著依朕所改票签批发。”至是，索额图以病求罢，命于内大臣处上朝。

二十三日(9月15日)

30 考察八旗科、道官。以科、道为耳目之官，关系最要，必选用得人，方能称职，汉官皆由行取考选补授，惟满官论俸叙升。命吏部都察院会同选择，称职者得留任，不称职者调往其他部院。继而议定：留任者，满洲给事中六员，御史十五员，汉军御史二员。革任者，满洲给事中五员，御史八员，汉军御史五员。

二十八日(9月20日)

31 议尚之信罪。之信乞降后仍怀两端。康熙帝命其进

兵潮州，却以总兵刘进忠未投诚为由，拒不从命。吴军数万攻永兴，命其协剿，并严令“文到之日，即亲统官兵速赴韶州”，仍不从。〖8〗十七年(1678)，命其统兵赴援广西，以“所属官兵有限，不能分应”〖9〗，公然抗旨。二柱既卒，其一反常态，即请率部进定广西〖10〗。旋以患痔日剧，回广东医治〖11〗。被执后，具疏辩。谕解京对质。然又勾结其弟尚之节，令其联络党羽诱杀王国栋，欲为乱。将军赖塔率兵围之，擒之节等。其母舒氏、胡氏复疏言之信并无谋反事，前疏乃王国栋伪作。经议政王大臣等议，尚之信等应按谋反律治罪，同谋一百一十七人俱应正法。至是，康熙帝念尚可喜之功，定尚之信从宽赐死〖12〗，其党尚之节、李天植等正法，其母舒氏、胡氏免死罪，免籍没，其弟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免株连。随即密谕侍郎宜昌阿等：一、尚之信等人之妻不可令卑贱小人凌辱，遣人护送来京。二、广东行市被藩下霸占者甚多，可会同巡抚详察，应归还百姓者题明归还。三、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年所获不下数百万两，应收归国库，以济军需。四、各省商贩人等欲借藩下权势而投充者甚多，皆应查明，应断出者断出，不应断出者遣发来京。五、尚之信等所有资财，均充军饷，务须详细稽查，不得有遗漏侵吞等弊。闰八月十七日，谕至广东，尚之信赐死于府学名宦祠，焚尸扬灰。〖13〗旋撤平南王藩下官兵，将该标下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其所属三总兵，裁一总兵及其所属，其余留驻广东，由新设之将军、副都统管辖。

闰八月初一日(9月23日)

32 河督靳辅因山阳、清河等五县河水冲决堤岸，自请严加处分。以河工关系重大，令九卿等议奏。吏部尚书郝惟讷奏曰："今欲更置河臣，必得深谙河道、才优于靳辅者而后可。一时不得其人，不若仍责令靳辅修筑为便。"左都御史魏象枢奏曰："河工钱粮二百五十万，靳辅俱已用尽，而河工未成，纵有堪用治河之人，谁肯承靳辅之敝而任其事者？故必仍责辅修筑。"谕曰："若此后更有雨水冲决，奈何？"工部尚书马喇奏曰："靳辅原疏，以明年三月为限，若过三月，河仍不治，当再议处分。"从之。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

33 和硕额驸尚之隆请以盖州为其父尚可喜葬地，部议以盖州地土肥沃，旗民杂处，改以海州平南王庄园为其父葬地，设闲散佐领二员，统辖家口。

十七日(11月7日)

34 御史徐廷玺请复差巡按御史，康熙帝以此事屡经条奏，命大学士议奏。勒德洪、明珠遂奏："臣等以巡方所遣得人，则有裨于地方，倘不得人，则地方被害非浅。恐此事行之未便。"学士徐元文亦曰："差遣巡方诚属美事，但不得其人，恐未被巡方之利，而先受无穷之害。"

二十日(11月10日)

35 以钱法侍郎朱裴、御史常什布、罗秉伦等疏言钱价甚贵、民用窘迫，九卿等遵旨会议，称钱价涌贵，皆由恶

棍销毁制钱作铜之故，宜将各差解铜数目裁减。谕曰："裁减铜数，果否铜即充足及小民有益无益之处，俱未明白议及。朕意将所铸制钱少改从轻，则钱亦可多得。"明珠曰："闻各关差官员俱在京买铜，遂多有不肖之徒毁钱作铜，以图得价者。今将各关差所解之铜，令沿途经过地方官查明，给与印文，及到京之后，著科、道官查收，则制钱或不至销毁。又铸钱少轻，亦无不可。"勒德洪以铸钱有宝泉、宝源满字已足，虽少轻亦可。寻从九卿等议定：嗣后各关买铜，减额一半，盐差不必采买。其解送铜斤至临清等关，应令该管关税官给与印文。至崇文门，令税课司官会同科、道给与印文，仍轮差科、道官赴钱局稽察。其制钱式样不必更改。谕曰：凡各关差采买铜斤，差止买一半。其经过各关，令给印照。则京城内亦可无私毁制钱之事。且各省铜炮解到，销毁鼓铸，则钱既足用，钱价自平。

二十三日(11月13日)

36 刑部议覆：抚远大将军图海疏报投诚总兵杨勇祖之子杨廷卓，城固县民戴时坤，举首伪朱三太子，广散札付，行文汉中兴安等州县。又据汉中通判孙世哲报，于三河口地方拿获贼首朱道士，有伪安国大将军木印札付及兵械等。朱道士供称，其原名朱次门，后改名杨起隆，于康熙十二年（1673）间到京，见吴应熊招集党羽，期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放火举事。二十一日晚事泄逃窜，复改姓任，为道士。本年七月至汉中纠党举事，闻事泄欲逃入山，于三河口被获。查伪朱三即杨起隆，于康熙十二年（1673），通行缉拿，获日与已获之杨起隆妻马氏、亲随小厮小六儿，

并原伙郑得胜等，认识审理，伊等现在监禁，相应将杨起隆解部与马氏等认识审理。康熙帝从之。十一月二十日刑部查明，该人系假称杨起隆之旗下逃人，曾入杨起隆伙内，知其缘由，假借杨之名于陕西反。后被凌迟处死。

37 是月，广西巡抚傅弘烈遇害。弘烈，江西进贤人。明末流寓广西。顺治十四年（1657），以广西广东总督王国光荐，授广东韶州府同知。康熙二年（1663）迁甘肃庆阳知府。七年（1668）以讦告吴三桂不轨论斩，后戍梧州。十六年（1678），授广西巡抚。马雄旋据柳州附吴三桂，其子马承荫授伪怀宁公、广西大将军。三桂卒，马承荫诡言投顺，弘烈以承荫属下骄悍成习，奏请仍以其统之。诏授承荫伯爵，给昭义将军印。本年（1680）二月，弘烈至柳州，疏言："柳州兵数不下三万，逆贼百端诱惑，人心不一。近以乏饷鼓噪，臣欲擒诛首恶，恐激众生变，又费兵力，只得暂为姑容。大抵此股兵马，积成骄悍，必俟杀尽边界逆贼后，设法陆续解散安置。现在马承荫两协五营，乞敕尽给粮饷，先收七千人心，鼓励前征，庶不为内地变患。"疏上，未及报闻，而弘烈已为承荫所给至贵阳，吴世璠诱以伪职，弘烈骂不屈，遂遇害。十一月，征南将军穆占复贵阳，收骸骨以闻。令驰驿归榇，赠太子太师，荫子入监，赐祭葬如典礼，谥"忠毅"。并允广西巡抚郝浴请建双忠祠于桂林，与前为吴世琮所害之巡抚马雄镇并祀。〖14〗

十月十五日(12 月 5 日)

38 以各旗差遣家人，或往外省索债，或令随官赴任，或以情面干求外官者甚多，借端营私，苦累小民，命吏、兵、刑三部及都察院议严禁之法。遂定例：凡旗人私往外省借端挟诈、嘱托行私、侵扰百姓者，旗人则鞭一百，枷号三个月；如系官员，革职，鞭一百，不准折赎。失察之佐领罚俸三个月，骁骑校罚俸六个月。如系差遣家仆前往者，旗人鞭一百，官员革职；家仆鞭一百，枷号一月。

十八日(12 月 8 日)

39 大将军杰书自福建返京，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及满汉大臣等迎于卢沟桥，行抱见礼。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23 日)

40 规定旗下从征仆人得功牌二次者，准予出户。

初六日(12 月 26 日)

41 议出征将帅勒尔锦等罪。先是，议政王大臣会议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出师湖广罪，谕曰："勒尔锦、察尼统领大军前往，不能竭力底定地方，但敛取督抚司道等官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计，贻误国事，疲敝兵马，困苦民生，失机之罪关系最为重大。前屡次下旨申饬，竟置朕谕于不问，安坐军中，致失大计。一切罪过，孰有重于此者乎？朕尝在此揆度事势，幸因修造战船，围困岳州贼寇，于是贼势穷蹙，为我所败，故地方以次底定，渐有头绪，不然，不知目前作何景象矣！且我太祖、太宗时，军令

极严。今议政王、大臣因事已平定，不复经意，所议之罪不协事情，悉从轻典，可乎？王、贝勒等辄云从前未经战阵，皆与众商榷而行。自此以后，岂遂无用兵之事？若皆以未经领军为言，则谁当领军者？王与贝勒系朕至亲，朕意本欲宽释，但贻误国家大事，其罪断难宽贷！在其余尚可从宽，王、贝勒决不容姑宥！”至是，命削去勒尔锦郡王、议政、宗人府职，仍羁禁。察尼革去贝勒、议政、宗人府职，为闲散宗室。尚善革去贝勒，兰布革去镇国公。朱满革去都统、鞭一百、籍没。都统鄂内革职。护军统领伊尔度齐、散秩大臣多模克图、副都统巴喀等均革职。

42 从兵部尚书宋德宜疏请，陕西、四川不再各设总督，以陕西总督哈占为川陕总督。

初七日(12月27日)

43 康熙帝因病命传谕内阁，将各部院衙门本章汇收送入。次日早，诸王、贝子、内大臣、侍卫及部院大臣至中左门请安。传谕：“朕躬本安，但少觉困倦。命太医诊视，云不宜见风，故未御门。以后诸王、大臣不必请安。”自初八日起至十二月初六日因病未上朝。有紧要折本，仍召满大学士等入，商榷批发。

十七日（1681年1月6日）

44 魏禧卒。

魏禧（1624——1680），字冰叔、凝叔、叔子，号裕斋、勺庭，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主张为文应“发明于经史，益于世务”〖15〗。清初隐居，躬耕讲学，深通经史，

尤长古文，与其兄际瑞、弟礼并称“宁都三魏”。与侯方域、汪琬并称“国初三家”〖16〗。主张“达当世之务以适于用”，“正人心之惑溺，而救国家之败”，“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末则末茂”，“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练识如炼金，金百炼则杂气尽而精光发”〖17〗。清人称其“以经济有用之文字，显天下百余年”〖18〗。著有《日录论文》、《魏叔子文集》、《左传经世》等。

十二月十四日(2月2日)

45 福建提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请于温州等处海口购买粮米，令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入洋赴闽，户部议允。谕称：买米海运之事极当。学士李光地奏称福建米价较前甚减，此买米之事似应停止。明珠曰：“前曾奉谕旨：厦门、金门海滩恢复之后，准该督、抚请开海禁。”谕曰：“据李光地之言，买米似乎有碍，在地方大僚谁肯为不肖之事？但恐奸宄之徒，借端携带私物，亦未可知。然则，海禁果可开否？”光地奏曰：“开海一事于民最便，现今万余穷民借此营生贸易，庶不至颠连困苦。况有水师五千，尽可防御。”谕曰：“虽然如此，海禁亦未便遽开。这本著发回该部，照前再议具奏。”旋兵部议：此事已令督、抚详议具覆，应候到日再议。谕曰：今金门、厦门海滩等处，俱经收复，为我军所驻，凡此设立边界，皆我军内地，则设界似属无用。此事携回京城，从容定夺。

十八日(2月6日)

46 给事中姚缔虞条奏上谕应先发科再下部院施行。略言：向来上谕皆先下部，部中已行后方到科，所以科臣有不知者。嗣后上谕应先发科，后发部。顷闻有江西沈青石、江南朱本中因善行医，奉旨召取。此二人皆非可用之人，宜只令勿来。又言：今天下将大定，一应政事，皇上当愈加敬慎。谕曰：姚缔虞疏内言，上谕皆先下各部，及部中已行，恭缴上谕后，始发科，故未经传示之旨，科臣有所不知，自以为大负职掌。自比年用兵以来，凡颁发谕旨，虽极其严密，往往泄露，以致贼境皆得闻知。贼中屡有密奏报部，辄云汉官中以消息传语奸细通贼，以故事虽警密，辄行漏泄，于事大有妨害。此等大事，姚缔虞皆未察参，不以为有负职任，乃以一二到部密旨，未曾闻知，以为有负职掌，何也？应令明白回奏。前安亲王及护军统领桑格等大臣，在江西军中有疾，服沈青石药，效者甚众，咸称为良医，故令取来，试其治病。朱本中在京时，闻能治诸医所不能治之病，因询问于徐元文等，已具悉其履历，原只欲试其治病，故令取来，并非以其才优可用而取之来也。兹姚缔虞既称此二人实非善类，相应停其咨取。著该部察议具奏。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诊视療治，获奏痊愈。今宫中小阿哥等欲种痘，已令往取，姚缔虞或尚未闻知。

47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七百九万四千六百三十七，田地等五百二十二万七千六百六十六顷八十七亩，征银二

千二百一十五万五千六百七两三钱，米豆麦六百二十五万三百四十五石七斗，草二百四十五万二千六百一十九束，茶十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五引，行盐三百九十八万三千七十二引，征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八两三钱，铸钱二亿三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六十。

48 免江南康熙十二年（1673）以前积欠钱粮。〖19〗

49 定例：各省开采所得金银，以四分解部，六分抵还工本，按月报销。〖20〗

50 差官采陕西临潼等处银矿。准浙江富阳等县民开采铜铅矿。准湖广衡州、永州二府产铜、铁、铅、锡等处招民开采，均照例收税。〖21〗

51 山东弛海禁。〖22〗

52 薛凤祚卒。

薛凤祚（1599—1680），字仪甫，号寄斋，山东淄川人。通理学，精《易经》，习历算，曾师从孙奇逢、魏文魁。后改从西学，从师传教士穆尼阁、罗雅谷、汤若望，从事中西天文、数学整理与翻译。与王锡阐并称“南王北薛”〖23〗。著有《天学会通》，涉及天文、数学、医药、物理、水利、火器等〖24〗。又著《两河清汇考》，究黄河、运河以及职官夫役道里之数，历代治河成绩，援据古今，疏证颇丰。

53 李渔卒。

李渔（1610—1680），原名仙侣，字笠鸿、笠翁、谪凡，号天徒，别署笠道人、随庵主人等，人称李十郎。浙江兰溪人。明末诸生。擅小说，尤精谱曲。著有《闲情偶寄》、《芥子园画谱》、《合锦回文传》等。另有戏曲《风筝误》、《玉搔头》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

〖1〗《海上见闻录》卷二。据《台湾外纪》卷八载，郑经于二十七日离厦门，二十八日到达澎湖。

〖2〗《台湾外纪》卷八。

〖3〗《阅世编》卷一。

〖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一；《杰书等题为江机等率众投诚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台湾外纪》卷八；《平定海寇方略》卷二。

〖5〗《阅世编》卷一。

〖6〗《黄册》，引自《清史编年》卷二375页。

〖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一；《平定海寇方略》卷二。

〖8〗《世德堂文集》附《水西纪略》。

〖9〗《清圣祖实录》卷七十。

〖10〗《清史列传》卷八十《尚之信》。

〖11〗《清圣祖实录》卷八二。

〖12〗关于尚之信被处死，李治亭据《尚氏宗谱》康熙四十一年（1702）

康熙帝给之信“平反”，认为处死之信，“是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尚之信并未叛清，所称“逆”也非公正（《吴三桂大传》680—681页）。

〖13〗《觚剩》卷七《粤觚》上。

〖14〗《满汉名臣传》，《汉名臣传》卷四《傅弘烈列传》。

〖15〗《魏叔子日录》，《外篇》卷八。

〖16〗《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

〖17〗《魏禧文论选注》95—96页。

〖18〗《持雅堂文集》卷五。

〖19〗《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四。

〖20〗《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二。

〖21〗《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三、二四四。

〖22〗《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七。

〖23〗《清史稿》卷五百四。

〖24〗《畴人传》卷三六。

清通鉴　卷三八

康熙二十年　辛酉　公元1681年

正月二十七日(3月16日)

1 以近来各衙门官员有虚糜俸禄、懒惰不上衙门者，有老疾孱弱不能任事者，命吏部、都察院分别勤惰，以示劝惩。旋命礼部尚书塞色黑、户部侍郎田六善等原品休致。又处分各部院司属官十员。

二十八日(3月17日)

2 郑经卒。

郑经（1643—1681），乳名锦，字式天，小字锦舍，号贤之、玄之，福建南安人，郑成功长子。自幼好学习射，颇得成功喜爱。康熙元年（1662）嗣延平郡王，经营台湾。镇抚诸番，开辟田地，植蔗熬糖，煮海为盐，以兴贸易，民用殷富。又设立学校，三年一试，台人自是始奋学。〖1〗又檄各镇屯垦之暇，以时操演，伐木造舰，不忘武备。铸

永历钱，往通日本、安南等各国，“内外相安”。屡拒清廷招抚，曰：“大丈夫相信于心，披肝见胆，磊磊落落，何必游移其说哉”，“不谷躬承先训，恪守丕基，必不弃先人之业，以图一时之利”〔2〕，坚执以“朝鲜世例，不肯剃发，世守台湾”〔3〕。康熙敕谕曰：“若郑经等留恋台湾，不忍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居住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旋使慕天颜传谕曰：“果遵制剃发归顺，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4〕经执意不从，曰：“若欲削发，至死不易。”〔5〕三藩乱起，以复明为号召，传檄各地，举兵相应，旋据福建之漳州、泉州、汀州、邵武、兴化、厦门、金门，广东之潮州、惠州等府县，声威大振。十五年（1676）八月，康亲王杰书由浙入闽，旋即收复失地。上年（1680）败走台湾。郑经官兵“归诚者日益众”〔6〕，自此“溺于酒色，无复西意，而东宁之业遂衰”〔7〕。至是卒。

郑经既卒，其侍卫冯锡范奉其次子克塽嗣为延平王。初，经连年用兵在外，以长子克壕监国。克壕长而才，谨守令，权轻重，礼贤恤下，物望归之，而群小惮其明察，以其为乳婢所出，谗言构之者众。至是，冯锡范首以计解克壕所倚重永华之兵权，永华以忧死，克壕失助。时成功妻董夫人尚在，复人间言，遂袭杀克壕，而立克塽。塽幼弱不能莅事，事皆决于锡范，人心益失，内乱纷起。

二月初五日(3 月 24 日)

3 康熙帝称直隶巡抚于成龙“为今时清官第一，殊属难得”。又曰：为政之道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为多。勉励其“始终一节”。旋谕大学士等曰：于成龙自起家外吏，即以廉明著闻，历升巡抚，益励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绝不允从。顷者沙河地方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朕闻之殊为嘉悦。知其历官廉洁，家计凉薄，兹特发内帑白金一千两。

初七日(3 月 26 日)

4 从姚启圣等请，以厦门等处沿海要地均已设防，沿海边界准予开放，使迁移人民复业。上年（1680）十一月姚启圣题称：若还边界，则上可增国课，下可遂民生，并可收鱼盐之利，以饷新兵，安投诚之兵永无反侧。远可使台湾之众望风来归，近可使春夏之交米不腾贵。是还界一事，实今日闽省第一要务也。至是，准其所请，然仍严行察缉与台湾郑部交通者。且仍不许各国通贸易。寻吴兴祚再次题请令西洋、东洋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部议不允。明珠奏曰：臣等亦曾商酌，学士李光地云商船不宜轻入大海。谕曰：“此言甚是。海寇未靖，船只不宜出洋。此皆汛地武弁及地方官图利之意耳。著不准行。”旋议荷兰国请于福建地方不时互市，礼部议不允。命大学士议。明珠等对曰：从来外国入贡，各有年限，若令不时互市，恐有妄行，亦未可定。谕曰：“外国人不可深信。在外官员奏请互市，各图自利耳。”又问李光地。对曰：海寇未

经剿除，荷兰国不时互市实有未便。遂依礼部议。〖8〗

初十日(3 月 29 日)

5 以前尚藩令其属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耿藩横征盐课，擅设报船，苛派夫驿，勒索银米，久为民害，谕命檄粤闽二省督抚悉革之。又以吴三桂曾以沐氏庄田为藩庄，藩下官兵侵占民田，擅为己利，命户部檄该督抚于云南平定后将所占民田查出给还小民。

二十七日（4 月 15 日）

6 贵州巡抚杨雍建疏言：贵阳尚有未毁民居，宜令流散人民复其本业，量减徭役，俾得补葺室庐。至贵阳南北大路，居民皆新经招集，亦应量减差徭，其供应夫役私派，并请禁止。得旨：该抚速行设策，招集流民还业，务令得所，除供应大兵诸正役外，有以私事借端多索人夫扰民者，即指名劾奏。兼檄在黔将军、提镇，令严加禁缉。

三月二十三日（5 月 10 日）

7 康熙帝巡视遵化附近地方，谕大学士等曰：国家事务关系重大，必当敬慎详审。今自京所奏政事，三日汇送一次，朕恐一时有不及检，尔等其详阅之。学士亦公同理事之官，如有意见，亦应陈说，毋谓大学士等阅毕即缄默不言。旧例，批红本发出之事，内有不合，尚令启奏。今虽已发本章，尔等务加公同详阅。

8 是月，吴世璠退走云南。先是，明永历帝曾筑宫于云南省城之五华山，三桂益广其址，缭以重垣，极土本之

盛。至是，世璠至此，以宫为城，分兵驻守，誓死守御，且密召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自蜀归援。康熙帝谕令大将军佛尼勒、提督赵良栋与噶尔汉等共击之。清兵掘濠围城〖9〗。旋赵良栋疏报军中缺粮饷，已令围城各营暂返铜河。康熙帝以撤围与世璠蜀之援军关系至大，命郎中苏赫臣等与该督抚会商，速设策运饷，如有延误，军法从事。

四月

9 福建将乐县因征屋税激起民变，知县被逐。〖10〗

五月十一日(6 月 26 日)

10 以俄罗斯人自雅克萨侵入索伦总管辖区精奇里地方居住，命理藩院侍郎明爱、郎中额尔塞往雅克萨令其退地，并探明情况。清初，俄罗斯之侵略势力已深入黑龙江流域，清廷多次用兵，未能尽驱之。康熙四年（1665），俄籍波兰人切尔尼果夫斯基占领雅克萨，俄政府增援之，势力渐强。八年（1669）俄人重建尼布楚城，与雅克萨东西呼应，大量移民，建村落，拓土地，屯田蓄粮，意图久居，并向黑龙江下游侵扰。十八年（1679）于精奇里江上游建老泽斯克城堡。东北乃清肇兴之地，因中原战事不断，清廷无力东顾，乃望以交涉解决。而于追还根忒木尔、俄人退出黑龙江流域及遵照中国礼节觐见诸大端，则持意坚决。俄则屡提无理要求，妄欲中国皇帝臣属于彼，故无结果。〖11〗至是，三藩平定，郑氏内讧，方有是命。明爱等抵黑龙江，遣人往雅克萨城曰："尔令人居我多伦禅所居地，殊为不合，速撤回尔国人。"城中头目雅库言："令

人居多伦禅地方，乃出我察罕汗之命，未可撤回。今人人来唤我回，我以此情报之，如有回音，自当回覆。”明爱等回奏，言雅克萨城以树木为之，广十五余丈，长二十余丈，有层枪眼，城外留四丈余地，将一丈余钉木桩，外作两层栏，城中有三百余人。未几，雅克萨头目差人回报云：“精奇里、多伦禅所居之地现造房屋外，不添造亦不添人，且已差人禀明我察罕汗矣。”六月，康熙帝从议政王等言，令理藩院遣官晓谕罗刹英那蒂等：多伦禅原系我地，尔等造庐舍令人居住，殊为不合。尔等应徙尔人，如不徙，则边境起事，我以众力必驱尔徙，彼时悔无及矣。〖12〗

二十九日(7月14日)

11 直隶巡抚于成龙条陈缉盗事宜。以畿辅地方盗案甚多，有今日行劫此处，明日又劫彼处者，屡经条奏，终无缉盗良法，命九卿议之。寻于成龙又题：直隶地方旗民杂处，失事甚多。道厅正印等官，为盗案干连沉滞，深为可悯，祈宽限缉获。谕曰：朕亲视畿辅，自山海关以西，永平以东，一面傍海，一面临边，盗贼无地潜藏，故剽劫犹少。至玉田、丰润、遵化、蓟州、霸州、保定诸处，民居稠密，盗贼所以繁也。今处分之例太严，恐官民俱累，著九卿详议以闻。旋议：凡道路村庄失事，承缉州县官及专汛武职，一年限满不获，降一级留任，再限一年缉拿。无级可降之官，革职仍留任，再限一年缉拿，如再不获，分别调用革任。其同城之知府，与捕盗之同知、通判初参停升，罚俸六个月，限一年缉拿。如不获，罚俸一年，照案缉拿。道官及兼辖武职，初参罚俸六个月，免其停升，

限一年缉拿。限满不获，罚俸一年，若未满一年之限升迁者，照离任官例，于新任内罚俸一年。从之。

六月十一日（7月25日）

12 刑部官贪贿案审结。先是，公主举首案内，牵连受贿人刑部员外郎硕伦与邵国梓，行贿人王廷俊、王廷宾，拟绞，秋后处决，刘泽清等分别流、徒、杖罪。以刑部官员行私作弊，屡经申饬，竟未省改，谕阁臣谨记：秋审之时，勿得末减。并令保举硕伦之刑部堂官回奏。次日，降旨切责侍郎禅塔海。至是，谕三法司官曰：硕伦、邵国梓、王廷俊、王廷宾等俱依部议定罪。此事既为公主所举发，公主家人希佛等并鲁伟俱著免鞭责。其公主原本银二万两，应免入官，仍给还公主。禅塔海旋降四级留任。

十四日(7月28日)

13 康熙帝身体违和，传旨各部院章奏俱交内阁转奏。至二十三日始视朝。〖13〗

七月初五日(8月18日)

14 以理藩院行移蒙古事宜，皆以略节行之，蒙古不甚详解，命大学士等议。明珠曰："该院之事尽行写出，人尚难于明晓，若节去详目，人诚不知。且各部院行移，俱兼汉文，今并书蒙古文，未为不可。"以此系创行之事，命其会同理藩院议奏。

初九日（8月22日）

15 侍讲王鸿绪疏参湖广人朱方旦邪教煽惑。谕曰：

王鸿绪所参甚佳极当，朱方旦朕素知之，原是匪人，所云前知预晓，风影皆无；满汉人民无知，被惑者亦多。其悖逆煽惑之处俱实，应重加惩治。明珠奏请嗣后收书之人俱行严处。谕曰：该地方督、抚及大小言官，应行奏劾，竟不纠参，殊属不合！此人即不处死，亦当流徙宁古塔。尔等可将该地方督、抚不行参劾，及言官不行参劾票明申饬，并朱方旦严拿究拟，俱用严切之语拟票来看。〖14〗

16 蜀省久为贼踞，百姓逃亡，所存惟兵，各弁兵竟有强占民田、抗赋不纳者。今逃亡渐归，命嗣后如有承认原田者，令退还给民，如仍行强占者，照例治罪。惟开垦年久，无主承认者，许令自首输课，免其从前隐漏之罪。从四川巡抚杭爱疏请。

十五日(8月28日)

17 谕令户部尚书伊桑阿等清理仓储积弊，曰：京仓、通仓粮米历来缺额，其监督官员交盘时，有贿与银两者，亦有杂以灰土者。放米时，有与旗下官员银两抵完者，其贫人所得米粮缺少。此情朕早已知之，现发觉者若此。如将从前究察，经管官员有一得免者乎？命即行禁止。

二十四日(9月6日)

18 左都御史徐元文参劾福建总督姚启圣：妄借库银贸易；自称贫穷，乃捐助多银；强娶乡绅孙女为妾；欲取台湾，以致兵困；统兵三载无功，令水师提督入海，以图侥倖；忌嫉巡抚成功，向部臣跪求等六款。姚启圣逐一奏辩。谕曰：观姚启圣回奏，俱系已经题结之事。其娶妾之

处，回奏本内言，系在京师及广东时所娶，并非在福建娶者。当贼寇变乱，所行之事，彼时竟默默毫无言及，今事平之后，乃为追论，于事何益？蔡毓荣、董卫国等今亦有追论者。若乱时之事，今追论不已，何异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乎？命不追论。

二十八日(9月10日)

19 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十八年（1679）七月，姚启圣两次上疏，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康熙帝以万正色效力茂著，特拣补福建水师提督，驳回〖15〗。上年（1680）二月，清军收复海坛、厦门、金门，姚启圣请乘胜攻取台湾，康熙帝命侍郎温代往议。温代奏覆以暂不举兵为是。启圣仍疏言：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16〗郑经卒，李光地、姚启圣皆奏请趁机进取台湾，李光地奏云：若以大军征之必克，机不可失。谕曰："尔言是，朕计决矣。"〖17〗然万正色仍言不可平，并有"三难六不可"之疏，康熙帝怒曰："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敌，不成说话。"〖18〗施琅遂得复出。〖19〗至是，以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命内大臣施琅为右都督、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往福建会同将军、督抚等商酌，定期统兵进取台湾、澎湖。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诺迈回京候补。〖20〗八月十四日，施琅临行请旨，谕曰："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寇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

八月十六日（9月27日）

20 三藩之乱既平，各地清查吴三桂藩产，商民领其资本者率多隐匿，江苏盐商薛肇元领本银二十八万两，仅首报十三万两；洪宜山领吴军提督王进功本银七千两，其子只报二千五百两，各地皆严查追究。至是，处置徐昭远首告陈光祖隐匿吴三桂资本事。特谕刑部："此等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此事已经发觉，著差该部贤能司官一员，会同该督研审。以后此等首告，应不准行。"〔21〕

十七日(9月29日)

21 谕刑部清理狱具，谓尚书魏象枢曰："朕闻尔部枷具，板有厚薄，孔有大小不一。贿嘱者，板薄而孔大；无贿者，板厚而孔小。此等情弊，尔等亦当严禁。"

九月二十四日(11月3日)

22 大学士等进呈范承谟、马雄镇碑文，谕曰：自吴逆反叛以来，范承谟、马雄镇为国勤劳，抗节不屈。其他督抚如金光祖、刘秉政、曹申吉、罗森、卢震辈，或有从贼献策者，或有受贼伪职者，或有弃地逃生者，较之二人，何啻天壤悬殊！此碑文尚觉未尽其美，可传谕翰林院再行改撰，将此二人尽忠报国之处，优加表扬，以示朕风励之意。

二十九日(11月8日)

23 兵部尚书折尔肯奏曰：臣奉差往看八旗试炮，三炮俱中者甚多，其两炮中者半之，间有一炮中者。谕问较向年何如？折尔肯曰：火器甚好，胜向年多矣。又问新制西洋炮何如？奏曰："西洋炮诚为无敌，百发百中，从来所未有。"旋至卢沟桥，阅放红衣炮。

十月十三日(11月22日)

24 命将原属尚之信、耿精忠之旗下人员从广东、福建全部撤回京城，量行安插。

十六日(11月25日)

25 先是，水师提督施琅疏请独任征台之事，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亦决意进兵，施琅疏称"未奉有督抚同进之旨"。至是，姚启圣密题："准水师提臣施移到密题疏稿，为台湾进剿方殷事内称：'督抚二臣各有封疆之寄，内地责任匪轻。今二臣矢志决行，辞极意切，非臣所能中止，且未奉有督抚同征之旨'等语。臣阅之，不禁中心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已也。臣与抚臣吴均蒙皇上特拔隆恩，同心合力誓以死报。今进剿台湾，何等重大，臣等焉敢贪生怕死，一听提臣自为决战，而不竭力相助有成乎？称其捐造修战舰七十只，捐募勇兵三千二百名，抚臣亦竭力捐造捐募。一切造船募兵各项费用，并水师提臣及四镇所需军械、犒赏等项，皆系臣等捐办。且水师提臣冀挑选四镇官兵，所用水兵止一万一千余名，所用陆兵实有二万余名。水兵自服提臣调度，臣若不出海，则陆兵无人总统，万一

临期退缩，不大误此盛举乎？即提臣水陆官兵尽皆勇奋，船只战守悉已谙熟，臣身任总督犹不敢坐视。况提臣到任未几，水陆配船未定，臣安肯逍遥缓带一听提臣之自为战乎？”旋谕以姚启圣既统辖全省兵马，可与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吴兴祚有刑名钱粮诸务，不必进剿。〖22〗

二十二日(12月1日)

26 姚启圣疏言：自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年（1680）六月二十六日止，十次题报，招抚台湾郑部官兵数万人，除劝令解散归农者外，尚有食俸官五千一百五十三员，食粮兵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七名。现其一部已陆续补入营伍，其余已于本年四月起停发银米，将兴、泉、漳、福宁各府界外无主地分给开垦，并发给牛种银共四万七千十六两。数年来所有投诚官兵俱已安顿妥当，一劳永逸。〖23〗

27 是月，四川提督赵良栋会师合攻云南，克之，吴世璠自杀，云南平。初，贝子章泰及将军赖塔分三路入滇，本年二月抵云南。世璠使郭壮图率步骑数万列象阵，迎战三十里外。章泰攻其左，赖塔攻其右。自卯至午，敌五却五进，殊死战。象忽反践其军于昆明东之金汁河，劲骑左右冲之，始大却，追击之于城东归化寺，擒斩殆尽。自归化寺列营亘碧鸡关(昆明西南，碧鸡山下)，为长围数十里困之。城内樵苏不通者逾月。丞相夏国相虑都下谋变，尽移诸将家口于五华山宫城，分门守御，誓以必死。相持数月，临安、永顺、姚安、大理诸路总兵相继降。世璠割地乞师于达赖喇嘛，其书未达。九月，赵良栋之师自蜀至滇，

以长围距城远，不易下，乃身先士卒，连逾三桥而薄城，诸军继之。又于昆明池内横筏施楼橹，以断接济。城内食尽援绝，将军线緘、吴国柱、吴世吉等将举火为内应。夏国相知有变，疾趋至宫城，号哭而言曰："吾闻守社稷者死社稷。"世璠因自缢，国相及郭壮图皆自杀，清兵遂入城。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惟良栋严禁军士劫掠。次日，线緘、吴国柱、吴世吉、何进忠、黄明等率众降。清军将首谋献计之方光琛及子方学潜、侄方学范等于军前磔之，并戮吴世璠尸，传首京师。计投降文武官员一千五百八十余员，兵五千一百三十余名。三藩之役先后亘九年，蔓延云、贵、两湖、两粤、福建、浙江、陕西、甘肃、四川十二省，至是始获弭平。既班师，尽籍藩产入官，撤藩兵回京师，而于东南要隘都会各设八旗兵驻防。

本月十四日四鼓，大将军章泰等报捷疏至，康熙帝即赴太皇太后、皇太后宫行礼。王以下及文武官集乾清门庆贺。帝赋诗一首云："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命自本日始，部院本章每日交送内阁，由内阁两日一次汇送。翌日，率皇太子及王公大臣赴遵化谒孝陵。〖24〗

十一月二十五日(1682年1月3日)

28 钦天监监副邵泰衢条奏十四事：禁邪教，以崇正体；选用清廉督抚，以治黎庶；满洲、汉军葬祭，焚化奢靡，应行禁止；贫穷侍卫，应查给赏赐；满洲缘事官员，应免披甲；洁河宜速求成效；天文、地理正当切要之书，

宜急令学习，废去无益之书，以裨国用；军前之罪，应行豁免等。谕曰："他且无论，即以天文言之，金星时常白昼经天。议者动言无兵则为兵起，有兵则为兵息，此乃一定者也。亦不过所值分野当之，岂有概占兵起之理？此皆不足信。虽然天示灾眚，乃眷戒人主之意，人主漫不修省可乎？"以其所奏欲图侥幸沽名，原本无益，不纳。

十二月初四日(1月12日)

29 饬谕给事中摩罗口奏沽名。摩罗奏曰："臣曾奉旨差往军前，经过各处，颇知紧要地方，西边四川保宁府最为险要，非得谙练行伍才干优裕者，不可以任弹压。提督王进宝效力有年，甚得兵民之心，应令镇守保宁。其云南地处边陲，亦系最要。总督蔡毓荣系旗下旧人，效力年久，且现在云南，应即补云南总督。又数年以来，绿旗兵丁同满洲兵丁各处征剿效力，应下优恤之旨鼓励。"谕曰："凡应行事宜，现在议行。尔系给事中，职司耳目，国家诸事，苟有未及周详，理应具本条奏，则天下之人皆得而知，公论自符。尔既为给事中，不具本奏闻，径行口奏，尔之意以为：如有不宜行之事不准行，虽非所奏，尔则曰我曾口奏，皇上不准行；如有可行之事，既准行，尔则曰因吾口奏而皇上施行。岂非欲邀此虚誉乎？尔一介贫贱之人，今已大富，尔之品行可知矣！尔之所以口奏者，盖欲朕信尔也。尔非可信之人，凡尔所行，皆朕冲龄所知。如此行径，亦可于朕前行之乎？尔欲启奏，著具本来奏。"

初六日（1月14日）

30 銮仪卫请于皇太子仪仗添设满洲官三十员、汉官二十员及校尉等。命大学士议之。明珠等奏曰："封过诸王世子尚设护卫官员，今虽添设官员，所费钱粮谅不甚多。"康熙帝以此时尚早，命停之。

初九日（1月17日）

31 御史何嘉祐以天下荡平，请上皇帝尊号。谕曰：前议撤三藩时，交与议政王等会议，云不可撤者甚多，云宜撤者甚少，朕决意撤回。乃吴三桂背叛，各处骚动，兵民困苦。今蒙天眷弘庥，祖宗福庇，数年之内，歼灭贼寇，幸得如此。若再延数年，兵损民困，则朕欲行迁撤之举，虽百喙其能解耶？这所奏无益。明珠奏曰："皇上欲撤三藩之意，原防后患。虽吴三桂反叛，兵民困苦，现今三藩殄灭，后患尽除，此乃皇上庙算。倘今犹存，未知将来若何也。臣等以为此本似应著九卿议奏。俟议奏时，应将圣意票出。"从之。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以三藩平定，屡请上尊号。十四日，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至乾清门，传谕曰：顷九卿等以逆首既除，四方底定，奏请上朕尊号。朕思曩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时，折出票签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深恐日久滋蔓，酿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及下议政王、大臣、九卿等会议时，皆以遵旨宜撤回奏，未有言不可撤者。朕意已定，遂命迁移。不意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幸荷上天眷祐，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

之何？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明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各处扰乱，多有退而非毁，谓皆因迁移所致。此等情事，朕俱洞悉。若彼时朕诿过于人，将会议应撤三藩者尽行诛戮，伊等岂不枉害耶！朕素不肯诿过臣下，即现在部院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之叛，遂诿过于人耶！今幸赖天地祖宗之灵，剿灭逆贼，方为此言。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顷虽贼乱削平，地方底定，而民困未苏，疮痍未起。君臣之间正宜各加修省，息兵养民，布宣教化，务以廉洁为本，用致太平。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以平叛之一切调度，皆出自皇帝庙算，仍请上尊号。复召大学士等谕曰：朕自御极以来，日夜孜孜，以乂安生民为念。乃逆贼吴三桂一倡变乱，遂至涂炭八年。当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幸赖上天眷祐，祖宗威灵，及满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奸党悉除，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叠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敝于转运，困苦者未甦。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朕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又谕曰：朕自幼读书，览古人

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常以为戒。惟恐儿务或旷，鲜克有终，以故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自听断。或中夜有机宜奏报，未曾不披衣而起。朕非不知燕息自怡，盖所爱不在一身，总为天下生灵计。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耳，何尊荣之有？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此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宜各洗心涤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尔等可向九卿各官悉谕朕意，不必再行陈请。

32 谕大学士等曰：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实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敷治戡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但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必功罪分明，予夺精确，始称允协。凡文武官现在云南仍不投顺者，可如前总兵官王永清之例，拿禁其子，封其家产。凡从叛官员前已归顺，曾奉免罪之旨者，可不予察议。但其中原为大吏又从叛受伪职者，名节弃灭，不应仍令居官，均应革任。倘其间有效力真确、功绩甚著者，应酌量留任。明年以后文武官举行大计考核时，凡属从叛受职归顺者，由督抚提镇造册送吏、兵二部，察明罢黜。

33 设荆州将军，由八旗满洲担任。设汉中将军，由八旗汉军担任。

十三日(1月21日)

34 议政王、大臣会议以云南投诚吴应麒等九人应于军前即行正法请旨。谕曰：投诚人等，概行免死，已有谕旨。而吴应麒等子弟在滇，将军亦许免死。凡事以信为主，今若诛戮，不惟将军失信，亦非朕所以示信也。如尚之信投降之后，欲谋反叛，故行正法。耿精忠投降之后，欲谋反叛，现在系狱治罪，其子孙亦未诛戮。我国家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穷凶极恶如吴三桂、吴世璠、吴应麒、夏国相、马宝等，俱已就获。吴三桂族人已经投诚，或可免死，入官为奴。其吴应麒乳臭之子，朕既经免死，置之闲散之处，姑行豢养，亦未为不可，彼亦何能为哉?自古以来，叛逆之人，其九族未有不概行诛戮者，我国家宽恩，实出于格外。朕意欲践行前日投诚免死之旨，于天下后世示以大信。今日议政王、大臣、九卿官员现在会集，尔等传谕朕意，令其详议。议政王、大臣、九卿等再议后入奏："吴应麒等孽子，虽不投降，无处可逃，云南既破，终必擒获。吴应麒等党附叛逆吴三桂，助行凶恶，罪亦甚重，其遗孽亦不可留。吴三桂孙六人、吴应麒等子九人，应行一并正法。"从之。〖25〗

十九日（1月27日）

35 图海卒。

图海（？—1682），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由笔帖式加员外郎衔，历迁国史院侍读、秘书院学士。顺治十年(1653)授弘文院大学士，列议政大臣。康熙二年(1663)为定西将军，随征大顺军余部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等。

越岁，来亨兵败自焚死，宇内反清势力悉平。三藩既反，察哈尔蒙古亦叛于漠北，奉命为副将军，随征往讨，旋平之。班师，叙功，晋一等男。十五年（1676）秦陇告急，受命以抚远大将军驱赴关中，总统满汉全军，叛将王辅臣穷蹙降，关陇悉平。帝誉其器识老成，才猷练达，以功晋封三等公，世袭罔替。至是卒，谥“文襄”。〖26〗

二十日(1月28日)

36 先二日，大学士等呈颁赏大赦诏稿，谕曰：凡监守自盗，情属可恶，此事不宜赦。营造宫殿，需用钱粮浩繁，此罪不可赦。又漕粮、河道关系国家根本，甚为重大，事缘漕粮、河道情罪俱在不赦。又朝廷大用专赖钱粮，休息穷民在于蠲免钱粮，朕非不欲将天下各省钱粮尽行蠲免，以苏民困，但自用兵以来，所费钱粮甚多，不能一概蠲免。直隶附近京畿，王化自始，其分与八旗圈占田土钱粮，理应蠲除。又行间获罪者，满洲咸欲赦免，又有言一切罪过俱宜宽宥。此事朕非不知，但自祖宗以来至于今日，凡出师全赖军法。如救援永兴，花善、多诺率兵在六十里外，规避不进；托岱、宜思孝屡次败北，以致大兵失损。今事成则已，将来用兵之日，亦复不少，此等罪岂可赦宥？惟如莫洛大胆狂妄之人，以为此等罪可任意宽纵，朕则不敢擅自议免！仍应照律拟罪，后来或有宽恕之日。尔等可将此事特谕满洲诸臣。又荫生、监生、俊秀充为护军，前因军兴之际，故尔举行，若添入诏款，似属有罪，观之不雅。除愿食粮为护军者，其余一概裁汰，令其候缺。尔等亦传谕九卿官员知之。

至是，康熙帝于太和门与王、贝勒、文武大臣行庆贺礼，颁诏全国。诏内“恩款”凡四十五条，要之有：因军兴所减王以下文武各官半俸仍照旧支给，衙役工食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起恢复支给；因伤废退官兵酌给银米；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通行赏赐；部院衙门公费照旧支给；驿站经费曾减四分，恢复二分；大赦，除“十恶”大罪及修造陵墓工程不固、失陷城池、发掘坟墓等罪外，自本年（1681）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之犯罪均予赦免；文武官因公诖误、降级、留任、罚俸、革职、戴罪、停俸及正在议革、议降、议罚等项，均予开复宽宥；逃人事情概准赦免；凡监守自盗者及有关河道、漕运之犯罪不赦；流徙人犯在流徙处身死者，准妻子携骸骨回原籍；出征病故及阵亡者概予恩恤；裁汰军兴以来添设之绿旗官兵；免直隶畿辅地方明年（1682）应征地丁钱粮，其余各省俟大军撤回后次第蠲免；三逆横征之钱粮税课悉行除免；康熙十七年（1678）以前民欠钱粮查明豁免；官户加征钱粮自明年（1682）起停征；曾受伪札者自首免罪；潜据山海者率众来归，悉赦以往之罪，仍量功议叙；改折白银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起仍征本色。〖27〗

37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五千三百六十八，田地等五百三十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二顷六十亩，征银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两，米豆麦六百二十七万一千一百八石四斗，草二百四十五万五千七百五十束，茶十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五引，行盐三百九十八万三千七十二引，征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八两，铸钱

二亿三千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六百。

38 停军兴以来所开各项捐纳事例。

39 康熙帝推广种痘，预防天花。时种痘之法已自江南传至北方，有朱纯嘏为皇子等种痘。因谕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曾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28〗

〖1〗《台湾通史》上30页。

〖2〗《台湾通史》上31页。

〖3〗《台湾外纪》卷十五。

〖4〗《明清史料》丁编三本272页。

〖5〗《台湾外纪》卷一五。

〖6〗《稗海记游》卷下。

〖7〗《闽海纪要》卷上。

〖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四；《忧畏轩奏疏》；《康熙起居注》一册657页。

〖9〗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二。

〖10〗乾隆《将乐县志》卷一六。

〖11〗《清前期中俄关系》42—54页。

〖12〗《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48—49页。

〖13〗《康熙起居注》一册714页。

〖14〗《康熙起居注》一册723页。

〖15〗《议政王等题覆姚启圣举荐施琅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16〗《姚启圣题为详议平海善后条教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17〗《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六一。

〖18〗《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一。

〖19〗施伟青《关于施琅复出前夕的几个问题》，载《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3期。

〖2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六；《议政王等题覆姚启圣举荐施琅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清史列传》卷九。

〖2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七；《明清史料》丁编十本；《康熙起居注》一册741页。

〖22〗参见：《忧畏轩奏疏》，《康熙二十年十月十六日姚启圣题》；《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34页。

〖23〗《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2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八；《庭闻录》卷五；《四王合传》。

〖25〗《康熙起居注》一册791页。

〖26〗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图海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七卷《图海》。

〖2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九九；《明清史料》丁编十本。

〖28〗《庭训格言》。

清通鉴　卷三九

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　公元1682年

正月初八日(2月14日)

1 顾炎武卒。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诸生，入复社。落落不苟于世〖1〗，与归庄并称“归奇顾怪”。崇祯末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2〗，自历代史志中辑录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项，倾力纂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顺治元年（1644），南明弘光政权授其兵部司务，撰《乙酉四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翌年昆山陷，清军屠城，其嗣母绝食死，留遗训：“勿为异国臣子”〖3〗。自是五年间，蓄发明志，以太湖为基地，往来筹画恢复之事。失败后游历直、鲁、豫、江、浙、山、陕诸省，网罗

遗籍，访学问友，致力于《日知录》之写作。康熙七年（1668）以“逆诗”案入羁济南。十年（1671），召修《明史》，告以“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4〗。十七年（1678），坚拒博学鸿儒之荐。至是卒。炎武精研经学、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开乾嘉学派之先河。以经世致用倡于天下学人，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5〗。治学主张博赡贯通，注重实证，反对因袭，提倡独创。著述宏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6〗。《日知录》外，他如《顾亭林诗文集》、《历代帝王宅京记》、《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均为后世所重。梁启超称其为“清学开山”〖7〗。

二十日(2 月 26 日)

2 处死靖南王耿精忠。议政王大臣会议耿精忠等十人应凌迟处死，其党黄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有旨问耿精忠等可否改为立斩？明珠曰：“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狂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书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并言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四人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得旨：耿精忠革去王爵，著即凌迟处死，其子耿显祚革职处斩，其党徐文耀、王世瑜、白显忠、江元勋、曾养性、王振邦、蒋得车宏、刘进忠均凌迟处死，黄国瑞等十五人处斩，耿精忠、刘进忠悬首示众。陈梦雷等四人免死为奴。

二月十四日(3月22日)

3 谕直隶巡抚格尔古德曰：小民失业，皆地方恶绅欺凌武断之故。或通同不肖有司，恣行扰害，或霸占行场，侵夺生产，其端非一，朕知之已久。虽天下皆然，而江南、山东为尤甚，直隶次之。尔等到任，务必严行查惩。又谕曰：直隶系畿辅之地，料理事务无甚繁难。但为总督、巡抚者贪婪居多，朕知尔才优守清，故特简斯任。凡为官者，承贪吏之后，名誉甚易；承良吏之后，名誉甚难。金世德、于成龙居官有声，尔往继其后，得名必迟。然尔毋欲速以求名，速则恐致贻误。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朕闻所在凶恶庄头，自以旗下倚恃其主，甚为民害。尔到任后，加意严查，务期惩创，即皇庄亦毋宽宥。

4 九卿会议给事中雅齐纳条奏请将九江抽税移于湖口地方。户部尚书伊桑阿以诸臣各持己见，彼此不从，将两议上闻。礼部尚书帅颜保奏曰：九江设关年久，一定处所今难更移。前因云南、贵州、四川等处变乱，故钱粮缺额。今赖皇上睿谋弘略，天下皆已底定，税课无不足额者。若在湖口抽税，自广东所来商船，既于赣关韶州纳税，又于湖口纳税，则民苦于重税矣！况且所得银两有限。前恩诏蠲免各项钱粮甚多，如使多收三四万两税银，何藉乎此？故臣等议不准行。雅齐纳奏曰：臣前以国家钱粮紧急，条陈迁移湖口，可多得税银。今诸臣既以为不可移，则九卿会议便不应遣司官往看矣。今所遣司官会同巡抚勘称，湖口地方水涨时，可泊船者六处；水消时，可泊船者五处。如此，则无不可移之理。若云一定处所难以迁移，则湖口

原非创立之地，故明时抽税二十年，我朝自顺治四年（1647）起以至于七年（1650），皆在此地抽税。后地方官、富豪、恶棍及大臣家仆霸占贸易，并未启奏，夤缘贿赂部中，移往九江。今虽不于湖口抽税，止便匪类，于民何益？若云重税害民，则淮安三关，吕梁、扬州相去不及五百里，乃五处设关。广东、江西间隔二千余里，反云重税，可乎？若云害民，则天下关税皆应停止。且凡九卿会议之事，皆一日议毕，独此事议至三四日。礼、兵、刑三部尚书第一日从前议，已经画题，第二日复改为后议，此岂无故乎？谕问：改者为谁？伊桑阿奏曰：吴正治、宋德宜、魏象枢第一日从前议，第二日改从后议。刑部尚书郭四海奏曰：臣等公议差遣司官往看，原为湖口可以泊船，即令迁移；不可泊船，即令停止。今往看司官既云可以泊船，故臣等公议准行。吏部尚书介山奏曰：一年可得四万余金，则十年便可至四十万。今钱粮并未充足，移至湖口为是。帅颜保又奏曰：数年用兵以来，天下转输，拿用商船，民生最苦。今兵革方息，正宜休养。康熙帝遂命差满汉司官各一员前往勘查。

十五日(3月23日)

5 康熙帝以三藩平定，拟往盛京祭陵并巡视乌喇地方，本月十一日谕乌喇将军巴海会同盛京将军准备巡视事宜。至是启行。皇太子胤礽随行。一行约七万人，康熙帝骑马于前，十岁之胤礽及侍卫、随从等随后。经三河、蓟州、玉田，十七日达孝陵行礼。二十三日出山海关，沿途行猎，经王深河、中后所、宁远州、锦县、大凌河，于三

月初二日抵辽河西。〖8〗初四日起，连续五日祭福陵、昭陵。初八日，诏山海关外实行大赦，除“十恶”大罪外，死罪减等，军流徒杖等罪赦免。蠲奉天、锦州二府属地方本年（1682）地丁钱粮。十二日起巡视乌喇地方，沿途围猎。二十五日率扈从及文武官员至松花江岸，东南向，遥望长白山，行三跪九叩头礼。二十七日泛舟松花江〖9〗。御制《放船歌》，曰：“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观兵。”〖10〗

十六日(3月24日)

6 九卿、詹事、科、道议覆：翰林院侍讲王鸿绪疏劾湖广人朱方旦自号二眉道人，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广招党羽，私刻秘书，其书曰：“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其徒互相标榜，有顾齐宏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陆光旭者则曰：“孔子后二千二百余年而有吾师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数，大儒之用小；老庄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术虚”等语。皆刊书流布，蛊惑庸愚，侮慢先圣，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经湖广巡抚王新命审实具题：朱方旦应立斩。顾齐弘、陆光旭、翟凤彩甘称弟子，造刻邪书，传播中外，应处斩监候。从之。宗人府又题：闲散宗室勒尔锦因赠朱方旦“至人里”、“圣人堂”匾额，原湖广巡抚张朝珍曾赠“圣教帝师”匾额，应行文查明。谕曰：此事毋庸行查，前勒尔锦领兵荆州时，朕已闻此事，曾谕云：朱方旦系狂妄小人，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又对秦，路经武昌，张朝珍语之云：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尔宜相会。由此观

之，勒尔锦、张朝珍赠匾额是真。旋以勒尔锦现在羁禁，勿庸议，张朝珍已故，革所予世袭官。〖11〗

二十五日（4月2日）

7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卒。

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西藏穷结地方人，藏族。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被认定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转世，二年后从班禅四世受沙弥戒、比丘戒，二十二岁正式出家为僧。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借和硕特蒙古顾实汗兵力，推翻西藏藏巴汗政权。顺治九年（1652），应召赴京，翌年回藏，顺治帝以满、汉、蒙、藏四体文金印、金册，封其为达赖喇嘛。迁居布达拉宫。与蒙古各部关系密切。与吴三桂亦过从颇密，吴叛后，曾为吴请裂土罢兵，遭拒。通晓梵文，著有《西藏王臣史》等书。

达赖喇嘛既卒，第巴桑结嘉错为专国事，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喇嘛命行之。其后西北扰攘数十年，祸乱相随。

三月初一日(4月8日)

8 施琅上《密陈专征疏》，略言：进攻台湾，莫如就夏至南风成信，连旬盛发，从铜山（今属福建东山）开驾，顺风坐浪，船得齐行，兵无晕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全备。姚启圣生长北方，虽有经纬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请督臣驻厦门居中节制，臣得专统前进。〖12〗宁海将军喇哈达旋集姚启圣、施琅等于泉州

议事，启圣得阅施琅密稿，不禁惊异欲死，遂上密疏曰：臣锐意灭贼，视死如归，虽生长北方，然今出海数月，荷托皇上洪福，臣亦安然无恙，不呕不吐，何以知臣出海竟无所长？即令在海操演，深见老水师教演之法有必应遵行者，亦有必须更改者，参今酌古，筹令万全，在臣亦自知觉有微长。臣宁愿战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者也。〖13〗时清廷未得姚疏，而于本月二十六日就征台事廷议，谕曰：据姚启圣奏称五月进兵，台湾可得等语。前于隆冬之时，尚且不能，此时可行乎？朕想此特欲照应前奏之言，图延日期耳。朕已知其不能，曾与尔等言之。前此用兵，凡督促进取之处，无不克获，今促其进取，岂有不进之理？如深入失利，其一身死不足论，但恐损兵，甚为可惜。此事批发议政王、大臣会议，俟会议到日，再行斟酌。施琅既疏请专征，整船练兵，四月底，以船坚兵练，事事全备，请喇哈达、吴努春至厦门视军。五月初一日，康熙帝以进剿海贼，关系重大，命督、提二人协谋合虑，酌行剿抚，毋失机会。

四月初十日(5 月 16 日)

9 以制造火炮精坚，加钦天监治理历法通政使南怀仁工部右侍郎衔。凡内廷召见，许其侍立，不行跪拜礼。时南怀仁致书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称“凡擅于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皇帝宫内是诸侯也不能常到的，而这些科学家却长住宫中，时时近幸”。因之先后来中国者，有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白晋、张诚、李明、刘应等五人。李守谦等因其引荐，

入京襄理历法，康熙帝颁御书“奉旨传教”四字，准往各省传教。各西士所获殊荣，都与南怀仁引荐有关。〖14〗

五月初五日(6月10日)

10 康熙帝于昨日回銮，至是谕大学士等曰：宁古塔、乌喇流徙人犯，朕向者未悉其苦，今谒陵至彼，目击方知。此辈既无房屋栖身，又无资本耕种，又重困于差徭。况南人脆弱，入此苦寒之地，风气凛冽难当，必至颠踣沟壑，远离家乡，音书不通，其情殊可悯恻。虽此辈罪由自作，然发辽阳等处安置，亦足以蔽其辜！彼地尚有田土可以资生、室庐可以安处，且此等辈即在乌喇等处，亦无用也。旋谕刑部：嗣后免死减等犯人俱著发往尚阳堡安插，其应发尚阳堡人犯，改发辽阳安插。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仍发乌喇地方，令其当差，不必与新披甲人为奴。

11 施琅与姚启圣就征台风向意见两歧。施琅先于康熙三年（1664）十一月、四年（1665）三四月两次率师征台，因北风、轻北风而不果，随即有“候有南风讯息，即将约期复征”之议〖15〗。任水师提督后，熟谙台澎海道风信之陈昂亦倡南风出征之议〖16〗。至是，姚启圣与施琅率舟师至铜山。旋喇哈达亦至。施琅欲乘南风进取澎湖，姚启圣以为南风轻软，候北风方可出师。施琅曰：于铜山放洋，居于上风上流，我舟师可得成舟宗，兵士又无晕船之苦，势如摧枯拉朽。姚启圣曰：刘国轩久年积寇，诡计甚多，我师欲据上流上风，安知彼不以上流上风而来迎战乎？必待十月小阳，再图进取。二人争执不下，喇哈达劝曰：平海事关重大，奉旨“督提同心”，岂可各执己见？

当请展限，以候进取。施琅曰："如此相制，海寇何日得平？"不得已，仍操练待时。〖17〗旋户科给事中孙蕙条陈缓征台湾。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昨览此本，意以其言为当。今阅奏报，已于五月初四日进讫，该将军等似乎太急。朕向于陆地用兵之处，筹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难于遥度。李光地必知之。李光地对曰：海上惟凭风信，可进则进，可止则止。提督施琅谙于水师，料必无虞。明珠曰：前经有旨，令其相机进止，此文谅已到彼矣。谕曰：今既已进兵，应于金门、厦门等要害之处添兵防御，以壮声威。著议政王、大臣等详议具奏。孙蕙条奏，依所拟票。〖18〗姚启圣覆题乘南风进攻澎、台不如乘北风之由：澎、台南风澳只娘妈宫一处，现为郑军所据，若一时不能攻取，我舟众无澳停泊；澎湖在台湾之北，如乘南风得澎湖，也不能逆风取台湾；如南风不能立取台湾，则须用重兵镇守澎湖，而面临台风期，澎湖柴草不生，军需粮饷运输须自金门，七、八、九月台风不时发生，接济困难。至于贼中情形，郑军万余固守澎湖，早有准备，且禁港四月不通船只。故臣等同五镇众议佥同，皆言不如十月可乘北风分道进兵，皆愿奋勇拼死血战，必取澎湖、台湾以报国恩。〖19〗越七日，安塘笔帖式报称：大军进取台湾，风大难以前进。谕令姚启圣、施琅统兵回汛，整饬舟师，相机再举。七月初，喇哈达疏称总督、提督称南风不及北风，五月内停其进兵，俟十月内进兵等语。并言改一次进兵日期，即费一次钱粮，臣等如不催趱，过意不去，如欲催趱，渡海征剿事宜，关系重大，又不便妄行催趱。〖20〗施琅自兵部札付阅喇哈达此疏，乃上《决计进剿疏》，言明彼

日与督臣争执南风进剿，不惟三军皆悉其情，即通省士庶亦皆俱晓，且督臣日遣各总兵海道劝臣权依督臣之议。今将军二臣具疏，竟不分晰明白，一笔混入章疏，陷臣推托不前。又言台湾刘国轩等断无输诚向化之念，坐待贼亡，竟在何时！督臣势必借旨意为居奇，迁延岁月，虚糜浩费，所谓筑舍道旁，三年不成，是贼终无可破可剿之日矣。且自言己丁年六十有二，血气未衰，尚堪报称。今不使臣乘机扑灭，再加数年，将老无能为，后恐更无担当之臣，敢肩渡海灭贼之任。是以臣鳃鳃必灭此朝食。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趲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演，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何难一鼓而下。事若不效，治臣之罪。〖21〗康熙帝对征台一再延期颇为不满，然对施琅所请专征亦不表赞同。八月初四日，大学士、学士就此请旨，谕曰："今又题请不令总督进兵，为臣子者，凡事俱应据实启奏。如此苟且妄奏，是何道理？海道进取难以遥度，今不难催令进兵，万一失事奈何？"命将此本暂留，且看总督如何具奏。〖22〗

初六日(6月11日)

12 遣部院官员往勘总河靳辅修筑告竣堤工。先是，靳辅整治河工限三年为期，因康熙十九年（1680）、上年（1681）两次大水，致使工期延迟。堵塞杨家庄决口大工至上年（1681）二月底尚未完工。有旨靳辅革职，戴罪督修。辅乃并力寒筑杨家庄决口，于上年底闭合龙门。然其工刚报竣，即于本年正月再度溃决。彼竭力抢修，月余，

始得重新筑塞。时宿迁徐家湾险工又漫决百丈有余，彼即刻督夫抢救，于三月中旬堵塞。随即一面自行勘查各工，督令各官善修堤防，一面疏请钦差阅工。其疏刚入，又有萧家渡民堤坐陷，决口九十余丈。事隔月余，崔维雅奏言辅所建减水坝无功当毁。请尽变辅前法。至是，乃有钦差阅河之遣。康熙帝以淮河黄河，关系运道民生，工程最为紧要，今时届五月，恐往勘官员到彼，值水泛涨，难于阅勘。命大学士议。李霨曰："河工重大，原有限期，今犹可往勘，若迟至秋水涨发，更难阅看，应差官员。"谕曰："靳辅目前修筑决口，零星节省钱粮料亦是实，但入海要害之处，未必尽行修理。此差须得精察风厉之人，于河道情形详加察验，庶为有济。"命伊桑阿、魏象枢、王曰温、伊喇哈前往会勘。又以候补布政使崔维雅曾条陈河道，亦著带往会勘。旋阅崔维雅所辑《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二书，谕曰：治河之道，顺水性以治之，易于成功。古之治黄河者惟在去其害而止，今则不特去其害，并欲资其力以挽运漕粮，较古更难。崔维雅所奏著差往勘阅河工大臣将伊带往，会同总河靳辅确议具奏。越三日，召勘阅河工大臣伊桑阿等人，崔维雅奏曰："黄河发源甚远，由荥泽东下，势益汹涌，全恃堤岸坚固，方能束水无虞。昔于豫省治河，著有成效，今淮属自康熙七年（1668）冲决之后，不惟淮弱黄强，且黄流不循故道，以致沙积，河身壅塞，每遇冲溃，愈加淤垫。虽另浚支河，以济漕运，而水性终未复旧。臣愚为今之计，惟有相度河势，顺水之性，挑浚疏通，筑堤捍御。二者并举，庶可经久无患。"且进呈河图。既阅图，谕曰：黄河渰决，关系运道民生，深切朕怀。

历览书史所载及从前条议章奏，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实行。未可轻言河工之易也。若以为易，恐难刻期成功，即收实效。若以为难，由杨家庄至清口一百二十余里，系漕艘往来必由之要路，修筑堤堰，岂容稍忽。尔等前去，务与靳辅共同商酌，加意看验，勿各执己见。旋又谕：若到彼处，各宜秉公持正，悉心详画，庶称任使，如有通同徇私，或行欺罔者，必加重处。治河最为难事，崔维雅所奏款项，尔等带往，会同靳辅详加确议。务期坚久，以济河工、除河患，勿视为寻常玩忽贻误也。

初七日(6月12日)

13 康熙帝亲书“清慎勤”三字，颁发各省督抚。

二十九日(7月4日)

14 谕大学士等曰：朕观部院衙门大小官员，俱各分班启奏，朕与尔等皆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孜孜不遑。今部院官员分班启奏，怠情安逸，甚属不合。命嗣后各部院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俱著一同启奏。如该衙门无启奏事宜，亦著每日于黎明时齐集午门，俟启奏事毕同散。科道官每日亦齐集午门，见有怠惰规避者即行题参。

15 是月，廷议裁兵。据广西巡抚郝浴条奏，抚标官兵不应裁去。九卿会议山东、江宁、河南、山西、直隶兵丁俱应留一千名，其余各省俱留一千五百名。谕曰：巡抚旧制管兵，至辅政臣时始行停止。朕思裁兵一事，关系最

为紧要，必措置得宜，地方始得安宁。每见武弁额兵有名无实，虚冒钱粮。又徇情将年老有疾者存留，强壮者反行裁去。则老弱徒然充伍，虚糜兵饷，强壮弃置不用，岂能安静？若将此情弊清核除去，则兵丁自俱心服，而地方亦保宁谧矣。可将此本交与议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山东调补四川之提督何傅疏言：东省为九省通衢，臣思兵以饷为命，各兵一闻奉裁，号呼失所。臣愚以为，或将通省营兵合算清汰，务足二千五百余名，以抵所裁提标兵数，或遇老弱逃故，止许开除，候开除至应裁二千五百余数之后，再准募补，如此既有节省之实，又无裁兵之名，而地方获安静之福。下部议行。旋彗星现，康熙帝以“天道关于人事，彗星上见，政事必有阙失”，命诸臣议应行应革之事。尚书介山等言：向日裁汰各省兵丁，咨行到日，即行裁汰。此等兵丁无以聊生，恣意游荡，扰害民生，请安插各省，使之得所。尚书魏象枢言：向议兵丁逾额，限二年内裁减如数，而已裁兵丁中有曾效力于行间者，不应裁汰。尚书梁清标言：今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谕曰：裁汰之兵务使得所，其裁汰兵内恐汰及效力之人，梁清标所言凡事不宜开端，当安静，甚得为治之要。复谕兵部曰：近因逆贼荡平，四方底定，将经制之外增设绿旗兵丁，议令裁汰。于二年内陆续报完，原以宽恤民力，敉宁地方。今思各处兵丁，多有随征进剿，效力行间，备尝艰苦，事平回汛，若漫无分别，一概裁汰，深为可悯。著该督抚提镇等官，于裁汰之时，详加察阅，不得混留私人，反将曾经效力兵丁辄行裁退。至于已裁兵丁及投诚归农人等，恐有无籍可归，艰于生计

者，著各该地方官设法安插，善加抚辑。务俾有以资生，毋致流离失所，扰累平民。尔部即通行申饬经管文武大小官员，实心奉行，殚力料理。

六月十六日(7月20日)

16 科臣李迥疏请纂修会典。礼部以各属乏人，议俟各出差官员到日，再行请旨。康熙帝以会典关系一代章程，最为紧要。命部拨分司官二员办理此事。并传谕礼部，令其勒限修辑。

七月初四日(8月6日)

17 以直隶各省地方，多有绅衿势要、土棍豪强及旗下凶恶人员并庄头等，纵暴恣行，武断乡曲。有司畏威而不敢问，大吏徇隐而不能纠，命刑部尚书魏象枢、吏部侍郎科尔坤前往巡察。

初九日（8月11日）

18 给事中姚缔虞条奏：常平等仓积贮应行严察。户部以无庸议题。得旨：各省常平等仓，积贮米数，甚属要务，有此积贮，偶遇年谷不丰，彼地人民即大有裨益。虽先经奉旨通行，恐有名鲜实，一遇水旱议赈之时，未能接济，致民生艰困。今将某省实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其逐一察议具奏。寻议定：州县卫所官员一年内劝输米二千石以上者，纪录一次。四千石以上者，纪录二次。六千石以上者，纪录三次。八千石以上者，纪录四次。一万石以上者，准加一级。如定有处分之例，恐有不肖官员，畏罪苛派，苦累小民，是以难定处分之例。

初十日(8月12日)

19 以三藩平定，应遣大臣携敕书往厄鲁特、喀尔喀蒙古诸部宣示，并大加赏赉，谕奇塔特、费扬古等差往诸臣曰：尔等俱系贵显之臣，凡事须仰副盛典，以正大行之。尔等皆属一体，勿以满洲、蒙古，各分彼此，务须同心协和。满洲大臣，不谙蒙古语言，凡议事，尔台吉塔布囊等，译宣于满洲大臣，一同商酌确妥，对答之，勿致失言。尔等所言，伊等所答，及一切传闻事件，俱备录来奏。奇塔特问敕书、赏物作何交授，谕曰：伊等向行之例，俱用蒙古礼，厄鲁特、喀尔喀依彼蒙古之例，大加尊敬则已。对内地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互相盗窃事件，应予晓谕。于噶尔丹处，则重申彼处来人必有符验方可进入内地之例。

二十八日(8月26日)

20 以官员中遇事徇情、钻营奔竞者多，谕曰：近观凡事不论是非大小，满官则徇亲戚朋友情面，汉官则徇同年门生情面，相为钻营奔竞者甚多。从之则已，拂之则妄议谤讪。然此皆存乎其人。尤甚者，科、道官员条奏事宜，原期除弊，及行其言，自后观之，反为滋弊。寻又谕大学士等曰：学士乃内阁参赞政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近来并无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帖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嗣后各有所见，俱令敷陈。

八月初四日(9月5日)

21 御史拉塞（色）疏言：臣曾在出兵地方，见贼处火器甚多。今天下已定，除沿海及陕西近边地方外，各省

火器应一概禁止。谕曰：若宜禁止，应一概禁止，但禁止一两省，有何益处？朕思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于火器何与？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所奏不必行。

初八日(9月9日)

22 与经筵讲官牛钮、陈廷敬论人才。时康熙帝方临翰墨，命二臣近榻前，指所临帖谓曰："此黄庭坚书，朕喜其清劲有秀气，每暇时辄一临摹。汝等审视果真迹否？"二臣曰："苏、黄、米、蔡，宋书之最有名者，而此书又庭坚得意之笔。皇上万机余暇，留心书史，至于书法，亦可陶养德性，有益身心。"命近侍杂取晋、唐、宋、元、明人字画真迹卷册置榻上。每进一卷册，即于御案上手自舒卷，指点开示。或诵其文句至于终篇，或详其世代爵里事实，论其是非成败美恶之迹，且阅且语。赐览古今诸名家真迹神品至五六十余种，不可殚述。至颜真卿书，则谓此鲁公书，严气正性，可卜后来临难风节。二臣曰：唐明皇时，安禄山之乱，河朔尽陷，真卿固守平原。初，明皇闻乱，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及真卿奏至，帝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为何如人，乃能若是。"此可见忠臣义士，人君贵养之于平时，然后用之于一旦。今观其书，可想见其严霜烈日，凛然生气。康熙帝又言黄庭坚生平大节。二臣曰：庭坚当宋哲宗、徽宗时，以直辞贬谪，恬然不以为意。后屡遭斥逐，著有清节。大抵文章、翰墨可传于后世者，类皆贤人君子为多。帝然之，因问古今人才所以不同之故。二臣曰：大抵聪明才辩记诵之学不患其

无，必求人品端方，安贫乐道之士，乃为最要。帝深以为然，曰：品谊操守实为至难。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二臣曰：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至宋，周、程大儒倡明绝学，而朱子继之集其成，折衷诸儒之说，发明先圣之道，授徒讲学，实为千古道学之宗，有功于天下后世。故元人修宋史，特为道学立传，不为无见。寻谕曰：小人亦有可用之才，惟在随才器使否？牛钮等对曰：小人虽有可用之才，国家断无用小人之理。即使贪使诈，古亦有之，要贵朝廷驾驭得宜，终不可委之以事权，假之以威势。宋臣司马光尝言，国家与其用小人，不若用愚人。盖愚人无为恶之才，自不至肆奸邪之祸。若小人乘权藉势，则流毒遗害于国家，不可胜言。称是。〖23〗

十五日(9月16日)

23 以罗刹（即沙俄）屡掠黑龙江边境，久踞雅克萨城，前命大理寺卿明爱谕其撤走，犹拖延不去，侵掠如故，又命副都统郎谈（坦）、公彭春以行猎捕鹿为名前往侦查，相度水陆往来远近〖24〗。临行，面谕曰：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昔发兵进讨，未获剪除，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过牛满、恒滚诸处，至赫哲、飞牙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尔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参领、侍卫、护军外，令毕力克图等五台吉率科尔沁兵百人、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等率乌喇宁古塔兵八十人，至达斡儿、索伦。一面遣人赴尼布楚，谕以捕鹿之故；一面详视陆路近远。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

度罗刹断不敢出战，若以食物来馈，其受而量答之。万一出战，姑勿交锋，但率众引还，朕别有区划。尔等还时，须详视自黑龙江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已至额苏里，其路直通宁古塔者，更择随行之参领、侍卫同萨布素往视之。

24 定奸棍布散揭帖、有司官不行察缉处分之例：凡不系两造对理，布散匿名揭帖，首告部院衙门投送者，将出首送揭之人，缉拿移送刑部，照律治罪，不行拿送者，降四级调用。若接受具题审理者，革职。不肖官唆使劣棍，粘贴布散首告，亦照此例治罪。其粘贴布散之人，地方该管官不行查拿，从旁发觉，分别罚俸。步军营兵，司坊衙役，棚责。通行部院衙门，直隶各省八旗及包衣佐领遵行。五城三营、八旗步军不时严查。

二十五日（9月26日）

25 以建太和殿采买楠木，恐致苦累地方，命差员及该地方官毋得借端生事，如有不遵，从重治罪。旋谕差往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采办楠木之官员曰：所至地方，尔等会同督抚，务要实心详察，毋得借端扰害。原任巡抚张德地曾具题，四川多有楠木，及出征班师人员亦云楠木颇多。据此，峨眉、嘉定等处必多产此木。凡督抚藩臬在外，俱成积习，尔等不得推诿地方官。所有之处，必身到察采，凡房屋、衙门、寺庙、坟墓，毋得拆毁采取，恐地方棍徒借此诈害平民。

二十六日(9月27日)

26 因大学士冯溥致仕还乡，命传谕曰：朕闻山东人

仕于朝者，大小固结，彼此推引，凡有涉于己私之事，不顾国家，往往造为议论，彼唱此和，务使有济于私而后已。又闻其居乡多有扰害地方，朕稔知其弊。冯溥久在禁密之地，归家后可教训子孙，务为安静。故大学士卫周祚居乡谨厚，闾里之中若未曾为显秩者，必如此人，方副朕殷殷之意。并赐冯溥图章及诗章，冯溥复奏曰：惟有约束教诫子孙。至于山东诸臣中，贤愚不同，朝廷国法俱在。〖25〗

九月初一日(10月1日)

27 策试天下贡士。制称：比年河决为灾，修筑鲜效，堤防方报竣工，洪流旋复他溃，岂信河势之危险欤？抑人事未尽善也？岁漕数百万粟，转输于黄、运两河，所系甚重。或疏浚下流，或固筑堤岸，前人之成法俱在，岂在昔则有明效，而今不可踵行欤？使实意讨究，修浚得宜，上不梗运道，下不病民生，必有策以处此。越一日，因阅贡士前十名卷，问从前海运之事，王熙曰：元时招抚海上盗魁张瑄、朱清为万户府，令其转运，故明初亦曾行之。因海洋风涛险恶，运艘每致漂没，人米俱失，故尔停止，别开运河，以通转输。又问：海运从何处出洋？从何处入口？用何样船只输运？王熙奏曰：用海船装载，从太仓出洋，至天津入口。张玉书奏曰：由安东出洋，海道风涛险恶，往往失事，不独漕粮有误，且伤人甚多，所以故明时行之未久，旋即议停。

初五日(10月5日)

28 谕福州将军佟国瑶曰：向来驻防镇江、杭州、福

建等处汉军官兵，皆恣意妄为，侵占廛市，擅放私债，多买人口。如哈喇库、诺迈等，只知营私，罔遵法纪，买人至盈千百，此等匪人，用之何益？昔孟乔芳总督陕西、李率泰总督福建时，能洁己奉公，爱民恤士，秦闽人至今思之。尔到地方，宜恪遵国宪，安戢兵民。

2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壬戌科三鼎甲：状元蔡升元，浙江德清人；榜眼吴涵，浙江石门（今桐乡县西南崇德镇）人；探花彭宁求，江南长洲（今属苏州市）人。至是，赐一甲蔡升元、吴涵、彭宁求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张廷枢、王九龄、尤珍、许汝霖、冯廷櫆、吴苑等一百七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主考官吏部尚书黄机、工部尚书朱之弼，副考官户部侍郎李天馥、礼部侍郎陈廷敬。

初六日(10月6日)

30 浙江总督李之芳疏报：杭州旗人与土棍勾结放债，并以民人子女抵债，贻累亲邻，不能安生，致北关门外居民罢市。杭严道王樑于衙门会审，旗兵王和尚等率数百人辱骂行凶，毁裂舆盖。臣思旗兵聚众，辱毁道员，大干功令，一面传谕市铺照旧开张，一面会同将军马哈达据实具题。得旨：旗丁土棍放债害民，逞凶辱官，大干法纪，王和尚等著该督严究具奏。

初十日(10月10日)

31 京师地震。

32 大理寺司务赵时楫疏言：皇上命部院全班奏事，

日集午门，诚太平万世之基，但诸臣每夜三更早起，以至日间办事精神不足，反难精密，不如分班启奏。官员中有居住僻远者，有拮据舆马者，有步行上朝及抱病勉行者，宜令满汉正佐轮流，或将朝期比前量为增加，以立不刊之典。皇帝亦宜节劳，平日本章，封进即可，紧要事宜必须面陈者，可分班启奏。康熙帝命九卿等议奏。旋大学士等议：九卿詹事科道官仍每日上朝，其余无事官员及闲散衙门官员仍依旧一月三次上朝。又查自古人君从未曾每日亲御听政，即定期视朝亦未有甚早者。今因皇上每早听政，故启奏官员惟恐迟误，必四五鼓趋朝，难免夜行风寒之苦。若皇帝每日辰刻御朝，则远近大小各官黎明而入，亦不致迟误。谕曰：朕每日听政，自不可已，若定时视朝，可免庶僚早起风寒之累，此言亦是。黄机、魏象枢皆年逾七旬，不堪逐日趋走，故具疏乞休，已经留任。伊等或遇劳顿有恙时，可令报知本部，免其启奏。其余官员遇启奏日，如有疾病不能上朝启奏者，亦著报部。次日定嗣后听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为期，启奏各官从容入奏。九卿詹事科道原系会议官员，仍每日于启奏时齐集午门，如有年力衰迈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门说明，免其入奏齐集。此外，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俱停其每日齐集，著各赴本衙门办事。每月常朝仍照旧行。

十八日(10月18日)

33 康熙帝前曾屡言，俟天下太平，即宽免钱粮。至是，命大学士会同户部通算全国钱粮出纳总数。

二十二日(10月22日)

34 《太宗文皇帝实录》告成。

十月初二日(10月31日)

35 因讲官引贾谊事，谕问：贾谊《治安策》文字高古，其指陈时政，可一一见诸施行否？牛钮、陈廷敬、孙在豐对曰：《治安策》指陈时政，皆切中当时利害得失之故，然亦实可通于后世，不止切于一时。如所言早谕教太子，使闻正言，见正事，前后左右无非正人。盖太子国本，实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此诚万年社稷灵长之至计，后世人主所宜亟加之意。又如定经制、兴礼义，后刑罚、别等威，其言皆致治之良规。

初六日(11月4日)

36 准施琅专征台湾。施琅先后四请专征〖26〗，下议政王大臣议。议政王大臣会议：准施琅所请。至是，又命大学士议。明珠曰：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著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谕曰：然。进剿海寇，关系紧要，著该督抚同心协力，趲运粮饷，毋致有误。前经姚启圣题定武弁功罪条例，著专交施琅遵行。又谕施琅相机自行进剿。〖27〗

十三日(11月11日)

37 户部尚书伊桑阿等奏勘阅河工情形，略云：河督靳辅题请大修河道，一劳永逸，朝廷于军需浩繁之际，拨

银二百五十一万余两，命其修治。今限期已逾，钱粮用过，而萧家渡决口九十余丈，宿迁、沭阳等处田地淹没，黄河水归故道，本年粮船虽已北上，将来运道尚属可虞。至所修工程，多有不坚固不合式之处，与一劳永逸之言大不相符，应将靳辅及监修各官交部从重议罪，其不坚固不合式等处责令赔修。伊桑阿等又奏：会同靳辅将崔维雅条陈二十四款公议，二人各执己见。靳辅治河至今迄无成效，其言难以再信。若照崔维雅所议另行修筑，亦难保其必能成功，因河道关系重大，两人所议悬绝，臣等难以定议，遂将两人意见逐款对写，缮疏具题。有旨命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

翌日，靳辅疏言：自康熙十六年（1677）奉命大修河工，于今五年，原估续估工程，已次第告竣，不意又有萧家渡堤陷，以致黄水旁泄者十居其七，仍未归还故道，此皆臣绸缪不善。但河道全局已成十之八九，只有杨家庄以下一百四五十里河身未经大通，萧家渡新决口未堵，现正设法兴举，必可无误。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将臣数年来请旨建筑如许工程，纷纷议拆议毁，臣惊骇恐惧，万难缄默。除将崔维雅条议二十四款登答明白，移送钦差大臣、科道，听其覆旨外，伏念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辟，下流疏通，河道腹心之患已除，堵塞此口，其事实易，断不宜有所更张，以隳成功而酿后患。康熙帝旋谕命大学士与九卿等共相商榷。工部尚书萨穆哈曰：总河靳辅已经革职，本内各款应行处分者，俱无庸议。其萧家渡决口，应令靳辅赔修。谕曰：修治河工所需钱粮甚多，靳辅果能赔修耶？如必令赔修，万一贻误漕运奈何？朕思河工一事，治淮尚

易，黄河身高于岸，施工甚难。先是崔维雅条奏二十四款，朕初览时似有可取，及览靳辅回奏，则崔维雅所奏事宜甚属难行。尔等可有定见良策否？伊桑阿曰：靳辅身任河工部经五六年，必有确见，似宜令其来京面奏，再行详议定夺。明珠亦曰：靳辅历任既久，所见必真，来京往返不过月余，自可不误河工。从之。

十四日（11月12日）

38 金都御史徐旭龄条奏：各省驻防将军等官不许售买本地民人。九卿议准。谕曰：此条陈准行极当。但官员售买民人，或千百余口不止，又在地方求情生事，恣意妄行。似此不行禁止可乎？至于兵丁贫人，概不许售买，如何得奴仆使用？有彼此愿为买卖者，仍应准行。明珠奏曰：应将官员家人一并禁止。

十八日（11月16日）

39 决定重修《太祖实录》，纂修《圣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日）

40 施琅疏报其率水师官兵二万一千余人，配驾大乌船七十只、赶缯船一百三只、双帆艇船六十五只陆续进驻兴化平海卫澳。姚启圣二次解到银九万两，足给官兵三月俸饷。又请预备赏功银二万五千两，随带军前。〖28〗

十三日(12月11日)

41 靳辅至京面奏河工，谓：臣受河工重任，不敢不殚心尽力，冀有奏绩之日。今萧家渡工程明年正月必完，其余堤工估计银两若得一百二十万两，逐处修筑，可以完工。康熙帝责其从前所筑决口，杨家庄报完，复有徐家沟；徐家沟报完，又有萧家渡。河道冲决，总不能预料。今萧家渡既筑之后，他处能保不决乎？前此既不足凭，将来岂复可信？河工事理重大，乃民生运道所关，自当通盘打算，备收成效，不可恃一己之见。靳辅以人事未尽答之。康熙帝问崔维雅条奏有可行者否？对曰：所奏起夫挑浚，每日用夫四十万，自各省远来，尤为不便，必不可行。又称河堤以十二丈为率，亦不便行。河堤须因地势高下，有应十五丈者，有应七八丈者，岂能一概定其丈尺？靳辅等退，帝谕大学士等曰："靳辅胸无成算，仅以口辩取给，且执一己之见，所见甚小，其何能底绩？"命九卿等议海运是否可行。寻九卿等议伊桑阿察勘河工一疏，查册开不坚固、不合式堤工共一万五千余丈，漏水堤工四千余丈及减水坝二座不坚固。靳辅前已革职戴罪督修，应将监修各官俱行革职戴罪赔修。命仍准动用钱粮，由靳辅等戴罪督修，限六个月完工。又崔维雅所奏二十四款应无庸议。

伊桑阿覆奏海运事曰：黄河、运道，非独有济漕粮，即商贾百货皆赖此通行，实国家急务，在所必治。至海运先需造船，所需钱粮不赀，而胶、莱诸河停运年久，谅已淤塞，若从事海运，又当兴工开浚，其费益大。似属难行。康熙帝称是。

二十五日(12月23日)

42 因议于张家口外行猎讲武，命王大臣等定行军纪律，谕曰：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行猎纪律自当严明。从前行猎之人，概令带旗，不许擅射，今既讲武，若概令带旗，不许驰射，何以习武？今此行猎，于三四人内，令一人带旗，其余俱令驰射。如此递换带旗，递换驰射，则均可练习武事。其导猎章京最为紧要，应于章京、侍卫内拣选才优者委之。其行猎纪律当作何严明，预令通晓，著议政王、大臣再议具奏。旋定行猎讲武纪律。又定每年于四、十、十二月行猎三次。派八旗兵一万二千人，分三班行猎。各部院官亦一并派出，令其娴习骑射。

十二月初八日(1683年1月5日)

43 宁古塔将军巴海请修战船，工部议准。命户部尚书伊桑阿带良匠前往修理。前投诚入旗之林兴珠系福建人，命其前往操演战船。旋命巴海将重修战船一百艘所需木料照数斫伐。〖29〗

初九日(1月6日)

44 云贵总督蔡毓荣请禁民人及土司携藏兵器，并不许汉人将铅、硝、硫磺售与他族。兵部议如所请。康熙帝谕曰：众土司人等全赖弩弓长枪捕猎以为生计，今概行禁止，则土司俱失其生业。治民在抚绥安戢，若不爱惜兵民，肆其残虐，民操白梃亦可作乱。不准其请。旋又以黔西、威宁、大定四府原属苗蛮，与民不同，土司专辖方为至便，仍令土司世代承袭。

45 谕兵部：严核平叛将帅功罪，称：我国家军法自昔严明，稽核殿最务从详确，频颁诏旨，炳如日星。今逆贼殄灭，武功告成，振旅班师，正分别功罪、昭示惩劝之时，因思军法固不可宽，功罪自宜相抵，必酌量重轻，情法允协，庶俾群心悦服，激励将来。凯旋大兵将帅内，见在应议者，有直抵云南建立功绩人员，应详察功过，准其相抵。虽未至云南，果立有大功，亦应准抵，其未至云南，及并无大功者，仍照军法处分。旋议安亲王岳乐功罪相抵，罚俸一年；康亲王杰书削去军功，罚俸一年；简亲王喇布削去王爵。

十五日(1月12日)

46 以达海创制满文，大有裨于文治，其子孙理应录用，命其孙陈布禄以刑部郎中用。

二十七日(1月24日)

47 副都统郎谈奏报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情形。前郎谈等奉命从墨尔根北行，经十六天至雅克萨，又从雅克萨沿江而下，经十五天而达瑷珲。返京疏言：俄罗斯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三千，携红衣炮二十具，即可收取。陆行自兴安岭以往，虽无险山，而林木丛杂，途经窄隘，冬雪之时，沙结坚冰，夏日遇雨，泥深淤阻，惟轻装可行。水程自雅克萨还至瑷珲城，于黑龙江顺流行船，仅需半月。观两岸悉可牵挽，若逆流行船，约须三月，视从陆路倍期，于运粮饷炮具辎重为便。现有大船四十、小船二十六，宜增加小船五十余。〖30〗至是，谕议政王大臣等曰：据郎

谈等奏，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演习之人，于黑龙江、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席北乌喇之官屯，约可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黑龙江城距索伦村不远，五宿可到，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净溪里(精奇里)乌喇，令索伦接济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统兵往驻瑷珲、呼玛尔。时俄数十名哥萨克人于牛满江、恒滚河一带，建立据点，强征贡税。另一部于鄂霍次克沿海及黑龙江下游建据点。岁末，其侵略据点已遍布黑龙江下游直至海边。〖31〗

4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三，田地等五百五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八顷八十四亩，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六百五十八两，米豆麦六百三十四万一千三百九十四石八斗，草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一百六十三束，茶十五万九千二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五十八两，铸钱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

49 叶方蔼卒。

叶方蔼（？—1682），字子吉，号讱庵。顺治进士，授编修。康熙十七年（1678）充经筵讲官，入值南书房，旋授翰林院掌院学士。后加礼部尚书衔。迁刑部右侍郎。

曾奉命撰《太极图论》，充编纂《孝经衍义》、《明史》总裁。至是卒，谥“文敏”。著有《读书斋偶存稿》。

〖1〗《亭林文集》卷五《吴同初行状》。

〖2〗《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3〗《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

〖4〗《蒋山傭残稿》卷二《记与孝感熊先生语》。

〖5〗《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

〖6〗《山志》卷三《顾亭林》。

〖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清代经学之建设》。

〖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扈从东巡日录》；《鞑靼旅行记》。

〖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鞑靼旅行记》。

〖10〗《康熙诗歌选》。

〖1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二。

〖12〗《靖海纪事》卷上《密陈专征疏》。

〖13〗《忧畏轩奏疏》，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姚启圣题。

〖1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一九。

〖15〗《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征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16〗《台湾外纪》卷九。

〖17〗参见：《靖海纪事》卷上；《忧畏轩奏疏》；《台湾外纪》卷九。

〖18〗《康熙起居注》二册845、846页。

〖19〗《忧畏轩奏疏》，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姚启圣题。

〖20〗《忧畏轩奏疏》，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姚启圣题。

〖21〗《靖海纪事》卷上《决计进剿疏》。

〖22〗《康熙起居注》二册876页。

〖23〗《康熙起居注》二册878—879、885页。

〖24〗《八旗通志》，《郎谈传》。

〖25〗《康熙起居注》二册888页。

〖26〗施琅曾于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一年二月、七月三次疏请专征，据施伟青考证，离京前施琅首次提出专征，康熙并许之（《施琅评传》129页）。此处从施说。

〖27〗《康熙起居注》二册905—906页。

〖28〗《靖海纪事》卷上《舟师北上疏》。

〖2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平定罗刹方略稿本》；《康熙起居注》二册930页。

〖30〗《八旗通志》，《郎谈传》。

〖31〗《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

清通鉴　卷四十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公元1683年

正月二十二日(2月17日)

1 奉天将军安珠护欲改文职，称病乞休，被革职。

二月初一日(2月26日)

2 翰林院奏将上年《起居注册》会同内阁诸臣看封贮库。谕曰记注起居事迹，将以垂之史册，所关甚要，且多有弊端，或在朕前原未陈奏，乃在外妄称如何上奏，如何奉旨，私自缘饰开写送起居馆。且每日止该直官二员记注，或因与己相善，特美其辞；与己不相善，故抑其辞，皆未可知。令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应作何公看。如以所无之事诬饰，记注者将严惩焉！旋大学士明珠等奏曰：九卿会议，起居注事宜皆记载机密、垂诸史册者，所关重大，臣等不敢阅。且满汉起居注官共二十二员，日直记载俱系公同校阅，凡九卿官员所奏之事，从无私自缮写

送进史馆记注之例。如有缮写送进者，起居注衙门必进呈御览，方敢入册，向来定例如此。令仍照旧例。

初五日(3月2日)

3 康熙帝连续召见各省布政使、按察使，考察地方政事。初，左都御史徐元文建议朝觐布、按官员上言地方事宜，不应投通政司转奏，应各令面陈，以观其才具优劣，议论得失，并可知督、抚所举之当否。纳之。至是，通政司引见顺天府丞，江南、河南、山东等省布政使、按察使，康熙帝或问其年龄履历，或问地方利弊，极为详尽。旋谕大学士等曰：顷见布按各官条奏事件，俱属寻常。次日，通政司引见山西、陕西、浙江、湖广四省布按官等。遂谕曰：藩臬一方大吏，所奏必关系国计民生，乃为有益。今日条陈，皆琐屑不堪，殊无可采。初七日，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布按官等继续面奏，详问其出身履历及旗分、籍贯等。寻命训诫谕旨内增加“尔等勿谓道途遥远、所行弊端未尽知”等语。明珠等议：康熙六年（1667）、十二年（1673）训诫朝觐官，仅寥寥数语；今遵旨改定后谕辞过长，不合训诫体统，不宜过多更改，行礼亦仍照旧例。帝称善。旋按例由吏部颁给朝觐官刊刻谕旨每人一张。大学士勒德洪将拟撰谕旨呈览。谕曰：阅朝觐布按等官所奏本章，于治民弭盗要事，如何为治则盗源可靖，如何预备则凶荒无饥，并未详晰敷陈。若俱令议覆，徒多一番覆奏。尔等于朕出巡之后，传集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将各朝觐官奏章俱令同阅会议。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票该部确议具奏之旨；无益者，俱票知道

了，该部知道。九卿、詹事、科、道官员既全见伊等所奏本章，则将来会推亦易知其贤否矣。至所颁谕旨，伊等各自收藏何益？应令刊刻颁发府、州、县、卫、所，使兵民通知。如此，则其中即有不肖官员欲为败敛之事，亦觉难行，知所忌惮矣。

十二日(3月9日)

4 康熙帝离京西巡五台山，皇太子胤礽等随行。三月初六日回京。其间召见山西巡抚穆尔赛、按察使库尔康问地方利弊，穆尔赛以“山西地方颇称太平，百姓安堵”奏答。谕曰：五台、繁峙、静乐、崞县等处地瘠民贫，可谓之安堵乎？此皆尔之责任。

5 是月，荆州、汉中始驻防八旗。荆州为东南重镇，地处长江中上游、全楚之中。初，魏裔介等疏称：“滇、黔、川、楚之辽阔，不以满洲兵镇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长不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择一大将，领满洲兵数千，常驻其地，无事则控扼形势，可以消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1〕未纳。吴三桂叛，康熙帝以荆州重地，派勒尔锦统重兵坐镇，吴兵遂不敢北向。三藩既平，议政王、大臣等议：湖广荆州、陕西汉中，应设兵驻防，荆州应设满洲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汉中应设汉军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命确议实施。本年(1683)二月，荆州驻防共兵四千员，由京师与西安、江宁等处调拨。汉中同时驻防。三月，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推汉中汉军将军，正拟副都统孙承祖，陪拟李鳞龙。谕曰：汉

中地方最为紧要，将军必大有才略，方能教养士卒，保障封隘。此所推正陪之人俱寻常，总非将军之才。

三月初八日(4月4日)

6 议政大臣索额图被革职。康熙十九年（1680），索额图被解大学士任，余势犹存。其兄喝布拉任领侍卫内大臣，以孝诚仁皇后推恩，封一等公。其弟心裕、法保分袭索尼世爵。心裕袭一等伯，任銮仪使兼佐领，屡次空班失职。索额图奉旨议处则庇护之。法保袭一等公，任内大臣，因懒惰革职，索额图不加教训，任其恣纵。至是，康熙帝严斥索额图，并谕议政大臣：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悔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2〗命严加议处。议心裕革銮仪使、佐领、一等伯，法保革一等公，索额图革议政大臣、太子太保、内大臣、佐领。命心裕留一等伯，索额图留佐领。《起居注》未载此事，然本月十六日载：议政王、贝勒、大臣、满九卿、詹事会议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罪人奏。裕亲王福全言：尚书介山、侍郎禅塔海、宜昌阿、温代迎合索额图，与之往来，当一并察议。谕曰：自尚书以下诸臣谁不往来，惟此辈往来较他人为甚耳，著免察议。〖3〗介山，满洲镶蓝旗人，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吏部、礼部尚书，明年十二月致仕，三十四年（1695）七月卒。宜昌阿于明年贪银案议死，后免。

二十六日(4月22日)

7 议皇太子出阁读书。上年（1682）十月初二日，牛

钮、陈廷敬等于乾清宫进讲时云：太子国本，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早谕教与选左右，诚万年社稷灵长之至计。至是，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此时太子正宜讲书。"明珠奏称："臣等曾思皇太子出阁典礼当举，但不便御正殿，以御别殿讲书为宜。且今文华殿尚未修建，似无讲书之所。"谕曰："文华殿修建，亦曾约估，所需原不甚多。尔等传谕工部，即行起造。"〖4〗

二十七日(4月23日)

8 遣官往贵州议改土归流事。先是，云南提督赵赖题：土司安胜祖授以文职，授武职恐有妄为之事发生。部议移咨该督抚会议，具到日再议。谕曰：土司事宜，或云宜补流官，或云宜补土官，或云可令管兵，或云不可令管兵，种种陈奏不一。补授土司官员，应速行完结。云南、贵州离京甚远，往来移文多需时日。令遣该部贤能司官一员，前往会同该省督抚提督酌量彼处情形，详加定议具奏。至是，兵部侍郎库勒纳等遣往贵州。寻定：贵州平远、大定、黔西、威宁四处，自康熙四年（1665）改为四府，设立流官，相安已久，不便复设土官。

二十九日(4月25日)

9 西安、江宁驻防八旗互调并增派员额。康熙帝以秦省地方辽阔，西安汉中，关系最为紧要，令添设八旗员额，驻守省城。兵部以江南乃承各省水陆要地，请与西安同增驻防员额。拟西安、江宁各将原有兵额三千内各留二千，各以一千对调，后再由京师向两地增派满、蒙兵丁各一千，

以足四千之额。旋因两处相距遥远，兵丁往返劳苦，而荆州位于两处之中，故将西安、江宁原来对调之各一千兵发往荆州，而将京师原欲发往荆州之二千兵丁各分发江宁、西安一千。另向西安增派二千汉军。兵丁互调意在防止久据一地、尾大不掉。增江宁、西安之兵，使直省驻防格局至此大备，形成西北、中南、东南三大军事重镇。三处满、蒙旗兵均为四千，多于其他各处驻防之兵，江宁、荆州距京师较远，仅有满、蒙兵而无汉军〖5〗。

四月初三日(4月29日)

10 令边疆将帅常朝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希福疏言提督、总兵官等应令不时觐见，兵部以为是。康熙帝以地方若遇紧要之事，离任必致旷职，故不能一概而论，且谕：将帅久握兵权殊非美事，兵权握久，必生骄纵，此为致乱之源。又曰：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亦以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处所关甚要。况边陲将士，惟知其统辖之主，不习国家法度。曩者，朕曾降敕于广西将军马承荫，承荫跪受，其下诸人皆惊，谓我将军亦跪人耶！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6〗

初九日(5月5日)

11 命翰林院侍读汤斌将其论十篇、诗十首送阅，之后，与其逐篇论析。令汤斌述《学言篇》大意。汤斌曰："自周子至朱子，其学最为纯正精微，后学沉溺训诂，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学，返本归原，正以救末

学之失，但语或失中，门人又以虚见失其宗旨，致滋后人之议。臣窃谓先儒补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学者识圣学之真，身体力行，久之当自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康熙帝称是。令汤斌释末一诗“年老才将尽，忧多道转亲”句，汤斌对曰：“臣幼遭乱离，半生在忧患中。常随事体认，于道理转觉亲切。是臣平日阅历语，不觉形于诗句。”〖7〗时康熙帝力倡理学，朝臣囿于门户，持论不一，或是程朱而毁陆王，争议难平。帝指《刘蕺山(刘宗周)学案序》云：“时云有议阳明者，谓阳明用力处在知，而得力处亦在知；紫阳用力处在行，而得力处亦在行。”对曰：“紫阳得力于行，而要必先之以知；阳明得力于知，而尤必推极于行——知行自不容分也。《大学》统论知行之先后，明‘知先行后’而归重于行。《孟子》析论智圣之始终，明圣终不离智，始与《大学》互相发也。”〖8〗帝颔首称是。有谓“天颜和霁从容，顾问至移晷刻”。其后康熙帝多次倡明言行相符。汤斌亦得出任江宁巡抚及皇太子教谕。

十五日(5月11日)

12 初定督抚等外官礼仪。初，浙江将军马哈达上书，请定在外各官庆贺行礼及坐位班次。至是，九卿、詹事、科、道以两议上奏，康熙帝谕责曰：“凡事满汉各官会议，务求确当，曾屡经申饬。今后议皆系汉官，前议惟有汉官二人，明系瞻徇科道情面，殊属不合！”旋议定外任满汉文武各官排班行礼次序：凡将军、总督及加将军衔提督，在一班；副都统、提督、巡抚及加左右都督衔总兵官，在一班；加都督同知、总兵官以下、总兵官、协领、参领、

巡盐御史、织造府郎中、关税郎中、布按两司，在一班；佐领、关税员外郎、各道员、副将、参将、掌印都司，在一班；防御关税主事、知府、司库同知、通判、游击、都司，在一班；骁骑校、知州、知县、守备，在一班；有品级笔帖式、有品级经历、州同、州县丞、千总等官，在一班。凡遇庆贺礼节照此定例，颁行直隶各省。〖9〗

十六日(5月12日)

13 福建总督姚启圣与提督施琅于经略台湾各执抚剿之议。施琅既得“专征”，姚启圣失亲征台湾之机，一度以剿为非。本年初，屡以福建新经收复，数十年来兵连祸结，疏请用间用谋，使郑氏不攻自溃。〖10〗旋又与陆路提督万正色合词上疏，力陈剿台三不可行：一则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况于数十年之积寇乎？二则汪洋万顷之隔，波涛不测之险；三则彼船只坚牢，水务精熟。〖11〗施琅则密上《海逆形势疏》及《海逆日蹙疏》，略曰：“疲郑”殊非良策，郑军人人思危，多有离叛之心，已呈瓦解之势。我军如利箭上弦，训练精熟，士气高昂，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南风。若延误时机，改剿为抚，则后患无穷。譬若有人焉，扼其吭气将垂绝，一为之稍松，则其气舒而复起，且以幺幺一海贼，非可视为敌国，谈判议抚，徒亵国体，故惟奉旨以捣巢灭逆为念，议抚之事，臣不敢预。并请留中，以免漏泄以害成〖12〗。寻姚启圣奏报：台湾坚持以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拒不剃发登岸。康熙帝得报，促施琅从速进兵，剿抚之争遂寝。

十九日(5月15日)

14 谕令居家大臣守法。先是，李霨以族弟李霖侵占民田，引咎自陈。至是，齐赞宸、李霖等侵占安州（今属河北保定）地亩事查实，户部以于赦令前，应免议罪。谕命大学士议。明珠曰："凡大臣宗族人等侵占官地者，原无不赦之例。"遂从户部议，谕曰：朕观各大臣居乡，守分宁静者甚少，非强占民间地亩，即霸据贸易要津，似此扰害地方、敛怨人民之事，朕已洞悉。惟闻前大学士卫周祚、今大学士黄机此二人居乡，毫不生事，甚善。亲族子弟倚势妄行者固多，大臣官员等不知而被累者想亦有之。

二十三日(5月19日)

15 论移风易俗。以礼部议申严服制，谕曰：衣服制度有关风俗，惟在人能恪遵，非在强制使不得服用。即今部院官员，在朕前及广众之中，每服寻常衣服；其不在朕前及平居时，却过于靡丽，衣美衣、用美物者有之。如此，虽申饬何用？如果移风易俗，人心各安其分，则尊卑大小自有辨别，不须法令，皆遵行定制。又见今人婚姻丧葬之事不遵定制，妄行奢费者甚多，所以渐致贫困，皆因此故。

五月初五日(5月30日)

16 设火器营。左佥都御史陈汝器疏称：每旗应设一营操练火器。帝深以为然，因谕曰：汉军兵丁，不能骑马者甚多，每旗应设一营操练火器，议政王大臣会议以闻。旋会议覆奏：八旗汉军马兵鸟枪手，每佐领增十八人，共二十人，演习鸟枪。谕曰：火器关系武备，甚为紧要，应

严加操演，以裨实用。〔13〕

十四日(6月8日)

17 以侵贪之案增多，谕大学士曰：今观各部侍郎内，虽办事有才，而操守不足，家计殷富者有数人焉，应将伊等改授武职。向来副都统员缺，有将侍郎改授之例，自后副都统缺出，可将侍郎职名一并开列，朕将酌而用之。

十九日(6月13日)

18 定皇帝钦颁及各部移咨之事，外省督抚不得展限。先是，偏沅巡抚韩世琦因采办楠木，请展钦部事件限期。部议如所请。至是，大学士勒德洪曰："臣等议一切钦部事件，总督、巡抚限内完结，并无烦难，借端展限具题者居多。曩差遣巡按时，周历巡行，凡事尚皆依限完结，并无因出巡题请展限之事。嗣后应一概不准行。"康熙帝称是，并令议奏总督、巡抚因公出境有必不能兼理完结事件之展限办法。旋议定：嗣后直隶各省督、抚，概不准宽限；若有远离本省事情，准其题明缘由奏请展限。帝以凡事延缓一日，则小民多受一日之累，谕令嗣后概不准展限。

六月初八日(7月2日)

19 定旗下收买民人例。初，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奏报：凡卖身旗人之下、仍居本地方肆行诈害者，应尽令归旗。旋刑部议：卖身旗人之下、仍居本地者尽令归旗。如有容隐者，分别多寡，议处地方官员。谕曰：刑部所议不当。善良之人安处地方，虽多亦不为害；若凶恶之徒恃强逞势、恣行不法，虽一人亦为地方之累。其原有田产家口、素不

为害于地方者，或尽令归旗，恐致失业。至是，九卿议定：旗下所买民人，有房地者仍许留住本地，无产业者责令各主收回。依议施行。

初九日(7月3日)

20 宁古塔将军巴海被革职。本年初，曾谕巴海就清军进驻黑龙江后应驻扎何地等奏报。寻巴海奏：不宜于瑷珲或呼玛尔等地建城永戍，应速行征剿。谕责：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至是，以隐瞒粮食产量，革职〖14〗。

十二日(7月6日)

21 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出古北口避暑，皇太子胤礽等随行。七月二十五日返回京师。

二十二日(7月16日)

22 澎湖大捷。

本月上旬，施琅为攻澎湖精密部署，集众将，以米堆“沙盘模型”，示进军方略。又令各船于帆大书主将名，以进退定赏罚。有将领虑台风多发，琅云：毋惮，兵法不曰出不意、攻无备乎？〖15〗且出“先锋银锭”，传令敢为先锋者领取！旋蓝理挺身而出，琅大喜，命为前部先锋。

十四日晨，水陆官兵二万余人，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发自铜山。次日申时，抵澎湖西南之猫屿(今澎湖七美乡)、花屿(今望安乡)海面，即取八罩屿为锚泊地。郑将刘国轩谍知清军夏季攻澎湖，于沿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16〗，又思此时为台风多发日，十七、十八、十九三日惯称“观音暴”，而八罩屿水流湍急，风起

则波涛如山，泊舟下椗，无不立碎。知琅停舟于此，遂大笑曰："谁谓施琅能军?天时地利尚莫之识，诸军但饮酒以观其败耳!"〖17〗部将丘辉以波涛不足恃，请乘清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国轩令坚守不出，曰："此乃以逸待劳，不战而可收功也！"〖18〗

十六日晨，琅率军攻澎湖，蓝理等七舰率先冲入敌阵，郑将曾瑞、林陞迎战。两军战酣，南潮大起，风向突变，巨浪冲散清舰，郑军四面合围。琅恐理等有失，亲统战舰救援，流铳中目，仆倒，众将大惊。理见状高呼："将军勿忧，蓝理在此！"〖19〗率舰复入敌阵。旋中炮跌倒，腹破肠出，血染战袍，曾瑞大叫："蓝理死矣！"理闻声，扶其弟强起，怒吼曰："蓝理在，曾瑞死矣！"督将速战。理族子法、四弟瑗、五弟珠解衣包裹伤口，理整甲起身，呼曰："今日诸君不可怯战，誓与贼无生还！"〖20〗众将感奋，林陞中三箭，郑军始乱。琅乘势救理，引师而退。国轩见清军已退，天色将暗，令鸣金收兵。丘辉请乘清军新败，袭其锚泊地。国轩坚持"谨守门户，以逸待劳"。辉怏怏而退〖21〗。

十七日，琅会诸将于八罩屿，言"若非蓝理，本军门岂不危哉!"令笔帖式于赏罚格中填明赏银二千两。十八日，琅甲裳裹首，集诸将再申军令，总兵以下退则斩。诸将匍匐祈请，许以立功自赎，士气大振，即取虎井屿。次日，琅驱舟，潜侦敌军情状，还令诸军凿井。澎湖水多咸涩，甘泉竟出，众大喜，谓吾军必胜。

是日晨，琅分清军为四：正面，琅亲率大船五十六艘，主攻娘妈宫；东线，总兵陈蟒等率船五十只，从湾口东侧

突入鸡笼屿、四角山，夹击娘妈宫；西线，总兵董义率船五十只，从湾口西侧之内堑入牛心湾，佯装登陆，牵制西侧郑军。另八十船为预备队，随主攻舰队之后。又采部将吴英“五梅花”阵法，以五船围敌一船，尽其船多之长。理坚欲请战，琅泣止之，誓师云：“成功在此！”国轩率大小船舰二百余艘，官兵二万余人，列阵以待。自辰时开战，双方炮火矢石交攻，烟焰蔽天，咫尺莫辨。忽然，风从西北来，海浪大起，清军股栗。琅大呼曰：“惟天惟皇上之灵，尚克相余。”风向转反，两军再战，琅命火器船乘风纵发，以火桶、火罐进攻，郑军大败，杨德率五千余郑军倒戈归降，勇将丘辉等死，国轩乘乱逃回台湾。清军总兵朱天贵战死，总兵林贤重伤，共阵亡三百余人，伤近二千人。郑军一万二千人被击毙。清军大获全胜。

澎湖之捷，蓝理纪功第一，其“拖肠血战”事，闻名遐迩。蓝理，福建漳浦人，生于顺治四年(1647)，自幼习武，熟谙各种兵器，然家贫，以染布谋生。其叔蓝赞皇责其不立功万里，遂持斧碎染缸，发愤立功业。旋以事下狱。三藩乱起，赴康亲王杰书军前，以功授游击，未几迁参将。澎湖之战前一年，施琅奏请蓝理署右营游击，部议不准。学士李光地再荐之，康熙帝以其“贪”难之。李光地对曰：为将者能清廉自爱，虽自古以来所少。如今文职能皎然不滓者尚少，何况武臣乎？臣所言者，武勇耳！〖22〗特允其请。后果立奇功。康熙二十六年(1687)，蓝理服父丧期满，诣京师，行至赵北口，遇康熙帝出巡，舍马入梁园回避。康熙帝遣侍卫问谁之骑，蓝理出，伏地曰：“臣蓝理从福建来者。”康熙帝问：“是征澎湖拖肠血战之蓝理否？”

称是。召其近前，问血战状，解衣视之，为抚摩伤处，嗟叹良久。〖23〗寻授陕西神木副将。未行，改授宣府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数年开镇天津，迁福建陆路提督。五十八年(1719)，病卒于津。时人以“漳浦蓝氏多将才”誉之，或曰：蓝理“一门英杰，亦近代所希矣”。〖24〗

闰六月十三日(8月5日)

23 施闰章卒。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宁国府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等职，有惠声。以不徇大学士刘正宗请托，康熙六年(1667)去职。湖西民众集资建龙冈书院，请其讲学三天，以示敬意。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试，授翰林院侍讲，参与《明史》修撰。工古文，尤擅诗。常与宋琬、丁澎、张谯明、周茂源、严沆、赵锦帆等人往来唱和，有“燕台七子”之称；又与宋琬、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齐名，称“清初六大家”。其论诗主“有本”，“有物”，所作五言空灵素雅；《牧童谣》、《大坑叹》、《壮丁篇》等诗关注民间疾苦。王士祯曰：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琬）之右。沈德潜曰：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其为人忠厚热诚，士林称许，顾炎武称其“素心高谊，不可于今日宦途中求之矣”。著有《学余堂集》、《矩斋杂记》、《愚山先生文集》《愚山先生诗集》、《愚山先生别集》等。

七月二十七日(9月17日)

24 统一台湾。

澎湖战后，国轩败走台湾，台群情汹汹，魂魄俱夺。〖25〗郑克塽会文武议战守。建威中镇黄良骥请弃台避走吕宋(今菲律宾)，提督中镇洪邦柱曰："所言吕宋者，诚当！柱与良骥愿领为先锋。"中书舍人郑得潇并示以吕宋图，盛赞其地物产丰美，足以立业。时冯锡范握内权，亦以取吕宋为是。国轩独持降抚议，谓冯锡范曰："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苟轻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车可鉴也。"冯锡范曰："如此奈何？应分兵死守？"国轩曰："众志瓦解，守亦实难，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26〗众人犹豫不决〖27〗。

康熙帝于古北口红川得姚启圣奏报澎湖大捷疏，即命学士萨海等传谕曰："施琅大败海贼，克取澎湖，此乃捷音，尔等可遍谕扈从八旗诸王、贝子、公等，大臣、侍卫各官知之。"〖28〗旋施琅飞报澎湖已克，台湾指日可下，应作何设兵，请遣大臣酌议。谕曰：自用兵以来，凡陆地关山阻隘，相度形势以为进止，朕往往能悬揣而决。海上风涛不测，涉险可虞，是以朕不强之使进，数降明旨，言其难克。今观奏内屡次杀贼，挫其锋锐，火焚炮击，沉其战船，竟克澎湖，实为可嘉。施琅之功甚大。〖29〗且谕吏部：目今进取台湾，正在用人之际，福建总督、提督、巡抚凡有所请，俱著允行。朕此旨尔衙门识之，如遇此等事，即拟准行票签来奏，切勿遗漏。旋又谕：今天下已尽荡平，所余者海上一区耳。目下澎湖既得，正在攻取台湾

之时，凡所需钱粮等物，刻难迟误，应遣在京大臣一员或司官一员，将福建不拘何项钱粮，令其随意给发。前进取云南官员俱加一级，兵丁尽加恩赏，今福建官兵亦宜照此例恩赏，以示鼓励。可将朕意传与尔衙门大学士等知之。〖30〗

寻谕前往福建料理粮饷之工部侍郎苏拜、郎中明格里等人，曰："方今区宇悉平，仅余海寇，因此事重大，特遣尔等往理官兵粮饷。尔于各项钱粮宜措备丰足。此番进兵，原欲灭绝海寇根株，倘钱粮不给，恐误事机。其进取台湾官兵勤劳奋力，攻克澎湖，深为可嘉。尔等至彼，专遣人宣谕，慰劳官兵。更念以兵力攻取台湾，则将士劳瘁、人民伤残，特下诏旨招降。倘其来归，即令登岸，善为安插，务俾得所，勿使余众仍留原地。此事甚有关系，尔等勉之。"〖31〗

澎湖既克，施琅为行"因剿寓抚"之策，令暂休兵整军。命免三年徭役，秋毫无犯；为降兵医伤，愿归台者听之。且厚待国轩亲信，令归台告之曰：决不与为仇。肯降，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固无罪。〖32〗国轩降意遂坚，斥冯锡范首鼠两端，曰：当此之际，尚且狐疑，倘一朝变起萧墙，将奈何？大势已去，速当顺天。〖33〗锡范无计可施，从之。有试探琅者，曰：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灭之，以雪前冤？慨然对曰：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即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34〗且折箭誓曰：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仇怨乎？〖35〗台湾官民见琅

多行义举，惟恐王师不早来也。〖36〗

闰六月初八日，郑克塽命中书舍人郑得潇修降表，郑平英等携书议和，以世守东宁为请。遭拒。至是，克塽再派重臣冯锡圭等携降表至施琅军前，先后缴明延平王册印、招讨大将军印及公侯伯将军都督印各一。会康熙降敕曰："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北，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郑氏政权自成功起兵抗清迄克塽，凡三世，奉南明永历正朔三十七年，至是亡。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克台湾，历二十三年，至是与大陆复归统一。

琅旋率清军自鹿耳门(今台湾台南市安平港北)入港登陆。入台港道纡回，地势窄狭，波涛湍急，可谓至险至固〖37〗。既至，国轩迎拜，琅对拜。国轩曰：今日国轩俘虏耳，提督胡谦抑至此？对曰：敬君好汉。他人不明白，欲断送一方人之性命。惟君明智，知吾势不可敌，天命有归，保身全国。此君所以为好汉也。〖38〗琅遂隆重受降，宣帝赦诏，克塽等遥向京师叩头谢恩。琅优礼郑氏家族及国轩等人，于天妃宫与之握手开诚，矢不宿怨，出郑氏之望外。且重申军令，不准官军占用民房等，有一丝一毫取派民间，法在必行。〖39〗未几，亲至成功庙致祭，祭文略云：自南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也。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

是而已。〖40〗祭毕，潸然泪下。

有将琅与春秋之伍子胥相比者：二人皆怀父兄(弟)被杀之仇，皆因仇叛故国旧主反戈击之，而结局迥然不同。子胥为报私仇，不惜掘墓鞭尸，以致楚人反抗，使吴国灭楚大计功败垂成。琅亦知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41〗，然以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为国事重，不敢徇私，故衔恤茹痛者。〖42〗其胸襟气度与子胥不可同日语。康熙帝赞其“戢兵而惟宣德意，受降而不复私仇”。九月初一日，侍卫吴启爵至京，召问澎湖克捷事，启爵披图指画，备言渡海艰难及官兵血战之苦，康熙帝为之落泪，因谕部臣：“闽师远出海疆，冒险剿寇，非滇、黔陆地可比，论功再加一等。”又问提督重兵入险，得无有虑否？对曰：“海上既败之众，莫与共命者，但恐提督后至，彼或议论莫一，抢掠而逃，苦害朝廷百姓耳；谓其螳臂敢当巨辙，必无此理。”康熙帝大悦，解所穿龙袍派人驰赐施琅，并赐五律一章：“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代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43〗旋加授施琅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

25 是月，靳辅大修河工基本告竣。

自上年(1682)崔维雅治河之议被否，靳辅革职、戴罪监修后，所修各大工程陆续告竣。以黄河、淮河、运河综合治理，工程浩繁，需时费帑，加之事难人杂，治河时受掣肘。〖44〗本年四月初四，靳辅题请直隶及江南等四省，每年应征应蠲河银十八万两，俱于三月内照数抵解。谕曰：

观靳辅此奏，河工似难就绪。黄河险处甚多，河银应作速给与。并命汉大学士议。吴正治请将每年河工银内蠲灾缺额银八万两以现银拨给，蠲灾缺额银令布政司另行报销，以保证河银充足。谕曰：今萧家渡决口堵塞，黄河大溜直下，七里沟等处遂坍塌，玉皇阁一带急溜约有二三十处。总之，河口从下流冲决，为力尚易，若决在上流，则难施工，所关最为紧要。靳辅治河之事，成与不成在此一举。命照靳辅所请钱粮速行解给，又虑各省解往迟误工程，命将彼处钱数不拘何项，暂行动用，务令堤岸坚固，不致再有冲决。靳辅大修清水潭、萧家渡等各项工程告竣，奏销钱粮。谕问："销算合否？"明珠答称："凡与尚书伊桑阿所勘之处相合者，部议俱准销算；其原勘所无及参差不符者，俱已驳问。"又问："今河道若何？"李霨等奏曰："闻河水皆归故道，可无冲决之患。"继问学士胡简敬："所闻若何？"简敬对曰："今河道水深流急，往来船只无阻遏之处，与前河道疏通时相较无异。"再问："深处有几丈尺？"简敬不知确数。谕曰："河道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前见靳辅为人似乎轻躁，恐其难以成功。今闻河流得归故道，良可喜也。"明珠亦曰："河道既深，挽运无阻，往来商贾皆得通行，真国家之福。"〖45〗

八月初一日(9 月 21 日)

26 以准噶尔噶尔丹处来人渐多，且于沿途扰害，谕命以后除正副使数人许其进口外，其余或令于张家口外，或令于归化城贸易，事毕即当遣回。

27 以各衙门奏事后再行进讲，进膳太晚，未免过劳，

自此日讲改为每日清晨。次日，康熙帝以从前进讲题目均关君道，令以后兼寓训勉臣下之意。

八月十三日(10月3日)

28 吕留良卒。

吕留良（1629—1683），又名光轮，字庄生，又字用晦，号晚村，晚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仙人，能医，又号吕医山人。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明亡，投笔从戎，散家资万金，召募义军抗清。后致力于探寻治乱之源，崇正学，尊先儒，编选时文，尤倡朱熹之学，以求经世致用。受黄宗羲影响，服膺其“华夷大防之义”。晚年身隐名高，其议论无所发泄，以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46〗年五十五而卒。王弘撰云：“近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吕晚村也。”〖47〗阎若璩将其列为清初“十二圣人”之一。〖48〗著述近五十种，大半列入《清代禁书总目》，幸存者仅有《吕晚村文集》、《续集》、《诗集》、《四书讲义》。卒后四十余年，为曾静案牵连，剖棺戮尸，雍正帝斥其为“名教中之罪魁。”〖49〗子孙及门人被杀戮者甚多。

十五日(10月5日)

29 议八旗生计。先是，有旨令议政王等议八旗贫丁量给房屋之事。略曰：八旗官员房屋田地虽皆从前分占，但也有额外置买者。正丁所分田地外，有旗下庄头将洼地开垦耕种者，加以丈量，多余者注册，仍暂留与原主。俟

现在余存地亩拨给不足时，将其补拨给贫丁。至是定：仍恢复旗下兵丁月银二两；贫兵无妻室者，官给资婚娶；无房屋者，八旗王以下，官员人等以上，有房屋四十间者，分拨一间给与居住；无田土者，以户部所存未分拨田地拨给，并丈量浮额，留待拨用。谕曰：亲王以下，富户以上，情愿捐助，加以议叙。不强行摊派。皇庄地土应一并议及。

九月初十日(10 月 29 日)

30 戒大臣结党。牛钮、张玉书、汤斌进讲六四爻，有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等语。谕曰："大臣以人事君，必出于公心方可。"张玉书对曰："若出私心，则所荐之人皆为党援矣。"汤斌对曰："大臣之心惟辨公私，若以树私党为心，则不可以对朝廷。若合天下之贤才以共事朝廷，自是大臣公忠之道。"康熙帝称是。

十一日(10 月 30 日)

31 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启行巡游五台山。十月初九日返京。

十月初五日(11 月 22 日)

32 山西太原府地震。

初十日(11 月 27 日)

33 九卿、詹事、科、道以海疆底定，天下升平，请上尊号。康熙帝拒之。明珠奏曰："今将历年海寇尽行招抚，德被无涯，自古未有海岛尽入版图、中外无一贼寇者，允宜加上尊号。"谕曰："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图久安长

治，不愿烦扰多事。”明珠等奏曰：“臣等昨遵旨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等诸臣，诸臣言台湾虽在海外，乃以中国人历年占据，凭恃其险，侵扰沿海居民。今皇上指授庙略，剿抚兼行，海贼遂尔向化。皇上威德加于海外，自古以来未有能及者。臣等非不知皇上以简易之道治天下，不尚粉饰，惟皇上功德实越古昔帝王，非加上尊号，无以慰臣民仰戴之愿，伏望勉从臣等之请。”谕曰：“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若称尊号、颁赦诏，即入于矜张粉饰矣，是不必行。”

十四日(12月1日)

34 于懋勤殿召大学士、学士等人，酌定在京秋审情真重犯。康熙帝取各犯案函一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情罪决无可恕者，俱定情真。阅毕，谕曰：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入内殿共相商酌，稍有可原，即开生路。旋审核秋决重犯三覆奏本。改立决为监候，或免死减等者数十计。三年累积，论死者仅四十人。

二十三日(12月10日)

35 定外省审理事件迟延例。本月十四日，谕曰：近来部院衙门事件渐次清理，然各省刑名等事多迟延日月，甚有二三年不行完结者，若如此迁延，涉及之小民无辜受累，夤缘贿赂从此而生。与其事发严究，不如剔除源本，使弊端永绝。令九卿、詹事及掌印、不掌印科道官议一切迟延事件处置之法。旋问九卿定议若何，大学士明珠以“各出己见，不能相同，方在画一定议”答之。令“从容商酌，

不必急迫”。又以学士麻尔图曾为布政使，问其外间事件延迟之故，麻尔图以有距省城八九百里者，有千余里者，行文提取须经月日，或有事不得已及事情重大，因此每致迟延。谕曰：外省布、按不畏罚俸者，以其与彼无损，所畏者惟在住俸停其升转。

至是，九卿会议外省迟延事件九款进呈。令大学士议。明珠以事关人命，若限期太促，恐有不肖有司不能依限完结，惧获罪戾，因擅改罪犯口供，代为捏造，弊端丛生，小民反无辜受屈。原限人命事件一年，今议改为六月，州县词讼由一月改为二十日内完结。其余七款，似亦可行，但应令通省官民晓知。依议。

二十四日(12月11日)

36 日讲理学论及大臣言行不符。先是，汤斌进讲有“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等语。谕曰：“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亦徒有此语耳!欲得其人甚难。”张玉书奏曰：“此全在居心如何，外貌殊难知也。”问曰：“一心为公能有几人?”玉书对曰：“人臣能为公为国，则身名俱泰；一涉于私，则名败身裂，究竟于己无补。”帝深以为然。至是，进讲毕，康熙帝问理学之名是否始于宋？玉书对曰：“天下道理俱在人心，无事不有，宋儒讲辩更加详密耳。”帝以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色，彼此辩论益多。命汤斌议，汤斌对曰：“理学者本乎天理、合乎人心，尧、舜、孔、孟以来总是此理，原不分时代。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在躬行，近人辩论太繁耳。”谕曰：“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

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

二十五日(12月12日)

37 设黑龙江将军，筑瑷珲新城（黑龙江城），并设吉林至黑龙江间驿站。上年(1682)底，康熙帝决策实施“永戍”黑龙江之策：筑城、驻兵、屯田、开设驿站、造船通江等。至是，兵部题请设立瑷珲将军，并提名副都统席武库任是职。帝以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人甚优，命任是职。兵部又提名侍郎额星格等可任瑷珲左翼副都统、侍郎塞黑等可任右翼副都统。帝不从，谕曰：侍郎温代为人优长，不论何职皆堪任用，其家亦富厚，且能驭众，令补授副都统。又以给事中雅齐纳为人壮健，家业殷富，令授右翼副都统。下设协领、佐领等。

萨布素，富察氏，宁古塔(黑龙江宁安)人，隶满洲镶黄旗。自幼“好兵略”，尤喜观山川形势。为人沉勇果敢，粗通文墨。由领催授骁骑校，迁佐领。康熙十七年(1678)升任宁古塔副都统，任该职多年。既授将军，经略俄罗斯之事，悉以委焉〖50〗。至黑龙江后筑瑷珲城。瑷珲之称源于达斡尔语“埃阔”，乃其头人图龙恰所居城寨乔耶·埃阔村〖51〗，位于精奇里江口以南之黑龙江东岸，扼黑龙江中上游之要冲。明代称忽里平寨，清初属达斡尔族额驸巴尔达齐管辖。顺治九年(1651)为俄罗斯哈巴罗夫焚毁。康熙十三年(1674)，清廷曾派人于此筑木城，并调吉林水师总管前往暂守。其城稍下游有渡口，为江东西各族往来通道，清朝税吏及商人经此前往精奇里江一带收税、贸易。

因原城甚小，萨布素加以扩建后，为一方形城堡，周长九百四十步，合四千七百尺，并设有五门。旋因该城僻处江东，与内地联合不便，同年迁至下游左岸，在托尔加城旧址建城，次年秋建成。新城较大，内城与齐齐哈尔同，排木为重垣，实以土，具雉堞之观，四门皆有楼橹。方一千三百步，高丈八尺；外城适应地形，西南北三面，排木为外郭。方十里，南一门，西北各二，东临江〖52〗。该城“左枕龙江，右环兴岭”〖53〗，为边陲重镇。称瑷珲新城，又称黑龙江城。

筑城前后，并设吉林至黑龙江驿站。康熙帝于上年(1682)东巡时，已从京师至吉林乌拉修筑二千八百七十里驿路。至本年十月始，派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等前往勘设驿路。谕曰：此乃创立驿站之地，关系紧要。尔等会同彼处将军、副都统，询明熟识地方之人，详加确议安设。并就住驿人员及马匹等所用之粮草一一指授，令其从长计议，使其久远可行〖54〗。经包奇等反复勘量，至明年(1684)冬竣事，奏报以五尺为宽，于一千三百四十里间设十九驿。经东北三省将军会同有关衙门详议后，著手实施。因时欲增派兵力驻齐齐哈尔、墨尔根二地，且墨尔根至雅克萨间已陆续设置驿站。议政王等议改变驿路为：吉林乌拉至墨尔根、墨尔根至黑龙江。经包奇等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一月奏报，仍以五尺为宽，由吉林至墨尔根，再由墨尔根至瑷珲城，全长一千七百一十一里，设驿站二十五处，二十五年(1686)年初建设完成。又于卜魁(今齐齐哈尔)经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入喜峰口至北京二千三百里间设二十五站。此驿

路俗称蒙古站，亦曰草地，为递折路。〖55〗前线军报，由此飞递京师。

为输送大批军需、粮草，经反复商议，从本年三月始，连通东北三省水陆运输，沟通辽河、松花江、黑龙江，从南到北，共分四段：第一段，造船百艘，自巨流河渡口（辽河右岸，今辽宁新民城东二十里），溯辽宁至其上游之等色屯（即邓子村，今属吉林省梨树县境），于此二地筑仓收贮，由奉天将军监理，由盛京兵卫送；第二段自等色屯至伊屯门（今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由蒙古派人以车运输，蒙古兵卫送；第三段，造船百艘，自伊屯门经伊屯河（今伊通河），沿松花江至与黑龙江交汇处。筑仓收贮等事，由乌拉副都统经管；第四段，造船八十艘，溯黑龙江而上至瑷珲。先经试运，成功后正式启运〖56〗。

38 是月，从两广、福建等地方大吏之请实施展界，开放海禁。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即上《请将界外田地给与投诚官兵屯垦疏》，旋又与巡抚吴兴祚、水师提督万正色等数次上疏，略言：复还边界，乃今日救民裕国之良谋〖57〗；若一还边界，则上可以增国课，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鱼盐之利，以饷新兵安，投诚之兵永无反侧。远可以使台湾之众望风来归，还可以使春夏之交米不腾贵。是还界一事，实今日闽省第一要务也。〖58〗本年台湾既平，启圣再上《请复五省迁界以利民生事》、《请开六省海禁事》两疏，略言：以福建之故，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五省之迁界，尚未还民，不独五省之民失业流离，且伤损国家赋税，二十年来岂止几千百

万？请开六省海禁，使六省沿海数百万生灵均沾再造，而外国各岛之货殖金帛入资富强，庶几国用充足、民乐丰饶，将再见也。〖59〗两广总督吴兴祚亦上疏请将广州等七府沿海地亩招民耕种，户部随即议准。康熙帝深以为然，谕曰：前因海寇未靖，故令迁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吴兴祚所奏极是。其浙、闽等处亦有此等事情，尔衙门所贮本章关系海岛事宜者甚多，此等事不可稽迟。著遣大臣一员前往展立界限，应于何处起止，应于何地设兵防守，著详阅确议，勿误来春耕种之期。尔等可速行酌议来奏。〖60〗旋令李之芳、杜臻同席（石）柱往福建、广东；金世鉴、雅思哈著往江南、浙江。寻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以往福建、广东展界，行前面请谕旨。谕曰：迁移百姓甚为紧要，应察明原业，各还其主。可传谕该督抚，务令安插得所。一切事宜可与将军施琅会商。杜臻以应先往广东回奏。帝问其由。对曰：福建督抚正在料理海上事宜，可能无暇顾此。遂从之，并推其至闽应在明年四五月份。帝又问是否亲到琼州各处。杜臻对曰：该督原题内并未言及琼州，臣等至地方相酌事宜。如应臣等亲行阅视，则臣等分往，如应遣司官往视，则分遣司官，惟力是视，务在速行而已。其与督抚会商迁移事宜，亦应令与施琅会议。谕曰：施琅于沿海岛屿情形无不悉知，今在台湾，可移文会商。尔等承兹委任，宜思各立人品，勿似宜昌阿妄行鄙事也。〖61〗工部侍郎金世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雅思哈往江南、浙江展界，行前亦谕示再三。十二月，四人自京师出发〖62〗。至翌年春，展界完成。据杜臻、石柱等奏报，广东共察还民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一

顷，复业人口三万一千三百。福建共察还民地二万一千十八顷，复业丁口四万八百。江南、浙江之展界亦同时完成〖63〗。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8日)

39 谕示地方大吏，休养民力为治道第一义。湖广总督董卫国以回任起程，康熙帝于乾清门召见，并谕之曰："尔任外官二十余年，地方事宜、民生利病知之已悉，何待朕言。第督、抚为一省大吏，惟以奉公秉法，洁己爱民为要。从前用兵之际，未免骚扰闾阎。今幸天下承平，休养民力乃治道第一义。何利当兴，何弊当革，俱宜从实详酌举行。惟时当承平，而常苦民生未遂，民困未苏，则地方自然受福。若谓地方已经宁静，不复时加体恤，则所失多矣。至一切事务本可速结者，自应速结。每见在外官员，故意迟延，致滋民累，尔宜申饬所属官员，实心任事。尔为部院官亦久，在京部院大臣何须结纳。尔行事无疵，何畏人言？若行事失当，虽结纳大臣，亦复何益？"卫国奏曰："臣蒙皇上屡次拔擢，以有今日，臣惟知敬奉朝廷，实不敢与诸大臣私相交结。"谕曰："前事不必复言，惟嗣后实心秉公，斯为尽职。"

初六日(12月23日)

40 从云贵总督蔡毓荣请，土司官子弟中有通晓经义、志图上进者，准其一体应试。礼部旋议定，云贵二省应各录土司生员二十五名。

十四日(12 月 31 日)

41 南怀仁请刊刻《西洋穷理学》一书，康熙帝以其文辞“悖谬不通”，不准刊刻。明珠并言：“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二十一日(1684 年 1 月 7 日)

42 康熙帝以统一台湾赴孝陵祭告，皇太子胤礽等随行。十二月初七日返京。

43 是月，姚启圣卒。

姚启圣（1624—1683），字熙止，晚字忧庵，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明诸生，清顺治间自赴清军投效，请以家财佐军，隶汉军镶红旗。康熙初授广东香山知县。十三年（1674）耿精忠据福建叛，遂募兵自为一旅，威名大震。寻以功被任以福建布政使，擢福建总督。上平海机宜十四事，有撤满兵之请，及海澄、金、厦平，遂请亲王率满兵班师，疏三上，乃允。时闽省战乱经年，而满兵所驻，夺民居，并其妻女，系老弱为奴，民不敢言，启圣恻然伤之。及克澎湖、定台湾，启圣经理粮饷，而论功，水师提督施琅封靖海将军、靖海侯，启圣竟不与序，郁郁疽发背，至是而卒，闽人怜之。〖64〗

【考异】按姚启圣虽主招抚、缓办台湾之议，但康熙帝令施琅“速进兵”后，仍能以大局为重，将家中银物甚至妻妾之簪镯等物，悉数抵算，官兵大受感动，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军需物资，朝取夕至，保障之功不可没。统一台湾后，清廷

弃留意见不一，启圣为当时明确主张留台之第一人。同时又上八疏，议迁界、开海及福建、台湾善后事，俱见卓识。然非但未得赏功，且屡遭训斥，其议叙也被剥夺。死后无赀入殓，几遭抄没之灾。后世学者多不平之论。清人全祖望为姚启圣大鸣冤屈（《鲒埼亭集》卷一五《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近人朱希祖以施琅贪人之功，清廷赏罚不公《钦定平定海寇方略》等不足征信，“几几乎无足为史料者”（《记台湾郑氏亡事·叙》，载1930年《史料丛书》8页）。

《清史稿》论曰：“台湾平，琅专功。然启圣、（吴）兴祚经营规划，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遂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得，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卷二百六十）

据《康熙起居注》载，二十二年(1683)九月初九日，姚启圣上疏请开垦广东等省沿海荒地等事，共八本，康熙帝大为不满，指责曰：“朕观姚启圣近来行事，颇多虚妄。当施琅进兵时，不及时接济军需，每事掣肘，所造战船徒费钱粮，多不堪用。又屡奏捐助银十七八万两，大约虚冒居多。况姚启圣并无劳绩，而奏内妄自夸张，称臣与提臣如何调度。今台湾降附，海贼荡平，该省近海地方应行事件自当酌量陆续施行。姚启圣预行借端陈请，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这各本皆不准行!”明珠亦附和曰：“姚启圣乃一好事夸诞之人，诚如圣鉴。”康熙帝命明珠等“严切拟旨”。如此，启圣不但无功，甚而有罪。事隔一个月后，对启圣训饬升级，康熙帝曰：“姚启圣并未渡海进剿，今见台湾归顺，海寇荡平，妄言曾保举施琅，饰为无益虚辞，明欲以施琅功绩攘

为己有也。”明珠、王熙一并附和。康熙帝命“姚启圣前有议叙之旨，应停止。尔等将此意拟切责票签送进。”姚启圣闻之，十分伤感，作《辨昔人论功过格立命篇》，抒发郁闷，至是疽病复发而卒，年六十。身后“萧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著有《忧畏轩奏疏》、《以俟集遗编》、《闽颂汇编奏疏文告》等。时人李光地以姚先上书，言朱天贵阵亡，“施(琅)大衔恨。施遂蓄毒入郑家，得姚一点阴私事，命陈起爵入奏平贼事，遂口为上陈之。”“上已心不悦姚，会姚二三日连上五六本，竟要更制立法，四海九州，欲自重加整理。而第四本，至有改冠服诸大论”，“后姚覆书云：‘果以第四本奉严旨，乃服老先生(指李光地)高见也。’不数月，遂气愤疽发背而死。”(《榕村续语录》卷一二《本朝时事》下册721页)

邓孔昭、任力等亦以为姚启圣上疏有越权之嫌，似比康熙帝还高明，遂不获功(参见：《李光地、施琅、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载《李光地研究》103页；《康熙帝统一台湾始末》129页)。

而周雪玉乃以为施、姚之功过及清廷待之之态度，实含有以施压姚、以施制姚之用意。姚于闽深得民心，“复海界迁，居民归井，疆安本业”，“康亲王督禁旅来闽，民苦供亿，启圣三疏请敕王还师，及出境，白王下令禁挟民间妇女，竭储赎归，又置通省郡邑学田供贫士膏火，以病卒于官。柩出南郊，士庶填衢巷，跪奠流涕，为祠洪江浒，肖像祠之。”(《福建通志》卷一百四十《国朝宦绩》)正因姚受拥戴，“势力甚大，为帝所忌，急需培养制衡力量，总督与提督间之冲突，遂为其利用，乃支持琅以压抑启圣。”(《施琅攻台的功与过》80页。)

按《康熙起居注》、《清实录》等官书对姚启圣多有微词，

其评价影响有清一代。清国史馆修《满汉名臣传·姚启圣列传》主要依据上谕、奏疏撰成，该传通篇无一褒词，并备载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姚全文。而同书《施琅列传》详叙其功，并确言李光地荐施琅，不及姚启圣。甚至为扬施琅功，颠倒事实，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载施琅请留台湾疏后曰：寻侍郎苏拜与总督姚启圣等亦从琅议，上命行。姚已于是年十一月病故，而其提出留台在施琅之先。《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一载，施琅既得“专征”后，姚有不快，李光地劝两人和衷共济，谓姚曰：“当日施尊侯(琅)本老公祖(姚启圣)所荐，他之功即老公祖之功也。”明确力荐施琅者为姚启圣。康熙帝斥责“姚启圣并未渡海进剿”，“妄言曾保举施琅”等词，显系歪曲事实。《清史稿·姚启圣传》较为客观，载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取澎湖，“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缯、货、米至军，大赉降卒，遣之归，台民果携贰。复设间使克塽与国轩互相猜，众莫为用。琅遂定台湾，克塽、国轩等皆降。”明言姚启圣保障之功。同书《施琅传》载台湾善后弃留一段，与《满汉名臣传》一字不差，但云“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上命允行”，是知姚此时已故。另有商鸿逵等支持官书对姚之贬损，认为功在施琅，“私人著作多偏袒姚，殊非公允之论。”(《施琅与姚启圣》，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学刊》一集204页)。

44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四万六百五十五，田地等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三顷三十七亩，征银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百四十三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三石四斗，草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一百六十三束，茶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

十六万一千三百八两，铸钱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

〖1〗《清史列传》卷五《魏裔介传》。

〖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

〖3〗《康熙起居注》二册969页。

〖4〗《康熙起居注》二册996页。

〖5〗《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37页。

〖6〗《康熙起居注》二册980页。

〖7〗《康熙起居注》987页。

〖8〗《汤文正公全集》卷首《年谱》。

〖9〗《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

〖10〗《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56—259页。

〖11〗《台湾外志》卷二七。

〖12〗《靖海纪事》74—79页。

〖13〗《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

〖14〗《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一百一十、一一一二。

〖15〗《靖海纪事》39页。

〖16〗《清史列传》卷九《施琅传》。

〖17〗《海上见闻录》77页。

〖18〗《台湾外志》卷二七、二十。

〖19〗《台湾外纪》卷九。

〖20〗《台湾外纪》卷十。

〖21〗《台湾通史》下册530页。

〖22〗《榕村续语录》下688页。

〖23〗参见：《清稗类钞》，二册《漳浦蓝氏多将才》条；《台湾通史》下537页。

〖24〗《郎潜纪闻三笔》卷四72页。

〖25〗《海上见闻录》78页。

〖26〗《台湾外纪》卷九。

〖27〗《裨海纪游》卷上。

〖28〗《康熙起居注》二册1024页。

〖29〗《康熙起居注》二册1027页。

〖30〗《康熙起居注》二册1030页。

〖31〗《康熙起居注》二册1035页。

〖32〗《榕村续语录》下705页。

〖33〗《台湾外纪》卷十。

〖34〗《靖海纪事》3页。

〖35〗《榕村续语录》下689页。

〖36〗《海上见闻录》77页、78页。

〖37〗《靖海纪事》110页。

〖38〗《榕村续语录》下689页。

〖39〗《靖海纪事》113页。

〖40〗《台湾外志》卷二七、三十。

〖41〗《清史列传》卷九《施琅传》。

〖42〗《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43〗《台湾外志》卷二八。

〖44〗王永谦《靳辅治河述论》，载《清史论丛》六辑204页。

〖45〗《康熙起居注》二册981、1037页。

〖46〗《吕留良年谱》。

〖47〗《山志》二集卷五，引自《清代人物传稿》上195页。

〖48〗《潜丘札记》卷五。

〖49〗《清世宗实录》卷八一。

〖50〗《碑传集》卷一一五《傅察公萨布素传》。

〖51〗据陈学令《瑷辉若干历史问题研究评述》，载《黑河学刊》1989年4期。一说，瑷珲之名，因瑷珲河而得，见蒋秀松编著《抗俄名将萨布素》92页。今从前说。

〖52〗《黑龙江外记》卷二。

〖53〗《北徼形势考》。

〖54〗《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四。

〖55〗《黑龙江外记》卷二。

〖5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一一百八；《柳边纪略》卷二。

〖57〗《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10页。

〖58〗《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25页。

〖59〗《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94页。

〖60〗《康熙起居注》二册1086页。

〖61〗《康熙起居注》二册1101页。

〖62〗《康熙起居注》二册1102页。

〖6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清史稿》卷二六八。

〖64〗参见：《碑传集》卷一五《姚少保启圣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福建世袭轻车都尉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清史列传》卷八《姚启圣传》。

清通鉴　卷四一

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　公元1684年

正月二十一日(3月6日)

1 康熙帝纳施琅议，定守台湾。澎湖既克，台湾指日可平，施琅疏云：台湾或去或留，臣不敢自专。合请皇上睿夺，或遴差内大臣一员来闽，与督臣商酌主裁，或谕令督抚二臣定夺，俾臣得以遵行。〖1〗上年（1683）七月，施琅又疏言：亟请皇上迅赐睿裁，敕差才能户、兵二部迅速前来，会同督抚主裁料理，安置得宜，毕此大事。〖2〗康熙帝以台湾应弃应留，俟郑克塽等率众登岸，令侍郎苏拜与该督、抚、提会同酌议具奏。〖3〗施琅抵台，再次上疏。〖4〗时总督姚启圣亦接兵部密咨，命议台湾去留，遂疏云：今幸克取台湾矣，若弃而不守，势必仍作贼巢，旷日持久之后，万一蔓延再如郑贼者，不又大费天心乎？查粤东之琼州、江南之崇明，均系孤悬海外，今俱入版图者，

追想前人，亦不过为消弭后患之计耳。但自今为之，则似创似异。若至相沿之久，不过如琼如崇，亦极平常之事矣。况台湾广土众民，户口十数万，岁出钱粮似乎足资一镇一县之用，亦不必多费国帑，此天之所以为皇上广舆图而大一统也，似未敢轻言弃置也。〖5〗帝不纳，训责之。此后，颇有弃台论者，谓以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专守澎湖”。〖6〗工部侍郎苏拜、福建巡抚金鋐等人模棱两可，以留恐无益，弃虞有害，各议不一。〖7〗奏闻。康熙帝问李光地云：如今台湾已平，姚启圣、施琅欲郡县其地，如何？汝来时曾见之否？光地对曰：来时曾见之，臣议论与之不合。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通，小有事则不相救。使人冒不测之险，为其地之官，亦殊不情。应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荷兰有，亦听之。荷兰岂有大志耶？彼安其国久矣，事久生变，到彼时置之不顾，便失疆土。与之争利，或将不得人，风涛不测，便为损威，终非善策。目下何妨以皇上之声灵，几十年可保无事。帝谕曰：“若计到久远，十三省岂能长保为我有耶？”以置郡县为是。李光地无言以对。〖8〗

寻施琅再上《台湾弃留事本》，详述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之主张。略曰：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

区，险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凛天威、怀圣德，纳土归命，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岂人力所能致？夫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善后之计，尤宜周详。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甚至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今地方既为我得，在在官兵，星罗棋布，风期顺利，片帆可至，虽有奸萌，不敢复发。臣业与部臣苏拜、抚臣金鋐等会议之中。部臣、抚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敢进决，臣阅历周详，不敢遽议轻弃者也。且海氛既靖，内地溢设之官兵，尽可陆续汰减，以之分防台湾、澎湖两处。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通共计兵一万名，足以固守，又无添兵增饷之费。其防守总、副、参、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在我皇上优爵重禄，推心置腹，大小将弁，谁不勉励竭忠！然当此地方初辟，该地正赋、杂饷，殊宜蠲豁。见在一万之兵食，权行全给；三年后开征，可以佐需。抑亦寓兵于农，亦能济用，可以减省，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也。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

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惟去留之际，利害攸系，恐有知而不言。如我朝兵力，比于前代，何等强盛，当时封疆大臣，无经国远猷，矢志图贼，狃于目前苟安为计，画迁五省边地以避寇患，致贼势愈炽而民生颠沛。往事不臧，祸延及今，重遗朝廷宵旰之忧。臣仰荷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余，衰老浮生，频虑报称未由。熟审该地形势，而不敢不言。盖臣今日知而不言，至于后来，万或滋蔓难图，窃恐皇上责臣以缄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逭！故当此地方削平，定计去留，莫敢担承，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会议之际，臣虽谆谆极道，难尽其词。在部臣、抚臣等耳目未经，又不能尽悉其概，是以臣于会议具疏之外，不避冒渎，以其利害自行详细披陈。但事关朝廷封疆重大，弃留出自乾断。外台湾地图一张，附马塘递进御览。〖9〗

至是，命朝臣议。大学士李霨、王熙奏称：据施琅奏内称，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则其地甚要，弃之必为外国所踞，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等以为守之便。康熙帝称是，谕曰：台湾弃取所关甚大，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致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尔等可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再行确议具奏。〖10〗寻议定：台湾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设巡道一员分辖。设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分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分二营。其总兵官由现任总兵官拣选调补，任职三年调补内地。

三十日(3 月 15 日)

2 康熙帝与大学士议地方督抚贤劣。谕曰：督抚乃封疆大臣，通省民命所关，世祖皇帝时所用者尚属循良，逮至辅臣时，自用张长庚、白如梅、张自德、贾汉复、屈尽美、韩世琦等匪人以来，扰害地方，以致百姓困苦至极。今之督抚较前虽觉稍愈，而相沿成习，尚未尽改。勒德洪言其奉差广西时，闻彼处人民皆言屈尽美居官秽劣。王熙、吴正治曰：当日张长庚等为督抚时，甚属不堪。今若大吏不贪，小吏岂敢婪赃乎？康熙帝以现出浙江、湖广总督、江宁巡抚员缺最为紧要，令将此三缺加意详审，务得相宜之人补授为当。〖11〗寻吏部将湖广、浙江总督人选开列。明珠以总督重任，求其才能胜任者实难，举徐国相、王国安、王新命等人可任。康熙帝命授徐国相为湖广总督，王国安任浙江总督。旋以王新命有办事之才，授江宁巡抚。

二月十四日（3 月 29 日）

3 康熙帝谕遣往设立乌喇至瑷珲一路驿站郎中保奇、能得、额尔赛等曰：此乃创立驿站之始，关系紧要，尔等会同彼处将军、副都统询明熟识地方之人，详加确议安设。凡住驿人役及马匹牲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粮米，今年耕种不及，须要算至明年，加意料理。倘过于俭啬，食用诸物或至匮乏。必须从长计议，使其久远可行，毋得狃于目前之见，草率了事。

十九日（4 月 13 日）

4 工部以库内收藏鸟枪缺额，拟令原任员外郎吴兴祖

等赔补。又鸟枪三千余枝缺数，应令广东、福建解送。康熙帝谕曰：火器关系军务，最为紧要，应行预备。近见鸟枪中有仅可充数、全不堪用者，所缺鸟枪著八旗设局支动钱粮，敬慎制造，不必取之广东、福建。余依部议。

三月初七日（4月21日）

5 以侍郎宜昌阿等侵吞钱粮八十九万两大案，加之各省钱粮账目混乱不清，康熙帝谕曰：户部钱粮浩繁，一时难以清楚。地方督抚将在库银两挪移私用，虽云补垫，但至题奏时必致蒙混销算，故内部无凭稽查，百姓深受其害。即今原任广西巡抚郝浴侵欺银两至十九万，由此观之，天下类此者不乏。故朕日夜思维，欲清查各省钱粮，拯救小民。访之外任官员及督、抚等，皆云清出存留钱粮，则别项钱粮自必清楚。朕思此事一行，虽在外督抚司道不无被罪，实于国家有益。果钱粮充足，闾阎亦可施恩。今九卿曾为外官者多，知之必详。命大学士、九卿等详议具奏。九卿等旋议定清查之法。一、奏销驳查，仍按现行则例。二、支付本省驻军粮草，先以本省所收拨给，不敷时按时价给发，浮冒者照例处分。三、从前采办军需浮冒者，由督抚清查，限一年追完。四、兵马钱粮数目由统兵官印领结状，按季送部，不符者照蒙混例处分。五、各省奏销钱粮有驳查者，均具题完结，不得以咨文塞责。

十一日（4月25日）

6 康熙帝以正阳门外被火，备该管官兵不行救助，降旨严查。谕曰：昨日正阳门外被火，朕数遣人往看，该城

及司坊巡捕营等官并无一人在者，亦无一救火之人。朕遣内大臣、侍卫往救，火势方炽，未能旋息。朕亲往登城指挥，方得扑灭。该城及司坊巡捕等官是其该管之处，职分所在，平日不加谨防，遇灾又不急救，殊属可恶！著交与该衙门严查具奏。左都御史科尔坤，侍郎郭丕、阿兰泰奏称留视以俟熄灭，及朕还宫，使人看时，伊等亦已散去。城外系汉官所居之地，遇此等事亦应协力料理，乃置若罔闻，袖手不顾，则他事亦因循坐视可知。伊等皆国家大臣，凡事当视若一体，乃于身外漠不关心，可乎？

二十一日(5月5日)

7 康熙帝于上年（1683）七月巡游五台山，御制碑文，并将已翻译之满文及汉文镌刻于石。至是，以其所撰蒙古文及土白特文字句稍粗，间失行文本指，令学士翻译校正，刻于碑阴。又言汉人陋习曰：文章贵于简当，即施诸日用，如章奏之类亦须详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如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至满案，人主讵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于门客及下人。此辈何知文义，讹舛必多，遂奸弊丛生，事权旁落，皆文字冗秽以至此极也。

二十六日(5月10日)

8 康熙帝自本月初七日起，先后七次检阅八旗文武官员骑射。至是阅毕，谕曰：八旗骁骑校、五旗护军校尽属庸劣。此辈官职虽小，协理佐领事务，统辖大众，将来即升章京之职。今见除授时不过以此为升阶，挨此充补，并

未选择可否。兵部侍郎郭丕奏称：此等官员由本旗咨送，兵部补授，此是定例，请嗣后引见由上裁。从之。

四月初五日(5月18日)

9 康熙帝于乾清宫亲讲《易经》“亢龙有悔”一节。遂问讲官孙在豐：该节何以注在不应讲之列？对曰：“亢龙意义似宜避之。”谕曰：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令嗣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讲，俱以次逐节进讲。

10 从康亲王杰书等议政王大臣议：除盛京、宁古塔外，江宁、杭州、荆州、西安等各省驻防八旗官兵，凡老病、致仕、退役及已故官兵家口，俱令回京。所缺之兵由该处八旗壮丁顶缺披甲，无合式者则咨部自京补送。著以为例。

初九日(5月22日)

11 议设火器军。明珠奏：今遵旨会议，火器军士理应别异。今议此项军士皆简练精兵，器械营制应俱尽善。现天下承平，虽无用兵之处，然皇上安不忘危，特谕简选军士，既另为火器军，其纛旗似应分别。康熙帝以此事关系分别军士，亦属重务，谕议政王、贝勒、大臣定议具奏。

十三日(5月26日)

12 康熙帝前令部院堂官保举清廉者充任各处关差。至是，明珠奏云：今六部满汉堂官俱曰，若保举办事有才及谨慎者尚有其人，至于操守优劣，知之实难。如郝浴本是有罪之人，上召回给以重任，尚负皇上委用，侵蚀钱粮

数万。司官操守焉能保证。谕曰："清廉节操如何可废？凡犯贪恶之人，发觉后自有应坐之罪。郝浴在广西居官甚好，然犹侵蚀数万钱粮。魏象枢曾荐郝浴，此等情事魏象枢安能预知？即如部院堂官，朕皆信其清操而委任之，堂官亦信司官而委任之，各衙门官员谨慎有守或生事奔竞，岂有不知者？务将有守之人举出，则被举者必能效力。"旋九卿、詹事、科、道遵旨举出清廉之官：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嵩，扬州知府崔华，兖州知府张鹏翮，灵寿县知县陆陇其等。

十八日(5月31日)

13 于成龙卒。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今离石)人。幼喜读书，务实效。及长，身材魁伟，红颊隆准，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12〗顺治十八年(1661)，由副榜贡生授广西柳州罗城知县。该县瑶僮杂居，号为难治，加之地盛瘴疠，满目荒烟，居民仅六家，友人劝归，成龙曰："人生仕宦，岂择险易哉？"〖13〗单装驾驴，携仆三人，于棘深草茂间之关帝庙中视事。旋二仆死于瘴疾，一仆告归，仍不为所动，从容问民事。居三年，县大治。康熙六年(1667)，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离城之日，罗城人遮道呼号，泣送至数百里。八年（1669），迁湖广黄州府同知，驻镇岐亭。岐亭地处黄、麻交界，多汊湖幽壑，故为盗薮。成龙佯装乞丐，入盗巢，与杂处十余日，出时尽得盗贼罪。坑杀为首者，盗为之息。十三年（1674），署武昌知府。时吴三桂进趋湖广，遍散帖札，煽诱叛乱。

成龙单骑入敌营，以计降服黄金龙、刘君孚等巨盗。十六年（1677），出任江防道。次年，迁福建按察使。时郑成功进攻泉、漳诸郡，民多以通海获罪，牵连数千人。成龙以民命所关，不当穷治，遂报康亲王杰书，尽行释放。巡抚吴兴祚上疏清廷，称成龙“闽省廉能第一”〖14〗。即升为福建布政使。十九年（1680），升任直隶巡抚。畿辅重地，满汉兵民杂居，势豪为非作歹。成龙到任伊始，宣布“我奉天子命，来抚兹土，以惠养斯民也，岂怯佃伯哉？若虽悍独，不畏三尺耶？”〖15〗常微服私访，遇有不法者，立惩不贷。又戒州县私加火耗馈遗上官。为官一载，滹沱、易水之间，洋洋乎颂声作矣。〖16〗康熙帝称其为“当今清官第一”，宠奖有加。〖17〗翌年冬，特擢江南江西总督。莅任，革加派，厘积弊，居数月，政化大行。〖18〗常曰：“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作，不患不到圣贤地位。”〖19〗曾言：“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才免饥寒足矣。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20〗几案间，蛛丝鼠迹，一竹笥贮朝服，一釜备饮炊，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见者皆叹服曰：“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21〗于闽时，外国贡舶或有贡献，坚拒不受，贡使曰：“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此清官也。”〖22〗居官二十余年，未尝携家眷。至是卒于官。将军、都统及同僚入视，后室床头，只笥巾绨袍一袭。丧归之日，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余里，伏地哭江左，商民为之罢市，家家绘像供祀。康熙帝闻讣，祭葬如典礼，谥“清端”，赐御制碑文。〖23〗雍正十年(1732)，入祀贤良祠。著有《于清端公政书》等。

五月初一日(6月13日)

14 罢设浙江总督。帝命大学士议福建总督可否令浙江总督兼管，明珠对曰：从前二省设一总督时，总督驻扎衢州统理。现当福建多事之日，提督施琅又屡干预地方事务。因施琅是大有功之人，故福建巡抚每事曲从，如此恐将来事有未便。且浙江总督驻扎衢州遥制，其间多山川险阻，往来恐误事。以今事势，浙江总督可省，福建总督必不可无。帝是之，命王国安任福建总督，浙江总督停其补授。

初四日(6月16日)

15 纂修《大清会典》，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谕曰："务使文质适中，事理咸备，行诸今而无弊，传诸后而可征，悉心考订，克成一代之典。"

十八日(6月30日)

16 侍郎宜昌阿、巡抚金儁贪污案审结。宜昌阿与金儁通同作弊，侵吞兵饷及尚之信应入官财物，又受尚之信属下商人沈上达贿赂，恐其告发，杀人灭口。本年三月初七日，吏、兵、刑三部会审，宜昌阿、金儁拟立斩；原任道臣王永祚等分取财物，又同金儁谋死沈上达，拟立斩；原任郎中索俄托、原任员外郎卓尔图及尚之璋、宁天祚、王衍等分别斩绞、革职。经查核，共侵吞银八十九万余两及财帛等物，应追入官。刑部侍郎禅塔海奉命查审，未能查出沈上达被灭口事，而奏时坚称沈为自杀，如有别情，

甘愿受死，应拟秋后处绞；都统赖塔私将应入官妇女入己，应从重治罪。宜昌阿、金儁、禅塔海、赖塔俱系大臣，与“八议”之列，如何处置，听候上裁。康熙帝以金儁罪有应得，宜昌阿与之稍有不同，因此系大事，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三法司衙门会议以闻。然此案牵连过多，久议不决。至本月十三日，谕问刑部：宜昌阿等事何为许久不结？侍郎佛伦奏曰：近因裕亲王告假外出养病，安亲王有丧女之戚，不入朝会议，故未即结。谕曰：诸王每遇大事，规避仇怨，多有托故延俟，不肯担任。尔等可传谕会审诸臣，不必更待王等，即行审结来奏，并将此旨传知议政王等。佛伦又奏曰：近宜昌阿辩呈内称，赖塔既云素不识沈上达之子，何以受其所赠女子？则赖塔受贿显然。谕问宜昌阿招认否，佛伦对曰：坚不肯承。康熙帝以二人情同一体，命速结。至是，该案审结：宜昌阿、金儁斩监候、秋后处决；赖塔以征剿云南有功，削加级，罚俸一年，其子夸色从宽降三级留任；宜昌阿家人扎哈里、沙纳海绞监候，秋后处决；守尉白尔黑革职；笔帖式伊色、邵多礼秋后处斩。谕曰：凡差往各处大臣、司官所带笔帖式，必拣择贤能带往。苟不预事，何用选为？既经预事，其大臣、司官妄行，岂可不行阻抑？有利则同，有失则于中脱免，非法之平。且各部院私作弊端，皆起自笔帖式。

17 康熙帝于乾清门召见台湾总兵官杨文魁，谕曰：台湾远在海隅，新经底定，将弁立功者颇多，俱未简用。因尔系旧人，可以委任，故特简尔为总兵官。彼处新附兵丁以及土人、黑人种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到任务期抚辑有方，总在兵民两便，海外晏安，以称朕

意。至于海洋为丛利之薮，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饬，不得因以为利，致生事端，有负委托。

十九日(7月1日)

18 命王新命任江南总督。吏部先开列侍郎张士甄等可任江南总督。康熙帝以“总督职任重大”，令大学士等会同九卿将有才能廉洁者举出。翌日，众臣以总督控制两江数千里之地，必才干优长、操守廉洁、为众所推服者，方能担任。遂公推现任苏松巡抚王新命为首，并言其在湖广声名甚著。江南籍诸臣亦云两省重地，得此人总制，于地方实有裨益。谕曰：总督关系重大，任此职者固贵有才，尤贵有守，苟不能洁己率属，地方军民必受其害。并问汉大学士王熙能否保王新命之为人，王熙以新命居官甚优答之。学士王鸿绪、汤斌也言新命于湖广颇有政声，乃有是命。

19 康熙帝谕户部：民间田地，久已有旨，永停圈占，其部存地亩分拨时，或不肖人员借端扰害百姓，圈占民人良田，以不堪地亩抵换；或地方豪强隐占存部良田，妄指民人地亩拨给，殊为可恶。直隶巡抚可严查此等情弊，指名纠参，从重治罪。

六月十一日(7月22日)

20 李霨卒。

李霨(1625—1684)，字景霖、台书，号坦园，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历编修、詹事府右春坊、中允等职。十二年（1655）充经筵讲官。十五年

（1658）授内秘书院大学士，旋改内弘文院大学士。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霽多能调和匡救，保护善类。〖24〗九年（1670），为保和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参与机密，平三藩、定台湾等有赞助之功，为康熙帝所倚重。自奉甚俭，不营财利，朝野贵贱，莫有指公过失者〖25〗，时人推崇其“言为世经，行为世法”〖26〗。至是卒，谥“文勤”。著有《伴星草》、《闽役纪行》、《心远堂诗集》等。

二十三日(8月3日)

21 授学士汤斌江宁巡抚。原九卿会推，以翰林院学士孙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可任江宁巡抚，大学士并言孙在豐“学问优通，长于事务”。康熙帝则以汤斌“质朴耿直”，并征询学士阿哈达、图纳、常书、朱马泰等汤斌同僚之意见，诸人均以其“才学优长，立志坚介”。帝又将汤斌与徐乾学、崔蔚林等人相较，曰：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姓孙(奇逢)之人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且汤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至是令授江宁巡抚。汤斌启行赴任前，康熙帝于乾清门赐宴毕，谕汤斌曰：朕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江苏为东南重地，故特简用。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尔当加意化导。移风易俗，非旦夕之事，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钱粮历年不清，亦须留意。尔在内阁曾看章疏，在外督抚凡钱谷、刑名大事多有舛错，致令驳查。尔到地方，尤当留意。近日江南吏治稍稍就理，尔能洁己率属，自然改观。汤斌以其未曾受任地方，不敢妄奏，只据平日所闻，

江苏赋额繁重，历年不能全完，新补旧欠一时并征，官民交困等请旨当作何区处为善？康熙帝以“赋额久定，但当清耳”答之。

七月初二日（8月12日）

22 先是，马喇疏报：臣至索伦，屡行密询罗刹情形，皆云现在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各止五六百人，其得以盘踞多年者，惟赖额尔古纳河口至雅克萨十余处、雅克萨至布尔马大河口十余处，筑室散居，耕种自给，因以捕貂。尼布楚田亩不登，但取资纳米雅尔诸姓贡赋。喀尔喀巴尔虎人，时贩牲畜等物至尼布楚，尼布楚人亦捕貂与之交易，得以生存。臣请敕喀尔喀车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楚者，兼禁止交易。再请敕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作攻取雅克萨状，因取其田禾，则罗刹不久自困，量遣轻骑，剿灭似易。康熙帝谕兵部：据马喇等奏，取罗刹田禾，当不久自困。又侍卫关保来奏，将军萨布素等亦以取罗刹田禾为然，则罗刹盘踞雅克萨、尼布楚，惟赖耕种，若田禾为我所取，诚难久存。其令萨布素等酌议，或由陆路进，或水陆并进，尽刈其田禾，不令收获。由陆路进，以所刈之禾，投江下流；水陆并进，以所刈之禾，船载以归。于未进兵时，先遣人传示罗刹云：尔等据我雅克萨、尼布楚，多历年所，屡令撤还，迁延不去。且收我逃人，侵我边民。今大兵水陆进剿，尔其远退以保余生。并将马喇等奏，移文车臣汗知之。至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疏请今年停剿雅克萨，明年四月进兵。康熙帝责其坐失机会，且罗刹田地肥饶，将来难克，严饬之。

十一日(8月21日)

23 康熙帝于古北口外之拜察地方召见奉差福建、广东沿海展界之内阁学士石柱，详询开海及琼州等情形。石柱曰：臣曾到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广州、惠州、潮州等府。自潮州入福建境，臣奉命往开海界，闽、粤两省沿海居民纷纷群集，焚香跪迎。皆云：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洪恩无尽矣。皆拥聚马前稽首欢呼，沿途陆续不绝。康熙帝问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尔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石柱对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谕曰：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石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提督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谕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虽禁海，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帝又询广东督抚居官情形。石柱奏曰："总督吴兴祚不受属下官员礼物，居官亦善。""巡抚李士祯虽六十余岁，容貌甚少。据彼处人云，李士祯虽稍受礼物，为人和平，不生事端，较前任巡抚金俊为优。"帝称是，并曰："凡居好官之后者最难胜任，善名亦未即得；居不肖官之后者最易胜任，百姓因苦于前任不肖官员，所以稍有好处即易显出。前广东官员内

刘秉权居官稍优，至卢兴祖、王来任、金俊等品行贪劣，人民甚为受累。后李士祯到时稍优，所以称善。”又问曰：先差往展界官员皆未至琼州，今尔既至其境，彼处地方形势若何？百姓生计若何？石柱对曰：琼州地方原称一千七百里，臣等往察，共计十三州、县，周围二千七百余里。地方极热，生黎、熟黎二种人居住，男女约计十万余口，视绕城居住之民甚为富饶，服饰鲜明。至远离府城各州、县之民，容色皆陋。其地产沉香、槟榔、花椒等物，生黎人入山采取，货与熟黎，熟黎人转贩诸商。山有瘴气，即熟黎人亦不敢入，入则必病矣。谕曰：闻琼州偏居海中，甚为炎热，至夏时日高则不见人影，夜间止见南极老人等星，并不见北极星，北极星被地遮掩。尔亲至彼处，果如是否？石柱对曰：臣等不知天文，不识南极、北极等星，但日在头上仰面而视。问其至广东，至香山澳否？石柱曰：臣曾至其处，香山澳居民以臣为奉旨开展海界之官，皆放炮远接，甚为恭敬。其本地头目至臣前跪云：我辈皆海岛细民，皇上天威，平定薄海内外，克取香山澳，我等以为必将我辈迁移，蒙皇上隆恩，令我辈不离故土，老幼得仍守旧业谋生。今又遣大臣安插沿海居民，我辈庶获互相贸易，此地可以富饶，我等诚欢欣无尽矣。皇上浩荡洪仁，我辈何能酬答，惟有竭力奉公以纳贡赋，效犬马之力已耳。谕曰：江南、江西等处水路有马头地方，为商贾聚集之所，其人甚好华美，外视若富，其家实无所有。闻人云，江南徽州府、山西平阳府民人既能节俭，亦复勤于农事，外视极似淡薄，就中积蓄颇厚，天下之富未有过于此二处者。麻尔图曾为陕西官，想应知之？麻尔图奏曰：平阳府百姓

素性俭啬，九年之内必有三年之蓄，其家虽万金之富，皆衣布褐，诚如圣谕。

二十二日（9月1日）

24 管理钱法刑部左侍郎佛伦疏请，宝源局每年鼓铸用铜六十五万八千余斤。以五万斤铜为一卯，每月鼓铸二卯。此六十五万余斤之铜，止可鼓铸六个月有余。其五个余月，匠役无事，各归乡村，伊等俱赖手艺为生，焉能保其不行私铸？请将芦课银，并各关税，增买铜斤共一百二十万斤，一年十二月，每月铸钱二卯，不令匠役出局，可杜匠役盗铸之弊。查今芜湖、龙江、杭州、荆州四关岁办铜斤七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四斤，尚不足铜四十八万三百四十六斤，应将江苏抚属芦课银内，令其办铜十七万斤；安徽抚属芦课银内，令其办铜六万斤；湖广芦课银内，令其办铜一万斤；江西芦课银内，令其办铜九千五百五十斤；浒墅关办铜九万五千斤，芜赣二关共办铜三万斤，湖口关办铜一万四千斤，太平关办铜四万斤，凤阳关办铜二万一千七百九十六斤，以明年（1685）为始，解交宝源局，以足鼓铸。从之。

25 是月，格尔古德卒。

格尔古德(1640—1684)，钮祜禄氏，字宜亭，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帝亲政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以随安亲王岳乐平定三藩有功，于康熙十九年(1680)任詹事府詹事。翌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一年（1682），出任直隶巡抚，疏请并革除投充、圈地之弊。〖27〗

一时称其为“铁面”〖28〗。本年五月，令廷臣举廉能官，首列其位。旋以四十四岁壮龄卒于住所。灵柩还京，士民举哀，道路不绝。康熙帝命内大臣代为祭葬〖29〗，并亲撰碑文，盛赞其“砥砺清操，倡率群吏，勤宣上意，轸恤民隐”〖30〗，谥“文清”。

八月二十一日(9月29日)

26 康熙帝于巡游围猎中，见八旗军官骑射荒疏，谕大学士等曰：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皆管辖兵丁，职任最为重要。此番巡游，见正黄旗副都统噶思哈、正白旗前锋统领郎谈及镶蓝旗署夸兰大参领一员，皆才能庸劣，不能胜任，命将才力不及者黜革。又谕曰：从前汉军与满洲相去无几，近来日渐庸懦，皆似绿营，命以后汉军都统、副都统缺出，可仿蒙古八旗例，补授满洲。满洲都统马缉、副都统噶思哈，汉军副都统卢仰祖、关保、刘显忠等旋以庸劣革职。汉军都统赛音达里、副都统王光宗等解任。

二十四日(10月2日)

27 定诸王之子减等袭封。本年五月，以惠郡王博翁果诺“不尽力事上”，经请太皇太后懿旨，削去爵位。康熙帝遂命察诸王之子降封典例，谕曰：此事关系重大，著将本朝定例及明朝定例详细察考。至是定：亲王一子封世子，候袭亲王，其余诸子授贝勒。郡王一子封长子，候袭郡王，其余诸子授贝子。贝勒以下照例减等袭封。

九月初二日(10月10日)

28 以明珠荐，余国柱任户部尚书。时吏部开列都察院左都御史余国柱等可任兵部尚书。明珠面奏曰："臣等众意户部事务关系钱粮，一说帖内即销算二三十万银两，甚为紧要。尚书梁清标自补用此任以来，获戾之处甚多。左都御史余国柱于户部事务为谙练，若将梁清标调补兵部，余国柱补授户部，实有济于事务。"从之。且诫谕余国柱曰：若所行不正，议处何难。余国柱字两石，湖北大冶人，顺治九年（1650）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户科给事中等职。平三藩时，官兵筹饷甚难且急，多次上疏言筹饷事，语多精核。康熙二十年（1681），升任左副都御史，不久授江宁巡抚。二十三年（1684）正月，内迁左都御史。

初三日(10月11日)

29 从陈廷敬疏，铸稍轻之钱。时钱贵银贱，私铸颇多，不便于民。户部侍郎陈廷敬兼管钱法，疏曰：自古铸钱时轻时重，未有数十年而不改者。定例每钱一串(一千文)值银一两，今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不等。钱日少而贵者，皆因不法之徒毁钱作铜牟利所致。铜价每斤值银一钱四五分不等，现银一两仅买铜七斤多，而毁钱一串可得铜八斤十二两。欲除毁钱之弊，求制钱之多，应铸稍轻之钱，使毁钱者无厚利可图，如每文重一钱，则毁钱之弊自绝。产铅铜地方应停其收税，听民开采，则铜日多而价自平。下部议行。

二十日(10月28日)

30 康熙帝力戒大臣阿顺旨意，谕曰：近见朕凡谕令议奏之事，或会议或九卿、部院，皆有以上谕极是回奏。朕命诸臣会议者，但欲事得其理，视与众意相符合耳，并非必以朕言为是，令遵议也。命大学士、学士晓谕诸臣，嗣后将如此称写永行停止。

二十八日(11月5日)

31 首次南巡启行。至十一月二十八日返回京师，历时二月。先是，康熙帝于古北口围场行猎，详询自闽粤等省展界归来之内阁学士石柱等人南方风土民情，且问及总河靳辅及河道近日情形。石柱奏曰：曾见靳辅，颜色甚瘦。河道颇好，往来无阻。臣来时，见宿迁地方将水均排筑堤，共计五堤。其二堤已完，三堤正在修筑。水若大时，开闸以杀其势，令其循堤四散分流，已无冲决之患。谕曰：凡人有所见，不若本处之人知之最切，其本处耆民云何？石柱曰：皆云修理坚固，今可不畏水患。谕曰：河道关系漕运，甚为紧要。前召靳辅来京时，众议皆以为宜另行更换。朕思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旧官，必致坏事，所以严饬靳辅，令其留任，限期修筑。今河工已成，水归故道，尚可望有裨漕运商民。使轻易他人，其事必致后悔矣。图纳以治河惟顺水性面奏，康熙帝不以为然，曰：顺水性而治，此自古之常谈也。今治河则不然，黄河不循故道，涣散流决，今倒转一百八十里，令其复故道，所以为难。今古不同，若但顺水性修治，又何难哉？寻以南巡诏告全国，略曰：直隶郡县，周览巡行，勤施补助，更念山

左等处，土宜俗尚，不加巡省，曷克周知？今世际升平，历逢甲子，乘时命驾。谕户、工两部及光禄寺称：朕凡巡幸，一应动用之物皆从节俭，此番巡幸，户部采买草豆、工部木炭、光禄寺食物，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间，扰害百姓。尔三衙门前往官员，按每程所用，合其时价采买供给。倘有派取民间者，著令该督、抚指参。又谕称：南巡正欲体察民情，周知吏治，所有沿途供应之物，由在京所司备办，丝毫不取民间，如有私征，从重治罪，凡经过地方，百姓各安其业。

至是，以满汉大学士明珠、王熙，尚书伊桑阿、介山，学士席尔达、麻尔图、常书，侍读学士朱马泰、徐庭玺等扈从，出正阳门，经永清、霸州、任丘、河间、献县、阜城、禹城等地，十月初八日抵山东省会济南。观览名胜趵突泉，亲笔书写“激湍”二字；又令扈从大臣各书二字，留之泉亭，以传将来。十日，登泰山，步行四十里，抵极顶玉皇宫，又至孔子“小天下处”观览。薄暮时分始回行宫。次日，行祀泰山之神大典。回至泰安州，帝称其居“深宫宁处，轸念闾阎，谘吉时巡，省观民隐。”登泰山，“眺九州，洵是揽天下之胜，察造化之奇。”援笔挥毫，写“普照乾坤”四字，令于孔子“小天下处”建亭悬额。并命免解本年香税，以修缮各处庙宇。

十月十五日(11 月 21 日)

32 帝巡幸在外，木章例应三日一送。是日康熙帝坐待以至二鼓，屡问木章到否，因未递到，谕阁臣曰：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幸之处，奏到随即听览，

未曾一有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朕已经重处。此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令不拘何时到来，即刻呈进。是夜四鼓，本章递到呈进，康熙帝即起详览，至天明。

十八日（11月24日）

33 康熙帝谕前来觐见之靳辅曰：黄河屡次冲决，久为民害，朕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堤工。次日，自宿迁县启行，驻桃源县众兴集（今江苏泗阳），视察黄河北岸诸险工程，谕靳辅曰：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屡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身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泛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情形，如萧家渡、九里冈、崔家镇、徐升坝、七里沟、黄家咀、新庄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大略运道之患在黄河，御河全凭堤岸，必南北两堤，修筑坚固，可免决啮，则河水不致四溃。水不四溃，则浚涤淤垫，沙去河深，堤岸益可无虞。今诸处堤防，虽经整理，还宜培薄增阜，随时修筑，以防未然，不可忽也。又如宿迁、桃源、清河上下，旧设减水诸坝，盖欲分泄涨溢，一使堤岸免于冲决，可以束水归槽，一使下流疏泄，可无淮弱黄强，清河喷沙之虑。近来凡在决工处所，皆仿其意，不过暂济目前之急，倘遇河水泛滥，乘势横流，安保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乎？因命靳辅筹画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势东下，水行沙刷，永无壅决，则减水诸坝皆可不用，运道既免梗塞之患，民生亦无垫溺之忧，庶几一劳永逸，河工可告成。康熙帝见河

工劳苦，亲加慰劳，命靳辅严禁克扣河工工食。靳辅奏曰：黄河为患最大，为功最艰，目前急务，不得不治其大而略其小，故借减水诸坝，仰副皇上爱民至意。恭聆圣谕，尽得肯綮，臣虽愚昧，自当勉力恪遵，以尽犬马之职也。二十日，帝视察天妃闸，见水势湍急，命改为草坝，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登舟过清河县、淮安府。二十二日，乘舟过高邮、宝应诸处，见民间田庐多在水中，乃登岸步行十余里视察水势，召当地生员耆老详问遭灾原因，皆云自海口壅塞，水无所归，二十年来田亩已成水泽。因命江南江西总督王新命筹画赈济。复登舟。赋五言诗一首："淮阳罹水灾，流波常浩浩。龙舰偶经过，一望类洲岛。田亩尽沉沦，舍庐半倾倒。茕茕赤子民，栖栖卧深潦。"

二十三日（11月29日）

34 康熙帝乘舟过长江，泊镇江。谕高士奇曰："自兴兵以来，恢复岳州、长沙，多得此船之力。今海宇承平，昔时战舰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安当思危，治不忘乱，朕乘此舟未曾不念艰难用武之时，非以游观为乐也。"靠岸登金山，游龙禅寺，书"江天一览"四字。越二日，至苏州府。登虎丘，谕侍臣曰：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致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反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可挽颓风。旋至无锡县。夜坐舟中，常与侍臣高士奇等探讨古今兴废之迹，读《尚书》、《左传》及先秦两汉文数篇，或谈《周易》，或赋诗。曰："善读书意味深长，不似耳目之好，易于烦厌也。"

二十八日（12月4日）

35 康熙帝谕江宁巡抚汤斌曰：朕欲知地方风俗，小民生计，有事巡行。凡需用之物，皆自内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或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其加意严查。如有此等，即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纤夫，及闻朕巡行至此远来聚观百姓，恐离家已遥，不能自归。尔逐一详察，多方区画，令其还家。尔巡抚率布政使即从此回，料理此等事，不必前送。汤斌奏曰：此番皇上巡行，所过地方钱粮尽行蠲免，凡需用诸物并不派取民间，又赏赉沿途穷苦人民，思恤耆老，百姓莫不欢呼踊跃，引领以望皇上速临。至地方各官，臣已行严禁，又蒙皇上命科、道等官不时纠察，虽有不肖官员，亦何敢妄为？沿途供役纤夫已给工食。其人民愿睹天颜，从远方来者，亦各自备资给，无烦圣虑。皇上巡幸江南等处，实千载奇逢，臣愿送驾渡江始回，令布政使章钦文先还。再四恳奏，帝始允。

十一月初二日（12月7日）

36 康熙帝自无锡、丹阳由陆路经句容至江宁。遣内阁学士席尔达祭明太祖陵。旋率内大臣等谒陵，于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头礼。车驾过明故宫，慨然久之。御制《过金陵论》曰："金陵，《禹贡》扬州之域。秦立郡县为秣陵，两汉因之。孙权时称建业，东晋及宋、齐、梁、陈地号佳丽。隋、唐之间，六朝旧迹渐致湮没。南唐李氏始更筑城，名金陵府。明有天下，建都于此。窥明太祖之意，以为宅中图大，控制四方，千百世无有替也。岁在甲子，

冬十一月，朕省方南来，驻跸江宁。将登钟山，酹酒于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者凤阙之巍峨，今则颓垣断壁矣。昔者玉河之湾环，今则荒沟废岸矣。路旁老民，踞而进曰：若为建极殿，若为乾清宫，阶碛陛级，犹得想见其华构焉。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间，经营大业，应天顺人，奄有区夏。顷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昔人论形势之地，首推燕秦，金陵次之。然金陵虽有长江之险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依。六朝偏安，弗克自振。固历数之不齐，或亦地势使然也。明自文皇靖难之后，尝以燕京为行在。宣德末年，遂徙而都之。其时金陵台殿苑囿之观、声名文物之盛，南北并峙，远胜六朝。迨承平既久，忽于治安。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翌日，于江南教场阅射。亲射，十发九中。市民数万人观之，欢声雷动。初三日，赐江宁知府于成龙手卷一轴，勉其“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

初四日，自江宁回銮，出石城门，御舟至仪凤门外，督、抚、提、镇以下大小文武官员及地方缙绅士民不下数十万，于两岸跪送。停舟，谕曰：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见通衢市镇似觉充盈。至于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

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尔等身为大小有司，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浊扬清，体恤民隐。务令敦本尚实，家给人足，以副朕老安少怀之至意。当日驻跸燕子矶，读书至三鼓。高士奇曰："皇上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谕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但资性不敏，独于易旨虽极研究，终未洞彻耳。至若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触事犹能记忆。又曰：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简任督、抚之时，又必详加察访，盖一方大吏贤能自足表率僚属。今贪墨之风，未必尽除，然激劝澄清，正欲使之潜移默化也。

初六日（12月11日）

37 康熙帝舟泊江都县邵伯镇，命吏部尚书伊桑阿、工部尚书萨穆哈往视海口。谕曰：高邮、宝应等处民间庐舍田畴被水淹没，系因湖水下流之海口年久沙淤之故，如将入海故道浚治疏通，可免水患。尔等即往详勘，旬日内回奏，务期济民除患，纵有经费，在所不惜。伊桑阿等即遵旨起程赴泰州、兴化、盐城等处勘察。初十日，康熙帝亲视高家堰堤工，扈从止数十骑，历武家墩、高家堰、高

良涧闸、周家桥、翟家坝、洪泽湖，自卯至午，往返百里，河工要害，皆细为谘询。因谕河臣靳辅曰：朕观高家堰地势高于宝应、高邮诸水数倍，前人于此筑石堤障水，实为淮、扬屏蔽。且使洪泽湖与淮水并力敌黄，冲刷淤沙，关系最重。今高堰旧口及周桥、翟坝修筑虽久，仍须岁岁防护，不可轻视，以堕前功。驾回天妃闸，渡清口，复阅黄河南岸高家湾、谈家口及龙窝诸险工。因谕靳辅：今年黄水倒灌运河，尔须酌一至妥之策，务令永不倒灌。尔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之佐。靳辅对以陈璜。十二日，康熙帝问靳辅挖下河开海口工程所需钱粮，对曰约需一百余万。若用民夫开挑，可以节省，但需时十余年。帝曰十年太迟，不如仍动钱粮兴工为是。十三日，康熙帝阅河毕，成《阅河堤诗》一首。诗云："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且谕曰：朕南来目睹河工，夫役劳苦，闾阎贫困，必使此方百姓尽安畎亩之日，方是河工告成之时。偶成此诗，聊写朕怀，不在词藻之工也。旋以是诗赐靳辅，并召其人行幄，谕之曰：尔数年以来，修治河工，著有成效，黾勉尽力，朕已悉知。此后当益加勉励，早告成功，使百姓各安旧业，庶不负朕委任至意。又问曰：尔之僚属何人最为清廉？辅奏曰：清廉二字，人所难能。为大吏者必洁己率属，然后可以责人。臣起家寒微，蒙皇上畀以总督河务之职，河工浩繁，员役众多，其中赏赉激劝，使之奔走，不无费用。即臣衣食所资，亦皆仰托皇恩，举家温饱。若古人一介不取，一介不与，远愧不能。臣自揣如此，何敢保其僚属清廉，以欺圣明。然非理妄取，枉

法坏公之事，亦断不敢为也。帝笑谕曰："此语正见汝之不欺尔。"

十八日（12月23日）

38 康熙帝至曲阜孔子庙，于大成殿行三跪九叩头礼。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并书"万世师表"四字，悬之大成殿，又将曲柄黄盖留于庙中。翌日起驾，经兖州、汶上、东阿、高唐、德州、阜城、河间、雄县、永清，于二十八日抵京城南苑，旋回宫。

十二月初九日（1685年1月13日）

39 康熙帝以汉军官员庸劣者多，召八旗汉军都统、副都统、侍郎等官谕之曰：国家自祖宗定鼎以来，委任汉军官员与满洲一体，其中颇有宣猷效力者。如孟乔芳、张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比年汉军居官者大不如初，每赴外任，多带仆从，汰侈糜费，惟务黩财累民，恣肆放逸，未能谨守法度。如张长庚、贾汉复、白色纯等不可胜举，屡加申饬，尚多因循，未见改辙。兹者巡行江南，见文武各官及军民人等，众口一辞，称江宁知府于成龙清廉爱民，朕心喜悦，已面加奖励，超迁为安徽按察使。又特召成龙父赏赐，以见褒美廉吏至意。凡尔八旗汉军人等，自今以后，悉宜洗耳恭听洗心涤虑，痛除旧习。或子弟官守在外，宜各贻书训勉。果有洁己爱民如于成龙者，朕立行擢用。如犹怙非不悛，国有常法，不能为此辈贷也。

十二日（1月16日）

40 康熙帝以军机关系紧要，非熟练戎行者不可，派都统瓦山统辖黑龙江地方驻军，护军统领佟宝、佛科多为参赞，命侍郎萨海前往监督耕种。旋命备征罗刹所需藤牌官兵，从福建投诚官兵中选五百人。又传令八旗汉军，察明福建等处投诚官兵内，善用藤牌，及滚被、片刀者，勿论主仆，开列名数并器具送部，其在天津郑克塽、冯锡范诸处，亦遣人察取前项人员器具，闻福建有双层坚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选取四百，并所用片刀，速送至京。

十七日（1月21日）

41 从九卿等议奏：海口及下河事务，以安徽按察使旗员于成龙任之，给发关防敕书。但黄河海口虽在两处，必彼此协同，方能有济，靳辅治河年久，一切事宜仍申详靳辅具题，功过与靳辅一并议叙议处。

4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四万六百五十五，田地等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三顷三十七亩，征银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百四十三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三石四斗，草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一百六十三束，茶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八两，铸钱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

43 全面开海。康熙十七年(1678)，尚之信降，广东全省平，特许广东及澳门交界处之前山寨旱路贸易，是为

较早开放海禁者。〖31〗嗣后海禁渐弛。十九年（1680），刑部议：出海贸易之周烺等三十二人立斩。明珠奏称：私自出海贸易之民，曾有旨免死，发往盛京为奴。〖32〗八月，差往福建温代等题请开放海禁，康熙帝命大学士议之。明珠以“若金门、厦门不设重兵，海禁未可骤开”具奏。旋廷议开海，汉大学士冯溥奏以“出海贸易，大有裨于民生”。帝是之，谕曰：船只出海，有裨民生，不必行地方官查覆，著即定议具奏。旋又谕曰：开海禁之意原为穷民易于资生。若必大船方令入海，恐小民力薄，不能营造大船，则于利济贫民之意不合。船只式样不必定限，应各听其便。即允沿海民人出海捕鱼，以济生活。其后，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万正色等多次上疏，请许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或以正待攻台；或以地方官图利之意；或以外国人不可深信，概不准行。〖33〗台湾既平，且置郡县，东顾无忧，浙、闽、粤等省地方大吏及派往沿海展界之官员俱主开海贸易。上年（1683）八月姚启圣疏曰：沿海六省听民采捕，以资生计；洋贩船只照例通行，税宜从重，禁宜从宽，使六省沿海数百万生灵均沾再造，而外国各岛之货殖金帛入资富强，庶几国用充足，民乐丰饶，将再见也。〖34〗本年（1684）四月，工部侍郎金世鉴疏请将浙江沿海照山东等处见行之例，听百姓以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给发印票，船头烙号。其出人，令防守海口官员验明印票，点明人数。至收税之处，交与该道，计货之贵贱，定税之重轻，按季造册报部。各贸易海口，设官兵分泊巡逻。寻给事中孙蕙疏请海洋贸易应设

专官收税，康熙帝以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但创收税课，若不定例，恐为商贾累，命照关差例，差部院贤能司官前往酌定则例。开海之议遂大行。〖35〗闽广等省既展界，石柱等还京奏报展界之情，帝尤以开海为益。〖36〗旋谕大学士，曰：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37〗寻又谕令：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从九卿詹事科道等议，以台湾收复，海外平定，沿海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停止海禁处分例。但如有将硝磺军器等违禁品私载出洋贸易者，仍照例处分。

因开海，户部尚书梁清标请派该部司员宜尔格图、吴世把为收税郎中，驰往闽粤主持筹建海关事宜，且特准给予敕书，以重其责。宜、吴则议请于二省设专官以管海关事务，依议准行。〖38〗惟海口、桥梁、贸易船车等俱行收税〖39〗，康熙帝令“只应将出入海上船只抽税”〖40〗。自是海关成为有别于内地常关、专管通洋航运之税关。

江、浙、闽、粤四海关之官，初称“督理闽(粤、江、浙同)海税务”，后统称海关监督，辖于户部，并受地方督抚管辖监督。〖41〗户部《开海征税则例》定：“福建、广东新设关差，只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收，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42〗又定：四海关税率及计税法划一，外国船只既于任何一关交税，其他三关不得重复征榷。〖43〗

清廷适时开海禁，内地商船遂兼通南洋。荷兰以曾助攻台湾，先请互市。英人获允于广州、厦门、台湾设立商馆。“他岛夷望风景附，莫不瞻戴斗牛，梯船岁至。”〔44〕寻施琅奏报：既开海禁，沿海内外多造船只，飘洋贸易，捕采纷纷，往来难以数计。四海开海，船只出入无禁。〔45〕

44 吴兆骞卒。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南吴江（今属江苏）人。少入慎交社，与陈维崧、彭师度有“江左三凤凰”之称。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旋以科场案迁戍宁古塔二十余年。康熙二十年（1681）赦还。著有《秋笳集》等。

45 傅山卒。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青主，号啬庐。别号众多，或署公之它、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人。明亡后隐居不出。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儒，拒不入试。学重诸子，开清代子学研究之蹊径。工书画，精医术，尤擅妇科。著有《霜红龛集》。

---

〔1〕《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编》272页。

〔2〕《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编》288—289页。

〔3〕《康熙起居注》二册1070页。

〔4〕《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编》304页。

〔5〕《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编》301页。

〖6〗《榕村续语录》卷一《本朝时事》。

〖7〗《台湾外纪》卷十。

〖8〗《榕村续语录》卷一《本朝时事》。

〖9〗《靖海纪事》，《恭陈台湾弃留疏》。

〖10〗《康熙起居注》二册 1127 页。

〖11〗《康熙起居注》二册 1131—1132 页。

〖12〗《碑传集》卷六五。

〖13〗《碑传集》卷六五。

〖14〗《碑传集》卷六五。

〖15〗《经义堂集》卷八。

〖16〗《经义堂集》卷八。

〖17〗《康熙起居注》一册 668 页。

〖18〗《碑传集》卷六五。

〖19〗《碑传集》卷六五。

〖20〗《碑传集》卷六五。

〖21〗《碑传集》卷六五。

〖22〗《碑传集》卷六五。

〖23〗光绪《永宁州志》卷二五《敕谕》。

〖24〗《碑传集》卷四。

〖25〗《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

〖26〗《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

〖27〗《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五八。

〖28〗《国朝先正事略》卷九。

〖29〗《八旗通志》卷一八六。

〖30〗《八旗通志》卷一八六。

〖31〗《广州外贸史》上册 269 页。据李士桢于康熙二十二年正

月所上《澳门关请设专官管辖疏》中有“今且税务渐增，必得添设部选同知一员往驻札关内前山寨，稽查税务，兼理海防，凡界口唐洋货物出入之数，与盘诘违禁之物，俱责成之”，可见贸易较盛。参见《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170页。

〖32〗《康熙起居注》一册560、642、647、657、666页。

〖33〗《康熙起居注》一册560、642、647、657、666页。

〖34〗《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94页。

〖35〗参见：《厦门志》卷七；《中英关系系年要录》一卷215页。

〖36〗《康熙起居注》二册1200页。

〖37〗《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38〗《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见《明清史新析》379页。

〖39〗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户部尚书梁清标副本，引自《明清史新析》379页。

〖40〗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户部尚书梁清标副本，引自《明清史新析》379页。

〖41〗四海关（即粤海关之澳门、闽海关漳州、浙海关之宁波、江海关之云山）设立确切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厦门志·海关》载，闽海关设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户部派司官一员榷征闽海关税务，一年一更。《海国图志·筹海总论》载：“二十四年，以疆吏之请，设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

〖42〗《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六《征榷》一。

〖43〗《户科史书》，康熙二十五年三月。

〖44〗《海国图志·筹海总论》称“英吉利最后款关”，不确。据《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18、107页)、《清代通史》(中

卷 750 页)等书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英国于广州等地设立商馆，并派梭罗门·劳德为台湾商馆副经理。《欧洲使节来华考》亦载："1684 年，英人在华始有立足之地。"（《中外关系史译丛》179 页）

〖45〗《靖海纪事》132、135 页。

清通鉴　卷四二

康熙二十四年　乙丑　公元1685年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

1 前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割毁盘踞雅克萨城俄入侵者所种田禾，不令收获，使其自困，萨布素未依命而行。遂遣都统瓦山、侍郎郭丕往黑龙江，与萨布素详议攻取雅克萨城之事。至是，瓦山与萨布素会奏：我兵可于四月水陆并进抵雅克萨，招抚不降即攻城，如难以克取，则毁其田禾而归。并请增派火器兵一千名。议政王大臣等议如所请，火器兵由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选派，直送京师。康熙帝命选福建投诚中善用藤牌官兵五百，由台湾投诚左都督何佑带往。并饬谕萨布素：一应咨题，多属支吾，借端延滞。度四月进兵，不过刈取田禾，事必无成。此皆谪遣黑龙江狂悖之人从中阻议，不欲成事。而萨布素出身微贱，高视若辈毋敢有违。用兵所关甚巨，宜周详筹画，期于必

克。倘谋事草率，复似明安达礼等退兵，罗刹将益肆披猖。随命藤牌兵给马二千匹带往盛京，并各带炮弹或十圆，或二十圆以行。又谕议政王大臣等曰：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掠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爰发兵黑龙江，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剪灭。今仰副天心，大兵逼临雅克萨城，姑再以朕谕旨遣人宣布罗刹，谕之“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往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如此宣谕，罗刹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库为界，我兵即驻扎于黑龙江，设斥堠于雅克萨，令疆圉帖然。倘仍行抗拒，则大兵相机而行。若不如此周详区划，今纵克取雅克萨城，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旋改命都统彭春统辖黑龙江诸军，副都统班达尔沙及佟宝等为参赞。户部侍郎萨海仍令督耕。

二十五日（2月27日）

2 河道总督靳辅遵旨陈奏河道善后事宜：徐州以上河

道甚宽，迨至徐州，仅宽六十八丈。束水不能畅流，是以徐州迤上，岁岁漫溢，必须于毛城铺地方，添建减水闸一座。王家山十八里屯，添建减水闸三座，北岸大谷山，添建减水闸二座，平日闭闸束流，遇有大涨，则启闸分泄，以保徐城以上堤工。又河流下行至睢宁县，两山夹峙，河面仅宽百丈，河流又为一束，应于峄山、龙虎山之旁开凿减水闸四座。又于归仁堤添建石闸坝二座，并将便民闸改深五六尺，以资分泄。又拦马河，应再添石闸一座，使河流由闸先进，积水以养坝尾。又南岸各闸坝，不特可以杀黄河怒涨，更可分引黄水注洪泽湖，使助淮流。但洪泽湖周围数百里，一时不能灌满，恐仍有黄水倒灌运河之患，必须再于清河县西，建双金门石闸一座，并于闸下挑引河一万余丈。至于清河县运口，添建石闸一座，更属保运济漕要工。以上各工，伏乞敕部确议。康熙帝命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旋谕大学士等曰：总河靳辅所奏黄河南岸毛城铺等处，北岸大谷山等处，宜建减水坝，令水分流。归仁堤等处，宜建石坝保护。曾命九卿等会议。朕南巡时，靳辅亦称自白洋河引黄水下流入洪泽湖、骆马湖，以助淮水。其下清河县黄、淮合流之处，因有洄涡，自能洗逐淤沙。朕思导流之水，总会于清河县，水势既强，流湍激涌，必致逾越堤岸，愈损民间田庐。此减水坝，虽有益于河工，实无补于百姓，不可不为熟计，尔等以朕意传示九卿，务筹久远，详明议奏。工部等衙门议：令江南督抚及山东巡抚会议具奏。康熙帝以如此必迟延误事，命派熟谙河工者速去与靳辅定议。

二月初七日（3月11日）

3 康熙帝从御史钱珏疏言，命各省督抚确查平定三藩时投诚者之安置情形，务使得所。愿在他乡入籍者，开明作何生理；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派以田亩开垦；愿为兵者，补入营伍。

十二日（3月16日）

4 户部条奏：本部种种积弊，皆由款项多端，档册繁冗所致。嗣后将钱粮各项名色删去，总修为一清册，应归并者归并，应裁革者裁革，拣选满汉官员内谙练钱粮事务者，令其专管修纂满汉新书。康熙帝谕称：此奏识清弊源，如此则条项既简，奸徒无由作弊，于民亦便。

十三日(3月17日)

5 新任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康熙帝谕以“源清则流洁，尔为大吏，务洁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徐旭龄奏曰：今者漕运陋规，巧立名色，积习相因，不可枚举。即如漕船过淮，例应盘验，乃经管官吏专事需索，以致旗丁穷困，盗卖漕粮，亏损国课。臣到任后，务彻底清厘，以苏军民之困。至额设标兵六千，臣衙门非有防守之责，似应量裁，以节冗费。前任漕督原系满官，故一应本章皆用笔帖式翻译。臣是汉人，奏疏止用汉字，所设笔帖式亦应裁撤。官省则弊亦省，似于地方有益。谕曰：此等应行事宜，尔到任后即具本来奏，朕自允行。漕、河事务原属一体，凡河工有关漕务者，尔便宜行事，不必推诿。其属官贤否，宜从容细访，廉察得真，方可入告。举一人务使千

万人知劝，劾一人务使千万人知惩。至于待属员，不可过刻，伊等各有难处，尔若平心待之，则下吏皆悦服矣。

6 是月，康熙帝巡视京畿，皇太子随侍，行动饮食，未尝暂离。起居注官常书等记曰：帝好诗书，出自天性，或御辇幄，或在行宫，手不释卷。帝乘辇，皇太子在侧。帝沿途观书，每至齐家治国、裨益身心之处，及经史诸子中疑难者，必将意义本末善为诱掖，旁引曲喻，一一启发，教之通晓。皇太子心领神会，从容奏对。言词温雅清朗，即侍从近臣不谙文义者，经天语研究讨论明晰，亦皆忻然，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在行宫御前，几案周环，皆列图书，帝或翻阅书史，或书大小字，或著文及作诗赋，常至夜分，为时甚久。皇太子在傍读书，未尝先寝。且天潢衍庆，圣子众多，帝以成就德器，皆在自幼预教，四五岁即令读书，教以彝常。是以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皆合法度，俨若成人。皇上豫教之方，诚非古帝王所能见及也。至若皇太子随上所历，帝必指示闾阎风俗，民生疾病，令周知稼穑之艰难。〖1〗

三月初一日(4月4日)

7 议禁奢靡。左都御史陈廷敬请定服式以倡节俭。康熙帝谕曰：今观服用奢侈之习较前少减，然好奢之人虽禁之亦不止，先经议定服式晓谕后，其貂皮价值腾涌。若俭朴之人，虽不禁亦自不致妄费。但定为等次，使上下有序，所言极是。明珠奏曰：奢侈之人禁之不止，前照品级禁饬，其穿貂皮之人务买毛色黑润整齐者，其价将及百金，与貂

皮、猞猁狲之价相去不远。谕曰：更有甚者，满洲祭葬之事，明知其无益多行靡费，宁竭己赀，加以借贷，惟恐人嗤其俭陋，争相效尤者颇多。此事须当酌定一至当之例。王熙奏曰：为人子者或不知大体，恐人议其俭于亲，以为不孝，故至于侈费，其实于生者死者均无裨益。康熙帝以此事甚为重大，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旋谕曰：此服饰等项久经定例禁止，近见习俗奢靡，服用僭滥者，皆因该管各官视为具文，并未实行稽查。嗣后必须着实奉行，时加申饬，务期返朴还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节俭之意。

初五日（4月8日）

8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观今议政王所议机务，动辄漏泄，此皆冗员众多之故耳。今会议内所有八旗满洲、蒙古都统，或因人才壮健，或因支派选授，于部院事务毫无所知者颇多，故或于是非不出一言，或不晓事理，但随众而散。此等虽与会议，有何益耶？嗣后于都统内有通晓部院事务者，酌量采选，令与会议，余皆应免。如有军机，乃其专职，仍令预议。命将此旨传谕议政王等。

初七日（4月10日）

9 授徐乾学内阁学士。乾学，字原一，号健庵，又号东海。顺治举人。康熙探花。授内弘文院编修。二十年（1681）为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年（1683）升翰林院侍读。次年擢侍讲学士。至是，康熙帝于内廷考试翰林院官，阅卷毕，谕诸臣曰："朕观翰林文颇多佳卷，而笔力高古，

无出徐乾学之右。朕向闻徐学乾学文最工，诸翰林官莫不向彼请正。今细阅其诗文，果堪领袖。”〖2〗授内阁学士。旋入直南书房。

初十日（4月13日）

10 康熙帝谕编撰《简明赋役全书》诸臣曰：《赋役全书》一定，将永以为例。尔等必须精心详慎，务求要当。朕思田地一亩之外，亦有零星不足亩者，若将毫忽俱为一厘，虽目下易于办理，诚恐有累小民。此等去处尔等尤宜详加确议。尚书余国柱奏曰：臣等以为毫忽以下，民间无物可以称量。赋役满厘者固以一厘完纳，即毫忽之微，亦必以一厘为断。如此改定，想亦不至累民。以此事关系民间休戚，谕命其博访详议。

二十二日（4月25日）

11 广西巡抚范承勋陛辞，康熙帝谕曰：尔父兄俱曾效力于国，尔今巡抚钱谷刑名，虽系职任，其要者在洁己爱民。尔等汉军本无学术，往往听信幕客，沽名妄作，强不知以为知，欺人欺己，大为不可，尔宜戒之。又每见汉军外任携带家口，动至数百人，尔今往广西，料不能多带。范承勋言其不能多带，量带数十人以往。又召福建兴化总兵官吴英至。吴英奏曰：台湾设兵八千人，彼处钱粮不足赡养，岁需内地协饷数万金，似非长计。今臣愚见，请将八千兵丁，半为镇守，半为屯种，每兵给田三十亩，督令尽力耕获。除费用外，收其余粒，可以充饷。况牛只田器彼处俱有存者，耕种甚易，收获颇饶，行之有法，可以永

省协济。伏望睿裁。谕曰：尔言甚是。边地屯田，古有成法，尔回任后具疏来奏，朕自酌行。

二十三日(4月26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乙丑科三鼎甲：状元陆肯堂，江南长洲人（今属苏州市）；榜眼陈元龙，浙江海宁人；探花黄梦麟，江南溧阳（今江苏省溧阳县）人。至是，赐一甲陆肯堂、陈元龙、黄梦麟等三人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徐元正、蒋陈锡、陈迁鹤、刘棨、张伯行、江朝宗等一百六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刑部尚书张士甄、户部侍郎王鸿绪、礼部侍郎董讷、掌院学士孙在豐。〖3〗

四月初二日(5月4日)

13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朕观周、程、张、朱之书虽主于明道，不尚辞华，而其著作体裁简要，晰理精深，何曾不文质灿然，令人神解意释。至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自文其陋，如崔蔚林本无知识，文义荒谬，岸然自负为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见，真可鄙也。

初四日(5月6日)

14 康熙帝准议政王大臣等议，满汉人民俱可出洋贸易。并谕曰：今开海贸易，原欲令满汉人民各遂生息。倘有无籍棍徒，倚势横行，借端生事，贻害地方，反为不便，应严加禁止。如有违法者，该督抚即指名题参。

初九日(5月11日)

15 永禁圈占民地。大学士勒德洪等奏：臣等谨遵旨公同酌议，直隶顺、永、保、河等处圈占地方，应征二十一年（1682）地丁钱粮，已经奉诏蠲免。所有直隶八府十年（1684）未完地丁钱粮应尽豁除。其顺、永、保、河未经圈占地方及真、顺、广、大等处，本年（1685）地丁各项正赋，应俱免三分之一。共约一百一十余万。康熙帝依议。命速行该管地方官，实心奉行，务使人人得沾实惠。顺天府府尹张吉午疏请：自本年（1685）起，凡民间开垦地亩永免圈取。户部议不准行。帝谕曰：凡民间自开田亩，毋许圈取，久已有旨，今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百姓自开田亩，永不许圈。如有应给之处，以户部现存旗下多余田地给发。寻议定：分拨田地此后停其差遣笔帖式，应遣司官。所遣司官将旗下章京交与之地不行分拨，或另拨别地，降三级随旗行走。

16 定嗣后凡有盗案，其关系人命之事，该督抚亲加详审，务得实情。如有地方不肖官员，仍有诬良为盗，并关系人命之事，该督抚亲行审出，据实题参，将诬良官员，照律例从重治罪，督抚免其议处。若督抚不自审出，或部院衙门察出，或被害之人告发，将督抚一并严行议处。

十九日(5月21日)

17 福建总督王国安题：外国进贡船只应行抽税，令其贸易。礼部议准。康熙帝以外国私自贸易船只，或可抽税，若贡船抽税于大体不合，亦非朝廷柔远之意，不许。

五月初二日(6月3日)

18 福建拟设炉二十座铸钱,尽毁明季旧钱。户部议准奏闻。康熙帝问明朝是否将元钱尽毁?明珠等称不知。王熙奏曰:宋朝崇宁钱最工,至今有流传者。帝谕曰:旧钱流布不只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之,只可听其从容毁去。若骤为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贻害平民,亦未可定。所奏不准行。

十二日(6月13日)

19 吏部题:汉军官员与汉官一体升转,必须通晓文义,现任汉军侍郎、学士以下、笔帖式以上及候选候补官应行考试,文义通者留任补用,不晓文义者停其以文职用,无品级者即行罢斥。命考试翻译,有愿作汉文者作汉文。寻试。交白卷者八百人,俱著解任,令其读书,候学习之后考试补用。其中有弓马娴熟者以武职补用。

二十五日(6月26日)

20 清军围攻雅克萨,入侵之俄军降。都统彭春、将军萨布素先于本年四月底率军三千,携红衣大炮,自瑷珲溯流而上直扑雅克萨。五月二十二日进抵雅克萨城下。奉先招降后征伐之旨,先派俄俘向城内送信,一封系康熙帝致俄沙皇者,一封系彭春致雅克萨俄军者,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俄军负固,出言不逊〖4〗。遂于次日分水陆两路,列营夹攻。二十四日克雅克萨〖5〗。清军遣归俄人,焚其城郭庐舍,刈其田禾〖6〗,随即撤离。

康熙帝于古北口外途次,得复雅克萨捷报,谕理藩院

尚书阿尔尼曰：征罗刹之举，众人皆以路远难之，朕独断兴师致讨。今仰荷天眷，遂尔克之，朕心嘉悦。命将捷音传知诸王大臣。至行宫后，恭亲王常宁等率文武官员向奏事近侍转奏庆贺。命传谕曰：治国之道，当期久安长治，不可苟安一时。朕于天下承平无事之时，常殚心筹度，即今征罗刹之举，似非甚要，然而所关最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地方三十余年，其窃据之地与我朝发祥之地相近，若不加剪除，边远疆隅何能宁辑？朕自十三岁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将其土地险易、山川形胜，人物性情，道途远近，备细详问。以故酌定天时地利、饷运道路，进剿机宜，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师，深入挞伐。然兵贵相机而动，变化无穷，恐所遣诸将违朕指授，致失机宜，深以为虑。今收复雅克萨地，得遂初心。至于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遣亲随侍卫关保等前往罗刹时，谆谆谕之曰：兵，凶器；战，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尔至其地，严谕将士，毋违朕旨。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城，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又谕曰：朕观凡事必周详熟审，方获实效，不可苟且轻率。前因尚书明安达礼轻进，粮不得继，将军沙尔呼达、巴海等失计，半途而归，遂致罗刹骄恣。而索伦、奇勒礼、鄂伦春等心怀疑贰，皆由此故，朕细问伊等失机情由，一一详计，今始奏功。兵法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讵可忽视？且兵以神速为贵。前逆贼吴三桂等叛时，朕思岳州系湖广门户，不可不早计，因遣人指示速战，始克岳州。遂一面进取四川，以分贼势；一面密谕大将军赖塔从广西直趋云

南。于是云南诸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将军等奋勉效力耳，倘怠忽而不奉行，虽有良策，何所用之？所以平定云南，赖塔之功最大，纵有他过，被人控告，朕亦不加罪也。旋从诸臣之请，行庆贺礼。

二十四日（6月25日）

21 佥都御史姚缔虞条奏：凡大朝之期，皇上视朝最早，回宫进讲后，仍御门听政，恐圣躬太劳。今四海升平，政事简少，请以后大朝之期及大雨大雪，停止启奏，或遇大寒大暑之日，亦当酌定隔几日一御门听政。九卿议如所请。康熙帝不许，谕曰：朕御极以来，孜孜图治，罔有暇逸，惟期裨益国家，乂安兆庶，用臻上理，非不自知其劳。但念庶政丛集，一日万机，若从所请，未免始勤终怠，且恐不及详察，致有疏略舛错，于政体得失，所关匪细。自后大朝之期，一切章奏交送内阁；遇大雨雪，临时请旨；其祁寒盛暑之时，各部院果无应奏之事，方许暂止启奏。朕始终不欲一念倦怠，晏安自便也。

三十日（7月1日）

22 纳兰性德卒。

纳兰性德（1654—1685），纳喇氏，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进士。授三等侍卫，晋一等侍卫。康熙帝“幸海于、沙河、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喇，及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7〗，不避艰险，甚非绮襦纨袴者所能堪也〖8〗。笃意经史，且欲窥寻性命之学〖9〗，

益肆力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10〗。尤工于词，香艳中更觉清新，婉丽处又极俊逸，所谓笔花四照，一字动摇不得者也〖11〗。至有“国初第一词人”〖12〗、“北宋以来一人”〖13〗之誉。况周颐曰：“容若以后，数十年间，愈趋愈下，东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语清空，而所得薄；力求新艳，而其病也尖。微特距两宋者霄壤，甚且为元明之罪人。筝瑟竞其繁响，兰荃为之不芳，岂容若所及料哉！”〖14〗王国维称：“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15〗著有《纳兰词》、《通志堂集》。另受徐乾学教，编《通志堂经解》，计一千七百八十八卷之巨。

六月初一日(7月2日)

23 康熙帝巡视塞外，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褆等随行。初九日以皇四子胤禛患痢，返京视疾。十六日再出巡，九月初二日以太皇太后病，驰回京师。

初二日（7月3日）

24 御史钱珏疏请禁火耗，略言：陋弊相沿厉民为甚者，莫如山西火耗。太原府诸州县，每经征钱粮，有司既收入己之耗，司道府厅又多方需索，有司不得不加派于民，以致各州县征收时，银每两有加至三四钱者。近闻巡抚穆尔赛刊谕禁止，可知火耗之重。今露章纠劾者寂然无闻，又何怪州县之视为具文而贪婪如故耶！今采访至确，欲指名入告，则在在皆然，不胜枚举。疏上，康熙帝命九卿等会议具奏。寻闻穆尔赛居官不善，侍郎佛伦、学士图纳等

亦称穆尔赛声名不佳，遂谕曰：凡居官不善者，应以所坐请罪，明白纠举，严加惩治。穆尔赛居官不善，犹言其不生事，岂其余皆生事之人耶？此事或著原参之人指实陈奏亦可。凡议事须当秉公，若满洲偏向满洲，汉人偏向汉人，嗣后九卿何可信任？温代、达尔布因其贪污，已发往瑷珲。非但此两人，凡贪劣者断不可恕！著以此问九卿。钱珏旋将穆尔赛劣迹一一指实，并称穆尔赛势力最大，若审理时，不将其离任，则所属人民必不敢吐露实迹。九卿会奏曰：钱珏指实劾奏山西巡抚穆尔赛多加文水等县火耗，又嫁女时苛索属官礼物；又革职通判张谦交结该抚家人，妄诈属官财贿；布政使那鼐收兑多征银两。臣等议将穆尔赛、那鼐及本内有名官役俱提至京师严审。康熙帝问尚书科尔坤曰：前者谓穆尔赛为人老实不生事，孰倡此语？科尔坤支吾不答。谕曰：凡人臣事君，以竭尽忠诚为本。尔等皆朕信用之人，既已同议，今又推诿陈廷敬等，是何理也？即今居官者，更有如穆尔赛贪婪者乎！如此之人，尚谓其不生事！嗣后九卿更何可信？

二十日（7月21日）

25 康熙帝倡诸臣读书史，略曰：朕喜观书史，遍阅圣经贤传，而《通鉴》一书，关于治道尤为切要，虽不时翻阅，恐有缺略，故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书以朱笔亲加点定。因《资治通鉴》及《纲目》卷帙繁多，未携带至此，止携《纲目汇纂》以备披览。朕虽时时校阅，然不能尽记。尔等职司文翰，各将所携书籍呈览。因将内阁、翰林院学士、詹事府詹事等所带《通

鉴》、《文选》诸书取进。览毕，谕曰：凡为仕者，无论文武，皆须读书，探讨古今得失，加以研究。尔等携带诸书，以备问答，甚善。朕所点定之书，尔等亦试观之，此内有错误处，尔等直言勿隐。

二十五日(7月26日)

26 朝鲜王李焞因伊国牛多疫死，致民失耕种之期，请暂停互市。礼部议不准。帝谕曰：抚驭外国之道固不可太严，亦不可太宽。朝鲜之人赋性狡诈，若竟依所请，此后又或玩忽，亦未可定。以其外藩小国，仍令照常贸易。

七月十四日（8月13日）

27 从郎中包奇等请，自吉林乌喇至黑龙江一千三百四十里共设十九驿，每驿壮丁三十名，马二十匹，牛三十头。

八月十三日(9月11日)

28 以前岁南巡时曾有宿迁民叩阍，言其县有“暂加三饷、缺额丁银、缺额粮地及旷土虚粮”四项包赔之苦，请予豁免。至是定：暂加三饷因全国一律，不便独蠲；缺额粮地、续报旷土等悉予蠲免；其缺额丁银暂停征收。

九月十一日(10月8日)

29 开始编辑《平定罗刹方略》。

十六日（10月13日）

30 户部将修成山东济南府《简明赋役全书》体式呈

览。康熙帝谕曰：朕细览《全书》，条目繁多，一时不能了然。王熙等奏曰：钱粮款项繁多，实难一见了然。皇上天纵聪明，尚谓不能洞晰。臣等览其凡例，似稍知大略，至其中所分细款，全未明晰。问曰：州县官员必能深知钱粮事务？王熙对曰：州县官非甚留心钱粮者，未必尽知，能尽知者，不过十中一二。问户部何以将原刊《赋役全书》一并存用？王熙等对曰：此书自明朝相传已久。世祖皇帝时曾命王弘祚等重修。今所修《简明赋役全书》便于民间遵行，使贪官猾吏不得因缘为奸。至于条分缕晰，原刊《赋役全书》开载详明，可备密核，似亦不可废。问丝忽细数可否免征？明珠等对曰：若免征丝忽，正项钱粮致亏三万余两。康熙帝以如有益于民，则三万余两亦不为多，但恐因此更生弊端，致累民耳。命将《全书》交与九卿从公详看议奏。寻吏科给事中杨周宪奏称：纂修《简明赋役全书》，将银之尾数收入厘内，粮之尾数收入勺内，所增银米豆麦为数不多。且岁造册籍，书吏需索，恐致扰民，请予停止。谕曰：此事关系国计民生，须求确当方可永行。勿以一人以为可而辄行，勿以一人以为不可而辄止。倘急遽议行，不过数年又议更改，岂可为法？十二月，命如九卿等议。

十九日（10月16日）

31 御史张志栋疏言：九卿会议并不从公确论，惟瞻顾推诿，苟且了事。并举穆尔赛加征案为例。康熙帝谕曰：凡九卿会议政事，必当从公直言。近闻九卿会议时，每有一二人倡说，则其他皆畏缩缄默，如此于国家事何益？今张志栋所参穆尔赛事，尔内阁拟票，九卿回奏。此回奏时，

尔等必各陈所见，断勿雷同具奏。且前日科尔坤奏称，陈廷敬先言之，而陈廷敬又谓并无是言。在朕前尚如此推诿，遑言退后？身亲行之而顾诿于人，可乎？闻前议是事，众散后复追回会议。其并不闻有劣绩之语，众欲删之，而科尔坤谓：我意必不可去此语。遂先掷坐褥而出，其意欲救穆尔赛耳。然此时为臣者，又谁能救人，而谁能杀人乎？王熙奏曰：臣等焉敢隐而不言。是日议毕，众散后，吴正治、宋德宜及臣三人云：此事所关甚巨，不可苟且议论，宜追回公议。屡向满洲大臣言之，始将九卿追回。臣等汉官另缮一稿，众皆不用。谕曰：治国莫要于惩贪，故朕前将贪官温代等皆惩以法。今穆尔赛居官不善，事绩贪秽，天下所共知，而九卿乃谓非生事之人，则九卿又何可倚信乎？此一事也，必有一二人力庇穆尔赛者，断不可恕！似此不加惩究，众何由知所儆戒乎？今回奏时，可令前扈从尚书伊桑阿、左都御史达哈塔、侍郎学士等往听之。寻刑部等衙门会审山西巡抚穆尔赛等，照例拟绞，秋后处决。谕曰：穆尔赛身为大吏，贪酷已极，秽迹显著，非用重典，何以示惩？应即行正法。且见九卿会议穆尔赛事，瞻顾徇庇，并未详明议罪，真有弥天之手，朕不行立断，谁肯执法耶？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尔等将此意传问九卿回奏。又曰：布、按二司皆系巡抚属员，穆尔赛身为大吏，恣意贪婪，若不即行正法，何以儆戒各官？其家人号“小巡抚”，虐害百姓，殊为可恶！应一并正法，以惩家仆。

二十三日(10月20日)

32 康熙帝以九卿会议瞻徇护庇，谕大学士等：今闻九卿会议之事，间或不据实具议，草率苟且，因循而行。有此一次立议争胜，以冀下次不与相拂而从之者；或有此一次将彼意中之人荐出，冀下次将其亲朋荐出以相报者；或有荐其门生者，有荐其同年者，有荐其同乡亲友者。夫九卿会议会推，理宜虚公持论，岂可一二人擅专以行？且设立科道，本欲其凡事从实建言，有执拗护庇之人，即为指参也。其专擅执拗护庇之人，何未见纠劾耶？众议之时，亦有一同具议，后因其事不当，复云彼时我原如此说者，如果原议时，众论与伊意不合，即宜将己见明白敷陈，另立一议，既不另立一议，同列职名，又称我曾如此说，是断断不可者。且今谁可以擅处谁耶？即如张志栋，近将九卿题参，亦谁如彼何也。朕于康熙十八年（1679）因此等事，曾经有旨申饬，可查前旨，一并复行传谕。凡事会议，不必询问本省大臣官员，若每加询问，或致不肖之人，益在地方生事横行，本省督抚，地方官无不畏惧，且将凡属会议之事，无不嘱托本省大臣官员矣，政务何由得平？

二十四日(10月21日)

33 九卿会议广东、云南秋审人犯。康熙帝谕曰：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此等人藐视法纪，贪污而不悛者，只以缓决故耳。今若法不加严，不肖之徒何以知警？此内贪官耿文明等正法外，其余正犯俱照尔等所议完结。寻又谕大学士等曰：人命关系重大，今年所拟秋决贪官甚多，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若不行处决，贪

劣之徒何以知儆？且或有赃犯虽多，而情有可矜者；或赃犯虽少，而情有可恶者。若一律议罪，殊属未便。王熙曰：此内有贪赃入己者，亦有因公挪用者。又赃数虽少，酷虐杀人等案，实有不同。帝命将应决贪官罪犯分别轻重送进，酌量定罪。

二十七日(10月24日)

34 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覆：墨尔根地方最为紧要，应筑城设兵，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及副都统一员率兵驻扎。一副都统率兵五百驻黑龙江，设副都统一员，铸给印信。其驻防五百名，以乌喇宁古塔兵参用。自吉林乌喇经墨尔根至黑龙江增设驿站。康熙帝命筑城兵丁外，再量增夫役，兼令种地。

十月十一日（11月7日）

35 以厄鲁特部噶尔丹属下沙里巴图尔台吉之人伊特木根于北馆殴死正白旗商人王治民，康熙命斩立决，并传谕曰：尔厄鲁特部落来往进贡人员沿途骚扰人民，抢掠牲畜，恣行抢夺，塞内塞外之人怨愤者甚多。朕虽明知，以尔等系远方之人，不知此处法度，冒昧妄行，故屡次不行治罪，务从宽免。曾谕进贡人员，此后来往之时，如有抢夺行凶者，俱照律治罪。今尔等将朕屡次宽免晓谕之处，不行遵奉，恣逞凶恶，殴死内地之人，大干法纪。今若不将犯法之人抵罪处斩，恐日后渐致滋蔓，大生衅咎，亦不可定。故将伊特木根照殴死人命律处斩，俾尔等共睹，以儆将来。

十八日(11月14日)

36 工部复准河督靳辅题请岁修、急修工程，康熙帝以河工需及时速修，若待题明议覆始行修治，恐贻误工程，命以后岁修应动支河工钱粮，即行修理，年终奏销。靳辅旋疏言：高邮、宝应等七州县下河应筑堤高过海潮，又于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驹场等处建闸，诸工需银二百七十八万余两。请先拨银一半动工，俟涸出额余官田，取佃价及盐引加纳银偿还解部。又高家堰应加密排桩、丁头小埽，于堤里挑小河，筑束水堤，共需银五十三万余两。请先拨银三十万两。又黄河两岸筑堤工银一百五十八万余两。请先拨银五十万两。九卿议准行。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靳辅题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所佃价偿还等处，九卿会议准行。朕思治河原以拯救民生，若涸出田亩，令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不如给民耕种为便。况今国计较前稍裕，若果能救此百万苍生，即二百七十万两钱粮亦不为多。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至高家堰帮筑工程，实为紧要。朕旧岁南巡，量度水势，见前人创筑高家堰，以捍洪泽诸湖，颇有深意。今此堰若或溃决，则黄河亦难保固。则前功尽弃，实不可忽。至黄河两岸堤工，似在可缓，况三工兼举，需费钱粮甚多，倘他处或有水旱灾荒，恐国用不敷，难供赈济之用。此事关系最巨，尔等当详议具奏。旋命靳辅、于成龙驰驿来京商议。〖16〗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3日)

37 康熙帝于卢沟桥外王家岭大阅八旗将士。先是，

谕兵部：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旧例每岁必操练将士，试发火炮。今朕于十八日亲加阅视，尔部即传谕八旗都统等预为整备。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子多尔济厄尔德尼阿海台吉等因朝贡在京，请于理藩院尚书阿尔尼转奏曰：闻皇上大阅甲兵，试火器，臣等远方之人，天朝军容难得一见，幸朝贡而来，恭逢盛典，求赐臣及同来之人观之。奉旨俞允。至是，晨，康熙帝由午门出宣武门，起广宁门至湾子里陈设卤簿。八旗都统各率所部将士，被甲胄、佩弓矢、建旗纛、严队伍，起湾子裹夹道，分列至拱极城。前锋官军起卢沟桥夹道，分列至王家岭山麓。其东则排枪官军层叠并立，其西则红衣巨炮次第毕陈。康熙帝登王家岭，升御座，命将士所列红衣巨炮四，各发二次。又八旗所列红衣将军炮及诸火器一时尽发，凡二次，声震天地。巨炮所击，树侯栏樯莫不应声而倒。阿海台吉及众蒙古等惊惧失色，有仆地者，有匍匐不能起者，有起而战栗不止者。有顷，阿海台吉少息，语阿尔尼曰：我等先见士马精强，甲兵坚利，旗帜鲜明，已知天朝军威天下无敌。至于火器如此轰烈，不但目所未睹，亦耳所未闻，真足惊心破胆，更有何敌能当此耶？阿尔尼转奏毕，帝谕曰：尔可传谕，朕惟以宽仁抚驭，使近者悦，远者来，海内乂安，家给人足，天下无事，万邦遂生乐业，此朕本怀也。

二十日(12月15日)

38 靳辅、于成龙奉旨到京，于治河各执一说。靳辅议开大河，建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之长堤以敌海潮；于成龙议开浚海口故道。各执己见，大学士九卿等亦各相从。

明珠奏称：于成龙居官虽清，但河工事宜未经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似应从靳辅之议。王熙奏曰：于成龙所议乃旧说，循明河臣潘季驯《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乃创建之策。康熙帝谕曰：朕闻自宋以来，河道不甚为害。至明隆庆间，诸口故道始至壅塞。自康熙七年（1668），清水潭溃决，遂为七邑之患。今两人各持一说，似俱有理。徐乾学奏曰：臣家住江南，黄河事宜不甚晓悉。但靳辅治河已见成效，似乎可行。命传问原籍高、宝等七州县之现任京官，讲析两说孰是，务必直言无隐，不许因产业有碍或徇私而不以实对。翌日，召大学士等至懋勤殿，再议河工事。谕曰：于成龙所请钱粮不多，又不害百姓，姑从其所议，著往兴工。如工不成，再议未迟。寻康熙帝问乔莱等上乡绅共议河工折，是否乔莱一人之议，明珠奏曰：淮扬所属七州县京官共十一人皆同一议。筑堤之处并无伊等田亩、庐舍，但从民生利害起见耳。康熙帝详览乔莱等折后谕曰：浚河原以救民，今靳辅所请与于成龙不同，或有累百姓，亦未可知。应遣满汉大臣有识见者往询地方父老，并详视形势，必期允协民情，俾有利无害，方于事有济。随命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往淮安、高邮等处，会同徐旭龄、汤斌，详询地方父老，限两旬内回奏。翌年二月，明珠等奏曰：九卿公议，已经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奉旨往勘，会同总漕徐旭龄、巡抚汤斌身至其地看验，熟审形势，议行停止，似乎可从。谕曰：海口不行开浚，则泛滥之水究无去路。若行开浚，使水有所泄，高邮等处沿城一带，淹浸田亩可以涸出，庶有裨益。著于成龙、萨穆哈、穆成格同九卿、詹事及掌印科道再加详议。

旋萨穆哈等奉差毕，回奏谓开海口无益，议暂停开浚。九卿等议同。康熙帝询于成龙，于成龙奏曰：欲开浚海口，必修治串场河，其费约百余万。大学士明珠奏称：以百余万巨资尝试未必可成之工，不若留之以备各处赈济及蠲免地丁钱粮。命停之。〖17〗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6日)

39 四川提督何傅疏请武官应行丁忧。以孝乃治天下之本，且武官久任非善事，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若丁忧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命九卿议奏。旋九卿仍以两议上闻。康熙帝谕曰：武职久典兵权，原非良法。前令提镇陛见，亦此意耳。若岩疆要地当需才之日，何妨临时酌定。况丁忧有关孝道，文武有何分别？著再画一具奏。翌年二月定文武官一体丁忧守制。

40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八，田地等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三顷三十七亩，征银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百四十九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三石四斗，草二百二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七束，茶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八两，铸钱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

41 定八旗户下家奴赎身例：如本主念旗下家人数辈出力，愿放出为民，或本主不能养赡，愿令赎身为民者，均呈明本旗报部，转行地方官收入民籍。其子孙各照该籍

民人办理。倘有以他人名义认买私自出旗，或将子孙姓名潜入民籍者，照例治罪，仍断归本主。〖18〗

42 闽省官员奉旨以官船十三艘将台湾砂糖运售日本。本年内中国船只共有七十余艘驶抵日本。〖19〗

〖1〗《康熙起居注》二册 1293—1294 页。

〖2〗《康熙起居注》二册 1284 页。

〖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清朝通典》卷一八。

〖4〗《八旗通志》卷一五三《郎谈传》。

〖5〗《八旗通志》卷一五三《郎谈传》。

〖6〗《八旗通志》卷一五三《郎谈传》。

〖7〗参见：《纳兰君神道碑铭》；《通志堂集》卷一九《附录》。

〖8〗《纳兰君墓志铭》。

〖9〗《纳兰君神道碑铭》。

〖10〗《纳兰君墓志铭》。

〖11〗《纳兰词评》。

〖12〗《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184 页。

〖13〗《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184 页。

〖14〗《蕙风词话》卷五。

〖15〗《人间词话》。

〖1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二；《康熙起居注》二册 1380—1381 页。

〖17〗《康熙起居注》二册 1427 页。另《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记，停开浚海口在二月初七日。今从前书。

〖18〗《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

〖19〗《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

清通鉴　卷四三

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　公元1686年

二月初七日（2月28日）

1 户部题准减西洋诸国商船税十分，止取其二〖1〗。

初十日(3月3日)

2 以原任湖口监督张天觉任内应解铜斤限满未完，部议降一级留任。康熙帝谕曰：朕每见汉官得关差，辄思取利肥家，其意以为即至去官，亦可在家安享。朕又细访各关，收税重累商人。即如铜斤部定价值每斤止六分，而关上采买一钱六分，若非加派商人，将何银垫补采买？明珠奏曰：部定铜价原止六分，而各关采买大都一钱六分，甚至有一钱七八分者。各关监督遂借端科派以肥己囊，商甚苦之。命大学士等传集旧任关差各官，将采买铜斤情由逐一详问。寻大学士明珠等奏曰：臣等遵旨传问抽分官员，众皆对曰：部定每铜一斤价止六分，以之采买殊觉不敷，

俱自行添价，增至一钱五六分，采买解送，因将货船酌其大小量增税额，以补充铜价，其造册止照旧额。又档册报部分为四季，因途中等处需费，必多备钱粮解送。若停其四季解册，俟差满之日一并汇送，则钱粮既不耗费，而于部务亦无误。谕曰：国家设关榷税，原以阜财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给。近来各关差官不恪遵定例，任意征收，官役通同恣行苛虐，托言办铜，价值浮多。四季解册需费，将商人亲填部册隐匿更改，既已充肥私囊，更图溢额议叙，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不可枚举。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所有现行例内收税溢额，即升加级纪录，应行停止。其采办铜斤定价，既已不敷，作何酌议增加。其四季达部册籍，应俟差满一次汇报。嗣后务令各差洁己奉公，实心厘剔，以副朕体下恤商至意。如或仍前滥征侵欺，藐玩不悛，作何从重治罪？至铜价既议酌加，税额应否量增？命九卿、詹事、科、道详议。〖2〗寻以铜价上涨，增加各关办铜银额。铜每斤原价六分五厘，议增三分五厘至银一钱。共计各关应解铜三百六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八斤，增价银十二万七千四百八十八两。以此为定额，不许额外多征，如有例外苛索，征多报少，将商人亲填簿单，捏造改易，被参察出，从重治罪。至现在出差各官，虽有溢额，俱不准议叙，并停其四季所报部科簿单，总俟任满汇题。

十六日（3月9日）

3 康熙帝以云贵督抚、四川广西巡抚请征土司之疏甚多，谕大学士等曰：朕思从来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

不宜生事骚扰。今览蔡毓荣奏疏，已稔悉其情由。盖因土司地方所产金帛异物颇多，不肖之人苛求剥削，苟不遂所欲，辄以为抗拒反叛，请兵征剿。在地方官则杀少报多，希冒军功。在土官则动生疑惧，适足启衅败事，于国家何益？朕但以逆贼剿除，四方底定，期于无事。如蔡毓荣、王继文、哈占在外居官，苛取云、贵、川省财物，亦已足矣，不思安静抚绥，尚诛求无已，是何理也？前出征云南赵良栋将彼过端几至发露，穆占之家人举首，朕寝其议。若此等尚多，朕无不洞悉。但事系已结，朕不复究，置之宽宥。至云贵督、抚，居官殊无善状，或地处辽远，朕不悉知，亦未可定。尔等将此谕旨传知九卿、詹事、科道各官，土司一事应否饬谕，及云贵督抚居官优劣，令其详议具奏。哈占另行饬谕。九卿等旋以云贵督抚居官无善状及以无为有、另生事端，应传谕申饬回奏。命拟敕申饬。

十九日（3月12日）

4 大学士明珠等遵旨将皇太子出阁读书事传谕汉大学士。王熙奏曰：自古人君生长深宫，习于逸乐，不惟不能通达治理，即目不知书者有之。恭遇我皇上圣明，深惟国本，念皇太子读书关系重大，于宫中严加豫教。今皇太子睿龄十三，论年只满十二，恭闻《四书》、《书经》讲贯全完，深通义旨。虽由皇太子天赋聪明，皆赖我皇上勤学好问，躬行率先，以致皇太子睿学有成。所有出阁典礼，应请上谕，谕礼部、詹事府详查典例，择吉具奏，恭候皇上裁定。康熙帝以为然。〖3〗

二十七日（3月20日）

5 以蜀中屡遭兵燹，百姓穷苦已极，康熙帝命取塞外松木修筑宫殿，其四川楠木停止运送。

三月初一日(3月24日)

6 直隶巡抚于成龙陛辞。康熙帝问其如何兴革利弊？成龙对曰：直隶地方以弭盗为第一要务。但守法之人虽多，不肖而为盗者亦不少。况倚仗旗下名色，或吓诈或劫掠，无所不为，有司官虽明知而不敢深求治罪。嗣后臣查得凡旗下家人有如前不遵法者，臣当执法究治。帝嘱以“执法严治，不得瞻徇顾忌”。成龙奏曰：巡抚有巡历地方、抚绥百姓之责，臣欲减从出巡，察访贪廉，奏请皇上黜陟，以示劝惩。谕曰：职所当为，尔即奏毋隐，但有好名，朕无不知。成龙曰：臣年已四十九岁，自小官至于巡抚，特出上裁者，惟一廉耳。若有改其操守，不但国法难容，即天下言清廉者皆不可信。臣身虽不死，名节已去，何以为人？谕曰：廉吏间或有之，及既得大官，往往改操。尔须正己率属，廉洁爱民，但亦宜宽以济猛，勿过刻也。有始有终，实心实政，从国计民生起见，尽力为之。〖4〗

初二日（3月25日）

7 入觐之江苏布政使章钦文疏言：国家首重钱粮，藩司一省总汇，起解批收。若非厘剔有法，则百弊丛生，臣到任后，即将解批一项，具详抚臣，檄行各属，凡州县起解钱粮，银批同解，银存司堂，批投抚署，登记之后，发司限日收掣，当堂验充，出具实收，同批一并呈缴抚臣验

销，即从抚臣衙门，迁发该州县存案。其有批无银，并款项不符者，详请提究，是以解释清楚，并无纤毫淆混。臣思江苏赋额繁重，行之而效，则他省易行可知。祈敕部通行各省，一例举行，以清批收夙弊。下部议行。

初五日(3月28日)

8 康熙帝命纂修《一统志》，以大学士勒德洪等为总裁官。寻谕曰：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

十三日（4月5日）

9 江宁巡抚汤斌内召，升礼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盖汤斌人品端方，居官久著清声。

【考异】汤斌内召，昭槤言乃明珠意，云：时纳兰太傅明珠掌朝柄，前抚军某，岁以万金馈之，以为常。公（汤斌）终年不投一刺，明（珠）衔之。会立东宫，明（珠）告仁皇帝曰："不可不以正人导之，如汤某其选也。"仁皇帝允其言，遂召公以尚书衔守詹事府事，入辅东宫。（《啸亭杂录》卷四《汤文正》）李光地认为汤之内召，明珠、余国柱用以倾徐乾学：汤之入也，上意甚重之。北门（明珠）、大冶（余国柱）知徐东海（乾学）与之为难，上意方向东海之学问，因内召汤以挡徐。汤为大冶同年，又外不甚露锋如魏环溪（魏象枢），故二君欲借一用。（《榕村续语录》卷十五《本朝时事》）徐乾学为当事人，云：权要以部费为名，前后索银四十余万，布政司屡以为请，且谓民乐输，

公不可。请之亟，公怒，将发其事，吏叩头谢，久乃已。方整刷未竟，会皇太子出阁，上谕吏部除授公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碑传集》卷十六）。其未明言明珠、余国柱贪求与汤斌去巡抚位之关系，但时人及后人多以为汤之去位正为此（《碑传集》卷十六）。

细考以上诸说，似难成立。一则索、明竞权相争，然汤以直名，或曰：康熙朝仅三汉臣不附明、索，而汤为其一，其他二人为魏象枢、郭琇（见《清稗类钞》七册《徐元梦不附明珠》），从汤后之作为及遭际观之，汤始终不肯卷入党争之中，所谓用之以挡徐似难说通。二则既然汤不为明珠、余国柱所喜，为贪求故，倾之以去江宁巡抚位，然若引入宫中，又为天子近臣，岂非又多一魏象枢？按汤之内召实为康熙帝之意，明、徐只不过承意而成之。理由如下：一是汤斌乃理学名臣，又调和理学各派之争，倡导躬身实践，此与康熙帝思想、政策相吻合。江宁巡抚缺，康熙帝批评理学家“言行相背”，认为汤斌“于道学相近”，乃有是命（《康熙起居注》二册1194—1195页）。二是康熙帝以奖廉惩贪为当时第一要务，而汤斌“操守甚善”，为江宁巡抚，以清直行实政，为贪贿者不喜，吏部以事议革职，康熙帝为此怒责曰：“尔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议汤斌乃尔耶？”令免罪。（《汤文正公全集》卷首《年谱定本》）汤斌内召，对朝中贪贿者无疑有遏制之意。汤入京，康熙帝屡次召见，详问各事，“每廷议，上必问汤某云何”，汤斌敢言，“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同上书）。三是《康熙起居注》记载，汤斌之内召，出自康熙帝意。二月初九日谕皇太子出阁读书、礼部等议定礼仪等事项。三月初十日，大学士等请旨，本无议此事项，而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苏州巡抚汤斌居官廉洁，甚著贤声。向在讲筵，朕素所优眷，此诚可以大用。尔等会同九卿议奏。至詹事府关系最为紧要，现

在官员殊不副职任，著一并传谕。”次日，明珠等奏曰：“昨遵谕旨，臣等会同九卿、科、道议得江宁巡抚汤斌居官廉洁，人品端方，允堪内召，以副大用。至于詹事府衙门关系最为重大，自古以来，无不慎简贤良，以资辅导。今现任满詹事朱马泰、少詹事喇巴、色度俱不称职，宜令解任。其汉詹事郭棻为人既优，兼有学问；少詹事卢琦、归允肃学问俱优，仍应留任。至如汤斌操履清正，情性和平，洵可翼赞东宫，应升为礼部尚书，总管詹事府事。若尚书缺出，即行补授，仍兼理詹事，庶于皇上重国本、端豫教至意，可以相副。”康熙帝以“尔等所议，深合朕心”，命写谕旨来看（按此段《清圣祖实录》不载）。

十六日（4月8日）

10 康熙帝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大小诸臣，面谕曰：刑曹民命攸关，国典所系。今见法司谳鞫刑狱，或恐不得其情，专尚苛刻，偏于严酷者为多。夫人命系于刑法，必以中正之心，行平恕之道，使法蔽其辜，毋纵毋枉。豪强有力凶顽不逞之徒，必无解脱苟免于刑宪，贫贱孤茕孱弱无知之辈，必为详慎务得其真情。如是则安有屈抑之事？若惟以深文为能事，以锻炼为尽职，及狱词既具，罪状既成，即反复推详，欲求其更生之路，亦甚难矣。今自严饬限期以来，虽加整顿，而冤抑之事尚未全除。朕于尔诸臣所上章疏，有情可矜疑、罪未允协者，皆驳令复审。朕披阅史册，采择历代贤臣慎刑事绩，书之简版，内阁、三法司官员其详加省视。

二十九日（4月21日）

11 明珠奏曰：皇太子出阁读书，臣等公同会议，每岁于春秋二季进讲时，应令内阁、九卿、科道等官侍班。至于每日讲读，恭候皇上选用詹事府官员，以备讲劝。应讲何书，詹事府奏请皇上指示遵行。谕曰：读书贵于精进，必攻苦勤劳，日久始能洞彻，非一时骤能贯通者也。如得之甚易，则人尽通材，又何有优劣乎？若在大庭广厦之中，群臣纷集，未尝质疑问难，俄顷之间讲诵已毕，岂得谓之学耶？凡人学业成就，俱在少年。当幼冲之时，虽严加督责，犹恐未能专心致志，况可任其放逸乎？朕观前代之教太子，真同儿戏，何可为法？此事关系甚大，尔衙门会同翰林院、詹事府、礼部详加定议具奏。〖5〗又谕曰：四书粗解之，则张居正《直解》为佳，欲求精意，莫过于《日讲解义》。皇太子诚能通贯此书，自克明晰义理，惟视其力行何如耳。不然，徒滋繁言何益？其詹事府官亦宜择用厚重之人。

四月初一日(4月23日)

12 康熙帝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前往喀尔喀蒙古莅盟，并敕谕曰：朕统御寰宇，中外一体，务使交相辑睦，共享升平。尔汗、台吉、济农等当仰体朕意及达赖喇嘛之心，尽释旧怨，将兄弟人民尽归本扎萨克，令其和协。

初二日（4月24日）

13 康熙帝命搜集民间遗书，谓大学士等曰：学问无穷，需博极群书，悉心研究，始能淹贯。但考据源流，探

索义蕴，必广搜秘书，以备翻阅，庶于曲学有益。朕思通都大邑，野乘名山，必有藏编善本。但藏书之家每多爱惜，传为家珍，秘之良是。朕欲晓谕，俾其进呈，抄录既竣，仍将原本发还。明珠、王熙奏曰：皇上如此传谕搜罗，藏书之家自当踊跃进献。〖6〗礼部等旋议：购求遗书，应令直隶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如得遗书，令各有司会同儒学教官转详督学及该督抚，酌定价值，汇送礼部，其无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愿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得旨：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诐说，概不准收录。

初五日（4月27日）

14 魏裔介卒。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昆林，直隶柏乡（今属河北）人。顺治进士，官工科给事中，历副都御史、左都御史、秘书院大学士。曾建言督抚不可均用辽左旧人，请宽逃人法，并劾大学士陈之遴结党。康熙十年（1671）致仕。

既卒，礼部题请应否与谥？康熙帝问票拟照何人比，明珠称比黄机、李霨稍轻。谕曰："人主待大臣之道当出至公，岂可因其曾为大臣，不论所行，而一概视之乎？魏裔介生平实好生事"，命按此旨再拟。旋又曰："谥典关

系劝戒，务须至公，方合人心。魏裔介为人强悍，居乡多事，不宜与谥。”〖7〗至乾隆年间始追谥“文毅”。

初九日(5月1日)

15 康熙帝从靳辅疏请，先拨银二十二万四千余两，加固高家堰堤等。靳辅又疏言：黄河南北两岸应筑束水堤三十万丈，顶宽二丈、底宽六丈、高八尺，需银一百五十八万四千两。筑堤束水后涸出可开垦之湖滩四万余顷，召民佃种纳粮，稍补河工之费。请先拨五十万两兴工，其余由陆续分收种子、佃价银接济。命工部等议行。

二十日(5月12日)

16 考试部院八旗汉军官员等，康熙帝亲定考题六道：即“治天下有道”、“贵五谷论”、“性理辨”、“夏日乾清门应制诗”、“颜渊喟然叹曰全章”、“为一统志将修敬陈天下形势以备参考事”。各随其便，作满汉文一篇。〖8〗二十九日，宣布除私藏夹带者十人交刑部拿问外，列为一至四等者现任官仍旧供职，候补官照旧候补。文理不通、考五等者二百四十六人，书写履历不堪者九人，去年交白卷而此次仍交白卷者十四人，均令随旗行走，愿学习者嗣后再一并考试。

闰四月初六日（5月27日）

17 礼部前以皇太子出阁应行典礼请旨，谕以“诸王、大臣子皇太子前行两跪六叩头礼。”至是，又谕大学士曰：人君豫教太子，令出阁读书，原期于朝夕无间，洞彻书史，实有益于身心，实有裨于治道，本不在此繁文缛节也。倘

徒事虚文，日习威仪，奚暇究心实学？况情之最亲者，莫如父子。父子主恩出自天性，礼节繁多，则父子之间反或疏远，历观前代往往有之。至若明季东宫出阁，每另设官属，旅进旅退，无非具文，并未笃志黾勉，以求实学，遂令太子不能通贯经史，以致庸闇。诸臣且因便乘间欺隐蒙蔽，肆其奸诡，离间父子，止图自利身家。此皆专尚仪文，不求实学之故。种种积弊，不可胜道。朕思东宫官属总属朝廷臣子，宁有异耶？即如岁时令节，百官另进太子笺文等礼，亦皆沿袭故套。惟以进笺及诸王、大臣行礼为要务，则子研究经史，修治身心之事反致有误，曾何裨益？我朝令太子出阁读书，乃初次举行，当垂之永久，遵循勿替。且皇太子宫殿尚未建造，诸王、大臣子何处行礼？此事关系最为巨要，礼部所奏，尔等其详议以闻。次日，明珠奏曰：诸王、大臣等进笺行礼事宜，大典攸关。且行礼之期无多，似无妨子讲究经史，允宜举行。今皇太子宫殿尚未建造，俟皇太子宫殿告成之日，诸王、大臣等进笺行礼之处，即当举行。此事所关最巨，或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议，或候旨行，恭听睿裁。命候旨行。〖9〗

十一日（6月1日）

18 浙江提督陈世凯疏言：上谕十六条，训饬臣民周详尽善，普天率土应一体讲读，以昭一道同风之盛。今各省文职，已子月吉宣讲，独武臣未有讲读定例。臣思皇上以孝治天下，培植伦常，特允武职丁忧，以端风化，臣请敕直隶各省将军、提镇诸臣，率所属营伍，照文职例，一

体讲读，庶荷戈将士，咸知名教纲常，永无匪行。至各省土司，亦属武职，尤宜亟为讲读，更征远迩同风，教化大行之治。下九卿确议。寻九卿议如所请。得旨：自古武职名臣，如郭子仪、李靖等皆读书明理，熟谙经史，乃能保守功名，克全臣节。嗣后武职官员应阅览书籍，讲明忠孝大义。该管官勤加劝谕。

二十一日(6月11日)

19 康熙帝召见汤斌询吏治民情。谕曰：汝在江苏能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谨慎者未能多见。汝前陛辞时，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克践此言，朕用嘉悦，故行超擢，尔其勉之。并问江苏风景何如？汤斌奏曰：苏、松去年颇称丰稔。淮、扬、徐去岁异常水灾，蒙圣恩蠲赋赈恤，民庆更生。邳、宿等五州县，蠲旧年一半、今年一半钱粮，万姓欢呼。惟徐州所属，地最荒瘠，水灾之后，今春民困较甚。臣经过地方，畿辅广平以北，麦田丰收，开州以南稍旱，凤阳、蒙城一路饥民甚多。闻宿州、灵璧一带，去年水灾，今春麦尚未熟，民间谋生无策。又问江苏风俗如何？汤斌奏曰：江南吏治自于成龙、余国柱后，有司已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复多方劝诫，吏治渐归醇谨。苏州乡绅，如大学士宋德宜，居乡最善。汪琬养病山中，不与外事。缪彤亦杜门读书。其余俱谨慎。臣在任年余，实未见乡绅以私事干渎。彭定求之父彭珑、彭宁求之祖彭行先，皆年高品行甚端。臣于朔望，集士民讲解上谕，二人必来叩拜龙亭，为士民之倡。问以高邮、宝应等下河地区开海口事，汤斌奏曰：前因工程颇费银两，

一时难以完工，故赞同暂停之议。但开海口一事，乃皇上南巡时因亲见民居淹没水中所作决策，只可暂停不宜中辍。且上流之水滔滔而来，下流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涸期，且恐城廓人民将有不测之患。如兴化去年城内水深数尺，万一三五年间再遇水灾，一城付之巨浸，臣等何所逃罪？若云开海口则水遂尽涸，臣不敢为此言。但水有去路，开一丈则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使浮溢之水渐去，则旧日湖河之形可寻，再加疏浚筑防，工夫自有次第。请从七州县钱粮中酌留款项作修河之用，以本地民力、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慢慢做去当有成效。又海水内灌坏田之说，臣以为无虑。臣询之土人，当日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甚近。今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十里。海之潮汐，犹人之呼吸也，有一定时刻，有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乃江河之水，非海水也。次日，康熙帝命学士麻尔图同户部司官一员，于明日驰驿速往凤阳、徐州查勘，一面开仓赈济，一面奏闻，务使饥民得所。又召见礼部侍郎穆成格问曰：尔等当日如何会议？回京时何以并不奏闻？穆成格奏曰：臣等至江南地方，与总漕徐旭龄、巡抚汤斌同至河干看视，又传问七州县民，皆称此水漫决日久，今欲开浚海口，其事甚难。臣等公议，河工应暂行停止，其挑浚下河高处，使积水渐归于海等语，汤斌等并未向臣等说。且徐旭龄、汤斌皆系地方大臣，若果开浚下河于民有益，即应奏闻。臣等并未曾有面奏之语。况海口开浚阔大，更有海潮倒人之患，亦未可定。工部尚书萨穆哈奏曰：臣等到彼处与总漕徐旭龄、巡抚汤斌会同踏看河道，

传集七州县民问时，齐集者甚众，各就地方情形而言。臣等因百姓过多，语言不一，遂令每州、县派出通晓事体者十人，于淮安集问时，皆言不便挑浚。臣等遂公同商议，开浚下河所费不赀，事关重大，故议暂行停止。其汤斌等挑浚下河高处，使水归海，于民亦稍有益等语，闲谈时诚有之，并非公同商榷时之语也。臣等实不曾有回京面奏之言。〖10〗

二十四日(6月14日)

20 行皇太子出阁读书典礼。康熙帝御保和殿，皇太子率满汉大学士、九卿、翰林院、詹事府官员行三跪九叩礼。次日开讲。讲官赐坐进讲。旋大学士勒德洪等奏曰：臣等伏承皇上以皇太子历年亲写所读书本及临摹楷法大小字共八筐箧有奇，示内阁与詹事府诸臣同阅者，臣等瞻仰敬观，不胜欣庆。〖11〗

五月初四日(6月24日)

21 康熙帝从汤斌疏请，命各省严禁淫祠滥祀。

六月初五日（7月24日）

22 督理闽海税务户部郎中胡什巴疏言：闽省商贾贸易，向无土著之人，亦无丈船抽税之例，请照粤关一例丈船抽税。至贸易船只，原在某关印烙给照，准出海口者，别关不得羁留，仍令各回本关，庶人数军器，各有稽查，而奸宄不敢影射。得旨：凡收海税官员，因系创行设课，希图盈溢，将出入商民船只任意加征，以致病商累民。著严加申饬，务令恪遵定例，从公征收，无滥无苛。

初六日(7月25日)

23 康熙帝命工部右侍郎孙在豐前往开浚下河海口，先发库银二十万两，若能成功，再酌量动支正项钱粮。

初九日(7月28日)

24 工部疏参河道总督靳辅“修治河工九年，并无成功，虚糜钱粮”，应严加议处。康熙帝以河工重大，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或另差人修理，恐致贻误，命俟一二年后看其若何。寻九卿等议靳辅应革职留任。康熙帝谕曰：为人臣者议论国家之事，当执中公论。今见与靳辅善者，则言靳辅之是；与靳辅不善者，则言靳辅之非。靳辅原好大言，河务不可豫定。靳辅一人去留无所关系，但河务所关者甚要。若另补一人，必塞减水坝，减水坝塞，则河堤万不能保。可有两全之良法否？尔等今日会议，明日回奏。九卿出，又谕大学士等曰：大臣等似此挟私意、纵偏论，朝廷大事欲望其修举，得乎？靳辅前为学士，朕所素知。此人出言轻躁，不虑始终。河工之事甚要，不可逆料其必能有成。旋九卿议靳辅革职戴罪督理河工。以河工甚难，靳辅易视之。今遽将靳辅议处，恐后任事者益难为力，命暂免其革职，仍令督修。

十二日(7月31日)

25 荷兰国王遣使致书、进方物。康熙帝旋覆书回赠礼物，定五年一贡，准商船由福建入口。〖12〗

二十九日（8月17日）

26 九卿等会议汉中驻防事。康熙帝谕曰：汉中用汉军千人驻防无益，纵有仓促之事，此兵岂能独拒乎？若设兵驻防，民反受其累。且渐至年久，则此兵丁之子若孙皆成汉中人矣，能复习骑射耶？各处驻防，多设旗兵，庶儿犹习骑射，武备不致废弛。即如京师，满洲子弟尚有习汉语，耽于逸乐，不以骑射为事者，况令旗人分居民地，与之杂处，其不学骑射又何待言。在京官兵，每年二三次更番行围，盖专欲俾其练习武事。虽或有不愿者，停止可乎？且仍令旗兵驻防发祥之处，则围猎于荒山广野，日事骑射，断不至遗忘武备矣。若令将旗兵多驻外省，则兵力分而少，又无益于事。尔等会议此等事务，详加商酌，计及久远。虽国家兴衰，皆由天命，而永承天命，常保治安，可谓不在人事耶！谚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尔等常念及此，于大小事务当详加商酌，以图永久。不准设驻防。

七月二十七日（9月16日）

27 侵踞雅克萨城之托尔布津前于败走途中，遇拜顿援军。当其得知清军已撤出雅克萨，立即返回，筑城防守，并刈取田禾，以作军粮。本年初，萨布素获悉俄罗斯重占雅克萨，疏请率兵进剿。命确探情形以闻。旋理藩院郎中满丕奏报：俄罗斯五百余人重新筑城，其城夹木为之，中实以土，宽一丈五尺，高一丈，木外墐之以泥，粮米可足支二年。〖13〗康熙帝遂命萨布素再行率兵征剿。五月底，萨布素率兵进抵雅克萨，并攻城。几天内击毙以督军托尔布津为首之俄军百余人〖14〗。至是，通过荷兰国使臣转

致俄沙皇咨文。略云：当迅速撤回雅克萨等地之俄罗斯人，或以雅库，或以何处为界，各自于界内捕猎谋生，不得越界。如此则边境永得安宁，互无侵扰之忧，永修和好。若不遣返我逃人，不撤回其雅克萨等地之俄罗斯人，则遇窜入我境者，即行擒杀，不留一人，悉加歼除。〖15〗时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遵旨已于城三面掘壕筑垒，壕外置木桩鹿角，分汛防御。城西另设一军守护，并堵截尼布楚援兵。

二十八日（9月15日）

28 康熙帝以御史许三礼等条奏先贤先儒从祀位次，谕大学士明珠等曰：定先贤先儒位次，止应视其道德行谊以为次序，不可据师、弟为定例。即如明末时，从师生、同年起见，怀私报怨，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致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故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王熙奏曰：顺治初年尚有此风。今皇上圣明，此风已久息矣。谕曰：若谓汉官内全无师生相昵之事，亦不可必也。

八月二十八日（10月15日）

29 命台湾驻防兵丁更番，永著为例。先是，工部等衙门题覆王国安条奏，台湾地方修造府、县城池，建立学校，考取生员，驻防兵丁三年一换，其兵饷预行拨送，议准行。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这条奏亦好。若如此，则台湾想可永久无虑矣！"命学士李光地议。至是，李光地奏曰："台湾驻防兵丁如不行更番，令其常住，岁久各立

家业，恐意外致生他变。但一时齐换似乎稍难，且不能得如许船只，若三年之中陆续更番，事觉稳便。”〖16〗

30 是月，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华侨于巴里安起事，杀警官，并围市长住宅。殖民者派兵镇压，被杀害者甚多。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随即下令，于两月内将所有非基督徒之华侨驱逐出境。〖17〗

十八日(11月3日)

31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尔等职任皆系朝廷重务，岂可专为一身一家之计？古有诏旨既下、大臣封驳之例。今满大学士凡有所言，汉大学士唯唯诺诺，徒为自保禄位之计，并不辩论是非。如此则刘正宗、陈名夏之例俱在！学士等诚能各抒己见，共相参酌，事务岂致舛错？尔等谄媚大学士，缄默不言，以为保身之计。吴格子、卓灵阿之例俱在！至翰林院撰拟文章，皆关要务。今翰林撰拟不堪，汉掌院学士畏惧，并不改正，汉大学士又畏惧掌院学士，亦不改正，诚恐改正一字即为终身之仇。掌院学士畏惧翰林，大学士畏惧六部，此皆尸位素餐，患得患失之所致也。

二十七日（11月12日）

32 康熙帝谕将军萨布素等撤军。先是，俄沙皇政府收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通过释归俄俘带去之信件，于同年十二月初五日（1685年12月30日）遣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文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携答书自莫斯科前来中国。本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至是于午门前递交

沙皇书信，信中多无理要求，然提出“双方遣使相会，以公理相议，将事妥善了结”等。康熙帝以“俄罗斯察罕汗欲求和好，请撤雅克萨之围”，命传谕萨布素等撤围，集兵一处，于靠近战船处立营，并派员通知城内俄军，听其出入，待俄方派出之使者抵达，再议划定疆界、互相和好之事。〖18〗至十月初七日，康熙帝覆书沙皇，云：“向者朕曾将尔俄罗斯人作恶行乱、骚扰抢掠我边界地方之情由，多次行文晓谕。或因尔边界之俄罗斯人阻隔未达，尔竟不知。如今朕后寄之文书送达后，尔方知晓，并以善言奏称：前派使臣尼古拉，因不谙大国典礼，出言不逊，举止鄙陋，望予容恕。若尊大皇帝之言，有何谬误失体之处，亦因彼此相隔遥远，不谙中国之例所致，幸勿见罪。特先派尼基弗尔·文纽科夫等急速驰往，请撤目前之围兵，以息干戈等语。又据来使尼基弗尔·文纽科夫等奏称：为和好定议边界之事，伊大使随后来奏，不久即可到达等语。据此，朕一面派人传令停围雅克萨城，一面将等候来使议定边界、停止征伐、共修和好之情由，先行文晓谕尔察罕汗。”该书交文纽科夫等带回。文纽科夫等于本月初九日离京。〖19〗

十月初二日（11月17日）

33 以张英、德格勒记注错谬，明珠奏曰：记注事务殊关紧要，起居注官理应将上谕及臣下奏对语言，俱明白纪载，即一语，不可遗漏舛错。张英职司记注，不从实纪载，粉饰开写，殊属不合。应将张英、德格勒一并交与该部严加议处。张英等记注之事，交与该衙门改正。康熙帝

谕将张英等交与吏部，其记注著改正。吏部旋议，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侍读学士德格勒革职降级。以“张英原无甚不好处，但全无一定主意，随东逐西而已”，著从宽免革职。德格勒亦从宽免调用。俱各降五级留任。

十四日(11月29日)

34 监修下河工部右侍郎孙在豐疏言：疏浚之法，开浚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因势利导，逐节疏通。一由庙湾迎流而下，约泄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达 顺流而下，约泄水十分之二。一由白驹、丁溪诸场分流而下，约泄水十分之三。其余一分由芒稻河导之入江。至串场河既涉盐艘，又会诸引河之水，传送各场，以出海口，绵亘范公堤一带，亟宜开挖。上而泾河、黄浦、子婴之间，旧有通湖闸，并应修建，使上下相应，随水消长，以时节宣。工部议从其所言，改滚水坝为闸，并将候补、病痊、降调各官之愿赴工者调往使用。谕命如议，其改减水坝为闸座，著孙在豐等会同靳辅确议。

二十一日(12月6日)

35 以镇国公哈尔萨为人钻营，其爵位改由其兄六格袭替。康熙帝谕曰：镇国公苏努虽系宗室，其行事乃如人之奴仆，在安亲王岳乐及索额图家，谄媚行走，至在议政处，但遇势要之人，发一论议，伊辄唯唯听从，不肯更有论说。其阿顺之态，与家奴无异。命大学士勒德洪将此旨传谕哈尔萨、苏努二人。

二十七日（12月12日）

36 吏部以左都御史董讷疏参中书科掌印中书托鼐考选科道、将伊衙门中书职名咨送吏部时，不将应送者尽行咨送，将原任左都御史徐元文之婿王缉植越次咨送，实有情弊，议将托鼐、王辑植、徐元文革职。康熙帝谕曰：闻王缉植之妻非徐元文生女。明珠奏曰：适董讷向臣等言：王缉植前妻徐氏，系徐元文同族侄女，犹可不论。继娶朱氏，系徐元文抚字之女。王缉植所刊齿录内明白开载。此齿录现在我处，徐元文未将此处供出。徐元文原系国家大臣，伊固如此欺隐皇上，我何敢瞒昧？谕曰：汉人内常有此不雅之处，此事尔等议奏。旋问曰：徐元文纂修明史，闻已成大半，今复降级令其纂修可乎？明珠等奏曰：徐元文纂修明史甚勤。今降级令其纂修亦无不可。遂命徐元文从宽免革职，著降四级，仍候补用，余依议。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4日）

37 康熙帝谕大学士曰：所进《平定三逆方略》四册舛错颇多。论赞中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故事以况朕，在作者或有所见，朕心实为惭愧，且吴三桂等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耳。明珠奏曰：宋臣时在辇下，释其兵权诚易，与三藩久在边陲不同，如此比拟，殊属大误。旋谕问左都御史阿兰泰何以错误？阿兰泰称因年久忘却。谕曰：忘之可乎？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者也。向日迁移吴三桂一案，也曾两议，未有议及吴三桂必反者，亦未有议及吴三桂必不反者。后索额图曾云，主议当迁移之人应当处斩。此事举朝悉知，岂可遗漏不入乎？〖20〗

十二月十六日(1687年1月29日)

38 福建提督张云翼疏称：提督施琅在泉州天地春地方建立碑亭，刻勒御制诗，不便经由来往，请旨定夺。礼部议令与施琅会商具题，到日再议。康熙帝谕曰：施琅此举大为非是。朕亲书诗字赐之者，原以褒施琅之功，荣宠其一身一家，于伊家左右犹可竖碑。今乃于公所建立碑亭，不独张云翼一人出入未便，即合省文武大僚亦皆震悚回避，殊为非便。况施琅、张云翼同为提督，乃欲张云翼降心以从可乎？此特借端招摇，欲引以为重耳。即如请安一事，京中遣一笔帖式往赴直省，地方大小官齐至，请问朕安。笔帖式系微末之员，禁地且不得入，何由得至朕前？此皆炫耀地方，吓取财物之计耳。施琅建碑之事，良有关系，礼部因系朕制诗章，不便定议，故如此题覆。命将此本发还礼部，并严饬施琅，不得于公所立碑。

39 廷议孙在豐与靳辅疏浚下河之争。初，孙在豐即将开工疏浚海口，是以请敕河臣，如遇水势消减，即将滚水坝尽行闭塞，以便开浚下河。康熙帝谕曰：今若不闭塞滚水坝等口，则下河一面挑浚，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即闭塞，日后运河溃决，则靳辅借以为辞。欲筹两全之道，实为甚难。然靳辅前曾启奏，筑堤以束下河之水，使之归海。此疏内有无闭塞滚水坝等口之语，尔等会同九卿详看。如向欲闭塞，今孙在豐修理下河又云不可闭塞，可乎？尔等即会同定议具奏。至是，康熙帝御乾清门，满汉大学士、学士会同工部尚书佛伦、陈廷敬，侍郎觉古里、陈一炳、觉罗沙赖奏曰：查前靳辅、于成龙会议疏通

下河疏内，欲将高邮州北小闸小堤俱行闭塞，运至高邮州南、邵伯镇南二处修造大石闸两座等语。今值寒冬，非大修时，且孙在豐尚未兴工，此二人应俱令来京。其滚水坝诸处应否闭塞，令在九卿前各陈己见，候皇上亲行详诘裁定，然后兴工，似乎有裨于事。谕曰：此下河决宜开浚，断不可止，孙在豐不必令其来京。堵塞堤闸之处，孙在豐何敢轻言？若日后上河溃决，渠能任其咎乎？孙在豐所请，不过欲上河不放水耳，并无多言。假使靳辅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于巨浸中从事乎？令靳辅为之，必欲闭塞诸口。今孙在豐为之，又云不可，何也？岂非有阻挠之意耶？王熙奏曰：靳辅前疏欲将诸口闭塞，今又云不可闭塞，前后之言相为矛盾。皇上亲历河干，洞见河形，若召靳辅详问，自不得有所隐蔽矣。佛伦奏曰：如靳辅疏内明陈不可闭塞之故，皇上犹可曲原。今不言其故，但以不可闭塞，含糊具奏。况伊曩日又奏言应塞，睿念及此，命加查看，最为允当。明珠奏曰：靳辅自背前言，皇上念及前疏，一令查看，故罅隙立见。谕曰："依尔等所议召靳辅来京，朕有面问靳辅之处。"

十八日(1月31日)

40 云贵总督蔡毓荣前进取云南时将吴三桂家赀多方侵没，侍卫纳尔泰欲首告之，蔡毓荣送银八百两给纳尔泰，其子蔡琳亦于京城送银一百两，以封其口。事下吏、刑二部，拟将蔡毓荣、蔡琳革职拿问。本月初五日，康熙帝谕刑部尚书希佛等曰：蔡毓荣居官甚是贪酷，此人品行秽恶极矣。伊恃财势笼络人心，内外无不周到。况既得云南城

吴三桂家赀等物，理应赏赐八旗效力兵丁，而蔡毓荣将珍奇细软皆多方侵入私囊，馈送大臣官员。如此大恶之人若不严加惩创，何以使其余警戒！命详加审讯，务将情弊尽行发觉。随即正黄旗人文定国又首告蔡毓荣隐匿吴三桂孙女、郭壮图儿媳，霸占为妾；又受吴三桂党羽胡永宾重贿，将其释放。事下吏、户、刑三部一并查审。至是，拟蔡毓荣立斩。康熙帝以审理此案之人萨海等皆到云南，与蔡毓荣结交，岂可令此辈审理？且佛伦、希福皆蔡毓荣密友，此案所议甚属缺略，要犯胡永宾不令解京，部臣恐解京牵连人多，实则希冀完结。又蔡毓荣将贝子、大臣等皆供出，赵良栋同为将军总督，何以不曾供出？命将胡永宾解京，三法司再议。明年（1687）正月，都察院议：原任刑部尚书希福应枷号两月，鞭一百，发往黑龙江效力。纳尔泰自首免罪，革职。胡永宾解京照例发落。蔡毓荣从宽免斩，籍没家产，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并分家子发往黑龙江。

4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八，田地等五百九十万三千四百三十八顷六十七亩，征银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百八十九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三石二斗，草二百二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七束，茶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八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八十六万九千八十，户部存银二千六百五万二千七百三十五两。

42 以督抚等置买奴仆甚多，有至千人者，定例：外

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准带家仆五十人，藩臬准带四十人，道府准带三十人，州县官准带二十人，州同以下杂职准带十人，妇女包括在内，厨役等不在此数。旗人任外官者照此例加倍。〖21〗

〖1〗《康熙起居注》二册 1429—1430 页。

〖2〗《康熙起居注》二册 1431、1433 页。

〖3〗《康熙起居注》二册 1438 页。

〖4〗《康熙起居注》二册 1444 页。

〖5〗《康熙起居注》二册 1456 页。

〖6〗《康熙起居注》二册 1458 页。

〖7〗《康熙起居注》二册 1493 页。

〖8〗《康熙起居注》二册 1465 页。

〖9〗《康熙起居注》二册 1472—1473 页。

〖10〗《康熙起居注》二册 1479—1483 页。

〖11〗《康熙起居注》二册 1468 页。

〖1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一二七；《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

〖13〗《平定罗刹方略》，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戊戌。

〖14〗《清前期中俄关系》83 页。

〖15〗《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16〗《康熙起居注》二册 1530 页。

〖17〗《东南亚历史论丛》二辑。

〖18〗《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19〗《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20〗《康熙起居注》二册 1559 页。

〖21〗《清史编年》二卷 539 页。

清通鉴　卷四四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公元1687年

正月十七日(2月28日)

1 靳辅至京，内阁会同九卿等将开下河塞减水坝之事问明奏闻：臣等传靳辅来问，据云高邮州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之坝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与孙在豐会议时，并未说出，殊为不合，请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康熙帝谕曰：开浚下河，其要不在高邮州之坝，惟在塞高家堰之坝。今不塞高家堰之坝，但塞高邮州之坝，何益之有？又郑都等岁前来奏云：臣等至彼，作速修理，可以成功。朕曾谕云，尔等未晓其故，安得速行修理？今果迟误矣。况靳辅到日，朕曾面问，其词颇穷。汤斌奏言：若塞高家堰之坝，则淮水尽入黄河，黄水无倒入淮河之理；靳辅惟恐黄河溃决，令黄水入洪泽湖，

又筑减水坝使之入运河，入七州县，使水无所归，致百姓受灾，漕运可虑。靳辅奏言：河工之事知之甚难，必身任二三年，然后知之耳。偶尔经过，即云全知可乎？臣初至彼处，误修之处亦多，今始渐知其故。挑浚下河虽善，然海水倒灌可虑。谕曰：挑浚下河，海水断无倒灌之理。今若将黄河南岸毛城铺等处减水坝闭塞，则黄河之水不入洪泽湖，只有淮水，则高家堰堤可以暂塞一年，挑浚下河，方能成功。命九卿等再议。次日议决毛城铺一带闸坝暂塞一年，高家堰之六坝分别塞至四月初一日，或六月初一日。〖1〗寻谕：今年只将高邮州大小坝及高家堰闸坝照靳辅等所议定限堵塞，令孙在豐等挑浚海口。黄河南岸闸坝于明年堵塞一年。孙在豐应从速准备于今年十二月兴工。

二月初五日（3月17日）

2 康熙帝于卢沟桥大阅军容，试放火器。

十六日(3月28日)

3 刑科给事中刘楷奏请禁止淫词小说，九卿以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二年（1663）杨雍建、黄熙缵曾奏请禁止，礼部覆准，已通行禁止在案，应无庸议。康熙帝谕曰：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民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佛伦等曰：如另行立法严禁，恐有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吓诈累民，故公议如此。皇上念及此等，关系人心风

俗，所见甚大，嗣后凡淫词邪说，俱宜禁书毁版。〖2〗

三月初七日(4月18日)

4 并浙江总督、福建总督为浙江福建总督。先是，以闽省系边海地方，总督员缺甚为紧要，令九卿齐集之便，即予选择。至是，明珠奏称：前辅政大臣时，各省皆有总督。四川、陕西一总督，浙江、福建一总督。后将浙江、福建总督改为福建总督。然浙江、福建皆系近海地方，将浙江、福建仍设一总督兼辖，似属有益。康熙帝从之。至此共设六总督，为江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陕西、浙江福建。其余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不设总督。

二十五日(5月6日)

5 随同孙在豐往开河工之旗人司官如高事美以孙在豐为汉人，不听约束，惟事图利，且已罢职，犹不赴京，与往修河工诸员串通妄为，康熙帝命将诸司官撤回，并命江南江西总督、漕督会同孙在豐监修，使工程不受阻挠。又谕曰：朕特颁帑金，浚治下河，原为救民起见。今国计非绌，设钱粮不敷，何妨再请颁发。今闻差往各官，初欲派之民间，后又中止，乃复按引派加盐课，是未尝救民，先已害民，此事断不可行！今费扬古来京，亦面奏此事。总之，此等小人，不以国家工程为急，惟希网利行私，以久恋河工为得计耳！

6 以天旱求言，明珠等奏：臣等再三酌议，见今政务实无可更改厘定者。康熙帝谕曰：尧舜之世方可称无阙失，

然犹兢兢业业，不敢谓已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主，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事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况求言原属要事，无论智愚皆当各陈己见，以备采择，始于政务有所裨益。如漫无可否，但图己身作一干净好人，亦易易耳。大小臣工各宜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方副委任之意。今每部满汉堂官各有六员，其间任事者，每部但一二人，余则随众署名而已。即如各部启奏本章，每日不过数件，其中情节，如汉侍郎等未必了彻，设朕问之，谅有不能对者。汉官公事之余，或持斋诵经；满官公事之余，或崇尚僧道，不以国事为念。且朕观今世之人，专务逢迎谄媚，鲜有直道而行者。且己不勤，而每诮人为懒；己无能，而更嗤人为劣。此不过徒工浮议耳，何益之有？命严加整饬。

四月初九日(5月19日)

7 康熙帝谕人才必才德兼优为佳。本月初四日尝谕吏部曰：国家用人，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姿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比部院中，亦有一二才优之人，所以未即升擢者，因其有才，又能循分，故久任之。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又谕大学士等：设官分职，原以为民，所在得一良吏，则民遂其生。如于成龙者，直隶地方百姓旗人无不感戴称颂。观其为人，天性忠直，并无交游，即伊本旗王等门上，亦不行走。如此好官，如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因命九卿集议，如有类似好官不拘大小即可保举。至是，加于成龙太子少保衔。

九卿等又举荐云贵总督范承勋、山西巡抚马齐、四川巡抚姚缔虞等。谕曰：范承勋等居官果善，但伊等尚有勉强之意，于成龙则出自诚心，毫不瞻顾。今人不往来大臣之家，则恐其意有所不悦，如于成龙介然自守，无所交游，为大臣者其奈于成龙何？

十二日(5月22日)

8 康熙帝谕修《明史》时参看《实录》。先是，大学士等将《明史》纂成本纪三本、列传五本进呈，并奏曰：臣等查《晋史》系唐太宗亲加论断。明朝三百年之事，皇上深为洞悉，恭请皇上论断。一、太祖、太宗、世祖皇帝皇略所布，事几相接，而明世史臣纪载或多失实，将欲剪其繁芜，正其矫诬，非窥国史不可，乞许恭阅《实录》以便参稽。一、明之末造，猥多秕政，朝议纷纭。天启、崇祯《实录》、邸抄，实多掛漏，两朝是非之实，难逃皇上圣鉴之明，仰请睿裁。谕曰：朕在内所阅之书甚多，恐无暇亲为论断。若万历以前之事尚易，至万历以后之事，殊为繁冗，论断亦难。王熙奏曰：纂修各官固在衙门内纂修，亦有携至家纂修者。臣等观此纂修之书，较之宋、元二史实远过之。至是，以修撰诸臣未曾参看《实录》，谕曰：所修《明史》文字固好，但此事关系重大，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得知？他或可以文章逞能，修史直书实事，岂宜以空言文饰乎？如明朝纂修《元史》，限期过迫，以致要紧事务尽行遗漏，且议论偏僻，甚为不公。《明史》修完之日，应将《实录》珍存，令后世有所考据。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若不观己之所行，徒轻议古人，虽文

词可观，亦何足道？朕尝博览群书，凡古之圣帝明王，未敢漫加褒贬。王熙奏曰：臣等将现修《明史》同《明朝实录》参看，如有舛错，拟签进呈御览。

十三日(5月23日)

9 南怀仁题请将冲天炮刻名，大学士等议准行。又请行天主教，议不准行。康熙帝谕曰：天主教应行禁止，部议极当。但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等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著删去。

五月十一日(6月20日)

10 康熙帝诫谕满洲侍读学士德格勒。先是，李光地推奖侍讲徐元梦及德格勒，明珠以李光地与索额图结党，欲倾德格勒以动摇李光地等。会德格勒扈从巡行，明珠"使人累千金为装"，被拒〖3〗，益衔之。其后德格勒侍讲时，言熊赐瓒学问不如徐元梦，帝亦疑之。至是，召尚书陈廷敬、汤斌，侍郎徐乾学，侍读学士德格勒，侍讲徐元梦，编修熊赐瓒等至乾清宫内考试。出首题："昊天与圣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次题："阅农五言排律十二韵"。阅卷毕，谕曰：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然限于资质，未能融贯，不过得其大概，从来不轻评论古人，即如《明史》一书，朕亦不遽加论断。然品评古人犹易，古人无可对证，若评论时人，即有对证，非古人可比矣！昨偶召德格勒讲书，言及熊赐瓒学问不如徐元梦。朕思汉人学问俱有根底，乃云逊于徐元

梦，朕心以为不然，故召尔等面试。今妍媸优劣，较然矣。总之，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若徒肆议论，而不知著作之难，则不自量矣！德格勒奏曰：臣妄行奏对，死有余辜。因将德格勒、徐元梦、熊赐瓒三卷命汤斌朗诵一遍。复以三卷令陈廷敬等传阅，从公定一次第。陈廷敬、汤斌、徐乾学等公拟熊赐瓒卷为最，徐元梦次之；德格勒卷不成诗文，难置等第之内。遂命传谕曰：朕待满人、汉人俱属一体，总出于至公无私，如以美为恶，以恶为美，即非大公之道。今日已晚，明日又系行礼之期，将试卷交库勒纳封固，收回衙门，传集未考翰林各官公同阅看，再来启奏。大学士明珠等旋以德格勒“本系满洲，而假借道学之名，深可厌恶”，请严加议处。康熙帝以其“乃微贱之人物，竟行妄奏”，姑从宽免。〖4〗

十五日(6月24日)

11 灵台郎董汉臣条陈时事多款，语侵内阁，明珠欲下刑部究其主使者。康熙帝亲圈数款，命大学士、九卿等详议。至是，明珠等奏曰：皇上亲圈董汉臣条奏数款，臣等另行抄出，逐一详议。观“舍己从人”一款，其言虽出于经史，然皇上听政以来，少有关系之事，必令九卿详议，以求至当，未有以己为是，而不从众议者。至所云“达四聪”，亦出于经史之言。然皇上勤政，每日御门接见臣工，凡事皆令各陈己见详议，只以臣等庸陋，不能仰副圣意，而君臣之间，从无阻隔。至“广言路”一款，皇上虚心纳谏，未有因条奏将科道官从重议处者。又恐科道侍班，人怀畏惧，有意不敢言，特谕九卿停止科道侍班。即今董汉

臣极微之人，伊所条奏，尚令诸臣会议，言路未尝壅塞也。至如逃人之事，皇上洞悉民隐，屡经更定条例。又因缉获逃人将地方官加级即升之例俱已停止。据李之芳、张鹏云，山东逃人之事较前甚少。至所云风俗一款，今奢侈僭越诚如圣见。臣等恭惟皇上实心至意，专行节俭，复按品级定服色器用之制，已经通行晓谕，但臣等不能倡率实心遵行耳。嗣后臣等满汉诸臣，以身率行，令子弟族党共知效法。佐领则申谕所属之人，五城各官则申谕所属之民，庶自京师以至四方，风俗渐臻淳厚，而人不至于轻薄矣。康熙帝谕曰：董汉臣奏疏内有数条，人皆畏惧不敢言者，伊竟言之。至于奢侈，此风汉人居多。今满官田舍俱在畿辅之地，人皆知之。汉人内或有自称道学，粉饰名节，而本乡房舍几至半城者有之，或多置田园者有之。此等事若遣满官稽察，即败露耳。如此奢侈之风在满洲乎，在汉人乎？又曰：观今之人群集宴会，流于邪僻嬉戏者甚多，此等事若不行禁止，即渐流于放纵。或有身为大臣，沉湎之色形于颜面者，真非人类矣！宴饮嬉戏等事，如何禁止之处，著礼部议奏。〖5〗

康熙帝以春旱求直言，汉臣言十事，语侵明珠，明珠惧，欲因服待罪，大学士王某曰："何必然？汉臣，小臣也，敢言国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闻之，劾汉臣希富贵，且言汉臣不知书，必有代草者。余国柱时已为大学士，请命刑部究主使。帝遣问九卿，汤斌独白汉臣无罪。内阁传旨，令九卿更议。国柱目斌曰："幸勿违众。"斌曰："汉臣应诏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耶？"举手指心曰："如此中何？"国柱恨次

骨。〖6〗帝谕曰："古有因灾变罢免大臣者，合于理否？"汤斌奏曰："臣等实忝所职。"余国柱奏曰："自古有云合乎理者，亦有云不合者。皇上宽仁同天地，如此询问，臣等实感愧交集矣。"〖7〗次日，帝欲躬往祈雨，并召勒德洪、明珠等传谕九卿曰：京师为天下根本之地，殊属紧要，乃几月不雨，岂无故乎？虽秋成尚远，而目前干旱，朕甚忧之，今欲亲行祈祷。尔等大小臣工，亦宜尽诚斋戒，实心祈祷。夫求雨乃为小民，如朕与尔等共享富贵，朕之焦劳岂为一身之计？祇念百姓一岁不登，即至失所，不但朕心不忍，尔等皆国家大臣，亦何忍坐视？应各矢至诚，毋循故事。今内外官家富室，遇此亢旱，或多蓄粮谷，惟望价值腾贵，粜卖所蓄之粮，希图厚利者有之。至于臣工，凡系斋戒求雨，徒事具文，诚敬者少，或偷安不斋戒者有之。今值此大旱，犹然忍心不思斋戒，虽斋戒而不诚心者，此等真非人类！朕虽查出，亦不足责。但朕如此祈雨，或反有幸灾乐患，以不雨为快者，或有祈雨时，因己不诚，反指某某为不诚者，俱未可知。如此匪类与禽兽无异，更何足道！今朕与尔等务期实心祈祷，其应行典礼，著礼部议奏。十七日，帝诣天坛致祭，"斋戒三日，不理事"。旋又谕：观部院事务稍简，今时值暑热，嗣后著间一日一面奏。其非面奏之日，凡不系紧要事，径交内院。若九卿会推紧要事务，著仍于面奏日一并启奏。〖8〗

二十九日(7月8日)

12 康熙帝谕大学士慎择辅导太子之人曰：自皇太子就学以来，朕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故学问

渐有进益。如《四书》、《易经》、《书经》、《礼记》今俱已诵习。如此等处，诸臣在外，未必悉知。但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课诵之事，恐未能兼，致误皇太子精进之功。著于汉大臣内择其学问优长者，令专侍皇太子左右，朝夕劝导，庶学问日进，而德性有成矣。王熙、汤斌等奏称：实难其人。谕曰：皇太子亦多阅经史，朕万机之余，不过与皇太子讲明经书大旨。至于言行之微，朕有训诫不及处，非专有启沃之人不可。纵无渊博通儒，或满洲、汉人内有品行端方，可资辅导者亦好。命其再议具奏。旋复谕明珠等曰：皇太子前必得谨慎之人，朝夕讲究，方为有益。达哈塔、汤斌、耿介三人皆有贤声，朕欲用之，尔等可传问九卿。少顷，明珠等同九卿奏曰：达哈塔谓臣原系庸愚之人，蒙皇上简任吏部尚书，朝夕兢惕，惟惧陨越，不克称职，何能当此重任？汤斌谓臣今年已六十外，诸事健忘。每日难为皇太子讲书，不过读皇上钦定讲章。衰老之人，岂能当此重任？询九卿之意，九卿同奏曰："此三人皇上简定极当。"谕曰：皇太子讲书关系紧要，必简老成谨慎者，朝夕讲究于皇太子前。汤斌居官颇善，耿介虽年老耳重，素有贤名，犹可讲书。达哈塔诚实。此三人俱著朝夕于皇太子前讲书。

次日，康熙帝于畅春园谕汤斌等曰：自古帝王，莫不以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念，面命耳提，自幼时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不使一日暇逸，曾未暂离左右，即诃责之事往往不免。今皇太子在此，朕无饰言，阿保近侍亦皆知之。皇太子从来惟知读书，嬉戏之事一切不晓。即朕于众子，

当其稚幼时，亦必令究心文学，严励礼节者，盖欲其明晓道义，谦以持身，期无陨越耳。尔等皆有声望于外，兹特命尔等训导东宫。朕观古昔贤君，训储不得其道，以致颠覆，往往有之，能保其身者甚少。如唐太宗亦称英明之主，而不能保全储副。朕深悉其故，虽闻见甚寡，惟尽心训诲。而在外小人不知皇太子粗能诵读，谓尚宜选择正人，令之辅导。尔等皆有闻誉，今特委任。尔等宜体朕意，但毋使皇太子为不孝之子，朕为不慈之父，即朕之大幸矣！汤斌奏：皇上豫教元良，旷古所无，即尧舜莫之及。康熙帝责之曰：大凡奏对贵乎诚实，尔此言皆谗谄面谀之语。今实非尧舜之世，朕亦非尧舜之君，尔遂云远过尧舜，其果中心之诚然耶？今人面相扬颂，而退有后言，或三四人聚论，肆其讥议者有之。大凡人之言行，务期表里合一，若内外不符，实非人类。朕自来凡有举措，诚于中，必形于外，论说于大庭广众之前，人人可以共质，无一毫粉饰，断不似他人心口各异。朕非以尔等学问优长，故尔委任。比来内庭考试，尔等所学造诣朕业已深知，翰林各官亦所共见。若专选才学，岂无较优于尔等者而用之？止缘尔等向有闻誉，故以相委耳。达哈塔奏曰：臣本最庸至陋，辅导皇太子责任极其重大，实非臣所能胜任。谕曰：此言昨者尔已奏闻，朕所洞悉。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朕未尝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今皇太子略通汉文，于凡学问之事，似无扞格。且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尔部院官员教子者，不过粗通汉文，希图仕进，何尝有实以文武之艺，教其子为全才者乎！朕谨识祖宗家

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即如八旗以次行猎，诚恐满洲武备渐弛，为国家善后之策。朕若为一人行乐，何不躬率遄往？近见众人及诸王以下其心皆不愿行猎，朕未尝不闻。但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且内廷亦有汉官供奉，朕曾入于汉习否？或有徼幸辅导东宫以为荣名，营求嘱托者，欲令皇太子一依汉人习尚，全不以立国大体为念，是直易视皇太子矣！皇太子其可易视耶？其果自愿效力，何不请效于朕前耶？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至于见侍诸子内，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汉习，朕定不宽宥！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时成法具在，自难稍为姑息也。达哈塔尔若尚在，犹及见之。又有一辈小人，以不照世祖皇帝时行事为言者，朕躬凉薄，祖、父遗训多不能一一钦承。今人料朕浅易，可以议论，所以如此胆大妄行。若在先朝时，此等魑魅魍魉辈，岂容于离照之下？其必放诸海滨绝域，定不留之中国蛊惑众心。故圣人有言曰：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此皆朕所未能行者也。今尔等入侍内廷，当自知之。达哈塔曰：惟思皇上每日勤教太严，恐皇太子过劳。其不曾谕教皇太子之说，或有人言之，臣并未有言。至臣不但不通汉文，即汉语亦不甚知。臣之满语，汤斌等不知，斌等汉语，臣亦不知。日后阙失，臣一身之死小，诚恐有误大事。谕曰：汤斌等皆为契友，同心辅导，不致有误。且欧阳修有云：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今自夸诩为道学者，

惟口为道学之言，不能实践者甚多。若辈亦有各立门户，自相诋毁者。又有遣人致书与同年门生，索取四五百金或千金者。此等行径，朕无不悉知。若行摘发，则为狭小苛刻，姑尔包荒。达哈塔曰：臣一介孤愚，不惟汉人无交，即满洲中亦无交游，除吊丧问疾外，不曾无故与人交往。谕曰：朕亦知汝所为如此，故特委任。复顾起居注官，谕曰：尔等皆窃学问之名，若令尔等子弟及部院衙门官员子弟与朕子相较，其学业可知。或云披甲，择用执事，无暇学习。今若令与皇子同读二三十年，即晓然矣。即如德格勒，自以为曾习数字，渠今有何学问？即渠之子亦曾如此教诲乎？且渠子亦未必通晓满语也。又有谓朕左右皆微贱小人，即今在朕左右侍御之人，多有阀阅名胄，彼祖、父历历可述。现在部院大臣官员中，微贱小人子孙甚多，若与彼身相较，已大小不侔矣。

自是，各部院本章，俱送内阁，内阁转送听理。

六月初十日(7月18日)

13 詹事尹泰面奏汤斌等不堪辅导太子之任。时明珠权势方张，又引余国柱为助，阁中票拟，轻重任意，非其党类，欲加倾陷。辅导皇太子之人不安其位。皇太子讲官尹泰、汤斌、徐潮尝进讲皇太子宫。皇太子讲“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节毕，曰：“予常侍左右，闻皇父教诲云，最难处者小人，最难防者亦小人，但少有不当，即为所欺。览前代小人误国，皆因为上者信用之故，当念兹在兹。”〖9〗明珠以太子所言，疑汤斌等嗾之。〖10〗是春久旱不雨，康熙帝命德格勒占卜，既占，德格勒曰：小人

居鼎铉，故天屯其膏，决去之，即雨。康熙帝究问居鼎铉之小人者为谁，德格勒“以明珠对”〖11〗。明珠以汤斌等为异类，日思去之。迨达哈塔以皇太子睿学久已大成，即汤斌等亦赞服为不可及，辅导责任重大，非臣庸劣所堪，请求罢斥。谕曰：“朕在诸臣前任尔以辅导之职，尔如欲辞，可具疏来奏。”至是，康熙帝至太子读书之所无逸斋，詹事尹泰入奏：“皇上命臣同汤斌、耿介行走，臣奉命在此。止可备皇太子使令而已。窃见皇上谕教皇太子过严，臣是詹事，职分所在，若畏死不敢言，异日死有余辜。汤斌、耿介学问平常，年又衰迈，恐不堪此任。”命再过数日裁之。旋汤斌请辞，曰：“臣两日来，见皇太子学问精深，臣不能仰补万一，敢先启过皇太子，即具疏诣通政司奏闻皇上，求解此任。”皇太子曰：“皇父命汝辅导才及三四日，何为遽萌此意？汝殆见予每日读书、写字尚少，故欲辞任？果尔，予当再增功课，无为具疏以辞也。”汤斌又启曰：“皇太子每日功课甚多，臣岂敢因此告辞？”皇太子曰：“前皇父命汝时，汝何故不辞耶？”汤斌启曰：“彼时皇上始有谕旨，臣一时意见不及，故未辞奏。”皇太子曰：“汝之所请非予可以擅专，汝自面奏皇父可也。”汤斌叩头退。十一日，耿介昏倒在地，皇太子奏闻康熙帝，乃命罢之归。旋汤斌随即疏辞，并曰：“臣至愚极陋，荷蒙皇上隆恩拔擢，苟可竭其驽钝，死亦不辞。但皇太子如此天资，如此学问，皇上如此谕教，圣父、圣子亘古所无，臣自揣何人，岂能仰佐万一？且臣衰老已极，精神实不能支，万万不敢当此任也。”汤斌旋即称病不能入侍，奏曰：“臣在家时有心痛旧症，近来复发，实不能入侍。日内臣

虽入侍，不曾进讲，恭听皇太子讲书，伏见皇太子学问精深，皆由我皇上谕教有素。皇太子乃宗庙社稷根本，关系非轻，当此天气暑热，诚恐过劳。臣更有衷悃之言《论语》云：无友不如己者。臣本非敢妄比，但臣学疏年迈，一毫无补，反致有损。”康熙帝命汤斌回家调治。

七月初三日（8月10日）

14 议尚书汤斌擅执朱笔之罪。汤斌既为太子师，尝奉太子命，以朱笔圈点太子仿格。旋晤，即向康熙帝请罪。奉旨据实回奏，至是，康熙帝谕曰：汤斌三次回奏，方始据实。王熙奏曰：此疏内但云擅执朱笔，并未申明擅执朱笔之故。余国柱曰：汤斌假称道学，其实假不到底。命九卿传汤斌至，详问擅执朱笔缘由。次日，明珠奏曰：九卿以擅执朱笔问汤斌，汤斌云：皇太子写仿毕，以朱笔付我，命将不好字乂之。我即启皇太子曰，我岂敢乂皇太子之字耶？皇太子令旨曰：皇父有旨。因愚见不到，将皇太子仿内甚好之字擅加圈点。后知受朱笔圈点之罪，即在皇上前请罪，故疏内未全写出。达哈塔言汤斌失仪，云皇太子写仿时，汤斌执书昏倦，以面掩书，惟垂头而已。”帝曰：“票签仍照常送进。”八月初一日，议侍太子诸臣罪，吏部议少詹事耿介借老称疾求去，应革职。尚书汤斌将无德无行之耿介充贤特荐，应革职。谕命汤斌从宽免革职，著降五级留任。耿介从宽免革职，著革去少詹事，以原任道员品级休致。时汤斌危殆，余国柱言，康熙帝将“隶公旗籍，已得旨，犹秘之”。江南人客京师者，集鼓厅门将击登闻鼓讼冤，待汤斌无事方散。〖12〗祸急时，又有劝汤

斌揭余国柱等人罪状以纾祸，汤斌不允，淡然处之，自题壁一联云："君恩高似天，臣心直如矢。"〖13〗旋改汤斌工部尚书。

十五日（8月22日）

15 康熙帝谕戒朋党，曰：大凡督、抚无不于部院堂官营求结交，各为门户。若司员往审，与督、抚相悖，则结怨于堂官，尚能保其职乎？即今部院堂官皆各援引亲戚、朋党营求之辈，凡缺未出之前，豫先已定，及会推时，惟赞扬援引，而从公推拟者甚少。又有为司官、笔帖式时，图取财帛，所行贪婪，至于大任，伪称己身清廉者，此等之人其居心亦可鄙耻矣！今观部院官员皆稍稍更改，若照此而行，尚有何说？如所行贪污，仍蹈前辙，是自弃其身也，虽侥幸苟免，鬼神岂肯宥耶！

九月初三日(10月8日)

16 江南乡试诸生员以考试不公，齐集文庙跪哭，又围主考官米汉雯住所肆骂呈控。后经礼部审查，将不合式之考生罚停会试，米汉雯及副主考官龚章以不谨例革职。〖14〗

十二日(10月17日)

17 以京城地震，康熙帝召诸臣而谕：朕奉太皇太后懿旨，谓地震皆因朕过，或大臣罪轻而谴重配边，或用刑过当而无辜受害，或带往行围人员困苦，各家男妇含怨，皆是朕不是。时吏部尚书达哈塔奉命驰骑，陨越而死；又汉内阁学士吴兴祖因不善驰骋被责，愤而自刎。〖15〗

十月十一日（11月15日）

18 汤斌卒。〖16〗

汤斌（1627—1687），字孔伯、荆岘，号潜庵。河南睢州（今睢县）人。顺治进士。康熙十八年（1670）举博学鸿儒，官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后擢总裁官。二十三年（1684）晋内阁学士，简江南巡抚。寻内召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教辅太子。后改工部尚书，卒于任。曾师从孙奇逢，为理学名臣。著有《汤子全书》。乾隆年间追谥“文正”。

十七日（11月21日）

19 靳辅疏请于高家堰之外筑重堤，作为屯田，可获钱粮百余万，并请停丁溪等处工程。命询于成龙，于成龙奏称：挑浚下河于民有益，若照靳辅所议，则民反受其害。九卿议覆：仍照靳辅所奏。以挑河原从利益民生起见，非为钱粮；若止为钱粮起见，则不必蠲免江南、陕西应征六百余万。命户部尚书佛伦、吏部侍郎熊一蒲、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会同江南总督确议。寻佛伦等查看河工回京奏：靳辅、于成龙意见不合，但治下河必先塞上流，经察看高家堰地势，应如靳辅原议，于高家堰筑重堤，使六坝所减之水从重堤以内流出。又应将淮安以北五义河闸开浚，引水由草湾入海。淮安、宝应、涧河等处应开浚引水由射阳湖经庙湾入海。同时将高邮城东五座减水坝堵塞。下河水势既减，应将白驹、丁溪、草堰三口工程停止。有旨命九卿等议。

二十六日(11月30日)

20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整饬汉军恶习，曰：凡人之行，莫先于孝。近者汉军居父母之丧，亲朋聚会，演剧饮酒，呼卢斗牌，俨如筵宴，毫无居丧之体。至孝服、鞍辔等类，所用素帛，皆异常华美，丧礼止当自尽其诚，服用粗恶，岂宜华美耶？居丧演剧，满洲所无，汉人亦未有，特汉军为然耳。百行以孝为大，如此所行，以为孝道，其他又何足观也。又汉军外官赴任，每借京债，整饰行装，务极奇丽。且多携仆从，致债主抵任索逋，复谋赡仆从衣食，势必苛敛于民，以资用度。且亲朋债主，叠往任所，请托需索，不可数计，是官虽一人，实数人为之。以致朘削小民，民何以堪？又汉军外官，不能骑射，乃自称行猎，多带鹰犬，借宿村庄，滋害于民，禽兽本在山野，岂在村庄耶？又汉军服用，多僭越非分，终日群居，以马吊饮酒为乐。此等物力，从何而出？宁非苛取诸民者乎？汉军习尚之恶，已至于极。如原任总兵诺迈，原任提督哈喇库、祖永烈等于任所多买良民带归。原任总督张长庚、原任巡抚张德地、韩世琦等皆贪婪虐民，居官甚劣。今著汉军都统、副都统等，凡有居丧演剧饮酒，呼卢斗牌者，照赌博例，严行禁止。在外汉军官员任所，有亲朋债主，前往请托需索、贻累小民者，亦令查访指名题参。朕此谕旨，总为敦厚风俗、陶淑人心而起，使汉军居官者，皆似总督范承勋、巡抚于成龙之善，朕又何谕之有！

十一月二十日(12月24日)

21 康熙帝以户部于各衙门支用修造等项钱粮奏销

时，驳回者虽多，然驳回后官员仍派取民间，且国库并不匮乏，命以后不必驳回，既省案牍之繁，又有益于百姓。

22 康熙帝意欲开风闻言事之禁。谕曰：凡参劾贪官，其受贿作弊处，因身未目睹，无所对据，恐言事不实，不行参劾者甚多。今间有弹章，亦止据风闻参劾耳。苟非通同受贿，何以深知？天下岂有通同受贿，而尚肯题参者乎？自来原有风闻之例，世祖皇帝时及辅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贪官似有畏惧。若有挟仇参劾者，必须审明，果系挟仇，自有反坐之例。将此谕旨著九卿确议具奏。次日，明珠等奏曰：遵旨传谕九卿，凡参劾贪官有风闻之例，应复举行。据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云：风闻参劾之例，自古未有，明末始有此例，复设立厂卫衙门，故不肖之徒各结朋党，争立门户，互相仇害，借端风闻，恣肆妄议，祸及边疆。今又行风闻之例，恐不肖之徒借端吓诈，阴挟私仇，转相请托，谗构横行，亦未可定。此例断不可设，请照现行例行。

二十六日(12 月 30 日)

23 豁免江苏江宁等七府、陕西省明年（1688）应征地丁钱粮及本年（1687）未完钱粮，共计银六百万两余。

十二月二十一日(1688 年 1 月 23 日)

24 山西道御史陈紫芝疏参湖广巡抚张汧涖任未久，黩货多端，凡所属地方盐引、钱局、船埠等无不搜刮，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议处。有旨张汧革职，所参各款由直隶巡

抚于成龙、山西巡抚马齐、左副都御史凯因布前往审究。以张汧贪婪，无人敢言，陈紫芝独能弹劾，甚为可嘉，命大学士传谕吏部，即令内升，以示鼓励。

二十五日(1月27日)

25 孝庄文皇后卒。

孝庄文皇后（1613—1688），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人，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顺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后金天命十年（1625）适皇太极，清崇德元年（1636）封永福公庄妃。顺治帝尊为皇太后，康熙帝尊为太皇太后。历经三朝，辅佐两幼帝，军国大事多所指画。病笃时，康熙帝谕刑部大赦，率诸王大臣步行至天坛祝祷。祷文有言："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至是卒。遗命云："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康熙帝哀容触地，水浆不进。群臣上表请节哀，帝谕曰：朕自八龄，皇考世祖章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遇皇妣章皇后崩逝。早失怙恃，未得久依膝下，于考妣音容，仅能仿佛，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三十余年，朕竭此衷诚，期尽孝养，朝夕侍奉，未敢少懈。近值太皇太后违豫，虔诚祈祷，躬奉汤药，三十余日，不离左右，尚冀痊安，永享遐福。讵意竟遭捐弃，五内摧迷。顾念慈恩，罔极难报，哀号痛切，情何容已！随即割辫服布裘，传谕于孝陵附近修"暂安奉殿"安置梓宫。继而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

诩天启圣皇后”。

二十六日(1月28日)

26 南怀仁卒。〖17〗

南怀仁（1623—1688），字勋卿，一字敦伯，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顺治七年（1660）来华赴西安传教，旋奉召至京，供职钦天监。〖18〗康熙三年（1664），坐汤若望案下狱。出狱后，参杨光先，证旧法误。寻授钦天监副，改制天文仪器。十二年（1673）六大新仪成，为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其中黄道经纬仪及纪限仪为前所未有。因擢监正。康熙帝拜其为师，凡数学、天文、力学、音乐等，均向其讨教。〖19〗曾谕大臣曰：“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朕学算术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致大辟。杨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20〗三藩乱起，奉旨共造各类火炮近千尊〖21〗，康熙帝称其“炮位精坚可嘉”〖22〗，命议叙具奏。至是卒。谕曰：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军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应得恤典，察例从优议奏。赐祭葬，谥“勤敏”。南怀仁乃来华天主教传教士身后蒙赐谥之惟一人。〖23〗译著有《康熙永年历法》、《九十度表》、《灵台仪象志》、《熙朝定案》、《赤道南北星图》、《坤舆全图》、《不得已辩》、《妄推吉凶辩》等。

27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一，田地等五百九十万四千一百八十四顷八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二十六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万一千四十二石六斗，草二百五万七千九百六十四束，茶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九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二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三万六千七百，户部存银二千八百九十六万四千四百九十九两。

28 宋德宜卒。

宋德宜（1626—1687），字右之，号蓼天。顺治进士。康熙十年（1671）擢内阁学士。历官户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刑、兵、吏部尚书，二十三年（1684）为文华殿大学士、《政治典训》、《一统志》总裁官。至是卒。赐祭葬，谥“文恪”。

〖1〗《康熙起居注》二册 1582—1585 页。

〖2〗《康熙起居注》二册 1595 页。

〖3〗《郎潜纪闻二笔》卷四《德格勒劾奏明珠》。

〖4〗《康熙起居注》二册 1624—1626 页。

〖5〗《康熙起居注》二册 1627—1628 页。

〖6〗《碑传集》卷一六《汤文正公传》。

〖7〗《康熙起居注》二册 1628 页。

〖8〗《康熙起居注》二册1629—1630页。

〖9〗《康熙起居注》二册1586页。

〖10〗《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研究》156页。

〖11〗《清史稿》卷二八二《德格勒传》。

〖12〗《碑传集》卷一六《汤文正公传》。

〖13〗《汤文正公全集》卷首《年谱定本》。

〖14〗《阅世编》卷二。

〖15〗《阅世编》卷一。

〖16〗关于汤斌之死，多言其“十月疾少间，屡有兴作，度材通州。归得寒疾，夜半，气逆上，遂卒。”（《碑传集》卷一六《汤文正公事状》、《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等）方苞《汤司空逸事》言：“公以兴作度材于通州，某月某日，日下餔，忽返，招乡人某官与语。客退，独坐一室。飨晦，语家人：‘吾腹不宁。’夜半遂殁。”（《碑传集》卷一六）昭槤曰：汤斌“晚犹健饭如常，次早卒然薨。”“人以为明（珠）遣人阴酖之也”。（《啸亭杂录》卷四《汤文正》）

〖17〗南怀仁拉丁文墓碑称其卒于1688年1月29日《耶稣会士传》作1月28日。据方豪考证，为1月28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164—165页）。兹从方说。

〖18〗《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南怀仁》。另，方豪记南怀仁至中国为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兹从席说。

〖19〗汪茂和：《康熙皇帝与自然科学》，载《南开学报》1980年4期。

〖20〗《敬孚类稿》卷一一《杨公神道表》。

〖21〗《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南怀仁》。

〖2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

〖23〗《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163页。

清通鉴　卷四五

康熙二十七年　戊辰　公元1688年

正月二十三日(2月24日)

1 康熙帝著青色布衣于乾清门听政。御史郭琇疏参靳辅治河无功，听信幕客陈璜，阻挠下河开浚，应予惩处。召九卿议之。户部尚书王日藻等议靳辅请屯田一事，有累于民，应行停止；至河工筑堤，应如靳辅所请。谕责其未亲历其地，徒然悬揣，并言：屯田有利于廷臣，而害民实甚。陈潢本一介小人，通国皆知，其屯田之说，江南人尤莫不嗟怨，尔等宁不闻耶？又问郭琇曰：尔本章内言之详悉否？郭琇曰：臣本内大略俱有。曰：廷臣中有掣肘河务者，尔于本内曾言及否？郭琇曰：无之。命曰：此参本尔等一并会同议奏。旋以郭琇参奏河工，特行擢用。谕曰：佛伦原系微贱，朕超拔为大臣，理应尽心效力。今差遣公议河务，偏徇靳辅，执拗好胜，其人如此，不加惩治，可

乎？又顾学士等曰：朕向日南巡，亲至河上，高家堰以南一百八十里，以北一百八十里，朕悉为阅历。清口以南高邮等处，曾沿堤步行，遍加详览，知减水坝实为累民。靳辅在河工虽不为全无料理，但挪费钱粮，贻害地方，天下共知，即百口亦不能置辩也。明珠奏曰：漕臣慕天颜有劾奏佛伦、赵吉士途间窜改本章等情，其疏已至内阁，正在翻译。寻漕督慕天颜疏言：会勘河工时，尚书佛伦等皆从靳辅臆说，臣不敢附会；靳辅倡举屯田，屯官大占民田，百姓苦累。帝命九卿等察议。〖1〗

二月初三日（3月4日）

2 翰林院题参侍读学士德格勒奸诈诡谲、私抹记注档案。侍讲徐元梦与德格勒互相标榜，奸诡虚诞，妄自矜夸。此二人应俱行革职，交与刑部严加议罪。康熙帝谕曰：近来朕览《太宗实录》，凡所行虚伪诡诈，退居议论朝政者，乃国法所不容。且记注起居关系重大，必详慎从实登载，勿致纤毫舛漏，方为不负职掌。德格勒奸诈怪僻，以善卜惑众。又将公同记注档案，任意私自删抹，大干法纪，著革职，刑部严拿从重究拟具奏。徐元梦奸诡虚诞，同恶相济，亦殊可恶，革职，刑部一并严加究拟具奏。〖2〗

3 康熙帝谕学士齐色等曰：河工屯田之事，于九卿诸臣俱有利益，惟朕知其累民，再三详酌，以至于今，尔等未曾发一语也。至每事俱徇人而言，并不争论，致有今日。若事发议罪，则尔等俱在一处，虽云从无一言，岂得免乎？因何不各抒己见执论？至于受贿贪赃之辈，朕未曾不知，但从宽人而已。若果详究，其有一人得免者乎？前曾将鰲

拜等俱行正法，若有败乱国政者，朕岂加宽宥耶？又谕曰：部院衙门官员内，凡事不发一言，置身局外，希图富贵有之，此辈自问亦觉可愧。朕尝阅实录，太宗皇帝时，凡事默默无言，而退后议论国政者，亦曾有禁。至于尔等俱经奉差榷关，略有所得，朕岂不知？大凡人衣食可以自给，便宜知足，理应洁己守分，遇事则各抒己见而言。

初九日(3月10日)

4 大学士明珠被革职。先是，康熙帝出巡途中，直隶巡抚于成龙举发明珠、余国柱之私。回京后，康熙帝以于成龙言询高士奇，士奇亦尽言之。问：何无人劾奏？对曰：人孰不畏死？谕曰：若辈重于四辅臣乎？欲去则去之矣，有何惧。〖3〗旋御史郭琇疏参明珠、余国柱背公营私罪八款：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则保举张汧原属指挥，即此可见矣。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结党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族侄侍郎傅腊塔、席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等把持，

而余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矣。一、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圣主，爱民如子，而民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上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下河初议开浚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及见皇上欲另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举出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天鉴甚明，当洞悉靳辅累累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一、科、道官有内升有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几有本章，必须先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但约略指参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余国柱奸媒附和，负恩之罪，书之罄竹难穷。皇上鼓舞臣僚，责其实心报效，臣受非常殊眷，若舍豺狼而问狐狸，即为辜负圣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党羽实繁，睚眦

必报，恃有圣主当阳，何所畏忌？伏祈霆威，立加严谴，简用贤能，俾赞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欣畅，感戴圣明无尽，仰乞皇上睿鉴施行，谨题请旨。〖4〗

郭琇既上疏，康熙帝谕责大学士等曰：国家建设职官，料理庶务，必须精白矢志，大法小廉，各守职业，实心任事，庶不负拔擢简用之意。朕亲政已久，于部院大小官员行事无不深知。为臣子者既荷爵禄，荣父母，荫庇子孙，家能自给，便当知足，无致陨越。前已屡颁谕旨，严行申诫，且谆谆面谕，训诲再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官员以上，全不勤敬供职，但知早出衙门，偷安自便，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党羽，图取财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久已确知。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员，凡遇会议，理宜各出己见，公司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议于前，众遂附和于后，雷同草率，一意诡随。又其甚者，虽在会议之班，茫无知识，随众画题，希图完结。廷议如此，国事何凭？更有当集议时，缄默自容，及至偾事，巧行推卸。此等推诿苟容之辈，朕甚恶之！亦屡加严饬。至于用人，关系重大。群臣贤否，难以周知，故遇紧要员缺，特令会推，原期为国得人，实有裨益，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易虑，惟恐溺职，累及举者，因而自加勉励。九卿诸臣宜体朕心，从公选举，方为不负委任。乃历来所举官员，如于成龙、范承勋、王隲等固为称职，而张汧、章钦文之流，贪黩败类，往往发觉。此皆瞻徇情面、植党纳赂所致。凡兹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尔善、阿思哈等身为大臣，所行悖乱，致干宪典，遂行正法，至今尚耿于怀。所以比来大小官员

背公徇私，交通货贿，朕虽洞见，而不即指发，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终始保全。岂意积习深锢，漫无悛悔。如审拟蔡毓荣一案，庇护营救，瞻徇党类，百计求谋。因朕具悉其奸，私谋莫遂。近差色楞格往审张汧所参事情，朕曾面谕色楞格：张汧居官贪秽，尔宜严行审出。及差回时询问，色楞格奏称：臣于此案尽心研审，若有失实，情甘死罪。及览其奏案，惟恐累及保举张汧之人，竟为庇护。朕见内阁原拟票签，将保举张汧官员并未议及，业行折出。复念张汧审定之后，自然发露，因仍用原签票发。又靳辅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伦等前往勘议。今所议殊属偏私。且凡会议之时，科尔坤、佛伦等务执己见，持论好胜，苟非怀挟私情，何以力排众议？朕亦曾面加诫谕，未见畏悔。如此积弊，愈久愈深，物议沸腾，舆情愤激，以致言官列款参奏。虽言官所言亦非先期举发，直待朕于张汧、靳辅之事屡经谕饬之后，方行论纠。然尔等均系同舟共济之人，使能持公事论，何至败事？且尔等行私，朕皆洞晓。又曰：本应发明其事，以肃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故免其发明。勒德洪、明珠著革去大学士，交与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国柱著革职。科尔坤著以原品解任，佛伦、熊一潇等著解任，于河工案内完结。葛思泰、石柱于敕审之事能加详明，著免议。嗣后大小臣工，各宜洗涤肺肠，痛改陋习，洁己奉公，勉尽职掌，以副朕宽大矜全，咸与维新之至意。〖5〗

初十日(3月11日)

5 康熙帝传谕九卿曰：朕躬自太皇太后违豫以来，较往日不同，殊觉迷溃，或因过于劳瘁耶！甫有所言，旋即遗忘。昨有一二紧要本章，已经折定，后竟忘记，反复思维，不知何事。中宵辗转思之，恐已经发出，即召管本官员问之，仍折存未发，朕心始觉少安。或思有谕旨欲下，召人至前，其欲谕者已忘之矣，全不记忆。此上传皆朕所谕者，昨所改定之处，今阅止觉缺少遗漏，故又增改。虽改，尚歉然若有未尽者。凡各部院衙门本章俱系国家紧要，朕恐有阅视未详者，启奏本章大臣各官当愈加谨惧。至大学士、学士等亦宜各尽心勤慎，细加看视。〖6〗

十八日(3月19日)

6 从宗人府题，贝子星尼结交匪类，行止乖张，革爵。镇国将军白寿亦结交匪类，有玷宗室，革爵。镇国公吞珠为人庸懦，革公爵，降为镇国将军。闲散宗室、原顺承郡王勒尔锦从宽释放后结交匪类，搏戏斗鸡，命其兄弟于家中拘禁。

二十一日（3月22日）

7 宗人府议覆：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其子年十五概予封爵，恐致视为故典，罔知激劝，嗣后应停止此例，改为年至二十，辨其骑射、文艺之优者列名引见请旨授封。惟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逝世，即准一子袭爵，不俟岁满。得旨：依议，如人才超卓者，不拘年岁，特与封授。

二十四日(3月25日)

8 康熙帝谕嗣后凡会议公事，大臣不必向诸王行跪。

9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今用一人，外人即曰某大臣荐举，故用之。或有商议之事，即声言某大臣称某官之优，言某官之劣。故躁进之徒营求奔竞，从此而起。凡官之优劣，若不问，何由而知？大臣虽有荐举，用舍皆出于朕。间用一二人，亦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朕所理者又何事耶？亦有问九卿而举出者，虽得者半，不得者亦半，此皆倖遇耳。原任尚书佛伦曾荐举学士赵山，原任大学士明珠曾荐举学士齐色、舜拜、阿喇密，朕知而用之。伊等俱系朕屡次擢用，并非听人之言而用者。朕曾以噶尔图问詹事府，詹事尹泰遂行启奏，伊即肆言于外，曾将噶尔图荐举，尔等岂不闻乎？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德格勒曾向朕奏云：有人问臣，臣即云宫内门户亦复不知。后来即将某人好，某人不好混行启奏。尹泰但粗识数字，凡事皆不堪任用，伊等真微贱小人也。又巡抚张汧亦是九卿荐举之人，今张汧所行贪秽，其保举之人岂不发觉耶？

二十七日(3月28日)

10 靳辅疏参漕督慕天颜等朋谋陷害，阻挠河务。康熙帝谕曰：凡事俱有是非，应据理直言。今观有言人之过者，众皆随声附和，以为不善，并不据理辨其是非。近因靳辅被参，而议论其过者甚多。靳辅为总河有年，挑河筑堤，漕运并未迟误，谓之毫无效力亦属不可。但其贸易粮米及屯田下河之事，虽百喙亦难逃罪。即欲将靳辅置之重刑，亦须留七八年，俟继用之人河工告成之日，始可议罪。

靳辅将何往耶！凡事有不可令其奏辨者，亦有宜令其奏辩者。语云：人穷则呼天。今如尔等票拟批发，不令靳辅奏辩，则定案矣！靳辅不将情由陈辩朕前，复何所控告耶？且朕曾阅《河防一览》，于治河之事洞悉。凡事皆虑永久，不计目前。此事著九卿一并察议以闻。时明珠去位，劾靳辅者日至，既经帝谕，弹章仍接踵而至。三月初一日，孙在豐疏言：前与佛伦等会勘河工时，原议海口应行挑浚，拟有疏稿，后竟不以上闻，虽系佛伦主稿，实为靳辅阴谋。靳辅幕客陈潢“黩货无籍，法所不宥”。命九卿等一并察议。两江总督董讷入见奏称：今在皇上之前，不敢不以实告。皇上虽费金钱雇夫，其实地方都是派夫。每处派夫五千名，其帮贴银皆费至一二万金。夫到河工，报死者又多，甚为地方之累。各处俱有申文，臣皆携带来京。今日初到，尚不敢呈御览。董讷又曰：高家堰旧系石堤，近来损坏。总河将石别用，复欲筑重堤一道。臣等公议以为重堤可不必筑。若筑重堤，是高堰两面受水。其时佛伦从臣说，云依臣议。后来赵吉士忽尔不从，云必须总河担承。遂面问靳辅，靳辅断不担承，因而众论游移。佛伦遂议筑月堤一道，想是若辈故作此局。谕责其为何画题？董讷奏曰：臣原系孤踪。向在京时，蒙圣恩隆重，不敢缄默。每于会议，班中多持公论，以此获罪于人者甚多。今为外吏，又遇河工为国家大事，臣何敢独执私见？况佛伦又不容人说话，臣不得已而从之。臣所赖者惟皇上耳。因以手探怀中，仍奏曰：臣原稿云以民田作屯田，伊改为民之余田作屯田。臣因屯官累民，曾疏参数人，故原稿云不肖屯官，伊改为不肖官吏。所改之稿，臣带在此，伏乞皇上睿鉴，自当了

然。遂取稿于怀，去包封白纸呈上。康熙帝读其稿，指改易之处，问系何人改易？董讷奏曰：或系佛伦自改，或系别人所改，臣不得知。皇上但看改易之处，便知其心为谁矣。帝曰：佛伦亦言有尔手书底稿一纸。董讷曰：佛伦先是满字稿，定要臣翻译汉字，臣不得不翻。阅稿毕，仍还董讷。〖7〗初八日，廷议河工事宜，佛伦为己申辩，称董讷、慕天颜俱系大臣，河务关系甚大，意有不合之处，亦可两议，随即陈奏，亦无不可。乃至数月，慕天颜方行具奏。董讷报伊起身日期全本之内将臣参劾，而贴黄中并不写出。据此，董讷、慕天颜伙同党谋，将臣暗行巧陷耳。熊一潇曰：臣就道时，即患泻痢，至淮安寒病大作，河上情形不能细阅，亦不曾公同会议，有负皇上差遣，臣罪应死。谕曰：尔先称有病，不曾与议，今又云议修高家堰时，亦同在一处。据此，明系推诿，希图卸罪，深负大臣职任。如此之人，若不惩一以示众，可乎？于成龙曰：以臣愚见，下河必当开浚，靳辅听信陈潢，百计阻挠，将海口已开工程不令成功，皆系嫉妒私心。靳辅曰：人皆诬臣阻挠下河工程，臣实无此意。臣曾云，开治下河虽不能洩大水，亦可以洩行潦之水。伊曾有咨文向臣商议，臣有回答之咨甚明，何云阻挠？止缘慕天颜、孙在豐朋谋排挤，此二人原系亲家，乃董讷所知。靳辅又曰：于成龙并不谙晓上河，听人妄传而言。总之，雨后河内方有水，若不下雨，则水从何来？何得谓臣放水？臣从无放水之事。于成龙曰：纵非靳辅亲自放水，系伊属官所为，靳辅不行约束，所以江南百姓欲食伊之肉。靳辅曰：臣为朝廷效力，将富豪隐占之地查出甚多，所以豪强怀恨，与百姓何干？于成龙曰：

靳辅立屯田名色，坏民坟墓，害民生产，亦不为少。靳辅曰：今田亩现在，皇上若遣人量勘，果无余出之田，臣愿伏罪。董讷奏曰：为臣子者多属愚昧，安能无错误之处？皇上圣明，止求宽恩。至尊之前，如此争辩，便失奏对之体。郭琇奏曰：上河害民之事亦甚多，即如派车派驴，在在骚动。况屯田之事，明系夺民已业。江南田亩原有二亩算一亩者，亦有数顷算一顷者，因地势洼下坍长不常。若计亩重课，实为累民。皇上原以爱民为心，今因治河屯田，反致累民，此实靳辅之大负皇上也。

康熙帝谕靳辅曰：如修筑重堤，能保其必不冲决乎？靳辅奏曰：皇上殷殷救七州、县生民于水患之中，故臣不顾身家，修筑重堤，不令水趋下流，以仰副皇上救民之意，疏请允行。若不可保，臣之性命岂不自惜？谕曰：屯田害民，靳辅纵百口亦不能辩。修治上河之处，谓靳辅不效勤劳，亦不可也。但下河事务究当若何？靳辅奏曰：于成龙与臣幕客陈潢结为兄弟，私通书札，岂正人所为？于成龙奏曰：臣为公事，不得不求靳辅，求之无益，不得不求陈潢。所通书札俱用官函露封，有何私处？靳辅奏曰：于成龙前在泰州妄自尊大，讹传伊升兵部侍郎，信以为真。后知不确，疑为臣所阻抑。今圣主在上，如欲加成龙部衔，谁敢阻抑？泰州士民曾有“兵部侍郎冒不得，八人轿坐不得，司道官管不得”之歌。因羞成怒，恨臣刺骨。于成龙奏曰：彼时臣何敢坐八人轿耶？兵部侍郎之说闻系高成美捏造。靳辅事事贪黩，专任陈潢，横行无忌。即如常君恩之子拜陈潢为父，馈送华美楼房、三千银两，诸如此类，罪不胜诛。靳辅奏曰：此皆诬陷之言也。康熙帝谕九卿曰：

河道乃漕运民生所系，故召看河人员及尔等诸臣至朕前询问，互相辩难讨论，以得事理之宜。乃尔等并不穷诘靳辅、于成龙，岂非畏惧靳辅、于成龙乎？九卿奏曰：皇上于上下河形势知之甚晰，臣等实不谙河道，未敢悬议，不知所问，故不问耳。臣等有何惧于伊等耶？帝谕大学士等曰：河道实属难知，朕留心已久，深悉情形。九卿各怀私意，畏惧汉军这断，所以不肯定议。今伊等如此失体，互相诋诟，朕意且勿发明。若示以朕意，则九卿等必将承望风旨而言矣。此等大事，议须至公，方有当于理耳。十二日，九卿等会议：下河海口宜开，高堰重堤停筑，各减水闸坝留其紧要者，塞其不紧要者，俟海口开通后，各闸坝应塞之处再议。郭琇曰：河工一事，皇上虽发九卿会议，但九卿都不知其详，不能悬揣。靳辅身为总河十余年，理应事事熟悉。今靳辅身边时带档子一包，凡有问难，惟凭稽查档案，可知平时单倚陈潢，原未留心河务。靳辅亦非无才之人，若肯实心任事，河工岂有不成之理？只因他将河工钱粮分送与人，又与陈潢分用，始终为私，所以至此。

三月初三日(4月3日)

11 先是，厄鲁特部噶尔丹雄骄一时，常有席卷中亚及喀尔喀蒙古之意。清廷进兵雅克萨，噶尔丹乘蒙古内讧，率兵东进，声言得沙俄助兵。康熙帝深以为忧。俄使既至京言和，即令萨布素撤兵，以图交涉解决，而后西顾，保全喀尔喀蒙古。〖8〗本年二月二十三日，俄国大使戈洛文所派信使科罗文至京，言戈洛文使团已至色楞格斯克（楚库柏兴），不能至京，请派员前往谈判。至是，命领侍卫

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前往。寻又增派汉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兵科给事中陈世安。另命都统郎谈、班达尔善等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偕往。译员为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托马斯·贝瑞拉）、法国传教士张诚（弗郎索瓦·热比雍）。连同随从、仆役等，一行约六千人。由理藩院侍郎文达等设站运米，接济军需。遂命阿喇尼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处，令其晓谕喀尔喀蒙古照常安居贸易。

十二日（4月12日）

12 经于成龙、马齐、开音布等查审，湖北巡抚张汧共贪污银九万余两，荆南道祖泽深勒索百姓银八百余两。张汧、祖泽深俱绞监候。湖广总督徐国相与张汧同城，不行参奏，革职。保举张汧为布政使之大学士梁清标、尚书熊一潇降三级留任；保举张汧为巡抚之内阁学士卢琦等革职。差往审事侍郎塞楞额徇情失实，回奏欺罔，斩监候。

二十四日（4月24日）

13 处分河工有关官员：靳辅革职；佛伦革职，留佐领，以原品随旗行走；董讷、孙在豐降五级以翰林官补用；熊一潇、慕天颜均革职；给事中赵吉士因另案已革职；达奇纳降五级随旗行走；陈潢革去职衔，解京监候。随命停止河道总督坐名题补河工官员。时有欲重处靳辅者，亦有欲尽改靳辅治河方案者，康熙帝谕曰：靳辅任河工年久，人皆云河道甚坏于靳辅之手，以至河底上淤。如果河底上淤，则堤岸即洼下矣，堤岸何能犹存？粮艘又何能运行而

无误乎？朕则不信。今若不俟继用之人治河，即将靳辅置之重典，倘继用之人修理河道，仍不其善，犹然如旧，则靳辅不心服矣。今若有人顺靳辅而言，又恐议为靳辅之党，谁复敢言？朕则不然，惟求合理而已。俟继用之人治六七年后，再定之。又曰：凡为臣者怀挟私意，互相陷害，自古有之。不但汉官蹈此习俗，为陷害之事，虽满洲大臣亦行此陷害之事。凡为臣者应竭诚秉公，变此习俗。

二十九日(4月29日)

1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戊辰科三鼎甲：状元沈廷文，浙江秀水人；榜眼查嗣韩，浙江海宁人；探花张豫章，江南青浦（今江苏省青浦县）人。至是，赐一甲沈廷文、查嗣韩、张豫章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梁佩兰、陶元淳、吴暻、史申义、汤右曾、查昇、窦克勤、陈大章、刘以贵、沈佳、严光敷、唐孙华、赵俞、郑梁、田从典等一百四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王熙、左都御史徐乾学、兵部侍郎成其范、副都御史郑重。

四月初一日（4月30日）

15 康熙帝以大臣彼此陈奏，欲辨真伪，谕曰：前李光地曾奏德格勒、徐元梦所学甚博，作文甚优，汉官亦不能及。德格勒并善占易卦。后德格勒又奏，熊赐瓒所学甚浅，非可用之人，李光地若用为总督、提督，令同伊母赴任，彼方肯来，若用于别任，必不来也。因其彼此互相陈奏，朕欲辨别真伪优劣，特将陈廷敬、徐乾学、汤斌、德

格勒、徐元梦等考试，遣侍卫等监考。彼时，德格勒即高声哭诉，有我不能作文，祈赐宽宥之语。迨阅伊等所作文章时，汤斌见德格勒之文大笑，至口鼻涎涕交流，将所持文章坠失于地。奏云：臣因彼所写辞语毫无文气，不禁大笑，甚属失礼。后将伊等所作文章发出乾清门，与众汉官看阅，汤斌闭目不视，且云：适我不得已而笑。汤斌固自笑，岂朕使之笑耶?汤斌前之所笑何意？后称不得已而笑又何意？汤斌前在江宁居官有声，朕亦甚加优遇。且彼尝自以为道学，如果系道学，惟以忠诚为本，岂在君前作一等语，退后又作一等语哉！近又闻有人言，德格勒被左右之人诬陷，冤枉坐罪。何其妄耶？今德格勒现存，伊等所作之文具在，尔等可持出询问当日与考之人，曾看阅德格勒之文与否?如云看阅，岂有不能略记一二语之理。九卿、詹事、科、道官亦令同看。旋九卿等称德格勒所作文章，不惟与题目不符，且辞语殊甚粗鄙，毫无文气。李光地称己识人不明，交友不慎。康熙帝以“李光地前为学士时，凡议事不委顺从人。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除妄奏德格勒外，亦别无如此启奏之事，姑从宽免其治罪，令仍为学士。嗣后勿再妄冀外任，并希图回籍。宜痛加省改，勉力尽职。”

十八日(5月17日)

16 康熙帝谕靳辅治河功过。先是，谕大学士等曰：顷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陈奏中河工程，朕问以粮船阻滞之处，其词皆穷，有言应暂遣靳辅督催者。今靳辅业经革职，权已不属，即差往，属员亦谁听其节制乎？目下新

河臣又未到任，河上各官皆以为靳辅革职，我等想亦将解任，因视河工与己无涉，不竭尽心力，以致漕艘阻滞，往来难通，关系非小。命学士凯音布带一部员同两侍卫速往，看其情形回京。

至是，凯音布奏报：慕天颜将中河所行漕船勒令退回，不许闭塞支河河口。康熙帝以其如此阻挠，深属可恶，命将慕天颜提拿夹讯，追问唆使者。寻又以议于成龙欺妄罪，谕曰：凡为臣者议论事务，当是曰是，非曰非，从公而言。前召九卿及靳辅、于成龙至乾清门时，诸臣皆畏靳辅、于成龙，无一人辨难者。于成龙云自上河放水，尔诸臣亦曾有一人与之辨难乎？朕问放水究系何人？又属何处？于成龙辞穷，云曾闻王新命有言。至于成龙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尔诸臣亦并未详问所坏之由。朕问于成龙若塞减水坝，河堤可不冲决乎？于成龙辞穷，云臣于上河实未明晓。朕在乾清门曾谕诸臣，为何畏惧靳辅、于成龙？尔等升迁俱系朕累加擢用，并非以人言之故。因于成龙居官颇优，故屡行升擢。今于成龙云，九卿欲将伊倾陷。于成龙能升谁，能害谁？即尔九卿诸臣又岂能升于成龙，害于成龙耶？虽或有不肖者，将人谄害，朕岂不详酌，而即听信之乎？尔诸臣应实心为朝廷效力，秉公而行。又曰：前尔等皆云靳辅所修上河不善，朕独云靳辅所修上河不可谓之不善。若所修上河果云不善，堤岸如何存立如许之年？京城如许官员所赖以生者惟上河坚固，漕艘不壅塞之故耳。况朕前南巡时，高家堰、宿迁等处朕躬步行，尽皆详看，所修之处，不可谓之甚不善也。今图纳、马齐尔等往看河工，靳辅所修之处，几处是，几处不是；于成龙之言，几款是真，

儿款是虚，至公详看，议定带来。朕遣尔等若不能成，非欲置之重罪。况尔等虽亲身踏勘，岂能保百年无虞？不但尔等不能，即朕亦不能保也，但欲得其真情耳。朕听政年久，事之延蔓殊觉厌烦。前朕命尔等将慕天颜夹讯，于成龙即惶恐变色，将寄书于慕天颜之处亦自认受。

翌日，谕曰：朕听政二十余年，阅历世务已多，甚觉栗栗危惧。前者，凡事视以为易，自逆贼变乱之后，觉事多难处。每遇事必慎重图维，详细商榷而后定。凡所行事，起居官无不记注。历年所奏河道变迁图形，朕俱留在内，时时看阅。朕素知河道最难料理，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人皆云河道坏于靳辅放决河水，朕意不然。靳辅果能收放河水，则其人亦非平常，必能成功，何云河道自彼而坏耶？宿迁以下高家堰等处运河，朕所深知，他处未经亲到，未能明晰。《书》云：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尔等皆国家大臣，此系国家公务，非尔等一己之事。若果有异灾大水，堤岸冲决，亦非尔等所能保。尔等但据现在，从公详阅可耳。前佛伦往勘回奏，殊多错误，今已处分。尔等今到彼处，会同总河王新命，将毛城铺、高家堰诸处，从公详看，三分之中得其一二，便可遣人将情形大略先行陈奏。至公同看毕之后，再行具疏。其毛城铺减水坝无益，尔等将海口亦行看阅。下河自有专遣之人，尔等但观其大略，不必缮入疏内。

随谕满汉大臣曰：凡会议政事，必详察合理，不可怠忽轻易。朕前者凡事易视，自逆贼变乱后，觉事多难处，每事必精察详审。如遇事之大者，即折票签，与内阁大臣商议而后定。前张汧升补巡抚时，朕与内阁大臣所商之语，

尔等想已录出观之。凡补授大僚时，无不如此。至吏部升补官员，俱有一定之例，或有不肖之徒，贿求不已，此皆不良习俗。今当痛改前辙，秉公而行。朕听政年久，阅历滋多，事不惮烦，于人之善恶，事之是非，无有不知。其事属微渺，每多宽恕。若果事事推求，当无人可免罪者。且朕所理之事，悉载记注，凡乾清门、瀛台、景山临御之处，所言所行，皆无不记。朕之所言，必日后有可徵验者，不为无稽之语。起居记注，古人或旋设旋废，朕常设此署，不令废弛。当三逆变乱之时，亦有彷徨畏惧者，惟朕坚意主持，大小事宜必详审处断，始得平定。今尔诸臣，凡事俱当各抒所见，一意秉公，不可碌碌徇人。

五月初二日（5 月 30 日）

17 赴东北与俄谈判之索额图等启行。行前，康熙帝谕之曰：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玛尔诸江，据我属尼布楚、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达斡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

俄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

初四日(6月1日)

18 礼部题请旌表山西烈妇荆氏等殉夫而死者。康熙帝以“轻生从死，反常之事”，命嗣后夫死而殉者停止旌表，王以下至于百姓，妇女从死之事永行禁止。

初六日（6月3日）

19 吏部尚书陈廷敬、刑部尚书徐乾学疏请解任。康熙帝谕曰：据奏情辞恳切，著以原官解任。其修书总裁等项，著照旧管理。翌日，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奇疏请解任。谕曰：览高士奇所奏，情辞恳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书副总裁等项，著照旧管理。〖9〗

二十二日(6月19日)

20 湖广督抚标兵夏逢龙(人称夏包子)于武昌兵变。夏乃湖广景陵（今湖北天门）人，为人恃勇使气，喜交结，往往为人解纷，人亦德之。〖10〗先为湖广总督蔡毓荣部下，与平云南等役，升督标材官。〖11〗后蔡毓荣以罪戍黑龙江，其部伍平叛功多不叙。本年三月，湖广总督徐国相革职，命裁总督员缺，其标兵二千，不筹安置，截日罢饷。〖12〗裁兵推逢龙为盟主〖13〗，数次索饷，不得理。至是黎明，逢龙率兵围巡抚衙门，夺敕印。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以僧人大元为谋主。任谭以礼为东阁大学士，蔡某为西阁大学士，胡耀乾为中军，赵得为总兵。督标官兵

除胡耀乾外，原中军副将傅尔学任巡抚，参将李廷秀、马兵周凯、万金镒任总兵，游击金奇功任驿道，守备林德任副将。剪发为志，旗帜胄铠皆白色。连陷嘉鱼、咸宁、武昌、蒲圻、汉阳诸县。〖14〗湖广巡抚柯永升、布政使叶映榴自杀。六月初三日，荆州将军噶尔汉、安徽巡抚杨素蕴等各疏报：湖广被裁兵丁夏包子等“鼓噪抢劫、聚众作乱”，占据武昌城。康熙帝命都统瓦岱为振武将军，率兵往讨。又调河南巡抚丁思孔为湖广巡抚。旋湖广提督徐治都疏报：自七月初二日起先后接战六昼夜，枪炮之声闻四野。同月十五日夏军于鲤鱼潦地方惨败，被杀四千余人，被俘三百余人。十八日清军收复汉阳，武昌夏军文武官弁献城投降，夏逃至黄州府（今湖北黄冈）。旋黄州城破，夏被俘，磔斩军前。〖15〗十月复设湖广总督。翌月，受夏逢龙职任者，概行革职拿问。原任荆州将军噶尔汉以退缩革职鞭责，副都统郗佛革职。

六月二十五日（7月22日）

21 康熙帝命传谕索额图停止前往。旋召其回京。

索额图一行经居庸关、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北行，于六月上旬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地面“几乎全部为沙所覆盖，没有居民，三数十里每每只见到几个看管牛、羊、马的牧人帐篷”〖16〗。清使一行挖井而饮，举火而炊，人马死亡相继。随即遇败于准噶尔噶尔丹而南逃之喀尔喀人。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17〗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惶。〖18〗问之，乃知噶尔丹军已破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喀尔喀陷于战乱。得报，康熙帝

即遣侍卫夸塞、关保往追索额图等，命其退驻汛界地方，并将迟滞缘由遣人知会俄罗斯使臣。至是，关保等至，索额图等遂止行，且遣人致书俄使。旋奉召还京。此行，士卒亡九百余人，牲畜死亡驼千余、马二万七千余，费银二百五十余万。〖19〗

七月十五日(8月10日)

22 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入京陛见。康熙帝称其平定台湾功，并谕曰：迩来或有言尔恃功骄傲者，朕亦颇闻之。今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尔勿遣者。朕思寇难之际尚用尔勿疑，况今天下已太平，反疑尔勿遣耶？今命尔复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20〗

八月十五日(9月9日)

23 兵部尚书张玉书等疏报勘阅黄河水势曰：黄河两岸出水颇高，河身逐渐刷深，数年来虽有大水，未经出岸，河身淤垫之说甚属虚妄。海口两岸宽二三里，黄水汛溜入海，并无阻滞。南北两岸闸坝等工程，不必更易。其高家堰等处，有减水坝六座，内因五家墩、高良涧等坝，所减之水太甚，今移设于茆家围等高阜之处，则流入高邮、宝应等湖之水，较前差少，应将所移之坝仍留。清口流入运河之水，一由太平闸，一由七里闸，两道分行，水势平缓，甚便漕挽，又使运口去黄稍远，亦无倒灌之虞，此修建之处甚善，无庸更改。至洪泽湖所泄之水，由高邮、宝应、邵伯等湖流入运河，关系运道，应将高邮、宝应等处所有减水闸坝，照旧仍留。其微山湖、荆山口入里运河之水，

由猫儿窝、马庄集、万家庄等三座减水坝宣泄，入骆马湖，仍应存留。至于中河宽八九丈至十余丈不等，深五六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若从中河安流以济舟楫，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事属甚便。但中河逼近黄河，不便挑宽，而里运河及骆马湖之水，俱入此河，河窄难以容纳，勘阅萧家渡、杨家庄、新庄口三处有黄河冲决入海旧河形，应交与河臣，量建减水坝三座，水小之时，勿致漫流，水大之时，即行减泄，其河形稍有浅窄之处，亦另行酌量挑浚。至骆马湖进黄河之口，应照靳辅原议，建减水坝二座。今年水势甚大，俟水落之时，令河臣验明建造，支河口亦应照靳辅原议闭塞，于邻近处建板闸一座，令随时启闭。仲家闸出黄河之口太直，如遇黄水泛涨，必致倒灌，应稍向东南斜挑，于口西下埽，以避黄流，庶免黄河倒灌。至中河既经挑浚，其宿迁县北拦马河减泄黄水坝三座，不便令更入中河，应将此三坝闭塞。又骆马湖减水坝三座内，二座所减之水，虽注入中河，但今中河建立闸坝减水，相应将此二坝仍留，其一座在遥堤外，从旧河形入海，而出水之口，逼近遥堤，亦应交与河臣，帮修堤根，保护遥堤，无致他虞。至于运河内永安堤，两面受水，势甚危险。又归仁堤五堡减水坝被水冲坏，并黄、运两河，被刷塌之处，俱一并交与河臣，修理坚固。得旨：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经九卿议覆，皆如张玉书等请。刑部等衙门旋议：慕天颜阻挠河工，应杖一百，徒三年，不准折赎；于成龙陈奏失实，应削去太子少保，降二级调用。谕令削去于成龙宫保衔，从宽免降调；慕天颜以造船有功，从宽免罪。

九月二十五日（10 月 18 日）

24 停止刊刻易知由单，以节陋规。先是，直隶巡抚于成龙疏言：直隶赋额刊刻由单，不肖官吏指称纸板工费，用一派十，民受其困，应请停止。户部议覆：查各省风土不一，应并敕各省巡抚，详议具题，到日再议。至是，各省巡抚题覆：由单款目与赋役全书无异，应照直隶一体停其刊刻。康熙帝从之。

十月十八日(11 月 10 日)

25 议准左都御史徐元文条奏：一、汉御史亦照满御史例，不论掌道与否，分派各道协同理事。二、法司会勘重案及各省揭帖送到都察院，即令御史详阅全卷，有无疑窦，或行或驳，限三日内完。其现审重案，刑部定稿之前即应移送口供到各道御史，预期查核。三、京师五城居住旗人甚多，旧例：巡城御史于双方皆为旗人之案，概不审理，嗣后控旗人，控告词状在笞杖以下，准巡城御史审理完结。

二十八日（11 月 20 日）

26 康熙帝谕兵部尚书纪尔他布等：朕闻绿旗兵饷兵丁所得甚少，皆由不肖武弁扣克，夤缘馈送兵部。夫兵所恃者饷耳，若果全得自然精强，今在外各弁，或将饷银私侵入己，又馈遗兵部，是以兵不聊生，以致鼓噪。而总兵副将等官，亦不能弹压，仓皇失措，惟有在通衢叩求而已，此等兵将来如何可用。凡事当穷根本，此事根本全在兵部，尔等应通行严饬。

十一月初七日(11月29日)

27 工部尚书苏赫遵旨偕原任河督靳辅往阅直隶沙河水势。靳辅奏称：应于沙河城东及通州两河汇流处建蓄水闸，可蓄水四百万方。通州以下东岳庙等水势散漫处建小堤束水，所蓄之水可济漕运。下部议行。

十七日（12月9日）

28 从刑部题：审拟各案有律者引律，无律者引例，此旧制也。今督抚及承审各官，多有律例两引候部臣定夺者，或有失轻失重之处，可以规避处分，且恐受人嘱托，借此作弊。嗣后将律例两引者，概行停止。

2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一，田地等五百九十万四千一百八十四顷八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二十六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六百五十三石，草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四十一束，茶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八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八十六万九千八十。

30 日本德川幕府定每年只许中国商船七十艘入港，其超过之船、货多被退回。旋于长琦南郊建“唐人馆”，日本官役守护，禁止中国商人自由出人。〖21〗

〖1〗《康熙起居注》三册 1724 页。

〖2〗《康熙起居注》三册 1724 页。

〖3〗《清史稿》卷二七一《高士奇传》。

〖4〗蒋良骐言郭琇疏稿，实录未载，内阁红本无有，从郭琇《华野集》中录出，奉旨补入明珠传(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清史稿》卷二七一；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四；《清史列传》卷八)。另据载："郭琇先参明珠、余国柱，是高、徐先说明白，疏稿先呈皇上，上改几字，而始上。"其至疏稿也是"高谋之徐，徐遂草疏，令郭华野（郭琇字）上之"（《榕村续语录》卷一四)。近世亦有学者认为明珠罢相，实由乾学受康熙帝密旨，嗾郭琇劾罢之（《清诗纪事初编》卷六）。

〖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康熙起居注》三册 1727—1728 页。

〖6〗《康熙起居注》三册 1728 页。

〖7〗《康熙起居注》三册 1735—1736 页。

〖8〗参见：《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243 页；《清前期中俄关系》87 页。

〖9〗《康熙起居注》三册 1774 页。

〖10〗《章氏遗书》卷二五《平夏逆传》。

〖11〗《章氏遗书》卷二五《平夏逆传》。

〖12〗《圣武记》卷八《康熙武昌兵变记》。

〖13〗《章氏遗书》卷二五《平夏逆传》。

〖14〗参见：《清史稿》卷二五三；《广阳杂记》卷五。

〖15〗《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六卷《夏逢龙》。

〖1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160 页。

〖17〗《奉使俄罗斯日记》。

〖18〗《出塞纪略》。

〖19〗《出塞纪略》。

〖20〗《康熙起居注》三册 1786 页。

〖21〗《日中两千年》。

清通鉴　卷四六

康熙二十八年　己巳　公元1689年

正月初八日(1月28日)

1 康熙帝二次南巡。上年（1688）十一月，工部尚书苏赫奏请皇上亲临河工，指示修筑，不但于漕运民生有益，亦可折服众论。康熙帝谕曰：看河诸臣欲修三闸，靳辅欲于二三十里之间修小闸及涵洞，所言虽异，其意皆同，俟临阅河工时定夺。本年（1689）正月初二日，谕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黄运两河，运道民生攸系，朕日切心劳，比年工役，虽渐有绪，而应修应塞议论纷纭。曩岁巡幸，曾允淮扬士民所请，疏浚下河，前已兴工，尚稽底绩，屡经廷议，请朕亲行阅视。今特谟吉南巡，躬历河道，兼欲观览民情，周知吏治。并称沿途供亿，一切不取之民间，严禁借名科派。至是，启行，皇长子胤禔随行。旋谕严禁

有司派民修路。命直隶巡抚于成龙随同南巡。

二十三日(2月12日)

2 康熙帝车驾抵宿迁县，率随从大臣及江南总督傅拉塔、河督王新命、漕督马世济等阅视中河，出河图曰：河道关系漕运民生，若不深究地形水性，随时权变，惟执纸上之陈言，或循一时之成说，则河工必致于坏。且就目前观之，修治此处似乎有益，然将来且连彼处受害矣！朕虽屡遣大臣来视，而河工是非终无定论。朕夙念河道频坏，群黎屡罹灾害，因详阅河图，未离左右，故地方堤岸河形朕衷深晰。今朕躬特来观阅，试以朕意言之。朕观此河狭隘，逼近黄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镇口闸所出黄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归内运河，必流入中河，骆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淫潦之年，水势愈涨，万一黄堤溃决，失于防御，中河、黄河必将混而为一。中河开浚后，小民商贾无不称便，盖因免行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然此论徒知目前小利，又安识日后久长有利无利也。若永恃此河输运，则断然不可。因指示镇口闸、微山湖等处水大可仍开支河口。黄河运道可仍并存之。遂乘船由中河阅视河道，次日自清河县渡黄河南巡。〖1〗

二十五日(2月14日)

3 命免江南历年积欠二百二十余万。〖2〗翌日，康熙帝乘舟至虎丘，苏州、松江士民上疏请减浮粮，命九卿、科、道会议。以江南浮粮太重，有旨询户部。〖3〗寻抵杭州，以江南、浙江为人文萃集之地，入学额数命酌量加增。

又谕曰：自南巡以来所经过地方官员，除八法处分及列款纠劾外，凡因公诖误降级留任者，俱准与开复；降级调用者著带所降之级留任。其经过地方现在监禁人犯，除十恶及诏款所不赦等罪，并官员犯赃者不宥外，其余自本年（1689）二月十一日以前死罪及军流徒罪以下，已结未结，俱准宽释。备办船只地方各官效力勤劳，著该督抚会同奉差官员确查具题，各加一级。纤夫供役劳苦，亦著该督抚查明人数，量给恩赏。民间有建立碑亭，称颂德意者，未免致损民力，著停止。各处榷关应恤商惠民，力除积弊，凡商民抵关，交纳正税即与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违者定行从重处分。二月十四日，遣往阅下河侍郎徐廷玺、巡抚于成龙回奏：往下河所经水路甚浅，不通舟楫，陆路亦甚难行，且宿顿无所。河工现已及半，所修无可疑者，因停止前往。翌日，从杭州将军郭丕等奏请，许于杭州多留一日，尚书图纳等以帝沿途无一日安息，风雨无阻，且自古此地号为名区，请多驻一二日。谕曰：此行特为百姓阅视河道，咨访闾阎风俗。因禹陵在迩，躬往致祭，归时便道过西湖，聊尔寓目。恐或者臆度以为游玩，不胜廑念，是以行至薄暮，未曾于一处稍有停息，惟偶酌虎跑泉水一嗽而已。膳饮皆未曾御，地方官所备湖船亦未曾用也。尔等皆未离左右，谅众目所共见。独往祭禹陵，御舟不得越渡，故乘彼所备之船。此外，凡所经临，一切诸物毫未动用，皆事之显然者。若朕或停留，则好事之徒又将流布浮言，驾空谈论矣！尔等所奏不准行。〖4〗寻至教场，集将军以下、兵以上，大设筵宴，亲执酒赐将军郭丕等饮。自守御以下、兵以上，皆遣侍卫执酒分赐之。令地方官修

缮禹陵，并亲书“地平天成”匾额，作“禹陵颂”及序。

十七日(3月8日)

4 康熙帝谕扈从大臣曰：朕巡视民生风俗，行至浙江，见省会兵民俱相和缉，生齿蕃庶。但观民间习尚好为争讼，争讼一兴，则不肖有司因缘诈索，势所必至。纵或官员无所朘削，而胥吏作奸，究不能无私行勒取之弊，小民之牵连苦累者多矣！夫微忿不捐，构成嫌怨，小则耗损物力，大则倾捐身家，其为蠹害，不可胜言！矜此愚民，允宜深戒。地方大小衙门官员，亦应各简词讼，劝导闾阎，俾守分息争，共安生业。又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而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日所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谕将军、总督等务使敦本兴让，崇俭黜浮，兵民日益协和，风俗日益淳朴，词讼日益减少，积贮日益丰盈，则教洽化行。

二十日(3月11日)

5 先是，浙江巡抚金鋐以民杜光遇条陈兵丁扰民十款，内称自有驻防兵丁以来，百姓生则倒悬，死无安土等语，令藩臬二司查讯。布政使李之粹并不会同按察使查讯即移咨将军，出示禁约。将军郭丕据咨入告，谕礼部尚书张玉书等查审。至是，张玉书等奏称：遍查杜光遇，并无其人，明系金鋐捏造无影之款，李之粹附合金鋐，情罪可恶，并拟绞立决。谕命金鋐流徙奉天，李之粹充发黑龙江。

二十六日(3月17日)

6 江南民人王来熊献炼丹养身秘书一册。康熙帝谕扈从大臣曰：朕经史之余，所阅载籍多矣，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宋司马光所论甚当，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掷还之。

7 康熙帝亲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头礼。

初七日（3月27日）

8 停修高家堰重堤。康熙帝南巡回跸率诸臣阅视高家堰一带堤岸闸坝，谕曰：观此一带堤岸颇为坚固，不可谓之单薄，而此堤不可无减水坝。旧堤之外更修重堤实属无益。闻天长、盱眙、六合旧时有河通江，其形尚存，若疏浚之，使之与淮河之水归于江，则淮流减而不溢，堤岸不致冲决，下河之水亦少而易涸。又曰：朕于治河之事究心年久，盖黄、淮水势相敌则清口刷而海口开，淮水弱则黄水倒漕、湖底淤垫，堤势危而海口闭塞矣！此千古不易之定理。况先年因高家堰冲决，淮水东流，无敌黄之力，黄水倒灌，湖底淤垫，海口闭塞，此其实验也。高家堰既有减水坝，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倘遇大涝之年，淮水盛涨，出清口不及，则堤必受伤，朕意以王新命所奏亦有可行。何则？通江之河若果挑浚，必于淮水会合之处修置板闸，苟淮水盛涨，则启闸以分其流。黄淮均敌，则闭闸不令旁溢，如此庶可无患！朕兹来此，见河底业已刷深，与旧迥异，似可保数十年堤岸无决。

翌日，于宿迁县与诸臣议中河事，以骆马湖减水坝三

座，将其一坝之水使流入中河，一坝之水使流入海。又谕王新命曰：中河工尚未成，善后事宜尔须留心，随处修治。遥堤、减水坝所关尤要，天时旱潦不齐，尔当相其缓急先时整理。至于黄河险工，靳辅修挑水坝，令水势回缓，甚善。

二十一日（4月10日）

9 本月十九日，康熙帝返回京师。至是，谕曰：朕南巡阅河，闻江、淮诸处百姓及行船夫役，俱称誉原任河道总督靳辅，感念不忘。且见靳辅疏理河道及修筑上河一带堤岸，于河工似有成效，实心任事，克著勤劳。前革职属过，可照原品致仕官例，复其从前衔级。

10 准户部议：各省藩司库银，屡以亏空见告，嗣后每年奏销时，由巡抚将藩司新旧存库银两清查一次，如无亏空，于奏销本内保题；倘保题之内仍查出亏空，将巡抚照交盘例清罪。各州县官亏空钱粮，往往于去任之后始得发觉，嗣后由藩司、知府每年查核，如隐匿不举，事发以徇庇议处。又民间最苦私派，私派之中有部费名色，命各督抚严行禁饬。各省藩司应于每年终将未清钱粮开明旧管新收及完欠细数，造册报部。

四月初二日(5月20日)

11 定沿海税例。先是，康熙帝谕户部：国家设关榷税，原以通商裕课，利益民生，非务取盈，致滋纷扰。朕巡行地方，轸恤民隐，谘诹利弊，有应兴革者，即见诸施行，近闻江、浙、闽、广四省海关，于大洋兴贩商船，遵

照则例，征取税课，原未累民，但将沿海地方采捕鱼虾及贸易小船概行征税，小民不便，今应作何征收，俾商民均益？命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以闻。至是，九卿遵旨议覆海关抽税事。一议钱粮无多，应交地方官征收，又一议交与地方官，则无专管之员，应仍差官收税，至海中船只，何者应免收税，惟候圣裁。得旨：江、浙、闽、广四省海上贸易商船，于各海关专差官员照例收税；其采捕鱼虾船只及民间日用之物和从事糊口贸易者，均免其税收。

12 是月，兵部督捕侍郎石柱题报，自上年（1688）四月至本年闰三月底，一年内八旗逃走男妇子女共八千八百一十四名，捕获二千三百七十二名。此外，又获以前逃人一千七百八十六名。〖5〗

二十六日(6 月 13 日)

13 索额图等赴尼布楚。上年（1688）十一月，清廷遣人致书雅克萨俄人，望尽早与俄“进行外交谈判和举行使节会议”〖6〗。十二月二十日，俄使戈洛文派外务衙门书吏洛吉诺夫前往北京，联系会谈地点及时间，并携有三份条约草案。草案之一，以脑温村庄（齐齐哈尔）附近根河及松花江上游为界；草案之二，以雅克萨为界，俄方可于黑龙江中游进行渔猎；草案之三，俄军撤出雅克萨，双方均不于雅克萨建立城堡及居民点。戈洛文指示洛吉诺夫“应千方百计，因势利导，以便使近臣（指清政府官员）能根据第一个文本签订条约，不得已时，可根据第二个文

本，实在不成时，则根据第三个文本。但必须千方百计，极力坚持”，“哪怕是为此向合适的人行贿，但要密切注意，秘密行事”。〖7〗本年四月初五日，洛吉诺夫抵京呈递戈洛文信件，提出谈判“双方人数均应相等，相会地点，当定于两国边界之间”。〖8〗两日后，清廷同意以尼布楚为谈判地点。至是，索额图等离京。行前，索额图以谈判可否按原“尼布楚以内皆属我国”请旨。康熙帝以噶尔丹之事未定，谕曰：今以尼布楚为界，则俄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因获知戈洛文使团随带大批军队，清军同往者亦量增于前，索额图等从陆路行，随行官兵一千四百名，命郎谈、萨布素、马喇率黑龙江官兵一千五百名从水路前往，并通知戈洛文：“我驻防东北边界之将军萨布素等，系专管黑龙江等处之员。本大臣勘界事宜完毕后，将交付伊等管理，因此该将军也循水路由雅克萨至尼布楚，请尔等勿为疑虑。”〖9〗索额图等携带半年食品，运夫、水手、仆役等数千人。六月十五日抵达尼布楚。郎谈、萨布素等已乘船于初十日先期抵达。以俄使戈洛文尚未抵达，致信敦促。“我们业已依照他们的请求，尽一切可能赶到，奇怪的是他们却连到达的确讯都没有。如果他们再不赶快，我们将不得不渡过河去（指渡过黑龙江）寻找一处比现在的营地更为宽敞而方便的扎营地点。我们目前扎营处地方太小，而且牧草不久即将告罄。”“这边之所以尚未渡河，为的是避免给他们以怀疑我方缔结和约诚意的任何理由”。〖10〗翌日，索额图等题报：已于尼布楚城之江南岸靠我水营处设营，

驻地与尼布楚城相距三里。俄方已将江南岸之人俱迁至北岸。自京城至尼布楚，共二千七百一十里。〖11〗

五月初七日（6月23日）

14 康熙帝以翰林沈上墉等学问庸劣，不能作文，沈上墉、王钟灵、阎世绳、马教思俱著革职，孟亮揆、田成玉、金德嘉著以原品解任。又谕曰：古来道学如周、程、张、朱，何尝不能文？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且翰林官不肯读书，能文者少，若遇制、诰、碑、祭等大文，将若之何！命将李光地调补通政使司通政使。旋谕曰：翰林掌院一官，职任最属紧要，必文学淹通，为众所推服者，始克胜任。凡翰林撰拟之文，亦须掌院详加删润，然后成章。朕观迩来皆草率从事，衙门事务隳废殊甚。曩熊赐履、徐元文掌院时，不徇情面，一切文章手自更定。即大为改抹，人亦莫不倾服。以明大学士有兼管掌院之例，命内阁大学士徐元文兼管翰林院事。

二十日（7月6日）

15 以侍读学士博济为皇太子讲官。

二十六日(7月12日)

16 刊刻颁行《孝经衍义》。

六月二十日(8月5日)

17 原任奉天府尹金世鉴疏言奉天等处地方旗民田亩，互争讦告，请将八旗庄头余地、荒地，丈出给民，则

钱粮可增，有裨国用。户部以原任将军安珠护曾于康熙十九年（1680）丈明立界，今无档可查，议不准行。康熙帝谕命遣官往盛京将旗民田地及牧场逐一确察，各立界限。寻以奉天为根本重地，谕新任奉天府尹王国安曰：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繁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近金世鉴奏请将旗下余地俱与百姓耕种，征收钱粮，所增钱粮亦复有限，所见何浅陋也。王国安奏称：奉天地方土著之民少，充发者多，故务农者甚少。即给与地亩，亦无人耕种。谕曰：朕已另遣官丈量矣。虽系彼处户部事，尔在地方，亦须公同详察明白，永定则例。〖12〗

七月初九日(8 月 23 日)

18 皇贵妃佟氏病危，康熙帝遵皇太后慈谕，册立其为皇后，以示宠褒。翌日颁诏，皇后即逝。十六日以皇太后之命，封其父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为一等公，世袭罔替。

二十四日(9 月 7 日)

19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六月十七日，俄国信使卢托维诺夫携带戈洛文信件至中方营地，说明俄使团“延误日期”之因〖13〗，向中方提出诸多无理指责：一、中国使团及护卫部队突至尼布楚，未按外交礼节及国际惯例事先通知俄国；二、中国使团带来如此多之军队、物资，非“真心想要讲和”、“是不是要来打仗？”〖14〗三、中国军队一路骚扰，有杀人之事；四、洛古诺夫是否被扣留北京？五、中国军队驻扎在尼布楚对面，“离城太近，

和国际公法不符”〖15〗，必须“沿石勒喀河而下，退至阿穆尔河河口（实指额尔古纳河口），并在该地停泊到使臣会谈结束。如果该军队长官拒绝如此行事，而向上游航行，则同其使臣的谈判与会见，将都不能举行”〖16〗。中方一一驳斥〖17〗。七月初四日，俄使戈洛文抵尼布楚。初五日起中俄双方开始会谈准备。翌日举行首次正式会谈，自后多次交涉。据索额图奏称：初，俄方固执争辩云：“尼布楚、雅克萨乃是伊等先去开拓居住之地，其原有民人早已居间谋生等语。臣等答称：敖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部原来居住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该手无器械之虞人，因实难忍受尔等偷袭侵入及掠杀抢劫，皆内迁我嫩江等地，此地方被尔国长期占据。如今尔国若惟以强占为本，势必引致军旅之争。〖18〗

至边界谈判，俄方提出以黑龙江为界，北岸归俄国，南岸归中国。中方以所有蒙古人及黑龙江两岸居民从来即属中国皇帝管辖，提出以贝加尔湖及勒拿河为界。初九日第二次会谈中方作重大让步，提出“若我国将尔已筑城之雅克萨、尼布楚等皆予收回，恐尔国距我中国甚远，往来艰难。既然如此，除将尼布楚城仍留与尔国外，尔我双方应勘明边界议定条款，以求永归和好”。〖19〗因戈洛文拒绝，且态度傲慢无礼，中方不得已宣布不再交涉，并拆除帐篷准备返回，谈判陷于僵局。旋因俄方得到中方翻译、传教士徐日升、张诚暗中帮助，谈判得以继续，至二十三日达成协议止，共计十四天。其间，索额图曾提出中俄边界中段地区即中国喀尔喀蒙古地方与俄国划界问题，然戈洛文借口“喀尔喀尚未平定，我察罕汗又无旨意，暂且不

议，以后再议”〖20〗。戈洛文随即就外兴安岭东端(诺斯山)之分界线提出无理要求，再三纠缠。最后中方又作出重大让步，同意戈洛文提出之乌第河以南一大片地区留待以后议定。〖21〗至是，正式签订条约。据索额图等二十七日题本及满文汉译本，其内容如下：

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齐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河溪悉属俄罗斯。惟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察明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议。

二、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现有俄罗斯庐舍，著徙于北岸。

三、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筑城垣，尽行拆毁，居民及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处。

四、已定疆界，两国猎户不得越过。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及偷窃者，拿送该管官分别轻重治罪；此外，凡十人或十五人合伙持械打牲、杀人、劫物者，务必奏闻，即行正法。其一二人误犯者，两国照常和好，不得擅动兵戈。

五、除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现有之俄罗斯人及俄罗斯国现有之中国人，免其互相索还，著即存留。

六、两国既永远和好，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

七、自会盟日起，逃亡者不得收纳，拿获送还。

八、两国大臣相会议定永息兵戈、永远和好之处，奉

行不得违误。

照此各将缮定文本盖印互换，又以满文、俄罗斯文、拉丁文刊之于石，置于两国交界之处，永为标记。〖22〗

定约后，索额图等于二十六日离开尼布楚。九月初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五日（10月7日）

20 原任浙江总督王隲题：日本国贸易船只请令停泊定海，差官验看，方准贸易。兵部议准行。康熙帝以所奏之事无益，命王隲来京问明具奏。又曰：朕南巡时，见沿途设有台座。问地方官及村庄耆老，据云明季备倭所筑。明朝末年，日本来贸易，大船停泊，乘小船登岸，直至湖州。原非为劫掠而来，乃被在内官兵杀尽，未曾放出一人。从此，衅端滋长，设兵防备，遂无宁静。今我君臣凡事皆昼夜详慎，务求至当，然能保百年无事乎？且良善之民屡遭水旱，迫于衣食，亦为盗矣！军备固宜预设，但专任之官得其治理，抚绥百姓，时时留意不怠，则乱民亦自消弭。否则，盗贼蜂起为乱者，不知其所自来矣！

九月十八日（10月30日）

21 左都御史郭琇疏参近臣高士奇、王鸿绪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略云：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罄竹难悉。试约略一二为皇上陈之。高士奇出身微贱，其始也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国政。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

公，以报恩施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先后岂止一人，他人之声名从未著闻，何士奇一入办事而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臣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钱”。然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曰“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骗，亦自居之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惟恐事发，遁直隶、天津、山东泺口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城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打磨场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置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窃思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夫以国帑民膏而填无厌之谿壑，是士奇等真为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皇上圣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馆史书编纂未完，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极矣。士奇乃不思解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时，上谕

严诫馈送，定以军法治罪，谁敢不遵。惟士奇与王鸿绪愍不畏死，即淮、扬等处王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黄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则他处又不知如何诈索矣。是士奇等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而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即人之所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以为辱，苟图富贵，败伤名教，岂不玷朝廷而羞当世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负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请立赐罢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23〗奏上，谕曰：高士奇著休致回籍。本内所有官员俱著休致回籍。又谕曰：顷副都御史许三礼题参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荐举原任礼部尚书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又言熊赐履好。此皆因人咳唾，动辄效尤。熊赐履乃读书之人，母丧未满，今虽召用，亦必控辞。前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刊刻之时，朕以为熊赐履所作应列其名；原任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以熊赐履名教中罪人，不应列名。又因僧人事牵连议处，朕以为熊赐履断不为此，故宽释之。彼时若将熊赐履问罪，今如何可用？且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况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大学士王熙曰：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谕曰：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24〗

十月初一日(11 月 12 日)

22 琉球国（今日本冲绳）中山王尚贞遣使进贡，赏赐如例。初七日，准琉球国进贡船只按他国之例，改两艘为三艘，均免税。其船上人自一百五十名增至二百名。

初八日(11 月 19 日)

23 康熙帝谕喀尔喀蒙古各部按旗编队，以其台吉为扎萨克，法度禁约一如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又遣蒙古王、台吉及侍郎、郎中、副都统等官分三路携敕宣谕。

24 左副都御史许三礼疏参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革职后以修史为名，与高士奇招摇纳贿等，略曰：窃惟圣主必需贤佐，惩贪不外远奸，大小臣工，幸逢圣主，应为贤臣。乃有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者，不顾品行，律身不严，致被罪臣张汧所供。蒙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留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即无官守，落得招摇纳贿。其子试御史徐树穀，不遵成例，朦胧与考，明有所恃。独其弟徐秉义文行兼优，实系当代伟人。原任礼部尚书熊赐履，理学醇儒，可称千古人品。臣职居言路，知而不言，即为不忠，俯采舆论，直陈贤奸，乞即召用熊赐履、徐秉义，以佐盛治。徐乾学既无好行止，自无好议论，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徐树穀，尚书之子，中堂之侄，身为御史，太觉招摇，应调部属，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沥直陈。

康熙帝命所参事情，著徐乾学明白回奏。曰：熊赐履原系简任大臣，朕所深知，已经起用，现在丁忧，许三礼

请即召用，殊属不谙，著饬行。

徐乾学回奏曰：宪臣谓臣律身不严，致罪臣张汧所供，若果受张汧一钱，臣甘寸磔。祇以臣为台长，闻知汧狼藉，屡向僚属斥言其罪，汧知而恨臣，遂肆诬蔑，业蒙皇上洞鉴。臣以性不谐俗，遭人嫉忌，具疏恳归田里。蒙恩准解部务，仍领各馆总裁。臣早夜编摩，每隔数日入直，与高士奇等共订书史，校讐御选古文，此外一无干涉。臣在任之日，尚且严绝苞苴，岂解任以后，反行招摇纳贿？宪臣忽云潜住，忽云招摇，皆臣所惶惑不解者。臣子树穀考选经吏部及臣弟元文奏明，其时大臣子弟与考，并不止臣子一人。皇上特恩简用，安得朦胧?皆由臣平时好讲忠孝大义，言论时或激切，易以招尤，乞赐罢斥归田，并罢臣子言职，以安愚分。疏并下部察议，以所劾招摇纳贿皆无实据，即朦胧考选亦不确，三礼应降二级调用。

议甫上，三礼复疏：窃惟圣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许考选，科道成例，遵行已久，无敢紊越。独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胆恃胞弟徐元文钦点入阁，势紊成例，遣子赴考，现在补职。臣属堂官，具疏题明，蒙皇上著乾学明白回奏，而乾学将自己潜住招摇秽迹，欲以奉旨留京一语盖之。徐树穀违例考选，指称吏部题请，阁臣奏明等语，钳制言官。要见皇上之留徐乾学者，留于史馆办事，岂留潜地招摇，物议沸腾，阁臣之奏明者，不过奏避阅卷之嫌疑，岂有题破历来之定例。今乾学不引咎悔过，反执吏部阁臣之请，雕琢字眼，粉饰要旨，欲坐臣以指参不实之例，而使树穀仍居御史之职，明欲肇衅开端，紊乱国制，专擅之渐，不可不防。更奇乾学律身不严，教子无方，秽迹昭著，有案

有据，尚敢肆口妄言，好讲忠孝大义，希图簧惑圣聪，不得不列款纠参，恳乞穷究，逐件刑讯，并严饬吏部，将题请徐树穀与考之疏，阁臣启奏之疏，检发会议，以服众心。所有赃款次列于下：

一、乾学于丁卯乡试、戊辰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式。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寓言讽刺。乾学闻知，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未结。二、乾学发本银十万两，交盐商项景元于扬州贸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间著伊孙婿史姓家人李相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帐，共结算本利十六万两。又布商陈天石新领乾学本银十万两，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其余银号钱桌发本放债，违禁取利，怨声满道。三、乾学以门生李国亮为江苏按察使代为料理，国亮差刘管家送银一万两交乾学管家吴子彦、吴子章收，过节送银四百两，小礼四十两，生日送银一千两。吴子彦为张汧事发逃回，吴子彦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阁办事，国亮差管家刘姓送贺礼五千两，交吴子章收缴。四、乾学认光棍徐紫贤、徐紫书二人为侄，通同扯牵，得赃累万，紫贤、紫书现造烂面胡同花园房屋，书办之子，一朝富贵，胡为乎来，乾学之赃半出其手。五、乾学伊等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送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学果能严绝苞苴，何以有如此丑语耶？六、乾学遣弟徐宏基遍游各省，名为抽丰，独于河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彰德（今河南

安阳）等处留恋一载有余，放赌宿妓，良民受害，怨声载道。七、乾学买宪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价银六千余两，买学士孙在豐在京房屋一所，价银五千五百两，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京城绳匠胡同、半截胡同与横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举。苏州、太仓、昆山、吴县、长洲、常熟、吴江等州县，俱系徐府房屋田地。八、乾学之子徐树屏、徐树声于甲子科夤缘中式，弊发黜革，行止有亏，莫此为甚。以上各款百未尽一。乾学身受国恩，乃敢植桃李于一门，播腹心于九州，横行聚敛，不顾枉直，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势倾中外，权重当时，朝纲可紊，成例可灭。伏乞皇上立赐处分，国家幸甚，万民幸甚。

因三礼疏事涉内阁大学士徐元文，元文乃奏辩曰：三礼因参臣兄乾学不实，知吏部已议降调，遂诬列臣兄多款，并诬及臣，谓曾收李国亮贺仪五千两。臣与国亮虽曾相识，初无交涉，三礼以不根之词，横肆污蔑，即使孤竹复生，何难指为盗跖。圣明在上，必能洞察其诬。国亮、三礼皆可互质也。臣初入阁时，曾闻有人粘贴榜纸，此乃忌嫉臣兄弟者，布散流言，以图倾陷耳。夫匿名榜贴，律禁至重，又屡奉严谕申饬地方官不行查拿有处分定例。三礼既佐理宪纲，闻知正宜痛嫉，乃公然引人奏章，指为证据，则三礼必深知造榜之人，与匿帖所由来矣。总之，臣兄弟直道自处不免招尤，而不悦臣兄弟者，遂欲一网尽之。三礼向者考选之后，曾请执弟子礼，臣以于义不可，始终拒之。今于数日间忽而诬臣兄，又忽而诬臣，殊难测臆。臣荷恩深重，一旦为人排系，致无影之词溷入圣聪，局促惶恐，无地自容。伏祈皇上立赐罢斥，庶臣心稍安。疏入，得旨：

许三礼既为言官，凡有纠参自应据实指陈。前参乾学疏内，何以不一并指出，乃于部覆议处之后，复行列款具奏，明系图免己罪，著严饬行该部知道。寻命免许三礼调用，仍留任。〖25〗

初十日(11月21日)

25 御史张星法疏参山东巡抚钱珏贪恶秽迹，钱珏回奏称张星法所参乃无形之事。据御史盛符升来书云，因郭琇曾嘱钱荐举知县、教谕等官，王飏昌曾嘱钱宽待正访拿之豪民，均遭拒绝，郭、王遂指使张劾钱。事下吏、刑二部及都察院查审。至是，刑部等衙门题覆郭琇有玷大臣之职，应照例革职，杖一百，准其折赎。张星法既听郭琇之言，将钱珏纠参，且多方巧辩，亦照例革职，杖一百，准其折赎。太常寺少卿赵崙，御史鹿廷瑛、马光，郎中高启元等身为京官，为伊亲朋寄书嘱托巡抚钱珏，俱应革职。御史盛符升居言官之任，私将纠参钱珏情事寄书通知钱珏，又不实供，应降三级调用。教官刘奉家、孙熙，知县高上达等，央求郭琇等寄书钱珏，俱应革职。康熙帝谕曰：郭琇本当依议处分，念其鲠直敢言，屡经超擢，从宽免革职治罪，降五级调用。张星法从宽免革职治罪，著降二级留任。凡官员理应各尽职业，不得扶同结党。赵崙、鹿廷瑛、马光、高启元居官无所表现，乃依倚郭琇同致私书，明系党附，殊为可恶，俱著革职，流徙奉天地方。盛符升著降三级调用。钱珏既接私书，彼时不行具题，今被纠参，始行举出，殊属不合，可以原品解任。余俱依议。〖26〗

十五日（11月26日）

26 康熙帝以山东绅衿甚为强骜，且好结朋党，巡抚宜用风力之人，可将佛伦补授。

十一月二十五日(1690年1月5日)

27 管理修书总裁事务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请假省墓，并请将奉旨校订之《御选古文》、《会典》、《明史》、《一统志》诸书带归编辑。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只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宪臣许三礼因议先贤先儒坐位，其言皆不合经典，臣与九卿奏对之时，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争，不谓触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圣主洞烛幽隐，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身先臣邱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得旨：卿学问淹博，总裁各馆书史，著有勤劳，览奏请归省墓，情词恳切，准假回籍，书籍著随带编辑。并赐御书“光焰万丈”匾额。〖27〗

十二月初七日(1月16日)

28 传教士张诚为康熙帝讲解几何原理。张诚记云：皇上与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和我们一起用仪器测量，边走动边指画。他还表示想要认识欧洲文字和数码。〖28〗

十四日(1月23日)

29 康熙帝命刻碑于格尔必齐河诸地。碑称“大清国遣大臣与俄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刻《尼布楚条约》要

点于其上。翌年（1690）三月初五日，工部咨行黑龙江将军于额尔古纳河南岸、格尔必齐河口立碑，碑由高八尺、宽三尺一寸、厚八寸之石二块制成。正面刻满蒙汉文，背面刻俄、拉丁文。〖29〗另在威伊克阿林之地，由巴海等立碑山上，勒有满、俄罗斯及喀尔喀文。〖30〗

十六日（1月25日）

30 原任浙江提督陈世凯奏请定海地方创造一城。并请如先年修河南开封府城、直隶通州城捐纳之例，酌议捐输建造。工部以“定海地方关系紧要，捐纳非善事”，议不准行。康熙帝谕命筑城著动支正项钱粮建造。

十七日(1月26日)

31 户部派官于盛京旗、民地亩间分立界限，均不准过界耕种。

二十日（1月29日）

32 康熙帝召诸臣至乾清门议禁遏籴及米船免税。大学士伊桑阿奏曰：臣等遵旨公议，闭籴严禁，可使有无相通，赡救灾黎。米船免税，可使市价稍平。其船之自南而北者免税，船料自北而南者仍旧征收。徐元文奏曰：发帑蠲租，皇上为民之意已极。臣等闻被灾之处，此乡米谷不容出粜，彼乡得米既难，灾民益困。所以仰体圣心，以为此事应禁。王熙奏曰：有积粟者率皆富户，贫民必无积粟。每遇荒歉，有粟之家多勒价不粜，或有地方官禁止不容他处采籴者。如此，则米谷愈少，市价日高。臣等识见甚浅，以为有无相通，或可补救一时。然只不许闭籴，亦非强之

使粜也。至于免税运米船料，亦止天津、通州二三处，他处不免也。谕曰：顷有使来自曲阜，朕询彼米价。据奏，日见腾贵，岂非搬运之故乎？尔等皆言有无相通。今一禁闭籴令，丰稔省分米粮粜于荒歉省分，则小民射利，乘价值腾贵，必将所蓄米谷尽行发卖。万一彼地遇有灾伤，所食不继，必至穷困。户部尚书王鹓奏曰：大抵小民贫困者多，终岁所获办纳国赋而外，糊口尚不能给，焉有余粮出粜?能出粜者多系积粟之家，彼亦必预留一二年之食，或不至于匮乏也。臣等原为目前之计，即如前日议开事例，京师米价顿高。近闻皇上预放俸饷，每石便减二三钱不等。旋大学士等会同九卿覆奏：米谷隔省出粜，禁与不禁之处，该部原无定例，陈菁所请，俱无庸议。

3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等五百九十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三顷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七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五万二百八十一石，草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四十一束，茶十五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八百四十二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三万六百五十。

〖1〗《康熙起居注》三册 1828 页。

〖2〗《康熙起居注》三册 1829—1830 页。

〖3〗参见：《重修苏州府志》卷一；《清史稿》卷二百五十。

〖4〗《康熙起居注》三册 1835—1836 页。

〖5〗《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

〖6〗戈洛文致弗拉索夫信件，引自《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256 页。

〖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二 405、403 页。

〖8〗《俄使戈洛文为约定议界之时间地点致近侍大臣函》，引自《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259 页。

〖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一；《平定罗刹方略》卷二；《张诚日记》；《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10〗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张诚日记》。

〖11〗《康熙起居注》三册 1870 页。

〖12〗《康熙起居注》三册 1881 页。

〖13〗《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4〗《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15〗《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1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二 463 页。

〖17〗《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272—276 页。

〖18〗《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一编上册。

〖19〗《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一编上册。

〖20〗《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21〗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二；《清代中俄关系档案

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22〗《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23〗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五；《清史稿》卷二七一。

〖24〗《康熙起居注》三册1901—1902页。

〖25〗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五。

〖26〗《康熙起居注》三册1906页。

〖27〗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五。

〖28〗《张诚日记》。

〖2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30〗《柳边纪略》。据《清前期中俄关系》111页考订，威伊克阿林界碑，当是俄人所见乌特河与土格尔河之间的界碑。

清通鉴　卷四七

康熙二十九年　庚午　公元1690年

正月初九日（2月17日）

1 康熙帝谕内大臣等曰：朕于国家政务，竭力勤求，是非自任，从不委于臣下。即如迁移吴逆之事，索额图奏称建议之人，应请正法。朕坚持独断，必令迁移。彼时十三省用兵数载，天下大事，朕一人独任，亦曾推委尔等乎？前年湖广兵叛，即行剿灭。又平定俄罗斯之事，满汉诸臣，咸谓彼距中国道远，难以成功。朕谓此事，断不可中止，即遣大臣前往，遵朕指示而行，俄罗斯随即款服。朕未尝自伐其功，但不似尔等稍有功绩，即有人代为表扬也。朕乃万姓之主，惟以兆庶未安，此衷不能稍释，至于无知之人，妄生议论，朕毫不介意也。

十二日（2月20日）

2 康熙帝以去年直隶荒歉，命查明穷民有不能自备

牛、种者，由有司劝谕捐输，及时分行助给，勿使田畴荒芜。二月初，又以灾民转徙四方，就食京师者多，命侍郎索诺和、阿山、李光地等分四路前往各地巡察。京师再增五处粥厂赈济，赈期延至六月。旋赈济八旗庄屯之贫民、寡妇、退甲护军等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七人，每人给米一石。

十七日(2月25日)

3 以天旱欲省减宫廷供奉，康熙帝命大学士等查核明代宫廷费用。旋报称明宫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今均已充饷；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银共二十四万余两，今只用三万余两；明代每年宫用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红螺等炭一千二百八万余斤，今分别为六七百万斤及百余万斤；明代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明代宫殿楼亭门数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不及十分之一；明各宫殿、九层基址、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今宫中修建房屋，用料皆为寻常。今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洒扫老妪、宫女等合计仅一百三十四人。

4 九卿以康熙帝因天旱焦劳，疏请调养。康熙帝谕曰：卿等职任，俱关重要，各宜恪体朕衷，持廉秉公，实心尽职，毋得营私结党，师生亲友，互相徇庇，听受嘱托，遇事推诿，自图便安，务期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旋内阁、九卿等以帝容颜清减，请赴汤泉休养，仍不许。

二十二日(3月2日)

5 直隶巡抚于成龙以井陉道员缺，保举湖广武昌知府

武廷适、汉阳知府戴梦熊、黄州王辅三知府中拣选一人。吏部以“无庸议”复之。康熙帝谕曰：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于成龙收罗别省官员之心，破坏定例，尔部不以为非，但称“无庸议”，殊属不合。且既云直隶好官甚多，今并不能拯救饥民，频多流散，如此，则平日才能，所办何事?武廷适等升转，著停止，令其在任久远效力。

二月初三日(3月13日)

6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尔等所进《明史》，朕已详阅，远过宋元诸史矣。凡纂核史书，务宜考核精详，不可疏漏。朕于明代实录，详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后，颇多讹谬，不可不察。

初九日（3月19日）

7 旧例，理藩院尚书、左都御史皆不与议政。至是，谕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都察院左都御史马齐为议政大臣。著为令。

十三日（3月23日）

8 大学士等奏请河工官员仍令河臣题补。康熙帝曰：河工为漕运民生所系，凡应修之处，若不预修，则河堤溃决，害民甚大。或所修不固，一经溃决，监修官属，获罪非轻，是职司河务官员，所得者少，所失者多。为利则轻，为害则重，自今河道官员，可令该督拣选题补。

十六日(3月26日)

9 康熙帝以“身体违和”，谕大学士等命部院各衙门

奏章俱交内阁转奏。次日，移驻瀛台。

三月初四日（4月12日）

10 康熙帝从御史徐树穀疏请，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寻以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梁清标、徐元文为总裁官。谕其“博搜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毋尚浮夸而乖情实，毋徇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意不周赅，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驯，勤以董成，敏而竣事，庶几垂型万世，传信千秋”。

11 山东巡抚佛伦奏报奉旨查明民人诬告西洋人之情形。先是，佛伦奉康熙帝手谕：闻在山东之西洋人，被民人无端诬告，著迅速打听明白。至是，佛伦密奏曰：臣自接任以来，本地人并无来本衙署告西洋人者。省城有天主教堂二座。今西洋人未在家，问守家人，言前往他处。至其余府、州、县诬告西洋人之事，俟臣速查后具奏。〖1〗又密奏曰：臣随即详查得，西洋人汪儒望，将东昌府（今山东聊城）所属茌平县民王中奎所卖破旧空房一处，于中证人屈柯石等人前说而买之，正欲建庙时，王中奎之族弟王中莲，以卖房未告诉伊为由，遂于本年正月二十九日赴该县控告其胞兄王中王、族兄王中奎等加入邪教，跟随西洋人汪儒望聚众欺惑。西洋人学问真实，断不为不义之事，臣亦知之。故于西洋人汪儒望所买之地，请准建庙居住，严禁地方棍徒侵扰。王中莲诬告可恶，俟鞫审毕，照诬告拟流刑。嗣后，不犯不辱西洋人之处，臣将谨遵训旨而行。〖2〗

十九日（4月27日）

12 山东巡抚佛伦密奏前任抚臣品行及乡绅劣迹。佛伦赴任后，奉密旨访查地方官及致仕乡绅情状。康熙帝又降严旨切责山东官绅，官吏、衙役、豪强较前大有收敛。〖3〗帝又下密旨令佛伦查“董诺（讷）、郭琇等上豪”。至是，佛伦密奏曰：董诺（讷）之三弟行为悖乱，欺压民人。访郭琇，据称其父原系贼匪，为我所杀等语。因系甫升之人，家业未立。惟其弟郭连，人言恶劣。访孙光祀，据言爱管闲事，好央求，行为悖乱，及其诸子、家人极恶。访任克溥，据称先横行地方，扰累民人，今不似以往，惟其子任延芳好管闲事，大逆不道。董诺（讷）、郭琇之暴，似亚于孙光祀、任克溥。再，臣接任之日，元旦，孙光祀曾来见。因臣未见，故其余乡绅等亦未曾来。又臣到任即访问得，乡绅、秀才等闻圣主所降严旨，俱恐慌，或将所占所取之市井、房屋、田亩、人口退还者亦有之，暗中相求息事者亦有之，或将行逆诸子携往任所者亦有之，遣往他处者亦有之。又有民到臣署控告二三乡绅、秀才者。此案将批后鞫审。至孙光祀、董诺等大乡绅，无人首告其强取豪夺。将伊等，此后或民人首告，或臣访获，则预先奏闻，立候皇上批示遵行。〖4〗寻佛伦复密奏言：自到任以来，地方恶豪既有被访参拿问者，今又有为人所告而受审者。并欲将“山东首恶”孙光祀列款参奏。康熙帝朱批：孙光祀居官有年，门生熟人极多，有山东地方为首恶劣乡宦。前年，郭琇刚刚大参满洲为首大臣明珠、科尔坤及尔等，今骤将孙光祀列款参劾，必将属实，国法难宥。在朕

虽无私心，但在众汉人心中，或以为朕降旨使参，或以为参劾为满洲报仇，反而近乎画虎类狗，投鼠忌器之言矣。暂且略加观察。今又出胡健青之事，或畏于此而稍有收敛，亦未可料。倘又不肯，怙恶不悛，彼时参劾，亦为时不迟。〖5〗

二十八日（5月6日）

13 康熙帝以二十四、二十五两年（1685、1686）阅《通鉴》御制论断一百七则交起居注馆记注。

14 是月，准噶尔噶尔丹致信俄使戈洛文："请率所部驰赴约定之地点会合，以便并肩作战。"〖6〗戈洛文则派格里戈里、基比列夫赴噶尔丹处，提出政治军事之训令五条，鼓动其继续向喀尔喀发动进攻，并刺探当时中国边境之军事情势。

四月二十六日(6月3日)

15 《大清会典》告成，御制序文，称其"纲维条格，甄录无遗，终始本末，犁然共贯。庶几大经大法，炳耀日星，而遵道路者，咸得有所据依矣"。

五月初三日（6月9日）

16 噶尔丹率兵三万渡乌尔扎河，拟大会各部攻喀尔喀。

噶尔丹，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之第六子，顺治元年（1644）生，早年入藏师事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错，习沙门法〖7〗，颇得达赖喇嘛之器重〖8〗。康熙九年（1670），

其兄僧格被杀，即返准噶尔，杀异母兄车臣，“自袭为台吉”〖9〗。自是“兼并四部，蚕食邻封”〖10〗，十六年（1677）袭鄂齐尔图汗，破其部。〖11〗十七年（1678），图谋青藏，不果。五世达赖赠以博硕克图汗号。十九年（1680）攻占叶尔羌，征服南疆。二十二年（1683）破哈萨克头克汗。〖12〗旋擒头克汗之子为人质，“畀达赖喇嘛”〖13〗。二十三年（1684）征服天山之柯尔克孜人。康熙帝悉知噶尔丹扩张之谋，曾云：“噶尔丹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14〗然因平定三藩及收复东北疆土，无暇西顾，允其代僧格年年入贡。〖15〗十八年（1679）噶尔丹自称汗，请求清廷授以敕印，被拒，然入贡如常。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平，清廷修改以往入贡不限人数，概准放入边关之常例，改为印验，限二百人以内准入关，其余在张家口、归化等地贸易。噶尔丹不遵约束，四出劫掠，出入边关逾定额者甚众。〖16〗遂于二十五年（1686）重申：厄鲁特部落如噶尔丹等四大台吉，应令来京互市，其余小台吉，俱于张家口互市，著为定例。〖17〗噶尔丹为并吞喀尔喀蒙古，建立蒙古帝国，并进图中原，频频派人请俄罗斯相助。俄使戈洛文亦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之设想〖18〗。因俄罗斯支持，噶尔丹于二十七年（1688）六月出兵喀尔喀蒙古，迫使后者南逃。至是，噶尔丹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康熙帝得报，发科尔沁等部兵三千余人赴阿喇尼军前，并发京城禁卫。

十一日(6月17日)

17 先是，江南沭阳县民周廷鉴叩阍，告太常寺少卿

胡简敬父子兄弟为害乡里，两江总督傅拉塔审实奏闻。刑部等议胡简敬应革职，徒三年，胡旭、胡敷世应绞，胡简尤等拟杖徒；巡抚洪之杰奉旨交审事件，徇情胡简敬，应降三级调用。康熙帝以胡氏倚势横行，阖县之人，遭其毒害，而督抚不行举发，科道不纠参，皆属徇情，今如不立置重典，不足以为直隶各省不法绅衿、积恶豪强之戒，命将胡简敬及其一家均发往河南垦荒，胡旭、胡敷世绞监候，洪之杰革职。旋调偏沅巡抚郑端为江苏巡抚。九月，郑端陛辞，康熙帝谕之曰：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郑端奏曰：若乡绅肆无忌惮，有犯科条，臣惟有执法而已。谕曰：尔只须公而忘私，也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

二十三日(6月29日)

18 先是，为防止噶尔丹与俄结盟、进一步扩张，清廷以放弃贝加尔湖以东直至达斡利亚地区之领土主权，换取俄国中立。而因噶尔丹已占喀尔喀，清廷一次划定中俄边界之设想亦未能实现。戈洛文旋使格里戈里、隆沙科夫等致书清廷，除说明额尔古纳河地方俄方应撤除迁移之人员庐舍，因严冬延误，待今春迁完外，又提出雅克萨城拆毁后双方不得于此筑城，并要求将从尼布楚地区南迁之蒙古人交还。索额图、佟国纲则咨覆戈洛文，曰："喀尔喀世世代代为我圣主进贡行走，今又归我圣主属下。现只因喀尔喀、厄鲁特互相反目无定，故彼等游牧居住之处我圣主尚未指明。待向喀尔喀等指明游牧居住之处以后，再派人前往尔处相告。"咨文末云："若将议定界约时未写入

界约以及未议之事，频频派人加议，则将有损我等之永远和好。况且毁约之事，事关重大，我等实以兄弟之情意，向贵大臣等述此肺腑之言，并无恶意。”〖19〗至是，康熙帝得报噶尔丹向俄借兵、与俄密订军事同盟，遂命索额图召见在京俄使，告以“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乃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尔等可疾遣善驰者二人归告尼布楚头目伊凡，遍谕俄罗斯之众”。于是，俄使者二名先归。越三日，隆沙科夫等亦归。〖20〗

六月十四日(7月19日)

19 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疏参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纵子侄家人为恶，谕命徐元文休致回籍。

十六日（7月21日）

20 山东巡抚佛伦疏言：东省累民之事，第一赋役不均，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差，以致偏累小民。富豪之家，田连阡陌，不应差徭，遂有奸猾百姓，将田亩诡寄绅衿贡监户下，希图避役。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若不力为禁革，小民困苦，何日得除？请通限二月之内，将从前诡寄田亩，许其自首，尽行退出。嗣后凡绅衿等田地，与民人一例当差。得旨：绅衿等优免丁银，原有定例，其乡绅豪强，诡寄滥免，以致徭役不均，偏累小民，积弊已久。今该抚所奏改正厘剔，具见实心任事，并不瞻徇，直省应一体行，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九卿旋议：直隶各省乡绅名下田地，应照山东省与民人一例差徭。康

熙帝谕曰：山东省清厘赋役，可如议行。其直隶各省，令各该督抚，确议具奏。

二十二日(7月27日)

21 康熙帝下诏亲征噶尔丹。时噶尔丹势方张，乘喀尔喀内讧，引兵东向，侵掠劫杀，兵锋南指，越呼伦池，深入内蒙古乌珠穆秦，京畿震动。康熙帝欲亲征之，而勋贵重臣以“蛮夷荒服，治以不治，古惟有驱逐之而已，防守之而已”谏阻。〖21〗康熙帝则以“我朝规模与往代异，我朝蒙古四十九部列居塞下，久奉臣贡。若任其蹂躏而不加庇护，不特失外藩之心，将恐势成养痈，滋蔓边境，不若早为图之”。康熙帝先后得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侍读学士达虎、一等侍卫阿南达、喇嘛商南多尔济等报，知“厄鲁特穷困，沿克鲁伦河下流而来”〖22〗，“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决定诱而歼之。至是，集大臣议于朝，决定亲征，命苏努所率之军随行。其先后部署为：调直隶等处火器营兵一千、宣化镇兵六百、藤甲兵一千，初四日与诸王所率兵同行；其先于四月二十一日命内大臣马思喀率炮兵出张家口，噶尔丹侵入内蒙古后，命马思喀回师，尾追噶尔丹不舍，以“分贼兵势，与大兵相犄角”〖23〗；增派京城八旗每佐领护军二名、火器营兵一千，随皇帝行；增发盛京兵二千、吉林乌喇兵二千，均赴科尔沁达尔汉亲王军前，要截噶尔丹归路；命理藩院传谕内蒙古四十九旗各备兵分汛哨探。大军出征情况，檄阿喇尼、额赫纳、阿南达等军知之。命直抚于成龙整理驿站。命绿旗候选军官、武进士、举人及革职官员有愿效力者，

可与火器营兵同行。旋又命前所拨每佐领护军二名(苏努军主力)于七月初一日出发，从征诸王率每佐领骁骑一名于初四日起行，车驾于初六日启程。命康亲王杰书等率部于初二日起行，出张家口，屯归化城，遏止噶尔丹由北套或后套窜回漠北；同时命凡厄鲁特在归化之贸易人马，可尽收之。命直隶巡抚率兵一千驻遵化，西安将军尼雅翰、副都统巴赛等率兵三千屯宁夏，宁夏之绿旗兵亦作准备，防止噶尔丹由西套逃逸。

七月初二日(8月6日)

22 康熙帝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率主力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副之，率另一支主力军出喜峰口。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努、喇克达、彭春、阿席坦、诺迈，护军统领苗齐纳、杨岱，前锋统领班达尔沙、迈图等俱参赞军务。令侍郎沙穆哈等酌拨附近旗分人马，尾随大军设立驿站。旋从福全请，命自后奏报军机，皆令驰赴军前，大将军接视封进，有所见即附奏以闻。初六日，福全率师出征，康熙帝出东直门送行。初九日，帝虑噶尔丹于福全大军未至前潜逃，命索额图偕阿密达先往，会乌喇、盛京、诸扎萨克兵阻之。

十四日(8月18日)

23 康熙帝启程亲征噶尔丹。十六日出古北口。十八日，行至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身体违和。扈从大臣等以北地风高，寒暑无定，请回銮，不许。二十二日，身热心

烦，夜未成寐，诸大臣惶惧齐集行宫前，合词跪奏：此地日中甚热，夜间甚凉，寒暖不常，兼以大风时至，地方潮湿，圣体益觉违和，此间难于调摄，恳祈皇上即日回銮，以养圣躬。犹未允，诸大臣侍卫等长跪不起，再三恳请，乃曰："此地寒燠不常，似难调摄，尔等谆谆叩请，朕暂且回銮。日间甚热，每日日落后，徐行二三十里可耳。"又谕扈从诸臣侍卫等曰："朕来此地，本欲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亲灭此贼，甚为可憾。"随命选择肥壮马匹，分给随驾火器营兵、前锋护军，令其驰赴于大军前。

时福全大军距帝驻所三百里，谕命在京之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驰驿前迎。二十四日，胤礽、胤祉至行宫请安，"见圣体未宁，天颜清减，略无忧戚之意见于词色，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帝心甚不快，令彼即先回京。八月初七日回宫，十八日以"较前大愈，久不见部院诸臣"，谕明日御门见之。

二十日(8月24日)

24 康熙帝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曰：驿站奏报军机，关系重大，其令侍郎额尔贺图，自此至裕亲王军，自王军至阿密达军，整饬驿站，其兵部侍郎沙穆哈，檄之令回。

二十八日(9月1日)

25 户部等衙门议覆山东巡抚佛伦疏言：东省康熙二十九年（1690）分地丁钱粮，尽行蠲免，百姓莫不感戴。惟是无地小民，尚未得均沾圣泽。臣仰体皇上一视同仁之

心，传集司道府官员，劝谕绅衿富室，将其地租酌减免一分至五分不等。应如所请，嗣后直隶各省，遇有恩旨蠲免钱粮之处，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俾得均沾恩泽。康熙帝从之。

八月初一日(9月3日)

26 福全率军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之南）。先是，福全于七月二十三日起，与马思喀、阿喇尼、常宁等各路清军陆续会合。二十七日噶尔丹抵乌兰布通，福全军于乌兰布通峰以南四十里之吐力埂河（今围场县北界之四道河）集结，堵封噶尔丹南下及西向之路。时清军兵力四五倍于噶尔丹，仅炮兵、鸟枪兵即有五千人，噶尔丹军号称四万，实仅二万余人。〖24〗噶尔丹见清军兵锋甚锐，即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扎大营于乌兰布通峰顶。此峰位于克什克腾旗南境，山麓为西拉木伦上源萨里克河，左为湖泊，右为沼泽，山之南北为高约十米、阔约四平方公里之丘陵地，丘陵上森林茂密，易于据守。此处乃出古北口通漠北及俄罗斯之战略要地。由乌兰布通西向，即为上都牧场（御马厂）、太仆寺牧场、礼部牧场、内务府庆丰司属张家口牛羊群牧场。上百万之驼马牛羊群，令噶尔丹垂涎不已。康熙帝思诱敌至此，乃因熟悉该地形，便于补充战马、粮秣、牲畜。〖25〗七月二十九日，福全先锋侦知噶尔丹部已深入驻屯乌兰布通，距京师仅七百里。京师戒严，情况紧急。〖26〗至是，福全军于黎明前进迫乌兰布通，由南而北，整队而行。噶尔丹隔河相拒，以骆驼为障蔽，“使卧于地，背加箱垛，毡渍

水盖其上，排引如栅以自蔽，于栅隙注矢发枪，兼施钩矛”，谓之“驼城”。〖27〗清军马思喀等率火器营为前阵：前锋统领迈图、兵部尚书纪尔他布、原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八人率前队八旗军五千人，公苏努、彭春率两翼军各二千二百人，内蒙古骑兵皆按序列进击。内大臣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随统帅福全居中指挥。至午，清军抵乌兰布通，阵前设鹿角枪炮，发射火器，展开攻击。噶尔丹于峰顶督战，西藏喇嘛济隆呼图克图等为之祭旗诵经。清军右翼阻于泥淖，无法前进，左翼由佟国纲、佟国维率领，绕过水泊，沿萨里克河河畔冲锋。噶尔丹军以俄制滑膛枪击死佟国纲，左翼兵进攻受挫。此时，前锋参领格斯泰飞骑“直入贼营，左冲右击，贼莫敢当，出而复入者再”〖28〗。佟国维由山腰绕贼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29〗格斯泰乘胜穷追，为河岸淖泥所阻，贼众掩至，力战殁于阵。前锋统领迈图亦死之〖30〗。清军奋勇先登，无不踊跃递进，炮火齐发，自未至戌，声震天地，敌驼毙于火，颓且仆，阵断为二，清军乘势进击，无不以一当十，噶尔丹溃不成军。〖31〗时天已昏黑，噶尔丹以夜色为掩护，旋奔高山顶，遁入险恶处，乱放鸟枪，迫使清军停止攻击。初三日康熙帝得报，传旨嘉奖，并下令清军即发兵堵剿，“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清，勿留遗孽”〖32〗。

越二日，噶尔丹派达赖喇嘛代表济隆呼图克图率弟子七十人至福全营。济隆曰：噶尔丹信伊拉古克三及商南多尔济之言，深入汛界，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皆大非理。圣上乃一统宇宙之主，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不过小部头目，何敢妄行。但因索其仇土谢图汗及泽卜尊丹巴，致有

此误。彼今亦无索土谢图汗之意，但祈圣上慨允，以泽卜尊丹巴遣送其师达赖喇嘛，荣光莫大矣。福全答曰：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即有罪愆，圣上自加罪责，岂有因噶尔丹之言遂遣送达赖喇嘛之理，且汝往来行说，能保噶尔丹不乘间奔逸，掠我境内人民乎？济隆表示噶尔丹断不远去。福全应允停战，因付以檄康亲王、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内大臣苏尔达、都统额黑讷、副都统马席印各一道，令其勿击。〖33〗并先派济隆之弟子驰报噶尔丹。噶尔丹连夜遁至刚噶诺尔（即刚阿脑儿），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

福全即将噶尔丹求和之情奏报，并曰：臣等思噶尔丹，乃狡诈之人，虽不可全信，但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臣等欲即进剿，则厄鲁特据险坚拒，俟其往来讲解，以待盛京、乌喇、科尔沁诸军之至，齐行夹击。如有可除之机，断不误也。康熙帝命议政大臣集议。寻议：大将军王等，既大败厄鲁特，乃不即行剿灭，明知济隆行说以误我军，而故听之，岂不坐失事机？请敕大将军王等作速追剿。得旨：出征诸王大臣，当同心效力，大将军王与皇子，失误机宜，众大臣不正言抗阻，军律甚明，归时断不姑宥。此役所关甚巨，今科尔沁、乌喇、盛京之兵，初四五间，可至达尔脑尔矣，若又失机会，不进逼之，王与大臣等此行何所事耶？帝旋以胤禔听信小人谗间之言，与福全不相和协，妄生事端，私行陈奏，命撤回京。十五日，福全疏报：济隆等携噶尔丹书至，书云“达赖喇嘛明鉴，遣济隆额尔德尼来，责以礼法。今倘蒙皇上惠好，则自此不敢犯

喀尔喀”。济隆且言噶尔丹已于佛前设誓，称“若违此书，惟佛鉴之”。福全请准所誓。康熙帝准之，并檄福全、内大臣苏尔达等，仍候噶尔丹出边后再请旨撤兵。随遣侍郎额尔贺图等带敕往谕曰：尔今率尔兵出界而居，不得擅犯我属下部落喀尔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与众部落往来通使，尔倘有窘迫，奏闻于朕，朕必如前旨抚养，断不念尔旧愆。若再违誓言，妄行劫夺生事，朕厉兵秣马，见俱整备，必务穷讨，断不终止。旋得福全报，噶尔丹已遁去。谕命福全及索额图、明珠、费扬古、阿密达留后，其余俱令回京。

佟国纲（？—1690），佟佳氏，都统佟图赖之子，先世居辽东抚顺，初隶汉军，后改入满洲镶黄旗。康熙元年（1662）袭父三等子爵，寻任内大臣。十六年因父图赖为康熙帝生母、顺治皇后之父，追赠一等公，以国纲袭。二十八年受命同内大臣索额图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至是出师乌兰布通，殁于阵。谥“忠勇”。〖34〗

二十八日(9月30日)

27 山东巡抚佛伦疏言：郭琇系奉旨休致回籍之人，今违旨不行回籍，潜藏京城，明系串通朋党，夤缘生事，希图复职。又称郭琇父郭景昌，即郭尔标，原系明末贼犯正法。郭琇从前蒙蔽，改名请封。其郭琇本身，并伊亲祖、亲父、嗣祖、嗣父所得封诰，请一并追缴。吏部议应如所请。初，康熙帝降密旨于佛伦，命访查郭琇，然佛伦随即参之，帝朱批曰：“若参郭琇，应与朕商议而后参之。事虽系公事，然原有参劾尔等之事，难免报仇之论。嗣后不

可如此鲁莽。”〖35〗十月初二日，佛伦得帝朱批，上《自责奏事鲁莽折》曰：郭琇之事，奴才一时思虑不周，鲁莽具奏。顷见圣主温旨，奴才知己粗鄙，感愧不已。即父之教子，亦莫过于此。〖36〗

28 定嗣后汉官革职解任，照旗员例，限五个月起程回籍。

九月初六日(10月7日)

29 康熙帝遣额驸尚之隆等往迎佟国纲灵柩。次日又遣皇长子、皇四子往迎，赐银五千两，祭四坛，谥“忠勇”。帝并亲写碑文。

十二日（10月13日）

30 康熙帝谕议政王大臣等曰：闻在用兵处议政大臣，及在此处议政大臣内，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何异？夫议论诸事，必使各出己见，方得其情，若竟无一言，则事何由得当耶！

二十五日(10月26日)

31 准兵部题，弛养马之禁。著为令。

十月初二日（11月2日）

32 康熙帝谕大学士部院大臣等：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乾清门。朕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见大臣，共相咨议。今处宫中，虽日理奏章，未尝废事，而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见题补诸事，恐致壅滞，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宫之例，自明日始，乃如常进乾清宫启奏。

户科给事中何金兰旋以皇帝每日辛劳，请以后或三日，或五日为御门听政之期。至寻常奏章，俱交内阁，照例送进。帝谕曰：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罔间之道。此奏不准行。

初三日(11月3日)

33 康熙帝帝谕大学士等：闻满洲兵丁家贫者甚多，曩日满洲初进京时，人人俱给有田房，各遂生计，今子孙繁衍无田房者甚多，且自顺治年间以来，出征行间，致有称贷不能偿还，遂致穷迫。今将满洲兵丁旧日债负，作何清结，俾各遂其生计，俟出征兵丁回日酌议。旋议：有借贷无力偿还者，由朝廷清结。

十三日(11月13日)

34 康熙帝命传旨询问俄罗斯噶尔丹请兵事。先是，康熙帝以噶尔丹狡诈，各增兵一千于大同、宣府、古北口、张家口等处备边，并设古北口总兵官，创设藤牌军。至是，谕兵部：闻有噶尔丹向俄罗斯请兵，冬季复来之说，当以索额图名义，派人向尼布楚长官问此情由，以取信息。派人时，行文应写明："今有噶尔丹势处危极向尔国请兵之说，尔国既与我已盟誓和好，当不会以兵援助噶尔丹。倘若尔国畏惧其势，不可不援，则随尔国之便。"〖37〗翌年初，又谕令运大炮至大同、宣府驻扎。

二十四日（11月24日）

35 康熙帝以编修杨瑄拟撰佟国纲祭文悖谬，命削籍

流窜。谕大学士等曰：凡拟撰文章，系翰林官职掌，理当加意详慎。文中辞义，务期克肖其人，何可意为轻重。今览杨瑄所撰内大臣都统公舅舅佟国纲祭文，引用王彦章事迹，极其悖谬。且见所撰祭文，每于旗下官员，多隐藏不美之言。于汉人，则多铺张粉饰，是何意见？尔等瞻徇情面，不行改削。朕岂容姑释耶？汉大学士王熙曰：此文引用王彦章事迹，果属悖谬。皇上所见极当，臣等但一时意见未及，何敢徇情？谕曰：此等撰文之人，若不削籍流窜，何以惩戒将来。尔等可即题参，并传张英及撰文者，以从前姚文然、魏象枢、叶方蔼祭文，与此祭文较看。寻议：编修杨瑄革职，发奉天人旗当差。礼部尚书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张英革去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

十一月十七日(12 月 17 日)

36 达赖喇嘛率青海诸台吉及噶尔丹等，具疏请上皇帝尊号。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所请。康熙帝谕曰：朕与达赖喇嘛期于抚育众生，而使臣故违意旨，遂至于此。如能使厄鲁特、喀尔喀两国和好，朕尚欲加达赖喇嘛嘉号。此皆任事行人不能仰副朕心，是以喀尔喀残破，厄鲁特丧败，朕心甚为隐痛，有何可贺而受尊号乎？不准所请。

二十二日(12 月 22 日)

37 议出征王贝勒等罪。先是，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本朝于盛京时，阿敏贝勒以弃滦州、永平之故，曾取口供；大贝勒差往朝鲜，以不遵谕旨而行之故，曾取口供；又因来京兵丁鼓噪之故，曾取英王等口供。今王大臣回兵已近，

其应取口供之处，尔等会同议政大臣等查看实录，并兵部档案启奏。至是，出征诸王大臣等回京，康熙帝仿太宗皇太极时例，不许福全等进城，命于朝阳门外听勘。皇长子胤褆因曾与福全意见相左，帝谕之曰：裕亲王系汝伯父，议政王大臣等取供时，汝若与裕亲王稍有异同，朕必置汝于法，断不姑容。福全初亦录胤褆在军中之过失，准备告白，及闻胤褆言称“我与伯父裕亲王供同”，俯首良久，流涕曰：“我复何言。”引咎自责。〖38〗寻多罗信郡王鄂扎等奏言：福全等调度乖方，既经战胜，不能乘机剿灭，收兵又不鸣笳，贼败不行追杀，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遁逃，殊误军机。且未经请旨，率兵擅回哈吗尔岭内。应将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俱革去王爵，福全撤去三佐领，内大臣公舅舅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俱革职，都统公彭春、前锋统领班达尔沙、护军统领杨岱、苗齐纳俱解任，都统宗室苏努、喇克达、都统阿席坦、诺迈俱不准叙功，内大臣苏尔达、费扬古、都统希福、副都统塞赫、罗满色俱罚俸一年，散秩大臣查努喀革职。奏入，得旨：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为我军击败遁走，而领兵诸王大臣不复追杀，反信济隆胡土克图议好之诳词，遣人语内大臣苏尔达等，令盛京、乌喇诸路兵勿与之战，是以噶尔丹奔窜，过盛京、乌喇、科尔沁军营，竟不邀击，纵之使去。如使苏尔达等邀击之，则噶尔丹可以就擒矣。福全等俱应依议治罪。但此举已击败厄鲁特兵，噶尔丹远遁，诸王大臣概从宽免革，福全、常宁罢议政，与雅布俱罚俸三年。福全撤去三佐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苏努、喇克达、阿席坦、诺迈俱罢议政，与

阿密达、彭春、班达尔沙、杨岱、苗齐纳各降四级留任。苏尔达、费扬古、希福俱免罚俸。塞赫、罗满色俱罚俸一年。查努喀著革职。火器营左翼战功，照常议叙。

3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等五百九十三万二千六百八十四顷二十七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七万五千二百八十九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五万二百八十一石，草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四十一束，茶十六万五百九十八引，行盐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六千九百九十七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三万六百。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 页。

〖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 页。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14 页。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14 页。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14 页。

〖6〗《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33 页。

〖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8〗《西陲今略》卷七《嘎尔旦列传》。

〖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1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

〖11〗《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

〖12〗《西陲今略》卷七《嘎尔旦列传》。

〖13〗《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八。

〖14〗《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八。

〖15〗《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

〖16〗《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

〖17〗《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二、一二七。

〖1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二，三册912页。

〖19〗《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2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21〗参见：《圣祖御制文二集》；《康熙政要》卷二一。

〖2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23〗《圣武记》卷三《塞北纪程》。

〖24〗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90页考订。

〖25〗《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91页。

〖26〗《广阳杂记》卷一。

〖27〗《圣武记》卷三《塞北纪程》。

〖28〗《蒙古游牧记》卷三。

〖29〗《国朝先正事略》卷二。

〖30〗《蒙古游牧记》卷三。

〖31〗《圣武记》卷三《塞北纪程》。

〖3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圣武记》卷三。

〖3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九。

〖34〗《清史列传》卷十《佟国纲传》。

〖3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7页。按康熙朱批在八月二十九日，从《实录》可证，佛伦已劾郭琇并追檄郭琇封诰。

〖3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8 页。

〖37〗《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38〗《清史稿》卷二一九《列传》六。

清通鉴　卷四八

康熙三十年 辛未　公元 1691 年

正月

1 户部以大兵征噶尔丹，军用浩繁，议行捐免保举事例，御史陆陇其谏阻之，九卿以陇其不谙事之轻重缓急，请议处。谕命宽免。〔1〕

二月初一日(2 月 28 日)

2 以京师为辇毂重地，商贾辐辏，必消弭盗贼，然后商民得以安堵。九卿议定：城外之巡捕三营改由步军统领管理。又定督捕、都察院、五城所管事宜，亦交步军统领管理，换给“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印信。此为有“提督九门”之称始。

初二日(3 月 1 日)

3 厄鲁特蒙古策妄阿喇布坦遣达尔汉囊素至京，奏与

噶尔丹交恶始末。策妄阿喇布坦，准噶尔部汗僧格长子，噶尔丹之侄。约生于康熙四年（1665）。〖2〗僧格死，噶尔丹夺其部权，强取其已聘之妻，杀其弟索诺木阿喇布坦。迫其与僧格旧臣七人，率部众五千人远徙额琳哈毕尔噶。其部众中“俗兼耕牧”之杜尔伯特人居多〖3〗，噶尔丹为获粮秣之供，率兵二千追赶，双方战于乌兰乌苏（在今新疆沙湾县东），噶尔丹大败，策妄阿喇布坦则移营博罗塔拉，蓄势待发。上年（1690），策妄侦知噶尔丹出征喀尔喀，乃潜兵至科布多（今属蒙古国），掠噶尔丹妻阿奴及其牲畜而去。康熙帝闻讯，派侍读学士达虎携敕书及赐物往会策妄阿喇布坦。至是，谕命厚赏来使达尔汉囊素。

十七日(3 月 16 日)

4 康熙帝谕户部：八旗甲兵乃国家根本，当使生计充裕，匮乏无虞。向因剿除三逆，久历行间，制办军器马匹，且户口日增，费用益广，以致物力渐绌，借贷滋多。今八旗满洲、蒙古兵丁等，或因子幼，或无嗣、寡妇、老病伤残及告退人等、家下马甲，其所有积债，均由户部动用库银偿还。汉军每佐领各给银五千两，偿完负债外，余者由都统收存，留作公用。口外驻牧八旗察哈尔兵丁从前未给钱粮，嗣后护军校等每月二两，甲兵及牧厂人役等每月一两。又拨银到各旗，如兵丁以后有事，需时借给，于每月钱粮中扣还。

二十一日(3 月 20 日)

5 刑科给事中郑昱疏言：凡内外文武官寄寓他省，除

革职提问者仍照例勒限驱逐回籍外，其余解任、休致、丁忧各官请免于驱逐，听其自便。吏部议如所请。得旨：奉天、四川回籍官员仍照现行例行，余如议。

三月初二日(3 月 31 日)

6 满文《通鉴纲目》书成。御制序曰：宋司马光奉诏纂修《资治通鉴》，朱熹本之为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传》，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朕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以是考前代君臣得失之故，世运升降之由，纪纲法度之所以立，人心风俗之所由纯。事有关乎典常，言有裨乎治休者，靡不竟委穷源，详加论断，如是者有年矣。爰于内廷，设立书局，命翻译呈览，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立有程课，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迄今三年有余。

二十三日（4 月 21 日）

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辛未科三鼎甲：状元戴有祺，江南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东南）人；榜眼吴昺，江南全椒（今安徽全椒）人；探花黄叔琳，顺天大兴人（今属北京市）。至是，赐一甲戴有祺、吴昺、黄叔琳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鹏年、惠周惕、陈汝咸、杨名时、冉覲祖等一百四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张玉书、工部尚书陈廷敬、兵部侍郎李光地、兵部督捕侍郎王世祯。

四月初三日(4月30日)

8 革职县丞谭明命叩阍控吏部主事朱敦厚于任山东潍县（今潍坊）知县时贪赃四万余两，下山东巡抚佛伦鞫勘。佛伦审实疏言：朱敦厚贪赃事，前任巡抚钱珏已审得实据。因朱敦厚请求原刑部尚书徐乾学，徐致书钱珏，钱珏徇情命布政使卫既齐销案。康熙帝命将朱敦厚处绞，徐乾学、钱珏革职，卫既齐降三级。

十二日(5月9日)

9 康熙帝启行边外会阅喀尔喀蒙古。先是，噶尔丹突袭土谢图汗，车臣汗部及扎萨克图汗部避乱四溃，谋所向，请决于所奉大喇嘛。大喇嘛时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名号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诸部以地近俄罗斯，有欲投之者，呼图克图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语服色皆相距远，莫若全部内徙，可邀万年之福。"众从之，〖4〗大举南迁内附，分别进入乌珠穆沁与归化城等地。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遣理藩院等官前往喀尔喀，增设扎萨克，编定十五旗。本年（1691）三月，定于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格勒盟多伦县）大会蒙古。〖5〗至是，康熙帝率上三旗骑兵和古北口绿营兵，出古北口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出独石口，于三十日齐抵多伦诺尔。以土谢图汗等率数十余万人来归，特往安辑，命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随驾。命尚书马齐等将喀尔喀蒙古诸汗、济农、台吉等列为九等，分别叙赏。

二十日（5月17日）

10 江西巡抚宋犖疏言：在外汉军文武官员并其家口，概催归旗，令取经过州县沿途交付印结。臣窃谓此例止应行于有罪之员，丁忧降调裁缺候补等员，俱有官职，一概沿途取结押送竟与有罪者无异，似宜宽免，俾得自由。嗣后除休致病故并革职者，仍照例沿途取结押送外，其丁忧降调裁缺候补等员免其沿途取结递送，止给定限咨文，速行归旗。下部议行。

五月初一日(5月28日)

11 多伦会盟，康熙帝大阅蒙古。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前锋营二、护军营十、火器营四共十六营，各环卫于外。先期檄召内蒙古四十九旗屯御营外待命，内外蒙古皆不得入五十里内。先是，康熙帝遣内大臣索额图、一等侍卫吴达禅谕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就起兵击杀扎萨克图汗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及在喀尔喀妄为之事具疏请罪。至是，马齐等奏：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尽坏喀尔喀生计，致起兵端，其引罪之疏，巧辞掩饰，应将土谢图汗去汗号，为闲散台吉。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削去名号为小喇嘛，仍令土谢图汗管辖。康熙帝以其“归附之意已决，今果率众来归，朕故不忍治罪”。命以扎萨克图汗之弟策妄扎卜为和硕亲王，仍袭汗号。车臣汗前已袭封，亦留汗号。次日，土谢图汗跪奏谢罪。帝命传谕喀尔喀部众：“尔等七旗喀尔喀兄弟不睦，朕特遣大臣会阅，令将互相吞噬之人民，各行给还，誓言已定，土谢图汗等自食其言，托征厄鲁特起兵，将扎萨克图汗得

克得黑墨尔根阿海，执而杀之。从此，喀尔喀等心志携贰，以致国土败亡，生计遂失，然虽穷困已极，但能思朕夙昔爱养之恩，来求归附，朕仍一体养育。今土谢图汗等将一切大过自行陈奏，当此大阅之时，若即惩以重罪，岂惟朕心不忍，尔等七旗能无愧于心乎？若以轻罪处之，目今生计全失，俱赖朕惠养，何从议罚？故将伊等责其大过，复原恕其情。”〖6〗

康熙帝遂于行宫前黄幄升座，受喀尔喀汗、台吉等三十五人朝见，行三跪九叩礼毕，以次序坐。初三日，又召三汗、泽卜丹巴胡土克图、济农、台吉等三十五人赐宴。谕曰：昨日虽已赐宴，朕欲熟悉尔等，故特召入，俾各陈所欲言，尔等舒怀共语，以享斯宴。勿因在朕前过于拘束也。朕好生之心，本于天性，不忍视尔等之灭亡，给地安置，复屡予牲畜糗粮以资赡养。汗、台吉仍留如故，车臣汗仍令承袭。又因尔等互相偷夺，故于各处添设管辖扎萨克，以便稽察，且念尔等素无法纪，故颁示定例，令各遵行，自古以来未有如朕拯救爱养若此者也。朕既加爱养，更欲令尔等甦息繁育，用是亲临训谕，大行赏赉。会同之时，见尔等倾心感戴，故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以示朕一体仁爱之意。土谢图汗、车臣汗名号俱著仍旧存留，扎萨克图汗无辜被杀，且所属人民离散，困苦已极，深为可悯，著将伊亲弟策妄扎卜封为和硕亲王。土谢图汗长子噶尔旦台吉，及原扎萨克之墨尔根济农古禄西希、昆都仑博硕克图滚卜、信顺额尔克戴青诺颜善巴、台吉色冷阿海、额尔德尼济农盆楚克喇布坦，均去其济农、诺颜名号，封为多罗郡王。车臣汗之叔纳穆

扎罗，虽系新扎萨克，而劝车臣汗领十万众来归，又倡议奏请照四十九旗一例，亦去其济农之名号，封多罗郡王。车臣汗族叔台吉车布登、土谢图汗之弟台吉西第西里，均封多罗贝勒。此外授为固山贝子、镇国公者多人，其余各台吉候察明后予以应得之品级。

初五日，康熙帝衣甲胄，乘马，大阅八旗军容，亲射十矢，九中。八旗官兵各依次列阵，鸣角，鸟枪齐发，声动山谷。喀尔喀土谢图汗吉等悚惧失措，有欲趋避状。笑谕曰：此不过示尔等以军容耳，何惧之有！次日阅喀尔喀蒙古营寨，见其穷苦者赏以银、布。〖7〗旋命原任尚书阿喇尼等编定喀尔喀蒙古旗分佐领，划定其游牧地方。初七日，斩叛附噶尔丹之内蒙古乌朱穆秦部台吉车根、阿穆尔、充科、阿达里、罗雷喇札布等。随即回京，留兵部尚书马齐科理会阅事。内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蒙古各旗诸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分别于道之左右跪送。谕曰：朕欲携尔等至京师，路遥天暑，尔等生长北边，恐不习内地水土，朕再出边时，即召尔等来见也。又谕随行官员：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十八日返回京城。

二十一日(6月17日)

12 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者甚多，请行修筑。工部议如所请。康熙帝谕曰：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

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

二十六日(6月22日)

13 从御史江蘩条奏：会试南北中卷，再细分江南、浙江为南左；江西、湖广、福建、广东为南右；直隶山东为北左；河南、山西、陕西为北右；四川、云南为中左；广西、贵州为中右。仍照定例，各计卷数之多寡，凭文取中。

二十七日（6月23日）

14 大学士伊桑阿等以喀尔喀素称不驯，迄今以往，虽贡献不绝，但未躬修臣节，今乃倾心臣服，愿列属藩，且将其编立旗分，与我四十九旗等，请上尊号。康熙帝谕以喀尔喀来归，势乃必然，而比年来旱涝频仍，民生犹未苏息，风俗犹未醇厚，奢靡犹未尽止，朋党犹未悉除，彼此援引陷害犹未屏绝，理应时加黾勉，殚心竭力，尚恐不逮，居然以为至治，遽受尊号，断为不可。

六月初一日（6月26日）

15 康熙帝以习藏文之喇嘛丹巴色尔济为使，携敕书告达赖喇嘛喀尔喀安插得所情形。敕书言噶尔丹四出劫掠及康熙帝讨伐缘由，并言喀尔喀今已安插得所，“尔喇嘛闻此，必大欢喜也”。原扎萨克图汗属下人有被掳散亡在尔处或他处者，“尔喇嘛普济生灵，必能查明发归原主也”。

噶尔丹现穷困已极，若往归尔处，“作何措置，惟尔喇嘛裁之”。噶尔丹逃走时曾立有誓言，彼若违誓而稍犯喀尔喀，“朕必发大兵分路前进，务期剿灭之”。

闰七月二十日（9月12日）

16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副都御史卫既齐前议分南北卷时，因邵远平有江浙人尽奸诈之语，遂信其为贤而保之。邵远平谓江浙人尽奸诈，伊之祖父独非江浙人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果如邵远平之言，则伊祖父兄弟皆奸诈人矣。卖祖父兄弟以沽直名，乃奸诈中之第一人也，岂得谓之直哉？况从来贤才不择地而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朱子，徽州人也，绍洙泗道统之传，江浙中岂无贤者？卫既齐一假道学耳，认理不明，中无定见，是以为其所愚也。

九月十六日（11月5日）

17 先是，康熙帝以噶尔丹败遁及立誓请罪始末，遣使携敕往谕达赖喇嘛。至是，达赖喇嘛遣使德木木尔囊素至，疏言前者敬遵谕旨，曾遣噶尔亶西勒图往和喀尔喀、厄鲁特，因彼构兵不已，复遣济隆谕和，济隆回报言喀尔喀、厄鲁特俱听从立誓，及见皇上敕谕，内有噶尔丹为大兵所败，认罪立誓之旨，始知噶尔丹不听训饬，是以至此，此地所遣人员无知无识，伏乞宽宥。德木本尔囊素又述达赖喇嘛口奏云：喀尔喀、厄鲁特交战之前，土谢图汗、噶尔丹等遣使于西海台吉，各请助兵，达赖台吉来告于我，我谓喀尔喀、厄鲁特等和睦，我则喜悦，不愿有所偏助也。

四川打箭炉地方，令西海扎什巴图尔台吉领兵驻防，非有异念，今俱已撤归矣。康熙帝以达赖喇嘛向来恭顺，噶尔丹事，必其使臣及属下人通同蒙蔽，非达赖喇嘛意。因赐敕谕之，敕曰：朕统御宇内，以爱育黎庶为本，务使万邦共享安乐，前闻喀尔喀、厄鲁特交恶相攻，屡遣使于尔喇嘛以和两国，尔喇嘛从来奉命不违，敬顺而行，亦屡遣喇嘛说和。奉差喇嘛诸人若能仰体朕与尔好生之意，尽心行事，则喀尔喀、厄鲁特和好早息战争矣！但尔近侍与济隆胡土克图等皆有私意，不体朕与尔之心，济隆胡土克图身在噶尔丹营中，并不说和噶尔丹，藉追喀尔喀为名阑入边汛，劫掠乌朱穆秦，又不劝阻，且噶尔丹与我军交战，济隆张盖于山顶观之，而报尔以为竭力说和，听从立誓。济隆之去，朕面谕以告尔喇嘛之言亦不行传谕。以前项事情揆之，未必由济隆一人之意，亦尔近侍之人，通同贪利而欺蔽尔、徇庇噶尔丹之所致也。尔岂有如是之心乎？朕灼见与尔喇嘛无涉，是以朕不责汝，朕向来惟以实心待尔，故将若辈行事违朕与尔之意，遣敕谕尔知之。

十月二十八日（12 月 17 日）

18 索额图以咨文致俄国尼布楚长官，言俄商入京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戈洛文遣使隆沙科夫至北京送信，于上年（1690）四月二十一日抵京，康熙帝以为“彼等之来仅为通商而已”〖8〗。本年，又有尼布楚城连长阿弗纳希·噶萨林淖，率领七十七名商人，自尼布楚城出发，至北京贸易，来时携有“尼布楚长官为请护送俄商返国事致索额图函”，内称“特派我尼布楚城连长阿弗纳希·噶萨

林淖前往管理我俄罗斯商货”。请求“准伊等进京，拨给栈院，彼此友好贸易。我商人贸易完毕返回时，请派人沿途保护，不使被劫，送至边境”。〖9〗清廷对彼等给以破例礼遇。并由索额图予以覆函说明。至是，索额图为格外赏给俄商盘费事覆俄尼布楚长官咨文，文曰：“我圣主念尔之恭信，施以格外鸿恩，给以盘费。抵京之后，供给栈院、食物，任其贸易；返回时，又给与盘费，派员护送离境，一路并未耽搁”。并说明此种礼遇无先例，惟此一次，下不为例。〖10〗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27 日)

19 谕吏部：从来致洁之道，在正人心。人心偏私，则诈伪日生，而习俗滋敝。人心公直，则嚣竞自息，而庶绩允厘。朕蚤夜孜孜，崇尚德教，蠲涤烦苛，期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凡大小诸臣，素经拔擢，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咎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惟尔诸臣亦宜奉职恪共，绝偏私而襄国事。乃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或己所衔恨，而反嘱人代纠，阴为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甚且市井奸民，亦得借端凌侮，蔑纪伤化，不可胜言。凡若所行，虽迹甚诡秘，朕总揽机务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最悉。倘因仍陋习，益致蔓延，殊非朝廷所以体恤臣工、保全爱惜之意。夫谗谮媚嫉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以致

酿祸既久，上延国家。朕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应仰体朕怀，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岂独国事有裨，即尔诸臣，亦获身名俱泰，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尔部可即传示中外，使咸知朕意。

十二月初一日(1692年1月18日)

20 以轮蠲漕粮，康熙帝命大学士将各省挽运京师粮米除一岁所需，每年存余几何，查明具奏。又谕曰：朕屡蠲免地丁银两，思完纳漕粮一项小民良苦，亦欲特赐蠲征，此念已久，每岁余米若足供一二年之需，则漕粮亦可酌量免征，其荆州、江宁、杭州等大兵驻防处所，亦酌量截留以为储备，民既沾实惠，或遇水旱之年，更有裨益。至于运丁赖运资生，若停挽运，须使运丁不至困穷，著一并议奏。次日，大学士等会同户部查明现存仓储米七百八十万石有奇，足供三年之需。康熙帝谕曰：有米如许，朕意将明年（1692）起运之米，于江宁、京口、杭州、荆州等处，酌量截留，将三十二年（1693）漕运尽行蠲免，民生宽裕，于国实有裨益，其下九卿确议。寻九卿议覆：京师根本重地，漕粮输挽关系国计，似难轻议全蠲，况五方杂处，需用孔多，若一年停运，米既不能北米，百货价值亦将腾贵，臣等公议，将漕米照省分府逐年轮免，二三年间即可周遍。得旨：朕急思轸恤民生，于都城人民食用之需，未曾计及，九卿议是。旋命除河南省明年漕粮已有旨免征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各省应输漕粮，自明年(1692)起，以次各免一年。

初七日（1月24日）

21 康熙帝以“边外积谷，甚属紧要”，派内务府壮丁于边外达尔河地方耕种；命下五旗诸王派庄屯壮丁耕种边外呼尔河地方，由理藩院派员监管。

十二日（1月29日）

22 命保举武员。康熙帝谕兵部：武职官员职任封疆，关系甚重，必得其人，始有裨益。朕所简阅素悉之员，俱已次第拔擢，今宜选材，以备任用。尔部行文各将军、总督、提督、巡抚及无提督省份总兵官于武职官员内，副将以下、千把总以上，有灼见人材勇健、谙练军务、整饬营伍、爱恤士卒及行间效力曾经立功者，不论本省、别省，现任、候补，限文到三日内，各举所知保举，不必彼此会同。其在内八旗汉军官员，有人材素优、娴于约束、堪任要地者，亦著都统副都统保奏。

2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等五百九十三万二千六百八十四顷二十七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六十四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五万二百八十一石，草二百八万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三万五千八百六十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五十一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二万一千五十，户部存银三千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七百十九两。

24 杜立德卒。

杜立德（1611—1691），字纯一，号敬修。顺天宝坻（今属天津市）人。明崇祯进士。明亡降清。历官给事中，刑、户、吏部尚书。康熙八年（1669），授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赞襄机密。康熙帝誉其：秉性厚重，行事正大，遇事得其情理，从不肯苟随同列，必直言敷奏，可谓贤臣矣！至是卒，谥“文端”。

〖1〗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六。

〖2〗此据日本学者若松宽考证（《策妄阿拉布坦的上台》《史林》四八卷六号）。另有记其出生为顺治元年（1644）前后者（《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策妄阿拉布坦》）。

〖3〗《清世宗实录》卷九四。

〖4〗参见：《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清史讲义》429页。

〖5〗《清史论丛》三辑《喀尔喀南迁的过程与原因辨析》。

〖6〗《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

〖7〗《第三次鞑靼地区旅行记》。

〖8〗《清前期中俄关系》133页。

〖9〗《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10〗《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清通鉴　卷四九

康熙三十一年　壬申　公元1692年

正月初二日（2月18日）

1 王夫之卒。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顺治五年（1648）清兵南下，于衡山抗清，七年（1650）于广西梧州任南明永历朝行人司行人。后归故里，于石船山隐居著书，拒不剃发。吴三桂于衡州称帝，有以劝进表相嘱者，乃遁走深山，以示拒绝。至是卒于家，享年七十四岁。

其学识渊博，于经、史、文、佛、音韵、天文、历法、地理等无不精研，立足经世致用，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家”。著述百余种，主要有《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论》、《思问录内外篇》、《老子衍》、《庄子通》、《薑斋诗文集》等，后人辑有《船山遗书》。

初四日（2月20日）

2 两江总督傅拉塔奏陈枉遭江苏巡抚郑端之诬陷。略曰：去岁御前请安，亲聆训旨：地方为臣乡绅之事切勿深究，宽以待之。旋据苏州府来报，徐乾学恃强凌人，其子徐树穀派家人唐友、唐守等将严福立殴致死。经知府陆腾龙亲审，殴死是实。遂将此批转按察司覆核，令秉公审报。如何了结之处，祈请圣主训示。朱批：此案仍宜从宽处置，若往深究，尔岂能避免与人结仇。此等之事，朕心里很明白，尔惟图公正清廉，切勿玷辱此旨，日后事必明了。把心放宽些。另将巡抚郑端阿谀奉迎，凶恶如狼欲陷害奴才之处奏闻。今郑端与原布政使李国亮、原任尚书翁叔元等每日聚饮，诬蔑奴才曰：皇上今为乡绅等被人参劾所降上传甚为明白，总督傅拉塔听信人言，将徐乾学兄弟子辈一并参劾之事，皇上显然已知，不久徐乾学父子之事将被更正耳，早晚有人指参总督傅拉塔听信人言参劾者是实耳。并派原松江府知府赵宁来往向徐乾学父子道喜。奴才深知帮助徐乾学之朋友、师生甚众，但奴才上赖明君父皇，公正为官，对于此等之人亦无所畏惧，惟将奴才之情奏达上聪。昔日徐乾学兄弟父子之凶残威名传扬各地，对此辈兄弟，无人不奉承，无人不畏惧。其子弟恃其父叔之威，出入地方大小官府如履家门，扰害百姓，营私舞弊，奴才闻后出示禁止，反称满洲总督贪婪又无知，不加理睬，故前年奴才送驾至山东界地登船，将徐乾学凶恶有名之事奏请参劾，奉旨：确属凶恶，则可参劾。其后奴才自到任后，查访得徐乾学等害民舞弊、贪赃纳贿等十五款参劾讫。又

将隐瞒田亩，不缴钱粮，以强凌弱，打人致死，抢占民宅田亩妻子之闲散官吏、监生、书生等陆续参奏治罪者亦甚多，非仅徐乾学一人。至听信人言参劾与否之处，圣主知之甚明。而现任大学士伊桑阿于前年三月参劾徐乾学之前，亲笔来函曰：徐乾学将赴伊处修一统志，若去尔处相会，仍予优待。奴才果若听信人言参劾，则岂不惧现任大学士而惧他人耶？伊桑阿信函，奴才现仍收存，不敢有烦圣衷奏览。又巡抚郑端扬言其所以参劾王鸿绪，俱归奴才授意，四下散布吾乃汉人，岂能参劾汉人，皆为总督所迫而致等因，编造虚幻、无辜之事，希图皇上闻之。郑端前以居官好，曾为奴才所荐举，父皇相信奴才所奏即补为巡抚。去年六月，奴才前往常州与郑端会审秋审案件，闲居之时郑端谓奴才曰：总督于吾甚为慈爱，故不可不告知于尔。大学士伊桑阿前由京城寄书于吾曰：务将王鸿绪列款参劾。吾未从驳回。适又来信称，吾若拒不依从，则其乃现任满洲大学士，吾身为汉人，岂能抗拒？日后因此必将家破人亡。奴才对曰：凡事宜念皇上简用之恩，秉公而行，若听信人言畏怯行事，岂不畏皇上耶？倘若如此，则我以尔居官公正而举奏者错谬矣。伊又谓曰：直言相告罢，王鸿绪、徐乾学两人乃仇敌，徐乾学向其师傅熊赐履言之，熊赐履亦曾请托于我。熊赐履乃我汉人内重臣，岂可不从？我怒言答曰：此皆非人之所为，我等岂能行人之仇耶？我等秉公而行，为人结仇而死亦无怨，若畏惧于人趋炎附势，案发毙命，则其怨有甚于此者耶？伊又回答：尔言甚是，不理睬而已等语。其后不久，伊亲审嘉定县案时，当堂仅留下原任知县闻在尚、前科进士赵瑜、徐书敏三人，连衙内

皂隶皆被逐出，审出馈赠王鸿绪五百两银一事，将无辜清正按察使高承爵以徇情未审出等因一并参劾。后又为其所参案必胜，勾引其行路旧友王凤荣入其衙门诱导，行书一封，言称为王鸿绪前来求请，以使奴才知会。奴才覆称：我之所审乃奉命之案，不能接受尔等私堂议案，一并审理等语驳回。其后王凤荣复将按察使高承爵一并参劾。所云狼子之心者即此郑端也。至嘉定县派银一案，以首告受害之民吴忠之兄弟供出徐乾学之子徐树敏，而为何未供出王鸿绪为辞，为另一小案，将吴忠之兄弟皆各杖四十板，于其衙署门首枷号一个月满后，又各杖二十板，交付苏州府同知饶盈丰，令其押往该县枷号一月后释之。兹郑端四下游说：吾一巡抚不能参劾王鸿绪，蒙皇上宽宥，此生何足惜，欲告病回籍。无所顾忌。〖1〗

时康熙帝以汉官结党为忧，满官趋承意旨，高（士奇）、王（鸿绪）、徐（乾学）被劾接踵。而佛伦尤以弹劾汉官名。虽密谕佛伦“大事化小”，然佛伦于徐、王耿耿于怀，任川陕总督后，奏称山东、陕西二省情形“大有异处，山东省乡宦、秀才颇为强暴，人性急躁。是故，奴才钦遵皇上训示，曾以强暴为先，稽察官吏为副。今抵陕西看得，乡宦、秀才强暴者寡，且人性忠直，惧官守法。惟地方官员、衙役知民之性，均以贪暴为常事，各自效尤，蔚然成风”。〖2〗康熙帝遂谕佛伦密查扬州知府施世纶、巡抚宋犖及江南官员情形，并问：“姓徐、姓王者现在如何了？”〖3〗佛伦遂密奏云：“奴才遵旨谨奏所闻，自圣主训诫处治此等乡绅以来，徐氏、王氏人等以往凶暴之举有所收敛。江南省乡绅等以前强占民田房屋人口，因惧受害者上告，将

房田退回者亦有，以其人口为民者亦有之。其惟恨奴才而已，别无他法。今闻徐氏游览江浙名胜、赋诗撰文，原监察御史徐树穀仍行胡言乱语。”〔4〕

二十七日(3月14日)

3 康熙帝阅徐元文等所撰《明史》稿本，见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曰：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君，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朕亦一代之主也，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机，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返厥躬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扬洪武、宣德，著为论赞，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倘深求刻论，非朕意所忍为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纂修史书，虽史臣职也，适际朕时，撰成《明史》，苟稍有未协，咎归于朕矣。明代实录及记载事迹诸书，皆当搜罗收藏，异日《明史》告成之后，新史与诸书俾得并观，以俟天下后世之公论焉。越日，再谕撰修《明史》各官曰：朕自冲龄，即在宫中披览经史，《明实录》曾阅数过，见其间立言过当，记载失实者甚多，纂修《明史》宜加详酌。并举弘治、正德二例证之。又曰：宦官为害，历代有之。明如王振、刘瑾、魏忠贤辈，负罪尤甚。崇祯之诛锄阉党，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

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由中官用事之故，乌得为笃论耶！朕宫中所用太监，止令供洒扫奔走之役。一颦一笑，从不假借，所以数十年以来，太监皆极贫乏，有不能自给者。尔诸臣想亦悉知，朕非信用太监之主，惟朕可为此言。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

二月初一日(3月18日)

4 山东巡抚佛伦疏言：原任运司同知陈良谟告河督王新命勒取库银六万七百两，请将王新命调赴省城解任听审，吏部议如所请，并拟以漕督董讷暂管河务。康熙帝谕曰：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今尚存。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董讷为人性刻，恐其偾事。靳辅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用之管理，亦得舒数载之虑。靳辅著为河道总督。寻王新命革职。

初二日(3月19日)

5 准天主教于各地传教。先是，康熙八年（1669）有旨：除南怀仁等在京照常传教外，严禁其他各省天主教立堂传教。至是，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只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俄罗斯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旋礼部尚书等议奏：西洋人万里航海而来，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

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奉旨依议。〖5〗

二十七日（4月13日）

6 陆陇其卒。

陆陇其（1630—1693），原名龙其，字稼书，人称当湖先生。浙江平湖人。博闻强记，有“书痴”之号。明清鼎革，尝言明末“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强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6〗。故“慨然以古圣贤人为必可师学，不为科举夺志，讲学授徒，非义不取”〖7〗。康熙九年（1670）进士，历任知县、监察御史。三十年（1691）力言捐纳之弊，请捐纳之员三年无保举，即予休致，以清仕途。〖8〗户部则以捐生观望、迟误军需，请夺其官，发奉天安置。〖9〗康熙帝谕曰：“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诚宜处分，但言官可贷。”〖10〗遂得免。旋乞假归里，卒于家。所著有《松阳讲义》、《困勉录》、《读朱子随笔》、《三鱼堂文集》等。卒后二年，江南学政缺出，谕曰：“原任御史陆陇其学问优良，操守清洁，可代其任。”及闻陆陇其已故，嗟叹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11〗为学专主程、朱，力诋陆、王，不满黄宗羲、孙奇逢未能否定王学，称“天下学者多被他（黄、孙）教得不清不楚”〖12〗。以理学之争乃真假孔孟程朱之争。〖13〗

四月二十二日（6月6日）

7 康熙帝召尚书库勒纳、马齐等至瀛台丰泽园，以其园中试种南方稻成，曰："由此观之，天下无不可养之物也。"

二十六日（6月10日）

8 廷议于伯都纳等地驻兵垦田。先是，蒙古科尔沁部以所属席北、卦尔察、打虎儿等部人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呈献朝廷。宁古塔将军佟宝疏言：图什屯四十里外之伯都纳系水陆通衢，可以开垦田土，可于此地修造木城一座，席北、卦尔察等所住乡村于此处甚近，俟城工完日，由水陆搬移。可从科尔沁部所献人中，令披甲当差。至是，议政王大臣等议：其中可披甲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分属上三旗。从中选披甲一千人、附丁二千人镇守齐齐哈尔，归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管辖；选披甲一千人、附丁二千人驻乌喇；选披甲二千人于伯都纳筑城，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五月十七日（7月1日）

9 康熙帝以陕西巡抚布喀先任甘肃巡抚时，挽运夏粮十万石至陕西赈灾，久催不至，至今任又委过于甘肃巡抚，谕命革职，戴罪留任。如再稍有耽延，定置重典。

二十四日（7月8日）

10 分喀尔喀蒙古为三路：土谢图汗为北路喀尔喀，车臣汗为东路喀尔喀，策妄扎卜亲王为西路喀尔喀，分管军

事。旋从内大臣阿尔迪疏请，于蒙古地区设置五路驿站，喜峰口至科尔沁部设十五站，古北口至乌朱穆秦部设六站，独石口至蒿齐忒部设六站，张家口至归化、四子部落设八站，杀虎口至鄂尔多斯部设十二站。每站设兵五十名，配备马匹牛羊，于今明两年安设完毕。

六月二十三日（8月5日）

11 贵州巡抚卫既齐前疏称：黎平府属古州司高洞苗民隐匿罪犯、拒捕杀官。至是，乃称其误信该知府张澂、副将侯奇嵩等言，并无拒捕之事。得旨：凡事详慎方善，卫既齐于此事轻率发兵，又称将苗人杀败，伊自行具奏，今乃云尽属虚妄，将人参劾，果何为耶！朕自临御以来，未见有如此错误者。命遣吏部尚书席勒纳等前往查审。寻卫既齐又疏言：土官卢君宠肆行凶恶，应请革职。谕曰：土司习俗各异，必顺其性而抚治之，方为得宜。卫既齐每拘泥书本办事，欲强土司屈从其性。且屡生衅端，此等人不可专任。次年二月，将卫既齐充发黑龙江。

七月二十六日（9月6日）

12 理藩院以效力年久拨什库等引见。侍郎文达曰："伊等未为司官，不曾办事。"康熙帝谕曰：办事在人，何论曾为司官。即如文达，虽身为侍郎，事情尚多未晓。阿喇尼，原系侍卫，从未办事，自授理藩院尚书时，即能通晓事务，甚是勤劳。原任都统纪尔他布，擢授兵部尚书，观其办事亦优。朕临御多年，何事未历，部院诸臣，欲宽人罪，却不务求允当，而故拟过重，直待驳回，旋即改为无

罪。或注意在此，而饰词在彼，实欲为此，而佯托为彼，此等处最多。大凡经理事务，须以持平为当。此引见诸人，曾为拨什库差遣年久，熟知蒙古性情与地方形势，俟理藩院主事缺出，将伊等一并选择具奏。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日）

13 四川巡抚噶尔图疏言：清查四川户口田粮，除补足原额外，新增户口十九万七千九百六十五人，田地八万八千五百顷，应征地丁银十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二两，米三千六百三十三石。

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

14 康熙帝大阅八旗前锋、护军、骁骑及火器营兵。翌日，康熙帝观看施放火炮鸟枪，问内大臣公长泰“所练习者几种”，常泰曰：有马上放一枪又射一箭者，有趋进时放枪不绝者，有连环旋转放枪者，有跪而放枪者，有仰卧而放枪者。谕令趋进时放枪不绝与连环旋转放枪二种试放，随令八旗鸟枪骑兵，亦照此二种试放。

十月二十五日（12月2日）

15 康熙帝命嗣后各省庆贺表笺按期由督抚汇齐赍送，停止差官，以省驿扰。并谕曰：“朕思凡物解京，均于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30日)

16 九卿等议覆河道总督靳辅疏言：于黄河两岸栽柳种草设立涵洞，应如所请。其挑浚河沟引水淤垫堤下积水之

处，又引水淤垫邳州低洼之处，应令该督详议具奏。康熙帝谕曰：引黄水内灌，使淤平洼地，虽云有益，朕断不肯轻信。黄河水势危险，倏而彼处深，此处浅。倏而船被阻淤，水势变迁无定，不独黄河为然。朕曾问土人，云元朝欲引运河之水通京师而未果，想亦有所难行耳。黄河水势湍迅，欲引黄内灌，使淤平洼地，事属危险难保万全，不准行。越日，吏部等衙门议覆河道总督靳辅疏言：河官之贤否得失，惟总河知之最确，嗣后大计，如系管理河务兼有钱粮之责者，总河督抚各行考核。其专系河官，令总河自行考核具题，应如所请。帝从之。

17 是月，江浙等地盛传朝廷差索额图、明珠前往选妃，因而百姓嫁娶不停。自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十日，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龄大小，仓促成配。〖14〗

十二月十九日（1693 年 1 月 24 日）

18 靳辅卒。

靳辅（1633—1692），字紫垣，先世居山东济南历城，明初徙辽阳。满洲兴起，父应选降金，乃隶镶黄旗汉军。顺治中，靳辅入翰林为编修，历官武英殿学士兼礼部侍郎、巡抚安徽，康熙十六年（1677）擢河道总督。时河道敝坏已极，黄水四溃，清口、运道尽塞，乃上下千里，泥行相度，遂以经理河工事宜八疏奏之，大略谓“事有当师古者，有当酌今者，有当分别先后者，有当一时并举者”，而大旨以因势利导为主。廷议屡不准，康熙帝排众议而用之，

不数年黄淮悉归故道，漕运以通，于是疏请开中河三百里。既成，漕艘扬帆若过枕席。二十七年（1688）以主筑重堤及屯田事与群议异，言者蜂起，遂坐罢。翌年春，帝再南巡视河，诏复靳辅原官，以原品致仕。自是居家三载，凡三命阅河，一赐召对。三十一年（1692）特旨起用间，以原官总督河道，以老病辞，不许。至是以疾卒于官，谥“文襄”。著《治河方略》十二卷。后数年帝南巡，赞誉靳辅“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尤称其创开中河，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大且远。

辅靳辅治河者，杭州才士陈潢也。辅过邯郸吕祖祠，见题壁诗署潢名，异之，踪迹得潢，礼之入幕。康熙帝首次南巡阅河，问辅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佐，以潢对，得旨授佥事道衔。嗣因靳辅株连下狱，忧愤死。靳辅复起，即疏请复陈潢官，及起用前坐累同贬之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三人。陈潢著《河防摘要》一书，与辅往覆议论。同里张霭生复纂为《河防述言》一卷附之。乾隆间并纂入《四库全书》。〖15〗

1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六万五千七百八十三，田地等五百九十七万三千四百五十六顷三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八万五千六百三十一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五万八千三百六十四石，草二百八万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三万三千四百三十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七千一百六十三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二万五千四百，户部存银三千四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八十五两〖16〗。

20 停广东及福建台湾府铸钱，禁各关差在京城购铜。〖17〗

21 顾祖禹卒。〖18〗

顾祖禹（1631—1692），字复初，又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少“好言地理之学”〖19〗。明亡，随父居常熟虞山，以“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于舆图”〖20〗。举凡“战争攻守废兴成败利钝得失之迹，以迄耕屯盐铁经国阜民诸大政，有一不本于方舆者耶”〖21〗。所谓“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于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于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22〗康熙初年，完成《历代州域形势》初稿。三藩乱起，曾入耿精忠幕。〖23〗二十六年（1687）《大清一统志》开馆，总裁徐乾学固延之，三聘乃往。〖24〗先到京师，后又至洞庭包山。与阎若璩、黄仪、胡渭诸人共研，又得饱览天下舆地图册及徐氏传是楼藏书，视野更为开阔。书成后，徐氏欲列其名上呈，坚辞不允，至于投死阶石，始已。〖25〗历三十余年，成《读史方舆纪要》，凡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

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26〗。“州域之分合，形势之重轻了然于中”〖27〗。与梅文鼎之《历算全书》、李清之《南北史合注》并称为“海内三大奇书。”魏禧推之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28〗江藩称“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29〗。

22 冯溥卒。

冯溥（1609—1692），字孔博、易斋。山东益都（今青州）人。顺治进士，授编修。历官侍讲学士、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康熙十年（1671）授文华殿大学士。平三藩时，参与机务。二十一年（1682）致仕。至是卒于家。赐祭葬，谥“文毅”。著有《佳山堂集》。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4、25页。

〖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2页。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5页。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8页

〖5〗《教务纪略》卷首《谕旨》。

〖6〗《三鱼堂文集》卷二。

〖7〗《三鱼堂文集》附录《御史陆先生行状》。

〖8〗《三鱼堂文集》附录《御史陆先生行状》。

〖9〗《清史稿》卷二六五《陆陇其传》。

〖10〗《三鱼堂文集·年谱》。

〖11〗《三鱼堂文集·年谱》。

〖12〗《三鱼堂文集·年谱》。

〖13〗《三鱼堂文集》卷二。

〖14〗《历年纪》下。

〖15〗参见：《碑传集》卷七五《光禄大夫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文襄公辅墓志铭》、《靳辅传》；《清史列传》，《靳辅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卷八《靳辅》。

〖16〗《陶庐杂录》卷一。

〖17〗《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18〗仓修良《顾祖禹生卒年辨正》，载《历史研究》1978年5期。

〖19〗《文献征存录》卷三。

〖20〗《读史方舆纪要序》。

〖21〗《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凡例》，《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卷首》。

〖22〗《读史方舆纪要·总叙》。

〖23〗黄统《守中府君行略》，载《国风》半月刊，四卷，十期《"胶山黄氏宗谱选录"专号》，1934年。

〖24〗《晚学斋文集》卷六《顾处士祖禹传略》。

〖25〗《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26〗《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凡例》。

〖27〗《读史方舆纪要序》。

〖28〗《汉学师承记》。

〖29〗《晚学斋文集》卷六《顾处士祖禹传略》。

清通鉴　卷五十

康熙三十二年　癸酉　公元1693年

二月初二日（3月8日）

1 康熙帝命内大臣公坡尔盆等前往归化城等三处督耕，谕之曰：种地惟勤为善，北地风寒，宜高其田陇，寻常之谷断不能收，必艺早熟之麦与油麦、大麦、糜黍，方为有益。去岁往彼垦种之人，朕曾以此命之，因违朕旨多种荞麦，以致田禾失收。尔等须问土人宜种何谷，易得收获。朕曾问老农，皆云将雪拌种可以耐旱，尔等试为之。朕前带南方稻谷菱角种于京师，虽以水泉灌溉，因无南方池塘蓄养之水，且又霜早，难于成熟。以此观之，若将此地谷种带往北地亦难收成。

三月十一日（4月16日）

2 两江总督傅拉塔具折密奏曰："去年内大臣明珠来江宁选看女孩子，子十余记名女孩中，曾记有奴才十三岁

之女孩。本年二月据户部咨开：令将西安二女孩、江宁一女孩、杭州一女孩四人于四月内送至京城。奴才之女因相貌平常，未入送京之列。若蒙圣主矜念，将奴才此女任赏为皇父效力之微员，则奴才喜之不尽也。奴才现已送女起程。四月内必至京城。”〖1〗朱批：知道了。傅拉塔意仍未尽，旋将其小女送至宫中。〖2〗

四月十九日（5月23日）

3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翰林官以文章为职业，今人好讲理学者，辄谓文章非关急务。宋之周、程、张、朱何曾无文章。其言如是，其行亦如是。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顾，朕必嘉之，即天下万世也皆心服之矣。

五月十九日(6月22日)

4 先是，康熙帝病疟，久未理事，朝野恐慌。至是病稍愈，命奏章照常送进。寻川陕总督佛伦奏请赴京请安折中称：闻圣躬违和，奴才惊恐，魂不附体，急忙亲往请万岁安。因请入京觐见。朱批：“朕自初八日始患汗病，十三日始疟疾，隔一日来一次，甚重。二十七日疟疾痊愈。朕体今大安了，好像旧病诸疾都已根除了。今大安了。故初六日幸畅春园。陕西地方甚为重要，又出师西陲，不可与常日相比，尔不必来。”〖3〗时两江总督傅拉塔亦奏请赴京请安，康熙帝知外面“有所耳闻”，因病已痊，令其勿往。〖4〗六月初一日，康熙帝于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诸王、内大臣、都统、满汉大学士、满尚书。翌日又召见副都统、上三旗侍卫、汉尚书、满汉侍郎、学士等官及内务府总管。

旋谕称：朕体已大愈，行步并无妨碍，折本及章疏照常而奏。

又，佛伦于陕寻得好符一册、偏方有三奏报，朱批：方子等件留下了。朕体今已大安了，骑马至各处行走，比二十九年（1690）病时甚轻。今气色与好时差不多了。朝廷诸臣等亦赞叹曰：凡病人如此迅速康复者，实从未经见。朕曾想病虽好了，仍需调养四五十日，方可行走。自疟疾痊愈之次日起，即可行走，自第七日起即骑马来畅春园，朕内心亦赞奇。深思之，乃朕平日调养得好，且近来无劳心之事，心宽、饮食好之故也。著尔放宽心，不要来。〖5〗

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

5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每见各省往来及请安之人，必问地方情形，雨水沾足与否。前问自江浙来者，俱言今岁甚旱，五月二十日尚未得雨。朕幸江南，深知彼处民生家无二日之储，所食之粟，每日籴买。若五月以后仍不得雨，则米价腾贵，贫民必至困苦。此不可不预筹者。遣户部才能司官二员，一往江南，一往浙江，详问督抚观看雨水形势来奏。江浙地方雨水虽大，若不没禾穗，则水消后禾即复旧。故涝不足虑，旱则所蓄水尽涸，直无计可施。朕又曾见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其故，则曰福建稻田以山泉灌之，泉水寒凉，用此则禾苗茂盛，亦得早熟。朕记此言，将玉泉山泉水所灌稻田亦照此法，果早熟丰收。江浙稻田，俱池中蓄水灌之，池水不寒，所以不用此也。

七月初四日(8月5日)

6 康熙帝为答谢传教士洪若翰医好其病，传旨于皇城内赐地设教堂。旋又于西安门蚕池口赐地建大教堂，为原北堂。洪乃法国来华首批传教士之一。与白晋、张诚、李明、刘应等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抵京，受康熙帝召见，后往南京传教。康熙帝患疟病重，洪等奉命还朝〖6〗，进献金鸡纳霜（奎宁），由大臣先行试用，康熙帝连服数次痊愈。传教士记载：康熙帝随即向洪、刘学习“为观察天体用的秒钟、水平仪和其他一些仪器的使用方法。这些仪器是两位神父进京时呈献的。他们对皇帝提出的有关若干天文现象作了各种新奇的解释，并讲解了卡西尼与德拉伊尔发现的两种判断日蚀和月蚀的新方法，从而引起了皇帝学习的热忱。皇帝还指令这些神父准备必要的图表来向他作解释”。〖7〗

八月十四日（9月13日）

7 两江总督傅拉塔奏陈审理江有良、沙拜互参案情形。先是，广东巡抚江有良、两广巡盐太常寺少卿沙拜互参沮坏盐法、纳贿，谕命傅拉塔及浙江福建总督朱宏祚从速审明具奏。至是，傅拉塔奏称：沙拜所奏一款内称：江有良等结交朋党之事，臣理应具题指参，然若深究之，大小官员被牵连者甚多，臣钦遵皇帝密谕保全臣工之至意密奏。奴才等会审时，沙拜若除其疏内所涉之人外又增供他人，审则甚属繁多；不审则伊已招供。据言有人告之，欲将盐价银给朱巡抚一万两。此一款供词若与朱宏祚无涉则勿庸议，倘朱宏祚少被言中，朱宏祚以为此审案牵连其事，

欲回避不审，而奴才欲不令避，仍遵旨会审，伏请训示。朱批：是。又据江有良疏称：崔世荣曾因反叛发配乌拉为奴，后逃至京城，投奔巡盐沙拜，请求从商，而为商人。于是许诺给公用银二万两，尚未兑现。所送礼物折银三百余两等情供认不讳。现已将崔世荣及家人杨达等俱解刑部。此案之质审，崔世荣乃为关键之人。俟部押解崔世荣等启程回咨到后，我二人同往广州府审理案件。〖8〗

十月初二日（10月30日）

8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给事中彭鹏参今科顺天乡试疏内，有请朕亲审，将主考、同考官并举人一一穷究之语，是谓诸大臣皆不可信，若倚任之大臣既不可信，虽彭鹏亦可信乎？况治天下不在拘执小节，当敦崇大体，以和平御之，如大小事皆朕一人亲审，则庶务何由毕理，且自古以来，亦无此体。即依彭鹏所奏，将徐倬等亲问，必将刑具取入宫内，刑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见之！彭鹏既系言官，当劝朕宽大和平，乃请亲行刑讯，朕实不解也，著九卿议奏。旋九卿议覆：彭鹏参疏内，语涉狂妄不敬，应革职。帝谕大学士等：是科乡试，若言有弊，事无显露，若言无弊，物论纷纷，徐倬学问素优，开列试官疏内，并无其名，朕令通行开列，将伊点出。本日即入贡院，似乎无暇，纵难言全无一二通关节者，若云皆系嘱托作弊，则所取百有余人，嘱托者必须数百人，顷刻间何暇遍通关节作弊也。彭鹏疏内，有在朕前讲论文章之语，既系言职，使尽其意可耳。彭鹏又请照原卷刊刻颁行，朕意亦以为是，凡试官岂有不顾名节之理，照原卷刊刻颁行天下，则文章

之优劣自不能掩，试官亦知警戒。向日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为言官参奏，朕令其休致回籍，今徐倬、彭殿元，亦令休致回籍，彭鹏系言官，从宽免其革职。

初五日(11月2日)

9 俄使伊兹勃兰特·义杰斯一行抵达北京。先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有意由政府垄断对华贸易，然其对中国市场既不甚了解，条约中亦无通商之详细规定。恰有丹麦人义杰斯上书彼得一世，请允其携带分别价值三千卢布之白银及毛皮，取道西伯利亚往中国内地贸易，以五六个月为期，交纳六千卢布税金，可由俄国人或其他国人陪同。〖9〗彼得一世遂允其所请，为其配备秘书、翻译及四五十名兵士，所附商队，人约四百名。命其持沙皇国书、礼品，以俄国使节出使中国〖10〗，沙皇训令其应由中国带回银块、宝石、香料；并研究中国之地形、市场、资源及各种重要产品，谈判两国贸易问题；探听康熙帝对《尼布楚条约》之态度，要求划定乌第河以南、大兴安岭以北之间未定界；查明边境之界址，绘图回奏；引渡逃亡者；侦查中国由黑龙江派军事官员至雅克萨之真正目的，要求在北京建立东正教教堂等。〖11〗

义杰斯于上年春自莫斯科起程，历时一年七个月，至是抵达北京。旋大学士等将俄罗斯贡物及国书翻译呈进。国书向康熙帝“致以友好问候”，并贺两国边界条约之签订，愿以“朋友之道永远和睦相处”。〖12〗康熙命内廷传旨赐宴，并召见义杰斯。二十八日，康熙帝以俄国国书不合款式，不予接受，谕索额图等曰：览俄罗斯国察罕汗

文书，将其君主写金字置前，且不写奏字而写朋友。凡外国来疏，无不将朕置前并写奏字者，俄罗斯国君主之文书，既不合外国奏书之例，故不予接受，其文书及贡物，均著退回。俄罗斯国使臣由远道携货而来，可准其照常贸易，朕将召见，仍前施恩。著尔等会议具奏。〖13〗礼部遵旨以其国书款式不合，将中国皇帝之尊号置于俄国皇帝之下，遂将国书及礼品一并退回，并通知义杰斯，此后“有事来奏，则须将奏书交边界大臣阅看，验明合例后，方准入奏，如不合例，则不予入奏”。此后，康熙帝数次召见义杰斯，给以礼遇，并准其于北京贸易。为了解其出使使命，又遣二名官吏到其处具体交涉。召见义杰斯时康熙帝问其是否懂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或葡萄牙语？从莫斯科到法兰西、意大利及波斯，走水路及陆路各有多远？由莫斯科到北京行程几个月？沙皇与土耳其苏丹现关系如何，是和是战？〖14〗又谕大学士等曰：俄罗斯国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胶滞。从古未通中国。其国距京师甚远，然从陆路可直达彼处，自嘉峪关，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鲁番，过吐鲁番即俄罗斯之境。闻其国辽阔有二万余里，汉时张骞曾出使西域或即彼处地方，明永乐曾经出塞，彼时以为甚远，按其所至之地，离此亦不过千余里，史书所载，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记可考。又谕曰：“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义杰斯此行，虽以所带沙皇文书不合体式被退回，但就俄商在京贸易，做出重要规定，即：俄罗斯国贸易人数不得过

二百，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定限八十日起程。此为两国在北京互市之始。〖15〗

初六日(11月3日)

10 曲阜孔庙落成，康熙帝命皇三子胤祉等前往致祭，并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文》，称“孔子之道垂范古今，朕愿学之志，时切于怀，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齐治平之要，思以远绍前绪，牖迪生民”。

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

11 康熙帝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曰：朕观人之识见，精神有限，不能过其本来分量，乌得无错，但自知其错，即宜承认，若既知其错，而不承认，饰图文饰，则其错弥甚，必致坏事。

12 达赖喇嘛疏言：为喀尔喀、厄鲁特事，奉到敕旨并伊锡格隆所传口谕，闻之不胜欢忭。诸凡蒙古皆奉贡天朝之国，而厄鲁特不听训诫，近害敕使。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以三事陈奏，其见责于圣明极当，但臣已年迈，国事大半第巴主之，已在睿照中。即第巴向亦仰体圣意实心行事，目前现遵旨而行，倘臣意有所未及，力有所未到，伏祈时颁训谕。又令伊锡格隆口奏云：吾国之事皆第巴为主，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又第巴令口奏云：原缴玉印，乞给以金印。康熙帝以此事颇大，著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寻议，达赖喇嘛自颁给册印受封以来，恭顺职贡有年，今以其身已老，国事皆第巴主之，乞封第巴，授之印信，以

光宠之，为之恳请，而第巴又戴皇上恩眷，诚心乞请金印，应如所请。帝从之。时五世达赖圆寂已久，第巴桑结匿不发丧。兹以达赖意请封，康熙帝尚不悉内情，故允其所请。

初三日（12月29日）

13 康熙帝以近日政务简少，每日启奏部院大臣中有年迈者甚属劳苦，谕命自后年六旬以上大臣，令其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如折本内遇紧要事，听旨传进，若无旨，将折本汇齐，由大学士间二三日一来启奏。翌日，大学士等以天下太平、政务清简，请每日奏章俱送内阁，帝隔三四日听政一次。康熙帝谕曰：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致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此乾清门乃朕宫中，亦有何劳？但念年老大臣，黎明从家中入奏，甚为劳苦，故有此谕。朕仍照常每日听政。

十九日（1694年1月14日）

14 康熙帝谕兵部：本朝满洲官兵，从来精锐骁勇，遇寇必克，所向无敌，前厄鲁特噶尔丹之役，官兵不能悉体朕意，即行剿灭，致失机会，罔奏肤功。朕心为之不怿。故比年以来，简阅官兵，岁凡两举，朕躬躯指示训诲，顷阅武时，见诸士卒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严肃无哗，所有军令无不遵守，该管官员号令约束既严且善，此皆官兵协志同心，各加奋励所致。朕心深为嘉悦，八旗前锋护军、拨什库、骁骑兵等，各赏给一月钱粮；无职掌官，照护军给一月钱粮；火器骁骑兵，亦照护军赏给；有

管辖职掌官，悉赏给内库缎匹；其赏赐缎匹，户部会同总管内务府衙门议奏。此次阅武时，官员内有降级罚俸者，俱准开复。至八旗步军官兵有察缉盗贼、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极为劳苦，步军亦各赏给一月钱粮，管步军官亦各赏给缎匹。

15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六万五千七百八十三，田地等五百九十七万三千四百五十六顷三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八万五千六百三十一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五万八千三百六十四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八百七十三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三万三千四百三十引，征银课二百六十九万七千一百六十三两。铸钱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五万八千六百七十，户部存银三千三百六十万六百六十三两〖16〗。

16 雷发达卒。

雷发达（1619—1693），江西南康人。康熙初，参与皇宫修建工程，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其子孙六代，世掌样式房，先后主持圆明园、颐和园等处修建工程。后人称之为“样式雷”，开中国以活动模型进行设计之先河。〖17〗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0、41 页。

〖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0、41 页。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3、44 页。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3、44 页。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4 页.

〖6〗《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书简选》，《清史资料》六辑 167 页。

〖7〗参见：《康熙帝传》；《正教奉褒》。

〖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1 页。

〖9〗《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67 页。

〖10〗《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88 页。

〖11〗《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12〗《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13〗译自满文俄罗斯档。《清前期中俄关系》137—138 页。

〖1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5〗《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六。

〖16〗《陶庐杂录》卷一。

〖17〗《中国建筑简史》。

清通鉴　卷五一

康熙三十三年　甲戌　公元1694年

正月十八日(2月11日)

1 河道总督于成龙请增设河官、豁免民夫，康熙帝不准行，并谕大学士等曰：凡为臣者，须行实事，不当沽取虚名。于成龙奏称豁免民夫，夫河道工程浩繁，能不用民夫而可以集事乎？且河道增设一官，则民间多一事，现在所设官员，历年以来，料理工程并无违误之处。总之，河工经理，惟在得人，不在增设官员也。旋召于成龙至，责其前诬构靳辅糜费钱粮并未修筑河工，排陷他人则易，身任总河则难。又谕大学士等曰：王隲、董讷、李应薦系山东人，皆畏惧于成龙。于成龙为人胆大，凡事必欲取胜，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权，非为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于成龙遂以“妄行陈奏，前后互异”被革职留任。寻又议处附和

于成龙、又不引咎之户部尚书王隲原品休致，左都御史董讷、内阁学士李应薦俱革职。时两江总督傅拉塔受密旨查访于成龙，密奏云：据众人议论于成龙，原任直隶巡抚时官声颇佳，后因授左都御史，皇上恩赐家宅，又补为都统，因此骄傲，丝毫不戒，其衙门大开，内外文武官员形迹强胜者俱呈职名手本相认为门下，开始往来，或同级官员亦行谄谀奉承。从此于成龙威权大增，积财致富。调任河道总督后，视内外行止不端之汉军、汉官子弟、亲戚及被参革职之不肖之徒央求，不分良莠，皆予接纳，视河工得力缺出补授等因，收罗数百人。此数百人何时用尽？而该数百人之家奴、长随不知又有几千，甚属繁多。此等之人闲滞地方，岂能安生？现清江浦等地民房皆已租尽。若将此辈派往工地，岂能诚心施工销算，必补取其先前闲居时所用盘费，而于国事何益。更有甚者，今于成龙行事甚为刻薄，将其原任知府时所用班及三名门子俱带至河道总督衙门。又曰：镇江一于姓之人往投为其下门生，后以同姓拜为侄辈，纳其妹为妾。又收容往投为门生宝应县为恶作乱原奸宄翰林乔来、于吉安府知府任上革职捐纳原品之浙江省罗京、江宁木商唐伟林、台州监生张英、扬州闲员程辉、原为江宁一甚为卑贱之小郎今捐纳州同缺之伊天恒、前衙役后捐为四川知州丁忧今服阕之冯大齐等卑劣之人商议衙门事务。买娶良女，引诱地方闲员、盐商为门下、门生。于成龙如此而行，设若圣主不加斥责，不颁旨深追其有意为人修河之情弊病源，不予革职，则不知日后威权又将大至何等地步。圣主此旨甚为英明。又据议论，王隲、董讷、李应薦为众所周知之东党，皆系为首之人。伊等对于成龙

阿谀逢迎，为日后之途巧为钻营相友者属实，谁人不知。更有奇闻，满侍郎布彦图原为内阁学士时出猎，去彼时为都统之于成龙处求马，时于成龙拿出银二百两与之，谓曰：尔自己选好马买之。布彦图当即跪地叩头。身为内阁学士尚且用此跪礼，何况他人。颁旨谴责此辈邪恶者甚是，况乔来为投机钻营之小吏，可叹皇上何以知而处置。皇上甚为英明，凡事岂可谓不闻不知？何其可畏。〖1〗

二十七日（2月20日）

2 康熙帝从川陕总督佛伦疏请：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若不亟为修理，必致倒废，但三边延长辽远，不能刻期修理，勒限完工，可于每年渐次修补。令提镇及副将、参将、游击等量给步战守兵工食，督其修理。

三月初九日(4月3日)

3 礼部奏祭奉天殿仪注，将皇太子拜褥设置槛内。康熙帝以过尊皇太子，令尚书沙穆哈将皇太子拜褥设槛外，沙穆哈即请旨记档，冀免后祸。帝命交该部严加议处。随即将沙穆哈革职。

二十三日(4月17日)

4 先是，康熙帝亲览贡士策论，谕大学士曰：通晓政事，甚属不易，即如赈济一事，朕亲访闻被灾地方百姓，一遇赈济，则盈千万人，聚而就食，若不得其人，不得其法，反致生事。诸贡士策中，论吏治皆言当实心任事，大法小廉。今言官建白甚少，间有上疏者皆怀私心，或所言似公实则假公济私耳。至督抚赴任时，在京官员有亲友门

生在属下者，必相请托，即欲参劾，不得不顾情面。如果外而督抚内而言官，皆从公据实参奏，则不肖之吏自无所容。今诸生对策，虽能言之，若身当其任，恐亦能言不能行也。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甲戌科三鼎甲：状元胡任舆，江南上元（今属南京市）人；榜眼顾图河，江南江都（今属扬州市）人；探花顾悦履，浙江海宁人。至是，赐一甲胡任舆、顾图河、顾悦履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汪灏，朱轼、高其倬、江潢、法海、周起渭、觉罗满保、陈瓒等一百六十五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吏部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杜臻、兵部侍郎王维珍、工部侍郎徐潮。

二十九日（4月23日）

5 康熙帝与大学士论居官之道曰：山东巡抚桑额奏所属积贮米谷，并无亏空，此前任抚臣佛伦奉行之善也。从前总督张长庚、屈尽美，巡抚白色纯、韩世琦等，居官不善，不数年间，子孙穷困。由此观之，徒贻恶名，此辈所取者，今安在哉？且居官果善，其光荣自不待言，如江南将军博霁，调西安将军，起程之日，兵民泣送。屈尽美居官不善，离任之时，地方百姓皆为切齿。居官善否，举朝之人及地方百姓自有公论，岂能掩饰哉！

四月初三日（4月26日）

6 理藩院题：今岁编审内蒙古四十九旗人丁共二十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余，除隶属公主、郡主、王、贝勒、贝子、

公、额驸、台吉等三万一千五百九十六丁外，其余十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余，按三丁中一丁披甲，共有披甲六万四千八百九十一丁。

初八日（5月11日）

7 川陕总督佛伦奏请恢复赵吉士原官。先是，康熙帝以董讷前在总督任内署理河务时，屡参靳辅枉费钱粮，治河不善，又称佛伦等视河所议皆谬，显系依附于成龙，欲诬陷靳辅。今靳辅治理之河，收益显著。其是非功过，公论明显。至是，佛伦奏称：于成龙、董讷、郭琇等结党欺天，若非圣明洞鉴，揭破其大罪，则何以表明奴才不欺瞒皇父，能免万世罪人？虽在古人之圣世，君之知臣如此者，未之闻也。缘皇父圣鉴，奴才与靳辅皆得免罪开复。关于此事，自始至终秉公坚称靳辅为是者，惟有给事中赵吉士。请皇父遍施洪恩，一视同仁，准赵吉士开复。可否之处，皆出自皇上弘仁。〖2〗

二十三日(5月16日)

8 康熙帝从浙抚张鹏翮疏言：出洋贸易船只，地方官印烙，给以票照，许带军器出洋。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带有军器出入关口，既无印烙可据，又无票照可凭，地方官难以稽查，一概禁止。其暗带外国之人，偷买犯禁之物者，严加治罪。〖3〗

五月初一日(5月24日)

9 李光地在京守制，“夺情案”息。〖4〗本年三月，提督顺天学政、兵部右侍郎李光地母丧闻，康熙帝以“提督

顺天学政关系紧要”，谕命在任守制。光地疏请给假九个月。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一言光地以君命为重，当于三年考毕之后回籍终制，乃闻其请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驰，将来岁科两试势必潦草塞责，况九月以后，亲丧未远，遂忍降帐锦衣谈笑论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暂为行权计，然在皇上不妨行权，在大臣必当守经，为光地者哀吁再三，圣意未有不俯允，乃竟以治丧九月为请。方今王道荡平，武臣尚许回籍守制，况敦诗说礼之大臣，岂可靦颜充位。康熙帝命光地遵前旨行。〖5〗工科给事中彭鹏即疏参彼“贪位而忘亲，司文而丧行，大损其生平”，有“不可留者十”〖6〗。疏入，传旨询问，彭鹏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式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然镜照而无遁形，所以留之之意，臣愚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若光地而早以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扼；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恤，谁甘而从？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售其术，故哀其词曰：九月

且弗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臣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陷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呜，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至是，前后两疏并下九卿议。九卿等议：李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帝从之。〖7〗

初六日（5月29日）

10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从公举劾：国家以用人为要，或有知其人可用，而避嫌不举者，或有明知其人不善而引为党援者，自今九卿当各将所知居官贤能者敬慎公举，科道官职司耳目，诚能于所知贤者从公推荐，不肖者立行参劾，则贤者劝而不肖者惩，治道岂不美乎？可交此旨传谕九卿、科、道。

初七日（5月30日）

11 康熙帝谕礼部尚书并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张英曰：翰林系文学亲近之臣，向因日讲，时时进见，可以察其言语举止，近日进见稀少，讲官侍班不过顷刻，岂能深悉？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直南书房。朕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

闰五月初七日(6月28日)

12 康熙帝责熊赐履、李光地、汤斌道学之不纯。先是，帝召试翰林官于丰泽园，出题为“理学真伪论”。至是谕曰：熊赐瓒见此辄大拂其意，应抬之字竟不抬写，不应用之语辄行妄用。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亦系讲道学之人，先

年吴逆叛时，著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魏象枢云："此乌合之众，何须发兵，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烦用兵，抚之自定。"与索额图争论成隙。十八年（1679）地震，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干矣。"朕曰："凡事皆朕听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道学之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又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德格勒《易经》，李光地请假回籍时，朕召德格勒进内讲《易》，德格勒奏言，李光地熟精兵务，其意欲为将军提督，皇上若将李光地授一武职，必能胜任。反复为李光地奏请，尔时朕即疑之，德格勒又奏熊赐瓒所学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伪，将德格勒、熊赐瓒等考试，汤斌见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坠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时不能忍笑，以致失仪。既而汤斌出，又向众言，我自有生以来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谎者，顷乃不得已而笑也。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今汤斌虽故，李光地、德格勒现在也。熊赐履著《道统》一书，过当之处甚多，王鸿绪请刊刻颁发学宫。高士奇也为作序，请刊刻。道学之人，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

十四日(7月5日)

13 康熙帝谕慎防太监弄权。刑部等题太监钱文才殴死民人徐二，拟绞监候。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凡太监犯罪，断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朕观古来太监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苟其始纵容姑息，侵假事权，

迨其势既张，虽欲制之亦无如何。如汉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窃弄威权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为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积渐使然也。太监原属阴类，其性情与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动尚若婴儿。外似谨厚，中实叵测，必人主英明，此辈始无由弄权。朕闻明代诸君将本章批答，委之司礼监，司礼监委之名下内监，此辈素无学问，不知义理，委之以事，其能免于舛谬耶？钱文才此案，尔等记之，至秋审时勿令幸免。

14 是月，傅拉塔卒。

傅拉塔（？—1694），一作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明珠甥。由笔帖式任内阁中书，后迁两江总督。清弊政、斥贪墨，参劾原大学士徐元文、尚书徐乾学等。康熙帝称其和而不流，不畏权势，仰体朝廷委用之意，爱恤军民。江南江西总督居官廉者，自于成龙以来，惟傅拉塔一人。至是，卒于官。谥“清端”。

六月三十日(8 月 20 日)

15 九卿等议补两江总督缺，吏部尚书熊赐履等保举该部左侍郎布彦图等十二人。康熙帝以布彦图任职吏部所行甚秽，声名不堪，谓保举大臣意欲欺君。又问吏部尚书库勒纳曰：“布彦图与尔同旗同部，其人果可保举耶？”库勒纳奏曰：“布彦图品行秽恶，非可保举之人。”谕曰：“如是尔何不阻之，尔为尚书，当矢志忠诚，勉图效力，如布彦图之贪婪秽恶，举国共知。何得听人妄行保举？”库勒纳免冠谢罪。谕曰：自古汉人结为党类，各援引同党

之人，以欺其上，习以为常。满洲素朴诚忠实，今观旗员，亦各自结党，其中于成龙最为强胜。此中惟尚书索诺和，并无党类，亦不来往大臣之家，原属安分。此外孰无党者，焉能欺朕。朕因布彦图在理藩院时，塞外效力，渐升至侍郎，不思图报朕恩，所行贪婪秽恶，朕甚恶之。布彦图著革去侍郎，仍授为理藩院员外主事之职，服劳以愧之。尔侍郎等，不奋勉以副朕任用之恩，如布彦图者，朕亦必加处分，断不宽贷也。遂以范承勋“行事坚定，为人平易”，著授江南江西总督。

进而康熙帝欲知徐乾学等态度。二十九日，川陕总督佛伦上请安折，朱批曰：据闻总督傅拉塔既逝，江南通省顿觉如丧父母，而徐乾学连饮三日以庆贺。尔在山东时，不知郭琇何说？〖8〗八月二十七日，佛伦密奏曰：郭琇等小人，岂敢议论国家政务。此等之言，未曾闻之。但闻怨徐乾学等曰：我自知县内升不久，竟不知彼等善恶，令我参劾彼等后，尔得尚书。怨恚参劾，遂如此矣。再闻以钱粮故，派郭琇赴江南受审时，与徐乾学一同议论曰：佛伦甫到任，居官虽清廉，然此满洲不出一年，必行贪婪。徐乾学又称：劝尔毋忧，我来时留言京师诸友害此人。郭琇又说：伊虽参我，但我亲友等仍在，若为彼等拿住，岂肯轻饶他。彼此切齿相谈。今奉旨垂问，奴才将所闻谨奏。〖9〗

佛伦又密奏徐乾学等人情形曰：伊徐乾学受国大恩，位极首辅大臣，不图至死报效，惟以施用奸诈之计，结伙为党，诬杀他人为念。皇上明鉴如日月，宽容如天地，未治重罪，仍宽宥保全，遣之返回。对此理应感激，悛改从前之狼心，安静度日，至死笃念皇父之恩。闻傅拉塔故去，

众皆叹惜，惟徐乾学开心，宴饮庆贺，非但有悖于为臣之道，可谓不可留世之大罪人也。奴才有闻，恶罪贯盈，天命诛之。此皆因伊奸佞不轨，上而负君，下而害人，罪恶累累，上天鉴之，继而屠之也。闻其子亦蹈父辙，横行地方。若父残暴而罹罪，子仍行恶不悔，亦不得好死。又闻得，傅拉塔谢世不久，昆山县及邻近嘉定县之民举皇上龙亭，置于县衙，不令征收兼征之钱，詈骂知县，甚至殴打。知县惧，往报巡抚宋犖。宋犖曰：总督逝世数日，民即行之如此乎？庶民不能行，必有教唆之人。著通报惩处之。奴才窃思，此皆徐乾学之意，宋犖虽言之如此，未必行此事。实在无法无理至极。又闻徐乾学下盐商因不送盐，使省城盐价一斤至十八钱。后因无盐卖，或旗官兵有茶中放清酱而饮者。〖10〗

七月二十一日(9月10日)

16 先是，康熙帝以《明史》等书未成，谕令大学士荐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荐徐乾学等人。至是，召在籍翰林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来京修书，韩菼请假，亦以原官召还。徐乾学未闻命已于七月十七日先卒。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康熙进士。授编修。历官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先后充修《明史》总裁官《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入直南书房。有文名。以张汧贪黩案牵连被劾，又被劾与高士奇结党、徇庇子侄。屡上疏自辩。奉旨回籍修书。著有《读礼通考》、《澹园集》、《虞浦集》等。

17 是月，吴王典升任湖广总督。湖北自裁兵之变，黠猾率指仇人为贼党，株连不已，巡抚吴王典概不究讯，惩其妄讦者，人心大定。康熙帝以吴王典有守有才，乃有是命。〖11〗

十月二十日（12月6日）

18 准于成龙疏请，于高家堰等处改建石闸。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8日）

19 温僖贵妃丧事，停殡于朝阳门外，镶黄旗满洲都统公阿灵阿举家男妇守孝，而阿灵阿与其长兄法喀素不相睦，必欲致之死地，乃造言其兄法喀与其三兄福保之妻逾墙调诱，欲行奸污，以此播扬于众。法喀奏闻，康熙帝知阿灵阿之奸伪，面加诫饬，阿灵阿凶毒益甚，坚执前说，帝震怒，将阿灵阿革去都统并所袭一等公。旋谕留一等功。

十二月十一日（1695年1月25日）

20 康熙帝谕八旗护军校、护军等：朕历年于蒙古地方行围，勤劳效力之人，无有及我满洲者，此次官员兵丁尽皆整肃，朕心深为嘉悦，是以遍加恩赉，若率此兵以临战阵，更复何忧？然兵丁所最仗者，莫如马匹，尔等喂养马匹，甚不加意，每致疲乏，皆由不善拴紧，及不时饮水之故也。尔等既养官马，若致疲毙，必须买补，岂不为累？又尔等衣帽，虽系小节，有关生计，尔等好用貂缎贵物，不知一貂帽一缎衣其价值狐皮帽羊皮袍数件。尔等何用此贵物？朕此次谒陵原欲巡幸边外，见尔等衣装单薄，故不果行，若用出师，岂可如此！

21 是月，康熙帝谕大学士：闽浙总督朱宏祚大计疏内有闽省地瘠民佻语，岂全省皆佻薄乎？原任巡抚张德地署延绥时，曾奏延绥边地并无可举博学宏词之人。原任少詹事邵（平远）奏南方之人皆轻浮不可用。朕思贤才生不择地，南人岂尽轻浮？二人所言甚不惬朕心，因皆罢斥。今朱宏祚又以谬言陈奏，不合。寻议宏祚降四级调用。从之。〖12〗

2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七万六百五十四，田地等五百九十七万五千二百六十八顷五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五百六十二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五千三十二石，草二百八万一千五百四十二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二百七十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二两，铸钱二亿二千六百五十三万六千五百五十，户部存银四千一百万七千七百九十两〖13〗。

23 定宝泉局每年开铸三十六卯，每卯用铜铅五万斤〖14〗。加淮盐课银十五万两，河东盐课银十五万二千三百二两，两浙盐课银五万两〖15〗。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8 页。

〖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 页。

〖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二；《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二。

〖4〗李鸿烈称并不存在“夺情”案，此乃全祖望加给李光地之不实

之词。且不存在“贪位而忘亲”之事（《关于李光地“三案”之辨析》，载《李光地研究》）。据载，李光地之子钟论得知其父因还家治丧事被劾，写信告知安溪诸叔父，信中曰：四月初一日，彭无山（即彭鹏）参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著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后共（呈）两疏。前疏著九卿会议，旨问彭鹏：‘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相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其欲令其回籍，此正合著他的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语，中间穷极丑詈矣。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榕村谱录合考》五十三条）由此可见，上引彭鹏所云“请为九（个）月之给假，于礼有悖”并建议“使之离任（在京）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一段话，乃彭鹏受责后，为迎合康熙帝旨意所呈之第二疏。而第一疏是请给假回家奔丧。于此足见李光地并无“贪位而忘亲”。

〖5〗《清史列传》卷十《李光地传》。

〖6〗《清史列传》卷十《李光地传》。

〖7〗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六。

〖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2 页。

〖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3 页。

〖1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4 页。

〖11〗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六。

〖12〗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六。

〖13〗《陶庐杂录》卷一。

〖14〗《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15〗《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

清通鉴　卷五二

康熙三十四年　乙亥　公元1695年

正月十六日（2月28日）

1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治国之道，莫要于安民，或有不肖州县将田地尽未丈量，辄称余田加赋，安有加增田赋而全不累民之理？著湖广总督吴王典将兴永朝前请丈量湖南田地是否累民详察具奏。〖1〗

二月初六日(3月20日)

2 以科道官奏事有受人嘱托，或怀私卖本者，康熙帝谕大学士曰：原任侍郎郑重，有门生曾任陕西县令，为总督佛伦题参，遂转嘱彭鹏将陕西全省官员，俱行参奏。岂有因一人之仇，遂参全省官员之理？凡任言官者，但宜将关系国家得失、生民休戚之事，从直陈奏，岂可受人嘱托、怀挟私仇、贿卖本章而条奏乎？如有此等之人，必尽查出正法，断断不恕。

3 是月，贵州巡抚阎兴邦奏：黔南人文繁盛，请依广西乡试解额取中三十名。又疏言：黔省蕞尔会城，附郭新贵、贵筑二县，虽各有职掌，至于编甲、捕盗、通行案缉等件，奉文转发，不得不由县互行一事，而受两番约束，民多未便。每以势逼权分，推诿贻误，请裁新贵县，并入贵筑县。再黔处万山中，名为一站，险实千般，各属途程隔二三日或三四日不等，一遇缺员，附近州县在冲衢者，既难舍己从人，其偏僻之区，深箐穷谷，苗蛮出没，刻难其员，又虞鞭长莫及，请于贵阳首府添设通判一员，差委可以迅行，署缺亦无忧兼顾，实于吏治有裨。均下部议行。〖2〗

4 太和殿兴工，所需木料发库银购买。〖3〗

三月

5 两江总督范承勋疏言：江南卑湿，仓谷易腐，请将江苏、安徽等州县捐积仓谷，于每岁青黄不接米贵时，以七分贮仓备赈，三分平粜，秋收以粜银买谷还仓，递年出陈易新。

又言：江南财赋甲天下，州县催征不易，旧例接征催官照原参分数处分，嗣后计续完多寡为轻重，如原参欠二分，今已征完一分，即改照未完一分例议处。原参欠一分，今以征完七八厘，即改照未完不及一分例议处。又言：江宁驻防满、汉官兵，岁需粮十六万四千余石，于南屯米内拨解，不敷照时价折给。但各属征解南米在秋收后，而月粮自正月起支，急之则民苦预输，缓之则兵虞乏食。至改

折之银，亦须二月开征，俟解到采买已在四五月间，而正二月粮无措，请将安徽所属捐积仓米提解十六万，充江宁现年兵饷，其秋征南米留作不干之用，自此得先征后给，递年相因，庶一应接不敷之患。更请将捐积仓米提十万石存贮省仓，值米贵时减价平粜。又言：江苏额征银每岁三百余万，今各年未完多者二十余万，少者十万有奇，按额计算，每岁所完已在九分以上，逋欠多系贫瘠下户。再漕项钱粮自康熙十八年（1679）后积欠甚多，新旧同征，民力难应，请将苏州属县及安徽属六安、寿州、合肥、灵璧、虹县积欠地丁漕粮，分年带征，以纾民力。均下部议行。〖4〗

四月初六日(5 月 18 日)

6 山西平阳府属临汾等十四州县一卫地震，房屋塌毁，百姓多有伤亡。康熙帝谕凡原籍平阳、现任京官之人欲归看家室者，不用开缺，给假探视。并遣户部尚书马齐前往山西，会同巡抚赈恤受震灾区。定死者每口给银二两，有力不能修房者每户给银一两。停止征收本年应征钱粮。又以山西巡抚噶尔图“身为地方大吏，与百姓谊同休戚，乃目击灾伤，不候赈济大臣、会同详加筹画、亲行赈济，竟遽尔回省，殊属溺职”。命革职。六月十一日马齐回奏，赈济共用银十二万六千九百两。十二月十七日以该地震事颁诏全国，诏内“恩款”共二十条。

五月初十日(6 月 21 日)

7 康熙帝命于京师城外建八旗营房。谕大学士等：览八旗都统所察，无房舍者七千余人，未为甚多。京师内城

之地大臣庶官富家，每造房舍辄兼数十贫人之产。是以地渐狭隘，若复敛取房舍，以给无者，譬如剜肉补疮，其何益之有？贫乏兵丁，僦屋以居，节省所食钱粮，以偿房租，度日必至艰难。今可于城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二千间，无屋兵丁每名给以二间，于生计良有所益。此屋令毋得擅卖，兵丁亡退者，则收入官。大略计之，约费三十余万金，譬之国家建一大宫室耳。命钦天监相视，并大学士及八旗都统身往验看，将宜建造之处奏闻。

六月初七日（7月17日）

8 册立石氏为皇太子胤礽妃。

三十日（8月9日）

9 漕运总督王樑疏参赣州卫千总杨奉等于漕船装带商人货物，康熙帝谕曰：王樑将漕船所载货尽行搜出，弃置沿河两岸，所行甚暴，从来总漕未尝禁漕船带货，而漕运并未尽误，今王樑禁止带货，而漕运迟误，至今尚未到。装带些微货物，于事何妨？王樑暴戾，凡事执拗，令解任。

七月初三日(8月12日)

10 黄宗羲卒。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父黄尊素为明天启朝御史，因弹劾魏忠贤冤死狱中。宗羲袖长锥入京为父诉冤，毙伤阉党多人。清兵南下，率浙东子弟起兵抗清，时称“世忠营”。〖5〗后投南明监国鲁王，授左佥都御史。兵败，奉母归故里，毕力著述讲学。清廷举博学鸿儒、荐修《明史》等，皆力辞

不往。〖6〗曾曰："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7〗而又以"生死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8〗。晚年称清为"国朝"〖9〗，称清军为"王师"〖10〗，誉康熙帝为"圣天子"〖11〗，愿"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12〗。学问渊博，于经史、佛老、天文、历算、乐律等，无不精通。其学先穷经，而求事实于史，万斯大、万斯同等皆出其门，浙东经史之学，一时称盛。其学近承刘宗周，远宗王守仁。但远逾心性之学之樊篱，对明末"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13〗之空疏学风，深恶痛绝，认为："儒者之学，经天纬地。"〖14〗主张合学问与事功为一，以期"救国家之急难"。〖15〗汤斌曾曰："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清初三大家。所著有《易学象数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南雷文定》等。〖16〗

初六日（8月15日）

11 刘献廷卒。

刘献廷（1648—1695），字君贤，号继庄，别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出身医家。幼以微光勉读，一眼失明。成年断左臂为残疾。与王夫之、万斯同、顾祖禹等名流学者相交往，亦与隐逸及市井、佛道之徒相往还，晚年四处游荡，飘无定所。曾与修《明史》、《一统志》。时党争日炽，为避祸南归苏州。至是猝死〖17〗。学倡"知今之学"，尤精于天文律历、地理音韵、边塞关要、财赋

军器等。著述多散失，其弟子辑其遗书，名《广阳杂记》。

二十二日（8月31日）

12 禁觐见官员贡献川马。康熙帝谕吏部、兵部：各省督抚、提镇官员，间令来京陛见，原欲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计，面加咨询，具有深意。近见来京各官，辄以进川马等物为辞，多所置办，虽经却还，但恐其在任购买，致贻地方官员兵民之累。朕本欲询兵民生计，召令前来，若反致累兵民，殊失初意。且川马如果需用，朕自颁特旨，令出产地方办解，何须进献？著通行严禁。

二十三日(9月1日)

13 自顺治二年（1645）始，于甘肃洮、岷等处每年以额征商茶易马。康熙二年（1663）裁减各省营马、驿马，以茶易马渐废弛，额征商茶亦积年累滞。至是，刑科给事中裘充珮条奏马政紧要，洮、岷等处以额茶三十余万篦，易马一万匹，陈茶每年带销，又可易马数万匹。将所易之马，除分拨营驿使用外，其余送口外放牧。得旨：茶马事关紧要，著遣专官管理。〖18〗

二十八日（9月6日）

14 江南江西总督范承勋疏言：江西有漕粮之四十八州县，除南昌、新建二县外，余皆地处山僻，必须小船装载，至省城水次，方可交兑粮艘。向年俱系民贴脚价，官为解运，只因州县官恐涉私派之嫌，将此载入全书，康熙二十六年（1687），漕臣题参以各省并无支给脚价之处，该道违例支给，应速照数扣追，户部行令查追。至今十载，无

一处报完者，此项银两，若责赔于官，官已数更，责赔于民，又原系民间贴出之价，岂可再令赔补？且以后若将此脚价停给，则僻处州县之漕米，不免迟误，更为可虑。"请此后仍听支给，以前免其追赔，部议不准行。得旨：江西所属州县，多处山陬，百姓自愿贴费，将漕米运至水次，著听民贴运，从前已经支给者，俱免追赔。

八月十二日（9月19日）

15 工部题请遣大臣阅视河工。康熙帝以阅视河工，原欲查核有无浮冒情弊，及堤工坚固与否，而侍郎赵山等往阅河工，将总河并未修理之处，反称工程坚固，如此则阅视何益？今虽再遣大臣，不谙水性，亦照前人所行而已。命赵山等著严处议罪。此后阅河著永行停止。寻部议赵山应革职交刑部，得旨：赵山著为章京效力。

十七日（9月24日）

16 康熙帝命发京城八旗兵往御准噶尔噶尔丹。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后，居克鲁伦、土喇（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等处，煽惑喀尔喀及内地蒙古叛，以为清廷闻之，必然出师，师少则与之战，师众则退。满兵既旋，复蹑袭其后，如此不数年，自然财赋耗绝，必致疲敝，彼时可图大事。〖19〗噶尔丹并欲青海诸台吉并俄罗斯国人与彼同攻中国，又潜通回人助彼〖20〗，遂外而争取沙俄之援，内而煽动蒙古各部叛乱，并杀颁诏之使臣马迪等人。本年（1695）七月，噶尔丹背弃永不侵犯喀尔喀及内蒙之前言，出兵塔密尔河，谋掠车臣汗、科尔沁等部。至是，康熙帝得报噶

尔丹率军沿克鲁伦河而来，即发禁旅往御。十八日，定除满洲、汉军随炮官兵外，每佐领出护军五名、前锋一名，另八旗满洲火器营兵四百名，汉军鸟枪兵二千名，全军共八千三百八十二名。兵分三队，前队于二十六日启行，后两队行期各间一日。若闻噶尔丹果有来克鲁伦河之讯，则命副都统阿南达、西安将军博霁速回宁夏。十一月，命丁忧河督于成龙以左都御史原衔督运中路军粮。凡内外文武官员听其调遣，六部不得掣肘。于成龙首议造车六千辆运米，每车牲口四头。〖21〗十二月四日从于成龙言，押运军粮，不论旗人民人有官无官者，可题请带往效力，凯旋日照军功议叙。

九月二十三日（10月30日）

17 命集议征噶尔丹事。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噶尔丹侵扰外藩，去来无定，备师剿寇，应当熟筹，著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阿达哈哈番参领以上，各官于各旗聚议：噶尔丹如何剿除，我兵如何设备，议定由本旗陈奏，苟言有可采，朕即允行。

至十月十八日，再议征伐事。谕议政大臣等：闻噶尔丹部落不过五六千人，我大兵皆踊跃愿战，而大臣官员逡巡退缩，无意效力。近噶尔丹于巴颜乌兰屯聚，彼纵不敢深入，或潜来边徼掠我外藩，亦未可定。闻警后，始遣大兵，势不能朝发夕至，我进彼退，我还彼来，凡蒙古诸部亦大遭其蹂躏，尔诸王大臣可与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等公同筹画，作何进止，其详议之。寻议：遣师携两月粮，赴巴颜乌兰进剿。谕曰：噶尔丹虽不能亲

率其妻孥辎重前来，或以游骑潜掠汛界近地亦未可定，然谅其人无多，京师大兵不便轻发，即遣往，亦未必与彼相值，莫若以蒙古兵应之。十一月，定三路进剿噶尔丹：东路为萨布素军及盛京兵二千、宁古塔兵一千、科尔沁兵四千，沿克鲁伦河进剿；西路为费扬古军及所征调之蒙古兵，自归化城进剿；中路由京城八旗兵及宣化镇绿旗兵组成。三路兵俱携八十日口粮。

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7日）

18 以出师伐噶尔丹，康熙帝大阅，并降敕曰：本朝用兵以来，所向无敌，野战则胜，攻城则克，惟有弓矢剑戟为用。自三逆叛后，南方皆水田，贼人虽用火器相持，而凡遇之敌，靡不摧败，朕以故洞悉，特立火器，制备枪炮，交发八旗，由是我朝之神威，益震于四域。今噶尔丹肆行窃掠，朕欲一举立殄，是以整理诸路粮饷器械，熟计而行。是师之举，与昔不同，兹尔将卒以下，厮役以上，各当勉力。如不遇敌，自不必言，倘遇敌奏凯而还，朕必大沛殊恩，阵亡者除照常给赐身价外，护军则荫一子为七品官食俸，骁骑则荫一子为八品官食俸。如无子，则照本身钱粮给其孀妻终老，所借公库官银，另加宽恤。倘若违军令，勿得仍望如前矜宥，必照太祖、太宗、世祖皇帝之律治罪。十二月复申严军纪，著为令：一、大军出征，本都统、护军统领、副都统、参领等，审视官兵甲胄弓矢，暨一切军中器用务期坚利，兵之盔尾甲背及战矢之干，各记名其上，马烙以印，鬃尾处系小牌，书旗分佐领姓氏以为记号。二、启行时，凡兵众必各率行装，按旗队以次前进，不得零星

散乱，后先越走，自出国门以至旋师，当各遵守，违者鞭责示警。三、在道毋离纛，毋酗酒，毋喧哗，毋叫呼。不遵者，该管官即行捕责。四、所过地方，不得扰害居民及蒙古部落，如侵犯子女、掠夺马畜、蹂躏田禾及擅离营伍入村庄山谷，强取一物者，兵丁厮役俱从重治罪，其该管官及厮役之主，一并议罪。五、边境以内，凡兵役在逃，立刻缉拿，依定例治罪。出边而逃，该管大臣即发官兵务穷追捕，以正军法。设追缉不获，往追人从重治罪。伊主并该管官一并严处。六、下营务按旗列幕，不密不疏，如越旗乱次前后搀杂者，将该管大臣官员分别治罪，其兵役内有愍不畏法，盗马上零星诸物者，惩以鞭责。盗马匹及鞍辔者，视盗贼多寡按律治罪。七、出哨毋携大纛，各带本旗颜色小旗，远距大营设哨，勤加巡视，比暮则还，就近地，勿举火勿携帐，一人一骑，其马备鞍以待。昼则近身牧放，夜则刈刍拴喂，设寇至探明，即飞报大营。若无寇妄报，与寇近不知，以致传报稽迟者，主将即将该汛坐哨官兵，立刻正法，军前示众。八、值夜巡徼官兵，必张弓束服裤履，并解甲囊以备，不可怠忽。无事人昏夜不得擅行，擅行者必问，如衣服器械有异，即行擒拿，苟贪睡偷安，或人数缺少，该管大臣查出严治其罪。九、与寇相近，管兵将军大臣酌派前锋参领率兵往探，务详审贼情虚实，地势险易，并严饬营中夜无燃火。十、对敌列阵时，主将必度地据险，寇或布野，或结骆驼鹿角为营，我军分列行阵，指明某队某旗，当击敌阵某处，战时鸣角进兵，战毕仍鸣角收兵。官兵或弃其部伍混入他人部伍，或轶出本阵，往附他人尾后，或逡巡观望，逗遛不进，照所犯轻

重正法、籍没、鞭责、革职。至我军分阵进击，某旗对阵，敌坚不动，即发所备援兵助击之。又对面临阵时，王贝勒贝子公大臣官员，或不依次，喧阗拥入，或见敌寡不请擅进，此一次功不议，乃以罪论。十一、敌阵动摇，我军攻入，当严禁官兵不得掠人畜财物，如不遵军法，贪行攫取者，重惩不贷。十二、敌败北即选兵马追之，随派队伍接踵继进，倘追兵堕其伏中，或遇寇游兵，我后队兵与之接战，前队兵仍行追进。十三、师旋日，当严行禁止，凡军器不得售卖、存留与诸蒙古，违者从重治罪，该管官一并议处。十四、驼马为师行要需，须择水草善地牧放，夜则加意巡防，起营时留官兵于后，收察遗失驼马。审其印烙牌记，各交原主，其疲乏者，即于就近地方官，或村庄居民，或扎萨克蒙古处，辨色登数交与饲养，仍以其数报明兵部。如有将遗失驼马隐匿乘用，或因其疲乏，委弃宰杀者，严治以罪。令驼马原主开明遗失疲乏驼马颜色数目，亦报兵部登记。十五、军糈关系甚重，凡出征官兵，须各计口按日支领携带，倘不如额，查出即从重治罪。十六、有职掌大臣官员，原各有亲随兵卒，不得复于大兵内抽取，以分兵势。如委署人员，及官之原无亲随兵卒者，许各抽一名。十七、凡大兵存驻处，毋令闲惰，每日较射磨砺器械，所颁军令不时宣谕，令其详悉。

十二月初六日（1696年1月10日）

19 大学士伊桑阿等以康熙帝灼艾未愈，时际严寒，请暂停乾清门听政，应奏事俱交内阁转奏。康熙帝谕曰：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

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理，或遇大风甚寒之日，自另有旨。

20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十七万六百五十四，田地等五百九十七万五千二百六十八顷五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一百八十四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四千七百五十八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八百六十五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二两，铸钱二亿二千六百九十四万六百七十，户部存银四千二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两〖22〗。

〖1〗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七。

〖2〗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七。

〖3〗《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五。

〖4〗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七。

〖5〗《鲒埼亭集》卷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6〗《鲒埼亭集》卷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7〗《南雷文定后集》卷二。

〖8〗《南雷文案》卷五。

〖9〗《南雷文定五集》卷三。

〖10〗《南雷文定后集》卷四。

〖11〗《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12〗《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13〗《南雷文案》卷二。

〖14〗《南雷文定后集》卷三。

〖15〗《南雷文定五集》卷三。

〖16〗参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鲒埼亭文集》上编；《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七。

〖17〗《居业堂集》卷一八《刘处士墓表》。

〖1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七；《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居易录》。

〖19〗《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

〖20〗《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六。

〖21〗《圣武记》卷三附《于成龙年谱》。

〖22〗《陶庐杂录》卷一。

清通鉴　卷五三

康熙三十五年　丙子　公元 1696 年

正月十四日(2 月 16 日)

1 康熙帝于太和门赐出征将领宴，演“班定远封侯”、“韩、范讨西夏”等剧。〖1〗

十七日（2 月 19 日）

2 康熙帝下诏亲征。先是，谕命以三路大军出师噶尔丹，调兵遣将，独中路将军虚位。至是，乃宣布亲征。汉大学士、九卿、科、道等谏止，谓皇上不必为此小寇而躬临壁垒，可特简中路大将军统兵与诸路会剿，如虑道路远隔，可驻跸近地，指授方略。因谕曰：朕临御以来，以爱养兵民为念，未尝轻于用兵，远事征讨。方今宇内无事，惟噶尔丹违背约誓，恣行狂逞，侵掠喀尔喀，将使边民不得休息，故特遣大军，务期剿荡，为塞外百姓除患。前次乌兰布通之役已经败敌，被其用计遁走，彼时朕身体违和，

不能亲至其地，至今犹以为憾。今噶尔丹已至巴颜乌兰，相距不甚远，必须亲行边外，相机行事。此贼既灭，则中外宁谧，可无他虞。假使及今不除，日后设防，兵民益多扰累。旋命西路安北将军伯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从归化城进发，扬威将军觉罗舒恕、西安将军博霁、振武将军孙思克等由镇彝取昆都伦，俱于二月二十日前后起程；中路自统大军出独石口；东路将军萨布素统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科尔沁兵沿克鲁伦进发。四月下旬会师于土喇。若噶尔丹从克鲁伦河而下，与中路兵近，西路兵远，则中路待西路之兵；若噶尔丹在土喇，与西路兵近，中路兵远，则西路待中路之兵。旋定例：凡从军之家下兵丁厮役有能首先跃入敌阵以致败敌者，其前三名本人及其父母妻子可拔出佐领，计其人口给还本主身价，令其出户。

为保军情及时报送，理藩院、兵部旋即遵旨议：西路设驿，自杀虎口以外应置驿六十处，每驿设马二十匹，两驿合设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二名，蒙古官一员，兵十名。于鄂尔多斯六旗内派马五百匹，再取直隶河南附近府州县，偏僻驿站中马一千匹酌量安设，六十驿需马一千二百匹，余马三百匹，亦令带往，自西路以至中路军前，如有设驿之处，可交大将军伯费扬古，即于此内马匹酌量安设。兵部、理藩院旋又奏：中路设驿自京城至独石口设四驿，有额定驿马不必增加外，每驿用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二名，自独石口外，约设六驿，每驿马四十匹，至中路大兵到汛界后，与西路联络处设十五驿，每驿马二十匹。如相隔遥远，驿或不足，再酌量增设。中路大兵正站、腰站，俱两驿合设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二名，扎萨克蒙古官一员，兵

十名。其管理正站应拨理藩院兵部官各二员，腰站各一员前去。得旨：此番出师诸物，朕皆全备，并无待后赍送之物，飞驰之事亦少。著每驿设马二十匹，部院官、笔帖式、拨什库调用将尽，今设此驿有情愿效力废员，每一驿可用两三人，坐塘效力。并酌拨扎萨克、蒙古内台吉、章京、兵丁监视马匹，如驿马失盗被劫，即依律治罪。至草青后，将蒙古之马著该管台吉各自本旗酌带赴驿，协助传报。以此传谕设驿地方众扎萨克，余如议行。

且以冲天炮三门、神威炮十门、景山制造子母炮二十四门、江南炮五十五门发往大同，以备西路兵之用。并谕兵部子新造炮四十八门内选八门，派每旗炮手一名作速增解大将军伯费扬古军中。

二月二十八日(3 月 30 日)

3 康熙帝以率师亲征，皇太子胤礽留京处理政务，谕大学士等：此次各部院衙门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事，著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又命大学士阿兰泰，尚书马齐、佛伦等留京大臣分三班值宿禁城内。以马齐署理藩院尚书事。旋谕议政大臣等：大将军伯费扬古题报事情，若俟到京再奏，不免纡回迟缓，应遣兵部大臣一员住土本。一则料理驿站，一则费扬古题奏本章，一面开拆誊写启奏皇太子，一面将原本驰奏。寻议政大臣等以应派大臣奏请钦点。得旨：著侍郎马尔汉去，马尔汉未到之先，著侍郎朱都纳暂往土木料理。俟马尔汉到，交代毕，即速来。马尔汉既来，则兵部止存尚书索诺和一人，著学士绥色署理。朱都纳既暂留土木，嗣后凡关

兵部事宜，著交大学士伊桑阿管理。

又谕议政大臣等：朕亲统六师前进，军律须极严明，师行之日，军士俱先于郊次排列，俟朕启行后，仍复入城，逐旗按日而出，务必队伍严整，夸兰大参领等各率本营行装，按队伍前进，不得分散错乱，倘马惊人堕，致失马匹者，令该夸兰大章京及护军校等，亲往寻获。中路军虽行，尚俟西路消息，倘值天雨，即令驻扎，其后队不必等候传示，亦行屯驻。再每营俱拨给医药，凡军士及仆从有患病者，该夸兰大即发医调治，倘病不能前行者，报知该营皇子、王等，留住台上，将伊分内之米一并留给，病痊仍令前进，或有病故者，即留台上，俟旋师日带回。凡一应细事，该营之皇子及诸王、大臣、夸兰大等，公同结案，事关重大再行请旨。凡遇敌兵，令我军攻击，朕必详审可攻之处，始令前进，必不以军士躯命为尝试。如临阵遇敌，不能奋勇败贼，必治以罪，前行之前锋，倘望见敌兵，必视有水草处驻扎，以俟后队军至，可通行晓谕八旗，至于大将军伯费扬古处亦应檄知，令其遍示。

三十日（4月1日）

4 康熙帝率禁旅启行，二次亲征噶尔丹。经沙河、南口、怀来，三月初十日出独石口。自出师以来，康熙帝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士同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惟欲前进，不退一步，或因驻跸处稍有未妥，欲回数步安设行幄，亦不许。撤营起程时，见军士尚有于营中眠食者，经查明乃行李迟到之故。乃每日五鼓即起，亲视行装。十五日，由青城驻跸滚诺尔，遇雪，从官及军

士服物由车运者，及暮不至，时一等侍卫海清奉旨以驰载既至之内府帐房及食物柴炭分赐，令栖息举火。寻海清覆奏言："军士因衣服沾湿，寒冽殊甚，且未得炊食者多，得蒙颁给帐房食物柴炭，众皆欢跃，如庆更生。"帝谕曰："马又畏寒，其瘦者犹可无恙，肥者或致冻毙，宜顺风驰二三里许，令人围绕之，使气息渐温，则无妨矣，可传谕众知之。"十七日，中路军两路会合，按序次前进。

三月二十一日（4月22日）

5 施琅卒。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少倜傥，多勇略。及长，练习海事。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旋随郑芝龙降清，芝龙归京师，其子郑成功据闽海，屡招琅助己，不从。琅积功至福建水师提督，授内大臣，隶汉军镶黄旗。二十年（1681）以内阁学士李光地力荐，复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谋规复台湾。二十二年（1683）台湾归降，琅由海道报捷，七日抵京师，天子大悦，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启圣以飞骑由内地入奏，后琅二日抵京。台湾既平，康熙帝从琅之议，留置郡县，建学官，立营制，定赋税，以台湾为东南屏障。

至是卒于官，谥"襄壮"。〖2〗

四月初四日(5月4日)

6 康熙帝行至哈必尔汉，前遣使者克什图自噶尔丹处携其奏章，步行而回。帝谕曰：噶尔丹必以此路沙碛瀚海

难行，我军势不能到，全朕亲来，彼力难料及。故令我使之马驼，令步行而回，不过欲坚彼部下蒙古之心，示以不惧，非欲使我兵迟缓，彼得远遁。若西路费扬古按期抵土喇，两路夹攻，噶尔丹安能复脱？观其举动，噶尔丹早已入我计中。初十日，康熙帝率军至科图。时东路军尚未至，西路军又以士马困馁，请中路军缓行以待；途中并传俄罗斯助兵之讯，于是扈从大臣佟国维、索额图、伊桑阿等以噶尔丹遁走已远为由，力请回师，仅以西路军前进。康熙帝怒曰：此次进兵，曲尽筹画，务期剿灭而还，自兵丁以至厮役，无不思灭噶尔丹者。况尔大臣俱系情愿效力告请从军之人，乃不奋勇往前，逡巡退后，朕必诛之。不知尔等视朕为何如人？太祖太宗仗剑以定天下，朕不法祖行事可乎？我师至此地，噶尔丹灭在旦夕，岂可退缩？且费扬古兵与朕军约期夹击，今朕军失约即还，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还至京城，何以昭告天地宗庙社稷乎？佟国维等叩首谢罪。旋哨探回报，言噶尔丹未曾遁去，众官乃安。帝谕费扬古曰：中路军已距敌五日程，不知尔军已到何地，原有两路中先到者务须等候之约，是以朕且等且行，如必不得已，当相机行事。旋命诸王大臣议进止，然人言人殊。谕命中军至拖陵地方后，两路夹击噶尔丹。二十七日，费扬古疏报：已与孙思克、博霁部合兵前进，五月初七日可至巴颜乌兰。

费扬古之西路军奉旨邀截噶尔丹，路途遥远，水草奇缺，其先分两支北上，东由费扬古亲率，出归化城由西北方向前进；西由振武将军孙思克出宁夏北上，两军会于翁金（今蒙古国海尔汗杜兰西边），再分兵前进，与中路军

会于土喇。费扬古原拟四月初二日至翁金，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颜乌兰，然孙思克军行军艰难，及度戈壁，马畜相继踣毙，更前益乏水草，会大风雨连数日夜，兵寒且饿，人马颠仆，资粮委弃，渐有溃逃，虽追斩之弗止。〔3〕四月十一日，孙思克于翁金附近之察罕和朔赶上费扬古。费扬古决定精选孙思克部兵四千同行，然噶尔丹尽焚有草之地，费扬古被迫绕道而行，再次迟延至土喇之期。

康熙帝以西路军未约期而至，谕议政大臣、前后营诸王大臣等议战守之策。众议：噶尔丹若惧我大军而遁，则吾事已毕，当遣使往说。从之。又谕领侍卫内大臣等曰：噶尔丹自以为无所畏惮，煽惑诸蒙古窃踞克鲁伦地方，谓朕必不亲征。今我军紧要军器，俱已备至，若噶尔丹闻朕已至，必先逃窜，尔等欲战耶？欲使噶尔丹逃窜耶？可各陈所见。诸臣奏曰：臣等之意，听彼逃窜，似比战为愈。但所以使噶尔丹逃窜之计，臣等不得而知。谕曰：噶尔丹原系行劫小寇，素无远识，信人诳言，侵掠喀尔喀，以为我军不能即至，故敢窜伏克鲁伦。今大军已近噶尔丹，西路兵亦将至土喇，尔等欲使之逃窜，朕以为无难。俟其少近，遣使往谕云：朕欲与亲临约盟，尔可前来与我军会议，并不尔剿，噶尔丹闻朕亲来，必连夜奔逃，我军即行追杀。如向土喇退去，必遇费扬古兵。朕于此贼廑虑已久，此次噶尔丹必然殄灭，拒则糜烂，窜则逃亡。但于成龙所运之米，恐不能应期而至耳。伊桑阿等可撰敕呈览，俟少近遣往，旋即进兵。

五月十三日(6 月 12 日)

7 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本月初，康熙帝统军至拖陵布喇克地方，迫近噶尔丹营。谕交战时副将以下退者斩。随即布列军阵，内大臣长泰等按旨绘图，命全军照此遵行。并遣使谕噶尔丹。噶尔丹尚疑之，曰："康熙汗不在中国安居逸乐，过此无水瀚海之地，宁能飞渡乎？"初七日，康熙帝侦知噶尔丹所在，乃亲率前锋行，诸军鳞次翼张而进，兵威之盛，弥山遍野，不见涯际，整齐严密，肃然无声。〖4〗八日，噶尔丹登孟纳尔山瞭望清营，见御营黄幄龙纛，环以缦城，外为网立，军容极盛，大惊曰：是兵从天而降耶？此兵不似乌兰布通时，甚是精练。遂传令尽弃庐帐器械，连夜逃遁。康熙帝统大军往克鲁伦河途中，率数人登高，以望远镜瞭望地形。时阿必达遣人来奏："臣等至克鲁伦河，噶尔丹皆已去。"康熙帝抵克鲁伦河，谕各队领兵大臣：噶尔丹不于此拒战，是自开门户与我也。审其情形，彼已连夜逃遁矣，当轻骑急追之。自八日至十二日，经克勒河溯至拖讷阿林（拖讷山），疾追五日。以粮饷不继，令内大臣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率前锋军、满洲火器营兵及亲随护军，凑足二十日口粮，继续前讨。且料噶尔丹断难逃脱，捷音数日内当即到。

时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率西路军远道而来，于戈壁烧荒之土跋涉七十余日，兵疲马毙，难以接仗。然闻知御驾已至克鲁伦，官兵感奋，俱言皇上出自深宫，尚先至敌境，我等敢不冒死前进？遂进发昭莫多。昭莫多（蒙语，意为大树林）背靠肯特山，南临土喇河，西临汗山，为兵家形

胜之地，系明成祖朱棣大破阿鲁台之旧战场。噶尔丹军万余人，皆百战精锐，疾驰而来。费扬古以马力不能驰击，定以逸待劳、饵敌来攻、后发制人之计，乃于昭莫多东附近小山列阵，其余沿土喇河西布防，骑兵主力于树林设伏，令诸军皆步战，闻角声始上马。且以孙思克部居中，先派前锋兵四百诱敌。

是日拂晓，噶尔丹军至。其以清前锋军不堪一击，乃直扑孙思克部所据之山。孙部绿旗兵弩铳齐发，藤牌继之，噶尔丹及其妻阿奴等冒矢铳鏖战。时近傍晚，两军相持不下。宁夏总兵官殷化行窥见敌阵后人马不来助战，必其妇女辎重，议派沿河伏骑一路横冲其侧翼，精兵一支从右侧扑其后阵。〖5〗费扬古、孙思克纳其议，两翼出击，殷化行军奋呼夹攻，敌军后营崩溃，噶尔丹部顿时大乱。〖6〗清军追杀三十余里，及昏夜乃鸣角收兵。〖7〗此役斩三千人，俘其子女、驼马、牛羊、兵器甚多。阿奴死阵中，噶尔丹率残部数十骑向西逃窜。十八日，康熙帝回师至拖陵地方，得费扬古捷报，疏称斩首二千余级，并言师行迷道绝粮，皆臣失算，赖圣主威福，侥幸成功，非意料所及。其幕客或咎其失体，费扬古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见奏功之易若此，必长其好大喜功之志。军中士卒劳瘁，不可不令上闻之，以消异日穷兵黩武之患也。"〖8〗又曰："我兵枵腹，不能耐久，故鼓其锐气忘命一战，竟能胜之。如彼持重不斗，环围一日，则我败矣。我有罪无功。恃勇深入，至于绝粮，一罪也；约会后期，致劳圣虑，二罪也。倘不仗圣主如天之福，虏不知兵，我死有余辜，安敢言功乎？"〖9〗

疏上，康熙帝谕问持疏来之副都统阿南达交战情形。阿南达奏曰：费扬古恐涉夸张，故于疏内皆约略言之，实杀敌三千余级，其余被创逃窜死于山谷中尸骸枕藉。生获数百人，杀噶尔丹之妻阿奴及敌军首领甚多。降于大将军马思喀者千余人。惟噶尔丹引数骑逃走。据降人言，噶尔丹遁时，部众多出怨言。噶尔丹云，我初不欲来克鲁伦地方，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是达赖喇嘛陷我，我又陷尔众人矣。然康熙帝对费扬古未生擒噶尔丹仍不惬于怀〖10〗，令西路军改道返回，留费扬古驻科图，监视噶尔丹。

康熙帝旋于行宫行庆贺礼，赋诗曰："战马初闲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弥天星斗销兵器，照彻边山五月寒。"六月初九日，康熙帝回京。皇太子胤礽及诸皇子、诸王、在京文武官出城外五里跪迎。八旗官兵、士民工商、耆老男妇夹道捧香迎驾。

七月初四日（8月1日）

8 康熙帝命内阁翰林院编撰《平定朔漠方略》。

初九日（8月6日）

9 增加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及直隶各省乡试解额，满洲、蒙古四名，汉军二名，顺天生员十七名，南北监生十四名，江南二十名，浙江、湖广、福建各十七名，河南十五名，山西、陕西各十三名，江西十八名，山东、广东、四川各十四名，广西十名。

八月十一日（9月6日）

10 康熙帝敕谕第巴奏明达赖喇嘛已故始末。先是，

达赖喇嘛既卒，第巴讳不发丧，称喇嘛名号行事，残喀尔喀，袒噶尔丹。康熙帝屡遣使问之，第巴皆伪称达赖居高楼之上以示之，不使与相见。迨二次亲征噶尔丹，得降人告曰达赖示寂已久，遂尽悉第巴奸状。旋第巴以达赖喇嘛名义至京。康熙帝命传谕曰：噶尔丹大败溃逃，从降人处知达赖喇嘛早亡故，第巴匿丧，借达赖喇嘛之名唆诱噶尔丹，阻止班禅来京。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今朝廷遣使往，果达赖喇嘛尚在，可即相见，若仍诳我使臣，不令相见，断不轻止。至是，遣主事保住、喇嘛札木素等携敕与第巴来使同往西藏，分别敕谕达赖喇嘛、班禅、达赖汗、第巴及策妄阿喇布坦，告以击败噶尔丹事，称赞达赖汗对朝廷始终不渝，甚坚且笃。责第巴云：尔果改过，仍思遵宗喀巴之道，奏明达赖喇嘛已故始末；尊奉班禅胡土克图使主喇嘛之教，应朕之召，遣之使来；执济隆胡土克图以畀我；解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所娶噶尔丹之女，朕仍前待尔以优渥之礼。倘不悔改，彼时后悔无及。

十三日(9月8日)

11 振武将军孙思克至京陛见。康熙帝遣侍卫迎于怀来，并题诗于扇赐之，诗云："天讨恭行日，军威战捷时。列营张犄角，扼吭有偏师。立见穷追尽，能承节制奇。鹰扬资远略，宿望在西陲。"〖11〗旋于畅春园召见，命坐于御榻右侧，皇太子坐左侧，皇长子等坐居下，诸王、内大臣侍立。赐宴。九月初三日赐"雄镇秦关"匾额，有旨：

“朕凡赐大臣之匾额，不过是几个字，著他领去自己做匾。今老将军从塞外远来，所以做了一块现成匾，领去悬挂家中，以表老将军镇守河西三十余年之功。”〔12〕

九月初四日（9月29日）

12 以费扬古疏报达兰土鲁地方有噶尔丹兵踪迹，康熙帝决定亲率兵出边。护驾官兵计侍卫二百员，八旗护军、骁勇、前锋兵七百九十名，火器护军一千名，只称将往宣化地方行围。旋增调前锋兵四百名。驾将发，谕大学士伊桑阿曰：“此番出兵，八旗官员及兵丁人等，俱照今年出征例给两月行粮。如前已出兵，这次又往，各赏银十两。”复增发八旗前锋四百名，途中又增调宣化府骑兵及张家口步兵。十九日，康熙帝留皇太子居京师，理政务，乃率兵启行。当晚驻昌平州，命左都御史于成龙赴归化城办理西路军务。二十二日，至怀来县城西，差人将招抚噶尔丹、丹济拉敕书并所印蒙古文敕书三百道，送大将军伯费扬古军前，令其颁行。旋谕曰：噶尔丹似此困极，虽不进讨，亦必灭亡，今但以招抚为要，故朕谕大将军，频遣噶尔丹降人往招之。噶尔丹今虽不降，其部落既散之后，自来归顺矣。后得知噶尔丹往扎萨克图汗旧居之地博罗乌纳罕等地过冬，距汛界四十余日之程，急令费扬古：“不必进兵，至来年青草萌时，秣马以等，视噶尔丹所往，剿而除之。此际当频遣厄鲁特降人招抚为要。”遂将陆续来降之一千五百余人编入上三旗满洲佐领，其头人分别授职；不愿来内地者，即送往费扬古军前，各给马一匹遣回原住地，令往谕噶尔丹来降。十月初七日，驻瑚鲁苏台，令将昭莫多

生擒给主为奴之男女约三千人，皆赐银赎出，使其父子夫妇兄弟完聚。寻遣昭莫多之役受伤被俘之厄鲁特曼济回噶尔丹处与妻子团聚，又降敕噶尔丹、丹济拉等曰：今朕又亲率六师远莅于此，且各处调兵邀击。尔等妻子、马畜诸物俱已散亡，衣食已尽，势迫无归，况时渐严寒。朕不忍尔属下厄鲁特妻子相失，穷困冻饿而死，特遣谕招抚。今重复降敕，尔等若悔前愆，俯首向化，朕一体加恩抚恤，俾各得所，尔部下厄鲁特亦得妻子完聚，咸获生全。若又不觉悟，听信匪言，则后悔莫追矣，尔其勿疑勿惧，特谕。

十一月初十日（12月4日）

13 康熙帝以亲征在外，与皇太子书信频往。是日，于胤礽之奏谢折上朱批：高玉庆十六日晨到。每事均明确具奏。皇太子所问甚为详尽。明究事理，同朕之心，朕不胜喜悦。况尔在宫稳坐泰山理事，故朕在外放心无事，多日悠闲，此可轻易得想乎？朕之恩福盖由行善而致也。朕在此无不告知众人。尔如此孝顺父亲，诸事挂念在心，朕亦祝尔长寿无疆，子孙同尔一样孝顺，亦如此恭敬尔。〖13〗十四日，皇太子回奏曰：今春百余日未在膝下，今又有十月余未睹天颜，儿臣眷恋之心实难忍。朱批：皇太子语虽如此，而朕等所行之事均毕。尔等来至，何时均可！宫内事亦重要，将此可想为易乎？今噶尔丹事若竣，朕等何处不可行？勿气恼著急，慢慢等待！何必着急。〖14〗二十一日，皇太子将京城各部所奏折件送呈，康熙帝颇不满，朱批曰：朕因遥远恐皇太子惦念，故将朕等于此处妥善而行之情由，反复缮写遣之，为何与朕无一复信，缮写如此

多之书信亦有毫不辛劳之理乎？嗣后朕不再多写矣。〖15〗

二十六日（12月20日）

14 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今朕原征噶尔丹之意，皆噶尔丹所自取。且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经史云，惟仁者无敌。今噶尔丹穷迫已极，朕意欲抚之。古之人主，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朕意不然，惟愿宇宙雍熙，四海升平，家给人足，各得其生而已。次日，遣格垒沽英携敕招抚噶尔丹。令其亲身来降，限七十日内还报，过期，即进兵。包衣大达都虎奏告御用粮将尽。康熙帝以其摇惑军心，可斩，曰："粮虽尽，朕必啮雪穷追，断不回师。"待招抚噶尔丹之格垒沽英离去二十里外，遂传令班师。十二月初七日，于皇太子奏请皇上归朝过年折上朱批：惟恐格垒等不知朕回銮，故于初三日宣谕向迈达里移营毕，遂即起程。初八日到达右卫。归途大寒，朕等背行，仍然挨冻，其北行者更难行走。大阿哥脸及下颏都冻裂，稍能支持者都冻伤，新满洲、索伦、喀尔喀、厄鲁特亦有冻伤者。彼等亦言大寒。朕体幸无冻伤之处，较勉强支持者还好。似此寒冷，朕从未见。每晚来此贸易之汉人为防其跟役冻死，千方百计护救，但无济于事。观此满洲能抗寒。恐皇太子以朕已入关而擅自来迎，朕将下旨去。京城寒冷如何？此等之事照前奏闻，不得告诉外人，此皆写于右卫将军府第。〖16〗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4日）

15 大将军伯费扬古谒见。康熙帝谕问昭莫多之战，费扬古奏曰：军中机务，皆谨遵皇上指授手书密谕而行，并未能别出意见，有所效力。况西路兵已粮匮马乏，不能前进，及闻驾至克鲁伦，众官兵无不奋发，齐言皇上出自深宫，尚且先至敌境，我等敢不冒死前进，故不俟督催，奋勇克敌。噶尔丹之破败，皆圣谟神武之所致，奈臣庸劣，以皇上穷追困蹙之寇，不能生擒以献，实臣罪也。谕曰：西路以疲困之众，遇敌战胜，势如破竹，实为可嘉。旋命费扬古返回军中。

16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三百八十二，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四百五十四顷六十七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一百三十二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二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二两，铸钱二亿三千七百六万三千五十，户部存银四千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九两〖17〗。

〖1〗《北征日记》。

〖2〗参见：《碑传集》卷一五《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内大臣靖海将军靖海侯赠太子少傅施公琅墓志铭》、《靖海侯施琅传》、《施

襄壮公传》；《清史列传》卷九《施琅传》。

〖3〗《圣武记》卷三附《提督殷化行西征纪略》。

〖4〗《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

〖5〗《圣武记》卷三附《提督殷化行西征纪略》。

〖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

〖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五。

〖8〗《啸亭杂录》卷八。

〖9〗《国朝耆献类征》卷二六六。

〖10〗《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

〖11〗《孙思克行述》，《清史资料》二辑 47 页。

〖1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五；《孙思克行述》。

〖1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7 页。

〖1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9 页。

〖1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1 页。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7 页。

〖17〗《陶庐杂录》卷一。

清通鉴　卷五四

康熙三十六年　丁丑　公元1697年

正月二十二日(2月13日)

1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言明朝史事，谕曰：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宦官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今编纂《明史》，著将此谕增入修《明史》敕书内。

二月初三日（2月23日）

2 康熙帝召督运粮饷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等问其何日起程，于成龙奏：俟效力运米官齐集后同行。谕曰：尔此意即谬矣，人臣宜以国事为重，勤勉自效，岂可援引朋类？当此军务紧急，尔宜率先启行，余令陆续随往。若必俟众同行，岂不误事？尔自任巡抚，及为总河，惟知援

引私人，其后运米亦仍如此。尔在河工曾带二百余人前往，迄今未用一人，欲任意援引，得乎？尔又云：宁杀于成龙，至效力人等不可不用，此语岂非沽名干誉之意乎？朕已屡加严饬，尔竟不悛，何也？朕于国家之事未尝胶执己见，惟虚己以视机宜，即用兵之道，亦复如是，一日之中千变万化。朕统大兵至克鲁伦时，亦视贼之形势，随机而应，并不豫立己见，《论语》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圣人之言至当不易，尔惟执己见，前此运米已因待众误事，今又欲俟众同行，此意不过欲扶助党类令其感激耳。用人之权岂人臣所得专擅？朕今用人，若有保举官员，亦必就中论俸升补，即素所深知者，亦视其效力之处酌量用之，否则俱使论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际尚不肯任意，为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

初四日(2月24日)

3 康熙帝以言官参劾章奏无几，谕广开言路：国家设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员，以建白为专责，所以达下情而祛壅蔽，职任至重。使言官果能奉法秉公，实心尽职，则闾阎疾苦，咸得上闻，官吏贪邪，皆可厘剔。故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近时言官条奏参劾，章疏寥寥，虽间有人告，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此岂委任言路之初旨乎？自今以后，凡事关国计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确见，即应指陈，其所言可行与否，裁酌自在朝廷，虽言有不当言者，亦不坐罪。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

据实指参，勿得畏怯贵要，瞻徇容隐。即朕躬有失亦宜进言，朕决不加责。其有怀挟偏私、借端倾陷者，朕因言察情，隐微自能洞悉。凡属言官，益各精白乃心，力矢忠谠，以无负朕殷切责望至意。尔部院传谕行。

会吏部遵旨将起复原任科臣苏俊等五员职名开列启奏。又谕曰：科、道职司耳目，年来并无一人陈奏，故朕将现任言官严饬，又将伊等起复，言路必大开矣，此后条奏内如果可行，即批准行，否则俱批“知道了”。若一概交部议覆，必多更张成例之弊，况朕令其陈言，原欲闻军国要务，如但以浮词细故塞责陈奏，殊非朕求言本意。

初五日(2月25日)

4 康熙帝再次下诏亲征。本年正月初，康熙帝以噶尔丹势穷，且已逾七十日之限，决定于二月初六日再次亲征。兵分两路，以驻大同八旗兵三千为一路，以西安八旗兵二千、绿旗兵一千为一路，军中所需驼马、牛羊等于宁夏、肃州等处采买。是月初又命大学士伊桑阿，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维、明珠、公福善、长泰，尚书席尔达及侍郎、学士、统领等多人从征。山西道御史周士皇疏谏皇帝不必再临沙漠。帝谕大学士等：周士皇条奏，虽臣子之情当然，但周士皇未知其中之故耳，噶尔丹凶恶，一日不可姑留。前三藩反叛，人心滋蔓，朕日夜绸缪，调遣大军，几费心力，方得扑灭。今荡平年久，人遂视为易事。且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朕所深戒。朕亦曾作诗发明此意。著谕明周士皇，伊所奏虽不当，朕亦不罪也。至是，率军往宁夏，皇长子胤禔随行。是为第三次亲征朔漠。

十二日（3月4日）

5 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曰：前既阵斩噶尔丹之妻阿奴，今又生擒其子，贼之本根已断，噶尔丹虽各处偷生，其年老迈能延几何，其子为我所获，是乃天之所赐也。凡用兵之道，要在乘机。噶尔丹穷迫已极，宜乘此际，速行剿灭，断不可缓。朕今亲临宁夏，相度机宜，调遣军士，贼闻之必魂魄俱丧，其部属亦必张皇。而别部蒙古闻朕亲临宁夏，各欲见功，扼噶尔丹而图之，彼若不自尽，亦必为人擒献。克成大事正在此举。又谕曰：朕亲历行间，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区画不周，岂可妄动？朕今亲临宁夏，凡有可用兵之地，必详察行道水草，全备马驼粮糗等物，然后起程。稍有可疑，虽诸臣劝行，朕亦不允也。

二十一日（3月13日）

6 前往达赖喇嘛处之理藩院主事保住，回至御营，以第巴疏呈奏，康熙帝问议政大臣等曰：第巴之疏，尔等意以为何如？议政大臣等奏曰：第巴差尼麻唐胡土克图面奏，今尚未到，应俟伊到日，再行议奏。谕曰：朕意与尔等之意不同，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扬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为贵。达

赖喇嘛，蒙古等尊之如佛，第巴者即代达赖喇嘛理事之人，噶尔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遣主事保住严颁谕旨，第巴悚惧，悉遵朕谕，奏辞甚恭，自陈乞怜，畏罪矢誓，此亦敬谨之至矣。至达赖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今第巴云，遣尼麻唐胡土克图前来代彼密陈，其情想尼麻唐胡土克图到后，必奏明达赖喇嘛已经身故，恳朕为伊等掩饰。达赖喇嘛与我朝交往六十余年，并未有隙，第巴既如此奏恳，事亦可行。即此，可以宽宥其罪，允其所请，第巴必感恩，而众蒙古亦欢悦矣。

三月二十九日，主事保住偕尼麻唐等再往西藏，携敕谕第巴。略言：济隆胡土克图务必解来，可宽宥其死；班禅何时来朝，从容定期具奏；噶尔丹之女不许留于青海，必须解来，尼麻唐密奏之事，已有密谕。旋奉旨往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处之英古回奏：策妄遵旨领兵二万征噶尔丹，行二十里，遇第巴使人来言，达赖身故已十六年，小达赖喇嘛也已十五岁，尔等各居其地，不得兴兵，策妄遂按兵而退。且西北各部皆闻达赖已故。副都统阿南达又疏言：第巴派人至噶尔亶多尔济处，言第巴致书青海诸首领，俱于正月二十八日在察罕托落海地方会盟，缮修器械。议政大臣议：令青海诸台吉缮修器械，又约从来未与盟会之噶尔亶多尔济，其意叵测。且策妄阿喇布坦率领兵往剿噶尔丹时，第巴遣人撤回。以此观之，第巴仍党噶尔丹而诳我，其迹显然。应令所司详列此情，令第巴回奏。帝命保住、尼麻唐询明第巴来奏。

三月初四日（3月26日）

7 康熙帝于皇太子请安折上朱批：从神木县至榆林之路皆系大沙山，甚为险恶，非兵行之地也。由此观之，古人拓土用兵，修建长城，天下脂膏，尽耗西北，亦不为过也。非今人之所能、仁者之所为者也。随朕大臣、侍卫、摆牙喇、当差人不过四百人，尚不胜劳苦，带兵数万如何而行？沟壑颇多，且沙又深，故拟从榆林出口，取道鄂尔多斯直赴宁夏。再陕西巡抚、按察使前来迎驾，见陕西巡抚颇不及倭伦，年老体衰。朕来此甚远，邸抄间隔甚久，嗣后凡朕处发文，于文到次日内发回。此间若有旨，则事事仍于次日内回报。今年春景如何？雨水如何？著问各地来人便报奏。朕躬虽在疆场，然以天下为念，时刻不忘。此情此意何日为了。此文于初七日午后赍到，遂急忙将进呈皇太后之物亲验包裹，通阅本章，阅批邸抄，直至掌灯后书写完毕。当即起送。嗣后，可在本内写邸抄到达时日。朕巡幸山西、陕西等地，恐为万人议论，举止小气，每日谨慎自持，俱照巡幸南方例而行，决不有辱脸面，幸得两省军民念朕常年体恤之恩，聚而不避。自己无德，举止小气，岂能掩万人之耳目。皇太子勿为朕忧虑，朕若如明武宗，则断不归朝也。〔1〕

二十四日（4月15日）

8 准蒙古于定边、花马池、平罗城三处就近贸易，许汉人与蒙古人在边外一同耕种。

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

9 时康熙帝屡责皇太子，皇太子奏辩原委。至是，皇太子奉旨奏报出宫祭寺庙缘委折曰：闰三月初四日奉旨："闻皇太子为朕祭寺庙。虽谓为朕，但恐汉人议论皇太子借此接近僧道喇嘛，到处闲逛，不理朝事，科、道条陈，朕甚忧虑。"皇父幸远，恐臣有误，特旨训示，臣惟竭力刻骨铭心耳。去岁皇父出征后，以圣诞礼，曾于广明殿、广济寺、旃檀寺诵经，臣诣行礼。本年援照去年诵经，臣亦诣行礼。再初一、十五仍往旃檀寺行礼是实，其余闲日未去在外寺庙。皇父训旨甚是，倘接近僧道喇嘛，必招损而无益也。臣自孩提之童，仰赖皇父之恩，得以读书，乃知此理，敢不钦遵。朱批：皇太子自幼读书，深明大义，必然谨慎。上则宗庙社稷之福，下则臣民之造化也。朕不胜喜悦。又奉旨：此文著呈皇太后阅览。捧红本往奏皇太后。皇太后懿旨：尔皇父旨意甚宜，甚是。身虽在营伍，但每日留心训示，尔应好生铭记之。

皇太子胤礽又奏报东部土司并漕船等事曰：贝和诺审理土司一案返回后，臣问其缘由，据伊言，东部土司人以无官彼此械斗，已有五年矣。现议袭职之永忠齐力并各土司等共二千人皆来雅州城外候旨。臣以候旨人众，恐有耽搁，故将所知缘由具奏以闻。原奏疏内并无此情，臣误将贝和诺奏言写为贝和诺审取土司一案字样。此臣之差错也。该土司等随之来，皆为永忠齐力袭职，并无他事。此事或部议，抑或候皇父之处，俟皇父颁训旨后遵行。为此一并谨奏请旨。朱批：此事何故又问！本应交部议毕再发，

若下训旨，岂不咨行者乎？何必候朕？并无折票签之处。〖2〗

同日，谕皇太子：朕到宁夏已将近十日，每日议筹兵马钱粮。毫无闲暇。途中晨披雾露，日冒尘砂，嘴懒得说话，手为缰鞭磨起趼，来此数千里外，亦为此一余孽噶尔丹也。朕若此时在京城，晨赏百花，日坐树荫下，听鸟啼鸣，歇暑纳凉，以求安逸。此非朕所不乐者，惟欲成大丈夫之志也。皇太子乃极孝顺之人，想是见花鸟鱼兽，怜惜朕于沙卤边陲之劳苦耳。不必为朕担忧，惟望日夜勤于国事，闲暇之时，阅览经史前世之得失，以慰愁闷。为此特谕。〖3〗

皇太子胤礽旋又奏报观测京城日食情形折云：臣等详阅天象书，三月日食，丝、棉、帛、布价涨，楚地多凶；辛巳日食，与议后宫，若食娄星，则戒结党之臣。事关观测日食，故谨具奏闻。臣于是日，用皇父所赏三层玻璃小镜、自鸣钟、千里眼观日，食不至十分，阳光、墙影、人影俱见，甚为明亮，并非昏黑。惟在东北隅见星一颗。再将日食图与二十一日京城邸报同发，命交安多、张常住。又备一份赍送。朱批：有先送者，何必又送？安多与朕亦议，观此地日食情状，即曾断言京城未必全食约余数秒，果然应言。此情闵明鄂为何不寄来？仅送一张无用之图纸耶？有箴诫结党之言，可言之。〖4〗

十七日，皇太子胤礽奏请御批内勿写请示字样，折中云：再颁臣谕旨内竟书有请寄、请送等字样。臣之荣显富贵，皆仰蒙皇父之恩，即衣食生死，俱仰给皇父，在下发朱谕内写此等字，不惟难以承受，即见此等语词，浑身出

汗，无地自容。若再降旨，恳乞停用此类言词。朱批：曩者，若系家书琐细，仍写请寄来，以悦视之等字，看前书即得知。非只此次，况且寄给诸妃书内亦如此写的。再凡著给诸臣看，启奏皇太后之谕旨中，想是没有此类言词罢，抑或因为忙，无意写上，亦未可料。〖5〗

初九日（4月29日）

10 康熙帝于军中召川陕总督以下文武官谕曰：巡行至此，见沿边地方土瘠民贫，但兵丁甚精锐。其应得钱粮必如数发给，即是养兵之道。近闻营中虚报兵数，冒领钱粮，陕西尤甚。尔等官员各有俸禄，衣食无缺，如克扣虚冒，即是犯罪。大抵武臣之中，勇敢果毅，出力效用者多，而操守洁清者少。有慎于履任之初而渝于后者，赵良栋操守颇好，恢复云南秋毫无犯，在武臣中可谓良将矣。尔等居官，俱当法之，但不可效其骄矜耳。

四月初五日（5月24日）

11 初，噶尔丹既兼有四卫拉特，复南摧回部城郭，诸国尽之。至是四川总兵官马于云欲借助回兵以袭噶尔丹，康熙帝谕曰：本朝之兵，所向无敌，若有事时，已不可胜用。安用外国之兵？古来用外国兵，鲜有善者。宋用金兵灭辽，复用元兵灭金，金既灭，元遂灭宋，此其明验。噶尔丹并吞吐鲁番、叶尔羌、萨马尔汉、哈萨克等千余部落，本朝并不之问，当厄鲁特与喀尔喀战时，本朝若助厄鲁特，今如何能破噶尔丹乎？噶尔丹既克喀尔喀，直侵内地，朕始领兵剿灭。前定海总兵官蓝理，曾请率所属藤牌

兵进剿，沙漠地寒冰冻，与南方迥别，藤牌兵虽强，夏尚可用，自八月以至三月，岂但交战，即藤牌亦不能执。此皆人地不相宜，所谓纸上谈兵者也。马子云粗鄙不识大义，可晓示之。

十五日(6月3日)

12 先是，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在阿尔泰仰药自尽。十八日，康熙帝于途中以谕旨予宫中总管太监，称其率师亲征，除为剿灭噶尔丹外，亦因边外厄鲁特蒙古部落甚多，必须收服之，方为万年之计。今青海各处厄鲁特部落已归顺，一卒不发而收数十万众，实出望外。〖6〗四月初七日，于皇太子胤礽恭请万安并受赏谢恩等情形折中朱批：尔之皇父才识浅薄，何以如此有福分，凡到达之地，所指诸事，无不允协，此皆天地祖庙祐助所致也。今世想是不曾闻仇敌一语矣。朕之心事了结，业已报仇。儿皇太子，未知尔如何腾欢。〖7〗其后又在两江总督范承勋奏贺亲征噶尔丹获胜折中朱批：朕倡首，时机不可失，乃三次出塞远行，终使噶尔丹势穷力蹙。若知之不详，则断不行之如此。今仰仗天地祖宗之恩，如愿以偿，朕心大快。今但愿清厘吏治，爱兵养民，以图康而益康，安而益安，以恢复元气。〖8〗至是，于行宫举庆贺礼。又作《凯旋言怀》诗云："黄舆奠四极，海外皆来臣。眷言漠北地，茕茕皆吾人。六载遑不息，三度勤征轮。边圻自此静，亭堠无烟尘。兵革方既偃，风教期还淳。兴廉遵昔轨，崇文育群伦。所用惟才俊，非仅荣簪绅。尔俸与尔禄，脂膏出细民。永念固邦本，不愧王国宾。"〖9〗越一日，于途中谕宫中总管太监云：噶

尔丹已死，各部皆已归顺，大事已毕。朕两岁之间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黄沙无人之境，可谓苦而不言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万苦之中立此大功。朕之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10〗

五月初三日（6月21日）

13 原任前山西巡抚倭伦以去年山西歉收，今米价腾贵奏闻，康熙帝即命用船站之船运米至山西。至是，以原任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贪婪，康熙帝谕议政大臣曰：温保居官甚劣，苛虐百姓，至于已极。前乃自奏其居官甚善，万民颂美，欲为树碑，由今观之，沿途众庶，无不愿食其肉而怨讟之者。况温保不比他人，彼尝为学士，朕爱惜斯民之意岂不知之。甘度居官亦最庸劣，今蒲州民变逃入山中，若辈如能素勤抚恤百姓，岂遂抗匿至此？巡抚倭伦往彼招抚，倘不顺从，欲将温保、甘度拿赴彼处正法，然后用兵。今思其服官污浊朘削小民，殊为可恨，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警。著议政大臣部院堂官会同议奏。寻议覆：温保、甘度居官恶极，应皆正法，以警众人。请将温保、甘度革职严拏赴京，交与刑部。帝从之。

十六日（7月6日）

14 康熙帝返回京城。翌日，谓大学士九卿等曰：朕前巡视直隶、山东、江南、浙江，见地方人民各安生业，官员恐朕不时临幸，皆守法奉职，以为他省类皆如此。顷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交纳钱粮，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前曾面问总

督吴赫，据言西安等府距省甚近，收耗尚轻，若沿边所在地方，火耗不免加重矣。至于山西，特一小省，闻科派竟至百万，民何以堪！科道官因朕已经访闻，始行参劾，并未有言于未发觉之前者，亦属何益？又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历其境乃有确见。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劝阻，惟费扬古言其当讨，后两次出师皆朕独断。若非朕亲统大军追袭噶尔丹，使少留余息，彼必复聚，难以遽灭矣。明时为恢复河套，议论纷纭，致大臣夏言、曾铣受戮。自朕观之，此地无甚关系，若控驭蒙古有道，则河套虽为所据，安能为患？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专言收复河套，亦何益乎？至行师之道，调军转饷，必一人兼综，其成事乃易济。前西路进兵时，将军博霁、孙思克等专管军务，不与挽运，专责地方巡抚等官转饷，迨后粮饷稽迟，兵丁困馁，致有道殣。顷朕自白塔至船站，犹见有遗骸，皆遣向导沿途掩埋。朕统大兵由中路进时，多方筹画，催督粮饷，比及旋师，无一人受馁，且支给西路之兵，俱获全还。又令沿途各站多贮米粮，虽随营贸易之人，皆不乏食。此次宁夏之行，料理粮饷，悉有次第，然后进兵，所以直至回军，供应皆足，无或稍误。以此观之，兵食两事，断宜一手区画，此后倘遇行师，当永以为法。朕又观塞外运粮最难，昔唐宋及明嘉靖时，皆用兵西陲，不知当日作何转运之法。朕此次宁夏之行，不用车辆，所需驼、马、骡、驴，悉自京城发往。恐有不敷，复给公帑采买，预备一切什物，皆由官运，略不累民。寻帝谕吏部等曰：今外寇已经荡平，惟以绥乂地方、拊循百姓为急务，山陕两省，关系紧要，应作何抚恤

休养，著九卿、詹事、科、道，详议以闻。议覆略言：山陕里井艰难，皆缘督抚有司不能仰体皇上轸恤黎民之意，横征私派之所致也。应请敕下山陕督抚，务期洗心涤虑，正己率属，严饬所属官员，屏绝苞苴，严禁私征重耗，其贪污虐民者，立行纠参。至笔帖式、衙门人役，擅作奸弊滋扰地方者，亦必严加惩处。凡有不利于民，应革事宜，督抚即为确查革除。或遇水旱灾伤，当即奏闻。如督抚仍前因循，徇庇属员，不能抚绥百姓，将督抚革职，从重治罪。旋又谓大学士等：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然官吏之贤否，民生之休戚所关，朕一人端居深宫，何能遍知？此番巡行山陕，或先闻其有声名而居官不善者有之，或并未闻其声名而居官实善者有之，此皆上下相隔，不能通达之故也。虽古圣君以知人为难，朕岂料温保行事一至于此？往者浙江、山东等处地方官以朕不时巡幸，各加勉励，操守皆优，山陕官员劣甚，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寻康熙帝以山陕文职缺人，俱令奏闻，酌量选用。

二十四日(7月12日)

15 礼部以平噶尔丹，请上尊号，康熙帝不准行，略曰：六年以来，乌兰布通之役，时廑朕怀，因是训练军旅，谘访形势，正经理武备之时，噶尔丹果复举兵寇掠喀尔喀之纳木扎尔托音于克鲁伦之地，朕思此贼不可以寻常寇盗视之，诏武臣三品以上咸陈灭贼方略，会同详议。举朝皆以为难，其言贼当讨灭者不过四人，朕以为此贼断当亟图，遂昭宣大义，祭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之灵，克成厥勋。

倘事或未成，则受喀尔喀之内附，致厄鲁特之兵争，糜中国之脂膏，事朔荒之边塞，穷兵黩武，其名恐未能免矣。今我师所至，上天祐助，无水之地，而灵泉涌出，不毛之地，而庶草蕃芜。多事悉称意者，此皆国家之福，将士之劳所致也。今西北永远宁谧，其不致蒙咎者即幸矣。自今以往，务益殚励精，始终如一，治安之日，愈求治安，其祭告诸典礼，俱依议行。徽号不必上。和硕显亲王丹臻等再请，疏言：皇上永清四海，手致太平，下台湾，歼灭察哈尔，定俄罗斯，收喀尔喀，从古未经服属之疆土，悉隶版图。今噶尔丹又复剿灭，其同族之青海台吉，皆刻期来朝，又素臣服于厄鲁特之哈密诸回人，亦皆输诚效命。治化之隆，蔑以加矣。昔年三逆荡平，群臣请崇上尊号，奉旨不允，及收服喀尔喀，又经上请，亦未允行。于时廷臣再疏陈奏，曾有谕旨，以噶尔丹尚未扑灭，命将原本收贮阁中。兹噶尔丹既灭，群臣遭遇昌时，欣睹盛事，合词上吁，实出至诚。大学士等亦再三恳请。康熙帝谕曰：朕览史书，帝王事业，贵始终如一，不以徽号为贵。上世无论矣，即明代亦无受尊号者，后人并不非之。朕自御极以来，不曾念及一己，只为天下生民计，夙夜焦劳，惟恐一时怠慢，不克有终。况噶尔丹之灭，由于上天之笃祜，祖宗之福佑，众将士之勤劳也，朕何有焉？朕之徽号不必加，亦不必再奏。六月初，诸王贝勒贝子及满汉文武官员又远近士民，赴畅春园恭请允受神圣文武大德广运尊号。谕曰：朕御极四十年，虽自始至终孜孜不倦，而吏治尚未澄清，民生尚未丰裕，士卒尚未休息，风俗尚未淳朴，且旱潦灾异，亦复相仍，方今外寇既靖，正宜休息生养，徒加尊号

何益于治？朕荡平噶尔丹机宜，未尝有失，苟天下共能知之，朕愿足矣，崇上尊号不必行，毋复再奏。

六月二十九日(8月15日)

16 撰修《平定朔漠方略》，以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张玉书、李天馥，尚书熊赐履、张英为总裁官。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

17 因京城旃檀寺大喇嘛丹巴色尔济等串通第巴诳奏达赖喇嘛尚在，革去其住持大喇嘛，抄没家产，单身发往盛京。

十七日(9月2日)

18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丁丑科三鼎甲：状元李蟠，江南徐州（今属徐州市）人；榜眼严虞惇，江南华亭（今江苏华亭）人；探花姜宸英，浙江慈谿人。至是，赐一甲李蟠、严虞惇、姜宸英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汪士竑、李发枝、富敏、赵昌祚、蔡珽等一百四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吏部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张英、左都御史吴王典、刑部侍郎田雯。

十九日(9月4日)

19 康熙帝以太和殿工竣，诏告天下曰：朕君临天下，早夜孳孳，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获其所，初未尝有歧视中外、轻事兵戎、远伐异域之事，厄鲁特噶尔丹向与七旗喀尔喀同奉职贡，嗣因两国交衅构兵，喀尔喀汗等为所败，叩关内附，噶尔丹乃借辞追击，阑入我边境，恣行狂逞。

朕屡颁敕谕令其悔悟自新，而狡寇不知省悟，益肆鸱张，其逆谋不测，实有逼处近塞，窥伺内地之渐。朕思此寇包藏祸心，倘不即行扑灭，则异日必缘边设防，重滋民困，何如及时声讨，立靖根株！于是昭告天地、宗庙、社稷，躬统禁旅，不惮勤劳，亲出塞外。去年夏贼踞克鲁伦河，自度力不能抗，仓皇宵遁，朕亲追至土喇河，适西路大兵遮截其后，击败之于昭莫多，贼势大挫。冬月复驻跸鄂尔多斯，收抚其降众，遏绝其外援，而贼益困蹙。机会所在，刻不可失，遂以今年春，西巡边境，从宁夏出塞，遣发大兵，两路进剿，而青海乌斯藏人等皆先后输诚自效，哈密国人又俘献噶尔丹之子于行在，噶尔丹穷迫已极，一闻大兵压境，计无复出，遂于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揆诸料敌成谋，适相符合。自此寇氛尽涤，边圉永安，而朕为民除害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亦可晓然共谕于天下臣民矣。武功告成之会，正太和殿工竣，巍焕方新，临御伊始，协气集于九重，观瞻肃于万国，是用覃敷庆泽，以上答郊庙、社稷之灵，下协中外人心之望。诏内“恩款”三十六条。加封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为一等公，西路出征参赞以下官各给拖沙喇哈番，袭一次。旋又免三次出征兵丁所借官库银两，三次从征官各加一级，颁赏内蒙古四十九旗。

二十九日（9月14日）

20 康熙帝巡视塞外，皇太子胤礽等随扈。九月十五日，康熙帝闻有流言，谓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11〗遂谕内务府总管海喇孙等：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头，伊等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

著将花喇、德住、雅头处死，额楚交其父英赫紫圈禁家中。十七日回京。

九月初七日（10月21日）

21 先是，厄鲁特台吉丹济拉率家属七十九人至哈密归降，授散秩大臣，其子多尔济塞卜腾为一等侍卫，俱安插张家口外。至是，丹济拉至御营，帝谕命进见，大学士阿兰泰及郎中阿尔法引丹济拉入。康熙帝独坐毡帷内，远屏左右，并令阿兰泰、阿尔法出，独留丹济拉语良久。丹济拉出，惊谓诸大臣曰：我乃叛逆之罪人，穷困始来归命，乃皇上略不致疑，尽屏左右，召我入见，且蒙恩授我显爵，乃知圣主至勇至仁，如此令我诚心感戴，永不敢有异心矣。帝召阿兰泰入，谕曰：尔等偕丹济拉入者，盖以防不测也，尔等所见虽是，朕思凡人无不可以诚感。丹济拉虽来降，其心不无疑畏。朕推诚如此，伊必感激，喜出望外，断无妄动之事，且伊倘妄动，数百人朕亦不以为意，况一人乎？朕令尔等俱出，不留毡帷内者，欲使丹济拉之不疑也。

十月初二日(11月15日)

22 康熙帝以今属籍所载，日益繁衍，除已授爵秩人员外，闲散子弟素无职业，诚恐进取之途未辟，致向学之意渐坠，许宗室子弟与科试。

十五日（11月28日）

23 康熙帝以三次出征噶尔丹皆途经山西，命免该省明年（1698）额征钱粮。

十六日（11 月 29 日）

24 差往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处之侍郎常绶还京，奏称：六月十五日臣等至策妄阿喇布坦所，授以敕书赐物，谓之曰：尔昔有擒斩噶尔丹之奏，今噶尔丹虽死，而丹济拉乃同逆之人，近至尔地，尔当擒之，并噶尔丹男女及其骸骨畀我。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乃本朝人，得罪逃归，噶尔丹凡百祸端，皆此人兴之，亦当执之与我。策妄拒绝交出噶尔丹骸骨及噶尔丹之女，只将噶尔丹之子车陵三鲁卜、其母布林，伊拉古克三及其弟托博克、孟克里交给朝廷使者。车陵三鲁卜于途中出痘死。议政大臣等奏准：于黄寺集诸王以下、蒙古王、文武大臣、喇嘛等，将伊拉古克三、孟克里凌迟处死。托博克免死。

二十七日（12 月 10 日）

25 刑部以太监刘进朝逃出讹诈，议罪奏闻。康熙帝谕曰：刘进朝乃禁中役使之人，逃出已属可恶，况又于所逃处吓诈有司，宜照光棍例议罪。嗣后太监有与同罪者，以此为例。

二十八日（12 月 11 日）

26 理藩院题：喀尔喀蒙古已故贝子阿南大之妻虽欲将贝子与其第三子丹金承袭，但其长子滚楮克又请旨。康熙帝谕曰：蒙古人欲各为扎萨克，不相统属，朕意伊等若各自管辖愈善。昔太祖太宗时招徕蒙古，随得随即分旗分佐领，封为扎萨克，各有所统，是以至今安缉。宜如阿南大之妻所请，令其第三子承袭贝子，其长子滚楮克倘欲另

为扎萨克，亦可封之。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2日）

27 康熙帝命户部会同九卿议钱法，略曰：朕顷谒陵时，见用小钱者甚众，所换之数亦多，旧钱及两局之钱，使用者少，此实非益民之事也。今岁田禾大有，而米价仍贵，询之土人，皆云钱贱所以米贵；又问小钱从何而来，皆云由山东来者多。由此观之，自古以钱法为难，诚然。先年科尔坤、佛伦管钱法时，题请将钱式改小，朕每谓钱改小易改大难，钱价若贱则诸物腾贵。后因题请再三方始准行。今果如朕言，尔等即同九卿将钱法如何方能尽善，确议具奏。

十八日（12月30日）

28 安南国王黎维正疏称牛羊、蝴蝶、普囿等三处应属该国，现为邻界云南土司所占，请敕地方官给还。时云南巡抚石文晟在京，奏曰：三处明时内属，自我朝开辟，云南即在蒙自县征粮，自康熙五年（1666）改归开化府属已三十余年，并非安南之地。该国王轻听妄言，擅行具奏，而又遣兵到边。是时臣同督臣仰体皇上柔远至意，令防守人等不得轻动。臣思此地久入版图，断不宜给还。帝从大学士等议，以该国王不察本末，轻听妄言，遣兵近境，生事妄行，行文申饬。

二十二日（1698年1月3日）

29 康熙帝从朝鲜国王李焞之请，开中江米市。由盛京领米运往出卖，以二万石为限。俟该国丰收后，米市即

停止。

二十七日（1月8日）

30 青海诸蒙古台吉至京觐见。康熙帝谕札什巴图尔台吉曰：尔父顾实汗自太宗文皇帝至今，进贡请安，输诚已久，今至尔身往来不绝。朕至宁夏时，遣大臣等至尔处，尔等即欲来陛见，朕又恐天暑，尔等未便，故云俟秋凉时来朝。尔已年高，远涉至此，殊可嘉尚。又谕曰：朕并非威慑尔等前来，不过欲令天下生灵各得其所。朕之尊，不在尔等之来否，所望尔等各遂安全，克副朕好生之至意耳。

3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六百八十二，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六十八顷三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三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四百五十二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五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八十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二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三千六十，户部存银四千六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12〗。

32 以各地溺女之风甚盛，命禁止，违者照例治罪。〖13〗

33 因铜产不足，令长芦、两浙、两淮盐商往日本长崎采购，每年购铜多时达七百余万斤。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本年（1697），共输入铜五千五百七十余万斤。〖14〗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7 页。

〖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9 页。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9 页。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1 页。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72—173 页。

〖6〗《掌故丛编》一辑。

〖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82 页。

〖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88 页。

〖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康熙诗选》。

〖10〗《掌故丛编》一辑。

〖11〗《清史稿》卷二百二十。

〖12〗《陶庐杂录》卷一。

〖13〗《清会典事例》卷七五三。

〖14〗《中日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清通鉴　卷五五

康熙三十七年　戊寅　公元1698年

正月十四日（2月24日）

1 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彭苏克喇木扎木巴等进贡并疏言：第巴将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匿而不宣，斥正传之圣徒班禅，自尊其身，有玷道法。诈称达赖喇嘛之言，以混乱喀尔喀、厄鲁特，好事乐祸，正未有已，祈皇上睿鉴，俾法门之教无玷，使众生争自濯磨。康熙帝谕之曰：休息兵戎，令宇内升平，始云道法；若以护法为辞，必生衅端。如尔等虽招抚回子，曾灭其教，亦能令其皈依佛法，跪拜喇嘛否？今天下太平之时，惟令各行其道，若强之使合，断不可行。寻遣内阁侍读学士携敕往谕策妄阿喇布坦，称所奏良是，朕深许之。

二十六日(3月8日)

2 湖广总督李辉祖、河南巡抚李国亮、云南巡抚石文

晟、浙江巡抚张鈇赴任陛辞。康熙帝谕曰：凡居官，以实心爱民为主。民虽愚，终不能欺也。能实心爱民，民自知感。否则竭力矫饰，终难掩人耳目。朕在宫中，惟以百姓为念，督抚身在地方，与百姓最亲。尔等系封疆大吏，当自惜声名，自立品望。一省之事全在督抚，州县私派，皆由督抚布按科派所致，巡抚与布政使通同妄行，则合省受害，此等人，朕断不姑容。

二十七日(3月9日)

3 康熙帝西巡山西五台山，皇子胤禔、胤祉随行。二月二十一日回京。

二月二十五日(4月5日)

4 两江总督范承勋奏请将江南、江西所属州县拖欠钱粮分年征收，康熙帝朱批曰：江南地方钱粮，条款杂乱。去年并未报灾，且今收成平常地方拖欠钱粮。若欲兼征，则官署人等从中得益，亦未可料，况且累年钱粮相积不得征，更换官吏，则无所著落，将来虽蠲免，亦徒有蠲免之名于民，而无实惠矣。尔今若具题，则何府、州、县拖欠若干，征得钱粮若干，应逐一明白造册，一并题请兼征，不可轻懈。〖1〗

三月初二日(4月12日)

5 康熙帝册封皇长子胤禔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为多罗贝勒。

初三日(4月13日)

6 康熙帝遣理藩院尚书班迪、内大臣崇古礼、永吉等往内蒙古四十九旗会盟，户部尚书马齐、都统吴达禅、理藩院侍郎满丕等往喀尔喀蒙古会盟。

十三日(4月23日)

7 康熙帝闻湖广、江西、江南、浙江、广东、广西、福建、陕西、山西九省米价上涨，谕曰：湖广、江西地方粮米素丰，江南、浙江咸赖此二省之来，今二省米价腾贵，诚为可虞。命地方官严禁烧酒，以裨民食。

二十五日(5月5日)

8 定八旗牧马之制。凡八旗佐领所饲马匹，每佐领留六、七骑，其余于四月发往牧地，九月初旬仍复回京。岁岁如此，则钱粮不致虚耗，羸马亦得以苏息。其更代监视，每旗副都统一员、参领二员，率领官员兵丁于水草佳处游牧。

四月十九日（5月28日）

9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广东海关收税人员搜检商船，货物概行征税，以致商船稀少，关税缺额。且海船亦有自外国来者，如此琐屑，甚觉非体。命减额税银三万二百八十五两，著为令。〖2〗

二十五日(6月3日)

10 康熙帝谕宗人府：温郡王延寿行止不端，并不思

效力行走，甚属负恩。此王原非承袭之爵，乃增封之王，伊父为人，原亦平常，著将延寿革去王爵，授为贝勒。贝子袁端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著革爵。镇国公明瑞为人庸劣懒惰，亦革爵。向来王、贝子、公等时常上朝，近不上朝。再右翼公等内，亦有懒惰不行走者，著宗人府会同领侍卫内大臣等将懒惰不效力者题参革退。遂将镇国公刘永、根度黜革。旋命凡革爵者所属佐领转给其他宗室。

二十六日(6月4日)

11 吏部侍郎陶岱等运米三万石至朝鲜，其中一万石为赏赈之米，二万石为平粜米。〖3〗是年朝鲜饥馑颇重，死者达二万三千余人。〖4〗

二十九日（6月7日）

12 康熙帝巡视运河，皇长子胤禔等随驾，五月初十日返京。

13 是月，从云贵总督王继文疏请，贵州水面宣慰使安胜祖大为民患，今已病故，将土司停袭，所属地方改归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5〗

六月十六日(7月23日)

14 云南巡抚石文晟疏言：吴三桂等三藩及孙延龄属下脱逃人员，或潜匿山谷，或在土司地方藏形改姓，或逃入鲁魁山内，缉之愈严，畏罪思脱，相聚为匪。应将其中情罪可恶、法不容恕者指明姓名遍行严拿，其余全予宽免，

可开垦荒地，输纳钱粮，子弟准其一体应试。下部议行。

十八日（7月25日）

15 山西巡抚倭伦疏报：汾州府属宁乡县（今中阳）、临县山贼劫掠村庄，抗拒官兵，首领安守荣、刘虎等十余人，胁从者五六百人屯住永宁州骨脊沟。已会同太原总兵官韩天伏率兵进剿。七月二十九日，倭伦又报官兵进剿后一部自首，一部逃走。将为首之安守荣、刘虎等十四人发往奉天安插，为从一百九十四名宽免，逃走之二百十二名免缉。

七月初七日(8月12日)

16 刑部等衙门议奏：原任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等，横征科派，贪污库银，激变蒲州百姓，应拟立斩。康熙帝以温保、甘度已经革职，谕命免死罪。太原知府孙毓璘贪污库银二万八千五百两，处斩监候。

十三日（8月18日）

17 据浙江巡抚张勐九月疏报：浙江海面飓风大作，海潮越堤而入，冲决海宁县塘一千六百余丈，海盐县塘三百余丈。

二十一日(8月26日)

18 从直隶巡抚于成龙疏请，康熙帝将霸州等处挑浚新河赐名为永定河，建庙立碑。

二十三日(8月28日)

19 漕督桑额疏请开挖盐城一带入海处之下河。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下河入海之处，朕虽未及亲览，曾闻人云，盐城一带地极洼下，海水反高，建闸无益；倘河高海低，水性趋下，虽不疏浚，势必决开一道，以归于海。明代于海口设闸，遇河水高，则启闸以注诸海，水平则闭闸以御海水。前虽特令于成龙、开音布修治，毫无裨益。今桑额居官虽优，但此事非身亲阅历者，难以悬拟，必深悉水性洞彻地形之人，方可定议。九卿及淮扬籍京官旋议，俱言开河有益。帝曰：朕幸五台山回，欲观浑河、清河，因由霸州而来，朕意浑河、清河，俱汇流霸州城南，原欲沿河修筑堤岸，不意至霸州询地方百姓，据云浑河原经固安县，后因迁徙汇合清河，流至霸州，二河水势浩大，以致泛滥为灾。朕遂更初见，一从民言，于固安县开河事乃有成。朕并不固执己意，尔等为总督巡抚者，能如朕之不固执乎？然此河道甚短，易于修治；南省地形洼下，水势浩瀚，难于修筑，不比此河。今若挑浚姚二沼等河，尔果能保与民有益否？命会同江南督抚确议。

二十九日(9月3日)

20 以往盛京谒陵，告祭平噶尔丹功成，康熙帝第三次东巡启行。皇太后及皇子胤禔等七人随行。八月十三日，驻喀喇沁和硕端静公主（皇五女）之府第。九月二十八日，以对俄罗斯作战有功，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一等阿达哈哈番，授副都统喀特胡拜他喇布勒哈番。十月十三日，率诸王大臣谒永陵，次日抵盛京，十六日谒福陵、昭陵。十一

月十三日回京。

八月初一日（9月4日）

21 康熙帝谕命将策妄阿拉布坦遣使所献之噶尔丹骸骨于京城外悬挂示众。

三十日(10月3日)

22 黄明等起事于湖南茶陵州。湖广总督李辉祖疏报：湖南界连黔粤，苗瑶杂处，本年七月十五日黄明率吴旦先等百余人突至靖州城外，执旗放枪，伤把总李成功等。又有万阻山贼首陈丹书率众拥入茶陵州城，署州事永州府同知史在鑛等被伤，印被劫。黄明原系吴三桂属下将军，潜住苗峒多年，因茶陵州知府私派引起民愤，乃伙同陈丹书、吴旦先等集众起事。康熙帝命湖广、贵州、广西三省督抚提镇速行剿灭，务尽根株，毋致滋蔓。李辉祖随又疏报：黄明等于八月间奔至衡州府城外放火攻门，官兵出击，擒获陈丹书等。黄明、吴旦先等逃往广西、贵州，不久均被捕获。明年（1699）七月，黄明等三十八人斩决，其余九十六人发黑龙江为奴。

九月

23 俄罗斯派遣由梁古索夫等率领之商队到达北京。俄皇于俄历1696年6月14日，命其外交部派遣官商到中国贸易。该部遂派遣商人斯皮瑞东·梁古索夫与萨瓦齐耶夫带财政部之貂皮及其他毛皮至中国。次年二月，俄政府发给梁古索夫商队通过西伯利亚、蒙古之许可证及证明。同时，致书库伦呼图克图，通告其国伊尔库次克长官及尼

布楚税务督办商队来华一事。同时，俄国外交衙门又有书函致清内大臣索额图，请求照顾：彼等行至贵国边界省城时，望按至圣皇帝之大臣以和好之礼所定之条例，对我俄罗斯官货及其同往商人，由嫩江供给驿站盘费，护送至京。对我为首商人及其同行之商人，仍按往年之例，买卖一切货物，顺遂无误。伊等将其一切物品买卖完竣返回时，亦望按例，供给盘费驿站，派员护送，中途无误。若圣主之人，有来我俄罗斯汗省城者，亦按贵国护送至边界之例相酬。〖6〗

该商队除由巨商公会成员梁古索夫作领队外，包括秘书、雇员、仆役等二百八十九人，以及一百八十九名商人和工人，总数近五百人。自莫斯科出发，经伊尔库次克、尼布楚，于本月到达北京。梁古索夫商队运到北京价值达三万一千三百卢布之皮货，换回价值达六万五千卢布之中国货物。〖7〗

十月初四日(11月6日)

24 康熙帝从诸王大臣请，以亲征朔漠、平定噶尔丹，立碑太学，又于行军所经及主要战场察罕七罗、拖诺山、昭莫多、狼居胥山等处立碑，均亲作碑文。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

25 康熙帝曾先后命开音布、孙在豐、于成龙、王新命等专司下河开浚事，于成龙等俱奏工程告竣，民生大蒙利益。至是谕曰：开浚下河，只是虚糜国帑，水势并未消减，田亩并未涸出，所谓有益民生者果在耶？今桑额又奏

当行开浚，而九卿并不详诘。从前开浚，诸人亦不稽考册籍，遽议准行。如果此次开浚，巨浸全消，疆理尽复，民业得济，朕于钱粮绝无吝惜，即动发帑金，令其兴工而已。至捐助事例，并不宜允行，即今山陕所捐银米，其事尚未明晰也。若下河果如其所请，疏凿开浚，而桑额等能保水即消、田即出，有裨于民？以身家保奏，则即令开浚之。令九卿详议。

二十三日（12月24日）

26 宗人府奏盛京将军公绰克托，不行训练军旅，应革去辅国公，不准承袭，并收其所属佐领。得旨：绰克托任盛京将军，不训练行伍，以致军旅废坏，情属可恶。著革公爵幽禁，但照议不准承袭，则英王阿济格一支将绝，此公爵著其子普照袭封。

27 吏部议覆云南道御史马希爵疏言：州县交代迟延逾限者甚多，皆由知府、司道等官之处分不过罚俸，是以任意迟延，及申报上司详文，又不明言因何迟延之故。请嗣后州县交代迟延，由知府、司道申报者，务必详明迟延之故，或亏库银，或缺仓粮，不得隐匿。如有徇庇者，从重处分，该督抚一并议处。应如所请。州县官员交代，于两月定限之外，如再迟延，该督抚务将因何迟延之故，逐一详察明确，据实题参。如止以迟延题参，不查明迟延之故，将申详之司道府等官，俱照徇庇例，各降三级调用，督抚照含糊具题例，降一级留任。康熙帝从之。

二十四日（12月25日）

28 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奏曰：臣等年老，凡请旨事件，每有遗忘，伏祈皇上另简大学士，共理政务。康熙帝谕曰：大学士最为重任，必平坦雍和办事谨慎者，方为称职。至于记事，学士可分任之，尔二人著照旧供职。

二十七日(12月28日)

29 康熙帝以河督董安国所奏均不切于河道水性，命革职，仍以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并谕曰：今河上工程，皆于成龙未完之事，其下效力之人亦众，速召来京详议河务，令其驰驿赴任；董安国未完各项钱粮及修筑工程，皆逐一交明于成龙。修治下河，必将上流会赴下流宣泄，详悉勘明始可酌定。如果应行修治，来年仲春举行亦未迟误，照修永定河，多派京师官员分委，同时兴工，庶可速竣。旋于成龙辞行，谕之曰：闻淮扬河水泛涨，清江浦百姓所居之地，皆已被水。夫洪泽湖实黄河之障，洪水强盛，力可敌黄，则黄水不得灌入运河。今淮水势弱，不能制黄，全注运河。黄水又复灌入，且两河相距甚近，清江浦地处其中，受泛溢之水，势所必然，惟淮水三分入运，七分归黄，运道始安。河工关系运道民生，朕数十年来，夙夜萦怀，留心研究，故河道情形熟悉已久。总之，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矣。桑额所奏开浚下河一事，朕不即允行，正是有益于彼。桑额固居心平和，为人诚实，然遇事不免迟钝，易被人欺。如此纷繁事务，何以责其成功。于成龙屡委以事，尚克勉效，河工事情紧急，与于成龙敕书内，须入各部不得掣肘之语，使得相机料理，庶不误事。河务浩繁，

于成龙年已渐老，且一身难以兼顾，奉天府府尹徐廷玺曾任河工，著即令前往协理河务。又谕曰：河务紧要，董安国修筑工程繁多，恐致与于成龙等彼此推诿，可遣部院堂官，并率贤能司官前往，会同漕运总督桑额，将已完未完之工，并所用钱粮数目逐一详明察丈，细造清册赍来。寻命户部尚书马齐、督捕侍郎喻成龙、工部侍郎常绶前往。

十二月初十日（1699年1月10日）

30 为筹谋宗室生计，康熙帝谕宗人府曰：近日传集诸王及闲散宗室，于景山校射者，将以劝惩贤否也。及试以射，善射者颇多。朕心甚悦，其有品秩之宗室，俱为王府护卫，职有迁转之阶，惟闲散宗室，虽有干济之才，亦无路上进。百姓中凡有材者，尚选择录用，而宗室中之有才干者，不获登用，良可惜也。尔衙门将宗室中材干壮健长于骑射者，详查奏闻。朕将授为阙廷侍卫职官，视其效力，若材力果优，勤于供职，即授以副都统、参领职任。安于庸劣者、方罢斥之家贫无力者，一并查奏，朕将筹其生计。

31 命将因事牵连之妇女拘至公庭，永行停止；如有牵涉妇女，著司官、笔帖式往其家中问取口供。

十七日（1月17日）

32 康熙帝前以教导蒙古治生之事尝谕大学士等曰：近者巡幸所经敖汉、奈曼、阿禄科尔沁、扎鲁特等处，见其水草甚佳，为孳生蕃息之地。而蒙古等渐至窘迫者，由其牲畜被盗，不敢夜牧故耳。朕察知其情，曾著原任郎中

李学圣往翁牛特，员外郎喇都浑往策妄扎卜，主事奢冷往敦多布多尔吉等处以教育之。此三处盗贼屏息，渐得生理。以此观之，其他处蒙古亦应照此例，差才能之人教养一二年，则蒙古得遂其生矣。如其不然，虽赏赐频仍，而蒙古不善营生，有何裨益？况蒙古王等，各私其所属，诸凡问罪，尽不得其当，必遣内地官员教导，一切事务，始得就理。尔等将朕此谕，晓示八旗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汉军内，或现任官，或革职之人，或平人，有愿往教养蒙古者，著伊等往彼教育，消弭盗贼。若遇彼处盗案，即与该旗王等会同审理。使伊等住一二年，即使撤回。至是，原任内阁学士黄茂等前往教养蒙古，康熙帝谕曰：蒙古之性懒惰，田土播种后，即各处游牧，谷虽熟，不事刈获，时至霜陨穗落，亦不收敛，反谓岁歉。又因盗贼众多，将马畜皆置之近侧，夜则圈之宿处，以致马畜瘦毙，生计窘乏。且蒙古王、贝勒、贝子、公等俱各承袭父爵，年在童稚，率皆不能教养所属，安辑民人。尔等至彼，查明实无生计者赈给之。至于劝善惩恶，尤为要务，应会同蒙古王、扎萨克等，严禁盗贼，如拿获系两旗下者，尔等即会同取供，情实立刻正法示惩。又必加意鞫讯，勿得枉杀无辜。蒙古地方，多旱少雨，宜教之引河水灌田。朕巡幸所至，见张家口、保安、古北口及宁夏等地方，皆凿沟洫引水入田，水旱无虞。朕于宁夏等地方，取能引水者数人遣至尔所。朕适北巡，见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贩粜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致腾贵也。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

量耕种，其草住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且敖汉、奈曼等处地方多鱼，伊等捕鱼为食，兼以货卖，仅足度日，此故宜知之。凡有利益，朕不时指示。其王、贝勒等，尔等宜与和好，凡事相商而行，有训诲之处，须服其心，驯至协睦。蒙古性情怠玩愚蠢者固多，然亦朴直，但董理教导得宜，此辈亦易从也。

3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六百九十三，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七百七十五顷三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三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四百七十二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五十三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八十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五百八十二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五千四百，户部存银四千五十四万二千九百六十六两〖8〗。

34 定外国商船分三等收税。西洋商船：银三千五百两、三千两、二千五百两。东洋商船：一千四百两，一千一百两、六百两。〖9〗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1页。

〖2〗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七。

〖3〗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七。

〖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四。

〖5〗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一七。

〖6〗《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186页。

〖7〗《清前期中俄关系》150页。

〖8〗《陶庐杂录》卷一。

〖9〗《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五。

清通鉴　卷五六

康熙三十八年　己卯　公元1699年

正月二十一日(2月20日)

1康熙帝以四方无事，独黄、淮为患，定第三次南巡，查勘河道，指示方略，并巡历江、浙，察吏安民。至是，谕吏、户、工、兵部：凡一切往返供应由京备办，即途次日用所需，亦令各衙门照本地时价采买，于民间一无所累。严禁沿途官吏借名科派，地方官员不许馈赠扈从人员，违者皆以军法论处，扈从大小官及从人等，如有横行生事，一并重治。所经过地方百姓不必引避，照常生业，有于驻跸处告讦者，以冲突仪仗例治罪。二月初三日，南巡启行。皇太后及皇子胤禔等八人同行，于大通桥乘舟南下。旋谕领侍卫内大臣议减随从人员。十九日起，乘便舟，往阅黄河以南堤防。二十一日，户部尚书马齐等查勘河工事竣回奏：漕运总督桑额所奏邵伯镇南等处地方，挑浚引河俱属

无益，应无庸议。惟虾须沙沟，及兴文闸、草堰等处，开浚淤塞，稍可泄水，应酌量挑浚。下工部议行。

又谕领侍卫内大臣等：朕巡幸南方，奉侍皇太后而来，自此前行，俱是顺流，并无留滞。或明日晚，后日早，朕当分行，只乘所御一舟，减少扈从，昼夜前进，往阅黄河以南高家堰、归仁堤等处堤防。回至清口，候皇太后船至，朕亲奉渡河之后，相视下河以北堤防，则日期与程途庶不相误矣。

三月初一日(3月31日)

2 康熙帝阅视高家堰、归仁堤等工，谕大学士等：朕留心河务，体访已久，此来沿途坐于船外，审视黄河之水，见河身渐高，登堤用水平测量，见河较高于田。行视清口、高家堰，则洪泽湖水低，黄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水无从出，泛溢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此灾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诸臣并无言及此者。诚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产，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终无益也。今亲阅下河通海之口，及射阳湖一带填淤之处。于成龙所带效力人员甚多，可作速分委，并力开浚，蓄积之水倘能稍泄，庶几有益。至于黄淮二河交会之口，过于径直，所以黄水常逆流而入。今宜将黄河南岸近淮之堤，更迤东长二三里，筑令坚固，淮水近河之堤，亦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河之水，不至倒灌入淮。再河流不迅急，无以刷去河底之沙，朕详加谘访，河直则溜自急，溜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宜于清口西数曲湾处，试行浚直，如直

浚有益，渐将上流曲处，岁加直浚，庶几黄河之险自除，而河底渐深，洪泽湖之水渐出，七州县之水患可渐息。清口应修之处，著于成龙等绘图呈览。又谕漕运总督桑额、河道总督于成龙、协理河务徐廷玺等：若将清河至惠济祠埽湾由北岸挑引，从惠济祠后入河，而运河再向东斜流入惠济祠交汇，黄水自然不倒灌。朕欲将黄河各险工顶溜湾处开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黄河刷深一尺，则各河之水浅一尺；深一丈，则各河之水浅一丈。如此刷去，则水由地中而行，各坝亦可不用，不但运河无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没之患，似可永除。且拦黄坝湾曲，马家港窄狭，虽将时家马头之口堵筑，而淮水不能畅流，山阳南岸韩家庄等处险工，甚属可虞。今应将清口之西坝台，添挑水坝，比东坝台加长，包裹清口在内。择洪泽湖水深之处，开直成河，使湖水流出。黄河湾曲之处直挑引河，使各险处不得受冲。其拦黄坝应行拆毁。时家马头决口，俟黄水流定，汰黄堤筑成之日，再行堵塞。至归仁堤之建，专为毛城铺等处，水涨冲决，于此拦回，仍归黄河之意，此堤亦应修筑。尔等河臣务必将各州县水灾尽除，方不负朕南巡救民之至意。若挑挖引河，原有工程，仍照旧令各官作速修防，不可怠忽。下河现有积水不可不引出归海，俟引河工竣，黄水归入故道后，再将下河、串场河、射阳湖、虾须沙沟一带挑通，引积水流出归海，庶河道永无冲决之患。

次日，康熙帝以被淹地方米价高昂，谕命截留漕粮十万石，分发受灾之高邮、盐城、宿迁等十二州县平粜。再截留十万石于扬州、淮安存贮。初九日，舟泊江天寺，召于成龙至。成龙不言如何治河，惟固请行捐纳。帝谕曰：

“朕以此知于成龙之不能有成于河工也。”〖1〗旋谓于成龙曰：朕自淮南一路详阅河道，测算高邮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邮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见平等，应将高邮以上当湖堤岸，高邮以下河之东堤，俱修筑坚固。有月堤处，照旧存留，应修堤岸，仍照旧堤坚筑。至于邵伯地方，因无当湖堤岸，河湖合而为一，不必修筑堤岸，听其流行。高邮东岸之滚水坝涵洞，俱不必用，将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归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浅处，责令挑深。如此修治则湖水、河水俱归大江，各河之水既不归下河，下河自可不必挑浚。旋以山东、江南地方官员备办船只勤劳，命其中有因公诖误、罚俸、住俸、降俸、降级、革职留任者，皆予宽免。并于浙江官员重申此谕。又大赦山东江南两省在监罪犯。除“十恶”及诏款不赦等罪、官吏贪赃罪外，其余于本年（1699）三月十五日以前已结未结者，俱宽免。后浙江同。

十四日（4月13日）

3 御舟入苏州府境，沿途迎谒者，数百里不绝，而苏州为尤盛。凡在籍诸臣为前一行，监生、生员次之，耆老又次之，编户之民又次之。水陆并进，每舟列黄幡，标都贯姓名迎驾等字于其上；陆亦如之。凡献《康衢》颂若干帙，装以黄绫。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各建彩亭，纵横百步，榱桷栏楯极壮丽。桥巷树彩坊锦棚，高出檐表，遍列花灯。〖2〗十八日，适万寿节，命停庆宴。于二十二日至杭州府。二十七日阅杭州驻军。二十九日离杭州。时浙江士民控告该省官吏鼓铸牟利，致私铸者众。浙闽总督郭世

隆命即停官炉，发帑收毁私铸钱。康熙帝闻之嘉许。〖3〗

4 是月，康熙帝谕免江南、浙江各省州县康熙三十四（1695）、三十五（1696）、三十六年（1697）度民间拖欠钱粮。旋免淮安、扬州府九州县二卫上年（1698）度未完地丁漕项等银十九万两，米麦十一万石。

四月初二日(5 月 1 日)

5 康熙帝命减江浙之地盐课、关税。谕曰：江浙二省为东南要地，比岁以来，蠲豁田赋，赈济凶荒，有请必行，无灾不恤。虽漕项钱粮向未蠲免者，亦曾特旨蠲免。今巡历江浙，见淮扬一路，既困潦灾，而所过州县，视十年以前，实为不及。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军需而增之盐课、关税，嗣后只收正额，其两淮盐课于康熙十六年（1677）增四十万两，应减去二十万两。〖4〗又谕地方大吏：严革杂派，禁止刁讼，俾胥吏不能作奸，良民得以安业。倘官吏有悖旨妄行者，许商民首告，该督抚察出，即行参奏。又以江南浙江，人文称盛，入学名数前已酌定增额。命于府学、大学、中学、小学各增五名，举行一次，以示奖励人才至意。

越二日，由浙回苏。驾至洞庭东山，有水东民人告菱湖坍田赔粮，收状纸付巡抚。问扈跸守备牛斗曰：太湖广狭若干？奏云：积年风潮冲坍堤岸，故今有八百里。谕曰：去了许多地方，何不奏闻开除粮税乎？奏云：非但水东一处，即如乌程之湖漥、长兴之白茅嘴、宜兴之东塘、武进之新村、无锡之沙澂口、长洲之贡湖、吴江之七里港，处

处有之。曰：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谕令查明奏免。〖5〗旋回至江宁府，军民数十万夹道欢迎，颂声彻于行在。〖6〗驻江宁织造曹寅署。称曹寅母孙氏“此吾家老人也”，书“萱瑞堂”三字赐之。〖7〗亲奠明太祖陵，谕大学士等：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又传谕曰：“朕昨往奠洪武陵寝，见墙垣复多倾圮，可交与江苏巡抚宋犖、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朕御书‘治隆唐宋’四大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次日晨，郡王率大学士及巡抚等具仪恭捧御书匾额，安奉明陵殿内，行礼而退。〖8〗

初三日（5月2日）

6 康熙帝赐传教士潘国良、白进（晋）、张诚等宴。先是，康熙帝将至苏州，杭州天主堂教士潘国良至无锡境恭迎，并进献土物。命内臣梁九公赍御馔四大银盘赐之。潘叩谢恭领，寻赍送浑天仪进呈。内臣传旨云：“这个是浑天仪。万岁要的是浑天星球。”遂将浑天仪发还，于湖舫赐其及张诚、白进（晋）等宴，并游览西湖。二十九日回銮，过天主堂，差内臣进堂细看。至是，潘国良同张诚、白进（晋）等蒙赐宴、游览虎丘。初四日，潘等齐赴行宫谢恩，内臣传谕云：“万岁前在杭州，叫我进天主堂看了，随经回奏，堂被火焚，修造未完；今万岁赐银二百两，与潘国良造完。”潘国良谢恩而归。〖9〗

十九日（5月18日）

7 山西巡抚佟伦疏言：殷实商人愿往杀虎口外大青山

等处采木者，请令其赴部具呈给票，守口官兵验明放行，输税入口贩卖。查杀虎口外，从无砍木之例，工部议覆应无庸议。得旨：内外之民俱属一体，大青山木伐卖，商民均为有益，著照该抚所请行。

五月十七日(6月14日)

8 康熙帝南巡历一百零三天，至是返回京城。次日，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朕南巡至浙江，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年来已将旧欠钱粮尽行豁免，其被灾地方概行赈济，恩泽屡加，在百姓应比往年丰足，今反不及从前者，皆因府州县官私派豪取，馈送上司，或有沽名不受而因事借端索取更甚者。至微小易结案件牵连多人，拖延索诈者甚多。此等情弊，督抚知情而不参劾，反将行贿官员荐举、廉政官员纠劾，以致民生失所。命大学士九卿等议永革横派、严禁贿赂、察吏安民之法。又谕曰：南巡见地方官诚心为民者甚寡，一切务虚名而无实效，甚无取焉。又见沿途钞关已极颓敝，皆由关差监督，未经简选，但较俸差往。其中贫穷卑猥者或将亲戚家仆，或傭雇人役，挈之而往。任此辈恣意妄行，自有害于商贾，且盘诘关津，亦有害于百姓。嗣后关差俱令本衙门堂官保举，始行差遣。

十九日(6月16日)

9 四川巡抚于养志疏参提督岳升龙欺罔各款：一、受革职天全土司高一柱贿赂，令带罪护理，今高一柱借称谋逆重情，专杀土民高于岳等八人，以致官民互讦。岳升龙密拘犯证，自行审理，以图掩盖。一、霸占行盐，驱逐小

贩，以致商贩失所。一、各镇协营，每年勒坐空额百余名；一、克扣兵粮、科派下属。又打箭炉、擦道等地少数民族生变，岳升龙不与巡抚商议即发兵前往。康熙帝谕命工部侍郎罗察、学士布泰前往查审。旋岳升龙疏辩：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占，夺藏民数万户，吞占其地数千里，又于木鸦造铳炮、屯粮草，又发兵数千占据河东擦道等堡，不放客商来往，故遣兵五百往化林营增防，已咨督抚会商。而于养志私遣人前往调停，不使提督与闻，且擅止臣所遣防兵，益见私通外藩情迹。康熙帝谕命罗察等一并察奏。明年（1700）正月，岳升龙再劾于养志“凶残险刻，暴戾乖方，交结藏番，贿弃疆土，剥削商旅，苛虐土司”等十六款。谕命二人均离职，由川陕总督席尔达审理。寻于养志拟斩，岳升龙革职。罗察、布泰审事不明，各降三级，随旗行走。四十三年（1704），于养志充发黑龙江。

二十五日(6月22日)

10 大学士伊桑阿以老乞休，康熙帝谕赞伊桑阿、阿兰泰：尔二人自任大学士以来，不生事端，凡事推诚，从公料理，不独朕知之，天下无不知者，非尸位素餐者可比。伊桑阿虽以老疾求罢，朕不忍令去也。

六月初一日(6月27日)

11 康熙帝谕大学士：当今凡事俱可缓图，惟吏治民生最难刻缓。谚云：湖广熟，天下足。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兹南巡江浙，询问地方米贵之由，百姓皆谓数年

米湖广米不至，以致价值腾贵。然楚省官吏并未奏报水旱。又闻湖南百姓甚苦，皆由兴永朝、王樑、杨凤起三人相继扰害所致。现任总督李辉祖虽为人诚实，办事颇优，但俱系于成龙荐举，欲其不徇情面，将从前废弛整理，断断不能。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县知县，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颂，其人亦有胆量，无朋比。郭琇著补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

七月十八日（8月13日）

12 裁京城宗人府、内阁、部院司局各衙门员外郎、主事、侍读、中书、御史、郎中、院判等共一百二十七员。

13 九卿议覆户部尚书马齐疏言：臣遵旨查审山西布政使齐世武与巡抚倭伦互讦一案，革职太原府知府孙毓璘、原任大同府知府郑润中亏空库银仓米等项俱实。巡抚倭伦并不查明题参，将布政使齐世武详文驳回，反令知府李成龙代孙毓璘弥补亏空。又原任汾阳县知县李联亏空案内有民欠银两，经汾州府通判韩开藩将民欠征解，巡抚倭伦反指为科派，以布政使齐世武等隐讳不报，擅行题参，应将巡抚倭伦降三级调用，布政使齐世武降一级调用。康熙帝从之。

二十三日（8月18日）

14 河督于成龙疏言：运河各坝堵闭，全河之水俱由金湾三闸人人字河、芒稻河，下江水势湍急，宣泄不及，以致漫溢。目下上流水势俱各消退，独高邮、邵伯日见盈满，请于凤凰桥起至王家庄止，疏浚深通，直达湾头河。

又自董家沟起，至朱家桥止，旧有河形亦疏浚深通，直达八港口，则漫涨之水可以渐消。下部议行。

二十四日(8月19日)

15 管理钱法户部侍郎鲁伯赫等疏言：宝泉局中现今收贮废钱，搀铸四年尚属有余，且红铜钱铅多铜少，以致折耗甚多，请将红铜钱、小钱停其交送宝泉局。康熙帝从之。并令民间家有废钱自行销毁，违者治罪。〖10〗

闰七月初六日（8月30日）

16 山西巡抚噶礼陛辞，康熙帝谕曰：凡巡抚赴任，朕俱有训旨，然遵谕而行者甚少。山西地方被温保科派，迄今百姓受困。倭伦居官虽无甚劣处，而于科派不肖之员，不行题参，是以大失民心。尔务要勤劳爱民，居官若好，朕即超擢，否则即行罢斥，惟尔自取，朕断无所瞻徇也。

十三日（9月6日）

17 云南、贵州总督巴锡疏言：滇省地处极边，副将、游击等缺出，请照陕西例于现任参将、游击、守备内拣选保题。不论衔缺相当，准其越升一二等，以收实效。兵部以无庸议奏闻。得旨：云南地方甚为紧要，副将游击员缺照该督所请行。巴锡曾为陕西巡抚，陕西武职官员若有贤能者，亦著一并保举具奏。

十六日(9月9日)

18 康熙帝乳母瓜尔佳氏故世，封“保圣夫人”。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4日）

19 康熙帝从给事中汪煜奏请，河工官员题补通判以上各员，俱令随本引见。

九月十一日（11月2日）

20 以敏妃丧未满百日，皇三子诚郡王胤祉并不请旨即行剃头，殊属无理，康熙帝谕命收禁宗人府，严加议罪。旋命革王爵，授为贝勒。办理王府事务侍郎辛保、王府长史马克笃、一等侍卫哈尔萨等不行规谏，将其锁拿、革职，各鞭一百。

十三日（11月4日）

21 康熙帝命河臣于成龙挑浚清口，以畅其流。谕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视，知水之不治，由洪泽湖水势甚大，既不能泄，又加黄运两河合并，势愈浩瀚，以致泛滥。昔时原有归仁堤遥为捍御，此法最善，今已淹没不可考。靳辅则筑减水坝，名为减水，而四处奔泻漂决甚多。彼但顾上河而不顾下河，水何以治？朕意惟有导黄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泄洪泽湖使之下流，全用清水以刷淤沙，如此则水自无不治矣。今岁南巡，见黄河逼近清口，黄水倒灌以致淤垫。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家堰减水坝流入高宝诸湖，自高宝诸湖流入运河，以致下河田地尽被淹没。淮扬所属钱粮虽频年蠲免赈济，动帑修理堤岸，群黎尚在水中。清口甚为紧要，如不将清口挑浚，湖水不出，高家堰并运河堤工虽加高厚，均属无益。命于成龙遵旨而行。

十月初十日（11 月 30 日）

22 康熙帝巡视永定河堤，皇长子胤禔等随行。至卢沟桥以南河工，谕王新命等曰：此河性本无定，溜急易淤，沙既淤，则河身垫高，必致浅隘，因此泛溢横决，沿河州县居民常罹其灾。今欲治之，务使河身深且狭，束水使流，藉其奔注汛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不致泛滥。命遵谕而行。翌日，又谕之曰：官不清则为民害，水不清亦无利于民，天下之浊者皆如此也。不清之官，朕有法以正之；不清之水，朕有策以治之。十二日，帝至郭家务村南大堤，以豹尾枪立表于冰上，亲用仪器测验，谕王新命等曰：测验此处河内淤垫，较堤外略高，是以冰冻直至堤边，以此观之，下流出口之处，淤高必甚于此，如此壅滞安能畅流，此等堤工卑矮可虞，若不预行修筑，明春水发，难以堵御，必自今冬下埽加封增高，不可取近堤之土，若取土成沟，水流内有伤堤根。旋回京。李光地、王新命呈修筑永定河折。康熙帝谕曰：今郭家务以下淤沙又高出七八尺，若掘毕后再浚河身，不但多费工，且岁岁仍淤，不若于南堤之南，随其洼下浚治，则修理最易。修理时可将河口修窄，渐次放宽，两边筑堤使高大，则水势迅急，沙自不至停住。若遇村庄相近处，宜详视妥当，委曲远移，或以石砌之，与村居无碍，始行修理，俟新修河工告竣，朕亲临视开放河水。

二十三日（12 月 13 日）

23 河道总督于成龙等疏言：运河乃粮艘经由要津，为下河七邑上游，更兼高家堰六坝流出之水尽入于此，水

势浩大，河窄难容。前河道总督靳辅于高邮南北建设大小减水坝五座，虽堤岸保固无虞，而下河诸邑均受水患。皇上南巡阅视，令臣等大修堤岸，坚闭减水坝，下河麦禾幸得收获。兹遇伏汛水发，致高邮、邵伯等处皆被漫决。臣等酌开减水坝二座，上下堤岸方得保全。总缘高邮河身，与山阳、宝应河身相等，骤乘高邮、宝应诸湖之水，开坝则有碍于民田，闭坝则有伤于堤岸。请将高邮减水坝俱改为滚水石坝，水涨听其自漫而保堤工，水小资其涵蓄以济运道。又茆家围等六坝，亦请改为滚水坝，其式与归仁堤五堡滚水坝相同。至高家堰一带石工，年久坍损，请通行加高五尺，以免岁修。康熙帝从之。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3日)

24 顺天乡试案发。先是，顺天乡试榜发后，有士子言：考官不念寒士之苦，白镪薰心，炎威眩目，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等。不问文而阅价，满汉之巨室欢腾。并举大学士王熙、李天馥，尚书熊一潇，左都御史蒋宏道，湖广巡抚年遐龄等子孙通贿中举状。因正副主考官为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又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之传言。

至是，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李蟠、姜宸英等以宾兴之典，为行私之地。康熙帝以此次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论腾沸，大殊往昔，命九卿等严加议处。〖11〗寻九卿磨勘顺天乡试中式举人考卷，并拟将正副主考官革职。康熙帝谕曰：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之人，亦复混入。科场大典岂容如此？此案如照所议完结，仍不知警，命将所

举人通行齐集内廷复试，如有托故不到者，即行黜革。

迨翌年正月复试，康熙帝览卷曰：今科考试诚不允当，考官诸臣亦甚懦弱，诸臣不拟题启奏，反强请朕命题；又谓所学疎浅，其试卷也屡请朕定其优劣。朕不允行，诸臣阅卷尚怀顾忌，不分满洲汉军及南北卷，总合一处定其次序。朕以为宜按项定其差等。朕于诸事惟期合宜耳，虽宗室大臣之子，岂肯徇情，诸臣有何畏忌？即今乡会科场俱遣官考试，朕何曾主试？至二月初一日，试卷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三等以上者仍令会试，四等著令黜革。李蟠遣戍，姜宸英旋死狱中。

初五日(12 月 25 日)

25 康熙帝命户部尚书马齐为武英殿大学士仍兼管户部尚书事，礼部尚书佛伦为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为文华殿大学士。

十一日（12 月 31 日）

26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于成龙奏称清江浦西界黄水高于淮水一尺，淮水高于运河之水七尺，运河之水高于平地七尺，合而观之，淮水高于运河西堤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清口自河之下流，沿武家墩，由清江浦之北另行改移，中间河身量留八九十丈空地，两傍坚筑石堤，俾清水畅达，此所当急议者。夫清水建瓴迅下则易出，黄水不致倒灌，其石堤之间，已为河身，不烦挑浚，即水涨之时，其高不过等于运河，安能泛越高家堰哉？但如是改移，朕恐别有所碍，不能永远，故少为踌躇耳。命其确议具奏。

九卿当即议覆：河道总督于成龙等疏言：邵伯更楼、高邮九里等处漫缺，臣已令该管官先将高邮九里缺口堵筑，其邵伯更楼缺口旧有涵洞，堤内原有河形，请疏挑宽深，于河东筑成土堤，束水南下入江，可泄运河骤涨之水，以固东西两岸堤根。再查运河一带，河身垫高，皆因高家堰堤工未完，黄流倒灌，清口淤塞，湖水不出之故。今先挑挖烂泥浅等处，引水敌黄，以济运河，如高家堰一带工程告成，则清水自出。均应如所奏，作速挑浚，修筑完工。帝又以河工关系重大，高家堰堤岸，纵多方坚筑，清水亦不能出，今惟当议移清口于他处，两岸俱用石工坚砌，使清水流通。此事著于成龙及徐廷玺会同河道各官，亲看清口当移于何处，即行详议，于岁前具奏。越一日，帝谕大学士等：河图绘于纸上，平漫难辨高下，朕欲改清口，刻水制成一图，观看易明，著侍郎常绶前往河工，会同于成龙，清口应否改移，详加看阅，岁内著速回具奏。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常绶等疏言：臣等遵旨前往河工详勘，拟将清口改移于武家墩，但现今物料未备，恐明年雨水前不能完工。漕运甚属紧要，虽改移清口，其高家堰亦必须加帮。九卿议如所请，将高家堰速行加帮高厚，并挑挖引河二道，遣部院堂官督催，至邵伯更楼、高邮九里等处决口，至今尚未堵塞完工，此亦关系运道，亦应差部院堂官督催，作速完工。得旨：依议。督催工程著范承勋、王鸿绪、王掞、田雯、布雅努、喻成龙、顾藻、寿鼐、王绅、高裔办理。分修工程，著董讷、王樑、朱弘祚、江有良、王起元、宫梦仁、线一信、陈汝器、王日藻、卫既齐、李应鹰、马世济、高承爵、金鋐、杨雍建办理。

十二日（1700年1月1日）

27 工部议覆管理钱法侍郎常绶疏言：宝源局所铸制钱，每岁用铜一百二十万斤，各关解送铜斤于四五月始到，正二三月无铜可铸，每向户部题取制钱应用，请收买民间自行销毁钱铜一百万斤，搀和关铜鼓铸，应如所请。从之。

十二月初四日(1月23日)

28 先是，湖广总督郭琇以户部郎中刚五达等奉差往审湖广茶陵黄明一案时，恣肆横行、扰害地方俱实上奏。至是，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刚五达陛辞，朕曾谕云，尔系部院保举贤能，他日乃上进之人，此行须从公审断，不可颠倒是非；倘行止妄乱，决不轻恕。今肆行无忌，不加重治，何以惩警？著将刚五达等交刑部等衙门，严加议处。寻刑部等衙门遵旨查审，刚五达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康熙帝谕曰：若辈即当正法，以示惩戒，何待秋后也？著再议。翌年二月，郎中刚五达、宋超、笔帖式舒里浑俱处绞监候。

初九日（1月28日）

29 康熙帝谕吏部：凡奉差官员，理宜恪慎洁己，办理公务事竣即行复命，庶不负委任之意。嗣后如巡盐、榷税、审事一应差遣各官，倘有沿途骚扰、绕道妄行，或公务已毕仍逗留地方，借端生事，或将所带笔帖式、拨什库等私自遣往他处，督抚即指名参奏，以凭究治。如督抚瞻徇容隐，不行纠参，事发一并议处。尔部即遵谕行。

二十一日（2月9日）

30 会试定例，分南北中卷，后又于南北中卷之内各分左右，以致阅卷者不尽衡文，只算卷数，以定中额。嗣后令仍照定例，只分南北中卷，概去左右名色。并将江南、庐州等府，滁州等州旧系中卷者，俱归南卷，其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去其中卷名色，每科云南定为云字号，额中一名，贵州定为贵字号，额中二名，广西、贵州各加中一名。

3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八百九十六，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八百八十五顷三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九千五百五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五百六十三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六十六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四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五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五百九十三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五千四百。

32 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差应办宝泉、宝源二局之铜，改为内务府商人承办。每斤照定价银一钱、脚价五分，于六关监督处领银采办，按期交纳。〖12〗

33 裁徐州府属河夫六千九百五十名，改设河兵三千三百名。〖13〗

34 阿兰泰卒。

阿兰泰（？—1699），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任兵部笔帖式。康熙二十年（1681）擢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历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工、兵、吏部尚书，二十八年（1689）授武英殿大学士。康熙帝征噶尔丹，命值宿紫禁城，综理奏章。先后充《国史》、《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至是卒。赐祭葬，谥“文清”。

〖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八；《康熙政要》卷二三。

〖2〗道光《苏州府志》卷首之一《巡幸》上。

〖3〗《清史稿》卷二七五。

〖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三；《杭州府志》首卷之八；《重修扬州府志》卷一。

〖5〗《燕下乡脞录》卷二。

〖6〗《张文贞公（玉书）集》卷六《驾幸江宁纪恩碑记》。

〖7〗《解春集文钞》卷四《御书萱瑞堂记》。

〖8〗《张文贞公（玉书）集》卷六《驾幸江宁纪恩碑记》。

〖9〗《正教奉褒》。

〖1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四；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1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六；《养吉斋余录》卷四；《郎潜纪闻二笔》卷五。

〖1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13〗《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

清通鉴　卷五七

康熙三十九年　庚辰　公元1700年

正月二十二日(3月12日)

1 工部议覆浙江道御史廖腾煃疏言：原任河督董安国糜费岁修及各案大工银两四五百万，于成龙任内又几及二三百万，而河工无一案报竣，追赔各款亦无一案还项，应严定考成，酌立期限。管河各官俱应革职，勒限半年赔修，工完开复。如限内不完，将承修官革职，分管道官降四级调用，总河降一级留任，未完工程仍令赔修。并令总河将所修堤岸于接连交界之处，各立石桩，上镌号数，下镌修理人员姓名，其旧堤岸，镌旧堤字样，亦立石编号，使职有所守，庶免推诿。康熙帝从之。

二十九日（3月19日）

2 康熙帝启行巡视永定河。二月初十日至永定河下游，谕李光地等曰：修筑方略皆朕亲行指授，若事有参差，

俱在朕躬，尔其尽心修理，勿怀疑惧。旋又谕大学士等曰：朕往阅永定河，见河上诸员，深属不堪，彼等并无知晓，每引朕至浅处，舟淤难行，问之土民，亦不明奏。后发严旨以惧之，始引前行。及至阅看，工程甚易，并无难处。因朕指示周详，河工诸臣，方悟而大悦。朕御小艇，入郎城等淀淤浅之处，遍视之，则河口当移于柳岔，益无疑。郎城之河，全被沙淤而垫高。至来年可耕为田，而欲于此处出水，直强之耳。水口所关重大，若非亲临目击可轻断乎？治河大臣，畏缩不前，反再三陈奏，以为不可行者，今复何辞！

二月初三日(3月23日)

3 直隶巡抚李光地请立法以厘清亏空：一、杂项钱粮不入奏销案内者，责成该管上司于监查正项时一并照例盘查保结，则挪移之弊可杜。二、以往上司于年终盘查属库，以后应自该年十一月起至次年奏销以前止亲自查明，如有亏短立即揭报，无亏据实出结，使期限宽裕，可以逐项周察。三、亏空挪移，律例虽有正条，但法轻易犯，以后地方官如挪用银五千两以上或粮米六千石以上者，无论已、未革职，应拟流徙，不准折赎，遇赦亦不减免，使人知畏法，而仓库加谨。下部议行。

十六日（4月5日）

4 孙思克卒。

孙思克（1628—1700），字惠臣，汉军正白旗人。顺治间任参领。康熙二年（1663）晋甘肃总兵。后迁凉州提

督，改甘肃提督。三藩之乱时，曾平王辅臣叛。三十五年（1696）平准之役，以振武将军出宁夏，同费扬古会师大破噶尔丹，获昭莫多大捷。

寻灵柩至京，皇长子往奠，赐鞍马二匹、银一千两。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袭，赠太子太保，谥“襄武”。康熙帝旋谕大学士等曰：护送孙思克灵柩之章京云，孙思克之丧，自甘州（今甘肃张掖）至潼关，沿途军民无不号泣相送，孙思克在西陲时，朕甚赖之。因思甘肃地方紧要，特命都统雷继尊前往，雷继尊朕所素知，骑射甚精，人材优长。将军博霁、莽依图俱善。前博霁自江宁赴西安时，军民哭送直至浦口，彼若不善，何能如此，诚可谓将军矣。提督李林盛，军民亦无不称善。

十七日(4月6日)

5 湖广总督郭琇前于入觐时叩头哭奏佛伦诬害，略曰：臣生父系郭景昌乃即墨县学庠生，并非投充为仆且造反之郭尔标，佛伦以无影无稽之词诬臣欺君，冒认祖父，滥膺封典，拟以革职、追夺诰命，部臣不俟行查，遂立即追缴，乞敕问佛伦。佛伦称据访闻具题，并无实据。大学士议将前所追夺郭琇诰命给还，佛伦因事在赦前免议。〖1〗而郭琇被诬十年，不敢以一言草疏自白。〖2〗

二月二十七日（4月16日）

6 于成龙卒。

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世为奉天盖平人，徙广宁，嗣隶镶黄旗汉军。初由荫生授直隶乐亭（今属河

北省）知县。康熙二十三年（1684）擢安徽按察使。时靳辅为河道总督，大治淮、黄堤坝，成龙则力主浚海口故道，与靳辅相左。诏同靳辅入对，辩于御前，辅卒罢任。迨辅卒，成龙继为河道总督。康熙亲征准噶尔，成龙以左都御史督运中路大兵粮饷。未几，改直隶巡抚。至是以河督终于淮署。谥“襄勤”。康熙帝曾谓成龙曰：“今之督抚，朕可相信者，惟两江总督于成龙、江南巡抚汤斌及汝三人耳。”盖“两于公”皆名成龙，亦皆以清忠强直、专心经济名世。〖3〗

三月初三日(4 月 21 日)

7 审结陕西侵扣种子银案。先是，陕西咸阳民叩阍，呈告原任巡抚布喀等侵蚀种子银。布喀旋参川陕总督吴赫于借民种子银中侵蚀四十余万两。康熙帝谕遣刑部尚书傅腊塔、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前往查审，并将吴赫解任审讯。至是，傅腊塔等奏：查种子银共五十余万两，发给民间共三十九万余两，百姓已于三年内完过二十六万余两，余银限两年内陆续完结。原同州知州蔺佳选、蒲城知县关琇、韩城知县王宗旦、朝邑知县姚士墊、华州知州王建中均侵扣种子银入己，合计实给百姓银及州县官侵扣挪用银与五十余万之数相符，布喀所告总督是虚。遂议定：将蔺佳选、王宗旦处斩监候，姚士墊、王建中身故免议，侵扣银追还。吴赫子另案议罪革职，原任川陕总督佛伦不将各官侵吞即用等项确查，即列名会题，命以原官致仕。其他有关官员分别给予处分。

初六日(4月24日)

8 以河工进展迟缓，弊端颇多，康熙帝谕责工部尚书萨穆哈曰：今观河工诸臣，一有冲决，但思获利，迟至数年，徒费钱粮，河上毫无裨益，此弊之根，皆在尔部。即今河工凡有启奏，惟恐尔部不准行，随即遣人营求，尔部鲜不受其请托者。若此弊不除，河工何由奏绩？寻于成龙病故闻。康熙帝以河工钱粮甚不清楚，张鹏翮操守好，命调补河道总督。张鹏翮陛辞请旨，并保请原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同往。康熙帝谕曰：靳辅治河时，河道甚好。自任王新命后，仅守靳辅成绩，并无别行效力之处。于成龙初任总河，已将靳辅所修之处改治一二次。及至董安国，则事尽废坏不堪矣。王新命于河务不甚谙练，且现今修理清河，四五月间可成，待完工日再行定夺。彼处效力官员著撤回。张鹏翮奏曰：高家堰若培修，拦黄坝宜拆毁，至疏通海口，宜用《河防一览》所载水老鹳等器。帝谕曰：高家堰现差大臣督修，尔无与焉。海口至清口，相隔辽远，今所急者清黄相会之处最为紧要，黄水高，故清水不得通泄，以致泛溢。曩者高家堰去水尚远，今与培筑堤岸相平，但今清水何以得出，河身何以得深，此系尔当急图效力者。更楼口亦属紧要，所宜速为修竣。水老鹳等物，靳辅当时亦曾用之，毫无裨益。此数事尔到任详察，宜作何举行，再为奏闻。朕以尔清廉，因特简任，所发钱粮仍于河工支用，分厘不致空费，堤岸自能坚固，事无不济，尔善行努力。现今钱粮，分给各工人员，物料尚未运到，帑金耗费全无著落，尔到任后严查具奏。张鹏翮既赴任，疏请撤回协理

河务徐廷玺及其他河工效力人员。工部议覆：应令徐廷玺将伊任内钱粮事件交代明白，并令该督将其他各官所管工程有无完竣，钱粮有无清楚之处，逐一查明，即令发回。张鹏翮称部臣每事掣肘，乞谕部臣宽其文法，责以成功。康熙帝谕命嗣后凡估修奏销，与例不相符者，具题驳查。若将不应查不应驳回之事，任意混驳，该督具题到日，将本内有名堂司官交与该部严加议处。

二十三日（5月11日）

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庚辰科三鼎甲：状元汪绎，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榜眼季愈，江南宝应（今江苏宝应）人；探花王露，河南柘城人。至是，赐一甲汪绎、季愈、王露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查嗣瑮、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年羹尧、刘师恕等三百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熊赐履、内阁大学士吴正典、户部侍郎李柟、佥都御史王九龄。

四月初八日（5月26日）

10 颁《御制台省箴》，以儆言事诸臣。箴曰：台省之设，言责斯专。寄以耳目，宁取具员？通明无滞，公正无偏。党援宜化，轸域宜捐。洞达政体，斯曰能贤。古昔诤臣，风规凛然。訏谟谠论，垂光简编。朕每览绎，如鉴在悬。居是官者，表里方直。精白乃心，克广其识。国计民生，臧否黜陟。凡所敷陈，敬将惘愊。风霜之任，以惩奸慝，搏击之威，以儆贪墨。毋摭细务，苟塞言职，毋纷

成宪，妄逞胸臆。书思入告，当宁对扬，沾名匪正，营私孔伤。或藏嫌怨，谬为雌黄。受人指嘱，尤为不臧。形诸奏牍，有玷皂囊。职司献替，亟宜审详。敬尔在公，风纪岩廊。词箴用勗，诞告联常。

五月十七日(7月3日)

11 湖广总督郭琇条奏楚省陋弊八款：阖邑摊费，其名叫“软抬”，各里轮当，其名“硬驼”之弊宜除；陋规杂派之多宜除；征粮之滚单宜除；讼棍包揽词讼宜禁；酷刑、滥刑宜禁；诬盗及捕役私行吊拷宜严饬；尸亲率众抄抢之风宜禁；强族阻葬之风宜禁。请敕勒石，永为定例。得旨：郭琇莅任实心除弊，详明具奏可嘉，俱著照该督所请行。〖4〗

12 是月，苏州踹匠罢工。时苏州踹匠盈万，有包头约束，工价有例，食用有条。月之某日，踹匠首领之令一出，千百踹匠竟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商民受困，将及一载。〖5〗

六月初三日（7月18日）

13 河道总督张鹏翮疏言：臣遵旨看视海口，将拦黄坝尽行拆去，河身开浚深通。于四月二十一日动工，至五月初九日完工开放，水势畅流，冲刷淤沙，旬日之间，深至三丈，宽及百丈有余，滔滔入海，沛然莫御。且自动工以来，海潮不兴，风涛不作，得以施工。工程甫竣，即长水二尺，以资开放，畅达入海，此皆我皇上留心国计，轸

念民生，至诚上孚天心海神效灵之所致。应将拦黄坝之名改称大通口，伏乞皇上钦定，以垂永久，建海神庙以答神庥。康熙帝准奏，赐名大通口，建造庙宇。

翌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前张鹏翮赴任时，朕即指示以必毁拦黄坝，挑浚芒稻河、人字河。大抵河工事务，非身履其地详察形势，无由悉知。初张鹏翮奏请，欲按书上之言，试行修筑，朕谕云：尔身至其地，亲加详阅，则应修之处，便可知矣。今毁去拦黄坝，而清水遂出，浚通海口，而河势亦稍减，观此则河工大可望也。当于成龙赴任时，朕亦曾谕以宜毁拦黄坝，若于彼时毁去，早有效矣。观张鹏翮奏章，词简而意明，其办事精详可知。朕昔与彼间论时，彼曾云：在浙八年，每岁钱粮并无缺欠，今蒙朝廷擢用之恩，无可仰报，惟勉令江南钱粮，每岁必期完结。朕尚止之云：尔勿轻出此言，万一不应，后则难矣。迄今思之，彼固有成见也。

二十六日(8月10日)

14 康熙帝谕令乡、会试时将大臣子弟另编字号，曰：考取举人、进士，特为得人耳。若或行贿，夤缘而得之，则出身之本源不清，而欲冀他日之为忠臣良吏得乎？今朕意，凡系大臣子弟，另编字号，令其于此中较阅，自必选择其文之优劣。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如此则于考试一事大有裨益。又谕嗣后停宗室与试。

七月初四日（8月18日）

15 张鹏翮就河工修固及人员奖惩等上九款，康熙帝

以其“条陈河工弊端，详悉切要，极其周备”，令九卿速议行。因谕曰：张鹏翮深悉河务，条奏详明，但任事伊始，即如此严切，后将难继。其所奏下桩处，朕南巡时，亦曾面谕于成龙，今张鹏翮所奏如此，方见朕言之当。治河石料，抛置水次，以致冲没者颇多，于成龙监修河务，曾身立淤泥中，竭力督催，故人皆奋勉。但彼偶离其地，属员则安逸是图，无所顾恤矣。且闻或于河岸陡峻处，略加削直，即冒称堤工者有之。张鹏翮现奏事宜，固为详明，但彼所辖地方辽阔，不得不分委属员。后来功效，难以预必。

二十四日(9月7日)

16 康熙帝以今年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孤寒士子未能入彀，人心不服，命遣人往李光地、彭鹏、郭琇等处征询如何除弊。李光地、郭琇等各奏杜塞弊端、慎选教官、禁生员恶习诸款。御制《为考试叹》一诗曰：“人才当义取，王道岂纷更。放利来多怨，徇私有恶声。文宗濂洛理，士仰楷模情。若问生前事，尚怜死后名。”〖6〗

九月初六日（10月17日）

17 以总河职任宜专，康熙帝命将遣往督修高家堰范承勋等九臣俱撤回，其督修工程交与总河张鹏翮。

十六日（10月27日）

18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给事中穆和伦条奏服用奢侈本章，尔等拟票申饬。朕意言官专任耳目之职，若因言而罪之，谁复敢言？但此本内，言顺治年以来，至康熙十年（1671），尚为俭朴，自后渐至奢僭等语，殊属错谬。

朕知之甚悉，自辅臣摄政，十年以前时，凡器用服食等物，甚为奢侈。自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金镫等物。此时服用，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马齐曰：十年前葬祭多焚化皮衣，今其风已息。帝谕曰：诸王大臣服用虽甚节俭，笔帖式、护军、庶人等，服用未必不少有奢侈。朕岁岁赏赉，更给官马，而生计尚未充裕，谓非奢侈之故乎？朕阅载籍，历代以来，皆由朴而渐至于奢，未有由奢而渐至朴者。然不可以不禁也。今惟以大开言路为要务，况设立科道，专为求言。所言当则行之，不当但将原本发还，如此则内外臣僚亦俱知儆戒矣。朕听政四十余年，言官有为人而言者，有受贿陈奏者，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此等条奏，朕无不知。至于丧祭时，恐其僭用，朕屡经传谕族长，著不时查察，今日久渐弛，容或有之，亦当禁止。此本著不必申饬。

十七日（10月28日）

19 康熙帝饬谕工部诸弊。谕曰：一月内工部奏销杂项修理用银至三四万两，殊觉浮多。明季宫中一月用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一月所用之银只五六百两，合并一应赏赐诸物亦不过千金。工部情弊甚多，今后凡有修理之处，将司官、笔帖式俱奏请派出；每月开支，分清细数，造册具奏；若三年内有塌坏者，著赔修。越二日，帝责工部尚书萨穆哈：尔部弊端甚多，修筑河工堤岸钱粮，及给发诸工银两，尔部司官、笔帖式侵蚀一半入己。尔在部年久，诸弊得诿为不知乎？尔当自为身计。萨穆哈以老

乞休，康熙帝曰：萨穆哈在部办事四十余年，事务岂有不知？弊端岂有不悉？乃历年碌碌，河工积弊，至于敝坏，各项工程钱粮，皆致虚糜。今奉严旨，遂欲卸责离任，虚伪巧诈已极。令革职。

20 以八旗大臣子弟逃避担任侍卫、执事等，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旗下大臣子弟，当令为侍卫执事，勤劳效力。今皆令入部院衙门，大臣交相顾庇，一应升迁、出差全不论俸之浅深、人之优劣，擅徇情面，选择保奏，其间揽事恣行者亦有之。此辈在部院衙门，大臣等彼此相托，不无掣肘，现今写本、办事、坐台、驰驿等劳苦之处，大臣子侄，谁曾派遣？况汉官现任三品以上堂官，子侄不授科道之职，若大臣子侄人材果优，何处不可效力，必在部院衙门，方为美耶！命查明八旗满洲汉军在京内外任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之子孙侄等，在部院任司官、笔帖式者，酌定去留。其去者上三旗以侍卫、执事选用，其余随旗行走。候其父兄不任现职时，再行补用于部院衙门。

二十一日（11月1日）

21 以福建道御史刘珩疏直隶永平、真定等府田地应令巡抚李光地视其近河之处，引水入田耕种。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水田之利，朕所洞悉，已交李光地，现令引水耕种。水利一兴，田苗不忧旱潦，岁必有秋，其利无穷。但不可太骤。今若竟定一例，诸处剋期齐举，该部复行催查，则事必致于难行。亦惟兴作之后，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劝，各相效法。于是因地制宜，设法行之，事必有成。观今此处，亦不必开池，惟如宁夏水田，开浚沟渠，潦则

撤田中之水，自渠出之。旱则放渠之水，引入田中。灾荒总可无虞。

二十八日（11月8日）

22 康熙帝册封已故孝懿皇后之妹、佟国维之女佟氏为贵妃。十二月行册封礼。

十月初三日（11月13日）

23 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六十岁诞辰。康熙帝率诸王以下文武大臣侍卫等行礼。先一日进献礼物。御制“万寿无疆赋”。〖7〗

初八日（11月18日）

24 诏许风闻言事。康熙帝前谕大学士曰：九卿诸臣，但以朕可者可之，否者否之，无一人肯直言者。伊等皆系读书之人，岂不知忠为事君之大义？顷者，朕以九卿不足信，将行取知县及科场事宜，遣问张鹏翮、郭琇、李光地、彭鹏，九卿独不抱愧乎？四人居官之善，朕何以知之？盖以彭鹏曾任三河知县，朕谒陵往返，稔闻其贤。张鹏翮曾任兖州知府，居官甚善。郭琇曾任吴江知县，朕南巡时，百姓俱称其贤。李光地为掌院时，官声最优。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若张鹏翮等，偶有他过，朕尚可曲宥。如九卿不肯直言，朕必重惩一二人，彼时毋谓朕不宽也。朝廷设九卿，所司何事，其以朕旨晓谕之。至是，又谕之曰：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咨

询百姓，以是知之。今张鹏翮居官之优，岂朕目击其临事？亦不过得之风闻耳。因此朕欲开风闻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风闻题，即行察该督抚，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暴敛迹，循良竞劝，于民大有裨益。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吏贤否，若有关系民生者，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奏。倘怀私忿，互相朋比受嘱托者，国法自在。

初十日（11 月 20 日）

25 河南巡抚徐潮陛辞，帝谕曰：闻河南火耗甚重，亏空钱粮甚多，且有私派。尔去一如张鹏翮、李光地、郭琇、彭鹏所行，则不但为当今名臣，即后世亦可取重矣。

十八日（11 月 28 日）

26 左都御史李柟疏陈九卿会议诸弊，略言：皇上一日万机，常勤宵旰，事关重大，必下九卿会议，期归允当。而近来凡有会议，每于前一日薄暮传知，次日即行齐集，惟主稿者及都察院衙门，先有科抄揭帖，余皆不详事之端委，齐集时只将看语宣读一遍，诸臣仓促闻之，安有良策？大半就主稿者之议，唯唯画题而散，是虽会而未尝议也。请今后内阁于前一日将所拟稿分送预议诸臣，求其尽善。如所见未合，改拟另写，临时互阅，同定一议或两议，仰候睿裁。或所见出两议外，亦存其议，以备稽核。如奉旨取阅，亦可见其不苟雷同。至会议日期，除患病者竟不必列名，有托故不到，及倩人画题等弊，概行申饬。部议以先期送稿，易致迟误，循旧为便，余皆如所议行。〖8〗

27 两江总督阿山奏参河道总督张鹏翮袒护盐枭。朱批：先张鹏翮曾援引直湖套贼例书折，奏请将大盐枭孔文泰留其下效力。今张鹏翮为河务尽心效力，声名亦好，若将此等事悉行揭出，则张鹏翮将身败名裂，且效力亦无兴趣也。今只依旨严审孔文泰案耳，不必另眼相待。尔所奏缘由，朕逐一详阅，情由都知道了。〖9〗

二十日(11月30日)

28 康熙六年、七年（1667、1668）之交，在华传教士集会广州，研讨中国礼仪问题，以为应“遵守1656年经由教皇亚历山大第七批复的宗教裁判所的决定”〖10〗，尊重中国人之信仰。其后因来华传教之多国、多会关系复杂，礼仪之争时起。三十二年（1693），任福建宗座代牧主教之阎（颜）当神父要求在其教区内严禁行中国礼仪，并试图将此规定通行中国各地。〖11〗为此，阎当通过其代表，取得法国巴黎大学神学院之支持。但在京传教士反对。至是，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等上书曰：“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祐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祖上不曰‘祖上’一样，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

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远臣不胜惶怵待命之至。”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12〗

十一月十八日（12月27日）

29 定科场官卷取士例。九卿议覆湖广总督郭琇等遵旨详议科场事宜四疏，今后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之子弟，在外督抚提镇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照定额每十卷，民卷取中九卷，官卷取中一卷，不必分经。其副榜亦照此算取。如官员子弟只数人则不必另编官字号。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在监乡试亦编入南监内，俱一体分别编官字号，照额取中。会试满合字号，南北字号亦编官字号，每二十卷取一卷。云南等四省中额，仍照现例行，不另编官字号。各项监生，有愿在监入场者，俱由国子监录取，责令祭酒等力行考课之法，考课不缺者，准其入场，照例分别南北官民卷。其愿在本地乡试者，与生员一体分别官民卷取中，童生内有将经书小学，真能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该学臣酌量优录，论题将性理中《太极图说》等书一并命题。康熙帝从之。

十二月初二日（1701年1月10日）

30 云南布政使张霖因出身盐商被参革职。

十九日(1月27日)

31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张鹏翮奏修筑下河事宜深为得当，诚如此修筑，钱粮节省，底绩亦易。于成龙为修下河曾屡疏具题，未得其宜，朕俱不允。此并非可徇情面之事，朕于奏章必是非昭然毫无可疑者，方允举行，虽日后有失，朕直受之，断不委之他人。此等事谅记注官必备载之。于成龙在日，最有声势，交与亦广，即尔诸臣，谁与抗衡？凡于成龙所奏事于理不符者，朕皆穷诘不行。今张鹏翮所奏，事俱合理，朕皆照所请行。朕并非偏向张鹏翮也。朕观河工之弗成者，一应弊端起于工部，凡河工钱粮皆取之该部，每事行贿，贪图肥己，以致工程总无成效。张鹏翮亦曾面奏云，武弁藉空粮，文官赖火耗，河工官员，别无所获，惟侵渔河工钱粮，所以河务无成。今张鹏翮所用钱粮俱非部支，并无掣肘，自到任以来一文不肥己，正项河银，俱实用于河工，此河事所以得有成效也。

32 是年，张鹏翮所治河工大成：一、辟海口，疏通黄河下流，改拦黄坝为大通口。二、浚通清口，引清水敌黄济运。开高家堰“见闭三坝”，挑挖芒稻河，引湖水入江；挑挖裴家场、烂泥河、张家庄、帅家庄、张福口等引河，计长一千五十丈、深丈余、宽十丈，导淮以刷清口，引清水于黄河口近处入运，于运口建置水闸；改古汉迤下土堤为石工，以防淮涨冲决；修筑高家堰滚水坝，开坝下草字河与塘曹河为引河，并筑顺水坝，以防湖水大涨为患。在以上各工完成后，堵塞高家堰之塘梗六坝，使淮无所漏，

悉归清口。各工完成，十余年断绝之清流，一旦奋涌而出，淮高于黄者尺余。〖13〗清水既出，一水两分，大半入黄，少半入运，诸道引河挽全湖之水并力敌黄，河之下流益加冲刷深通。三、治理黄河下游。开王家营减水坝，挑浚王家营引河，以泄黄河漫溢之水；堵塞睢宁县黄河南岸王家营等处缺口；修筑归仁堤及武家墩至小黄庄一带临湖石工，以防河水倒灌入湖；修筑从清口起上至徐州下达海口各段黄河险工，并将两岸堤工加高培厚。秋汛未发之前竣工，河复故道。四、修治运河。改造中运河，即自三义坝下至仲庄闸筑堤一道，使旧中河上段与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并培筑两岸堤工；修筑骆马湖口对岸竹络坝，节宣河、湖大涨之水，以防冲淤中运河；同时将高宝运河西岸土石堤工一律增高培厚。从而漕运畅通，商民便利。〖14〗河工告成后，“水安其道，民宁其居，舟行不惊，淮运乃济。”时人谓：“昔之帑肥于人，今之帑肥于地。”〖15〗

3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三，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五顷五十四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五百六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五百六十九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七十七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四百八十三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六百九十五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五千八百。

34 大伙盐枭结党兴贩，巡缉非易，原定例官兵巡缉私盐，获盐未获人，或人未全获，或兵丁有被杀伤，官即

受谴责，使官兵顾忌颇多，不利巡缉，至是废止〖16〗。

禁盐、灶户卖身旗下，犯者枷三月，杖一百，回籍著役，仍追还身价。〖17〗

35 法国商人约旦以“安菲利特号”船至广东通商，将中国产品运往巴黎，引起法国朝野上下对中国之注意。〖18〗

〖1〗《华野疏稿》卷三。

〖2〗《郎潜纪闻二笔》卷三。

〖3〗参见：《清史列传》卷八《于成龙传》；《碑传集》卷七五《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拜他喇布勒哈番于襄勤公成龙墓志铭》。

〖4〗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

〖5〗《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康熙诗选》。

〖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一；《清史稿》卷二一四。

〖8〗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04 页。

〖10〗《中国礼仪之争》45 页。

〖11〗《由方济各会的传教历史文件看中国天主教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引《中国礼仪之争》47 页。

〖12〗《正教奉褒》。

〖13〗《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14〗《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九卷《张鹏翮》。

〖15〗《碑传集》卷二二《张文端公鹏翮传》。

〖16〗《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

〖17〗《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

〖18〗《康熙皇帝》。

清通鉴　卷五八

康熙四十年　辛巳　公元1701年

正月

1给事中汤右曾疏言：臣昔在翰林，曾充三馆纂修官，而在政治典训馆为最久，伏见皇上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盛德大业，备具此书，内外大小臣工，咸有天语叮咛，提撕警觉，以至国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下及民间日用饮食，纤悉周详，请敕刊颁行天下。又臣昔曾分直内廷，幸获仰窥御制文集，穷千圣之精微，汇百家之体制，上阐道统，下该（赅）治法，尽善尽美，亘古未有。今儒臣校对缮写将竣，祈并赐刊发，以慰四海想望，以垂万世准则。疏下所司知之。〖1〗

二月初一日（3月10日）

2吏科给事中马士芳疏参：山东省大计，巡抚王国昌荐举历城县知县管承宠，系其私人，又徇庇溺职之长清县

知县崔锡荣，不行参奏。湖广省大计，巡抚年遐龄徇庇湖北布政使任风厚老病，不行参奏。康熙帝命王国昌、年遐龄各明白回奏，任风厚可著来京引见。寻谕大学士等曰：任风厚调来引见，其年尚未衰老，可以办事，如尔诸臣，俱系年老，坐而办事，必须老成历练者方能得当。州县官则不可，若道员以上必以年长者为佳。不惟此也，凡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无累，外官惟以清廉为要。郭琇居官清廉而办事和平，如任风厚果系不堪，郭琇岂肯徇庇？任风厚仍赴原任。至言官参奏不实，若皆议处，未敢复言，马士芳著免其申饬。

二十八日（4月6日）

3 康熙帝以江西巡抚马如龙以老病乞休，谕督抚当因材器使，略曰：无事之时，督抚之任仍宜汉人，若汉军费用太多，于民无益，惟有紧要事办理敏速，则汉军所优也。然如张鹏翮、李光地居官更有何议！张鹏翮自到河工，在署之日甚少，每日乘马视堤岸，不惮劳苦。彭鹏人材亦甚壮健，任三河县时，但闻有贼即带刀乘马亲往擒拿，毫无畏惧，朕皆深知之。

三月初十日（4月17日）

4 张鹏翮请将历年所颁治河谕旨由史馆纂辑成书。康熙帝谕曰：朕以河工紧要，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大约泛论则易而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治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今不计所言所行，后果有效与否，即编辑成书，欲令后人遵

守，不但后人难以效行，揆之己心亦难自信。且今河工尚未告竣，遽纂成书可乎？命纂书之事不必交翰林院，由张鹏翮编辑后呈览。

5 谕大学士：朕听政四十余年，凡条奏之事，稍有私意，断不能欺朕。马士芳等特不喜汉军居督抚之任，故将王国昌等俱行参奏，朕所知之。汉人数员已尽置外任，今郭琇病甚，欲思一人代之，尚患不得，果如张鹏翮、李光地、郭琇者能有几人？若云汉人内，人人皆优，此亦不可。原任福建巡抚宫梦仁居官无状，朕问李光地，邻省河南、山东巡抚居官何如，尔等有文移来往之事，必能知之。李光地言：河南巡抚徐潮居官甚优，山东巡抚王国昌虽无过人之才，心性和平，地方尚受其益，果在地方安静，即百姓之福矣。旋又谕：近见督抚内，张鹏翮、李光地、郭琇、彭鹏、华显等居官最优。阿山到任虽不久，居官亦甚善。徐潮自到河南，声名即尔茂著。顷彭鹏荐知县三人，彭鹏所举定皆良吏。张鹏翮、李光地皆不轻于荐人，惟恐荐后或有不法，故甚郑重之。若于成龙则乐于荐人，故常失之。

6 是月，苏州织造李煦密奏派人赴东洋（日本）。十年（1700）四月，李煦请借营运资生银十万两，密奏曰：昨闻皇上复念及包衣下人资生艰苦，特发内帑，借给营运，利息从轻，俾足以仰事俯育。臣煦犬马微员，情愿借银壹拾万两营运资生，以图报效。但臣煦远在苏州，不能按月交还，议以每年交本利银壹万壹千两，就近交与江苏布政司库内，逐年汇解，十年全完，则上不亏皇上之本，下可以养家口，臣亦得以从容办事。至所借壹拾万两，或于内

帑给发，或于江苏藩库支领，统候皇上裁示。朱批：内务府大臣事件，应呈内务府大臣，尔三处合议。〖2〗至是，李煦密奏：去年十一月奉旨命三处织造共举一人往东洋去，今年正月传集江宁织造曹寅、杭州织造敖福合，公议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前往，候风信于五月出洋，现正料理船支。朱批：千万不可露出形迹方好。〖3〗六月折奏，欲从宁波出海，因商船颇多，似有招摇，议从上海出去，隐僻为便。定莫尔森六月初四日从上海开船，朱批："回到日即速报。"〖4〗十月又折奏：莫尔森已于十月十六日回至宁波，经杭州至苏州，十六日即从苏州起程进京面奏一切。〖5〗

四月初七日（5月14日）

7 从广西巡抚彭鹏所请，以广西采买熟铁生铜解送京师，因上年（1700）熟铁已停解送，生铜至是亦停解送，故改为折银解部。

十三日(5月20日)

8 直隶巡抚李光地疏参原任河督王新命、原侍郎白硕色及员外郎赫硕滋修筑永定河误工，刑部拟王新命枷号鞭责，白硕色拟革职。康熙帝以所议尚轻，令再议。至是，以王新命修河误工，浮冒银一万六千余两，拟斩；赫硕滋不实心效力，心口相违，拟绞；白硕色革去佐领，枷号鞭责。

十九日（5月26日）

9 刑部尚书王士正请假迁葬，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

山东人性多偏执，好胜挟仇，昔李之芳、孙光祀、王清，其仇迄今未解，惟王士正则无是也，居家除读书外，别无他事，若令回籍，殊为可惜，著给假五月，不必开缺。

五月初二日(6月7日)

10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自古帝王用人行政，皆赖大臣荐举贤良，尽事君之大义，虽或荐举偶有未当，若为所举者，因有贤吏之名，遂力改所行，始则有光于祖父，中则奋励于功名，终则不负其所举，斯即良吏也。若始以贤而举之，乃改行而为不肖，既玷祖父之名，复绝功名之路，以致贻累于所举，斯则国家之大罪人也。天下至大，为人君者焉能人人而识别之？且官方贤否，或操守清正或贪污不肖必难掩于百姓，必难逃于众论，其居官即此可以见矣。倘所举之人居官皆善，此乃实心为国，无私之贤臣也；所举有善者、有不善者，此其心虽为国，特识鉴未到之故耳。若所举皆贪污行私，此则大玷为臣之义，不可一日容于世者也。辨别臧否，以鼓励实行，权在人主，或居小吏时亦有善名，及得志之后改行者甚多，此则焉能预料？既用而复疑之，是故以知人为哲，以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为信。自兹以后，朕惟视其居官操守清廉以为实据，无庸预为疑度也。

二十三日(6月28日)

11 定十四关采办铜斤，分为三份，由员外郎张鼎臣、商人王纲明、主事曹寅分别经营：张鼎臣等负责湖口、扬州、凤阳仓、崇文门、天津、太平桥等六关，办铜一百一

十五万余斤。王纲明负责芜湖、浒墅、北新等三关，办铜一百四十一万余斤。曹寅等负责淮安、龙江、临清、赣关、南新等五关，办铜一百一万余斤。共借本银十万两，按三份借给，每年以节省银十四万两计算，八年共交银一百二十二万两。〖6〗

二十五日（6月30日）

12 康熙帝谕本章务简洁，略曰：本章俱有定额，凡言事务期明晰，如将无用之文章阑入何益？今杜之昂欲将邵雍后裔授为博士，但数言可了，若必将邵雍之贤一一举出，即十疏岂能尽之？魏寿期所奏汉中府地方民生本极富庶，自吴三桂叛后，户口逃散，此言尤为悖谬。彼处自明朝末年，为张献忠屠戮殆尽，自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十一年（1672），用兵始定，历年无几，则人民岂遽能生聚？所奏著发还。至魏寿期奏，凡州县初到任后，只许到省一次谒见督抚，若不时往来，必致送礼及勒取之弊。大约治道亦不在此，内而大学士九卿，外而督抚属下之人，岂俱不相往来？若大臣无欲，则属下以廉，岂关往来谒见之故也。

13 是月，巡视西城御史张瑗疏言：西山碧云寺后有前明太监魏忠贤墓，并碑一座，碑后刻有孝官孝孙等六七十人姓名，并不填写年号。使其造于故明之日，岂有显遭正法之逆珰，敢于僭横乃尔。若造于我朝定鼎之后，则不书昭代之年号，尤属狂悖不法。乞赐扑毁。得旨：魏忠贤碑墓著交与该城官员扑毁划平。〖7〗

七月初四日（8月7日）

14 康熙帝饬谕河臣张鹏翮。略曰：前总河于成龙具疏，欲将高家堰六坝堵塞，蓄湖水以敌黄水，疏通清口，因遣尚书范承勋等堵塞六坝，此非张鹏翮到任之后始行堵塞。顷因巡抚高承爵题报，泗州、盱眙水灾，朕敕张鹏翮会同江南总督阿山，踏勘情形，将泗州、盱眙泛溢之水设法修治，作何赈济蠲租，令其奏闻。又以洪泽湖水泛涨，高家堰堤工恐致危险，若高家堰至于危险，淮安、扬州等处皆被淹没，高家堰堤作何保守坚固，更有何修治善策，著张鹏翮陈奏。乃张鹏翮托病，未往泗州、盱眙，复疏称泗州、盱眙水灾，自古已然，即六坝全开，泗州等处亦被水灾，且六坝既闭之后，水不东注，高邮、宝应、兴化、泰州、山阳、盐城、江都等州县田地涸出，民得耕种，皆河伯效灵所致等语。朕著张鹏翮会同阿山将泗州、盱眙泛涨之水作何设法筑堤、帮修或赈或蠲，俱有益于灾黎，并非欲开高家堰六坝，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扬百姓罹于水灾也。朕念黄河运河关系国计民生，三次看阅河工，屡次简任河臣修筑堤岸，每岁不惜数百万帑金，夏月雨水时昼夜忧虑，不时遣人看视，凡被水之处，截留漕米，尽出仓粮赈济，总为拯救灾黎，岂止救泗州、盱眙之灾，而淮安、扬州等处百姓听其罹灾乎？朕念四海一家，凡来朝见者必细询雨泽田禾。现有居住贺兰山后公云木春来朝见，朕问河西雨泽、黄河水势，云木春奏：今岁自正月至六月滴雨未降，黄河水消二丈有余。张鹏翮与众河官乃谓清口水出，皆赖河伯效灵，伊等效力所致。此实因黄河水

小，清口之水幸而得出，并非伊等效力之所致也。统一天下之主，坐视灾黎不为拯救，有是理耶？览张鹏翮奏章，昏瞶已极，著将朕谕旨及张鹏翮所奏一并刻示于淮安、扬州、泗州、盱眙等处，令众人观看。

八月十二日（9月14日）

15 直隶巡抚李光地疏言：青县等处西翼四旗马厂余地，原十八万八千四百六十二晌，民间认垦者三万二千十六晌。其余有偷垦者，有被水淹者，有充为己业者，会勘时民人惧罪莫敢出名承认，乞免以往之罪，仍招民承种，本年起照例起科。从之。旋又奏天津等处马厂余地已认垦八万一千七百十八晌。

九月二十四日（10月25日）

16 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以年老乞休，康熙帝允之。越一日，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王熙以衰病乞休，温旨慰谕，准以原官致仕。因系顺治朝旧臣，加少傅衔。寻允大学士张英以原官致仕。

二十八日（10月29日）

17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朕凡用人，皆咨询诸大臣而后用，于诸大臣不信，将谁信耶？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尔等致位宰辅，皆有可否人材之责，朕凡咨访人材，当以实对，若惟恐结怨不行陈奏，何以责人耶！

十月初九日（11月8日）

18 因李光地所参属员每多汉军，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李光地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但所参属员每多汉军，不知人才优劣，实不分汉军、汉人。若以汉军尽劣，则见有一钱不取如沈朝聘者？近见汉人惟护汉人，汉军惟庇汉军，皆非公道，深为不取。今春科臣马士芳，题参山东巡抚王国昌，人甚不服，近御史王材任参安徽巡抚高承爵则当。浙江布政使赵申乔赴任时仅有家人十三人，不用幕宾，亲笔办事，监收钱粮，火耗分厘不取，居官果优。

十六日(11月15日)

19 以銮仪卫銮仪使隆科多为镶白旗汉军副都统。

二十五日(11月24日)

20 康熙帝命大学士移文总督郭琇、张鹏翮、桑额、华显，巡抚彭鹏、李光地、徐潮等，将实心惠爱民生、居官清廉之道员以下、知县以上官具各具折开送内阁，即越省也可列名开具。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日）

21 山西巡抚噶礼折奏保荐清廉官员。朱批：据朕打听，知府秦唐居官好，罗纶为正白旗人，现于山西居官何如，虽不稔知，但与伊同旗人等言论其素行不端者颇多，恐尔为其所欺，宜多加提防。再此等折子，尔应亲手写来，不可令人写，字不好并无关系。〖8〗

十二月十二日(1702年1月9日)

22 御史王度昭疏参广东巡抚彭鹏，彭鹏遵旨回奏。康熙帝饬谕曰：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告者，专为广开言路，使督抚以下各官，有任意妄为及贪劣害民者知所顾忌。科道官员纠参不实，例有处分，又或言不合理，及生事妄奏者外转有之，罢职亦有之。至于被参之人，具疏回奏，止应辩析是非，不应支离牵引。因彼一身被参而举原参之父子兄弟亲戚皆受指摘，以逞报复，则自此以后，孰敢更纠一人？顷金都御史王材任疏参安徽巡抚高承爵，高承爵回奏疏内将王材任之父与其亲戚妄意牵连。又御史钱珏，曾参原任巡抚穆尔赛在任贪婪，及后钱珏授山东巡抚，其居官并无胜于穆尔赛之处，他若此类者甚多。彭鹏身为言官时亦曾参人，兹为王度昭所劾，理应只以切己之事剖晰奏明，今乃讦奏王度昭，谓其曲庇亲戚，而其间所有夙怨，又未指出实据。彭鹏虽操守清廉，居官亦善，这回奏反复渎陈，不胜忿激，凡在君上之前不应陈奏之言辄形于章疏，粗戾已极。著严饬行。

2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三，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五顷六十五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六百六十五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九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八十七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六百九十八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五千八百。

24 定例：嗣后工程需银万两以上者，均须专册奏销，不得汇于杂项一并造册。〖9〗

25 俄罗斯鲍科夫商队于京贸易后回国。前年（1699）该商队启程东来，于上年七月抵京，携有价值三万二千三百卢布之皮货，停留数月，换回价值七万六千卢布之货物。〖10〗

26 康熙帝令五城司坊官永行严禁：凡鸣锣击鼓，聚众烧香，男女混杂等弊，并扶鸾书符，招摇夤缘之辈，及淫词小说等书。〖11〗

27 费扬古卒。

费扬古（1645—1701），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孝献皇后弟。顺治十五年（1658）袭伯爵。三藩之乱，从征吴三桂，以功擢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康熙二十九年（1690）于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寻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三十五年（1696）大兵征噶尔丹，以抚远大将军统西路军，于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大败之。以功封一等公。至是卒，赐祭葬，谥“襄壮”。

〖1〗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2〗《李煦奏折》13—14 页。

〖3〗参见：《李煦奏折》15 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一册 55 页。

〖4〗参见：《李煦奏折》17 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67 页。

〖5〗《李煦奏折》19 页。

〖6〗《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5—20 页。

〖7〗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51 页。

〖9〗《清会典事例》卷八八八。

〖10〗《清前期中俄关系》152 页。

〖11〗《台规》卷二五。

清通鉴　卷五九

康熙四十一年　壬午　公元1702年

正月二十一日（2月17日）

1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观诸臣任科道时多有敢言，沽直声以得升迁者。及为大僚，辄不敢言，问以小事，皆云不知，前后顿不相符。因顾起居注官等曰："朕言可详记之。"〔1〕

二十八日(2月24日)

2 康熙帝西巡五台山，皇太子胤礽随行。二月二十八日回京。

二月二十日（3月18日）

3 吏部汇题以疾解任各员，康熙帝谕曰：汉官告疾者既痊，仍以原任部院衙门补用；若满洲解任官员，或因所遇之缺不佳，冀得改补美缺，或揣堂官将以庸劣参处，先

自引退，如此任意行私可乎？凡前后具呈解退者，俱照汉官例补原部院缺，著为令。

四月十五日（5月11日）

4 湖南宁远县关瀚芳等行劫居民案发，巡抚金玺审拟报部。以该案涉及人命甚多，康熙帝命河南巡抚徐潮前往详审。寻该案审结，首领未获，同伙二人立斩，三十八人斩监候，其余分别减等发落。

五月十二日（6月7日）

5 各省民人，有在京定罪，发配及免死、减等人犯，旧例于顺天府发遣。因其中佥妻流徙，必俟该犯之妻从本省押解至京始行发遣。如此则旷日稽迟，且单身女流，长途押解，易受解役之凌辱。至是定例：嗣后将各省民人在京发配者，先发回本省，照各省发遣之例，佥妻解往。又流犯死于配所，妻子流离异乡无所依赖，除不愿回籍者听从其便外，余令地方官查明移咨各该省州县，听本犯亲戚领回故土。

十五日（6月10日）

6 定外任官员所带眷属、奴仆人数。据御史刘子章奏，官员往各省赴任，携带奴婢家口多至数百人，衣食之费皆取自所属官民，赃私之狼藉，仓库之亏空，大都由此，应限定额数。康熙帝是之，命九卿等确议。寻议定：外任官员所带奴仆，督抚限五十人，藩臬限四十人，道府限三十人，同知、通判、州县限二十人，州同、县丞以下限十人。仆妇女婢亦不得过此数。至旗员任边疆之事，非汉官可比，

旗下督抚家口不得过五百名，司道以下视汉官所带准加一倍。如违定数，降一级调用。著为令。现任官有多带者，文到后限三个月内遣还原籍。

二十九日（6月24日）

7 以李光地奏修筑永定河石堤，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朕令永定河修理石堤，特欲于此处试之，如成功再于南河兴工，若此工无成，则大工亦不能兴。间者运送工料银两，所费不过二十万，而今户部存银五千万两。朕意于黄河两岸自徐州至清口皆筑石堤，度其费不过千万，若获成功，则永远无患，只是运石稍难耳。马齐曰："此诚一劳永逸之计，然必得圣驾亲临，乃可定议。"

8 是月，瑶民起事平。先是，广东连州瑶民起事，广东官兵不能平，康熙帝遂命正黄旗汉军都统嵩祝偕副都统达尔占、侍郎傅继祖往会总督石琳，调广西、湖南兵进剿。谕曰：傜人（即瑶族）所居之山，通连广东、广西、湖广三省，林木严密，山势崇峻，恃此地险僻，顽梗不驯，自宋、明以来，即在此三省扰害民生。尔等务体朕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剿，先宜晓示招抚。尔等到彼，即以傜人山寨形势，三省官兵进征之路及立营之处，绘图呈览，如傜人归顺，止将杀害官兵之为首者正法可也。本年（1702）二月，嵩祝等师次连州，驻军三江口，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绘图以进；并疏言傜人为数无多，栖身之地，亦未宽广，所恃者不过山险路狭耳。帝谕曰：傜人就抚则已，否则于其居处要隘立营围之，不必劳兵力而彼自穷迫也。寻嵩祝

报疏：臣等勘视八排山寨，即于要地设立营垒，先遣人招抚连州界内沌岭、行祥、横坑三排傜人，先行剃发，开报家口，荷负鸡彘酒食呈送行营。而连山界内之军寮、马箭、火烧坪、大掌岭四大排并鸡公背等各小排，以次剃发投诚。最后里八峒排傜人将为首杀害官兵之李贵、邓二等九人擒献，即行正法示众。遣兵察验人口，共八千一百余，安插事宜，责成提督料理，臣等撤兵回京。〖2〗

六月初六日（6月30日）

9 古北口总兵官马进良疏言：关口出入多砍木烧炭之人，例由兵部给发关票，又造人数年貌清册发守关官弁点验；近因不行确查，以致匪类混冒于口外地方，任意盗窃。应敕令领票头目将部领小票并年貌册俱编列字号，到关时令该管官弁照册验票，严查出人。如票内之人有逃盗者罪坐票头，有病故者准票头禀明守口官弁存案。其诈称病故者，日后得其原人，将票头一并从重治罪。管关官弁不行详查，有混冒放出及遗留在外匪类之人，不行查拿者，均照例议处。如口外庄头恃其财势容留匪类者，事发从重治罪。将此例刊刻木榜，竖于口外屯庄通衢要路，庶几人知警惕，各爱其身家，而盗源可息。康熙帝从之。

初八日（7月2日）

10 以近来“士习未端，儒教罕著”，康熙帝特作“训饬士子文”颁发礼部，勒石太学。

初九日（7月3日）

11 康熙帝往塞外避暑，皇太后及皇太子胤礽等随同。

七月初一日驻热河（今河北承德），后往各处巡视。八月二十九日回京。此前避暑皆驻喀喇河屯行宫，自本年始驻热河。

闰六月十八日（8月11日）

12 御史王度昭疏参户部尚书李振裕勒取属员贺寿礼，吏部议革职。康熙帝以所收礼物只一围屏，谕责吏部“以细故轻黜大臣”，称凡堂官受属吏围屏亦常事，即彭鹏、李光地、赵申乔皆称清吏，岂皆一物不受？顷嵩祝等自粤东来，奏总督石琳、巡抚彭鹏、张志栋所馈皆受。因此亦将伊等议处，可乎？席尔达自陕西来时，曾奏藩库羡余，每岁分受万金。何以处之？又责王度昭，言山东人喜于挟仇，此参未必不为其同乡司官快其私忿。命九卿科道等会同王度昭面质详问，定议以闻。寻李振裕、王度昭并免议处。

二十日（8月13日）

13 山西巡抚噶礼疏参盂县进士武承谟，谒见太原知府赵凤诏时投左都御史李柟私书一封，嘱令照顾。赵凤诏举首，并以李柟书帖附本进呈。得旨：武承谟革去职衔，交该抚审拟。康熙帝寻谕大学士等曰：内外官员如此书信往来者甚多，倘因私怨，以些微细故即行题参，事必滋扰。命将李柟降五级留任。又曰：今之科道题参，举国皆知方始入告，或先以疏稿示所参之人然后题参，或先告题参之意而被参人不惧，然后题参。

七月初四日（8月26日）

14 先是，安徽巡抚高承爵疏参丁忧布政使张四教加火耗每两三分，及派捐俸饷十一万两以补藩库等项，谕命两江总督阿山查核。阿山于上年（1701）九月初九日折奏为张四教辩称：布政司者，乃钱粮总汇之署。收领钱粮银时，若不准取耗分厘，非但张四教一人不能行，即直省各布政司亦皆不能行。至于派捐补库，事隔三年之久，除现有者外，计革、升、调者，已为大半。倘若追查审明，将牵连扩大，以致难以了结。高承爵虽在参疏内巧言只为补库而摊派，未陈述皇上前来南巡时摊派。请将高承爵速调他处。康熙帝大为不满，责其袒护。〖3〗至是，于阿山请安折上朱批曰：自古君臣，以大公无私为本。前南巡三次时，先明白降旨：若有私行派差、贿应扈从臣工者，以军律处治。是以南省诸物，丝毫无侵，官不宿民房，食物皆由光禄寺买给。今若云皇上南巡颇费，则用于何处，兴何工程，必有其事也。尔以张四教而邪辟存心，牵连于朕，以为牵累人多，可令停止。此与朕旨不合。况且尔云张四教吝细，不会奉迎人。然而未奉旨，私捐库银万千两，可谓奉迎人与否？又言曹寅取走银两。曹寅系织造官，与地方事务不相干。朕驻跸江南时，以备办行宫华丽颇费，朕即降旨：朕幸南方视察民生，仅驻跸二三日，尔等备办太过。时三处织缎者奏曰：我等乃皇帝家奴，我三处公同备办。事遂了结，未言地方官员捐备，故朕未降旨。诚知地方官员备办，朕决不驻跸。地方官若仍如此状，以后朕将不驻跸城内。曹寅等欺诳之事，可憎至极，断不宽宥。尔

奏本已批发。〖4〗阿山既得朱批，惶惧不安，上疏请罪，称其一时糊涂，未能明白审理，即革职科以重罪，亦罪有应得。〖5〗

十八日（9月9日）

15 山东巡抚王国昌疏陈其省便民事宜：一、仓谷遵例存七粜三，于青黄不接时减价平粜，秋收籴谷还仓。二、德州仓米支放各营兵粮，向系四季征收，春夏农忙时，输将难以猝办，应动司库银买米支放，其额征米石俟秋后征收。三、额征班匠银四千余两，均入地丁项下征解。四、鲁藩旧基地听民垦种输租，即于开垦之年升科，给印帖俾为恒业。下部议行。

16 万斯同卒。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晚号石园，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南明鲁监国授户部主事。早年师从黄宗羲，潜心经史，尤留意明代史事，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此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6〗康熙十八年（1679）应徐元文聘，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与修明史。〖7〗主张以《明实录》为据，“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8〗三十二年（1693），王鸿绪为修明史总裁，延斯同至家中，委以编纂之事，世人以为《明史》蓝本之鸿绪稿，大半出自其手。黄云眉称其“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9〗。著有《历代史表》、《历代宰辅汇考》、《宋季忠义录》、《石园诗文集》等。

八月初六日（9月27日）

17 山西巡抚噶礼密奏盐商范世泰种种劣迹，略曰：访查潞安、泽州为首盐商范世泰，为浙江地方大光棍，仗势害民，同伙共有三百六十余人，又违法豢养男丁千余名，皆分派各乡村集市为爪牙，或强迫民女为妾，若不顺从，则生怒立即逼死二人命；或诱娶寡妇，若不顺从，则派其亲信光棍强劫，以毁人节名；或吓诈民财房田；或诬指良民私行贩盐，以为借口抄抢；或草菅民命，动辄殴打致死。且此十年内，任意抬高盐价，改用小升，搀和上沙。除每年应得盐价本利，以及应完税课外，计之多增所得银七八万两不等。除此之外，其种种暴行未尽书于折内。除据实列款，已于八月初六日另文参奏外，但查范世泰易盐银两为明珠之银两，明珠仍令其家人安山等往来于潞安、泽州地方，故范世泰便仗势肆意妄行。奴才念明珠为大臣，未经请旨，不敢于奏疏内指出。今因参劾范世泰，明珠必恨奴才。奴才仰赖皇帝圣明，惟知除尽民患，以报皇上教养简用重恩，何敢回避其恨。

朱批：将尔所参范世泰，从公审理便罢，何必涉及京臣。并问太原知府赵凤诏、知县陶子越何如？〖10〗寻噶礼奏称：赵凤诏才技、操守皆好，不惧于人，自皇上补授太原府知府以来，愈加黾勉效力，爱民，人甚称扬之。平阳府猗氏县知县陶子越为江南进士，博学，操守好，爱民好官，办事才能不及赵凤诏。〖11〗

八月十二日（10月3日）

18 康熙帝命嗣后秋审，止将原供及督抚看语叙入册内，其全招节略，停止造送刑部，以省繁文。著为令。

十九日（10月10日）

19 康熙帝从江苏巡抚宋犖疏言：江南财赋重地，各官钱粮处分，有应加酌改者，如署印官征收钱粮，欠一分至二三分，止于罚俸，欠四五分者，始降一级调用。署印官多缘处分例轻，以致因循怠忽，应改为重例，俾知儆惕。又征收地丁漕项钱粮，初参未完一分以上者，年限内虽有续完，仍照未完一分例，降三级调用。各官以难逃部议，宁坐受参处，旧欠不复完纳，应改轻例以劝谕之。嗣后署印官征收钱粮欠三分以上者，即降一级调用。其经催经征官员，初参未完一分以上者，年限内果能完至八九厘者，乃降三级，免其调用。著为令。

20 是月，定议五开卫迁署。先是，议迁五开衙署于平屯，俾黎平府专城而治，湖南布政使施世纶牒称："五开卫界黔、粤，控蛮彝，实为辰、沅、靖之藩篱。明宣德年间，黔省黎平府数有苗患，爰僦卫城建府署，国朝因之。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府卫官弁不和，始有迁卫之议。平屯僻处一隅，不惟建造无资，且孤立堪虞。若官军两迁，一旦弃田园，坏庐舍，必致流离失所；若仅迁卫署，贡赋出纳遥辖最难。矧自明迄今，府卫同城，军兵相安无事，请仍旧便。"议久不决。至是，总督喻成龙、巡抚赵申乔会疏，特旨俞允。〖12〗

九月十六日（11月5日）

21 康熙帝欲南巡视察河工，谕吏户兵工等部，重申诸禁。又先于上月李煦折后朱批云："朕九月二十五日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指江宁、苏州、杭州）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若有违旨者，必从重治罪。"〖13〗二十五日起程，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随行。经永清、文安、河间、献县、阜城、景州，于十月初四日至德州。驻德州行宫，因皇太子病，召原任大学士索额图前来奉侍。初七日命皇十三子祭泰山。于李煦奏折上朱批："不意皇太子偶感风寒，病势甚危，幸而朕留心多方调理，以致痊愈。"〖14〗二十一日，以皇太子病及留德州已久，决定即日返京，明年再南巡，皇太子尚需调理暂留德州。二十六日帝抵达京城。十一月十九日胤礽病愈，遵旨回京。

十九日（11月8日）

22 河道总督张鹏翮题报秋水情形。康熙帝谕曰：览奏挑水坝筑成，逼黄河大溜直趋陶庄引河，循北岸而行，黄水从大通口畅出，海口极其深通，淮水从清口畅流敌黄，绝无黄水倒灌之患。高家堰堤工完固，加谨防守，经伏秋大涨俱获无虞，运河水由泾河、涧河、人字、芒稻等河分泄，各处工程亦皆保固。观此，河工大有望矣。朕观明朝治河，俱自徐州以上，在河南地方修筑，我朝自康熙元年（1662）以来，俱在徐州以下修筑，然治下流须防上流，若上流溃决，下流必至壅滞，嗣后徐州以上地方，河臣亦当留意。再黄河之水迁徙无定，朕前在宁夏时见黄河大溜，每年更移，今年行在此，来年又移他处，其性如此。况九

河故道，原在河间地方，后渐移向南，历代以来果能每年防御，相机修理，则河道何至如此大坏？皆因时当多事，或十年或五年不修筑不开浚，所以渐难治矣，明朝三百年间，尝讲求河工治法，彼时措置，亦得其宜。

二十三日（11月12日）

23 先是，湖广镇筸生员李丰等叩阍，称镇筸苗民肆行掳杀，地方官不究不报，并将舆图及被掳之地开列进呈。至是，给事中宋骏业疏劾湖广总督郭琇、巡抚金玺、提督林本直、总兵官雷如等平时不能严饬属员、加意抚辑，及事发又不即奏请剿抚，况郭琇向骛虚声，近益衰废，加以林本直之昏耄，金玺、雷如之庸懦，惬怯养痈，视民为儿戏，置封疆于度外，应予罢斥。康熙帝谕命吏部左侍郎傅继祖、工部右侍郎甘国枢、浙江巡抚赵申乔等驰驿前往查明，翌年四月傅继祖等奏，苗民抢掠，地方官隐匿不报属实，因将郭琇、林本直革职，金玺降四级调用，雷如革职留任。〖15〗

二十四日（11月13日）

24 两江总督阿山奏报江南秋收有望，并言皇帝洪福齐天等。

朱批：具奏有无收成便罢。若云此皆皇帝洪福齐天地，恩播遐迩所致，则江北属数地及山东数处，皆被水灾，民游食者亦有，抑非福不与天地齐，恩未传布所致耶？满洲姓人，仍作满洲好。如此怪诞啰嗦，何为？尔自以为督学，而全江南人皆云尔庸弱且好事；满洲人言尔不向满洲，而

欲取信于汉人。果能取信于汉人，自不待言。此民众皆知，而尔未必知。〖16〗

十月初八日（11月26日）

25 刑部遵旨议定：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发遣人犯逃者甚众，皆由该管之人不行查察。命各将军、总管等将发遣犯人数每月查明报部，年终该管将军开明总数具奏，与刑部核对。如人犯逃走，负责官员将军以下、小拨什库以上按逃亡数分别处罚。逃犯若缉拿时拒捕，即行正法；若逃出后有拐卖人口或窃盗等事发，由该部审明，发与该将军等即行正法。人犯发遣时，沿途官员应亲自押解，如脱逃，官员降二级调用，兵丁枷号一个月。著为令。

二十日（12月8日）

26 康熙帝谕直隶、山东巡抚等曰：凡御前奉差之人，及皇子、诸王、公主经过之处，地方官理宜迎接请安，至于部院衙门差去审事司官及笔帖式回京之日，岂尽人人面奏？地方官于彼经过时跪请朕安，无谓甚矣！此乃不知礼之人创为此例。众人请安则一人不敢独异，且远省陛见之官经过，而近省之官反行迎接请安，尤为非礼。督抚等欲请朕安，具折奏闻有何不可？又或有假充御前之人，在外生事，许地方官即行拿解。此后如有部院衙门差去审事司官及笔帖式，或织造往来，或文武官进京陛见者，迎接请安之礼，其永行禁止。著直隶山东巡抚通行各省遵谕行。

二十八日（12月16日）

27 为免钱文私铸之弊，九卿会议制钱改铸大式，停

止鼓铸小钱。帝以禁止私铸之弊不难，但必洞彻钱法利弊，始可行之。康熙帝谕命大学士会同九卿详议，务使永远遵行无弊。寻议定：仍按顺治十四年（1657）式样，每文重一钱四分，停铸旧式小钱，三年内许大小互用，大钱千文抵银一两，小钱千文抵银七钱。大钱足用时，小钱可渐次销毁。

三十日（12月18日）

28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国家承平之日，武备不可一日少弛。昔直隶兵甚庸弱，其后武弁缺出，朕亲简阅人材壮健者补用，自是人知尽职，勤于教练，今直隶兵已大振作矣。湖广、陕西、福建之兵俱强，惟江南、浙江、江西、广西之兵俱懦弱。西地壮健者咸欲投军，南方则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众。四川之兵，西人为多，故兵力亦强。此番打箭炉交战并无满军，仅彼处万人，直捣其巢，打箭炉贼兵强悍，肆行抗拒，是以被杀甚众。询之俘获喇嘛三人，云彼处仅存女子，丁壮殆尽，此皆负固不服之所致也。然川兵以万人克此劲敌，议功时宜加优叙。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6日）

29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蠲赋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比年以来，附近省份俱屡行宽免，惟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未得常邀蠲恤。今户部库帑有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盈余。朕欲将此四省四十三年（1704）钱粮悉行

蠲免。谕明春即行晓示。次日，谕免安徽巡抚所属州县卫、山东莱芜等六州县、河南永城等三州县明年（1703）地丁钱粮，陕西河西地方本年（1702）、明年（1703）地丁钱粮。

十二月初五日（1703年1月21日）

30 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之弟心裕逼打家人姜八等三十余人致死，刑部以如按故杀家人例议处，应降一级留任，然心裕致死人众虽在赦前，亦不应照前例议处，应议革职。谕命心裕著革去一等伯、领侍卫内大臣。

十六日（2月1日）

31 诸王大臣士民等以康熙帝五旬万寿，请上尊号，帝坚拒之，谕曰：朕即位四十余年，未尝一刻不以民生休戚为念，远迩安宁为本，虽或庆云景星、嘉禾瑞草、天书麟凤之奇，总无关于黔黎，亦无系于朕心，侈言祥瑞，贻讥史册。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之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数陈。诸王大臣等再三奏请，终不允。

3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九百九十三顷六十三亩，征银二千七百三十九万六百六十九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六百七十三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八十八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十六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五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七百一十八两，铸钱二亿三千八

百六万五千九百。

33 定乡试朱墨卷磨勘例自本年壬午科始。〔17〕

〔1〕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2〕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16—218 页。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70 页。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71 页。

〔6〕《万季野斯同先生墓志铭》。

〔7〕《鲒埼亭集》卷二八《万贞文先生传》。

〔8〕《方苞集》卷一二《万季野墓表》。

〔9〕《史学杂稿订存·明史编纂考略》。

〔1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72 页。

〔1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74 页。

〔12〕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13〕《李煦奏折》21 页。

〔14〕《李煦奏折》22 页。

〔1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二一二；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八。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75 页。

〔17〕《国朝贡举考略》卷一。

清通鉴　卷六十

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　公元1703年

正月初六日（2月21日）

1 诸王大臣以今年三月十八日为康熙帝五十寿辰，请于南巡前预行庆贺礼，恭进鞍马、缎匹等物。帝谕曰：朕之诞辰尔等如此进献，在外督抚亦必效之。朕必不受。朕素嗜文学，尔诸臣有以诗文献者，朕当留览。旋大学士等及部院诸臣，恭进庆祝万寿无疆屏。复拒之。大学士等复以万寿屏文缮写册页进呈，奏曰：臣等恭制此屏，皆敷陈我皇上功德实事，乞赐留览。得旨：屏内所书之词，俱已载在册页，朕留册页，即与收屏无异，此屏朕必不受也。

十六日(3月3日)

2 康熙帝启行第四次南巡。胤礽、胤禛等皇子随行。经涿州，二十四日至济南，幸巡抚署，观珍珠泉、趵突泉，御书“泉清流洁”额悬之。二十五日，驻跸长清县界首铺，

夜大风，南村失火，延烧民舍，侍卫海青等率众扑灭之。翌日，谕巡抚王国昌率司道等察火毁房屋居民人数，赐银散给。康熙帝登泰山。以山东百姓生计不及前两次南巡，命免本次南巡所经二十州县上年未完钱粮及受灾欠收之二十五州县上年未完钱粮，并将本年钱粮分三年带征。二月初二日，以所经泰安、新泰、蒙阴、沂州等州县民有饥色，虽经赈济，但仓谷朽烂，无益于散赈，命河督张鹏翮以漕米二万石赈之。初五日过黄河，沿途视察河堤，指授治河方略。经扬州、镇江、常州，于十一日抵苏州，驻织造衙门。偏沅巡抚赵申乔赴行在，康熙帝命大学士马齐、张玉书传谕曰：湖南地方，介在边远之境，闻向来官吏积习相仍，私征不一，计每岁科派，有较正供额赋增至数倍者，有司征收钱粮，加取火耗，又视别省为独重，百姓穷蹙不支，多致流离转徙，非将宿弊逐一剔除，无以砥砺官方，大甦民困，除从前已往诸事姑免查究外，尔到地方严饬大小属员，痛改前非，洗心奉职，力减加耗，厘革私征，务使流移者复返乡闾，守业者获安陇亩。车驾经杭州，二十日返苏州，又谕大学士等：赵申乔分文不取，信然。然朕临幸杭州，咨访百姓，言赵申乔好收词讼，民多受累。大凡居官，固贵清廉，尤必和平，始为尽善。闻阿山亦喜受民词讼。总之，为督抚者，以安静不生事为贵。次日谕各省督抚布按等官各将藏书目录呈览。〖1〗见江南民生比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时丰裕，遂谕大学士等曰：大约任地方督抚者安静而不生事，即于民生有益。倘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以此争先出众，民必受其殃矣！赵申乔居官诚清，但性喜多事，所以小民反致受累，较之张鹏翮、李光

地、徐潮，则甚为偏浅矣！

二十六日抵江宁府，以织造衙门为行宫。次日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赐扈从官兵及驻防兵银两。二十八日离江宁。经镇江、扬州、高邮、宝应，于三月初二日登岸，察看高家堰堤，驻关圣庙。次日继续巡堤，谕张鹏翮保固高家堰堤工，曰：高家堰工程关系重大，保守最为紧要，朕今日乘舟由洪泽湖阅视，见有残缺石工以苇草镶填，倘遇水发危险堪虞。至六坝见新修石堤坚固，方慰朕怀。其残缺石工，著即兴修，乘水未长之前完工，用资捍御。至高家堰防险之人，用候选县丞经历等微员，此不过例监书办出身，家产微薄，倘有疏忽，干系不小，须于候选官内择其职衔稍大、身家殷实者委令防险，如此则彼知自爱身家，又有选用之望，自能尽心防守。三月十五日回京。次日，召大学士九卿等曰：此番南巡，遍阅河工，大约已成功矣。昔日于成龙不遵指授，故未见成绩。今张鹏翮遵谕而行，此河工所以能告成也。又沿途咨访地方官，直隶巡抚李光地、河南巡抚徐潮，居官皆优。山东巡抚王国昌、江苏巡抚宋犖，俱安静。福建巡抚梅鋗、江西巡抚张志栋，亦优。广东巡抚彭鹏，诚为有守。浙江巡抚张泰交虽属新任，亦优。赵申乔当其任布政使时朕尚信其不取，及任巡抚，好收词讼，则朕难信矣。甘肃巡抚齐世武赋性褊急，好行参劾。凡为大吏者当宽大和平，正己率属，宥其小过，以渐训励，使各勉为循良，岂可恣意以参劾为事乎？

三月十八日（5月3日）

3 康熙帝五十诞辰。停庆贺筵宴。颁诏全国，诏云：

朕为天下民生主，宵旰勤劳，励精图治，凡国家之休戚，闾阎之乐利，晷刻之间无不注意于此。天下之大，兆民之众，朕谁欺，欺天乎？今四十余载，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自维凉德，不能抚育，履冰临渊，兢业惟守。仰赖上天眷祐，祖宗厚德，幸生创业未久之际，方免失坠。今海宇升平，年岁稍和，生民俱已乐业。迩来诸王大小臣工士庶，因朕五旬，舆情肫切，屡请加上尊号，朕坚意固辞，不允所请。盖朕不以名誉称扬为尚，惟以海内富庶为心。屡蠲赋役，频省刑罚，总欲使老安少怀，风俗淳厚，渐几于康乂隆平之治。近因淮黄告成，乃东南要务，再授方略，望其善后，朕不辞劳瘁，亲往阅视，见畿辅山左江浙等省耆老人民，俱中心爱戴，虽童稚亦咸欢欣瞻仰，是知民心皆一。用是益深轸念，视切如伤，所以星夜回銮，兹特大沛洪恩，普施遐迩，庶几民生咸登寿域，和协遍满寰区。诏内恩款三十八条。〖2〗

四月初六日（5月21日）

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癸未科三鼎甲：状元王式丹，江南宝应（今江苏宝应）人；榜眼赵晋，福建闽县人；探花钱名世，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至是，赐一甲王式丹、赵晋、钱名世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汪灏、查慎行、何焯、蒋廷锡、陈邦彦、陈世倌、万经、陈嵩、赵昌、张自超、汪份、章藻功、吴廷桢、刘巖、张廷标、李陈常等一百六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熊赐履、吏部尚书陈廷敬、吏部

侍郎吴涵、礼部侍郎许汝霖。

十二日（5月27日）

5 大学士熊赐履以年老乞休，康熙帝命以原官解任，以食俸留京师，备顾问。

二十三日（6月7日）

6 康熙帝发出熊赐履呈览明神宗、熹宗以下史书四本，谕大学士等曰：朕自冲龄，即每事好问，明时之太监，朕皆及见之，所以彼时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监魏忠贤恶迹，史书仅记其大略而已，犹未详载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又曰：此书所载杨涟、左光斗死于北镇抚司狱中。闻此二人在午门前受御杖死，太监等以布裹尸出之。至于随崇祯殉难者，乃太监王承恩，因此，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并立碑碣；此书载太监王之心从死，明系错误。至于本朝兴兵声讨之故，书并未记载，可问熊赐履、王鸿绪等。寻大学士等覆奏：熊赐履奉旨复行详察，崇祯死难太监果系王承恩，非王之心，应遵照谕旨改正。至于左光斗、杨涟，察考诸书，俱云死于北镇抚司狱中，故照彼书之。太祖高皇帝兴师之由，详载太祖本纪，是以《明史》内未曾载人。帝谕曰：太祖兴师之故，虽不详载，《明史》记其大略，未始不可。

二十四日（6月8日）

7 康熙帝赏赐八旗官兵银数百万两，因谕八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朕为官兵生计，前已屡施大泽，今年诏

款内又赏数百万金，嗣后军卒人等，应人人务立生计，偿还欠债，丰裕度日。倘有不肖之辈，不思撙节俭约，惟知纵酒酣饮，鲜衣肥马，过于费用，则不数日间，仍如未沛恩泽时。尔等俱有督率之责，当诱之向善，使人人以孝悌为本，各知自守，爱惜产业，则不特风俗可至淳朴，而朕恤兵之心，亦不致徒劳矣。令将此旨刊刻遍示。若行止不端，断不轻贷，必将为首者立正典刑。朕切念兵民生计，是以亲书谕旨。

五月十六日（6月29日）

8 浙江官员遣商人持土产至日本长崎，欲往江户结邻好。康熙帝以为“江户之于浙江，水陆辽远，彼此疆界本不关涉，愿为交邻，事甚殊常”，不许。〖3〗

十八日（7月1日）

9 拘执索额图，布其罪状。索额图系辅政大臣索尼次子，皇太子胤礽生母赫舍里氏叔父，曾助康熙帝清除权臣鳌拜，随即升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权势日张。胤礽既立为皇太子，一切礼仪均其所定，“服用、仪仗等物，逾越礼制”〖4〗。自此，索额图以皇太子叔外祖身份，势压群臣。为扼其势，康熙帝升明珠为大学士。其后围绕皇太子出阁读书事，两派激起争斗，朝野官僚卷入者颇众。索额图先于十九年（1680）解大学士职，任内大臣，势力稍受挫。然其党羽众多，为稳定政局，旋又加授其为议政大臣。二十二年（1683）革议政大臣、内大臣等职。明珠亦于二十七年（1688）解大学士职。然索额图家自其父始，于朝中

盘根错节，其兄噶布喇长期任领侍卫内大臣，其弟法保、心裕并任要职，权不属而势仍在。早在事发之三年前，即有索额图之家人讦告，康熙帝隐忍不发。四次南巡至德州，皇太子病，帝召索额图侍疾。此中意义颇深，既可见皇太子与索额图关系之密；亦有万一太子不起，可封索额图之口之意。皇太子病发于十月初五日，半月后，即二十一日，康熙帝返回京师，此间当为调理太子之病。帝回京后，太子尚需调理，直至十一月十九日病愈，才遵旨回京。其间阅一月，索额图与太子单独相处。至是，帝命领侍卫内大臣额驸尚之隆等传谕，宣布索额图等罪状：观索额图并无退悔之意，背后怨尤，议论国事。伊之党类，朕皆访知，阿米达、麻尔图、额库礼、温待、邵甘、佟宝，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威吓众人。且索额图施威恐吓，举国之人尽惧索额图乎？亦有不惧者，即今索额图家人已将伊告发，索额图能杀害乎？至温待、额库礼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伊等应安静以养余年，乃与索额图结党议论国事，妄自怨尤。伊等之党俱属利口，愚昧无知之徒被伊等恐吓，遂极畏惧，果至可杀之时，索额图能杀人或被人杀俱未可料，虽口称杀人，被杀者谁乎？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朕不嗜杀人，嗣后尔等若与索额图绝交，将所行之事举出尚可，不然，被索额图株连，必如噶褚哈、阿思哈，被灭族之祸。索额图之党阿米达、额库礼、温待、麻尔图、佟宝、邵甘之同祖子孙，在部院者，俱查明革退，副都统佟宝不在家，俟到时再传谕此旨。著晓谕门上大人与众侍卫等，尔等若在索额图处行走，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

翌日，命侍卫海青等传谕索额图：尔家人告尔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宽尔之意，尔并无退悔之意，背后仍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尔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尔心内甚明。举国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去年皇太子在德州住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等人？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如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连累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又云：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但著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著交宗人府，与根度一处拘禁，不可疏放。并谕领侍卫内大臣，命将索额图之子及家内紧要人均交与心裕、发保拘禁候旨，若其间别生事端，即将心裕、发保等族诛。旋索额图死于禁所。〖5〗

索额图（？—1703），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辅政大臣索尼第三子。初任侍卫，康熙帝除鳌拜，尝召其密议，旋擢吏部侍郎、内阁大学士，以皇太子叔祖父之尊，柄持中枢，乃朋比徇私，与同柄朝政之明珠相倾轧。京师俗谚云："要做官，问索三；做多久，问老明。"康熙十九年（1680）终以贪黩植党解大学士任。二十五年（1686）为领侍卫内大臣，寻以钦差大臣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俱随扈。至是，以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被圈禁，冻饿而死。后数年，皇太子胤礽以狂疾废黜，康熙帝谕以太子骄纵被废实

由索额图导之，谓“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6〗

二十五日（7月8日）

10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胤礽、胤禔等皇子六人随行。六月初一日出古北口。

六月初七日（7月20日）

11 恭亲王常宁卒。

康熙帝谕命诸皇子经理丧事，给银一万两。常宁乃顺治帝庶妃陈氏所生，十五岁封亲王。后以因循懒惰，不为康熙帝所重。卒后帝未亲临其丧，亦未赐谥。〖7〗

二十八日（8月9日）

12 裕亲王福全卒。

福全于五月患病，康熙帝派御医诊治，并于当月初八、十五两日视疾。〖8〗旋扈从大臣以裕亲王福全病笃奏闻。康熙帝谕命诸皇子星夜赴京师，随即传谕起程回京。

至是，得报福全病故，康熙帝遂自喀喇和屯起行。七月初一日进东直门临丧。请皇太后安毕，入景仁宫，诸王大臣奏请驾回乾清宫稍事休息，复幸塞外避暑。康熙帝以“恐皇太后过哀，朕心不安耳，俟王殡后朕再起程”作答。又谕宗人府：裕亲王丧，皇子等理应穿孝，尔等确议具奏。宗人府议同旗之皇子应行穿孝。

得旨：裕亲王，朕之亲兄弟，岂可仅令同旗皇子穿孝？遂命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穿孝。七月初五日王灵柩发引，

翌日，康熙帝巡行塞外，于山西巡抚噶礼请康熙帝节哀折上朱批："我兄弟从小在一起，很友爱，彼此甚为信赖，今不幸如此，悲哀无处倾诉，尔母亦目睹之。"〖9〗寻手书谕旨，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今六月内，因有二王之事，朕心不胜悲恸，至今犹未释然，又兼灾祲频告，愈加忧郁，身体不安。顷往坐汤泉，始得稍懈，仍未痊愈。御制碑文盛赞福全"四十余年，曾无失德，天怀乐善"，"克忠克孝之节，允树为臣为子之型"。〖10〗

八月十一日（9月21日）

13 康熙帝前命大臣分三路往山东，截漕粮五十万石赈灾。至是，山东籍在京官员、刑部尚书王士祯等以朝廷赈济该省灾民，具疏奏谢。

得旨：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此等情由，尔东省大臣庶僚及有产业之富人亦当深加体验。似此荒歉之岁，虽不能大为赈济，若能减轻其田租等项，各赡养其佃户，不但深有益于穷民，尔等田地日后亦不致荒芜。如果民受实惠，岂不胜谢恩千百倍耶？又谕大学士九卿等：朕因山左灾荒，劳心殚思，屡行谘访，山左岁歉非止今岁，然地方官历年隐匿不报，今春朕因阅视河工，并见灾黎情形，始行筹画赈济。山东今秋年成尚有薄收，但巡抚、布政使为伊等钱粮素有欠缺，欲巧图完补，故甚其词以奏。又夤缘科道纷纷急奏，言盗贼蜂起，人民相食。希冀或开事例，或拨银两，因于其中

侵蚀。托言赈济而实欲完补亏空，以施鬼蜮之谋也。命前往赈济之三路大臣加意稽察。至于御史李发甲条奏盗贼蜂起，人民相食，亦当明白询问。如有不实，亦是为巡抚、布政使急请银两而言。如此言官，专为巡抚、布政使起见，不诚可愧乎！旋议：巡抚王国昌暂留任，布政使刘皑留山东，候事明之日，钱粮交新任布政使。御史李发甲降三级留任。

九月二十四日（11月3日）

14 先是，湖广提督俞益谟、偏沅巡抚赵申乔题报湖南镇筸苗民抢掠、地方不靖，请发兵征平。并上先抚后剿之计。〖11〗至是，康熙帝命尚书席尔达同副都统图思海、徐九如率前锋兵四十名前往，调荆州八旗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绿旗兵赴湖南苗区。十月初六日又谕：如苗人归降，只诛倡乱肆虐之人，否则歼其抗拒不服者。毋得玉石不分，戮及无辜。尔等此行，须用计招抚，委婉从事，勿徒恃勇力。清军自龙椒洞至天星寨分路搜剿，斩千余人，降其寨三百余，移辰沅道驻镇其地。康熙帝寻谕曰：近征红苗，贵州提督李芳远亲冒炮铳鼓众力战，连斫九寨，闻偏沅巡抚赵申乔亦甚强毅也。

十月初二日（11月10日）

15 先是，山东有海贼行劫之事闻〖12〗，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山东地方称有海贼，坐乌船行劫，朕思山东不能造乌船，必从福建、浙江、江南造成而来。历年福建商船于六月到天津，候十月北风始回，朕因欲明晰海道，令

人坐商船前往，将地方所经之路绘图进呈，知之甚悉。今欲知海贼之源，但令往福建、浙江及江南崇明等处察访，即得之，若在山东察访必不能得。目下冬令将届，正值北风，海贼不能久留，于直隶、山东必已向浙、闽路去，俟明岁船只可行时，令有水师海贼之省入各海岛搜剿。随即密令山东巡抚王国昌访查贼船情形及“贼匪蜂起”事。至是，王国昌奏称：山东地方贼匪蜂起，人相杀食一事，纯系谣传。今据总兵官王文雄及知府张胜庆来文详称：海贼所乘皆系乌船、赶缯船，均由福建、广东造。问被抢商人，言彼所用藤牌、片刀，俱系福建、广东之物，听其言语，亦皆福建、广东人等语。贼船五艘被风击坏二艘，贼人落水溺死，受伤者甚多。其余三船，因我军炮击，不敢而向东南远去。今在海上并无贼船。朱批：疏言坏二船，贼人落水溺死，受伤者甚多。因何未活捉其中一人？若擒获活者数人，著即送交刑部审讯情由。〖13〗又谕大学士等：江南督抚提督，著公同造洋船二十只，俟来年春令山东水师营官兵，前往江南取至山东候用。目前山东海盗非确系积贼，皆贸易之人，资本亏折，因肆行抢夺，可命学士常绶前往招抚。

初六日（11月14日）

16 康熙帝于瀛台紫光阁阅试武举骑射技勇，回乾清宫后，览殿试武举诸卷，亲定名次。谕曰：武进士中优者颇多，文官不许本籍为临民之官，武官须习知本地形势方有裨益。国家所最重者边疆，简用武臣大有关系，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今承平日久，老于行间之战将亦

渐凋零。昔之海上投诚者习于水战，今亦不可多得矣。初议取台湾时，都统喇哈达以为断不能取，而施琅独任之，遂尔成功。海上行舟与江湖不同，江湖之中虽能习水战，若用之海上必不相宜。故朕于水师尤为加意。

十一日(11月19日)

17 康熙帝启跸西巡。胤礽等皇子三人随行。出行前，康熙帝先将此行密告山西巡抚噶礼，旋于噶礼请安折朱批："朕体安善。尔母最恨尔弟，想杀之，朕在此亦要劝阻。是何缘故？著尔密奏。此为家事，勿令人知。"〖14〗出良乡，经保定至真定府，过寿阳、榆次，至太原。噶礼"迎驾至庆都，并率百姓百余人来邀请圣驾。百姓皆夜间露立，问之，云：'票押，不敢不来。'轿顶及钩锁皆真金，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妓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15〗次日，免山西全省本年（1703）以前未完钱粮。并谕噶礼曰："若岁丰用奢，则荒年必致匮乏。教之以礼义，导之以守法，重农务本，藏富于民，则朕无西顾之忧矣。"赐噶礼御书匾额等物。遂渡黄河临潼关，至西安，于城外阅兵，称其军容整肃，较之各省之兵，允为超出，并宴赏蒙古王公等。又谕免陕西、甘肃两省本年（1703）以前未完钱粮及后年（1705）正供。盛赞固原提督潘育龙之兵精练。

十二月初，康熙帝回銮途中经河南，见该省民生艰难，谕巡抚徐潮曰：此皆大小官吏，互相容隐，虽有衰老病废，懒惰退委之员，仍使在任，以致贻误地方。河南百姓输赋从未稽迟，而今岁所欠乃至四十万两，显系闻朕免除秦晋

积欠，官员希冀恩免，从中渔利。现今民欠俱免催征，将全省官员俸工银补足，所欠四十万两如不完纳，停其升转。

十九日，康熙帝返抵京城，谕大学士等曰：前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两岸迎驾。西巡皆由陆路，各处官民扶老携幼欢腾道左，每加询问，又令在乘舆左右，备咨地方之利弊，彼皆抒诚陈奏，是以风俗民情无不洞悉。所巡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较三十八年（1699）时更胜；山东近有水旱，大异往岁，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廑朕怀。又闻各省火耗俱加一成。钱粮最少者为甘肃，正额只二十八万，加耗亦只二万八千，州县官因加耗无几，或不敷用。其余省份正额皆多，一州县正额有二三万，加耗即至二三千，应可敷用。但州县官仍有以艰难告者，其故安在？朕随地咨访，督抚虽有不受馈遗者，然馈藩臬者若干，馈道府者若干，岂可尽云廉吏乎？

旋又谕曰：朕顷巡幸西省，阅视汾渭二水，俱属大河，直与黄河相通。河南等处米谷，似可由黄河转运，但闻三门底柱水势极溜，船不能上。朕欲亲往阅视，因陕州知州奏无路径，断难行走，遂未果行。特命三贝勒胤祉同近御侍卫往视。据回奏言：伊等遣人乘骑涉河一道，阅有神人鬼三门，俱系凿石开通，水从三门流出，其势甚宽，其流甚急，古人于崖上凿有曳船眼孔，但未经以船试验，不知可否行走。前总河靳辅亦曾奏黄河通于汴河，但淤垫年久，若行疏导，即可运粮。朕至河南，阅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达，最为紧要之地，应于此处储积米谷，每年田亩岂能必皆丰收，倘山陕等省间或收成歉薄，即可将此积贮米谷，修造船只，由黄河挽运。若到三门底柱船不能上，

亦可于三门底柱造船剥运以至山陕。诚使河路疏通，则商贾人民，大有裨益。应于无事之时，预为筹画。豫省每年解京漕粮二十万石有奇，若将豫省三年漕粮截留备用，则陕西等省虽值歉收之年，将此米谷运至彼处赈济，殊属有益。俟明岁遣大臣往视。

十一月十六日（12 月 23 日）

18 俄罗斯本年来华贸易者逾千人，时康熙帝西巡在外，令直郡王胤禔妥为看守。

至是，胤禔奏报：本月初九日，接阅邸报，内奉御批：俄罗斯商人甚多，宜防哨地，勿令知觉。寻又命俄罗斯商人仍准照常住宿会同馆。〖16〗

十二月十九日（1704 年 1 月 25 日）

19 先是，御史刘若鼐疏参山西巡抚噶礼贪婪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余万两。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其心腹，用酷刑逼勒以济贪壑。有旨命噶礼回奏。〖17〗至是，噶礼奏称所参各款“尽属诬陷”，曰：监察御史参奏文内称，奴才秽行昭著，官民切齿，又山西省官怨民忧，如处水火之中。奴才伏思，皇上至圣极明，洞察细微。山西省民现是否处于水火之中，奴才做官优劣，官民是否怨声载道之处，皇上巡视山西省地方时，不能瞒皇上圣听。再监察御史又称，府、州、县各官侵害民人，克扣钱粮，谄乎奴才。查山西省私派流弊，奴才到任后，即钦遵皇上训旨，遍行禁革，镌刻于石，立于大路，取一百十四州、县、卫、所碑文，其前亏欠王福等八员，奴才业已参奏在案。此外，

奴才自到任以来，升调、参革、丁忧、退职、调补、离任府、州、县官员，计共八十余员。离任之日，皆已明白交盘，无一员亏欠之处，可查部册。顷者，皇上巡幸山西省地方，众官每日随后，士民欢悦，咸群迎于道左，将山西省事务，奴才做官优劣处，何一件可以隐瞒皇上。今监察御史无故弹劾奴才，其中必有嘱托。奴才自到山西，惟知皇上之民、皇上仓库，凡参劾劣员、奸商，丝毫不避人怨恨，亦未徇情，故得罪人甚多。最恨奴才者有王福、彭喜孔、郎国珍、巴颜、永宁、王来宾及鲁安、泽州为首大盐商范世泰，再奴才亦曾参劾李柟。此辈昼夜谋划，存心陷害奴才，何事不能捏造。奴才详阅监察御史所参各款，并无年月，且任意编造，以奴才仇人为干证，企图必置奴才于死地。今奴才又请者，若蒙皇上矜悯，将奴才调往内地，以全奴才始终，永图报效。奴才命孤苦，复遇意外事，至今仍如丧魂落魄之人。今为仇人算计陷害至此，故奴才真不知所措。

朱批：此事知与不知者无不议论，尔不必生气，自有公论也。只是官员保得很多，升得太快，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此事尔心里亦明白罢。〖18〗同日，噶礼《奏谢颁旨完结家事折》中称：今据奴才弟塞尔齐寄信言，蒙皇上施恩，命塞尔齐自身、妻子、家人等并皆前往盛京，其房田俱交付族内大员看守。伏念奴才家事甚为年久，今蒙圣主矜悯，特颁谕旨，顿时完结，既可以保全阖家大性命，且以后皆永享安宁。似此格外洪恩，实从古未有。奴才有兄弟何人斯，仰承似此体恤之恩。倘奴才一日不死，则一日与奴才之弟噶尔弼、塞尔齐皆舍身效力，图报皇上高厚

之恩于万一。

朱批：这虽为尔之家事，但众人听之不恰当。今已明白办理完毕，不必悔言，尔尽管放心，勉之，惟将尔母断不可带往住所。若带往住所，必出大事，可殃及尔身命。〖19〗

二十日（1月26日）

20 以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省接壤，山西泽州人如授河南怀庆府地方官，虽云隔省，相距不过百里，仍不免徇庇其亲戚宗族。又直隶人在河南接壤处，河南人在直隶接壤处居官者甚多，康熙帝命以后外任官必须距原籍五百里外，如五百里内，虽隔省亦回避。

2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一千四百八十，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六千九百五顷六十五亩，征银二千六百八十九万七百六十九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二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八十五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十八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六百一十八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六千八百，户部存银三千八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五两〖20〗。

22 准商船出洋往吕宋等处先于澎湖、南澳属汛挂号。〖21〗

23 因制钱改重，增加需铜量，派长芦、山东、两浙盐课办宝泉、宝源二局铜，合共二十五万斤。照每斤铜价

银一钱、水脚银五分，令商人领银承办。〖22〗

24 江西瑞金彭兼六于上年组织佃户，编造檄文。本年联合黄淑行兄弟四人创立秘教，聚众焚香，日散夜聚。千百成群，据田抗租，并创“退脚”之说。田主如夺田另佃，需每亩赔银一两为“退脚银”。〖23〗

25 钦定《全唐诗》编成。该书共九百卷，收二千二百余家诗人四万八千首诗。明年（1705）三月，江宁织造曹寅奉旨刊刻。〖24〗

26 王熙卒。

王熙（1628—1703），字子雍、胥庭，号慕斋。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顺治进士。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曾受召为顺治帝拟汉文遗诏。康熙五年（1666）任左都御史。后调兵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吴三桂叛时，曾建言斩其子应熊。奉命专管密本，与闻军机。与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充《三朝圣训》、《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一统志》、《明史》总裁官。四十年（1701）致仕。至是卒。谥“文靖”。康熙帝称其“服官最久，尽力矢忠，保全名节”〖25〗。

〖1〗《重修苏州府志》卷一。

〖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一；《畏斋日记》。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四。

〖4〗《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

〖5〗按胤祉、胤禛所报囚禁索额图情形，七月中旬二皇子将索额图加锁，时康熙帝巡幸在外，九月回京，索额图当囚死在此后。

〖6〗参见：《清史列传》卷八《索额图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索额图》。

〖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七；《康熙皇帝一家》336页。

〖8〗《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

〖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85页。

〖10〗《八旗通志》卷一三三。

〖11〗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九。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94页。

〖1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0页。

〖1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99页。

〖15〗《榕村续语录》卷一八。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0—301页。

〖17〗《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将此事系于二十一日，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当在此之前参劾噶礼。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6页。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7页。

〖20〗《陶庐杂录》卷一。

〖21〗《泉州府志》卷二五。

〖2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23〗《瑞金县志》卷一六。

〖24〗《书林清话》。

〖25〗《清史列传》卷八。

清通鉴　卷六一

康熙四十三年　甲申　公元1704年

正月初八日（2月12日）

1 步军统领托和齐密奏：公齐克塔哈之祖母奉承索额图，称之为叔叔，赖以为生。此事国人无不知者。议索额图罪时，公普齐严肃不徇情是实。闻知此事者甚多。故齐克塔哈邀功，到处扬言，反诬普齐胁迫饿禁冻死索额图。齐克塔哈遂得银千两。此辈鼠子所为，奴才稔知，若不奏闻恩主，则必遭天诛。惟乞圣主明鉴，奴才所奏事内，若有一错处，则奴才愿服重罪。康熙帝朱批：凡尔密奏折子及其底稿，勿皆存留，必毁而弃之。待朕幸巡后，尔愈加谨慎，勤打听消息。打听往事容易，打听新事则难。全国大概无不感激朕恩者。惟有包衣牛录、浑托霍内恶劣者，原系其祖宗为我祖先诛戮俘获为奴之卑贱者，与今旗人不同，语多善论。此事特谕尔知之。〖1〗

二十一日（2月25日）

2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数巡幸，咨访民生利弊，知之甚详。小民力作艰难，每岁耕三十亩者，收成时除完租外约余二十石，其终岁衣食丁徭，所恃惟此。为民牧者若能爱养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已，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使小民何以为生耶？又言前遣侍卫往四川铁索桥挂匾，该处督抚馈银六千余两。一侍卫如此，则凡部院司官笔帖式等，差遣往来者又不知烦费几何。去年所遣祭告诸臣回都，朕曾问一二人，彼饰词以对，可知地方所费亦不少。现巡抚皆有廉声，而司道以下何曾不受州县馈遗。所谓清官，不过分内不取而巧取别项，或本地不取而取偿他省。更有督抚所欲扶持之人，每年暗中助银，使其掠取清名，二三年后随行荐举。似此互相粉饰，钓誉沽名，尤属不肖之极。至于蠲免钱粮，原为加恩小民，但田亩多属缙绅豪富之家，小民受益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加之贪吏苛索，盖藏何自而积耶？去年西巡七省，见畿南四府、河南、山东百姓生计艰难，大异往昔，皆由地方大小官员不能为民除弊，复设立名目，多方征取，以致民力不支，日就贫困。

二十八日（3月3日）

3 因近来八旗汉军人员皆图外任而不愿在京效力，或一家兄弟子孙数人俱在外任者，康熙帝谕命各都统查明，酌调回京。如不查出调回，罪在都统。

4 是月，彭鹏卒。

彭鹏（1637—1704），字奋斯，号九愚，又号九峰，福建莆田人。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耿精忠据福建反，逼鹏就职，坚拒不从。乱平，凡入试者三，俱不售，不得已，选为三河令。寻与嘉定知县陆陇其等并行取，任工科给事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二月，同日上三疏，言秦、晋、豫三省有司不恤民。翌年四月，劾顺天学政李光地闻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请终丧，仅乞假九月，悖理乖情，应罚令离任。疏下九卿议行。时鹏以抗疏敢言，直声震朝野。后历官贵州按察使、广西巡抚、广东巡抚，至是卒于官。著有《古愚心言》。〖2〗

二月十二日（3 月 17 日）

5 先是，两江总督阿山参劾江西巡抚张志栋举劾不公，舍清廉素著之九江知府朱俨、品行素优之彭泽知县吴士鋐，而举居官平常之袁州府同知马斌、贪纵不法之南昌知县王廷对，擅自定稿，且致书嘱勿改易。事下部议，张志栋与布政使李兴祖、按察使刘廷机及道府等官俱革职。旋阿山奏称：举劾皆张志栋随其喜怒，任意增删，并非司道附和，请将司道等官开复。至是，给事中许志进疏劾阿山云：阿山与张志栋意见乖违，具疏题参，部议以举荐不公，将两司以下一同革职，阿山复为藩司李兴祖、臬司刘廷机、道员韩象起等题请开复。窃以侥倖之端不可开，欺诈之风不可长，张志栋傲慢自恣，其计册举劾司道等，当时瞻徇不言，事后违例置辩，谓无贿赂请托，谁其信之？若幸邀开复，则劝惩之重典，只属虚文，赏罚之大权，不

难假借。督臣操纵自如，恩威己出，将来人尽效尤，颠倒是非，变乱黑白，弊端百出，其害难言。乞敕严究情弊，以昭法纪。疏下部察议，议未上，阿山疏辩，且称许志进系淮安营卒之子，素行不端，誓为张志栋报仇。许志进又追劾阿山徇庇属员张四教、收受贿赂、盗卖仓谷不问、纵妾父招摇生事诸款。部议请旨：阿山革职留任，许志进革职。〖3〗

十五日（3月20日）

6 唐甄卒。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顺治举人。康熙十年（1671），授知县，旋因逃人法革职。自此发愤为文。为学尊孟法王，尤推崇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说，志在权衡天下，定乱、除暴、安百姓。〖4〗倡言“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5〗，“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6〗。晚年自视甚高，常慨叹“吴中无贤人，天下无贤人”〖7〗。历三十载而成《衡书》，后易名《潜书》。潘耒等推崇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8〗另著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等。

二十二日（3月27日）

7 甘肃巡抚齐世武奏报得雪情形折。朱批曰：朕于大小诸事，始终谨慎。此国人尽知。以为事小，漫不经心，

势必蔓延，难以收拾，必然如此，可不谨慎乎？凡尔等总督、巡抚所奏一切事宜，朕即亲草批发回，并不起稿，又无人知。朕于事细密，不被泄漏之意如此，断不倦怠。以后折子尔亲手写来，字不好不妨。〖9〗

二十六日（3月31日）

8 山东布政使赵宏燮揭报原任布政使刘皑亏空库银，刑部议覆应将刘皑拟斩监候。原任巡抚王国昌盘库时竟保题并无亏空，应杖流。有旨限刘皑、王国昌及济南等六知府于两个月内赔完。六月王国昌限内全赔完免罪。刘皑虽限内全完，但居官甚劣，仓粮亏空至五十余万石，反诳奏并无亏空，著发往奉天。

三月初十日(4月13日)

9 审结工部官员河工贪污案：内外河分司塞可图等处斩；尚书萨穆哈，侍郎恩特、来道、甘国枢，司官费仰嘏等按侵蚀银两多少分别革职治罪；尚书王鸿绪、侍郎李元振因失查革职留任。康熙帝谕各部院满洲尚书、侍郎等曰：天下之民所倚以为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贤否系于藩臬，藩臬之贤否系于督抚，督抚又视乎部院大臣而行。部院大臣所行果正，则外自督抚而下至于守令，自为良吏矣。今工部弊端发露，尔等亦知愧否？工部之弊，朕屡降严旨切责，并不悛改，以至于此。堂司官上下扶同，但利之所在，罔顾身命。今部院诸弊，尔等岂果不知？但恐结怨于人，隐忍不言。科道官亦因彼此掣肘，不肯条奏举劾耳。嗣后如有不谨记朕谕，仍循故辙，经朕察出，必不姑宥。

十一日（4月14日）

10 康熙帝以山东、河间饥民在京众多，五城施粥未能遍及，命八旗大臣各按旗分于城外三处煮粥赈济，派佟国维、明珠等监赈。汉大臣、内务府亦各分三处赈济。谕曰：京城地方大，饥民俱来就食，若不如此设法赈济，则皆立毙。命病则医治，殁则棺殓。旋以饥民弃家业至京糊口，终非长策，经九卿等议，遣各部司官将在京山东饥民分送回籍，河间等处饥民由李光地设法领回。

十五日（4月18日）

11 理藩院致俄罗斯大臣维纽斯咨文，通知嗣后凡有议事，该尼布楚城长官不必行文索额图。另一咨文中亦云：凡有议事，若行文本院则可受议；若仍旧行文索额图，则不予收受，并由边界地方退回。〖10〗

二十二日（4月25日）

12 闽浙总督金世荣疏报擒获海寇徐荣等，供出伙众屯扎情形，内阁学士常绶奉命前往招抚，请训旨。康熙帝谕曰：海贼多啸聚于广东新会，若不扫靖此处，不能奏绩。尔先往福建，携已获一二人往广东，遣人与其同往招抚，告以“尔等情事，皇上皆已洞悉，尔等归顺则已，否则必加大兵尽行扫灭”。广东招抚之后，再由福建、浙江、山东沿海一带招抚，自可奏效。九月，常绶疏报：奉命往广东招抚海贼，已有阿保拉等二百三十六名缴械投诚，其愿为民者安插原籍，愿为兵者编入各营。两广总督郭世隆旋疏报：官兵巡逻外海，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多次击

败海贼，沉贼船十九艘。〖11〗

四月初九日(5 月 12 日)

13 因河间水灾，饥民流入京城者众，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直隶巡抚李光地曰：去岁直隶报灾州县二十余处，据李光地疏内，或称开仓赈济、或称减价平粜，务使民沾实惠。臣等窃计直隶百姓，自必安抚有方，不致流离失所，乃近见河间饥民，散入京畿者甚多，皇上曲轸民依，特令八旗王贝勒及满汉大臣设粥厂数十处，分行赈济。李光地身为抚臣，漫无经理，疏内所称，民沾实惠，俱属空言。尤可异者，宁津县被灾更重，流亡更多，而光地去岁竟不报灾，仅于题参知县陈大经疏内，称宁津颇有水灾，匿重为轻，并不将人民逃散情形，据实陈奏。皇上不加谴责，复谕光地选贤能官员，将河间饥民领还原籍，仍给籽粒，不致流离失所。而光地目击流亡，不闻出一筹画，碌碌素餐，徒以虚文巧饰。请严加处分，以为大臣漠视民生者戒。

疏下，光地奏辩。得旨：不必引咎。光地又奏请免其所兼吏部尚书职。帝谕曰：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议？但彼专信门生，常为所诳。凡人口讲道学，彼即深信之。夫道学岂易言哉。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人之品行，必始终不易，朕始信之。若徒托之空言而无实事，则亦何益之有？非特此也，凡有职任者，一有所为，善恶立见，更不宜轻言也。八月，御史吕履恒劾李光地于秋审之事任意断决，其他言官劾之者相继。康熙帝以光地依律奏拟，并非任意断决。给事中王原劾奏文选司郎中陈汝弼

因光地举荐，由刑部调吏部，初犹矫诈顾名，近则专擅恣纵，有婪赃情弊。下都察院察议，革汝弼职，交刑部鞫讯，刑部定谳，计赃论绞。因谕曰："人有荐陈汝弼之贤能者，故朕简于众郎中内特授选司，如受贿是实，即置之于法，以为众戒。若未经受贿，则应宽之。"令再审，寻复奏受贿有据，应请立绞。康熙帝察知供证非实，下议政大臣、九卿等确核，得刑讯逼供行贿状。奏上，谕命免陈汝弼罪，原审诸臣降革有差，王原以嘱托上书，革职。〖12〗

五月初七日（6月8日）

14 命两江总督阿山密查两淮"匣银"陋规。朱批曰：闻凡过往官员下至笔帖式、当差人等，不论隶属与否，扬州盐商皆给匣银，动辄费银数十万两。因此两淮盐商大受其害，盐价渐贵，民至商人皆受其苦。监察御史不可怕得罪人而护短坏事。尔乃地方文武大员，力禁积弊，专为商贾兵民谋益，乃尔职责。今审案毕返还时，应赴扬州，逐一询明具奏。至去岁给王森、曹保等银两事，朕亦已打听明白。旋阿山奏曰：两淮盛行匣银，商人受累之事，皇帝虽在数千里外，但圣明洞鉴，近在咫尺。查得此等积弊，源远流长，故奴才未能除尽。是为奴才失职之处。〖13〗

六月初一日（7月2日）

15 洪昇卒。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康熙朝国子监生。工乐府，谙音律，善诗词。其名与孔尚任齐，并尊为"南洪北孔"。改《舞霓裳》

为《长生殿》传奇，艺人争演，观者如云。〖14〗因值国丧被革监生衔，斥归，于途中失足落水而卒。著有《稗畦集》等。

初七日（7月8日）

16 康熙帝往塞外避暑，皇太子胤礽等随行。九月二十六日回京。

初八日（7月9日）

17 阎若璩卒。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后南迁山阳（今江苏淮安）。顺治生员，后屡试不第，专意经学，与傅山、顾炎武等相切磋。佐徐乾学修《一统志》。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受皇子胤禛之请，赴京师，旋卒。著有《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日知录补正》、《毛朱诗说》、《潜邱札记》等。

十四日（7月15日）

18 江西商民肖宗章等人请于南源山等处开采铅、锡矿。户部奉旨：闻开矿事宜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俱著不准行。〖15〗

二十日戊子（7月21日）

19 统一全国量器。先是，以民间所用斗斛，大小有别，易生弊端，令大学士九卿等议各省统一之法。至是命由工部照顺治十二年（1655）部中铁斛铸造七具，发盛京、

顺天府五城外，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准，各造三十具，分发直隶各省，永远通行。盛京金石、金斗、关东斗等皆停止使用。十月，康熙帝命以户部所存铁斛五斗为准，造新样斗，方径八寸、深五寸、积数见方为三十二万分。又造新样升，方径四寸、深二寸，积数见方为三万二千分。谕曰：若依此样，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厘不差。并以新制之铜斗升付户部，命照式以铁铸造。

20 尤侗卒。

尤侗（1618—1704），字展成，又字同人，号悔庵，晚号西堂老人，江南长洲（今属江苏苏州市）人。顺治时曾为永平府（今属河北）推官，以擅责投充罪被革职。康熙十八年（1679）试博学鸿儒，授检讨，参修《明史》，后告归。善诗文，精音律，尤擅词曲。其著述收于《西堂全集》、《鹤栖堂集》，凡百余卷。乾隆时多列为禁书。

七月初一日（8月1日）

21 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密参江西巡抚张志栋专与满官为仇，并言山东人结党，略曰：皇帝统一天下，并归太平，治国四十余年，躬理万机，俱皆圣明睿裁，内外大小官吏，谁不欲体天仰圣，克尽厥职乎？奴才系封疆之员，委以查吏安民之职，凡遇应行应议之事，当即奏闻。由皇帝详查是非，斟酌可否，命下之日，始谨遵施行。今许志进言奴才任意处置，恩威擅断。不但奴才弗敢如此行，即国初创业执政之大臣，亦不可妄行。且皇上与日月同辉，凡为臣者独断专行，岂佯作不知，纵其妄为耶？许志进以

为张志栋之被免职，皆由奴才参奏之故。伊不能隐忍私情，诬奴才任意妄为。解张志栋职，乃皇帝照例治罪而已，但不知此非偏信奴才参语之故。是乃许志进之轻浮梦呓矣！又据许志进疏云：总督原参疏已分别旗、民。因此，不能不将许志进阴私密陈于皇帝之前。皇帝临御万国，并无分别旗与民。奴才瞻仰皇帝大公极仁，亦弗存分别之心。于去岁大计之事，张志栋突言旗人不及民。是以于奴才参疏内指陈其非是，以示一视同仁之意。惟有山东人素好拉帮结伙，纠合同年入伙之旧类亲朋，上下串通，彼此庇护。满洲在外作官者虽有限，但从不巧诈行事。故此辈厌恶满洲人，寻隙抉短，随意陷害。奴才参劾张志栋，为此辈所憎，陷害之心愈烈。许志进以奴才按司、道官员所报奏明一事为口实，恣意非难，又捏造总督分别旗、民之词，以激怒汉人。其意乃唆群黎怨恨奴才矣。奴才查得，一年之内，甘肃巡抚齐世武被参劾，山西巡抚噶礼被奏劾，今复参劾奴才。此岂非尽废天下满洲总督、巡抚之意乎？皇帝以四海内外为一家，故一视同仁。而许志进存此害人之心，企图分裂。奴才知之，实不可缄口不语。据刘廷玑、韩祥吉言，伊弟子等与张志栋亲信家人，到处游说求情，路人议论纷纷。许志进既稔如此，则应立即指参，以彰国法。为何置之不行参劾耶？抑或许志进大获此辈央求之财？抑或许志进结党营私？若云许志进尽职无党，秉公参劾，则何患他人疑怨？皇帝待在下臣工，仁明无别。许志进若反省无错，何惧罹难？今伊心怀异志，惟恐他人指参，是以捏造厉言，以杜人嘴，岂不日后其亲戚家人等犯法，地方官亦弗敢过问之意乎？议政官能秉公为国效力，不畏强暴

者，果有几何？以上皆系许志进结党营私，阴险狡诈之处。

伏念皇帝养育奴才四十余年，又委以总督重任，屡蒙大恩，惟有图报国恩，抚慰人心，弗敢私交。但为公事得罪之处甚多。许志进乃张志栋至亲蔡章之门生；蔡章系山东人，考试许志进之师傅，今虽病故，但此前引之入伙，交情颇深，故誓为张志栋报仇而奔走。总之，于山东人中即有贪暴不肖之徒，亦不准人指参。若一人被参劾，而漠然置之，恐后以为例，故若有参劾山东人者，则必努力害之，以示结党交友之威，恐吓人不敢再言。彼等已知皇帝洞鉴此等恶习，故有所畏惧。数年以来，山东朋党之名虽消，但仍在暗中深交不已。今张志栋革职，但仍不思悔改，反令其心腹党羽在京大造谣言，又其同党央告淮安府人许志进诬参，俾山东朋党踪迹模糊。嗣后，彼此隐瞒总督、巡抚，俾不敢参劾其同伙一人，而且又恐吓满洲总督、巡抚顺从，使其不敢参劾山东一人。皇帝之简用满洲人，必察其堪任勤劳者委之。许志进惟以满洲人为仇，排斥异己，逼迫胁从，故屡行参劾满洲人。许志进食国俸，而专以皇上任用之满洲人为仇，奴才不知用心何在。皇上授奴才为两江总督，业已四年。若有贪墨玷职，徇私枉法之处，则皇帝无不洞鉴，断不能隐瞒，而且司、道官员风闻甚速，岂可为我缄默苟容？许志进一人借我为李兴祖等奏明一事，造诬奴才恩威专断，索贿徇庇，以图陷害耶？许志进以参劾为能事，诬谤无辜，行私残害，偏护同类，排斥异己。是非正人所为。查许志进甚为卑贱之人，系漕运总督下属左营兵之子，自幼不肖，知府考试时，因夹带文章被讦，重杖了结。其后为捐纳书生，愈加轻佻放肆，恣意妄

为，在常熟县与人相告，为人所殴，几乎殒命。其素行恶劣如此。今幸被录用，委以给事中，应改过自新，矢公效力，以杜徇私。然仍庇护同类，有玷职守，重蹈覆辙。伏乞皇帝谕部，著指派之人详查，以彰国法。既未谕奴才加奏，应候部议。但奴才乃家生子，随时为皇上驱使，弗敢迟宕陈报，故具折谨奏。复以另折删削具奏。将此虽由通政司封送内阁，但未谕准回奏，不能奏达于上。将无辜陷害奴才之处，部、院、科、道各官俱见之，亦具折上奏，以资论是非。

朱批：尔虽革职留任，但朕待尔甚厚。此事应与朕商议后再奏。今阅所奏，知尔有气，恼恨至极。由此可见尔之轻忽不容。自古结党陷害者，世世皆有。尔自称文人，岂不知此耶？为臣者应以理服人，即以秽言詈之，攻讦其原委，事岂能完结乎？况且以大言干预者，尤属非理，所奏知道了。〖16〗

初四日（8月4日）

22 山西巡抚噶礼密参平阳知府马超赞贪污钱粮，略曰：山西省钱粮，平阳府约占一半，故奴才常以为虑。顷于二三月，奴才前往会勘河道时，往返路经平阳府。看知府马超赞所贴告示及其所报之事，似有欲做良吏之势，奴才甚喜。不料马超赞现在做事甚乱。据闻马超赞原在京城时，代为承接捐纳事宜，负债十万余两，遂于四月擅驮府库所存兵饷一万余两以去。此数月间，遇有词讼案死要银两。又向州县官员遍行勒取银两，大州县各三千两，中等州县各二千两，小州县各一千两。至于人命重案，惟图银

两即行改供，置律例于不顾，公然赦免恶人之罪。再其家人俱争衙署之门，伊丝毫不加管束，家人、幕宾皆向词讼者妄索银钱。五月，马超赞来省城时，奴才曾训诫之，伊仍不悛改，声名实甚恶劣。伊所属大宁县知县徐晋，原系前工部尚书萨穆哈家田姓人之婿，做官甚劣，马超赞甫到任，便来请将徐晋调往夏县，时奴才未从。今介休县非马超赞所属，且不知马超赞有何意图，又书请奴才将徐晋调往介休县，许诺给银一万余两。其用印手本证据现存。奴才将此事之缘由，列入马超赞赃项内，与徐晋一并具疏，于七月初四日参奏请旨。

奉朱批：马超赞朕从不相识。在兵部时，以其勇锐、善操满语，补授而遣之。朕自陕西回来，大阿哥等诸阿哥曾向朕奏言：皇父为何用马超赞，此人甚乱，形迹强胜。既已用之，故忍其行为将如何。今览所奏，愈与阿哥等言相合，从来不止是实，参得甚当。由此可知，为人言行相符者甚少矣。再新布政使何如？绰奇何如？走时说了什么？赵凤诏较前何如？〖17〗

十七日（8月17日）

23 康熙帝于喀喇和屯行宫写字数十纸，谕扈从诸臣曰：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至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又言：朕之清字（即满文），亦素敏速，从无错误。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上谕，皆朕亲书，并不起稿。其事之稍有关系者，虽岁月经久，亦不遗忘，故批发之旨，俱存所司，朕处全无底稿。数日后又曰：朕览过之书，虽日

月间隔，不甚遗忘。今虽年岁稍增，而记性不减于前。即日前陈列诸书内，欲稽考某卷某处，但指令近侍取之，亦可即得，不至错误。大约存心清虚，不但事不遗忘，于养生亦为有益。

二十九日（8月29日）

24 江宁织造曹寅受命兼管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具折奏谢，并请赴京谢恩。朱批："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18〗

八月初八日（9月6日）

25 先是，因禁索额图后，康熙帝责问噶礼听索额图指示行事，噶礼密疏为己辩，然仍密受太子指令。至是，山西巡抚噶礼奏启皇太子胤礽曰：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奴才弟副都统噶尔弼寄信内开：于七月十六日，奶公、男童博达塞唤噶尔弼我去，传宣皇太子批语：铎霍一到，交付该部，锁以铁索，副都统噶尔弼家人使陪，送交太原巡抚噶礼，说予之批语。此人为尔山西平阳府人，很乱胆大。再饬噶礼弼，说与其家人，断不可伤害其命。予若寻之，仍完整送来。将铎霍、张和等四人由兵部乘驿送到后，奴才明见张和已锁铁索。奴才除即派官二员妥慎看守外，谨具启以闻。〖19〗寻噶礼又启曰：四人送到后，奴才应将张和等即行严惩，具启以闻，而寄信如此，奴才不敢违语擅行，惟以派员看守等因具启以闻。今子奴才启内又未奉

批语。此皆奴才愚昧无知，一时未想到。张和为奴才所管平阳府之人，不欲安生，甚乱胆大，实应严惩，故奴才严惩张和等，严饬平阳府属地方官员锁禁牢固，勿令他出。奴才谨具启以闻。

皇太子批语：尔前所办之事甚当，毋庸批，故未批发。今皇上亦已闻此人，勿令此人与任何人见面，不可使其死。皇上若问于尔，则照予所寄之语具奏。具奏时只说交我弟噶尔弼寄之，不得写批语人之名。为此特批发。〖20〗

十九日（9月17日）

26 步军统领托和齐密奏部院情弊曰：恶棍王五之子王先与原任镶黄旗托沙喇哈番石拉都殴斗，因解刑部，拟石拉都为光棍之首，当即诛之；王五科以重罪。继之四十一年（1702），王五殴打管库官，因杖三十，解除匠役；又拐骗满洲家妇，行径无耻。时本衙门未能擒获，故记名册。复与毓庆宫大夫吴谦合谋，纠集摆牙喇苏斌家男妇，夜至城外民薛迎远家劫银，适才为我营官拿获，因解刑部。凌普、色尔弼干预此案，为大夫吴谦、王五遣人至我处，言即在尔所了结此案。奴才未从，遣人送部。此辈复寄托于部臣、章京等，故将此案移送刑部，至今已有两月，尚未议拟具奏。该王五于四十一年（1702）杖三十，且罢匠役，又以其身为三十一年（1692）捐纳通判，故如此耳。王五名王国祥，书为王国桢。此人行止不端。再，原任总督郎廷佐之孙郎忠，原系江西赣州府知府，以罪革职。后以捐马，官复原职。据九卿会议：将捐马官复原职者，编入陕西捐马官复原职者班次，挨次补放等语。依照此例，

郎忠名最末，暂不为录用。于是，到处央求，去岁七月，河南归德府知府缺出，由部巧授郎忠为归德府知府遣之。彼时科道各官俱行参劾，郎忠甚惧，遂往投都察院李柟、监察御史巩祥林等为门生。以伊等庇护，此事乃息。适才给事中王远参劾吏部事五件，时亦欲参该郎忠，又为李柟、巩祥林等说止。再，户部库郎中邝爱管库十四年，库中一切弊端，皆由此人所为。由各省所送钱粮每千两中，除伊等增数多取之外，邝爱又按省份大小，每千两取饭钱八两、六两、五两不等；又有扣皇上正项钱粮之处。由各省所送铺盖、折色一项银无甚多，不过二三万两。此银不入库，皆由邝爱从外独取。闻人议论，邝爱贪且胆大，该项银两，伊等虽不明分，但巧取之。邝爱耳聋，同谋诸臣惧，不令皇上知之。邝爱每年侵吞银数万两，且并无超拔邝爱效力之处。

朱批：尔所奏俱实。〖21〗

二十八日（10月26日）

27 步军统领托和齐密奏下五旗乱造谣言，略曰：初皇上行兵出猎后，在外消息留京城者概不得知。今皇上在外诸消息，在此人等即时得知，且闻辄妄言，情甚可恶。再，闻官立台站除额设与马骡外，复有另设者等语。若此辈任意往来，则一切谣言，皆出自此辈。再，初皇上约束，下五旗王、贝勒、贝子、公等下属臣工，除于各该主宅门行走，拿马犬等物外，不准在他主门前行走、拿马犬等物。今看不肖之徒，弃其本主门户，惟利是图，投他主门户行走、拿马犬等物，以博喜欢者甚多。再，王、贝勒、贝子、

公等下属侍卫、官员及随行子侄等，若非其嫡亲，则严禁与部院大臣家及有职武臣家来往。如此，则似可杜央求托付庇护等弊端。再，原侍郎席木布、原郎中济木布等起程赴伯都讷之日，原任巡抚张敏、原任侍郎常舒、现任内阁学士阿世坦、原在内阁供职之苏海、兵部郎中大寿筹送行。伊等在送往之地，谈笑风生，言时运已到，尔等不久即升大臣而回。彼时我等欢迎尔等等语。岂有此理！为此奏闻。〖22〗

九月三十日（10月28日）

28 先是，康熙帝遣侍卫拉锡等往探河源，谕以“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至是，拉锡等回奏：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东，有泽名鄂陵，周围二百余里。鄂陵之西，札陵之东，相隔三十里。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山之至高者视之，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即昆仑也。南有山，名古尔班吐尔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尔黑。西有山，名巴尔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东北有山，名乌兰杜石。古尔班吐尔哈山下诸泉，西藩国名为噶尔马塘。巴尔布哈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罗谟也。三河东流入札陵泽，自札陵泽一支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流出，乃黄河也。除此，他山之泉与平地之泉流为小河者不胜数，尽归黄河东下。臣等自星宿海于六月十一日回程，向东南行二日，登哈尔吉山，见黄河东

流至呼呼托罗海山，又南流绕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尔托罗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云雾蔽之。蒙古言此山长三百余里，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见冰消，终日云雾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库特尔之地，又向南行，过僧库里高岭，行百余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托罗海山向东北流，于归德堡之北、达喀山之南，从两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余里。宁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气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故多喘息。拉锡并绘图呈览。

十月十三日（11月10日）

29 兼管巡盐御史曹寅折奏：巡盐御史于每年额引之外，有盐二十斤，名为“院费”。故御史与笔帖式有三十万两之羡余，以此充织造衙门钱粮。其承差、发收，系近年陋规，于二十斤之外又多增七斤。履任后随将无院札承差及发收等项，一概裁革，从此众商可甦一分。但浮费之革，必清其源，上自督抚，下及州县，内外过往官员尚属众多。前总督阿山名为禁革浮费，独不自禁及其所属。实恐臣等内员，一遇事件即行入告，故于臣未到任之前，先为之计。其十三款内，尚有一二件应留以恤地方贫苦者，俟部议下再当奏陈。朱批曰：“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23〗

十七日（11月14日）

30 吏部以阿山徇庇，议革其两江总督职，康熙帝谕命切责了结。阿山奏谢宽恕之恩，自言嗣后“切忌偏激，痛改前非，克尽厥职”。朱批曰：身为官者，若论习性，止观其行用，而不视其言语。言而不能实践，行而不符身分。故满洲老者有言：迂诞之言，不合事实等语。言虽村俗，则正合朕阅。我满洲姓人，应遵满洲之道。以己之迂效法汉人，复为汉人所笑骂，自食其果。前总督傅拉塔、范承勋等，居官非不及尔，但伊等在地方，宁静无事，并无为人指参。尔自张天觉案以来，继续拘束，以至于此。与人作对，业已足矣。尔毕竟系一平庸总督，并无奇特之处。满洲将卒为一体，以爱惜诸物为节俭。尔在满洲军内爱惜节俭，朕实不干预。今年老将逝，且离任时，满洲官兵若无一人送尔，则将尔之令名，贴于何书之一端乎？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24〗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0日）

31 以汉人助土司书写争告词状，廷议禁止外省汉人擅入土司。土司之一切往来公文俱用本族文字。并从土司属下选年力精壮者三四十名补人抚镇标下，如遇土司事务，令其随差遣之人同往，可得彼处实情。

十五日（12月11日）

32 四川陕西总督博霁疏参凉州总兵官魏勋年老。康熙帝因谕大学士等曰：魏勋于军前甚有劳绩，兵民亦皆爱戴，此等人材，今西陲亦复有几？如果年迈令具呈请休可

也，何必题参？原本发回。又谕曰：魏勋及师帝宾、麦良玺俱系旧臣，讵可轻言参劾？前者佛伦任总督时，亦欲参师帝宾，曾面奏朕前，朕不之许，如此等人，若皆劾而罢之，恐其余寒心。设有任用之处，若等俱非易得者也。提督潘育龙亦好，武臣中一介不取，操行俱全者，实难得之，但不犯法，不贪冒，即已矣。且本朝边疆武臣在地方不生一事，与文臣同心效力，兵民协和，诚为自古所少。今经历军阵之大臣，已渐零落，至于海战又不得比于江湖，今知海战之法者，亦少矣。此可不留意乎！

十八日（12 月 14 日）

33 康熙帝命甘肃巡抚齐世武密奏陕西督抚等贤否。朱批曰：据前风闻，尔性暴躁，操守虽好，但无恕心。朕巡幸西安观之，尔之忠心义志，犹如日被驱使之奴仆，即在目前，并无隐瞒，表里如一，由此愈加稔信。朕思齐世武诳朕，则再无一可信者。陕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官等，居官谁甚优，谁平常，谁甚劣，仅尔所知，亲写奏来。除朕与尔外，勿再令一人知道。再者，外人有怨艾京城官员者乎？密之！密之！〖25〗

二十日（12 月 16 日）

34 巡盐御史曹寅密奏裁革两淮陋规曰：运司库项钱粮历年亏空八十余万两，皆由御史怠忽，互相容隐，求一年回差之轻便，不顾库藏之盈虚。更有奸商恃怙效尤，预投贷借，酿成此弊。若飞章参奏，富商不肯代完，接年御史运道难以辞咎，但朝廷课饷难以催还。因檄新运道李灿

严比细查两年积欠，定限两月交代。旋又奏：去年皇上南巡，借给两淮商人库银一百万两，访闻商人只实得八十万两，其中又有非商借名领去者，臣不胜惊异。曹寅在为禁革两淮盐课浮费折中又云：察访两淮浮费甚多，比来盐壅商困，朝廷钱粮渐有积欠，若不痛革禁止，则于课饷有碍。臣筹画至再，是以将一切浮费，细行酌定禁革。计算商人一年成本，即江广盐价不起，商本万一不致亏折，如此奉行一二年，商力有余，便当加课。前总督阿山条奏十三款内，皆不肖之辈逐年增益之费。臣此条奏，系从来实在之费。今年暂革甦商，江广盐价一起，即可条奏充课。其名目开列于后：一、院费，盐差衙门旧例有寿礼、灯节、代笔、后司、家人等各项浮费，共八万六千一百两。二、省费，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三、司费，系运道衙门陋规，共二万四千六百两。四、杂费，系两淮杂用交际，除阿山条奏“别敬”、“过往士夫”两款外，尚有六万二千五百两。以上四款，皆出匣费，派之众商，朝廷正项钱粮未完，此费先已入己，臣见此不胜痛恨。〖26〗

二十二日（12月18日）

35 天津总兵官蓝理奏请开垦水田。略言：直隶沿海旷地，丰润、宝坻、天津等处洼地，可仿南方开为水田，栽稻一二年后渐成肥沃。先召募闽中农民二百余人，开垦一万余亩，倘可施行，召募江南等处无业之民安插天津，给与牛粮，将沿海弃地尽行开垦，限年起科。又言其标兵，

皆依前朝屯卫之制，入籍力田，亦可以节省兵饷。帝以北方水土之性与南方不同，故直隶巡抚李光地请开水田时，以不可轻举做答。及去年西巡，见太原以南引水灌田，颇为得法，陕西、宁夏、哈密等处亦如山西种水田，获得收益。令交部议。旋经部议，准其请。

36 湖北巡抚刘殿衡以印刷御书并建藏书楼图呈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湖广捐工建楼，殊属糜费，凡车驾巡幸之处，一切需用，从不取办于民。各省不肖官员指称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辄行动用正项钱粮，借词捐还，究无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重贻小民之累。种种弊端，不可胜指，嗣后著严行禁止。

二十六日（12 月 22 日）

37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论及督抚操守曰：徐潮为河南巡抚时居官实好，平易得体，民无不称颂。朕西巡时将州县司道中衰老者酌量革退。徐潮稍过于宽。李光地近日声名较前稍减，每被人欺诳。大凡为督抚者一被人欺诳，则权必旁移。张鹏翮向有清名，在河工也甚效力，亦被属员王谦等欺诳，身虽不要钱，但子侄亲戚在外指名取钱。可谓自己不取耶？为大臣者，约束不严，自谓己不之知，诿之他人，可乎？又曰：朕遍阅古书，自古大臣得始终善全者少，朕今御极四十余年，大学士卫周祚、冯溥、杜立德、李霨、宋德宜、王熙等，俱得全功名而考终命者，皆朕极力保全之所致也。朕从不多生事，但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故诸臣皆得享其福也。

38 康熙帝论修《明史》。谕大学士等曰：《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亦有之，或用稗史者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孔子，圣人也，犹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当今之世，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诿。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是以朕为《明史》作文一篇，尔等可晓谕九卿大臣。文云：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颠倒是非者，概难凭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议论多歧者，非前鉴耶？朕实无学，每读朱子之书，见“往古先民，学以为己，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悦诚服。又读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益见史官，上古不免讹传，况今人乎？班、马异同，左、国浮华，古人以为定论。孔子至圣，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万倍不及者，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朕观凡天下读书者，皆能分辨古人之是非，至问以时事人品，不能一字相答，非曰从来不与人往来，既曰不能深知。夫目前之事，作官之道，尚茫然不知，

而于千百年前，无不洞悉，何得昧于当世而明于论古，岂非远者明而近者暗乎？所以责人重者责己轻，君子不取也。《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卿等皆老学素望，名重一时《明史》之是非自有灼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刊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议，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坚辞以示不能也。

十二月十九日（1705年1月14日）

39 以河工告成，加河督张鹏翮太子太保衔。尚书范承勋、王掞，侍郎王绅、布雅努，湖广总督喻成龙、原左副都御史寿鼐等各加五级。工部尚书革职留任王鸿绪等给予开复。笔帖式雅奇等三百一十四员各加级、纪录、给顶戴有差。

二十日（1月15日）

40 山西巡抚噶礼密奏曰：山西按察使觉罗巴哈布今大改操守。奴才甫往安邑县审案，往返经过平阳府地方，据访查得，马超赞案内被牵连人名刘志，其家甚富。巴哈布派其衙役石姓快手，欲诈取刘志银数万两，但得之与否，尚未稔知。巴哈布乃大学士马齐属下人，其兄护军参领扎克丹亦于马齐处行定。巴哈布仗恃马齐，甚属狂妄，又引导保定府知府罗鎏为马齐之徒弟。至于欲诈取刘志银两案，奴才将详细访查。倘若属实，则即参劾巴哈布。康熙

帝朱批曰：巴哈布为人甚庸懦且骄傲，朕经过山西时，见后甚厌恶之。但按察使乃大员且为满洲，此事不能不牵连尔身，应深察之。〖27〗

4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二千三百八十，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九十六顷六十二亩，征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六百六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二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三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八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七百二十九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五千九百，户部存银三千九百九十八万五千三百六两〖28〗。

42 两淮盐引每引加四十二斤以增加盐课，供织造、办铜、治河之需，共增银三十余万两。〖29〗

43 江、浙、闽等地商人前往日本途中，有一百余人遇风暴漂至朝鲜国，朝鲜给资送回中国。

44 颜元卒。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早年为诸生，后绝意仕进，以讲学终老乡里。初尊程朱陆王之学，后重习行，究兵农水利诸学，以“习行经济”为天下倡。曰：“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遂别出一派。晚年应漳南书院之聘，为立规制，分设文事、

武备、经史、艺能等科。著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

45 高士奇卒。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初以监生充书写序班。迁内阁中书，赐居西安门内，入直南书房，书写密谕。康熙十九年（1680）授额外翰林院侍讲。二十三年（1684）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二十六年（1687）迁詹事府少詹事。二十八年被疏劾与王鸿绪结党营私，受贿卖官，赃私数百万。又被疏劾与徐乾学结党营私，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语。诏休致回籍。三十三年（1694）召还，复直南书房。三十六年（1697）以养母乞归。至是卒。其品级本不应予谥，然康熙帝特恩赐谥“文恪”。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9页。

〖2〗参见：《清史列传》卷十《彭鹏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卷八《彭鹏》；《碑传集》卷六七《彭无山遗事》。

〖3〗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九。

〖4〗《潜书·辨儒》。

〖5〗《潜书·鲜君》。

〖6〗《潜书·室语》。

〖7〗《潜书·无助》。

〖8〗《潜书·卷首》。

〖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11 页。

〖10〗《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上册。

〖11〗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九。

〖12〗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九。

〖1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19—320 页。

〖14〗《莲坡诗话》卷下。

〖15〗《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24—328 页。

〖1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30—331 页。

〖18〗《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23 页。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37 页。

〖2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43 页。

〖2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39 页。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40—341 页。

〖23〗《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24 页。

〖2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53 页。

〖2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56 页。

〖26〗《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27 页。

〖2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58 页。

〖28〗《陶庐杂录》卷一。

〖29〗《清会典事例》卷九二六。

清通鉴　卷六二

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公元1705年

二月初九日(3月3日)

1 康熙帝启程第五次南巡，皇太子胤礽、皇十三子胤祥等随行。先于正月谕吏户兵工等部：治河虽已大成，仍需亲临河工指示善后之策，加之山东去年大灾，民生果否恢复，也须沿途同览，故于仲春解冻时，轻装南下，沿途不扰官民。

舟师经天津、静海、青县，入山东，士绅兵民数十万执香跪地，谢朝廷连年蠲免及遣官四五百员、动用内帑数百万两赈济灾荒。康熙帝三次召见算学家梅文鼎于德州舟次。初，康熙帝曾详阅梅文鼎所著《历学疑问》未定稿，圈点涂改，作批语者屡。至是，谓李光地曰：此学世鲜知者，其人佳士，惜老矣。〖1〗

舟过临清，见河工大治，谕大学士等曰：初次到江南

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皆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1799）则仅见河岸，四十三年（1704）则河去岸甚低，是河身日刷深矣。自此日深一日，岂不大治？闻下河连年皆大熟，亦从前所未有也。途次又谕曰：凡罹灾荒，倘预行奏报，无不可赈救者。只因山东各官匿灾不报，故大致饥馑。向日陕西饥荒，亦由于匿不报闻。朕曾以地方官匿灾不报之故询之于民，据云民一罹灾，朝廷即蠲岁赋，赋一蠲，火耗无征，故地方官隐而不报也。自古弊端，匿灾为甚。车驾至济宁，浙江巡抚张泰交疏请驾至两浙，允之。

三月初六日，御舟入江南境。十一日，抵扬州府，就河工善后事，康熙帝谕河督张鹏翮曰：河工既告成，善后方略更为紧要，朕今亲临阅视，修建天妃闸甚当，倘黄水长至五六尺，清水不长，势弱不敌黄，黄水自然倒灌，亦必至之理。岂可因此即谓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即将天妃闸暂时下板，蓄清水全力敌黄，不过数日黄水即退，遇粮船过时，即起板开放，若黄水不灌入，不必下板。其惠济祠一带，虽建有石工，但运河与黄河止隔一线之堤，若黄溜冲刷石工，恐不足恃。著于上下适中之处，相度形势，修建挑水坝三四处，挑溜开行，其王公堤亦应相度形势，修建挑水坝。运河东堤，保守最为紧要，堤岸应行加帮。高邮迤南湖河水势相平，界首迤南河水高于湖水，东西两堤卑薄，应加帮修筑，量建石工。淮安近城堤岸卑薄之处，亦应相度形势修建石工。黄河南岸堤工关系紧要，应加谨修防。至于直隶、山东、河道与总河相距甚远，应照河南例各交与该省巡抚，就近易于料理。

越二日，率皇太子等至瓜州金山寺，地方官备百桌佳

肴，进皇帝、皇太子各种稀世珍品。扬州盐商百件古董，六十件进皇帝，四十件进太子。〖2〗御制诗一首，曰："又驻塔湾见物华，先看茅屋种桑麻。惠风遍拂维扬市，沛泽均沾吴越家。作鉴道君开艮岳，长吁炀帝溺琼花。绕胸经史安邦用，莫遣争能纵欲奢"。且谕曰：朕每至南方，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靡不赏玩移时也，虽身居九五，而乐佳山水之情与众何异？但不至旷日持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而过者，亦恐后人借口实而不知所以然也。至茱萸湾之行宫，乃系盐商百姓感恩之至诚而建起，虽不干地方官吏，但工价不下数千。尝览汉文帝惜露台百金，后世称之，况三宿所费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怀近体一律以自警，又粘之壁间，以示维扬之众。〖3〗

三月十八日，万寿节，于苏州行宫召见张鹏翮及河官，责张鹏翮为王谦、张弼所欺。并曰：汉大臣惟知徇庇汉官，岂旗员内无一优者乎？朕于旗下、汉人视同一体，善则用之，不善则惩之。尔等每有私心，故多徇庇。张鹏翮自谓清廉，一介不取，一介不与。若谓一介不与，尔则有之；一介不取，则未必然。取与不取，惟尔自知之。尔乃讲道学之人，道学以无私为本，内有私，则外行尽属虚饰。曩者直隶岁歉，巡抚沈朝聘曾奏民食粗粝，故臣亦食粗粝。朕谓之曰：尔食粗粝，不过在百姓而前耳，若在署中，岂亦然耶？即果食粗粝，不能有济民生，有何益哉？又曰：至目下河工，不可即谓之成，俟一二年后方知，尔须尽心筹画为善。同日，谕命江苏巡抚宋犖主持刊刻《资治通鉴纲目》。〖4〗宋犖记曰：二十二日，过无锡。苏州织造家人自京回，携皇上赐臣御书除夕诗一幅，传旨："巡抚是

有年纪的人，朕特赐御书御制诗一幅，巡抚见此诗即如见朕一般。”十八日，奏事存桂等传旨：“朕有编辑《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是朕亲阅过六次者，巡抚有力量刊刻么？朕叫李煦帮你。”宋犖奏云：“蒙圣恩优渥，无可报效，此书情愿刊刻，无庸李煦帮臣。”十九日，帝发《全唐诗》一部，令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四月初一日，李煦赍到御书三种，云：“圣驾启行时，留以赐臣。”一“福寿”二大字，题云：“江宁巡抚宋犖年逾古稀，步履壮健，故特书福寿二字赐之。”又允臣请，赐“鱼麦堂”三大字匾及“儿孙歌舞诗书内，乡党优游礼让中”对联。〖5〗

次日，康熙帝谕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官员人等，曰：前次南巡，竟有不堪太监人等假城里边使用，骗取者甚多。至于回京方知无耻之徒所为也。今倘有太监人等又与尔等指名要者，亦未可定。此等小人行事可恶。以后凡有人取东西，不论巨细一概奏明才发。若不奏知，事觉一同从重治罪，决不轻饶。〖6〗

四月初，康熙帝离松江，抵杭州，检阅八旗、绿营官兵。寻返苏州，停留半月，每日观戏不止。共演戏十一出。十二日，过钞关门，抵三涂河宝塔湾。众盐商预备御花园行宫，行宫内古董诗书无计其数，宝塔五色彩子铺陈，明灯如龙，月夜如昼。盐院奏请圣驾并皇子、宫眷驻跸，演戏摆宴。〖7〗皇太子擅离行宫及御舟，“跬步妄出”，征逐妇女。〖8〗二十二日抵江宁，驻织造衙门。曹寅进宴，又进献樱桃。帝大悦曰：“朕要进过皇太后，朕才用。”随即差官送呈，限十四个时辰到京。晚又进宴演戏。次日

遣尚书徐潮祭明太祖陵。二十六日检阅江宁驻防官兵。

时两江总督阿山欲借备办南巡名义，加征钱粮耗银三分，各郡皆惧服唯唯，江宁知府陈鹏年独持不可，阿山怒，借故罪之，近侍亦造蜚语上闻。康熙帝召陈鹏年诘责，几不测。时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帝曰："儿知江南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9〗会致仕大学士张英入见，问以江南廉吏，张英首举陈鹏年。织造曹寅亦力求宽赦，免冠叩头，至额流血，阶有声。李煦伏曹寅后，恐触上怒，阴曳寅衣，寅顾怒曰："云何也。"复叩头有声，竟得请。出，巡抚宋犖赞之曰："不愧朱云折槛矣。"遂免陈鹏年罪。〖10〗次日，为皇帝阅水师，阿山命陈鹏年子江边垒石梯，故意难之。适江流湍急，施工困难，随员夫役惶惧，然陈鹏年率士民亲运土石，次日晨即工成。〖11〗康熙帝于京口阅水师，命陈鹏年督领挽御舟者。舟入淮，山阳民一路为陈鹏年备茶水饭食。帝窥见，既渡河，温言令还。〖12〗时又有江西巡抚李基和，甚为粗鄙，不知礼节，帝命带往京城学习，以浙江布政使郎廷极署江西巡抚。五月，以李基和不前往迎驾，询问地方事又一无所知，革职拿问。寻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该管王为奴。李基和，乃八旗诗人李梅崖，字协万，著有《梅崖诗集》，非贪吏比，其之"不敬"，亦如陈鹏年之不肯阿附阿山侍候南巡也。

康熙帝离江宁前，欲亲诣明太祖陵行礼，大学士马齐等以先曾亲诣行礼，奏请停诣。帝以"洪武素称贤主"，谕当亲诣。导引官引向中门，命自东角门入，曰："此非尔等导引有失，特朕之敬心耳。"即入，亲率皇子及大臣、侍卫行礼。

闰四月初三日，因随行官兵欲在扬州购买土产，再逗留二日。当日，乾清门侍卫马武、御前侍卫五十，传谕大学士、内务府总管、吏部：前经降旨，命盐商修建宝塔湾之塔，后立即建成；而并未降旨命建朕住宫室，亦在宝塔西边建成宫室，此皆盐商自身出银建造者。著问曹寅，彼等出银若干，议奏给以虚衔顶戴。况且口外建房之人及捐助银两者，亦予议叙，给官加级。曹寅、李煦、李灿，既皆捐助银两，著议给彼等职衔。黄家正既亦出过劳力，著一并议奏。经内务府等衙门议得：曹寅等在宝塔湾修建驿宫，勤劳监修，且捐助银两。查曹寅、李煦各捐银二万两，李灿捐银一万两。彼等皆能尽心公务，各自勤劳，甚为可嘉，理应斟酌捐银数目，议叙加级；惟以捐银数目过多，不便加级，故请给彼等以京堂兼衔，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给李煦以大理寺卿衔，给李灿以参政道衔。〖13〗

初六日康熙帝启行回銮，经宝应、淮安、清口，遍阅高家堰河堤，责张鹏翮曰："四十二年（1703）朕临阅高家堰时，尔奏石堤可于八九月间告成，今已三年，尚未完工。万一大水淹至，恃此草埽岂能御之？"张鹏翮答："必能保固，断然无害。"谕曰：姑置勿论，但去年已奏河工告成，今年又奏冲决，其谓之何？夫治河莫要于得人，观尔所用之人，每多有失，岂可倚任此辈分守此堤耶？尔等惟见清口之水流出，即以为功成，不思防御。倘高家堰六堤之水泛滥，则清水力弱而黄水必复至倒灌矣。高家堰所关紧要，宜谨识之勿忽。至惠济祠，帝谕诸臣曰：朕留心河道，亲阅者屡矣。河之形势，必身历其地，始知成功之次第。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三十八年（1799）

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自舟中望之，水与岸平，岸之四围皆可遥见，其后水渐归槽，岸高于水，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朕心甚为快然。

十三日，乘舟渡黄河，命张鹏翮严饬属官痛改侵冒河帑前非，加紧修防，倘有故违定行正法。其地方有司官员有漠视河工致有贻误者，题参到日，亦行正法。寻谕张鹏翮：河工关系重大，朕巡视已毕，尔即自此回任。河标兵丁多而无用，著裁去一千六十一名，留一千名。二十八日康熙帝等返回京城。

五月初三日(6 月 23 日)

2 先是，康熙帝回京前，工部尚书王鸿绪以密折奏报原吏部郎中陈汝弼受贿案审问情形。朱批："京中有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泄漏，甚有关系。小心！"王鸿绪遂上密折曰："永永时刻凛遵，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14〗王鸿绪又密奏：三法司改供，不取亲笔口供，舒辂等如何肯受？且有碍科道各官体面，满大臣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惟听舒辂作主裁之而已。〖15〗或曰，此案乃皇太子指使，起因于陈汝弼拒绝将皇太子"派成员所企求的官职委任给他们"。〖16〗至是，议政大臣九卿遵旨复审陈汝弼案，拟陈汝弼立绞，黄钟绞监候。康熙帝谕曰：陈汝弼并不招得财，即拟正法，人心岂服？闻此事左都御史舒辂独擅行之。又闻陈汝弼曾出私

书三封，并不察讯，此系何故？令初六日齐集，朕将亲鞫之。至初六日，召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等于畅春园，问议陈汝弼死罪之由。诸臣曰：陈汝弼虽未招认受贿，而黄钟亲书口供及其家人口供甚明，因坐之罪。召陈汝弼，令其实奏，陈以“无辜抱屈”对。谕令举出查审此案主事人，陈以无对之。又令侍卫传问黄钟，黄钟曰：一日之中夹讯六次，两足俱折，因含冤亲书供招。康熙帝谕刑部侍郎常绶曰：“陈汝弼并无口供即拟以罪，而汝无一言，何也？”命再审具奏。旋陈汝弼以错用黄钟议处。因已革职，故无庸议。将原审三法司堂司官分别议处：舒辂、王原等著革职，劳之辨等六人各降三级调用，常绶等三人各降三级、傅继祖等五人各降二级俱从宽留任。

初十日（6月30日）

3 康熙帝以南巡中见山东、直隶贩私盐、铸私钱者甚多，大不便于民，谕命户部严行禁止。

十七日（7月7日）

4 康熙帝谕命今后荐举卓异官员，须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无亏空仓库银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方可入选。其他所开虚文，俱不必入。永著为例。

十八日（7月8日）

5 廷议准于云南广开铜矿，官府借工本给与矿商，所产铜十分之二作矿税，十分之八按官价收买，不准私售。各铜厂每斤价银三四分至五六分不等，发往省城所设官铜

店。供各省承办京局额铜，售价每百斤银九两二钱。所得银除归还铜本及由厂运省之运费外，全充公用。翌年，云贵总督贝和诺奏准：征云南金、银、铁、锡各厂岁课，以银八万一千四百八十二两为率，派官监视。〖17〗

十九日（7月9日）

6 定例：今后凡蠲免新年钱粮，如同时免积欠，则带征俱免；如只免本年钱粮而无免旧欠，则所有旧欠于次年征收，蠲免之年概不开征。永著为例。

二十四日（7月14日）

7 康熙帝巡幸塞外，皇太子胤礽等随行，九月十五日回京。

六月初二日（7月22日）

8 吏部尚书兼直隶巡抚李光地疏参革职云南布政使张霖出身商贩，居家不检，网利殃民，纵子为非，假称奉旨，贩卖私盐，得银一百六十余万两。〖18〗时王鸿绪亦以密折奏称：张霖行京东私盐每年得利十万两有余，其管事人李骏公与左翼步军统尉殷德布为儿女亲家，出入各衙门，请托行贿，弄法作奸。殷德布作事秽浊不堪，交接内外权要及匪类之人，又违禁在巡捕三营兵丁及穷民处大放印子钱债，纵家人禅子行凶逼索，兵民甚为苦累。〖19〗有旨命李光地严审具奏。寻将张霖拟监候秋后处决，家产入官。

十八日（8月7日）

9 禁广东海阳（今潮州）开采铅矿。先是，康熙三十

九年（1700），商民何锡具呈内务府，请开广东海阳仲坑山铅矿，愿每年进银五万两，以二十年为期，后奉部文开采，然因矿少，每年仅解银二万。上年（1704）御史景日昫疏言：何锡奉部文后，“公然号召丑类，漫山满谷”，“聚散不常，明来暗去，党羽不下十余万，以狡黠之徒，倚负隅之势，窃劫奸淫，无所不有”。何锡原呈每年进银五万两，今开采三年尚未完半，实际每年获利不下八九万两，自奉奢侈，广行结纳，乃故意欠饷。请敕下督抚会查，此山现在开采，如何酌议停止，永为封闭。有旨命该抚察议。至是，广东巡抚石文晟疏言：号牌员堆诸山场，开矿六十四处，现在厂之人约二万有余，矿砂价银不敷工费，何锡已具呈请罢，似应封禁。户部题应如所请，从之。〖20〗

七月二十五日（9月12日）

10 康熙帝饬责原任督抚佛伦妄言密折之事。先是，古北口石匣副将王朝辅病故，提督马进良疏请以昌平营参将吴开圻补授，康熙帝以该缺为要职，命以张家口副将师懿德补授，因言及师懿德之父师帝宾人材矫健，而佛伦为总督时曾密奏其骑射不堪，请劾之，谕之不听，“佛伦之名，由此而坏”。佛伦又密奏赵良栋不宜居于宁夏，乞召回京师。赵来京后康熙帝命其归宁夏，赵以佛伦不令其归对，并言佛伦密奏后又告知索额图，索额图复转告赵良栋。至是，帝谕曰：以此观之，人之无信无耻，未有如佛伦者矣。凡督抚提镇密奏之事，皆朕亲手密封发回，朕躬之外，即左右人亦不得见只字。此皆体密奏者之心而重其事之意。且一概密奏之事，朕但使做好官，爱百姓，就彼所奏

之事加之训谕而已，并未曾一次批云保此人、劾此人也。佛伦自行密奏而反妄以告人，是忘祸而树仇矣，犹可比之人薮乎？朕观古来为人臣者，牵于党类而偾事者多，即属同事，不知规谏，但相唆怂而为不良事，何以济？大学士马齐曰："大小臣工多私，是以凡事失宜；而不良之人，又与之为党，事无不偾矣！"帝又曰："李光地受朝琦、杨名时之累，张鹏翮受王谦等之累，皆此故也。"

三十日（9月17日）

11 以古沟等处堤决，康熙帝谕将张鹏翮交吏部议处。寻处以革职留任。

12 是月，山西巡抚噶礼疏言：河东修筑堤堰，原以保护盐池，旧例工力物料，无不责之民间，未免苦累；若专责之商，亦恐雇觅人夫，辗转贻误。请令商人出料，民人出力，庶使民无置料之费，商免雇觅之累。下部议行。又潞安知府员缺，噶礼以霍州知州李绍祖保题补授。及李绍祖使酒自刎，噶礼匿不以奏。至是上闻，康熙帝命大学士九卿议罪。拟革噶礼职，谕命从宽降二级留任。〖21〗

八月初三日（9月20日）

13 康熙帝谕曰：向来满洲无犯法杀人之事，康熙初年，一年之内最多不过一二件而已，自平吴三桂以来，满洲杀人之事渐多，五年前至每月七八件，朕谓若不力禁，断不知改。自定为新例，又将都统、副都统、佐领官一并治罪。是以去年仅有三件，今年仅有一件。由是观之，则

知法严而人命之事自少矣。

九月初七日（10月24日）

14 苏麻喇姑卒。

苏麻喇姑（？—1705），蒙古族。后金天命十年（1625），以孝庄侍女入后金，参与制定清朝冠服，并为幼年之康熙帝“手教国书”。帝之教育训迪，亦多赖之。至是卒，康熙帝谕命以嫔礼葬于昭西陵侧。

二十六日（11月12日）

15 皇八子胤禩病重。本月十七日胤禩四肢抽搐，虚烦咳嗽，神气恍惚。康熙帝以为患疟，命用金鸡纳调治。并遣皇三子胤祉等看视奏报病情，至是，胤祉等奏曰：臣等会议，虽八阿哥病笃，欲觐圣颜，但为臣子之人，决不配君父来会见。若以皇父名，诳其入内，亦属非理，断然不可。臣等看得，八阿哥病，现虽不致失音昏迷，但亦重大可危。今其住所，并非原居，且系太后祖母、皇父常川往返之路，距畅春园亦甚近。太后祖母、皇父年迈，身体甚是紧要，今又临近祭祀之日。臣等即于二十七日迁移。迁移后诸项事宜，臣等愿承担。〖22〗胤禩旋病痊。

十月初四日（11月19日）

16 以古沟等处溃决，淮扬被淹，康熙帝命妥议河务曰：朕再三筹画，宜于高堰三坝之下挑浚一河，两旁筑堤束水入高邮、邵伯诸湖，湖外亦量筑土堤，不使漫溢，其高邮减水坝下亦挑浚一河，两旁筑堤束水，由串场河入白驹、丁溪、草堰等河，白驹等河淤浅之处，并开浚深通，

俾之入海，如此则各坝所出之水，不致有涣散冲流之害。又洪泽湖水势大涨，泗州、盱眙等州县，俱被水灾。应于泗州一带受水之地，亦酌量筑堤束水，毋令泛滥，则所全于淮安、扬州、凤阳三郡民生者多矣！此事原于河道无涉，在河官只知保护河道，不复详问民生。朕惟民间田亩所繁甚重，宜图万全可久之策，筑堤束水，行之北河，业有成效，则施之南河，当亦有济，应从何地筑堤，延袤若干里，需费几何？行令江南、江西总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会同确勘，详议具奏。

17 是月，康熙帝于李煦密折上朱批："凡苏州来的各行人等倘有多事者，尔察明即当奏知，不可少懈，不时访访才好。"次年二月又批："更有嘱者，凡京中浑账人等指视等事，一概不听才好，此主意甚是要紧，不可疏忽。"〖23〗时诸皇子各结势要，"浑账人"乃指皇子党羽。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24 日）

18 命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江苏巡抚宋犖升任吏部尚书。

十二日（12 月 27 日）

19 大学士等以俄罗斯贸易来使所带原文及翻译之文进呈。康熙帝御览后曰：此乃喇提诺、托多乌祖克、俄罗斯三种文也。外国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声、上声、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音甚明，中

国平上去入四韵极精，两字合音不甚紧，要是以学者少，渐至弃之。问翰林官四声无不知者。问两字合音，则不能知。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有之，特不全耳。

十三日（12月28日）

20 康熙帝谕问数年来蠲免钱粮数目。马齐等奏：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来蠲免钱粮总计一千六百余万。帝又问自康熙元年（1662）以来所免钱粮总数，对曰：共九千万有奇。谕曰：自吴三桂变乱之后，民甚艰苦，故朕累年蠲免钱粮，民生优裕，则国家太平矣。〖24〗又谕曰：朕宵旰劝民，廑思恩养，惟务简征宽赋，以期实惠。黎元间有州县水旱不登，即诏所司亟议蠲赈，其直隶各省每岁应输额赋，有以次递蠲者，有频蠲数年者，有将带征积欠暂令停征者，凡以蠲除额赋，专为小民乐业遂生，一岁以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庶几休养日久，驯致家给户足，而民咸得所也。

十八日（1706年1月2日）

21 工部右侍郎赵世芳议张鹏翮奏销钱粮浮冒十三万余两，应拿交刑部。康熙帝谕曰：河工钱粮原不限数，水大则需钱多，水小则需钱少，谓张鹏翮小有所取，也未可知。谓以十三万钱粮入己，必无之事也。河工特乎用人，用人善则何事不成？张鹏翮所用之人，皆不胜事，方至如此。赵世芳奏事不公，闻伊为人好事而刚愎，如此等人不利于事。令将其本发还。

十二月初九日（1月22日）

22 山西巡抚噶礼密奏大学士马齐下人滋事曰：原山西布政使司书办贾英珍，乃大学士马齐家蒲姓管领之义子，仍称其为大学士之徒弟。不时出入按察使巴哈布衙门滋事，每年去大学士宅第数次。于今年十月，奴才监武举人时，据贾英珍称：央求即可得举人。奴才访问得其诳人之举，出示严禁，贾英珍始惧。奴才出贡院后，有民人杨英雄等因他事首告贾英珍，奴才遂执之重杖，兹将鞫讯。〖25〗

二十日（2月3日）

23 贵州巡抚陈诜陛辞，康熙帝谕之曰：贵州地小易治，虽有苗人，亦无他事。但以文武和睦安静不生事为要。清官多刻，刻乃清官不足处。属吏贪污，固当参劾。其居官平常者，则须教诲之。边方小省为大吏者不可见才，若生事显才，便非正理。

二十一日（2月4日）

24 副都统、銮仪使隆科多于任犬房头领时，领带属下人妄行，并不实心办事，被革去副都统、銮仪使、犬房头领，降为一等侍卫。

25 本年顺天乡试发榜后，有怨正副主考户部右侍郎汪霦、姚士藟取士不公者。王鸿绪以密折奏报：主考汪霦与内簾监卷御史丁棠发是同乡好友，彼此相通，搜查卷子，有查出也有未查出者，以致场中混乱。数日后不中士于领出落卷，果多未曾看阅。不中士子冯申致书汪霦痛骂之，

又纠合士子二三十人于琉璃厂束草人二个，上标正副主考姓名，于九月十五日鸣锣聚市中小儿，将草人押至菜市口斩断而散。〖26〗至是，有旨将汪霦、姚士藟交部议处。寻以二人取士不公，革职，永不叙用。

二十二日（2月5日）

26 以汉军官兵甚劣，而人又少，康熙帝谕命嗣后副都统、参领及省城协领员缺，以陕西等处汉人武职内人材壮健者开列，直隶各省武职内，应开者一并开列。

27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二千五百六十，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八千九百三顷五十二亩，征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六百六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六万一千一百二十三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三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十二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五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七百二十八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五千九百。

28 西藏和硕特达赖汗故，其子拉藏继汗位。〖27〗

29 罗马教皇遣铎（多）罗等至京。铎罗乃意大利人，曾就读耶稣会学校，任枢机大主教，本年三月经澳门抵达广州。康熙帝得悉，颇为慎重。谕命广东督抚优礼款待，派员伴送来京。又遣两广总督之子，同张诚、苏霖、雷孝思等先期前往天津迎候。〖28〗八月，准铎罗等入京。〖29〗十月二十九日，铎罗携带未公布之罗马教谕到达北京。〖30〗

康熙帝遣员至铎罗住地问候，并询其来意，铎罗以“教皇感谢皇上对天主教的礼遇”、“为罗马和中国建立长久联系”等对之。十一月，铎罗首次觐见康熙帝，对“礼仪”问题双方避而不谈，然铎罗提出中国传教事务应由罗马传信部直属中国特区主教管理，康熙帝予以拒绝，提出应由在中国居住多年之耶稣会士掌管中国天主教事务。双方虽有不同主张，但“康熙接见教皇特使的盛仪和欢洽，是中国历史上君主接见使节时所未曾有的”。〖31〗会见后，康熙帝派沙国安赴罗马，要求教皇派数人与沙国安同来。

30 李颙卒。

李颙（1627—1705），又名容，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至（今周至）人。少孤家贫，其母督之学，因饥色如菜，乡人称其为“李菜”。〖32〗为学不以仕进为意，有“康济时艰”、“明学术，正人心”之志〖33〗，以“天下治乱，由于人心之邪正；人心邪正，由于学术之明晦；学术明晦，更由于当事之好尚”〖34〗。故以“讲明其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忠君爱国之心”为己任。康熙七年（1668），东行蒲城等地讲学，关中士子翕然尊师之。〖35〗随即至常州明伦堂讲学，一时巨绅名儒远迩骈集。先后开讲于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每次讲学，听者达千人以上，为“江左百年来未有之盛事”〖36〗。十八年（1679）荐举博学鸿儒，绝食五日以死拒之。时人许为“铁汉”。〖37〗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山陕，传旨召见，以年老回绝，帝亲书“操志高洁”匾额，书金山诗一首赐之，拒

谢恩，将己作《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由其子代进。顾炎武盛赞曰："龙德而隐，确乎不拔，真吾道所倚为长城、同人所望为山斗者也。今讲学之士，其笃信而深造者惟先生"。〖38〗与孙奇逢、黄宗羲之学鼎足，世称三大儒。所著另有《十三经注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易说象数蠡测》等。

〖1〗《养吉斋余录》卷七。

〖2〗《圣祖五幸江南恭录》。

〖3〗《圣祖五幸江南恭录》。

〖4〗《重修苏州府志》卷一。

〖5〗《西陂类稿》卷四二《迎銮三纪》。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61 页。

〖7〗《圣祖五幸江南恭录》。

〖8〗《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9〗《陈恪勤公年谱》卷上。

〖10〗参见：《陈恪勤公年谱》卷上；《清史稿》卷二六七、二七七；《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二。

〖11〗《清史稿》卷二七七。

〖12〗《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二。

〖13〗《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30—31 页。

〖1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277—278 页。

〖15〗《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284 页。

〖16〗《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85 页。

〖17〗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二；《新纂云南通志》卷三四。

〖1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一；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1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294 页。

〖20〗《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一；乾隆《潮州府志》卷四一。

〖21〗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92 页。

〖23〗参见：《文献丛编》三十辑；《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318 页。

〖2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三；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2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98 页。

〖26〗《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289—290 页。

〖27〗《圣武记》卷五。

〖28〗《正教奉褒》。

〖29〗参引自《中国礼仪之争》60 页。

〖30〗《正教奉褒》。罗光、徐宗泽记铎罗至京为十月十九日，见《中国礼仪之争》60 页。

〖31〗《教廷与中国使节史》111 页。

〖32〗《三李年谱》卷一《二曲先生年谱》。

〖33〗《二曲集》卷四五《历年纪略》。

〖34〗《二曲集》卷一二《匡时要务》。

〖35〗《二林居集》卷一九。

〖36〗《二曲集》卷四五《历年纪略》。

〖37〗《二曲集》卷四五《历年纪略》。

〖38〗《二曲集》卷四五《历年纪略》。

清通鉴　卷六三

康熙四十五年　丙戌　公元1706年

正月初十日(2月22日)

1 议开溜淮套工程，九卿坚请康熙帝亲临指授河工。两江总督阿山、漕督桑格、河督张鹏翮等遵旨以漕运、民田两便议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高家堰，入张裕口，会出清口，是为溜淮套开河，诸工约计需银一百八十八万余两。因事关重大，奏请帝亲临河上指授方略者再，帝不纳。九卿覆议曰：河工重大，需饷浩繁，上下两河之工相距数百里，若非皇上亲阅指示，实难成功，祈亲临河上指授方略。康熙帝以其凡河工利病，地方远近，应分应合，应挑应筑之处，知之甚明，且迩者数次南巡，濒河官民不无劳扰，故不必亲往阅视；阿山、桑额、张鹏翮等所看已属周晰，然此项工程不应交与总河修筑，应多派大臣官员，分工速修，著再加详议具奏。九卿以帝“早临一日，则万

民早被一日皇恩”再请。时帝以北疆不靖为忧，且近来策妄阿喇布坦处颇有所闻，谕不宜南行。〖1〗寻谕大学士等曰：九卿再四请亲临河上，实伊等不谙练河务。大约开此河虽于运道无益，而于淮安、扬州、凤阳及河南怀庆百姓为利非浅。然河工钱粮不可交地方官，应照山东赈饥之例，由京城和各省选派贤能廉洁及家道殷实官员每人带三千两，分地段包工完成，始得河务速成。至于纳捐以助河工之事，帝以阿山、张鹏翮所请，特为彼补足亏空银两谕不准行。又曰：今挑河之事，俱有丈尺，稍有不实，不但误事，而前去人员若仍行放纵，尤于事无益。命大学士等议如何严行禁止。至于派出人员内有将节省银两还库者，命按例议叙。

旋议定：高家堰三坝之下及文华寺地方挑河筑堤及涧河、清沟、虾沟挑河等工程，除令盐商捐挑外，约需银五十八万九百两，派出八旗、部院官一百四十员，江宁、杭州、镇江等处驻防官四十九员，分别领库银及盐商捐助银，每员携银三千两，照图式节省修筑，工完后交总河防守。如有自行捐修者议叙。如招摇生事，怠缓迟误，督工大臣、督抚等严参，如徇情不举，事发将原保大臣及督抚严议。溜淮套开河，需银一百三十九万，估算浮多，应交该督等核减具题。谕令大臣孙渣齐、徐潮等前往督工。

二月初三日（3月17日）

2 刑部以湖广鼓噪兵丁王贵拟斩。康熙帝谕曰：此风不可长也。昔湖广兵丁原皆良善，后因武臣不能约束，流弊至此，岂可不严？且地方官亦不将此案审明，延捱推诿，

朦胧具奏。命将首犯王贵等立斩。从犯王汉杰等斩监候，秋后处决。董廷恩、施世纶、董昭祚俱革职。提督俞益谟因居官好，且在事发之后到任，从宽降二级留任。

初四日（3月18日）

3 康熙帝巡视京畿，皇太子胤礽等随行。二十三日返回。

二十八日(4月11日)

4 两江总督阿山疏参江宁知府陈鹏年“以妓楼改建讲堂，亵渎圣谕”及贪酷二款。刑部议陈鹏年大不敬，应立斩。有旨宽免，命鹏年来京在修书处效力。〖2〗

三月初八日(4月20日)

5 因入春无雨，又京师地震，康熙帝曾谕诸臣议朝政缺失，九卿等以“一切政务皆经圣心裁酌，次第举行，至详至当，实无应行更改之事”奏答。至是，帝谓大学士等曰：“汉朝灾异见，即诛一宰相，此甚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可竟诿之宰相乎？或有为君者，凡事俱付托宰相，此乃其君之过，不得独咎宰相也。十八年（1679）地震，魏象枢云有密本，因独留向朕密言：‘此非常之变，惟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矣’。朕谓此皆朕身之过，与若辈何预?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魏象枢惶遽不能对。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冤苦已甚，死实非辜。辅政大臣殊属粗率，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马齐奏曰：“若辈

冤情，今得圣上谕旨昭雪，不但生存者感戴皇恩，即已殁者亦含笑于地下矣！人臣假公济私，不知天道亦可畏也。”帝谕曰：“朕览世祖皇帝实录，陈名夏、刘正宗、魏裔介等展转参劾，此皆明季之流习。互相攻讦，此等恶风不可长也！”马齐奏称：“今无此风矣。”

十二日（4月24日）

6 大学士等与户部诸臣会议云南金银等矿开采事：据该督、抚所奏，开得金银铜锡抽分既少，而矿厂数目又不相符，应行文该督抚，委贤能司道官亲至各矿厂，严查有无隐瞒，及矿厂一年实得银数多少，明白具奏。

二十三日(5月5日)

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丙戌科三鼎甲：状元王云锦，江南无锡人（今属无锡市）；榜眼吕葆中，浙江石门（今浙江桐乡西南崇德镇）人；探花贾国维，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至是，赐一甲王云锦、吕葆中、贾国维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嵇曾筠、查嗣庭、何煜、方桑如、魏定国、陈时夏、戴兆佳、田承谟、王甸、魏山原等二百八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吏部侍郎李録、工部侍郎彭会淇。

二十八日(5月10日)

8 从左都御史周清原奏请，于各省建立育婴堂。

9 是月，顺天府尹施世纶疏陈四款：一、禁五城司坊擅理词讼。二、禁奸徒包揽捐纳。三、禁牙行要占货物。

四、禁流娼歌宴。下部议行，著为令。〖3〗

10 苏州织造李煦密折奏报：窃照苏州地方，去年收成甚好，今岁菜麦亦俱茂盛，而米价忽然腾贵，竟至每石一两三钱五分、一两四钱三分不等。臣煦留心打听，盖因各行家有揽福建人买米，每石价银一两八钱，包送至乍浦出海，以致本地米价顿贵。〖4〗

四月十二日(5 月 23 日)

11 筹议钱法。先是，康熙帝以今钱价甚贱，不便于商，亦不便于民，谕命大臣等议使钱贵之法。李光地以严禁小钱奏。帝不以为然，谕曰：不但在禁小钱也。今所铸大钱，全买往山西，又有私铸小钱者，钱价所以贱也。朕意欲禁大钱之买往山西者，再发银收买小钱，或藏贮，或重铸大钱，严拿私铸小钱之人，则钱价必贵矣。命会同户部详议具奏。旋谕令动用库银十万两，于京城收买旧钱，以提高钱价。又于天津、临清各以银一万两收买小钱。并命直隶、山陕督抚严缉贩运大钱者。至是，帝谕问大学士曰："欲平钱价，此外更有良法否？"马齐等奏曰："外间一闻收买之说，钱价即少昂。以此揆之，此策甚善。"谕曰：朕细思之，此外更无良法。今钱价贱者，皆私钱多之故也。果欲力禁私钱，何难之有？明朝尚能行纸钞，岂有不能禁私钱之理？但与其杀人禁止，无宁和平处置。在京收买，准如尔等所议。又闻山、陕两省买去大制钱甚多，著行文山、陕、直隶督抚，严查紧要开口，严令擒拿。如被拿获，将贩运之人从重治罪，其钱入官。寻于山西巡抚

噶礼请安折上朱批曰：据闻山西不肖之徒在京城将新式钱一车一车装运以去，毁之鼓铸小钱。京城钱价甚贱，以致民怨。著尔等严访此事。若确有此事，则应即执之参奏，万一被朕拿获，恐怕尔等很惭愧。〖5〗六月十五日，噶礼奏称：装运贩卖新式钱一案，自遵谕遍行严禁以来，随即又遍行该文武各官在各地关隘、要道严行查拿。山西奸恶之民有图利不惧王法者，但尚未拿获之。今即简派贤能官员，面饬在各地关隘、要道，昼夜严行查拿。又另派人至山谷内密访，若有私行鼓铸钱者，则即行严拿参奏，以惩治违法奸恶之民。朱批曰：据京城舆论，涉及山西钱案者，奸民少，奸吏多。又议论顽固官员行乱。朕不时听到山西民人亦常怨恨。尔之声名、赵凤诏之声名都不如以前。〖6〗

二十九日(6月9日)

12 湖广总督石文晟先曾参奏容美土司田舜年私造宫殿、暴虐奸淫不法诸款。至是又奏伊子田炳如袭职后因贪庸恶劣被参革职拿问，逃往桑植，桑植土司向长庚以田炳如卧病为由，拒不交出。康熙帝以“此事虽小，断不可生事”，“大约为水西土司、乌蒙土司地方产银，地方官每多生事”。令湖广官员奏闻。六月初七日又遣内阁学士二鬲等前往查审。九月，二鬲等奏：田炳如酷虐有据应革职。向长庚匿藏田炳如，拒不交出，应降四级留任。田舜年私造宫殿、淫乱各款无据，但受命出征苗民时假病规避，应革职。田舜年于羁押中已死，死因不明。该土司可于田炳如子侄中择一人承袭。康熙帝以是非不明，再遣大学士席哈纳等前往饬审，且曰：“如总督理亏，则罪坐总督。如

土司理亏，则罪坐土司。惟公平，则人心自服。”翌年二月审定：将革职宣慰司土司田炳如枷责安插内地。桑植土司向长庚降四级留任。总督石文晟降三级留任。巡抚、提督各降一级，罚俸一年。容美土司由田炳如承袭。

三十日(6月10日)

13 从内务府奏，因帝后等同日出入畅春园，现有朱沿元青车四十辆不够，再增添六十辆，交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负责制造车沿、车顶，于京城造成。〖7〗

五月初四日(6月14日)

14 锁拿亏空银两之巡盐御史等官。两广巡盐御史拜都疏称：两广存库银六十三万一千两，其中运使杨茂祖任内亏空银一万四千五百两。运同李续祖任内亏空十九万五百两。陆曾任内亏空四十一万三百两，各于案内追完外，实存库一万五千七百两。康熙帝谕曰：据两广盐课银缺至五六十万，此皆历年积欠。地方官欠粮千石，皆从重议处，况欠银五六十万乎？须将此数年巡盐御史及运使俱锁解彼地，清出欠饷原由，始能完饷。否则断不能完也。旋又谕曰：巡盐御史俱图肥己，不留心正项钱粮催征核查，致此数年两广盐课亏欠甚多。著交新任巡抚提督巡盐御史据实查明某官任内拖欠数目若干，并严拿拖欠运使等官追完。〖8〗

十五日(6月25日)

15 康熙帝以闽浙总督金世荣年老不甚理事，惟求安逸，内用为兵部尚书。并谕大学士曰：此缺甚属紧要，既近台湾，又接大海，非文武全材之人，断不能胜其任。朕

视内外诸臣，无一人堪任此职。朕方思其人，尔等俱大臣，亦当熟思之。山东、河南、直隶三处巡抚居官甚好，欲于伊等内擢用一人，但伊等俱到任未久，且此三处亦甚紧要。视六部诸臣皆不甚佳，惟徐潮尚可。宋犖亦优，然宋犖又属年老。凡居官之人，必以练达事务，尽心勤劳为要。今自尚书、侍郎以下，笔帖式以上，办事并不尽心，但以利为计。凡人自得笔帖式时，即当思异日可到尚书、侍郎地位。今并无此志向，但惟利是图，则亦不足重也已。朕于诸大臣中简席哈纳授为大学士，特以彼老成，谨慎小心，是以简任之也。又谕曰：满洲、汉军、汉人大臣内齐世武居官实好，前尝躁急，今则甚温和矣。理事极清，而且有决断，兵民俱服。朕遍加探访，无有议其后者。阿山甚巧，既不得谓之善，亦不得谓之非。以此观之，非巧而何？噶礼亦与阿山相同。鄂海颇小心谨慎。又谕曰：朕留心核减诸物，节省日用，不令浮费。今天下太平，并无兵革，又无兴作，即如河工大务，亦只用二三百万两。如人谓朕奢费，则户部库内何现有银四千万两有奇乎？〖9〗

十九日(6月29日)

16 康熙帝谕问八旗成丁及在京蒙古等数目，户部尚书开音布、侍郎穆丹、巴锡等俱以不知对。帝责曰：此事正系尔部之事。又责刑部侍郎常寿曰："尔部声名甚劣，并不留心办事。"又谕大学士等曰："吏部刑部声名甚劣，屡加训饬，竟不悛改，岂谓朕不知乎？堂司官俱存私意，以至如此。"〖10〗

二十一日（7月1日）

17 康熙帝往塞外避暑，皇太子胤礽等随行。九月二十四日回京。

六月初一日(7月10日)

18 帝论修史及为功臣作传。谕修国史官员：为开国功臣作传，当按其事迹先后以定次第，不应按功德多少。其子孙有立功者附载于后。立传毕，抄录给其子孙各一份保存。寻内阁等衙门以遵旨查功臣事迹、子孙折子及请作传毕，再分次第折子呈奏。帝难之曰："今欲撰毕功臣传，始分次第，大谬矣！况视其功绩分别次第，或有本人功绩少而子孙功绩多者，反置子孙于前列乎？视其功绩分别次第，断断不可，但当因其事迹先后，以定其次第可耳。今应分别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功臣，以何人居首，著请旨定夺。至逮事三朝功臣，各在于本人折内尽行开载。其子孙内有立功者，令各附载于其祖父下。俟作传毕，可录出分给其子孙各一张，令藏之于家。功臣事迹已俱载在实录，又著之传中，永垂奕世，断不至泯没矣。"史官称善。

初七日（7月16日）

19 因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礼仪之争日起。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等奏报西洋人铎罗等情形。先是，铎罗至京首次觐见后，因得知康熙帝于中国礼仪之立场，称病不见。帝悉知后谕曰："等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传与多罗宽心养病，不必为愁。"〖11〗五月十九日，帝再次召见铎罗，请转致教皇：一、中国人不能改变祖传礼仪；二、

中国礼仪并非违背天主教教理；三、若教皇必欲在华禁止祭祖祀孔，所有西洋传教士将不得在华传教。翌日，铎罗称其即将回国，以阎当继之与中国论辩礼仪等项。〖12〗旋传谕铎罗云：查中国各省教徒及小西洋教徒与朕何干？尔因事留一年二载，皆听尔便，朕并无禁止。〖13〗又责阎（严）当“止以其略知之非事，与天主教比较”。

至是，赫世亨等奏报曰：阎当前曾以为其学问强于举人、进士，今谕令其将孔子之道与天主教不符之处，解说具奏。彼果不能写，故既愧且惊，希图无罪了结。待觐见皇上后，彼始知合众西洋人之所学不及一书生。今彼追悔莫及。〖14〗寻阎当于承德行宫觐见，以其仅粗通闽土语，故以巴多明为翻译。康熙帝面询其识否中国字，读否中国书。对以粗知大概。又问为何欲禁人教之中国人“敬天”。对以“天”之含义非天主。帝曰：“天”即包含“天主”及“天地万物”之义。譬如百姓呼我“万岁”，乃愿皇帝万寿无疆。尔须记得：汉字不可望文生义。

翌日，朱批云其“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又云：“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15〗虽如此，帝仍优礼西洋使者。七月，谕铎罗等曰：“朕以尔为教化王所遣之人，来自远方，体恤优待。尔于朕前屡次奏称并无他事，面今频频首告他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随意偏袒，以此观之，甚为卑贱无理。尔自称教化王所遣之臣，又无教化王表文。或系教化王所遣，抑或冒充，相隔数万里，虚实亦难断。今博津、沙国安将赏物全行带回。嗣后不但

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方准入境耳。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事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赫世亨等随即欲兴教案，对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横加盘诘。朱批：鉴铎罗汉字奏稿似并无大逆之处，惟尔等究诘的太厉害，故伊以为尔等向此处西洋人先穷究而后害之，以致益加执拗。外国之人，若又倍加究诘，设或出言不逊，尔等不能忍受。今惟告伊：欲将尔前后之言定毕具奏，则我等愿为具奏等语。若伊说具奏，则应具奏其书。俟具奏时，朕另有旨。〖16〗

初八日（7月17日）

20 川陕总督博霁奏请宽展捐纳限期，部议不准。博霁再请。康熙帝以此事议论纷纷，且因在京城经办代捐事，所以无人不知。其中图利之处，虽有万张嘴，亦不能解释。今已宽六个月，不得再展限。〖17〗

十九日(7月28日)

21 为防弊端，康熙帝谕户工二部：凡不启奏、用咨文动支之大小款项钱粮，务须于月终明白汇奏。

七月初二日(8月9日)

22 禁大臣讦告之风。副都统罗察之族祖雅图讦告罗察侵蚀佐领官田租息等款。为陷害罗察，又捏称索额图之死，常为嗟叹等语加诸罗察。帝曰：昔吴三桂之乱，索额

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中路大兵至科图地方，索额图先众畏怯，首议旋师。索额图有何劳迹而罗察嗟叹之。罗察固与索额图无恶，即与之好，亦何所急而向雅图等辈议论乎？此必无之事也。索额图尝奏言：当斩议迁三逆之人，朕不准行。朕自亲政以来，断不许人互相陷害，是以无大臣诬讦之事。惟此一端朕心颇以为善。马齐奏曰："上驷院之费扬古等四侍卫及苏纳海、苏克萨哈等相继陷害，臣犹及见之。苏克萨哈有何罪而戮及孩提？亦太狠毒矣！皇上亦尝屡言及此，为之嗟叹。皇上不诛鳌拜巴图鲁，但令监禁，如此宽大，可谓仁之至也。臣等遭逢盛世，得享太平，亦皇上再三申谕，不许互讦之恩也。"越数日，又有刑部以胡喇代等叩阍首告伊主礼部尚书席尔达事，称席尔达以桃木书皇上及皇太子年庚八字，埋于地下。刑部审结，并无实据。胡喇代又称席尔达任川陕总督时有受财及征红苗时受总督、提督、总兵官馈遗等事，刑部拟行文该督、抚查明，取供到日，再加详审。康熙帝以此事皆虚，谕不必行文督抚。

十八日(8月25日)

23 山西巡抚噶礼以贪婪被参，康熙帝偏袒之。先是，山西平遥民人郭明奇以巡抚噶礼纵庇贪婪知县王绶，赴京师南城御史袁桥处呈控。袁桥列款入奏云：全省钱粮每两加征火耗二钱，除贴补各处亏空外，入己四十余万两；以修解州祠宇用巡抚印簿分给全省，勒捐入己；命家丁赴平阳等三府富家勒取银两；纵令属官侵冒分赃等。有旨命噶礼明白回奏。噶礼奏称：原山西按察使巴哈布返回京城，

存心设法诬陷，每日雇人到正阳门周围各处造谣，妄加诽谤。又与其心腹制造库郎中蔡煌（璜）及其由山西秘密携去作弊之承审书办季卫世（吉维时）、幕宾董久生、原两广巡盐司书办郭书博等潜往浙江道员袁桥住宅，行贿捏款参劾。称己受皇恩至深至重，惟保护脸面为要，凡不体面之银钱，实不敢取。自到山西以来，不仅今年未增耗一丝一粒，即于八年内，亦未曾派取民之一丝一毫。八年内凡遇词讼案件，将官吏、闲员、书生、民人、商贾等之银两分厘不取。〖18〗

时王鸿绪密折奏报：京城地方与畅春园等处有榜帖称，按察使巴哈布串通蔡璜、吉维时买出袁桥上本。时帝在口外，旨命将袁桥口供发问噶礼。噶礼称吉维时用银一百两买平遥民十人告状。九卿问袁桥六条，袁桥坚称所参各款皆真知确见，并无私弊。刑部审平遥民，俱坚供知县做官不好，诈害我们，阖县火耗加四加五，一次派银一万八九千两，又为戏子派银一万六七千两。为此受不得，全县一百八村共派出一百二十人来京告状。刑部严刑，夹死一人，其余坚供如上，并不识吉维时、蔡璜家人。王鸿绪称袁桥参款甚详，是必有人与他，适遇平遥县百姓来告，遂以为实，据此上本。山西加派之重，富户受累，京师传闻已久。〖19〗噶礼既奏辩，康熙帝谕命吏部察议。吏部议以虚实难定，请派大臣前往查审。遂命九卿等议奏。

八月，山西学政邹士璁因噶礼被参，代士民具疏保留。御史蔡珍疏参士璁身为学政，结交巡抚，“将来朋比营私，势必无所不至”。下部察议。寻吏部议将邹士璁降二级留用。谕曰：“噶礼回奏之事尚未完结，即将邹士璁议处，

则问官必至偏断。吏部即行议奏，必有情弊。俟九卿议噶礼事完结时再奏。”九卿等议差大臣往审。谕曰：“此事或有私情题参，或据实题参，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秉公议奏。小事稍有偏徇，焉得无之？若此等事，或有偏徇，朕定加重处，断不姑宥。昔索额图尚不能如彼行事，今若有此等行事者，朕亦以索额图之例处之而已。”寻谕曰：“袁桥所参噶礼各款俱虚，满汉俱不服，况首告之人皆系从前罪犯，不知九卿以为当差官往审者何意？若往审不明，必朕亲提面审矣。”又谕曰：“噶礼事之有无，犹未可定，至谓赵凤诏代噶礼敛贿，乃必无之事。著另议。”十月初，马齐等奏曰：“臣等遵旨，以巡抚噶礼事问九卿。据云，臣等前议非是，乞将本发还，臣等另议具奏。”帝纳之，并命将御史袁桥处递呈首告罪犯逐一审讯，辨明此事。十二月，九卿以袁桥所参并无实据；噶礼回奏，俱有证见，应无庸议。翌年二月，经九卿等奏准，将郭明奇等交刑部治罪，袁桥、蔡珍以诬奏革职、降级，邹士璁降级留任。〖20〗

二十四日（8月31日）

24 御史邵观条奏：五年一次编审人丁，有司官应挨查从公编审。其公用之项，不许派民，应令捐俸。户部拟准其所奏。邵观又称，旧例增二千丁以上者，纪录一次，此例应停。户部以此处应无庸议。康熙帝谕命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并曰：编审人丁之年已近，邵观条奏必有原故，著以此谕知九卿。

三十日（9月6日）

25 康熙帝召新授福建提督蓝理，谕之曰：福建近海，关系紧要。昔谙练海战者犹有其人，今则甚少矣。且天下承平日久，人皆贪于逸乐，若不预先训练，万一有事，欲令其舍命冒险难矣！尔当小心约束操练，务期兵民辑睦。蓝理奏曰：臣原系福建兵丁，蒙皇上荐擢总兵官，今已特授臣本乡提督，显荣已极。臣又得与老母同居，正愧不能仰答高厚之恩。

26 是月，康熙帝命嗣后凡口传谕旨及绿头牌折子启奏事件，著各衙门于每月终汇开奏览。〖21〗

九月初十日（10月16日）

27 八阿哥胤禩病笃，称已是“获重罪于皇父之人”。胤禩自前月二十六日寒热似疟，本月初五日复患热病，初九日身隐红疹，其症甚重。据大夫李德聪曰：“前月二十八日，八阿哥下人唤我去诊视，病势仍轻似疟。彼时，阿哥拒不服药，自本月初七日始，病势加重，我与戴君选一同诊视，欲禀告办事诸阿哥，时八阿哥言：我是获重罪于皇父之人，多年尚未得见圣颜，今有何脸想活。我的这病，勿得告诉诸阿哥。初十日，八阿哥病势又加重，以致病笃。我等乃末等奴才，实不能当，故来禀告诸阿哥。”胤祉等得李德聪之报后，以为将此情形，本不应奏闻于皇帝，惟详问大夫等，八阿哥病势似甚严重，此三四日内若稍有好转，则无妨；“万一甚险，臣等亦承担不起，故将大夫等之呈文，一并谨具奏闻。”

康熙帝悉胤禩病情，谕命勤加医治。〖22〗旋朱批：此人（胤禩）有生以来好信医巫，被无赖小人哄骗，吃药太多，积毒太甚。此一举发，若幸得病痊，乃有造化。倘毒气不静，再用补济，似难调治。〖23〗时诸皇子争储日炽，胤禩称其“获重罪于皇父”，“多年尚未得见圣颜”，亦当以争储故。帝向以慈爱称，胤禩病笃尚不见谅，父子之离心可见。

28 是月，云贵总督贝和诺疏报擒获李天极、王枝叶等于富民县之响哨山。李天极乃昆明人，冒入广通县学，与临安府生员朱六非造符谶，以王枝叶(原名魏枝叶)伪托为南明永历帝之孙，称文兴三年，铸桂王之宝铅印，散发总制大将军、副总兵等札，愿入党者改装蓬头僧，或长发道士，联络党羽，谋先取广南、开化，由蒙自攻省城。因督标兵发觉被获，李天极、王枝叶、朱六非等六人处斩，余党数人流徙。〖24〗

十月初六日(11 月 10 日)

29 以武殿试，康熙帝谕诸臣安不忘危、慎始慎终：“今天下太平日久，曾经战阵大臣已少，知海上用兵之法者益稀，日后台湾可虞。台湾一失，难以复得。”帝以身所经历开谕群臣曰：“朕甲子年南巡，由江宁登舟，趣金山寺，至黄天荡，风大作，时众皆惧而下篷，朕独令满挂船篷，截风而行，伫立船头射江豚，略不经意。后又南巡，乘船渡江，即觉畏惧。去岁之行，见人乘舟渡江，为之心悸，殆不欲视。朕以一身而更数端，俱年为之也。大约年

少则志气强，年老则志气衰。朕尚如此，何况他人！至问先登勇士，俱言其时俱年少，故能登城，今则怯矣。且将军、提督、总兵官等，前俱年少，故冒锋镝，越险阻，处处效力；及位至大僚，家亦富饶，而年齿渐高，设一旦有事，使之率兵而行，欲其效命如前，何可得耶！”随又谕诸臣曰：“不耐劳苦，到处皆无用。凡人必劳苦，乃能有成。不但武臣为然，即文臣若不劳苦，如何学问成就？今尔等二三老臣年虽高，而勤劳殊甚。部院官员只图安逸，凡事俱不经心。时兵部以会试人等尚有未到者，祈展期数日，以俟续到之人。朕昨问续到者几人？大臣俱不知，又令问司官、笔帖式，亦皆不知。”帝以此戒饬诸臣。

初九日(11 月 13 日)

30 吏部尚书温达入奏部事，康熙帝谕之曰：“因吏部事务甚属紧要，故特简任尔。凡铨选俱有定例，尔但当遵定例行之。至监掣签时，递呈驳查，或作单月，或作双月，俱多情弊。如果有不平处，宜先期递呈。至临期始来递呈，可谓无情弊乎？尔于此亦宜留心。”温达奏称：“凡事有例，则遵例行；无例，则奏明请皇上指示。如臣不胜任，亦请皇上罢斥”。帝以凡事“不徒在空言，但在行事耳。大约仰遵朕旨者，无有不得；不遵朕旨者，无不有失也”劝谕之。〖25〗

二十一日(11 月 25 日)

31 康熙帝晓谕众臣迎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之深意。先是，西藏第巴桑结嘉错立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拉藏汗杀桑结嘉错，以隆素为第巴，奏称桑结嘉错“谋反”，仓央嘉措为伪达赖。帝谕命护军统领席柱等将仓央嘉措解送京师，皇太子、诸大臣等不解其意，俱言：一假达赖喇嘛擒之何为？至是，帝谕大学士等：“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方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来迎。以此观之，若非遣人前往，则假达刺喇嘛必已归策妄阿喇布坦。”九卿奏称：诸凡大事，皇上独断子心，以一二言决之者甚多。今西域回族、蒙古衰弱已极，取之甚易，但得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驱使，且现今尽降，封为王侯，恪守法度，此皆圣主明断，故能致此也。至往擒假达赖喇嘛、第巴妻子一事，倘皇上不预遣席柱，而假达赖喇嘛、第巴妻子归子策妄阿喇布坦，则大有关系。皇上筹画此事，迥出非常，非臣等意料之所及。帝谕曰：“朕不但悉知达赖喇嘛、回子、边外蒙古始末，其祖宗名字俱知之。视昔之达赖喇嘛，不知其他，但其身存日，六十年来，塞外不生一事，俱各安静，即此可知其素行不凡，不可轻视也。后达赖喇嘛身故，第巴虽隐讳不言，观其奏中所言，非昔日达赖喇嘛词气，朕是以知其已没殁。遣使细访，果如朕之所料，两年内尽知其诈。达赖喇嘛身故，至于第巴，遂教噶尔丹各处生事矣。”

二十三日（11月27日）

32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重邻邦之和好，曰：观朝鲜国

王凡事极其谨慎，其国人亦皆感戴。闻其国中有八道，北道以我瓦尔喀地方土们江为界，东道接倭子国，西道接我凤凰城，南道海中犹有数小岛。此等地方，太宗文皇帝定朝鲜之役，我兵无处不到。以已破之国，我朝重为营建，使之安堵如故，是以感戴至此。于太宗文皇帝驻军之地，竖立石碑，备书更生之德。彼更有可取者，明之末年，彼始终未尝叛之。又谕曰：翻译之事大有关系。昔纂修实录，视所译朝鲜表文，满文、汉文之意皆不相符，是以前大学士图海、杜立德惶急呈朕览。朕两年苦心，始得全美。作史之事殊为重大，一字不可轻为增减。《明史》一事，朕所以不敢自任者亦此故也。垂后之事，不可忽也。

二十五日(11月29日)

33 免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粮十万五千七百石。并谕：或旧欠已完在官，而现年钱粮未完足者，亦准扣抵。谕旨到日，各该抚立行所属，张示遍谕。有不肖有司，以完作欠，蒙混销算及开除不清者，该督、抚即时题参，严加洁罪。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9日)

34 严私铸小钱之禁。山东巡抚赵世显先曾奏请鼓铸大钱，康熙帝问大学士李光地之见。李光地曰："鼓铸大钱，未必将私铸小钱一时即能禁止。"帝谕曰：长山县（今属淄博）周村一带，俱开炉私铸，赵世显不禁不捕，反请

鼓铸大钱，谬矣！若不禁捕私铸，而铸大钱，则大钱重，小钱轻，奸民必图利，毁大钱铸小钱者愈多，是大不利于地方矣。今山东奸民铸小钱者甚多，或地方官图利与之同事，亦未可定。但未被获，何可悬拟？况外省督、抚孰贤孰否，朕俱知之，清浊断不能掩，但不坏事，不扰地方，即足矣。朕今差侍郎恩丕等驰驿，带德州兵四十名往长山周村等处，捕铸私钱者，擒获之后，则并私铸之炉携至赵世显处示之，问尔地方现铸私钱不禁不捕，又欲请铸大钱，何也？其时赵世显将何辞以对？旋又谕曰：数年以来，私钱甚多，制钱价贱，屡谕九卿确议，该管官员严行缉拿。乃山东奸民私铸者愈多，众皆知之，无一人举奏参劾。赵世显身为地方大臣，既不严拿，反请暂停钱禁，以便小民。又奏请济南、临清地方开炉鼓铸。九卿议照巡抚所题，以铸钱之事交知府监督管理。朕访察山东，奸民私铸巢穴确有所见，差大臣缉拿，俱已擒获，不知九卿附和赵世显者何意？著明白回奏。侍郎恩丕等缉拿山东铸私钱者回京奏闻。是日帝曰：今既不用私钱，又不收取，则用私钱者无日可止矣。朕意欲令来年征收山东钱粮，其银一两折钱二千，俟钱尽时，照二千钱之数折收诸样铜器，则不出一年，私钱自尽。所收之钱及铜由地方官运至京城，用于鼓铸。

35 礼部等遵旨议定：王以下、公以上之女受聘后封为郡主、乡君等，不便由额驸携往外任，嗣后额驸俱停外放，现为外官者撤回京城，按品级补用。如系特旨补授封疆大臣者，其妻应否带往，由本人具题请旨。

十九日(12月23日)

36 时八旗生计日困，为使生计充盈，康熙帝谕以或动用公帑数百万代清积逋，或于各旗设立官库资济匮绌，为众甲兵筹画者甚切。八旗各官库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曾贷给八旗兵丁银共六百五十五万两。至上年（1705）冬，除陆续扣完外，尚未完银三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两，若仍按月扣取，恐各兵营办器用，赡养家室，必物力不支。谕将未完部分通行豁免。

十二月十九日(1707年1月22日)

37 康熙帝勉从群臣所请，定南巡阅视河工。阿山为两江总督时，以溜淮套工程重大为由，屡请康熙帝南巡指授河工。阿山内召刑部尚书后，仍恳请皇上亲临指授。大学士马齐等亦以此奏请。帝谕曰："朕年岁渐加，颇惮行路，至渡江河每觉心动，况南方水土与北方不同，不便亲行。"令大学士等与九卿会同另议具奏。旋大学士马齐等以九卿奏请溜淮套河工，恭请圣驾亲临折子，票拟"上亲往"字样进呈。帝不悦，遣批本主事功成格、屯图出传谕曰："昨已有谕旨，尔等又何为票拟准往字样？溜淮套开河既有利于小民，即当亟开为是。河工事朕知之甚悉，亲往亦可，不往亦可。九卿诸臣劝朕之意虽极恳切，但朕此行心实厌之。"谕令持此折，"另票进呈"。大学士马齐等奏曰："皇上若不亲往指示，地方官不能任其事，必至再三奏请，反误河工，而事亦无成。且开河共一百八十里，需饷浩繁，皇上若不亲临指示，断乎难行。"传谕曰："现在户部钱粮积蓄。既有钱粮，开河何难？不必朕往。照差

孙渣齐、徐潮等开浚之例，遣大臣开浚，则四五阅月即可以告成矣。”又谕云：“曹寅、李煦等请朕南巡，朕已有旨责之。朕断然不往，尔等不得再三奏请。”九卿、詹事、科、道又赴乾清门恳请，帝不得已，“勉从所奏”。并称“相度往返约四十日，朕指示开河，随即回銮，断不可渡江，倘彼处又有来请渡江者，九卿诸臣当保之。”又言当奏闻皇太后。旋谕曰：“朕凡有行，必奏闻皇太后。此数日来，未得奏闻皇太后，是以未有旨传谕尔等。今日始得奏皇太后，奉懿旨云：迩来余体颇安，开河之事关系万民生命，皇帝当亲往指示为是。皇太后懿旨既如是，而朕躬亦安，但以行动为烦，须至工成后，或明冬或后春往阅可也。”“尔等既谓河工事大，再三恳请，朕当亲往指示，断不渡江。如河务既毕，南方之民千万成群叩请渡江不已，尔等当保之。”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又奏曰：“南方百姓蒙圣主屡沛弘恩，中心爱戴，莫不希望临幸。圣心至仁，待民如子，其时亿兆之人攀辕劝驾，臣等何能保之？”又传谕曰：“尔等既再三恳请，又奉皇太后旨，亦云当为生民一行。著将本交内阁票拟进呈。”

3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二千五百六十，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八千九百五十顷五十三亩，征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六百八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三石，草二百八万一千六百八十七束，茶十五万七千四百一十五引，行盐四百三十一万九千四百九十五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七百二十八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七万五千八百。

39 定牙行按五年编审之例清查，更换新帖。有顶替冒充、巧立名色霸开总行、逼勒商人不许别投、拖欠客本久占累行者，严拿究治。〖26〗

40 工部尚书王鸿绪密奏户部银库侵蚀之弊。云：户部银库有外解帑银不收入官库者。外省解到银两，库上平兑不足，行令补解，名曰挂平，大约一百万两必兑折三四万两，俟补解到日方发批回。挂平之银多不收入官库。约计一年解部银将及一千万，挂平使费有三四十万两，归入库上官吏分肥。十年以前尚有畏惧，近年以来公行无忌。〖27〗

〖1〗《康熙起居注》三册 1934—1935 页。

〖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康熙起居注》三册 1947 页。

〖3〗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4〗《李煦奏折》30 页。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17 页。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25—426 页。

〖7〗《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38 页。

〖8〗《康熙起居注》三册 1973 页。

〖9〗《康熙起居注》三册 1978 页。

〖10〗《康熙起居注》三册 1982 页。

〖11〗《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12〗《中国礼仪之争》63 页。

〖1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19 页。

〖1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22 页。

〖15〗《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35 页。

〖1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23 页。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43 页。

〖1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六；《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584—587 页。

〖2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六、二二二；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21〗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64—46[illegible]

〖2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66 页。

〖24〗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25〗《康熙起居注》三册 2023 页。

〖26〗参见：《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七；《皇朝文献通考》卷六九。

〖27〗《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清通鉴　卷六四

康熙四十六年　丁亥　公元1707年

正月二十二日(2月24日)

1 以阅溜淮套河工，康熙帝启程第六次南巡，皇太子胤礽及皇长子胤禔、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等随行。

二月初一日（3月4日）

2 康熙帝于贵州巡抚陈诜奏报土司情形密折上朱批：土司种类最繁，风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强。若以内地民情治之，断不能行，历来如此，不过将就大概治之。若以法制之太严，其烦不可胜言；制之太宽，必然犯法者尤多。只以不生事为主，若多事，必致尾大难收。〔1〕

初九日(3月12日)

3 山东绅衿士庶众十万众，跪迎康熙帝南巡驾舟。帝

前蠲免通省钱粮旧欠，士民感戴，时帝驾抵德州，叩谢皇恩。

十一日（3月14日）

4 先是，康熙帝谕皇三子胤祉等曰：令随朕三小阿哥读书试之，不清晰且甚生疏。此皆徐元梦不加勤教所致。今在此就读，大见成效。徐元梦著革职，在乾清门前由诸阿哥监督，令乾清门侍卫等杖三十。朕回銮期间，命其勤教在家诸阿哥。若仍如前，则复加杖之，断不姑宥。至是，胤祉等奏：臣等即传谕内总管大臣凌璞，除革徐元梦职外，复宣谕徐元梦，臣等公同监督，令乾清门侍卫轮番重杖三十。〖2〗

二十日(3月23日)

5 罢溜淮套工程，严处河工等官。康熙帝南巡，适运河封冻，凿冰开道，费时一月方抵河工工地。至是，由清口登陆，详视溜淮套地形，谕命扈从文武大臣地方大小官员及河道官等列跪行宫前，随即令张鹏翮于众臣工前，阐明开溜淮套之据。康熙帝责其空言相答，又问“水平何人看验”、“土方何人料估”等事，因张所用皆大计参处之人，严责张鹏翮将“此等重大事情，竟委任伊等，是诚何心？”又见地势甚高，开挖新河须凿山穿岭，工程艰巨，即使挖成亦不能直达清口，无助于泄出高家堰堤下之涨水，故否决阿山等所拟方案，命疏浚洪泽湖各口，以利泄水，挑浚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河，以通粮船。谕责原议溜淮套开河方案，“非地方官希图射利，即河工官员妄冀

升迁”。原开河之议，将坏民田庐、毁民坟冢，“张鹏翮身为总河，至欲掘人骸骨，所属人员竟无一敢言者。张鹏翮以读书人而为此残忍之事，读书何为?”“数年来两河平静，民生安乐，何必多此一事。”谕大学士等：“此河断不可开，即缮写谕旨传谕在京诸臣，前任总督阿山何所见亦奏此河当开?著问阿山回奏。”命张鹏翮将河工效力人员中惟知射利之不堪匪人斥革逐去。

翌日，自曹家庙回清口，康熙帝谕命将沿途所立开河标竿尽行撤去，百姓见之，欢呼万岁。帝谓马齐等曰：凡天下事行之有益者，自宜亟行。如无益，断不可轻举。譬如人之一身，有病方可用药饵针砭，如无病之人，或告以割肉可得延年，断无听从之理。开河事亦类此。时大江以南百姓各举旗帜，迎请帝驾巡幸江南，允所请，百姓欢声雷动。〖3〗寻召各官于御舟前跪列于岸，再责张鹏翮身任总河，不随时巡视河堤，安居署中，两三月不出，惟以虚文为事。任用一二不肖汉官，偏听其言，河工事漫不经心，天地风雷有不测之变异，不可恃堤岸之坚，须竭尽人力，曲为绸缪，曾再三训谕，仍置若罔闻，乃致古沟一带被冲决。且行事刻薄，不以礼待属员，口无忌惮，使众人畏惧。又谕曰：赏罚者国家大权，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原为尽忠于国、惠养斯民而设，非从使之荣显晏安而已，大吏廉洁，则小吏自然效法，苟不能勤慎，致误公事，岂可因保全一人，而废国法乎？凡事有可以保全者，亦有当用刚断者，国家臣工甚多，姑息一二人，何以服众。比年以来，幸而水不甚大，当年靳辅、于成龙在任时，水势甚大，若张鹏翮当此河工，必致不堪，张鹏翮惟有一长，于成龙每不遵

朕指示，自立意见。张鹏翮则不然，朕前以河务一一指授，皆能遵行，所以年来河工渐次底绩。归仁堤原为洪武祖陵建筑，靳辅以为无用废去，殊属不合。清水使之入黄，则黄水未有不被刷者，使灵芝湖等水由祥符闸入黄，殊觉有益，但水势泛滥，由归仁堤三闸流入洪泽湖，水势既分，则不能入黄，虽开祥符闸，亦觉无益，若闭归仁堤三闸以蓄水，又恐水涨致淹上流民田，亦非可行之事。前靳辅虑高家堰岸危险，开唐埂六坝，以致洪泽湖水偏向六坝而流，此靳辅误处。后黄河倒灌清口，朕令闭塞六坝，始能敌黄。朕自甲子年至今六次南巡，详观河形，一年异于一年。治河之道，当看何处关系紧要，便保守何处，不可执一。自古治河皆顺水性，为今之计，但当商酌，使淮水稍泄其流，乘水未长时，预为绸缪，将来水虽大长，必不致于危险。天然坝一带，旧有河形当挑浚，此河酌量可容粮艘，建立闸座，水小则闭闸，蓄湖水以敌黄，水大则开闸，使之畅流，一面由武家墩通至运河，一面通至高邮湖，则商民船只，皆得长行，似为永久利益。

旋命将张鹏翮及同请开溜淮套河之督抚俱严加议处。阿山革去尚书，张鹏翮去所加宫保衔，桑额降五级，刘光美、于准各降三级。

三月十七日(4月19日)

6 康熙帝于苏州密谕工部尚书王鸿绪："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王鸿绪

密奏曰：自蒙圣主密委，凡有奏折，皆系臣亲手书写，并无旁人得以窥见，况此事关涉甚多，尤所当慎之又慎，时刻凛遵者也。王随即密奏范溥“强买平人子女，皆记御前人员名色，其着落总不可问”，并报所买之人及价值多少。密折又云：苏州关差章京已买三女。侍卫五哥买三女。革职官陈世安买女谋起官。侍卫迈子正在各处买人。此外纷纷买人者甚多，或自买，或买来交结要紧人员，皆是捏造姓名，虚骗成局。原任陈州知州范溥前因进花，给以御箭，遂假以御箭带领娼妓行走。〖4〗后王鸿绪又密折奏云：范溥指名要紧人员，挟持地方官牌票强买，已买少女九人、妓女一人、小童一人，不知送于何处。现范溥已知有汉大臣说我不好，云：是御前第一等人与我的信。范溥在山东包揽捐纳，又系查昇第二子之亲家，其平日结交侍卫及各王府以下杂色人等甚多，故有人送信与之。密折又云：皇上行事至慎至密，人莫能测，真千古帝王所不及。但恐近来时候不同，有从中窥探至尊动静者，伏祈皇上秘密提防，万勿轻露，随事体验，自然洞鉴。〖5〗

7 从浙闽总督梁鼐之请，许出海渔船如商船式样，树立双桅，使其既可捕鱼又可载货。原定出洋商船梁头之禁限，实无关海洋机务，徒增商民之困，亦予解除。〖6〗

四月初四日（5月5日）

8 康熙帝在行宫召见传教杭州之耶稣会士艾斯玎（意大利人）、宁波之郭中传（法国人）、绍兴之龚当信（法国人）等人。回銮扬州时，传教江西之耶稣会士庞克修（法国人）会集各省教士共二十二人齐赴行宫陛见，俱蒙赐筵

宴、纱缎，颁给敕文，命多罗直郡王亲手逐一交执，文内有“永在中国各省传教，不必再回西洋”等语。并谕曰：“领敕文之后，尔等与朕，犹如一家人了。”传教士等回奏：臣等跋涉间关，原奉教宗之命，阐扬圣教，非以器数末学，来炫所长，惟有凛遵圣训，竭诚敷教，更颂祷于天主台前，恭祝圣天子永享无疆之历。〖7〗

二十八日（5月29日）

9 康熙帝召福建提督吴英，入语良久，见其为人笃实，深得大体。语及海寇时，吴英奏云：海寇断不至蔓延，苟至蔓延，则任臣等何用？然亦不能使不为小寇也。海中与城郭不同，城郭有里甲易查，寇盗无所栖止。海乃汪洋之水，贼乘一小舟到处藏匿，难以缉获。然而为盗者，大都皆系商贩本利亏折，不得已而为之者多，此即可谓之海寇乎？帝以吴英所奏之言深得其要，且效力年久，著加授将军衔，旋授威略将军。

五月二十二日(6月21日)

10 康熙帝返回京城畅春园。帝此番南巡前，阿山于浙江至江宁之要地龙潭地方兴工建造行宫，帝令拆之，阿山奏请“免毁”，并言江南百姓日盼皇上临幸，“奴才若在此时拆毁所建工程，则必难免万民笑骂，奴才将无处藏身”。“虽为此事治奴才以重罪，奴才亦愿承当，但已建工程，毋令拆毁”。帝责之曰：“岂以朕南巡少而去耶？无妨，还是拆毁的好。”阿山不从。时人张符骧先于苏州行宫觐见康熙帝，上《万寿节》四律，以为生日之贺。〖8〗

随即又作“竹西词”等，讽第三、六次南巡事。如：“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欲奉宸游未乏人，两淮办事一盐臣。百年父老歌声沸，难遇扬州六度春。”〖9〗又有黄印记曰：圣祖六幸江、浙，驻跸惠山。闻初南巡时，未有营盘之设，自五牧至望亭，运河官塘为正路，石塘之圮者修之，土塘之壤者筑之，仅此耳。时汤文正公斌为巡抚，务俭省，无纷华，御舟入邑境，县令犹坐堂断事，后渐加增饰，至丁亥、乙酉，号称极盛，故老犹及见之，亦惟结彩为楼，悬灯映水，点染山色湖光而已。〖10〗

二十六日（6月5日）

11 员外郎巴哈喇、笔帖式佛保办西洋人事务，至粤传旨：“现有所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八月间，两广总督赵弘灿密奏：新来西洋人十名，其中精天文、有技艺者庞嘉宝、石可圣、林济各三人遵旨送来。〖11〗

二十七日(6月26日)

12 以治河功，追赠靳辅世职。康熙帝谕九卿等曰：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开创中河，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大且远。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居

民感颂靳辅治绩，众口如一，久而不衰。夫人臣有大建树于国家者，奖勋酬庸，宜从优渥，虽赐恤易名已循彝典，尚应特予褒荣，其加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用彰朝廷追念勋臣之典，为矢忠宣力者劝。旋又曰：南巡时见漕船曾加询问，每船额载数百石，旗丁全部负责，远涉数千里，身家性命攸关，责任重大，交仓时如粮数不足，处分追赔定例极严，既有惩创处分之例，则不可无奖赏激劝之典。寻定例：漕船运丁，有运粮三年，多交米一百石者，注册。六年内多交米二百石者，给以九品顶戴。二十年内不欠米者亦给九品顶戴。

六月初六日（7月5日）

13 康熙帝巡幸塞外，皇太子胤礽等随行。十月二十日回京。

初十日(7月9日)

14 坐粮厅赫芍色因声名恶劣，每粮船索取银八两，一年约得四五万金，任职十年，已得四五十万，以致运丁受欠粮苦累，著革职锁禁于城门。仓场总督及都察院堂官、科道官等并不参劾，察议。

十七日(7月16日)

15 刑部议覆：川陕总督博霁题报抢劫盗犯朱玺等一案，查劫盗止二十一人，在商州、雒南等处抢劫百余人，或有以多报少，以重报轻之情弊，应行该督查明覆奏再议。帝称是，谕遣左都御史巢可托、学士二函前往详审。十一月结案，以朱玺等系计穷出降，将其为首者十五人斩立决，

为从之孔易先等九人遣发宁古塔，胁从一百余人免罪。原承审督抚以下官因“未能得实”分别降罚。

二十八日(7月27日)

16 康熙帝论起居有常，不信医书。谕大学士等曰：朕观医书与儒书不同，儒者之书，皆言五伦之理，作文者据以发挥，虽文之优劣，各由乎人，然其理总不出五伦之外。若医书开一方于前，又列数方于后，果此一方尽善，则彼数方又何用乎？以此揆之，彼著医书之人，已自不能无疑也。至服补药，竟属无益，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脾，宜于肺者，不宜于肾。朕尝谕人勿服补药，好服补药者，犹人之喜逢迎者也，天下岂有喜逢迎而能受益者乎？先年，满洲老人多不服药，而皆强壮；朕亦从不服药。至使人推摩，亦非所宜，推摩则伤气，朕从不用此法。朕之调摄，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

17 是月，王鸿绪密奏：浙江巡抚、布政使欲向所属州县加派，拟每亩加三。时当干旱，省城百姓数千人直至巡抚辕门请愿，督抚出告示安民，乃止。又言：西湖初建行宫，各官捐输不等，巡抚张泰交专委粮道程鎏料理，其布置造法，皆创自程鎏。程乃两淮纲商程增之子。〖12〗

七月二十八日(8月25日)

18 浙江巡抚王然疏报仁和等县干旱，江南总督郎穆布亦奏江南全省俱旱。康熙帝谕命查问最近江苏、浙江、江西、湖广各省雨水情形，并曰：南省小民有田者少，佃

户居多，丰年则纳粮之外，与佃户量其所入分之，一遇岁歉则佃户竟无策可施矣。南方卑湿，民间难以盖藏，故比户而居有米者少。凡饮食诸物，每日见买，此数年幸遇丰稔，可以无虑。又曰：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之多，而该抚并未曾奏称彼处纳粮人少者，于此，可见小民生息之繁矣。

九月初七日(10月2日)

19 康熙帝谕命嗣后一应钦件交与某官审理及已完未完，该督抚等应四季奏闻。其部发案件审理情况，亦著本部查明四季奏闻。

十月十三日(11月6日)

20 康熙帝谕大学士马齐曰：闻内阁诸臣常将部院题奏本章驳回删改，近为内阁侍读题补盛京员缺事，屡次驳回，果有不当则有票拟之例在，题奏本章擅自驳回删改，殊为可骇，俟进京时察奏。又谕曰：观此时学士皆不及昔年。阿兰泰、佛伦为学士时俱能强记，又善于办事。伊桑阿下笔成文，构词颇顺。此时廷臣中能强记者谁耶？昔年批本，皆在乾清门，诸学士手自批写，折尔肯所书尤速。或诸人一二张未完，而折尔肯已书成五页，草书更为敏捷。其时皆称折尔肯为书写中飞手。

二十一日（11月14日）

21 云贵总督贝和诺疏报：云南金、银、铜、锡各矿自前年（1705）冬至上年（1706）秋，一年内共收税银八万一百五十二两，金八十四两，户部议驳回，令该督据实

严查加增。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云南矿税一年征银八万余两，用拨兵饷，数亦不少，若再令增加，必致累民，著照原题议结。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4日)

22 因旱灾，免江浙两省明年（1708）人丁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余两；免安徽十州县卫、江苏二十八州县卫明年（1708）田亩银二百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余两，粮三十九万二千余石；免浙江二十一州县卫明年（1708）田亩银九十六万一千五百余两，粮九万六千余石。以上共免银四百六十三万四千余两、粮四十八万八千余石。

二十四日(12月17日)

23 以借官银不能清还留任治罪，必致刻剥小民，廷议规定凡地方官借欠官银不能完纳，即令离任追赔，还清后准其开复。如不能清还，即以其家产抵偿。

二十七日(12月20日)

24 康熙帝谕江浙等南方省份兴水利。帝召江浙两省在京大学士以下、翰林科道以上官于乾清门外，命大学士张玉书等入，谕曰：今岁南巡，所经河渠港荡之水，比往年较浅，即虑夏间有旱。江浙地势低下，不雨则人不能堪，有雨则人皆爽豁。虽称水乡，然涝岁为患尚浅，旱岁为患甚剧，不比北方经月不雨亦无碍。南方夏秋间经旬缺雨，则田皆坼裂，禾苗渐槁。今河渠俱浅，因平时素无储蓄之故。朕兹为民生再三筹画经久之计，无如兴水利、建闸座、蓄水灌田之为善也。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诸郡

或近太湖，或通潮汐，所有河渠水口宜酌建闸座，平时闭闸蓄水，遇旱则启闸放水。其支河港荡淤浅者并加疏浚，多蓄一二尺水即可灌高一二尺之田。依此行之，可使高下田亩永无旱涝。诸臣议奏：请通行江浙两省督抚，查勘太湖水口，酌建闸座，或有支流去湖稍远，岁久淤塞者，宜令挑浚深广，一体建闸，以蓄水源。又凡通潮之地，每月朔望潮汛盛长二次，若将支河浚深，建置闸座，于潮盛时下板蓄水，足供灌溉之用。帝曰：今所议闸座原与运道无涉而关系经费钱粮，所以无人敢言。朕特念江浙财赋重地，小民粒食所资，故欲讲求经久之策。诸臣所见既皆符合，今总漕及各督抚俱为截漕散赈事，现在彼地料理，该部速行文伊等，将各州县河渠宜建闸蓄水之处并应建若干座通行确察，明晰具奏。估计建闸之费不过四五十万两。而且南方地亩，现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若发帑建闸，使贫民得资佣工，度日糊口，亦善策也。

十二月初七日(12 月 30 日)

25 因天旱，米价大涨，江南盗抢之案迭起，康熙帝命筹画平息之策。李煦先于八月奏报：因六月以来无雨，粮价大涨，米卖一两四钱七分一石，居民罢市，盗案风起，苏州巡抚于准缉获发落。七月中下旬得雨，米价回落，人心业已宁贴。帝仍以为忧，朱批曰："今岁年成不好，千万不可买人。地方之事，一概不要管，近日风闻南方有私派之谣，未知实否？"〖13〗至是，李煦又密折奏报：十一月初五日太仓有强贼多人行劫开典铺生员陆三就家。同月二十六日，太仓州北门外永乐庵有大伙"强人"以红布

裹头，竖旗号，声言欲入州城劫库。官兵追擒，已获钱保等十余人。据供有“一念和尚给札惑众”。又曰：苏粮米价腾贵，一两六七钱一石，一因本地歉收，二因湖广客米稀少，三因贪利之徒贩米出洋。今有人贩米二百石、麦一百石出洋被获。帝称“此一案朕早已知道了。又闻浙江四明山有贼，尔密密访问明白奏来”。〖14〗

时王鸿绪亦密折奏报：近日苏州获盗，供称处处有党。五月间苏州有大盗拟集众劫藩库后飘洋而去。昨尚书宋犖在朝中齐集时，向臣云：近日有旧属吏从苏州来说，五月初五日，有一班大盗在葑门地方，乘各官俱往虎丘运河看龙舟，约举三炮，齐集贼众，往劫藩库，被船户出首，城守官兵遂闭城门严拿，获有盗犯到官审讯，据供称，受伪札者其盗魁给与银五十两，愿从为贼者给与银五两。〖15〗

江南总督邵穆布亦于本月二十六日奏：该日贼劫太仓州乡民陆三就家一案，据太仓州来报，已拿获钱保等二十四人。刘河营游击又来报，拿获王柏等六人，已解送提督衙门。据供为首一念和尚者，系浙江省四明山中匪类，来此散发伪札付，以谣言欺惑沿海愚民，聚众行抢。帝朱批：此案有所关系，勿得彼此推诿，应即会同搜捕净尽，明白审讯。若以牵连人多怕出事，即草率了事，则事必愈大。朕又闻得，在四明山地方我官兵受伤。将此情事，浙江总督、巡抚、提督等仍未奏来。平时不经心地方事务，出事后复隐瞒，则日后怎么相信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耶？此事刻不容缓，愈急更好。〖16〗

初八日（12 月 31 日）

26 谕为政宽严适中。康熙帝以运丁张季友等偷装私盐被查获，又抗拒伤人，漕运总督桑额处理过宽，谕大学士等曰：漕船往来河道，运丁人等夹带私钱私盐并装载一切货物，遇有稽查员役，辄抗拒伤人，放火诬赖，沿途商民船只悉被欺凌，种种不法之事甚多。湖广、安庆运丁尤甚。朕以南巡屡经河路，运丁凶恶知之甚详，今张季友等偷装私盐被拿获，反敢抗捕，强横如此。倘不严查惩处，则运丁恣意横行，必致重为民害。今桑额待运丁不严，一味用宽，人不知畏。凡用人行政，不可偏于宽，也不可偏于严。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

二十日(1708 年 1 月 12 日)

27 因刑部汇题事内有一字错误，帝以朱笔改正发出。并称内外各衙门奏章，皆一一全览。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当用兵时，一日有三四百本章，谕大学士等，悉亲览无遗。今一日中仅四五十本章，览之何难！一切事务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

2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十一万二千五百六十，田地等五百九十八万九千二百三顷六十二亩。征银二千七百四十二万五百六十八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七万三千二十三石，草二百八万二千六百九十五束，茶十五万七千五百十二引，行盐四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五引，征课银二百六十九万八百二十八两，铸钱二亿三千八百八万五千

九百。

29 康熙帝主持编制《皇舆全览图》。五十七年（1719）绘成，由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制成铜版刊印。该图有总图一幅，后为各省分图。内地十五省及关外满蒙地方皆经准确测定，东至大海，西抵藏、回。〖17〗

30 《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历代诗全》一百二十卷、《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编成。〖18〗

〖1〗《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39页。

〖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86页。

〖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八；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13—615页。

〖5〗《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64页。

〖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九；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7〗《正教奉褒》。

〖8〗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16页；《张海房先生白长吟》卷六。

〖9〗《张海房先生白长吟》卷十《竹西词》、《后竹西词》。

〖10〗《酌泉录》卷二《语乘》，另见《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

清通鉴　卷六五

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　公元1708年

正月二十二日(2月13日)

1 因内地之米流入外洋，廷臣请闭关禁海，康熙帝不纳。时地方官屡报江南米价腾贵，盗案颇多，更有“匪党”四出劫掠。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疏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所致，请申严海禁、暂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庶私贩绝而米价平。帝谕大学士等曰：闻内地之米贩往外洋者甚多，劳之辨条陈甚善，然未有禁法，其出海商船何必禁止？洋船行走俱有一定之路，当严守上海、乍浦及南通州等处海口，如查获私贩之米，姑免治罪，米俱入官，则贩米出洋者自少矣。户部旋即议覆：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设海关以来，海疆宁谧，商民两便，不便禁海。然于江南之崇明、刘河，浙江之乍浦、定海等海口增兵巡逻。限商船载米不得过五十石。

令漕督将湖广、江西本年漕米截留四十万石，分拨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减价平粜。

二月十三日(3月4日)

2 康熙帝命速平江南匪类。闽浙总督梁鼐密折奏报贼党聚窜情形云：据两江总督称，为首者为一念和尚等，以朱三太子名义，安营于大岚山，有众一千余人。现除擒斩五名外，已陆续拿获八十余名。如得一念等以大岚山安营之确讯，即亲去剿灭。帝命“未尽余贼，必须搜尽”。〖1〗旋又于梁鼐请安折上朱批：“近闻浙江四明山有许多贼，地方官所管何事？察明具奏。”〖2〗梁鼐惶惧不安，边往四明山，边密奏相关情形。因帝于梁鼐未奏之先，已闻四明山有贼，此番梁鼐密报所擒之贼，皆系大岚山，帝疑大岚山即是四明山，命梁鼐确查。〖3〗二十日，江西巡抚郎廷极奏报严查该省与江、浙、闽、广交界处之匪类，朱批曰：“凡地方大小事关于民情者，必须奏闻才是，近来南方盗案颇多，不可不细心察访。”〖4〗时李煦亦密奏浙江贼情，云：嵊县人张念一、张念二为首，以湖州乌镇人施尔远为军师，煽惑民心，纠众百余于谿县羊角殿。上年十一月官兵五十余人进剿，千总以下十余人被杀。绍兴府官兵再往剿，击败之。已获之施尔远等供称四明大岚山有众千余。张念一、张念二即张君玉、张君锡，已在苏州拿获。又云：大岚山即四明山之小山，宁、台、绍三府交界，八县接壤，奸徒出没不常，执械则为盗，弃械则为民，无从查实。康熙帝令其密访再奏。〖5〗旋浙江巡抚王然疏报拿获大岚山张念一、张念二等。谕令户部侍郎穆丹前往会同

该抚详审定罪。临行，谕之曰：此贼结队横行已二三年，不比寻常小盗。务须决断，毋得柔弱，张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拿，已获者速行审结。又曰：尔查审时，恐贼犯妄扳平人富户是彼党羽，贪官奸役借以肆行吓诈，当深察之。拿贼时，毋得恐吓良民，以致失所。除贼犯正身外，株连人等用刑尤宜谨慎。南方人愚弱，一遇严刑即行招认，不复得脱矣，获贼之官兵及被贼伤之官兵，务必查明奏闻，酌给恩赏，以示鼓励。闻一念和尚父母在苏州，尔执而讯之，再出示遍谕南方寺庙僧徒，如获一念，即令解送，倘窝藏不首，一经发觉，概作党羽治罪，则擒一念易易耳。寻梁鼐密奏大岚山情形，云派丁役扮作乡民前往察访，走遍各山，细问士人，并无贼人屯聚处所，现今地方宁谧。据查：张念一、张念二原系越狱逃犯，初时与叶天祥等六七人结党，渐有附和者百余人。先在嵊县、慈谿等处行劫，继至阳觉殿分赃，千总娄汝初等带兵往捕，被伤致死。后因官兵追拿，分散逃匿。张念一与其党十五人逃至苏州被获。据供，同伙者九十六人，今已拿获八十五名，其中亦有乡民被胁被诬者〖6〗。又云：张念一等与江苏太仓之“奸僧”一念等似属两伙，“其托名煽惑之计，则总以朱三为一”〖7〗。又报：据查明朱三改名何誠，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因缉拿甚紧，妇女六口已自缢，第五、六子及孙一人已获，朱三与其长子朱尧、四子朱王在逃。〖8〗

福建巡抚张伯行旋密奏：漳平地方煽动穷民抢米之为首者陈首魁及四处窜逸之“积盗”朱章已拿获。〖9〗

二十二日（3月13日）

3 康熙帝于山西巡抚噶礼奏谢处分袁桥等人折上训诫：尔之居官，虽无明显好坏之处，但不如初到任之二三年，应愈勤勉。内而部院衙门，外而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朕不时打听询问，故大概无不闻者。满洲在外官员中，只有甘肃巡抚齐世武名望超群，清名无人不知。〖10〗

4 李煦奏报：河南、山东、淮北之人在扬州贩私盐者数百成群，出没无常，目前固为盐法大害，将来实属地方隐忧。经严查，现扬州盐枭已去八九，但恐卷土复来，请敕督抚严行查拿。〖11〗

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

5 以湖广襄阳地方有铸造私钱者用漕船运至京城及各省售卖，康熙帝谕命大理寺卿塔进泰前往，会同该督抚严查，并檄漕督于楚省漕船上查拿。

二十四日（5月14日）

6 杭州织造孙文成奏报浙江海盗情形，曰：有一船驶往福建，船上有福建提督蓝理家人田福、黑鬼子二人，定海镇总兵官施世镖标下中军王天贵之弟王思，以及商人、船水手共计八十人。船泊浙江温州属南九山，遇海盗船三只，八十人内田福、王思及商人、水手共七十三人为盗所杀，黑鬼子及水手共七人乘小舢板逃出。〖12〗商人陈茂生出船携雇大宁波府人张光贝欲去东洋，船至温州府属大洋时遇贼船，所载物尽被夺，掠十四名水手以去，其余商人乘空船漂至温州属地，张光贝下船由陆路回家。旋定海

镇把总陈兴帮、郭英龙率兵出巡，至青门阳遇贼船一只，战之，获贼船。据言船内有蔡兴吉等贼四名、民人十三名。商人苏实管船去东洋遇贼船，所载货物并人一名劫之以去。寻孙文成奏报曰：五月初四、初五两日，黄岩总兵韩祖奇率兵巡洋，于大成山地方遇贼船，贼船围总兵所乘船，驻守大成山口两千总率兵从两侧同与贼战，克之，获贼船一只，生擒贼何得生、蔡元良等七十五人。初六日，温州总兵崔向国率兵出海，擒获海盗林子昂等三人。帝谕其再打探消息密奏。

四月十二日(5 月 31 日)

7 山东巡抚赵世显前曾咨报：本月初缉获改名王老先生之朱三太子。据供："我原姓朱，今年七十五岁，是明朝后裔，排行第四，名叫慈焕。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二哥哥同岁，自十岁上就离开了，传说我二哥哥是甲戌年死的。"又供："有子六人，第二子已死，余皆被拿。妻、妾、儿媳各一、女二，均于前年（1706）自缢。自四十四年（1705）起在各处逃匿。外边人所行不法事，也有些知道的，但我从没有非分之想，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劝不住他们，所以躲到山东，苟延岁月而已。若有别的心肠，难道不会走到别处去，反向这离京不远的地方来教书吗？我不早出首他们，这是我的不是。一念和尚我并不认的，这事我实不知。"〖13〗至是，康熙帝谕曰：山东巡抚赵世显拿获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丹处。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若尽拿容留伊等之人，恐株连太多，可传谕穆

丹知之。

十五日（6月3日）

8 明珠卒。

明珠（1635—1708），纳喇氏，字端范，满洲正黄旗人，叶赫贝勒锦台什之孙。初由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累官至兵部尚书。三藩事起，廷议多云吴藩不可撤，明珠则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坚持宜撤，遂以两议上，诏从撤藩议。十六年（1677）擢武英殿大学士。自是渐至植党营私，市恩通赂，与索额图朋分角立，互相倾轧。旋索额图解大学士任，乃俨然以首辅自居，凡阁中票拟，轻重任意，同官莫敢驳正。二十七年（1688）为御史郭琇劾罢。寻为内大臣，康熙帝三次亲征漠北，皆随扈。至是以疾卒。〖14〗

五月十一日（6月28日）

9 康熙帝往塞外避暑，皇太子胤礽及皇子胤禔、胤祥、胤禵等随行。

二十日（7月7日）

10 浙江司狱内朱三太子党越狱未果。先是，浙江台州府洪始旺赴郎中唐奇所自首，称系朱三太子之同伙。唐奇执之解送侍郎穆丹处。穆丹解交按察司武国楹。武国楹转交宁波府知府陈一夔。洪始旺乘夜扭断铁索而逃。至是，浙江按察司狱内关押朱三太子党伙阴谋越狱，将向守狱人所取之干草堆于房内。夜二更时，取火点草，未燃，遂拆衣取棉蘸油再点，仍不着。众人发急，声渐高，其中有名

朱飞虎者疾告狱吏，狱中大乱。狱吏报按察司武国楹，国楹亲将首犯一一提审，据供铁索锁簧早已卸掉，原欲借草燃之机越狱出逃。从此锁内俱铸铅。〖15〗

六月十一日(7月28日)

11 康熙帝从太原总兵官马见伯疏言：火器鸟枪久奉明禁，近来商民尚有私用私造者，命各地方官将民间现存之鸟枪限期缴官入库，永行禁止。如有必用鸟枪之处，先呈明地方官，只许长一尺五寸，并刻地方、姓名，违者照律治罪。硝磺乃火器所用，亦严禁私卖。

12 时帝驻跸塞外，命胤祉等将留家诸阿哥之奶公、男童皆遣来，并称此等人历年无效力之处，无事闲居，干涉诸务，与其在家闲适，不若来此出力，尔等亦得安心。命此文到后，急遣诸阿哥之奶公、男童来，四阿哥之奶公、男童亦尽遣来，至于侍卫、典仪、随身章京，不必俱遣。派一人总管，勿念途次乱行。〖16〗

十二日(7月29日)

13 偏沅巡抚赵申乔疏报：长沙府以缺米激起民变罢市，百姓盈千累万，“围抚臣之署，呼名辱骂。殴现任之官，流血遍体，以致围绕竟日，阖城惊骇”。〖17〗

时江南久雨米贵，而湖广、江西禁米出境，康熙帝谕命该督抚开禁，听商人贩卖，以平江南米价。织造曹寅、李煦也密奏：两淮商人江楚吉等人愿于江西、湖广卖盐买米载回平粜。但虑多买则江西、湖广之米必贵，彼此必生事端，遂商定：许其卖盐银内每十两用一两买米载归，则

江南可缓急接济。曹寅、李煦与运道李斯佺亦同捐银二万两，买米平粜，“以鼓励众心”，“俟米价一贱，即行停止”。帝谕称“此法甚善”。准行。〔18〕

二十日（8月6日）

14 “朱三太子”案及大岚山案审结。将朱三即王十元及其子朱王、朱在、朱坤等，其孙朱钰宝等解至京城，问明正法。浙江案犯内张念一、张念二等七人凌迟处死，朱兆琦、董彩奇等二十二人立斩，僧洞然斩监候，其余二十六人连同妻子发往宁古塔。江南案犯内，钱保等四人凌迟处死，张世侯、徐四、施先等四十九人立斩，其余四十人连同妻子发往宁古塔。时康熙帝以“匪类称朱三者甚多”，加紧搜捕，无辜牵连者众。

二十二日(8月8日)

15 《清文鉴》编成，康熙帝御制序。略曰：五经四书已经翻译之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近老成耆旧，渐就凋谢，因而微文奥旨久而弗彰，承伪袭舛而不察，字句偶有失落，语音或有不正。国书所关甚巨，政事文章皆由此出，非详加厘定，何所折衷？非编辑成书，何以取法？爰诏儒臣，分类排纂。大而天文地理，小而名物象数。十二字母，五声切音，具载集中，名曰《清文鉴》。用探音声之本原，究字画之详尽，为部三十有六，为类二百八十，为书二十一卷。清文得此而无余蕴。

16 江宁机房向有限制，机户不得超百张，每张纳税五十两，织造批准凭据后开机。是月，曹寅奏请豁免额税。

得旨永免。

七月十二日（8月27日）

17 康熙帝从大理寺卿塔进泰疏请：湖北现用私钱价值甚贱，奸徒射利，潜于襄阳、汉口收买私钱，运载粮艘至京城各处贩卖，以致流布四方，应严行禁止并收买销毁。嗣后事发地方文武官员知情立斩，家产人口入官，不知情革职，司道以上降二级调用，其私铸及工匠私贩人等分别首从斩、绞，如粮艘盐船私装贩卖，运弁船户等照私铸为首人例治罪。至湖北制钱甚少，使用不足，将户部所铸重一钱四分制钱，每年发四万缗给各府州县分卖，所卖银两即作兵饷给拨，三年后停止。其武昌所铸一钱重制钱限五年销毁。

十五日（8月30日）

18 刑科给事中王懿疏参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托合齐欺罔不法，贪恶殃民等款。得旨：著托合齐明白回奏。寺户科给事中高遐昌疏言：托合齐欺罔不法已经科臣王懿纠参，臣又何敢置喙，但旧例有宜复者三：一、巡捕三营请仍归兵部管辖。一、民间词讼请仍归地方官审理。一、五城街道请仍归工部司官管理。得旨：从前巡捕三营属督捕管辖时，营官侵蚀兵粮，虽兵数具存而京城大臣官员家丁皆充兵冒饷，全无实济，积弊沿流，极其懈弛，以致汉官所居地方盗贼叠告，外城官民不能聊生，因而汉官具疏陈奏。朕下九卿等会议，归并前任步军统领等，令其清厘营伍选择营弁，尽力察稽，严缉攘劫，然后盗贼渐减，官民

获安。此众所共知，著有明效者也。并非至托合齐任内方令统辖。托合齐一人之用舍有何关系，但其人一经参劾，则该部自据定例具议，绝不在于扶同附和、相继续参，此风亦断不可长。且巡捕三营官员，或于各省营弁，或于旗下武职，皆经朕亲选壮健人才补用，若果有一二骄悍不法之人，言官即当指名题参，乃将百余员之营弁三千余名之兵丁，一概溷指以为骄悍不法则不可。著仍指名具奏。况武职兵丁，兵部皆可稽查，步军统领巡捕三营亦隶于兵部，诚欲建言则将兵部题参未为不可，高遐昌乃谓巡捕三营应归并兵部，所言大谬。又街道事务，司坊等官管理时，畏惧显要职官，朘削里巷小民，只知勒索铺户银钱，而街道事务毫不置念，因敝坏已极，故亦归并步军统领管理，今既商民受街道之累，即著高遐昌兼管一年，务令商民不致苦累，街道大加肃清，若果能绰然办理，诚为能言即能行之矣。寻谕满洲大学士、九卿及胤祉、胤禛：托合齐为人控告且又参劾，所控告参劾者亦无错处，但自授托合齐以来，于惩恶缉盗等事有裨益。又朕密授盗贼等案，尚无头绪，事关甚巨，其他新手皆不知。至查议托合齐事，除照议外，仍令管理步兵事务，朕进京前，可令赎罪效力。朕进京后另有旨。〖19〗

八月十六日（9 月 29 日）

19 查抄管领寿成家产。康熙帝曾密谕胤祉等曰：管领寿成鬼诈，于朕前撒娇，责打后发往四公主牧场，安置萨哈廉等所，永不令返还。若不严惩此辈，则辛者库级奴仆皆以为善事而效之。尔等接朕此谕，即遣人往伊家，所

有书籍连同空白纸，一并封固，用印交付内诸太监。至其家业，尽行贴封，交付内总管大臣等。至是，胤祉等报：搜出寿成家中所有书籍连同空白纸，携之来；信札、档案、放银文书等件皮箱二个，臣等亲封固用印交付内总管太监翟林等。至其家产田庄，俱查立档贴封，交付内务府总管。〖20〗

十七日（9月30日）

20 奉差祭告南岳、内阁学士宋大业疏参偏沅巡抚赵申乔“轻亵御书及遏粜苛征”诸款。赵申乔遵旨回奏称：以宋大业需索，不满所欲，遂捏造事实参劾。寻宋大业以两次奉差湖南得银九千余两被革职，所得银追取入官。赵申乔先馈银事后出首，降五级留任。

十九日（10月2日）

21 皇十八子胤祄病笃。胤祄乃密妃王氏所生。王氏颇得帝欢，耶稣会士受召入宫为彼绘像。帝曾在畅春园召见高士奇，破例令高观密妃之像，并曰：“尔年老，久在供奉，看亦无妨。”高称密妃之像呼之欲出。因帝恋密妃，对胤祄亦颇爱之。胤祄随扈塞外，途中患病，帝命将其留住永安拜昂阿地方调理。至是病笃，康熙帝回銮临视，并谕留守京城之皇二子胤祉、皇四子胤禛，速派大夫及随从人等，“俱令乘驿，并拨人役车辆，视其所能，日夜兼程前来，朕亦由此遣人往迎。”胤祉等接谕，即遵旨遣大夫星驰赶往，并对十八阿哥之病“心甚不安”。朱批：该阿哥在朕之院内善加调养，不顾一切，昼夜勤治，今已大好，全然无妨，尔等放心，犹如朕之老身复生。〖21〗在向胤

祉等告知十八阿哥病情好转时，帝有意未将装有朱谕之信封固，并用朱笔于信皮上书曰："（这是）喜信！若照常封固，你们拆开再看，太耽搁时间，所以没有封上。"九月初二日，十八阿哥病情突变，转复沉重，康熙帝谕扈从诸大臣等：自十八阿哥患病以来，朕冀其痊愈，昼夜疗治，今又变症，谅已无济，朕躬所系甚重，上则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天下臣民咸赖予一人，区区稚子，有何关系。朕乃割爱，即此就道，至二十里许驻跸，特谕。越一日，皇子胤祉卒。

二十八日(10月11日)

22 严饬诸皇子捶辱大臣。

康熙帝于行猎途中至森济图哈达驻地，命侍卫吴什等传谕随从诸大臣曰：近日闻诸阿哥常挞辱诸大臣、侍卫，又每寻衅端横加苦毒于诸王贝勒等。诸阿哥现今俱未受封爵，即受封后除伊属下人外，凡有罪过亦当奏闻，候朕处分。伊等何得恣意妄行捶挞乎？朕为天下元后，凡事但遵大义而行，无罪之人未曾枉法处治。国家惟有一主，朕日祷祝于天，亦欲众皆无事享太平耳。八议内三品以上官员虽犯死罪，不遽拟斩拟绞而必奏闻者，所以敦国体，非为臣下也。诸阿哥擅辱大小官员，伤国家大体，此风断不可长。伊等不遵国宪，横作威势，致令臣仆无以自存，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岂知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即如裕亲王、恭亲王，皆朕亲兄弟也，于朕之大臣、侍卫中曾敢笞责何人耶？纵臣仆有获罪者，朕亦断不轻宥，然从未有轻听人言横加僇辱之事。嗣后诸阿哥如仍不改前

辙，许被挞之人面诘其见挞之故，稍有冤抑等情，即赴朕前申告，朕且欣然听理，断不罪其人也。至于尔等有所闻见，亦应据实上陈。

九月初四日(10月17日)

23 皇太子胤礽被囚禁。康熙帝于行猎途中至布尔哈苏台驻地，召诸王大臣、侍卫及文武官员齐集行宫前，命皇太子跪地，垂泪训曰：今观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由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朕思国惟一主，胤礽何得将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任意凌虐，恣行捶挞耶？如平郡王纳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俱被伊殴打，大臣官员以至兵丁鲜不遭其荼毒。朕深悉此情。因诸臣有言及伊之行事者，伊即仇视其人，横加鞭笞。故朕未将伊之行事，一一询及于诸臣。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曾跸步妄出，未曾一事扰民，乃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以至蒙古俱不心服。种种恶端，不可枚举。朕尚冀其悔过自新，故隐忍优容至于今日。又朕知胤礽赋性奢侈，著伊乳母之父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致使包衣下人无不怨恨。朕自胤礽幼时，谆谆教训，凡所用物皆系庶民脂膏，应从节俭，乃不遵朕言，穷奢极欲，逞其凶恶。今更滋甚，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十八阿哥患病，众皆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虑，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

因朕加责让，伊反忿然发怒。更可异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昏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且胤礽生而克母，此等之人，古称不孝。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胤礽所用，一切远过于朕，伊犹以为不足，恣取国帑，干预政事，必致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其如祖业何？言毕，痛哭扑地，诸大臣扶起。又谕曰：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俟回京昭告于天地宗庙，将胤礽废斥。命将胤礽即行拘执，将胤礽之党羽六人，即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二格、苏尔特、哈什大、萨尔邦阿俱行正法，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等四人充发盛京。诸臣流涕叩首奏曰："谕旨所言皇太子诸事，一一皆确实，臣等实无异辞可以陈奏。"帝又谕曰："朕前命直郡王胤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禔为太子之意。胤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旋以镶白旗护军统领伐喀为人可疑，命革职。

初五日巳时头刻，胤祉等接谕旨："著三阿哥、七阿哥、十阿哥见书即起行前来，有要紧事，与八阿哥、四阿哥办事，刻不容缓。"胤祉等即时起行，竭力急行前往胤禛处。〖22〗至初七日，帝命侍卫吴什等传谕诸大臣侍卫官兵人等：胤礽为皇太子时，有所使令，尔等敢不遵行，但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辈？今见皇子废斥，恐为朕访知或旁人首告，必至诛戮，日夜危惧，靡有宁时。朕以胤礽凶

戾，势不得已，始行废斥，断不辗转搜求，旁及多人。若将从前奔走之人必欲尽行究处，即朕宫中宦侍将无一人得免者。今事内干连人等，应正法者已经正法，应充发者已经充发，事皆清结，余众不更推求。嗣后虽有人首告，朕亦不问，毋复疑惧。至于皇三子胤祉，平日与胤礽甚相亲睦，所以召胤祉来者，因有所质问。伊平日与胤礽相睦，但未曾怂恿为恶，且屡谏止，胤礽不听。其同党杜默臣等四人朕心疑之，但无大恶，故充发盛京。朕于众人危惧不安之处，未暇宣明谕旨，今可遍谕本营及后营人员。同日，命皇八子贝勒胤禩署内务府总管事。

初九日，帝谕领侍卫内大臣、满大学士、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护军参领、侍卫、满侍郎、学士、起居注官等曰：朕历览书史，时深警戒，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也从不令姣好少年随侍左右，守身至洁，毫无瑕玷。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懑。至今六日未曾安寝。言讫，涕泣不已，诸臣皆呜咽，奏请颐养圣躬。又谕曰：朕承继大统数十年来，扩从古未入版图之疆宇，服从古未经归附之喀尔喀、厄鲁特等，今虽年齿渐增，亦可以纵横天下，非自矜伐也。尔诸大臣官员军民人等，皆爱戴朕躬，出于至诚，朕于大小臣工亦无不抚恤，从未尝妄行笞辱一人。今岁中外大臣病故者甚多，朕皆为之摧心堕泪，尔诸臣未必知也。诸臣既以朕躬当颐养为请，朕岂有不加意颐养者耶。又曰：今岁有事，朕已预知，朕意中时若有一事将发者，曾向胤礽言之。今岁朱三、一念和尚事发后，胤礽奏曰：皇父之言验矣，朕谓之曰：尚恐未尽于此也。彼时亦不知所发何事，而不意竟有此事也。

十六日(10月29日)

24 皇太子胤礽被废。胤礽于行在被囚，沿途由胤禔看守。是日至京，设毡帷居胤礽于上驷院旁，命胤禛与胤禔看守。

【考异】康熙帝废太子时，言“初意俟进京后，告祭奉先殿，始行废斥，乃势不可待，故于行在拘执之”（《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实则废太子之意早决。康熙帝于行在拘执胤礽后谓诸臣曰：今岁有事，朕已预知，朕意中时若有一事将发者，曾向胤礽言之。一念和尚、朱三太子事发后，胤礽言之于帝曰：“皇父之言验矣。”帝不以为然，谓太子曰：“尚恐未尽于此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此中“未尽于此”是否即指废太子之事，不可悬揣，但皇、储之间有一番关于时局之对话当无疑问。胤礽也意识到太子之位不稳，一则来自诸兄弟之夺嫡，一则来自其皇父欲废之，故有早日继位之谋。此种继位之谋，一是早承大统，康熙帝所谓“窥伺朕躬”，“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当即指此。胤礽抱怨古今没有当四十年的太子，也暴露出彼欲早正大位之心。二是胤礽握有相当权力，并以准皇帝身份扩充权力，从而逐渐架空康熙帝，逼后者让位。康熙帝拘执太子时有“专擅威权”、“国惟一主”之说，亦即指此。废太子后，康熙帝又令大学士查明胤礽是否私行更改各部院衙门旧例，亦可见胤礽握有很大权力。

皇、储矛盾之恶化，早已尽人皆知。康熙帝处死索额图后不久，以胤礽奶公凌普为内务府总管，用意是“俾伊便于取用”，企图以满足太子不可遏止之物欲为代价，换取太子淡化对皇位的

觊觎。康熙帝言胤礽随扈陕西、江南、浙江时“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即指太子失德。康熙帝后三次南巡，皆间一年再举，这与康熙帝爱惜民力之言行大相悖离。尤其最后两次南巡，康熙帝明言“厌之”，然朝野群臣奏请者屡，实则群臣背后之操纵者即是太子。

由于皇、储矛盾一触即发，难以调和，方有胤禔借助张明德谋刺太子之事。

尤能说明问题者，是甘肃巡抚齐世武擢升川陕总督时奉召入京之事。这项看似寻常的任命引起满朝议论。齐世武于四月初三日升任川陕总督，五月初九日内阁学士舒图接替甘肃巡抚任（《清代职官年表》《巡抚年表》）。而原川陕总督博霁至迟于五月初病卒（《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79 页，礼部尚书富宁安于五月二十一日奏请博霁尸骨可否入京，康熙帝准入。《清代职官年表》，《总督年表》载博霁卒于九月初二日，不确）。也就是说，齐世武当在四月间到京。此间，“正值大事未定之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4 页）。四月初六日，康熙帝在齐世武所上请安折中，向他晓示提擢“两省要职”，是“以尔作官声名好”，嘱其愈加廉洁，“若稍违朕简用之意，则不仅无脸见人，而且有负朕恩”（《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74 页）。可能是康熙帝记忆有误，至同年五月初一日陕抚鄂海上请安折时，康熙帝称“总督齐世武请安折已间隔数月了，本想来折即予批示。今既不来，则将朕之御批，著尔与总督齐世武同看”。康熙帝令齐世武与鄂海两人各出银二千两，给由正白旗蒙古都统出任西安将军的席柱，因为后者“家计甚穷”（《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75 页）。

齐世武入京前，原甘肃布政使绰奇得到这一消息，这位本与

齐世武“甚为不和”的同僚，亲赴正定府相迎，见面后，相谈许久，并“彼此结亲”，绰奇先至京城，齐世武随即也赶到。齐世武在京期间康熙交待过什么，“国人不知”。但从康熙帝所说“外人多猜测，议论纷纷”来看，肯定与皇太子有关。因为绰奇从此后自称建立大功之人，于其故旧家中，侃侃而谈，傲慢、无畏惧之状，朝臣无不知者。康熙帝对托合齐所上的这道密折十分关注，他对绰奇想拉齐世武“入其党类”仍持否定的判断，朱批曰：“尔所奏甚是。绰奇之悖乱，举国无不知者。朕可作保，齐世武断不为绰奇所欺。绰奇之悖逆，胆大不怕死等情，皇太子、大小诸阿哥皆知之。此事确凿，有证据。朕将保证，此人断不得好死。齐世武来京城时，朕未说一句话。今看来，外人多猜测，议论纷纷。此亦齐世武之不幸，人皆猜错。以此观之，恐绰奇张扬，亦未可料。”（《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4页）

皇太子被废前，其手下人拜色出逃，引起康熙帝警觉。拜色祖、父世承“重恩”，其本人又格外施恩，但却“悖主出逃”（《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44页），康熙帝虑其将皇、储矛盾泄露于外，命马齐之弟马武（乾清门侍卫、副都统）及凌普追拿，且在凌普的密奏上朱批曰：“马武未去何以写之！拜色背皇太子出逃，殊属可恶，无耻至极。宜将其妻子俱皆锁禁，家产封闭看守，断不可有丝毫疏忽。恐尔又拖延时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46页）马武等分路追踪后，凌普又密奏其事。康熙帝训责凌普：“若常常一错再错，则枉披一张人皮何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45页）

康熙帝对太子废而复立，立而复废，主意不定。是年九月以前，或更早时，康熙帝认定太子已失去作为皇位继承人应具备之仁孝品德，虽决意废之，但仍寄希望于万一，冀事有转机。然而，

随着胤禔之谋刺太子计划之实施，太子加紧逼宫之举动，以及皇八子胤禩之谋立，环环相扣，几成死链。不废太子，不但康熙自身难保，且太子也危在旦夕，萧墙之祸如在眉睫。康熙帝当失去爱子之痛后，当即又废太子，祸痛并举，确是“势不得已”。其后囚胤禔、禁胤禩，仍是废太子之连环案。

康熙帝召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于午门内，宣布废斥皇太子，云：皇太子名分关系重大，朕熟观史册，岂有轻举之理？初意俟进京后告祭奉先殿，始行废斥，乃势不可待。故于行在拘执之。又云：当胤礽幼时，朕亲教以读书，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熊赐履教以性理诸书，又令老成翰林官随从，朝夕纳诲，彼不可谓不知义理矣。且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今忽为鬼魅所凭，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动失常，时见鬼魅，不安寝处，屡迁其居，啖饭七八碗尚不知饱，饮酒二三十觥亦不见醉。非特此也，细加讯问，更有种种骇异之事。至其近侍人员亦不为少，其中岂无一二受伊恩遇者，而竟不能得一二人之心。以此观之，非狂疾何以致是？“当即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废斥皇太子，著行幽禁。”

次日，谕诸皇子及满洲文武大臣：胤礽乃皇后所生，朕煦妪爱惜，亲加训谕，告以祖宗典刑，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胤礽虽于他事不知，宁不知人心之不可失耶。乃幼承朕训，习知义理，而反致人心尽失，其为鬼魅所凭，狂惑成疾，彰彰明矣。今胤礽事已完结，诸阿哥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姑容也。因引太祖努尔

哈赤置其长子褚英于法，太宗皇太极幽禁阿敏，礼亲王代善劾举其子孙坏法乱国均正典刑之例，且曰："此等大案，间常有之，宗室内互相倾陷者尤多，此皆要结党援所致也，尔等可不戒乎？"时大学士以翰林所拟废斥皇太子告祭文呈奏，以"未尽朕意，亲撰一文"，谕令其不可更改一字。

旋遣官以废皇太子事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将废太子幽禁咸安宫，亲作告天祭文，略曰：在位以来，亲握乾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礽者，秉性不孝不义，为人所不为，暴戾惰淫，至于斯极。今胤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俾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始终。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

祭天之前，康熙帝命胤禔及众皇子将告天祭文给胤礽阅看。胤礽言："我的皇太子是皇父给的，皇父要废就废，免了告天吧。"又言："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是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康熙帝得知后，命启开胤礽颈上之锁，并告知胤礽："为你得了疯病，所以锁你。"〔23〕二十日，大学士等遵旨，齐集各部院衙门大臣，问废皇太子有将部院衙门事情私行更改处否，如有，查明具奏。据大臣等奏称，废皇太子并无将部院衙门事情更改之处。得旨：朕朱批事情，伊何敢私自更改。但好揽事，或将此作重，或将彼作轻，或将此宽免，如此私行嘱

托之事甚多。朕俱知之，所以凡事少有可疑者，朕俱不准行。至二十四日，以废皇太子事诏告全国。申言："宗社事重，何以承祧，朕图维再三，万不获已。""特废斥拘禁，所以仰安宗祏，俯慰臣民也。"诏内"恩款"三十三条。

二十日（11月2日）

25 江南总督邵穆布奏请于苏州增设总兵官，称其遵旨赴浙江会审江南、浙江盗案时，知所获贼犯中，属苏州府人甚多。寻其缘由，苏州地方钱财比江南多，且向来诸物聚集之地。其东到大海，西连太湖，南通浙江、福建，北接长江。地方甚杂，殊属要紧，故奸宄易于藏身。虽于江宁、京口、松江、崇明等地，驻有重兵，但离苏州甚远，稍有动静，不能早传晚至。而苏州地处适中，请增设总兵官一员，以利管防，其下设左右两营游击，改苏州营原有游击、守备等官为总兵官标下左右营游击、守备。总计兵一千八百六十六名，用以分别防守，遇事足用。朱批：巡抚兵既在苏州，则该总兵官似应驻太湖。著尔等公议具题奏来。若在苏州驻兵，则必劳民矣。〖24〗

二十三日（11月5日）

26 皇八子胤禩等奏查讯废太子自曹寅、李煦家人处索取款项情形。胤礽被废前，帝为其便于"取财"，任胤礽之奶公凌普（凌璞）为内务府总管大臣。〖25〗据胤禩查审，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四十七年（1708）九月间，胤礽通过凌普，自曹寅、李煦家人处取银八万五千余

两，其中二万两交广储司收存。〖26〗帝旋命胤禛查抄凌普家产，胤禛回奏，帝以凌普贪婪巨富，所查未尽大怒，称胤禛为博取好名，“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翌年底据两江总督噶礼奏报，由内务府控制之两淮盐运使有巨额亏空，仅李斯佺即亏空达三百万两之巨。“其中曹寅、李煦侵用者多”。噶礼称：“奴才思之，曹寅、李煦出差之年得银六十七万两，又从织造衙门盐差内每年获银十三万两，共计得银八十万两，李斯佺每年已得银十八万余两。曹寅、李煦、李斯佺仰沾皇恩，每年得银许多。复据定例，盐引每张止行盐三百六十斤。而今官员、商家等合谋夹带私盐，每引余五百斤，其中又得利，且自前年始派取各商家银四十万两，去岁今年每年又派取银二十万余两，名则补库，实仍亏欠。此皆曹寅、李煦、李斯佺及为首商家程卫高等肆意侵用国帑，终不能补完，且缓一年，复致多亏欠数十万两，似于钱粮无益。又运使库为李斯佺所管，亏欠国帑三百万两。钱粮关系重大，故奴才不敢不据实具奏。”〖27〗康熙帝朱批明言此巨额亏空之因：“尔这奏的是。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朕知之甚悉，曹寅、李煦亦没办法，现曹寅尚未到京城，俟到来后，其运使库银亏欠与否之处，朕问毕再颁旨于尔。”〖28〗又称“胤礽所用，一切远过于朕，伊犹以为不足，恣取国帑”〖29〗，可谓不爽。

二十五日(11月7日)

27 “张明德案”发。先是，康熙帝拘禁胤礽时，胤禔乘机奏言：“胤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

曾相胤禩后必大贵。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帝恐胤禔走险，即命胤禩将张明德拿交刑部尚书巢可托、左都御史穆和伦审问。至是，召诸皇子至，追述胤禔前言，云：朕思胤禔为人凶顽愚昧，不知义理，倘果同胤禩聚集党羽，杀害胤礽，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及于朕躬有碍否耶？似此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也。随即，就张明德事谕巢可托、穆和伦等：闻彼曾为胤禩看相，又散帖招聚人众，其情节朕知之甚明。此案甚大，干连多人，尔等慎毋滋蔓，但坐张明德一人审结可也。又命大学士温达、侍郎穆丹一同会审。时胤礽被废，诸皇子各结党羽，争位固势，其家下人等也相互煽惑，政局益危，越二日，再召诸皇子，嘱以各约束属下人，谕曰：尔等护卫官员，乳母之夫，并随从人等，多系下贱无知之人，必有各为其主，在外肆行者。如胤禔之太监三四人、护卫一二人妄探消息，恃强无忌，朕悉知其姓名，况胤禔之人，见杀于人及因罪充发者，亦复不少，宜自知分量，速行更改。且皇太子之人，有干犯国宪者，尚不宽宥，尔等之人又何论焉。前召尔等面谕时，胤禔奏伊弟兄等，嗣后同心合意，在皇父膝下安然度日，似此亦非善言，假使尔等内有不肖人行非礼事，亦可众人一心助之而行乎？胤禔既将人毁谤欲致之死地，今又为和好之言，谁其信之？且胤禔于朕之侍卫执事人等擅自责打者不少，今被打之人尚在也。其看守胤礽时，将胤礽处所有匠人，尽行收去，又加以苦刑，以致匠人逃遁，且有自缢者，如此行事，何以服众？

越数日，大学士温达等遵旨审讯相命人张明德。据张

供称：彼由顺承郡王长史阿禄荐于顺承郡王及公赖士、普奇，又由顺承郡王荐与直郡王，在直郡王胤禔处，“我信口妄言皇太子暴戾，若遇我当刺杀之。又捏造大言云：我有异能者十六人，当招致两人见王。耸动王听，希图多得银两。又由普奇公荐于八贝勒(胤禩)，看相时我曾言丰神清逸，仁谊敦厚，福寿绵长，诚贵相也。以上俱是实情”。

翌月初，帝就张明德谋刺胤礽案谕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曰：张明德于皇太子未废之前，谋欲行刺，势将渐及朕躬，据彼言有飞贼十六人，已招致两人在此，彼言好汉俱经皇上收录，若于其中不得一二人，断不能成事。又言：得新满洲一半，方可行事。如此摇惑人心，幸朕之左右持心坚正，故不为所摇惑耳。此等情节，直郡王早已详悉密奏。布穆巴、赖士、普奇等，乃乱之首也。胤禩知而不奏，为臣子者当如是耶？张明德为胤禩看相，设无他言，胤禩何以转语九阿哥、十四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又何所见而奏闻于朕？胤禩现在锁拿，著将布穆巴、赖士、普奇、阿禄一并锁拿，尔等会同议政大臣即严加质讯具奏，张明德所犯情罪极大，不止于斩，当凌迟处死。诸臣会审，顺承郡王布穆巴供：张明德往普奇家，回至我府，言普奇谓皇太子甚恶，与彼谋刺之，约我入其伙。我不从，故以语直郡王。直郡王云：“幸勿先发此事，我当陈奏，可觅此人，送至我府。”因送张明德往直郡王府。阿禄口供与布穆巴无异。普奇供：“我无狂疾，何敢寻死而向彼妄言，此皆毫无影响之语。”赖士供：“我于顺承郡王府中见张明德，因唤至我家中看相，普奇嘱使送往伊处，故送往是

实，此外我皆不知。”胤禟、胤禩供：“八阿哥曾语我等：‘有看相人张姓者云，皇太子行事凶恶已极，彼有好汉，可谋行刺。我谓之曰，此事甚大，尔何等人，乃辄敢出口，尔有狂疾耶？尔设此心，断乎不可。因逐之去。’”胤禩供：“我以此语告诸阿哥是实。”问张明德口供无异。

诸臣取供词具奏，帝以胤禩闻张明德如许狂言竟不奏闻，命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布穆巴、阿禄将所闻情节告直郡王，使之奏闻，俱无罪，著释放。普奇知情不首，革去公爵，降为闲散宗室。赖士但令看相，并无他故，著释放。张明德情罪极为可恶，著凌迟处死，行刑时令事内千连诸人往视之。

【考异】张明德谋刺胤礽事，康熙帝言谋刺时间不一。一言拘禁胤礽时，胤禔向其建言：“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一言“张明德于皇太子未废之前，谋欲行刺”（《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据审讯胤禔等口供，谋刺事当在胤礽被废太子前。帝所得讯息当出自托和齐之密奏。据此密奏，其事如下：因皇、储矛盾已为“国人”所知，且太子贪淫、暴虐及挥霍国帑等种种不法之事已暴露，帝已有废之之谋。太子铤而走险，危及帝躬。此时，胤禔搜罗武艺高强者谋划除掉胤礽。现在仍无法断定此谋划是胤禔出于保护其父皇不受伤害，还是要夺嫡以代之。但事实却是确凿不疑的。此事之倡行者，包括公赖士、顺王、王府长史阿鲁为首。这几个人向胤禔倡议，“方起行刺之恶念”。张明德又蛊惑人心，称其有朋友五人，武艺非凡，能抵杀数百人，“可翻越如城之高墙，可进入四五十人群行

刺”。胤禔等人很相信张明德，令张务于年前十月初旬到京。张遂前往邀约，并遣至京师。但皇太子于九月被废。张明德到京后，前往胤禔处告称：我诸友相约，十月十五到来。“以事已告成，虽到来，现无用处。”托合齐密奏之材料表明：胤禔谋刺太子事在前，废太子在后。这也是胤禔于废太子后被严加监禁并被康熙淘汰出皇储的第一个人的重要原因。（《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4 页）托和齐密奏无日期，据内容推断，当早于废太子前后。要之，胤禔收罗张明德等谋刺皇太子，并促使胤礽加紧谋夺帝位，康熙帝所谓“渐及朕躬”、“势不得已”，症结即是胤禔谋刺案。观囚禁太子后，康熙随即囚禁胤禔，其后又严密防守，若干年之后仍不令放出，言放出则“不利于朕”，也是因为胤禔率先铤而走险，使康熙只有废掉太子，才能保全胤礽之安全，也才能使康熙本人驾驭全局，变被动为主动。否则，萧墙惨祸将发矣。

二十九日（11 月 11 日）

28 康熙帝锁禁皇八子胤禩。胤礽被废，储位虚悬，皇八子胤禩谋之。其署内务府总管后，会奉旨查抄凌普家产不力，帝谕责之曰：凌普贪婪巨富，众皆知之，所查未尽，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此权岂肯假诸人乎？即召众皇子至乾清宫，谕曰：当废胤礽时，前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废皇太子后，胤禔曾奏称胤禩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大宝岂人可妄行窥伺者耶？

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礽，今其事皆已败露。著将胤禩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时皇九子胤禟对皇十四子胤禵曰：尔我此时不言何待？胤禵遂奏言：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康熙帝斥之曰："你们两个要指望他做了皇太子，日后登极，封你们两个亲王么？你们的意思说你们有义气，朕看都是梁山泊义气。"胤禵发誓，言语冲撞，帝大怒，拔出所佩刀曰："你要死如今就死"，欲诛胤禵。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众皇子叩首恳求，遂收小刀，将板子打下，皇九子胤禟跪上抱住，被打两嘴巴。康熙帝又命诸皇子将胤禵责打二十板，将胤禟、胤禵逐出。〖30〗旋将胤禩释放。

十月初一日，帝又召诸皇子、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学士、侍卫等谕曰：八阿哥胤禩向来奸诈，尔等如以八阿哥系朕之子，徇情出脱，罪坐旁人，朕断不允。皇天在上，朕凡事俱从公料理，岂以朕子而偏爱乎？胤禩先听信其乳母之夫雅齐布之言，擅责御史雍泰，奏朕云：乃为修大高殿事责之。朕云：雍泰系言官，如果有罪，即朕亦必熟思再三，始行治罪，尔岂可擅责御史？皇太子奏云：八阿哥责雍泰，皆其乳母之夫谮毁所致。自此胤禩与皇太子遂成仇隙。后又因胤礽发伊乳母之夫，愈加怨恨。如索额图、长泰等子侄及迎合索额图之人，今虽锁拿，朕心犹有酌量，不即行杀戮，而胤禩将人辄行责处可乎？观伊等以强凌弱，将来兄弟内或互相争斗，未可定也。胤礽自幼朕亲为教养，责其向善，迨其年长，亲近匪类，熏染恶习，每日惟听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乱至极。胤禩乘间处处沽

名，欺诳众人，希冀为皇太子。朕惟据理毅然独行，以定国家大名、正君臣大义耳。又言：胤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者有故，伊乳母之夫雅齐布之叔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出关差，因雍泰少与银两，雅齐布诉之胤禩，胤禩借端将雍泰痛责，朕闻知将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伊因此怨朕，处处诳人，以窃名誉。邀结苏努为党羽，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其祖阿尔哈图士门贝勒褚英在太祖皇帝时，曾得大罪置之于法，伊欲为其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再胤禩素受制于妻，其妻系安郡王岳乐之女所出。安郡王因谄媚辅政大臣，遂得亲王，其妃系索额图之妹，世祖皇帝时记名之女子，其子马尔浑、景熙、吴尔吉等俱系胤禩妻之母舅，并不教训胤禩之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胤禩迄今尚未生子，此皆众阿哥所知者。众阿哥当思朕为君父，朕如何降旨，尔等即如何遵行，始是为臣子之正理。尔等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

29潘耒卒。

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晚号止止居士。江南吴江（今属江苏）人。自幼善记，有“圣童”之称。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检讨，与修《明史》，提出“要义”八点，洪武以下五朝史稿，皆其所订定。充日讲起居注官。后遭忌罢官而专致于学。曾师从顾炎武。学问淹博，工诗文，经史之学根底深厚。著有《类音》、《遂初堂文集》等，并为顾炎武刊刻《日知录》。〖31〗

十月初二日（11月13日）

30 康熙帝以亲笔谕旨示诸皇子、大臣等，谕以宗庙社稷为重。云：昨日诸大臣侍卫等奏请调养朕躬，朕念君臣一体，有怀宜即尽言，故特举朕素念及不遂朕意之处，一一明谕。朕每思自古帝王，抚世承平，历年久远，未有如朕者，朕无日不向皇太子胤礽言治理天下，爱育黎庶，维系人心之事，又尝慕宋孝宗之孝养高宗，语胤礽曰：将以政事付汝，朕当择居水土佳处，时闻汝之令名，以优游养性。迨后见其所行不善，难托重器，遂绝此望。古来为君甚难，兢兢业业犹有错误，今朕年已老，愈加畏惧，尝念幸际众心胥戴万国咸宁之时，得终天年，于愿足矣。今胤礽过端业已如此。宗朝社稷天下黎元皆系朕躬，朕岂可不自爱耶？顷者告天之文极为明晰，无俟复言。即使朕躬如有不讳，朕宁敢不慎重祖宗弘业，置之磐石之安乎？迨至彼时，众自知有所倚赖也。此意极深，即朕亦不自喻，岂可遍喻众人乎？尔诸臣知朕精诚无私，深加体念，各勤职业，不妄生事，则朕易于图治，而天下庶绩亦咸理矣。

初五日（11月16日）

31 因大岚山案干连之朱三即王士元父子六人解至京城。朱三供伊实系崇祯帝第四子，九卿等以为明崇祯帝第四子已于明崇祯十七年前身故，又传唤明代老年太监俱不认识。以其“明系假冒”，将朱三即王士元凌迟处死，其子五人俱处斩。

初九日（11月20日）

32 江南总督邵穆布请安折中曰：闻京城有似此大事（指废皇太子事），不胜惶悚泣下。伏乞皇上心神宽慰，保重圣躬，以安天下臣民盼望。〖32〗李煦折中亦曰：惊闻十八阿哥薨逝，又闻意外大变，骤尔北行，恐众人骇异，俟十月差满，遂星驰进京。〖33〗

初十日(11月21日)

33 康熙帝以内阁学士阿世坦、左副都御史江繁“行止不端”，革职。旋调刑部尚书王掞为工部尚书。升河道总督张鹏翮为刑部尚书。

十五日(11月26日)

34 直郡王胤禔镇魇事发，旋革王爵、幽禁。胤禔召相面人张明德谋杀胤礽，且“为人凶顽愚昧，不知义理”，帝密谕步军统领托合齐对其严加防范。先是，帝将废太子囚禁于上驷院时，为防意外帝命皇四子胤禛与胤禔一同看守之。胤禔旋亦被锁禁。但帝惟恐其党徒“铤而走险”，“内心疑虑难止”，〖34〗令托合齐“勤打听大阿哥之消息”〖35〗。由于胤禔平素“好制造铁质器械等物”，其所属之处，铁器等物全部搜出，府中只留下一杆鸟枪，作为满族男儿之象征。但托合齐仍耽心报恩寺集市贸易时，“邪恶之人聚集较多”，奏请康熙取缔集市。朱批称：“此人昏且暴，不可轻视。这龌龊怎么得了，对朕甚易，朕自有处置。惟尔处所，著尔固之，并不时打听奏闻。”〖36〗随即皇三子胤祉奏称：“臣牧马厂蒙古喇嘛巴汉格隆自幼

习医，能为咒人之术。大阿哥知之，传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喝卜楚、马星喝卜楚时常行走。”谕命将该喇嘛及直郡王府护卫嵩楞、雅突等锁拿，交侍郎满都、侍卫拉锡查审。巴汉格隆等供：“直郡王欲咒诅废皇太子，令我等用术镇魇是实。”遂差侍卫纳拉善等掘出镇魇物件十余处，命交显亲王衍璜等严拟具奏。二十日，谕侍卫内大臣、侍卫等：大阿哥胤禔素行不端，气质暴戾，今一查问其行事，魇咒亲弟及杀人之事尽皆显露，所遣杀人之人俱已自缢。其母惠妃亦奏称其不孝，请置于法。朕固不忍杀之，但此人断不肯安静自守，必有报复之事，当派人将胤禔严加看守。“其行事比废皇太子胤礽更甚。断不可以轻纵也。”旋革去胤禔王爵，加固幽禁于其府内，凡上三旗所分佐领可尽撤回给与胤禵，将镶蓝旗所分佐领给与弘玉，其包衣佐领及浑託和人口均分，以一半给与胤禵，一半给与弘玉。

十六日(11月27日)

35 以江浙两省旱涝，免明年江南全省地丁银四百七十五万四百两，浙江全省地丁银二百五十七万七千两，其旧欠带征亦暂停止。旋免山东济宁等二十九州县本年度旱灾额赋有差。

二十三日(12月4日)

36 康熙帝病，自南苑回宫，相继召见囚禁之中胤禵、胤礽。遂命内侍传谕曰：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废皇太子现今安养咸安宫中，朕念之复可召见，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时有为胤礽条陈保奏者，帝谕领侍卫内大臣等曰：

朕前因灼见胤礽行事颠倒，似为鬼物所凭，筹度周详，始行拘禁，并非听信人言而为此也。今胤礽之疾渐已清爽，亦自知其罪，谓理当拘执，其随从之人亦以为允当。朕以父子之情，不能忍置，召见两次，询问前事，胤礽竟有全然不知者，深自愧悔，又言我幸心内略明，犹惧父皇闻知治罪，未至用刀刺人，如或不然，必有杀人之事矣。观彼虽稍清楚，其语仍略带狂疾，朕竭力调治。果蒙天祐，狂疾顿除，不违朕命，不报旧仇，尽去其奢费虐众种种悖谬之事，改而为善，朕自另有裁夺。如狂疾不痊，仍蹈前恶，天亦不容也。朕为君父，凡事皆朕真知灼见，当斩者斩之，当罪者罪之，并未尝听信人言而为此也，且一切暗中构煽悖乱行事，俱系索额图父子。顷废皇太子亦奏言，其向时悖乱皆自伊等为之。此等情节，小人不知，妄意朕召见废皇太子似非无故，欲致殷勤于废皇太子而条陈保奏者，甚非也。凡事皆在朕裁夺，其附废皇太子之人不必喜，其不附废皇太子之人不必忧，朕自有定见。十月十七日，查出魇魅废皇太子之物，服侍废皇太子之人奏称：废皇太子忽似疯颠，备作异状，几至自尽，诸宦侍抱持环守，过此片刻，遂复明白。废皇太子亦自惊异，问诸宦侍我顷者作何举动。朕从前将其诸恶皆信为实，以今观之，实被魇魅而然，无疑也。又有左副都御史劳之辨上疏保奏废皇太子，帝以劳之辨将下旨已行之事作为己功，行事甚为奸诡，著革职，交刑部责四十板，逐回原籍。

十一月十四日(12 月 25 日)

37 康熙帝谕大臣公推皇太子，旋释废太子于禁所。

帝既废太子，言谋储位者诛，随即又言立皇太子之事，已有成算，“到彼时，尔等只遵朕旨而行”。是日，又有“众议谁属，朕即从之”之旨。帝召满汉文武大臣于畅春园，谕先到之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曰：朕躬近来虽照常安适，但渐觉虚弱，人生难料，付托无人，倘有不虞，朕此基业非朕所建立，关系甚大。因踌躇无代朕听理之人，遂至心气不宁，精神恍惚。国家鸿业，皆祖宗所贻，前者朕亦曾言，务令安于磐石。皇太子所关甚大，尔等皆朕所信任，荐擢大臣，行阵之间，尔等尚能效命。今欲为朕效命，此其事也。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虽蒙古人，其心诚实。朕深知之。新满洲姜征额侍朕左右殆三十余年，其人亦极诚实。今令伊等与满汉大臣等会同详议，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大阿哥所行甚谬，虐戾不堪，此外于诸阿哥中，众议谁属，朕即从之。若议时互相瞻顾，别有探听，俱属不可。尔等会同大学士、部院大臣详议具奏。著汉大臣尽所欲言。又谕曰：“议此事勿令马齐预之。”时群臣分班列坐，皆曰：此事关系甚大，非人臣所当言，我等如何可以推举。阿灵阿等曰：顷者面奉谕旨，务令举出，毋得渎奏。寻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私相计议，各人于手心写一“八”字，与诸大臣暗通消息，因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

帝时已欲复胤礽太子之位，故对诸臣议立之结果颇为不悦，又责李光地不能承旨倡于众前。梁九功、李玉随即传谕曰：“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其再思之。”诸大臣不敢议，称皇上如何指授，臣等无不一

意遵行。梁九功、李玉再度传谕，令群臣不必疑惧，且以此事甚大，非两内侍口传所能定，令与议者各出所见，各书一纸，尾署姓名。奏呈览决。又传谕大学士李光地曰："前召尔入内，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李光地奏曰：前日皇上问臣，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臣曾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曾以此告诸臣。因当日已暮，命群臣回去熟思，明日早来，面有谕旨。

十六日，帝又召胤礽及诸皇子、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等，谕曰："朕初次中路出师，留皇太子办理朝事，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及朕出师宁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衰，置数人于法，因而外人窃议皇太子不孝及所行不善者，遂自此始。其后皇太子不知改悔，有类狂易，朕特命拘系之，初未尝谋之于人。今观废皇太子虽曾有暴怒捶挞伤人事，并未致人于死，亦未干预国政，若人果被杀，岂有无姓名见证！凡此等事，皆由胤禔魔魅所致。胤禔所播扬诸事，其中多属虚诬。皇太子既执之后，在途中行时，若非朕委任亲信侍卫加意防护，废皇太子必为胤禔害矣，到京后令废皇太子居咸安宫，朕亦熟筹及此，凡彼处宦侍俱责令小心守护。今朕体违和，每念皇太子被废之事，甚为痛惜，因奏之皇太后，奉皇太后懿旨云：'余意亦惜之'，朕闻之心始稍慰。"于是，当众释放胤礽，胤礽跪曰："若念人之仇，不改诸恶，天亦不容。"帝谓之曰："朕今释汝，汝当念朕恩。人言汝恶者，勿与为仇。凡规汝过之人，即汝恩人。顺汝行事之，即陷汝之人。祖宗基业可惜，古放太甲，卒成令主，有过何妨，改之即是。朕惟冀汝洗心易行，观性

理诸书以崇进德业，若仍不悛改，复蹈前愆，是终甘暴弃而自趋死路矣。朕涕泣宣谕，其敬慎奉行。”

又谕诸臣曰：“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二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养于皇太后宫中，心性甚善，为人淳厚。七阿哥心好，举止蔼然可亲。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胤礽若亲近伊等，使之左右辅导，则诸事皆有箴规矣。”

皇四子胤禛旋即以“喜怒不定”四字关系其生平，恳将谕旨内此四字免予记载，帝允之。十七日，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及文武诸臣具疏上奏，请复皇太子，事留中。二十八日，封皇八子胤禩为贝勒。

十二月十七日（1709 年 1 月 27 日）

38 湖广总督郭世隆疏奏防守苗民三款：一、沿边安设塘汛已经周密，惟盛华哨至镇溪所一带难子瞭望，设兵八百名分四营驻扎，每日派官巡游。一、旧日苗民与内地之民互相往还，每滋事端，今后以塘汛为界，苗民除纳粮贸易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内，汉民亦不得出塘汛之外，违者治罪。一、民人与苗民结亲，相互勾通为恶，应行严禁，已结者断离，违者治罪。从之。〖37〗

3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一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田地等六百二十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一顷三十二

亩，征银二千七百八十万四千五百五十三两，米豆麦等六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二石，草二百九十五万一千六百八十七束，茶十六万二千四百十五引，行盐四百二十二万九千五百九十七引，征课钱二百九十五万七百二十八两，铸钱二亿六千八百四十二万二千六百，户部存银四千七百十八万四千七百八十八两〖38〗。

40 康熙帝谕西方传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郭，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抚、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四月十六日，费隐（日耳曼国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法兰西国人），奉派往蒙古等处绘图。十月二十九日，费隐、雷孝思、杜德美，奉派往直隶绘图。〖39〗

41 张英卒。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又号梦敦。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十六年（1677）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寻直南书房，赐第西安门内。二十八年（1689）擢工部尚书，翌年（1690）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旋调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先后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三十八年（1699），晋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寻致仕。著有《恒产琐言》、《笃素堂文集》。卒，谥“文端”。

〖1〗《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20—827页。

〖2〗《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35页。

〖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38页。

〖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39—840页。

〖5〗《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42—843页。

〖6〗《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51—855页。

〖7〗《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83页。

〖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84页。

〖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58—861页。

〖1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67页。

〖11〗《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94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73页。

〖1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964—975页。

〖14〗参见：《清史列传》卷八《明珠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六卷《明珠》。

〖1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78页。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81页。

〖17〗《赵恭毅公剩稿》卷一。

〖1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59—60页。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0页。

〖2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96页。

〖21〗参见：《蓬山密记》；《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97页。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2页。

〖2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文献丛编》三辑。

〖2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3 页。

〖25〗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一四等载，凌普任总管为四十四年（1705）二月，但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43 页等载，当在此前任总管。

〖26〗《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60—61 页。

〖2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56 页。

〖2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57 页。

〖29〗《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3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文献丛编》三辑。

〖31〗参见：《清代学者像传》一集一册；《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潘耒》。

〖3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5 页。

〖3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197 页。

〖3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3 页。

〖3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4 页。

〖3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4 页。

〖37〗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38〗《陶庐杂录》卷一。

〖39〗《正教奉褒》。

清通鉴　卷六六

康熙四十八年　己丑　公元1709年

正月十七日（2月26日）

1 川陕总督齐世武等上盼帝康复折。朱批称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始渐好，今年正月初一日即令照常行礼。今已大安。目下披甲骑马而行。〔1〕

二十一日(3月2日)

2 康熙帝究查去年举荐胤禩为皇太子事，大学士马齐等被锁拿。帝以胤禩乃获罪之人，身撄缧绁，且其母家微贱，又与胤禔结党潜谋，何以独保其为太子？反复诘问后，认为“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胤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又谕曰：此事明系马齐暗中喻众。马齐向来谬乱，如此大事，尚怀私意，伊等谋立胤禩，岂非欲结恩于胤禩，为日后恣肆专行之计耶？马齐曰：臣实庸劣无知，但素无朋比怀私之事。其日，张

玉书问臣何故召集诸臣，臣答云：命于诸阿哥内举可为皇太子者。张玉书又问所举为谁，臣答云：尚未定闻，众人中有欲举八阿哥者。张玉书系臣等同僚办事之人，彼既有问，臣不得不答，并未尝使之保奏胤禩。帝又谕诸佟国维："前因有人为皇太子条奏，朕降朱笔谕旨示诸大臣时，尔曾奏称'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皇上易于措处，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于措处，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尔系解任之人，此事与尔无涉，今乃身先众人，如此启奏，是何心哉？"

次日，帝又谕满汉诸大臣曰：所以拘执皇太子者，因其获戾于朕耳，并非欲立胤禩为皇太子而拘执之也。皇太子获罪之处，虚诬者甚多。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禔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况胤禩乃缧绁罪人，其母又系贱族，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胤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胤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于朕也。且果立胤禩，则胤禔必将大肆其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朕悉睹其情形，故命亟释皇太子。朕听政四十九年，包容之处甚多，惟于兹事，忿恚殊甚。朕原因气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尚少。如谓伊等作威可畏，则好官如齐世武、张鹏翮、赵申乔，彼何以俱不能杀之耶？朕观大小诸臣无不实心爱戴朕躬，而伊等结为朋党，故欲使朕气忿，情理可恨，无如此者。朕因马齐效力年久，初心俟其年老，听彼休致以保全之。昨乃身作威势，拂袖而出，众

人见之，甚为寒心。如此不诛，将谁诛乎？著将伊族属一并拘拿，尔等传问马齐，伊之作威可畏，果何益哉？马齐奏曰：臣原无威势，但因事务重大，心中惊惧，并不知作何举动，臣罪当死。帝谕曰：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势，朕为人主，岂能容此。马齐之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朕屡加儆戒，而怙恶不悛，亦当治罪。马齐等著诸王大臣会集速审拟奏。康亲王椿泰等即遵旨审讯马齐等，议立斩。奏入，谕以任用年久，不忍加诛，著即交胤禩严行拘禁。其弟李荣保免死，革职枷责；马武革职，其族人在部院者俱革退，世袭之职亦著除去。马齐乃米斯翰之子，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往按湖广巡抚张汧贪黩案而受康熙帝赏识。翌年迁左都御史。彼习边事，二年后列议政大臣，开“都御史与议政”之始。〖2〗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马齐以户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协助皇太子留京理政。三十八年（1699）授武英殿大学士。马齐权势日隆，交结文武大臣，引起康熙帝之警惕。同年，四十五年（1706）春，令内外大臣密奏马齐等人。四月初十日，甘肃巡抚齐世武奏称：惟有大学士马齐，凡文官无不与之往来；副都统马武（马齐弟），凡外地武官无不与之往来。圣明同日月，即系微员，皆由皇上遴授，彼等亦没奈何。但官员对彼兄弟合意之人，凡遇事互相照顾，若系不合意者，借故威胁，造谣传扬。因此，文武各官，无不畏惧其兄弟者。奴才所闻如此，伏乞圣主睿察。〖3〗康熙帝称：“尔所奏事情，朕从别处亦打听到了。彼等虽暗中勾结，

但弗能倒置是非”。嘱齐世武：“此等事宜甚密之。”〖4〗胤礽被废后，马齐“已与皇太子反目”，“奢望转向大阿哥”。〖5〗胤禔被革爵，又转而支持胤禩。

谕旨又责佟国维结党，云：“今舅舅既有祈望朕躬易于措处之言，嗣后舅舅及大臣等惟笃念朕躬，不于诸王、阿哥中结为党羽，谓皆系吾君之子，一体看视，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即俾朕躬易于措处之要务也。”佟国维乃帝生母孝康皇后之幼弟，其长女佟佳氏于康熙二十年（1681）被晋为皇贵妃，摄六宫事（二十八年七月册封皇后一天后卒）；其幼女佟佳氏于三十九年（1700）封为贵妃（时皇后、皇贵妃皆空位）。在此前后，其长孙顺安颜娶胤禛胞妹九公主，成为额驸。集国舅、国丈与皇帝亲家于一身的佟国维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领侍卫内大臣，旋列为议政大臣，“入赞谋猷，出总禁旅”。〖6〗谕旨中尊称为“舅舅佟国维”，祭天地以及“享太庙”等重大礼仪也委其主持。二十八年（1689）封为一等公，“世袭罔替”，次年因征噶尔丹，与福全等未乘胜剿灭，罢议政大臣。但特殊的身份使佟国维在朝中仍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当胤礽被废后，他力荐胤禩当立为皇太子，并犯颜直谏，反对帝犹豫不决，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并有代康熙了断胤礽之意。此言一出，颇受朝中大臣支持，其亲侄鄂伦岱与阿灵阿、苏努等相为呼应，共推皇八子为太子。

至二月二十八日，帝谕责佟国维曰：尔曾奏皇上凡事断无错误之处，此事关系重大，日后易于措处则已，倘日后难于措处，似属未便等语。观尔所言，必是舍命陈奏，尔乃国舅，且为大臣，荣贵极矣，年已老迈，子孙甚多，

若欲舍命，见朕之病势渐增，即当亲身入内。乃漠不相关，置身两可，意谓皇上若获痊，我仍沾禄食，苟且度日，倘有不测，则皇太子将何所往，必合我言矣。此非尔之本意乎？今譬有人因染疯狂持刀砍人，安可不行拘执。若已痊愈，又安可不行释放，而必欲杀之乎？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殊不知舅舅之肆出大言、激烈陈奏者，系何心也。诸大臣之情状，朕已知之，不过碌碌素餐，全无知识，一闻舅舅所奏之言，众皆恐惧，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且苏努、鄂飞、普奇之祖，俱曾正法，故伊等邀结党羽，悚动人心，不可谓之无意也。皇太子立已三十余年，并无他故，朕为人君临御既久，安享太平，并无难处之事。臣庶托赖朕躬，亦各安逸得所，今因有舅舅所奏之言，及群下小人，就中肆行捏造言词，所以大臣侍卫官员等，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者。此事关系甚重。今众人之心既如此忧虑不安，朕躬及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父子六人亦必至于志意不舒，弗获安适也。诸小阿哥又无足论矣，心中宽畅者惟大阿哥、八阿哥耳。鄂伦岱、隆科多、顺安颜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尔等又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将置朕躬及皇太子、诸阿哥于何地耶？乱臣贼子自古有之，今观众人情状，果中舅舅所奏日后难于措处之言矣。尔为舅舅，闻外边匪类妄言，理应禁止，尔乃倡造大言，惊骇众心，有是理乎？尔既舍命陈奏，必有确见之处，其何以令朕躬及皇太子诸阿哥志意安舒，不至殷忧之处，亦可明白陈奏。尔乃朕之舅舅，特降此旨，非欲诛尔也。因众皆忧虑，须事明后，众心乃可定耳。舅舅当体念朕心勉力为之，若怀藏私意，别有作为，天必诛

之。佟国维回奏谢罪请赐死。谕称今特为安抚群下，非欲有所诛戮也。以额驸顺安颜附和大阿哥胤禔，又“党附皇八子胤禩”，〖7〗革去额驸，交与佟国维，令其在家居住。

因普奇、楚宗皆于张明德案中有牵连，且“断非安静之人”，谕命拿交宗人府拘禁。

此外，护军统领赵赖因于保举皇太子时推病不到，被革职，交该管王令入辛者库当下贱差使。

二十三日(3月4日)

3 王鸿绪等汉官原品休致。康熙帝以上年议立皇太子时汉官曲从满官，谕责汉大臣唯唯诺诺，临大事时竟归无用曰：九卿会议时，但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其汉大臣，则必有涉于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于彼之事，即默然无一语。方伊等居下位时，亦似可取，及授大职，即仅图自保以全其身。尤可异者，汉官议事，前人画题，后人亦依样画题，不计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论。又有至画题已毕，始问为何事者，如此宁不有愧于举国之清议耶？马齐、王鸿绪、李振裕向在部院声名俱劣，朕早欲罢之，因念若等效力年久，是以迟至今日，且张鹏翮乃一清官，朕南巡时，马齐当众前詈之曰杀材，因不馈伊银币，遂尔辱詈。谁不畏死，敢不馈之银币乎？生人杀人，乃朕之权，彼焉得操之，此后尔等皆当省改，凡人既读书知义理，即当以其所学见之于事，非仅作文已也。命王鸿绪、李振裕、蔡升元、杨瑄俱原品休致。

4 浙江定海总兵官吴郡陛辞。帝谕之曰：舟山在海中，所以防海寇者，不可不慎也。尔系福建人，殆必知之，近

闻广东武官，使兵丁貌为商人，出洋缉盗，误以商船为贼船，妄与交战者有之。此等缉盗之法，殊未善也。如将地方官已经给照之商船捏称贼船，朕断不许也。

二十七日（3月8日）

5 始派大臣驻藏办事。先是，西藏拉藏汗立波克塔呼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诸蒙古台吉未辨虚实，彼此争奏。谕遣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使者入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拉藏汗及班禅胡土克图均言波克塔呼必尔汗是真达赖喇嘛，现已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奏入，议政大臣等议：因其年尚幼，待数年后再给封号。又青海诸台吉与拉藏汗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汗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办理。帝依议，谕遣侍郎赫寿前往，协同办事。

二月初八日（3月18日）

6 康熙帝巡视京畿，胤礽等皇子八人随行，二十五日返回。

三月初九日（4月18日）

7 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分封诸皇子。帝既废太子，颇悔之，欲复立，佟国维等谏之，不纳。是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祭文称胤礽前忽患暴戾狂易之疾，故予退废。“当有此大事之时，性生奸恶之徒因而各庇邪党，借端构衅，臣觉其日后必成乱阶，随不时究察，穷极始末，后乃确得病源，亟为除治，幸赖皇天眷祐，平复如初。”次日，以大学士温达、李光地等为正使，持节授皇子胤礽册宝，复立为皇太子。初，太子既废，帝以己“病重之际，

乱党贼子等乘机各谋自利及将来，想方设法，欲雪私仇之举甚多”，并认为“御体违和之际，人言其乱，此言皆出自正蓝旗地方”，命托合齐“留心”密访。托合齐奏称举国上下“求老主子万寿无疆，全然未闻逆言”，“非但逆言，亦无一恶字”，所谓“逆言”，“皆凶暴之人肆意捏造之语”。“除诸阿哥外，我等下五旗在宫内行走之王、贝勒等人，蒙皇上宠以宗室，允准在宫内行走以冀成长、学习之殊念。惟伊等之侍卫、朋友，以其主在宫内行走，获得一切真实消息，或有无知之徒，多向此辈讨信。因此，难保无一二逆言”。康熙朱批曰：闻近来各自鄙结党羽，相扶相害之事，朕尚未得实。命托合齐再细加侦访。至是，太子复立，以朱笔谕旨示众大臣，云：“朕观五旗诸王，并无一人念及朕躬，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惟各饱暖是图。外面匪类有将朕诸子肆行讪议者，朕诸子并不与之较，以此观之，朕之诸子可谓厚重矣。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朕诸子座次，何故令在伊等之下？”因谕宗人府：从前朕之诸子，所以不封王爵者，良恐幼年贵显，或至骄侈恣意而行。今见承袭诸王、贝勒、贝子等日耽宴乐，不事文学，不善骑射，一切不及朕之诸子。又招致种种匪类，于朕诸子间肆行谗谮，机谋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朕天性不嗜刑威，不加穷究，即此辈之幸矣！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胤祉、胤禛、胤祺俱著封为亲王，胤祐、胤祄俱著封为郡王，胤禟、胤禩、胤禵俱著封为贝子，尔衙门即传谕旨，察例具奏。十一日，以复立胤礽为皇太子诏告全国，诏内“恩款”十六条。太子复立，皇八子党大失所望，阿灵阿有不愿存活之语，与皇九子胤禟相互叹息

而已。〖8〗

时朝鲜使者自北京致书其国王，言中国朝廷“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处事已极颠”。又云：“且太子性本残酷，百姓共传，道之曰不忠不孝，阴烝诸妹。若其诸子之暴虐乃甚于太子云。”〖9〗

十三日（4月22日）

8 原浙江布政使黄明以贪赃八万两，处绞监候。

二十日（4月29日）

9 康熙帝策试天下贡士戴名世等于太和殿前，制曰：从来人臣之于国家谊均休戚，所谓腹心股肱联为一体者也。倘或营己怀私，背公植党，则臣职谓何？夫不欺之谓忠，无伪之谓诚。古名臣忠与诚合，然后能守正不阿，独立不倚，今欲戒欺去伪，以共勉于一德一心之谊，岂无其道欤？

二十四日，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己丑科三鼎甲：状元赵熊诏，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榜眼戴名世，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探花缪沅，江南泰州（今江苏泰州）人。至是，赐一甲赵熊诏、戴名世、缪沅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阿克敦、李绂、方式济、孔毓圻、蔡世远、孔毓玠、钱倬等二百八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吏部侍郎张廷枢。

四月初三日（5月12日）

10 浙江巡抚黄秉中折奏：据处州知府刘起龙三月初四日详报：松阳、云和二县接壤之石仓源桑岭根地方，有匪类一伙，搬抢寺僧谷石，牵牛宰猪，横行不法，以致村民纷纷逃避。现已获三十二人，据称此伙人原系别省流民，向居山谷，以洗砂煎铁为业，近因连年歉收，米价日贵，迫于饥寒，以致煽诱乡愚，相聚为非，抢掠米谷。首领姓名彭子英，在遂昌县之大柘地方拒捕，已被处协张千总箭射右腹，未知死活，余俱解散奔逃。〖10〗寻提督王世臣奏报：已将彭子英等捕获，地方安定如常。〖11〗

十五日（5月24日）

11 康熙帝谕命加固看守胤禔。以胤禔镇魇胤礽事，谕王、公及满洲大臣曰：大阿哥行止甚属暴戾无耻，并不念及父母兄弟，杀人害人毫无顾忌，任意妄为。朕在宫中，伊何能为？倘朕躬在外，伊或挟一不堪太监指称皇太后懿旨或朕密旨，肆行杀人，猖狂妄动，诸阿哥皆兄弟也，称有旨意，谁敢拦阻，关系甚大。观伊之党羽俱系贼心恶棍，平日斗鸡学习拳勇，不顾罪戾，惟务诱取银钱。稍知礼义之人断不为此，即今三旗大臣侍卫为大阿哥所愚者，不过一二人，其五旗蠢然无知诸王幼子被愚者甚多，大阿哥若出而妄动，则此蠢然无知之辈又将附和之矣。且相面人张明德所相之人，现今俱欲死不得，求生无路，成何景况。与伊所相之语，合耶否耶？朕亦有用喇嘛和尚道士之处，并不令伊等占验，所以不为所欺，现今镇魇之事发觉者如此，或和尚道士等更有镇魇之处，亦未可定，日后发觉始

知之耳。此等情节，尔等但闻其大概，将此供招阅过，方知朕震怒愤懑为合理也。朕意今欲将大阿哥安置一处，令其安静不致生事方好，倘方一事出，朕在塞外须两三日后始闻知，必致迟误，此所发御书，著诸王大臣一一详阅定议具奏。倘托病不行看阅，断乎不可。经议，由八旗派出参领八员、护军校八员、护军八十名，于胤禔家中轮流看守。寻派八旗章京十七人看守胤禔。又派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等，每日二人值班。又传旨看守章京等："严加看守，不得稍违，设有罅隙，朕必知之，彼时将尔等俱行族诛，断不姑宥。"

二十日（5月29日）

12 显亲王衍璜等遵旨议咒魇皇太子之喇嘛巴汉格隆等皆凌迟处死。有旨命将奏本暂存。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皇太子再次被废，遂结案：喇嘛巴汉格隆等三人已死于囚中，将喇嘛明住噶卜楚永远拘禁，皇长子扈卫色楞、雅图、拜雅尔图遣发白都纳，太监杨得志交内务府。

二十六日（6月4日）

13 康熙帝往塞外避暑，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等随行，九月二十三日回京。

14 《平定朔漠方略》告成，刊刻颁行全国。

二十八日（6月6日）

15 杭州织造孙文成奏请于浙江海域设台驻兵。云：康熙四十三年（1704），原任总督金世荣等疏云：于外洋海中之官山、长沙岙、黄门、小可岙、朱山、金水门、淡

水门、岛斗岙、姚兴浦等九山设九台，由温州、黄岩、定海等三总兵各辖三台，每台派游击或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两员，兵三百六十名，拨给水艇船二只、力舟曾船二只，双篷艇船二只、八桨船酌情拨给五六只，轮值巡洋，每班驻二月后更换，立春即率兵赴外洋各汛地驻守，立秋撤回守兵。今据商人告称：昔年尚好，近几年所设台无兵驻守，故于长沙岙、北麂山、披山、大鹿山等地，渔船泊栖。捕鱼期过后，伊等到处抢劫。玉环山、南田山、龙远山、乌岩山、大衢山、小衢山等山谷人，各地流民到上述山谷伐木建舍，种稻熬盐，所得米、盐、木等卖给贼匪。石唐山内有天妃庙，南玉山内有妈祖庙及南非山等三山乃盗匪栖息之所。取海内安台设兵人所记图册核对，皆与商人所言同。〖12〗两广总督赵弘灿亦疏报：南澳镇标守备潘成龙等出海巡哨，遇海贼，潘成龙被杀，船只器械被夺。总兵官林皋平日训练不严，临事不据实速报，应革职。从之。寻江南提督张云翼疏报：拿获往来江浙海上及大江南北之“积盗”赵五等十七名，“贼船”五艘。康熙帝谕命会同督抚严审，穷究余党。

五月

16 康熙帝谕遣西洋传教士中善于天文地理者，赴盛京、凤凰城、宁古塔、长白山等处历览地形，绘制地图。〖13〗

六月初一日（7月7日）

17 从御史张莲条奏：午门前官员会集，体统攸关，理宜严肃，敕守门兵弁严禁闲杂人等往来；民间设立香会，

千百成群，男女混杂，或出卖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引诱愚民，著严行禁止；贸易货物设立牙行，例给官帖，使平准物价。其地方棍徒于瓜果蔬菜等物也私设牙行勒索商民，其私设之牙行除革。

初四日（7月10日）

18 江宁织造曹寅先曾呈称：自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起至上年（1708）止，经管龙江、淮安、临清、南新、赣关五关办铜八年已满，共交节省银三十一万二千七十两，节省脚费银八千四百七十两，本银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两。皆发交完库。内务府奏：铸钱铜斤及节省银关系重大，曹寅是有家产之人，请将龙江等五关仍交曹寅办理，自今年五月起，限期八年。朱批：曹寅并未贻误，八年完了，今若再交其接办八年，伊能办乎？至是，内务府又奏：今曹寅承办之五关铜斤，三旗商人纷纷具呈，请补曹寅之缺，并照原数纳银。经查具呈之商人，俱无保证，不可交给伊等承办。请将曹寅承办之五关铜斤，仍交各该关监督，按规定办理。帝准之，并命只将节省三万两送来，其余一万二千余两，著留给各关监督。〖14〗

二十九日（8月4日）

19 时热河行宫工程正兴，户部侍郎噶礼奏请愿捐银六万八千两。康熙帝虽称是，但以同时交银六万两，看来不好。令其陆续交银三万两，则于工地可足，其余由已留用。“这样他人无话可言。朕从未如此教诲人。巡幸山西时，驻跸尔家，从而认识，因此并无什么关系，故颁旨成

全尔。朕之此旨不可给任何人看，即毁而弃之为好。”〔15〕

七月初九日（8月14日）

20 户部议覆：浙江巡抚黄秉中等疏言：浙省宁波、绍兴二府人稠地窄，连年薄收，米价腾贵。台州、温州二府上年丰熟，米价颇贱，请给殷实商民印照，将台州、温州之米，从内洋贩运入宁波绍兴，令沿海防汛官兵验照放行，以浙省之米接济浙省之民，实有裨益，应如所请。帝从之。

初十日（8月15日）

21 筹议平抑米价之法。时江浙富豪之家因当地米贵，运湖广、江西之米囤积取利。康熙帝谕命九卿等议之。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议覆：江西、湖广产米甚多，但恐富豪奸商广收米石，囤积图利，以致贫民愈困，应檄各该督抚选委廉能官员，凡有名码头令其严行察访，如有富豪人等将市米囤积者，即令在囤积之处照时价发粜，不许囤积，违者以光棍例治罪。其有贩米私出外洋者，令沿途文武官弁严查禁止，使湖广、江西贩买之米，俱入江南、浙江地方，则米价自平，似于贫民有益。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因湖广、江西之米，商贩由江而下者多，而江浙米价不减，故命尔等会议，阅尔等所议与朕意迥殊，如照尔等所议定例，禁止囤积米石，则胥役借此稽查，徒滋需索而已，不但于百姓无益反至受害矣。尔等但言其枝叶，未当究其本源，朕意以为必于本源之地清查，自无收买囤积之弊。湖广江西之米或江浙客商，或土著人民某人于某处买米石若

干，清查甚易，应行文湖广、江西督抚，委贤能官将有名码头、大镇店买卖人名姓及米数，一并查明，每月终一次奏闻，并将奏闻之数即移知江浙督抚，湖广江西之米不往售于江浙，更将何往？此米众所共知，则买与卖不待申令，而米之至者多，即大有利于民也。命将此谕宣示在京九卿，檄行湖广、江西、江南、浙江督抚。

八月初七日(9月10日)

22 刹庵和尚石诚首告大阿哥下报恩寺和尚不守法之案内，有妄称林韬为国师，又国家大变，在京城纷纷议论，天下皆闻等严厉之词，刑部以此状事干重大，得有确证后，才可告之，若无实据，不能妄行控告等因驳回牵连人等。石诚随即又抄呈林韬家信中言辞狂妄之语，刑部以此案系和尚告和尚，并非其自身之事，故未受理。康熙帝令胤祉查问此案。

胤祉等奏：现在刹庵和尚仍未到来，臣等欲将石诚所举林韬家书内所写人名现在京城者，一并交付尚书富宁安、穆和伦，与石诚质对。朱批：依议。〖16〗

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

23 从刑部题，旗人犯罪嗣后停其分送各门收禁，即于刑部督捕监中看守。

二十七日（10月29日）

24 时工部、光禄寺每年所用银两，先奏请预为储备，赴户部支领，用完复奏。一年中光禄寺用银二十余万两，工部用银四五十万至一百万两不等，数额较大，俱因未估

之先即领银备用，难免浮支肥己之弊。康熙帝命以后工部、光禄寺每十五日一次，将所委官姓名及支给银数具折奏闻，工竣后一年内销算，逾年者即罢斥。

二十八日（10月30日）

25 详谕地方利弊。河南巡抚鹿祐陛辞，康熙帝谕以实心任事、专意民生，曰：为督抚者，不畏惧人，奉职循理，本无所难，每因部费繁多，以致不能洁己，诚使实心任事，专意民生，一切情面，俱不宜瞻顾。近来科、道纠参，皆受人指使，并无从公出于己见者。督抚亦然，明知某州县居官不善，必私计其人，曾有权要相托与否？如有嘱托，便不敢纠参，贤否混淆，不能辨别，皆此故耳。居官不仅自身清廉，当使布按以下官皆为廉吏，始能有益于民。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实系贪黩无忌者自当参处，若一概以苛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又谕曰：总兵等官，私扣月粮，未足深罪。文官虽极洁清，尚足自给；武职有何所入？倘地方有事，文臣可以坐镇，武官须有身临锋镝之苦。又与九卿等言各省弊端，云：江浙连年水旱，湖广、江西米至安庆，地方官止之不令南下。江苏等处被灾，百姓甚苦，地方官匿不奏报。安徽布政使李法祖、四川布政使何显祖皆年老龙钟，不能洁民。江浙连免两年钱粮，仍有私征。督抚于属官中，计较某人门生、某人保举、某人所托之官，分毫不爽。此等情弊，朕已熟闻之矣。

十月初六日（11月7日）

26 定八旗汉军及绿营考试武举例，并谕不可抑勒武人。帝以考试武举进士乃国家大典，所关甚大，令各直省绿营官兵之优者，于其人充伍之地，就近乡试，不必回原籍。福建、广东两省不拘举人、进士、生员、监生、兵民内，深谙水性、熟习水师营务之人，有愿附巡哨船舰出洋效力、擒斩盗贼、建立功名者，该督抚查明保奏。旋又谕曰：赵申乔为人苛刻，参劾武官甚多，武官与文官不同，即尔等文官能一无所取乎？己即不取，能禁家人一无所取乎？故抑武人，乃明代陋习，武人粗鲁，不宜抑之太甚，大凡治天下之道，当以和平为贵也。至十一月初六日，以武科考试人才渐不如前，谕命八旗汉军及绿营官兵参加考试。并定例：八旗汉军包衣、无品级笔帖式、乌林人、闲散人等可参加顺天府武生考试，取中八十名；武生、中书、六至八品笔帖式、荫生、监生、拨什库、拜唐阿等愿试者可参加顺天府武乡试，取中武举四十名；会试时取中武进士八名。各省绿营兵有愿应武乡试者，同武生一体应试，于原额内取中；千总、把总及年满千总愿应武会试者，同武举一体应试，于原额内取中；其不中者仍归原伍、原职、原任；会试时，云南取中二名，贵州、广西各取中一名。

十二日（11月13日）

27 谕各族杂处之地，以安静为要。四川巡抚年羹尧陛辞。康熙帝谕曰：四川各族杂处，性情不一，须殚心料理，抚绥得宜，使之相安。近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

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湖南因丈量田亩，反致生事扰民，尔须使百姓相安，钱粮渐次清查可也。此为四川第一要事。刑名尤宜慎重。地方官每获一小贼，辄张大声势，自以为大有劳绩，盗贼何处无有？但须严行巡缉，不可将小事看大了。武官勿令生事，但须稍留余地，使能养给其家。又谕曰：为督抚者不请托在京之人，便是好督抚。“总之，以安静为要。”

十三日（11月14日）

28 朱彝尊卒。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醧区舫。浙江秀水（今属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二十年（1681），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入直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后乞假南回，专意著述，肆力经史。工诗文，与王士禛并称“南北两大家”。尤擅词，开浙西词派之先河。著有《曝书亭集》八十卷、《经义考》三百卷、《竹垞文类》、《词综》、《诗综》、《日下旧闻考》等。

二十一日（11月22日）

29 封皇三子贝勒胤祉为和硕诚亲王，皇四子贝勒胤禛为和硕雍亲王，皇五子贝勒胤祺为和硕恒亲王，皇七子贝勒胤祐为多罗淳郡王，皇十子胤礽我为多罗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为固山贝子。

二十八日（11月29日）

30 熊赐履卒。

熊赐履（1635—1709），字青岳、敬修，号素九、恩斋。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授检讨。康熙初不避鳌拜擅政威福，上疏数万言直指朝政积弊、国计隐忧。康熙九年（1670）为经筵讲官，直言讲论。历官大学士兼刑部、礼部、吏部尚书。与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并充总裁官。典会试者五。四十五年（1706）致仕。以理学著称。著有《经义斋集》、《学统》、《学规》、《闲道录》等。其前后在朝四十余年，于康熙帝崇儒重道，笼络汉官，励精图治深有裨益。帝屡云："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17〗至是，卒于家。谕命礼部遣满汉司官各一员往视其丧，予恤银一千两，赐祭葬，谥"文端"。

赐履遗疏内有荐举其侄翰林院编修熊本"清廉谨饬可用"之语。帝令曹寅密访熊"用何医药，临终曾有甚言语，儿子如何"等情，曹寅于十月详报熊之病因、进医药之人，并言"遗本系其病中自作"〖18〗。然帝仍疑遗疏内容被改削，命地方官确查。经查明遗疏稿内并无此语，乃熊本串同家人私行添改，因将熊本革职，斩监候。

曹寅寻又密奏：经细探，熊赐履在原籍有房一所，田不足百亩，在江宁有住房二所、田一百余亩，两处房田约值银七八千两，家中上下大小约有百口。〖19〗

十一月初四日（12月4日）

31 清查各省亏空之源，命地方省库酌留帑银。初，噶礼赴两江总督任前入觐，康熙帝谕曰：江南两布政司库，

皆亏欠银百万两，至今丝毫未补。彼等去年曾想派取，以朕听闻而停派。今年因蠲免钱粮，来年追征钱粮时复欲派取之。朕巡幸南省时，并无用地方物件之处，何以用如许多银两？彼等皆配给随行人员罢。嘱其亏欠之事，不可接受，接受则毙命也。命查明具奏。

至是，噶礼除将安徽布政司库另具折上奏外，密奏曰：查得江苏布政司库初仅欠银五十万两，而于准、宜思恭扬言八十万两，况且皇上巡幸南省时，并无用地方之物，修缮时虽稍费，亦不过数万两，其余银两，于准等配给随从大臣等者亦有，入己者亦有之。即照彼等所言八十万两，计彼等比年截留官员俸禄、衙役工食，即可补足，但并未补完，且又于州县钱粮，先每两派取二分五厘，后复派取五分；又向各属地每当铺取银百两或不及百两，仍未补完。由此可知，显系彼等合分入己，且又指皇上南巡之名，复传扬欠银二十万两，仍欲于来年派取。惟现库银亏空事，容查明其数，照例题参，向宜思恭追取之。惟其所派州县二分五厘、五分及当铺等事，既已结案，奴才似应不参，但应奏明。再，于准岂皇上施恩蠲免钱粮于不顾，仍勒索州县规礼，又向大府、州、县每年取银二千五千两不等，共约得银十三四万两。宜思恭每年征收钱粮时，秤上增取者较前官多数倍。又采买药等项支付钱粮时，每两强扣二钱三钱，共银十八九万两。州、县官员因不收钱粮，不获火耗银，而于准等仍索取规礼，以致派民，动用库银，以致各地皆亏欠，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今以亏欠而参劾二十六州、县。于准于苏州妄取者共计六七十万余两，宜思恭亦于苏州妄取者共八九十万两，且此辈未出一分补库，

反以皇上南巡为名，派取入己。皇上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民人挑河建闸支拨钱粮十七八万两，于准、宜思恭又将其五万余两入己。奴才现已另折具奏。似此之辈安可留之。〖20〗帝旋谕将江苏布政使宜思恭革职，遣尚书张鹏翮、学士噶敏图前往同漕运总督桑额审查江南亏空案。江宁巡抚于准解任，调福建巡抚张伯行为江苏巡抚，以苏州知府陈鹏年署江苏布政使。

时科臣郝林亦条奏各省钱粮亏空之弊。初十日，康熙帝论亏空根源曰：从前各省钱粮除地丁正项外，杂项钱粮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变乱以后，军需浩繁，遂将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项必不可省之经费，又经数次裁减，为数甚少，此外则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虽有尾欠，部中亦必令起解。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有挪移正项之事，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现在户部库银存贮五千余万两，时当承平，无军旅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此存库银两并无别用，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而所存尚多。因思从前恐内帑不足，故将外省钱粮尽收入户部，以今观之，未为尽善。天下财赋只有此数，在内既赢，则在外必绌。凡事须预为之备，若各省库中酌留帑银，似于地方有济。倘在外各省，一旦仓促需用，反从京师解出，得无有缓不及事之虑，此亦当无事之时，从长商榷者。令大学士将此旨传谕九卿。在言及官吏挪用正项，如能赔偿足额，似乎不必深究时云：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即如州县一分火耗，亦法所不应取；寻常交际一二十金，亦法所不应受，若尽以此法一概绳人，则人皆获罪，无所措手足矣。

十三日（12月13日）

32 以漕督桑额任职十余年漕运从无迟误，特授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

十四日（12月14日）

33 定自后年起，分三年普免全国钱粮。时康熙帝以户部存银近五千万两之巨，而人口加增，土田未增，筹惠民之经久方略，谕大学士等曰：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至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可不为筹之也，朕意欲将明年（1710）应征钱粮预备各省用度，为之抵算：至后年（1711），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蠲免，如近省有支用之事，则以户部库银给发应用。户部尚书希福纳奏曰：每年全国地丁钱粮及盐课、关税、杂项钱粮，其中除照常存留各省应用及解往别省协济之外，一年共起解银一千三百万两有余，京城俸饷等项一年需用九百万两有余，每年所积不过一二百万两，如将全国钱粮全免，似乎国用不足。帝以今年免江浙钱粮八百万并未有所不足难之。希福纳答曰：蠲免命下后，臣催取各省缺解银两六百万到部始能足用。张鹏翮奏曰：皇上加惠于民，实出非常，但通免天下钱粮，其事甚大，容臣与大学士九卿核查议奏。旋议定：自后年（1711）起，视各省之大小斟酌搭配，先免欠收之省，分三年普免全国钱粮。帝又命张鹏翮查户部册籍，经查，自康熙元年（1662）起至今已免万万两。

十七日（12 月 17 日）

34 康熙帝与大学士论《明史》，帝曰：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皆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正统间事，史书所载，不能明确。其在沙漠曾生一子，今有裔孙，见在旗下。天启呼魏忠贤为老伴，凡事委之，已竟不与。杨涟、左光斗受杖，老内监犹有目击者，能具言之。陈新甲所议，本受指于崇祯，及科、道交章弹劾，崇祯反畏人言，归咎于陈新甲，实非其罪也。明季诸帝俱不甚谙经史，崇祯颇读书，流贼将至，京营官兵俱分遣至真定、居庸关诸处堵御，其守城者惟内监数万人而已。贼兵破外罗城，由西便门转攻阜成门，崇祯率内监数人微行至襄城伯家，其家方闭门演戏，不得入，回登万寿山，四顾无策，犹欲出奔，太监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于贼。崇祯乃止，以身殉国。世祖皇帝御制王承恩碑文，极赏其忠以旌表之。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用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砌地砖横竖七层。一切工作，俱派民间；今则器用朴素，工役皆现钱雇觅。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今此柴仅天坛焚燎用之。又言崇祯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

二十四日（12 月 24 日）

35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议米价上涨、人口繁息事。帝

以今京城米价甚贵，小米一石需银一两二钱，麦子一石需银一两八钱，命大学士与九卿会议如何可以平抑米价。又令查江浙今年大熟，米价仍未平之故。李光地以为人口繁息之故，奏曰：今人口甚多，即如臣故乡福建一省，户口繁息较往年数倍，米价之贵，盖因人民繁庶之故。帝曰：生齿虽繁，必令各得其所始善。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

十二月初二日（1710年1月1日）

36 初，帝自热河回京，苏州织造李煦上折请安，朱批曰："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至是，李煦密奏：原任尚书王鸿绪，今岁解职回家之后，每月必差家人进京，至伊兄都察院王九龄处，探听宫禁之事，无中作有，摇惑人心。又有徽州人程兆麟者，曾于陕西做过道官，今往来苏州、扬州，招摇多事，时有闲言。又有苏人范溥，系山东东平州知州，丁忧归里，自称熟于京师要路，亦有招摇不根之语。〖21〗

初六日（1月5日）

37 两江总督噶礼奏报清查盐运使库银亏欠情形。噶礼陛辞入觐，康熙帝告以两淮盐差，来年更换，并命将这些人有益与否之处，查明具奏。至是噶礼奏曰：两淮盐运

使李斯佺亏欠库银二百二十万余两，又预收商贾税银七十万余两，亦亏空之，共计亏欠银三百万两。其中曹寅、李煦侵用者多，李斯佺及为首商人程卫高、相敬远、王宙等侵用者亦有之。且曹寅、李煦出差之年得银六十七万两，又从织造衙门盐差内每年获银十三万两，共计得银八十万两，李斯佺每年已得银十八万余两。曹寅、李煦、李斯佺仰沾皇恩，每年得银许多。复据定例，盐引每张止行盐三百六十斤。而今官员、商家等合谋夹带私盐，每引余五百斤，其中又得利，且自前年始派取各商家银四十万两，去岁今年每年又派取银二十万余两，名则补库，实仍亏欠。此皆曹寅、李煦、李斯佺及为首商家程卫高等肆意侵用国帑，终不能补完，且缓一年，复致多亏欠数十万两，似于钱粮无益。又运使库为李斯佺所管，亏欠国帑三百万两。钱粮关系重大，故不敢不据实具奏。朱批：尔这奏的是。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朕知之甚悉，曹寅、李煦亦没办法，现曹寅尚未到京，俟到后，其运使库银亏欠与否之处，朕问毕再颁旨于尔。〖22〗

38 贵州巡抚刘荫枢奏报遵义府民投诉府县官虐民，略称：臣属北境与四川遵义府接壤，本年十一月初旬，据臣属防守武弁具报，有遵义府民千余人过河入黔，既为彼省汛弁赶回，臣以境外之事未得端的，不便查讯，至十一月三十日，忽有老幼百五十人到臣衙门投诉一纸，臣接词阅视后，即传齐司道府县各官，询问口供，据称知府知县朋比虐民，加派过重，征比过严，年久难堪，远来逃生，臣再三劝慰使各回安业，乃号泣动天，万不肯归。臣饬府县官安置宁宇，给予柴米，毋致冻馁，并差员星驰四川，

候新抚臣年羹尧到任，立即委员招致回家，善为安辑。〖23〗

十六日（1月15日）

39 以俄罗斯人来京贸易，康熙帝释原任大学士马齐，令其仍管理俄罗斯事务。

40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一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田地等六百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四顷三十四亩。征银三千八百三十万四千五百五十二两，米豆麦等六百五十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二石，草三百二十五万一千六百八十七束，茶十八万二千四百十五引，行盐四百八十三万九千五百九十七引，征课银三百二十七万一千二百二十八两，铸钱二亿九千四百九十四万二千六百，户部存银四千三百七十六万七千九十四两〖24〗。

41 令打牲满洲等部每年交纳人参一千斤，其余人参作价每斤银十二至二十二两不等。凡采参人，照盐引例给予参引，所得人参分为三分，二分发崇文门监督变价，一分交盛京将军衙门按时折价后将参交与户部作价。每引一张，例参十两，户部预发万斤参引，分于盛京、宁古塔各四千，乌拉打牲二千。〖25〗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9页。

〖2〗《清史稿》卷二八七《马齐传》。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14—415 页。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14—415 页。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3 页。

〖6〗毛辉祖：《一等公佟国纲佟国维传》，载《内阁杂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清史稿》卷一六六。

〖8〗《文献丛编》一辑。

〖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五。

〖10〗《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396—398 页。

〖11〗《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421 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18—619 页。

〖1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五。

〖1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68—69、71—74 页。

〖1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32 页。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39 页。

〖17〗《榕村语录》续集卷一四。

〖18〗《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75 页。

〖19〗《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76 页。

〖2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53 页。

〖21〗《李煦奏折》78 页。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56—657 页。

〖2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710—711 页。

〖24〗《陶庐杂录》卷一。

〖25〗《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二。

清通鉴　卷六七

康熙四十九年　庚寅　公元1710年

正月十五日（2月13日）

1 江南、江西总督噶礼奏报江南盗案。帝闻江南盗案八百余起，命张鹏翮等转谕江南总督、巡抚，从速审完。至是，噶礼奏称：人命关系重大，若系疑案则从轻，与不诛无罪者，失于不经则听。现查得强盗案共计二百五十起，其中审理具题完结者共三十一案，所报拿获、遵旨从速审完奏请者共一百十九案，尚未拿获者共一百案。又窃盗案共计五百六十六起，其中审完来报者共一百七案，拿获来报、遵旨从速审完奏请者共七十二案，尚未拿获者共三百八十七案。此外尚未擒获之强盗、窃盗各案，令照例擒捕。〔1〕

十六日(2月14日)

2 以皇太后七旬之庆，康熙帝于皇太后宫中设宴，亲行蟒式舞，进酒行礼。

十九日(2月17日)

3 李煦密折奏曰：臣打听得王鸿绪每云“我京中时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如此妄谈，惑乱人心。而王鸿绪门生故旧，处处有人。即今江苏新抚臣张伯行，亦鸿绪门生。且四布有人，又善于探听，伏乞万岁将臣此折与前次臣煦亲手所书折子，同毁不存，以免祸患。则身家保全，皆出我万岁之恩赐也。至于前所奏程兆麟、范溥，其两人亦每每乱言，东宫虽复，将来恐亦难定。〖2〗朱批曰：近日造言生事之徒，比先如何？南方安静否？尔亲手写奏帖来。李煦再上密折奏称：臣煦细细察访，造言生事之徒今已敛迹。从前捏造之语，近日一无所闻。南方米价甚平，上号的卖一两以内，次号的卖九钱以内，而目下又嘉禾遍野，丰收在即，所以小民并皆乐业，南方极其安静。〖3〗

二十四日(2月22日)

4 康熙帝谕八旗、内阁及部院大臣等筹八旗生计，曰：总理国家大小事务，必计久远。今见八旗忽于生计，习为奢侈，皆由该管之人不能约束及伊等族长平时不先训诫也。去年（1709）冬因米贵，二月之米于正月给发，所支之米，不运至家，惟图微利，一时即行变卖。其后银两花去，米价又贵，势必请将八月之米于六七月给发，明年之米今年给发。嗣后务将所支之米，力加节省，必用于下次支米之时，才不至于落入富商囤米圈套。今后八旗官兵支米之时，拨人监管，务令到家。兵丁有先期典卖者亦应禁

止。旋谕八旗都统：八旗兵丁每人所得四十斛之米，人口多者适足赡养，人口少者，食之不尽必至售卖，与其自仓运出，费脚价而复行转卖，不若计口支放，照时价给银，于兵丁有益。尔等即传谕户部。

二月初二日（3月1日）

5 康熙帝西巡五台山，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等随行。三月初五日回宫。

二十三日（3月22日）

6 四川巡抚年羹尧奏陈川省急宜举行五事，略云：川省受累已深，积弊多端，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十府二十二州九十三县，一切上司节礼，过往钦差路费，以及巡抚、布按两司道府，或升任，或以事故去官者，旧官有路费之派，新官有铺设衙门之派，无不出于百姓，如前抚臣能泰在蜀七年，遇泸定桥挂匾官来，通省派银八千两以为程仪，去年抚臣起身入京，又通省派银五千五百两以为雇骡之用，抚臣衙门有笔帖式三员，一无所事，骄横无礼，自布政司以下至州县，皆送伊节礼，无非竭小民之脂膏供官吏之挥霍，指一派二，无有忌惮，未尽访闻，难以枚举，其不至于百姓流离者，连年大有、米麦收成之故耳。臣自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后不多日，便知川中大概情形，自恨才识短浅，不能一举百当，惟有不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通行牌票，严禁私派，司道府县有不肖者，访实款迹陆续纠参。至有应行事宜不可缓者，谨胪列于后：一、道府之宜拣选也。如道府果能洁己守法，则

下无贪吏，勤敏廉干，则事无废弛，近来川省州县，遇有户婚田土事件，动辄数年不结，非有勒索，即系偷安，皆道府不能饬查之故。嗣后川省道府缺出，伏乞皇上特简贤能，令其效力，或臣有真知灼见之人，许臣题请补用，少有涉私，甘受诛戮；一、州县之宜量调也。查川省地方辽阔，耳目难以周及，所赖州县得人，因地设法，近来开垦一案隐熟为荒，指荒作熟，上著与新民年年争讼，皆由州县不肯亲行踏勘，查明四至，入册承粮，以至构讼不清，或安插一户，勒有使费银钱，以至田荒赋少，或遇人命重案，概不审结，听其贿和请息者甚多，以至百姓勇于私斗，总由州县治有难易，才有长短，伏乞皇上准臣量其才具斟酌调用，则地方事情渐次整理，实为川省之急务。一、川省效力之例宜止也。凡效力四省者，本以选补无期之人，游食京师，蒙皇上格外施恩，令其掣签来川，随到食俸，原谓伊等家道殷实，预发候补，不致悬缺待人，近日效力之员，无不逾限一二月，然后到川寓居省城，日惟饮酒拜会，借债作乐，及实授地方，以官为救贫之计，陋习相沿，不思效力谓何，惟知坐食边俸，以待升迁，通省百姓何所赖焉。伏乞皇上停效力之例，仍归部选，到任违限，严其处分，谁不自爱以遵功令。一、包占差粮之宜严禁也。凡绅衿贡监，念系名器所关，优免丁差，正宜安分守法，以为四民之领袖，乃川省田既无多，户口未繁，而每州县绅衿贡监少者不下百余人，其弟兄子侄亲族一概影射，借名抗纳钱粮，甚有无知百姓投充名下，竟不纳粮当差，一州一县之差粮止余有限孤弱百姓俯首承办，是以粮有轻重不等，差有劳逸不均，而绅衿贡监吏复串通衙蠹乡约人等，

吞噬小民，擅兴词讼，官吏畏势，处处皆然，臣现今不时申饬，自当从公执法，不顾嫌怨，以清积弊，因是川省陋习，不能不先为我皇上告之。一、打箭炉部差之宜撤也。臣自去年十二月初三日入境以后，茶商告状者约二百人，问其情由，皆云贩茶入炉，国课无多，税官家人上下勒索，数倍于正税，以至茶商远遁，土民受害等语，臣更访闻得，税官每因私分羡余不均，抢夺娼妓蛮妇，扭打争闹，甚失体统。〖4〗

三月初四日(4月2日)

7 晓谕钦天监不可只取吉利奏闻。以钦天监奏京城及各省月食分数，并称云南、四川两省月不食，康熙帝谕曰：朕曾习算法，天文地理靡不详究。月食三分以上者例当入奏。此疏言云南、四川两省月不食，因地之体圆，月之所食被其所掩而人不见，若以不见之故而即书不食，则人不知之矣。此所奏胡涂，本发还。寻又谕曰：据钦天监奏，立夏时巽方风起，是日朕于宫中占验，乃东北风起，钦天监务取吉利者具奏，不知此等事件应据实启奏，何必避忌？至各处风信不同，或彼处东风亦未可定。且《春秋》志灾不言其应，孔子书此之意，所以示警，今但取吉利，可乎？本朝并未尝有所避忌也，尔等传谕钦天监知之。又谕曰：人有喜言灾异，遇风雨皆记之者，彼幸身处太平，而幸灾乐祸诚为无知，果使其身遇灾祸，又岂能自免乎！

二十二日(4月20日)

8 康熙帝以云贵、四川等处，俱系边疆，殊为紧要，

督抚以下官因距京辽远，违法妄为者多，而督抚为一省表率，用之以安民，非使之富贵而已。四川官员惟学道陈瑸操守尚廉，其余地方官横行加派，恣肆者甚多。户部侍郎能泰任四川巡抚时不能严加检束，训诫属员，使民困苦，属下文武官无一善者，著革去侍郎。四川布政使卞永式居官尤劣，著解任。甘肃巡抚舒图办事无能，极其胡涂，也著解任。

四月十一日(5月9日)

9 以令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事，康熙帝谕曰：节俭固为美德，人但能言之，而能行之者少。屠沂所言皆细小之处，而大者并未指出，如今人礼物多用金钱，或取库银馈送，以致国帑亏空；寺庙各有田园，一僧住持一寺即欲为开山始祖，聚徒众以千百计。此皆糜费之大者也。凡事言之匪艰，行之维艰。令大学士九卿议屠沂永禁官民僭妄之条。寻谕曰：禁止奢僭而崇尚节俭，极当于理。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以前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今裁减浮费，一年只需八万两。户工两部前此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今十日一次奏闻用过数目，所需钱粮已极少矣。民间僭用妄费，从前屡有禁约，法令非不详尽，皆由奉行不善，今若又行禁约，徒有法令繁滋而已。命将屠沂原疏发还。

二十日（5月18日）

10 两江总督噶礼奏陈张鹏翮审理江南亏空案不公，及与张伯行等侵扣钱粮。先是，康熙帝于噶礼请安折上朱批："看张鹏翮来奏样子，很不顺眼，有尔暴烈，所参官员甚多，现虽不受礼物，欲勤治坏风俗，但日后不可预料等言。朕心亦恐日后正如其所言。只要行为始终端正，则任何人不能使之动摇也。"至是，噶礼奏曰：顷蒙简补两江总督后，有江南地方颓坏不堪之旨。自到任以来，计贺礼、生辰礼、冬至礼、元旦礼物、署理巡抚印务二次庆贺礼物，共十万余两，奴才分文不取，即于盐课、税关内应得礼物，亦分文未取。至于奴才所参粮道贾朴等官员，查侵扣国帑罪情重大，除不可不参究外，贪官内参劾江苏布政使宜思恭、凤阳府知府王宣仁、常州府通判侯国章，余皆惊惧。奴才并无多参官员之处。今已禁革江南州县私派，重耗亦减之，于各营亏空钱粮多者，已俱补之。张鹏翮将赔补河工钱粮四万余两入己。奏补河工官员，张鹏翮虽不明取银两，但其子、妹夫亦不免一个，与其自取何异？况且张鹏翮在江南句容、山东兖州购买田舍甚多，此即不清之实据。又陈鹏年、松江府知府朱廷志皆为张鹏翮所保之人。朱廷志挑河一案，侵扣钱粮，妄行加派，奴才业已参革。顾陈鹏年继之报明，奴才虽未参请革职，但其非事多，不能不参奏。又江宁巡抚张伯行亦为张鹏翮所保者，好图虚名。商人所以来江南地方易米者，皆蒙圣主详筹，令湖广总督、巡抚、江南巡抚详查来米，故来者甚多，兵民皆知米价不致昂贵。时张伯行示谕江宁等府州闲员、书生、

富人各出银两赴湖广买米，载回果卖。蒙圣主颁旨严查，发米至此，而告示内只字未提。凡事伊即照陈鹏年指令行事。陈鹏年立意唆伊与奴才交恶。〖5〗五月初七日，查明宜思恭于兑收钱粮时勒索加耗，受各属馈送，拟绞监候。巡抚于准同城居住不纠劾，革职。宜思恭任布政使时，因赈济平粜等事，与于准商议先以库银垫用，后扣各属俸工银还库，已补还二十九万七千余两，尚欠十六万四千余两，应在宜思恭、于准名下勒限追完。因此案未及陈鹏年，六月初一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报张鹏翮审案徇庇。曰：张鹏翮决意为其门生陈鹏年、朱廷志开脱，事事不察实情，凡陈鹏年反令被参各员以银贿赂奸民，冒名顶替鞫审妄供。刘计四府应动钱粮银共十七万八千两，三府止取银八万两，仅苏州府即取银九万八千两。陈鹏年仍不满意，纵其属员派取民银十万余两，复将三府用余银，合谋妄行侵扣。由此观之，确系此案内作弊之人，是应与被参各员同审者。张鹏翮反纵彼不时出入审事衙门，任意指示众人，教如何回供便如何回供。张鹏翮每晚遣其家人张胡子送口供与陈鹏年，肆意毁改，无所顾忌。今闻此案未言及陈鹏年。朱批：张鹏翮纵然为其门生而行，然众人之忠论安能压制？况且有满洲大臣、总漕矣。〖6〗

二十四日，张鹏翮覆奏：粮道贾朴率先倡议扣建闸银，巡抚于准等均拟杖流。知府陈鹏年所发所存银两皆由巡抚饬令遵行，应无庸议。得旨：观张鹏翮所审建闸一案，各官皆议处，独陈鹏年脱然事外，陈鹏年本系重罪之人，朕从宽免其死罪，授为知府，理应激切图报，乃身在同城，目见伊等侵扣，不尽力劝止，且此项钱粮出纳，俱经陈鹏

年之手，而任凭贾朴、于准指使，其公同作弊可知矣。今若免议，众心不服。大凡公事虽系师生、同年朋友，亦当从公审理。张鹏翮所审此案内，有畏惧徇庇之处，著交与九卿严查议处，其同审理此案之学士噶敏图及总督噶礼、总漕桑额，著一并议处具奏。

五月初一日（5月28日）

11 康熙帝往塞外避暑，皇太子胤礽及皇四子胤禛等随行。六月初一日，皇太后亦往热河。九月初十日回京。

初五日（6月1日）

12 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奏：护军人喀尔处浑告称愿当苦差，妄行叩阍，应枷责发往黑龙江当差。康熙帝以喀尔处浑极其狂妄，命将伊妻子兄弟一并发往，并行文将军严加防范。谕曰：喀尔处浑之族噶什图、噶尔图等原系内府佐领下人，出旗受职，家已极富，乃交结部院人员，恃其钻营，将子弟三十余人俱用部院，今已将噶什图、噶尔图之族取回内府，仍归原佐领矣。又和素、常书将噶尔处浑具保咨部，授为署丞，必有夤缘情弊。观其保喀尔处浑，则凡属伊等保送之人，皆不可用。著查伊等从前保送者，尽行斥革。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

13 吏部尚书萧永藻等遵旨查审巡抚赵申乔与提督俞益谟互参一案，查明：俞益谟侵冒兵饷，总兵官李如松不能约束兵丁，在任所开设典铺，游击唐之夔将银换钱，少与多取，及赵申乔每事刻意苛求，故欲陷人。两人所参俱

实。得旨：俞益谟著休致，赵申乔革职留任，李如松降三级，唐之夔降三级调用。

二十四日(8月18日)

14 户部侵贪案审结。左副都御史祖允图疏参户部内仓亏空草豆一案，经刑部查审，书办胡文思、沈遵泗供称：每年买卖人领银后有送户部堂司官公费，其银数账册俱存商人金璧处。经传问金璧，交出康熙四十五年（1706）至四十八年（1709）送银账簿，内开得银之堂官希福纳等、司官根泰等共六十四员。因议将得银之堂司官俱革职拿问，尚书张鹏翮等虽无入己之银，但彼等家人曾向商人要银，应否革职拿问请旨。得旨：国家钱粮关系重大，见今俱已发露，必从设立监督之年稽查。著此案内无名之九卿等共同秉公审理，本身不曾得银，家人得银者免革职拿问，余如议。翌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此案干连甚众，大臣官员不能洁己，今事已败露，诚为可耻。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姑开以自新之路，现在得赃人员于未审之前若将自身所得之银即行赔完，则免其革职拿问。又言：希福纳等共侵其欠银二十余万两，朕以其年久能办事，故用之，今事已如此，朕亦无如何也。今观户部弊端始自尚书科尔坤、佛伦，后之诸臣皆循伊等所行，以至于此。寻九卿议奏：查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户部设办买草豆监督时起，至四十四年（1705）止，得银之堂司官共一百十二人，共贪污吞蚀银四十四万余两，连同四十五年（1706）至四十八年（1709）希福纳等吞蚀银二十万两，均应勒限赔完，免其议处。帝以部院

衙门实为本原之地，希福纳身为大臣，操守不能清廉，著革职，余如议。

闰七月十六日(9月9日)

15 江苏巡抚张伯行以藩库赔补疏稿送两江总督噶礼会题，不俟咨覆即行具题，后噶礼发回疏稿并未画题，张伯行遂具疏请罪。康熙帝知二人不和，谕大学士等曰：为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协心办理，今以不和之故，于公事两相矛盾，可乎?似此者置之不问，二三次后彼自觉无味，渐就消融。寻张伯行以老病求罢，温旨慰留之。

二十一日（9月14日）

16 江南提督师懿德奏请将松江行宫交地方官司承管。朱批：南方各处行宫与地方官民甚是不便，当日朕曾谕旨不许修行宫，一时各处都已造成，朕亦无奈，只管住了，行宫一事原非朕意，今交与地方官，又是一事，不如守着，听其损坏罢了。〖7〗

二十七日（9月20日）

17 康熙帝以文官不得以成法抑辱武弁，谕九卿等：自赵申乔参俞益谟之后，为督抚者每每苛求武弁，武弁非读书之人，但披坚执锐，用命杀敌而已。地方文官多有火耗银两，武弁绝无所得，然于兵丁能效力者，必量加赏劝，庶军士尽皆鼓舞，遇敌肯前，若毫无赏劝，何以使人乐为之用乎？昔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文官生当太平，但知以成法苛求武弁，总不为武弁筹画。武弁虽不可纵之使骄，亦不可摧之使弱，我朝武弁历来并未骄纵，若

挫辱之使气渐颓，则所关甚大。总督殷泰系穷兵出身，历年擢用至西宁总兵官，朕谕陕西督抚等助以银两，犒赏士卒，是以殷泰得展舒其志。翌月，帝再与大学士等议军事，曰：今承平日久，善于马步射能管辖兵丁者，尚不乏人，若屡经行阵之人甚难得也。野战尚易，水战尤难。盖水战必待迎风方出，此特为易退之计也，或我兵欲出之日，贼兵不出。贼兵欲出之日，我兵不出。彼此相遇甚难。必能识水性、谙水阵之人，始可随机应变，调度成功。先刘国轩投诚，授天津总兵官，朕行水围时，问彼战阵之事，彼云曾与我兵战七十余阵皆败，朕问本朝兵丁何如，彼云满洲兵实精锐无敌，但皆以强勇胜，并未有一次得战之理，据地之利胜我也。窥其意，实乃称扬我兵，至若将军大臣，彼虽不明言，颇有不足之状。大学士温达曰：满洲兵丁遇敌惟知效命死战，稍有退避，人皆耻之，故所向无敌。帝谕曰：朕用福建、广东人甚多，福建人性浊好勇，文人亦能舞藤牌挑刀，彭鹏任三河县时，闻某处有贼，即挎刀亲往擒贼，今泉州歉收，民皆困厄，福建之事，尔诸臣最宜留心。

八月十八日(10月10日)

18 从闽浙总督梁鼐疏言，停止江、浙两省会哨巡洋。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山东五省，各查明海边，分出巡哨。

二十二日(10月14日)

19 李煦奏称盐法道李斯佺病危，未得其辅助清理库

帑之益，请派贤员协助清理。朱批：李斯佺并无好名，死有余罪，有何可惜。风闻库帑亏空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8〗九月初二日，帝在江宁织造曹寅进晴雨录折上朱批：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9〗十一日又于李煦请安折中朱批：每闻两淮亏空甚是利害，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10〗

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

20 太原总兵官马见伯疏言：《武经》七书，注解互异，请选定一部颁行，又祭先师孔子时文臣自驿丞以上官员皆得陪祭，武臣惟副将以上方准陪祭，请将武臣亦照文臣一体行礼。兵部议不准行。康熙帝以马见伯为是，谕大学士等曰：《武经》七书，朕俱阅过，其书甚杂，未必皆合于正。所言火攻水战皆是虚文，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且有符咒占验风云等说，适足启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台湾、平定蒙古，朕料理军务甚多，亦曾亲身征讨，深知用兵之道。七书之言岂可全用？《孟子》云，仁者无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日若欲另纂一书，而此时又非修武书之时。孟子有言，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若知此意而用兵方是，总之，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从古穷兵黩武皆非美事。善战者皆时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今于《武经》七书内，作何分别出题，及《论语》、《孟子》一并出题

之处，著九卿定议具奏，嗣后祭先师孔子时，令武臣与文臣一体行礼，于理甚合，著照马见伯所请行。

21 奉天将军嵩祝奏报：锦州离城一百二十里双岛地方有洋贼船十艘停泊，二百余人树旗三湖咀哨上，施放枪炮；防守官兵马哈达等率哨兵屯丁分两路截贼归路，斩杀三十六人，擒获一船及水手。供称首领郑尽心系浙江宁波府人。有旨嘉奖，谕大学士等曰："此番之贼原欲劫粮，因巡哨官兵奋力杀之，故皆败走，总之，洋贼不得行劫，则船中无粮，必自饥饿而死矣。"〖11〗

时山东巡抚蒋陈锡亦奏报：八月二十五日有北来贼船七艘泊成山头外洋，次日移入棉花岛，官兵攻打后遁出外洋。康熙帝谕兵部：贼船往盛京者原从东省经过，沿海官兵何以不行堵剿？今贼船败回，经行山东、江南、浙江，该管各官兵务必严加追擒，勿致疏纵。二十八日，礼部以咨文致朝鲜国王，云："海贼"犯盛京沿海地方，已被击败，望晓谕该国沿海地方，同心防守。〖12〗至十二月，镇海将军马三奇奉旨会缉郑尽心伙众，遣游击杨长春率兵船出海搜捕，杨长春由吴淞出口，历内外洋及江南、浙江接壤之尽山等处，抵浙省定海，于衢山、舟山间获贼船三、贼众郑茂等五十余人。马三奇以杨长春水陆皆谙练，奏请授中军副将。特允所请，亲召陛见，面询出海搜捕情形。又两江总督噶礼疏请每年遣兵驻马迹山诸处，逻海洋盗贼，其浙江大衢山亦请遣兵驻守，并令浙江官兵每月会巡海岛，下兵部议，应如所请。得旨：前者捕获洋盗，皆系住居内地人民，并未盘踞岛屿，尽山、花岛山诸岛，原无海港，可以纳船，今欲遣兵屯驻大洋之中，徒劳兵力，且

恐滋扰地方，文武职官，惟抚绥内地，使奸民不得出洋行劫，则民生自然安绥。此奏无益，不必行。〖13〗

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

22 皇太后七十寿辰。康熙帝率王以下、文武各官行庆贺礼。

23 以明年为康熙帝即位五十周年，定于三年内蠲免全国钱粮。康熙帝谕称：即位五十年来，惟以政在养民，蠲租为急，数十年来除水旱灾伤例应豁免外，其直省钱粮次第通蠲一年，屡经举行，更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逾万万，朕一无所顾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将安施乎？朕每岁供御所需，既从俭约，各项奏销浮冒，亦渐次清厘，外无师旅馕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因以历年节省之储蓄，蠲免屡行，而无用计不足之虑，亦恃此经筹之有素也。比来省方时迈已历七省，南北人民风俗及日用生计，靡不周知，而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明年先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应征地亩银共七百二十万六千一百两，应征人丁银共一百一十万一千两，及历年旧欠共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两。总共九百五十六万二千五百两。

二十二日(12月22日)

24 就江南亏空之由，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江南亏

空钱粮，两次命张鹏翮查审，朕意地方虽有不肖之官侵蚀，未必多至数十万两。朕南巡时，曾有谕旨，凡沿途所用之物悉出内帑预备，未曾丝毫取诸官民。督抚等官不遵朕旨，肆意挪用，以致亏空。朕若不言，内外诸臣谁敢言者。但彼任事之人，离任者已多，若将因公挪用之项责之新任官赔补，朕心实不忍。遂问张鹏翮查审亏空时有无言及南巡者。张鹏翮称否，并言亏空钱粮地方官愿以俸工银两逐年扣补。帝不以为然，谕曰：俸工银有限，且官无俸禄，必致私派累民。朕为天下生民计，蠲免各省钱粮已逾万万，免此四五十万之银，有何足惜。尔等会议具奏。越四日，谕曰：此项亏空据称因公挪用，系何公事未经明晰。朕总理机务垂五十年，凡臣下情隐，无不洞鉴。屡次南巡，地方官预备纤夫、修桥、开浚河道，想皆借用帑银。原冀陆续补足，而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又值蠲免灾荒，所征钱粮又少，填补不及，遂致亏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至于修造行宫，必然亦借用帑银。问合计江南亏空共有几何？张鹏翮言共五十余万两，于淮、宜思恭应赔十六万两，其余各官将俸工抵补，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可补足。谕曰：三年之内地方官升迁调补者姑不论，而前任官挪用亏空，而将后来者之俸扣补，于理不顺。吏役若不给与工食，此辈何所资生？必致累民。今部中每遇一事，辄令地方官设法料理，皆修饰美名，实则加派于地方也。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朕南巡时，闻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致累民，曾谕总督阿山，令其拆毁，至他处建造行宫，朕皆未之知也。总之，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见信于天下后世。朕历年蠲免

天下钱粮至数万万两有余，今此项亏空，若令补垫亦不为多，岂忍以此累地方乎？至于查明款项亦非难事，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也，朕意既从宽典，不更深求。现海宇升平，国用充足，宫中用度甚为节约，即因数次南巡用钱粮四五十万亦不为过。明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豁免，若留此亏空之项以为官民之累，甚非朕宽仁爱养、嘉与维新之至意。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明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江南亏空之由，皆因南巡费用所致，若不声明反属不宜。著将朕谕旨全行抄录，行该督抚，令查南巡时所用数目，但举其大略而已。至于俸工扣补，必致派累百姓，断不准行。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20 日)

25 从兵科给事中高遐昌疏言，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

十二月二十日(1711 年 2 月 7 日)

26 河督赵世显以御坝西坝工程加长，绘图进呈。康熙帝谕曰："治河如治天下，得其道则治，不可用巧妄行。靳辅善于治河，惟用人力。于成龙心计太过。张鹏翮但遵旧守成而已。"命依所请即时兴工。

27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三十六，田地等六百六十三万一千一百三十二顷二十四亩，征银二千九百二十万二千五百四十二两，米豆麦等六

百九十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四石，草三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四十七束，茶十八万二千五百十七引，行盐四百九十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五引，征课银三百三十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八两，铸钱二亿九千七百九十六万三千四百，户部存银四千五百八十八万一千七十二两〔14〕。

28 户部议织造巡盐御史曹寅折奏：两淮从前历年积欠，四十二年（1703），蒙敕借帑一百万。四十四年（1705）臣到任，将新欠具奏，又蒙恩准带征一百二十万。四十五年（1706），又令臣等于五年内每年代还二十三万。今年方得清结，臣旧年交代新旧存库各课银共三百一十二万余两。现奉部拨一百三十七万余两，仍存一百七十余万。今年春秋二季或再拨五十万，则所存只百余万两，若再多拨新课，四课同时督催，商力不无困乏，求将己丑一纲新钱粮提起，分作五年带纳，或将一纲钱粮内，只提起一百万，分作五年带纳，则旧课即可以督催，而新课亦不致交混，如此一二年，即可以年运年销。再臣等定例，十月上任，六月即行奏销，半年之间，督催太速，求将奏销暂移在十月任满考核之时。应如该御史所请。奉旨：依议。〔15〕

---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61 页。

〔2〕《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736—737 页。

〔3〕《李煦奏折》88 页。

〖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772—773页。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71—672页。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82页。

〖7〗《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18页。

〖8〗《李煦奏折》89—90页。

〖9〗《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78页。

〖10〗《李煦奏折》89—90页。

〖1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一。

〖1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五。

〖13〗《东华录》卷二十一。

〖14〗《陶庐杂录》卷一。

〖15〗《两淮盐法志》卷一《恩纶》。

清通鉴　卷六八

康熙五十年　辛卯　公元1711年

正月十九日(3月7日)

1 以延庆州地方藏匿盗贼、逃人甚多，劫掠扰害居民，康熙帝谕命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率前锋护军以放鹰为名前往捕获。鄂伦岱旋即于独石口外捕获盗贼、逃人百余人，将李得功等六人立斩，逃人系旗人者给还原主，系民人者发回原籍。

二十六日(3月14日)

2 给事中王懿以海上有盗请禁海洋贸易。康熙帝不许，谕曰：海洋盗劫与内地江湖盗案不同，该管地方文武官如能加意稽查，尽力搜缉，匪类自无所容。岂可因海洋偶有失事，遂禁绝商贾贸易！

二月初九日(3月27日)

3 康熙帝至河西务视察河工，谕监修官员牛钮等曰：挖河不碍村落方善。帝又用仪器定方位，命诸皇子、大臣各钉桩木以记丈量之处。并教大学士和直隶巡抚赵弘燮以丈量田地之法，曰：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也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凡有推算，七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复取矢画地作数圈，示诸皇子大臣曰：此即定位之理，虽千万品类，不能出此。又与大学士等言治河事曰：古时黄水由天津碣石而流，此言载在《禹贡》，后又移流在德州，自后渐移于南方。治河固宜顺水性，亦在随宜调度，今使诸水入大海，岂尽随水性哉！

三月初一日(4月18日)

4 康熙帝论封疆大吏当求大体，曰：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者。赵申乔任湖南巡抚时，大小官员无不被参，岂一省之内无一好官?总之，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刻书甚多，而刻书一部非千金不可，此金从何处来?此等处只不必究而已。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盖惟愚民为不可欺，居官之善与不善，到任不过数月，人即知之，故曰：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也。又谕曰：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若平日稍有不合，必寻求其过失陷之，如或不能，即作为文章极论是非，以抒其愤而后快，此汉人陋习，至今尚未改也。

5 拒上尊号。以康熙帝即位五十周年，诸王以下、文武官员、生监百姓合词称颂皇帝功业，请上尊号，曰：皇上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之勤劳，虽在廷诸臣日侍左右，而至德之渊微，未能窥测，惟是揆文奋武于定太平，以守成而兼开创之勋，则凡中外臣民，无不共睹。今综考舆图所载，东至朝鲜、琉球、暹罗，南至于交趾，西至青海、乌思藏诸域，北至于喀尔喀、厄鲁特、鄂罗斯诸部以及哈密番彝之族、使鹿使犬之区，皆岁时朝贡输诚恐后，声教之远，孰有媲隆于今日者。典学勤政，寒暑靡倦。无一日不延见廷臣，无一日不亲裁庶务。圣睿虑愈益精明，综理愈益精密。事历久而不忘，人经见而即识。因而躬居九重之内，明照万里之外。四方土风民俗无不周知，一切操纵弛张无不悉当。自经筵日讲以及策士抡才之典，皆务归实用；自天文地舆以及律历度数之法，皆务穷实理。总之，事无巨细，期于尽善。功无难易，期于力行。以天纵之圣德，兼天授之精神。因以自强不息之乾行，建久道化成之大业。值此在位五十周年，又逢皇帝寿辰，请上尊号为“圣神文武、广德大运”。康熙帝谕曰：“朕自幼读书，历观经史，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无间，即纤悉细务，不敢稍有怠忽。曾观古昔帝王，君临天下之久能持终者盖鲜。朕今春秋渐高，血气渐衰，而朝乾夕惕实与日加增，正当恪慎保终，孜孜

为万姓图治安之时也。盖朕之御极年久，皆祖宗厚德景福积累留贻之所致。至于请上尊号，特虚文耳，于朕躬毫无裨益。史书所载，加上尊号等事徒为先儒所讥，有何善处而欲行之。这所奏知道了。”

初四日（4月21日）

6 闽浙总督范时崇遵旨议覆郭王森条陈海防十事。先是，浙江温州镇标左营水师年满未咨千总郭王森上海防十事，上年（1710）十二月二十日，大学士温达、张玉书、李光地等启奏，面奉上谕：观郭王森条陈事情，于海上情形甚是明晰，其人弓马虽平常，于海船行走甚熟，所奏十款是否可行，著发与浙闽总督范时崇逐一详议，缮折具奏，郭王森一并发往福建交与总督。并命兵部差笔帖式及郭王森到闽之日，该督查照施行。郭王森所奏海防十款原折为：一、请行严查居民出入之法以塞盗源；一、请严禁赶缯船之多带客商以清盗薮；一、包修战船宜禁；一、闽省渔船到浙请禁用营牌以便下司之稽查；一、海汛兵饷宜预给；一、请添备火药钱粮以裕军需；一、海防守汛之兵宜就近；一、守汛人员宜选拔熟谙水性之人；一、配给兵丁之数宜足；一、海山搭盖篷厂每年请开四月之禁以裕穷民。至是，范时崇逐款登答，以到任未久，请确访次第入告。谕命具题。〔1〕

十八日（5月1日）

7 康熙帝五十八岁寿辰。以寿日朝贺已停止二十余年，从诸王大臣请，受群臣朝贺，仍停筵宴。

二十六日（5月13日）

8 偏沅巡抚潘宗洛赴任陛辞，康熙帝谕之曰：凡为督抚者，操守甚为紧要，尔宜清己为下属表率。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驭下宜宽，宽则得众，为大吏者若偏执己见，过于苛求，则下属何以克当。至于红苗处在荒隅，不得与内地百姓同视，宜善为抚绥。朕观尔等汉官一遇难事便欲告退，夫设官分职原欲令其宁谧地方、抚养百姓，既为封疆大臣，凡事宜一己担当，奋勉效力，一遇难事，即图脱卸，可乎！

四月十六日（6月1日）

9 领侍卫内大臣侯巴浑德等题：臣等查审喀喇沁塔布囊丹巴等，控告额驸噶尔臧于公主丧事之时，霸占索诺穆之妻等款，俱系情实，与所告相符，查噶尔臧以行事妄乱，前已革退王爵，今应将和硕额驸职衔革去，即行处斩。喀喇沁地方拿获逃盗赵四等，俱拟立斩，助噶尔臧为恶之鄂托齐等拟绞，秋后处决。得旨：噶尔臧著从宽免死，于京监禁，交与步军统领托合齐，派所属官兵看守，饮食许其送进，伊子及伊属下人有看视者，不必禁止。但不许闲杂人擅行出入。赵四、马礼三、李二、于破鼻子，俱著立斩。鄂托齐、丹巴、吴勒穆济俱照拟应绞监候，秋后处决。

十九日（6月4日）

10 康熙帝以天旱，谕大学士等将政事未尽合宜，用人未能允当，大小官员有暗结党援以及残忍之人尚居职

位，图圄中有无辜者等事，会同九卿科道一一详问具奏。越二日，大学士、九卿、科道覆奏：皇上行政无阙，用人悉当，天下臣民，罔不其知。至于臣子结党，乃王法所不宥，一有败露，即祈立正刑章。残忍之人，存心险刻，诡毁娼嫉，设有其人，亦即祈严加处分。今天时稍旱，皆臣等奉职无状，致干天和，并祈即赐罢斥。越二旬，天仍旱，时康熙帝巡幸热河行宫，谕大学士等：朕自京师抱病而出，今尚需人扶掖而行，又兼天时亢旱，早夜焦劳，以致不安寝食。自古君臣之义甚重，必上下一德相成，然后能感上天之心，召致和气，不在徒饰虚文，务空名以从事也。今诸臣有应陈奏之事，亲书奏折，交九卿具奏。

二十二日（6月7日）

11 康熙帝陪同皇太后往热河避暑。皇太子胤礽及八人随行，五月初一帝等抵达热河行宫。九月二十二日返京。

五月初五日(6月20日)

12 康熙帝先已遣人赴东北绘制地图，至是与大学士等议其事，曰：混同江自长白山后流出，由船厂、打牲乌喇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之间入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图们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图们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又曰：鸭绿江、图们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玩枝事，又派出打

牲乌喇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密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方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能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想伊等已由彼起程前往矣。

13 直隶巡抚赵弘燮密陈部臣苛求陋规情形，曰：近来部臣遇事苛求，臣实力难弥缝，且直属烦剧，即才识卓越，犹虞陨越，况臣驽下，保无愆失，加以吹毛索瘢，恐众口烁金，臣何以堪！谨略陈梗概：如户部之苛求臣者，向例凡关钱粮本章，户部俱有陋规，臣到任以来，毫无交与，又每遇蠲免钱粮之年，部中俱有讲究，此人人所共知者，去岁蒙皇上浩荡洪恩，蠲免钱粮，臣惟期仰体圣心，使百姓尽沾实惠，与部中水米无交，所以臣三次咨请，部示一则曰侵隐，再则曰侵隐不绝口也。向使臣素有交结，则断无侵隐二字之吹求矣。〖2〗

十一日（6月26日）

14 王士禛卒。

王士禛（1634—1711），初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垣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曾任扬州府推官、国子监祭酒等职。康熙三年（1664）迁礼部主事，累迁至郎中。十七年（1679）擢翰林院侍讲，旋转侍读，入直南书房。历任国子监祭酒、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督捕侍郎、都御史、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等。后以失革职，旋卒于里。

著述颇丰，尤以诗文显，康熙帝书录三百篇，称《御览集》，有“诗坛主臬”之称。〔3〕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诗话》、《国朝谥法考》等。

王祯卒后，因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称士正，乾隆时诏命仍改称王祯，又以其工诗，赐谥“文简”，“入祀扬州名宦，又入平山堂，与欧苏并祀，其为世推重如此”。〔4〕

十六日（7月1日）

15 闽浙总督范时崇、福建巡抚黄秉中奏报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联界地方有劫掠乡民之徒，初止数百余人，继而迫协乡愚入伙，渐至二千以外，抢掠居民，不止一处，竟敢竖旗放炮，拒敌官兵，臣等会商若不大加惩创，奸徒未知畏惧，东流西突，终无了期。两次斩贼八十余名，带伤外散者不计其数，活擒并搜获贼伙一百四十五名，查获贼头系陈五显、张振、王富、苏标四人，今各贼头，势穷就执，张振带贼十七名，王富带贼二十三名，苏标带贼七十余名，先后报到，惟陈五显只身潜窜，现在搜拿。朱批：地方有贼，尔等当早报闻，延至本后奏，不合！况京中传闻不详，有许多讹言，所以朕特使大臣去。〔5〕

至十月，范时崇等奏陈五显等二十余人自首。〔6〕

十八日（7月3日）

16 张玉书卒。

张玉书（1642—1711），字素存，号润甫，江南丹徒（今属江苏）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授编修，累

迁至内阁学士，礼部、兵部尚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历官五十年，为大学士二十年，参予机要，风度凝然，得大臣体。察视河工，还靳辅之功；从征沙漠，“预参帷幄之议”，颇为康熙帝倚重。所著古文辞雍容典雅，称为一代大手笔。至是病卒于热河。帝亲作挽诗一首，谕命大学士温达会同翰林部院官员及内务府总管吊唁，予祭葬。赐银一千两，谥“文贞”。

二十一日(7月6日)

17 宽处“海贼”郑尽心等。刑部等衙门题：福建、浙江、山东海贼郑尽心、蔡元良、张景龙等五十余人俱拟立斩。得旨：此案正法人数五十余人，甚多，朕心殊为不忍。郑尽心并未与官兵抗拒，不过迫于饥寒，抢夺财物。闻郑尽心等汉仗俱好，且熟谙水性，可从宽免死，或入旗，或发往盛京、乌喇等处为水手当差。旋将郑尽心等发往黑龙江充水手。谕命部官问郑尽心，伊等人内，有能远视、善水、善舞藤牌、挑刀者，命其挑选四五人，遣一司官送至热河。

18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总理机务年久，阅本甚速，凡一应奏折及绿头牌，顷刻即能遍阅。前尚书穆和伦数次奏事，意朕未加详阅，复行奏请，朕将事内缘由指明，穆和伦乃默然无语而退。且朕阅事不止于速，凡一经目者，断不遗忘，一应奏章及汇题案件，皆无不详阅，有差讹字句，朕必以朱笔更改发出。

六月初八日（7月23日）

19 闽浙总督范时崇奏陈防海数款：一、渔船之越省急宜停止，而就渔以卫商之法宜讲；一、商船之挂号宜仍旧例，而装载杉木之船只宜议；一、海关之货单宜设，而牙行之查对宜严；一、遏盗流先当塞盗源，有治人始有治法；一、水陆之参处宜专，而文武之鼓舞宜广；一、闽海之统巡宜分，而题补之部限宜宽。朱批曰：海贼从古以来不能绝迹，但地方文武实心任事，不以地方之远而为不知，良心少存，自然封疆无事矣，览尔数款亦不过平常纸上议论，是有此见识何不早略泉州陆贼之前乎，陆贼况不能治得有道，且讲海贼，朕所不解也。此折尔可以具题来奏。〖7〗

十三日(7月28日)

20 清理两淮运库亏空。先是，两淮运使李斯佺病故，江宁织造曹寅等请留满都署理该缺，因定例运使无题授满洲之例，曹寅特请，帝虽谕以“两淮运使，甚有关系，所以九卿会选，已有旨了，况满洲从未作运使之例，不合”。〖8〗但其后仍允准。至本年二月，于曹寅奏晴雨折中朱批：两淮亏空近日可曾补完否？新任运使如何？二月初九日，曹寅折奏盐课亏空情形，曰：自去年二月蒙恩将李煦任内带征一百万两，至十月十三日交代与臣，新旧共该存库银二百八十六万二千余两。臣自到任后，即与署道满都并力催征，已完过九十万两，现在上纳尚该银一百九十余万两。易完者十分之九，不能完者十分之一，皆有保状，即不能完，众商人为之摊补，非比有司地丁漕项悬欠，或少缓惰不征，即成实在亏空，难以追赔。臣与运道催征，

今年满任之时，可以补完八分，若尽数催征，亦可全完。但臣今年新钱粮正杂带征各项，多于往年，共该征银二百三十八万余两，连前商欠共银五百二十余万两，如一时并责令其全完，商力恐有不继。去年皇上如此洪恩，若已故运司李斯佺不因病愦，则今年竟可清楚。至于臣身内债负，皆系他处私借，凡一应差使，从未挂欠运库钱粮，臣自黄口充任犬马，蒙皇上洪恩，涓埃难报，少有欺隐，难逃天鉴。况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敢不竭蝼蚁之诚，以仰体圣明。所有钱粮细数，另开一单，以备御览。署道满都，实心办事，所有陋规，分毫不取，培商裕课，深有裨益。新运司李陈常尚未到任，俟其到任后，臣观察真实，再当具奏。朱批：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9〗至是，织造李煦折奏：两淮运库除旧欠中已经征收外，尚有一百三十七万两未完，故新运道李陈常不接受交盘。臣与曹寅商议于商人名下催完六十七万两，臣等代商人捐补七十万两，总于三年中臣等任内清楚。朱批云：再推三年，断断使不得。〖10〗

十八日(8月2日)

21 朝鲜使者将北京见闻报告该国王："皇长子在囚四年，尚不许放"，"此外诸子多有不合意事，故皇帝心甚不快，颇有乖常之举；大小臣僚如在针毡"。〖11〗

七月十七日（8月30日）

22 两江总督噶礼密奏江苏巡抚张伯行劣迹。康熙帝

先于喝礼折内朱批：在京城大臣内谁偏徇张伯行？赵申乔向他何如？南方汉人甚奸猾，张伯行必受骗，民人未必心服，今想是亦造种种谣言罢。令喝礼密奏。至是，喝礼奏曰：京城大臣中，首徇张伯行者为张鹏翮，继之为陈元龙。此外，革职邱兆鳌、高夏常等先曾偏徇张伯行。又赵申乔无与张伯行来往之处。查张伯行到任后，王鸿绪不时潜遣其家人高玉栋往张伯行驻所，又往京城去。于去岁十月，张伯行去乍浦看米，驻松江府时，王鸿绪请张伯行二次，名则唱戏，实则两夜均未唱戏，但令随行人等回避，窃窃私语，坐至四更时分才散，不知私语何言。又居苏州城内闲员原翰林院侍讲彭定求、原给事中穆申并学房生员杨茂东等，皆时常出入巡抚张伯行衙门，任意倒置是非。此辈甚奸猾。起初办理词讼案，总督、巡抚止准每月告状两次，每次应行者止有数张。凡有告状，张伯行承接，即交付贴心学房生员等，代为阅批。其年久旧案不能下发之状纸，妄行批发。每月准告者两次，且每次批发者百余张。因此恶习蔓延，株连者甚众，苏州等地民心不服，无不怨者。今民人言张伯行昏庸，妄行作乱。又云伊为土木塑像。又江苏按察使焦映汉、上海县降调知县黎世桢、陈鹏年等于汉官中最为奸猾之人，任意挑唆张伯行，故一切事项及人命案、贼案，妄行驳回，肆行参劾，下江官员不仅不服，且亦实难忍受。况且张伯行在属员中见旗人即憎恶之。奴才若为公事派遣汉官及来会奴才者，张伯行即背地里恨曰：伊为汉人，何不与我同心，反与总督一心。张伯行自以为廉吏，奴才观之不廉。现今其亲信阎姓、潘姓人，住苏州养鱼街出售其所刻之书，或州县官员不惜八十、九十、

一百两银，以高价购其书，阎姓、潘姓二人即写文送信与张伯行。张伯行喜，若见购书官员，则优待之。此乃张伯行巧取州县官员银两之计。又纵其子其婿时常居住其同地人武进县知县尹远福衙内，肆意糜费银钱，故武进县知县倚仗此辈，追征民人钱粮较他州县多，乃至闲员、书生、民人等敢怒而不敢言。至于下江比年旧欠钱粮，去岁特奉谕旨：准照张伯行所奏行，分年兼征，其新征钱粮若不能全完，著该部严查议奏。张伯行理应奋勉遵行，但伊以皇上钱粮视为其施恩之行。于今岁四五月麦子丰收，正应征收钱粮之时，不谨遵严颁谕旨，反发文各地停征各府新旧钱粮，故除将四十九年（1710）奏销杂项不议外，尚未完银四十六万余两。张伯行之所为皆仗恃张鹏翮。孰不惧张鹏翮。奴才思之，苏州、松江为要地，张伯行行径如此悖乱，奴才甚恐为非所累，以负皇上之恩。〖12〗

二十二日(9月4日)

23 陈四“鸠党抢夺”案审结。先是，山东民班汉杰叩阍控告山西陈四等“聚众抢劫”。陈四等供称因康熙四十四（1705）、四十五（1706）两年本省歉收，故于四十六年（1707）自山西带领家眷亲戚一百三十余口逃荒于陕西庆阳府居住二年，四十八年（1709）至河南，又由河南流移到湖广、贵州。刑部以证见档案俱在楚、豫二省，不便悬揣，议将该案发往湖广，由总督会同河南巡抚查明严审，陈四等妇人子女发回原籍取保安插。康熙帝谕责部议甚谬，曰：山陕等省每年俱报丰收，陈四等何曾遭遇饥馑？若果系流移饥民，自应徒步荷担，沿途乞食，至有良田之

处即应栖止耕种，养赡妻子。为何又乘骡马，手执刀枪等器械绕行各省？似此百什成群，越界远行，该督抚并不奏闻，是何心也？且如许人众飘流数载，每日口粮若干，喂马草料若干，俱从何处得来？尚谓之流民，可乎？前伪朱三太子，人知之者甚多，曾有匡室迎接至家，供其酒食，延之读书，朕无不知也。责刑部尚书齐世武、卞永誉“草率议覆，溺职极矣”。十月初一日，经再议，陈四以“鸠党抢夺”处斩立决，陈六等三十六人及妇女三十六人发往黑龙江，予披甲人为奴。并责陕西、湖广、贵州三省原任督抚、礼部尚书贝和诺、刑部尚书齐世武、郭世隆、工部尚书陈诜、左都御史赵申乔等，“纵容滋蔓”。经部议，郭世隆革职，陈诜、齐世武各降五级留任，赵申乔降四级留任，贝和诺降一级调用。

二十三日（9月5日）

24 以川陕总督殷泰请示审理鄂奇案之奏，似途间有拆看更改者，康熙帝谕曰：奏折关系紧要，嗣后督抚奏折俱令各钤关防，以除更改之弊。

八月十三日(9月25日)

25 胤禛第四子弘历(即乾隆帝)生于雍亲王府，其母钮祜禄氏。

26 是月，从漕督赫寿疏言，江西、湖广、浙江等省仍照旧例，按程途远近，正兑漕米每石加耗四斗，改兑漕米每石加耗二斗二升至四斗，以为运丁盘浅、起剥、蒸折、

晒飏之费。又从赫寿言，江南粮船三千五百余，前后开行相去千余里，浙江粮船一千三百余，每省派通判一员首尾不能兼顾，以后江南派七员、浙江派三员，押船抵通州，以有无挂欠分别加级降级，积至三次，实升实降。〖13〗

九月初九日(10月20日)

27 江南乡试案发。江南乡试榜发，因正副主考官左必蕃、赵晋徇私受贿作弊，士论大哗。二十四日，诸生数百集玄妙观，抬拥五路财神直入学宫。有做打油诗讽考官者，曰“左邱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或以纸糊贡院之匾，改“贡院”二字为“卖完”。江宁织造曹寅折奏：今年文场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显有情弊，因而扬州秀才扰攘成群，将左必蕃祠堂尽行拆去，后传闻是副主考赵晋所为，始暂停息，督抚俱有参章。目下已拿二人，俱是富商之子，传闻榜中不通文理者尚多。〖14〗左必蕃则疏报：撤闱后闻舆论喧哗，有句容知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臣不胜骇愕。十一月初一日，谕命张鹏翮会同两江总督，江苏、安徽巡抚至扬州详察具奏。

28 是月，浙江巡抚王度昭奏浙省盗贼出掠情形曰：臣前于巡海时细察盗贼出没之由，多系内地奸民接济，是以于沿海郡邑编立牌甲，凡有入海采捕者责成甲长邻右，并移行文武严加稽查，数月以来行之稍有成绪，二月间有劫米贼王永龙等二十一人，俱经定海镇及象山协拿获，臣现在审拟具题。五六月之交，南风盛发，闻有贼船四五只

乘风而来，飘忽海上，为害商渔。七月十二日准黄岩镇臣李近移称入海巡查，拿获贼船一只，除阵杀溺死外，活擒刘阿顺等二十三人，正在查审贼供，侦缉余党。另疏题报：被伤兵丁臣捐赀给赏，以示鼓励。八月二十三日又准温州镇臣胡洋咨称，亲督舟师，巡历洋汛官兵，瞭见凤凰外洋有贼船二只，彻夜穷追，至福建蓁山外清水大洋，奋力跳船，绝其归路，炮打贼船，一只沉水，获船一只，活擒贼伙王石等八人，斩首十几级，搜出船舱难民十九人，贼首沈诚等中炮落海者甚众。兵丁受伤十二名，伤重身故一名，臣复捐赀，分别恤赏。贼犯审明另报。朱批：海贼易治，陆盗难治，十分留心，以安百姓。〖15〗

十月初三日(11月12日)

29 以三年通免之旨，免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各抚属十年（1712）应征地亩银八百四十万四千两、人丁银一百二十万八千一百两及历年旧欠五十四万一千三百两，总计共免银一千十五万三千四百两。明年应蠲省份，至期候旨行。康熙帝谕命嗣后每年额征钱粮，务如数全完，倘未全完或有亏空，托称民欠，即责令督抚以下官偿补，仍从重治罪。如有科派等，事发则严治不贷。谕旨到日，遍示城乡咸使知悉。

十二日(11月21日)

30 戴名世《南山集》之案发。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安徽桐城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选贡生取补正蓝旗教习，旋考授

知县。三十九年（1700）充浙江学使姜保德幕宾。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明史》馆。所著《南山集》将方孝标之《滇黔纪闻》采录其中，用南明弘光、永历等年号。或曰以“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而倡“本朝当以康熙壬寅（即元年）为定鼎之始”〖16〗。

至是，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明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版，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康熙帝谕命该部严查审明。〖17〗是年底，两江总督噶礼奏报拿获《南山集》序作者等，曰：窃查戴名世案，撰拟《南山集》序之进士方苞，原系巡抚张伯行至交，张伯行仍邀至衙门编书。顷由刑部言：行文令江宁、安徽二巡抚查拿方苞等及其所刻《南山集》版。时奴才正署理安徽巡抚印务，见有方苞之名，惟恐事泄逃走，随即暗中密遣江宁府知府刘瀚执之看守，部文亦到张伯行处，而张伯行欲苟且了事，止行文一次，并无派一官一衙役缉拿，况且方苞隐藏《南山集》刻版，刷印卖者甚多，张伯行亦不问，故奴才令刘瀚严究，方苞才缴刻版。将方苞交付刘翰，报张伯行后送部。至于所刻《南山集》版，奴才交付由部所遣之人带回。〖18〗

十六日（11月25日）

31 康熙帝以南方诸省盗贼多有，谕大学士等曰：窃盗、强盗皆系不良之徒，不可姑息，乃地方官不肯缉拿，督抚提镇文移往来，不过沿袭故套，州县有司既行不究，

更有乡绅大户，始而畏贼，相为容隐，久之便作窝家。盗贼横行，皆由于此。直隶山东向年盗案甚多，近日地方官协力缉拿，渐渐稀少，北方盗贼流往南方，因而江南、浙江、湖广、江西所在多有，若地方官实心办事，何难消弭？即如往年朱三一案，初不过一二人，州县不能缉获，致成大盗，今年福建山寇，至于拒伤官兵，此皆地方官畏葸之故。命严行申饬。

二十日(11月29日)

32 九卿遵旨议定：直隶各省生员、举人额数屡增，赴考士子较前倍众，因揭晓期迫，考试官不能细心遍阅，草率录取，以致遗失佳卷。嗣后将会试揭晓时间延至三月十五日内。乡试揭晓时间亦分别放宽，大省于九月十五日内，中省于九月初十日内，小省于九月初五日内。以直隶、江南、浙江乡试人数倍于他省，加房考官二员。

33 步军统领托合齐以病乞假，以一等侍卫隆科多署步军统领事，十一月实授。

二十七日(12月6日)

34 审处党附皇太子诸人。胤礽既复太子位，在廷臣中广植党羽，笼络人众，都统鄂缮、迈图，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等，皆党附之。且耿额等乃索额图属人，党附太子事不可测。又胤礽为树己威，故伎重演，奏请赏罚者屡，帝每曲从。然对诸臣党附太子，未尝释然，密令托合齐严加侦访。四十八年（1709），索额图子阿尔吉善之妻呈请托合齐，愿将花园、马牛羊等物归公，托合齐以

步军统领衙门印移送刑部。汉尚书张廷枢暗劝齐世武，言如将此事承接具奏，“必为皇太子厌恶，我等将如何谋生？”托合齐奏闻，帝朱批曰：“无论若何动作，能逃出朕之掌心乎？”〖19〗令再侦之。托合齐密奏称“齐世武为尚书抵京，复与石文桂结亲”，齐世武之子六岁，石文桂之女十一岁，两童孩年龄不相配，乃原布政使绰奇引荐，强使结亲。“颇疑齐世武是实”。〖20〗至是年，托合齐密奏各尚书之品行：尚书耿额，系圣主自始至终洞鉴之人。耿额于其部务，声名不恶，亦无他事，处之凛然，仍可谓尚书，人多称赞。尚书齐世武，人皆称粗愚有余，不纳钱财确属事实。现九卿大臣，科道官员力强，满洲大臣等多惧而让之，似此之处，齐世武丝毫不惧不让。满洲之中，惟有齐世武一人。〖21〗帝疑托合齐所奏不实。

是日，康熙帝于畅春园大西门内箭厅召集诸王以下文武大臣，审讯皇太子胤礽之党羽，谕曰：“今国家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也。此事惟鄂缮知之。”遂召都统鄂缮及尚书耿额、齐世武问之。谕齐世武曰：“朕闻之久矣，因访询未得其实，故遣人追问都图，今有人首告供出尔党，尔据实奏闻，不然将尔族诛。所以都图俱开写陈奏矣。”遂出都图所奏，又将包衣张伯良缚出，令其在副都统内认看。谕鄂缮等曰：“朕不得实据，岂肯屈无辜之人，尔等谓朕年高，邀结党羽肆行无忌。今在朕前，尔等能行何事？且有何颜面仰视天日？诸臣内不入尔党者甚多，尔等视之，宁不愧乎？”经张伯良认看之副都统悟礼承认有宴饮之事，奏曰：“臣蒙皇恩，授为副都统，又

身系宗室，岂肯行此等事，臣居宅与鄂缮宅近，鄂缮曾具酒食延臣是实，并无与伊等结党之处。”齐世武曰：“臣性不能取悦于人，素无朋友，久在皇上洞鉴之中，不知都图为何仇恨扳臣，此等之事，臣并不知。惟有鄂缮延臣用饭一次，臣亦延鄂缮用饭一次，若果结朋党，自当族诛。”帝称“耿额乃索额图家奴，在乌喇时，谄媚索额图，馈送礼物，于索额图案内，即应诛戮，朕特宥之，今乃负恩，造谋结党，伊等所行，皆由于耿额”。“索额图之党，竟不断绝，俱欲为索额图报复，岂伊等祖父皆索额图之奴仆乎？此事正黄旗大臣无不知之。”又谕曰：“凡人有所甚爱之子，亦有所不甚爱之子。奴仆中有亲近用之者，亦有不亲近用之者。为人子、为人奴仆，岂可不安分而妄行乎？以酒食会友，有何妨碍，此不足言。伊等所行者，不在乎此。夫效力者，在行间用命，方可谓之效力。如都统能操练旗兵，护军统领能训练护军，前锋统领能训练前锋，文臣能洁己办事，此可谓之效力。伊等欲因皇太子而结党者何也？皇太子，朕之子，朕父子之间并无他故，皆伊等在其间生事耳。此辈小人，若不惩治，将为国之乱阶矣。”因命将胤礽之党都统鄂缮、尚书耿额、齐世武、副都统悟礼等锁拿，监禁于宗人府。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2日)

35 康熙帝亲祭天坛。

二十八日(1712年1月6日)

36 以翰林院编修杨绪为人不端，命革职，驿解回籍，

交地方官严禁在家，勿令擅出行走，更生事端。康熙帝又命九卿等将翰林院官员中有此等人者举出，随又将行止不端之侍讲钱名世、修撰王式丹、编修贾国维、贾兆凤等均革职。

十二月十三日(1月20日)

37 左都御史赵申乔疏言：直隶各省寺庙，常窝藏来历不明之人，行不法之事，嗣后请除原有寺庙外，不许创建。将现在寺庙居住僧道，各查明来历，按季呈报甘结，不许容留外来可疑之人。如事发将该管官照例处分。得旨：建造寺庙，则占据百姓田庐，既成之后，愚民又为僧道日用凑集银钱，购买贫人田地给与，以致民田渐少。且游民充为僧道，窝藏逃亡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实扰乱地方，大无益于民生者也。命今后禁止新建、增修寺庙。

3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田地等六百九十三万三百四十四顷三十四亩，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八钱，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四石，草四百八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一束，茶二十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引，行盐五百九万一千六百九引，征课银三百七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八两，铸钱一亿七千四百九十三万三千四百。

39 本年运往日本之中国货物达四五十种。中国纺织品占日本纺织品输入量百分之九十二、砂糖占百分之七十六，达四百四十余万斤，药材占百分之八十四，达七十余万斤。〖22〗

〖1〗《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314—315 页。

〖2〗《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430 页。

〖3〗《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五一《王士禛》。

〖4〗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二五。

〖5〗《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468—469、471—472、474 页。

〖6〗《清史列传》卷一一。

〖7〗《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540—567 页。

〖8〗《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79—80 页。

〖9〗《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81—82 页。

〖10〗《李煦奏折》96 页。

〖1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五。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739—740 页。

〖13〗蒋良骐《东华录》。

〖1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86 页。

〖15〗《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782—783 页。

〖16〗《清稗类钞》三册《戴名世南山集案》。

〖17〗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养吉斋余录》卷四。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759 页。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38—1639 页。

〖2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5 页。

〖2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1 页。

〖22〗《中日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清通鉴　卷六九

康熙五十一年　壬辰　公元1712年

正月二十二日（2月28日）

1 查审戴名世《南山集》案。夹讯之下，戴名世供称：《南山集》、《孑遗录》系方正玉所刻《南山集偶钞》系尤云鄂所刻。云鄂是我门生，我作了序，放他名字。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序》是他们自己作的，刘岩未作序，我与余生书内有方学士名，即方孝标。他作的《滇黔纪闻》内载“永历”年号，我见此书即混写悖乱之语，罪该万死。涉案人皆纳罪。刑部议：戴名世书内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大逆等语，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亦有大逆等语，应剉其尸骸。二人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之子，年十六以上者俱拟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宁古塔等处。汪灏、方苞为戴名世书

作序，俱应立斩。〖1〗时朝野及祸者三百余人。四月，刑部等衙门再议此案。康熙帝以汪灏于内廷纂修年久，已经革职，命免死入旗。方氏族人不应留于本处，命将刑部奏本暂贮内阁。明年（1713）二月，审案诸臣仍拟按大逆例将戴名世凌迟。谕将戴名世立斩，其家人从宽免治罪；方孝标之子方登峰等免死，并其妻子充发黑龙江；受干连之汪灏、方苞等免治罪，入旗；尤云鄂、方正玉免死，徙其家。其免死者三百余人。旨下三日，戴名世囚赴刑场，亲戚奴仆皆避匿，惟其好友杨三炯独赁栈车同往，捧其首而棺敛焉〖2〗，由是名动京师。名世弟戴辅世自京师扶榇南归，葬其兄于所居南山砚庄之南。〖3〗

二十八日（3月5日）

2扩大奏折使用范围。康熙帝以科、道官或缄默不言，或只举细事，而臣僚结党，势将滋蔓，谕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副都统、侍郎、学士、副都御史等曰：自古帝王统驭天下，君臣一心，无有异意，故凡事无不就理，倘上下暌隔、各怀一心，则凡事无不滋弊，此理所当然也。朕今春秋已高，听政年久，众亦谓朕事事经历，无不周知，但不闻不见之事甚多，虽有言官，类多瞻顾缄默，是以托合齐辈小人常昂然张胆，构集党羽，今已显露。乱臣贼子历代有之，但为君者见于几先则不露声色，自然灭除，若渐使滋蔓，其弊不可胜言矣。朕为国为民宵旰勤劳，亦属分内常事。此外所不得闻者，常令各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于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隐，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也。尔等皆朕所信任，

位至大臣，当与诸省将军、督、抚、提、镇一体，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所言若是，朕则择而用之；所言若非，则朕心既明，亦可于书训谕，而尔等存心之善恶诚伪，亦昭然可见矣。朕于诸事谨慎，举朝无不知之，凡有密奏，无或泄漏。但大胆不肖愍不畏死之徒，从中拆视，或原奏之人朋友众多，口不密而泄漏者亦有之，至一概奏折，不迟时刻，皆不留稿，朕亲自于批发还。凡奏事者，皆有朕手书证据在彼处，不在朕所也。尔等果能凡事据实密陈，则大贪大奸之辈不知谁人所奏，自知畏惧，或有宵小诳主窃卖恩威者，亦自此顾忌收敛矣。

二月初四日(3 月 10 日)

3 康熙帝以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归于大中至正，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其功最为弘巨，命大学士、九卿等议崇礼表彰之法。九卿寻议：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从之。适《朱子全书》成，旨命朱熹跻位四配之次，李光地持不可，奏曰："朱子造诣诚与四配伯仲，但时势相后千有余载，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寝之。〖4〗

4 张伯行、噶礼互参案始。初，噶礼任两江总督，大张威福，先后劾罢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督粮道贾朴、知府陈鹏年等。"七府一州，人心差安"。及张伯行抵江苏巡抚任，倡清廉，禁馈送，并颁檄文："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

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总督噶礼则侧目相视。〖5〗噶礼于廉吏必摧之，而伯行倾力以保，二人益相水火。伯行上疏欲尽除奸弊，噶礼不允。大计时，噶礼袒庇私人，伯行持不移，结怨日深。噶礼多次密疏，痛诋伯行，阴揭其短，伯行乞休未准，及五十年（1711）江南科场案发，有旨命张鹏翮前往查审。鹏翮因其子懋诚时任安庆府怀宁县知县，受总督挟制，故多有瞻顾，加之噶礼托病不出，钦差在扬州数月，不得审结。至是，伯行疏参噶礼得银五十万两，徇私贿卖举人，言其“擅长威福，卖官卖法，复卖举人，可谓恶贯满盈，贪残暴横”，“请即行解任，一并研究”〖6〗，以“振千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伯行亦深晓其中利害，曰：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无不为臣寒心。督臣敢于欺皇上、负皇上，臣则断不敢顾念身家，畏避权势，同为欺君之人，贻讥天下后世。是虽言出祸随，亦所不惜。〖7〗疏出，远近抄诵称快，一时纸贵。

噶礼密购伯行条陈，亦撰数款，星夜驰奏。其奏较伯行疏迟发五日，而先达御前。噶礼疏参伯行诬告，并劾伯行于进剿海贼时“违旨逗留，挟私毙命”，“纵盗殃民”，“徇私作弊”《南山集》在苏州印行三千部，并不追问等七罪。有旨命将二人均解任，交张鹏翮及漕督赫寿确审。总督印务由江西巡抚郎廷极署理，江苏巡抚印务由浙江巡抚王度昭署理。百姓闻伯行解职，罢市撤业。交印之日，数万人拥至馆邸，哭声震扬城，欲相率赴京叩阍请愿。翌日，士民扶携聚集公馆，具水果蔬菜以献，伯行不受。众人膝行而言：“公现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却子民

一点心。”跪泣不起。伯行不得已，乃收豆腐一块，青菜一束。而苏州、松江等郡罢市纷纷。帝谕九卿等曰：“噶礼有办事之才，用心缉拿贼盗，然其操守则不可保。张伯行为人老成，操守廉洁，然盗劫伊衙门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拿。”“据张伯行参疏，云噶礼得银五十万两，未必全实，亦未必全虚。即噶礼所参张伯行之事，亦必有两三款是实。”又云：“此案查审实难，若命满大臣审，则以为徇庇满洲，若命汉大臣审，则以为徇庇汉人，至张伯行题参疏内连及张鹏翮者，意欲审理此事时使张鹏翮回避，故朕乃令张鹏翮前往，从公审理。”帝初偏袒噶礼，称“巡抚是一钱不要清官，总督是事体明白勤谨人物”。命李煦打听南方众论，明白速奏。〖8〗李煦承帝意，十九日密折偏袒噶礼，称：臣打听得南方众论，皆云总督没有卖举人的事，抚院心性多疑，又恨总督竟把科场参了他，如今两人都解任了。但是抚院虽系清官，事无决断，其实人多拖累。总督也并不会要钱，办事勤敏，极得民心，于地方有益等语。南方众论如此，谨遵旨奏闻。再，江宁、镇江、扬州等府百姓，为督臣噶礼罢市，纷纷赴臣衙门求题请留任。臣未敢擅行具疏。〖9〗谕命其再打听速奏。二十四日，李煦密奏：江宁、镇江、扬州百姓闻噶礼解任，于本月十八、十九等日连日罢市，请求留任。并大肆渲染江南兵民请留噶礼之状。谕命其速奏“张伯行见此光景说些什么？张鹏翮如何了？”〖10〗翌月，江宁织造曹寅上互参案等密奏共五折。

第一折：众人议论，皆云“督抚二人不体贴圣衷，安静保护，徒博虚名，各为己私，互起朋党，殊无大臣之体，

张鹏翮身为大臣，理宜秉公持正，力决是非，而反周旋主考、房考，曲全两造，迁延时日，不能无私”。其为噶礼为张伯行者，各言各是，臣不敢听信。

第二折：所审督抚二人互参一案，“每日在内对口，各人自写口供，两边俱未见面，难于输服”。朱批：众论瞒不得，京中亦纷纷议论，以为笑谈，审事也不是这样审的理，但江南各省都甚没趣了，想必满洲恨不得离开这差才好。再打听、再奏。

第三折：臣到时，保总督及保巡抚者，各衙门俱有呈纸。为总督者大半，为巡抚者少半。其乡绅及地方有名者，两边俱著保留。兵为总督者多，秀才为巡抚者多，或是偏向，或是粉饰，或是地方公祖借保留完其情面，或是属官各报答上司之情，纷纷不一，目下寂无言说矣。

第四折：张伯行参噶礼包揽卖得银五十万之说，审过毫无迹据。噶礼参张伯行各款，俱有旧案，亦近挟愤，彼此互赖，均难输服，揆张鹏翮、赫寿之意，大约要各问一个不是，候圣旨定断。

第五折：外边人又议论“何以一概混拟糊涂了事，未免人心不服。总之张鹏翮之意，不肯明审以破面目，留为日后告复之地”。又督抚互参一案，外论谓此二人均有不平，降革不一，人心不能悦服。张鹏翮因以日子太久，故将数案潦草了局，总漕赫寿劝其再一研审，务得实供，张鹏翮不允，已于本月二十日拜本起身往福建审事去矣。如此大案，审整半年，并未审出真情，以揆此二字结案。此番张鹏翮在江南声名大损，人人说其糊涂徇私。〔11〕

二十九日（4月4日）

5 宣布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人口繁增，而地方官惧加征钱粮，故多隐匿不报。帝不得实情，且一遇灾祲，粮价骤长，难以救助。是日，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又谕曰：一户或有五六丁只一人交纳钱粮者，或有九丁十丁亦只二三人交纳钱粮。云贵川桂等省因三藩之乱地方残坏，田亩抛荒，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且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处，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实数耳。嗣后督抚等倘不奏明实数，朕于就近直隶地方遣人逐户挨查，即可得实，此时伊等亦复何词耶？命详议以闻。

三月十七日（4月22日）

6 以近来浙江、江南人假冒直隶等处北籍，或代人考试者甚多。康熙帝谕曰：十三省语音朕悉通晓，观人察言

即可识辨。复试之日朕前亦许面奏，倘隐蔽不发，朕一查出，悔之无及。旋命将复试后文字不通者五名革去进士，仍留举人，下科会试。复试不到之二十六名，行文该抚咨送，到日复试。又命九卿搜阅遗卷，准王图炳等十七人参加殿试。二十二日谕：今年新科进士除拣选庶吉士外，其余不必回籍，交与礼部选翰林官教习文艺、从事典礼，亦可率同修书。

四月初五日（5月9日）

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壬辰科三鼎甲：状元王世琛，江南长洲（今属苏州市）人；榜眼沈树本，浙江归安人；探花徐葆光，江南吴江（今江苏吴江）人。至是，赐一甲王世琛、沈树本、徐葆光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林佶、汪澍、顾嗣立、杜诏、刘于义、徐杞、乔时适等一百七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左都御史赵申乔、内阁侍读学士徐元梦。

十日（5月14日）

8 步军统领托合齐结党会饮案发。托合齐担京师保卫与皇室安危之责，时皇、储矛盾再起，诸皇子倾轧不已，托合齐一身系国重，康熙颇倚重之。一废太子后，帝多次密谕托合齐，或提醒，或警告，令其“不可与任何阿哥、王等来往”。“尔若不得罪于朕，任何人不能陷害尔矣”，此言要托合齐“至死敬之”。〖12〗胤禔被囚禁后，其所属下人四处扬言称，“若我阿哥以二寸纸写文给托合齐，伊岂敢夜不开门”，帝闻听此类“闲言”，即密谕托合齐：

“大阿哥向来厌尔，欲必杀尔，朕亦稔知。欲杀尔者，亦大有其人。将此，谅尔亦约略知之。今马齐父子、朕之包衣牛录、浑托豁下佛保等人，伊等皆系已与皇太子反目之人，奢望转向大阿哥者多。此等之处，著尔留心，不时甚密打听报来。此等事宜，尔勿轻视，关系尔全家之身命。虽尔妻子，亦不可使闻。为此，甚密于谕。”〔13〕托合齐立即密奏，愿誓死效力，“倘若辜负背弃皇父之恩惠，与人结党，稍图私利，如有一次具奏遮蔽皇上之明，则青天即鉴之，俾奴才我老夫老妻，奴才之三子四孙，一月之中皆遭瘟疫死尽。奴才断不可辜负皇父之重恩。奴才生性庸懦，未详察老奸巨猾者之劣迹，为之死骗甚实。欲杀欲陷奴才者多，奴才若畏惧，龟缩后退一步，以求自保，则青天洞鉴，亦照此诛之。奴才今挺身而立，舞弊结党之徒甚嫌之。奴才惟倚皇父而行。倘若皇上洞鉴奴才之劣迹、好事等情而诛之，奴才死亦瞑目；若迎合人员陷欲杀者之意而死，奴才断不瞑目。”胤礽复立后，“两中间讨好以侥幸者复出”，托合齐也依违于皇、储之间。审处附太子党前，帝密令托合齐侦访党附太子者，托合齐却密奏称扬彼等，帝以其入皇太子党，是日谕大学士等曰：刑科给事中王懿参步军统领托合齐一疏有应议之处，故朕未发出。今托合齐之不法彰明较著，王懿所参皆实，此事著交九卿审明具奏。旋刑部等审拟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员外郎伊尔赛等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案，该案牵连受贿之原任刑部尚书齐世武、原任步军统领托合齐。帝谕曰：阅此本，齐世武、托合齐口供并未取入，齐世武品行龌龊无耻，前曾奏云：不与人往来，不取一文。今于湖滩河朔

事例一案受贿矣。托合齐行事悖乱，又在鄂缮家行走，不时请人会饮，其中亦有惧彼而往者，亦有结成党羽以威吓人者，今伊等现拘禁宗人府。著王雅尔江阿、贝子苏努、公景熙、大学士温达、萧永藻会同刑部详审。事已发觉，实供则已，若或巧辩，尔等即行刑讯。雅尔江阿等旋将托合齐等结党会饮案审讯供词具奏。得旨：此等事俱因胤礽所致。胤礽行事，天下之人无分贵贱，莫不尽知。若果以孝为本，以仁为行，天下之人皆知系朕之子，必无异心，何必求此等人保奏？惟其行事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言语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甚矣！又责胤礽之党鄂缮、齐世武、耿额、迓图、都图、皂保、武拜、张伯良、朝奇等曰：托合齐最为下贱，恣意贪婪，事迹彰著。鄂缮无知稚子，巧语诱人，止图哺啜，不惜颜面。齐世武自幼与光棍结党，好为争斗，行事粗鄙昏浊，殊非人类。耿额居心暗昧，临事苛刻，从前宝鼎、佟保、索额图、长泰等皆知之。迓图系高丽之贱俘，为安亲王属下辛者库，因王厚待之，朕不次擢用，授为都统，与上三旗大臣一体加恩赏赉，不意王丧事未毕，即与人会饮，藐视小王子，妄自尊大，负恩背义如此。都图、皂保、武拜、张伯良，俱系辛者库，贫穷下贱，并非守分安静之人。朝奇素多悖谋，愍不畏死，冒险叵测，胤礽亦所深知，曾欲致之死地者。此辈之党，早应族诛，以昭国法，但朕自御极以来，好生为德，诸事详慎，将此辈从宽豢养，冀其改悔，乃犹有此等之事，朕亦愧焉，将此谕旨，于众犯前宣读，令伊等竦听。托合齐、耿额、齐世武、朝奇等现在别案审拟，即于各案完结。鄂缮革职拘禁。都统迓图仍

入安亲王属下辛者库。都图等系辛者库人，著交与内务府总管，以上各人俱著革退。寻齐世武以受贿三千两，托合齐以受贿二千四百两，耿额以受贿一千两，俱处绞监候。户部侍郎李仲极失察，又纵容家人受贿，革职；户部尚书穆和伦、侍郎塔进泰失察，纵容家人受贿，各降三级；侍郎喝敏图失察，降一级。

十五日（5月19日）

9 从礼部等衙门题，嗣后会试不预定额数，亦不编南北字号及官字号，惟按省编号，印于卷面，以便分别取中。其八旗卷面亦如各省例另编字号。临期视进场举人实数题请，酌量按省份大小人数多少，定额取中。

二十三日（5月27日）

10 康熙帝论米价之贵源于生齿日繁。谕大学士等曰：从来米价腾贵，由于收成歉薄。比来屡岁丰登而米价未减，或有谓烧酒用米过多，故米价腾贵。烧酒多用高粱，则高粱宜贵，其他米谷宜贱，而高粱价值并未增于别种米谷，别种米谷价值亦未减于高粱，或有谓殷实人家多屯米粮谋利。夫年岁不同，必多屯之后，若遇丰年则米价必减，粜卖之人预筹及此，必不敢多屯也。今地少人稠，各处人民往边外居住、耕种者甚多，比年又皆丰收，附近京师之人，俱赖此谷，大有裨益，而米价终未贱者，皆生齿日繁，加之人众多之故耳。

二十四日（5月28日）

11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皇太后、皇太子等同行。九

月三十日回京。

五月二十日(6月23日)

12 时湖广民往四川垦田者甚多，百姓去时将原籍房地变卖，至四川满五年起征时又返回湖广争告原房地，以致讼词纷纭。潘宗洛前曾疏报此情。至是，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凡湖广民人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其姓名、年貌、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如其复回湖广，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事得清厘，争讼可止。时山东人民往口外垦地者达十余万，命亦照此例，以便稽查。〖14〗

二十二日（6月25日）

13 内阁侍读图理琛等出使土尔扈特。先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土尔扈特，因内部纷争，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约于后金天聪六年（1632）前后，率所部并和硕特与杜伯尔特之一部约五万帐牧民，越哈萨克，抵俄罗斯瓯脱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草原。入清后“表贡不绝”。康熙八年（1669），阿玉奇继其父朋楚克为土尔扈特部首领。奉俄皇征调，数度率军参加俄国对土耳其、瑞典之战争。但仍保持与清廷及厄鲁特蒙古之联系。二十九年（1690），受达赖喇嘛封号，后遣使入京。康熙帝嘉其诚，拟遣使前往。至是，谕命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三十四人携敕书前往。〖15〗临行，帝谕其抵达后，告以感谢阿玉奇所献礼品，送阿玉奇之子阿拉布珠尔返部事尚需与俄国及准噶尔部联系。如阿玉奇提出建立反对准噶尔部之同盟，应予拒绝。对俄国政府则

称中国皇帝只要求和平，沙皇可将西伯利亚戍兵西调，以对付俄国在欧洲之敌人。见沙皇时，应遵守该国礼仪。沙皇如问及中国所遵奉之道，可告以我国以忠、孝、仁、义、信为本，如问及生计如何，则答以富者亦有，贫者亦有，各国皆同；若问及火炮情形，当严加保密。关于俄罗斯之人民生计、待人接物、地理形势，亦应留意察看。〔16〕

二十六日(6月29日)

14 康熙帝先曾谕各省督抚查拿越省游行之人，川陕总督殷泰遂疏参纵容游民连直等不行查拿之地方官，应分别议处。帝谕曰：连直等俱以行医小业为生，各处糊口，地方官从宽免究。朕前谕各省督抚查拿越省游行者，另有深意。盖谓奸恶之徒有为僧道而行者，亦有市药卖卦而行者，若不防微杜渐，严行禁止，令其任意行走，结成党类，渐致人多势盛，即行劫掠，有害地方，或致难图。凡多费钱粮豢养兵丁者，特欲剪除恶乱之辈耳。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不预为之计，可乎！

六月初五日(7月8日)

15 张鹏翮奏查审噶礼、张伯行互参案。鹏翮至江南，因张伯行疏内有其子现任怀宁县令、不无瞻顾等语，张鹏翮不悦，审案时左袒噶礼。时扬州阖郡士子上书陈情，城内歌谣文檄遍布，为伯行鸣不平。张鹏翮游移不决。李煦等多次密报此情。四月，李煦又奏：科场一案，据句容县知县王曰俞供："吴泌的卷子，是泾县知县陈天立嘱托我，说卷子内有'其实有'三个字关节的，你荐了他罢，所以

中了。”因提到陈天立在扬州候审，忽于四月十五日夜自缢身死。现审事大人张鹏翮、赫寿令安徽抚臣梁世勋行地方官确查有无灭口致死情弊。至于苏州新中举人席玕等五人，大人已出题考试，闻五人内有文理通的，有文理说不过去的。席玕文理不通，且笔迹与科场原卷不对，已自认夹带，现经锁禁。其余四人，发江都县看管，犹未定夺。再，督抚互参之事，大人连日审讯，不教督、抚两人见面，各人自写口供，尚未审完。〖17〗五月初，原任江苏布政使宜思恭叩阍控告噶礼等需索银两，以致亏空，康熙帝谕命张鹏翮一并审明。二十六日，李煦密奏曰：张鹏翮去后，扬州人皆说：“大人若早严审房官、主考，那卖举人的关节，来踪去迹，自然水落石出，有何难审，要费这许多日子工夫？总因心性偏执，瞻此顾彼，游移不决，以致拖沿（延）到目下方完。究竟卖举人的情弊，不会全然明白，因外人纷纷议论，所以将副主考赵晋、房官王日俞、方名问了充军。”〖18〗至是，张鹏翮奏：应将张伯行革职，拟徒准赎；噶礼降一级留任。帝谕责张鹏翮曰：张伯行参噶礼索银五十万两，审属情虚。江南一省举人能有几何？纵尽行贿买亦不能至此数，噶礼若受赃，即五万亦当置之重典，噶礼原非清廉之官，但在地方亦有效力之处。张鹏翮等审噶礼参张伯行，并未审出一款，张伯行原参噶礼，内有干系国家之语，亦未讯明审出，似为两边掩饰和解，瞻徇定议。大臣互相参劾，岂可不彻底审明？乃两面调停，草率完结。况督抚等凡遇事故，初参之时，率张大其事，以极重之词参奏。及至审时务必开脱消释者甚多，此亦陋习，断不可行，此案发回，著大学士九卿等详看会议具奏。

张鹏翮又奏科场一案，拟主考官左必蕃革职，副考官赵晋革职充军。谕曰：赵晋干犯国宪，私受贿赂，暗通关节，行止不端，举国无不知者，张鹏翮等并未将伊拿问严审；左必蕃昏愚已甚，被赵晋欺弄。此等人仅以革职军流草草完结可乎?十八日，谕此案不可仍交张鹏翮等审理，命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去严加审明。

二十八日（7月31日）

16 礼部右侍郎胡作梅奏请滋生人丁不再加赋事，曰：皇上虚己求言，特谕三品以上得具折陈奏，若始终缄默，是负皇上也。臣今夏在班联中，恭承上谕，令将直省现在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丁数不增不减，永为定额征收钱粮，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加征，真从古所未有。臣随众会议以五十年（1711）编审丁数，永为征粮之定额，嗣后征课免其增减，如额定征粮数内或有开除人户，即将各所属乡图所增人丁补足，臣见识迟钝，尚有思维未到者，一时画题，至今惶悚不安。盖额课既无增减，则新增之丁除补足开除人户外，皆得备沾皇恩，而旧丁无减粮之例，遂不能在沾恩之列，新旧不均，此臣之所未安也。其开除人户，倘缺五人之粮，而新丁或增至十人之众，此十人中将使谁任五人之粮乎？必且有不肖吏胥，避强欺弱，放富差贫者，增丁愈多，索诈愈甚，即新增之丁亦恐有苦乐不均之叹，此又臣之所未安也。臣请嗣后每次编审人丁之年，计开除人户若干，新增人丁若干，止以五十年（1711）审定开征之额数，按新旧人丁均派征收，新丁日增，而粮如故，旧额无减而粮日轻，新旧人丁一体被泽，至公至溥，似无使于

此者。朱批：这奏的还好，事亦未定，再议时尔当奏闻。〔19〕

17 广西巡抚陈元龙奏报广西地方事宜五款：一、私派当严行禁绝而火耗不能尽革。广西山多田少，州县每年钱粮多者不过万余金，少者至一千两或数百两不等，向来有均平陋规，几及正赋之半，州县官藉此交际上司，养赡家口，宽然有余，原无加耗，自禁革均平银两之后，上司交际亦已革除，而州县养赡家口不得不藉于火耗，有加一或有不及加一，有至加一有余者，但州县官实得加一之火耗，则民间已至加一五。其现在加一以内之火耗，在民间亦情愿相安，不得不留为远方下吏衣食之资。其他四款为：一、公捐俸工之往例不能禁绝；一、各营空粮甚少，不能尽行核除；一、广西之土俗民风；一、属吏之贤否。〔20〕

陈元龙又疏陈广西盐政利弊，曰：广西行盐，向系总商承充，有一人承充一府者，有一人兼充二三府者。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上洞鉴本省无殷实商人，外来者皆赤手空拳，且滋换名顶替种种陋弊，谕令该抚酌议。是时，广东抚臣范时崇议令各州县自募土著殷商，谓以一人而行一县之盐，资本易办，似是无弊之策，殊不知抚臣范时崇止就广东富庶起见，未曾深悉广西地方之贫瘠也。彼时召募之初，并无一殷实之人承充，皆系本地衿棍或伙二三十人捏一商名具报朋充，究竟朋充之后，彼此欺骗争夺，不能完课拆盐，仍雇外省之人顶其姓名代为营运，巧立名色，谓之运商，运商完课拆盐，上商坐收顶名之利，现在各县皆然。但外省富商大贾岂肯顶人姓名，受人挟制，今所谓运商者，尽是无籍游棍，在广东借重利之债，希冀赤手求

财，其人既欲偿债主之重利，又欲偿土商之租银，安得不夹带私盐，高抬盐价乎？甚有到埠卖盐之后，挟赀而逃，赖债不还者，于是借贷之路渐绝，竟至无人输课拆盐，民既苦于淡食，官复迫于考成，州县自顾功名，不得已代为挪移借贷付与此等运商，令其赴广东完课拆盐，又恐其挟赀而逃，只得令家人亲戚押同往来，俟卖盐时收回赀本，现在广西各州县十有五六如此，此势所不得不然者。自改募土商以后，三四年来盐政颇为民累，目下已届六月，而本年之盐丝毫未曾运到也。今当稍为变通，不论外籍土著，但取实在赀本充足者，不拘成例准其承充，亦不必拘定一州一县，如赀本能承办数州县，能承办一二府者，各听其力量承充。应否题请更定，伏乞皇上批示施行。朱批：具题。〖21〗

七月十二日（8月13日）

18 广东巡抚满丕奏察看虎头门及澳门情形，并奏西洋人情形，略曰：出虎头门即是大海，实似省城门户要地，此间大河横竖交织，倘非识水性之人，纵使汉仗好，亦难显其技艺。续抵澳门看得，东西南三面环水，北面为陆路，距香山县一百二十里，百姓与西洋人虽混居，但安谧。奴才自接任以来，西洋人无滋事之处。〖22〗九月，满丕又奏曰：今年九月二十日，住澳门之西洋人罗若德，呈文香山县称：四十九年（1710）七月，西洋船抵澳门时，西洋人董德柳带来教化王（即教皇）此文书，给多罗后，命其奏万岁主子，业曾遣往。彼时，多罗已病亡，因无其奏之人，将此文书留给我，离去。此文书做何处理之处，我亦曾咨

文询问教化王，今已二年，仍无回音。今年五月，在京城之德里格、马国贤等函告：万岁主子曾问及西洋文书等语。适才巡抚抵澳门时，既又询问西洋文书，岂敢把持不交出？奴才即将此文书出示住省城堂之西洋人庞可秀等人认看，俱称是教化王之文书。文书既已封牢，特遣家人盛二，敬谨奏览。查得，罗若德系多罗属下之人，原既住澳门，仍交付澳门之西洋头目卫里多等人。朱批：嗣后凡西洋人之信，即照此，带往京城具奏。〖23〗

二十三日(8月24日)

19 曹寅卒。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又清，号荔轩，又号楝亭、雪樵、柳山聱叟、西堂扫花行者。隶汉军正白旗（一说满洲正白旗）。织造曹玺子。初入宫为康熙帝伴读。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内务府员外郎，旋升郎中。二十九年（1690）以后，任苏州织造，调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加通政使衔。为康熙帝于江南之重要宠臣，凡地方大小细事，皆得密折奏闻；备办南巡各项，四次接驾。善诗文，曾奉旨主持刊刻《全唐诗》。患疟疾，李煦代求“圣药”，帝特谕驿马驰送，限九日抵扬州，并连书四个“万嘱”，叮咛用药之法〖24〗。“圣药”未到而卒。

曹寅临终言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两淮盐课亏欠按官商分认，其应完二十三万两，但“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25〗。李煦奏曹寅寡妻幼子，拆骨难偿，请代管盐差一年，以所得余银偿还曹寅之亏欠。帝从之。明年（1713）正月奉旨：江宁织造郎

中缺，著即以曹寅之子曹颙补放。〔26〕

九月三十日(10月29日)

20　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康熙帝自热河返京，驻畅春园，召诸皇子谕曰："皇太子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胤礽拘执看守。朕明日再颁谕旨示诸王大臣。"翌日，亲笔朱书谕诸王大臣等，云：胤礽"自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久隐忍，不即发露者，因向有望其悛改之言耳。今观其行事，即每日教训断非能改者。朕今年已六旬，知后日有儿，况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创之业，传至朕躬，非朕所创立，恃先圣垂贻景福，守成五十余载，朝乾夕惕，耗尽心血，竭蹶从事，尚不能详尽，如此狂易成疾，不得众心之人，岂可付托乎？故将胤礽仍行废黜禁锢。为此特谕"。又传谕曰："朕今虽六旬，赖祖、父之福，自幼曾以英杰自许。朕于胤礽非不能制，但今之人善者少而恶者多。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胤礽因朕为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彼有一小太监善福，如厕皆遣人伺察，以此观之，当无处不留心伺察者矣，昨质问彼，随侍二太监当面唾辱，伊毫无愧色，其不堪可知。况前者释放时曾有谕旨，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详载档册，今毫无可望，故有此谕。"又曰："自释放皇太子以来，数年之间隐忍实难，惟朕乃能之，即今皇太子饮食服御陈设等物，较之于朕，殆有倍之。伊所奏欲责之

人朕无不责，欲处之人朕无不处，欲逐之人朕无不逐。惟所奏欲诛之人，朕不曾诛，以朕性不嗜杀故耳。凡事如所欲行，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乃朕如此俯从，而仍怙恶不悛，是以灰心，毫无可望。至于臣庶不安之处，朕无不知。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何则?或有身受朕恩，倾心向主，不肯从彼，宁甘日后诛戮者。亦有微贱小人但以目前为计，逢迎结党，被朕知觉，朕即诛之者。此岂非两处俱死之势乎？此数年间侍朕左右之人，因朕有勿得责罚之命，故伊不加荼毒。至伊属下内外人等种种捶楚，不可胜计，今即伊妻孥，亦皆寒心，俱以为当废，无一堕泪者。顷在热河驻跸时，朕之侍卫每日射箭欢笑，饱餐颁赐食物，颜色丰润，无不愉乐，伊处黄褂侍卫溽暑之时，流汗执役，肩担杠木，手执锹镢，手足胼胝，哭泣怨望，无有不知者。伊处只有一门，出入之人甚杂，亦众所知。朕虽日遣大臣一员、侍卫十员看守，俱似无目者然。今尔等奏请朕躬关系甚重，宜加颐养，但自释放皇太子以来数年之间，朕之心思用尽，容颜清减，众皆缄默，曾无一人如此劝解者，朕今处置已毕，奏此劝解之言何用。前次废置，朕实忿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嗣后众等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旋将胤礽禁锢于咸安宫。十一月，以再废皇太子事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二十八日，诏告全国。

朝鲜使臣报告其国云：“皇太子经变之后，皇帝操切甚严，使之不得须臾离侧，而诸弟皆在外边游，故恨自己之拘检，猜诸弟之闲逸，怨恨之言及于帝躬。而皇帝出往

热河，则太子沉酗酒色，常习未悛，分遣私人于十三省富饶之处勒征货赂，责贡美姝，小不如意，诉谗递罢，皇帝虽知其非，不得已勉从。而近则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循其私而后已。”其后又言：“闻太子性甚悖戾，每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其性行可知。”“太子无状，多受贿赂，且诸王互相树党，康熙若死，则国事可知。”〖27〗

日本再废皇太子之传教士马国贤曰：“当我们抵达北京附近的皇庄畅春园后，看到有八九个满洲人和两个太监被摘帽反绑，跪在这座巨大皇宫的庭园里。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诸皇子站成一排，也光着头，双手被绑在胸前。”“不久，皇帝乘敞篷轿从居室中出来，向诸皇子受罚的地方走去。抵达后他勃然大怒，痛斥太子，并下令把他同其家属人等一同监禁在他的宫中。”〖28〗

21 以原任大学士马齐署内务府总管。马齐等所管佐领，乃康熙帝镶黄旗旧有佐领，前曾拨给皇八子胤禩，今撤回，仍著马齐等管辖，其族人一并随入本旗。马武、李荣保、傅尔敦不必复职，其余旗人庄图、法生等三十七人俱还原职。

十月初三日(11月1日)

22 依次通免全国钱粮。免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四省明年（1713）应征地亩银八百八十二万九千六百四十四两，人丁银一百三万五千三百三十五两，历年旧欠银二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二十八两。以上共一千二百三十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七两。总计自上年（1711）至明年（1713）

共免全国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

初五日(11月3日)

23 督抚互参案审结。先是，穆和伦等至扬州，噶礼惶恐，指使盐院李某出面调和。李某手持钦赐诗扇，上有“官箴之协恭”句，谓张伯行曰：“此一句为老先生与制台而作也。上意俱欲保全，又恐两人不和。老先生体仰上意，自认些小不是，我当启奏，必两全矣。”张伯行曰：“圣意正未可知，我既参奏，岂有调和之法？”李又曰：“彼党众，必遭害。”伯行曰：“圣明在上，我何惧焉！”工部尚书张廷枢劝曰：“二位皆皇上所爱惜者，皇上最喜同寅协恭，何不两家各相让，免争竞乎？”伯行答：“某何尝不让，自莅任以来，我所让多矣。今因朝廷大事参奏，亦无可让也。”〖29〗噶礼一言不发。钦差大臣只取亲供，议定伯行革职免徒，噶礼免议。伯行再返苏州，自枫桥至葑门二十余里，各家设香案恭迎，儿童父老，填塞街巷。吏部议覆尚书穆和伦等查审互参案后，仍拟张伯行革职，噶礼免议。至是，得旨：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朕临莅天下五十余年，遍谙诸事，于满洲、蒙古、汉人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且噶礼屡次具折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谕旨现在噶礼处，此所议是非颠倒。又曰：满汉俱系朕之臣子，朕视同一体，

并不分别，无知之辈且谓朕为何不护庇噶礼。朕乃天下之主，凡事惟顺理而行，岂可庇护庇满洲！

次日，九卿等面奏此案，帝谕曰：观近日外官满洲所参大抵多汉人，汉大所参大抵多汉军，皆非从公起见，朕悉据理处之，并无偏向。张伯行居官清廉，大所共知，其家亦殷实，朕巡河工时，彼适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朕为天下主，自幼学问、研究性理等书，如此等清官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如肖永藻、富宁安、张鹏翮、赵申乔、施世纶、殷泰、张伯行，此数人皆清官，朕皆爱惜保全。至陈鹏年稍有声誉，学问亦优，噶礼欲害之久矣。张伯行听信陈鹏年之言，是以噶礼与之不和，曾将陈鹏年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为正人者无所疑惧，则人俱欣悦，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满洲大臣每谓朕偏向汉人，朕至公无私之心，天下共见，断不肯让美于古人，自幼所学者此，以所学见诸行事者即此也。

寻命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旨既下，江苏士子写帖于门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30〗士民扶老携幼，齐赴玄妙观，焚香结彩，拜谢皇恩。江南士民在京师者集数万人，持香至畅春园，跪奏各愿减年寿一岁，祝圣寿万万年，以申真诚感激之意。

初七日(11月5日)

24 先是，镇海将军马三奇疏请：以洋面从杂，海盗移彼匿此，难查其踪迹，今当秋冬，正海盗回闽广之时，当行令沿海文武于沿海要地口岸及内地严行稽查，以便入洋可获，入内地可根株。帝从之。至是，康熙帝谕命遣兵刑二部司官满汉各一员往浙江、福建、广东，会同督抚查勘，逐户严行搜查，务期必获。

十五日(11月13日)

25 以贝勒海善违旨令太监李焕于各处妄行，又不据实陈奏，从宗人府题，命革去贝勒，以其兄满都祐袭替。

二十日（11月18日）

26 礼部以翌年帝六旬大庆，请上典礼。康熙帝谕曰：朕御极以来，惟欲万国乂安，上则敬天法祖，下则垂令名于后世。孜孜然以至鬓发尽白，心血耗散，历尽忧勤，荡平险阻。自古帝王在位不久，享年不遐者，论者往往归于别故，而未谅帝王实不胜其难，实不堪其劳，忧惧所迫，以致享祚之不永也。朕反复思维，昔帝尧固辞华封之祝，必似朕临莅年久之君，方能知圣人言之有实也，余则断不能知矣。朕本凉德，惟赖祖考得国之正，积福之深，在位五十余年，寿届六十，今忧劳倍增，血气渐惫，惟恐愈久而力不支，愿不遂以至不全终始，一世勤瘁，俱属徒然。朕惟兢兢惕厉，并无留心祈求甲子之周也。览礼部请旨之奏，悉属虚文，无有实际。朕惟愿臣清子孝、兄友弟爱，人人皆读正书，勉尽职业，国安民治，盗贼宁息，各以至

诚实意，为朕六秩庆祝，朕即嘉纳，此外仪文，朕无所嗜亦无所好，所奏不准行。

十一月初五日（12 月 2 日）

27 九卿等遵旨定例：现任提镇以至守备及丁忧、革职之提、镇等官均不准在任所入籍置产，如违，地方官严查催回原籍。如本人身故不能回籍者，督抚另行具奏。

十四日（12 月 11 日）

28 福建巡抚满保奏请帝颐养身体并请定国本，曰：奴才于本月十一日接邸报，伏见皇太子旧疾复发，不胜惊骇。昨日礼部奏咨内开：既撤皇太子册宝，凡各省呈奏皇太子之笺文皆行停止。奴才伏思，先前为皇太子病势，圣郁至极，然皇上乃天命圣人，故诸事俱皆办妥，圣躬康复。今皇太子旧疾复发，又使圣心烦劳，奴才伏闻，微员之心，不胜着急。圣主日勤政务，致使天下咸归太平，夫今已五十余载，天下奴才赖以资生者乃圣主耳。事既如此，伏乞圣主明断，早定国本。奴才长于圣主足下，今遇此大事，奴才远在五千里外诚感坐立不安。〖31〗

帝令传谕内务府："嗣后奏胤禔、胤礽之事时，一律俱称大阿哥守卫处、二阿哥守卫处可也。停称育青宫。"〖32〗

十九日(12 月 16 日)

29 镇国公景熙先曾首告托合齐父子于该王府内宴会及贪婪不法等款，谕命皇子胤祉、胤禛、胤祺、胤祐及大臣阿灵阿、赫奕、马齐等会同宗人府查审。至是，回奏各款俱实，托合齐应凌迟处死，其子舒奇应绞监候。奏入留

中。五十二年（1713）二月，因托合齐已于监所病故，剉尸扬灰，其子舒奇仗父威势，恣意横行，绞监候。

二十五日(12月22日)

30 从左都御史赵申乔疏言：自兵有顶名之事，然后官有侵饷之弊，命各省督抚提镇严查，凡营兵顶名食粮者，速报部改定，已故兵丁即于册中除名，召募新兵其年貌籍贯按季造册，印结报部，如有顶替混报者，该管官及兵丁从重议处。

十二月十三日（1713年1月9日）

31 协领常寿请照保定、永平、太原等例，城门钥匙由驻防满兵掌管。康熙帝以其缉盗不力责之，并令兵部议奏。兵部尚书殷特布议从其请。帝不准，朱批曰：朕降旨甚明，各地方驻防满洲兵丁，并不尽力擒拿贼盗，仅以城门钥匙为要务，其间必有小人乘早晚开关城门之便，恐有所图。尔部并不察事，即妄革常寿职，仍请准满洲掌管。汉人掌管之时，何事有误，有何不妥之处，并未明白陈述，甚是糊涂，敷衍议奏，殊属不合。著察议具奏，此事覆议后奏来。〖33〗

3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三千五百二十四，田地等六百九十三万四百四十四顷五十五亩，征银一千九百五十万八千三百五十三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五石，草四百八十五万八千六百七十二束，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二十八引，行盐五百九万三千六

百八引，征课银三百七十二万九千八百九十八两，铸钱三亿七千四百九十三万六千八百。

33 定给漕船限单。凡漕船受兑开帮，巡抚给以限单，填注开行日期，饬令沿河州县依次填注入出境日期。〔34〕

〔1〕《戴名世集》附录《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

〔2〕《戴名世集》附录《戴南山先生年谱》。

〔3〕《南山集偶钞》有南明永历时人物数十篇，奉南明为正朔，且尊称故明之君，尤歌颂尽忠明朝之士臣，此触清廷之讳（参见郭成康等著《清朝文字狱》131 页）。时鳌礼与张伯行如水火，欲借以倾陷，将张打入戴名世、方苞一党中；而皇太子胤礽此前曾将《南山集》中“悖逆”语摘出进呈（《永宪录》卷一），故《南山集》案与朋党之争颇有关系。

〔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李文贞公年谱》。

〔5〕《正谊堂文集》卷首《张先生行状》。

〔6〕《碑传集》卷一一七《张清恪公神道碑》。

〔7〕《张清恪公年谱》上卷。

〔8〕《李煦奏折》103 页。

〔9〕《李煦奏折》104—105 页。

〔10〕《李煦奏折》105—106 页。

〔11〕《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86—92 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40 页。

〔1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3 页。

〖1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掌故汇编》内编卷二。

〖1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朔方备乘》卷四十三；《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五章。

〖16〗参见：《异域录》；《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17〗《李煦奏折》108—109页。

〖18〗《李煦奏折》1113页。

〖1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293—295页。

〖20〗《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301—303页。

〖21〗《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309—310页。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804—805页。

〖2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824页。

〖24〗《李煦奏折》118页。

〖25〗《李煦奏折》120页。

〖26〗《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10页。

〖2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五。

〖28〗《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141页。

〖29〗《张清恪公年谱》上卷。

〖3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养吉斋余录》卷八。

〖3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829页。

〖3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831页。

〖3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833—834页。

〖34〗《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二。

清通鉴　卷七十

康熙五十二年　癸巳　公元1713年

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

1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论防海之道，谕曰：朕思防海之道惟在陆路兵弁守御严紧，乃为扼要，如盛京、山东沿海汛地官兵，能加意防缉，以致贼势穷蹙，遂革心向化，以次投诚，此即严巡之明验也。海贼原无窝巢，初时不过数人，或系穷民，或为水手，其力不能自备船只器械，因饥寒所迫，抢夺营伍及商贾之船只器械，渐次啸聚，久而势众，又苦无米粮，乃往来海洋行劫，每趁夏月南风至山东、盛京等处，至十二月西北风发方能南回，其停留数月间，或被官兵缉获，或因冻馁伤损，所余无几。如浙江巡抚王度昭解到陈尚义等，询其原伙有船十二只，有众不下千余人，今止余船四只，人不满百。今沿海地方督抚提镇能同心防御，不时稽查，使贼无所掠夺，则不期灭而自灭矣。

沿海防汛，果能严肃，贼一登陆便被擒。故防海之策，惟陆路守御为最要。

三十日（2月24日）

2 封班禅胡土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照册封达赖喇嘛例，给以印册。

二月初二日（2月26日）

3 康熙帝以左都御史赵申乔疏请立皇太子，谕诸臣曰：朕自幼读书，凡事留意，纤悉无遗，况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昔立胤礽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凡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之心为心，方可立之，岂宜轻举？太子之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盖父之于子，严不可，宽亦不可，诚为难事，如朕方能处置得宜耳。尔诸大臣各有子，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特召集尔众大臣明示朕意。赵申乔所奏折，著发还。

初六日（3月2日）

4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言外国情形：朕昨问投诚海贼陈尚义，伊等出洋行劫，遇西洋船只，惧其火器不敢逼近，惟遇东洋商船，则掠取其银米，亦不尽取，以此商船仍往来不绝也。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北行入广东界，常六阅月在海中，不见一山。自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因隔俄罗斯诸国，行人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俄罗斯距我京师约一万二千里，西洋及土尔扈特部皆与俄罗斯接界。回部温都斯坦、布海儿、夜儿根等处产棉。制甲四十层，可敌浙江绵八十层，曾以鸟枪试验知之。又过哈密六百里，有吐鲁番地方，去雪山百余里，其人昼伏，至夜始出耕种，其地甚热而多石，若日出时耕种辄热死。又哈萨克即古阳关地，其人性好斗，常结队以杀掳为事，人心亦齐，若妇女被人掳去，必乘间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热，草极肥盛，马皆汗血所产，苹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种类极多，皆元太祖后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约十万人，皆住帐房。惟北极下为最寒。往时曾有人筑室而居，明年人往视之，其人已无复存者。但见林间雪深数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积冰数百丈，向以为荒诞，以此观之，信不诬也。总之，西北地方极大，其风土亦各不同。朕曾详悉访问，是以周知也。

二十一日（3月17日）

5 从御史成文运疏言：奉差收税官员定限一年期满，不许携带家口，禁止广收童仆或于任所置婢妾，回京后考

绩未毕，不许擅买田宅及放债。

二十五日（3月21日）

6 福建巡抚觉罗满保以闽县等十六州县员缺，请于卓异人员内拣选补授，部议不准。康熙帝以督抚等为地方得人起见，恳切陈奏，理所宜然，其应否准行补授，出自帝旨。但近来督抚一有此等事题请，言官每从中阻挠，且未经部复之先预行条奏，则部议自然不准，所以特嘱言官言之也。如此，则权尽归都察院、科、道等官。认为此是明末恶习，断不可长，谕大学士等到京，向九卿詹事科道具奏，回銮时务将闽属十六州县员缺，即行补授发往。

7 查处顺天乡试舞弊案。乡试中式第一名查为仁之父查日昌，请人为其子代笔，贿买书办，传递文章，处斩监候。查为仁及书役龚大业处绞监候。代作文章之邵坡，革去举人，杖徒。失察之御史常泰、李弘文罚俸一年。翌日，中式之周启，系原任步兵统领托合齐家人周三之子，请人代笔，串通誊录所吏役通同作弊。事发后，周三贿嘱司狱周芝，致死首告伊子之邵文卿，希图灭口。周三、周启俱立斩。说合通贿之谈汝龙、高岳，受贿书吏何亮公、钱灿如绞监候。代周启作文之王廷铨杖徒。失察之誊录所官、受卷所官、监察御史、提调官等皆革职。

二十九日（3月25日）

8 以本年各省游食来京者多，致米价较往年上涨，康熙帝谕命吏部尚书兼管仓场事务富宁安等发仓米赈之。

三月初二日(3月27日)

9 户部尚书张鹏翮疏言防海：闽省沿海地方请委用深知水性、谋勇兼全之人，凡各紧要地增兵设船，预备火药器械；请令该总兵官春秋两季亲巡，有海贼逃匿者，行文江浙广东等省协剿。帝不准行。谕曰：有谓商船宜改为平底，只用一桅者，不知商船重载，入水数尺，方能压浪，每造一船，费至一二千金，若勒令改造，则不肖官员因此扰害商人，将何以堪？商船虽带军器火药，一遇贼船，商人并不敢与敌，船中所有随其所取。盛京泛海两三日，即可抵尽山花岛。利之所在，人所必趋，泛海往来既速，又省路费，商船岂有不往之理？沿海官兵，防守甚严，即海外诸小国，亦不听伊等停泊。贼船缺少火器，即假托鱼船往盛京等处代买。命于盛京沿海增营船二十艘，出海巡哨时将陈尚义等带往，海上盗贼伊悉知之，自然渐次擒获矣。

十八日(4月12日)

10 康熙帝六十寿辰，举“千叟宴”。帝先谕诸王以下文武大臣：朕昨进京，见各处为朕六十寿诞庆贺、保安祈福者不计其数，朕实凉德，自觉愧汗。从来帝王之治天下，罔不以民生为念，若为一己之私，即不能扩而充之矣。朕若先知，必令止之。今已成矣，难违众志，夜来思之达旦，朕为天下万国苍生之主，万姓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若能祈祷雨暘时若，家给人足，则朕安寝饱食，可以却病延年，此朕之求福，非有妄想也。传之各处，凡有祝延万寿者，必以雨暘时若、万邦咸宁为先。朕已老矣，有若无，实若虚，夙夜匪懈，履薄临深之念，与日俱增，岂

敢自有满假乎？奉皇太后自畅春园回宫时，见直隶各省官员士庶，夹道罗拜，帝停驾慰劳，遍赐老人食物。诸王贝勒及文武大臣官兵等于诵经处跪迎。又以各省来京老人颇众，谕南书房翰林等官，各省老人于西直门外本省龙棚下齐集接驾，庆寿时至正阳门内，听礼部指定地方行礼，行礼后不必再回龙棚接驾。又谕来京各省年老官员，除本身犯罪外，凡因公罪误、降级、革职者，俱给复原品，随班行礼。是日，王贝勒大臣及士庶兵民行庆贺礼。侍郎王原祁作"万寿盛典图"长二十余丈，李绂详记其事。〔1〕遂颁诏全国，言："自秦汉以下，称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朕之虚薄，良深歉疚，何敢稍有倦怠，以负孜孜图治之初心。""朕以天下为心，天下亦当体朕之衷，各矢忠诚，皆敦孝敬，型仁讲让，守己奉公，务勤职业，官僚胥劝，人士奋兴，使遐迩之均被，小大之咸周，以享升平之福。"诏内"恩款"四十五条。

越数日，于畅春园正门前举行"千叟宴"。与宴者汉大臣官员及士庶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三十三人，八十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七十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八百四十六人。谕命皇子、皇孙及诸王以下宗室子孙之年二十以下十岁以上者执爵敬酒，分发食品。并谕曰：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居官之贤否，而移风易俗之实政、入孝出悌之本心，未暇讲究。朕因今日之盛典，特宣此意，若孝悌之念少轻，而求移风易俗，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矣。尔等皆是老者，比回乡井之间，各晓谕邻里，须先孝悌，倘天下皆知孝悌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道

德之根，非浅鲜也。昨日甘霖大沛，田野沾足，朕心大悦，尔等无误农时，速回本地。又令侍卫扶八十以上老者至帝前，亲视饮酒。随赐各省老人银两有差。二十七日，再于前址举“千叟宴”。与宴者八旗大臣官兵闲散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七十以上者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十二人。诸皇子出视分发食品，宗室子执爵授饮。扶八十以上老人至康熙帝前，亲视饮酒。赐八旗老人银两有差。

二十三日（4月17日）

11 筹议以海运输米，平抑米价。时广东米价腾贵，每石卖至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将军管源忠因米贵具折奏闻，而督抚不以闻。帝乃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朕轸念天下民生，无间远迩，虽边徼之外，视之犹犖毂之旁也。粤地素号产米之区，从无价高至一两以上及二两者。兹米价骤增，小民必致艰食，督抚系封疆大吏，凡有关地方事务，随所见闻，应即据实陈奏。今万里情形，朕已周悉，而伊等漫无奏报，殊属懈忽。前福建岁荒米贵，朕特旨截漕数十万，由海道转运赈济，谕旨方颁，市价立平，于地方大有裨益，今广东亦宜照福建截漕海运，朕因详询投诚海贼陈尚义等，目今截留江南漕粮，可否由海转运广东。据称截漕粮，由海转运，八九日可至福建，自福建八九日可抵广东。但此事关系重大，非微贱所敢身任。现今风势不顺，断不可转运，必至八九月后，此风渐利，始可转运等语。朕意于八九月后，将水师营战船，装载米石运送，易于到广，而兵丁亦可熟练水务，其天下地丁钱粮，前已于三年

内，全免一周。命将本年地丁钱粮，停其催征。

四月初一日(4月25日)

12 查明宗室犯法及开国功臣子孙因罪革职者，妥为安置。帝传集诸王以下大臣等谕曰：今日传集尔等，因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凡太祖、太宗、世祖时宗室革退不载玉牒者，久后竟无人知。宗室有罪，僇之处之，自有定法，非欲复翻旧案。今不查明，必致年久湮没，所关甚大。此等人应俱查明续载于玉牒内，酌量给带，以示差别。宗室觉罗之弃子归他人抚养长大者，亦应查明。开国有功五大臣子孙因罪革世职者，查明给与官职。鳌拜军功显著，应给世职，但其子那摩佛所生达里善、达福俱劣，行止不端，勾引苏完之人在二阿哥处行走不绝，朕知之，至今未授官职。可另择承袭之人。七月初七日，宗人府遵旨题，将从前革退宗室觉罗子孙分别给带，续载玉牒。给以红带、记入黄档者，除多尔衮无嗣外，有原贝勒莽古尔泰、德格类、英亲王阿济格、贝勒硕讬、镇国公艾都立、贝勒拜音图、贝子巩阿岱、西罕、济麻护、郡王阿达礼、庄亲王舒尔哈齐等子孙二百十六人。给以紫带、记入红档者有觉罗勒尔森，昂阿拉、吴丹等之子孙二十九人。又定例：以后宗室亦照觉罗例，增设稽查幼子之员，将宗室所生幼子编查，咨送宗人府，以免遗漏。

五月初四日(5月27日)

13 议开矿之法。因四川提督康泰奏报该省一碗水地方有万余人聚集开矿，随逐随聚，正差官力行驱逐，康熙帝

谕大学士等曰：偷开矿厂之徒，皆系无室可聚、无田可耕、乏产贫民，每日所得甚少，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彼等何以为生？果如滇省矿厂所出颇多，亦可资助兵饷。此处所出无多，该地方文武官员作何设法使穷民获有微利，养赡生命，但不得聚众生事，妄行不法，似属可行。命九卿速议覆奏。次日，九卿等遵旨议定：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于湖广、山西各雇本地人开矿不议外，他省所有之矿向未经开采者，仍严行禁止。其本地穷民现正开采者姑免禁止，由地方官查明姓名记册，听其自开；若别省人往开及本处富民霸占者，即行重处。谕曰：有矿地方初开时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民勉办资本，争趋觅利，藉为衣食之计，而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置得宜，不致生事耳。时有请开矿之大豪多辇金京师谋首事，谕问李光地，对曰：开矿以食饥民，无不可。请许土著贫民人持一挑以往，而越境者诛，则奸人不致屯聚山泽以酿乱。议遂定。〖2〗

初十日（6月2日）

14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皇太后及皇子胤禩等同行，九月二十日回京。

闰五月初八日（6月30日）

15 内务府总管赫奕等奏请废太子身边之女亡故安葬之例，曰：闰五月初四日，据总管窦同礼、副总管曾奇等来

禀：先前奉旨，二阿哥身边一女病故后，仍按答应之例殡葬。现有女病故，请将此照答应之例殡葬。查从前阿哥身边女亡故后，送地坛后面茔地，斋戒后安葬。二阿哥身边之女亡故后，送曹八里屯，于内茔地墙外斋戒后安葬。是以现今亡故之女，拟照阿哥身边亡故之女之例，送地坛后面茔地安葬。为此谨奏请旨。朱批：仍照从前，合葬于伊友处。〖3〗

初九日（7月1日）

16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蠲免钱粮之深意，曰：古大臣进言于君，皆云垦荒积谷节用爱民，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藏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赀。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大学士等曰：不但如此节用为从古未有，皇上爱民，蠲免天下钱粮亦古所未有。帝谕曰：若不蠲免钱粮，则民间匮乏将何所赖耶！

十一日（7月3日）

17 请西洋人绘制九省地图。〖4〗

二十五日（7月17日）

18 康熙帝与大学士论用人知人，谕曰：自古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方且欲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若于所爱者故为怒容待之，于所恶者故以喜色遇之，是欺人即自欺也。朕之喜怒，无不即令人知者，惟以诚实为尚耳。天下凡事

难以预防，惟历事多、见理明，乃随事之来，措置合理。又言各衙办事应遵守成例，循例而行，虽稍有未当，其失犹轻，若无例，则无可凭矣。

六月初二日(7月23日)

19 康熙帝谕命诚亲王胤祉率庶吉士何国宗等于热河行宫立馆修辑律吕、算法诸书。九月，帝又命胤祉于蒙养斋立馆，将学习算法之举人照海等四十五人再加考试，择其优者于修书处行走。又以创设算学律吕馆，召苏州府教授陈厚耀、何国宗及其兄国柱、官学生明安图等人。五十四年（1715），又召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以生员供奉蒙养斋，汇编御制天文、律吕、算法诸书，编纂《律吕渊源》共一百卷，内容包括天文历法、算法、律吕。〔5〕

十五日（8月5日）

20 福建巡抚满保奏请补充水师，整修战船。奏称：今水师二十营有兵一万九千余，不可谓不多也。惟正额兵丁未满，以致用时仍感不足。又查得，福建省战船共计三百十二艘，由五府知府承造，因部资不足，每年由文官俸内捐纳，每造一船，在部价百两之上再加七十、八十、九十两不等。虽然如此，知府每船仍赔近百两。故船少之年制造尚易，船多之年极为紧迫。今若至应当制造之月，即令陆续营造，不等另帮，无查退之项，则船竣定速。倘蒙允准施行，奴才再酌情援助造船知府，裨益船务。再者，到外国贸易之大洋船人多势众，携火器利物为宜，不予禁止外，平常涉省到海捕鱼船、商船，应遍行禁止携带枪炮等

火器、刀矛等利物。帝命著速具本来奏。〔6〕

十六日（8月6日）

21 礼部题请兵部侍郎宋骏业、詹事府詹事史夔广故，照例赐恤。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汉人中史夔、宋大业、宋骏业、张志栋皆甚无耻，张志栋好保举人，不顾颜面与山东人结党，宋骏业以能书在内廷行走，乃一险人，专事结党，学问不及，朕知而远之，姑念其内廷效力，给与半葬。史夔为浙江考官，声名甚劣，因在河工效力故，复起用，其祭葬俱著停止。

22 议处总督赵弘灿、巡抚满丕隐匿广东米价腾贵不报之事，康熙帝谕事贵预防之策。谕大学士等曰：赵弘灿、满丕居官不善，于地方之事，不思效力，务为隐匿是实，闻奉差大人至广东时，民人欢忭，焚香迎接，奉差系国家大臣，督抚独非大臣乎？观此可知民情所向矣。广东米价先增至三两一石，今止需一两六钱。朕留意民瘼，悉心采访，诸凡地方之事，此处不报他处必有奏报者。即如盛京之事，盛京不报，但问乌喇往来之人，即知之。朕前巡幸江南时，预闻江南有贼后，果有一念和尚叛案。总之，事贵预防，朕听政年久，一闻地方荒歉等事，皆先为筹画措办，以销患于未萌，乃督抚等不留心预防，及至地方有事，谓皇上自能办理，岂可谓之大臣乎？越三日，帝又曰：朕历观前史，凡事皆坏于隐匿，明代盗贼情形俱隐匿不报，迨贼已及门尚然不知也。岂知旱涝之灾、民生疾苦乃自古所有之事，奏闻何伤？若果督抚凡事皆据实奏闻，预为防备，虽有事，亦复何害。且朕临驭年久，凡事有应商酌之

处，朕必与大臣等商酌而行，惟军机、河工事朕即批示，恐与不知之人商酌反致有误也。

七月初十日(8 月 30 日)

23 康熙帝以现今部院官员内能办事者有之，但尚多疏略，言已当繁剧时日阅二百余本，曾无一字疏略，今阅二三十本，更觉宽裕。又以其年少时步行四五十里，今虽高年，尚可步行十余里，谕大学士等凡事皆在留心历练。

九月十二日（10 月 30 日）

24 查抄噶礼家产。镇国公都统普奇等奏请将噶礼之子及家产交刑部严查，曰：臣等奉旨带领参领等人，将噶礼赡养之常泰之子甘泰拿获，以九节铁索索之，经讯问，供曰：噶礼之妻、家产，俱在河西务，京城惟有二处房、二个当铺。经查甘泰之家产，有银一万七百余两，将金、银、玉、石、书及陈列放置画之物、衣裘缎绸等项，一一查封看守。再，二个当铺查获二千余两银，所有典当物品俱封存看管。又派章京、兵丁前往河西务，将噶礼家男子俱以铁索索之，女人全部监禁。倘细查，繁乱且恐有侵渔，故将所有物品、房屋一并全部封存看守。惟噶礼之子佐领甘都随驼群前去找固处，伊两处房亦封存看守。再，噶礼另外有无房产、田、庄屯、买卖之处，经严讯甘都、噶礼之家人，未供出实处，正欲具奏后、将此等人严审时，噶礼之弟华色带领其母前来，告之奉上谕，将查抄噶礼家产赏与其母。查得噶礼有银，且甚随意，借走公库银二万两，臣等请将现查获之一万七百余两银及二个当铺现有之二千

余两银一并赔补公库，其余不敷之银，以伊三个当铺陆续所得之银完补。再噶礼甚恶，王子稔知后，已拿获交部。惟噶礼之家暴富，且行甚钻营，乃甚乱之人，有另项缘由之处不可料定。臣等请将噶礼之子甘都、所养常泰之子甘泰、家人、家产等项，一并俱交刑部，严审核查，为此谨奏请旨。帝命普奇等会同刑部查之，并责其此折“未封皮，甚属非是”。〖7〗随即，普奇奏请遣员查噶礼财物，曰：公增寿家早已遣给噶礼之奴才梁志林向原都统七十首告曰：噶礼家隐瞒大量房、田、货物、铺子等语。七十业已将梁志林交送前来。讯梁志林，据伊所交单子内开载：正阳门外有当铺一个，河西务有当铺一个，俱已封死看守。梁志林出首之十一处二百六十七间房，亦封死看守。前后查获当铺五个，十五处房共五百七十三间。此外，伊出首直隶所属之涿州、新城、定兴等处之庄屯、地亩，易于查获，惟涿州、新城、定兴、易州、三家店五处之七个当铺，倘不上紧查核，噶礼大富，其甚奸宄、巧诈，伊之家人个个行止不端，必将现有之物项转移、窝藏，倘立即派旗员、兵丁紧急往查，又恐不遍且受损。或交付该地方官严查，或公同派出部章京、旗员、兵丁严查之处，急速奏闻，伏乞圣裁。帝命揀选贤能部章京、旗员、兵丁严加查明。〖8〗

三十日(11月17日)

25 康熙帝谕责科、道官：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今之进言者，辄云某为上所喜，某为上所恶，每揣摩朕意，私心窥伺，以图迎合。朕并无所爱憎之人，其居官善者，则爱之。不善者，则憎之耳。

即如噶礼居官如此不善，不但无一人劾奏，反有从而誉之者。后噶礼与张伯行互参，差往审事满汉大臣，谓朕意有偏向，故审理俱不公平，朕亦不露意旨，直至议定奏闻，方向九卿明谕，于是众乃知朕无偏向之意。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尔忘私，乃为正理，且性理诸书中，亦不过辨别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若挟其私心，则天下必不能治。今科道于内外官员，亦有明知其不善者，或其人有所倚仗，或其人素有声势，不可摇动，遂莫敢参劾。亦由学浅胆小故耳。为清官者，惟洁己不要钱，犹是易事，若论公忘私，诚为难得，科、道官员内朕无深知者，今条奏亦稀，将伊等照例次升转可也。

26 胤礽之下人得麟以大逆律凌迟处死。先是，随从二阿哥胤礽之得麟以为人狂妄，帝命锁禁在家。因伊父阿哈吉补授福陵关防时，奏请将得麟带往奉天，既而得麟之叔佛保奏得麟怙恶不悛，请交奉天将军正法。谕命交伊父阿哈吉将伊处死。阿哈吉及得麟之子白通诡称得麟自缢身死，潜踪逃匿。帝察知其诈后，遣刑部员外郎纳齐喀等至山东胶州拿获得麟，付法司会勘。至是，刑部等衙门覆奏：得麟系屡犯重罪、奉旨处死之人，乃擅行悖旨，假死逃匿，情罪可恶，应照大逆律，将得麟凌迟处死，其父阿哈吉虽已身故，应开棺戮尸，得麟之子白通，拟绞监候，其逃匿地方文武官，失于觉察，应行令该抚查参议处。帝从之。

27 是月，江西兴国佃农集众数千逼迫县官，不许田主夺佃。每至秋收，先定收成或七成或八成，田主有仍按原额收租者，即碎其屋宇，以其所收租谷充作会馆活动经费。〖9〗

时两江总督赫寿亦奏闻江西雩都等县农民抗租，称：江西赣州府雩都县租田耕种之民声言本年钱粮业已奉旨全部蠲免，反日拒不向田主交租，聚众生事。瑞金、兴国两县亦效仿聚众。经地方文武官员查拿、晓谕，已各自听从散去，恢复如常。朱批：不能管理此等百姓，总哄骗而行，何日完结？此即乱之源也。〖10〗

十月初二日(11月19日)

28 原任偏沅巡抚潘宗洛疏请垦荒展限，户部以应行文接任巡抚查明详议议覆。康熙帝谕曰：凡督抚条陈地方事务，应据实陈奏，潘宗洛奏湖南荒田五百余顷，今天下户口甚繁，地无弃土，湖南安得有如许未垦之田？命户部差司官会同湖广总督额伦特查勘。又谕曰：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恶湖广之人，或有将田地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他往者。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若按田起课，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且如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今岁田禾大收，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朕巡幸时，见直隶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冲决之处，今百姓皆筑舍居住，斥卤变为膏腴，不下数十百顷，皆未尝令起税也。又江南黄河堤岸，至所隔遥堤，有二三里者，亦有六七十丈者，其空地先皆植柳，以备河工取用。今彼处百姓，尽行耕种，亦并未令起课。

昔黄河泛涨时，水常灌入遥堤，不得耕种，自清水畅流以来，河底刷深，水必长至二丈，方能及岸，遥堤以内皆成沃壤矣。总之，督抚不可侵部院之权，部院亦不宜刻求督抚之非，凡事宜用中，不可一偏也。

初六日(11月23日)

29 禁百姓请留地方官。御史周祚显奏请禁止百姓保留地方官员，康熙帝以其言甚是，谕曰：在口外青城地方曾有二百余人叩阍保留山东莱州知府，朕未许，后又至热河叩阍，止五六十人，朕疑之，经查，乃现居口外之山东人为知府家人雇觅指使而来者。凡有百姓纠党保留地方官者，若准留任，则官必为民挟制，实非美事。且令民不畏官，官不畏其上司，关系匪轻，故宜留意。清官或倚仗廉洁不畏上司，而贪官被参之后，亦谓我不能迎合上司，所以被参，学为清官之语以自饰。朱子畏大人注云：大人理所当畏。国家有上下贵贱之体，虽清官可不畏上司乎？又以举荐官员，谕曰：天下官员甚多，朕不能尽识，虽识之亦不能确知其为人，然后问于九卿，九卿宜一意秉公，据实举奏，今观九卿人臣率多苟且，谓何必与人为仇，不肯直言，人臣居官一日，则当尽一日之职。若互徇情面，不实心办事，事何由而得理？殊非臣道所宜然也。且科、道者，耳目之官，九卿保举不公，即当纠参，又科、道有互参之例，今伊等惟有所倚恃，始行题参耳。

十一月十二日(11月29日)

3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癸巳万寿

恩科三鼎甲：状元王敬铭，江南嘉定（江苏嘉定）人；榜眼任兰枝，江南溧阳（江苏溧阳）人；探花魏廷珍，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人。至是，赐一甲王敬铭、任兰枝、魏廷珍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吴襄、王赉、孙嘉淦、余光祖等一百九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王掞、工部尚书王顼龄、兵部侍郎李先复、内阁学士沈涵。

十三日(12月30日)

31 康熙帝往遵化谒陵，十二月十九日回京。

时皇太子胤礽再度被废，诸皇子觊觎储位争斗不已。皇九子胤禟对其亲信何图言："人材难得，你该为留心。"又言："我初生时，有些奇处，妃娘娘曾梦日入怀，又梦见北斗神降，虽然如此，我心甚淡。""胤禵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11〗皇四子胤禛门下戴铎亦致书胤禛曰：当此紧要之时，当广结人心，不容一刻放松。"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入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12〗

十二月十八日（1714年2月2日）

32 查审刑部溺职官员。先是，康熙帝谕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总管等：得麟系奉旨处死之人，擅自逃匿，经朕访闻始行拿获正法。又托合齐案内，发遣白都纳犯人常名并未至发遣之地，现居房山县李姓家内。似此应杀者不杀，应发者不发，蔑视国宪，情罪可恶，尔等派人即将常名等

锁拿交刑部严讯。再从前刑部堂官受常名嘱托，曾于汇题案内，将常名奏请援赦，此案仍著尔等会同审拟具奏。至是，领侍卫内大臣等会审议覆：常名系托合齐案内免死发遣之人。于本年二月内，已在京发遣，乃诈称患病，逗遛中途，冀三月颁诏之后，援赦宽宥，刑部尚书哈山、侍郎王企埥等，并不查今年诏款，原未有中途遇赦即免发遣一条。乃擅引宽律，将常名纵释，又将此案入汇题之内，希图蒙混，虽刑讯常名，坚供无营求之事，而作弊显然，情罪可恶，应将常名拟斩立决。其妻子充发黑龙江。刑部尚书哈山、侍郎王企埥均照溺职例革职。再常名于房山县居住李姓之房，原用印契购买居住，应将此房入官，李姓免议。得旨：常名系发遣之人，仍著免死发遣。哈山、王企埥有玷官方，俱著革职，余依议。

二十日(2月4日)

33 京口将军马三奇因未将承修战船按式样修造，又私买民船十艘混入充数，九卿以战船关系军务，应照贻误军机例革其职，康熙帝谕命革去将军，以侯爵随旗行走。

34 步军统领隆科多疏言：畅春园汛守之地共六十八处，应增设马步兵防守。得旨：八旗汉军闲散人员甚多，即以其顶补，嗣后巡捕三营兵丁缺出，亦著与汉军汉人一并挑补。

35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三百五十八万七千二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六万四百五十五，田地等六百九十三万八百八十九顷六十九亩，征银二千一百八万九千

六百五十八两五钱，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五石，草四百八十七万八千六百八十五束，茶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六引，行盐五百九万八千九百六引，征课银三百七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两，铸钱三亿七千五百六十二万九千八百，户部存银四千三百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九两〔13〕。

36 免全国明年房地租税及积年拖欠。〔14〕

37 两浙、福建、广东盐课所办宝源局额铜分别增加二十万斤、六万斤、十万斤。全国各省芦课、盐课办铜统交商人承办，每年解宝源局铜二百五十二万斤。按宝源局例，各关应办宝源局额铜及增派盐课、海关之办铜银，俱交内务府商人承办。〔15〕

38 御史董之燧奏请改革赋役制度，行摊丁入亩之法，户部先拟不准，后于广东、四川两省试行。〔16〕

39 大凑山、黄沙等处铅矿于本年内开采，获铅三十六万二千一百余斤。〔17〕严禁内外富豪势要之家于京郊西山一带开窑烧煤，又禁于京城北边青龙桥、红石山、蝎子山等风水之地采取石料。〔18〕

40 毛奇龄卒。〔19〕

毛奇龄（1623—1713），又名甡，字大可、齐于，号秋晴，学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明季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

修官。后以病辞官南归，以著述为业。淹贯群书，学问渊博，尤精于经学。主张注经必有“实据”，“以经解经”，“以经证经”，开考据之风气。其弟子李塨、邵廷采等均有名。遗经、文二集。经集自《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术》、《春秋毛氏传》等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其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

---

〔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四；《养吉斋丛录》卷一一。

〔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五；《二林居集》卷一五。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859页。

〔4〕《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

〔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五、二五六；《清史稿》卷一七、四五；《畴人传》卷三九。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872—873页。

〔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908—909页。

〔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911页。

〔9〕参见：同治《兴国县志》卷四六一；光绪《雩都县志》卷六；《南游日记》，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

〔1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912页。

〔11〕《文献丛编》一辑。

〔12〕《文献丛编》二辑。

〔13〕《陶庐杂录》卷一。

〔14〕《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15〗《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四、一一四。

〖16〗参见：《养吉斋余录》卷一；《石渠余记》卷三。

〖17〗《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一三、二四四。

〖18〗《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一三。

〖19〗另有卒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之说（《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八卷《毛奇龄》）。据毛之门人蒋枢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补辑《西河合集》时有云："先生自康熙二十八年以后，越五年而东归草堂，又九年而卒。"则卒年当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同书何国泰序，亦有奇龄享年91岁之记载。故取五十二年说。

清通鉴　卷七一

康熙五十三年　甲午　公元1714年

正月初九日（2月22日）

1 胡渭卒。

胡渭（1633—1714），原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明末诸生。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拒不就荐，潜心“古学”。二十五年（1686），入徐乾学幕修史。后入洞庭山书局与修《一统志》。寻返乡治学。所著《禹贡锥指》、《易图明辨》等尤为学人推崇。后人将其列入“国朝六儒”〔1〕。

二十一日(3月6日)

2 准户部尚书穆和伦等奏，禁用小钱限期三年已满，现大钱不敷商民用度，将小钱再展限三年，与大钱兼用。

二月十三日(3月28日)

3 以翰林等官告假者甚多，三分已去其二；又庶吉士等正当学习时，遽回本籍，至三年考试将近复来考试，科道官亦有任意告假者，康熙帝谕命九卿等议之。大学士九卿等遵旨定例：翰林院官、教习进士、科道官除丁忧终养外，有告病回籍者，悉令休致。

二十四日（4月7日）

4 都察院左都御史揆叙疏参原在膳房人黑哥等：誓为兄弟，终日会饮私议。刑部以情真议覆：为首人黑哥即行处斩，四哥等金妻发三姓处著当苦差。康熙帝谕曰：黑哥著改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四哥、萨哈连、李芳、杨四道俱系奸恶之徒，若充发在一处，更为奸恶，将伊等金妻分发三姓、乌喇、宁古塔、墨尔根等处，分别当差为奴。伊等充发时，特差官解送，交该将军亲收。

二十九日（4月12日）

5 平阳府知府王辅疏称：贪酷官噶礼以亏欠，故令我加取火耗银两，我不肯应，遂参我科派，拟成死罪。向非圣主加恩，骸骨已委沟壑。噶礼所妄指赃银应否宽免，伏候垂恩。刑部议：查王辅先年提审时，赃银俱已应承十有余年。今见噶礼被罪监禁，遂思侥幸叩阍，相应照冲突仪仗律拟罪。但噶礼乃极贪污之人，挟仇参劾，亦未可定。王辅免其拟罪，其所欠银两仍于王辅名下追取。康熙帝谕曰：王辅所欠银两已经多年，或与噶礼不合被参，亦未可知。可将此问九卿回奏。再，噶礼所保秦棠、赵凤诏，未

必胜于王辅。秦棠甚骄傲，朕知其不可，早已革退。赵凤诏曾在朕前奏称，天下不要钱官只噶礼一人。今事已败露，此亦当知者也。

三月初三日(4月16日)

6 从江苏巡抚张伯行疏言：为便于识别盗船，将商船、渔船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某省某府州县第几号商、渔船及船户某人。巡哨船亦刻某营第几号哨船。商、渔各船船户、舵工、水手、商人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使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渔船出海时不许装载米、酒，进口时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治罪。

初四日（4月17日）

7 江宁巡抚张伯行奏报布政使包庇私通海洋之人，曰：平民张元隆、李崇御金银甚多，结纳甚广，伊谋主张令涛，今又变易姓名，潜入布政司牟钦元幕中。因有上海县民人告其私通海洋，该县审讯，伊子供出张令涛在布政司衙门，有司书龚丕承往来通信，据称现去往广德州，臣遂令布政司送出张令涛，仍不肯出来，臣无可奈何，伊乃传播谣言，说臣诬指平民张元隆、李崇御为海寇，又严拿张令涛必欲置之死地。因此声言要烧臣衙门，又要刺杀臣。臣因受恩深重，图报为难，凡系地方利害，丝毫不敢隐瞒，亦丝毫不敢宽假，以致结怨宵小。虽臣不以一身之祸患为顾虑，然而朝廷封疆关系重大，臣昼夜防范，时时危惧，急之恐生变，缓之又恐失防，势处万难。仰祈圣裁，乘此时现有着落，敕部查拿，则布政司不敢隐匿，张令涛不能

不出矣。张令涛出而元隆、崇御之势亦将稍减，仍祈皇上将布政司调升他省，则伊等又少一窟穴矣。江南情形及臣身危险，俱向督臣范时崇、尚书胡会恩历历言之，皇上密传一问，则臣之苦衷尽悉矣。朱批：此折该具题，已后倘有紧要事，尔家人恐有迟误，交与李照速来。〖2〗

8 是月，朝鲜使者回国报告云：清廷于废太子当初防禁甚严，而近来少宽之。且以“放太甲于桐宫”出试题，故彼人亦谓终当复位。但太子不良，虽十年废囚，断无改过之望，缔结不逞之徒，专事牟利，财产可埒一国。〖3〗

四月初四日(5月17日)

9 再申小说淫辞之禁。康熙帝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惑心焉。所关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经九卿科道等官议定，凡坊肆出售之小说淫辞，在内交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刻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官员革职，兵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出售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失察者罚俸降级。

二十日(6月2日)

10 噶礼赐死。本月初，噶礼之母叩阍控其子噶礼，口称：老奴大不幸，养此不孝子孙，令家内做饭女人下毒

药，欲杀老奴。此等凶恶，皆系充军子色尔气偷回与孙干都欲杀老奴，合谋而行者。噶礼将常泰奸妇所生之子莽牛认为己子，私自抚养。老奴之夫普善痛责噶礼，将媳与奸生子一并逐出。常泰遂聚集亲戚，将老奴房屋拆毁，几至殴打老奴。再，噶礼之妻子及紧要人等俱住河西务，不知何意。噶礼极奸诈无恩，必不可留于世间。刑部等严讯后题：噶礼、噶礼之弟色尔气、噶礼之子干都、家人五姐、六指子皆认情真。噶礼应照谋杀祖父父母已行者，不论成伤不成伤皆斩，依律治罪。但噶礼任意贪婪，肆行奸诈，既有负圣恩，又欲谋杀亲母，不忠不孝已极，不应照此律拟罪。噶礼合依谋杀父母已死者律，凌迟处死。色尔气、干都、五姐、六指子俱依律立斩。噶礼之妻忤逆其姑，拟立绞。噶礼所养常泰之子甘泰并妻子，发黑龙江当苦差。噶礼赃款内三百四十余口家人俱入官。查出房产七十五处，地一百余顷，当铺十三所，其价本银并金器皿，俱注册交送户部。此外，隐匿房产、地土、人口、财帛等项，俟发觉时再议。康熙帝谕曰："噶礼断不可留！居官既无状又不孝，况恶迹甚多。著问九卿，九卿虽承问，谁敢言其应杀？能言者即是去得之人。且满洲中从无一人似此者，凡满洲应其杀之。"旋又曰："噶礼赃银甚多，如此恣行贪污，婪赃累累，何竟无一人劾奏？"命再讯。经刑部讯实，议凌迟。至是有旨："噶礼著自尽，其妻亦令从死。郭有登著即处斩，色尔气、干都、五姐、六指子著改拟斩，朱之麟拟绞，俱监候，秋后处决。干太发往黑龙江当苦差。余依议。"

【考异】噶礼之死《实录》等记载，以投毒害母故，实则因党附太子被诛。四十二年（1703）七月，康熙帝因禁索额图不久，即在噶礼所上粮价折上朱批："据风闻，尔与索额图甚好，看索额图指示行事。"责其"应向着裕王我一人，而为何向着索额图"，"此事著明白具奏，密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85页）。尽管噶礼立即上密折，表白"未按索额图指示行事"（同上书，293页），但康熙帝仍疑之。同年底，噶礼受到御史刘若鼐弹劾后，密疏为己辩解，朱批称："此事知与不知者无不议论，官员保的很多，升的太快，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此事尔心里亦明白罢。"（同上书，306页）。参劾疑承旨而行，保的多，升的快，无疑是对皇帝用人权的逾越。而康熙帝所以不点破，称噶礼"心里亦明白罢"，实际是说噶礼有太子做后台，或受太子指使如此。

事实上，康熙帝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噶礼确实背着皇帝为皇太子做事。四十三年八月，山西平阳府铎霍、张和等四人因"甚乱胆大"，皇太子密令噶礼之弟、副都统噶尔弼将四人交噶礼严加看管，并令不得伤害其性命，"予若寻之，仍完整送来。"噶礼遵照太子指令将四人严加看守，随后具启以闻。但未得到太子的进一步指令。于是，九月，噶礼再次具启皇太子，想将张和等四人处死，但因太子已先有令，"不敢违语擅行"，请太子允准处死。皇太子的旨令说明了此事之复杂，他肯定噶礼以前"所办之事甚当"，"故未批发"，由于康熙帝已闻知张和等人，所以皇太子指令"不可使其死"，并嘱噶礼，"勿令此人与任何人见面。"太子还与噶礼具体商讨如康熙帝过问此事应如何具奏的细节，特别嘱噶礼具奏时"不得写批语人（即太子）之名"。（《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37页、343页。）这件事反映了噶礼

与太子有着特殊的关系。

噶礼的母亲是康熙帝的乳母，康熙帝亲政后她也常往来宫中，讯息灵通，对皇家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都很敏感。对主子康熙有特殊的感情。噶礼母子的家庭矛盾，未始不是各为其主，皇、储矛盾的反映。可能是噶母知道噶礼兄弟与皇太子之间的关系，乃有欲杀其子，代为康熙帝处理其事。康熙帝将噶礼之弟塞尔齐及其妻子、家人等安排到盛京后，噶礼密折奏谢，表示他们兄弟三人（另一为噶尔弼）誓死效忠皇帝。康熙帝朱批却说："这虽为尔之家事，但众人听之不恰当。"又嘱咐道："惟将尔母断不可带往住所。若带往住所，必出大事，可殃及尔身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7 页）这里的"大事"，很可能是噶母掌握其子们参与索额图的"潜谋大事"，即帮助太子早谋继位。

噶礼是仅次于索额图的皇太子的主要支持者。由于太子废而旋立，噶礼在一废太子时没有受到多大牵连。

太子复废之后，噶礼作为太子的主要支持者，逐渐引罪授首。先是，噶礼与张伯行的是非功罪有了重新判定。两人间的矛盾从其莅任督抚即已开始。值得注意者，噶礼明显受到太子的庇护。在沸沸扬扬的《南山集》案中，噶礼即将张引入案中，希图置对方于死地。太子是之。其后两人互参，前后所派查审官张鹏翮、张廷枢、穆和伦皆以张伯行为非，而置噶礼于不问。曹寅等提供的情报也明显偏袒噶礼。在中央，刑部等拟重惩张伯行，甚至连康熙帝也带有明显的保噶礼倾向。但康熙帝对张鹏翮未审出张伯行所参噶礼"干系国家"之事表示明显不满。由于当时太子在位，康熙也只能被牵着走。五十一年九月，太子再废，督抚互参案发生戏剧变化，康熙帝为此案重新定调子，责噶礼"性喜生事"，并说出"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噶礼终

被革职，张伯行却革职留任。这与以前审拟完全不同。时间距太子被废也仅四天之隔。

噶礼革职后，其“干系国家”之事也很快成为康熙帝注意的目标。翌年，噶礼获罪杖后，用三条铁锁囚禁，乾清门侍卫等严加看守。随后，又将噶礼家男子“俱以铁索索之，女人全部监禁”。噶礼家产几次查抄，康熙帝令赏给其母。都统普奇密奏噶礼乃甚乱之人，称有“另项缘由之处不可料定”。（《康熙帝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911 页）此乃五十二年九月之事。康熙帝既将查抄的噶礼家产赏给其母，很可能在此前后噶母即向康熙帝揭发噶礼“干系国家”之事，以致母子间不共戴天。

此前五十一年五至九月间，噶礼随康熙帝、皇太子至热河，因携带银两，肆意侵吞被重杖后，谕命交部严惩。康熙帝返回京城当日，太子复废。五天后噶礼被革职。

噶礼于五十三年四月以大逆罪议凌迟处死。表面上的罪名是其指使下人毒害其母。实际上噶礼早已失去自由，噶母告发之事当在五十二年九月以前，告发内容并非下毒之事，至少比这要严重、复杂得多。《圣祖实录》将噶母叩阍与赐噶礼自尽，系于一处，疑被删改（《圣祖实录》卷二五八）。

尽管如此，康熙帝自己还是透露了诛噶礼的真实原因。五十五年四月，天时亢旱，康熙帝时在热河，为此忧虑成疾，减膳祈雨，并降旨给大学士松柱，令传谕京城大臣祈雨。松柱既不直书申饬，又不严查题参，引起康熙帝极大不满。五月初二日，康熙帝斥责松柱曰：“趋奉皇二子，隐匿德林逃走之事，与噶礼结亲自守者，乃如是乎？且索额图、噶礼，朕皆诛之。尔更甚于索额图、噶礼乎？朕不能杀尔乎？”（《康熙起居注》三册 2280 页）。可见，噶礼被诛，主要原因是他和废太子有着特殊关系。

11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九月二十八日回京。

二十一日(6月3日)

12 宗人府题：辅国公赖士不安静守分，令伊太监李寿串通内太监在各处探听消息，布散流言，行事甚属不端。康熙帝谕命将其革爵监禁，赖士属下佐领人员给予承袭公爵之人。

五月十六日（6月27日）

13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请免拨沧州奉旨永停圈拨之旗退地亩，略曰：兹查直属旗退地亩，原有两项：一系退还，代人行差纳粮，奉旨停圈；一系退出，民人承种输租，例应圈拨。今河间府沧州有顺治年间镶红等旗陆续退还民地七百余顷，康熙八年（1669）奉有恩纶，永停圈拨，直隶小民共沐殊恩，而沧州退地亦久经百姓行差纳粮，载在全书，造入奏册，数十年来沧民以为永可安居乐业，不复料有仍行取拨之事。迨四十三年（1704），有庄头刘存在内务府具呈指要此项地亩，由部行文拨给，沧民坚以纳粮之业，哀请延挨，及臣到任亦经节次咨复，户部以册档内有如遇取拨仍行取拨之语，遂具题。奉旨：拨过地五顷。余亩至五十年（1711）间又有庄头卢章等指要此地，亦具呈内务府，由部咨拨，彼时地方官以从前署州静海县知县郭迁玠于刘存一案交地迟延部议降调援为前鉴，不敢少违，又拨地一百一十八顷余亩在案。今又有庄头李必达等二十三人援刘存等之例，具呈内务府，由部行文指要此地共六

百一十余顷。沧民益觉皇皇。部员到境拦圈至再，当据该州径行申部，今值青苗在地，尚未准有部示。查沧州旗退地亩，乃在康熙八年（1669）以前，既一概奉有永行停拨之旨，沧民久已纳粮行差，原与近今旗退地亩召种输租者有间，但刘存等要地已经内部具题，奉旨取拨，则今庄头李必达等所要之地亦应一例拨给，惟是从前所拨为数尚少，今次要地六百一十余顷，部文取拨愈多，沧民失业益众，扶老携幼，哀号乞命之状不堪听闻。臣思李必达等不得此地，尚有别处旗退输租地亩，可以分拨，沧民一失此地，则千百穷黎俱无依赖，势必失所。旗民均属朝廷赤子，圣主从无异视，臣受恩深重，凡有民瘼，何敢缄默不言，今臣不敢谓此地不应拨给庄头，但恳圣恩，念沧州之地，已经拨过二次，直属近今旗退地亩，别属颇多，请将李必达等三十三人，在别属旗退输租地内均匀拨给，一转移间在庄头仍有应得之地，而沧民可免失业之苦，则旗民均戴皇仁于无既矣，但应否具题，臣未敢冒昧，谨先具折奏请，仰祈睿鉴批示施行。朱批：具题。〔4〕

六月初一日（7月12日）

14 图理琛使团抵土尔扈特阿玉奇汗驻扎之马奴扎海地方。使团经张家口，过喀尔喀蒙古驻地，随即进入俄国境内。在达楚库柏停留阅五月，经俄皇同意假道后，继续前行。使团渡过梅海尔湖（今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穿西毕尔斯科（西伯利亚），越沼泽、丛林，抵里海北部草原。十年（1713）十一月，图理琛一行行至土尔扈特与俄国紧邻之重镇萨拉抱付，并向阿玉奇汗通报使团抵达之

事。是年五月，使团渡额济勒河，进入土尔扈特游牧地。是日，阿玉奇身边大喇嘛亲临使团驻地，通知“明朝吉日，我汗恭请至圣大皇帝谕旨，并会天使”。翌日，会见阿玉奇，宣谕毕，图理琛曰：汗之子阿喇布珠尔已授爵优养，欲遣归尔处，因策妄阿喇布坦恶尔，恐途中被害，尔欲令其归，当由俄罗斯来迎。阿玉奇曰：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俄罗斯乃嗜欲不通、语言不同之区也。阿喇布珠尔幸荷厚恩，与归土尔扈特相同，复何疑虑？又曰：今道路不通，我部之人不能至西藏，凡一切药物甚是难和，我于大皇帝恳求一切药物，烦天使留意转奏。席间，阿玉奇闻知朝廷推崇西藏佛教，厚待蒙古各部，又见使臣语言服饰与其族相似，遂谓图理琛等曰：“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如何分而各异之处，大皇帝必已洞鉴，烦天使留意，回都时可奏知大皇帝。”六月十四日图理琛一行启程返回。〖5〗

初六日（7 月 17 日）

15 康熙帝审断太监诈银一案，因与大学士言及故明太监之揽权等。时皇子胤祉、胤禟、胤礽我、胤禩、胤禛、胤禄之属下人或太监多人伙同原任户部尚书希福纳家人讹诈希福纳银一千余两。希福纳叩阍，称伊家人长命儿等伙同太监李进忠等讹诈金银，逼卖家人。刑部议：长命儿等伙行讹诈是真，照例拟立斩。太监李进忠等虽无与希福纳家人同行讹诈之处，但既为太监，恣意往人家管事，殊属不合，因将李进忠等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希福纳盗窃钱粮是真，照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将希福纳擅取库

银，私自侵蚀等款隐匿不供之查林布、邵保、常明俱革职，胡班、宝善已经别案革职，七十五、汪藻审系无干，俱免议。谕命希福纳从宽免死，银两照常追取。太监等严拟定罪。康熙帝谕起居注官及大学士等曰：太监等指主人妄行讹诈，不可假以威权，事发即杀之耳。明朝末年，去朕降生之年十有一载，自朕御极之年计之，相去止二十一载。明万历时太监以及官员，朕俱曾任使。伊等曾向朕奏过。尔等或系年少，或在下旗，未曾问朕，朕故未告。尔等问，则朕皆知之。彼时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俱畏太监。且朕自幼使令太监，已经年久，深知伊等情性，与寻常男女迥异。今宫中使令，无太监不可，故使之耳。朕岂肯以权假此辈，致伤臣工乎？权亦只一人主之，安可旁落？盖时会不同。今尔等六人，与朕总系一体，不时面见，有启奏事即可启奏。何惧太监之有？万历间时值太平，太监奏称库内积银二百万两有余，应入大内，遂将银尽收入于养心殿后，掘窖埋藏。后欲取用，开窖时悉被盗，无有矣。所以我朝耆旧常言，明代人主之所经营，徒畀太监耳。今我朝库内银有数千万两，不但二百万，即二千两收进埋藏，亦觉可耻也。

旋查明太监等讹银属实，处斩监候者四人，处绞监候者十一人。越数日，又有刘展叩阍告太监侯京倚仗势力，将伊为奴。因刑部主事苏通阿接受贿赂，将刘展所告等款尽作虚妄，大臣议将苏通阿及行贿之雷大，俱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太监侯京诳骗庄头吴思信银两是真，亦应拟绞。但系赦前，应减等枷号两个月、鞭一百。刘展原依太监侯京度日，将侯京银两、衣服等物设谋拐骗是真，拟徒三年

半。内务府郎中陶柱系会审官员，将苏通阿改换口供之处并未看出，应降四级。伊有加六级，相应抵销。尚书赖都、内务府总管赫奕等，此事未经觉察，应各降一级。谕曰："苏通阿系朕简用之人，此案妄行受贿，作弊改稿。向在西门拣选伊等之日，曾面训谕，朕既亲选尔等，尔等须顾体面。伊等奏称，若负主恩，即甘受戮。彼时众口同词。今将此等人应杀之，以为众戒，并无可疑之处。著票出，再议具奏。再，陶柱举动矜张，乃一势利人，此案竟致无涉。但陶柱在部院处有名，屡经保举之人。伊既亲自会审，改稿之处诿为不知，可乎？此特系请托开释耳。"

七月，刑部又题：公来喜家太监李寿，交通内地人等，各处探信诈人，应拟立斩。邹海系内地太监，妄行交通外人，互相传信，索取贿赂，情罪可恶，邹海应枷号两个月，鞭一百。谕曰："此案内太监邹海，系内地太监，妄行传信与人，索取贿赂，殊属可恶。似此等人理应拟斩。"

十三日(7月24日)

16 因连日热燥，康熙帝命大臣、侍卫等早朝毕即散去，免其晚朝，巡守及执事人等除值班外也免到。又命兵部：报呈递来事件，每限傍晚时到，今值酷暑，人马交困，限次日日出前到，暑退后仍照常行。并命宽恤京城狱囚。狱中置冰水，九门锁禁人犯减其锁条，枷号者皆释，以后补满。

七月十三日(8月22日)

17 先是，苏州、松江等地之陕西商人卖藤凉帽不要

现钱，赊与众人，巡抚张伯行以异省之人远来散帽，疑结党聚众，谋为不轨，遂查拿，并发府、县官究审。又江宁府高淳县内有用妖术唤人姓名，勾摄生魂，答应即死，也正在缉捕，已获宋启福（即宋启富）等人。织造李煦于本年五月初三日将以上情形密报，康熙帝令其再打听奏闻。〖6〗至是，李煦又密奏：令人忽生忽死之宋启富已毙狱中。散藤帽乃陕西人连环交易，相率为常，但今年因与牙行争执，牙人遂造出散帽结党之语。〖7〗巡抚张伯行草木皆兵，“一怕海贼杀他，一怕仇人行刺。”遇稍有可疑者即擒拿，经审问皆无干。张伯行因惧人行刺，昼夜不安，汛地添兵，城门早关迟开，选武举人及善拳棒者环聚官署，刻刻防闲。“细察抚臣为人，大抵多疑多惧。多疑则遇事吹求，不能就事完结，自有无辜拖累而罗织多人矣。多惧则心中惶惑，小人无稽之谈，尽为腹心之托，而昼夜不安，举动未免颠倒。”朱批云：“是，一点不错。此事要密，倘有人知，尔灾匪潜(浅)矣。”〖8〗

二十日(8月29日)

18 康熙帝与大学士论治天下当宽裕仁慈，人性不可拂逆。曰：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又谓学士关保曰：“尔曾居蒙古地方一年，以汉人之道可治蒙古否？”关保称“不可”。帝遂谕曰：“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断不可行。譬如陕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是不但彼处田土此不能耕，此处械器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惟天赋忠孝之性，无有异同，虽穷荒僻壤，亦有至忠至孝者。”

八月十二日(9月20日)

19 先是，织造李煦以十年差满，而两淮盐课亏空甚多，疏请再延几年，不许，朱批曰：此件事甚有关系，轻易许不得。况亏空不知用在何处，若再添三四年，益有亏空了。〖9〗至是，都察院题：两淮盐差将原任管理江宁织造事通政使曹寅之子曹颙职名开列具奏。得旨：两淮盐课原疏内，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满，曹寅、李煦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若将盐务令曹寅之子曹颙及李煦管理，则又照前亏欠矣。此不可仍令管理。前总督噶礼欲参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朕姑止之。查伊亏欠课银之处不至三百万两，其缺一百八十余万两是真。自简用李陈常为运使以来，许多亏欠银两俱已赔完，并能保全曹寅、李煦家产，商人等皆得免死。前各任御史等亏欠钱粮，亦俱清楚。又两淮运使一年应得银七万两，李陈常将此项银蠲免一年，止取银五千两，故商人等无不心服也。李陈常居官甚好，于盐务实能效力。以李陈常为监察御史，著巡视两淮盐课一年。其江宁、苏州织造两处地方应解银两，仍照曹寅、李煦旧额解送。所有赢余，俱著清补曹寅、李煦及众商人亏欠银两。李陈常原系九卿举出之人，这运使员缺，著九卿务简如李陈常者保举。〖10〗寻经李煦奏请，康熙帝又许李陈常具折奏事。〖11〗

十八日(9月26日)

20 定例：商人采办铸钱铜铅，奏销时按额数以十分为率，未完不及二分者免其处分，限一年完足；未完二分

至五分以上者照分数分别治罪；未完六分以上照侵欺钱粮例从重治罪。俱限一年补完，不能补完者变产追赔。又定例：钱法衙门俱于次年五月奏销，满汉监督俱于奏销后更换。宝泉局每年定限开铸二十六卯，铜斤不完，责在商人；铜斤既完而鼓铸不足卯数，责在监督。鼓铸不足及办铜不足，统于奏销疏内声明，分别治罪。

九月十八日（10月25日）

21 大学士松柱以察哈达叩阍一案，或交都察院审理，或交富宁安、赵申乔审理请旨。康熙帝以指名请审，既违定例，又滋大臣专权之弊，谕责曰：尔这请旨非是。察哈达将伊控告之处，请交富宁安、赵申乔审理。指名叩阍，殊属可恶。果其审事大臣有贪婪情弊，伊等有冤抑之处，还可叩阍。伊是何等人，辄将大臣指名拣出，可乎？著带九条铁锁，交部严审。拿伊时将此处告之。又谕曰：朕览此叩阍呈词甚怒，若将事件俱交富宁安、赵申乔两人，则其他尚书、侍郎何用？富宁安有何奇处？亦一平等人耳！以此事交彼，必沽名回护察哈达矣。吏部尚书朕所简用者，刑部尚书亦朕所简用者，此事止交富宁安等审理，则刑部尚书岂可和伊等置一词耶？权在人主，八旗、十五省凡事俱俟人主裁夺。富宁安能当之乎？如此则必至于专权，专权则人附之。一有权，则人辄变异矣。且镶蓝旗大臣甚多，朕随缺补授，不觉聚于一旗，朕尚有斟酌处。

十月初一日（11月7日）

22 先是，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布政使牟钦元将上海

县奸棍张元隆之兄张令涛潜匿署中，恐贻误地方。有旨命将牟钦元革职，该督查审。至是，刑部议覆江南江西总督赫寿题，巡抚张伯行所参暂行革职之布政司牟钦元藏匿海贼党羽张令涛一案：查上海县民顾协一因赎房控告张令涛与海贼合伙分赃，今现在海营内。及审问顾协一并无证据。委官两次往牟钦元署内搜查，亦并无张令涛。问张令涛之子张二供称，伊父已往湖广、福建。相应行文两省巡抚严拿，解送到日，与顾协一质讯定罪。帝命“此案著遣部院堂官一员，审明具奏”。寻刑部议覆：江宁巡抚张伯行题，与奸商张元隆交通线索，领取照票海上行走案内干连之吴良佐果否旗人，请部传问原任将军马三奇，将船主张元嘉等一并解至江南质讯。康熙帝谕曰：此事交与张鹏翮等详审具奏。张伯行居官固清，为与马三奇不合，乘机奏请发审。马三奇之父阵亡，伊身又系大臣，不可遣往江南听审，著兵部取口供行去。前原任总督阿山、巡抚宋犖，朕亦不曾遣往江南听审也。十二月，又谕大学士等曰：布政司牟钦元居官甚好。巡抚张伯行以牟钦元交通海贼题参一事，曾遣张鹏翮往审，继张鹏翮折奏时批旨，令张鹏翮同张伯行领兵于有海贼处亲身往拿。此一事皆多疑所致。日前总督赫寿闻此消息，坐小船往黄天荡探察，皆妄耳。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原任知府陈鹏年系有才之人，张伯行前此全赖陈鹏年办事。今陈鹏年召进，无相商之人，故致每事舛错。且张伯行奏称：噶礼下人甚众，欲杀我为噶礼报仇，皇上亦须防备。此皆无影响之事。特因索幕宾不得，遂起衅端。总督、巡抚谁无幕宾七八人，若为此生疑寻隙，亦非为大臣之体也。又曰：清官多刻，

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莫善于是。过恃其清，可乎？宋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始为真清。为君者亦宜宽，不可刻。即今出盐差官员，每年送翰林礼物。汉学士等皆由翰林迁擢之官，若此等处察出，皆罪也。《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一意从宽，不察察于细故也。又谕起居注官揆叙曰：大学士李光地居处海滨，奏无海贼。所参牟钦元一案，张鹏翮若以为实，朕只问其海贼何在？拿与朕看。揆叙奏曰：今沿海地方太平，海上何曾有贼？皇上令其拿海贼，将何处去拿？此皆以索幕宾不与，遂致成隙耳。

翌年正月，两江总督赫寿密奏“通贼案”曰：张伯行虽满口性理礼教，然行思竟不合。张伯行虽有清名，然诸事犹豫，不能刚断，故被牵扯之人亦甚多。且与噶礼交恶，去寻噶礼之相公张令涛。因张令涛之故，又往寻牟钦元。张元龙系租船开铺之人，早已死，而张伯行仍当其在，称伊为海贼，直到只剩二年，仍未完案，将无辜之人、商船俱牵扯进去。又有李崇宇，住苏州，众人皆知之商人，张伯行欲诬其为海贼，岂止众意不服，即于民生，亦酿不安。此等情圣主洞鉴，专派大臣审讯，牵入案内之人、船，俱行开释，故上海、苏州之百姓、商人，无不感激圣主曰：圣主倘不派大臣审讯，无辜之人俱已赴死地等语。此数年荷蒙皇帝威福，江南海域并无事，而张伯行总危言，似目今即有海贼，又惧怕，过分防身，人皆耻笑观望。今奉旨，遣大臣取张伯行口供，详讯有海贼之事，凡闻之人，无不欢忭，俱盛赞圣明。有称张伯行修书院，为秀才、监生等讲学，著伊等于衙门行走，以为耳目者。好此等事之人，

为张伯行庇护传宣亦不可定。其余之人无对张伯行称善者。〖12〗

初四日(11月10日)

23 从差往甘肃察勘灾情之工部右侍郎常泰等条奏，定安插失业穷民六款：一、无依穷民宜加意安插，无致失所，并令地方官讲读《上谕十六条》，教以礼义，严申保甲，约束百姓。一、荒弃地亩，招民开垦，将荒地查出，置立房屋，每户两间。永远为业，六年后起科，无口粮牛种者拨库银给与。一、动用库银兴修甘肃水利工程，开渠引水者募夫开浚，用水车者雇匠役制水车、穿井造窖。一、山场可牧牛羊，无业穷民每户给种羊十只、每两户给种牛一只，六年后将孳生牛羔一只、羊羔十只交官。一、督理官员由该督抚选才具优长贤能之员具题调补，五年有成效者保题升用。一、明春将倒塌城垣修筑，令穷民佣工，以资赡养。

初七日(11月13日)

24 严科场制度。从御史倪满条奏四款：一、举子入闱，俱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只携篮筐、小凳、食物、笔砚，其余物件不许携入，以防夹带。一、添设稽查官兵，举子进号舍后，不许往来行走交谈，不许私从栅栏出外。号军务选正身，每十名选一人为号头。一、为防弊窦，天晚不准收卷，即行封门。一、顺天贡院号舍七千四百余，今科投卷举子七千四百九十余人，由顺天府添造，贡院土围墙改用砖砌。九卿等旋又增议四款：一、为免传递夹带，

将贡院围墙筑高，窝铺席棚不许挨墙搭盖。由巡缉官昼夜巡查，进放食物，内外监试御史细检放入，违者从重治罪。一、誊录书手、对读生员，务选择正身，严禁顶替入闱，代人作文。闱中所备空白卷交外场监试收贮，如至公堂有应用处，俟行文给发应用，违者治罪。一、监生考试照例先考试录送，各省监生于乡试一年前起本省印文送部。一、发榜后，中式举人俱按限期到府丞衙门填写亲供，与试卷一同送部细验笔迹。

十九日（11月25日）

25 兵部议覆四川巡抚年羹尧题：乌蒙土司知府禄鼎乾掠杀贵州阿底土司头目禄世华人畜，遣将官等晓谕，不但人畜不还，亦不送出罪犯听审。请将土司知府禄鼎乾革去职衔，拿解掠杀之土司，详审完结。如或仍旧，则会同云南贵州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另行请旨，扫荡巢穴，改换土司，设立有司官员等语。查禄鼎乾系四川乌蒙土司知府，禄世华系贵州所属阿底土司头目。两省土司掠杀情由，贵、川巡抚、提督并未经会议具题。应令会同贵州巡抚详查定议，具题到日再议。康熙帝谕曰：此案驳回，则为日久。土司等知其无碍，益放恣矣。著遣大臣会同云贵总督、四川、贵州巡抚、提督详审。土司闻遣京师大臣，惧而送出罪人则已，设或抗拒，即行征剿，事一举而毕也。且水西之土司最富，如剿之，则将弁等为利，皆欲得往而征之矣。

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10 日)

26 以划定北方海上防汛界线，可免巡察遗漏，经九卿等看图议定：铁山、旅顺等处属盛京海汛，南北隍城岛、庙岛等处属山东海汛。盛京将军及山东总兵官各拨战船十艘巡查。铁山与隍城间相距一百八十里，以其中线为盛京、山东巡查分界。

十二日（12 月 18 日）

27 康熙帝谕赴任之山西布政使噶什图曰：布政使一官专管钱粮。清理钱粮甚要，尔若不为清理，则于尔不便。山西省钱粮，百姓每年全完，并无亏欠。征取火耗虽系旧规，但山西所取火耗太重，连加平银，一年可得三十余万。朕知之甚悉，尔到彼处即知。巡抚、布政司、按察司一人一万两，便可敷用，止取加平银足矣。火耗所取者轻，则州县官取之于民者亦轻。尔之任后，凡有益百姓之处，当酌量行之。

十三日(12 月 19 日)

28 从诚亲王胤祉奏，按昔郭守敬《授时历》之法，修订历书，除于畅春园及观象台逐日观测外，遣官往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南、江南、浙江七省测量北极高度及日景，以使东西南北里差及日天半径，皆有实据。康熙帝谕命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那海、李英、照海等分别前往。诚亲王胤祉旋以编成之《律吕正义》进呈。得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包括《律吕正义》五卷、《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数理

精缊》五十三卷。

十五日（12月21日）

29 福建巡抚满保奏请开垦台湾荒地，曰：台湾县地域狭窄，方圆不足五十里，凤山县宽约五十里，长近四百里，惟竹罗县地虽宽五十、百里不等，然长近千里。其地虽有三十六社蕃人及从内地去人设庄耕田甚多，但因地广，未开垦之地仍然很多，据言土地亦为肥沃。故奴才交令新调往竹罗县知县周仲轩尽力招工开垦，至于未开垦之地实有几何，仅以本地民力能否尽行开垦之处，俟查明后再作筹画。诚若该地俱行垦出，则于地方有益，对钱粮亦有益。本年竹罗县地方收成仍好，台湾粮食不致匮乏。

康熙帝以广行开田，招募多人，日后福建地方无穷之患将由此而生也，朱批不准。〖13〗

十八日（12月24日）

30 康熙帝往热河巡视，十二月二十一日返京。

二十六日（1715年1月1日）

31 康熙帝至东庄地方，皇八子贝勒胤禩遣太监以将毙之鹰二架送至，另往祭其母后，不赴行在请安，只言在汤泉等候回京，并不请旨。康熙帝以其“蔑视朕躬”，气愤异常，心悸几危。召诸皇子至，谕曰：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举国皆知。伊杀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数载之内，极其郁闷。胤禩仍望遂

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朕深知其不孝不义情形，即将所遣太监冯进朝等于朕所御帷幄前，令众环视，逐一夹讯，伊已将党羽鄂伦岱、阿灵阿等供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翌日，胤禩以奏折诉冤。康熙帝谕诸皇子曰：伊折内奏称冤抑，试问伊所谓冤抑者何在？总之此人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将来必为雅齐布等报仇也。再谕诸皇子曰：胤禩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为何等人，于复废二阿哥之时，来朕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朕云：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由此可见其大奸大邪。

十二月十三日（1月18日）

32 从左都御史揆叙疏言：在京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采听写录，名曰小报，送与各处。甚至任意捏造，骇人耳目，应加禁止，以使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惧。

十八日（1月23日）

33 从御史周祚显疏请：嗣后各省起解钱粮、物料到部，批文呈堂验明，即示兑收日期，不得延逾五日，届期满汉堂官当面收兑，交与典库官员，即发批回。如有淹留时日，包揽勒索等弊，指名纠参。

二十日（1月25日）

34 户部尚书赵申乔以“司官藐视臣，事情不行呈阅，臣何颜居职”，疏请罢斥。康熙帝谕曰：凡事皆有理在，不可尚气，君子惩忿窒欲，此语最宜详思。且此亦一小事，尔系户部尚书，果司官藐视，尔即当参拿，何必愤怒？赵申乔称“无立拿司官之例”。谕曰：巡抚即可以拿布政使，尔为尚书独不可以拿司官耶？前本批出之后，朕意尔必有参疏，乃复行告退。尔凡事尚气，专与人争，殊非大臣之体。尔为属员时，曾与上官争竞。今为大臣，又与司官争竞，是何道也？宽则得众，尔性苛急，不能容人，必致人无地自容而后快。且为官之人亦苦，往往有缘事被罪，身死之后，骸骨妻孥不得复归乡井者。百姓之鳏寡孤独，其苦尚显然共见，似此为官之苦，人莫知之。尔向任巡抚时，所参官员有身自知而参者，亦有因人言而参者，所参果皆实耶？尔居官虽清，不可自恃。萧永藻亦清，富宁安声名亦好，伊等并不为矫激。且如寒士一第后，即可得一使令之人。及成进士、为翰林，则居养之道更自不同。此自然之理。可究诘其何以致此耶？即今朕之于射，每发悉中，焉得侍卫等皆如朕，而责其不中耶？

35 监察御史周祚显条奏：通京城内糊口游民有数十

方，白昼充满街衢，夜间不知栖止何处。此皆抛离乡井游手为生之人，不可不亟行禁止。请旨下五城御史，伊等所属地方，除向系贸易及原有生业者外，著查无籍游民来历不明者，押回原籍。其现在此处居住之人察出，令行编立保甲之法。自此以后，凡来京人等内，有取得地方官路引者，方许开铺人及房主留住。如此则京师无游民，而盗案可清。户部拟无庸议。康熙帝谕曰：各省人来京者，专以贸易佣工营生，从未禁止。然前此各省游民来京者少，且有已回原籍者。今观各处之人，来京者渐众，以故贸易无资，不能聊生者，悉不得回故土，栖泊京师，人于匪类者甚多。周祚显条陈是。著会同九卿再议具奏。

36 康熙帝谕命大学士等行文各省：各省州县县丞、主簿、典史、驿丞等杂职小官革职、离任、辞仕、身故无力回籍者，栖止他乡，不免冻馁，该督抚设法令其回籍，勿致失所。

二十一日（1月26日）

37 从刑部题，定追赔赃银例：如在一年、二年内全完者，主犯或减刑或免罪。承追官一年内追完者纪录，一年、二年内未完者，分别罚俸、降级、调用。三年不完者，主犯死罪监追，军流充发，著妻子追赔。家产尽绝者保题豁免，倘题后另发现财产则皆入官。出结官革职、赔补所欠银米。武职官亦照此例。该管上司如有勒逼出结之事，属官不行出首者，从重治罪。

二十二日（1月27日）

38 康熙帝谕赴任之浙江巡抚徐元梦曰：浙江有满洲将军驻扎，凡满洲兵尔当训练，务使精锐。尔虽系巡抚，亦应料理此事。各省满兵驻扎所在，遇有满洲督、抚皆然。此乃尔首宜留心之事。浙江钱粮亏空不甚多，即略有之，尔宜担承。王度昭曾殚力催督，缘催督太紧，人甚怨之。朕观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官容易尽职，并无难处。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尔宜学操守，断不可学其办事。至于用人，宜随材器使，不可求全。尔遵朕此旨，切切在念，惟以宽恕为本。又谕云南巡抚施世纶曰：尔居官声名甚好，但过于偏执。即如百姓告秀才，百姓必胜。秀才告官，秀才必胜。所行不度事理，惟以己所知者为是。天下凡事当中道而行，何以偏执至此极也！今为封疆大吏，理宜尽改前非，不可拘执己性，不然于颜面有关也。云南省此数年内米价腾贵，地方甚远，倘或遇灾，难于赈救。尔宜留心。又彼地出金银矿，若于兵饷有裨益之处，尔莅任后相宜经画。

二十四日（1月29日）

39 康熙帝谕为国效力，即为好官。赵申乔举荐潮州知府张应诏升补两淮运使，奏称应诏任郎中时居寺院、耐贫苦，任知府时不制衣服，随从数人。康熙帝不以为然，谕大学士等曰：清官并不系于贫富。张伯行家道甚饶，阡陌连两三县，任所日用之物，皆取诸其家。凡足迹所至，防人侵害，随从四五十人。今以张伯行为不清，可乎？且巡抚管理军务，一应兵丁宜鼓舞作兴，常加恩恤。今以己

为清官，独市饼饵而食，赏赉不及兵丁，岂合于理？凡事皆有道理。即如大学士温达家饶，皆由税差致富。王掞家亦殷实，旧时根基原厚。今以此谓其居官不清，可乎？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无论旨意批驳与部院驳行之事，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矣。

40 福建巡抚满保奏请摊丁入地，曰：伏查康熙五十二年（1713）奉恩诏：嗣后直隶各省，凡逢清丁之年，惟将查出实丁数目造具清册奏览。所征钱粮，以康熙五十年（1711）丁册数额为准，继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查得福建田赋一百四万余，丁银十九万余。据访丁银五年清理一次，其中书办、衙役私通，以贫替富，隐瞒成丁，重复造册，应开除者不予开除，假冒挪移，着落无干，竟不行查，惟照旧档抄复一次，即为事毕。种种弊病，咸俱存在。今蒙圣主殊恩，底定丁银永不添加，天下百姓获益无穷。惟应纳钱粮之丁内，仍有开除、顶替之弊，州县官员理事稍属平常，仍不能革除旧弊。查得福建省有田之人，一亩田可获租粮二石，二石粮折银一两，每亩田赋四分至九分不等。若丁银平均摊入田内，每亩不过添征一二分，有田人每亩仍获利九钱，故有田者地丁二项钱粮一并完结，皆属容易；无田者仅完丁银亦属困难，甚至亏欠。今将丁银均摊田亩之中一并征收，五年清丁之时，惟查盛世滋生户口实数造册奏览，则无清理之旧弊，钱粮似易完纳。惟是否可行之处，奴才至愚极陋，左思右想，不得而知。叩请明鉴指示。帝以地丁之名，各省一样，若摊丁入地，则省各异，日后必致更动，命与总督详商。〖14〗翌年五月，

满保称康熙帝旨“睿谟广运，乃经世不变之高论，凡天下征赋之常道，皆指示精详。总督范时崇因仍驻衢州未返，故奴才当即亲手恭抄圣旨咨商。总督范时崇亲笔咨复言：圣旨极是，诚系详尽，丝毫不可更动，我等惟谨遵圣旨而行等语。奴才查行，若摊丁入地，虽与无田之人有益，然征收田赋、丁役乃古来常规，各省如一，福建省诚不能独树异行，圣主恩训甚是，至为周详，奴才惟顶戴谨记遵行耳。五十五年（1716）即为清丁之年，奴才与总督范时崇商议，将竭力革除州县官中情弊”。朱批：今丁银既然已定，凡滋生丁数，务应如实写明。〖15〗

4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五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十一万九千二十二，田地等六百九十五万七百六十四顷九十亩，征银二千九百八十九万三千二百六十二两五钱，米豆麦等六百八十三万一千六十六石，草四百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四束，茶三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引，行盐五百九万九千八百五引，征课银三百七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四两，铸钱三亿八千六百五十五万九千九百，户部存银四千七十三万四千八百五十二两〖16〗。

42 定例：白契所买之人，凡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前者俱断与买主，四十三年（1704）以后者若给原价，准赎身为民。〖17〗

43 准江南各府州县所征之米，按《赋役全书》改征折色一年，以作兵饷，嗣后每四年折征一次。〖18〗

〖1〗《校礼堂文集》卷三五《汪容甫墓志铭》。

〖2〗《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451—455页。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六。

〖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567—572页。

〖5〗参见：《异域录》卷下；《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6〗《李煦奏折》157页。

〖7〗《李煦奏折》161—162页。

〖8〗《李煦奏折》163—164页。

〖9〗《李煦奏折》160页。

〖10〗《康熙起居注》三册2109页。

〖11〗《李煦奏折》167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993页。

〖1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984页。

〖1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993页。

〖1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009页。

〖16〗《陶庐杂录》卷一。

〖17〗《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

〖18〗《清会典事例》卷二五五。

清通鉴　卷七二

康熙五十四年　乙未　公元1715年

正月二十二日（2月25日）

1 蒲松龄卒。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贡生，后屡试不第。以授馆为业，有文名。继六朝志怪小说之传统，辅以唐代传奇之技法，著《聊斋志异》。另有《聊斋诗集》、《聊斋文集》等。

二十七日(3月2日)

2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科场出题关系重大，断不可出熟悉常拟之题。朕常讲《易》及修定天文律吕算法等书，人人皆知必以此等书拟题。尔等皆系应点考试之官，虽未派定何人，然断不可以此等书出题。表题亦不可出修书赐书等类，不然则人皆可以拟题侥进，真才何由而得？张鹏

翩为主考，所出经书策论题，皆主理学，同一意义。彼虽无情弊，而所取之人多由侥幸，人殊怨之。赵申乔所取解元，系倩人代作，畏罪而逃。不但人皆不服，赵申乔亦不能自解。然彼不过观其文章耳，其中情弊何由得知？于此见出题乃大有关系。再房考官也很重要，今可将一房之卷，令不同省房官二人同阅，如一人有弊，二人同坐。以五经中式，殊无实学，甚属无益，著停止。

二十九日(3月4日)

3 以贝勒胤禩、延寿行止卑污，凡应行走处俱懒惰不赴，命停本人及属官俸银俸米、执事人等银米。

二月初一日(3月6日)

4 奉差江南审事吏部尚书张鹏翮疏参江苏巡抚张伯行捏造无影之事，屡次以有海贼诳奏，应革职审理。有旨暂免革职，谕曰：朕看张伯行尚未心服，伊操守虽清，总因不能办事，衙门案件堆积，连年未结，以致拖累多人，经时羁候，不得归田耕种，民皆怨之。纵不爱钱，于地方何益？今怀挟私仇，妄称海洋有贼，自盛京至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登莱，江南之京口，浙江之宁波、定海，以及福建、广东沿海之地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官现各镇守，并无一人以有贼报闻，民皆受张元隆之贿，隐蔽而不发乎？盛京将军系满洲，浙闽总督范时崇乃忠节之后，是皆世受国恩，断不负朕。朕亦不信有贼之言，岂张元隆之力能得之于朕乎？今海上已无大伙贼盗，至小偷何地无之？即辇毂之下，亦不能尽除。大盗如郑尽心、陈尚义等，皆次第

擒获。果有此等大盗，当此之时，擒获何难？张伯行始奏有贼首四十余人，继奏又有一百余人，至今并无踪迹。虽与噶礼有仇，死后亦当释然，更何疑何惧而为此情状？又甚至具折密奏，谓朕出人亦当小心，又极可笑。今伊令伊身入海，直抵贼巢查拿，纵不能尽行拿获，而拿获真贼真盗，有名贼首，亦可以为证据。事君之道，不欺为本。若不能获贼，则所言皆虚。欺妄之处显露，伊亦无词以对矣。张伯行著暂停革职看守质审，务以查拿贼盗详审具奏。寻织造李煦遵旨密报审张伯行情形，曰：张鹏翮自四月初十日连审数日，总无认罪口供。闻得大人现在缮疏参他。日下讼师地棍聚集众人，竖起黄旗，逼勒罢市，赴大人公馆具呈保留巡抚。在大人明知买嘱，不收呈状。而张伯行亦出安民告示，其告示内仍云："将来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又云"本院反己内省，问心无愧"等语。〖1〗康熙帝寻谕大学士曰：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即如宋儒之洛党、蜀党，朱子亦深以为非。近来此风渐少，如尔等四人，事事同心，不分尔我，朕心甚喜。岂可以目之为党乎？五月，张鹏翮再参张伯行于回奏中"假捏巧饰，奸欺殊甚"，并言：已故张元隆案内余元亨等，张伯行必欲陷为海贼，五年不结，夹毙十二人，破家者不知凡几，即监犯之存活者因拖累日久，疾病冤号者甚多。得旨：张伯行著革职，看守审理。九月，张鹏翮奏张伯行应处斩监候。刑部议准。谕命张鹏翮将张伯行带回京后再议。十月，原任江苏布政使牟钦元因系张伯行诬参，复职。十二月，刑部再议将张伯行处斩监候，

有旨命从宽免死。旋谕令张伯行入都讲太极图说，入直南书房。后为总督仓场侍郎。

初三日(3月8日)

5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部院满汉司官中，如有懒惰昏庸、轻浮躁妄、生事招摇、疾病疲软者，不可姑留。各省地方官内有大臣子弟及大臣保举升任之人，恃伊父兄及保举大臣，更或倚仗师生恣意妄行，督抚俱不能约束。即清官也应谨慎自持。命经九卿等议，今后对不尽职者、对徇情隐蔽者，即行纠参。寻以宗人府右宗正贝勒延寿行止卑污、懒惰，领侍卫内大臣公傅尔丹装病、懒惰，俱革职。

二十二日（3月27日）

6 康熙帝巡视京畿，谕直隶巡抚赵弘燮曰：朕每年春间行幸水淀，近见民生虽不能家给人足，比之往时，亦谓粗可。但村庄之中诵读尚少，况移风易俗莫过读书，非此无可上进。朕思畿辅之地乃王化所先，宜当穷乡僻壤皆立义学，觅人教书，亦勉励孝悌，可望成人矣。尔即遍示村庄，皆知朕崇文好学之深意。

二十六日（3月31日）

7 盛京工部题：请给旅顺地方新设水师营兵五百名演炮火药，又战船内预备火药，工部准照所请给发。康熙帝谕曰：明朝时曾禁止外藩制造火药。蒙古地方俱出焰硝、硫磺、黑铅，彼处火药较此处火药量更大。此等火药所需无多，著贝和诺与彼处部、堂司官公同捐造给与。嗣后以此为例。

三月初四日（4月7日）

8 福建巡抚觉罗满保题：福建省动用库银至江西、湖广买米，由海运至福建，路经江南，江苏巡抚不肯放行，求谕该部行文江苏巡抚，令海口防守官员验看放行，户部议准行。康熙帝命张鹏翮亲诣阅看，作速放过海口。

初七日（4月10日）

9 郭琇卒。

郭琇（1638—1715），字瑞甫，号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越八年，始选江南吴江知县。寻以苏抚汤斌力荐，擢江南道御史。二十七年（1688）疏劾靳辅治河无功，偏听幕客陈潢阻挠下河开浚。复奏靳辅屯田累民。旋具疏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行私，背公纳贿。靳辅、明珠、余国柱皆罢任，琇升左佥都御史，再迁左都御史。二十八年（1689）复疏劾原任少詹事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士奇、鸿绪俱休致回籍。康熙帝称其“鲠直憨实”，与彭鹏并称“彭郭”。旋被参嘱荐知县、私改父名、亏缺库粮等事，追比治罪，会特旨放归故里。三十八年（1699）帝南巡，以郭琇原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颂，且其人有胆量，无朋比，起为湖广总督。开府全楚四年，省漕租，折兵粮，厘学政，政有惠声。归而徜徉于劳山、即墨间。至是，卒于家。著有《华野疏稿》。〖2〗

十七日（4月20日）

10 图理琛等返京，赴畅春园陛见，奏沿途见闻及出

使情状，康熙帝褒奖再三。经图理琛奏请，允俄国修士及神职人员七人同至北京，主持东正教之事。[3]帝重边事，尤留意邦交。图理琛使团，乃清朝第一个至欧洲的使团。帝将图理琛所呈《异域录》留之宫中，时加览阅，该书满、汉文书均被刊印。

二十九日(5月2日)

11 康熙帝谕大学士李光地等安不忘危曰：天下承平久矣。自昔太平日久，必生事端，今内而各部院大臣，外而各省督抚提镇，渐耽逸豫，事务稍涉疏略。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朕之素志也。尔等当各体朕慎终如始之意，共襄有终之美。至于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张凑数，悉应停止。凡事皆宜务实，何必崇尚虚文？即如尔等师生之间，一发议论，即互相推赞，书札来往，亦大都奖誉过情，此甚无谓也。又谕曰：尔等皆读书之人。注书一事，所系匪轻。必深识古人之意，得其精要，乃可注书。若学力未到，妄自注辑，则意义反晦矣。朱子所著诸书，其义甚明。迄今五百余年，人无訾议。自后人注解繁冗，竟同于释氏之机锋。朕每见近今人所注书，细探其旨，大约皆私意为人。如张伯行所作，有一部书全为汤斌一人。其他书亦有为明时数人者，皆伊同乡人也。张伯行居官虽清，其注书亦未允当。彼为大臣，人观其所注之书，易为所惑。因顾李光地曰：朕不曾语汝乎，凡事皆宜得中。中之一字，真大难也。

12 是月，日本为防止铜大量外流，颁布新商法，限定中国商船每年进口数为三十艘，贸易银额为六千贯，发给船主信牌为证。据长崎统计，顺治五年（1648）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日铜外流一亿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七百余斤。〖4〗

四月初二日（5月4日）

13 先是，康熙帝谕命直隶总督赵弘燮查奏真定府西洋人与民人互控一案，曰：近日闻得京中西洋人说，真定府堂内有票，西洋人偶有比此争地，以致生祸授打等语，未知虚实，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若事无大关，从宽亦可，尔细查缘由情形写折奏闻。至是，赵弘燮奏报：臣密访细查，缘有真定县武举郑逢时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间，将园地八亩典于西洋人高尚德，得典价二十两，其地仍系逢时自种，每月交租四钱，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尚德因逢时历年租银不清，遣仆周若望、李大忠登门索讨，逢时外出不遇，若望等即出言辱詈而去。逢时回家闻知被骂，即往天主堂告诉伊主，不意又与若望相遇，因而两相争殴，宜概免深究。帝是之。〖5〗

初五日(5月7日)

1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乙未科三鼎甲：状元徐陶璋，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榜眼缪曰藻，江南吴县（今属苏州市）人；探花傅王露，浙江会稽（今属绍兴市人）。至是，赐一甲徐陶璋、缪曰藻、傅王露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仪、杨超曾、梅瑴成、裘璉

等一百八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工部尚书王顼龄、左都御史刘谦、内阁学士蔡升元、内阁学士王之枢。

初六日(5月8日)

15 理藩院题：先经青海蒙古各部首领奏称，里塘新出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从前班禅、拉藏汗于西藏所立达赖喇嘛是假。康熙帝以伊等俱是顾实汗子孙，欲使共相和睦，若将此胡必尔汗留住青海，恐其弟兄或起争端，乃遣侍卫阿齐图等前往，命将里塘之胡必尔汗送京，后暂住于西宁口内寺庙。又遣主事佛保往问班禅，班禅称里塘胡必尔汗是假，但戴青和硕齐等坚求亲往班禅处问其真假。至是，谕命阿齐图等召集青海诸贝勒、台吉，宣示皇帝旨意及班禅来文，将胡必尔汗送至红山寺居住。

十四日(5月16日)

16 先是，策妄阿喇布坦率兵二千向北窜入哈密，饱掠五寨后，抵哈密城下。哈密游击潘玉善等率兵会同达尔汉白克额敏所率哈密兵民还击，杀九十余人，生擒二人，策妄阿喇布坦军退驻城南二十里。至是，康熙帝因三处出兵，命西宁、嘉峪关两路各设驿站。遣官分往青海左翼及喀尔喀蒙古各部，命其整兵防备。发凉州兵一半往甘肃要路防守。遣散秩大臣祁里德驻推河，侍卫阿齐图等往西宁。又以军中粮务甚属重要，估计需银三四百万两，命户部动支正帑运送。且遣官分赴富宁安、祁里德两处，命富宁安与将军、提督、总兵官等议，祁里德与喀尔喀蒙古汗、王、

台吉等议，敌军已败走，或即三路进击，或逼近后招降，各详议具奏。至五月十二日，帝谕八旗都统：此番出兵之路甚远，请往效力军前人内，有不能自备盘费者给与粮马。监禁中除重罪大盗外，其余罪轻者给与粮马，可前去效力，功成即可赎罪。

五月二十九日（6月30日）

17 议鼓铸，康熙帝责赵申乔专户部权。户部尚书赵申乔曾以暂停商人王纲明采买铜铅鼓铸条奏。康熙帝命其同户部堂官等具折奏来。面奏时赵不胜忿急，奏称朝廷库内帑银，商人等侵蚀二百余万。现今铜斤不继，速将伊等停止，仍交与各关差官员方好。帝准其奏，将商人所欠之银，俱清交户部，业已完成。所缺银两由内务府追取，与户部无涉。至是，其上疏又称，现有买来铜铅五百五十六万三千斤，交完宝泉局五十四年（1715）之铜额有余等语。帝以既有一年有余之铜铅，先启奏时何不明白面陈，以致不胜躁急、前后互异？再同逐一明白议奏。帝又曰："此事亦最易了。赵申乔平素只欲锻炼伤人，故至于此。赵申乔未任户部尚书以前，事如何办？并未尝藉伊办事。彼以穆和伦为不足数，穆和伦在家时不奏，穆和伦方起身，便如此奏。""看来近日或有人欲专权用事。此辈在朕前则不可。凡事俱宜满汉合一，折衷办理，自用可乎？朕听政五十四年，虽未臻至善，亦经五十四年之守成。总之，率由旧章，即为善耳。如赵申乔不遵成宪，任意而行，断乎不可。即如朕昔年办理机密军务时，今之大臣等悉系微员，朕并无倚藉大臣理事之处。面此时大臣何以神奇至此？今

若有人向朕奏，旧时所理之事不合当改，朕亦断然不改也。”户部尚书穆和伦乃密奏：赵申乔放部以来，总翻旧事，已定之规屡行更张，伊等汉官互相附合，争胜攻讦，奴才虽竭力开导，概不理睬。铸钱之事系国家要务，非可妄加私自毁改变动之事，派奴才之前，业经向赵申乔反复讲明利弊，买卖人未交之铜应巧为完纳之处，奴才亲定缮稿留下，然奴才去后，赵申乔即私自妄加翻改，不知其意何在？〔6〕七月，户部题请铜斤仍交商人采办，谕曰：今复交商人采办，致积累拖欠，无了期矣。已经料理完结之事，岂得再有纷更？各关差官员今更换将毕，鼓铸之事最为紧要，应将铜斤交与各关差官员，速行采买，不可有误鼓铸。前赵申乔面奏时甚是忿急，今以此事为难，则于原奏之时即应详计慎处。及至事不能行，反欲交与商人，可乎？朕发内帑银还户部库，特欲清理事务之意，非为商人而难户部也。果为商人，则应将此等拖欠银两免其追取矣。现今内务府衙门照常追取。内库银系朕之帑金，户部库银亦系朕之帑金，总无分别之处。今复交与商人，则铜价低昂不一，各处采买维艰，势必又至于积累拖欠。便将此辈问以重罪，籍没家产入官，亦不能赔补。此事经朕如此清理，自今以往，商人既不致受累，而部册亦可清白矣。且从前借银之时，马齐奏称，由今看来虽似有益，后日必致大有拖欠。尔时马齐为大学士兼摄户部尚书事，曾有此言，可问彼也。现今铜斤事，或不晓事之细人，谓朕仍欲交与商人，以此揣度，亦未可定。今将不可复交之处决绝明白下旨。本发还，著再议具奏。赵申乔所奏折子并发还。

六月初八日(7月8日)

18 以厄德尔齐老图地方与推河相近，谕命祁里德会集喀尔喀诸部兵，在厄德尔齐老图附近地方，择一可耕种之地驻扎，发子母炮三十门于将军席柱处、五十门于将军费扬固处。动用直隶、山西正项钱粮购马骡一万五千匹，运米一万二千石至驻兵处。山东、河南于明年亦照此办理。不久以骆驼耐寒，命今年运粮用骆驼三千头，明年运粮亦改用骆驼四千头，除拨官驼一千头外，其余六千头发银派官往蒙古地区购买。

二十二日（7月22日）

19 康熙帝以现今军需，各省俱行捐助，易滋弊端，且军务所需钱粮不多，应动正项钱粮，此外地方各官再行捐助，方为有济。著传谕此间议政大臣及京城大学士、大臣等。越一月，户部尚书穆和伦奏捐纳事，查明原底注册，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初五日起，至六月初五日止，限内具呈捐纳官生共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人，共收银四百三十九万六千五百九十七两。〖7〗

七月十一日(8月9日)

20 大学士李光地以老病，请解任葬亲。得旨："给假三年，营葬毕仍来京办事。"〖8〗

二十八日(8月26日)

21 从将军费扬固奏请，遣公傅尔丹、原任都统爱音图、护军统领达米纳、侍郎能泰、铁图前往喀尔喀蒙古苏

勒图哈拉乌苏等处及哈密地方兴屯田。〖9〗

八月十六日（9月13日）

22 广东巡抚杨琳奏报西洋人郎世宁等到广州，欲往北京，并言英法等贸易船只情形曰：今年大西洋船未到，自六月十九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共到原在香山澳居住之西洋人，往小西洋贸易回澳船共四只，所载粗货药材、香料、鱼翅、紫檀等物，并无细巧物件，又七八两月由虎门进港至广州船三只，一只系苏栗国船，装载药材、香料等物，一只系英吉利船，装载哔吱缎、哆啰呢、黑铅等物，一只系佛兰西船，无货，系装载米银来广置货。〖10〗

二十日（9月17日）

23 苏州织造李煦奏报江南水稻一熟变为二熟。略曰：先蒙赐谷之后，凡苏州官绅人等，咸知御种谷子一年可收两次，无不欢欣羡慕。今臣煦既种有新谷，则此后凡有求种者，俱可遍给。而江南地方，从前止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于是南方万万生民，无不家给人足，群沐圣天子教养之弘恩，永永无极也。〖11〗十一月，李煦又奏：苏州二次所种稻谷，诚如圣谕，立秋后未必成实。苗虽长成，结实甚少，所收稻谷每亩不满一石，仰见我圣主洞悉物理，无不熟察其精微也。再前次收过稻谷之根，留在田中者，亦发苗结实，乡民见者，无不称奇。皆由圣主爱民重农，故有此奇异稻种，为圣世祥瑞。康熙帝令其细问李英贵种稻之法，并早晚节气，诚其若不留心，糊涂乱来，终无实效。〖12〗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1日）

24 以原任郎中布尔赛等互争佐领及闲散宗室佛格等控告满丕、和理、布尔赛等原倚仗索额图将吏、户、兵三部档案毁匿，将内阁档案之字涂注，宗人府及兵部等议：查无圈点档案所写系卓科塔，并无朱胡达之名。布尔赛等称，朱胡达为伊曾祖，取供时又称系伊伯曾祖，不合。应将布尔赛等各罚俸一年。佛格等所称满丕、和理等，原倚仗索额图欺侮伊等之处，当时即应控告，乃当时不曾控告，今岁月已久，证据俱无，应无庸议。康熙帝谕曰：宗人府衙门及该部所议，俱偏向矣。卿安即兴安，隋分、兴安是一处。无圈点档案写卓科塔，卓科塔即是朱胡达。此即与称遵化为苏那哈，总兵官为苏明公等，是一而已，无有二也。今子孙称伊祖父曾为苏明公，谓非总兵官，可乎？称苏那哈效力，谓非遵化，可乎？即今各部奏疏内，遗漏圈点者甚多，朕亦有朱笔改正之处。俱以为非，可乎？原任尚书杭爱为管佐领争辩时，宗室厄奇执黄带言曰，我虽庸懦，我系谁之子孙，将此黄带俱不算，可乎？然杭爱等虽系厄奇所属，伊曾管过佐领，朕仍著伊子管领。公阿灵阿、福善佐领下人所生之女，俱系伊查看。此佐领下亦有为大臣者，今谓此等非伊佐领下人，可乎？又问大学士松柱“尔家二佐领，尔王以为系我所属之人，夺其佐领与其子侄管领，尔心服乎？”松柱奏曰：“若果如此，亦惟将原带来所属，并命管佐领情由，叩首声明而已。谓我等非王所属，可乎？”帝又谕曰：宗室佛格呈称，布尔赛之父满丕，倚仗索额图行事。虽满丕当日谄奉索额图如奴仆，然所行是

实。然其时谁不谄奉索额图？不独满丕也。此事原不明白，今所议甚糊涂。将此事并和理奏折，俱交与苏努，著伊持去，会同该部详审具奏。

十月初四日(10 月 30 日)

25 康熙帝谓大学士等曰：朕于各处奏折内朱笔谕旨，皆出朕一手，并无代书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所以凡所奏事件，惟朕知之，奏者知之，此外无有知之者。凡所批谕旨，朕处并无底稿，证据俱在奏事之人。倘或语泄，亦系原奏之人泄之。朕听政年久，未尝失信语人也。

三十日(11 月 25 日)

26 康熙帝以今遇事每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诫饬大学士等曰：此处大有关系。世祖章皇帝时，为此曾下严旨，至今圣训昭然，可不恪遵耶？如果两议，亦应满汉相间，岂可截然两议?当初未曾如此，自赵申乔来始然。凡事只有一理，不可执拗。今朕听政五十余年，何者不曾经历？即小事，必向大学士、学士、九卿问之。大臣执拗，犹之可也。若为君者行执拗，则如之何？著将满汉两议者交吏部、都察院查出议罪。

十一月初五日(11 月 30 日)

27 太原总兵官金国正疏伊标下无子母炮，愿捐造二十二门分发属下各营。兵部准其请。康熙帝不准，谕大学士等：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请造子母炮，朕俱不准行。此事部议准行，

殊属不合。

初六日（12月1日）

28 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请在川设炉铸钱通行以免病农，曰：查川省实为乐土，民不难于完纳钱粮，而苦于行使低银，盖川省从未开炉鼓铸，所以制钱绝少，各属民戥因而轻重不齐，民间使用银两多入铜铅，倾熔成锭，名曰吹丝，高者七八成，低者五六成，若卖米完粮，另销足色，一两止获五六钱之用，有名无实，所亏不少。每逢米贱，民诚苦之，实因制钱既少，而川江之险、栈道之遥，他省制钱无由运入，民间不得不用银交易，零星使用，耗折必多，又不得不用低潮以补耗折之数，事有相因，势所必至，凡属纳粮小民亦莫不然，初不计完粮时所亏过甚耳。至兵丁领饷一两止换钱八百有奇，苦于钱贵，其病相等。臣是以于康熙五十年（1711）间请开鼓铸，曾奉有该部确议之旨，而格于部议，未获准行。臣虽未敢再渎，然身任其地，目击其事，宁甘隐默。臣日夜筹之，惟有亟开鼓铸之一法而已。查川省钱粮每岁必资外省协济，鼓铸既开，制钱渐多，必获有利，可以补经费之不足，使通省流行，则民间日用，以钱为便，谁肯以纹银改作低潮、致完粮之际复有销镕折耗耶！臣且得通行禁约，一切交易，戥用部法，银必足纹，令远近划一，即米价甚贱而所卖银两随其多寡，皆得实用，必不致病农，如从前之有名无实也。若兵丁仰食于民，米贱既易谋生，用钱又免亏折，支领饷银皆得实济，上佐国用下利兵民，有益无害，莫过于此。请于本年（1715）及明年（1716）地丁银内动支银五万两以为钱本，

采买铜铅，雇募工匠，设炉二十座，照宝源宝泉之式鼓铸制钱，务使铜六铅四，配搭均匀，每文重一钱四分，每千共重八斤十二两，轮廓分明，磨锉圆整，使可永远通行。凡民间完纳钱粮，官役俸工以及各镇协营支领俸饷，俱以银七钱二遵例收支，其有不通水路，驼运维艰，则随其所愿，仍以全银解发局内，铸出制钱即交司库，随时酌量支放，仍将应支之银扣作工本，源源接济，钱本不竭，获利必多，俟三年为满，或足用为期，容臣另疏题请停止，如果臣言不谬，伏乞指示，以便会疏具题。惟是川省鼓铸，工匠甚少，臣当分咨滇楚抚臣雇募来川，庶几可计日而获效矣。朱批：此折交户部议过，使不得，尔不必具题。〖13〗

初八日(12月3日)

29 宗人府题：遵旨确审辅国公阿布兰首告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纵徇医生贺孟频以矾水写字与胤礽通信一案，查明贺孟频因医治胤礽妻之病，胤礽令其将紧要事密送信息，遂用矾水写字之信带出交与普奇。又嘱普奇保举其为大将军。又妄称皇上有褒奖二阿哥之旨，各处探听，冀有释放信息。普奇知悉其情，不行奏闻。普奇又有“若齐世、扎喇克图为将军，我必告出兵”之语，恶乱已极。应将普奇拟绞立决，贺孟频拟斩立决。有旨命将普奇仍照前拘禁，贺孟频处斩监候。

30 以湖南巡抚陈瑸条奏请禁加增火耗，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凡督、抚莅任之初，多有条陈。此等文章，人人能之。陈瑸疏内有禁火耗一款，火耗原不应取，因不能尽革，故留一分。陈瑸为封疆大吏，兴利除弊，乃伊分内

事。火耗应革则竟革之，何用申奏？伊请禁之意，特欲自表其清，以前官为不足算耳。如赵申乔向任湖南巡抚时，暴躁则有之，在地方实不取一钱，此人所共知者。赵申乔亦曾为火耗条奏。若谓赵申乔任内已经禁革，而接任者复行索取，即应指名参奏，岂可含糊以诬人？且伊奏称，今年蝗蝻为灾，何以比岁告稔，而清官莅任，反臻岁歉耶？凡督、抚在地方安静，年岁丰登，朕皆不轻移动。总之，事贵身体力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朕听政五十余载，尚不敢自恃。每发一语，必思可行。陈瑸甫任巡抚，辄发大言，可乎？《论语》云，必世而后仁。彼视之太易，只以年逼桑榆，在任无几，藉此博身后虚名耳。又谕曰：凡为小吏者，律己廉洁，便可称善。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朕屡为藉口操守者欺。陈瑸欺与不欺，尚未可知。但未见诸行事，朕断不信。尔等拟签内，将赵申乔、张伯行一并指出。

次日，帝又谕大学士等曰：张伯行为巡抚时，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有堆积米粟，张伯行必勒行贱卖，否则治罪。此事虽使穷民一时感激，要非正道，亦只为米价翔贵欲自掩饰耳。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朕闻明季如项家、季家富厚异常，今时已无此等富民矣。彼之家资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而致者，何必刻剥之以取悦穷民乎？况百姓习风渐不可长。近闻陕西有方耕种而即挟制州县官报荒者。今岁钱粮俱已恩免，而此辈奸恶之民又思明

岁幸免。其无厌之心，如何可遂？徐元梦初到浙江时，众奸民驱逐钱塘知县，徐元梦将为首数人置法，其事乃毕。前此有生员殴辱知县者，部议欲从宽，朕不许，必置之法。总之，此风断不可长也。又赈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实心奉行，往往生事。盖聚饥寒之人于一处，势必至于争夺，明时闯贼亦以散粮而起。此不可不慎也。

31 直隶总督赵弘燮等奏报民人私挖矿事，曰：查直属西山内有房山县之水洞坡产有矿土，而宛平县之鸡儿台等处村民素常偷挖，因此处附近宸居，理宜安静，不便听其群聚开采，向系封禁，近有村民招集外棍偷刨，臣等已经屡行饬禁，无如愚民嗜利，恋恋不舍，虽经惩处，散而复聚。此矿在万山之中，若登高瞭望，一见兵役往查，则皆敛迹深藏，一俟巡查人去，仍复肆行开采，必得设立汛防，拨有兵弁，专事巡查，庶可永杜。命具题。〖14〗

十一日(12月6日)

32 革何焯官职。何乃长洲人。先以李光地荐，直南书房，赐举人、进士，授编修，直武英殿。同时，“兼侍皇八子府中”，“忌者滋多”。其“颇揽权势”，为胤禩心腹，以致有“袖珍曹操”之绰号。为得士拥戴，胤禩托何焯之弟在南方各处买书甚多，“南方的文士都说胤禩极是好学，极是个好王子”，“他收拾人心的意思不过要得东宫”。〖15〗时有蜚语上闻，谕命将何焯收系，查检其存书及著作，阅五日，并无狂诞之语，间有讥诟当时士大夫文字。至是，康熙帝谕责其“不识恩义，将今时文章比之万历末年文章，将伊女与胤禩抚养，又为潘耒之于黄

缘”，革去官衔、进士、举人，仍在修书处行走。〖16〗

十七日(12月12日)

33 康熙帝诫饬部院官，谕行实政。曰：部院司员，现在官职虽小，后日亦可致大臣地位。朕不认识者甚多，必数问诸大臣而用之，则何所底止？今观部院司员等，其敝已极。前者校武进士马步射时，侍郎觉和托举止粗鄙，向背不知，何以办事？又有一司官甚劣，朕竟行革退。满洲不论文武，出征则令于夸兰大、章京等处行走。此后部院衙门司员，著输班带刀，于侍卫处行走，如此贤否始见。贤则用之，不贤则退之。现今翰林官在内轮班行走，将司员亦如伊等，作何认识之处尔等会议。朕除授官员，必问诸大臣。大臣等初保举时，仅可者犹有一二人。逮后保举之人渐至不堪。向来保举大员内，官至督、抚、尚书、侍郎者有之，而在御前竟有不知礼法者。此等大为藩、臬官尚且不可，居大任可乎？至于开言路甚要，虽明末科、道官妄上条陈，以致坏事，然言路断不可壅。如今日言路亦蔽，纵有一二官员条陈，皆出私意。简任言官，不可专用一类之人。若使互相标榜，援引附和，其势渐成朋党矣。尔等皆读书人，又能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曾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致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

空言无益也。寻又召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等近前，谕曰：天下承平日久，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平日尝谓旗员多挈人口，骚扰地方。汉官家口少，所需无几。朕因此曾屡向汉大臣言，汉官不能骑马耐劳，设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兼用旗员，方有裨于政事。或有自以清廉，不取不与，节用度日，如解马运粮等事，督、抚俱差州县汉官。汉人出口，一二仆从，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纵令参处，何益？彼亦但愿任咎谢事，将所得宦囊回籍自娱耳。前中路亲征时，见于成龙运粮甚易。朕往宁夏行四十一日，西安往返六十六日，并不用地方一石豆、一束草，而马不瘦乏。近者富宁安出兵时，朕多将行走习惯满洲侍卫遣往伊处，伊不用一人。此番富宁安办事，殊觉欠妥。朕曾亲统大军，经历军务甚多。用兵无谋略，学问断然不能。朕阅宋、明马政，兵书皆纸上空谈，全无用处。朕安不忘危，时勤训练。现在官兵俱各出口效力，地方文官有何效力之处？为督、抚者，明赏慎罚，以鼓励兵丁，临事用时方能致命效死。平日并无恩惠，彼何所感而舍身效力？向者，不将火耗全除，亦为此也。汉人遇此等出口行走之事，率以塞外瀚海、地方辽阔、无水无草、行走艰难、不能乘骑为辞。如满洲、蒙古每岁塞外居住，汉人何以不能？此皆不习惯行走之故耳。山陕督抚尚赖满洲，如张伯行为之，必致误事。张伯行任苏州巡抚时，见渔船数只，疑为海贼，遂致震惊。遇此等事，早已乞休而去，更何顾望前？李之芳为浙闽总督时，伊曾领兵亲战，岂可谓汉人中无其人？但如此者少耳。尔等皆国之大臣，既受高爵厚禄，自宜竭力尽

心。

十二月初九日(1716年1月3日)

34 康熙帝先一日召新任福建巡抚陈瑸，面谕云：尔为巡抚，与为司道等官不同，若贪财好利，厚载而归，诚为非道。但应得之物，亦宜取为赏兵之需。身为封疆大臣，而室中萧然，无一物可以与人，亦非大臣所宜。至是，谕大学士曰：夫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岂于己必无所得？不过不肯与人，到后日仍是自肥耳。陈瑸亦深心服。至陈瑸之学问虽平常，而其才尚能办事。凡为地方官者，但能持己以正，不为非法之事，即称良吏。如陈瑸者岂可多得？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允宜从优表异，以鼓励清操。朕所以宽容张伯行者，正爱其清耳。若他人当此，早已严行拿问矣。年来各省吏治俱胜从前。虽已治而益求治，已安而益求安，岂不望其更加砥砺？然今日之官，不可以比昔日之官。即部院衙门官员，亦皆清苦。往年充一笔帖式，家计旋饶。今即户部衙门，求一刁猾书吏，亦不可得。盖此辈无利可图，自然散去也。又谕大学士等曰：细察陈瑸举动言语，实系清官。谓将来全无报复私仇之事，朕不能保。但就现在观之，真能为人所不能为，与苦行僧无异。且陈瑸系滨海务农之人，非世家大族，朝中士大夫又无门生故旧。而天下之人不知其清，苟非真清，岂能至此？

二十日(1月14日)

35 大学士王掞以年老衰迈疏请解任。朱批：目前封

印，阁中无事，卿宽心调养，自然速愈。况朕同事老臣渐少，实不忍言。越年春，王掞病愈，仍入直。〖17〗

二十二日(1 月 16 日)

36 九卿先曾题：宝泉、宝源二局需用铜斤均交江南等八处总督、巡抚动正项钱粮采买。买铅之事，仍交与王纲明等，扣除银两交入内库。康熙帝谕曰：九卿所议将铜斤交与八省督、抚采买，甚是。其买铅之事，议仍交与王纲明等，扣除银两交入内库。伊等所欠银两，令交内库，殊觉太烦。若用商人之铅，将户部银两给发商人买用可也。其商人所欠节省银两，亦当交与户部。开矿虽非永久之事，倘将开矿之处禁止，商人必至于死矣。本著发还。至是定：嗣后宝泉、宝源二局每年所需之铜四百四十三万余斤交与江苏、安徽、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八省巡抚派官动支正项采买。铸钱所需之铅由户部发银交商人采买。均于四月、九月两次交完。〖18〗

37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五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十七万三千五百六十三，田地等六百九十五万七百六十四顷九十亩，征银二千九百七十九万五千二百九十两，米豆麦等六百五十九万二千石，草一百五十万八千四百七十四束，茶三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引，行盐五百九万九千八百五引，征课银三百七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四两，铸钱三亿八千六百五十五万九千九百。

38 王原祁卒。

王原祁（1642—1715），子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王时敏孙。娄东画派之首。康熙进士。由知县擢给谏，改中允，直南书房，累迁至户部侍郎。充编纂《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是书后世誉为“书画宝典”。著有《雨窗漫笔》等。

39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广州设一有固定司员之商船作商馆，并定期派遣船只。〖19〗广州海关与东印度公司约定：许其于广州自由贸易，雇佣中国人，购买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为修理船帆等许于岸上竖一帐篷，悬英国旗之舢板驶过关口不予检查，海员衣袋不受搜查等共八项。〖20〗

40 先是，罗马教皇特使铎罗至南京，公布教皇禁止中国礼仪敕文〖21〗，即凡在中国之天主教士必须放弃中国祭祖祀孔祭天等礼仪，否则将被“弃绝”。康熙帝驳之，令耶稣会士来京具结保证遵守中国礼仪后，方可领传教印票。该印票由内务府给发，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字样。且谕之曰：因尔等入了中国籍，不是外人，尔等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22〗然传教士或以来京不便，或以意见向左，除京畿及近畿者外，少有外地来京具结领票者。本年四月初三日，帝派直郡王令十一位非耶稣会传教士签字“具结”，当问之是否愿遵守利玛窦以来之传统、尊重中国风俗时，彼皆表示不能。帝得报大怒，当

即谕令：此十人驱逐前往澳门去，止意西巴尼亚国人郭多禄于广东天主堂住居。〖23〗是年，全国领票具结之传教士共约六十八人，其中耶稣会士三十八人，方济各会士十人，另有在北京之各会传教士二十人。未领票之十三人，均被赶往广州。〖24〗

〖1〗《李煦奏折》176 页。

〖2〗参见：《清史列传》卷十《郭琇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郭琇》；《碑传集》卷六八《湖广总督郭公琇像赞》。

〖3〗《朔方备乘》卷四四。

〖4〗参见：《中日交通史》；《日中两千年》。

〖5〗《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 122—123 页。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019 页。

〖7〗《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 274 页。

〖8〗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

〖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四；《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一。

〖10〗《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 441 页。

〖11〗《李煦奏折》182 页。

〖12〗《李煦奏折》184 页。

〖1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 613—614 页。

〖1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 619—620 页。

〖15〗《允禩允禟》，《清代三朝史案》。

〔1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养吉斋丛录》卷九。

〔17〕《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

〔18〕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1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20〕参见：《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三卷。

〔21〕《教廷与中国使节史》119页。

〔22〕《正教奉褒》。

〔23〕《教廷与中国使节史》122页。

〔24〕参见：《康熙与西洋传教士》，《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561页；《中国礼仪之争》83—85页。

清通鉴　卷七三

康熙五十五年　丙申　公元1716年

正月初九日（2月1日）

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外国商船掠劫民船情形，曰：福建厦门地方，外国商船每年前来贸易，完后即返。其出入官兵查之颇严，未曾滋事。据报上年（1715）十二月十一日旺交料国一商船贸易完毕返回之时，因商人黄骤欠其所买丝未来交货，便强行劫持李德兴商船，出大旦海口而去。旋据提督施世骠来报，已派三名游击率兵追之，监守一日。是夜，风起雾降，不知外国商船及我被劫船只去向，各处追查，毫无踪迹。查得旺交料国惟一只小甲板船，连水手共仅六十人，力量并不强悍，大旦海口有专守官兵船舰，提督又派出三名游击追赶，亦皆未能拦截，未将被劫船带回，而纵之去，此盖官员懈怠之故也。〔1〕

二月初一日(2月23日)

2 因西路军粮尚未运到，康熙帝谕今岁停止进兵，候种地及一应事务预备完毕，审察两下军情，再为定夺。两日后，以“种地之事，甚属紧要，若种地得收，则诸事俱易”，谕命大学士等会议以闻。旋议定：北路，由公傅尔丹带土默特人一千前往乌兰占木等处(随又改为和布多、布延土敦儿等处)耕种，其牛、种、农具，由都统穆赛动支正项钱粮发往。军前罪人愿耕者听其耕。西路，肃州附近之西吉木、达理图、布隆吉尔等处由富宁安派人耕种，给与牛、种、口粮。哈密、巴尔库尔附近之图呼鲁克、杜尔博尔金、哈喇乌苏等处耕种事，由副都统苏尔德前往管理。兵丁有愿耕种者亦令耕种。

初八日（3月27日）

3 康熙帝诫饬汉大臣干预科场，曰：每见汉大臣等，保举人犹可，但有好干预科场之事者。看来不必待至临期，往往前一年先为之计，或选刻文章，或刊行己稿，令人皆诵习揣摩。场中一见，即已了然，知为何人矣。此大不可。设若朕将所作文章颁行天下，则士子无不传习仿效，场中有不立辨者乎？故选文刻稿，皆应惩戒。总之，科场事当秉至公，不可稍参私意。〖2〗

二十九日(3月22日)

4 从御史董之燧言，直隶各省征收钱粮，有丁从地起者，其法最善，但常因急于售地，地去而丁存，贻累无穷，以后民间买卖地亩，其丁随地输课。本年，又准广东所属

地方丁银分摊于地亩银内，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又命以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除册系照地派丁者外，其按丁派者，如一户开除一丁又新添一丁，即以新增抵所除，倘开除二三丁而本户抵补不足，即以亲族之子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顶补之后有余丁，归入滋生册造报。〖3〗

三十日（3月23日）

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与巡抚提督严查海面各处情形。先是，福建巡抚陈瑸返回福州，传谕满保等曰：福建海贼，皆捕鱼船不能返回，遂致抢劫。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数省沿海居民皆赖海而生，倘禁捕鱼之船，沿海居民必失生计。如果海口守将验看出船牌票放行，待其返回不加勒索，则彼众必得生计也。看来海口守官惟有礼物方准放入，不令彼空入口。若彼出海未获，遇见单只商船，遂即抢夺船货，为盗谋生，皆此之缘故。即有盗贼，果能严行巡查要津，则贼亦不能往来于海上。如今福建南澳地方甚为重要，诚能巡查严禁，广东贼船则不能来；海潭地方亦甚重要，果若巡查严密，贼船则不能前往浙江、江南、山东；倘若浙江定海、江南之金山、花鸟等处官兵严查各讯，贼于海上则走投无路、自散而去。又奉旨：既巡海至关重要，则武官岂可推诿？惟舵公、水手皆谙水性，船造坚固，方可出海。海上风浪险惧，尔亲经历，俱皆知者，倘船不坚固，不谙水性，必致误事。兵船皆由尔督抚营造，务必好生制造。再著尔传谕总督满保等，朕临御五十余年，虽位至九重，而天下兵民之事时系于心，伊等不知，抑或

以为朕居九重，未必挂心。今明训于尔，伊等方得知晓。嗣后，地方何处有贼，即相机先行靖剿，勿得隐瞒，贻害地方，一面缮折奏闻，朕闻知宜于料理。凡关系地方之事，尔等若不奏闻，尔督抚等皆为死罪。至是，满保奏曰：为之严查海口，行令驻守海口文武各官，遍示张谕，凡出入船只诚心严查，永禁克扣勒索之弊，如有违者，即予指参。又檄令南澳总兵，凡广东所来贼船，严行缉拿。又行令海潭、金门二总兵，凡福建海上贼船，严行缉拿，并令浙江之温州、黄岩、定海三总兵，严缉入浙贼船。凡能擒贼者，予以陈奏，倘玩忽懈怠，即行指参。为兵船坚造一事，现咨令提督、总兵等，选派能会造船之武官，会同知府监视建造，倘船造不坚固，文武官员皆予指参。若有借机克扣者，即便武职，亦不宽赦。为地方查缉贼伙一事，遍谕陆路各营，凡驻山官兵，严查各管汛地，若有不肖之徒，即行擒拿；凡沿海官兵，严查各自所辖，若有从无防海岸出入之棍徒，立即擒拿，倘或隐瞒懈怠，即予指参。再查金山、花鸟地方，位于浙江、江南之间外洋，由日本来之商船必经彼处，故夏季贼船必往彼拦劫。因此定海、崇明二地总兵相约，从两侧查缉，似有裨益。是以一面行会定海、崇明总兵巡查，一面移咨江南总督、提督相商，俟查报到来，再具奏闻。〖4〗

三月二十四日(4月16日)

6 西安将军席柱以马匹倒毙一万余头，被革去将军，调京查议。翌日，帝谕将西路军庸懦之兵遣回，共撤回五千人，巴尔库尔现除派出种地兵丁五百名外，尚有满洲、

绿旗兵共七千五百名。帝命往西路增兵。

闰三月二十二日(5月13日)

7 时直隶米价腾贵,民多乏食,巡抚赵弘燮奏请借库银买米粜卖。户部议行。康熙帝以"治天下之道以养民为本",并言户口日繁而土地不加增之矛盾,曰:当此太平之际,而使民乏食,可乎?从前如福建、广东远处,偶遇灾荒,犹且从海内运米赈济,而况京师畿辅之地乎?去年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宣化五府,因雨水甚大,米谷歉收,将钱粮尽行蠲免,积贮之米,减价粜卖。现今囤囷积贮无多,若又出银买谷,则米价益加腾贵。今京仓、通仓之米甚多,将仓内所贮之陈米,发二十万石,差堂司官运至各处地方,不论旗民,确查赈济,务使穷民均沾实惠。今太平已久,生齿甚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今在口外种地度日者甚众。朕意养民之道,亦在相地区画处之而已。陕西临洮、巩昌等地方,虽不可耕种,若于有水草之地,效蒙古牧养,则民尽可度日。而百姓但狃于种地,不能行此。问往年去山东地方赈济人员,云或有人在牛傍,不知取乳而食,竟坐以待毙。此皆不习之故耳。户部所议此本非矣。〖5〗

8 经刑部等衙门审明,原任太原知府赵凤诏妄行贪婪,婪赃十七万四千六百余两,不可循例定罪,应拟斩监候。旋经九卿议覆,应立斩,赃银追取入官。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赵凤诏前者自谓清廉,一文不取,若要钱无异妇人失节;曾奏喝礼亦不要钱,为第一清官,甚为

欺君。伊父赵申乔居官尚廉，赵凤诏如此贪滥，不忠不孝。不忠不孝之人，应当处斩，九卿所议立决甚是。但伊赃银甚多，不可不追，著该部派出满汉司官各一员，将伊赃银照数速行比追，交存彼处库内，以备军需。越二年，赵凤诏被处斩。

9 是月，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成。〖6〗

四月初八日（5月28日）

10 闽浙总督满保条陈裁减军营空额兵丁钱粮，略曰：各营空额兵丁钱粮，其一即随兵钱粮。查定例随兵总兵为六十名，副将为三十名，参将为二十名，游击为十五名，都司为十名，守备为八名，千总为五名，把总为四名。此皆武职以养家眷者。今已超定额。奴才将会同提督等，裁减其超乎定额者。二是书办及应差兵甚多，以致各地巡守兵丁不足。经与提督商议，大员准留六、八、十人不等，微员则各留一人。至于听差兵，视官职大小，计其足用留之。多余之书办、听差兵，照例调往守巡之地。三是公用空额钱粮每营有二十、三十不等，用以馈赠上司，或发给文武各衙掌册书办。此弊极坏，奴才将严禁之。倘被查获，将予严参重处。此项空额钱粮小半可以补贴，至于掌部档子之书办，亦支给少许，若此亦为禁止，则武职必惧，书办寻隙发难，以致另取暗付之弊。故一时难以裁夺。再各营每年造册数百，练兵祭纛，准备火药，修整器械，应付公差，每月洗晒修补船只等项，皆支此空额钱粮，亦难全裁。故与提督等商议大概，厉行节约，陆路各营留十兵丁

之钱粮，水师留十五兵丁之钱粮，方可足用。此项空额钱粮虽补大半，惟每营留十或十五空额钱粮，奴才安能承受？欲全数裁减，又恐由此滋生名目繁多之克扣情弊，亦未可料。

朱批：此折朕极详细看了，似甚是也。惟部费甚巨，部臣亦难尽知。补放孙澂灏，虽竭力革除旧习，但难抵诸臣、章京等，亦未可料。尔援此造册逐项条陈，于天下空额兵丁极为有益。〖7〗

四月十四日（6月3日）

11 康熙帝奉皇太后往热河避暑。九月二十八日返京。

五月初一日(6月20日)

12 时京城久旱缺雨，康熙帝命大学士嵩祝（松柱）传谕在京大臣祈雨，端午节严禁会饮。次日，于行宫召大学士嵩祝、领侍卫内大臣侯巴浑德、公鄂伦岱、马尔赛曰：朕因祈雨，曾下两次旨意。在京诸臣迟延日久，此时方行奏闻。因热河得雨，有臣等不胜欣幸之语。但为此处得雨，有何欣幸之处？朕愈思之，愈加慨然。部院大臣但知营求财贿，在家安逸而已，求雨之处，亦未必去。朕曾两次下旨，令嵩祝写旨发去，尔并不直书申饬，又不严查题参，但务趋奉李光地、赵申乔，令伊于朕前称汝之善而已。今汉大臣欺压满大臣，八旗皆受辱矣。朕几次令科、道条陈，尔今科、道缄口不言，皆入李光地、赵申乔之党。凡事只徇情面，唯唯诺诺而已。尔乃大学士也，是非岂特当与众言之？有当言之言，即于朕前，亦当恳切言之。朕经历大

学士三四十人，从未见有如尔者，尔自谓能保守自己，乃趋奉皇二子，隐匿德林逃走之事。与噶礼结亲自守者，乃如是乎?且索额图、噶礼，朕皆诛之。尔更甚于索额图、噶礼乎？朕不能杀尔乎?畏尔镶蓝旗之党乎?学士等皆由司官升擢，并无出言之人，俱为不堪，皆当充发黑龙江。今满洲大臣内，竟无能御汉大臣者。朕仍用马齐为大学士，穆和伦为户部尚书，侍郎员缺亦经批出。尔即驰驿前往京城，问本内用不胜欣幸之语，为谁会议？地方不曾到者为谁？严行查明题参。若仍徇情面，不行题参，朕一经觉察，并汝诛之，陈名夏即系榜样矣。朕降此旨，若仍不下雨，尔等试看。又曰：看部院衙门大臣，并无以人君之事为重，以民生之事关系甚大为意，无有不图恩威己出，多方诡计，极力结党而已。今部院大臣越次升用者多，于人君之前礼数尚且不知，其他又何言哉？今正当大旱之际，朕心忧劳不安，两次下旨，方见臣等不胜忻幸之语陈奏，朕心已灰。由此观之，九卿大臣并未会集，或但听一人之言。为臣如此，欲免欺君之语，能乎？伊等党类甚众，若非伊等手下之人，科、道言官何不参劾？朕恐此风渐长，故将原任大学士、尚书亟行擢用。此旨松柱写去，遍责诸大臣。

初三日，京城因天旱，米价上涨，帝命发米三万石平粜。谕曰：环京城地方，至今雨尚未足，朕心不胜焦劳。自密云至边外，并无用求雨，现今禾苗景象甚好。又问各处来人，或有一处雨足。京城非比他处，四方杂处，坐食之人甚多，承平日久，户口滋生甚繁，不止十倍于前。如此等事，朕平素于众大臣前曾经面谕。今方亢旱之际，若不预为筹画，我等君臣何为？看此一次之报，米价又长。

定例八月放米，去岁下旨于年前放米。今若等至八月，米价愈腾，著自五月初十日起，即行给放。京城减价粜卖之米，仍旧发卖，甚为有益，著少加增粜卖。自明日为始，朕宫中定为每日只进膳一次。并不传谕禁止众人如此。两月所食，即可减一月。先人而忧，后人而乐，岂不稍解平日安享之过乎？初十日得京城连日大雨之讯，始正常进膳。

十二日（7月1日）

13 管理钱法户部尚书赵申乔题参：江宁等八省铜斤皆违限迟延，将江宁等八省总督、巡抚及该管各官员，交该部察议。帝以朝令夕改，户部原议铜斤交与地方官未及一年，命问明具奏。大学士马齐奏曰：臣等遵旨以江宁等八省铜斤违限之处问赵申乔。据赵申乔云，九卿遵旨原议之处，铜斤交与江南等八省督、抚选官采买，若违限不完，照例议处。今江宁、安徽、浙江、湖北等处督、抚，虽于闰三月解送，江西、河南、广东、福建等四省督、抚等虽称差官往江南、浙江、云南等处采买办送，已违限一月未到。康熙帝谕命俟铜斤到日再奏。

十三日（7月2日）

14 议粜卖之法。康熙帝谕大学士马齐曰：览今岁总督、巡抚等奏折，山西、陕西、河南、山东麦子丰收，直隶地方分数未经奏闻，麦子价值京师尚未甚减。去岁此等省份亦系丰收，麦子之价至今犹昂。京城所赖者山东、河南之麦。此二省之麦，因通水道，一年不知搬运若干。由

此观之，皆富商大贾预为屯积，以致麦子不能平价粜卖。前江南省往湖广采买米石之时，自湖广买去之数写折奏闻，并行文与总督、巡抚知悉，所以甚属有益。陈诜、赵申乔等皆所知也。今除陆路贩卖不查外，凡水路所买米麦，仍照湖广可否之处，著大学士会同九卿详议具奏。山东、河南米麦来京数目多少，知之亦好。

十八日(7月7日)

15 赫奕因办事疏忽，被革去工部尚书、内务府总管。

16 是月，在籍大学士李光地奏称：去年离京时，皇上发给红稻一石，使试种本乡，经择地栽播，比闽中诸稻种吐穗成实皆早十余日，米粒长大。现正续栽晚季之秧。〖8〗

六月十二日(7月30日)

17 先是，康熙帝以风闻盐臣李陈常大改操守，谕命李煦密访。至是，李煦密奏曰：奴才于扬州密访真实，李陈常作事甚密，访不出确据。即于浙江嘉兴府秀水县王店镇李陈常居住之地，密密打听，在李陈常原属贫穷之家，今有好田四五千亩，市房数十处，又有三处当铺，皆其本钱，但未知本钱有多少在内。总之陈常买产开当，并非自己出名，多借他人名色，行迹诡秘，瞒人耳目，巧饰清官模样，而家道确已富足，大改操守。〖9〗朱批：此折断不可叫人知道，再打听明白奏闻。十一月，李煦折奏查盐臣李陈常于应得余银外，另立礼规三项，向盐商额外索取银三万二千两。〖10〗

二十二日（8月9日）

18 浙江巡抚徐元梦奏日本国不准无该国牙帖商人贸易，曰：去年九月初一日，据浙江海关监督宝载报称，海商胡云科等前往日本国长崎地方贸易，接受日本国所授牙帖带回，监督我接牙帖查看，并无关系，故退还。奴才随交付布政使段志熙、按察使杨宗仁等详议，皆云中国商人接受日本国牙帖甚属不合。原总督范时崇交付布政使询问江南省，据江南海关监督沃奇回禀：若日本国施行牙帖，而无牙帖之商人不准贸易，既有滞碍，伊之关税银亦定亏欠。故总督满保及奴才先后饬令，收缴日本国牙帖存布政使库，于是监督宝载收缴胡云科等带回之牙帖，送储布政使府，并妥善通告商人，仍遣伊等前往贸易。今年六月初七日，据宝载又来告称，前往贸易之众商人之十余只船，日本国人以无伊等所发牙帖为由，不准贸易遣回，故请给还商人牙帖，仍准伊等贸易。奴才伏思，主子开海禁以来，我商人行海上贸易已三十余年，并未持外国牙帖贸易，现今日本国开创此例，如此而行，不但商人有碍，即国家之道亦甚有碍。惟互相贸易之事并无另项缘由，故臣未敢妄渎宸聪，谨陈缘由，另折兼写汉文，奏请圣主睿鉴。主子详览后，若应交部议，伏乞降旨到部议。倘不交部，另有训示奴才等之处，伏乞于奴才此折内批明。再，日本国所禁之项，缮于另一单子内，其给发之牙帖一张，一并夹于此折内奏览。主子览后，若无交部之处，伏乞发回。朱批：已交部。〔11〕

九月初二日，徐元梦又题：东洋商贾人等从前往来行

走，并无他故。今年长崎地方，倭子（日本）忽立新例，只与先到之胡元克等四十二船每船牌票一纸，许其交易。若无伊国牌票，即拨回，不许交易。以我中国商船受长崎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大生弊端，亦未可知。应将作何行文倭子国之处详议，将伊所给牌票发回，以我国文票为准，户部议如所请。康熙帝谕曰：朕曾遣织造人过海观彼贸易，其先贸易之银甚多，后来渐少。倭子之票，乃伊等彼此所给记号，即如缎布商人彼此所记认号一般。各关给商人之票，专为过往所管汛地以便清查，并非旨意与部中印文。巡抚以此为大事奏闻，误矣。部议亦非。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再议具奏。旋九卿议：将领受倭子牌票之商人胡云科等治罪，商船仍照旧例贸易。帝谕曰：此牌票只是彼此贸易之一认记耳，并非行与我国地方官之文书。今京师缎布商人及江南、浙江商人，各认记号，以相贸易。倭子之牌票，即与我国商人记号一般。再，我国钞关官员，给与洋船牌票，亦只为查验之故，并非部中印文及旨意可比。如此以为大事，可乎？此事巡抚未悉，部内亦未悉。若如此行，商人如何贸易？

二十九日(8月16日)

19 以河南、山东连年丰收而京城麦价未见甚减，皆由商人富户大量收购所致，谕命两省巡抚查明由水路北来商贾收购数目，每月奏闻，并命直隶巡抚禁止商贾多买。

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

20 时“海贼”劫掠之事屡起，康熙帝刻刻注意于此。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窃查澎湖、厦门之间有青水洋，又名澎湖沟。此海最深处水色皆黑，四面望不见山，浪涛汹涌，直与广东外洋相连。在此倘遇大风，还可漂往他省，台湾至厦门来往船只必经此地。故顺南风，广东之贼从外洋扬帆至此，堵劫商船。本年广东贼欧阿生等二十余人于广东海上抢乘二船，于四月来澎湖青水洋，接连抢劫由台湾来之商人侯恒和等五船，金门总兵黄英巡洋时追及战之，杀其首盗，生擒全船贼盗。据闻，又有一船贼盗逃遁，未被拿获。旋据提标参将倪国含来报：四月于青水洋地方，姚德万等四船为贼所劫。奴才闻报，当即行令金门、澎湖、海潭、南澳四地，合力从四面合围搜巡，务将贼盗擒获来报。继之提督施世骠咨称：该贼众俱劫商船乘用，不令人辨认为贼船，惟在行劫商船之时遇之，方可识别。然而青水洋地方风凶浪险，船不可泊，惟视风向来往穿梭巡洋，而兵船皆有标志，宜于识认，故贼在不见兵船地方即行抢劫。五月又有陈成万七船被劫，现正四面合力巡查，于来往商船上伏兵引擒。奴才六月十五日起程前往浙江时，再次行文严令澎湖、金门、海潭、南澳四处，限期一月，务必将贼擒获来报。来浙途中又接报：五月、六月于青水洋地方陈连生等二船及凤山县卖粮二船被贼劫走。查得，青水洋地方，风浪虽凶，然许多商船遭劫，如若巡洋官弁不能擒贼，则不可不严加惩处。故一面饬令严查澎湖、金门、海潭、南澳四处巡洋官员职名，俟查明后即予参奏，责令务必拿获盗贼。为此谨先奏闻。朱批：此事断不可松懈。〖12〗

八月初十日（9月25日）

21 广东巡抚杨琳奏报：今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船十一只，其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行铺户代往江浙置货，奴才严饬地方文武晓谕各番客，约束各船水手跟役人等，不许生事，并严饬各行铺户不许诳骗番客，致生事端。〔13〕

九月初二日（10月16日）

22 兵部等衙门题：西安将军席柱乃领兵将军，凡关系军务之事并不尽心竭力，有误军机要务，又于放官挑甲贪滥受贿，甚负皇上超用之恩。应将席柱革职，立绞，籍没家产入官。帝以席柱自任副都统、护军统领、将军以来，每于放官无不受贿，西安出征兵丁皆欲杀之。谕席柱“不但应绞，竟当处斩”。

十二日（10月26日）

23 康熙帝闻皇八子贝勒胤禩患伤寒病，降旨十四阿哥胤禵同太医商酌调治。遂问四阿哥胤禛“曾使人往看否”？胤禛称“尚未使人往看”。帝谕“当使人往看”。至二十三日，康熙帝返京途中驻密云县，皇四子胤禛奏云：臣使人往看八阿哥胤禩，病势甚笃，今欲先回看视，允之。后帝发上谕云：四阿哥随驾在外，惟伊一人，乃置扈驾之事，奏请先回看视胤禩，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胤禩。胤禩医药之事即著四阿哥料理。时胤禩卧病畅春园路傍园内，二十五日帝降旨将其移回家中，著诸皇子议奏。诸皇子议同，惟胤禟愤怒曰：“八阿哥如此病重，若移往家，

万一不测，谁即承当。”激切拦阻。事奏闻，康熙帝谕曰：八阿哥病极其沉重，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诸皇子议云：胤禩之病虽未至于十分沉重，然已甚笃，胤禩现驻之处乃皇父经由之路，所关非细，理应移回。因此一面奏闻，一面即将其移回家中。随即，帝命贝子苏努、佟国维、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公阿灵阿、鄂伦岱、侯巴浑德同往看胤禩病，与胤禛一起延医调治。胤禛奏曰：“臣素不谙医药，今既送胤禩到家，臣无可料理之事。”并奏前日请看胤禩始末，表明并非党庇胤禩。帝称“所奏已悉”。十月五日，贝勒胤禩病愈，谕命将其所停之俸银米仍照前支给。

二十四日（11月7日）

24 康熙帝谕兵部侍郎查弼纳整顿空粮之弊，曰：尔部弊端甚多，总督满保为兵马档册重复缘由条奏，朕已交与九卿。各省提督、总兵官以下，千、把总以上，皆有空粮。一年之内，将营兵马匹，四季造册报部。报部时，定有部费。武官并无书办，皆雇人造册，因乏费雇人，但取兵丁空粮与之。此册报部，惟利于部中书办耳。档册作四季报部，徒劳驿站，甚属无益。一年止报一次可也，何必四次？此事总督满保隐忍，不敢具奏。朕催至数次，方行奏闻。又问总兵官马见伯、保住等，亦奏称因部费有空粮是实。朕亦皆查出。尚书孙渣灏在时，将部中此等弊端多为厘剔，可惜已故。今用尔为兵部侍郎，此空粮之弊，甚属紧要，尔当留心，照尚书孙渣灏行之。

三十日（11月13日）

25 康熙帝诫责科道官，谕大臣使用奏折之意。帝先于回京途中谓大学士等曰：科、道者，朕之耳目。满汉官员内如有可参者，满亦可以参汉，汉也可以参满。即如原任将军席柱，在西安地方放官挑甲，俱受贿赂。又闻席柱任副都统、护军统领、都统时也妄收贿赂。如此贪婪，并无一人参出。至是，谕曰：设立科、道，建言参劾，乃其专责。今旧人俱尽，凡补授都统、副都统等官，止视其效力之处。由护军、护军校渐次升用者亦有之。伊等不谙事体，琐屑侵剋，不能约束兵丁。兵丁全无畏惧，法度大为废弛。即如原任右卫副都统黑雅图，人皆呼为胡打铁，卒以杀人获罪。宗室内朕亦尝试用，皆少不更事，无胜任者。为大臣而行事琐屑，侵剋其下，谁肯心服？至于总督、巡抚，但于地方不生事，年岁丰登，钱粮清楚，便是好官。或有人自谓清官，妻子受贿，以此为清，朕断不许。如此清官何用？且九卿及督、抚、提、镇内，居官贪婪，行止不端者，不可谓无其人。如此类者，科、道官员即当从公参劾。现今虽有此等之人，科、道官员或因系某大臣保举，或因系某大臣门生故旧，彼此瞻徇情面，并不题参。间有条奏弹章，亦止受人请托，或欲使人畏惧，自立威名。且会同保举时，或者欲举之人，指使他人举出而已，佯为不知。朕为人君，特不琐屑深求而已，非不知也。尔等皆读书之人，性理一书辨公私甚明，凡事一出于公，斯为善矣。朕虽知之，而于科、道条陈之处加罪，则不可。若有招摇生事，讹诈取财，代人妄奏，行止不端者，九卿即行参劾。

尔等参劾，亦可缮折具奏。现今三品以上大臣俱用折奏，可发出者朕即发出，不可发出者留中。又曰：明年系乡试之年，满大臣并无所预，汉大臣意中，此时已有安排欲中之人。至进场时，或系何人所作之文，其笔气考官皆知之。即如一切文字，系何人之作，朕一览即知，安能欺朕？汉大臣若能安静，不干预科场之事，其弊自绝。且举人、进士中式，三四年后，仅以知县等微员叙用，无甚关系之处，而汉人专务于此。又曰：闻山西、陕西今岁收成较往年甚丰，但西边现有军务，行兵坐台，沿边一带地方钱粮及旧欠钱粮应予蠲免。借给绿旗兵丁钱粮，原行坐扣，其在军前终其事者，钱粮免其坐扣。未终其事而回者，照旧坐扣。将此意写一上谕奏闻。湖广今年收成亦好，湖南大收，湖北微不及。江西虽稍旱，然亦无妨。江浙素称丰富，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如此民何以堪？江南、浙江、安徽巡抚等皆报灾，被灾地方钱粮作何蠲免之处，尔等会同九卿详议具奏。前者张伯行曾奏，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去甚多，朕竟不知。若果如此，亦有关系。洋船必由乍浦、松江等处下海，稽查亦易。闻台湾之米，尚运至福建粜卖。由此观之，海上无甚用米之处。朕理事五十余年，无日不以民生为念。直隶今年米价稍昂，朕发仓粮二十万石，分遣大臣巡视散赈，米价即平。米粮并未散完，尚余许多。若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提、镇，人人皆以苍生为念，天下无不理之事矣。

十月初一日(11月14日)

26 因两淮盐守李陈常改易操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知人之难曰：两淮盐守李陈常前任盐道时，操守甚好，剔除各弊，清还旧欠。及放盐院之时，并非九卿所保。朕闻其居官声名好，故特用之，不意后渐改操。伊所置产业，俱以他人出名，若与己无与。如此行诈，殊为太巧。伊乃朕所确知之人，尚不可保，尔等可轻易保人乎？现任两淮运使张应诏，系赵申乔保举之人，声名亦颇平常。从前李陈常作运使时，尚能清理库帑，今张应诏竟不能及。巡抚陈瑸近日折奏修理雷州海塘，朕心疑之，未轻说出。及细访，方知陈瑸濒海地土甚多。观其所奏，用心太巧，内存私意，殊非大臣之体。赵申乔自以为食一饼饵度日。伊系常州人，常州地方朕曾到过，知之。伊家中果止食一二枚饼饵度日乎？恐未必然也。朕不过闲论，亦不必细究。又曰：朕以孙徵灏由武职补授尚书，人颇不服。及莅任后，兵部弊端厘剔殆尽，武弁兵丁无不感颂，因此舆论方以朕用得其人。今此人已殁，朕方自信为得人。倘其人尚在，朕亦未肯轻信也。昔年所用武大臣迩来俱尽，朕今所用者，不过视其军功，渐次用至大臣。或有不顾品行，声名不堪者，尔等科、道官，于本旗武大臣内，有声名不堪者，岂不知之？何不纠参？即如九卿大臣中，有声名不好者，言官亦应即行题参。若言官内有声名不好者，九卿大臣亦应会同指参，从重治罪，庶可儆其将来。即部院司官内或办事虽好而声名狼藉者，书办内有作奸犯科者，尔等会同逐一查参。此等败类，一日不可姑留衙门也。又曰：畅春园

水土，于朕甚是相宜。况朕御极以来，每日听理，从不羁留一事。今后奏事日期，尔等会同九卿详议，或二日或三日启奏一次，著定议具奏。

27 俄国古谢特尼科夫商队至京。遂因中国商人未能及时交付货款，俄商向中国官员控告，中国商人被关押，康熙帝命从内库拨银偿付俄商。〖14〗至十八日，理藩院奏请选派官员监督商贾与俄罗斯贸易，曰：窃前俄罗斯等来贸易，为监督贸易，曾遣官二员，是次前来贸易之俄罗斯等，仍应遣官二员监督贸易。查本年二月，商贾等赊购俄罗斯皮张等物，不行偿还，以误俄罗斯起程，是以臣部暂动用库银还欠俄罗斯之银两，令俄罗斯起程。除将商贾交付该部严加议罪外，将伊等之家产交付该地方官员，从速变价，交付户部入库。奉旨：依议。嗣后再有俄罗斯来贸易时，严饬所派监督，不得赊给商人，有银则购之，无银则已矣。著将此严饬所派监督。既然如此，则将严饬所派监督，不准赊给俄罗斯货物，至商人入馆贸易者，有银则准购，无银赊购者，则不准入馆。所遣监督若准商人赊购，以误俄罗斯起程，则由臣部参奏，交付该部，从严议罪。故将应派部院所保之官员职名开列具奏。〖15〗

初八日(11 月 21 日)

28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朕命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其所奏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惕省矣。

十二日（11月25日）

29 总河赵世显奏：管河官员必得在工年久、谙练工程者方能胜任，请将丁忧人员，仍留河工效力。吏部尚书张鹏翮等议如所请。康熙帝是之，谕曰：河工告成二十余年，善后之方不可不讲。在工之人，必年久谙练，方能办理。譬如行军，务须曾经出征者，始于营伍熟谙。况黄河之水，迁徙不常，最难疏治，如下埽筑堤，建挑水坝，非久于其地之人，不能熟悉。筑堤亦有不同，黄水难于修筑而易于保固，清水易于修筑而难于保固，此又不可不知。从前河臣，较张鹏翮才能有余者不少，然治河皆不能及。可见治河必因水性，不可徒恃才能。

二十五日（12月8日）

30 康熙帝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海防乃今日之要务，略曰：尔等乃朕简用之臣，科、道乃耳目之官，自洁其身，勤慎效力，此惟尽一己之职。至有益于国家，关系紧要之处，更当各为留意。今大臣内老年之人甚多，于事敬谨者有之。关系国家要务，岂能虑及？凡事不可小视，往往因小而致大。朕思及之处，明谕尔等。现今海防为要。前张伯行曾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朕疑此米贩往何处，留心察访。至船上水手，亦细加访问。海外有吕宋、噶罗巴两处地方。噶罗巴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贼盗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且苏州船厂地方，每年不断打造船只，朕所亲见。倘有军务用船，朕下旨令造数只，往往费至数万金，彼商人安得多金，屡

为修造乎？地方官全不留意，故尔不知。昔时海上行走之船，有赶缯鸟船、犁舟居等船。今沙船之底，安设龙骨木，即可入海而行。外国无大桅与作龙骨之木，皆买我国商人船只。故此等下海之船，回者四分，留在彼处者六分。如查船数，只以遭风溺水谎报而已。商船之人有数，海上行走亦不过七八更路程，所用口粮无几，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犹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朕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即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朕为此故，令浙闽总督、广东提督来京陛见，欲面谕之。凡事不可不深思远虑。目今正北方用兵之时，海贼闻风妄动，亦未可知。昔日三藩变乱，已侵占七省地方。彼时朕方壮年，凡事刚断，剿灭无遗。今朕春秋已高，凡事惟小心谨慎，期于至当。策妄阿拉布坦乃极小之国，朕剿灭噶尔丹之际，彼时老臣曾奏朕移兵一并剿灭，朕以征之无名，姑缓以化之。今日征之，亦不过万人足矣。刘荫枢误听讹言，尚且恐惧，何况海外远方乎？至于海上泊船之处，若设立炮台，凡船便不能近海滨。旧有炮台基址，官员及闲散人内，有福建、广东之人，须细细访问。沿海作何安设炮台防御、严禁巡查之处，可公同详议。广东巡抚员缺，尔等举出汉人，此滨海要地，汉人不可，应用满洲。地方遇有仓促军务之事，即可领兵而行。满洲裹粮随处可以行走。若汉人，一日不再食，便不堪矣。又曰：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外国人心最齐，不似中国之人。尔等汉人，凡事瞻顾，心便不齐。

三十日（12月13日）

31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禁火耗之事曰："前陈瑸陛见时奏陈，州县官员征收正项钱粮，原有些微羡余，可以养廉，何得又取一分火耗？一有火耗，则上司规礼，藩库加平，需索不休，反为受累。朕思此言亦似有理。但尽行禁革，恐不肖官吏又生他弊。"尚书张鹏翮、左都御史范时崇奏曰："州县一分火耗，百姓以为常例，不以为苦。况小县钱粮少处，即一分火耗，犹不敷用。若并此革去，则勒借富户、词讼取财等弊，势所不免。"帝谕曰："闻江南火耗颇轻，如吴江、长洲等县，有二十余万钱粮，即数厘火耗，积算已多。总是上司不取陋规，则属员方可自赡。"尚书张鹏翮、赵申乔奏曰："督、抚仅收节礼，下属尚不为苦。"帝谕曰："私派是大弊。云、贵、川、陕、广西、湖广俱有私派。直隶离京甚近，地方官尚不敢为。从前河南巡抚徐潮所收不多，赵弘燮、鹿祐亦好。李锡与白潢俱是刘荫枢所荐之人，朕故用之。各省藩库俱有余剩银两，督、抚、藩、臬俱分用。额伦忒曾经具奏，朕亦悉知之。陈瑸在台湾时，曾奏有余剩银三万交与督、抚。朕曾谓此三万银何必交付巡抚，应买米赈饥或制造兵器，如此后便成例矣。即如崇文门及盐关各差赢余银两，岂无交际馈送之类乎？若概令归入户部，亦增许多钱粮。但伊等不得此项，又必别项生法取之，总是取之百姓也。"

十一月十七日（12月30日）

32 领侍卫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掌銮仪卫事、公阿灵阿病故，予祭葬如例。阿灵阿为遏必隆第五子，其姐为

康熙帝孝昭皇后。

二十九日(1717年1月11日)

33 刑部题：偷掘明朝陵寝为首之人韩七脱逃，俟拿获之日，另行完结外，为从之人王五，著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帝谕曰：偷掘先朝人主陵寝，即与掘祖父坟墓相同。况明朝十三陵，我朝皆派太监看守，岁时祭祀。伊等甚是可恶，朕意将为首者立斩，为从者立绞。问九卿，伊等之意如何？再，看守太监等，因报部故未拟罪。看坟系伊等专责，并不小心看守，以致被人偷掘，将伊等亦应拟罪。

34 吏部尚书富宁安奏报肃州等处贸易，曰：先是，奴才以肃州商人云集，兵民乐业，出口贸易者计一百四十伙余等语具奏。至是各处商人来肃州者亦甚多，且出口沿途直至哈密、巴里坤贸易者计一千伙余。今自嘉峪关至哈密巴里坤已通数条道路，沿途运米工人、商人络绎不绝，而今米粮堆积之布隆吉尔以内希喇郭勒商人云集，已成为大市。因聚集民人众多，奴才交付守米官员等，以从严管束商人，勿得生事，买卖皆平价等语严禁之。〖16〗

十二月十二日（1月24日）

35 太常寺奏：明年正月二十六日祭祈谷坛，请遣官恭代。康熙帝谕礼部尚书荆山曰：若正月二十六日祭祈谷坛，是二月节气，可于初六壬辛日祭祀。朕出口后，身甚康健，朕当亲祭。尔随朕来，尔气色亦甚好。此处水土实好，在此冷处行走，饮食易消，大有益于身体。

十八日（1月30日）

36 福建巡抚陈瑸条奏为海防禁止米船、修理战船、设立炮台等款，九卿以无庸议奏闻。康熙帝召礼部尚书荆山、工部尚书孙化齐、广东将军管源忠、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两广总督杨琳等曰：朕为此事，曾下汉旨，汉大臣懒惰不写，止写满字翻汉文，所以遗漏之处甚多，所议亦不详细。满保、杨琳、管源忠等在彼地方，俱知道，尔等会同议奏。又谕曰：前因防海事，朕所下之旨内，海坛、南澳二处甚属紧要之语，写旨时，为何将南澳遗漏？至于船米卖与外国，所去之人，亦存留彼处，地方官员失于觉察等款，但议从重治罪，并未定以何罪。其造船贸易俱系大商，此等巡查，不过于伊等少无益耳，与贫民并无干碍。尔等将此疏改正呈览。

37 浙闽总督满保题：凡送各部科、道衙门档案，过于烦碎，请加裁减。又进表官员，请俱照旧例，各自恭敬书写，送至该督、抚校对进呈等因。将档案底稿送与掌理及特管衙门收贮，其送各衙门收贮之档案底稿一切裁去。至于进表关系大典，文官自按察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方许进呈。其进表仍照旧例，送该督、抚校对，转送内阁。康熙帝谕曰：满保等所奏之处，应行即议。余省俟送到之时再议可也。至于进表一事，关系大典，虽各省大小官员俱在龙亭行礼，而谢恩必自三品以上方可奏请谢恩。进表亦必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方许奏请。三品以下官员不准奏请。尔等会同九卿议奏。帝又品评大学士等曰：当日大学士图海、经略莫洛、总督哈占、尚书折库讷记性俱好。折

库讷写清字甚敏捷，且不错误。其时学士俱在乾清门批本，同在一处办事，所以深知，人俱称为飞手，斯言不谬。图海任刑部尚书时，因事革退之后，世祖章皇帝遗诏命用图海为大学士，朕因用伊为大学士。其人品杰出，甚是宽弘，诚大学士也。汉大学士中，杜立德为人英杰。伊有所见，朕亦不让。尚之信，朕先尚有宽免之意，杜立德奏云，皇上有应宽伊之处，请下旨与臣，臣自有回奏处。如此质对，朕卒照伊所议。张玉书写旨甚是恭敬，满旨翻汉，汉旨翻满，毫无差错。近看大学士萧永藻办事好，果断宽弘，居官果清。

二十二日（2月3日）

38 以外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凡有奏折皆用家人雇骡驮发，甚为过费，清贫督、抚、提督、总兵官等力不能堪，且事亦至迟误，谕命嗣后凡奏折或差伊属下千总等官，或遣可用兵丁一人，各遣家人一名，相随驰驿前来。一次只用马二匹，则驿地可免骚扰，亦不至误事。

3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十九万九千二十二，田地等七百二十五万六百五十四顷九十亩，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九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五钱，米豆麦等六百八十九万三千六十六石，草四百五万八千二百七十四束，茶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四引，行盐五百一十万二千三百五引，征课银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二十四两，铸钱三亿九千八百九十六万九千九百。

40 定给庄头顶戴之制。庄头当差四五十年，不欠钱粮者，给八品顶戴。当差二三十年无欠者，给九品顶戴。〔17〕

---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079 页。
〔2〕《康熙起居注》三册 2249 页。
〔3〕《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088—1089 页。
〔5〕《康熙起居注》三册 2268—2269 页。
〔6〕《书林清话》卷九。
〔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098—1099 页。
〔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
〔9〕《李煦奏折》196 页。
〔10〕《李煦奏折》208 页。
〔1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19 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28—1129 页。
〔1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汇编》七册 365 页。
〔14〕《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四章。
〔1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50 页。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60 页。
〔17〕《皇朝文献通考》卷五。

清通鉴　卷七四

康熙五十六年　丁酉　公元1717年

正月二十四日（3月6日）

1 康熙帝谕诚亲王等保护明朝陵寝，曰：世祖章皇帝于明朝崇祯皇帝曾以礼殡葬。尽忠之太监王承恩遣大学士殡葬。诸帝陵寝，皆亲身礼奠，命人看守，岁时祭祀。垂为定例。拿获偷掘明朝坟墓之贼，部议将为从之贼充发启奏。即如今日之百姓，皆明朝所遗之百姓也，此与掘伊祖父之墓何异？故朕下旨，将为首为从之贼俱行处死。明朝诸陵年久，陵寝周围刨动之处，或看守之人不谨，亦未可定。尔等往各陵寝祭奠，详细查看具奏。

二十五日(3月7日)

2 廷议海防，申严海禁。先是，康熙帝谕内阁学士星峩泰等曰：尔等曾出江南海差，海船一年造若干，应令报明监督，于出洋时将前报过造船人名与船只字号逐一查

封，方不致隐匿，凡大船指称贸易，领票出洋，每另泊一处，用小船于各处偷卖米石，载入大船，不知运往何所。乍浦地方有堤，一应货物必于此递运，他处大船不能出入，惟上海崇明等口，甚属紧要，尔等传谕九卿议奏。至是，兵部等衙门会同来京陛见之广东将军管源忠、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两广总督杨琳等议海防事。定：凡商船照旧许往东洋贸易，其南洋吕宋、噶罗巴等处不许前往，于南澳等地截住，广东、福建水师负责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外国夹板船仍许前来贸易，各地方文武官严加防范，今后洋船初造时，应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户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每日各人准带食米一升及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超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以小船偷载米粮驳运至大船者严拿治罪。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留在外国不回者，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者，从重治罪。并行文山东、江南、浙江将军、督抚、提镇，各严行禁止。后又补定：凡本年（1717）以前出洋之人，俱可返回原籍，免究。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闽浙等省奏报外洋回籍者近二千人，此后再无奏报回籍。〖1〗

二十九日(3月11日)

3 皇八子胤禩病愈，康熙帝遣人传谕：尔疾初愈，思食何物？可奏朕知。朕此处无物不有，但不知于尔相宜否，

故不敢送去。胤禩随至门上跪求，称谕旨内“不敢”二字承受不起。帝怅然，谓诸皇子曰：胤禩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于无事中故生事端，众人观之，成何体统？

时储位之争不息，而胤禩威望仍高。是春，告假在闽之大学士李光地奉旨进京，传言系为立储之事。行前，皇四子雍亲王胤禛门下之戴铎往李光地处劝其相助，并云“将来富贵共之”。〖2〗

二月初九日（3月2日）

4 查审冒皇三子之名行骗五省事。刑部员外郎佛保奏报究查所谓三千岁游玩五省行文之来源，略曰：奴才等照直隶巡抚指示，正定府原报文内所有沿途府州县所行钤印文书，予以核查，入川界前来省城时，抵至绵州，绵州知州刘格臣将德阳县于五十三年（1714）咨行绵州一文，一并交出，详阅其文，三亲王遣孟姓之臣往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等处。为由州县备船、夫、马，乃自兵部行文顺天府，由顺天府咨行大兴县，逐次咨行。奴才等抵至成都府，询问四川巡抚年羹尧，伊所给文书内称：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人来见，云系镶蓝旗人，名孟光祖，男爵，三王遣由江南、江西、湖广前来四川，购买地方物产等语。我念王遣员购买地方物产者，亦属正常之事。且孟光祖来至四川，并未扰害地方，州县官员亦无合给之事，故无拿获之处。惟部之行文，因无查阅之文，即当日令人跟随迫其启程。五十四年（1715）十月初二日，广西巡抚陈元龙来文内称：三千岁游玩五省，有遣孟姓大臣备船之语，详阅其文，三千岁游玩五省之语，实自湖广

松子县始，我因疑孟光祖捏造，即差衙役查访，孟光祖自夔州府前往湖广省，虽自四川省州县数路行文，实自湖广行来者，尔等由成都府经夔州府前往湖广，方获其源等情给文。巡抚年羹尧著孟光祖由夔州前往湖广，既然谓三千岁游玩五省之语，始于松子县者，奴才等照伊所指前往湖广，孟光祖若在湖广，即执解京城。若不在湖广，由松子县如何始行此文书，予以查明，探访去向，予以查拿。窃查，孟光祖者，系旗人，自离成都府二年余，现返回京城，亦不可料定。再，绵州知府刘格臣所交出二文书内称：既然书写自兵部咨行，奴才将自绵州所得二文书，一并奏览。朱批：孟光祖其人，令立即拿获，一夹审具奏。若不在此，务擒拿之。〖3〗

越二日，直隶巡抚赵弘燮题，请将假称三王爷、游行五省之恶棍等，交部查拿定拟。应行文五省，此事起于何省之处，详为行查，将假称妄行之恶棍等查拿解部。经地方文武官员详查，交与该部议处。康熙帝谕曰："此案所议甚属糊涂。假传之人，若不选出贤能章京，各省遍行查拿，何以能获？"旋准刑部议，选贤能司官分赴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广西诸省，会同巡抚，将冒充诚亲王胤祉游行山西等五省之恶棍严拿务获，其经过地方失察文武官交部议处。至三月初五日，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假称诚亲王胤祉巡视五省招摇一事，关系甚大。年羹尧虽奏闻，不即行缉拿，亦有不是。朕已差人各省查拿，必拿获问明方已。此事朕深以为憾。若不如此，狂妄书生风闻，当实以为诚亲王于各省吓诈取贿，笔之于书。此处关系声名非小。地方官不行查访报明，乃为之备驿，谓无干

法纪，可乎？不但王所差之人，即朕所差密访之人，尔等诸臣亦当察问虚实密奏。有关国体，不可轻忽。前于来凤私自出京，于各省生事，朕已查拿治罪。此等胆大之人，不畏王法，假冒王差之人行诈者，不可谓无其人。凡有旗人出外，现在各省或已经回京，从该旗逐一查明具奏。若隐瞒不奏，朕一经查出，或被旁人举首，定照军法问罪，决不宽恕。”“朕尝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可以为真而信之乎？又以为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耳。即如朕曾亲试膂力，虽四五十人，朕一推排，皆不能当。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及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况欲知天下事理，亦不系于此也。”

二十二日(4月3日)

5 刑部等衙门题：偷盗库银之宝善拟斩监候。谕曰：宝善原系正红旗人之家奴，不知如何钻营入部，户部一切作弊之事，俱有伊在内。此人断不可留，应立斩。将妻子锁拿，追取赃银。司库之罪，著照所议。至所议刮分正项钱粮者，作为饭银支饰，伊等应得之银反议追赔，似此盗取数万正项钱粮之人曲为掩饰，取饭银者反行苛刻，殊属不合。应将资取钱粮伪称饭银者，令其追赔。

谕命嗣后各省大盗案件，大学士等会同三法司，将其中为首杀人者一二人正法，余俱减等发往黑龙江等处。

二十三日（4月4日）

6 多罗豫郡王花奇等奏报大阿哥另室二妇自缢。朱批：此人之逆暴之处，数千字书不尽。今闻看守之处，较先松散，理应更严。朕子也，实无知处。人之议论岂能圈禁乎？无论如何改正，断不可释放。倘释放此二位阿哥，无益于全国，亦与朕无好。〖4〗

二十六日（4月7日）

7 大学士、九卿等请开捐纳，以助军用。康熙帝不许，曰：军务所需几何？朕从前蠲免钱粮，动以千万计，与其开捐，何如少蠲一二者。况军需数不过七八十万，一省钱粮尚用之不尽，即尔在河工所用钱粮，亦不下千万。今所需钱粮不多，何用捐纳？且如大同等处捐纳，名有百十余万钱粮，亦未必实其数。尔九卿欲往捐纳，不过写一单去。即为捐纳，谁曾有米，谁曾有银，朕尽知之。且捐纳米豆之处，亦皆寄信折银，何曾真正上纳米豆。此捐纳事无益，不必行。

三月初九日(4月20日)

8 长芦巡盐御史田文镜疏请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办课，大学士等议准行。康熙帝谕曰：盐务朕所深悉，田文镜所奏自有缘故。加引虽可增课，然于正商无益，如两广盐课累年亏空至一百八十余万，职是故也。户部大臣往往锱铢必较，而有关百余万之国帑反置之不问，殊为可笑。办理盐务，必得实心办事、廉能素著之人。又谕曰：私盐一行，于官盐有碍。地方官往往不行严缉，未知何故？朕昔日西

巡至三门砥柱，见设立炮台，巡卒询之，皆为防御私盐船只直下之故。朕思盐船可以直下，粮船不可逆流而上乎？自后一二百石粮船，从河南至渭河，竟可直达西安城下。此又朕因盐船而想及此也。

十六日(4月27日)

9 查处起居注官。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记注官陈璋于今年三月查阅档案，抄朕去年十二月所谕江南钱粮之旨与赵熊诏，伊等皆属有心。因朕去年有欲免江南旧欠钱粮之意，今未及免，意欲将朕前后互异之处指出书写。去年赫寿请颁特恩蠲免前项钱粮折奏，朕批令缮本具题。具题后，朕知赫寿受人嘱托，具题欺朕；又因西边用兵，故旧欠未免，照部议分年带征。赫寿欲沽名，朕岂肯以大权授人乎？若不将此故晓谕诸臣，尔必谓朕前后谕旨不符，所系非轻。又言：且汉人著作文籍内，有将未题之稿云欲行具奏，以事已完结未获具奏等语，似此并未入告者尚且书写，况其他乎？起居注衙门记注谕旨，原为敬慎起见。然自古未有久行设立者，亦有旋立旋止者，皆由所记不实故耳。记注官所记谕旨，朕从不检阅，交与大学士等校看。大学士等事务繁多，亦无暇细校。又或以师生同年瞻顾情面，恐致仇怨，即有错谬之处，亦不指出。殊不知记注谕旨，虽一字皆有关系。朕听政之日，记注官入侍时拘束无措，难以备记谕旨。侍班汉官归寓后将朕谕旨纂写，数日方携至署，与满官校看，又每争竞是非，则其遗漏舛讹可知。惟朕朱书谕旨及批本发科之旨始为真确耳，其起居注所记，难于凭信也。再或有大臣所办之事，功则归己，过

则诿之年老糊涂。为人臣者，在官一日，当尽一日之心，安可以年老糊涂推诿耶？今国家大臣俱系年高发白之人，朕亦年高，与尔诸臣年亦相等。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书云，一日二日万机，天工人其代之。今尔等以年老糊涂推诿，朕亦若尔等，以为年高糊涂，或料理失宜，诸臣其能堪此？寻诏陈璋、赵熊革职，仍在原处效力。

二十六日（5月7日）

10 原任浙江巡抚今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元梦题日本国长崎译司忽给船主胡云科票照一事，曰：旨谓长崎票照，不过卖买印记，据以稽查无关大旨。原呈览日本国票照，仍祈发臣转付商人，照常贸易。但有票者得以常往，无票者货物壅滞。俱系纳税之人，应令该监督传集众商，将日本国票照互相通融之处明白晓喻。每船货物均平装载，先后更换而往。该督、抚、海关监督，公同详为定议。将原票给回商人，照常贸易，仍将议行之处报部。旋谕命照所题议行。

四月十一日（5月21日）

11 筹仓储之法。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迩年以来，通仓积米甚多，仓场奏请添造仓厂百座，但米多年久，必致浥烂，莫若分运积贮近畿地方，或每府万石，各州县四五千石，以备不时之需。现今漕船，江浙者俱已过淮。湖广、江西者，此时谅未进运河口。尔等须会同详议，将江西、湖广漕粮截留几十万石，留贮江浙。天下生齿日繁，

需米甚多。地方得米，庶米价不致渐长。况年岁丰歉不常，备荒赈济，皆宜预筹，方有裨益。即如昔年山东捐纳，巡抚奏请折价散于各州县买米备用，今竟银米全无。所以捐纳断不可行。凡事皆宜以实，亦须先事筹画也。旋又曰：近来米价，必不能如往年之贱，昔年大学士张英曾奏，桐城米价银一两可得三石，现今四川仍如此，云贵、广西也不腾贵。大抵户口稀少则米价自贱。今太平日久，生齿蕃息，安能比数十年前之米价乎？”吏部尚书张鹏翮奏曰：“户口殷繁，关于国家气运，自古未有如今之盛者。”帝谕曰：“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今将米石运送各地，或平粜，或赈济，不过仅可糊口，未必即能充裕。”张鹏翮奏曰：“自古太仓之粟每多不足，今日仓庾可谓充实矣。”谕曰：“不特通仓米石充足，即户部钱粮甚有余，尽可支用，何必捐纳？”张鹏翮称“此皆皇上数十年躬行节俭所至。”谕曰：“从前工部及光禄寺每年动用数十余万，近俱减至数万，此俱节用之处。但节用之事有益于此，即无益于彼。近来铺户招买，颇有难于办理者，以此故耳。”“如欲禁止江浙养蚕织帛，亦属甚易。然衣布者多，则布价更昂于帛，亦未可知。朕记从前曾禁貂鼠，而诸项皮张竟与貂鼠等价。总之，天下事，托诸空言则易，见诸实事则难。行文与办事尚不同也。”

十四日(5月24日)

12 兵部议覆广东碣石总兵官陈昂疏言：天主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

乞敕早为禁绝，毋使滋蔓。查康熙八年（1669）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隶各省立堂入教，著严行晓谕禁止。但年久法弛，应令八旗、直隶各省并奉天等处再行严禁。帝从之。

十七日（5月27日）

13 康熙帝奉皇太后往热河避暑，十二月二十日回京。

十九日(5月29日)

14 冒充诚亲王胤祉行骗五省之孟光祖被获，由刑部审讯。康熙帝阅孟光祖口供后，谕大学士等曰：口供内有架鹰牵犬侍卫、太监往各省去者，由此观之，肆行诈骗之人各省甚多。如放鹰，只宜在口外，岂有差往南省之理？从前差李秉忠等往画地图，俱给有印记，总督、巡抚处亦行文知会。今徐元梦现在此间，朕赐伊御书，俱有凭据。朕所差之人如此严慎，而于来凤之事，部审时尚多瞻顾，以为恐系朕差遣之人。此皆督抚迟疑不奏，惟给与盘费，促离彼境，以至此极。青天白日之下，岂可使魑魅魍魉肆意而行？如果系王、阿哥差人赐衣服等物与外省大臣官员，即当留住所遣之人，上书谢恩于王、阿哥。若购取什物，亦当留住所遣之人，一面陈情进物于本王，则虚实立辨矣。若偏遣人于各省以坏王声名，则不可。且朕凡有所赐，差何人送去及所赐何人，皆载在档案。公赉锡索朕所食红稻米于太监邹海，邹海不得，购之于市以欺之。事觉之后，即将邹海正法。现所拿逃走光棍孟光祖，假托阿哥之名，于各省妄行，其为可恶。纵凌迟处死，亦不足以尽其罪。

将审出情由，应遍行晓谕各省。其巡抚年羹尧给过骡银，佟国勒给过缎银，俱隐瞒未奏之处，各令自行回奏。若赵弘燮不奏，朕尚不得洞悉。此事不发觉，在外汉人即以为真，便书以记之。似此枉屈之事，亦有之乎？尔等与九卿会议具奏。又谕曰：微行之事，断乎不可。不但为人君者，即总督、巡抚亦不可。如朕在外微行，何人不识？此特古来开创帝王，恐人作弊，吕言于外耳。书生信以为实，载于史册矣。

越二日，康熙帝就行骗事又谓大学士等曰：昔有一人，将小鱼十尾给信郡王，诈称奉旨赐王，不必谢恩，如王给什物即收领。王觉其伪，备什物，暗使护卫看守，欲往谢恩。伊惧曰：奉旨不令王谢恩，岂可违旨。王曰：王赐物何敢在家静坐，即入谢恩启奏，伊谎言尽露。即行拿问，拟斩监候。三载后，遇恩诏乃免。又公弥赛所革退巴牙喇，以永平府知府署学院印务，指称二阿哥索银一万两。知府即详上司报部，部中奏明正法。地方官员果皆若此，孟光祖之徒何能妄行乎？又曰：外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有奏折请安之职，伊等请安折内，朕皆朱笔批去。凡外省大臣，于朕所差遣之人前请安，宜也。近来无论由内出去、自外进来官员前俱请安，甚属不合。伊等欲请安，可以缮折具奏，乃以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官，在微员前请安，有是理乎？虽请安，伊等亦不能上奏。嗣后如此等往来官员前请安之处，永行禁止。著交九卿另写旨意，同孟光祖事一并传示各省。

至五月初七日，九卿等遵旨议定：凡王、阿哥差人赐属下外任官物件，该督抚即应奏闻，如无勘合，而擅索取

船马者，即行参究。系妄行诈骗者正法；地方官私自供应，革职治罪；督抚隐匿不奏，降二级调用。

七月，将江西巡抚佟国勋革职，四川巡抚年羹尧革职留任。翌年八月，将镶蓝旗逃人孟光祖处斩。

15 是月，朝鲜使者归国，称清廷因与准噶尔部作战，“关内人物颇稀疏，马畜甚贵，或骑牝骡而行”。“路上逢著槛车载送男女者，问之，则以为不赴西征者之妻子，或送沈阳，或送宁古塔云。”〔5〕

五月初七日(6 月 15 日)

16 山东总兵官李麟题：奉旨差官至其所辖地方，缉获偷贩私盐之于大麻子、于六、于七等犯，将失于觉察陵县把总刘硕彦指参，并请将伊一并议罪。兵部议将刘硕彦革职，守备刘如瑞、参将李辉降三级留任，李麟降一级留任。康熙帝谕曰：于大麻子贼伙甚多，地方百姓及往来行走之人甚受其害。地方官员并不缉拿，朕差官前去，始行拿获。此等事，岂可如此轻议？部院事务流弊不堪，此系何人倡议?著问明具奏。将司官之名，一并记着。

十五日(6 月 23 日)

17 康熙帝谕左都御史徐元梦、检讨阿尔赛曰：近看科场之事，尽为大臣主持。古人云，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朕思内阁、九卿大臣，不立门户，不预科场之事，弊端自除。大臣遇考期将至，不惟为子弟钻营，甚且舍其子弟为他人图谋。前者刘谦为会试主考，

声名甚是不堪。伊平素犹讲道学。又，同考官储在文，试卷皆独自作主看阅，同房官由东人毫无干预。朕曾问过山东人，尽将缘由启奏。

十九日（6月27日）

18 康熙帝于内阁大学士松柱请安折上朱批：在宫时体不甚好。原以为勉强来口外水好之外，大概可康健矣。至今朕体未见甚好，行走需人搀扶。甚虚弱，何言万安，一安亦无。〖6〗

19 是月，大学士王掞上密折数千言请立皇太子。〖7〗

六月初四日（7月12日）

20 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报：臣前奏侍卫马维翰等率人在昌平州之黄罗院开采矿砂，口称奉旨，不容拦阻缘由，蒙御批：这奏的是，古北口总兵亦有折子，批回去了。今又据署理霸昌道陈鹏年详称：五月十八日，有炭军王汉等雇佣四人，在昌平州之银山雌老峪开刨矿砂，差拘王二、宋国珍，讯据供称，系营造司佛保、内务府董殿邦令伊开矿，并云：俟得有砂子，再行启奏。但无部文，真伪难定，将王二等看守请示前来。查臣前奏之马维翰等是否奉旨，未蒙皇上批示，而古北口镇臣之折所奉御批，应作何钦遵亦未准，镇臣移知今又报有佛保等令人刨挖银山雌老峪之矿砂，亦无部文，臣不敢擅便，理合再行奏明请旨，仰祈睿鉴，批示遵行。帝朱批：近京各处察矿砂原是有的，马维翰一案察明白了，地方官该当如此，则恶人难行矣。〖8〗

初七日(7月15日)

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察浙闽沿海防务：查浙江滨海要津之乍浦、镇海、海门、黄华关等近三十余处皆有城池；福建滨海要津之南镇、定海、闽安、海潭、杜浔、铜山、南澳等四十余处皆有城池。惟城墙年久，多有倒塌，亦有荒废者。昔日驻兵少，亦有未驻兵者。似应急行修葺，增兵驻守。除城之外，海口周围宜添造炮台者，浙江有近二十处，福建有二十余处。今将依照地形逐一明白绘图，与驻兵数额、炮位数目一并造册奏览，命下之日，谨遵施行。再奴才此次巡察，沿海水陆各军皆阅视操演，兵丁俱予奖赏，其浙江官员中劣者已参奏，福建官员内之劣者，亦将具本参奏。两省武职内凡操兵好，勤勉效力者，现予纪录，遇有升调，据实陈请圣恩。再阅二省兵丁甲胄，齐整一半，另一半人仍然未有，今相继增制；鸟枪中细小者俱行更换，弓力弱者加倍操习，水师中挑选熟谙船事者授为千总、把总，使之船坚兵足；多添火器，以力行巡海等事，奴才现将与提督商议，陆续整治。朱批：尔所察所办的事，一到京城地方俱已闻知。所有闻者无不称赞，倘若总督、巡抚、提督、将军皆能如此，那么无话可讲了。〖9〗

越三日，广东巡抚法海又奏曰：圣主为万年太平之策，于海疆要地，修筑炮台，海疆得以永固，外国人闻之，亦惧而不生异心。惟奴才愚见，广东军风纪甚败坏。必得贤能之人似福建总督满保、提督穆廷栻等，督兵立法，鼓励士气，若见海盗船，即捕歼之。外国人闻之，更惧天威。〖10〗虎头门乃首要之地，南山、横档二山，对峙海中。外国大

船前来贸易，定经此二山间，他处窄浅而大船不能通。遵谕在此修筑炮台，不仅大船，即使小船亦不可任意穿行。奴才方查看一二要地，尚未尽查，待奴才会同总督、提督将军尽查后，再绘图具奏。〖11〗

十二日(7月20日)

22 以礼部尚书殷特布报雨汛迟延、屡次蒙混具奏，革职。尚书陈诜、侍郎萨哈布、王思轼、罗瞻等俱革职留任。

二十九日(8月6日)

23 严禁民间私毁小制钱作铜变卖，嗣后钱局只许收买旧器皿废铜，不准买铸板块铜，如有销毁小制钱作废铜变卖者，严缉治罪。

七月二十日(8月26日)

24 俄国尼布楚长官来文争逃人，康熙帝以其欲通贸易，乃命理藩院拟复文，以黑龙江将军托留名义，告以凡无俄国总督加加林印文，私行来华贸易者，一概禁止入境。曰：尔等边城头目，因欲交易，故以争逃人为名，行私甚多。此皆小事，然尔等所呈之文，辄写两国讲和以来等大言。由此观之，尔等惟知图利，以交易为重也。前尔查汉汗（指沙皇）之臣加加林所呈之文云，我查汉汗官卖物之外，凡私行交易者，无我印记，不许交易，已有呈文。前两国议定疆界之后，为定议喀尔喀之事，曾行文于查汉汗。今十有余年，未尝回文。和议在先，喀尔喀之事在后，尔等何可言及于此？且喀尔喀之人，既入尔俄罗斯后，喀尔

喀泽布尊达木巴库图克图、土谢图汗将金银缎匹等物赎回，尔等将所卖之人以死故，诳尔查汉汗。此处我皆深知。今查汉汗倘若要人，尔等能以死尸示之乎？由此观之，尔等边方头目任意行私，我大国待尔等交易来使，即令乘驿送至京城，数百人留住数月，给尔廪食，肥尔马匹，诸事应付，所费钱粮之处甚多。圣主此恩，尔等自宜感戴。倘我国之人如是之多，到尔地方久住，所食所乘如此烦扰，尔等其何以堪？我乃圣朝镇守北藩等处将军，尔乃边塞一小头目，如有察罕汗之言、加加林之文始听，若尔头目之言，我皆不听。因此，将尔带来货物不许交易，一并驳回。〔12〕

25 康熙帝论西北等用兵事，曰：策妄阿喇布坦之人，皆乌合之众，其心不一。我大兵一到，即或降或散。朕经理军务已久，老年每事谨慎，所以用袭击之兵。刘荫枢并不知此意，听传闻之言，即劝朕息怒休兵。用兵之事如此妄奏，可乎?伊不过用此空言作文章而已。无知之徒，即由此互相传布。即如近日，自京师召一识医理之原任知府章文潢，小抄内即以为朕身甚是欠安。织造李煦系朕包衣下人，闻之情不自禁，是以遣人具折请安。从来遇贼迎降，即此等空言作文之辈。流贼李自成进京之际，明文臣迎降，称颂李自成。奏表云，迈汤武而惭文德，比尧舜而多武功。本朝兵至，复降本朝。逆贼吴三桂叛时，贵州巡抚曹申吉降，而提督李本深亦降，四川巡抚罗森降，而提督郑化蛟亦降。王师至，箪食壶浆迎之。贼兵至，亦箪食壶浆迎之，真不可信也。

二十七日(9月2日)

26 先是，河南宜阳知县张育徽重征火耗，县民亢珽、亢珩等于五月起事。阌乡县民王更一亦聚众围城。至是，谕大学士等：此盗案巡抚张圣佐隐瞒。朕留心此案已久，河南巡抚、总兵官并不将实情奏闻。朕交巡抚苏克济、总兵金国正从实访问具奏，曾于折上批发。访问此盗根源，因宜阳县丁忧知县指称军需，科派明岁钱粮，预行催取，又以道官瘦马分给勒养，情由激变。亢珽等将知县拿去，官兵往战，攻破城寨之后，始将知县救回。此皆原任巡抚李锡任内之事。闻得贼亢珽等言，我等如此行者，将欲何为？大兵若至，必被杀矣。今上知李锡居官不好，已取进京，若将李锡杀之，我等情愿引颈受刑，写书送与兵丁。李锡居官固属不堪，但此贼不尽拿获，断乎不可。著刑部尚书张廷枢、内阁学士勒什布带郎中何顺乘驿急往，严加查获详审。即于彼处正法，一面将情由奏闻。

越一日，河南巡抚张圣佐疏报拿获王更一等。谕勒什布到彼处，将河北总兵官冯君洗为何不奏闻、不拿获之处察问。将此事起端缘由，如何渐致滋蔓，尽行详察。借口军需科派，预征来岁钱粮之丁忧知县，若情实即拿问。

二十九日（9月4日）

27 帝称其一生所赖者，惟在记性，纵有极冗长之本，俱能全记，因办事年久，所以事到即知始末。因前李光地所作一本《易经》讲书，帝留宫中，其后《周易折中》告成，帝将李光地之书发出。李光地以为奇异，奏曰：此有何紧要之书，乃臣幼年所作，全无足取，上犹记忆发出。

帝乃有上论。

八月初四日(9月8日)

28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遍览明代实录，但将科抄写入，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史臣但看野史纪录，错误甚多。故大臣虽奏请速成明史，朕明知其无实，速成何为？又《史记》、《汉书》记事亦有不实之处，即如所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大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

二十四日（9月28日）

29 广东巡抚法海遵谕购一千五百斤铜炮二门，又购一百斤、七十斤、五十斤铜炮共二十七门。奏请将拣选可驮之好铜炮，奉献于京师。又奏请：试验一千五百斤之铜炮若好，仍送京城。或由部记档，留广东地方用之。朱批：记于部档，广东地方留用。炮之斤数重，在京朕所造何种好炮无之？勿送。〖13〗

二十九日（10月3日）

30 两江总督长龄奏请上海驻兵以防盗运粮米，略曰：奴才前来时，圣上降谕：谨防海上运出米。奴才每时加意查看海口，通行晓谕，所定严例，为儆戒众人，故以厚板书大字深镌，立于沿海城门口岸，又严饬文武官员，钦遵皇上谕旨，妥加勤查。奴才虽先居上海一年，因收税事要，未曾得以到达沿海。此次亲临沿查，方晓崇明、上海二处，实属重要。崇明乃总兵官所在地驻兵者，适才又移驻道员，甚为牢固。上海虽属内地，距海口惟五十里余。黄浦江、

吴淞江汇合，流出海口，深且宽，顺潮张篷而来，不需二时即到。访询本地耆年人，先年海盗四船从海口入黄浦江掠夺，司守备阵亡。奴才回署后，查阅旧档，系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初五日事，现海船停于上海南门外黄浦江。船上水手等人，俱系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穷困民人，各处人混合，良莠不齐。再上海一带居住沿海地方民人，装载棉豆、木炭之船只、捕鱼贸易小船只来往行者，昼夜不断，其内有贪利者盗运米解送海船，不可料定。上海城惟有守备一名、千总一名、把总二名、兵丁二百七十五名，除分头驻防外，城内所余有限，督守清查实有不足。查得，提督标下有中、左、右、前、后五营，又有守城营，每营各有军士八百，虽原令左右营内官兵酌情协防上海，伊等俱驻松江府。往来不定，有名而无实。奴才愚见，将提督标下左右营内移调一营直接驻守上海，原设上海黄浦营之兵丁改为水师，专为清查黄浦江海口处，游击官较大，兵又多，督守有利，且于黄浦江海口查者严，盗运米者亦难。奴才管见之处，不知当否，岂敢轻易具奏。康熙帝以此议甚妥，命缮本具题。〖14〗

九月十八日(10 月 22 日)

31 朝鲜国王李焞因患目疾，遣人来购空青。康熙帝以其在位四十余年，伊国享太平之福，安静守法，人民爱戴，遣侍读学士阿克敦、治仪正张廷枚携空青出使朝鲜，并嘱“凡一应礼节，尔等到时，令王不必拘于成例，随处可以相见。”二人于朝鲜需索各物达数十种，回国时，朝鲜义州百姓以“饥荒特甚”、“身役难堪”呼诉。事后，

该围将为首者处死。〖15〗

二十二日(10月26日)

32 因广东巡抚法海奏称自旅顺口脱逃之陈君元等海贼八人已获七人，康熙帝谕大学士曰：今为海贼不必烦心。朕前以海中各岛皆可为贼薮，及询投诚海贼云，岛内树木不生，地皆砾石，不可耕种，亦无好水，故难栖止。即如澳门地方，所居不过万人，因无田耕种，米无所出，俱自广东运米而食。今海中有贼之故，皆沿海所居。奸民春时托为捕鱼，觅小船而往，遇商船即行劫夺。商船既得，便拒敌官兵。至严冬时，水米既无，又将伊等所坐之船焚却，上岸藏匿。大势不过如此，断不能于海岛栖止也。明季金门、厦门、海坛、澳门、普陀岩、崇明、金山、花鸟等处，俱有海贼。从前海贼郑芝龙投顺本朝，用为内大臣，令伊作字，寄伊子郑成功招降，若果投顺，皇上即以海澄公见授，伊竟不顺。顺治七年（1651），大败之，歼其众。朕初幸江南，阅战地骸骨犹满。我朝所歼敌众，松山、杏山败洪承畴兵十三万，山海关败敌兵二十万，安亲王于永兴地方败吴三桂兵，并此番所败海贼，共四处。江南地方所歼海贼若此。福建地方施琅等，又攻取金门、厦门，贼无栖止之处，始取台湾为巢。今台湾一带，皆入版图矣。又曰：古时有一二美事，即以为奇异，互相传说。朕于边疆，处处巡幸，阅历之事甚多。

十月初五日（11月7日）

33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议户口日增之忧。谕曰：“近

观生齿日繁，田土仍旧，并不加多。因人民滋息愈盛之故，虽遇丰年，米价亦不甚减。”马齐奏曰：“承平日久，所以人口滋息愈盛。”左都御史徐元梦奏曰：“臣在杭州时，居民稠密，街市充满，皆肩摩而行。”谕曰：“因人民滋息甚繁，所以山东、河南等省之民无地可耕，赴口外耕种者甚众。或言宜将伊等迁入内地，此断不可行之事也。”徐元梦奏曰：“京师乃四方人民会聚之所。从前有一言官，曾奏将京师所集无籍之徒查出，发还原籍。似此等事，如何可行？”谕曰：讲理学者常言，查天下僧尼，尽令匹配，给田为民，可增丁数十万。朕哂之。朕今设授一人兵权，令伊往查僧尼，尽令匹配，给以田庐，俾得养生，不惟不能行之一省，即一郡亦不能行也。马齐奏曰：“周世宗查天下庙宇尽毁之，未几国祚已移于宋，有何裨益？”徐元梦奏曰：“此等事言之虽易，行之甚难。果如此行，民间必大至动摇，皇皇无措。”谕曰：“僧道二教皆起自中国，递传而降，历有岁年，此并非我朝所始。朕但听其僧自为僧，道自为道，守其成规而已，何必禁革耶？”

初七日（11月9日）

34 康熙帝于广东巡抚法海请安折上朱批：尔到任未将一重要利民之情形缮折奏闻。将总督、提督均参劾之。全省文武官兵民人均不相合，各自分散。将军、总督均系舍身效力于军旅之人，为官久矣。此等并非似尔现成之语，攀高亲晋升为大臣。尔该死的！相信汉人之空论，恐误大事，况尔遣官兵，以山贼为易，欲抬举自己，口出狂言，数月不能剿灭，山贼之事未复奏，此亦应着死也！又以何

脸面参劾他人？王文雄名声原本恶劣，此能怎样？王文雄前往军营效力，尔亦具奏明年效力，巡察海外情形，至浙江江南，应明确海路。〖16〗

十一日(11月13日)

35 山东巡抚李树德奏报白莲教起事未果，略曰：臣前任登镇时，曾闻东省当年有称白莲教或称一炷香，以及天门神拳等教，煽惑男妇，夜聚晓散，不惟有伤风化，抑且有害地方，是以奴才一莅巡抚之任，即出示严禁，通省张挂，且悬赏立罚，以晓谕军民，并通饬六府各属严行查拿在案。兹于十月初十日，据兖州府曹州知州杨文乾密禀内称：九月二十七日，有直隶真定协右营守备杨福，因缉拿贼犯牛子霞一案，从河南来至曹州，据杨福云：闻得河南杞县有一木匠，于九月十七日声言，有今日即要杀害某人某人之语，地方诸人闻语诧异，即禀官究讯，乃供出兰阳县（今河南兰考）李雪臣等约齐于十八日聚众杀官等语，杞县知县宁佑即札闻兰阳县，兰阳县知县冉介异查得李雪臣等俱系白莲邪教，遂星飞与梁乡绅相商，密行围拿其李雪臣家，搜有蒸就馒首数千，并宰猪数口，以及骡马兵器等项，均系伺候外来诸人之用，其所聚党羽，现有文簿内中载有山东人氏。兰阳县知县冉介异当将生员李雪臣、李山义，监生曹钧，民人张尔昆，并李山义不知姓名之住房人等五名，立时杖毙，又拿获李山璧及不知姓名二十余人，现今监禁。合先据闻禀明等情，密禀前来，其中情事真假，奴才未知实确，除一面密差妥人向河南确探，并查访果否，现有文簿簿内所载山东人，是何姓名、籍贯、住址，仍饬

布按二司及道府州县卫所各官密行严拿外，所有据禀前情，因有干涉山东民人之语，奴才不敢隐瞒，谨具密折奏闻，伏祈主子睿鉴施行。朱批：此折奏闻甚是，再打听实信来报。〖17〗

至二十三日，以河南白莲教大行，山东巡抚李树德又奏称白莲教已至山东，康熙帝谕大学士等：白莲教不可听其蠢动，朕已谕李树德，亦谕太原总兵官，令其严拿。十一月初九日，河南巡抚张圣佐疏报：兰阳县民李雪臣子李兴邦，在生员李山义家以白莲教为名聚徒惑众，今已拿获。帝命交张廷枢等严审，定拟具奏。翌年（1718）四月结案。

十三日（11月15日）

36 江西巡抚白潢奏巡抚衙门各项陋规：一、巡抚衙门每年阖属有节礼银约计五万两，已禁革。一、巡抚衙门每年粮道有征漕规礼银四千两，已禁革。一、巡抚衙门每年湖口、赣州二关共有规礼银二千四百两，不应收受。一、巡抚衙门每年盐商有盐规银一万两，可否收受请裁（帝朱批：此项该收）。一、巡抚衙门每年布政使有钱粮平头银八千两，蒙旨取用，作养赡之费。以上五项俱系江西巡抚衙门之旧规，若过取则为贪，势必官民受累，若概却又近于矫，兼且俯仰无资。朱批：这折甚是，尔所议者亦是，准。〖18〗

十九日（11月21日）

37 以河南官员匿盗不报，康熙帝谕大学士马齐等曰：豫省贼情如此滋蔓，总兵官冯君洗竟未奏闻。巡抚张圣佐

为消弭，尚未知其何如？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其远者不论矣，明季末年，贼至昌平州，尚然未知。凡事由微至巨，预知而备之，则易于措办。所以朕于各省大小事，但欲速闻也。即如各省来京之人，从福建来者，朕以浙江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伊系经过之地，必不容隐，据实陈奏。即彼省大吏，知不可隐，亦皆据实陈奏。知彼处之米价，即彼处年岁之丰歉亦可知矣。又谕大学士、九卿等：今天下承平日久，民生疾苦，事无大小，尔等皆当留意。勿谓太平之时，区区小事有何妨碍，如此存心也。凡事皆由小而滋大，尔等凡有见闻之处，即当奏闻，断勿隐匿。自古以来，无不以蒙蔽偾事者。今河南盗亢珽所据之神后寨，即李自成据以作乱之地，炮枪兵器皆在焉。

38 兵部议：浙闽总督满保所题浙省沿海地方之烟墩、营房添设修理，并修旧有烟墩城寨，所用银两捐备等条，议准行。所题防海各款，皆遵旨通行，案内所有，应无庸议。从前未经奉禁已出海口今回籍者，严查取保，许其居住等条，俟总兵官陈茂条陈到日并议。捕鱼船内不许带货渡人，凡出海船只不许携带军器等条，俱如所请。康熙帝谕曰：自总督满保、提督穆廷栻在彼为官，海中已无盗矣。彼处人云，满保、穆廷栻在此，吾辈虽欲为盗亦有不能。今尚有宜增堤防、当禁止之处否？著交九卿详议具奏。

二十三日（11 月 25 日）

39 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奏请举行东宫典礼，略曰：愿皇上持盈保泰，为天下而忧，当有与皇上分其忧者，皇上

宵衣旰食，为天下而劳，当有与皇上分其劳者，忧劳萃于一人之心，而宫闱侍养之典阙焉未备，此臣等所以中夜彷徨而不能已也。在圣躬精明强固万寿无疆似可从容徐举，然而青宫谕教之典一日不可缓也，问寝视膳之仪一日不可阙也。伏乞皇上断自圣衷，举行东宫典礼，上以承祖宗社稷之隆，下以贻子孙万世之业，从此天颜益加和畅，福寿康宁，与天地同其悠久矣。臣等草茅新进，遭逢圣主，一时拔居言路，缘事关国家根本之计，不敢缄默，谨连名合词冒昧上陈，伏乞皇上睿鉴施行。〖19〗

二十六日(11月28日)

40 兵部左侍郎李先复、右通政魏方泰自西路运米后回京，奏称在口外行走，初时甚畏其难，今运米二年，往返六次，始知容易，到处俱有水草。康熙帝详问各处路程，并谕九卿等曰：前有主守边界之说者，势必将边墙之外弃去，断断不可。即如台湾、南澳，人以为孤悬海外，无关紧要。自得其地，福建、广东之贼便无容身之地，所系非轻。

三十日(12月2日)

41 太常寺以致祭天坛，帝躬欠安，请遣大臣代行。康熙帝谕曰：朕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躬亲行礼。朕虽年老，于大祀犹思躬亲行礼。此时朕躬尚好，故下旨亲往行礼。今年入夏雨水稍不及时，虑伤稼穑，积闷之极，身体甚是不安，顷虽较前稍愈，犹觉无力，难以行礼。祀典关系重大，勉强而行，倘略有错误，反非诚敬之意。著如所

奏，遣大臣代行。

42 以各省钱粮分年蠲免，已次轮遍，今年各处丰收，也无可免。只有带征一项，或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欠不清结。徒滋征比，总属不清。总计各省带征，不过一二百万，命户部等查明具奏，可免则免之。

43 策凌敦多布率准噶尔兵攻打拉萨，拉藏汗等逃入布达拉宫。先是，策妄阿拉布坦暗中与西藏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喇嘛取得联系，三大寺组织年青僧人加入准噶尔军；策妄又娶拉藏汗之姐为妻，尔后又招拉藏汗长子丹衷为婿。十年（1716），以护送丹衷及其妻博托洛克返藏为名，侵袭西藏。是年（1717）七月进入藏北。至是，台吉那木扎尔等开布达拉宫北门迎降。准噶尔兵众拥入。十一月，拉藏汗带近侍洛桑群培从布达拉宫东墙大门突围，被准噶尔兵追击，遭害。拉萨陷落后，策凌敦多布下令洗劫，连续两昼夜方停，并将拉藏汗之妻子和次子苏尔扎等送往伊犁。目睹洗劫之传教士记述曰："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那些加入他的部队的僧人，就是最为贪婪和残忍的强盗。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连同伙的家也不放过，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积存和藏匿的财物，他们还不满足，再三闯入民房，不管男女老少，把一些人予以污辱和毒打，把另一些人背绑着吊到梁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藏的地方。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直到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20〗班禅胡土克图斥责准噶尔兵"背信弃义，杀人如麻，洗劫拉萨。"〖21〗西藏地方陷入混乱。

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3日）

44康熙帝详述平生所为，称“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先是，康熙帝谕大臣等：“朕有数事，屡欲为尔等言之。及见时，又相忘矣。”“朕身亦有一事，为尔等言之。朕近日精神渐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举发，愈觉迷晕。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千百年之患。尔等大臣又多年老，须发尽白，有奏事毕不能起者，办事有误或推耳聋年迈者，如此将来之事必致贻误。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机，岂皆大纲乎？书中之言，多不可凭。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阅，悉属笔底描摹，无足征信。”“尔等务各尽心勉力，庶不致有误天下事。”本月初，又谕大学士等曰：“凡人命所关之事，朕必一一详阅，必尽知其情，方行批出。比来朕身微觉欠安，会审之事，阅后忘前。人命关系重大，非详阅不可。若徐徐详阅始行批出，三复奏将不及矣。可矜者减等完结，缓决者仍监禁，情真者今年停决可否？著问九卿具奏。”时康熙帝因腿膝疼痛，又受风寒而咳嗽声哑，往京郊温泉调治。十五日，回畅春园。因身体不适，谕今年情实重犯暂停决，可矜者减等完结。

至是，于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皇子、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谕平生所为，曰：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头晕，渐觉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颜貌加丰，每日骑射亦不觉疲倦。回京之后，因皇太后违和，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尔等面谕。从来帝

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今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天地、宗社之默祐，非予凉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余，但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始终。览三代而后，帝王践祚久者不能遗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预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预使尔等知朕之

血诚耳。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即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绸缪，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必兼总细务之言乎？

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况日有万机，皆由裁夺，每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恐前途倘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故预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岂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圣贤之大道，何足惧乎？近日多病，心神恍忽，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机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从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

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促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六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敢，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误万机，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怡养，保全考终之死生，朕之欣喜，岂可言罄？从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屣，视富贵如泥沙也。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叮咛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二十三日（12 月 25 日）

45 康熙帝谕诸皇子及诸大臣等曰：京师初夏，每少雨泽，朕临御五十七年约有五十年祈雨，每至秋成，悉皆丰稔，昔年曾因暵旱，朕于宫中设坛祈祷，长跪三昼夜，日惟淡食，不御盐酱，至第四日步诣天坛虔祷，油然忽作，大雨如注，步行回宫，水满雨鞋，衣尽沾湿，后各省人至，始知是日雨遍天下，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后太皇太后不豫，朕以保育恩深，益复虔诚，步祷请减己算为圣祖母延年，讵意竟不可回，朕以此抱痛于心，知天道幽远，难可期必，朕为圣祖母不能祈求永年而为民请命，即使天心有感，能不负惭于中乎？自此以后，每遇求雨，朕但于宫中斋戒，不复躬亲祈祷，此意从未告人，诸臣所未知者也。帝言及此流涕呜咽不能自止，诸臣莫不感动。顷之，又谕曰：礼部于各寺庙祈雨，所用僧人、道士，但务虚文，殊无实意，大约每月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日往往有雨，人多言宜及此数日祈祷，朕以为既知有雨，何用祷为，若知有雨而后祷，此心便已不诚矣。总之，天行不齐，赖人事补救，朕仓有余粟，帑有余金，随时随地，皆可赈济，故虽逢旱岁，亦不能为灾也。

二十四日（12 月 26 日）

46 甘肃提督师懿德以不肯进兵折奏，康熙帝以其亦仿刘荫枢之意，将其留京，俟西边平后，以作证据。又谕大学士等：朕昔日中路出兵，因赵良栋老臣谙练兵事，召来问他。彼时甚病，著人以坐褥舆进，奏用兵之事，全在皇上劳心，以身先人。行要行到人前，见要见到人前。噶

尔丹败时，亦不可穷追。臣已老朽，受恩最深，有一言启奏：天下最要紧处在山、陕，此二处人心固结，天下任有几处叛乱，皆可平定。惟此二处，望皇上留心。朕思用兵之道，原要机谋，非拘执不通者所能办理。策妄阿拉布坦本属小丑，不足为虑，但怙恶不悛，侵扰哈密，今移兵到藏，自去年十月起行，今年七月方到，一路以人肉为食，过三层冰山。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即可以到彼处。又言：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谓乳臭未退，及闻驿报神速，机谋深远，乃仰天叹服曰：休矣！未可与争也。

47 帝以为政当识大体谕满大学士、学士、九卿曰：朕莅政五十余年，海内升平，皆恃众大臣以为股肱耳目。朱子亦云，为政在于用人，大小臣工俱宜实心任事，直言勿隐，方为社稷苍生之福。浙江巡抚朱轼具奏，浙税钱粮正项之外，余银八千余两。皇上如将此项赐臣以养家口，臣必尽职料理地方。似此等事，奏得最是。又如苏克济奏，本地正项外，每年余银三万两，愿交内库。朕令且存本处。额伦特所存亦有余银、历年积蓄甚多。今遇用兵之际，以此银济军需，甚为得力。不知者以此项用度出自民间，其实皆本地余银也。总之，作地方官自有余银以养家口，但要知足耳。且为大臣，在识大体，不可琐屑刻薄。如今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小臣，朕待之各有等级。如待大学士与小臣无异，即非体也。朕尝用算法称石称砖，以考验数学。如称金银，即属卑污，朕断不肯。如各部费用月册，十日一奏，以便稽查，然亦为琐屑。如户部中各省解

到银两，自有司官收验，作户部大臣一两二两当堂称兑，甚为琐屑，非大臣体也。又如翰林等作诗写字，作古文或时文，此何关于政事？然亦大有用处，亦是各人所长。朕皆因器使，未尝求全责备也。又如崇文门、织造等处，税银正项之外，又有余银，交接众官，俱有单开来，朕悉阅过。此等银非系贪赃钻刺、行贿作弊，亦俱听之，未尝禁止。又如吏部铨选，吏人作弊，预许人以美缺。掣签后得美缺者，即为吏人所愚。此弊有真即有假。又如刑部案件，宜速结不宜迟滞，然亦有不得已迟滞者。案中要人未获，不得确供，如何速结?又如仓场中运米工人，得钱即赌，通州知州靳让严禁赌博，次日仓米即无工人运送。盖工人得钱即赌，赌输又去作工，故仓中得工人之力。此如人之好棋好酒，各遂所好，不可禁止。作官者亦当有权变之方也。今日朕身安和，故召卿等来，将朕阅过事谕尔等知之。

48 康熙帝谕户部等八旗生计，曰：自平定三藩后，朕为八旗官兵生计详加筹画，曾发库银数百万两代清积逋，又资其匮绌，赏银数百万两，复设立八旗官库以济官兵。康熙四十五年（1706），将官库未扣还之银三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余两尽与免除。其后官库事务渐至纷扰，故停止八旗官库，设立总库，与官兵有益，库内案件也清楚。但每月扣除钱粮，又有无耻积恶之拨什库侵欺兵饷，朕故交与户部，将两月钱粮一次支放，俱令给与本人。近闻领取银两兵丁又复偿还私债，兵士所得甚少，以此养赡室家，奉行差务，断然不足。兹特停止公库，将现今未扣完银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两通行豁免。自明年（1718）正月开始，给与兵丁全分银两。

次日，八旗都统等率兵丁谢恩，谕以八旗风俗日奢，人心不古，务期悛改。

二十六日（12月28日）

49 免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处带征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八千三百八十两。江苏、安徽所属带征漕项银四十九万五千一百九十余两、米麦豆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一十余石各免其半。

50 以大学士王掞密奏及御史陈嘉猷等八人条奏请立皇太子二疏，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伊等所奏以朕为忘之矣。此等大事，朕岂有遗忘之理？尔等票签，以为不合。伊等所奏有理，有何不是之处？但不当奏请分理耳。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去此票签。本发回收贮。又谕王掞曰：凡密奏条陈之人，皆为名起见。以为吾曾陈奏，遂刊刻传播。或有未经陈奏，即行刊刻者。凡新刻之书，朕皆详阅，故知之甚悉。所谓密奏者，惟所奏之人知之，朕独知之，方可谓之密奏。即如李光地，为此事亦曾口奏。朕强以为折奏，可乎？又顾诸大臣曰：大臣乃朕之股肱耳目，应将所闻所见即行奏闻。尔等皆有密奏之任，若不可明言，应当密奏。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密奏，何由洞悉？即如人家，家人甚属微贱，皆蒙混，捐纳为官者有之。如此类者，尔等闻之，即应参劾。朕知之者亦有一二人。于此等处不行陈奏，即如有股肱而不能运动，有耳目而不能见闻矣。焉用股肱耳目为哉？所谓密奏，惟所奏之人与朕知之，方可谓之密奏。不然，安得谓之密奏乎？尔等，朕不知如何。若朕于尔等一切陈奏之事，从不泄之

于一人。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为所欺。朕听政有年，稍有暧昧之处皆洞悉之，断不能欺朕。奏请之人，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他人则不能矣。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分行刺探，此辈颠倒是非，妄行称引，何所不至。如此偾事者甚多。朕曾遣人往五台、武当等处，皆于兵部起票驰驿前往，并将差遣缘由声名。如此举动，光明正大，伊亦不能假借矣。孟光祖假三王爷名色游行各省，非赵弘燮不能参奏。赵弘燮云，三王爷若果游行，岂有不由此地经过，遽临他省之理?故行陈奏。此事赵弘燮最为有功。一经发觉，天下皆知矣。又原任黄岩总兵仇机，是大恶乱行之人。朕访闻其私铸九鼎，曾令步军统领隆科多查拿。如此举动，意欲何为?汉人胆大，无所不为，于此可见。又曰：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立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程子云，人不学为圣人，皆自弃也。此语亦属太过。尧舜之后，岂复有尧舜乎？昔有人言，孟子不足学，须学颜子。此皆务为大言，不务实践者。朕自幼喜读性理。性理一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终身行之足矣。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若有变动，或在中国，蒙古断无此虑。蒙古终年无杀伤人命之事，即此可见风俗醇厚。中国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缘人多，亦习尚浇漓使然也。

时储位之争愈烈，戴铎致书皇四子胤禛“静听好音”，称己“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以台湾“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

之退计”。〖22〗

皇九子胤禟亦谓其亲信、西洋人穆经远言：“外面的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大约在我的身上居多些。”〖23〗

十二月初一日（1718年1月2日）

51 以皇太后病重，康熙帝忧劳成疾，身体日瘦，足痛加剧，艰于步履。至是，诸王大臣以皇太后如有不虞，一切礼仪令诸王大臣等料理，皇上一循礼记定制，加意调养，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奏入留中。初五日，诚亲王、十六阿哥传谕旨曰：“皇太后病势大增，朕若于素所寝处之地居住，心甚不安，因于苍震门内相近之处，设立帐幄，衣不解带。朕数日足疾，兼之体又不安，遍身沉重，中心烦躁，不能成寐。至三鼓时，近侍累劝解衣，乃稍寝即醒。醒时头晕，随又起坐至五鼓，始寝半刻。朕欲竭力尽礼，似此形势，甚恐不能支持也。”近侍魏珠传旨，谕诸大臣：“皇太后病势愈增，朕乘软舆，脚背浮肿，不能转移，用手帕缠裹，才能移动，朕捧皇太后手奏云，母亲我在此。皇太后张目畏明，以手障光视朕，执朕手。朕原不忍暂离左右，因体不能支回宫。从前自以为犹能勉强从事，昨劳瘁后，甚为不安，头亦迷晕。五阿哥胤祺奏云，臣自幼承皇太后母养育，皇父圣体违和，一应事务，臣可以料理。朕云，我在，尔何可代理耶？朕务期躬尽典礼耳。今岁自二月以来，心忡头晕。在热河时，此疾如故，气亦甚弱。目下虽病，较在热河时稍减矣。”

至初六日，群臣奏请：仰惟皇上春秋已高，又值时适

抱恙，倘或哀劳不节，此臣等之所大忧惧也。当日，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逝世。终年七十七岁。谥“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十二日，帝居苍震门。诚亲王、雍亲王、十六阿哥传谕曰：“朕十五日可往祭。十七日发引，朕足疾虽愈，身体尚弱，若乘舆先行，此心不安。乘舆随从难以行走，且观瞻不雅，万一起风作冷，朕躬冒寒夙疾复发，不惟皇子、皇孙、诸王大臣不能担任，倘朕自谓无伤而往，或不如所言，又何以对尔等耶？朕以不能去之故明谕尔等，无庸他人劝阻。若果可前往，尔等能止朕之行乎？十七日，朕往宁寿宫亲视梓宫升輴，躬奠发引。”翌年四月，葬皇太后于孝陵之东，为“孝东陵”。

二十五日（1月26日）

52 奏事六品官双全等捧出大学士马齐等所奏折子，并康熙帝手书蓝笔谕旨，交与大学士马齐等，谕曰：“朕所下谕旨，乃朕一生至苦之事。今尔等请公同具奏，内阁、起居注各写一通，谨加收贮，此外有何应存之处恭候指示等语，无一语言及朕躬之事。若欲朦胧完结，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据？此则诸臣视朕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傍笑视，竟无一人怜恤，俾其更换休息者。不惟此也，朕勉强匍匐出东暖阁，谕诸臣时，大臣内或有伤心悲痛不能自禁者，大学士马齐、尚书赵申乔安然不出一语。更有甚者，赵申乔不听朕之谕旨，四面察视，如同缉贼捕役，瞻顾无定。朕屡次令伊听朕之言，置若罔闻。尔等如此形景，不知作何底止？真不可信。只见其贪恋富贵，不知厌足而

已。”又手书谕旨曰：“朕一生之事，缮写十年。朕言不再之语，已尽之矣。奏称此外有何应存之处，恭候指示等语。若更有指示尔等之处，朕岂不写出？”大学士马齐等奏：“皇上一生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已手书发出。臣等不能详加议奏，以致圣心忧虑，臣等虽万死不足蔽辜，惟俯伏待死，恳皇上从重议处”。缮折交与奏事六品官双全转奏。奉旨：“此折内并未曾将朕谕旨载入，著将谕旨叙入进呈。”

53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二十一万二十五，田地等七百二十五万七百五十四顷九十亩，征银二千九百七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二两，米豆麦六百八十五万三千五十五石，草三百八十五万八千二百七十四束，茶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五引，行盐五百一十万三千五百三引，征课银三百七十八万一百二十四两，铸钱三亿九千九百一十六万七千三百。

54 王鞏卒。

王鞏（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师从王鉴，有“画圣”之称。论者称其能以南宗笔墨写北宗丘壑，冶各家技法为一炉。曾奉旨主绘康熙南巡图。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并称“四王”。

〖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一；《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

〖2〗《文献丛编》三辑。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74 页。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77 页。

〖5〗参见：《康熙起居注》三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六。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90 页。

〖7〗《啸亭杂录》卷四。

〖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七册 963—965 页。

〖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02 页。

〖1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04 页。

〖1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04 页。

〖1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二；《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下册。

〖1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27 页。

〖1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36—1237 页。

〖1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四；《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六。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55 页。

〖17〗《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七册 1221—1222 页。

〖1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12—13 页。

〖1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38—40 页。

〖20〗《西藏纪事》391 页。

〖21〗《准噶尔贵族侵扰西藏目击记》。

〖22〗《文献丛编》三辑。

〖23〗《文献丛编》三辑。

清通鉴　卷七五

康熙五十七年　戊戌　公元1718年

正月初四日(2月3日)

1 康熙帝命奏事六品官双全等捧出手书谕旨，交付请安诸王、满汉文武大臣遍观，令起居注馆记载。谕曰：诸王大臣引类呼朋，纷然聚集，匆遽请安，云望朕愈，朕感激之外，更无可言。不幸身罹大忧，肢体不能动履，已寝卧五旬矣。一切丧事未得尽心，又无暇调治，所以右足较左足瘦削，或至残废与否，难以预料。容颜憔悴，皮骨仅存。尔等为君为国为身之意固殷，朕之安否，实难裁答。或有冒昧之人，不谛观朕容，第谓天颜甚好。天无云翳风霾，自然清朗，于朕何与耶？或有梦呓之人，谓如天行至健。自开辟以来，天行无时止息，而世运屡有变迁，人之行，岂得与天比乎？或有止据现成套语，粉饰殷勤，谓宜节忧劳，简机务，以养圣躬者。至忧劳之宜节者何？机务

之宜简者何？即问之奏请之人，彼亦未必能晓然也。朕于此等空言，恶之切骨，厌于听闻。此谕恐奏事人不能转传，故信手书示。其宣付起居注馆记之。

至十二日，入学士马齐等遵旨将上谕会议之事缮折，交与奏事六品官双全等转奏。康熙帝手书谕旨，曰：凡有关身命之事，惟用现成典故套语赞颂，于现在勉强支持之朕躬，并无裨益。历年避暑，九月回銮。所积四个月事，日夜勤办，必于岁内完结，次年开印，复上紧办理。自五十六年（1717）四月至今，所积事务作何办理之处，诸臣当即为指陈。此乃目前显然之事。于此可以知诸臣之实心报效，而朕之病体亦得调护，其为感慰无穷矣。若置事务不理，尔等亦不能担任。潦草完结，则关系国家甚大。朕每念及此，中心惕然，食不下咽。诸臣将赞颂之语暂且删除，于朕实有裨益。释目前之忧者，速为指陈。

十五日（2月14日）

2 孔尚任卒。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康熙生员，捐纳国子监生。二十二年（1684）授国子监博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三十八年（1699）所著名剧《桃花扇》上演。该剧以名士侯方域、名妓李香君情事为引线，“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1〗，问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2〗，引起士大夫及由明仕清者极大震动，“王公荐绅，莫不借抄”，“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3〗。与

洪昇之《长生殿》若双璧争辉，出现“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4〗之盛况，而尚任亦因此被免官归里。另有《湖海集》、《孔尚任集》等。

二十日(2月19日)

3 康熙帝亲审朱天保请复胤礽为太子案。先是，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等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曰：“皇太子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于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如赵申乔等羽翼之，将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其潜德日彰，犹可复问安视膳之欢。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疏初成，以其父侍郎公在，徘徊久之。侍郎公察其情，曰：“忠孝未可两全，汝舍孝全忠可也！”因趣之入告。〖5〗至是，康熙帝于京郊温泉行宫门前，召朱天保至，问其“奏折内云二阿哥仁孝，何由而知？”朱天保对以得自其父朱都纳。又问曰：“尔父行走之时，二阿哥无疾尚好。二阿哥学问弓马艺能，原无可议之处。但得疯疾，病发时即诸事不省，举动乖张。即如尔掌院徐元梦，二阿哥在朕前背立以手指伊，詈及父母，推入河内，复引出殴打。不但此也，亲伯父及伯叔之子、皇子等，皆以不可道之言詈之。此非疾乎？此等之处，尔知之否耶？”朱天保辞穷，言理应万死。谕命将朱天保押住，朱都纳、戴保著用九条铁链锁来，交与皇子、大臣等严审。又谓大臣等曰：“自太祖、太宗以来，宗室中患疯疾者，竟不断绝。武英郡王临阵甚勇，效力甚著，但疯疾一发，即便妄行。大阿哥公景禧亦皆有疯疾。普奇人总无定准，不可听信。公三官保为人不定，

闪灼（烁）无常。楚仲亦为人无定，反复不常，朕常面责伊，云尔甚是无定，反复不常必至如尔祖杀而后已。朕宗室中汉仗皆好，临阵奋武之地，断不让人。但心无定准，不可信者甚多。与人相交，不过三月即变，不易得其心也。再，旗人内心无定准者亦多，如齐什即无定准。齐什甚聪明，但聪明太过，心性闪灼（烁）。马浑德曾奏齐什聪明异常，其心思所至，立即转变，非我等所能知。即伊亦奏伊之聪明不能自信，即伊之本身亦不能自信。此言诚然。齐什一生，断无有信伊之人也。”谓贝子苏努曰：“齐什之言，尔已贮满于中。且齐什当康熙十年（1671）时，以为如何能至十五年，及至十五年，以为如何能至二十年。因将伊祖坟移至盛京。朕今已五十七年矣。”旋将朱都满、戴保拿至。伊等供连副都统常赉、原任学士金宝亦拿至。旋于汤泉行宫正门，谕令朱都纳近前问曰：“尔等本内云，二阿哥仁孝，于拘禁之处甚是安静，何以知之？尔将此等大事陈奏君前，并不明白，亦未真实，妄行具奏，可乎？尔革职已近二十年。尔行走时，二阿哥何曾不好？二阿哥学问骑射艺能，并无可议之处。后因得病，病一发，即诸事不省，举动乖张。虽然得病，朕意犹望其幸痊，复行放出。五年以内，朕父子每日相见，凡事朕尽心教训，并无悛改之势，始复拘禁。伊于拘禁处以矾水作书致普奇，有将伊救出，齐什、查拉克图皆当为将军之语。朕遣魏珠等将矾水之书与伊阅看，伊直认系其亲笔。二阿哥福金尚云曰：‘如何不与我相商行此等事，今我等不能生矣。’所谓安静，以此耶？此处尔知之否耶？”又问曰：“尔奏本内引庆太子之事，为比庆太子父子间隔，不能睹面。二阿哥于

朕，并无间隔之处。拘禁处，朕时遣太监往视，赐物赐食。二阿哥面貌今甚丰满。阿哥所生七八子，朕皆养于大内，与庶太子之事大相径庭。二阿哥现在也，尔何得引此？尔又以费扬古将二阿哥陷害。费扬古系功臣，费扬古病时朕亲临看视，殁后遣二阿哥往奠。尔何得任意胡言？朕之前亦谁能离间？且朕欲见二阿哥，即可以见。无论何言，皆可显然申说。尔特为人所欺，谓有放二阿哥之信，又以朕有疾不能出，必不与尔睹面。若传旨，无人敢将尔穷诘，尔意以为此奏断然无伤，非欲侥幸取大富贵为此耶？尔今见朕，尔始知当死。至尔奏此等大事，必与知事之人相商，密探信息始行具奏。与尔相商者为谁？与尔送信者为谁？——据实供出来。”朱都纳供称罪在一人，并求将其子宽免。又问朱都纳之婿戴保曰：“尔先往海关时，曾奏赵姓之人族众聚居，皆赵太祖之裔，或至作乱，亦未可定。遣尔至蒙古地方，又奏札赖特蒙古等修理器械，训练兵丁，有谋叛之意。何如许年并无动静，此非尔欺妄耶？”戴保供云：“我系朱都纳之婿，望伊父子富贵，同副都统常赖商议而行。奴才将本看过是实。”寻定：朱天保、戴保立斩，朱都纳、常赖从宽免死，金宝交与步军统领永远枷示，伊等妻、子俱入官。达寿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齐世交宗人府拘禁。辛泰枷号三个月，鞭一百。至四月初七日，内务府奏请：由正黄、正红二旗将朱都纳、朱天保、常赖、戴保、金保之妇孺交内务府，不准进紫禁城等要地，于宫外之苦差行走。

二十一日(2 月 20 日)

4 大学士、学士、九卿、大臣官员遵旨议立皇太子事缮折，交奏事六品官双全等转奏。奏曰：皇太子系天下根本，近奉上谕：建储大事，朕岂忘之。臣等仰见圣心注念国本，伏愿皇上遂行乾断，四海臣民莫不欢慰，现今题奏之事，即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禀承，皇上指示赞襄办理，俟圣躬大安，再亲机务。至于今年应补各官及旗下官员，请停其引见，陆续具题补授，伏候皇上旨，再行引见，奉旨召入。康熙帝谕曰：朕体自去年春夏之交不安，留心调养渐愈，面色稍丰，意谓从此渐可复元。自热河归，心中沉闷，身体有疾。又值皇太后大事，总无暇调治，以致身体甚是不安者七十余日。朕从来最耐病，所以不觉，起居照常，犹办机务。今至汤泉，颜色稍复，精神亦增。朕壮年时病愈不过数日，颜色即可复旧。今已年高，病虽渐愈，手尚作颤，不能即时复旧。尚书张鹏翮奏请“皇上坐汤甚为合宜。”大学士王掞以“皇上年高，宜服补血气之药”奏。帝谕曰：“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顾众大臣等问曰：“昨所奏折内，用武王梦文王锡以九龄，宋仁宗因仁德增寿一纪，典故系谁所作？”众大臣答称李光地所作。谕曰：“此亦典故而已，不可全信。即如汉人居官在外，于家信中知父母有疾，伊即回信云，从来积德寿算必永，断然无伤也。此信未到之前，早已物故，伊闻讣，不过成服行礼而已。若满洲于父母之丧，甚是慎重，断不如此。”又曰：“尔等今日为请立皇太子之事而来，前立二阿哥之

时，一切礼仪皆索额图所定，总未详察，服用仪仗等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等，致二阿哥习坏。皆索额图教之也。自二阿哥近侍之人，以至内监，言及索额图、常泰，欲食其肉。”又曰：“天无二日，民无二君。名不正则言不顺。今于未立之前，预将典礼议定，尔等会同将明朝会典及汉唐宋以来典礼细查，详定议奏。”九卿出，奏事双全等出传谕旨云：“伊等所奏之折，欲留中详阅。”二十九日，大学士九卿等遵旨将皇太子仪仗冠服、一切应用之物及应行礼仪，俱查明裁减定议具奏。得旨：所议甚善。

二月初五日(3月6日)

5 从福建浙江总督满保疏言，福建海洋当浙、粤之交，自北至南有极冲地方，逼临大海港口，为郡县门户。有次冲地方，为船只登泊之要津，如福宁州之沙埕等处炮台、城寨，即加修葺，又于浙江平湖之乍浦等五十处安设炮位四百六十门，添造营房，派兵分防巡守。越五日，从两广总督杨琳疏言，于广东沿岸泊船上岸之处，据高临险，相地制宜，修筑炮台、城垣，设汛地，建营房，分拨官兵，以固海防。

又从满保疏言，海洋大弊，全在船只混淆，米粮接济，商贩行私偷越，奸民贪利窃留，为加强沿海稽查，应将客商责之保家，商船水手责之船户、货主，渔船水手责之澳甲同船，各取保结，限定人数，出入盘查。严禁船装载货物、接渡人口。凡往台湾之船，必须经厦门盘验护送，由澎湖台往来台湾之人，须由地方官给照，无照偷渡者严加治罪。哨船私载者将该管官一体参奏处分。

初六日(3月7日)

6 九卿等请皇帝安。康熙帝手书谕旨，云：众大臣官员时来请安，朕甚难答。若谓身安，则羸瘦已极，仅存皮骨，未觉全复，足痛虽较前稍愈，步履犹难。近方理政务，所壅积者乍难清楚，每虑缠积渐多，心悸不安，精神恍惚。更可痛者，皇太后大事，适值不能支持之际，未尽朕心。而一二不法匪类，曾经治罪负死之徒，探知朕疾，伙同结党，谋欲放出二阿哥。观此，则乱臣贼子尚不乏人。每思此等事，食且不能下咽，何由万安？

初八日(3月9日)

7 两广总督杨琳条奏海外形势。云："东海惟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有文莱等数十小国，惟噶啰吧、吕宋最强。噶啰吧为红毛国市泊之所，吕宋为西洋市舶之所。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腊、和兰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惟有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敕督抚关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彝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臣查外国彝商例与中国贸易，而彝商习服有素，数十年来沿习相安，应听其照常贸易，将该镇所请查取火炮，另设一所，关束轮流贸易之处。"兵部以无庸议议覆。杨琳又请于其船到岸时，由沿海文武官弁昼夜防卫，至于西洋人立堂设教，仍照康熙五十六年（1717）九卿原议禁止，再行严饬。兵部议应如所请。得旨：依议。西洋人之处著俟数年，候旨再行禁止。

十二日(3月13日)

8 九卿等以立皇太子事缮折请旨。康熙帝手书谕旨：国家大臣凡事宜详细思维具奏，岂可草率，如儿戏乎？朕将何赖？现今皇太后之事未满百日，举国素服，未曾剃头，乃将大庆之事渎请，朕实不解。且朕躬目下并无可虑，著即回奏。诸臣随具折以愚昧请罪。帝又手书曰：至愚极昧之处不只一二次矣，如此何以办事？必至终日为人欺蔽也。倘至事败，不亦可耻耶？

十三日(3月14日)

9 振武将军傅尔丹以两路大兵进剿请旨，谕命今年西、北两路暂停进兵准噶尔，以色楞率兵援藏。

十九日(3月20日)

10 从两广总督杨琳疏言，许澳门外国商船往南洋贸易，中国商船往安南贸易。但严禁澳门外国人夹带中国人，及中国人偷往别国贸易者。该管官盘查不实或徇情疏纵，从重治罪。

三月初三日(4月3日)

11 裁起居注衙门。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历观从来帝王设立起居注，多有更张，亦间有裁革者，朕在位日久，设立多年。近见记注官内年少之员甚多，皆非经历事体之人，伊等且自顾不暇，又岂能详记朕之谕旨耶？且官职卑小，不识事之轻重，或有事关重大者不能记忆，致将朕之谕旨颇多遗漏，不行备录，甚至如赵熊诏曾私抄谕旨携出

示人。记注之事关系甚巨，朕设立起居注甚为久远。在位五十七年，一切政事现有各衙门档案，何必另行记载？其作何裁革之处，尔等会同九卿议奏。寻大学士九卿等遵旨会议：皇上手书谕旨及理事时所降之旨并转传之旨，各处俱有记载档案，又如本章所批谕旨，六科衙门既经记载，发抄各部院，又存档案，历可稽查，且记注官多年少微员，或有事关重大者，不能全记，以致将谕旨舛错遗漏，又妄行抄写与人，倘伊等所记之旨，少有互异，关系甚巨，应将起居注衙门裁去。帝从之。

四月初九日(5月8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戊戌科三鼎甲：状元汪应铨，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榜眼张廷璐，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探花沈锡辂，浙江仁和（今属杭州市）人。至是，赐一甲汪应铨、张廷璐、沈锡辂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徐木、许均、庄亨阳、杨椿等一百六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吏部尚书张鹏翮、户部尚书赵申乔、刑部侍郎李华之、工部侍郎王懿。

十二日（5月11日）

13 刑部尚书张廷枢等奉旨查审河南科派激变、匿不奏闻案：阌乡县（今属河南灵宝）令白澄以火耗等项派取银六万五千两，宜阳县令张育徽以马价等项派取银四千五十两，俱拟绞监候；河南府知府李廷臣私派滥征、伤良民，拟斩监候；原任巡抚李锡激变地方，应斩立决；以上诸人

均已发往甘肃效力，事完后另结。现任巡抚张圣佐未将情形及时奏闻，布政使张伯琮、总兵官冯君洗缉捕不力，均革职。

二十日(5月19日)

14 审结河南兰阳县（今河南兰考）李雪臣白莲教案。经刑部尚书张廷枢审理，刑部等议覆，除李雪臣已经杖毙外，为首之袁进即朱复业照谋反律凌迟处死。郭英抚袁进为子，照谋反之祖父律斩立决。为从之李兴邦等二十二人俱照谋反律斩立决，孙内等十四人绞监候，洪知所等发三姓地方给披甲人为奴。凡有白莲等邪教之人，行令地方官严查治罪。

五月十一日(6月9日)

15 从闽浙总督满保疏言，台湾安平镇（今属台南）等处为水师之营驻扎之所，均修筑城垣，台湾主要口岸九处筑炮台十一座，次要口岸十五处筑炮台十八座。澎湖主要口岸四处筑炮台七座，次要口岸五处筑炮台三座。均酌派官兵建造营房，巡防分守，以固海疆。又从满保疏请，福建、台湾北路之淡水鸡笼地方，实为贩洋要路，又为台郡后门，向系台协水师左营汛地，并未安兵屯驻，请于台湾各营额兵内酌量抽调兵五百名，战船六只，设立淡水营，令北路营众将管辖，并请移兴化城守右营守备驻防淡水，于台旗标中营拨千总一员，台协左营拨把总一员，为淡水营千把，每半年轮流分防鸡笼。

十七日(6月15日)

16 以河南地接六省，于开封府设八旗驻防兵。驻满洲蒙古马兵六百、鸟枪兵二百，设城守尉等官。

17 苏州织造李煦折奏：两淮商人原籍，或系山西、陕西，或属江南之徽州，因行盐年久，大半家于扬州，自扬至徽，道途千里，回籍考试，甚属艰难。今徽商求将子侄照山西、陕西商人例，亦于扬州府学额取十四名，题请乡试举人，亦照满洲、蒙古、与官生等例，另编商籍字号，量中数名。帝命其同运使商量妥当后具题。〖6〗

二十一日（6月19日）

18 礼部等衙门议：遵奉谕旨：二阿哥福金病势沉重，倘有不虞，其安厝成服发引致祭之处，照和硕福金例行。但和硕福金有侍卫二十名穿孝，今二阿哥分内并无侍卫，将侍卫穿孝之处，应行停止。得旨：派侍卫三十名，令步军统领隆科多带往。

二十八日(6月26日)

19 李光地卒。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一字厚庵，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十一年（1672）授编修，累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曾先后奉命与修《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康熙帝称与其“义虽君臣，情同朋友”。〖7〗所进文字，发抒心得，每称善。朝廷有大事，每相咨商。后累疏乞休，五十四年（1715），特命给假二年，行前接连召见，因其耳聋，

机密事皆以手书示之，随书随毁。又嘱可密疏以闻。还乡未及半载，趣召入朝。帝每叹曰："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计万世者，独此一老臣耳！"〖8〗旋卒于任所。谕命恒亲王胤祺率内大臣等祭奠，谥"文贞"。谕曰："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9〗所著有《榕村全集》四十卷等。

六月初二日(6月29日)

20 帝于江宁织造曹頫所上请安折后朱批云："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10〗

初三日（6月30日）

21 翰林院检讨海宝等携敕谕，册封琉球国王尚敬为中山王。琉球在台湾南，旧分山北、山南、中山三部。明太祖时，其国王尚氏受册封为中山王，世奉中国正朔。及清入关，朝贡受封一如明制。康熙以来尤称恭顺，每易一王必表贡乞册封。至是，以其国王尚益卒，朝命翰林院官赍册由宁波航海往琉球，谕祭其故中山王尚贞、尚益，并册封尚敬为中山王。

七月十八日（8月14日）

22 从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疏请：各省往来台湾船只，经臣题明，必令到厦门盘验护送，但查从前自台湾往各省贸易船只，俱从外洋直至停泊之处，赴本处海关输税，至于中途经过之所，不使一货两征，嗣后各省商船遵例来厦

就验，除收泊厦贸易者，照旧报税，如收泊江南、浙江各省贸易者，仍听其彼处海关报税，其中途经过之厦门关税，免其增添。

二十七日(8月23日)

23 审理南阳标兵滋事案。河南南阳总兵官高成标下兵丁，将知府沈渊抬至教场，围监三日。巡抚奏闻，御史杨汝穀题参。康熙帝命刑部尚书张廷枢、内阁学士高其卓前往查审。帝又以此等人俱系诡冒营兵，伙同二三百人诈扰百姓，不独河南一省，他省俱有之，谕命行文各省督抚提镇，凡有此等不法之人严查奏闻，并议禁止之法。寻九卿遵旨议覆：查假冒营兵生事扰民之故，皆由该管武职平日不行严查，遇有兵丁缺出，不肯充补，侵蚀空粮，横行科派所致。嗣后各省督抚提镇务须严饬各营该管官痛改积习，遇兵丁缺出，从公速补，应领粮饷，照数给发，将此冒充之人，严查退逐，如有不法之徒生事扰民，挟制官长者，该地方官审非食粮兵丁，即分别首从，照光棍律治罪，若系现在食粮兵丁，亦照此例，一体治罪。如该管武职不严行稽查，或被文官揭报，或被百姓告发，将该管专汛官革职，兼辖统辖武职降四级调用。提镇不行题参，降二级调用，该地方文职知情不报，降二级留任，该管道府不查明转报降一级留任，督抚不行题参罚俸一年。各该省督抚提镇每年仍具有无此等人印结于年终奏报。帝从之。明年（1719）五月，首犯王爵斩立决，从犯刘长子等绞监候。游击王洪道斩监候，把总罗士英杖责充发，总兵官高成革职。

24 从左都御史蔡升元疏言，设局撰修《省方盛典》。详记康熙帝阅河察吏等事。

25 两广总督杨琳奏英法等国商船到粤及华侨回籍情形，曰：本年五六七月内，香山澳门回棹外国之船，在柔佛国咖喇吧陆续搭回汉人共三十九名，内广东人十一名，福建人二十八名，奴才同护巡抚印务布政使王朝恩传到亲询，俱系未定例以前贸易在外，并称在外国贸易汉人知道禁止南洋，俱思想回家等语。奴才等将福建人移送福建，督抚去讫，仍劝谕澳门西洋人令其回帆之时，听汉人附搭，不得多索船钱，各西洋人感戴皇上不禁他们贸易，俱认搭载，以图报效。将来留住外国之人，自然陆续得归，俟年终将搭回人数汇册题报，合并奏闻。朱批：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著速送至京中。〖11〗

八月十四日（9月8日）

26 从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请，以四川内有土司，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于成都设八旗驻防兵一千六百名。

十九日（9月13日）

27 从都察院左都御史蔡升元条奏五款，一、督抚参处郡县之本章有可裁省者，如交代迟延、承缉不力、承追不力，俱不必具本题参，各照定例咨明各部处分。该部汇题完结。一、督抚审拟案件有宜驳正者，如所引律例不符或前后情词互异，经部院衙门驳回，令其详审。该督抚恐承审各官有失入失出之罪，而伊等亦自涉蒙混之愆，遂始终

徇庇，不即改正。嗣后部驳再审事件，该督抚务虚心细按律例将舛错处，即行改正具题，其承审官从前错拟免其议处，若始终不行改正，令该部院衙门提取全案复核改正，将承审各官及该督抚并交部议处。一、六部侍郎开列之例有应画一。嗣后凡遇有六部侍郎缺出，不论翰林、京堂，应升官员通行开列。一、刑部罪轻之犯有宜从宽者，查拿送人犯到当月司官处，即行收监，因案内人犯提拿不齐，遂至迟延时日，直至审结拟罪方汇题发落。此等轻罪人犯久禁狱中，似属可怜。嗣后部中监犯凡徒罪以下，不必监禁狱中，交与该佐领及地方官，保出候审，俟刑部审结具题后，即行发落。一、五城兵马司奉行牌票有宜禁饬者。查五城司坊拘拿人犯，差役纷繁，究其所牌票衙门甚多，嗣后五城司坊官奉行牌票除提督及部院堂官、通政使司、大理寺堂官、顺天府府尹、本城御史批发事件外，其各衙门不得擅行牌票，交与司坊，锁禁人犯。

九月二十九日（11月21日）

28 援藏清军败绩，总督额伦特等死之。先是，策凌敦多布攻入拉萨，拉藏汗亡，和硕特系汗王统治西藏凡七十五年，至此结束。策凌敦多布随即遣兵攻打前藏（卫）、喀木（康）等地，另派兵袭里塘。康熙帝虽得策妄阿拉布坦袭藏之报，然未及时调兵御之。是年二月，方令侍卫色楞统兵援藏。又调原湖广总督、护理西安将军额伦特赴西宁。帝又以准噶尔兵不过三千，认为“二百余人，便可破之”。额伦特议慎之，并请调蒙、藏兵后分两路击之，又献诱敌围歼之策〖12〗，不纳。色楞益轻敌，认为准兵“散

处无纪，伊等仗俩，不过暮夜劫营，偷盗马匹而已”〖13〗，遂率二千四百人轻骑急进，于五月十三日抵金沙江上游之木鲁乌苏（今通天河）。谕命额伦特“作速进兵策应”。六月九日，额伦特在木鲁乌苏追及色楞时，所部仅有绿旗兵二千人。色楞上疏持深入，帝以“所奏甚是”〖14〗，趣额伦特进兵。额伦特被迫“稍息兵马，随后趱行”。色楞至多伦鄂伦木，经拜都路、木鲁乌苏至喀喇乌苏拜都岭安营；额伦特也渡木鲁乌苏经七义河，至喀喇乌苏狼腊岭，七月二十八日，经血战，始与色楞会师。策凌敦多布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粮饷、劫夺坐骑之策略，消耗清军之实力。自闰八月一日至九月二十八日，被围之清军粮尽矢绝，枵腹战斗，陷入绝地。至是，额伦特战死，色楞等将领被迫赴敌营谈判，挺立不屈，被杀害。其余官兵，策凌敦多布旋派喇嘛清点人数，给与口粮牛羊，并派兵由巴都哩路经索木遣回青海。时革职四川提督康泰率兵从拉里以西分道进剿，亦被诱杀，被俘之清兵，有四百人由巴尔喀木一路被遣送回四川。

十月十二日(12月3日)

29 以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援藏。先是，清廷得败报，京师震动，时青海蒙古皆惮进藏，奏言：“达赖喇嘛可随地安禅，免王师远涉之劳”〖15〗。满汉大臣亦以藏地险远，不愿进兵。康熙帝以此时不进兵安藏，敌无所忌惮，且煽惑沿边诸番部，后患无穷，乃决意进兵。十六日命护军都统吴世巴等率领第一路于十一月十五日起程，驻扎庄浪；副都统赫石亨等率领第二路于十

一月二十九日起程，驻扎甘州；抚远大将军胤禵率领第三路于十二月十二日起程，驻扎西宁。

十九日(12月10日)

30 吏部尚书富宁安奏报肃州（今甘肃酒泉）贸易情形：今自边内来贸易者，较前益加多，商街扩展，商人又增建房屋。从肃州至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商贾不绝，沿途如同内地，均设商摊。商贾将绸、布、茶及衣服、靴、袜、针、线等各类小物，俱携至巴里坤出售。此俱蒙古人所需物品，喀尔喀地方之蒙古，驱赶牛羊，可互换出售，诸物均价廉，于军士甚益。前来贸易之人，蒙古人居多，为恐争价格之贵贱，启吵闹之事端，奴才令兵民俱严加禁止，且复派出满、蒙、绿营官兵，均于商街坐堆子，不时巡察，故丝毫无事。〖16〗

二十日(12月11日)

31 升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年羹尧以“欲悉除痼弊”，请加总督虚衔。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四川巡抚年羹尧自军兴以来，办事明敏，又能度量西安进剿之兵，会同青海公丹仲之人运食物米粮接济，殊属可嘉。现今军机紧要，将年羹尧授为四川总督。随又命年羹尧仍管巡抚事，改陕西四川总督鄂海为陕西总督。

二十四日(12月15日)

32 安南国王嗣黎维祯遣使讣告国王黎维正之丧，并请袭封。翌年二月，封黎维祯为安南国王。

二十六日(12月17日)

33 康熙帝以十四阿哥既授抚远大将军领兵前去，谕命“其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简亲王之子永谦，令其带伊父之纛前往。将上三旗侍卫派出三十员。”庄亲王之护卫、亲军愿往者可拣选前去。凡不出兵之王等，各选护卫三员，贝勒、贝子各二员，公各一员，随胤禵前往。十一月十五日，胤禵率军西征，康熙帝亲往堂子行礼，鸣角，祭旗纛。出征之王以下，俱戎服相从。

胤禵既任抚远大将军，胤禟多次至其家，嘱其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并送银两供其使用。胤禵亦云：“皇父年高，皇太子这个差使想来是我的”。胤禟又语其亲信秦道然等曰：“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皇太子一定是他。”并称“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话”。〖17〗

34 以各旗都统、副都统或有起家微贱、专意徇庇，或有于一切事件漫不稽查、旷废职守，康熙帝谕命以皇七子淳郡王胤佑、皇十子敦郡王胤禟、皇十二子贝子胤祹分别办理正蓝、正黄、正白之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如此则别旗各相效法，自必发愤勤事也”。

十一月初四日(12月25日)

35 吏部尚书富宁安奏闻道士李庆安以神法训练军士，助灭策妄阿喇布坦。帝允准。富宁安转奏道士之言云：将满洲、绿营兵内，酌选年轻者八百名，另外设营，我以六丁六甲神法进行操练，以此制红布衬褂穿服之，外各穿盔甲，不用鸟枪，俱佩带撒袋，用红纛旗，策妄阿喇布坦所

驻西方金地，用赤者，前面用赤红火毁金，令八百名兵丁，四百四角各一百名，设头目督管，占踞各自处操练。于明年三月初始。〖18〗因道士称往会师傅。帝谕富宁安防备道士，不被其欺骗。〖19〗富宁安又奏：道士李庆安告奴才：我今率八百兵丁操练。我乃一庶人，虽皇上赏我宝刀，若无职则难以管理。我来时，皇上尚拟赐我钤印敕书，我尚未具奏领而来，乞将军具奏。为此谨密奏请旨。朱批：伊称今欲来寻师傅。此事关系重大。所议之事定后再批。〖20〗

十五日，富宁安又密奏：奉谕攻取扼守吐鲁番，集议政大臣商议。李庆安问奴才：为何事会议?奴才将缘由俱告之。因此伊言：将军、大臣等如何议之?奴才云：议遵旨攻取吐鲁番镇守事，再具奏一折。伊请奏言：所奉攻取吐鲁番扼守之谕旨甚是。策妄阿喇布坦定会败散，惟时间稍久。大概一年事可成。我蒙皇恩甚重，果不能成事，岂敢言如此大事自身承担?明年大军进发，既然我亲助将军而行，断不至有失，且我心念可灭策妄阿喇布坦。我军进攻，策妄阿喇布坦率军前来迎战，斩杀更易。倘不前来，于狭隘关口，设兵固守，将军等率大军正面攻入，我率我所操练之兵，守隘口不进，施神法，断山横入，攻入伊内部，伊如何能抵?以此贼败逃，可灭策妄阿喇布坦。倘策妄阿喇布坦败遁，我率我之兵进攻，必将策妄阿喇布坦诱出，大军汇合，功即可成。策妄阿喇布坦若死则边疆可安，皇上所虑一事亦完结。我用兵庸劣，惟靠神法而行。将此理应亲自缮书具奏。我因未学文，不能缮写奏事陈此等情由，故请将军代我具奏。伊又言：军务者，国家大事也!诚若无学识，岂敢于皇上前受领，前来汛地?或与将军同行，后可得知也。

言情甚为坚信爽快。又告奴才：明年进兵，需用红妆缎数块。我亦奏请皇上。为此谨密奏闻。朱批：向朕所请诸物，俱命内府制作，固装遣发，惟密则妥。〖21〗

十二月十二日，帝朱批富宁安密奏中，允准李庆安选兵八百，并曰："令取！其机密！"富宁安同日又奏：李庆安虽称赖其神法而行，必能成功，断不妨碍，然奴才思之，军务关系事大，马畜、武器诸项不齐不可行，不可不确保之，八百兵丁虽俱经训练，数额少，伊惟率经操练之兵八百，独自决断于三月进攻，轻率疏忽。然于春季，马畜羸瘦，欲行则不可行，欲往则不能达，如此之时，关系事大。李庆安倘与大军共进，又另有应行之机密，奴才等率大军，既在一处，伊虽言不成亦无妨碍，亦并无关系。奴才等仰赖圣主威福，率领大军，可剿灭策妄阿喇布坦。伊果有成功之法，实于军务甚益，故将李庆安禀告奴才，奴才所言之处一并谨密奏闻，请主子训示。朱批：将军之言甚是。今西地之事朕降谕议政大臣，命会议后行文于尔。尔复详加询议，急速具奏。〖22〗

十一日（1719年1月1日）

36 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疏报福建巡抚陈瑸病故。得旨：陈瑸居官甚优，操守廉洁，清官朕亦见之，如伊者朕实未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前任台湾道任内，所应得银三万两，并未入己，俱于修理炮台等公事动用，署总督印务时，应得银两亦未沾染，前来京陛见，曾奏称：贪官不在所取之多寡，取一钱，即与取千百万金等。必一钱不取，方可谓之清廉。人所以贪取钱财者，皆因艰于用度，

臣曾任县令，便不至于穷苦，即不取一钱，衣食亦能充足。今观其居官，实能践所奏之言，诚清廉中之卓绝者。似此不加表扬赐恤，何以示劝？著追授礼部尚书，凡祭葬立碑、予谥之处皆照尚书衔给与，并荫一子入监读书，以示朕优礼清廉大臣之意。

二十四日（1月14日）

37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朕从前屡谕诸臣及科、道官员，各省有应行奏闻事件，随闻随即缮折具奏，非令其纠参，不过欲知之早耳，朕虽闻之亦不即声明，或未详确，亦不即治罪也。今岁闻江南地方起蛟，即传谕询问。陕西地震，即差大臣散赈。彼处人民咸谓皇上注念小民，加意轸恤，少有灾异，有闻即便施恩，不令失所。近日湖广地方有奸宄之徒，捏造妖言，煽惑愚民，放火劫掠，曾经总督满丕奏闻，朕即谕令审结，此皆因朕闻知方传旨遣人，如无所闻，何由降旨料理耶？且各省兵丁空粮甚多，康熙五十二年（1713）大赏天下兵丁时，曾谕散赏诸臣，逐一按名散给，其遣往诸臣，因不认识兵丁，不能清查顶冒，以致所有空粮隐匿尚多，不独远省为然，即直隶近处空粮亦不胜数。豢养兵丁，特为备用而设，平时将空缺之兵不行补足，不行训练，临时欲用，纵有募补之兵累万，亦何济乎？此事朕甚虑之。前岁朕闻往吕宋、噶啰吧之人甚多，恐其生事，曾谕查明，作何设法令回内地，自从议奏之后，闻于来船附回者颇众。此系外洋，于内地毫无关涉，而朕留心访询者并无他故，不过欲知地方情形人数多寡，以便整理耳。且各省文官私派加耗，武官空粮等事，朕颇得闻知，

则人皆畏惧，可以悛改，于事大有裨益，此等有关地方事务及官员贤否，诸臣何尝不知，即邻省大吏亦未尝不知，或系师生亲友，或系同年，或因子弟亲戚在伊省居官，故彼此相隐，不以上闻，何以防微杜渐？嗣后九卿大臣、科、道官员凡有关地方事务及官员贤否，有闻即缮折具奏。若所闻未确，不妨即以所闻未确之处，一并声明。

十二月二十日(2月8日)

38 从户部等衙门议，江宁等八省督抚采办铸钱用铜，只委州县官办理，以致逾限难完，以后行文八省督抚于道府官中拣选，令其亲身采办。采买铜斤所需钱粮原拨本年钱粮，限四月完半，为期太迫，改为先一年预拨钱粮，以利依限完纳。

二十八日(2月16日)

39 册封博尔济锦氏为宣妃，瓜尔嘉氏为和妃，达甲氏为成妃，瓦刘哈氏为定嫔，王氏为密嫔，陈氏为勤嫔。

40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二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五，田地等七百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一顷九十亩，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九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米豆麦等六百八十九万三千五十五石，草四百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五束，茶二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七引，行盐五百一十万二千三百七引，征课银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五两，铸钱四亿一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八百，户部存银四千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十三两〖23〗。

41 四川各铜、铁、锡、铅矿厂开采通行停止。〖24〗

42 石涛卒。

石涛（1636或1640—1710或1718），姓朱，名若极。释号原济，又作元济，后人传为道济，又号清湘陈人、大涤子、苦瓜和尚。明亡，出家为僧，传习佛学。工书画，擅诗文，与弘仁、髡残、八大山人并称“清初四画僧”。著有《画语录》。

43 吴历卒。

吴历（1632—1718），又名千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桃溪居士。少孤，学经于陈确，学画于王时敏、学诗于钱谦益。后专意学画。明亡，皈依天主教，从耶稣会士至澳门，学拉丁文。后于上海等地传教三十余年。晚年弃家从教，曾游欧洲，吸收西洋画法。擅画山水，兼工书法，与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合称“清六家”。著有《桃溪集》、《三巴集》等。

〖1〗《桃花扇》卷一。

〖2〗《桃花扇》卷首。

〖3〗《巾箱说》。

〖4〗《巾箱说》。

〖5〗《啸亭杂录》卷四《朱检讨上书事》。

〖6〗《李煦奏折》243 页。

〖7〗《文贞公年谱》卷下 54 页 。

〖8〗《文贞公年谱》卷下 71 页。

〖9〗《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十《李光地》。

〖10〗《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49—150 页。

〖11〗《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268 页。

〖12〗《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

〖13〗《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

〖14〗《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

〖15〗《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35 页。

〖17〗《文献丛编》一辑、二辑。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38—1339 页。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39 页。

〖2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40 页。

〖2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40 页。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45 页。

〖23〗《陶庐杂录》卷一。

〖24〗《清会典事例》卷二四四。

清通鉴　卷七六

康熙五十八年　己亥　公元1719年

正月十九日(3月9日)

1 “海贼”郑尽心之党孙森、陈君元、陈吉尾等拨往旅顺营后，因“偷盗军器，逃出纠党，在洋行动，拒敌官兵”，被拿获，立斩。

2 抚远大将军胤禵奏请宽恕冒奏之罪。称：臣自幼在皇父宫内成长，凡事惟跟随皇父学习。似此独自率兵行走，方属初次。臣出行之前，承蒙皇父训诲，心内所念，皇父令臣心地坚强，方为男子。率兵行走，不徇私情，念皇父慈恩，断不玷污圣颜，不行无耻之事。诚心御敌，鼓励士气，以图为皇父效劳。自出征以来，惟念稍能尽心，故每日勉励兵丁，向民人宣谕皇父恩惠。途中见色楞等行为有过，内心思忖，此乃臣尽力以舒圣怀之途径矣。后接奉谕旨，因内心无聊，故恍惚不得主意，窃思虽遵旨坐待成功，

亦甚羞辱，若偶而不能遵行旨训，又有何面目，况为子之人，只要能使皇父愉悦，无论如何，亦属情愿。若父不悦，虽功名超卓古人，有何希罕，有何荣耀？臣不图功名，故于皇父面前亦有具奏之处。再，为子之人，将父母之心为心。故此，臣慕圣父之心，虽皇父如此降旨，断非皇父原英雄之志，亦为克己隐忍，抚绥人心。以此务为国舍命遣臣，打消皇父之气恼。再，臣之本事，皇父自幼知之，若长成好汉，臣可不辱皇父。若坐享其成，身蒙富贵之事，臣今世断不能接受。况且确能如此仰副圣旨效力，使皇父稍悦，则亦可稍尽为子之道。自我反省，燕居日久，惟自身之过，以至羞辱皇父矣。如此打探消息，不失了解敌情之机，不误圣主之事，且整年不致滋事，凡事毫不欺瞒皇父，能清楚理事，实非臣之能事。臣今知晓不能胜任紧要之事，先不奏闻皇父，后日臣坐罪，皇父虽欲保我，亦不能保矣。臣获罪，有何希罕，惟惹皇父稍有气恼，虽死亦不瞑目。况且皇父前有谕旨：总管隆科多应为将军之人。臣先前未与伊议，不晓其能。皇父指派臣后，与伊议，方赞叹皇父之谕旨。窃思，若皇父命臣今年不惟入藏，防守西宁相机行事，若差遣伊，伊倍强于臣等因。恳请皇父特改遣伊。令前锋统领阿哥弘曙、平王讷尔苏等驻守以张声势，令我携皇父仅赏差之臣、侍卫，与富宁安兵相会，与伊商议率兵取吐鲁番，臣仰皇父膝下爱之心，速有相会之日。否则臣此二日烦闷忧郁，必忧劳成疾，如何存生。臣非编造谎言，使皇父施恩将臣遣于兵营，实乃胤禵肺腑之言，皇父自幼仁爱儿臣，恳请厚恩，务必保全胤禵。圣父仁爱，臣之所请或入稍有违旨。惟至彼时，或臣命薄而亡，

臣念辜负皇父之慈恩，虽死亦不瞑目。圣父仁爱，恕臣冒奏之罪，切盼鉴谅，降训诲之旨。为此悚惶，谨具密奏。

朱批：尔之所奏冗长，朕了结心愿，筹谋三月余，思虑数日方缮写一字，议政处议定后寄发，降议政大臣之旨又多矣，因寄往远处，将略重要之事大加删减，观尔此奏，思路消息均显杂乱。〖1〗

寻胤禵再以密折奏谢皇父教诲。朱批：满文谬误之处均改正之。尔今观之，今年有进兵之能力否？令我处明白也！凡有具奏之文，应乘事之便遣送。频繁具奏，有劳驿站，且京城之人不知何事，不能停止其胡乱猜疑。〖2〗

二十八日（3月18日）

3 定凡立功授职之人，其承袭世次已完，而本人见存者，令将愿与承袭之人准其承袭，若无应承袭之人，仍令本人支给全俸。永著为例。

二十九日(3月19日)

4 因京城、通州仓米存贮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也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至红朽，康熙帝谕命漕督将江西、湖广漕粮留江宁十五万石，苏州、安庆各十万石，淮安五万石，镇江三万石，均交地方官收贮备用。

二月十二日(4月1日)

5 以《皇舆全览图》完成，康熙帝谕内阁学士蒋廷锡曰：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尔将此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诸臣称该图“天道地道，兼而有

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图中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皆纤悉毕载。

三月十九日(5月8日)

6 以射利之人毁钱卖铜，谕令工部不得于京城收购旧铜。

二十二日(5月11日)

7 抚远大将军胤禵疏参吏部侍郎色尔图奉旨料理西宁兵饷，并不实心办事，任意迟延推诿，纵令家人与笔帖式包揽运米，通同克扣，因将色尔图革职严审。康熙帝谕命巡抚噶什图自巴尔库尔往西宁办理粮饷事务。胤禵又疏参都统胡锡图领兵来时，沿途索诈官吏、骚扰百姓，进藏之时兵无纪律，人马伤损，应将胡锡图革职严审。寻色尔图被处斩监候，锁禁西宁，有苦差时遣往。胡锡图枷号、鞭责，锁禁西宁，有效力处发往。

四月初九日(5月27日)

8 康熙帝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朕临御以来，一切机务必皆躬亲，从不敢稍自暇逸。但少壮时，精力有余不觉其劳。今气血渐衰，精神渐减，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仍欲如当年事事精详，则力有不能，若草率办理，此心又所未安。从来书生论历代帝王，多指摘过失，谓其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朕披阅史书，历观古来帝王，因深知为君之难，即朕六十年宵旰勤劳，虽金石为质，亦应消耗，况气血之身乎？又如诗文一事，皆出朕心裁，内书房翰林辈，不过令其校对誊写耳。见今在位大臣年老者大约与朕

年相仿，衙门办事，不过一二时辰即可归寓安息，有疾亦可告假，且有托病偷安者，同列与司属岂能强之入署乎？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早夜焦劳，而心血因之日耗也。又谕曰：勉强支持，心劳力竭，尔诸臣曾无一人为朕黾勉抒诚者。或有不肖之徒见朕精神气血渐不如前，因以为好，亦未可定。此诸臣俱应留心者也。同月二十九日于闽浙总督满保请安折上朱批：朕素好书。这一连三年，手足疼痛不能书写。今年好了，手虽颤抖，仍可写字。〖3〗

十一日（5月29日）

9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十月初八日返京。

十六日（6月3日）

10 理藩院先以咨文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拒其商队入境。至是，于致加加林之另信中，进而明确：自两国签订和约以来，多年间于多处贸易，甚为协调，每年均有货物运来我方。我方认为此类货物系贵国大君主之货物，故派出官员接应，一直护送到京城，供给粮秣，来商贸易完毕即行遣回。如今我国各地猎人甚多，有足够之毛皮，每年还有欧洲船舶驶来广州及其它口岸，各种货物都很充裕，故无人购买贵国货物。且皮袍仅严寒季节穿用，而我国气候和暖。虽亦有购买貂皮、银鼠皮作衣者，但不富有者一件可穿多年，富有者贵方商人高价勒索，很难成交。若为皇室购买皮货，则不肯出示好货，即使出示，也

价格昂贵。贵方之人蛮横无礼，逼我官员催人还债。皇上以俄人为异国之人，从远方来经商，若其货再滞留，必遭极大损失，因此垂恩，谕令由内府出钱替卑贱之商贩还债，以此加恩于贵方之人，并予以遣返。但目前敝国正处于战时，岂能常为贵国来商动用国家官款乎？况俄人来此者，既不守任何规章，亦不遵从我国惯例，又多次恣意妄行，挑起口角与争端，然鉴于其为外邦，且两国多年和平宁静，故予以宽恕，不依罪论处。现存于边界之贵方货物，虽可运至京城，但无人购买，若再稽延时日，贵方之人不仅将蒙受极大损失，且在往返途中将有多人破产。同时，我国边民尚需为俄商来京提供牲口与饲料。因此，今后将不再放贵国商人入境，若贵方商人中有愿交易者，希留在色楞格斯克，可在该地交易。〖4〗俄国政府得知中国意图后深感不安，随命新任总督切尔卡斯基致函中国理藩院，尽力缓和与中国之关系。

五月十四日(7月1日)

11 从两广总督杨琳疏言，于广东沿海险要地方修造炮台、城垣、汛地共一百二十六处，盖造营房共一千三百八十间，拨守官兵共三千九百九十一人，安高炮位八百七门。因各炮台居高临险，海风潮气易于残缺，是必定岁修保。嗣后责成州县官不时查看，一有损坏，立即修整。

六月十六日（8月1日）

12 都察院题：旧例五城一应事件，俱五日一报臣衙门，今五城止将审送刑部事件呈送，两月一次奏闻。其本

城自理案件并不呈送，无凭查察，或恐承行司坊借端生事扰民亦未可定。请嗣后令五城官员每日进署办事，所行案件俱五日一次报臣衙门，依限完结。若将案件迟延，不于限内完结，或有纵容衙役混行讹诈等事，即行题参议处。再各部院交发兵马司羁禁缉拿要紧人犯，令兵马司一面羁禁缉拿，一面申报臣衙门。又查定例兵马司正指挥拿获逃人三十名、副指挥吏目拿获逃人十五名，各加一级。至特交缉拿之重犯，虽经拿获，无议叙之例。故拿获逃人者时有而拿获要紧人犯者甚少。嗣后缉拿要犯并逃人，能照数拿获者，准其加级。若只将逃人拿获而不能拿获要犯者，不准加级。若知系要犯与逃人不行查拿而纵容在其地方者，查出题参，交部严加议处。帝从之。

七月二十五日（9月9日）

13 山东巡抚李树德奏报于淄川、临朐发现银铅矿脉，曰：淄川县槲木沟地方，开掘煤井之处果有铅砂，每砂一斤，约可得铅三四两不等。临朐县略水地方开挖煤井之处，果有银砂，每砂一两，约可得银二钱七八分至三钱不等，各取有铅砂银砂，并煎出之铅银送验。奴才一面檄饬该管地方之文武各官，将二处煤井看守，不许擅开外，伏思银铅等矿，乃天地自然之利，如开采果有成效，则上可以充裕国课，下亦可以资赡商民。今淄川县槲木沟地方与临朐县略水地方，既报有铅银等砂，理应具疏奏闻，但应否开采，未经奏请主子明示，奴才不敢擅便具题。谨先具折奏明，如蒙主子准其开采，奴才即缮疏题报，应作何立法纳课，并作何委官监查派兵看守之处，部中自有成例，恭候

敕部议覆遵行，主子睿虑周详，或以聚集多人，恐于地方滋扰不准开采，奴才立即严饬地方官堵塞封闭，不许民间偷掘，为此缮折请旨，并将送验之银砂二两、护砂石二块、铅砂一块及煎出之银铅各一块，一同进呈御览，伏祈主子睿鉴，批示施行。朱批：铅矿且停，银矿再斟酌，果然十两砂内得三钱银，算得好矿。俗语云：一山有矿，千山有苗，真苗难遇。〖5〗

十月二十六日，李树德遵旨又报：除饬布政使转行济南府淄川县将槲木沟铅矿立即堵塞，不许商民擅开外，随遴委青州营参将杜长青、青州府博兴县知县李元伟前赴临朐县略水地方，亲身督率夫役刨掘银砂，以便再行进呈御览。兹据参将杜长青、知县李元伟报称：职等奉委，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临朐县略水地方，正在雇觅人夫开掘旧井，有本地民人苗之实，情愿不领工价自备器具食用开采，俟得砂之后，官收七分，民得三分，以作工价，职等随准其开采。于九月初一日兴工，将堵塞井口之石块泥土，仍行掘出，淘干井内积水，按线一路凿下，直至九月二十八日复得矿砂，每日约得八九斤至二十八九斤不等，自九月二十八日起至十月十四日止，共得砂一百七十一斤，除分给苗之实工价三分矿砂外，实在得头号、二号、三号矿砂共一百一十九斤六两，头号砂每一两约炼得银四钱八九分，二号砂每一两约炼得银一钱四五分，三号砂每一两约炼得银六七分，开造细册呈送。帝朱批：都览过了，皆是好矿，但不知后来如何还出好些，能干有守之员，多开掘几处再奏。〖6〗经初步试开后，十二月十八日，李树德奏请明春开采，并言其体办法：将所开之矿坐落某州县，即委本州

县官经管料理，不特雇觅工匠呼应甚便，而且夫役俱属子民，更易于稽查匪类，其地方一切公务，亦无贻误。但州县官内，恐贤否不齐，请于可以兼摄之官员内，择其贤能者文武各派二员，令其分路监查，再派一贤能道员总理其事。奴才仍不时选差标员，密行稽查，庶彼此不至徇私欺隐，以绝采多报少之弊。〖7〗为免大户包揽，李树德又提出：所开矿场止许雇觅本州本县民人开采，其别州县以及外省之人，一概不许混入，倘京城与外省有钻营充商包揽开矿者，准奴才严行查拿，具折参奏，按法究治。如此则网利之徒凛惧圣子天威，自必敛迹不前，如包揽之弊一除，则本地穷民仰沾皇恩，借此工食可以糊口度日，嗣后得砂若干，除去工价等费，奴才据实折奏，庶国课无侵渔之虑，即日后砂尽停工，而开矿穷民即可退归田亩，于地方亦无聚众之虞矣。朱批：此议甚妥，再作几个月看。〖8〗翌年（1720）三月，李树德又报：沂州已于三月十三日动工，尚未掘得矿线，俟得有矿砂报到之日另折奏报。至于青州府临朐县略水地方所开之旧井，仍著青州府通判高维岩、青州营参将杜长青照常开掘，自去年十月十五日起至今年三月十四日止，内除去十二月初旬至本年正月中旬，因冰冻停工外，共得有各种矿砂石一百三十三斤一十二两，再将矿砂石以及掃出砂土内凡有银气者一总煎试，共得银三百一十一两，俱已装载封固，一并进呈交纳。再奴才更有请者，据土人云：矿砂乃地中之宝，赖水土滋养，随得随煎，出银较多，若出土日久，风吹干燥，则得银减少。朱批：朕即打发部院才能章京，同尔商量开矿之事。〖9〗

八月初二日(9月15日)

14 芜湖关监督赫昌疏言：芜湖关缺欠钱粮，因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艘，每年过关时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验。定以后由总漕令粮道于漕船起运后亲往稽查，每船除照定例载土货六十担外，不许多载，违例货物入官，粮道及押运官弁一并题参。

初十日(9月23日)

15 浙江巡抚朱轼疏参巡盐御史哈尔金往绍所掣盐，风闻挟妓酣酒，殴伤平民，又额外加派，勒写银票。康熙帝谕命刑部尚书张廷枢、内阁学士德音前往审理。翌年正月结案，哈尔金处绞监候，因恩诏，减等枷责。

十九日(10月2日)

16 康熙帝于土城地方谕随从侍卫等曰：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朕所以屡谕尔等者，以尔等年少，亦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又曰：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

二十日(10月3日)

17 从振武将军傅尔丹等疏言，于莫代察罕搜尔、鄂尔齐图果尔各筑一城，每城盖房二千间。两城之间设驿十一站。筑城盖房完工，再将充发之人派往，俟耕种一年，再派官员驻防。康熙帝以设立驿站之事，甚属紧要，命兵部尚书范时崇前往料理安设驿站事。

九月初七日(10月19日)

18 准工部等衙门议，京城两铸钱局现存铜八十二万余斤，各省运到张家湾之铜一百六十八万余斤，尚有报解历年铜二百八十六万余斤，今年秋冬、明年春夏铸钱可以不误鼓铸。其江宁等八处旧欠未完之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五十七年(1718)应交之铜二百七十二万八千六百斤，令各该督抚于文到日勒限十月尽数解部。如有迟误，将办铜各官议处；督催不力之督抚并承催不力之布政司俱照承追钱粮例议处。

二十六日(11月7日)

19 先是，拉藏汗所立之达赖喇嘛伊喜嘉措为准噶尔兵囚禁，噶桑嘉措时在青海，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准噶尔以安西藏。康熙帝差胡毕图等往青海查询，回奏亦称西藏喇嘛、百姓俱言在西宁之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至是，谕议政大臣等：闻准噶尔人因西藏时有瘴气，势难久居，西藏喇嘛、百姓俱请噶桑嘉措回藏，安置于达赖喇嘛禅榻，观此情形，似乎易结。今将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与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送

往时命大臣率八旗兵二千、蒙古兵一千、绿旗兵二千、土司兵二千，及青海蒙古王公兵五六千或万人护送。因策凌敦多布以护教、拥立噶桑嘉措名义进藏，故帝曰：策凌敦多布等，若实为法教，自必俟达赖喇嘛登禅榻后，然后前去。若不行等候逃走，即为无耻之贼，此行大将军带领兵马在梭罗木周围水草佳处驻扎，兼令其照管青海家属，四川兵二千名出口驻扎，兼照管土察罕丹津行装，事关甚大，将此旨传谕大将军处，令伊等公同确议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将军传集一处晓谕。

二十七日(11月8日)

20 陕西临洮知府王景灏嘱算命人张瞎子至西宁为抚远大将军胤禵算命，称："文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胤禵赏其银二十两。〖10〗

十月十三日（11月24日）

21 康熙帝谕内阁学士长寿：朕览邵子声音图，于各国声音有不能概括处，朕于声音之学究心二十余年，虽未亲至乡里，而乡里人之声音无不悉知，有如清字之音，有汉字所无者，汉字之音亦有清字所未备者。朕将此声音图讨论多日，欲概括各国声音断乎不能。朕以为性理精义内邵子声音图，宜仍用汉字，其清字图可以不用。举人王兰生谙晓音韵之学，尔与之商酌，观其意见如何？并将此旨令汉大臣同阅。

二十七日（12月8日）

22 康熙帝谕责议政大臣等：凡议政诸事，并不留心，

俱草率议奏，闻自备运米人员，亲身并未前往，将官驼所运米石，以为本身运到，竟邀议叙。自备种地人员，并未种地交粮，而管理种地之人希图利益，捏称交粮人仓，亦邀议叙，现今仓内米石，已至缺乏，所以侍郎敦秠等，奏请明岁运米，应作速运到，以补缺乏。尔等于诸事不甚留心，草率议奏之处，朕已屡降谕旨，嗣后尔等须加意恪遵。

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22 日）

23 康熙帝亲往天坛祭天，因足疾未愈，由皇三子胤祉恭代行礼。

十二月初十日(1720 年 1 月 19 日)

24 从山东巡抚李树德疏言，该省沿海炮台共一百座，将不紧要炮台改为烟墩，兵丁撤回添设于紧要炮台。

二十三日（2 月 1 日）

25 议政大臣、九卿等遵旨议进兵西藏事：送往新胡必尔汗兵八千，为势稍弱，应再添兵四千，令额驸阿宝亲身带厄鲁特兵五百名，副都统常龄带察哈尔兵四百名同往，其柴旦木驻防之都统阿尔纳处三千兵内派一千五百名，令侍卫阿齐图等带领前往。大将军留驻穆鲁斯乌苏三千兵内，拨派一千六百名。此进藏之兵共一万二千名，派大臣一员，授为将军，给与印敕，令其统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应给印敕名号等项，令各该处议奏。都统延信、楚宗，公策旺诺尔布，侍读学士常绶等回时，令与大将军商酌，青海台吉等若实心送去，即将新胡必尔汗与兵马一同前往，若俟事定之日送去，令暂住滚穆布木庙内，

先遣大兵将藏地攻取，令阿宝所领之五百兵，并察哈尔四百兵，满汉二千兵，青海二千兵，俱驻扎看守，再令都统法喇等酌量带兵由巴尔喀木一路前进。噶尔弼、年羹尧亦派兵二千名发往法喇军前，都统武格带往兵内，挑选满兵一千、绿旗兵二千，满兵令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统领，绿旗兵令总兵官赵坤、马会伯统领，前往与法喇之兵会合。应于何日起程、何处会合，令大将军咨行商酌，约会一同前进。再将阿尔泰二万兵内挑选一万五千，令裹带三月口粮，于六月下旬自布喇军、布鲁尔两处前进，若策妄阿喇布坦不行防备，即深入袭击，若知觉防备，将兵速行带回。巴尔库尔一万三千兵内挑选一万，令三千兵轻骑袭击吐鲁番，二千兵轻骑袭击乌鲁木齐，所余五千兵，令其徐徐前进，接济袭击乌鲁木齐之后。此袭击之兵，俱令裹带两月口粮，于七月初旬与阿尔泰之兵约定前进，其袭击之兵及驻扎之兵，令何人统领，进藏之兵于军前大臣内派何人为将军，及西宁等处提督总兵官内，将何人派往之处，伏候谕旨。得旨：此议甚详，事务关系重大，著行令大将军等与青海、台吉等公同定议具奏。

26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二十九万八千五百四十五，田地等七百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二十二顷五十亩，征银二千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五百五十二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万二千二百三十五石，草四百五万五千六百六十五束，茶二十九万五千五百二十引，行盐五百一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五引，征课银三百七十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五两，铸钱四亿三

千七百四十五万五千八百，户部存银四千七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四十五两〔11〕。

27 各衙门公费与汉官俸工银，钱一串作银一两。时每年八旗兵饷、各衙门公费及汉官俸工共需钱三十七万五千余串，而宝泉局每年铸钱除支用工料外，仅余三十三万四千二百余串。〔12〕

---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58—1359 页。

〔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69 页。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86 页。

〔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04 页。

〔5〕《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585—586 页。

〔6〕《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614—615 页。

〔7〕《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628 页。

〔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629 页。

〔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663—664 页。

〔10〕《文献丛编》一辑。

〔11〕《陶庐杂录》卷一。

〔1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

清通鉴　卷七七

康熙五十九年　庚子　公元1720年

正月初五日(2月12日)

1 以王公大臣对进兵西藏仍持两端，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曰：太祖、太宗时，满洲兵凡遇征战，马匹口粮，自备行走，所向立功，并无迟误。今官兵行走处，马匹口粮器械等俱给备置办，且以为不足而生怨，此皆由该管官不行严饬之故。朕办理军务，阅历甚多。亲政以来，取岳州、平三藩；乌兰布通之战，驱逐噶尔丹，决于进战，乃得成功。今观领兵大臣官员等只为保身之计，不以国事为重，内存私意，彼此争论不和。又向兵丁等沽名市恩，多取口粮，及不能驮载，至于抛弃，全无珍惜之意。如此居心行事，可乎？朕之满洲兵，俱极精练，全在领兵者将国家之事专心办理，不图安逸，赏罚严明，则断无错误。进兵西藏时，色楞不候众人，独自前往，额伦特亦随后追至，为

国家奋不顾身，虽至失机，岂可论伊等进兵太速乎？今策旺诺尔布系差往策应之兵，而迟延不前，虽伊所统兵丁善全而归，伊属下之兵固然感念，于国事有何裨益？惟西路阵亡兵丁，朕甚为怜悯，当分别加恩。至大臣官员等，在部院衙门，亦能清廉自守，若行军大事，又非仅清廉自守者能胜任也。朕年少时每于讲武练兵等事，违命者必惩以法，内外大小，悉知警惕，由此观之，不可疏忽也。又谕曰：策凌敦多布领兵进藏，以我兵隔远，不能往救。朕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余，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顾不能至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数日后，诸王大臣请于皇帝在位六十年时行庆贺礼，以西陲用兵，命停止。至三十日，命胤禵率护军统领弘曙移驻穆鲁斯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都统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以公策旺诺尔布、副都统阿琳宝、额驸阿宝，侍读学士常绶、提督马见伯，总兵官李麟参赞军务。

二十五日（3月3日）

2 广东广西巡盐御史吕保疏言：两广盐课有历年积欠九十一万余两。前年（1718）十月，经督臣杨琳题请，先完新饷，旧欠五年带销，奉旨督臣兼理，各属凛遵。上年（1719）三月到任，查旧欠全未清完，因截住旧盐，完新饷，不但旧欠屡催罔应，新饷又复拖欠，且场盐缺少，私盐横行。臣力不能任，请将臣撤回，交督抚管理，庶新旧课饷得按年清完。户部等议如所奏，将两广盐务并新旧钱

粮交与广东广西总督杨琳专理。帝从之。

二月初一日(3月9日)

3 从刑部题，直隶各省之盐枭就抚后复行贩卖私盐者，将本犯解部，充发和布多、乌兰古木地方；其从前受抚出结之地方专汛兼辖各该管官，俱照失察例议处。

初四日(3月12日)

4 康熙帝于胤禟奏贺万寿占日进物折朱批曰：朕体较往年迥异，不可比矣。气色、饮食、行走，尔太监亲见，朕勿庸多写，不令远方尔心宽，此折内不可缮写之事物，书于另纸。〖1〗

十六日(3月24日)

5 胤禟先奏：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谕以朝廷谕旨，诸王、台吉皆赞同，请封新达赖喇嘛，愿派兵送噶桑嘉措进藏，掌持黄教。是日，康熙帝谕命封噶桑嘉措胡必尔汗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官兵及青海兵送往西藏。其四十九旗扎萨克及喀尔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令遣使会送。意大利人曰："中国皇帝在获取西藏人同情、离间他们同准噶尔人的关系这一着上，显露出他的明智。"〖2〗

6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总督年羹尧自军兴以来，尽心效力，训练川兵，甚是整齐可速，行文与年羹尧，令伊带领兵丁进藏，授为将军，如有能署理总督事务，于地方不致生事者，令年羹尧奏闻署理，如地方紧要不得署理之人，著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将军，带领云南、四川两处兵马

前进，定西将军印速行送往。寻年羹尧覆奏，四川总督印务，一时无可署理之人，定西将军之印，请交与噶尔弼管理，授为将军，率领兵丁进藏，并调都统法喇于打箭炉地方驻扎防守。帝从之。

三月二十四日(5月1日)

7 从河督赵世显疏请，拨两淮盐课银十四万二千四百余两，修筑高家堰等处石工一万四千余丈。

四月初十日（5月16日）

8 两广总督杨琳奏报：福建、广东人自外国回籍者，上年共五百三十三名，本年正月又从澳门外国船搭乘回福建之人四十一名。〖3〗八月十四日杨琳又奏：本年外国船只至奏报日止，共到十三只，澳门来港回棹外国船只计十六只，自安南贸易回广商船共计四只，从外国搭船回籍及自置船回籍者共十二起，男女共三百五名。〖4〗

十二日（5月18日）

9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十月初十日回京。

五月初三日（6月8日）

10 从御史严开昶疏言：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营驿，每年遣人赴张家口，向商人王纲明等领受马匹。查五省距张家口计程数千里，商人所给之马未必尽皆膘壮，路远日久，不无倒毙，地方官员多受赔累，嗣后五省营驿马匹，停其赴张家口领受，准令就近购买，以充营驿之用。

十三日（6月18日）

11 从刑部等衙门议覆，都察院左都御史山从典等查审凤阳府颍州知州王承勋讦告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府知府蒋国正需索规礼、逼勒交代，将亏空银两捏造民欠，冒蠲钱粮等款，除年希尧需索规礼，逼勒交代之处并无证据，无庸议外，其蒋国正于交代之时，虽未向王承勋逼勒出结，但曾受王承勋规礼银八百余两，又前任颍州知州王盛文亏空帑银，捏造民欠，蒋国正不行查出，迨王盛文病故之后，承认代赔，并无完解，复因康熙四十六、七年（1707、1708）分蠲免亏欠钱粮，将伊应赔帑银二千七百九十余两，混入民欠册内，希图冒蠲情实，蒋国正应照侵盗钱粮例拟斩监候。其捏造民欠及收受规礼银两，俱令于蒋国正名下照数追完，布政使年希尧于蒋国正冒蠲钱粮之事不行查出，应照失察例革职。

十五日（6月20日）

12 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今岁稍旱，应速行文与各路将军，或营中亢旱，马匹未肥，或进兵之路甚旱，水草不敷，俱未可定，勿谓既经议定进兵，不敢复以亢旱为辞，奏请停止。朕念军务所关甚大，从前屡谕尔等及领兵大臣，凡军机之事，有今日定议，明日又改者，未可拘执，要在相其机变而行。朕于用兵之事，必熟思而后颁发旨意，若无旨意，又恐军中之大臣，难于奉行也。然军前或因亢旱，而无水草，马匹倒毙，则兵丁如何前进，如何回旋，明年又如何进兵耶？总之，雨水及时，牧草果好，前进自无艰阻，应即行进兵，倘或亢旱，马匹疲瘦，雨水不调，牧草

不堪，则即以不宜进兵之处，令军中之大臣等定议具奏，断不可以今岁若不进兵，来年亦可再进，作游移之语陈奏。又以路途遥远，恐发去文书迟延遗失，谕命于明日行文一次，续后再行文一次，有一处不可进兵，即著将此一处奏请停止。

十八日(6月23日)

13 先是，副都统永泰为其曾祖费英东立传事赴史馆，私取查阅《世祖章皇帝实录》，随折奏实录内未将其祖图赖之侍奉旨交内阁查奏。至是，大学士马齐劾其奏事不实，且违禁私阅《实录》，革去副都统并佐领职。

六月二十三日(7月27日)

14 从原任广东提督王文雄条奏，山东、福建、浙江、江南、广东等沿海各省出洋船只不准携带军器，其原有之炮位、军器，由地方官查明收贮。

七月初五日(8月8日)

15 康熙帝以各省钱粮亏空甚多，谕命各省督抚将现今亏空之数查明系何项亏空，作何项补充具题，后又谕户部如何立法，行文各督抚确议。至是，户部据各省督抚复奏，会核定例如下：州县钱粮，令知府严加稽查，随征随解，无许久存州县库内，以绝侵挪之弊。州县官迟延不解者，知府查报参处。如州县批解钱粮而布政使抵充杂派，扣批不发者，许州县官申报督抚，并报部院题参。现有亏空令各督抚确查情由，如知府共同徇隐以致亏空者，即行参革，由知府独赔。州县官恃有上司分赔之例，本无亏空，

将库银藏匿，捏报亏空者，督抚据实题参，审明定拟，于本犯名下追还。州县因公挪用以致亏空者，照霉烂仓谷例，州县官革职留任，限年赔完。霉烂仓谷者不论在任解任，以及分赔之知府，于一年内完补，准其开复。州县亏空钱粮，知府揭报而布政使不转报，或已转报而督抚不即题参者，许知府申报部院，将督抚布政使照徇庇例议处，仍令分赔。卫所官员亏空屯卫等项钱粮，照地丁例处分。各督抚于州县亏空事前不尽心防范，事后不竭力补项者，严加议处，责令分赔。

初十日（8月13日）

16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朕先巡幸陕西，曾问黄河水路，由河南通至陕西之处，地方官回奏不能行走，朕思上古大禹凿龙门，通浚水道，汉唐之时，俱经挽运，岂有不能行船之理？故特遣皇子胤祉往勘，胤祉乘骑渡黄河，至砥柱龙门查看竟可行船，由龙门至黄河，直通渭河，可至西安北门。从绛州汾河可至山西太原。彼时山西、陕西、河南将军督抚等，亦曾令会看，今总漕施世纶居官素优，历年漕船，俱催趱全完，并无迟误。本年漕船，已经过淮，更无他事，漕运印务著暂交与总河赵世显署理，施世纶速赴豫省，将河南府至西安黄河挽运路径勘明具奏。陕西现存谷石数目亦著查奏。今陕西正值军需之际，施世纶暂居陕西，令协同鄂海办理粮饷事务。施世纶旋报：臣遵旨查河南府孟津县至陕州太阳渡大小数十余滩，虽有牵路，高低不等，或在河之南，或在河之北，惟圪把窝、鱼林漆等处牵路年久，间有坍卸，其滉池以下水道下水之船可载粮

二百余石，上水之船载及其半，渑池以上河高汹激，船可挽数十石。由砥柱至三门、神门本无牵路，若小舟乘东南风犹或可上，鬼门水势汹涌，上人从未行舟，惟人门稍缓，石崖凿有牵路，路旁凿有方眼，又有石鼻，臣愚以为石鼻可穿铁索，方眼可装本限，援手助力亦未可知，观此则从前挽运之遗犹存，诚如圣谕，自陕州至西安府，河水平稳，俱有挽运路径，臣谨将河道、水势并牵路绘图呈览。下部知之。至十月初九日，户部等衙门议覆，漕运总督施世纶遵旨查奏，河南府至陕州之三门一带，河道挽运米谷，现在无可觅之船，请以河南府至陕州太阳渡三百余里，用车装运，计期五日可到，每车可装谷八石，计谷二十万石，需车价银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两，自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马头，河水平稳，船只通行，水运为便，需运费银二万六千两，自党家马头至西安府仓二十里，又需车价银四千两，其贮谷口袋二十万余条，需价银三万两，共计银十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总于豫省支销，不令陕西接运，但运谷二十万石，止得十万之米，请令豫省以二谷易一米起运，则运价可省其半，若虑米难久存贮，请照例出陈易新，应如所请。得旨：依议，今岁河南歉收，又现往陕西发送谷石，次年谷价必致腾贵，著于河南省来年运京漕粮内照数截留，补还运往陕西谷石，其余漕粮亦停止运送京师，留河南收贮。

八月（9月）

17 是月，平逆将军延信、四川提督岳钟琪分兵进藏，大破准噶尔兵。策凌北遁，西藏悉平。策凌敦多布时有兵

四千二百余人〖5〗，闻清兵分三路入藏，即自引准部兵由中路迎拒青海军，而分遣其宰桑部拒南路四川军。四川军统领噶尔弼奉年羹尧令，由巴塘、里塘进兵，“前往从古用兵所未到之险迹绝域”〖6〗，副将岳钟琪领兵四千先至察木多，获逃兵，探知有准噶尔使者在其地诱各番头人守三巴桥遏我军。钟琪念此桥乃进藏第一险，敌若断而守之，势难飞越。而其时大将军隔数千里无由秉令，因选能番语者三十人，衣番服，驰擒其使者五人，另斩杀六人。诸番惊以为神兵自天而降，相与匍匐降，无梗道者。已而统领噶尔弼至，敌中有黑喇嘛者号万人敌，钟琪以计手擒之，遂下来拉里。将入藏，大将军以蒙古兵未至，令毋轻进。钟琪请于噶尔弼曰：“我兵赍两月粮，自察尔多来此已四十余日，若再待大军，粮且尽。闻西藏部落有公布，为其右臂，最强，能檄令先驱，为以番攻番之策，取之甚易，无俟蒙古兵也。”噶尔弼然之，钟琪即往招抚公布。不数日，其头目带二千人至。钟琪请乘机疾进，十日可抵西藏。噶尔弼犹豫未决，欲待众议。钟琪倡言曰：“事在必行，何议为？钟琪愿喷此一腔血仰报朝廷，请以旦日行矣。”噶尔弼壮其言，遂进师。钟琪首率所部兵为前驱，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降番兵数千人，分兵塞险，扼敌饷道。而中路青海军亦大败策凌兵于青海之西，斩俘千计。准噶尔兵进退受敌，遂大溃散，不敢归藏，即由旧路奔藏北归，崎岖冻馁，得还伊犁者仅数百人。〖7〗

清军遂乘胜入藏，拥新达赖喇嘛于九月十五日登座，使掌藏地，而以藏人所立伪达赖归京师，诸喇嘛之助反者则皆诛之。翌年春，割巴塘以东隶四川，留蒙古兵二千戍

藏。诏封拉藏汗旧臣康济鼐为贝子，掌前藏；颇罗鼐为台吉，掌后藏。御制《平藏碑》，勒石于拉萨之大昭寺，西藏悉平。自达赖五世卒后，桑结擅权，以伪乱真，诸部哄斗，准部乘之，西陲纷扰三十余年，至是始获平定。

十月十六日(11 月 15 日)

18 定西将军噶尔弼报捷，疏称其于八月初四日，率满汉官兵自拉里前进，王师所至，望风响应，随有朱贡之胡土克图献地来降。旋进取墨朱工喀，赏赉第巴头目，安辑民人。寻渡拉萨河，复拉萨。康熙帝以由青海进藏官兵俱遵指授，应大沛恩泽，四川、云南满汉官兵从前所领俸饷，俱著免其扣取，仍遣堂官将取藏之四川、云南官兵每人赏银十两，即给本人妻子。

翌日，以西陲用兵，免陕甘所属州县卫所明年（1721）应征地丁银一百八十八万三千七百四十两。因军需，米、豆、草除外。

二十一日(11 月 20 日)

19 赵申乔卒。

赵申乔（1644—1720），字慎旃、松伍，江南武进人（今属江苏）。康熙进士。历任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偏沅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后革职留任。以清廉善谏称于时，曾告发戴名世《南山集》有大逆之词。以疾乞休。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览赵申乔奏疏，朕深怜之。念其操守清廉，始终一辙，性虽暴躁，而为人朴直。年近八旬，病势料难全愈，倘一时不保，亦未可定。赵申乔乃革职留

任之官，可复还原职，仍令在任调理，其应赔之银，亦著从宽免追。尔等将此旨速行发去，使病人早知一日，五内安宁，便于调摄颐养也。至是卒，予祭葬，谥“恭毅“。

二十二日(11月21日)

20 抚远大将军胤禵疏报：平逆将军延信等率领大兵于九月初八日，自达穆地方起程，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其从前达赖喇嘛博克达不便留住藏地，应发回京师。得旨：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守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现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鲁番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鲁番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于应援，亦且不能取藏，朕决意独断，著靖逆将军富宁安、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管领两路官兵，前往策妄阿喇布坦边境惊扰袭击，又遣定西将军噶尔弼领云南、四川满汉官兵，由拉里前进，平逆将军延信领西路官兵，由青海前进，又遣大将军总领大兵驻扎穆鲁斯乌苏，调遣官兵办理粮饷，伊等俱各加奋励，两路袭击之兵至策妄阿喇布坦边境，屡次大胜，剿杀贼兵，擒获人畜，招抚数千准噶尔人众，兹览大将军奏，延信等三次将策凌敦多布杀败，贼兵逃窜，殊属可嘉，在事将军以下兵丁以上，俱著从优议叙。

二十五日（11月24日）

21 遣各部院司官十二员分三路携户部库银赈济陕西灾民。兰州一路携银二十万两，延安、西安两路各十五万

两。再将陕西所属常平仓六十九万二千石、甘肃所属常平仓谷六十七万二千石，酌量动用散赈。从河南所留漕粮中再运十万石至西安。

22 是月，俄罗斯特使伊兹麦伊洛夫一行至京。该使团于 1719 年 6 月（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受命出使，同年 7 月离圣彼得堡。出行前，俄国外务委员会颁给其出使训令，共计十三条，要之有：一、沿途应巧妙观察中国各个城市及地方位置、其间距离、各地驻军以及该地区之物产情况，全部情报均应作秘密记录。二、应提请派来照应中国官员尽快奏准觐见博格德汗（指康熙皇帝），并说服当地之耶稣会教士居间斡旋，务使此次觐见按照欧洲各国之惯例举行，丝毫不得有损于俄国大君主所应受之尊重。为此可许诺耶稣会教士，将赐给他们恩惠，俄国朝廷会对他们的耶稣会予以照顾。然勿以觐见礼仪与中国人争执不休。三、建立于两国均极为方便之贸易关系十分必要，希望准许俄国属民每年均能携带货物前往博格德汗国土，按自由价格出售，并向中国人购买货物运回俄国。四、如中国朝廷感到为俄国商人提供车辆负担太重，则可由其自付费用，自筹粮秣，然望准其于边界雇佣或购买马匹、骆驼以及人和牲畜所需的粮秣；准其同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进行交易。对于大使及专使则应由官府提供粮食及车辆，以示对君主之尊重。俄方也将予中国人同等待遇。应在此基础上缔结通商条约。五、为消除俄中两国属民于北京发生之龃龉和争执，俄方需要在该京城设常驻商务代表或领事，以便管束俄国人，制止他们胡作非为。六、于中国停

留期间，伊兹麦伊洛夫应探明中国之统治方式及情况、军队数量及武器装备、毗邻之国家、要塞及其同别国所发生之战争与争端。全部情报均应作秘密记录。尤应注意：从中国最好购进何种货物运回于俄国国库有利？能否从中国运出大量金、银、宝石和生丝？通过何种最好方法与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哪些俄国货物于中国比较畅销？故此，伊兹麦伊洛夫不应急于离开中国。七、可援引耶稣会教士已在北京建天主教教堂之例，请求博格德汗准许为驻北京俄国人修建一座东正教教堂，并拨给一块地皮供建此教堂之用。〖8〗除以上训令外，商务委员会亦颁发训令十六条：一、请求允准前往北京之俄国人不受限制地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拥有自己的教堂、神甫及教堂辅助人员。二、这些俄国人在北京应有自己的总领事。总领事在中国其他城市还可设副领事。三、准许该领事在中国购买一所住宅，并可在其内存放货物。四、该领事和副领事在中国应享有世界上与他们身份相同的人员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五、准许俄国人携带货物自由前往中国各城市。六、不得禁止他们同汉人及住在中国境内的他族人进行贸易。七、准许他们出售自己的和他人的货物；也许可他们从中国购买并运出金、银、宝石和锦、缎。八、他们在同任何人（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发生的债务和其他商务案件中，应得到迅速和公允的裁决。九、除俄国总领事外，他们不受任何人管辖。十、在中国全境应按公平的价格向他们提供马匹、骆驼和一切粮秣。十一、准许他们在中国免税买卖货物，来去自由，不受任何阻拦。十二、在他们前往中国和从中国返回俄国途中，中国应给他们派遣足够的护送人员。十三、

如俄国人在中国死亡，或中国人在俄国死亡，死者所遗财物应交给总领事，以便将来转交给死者的继承人。十四、同样，中国人在俄国也将享有上述各项特权。十五、此项条约应由当今的博格德汗批准，以后各代博格德汗也应遵行。十六、若两国间发生争端时，应容许俄国商人在一年期限内仍享有上述自由，以便处理自己的商务，而后准许他们自由离开中国。〖9〗

十一月初十日（12 月 9 日）

23 康熙帝接见俄罗斯特使伊兹麦伊洛夫。伊兹麦伊洛夫行三跪九叩礼，面呈沙皇国书。国书云："谨以和好之礼向抚育天下至圣皇帝请安。两国永归和好，相处多年。今为两国彼此友好相处，特派我近侍大臣列夫·伊兹麦伊洛夫为使臣，请求至圣皇帝大君主召见。本国使臣如蒙准干谒，由其将我所告之言具奏圣主。""为两国和好之利益，我衷心祝愿中国日益繁荣昌盛，诸事成功。"又进献沙皇礼品，有：镜、钟表、罗盘、制图仪、望远镜、显微镜、晴雨计等。康熙帝谕伊兹麦伊洛夫曰：尔国国君为如此伟大荣誉之君主，拥有广大领土，对于敌国常御驾亲征，海洋广大莫测，狂涛常起，危险殊甚，望尔国国君多加保重，因彼兵良臣忠，不乏差遣之人，应自居于安全之境地。尔方虽有二三十人逃来中国，而中方亦有人逃往俄国，两国睦谊决不能因此辈无赖之徒有所变更。因朕始终欲保持与贵国大皇帝陛下之和平，且我两国无必争之理，俄国为严寒辽远之国家，朕如派兵前往，必致全军冻死，且纵有所获，于朕究有何益？俄国君主亦同。假如为对抗而调兵

遣将，于贵国所不习惯之炎热地带，岂非使之无端而死耶？两国征战，纵互有所获，究于两国何益？两国皆有许多土地足以自存也。〖10〗又谕曰：与俄国边境城市毗连之蒙古人系朕属民，而该处之疆界从未划定，对此曾多次函达贵国，然均未获答复。〖11〗伊兹麦依诺夫对曰：俄皇恐不知此事。归国后定向沙皇转达此谕。

二十七日（12月26日）

24 以步军统领隆科多为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

十二月十二日（1721年1月9日）

25 诸王大臣以康熙帝在位六十年，请行庆贺礼。帝不准，谕曰：朕素性不喜行庆贺礼，是以元旦日惟照例行礼，停止筵宴，虽万寿日亦久不行庆贺礼。今王大臣等为朕御极六十年奏请庆贺行礼。钦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正月初七日世祖章皇帝忌辰，二月十一日孝康章皇后忌辰，朕何敢于正月初七、二月十一日以前行庆贺礼。又现在西陲用兵，地方官民运米送饷甚属劳苦。山陕二年歉收，民有流离者。去岁陕省地震，兵民受伤；今岁沙城地震，即京城地亦微震。正当君臣忧勤求治之时，何喜之有？此所奏不准行。

十七日（1月14日）

26 康熙帝以翰林官员内有人材不及、不谙进退之礼者，亦有一无所知、饮酒游戏者，命大学士等同吏部、翰

林院将此类人查明参革，人虽平常，实有学问者不必革退，或年老翰林现在修书行走者，亦不必革退。又部院衙门满汉官员内有才力不及并懒惰者，亦查明参革。寻大学士等遵旨查翰林及各部院官员内人才不及者一十八人，均予革退。随即，帝又命大学士等会同吏部、都察院，查从前保人甚多而无当者，悉行参奏。寻大学士等查滥行保举之员，大理寺少卿成文运等五人，均请革退。从之。

二十八日（1月25日）

27 康熙帝以在位六十年，“幸而一无所失”，应先往盛京三陵行大祭典礼，但因年近七旬，不能亲谒三陵，命遣阿哥等恭代告祭。寻命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十二子贝子胤祹、世子弘晟代往。

2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七十二万四百四，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三十万九千五百四十五，田地等七百二十六万八千一百二十二顷五十亩，征银二千九百八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米豆麦等六百九十万二千三百五十三石，草四百五万五千三百二十束，茶二十九万五千五百六十引，行盐五百一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引，征课银三百七十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铸钱四亿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五千八百，户部存银三千九百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三两〖12〗。

29 广州商人组成公行，后称“十三行”，办理外商货物报关纳税，代理外商发卖、收购货物等事。清廷规定：

外商至广州，只能与“十三行”联系，受其管束，住于商馆内，不准在广州自由出入和过冬，不准携带妇女，不得随意奴役中国人。〖13〗

30 苏州府长洲、吴县官立“踹匠条约碑”，规定踹匠进作，必须四匠互保，以防叫歇。官府与布商并议定工价：踹布一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如米石贵至一两五钱，则每踹布千匹，工价加银三钱四分。〖14〗

〖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48 页。

〖2〗《清代西人见闻录》137 页。

〖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668 页。

〖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725—726 页。

〖5〗《抚远大将军奏议》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6〗《圣祖御制文四集》卷一五。

〖7〗《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143 页。

〖8〗《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07—108 页。

〖9〗《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08—109 页。

〖10〗《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15—116 页。

〖11〗《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15—116 页。

〖12〗《陶庐杂录》卷一。

〖13〗《粤海关志》卷二八。

〖14〗《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清通鉴　卷七八

康熙六十年　辛丑　公元1721年

正月初一日(1月28日)

1 行新年庆贺礼。时康熙帝六十八岁，群臣亦多高年。礼毕，大学士马齐等十四人同赴内廷献寿。〖1〗

二十八日(2月24日)

2 俄使伊兹麦伊洛夫辞行。俄使在京凡三月，康熙帝十二次召见〖2〗。理藩院及大臣多次与之互换信件，商讨贸易及逃人等事项。俄使坚持缔结贸易条约，并将草案交理藩院。中方坚持中俄蒙古边界划分后，将边民交还，方可缔结贸易之约。行前，中方给予俄使团一百张盖有印章之文书，俄商可持文书入境，但不得过二百人，并允于边境建城以利贸易。俄使提出以郎克为商务代表常驻北京，并建馆舍以居之。中方暂允其居住北京，后仍将其驱逐。〖3〗理藩院最后向伊兹麦伊洛夫提出十点要求，要

之有：一、划定蒙古地区中俄边界。二、引渡中国越境边民。三、嗣后俄商来华贸易，须携有清政府所颁给之新印证。四、俄商居住北京期间之供应费须由俄商自己担负。五、华商所欠俄商之债，由俄商自行追讨，官府不再代势。〖4〗俄使于二月中旬离京回国。

二月初一日(2月26日)

3 时山东盐枭焚劫村落，率党横行，又有青州生员鞠士林倡教集众，康熙帝谕命严加缉拿。地方官已陆续捕得一百五十余人。至是，巡抚李树德疏报：私盐巨贼王美公等假称将军，聚党行凶，妄乱犯法，已被拿获。谕命都统托赖、侍郎张廷玉、学士登德速往严审，于万寿节前审结，该正法者就地正法。寻托赖等疏言：王美公、李君锡、曹龙章、王天九、王盛西等五人纠党行劫，拒杀兵丁，宁阳县捕役徐钦九不行缉拿，反与伊等私通书信，其书乃书办于渊代写。安邱县人鞠士林带领张元皓等三十五人随同王美公行劫。俱系情实。因将王美公等五人斩决枭示，徐钦九、鞠士林斩立决，于渊、张元皓等三十五人偕妻发往和布多、乌兰古木地方。时案内有谓“仁义王”、“义勇王”者，称党羽二千余人。张廷玉曰：“此盗案，非叛案也”，止断一百五十余人结党，斩七人，戍三十五人，不多株连。人皆称其宽厚。〖5〗

二十八日(3月25日)

4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整饬科场积弊，曰：科场之弊有最大者，人皆不言，朕知之甚悉。士子作文，合三场计之

只六七日，而今年放榜日期似欲迟至三月十五日以后，通场卷数不过三四千，试官阅文乃至四十余日方毕，为日太多，诸弊皆从此而生矣。士子偶有夹带倩代者，原其情不过自为功名，或贫士以图利起见，犯者不过几人，其弊犹小，况入场之时巡察官防闲甚严，苟被搜获，必治以罪。迨三场既毕，巡察各官俱撤去，贡院门名为封锁而每日送水菜取食物，遂至内外勾通，纷传某人已中，某人不中，中者众人皆为称喜，是外间先有一榜矣，又何待于出榜耶？甚有更易卷子，改换名次者。主考官俱系大臣，平日以清操自居，或不至若此，而不肖房考，官职甚微，身家亦轻，何事不可为？此乃弊之最大者。言官等未尝不知，拘于亲友师生情面，且恐招后日之怨，率皆缄默不言。主考官日后即知有更易改换之事，而业已失察，不肯引咎检举，其在内簾官员，又拘于同辈，不肯互相纠察，考试大典苟容如此？仍著原派巡察左右翼都统、副都统等，入场照旧巡察。

三月初四日(3 月 31 日)

5 诸王以下、文武大臣等以康熙帝在位六十年，手定平成，至海晏河清之盛，身兼创守，备文谟武烈之全，道德已贯乎三才，福寿更高于千古，古未之有，请上“圣神文武钦明睿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尊号。疏中赞康熙帝以七十岁寿考之圣人，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六十年来，敬天尊祖，亲理庶务，总揽万机，莅政之勤，持躬之俭，古未有也。至仁育物，大德好生，频赐田租正赋蠲逾千万，屡宣赦诏，罪人宥至再三，六十年厚民之生，全

民之命，古未有也。知人则哲，立贤无方，优礼大臣，恒曲全其终始，除授小吏，必亲辨其贤才，厚爵禄以酬旧勋，严保举而求实效，六十年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古未有也。隆儒重道，右圣尊经，拜瞻阙里之堂，升配考亭之礼，赐博士以表先贤之裔，修往籍而集群圣之成，特制训箴，则士风丕变，数增科目，则人材蔚兴，六十年敷文之德，同文之化，古未有也。优恤禁旅，整饬军营，设官库以济有无，而复免其逋欠，增口粮以资腾饱，而并泽其室家，有勇知方，平时既娴武备，除残伐叛，临事必奏肤功，六十年养兵之厚，练兵之精，古未有也。身御九重，虑周万里，最关心乎民瘼，更廑念于河防，銮辂时巡，凡土俗民风，靡不好问而好察，六十年治河之方略，力挽化工，古未有也。布昭圣武，伊濯王功，三逆背恩，辄党连而蠢动，六师讨罪，遂次第以削平，收元季之流逋，定台湾之岛屿，喀尔喀则愿为臣属，并予以安全，鄂罗斯则示以德威，自生其畏服。曩者厄鲁特噶尔丹鸱张远塞，亲驾六飞而渠魁授首，近则策妄阿喇布坦，豕突邻藩，用张九伐，而西藏归心。六十年用兵之方略，绩懋轩皇，古未有也。六十年之好古敏求，开物成务，古未有也。圣德神功，并包万有；文经武纬，兼备一身，均古所未有。坚请上尊号。康熙帝谕称：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当时为臣下者劝请举行，以致后人讥议，往往有之。本朝受命以来，惟以爱养万民为务，从不以庆云、景星等为祥瑞而行庆典，亦无封禅改元之举。且现今西边用兵，外则官兵披坚执锐，冒暑衔寒，劳苦已久；内则民人疲困，受

灾地方，民多受累。朕每念及此，惟当修省图治，加惠黎元，有何庆贺？今谒陵典礼已行，凡诏赦恩赉等项概行停止。这所奏庆贺无益，不准行。

6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风，榜必损坏。或因学问优长、声闻素著之人不得中试，怨气所致；或此番中式之人将来有大奸大恶、乱臣贼子，亦未可知。邵子于洛阳天津桥闻杜鹃，即知南人有入相者，而王安石果相，此皆书册所载，信有明验。自古帝王因不学问，任彼书生訾议。朕自幼读书，凡此等处，无不研究，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为确当，其他书册所载，有不可尽信者。初八日，命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大学士王顼龄、原任户部尚书王鸿绪、内阁学士阿克敦、蒋廷锡等复核会试中试卷。初九日，以中试卷内劳必达等十二名文章俱劣，令科停其殿试；举人王兰生、留保学问俱优，赐进士，一体殿试。旋定例：乡会试榜发后，如考官有不公之处，许下第生员举人赴该管衙门具控，如竟往考官家喧闹，地方官严拿，送刑部治罪。

十三日（4月9日）

7 监察御史陶彝等十二人以建储一事，尤为巨典，恳皇上独断宸衷，早定储位，称：臣等非不知建储大事，皇上圣明，必有定见，非小臣所宜轻言。此前二月十八日，大学士王掞亦密奏请立储。至是，康熙帝疑为王掞指使，大怒，手书谕旨云：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不悦，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万一有事，其视清朝之安危休戚，必且谓与我汉人何涉？似此

凶顽愚昧，一无所知，不顾身命宗族，干犯叛逆之罪而行者亦不少。王掞以伊祖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之事为荣，常夸耀于人，不知羞耻。王锡爵极力请明神宗立泰昌为太子，不久而神宗即崩，崩时亦不甚明。泰昌在位未及两月而亡，明系神宗英灵夺其寿命。至天启即位，魏忠贤擅权，天下大乱，而明遂亡。亡国之贼，王锡爵不能辞其罪，应剖棺斩首，以祭神宗。王锡爵行事，同时之人亦甚恶之，故作词曲以诋詈。至我朝，其孙又入叛党，朕不族诛。乃王掞不思图报，妄行陈奏，其负恩可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舌也。朕并无可悔之处，现今时常遣人存问，赏赐佳物，其子朕为抚养，凡此皆为父之私情，不能自已，所谓姑息之爱也。人何得因此生疑耶？王锡爵已灭明朝。王掞以朕为神宗，意欲摇动清朝。如此奸贼，朕隐而不发可乎？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朕御极六十年，庆贺典礼非不可受，因深知此等事，故坚辞不允。朕衰老，中心愤懑，众人虚诳，请行庆典，朕岂屑为此乎？命议王掞之罪。

诸王以下文武大臣等旋议奏：王掞乃背负鸿恩，结党营私，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伊将国家最大之事应候乾断者妄行陈奏，随后有御史陈嘉猷等八人条奏。今年二月十八日，伊密奏后，随又有御史陶彝等十二人条奏。王掞忌我朝之太平，结成朋党，奸恶已极，万难姑容，请将王掞、陶彝等俱革职锁拿，过十八日大庆之后从重治罪。疏入留中。时康熙帝传旨责王掞，令回奏。王掞奏言：臣

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缜、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鬓发为白。臣愚，信古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曾妄嗾台臣共为此奏。〖6〗至二十五日，帝谕大学士等曰：王掞、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现今西陲用兵，系日前效力之处，将伊等暂停议罪，照满洲文官例，俱以额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时七十六岁），著伊子王奕清代往。俟立功回日再奏。当王掞等待罪时，满朝文武、京师士民咸以其有不测之危。至是，齐向王掞拜贺欢呼。次年元旦，命王掞仍同诸大臣与宴，并召见于西暖阁，仍以原官办事如初。〖7〗

王掞上密奏后，王鸿绪密奏曰：大学士王掞昔年密折奏请复储，蒙皇上留中不发，王掞以为暗合天心，每向其僚友亲戚门生辈言之，又言援问召对大臣时独留我撰旨，甚为嘉奖，而深咎诸阁臣之罪，故迩年以来，朝中人心不定，言路议论纷纭，皆信其说也。后王掞为伊祖请御扁，引万历时立泰昌为言，皇上密旨严饬，廷臣微闻之，已渐不信矣。近朱都那释放，王掞因令心腹友人游说张伯行云：顷从太仓中堂处来，以老先生为至尊所重，目下六十年庆贺当行复储一事，宜特疏倡言。伯行不敢直拒其说，惟惟而已。二月初，张伯行钦点主考，乃与同事出六十年宝历为贺表，复出为策题，上子以贺表固属至当，但出为策题有何利弊可对，争以为笑也。王掞见伯行既入场，遂独上密折，泛言建储，而令十二御史公疏继之，幸遇皇上洞鉴其情，严旨发与诸王九卿看，无不痛斥王掞之妄，而汉正卿愕贻不肯出一言，此时止有清稿，门上转奏官逐一传问，始答云：话是一样。夫会议国家大事，汉卿一味嗫嚅，何

视舆论轻而朋情重耶？至王奕清平日好于旗汉杂色人探信，王掞误听，故屡渎不休，嗣后未知又作何局？臣以王掞之事关系非轻，故详述其中情状如此，伏冀圣明随时体察焉。臣此折尤与密陈外事者不同，经睿览后，惟祈御前封口发下，免致漏泄，臣不胜万幸。谨密奏。〖8〗

四月初二日（4月27日）

8 康熙帝策试贡士于太和殿前，制曰：朕自御极以来，仰承上天眷祐之弘，祖功宗德福庇之厚，惟期海宇乂安蒸民康阜，共乐升平之福，兢兢业业宵旰不遑，六十余年如一日，而犹虑人心诚伪不一，凡在臣工，欲其消朋党而去偏私，无怀二心以邀虚誉，至于进贤为国，无时不以公尔忘私，以人事君之义相告诫焉。夫粹然无私之为公，凛然不欺之为忠，为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里如一，乃不愧心膂股肱一体之义，倘或缘饰于外，则实行不孚，甚至背公植党，起于心术之隐微，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今欲戒欺妄而去私伪，果何以精白乃忱，靖共尔位欤？

寻，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康熙帝亲定辛丑科三鼎甲：状元邓钟岳，山东东昌人；榜眼吴文焕，福建长乐人；探花程元章，河南上蔡人。至是，赐一甲邓钟岳、吴文焕、程元章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钱陈群、沈起元、顾栋高、储大文、蒋恭棐、王植、陆奎勋、晏斯盛、马维翰、王士俊等一百六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吏部尚书张鹏翮、户部尚书田从典、考官吏部侍郎张伯行、副都御史李绂。

初六日（5月1日）

9 康熙帝以前代帝王除亡国之主等外，均应入庙崇礼。谕大学士等：朕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朕观历代帝王庙所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今宋明诸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庙奏请，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朕君临宇内，不得不为前人言也。朕意以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礼，尔等将朕此旨录出，公同从容详议具奏。

初十日（5月5日）

10 康熙帝以蓄水灌田谕大学士等曰：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截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因此而误也。命张鹏翮往山东谕知巡抚申饬地方官，相度泉源，蓄积湖水，俾漕运无误。又言：黄河关系最大，自元至明，岁有冲决，未有安澜二十余年如今日者，然图治于已治，保安于已安，河工虽已告成，尤当时加巡视，不可疏忽。命张鹏翮至山东后，往阅临清至韩庄闸、邳州等处河工，又以在武英殿修书之陈鹏年熟谙河务，一同前往。

十六日（5月11日）

11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九月二十七日返回京师畅春园。

12 是月，朱一贵于台湾起事。朱一贵，福建长泰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生。五十三年（1714）赴台湾，充台厦道辕役，旋被革，乃饲鸭为生，喜结交，造访者无不“烹鸭具馔”。〖9〗时台湾府文武官贪婪肥己，征敛无已，“重复征输”〖10〗，民商不堪。而田粮“且不止加倍于内地矣”。〖11〗本年春，凤山（今高雄）县令出缺，台湾知府王珍代掌县印，委其次子操县政，征收钱粮苛刻，以风闻即捕结盟者数十人及违禁入山砍竹木者百余人，将给钱者放归，不给钱者责四十板，俱逐过海撵回原籍，每座糖磨铺要银七两二钱方许开铺，大肆骚扰民间。〖12〗本月十九日，朱一贵聚众数百人，焚表结盟，树“大元帅朱”之旗，乘机起事。二十一日，先已于台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起事之杜君英，特遣杨来、颜子京率众百人到一贵处“拜把”联盟。〖13〗台湾镇总兵欧阳凯得报，派右营游击周应龙率兵前往镇压，败朱一贵，遂纵兵番“淫杀焚掠”〖14〗，激起各乡二万余人纷起抵抗。二十七日，一贵、君英两路联军大败清军于赤山（今高雄旗山），擒杀参将苗景龙，周应龙狼狈而逃。府境“哗然大震，文武各遣家属宵遁，先后驾舟并出鹿耳门，士民相率逃窜”。二十日，欧阳凯亲率军一千五百人出扎春牛埔（在今台南市境内），镇兵竟于当夜自行惊散。至黎明时虽集，却“人

无战心”。〖15〗五月初一日，朱一贵率数万人围攻台湾府城，官兵不战而溃，总兵官欧阳凯、副将许云、参将罗万仓、游击游崇功等先后被杀，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文武官仓皇逃往澎湖。起义军攻占府城，随即分发库银，又开赤嵌城，获郑氏数十年前所藏兵器。一时众至三十万，全台俱下。〖16〗初三日，朱一贵称中兴王，戴通天冠，黄袍玉带，国号大明，建号永和，称万岁。命兵民蓄发，复明制。发布讨清檄文云：将“横渡大海，会师北伐，饮马长城，捣彼虏廷，歼其丑类，使胡元之辙覆见于今。”福建漳、泉之民得一贵占领台湾，“四处有揭竿聚众之谋”，有产之家亦“岌岌乎动矣”。〖17〗朱一贵又登台行礼，大封诸将为国师、太师、公、侯、都督、尚书等，然杜君英不听约束，互争雄长，遂致分裂。〖18〗

五月二十四日（6月18日）

13 康熙帝自四月以来既病，五月初旬又感风寒，以致面色稍减，或稍行动，或多言语，便不胜倦乏。时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麦已无收，民多饥馁，帝以为忧，屡令大学士、九卿议奏，但仍茫无头绪，帝不悦，谕大学士等曰：似此尚忍而不言，将来不知作何底止也。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惟诸大臣是赖。救民之策，不可不急为筹画，著大学士九卿等速行详议。寻户部等遵旨议奏：查常平仓米谷，直隶一百六十万五千二百七十石，山东四百七十三万石，河南一百三十四万七千石，山西四十八万二百石，应令四省遣官分赈平粜。陕西本年（1721）钱粮已经奉旨蠲免，其直隶、山东、河南、山西被灾州县

钱粮查明蠲免。

二十五日（6月19日）

14 四川总督年羹尧兼理四川陕西总督事，陕西总督鄂海专办军前粮饷，原任侍郎、革职之色尔图署理四川巡抚事。皆驰驿速赴任。

六月初三日（6月27日）

15 闽浙总督满保疏报朱一贵起事之事曰：总兵官欧阳凯率兵往捕被杀，地方官俱逃往澎湖，惟淡水营守备陈策率兵民坚守。现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官蓝廷珍已率兵一万六千人，乘船六百艘，渡海进剿。康熙帝得报，亲书朱笔谕旨，命兵部发往福建传谕百姓：尔等俱系内地之民，非同贼寇，或为饥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员刻剥，遂致一二匪类倡诱众人，杀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其实与众何涉？今若遽行征剿，朕心大有不忍，故谕总督满保，令其暂停进兵，尔等若即就抚，自原谅尔等之罪，倘执迷不悟，则遣大兵围剿，俱成灰烬矣。台湾只一海岛，四面货物俱不能到，本地所产不敷所用，只赖闽省钱粮养赡耳，前海贼占据六十余年，犹且剿服不遗余孽，今匪类数人，亦何能为耶？谕旨到时，即将困迫情由诉明，改恶归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尔等本愿，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掳掠。原其至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员。尔等俱系朕历年豢养良民，朕不忍剿除，故暂停进兵，若总督、提督、总兵、统领、大兵前往围剿，尔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谅必就抚，毋

得执迷不悟，妄自取死。

十四日（7月8日）

16 严贩米出海之禁。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闻得米从海口出海者甚多，江南海口所出之米尚少，湖广江西等处米尽到浙江乍浦地方出海，虽经禁约，不能尽止，福建地方正在需米之时，又派浙江兵二千往闽驻防，恐米价益贵，米到乍浦，价值必贱，交与浙江巡抚、提督严禁私买，不许出海。动帑买米三万石，预备海船装载，提督派官兵护送押运，从海运至厦门收贮。自福宁州直至福州府，不过十数日之内，即可达厦门，斯事甚属紧要，嗣后出海米石，交与江南、浙江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严行禁止。其福建贩买米石，不必禁止。

二十四日(7月18日)

17 从赈济山西之左都御史朱轼条奏数款：被参贪劣官员从宽留任，令养活饥民以观后效；令富户出银，由商人往江南各省贩粮，免征关税半年；地方绅士愿赈者视多寡从优议叙；驿站夫役有侵冒者，查实募壮丁补额；饥民流离者，所在地方官随在安插，捐资赡养者督抚题荐；饥民群聚者地方官设厂治病。

闰六月初五日(7月28日)

18 朱一贵等被捕。六月，南澳总兵官蓝廷珍会同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率丁壮一万二千余名、大小船六百余号、舵工水手六千余强攻克取鹿耳门、安平寨。寻朱一贵军去台湾府城北走，会招降敕书至，十之九皆降。至是，

一贵残部千余人退至诸罗县沟尾庄一带索食，受当地豪绅诱骗，除少数突围外，朱一贵、王玉全、翁飞虎、张阿山等皆被俘。一贵谓其骁将翁飞虎曰："大丈夫死忠义耳，事之不成天也，卿其无怨。"翁曰："君有所命，敢不勉从。"一贵初解清营，尤自称"孤家"〔19〕，不拜跪，经施世骠、蓝廷珍会讯后，被槛送厦门，闽浙总督满保命解赴北京。翌年二月二十三日被害。

七月初一日(8月23日)

19 从两广总督杨琳疏言，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设立盐差以来，各省来广充商者居住日久，生长日蕃，照两浙、河东例，每逢岁科二试，将商家子弟考取二十名入学。

初十日(9月1日)

20 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疏报克台湾府城，朱一贵等为乡民擒献解送军前。康熙帝得报大喜，赏施世骠东珠、朝帽、黄带、四团龙补服。又以淡水营守备陈策有功，从优加左都督，升授台湾总兵官。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1日)

21 处治台湾失职官员。闽浙总督满保疏报台湾朱一贵起事情由。曰：本年三月朱一贵在凤山县地方结党聚众，知府王珍遣人往捕，混将旁人株连需索，朱一贵等乘机于四月十九日竖旗倡乱，游击周应龙带领营兵及土番赴剿，土番杀无辜数人，焚毁道旁庐舍，朱一贵遂逼胁庄民，随从拒敌，至二十七日，周应龙败回，敌陷台湾府治。朱一

贵等蓄谋为恶，知府王珍匿情不报，纵役生事，游击周应龙纵番妄杀，又战败逃回，罪俱重大。台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礼事前通同隐匿，临时一无备御，退回澎湖，罪均难逭。台湾县知县吴观棫，诸罗县知县朱夔，水师游击张彦贤等，俱请一并发审定罪。得旨：台湾府文职官员平日并不爱民，但知图利苛索，及盗贼一发，又首先带领家口弃城退回澎湖，殊属可恶。道员以下文职官员俱著提拿，交总督满保、提督施世骠会同审明，即发往台湾正法，并查伊等家产给赏效力有功之人。又谕大学士等曰：福建、浙江总督满保解到朱一贵等，著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将此事详勘，有谁造意设谋，何处结党，何处拒敌，伊等原籍何所，兵器俱从何购买，共几次交战，其交战时兵丁共有若干，官员内交战者为谁，未交战者为谁，武职官员阵亡者甚多，其文职诸臣何以得携妻子来至澎湖，伊等何以不行劫夺，内地有伊等伙贼否？应逐一问明，先行缮折后，仍照常审拟，缮本具题。其余贼党再有拿获者，不必解京，即著该省总督、提督会审定议具奏。十二月，满保于厦门审结该案，将台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礼、知县吴观棫、朱夔等押赴台湾，斩于市，已故知府王珍剖棺枭尸。〖20〗

九月初六日(10 月 26 日)

22 以黄河迁徙无常，每有冲决堤岸、淹没田庐之患。今又据报黄河冲决，流入沁河，泛溢至直隶长垣县等处。康熙帝谕命张鹏翮会同施世纶前往查勘料理，使漕船不致迟误。旋又从九卿等议，堵塞黄河决口，引沁河之水入运。十二月初九日，从张鹏翮言，停引沁入运工程，储水各湖，

用以济运。

二十五日(11月14日)

23 从左都御史朱轼疏言：因各省积贮仓谷，不肖有司任意侵挪，命各督抚详查积贮仓谷，其亏空数少者，勒限补还。逾限不完，将该州县官革职严追。如亏空数多，即行拿究；有侵欺情弊，立即正法，严追家属完项。又地方官每因赈济动支仓谷，辄称捐俸抵补，但俸银有限，仓谷甚多，抵补无期，命各督抚遍查上报，勒限严追，如督抚徇隐，交部议处。

二十九日(11月18日)

24 从蒙古西藏王、贝勒、贝子、公之请，因西藏平定，立碑于西藏，康熙帝亲作碑文，末云："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王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

十月初五日(11月23日)

25 定台湾驻军之制。闽浙总督满保疏请台湾添兵，康熙帝以添兵无益，即定：设水师营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陆路营副将一员，兵二千名。台湾总兵官移驻澎湖，设兵二千名。官兵均由内地人顶补，不许用台湾人，妻子不必带往，三年一轮换。每年京城派御史一员前往巡查，"彼处一切信息可得速闻，凡有应条奏事宜亦可条奏，而彼处之人皆知畏惧，至地方事务，御史不必管理。"翌年初，从满保疏请，嗣后台湾道府厅县在任三年，果于地方有益，

俱照升衔再留二年升转。

初九日(11 月 27 日)

26 先是，抚远大将军胤禵以明年进兵事关重大，请旨轻装回京。至是，谕命其将大将军印交与平郡王纳尔素，同将军富宁安、祁里德及北路军中前锋统领丁寿、护军统领觉罗涂拉，俱于年底来京。胤禵遂于十月二十日奉旨起程，十一月二十六日抵京，至南苑陛见。〖21〗

十四日（12 月 2 日）

27 康熙帝以优礼大臣子孙，谕大学士等：原任大学士熊赐履居官清正，学问优赡，朕每念旧劳不忘于心，其长子素有风疾，其孙亦故，所存幼子二人，朕每谕织造李煦、曹頫周恤其家，今其二子来京，观其气质尚可读书，熊赐履屡为试官，所取门生，不下千人，身后竟无一顾恤其家者。朕于故旧大臣身殁之后，不时存问，盖其事日久不忍忘怀，待满汉臣工皆然。朕天性如此也。当熊赐履居官时，政事言论有不当者，朕未尝不加训饬，即凡大臣皆然，及已去位身故，则但念其好处，如李霨、王熙之孙、励杜讷之子，俱现为京职，身居大位，现任大学士王顼龄之子王图炳亦在内廷行走，沈荃之子沈宗敬为人参劾，朕念伊父存日勤劳，姑留其职。杜立德、张玉书之家时时问其子孙何如，至于读书学问之事，必思及李光地，其子侄亦现为职官，此皆尔等所知也。今熊赐履二子，家甚清寒，尔等亦应共相扶助，令其读书，俾有成就。

二十五日（12月13日）

28 礼部议覆广东巡抚杨宗仁疏言：暹罗国贡使船内有郭奕逵等一百五十六名，俱系内地福建、广东人，请查明令其归籍等语。应将郭奕逵等暂准回至暹罗国，行咨国王，俟有使船将伊等家口及此外或尚有汉人在彼地者一并查送回籍。康熙帝从之。

十一月初四日(12月22日)

29 康熙帝遣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行祀天礼。

十二月初十日(1722年1月26日)

30 以江浙私盐盛行，尽流为盗贼，地方官明知并不查拿，谕命江宁、杭州、京口等处将军派兵查拿。九卿等旋遵旨议奏，江浙行盐地方辽阔，应交与江南、浙江将军，每年协领各一员，佐领防御等各八员，率领兵丁严拿贩卖私盐匪类，如有能拿获大伙私贩一次者准纪录一次，拿获二次者准加一级，该地方文武官员亦应遍行查拿。如所派官兵及地方官，仍如从前怠玩不行查拿，将该将军督抚提镇以下及地方官员交与该部严加议处。得旨：依议速行。

3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九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田地等七百三十五万六千四百五十顷五十九亩，征银二千八百七十九万七百五十二两，米豆麦六百九十万二千三百五十三石，草四百八十六万四千四十九束，茶二十九万五千五百七十引，行盐五百一十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引，征课银

三百七十七万二千三百六十三两，铸钱四亿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五千八百，户部存银三千二百六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一两〔22〕。

32 以八省办铜，俱从江、浙海关购买东洋铜条，谕命将八省办铜之责统归江、浙二省，自明年（1722）起，江南办江皖赣闽广五省铜数，浙江办本省及湘鄂二省铜数。〔23〕

33 梅文鼎卒。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江南宣城（今安徽宣州）人。精研历算六十余年，撰著算书八十余种，布衣终生。康熙帝曾三次召见，赐“绩学参微”扁额。著有《古今历法通考》、《绩学堂文钞》等。

---

〔1〕《养吉斋丛录》卷二。

〔2〕《清前期中俄关系》208 页。

〔3〕《清前期中俄关系》211 页。

〔4〕《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1619—1792)》。

〔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郎潜纪闻》三笔。

〔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清史稿》卷二八六。

〔7〕《啸亭杂录》卷四。

〔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866—868 页。

〔9〕《平台纪略》。

〖10〗康熙《台湾府志》卷五《赋役志》。

〖11〗康熙《诸罗县志》卷六《赋役》。

〖12〗《朱一贵供词》，《明清史料》戊编1本21页。

〖13〗《朱一贵供词》，《明清史料》戊编1本21页。

〖14〗《东征集》卷六《复台变逃回澎湖押发前效力奉参解任十六员看语》。

〖15〗《平台纪略》。

〖16〗《东征集》卷一《与施提军论止杀书》。

〖17〗《平台纪略》。

〖18〗参见：《台湾通史》卷二十；《平台纪略》；《台湾小志》；《清史列传》卷一二；《圣武记》卷八。

〖19〗《台湾通史》，《朱一贵列传》。

〖2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四；《平台纪略》。

〖2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抚远大将军奏议》。

〖22〗《陶庐杂录》卷一。

〖23〗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六。

清通鉴　卷七九

康熙六十一年　壬寅　公元1722年

正月初一日(2月16日)

1 行新年庆贺礼。御制诗云：性理参天地，经书辅国朝。勿劳民力尽，莫使俗氛嚣。不误农桑事，须轻内外徭。风高林鸟静，雨足路尘消。视察焉能隐，行藏岂可摇。桑榆虽景暮，松柏后霜凋。长养春容盛，宽严君德调。倦勤应不免，对越愧明昭。〖1〗

翌日，召八旗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初五日，又召汉文武大臣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三百四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满汉大臣各作诗纪其盛，名为“千叟宴诗”。

二月十七日(4月2日)

2 协理将军阿拉衲密疏进兵准噶尔，言清军胜敌之处

有五：炮位鸟枪全备，火药充裕；锋刃削利，马匹精强；部伍整齐；马厂有备；彼顾恋妻子不能齐心迎战。并言进兵可分三路：阿尔泰、巴尔库尔、吐鲁番，每路兵一万五千人。时将军祁里德亦疏言策妄阿喇布坦集乌合之众，若我兵持四月粮四路分兵，约期齐进，则敌首可擒。经议政大臣等议，应俟泽卜尊丹巴使者回京后再定。

二十九日（4月14日）

3 兵部等衙门议覆：差往江南之吏部尚书张鹏翮等查审，松江提督赵珀自到任后，将应给兵丁粮米不行速发，又坐扣空粮，共侵蚀银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二两，米六千九百余石，收各营规礼一万九千四百余两，议将赵珀革职，所坐空粮银两并所收规礼银两交该旗勒限一年追完。再原任提督今升鏊仪使师懿德坐扣空粮银两共三万三千余两，米四千五百余石，议将师懿德革职，徒五年，所坐空粮银两限一年追交该部。布政使李世仁将饷银不按月给发，又将藩库银私借赵珀，议将李世仁降三级调用。得旨：赵珀、师懿德俱著革职，从宽免罪。李世仁著销去加三级，抵降三级免调用，余依议。

三月二十七日（5月12日）

4 康熙帝以用人行政乃朝廷之大权，谕大学士等：文官铨选掌之吏部，武官迁除掌之兵部。吏部论班论俸，兵部论俸论衔，乃从来定例。其武官历三年加衔，调补之例甚善，近来督抚提镇题补太多，始不过州县官、千把总之类，今则司道副参亦皆题补。值此用兵之际，姑且行之，

此习若久，大有关系。且伊等题补官员内，朕不知者甚多，补用后，遂皆称为奉旨补授之员，诸臣皆读书之人，何可不虑及此？在京大小职官，皆朕所选用，贤否易知。若外省保题之官，非朕所素知，岂能一一定其优劣？命其会同详议具奏。至四月二十九日，从大学士九卿等议覆，河工官员关系紧要，台湾远属海疆，而广西之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云南之元江、开化、广西、广南四府，俱在边远，此等地方官员，仍照旧例，令该督抚保题调补，其余历年督抚具题增添保题之缺，并条奏交与督抚保题之缺，概行停止。武职副、参、游、都、守各官，仍遵定例内应题之缺，拣选衔缺相当者题补。其余亦概行停止。以后不应题补调补之文武官缺，及有事故并越衔保题者，将该督抚提镇并转详之官，均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

5 是月，台湾淡水民林亨等谋起事，事泄，被擒斩者数十人。随后，又有黄潜等数十人夜聚晓散，拜旗结义，袭杀官兵。命将总兵官自澎湖移驻台湾。〖2〗

四月初七日(5 月 21 日)

6 礼部将应入历代帝王庙祭祀之帝王及从祀功臣详开一折；偏据一方、不入正统及不应崇祀者，另开一折具疏陈奏。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此所议应崇祀处，皆是。但其中尚有宜详细斟酌者。从前所定配享功臣，大概开国元勋居多，如明之徐达，不过一草莽武夫，刘基系元之进士，遭遇成功，遂以元勋配享。其有治安之世，辅佐太平、有功军国者，反不得与配享之列，未为允当。又如有明天下

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朕年少时，曾见故明耆旧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载，俱不足信。“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万历、泰昌、天启，实不应入崇祀之内。”十二月，将历代帝王庙所祀帝王从二十一位增为一百四十三位，从祀功臣从三十九人增为七十九人。

十三日（5月27日）

7 康熙帝往热河避暑，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十一人随行。九月二十八日回京。

时胤禩在京，立功正储之愿未遂，胤禟曾语其亲信秦道然云：“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3〗越一日，谕命胤禩仍回军中。

二十九日（6月12日）

8 先是，福建、浙江总督满保疏参福州将军标下披甲王殿吉等，曰：将军黄秉钺许将四旗裁减马粮奏请复行给与，令各兵丁攒凑银两，赴京使费，及事不果行，不将银两给还，故各兵丁黄夜聚哗，围垒将军大门，经巡抚吕犹龙、副都统郑继宽晓谕始散。议政大臣议覆：应将黄秉钺等撤回，交与刑部看守，其原告之兵丁等俱行锁拿，解京质审。奉旨依议。至是审讯，攒凑银两黄秉钺并未收受，各兵丁擅自聚哗，大干法纪，应将为首之披甲王殿吉、武坤山即行处斩，家产入官，其妻子给功臣为奴，为从之张

伦等六人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小拨什库沈元弼等二百一十八人俱鞭一百入辛者库当差，将军黄秉钺平时不能约束兵丁，应照溺职例革职。得旨：王殿吉、武坤山著即处斩。张伦等俱依拟，应绞监候，秋后处决。沈元弼等免其入辛者库，俱发往盛京及盛京八城，分与汉军佐领下，令其效力当差，黄秉钺著革职，余依议。

五月初九日（6月22日）

9 富宁安疏报：巴尔库尔、吐鲁番等处官兵共二万一千一百名，连同随役共三万三千四百九十名，每月需粮六千六百九十余石。阿尔泰方面遣往乌鲁木齐之官兵一万二千名，连同随役共二万五千名。今年巴尔库尔所种青稞，至秋可获二万石，吐鲁番新垦之地收获难定。

六月初九日（7月21日）

10 以盛京地方屡岁丰收，米谷价值甚贱，民间或致滥费，令盛京米粮不必禁粜，可将米三十万石分运至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因系官运，不必收税。

11 定八旗丁忧官员，该督抚题报丁忧后，照例速催进京，若有钱粮不清，该督抚照例题参，钱粮清楚即令依限归旗，将该员起程日期报部，到京后验到注册，仍取该旗都统印结，以验到之日为始，扣算丁忧日期，守制二十七月，永为定例。如旗员丁忧后，并无公事，而留恋外省不即归旗，或躲避别处中途逗留者，该地方官查明，呈报各该督抚题参，照例议处。如该督抚隐蔽不行题参，或被查出题参，及旁人首告，将该督抚地方官一并照徇庇例议

处。

七月十四日（8月25日）

12 征西将军祁里德疏言：乌兰古木一带地土肥饶，请将此屯种五百名之官兵，即于乌兰古木等处，设立营伍屯扎，加谨防守，俟来春解冻，及时播种，可以加增地亩。为防策妄阿喇布坦侵扰，请再派满洲官兵等五百名，于此屯扎，竖立营伍，彼此应援。议政大臣等议如所请。谕命都统图拉前往屯守。寻征西将军祁里德疏言：据总理种地事务苏永祖呈称，和布多、乌兰古木、特里等处可种地亩，乘时和暖，俱已开垦，其坤都伦河等处可种地亩亦俱开垦。今年所种麦子，得有数倍，明年可以添种地亩，惟是农器恐不敷用，乞早行发给。经议政大臣议定：军前粮米甚属紧要，多种地亩则多得积贮，今将军祁里德奏称，今年麦子多收，令明年于和布多、乌兰古木并坤都伦河等处可以耕种之地，将今年所收粮米作为籽粒多加耕种。其毛岱察罕叟尔所种地亩歉收，将所需耕种人力器具，俱移至和布多、乌兰古木地方耕种，其毛岱察罕叟尔之地分给充发罪人，令其开垦。至于铧、锄、锹、镢俱系铁器，该部行文山西巡抚速令制造，雇觅驼只，交侍读学士阿礼等带往，秋收之后，加谨收存。所用之犁，军前有木可造，令伊等自行办用。再行文将军傅尔丹等，将此开垦田地俱令丈量顷亩，计算给过之籽粒，秋收之米石，开明详报。现令和布多、乌兰古木地方有种地兵丁及驻扎兵丁五百名，值农务暇时，应令多伐木料聚积，以便修理大城及房屋、仓廪。

八月初五日（9月15日）

13 陕西巡抚喝什图奏请加征火耗以垫补亏空钱粮，略称：陕西省前征火耗银，有每两征二四钱者，亦有每两征一二钱者。除火耗外，复有摊派之项。合计每两即四钱余。全省擅摊派者，我等皆已禁止，火耗每两以二钱计，一年共一百六十万两余钱粮银内，除各该地方截留外，应送布政使库一百三十万两余银所得火耗银内，按存州、县之大路、偏僻处计，分派千两多寡不等，按户养计，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四五千两以上、万两以外不等计，此外，所有火耗及分与奴才一万两内，我出五千两增核垫补亏空之项计，以此民人较前之所出有减，亏空之项亦可相断完结等情商议。倘被参劾各官盼此俱图侥幸，恐停止偿还伊等亏空之项，仍严加催征外，计足年末共收之钱粮数额，一年所得多少，并垫补之处明白后，再奏闻请予训示。并奏称此请乃与年羹尧、布政使等共同商议。朱批曰：年羹尧参奏亏空者，即行催征，欲为军饷有所利益，便轻易具奏。今知不能，于民增火耗，经尔等商议密奏。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奈何地方官稍征一二分，朕如何办？朕如何办？尔为人之亏欠而密奏，故朕拟批索取，照依之。此断非可行之事。不可行，适才尔等二巡抚欲对民亏欠之钱粮分十年催征，乃与总督商议具奏。前经年羹尧具奏将此数年钱粮尚未销算，请急速销算等因，一年者尚未具奏，尔即奏请并十年征收之处。所谓民之亏欠，并无何年如何亏欠之凭据，部如何议之？尔等二巡抚昏愦受骗，布政使胆大，理应斩之。

今俱参劾全省官员，反将主子之钱粮垫补此处，尔等能承担乎？〖4〗

九月，帝谕大学士等：此事大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此乃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今陕西参出亏空太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特谕尔等满汉诸臣共知之。

九月初三日(10月12日)

14 康熙帝于热河行宫谕议政大臣等曰：向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因言三次亲征噶尔丹，现今两路进兵准噶尔，又出兵收复西藏，皆因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所致。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初六日(10月15日)

15 康熙帝以为政不可执一，谕大学士等曰：凡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差遣进折之人及从外省来者，必询问雨暘收获与米粮物价。今年五月间，因京师钱价甚贵，故将应给兵丁月饷银钱兼发，至今尚未得平，昔年因钱价贵，管理钱法侍郎陈廷敬、阿兰泰、佛伦、马世济等条奏：奸宄图利，毁钱作铜，以致钱腾贵，如将制钱铸重一钱，则钱价即平，于民甚便，九卿照所议准铸小钱，朕迟至数月未肯

准行，是时科尔坤、佛伦屡奏将制钱铸小甚有裨益，始从其请。迨后私铸甚多，朕以制钱仍应照旧铸大者为善，故特降谕旨，而九卿请鼓铸大钱，将小钱销毁。朕念小钱行之已久，今又专行大钱，未知于民有无利益，暂令大小兼用，试行三年一次奏闻，于是大小兼行，自后钱价并未见增，于民亦甚便利。此皆朕所理之事也。再从前商人办买铜斤，钱价尚平，自赵申乔奏请交八省督抚采买，遂致迟误。部臣将迟误官题参，朕以采办铜斤，改交八省初行之始，若将违限官治罪，似属冤抑，故暂行宽恕。其后铜斤虽陆续解送，而不能全到，有误鼓铸。铜斤少则鼓铸误，鼓铸误则钱价自贵，凡事不可执一，须随时制宜，鼓铸一事，从前屡经更改，今钱价何故骤贵，如何使之得平？命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可否鼓铸小制钱，与大制钱兼用？其一并议之。

十月初二日(11 月 10 日)

16 康熙帝谕在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及直隶巡抚等云：朕临御天下六十余载，年至古稀。太祖高皇帝时大臣及见三分之一，太宗文皇帝时大臣官员犹见其半。世祖章皇帝时大臣官员俱曾全见。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时大臣官员及旧太监，亦曾有及见者。朕凡事留心询问，故于前朝诸事知之甚悉。御极以来，曾思事多变易，皆难预定，惟宽平公正，因时制宜，一切未曾预执己见。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今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究其根源，系因用兵以来，官兵行经之处，督抚及地方官惟期过伊地方便可毕事，因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甚

多，仓促间无可设法，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又给兵丁马匹银两。即如自藏回来之官兵，沿途所得反多于正项。是以各官费用，动则万金，人但知取用而已。此等银两，出自何项，并无一人问及。官员亏空钱粮，俱已题参离任，其亏空银两，追比不能即得，新任官又不代完，此项银两，终无着落。故用兵之地，历年钱粮奏销，朕悉从宽缓，正为此也。前平定三藩，原任湖广布政使徐惺所用兵饷，至四十年尚不能清完，朕念系军需挪用，俱从宽免。因宽缓则州县力舒，上不误国帑，下不病民力。去年陕西督抚欲加通省火耗以完亏空，此折朕若批发，便谓朕令加征；若不批发，又谓此事已经奏明，竟自私派。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供应甚多，故于正项之外略加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属私事。若公然如其所请，听其加添，则必致与正项一例催征，将肆无忌惮矣！命传旨申饬噶什图。

初九日(11 月 17 日)

17 康熙帝以仓粮关系甚要，谕命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率弘昇、延信、孙渣齐、隆科多、查弼纳、吴尔台等会同张大有彻底查勘。又以从前仓内每日进米只四五千石，自简任富宁安以来，每日进米四万石，此于回空粮船有益，但何以贮常如新，谕命胤禛等一并料理。旋胤禛等查勘后回奏：通州西、中、南三仓共三百七十六廒，除支放已空者七廒外，其余各廒及院内露囤者四百六十一囤，共存米五百一十三万九千石。因年久变色之米入廒占留，致新米不得入廒，而多入露囤，应将变色之米照减价例粜卖，以

空廒贮新米。查通州各仓应大修者五十廒，小修者一百三十二廒，并请于各仓空地添造十二廒，以足二百之数。放米领米应有定例，诸王以下均应按廒支给，京师需米甚多，应于京师城垣下另造一仓。京城海运八仓、清河本裕一仓，共五百六十二廒，院内露囤共十五围。秋季支放已空者五十一廒，满贮米未经支放者二百五十九廒，支放一半者一百三十六廒，俱属好米，共三百六十九万六千八百石。变色之米共七十万三千九百石。变色不等，应分别粜卖、支放者共二十四万九千一百石。今后米石支放应如通州之例行。朝阳门至东直门另建一仓，可增建四十二廒。

二十六日（12 月 4 日）

18 大学士等以明年为康熙帝七十寿辰，其“德、功、福三者兼备”，“海内繁殖，六服辑绥，习俗茂美，群生乐豫”，请行庆贺大典。帝谕曰：览所奏皆过于实事，朕以冲龄即位，赖世祖章皇帝定鼎以来，深仁厚泽，建不拔之业，至今八十年，四海升平，有自来矣。朕自幼读书，每览前代帝王忧患累其内，机务劳其外，年岁不久，景祚不长者，未尝不拊髀长叹。朕凉德，亦不过如此。幸得历逾花甲，年登古稀，鬓眉皓白，总理万机，当此之际，翼翼小心，惟恐善后之策不能预料，保泰图安，夙夜永兢，况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转运疲敝，民生乏食，物价腾贵，正宜群臣同寅协恭，乂安万姓，永致太平。自古庆贺多者，后人不取，况亦何益乎？朕御极六十余年，元旦之外，未尝受贺，惟六十寿时进表行礼。今卿等所请无庸多议。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0日)

19 本月初七日康熙帝不豫，自南苑回畅春园。阅二日，命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代行十五日南郊大祀。胤禛遵旨于斋所致斋，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均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请安。至是，康熙帝病危，命速召胤禛于斋所，以镇国公吴尔占代行南郊祀典。

寅刻，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二子胤䄉、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至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巳刻进宫，三次进见问安，帝训以平治天下之要，解其头项所挂珠予之，曰："此乃世祖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朕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又曰："废太子、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朝鲜国在京使者闻知感叹曰："康熙之临终处事，可谓善矣。"〖5〗

戌刻，帝卒，终年六十九。旋谥"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雍正元年（1723）九月，葬景陵。

十四日（12月21日）

20 康熙帝大敛。举哀。胤禛居乾清宫东庑。以胤禩、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称：居丧期间，心绪不宁，是故臣下所有启奏诸事，除朕藩邸事件外，余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则诸事庶可办好。〖6〗又命速行文西路大将军王、十四阿

哥胤禵，将大将军印敕暂交平郡王讷尔素署理，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公延信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副都统阿尔纳著随大将军王来京，副都统阿林保著随弘曙来京。〖7〗封胤禩、胤祥为亲王，胤礽之子弘晳为郡王。旋赐胤禩爵号和硕廉亲王，胤祥和硕怡亲王，胤禑多罗履郡王，弘晳多罗理郡王。继以户部尚书孙渣齐暂理工部事务，两江总督查弼纳暂理礼部事务，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暂管理藩院事务，皇十六子胤禄署理内务府总管，后封庄亲王。

十六日（12 月 23 日）

21 宣康熙帝遗诏，颁行全国，置康熙帝灵柩于景山寿皇殿。先是，礼部奏进宣读遗诏仪注，止载自宫中捧出，未载皇上行礼之处，命总理事务王大臣及礼部酌定典礼。至是，礼部奏宣读大行皇帝遗诏仪注。遗诏捧出时，胤禛立乾清宫檐下，大学士谨捧遗诏，由中路而出，胤禛跪，俟诏过，乃起。至是，礼部宣读遗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8〗，庶乎近之。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祐，非朕凉德之所致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9〗，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监

御至二十年时〖10〗，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书·洪范》年载〖11〗：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富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稽查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泗上亭长，明太祖一皇觉寺僧，

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于明。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力盛时，能弯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用兵临戎之事〖12〗，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年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耆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孙，百有余人，朕年已七十，诸王大臣、官员、军民以及蒙古人等，无不爱惜朕年迈之人，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至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协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3〗遗诏宣读完毕，奉旨：遗诏特晓谕内外，颁行天下。

22 御史杨保等参奏鸿胪寺官宣读康熙帝遗诏时未宣汉文。胤禛称：杨保等参奏一案，虽非大事，然亦有关系；皇考一视同仁，从未分别满汉，且宣读清字诏书时大小臣工既已共闻，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此盖皇考在天之灵，使满汉人员翕然如一家之意也，有何分满、汉之处？著将

本发还。〖14〗

【考异】对于康熙帝遗诏，后人多持异议。冯尔康认为，遗诏汉文原件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所署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看似康熙帝逝世当天而写。然而胤禛十六日才公布遗诏，且只宣读满文本，遂引起御史杨保等人参奏宣读诏书之鸿胪寺官，责其未宣读汉文本，胤禛就此虽作说明，但没有讲出道理。看来，当日汉文遗诏尚未草就，无从公布。此诏书为胤禛所作，非康熙帝在世时成文，不能作为其指定胤禛嗣位之可靠证据。并指出：从汉文遗诏原件看，书写比较草率，有四处涂抹，一个错字，这些虽无害原意，然亦说明它系仓促写成，当世宗即位初时之作，不是后来详密加工而成（《雍正传》）。王钟翰指出雍正帝嗣位时所宣康熙帝遗诏是满文而不是汉文，可知遗诏乃为伪造。他从现今所存遗诏汉文本和满汉文对照抄件，参以《实录》、《上谕内阁》、《起居注》等官书档册，相互对校比勘、考证，确认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甲午遗诏先有汉文本，再译成满文而后有满汉文本，而两者均系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二十一日辛未面谕增删、修改润饰而成（参见：《清世宗夺嫡考实》；《清圣祖遗诏考辨》）。溥杰亦认为，从当时情形看，即便有遗诏，也应为满文（《溥杰关于雍正杀弟的口碑资料》，载《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2期）。

由此可见，康熙帝有否遗诏并无可靠史料证明。故史家多以雍正帝所宣遗诏乃为伪造。

十九日（12月26日）

23 先是，礼部奏进登极仪注。至是，遣官告祭天地、

太庙、社稷、奉先殿。礼部奏以皇上登极，先诣皇太后前行礼毕，然后御殿，此系本朝历来遵行之礼，并启奏于皇太后。奉皇太后懿旨：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况先帝丧服中，即衣锦服受皇帝行礼，我心实为不安，著诸大臣免行礼。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又缮折固请：皇上初登宝位，有关大典。皇太后若受朝贺，则皇上受诸王大臣朝贺始安。臣等伏乞皇太后俯念国家大典，允臣所请，受皇上行礼。奉皇上御批：诸臣所奏，皇太后览过，仍不受礼，朕再三叩请，奉皇太后谕旨，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请，我亦无可如何，知道了，今晚于梓宫前谢恩后再行还宫。〖15〗

二十日（12月27日）

24 胤禛即皇帝位，是为雍正帝。

【考异】康熙帝临终情形，颇多疑点。史家多称并非真实。尤其是关于雍正帝继承帝位，系清史上之一大公案。史学界众说纷纭，或谓康熙帝猝死，雍正帝之立系矫诏夺位（如孟森、王钟翰、许曾重、杨珍、金承艺、陈捷先等）；或谓由康熙帝临终传位，系合法继承（如冯尔康、杨启樵、吴秀良、史松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禛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病情恶化，至夜间猝然逝世。据官书：临终遗言由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但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称雍正系篡立夺位。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

“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

其旨为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上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此处所说雍正夺位情节，曲折离奇，与官书记载大相径庭。官方文书因不可全信，因官书为雍正即位后编写，不会留有篡立之痕迹。另方面民间流言，亦难成信史。因流言多出雍正政敌之口。雍正继位之谜，例如改写遗诏之说即不可能，因清朝的书写格式，胤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第一个“皇”字不可省略，改诏是不可能的。但否定此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帝矫诏篡立。雍正继位确实存在许多疑点，此事扑朔迷离，成为千古疑案。

康熙帝晚年，因太子废立，举朝不安，储位虚悬已十年之久。但康熙心目中似乎已将皇十四子胤禵视为自己之继承人。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西线军情紧急。康熙五十七年（1718），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西征。此次战争出兵多，任务重。当时，太子人选正待确定，康熙给胤禵此一重大任命，当意有所属，可能是为了考验和锻炼胤禵的才能。为了树立胤禵的威信，此次出兵仪式隆重，规格甚高，康熙“亲诣堂子行礼”。胤禵可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随胤禵出征者有一批亲王、郡王及康熙的几个爱孙。康熙帝十分看重胤禵的才能，对蒙古亲王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抚远大将军奏议》）。

胤禵到前线后，康熙对他关怀备至，屡通音问，告诉他“阿玛、额娘身体都好”，“自去年以来，一剂药也没吃”，“上炕

时不再需要旁人扶持，骑马时也不用安放马蹬了”（《满文朱谕》）。胤禵在前线二年内受赏赐物件食品达十六次之多，包括眼镜、鼻烟壶，康熙帝用过的腰带，“凡有各省进献之佳品，父皇皆一项不漏，立即赏给臣”（《满文朱批奏折》）。胤禵的几个儿子也被康熙帝带到热河“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满文朱批奏折》）。胤禵子女结婚，康熙帝亲自照料，赏赐财物妆奁。康熙帝给胤禵兵权，且关系十分亲密，这在当时已给人以胤禵继任帝位的印象。故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连当时的朝鲜使者也说：“十四王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燕行录》）。

而雍正帝所说传位情形则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最早是雍正元年（1723）八月上谕：圣祖命朕缵承统者，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这里未提及听到遗命的人。至五年（1727）十月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而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这里出现了诸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命的记载。至七年（1729）九月，雍正帝为了驳斥夺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叙述康熙帝临终授命情形，极为详细具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即允禩）、塞思黑（允禟）、允禑、允禵、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

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这段话存在许多问题：一、康熙帝传位的重要情况，按理当在雍正帝即位之初即行披露，何以延至七年之后，始行详细公布。二、雍正七年（1729）所言康熙帝临终遗言，既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在场聆听，甚为郑重。此后康熙帝又与雍正帝交谈，时间较为从容。与雍正元年（1723）所言“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不相符合。七年所言情形，可能虚假。三、雍正帝一直强调，自己在康熙帝去世之前，不知道会继承帝位，“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上谕内阁》）。而按照《大义觉迷录》所言，雍正帝在康熙帝弥留之前八个时辰赶到了病榻前，其时康熙帝尚能言语，“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何以康熙帝未向雍正帝透露已传位于他。此为何等大事？是康熙帝遗忘了？或是向雍正帝保密？这都于理不通。而且已听到康熙帝面谕传位的兄弟们和隆科多亦无一言道及，直到康熙帝死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情形未免离奇。四、隆科多既是面承遗诏的“惟一大臣”，而雍正五年（1727）的谕旨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蒋良骐《东华录》），前言后语，相互矛盾。五、雍正帝说：康熙帝死时，果亲王允（胤）礼（皇十七子）亦“在寝宫外祗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指皇宫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上谕八旗》）。可见允（胤）礼

并不在“寝宫外祗候”，他听到康熙帝去世，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遇隆科多，才听说雍正帝继位，大出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六、据雍正帝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胤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人不可测”（《大义觉迷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清世宗实录》）。胤禩、胤禟之举止不像是八个时辰以前已聆听康熙帝传位遗言，而像是康熙帝刚刚逝世，听到雍正帝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之情。由此可见，所谓八人受康熙帝面谕传位雍正帝之事，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在七年之后伪造出来的。

雍正帝继立之后，皇族之中，群起反对。兄弟中支持其继位的只有皇十三子胤祥一人。皇十四子胤禵和雍正是一母所生，二人又是角逐帝位的对手。胤禵从军前调回北京奔丧，与雍正帝口角冲突，被永远囚禁。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的死对头，他们势力大、影响广，对雍正篡立不服，进行抵制，是雍正的重点打击对象，到雍正四年（1726），胤禩、胤禟被迫害致死。两人死后雍正帝把他们改名为阿其那（狗）、塞思黑（猪），可见积恨之深。皇十子胤䄉是胤禩一党，雍正二年（1724）即永遭囚禁。皇三子胤祉也反对雍正继位，雍正说他“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交相党附”（《清史稿》）。其子弘晟看不惯四叔的作为，雍正帝斥其“凶顽狂纵，助父为虐”，与父亲同被禁锢。皇五子胤祺是位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的儿子弘升也对雍正不满，被削除世子。其他兄弟年龄较小，未卷入皇位的争夺，故得保全。雍正帝的生母德妃，民间流言，说她触柱而死，虽无确切佐证，但雍正帝与胤禵两个亲生儿子，为争位而拚得你死我活，小儿子被大

儿子终身囚禁，她在胤禵被囚后“不饮不食”，不久死亡，其死因可能与帝位争夺、兄弟阋墙有关。连雍正帝大儿子弘时也不满父亲的所作所为，有所抗争，雍正帝竟和他断绝父子之情，令他去当胤禩的儿子。“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胤）禩之子。今允（胤）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名，交与允（胤）禟令其约束赡养”（《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到雍正五年（1727），弘时又与其他几个皇室兄弟得罪，被雍正帝赐死。

雍正初年，皇室内部这场血腥的屠杀，是雍正帝篡立而引起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不仅他的许多兄弟参加，连他的生母、亲子也站在敌对营垒中。朝内外稍知情形者均不直雍正帝的行为，故雍正帝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胤禩）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上谕内阁》）。故清除胤禩、胤禟集团中被株连杀害的皇室、大臣甚多。连朝鲜的史料中也说“清皇（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如果雍正帝确属康熙帝传位，是合法继承，就难以想象会集结起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形成众叛亲离之局面。

雍正帝对年羹尧、隆科多、张廷玉等大臣以及赵昌、魏珠等态度也可怀疑。年、隆都是雍正帝夺位的功臣。年羹尧是雍邸旧人，妹妹是雍正帝的贵妃。当时，胤禵在西北为大将军王，手握重兵。雍正帝夺位，按当时的集权体制，胤禵很难举兵反抗，但雍正帝也不能不心存顾虑，而当时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掌管粮饷，扼胤禵之后路，正好是牵制胤禵的一枚重要棋子。故雍正帝对年极为倚重，言听计从，荣宠异常。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批语中甜言

蜜语："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会到，每向怡（怡亲王胤祥）、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至北京，雍正帝尚称其"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雍正朱谕》）。不久，突然翻脸，年羹尧的奏折中"朝乾夕惕"误写作"夕惕朝乾"，雍正帝斥其有意倒置，"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未定也"（《清史稿》）。将年贬为杭州将军。官员们看到年失宠，纷纷上奏劾年，不久逮年至北京，胪列九十二条罪状，令年自尽。

另一功臣隆科多，以国舅之尊，任职步军统领，掌管北京的卫戍任务。康熙帝去世，他正手握兵权，一手促成雍正帝登基。雍正帝以前和隆科多交谊不深，在关键时刻隆科多倒向雍正帝一边。雍正帝对他感激涕零，尽心笼络，脱略了君臣的形迹。雍正帝即位，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萃之希世大臣也"。隆科多究竟立了什么大功，值得雍正帝这样吹捧他，不能不令人怀疑。后来也突然翻脸，以隆科多私藏玉牒（皇帝的家谱）在家，犯大不敬罪，罗织罪名四十一条，囚禁至死。

如果说年羹尧、隆科多恃宠狂傲，擅作威福，贪污纳贿，任用私人，那也是雍正帝骄宠太过而造成的。年、隆一贯的作为，雍正帝心内始终很清楚，何以即位之初，甜言蜜语，而突然翻脸，即屠杀囚禁，前恭后倨，一至于此，雍正帝曾批评："年羹尧、隆科多办事不能慎密"。如果雍正继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年、隆二人完全掌握其中隐私，他们平时出言不慎，透露了消息，可能是遭到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

康熙晚年，还有两位重要人员，一个是内务府官员赵昌，一个是太监魏珠。他们两人贴身侍候康熙帝，深得宠信，照料起居，传达旨意均由此二人负责，康熙帝临终与雍正帝即位的内幕，必当深知。奇怪的是两人很快被雍正帝处死。据当时在京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雍正即位，发布了一个使全国震惊的命令，赵昌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京廷十有三年记》）最近出版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六即赫然列有查抄赵昌家产的奏折，计有家属及包衣奴才二百四十一人，房五百余间、田地五千六百余亩及大批金银物件，又同书雍正元年（1723）九月初六日记载：太监魏柱（即魏珠）往守康熙陵墓，在陵前造屋居住，因刨挖山陵禁地得罪。此系微小罪名，按律应杖一百，遣边卫充军。然魏珠"荷蒙圣祖仁皇帝重恩，任意刨挖禁山之地，殊属不敬违法，不可照一般律例拟罪，将魏柱照大不敬律例立即斩首"。魏珠得罪，除斩首和抄家外，又牵连缉拿他的管家张成全，张成全之弟为古董房大太监，亦被捉拿审讯。何以雍正帝继立不久即匆匆忙忙杀掉赵昌？不到十个月又杀掉魏珠？且魏珠为守陵而在陵外建房居住，并非死罪，何以立即处以极刑？合理的解释是赵昌、魏珠与康熙帝关系亲密，权势亦极大，他们对雍正帝继位的隐情最为了解，可能心怀不忿，有所表露，故雍正帝必欲杀之以灭口。

还有一位汉大臣张廷玉，他也完全了解雍正帝继立的秘密，但命运却和年羹尧、隆科多、赵昌、魏珠完全不同。雍正帝即位后，留存的大量档案，会暴露出夺位的秘密，需要检查处理，康熙朝的历史需要修改和掩饰。张廷玉被提拔做文字工作，雍正帝夸奖他"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清世宗实录》）。《实录》是清朝的

历史，康熙帝晚年有太子废立和雍正帝继统两件大事，如何编写这段历史，关系到雍正帝的威信和名誉。张廷玉撰纂《实录》，把历史剪裁得完全符合雍正帝的心意，而且天衣无缝，不留破绽。故雍正帝特别宠信他，称他是“第一宣力之大臣。”允诺张廷玉死后可配享太庙，有清一代，汉臣中得此殊荣者惟张廷玉一人。其实，张廷玉专事笔墨文字，从未建功立业，他的功劳就是撰写历史，销毁档案，为雍正帝掩饰当年夺位的真相。张廷玉还有一个不同于年羹尧、隆科多的长处，即是保密，不从自己嘴里流露出半点机密，他的作风影响到后来的军机处，“致使汪文端、于文襄（汪由敦、于敏中皆乾隆时军机大臣）互相承其衣钵，缄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啸亭杂录》）

雍正帝如果矫诏夺位，又用残酷手段处置了诸兄弟和儿子，那就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乾隆帝说：胤禩、胤禟“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惭然不乐。”这明显透露了雍正帝的惭愧不安，故乾隆帝即位，很快就为牵涉到此案中的哥哥、叔叔辈及宗室、大臣们平反昭雪。

雍正帝的举动也很异常。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最受康熙帝爱重的孝顺儿子，但即位之后，似乎很害怕康熙帝的亡灵。康熙帝一直住在畅春园，这是当时规模最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帝弃而不用，另营新居，大兴土木，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起居的行宫。康熙帝经常去热河避暑山庄，行围打猎，练兵习武，接待蒙古王公，雍正帝先前也常陪侍父皇去热河。但他即位以后的十三年，一次也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顺治帝、康熙帝的陵墓都在北京以东遵化马兰峪。此处形势雄峻，地面开阔，后称“东陵”，雍正帝偏偏不肯和康熙帝葬在一起，到北京西南易县，另建“西

陵”，仿佛在故意躲着康熙帝。须知，尽管雍正帝雄才大略，很有见识，但迷信思想很浓重，他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当敬信而尊事”，“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蒋良骐《东华录》）。一个相信天命鬼神的人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兄弟的事，他就会心中有鬼，无论起居、娱乐、埋葬都要远远地躲开他父亲的亡灵。这虽然算不上夺位的直接证据，如果其他证据能够成立，也不失为一个旁证。

雍正帝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很可能是矫诏篡立，由于改写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难于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斧声烛影，是千古难解的疑案。当然，即使篡立是实，也不能抹煞雍正帝励精图治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阶级为争夺权位而相互残杀，是经常发生的。汉武帝攻杀儿子，唐太宗屠弟逼父、杀子，武则天杀子，就是雍正帝的高曾祖父努尔哈赤也杀了兄弟舒尔哈齐和长子褚英，即使英明的君主也往往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巩固地位，雍正帝并不是个例外。

胤禛，康熙帝第四子。生母吴雅氏，后封德妃。康熙三十七年（1698）封贝勒，四十八年（1708）晋雍亲王。史载胤禛“天表奇伟，隆准颀身，双耳垂垂，目光炯然，音吐洪亮。幼耽书史，博览弗倦，精究性道之原，旁彻禅宗之奥。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犹逮事曾祖母孝庄文皇后、祖母惠章皇后，备膺慈眷。侍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尽礼尽敬，尤能仰悚欢心，圣祖常称其纯孝。居藩邸数十年，无私交，无党援，无干誉，秉道守义，嶷然自重。尝随圣

祖亲征，统率将士，军纪肃然。每直车驾巡方，辄命扈行。军国大计，每多咨决。禋祀巨典，恒令恭代。”〔16〕康熙帝尝谕诸大臣曰：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尔等永享太平。盖天心默定，神器攸归久矣。〔17〕

至是于太和殿行朝贺礼，以明年（1723）为雍正元年，颁登极诏。诏曰：惟我国家，受天绥祐，圣祖神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经武纬，海宇宁谧，历数悠长，不谓谢弃臣民，遽升龙驭，亲授神器，属于藐躬。朕，皇考大行皇帝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寝处时依，恩勤倍笃，不幸中年神志昏愦，病类疯狂。皇考念宗社重任付托为艰，不得已再行废斥，待至十有余年，沉疾如故，痊可无期，是以皇考升遐之日，诏朕缵承大统。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何止三年无改。至于皇考知人善任，至明至当。内外诸大臣，朕方亟资翊赞，以期终始保全，务宜竭尽公忠，恪守廉节，俾朕得以加恩故旧，克成孝思，倘或不守官箴，自干国纪，即负皇考简拔委用之恩，又负朕笃爱大臣之谊。部院属吏直省有司，亦宜实心任事，洁己奉公，不得推诿上官，自旷厥职。天下百姓，受皇考恩泽日久，蠲赈频施，劝惩备至，间有愚氓，甘犯律令，皇考每遇谳决，必加详审，爰书累牍，披阅靡遗，少有可生之路，立施法外之仁，凡我百姓，各宜孝亲敬长，畏罪怀刑，以副朕仰法皇考如天好生之意。兹因诸王、贝勒、大臣、文武官员大等，金

谓天位不可久虚，再三陈请，朕勉徇舆情，暂抑悲痛，于是月二十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仰惟先志之宜承，深望皇图之永固，遹昭新化，期衍旧恩，于戏，追慕前徽，继述无忘于夙夜，广推圣泽，恩膏愿被于寰区，凡尔亲贤文武，其共矢尽诚，各输心膂，用绍无疆之业，永垂有道之休。布告天下，咸使闻知。〖18〗

诏内“恩款”凡三十条。内有：军民七十以上免丁侍养，八十以上给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倍之，百岁给与建坊银两。会试临期旨准加额，乡试中式，直隶、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等大省加三十名，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等次省加二十名，其余小省加十名；入学，府、州、县、卫大学加七名，中学加五名，小学三名，各一次。直省举孝廉方正之士，赐六品顶戴以备召用。〖19〗

二十三日（12月30日）

25 尊隆科多为舅舅。初，皇舅祖一等公佟国维卒，赠谥承袭尚未举行。至是，雍正帝谕内阁：佟国维袭公奏折，蒙皇考留中，此一等公爵著隆科多承袭。旋以隆科多乃孝懿皇后之弟，谕照舅祖国维之例，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20〗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步军统领隆科多总理事务，甚属繁剧，著护军统领衮泰署理步军统领事。

二十七日（1723年1月3日）

26 雍正帝谕称：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云有

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大有关皇父之至治。是以命内外文武大臣官员，从前领奉大行皇帝朱批谕旨，悉封固交进，无得留匿焚弃。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嗣后朕亲手所批密旨，下次奏事亦著封进，亦不可抄写存留。〖21〗

二十八日（1月4日）

27 拟定康熙帝谥号、庙号。先是，总理事务王大臣奏请雍正帝亲定康熙帝谥号、庙号。雍正帝谕曰：皇考大行皇帝缵继大统，旧典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而宗有德。皇考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朕意宜崇祖号，方副丰功。至是，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大臣等议奏：恭上康熙帝谥号，曰“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雍正帝召诸王大臣等入，谕曰：诸王大臣俱深悉我皇考一生神圣实行，同心合词，恭上尊称，无一人异词，甚惬朕怀，朕之哀思，庶可稍释。谕毕，持针刺中指出血，将奏内“圣祖”二字圈出。

二十九日（1月5日）

28 雍正帝谕令大学士等密折荐人奏事，略曰：敷政之道，用人为先。然知人则哲，自古为难。朕临御之初，简用人才，尔诸大臣益当各竭忠尽。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州县，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者，尔等各据真知灼见，从公具折密奏。勿避嫌疑，勿徇私援党，勿沽名市恩，勿轻听风闻，勿言过其实。朕

所需者人才，但当有举无劾，毋得修怨陷害。至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亦著各行密奏。朕自即位以来，用人行政若有阙失，亦宜直言无隐。朕之谆切询问者，一则急欲得人，以资治理；二则欲知朕行事之当否；三则观尔等所举之人及所奏之事，便可知尔等之居心制行矣。尔等具折，或满字，或汉字，各须亲写，不可假手于子弟。词但达意，不在文理字画之工拙。其有不能书写者，即行面奏。

十二月初四日（1月10日）

29 尊生母德妃乌雅氏为皇太后，上徽号为“仁寿皇太后”。群臣请朝皇太后，礼部以上尊号应行典礼仪注具奏，皇太后传懿旨不受，略曰：予自幼入宫，蒙大行皇帝深恩，备位妃列，几五十年。虽夙夜小心，勤修内职，未能图报万一。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龙驭升遐，予即欲相从冥漠，予子皇帝再三谏阻，以为老身若逝，伊亦欲以身从，雪涕含哀，情辞恳至。予念先帝付托之重，丕基是绍，宗社攸关，勉慰其心，遂违予志。今诸王大臣援引旧典，请上尊称，此时梓宫大事正在举行，凄切哀衷，何暇他及，尊崇典礼实非予心所安。况予戒慎居心，谦冲训子，但愿予子体先帝之心，永保令名；诸王大臣体先帝之心，各抒忠悃，则兆民胥赖，海宇蒙休，予躬大有光崇，胜于受尊称远矣。予言字字出于真诚，可传谕诸王大臣，共谅予心，勿复固请。〖22〗诸王大臣等复援据典礼，具折恳请，皇太后坚执不允，雍正帝诚敬谆切，叩请再三，始奉皇太后懿旨：诸王大臣援引旧典，恳切陈辞，皇帝屡

次叩请，这所奏知道了。〖23〗

十一日（1月17日）

30 以八旗官员兵丁内，嗜饮沉湎，以致容貌改常，轻生破产，肆行妄为者甚众，谕令八旗都统：著查该属官员兵丁，凡酗酒不肖之徒，定以限期，速令悛改。能改则已，如不能改，系官员即行题参，应袭者令人承袭，系兵丁即行革退，以示惩戒，法在必行。

十二日（1月18日）

31 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初，梦雷蒙康熙帝谕赦回京，继奉特旨入禁廷侍皇三子胤祉读书，康熙四十年（1701），与修《古今图书集成》，颇得康熙帝赞赏。时储位未定，诸人妄臆胤祉依次当立，故结交之。至是，雍正帝以梦雷为胤祉编书而邀父皇之宠，谕内阁九卿等：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著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其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陈奏。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费数十年，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著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博之人编辑竣事。刑部尚书张廷枢等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梦雷子使治装，为隆科多劾徇纵。明年（1723），刑部尚书陶赖降四级调用，张廷枢降五级调用，侍郎王景曾降二级留用。〖24〗

十三日（1月19日）

32 严令追补亏空。雍正帝谕户部：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储军国之需，当治平无事之日，必使仓库充足，斯可有备无患。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挪用。伊等每恃皇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相容隐，及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全完者绝少。迁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着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盘，彼既畏大吏之势，虽有亏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启效尤之心。遂借此挟制上司，不得不为之隐讳。任意侵蚀，辗转相因，亏空愈甚。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关系非浅。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与否，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33 命吏部尚书富宁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舅舅隆科多为吏部尚书仍兼管步军统领事务，廉亲王胤禩为理藩院尚书，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加尚书衔，仍办理侍郎事务，副都统拉锡兼署理藩院侍郎事。

十五日（1月21日）

34 命怡亲王胤祥总理户部三库事务。

十七日（1月23日）

35 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禵奉诏奔丧抵京。

先是，胤禵从西宁回，一路并不向太后及雍正帝请安，反与人曰：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

至是，胤禵至密处奏请谒梓宫、贺登极孰先？命先谒梓宫，遂易丧服而入。及于寿皇殿叩谒梓宫，见雍正帝则远跪不前，毫无哀戚亲近之意。帝向前就之，仍不为动。时拉锡欲扶之近帝，遽将拉锡骂詈，至帝前大肆咆哮，云：我本恭敬尽礼，拉锡将我扯拽，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掳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无不是之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25〗

十八日（1月24日）

36 以协办内阁事务兵部尚书白潢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37 赦戴名世、方苞等族属出旗。命方苞于武英殿修书，后升任内阁学士。〖26〗

二十日（1月26日）

38 诸王避讳更名。先是，宗人府奏称：亲王阿哥等名上一字与御讳同，应请更定。雍正帝以名讳由先帝钦定，不忍更改。礼部请奏皇太后裁定。至是，礼部等衙门具折启奏，谕称得皇太后懿旨，诸王阿哥名上一字，著改为“允”字。

二十四（1月30日）

39 开纂修《圣祖实录》馆，以大学士马齐为监修总裁官，礼部尚书、一等公舅舅隆科多、大学士高祝、白潢、吏部尚书张鹏翮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张廷玉、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兵部侍郎励廷仪、阿克敦、内阁学士额黑纳、登德为副总裁官。〔27〕

二十七日（2月2日）

40 定钱文式样。

先是，大学士等奏颁雍正年号钱文式样，雍正帝谕曰：钱文系国家重务，何以使钱文价平，方合便民利用之意，从前云南巡抚杨名时题请鼓铸，部议不准举行。滇省之外，何省应令鼓铸，与钱价有益，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公同议奏。寻议：应令云南、四川两省鼓铸钱文。

至是，户部奏云南铸钱事宜，得旨：部议钱上满文铸“云泉”，而京城二局，系“宝泉”、“宝源”字样。钱乃国家之宝，云南所铸之钱满文应铸“宝云”，四川所铸之钱满文应铸“宝川”，此外别省俱将“宝”字为首，次将各本省字样鼓铸。时广西道监察御史陈时夏亦请于滇省鼓铸制钱，疏言：滇省铜价每百斤约银十两，到京师脚价六两五钱，较之浙江解铜每百斤价银十七两五钱，可以节省一两。与其运未铸之铜，不若解已成之钱，解铜之脚价可以作解钱之脚价，请发宝泉样钱就铜鼓铸。后设省城、临安、大理、霑益四局。宝泉局钱之样式，一面汉文年号通宝，一面满文宝泉二字。如铸于云南，曰宝云。一满一汉，字仿顺治。康熙钱有东、河、昌、蓟、宁、临、宣、

苏、江、福、陕、原、同、广、南、云、桂、浙等汉字。雍正年后皆用满字。汉文由右而左，满文当由左而右，满文左居上也。

4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三十万九千一百七十八，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二十，田地、山荡、畦地等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二顷四十亩有奇，征银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二十八两有奇，米豆麦等四百六十六万八千八百三十三石有奇，草四百九十二万二千八百一十束，茶三十五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引，行盐五百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六引，征课银四百四万四千一百一十一两有奇，铸钱四十六万一千七百有奇。

〖1〗《康熙诗选》。

〖2〗《平台纪略》。

〖3〗《文献丛编》一辑。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09—1510 页。

〖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七。

〖6〗《永宪录》记为：乙未（十四日），命领侍卫内大臣总理銮仪卫事，嗣三等公马尔赛、提督九门巡捕三营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辅政，雍正帝正式继位后，始命胤禩、胤祥、隆科多、马齐总理事务。

〖7〗《清世宗实录》卷一。

〖8〗《永宪录》“国”为“图”字。

〖9〗《永宪录》记：按黄帝元年甲子，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共七十四甲子，迄今当四千四百七十八年，诏云三百五十余年，疑邸抄有误。存考。

〖10〗《永宪录》“监”为“临”字。

〖11〗《永宪录》“年”为“所”字。

〖12〗《永宪录》“临”为“能”字。

〖13〗清圣祖《遗诏》满汉文对照原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转引自王锺翰《清圣祖遗诏考辨》一文。原文注：汉文《遗诏》《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五《清圣祖御制文集》，四集卷二十均引录全文，惟《文集》中之世宗讳“胤禛”二字为缺文。

〖14〗《上谕内阁》。

〖15〗《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27—28页。

〖16〗蒋良骐《东华录》。

〖17〗《清世宗实录》卷十。

〖18〗《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四。胤禛所颁之即位诏，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语句不甚通顺，其开首言：“惟我国家，受天绥祐，圣祖神宗，□祖皇帝，统一疆隅，我□□大行皇帝”《清世宗实录》改为：“惟我国家，受天绥祐，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清世宗实录》卷一）即位诏原件之“圣祖神宗”之“圣祖”二字实非专有名词，乃因八天之后诸王大臣方拟出康熙帝之庙号呈上，由雍正帝圈出。此处“圣祖”与“神宗”联用，意谓清朝祖先神圣伟大，并非康熙帝之庙号。由此可知，胤禛所颁之即位诏必成于二十日之前，为所署时日前所作是也。

〖19〗参见：《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四；《清世宗实录》卷一。

〖20〗《永宪录》记：降科多，孝懿皇后之弟，上令照舅祖因维例，称舅舅以宠异之。

〖21〗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上谕内阁》；《永宪录》卷一。

〖22〗《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29—30页。

〖23〗《清世宗实录》卷二。

〖24〗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七卷；《清世宗实录》卷二。陈梦雷，字则震，号省斋，晚号松鹤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因耿精忠叛乱事受牵连，遣戍奉天。二十七年（1698），康熙帝东巡，面觐陈诉，被召回京师。此次发遣，于雍正元年（1723）携三子蹒跚登途，流放关外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年老家贫，晚景凄凉，老死边陲，卒年已难确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乾隆六年（1741）《人丁册》记其继妻所生幼子圣奖“抱骨回籍”，知其当卒于乾隆六年（1741）以前。

〖25〗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440页；《永宪录》卷一；《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6〗《永宪录》卷一。

〖2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永宪录》卷一。

清通鉴　卷八十

雍正元年　癸卯　公元1723年

正月初一日（2月5日）

1 雍正帝颁谕旨十一道，训饬各省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略曰：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乃为称职。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员，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惟冀尔等以一家之心视两省，以一体之心视属吏，痛改陋习，兴利除弊，察吏安民，练兵核饷，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巡抚有察吏安民、转漕裕饷之责，苟非正己率属，振饬励精，则一切政刑钱谷，必至隳堕。尔等宜各抒忠悃，安靖封疆，以尽职守。督学一官，尤人伦风化所系，尔等须廉洁持身，精勤集事，勿私纳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轻视武途，勿滥取祠荫，勿矫激沽名，勿昏庸废事，勿卑污

贬节，勿骄暴陵人。提督之任綦重，尔等尤宜恪遵令典，倡率所属将弁，简阅卒伍，整理器械，操练技勇，乃称节制之师，折冲御侮，庶凡有备无患矣。总兵上承督臣之节制，下树将弁之表率，辑兵安民，厥任綦重。居是官者，当以训练兵丁为先、以宁谧地方为念，严饬官兵，巡缉奸宄，倘有匪类，务必穷尽根株，使宵小无从潜匿，良民得以宁居。布政使专司赋役会计，调剂均平，乃为称职。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州县差徭，恣其苛派，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是侵是挪，总无完补，尔等宜廉正自持，洁己率属，力革前弊，永杜侵挪。按察使职掌直省狱讼，民命所关，一切州县申详，至尔司而狱成；凡督抚达部题奏事件，皆由尔司定案。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结。州县案卷之申详尔司者，多锻炼口供，附于律例，冀免尔司之驳查；尔司之详督抚，督抚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焉，冀免三法司之驳查。今宜厘剔宿弊，归于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堕奸欺也。至若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副将、参将、游击等官，亦宜各守其职，恪遵令典，争自濯磨，振饬风纪。

初二日（2月6日）

2 撤驻防西藏官兵。署理大将军印务公延信、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由西藏撤军设驿站，略曰：臣等入藏驻守，历时二年有余。大军久留绝域，不特军粮转运颇为艰难，即兵丁亦难保不滋事生非。惟达赖喇嘛年幼，坐床不久，西藏又无总理事务之人，倘不安抚彼等之心，亦不合先帝抚绥远方之至意。以臣等愚意，可令达赖喇嘛、各地堪布

番首等，共同保举一名可靠忠厚、平日遂唐古特人之心愿者，为西藏第巴，命其总理事务。至于驻藏大军，蒙古兵丁由穆鲁乌苏路撤回，满洲、绿旗兵由巴尔喀木路撤回，察木多之四川绿旗兵丁，暂留驻一千，防守西藏地方。并令达赖喇嘛等自招地至察木多，沿途设立驿站，以备报告军机事务。奏入，雍正帝准其奏，命撤西藏驻防官军及西宁八旗兵，而于通藏大路之察木多设绿旗兵一千驻防。三月二十日，擢理藩院郎中鄂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前往西藏办事。〖1〗

初五日（2月9日）

3 陈鹏年卒。

陈鹏年（1663—1723），字北溟，一字沧洲，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初任江宁知府，为官清廉，有政声。旋为总督阿山诬陷下狱，为李光地营救获释，入京在修书处效力。四十七年（1708）出任苏州知府。后又为总督噶礼所陷罢官，康熙帝加以保全，仍入京修书。六十年（1721）随尚书张鹏翮勘阅山东、河南运河，往视河南武陟县钉船帮决口，疏言治堵方案与帝旨合，旋署理河道总督。雍正帝即位，实授鹏年河道总督。至是，卒于河南武陟工次。事闻，诏赞其洁己奉公，实心为国，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谥“恪勤”。雍正十年（1732）入祀河南、江宁贤良祠。〖2〗

初六日（2月10日）

4 内务府总管允禄等奏报遵旨查抄赵昌家产之事，略

曰：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除赵昌之妻及儿媳外，将闲散女人内现有子者查后另奏。将无子之闲散女人赏与包衣佐领及管领内无妻贫穷之人。经派员外郎瓦尔达、原看守王道华查核，除将赵昌之闲散女人内，三名无子之闲散女人，赏给管领内贫穷之人外，赵昌夫妻、子九人、儿媳四人、孙三人、孙女二人，算有子之闲散女人三人，共二十三口。另有户地、银钱等物。雍正帝朱批：交定造房做价。〖3〗

初八日（2月12日）

5 雍正帝为广取博采，特下求言之诏。左都御史朱轼应诏奏陈减革加派、清厘亏空积欠四款：一、有司累民无过重耗加派，请严饬督抚速行减革，如有前弊，立即飞参。督抚徇庇，一经发觉，从重治罪。二、州县亏空钱粮，督抚司道或不尽知，知府则无难觉察。定例“县印三联串票，一给纳户执照，一交经承查比，一存本官内署”。今请由府印发，仍将串根按月缴府，至起解钱粮一面报府转报藩司批发，如或征解不符，即提经承究追。如此纵有亏空，断不致多，补苴容易。三、积欠钱粮，非官吏侵欺，即奸民抗欠，此辈数邀恩免，遂致效尤成风。当止将近年被灾地方及承办军需之处核实赦免，庶官吏不得侥幸，而奸民亦无所希冀。四、养老为国家大典，军民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棉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4〗

初十日（2月14日）

6 署理内务府总管允禄等奏拿获李煦之子并请清查其家产，略曰：正月初五日，李煦为王修德等人采参具奏一事，奉旨：王修德等六人，俱系大乱之人，实为六光棍，现将此等人立即拿获，交慎刑司，将伊等先前所欠之银，严加追还，伊等若全部交出，再奏闻。若不全交完，断不得宽宥伊等，定严加治罪。李煦不安分，仍然替此等六光棍如此具奏，甚属不合，伊谎用、亏空织造衙门之银亦不少，理应将李煦立即拿获，严加治罪，惟伊为皇父有稍尽力之处，且已年迈，将此交内总管大臣议罪可也。看得李煦因病缠身，甚为虚弱糊涂，妄听人言，即替恶棍王修德等人采参事具奏，甚属不合。请将李煦革职，由织造衙门解任，伊所欠钱粮甚多，不可不偿还。近年李煦疾病缠身糊涂，凡事不能亲办，皆交其子、家人等办理，其所欠钱粮之处，即咨该处巡抚、官员等，务将李煦之子及办理家务、立业之现有及分档出去之所有家人，由伊衙门使用之人，尽皆拿获，将此等人房屋、产业、买卖、铺子、贷出之银等项查明后，由该巡抚、地方官等具保后，具奏可也。为此谨奏，请旨。〔5〕五月，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等情曰：臣经查内有圣祖皇帝朱谕一张，御批折子四百零六件，未批折子一百九十三件，臣将朱谕、御批折子分装八匣，未批折子分装四匣，恭谨加封。又皇上赐给李煦之对子一副，臣包裹另装一匣恭封一并奏缴。李煦就任织造三十年，所取用之钱粮档册种类繁多，且其办理各项钱粮之相公沈义仕又在京城，而调人查档颇费时日。兹李

照家产业已查清，各俱封存。若俟查明亏欠钱粮再具奏闻，一应事务则无人照料；若久封存放，恐致受潮霉烂，亦未可料，不如早早料理。是以将此事先行具奏。亏欠之钱粮俟查明之后，再为具奏。为此谨具奏闻。臣查弼纳亲书。朱批：另行办理甚是。余者知道了。〖6〗

十四日（2月18日）

7 设会考府稽查奏销之事。康熙年间，各省奏销钱粮，除地方正项及军需外，其余奏销项内积弊甚大。若无部费〖7〗，虽册档分明，亦以本内数字互异，或因银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一有部费，即糜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至是，雍正帝命嗣后一应钱粮奏销事务，无论何部，俱由怡亲王允祥、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轼会同办理。寻允祥等议：钱粮关系甚重，应另立衙门。钱粮除地方正项外，其军需各省动用之项，具题到日，应准应驳，臣等会同该部查核议覆。至各部动用钱粮，该部定稿奏销，先将一切档案移送臣等衙门查核，如支领开销数目相符，臣等列衔会题，若有冒销隐漏情弊，立即查参。其设立署名，恭候钦定。帝定署名为会考府，分为左、右二司。〖8〗寻帝以各处奏销之事，并不送会考府，各部有擅行驳回者，复谕嗣后遇有应驳之事，定须送会考府查看，如果应改驳，会考府王大臣官员列名驳回。

次月，因会考府之设，给事中崔致远奏请慎重立法以防流弊，略曰：部费陋规由来已久，人共知闻。大约部员取之于缺主，缺主取之于督抚藩司，督抚藩司取之于州县，州县取之于火耗。今皇上一旦欲除积弊，止须严饬该部堂

司各官禁逐缺主，行文各该督抚藩司司道府州县，明张晓谕，嗣后如派部费，发觉者授受一并议处，则火耗轻减一分即百姓受一分之福。如各省奏销果当驳查者，题明驳查，即将舛错之该上司交吏部议处，行令改正，不许咨文往来驳查。其应准奏销者，题明准销，如不应准销混行准销者，一经发觉，将该堂司并该稽查获衙门等官分别从重议处。如此，谁敢不自爱功名，洗心涤虑杜绝陋规乎？倘恐部员阳奉阴违，未可尽信，安知新设衙门派委之司官尽属可信？况档案尽在部内，倘两处司官通同隐瞒，该堂官必至两处俱费，是部内反可放心作弊，无所忌惮也，得无因除弊而弊愈滋乎？所谓立一法当防一法之流弊者此也。〖9〗

越明年，雍正帝复命裁撤会考府，谕称：向来各部院动用钱粮，俱系各衙门自行奏销，往往无从稽考。朕办理之初，不得不加意经理，是以设立会考府以司察核。自雍正元年以来，迄今将及三载，办过各部院奏销钱粮事共五百五十件，内驳回应改者共九十六件，工部即居五十八件，似此则廉亲王允禩之居心可知矣。则部院事件之不能无误，而会考府之有益于察核可知矣。会考府本属有益，但恐设立日久，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且如廉亲王之狡诈，每预留余地以待会考府之驳正，使宽大之名归之于己，刻薄之名归之于会考府。伊生平居心之巧大率类此。嗣后著将会考府停止，凡尔部堂司官，各宜秉公抒诚，以尽职业。勿谓无人稽查，遂草率朦混，致自干罪戾。〖10〗

【考异】关于裁撤会考府之因，《清会典》、《清通典》、《清史稿》诸书均无记载，《清通考》中记录了两道有关的上谕，然对

裁撤原因语焉不详，以致后人难以了解其真实情况。江桥在《会考府考略》（《历史档案》1985 年 1 期）中指出，不完善的制度及雍正初年的政治斗争，使会考府未能实现对全国财政支出全面、彻底的审查，而政治形势的变化，则是会考府被裁撤的主要原因。从雍正元年（1723）会考府准题簿（满文）和雍正二年（1724）会考府驳查簿（满文）的记载可以看到，户部办理的奏销事务远多于工部，而送会考府审查的却远少于工部；同期，被驳回的事件，也以工部为最多。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因为会考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财务审查机关，并没有严格的人员独立制度，相当一部分人员同时兼管其他部院之事，如影响最大的总理会考府王大臣允祥，就同时负责总理户部事务；而会考府成立不久，与雍正积怨甚深的允禩受命管理工部。因此，会考府所办事件中，送审及被驳回者皆以工部为最多。雍正即位设会考府，将财政准驳的大权集中在自己亲信手中。至雍正二年（1725），六部尚书几乎全部换成了雍正的亲信或其信任之人，会考府这种由少数人“专任”的形势已不适用，势在必裁。另外，雍正帝担心会考府设立日久，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也是会考府被裁撤的原因之一。

二十二日（2 月 26 日）

8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祗领即位诏书折中曰：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兵部笔帖式佛保赍捧恩诏至巴里坤，臣等率众官兵商民出迎，跪请入营，恭设于案，行三跪九叩礼。遂宣诏，臣等率满洲蒙古绿旗官兵跪聆恩诏，宣毕，望阙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恭抄诏书遍行宣谕。窃惟皇帝天赋圣明，仁孝性成，诸王贝勒臣子文武百官皆以天位不可久虚，宜早承祖庙社稷之祀典而再四恳请，圣主体

惟举国诚心之拥戴，仰合大行皇帝托付神器重大之遗诏，继承大统，仿效先帝之成宪，奉行至仁之本，告诫臣等始终保全，训谕百官各勤其职。〖11〗

二十五日（3月1日）

9 翰林院检讨汤倓奏请严禁大吏勒索，以绝亏空之源。略曰：天下州县亏空者极多，监守自盗，处分极重，小吏岂不畏法而敢饱私囊乎？皆贪污上司，节仪分外，尚费夤缘，命盗罣误，皆需打点，小吏剜肉医疮，止顾目前，日积月累，亏空动至数万，其强者益肆贪残，欲藉为填补之资，懦者将新抵旧，无由满解部之额，及至亏空被参，又谋留任补足，或称因公挪用，迄无完结。至于常平仓，不关奏销，有司皆挪用以充正项交盘，遂至荒歉备赈之粟尽归乌有。请敕天下督抚，自雍正元年起，每年四季取具知府并无亏空印结，如有亏空败露，不得妄题留任补足，不得滥称因公挪用，即以州县亏空之多寡为督抚之殿最，则国帑可裕，民困亦苏。帝深然之〖12〗。

10 雍正帝命查办山东监谷案。山东监谷一案，康熙时已在省内及京师风传。至是，山东巡抚黄炳奏称：东省份贮监谷一案，自康熙四十五年开捐起，至五十三年停捐止，共收谷三百一十一万一百六十石。除分贮各州县外，俱为山东巡抚蒋陈锡、登州知府李元龙所吞蚀。现已将李元龙发交按察司监禁。帝谕示："李元龙家私数百万，何不于此人身上追出数十万以养山东饥民，岂不是好事么？"黄炳覆奏曰："煌煌天语，洞察靡遗。今蒋陈锡事同一例，应请圣主乾断，于蒋陈锡家产追出百余万两，解贮司库，

拨充兵饷。”帝批道：“动本来奏”。〖13〗嗣查明当年山东每石捐谷实止折收银两八钱，以三钱作谷价，以五钱作羡余，共收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二十八两，除谷价银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外，羡余一百五十五万五千八十两，均系当日院司道府按股分肥。乃令查照各官任事年月日期，分别所得银数照数追赔，其中原任巡抚赵世显名下应追银三十二万五百二十九两，原任巡抚蒋陈锡名下应追银七十九万五千九百十九两。〖14〗

11 大学士王掞因老病以原官致仕。

12 是月，翰林院检讨潘淳奏陈核实钱粮亏空等事，略曰：近日各省积习相沿，凡存留库项任意亏空，督抚奏销存库半属纸上空谈，一遇旱潦赈恤，拨解兵饷，则仓皇失措，或暗挪是年正项，或藉端苛派民间，暂支目前，苟免参罚。请严饬督抚通查各属亏空库银，分为已参破、未参破二项，其未经参破者，果系因公动用，当恪遵圣谕，勒限三年内赔补全完；如已经参破者，即行解任，审系挪移，则考其开销之有无虚实；系侵贪，则除变卖产业赔补外，仍按例治以因得之罪。如此则人人知所畏惧，不敢复行亏空，而因公亏空者亦必能设法补足矣。或谓钱粮关系重大，若将亏空人员骤行革职，恐致钱粮无着，是使不肖者反得藉亏空为保固爵位之计，人亦何惮而不亏空乎！〖15〗

二月初一日（3月7日）

13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将桂林副将调任澎湖员缺，略曰：窃查澎湖位于台湾、厦门之间，四面临海，故而整备战船

火器，训练水师兼顾两地，乃甚为重要。康熙六十一年九月，缘澎湖副将罗光谦任职期满，由部调福建将军属下副将戴宪宗补任此缺。查戴宪宗现年七十有余，适又染病在身，十分虚弱。澎湖副将每日皆须登船巡海，副将戴宪宗年迈体弱，故奏请准其原官致仕。浙江象山副将聂国翰，原即出身于台湾厦门水师，精明干练，年力精壮，熟谙海疆事务。若将其调任澎湖副将，于巡守海防要地甚为有益。惟部前将聂国翰调任山东胶州副将，又调补陕西定边副将，旋即再调转广西桂林副将，现尚未赴新任。查桂林副将乃辖陆路，无需熟谙水师之人，而于澎湖副将员缺，熟悉水师者确属难得。叩请皇上明鉴，将桂林副将另行简员补授，留聂国翰调补澎湖副将，则水陆皆得人也。奉旨依议。

14 满保奏报总督衙门每年各项进银数目，曰：窃查奴才总督衙门因亏损，每年由福建布政司添银五千两、衙役钱粮二千两，用以赡养奴才家眷及公私奖赏之项。浙江布政司未曾给银。浙江盐道每年送银一万两，用于犒赏二省兵丁、地方公事，及补贴奴才私用。此情，奴才于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业经缮折奏闻讫。七年间因循而行，抑或某年事务繁多，不敷需用，司道府员馈赠礼品，奴才量其收入，亦偶有取用之处，并未形成惯例。此外州县各官及武职将弁礼物，概未收纳。（朱批：对皇考如是具奏可也。对朕此言何用？朕并不追究。尔等惟持躬勤慎。若仍如前欺瞒朕听，非但不成，且多无益。朕之耳目遍及全国，岂能隐瞒？清正廉洁，何所惧之，此既靠朕，亦靠自己。尔等有何掣肘为难之处，著即陈奏，切勿畏忌，朕必令尔等放心治理地方，断不令尔等缄口。朕如此而为，尔等再有负于

朕，朕将从重治罪。苍天在上，我君臣实当赤诚相见。）兹为补偿台湾用兵银两，奴才拟将本衙门添加之银五千两，逐年捐献，汇集各官捐银，一并偿还库项。皇上圣明，卑奴诸事难逃洞鉴。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尔居官效力、地方之事办理颇好，惟清廉名声颇为不足。至尔等因掣肘不得已耗用银两之处，朕岂有不知？所得经费显然不敷用，须例外收取点。即便如此，尔等却不知皇考恩典，恣意挥霍，全无正用。此等言语何必奏朕，朕岂为八岁登基之君。尔等如此，反招朕猜疑。我君臣惟开诚相见，息息相通，互为体谅，于事方可有益。尔属难得之总督。朕即用尔，则放宽心治理地方，为国效力，感戴皇考多年养育之恩。朕身边，倍受宠爱，信可纳其言，近则须臾不离差遣之侍卫太监，诚无一人。尔等昔日不思我皇考圣恩，恣意挥霍，虚耗钱粮，蒙混过关。兹朕如此开导训示，倘仍不就此罢手，榨取万民膏脂，阿谀皇子左近小人，则朕亦无办法。兹朕信用者，乃数首辅王大臣，尔等若有所求即求伊等，切勿私下央托小人，毁朕名声。〖16〗

初二日（3月8日）

15 以吏部尚书张鹏翮为文华殿大学士。

初四日（3月10日）

16 翰林院检讨李蘭奏请复设巡按御史以清吏治。雍正帝深虑于从前巡按侍与督抚争权，反滋地方烦扰，故未允准。至十月十四日，礼部侍郎查嗣庭密奏：欲令督抚稍知

顾忌，莫若令各省藩司亦得用密折启奏。今之藩司即古之方伯，职在承宣，其任最重，凡民生利弊，属员贤否，以及地方公事，本不应袖手旁观，今既得使宜上闻，则与督抚虽无相制之形，实有相制之势，官既不烦添设，权亦不患独操矣。〖17〗奏入，报闻。

初七日（3月13日）

17 监察御史席禄奏请复设起居注衙门，曰：起居注衙门关系紧要，昔日因记注官擅抄底稿事发，饬交九卿议裁。自起居注衙门裁撤以来，圣祖仁皇帝料理之事及所降日月明旨应记注者极为浩繁。现虽有内阁、六科衙门记录，但非专司其职，年长日久，致有遗漏差错亦未可料。倘复设起居注衙门，专司记注之事，方能留传万世也。奏入，报闻。

初九日（3月15日）

18 监察御史迈柱奏请实施摊丁入亩，曰：各省田亩，富户地多丁少，贫民地少丁多，田赋征收不均。嗣后若将丁粮均摊入亩征收，既便于完纳田赋，且于贫民有利。奴才与原侍郎明安遵旨巡查西地赈济之情，到达霍州，见地方熙攘，多无受害情景。经访问，以前田赋丁粮分征，年年不能完纳，贫民穷困，官员亦获罪不得升迁。后来将丁粮均摊入亩，不但当年钱粮易完，且先年积欠未完钱粮全都纳完。由此可见，丁粮均摊入亩，其利显然。惟各省田亩多为豪强大户所有，故地方官必会掣肘，奴才岂敢为避嫌怨，缄口不奏？〖18〗

初十日（3月16日）

19 雍正帝斥责允禟及贝勒苏努等。先是，以十六阿哥允禄承袭庄亲王王爵。至是，雍正帝以外间传言皇帝钟爱十六阿哥，令其承袭庄亲王王爵，承受其家产，遂降谕斥责。略曰：朕为君上，多封诸弟数人为亲王，何所不可，而必藉承袭庄亲王以加厚于十六阿哥乎？天子简用所知之人，乃分内之事，非臣下所可妄议也。苏努、勒什亨父子系七十之党，朋比为奸，摇惑人心，扰乱国是，结党营私，庇护贝子允禟，代为支吾巧饰，将朕所交之事，颠倒错谬，以至诸事掣肘，难于办理。勒什亨狂妄悖谬，不可在内廷行走，著革职，发往西宁，跟随允禟效力。又允禟奉命派往军前，驻扎西宁，不过为国边疆起见，而怠慢不肯启程，屡次推诿，耽延时日，诚属何心？惩治其一二奸恶太监，而遂谓朕凌逼弟辈，扬言无忌，悖乱极矣！朕之弟兄及诸大臣一切过犯，无不施恩宽宥，岂意众人并不知感。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伊等其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故任意侮慢乎？此启朕杀人之端也。启朕杀人之端者，其人族灭犹不足以蔽其辜矣！〖19〗

20 礼科给事中法敏奏请禁止官民加入天主教，略曰：兹西洋人设天主教，编书欺惑京城外省愚民，凡入其教者给以衣服盘缠，借放银两，故近年来，无知男妇为有所得，南昌入其教者甚众。或有富殷显赫之人亦入教论讲，蛊惑人心。凡入此教，即将父母兄弟妻小抛诸于外，惟尊奉天主。更有甚者，刻印天主教标志发给入教者张贴门上，诚属大逆不道。窃惟非亲非故，无缘无故拿银给人，笼络人

心，必有用意。若不严禁，必会蔓延。现黄历编修处即需此人，仍准留用，除其承差做饭人外，其余凡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乃至包衣奴才皆当严禁出入。京城西洋人住地当派官兵把守，外省则交付地方文武之员亦严禁。倘有违禁者，即予重惩。如此则人心可正，且入邪教者自会离去。〖20〗七月，闽浙总督满保亦奏请查禁天主教，曰：福宁州之福安县乃山中小县，靠近大海，据闻有二名西洋人在彼传教。遂即查得，入天主教之监生、生员有十余人，城乡男女入此教者数百人，城内大乡建男女天主堂十五处。二名西洋人隐居生员家中，不为人见，不惧知县禁令。诵经礼拜之日，便聚数百之众传教，男女混杂一处，习俗甚恶。故臣等即交付文武官员查出二名西洋人，照例解往广东之澳门。十五处天主堂或改为书院，或为义学之所，或者各为民祠堂所。倚靠该十数名生员、监生，晓谕入教愚昧男妇，改信邪教，若再有行西洋教者，则将该十数名监生、生员全部黜免治罪，张贴告示严加禁止。西洋人在各省大府县内俱建天主堂居住，该西洋人留在京城尚可编制黄历，用于杂事。今其恣意于各省之大府县内建天主堂或大房宅所居住，不仅于地方百姓无益，且频频传教，蛊惑于人，经年日久，于地方丝毫无益。伏乞皇上明鉴，西洋人除常住京城外，外省不准西洋人私自居住，或俱送京城或遣返广东澳门。各省所设天主堂皆予改用，不得再建。此乃关系地方人心之事，臣等谨具奏陈，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明裁。朱批：卿此奏甚是，多为可嘉，著遵照办理。如此缮本具奏。〖21〗

十六日（3月22日）

21 命科、道等官密折言事。谕曰：皇考临御六十余年，凡所以咨访吏治，通达民情之意，至为殷切。当时内而满汉大臣，外而督抚提镇，皆许其密折言事，盖因各省地方事务，督抚身亲阅历，自能详悉周知，较言臣风闻言事胜十倍矣。朕仰承大统，一切遵守成宪，尤以求言为急。在京满汉大臣、外省督抚提镇仍令折奏外，尔等科、道诸臣原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见，自应竭诚入告，绝去避嫌顾忌之私。每日一人上一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其所言果是，朕即施行。即或未甚切当，朕亦留中不发，不令人知。折内之言，不许与人参酌。如有漏泄，或同僚知而言之，则同僚即可据以密闻。朕将两人之折合验情事，必不能隐讳推诿矣。至于有能面折廷诤，或弹劾权要，或更革弊端，不妨仍以露章奏闻。又，朕居藩邸时，岂无素所任使之人，诚恐向日效力微员借称王府旧臣，在外招摇吓骗，生事干法，其害甚大，断难姑容。尔等可不时留心察访，一有闻见，著即密参，切勿畏忌。

十八日（3月24日）

22 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等奏报青海诸台吉会盟密谋反叛，曰：青海大小诸颜于上年十月会盟，对外只言系为制止贼盗，防止隐匿逃犯以求和睦相处而誓盟，然会盟密谋曰：自我祖父乃至我辈，皆遵奉阿穆呼郎汗旨意而行，如今看来，于我毫无益处。拉藏汗自行不端，策妄阿喇布坦出兵杀之，占据土伯特国。而后我兵与协同汉军进剿，击

溃策凌敦多布，敬请达赖喇嘛坐床。昔日阿穆呼郎汗曾言，取土伯特国后，白尔等之内授以汗位，故思我等之内或有受命为汗者。今时隔三四年，仍无动静。由此看来，我等亦无指望矣。我等与准噶尔，自祖父一辈及至此辈亲密无间，惟因拉藏汗妖孽方才为敌，但此于我何干？兹即自今冬十二月始，速遣使于策妄阿喇布坦，转达从前我等祖父和睦相处，如今我等仍望安好之意。嗣后我等要同心协力。既然倚靠阿穆呼郎汗于我毫无益处，宜速将此情遣使晓谕策妄阿喇布坦。议后屡次盟誓。又闻罗卜藏丹津聚会商议时，曾云：一旦打箭炉至喀木、藏卫、土伯特国俱为我所占领，何人将敢惹我？卫正囊素乃我喀尔喀之骨肉。然青海人心不合，骨肉分离，各行其是。其之属下亦多心猿意马。罗卜藏丹津一意孤行，已失人心。其虽招集会盟，而青海人等仰荷圣主仁育厚恩，无不感戴。况其中不少人惟思各守牧场，安逸生活，岂能悉随罗卜藏丹津自寻祸患，一同叛乱？既然涉其事，不可不备。故奴才等一面密报大将军王，一面密咨侍郎常寿，总兵官王一谦、四川云南总督、巡抚、提督，知会防范。奴才等除在此暗中准备外，因事甚重要，不便驿传，特选派前申请赴将军延信军中效力留任之委署护军校齐世、泰平二人，分别由四川、西宁两路密奏御览。伏乞圣主旨训。〖22〗

三月初一日（4月5日）

23 西安将军宗札布等密报青海台吉罗布藏丹津行将反叛，曰：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据亲军额尔格来报，前贝勒达颜属下之厄鲁特一名叫霍罗海者告称，罗卜藏丹津王在

藏之时曾派十五人为使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伊返回青海后，又派了二十五人为使，额尔克托克托鼐亦派了二十五人，由额尔克鄂木布率领再次赴策妄阿喇布坦处，罗卜藏丹津又派侍卫崇和岱之子达锡敦多布赴藏，往迎其前派之使。目下各种器械俱已整备就序，正准备同汉国交兵，一俟该使返回，即刻举事。奴才我等商榷，霍罗海乃一厄鲁特小人，若信其言，尚无真凭实据，倘若不信，又事关重大。是以奴才我等派遣新满洲侍卫官员密访探信外，照所奏咨行侍郎常寿云：将厄鲁特霍罗海一并交付于新满洲护军校布勒赫恩、亲军额尔格、西安委骁骑校常德等解往侍郎处。奴才我等若有未问及之处。请再问明，以辨真伪，便于探信办事。侍郎问明后如何而为之处，恳请侍郎速咨我等知之。并亦照此密咨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驻甘州之公延信知之外，为此谨具密奏以闻。〖23〗

初五日（4月9日）

24 加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保和殿大学士马齐、川陕总督年羹尧太保衔。

初九日（4月13日）

25 雍正帝在吉林将军巴赛请安折上朱批：近日见尔办理的几件事，过于温良宽厚。仁慈虽好，尔身为将军，不可姑容使胜于法，亦不要畏惧小人谗言。凡事循理赏罚并用，方堪此任。至于逃人，尔亦素有徇情宽恕之名，此等之处不可不改。至朕送去监禁之几人，俱系大憝，党羽众多，朋友及交往之人极广，尔须好好多加小心，此关系尔

身之利害。〖24〗

二十二日（4月26日）

26 革江苏巡抚吴存礼职。先是，吴存礼将署理上海县同知郑山，题请革职留任，催追亏空钱粮。帝谓郑山既系贤能遴选署印之员，何至亏空钱粮？命嗣后凡委署印应遴选贤员署理，如署印官亏空钱粮，即由遴委署印之督抚、布政使分赔。至是，命革吴存礼职，以京口将军何天培署理江苏巡抚。寻查明，吴存礼先后“馈送”大小官员及太监二百二十六人贿银，总计四十四万三千七百余两，大学士嵩祝、王掞、王顼龄、白潢、李光地，尚书赖都、陈元龙、张鹏翮、赫奕、田从典、穆和伦、孙柱、巢可托、孙渣齐、陶赖，总督赵弘燮、满保、鄂海、常鼐、赫寿、赵世显，太监魏珠及皇三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五子之太监、家人等皆与焉。

27 擢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帝在藩邸时，尝有所请，鄂尔泰拒之曰：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即心善其言，及即位后，首召其入，谕曰：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任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本年正月，钦典云南乡试副考官。至是，授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抵任后，明察暗访，先颁实政十条，禁打降，禁唆讼，禁赌博，禁土豪，禁婚嫁逾制，禁丧葬违礼，禁妇女入庙烧香，禁游方僧道，禁游民，禁赛会；继颁实政六条，饬守令、佐贰、学校、士子，除衙蠹，禁势豪。其言必行，行必果，无待惩创，而民皆有起色矣。〖25〗

二十七日（5月1日）

28 雍正帝率王公大臣护送大行皇帝梓宫至遵化景陵，四月初二日行礼，初六日返京。二十一日，因康熙帝葬礼毕，雍正帝始御乾清门听政。

十四日（5月18日）

29 遣田文镜往山西赈济灾民。先是，侍读学士田文镜致祭华山回京，面奏山西旱情严重，民间生计维艰，而地方官仍照常征比钱粮。雍正帝誉文镜虽为告祭之员，却能关心地方疾苦，直言无隐，深属可嘉。至是，帝责山西巡抚德音、布政使森图于地方灾情，既不奏报，又不停征，甚属不合，命将其交部察议；复遣田文镜会同地方官速行赈济灾民。寻以内阁学士诺岷为山西巡抚。

十六日（5月20日）

30 复设起居注官。雍正帝谕曰：古帝王之制，临朝施政，右史记言，左史记动，盖欲使一举动一出言之微，无不可著为法则垂范百世也。圣祖仁皇帝英年践阼，即设日讲起居注官。御极六十一年，文谟武烈，经纬万机，盛德日新，大业鸿显，圣祖仁皇帝谦德弥光，圣不自圣，惟恐史官或多溢美之词，故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后裁省记注，只令翰林五员于理事时轮侍班行，凡有重务要旨，仍令内阁诸臣记而存之，意至周深也。朕今御门听政之初，盖当寅畏小心，综理庶事，咸期举措允宜。簪笔侍臣，何可阙欤？当酌复旧章，于朕视朝临御，祭祀坛庙之时，令满汉讲官各二人侍班，不独记载谕旨政务，或朕有一言之

过，一事之失，皆必据实书诸简策，朕用以自警。其仍复日讲起居注官，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故事。〖26〗

十八日（5月22日）

31 雍正帝诫谕朋党恶习。略曰：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向蒙皇考宽大，尔等幸免罪愆，如仍蹈前辙，诱惑朕之无知弟侄，不改恶习，徒致杀身灭族，有何益处。即满汉均属一体，有如一家，若因此害彼，亦良足惜。且人之性各相投契，通国之人岂能尽合，但公事不可存私。结党之事，尔诸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若仍怙恶不悛，迫朕于不能忍之时，凭皇考之威灵执法诛戮，谁曰不可？〖27〗

32 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孔子五世祖木金父为肇圣王，高祖祈父为裕圣王，曾祖防叔为诒圣王，祖伯夏为昌圣王，父叔梁纥为启圣王。启圣祠改为崇圣祠。〖28〗

十九日（5月23日）

33 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先是，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熙奏言：山陕两省有所谓“乐户”，另编籍贯，世世子孙娶妇生女，逼勒为娼。无论绅衿贡监以及土豪地棍，呼召不敢不来，侑酒宣淫，百般贱辱，即有一二爱惜廉耻者，欲自附于良民，而本地之人断不相容。且其祖先原属清白之臣，因明初永乐起兵，未肯附顺，遂将其子女发入教坊，编为乐籍。若辈沉沦丑类，自新无由，留之既无益于国家，去之实有裨风化。乞皇恩立赐削除。帝谓所奏甚

善，下部核议。至是议上，谓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从之。〖29〗

二十二日（5月26日）

34 雍正帝谕分封诸王事，略曰：览旗奏诸王包衣佐领、管领一折，颇不均等。当初兄弟分家时，先命大阿哥分了诚王，继命朕分了雍王。其时因系分家之初，包衣佐领人员尚未确立，故大阿哥与朕二人陈情奏请赏给旗分佐领内仅有之三佐领马甲，以为护卫，蒙恩以谕方才给以马兵。而包衣佐领、管领则如数领取了护甲蓝甲。此后伯父裕王虽替恒王奏请照此而行，但却增加了数目。而后诚王未奏即比照我等而行矣，不但佐领、骁骑校增补许多，及至参领都补了。后来惇王、贝子允禟、允禵即以此为例，全不经奏请自行依此而行矣。兹廉王凡事必仿于朕，以朕为齐，凡有便宜事或稍许疏漏之事，必唆使惇王、贝子允禟、允禵提出，以捞取之，伊自己权充好人。再则，以前诸王之包衣佐领、管领只有一名护军或二三名护军。庄王前日为此尚打听请旨。昔日诸王数门共有一个佐领，兹我兄弟每人拥有五六个佐领、管领，四五个骁骑校，兵至三四百人。现今所封的六个王，即拥兵二千四五百人。诚若需用诸王份下之包衣佐领兵，岂有如此之多？必致误事。伊等亦受其累。兹朕再封子弟，不但钱粮不足，口米全都不够。日后朕之子孙及诸王皆要世代延袭，以至万万年，频频增兵，钱粮何足？与其将这么多钱粮耗于无用之处，不如供养正规军，岂不善焉？至蓝甲，朕等真正所奏的人数只有一百二十名，后诚王以其养母家蒙古人多为辞，乃至增至二百

余人，故其他人亦效仿加至此数。此蓝甲之事，朕已交诚王等议毕。兹怡王、礼王乃甫分家之人，加之三阿哥，除此三份外，著尔等查考旧例，追本溯源，将王贝勒贝子公按爵定制，以为永行。此事缓缓详议具奏。再果王，朕已命编入正红旗。兴尼乃为一般的公，伊何需这许多佐领？将其所属之满洲佐领六个，蒙古、汉军佐领各一个抬旗给果王，但上旗佐领不可再给予诸王。至其余之蒙古汉军佐领，尔等可视本旗之情相应抬给，尔等岂能先于我等分佐领耶？今廉王、惇王、贝子允禟之包衣佐领管领，概不准由内拨给，由王等捐助者给之。大阿哥多年来何事不惹皇考烦恼，实乃我兄弟中一大罪人。兹朕登位留其一命，则即大恩矣，其子孙不致穷困挨饿，即朕之恩。其包衣佐领、管领酌情分给理王，补其缺额，再不足者，著另请旨给果王之包衣佐领、管领，问诸王等，又有自愿捐给者，即准捐给。〖30〗

二十六日（5月30日）

35 雍正帝命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永为定例。府州县官能劝谕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

五月初四日（6月6日）

36 先是，有旨命查核自盛京初入京城时八旗男丁数目及目下八旗男丁数目。至是，怡亲王允祥奏言：顺治五年（1648），八旗男丁为三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康熙六

十年（1721），八旗男丁为六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一，增三十四万九千七百五十。〔31〕

十三日（6月15日）

37 以贝子允禵在军时惟以施威僭分行事，革其禄米；以云贵总督高其倬于奏疏中误以大将军与皇上并写，处以革职留任。

二十日(6月22日)

38 帝命疏通运河，以保漕运。谕曰：历年漕运停滞，皆由运河浅阻。而运河之水，全赖山东诸湖蓄水，以资灌注。近岁诸湖渐就淤积，附近居民侵占耕种，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济运。今当各留心相度，凡沿河近地已经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经耕种者，当湖水稍落，速宜严禁，不可任令侵占。至诸湖堤防，务须修筑坚固。引河闸座，务须启闭得宜，则湖水深广，运道流通，漕船更无阻滞之虞矣。

二十一日（6月23日）

39 乡、会二试向以《孝经》为论题，康熙二十九年（1690）后间用宋儒性理学。至是，雍正帝谓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究不若圣言之广大悉备，遂命乡、会试仍以《孝经》命题。〔32〕嗣又命将康熙帝钦定《孝经衍义》颁布海内。

二十三日（6月25日）

40 雍正帝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卒，年六十有四。谥为“孝恭宣惠温肃定裕赞天承圣仁皇后”。

【考异】仁寿皇太后之死因，史有不同记载。一为哀伤病故，一为自杀暴亡。

哀伤病故说。《雍正朝起居注册》、《清世宗实录》、《大义觉迷录》诸书云：康熙帝病逝后，皇太后哀痛深切，以至旧恙举发，遽尔身死。论者以为，胤禛和胤禵均为皇太后所出，然兄弟二人势同水火，尤其是胤禛继位后，矛盾更趋尖锐，以致其母哀伤致病，以致死亡。

自杀暴亡说。据《清世宗实录》与《永宪录》记载，皇太后于元年（1723）五月庚子未刻（13—15 时）不豫，辛丑丑刻崩逝，其间不过十几小时，论者以为"实系暴亡"。《大义觉迷录》卷三记载：允禩太监于义、何国柱等人说：皇上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允禩太监马起云说："皇上令塞思黑（允禟）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据此皇太后乃自杀而亡。民间亦有"雍正逼母"之说。

以上二说均无确凿之佐证，从现有之史料推断：康熙帝在两立两废太子之后，已萌发秘密立储之意，其心目中之嗣君并非胤禛而是允禵。太后当为知情之人，胤禛突然继位，出乎太后之意外，因此而忿怒恐惧，但又无可奈何，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新君继位，接受登极朝贺、上尊号乃历代惯例，且直接关系到继位新君之名声，而皇太后在胤禛登极时却一再坚持不接受皇帝与大臣之朝贺，不接受尊号，并借此叫露自己的心声：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龙驭升遐，予即欲相从冥漠。只能对雍正帝与诸兄弟的紧张关系也十分担心，因有"尔兄弟之母，当加意善待"这种意味深长的特殊懿旨。她更担心允禵的处境，因此当允禵被留驻汤山，实为囚禁之后，太后可能与

雍正帝发生了冲突，乃至愤极而自杀身亡。

41 晋封允禵为郡王。先是，仁寿皇太后不豫，遣使召允禵来京，三屯营副将李如柏以部文未行声明旨意，又无印信为凭，将来使盘定请旨，故允禵未及赴至，而皇太后已逝。至是，雍正帝即于大行皇太后梓宫前诏封允禵为郡王，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曰：贝子允禵原属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封其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叠沛恩泽；若怙恶不悛，则国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未几，复遣使驰召允禵，令乘驿，随从不得过十人。二十五日，允禵方至尊化门，见守备迎接皆摘去缨，知皇太后之丧，乃哭入城，易衣入宫。寻帝又谕曰：十四贝子前不能与皇父大事，又不及临太后之丧，是伊之不幸。副将李如柏向伊拦阻，诚信可嘉，而十四贝子即如李如柏之阻而止，亦甚可嘉焉。赐银千两，擢总兵官。郡王允禵仍留汤山。〖33〗

六月十五日（7月16日）

42 罗卜藏丹津举兵反清。罗卜藏丹津者，青海和硕特蒙古顾实汗之孙也。明朝末年，顾实汗自甘凉入青海、西藏，其后裔在藏者为拉藏汗。逮康熙帝出征噶尔丹，顾实汗子孙八台吉往见，乃封顾实汗子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居蒙古各部首领之长，余授贝子、贝勒、公爵，青海和硕特遂受清朝统辖。康熙五十三年（1714），达什巴图尔卒，其子罗卜藏丹津藉其父之余荫，袭亲王之位，隐长诸部。〖34〗后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叛，杀拉藏汗，罗卜藏丹津等青海

王台吉俱随清军入藏平乱。厥后清廷不再晋封青海蒙古首领为西藏汗王，废除第巴职位而行噶伦之制，遂绝罗卜藏丹津希冀继拉藏汗而为西藏汗王之欲。本年二月，清廷以西陲用兵以来，青海王台吉等俱各效力，加赏罗卜藏丹津俸银二百两、缎五匹，封郡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为亲王，并令二人同领青海右翼。〖35〗罗卜藏丹津谓此种封赏，实系削弱其在青海之权势。〖36〗至是乘清军撤离青藏之际，诱诸部盟于察罕托罗海，命所属各仍旧号，不得复称王、贝勒、公等朝廷封爵，而自号“达赖浑台吉”以统之，欲胁诸部首领奉己为“鄂齐尔汗”；并差人至各处告曰：“尔等必皆与我一心，聚集兵丁，取西宁等地。我兄弟内若有不一心行动者，即共同吃掉他。”〖37〗时，罗卜藏丹津阴约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为援，并煽惑西宁周边格鲁派黄教各大寺院喇嘛、僧众及藏族首领附己。青海有大喇嘛堪布诺门汗，乃察罕丹津之侄，住持塔尔寺，为黄教之宗。罗卜藏丹津诱骗使从己，因而远近风靡，喇嘛及百姓二十余万同时骚动，掠牛马，抗官兵，犯西宁。〖38〗

七月，罗卜藏丹津以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等不从而兴兵攻之。首先将郡王额尔德尼之属下悉以抢掳，额尔德尼率其妻子及侄噶尔丹达什等投奔甘州报警；至八月，有拉察布者，察罕丹津兄墨尔根诺颜之子，投附罗卜藏丹津，以兵进攻察罕丹津牧地，察罕丹津不敌，率妻子及所属百四十余人，至河州老鸦关外，向清廷求援。〖39〗

二十九日(7月30日)

43 审办原山西巡抚苏克济。先是，有人讦告苏克济索

取各府州县赃银四百五十余万两。至是，籍没其家产，以偿亏空。命将伊家人四名解往山西质审，追家人赵七家资二十余万入官。〖40〗雍正五年（1727）八月，刑部等拟斩请旨。

七月十七日（8月17日）

44 复开纂修《明史》馆。以吏部尚书隆科多、武英殿大学士王顼龄为监修官，署武英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徐元梦、礼部尚书张廷玉、吏部尚书朱轼、侍讲学士觉罗逢泰为总裁官。

二十六日(8月26日)

45 雍正帝批谕两广总督杨琳曰：圣祖数十年来，一切立法何尝不尽善尽美，皆尔等大吏负恩怠忽，日弛一日，武备吏治不可问矣。朕今谆谆劝勉尔等者，正为日久废弛之故也。今日朕不过将皇考所行之政、所立之法，再宣谕一次，尔等若仍似康熙年间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皇考之宽仁容恕也。身家性命，当着实留心保重要紧。朕在此日出至晚，一刻不闲办理朝事，尔等何忍优游自在，安闲于衙署也。大家着实用一番气力，振作兴替一番，用力三四年，方可挽回流俗，不然非善事也。朕自即位以来，未见你有什么兴利除弊之举，若仍如前以因循为安静，隐饰为敬君，贿赂为要务，卖法为善政，既负皇考之恩于前，又负朕恩于后，一负而再负，二罪俱罚，恐尔等噬脐莫及也。〖41〗

八月初十日（9月9日）

46 定亏空追补之法。通政司右通政钱以塏奏请严亏空之例，略曰：迩来各省亏空叠见，皆因州县官一经奉檄，

侈然自喜，辄将征收钱粮恣意花销，或为子弟捐官，或逢迎上司，进奉取悦，或藉以肥家，置田买产，经营生理，日渐酿成亏空，不能弥补，非一朝夕之故也。第该管知府于州县官有上司分赔之例，与其揭报于亏空之后，孰若严饬于未亏空之先。凡遇州县开征之始，知府委贤员或亲封银柜，自后每十日二十日，另委贤员会同本管官当众拆封，立即起解通报，不得徇情容隐。其存贮仓谷，按季盘查，有无实贮，出结转报，庶仓库咸有责成，而挪移之弊可除矣。至官员既参亏空，向例先于本任追补，至数年无可估变，方行原籍追补。有等不肖官员，于被参后，预将所有产业移寄别户，赍财藏匿知交亲戚处，以冀产尽豁免。嗣后凡亏空官员，请于题参时一面任所严追，一面行文原籍地方，追变家产，籍没入官，寄户他人者亦行查追，有司徇庇者一并治罪。若有子孙出仕者，解任勒限追比。庶亏空者无漏网之虞，而国帑不致虚悬，各州县亦皆有所顾忌而知兢惕矣。有旨令该部议奏，皆如所议施行。时天下人员以现任及前任亏空革职查封家产追审者即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江苏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安粮道李玉堂诸人。〖42〗

十三日（9月12日）

47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陈防止白莲教蔓延之策曰：据闻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有白莲教者。此教之人与入其他教会之人不同，别类教会者，不过人聚一处拜佛诵经而已，而此白莲教者奉女人为首，财物共有，其内法纪极严，人

心甚齐。前河南康廷一案，白莲教人涉案颇多。此教若不预先严禁，人聚渐众，一旦遇雨水不调之年，庶至抢劫之案四起，亦未可料，况直隶乃京师所在，尤甚紧要。奴才以为，昔日虽曾有禁止白莲教之令，但其年久，如今早已松懈矣。宜交付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抚臣，复出告示，强行禁止，限期解散，若逾限仍不解散，由旁人出首，或科、道揭参，审实之后，除将白莲教者治罪外，该地方官员俱以革职论处，则暗藏者虽难一时全禁，但民知法严，嗣后新入其教者则会少矣，尚可防日后蔓延也。至禁行之时，地方官员惟应暗中取信，若有确知者，亦应传取前来，好言开导，张出告示，限期改过，不得借此之机，勒索财银，或绳严法立即着刑，反致生事。将此一并交付该巡抚，自内消弭，不时探信以为防范，毋致酿成事患。〖43〗

十五日（9月14日）

48 王鸿绪卒。

王鸿绪（1645—1723），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江南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十二年（1673），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明史馆总裁等职。四十七年（1708）与内大臣阿灵阿、侍郎揆叙等谋举皇八子允禩为皇太子，有诏切责，命以原品休致。遂携《明史·列传》稿而归，复加修订考校，五十三年（1714），疏进所修《明史·列传》稿二百零八卷，帝令宣付史馆收贮。五十四年（1715），应召来京修书，充《诗经传说汇纂》及《省方盛典》总裁官。本年六月，

进呈《明史稿》三百十卷。至是卒，年七十有九。予祭葬如例。著有《横云山人集》行世。〖44〗

十七日（9月16日）

49 都察院监察御史杭奕禄奏请上三旗与下五旗合为一体，略曰：八旗之人当初皆系追随太祖高皇帝圣德，感戴奇仁倾心来投，而非投顺诸王者也。由此可见，八旗惟统驭万邦之主可节制耳，若归诸王所属少似过分。今下五旗官乃圣主之官，所食俸米乃圣主之俸米，并非诸王所给。惟身在王等属下，酬报主恩之心虽切，然因有掣肘分力之处，十分之力亦仅效力二三分也，此势所必然。况上三旗较下五旗人少，此不合强本弱枝之法则。以臣之见，下五旗诸王所属佐领俱由圣主收回，不分上三旗下五旗，将八旗一并视为上旗。诸王侍卫官员仅作为王包衣佐领之人，酌情降低等次，限额少收，惟派一可信大员料理事务。如此则下五旗原诸王所属数万人马皆可一心效力于圣主，且圣主亦不至分心矣。如此而行，短时看来近似不利，若借一时机顺势办理，天长日久，确为万年安泰之首也。〖45〗

50 创建秘密立储之制。康熙时，明诏册立太子，诸王争夺储位乃植党营私，权臣聚帮结派，明争暗斗，颇为激烈，以致皇太子胤礽两立两废，终康熙之世，不复建储。至是，雍正帝将亲书立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之诏旨密封锦匣，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至乾清宫西暖阁，谕曰：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薄海内外，莫不倾心悦服，共享安全之福。

皇考当日曾降旨于尔诸臣曰："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书"正大光明"扁额之后，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诸王大臣等当各竭忠悃，辅弼朕躬，俾朕成一代之令主，朕于尔等亦必保全成就，笃厚恩谊。自后书名缄藏，密立皇太子遂成有清一代建储家法。〖46〗

二十七日（9月26日）

51 征罗卜藏丹津。本年五月间，雍正帝以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有异心，而抚远大将军延信驻扎甘州，相隔遥远，命川陕总督年羹尧调度西路军事，凡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俱交年羹尧办理，以为应变之备。六月，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起兵进犯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所属或阵亡，或逃散，请求救援。年羹尧以为，青海之人皆顾实汗之后裔，彼等骨肉相残，与我毫无干系。此时蒙古草原正值青草长出马肥之时，我若现在发兵往伐，彼等依靠马肥远避，必致我军枉费力量。倘罗卜藏丹津恃其马肥人众，东侵西掠，则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年羹尧又代拟上谕质问罗卜藏丹津，责其不守本分，挑起事端，令其据实回奏。〖47〗

方是时，帝于是否发兵仍有疑虑，在年羹尧折上批曰：

此举固善，但兴师问罪，如罗卜藏丹津作何处分？倘西海人众畏惧逃躲，或奔阿尔布坦等事已当逆料。再若明正罗卜藏丹津之罪，恐西海众王、贝勒，如察罕丹津、额尔德尼等向着我们者，亦怀唇亡齿寒之心，说是“将我们都作奴才了”。阿拉什说：圣祖时，西海虽受封，仍属生劣，内中互相吞并之举，亦常有之事，圣祖皆为之说解、容忍，西海亦断不敢干犯内地。如果干犯内地，再问罪不迟。所以，圣祖知其顽劣无知，事事宽容不问，将就至今无事。倘若紧逼，即一人一骑跑向策妄阿喇布坦，未免不助大贼之力；或逆取西藏逃躲，可不又添一事。可派常寿或别人，去向罗卜藏丹津说明是非，令其认罪，赔还所掠之人和物，让他来京陛见，不要希图藏王。阿拉什这些年因皇考信任，大概蒙古人信畏者多，他所奏通盘大局与你之意见大不同，以眼前而论，又似有理，但此人心腹必信不得，又不便将你通盘主意向他谈，你二人意见，朕难明取舍，其言是否可取，原是内外商量，你可择善而从，著量奉行就是了。〖48〗七月，年羹尧回奏筹画西海边事，略言：阿拉什熟悉西海情形，而未知所以治西海之道，知就事完事，而未知远大之规划，知康熙六十一年（1722）以前待西海之法，而未知雍正元年（1723）以后治西海之道，是以阿拉什所言，目下与臣无异，至于通身料理，则意见大不相同。且筹画边事，大局须定，而临时作用未可执一。〖49〗

至是，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罗卜藏丹津久怀异志，纠众盟誓，朝廷遣使和解，又不听从，欲与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交战，又冀望汗名号，私称“达赖浑台吉”，殊属悖逆。应调西宁之兵于黄河渡口邀截其后，由提督岳

钟琪率松潘驻军前往应援，以张声势。西路军务，应行文年羹尧详加定议办理。从之。

九月，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言：罗卜藏丹津肆行无忌，非用兵不可，所虑者，恃其马力远窜避我耳。今臣兼程前往西宁，设法驾驭，待我兵齐集，相机进剿，并具呈料理兵马事宜。〖50〗帝谕曰：罗卜藏丹津自夏间作乱以来，人马疲乏，若不乘此时击之，迟延日久，则贼人得以蓄养气力。尔其尽心筹画，克奏肤功。寻四川提督岳钟琪奏称：罗卜藏丹津叛迹已显，已率官兵六千余名进讨。帝批谕：朕信得你，但凡百以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你二人，朕岂有西顾之虑？愿你等速速成功，朕喜闻捷报。〖51〗

十月，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改延信为平逆将军。年羹尧进驻西宁，命提督岳钟琪等率绿旗及蒙古兵一万九千，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路进剿；又命留兵九千名，防守西宁各边口。时西宁内外，人情汹汹不安。叛军进至距西宁十余里处，恃众深入各处隘口，分路并进，围攻南川、西川、北川，每处有众二三千人。又胁迫当地各族攻城放火，抢劫财物，烧毁民间草谷，一时“遍地皆贼”。良善百姓赴西宁求救者，日数十起。而西宁周围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之喇嘛僧众，皆亦为罗卜藏丹津所惑，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抢掠焚烧，攻城打仗，无所不为。清军分路进击，至十二月，南路官兵先后肃清进攻西宁周围之叛军，剿灭贵德、郭密等处叛众，并进驻塔尔寺，惩办唆令罗卜藏丹津叛乱之住持堪布诺门汗〖52〗；北路布隆吉尔清军亦击溃罗卜藏丹津党羽；在庄浪亦击溃罗卜藏丹津之谢尔苏等部〖53〗。罗卜藏丹津所胁之各部纷

纷归降。南青海湖局势遂趋于稳定，罗卜藏丹津仅控制海北及柴达木一带。

九月初十日(10月8日)

51 朝鲜国使者来朝。使者密昌君李枳等回国，以中国情形告国王，略曰：雍正帝继位，或云出于矫诏，且贪财好利，害及商贾。或言其久在闾阎，习知民间疾苦，政令之间，聪察无比。臣于引见时，观其气象英发，语音洪亮，侍卫颇严肃。且都下人民妥帖，似无朝夕危疑之虞矣。〖54〗

十三日(10月11日)

52 刑部尚书佛格等请斩太监魏珠，曰：臣等会同前往魏珠家中，经暗中详细查看，伊于原修之院外，将山脚东侧向里刨六尺余，向下刨二尺余，使长八丈，宽六丈，铲平，然后砌墙圈入院内。里面种三架葡萄，堆一堆粮、草。在其大门外街上，陵寝院墙口对面，有一座旧破损石桥，为挡此桥，砌墙一道。然陵寝院墙口却被此墙遮住。经将魏柱拿获严讯，据供曰：我派家人王福、斗巴尔于此地买房，于今年二月，王福等寄信告我曰：本月初九日，买姓穆之人二十八间草房，现于此处维修等语。何日开修我不知道。我随圣祖仁皇帝梓宫前来，每日在陵寝内。四月十五日拜佛前来房中，我家人才告我欲取山根之土砌墙。我以陵寝院外众人居住之处与风水无关，即准照家人之言维修是实。今审问之时，我才知晓院外之山亦与风水有关。故魏珠本应照建陵寝处以外，墙院二十里以内，刨山取石、修坟、建台、湖者，杖一百，遣边卫充军之律例，枷号三

个月，鞭百，惟魏珠荷蒙圣祖仁皇帝重恩，圣主又施重恩，然并未思竭诚报效，于梓宫附近并不恭敬小心，于梓宫安放地宫前，即维修住房、院落，任意刨禁地之山，铲平修院，又挡路砌墙，以致遮住关系陵寝风水之院墙口，殊属不敬违法，不可照一般律例拟罪，将魏珠照大不敬律例立即斩首，其房屋、家产、人口俱抄没入官，挡陵寝院墙口所砌之墙毁之。此非臣等擅便之处，谨奏请旨。朱批：三法司会议具奏。〖55〗

十五日(10月13日)

53 雍正帝命整肃绿旗兵丁。监察御史戴芝奏言：直省提镇以及副参游守等官，均有家丁入伍，循例食粮。每有壮丁不足，辄以老弱补数者，亦有自恃为主，将亲丁任意偷安并不随营操演者，更有虚挂其名，实无一人在位者，请通饬直省武职大小官弁，令其迭相察验，务使老弱除汰，粮饷不致虚糜。帝然之，命实力整顿，谕曰：天下绿旗兵丁大率十分中有二三分空粮，为专阃大臣及将弁等侵冒，老弱残疾不能骑射者，复充当兵数，徒令国家钱粮费于无用之地。夫武备关系重大，额设兵数，不特缓急恃以为用，并藉以防缉盗贼，守护城汛，岂可任听将弁挑选随丁，一无拘限。今限一年内彻底肃清，违者从重治罪。〖56〗

十七日（10月15日）

54 开纂修律例馆，修订律例。《大清律》成于顺治二年（1645），嗣后每年附以条例。至是，陕西道监察御史汤之旭奏请简选谙练律例大臣为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

一年（1722）以前所行条例，雍正元年（1723）以后所奉上谕，陆续纂修增入。刑部议覆，应如所请。有旨命设律例馆，划一律例，以左都御史朱轼等充总裁官。谕令于应增应减之处，再行详加分晰，作速修完。至雍正三年（1725）书成，五年（1727）颁布。〖57〗

十九日（10月17日）

55 命访求明太祖后裔以奉享祀。寻大学士等议奏：镶白旗朱文元一支，系明太祖十三子代简王之后。明崇祯时，嗣代简王监洪承畴军于松山之战，为太宗文皇帝所获，其侄文元从在军，亦被擒，遂归我朝。曾蒙圣祖仁皇帝召见，亲询宗系。文元于顺治年间奏往大同取其宗族来京，今现任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一支皆属代王之后。请于此一支内，查取谱牒，吏部拣选引见，择用一人。翌年（1724）十月初八日，以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因令其与旗人均居北京，入正白旗，每年春秋两季，由礼部官同其往祭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58〗

【考异】孟森在《明烈皇殉国后记》第三篇《清世宗封延恩侯为明后》一文中考证，明朝代王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入大同，阖门遇害。且所谓代王监洪承畴军出关，与其侄在松山被俘，并无其事。孟森先引张相文《南园丛稿》中《记朱侯》篇所记其于清末民初寻访朱侯之经过，张相文言："余尝考之，清初之世，诛锄明裔，耗哉尽矣。康熙三十八年（1699），帝南巡至南京，拜孝陵，愍陵祀之废也，命求太祖子孙供奉之。大臣奏言明裔久灭，难以访求。因著令地方官岁时代祀。迨雍正二年（1724），则忽眸

而得之，且著其籍曰：‘是太祖十三子代王之孙，崇祯末年被俘入满洲，遂编入汉军镶白旗。’用是称为明裔，以奉明祀焉。则是当封爵之初，其来历已不可尽明。”孟森又引王先谦《东华录》有关记载，证明康熙三十八年（1699）时明代子孙湮没已久，已是查访难以得实；并以康熙间南明既亡，遗民乃归心崇祯之后裔，清廷亦物色甚急。直至四十七年（1708）南北大索，捕获朱三太子一家斩刈皆尽，圣祖之万不令明有后，意灼然矣。“朱三既死而真明裔已绝，乃有朱侯绍封之举。”而据王氏《东华录》所书，雍正二年（1724）所求得之明裔，乃代王之后，代嗣王监军松山被俘，则在崇祯十五年（1642）。据《明史》之《代简王传》及表，第九世嗣王康王鼎渭，崇祯二年（1629）薨；子某王彝某，崇祯间袭封，薨；彝某子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入大同时阖门遇害。然则代嗣王在崇祯二年（1629）以后，凡有两世。其前一世，不知其名，不知其谥，亦不知其何年月日袭，何年月日薨。若果有为洪承畴监军之事，则必系此一人，但云携其侄在军中，则必代府之亲支。代府命名，“彝”字之下为“传”字，今名“文元”，一可疑也。明代监军，多用太监，绝无用亲王者，二可疑也。若代王为特别英武，不同其他各藩之生长富贵，蠢然纨绔，则不应于传反失其名，于监承畴军时，不叙其事，三可疑也。洪承畴之败降，事极震动，当时若更失陷一亲藩，非徒《明史》应书，即诸家记载，亦应郑重叙述，何以竟无一字？四可疑也。洪承畴之救锦州，其始清军亦屡挫；至太宗亲临前敌而后胜。后又坚守松山，阅时甚久，力竭城陷。清于虏获明将，缕述以纪武功，若有一明室亲藩在内，何以竟不提一字？五可疑也。故代王监军出关，已可云本无其事。而雍正间所觅得之明裔又非代嗣王亲支，乃名不列于排字辈行之朱文元，即为代宗，亦必疏远已极。孟森复考之以明太祖所定之各王世系排字辈次，再考清宫流出

之残本《摄政王日录》记顺治二年（1645）摄政王与大学士关于代王遗腹子之问对，更证以崇祯十五年（1642）代王降清之非实矣（参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56 削除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先是，巡视两浙盐课御史噶尔泰奏请削除浙江之惰民丐籍，略曰：所谓惰民者，细问土民，并查绍兴志书，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而名以惰民。其内外率习污贱无赖，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特别以辱之者也。又籍曰丐户，即有产不得充粮里正长。男子只许捕龟、卖饼、逐鬼为业；妇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妇娶嫁，为人髻冠梳发，或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丑秽不堪，辱贱已极，实与乐籍无二，间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细思此辈今已堕落数百年，生息繁衍，岂皆尽无廉耻，实因无路自新。请照山陕乐籍一并削除。下部核议。寻翰林院庶吉士司马灏文亦奏曰：绍兴府有惰民，又名丐户，系前明沉锢，农工商贾无其业，礼义廉耻不相关，男则吹乐捕蛙，妇则做媒送嫁，少者冶淫。匪特败坏风俗，而不耕不织，实无用之民也。其入京者，蔓延浪荡，与无知棍徒私昵，似娼而不名为娼。其在绍者不下数千户，南北往来，居然化外。请宣令五城御史逐出递回，并令浙抚除其丐籍，改业为良。礼部议以捕龟、卖饼、穿珠、作媒，俱系贫民糊口常业，较之乐户另编籍贯逼勒为娼不同，若行削除，终致失业。应令该督抚转饬属官，如有豪强倚势，勒逼凌贱，有伤风化者严行禁止。得旨：此亦系好事，部议不合，著削除惰民丐籍。〖59〗

二十一日（10月19日）

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赔补两江巨额亏空之法，略曰：两江亏空钱粮三百二十余万，其年已久，催征徒有其名，实际完纳甚少。国帑空虚，官民遭殃，臣忧心切切，会同三巡抚缮折条陈，因见识浅陋，未得弥补亏空之良方。跪捧朱批谕旨，伏读之下，方知臣对其事不明就里。皇上洞鉴其中情弊，臣惟竭尽愚忱，钦遵训旨，奋勉效力耳。窃惟州县官员亏空钱粮，岂能皆为自行挥霍，其乃多系上司勒索所致。州县官员搜刮民脂民膏上送司道府官，司道府官以此奉送督抚，以应其之索求。究其根源，盖因督抚贪婪而致仓库亏空也。钱粮被暗中侵蚀无影无踪，而州县之亏空又设法逃脱审理挪为他用，每年催而不完，贪污之臣反携数十万银两茫然无事而去，而数百涉事亏欠之州县官及其妻子家口成百上千人将照例遭受严查，以致生活无着，国帑数百万两钱粮亦无着落。于此不追查贪赃富豪予以赔偿，催令贫穷不堪之州县又有何益？贪赃者之钱财既然取自于两江，则应补偿两江之亏空，如此方合法理，亦可警戒后人，不敢效仿。臣闻两江之贪官无过于前任总督常鼐者，其贪婪异常，残暴至极，家业富殷，天下无人不知。其继任总督赫寿虽无恶名，却图钱财，家资亦为丰厚。伊等在任期间之所作所为，断难逃皇上明鉴。兹两江亏空钱粮，不可不分别由伊等子辈完偿。臣不敢稍有徇情，据实谨奏。伏乞饬命将伊等之子解送江南，分别偿还亏欠。（朱批：虽甚有道理，但未抓住把柄亦为不可，务必要有一合理之理由，著缮本具奏。不但这几人，藩臬道台人等，原

即名声恶劣家财富裕本应列入者亦著列入。若找理由，引诱其以往之下属书办予以查问，岂有不得之理？若未获实据，其贪污侵蚀之赃尚不明有几笔，朕即降旨强令清偿，将俾日后为督抚者为难。现若揭露其贪赃四百万两，伊亦俱认不讳，朕如何治罪，亦不致有何议论，如此做来方才为宜。）原任巡抚吴存礼虽令赔补其所欠税银，此责亦难免，仍应分偿。至原江西巡抚王企埥原本名声不好，现已赴军中，江西之亏欠钱粮伊应分摊，或交付其原籍催缴，或将其子弟家中信用之人送往江南催征之处，俟奉训示再钦遵施行。如此则无须牵连新任，亦不必摊派于民，钱粮即有着落矣。天下之人皆知贪官奸吏断无幸免，为官者无不恪守清廉，（朱批：朕心即为此也，甚是。）百姓益承享太平也。

朱批：如此而为，不但朕以为很要紧，亦惩治了奸宄。剩下的不多了，尔等料理起来亦即容易了。〖60〗

二十二日（10月20日）

58 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康熙三十五六年（1696—1697）间，云南巡抚石文晟欲将丁银摊入田粮之内，通饬各属查议，而绅衿及有产之民，内有因其不利于己，从而阻挠者，致其甫行而中止。〖61〗其后征收办粮，但遵旨从五十年（1711）丁册定为常数，续生人丁永不加赋。〖62〗然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乃有人丁之累也。御史董之燧尝疏请行令直隶各省地方官，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部议以买卖地亩，其丁银随地起者，即随地征丁，倘有地卖丁留，与受同罪。〖63〗

又议准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64〗，五十五年（1716）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分摊，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也。〖65〗康熙末年，四川亦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公私称便〖66〗，是亦为摊丁入亩之先也。至本年二月，户科掌印给事中王澍奏请天下丁粮宜随田办，略曰：国家正赋田地与人丁并重，今天下州县有丁随田办者，亦有丁田分办者。丁随田办则计亩分丁，赋均而民易为力；丁田分办则家无寸土之贫民与田连阡陌者一样照丁科派，未免苦乐不均。查新例五年一编审，核实增减，法非不善，但不肖官吏每以审丁为利薮，富民有钱使用，丁虽多而不增，穷民措钱不遂，丁虽少而不减，弊有不可胜言者。请嗣后丁粮俱随田办，准田之多寡均派丁粮，则穷民无向隅之苦，国课亦易于输将。〖67〗监察御史秦国龙亦奏请各省丁银宜从地起，然雍正帝于王澍、秦国龙之奏，未予批谕。其后山东巡抚黄炳亦奏言：国家惟正之供，原有丁地两项，丁自为丁，地自为地，本不相涉。各州县中，有田连阡陌而全无一丁者，有家无寸土而承办数丁者。查州县钱粮，地银十居七八，自康熙五十二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银已有定数，摊入地内，所加无几。况有地之家，坐拥膏腴，收取租利，虽少增不至费力，而无地之民资生乏术，措办艰难，得豁除而苦累可免。请照浙江丁银俱随地办之例，通饬北五省一体遵行。奏上，帝斥所奏草率。〖68〗

七月十二日，直隶巡抚李维钧亦请将该省丁银摊入田粮，略曰：直省丁银偏累穷黎，若摊入钱粮内征收，实与贫民有益。但将丁银摊入田粮之内，有力之家皆非所乐，

或有阻遏其请者，况部中止知成例，不肯变通，必议不准。仰祈皇上乾断，允臣所请。帝谓以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下部核议。〖69〗至是，户部议请于雍正二年（1724）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造册征收。帝又命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寻议：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摊入地粮征收，应令该抚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帝以九卿乃依违瞻顾，命仍照户部议行。时帝又命山东巡抚黄炳筹议摊丁入亩。黄炳遣差人前往北直探访，次年亦于东省行之〖70〗。嗣后，各直省督抚亦陆续仿行之，雍正年间继直隶之后而行摊丁入亩者有闽、鲁、豫、浙、陕、甘、滇、苏、皖、赣、湘、桂等省，晋、黔两省至乾隆年间始行，辽、吉等地迟至清末方行之。

摊丁之法，未求其划一，各直省以其情而自为匀摊。冀、鲁等省以通省丁银摊入通省地粮；豫、闽等省则以各州县分别计摊；甘肃虽以通省计摊，然却分河东、河西两个则例。其计算之法，或以亩计摊，即摊丁入亩；或以银两计摊，即每地赋银一两，匀摊丁银若干；或更以粮石以为计算。匀摊之数，各地有别，大致以地粮一两，摊入丁银二钱左右。〖71〗有清之摊丁入地，于民丁之外，尚有匠班银之摊入田赋，灶丁银摊入灶地，屯丁银摊入地粮。〖72〗摊丁入亩施行，时人谓之有四利：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算科，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烦再为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吏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73〗是所谓

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此编审所以缓行。

十月二十一日(11 月 18 日)

59 雍正帝敕禁奢靡，略曰：馈粥一事，乃我朝满洲淳朴之俗，非设宴也。此礼相沿至今，失其本意，竟至过为侈费。昔廉亲王允禩于其母妃之丧，欲沽取孝名，诡为孝行，于定例外，加行祭礼，焚化珍珠、金银器皿等物，荡尽产业，令人扶掖而行者半年。即事毕，伊容体充肥，略无衰损，其专事狡诈明矣。敦郡王允祹、郡王允禵、贝子允裪三人相结，指称馈食，大设筵席，自初丧以至百日，日用羊豕二三十口，备极肴品，轮流馈送，举国喧传，此众人所共知者。圣祖当日曾屡责允禩不务尽孝于父母生前，而欲矫饰于殁后。朕欲援据典则，准祁尔萨之奏，但恐众人谓朕抑制伊等，使居丧不得备礼，有碍于子孙尽孝之心、亲友相关之谊，是以踌躇未定。著各部院八旗大臣等会同详议具奏。寻议奏：事亲之道，务尽其诚，皇上圣谕，是非诚伪，昭然共喻。应如祁尔萨所请，嗣后办丧事不得以馈粥为名，过情弃礼，致失当年淳朴之俗，违者查出参处。旋得旨，著传示八旗，遍令遵行。〖74〗

二十五日（11 月 22 日）

60 雍正帝命整饬兵丁。谕曰：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植本不可不固，而官员等怠于公务，玩忽苟安，致法制废弛，兵丁等既无教训之人，遂少警惕之意，不习骑射，不谙生计，妄费滥用，渐至困穷。从前虽屡加赏赐，又设立公库，惠泽虽频，而空乏如故。限于三年内将一切废弛陋

习，悉行整饬，其各实心任事，训练骑射，整齐器械，教以生理，有顽劣者即惩之以法。倘三年仍不悛改，必罚无赦。

十一月初一日（11 月 28 日）

61 上月二十五日，恩科殿试，帝以天气已寒，改原在丹墀对策为在太和殿内两旁对策，传谕总管太监多置火炉，使殿内和暖，诸贡士得尽心作文写卷。制称：百行莫先于孝，六计必至于廉。今欲使家有孝子，国有廉吏，所以倡导鼓舞之者，其道安在？至帝王之治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今欲比户可封，何道臻此？尔多士积学有年，必有以抒夙抱而佐朕之新政者，其悉以对，朕将亲览焉。

是日，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雍正帝亲定癸卯恩科三鼎甲：状元于振，江南金坛（今属江苏）人；榜眼戴瀚，江南上元（今属南京市）人；探花杨炳，湖南钟祥人。至是，赐一甲于振、戴瀚、杨炳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张廷珩、周学健、尹继善、陈宏谋、金作楫等二百四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本科会试考官为吏部尚书朱轼、礼部尚书张廷玉。〖75〗

初二日（11 月 29 日）

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全省官员留用火耗支俸银两，略曰：臣前奏报为禁绝各州县亏空，将征收钱粮柜子加封一折内曾奏言：火耗银如何减征，亏空如何垫赔，各官盘缠如何留用之处，容臣议定后，另折密奏。兹与司道招集各府州县官员查问各处火耗实数，又经百姓询问核对，山西火耗银征收向来甚重，一两正项钱粮加征三钱四钱以至四

钱五六分不等。臣自本年五月到任，即遵旨缓征钱粮。接到部文，遂宣谕自十月征收钱粮开始，即封钱粮柜子，民缴钱粮自行封好投入柜内，火耗银照例核减。顷据布政司分派官员会同各州县印官、佐贰官、教官公同开柜点数后所报之印文看得，除正项钱粮外，火耗银每两有交一钱及一一钱以下者，亦有交一钱二三分至一钱七八分不等，甚至亦有交二钱者。此俱系百姓经照本地原额核减者，故即令照此数缴纳。估料全年应征之二百八十余万正项钱粮，照此参差收取火耗银，可共得五十五万两左右。臣等商议，每年所得火耗银入库二十万两，以为亏空之员家产尽绝实无可追之时垫赔之用。再修补城池及衙署房屋，挽修汾河堤坝，聘请义学教习，杀虎口、驿站马匹草料、消耗之马价，各衙门心红纸张、笔墨，书办工食钱粮，解运布政司库银之工价银，提塘递送本报之雇工银等项共需银六万四千余两外，尚余银二十三万五千两余。臣详问州县官员以往生计情形，各州县官员一向酌量收取本属火耗银留做支用，此视州县大小而多寡不一。除馈送上司四时五礼物品外，另有指称公务勒索之项，州县官员虽尽量加征火耗，仍不敷用，遂再借故加派于民，倘仍凑不足，即挪用钱粮，致民遭苦累且钱粮亏空也。兹臣禁止向上司馈送礼物，又向百姓宣谕圣主爱民至意，申明正项钱粮之外，若有官员少敢摊派者，民可即告于臣署。并张出告示，反复严申，（朱批：如此岂有不惧之理？）故而略有收敛，不敢恣意摊派矣。臣仍不时密访消息，倘有不肖之员暗中摊派，一经查出，即予揭参。（朱批：甚是。）为此，州县官员不敢如前摊派于民，且今火耗俱令解送布政司库，州县官员

若能足量得些盘缠，方可仰赖主恩赡养家口。（朱批：甚有理。）臣等案查德音、森图原定数额，州县官员一年仅给银三百两，此数极为不足，以致州县官员私派于民、挪用钱粮。臣窃惟官员内自出盘缠者甚少，（朱批：是。）悉赖任所所得火耗等项银两赡养家口。与其少给导致弊端丛生，不如计足拨给盘缠，恪守官箴。故臣等公同商议：大州县钱谷刑名事繁，销算簿册、缮拟文书请人亦多，与其养家份数一并自火耗银内每年给银一千两，此外差内解送毛头纸等物，销算造册等旁杂费用，另增拨银各三百两。平常州县销算请人养家份下各给银九百两，小州县给银八百五十两，偏僻小州县各给银八百两。毛头纸、销算档册等旁用项下，一律各给银一百五十两。再州县赋银解送布政司库所需工价银、铸元宝所需工钱粗计通省田赋需银共计一千二百六十余两，再各州县协解军台马匹草料所需之银共计二万一百九十余两，此等之银俱另行拨给。至泽州、辽州、沁州皆为辖县之州，较一般州县耗用略多，故俱给银各一千五百两，各府同知、通判、同知司狱、通判司狱一律给银各一千二百两。知府等费用比州县多，平均各给银五千两。太原、平阳两府知府照数给发，大同、汾州、潞安三府知府，因本地所征杂税每年尚可得银一二千两、三千两不等，故各比照其所得银数，大同知府给银四千两，汾州府知府给银三千两，潞安府知府给银二千两。河东、雁平、粮驿三道，职位高于知府，俱各给银六千两。至德音原定，巡抚给银四万两，布政司、按察司各给二万两。兹因火耗银核减，且增加州县官员之用，故而火耗银两不足。按察司办理阖省刑名案件，其雇请查案人员、公差支

给盘缠以及赡养家口等项均大大超出道府官员之用，故量足用给银一万两。布政司钱粮事务极为繁杂，雇请销算人员、公差支给盘费等项又比按察司费用多，故加赡养家口之额一并给银一万五千两。如此各官荷恩均得养家之银，（朱批：除对尔赞许嘉赐外，别无降旨。）又可杜绝礼物之耗费而安分守己。若非极端不肖者，必不会冒死而动私派于民、挪移钱粮之心。（朱批：务必至此。）以上共需银二十三万七百余两，尚应余银三万一千余两。臣荷圣主隆恩，委以通省首任，军民视臣为钦派抚养之人，望切殷殷，动辄赏给之项极为浩繁，节省不得。臣本一微贱之人，即至养家，亦无另外之财，惟赖主恩而生也。伏乞圣主自此应余之三万一千余两内，酌量赐臣一些，使臣足以统领办事，且阖家俱可恃恩度日。（朱批：不但全给尔，做为巡抚，这些何以够用？应当领银，用以劝赏。）本年钱粮尚未完纳，火耗银亦未交来，臣粗略估算，先行奏请指示，而后陆续得银之时再逐项办理。如此办理当否，伏乞圣主指教，臣将遵照办理。（朱批：所办已很好了。如此实心公正条理，上天必会鉴祐于尔。山西全省否极泰来矣。勉之。）再此奏火耗之数乃大体推算者也，俟钱粮全完之时，臣查清火耗银实得多少，再据实另奏。为此谨奏，请旨。〖76〗

十九日（12月16日）

63 先是，浙江上杭人温上贵在台湾从朱一贵起事，得元帅札付及木印，返杭召乡人响应。旋闻朱一贵失败，遂逃往江西，潜结“棚民”数百，谋攻万载县城。万载知县施昭庭闻讯，召集乡勇，预设伏兵，一战而擒温上贵，杀

其同党三百余人。至是奏闻，帝命三法司核拟具奏，并令廷臣议禁戢“棚民”之策。〖77〗

二十二日(12月19日)

64 山东巡抚黄炳奏各衙门收取节礼情形，略曰：山东巡抚衙门原有各属节寿礼银六万余两，丁地规礼银一万余两，司库羡余银三万两，驿道、粮道规礼银各二千两，盐道及盐商规礼银各三千两。通共计银十一万余两。其各属节寿规礼，拟俟各属亏空补完后，再斟酌收取，以备公用。司库羡余，俟各属起解钱粮到日，再赴司库支取。除养廉外，余为补还临关缺额并从前借赈蝗灾银两及将来赏赉抚镇两标兵丁之用。（朱批：凡百只要上下无一点欺隐就好！）又奏：各衙门馈送规礼积习相沿，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前任按察司时，向有盐商规礼，六载于兹，共收银三万两。但臣于六府中造义学、延师课、发膏火、资助故官家口回籍、赈济饥民、修造桥梁、砌筑道路、置买义冢种种公费等俱取给于此。近闻钦差在津清查此项，所有微臣前任按察司任内收受盐商规礼并为公费缘由，理合据实奏闻。更有奏者原告欲将各衙门规礼诬作命案之费，臣不胜骇异。此案事关盐政，从前并不与闻，亦无行知卷案，在钦差听断之下，自有公论。但臣闻此妄诞之词，有关终身名节，心实不甘，合并奏闻。雍正帝批谕：有的事，此时如何能瞒朕耳目，何必此奏？无的事，更不必奏。如有不妥处，岂是此以先入之言而可为凭者也，审明结案之时自有公定，此奏多了。

二十六日（12月23日）

65 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奏完补亏空事宜：请将交盘之外查出历年额外亏缺及将俸工捐抵未补各项，逐一详明督抚二臣，限年清补。朱批：各案亏空捐补之项，当与督抚商酌，应令在历来前任督抚司道赔补，岂可累及现任无辜之员也。总在尔等若肯任怨，实心任事，那有不办之理；少有瞻顾因循，则诸凡掣肘难行也。如山西通省亏空，诸务废弛，今诺岷到任方半年，料理清楚，钱粮分厘，皆有著落实，可谓天下抚臣中之第一者也，他省督抚当愧而法之。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严亏空之法，仍当施以矜恤之恩。略曰：部议准行之通政司右通政钱以塏条奏亏空一案最详且悉，但内有亏空留任赔补之官即令离任，从前年久行追之案亦查伊子现在何省为官，题请离任，俱俟追完开复补用。其亏空官员离任后，该督抚拣选才能殷实之员，请旨补授。若肯捐补一年内全完者，分别议叙。然就陕省而言，从前亏空甚多，臣抵任时严檄清查，将亏空而又溺职者参革已有多员，如其才堪驱策或供职无忝，亏空有因，此不尽本官之罪，参革留任，分别一年、二年、三年完补开复，今二年之限将届，补完者十已七八，即限三年者，赔补亦且过半。若一旦解任，是指日可完之库项又置诸杳无定期矣。倘其分厘未完或完不足数，原令抚臣核明题参革任究拟，并非宽纵。至从前年久行追之案，伊子现在居官者，其中颇有可用之才，一旦令其解任赔补，未免屈抑，而弃置有用之才亦殊属可惜也。况令督抚拣选殷实才能之员请旨补授，督抚能选其才能，岂能保其殷实耶？且接任之官赔完

议叙之说，恐亦空言而无实用，盖亏空数少，不敷议叙之数，则赔补无益，若果数多，则彼殷实之员，何不援例捐纳急公，而肯为他人赔亏空耶？臣于亏空诸员，非不深恶而痛恨，是以到陕未久，即经查察指参，惟是人才可惜，求之难而失之易。伏祈圣恩矜恤，或将陕省限年赔补诸员，令臣查明，现在陆续完补者仍照年限追补，如限满完不足数与分厘未完者，即行摘参离任。至从前年久行追各案，令各该督抚查明作何完补之法，以银数之多寡分别追赔，庶几情法两全而于钱粮或有补益。否则一时解任者，统各省计之，将一二百员，恐非圣主爱惜人才之意。嗣后如有亏空，追其本身无完，总应责成督抚、藩司、粮道、知府分赔，则源清而流自洁矣。〖78〗

二十七日（12月24日）

66 命八旗蒙古各建立官学，吏部理藩院考取能蒙古文、蒙古语者，每旗设助教一员，于每佐领下选择一人肄业，准其考试笔帖式补用。

二十八日（12月25日）

67 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到京朝见。先是，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策妄遣使纳降，略言：臣前在京城，议及策妄之事，蒙圣主洞悉情形，无论其使者来与不来，我们尽力为固守边疆之计，舍远守近，以逸待劳，此尽善尽美之策，而亦举国之所仰望者也。今其使者既来，措词柔顺，正可藉此以为完事之局。臣闻策妄左右并无亲信弟侄，此次遣来之使者根敦乃其最亲信之人，到京之后，宜厚加赏

贵，留至正月，缓缓遣归，亦不必遣人同往，但与约至明年，或夏或秋，于适中之地遣官会盟，则大事可了。至于罗卜藏丹津之为人，固不可取信于策妄，然西海之向背大有关系。灭罗卜藏丹津则西海定，而策妄之异念亦从此息矣。为今之计，莫急于自强，兵事不休，自强无暇也。雍正帝批谕：朕意亦定于其遣使来朝时完了此事，若其不肯会盟，缓缓遣使答他，料亦可善罢。所求者在于平定西海。朕甚厌兵，就是罗卜藏丹津，朕亦不恨怨他，真可怜耳，但无故伤多少人，甚属可惜！至是，帝召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谕曰：尔台吉于圣祖皇考时有获罪之处，亦有效力之处。尔台吉今悔过引罪，朕甚嘉之。所贡方物，酌量收纳，俟尔回日，另降敕谕。〖79〗

68 翰林院侍讲学士王传奏请严禁淫书，凡属淫邪小说，书坊不许买卖，如有不遵，照私藏禁书律治罪；限三个月内将小说版片追出，尽行烧毁，如敢任其留存，照失察盗贼例处分。〖80〗

69 是月，原河臣赵世显被参亏空国帑。先是，康熙六十年（1721）冬，效力河工聂大煊讦告赵世显纵容家人崔三等克扣沿河工料，侵蚀国帑诸弊。有旨拿问，籍没家产，赔补不足，遂下刑部狱，后死于狱中。至是，额外御史、淮安关监督庆元折奏：河南赵世显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六月至六十年六月兼管淮安关税务，共收税银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四两，据册查出隐瞒税银四十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两。赵世显，奉天旗人，始为两淮运使，升江苏按察使，复巡抚山东，后为河督。在任十九年，穷奢极欲，

废弛河务，终以亏空罹罪。〖81〗

十二月初七日(1724年1月2日)

70 禁罗门教。刑部尚书励廷仪奏称：漕船每艘有头舵二名、水手八名、闲散二三名。此类率多无籍之徒，朋比为奸，当漕船兑足之后仍延挨时日，包揽私货，以致载重稽迟，易于阻浅，不能如期抵通。及回空经产盐之地，又串通风客，收买私盐，此其弊端之彰著者也，乃尤有不法之事。凡有漕七省之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而浙江、湖广、江西三省其党更炽，奉其教者饮牛鸡血酒，入名册籍，蓄有兵器，按期念经，往往聚众行凶，一呼百应。莫若饬令该督抚即以军兵充当水手，则此弊自可禁绝。若择旗丁中善撑驾者拟出一二名充为头舵，再拟出十数名充为水手，则本军驾运本粮，各念身家，必不敢沿途生事，亦不致夹带私贩，不惟可以作速抵通，早回水次，即罗门邪教之徒不致结聚而自销散矣。雍正帝深以为然，批谕：此奏甚是甚好，就将此意拟上谕，用朱笔写好封固密奏。〖82〗

十七日（1月12日）

71 禁天主教。先是，浙闽总督满保奏言：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通晓技艺、愿赴京效力者送京外，余俱安插澳门。至是，礼部议准，请将天主堂俱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83〗。旋得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给予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勿使

劳苦。

禁教令既下，西洋传教士大为失望，欲经怡亲王允祥祈帝恩顾。王曰：尔等之事已耗费吾父皇许多心血，若中国之人赴欧欲改变尔等祖先圣人制定之法规及风俗习惯，尔等当何以言？吾之兄，当今皇上，决意结束此种状况。我等不能忍受任何人践踏朝廷之法律，孜孜以求欲取消我国之风俗习惯。嗣后雍正帝召见在京传教士，谕曰：尔等之宗教实非伪教，朕信之也，若朕以尔等之教为伪教，谁能阻止朕将尔等之教堂毁之，将尔等驱逐？如白莲教之类，以传教为借口，煽动造反，实属伪教。然若朕派遣和尚喇嘛至尔等之国家行教，尔等当如之何也？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一旦如此，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知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中国北面有俄罗斯，不可轻视。欧西各国，亦要担心。俄国使臣曾请求在各省通商，为朕所拒，惟允彼等在北京及边境贸易而已。今朕许尔等居住北京及广州，不深入各省，尔等有何怨乎？现朕既登皇位，朕惟一之本分，乃为国家而治事。〖84〗西洋人戴进贤等遂请宽免逐回澳门，略言：臣等自利玛窦航海东来，历今几二百年。兹因福建之事，部议波及各省，一概驱往澳门，远臣奉命惟谨，敢不凛遵？惟是澳门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住广东，或有情愿回国者，尚可觅便搭船。今俱不容托足，则无路可归。澳门虽住洋商，而各省远臣不同一国者甚多，难以倚靠，可怜欲住不能，欲归不得，此诚日暮途穷之苦也。因思臣等荷蒙圣恩留京备用，则每年家信往来亦所不免，倘广东无人接

应，将来何以资生？似此老迈孤踪，栖身无地，不得不冒渎严威，惟望圣恩宽厚，俯赐矜全，行令广东免其驱逐，嗣后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容住广东，如此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再各省现有衰老病废难行之人，可否暂容？伏乞皇上睿鉴，特赐谕允行。帝批谕：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旧典。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廷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帝遂下旨，令两广总督孔毓珣查议。

明年（1724）十月二十九日，孔毓珣奏曰：西洋乃系总名，分有十余国，各人住籍不同。澳门滨海偏僻之地，欲回则无船可搭，欲住则地窄难容。经臣议将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暂令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出外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有年老残疾者，听其久住外，余则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载回国。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为公所，不许西洋人潜往居住。现居澳门之西洋人，共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各有家室生业，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住经二百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租，亦称良善。惟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之后，澳门西洋人非贸易无以资生，不在禁内，独占贩洋之利。近年每从外国造船驾回，连前共有二十五只。恐将来船只日多，呼其族类来此谋利，则人数益众。拟将现存洋船二十五只编列字号，作为定数，朽坏者准修补，此后不许添造，并不许再带外国人容留居住。此安插两种西洋人是否妥协，

伏候圣裁。再外来洋船，向俱泊于近省黄埔地方，来回输纳关税。外人远来原为图利，臣饬令洋船到日，止许正商数人与行客交易，其余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仍拨兵看守。仍饬公平交易，毋得欺骗，定于十一、十二两月内，乘风信便利，将银货交清，尽发回国。不许误其风信，致令守候，则远人得公平交易而去，即无不感恩慕义而来，于关税有益，亦不致别生事端。其查货收税系抚臣管理，臣所行发放之法，理合奏闻。雍正帝谕曰：朕不甚悉西洋之教，但与中国无甚益处，不过从众议耳。尔酌量如果无害，外国人一切从宽好。恐尔不达朕意，过严则又不是矣。其所奏各节，均有旨准行。〖85〗

72 以履郡王允祹不能敬谨办事，命降为固山贝子。翌年（1724）二月，又降为镇国公。雍正八年（1730）五月，复封郡王。

二十二日（1月17日）

73 雍正帝册立嫡妃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之女。年氏，年遐龄女，年羹尧妹。〖86〗

74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零七，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四十万八千五百五十七，田地、山荡、畦地等八百九十万一千八百七十九顷六十二亩有奇，征银三千零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有奇，米豆麦四百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七石有奇，草四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一束，茶四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引，行盐五百零二

万四千一百三十八引，征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两，铸钱四十九万九千二百，户部库存银二千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

75 议准六世达赖（后称七世达赖）〖87〗册印。初，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西藏情形，略言：喇嘛粗勒齐木藏布由西藏回抵西安，报告西藏现今并无事，惟给达赖喇嘛之印，比前达赖喇嘛之印小。唐古特人皆愚昧无知之人，因为印小，彼等想必认为此达赖喇嘛亦比以前之达赖喇嘛小，盖印所行之事，即有敷衍了事之势。今无计可施，彼等要私自取用先前元朝时所给达赖喇嘛之印。臣以为此事关系甚大，请圣上降旨该部，查出先前达赖喇嘛印之旧模，即刻复铸比旧模稍大换给，亦甚易之事。唐古特人皆希冀达赖喇嘛办事，圣上降旨晓谕勉励达赖喇嘛，诚能照五世达赖喇嘛一样办事，则唐古特人倾心相随，亦于事大有裨益。至是，议准达赖喇嘛册印，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金印增蒙古字，刻满、藏、蒙文，曰："西天净土和地上圣教之主一切智持金刚达赖喇嘛"。别给敕书，令其办理噶布伦事务。又复准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照班禅、达赖喇嘛之例给予封号，给予金印敕书，授为"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88〗

76 葡萄牙神父穆经远随允禟至西宁。天主教神父入青海自此始。

〖1〗参见：《清代藏事辑要》一辑 88 页；《清实录藏族史料》一集 277—278、280 页。

〖2〗参见：《永宪录》卷二；《清史列传》卷一三《陈鹏年传》。

〖3〗《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2—3 页。

〖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5 页。

〖5〗《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4—5 页。

〖6〗《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155 页。

〖7〗地方各省将各项财政收支情况上报奏销时，户部、工部等主管衙门公然索取贿赂，当时称之为"部费"。

〖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杂册》305 号；《文献丛编》四三辑《会考府题奏档》；《上谕内阁》；《养吉斋丛录》卷一。

〖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45 页。

〖10〗《皇朝文献通考》卷四一《国用考》二。

〖11〗《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13 页。

〖1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19 页。

〖1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23—25 页。

〖1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册 769 页。

〖1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31 页。

〖16〗《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22—23 页。

〖1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109—110 页。

〖18〗《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30 页。

〖1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上谕内阁》。

〖20〗《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30—31 页。

〖21〗《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257—258 页。

〖22〗《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35 页。

〖23〗《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42—43页。

〖24〗《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46页。

〖2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啸亭杂录》卷十；《清史资料》二辑《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

〖26〗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六；《永宪录》卷二。

〖27〗《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2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卷八；《永宪录》卷二上。

〖29〗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172页；《永宪录》卷二上。

〖30〗《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96页。

〖31〗《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载《历史档案》1988年4期。

〖32〗《掌故汇编》内编卷二五《礼政七》、《科举一》。

〖3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七；《永宪录》卷二上。

〖34〗《安多政教史》第一编第四章有"达什巴图尔死后，其子丹津王作青海诸部首领"的记载。《清史稿·青海厄鲁特》亦有记。

〖3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

〖36〗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之起因，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康熙末年，青海蒙古诸部同心协力，迎请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到塔尔寺，奏请皇上，准予送往西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汉、藏、蒙三方人士护送七世达赖赴西藏坐床。在庆贺坐床典礼的宴会中，汉官的座席被安置在中间，青海蒙古被安置在后排，招待礼遇极为冷落；丹津王请求饶恕迪巴达孜巴的性命，又没给面子；希望按照过去的旧例任命为藏王之事，又告落空，而康济鼎则被任命为第悉之职。因此，青海蒙古之首领对清廷怨望，丹津王带头发动叛乱，洗劫了西宁方面的许多汉民村寨，一些寺院亦进行反抗清廷的举动。

（《安多政教史》　编四章）

〖37〗《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0 页。

〖3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圣武记》。

〖39〗《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7—9 页、12 页。

〖40〗《永宪录》卷二。

〖4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713—716 页。

〖42〗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 811 页；《永宪录》卷二下；《读书堂西征笔记》。

〖43〗《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282—283 页。

〖44〗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五；《正谊堂续集》卷七；《永宪录》卷二下；《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

〖45〗《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292—293 页。

〖46〗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上谕内阁》元年八月十七日谕；《清世宗实录》卷十；《清史述闻》卷四。

〖47〗《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7—9 页。

〖48〗《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48—252 页。

〖49〗《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54 页。

〖50〗《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65、266 页。

〖51〗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一；《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48—49 页。

〖5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上观《塔尔寺志》及赛多《塔尔寺志》。

〖53〗参见：《甘肃新通志》卷四六，《兵防志·戎事》；《安多政教史》一编五章。

〖5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七。

〖55〗《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336—337页。

〖56〗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20—21页；《清世宗实录》卷一一。

〖57〗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82页，二册290页；《永宪录》卷二下；《清世宗实录》卷一一；《清史稿·刑法志》。

〖5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一；《永宪录》卷二下；王先谦《东华录》。

〖59〗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52—653页；《永宪录》卷二；《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96页。

〖60〗《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366页。

〖61〗《皇清奏议》卷二五，巡抚云南杨名时《条陈地方事宜疏》。

〖62〗《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九。

〖63〗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八《食货志》，《田赋》。

〖64〗《养吉斋丛录》卷一。

〖65〗参见：《熙朝纪政》卷一；《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一；《石渠余记》卷三《记丁随地起》。

〖66〗《石渠余记》卷三《记丁随地起》。

〖6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53—54页。

〖6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497—498页。

〖69〗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58页；《清世宗实录》卷九。

〖7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251页。

〖71〗《清经世文编》卷三十李元英《请拨粮均丁疏》。

〖72〗《论"摊丁入地"》，载《清史论丛》三辑。

〖73〗康熙《嘉兴府志》卷九《户口》。

〖7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二；《永宪录》卷　下；《上谕旗务议复》。

〖7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　三；《雍正朝起居注册》　册 127 页；《大清会典事例》卷　百五十；《国朝贡举考略》卷　。

〖76〗《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468—470 页。

〖7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三；蒋良骐《东华录》卷　五。

〖7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305—306；308—309 页。

〖79〗参见：《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330 页；《清世宗实录》卷一　三。

〖8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册 320 页。

〖81〗《永宪录》卷　下。

〖8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册 363 页。

〖83〗雍正年间禁教的经过，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在给耶稣会某神父的信中有更详之记载：去年在福建发生的火星，最终酿成这场全国范围的迫害之灾。事情发生在属于福宁州管辖的福安县。一个信基督教的秀才对某一个传教士不满，状告了这位传教士。然后，他又联合了其他好几个秀才，告诉他们他自己的不满，他们一起到地方官那里递状子，列诉传教士的好几条罪状。他们的状子上说，欧洲人躲起来，偷偷地用信徒们的钱造了一个大教堂，里面男女混杂，要年青的民间闺女从很小的年纪就保持她们的童贞（当修女）不嫁人，等等。最近几年来，有些传教士不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或者对此重视不够，出于好意做了上述这些事情。秀才们的状子一级一级递到总督手里，又上奏给雍正皇帝，皇帝要求礼部商议，最后礼部发出如下通告：

在朝廷任职的欧洲人对制定历法有用，他们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效劳，但是，在各省地方上的欧洲人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吸引无知

的男女百姓听从他们的规劝；他们建造教堂以祈祷为名，男女不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对于国家没有一点好处。按照福建总督的意见，仅保留对朝廷有用的欧洲人。至于分布在北直隶（河北）和其他各省的欧洲人，如果他们是有用之才，可让他们到朝廷服务，把其他的欧洲人遣返澳门。有的传教士得到过内务府签署的入境许可证，他们必须把许可证交给地方官员，由地方官员把许可证寄到礼部，由礼部收回并销毁许可证。要求各地把传教士们建造的教堂全部改成公用房屋。严厉禁止基督教。凡是无视诏令入教者，必须尽快改正。如果他们再聚会作祷告，必须依法惩办。如果地方官员对此事掉以轻心，总督和都督们将把他们革职，送交礼部查办。（引自《洋教士看中国朝廷》101－102 页，《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给耶稣会某神父的信》）

〖84〗参见：《洋教士看中国朝廷》101－107 页，《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给耶稣会某神父的信》。

〖8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905－906 页。

〖86〗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四；《永宪录》卷二下。

〖87〗关于六世达赖喇嘛，在这段时期，出现过三人，第一为第巴桑结嘉措所立之仓央嘉措，清廷予以废黜；第二为拉藏汗所立之伊西嘉措，虽经清廷册封，但并未得到藏族的承认，后清廷亦废之；第三则是里塘的噶桑嘉措，清廷虽册封他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但藏族认为他是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转世，应为第七世。清廷于他去世后，也默认为第七世。雍正时议准的即为噶桑嘉措。

〖88〗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四；《七世达赖喇嘛年谱》；《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7 页。

清通鉴　卷八一

雍正二年　甲辰　公元1724年

正月初一日（1月26日）

1 朝鲜使臣表贺冬至、元旦、万寿节及进岁贡礼物；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等随班朝贺行礼。

初三日(1月28日)

2 因罗卜藏丹津反清起事，察罕丹津、厄尔德尼等不附，罗卜藏丹津以兵掠之。上年（1723）十月初九日，遣侍郎常寿前去宣谕质问，罗卜藏丹津诱常寿至察罕托罗海，拘禁于堪布庙中，随行之笔帖式多尔济愤激自刎。至是，因清军所至告捷，罗卜藏丹津惧，乃送常寿归。雍正帝以常寿乃简任西宁办理青海事务之员，并未将罗卜藏丹津谋叛情形奏闻，一切军务悉推诿于年羹尧，又擅弃西宁，轻往青海，致被俘获，释放后，复靦颜生还，溺职已甚，命将其拿解西安监禁。复谕年羹尧：罗卜藏丹津被困时，必

将常寿送回请罪，今果如此。罗卜藏丹津从此又以甘言巧恳，阻滞吾兵，亦未可定。罗卜藏丹津乃辜负国恩，与吾兵对敌之叛贼，国法断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虑。与罗卜藏丹津同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既经背叛，其爵即宜削除，伊等或来归顺，或被擒获，不必更论其先曾封爵，但论其行事之轻重，可宽者从宽，应治罪者治罪。〖1〗

初九日（2月3日）

3 青海各寺院喇嘛藉罗卜藏丹津之乱滋事，帝命理藩院传谕：西海罗卜藏丹津一事，喇嘛等理宜将叛乱之人善言开导，岂意反助西海悖逆之人，纠合数千喇嘛，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及至溃败，犹不降顺，入庙固守，以致追杀覆灭！太宗文皇帝时，五世达赖喇嘛遣使入觐，极为恭顺；及世祖章皇帝时，将五世达赖喇嘛延至京师，封为瓦齐拉达喇达赖喇嘛。百年以来，法教兴隆，今喇嘛助悖逆之人，凶恶已极，于佛门之教尚可谓遵守奉行者乎？〖2〗

十一日（2月5日）

4 西宁郭隆寺僧众反。郭隆寺（雍正年间赐名佑宁寺），原系章嘉胡土克图住持之寺。郭隆寺属下喇嘛甚多，素与罗卜藏丹津交好〖3〗，常以护教为名，聚众操练。官军进驻塔尔寺，年羹尧将该寺住持丹麻拘留〖4〗。至是，该寺喇嘛传令东山一带居民僧众，起事反清。年羹尧遣岳钟琪及前锋统领苏丹等统兵进剿，反清僧众踞山寨抗拒。是役，激战数日，僧众败绩，死伤甚众，官军一举克郭隆寺，斩丹

麻喇嘛。〖5〗年羹尧等报称：自平定三藩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6〗寻年羹尧又平石门寺反叛僧众。〖7〗

二十一日（2月15日）

5 命安缉棚民。浙江之衢州、江西之广信等府，向有闽广无籍失业之人，搭棚居住，垦山种麻，名曰“棚民”。至是，户部尚书张廷玉疏言：棚民者，既不可驱令回籍，又不听编入县册，去来任意，出入无常。偶遇年谷不登，辄结党盗窃，为地方之害。请敕下江浙督抚，查明有麻棚之州县，将棚民编入本县册籍，并取具五家连环互结，严行保甲之法，不时稽查。其中若有膂力技勇之人与读书向学之子，许其报明本县，申详上司，分别考验，加恩收用。如此则虽欲为非而不敢，虽能为非而不愿矣。雍正帝命户部会同江西、浙江督抚详议。三月，江西巡抚裴俸度奏称：江西棚民由来已久，情形各有不同，有入籍年久，现在纳粮当差者，有入籍未久，去留踪迹无定者，有近在市镇与土著杂处者，有远在山菁星散各居者，有土民雇其佣工，地主招其垦佃者，更有山主利其工力，曲为隐庇者，或种靛麻，或种茶烟，或佃耕做纸，统名之曰棚民。稽查之法，大概同此编甲一法，但编甲之中，不无变通，要在因地制宜，顺情不扰，地方官得人，方能有益。帝批谕：尔等务须着实访察，洞晓事情之终始巨细，再加以敬谨筹画，方于事有益。不可因一二属员之语为凭，忽于整理，而遗害于后也。六月，江西巡抚裴俸度再奏：已经彻底查明除九江、南康、抚州、建昌四府无棚民外，九府棚民共一万五千余户，俱已编甲造册，料理齐备。翌年（1725）七月，

从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满保奏，定安徽江西、福建、浙江三省棚民事宜诸款：各县棚户照保甲例按户编册，责成山主、地主、保甲长出结送该州县，有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一县有棚民数百户以上者，添弁兵防守，棚民最众之县设巡检司稽查；编册后续到流移，不得容留，有欲回本籍者，准其回籍；棚民有窝匪、奸盗等情，地方官及保甲长失察徇庇者，分别惩治；棚民有膂力可用及读书可用者，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于额外酌量取进。〖8〗

二十六日（2月20日）

6 设八旗教养兵。

二月初二日（2月25日）

7 颁行《圣谕广训》。康熙九年（1670），颁《圣谕》十六条，命各地督抚以下，以及州县官，每逢朔望，均向军民百姓宣讲。至是，雍正帝将康熙帝所制《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作《圣谕广训》，共万言，颁行全国。旋从侍讲学士觉罗逢泰之请，在京八旗每月宣讲。又从侍讲学士张照之请，行之于试士训蒙，由县、府及学政复试童生。平日，各学择有品行生员朔望宣讲，蒙师用以训迪幼稚。又从祭酒张廷璐之请，令将军及提、镇转饬所属武职宣讲。〖9〗

8 谕诫各省官差、盐差，务除积弊，略言：从来关榷盐税之设，所以通商裕国，或用钦差专辖，或令督抚兼理，无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也。但旗员相沿成习，阳奉阴违，任意侈靡，额外加派，苦累商民。关差之弊，大

抵皆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渔，报单任意重轻，饱豁壑者，则任其漏税，代为朦胧；不遂其欲者，则倒箧倾箱，不遗纤细。致商贾畏惧，裹足不前，行旅彷徨，越关迂道，则困商所以自困也。盐差之弊，尤介重愆。飞渡重照，贵卖夹带，弊之在商者尤小，加派陋规，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彻底澄清，势必致商人失业，国帑常亏。夫以一引之课，渐添至数倍有余，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为利薮，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赔累日深，则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则官盐不得不贵，而私盐得以横行。故逐年之课，难以奏销，连岁之引，尽皆壅滞，非加派之所致与？故关差惟在严禁苛求，使舟车络绎，货物流通，则税自足额。盐差惟在力除加派，使商困少苏，尽复旧业，则课自盈余。至于督抚，系封疆大吏，更当仰体朝廷归并之意，关政不得视为带理，漫不经心，误任属员，听其剥削；盐政不得罔恤穷商，独专厚利，硬派州县，计口征钱。当实心奉行，使风清弊绝，以副归并之本意。至将耗羡充课，固属急公，当恐以耗羡归正额，而正额之外复加耗羡，商民重输叠出，何以堪此？朕深悉关盐扰累之害，垂念商民营逐之苦，特谕尔等经理榷税者，务期奉公守法，遴委得人，知商旅之艰辛，绝箕敛之弊窦。通商即所以理财，足民即所以裕国，如自利自便，罔上行私，责有攸归。

初四日(2月27日)

9 总理户部三库事务怡亲王允祥条奏三库事宜：一、除加平之弊。各处钱粮务照库法解送，不得如前故为短少，与库官讲明轻兑，在外加平。违者治罪。二、除加色之弊。

从前各省解送银两，外有加色一项，解官与库官侵蚀分肥，便将潮银入库。嗣后，若解潮色银两，应将各省经办及解送官员题参治罪。三、三库设主事一员，办理档案，登记一应数目，年终查对，以杜欺隐。四、设库大使一员，各省解送钱粮物料，将限定日期、银两物件数目、官役姓名，预行知会大使，回堂登簿，俟解到之日，由大使会同该司官查验，以杜挪移、偷盗、遗漏等弊。从之。

初八日（3月2日）

10 岳钟琪往征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自西宁败走后，率部众潜往青海湖，旋又至旧牧地额母纳布隆吉尔，令亲信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分屯诸要隘。岳钟琪以青海地域辽阔，叛军尚不下十万，官军如俟青草出时进兵，则彼马已得草十余日，可以逃脱。且叛军若散而相诱，击此失彼，四面受敌，乃是危道。不如扬言四月进兵，使敌不动，乘春草未生时，以精兵六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至是，岳钟琪督兵三路出击：总兵吴正安出北路，总兵黄喜林、副将宋可进出中路，而自与侍卫达鼐出南路。岳钟琪等进至伊克哈尔吉（在哈济尔河下游），擒获阿尔布坦温布；黄喜林等擒获巴尔住尔拉卜坦及其叔伊克拉卜坦。十四日，官军复败吹拉克诺木齐于天城察罕哈达（今青海省天峻县境内）〖10〗，吹拉克诺木齐率三百人乘夜向噶斯遁去。二十日，岳钟琪歼灭罗卜藏丹津哈达河之部，乘夜进剿，黎明，抵其驻地。罗卜藏丹津仓皇以白驼遁走，部众大溃。罗卜藏丹津率众走乌兰穆和尔，又转柴达木。官军尾追不舍，中途凡欲归顺者皆收容之，凡对抗之人，

杀之甚多，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尔泰喀屯及妹夫格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虏其男女无数，牛羊数千。二十二日进至叙丹，擒获台吉藏八查卜。罗卜藏丹津衣妇人衣，携其妻妾，率二百余众，自噶尔逊河〖11〗入准噶尔境，投策妄阿喇布坦〖12〗。时官军于乌兰白克俘获吹拉克诺木齐、查士敦多卜。至此，助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八台吉皆被擒获。

是役，岳钟琪自出师至捣敌营，凡十五日，往返两月，杀获甚众。奏闻，雍正帝欣喜之至，撰平定青海碑文；又题诗赠岳钟琪，有云："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

十四日（3月8日）

11 调整北路驻军。阿尔泰驻军，原有振武将军傅尔丹统领之军前兵丁三千八十二名与征西将军祁里德所领之军前兵丁六千九十八名。至是，令两路兵内选五千名由傅尔丹率领暂行驻扎，其余由祁里德率领，于本年七八月间撤回。

12 革除儒户、宦户。谕曰：百姓完纳钱粮，当令粮民亲身投纳，不许里长、甲首巧立名目，希图侵蚀。闻有不肖生员、监生，本身田产无多，辄恃一衿，包揽同姓钱粮，秀才自称儒户，监生自称宦户，每当地丁漕米征收之时，劣生劣监，迟延拖欠，有误国课。通都大邑固多，而山僻小县尤甚。著即严行革除儒户、宦户名目。〖13〗

十九日（3月13日）

13 雍正帝首行躬耕耤田。

二十八日（3月22日）

14 以雨泽愆期，命清理刑狱。

三月初一日（3月25日）

15 雍正帝诣太学，谒先师孔子，谓今从祀崇圣祠者，除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者，并先贤、先儒之后，孰当增置五经博士，命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会同详考。

初六日（3月30日）

16 从吏部之议，定失察赌博处分：嗣后赌博案内，失察赌博之都统、副都统至五次者，罚俸一月；三次者，参领罚俸一月，佐领及骁骑校，罚俸一月。包衣、佐领下处分亦照此例分别治罪。家人犯赌，其主如系官员，亦罚俸两月，闲散人，笞二十五，该管官免其议处。至专司查赌，有捕役之员，其处分仍如旧。

十三日（4月6日）

17 琉球国王尚敬遣使至京，表贺登极，附贡方物并遣官生三人，入国子监读书。

十八日(4月11日)

18 遣御前总管京城喇嘛班第、副扎萨克大喇嘛达尔汉楚扬托音、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往准噶尔部，宣谕策妄阿喇布坦：申定疆圻，诸事循理妥议，归于和顺，以期永好。

二十二日(4月15日)

19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议奏防守边口八款：一、选满洲蒙古绿旗兵暂于巴尔库尔驻扎二千名，吐鲁番驻扎一千五百名，哈密驻扎二千名，其余撤回。二、于布隆吉尔设总兵一员，统兵五千，分为五营驻扎。三、布隆吉尔出嘉峪关五百余里，口外募兵，一时难得，令甘、凉、肃三州应撤回之兵留驻，其眷属俱官给路费送往。四、布隆吉尔驻扎官兵俸饷，若由内地运往，钱粮殊多糜费，应于每营派余丁二百名垦种，每人官给牛二只，籽种四石，口粮三石。依年减少，过三年后不必再给，此项地亩即作伊等恒产，以为兵丁月饷。五、布隆吉尔、沙州民间事务不可不设文官管理，应留通判一员，兼管赤金、靖逆二卫。另于布隆吉尔、沙州增设卫守备、卫千总各一员，专管种地事务。六、肃州总兵官四营，共有兵三千二百名，肃州在口内，应拨部分兵丁归入布隆吉尔。七、布隆吉尔、沙州原系蒙古地方，其南山空地甚多，大兵撤后，由蒙古人居住游牧，应派大臣、章京分明地界，避免争竞生事。八、派满洲兵驻防宁夏，哈密有事，随时驰援。

二十三日(4月16日)

20 直隶巡抚李维钧折奏现行地方事宜：一、本省亏空地丁银两，均摊十分之四，以便逐渐补完。二、减火耗每两二三分，以纾民力。三、起解兵饷，知府例有规礼，悉行裁革，令州县自行解司。四、各官衙署，例有里下铺垫陋规，予以革除。五、清查地亩，无致隐占。六、行保甲以杜奸匪。七、查饬营伍，除募兵虚兵之弊。八、亲检三

营甲帜，勤加操演。九、修整烟台，添建营房，增设马步兵五名，以严防汛。十、编饬村庄，筑墙掘濠，选壮丁训练，以防盗贼。十一、驿路两旁，栽种柳树，以恤行旅。得旨：天下督抚皆当如此留心，扩而充之，何虞吏治不肃，民生不遂耶！〖14〗

四月初三日(4月25日)

21 先是，副河道总督嵇曾筠疏奏，河工调遣不敷，请设标下河兵。至是，怡亲王允祥等议驳。旋得旨：嵇曾筠驻扎南河，兼管运河，于河南黄河相去甚远，实难相顾，若无标下官兵，难供驱使，或令齐苏勒酌拨分给，务期永远可行。寻议：河南黄河险要之处，莫如怀庆府属之武陟县，应命副河道总督嵇曾筠驻扎彼处，督率防护。〖15〗

初五日(4月27日)

22 以蒙古苏尼特、阿坝垓部遭大雪，牲饩俱已倒毙，特遣官携户部银二万两散赈。

初七日（4月29日）

23 雍正帝饬谕廉亲王允禩。先是，以工部议挑浅本不送内阁，违例交与奏事人，大学士议请将允禩议处。雍正帝命：俱从宽免。如是者再三。至是，帝谕责允禩，略曰：朕之无知兄弟数人，种种妄行，以致皇考暮年愤懑，未尝贻皇考一日之安也，是以肌体清瘦，血气衰耗。伊等非惟不自引咎，毫无爱恋之心，且固结党援，希图侥幸，由来久矣。朕即位后，惟笃兄弟之义，曲予包容，指示教诲，冀其改过。允禩素行阴险狡诈，皇考深知，曾于朕兄弟前，

屡降谕旨，不可悉数，朕岂有意凌虐苛责之哉！自朕即位，将允禩优封亲王，任以总理事务，其理应痛改前非，输其诚悃。而其乃不以事君、事兄为重，犹以允禟、允禵曾为伊出力，怀挟私心，至今未已也。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有意隳废，奏事并不亲到，亦不检点，苟且草率付之他人，岂非欲故激朕怒，以治伊罪，使朕受不美之名，朕断不使伊志得逞。诸王大臣宜时加规劝，务令改悔，并留心详视，允禩果回心改过，明于君臣大义，感戴朕恩，表里如一，尔等即据实陈奏，若怙恶不悛，亦断不可隐讳。允禩之大志至今未已，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为君难，若只图一身逸乐，亦复何难，惟欲继美皇考之治，则忧勤惕励，莫难于为君矣。朕既受皇考所付重任，则朕之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为防范，以皇考之圣神，犹防允禩等之奸恶，不得一日宁处，朕身视皇考何如耶？且于皇考则为父子，于朕则为兄弟，父子之与兄弟，其间相去甚远。伊等在皇考时毫不逊顺，恣意妄行，匪朝伊夕，至今犹然不止，所当深虑，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永贻子孙之安乎？〖16〗

旋以允禟逗留张家口，再责允禩。先是，兵部参奏允禟奉派往蒙古，不肯前往，竟在张家口居住数月，又称奉旨进口。有旨命廉亲王允禩议奏。允禩议令允禟速往，将不行谏阻之长史额尔金交部议处。帝以所议不妥，命再议。允禩又议将允禟革去郡王，没入家产，交宗人府永远禁锢。有旨命诸王大臣详议具奏。因谕诸王大臣，略曰：此事交尔等公议，欲识王大臣之意耳。如欲治允禟之罪，则竟治之矣。朕

非不能执法之主，岂有委尔等治罪之理？览诸王大臣议奏，朕非鄙薄尔等，所见实有不到。允禩，朕弟也，国法具在，犯之即应治罪，朕岂避罪弟之名而委之人乎？岂知此等无理无义、乖戾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适足以昭朕无私之善政，何碍之有？允禩之事交与允禩者，特以难之，并无他意。向来允禟、允禟、允禩等俱听允禩指示，故朕望允禩教诲伊等，使之改过。乃不但不行教诲，反激成伊等妄为。朕今施以恩泽而不知感，喻以法令而不知惧。朕当以社稷为重，虽系兄弟，亦难顾惜，自当明罚敕法。诸王大臣理应将允禩素行与今所作之罪，明白指陈，或照允禩所议治罪，或加等减等治罪之处，请旨定夺，朕自降谕旨。

帝寻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曰：允禩不肯前往奉差地方，并不请旨，私自回来，诈称抱病，任意出入边界。朕已宽容数月，伊毫无惶惧之意，公然居住彼处。近召入王大臣等严降谕旨，允禩料已稔悉，亦竟不差一人前来谢罪奏请，殊失人臣之节。著革去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

十八日（5月10日）

24 达赖喇嘛遣使抵西宁，祈求宽恕罗卜藏丹津之罪。年羹尧缮折奏闻，雍正帝批：喇嘛、和尚、道士就是此一种妇人之仁，不论是非。朕略有不解，西藏备万余兵，拒捕罗卜藏丹津，今又替他讨饶恕，依尔看来，他们是什么主意。丹津若逃藏，他们如何处置？寻年羹尧回奏，略言：自陕省用兵十年以来，青海、西藏皆有轻视内地之心，是以罗卜藏丹津肆行叛逆，西藏之人固不愿丹津为藏王，亦不信我兵必能击败罗卜藏丹津。达赖喇嘛遣使到臣，为罗

卜藏丹津和解求宽，此不过两处讨好骑墙之见。帝批：达赖喇嘛遣使来，乃出家之人不识大体，将此以夸慈悲，大概此辈皆俗谓放火救火之流辈也。此一番事后，西藏人自然畏威，若再令怀德，大概蒙古可保无事矣。〖17〗

二十日（5月12日）

25 宗人府参奏：贝子允禟差往西宁居住，擅自遣人往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请将允禟革去固山贝子，撤出佐领。有旨俱著宽免。

闰四月初四日（5月26日）

26 续修《大清会典》。礼部侍郎蒋廷锡奏请续修《大清会典》，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本朝会典，自崇德元年（1636）起，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止，已刊刻成书，其后四十年来所定章程，未经编辑。应如所请，将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雍正二年（1724）各部院所定礼仪条例，造册送馆编辑。

初五日(5月27日)

27 命设八旗左右两翼宗学各一所。选宗室四人为正教长，十六人为副教长。宗室子弟年十八以下愿入学者，分别教习清汉书及骑射。十九岁以上愿入学者听。入学者月给银三两、米三斗及纸笔。每月考试一次，三年期满，分别等第录用，以隆教育。〖18〗后又为八旗贫寒子弟设八旗学堂，因该学由八旗与礼部协同管理，亦称礼部义学。初设四学，雍正六年（1728）增为八学。分满汉书学堂与汉书学堂，设满汉教习十六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裁

撤。〖19〗

初十日(6月1日)

28 命设广济堂与育婴堂。

十一日(6月2日)

29 令内地所有卫所归并州县。

十二日(6月3日)

30 禁百姓代赔州县亏空钱粮。谕曰：今闻有州县亏空钱粮，百姓情愿代赔者，此端断不可开。亏空之员，未必爱民，况百姓贫富不等，断无合县情愿代赔之理。或系棍蠹勾连，藉端科敛；或不肖绅衿，一向出入衙门，通同作弊。及本官被参，犹冀题留复任。因而号召多事之人，连名具呈，称系合县愿赔。后官畏惧承追处分，接呈入手，即遣差役按里追呼，名曰乐捐，其实强派，累民不浅。嗣后绅衿富民情愿协助者，听其自行完纳，其有阖县具呈者，即将为首之人治以重罪，府州县官查参重处。

二十三日(6月14日)

31 严禁回空粮船夹带私盐。漕运总督张大有疏奏，请严回空粮船夹带私盐及闯闸闯关之例。刑部等衙门议覆定例：嗣后回空粮船夹带私盐、拒捕杀人者，将为首者立决，为从者发边卫充军。其闯闸闯关者，将船丁、舵户枷号充军，为从者杖徒。押运等官不行约束，知情故纵者，革职。

32 严禁邪教。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向有豫东邪教党羽，现已拿治在案，此外各已归正，毫无形迹。然愚民最

易蛊惑，暗通声气亦未可定。又以湖广、江南、河南、江西等省向有白莲、罗门等邪教，分别谕以严禁之旨。其谕湖广总督杨宗仁、署江苏巡抚何天培曰：白莲、罗门等教妄立名号，诳诱痴迷，假因果之说，饰诡异之迹，夜聚晓散，男女混杂，黠者同声相和，愚者罔识其非，争趋崇奉，党类潜滋，妨耕废织，莫此为甚。楚省似此奸徒亦复不少，应饬行所属，密访渠魁，严拿究惩。

复谕河南巡抚石文焯秘密访察白莲教，略曰：豫省向有奸民以白莲教等名色诳惑愚民，潜结党类，今或变名阴相煽诱，乡愚无知，受其诳误者，尚所在有之。地方大僚有澄清风俗之责，岂可苟且姑容，养奸不发？石文焯奏：到任之后，时时留心访察，细访得此辈之倡惑意在骗财，因前数年收成歉薄，小民谋生不赡，而其教亦渐衰息。但若辈极其诡秘，诚恐密肆煽诱亦未可定，防微杜渐刻不敢忽，惟与田文镜时时留心密访缉究。又密谕江西巡抚裴率度严禁邪教，嘱以毋得张大声势，以骇视听，惟当留心密访，设法缉获。

九月，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报：山东邪教，有大成、无为、罗祖、空子等名，以烧香讽经为事，以修真养命为说，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口诀，引诱愚民入其教中，每人每月纳钱数十文以作供养。经密访，已于鱼台、金乡、单县拿获会首李万禄、张焕、王天保等多人。〖20〗

五月十一日（7月1日）

33 西宁会盟并于青海编设佐领。年羹尧奏：因西海乱平，乃行会盟。除额驸阿宝外，凡西海所有王、贝勒、贝

子、公、台吉等无不毕至。申明正法随罗卜藏丹津反清叛乱八台吉之罪，宣读条约十二款〖21〗。同日，年羹尧又奏，青海同内扎萨克，编设佐领以统辖，每百户编一佐领，不足百户者为半个佐领。所属台吉皆为扎萨克。每扎萨克各设协领、副协领、参领一员，每佐领各设佐领、骁骑校一员，小博硕库各四员。若一旗超过十佐领，除不增加协领外，则各增加副协领一员，两佐领酌增加一参领。副都统达鼐谙悉蒙古事务，暂留办理青海编佐领事务。〖22〗

十四日(7月4日)

34 以贝勒苏努扰乱国务，命革去贝勒，带同其子前往右卫居住。十一月十九日，苏努卒于右卫戍所。〖23〗

十八日(7月8日)

35 先是，重庆知府蒋兴仁因受四川巡抚蔡珽叱辱谩骂，愤激自戕。蔡珽惧，以病故题报。雍正帝令蔡珽明白回奏，珽复支吾不明。帝责蔡珽溺职，将其解任，令自备资财，效力修城；命尚书塞尔图署理四川巡抚，确查具奏。至是，谕吏部及直省督抚：向闻有职官自尽而多称病故，含糊完结者。夫一介小民，偶有此事，亦必报明官长，详察情由。焉有身任职官，而轻身若此，必有万不得已之情，或系本人犯法畏罪，或被上司逼勒，或受同事欺凌，断非无因，岂容草率含糊，以逃国法？嗣后若有此等情事，督抚应据实具题，明白归结。若本家隐匿不报，则将子弟及亲族人等从重治罪。若该管官员胁制更改或隐匿不报，亦重治其罪。督抚等失察，一并严加议处。〖24〗

十九日（7月9日）

36 命整饬土司。云、贵、川、广，瑶僮杂处。雍正帝即位之初，尝明谕土司奉公输赋，毋得生事扰累。至是，以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复命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督抚提镇，嗣后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视为鱼肉，毋得滥行科派。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25〗

二十日（7月10日）

37 谕责廉亲王允禩及其党羽，略曰：七十、马尔齐哈、常明等皆夤缘妄乱之人，为廉亲王允禩之党。七十原为阿灵阿谋主，各处钻营，朕御极之初，即谕诸王大臣曰：彼此结党，互相戕害，甚属恶习。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扰乱国家耳。如此天岂肯如其愿乎？乃至今朋党之人，尚尤未息，不知君臣大义之轻重，效法众人恶习，其事难以枚举。著将七十革职，所查抄家产仍给庄亲王为修府第之用。

二十六日(7月16日)

38 定青海善后事宜。先是，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言：自西汉设立河西五郡以来，历代之兵未必尽强，西海亦未尝无彝，而守土之臣，一线孤悬，亦能保固疆圉，抚有斯民者。盖五郡边堡上著番回原属内地，即以西宁而论，设有

四卫，无事则为我编氓，受其租赋，有事则为我藩篱，资其捍御，远禁互市，近稽奸宄，千百余年不能外此法也。本朝自三藩平定之后，招抚西海者，虚张外彝之声势，糜费百万之帑金，犒赏无休，贡赋未闻，以数十万之番回，委而弃之于蒙古，归之于喇嘛，以我赤子为彝佃户，以我民人为彝爪牙。西宁一卫，奉我政令者，方圆才数十里耳。罗卜藏丹津之作乱于今日，乃自作孽耳。〖26〗迨罗卜藏丹津之乱平，年羹尧遂条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二条，下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核议。至是议覆：

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应分别赏功罚罪。

二、青海各部落宜分别游牧居住。依照内扎萨克，编为佐领，以申约束。

三、朝贡交易按期定地举行。贡期自雍正三年（1725）始，青海诸王贝勒，分三班进京请安进贡，三年一次，九年一周。

四、居青海之喀尔喀蒙古各自为部，不再归属青海，以分青海之势。

五、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今西番人等尽归仁化，即系内地之良民，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将番人心服之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卫分管，仍令附近道、厅及添设卫所官员管辖。

六、青海、喀木、藏、卫乃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据有之，今因青海叛，尽取其地，分隶川、滇，请禁喇嘛仍索各部银。

七、喇嘛庙宇宜定例稽查。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请定例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仍每年稽查二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

八、陕西边防宜严界限。黄河入边，至于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请创修边墙，筑建城堡，使之悉成内地。肃州之西桃、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处，俱膏腴之地，应令民人耕种。

九、甘州等处宜添设官弁。甘州与西宁疆界相连，令于此二处设立营汛。

十、打箭炉等处亦宜添设官弁。青海既已平定，应将巴尔、喀木处人等悉行收集，除罗隆宗之东察木多、乍丫地方俱隶胡土克图管辖外，其余番众头目等俱给与印信执照，与内地土司一体保障。打箭炉之外，俱令新设之总兵统辖，以为云南、四川两省声援。

十一、边地弁兵宜归并裁汰。

十二、边内地方宜开垦屯种。

十三、番人部落宜加抚绥。

兵事已竣，著年羹尧回西安办理三省事务，暂令奋威将军岳钟琪驻扎西宁，留兵四千名，听其管束。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又议定年羹尧奏请禁约青海十二条：朝见进贡定有期限；不准自称盟长；西藏人等不许扰累；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等部落，不许青海占为属下；编设佐领，不可抗违；内外贸易，定地限时；以上六事，已于善后事宜内议定；其余六事：背负朝廷，必行剿灭；内地差遣官员，不论品级大小，若捧谕旨，王公等俱行跪

接，其余相见俱行宾主礼；恪守分地，不许强占；差员、商贾往过，不许抢掠；父没不许娶继母及不许强娶兄弟之妇；察罕诺门汗喇嘛庙内，不可妄聚议事。〖27〗俱从之。

二十九日（7月19日）

39 议黔省吏治。贵州巡抚毛文铨折奏：黔省穷荒州县，请三年之内有称职者，督抚保题，以应升之缺即用。至是，雍正帝谕曰：贵州政务不甚繁剧，且有边俸推升之例，亦可使仕途不留滞矣。若因其穷苦而加此殊恩，恐他省效法不便。若如此，则边缺、海缺、河缺、苦缺，何止于贵州？况朕原开不次擢用之恩，在本省调补，任你量才题奏调用。如果有刑清政简、缉盗安民之良吏，何待三年五载，亦不须大计甄别之岁，只管随时题奏，何必绳定成规，以招议论。〖28〗

六月初八日（7月27日）

40 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奏谢，略言：受事以来，见江苏地方，外似繁华，中实凋敝，加以风俗奢靡，人情浮薄，纵遇丰年亦难为继，但逢歉岁，遂至成灾。私心窃虑实非止于不要钱，不费事，便足以报君恩、尽臣职也。每一扪心，且忧且惧，莫知所从。自今以往，惟有时凛圣训，不瞻顾，不因循，竭力尽心，谋积贮，通水利，崇节俭，恤廉耻，务期荒年亦可不愁饥，穷民亦渐不为盗。帝批谕：转移风俗之事，须徐徐渐次化理，不可拂民之意而强以法绳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养赡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衣食者，倘若禁

之骤急，恐不能养其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而亦不能任劳，既不能养生，必反为他求矣。必须尔等地方大吏，正己率属，徐徐化导，使百姓明识是非，乐从务本，知其利害，方可长久遵行，风移俗化也。万不可严急使民失业。至于苏、常等处，还是礼义柔弱之风，虽尚奢靡，不过好为嬉戏耳，况人性多巧，可以挣得出饭吃，若较好勇斗狠之风，相去远矣。若尽令去读书，天下官还不够苏州一府人用，非长计也。若驱令归农，此辈懦怯无能之人何能力田服劳也，不过弃乡弃土而往他省，仍务其旧业耳，非长策也。凡事顺人情，就风俗而理之，渐渐委曲开导方可。此等事一点迂腐浅见不得，虚名务不得，地方上刁顽衿绅纵不得，末业小民苦不得。必须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如此宽仁、如此识见，方可为民父母。诸事若不计及久长，只图一时高兴，不能令风移俗美，反成劳而无功，没趣至极也。只可以善言徐徐化导，不可以罚害小民生理也。〖29〗

十一日（7月30日）

41 禁民间任意设坛求雨。

42 改逃人定例。先是，户部侍郎觉罗塞德奏言：因逃人之例法严而限迫，地方官惧罪，故行隐匿，因而逃人反得潜藏。至是，九卿议覆，请嗣后逃人在该地方居住已过一年，而地方官不行拿获，将地方官降一级留任，十家长、里长、邻居、窝逃之家俱照不应重律，责三十板完结。不及一年者，俱各免议。倘过二年发觉，仍照从前定例治罪，如所居之家不知情者，免议。逃人在所逃之处置有产业者，

将一半入官。在逃之单丁男妇年过六十，或原有废疾者，及未至六十而其家主原令为僧道者，俱免照逃人例治罪。若逃出后，自改为僧道及故将其身残毁者，仍照逃人定例。

十二日(7月31日)

43 定生员加倍治罪例。〖30〗

44 命吏部尚书田从典协理内阁大学士事务。

二十二日(8月10日)

45 命办理河南封丘县生童罢考案。先是，因伏汛堤工紧急，封丘知县唐绥祖按田亩命各社添雇入夫，运土论方给价。忽有王逊等文武生员百余人以筑堤不许雇觅社夫，并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筑堤，先后往巡抚衙门与学臣衙门具控，拦阻控告知县唐绥祖，并挟封丘生童罢考；又有武生范瑚等于途次竟将封丘县呈送学臣考试童生用印册卷抬去，希图挟制官长。开归道陈时夏前往晓谕，仍扬言：若要我等赴考，必须分别儒户，将我等之夫概行豁免，征比钱粮不许与百姓一例滚催，并要将知县参了，然后应试。言毕俱昂然而去。至是，河南巡抚石文焯、布政使田文镜先后具折奏报。帝览奏，批谕：此事光景未必止于此，只恐生出一点事来。尔等可将为首者出其不意拿解省城，加意看守，候遣部臣审理，此事必将一二渠魁正法示儆，刁风方可息止。遂遣沈近思与阿尔松阿为钦差前往承审。寻将为首之王逊拿解到省，即行正法。时田文镜参奏学政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等诸事沽名，欲作好人，并不肯秉公执法，凡

遇劣衿抗粮生事之处，每多庇护。按察使张保于罢考一事亦置若罔闻。生童云：宗师甚宽，按察使安静，陈守道是好人。帝览奏，将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31〗

二十三日(8月11日)

46 设立八旗井田。先是，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等查明户部余地、内务府余地及拖欠钱粮人员所交地亩数目，核议处置之法。至是，允祥等回奏：查得内务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顷，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顷，应于此内择二百余顷为井田，行文八旗。将八旗无产业满洲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共一百户，派往耕种。此拨去种地之人，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各授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共力同养公田。三年之后征收公田所种之谷。每年十月后农事既毕，校围学射。如此八旗中无产业者，各得产业，以全生计。

明年（1725）元月，户部遵旨遣官于直隶固安县择官地二百顷为井田。然井田之行，愿去者甚少。雍正五年（1727），又将旗人中无恒产在京闲住、倚靠亲戚为生者，以及拖欠钱粮及为非犯法枷责治罪革退官兵，发往井田。至乾隆时，仍将京旗移垦井田，然去者甚少，逃回者甚众，遂废止井田。〖32〗

二十四日（8月12日）

47 先是，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陈粤东事宜，略曰：粤东近河近海之处，悉为势力豪强占为己业，不许穷民采捕，请严行禁止；广东香山澳门地方，居住红毛人户日

增，宜增弁员弹压。雍正帝命两广总督孔毓珣悉心筹办。至是，孔毓珣奏言：粤东依山附海，田地甚少，生齿甚繁，岁产米谷，不足供百姓日食，一遇荒歉，遂致缺乏。澳门自明嘉靖年间西洋人来中国贸易者纳租居住，已二百余年。西洋人居住之地东西一百三十余丈，南北二百一十六丈，住有白人、黑人二千余名，不懂汉语，不事耕种，以造作器皿及往来各洋贸易为生，设有头目约束。其地有香山协把总带兵五十名防守，又有粤海关税馆及牙行贸易汉人一百数十户，前山寨设有关口，不许西洋人擅入内地。此等西洋人住久人众，驱之则无地可驱，且守法纳租，相安无事。惟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定例，禁止南洋不许中国人贸易，澳门因系彝人不禁，独占其利。近年每从外国买造船只驾回，贸易船只日多，将无底止。应查其现有船只仍听贸易，定为额数，朽坏准修，此后不许添置，以杜其逐岁增多之势。外国洋船每年来中国贸易者，俱泊省城黄埔地方，听粤海关征税查货，并不到澳门停泊。〖33〗

七月初六日（8月24）

48 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康熙六十年（1721），川陕总督年羹尧疏陈赔补亏空事宜，请择亏空数少，或居官谨饬，或才能可用、不得已而亏空者，限于一二年内将其本任应得耗羡，委道府监收补项，仍不许加耗累民；若居官败检、不惜民瘼、亏空最多、任意侵蚀者，立行题参，严加追比。康熙帝批曰：妥！然至次年，陕西巡抚噶什图以陕西亏空甚多，请将各州县火耗量留本官用度外，其余俱捐补合省亏空。康熙帝则斥之曰：民间火耗，只可议减，

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民间火耗，今安可照伊等所题加征乎？加派之名，朕岂受乎？朕谓此事大有关系，断不可行。雍正帝继位后，地方大吏相率入奏，请提解火耗以弥补亏空，余为地方公费及养廉之用。山西巡抚诺岷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余分给各官养廉。帝谕奖其通权达变，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山东巡抚黄炳奏言：各属原有火耗一项，从前所收加二五、加三不等。今仰体皇上体恤臣下并爱养民生至意，通盘打算，斟酌适宜，量加核减，使小民省一分之累，即受一分之惠。除每年留给通省各官养廉若干外，余剩若干尽数补项，即以其本来应得之规以补其原额虚悬之项。不损官，不累民，如此三年内，庶几渐次弥补矣。〖34〗云南巡抚杨名时亦奏：巡抚衙门规礼共有五万余两，乞准留若干，其余应充公用，则公私俱有所资藉矣。帝深虑之，批曰：凡直省督抚此等之奏，朕不但不谕，而且不览，凡所取与，任尔等为之，只要还朕个是好二字来。朕并非着你们穷苦了方称朕意也，况督抚羡余，岂可限以科则，拘以绳墨？惟视秉心何如耳。只要你们取出良心来，取所当取而不至于酷刻，用所当用而不涉于滥；不可朘削以困民，亦不可沽一时之名誉，至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必使兵民温饱，官弁丰足，督抚司道皆饶裕，乃朕之所愿。是在尔等相机度理而行之。其是与否，自难逃朕之鉴照也。〖35〗河南巡抚石文焯亦奏：巡抚衙门向有府州县节礼，但历久相沿，原系出自耗羡之内，既非苛派于民，又非始自今日。是徒有利于属官，究无益于百姓，莫若将此项节礼令各属缴存司库，留为抵补

亏空之项，以完国帑。如此既非额外加派有累民生，而帑项亦得有着矣。帝批谕：此事朕论不得，朕为天子，岂可令督抚收受节礼。如果将节礼以补亏空，即属员百姓亦未必不心服。此则在你相机权衡为之，非朕论尔之事也。〖36〗

本年正月，河南巡抚石文焯奏称：所有耗羡，各州县多少不等，以库平计之，大概绅衿一分内外，民户一分三四厘不等，通盘合算约有一钱三分有零，统计全省额征地丁银三百六万余两，约耗羡银四十万有零，除通省各官酌量分别给以养廉及每年有各项杂用公费并赔垫之项，久邀圣睿鉴无遗悉，子耗羡内支应不复议捐外，每年约可余耗羡银十五六万两解司库以为弥补亏空、抵还借帑及办公事之用，是旧有之亏空可以补完，库帑不致悬欠矣。州县既不送上司之礼，又无公捐之项，所给养廉足资食用，不但永无亏空，亦可以砥砺廉隅；至于各衙门俱有养廉，皆可专心供职、实力办公，即有不肖上司希冀苛求属吏，亦无可施其伎俩，是勒索之事亦可永绝矣。征收钱粮既委员拆封，耗归公贮，州县更不能于额外加增也。地方百姓自无重耗之累，所有亏空悉于所余耗羡内划补，无论新任旧任皆无苦乐不均之叹矣。帝批谕：以上妙不可言，这有得何讲！此一奏终落实了，非泛泛浮华之词也，封疆大臣如此通盘打算、如何留用、如何补苴、如何养廉属员、如何挪移公用，还朕一个行得通、作得去、人心服、事不误，朕自然说是的。含糊朦笼只讲个钱粮要紧，不管人情事理，说得好，行不来的事，朕前使不得。尔等非一真字，凡事据实，再不能邀朕见重也。有治人无治法，即依你此奏何尝不是不好，若不能辨别属员以明去就，即此奏保管你行

不来，慈软二字治民之大忌，较酷刻误事尤甚，着实留心。〔37〕至此，山西、陕西、湖广、河南已行提耗羡之举，然却遭种种非议，乃至有御史刘灿请禁提解火耗之条奏。提解耗羡终至引发廷议。

六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具折陈述耗羡之宜归公，养廉之宜设，略言：直省钱粮，正贡之外，向有耗羡，虽多寡不同，皆系州县入己。故正赋以供国有，耗羡以养廉员，治人食人，相维相系。是此耗羡者，百姓之钱粮，即朝廷之财赋，乃皇上体恤群臣，以补其常俸之不足，非专为州县而设也。耗羡与节礼原属相因，上司不提解耗羡，属官必呈送节礼。自督抚司道府厅，量其权势之重轻，定其归礼之厚薄。端阳、中秋、新年、生旦，名为四节，四节之外，又加表礼，表礼之外，又有土仪，土仪之外，又供时鲜。下既送节礼以媚上，则有所恃而生其挟制，必至肆行而无忌。上既贪节礼以取下，即有所闻而碍于情而，亦将徇隐而不言。损名节，败官常，朘民膏，亏国帑，实由于此。若禁止馈遗，一概不许收受，其不肖上司必将寻隙勒诈，别生事端，恣其无厌之求。即有淡薄自甘者，思欲屏绝馈遗，而上司衙门别无出息，枵腹办事，反不如州县各官安享厚利，谁能堪此？故臣以为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由大吏分拨养廉。以公众之耗羡为公众之养廉，天理人情之至，王法所不能禁也。况耗羡提解于上，则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费则可随便支应而不分派州县，上司既不分派，则州县无由藉端苛索里甲。是提解火耗亦可禁绝私派，岂非因时制宜，安上全下之要务乎？今既封固粮柜，又校订分数，州县不能入己，谁肯多征？是提解耗羡即禁止滥加。

又谓公取分拨，非大臣鼓励属员之道。殊不知上司即清慎躬勤，亦必有请幕宾养家口之费，与其暗收馈遗，常怀贪赃之惧，何如明分养廉，共拜圣主之赐？且既不受馈遗，则亦无所瞻徇，廉洁者荐之，贪污者劾之，正大光明，严威整肃，未必非砥砺廉隅之道也。至以羡余赔补亏空，前任巡抚原有彼此通融之举，无辜者为人赔垫，亏空者事外优游，廉员短气，奸徒得志，诚属不平。今抚臣诺岷将每年存贮耗羡银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之处先经奏明，一遇亏空之员，即照例参革离任，先于任所原籍搜查衣物产业，令其自行赔补，如果家产尽绝，逾限不完，将本犯正法之后，方以留贮耗银补其亏项，仍将补过某人亏空银两数目造册题报。既无丝毫假借，又无分厘染指，何至有假捏亏空希图帮银如从前之弊窦乎？请皇上敕下直省督抚，俱如山西巡抚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年所得火耗银两约计数目，先行奏明，俟年终之日，将给发养廉若干，支应公费若干，留补亏空若干，一一具折题销，则电照之下，谁能侵吞？总之，耗羡非州县之己资，应听分拨于大吏；提解乃安全之善策，实非为厉于属员。帝深以为然，批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静气，秉公议奏。〖38〗

时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力争不可行，以为耗羡归公使火耗与额征无异，今日则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非善法也。帝曰：尔作过县令，亦收过火耗乎？沈回奏：然，为养活妻儿计耳。帝曰：抑非为一己之私乎？沈奏曰：妻儿不能不养，否则便绝了人伦。〖39〗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也以不便于民而反对之。〖40〗太原知府金鉷入京引见，亦反对诺岷、高成龄之主张，帝亦

询之是否以地方官之私心反对耗羡提解，回奏曰：臣非为地方官游说也，从来财在上不如财在下，州县为亲民之官，宁使留其有余，使地方官知廉耻才好。〖41〗

至是，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遵旨议覆提解火耗事，帝以所议见识浅小，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行。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藉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尔等奏称各属火耗，请将分数酌定，朕思一省之内，州县有大小，钱粮有多寡，地广粮多之州县，少加火耗，已足养廉；若行之地小粮少之州县，则不能矣。惟火耗不定分数，倘地方遇差多事繁之时，则酌计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简，则耗羡即可量减矣。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减除矣。若酌定分数，则将来竟为成额，必至有增无减，此火耗分数之不可以酌定者也。又奏称提解火耗，将州县应得之项听其如数扣存，不必解而复拨等语。现今州县征收钱粮，皆百姓自封投柜，其拆封起解时，同城官公同验看，耗羡与正项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县皆知重耗无益于己，孰肯额外加征乎？是提解火耗，既给上下养廉之资，而且留补亏空，有益于国计；若将州县应得之数，扣存于下，势必额外加增，私行巧取，浮于应得之数累及小民。况解交

督抚，则显然有据，扣存州县，则难保贪廉，此州县羡余之不可扣存者也。或曰先于山西一省试行，此言尤非也。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行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况天下抚藩岂尽不如诺岷、高成龄，而谓二人独能行之乎？又奏称，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朕谓有治人即有治法，法有因时制宜者。今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除，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可渐减。今尔等所议，为国计乎？为民生乎？不过为州县起见。独不思州县有州县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论必当公平，不可偏向。又朝廷之于百姓，原属一体，朝廷经费充足，民间偶遇歉收，可以施恩赈恤，百姓自无不足之虞，是清补亏空于国计民生均有益也。天下督抚有如诺岷等，不避嫌怨，实心任事，自能酌量行之，通省羡余丝毫不能隐匿，又孰敢此外多取一钱，以干罪戾乎？朕于臣下期望甚殷，自此各加勉励，勿侵蚀国帑，勿贪剥小民，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于尽革，此朕之愿也。提解火耗，朕亦不能保其将来无弊否也，各省能行者听其举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强。〖42〗

自是，各省相继实行耗羡归公，各官于常额之外，酌给养廉，明立规制，使不得需索扰民。各省文职官员养廉银总计二百八十余万两，而各项公费尚不在其内。〖43〗

【考异】耗羡归公与行养廉银之起始时间，有雍正元年（1723）、二年（1724）、五年（1727）及康熙六十年（1721）等不同的说法。

五年说。孟森《明清史讲义》、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等持此说。其所据皆同，即《皇朝文献通考》与《大清会典事例·俸饷外官养廉》中有载："五年，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州县火耗重者严行裁汰，酌中量留耗羡拨给各官养廉，以为日用之资。上从之，谕各省督抚就该省形势照例酌议以闻，嗣是各督抚陆续奏行。"（《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国用四。）然此段史载并不符合史实。首先，诺岷在雍正三年（1725）即因涉足皇子允禟案被夺官，至死未复，不可能再有五年（1727）以晋抚身份之奏。《大清会典事例》虽无"诺岷"二字，然其文字句与《通考》相似，显是沿其旧辙，毋庸考辩。其次，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无须待到五年（1727）。早在二年（1724）七月，雍正帝态度即已明朗，其上谕中虽称"不行者亦不勉强"，然其一面驳斥诸臣"不合朕意"，一面赞誉诺岷高成龄二人及效法者"见贤思齐"，必欲通行之意已不待言。实际上，继元年山西之后，即有数省效而行之。

二年说。史籍中《皇朝文献通考·职官考》和《清史稿·诺岷传》均记为二年（1724）。据此，台湾学者庄吉发在《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中认为，养廉之名，由来已久，清初官员也于正俸之外私取养廉，清圣祖也默认其事实。雍正元年（1723），革除陋规、支给养廉的省份已不限于山西一省，但当时尚未经廷臣疆吏妥议，也未酌定分数及各官应给银两。耗羡归公、支给养廉合法化，实始于雍正二年（1724）。日本学者佐伯富在《清代雍正朝的养廉银研究》中亦持此说。

元年说。薛瑞录在《清代养廉银制度实施时间考》中指出，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三年（1725）二月八日的奏折里，不仅谈到诺岷所奏的具体内容，而且十分明确地记载了山西省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时间，是雍正元年（1723）。直隶、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等省，也都在雍正元年（1723）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康熙六十年说。董建中在《清代耗羡归公起始考》中指出，康熙六十年（1721）八月初一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西亏空情由，在分析造成亏空情弊之后，年羹尧于奏折末议及赔补之法："愚以为当择其亏空数少或居官谨饬或才能可用不得已而亏空者，姑且从宽限于一二年内将其本任应得耗羡委道府监收补项，仍不许加耗累民。若居官败检、不惜民瘼、亏空最多、任意侵蚀者，立行题参，严加追比。"康熙帝批曰："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仅一个"妥"字就意味着康熙帝同意并授权年羹尧行事。年羹尧所奏不同于以前种种"耗羡归公"，其因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从而具有"合法性"。清代耗羡归公实肇始于此。或说清代耗羡归公的实施至迟也在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三年（1725）五月二十五日川陕总督岳钟琪在其奏折中明确指出西安府耗羡归公始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并说在陕西"此法已行三年"。

考之以上诸说，提耗羡设养廉始于雍正五年（1727）之说，显系错误，故以后著述已无人从其说；雍正元年（1723）与康熙六十年（1721）两说亦不可取，从上引奏折及雍正帝之朱批，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熙帝不愿受"加派"之名，雍正帝亦不会公开"令督抚收受节礼"。因此，尽管到雍正元年（1723）下半年，已有山西、直隶、山东、河南、湖南、湖北等若干省份陆续将实行或部分实行耗羡归公的情形奏报，君臣各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的看法，但直至雍正二年（1724），皇帝与部院大臣及地方督抚各级官员，实际上仍然是一直在进行讨论，力图找到一个弥补亏空与防止官吏贪挪的良方，以致石文焯于元年（1723）八月二十七日《奏陈详议完补亏空之法折》中仍提出以"通省俸工"或"通省耗羡"抵补亏空，

说是“舍此二者之外，别无良法”，而雍正帝的态度至此并未十分明朗。到雍正二年（1724）初，石文焯再奏，雍正帝的态度已见明朗，至六月高成龄的奏折将这一讨论引向了高潮。雍正帝逐条驳回了内阁大臣们的异议，饬令按山西诺岷之方式，“各省能行者听其举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强”。皇帝公然允行，明立制度，标志着提耗羡、设养廉作为一项制度真正开始施行。是以，兹从雍正二年（1724）说。

十六日（9月3日）

49 颁御制《朋党论》。略曰：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朋友之道虽不可无，然既登朝为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

八月初四日（9月20日）

50 申严西南洋之禁。初，康熙晚年有南洋贸易之禁，至是，福建浙江总督满保奏称：海洋商船不许前往西南洋吕宋、噶罗巴等处贸易，惟东南洋许其行走，久经定例禁饬在案。本年六月有洋船三只湾泊浙江定海，据称东洋回棹，又称安南回棹，查船上所载类多西洋货物。又闻西洋货船报税，恐违例禁，俱捏报由安南回棹字样，凡税一倍者必加至两倍完纳并口岸规例若干，更有土宜分送。在密

行确查外，臣查从前禁止商船不许前往西南各洋，原为防范外国彝人起见。帝批：商船不许往西南洋吕宋等处，其西南洋货物听其自来。今定海所泊洋船果从吕宋、噶罗巴回棹，自应照例治罪。当日设立海关，其来已久，其自外国海船贩来货物到关，无不收税之理，海洋商船亦无不许往安南之禁。九月，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商船出洋贸易应严饬该督仍照旧例严查收税。〖44〗

初八日(9月24日)

51 向例官员挪用巨额钱粮至数万两者，罪止于流。至是，刑部等衙门议请嗣后挪移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虽属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俱限一年全完免罪，二年完者减二等，三年完者减一等，三年限满不能全完者，查未完之数，照例治罪。

十三日(9月29日)

52 广西提督韩良辅呈进广西与安南交界之关隘地图并陈边境情形，略言：广西边境之内与安南连界者，皆属土司，设有营兵分守各隘。镇南大关为贡道出入，锁钥谨严，关之外，种有刺竹，关之内，筑有墙垣数十丈。粤楚贫民向日多有往安南贸易、开矿者，拟严行禁止，不许一人出境。帝批谕：安南小国，恭顺纳贡，历有年所。自朕视之，莫非臣民，何分中外？况往来贸易，乃商民所便，只须登记档案，稽查其去来，若一概禁止，一者于民不便，二者动外国之疑惧，非善政也。〖45〗

十九日(10月5日)

53 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折奏沿海百姓前往台湾情形，略曰：上年定例，内地之民，已经在台湾居住者，令本县查明给照，厦门同知验照放行。但从未过台之人，今亦以赴台耕种为名前来。本年正月至三月三十一日，给照过台者已达一千零九人。谨将立法稽查，分别料理之处，逐条开明于后：

一、福建、广东内地人民，现在入籍台湾居住，偶回内地欲仍往台湾者，务须在本地方官处，将台地住址、族邻、保甲、姓名、田产、坐落地段、纳粮册名，逐一开明具呈该县，即为移关台属。

二、福建、广东人民已经在台居住，立有产业，家口偶回内地者，呈明台湾本县，请给印照。

三、凡福建、广东人民偶因耕种觅食到台，欲回内地者，该县查明，只给用印回籍小单，至厦门同知处缴验即收，不许影冒小单又行过台。

四、台湾文武生员，岁科二试，往来考试者，呈明本县查明是实，出具印结，详明批允，方准给照。

五、商贾贸易之人至厦门附搭商船，携带货本，欲到台湾者，厦门同知验明，果有货物，必取行家船户保结，方许给与商货姓名印单，准其过台，一面知会台同知查点。

六、文武各衙门差役兵丁往来台厦者，本衙门给与印信照票，开明事由、姓名人数、往回限期，台厦两同知出入查照，一体点验。

七、各营战船及各官差船，往来台厦者，令在厦在台

汛口，文武与民船一体盘查。

八、厦门、安海、澎湖、台湾各汛口地方，有藉开店铺包揽无照客民串通偷渡及用小船搬运接引者，令该地文武严拿通报，治罪追赃。〖46〗

二十二日（10月8日）

54 雍正帝谕责诸兄弟，略曰：历年来，朕见宗室之习气不善，无故若仇，尔我交陷。宗室皆属同祖骨肉，仇自何来焉？朕未登大宝之先，不但朕之兄弟宗室，即八旗大臣官员，并无一人与朕有仇，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皇考灼知朕之为人行事，爰付大位，盖因朕心仁慈，毫无朋党偏私，能明大义，可以保全尔等也。大阿哥允禔、廉亲王允禩、郡王允禵、贝子允禟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皇考洞鉴此情，禁锢允禔，令允禵出征西宁，置之远地。无知之人，反谓试用允禵，将定储位，允禵遂妄生觊觎。伊等结为朋党，相与钻营，本系嫡亲兄弟，又结同盟，以为亲援，钻营内廷之人，巧赂以收人心，欲待间乘时，成彼大志耳。因此，朕即位以来，离散伊党，令居远地，惟望伊等改悔前行，不致生事，惟恐万一事生，必至诛戮多人。尔宗室等，谨识朕训，凡有阴鬼诈恶，好结仇雠者，即当速改。尔等虽固执此薄道必无所利，坚执此微仇必不能报，徒尔受辱犯法，底于罪戾，贻羞天下万世而已。〖47〗

二十六日(10月12日)

55 降旨处理仲家苗民事宜。先是，雍正帝以贵州乃边

陲要地，然边防久已因循怠惰，遂将前任巡抚金世扬调离，以官声好而又能办事之毛文铨接任，擢升总兵赵坤为提督，并谕曰：贵州苗种不一，闻得仲家苗甚属凶狠，近年内地刁顽百姓往往投入于彼，勾连生事报复。宜严饬属员，令得民心，徐徐惩奸罚恶，除暴安良，莫将此任等闲观之。〖48〗

三十日（10月16日）

56 禁革州县陋规。内阁学士巴锡条奏，整饬州县，先宜革除陋规，如派催里长有茶果之名，编审有酬劳之例，迎春、乡饮均有谢礼。户部议如所请，令各省督抚严行禁革，违者参处。

57 是月，以社仓、保甲、禁赌、缉盗四事密谕各省督抚。略曰：社仓一事，甚属美政，但可行之于私，不可行之于公；可起之于丰年，不可作于歉岁。设立保甲，乃安民缉盗之第一良策，当劝勉府、州、县渐渐兴行，不可急迫生事，三年成功不为晚也。各地光棍、刁民串通胥吏、兵丁，日则赌博营生，夜则窃盗活计，地方吏役巡捕互相瓜分其利，纵有稍露，大家隐瞒蒙蔽，平民焉得不受其累？尔等大吏当以此等事日夜在心料理，稽查拿获。国家安民之要务首在缉盗。各地方官如仍前讳盗，当严察题参，从重治罪。〖49〗

九月初三(10月19日)

58 停户部与陕西各项捐纳事例。

初八日（10月24日）

59 禁广东开矿。先是，广东开矿，聚矿工达一二十万人，两广总督孔毓珣以铅锡等矿乃自然之利，弃之可惜，奏请于广东开矿。廷议以盗贼渐起，邻近郡邑皆有戒严之意，命永行封闭。雍正帝降旨，略曰：养民之道，在于劝农务本，若舍本逐末，小民希图目前之利，不肯尽力于畎亩，殊非经常之道也。且利之所在，众之所趋，人多则食用愈繁，食繁则米谷愈以不继。况远近各省一闻开采之信，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岂能辨别其良奸，而去留之势必至于不可容而止。今若招商开厂、设官征税，传闻于外，则断不可行。至是，孔毓珣回奏：今奉圣谕，合始终而计之，利小害大，实有不可轻举者。但广东穷民趋利若鹜，睹此天产之财，欲使断绝不偷，势所不能。是以如深山穷谷内有穷民暂时零星偷采糊口者，宽其禁捕；若访得聚集人多，地方文武即拨兵役驱逐解散，再若生事地方，则擒拿究治。如此分别立法，是远方无赖之徒，不致闻风而至，本地乏食穷民聊得藉砂易食。帝深以为然，谕曰：此论甚妥得中，但要实力奉行。〖50〗

十二日(10月28日)

60 山东巡抚陈世倌奏请严禁回教。略曰：回回独为一教，自京师以及天下归其教者，不可胜数。各府中多有崇祠广宇，名曰礼拜寺，俗称回回堂，由来已久，不能禁绝。所可恶者，党羽众盛，到处横行。文武臣僚及衿监书役行铺中莫不皆有其人。请嗣后出仕绅衿以及衙门铺店诸色人等，概令出教；其各处礼拜寺、回回堂，或悉令拆毁，或

改立书院，或另祀明神。有旨不许，朱批曰：此种原一无可取，但其来甚久，即礼拜寺、回回堂亦彼类中敬奉而已，不能惑众，此教数百千年来亦无甚大过。如僧道、回回、喇嘛等，断不能一时改革禁除，此等徐徐再看，相机而为。〖51〗

十四日（10月30日）

61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请晋省摊丁入地。略言：晋省现在穷黎多无恒产，富室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以致丁倒累户，户倒累甲，甲倒累里，晋省俗例，相沿已久。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法宜变通。查山西通省民屯田地上中下科则不等，共额征地粮银二百三十二万六千四百六十五两七钱二分三厘，丁银共六十五万一千六百八十五两四钱六分七厘。请照直隶新定之例，通盘合算，将通省丁银摊入通省地粮之内，约计地粮一两，随办丁银二钱八分一毫。如此，则有粮者始有丁，有丁者即有粮，一转移之间，民累可以豁免，国课不致逋欠。得旨：此奏甚好。将直隶行有成效之处，引入可也。〖52〗

十月初五日（11月20日）

62 雍正帝御太和殿，传胪。本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初四日，帝御懋勤殿，殿试读卷官大学士马齐等奏请钦定天下贡士试卷。帝曰：尔等所呈十卷，朕俱详阅，第一卷文字甚佳，议论弘博，识见高迈，是大有见解之人，字体亦好，此卷无可移易。遂拆第一卷，乃陈德

华，直隶安州人，二十六岁。帝又曰：朕欲将第三卷移置第二卷，至第四卷典赡华丽，置之第四，未免稍屈，但二三卷文章俱好，仍以此卷为第四卷。其第五卷可移置第九卷，第七卷可移置第十卷。遂命张廷玉填写十人名次。帝又曰：作养人才，为立国之本，士习端则民风自厚，朕所以谆谆教育，欲使士子皆怀公忠之心，则读书有实在学问，立朝有实在经济。故发榜后，恐有佳卷限于额数，复令大臣等校阅进呈，朕亲为览定取中，不使人才或有遗弃，以后应永为定例。随亲定甲辰科三鼎甲：状元陈德华，直隶安州人（今属河北）；榜眼王安国，江南高邮（今属江苏）人；探花汪德容，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至是，赐一甲陈德华、王安国、汪德容进士及第；汪由敦、刘统勋、尹会一、傅鼐等二甲、三甲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吏部尚书朱轼、内阁学士福敏、户部尚书张廷玉、吏部侍郎史贻直。〖53〗

二十五日(12月10日)

63 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之请，设宁夏驻防八旗，于宁夏驻扎满洲兵丁之处，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八旗共派驻防兵二千二百名；于宁夏设理事同知一员。越日，又从年羹尧所请，准甘肃改卫所为州县，设宁夏、西宁、凉州、甘州四府，灵州一州，宁夏、宁朔、平罗、中卫、西宁、碾伯、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张掖、山丹、高台十四县。〖54〗

64 是月，年羹尧入觐失宠。先是，八月二十一日，年

羹尧奏谢恩准进京入觐，帝特赐马鞍一副，以示恩宠。九月二十四日，年羹尧由西安起程，帝批谕：览奏，朕实欣悦之至。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途中，年羹尧着金黄服饰，官员迎送，兵丁侍从前呼后拥，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亦跪道迎送。至京师，公卿王大臣亦跪接郊迎于广宁门外，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不为礼，颔之而已。在京一月有余，陛见时，在天子御前箕坐，无人臣礼。帝甚觉乖张，极为不满。时人有议年左右朝政者，帝不快至极，是以羹尧开始失宠。十二月初九日，年返抵西安，上奏曰：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返己扪心，惶汗交集。皇上弘慈广被，曲示优容，且一载以来，赐爵、赐金、赐第、赐园、赐世职、赐佐领，父子兄弟以及妻孥莫不沾濡雨露，沦浃脊髓，解衣推食，宠赉褒嘉，极人臣罕觏之遭，萃于臣之一门四世矣。臣能不矢志竭诚图报于生生世世耶？帝览奏而批之，略曰：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子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机，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凡人修身行事，是即是矣，好即好矣，若好上再求好，是上更觅是，不免过犹不及；治已愈求治，安已愈求安之论，到底是未治未安也。朕生平不为过头事，不存

不足心，毋必毋执，听天由命。从来行之似觉有效，但未知取原结果如何耳，虽然亦自择其益者行之，岂为眼耳鼻舌之累，以乱此意，以害此自身乎？二年（1725）二月初六日，年羹尧复奏：臣伏读御批为竟，不自知其汗如水。敬读严训，寝食不宁，自怨自责，几无地以自容。〖55〗

十一月初八日(12 月 23 日)

65 河南巡抚石文焯、山东巡抚陈世倌条奏积贮备荒事宜六款：一、民间积贮莫善于社仓，社仓须旌劝有方，不得苛派滋扰。收贮米石，暂贮公所、寺院，俟息米已多，建仓收贮，设簿记明，以便稽考。有捐至三四百石者，给八品顶戴。二、社长有正副，择端方立品、家道殷实之人，以司出纳。如有成效，按年给奖，十年无过，给八品顶戴。三、每石收息二斗，遇小歉之年，减息一半，大歉之年全免。十年后，息倍于本，只收加一之息。四、出入斗斛，官颁定式，每年四月上旬给贷，十月下旬收纳。五、收支米石，由社长逐日登记簿册，经县具总数申府。六、州县官只许稽查，不许干预出纳。各方风土不同，更当随宜立约，为永远可行之计。应令各督抚于一省中先行数州县，二三年后著有成效，然后广行。

十三日（12 日 28 日）

66 命追补户部亏空。谕曰：历年户部库帑，亏空数百万两，此乃国家经费所关，甚为重大。康熙年间之亏空，此时不能清楚，倘雍正年间又有亏空，将来亦复不便稽查，积弊相因，何以经国用而垂法纪乎？经怡亲王清查，户部

历年亏空共二百五十余万两。怡亲王深以追补为难，请以户部所有杂费逐年代完，约计十年可以清楚。此怡亲王欲善为归结之意。朕思历年经手堂司官员，当时任意侵渔，此时置之不问，令其脱然事外，国法安在？因谕令交与原户部尚书孙渣齐办理，乃孙渣齐徇情庇护私人，因将其革职。其各员名下应追银两，照所派数目作速追完。其余一百余万两，照怡亲王所请，在户部逐年弥补。若各员应行追完之项将来仍不全完，则从重治罪，亦不能再宽矣。

67 再责廉亲王允禩。先是，大学士、宗人府等以廉亲王允禩因修理贡院所奏本章，不遵旧式，任意缮写及指使护军西德叩阍，以及于宣旨时既不跪听，又不请罪等因，屡次奏请将廉亲王允禩议处，革退和硕亲王，撤去佐领及罚俸一年。至是，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再责廉亲王允禩阻挠政事，略曰：廉亲王存心狡诈，结党营私，凡遇政事，百般阻挠，颠倒错乱，其从前所犯应议之案，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事，朕俱曲为宽宥，但加训诫，冀其改过自新，并未降一阶，罚一俸。廉亲王至今尚无改悔之心，诸臣复不醒悟，积习若此，何所底止！朕用是谆谆诫谕，倘诸臣洗心涤虑，尽改前非，则廉亲王党散势孤，朕得以不伤骨肉手足之情，兼可无负圣祖仁皇帝保全之恩。

是日，复谕九卿大臣及工部、上驷院两衙门官员等：朕御极以来，令廉亲王总理事务，凡伊所办之事，皆要结人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如有无知小人受其引诱，入其党羽，朕必治以重罪，后悔无及。雍正帝再谕工部：允禩等议陵寝所用红土，当折银发往当地采买，可省运费。此特允禩存心阴险，欲加朕以轻陵工、重财物之名也。著仍

在京采买运往。

旋总理事务大臣议覆宗人府所奏将廉亲王允禩从重治罪一疏，有旨将允禩罚俸及治罪之处，俱著宽免。

十五日（12月30日）

68 雍正帝降谕申论为君之难。略曰：为君难，若非身体力行，不能确知其难。从来君道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试以用人之难为诸臣言之。人才难得，有才未必有守，有守或短于才。才守兼矣，又谤其人素行可议，或其人出身微贱，或其人未曾读书。数者既全，又谤其不能约束子弟家人。若不弃短录长，则无可用之人矣。惟知人者乃能善任，且如朕兄弟中如廉亲王、诚亲王，以朕四十年兄弟事事无不洞悉，而用之之难，尚然如此，况大小臣工，朕不能悉知者乎。朕统理天下政事，有一职即需一人，岂得以无人充此职而可推诿乎？若百职皆得其人，偶有一人未当，即为朕躬之咎；即其人百事尽善，偶有一事之误，又为朕躬之咎，此则难之又难者也。至于理财之难亦同是理。然用人理财之难，总莫难于使人人尽去其私心，私心一萌，狡诈百端。总之，人臣不可有一毫私意。为君者克尽其难则可至于易，为臣者克尽其不易则不终于难。尔等诚能深体朕为君之难，朕必成就尔等以为臣之易也。〖56〗

二十四日（1725年1月8日）

69 云南嵩明、宜良、河阳、寻甸等州县地震，房屋倒塌，压死百姓五百余人。〖57〗

70 是月，雍正帝始向近臣言及年羹尧、隆科多之擅作威福。本月初二日，四川巡抚王景灏折奏言事，帝批谕：川省尔之属员，要你自己详悉甄别优劣，不可全听年羹尧指挥以定去就也。年羹尧今来京陛见，不知是精神不佳，抑或是功高志满，有许多朕不取处。你虽系他荐举，乃你自勉与朕恩之所致。今既为相等封疆大臣，不可低头下气，年羹尧不能致汝于祸，朕非年羹尧能如何若何之皇帝也。特谕你知朕意，好立主意而行，不然不解朕意，恐你错误也。寻王景灏回奏，帝又批：凡百只需无欺隐为要。你乃朕十成赏见之人，许你将来必成大器者，必勉力以符朕旨。再人有言你是年羹尧之犬马，朕思你断不肯为此无耻之行。但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朕原先看他二人大聪明，知大体，受朕恩重，自然知谦退，而岂肯自蹈危险，以玷朕声名，以招天下后世之议论。朕原作如此想，实言听计从用之而不疑也。不料今岁大将军来陛见，二人被朕看轻，皆非无瑕之器也。况奏对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情状，而不知自全者。即你而言，若言年羹尧知己之情，荐举之德，若言付之流水，人非木石也。若知感当恩报，何以报之，惟有做一个人物，赤忠为国，不令人主疑贱，不令天下卑鄙，不与施恩人致祸，此乃实报之道也。若因私而废公，在些须贿赂迎奉、阿谀顺从中言报，则天下后世将你为何如人，将年羹尧为何如人，将朕谓何如皇帝也，干系甚大。翻覆之间，三利三害系焉。详之，勉之。若秉公不阿附，即便大将军年羹尧怪你负恩忘义时，不妨二字，保在朕身上就是了。若能如此，方是报德之大者也。莫负朕爱惜之意，莫令天下后世笑我君臣之无能也。

朋比二字，朕向深恶之。勉之，但要实在内外奉行方好。若务巧密，则大负朕此一番苦心，可惜朕此数行朱批也。细细玩味，必豁然心领得益。帝一再批谕，其用心甚明，乃命王景灏幡然悔悟，勿首鼠两端是也。翌年（1725）二月，王景灏回奏：捧接朱批谕旨，再四跪读，仰见皇上保全功臣，致廑宸衷，诚千古未有之殊恩。臣不肯为人之犬马，已在圣鉴之中，臣又何敢致辩。然臣复荷天语以三利三害谆谆开导，伏读至此，不禁感惧涕零，况臣家世受国恩，倘臣不以大义报君，而以阿附顺从报荐举之私恩，不但于年羹尧无益，抑且与臣有损，徒招物议，上负皇上爱惜之恩，下有玷于祖父。臣虽愚昧，亦知君父为重，惟有恪遵谕旨，实在内外奉行，做好官好人，以仰报皇仁于万一而已。帝批谕：览此奏，朕甚嘉之。你明白朕旨，心领朕意，朕看得出的。你若能不听年羹尧指令，毫不掣肘，各出己见办理，保你是一个上等封疆大臣就是了。朕看人不得错。你若件件请教年羹尧，不但一切连误机宜，而年羹尧不过向你要银子、古董而已。不能遂其意，塞尔图、蔡珽不是榜样么？他看你重你，向日交情，未必能及此二人也。当法塞尔图、蔡珽之为人可也。何等体面，何等是，何等平安，令朕何等爱重，你这个人，着实当自惜，勉力为之。

旋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商欠亏空一案中宋师曾名下应追补银两事宜，帝批谕：宋师曾乞恩，是你主意，是年羹尧主意？若是你意，朕即施恩，若是年羹尧，朕不准行此恩。近者年羹尧奏数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待你原出朕之目力物色，自用之后，见你真诚爱

君，竭诚为国料理地方，毫不瞻顾，因以见重于朕，年羹尧有何能令朕如此待你也。我君臣之间有一物之隔，二人皆减价矣。近日有人奏你送年羹尧礼物过厚，而更有言觅二女子馈送之论，朕想你断无此事。但卿既蒙朕如此知遇，卿事朕以如此忠诚，朕凡有言，再不隐卿。即年羹尧，卿之与他来往，亦奉旨之举，朕不怪卿。朕今既少疑羹尧，亦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帝又于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折上批曰：年羹尧何如人也？就你所知，据实奏来。“纯”之一字许他不许他？密之。杨宗仁随回奏：忆昔聚晤之时，羹尧尚在内馆肄业，泛以亲谊往来，其心术未能深知，所以，“纯”之一字，臣实不敢浮诞敷陈，自甘欺诳。河督齐苏勒奏折言事，帝批谕：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势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渐，将来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尔等当远之。

三年（1725）正月雍正帝在安徽巡抚李成龙奏折上朱批：近日年羹尧甚作威福，贪取贿赂，朕甚怪他负朕。况你儿子在陕，你等原是世交，若通情则可，若畏惧附合他，恐为他连累也。诸事当慎之，不但年羹尧自己仗不得，凭谁不能致与尔等祸福也。二月、三月，又陆续在镇海将军、署江苏巡抚何天培、云贵总督高其倬各自奏折上朱批：年羹尧甚作威福，大负朕恩，当绝迹远之。倘密留地步，与尔无益。高其倬回奏：年羹尧既不知自处，惟皇上有以处之。臣以为宜早宜预。伏乞睿鉴。帝再批道：奏及此者甚多。朕惜其才，尚用其力，自有保全他之道，他近日亦深知愧悔矣。〖58〗

十二月初四日（1月17日）

71 于太学立进士题名碑。国子监进士题名之典，始于唐时，自宋明以至清朝，皆建碑于国学。自顺治三年（1646）起，由礼部题请，工部给银一百两，交国子监立石题名。康熙三年（1664），辅政大臣裁省，自后由每科进士各自捐资立石。至是，帝命恢复顺治旧制。

初九日(1月22日)

72 改直隶省体制。初，因直隶为畿辅之地，不立布政、按察名色，以守道职司通省钱谷，巡道职司通省刑名。至是，令与各省画一，改守道为布政司、巡道为按察司。

十四日（1月27日）

73 允礽卒。

允礽（1674—1724），康熙帝第二子。十四年（1676）立为皇太子。四十七年（1708）九月废斥。四十八年（1709）三月复立为皇太子。五十一年（1712）十月，复被废黜、禁锢，拘禁于咸安宫。雍正帝继位后，诏于郑家庄修盖房屋，驻扎兵丁，拟将允礽移往居住。至是病卒，追封和硕理亲王，予谥“密”。翌日，帝拟亲往祭奠，诸王大臣谏阻。帝曰：二阿哥获重罪于皇考，其身若在，乃系负罪之人，今既薨逝，则罪案已毕，依然朕之兄也。皇考曾有谕旨，二阿哥、大阿哥断不可放出，朕谨遵行，自登大宝，于二阿哥处并未降一旨，未遣一人。虽恩赉频加，赐与叠沛，朕亦从不欲闻伊感恩之言也。前日闻伊病笃，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奏曰：“臣当日与皇上虽无好处，亦无不

好处，臣得罪皇考，系大不孝之人，应将臣弃之不问，乃蒙皇上种种施恩甚厚，臣心实感戴靡涯。”又训伊子理郡王弘晳有“于尔君父之前，有一分之能即竭尽一分之力，有三分之能即竭尽三分之力，若能一心竭诚效力以事君父，方为令子”等语，此皆二阿哥至诚由衷之言。朕今往奠，乃兄弟至情，不能自已，但知自尽其心，并非邀誉也。明日朕必往奠，王大臣不必再奏，雪甚大，俱着散退。次日，帝亲往五龙亭致奠。

十八日（1月31日）

74 江西巡抚裴徕度奏报江西省亏空内有年久无着银十二万余两，议以节省浮费公同弥补。帝批谕：虽云节省浮费，大概是何项，随便奏闻。裴徕度回奏：通省州县向来各节礼之外，又有贺礼、贽礼、署印礼、表礼、水礼，随漕验封，帮费土仪，送礼时又有随礼、门礼种种陋规，所以各属藉口交际太重，今尽行禁革，约有七八万两；惟节礼各就地方之大中小，向来通省分送院司道府衙门，约计每年尚有八万之数，即实在节省之浮费也。去年因查未参之亏空亦有十余万两，先着勒限按季自行填补，解司转报稽查，现在已补八九，其不能补者，势必参追。明年便可将节省之八万，提解司库，以补无着十二万之数。帝批谕：览此奏，方明白了。〖59〗

75 严禁外官养戏子。谕称：外官养戏子，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非倚仗势力扰害平民，则送与属员乡绅打秋风，讨赏赐，甚至借此交往，夤缘生事。直省府道以上至督抚、提镇，若家中养有戏子者，着该督抚查明其家中养

有戏子之处，指名密折奏闻，虽养一二人，亦断不可徇隐，亦必即行奏闻。〖60〗

十九日（2月1日）

76 封李昑为朝鲜国王。朝鲜遣使报原国王李昀于本年八月二十五日丧。雍正帝遣散秩大臣觉罗舒鲁、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往祭。谥“恪恭”。敕封原国王世弟李昑为朝鲜国王。

二十一日（2月3日）

77 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具题盐价。雍正帝谕曰：盐价之贵贱，亦如米价之消长，岁歉则成本自重，价亦随之；岁丰则成本自轻，价不待禁而自减。近来闻得自湖广总督杨宗仁禁价之后，以致商灶居民皆甚不便，此杨宗仁一时偏执之见。朕意若随时销售，以便商民，均属有益。〖61〗

7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五十一万一百一十五，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六十万一千八百三十八，田地等八百九十万六千四百七十五顷二十四亩，征银三千四十四万六千六百九十二两，米、豆、麦四百五十九万六百一十九石，草四百九十二万二千九百九十八束。茶四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六引，行盐五百零二万四千四百九十引，征课银四百四十二万六千一百五十五两，铸钱四十九万九千二百。户部库存银三千一百六十二万六百零八两〖62〗。户部收入银一千八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二十六两。其中，收捐纳银五十三万零二十二两，占2.94%。〖63〗

79 地方督抚先后奏报各地米价：云南省城每石一两一钱，外府每石一两至八钱七八分不等；贵州各府七八钱不等；江南一两一钱五六分至一两二钱四五分；江西八钱三四分；安徽一两零五分；湖南七八钱至一两；湖北八钱至一两一钱；广西四、五钱至六钱八分；台湾九钱七八分；广东六七八钱不等；山西二两三钱九分，甘肃之宁夏、西宁、凉州一两六七钱，肃州三两八九钱。山东每石小米七钱至七钱五分，小麦一两五六分。

80 升散州为直隶州〖64〗。初，山西巡抚诺岷疏言：太原、平阳二府所辖州县，居通省三分之二，地方辽阔，经年不能周其地，是以从前亏空，知州毫无觉查。今细查舆图，莫若照直隶州之制分辖。经分理，则太原、平阳所隶州县各止十一，地近则易周，粮少则易核，不惟亏空之弊可杜，即刑名词讼亦简而易理。〖65〗闰四月，户部等衙门议覆：山西巡抚诺岷疏言，晋省太原、平阳二府，地方辽远，请改设直隶州分辖，将平阳府属之临晋、荣河、猗氏等四县，分隶蒲州。安邑、夏县、平陆、芮城、垣曲五县，分隶解州。太平、襄陵、稷山、河津四县，分隶绛州。蒲县、乡宁二县，分隶吉州。定襄、静乐二县，分隶忻州。五台、繁峙、崞县三县，分隶代州。河曲、兴县二县，分隶保德州。至直隶州，各有仓库，向无专责，恐致侵挪，请将各州就近令各道盘查，如通同隐匿失察，照知府例议处。是为雍正年间创设直隶州之始。

六月，户部等衙门议覆：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言，直隶

正定府管辖三十二州县，知府实有鞭长莫及之虞，请改设直隶州分辖。将南宫等五县分隶冀州；柏县等五县分隶赵州；武强等三县分隶深州；无极等二县分隶晋州；曲阳等二县分隶定州。直隶知州，照知府之例，稽查各县钱粮案件。其五州钱粮银库等项，令直隶不时委员盘查，均应如所请。

八月，户部等衙门议覆：河南巡抚石文焯疏言，豫省开封府，辖四州三十县；河南府，辖一州十三县；汝宁府，辖二州十二县；地方辽阔，请改设直隶州分辖。直隶州稽查各县钱粮案件，俱照知府之例处分，至直隶州经征钱粮，令道员不时盘查，均应如所请。从之。

九月，户部等衙门议覆：山东巡抚陈世倌疏言，济南府辖三十州县，兖州府辖二十七州县，幅员既广，管辖特难，请改设直隶州分辖。济南府属之新泰等三县分隶泰安州，阳信等三县分隶武定州，利津等三县分隶滨州。兖州府属之定陶等二县分隶曹州，郯城等二县分隶沂州，嘉祥等三县分隶济宁州。直隶州统辖各县，一应考成，照知府之例处分，均应如所请。从之。同月，户部亦议覆：两江总督查弼纳疏言，江南财赋，甲于天下，款项繁多，地方辽阔，知府实难查察，请以若干州县改为直隶州，其直隶州一切考成，俱照知府例处分，均应如所请。从之。〖66〗

至十月，吏部尚书隆科多题奏，略曰：近见直省督抚，因府治辽远，请旨改州县，直隶诸州分辖近县，以便就近盘查，无鞭长不及之虑。但州名直隶，则与府治一体，事经创始，名器宜重，与其更换于后，不如拣择于前，查该州有稽查钱粮管理刑名之责，与知府无异。〖67〗雍正年间

约设直隶州七十有零。〖68〗

〖1〗参见：《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30、74 页；《清世宗实录》卷一五；《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一一。

〖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五；蒋良骐《东华录》卷二五。

〖3〗据年羹尧奏，罗卜藏丹津父扎西巴图尔之尸体，即停放在郭隆寺内。

〖4〗即《清世宗实录》卷一五所载之“达克马胡土克图”。

〖5〗此世章嘉在民族文化之交流及民族关系之改善诸方面，颇有贡献，著作甚多。

〖6〗《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353页。

〖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五；《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69—72、85—86页；《青海历史纪要》184页。

〖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523—524、727—728 页；三册 223—224 页。

〖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六、三十一；《永宪录》卷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一册15页。

〖10〗亦作天沁察罕山，为青海十三阿木尼之一。

〖11〗按《新疆识略》，罗卜藏丹津走准噶尔之路为库克、托罗垓有误，一般认为经噶斯逃往新疆。

〖12〗罗卜藏丹津逃往准噶尔，虽然受到策妄阿喇布坦接纳，但策妄并未将其引为知己。雍正五年（1727），策妄死，其子噶尔丹策零嗣位。罗卜藏丹津因与噶尔丹策零妹夫罗卜藏车凌谋杀噶尔丹策零被察觉，遂被拘禁。雍正七年（1729），他被噶尔丹策零押往京

城，欲送交清廷，然行至中途，闻清军出师准噶尔，又被押回。至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征讨达瓦齐，抵伊犁，罗卜藏丹津就擒，押往京城。乾隆帝以雍正帝原有“罗卜藏丹津至，仍宥罪之旨”，诏贷其死，令居京不许擅出。其子被授为蓝翎侍卫，编入正黄旗。此后，罗卜藏丹津事迹不详。（见《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六；《清史稿》藩部五青海厄鲁特；傅恒《西域图志》卷首一；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二。）

〖13〗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581 页；《清世宗实录》卷一六。

〖14〗《清世宗实录》卷一七。

〖15〗《清世宗实录》卷一八。

〖16〗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八；《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203—206 页。

〖17〗《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13—114、352—353、171 页。

〖1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九；《上谕旗务议覆》；《钦定会典事例》卷三二九；《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三八。

〖19〗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四；《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九。

〖2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946—947 页，三册 69、614 页。

〖21〗十二款内容见本年五月二十六日条。

〖22〗《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364、127 页。

〖2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

〖2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262 页。

〖25〗《清世宗实录》卷二十。

〖26〗《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328页。

〖2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27—43页；《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

〖2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三，119—120页。

〖2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145—146页。

〖30〗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257—258页；《清世宗实录》卷二九。

〖3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196—197、207、246、287、431—434、682页。

〖3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一、五五；《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378页；《八旗通志》二集卷六七；《熙朝纪政》卷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全宗雍正朝题本田赋类》3—31。

〖3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220—222页。

〖3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46页。

〖3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九；《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623—625页。

〖3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893页。

〖3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526—528页。

〖3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一；《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143—145页。

〖39〗《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题沈端恪公神道碑后》。

〖40〗《澄怀园文存》卷一二《文端朱公墓志铭》。

〖41〗《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广西巡抚金公神道碑》。

〖4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二；《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270

一273 页；《上谕内阁》。

〖43〗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270—273 页；《皇朝文献通考》卷九上；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

〖4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404—405、647 页。

〖4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443、996—997 页。

〖4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464—467 页。

〖47〗《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300—305 页。

〖4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509—511、513 页。

〖49〗《清史编年》四卷 93 页。

〖5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580—582 页。

〖5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616—617 页。

〖5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632 页。

〖5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五；《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331—333 页；《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一；《国朝贡举考略》卷二。

〖5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五；《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794—795 页；四册 78—79 页。

〖55〗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480 页；四册 168—169、422 页；《清史稿》卷二九五；《啸亭杂录》卷九；《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303 页。

〖56〗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368—374 页；《上谕八旗》36—42 页。

〖57〗参见：《清史编年》四卷 104 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 238 页。

〖5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册 919、920—921 页；四册 181、229—230、287、448—449、532、888 页。

〖5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 212 页。

〖60〗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398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250页。

〖61〗《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403页。

〖62〗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七册788页；《陶庐杂录》卷一。

〖63〗《中国厘金史》。

〖64〗关于清代直隶州，康熙《大清会典》卷十、雍正《大清会典》卷一五均有记载："顺治十五年议准，直隶州知州不属府辖，知府不注考语，其直隶州所属各县，悉从知州考核。"

〖65〗蒋良骐《东华录》卷二五。

〖66〗《清世宗实录》卷一九、二一、二三、二四。

〖6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吏科史书》一六七册。

〖68〗《雍正年间的直隶州政策》，载《历史档案》1995年3期。

清通鉴　卷八二

雍正三年　乙巳　公元1725年

正月二十二日（3月6日）

1 免蔡珽罪。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奏开鼓铸，四川巡抚蔡珽疏言：四川不产白铅，开采非便。部议以阻挠公事，革珽职。寻羹尧又参奏珽纵情任性，将所属知府蒋兴仁威逼自尽，反以病卒奏闻。命交刑部议罪。刑部拟以枷责具奏，帝以大臣可杀不可辱，命另行议奏。刑部覆议将珽按律拟斩，押解到京。至是，羹尧诸事败露，帝谓若将珽置之于法，人必以偏信羹尧之言而杀之，遂从宽免其罪。帝又召其入见，珽乘机历陈己之枉屈及平日抗拒羹尧以致被谤之处，并羹尧贪劣各款。因授珽都察院左都御史，寻又加汉军正白旗都统、兵部尚书等衔。

二十六日（3月10日）

2 命臣工不得泄漏机密。谕曰：凡大小臣工面承谕旨，

皆国家政务，理宜缜密，不可漏泄于外。圣祖皇帝时，若两人同见而旨意漏泄者，则彼此互相推诿；若一人独见而旨意漏泄者，则谓近侍内监窃闻。种种弊端，朕知之甚悉。是以临御以来，召见臣工，常令一人独进，不许三尺之童在侧。嗣后切勿轻听，为人所愚，自干罪戾。寻命各省督抚提镇若有将朱批密谕同在一省彼此传看，或隔越邻省而彼此互相通知者，一经发觉，概照泄漏军机例治罪。

二月初三日(3月16日)

3 废窃贼、逃人等罪犯割脚筋之刑。〖1〗

初八日(3月21日)

4 先是，山西巡抚高成龄奏请按年报销晋省火耗银两，至是，复奏：晋省州县征收钱粮，向来火耗最重，正项一两竟加耗三四钱至四钱五六分不等。雍正元年（1723），抚臣诺岷到任后，酌议裁减，原未及加二者，照旧征收，加二以上者，尽行裁去，止以加二为率，通省耗银约计五十万两，拟以三十万两为各官养廉及公费，二十万两弥补无著亏空。嗣又奏：山西实际无著亏空共六十余万两，自雍正元年至三年，从耗羡中每年扣存二十万两，足以抵补。〖2〗

十二日（3月25日）

5 云南布政使李卫奏陈筹画海防、判定省界及密折防弊等事：

一、海防不可不筹。国朝两京要地皆离海面不远，以畿甸之地，岂容奸宄出没于洪涛巨浪，为贾舶之患，并为

滨海居民之患。即云沿海设有关防，而地广人稀何能首尾相应，且将兵能知水性、谙水战者，恐亦无多。虽有游巡之例，未必常进大洋，不过傍岸虚应故事，焉能遥制水中巨贼？请嗣后除各省漕粮照旧转运外，止将江浙两省之米酌拨三分之一，令其演习海运之法，更可藉押运以操练水师，兼防海道，其内河运脚之费甚巨，尽可以足海运操兵之需。

二、各省接壤之边界不可不清查判定以专责成。地方形势，多有两省接壤之处疆界不清，致滋多事，而以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尤甚。地处边徼，人杂汉苗，其间往往有地数百里、千余里，并未明隶某省管辖，即当年绘舆图之钦差亦不曾深入其地，遗漏不可胜数。平居无事，两省皆置之度外，一旦匪类窃发，有争杀抢掠之事，则两省互相推诿。倘其中可以取利，则两省文武官代为之争，甚非体统。更可患者，其地既为可黔可楚之地，则民即为非黔非楚之民，保甲不得而编，汛兵不得而防，钱粮不得而征，奸恶以是为盘踞之窟，盗贼以是为逋逃之薮。究其所由，不过边界不清，疆域混乱，以致幅员之内竟有教化不及之地，刑政莫加之民，贻将来无穷之害。应饬行直省督抚、提镇，先于两省交界之处会查明切，勒石定界，即有久混难清者，务令平心清割，渐次设法抚顺剪除，使疆界划然，统辖有归，庶几消患于未萌。

三、密折不可不预防其流弊。皇上御极以来，内而九卿翰詹科道并八旗等官，外而将军督抚提镇及司道之中，亦有折奏者，是广开言路，无奸不烛，无弊不悉。于外臣各赐黄匣，令其循环缴进，御笔亲批，仰见睿虑精微，缜

密防奸之深计。国家立法，今日行之而无弊，更期垂诸永远而为万世预立，法久弊生之防也。伏思诸臣奏折，例用白简，无印信手押之凭，臣之愚见，欲请嗣后进折诸臣或用印信或用手押，即皇上朱批谕旨之外，亦求各赐一验记，中外相对，若合符节，使一丝之罅隙不存，而弊更无所出矣。

帝览奏，批曰：海运一事，亦多有言及者。朕着实向人论计，亦多有言其不可，何况载粮船只亦非海运之船耳。此事所关甚大，非草率举行者。清理各省边界之奏，本属可嘉，密折之奏亦是，朕再思密当之处。寻命各省督抚清查辖区地界，如与邻省地界有不清者，则两省各委员公同勘定。若本省内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官员勘定。〖3〗

十四日（3月27日）

6 雍正帝召王大臣等，谕责廉亲王允禩，略曰：廉亲王自委任以来，诸事推诿，无一实心出力之处，无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时怀挟私心，遇事播弄，希冀动摇众志，搅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即如管理工部，值皇考梓宫运往山陵，向例用夫役二万余名，而允禩密奏拟减省一半。管理理藩院，允禩又谓外藩到京，糜费口粮，将科尔沁台吉等于边口拦阻逐回，令不得拜谒皇考梓宫，几致令蒙古寒心。管理上驷院，允禩又称畜马太多，欲行裁减，无非彰皇考糜费之名，或使将来有缓急时无所取资。此外，又以破纸书写奏章，祭所用破损桌案安奉祝版，更衣幄次油气熏蒸，种种不敬，举国皆知。其他颠倒是非、草率怠忽、悖慢无礼之处，不可枚举。允禩非才力不及、智虑不到之

人，而存心行事若此，诚不知其何意？诸王大臣等同奏：廉亲王允禩种种不忠不敬之处，举国皆知，其余悖理妄行之事不可枚举，经宗人府照例议处之案，不下数十条。俱蒙皇上宽宥，且时时谆切训诲，冀其悛改，终不知改过自新。臣等公论，皆以为廉亲王允禩有罪可罚，无功可录，断不应议叙。

二十一日(4月3日)

7 责年羹尧赈济青海蒙古失计。先是，青海蒙古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所属部落穷苦实甚，资生无计；亲王察罕丹津等所属部落亦属穷乏。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捐银一万两，解到西宁，以为赈济之用。至是，帝谕年羹尧曰：尔身为抚远大将军，凡西陲军务，调发粮饷，绥辑远人，皆尔之责，理应酌量事势缓急，人口多寡，尽心筹画办理，乃仅发银一万两为赈济之用。此诸部落流离失所之众，岂万金所能遍济，是知尔于诸事俱未尽心矣。诸部落内或有一二人窘急，万难自存，潜逃远匿，窜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者，朕必从重治罪，断不姑宥。〖4〗

二十四日(4月6日)

8 先是，河南巡抚田文镜题参本省各官亏空银米谷石共计三十六案，经逐案审追严参，并将被参各员原籍家产变抵赔补，尚应弥补银六万七百八十两，仓谷三万八千六百六十九石。乃疏请动用布政司库存耗羡银九万余两，先行分案逐一划补，陆续题请结案。至是，雍正帝谕文镜曰：欲以存司耗羡弥补州县无着亏空，既以填实仓库，又省案

牍之烦，固属美举。果如此行，本内或作承追督催各官，代为完结，仍将该犯照例处分则可。若直将通省公用耗银，明为贪劣参员抵补亏项，是只以钱粮为重，而国家惩贪之法转轻矣。斯乃创始之举，当审酌而行。〖5〗

二十七日（4月9日）

9 帝命严惩亏空之员，自明年（1726）为始，凡遇亏空实系侵欺者，定行正法无赦。督抚如若扶同徇隐，以侵为挪，亦必严加处分。〖6〗

二十八日(4月10日)

10 云南巡抚杨名时前奏称：滇省战后田赋淆乱，往往户绝田去而丁未绝，至有一人当数十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孙丁”。穷民受丁差之苦累者，十之六七，更甚于直隶。丁银有民丁、军丁之别。请照直隶例，将民丁银摊入田粮完纳。至军丁之额，自二钱八分起，有重至六钱二分者，难与轻额民丁一概均摊。应俟查出隐匿田土，量加增摊。另，民间田产先由吴逆赋重差繁，减价绝卖，今承平垦熟之后，找告找熟，争控不休。应通饬永禁。至是，户部议覆应如所请。从之。

二十九日（4月11日）、

11 再责允禩、允禟党人。先是，雍正帝以贝子允禟行事悖谬，纵容家下人生事妄为，命都统楚宗前往约束。楚宗奉旨至西大通，允禟并未出迎请安，气概强盛。楚宗令其出院跪聆谕旨，允禟并未叩头，即起立云：“谕旨皆是，我有何说？我已欲出家离世，有何乱行之处？”

至是，帝下谕切责，略曰：允禟肆行傲慢，全无人臣事君之礼，且称出家离世等语，其意以为出家则无兄弟之谊，离世则无君臣之分也。朕弟兄中，如允禩、允禟、允禵、允禵等，结党妄行，万难化诲，既不感恩，又不畏法，使朕心力俱困。

皇考宾天时，允禵从西宁来京，一路并不奏请太后安，亦不请朕安，反先行文礼部，问其到京如何行礼仪注。及在寿皇殿叩谒梓宫后，见朕远跪不前，毫无哀戚亲近之意，朕向前就之，仍不为动。彼时拉锡在旁，掖之使前，伊出遽将拉锡骂詈，复忿然至朕前，大肆咆哮："我本恭敬尽礼，拉锡将我扯拽，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掳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其咆哮之状，无礼已极。允禵妻病故，朕厚加恩恤，乃伊奏折中有"我今已到尽头之处，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语。伊代朕躬奉祀景陵，以贝子加封王爵，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语？不过以令伊补足数万侵欺之钱粮故耳。允禵身为大将军，将不应支用之钱粮滥支数万，以市恩邀誉，而不知有违定制，例应赔补，此皆国帑所关，何得任意侵取乎？

至于允禵，奉旨送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至张家口外，乃托病不行，又私与允禟暗相往来馈送马匹，允禟回书有"事机已失，悔之无及"之语，悖乱已极。允禵又私行禳祷，将"雍正新君"字样连写入疏文之内，甚属不敬。

总之，允禩等私结党援，牢不可破，朕若严行讯诘，其罪一明，则国法难容，朕不忍为此，务求保全骨肉，不事深求。阿灵阿、鄂伦岱二人乃允禩等之党首，罪恶至重，

罪行累累。鄂伦岱于康熙时即悖恶多端，朕即位后，令为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彼并无感激报效之念。朕有朱批谕旨与阿尔松阿，令鄂伦岱转交，彼于乾清门众人前将谕旨掷之于地。且极力党护阿尔松阿，将其死罪承认在身，愍不畏死，顽悍已极。〖7〗鄂伦岱之罪虽置之极典，不足以蔽其辜，著从宽将其发往奉天，令与阿尔松阿一同居住，使结党营私之徒远离京师，不致煽惑众心。嗣后大小臣工若有怙恶不悛，暗附朕之兄弟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向日结党之弟兄无附会济恶之人，正所以曲为保全之计。

三月十二日（4月24日）

12 先是，雍正帝恐广西捐贮仓粮有不实之处，命广西巡抚李绂逐一清查。至是奏陈：广西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奏准照广东开捐监生、贡生，加级事例一体开捐。捐谷价值每石三钱五分，实收一两一钱，至五十五年（1716），共收谷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二百五十石，除谷价三钱五分，建仓银五分，实用银四十七万一千三百两，余银八十二万余两，并无着落，请将经手之督抚司道等官质讯。得旨：凡开捐处，稍有盈余，亦人尽知。如将此项盈余枉法婪赃一律治罪，其他捐纳之省必致生事讹诈。但不清查，不晓官员任意肆行矣。著原藩司黄国材将收捐始末情弊奏闻，如敢欺隐从重治罪。寻从回奏得知该项盈余均由时广西任上礼部尚书陈元龙、福建巡抚黄国材及经手各官分肥。通计督抚司道共得四十四万七千七百余两，其中：总督赵弘灿得八万八千余两，署总督杨琳得二万九千八百余两，巡抚陈元龙得十一万七千八百余两，布政使黄国材得银十一

万七千八百余两，按察使年希尧得四万七千余两，苍梧、左江、右江各道各得数千两。翌年初，以李绂奏称陈元龙、黄国材尚知感恩畏法，应赔之项各承认甘赔，谕此案可“将就完结”。寻将国材解任，命其前往广西，与各员对质，按数追赔，分限五年完纳，并降革有差。陈元龙曾有捐助军需之项，准其照数扣除。〖8〗

十五日（4月27日）

13 张鹏翮卒。

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号宽宇，四川遂宁县人。康熙九年（1670）成进士，二十八年（1689）升任浙江巡抚。嗣后历任江南学政、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及刑、户、吏等部尚书、河道总督、文华殿大学士等官，加太子太傅衔。受命赴陕审案，是非分明，定谳允当，令诸臣为之折服，康熙帝称“天下廉吏，无出张鹏翮右者”。雍正帝亦谕全国贡士：作官当如张鹏翮、朱轼，方不愧朝廷。鹏翮自入仕至为相，凡五十余年，平生居官，清俭方正，有干材，于河工最著声绩，名满天下。既卒，追赠少保，谥“文端”。著有《奉使俄罗斯行程录》、《河防志》等，刊行于世。〖9〗

14 张伯行卒。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任江苏按察使，福建、江苏巡抚，仓场总督，户部右侍郎。于江苏巡抚任上，疏奏江南科场情弊，与总督噶礼互参具控，康熙帝称其居官清廉，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将噶礼革职，

伯行复原任。雍正元年（1723）擢礼部尚书，赐“礼乐名臣”匾额。至是，卒于官。旨加太子太保，谥“清恪”。著有《困学录》、《正谊堂文集》等。〖10〗

十六日（4月28日）

15 以工部所制军器粗陋，又谕责管工部事廉亲王允禩。略曰：军器所关至重，而伊所督制之物，并不坚利若此，其居心尚可问乎？朕与允禩，分属君臣，谊属兄弟。今观允禩之于朕，则情如水火，势如敌国。允禩处心积虑，必欲自居于是，而以不是归之于朕。朕自反无愧，何必与之较论，但朕之是非，有关皇考之得失，不得不谆谆辩白也。允禩若肯实心任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而其心术之险诈，诸大臣亦无与之比者。此乃皇考与朕躬所深悉之。向因允禩乳母之夫雅齐布获罪正法一案，皇考朱批朕与兄弟，有“朕与允禩，父子之义已绝”之旨。允禩曾向朕哀恳：若将此旨宣示，则允禩实不可以为人矣。因将此旨封固，交由内阁收贮。朕虽如此矜全，允禩全不知感恩悔过，专务沽取名誉，邀结党羽，希图败坏政事，实为国法所不宥。尔诸王大臣，果能悉知允禩之非，则其党羽自然解散。允禩果能自知其非，幡然改过，尽为弟为臣之道，则朕既得其是，允禩亦归于是，过而改之，则无过矣。

十九日（5月1日）

16 蠲免苏、松赋额有差。先是，苏、松两府赋额重于他处。康熙时，屡欲裁减，均因诸大臣“旧额相沿已久，

国课所关甚重，不应裁减”之议而止。至是，怡亲王奏请裁减。旋得旨：准将苏州府正额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正额银蠲免十五万两，以为定例。谕既下，江南苏、松两府士民颇为感戴，诵经立碑，盖造龙亭，聚会演戏。

二十三日（5月5日）

17 先是，川陕总督年羹尧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具本奏贺；又所奏本内字画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至是，雍正帝下谕责之，略曰：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谓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共知者。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乃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以岳钟琪署理川陕总督，调陕西巡抚石文焯为甘肃巡抚。

二十九日（5月11日）

18 上年春间，黔省苗民聚众抢夺集市，定广协副将率兵驱逐，官兵多有损伤。雍正帝命贵州提督赵坤与抚臣毛文铨协力筹办。赵坤等督兵丁进剿，行至定番州，兵丁强买民物，致喧闹罢市，又焚毁苗民村寨，致民苗百姓合围，射伤官兵。至是，帝下谕切责黔省文武官员曰：师出以律，乃沿途骚扰平民，激变熟苗，种种强横，何漫无法纪，竟至如此！御苗之策，朕意与其有事而加剿抚，孰若未事而预为计划。黔省文武各官，委靡成风，尔等须大为整顿。

文自司道以至府州县卫，惟抚恤是务；武自镇协以至参游备弁，惟操练是勤。务使民无派累之苦，兵无怠玩之习。将见各处向化熟苗，必皆举踵企慕。择其头目中淳良可用者，加以优赉，俾爱养所属，以备驱策；其有干纪犯科者，从而重惩，以示警戒。不一二年间，已附之夷人皆畏威怀惠，彼仲苗及红黑诸苗亦必望风惕息，犹敢纵肆猖獗乎？

四月初三日(5月14日)

19 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奏陈衙署应用各项银两，谓本省藩库从前一切陋规均已革除，止存火耗一项，每年额解司库地丁银一百五十万两，向例平费每两银一分七厘五毫，一年共有平费银二万六千四百两，按旧例应缴总督四千四百两，巡抚八千八百两外，布政司衙门捐买社仓谷价、纸张、衙役工食、水火夫、救火兵丁及修理衙署、犒赏兵丁、养济院孤贫育婴普济公捐、寒冬资赈米薪等公用四千五百两、幕宾束修一千五百两、布政使日用薪水二三千两。帝朱批：只要好就是了，亦不必沽名矫廉。〖11〗

十一日(5月22日)

20 礼部疏奏：直省督抚、将军、提镇题奏事件本式，《会典》原有定例，理应画一。今直省题奏，同属一事，任意参差，与例不合。嗣后一切钱粮、刑名、兵马及地方民务所关公事，皆用有印题本，其本身事件，俱用奏本，不准用印，如有违式者，通政司查参，交部议处。从之。

十二日（5月23日）

21 准噶尔部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入京，欲永息兵戈，

共修和好。帝然之，命内阁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查史等前往准噶尔部划界议和。谕来使曰：今定疆界，自红郭垒，至阿尔泰哈道里岭，此千里之内，所有巴斯库斯索罗斯、毕汉哈屯阿尔古特阿尔、坦脑儿等处，为尔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为我疆界。自哈道里以南，由山岭至额尔齐斯，西边自厄隆古布拉罕、哈布塔克、拜塔克，直抵乌阑乌苏罗卜脑儿噶斯地方，即系沙碛，应自克里野以南，定为我国疆界。又准其所请，凡准部使臣、贸易之人，可由喀尔喀地方行走，但人数不可过三百。

十八日(5月29日)

22 署山西巡抚伊都立前参原任川陕总督年羹尧，擅给盐商引票，增引十万，既非部颁之引，无从稽核，且将应收贮之正课，并不请拨，擅自动用；又差咸宁知县严[illegible]于山西拿获私茶，越境提人，将茶变价五万两；又擅[illegible]贩王钦菴等银九万两，私令赎罪。至是，命吏部左侍郎[illegible]贻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前往审理。〖12〗

二十二日（6月2日）

23 上年冬间，云贵总督高其倬奏言：云南开化府与交趾接壤，有内地旧境失人交趾。应将失地彻底取回，并移咨安南国王索地。至是，安南国王黎维祯奏称：有开化镇总兵等来本国斜路村之鞍马山，去赌咒河一百二十里，就立界碑、建房屋，分兵防守。帝览奏，乃敕谕安南国王曰：朕念安南累世恭顺，王能恪继职守，可嘉。且此地乃弃自明朝，安南之民住居既久，安土重迁，恐有流离之苦。朕

心存柔远，中外一视，甚为不忍。已批谕将斜路村等处人员撤回，别议立界之地，终期允当。

二十四日（6月4日）

24 命协理大学士、吏部尚书田从典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25 是月，命延信与年羹尧对质。

先是，年羹尧入京叩谒时，曾奏贝勒延信向伊言，贝子允禵在保德州遇延信，闻皇考升遐并不悲痛，向延信说："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延信回说："汝所言如此，是诚何言，岂欲反耶？"再三劝导，允禵方痛哭回意。[illegible]发谕旨问延信，回奏称并无此语。及延信至西安，又[illegible]年羹尧当面问之，延信仍不肯应承。至是，命岳钟琪、[illegible]文焯面视延信、年羹尧对质。岳钟琪寻将对质情形回奏，略曰：延信、年羹尧当面对质，延信终于不认，年羹尧仍执前说，彼此互相面折，均无着实。但查年羹尧所奏之事，如果是真，则允禵为不忠不孝；延信隐瞒不奏，亦属不忠。似此关系忠孝大义大节之事，年羹尧身为大臣，彼时即应一并据实参奏，何得迟至次年始行奏闻，罪实难辞。且年羹尧所言自相矛盾、种种前后全不相照之处，虽百喙亦难置辩。

帝朱批：允禵向来若非傲悍无知，秉性非拘小节，不明大义之人，从甘州回，其行事若不狂悖，年羹尧即有此奏，朕亦置之不问，今看延信、年羹尧对质光景，只可存

为疑案耳。〖13〗

26 以西洋传教士戴进贤为钦天监监正，加礼部侍郎衔。

五月初一日(6月11日)

27 先是，雍正帝疑直隶总督李维钧为年羹尧一党，尝于维钧折上批曰："你一切奏章文意口气，总与年羹尧相仿光景，尔等字迹往来甚多，彼此熟识之故也。"维钧奏辩：向与年羹尧通问稀疏，近与相绝。帝斥之巧言粉饰，殊属狡猾。左副都御史王之麟遂参劾维钧交结势要，依傍门户，以朝廷封疆大臣，自同奴隶，当年羹尧入京时，趋走道旁，屈膝求怜。至是，帝复降谕责之。维钧惶惧失措，连疏参劾羹尧奸欺贪残、心迹悖逆、僭侈贪罔诸罪。〖14〗

初十日（6月20日）

28 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参奏羹尧"欺罔贪婪"五款：一、运米至军前，侵蚀脚价银四十余万两。二、管理捐纳驼、米，勒取私费，婪银三十余万两。三、违旨勒派属员公捐俸工五万余两，侵为私用。四、与将军、督抚文书擅用令谕，直书官名，妄自尊大，蔑视官常。五、保举题补各官，悉多营私受贿。帝命年羹尧明白回奏。〖15〗

十三日（6月23日）

29 命整饬滇黔粤西三省界地。先是，广西提督韩良辅奏称：滇黔粤西俱苗彝杂处之区，数十年来俱各相安无事，只三省交界处层峦叠嶂，绵亘无际，有司鞭长莫及。因之蛮徒负隅，肆行无忌，及至通报行提，彼三省之蛮又复互相党庇，黔缉之急则奔匿粤境，粤缉之急则窜伏滇地。三

省督抚提镇文移来往，动需时日，缉捕未至，闻风又遁。经年累岁，尘案莫结。请令滇黔粤西三省督抚提镇委员确勘地界，详加定议会题施行。奏入，帝朱批：此奏甚属可嘉，如此留心地方，实心任事，披诚入奏，方不负朕之任用。并谕示：柔远之道，定边第一要政，万万不可贪利图功以起衅。诸事顺情度理为之，不可纯以威服，一有事则所得不偿所失矣。〖16〗

十四日(6月24日)

30 审理陕西郃阳县（今合阳县）捕拿盐枭案。上年八月，川陕总督年羹尧令河东运使金启勋率兵往陕西郃阳县捕拿盐枭，事先不告知当地人民，黑夜围堡，致百姓惊惶无措，有自缢、投崖、溺井而死者。事闻，命羹尧明白回奏。羹尧不得已，将金启勋领兵围堡，逼死人口名数奏闻。至是，帝命将金启勋革职拿问，交史贻直、高其佩等审理。寻查明：年羹尧派兵查拿陕西郃阳县私盐一案，致死无辜男妇老幼共八百零五名。

十五日(6月25日)

31 陕西粮盐道许容奏称：陕西官员品行不堪、阿谀逢迎者实多。除已革职之胡期恒、金启勋外，兰州布政使彭振翼、川东道金德蔚、延绥知府李继泰等均属年羹尧心腹。粮道张适挥金迎合，串通州县，将民屯粮草重价折收，三年获利三四十万两。其文官司道以下、州县以上，武官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多系年羹尧就近题补，未经引见。雍正帝以如是毫无瞻顾，秉公据实入告，深为可嘉。

32 佥都御史吴隆元参奏隆科多、年羹尧欺君负国，专权欺罔之罪。略曰：隆科多俨然以国舅元老自居，于奏对时屡次出言狂悖，大为不敬。且图家门一时之富贵，不顾人臣服劳之大义，作威作福，行贿之门大开，黩货之心无厌。三公九卿皆受其颐指气使。年羹尧逞威肆虐，挟诈行私，诬陷忠良，奖拔匪类，是非颠倒，毁誉失实。皆以货贿之多寡为爱憎，以逢迎之工巧为喜怒。藐视国宪，僭越不臣。皆有欺君负国之大罪，当立加斥革，治以重罪。

翌日，以事谕责吴隆元曰：平日称隆科多为柱石大臣，又将年羹尧所荐落卷，故意在年羹尧之前极力赞赏，看其行止，不过趋承附势，希图侥幸。殊不知生杀之权，操之在朕，伊所逢迎之人，何能保全伊之身名。似此假作刚方之态，阴为奸险之谋，朕岂肯姑容？遂命隆科多查审。〖17〗

十九日(6月29日)

33 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言事，雍正帝批谕：如今人皆云王景灏乃年羹尧干儿子、犬马，在朕前奏者岂止数十百人，朕亦代你耻之。此等事，若少徇私留一点地步，仍瞻顾向日之小惠私情，恐朕亦难庇尔也。全在你自己立主意。另朕观史册所载，从来臣之负君，忘情悖理、辜恩负义者，年羹尧为第一人也。至今日，未见他一点知过改悔的念头，真奇，非丧心病狂，则天夺其魄也！可恶之极，岂有此理！〖18〗

二十日(6月30日)

34 命年羹尧将应交岳钟琪事件，作速交代，急赴杭州任所。如有代为具呈，请其留任者，照逆党例，从重治罪，

断不宽宥。

二十二日(7月2日)

35 雍正帝以年羹尧、隆科多之罪，再行晓谕大学士、九卿等，略曰：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怀二心。朕予以宠荣，伊等仍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陷朕于不明。朕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若伊等怨望不遂其欲，仍怙恶不悛，朕岂能姑息以养奸耶？又命二人门下向来趋附奔走者，急散党羽，洗心革面。否则，将以逆党从重正法。〖19〗

二十六日(7月6日)

36 署川陕总督岳钟琪请定陕西钱粮火耗。先是，年羹尧在任，曾定州县火耗加二之法，以所加火耗充补官员亏空。三年之内已完补亏空三十一万两。凡有司征比钱粮，将加二火耗同于正供，名遵自封投柜之令，实系私立重戥。如凡银一两，明要一两二钱作正，而又暗以重戥加二加三。大县凡银一两，实需一两四五钱不等，小县横征有加倍苛敛者。小民饮忍完纳，无处申诉，倍受其苦。至是，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陕西钱粮火耗，只准正供之外加二，严禁加耗累民。又请刊刻告示，遍布城乡僻壤，使百姓人人共知完银一两，加耗二钱，并令布政司照依部颁砝码，钉戥发给各州县，杜绝耗外加耗。待钱粮亏空补完，再将加耗奏请减少。帝嘉许之。〖20〗

二十七日（7月7日）

37 吏部、兵部议奏：杭州将军年羹尧于川陕总督任内妄参金南瑛等七员应革职。雍正帝以此事系羹尧总督任内之事，非将军任内之事，乃吏部应议者，与兵部无涉，所议不当，是以责吏部尚书隆科多含糊专擅，预先立意徇庇年羹尧。将其交都察院，严察奏闻。

六月初二日(7月11日)

38 浙江破获秘密教门。先是，温州府总兵边士伟密报：温州府有匪类惑众，已将首犯范子盛拿获。该教已有五六十年，吃斋拜佛，教主姓张，号称“弥勒老佛”，有“天地当来，虚空家乡”等口号。宣传天地已届末劫，午未之年就要塌陷，今吃此丹药，有此符牌，将来可以逃劫，另有“天地江山不用刀兵，可作人王臣宰”等语。愚夫愚妇多被哄诱。已搜出五爪龙牌、札付、推背图等。据供：温州四县共有教徒五千余人，宁波、台州、绍兴及福建、江西均另有教首。至是，浙江按察使甘国奎奏请敕福建、浙江、江西督抚密加访查消弭。

旋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温州地方邪教被破获，已将为首之陈立昭、王文治、范子盛杖毙于通衢，被诱乡民数百人令其出首具结改过。〖21〗

初六日(7月15日)

39 加总督岳钟琪、高其倬、杨宗仁，提督吴升、魏经国太子少傅衔，加总督孔毓珣、河督齐苏勒兵部尚书衔。以其不阿附隆科多、年羹尧。

初七日(7月16日)

40 革年羹尧子年富、年兴及隆科多子玉柱职。

初八日(7月17日)

41 先是，年羹尧奉旨速赴杭州将军新任，既离陕，乃上奏：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县南北水陆分途交通之地，静候纶音。至是，吏部等衙门疏参羹尧狂妄悖逆，种种不法，罪大弥天。今调任杭州，又逗留中途，奏称静候纶音，更不知其何心。应革职，其所有太保并世职一并革去，从前恩赏物件，悉行追缴。敕下法司，将其锁拿来京，严审正法。

二十一日(7月30日)

42 命严查年羹尧藏匿之赀财。时有密奏称：年羹尧往杭州赴任时，一车两马，仆从数人，布围轿车。有旨切责，谓其平日狂妄贪污狼藉之处，不可枚举。命各省督抚严查，出首者免罪，隐漏者照逆党例正法，未能查出之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寻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羹尧启程之前，骡驮车载出关者已不计其数；启程后，尚有一千驮未行。现仍于西安、三原、泾阳等处捉取骡车。又报其在保定有房屋一所，锁子甲二十八副、箭头四千根、盔四副，系军前之物；另有现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及纱、缎、古董等值银十万两，别无贵重之物。雍正帝不满，批曰："为年羹尧，尔将来仍恐不能保全首领也。"

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自本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尧共

用骡子二千二百二十二头，骡车二百三十三辆。运送物资前往京师、直隶、湖广、江南、四川、宁夏、山西、兰州、山东等地。骡车每辆载重一千三百斤，进京者五十九辆，往保定者一百三十四辆，另有四十辆，声言进京，后去襄阳。另又查出年羹尧寄贮各处之箱匣包捆物件等五宗五百余件。〖22〗

二十三日（8月1日）

43 四川打箭炉地方地震，房屋俱行摇塌，买卖人并藏民十分压死七八。〖23〗

二十六日(8月4日)

44 署川陕总督岳钟琪以私派累民，奏请特降明谕，诫饬川陕两省官员，但于正项钱粮之外，指称别样公事，科派百姓分厘颗粒者，告发访闻，严加治罪。其派行户工匠人等，承应公事，不照民间价值，任意亏短扣克者，亦定处分严例。令大小衙门勒石署前，敬镌圣旨于碑之正面，而以禁革条款详列碑阴。以绝旷世之疮疣，流万年之膏泽。帝批谕：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朕前亦有谕禁数条，尚闻阳奉阴违者多有。若如此一全禁，恐势不能行，人视官场为畏途，而长百姓刁风，非善策也。〖24〗

二十七日（8月5日）

45 怡亲王允祥等议署川陕总督岳钟琪之川陕善后五款，略曰：

一款，抚绥西番人纳贡，以固边塞。据署理总督岳钟琪具奏，西番人与内地百姓一样，交由各地该管官按亩纳

粮，查核伊等户口及纳粮额后，造册报部。里塘、巴塘之番人，可从中选其可信者，给以大小土司，以分管属下，收纳钱粮。故年羹尧原奏不可施行。今与内地百姓一体按亩纳粮，番人纳贡较前更轻，彼番人中务必感戴圣主恩泽，争相纳粮，故拟准行岳钟琪所奏。此项钱粮事宜，可交何处官员办理，又于番人中授以何等土司、合适人选、纳粮数额等，一并交与署理总督岳钟琪核查后，各造另册报部，时由该部再行给发土司文凭。

一款，清查喇嘛，严禁恶人，以正黄教。署理总督岳钟琪奏称，若各寺庙喇嘛，多者不得过三百，余者均不准当喇嘛，则彼当喇嘛者，多为唐古特人，亦有土司属民。今若依照额定，均不准当喇嘛，则不仅难断喇嘛之去留，且又家中无地亩无牲畜，难以生存，乃致流离失所，滋生事端，亦未可知，故仍准喇嘛等照旧各守清规为好。俟查现有喇嘛数目之后，给发度牒，区分好恶。每年若有病故者，即刻收取度牒。若有新班第时，可照原议给度牒。而番人给各寺庙喇嘛所交租粮，比之钱粮许多倍，倘若改交有司收管，再转而供给酌量口粮、衣物、银两，恐有稽迟、勒掯之弊，亦未可知。以臣愚见，可照内地寺院地亩例，令种地番人交租，收租喇嘛交纳钱粮。查各寺庙喇嘛，理应恪守清规，不可好恶杂处，肆意妄为。倘若限定数目，而余者均不准当喇嘛，则伊等原无地亩牲畜，不得其所，以致滋生事端，亦难逆料。故不责令现有喇嘛还俗，而依据寺庙之大小，限定数目，若有逃逸、亡故者，可交该管有司收回其度牒，暂不收纳新徒弟。如此，数年之间自然减少，可达额定数目；时若有减，可酌情收纳新徒弟，以

补缺额。倘有行为不端，干犯法纪者，可以照例治罪，驱逐山区之外，此事可交岳钟琪，据寺庙大小限定喇嘛数目报来，时由该部给度牒。又查西宁沿边番民，原由各寺庙喇嘛及青海蒙古管辖，故而滋生事端。今既平定，众番又俱内附，故不细分内外相管之，方为长久之计。倘若番民仍将地租交与喇嘛，而喇嘛借以交纳钱粮，倍加收取，以致番民受苦累，亦未可知。久而久之，众番只知喇嘛，不惧于官，则甚不当。故将番人所纳之粮，仍交该管有司收管，而每年根据各寺庙之需用，及时供给口粮、衣物、银两，务必均匀，不得使喇嘛等有所拮据，或致失所。如此，彼无地之穷困喇嘛，均得以分享圣恩。从而边寨得以宁靖，黄教自然得以正。

一款，于甘州、凉州、西宁新筑边墙，以便分开内外。署理总督岳钟琪奏称，若于甘州、凉州、西宁新筑边墙，分开内外，虽为捍御之良策，但仅自西宁北川至甘州扁都口，里程不过五百，其间多为石山、沙地，而有土可以修筑边墙者，仅有五十余里。伏思千里边墙，若有丈尺不固，则千里之墙皆为虚设。倘若修筑边墙，所费过多。倘若置设大通镇标二营，亦有利于区分内外，故不修筑边墙为好。今岳钟琪既然具奏多有石沙，虽筑墙亦难坚固，于事无益，故照所奏不修筑边墙。今既停修边墙。为有利于区分内外，不可不立界标。将此咨行署理总督岳钟琪会同署理提督事务总兵官王松议定，或立柳条边，或挖壕沟，或设隘口，或设卡伦，或立界标，应酌情踏勘设立之，并将设立情形，造册报部。朱批：依议。〖25〗

二十八日(8月6日)

46 从吏部议，以年羹尧怀挟私心，急欲出缺，另行补人，妄参金南瑛等罪，将其太保职衔削去。

47 是月，惩处年党。先是，逮年党胡期恒、桑成鼎、金启勋、魏之耀、严大等，令解京质审。帝以护军统领、署四川提督纳秦依附年羹尧，令其勿在护军统领处行走；南赣总兵黄起宪因与羹尧家人魏之耀联姻被革职；年党四川按察使刘世奇被革职，罚修河南堤工；原任长芦运使宋师曾被逮，籍家产，追完亏空。内阁侍读学士葛继孔被革职，发往河工效力。临洮知府白纳、凉州同知张梅因系年羹尧爪牙，均革职，发往西宁城工效力。又以川东道金德蔚、延安知府李继泰等十三人均系羹尧所用匪人，皆调京引见定夺。

48 京师淫雨。自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大雨连绵，房屋倾颓，畿辅属邑水灾。命发户部库银九万两给八旗穷兵修理房屋，每旗一万两，上三旗内府佐领一万两。

49 禁内外臣工投拜门生及主考官赴任“抽丰”。先是，长芦巡盐大理寺卿莽鹄立奏称：仕途积弊，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偏徇庇护，罔顾法纪。至于棘闱取士，原为国求贤，岂容市德，乃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探望索

取，名曰“抽丰”。送迎接应，势必挪移正项，倘稍拒却，人皆指为刻薄，亏空从此渐致。此二事均宜严禁。帝览奏，大为嘉许，令通行直省。〖26〗

七月初一日(8月8日)

50 以年羹尧前题西藏、青海等处军功议叙文武官员，多冒滥不实，谕命若系年羹尧任内冒滥题参者，无论已升未升，已授未授，俱准速行据实自首，谕称：此皆出自年羹尧悖逆擅作威福之举，与伊等无关，朕皆从宽宥释。若仍隐匿不首，一经发觉，定行严加治罪。

初四日(8月11日)

51 命将铨选处分则例改订刊刻颁行。谕曰：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凡大小文武官员之降革罚俸等项处分，务使情罪允当，不令稍有冤抑。今吏、兵二部铨选处分则例刊刻遵行已久，其中不无前后互异之处，又现则例，有未经校刊者，部内抄白存查，遇事引用，外官无由得知。奸胥猾吏，因而上下其手。著吏、兵二部会同逐一细查详议，应删者删，应留者留，务期简明确切，可以永远遵守，仍逐卷缮写并原书进呈，朕亲加酌量，刊刻颁行。

又命行文五城及各省，严禁书肆刻卖六部则例等书。

初九日(8月16日)

52 署浙江巡抚、按察使甘国奎折奏：年羹尧于七月初二日到任，仍似大将军气象。且闻年羹尧语旗人云，尔等穷苦，我所深知，能随我说，断不令尔等穷苦。虽属抚慰旗人，然意指含蓄，非所以助励也。其所坐之船，先到者

已三十余艘，闻未到者尚有四十余艘。其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后来者尚未知其数，所住衙门人已住满，闻将长随等类分住外城。帝批谕：盖缘业重不由己，下愚不移，奈何奈何，可惜朕恩也。〖27〗

十六日(8月23日)

53 先是，赵弘炜首告伊侄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侵吞家产，赵之垣具呈陈辩并首告年羹尧将清理伊叔赵弘燮亏空银四十万两侵欺入己，李维钧朋比为奸。至是，都察院参奏，请交部严审。得旨：年羹尧欺罔奸诈，设局诱陷，情弊显然，著年羹尧、李维钧明白回奏。寻维钧回奏：年羹尧曾向臣言，赵家事非尽家资恐不可免；及之恒献银，致干圣怒。是年羹尧始而恐吓献银，既而勒诱具呈回籍，得伊银数十万金。羹尧回奏：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那一条那一件皆可问死罪而有余，臣如何回奏得来。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谨冒死奏闻。〖28〗

十七日（8月24日）

54 文华殿大学士白潢病免，以松江提督高其位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以户部尚书张廷玉署理大学士事务。

十八日（8月25日）

55 内阁、九卿、詹事、科、道介词劾奏年羹尧欺罔悖乱各款，请加诛戮。得旨：年羹尧为川陕总督，贪婪放纵，

网利营私，本应即加处分。因伊青海之功，朕意尚欲委曲保全，故罢其总督之任，授为杭州将军，令其效力，以赎前愆。乃今事事败露，不料其欺罔悖逆之罪，至于此极，实为国法之所不宥。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此所奏乃在廷之公论，而国家赏罚大事必咨询内外大臣佥谋划一，可降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各秉公心，各抒己见，平情酌议，应作何处分，即速具奏。

旋河南巡抚田文镜奏称：羹尧妄自尊大，骄纵异常，随其喜怒好恶以为黜陟刑赏，视督抚大臣为属员，受其跪道不以为侈，令其坐班不以为僭，天子之词臣而等于奴隶，天子之侍卫而供伊前驱。种种悖逆，罄竹难书。且黩货无厌，惟利是图，指军需而派敛，动公帑而冒销，荐举一人必索谢赂，参劾一缺必售私人，夺盐窝、纵夹带，算及锱铢，贩私茶、运川木，鄙同贾竖。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诛之。应如廷臣所请，明正典刑以彰国法。各省大吏等回奏略同，惟云贵总督杨名时请予“保全”。

二十日(8月27日)

56 以弭盗不实，饬谕查弼纳。两江总督查弼纳尝条奏种种弭盗之法，似为实心料理者。旋经查明，一月之内所报盗案竟达一百零九件。帝不胜骇异，谕责之曰：岂因查弼纳实心料理，反致如是之多乎？可见伊从前所奏尽属虚伪欺饰耳。伊身为总督，统辖文武，弭盗一事，尤其专责，今前后盗案累累，伊所司何事耶？

二十七日（9月3日）

57 降年羹尧为闲散章京，令在杭州效力行走。年羹尧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令杭州知府随时给发兵饷，不许迟误。迨新任将军鄂弥达到日，传旨降羹尧为闲散章京，始觉惶惧。问鄂弥达："皇上要杀我么？"鄂弥达云："尔败坏至此，皆尔自取。且参尔者皆尔平日信用之人，更有何说！"羹尧喟然叹曰："彼参我亦是无可奈何。"〖29〗

二十八日（9月4日）

58 革允禟贝子爵。先是，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允禟之护卫乌雅图等在平定州殴打生员，请按律治罪。帝以其不识臣子大义，悖乱之极，命革去贝子，撤属下佐领。并行文陕西督抚，嗣后仍有擅称允禟为九王爷者，从重治罪。

三十日（9月6日）

59 从山东巡抚陈世倌之请，准山东丁银摊入地亩征收。

60 是月，各地先后奏报水灾情形。河督齐苏勒奏：六月中旬山东山水陡发，骆马湖口泛涨二百余里，其湖水涌出宿迁县竹络坝口，抵阻黄水，不能畅流，致使睢宁县黄河大堤坍陷，决口四十余丈。出口之水，东归洪泽湖，以湖内不能容受，又开放天然坝以分其势。朱家海漫口，大溜湍激，甚难护防，两边大堤，又经刷宽三十余丈。请俟水势稍平，挑浚引河，堵塞决口。田文镜亦报：入秋以来，黄水陡涨，伊洛、沁水并兼长发，而江南朱家海漫溢缺口之未能畅泄正河，以致上游之水有长无消。各处堤岸高处

水面仅止一尺至二三尺不等，并竟有水与堤岸相平者。十三日，仪封县狂风大雨，顷刻水长南岸大堤，黄水漫溢缺口十余丈。同日，兰阳县北岸大堤亦被黄水漫溢缺口十二丈。直隶亦报因河水漫溢，山水冲发，报水灾者三十一州县卫所，文安、霸州、东光、香河等处决堤，天津城外一片汪洋，四野村田尽被淹没。山东报水灾者四十余州县。

帝命齐苏勒等并力抢修河道，并与直隶、山东、河南督抚差员赈济灾民。寻赈直隶霸州保定等六十九州县及天津、梁城、茂山三厅所水灾饥民。又命再发通仓米十万石，运至天津，加赈灾民。〖30〗

八月初五日(9月11日)

61 颁发孔子及颜、曾、思、孟、闵子、仲子庙御书匾额。

初十日(9月16日)

62 降年羹尧职。先是，吏部议覆：岳钟琪参奏年羹尧建夏阳川堡时，余剩银两不归司库，擅给兵丁，并不题请，应将羹尧一等公降为二等公。继又议覆田文镜疏参羹尧于盐场遍置私人，致私盐充斥，又以印票运茶，违废茶引，应降为三等公。均从之。至是，以羹尧树党营私，委署宁夏同知堂玺等倚势殃民，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未几，因委用知州边鸿烈恣行扰累，激变番民，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因参革知府程如丝不实，捏词妄参，再降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吏部又议其将甘州、巴尔库等处应行奏请钱粮之事，并不交代明白，应降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得旨：年

羹尧所有职衔俱著革去。

63 王顼龄卒。

王顼龄（1642—1725），字颛上，江南华亭人。已故户部尚书王鸿绪之兄。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举博学鸿儒，授编修，历任四川学政、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康熙五十五年（1716），任武英殿大学士。雍正元年（1723），加太子太傅。至是卒，年八十有四。赐祭葬，谥“文恭”。

十一日（9月17日）

64 议设驻防天津八旗水师，拨派兵丁二千名，立满都统正副督领之。

十四日(9月20日)

65 以江南、湖广、河南等省盗案甚多，谕命于满汉御史、部员内拣选贤能，各省差员不等，专司稽查盗贼，并巡察驿站、烟墩。倘有纵容盗贼，隐讳不报者，许据实题参。一切地方事务差员不得干预，若生事滋扰，必从重治罪。寻九卿等遵旨议覆设立巡察官并该员出差事宜及地方官盗案处分十一条。江宁、安徽共派一员，两湖共派一员，鲁豫共派一员，浙闽不派。该官应于一年内遍历各府，密访盗贼窝藏之处，会同地方文武官协力缉捕。令礼部铸给关防，以重职掌。

二十日（9月26日）

66 革直隶总督李维钧职。谕曰：直隶总督李维钧居心险谲，阳顺阴违，藏匿年羹尧产业财物， 又将魏之耀家中

所有书信自行藏匿，将抄没之银私给年羹尧家人三百两。此等情景，必有缘由，著马尔赛、蔡珽前往详察，若果得奸欺党恶实情，即将李维钧拿问诘旨。未几，将李维钧革职，以蔡珽署理直隶总督。

当是时，直隶水灾，米价暴涨，民食维艰。蔡珽到任，即疏请截留漕米三万石于天津，乃将其中二万石运至保定平粜，一万石赈济沿河两岸灾民。帝恐不敷用，命再由通州仓调米十万石运往天津，听蔡珽调配。为保灾民之赈济与防堵贪官污吏之侵蚀，蔡珽特奏颁条约十四款，复发帑修水毁之河间、静海诸城，以工代赈。

二十七日（10月3日）

67 谕内阁、部院各官：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若无应奏事件，在衙门办事，不必到此。其理事之日，尔等于春末秋初，可趁早凉而来；秋末春初，天时寒冷，于日出之前起行。不但尔等不受寒暑，即随从人夫亦不至劳苦矣。

九月初一日(10月6日)

68 命嗣后在京大小汉官，按俸银数目给与禄米，凡俸银一两，给米一斛，每斛五斗。

初十日(10月15日)

69 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本年六七月间，有英吉利、法兰西等外国商船十艘到广州黄埔湾泊，载有黑铅、胡椒、檀香、哔叽等货物，已委官稽查，不许内地闲杂人等擅入夷船生事，并严饬牙行、通事人等贸易货物，公平交易，

务在岁内乘风信尽令开发归国。〖31〗

雍正帝于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赐物折上朱批：尔居官名声毋庸言。你们这伙人里，亦惟隆科多贪婪耳，其余人，是不具造化却有本事之人，朕忧虑可惜者，乃此之故，朕恨此数党魁首者，亦乃此故。朋党之事，若不能使朕释疑，尔无论以何诡计对付朕，即便名声好亦无用，更会显出狡诈凶狠耳。大处务求解释清楚，若欲弄巧欺饰于朕，尔还不行。不但尔虽有狡诈之奎绪、苏努、佟国维，朕亦不能容忍。现廉王允禩在，亦只能看着罢了。务应小心！

十九日（10月24日）

70 以吏部尚书朱轼为文华殿大学士。

二十六日(10月31日)

71 锁拿年羹尧于杭州。先是，史贻直、高其佩奉命审理原任川陕总督年羹尧诬罚盐商、私占盐窝二案。查明此案缘商人王钦庵等十一人，自湖广买茶，屯贮陕州、平陆等处。咸宁知县严士俊奉年羹尧命，遣人隔省提拿，诬以私贩，勒派赎罪银一万四千两。复将曲沃县富户高科等十人，陷入案内，勒派帮助银七万六千八百两，知县严士俊、魏士瑛等得银九千二百四十两。羹尧管理盐务时，革退旧商，令伊子年富、年斌伪编为盐商“富斌”等名义，私占山西潞安州等处十七处盐窝；令心腹人伪编商民私占陕西咸宁等十八处盐窝，共得利银十七万二千二百两。又私行印票，增盐引十二万张，只以十万具奏，将二万张课银入己。至是，吏部等衙门议覆，请将年羹尧俟各省议奏到齐

后提拿至京，审拟正法；一等精奇尼哈番年斌革职。年富已于别案拿问，从重归结。严士俊、魏士瑛处绞监候，秋后处决。羹尧等所得银两追取入官。从之。

未几，帝命逮羹尧赴京。钦差内大臣、都统拉锡至杭州，会同署浙江巡抚福敏、署杭州将军鄂弥达，传唤羹尧至将军衙门，宣读上谕，将其锁拿看守。福敏等又往其家中查点家产。寻械系羹尧及伊子五人等赴京。

72 是月，四川提标中军参将阮阳璟以过继年羹尧之子代为抚养，不行出首，逮治问罪。襄阳总兵张殿臣以系年党革职，罚修宣化城垣。寻查出年党宁夏总兵官王嵩、兴汉总兵官武正安，俱革职，发往边外，自备种子，种地赎罪。〖32〗

十月初一日(11月5日)

73 甘肃巡抚石文焯折奏本省耗羡及各官养廉银情形：甘肃地丁二十六万两、粮四十九万石。耗羡四万余两、粮六万三千余石，尚有平规、税规等项。养廉银巡抚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两，布政司一万一千七百两，按察司二千九百五十两，道、府各一千两，州县官五百至八百两不等，同知、通判各银六百两，内外卫所各银四百两。〖33〗

初八日（11月12日）

74 雍正帝召见罗马教皇使臣。初，康熙帝遣葡萄牙籍传教士张安多至意大利，会晤罗马教皇，商议在华传教士之管理及废除罗马教廷所颁发禁止中国教徒祀天、尊孔、

祭祖之禁约。雍正元年(1723)张安多偕罗马教皇所遣两使臣噶达郝、易德丰并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华。罗马使臣先期进京,麦德乐留广州等候。至是,罗马使臣于圆明园觐见雍正帝,表贺登极,赠礼品,呈递教皇书信,请援释放传教士德里格之例,释放在押传教士毕天祥、计有纲;请关怀爱抚寓居中国之西洋传教士并允其在当地传教。明日,帝以敕书致罗马教皇,交来使带回,略曰:教化王地处极远,特遣使臣远来,朕已加礼优待。至于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时时教以谨饬安静,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因使臣归国,特颁斯敕,并赐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王其领受,悉朕拳拳之意。

是年末,使臣回至广州,搭乘法兰西商船归国。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住省西洋人无不感戴圣恩,赏赐多品,为从来未有之事。帝批谕:外彝人只示以恩厚为要,万不可与之争利,切记!寻从罗马教皇之请,将囚禁于广州之西洋传教士毕天祥、计有纲释放。〖34〗

75 山东夏秋多雨,五十一州县受灾,分途赈济,共用银四万五千余两。署山东巡抚布兰泰奏请除各官捐银二万四千余两外,不足一万一千余两暂以存库耗羡支给。帝批谕:尔等如此料理,实心急公办理,朕真览之不忍,可嘉二字尚不足以奖示尔等之效力处也。〖35〗

十七日(11月21日)

76 命审办汪景祺文字狱案。本年九月,福敏等于杭州查抄年羹尧家时,有家人供:年羹尧已于九月十二日将一

应书札尽行烧毁。福敏等细搜，于乱纸中发现手抄书二本，即汪景祺所作《读书堂西征笔记》，以书中悖逆言论甚多，密封奏闻，帝览之，怒甚，批道：若非尔等搜捡，几致逆犯漏网，其妄撰妖辞二本，暂留中摘款发审。

汪景祺，原名日祺，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户部侍郎汪霖次子。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仕途不得意。雍正二年（1724），由京城赴陕西投奔胡期恒，因上书得谒年羹尧，留为佐幕。所撰《上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谄谀羹尧，谓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之功绩，较之羹尧威名，无异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大将军哉！又谀称其为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宇宙之第一伟人，圣贤豪杰备于一身。上年（1724）五月，著《读书堂西征笔记》，对时政多有抨击。有诗曰："皇帝挥毫不值钱"，并讥议圣祖谥号与雍正年号，言"正"字有"一止"之象，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其作《功臣不可为论》献年羹尧，以檀道济、肖懿与之比。言鸟尽弓藏，古今同慨，系因功成之后，人主横加猜疑，致成嫌隙。所谓庸主闻兵凶而惧，功臣能戡乱，然定乱者必能作乱，是则主位难保，因而疑之、畏之；功臣因功得上赏，礼数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结，遂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议，甚而谏诤，则谓之无人臣礼，谓之骄横，遂厌而弃之。此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死而已矣。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其于《高文恪遗事》中，又言高士奇因奴事索额图得显官，旋合明珠

倾索，又合徐乾学以倾明珠，又合明珠、王鸿绪以倾徐，市井小人，出自粪土，致身轩冕，焉知所谓礼义廉耻哉！《遂宁人品》一文，言张鹏翮曾为索额图倾溺器，又因与仆妇私通而受夫人鞭责，然所历皆美官，先帝颇信任之。《西安吏治》一文，言吏治之坏莫甚于陕西，数十年来，督抚藩臬皆以满洲人为之，目不知书，吏治民生皆不过问，惟以刻剥聚敛，恒舞酣歌之计而已。上官既无善类，俗吏朘民以奉之，加征杂派，苛政日增。

刑部等衙门遂议奏，妄作《西征随笔》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得旨：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应当处以极刑，立斩梟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其期服之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各官，俱查出革职，令其本籍地方官约束，不许出境。

十一月初二日(12月6日)

77 革内务府总管常明、来保等职。先是，内务府佐领披甲每年需钱粮由三十余万增至七十余万两，帝以国家征输之额赋而养此并非正项兵丁、无用人口，且逐年增添，无所底止，命筹议变通之法。廉亲王允禩奏请裁减披甲人数，帝命庄亲王允禄及内务府总管常明、来保与允禩确议具奏。允禩又议将内府佐领披甲增九十五名。帝许每佐领留披甲五十，裁减其余，俟其缺出后扣除不补。常明不慎将此事泄露，内府佐领下数百人于上月三十日集允禩府门嚷闹，次日又至李延禧家嚷闹，抢去物件，庄亲王等派出官兵拿获数人。

至是，谕责允禩面奏可裁面又议加增，实属阴邪叵测，沽取名誉，命将喧闹之五人监看正法，为从四十余人交刑部定拟斩绞监候，秋后处决；又以庄亲王、来保、常明等，始则孟浪通传，致起事端，继又不行据实奏闻，命将庄亲王允禄罚俸三年，常明、来保俱革去内务府总管。宗人府议奏，允禩市恩惑众，奸恶已极，应革去王爵，撤出佐领。有旨宽免。

十五日（12月19日）

78 两广总督孔毓珣遵旨奏陈海洋情形。略言：今之议海洋者，动以明时倭患为言，但明时倭患其弊有二：一在司榷各官听任牙行欺骗彝人货物银钱，彝人不能归国，忿积于中，内地奸棍勾引，遂致猖獗；二在沿海汛防惟藉卫所屯军，此辈只习农业，素不知兵，及遇有事，则调土兵，调瑶兵，文檄未到，倭人已抢掠饱载去已。启外衅而疏内御，所以流毒多年。本朝则沿海设立水师，镇副参游分地管辖，战船罗列要口，安设炮台，内御已固；皇上御极，将海关征税责之各省督抚，各抚臣守法奉公，外国彝船来中国贸易者，俱得获利而去，欣欣愿出其途，外衅又绝，是则绝无此弊。惟在水师将备得人，加以内地谨严，可保得广东海洋无事。〖36〗

二十二日（12月26日）

79 皇贵妃年氏卒，雍正帝命辍朝五日。

十二月初一日(1726年1月3日)

80 革允禵多罗郡王，降为固山贝子。

81 议处御史钱以瑛。先是，御史钱以瑛进呈本章时失仪，站立不跪，吏部议以罚俸。至是，雍正帝将其条奏三事一一谕责之：一、条奏请敕下各省督抚，勒令尼姑还俗。帝谓各省尼姑不下数万人，一时以官法勒令还俗，必致失所，朕不忍为。二、奏称民间女子年至二十未嫁者速行择配。帝谓凡婚嫁之事应听民间自行酌量，其迟早亦听民自便，若以官法惩之必至仓皇失配，且滋纷扰，甚非宜民便俗之道。三、又奏称民间斗殴每起于数十文钱之微，凡需用数十文钱之穷民，由地方有司赏给，济其缓急，以息争端。帝谓凡为政有体，且应酌其事之能行与否，此奏不但势不能行，且将流弊种种，自古无此止讼息争之道。钱以瑛以此三事陈奏，甚属鄙琐不通，且身为御史，不知礼义，在朕前进呈本章时站立不跪，甚属庸迂糊涂，不宜御史之任，命以主事原品，发回原籍，其条陈亦发回。

82 从户部议，准将东省灶丁银一半摊入灶地征收，一半仍于灶丁均摊。

十一日（1月13日）

83 先是，年羹尧被拿解进京，令其在家等候裁决。本月初四日夜，有野虎入京城，上羹尧宅顶。天明时分，九门提督率兵放枪驱下，虎窜入年遐龄家后花园中。官兵追至，用枪扎死。相传，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帝称为一大奇事，并曰：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斯时，各省督抚提镇等官亦陆续回奏，均以羹尧欺罔贪残，大逆不道，请亟正典刑。至是，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题奏羹尧九十二款大罪，请将其立

正典刑，以申国法。

其大逆之罪五：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将朱批谕旨故匿原折，辄敢仿写进呈；见汪景祺《西征随笔》，不行参奏；家藏锁子甲等军需禁物；伪造图谶妖言。

其欺罔之罪九：郃阳用兵，致死无辜良民八百余口，奉旨查问，始奏并无伤损，后只奏出六人；纵容边鸿烈激变番民；捏参都统武格等镇海堡失律；西安起程时私嘱咸宁县令朱炯买人保留；将刘以堂假冒赵勋名字赴武功县任，巧饰具奏；将幕宾张泰基父子等十八案冒入军功；家人魏之耀家产数十万，妄奏毫无受贿；西宁效力者实止六十二员，册报一百零九名，将退役王治奇名字冒入军功，令他人顶替，选授州判。

其僭越之罪十六：出门黄土填道，官员穿补服净街；行文督抚书官书名，命蒙古郡王额驸下跪，验看武官用绿头牌引见；官员馈送称恭进，与属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衣服用黄包袱，吹手穿缎袍；公馆墙壁及辕门鼓厅画四爪龙等。

其狂悖之罪十三：两次恩诏到陕，不宣读，不张挂；娶蒙古贝勒之女为妾；以侍卫摆队，前引后随，又令坠镫；纵容家人魏之耀等穿朝服补服与司道提镇同坐；与行止妄乱之沈竹、戴铎结党怀欺，煽惑众听等。

其专擅之罪六：不行题请，即发银子郃阳县建城，擅用私票一万二千张作引十二万道行盐；将有旨停捐雍正二年（1724）俸工仍令公捐等。

其贪黩之罪十八：题补官员受谢仪四十余万两，勒索纳捐人员额外银二十四万两，受赵之垣金珠等值银二十万

两；取乐户窦经荣脱籍银十万两；受宋师曾银一万两及玉杯等；陕甘川晋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勒银四千两；私行盐茶，私占盐窝，将掠番民之衣物等掩为己有；将蒲州盘获私盐值银一万两入己，贩马勒取重价，贩卖木材，令人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余两等。

侵蚀之罪十五：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余万两，又加派银五十六万两；冒销西宁军需四十七万两；运米四万石至军前，冒销脚价四十余万两，又四万六千余两；侵用康熙六十年（1721）至雍正三年（1725）俸工银十四万九千余两；隐匿夔关税银八万八千两；又加派军需粮规五万余两；将私茶罚赎银四万余两入己；侵用河东盐税盈余五万六千余两；将仓耗米一万四千石、养马工料银一万五千两入己；侵用城工剩余银一万六千余两；浮报购米价银一万五千余两；抄没塔尔寺硼砂、茜草等私自变价一万四千余两，侵用纪廷诏等捐解银一万两；砍取桌子山木材，借称公用，存贮入己等。

其忌刻之罪六：现任职员，凌虐遣调；任用私人，夺缺委署；捏参程如丝，杀伤多人；欲荐李维钧，诱陷赵之垣；遏抑阿炳安等军功等。

其残忍之罪四：诬参金南瑛等七员；错拿枉杀冯猪头等百姓；无故将笔帖式戴苏锁拿监禁；致台吉济克济扎卜等困苦失所等。

得旨：将年羹尧交步军统领，令自裁。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父湖北巡抚年遐龄，妹即雍正帝敦肃皇贵妃。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八年（1709）

出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1718）晋四川总督，六十年（1721）授川陕总督，镇守西陲。雍正帝即位，召抚远大将军允禵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元年（1723）青海罗卜藏丹津叛，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翌年乱平，叙功，晋爵一等功，再给一子爵，令其子年斌袭。旋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侍卫前导后引，执鞭坠镫，督抚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三年（1725），罢总督，改授杭州将军，旋罢将军，授闲散章京，乃尽削职。至是，以大逆之罪等九十二款，赐令自裁。雍正帝就狱中传谕羹尧，略谓：不法之臣有之，然未当败露之先，尚皆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然尔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心果忍为之乎？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37〗

又谕：年遐龄、年希尧皆属忠厚安分之人，命革职，宽免其罪，一应赏赉御笔、衣服等物俱收回。年羹尧之子甚多，惟年富居心行事与年羹尧相类，命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贵极远烟瘴之地充军。年羹尧之妻系宗室之女，遣还母家。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资俱抄没入官，其父兄族人皆免其抄没。年羹尧族中有现任、候补文武官者，俱革职。年羹尧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以党附叛逆治罪，皆陆续照例发遣，永不许赦回，也不许为官。有匿养年羹尧之子孙者，以党附叛逆例治罪。邹鲁改为立斩，其亲弟兄子侄佥妻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之人为奴。

十四日（1月16日）

84 允礽卒。

允礽（1647—1726），即胤礽，康熙帝第二子，母孝诚仁皇后，康熙十四年（1675）立为皇太子。六岁就傅，名儒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为师，攻读汉满文学，善骑射，为人所称道。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受命留居京师，代行郊祀礼，处理部院奏章。嗣以行为不检，不孝不义，且与索额图等结党妄行，渐失宠眷。四十七年（1708）被废黜，翌年复立为皇太子，五十一年（1712）再废，禁锢咸安宫。终康熙之世，不复立太子，并于京师北郊郑家庄设驻防城以拘禁废太子。至是，卒于禁所。〖38〗

十六日(1月18日)

85 革隆科多《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职。

二十一日(1月23日)

86 宗人府奏：廉亲王允禩因护军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立毙杖下，太监阎进代伊隐瞒所行之事，重赐银两衣服。允禩擅专生杀之权，甚属悖乱，应革去亲王，严行禁锢，所属佐领撤入公中。谕命宽免，九十六之宗族佐领不可留于允禩属下，著撤入公中。

二十七日（1月29日）

87《古今图书集成》编成。凡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御制序文，称其为册府之巨观、群书之渊海，实古今未有之奇书。〖39〗命以铜活字排印。至雍正六年（1728）印竣，

共六十五部。

8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五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一，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五十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三，田地、山荡、畦地等八百九十六万五千八百二十七顷四十七亩，征银三千零七万一千五百七十四两，米豆麦四百六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九石，草四百九十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四束。茶四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六引，行盐五百零二万四千四百九十引，征课银四百四十二万六千一百五十五两，铸钱六十七万五千一百六十。

户部银库收入银一千七百零四万五千零七十四两，钱五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二。当年实存银四千零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四两。

〖1〗《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418页。

〖2〗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 434—435 页；《上谕内阁》。

〖3〗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 442—446 页；《清世宗实录》卷三十。

〖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九；《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440页。

〖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九；《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504—505页；《上谕内阁》。

〖6〗《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437页。

〖7〗阿灵阿，遏必隆之子，康熙孝昭仁皇后之弟，袭一等公，逝于康熙五十五年。阿尔松阿，阿灵阿之子，降袭二等公，曾任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鄂伦岱，佟图赖之孙，佟国纲长子。佟国维，佟国纲之弟。佟国维之姐为孝康章皇后，其女为孝懿仁皇后，其子为隆科多。鄂伦岱与隆科多为堂兄弟，曾任领侍卫内大臣、汉军都统。

〖8〗《清史编年》四卷119—120页。

〖9〗参见：《碑传集》卷二二；《清史列传》卷一一；《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九卷；《国朝先正事略》卷九。《（遂宁）张文端公年谱》。据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有云："遂宁（张鹏翮）巧于取，又所历皆美官，先帝颇信任之，如张志栋、张伯行、赵世显、蒋陈锡等皆由遂宁荐之，于造膝时俱得开府，馈谢动十万计，然未几皆叛，成不共之仇，盖苦于遂宁之无厌也。""余尝谓宜以'刻薄寡恩，顽钝无耻'二句对联赠遂宁，有云：犹未足以尽其为人。"

〖10〗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九；《清史列传》卷一二。

〖1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726页。

〖1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一；《永宪录》卷三。

〖1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54—55、68—71页。

〖14〗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799页；《永宪录》卷三。

〖1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四册946—947页；《永宪录》卷三。

〖1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31—35页。

〖17〗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39—42页；《永宪录》卷三。

〖1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74—75页。

〖1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二；《永宪录》卷三。

〖2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159—161页。

〖2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227—228、252—254页。

〖22〗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469—470、476—479页；《永宪录》卷三。

〖2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542—543页。

〖2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399—405页。岳钟琪所开列之禁革款项亦见该附折。

〖25〗《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54—1157页。

〖26〗《永宪录》卷三。

〖2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505页。

〖2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四；《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368页；《永宪录》卷三。

〖2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967—968页。

〖3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四、三九、四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553—554、977页。

〖3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82页。

〖32〗《永宪录》卷三。

〖3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255—257页。

〖3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七、四五；《上谕内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643页；《清代西人见闻录》142—143页；《中国天主教人物传·毕天祥传》。

〖3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296—297页。

〖3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473—474页。

〖37〗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三《年羹尧传》；《清史稿》卷二九五《年羹尧传》；《清代名人传稿》上编九卷，《年羹尧》；《清

代名人传略》上册741—747页。

〖38〗参见：《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允礽传》；《清代名人传略》上册759—761页。

〖39〗《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七。

清通鉴　卷八三

雍正四年　丙午　公元1726年

正月初一日(2月2日)

1 庆元旦，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文武官员及朝正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等宴。翌日，复宴内大臣、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都统、副都统、内阁学士、内廷翰林等子乾清宫，各赐康熙帝御批《通鉴纲目》一部。

初四日(2月5日)

2 上年（1725）十一月，允禟在西宁命其门下亲信毛太、佟保往京，将格子一张令其子弘暘学习，照样缮写书信，人不能识。及毛太等返西宁时，将弘暘书信缝子骡夫衣袜中，不意为九门捕役搜获。事闻，雍正帝见字体怪异，有类西洋字迹，因遣人询问西洋人，亦不能识。至是，怒责允禟诡诈如故，居然别造字体，巧编格式，为敌国奸细

之行，命将毛太等交与王大臣等公同审讯。旋大学士、九卿等请将允禟严加治罪。四月，复命都统楚宗、侍卫胡什里解送允禟至京。

二十日（2月21日）

3 定各衙门轮班奏事之制：八旗定为八日，各分一日轮奏；部院衙门亦各分一日轮奏。六部之外，都察院与理藩院为一日，内务府为一日。其余衙门量事务之多寡附于部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来，若该衙门轮班之日无事可奏，其堂官亦著前来，恐有召问委办之事。其紧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启奏。

二十一日（2月22日）

4 命隆科多往勘北部边界。先是，有蒙古边民逃往俄国，清廷于雍正元年（1723）九月遣使交涉，未果。二年（1724）正月，俄国商队抵伊尔库茨克，欲入境贸易，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奉命拒之。俄国遂委瑞典人劳伦特·郎克致书理藩院，意欲遣返部分逃人。

清廷乃遣议政大臣鄂伦岱、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与郎克会议于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鄂伦岱等提议缔结清俄边界条约、建立关卡，郎克则以未曾受命处理边界事宜拒之。鄂伦岱等遂以致俄国枢密院之信付郎克。上年（1725）八月初四日，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致书清廷，略言已任命议政大臣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公爵为首席代表，全权承办俄中关系诸事，将于四年（1726）春抵达中俄边界地方。俄国外交委员会及商务委员会分别发给萨瓦四十五条训

令、二十条训令及若干秘密条款，要之曰：一、缔结俄中通商条约，允准俄商于中国免税自由贸易，并于北京设商务领事。二、察查英、法、荷、葡、日等国于中国贸易情形及俄国取道黑龙江同日本贸易之可能性。三、拖延划界时日，收集边境情报，绘制边境地图。矿区及一切有价值土地和战略要地均不得划归中国。四、允俄国教士在北京自由居住，主持教务，并无限制于中国其他地方探望教徒。五、搜集中国军政情报，包括地形、物产、驻军、装备及与各国关系等。

至是，雍正帝命一等公隆科多与额驸策凌等往勘北部中俄边界。谕曰：隆科多虽种种罪恶，但办事之才尚属可用。现今与策妄阿喇布坦阿尔泰山梁定为边界之事，甚为紧要，差往使人，计已将回，应将此事预为筹画，详审地势，明白拟定。俄罗斯国为定边界，差使前来，著其同额驸策凌等前往边界，与俄罗斯国使臣议结此事。隆科多非不能办事者，伊若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若心怀叵测，败坏事务，所定边界不合，于策妄阿喇布坦、俄罗斯地方生事，朕必将伊正法。

二月初二日，俄使郎克通报萨瓦使团即将抵达边界，请于使团到达前即准俄国商队入境。有旨令隆科多议奏。四月初二日，隆科多奏曰：俄国商人应俟中俄双方代表“友好议定完毕”，方可准其进入。帝批：“此议甚是”。〖1〗

二十二日（2月23日）

5 申严黄铜之禁。康熙年间，曾下旨申严铜器之禁，又定失察销毁制钱处分之例。至是，陕西道监察御史勒因

特以毁钱制器之风不止，疏言欲杜私毁制钱之弊，必先于铜禁加严。帝深以为然，命户部等衙门议立黄铜器皿之禁。旋议红白铜器仍照常行用，其黄铜制品，除乐器、军器、天平砝码、戥子及五斤以下之圆镜外，其余大小器物均不得用黄铜铸造。其已成者按废铜交官估价给值。再有制造者，照违例造禁物律治罪，失察官员及买用之人亦照例议处。则私毁之弊可息，而于钱法亦有裨益。从之。九月，再下禁令，惟准三品以上官员用黄铜器皿，其他一概禁止；现有铜器，一律在三年内交清。十二月，特谕京城文武百官满汉军民人等交售铜器，宫中亦不用黄铜造物。京外，先于直隶八府及各省督抚所驻之省城试行。至明年（1727），帝命各省设立收买铜器公所，派出官员，动用藩库钱粮银两收购铜器，乡村僻里著以交纳铜器顶替钱粮。田文镜更题奏，许私藏铜器之绅富家奴告发主人，首告者准许脱籍，并治主人之罪，使私藏者畏而不敢藏匿之。〖2〗

二十八日（3月1日）

6 以隆科多挟势婪赃，索取他人古玩财物银两，命革去吏部尚书。

二月初七日（3月10日）

7 命圈禁允禩。上月初五日，帝御西暖阁，召人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历数允禩之罪状。略曰：廉亲王允禩狂悖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朕在藩邸时，居心行事公正无偏，与诸兄弟原无一毫嫌隙。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

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险不法，事事伤圣祖之心。康熙四十七年（1708）圣祖圣体违和，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云："皇父圣体大安矣。"允禩云："目前圣体虽愈，将来之事奈何？"朕闻之不胜骇愕。朕缵承大统，允禩总以未遂大志，时怀怨恨，诡诈百出，欲以摇惑众心，扰乱国政。三年以来，朕凡百容忍宽免，谆谆训诫，犹冀其悛改前愆，宗人府及诸王大臣交劝议罪之章，什百累积，朕俱一一宽贷。乃允禩诡谲阴邪，日益加甚。其平日与奸党往来书札，皆不可告人之语，今欲掩其烧毁私书之迹，并于所存圣祖御批奏折，自称均已焚毁，并公然于朕前设誓云"若有虚言，一家俱死"。从前曾在朕前设此誓，朕谕之曰："一家二字，所指者广，独不思及朕耶？"今又重设前誓，明系咒诅。是允禩心中将祖宗君上悉行蔑弃矣。允禩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允禩自奸人张明德妄相伊有人君之贵，伊遂不守臣节，招集恶党，谋弑皇太子及大阿哥，此举国所知者。其欲谋弑之时，未知置朕于何地也。皇考谕旨曾云："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今允禩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以为我朝之玷，谨将皇考谕旨发出，并撰文祭告奉先殿，祗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将允禩革去黄带子，削除宗籍，逐出宗室，以严宗牒。允禟、苏努、吴尔占结党构逆，靡恶不为，此三人者亦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著亦革去黄带子，并令宗人府将三人名字除去。允禩既已革去黄带子，则已非宗姓之人，母妃亦不应再在伊家居住，著将允禩之慈母慧妃迎归宫中供养。

至是，诸王大臣合词参奏：允禩不才不忠，悖乱奸恶，

请即行正法。帝于勤政殿召诸王大臣及允禩入，谕曰：允禩，乃皇考之子，太祖、太宗之孙，朕之弟也。今日之举，我列祖、皇考在天之灵实昭鉴于上。倘允禩不应正法，而尔等妄行陈奏，以残害列祖皇考之子孙，而陷朕于不义，尔等之罪尚可逭乎！朕思尔等公同具奏时，或有随众列名而不出于中心之诚者，故特召入，面加询问。若有以允禩为不当正法者，可出班另跪于右。朕今日如此询问，倘众入中犹有心口相违、不肯据实陈奏者，列祖、皇考在天之灵必加诛殛。诸王大臣回奏：允禩悖伦乱政，罪状多端，按之国法，应正典刑，诸臣实无异词。随将允禩囚禁于宗人府，围筑高墙，身边派老成太监二人随侍。

嗣又以允禩终怀异心，皆其妻唆使所致，命革去福晋，勒令自尽，焚尸扬灰。

十二日（3月15日）

8 广东巡抚杨文乾奏请革除海关陋规，略言：粤海关关税系征收外国所到洋船及本国往安南、东洋贸易各船之税；其广、惠、潮、高、雷、廉、琼各府货船所载民间日用物件及柴炭、鱼虾、果品、槟榔等原无额征之税，因船在海上行走，各关书役以“挂号”为名索取规礼，相沿已久，每年有缴官公费银一万两，而书役所得数倍于此。此项银两既无益于国课，徒有损于小民，请即予以革除。粤东民多穷苦，省一分则受一分之益，去此一项，可以培养无数穷民，海滨黎庶欢声雷动。另将关税逐项减轻，各关画一，税外陋规悉行禁革，商人风闻乐于趋赴，所受关税反觉充足。帝批谕：实仁政也，有何可讲？〖3〗

十四日(3月17日)

9 户部等衙门议奏：嗣后州县亏空仓谷，照亏空钱粮例，分别侵蚀、挪移二项定罪。其实系仓廒倒塌，雨水渗透，或年深地湿，成色变烂者，三千石以下，仍照旧例革职留任，限年赔补；三千石以上，即照挪移钱粮之例，追完治罪。直省地方，一应亏空仓谷，俱定限三年买补完足，违者从重议处。帝以为所议霉烂仓谷之处分，甚属未当，著再议具奏。寻议准：有漫不经心，不及时苫葺，不详请修理盖造，以致米谷霉烂者，照溺职例革职，勒限一年赔补，限内不完，照侵蚀钱粮例，以未完米谷之数，依律治罪。至修理仓廒之后，犹有托名霉烂亏空者，即照侵蚀例治罪。

十八日（3月21日）

10 革弘时黄带子。

弘时，雍正帝第三子。先是，弘时因事得罪，帝将其交与允禩为子。至是，帝以允禩既已撤去黄带子，除名于玉牒，命撤去弘时黄带子，交与允禑，令其约束养赡。至明年（1727），以弘时少年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命削其宗籍。八月初六日，弘时死，年二十有四。迨乾隆帝即位，以弘时已故多年，念兄弟之谊，特命追复宗籍，仍收入谱牒。〖4〗

【考异】关于弘时死因，一谓为其父雍正帝所杀，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孟森《海宁陈家》、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均持是说。如戴逸指出：弘时以皇长子被削宗籍，处分之严厉与允禩、允

禧一样，且当时即死去，如不是被赐死，也是愤极自尽。

一谓雍正帝并未杀子。持此论者指出，弘时耳闻目睹康雍之际储位之争及雍正帝继位后清除政敌、骨肉相残之铁腕。其年轻气盛，城府尚浅，对父皇不满时有表露，终于受到雍正帝惩戒：先勒令其为允禩之子，断绝父子关系，嗣又削其宗籍，交由允禄约束养赡。至雍正五年（1727），终因长期郁闷不乐而死。

二十八日（3月31日）

11 以协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张廷玉为文渊阁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

三月初四日（4月5日）

12 允禩、允禧更名。先是宗人府奏：允禩、允禧、苏努、吴尔占等既已削去宗籍，应将伊等本身及其子孙俱撤去黄带子，更改旧名，归并各该旗各佐领，其有品级之女一并销去品级，奉旨允行。至是，正蓝旗都统音德等将允禩、允禧等更名编入佐领事，定议奏闻。得旨：尔等乘便行文楚宗，将允禧之名并伊子孙之名，著伊自身书写；允禩及其子之名亦著允禩自身书写，告之楚宗，令楚宗报于尔旗，编人佐领。十二日，诸王大臣奉旨询允禩改名事。允禩自改其名为“阿其那”，改其子弘旺名“菩萨保”。奏入报闻。寻以允禧所拟名字殊属不合，令其改名为“塞思黑”。

【考异】允禩、允禧改名之事，与康雍二朝皇权之争关系甚密。“阿其那”、“塞思黑”为满文音译，然其究为何意，清代文献中

未见表述，近代以来则众说纷纭。

关于“阿其那”之意，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萧一山《清代通史》言：“阿其那，满语狗也。”（《清代通史》上卷862页）此说影响至巨，人多采信。

玉麟认为，“阿其那” 满文 acina，其词根是“阿其”，去、走之意，加尾间“那”，就含有去吧、走吧等轻视之意，如果对谁加重语气说“阿其那”，就含有把他像狗似的赶走的意思。（《“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1辑）雍正帝把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就是把他比作狗，像厌恶的狗似的赶出去的意思 。

富丽认为满语动词[acimbi]，驮之意，它的词根是[aci]，读作“阿其”；雍正勒令皇八子允禩改名为“阿其那”，显然是命令他像牲口那样“去驮”，其引申义不啻是骂允禩为“畜牲”。（《“阿其那”、“塞思黑”新解》，载《文史》十辑）

沈原认为，这些说法均值得商榷。

首先，从改名者的角度看，“阿其那”不可能是恶名，不可能寓有“狗”、“畜牲”或“轰狗”等意。因为允禩改名既是奉命行事，“阿其那”又是其自改之名。若是自骂，猜忌多疑的清世宗恐怕也怀疑允禩是在借机骂人，不会同意允禩改名为阿其那。

其次，从满族的风俗来看，“狗”、“轰狗”之说难以成立。在满族人的礼俗中，对狗比较崇敬，忌食狗肉，忌服狗皮，雍正帝根本不可能用狗来作为骂人的恶名。

第三，从满语上看，“狗”说查无实据。在满语中，表示各种狗的词汇相当丰富，但没有一个词的发音与“阿其那”接近。

第四，从满文上看，“轰狗”、“畜牲”之说不足为信。“阿其那”的满文不是“acina”，而是“akina”。在清代满文档案、文

献中，akina之名屡见不鲜。

阿其那akina作为人名很可能源于akiyan，意为“夹冰鱼”，即夹在冰层里冻死的鱼。考虑到允禩当时的处境，他以“鱼”为名，自喻为“俎上之鱼”是很可能的。

至于“塞思黑”之意，沈原指出，“塞思黑”，满文为seshe。其意为“讨厌”。

然而，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富丽认为：seshe直读为“瑟思赫”，它是动词[seshembi]的命令式，即令某人“抖落”或“厌恶”之意。雍正帝更此名，本为辱骂胤禟是“讨厌鬼”，并非命令胤禟去“厌恶”别人。

关于“塞思黑”之意，还有“猪”、“像刺伤人的野公猪一样令人可恨的东西”、“去颤抖吧”等说。其中，“猪”说源于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的“塞思黑，满语猪也”。这种说法，与“阿其那，满语狗也”一样，颇有影响而查无实据，难以令人信服。

陈寅恪认为允禩、允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意，其说至为无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

初八日（4月9日）

13 云南布政使常德寿奏铸钱情形，略言：钱局各炉每卯用铜六百斤，铅四百斤，共计价银七十三两二钱，铸钱一百零四串。除人工、物料等项钱十八串二百文，每卯实得钱八十五串八百文，按原定每串作银一两，余息钱十二串六百文。今钱价日贱，银一两可换钱一千三百五十文，每卯亏短银九两六钱四分，按省局及临安、大理、霑益等局通计，每月共亏银一千三百九十五两。现两广钱价较高，

拟从水路运往，使国课无亏，商民乐利。 雍正帝批谕：此事当禀督臣。〖5〗

初九日（4月10日）

14 以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有进犯克木可穆齐克、乌梁海二地之意，命前锋统领丁寿、副将军贝勒博贝率兵各千名前往唐奴山前之特斯；又命住克木可穆齐克之车零旺布、居住乌梁海之博贝不时侦探，遣官携布、茶等物赏赐车零旺布、博贝属下头目，谕曰：为防准噶尔部侵害，当远设营哨，尽心防御。俄罗斯亦与尔等甚近，倘伊国人等侵尔边界，造屋种地，立即报知汛地，转报将军。即使策妄阿喇布坦侵害尔等，倘贼兵多，事起仓促，尔等力不能当，即携带妻孥牲饩，暂移入内边游牧；若贼兵无多，尔等酌量己力，可以殄灭即殄灭之，当早备之为善也。

二十二日(4月23日)

15 定八旗汉军人员应照汉人回避本省例，不得为直隶道府以下官。

三十日（5月1日）

16 翰林院侍读钱名世被雍正帝冠以“名教罪人”，革职，发回原籍。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升侍读。夙负文誉，与修《明史》。曾作诗投赠年羹尧，中有“鼎钟名勒册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句，并注云：公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至是，大学士、九卿等参其为年羹尧称功颂德，

备极谄媚，且谓当立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以平藏之功归之，甚属悖逆，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谕曰：钱名世、何焯、陈梦雷等皆颇有文名，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圣祖仁皇帝摒斥不用。而钱名世谄媚性成，作为诗词，颂扬奸恶，措词悖谬，自取罪戾，今既败露，足以彰圣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犹不至于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且钱名世系读书之人，不知大义，廉耻荡然，凡文学正士，必深恶痛绝，共为切齿。令在京现任官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朕览，给付钱名世。

寻各奉旨进呈所作诗文。正詹事陈万策诗以钱名世名同戴名世、字同周亮工，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句，大为称旨。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以作诗谬妄革职，发宁古塔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翰林项维聪或以作诗谬误舛错，或以文理不通，皆革职，发回原籍。余甸、徐学柄、吴廷熙、庄松承、孙兆奎、王时济等因所作诗文浮泛不节，将原作发还，另作进呈。

五月初九日，将有关上谕及京官“刺恶”诗文付钱名世刊刻进呈，颁发天下学校。

四月初二日（5月3日）

17 户部等衙门议奏：原任直隶总督李维钧侵蚀俸工银

十四万八千余两，勒限五年追完，若限满不完，或不足数，照侵蚀例治罪。得旨：五年限满，分毫不完，然后治罪，于钱粮何益？应将所欠银两，按所勒年限计算，一年应完若干，倘一年应完之数未完，如何治罪；年限已满，不能全完，又如何治罪之处，分别议定，嗣后一体遵行。

二十七日（5月28日）

18 田文镜奏辩无辜被诬陷。先是，田文镜出任河南巡抚后，频频参劾地方官员，仅雍正二年（1724）至本年（1726），即参属员二十二人，官员多以任性深刻论之。适新任直隶总督李绂自广西进京入觐过河南，闻文镜所参州县官多科甲出身者，因诘以刻薄。入京后，复面参田文镜贪虐殃民，漏三下犹未退。嗣又连章纠之，劾其性情刻薄，信用奸邪，贤否倒置。奏称：上蔡知县张球本市井无赖，因将乌姓幕宾荐于巡抚衙门，藉此招摇恐吓同官，巡抚视为心腹，委署光州，因向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誠勒借不遂，转而诬告，致使巡抚误参。帝将李绂之折裁去姓名，转发田文镜，并批道：有人如此奏你，但朕只保得你居心不肯负朕欺朕，而保不得你属员尽皆不负你不愚你。用人不可护短，择人不可偏执。如张球今此参劾，更有一两处闻得，似不妥。此人当当着实留心察访，或被其欺未可知也。往往清正大臣于属员、家人、妻子、亲友不能觉察，或偏于溺爱，向受其害者，不可枚举。如年羹尧，当日朕何尝不被其愚，既至觉悟，断不可固执，自以为我如何得错用人，此一袒护不认一过，则小人更肆其意矣。为何清清白白一个人，又非亲非眷，被其累及声名也。

尔等封疆大臣当效法朕之为也。虚怀秉公，留心体察，据实奏闻。若误信用一二匪人，了不得得此一教训。况秉公执正，不欺不隐之大臣尚不能得数人，尔等之属员小吏如何能得致身于你，同心一德关休戚之人也。皆世情不能看透，自蔽听明耳。朕此论发古人所未论，尔等大臣当谨慎以为终身之诵。可信者非人而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求？此两句美论，用人之道也。勉之慎之，只此一事可畏之甚者。

至是，田文镜回奏被参各款情由，略曰：臣原无幕友，蒙简畀效法，政务殷繁，必得一人检查簿书，因有浙江人乌思道，系臣素所认识，闻伊觅食上蔡，臣随延至臣署，实非张球所荐。臣举一官，均多方密察，复与司道秉公商酌，方敢入告；臣参劾一官，关系其人身家性命，更不敢偏执己见，草率从事，虽知其人有不得不参、不敢不参之实，亦必与司道密商，公同详察，众共以为万难姑容，然后据实纠参。张球实为贤员，并无招摇恐吓同官之事，所借银两，已经还清。而邵言纶日耽诗酒，吏治废弛。汪誠至任三日往拜盐商，借贷银两，于地方陋规并不革除。阅折内指张球为市井无赖，此人必系进士出身者，邵言纶、汪誠俱系己丑进士，此人或与同年亦未可知。若瞻顾同年，徇私捏奏，并非出于至公，实皆由于私党，伏乞皇上详察。臣思我皇上求贤若渴，捐例久停，将来捐纳愈少，科甲愈多，似此怀私挟诈，朋比为奸，则嗣后科甲之员万一贪污苟且，督抚诸臣断不敢再为题参矣！帝批曰：朕原恐你是一直性人，被属员愚惑，今览尔此奏，乃系无稽之谗言。若如此张球何罪之有？你奏中乞朕审明辨别邪正，此意甚

是。你可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田文镜旋又折奏申明蒙受谗谤浮言并请简员审查，略曰：凡督抚大臣，身任举劾之责，惟以其人之贤否是凭，不当分别正异两途。故臣抵任以来，荐举十九员，参革二十二员，其中旗人、汉人、科甲、捐纳均有，纷然杂出，实未计及其人系何处籍贯、何项出身。本年二月内，豫省忽造浮言，纷纷传说，或言臣不容读书人在豫省做官，或言臣欲将黄国材致死灭口，此实为科甲之人欲为同年泄愤陷臣也，请皇上特简廉明大臣来豫审明。帝以田文镜所奏为是，命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河南将数案重审，明白回奏。

寻查明张球贪婪不法是实，但并无杀死黄振国以灭口之事。田文镜乃称为张球所欺，羞惭无地，折奏请罪。帝降谕慰之，略曰：一省之广，属员之众，焉得人人而防御之？只要此中立的是，凡汝此等拖累之事，朕实不怪，宽怀勉之。

七月初一日，李绂因闻田文镜劾其造作浮言，袒护同年，又奏言：田文镜立说甚巧而实未合，不能无辩。己丑（康熙四十八年）同年共三百零三名，当时已不能尽识，榜下一散，至今十八年，音讯不通，黄振国、邵言纶等至今不识其面。帝批曰：当感而不辩方是，若不能不辩，则负朕恩也。无味之言，朕实轻之。寻将李绂调离直隶总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6〗

五月初二日（6月1日）

19 禁锢允禵于景山寿皇殿附近。据诸王大臣等奏，允禵身为大将军，毫不效力，只图利己营私，贪受银两，纵

容属下骚扰地方，吓诈官员，又固结党羽，心怀悖乱，请即正典刑，以彰国法。得旨：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结党营私，同恶相济，朕以宗庙社稷为重，迟迴详慎，多方劝诫，而伊等怙终不悛，朕亦无可如何。但允禵与阿其那、允禟虽均属罪人，而允禵为人止于赋性糊涂，行事狂妄，至奸诈阴险之处则与阿其那、允禟相去甚远。因阿其那、允禟多方笼络，允禵堕其术中，受其指使，不知悔悟。前令允禵在马兰峪居住，欲其瞻仰景陵，痛改前非，而其并不醒悟悛改。奸民蔡怀玺又构造大逆之言，冀行蛊惑，则马兰峪亦不可令其居住。朕思寿皇殿乃供奉皇考、皇妣圣容之处，将允禵于附近禁锢，令其追思教育之恩，宽以岁月，待其改悔。伊子白起甚属不堪，著与允禵一处禁锢。其子白敦尚好，可封为镇国公，令在伊家居住。

是日，又以鄂伦岱、阿尔松阿往盛京后仍怙恶不悛，大干国纪，命将二人立斩。

初九日(6月8日)

20 宽免查弼纳。先是，雍正帝因两江总督查弼纳与苏努为姻亲，疑其亦允禩等一党，曾屡下诏旨询问，查弼纳坚不承认，因令其入京面询。及至，查弼纳仍矢口否认，命革其总督职，交果郡王允礼等王大臣询问。至是，查弼纳供称：苏努与七十、阿灵阿、揆叙、鄂伦岱、阿尔松阿结为朋党，协力欲将阿其那致之大位。苏努屡称允禟气象大方。苏努交结七十，特为结交允禟之故，允禟又与阿其那相好，结为一党，邀买人心，藐法妄行。隆科多专擅威权，又结交揆叙、阿灵阿，各处邀买人心，为彼羽翼。帝

谕曰：查弼纳系后进之人，伊特畏惧权势，随声附和。今既据实供出，著将查弼纳之罪悉行宽免。又降旨与查弼纳曰：尔居官尚好，故将尔罪宽免。尔果痛改前愆，朕尚有用尔之处。

十七日（6月16日）

21 召诸王大臣等，谕责允禩、允禟、允禵、允䄉等罪，略曰：历年以来，朕之数弟，昏昧无知，不安本分，其奸伪逆乱之行，尔众大臣从前略晓一二，何能尽知？尔等且不能尽知，外间小人，又何由知之？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䄉等共为党羽，包藏祸心，将不守本分诡随之人，百计千方引诱交结，又将生事凶乱喇嘛、僧道、医卜、棍徒、优人之属，种种贪利小人留心收揽，重利贿买，各致死命，且在各处称扬伊等美名，串通内外奸伪之人，希图大位。有不入其党者，即妄加危言以恐吓之，故不为笼络，不为其所蒙蔽者盖少。国家被其扰乱，人心受其蛊惑。外则与阿灵阿、鄂伦岱、苏努、七十、赫寿等乱臣结党往来，内则与皇考御前侍卫、拜唐阿、太监等钻营交结。伊等奸伪之计，皆我皇考所洞悉，乃穷困怀羞，凶心益逞。当皇考高年，反种种激怒，无所不至。皇考憔悴成疾，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奸伪结党所致。因阿其那恶贯满盈，我皇考深用震怒，曾谓其为乱臣贼子，乃吴三桂再世，父子之恩绝矣。此等之旨难以尽录。朕即位以来，将伊等罪过俱从宽宥，凡事教训，冀伊等解散党羽，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乱之行。且将阿其那封为亲王，简用重任。然其仍不改觊觎悖逆之心、奸伪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意败坏

之，欲将恶名归之于朕。伊但凶心稍萌，朕即显然晓示于众，故伊计穷力绌，竟欲朕加以诛戮，或可有玷朕名誉之万一，以泄其忿。种种扰乱，全无人臣之礼。竟至在众大臣前发誓，公然诅咒，连及朕躬，举动狂悖，一至于此！封阿其那为亲王时，伊谓贺喜之人曰：何喜之有，我头不知落于何日。朕不知其何心而出此言。再伊在拘禁处向看守太监云：我向来每餐止饭一碗，今饭加二碗，我断断不愿全尸以殁，必使见杀而后已。岂有身为臣子而如此暴虐悖逆之理！以阿其那不孝不忠，挟其奸伪之心恣其所行之事，倘至此大位，岂能上安宗庙社稷，泽被生民之众哉？塞思黑亦系卑污无耻之人，因阿其那事败，数年间挺身觊觎大位，遣往西大通居住，仍不改其悖逆之心，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只欲激怒朕心，务令诛之而后已。允禵生性糊涂急暴，不知天高地厚，皇考知伊在家必然生事，特远遣出征在外者。允禵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诱，顿萌大志。其于出征处，种种悖乱贪污之行，众皆知之。近者蔡怀玺投伊院内字帖，内开“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数语，允禵不行奏闻，将紧要字样裁去涂抹，狂悖妄行，状类棍徒。至于允禩，但知索取民财，争夺买卖，交结内侍，种种宵小刻薄、无耻劣行之处，难以屈指，举国共知。朕从不结党邀名，宁静守分，敬谨孝敬于皇考之前，于兄弟中亦无私嫌，从无希冀大位之念。朕即位以来，于政事竭力勤求，自晨至暮，总无间断。然阿其那等造作不实之言，以不美之名加之于朕，欲使天下扰乱不已。今郭允进作书，抛入塞楞额轿中，内因朕寅属午，遂指马造出异言詈骂。又云

“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谓朕即位以来，遭旱涝饥荒之灾。各处粘贴妖言，内云灾祸下降，不信者即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语。此乃阿其那等朋党之奸恶小人摇动人心，扰乱国家，欲使朕心疑畏，将此辈宽忍。朕以圣贤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焉有因此等悖逆之言，遂尔畏惧宽假之理乎？从前诸王大臣请将阿其那等即行正法，甚为有理。但伊等种种恶逆，中外及八旗军民人等尚未遍知，故将此辈奸恶不忠不孝大罪，备悉言之，使知此辈正法亦属当然，日后亦不得议朕，即朕姑留之亦不过数名死人耳。

十九日（6月18日）

22 严禁捏造小抄。先是，雍正帝谕大学士等曰：有传言朕日日饮酒，曾与隆科多饮至更深，隆科多沉醉不醒，令人抬出。此皆阿其那、允禵素日沉湎于酒，朕频频降旨训诫，而伊等遂播此流言，反加朕以好酒之名，传之天下。朕实天性素不能饮，尚伪造此言，则此辈之流言，何可限量也。又有报房小抄捏造朕因端午节与王大臣等在圆明园由东海至西海，乘舟数十艘饮酒作乐者，而实无此事。报房竟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无为有，甚有关系，著兵、刑二部详悉审讯，务究根源，以戒将来，以惩邪党。至是，刑部等衙门议奏，将捏造小抄之何愚恩等依律斩决。得旨：何遇恩、邵雨山俱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嗣后小抄永绝矣。

翌月，帝再斥流言。略曰：外间流言，有谓朕奸抄没人之家产者，市井中斗牌，有称“抄家湖”者；有谓朕轻听风闻之言，以为黜陟用舍者。此皆系阿其那、允禵、允禩等

同党之小人心怀私忿，故造狂悖之语，蛊惑人心，扰乱国政。更有一种贪赃犯法之徒，畏惧抄没参劾，是以造作此语传播远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此等奸恶之徒，造作流言，倘经缉获，按律必诛。此外善良之人，当共知朕心，勿为邪说所惑。其偶行抄籍也，实于惩贪罚恶之中，尚寓宽仁之意；其广行采访也，实欲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政治之资。

二十八日(6月27日)

23 以苏努、七十系阿其那、塞思黑之党，命将二人戮尸扬灰。

三十日（6月29日）

24 福建布政使沈廷正请行摊丁入亩，七月十三日准行之。〖7〗

六月初一日（6月30日）

25 下诏求言，略曰：前岁雨泽偶愆，畿辅被潦，今夏麦收登场之时，适值连雨，奸民郭允进私贴谣歌，有“军民怨新主”之语，朕因此反躬自省，不能无疑，或用人行政之间，在朕已实尽其心，而众人观论尚有以为未当之处，亦未可知。总之，千万人中，有一二人或有异议，朕心即欲省察而权衡之。尔诸臣可直言无隐，政治得失，亦即各抒己见，据实陈奏。寻大学士等覆奏皆赞颂皇上敬天之诚、孝德之隆、用人之当、莅政之勤、爱民之仁，皆从古未有。又谓求言之切，从古又未有如皇上者。疏入，帝又谕曰：朕一直未专下求言之诏者，惟恐诸臣因此或有颂扬之语也。

今览诸卿所奏，敷陈功德，朕若作愧歉之词观览，亦属居然任受矣。奏内颂扬之语，朕不作颂扬观，惟实心作规谏期望观，益加黾勉，以君臣一德同心，为四海苍生造福泽于无穷。

初三日（7月2日）

26 康亲王崇安及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公同议奏阿其那罪状四十款。要之有：一、圣祖违和，毫无忧色，漫不关心，惟与塞思黑、允禵等促坐密谈，情状叵测。既愈，毫无喜色，反有将来之事奈何等语。一、素蓄异志，听信相士张明德诳言，欲谋杀二阿哥，希图储位。又与大阿哥暗蓄刺客，谋为不轨。一、二阿哥既废，趋奉裕亲王福全，令其保荐，且与廷臣暗通消息，各人手心俱写一“八”字。一、诡托矫廉，以塞思黑之财收买人心。一、二阿哥初废，希冀储位，邪谋日炽，结党钻营，所犯情节俱已显著。致圣祖震怒，召王大臣等细数其奸恶，革去贝勒。一、圣祖驻跸遥亭，伊遣人以将毙之鹰进献，又称伊于汤山等候进京，并不请旨。圣祖降旨断绝与伊父子之情。一、圣祖谕责伊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奸险。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之，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特谕尔等众阿哥允禩因不得立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一、以伊乳公雅齐布被正法，与圣祖结仇报复。一、自知种种不法，恐搜其罪证，将家中恶党书札悉行焚烧，圣祖朱批折子亦一并销毁，悖逆不敬。一、圣祖宾天时并不哀泣，倚柱凝思，于所派

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一、晋封亲王，全无感激，反出言怨诽。一、蒙恩委任，挟私怀诈，遇事播弄。庇护私人，谋集党羽，逆理昏乱，肆意刑赏。皇上所交利益旗下银十万两内擅自动用五六万两，私买人口，益张羽翼。一、谕令悛改，乃含刀发誓云：若再与塞思黑往来，一家俱死。“一家”二字，显系诅咒。一、禁宗人府，全无恐惧，反有不愿全尸之语，凶恶之性，古今罕闻。

又塞思黑罪状二十八款。要之有：一、行止恶乱，谋望非常，暗以资财买结人心，且使门下人广为延誉，收西洋人穆经远为腹心，夸称其善，希图储位。一、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圣祖面询诸皇子建储之事，所奏背谬，圣祖切责，是夜，思伊之言益增愤怒，至三更起坐。一、平日结交近侍，密行伺察探听。一、诈称有疾，私谓穆经远：皇父欲立我为皇太子，是以诈病回避，僭妄无耻。一、圣祖稍加教训，即生怨望，每云不过革此微末贝子耳。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快乐。出言悖逆。一、抗旨召集私人往来无忌。一、圣祖将阿其那锁拿发审，与允禵怀藏毒药，愿与同死。又令人携带锁铐从行，以示同患之意。待阿其那蒙恩宽免，乃当众取出毒药示毕方弃。一、自称生有异征，又言曾患病见金甲神满屋梁，妖言惑众，以图非分。一、令伊子认内侍魏珠为伯叔，窥探宫禁信息。一、允禵往军前，私与密约，若圣祖欠安，即遣人驰信军前以便计议。一、遣太监随从允禵军前往来通信，暗筹私事。一、圣祖宾天时，皇上正哀痛哭泣，突至上前，对坐箕踞，无人臣礼，其情叵测。一、梓宫前全无滴泪，情状不逊。一、私与允禩、允禵相约彼此往来密信看后即行烧毁。

一、别造字样，巧编格式，令伊子学习，打听内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传递往来，阴谋诡计，俨同敌国。

又允禵罪状十四款。要之有：圣祖将阿其那拿问时，与塞思黑同向前奏云，阿其那并无此心，若将其问罪，我等愿与同罪。圣祖震怒，拔刀欲杀之，允祺力劝稍解，将其重责逐出。一、在西边与塞思黑密信往来，曾无间断。一、取青海台吉等女子日夜纵酒淫乱，不恤军政。一、指称杂项名色，耗费国帑三四十万。身未到藏，乃于无用之处伤损官兵千余，马驼死者数千。一、私受哲尔金银六万六千两。信用蓝翎铁柱，任其招摇撞骗，向噶什图等索银十二万两。一、在西宁时张瞎子为其算命，诡称此命定有九五之尊，大喜称善赏银。一、叩谒梓宫，并不哀痛，皇上向伊哭泣相见，并不向前，拉锡扶携令请上安，反肆咆哮，奏称拉锡侮慢，将拉锡痛骂。一、晋封郡王，并不感恩。一、蔡怀玺用黄纸书写允禵为皇帝、塞思黑之母为太后，隔墙抛入其院内，不即奏闻。

以上各款蔑天伦而干国典，罪恶满盈，昭彰耳目，实朝廷之罪人，宗社之蟊贼。圣祖曾降旨严责阿其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圣明远鉴，正谓今日。伏乞皇上大施乾断，将阿其那、塞思黑、允禵等即正典刑，以为万世臣子之炯戒。

疏入得旨：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奸邪成性，包藏祸心，私结党援，妄希大位，如鬼如蜮，变幻千端。及朕即位，伊等不思改过，桀傲狂肆，悖逆妄乱，日益加甚。以蛊惑人心、扰乱国政、烦朕心、激朕怒为事。不臣之罪，人人发指。朕昆弟之中，有此等大奸大恶之徒，而朕于家

庭之间，实有万难万苦之处，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不可以诚感，不可以理喻。朕辗转反复，无可如何，含泪呼天。此时若不将朕所深知灼见者，分晰宣谕，昭示天下，垂训后人，将来朕之子孙，欲明晰此逆党之事，恐年岁久远，或有怀挟私心之辈，借端牵引，反致无罪之人枉被冤抑。诸王大臣数次力请大义灭亲，朕百计保全而不得，实痛于衷，不忍于情，然使姑息养奸，优柔贻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怀小不忍之浅见，而不筹及于国家宗社之长计，则朕又为列祖皇考之大罪臣矣。允禔、允禟、允禵尚非首恶，已皆拘禁，至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处，俟再加详细熟思，颁发谕旨。可将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颁示中外，使咸知朕万难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谅朕为宗社久安长治之计，实有不得已之处也。

27 是月，苏州织造高斌折奏当地米价每石九钱二分至一两零五分。斯时，各省奏报每石米价者有：广西八钱七八分至一两，福建一两四钱至一两九钱，云南九钱，贵州六钱，江西八钱七分至九钱五分，广东七八钱至二两，安徽七钱六分至一两八钱，江苏一两一二钱，浙江一两二钱，湖南六钱五分至九钱五分，湖北七钱至一两一钱。又，山西，小米每石九钱六分，麦子九钱九分。〖8〗

七月初七日(8月4日)

28 以不称职而黜革之道府多由捐例任官者，谕命：嗣后捐例候选道府之人俱补授各部郎中，令其学习办事，至应升道府时，由该堂官保送引见。著为例。

十五日(8月12日)

29 鄂尔奇、缪沅前奉旨往直隶清查州县仓谷，奏称直隶各州县借粜仓谷弊端甚多，皆地方官巧为掩饰亏空之计。因谕曰：向来直隶仓谷亏缺甚多，各官惟恐败露，故设计弥缝，详请借粜。此等州县官若仍留原任，将来假公济私，挪新掩旧，必致刻剥小民，亏欠正项。可将巧称仓谷出借各官悉行解任，从候补候选州县官中，朕亲选发往。各州县所借出之谷，著解任官一年内自行催还，限内全完者另行补官，逾期不还者治以挪移亏空之罪。此于公于私均有裨益。

十九日(8月16日)

30 四川提督周瑛前奉旨往察木多，划定与西藏达赖喇嘛辖区之界。

二十一日（8月18日）

31 雍正帝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匾额赐与怡亲王允祥。特谕曰：怡亲王事朕克惮忠诚，至纯至恪。盖其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是其忠也；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无欺无伪，是其诚也；直言无隐，表里如一，是其直也；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是其勤也；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是其慎也；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是其廉也；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是其明也。朕赐此八字，乃就怡亲王事朕之大端而言，至于怡亲王当年侍皇考极尽诚笃，而其居心之方正，秉性之和平，

待人之宽厚，遇下之仁惠，种种善行，笔不胜书。观之在廷诸臣，做到“忠勤慎明”者不乏其人，而具备“敬诚直廉”者则很少，尔等大臣当效法允祥，庶不负为人臣一生之名节也。

二十五日（8月22日）

32 命行保甲之法。先是，直隶总督李绂奏请行保甲之法，略曰：丁银一项，即古时力役之征。国家定例，五年编审一次，稽查户口，仍造具滋生册籍。臣查直隶丁银业已照粮均摊，是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而徒滋小民繁费，似宜斟酌变通。臣因思编审之法，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查户口，尚未能稽查游民，不如保甲之法，更为详密，既可稽查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自后请严饬奉行州县，于编排保甲时，逐户清查实在人丁，自十五岁以上，毋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申送布政使汇齐，另造总册，具题进呈御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簿籍不繁而丁数大备。其向来编审之例在直隶永行停止，则户口既清，扰累亦省，诚为两便。帝批谕：“详览所奏，甚近情理，但其中利弊，尚不透悉。尔即具疏题奏，廷臣议覆时，朕再酌定。”至是，吏部议覆：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分别议处。同时，又立民间劝惩之法，以示鼓励，有据实首告者，按名数奖赏，隐匿者加以杖责。应通行直省，以文到半年为限，有能举首盗犯者，免罪；其从前未经发觉之案，地方官即行揭报者，亦免议处。至盗案疏防，文武各官照例处分。

得旨："依议。通行各省，文到半年，为期甚迫，著以一年为限。"〖9〗

八月初二日(8月28日)

33 浙江因"摊丁入亩"聚众生事。浙江巡抚李卫奏称：法海任浙抚时，丁归粮办，均摊将妥，有田多丁少土棍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反对摊丁，法海令官员劝散，暂缓进行。而有丁无田之乡民又围辕吵闹。从此开端，聚众更迭而起，毫无忌惮，聚闹无已。近日闹至钱塘县衙，并勒令罢市，知府等手足无措，司道若不知者然。此事若不将首恶惩创，则愈长聚众挟官之恶风，为害非细。〖10〗

初四日(8月30日)

34 命清理钱粮亏空再宽限三年。谕曰：数十年来，各省钱粮亏空甚多，曾降旨宽限三年，令督抚催追完项，至今未见有奏报料理就绪者。经访察，各属仓谷、库帑亏缺显然，是以督抚等特迟缓不行奏报耳。又如各省亏空，动称无着之项，夫钱粮未经征收，则欠在民；已经征收而有亏空，则欠在官。州县力不能完，则上司有分赔之例；本人虽已病故，而子孙有应追之条，何得藉口无着，以虚国帑。从前弥补亏空，皆指俸工银两，及朕有旨不许捐输俸工，则皆称以耗羡抵补。夫耗羡亦出于民，乃不问当日督抚等所以致此亏空之由，而动称耗羡弥补，以百姓之脂膏，饱有司之谿壑，岂朕悯惜元元之至意乎？今特沛宽恩，各省亏空未经补完者，再限三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全完，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完补之

处，著该督抚奏闻请旨。嗣后直省督抚等，当共矢忠公，尽除旧习，以副朕委托封疆之重。

二十四日（9月19日）

35 允禟卒。事闻，雍正帝谕曰：塞思黑素性奸恶，因其不便再留西宁，故令伊回京治罪。但伊毫无改悔，谈笑如常，因暂禁保定，以观其行止。前李绂奏称伊患腹泄之疾，即降旨令选名医调治，不料伊罪恶贯盈，已伏冥诛，可见善恶之报，捷如影响。又谕诸王大臣等：今塞思黑已伏冥诛，朕心恻然，今欲将阿其那从宽曲宥，诸王大臣等以为何如？著各秉忠诚陈奏。

时阿其那已患呕病。旋亦身亡。诸王大臣合词议奏：阿其那、塞思黑应戮尸示众，同党之允禵、允䄉并应正法。帝召入谕曰：诸王大臣等所奏，乃执法定罪至公之论，但阿其那、塞思黑既伏冥诛，其戮尸之罪著宽免。允禵乃狂妄无知之人，尚非首恶，闻阿其那身故，似有悔心之萌，著暂缓其诛，以徐观其后。允䄉痴庸卑鄙，若将伊与阿其那等同列，亦觉不称，今既已禁锢，亦免其正法。十二月初三日，命将塞思黑之妻逐回母家禁锢，阿其那、塞思黑眷属交内务府总管给与住居养赡。

允禟（1683—1726），初名胤禟，康熙帝第九子，母宜妃郭络罗氏。天赋平庸，才识疏浅，康熙四十八年（1709）始封贝子。然雄心勃勃，与胤禩、胤禵固结或谋储位。雍正初，被遣往西宁军前，三年（1725），雍正帝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手诏深责之，词连允禩、允禵、允䄉私结党援诸事。四年（1726）夺爵削宗室籍，改名“塞思黑”，械

系解系。旋至保定，有旨令直隶总督李绂暂禁，观其行止。绂尝言“当便宜行事”，而帝称并无是旨。允禟至保定，适暑气酷烈，而禁所房小墙高，且铁索加身，手足拘挛，迭遭酷刑拷打，至是而卒。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旨复允禟原名，收入《玉牒》。〖11〗

九月初四(9月29日)

36 为使地方官知稼穑之艰难，悉农夫之作苦，量天时之晴雨，察地力之肥饶，前有旨令议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耤之礼。至是，礼部遵旨议准：仰见皇上敬天勤民、重农务本之至意，各府州县卫所，宜恪遵上谕，各择洁净之地，照九卿所耕田数，设立先农坛，以明年（1727）为始，每岁仲春亥日，率所属恭祭先农之神，照九卿例，行九推之礼。所收米粟供祭祀用。

初十日（10月5日）

37 允禩（1681—1726），初名胤禩，康熙帝第八子，母良妃卫氏，出身辛者库贱籍。康熙三十七年（1689）封贝勒，崭露头角，四十七年（1708）署内务内总管事。太子胤礽既废，亟谋代立，诸皇子胤禟、胤䄉、胤禵，及诸大臣皆附之。会胤禔谓相士张明德言胤禩丰神清逸，后必大贵，康熙帝以胤禩妄博虚名，钻营储位，命锁系治罪，夺贝勒，为闲散宗室，旋复贝勒爵。迨太子再废，胤禩转而支持胤禵营谋储贰。及雍正即位，命总理事务，进封廉亲王，然心怀沉郁，居常怏怏，屡受严旨诘责。雍正四年（1726）削宗室籍，授为民王，寻命削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

改名“阿其那”。未几，卒于禁所，时距允禟之死不过十余日，或曰允禩、允禟皆为雍正帝毒害致死。乾隆四十三年（1778）允禩奉旨复原名，收入《玉牒》，其子孙一并叙入。〖12〗

38 湖南沅州谢录正等盘踞山谷，聚众抗官。事起康熙末年，系由丈地引发。本年七月，都司李汝良率兵往捕，谢录正于沅州青山住处放炮宰牛，集众拒捕，进至石马、桐油岭等处。湖南巡抚布兰泰发兵一千三百余往讨，激战数日，败之。谢录正走，其母、弟等被获。至是，提督赵坤、巡抚布兰泰、署总督福敏等先后奏闻，请将地方官议处。谕责地方文武大吏因循疏忽，纵盗养奸。寻于黔阳、辰溪、溆浦三县交界处将谢录正等十二人擒获。翌年八月，刑部等衙门议：谢录正聚众伤官，持械拒敌，负固八载，应凌迟处死，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其同伙均处斩，胁从者发三姓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从之。〖13〗

十五日（10月10日）

39 命旗人演习骑射，谕曰：本朝开国以来，骑射精熟，历代罕有伦比，旗人少长贵贱，悉皆专心练习，未有一人不娴熟弓马者。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创制立法之意，诚深远也。而外任文官者多因循怠惰，将来必致骑射生疏，著令凡旗人外任之官年六十以下者，限二年以内熟习骑射，二年后仍不能骑射者，该督抚参劾。

十九日（10月14日）

40 鄂尔泰奏请云贵改土归流，略曰：苗倮逞凶，皆由

土司。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臣职任封疆，日夜筹思，若不尽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头绪。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臣以为改土归流，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不劳师，不动众，上也；一鼓就擒，无需时日，亦不失为中策。现今镇沅土府，每年额征银三十六两，而实收者为二千三百四十八两；额征米一百石，实收者为一千二百十二石，是其输之国库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改土归流后，对土司头人，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戴终身，以示鼓励。令土司知晓强暴不如安顺，尽皆遵法输诚，不烦威力而边地粮饷亦不乏小补矣。雍正帝深以为是，批谕曰：朕心中嘉悦，竟至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寻又谕曰：改土归流，固系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令野愚小民，有避溺投火之想，方保永安长治。如谓兵威震慑之时，视如禽兽，任意凌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关甚巨。

初，鄂尔泰疏奏一上，盈庭失色，朝臣为之捏汗，或以为帝将责之，然帝览奏大悦，曰：卿乃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14〗

二十三日（10月18日）

41 再禁赌博。谕曰：赌博之事，最坏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习此，必至聚集匪类，作奸犯科，放僻邪侈之事，

多由此起。若读书居官之人习此，必至废时失事，志气昏浊，何能立品上进。向来屡申禁饬，而此风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著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将纸牌、骰子等悉行严禁。违者重治其罪。又有窝赌之家诱人入局以取利，嗣后准输钱者自行出首，免其赌博之罪，乃追还所输银钱，庶使赌博之人有害而无利，则其风可以止息。若有司官员斗牌赌博者，著该管上司及该督抚指名题参。至禁止赌博，宜如何定例之处，该部议奏。寻经部覆定例：旗人制造纸牌、骰子售卖者，照光棍为从例，拟绞监候；民人之制售赌具及赌博者，以充发、杖流分别拟罪。至官员赌博者，革职，永不叙用。

42 以黄河秋汛安澜，滨河万姓聚众酬神，谕曰：今岁黄河秋汛，朕深为系念，屡降谕旨，令河工官员加意保固。据奏称，深秋水势消落，堤工平稳，乃数十年稀有之安澜。朕心深慰。又称滨河万姓踊跃欢呼，齐赴嘉应观礼拜酬神，顶祝万寿等语。祷祝神明只在修德行善，安分循理。若聚众喧嚣，谢神酬愿，恐奸宵匪类，借端科派，别生事端，非诚敬事神之道。著将此谕众知之。

二十六日（10月21日）

43 命逮治查嗣庭。先是，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正考官。至是，帝以其所出试题，讥刺时事，命交三法司严审治罪。谕曰：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今阅其所出江西试题，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夫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举人乎？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至《易经》次题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其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一篇，辄敢为大逆不道之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年号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词文，是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所出策题内有“君犹心腹，臣犹股肱”之语。夫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朕因查嗣庭平日之为人，又见其今年科场题目，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必有怨望讥刺之记载，故遣人搜查其寓中及行李中所有笔札，则见伊《日记》二本，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讥刺时事，幸灾乐祸，大逆不道之语甚多。至其受人嘱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属诡秘。朕今假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以文字获罪而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今若仍加朕以深刻之名亦难措辞矣。查嗣庭与汪景祺同系浙江人，或属一党，著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其副考官俞鸿图到京时亦著讯问。十月，命杭州将军鄂弥达、浙江巡抚李卫派人往查嗣庭原籍家中搜查。翌年五月，命将查嗣庭凌迟处死，以在监病故，戮尸枭示，其子查沄拟斩监候，兄查嗣瑮及其子侄俱流三千里，家产变价修海塘。兄查慎行因年已老迈，家居日久，相隔路远，并不知情，连同其子俱释放回籍。〖15〗

二十八日（10月23日）

44 以士习不端，命当先端其本源，重学臣、教官之责，慎重学臣、教官之选。谕曰：士乃万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之法则也。故必敦品励学，谨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则民必听从其言，服习其教，而归于谨厚。由此民风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复古耶？今日之士，虽不乏闭户勤修、读书立品之人，而荡检逾闲、不顾名节者亦复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抗违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士习不端，民风何由而正？其间关系极为重大。朕自即位以来加恩学校，培养人材，教育士子者无所不至。而内外诸臣条奏中胪列诸生之劣绩、请行严惩者甚多。朕思化导之法当先端其本源。教官为士之仪型，学臣为教官之表率。而教官多属中材，又或年齿衰迈，贪位窃禄，与士子为朋俦，视考课为故套。学臣又但以衡文为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责，漫不加察。倡率之本不立，无怪乎士习之不端，风俗之不淳也。朕特简督学之臣，慎重教官之责，欲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实效。凡为学臣者，应持公秉正，宣扬风化。于教官之称职者即加荐拔，溺职者即行参革。为教官者，训诲士子，如父兄之督课子弟，使风俗丕变。

追本年岁末，复定例：补用教职，由巡抚考校，其考试四五等者，俱令解任，学习三年再行考试；六等者革职。各学教官所属文武生员有抗欠钱粮、捏词唆讼者，该教官

不行申详，纵容徇庇者，革职；如六年内所属士子无上述过犯，教官以应升之缺补用。贡、监、生员包揽催收入己、拖欠国课者，黜革，仍照数清完；包揽别户钱粮者，虽无拖欠，但干犯法纪，亦应黜革；至里民纳粮，不行自封投柜，听人揽纳者，照不应重律处分，仍追出包与之数完官，该管官不行查出，罚俸一年。

十月初六日（10月30日）

45 设浙江观风整俗使。先是，浙人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肆行讪谤”获罪；继而浙省又有反摊丁入亩之民变。本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更奏浙省民刁俗悍，动则钱粮诖误，命案参黜，以致大吏屡易其人，守令席不暇暖。至是，帝谕称浙省风俗浇漓，甚于他省，若不力为整顿挽回，及其陷于重罪，加之以刑，实有不忍。遂命专遣一官前往浙江，省问风俗，稽查奸伪。九卿等寻议：唐贞观中置观风俗使，巡省天下，令遣官前往，应授为“浙江等处观风整俗使”，铸给关防，以重职守。随以河南学政、光禄寺卿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1729）以湖南风俗不端，人情刁恶；广东盗案繁多，民俗強悍；福建地处沿海，民穷事繁，皆设观风整俗使。

初九日（11月2日）

46 查抄李维钧家产。先是，原任直隶总督李维钧侵欠库帑数十万两，帝命浙江巡抚李卫查明李维钧原籍家产。至是，李卫奏报：前后查出李维钧财产约值银二十四五万两。帝批曰：再不料其如此，令天下人知之，直见朕处分

应当矣！因命刑部议奏。斯时，部臣以李维钧在天津奉命赔修仓廒，遵旨俟工竣一并议罪。明年（1727）三月，工竣，部议拟斩监候，妻子入内务府为奴。未几，李维钧病殁。

十四日（11月7日）

47 命将私加火耗之山西巡抚伊都立严加议处。谕称：钱粮之有火耗，原非应有之项。但以相沿日久，地方官员非此无以养赡，故姑且存之。而各省旧例亦有轻重不同，倘地方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向来山西亏空甚多，地方官无以借口，动称预备军需所致，并将侵蚀之银亦指为军需之用。及诺岷到任，加意整顿，尽革从前加派，且将各官应得耗羡归之于公，酌定数额以为日用之资，其羡余补无着之亏空，既可完帑，亦不累民。实权宜得中之善策。前闻伊都立将通省耗羡应减者皆出示裁减，朕甚嘉之。然伊都立继以用度不敷，竟不奏闻，将裁减之数复行征收，如此暮四朝三，前后矛盾，同于儿戏，悖理营私，全无事君理民之道。命仍照前裁减，并将伊都立交部严加议处。

二十九日（11月22日）

48 谕为政之道，略曰：朕自即位以来，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宽严赏罚之间只此一理。而愚昧无知之人陈奏折内，往往将皇考与朕之行事细为分别，有春温秋肃、仁育义正之语，且有以尧比皇考，以舜比朕者，谓尧能容四凶，舜能去四凶；以皇考能容阿其那、塞思黑，

而朕则不能容之，其意谓皇考为宽仁，谓朕为严义，何其谬欤！全不知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亦如今日匪党之事，在皇考当日必深知尚有可以姑容之情，在朕今日既已悉知断无可以明纵之理，是朕今日之严即当时皇考之宽。帝王为治之道，有应宽者则用宽而非废法，应严者则用严而非滥刑。古人云：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惟宽严得当，乃为相济。朕经理万机，用宽用严，皆因其人之自取，物来顺应，初无成见，惟斟酌情理之至当而行之。天下惟有一理，诸臣须知朕今日之义即皇考当日之仁，朕今日之仁即皇考当日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使得其平，此圣人所以言平天下也。朕临下御众本至诚，尔内外诸臣亦当以至诚事朕，勿存一毫虚假诈伪之念。

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19日）

49 准四川开捐纳事例。本年正月，四川布政使佛喜赴任陛辞，雍正帝谕以城池桥梁最是要紧，或有坍塌毁坏，须设法修理完固。至是，佛喜奏言：各属城池多倾颓荒废。城垣本以卫民，而工费出之民间则非所以卫民而反以累民，况州县之不肖者，藉端科派，以至民怨沸腾；若动支国帑，则川省各镇兵饷尚需别省协济，亦难设法。拟按浙江修筑海塘，开常平仓例捐纳贡监以资工料。援照康熙六十年（1721）所定，俊秀捐银一百零八两，廪生捐银五十四两，增生捐银七十二两，附生捐银九十两，俱准作监生，免其入监。廪生捐银一百二十六两、增生捐银一百四十四两、附生捐银一百八十两、监生捐银一百七十两，俱准作岁贡。

各州县开常平仓事例，由州县官秉公收捐，以十之二买谷贮仓，十之八作修筑城垣之费。川西、川南最为紧要，将各州县报捐银数酌计工料先行修筑，其余视捐项之多寡陆续兴修，按城造册报销。朱批："此论似甚妥协，可详督抚商酌为之。"〖16〗

二十七日（12月20日）

50 停浙江士子乡会试。时雍正帝查阅查嗣庭日记，谓其多有谤讪圣祖、颠倒是非之语，乃大责浙省士风恶薄，命停该省乡会试。寻浙江籍吏部侍郎沈近思疏言：浙江一省，逆种并生，越水为之增羞，吴山尽皆蒙耻。兹以浙省旧弊，略而陈之。童生应试即请托势要，初为生员即通谒显贵，求通关节。在籍乡绅于各衙门关说公事最为民害。不法生员武断乡曲，诉讼时以揭帖攻发隐私，污人名节。刊刻诗词，诲淫诲盗。讼师、衙役为害，地棍称霸苛索。得旨：所奏切中时弊，发与李卫、王国栋，照所言严行禁约。〖17〗

十二月初四日（12月26日）

51 河南施行摊丁入亩。河南巡抚田文镜疏言：豫省丁银，请均匀摊入地粮内一例征收。嗣后有报垦升科及遇闰之年，将丁银随年另行均派摊入。至太康等十二州县原系按丁收丁，但轻重不等，应与各州县一体按粮均摊。以明年（1727）为始，照数征收。下户部议行。

初六日（12月28日）

52 陕甘施行摊丁入亩。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陕甘两属

应征丁银，从明年（1727）为始，摊于地亩征收。其有以卫改县，未经载丁，及原有丁银者，按其额赋均载丁银，至陆续开垦田地亦照粮额一例增载。间有数州县以人载丁之处，亦应查改划一，以粮载丁。下户部议行。

初七日（12月29日）

53 革御史谢济世职。初，翰林院检讨陈学海随侍郎海寿、史贻直前往豫省审理张球、黄振国等案，尽得巡抚田文镜欺罔状。爰书已定，而钦差徇庇巡抚田文镜，悉反之，学海力争不获。回京，胆怯不敢奏，乃私下告之于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济世遂以“济世”为己任，上疏参奏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款。至是，雍正帝以其所言黄振国等案与李绂前奏相吻合，又以谢济世为广西全州人，李绂曾任广西巡抚，二人必早有结纳，朋比作奸，互结党羽，潜通声气，网利徇私。遂命将谢济世革职，由大学士、九卿等严讯。谢济世自认所参各款风闻无据。问何人指使，答曰：孔、孟。拷掠急，则大呼圣祖仁皇帝，王大臣等皆瞿然起立。时刑部堂官欲刑讯谢济世，陈学海踉跄出班，立庭中，扬言“与谢某交关者，我也”。乃罢讯。刑部终以邀结朋党、扰乱是非之罪拟斩。奏上，帝随即召见诸臣，盛赞田文镜秉公洁己，实为巡抚中之第一；又命从宽将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18〗

初八日（12月30日）

54 追赠性音为国师。性音，雍正帝在藩邸时相善之僧人。帝曾于京城西山修大觉寺为其清修之所，且称其深悟

圆通，能阐微妙，其人品见地超越诸僧之上。迨御极，命其归隐庐山归宗寺。性音谨守律规，谢绝尘境，至是圆寂。奉旨追赠性音为国师，并予谥号为“圆通妙智大觉禅师”，修塔建碑，其语录著入藏经。至明年（1727）十一月，命将其灵龛搬取进京。然数年之后，帝又谕曰：性音品行不端，好干世法，其语录亦多含糊之处，实非彻底利生之作，性音实不能为人天师范，令削其封号，语录撤出藏经。〖19〗

十二日(1727年1月3日)

55 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奏陈查嗣庭案内之汉人科目同年私书嘱托情节，帝忿甚，谕众科举出身官员曰：尔等汉人，于同年、师生之谊，党比成风。平日则交相固结，有事则互相袒护，夤缘请托，背公徇私。此种颓风，不知起自何时，竟至积锢日深，相沿日甚，不以为可耻，而视以为当然，适足以败风俗而坏人心。本朝立贤无方，非若明代专用科目一途。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致扰乱国政，肆行无忌。朕为纪纲法度，风俗人心之计，岂肯容若辈朋比妄行！尔等当豁然如梦之醒，洗心涤虑，痛除积习，以党援为戒，以道义相规。若执迷不悟，仍蹈前愆，不独有玷科甲之名，亦且斯文扫地矣！

56 先是，大学士朱轼条奏营田事例四款：一、自营己田者，照田亩多寡给与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戴，以示优旌。二、效力营田者，酌量工程难易，顷亩多寡，分别录用。三、诖误降调革职之员，效力营田者，准开复。四、流徒以上人犯效力营田者，准减等。下部核议。至是议上，俱应如所请。从之。

十九日（1月10日）

57 革法海职。法海，佟国纲之子。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任广东巡抚。康熙帝曾以其贻误封疆，令往西宁军前效力，遂与允禵相交结。雍正帝即位后，历任江南学政、浙江巡抚、兵部尚书。先是，法海前自西宁进京，奏称允禵向伊云“我与皇上已成仇隙”。帝疑有捏饰之情，乃遣人讯问允禵。至是，允禵回奏：“我今身犯重罪，蒙皇上不加诛钺，实感实悔。凡是我所言者，无不承认，但法海此言，全无影响，伊现今在京，我情愿与之质对。”帝怒斥法海居心奸险，命革职交部审讯。翌年春，法海被发往宁夏插汉拖辉，在水利处效力。〖20〗

二十日（1月11日）

58 福建总督高其倬奏福建平粜积弊，略曰：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四府产米不敷民食，每年二三月间平粜不能不行。米谷一节，最为福省第一紧要之事。而历年以来，平粜之中，积有二大病：其一，从前各官平粜作价过低，不敷买补，以致官廪日虚；其二，官员但讨目前百姓之称扬，而不顾将来之无法买补，平粜价贱至一两以下。而中间因粜价太低而生一大弊端，奸民豪棍乘机谋利，穷民亦相附和，视平粜为一大生意，往往借米价略贵，鼓煽穷民，恐吓官府，压之以官应爱民之说，迫之以人情汹汹之势，相沿已久。其意竟欲平粜之期一岁早似一岁，平粜之价一年贱似一年。更因粜价太贱，则他处贩米商客不来，全倚官米，岂能独支？粜价太贱，若不竭力挽回，福省之仓储惟日就空虚，民食终不能接济。拟于来年平粜时，福州府

每石米价定为一两二三钱，谷价定为六钱五分或六钱。其各地之粜价亦随其地平时米之贵贱而定。总之务使既粜之后仍可于本处或外省买运还仓，乃可源源接济，不致一发不济。但民人止知目前得贱价之米之好，不知将来无接济之米之苦，必以为臣不如从前督抚之爱民，必有积怨腾谤之事。但臣期存地方长久之计，初行之时，若少畏难，流弊何所底止。但臣不敢孟浪，已详细熟计，预期先行多方晓谕，使各皆知臣之意，乃为百姓计虑久远，并无一毫自为之私，而以坚定持之。另并请恩谕江南运闽之米早日运到。帝批谕：虽小民宁可使由，不可使知，如此等事，又必预令家喻户晓者。一切禁约，必明张告示，令知事情之不得已，此第一良策，杜奸人煽惑之妙法。训告之事，有补治政人心处，亦难胜数，不可忽此片言数字也。〖21〗

59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晋省连年丰稔，各州县贮仓粮及社仓存谷已达一百万石。近又以银六万两买谷分贮。帝批谕：是极，甚属可嘉！〖22〗

二十一日(1月12日)

60 云贵总督鄂尔泰疏陈缉盗之法，略曰：流官固宜重其职守，土司尤宜严其处分，应分为三途：盗由苗寨，专责土司；盗起内地，责在文员；盗自外来，责在武职。查土司等官，若不严定考成，势必益无忌惮。嗣后土司地区除命盗案件照例处分外，如有故纵苗寨扰害土民者，该督抚即将该土司奏请革职，另行承袭；如有养盗殃民者，题参严拿治罪。倘能严行约束，擒拿盗贼，奏明加级，以示鼓励。至于文武官弁，均有地方之责，其缉盗处分亦照例

行。清盗之源，莫善于保甲，当饬令地方官善为奉行；捕快汛兵，缉盗逾期不获者治罪；文官纵捕殃民，武弁不整饬塘汛，即题参从重议处。至是，内阁等衙门议覆，请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五省一并遵行。从之。

二十七日 （1月18日）

61 颁给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印。

6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五十七万九千六百七十五，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八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四，田地等八百九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四顷十七亩，征银二千九百五十四万六千四百一十八两（户部库存银四千七百四十万九千七百八十两），米豆麦四百九十万九千二百零三石，草四百九十万六千五百三十束。茶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引，行盐四百九十八万三千五百三十九引，征课银三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零三两，铸钱六十七万五千一百六十。〖23〗

63 梅文鼎所编《历算全书》传入日本长崎。〖24〗

〖1〗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一编下册；《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清世宗实录》卷四十；《雍正朝起居注册》。

〖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上谕内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826、827页。

〖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 801 页。

〖4〗《清皇室四谱》。

〖5〗《清史编年》四卷 185 页。

〖6〗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册 200—204、434—436、558 页；《清史稿》卷二九三；《碑传集》卷二四；《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九卷；《清史编年》四卷 192—193 页。

〖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七册 356—359 页。

〖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七册 378、417、472、482、512、544 页。

〖9〗参见：《朱批谕旨》八册；《清世宗实录》卷四六。

〖10〗《清史编年》四卷 209 页。

〖11〗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15—116 页；《小仓山房文集》卷八。

〖12〗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卷九《允禟》，《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允禟传》；《清代名人传略》上册 792—795 页。

〖13〗参见：《清代名人传稿》上册九卷《允禩》；《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允禩传》；《清代名人传略》上册 786—788 页。

〖14〗《清史编年》四卷214页。

〖15〗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789—793 页；《清世宗实录》卷四八、五三、五七；《永宪录》卷四；《清史编年》四卷 216—217 页。

〖1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 528—529 页。

〖17〗参见：《永宪录》卷四；《清史列传》卷一二。

〖1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一；《上谕内阁》；《郎潜纪闻二笔》卷四。

〖19〗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 879—880 页；《文献丛编》

三辑。

〖20〗《雍正朝起居注册》一册894—896页。

〖2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679页。

〖2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666—668页。

〖23〗《乾隆朝上谕档》七册789页。

〖24〗《日本文化史》卷五。

清通鉴　卷八四

雍正五年　丁未　公元1727年

正月初五日(1月26日)

1 雍正帝召见宋君荣等西洋传教士二十人，赐宴，各赏钱袋、貂皮。谕曰："朕与众传教士一样信仰和敬崇万物缔造者和主宰者，若以朕把'佛'视为天主，则大错而特错了，因为'佛'乃昔日由印度传到中国者。"宋君荣以为雍正帝禁教时，给予欧洲人以巨大礼遇之原因有三：一是正值俄罗斯使臣萨瓦在华，帝恐其回国后只讲欧洲人在中国受到虐待，尽管他们为清帝国做了很多事情。二是葡萄牙使臣麦德乐之到来使雍正帝很高兴。三是雍正帝喜爱郎士宁所绘油画。宋君荣云："我们本来很希望皇帝能归还我们几所被查封之教堂，而不是请我们吃一顿饭，但现在看来为时尚早。"〖1〗

十五日(2月5日)

2 以年羹尧正法后其党已悔过解散，且平青海年羹尧著有功绩，命将其远徙边省、“遇赦不赦”诸子俱赦回，交与年遐龄管束。

十七日（2月7日）

3 云南镇沅府各族民人起事杀官。先是，镇沅府改土归流。威远同知刘洪度署府事，编粮苛刻，民人不堪。至是，刀西明等聚众千余，焚知府衙门，劫走所征课银，释放被捕百姓，缚刘洪度于柱，剥心祭旗起事。事闻，帝命酌中料理。五月，鄂尔泰督兵平之。是役，官兵死伤三百余。〖2〗

十八日(2月8日)

4 革江西巡抚裴徕度职。先是，雍正帝谕户部曰：江西仓储亏空甚多，现正在清查，向来仓谷旧例存七粜三，原为青黄不接之时，用以接济民食。今裴徕度因各州县亏空，竟借此为挪补遮掩之计，若仍听其存粜，则盘查难于清楚，著从雍正五年（1727）将粜三之例暂行停止，俟各州县仓谷查清之后再行。至是，以巡抚裴徕度诳奏江西仓储亏空俱已补足，徇隐欺罔，将裴徕度及原任布政使陈安策革职，交迈柱、伊都立质审，如仍然欺隐，即就地正法。

二十日（2月10日）

5 以盐课余银，设八旗养廉。谕曰：各省将军俱已量给养廉银，惟奉天、黑龙江、船厂三处将军并无养廉之项，

著从长芦盐课余银内动用六千两分给三处将军。至旗下大臣及有职掌之官员，亦宜量给养廉，著动用两浙盐课余银一万两，分给两翼前锋统领、参领，护军统领、参领；动用两淮盐课余银二万四千两，分给八旗都统以下至参领等官。

二十四日（2月14日）

6 署江西巡抚迈柱奏：分发江西之知州、知县十八人及翰林院庶吉士二人已到。已查出亏空之县，将原任官留于本处赔补，以新来之官题补。未清查亏空州县，该管知府平时既徇隐，今日岂肯据实揭报，拟调别知府前往盘查。朱批："调府盘查，是当之至！"〖3〗

二十五日（2月15日）

7 云贵总督鄂尔泰议奏苗区事宜：一、汉奸宜禁。严禁汉人进入苗区，凡擒获川贩汉奸一起，予记录一次。有能告首奸贩，情实罪当者有赏。二、药箭宜禁。苗区一切兵器只许在家防盗。如有携带夜行者，给与号票，每过塘汛，盘验放行。三、仓谷宜积。凡银折印借、民欠势压等弊，严以禁止。其有亏缺，勒限完补。四、黔省鼓铸宜开，然开采矿厂，未敢轻议也。

三十日（2月20日）

8 初设驻藏大臣。先是，副都统鄂齐奏言：达赖喇嘛、康济鼐与阿尔布巴等西藏首领办事之人不相和睦，每每见于辞色。达赖喇嘛虽甚聪敏，但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其父索诺木达尔扎之处。康济鼐恃勋绩轻视众噶伦，为众所

恨。阿尔布巴行事阴险，索诺木达尔扎娶隆布奈二女，三人合为一党，若调唆达赖喇嘛与康济鼐不睦，必至争竞生事。再噶伦甚多，反增烦扰，隆布奈行止妄乱，扎尔鼐庸懦无能，应将二人以噶伦原衔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无作乱之人矣。请特颁训旨，晓谕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至是，准其所请，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赴藏，协助达赖喇嘛等办事。〖4〗

【考异】清代驻藏大臣设于何时，有多种说法。主张康熙年间创始说者，认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既派吏部左侍郎赫寿协同拉藏汗办事，已有“驻藏办事”之名，应即为驻藏大臣设置之始；至于说往后是否继续，成员是否增加，职掌是否具体，乃为本身组织与运用功能的问题，只能说是恢复或增置，不能说是创始（黄奋生《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载《边政公论》一卷二期；贺文宣《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

主张雍正年间创始说者，有认为既有雍正四年（1726）“议设”的记录，复有雍正五年（1727）“派驻”的事实，驻藏大臣设置的年代应确定于此时期，过早或过晚均与此抵触（萧金松《清驻藏大臣之研究》）。

有认为驻藏大臣的正式设置时间当为雍正五年（1727）。其根据一是在此之前，清政府虽曾先后五次派七人赴藏办事，然而他们一没有固定的任期年限，清政府也并不是按计划有长远目的地派员赴藏，而是为了应付处理某件事情才短期临时地派他们前往，驻藏时间最长的亦仅是一年多。一旦事情处理完毕，大臣们立刻启程返京，也未有人接替他们的职位；二是钦差大臣虽有“驻藏办事”之名，但是却没有明确具体的履藏职责；三是与驻藏大臣衙门相配套

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并未形成。雍正五年（1727）以后，清政府正式任命内阁侍读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往藏办事，不仅设立了驻藏大臣衙门，并且定时间、定人员、定职责地派大臣到西藏行使国家主权直至清末，凡一百八十余年始终贯彻执行如一日，从未间断。而在此之前的康熙末年直至雍正初年，赫寿等人被派往西藏，清政府“实有派为驻藏大臣之意”，但未能形成驻藏大臣制度，故雍正五年（1727）以前清廷派臣往藏只能说是为建立驻藏大臣制度之酝酿、试办阶段。（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兹从是说。

9 是月，开直隶水利营田捐纳事例。

二月初七日(2 月 27 日)

10 御史陈学海以各地钱粮火耗轻重悬殊，请命督抚查核，酌定成规，画一遵行。帝下旨驳回，略曰：火耗原非应有之项，乃迫于时势，不能全行禁革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而贤员爱养斯民，将旧有之数亦可轻减。若一经督抚题定数目，则火耗遂成定额，虽遇清廉之官亦不能裁减；而遇贪劣之员，又将多取于此数之外，以饱私囊，必致重累民生。〖5〗

十七日(3 月 9 日)

11 从福建总督高其倬所请，加福建兴泉道巡海道衔，移驻厦门。改台厦道为台湾道。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

二十二日（3 月 14 日）

12 筹议用兵准噶尔部事宜。先是，川陕总督岳钟琪密

奏：藏地索诺木达尔扎与康济鼐人心不合，兼与罗卜藏丹津内外勾连，恐终将有事。为防准部发兵入侵西藏，将达赖喇嘛带走，动摇人心，应早为筹画，拟派兵随钦差入藏，如准部兵来犯，即一面防御，一面护送达赖喇嘛由察木多赴内地，并集三边之兵乘虚捣其巢穴，以求长治久安。帝以所言为是，命岳钟琪预为筹画。言及军费，帝批谕：至于糜费钱粮，不必介意。朕尝有言，舍千万帑金，除却策妄一大患，所得亦可偿所失矣。凡遇一劳永逸之举，朕从不惜费，况户部库帑今岁可至五千万，斯何足虑！此事尚非目下急务，徐徐详议具奏。〖6〗

三月初三日（3月25日）

13 以户口日增、米价日昂，帝降重农务本谕，略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各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来各处丰收，其被水受灾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而米价仍渐上涨。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由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事之必然也。米谷为养命之宝，应加意爱惜，随时撙节，每人能省一勺，积少成多，便可多养数人。各省地土，其不可种植五谷之处，不妨种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当视之如宝，树艺菽粟，安可舍本求末，将膏腴之沃壤变为果木之场乎？烟叶于民生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贤良有司应谆切劝谕，使小民豁然醒悟。或云米谷太多则谷贱伤农，谚语所谓熟荒

者，此则不必过虑。假若小民勤于耕作，收获丰盈，朕必多发官价以籴买，使重农务本之良民获利而有余资。

初十日（4月1日）

14 命查办程如丝兴贩私盐、放枪杀人案。先是，以川抚蔡珽所荐，用程如丝为四川按察使。嗣程如丝因贩私擅杀获罪，蔡珽受程如丝重贿，因加以徇庇，而陕西巡抚石文焯查审此案，亦为之开脱。至是，雍正帝命侍郎黄炳前往四川，会同岳钟琪、马会伯及湖北巡抚宪德审理。九月，奏定蔡珽贪劣之罪十八款，大要有：徇庇属员，纵暴殃民；除收程如丝贿赂外，又受贿六千八百余两；冒销藩库银三万两；交结查嗣庭；党庇戴铎；谗谮岳钟琪等。蔡珽拟斩监候，其妻子入辛者库。程如丝拟斩立决，及部文到川，如丝已先期自缢。迨乾隆帝即位，蔡珽被赦免。〖7〗

十四日（4月5日）

15 定内蒙古四十八旗王、台吉等分为三班，每隔二年来朝一次。

16 开放福建洋禁。先是，浙闽总督高其倬疏请开放福建洋禁，略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自平定台湾以来，生齿日增，本地所产，不敷食用，惟开洋一途，可藉贸易之盈余，佐耕耘之不足，贫富均有裨益。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头舵、水手，一船几及百人，其本身既不食本地米粮，又得沾余利归养家属。康熙末严禁，或虑盗米出洋，查外国皆产米之地，不藉资于中国，且洋盗多在沿海直洋，而商船皆在横洋，道路并不相同；或虑

透漏消息，则今外国之船许至广东，广东之船许出外国，实彼来此往，历年守法安静，岂福建独虑泄露？或虑私贩船料，则外国船大，中国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资彼之用。总之，开洋于地方有益，请弛其禁，以惠商民。至是，兵部议覆应如所请，令该督详立规条，严加防范。从之。〖8〗

十六日(4月7日)

17 署湖广总督福敏奏言：臣奉命至楚任事后，即查各衙门陋规，尽已革除，惟武昌广税每年月计盈余六七千或七八千、盐商未裁礼银四千，前督杨宗仁留为总督养廉，今除一切用度外，计余银四千两。今因饥民停赈，恐有青黄不接，即以存银买米散赈。得旨：此事汝不必矫廉，若令后任难乎为继，亦非情理之平。督抚衙门养廉，自当酌定数目，朕岂有令汝等枵腹从事之理？况一切赏犒兵弁、延纳幕宾之需，有断不可省者。山西、陕西、河南督抚养廉，朕皆许以三万金。楚省何项可作督抚养廉，朕未周知，难以批谕。汝可一秉公恕，斟酌允当之数，随便附奏。寻福敏奏养廉数目：总督一万二千两，巡抚一万四千两。

二十四日(4月15日)

18 雍正帝先以本年闰月，节气稍迟，命将会试日期由二月改至三月，并准会试举人携带手炉以温笔砚，身穿皮衣或厚棉衣入场。至是，礼部奏曰：会试举人，叩荷特恩，合词陈谢。寻得旨：朕待天下惟有一诚，而崇儒重道之心尤为笃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尚虚文，

邀取名誉，致贻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为也。

二十七日（4月18日）

19 从署理江西巡抚迈柱之请，准江西钱粮照直隶、山东等省之例，将丁银摊入地粮，各卫所屯丁银摊入屯粮，分派带征。

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

20 申重经承处分之便，谕曰：州县钱粮亏空，总不出侵欺挪移二项。官固主之，而经手之经承自无不知也。乃不行禀阻且怂恿之，以便作奸分肥。至本官监追，经承则优游于事外。朕以为宜重经承处分之例，更定以劝惩之法。凡州县官到任，先拣选殷实老成胥吏二人充钱粮总吏，通详报部。凡征收钱粮即令随征报解，不得存留内署。承办五年，该县无亏空者，即咨部以九品杂职即用。本官少有亏空，该总吏力行禀阻，如不从，需径赴司院呈明免罪。若不行禀阻，致本官以亏空纠参，即将经承一同监追，减本官一等治罪。

21 禁离任官员将存仓谷石折价交代。据江西巡抚迈柱奏，江西存仓谷石向系二钱一石折价存留各县，而二钱买谷一石实属不敷。帝谕曰：离任官员交代之际，并无谷石存仓，而以二钱一石之贱价，交与接任之员，以致谷石空虚，国帑民生均受其累。此事皆裴德度及历任布政使等徇情市惠，强令接任官收受之故。因命将江西全省折价银交与裴德度及历任布政使，作速照数买谷还仓，不得藉端丝毫派累小民。嗣后各省仓谷，若有前任官折价存库者，不许新

任官接受交代，仍令前任官买谷交仓。有故违者，将本官及该管官分别从重治罪，永著为例。

十五日（5月5日）

22 以河南有“老瓜贼”扰害地方，命巡抚田文镜严办。田文镜遵旨出示缉拿，并为地方官设劝惩之法：一年内所属地方无仇盗未明之案，则地方各官分别记大功不等；一年内有不同次数之案者，则记大过有差。〖9〗

23 准湖广总督福敏条奏防范苗疆事宜：一、严禁苗汉互为婚姻。二、严禁汉民与苗民借债鬻产。三、严禁汉民勾引苗民，掘人塚墓，掠人牛畜，为己报仇泄忿。四、严禁苗民私藏兵器，贩卖火药。五、苗民越界抢掠，责令邻省文武官弁协力缉捕。

十九日(5月9日)

24 命严查隐匿税课。先是，岳钟琪查办程如丝案时，审得夔州府知府乔铎等自雍正二年（1724）五月至五年（1727）正月共收税银十七万两，而程如丝嘱其只申报二万两。至是，命将乔铎革职，交与黄炳、岳钟琪等严审。又命各省严查隐匿税课，略曰：各省税课，向来隐匿者甚多，然瞻顾从前隐匿之罪，支吾不报，则于隐匿税课之外又添欺罔之罪。今准各省官员有隐匿税银者，自行首出，免其究问；倘再有隐匿情由，日后发觉，定治以重罪。

二十日（5月10日）

25 湖北布政使黄焜奏报本省税课情形：八府每年额征地丁银一百一十一万两，各卫所每年额征屯饷银三万九千

两，八府每年额征杂税、芦课、船料等银三万余两。常平仓谷现有二十一万五千石，社仓谷十四万石。驻湖北满汉官俸饷无闰月之年为五十八万余两。每年办解铜五十五万余斤，需银九万九千两。〖10〗

二十五日（5月15日）

26 宗人府议奏：辅国公阿布兰擅将《玉牒》底本私交隆科多，应革去公爵，严行圈禁。得旨：《玉牒》关系紧要，隆科多向阿布兰将缮录清本要去，收藏在家，是何意见？著隆科多明白回奏。

二十九日(5月19日)

27 以本年为雍正帝五十寿辰，会试众举人于京城寺庙设立经坛颂祝；各省督抚亦欲购觅玩好之物，以为进献。遂降旨饬禁，略曰：举人乃平日读书明理之人，当效法古之圣贤，岂可为此世俗诞妄之举？督抚进献玩好之物尤为不可。地方大吏，偶有进献方物土产，不过借此以达其瞻仰之意，亦所以联君臣上下之情。督抚之公费，不过供其日用之需，安有余资搜求玩器？倘转索于属员，则又开下吏逢迎奔竞之渐。朕心惟以民安物阜为美，荐贤举能为贵。倘督抚等秉公察吏，实心为国，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内外诸臣，其共体朕心，屏绝虚文。

翌月，各省督抚等奏请进京庆贺皇帝五十大寿。得旨：各省若有指称万寿，建立经坛或聚集梨园、喧哗糜费者，此皆生事不安本分之徒，诱惑愚人，希图财利，尤宜严禁。

倘有司不行禁止，经朕访闻，定照欺罔之律治罪。

四月初一日(5月21日)

28 俄国特使萨瓦于归途中致书本国政府，略曰：中国并非人们所想的和很多历史学家所夸大的那样强大有力。对当今的中国皇帝没有任何人感到满意，其压制本国人民较罗马尼禄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已把数千人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掠夺，以致彻底破产。其二十四位兄弟中只四人得宠，其余或被处死，或严加监禁。很多耶稣会教士被迫害致死，除北京的耶稣会教堂外，其他教堂被破坏。中国宫廷虽极豪华，然人民却因饥饿而濒于死亡。中国与准噶尔部仍然处于敌对状态。准噶尔部乃俄国防御中国之屏障，实可为有利之同盟者，应与其友好相处。〖11〗

初五日(5月25日)

2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读卷官富宁安等以殿试卷拣选十卷进呈，帝御懋勤殿阅毕，召读卷官入，谕曰："第三卷文甚妥当，应置第一。"张廷玉奏曰："此卷文章本佳，因其书法稍逊，故拟第三。"帝曰："敷奏以言，自当以文为重，学习书法，尚属易事。"遂亲启弥封视之，为彭启丰。励廷仪奏曰："是即今科会元，所学亦优。"帝又曰："尔等所拟第六卷可置第二。"随启弥封，为邓起元。沈近思奏曰："邓起元十三经皆能成诵，场中文艺甚优。"少詹事蔡世远奏曰："邓起元与臣同乡，果能背诵十三经。"帝又曰："尔等所拟第五卷可置第三。"随启弥封，为马宏琦。张廷玉奏曰："此亦系江南知名之士，

国学考试辄在前列。”帝命张廷玉填写卷面名次，随定亲定丁未科三鼎甲：状元彭启丰，江南长洲（今属苏州市）人；榜眼邓起元，福建德化人；探花马宏琦，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人。至是，赐一甲彭启丰、邓起元、马宏琦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邹一桂、杨锡绂、王康等二百二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刑部尚书励廷仪，副考官为工部侍郎史贻直、左都御史沈近思。〖12〗

初六日（5月26日）

30 以步军统领阿齐图于京城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者，帝命直隶总督严饬各地方官密行缉拿，如有疏纵，即将该地方官照溺职例革职。

初八日（5月28日）

31 先是，葡萄牙使臣麦德乐至京，上表称贺，雍正帝召见之。至是，帝以佛诞之日会见西洋使臣而谕内阁九卿，略曰：向来僧道家极口诋毁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极诋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讪谤，指为异端。此等识见，皆以同乎己者为正道，而以异乎己者为异端，非圣人之所谓异端也。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心性、端人品为本务者，其初创设之人，自然非寻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至末学后人敷衍支离而生种种悖谬之说，遂成异端矣，与其教有何涉乎？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且其国王慕义输诚，虔修职贡，数十年

来，海洋宁谧，其善亦不可泯。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可弃。各国有各国所行之教，不能强加于人。各教各有其长短，不应互相诋毁，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味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13〗

十二日（6月1日）

32 先是，宗人府议奏：允禩于禁所藏埋魇魅，又与阿其那共为不法，应照大逆律即行正法。帝命顺承郡王锡保等勘问。允禩供曰：所焚表疏系道士因治我之病所请神符。从前，我以阿其那、塞思黑、允禵等党援甚多，威势强盛，且与太监魏珠、李坤等相结甚深，而外人又皆保荐阿其那，欲为后日之地，是以忘死入于伊等之党。塞思黑、允禵等事奉阿其那如同君上，凡阿其那所言，伊等无不顺从，虽死不辞。一日我问塞思黑、允禵："后日孰可得大位？"塞思黑云："此大位必是八阿哥得耳。"诸大臣又皆称扬伊好，断不能出伊之手。我与塞思黑、允禵同向阿其那云："尔乃我等之主，后日须怜看我等。"阿其那闭目而笑。阿其那见人外为谦恭而内存异志。圣祖仁皇帝升遐时，若不将允禵遣往军前，断不能如此安静。后将允禵自军前调回，伊在景山东门举动，大露叛逆之状，系众人所共知者。塞思黑以允禵在军前不遂伊等之意，因而寄我书内云"机会已失，悔之无及"。我虽入伊三人之党，伊等并不以我为人，凡紧要之事俱不令知晓。至是，奏闻，得旨：此等不堪之人，不能为国家之患，著免其正法，仍旧禁锢。〖14〗

十三日(6月2日)

33 饬禁旗人奢靡。康熙时，曾二次发帑赏赐八旗兵丁。然旗人不知撙节，移时挥霍一空。雍正帝即位后，亦曾赏给兵丁钱粮，亦如从前立时费尽。至是，帝降旨申饬，略曰：近来满洲等，不善谋生，惟恃钱粮度日，不知节俭，妄事奢靡。虽屡经训谕，但兵丁等相染成风，仍未改糜费之习。有因口腹而鬻卖房产者，有一月所得食肉数次即罄尽者，有将每季米石贱卖后沽酒市肉者，以致阖家匮乏，冻馁交迫。尚自夸张，谓我从前曾食美物，服鲜衣，并不悔悟所以致此困穷者，乃以美食鲜衣之故也。库帑俱系国家之正项，百姓之脂膏，岂可无故滥行赏赉，以百万之帑项，徒供伊等数日口腹之费乎？若不将恶习改除，朕即有施恩之意，亦不可举行。王大臣等亦宜各从简约，以为下人之表率，行之既久，自可挽此恶习。

十九日（6月8日）

34 圈禁苏努子孙。初，贝勒苏努之子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因党结阿其那，被发往西宁，遇葡萄牙耶稣会士穆经远而入天主教。事闻，命将苏努及诸子发往右卫（今山西右玉县）。然苏尔金等拒不出教，且言“宁愿正法，也不弃教”，其子女、仆人等一百四十余人亦宣称皆为天主教徒，愿同死。本年三月，命诚亲王允祉等审讯乌尔陈，传谕曰：若伏罪，则已；若拒不弃教，著该王大臣等议罪。乌尔陈供称本人及诸位兄长确为天主教徒，愿为皇上效力，同时亦崇拜天主，两者都不能改变，甘愿正法，不能改教。帝责之曰：天主者，天也。世人无不敬天者。国家立祭祀

之坛，即所以敬天也。我满洲之民，亦有“跳神”，年年岁首，焚香化纸，皆敬天之礼仪也，亦犹蒙古、汉、俄罗斯、欧罗巴之民各有祭天之礼仪也。今观乌尔陈之词，昏愦糊涂，似有禁其敬天者。朕未尝言其不应敬天，然敬天之习俗当各有不同耳！伊既系满洲之民，则应与朕同俗。今伊图谋不轨，弃我之法俗，从欧人之教律，岂有二天为伊共戴乎？四海之内，惟天与共，一国之中宁有二主！乃命将苏尔金、库尔陈等押解至京城复审。至是，诸王大臣等议奏：乌尔陈原与阿其那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在京圈禁以来，逆恶愈增，均应凌迟处死。得旨：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因入西洋之教，遗弃满洲正道，固执愚见，仍称不改，甚属昏庸无知畜类之人，虽生犹死，何必正法。乌尔陈等非能淆乱政事，断不可留于世者，此等畜类杀与不杀并无所关系。朕从前将伊等之罪既已暂行宽宥，今将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其故，必然称系因入伊等之教被杀身死，反使伊等留名于西洋。著将乌尔陈等交与提督阿齐图照旧带锁，拣选牢固之处奏请圈禁。令乌尔陈用力穷究西洋道理，伊等如将西洋敬天之教，果能晓悟，任伊等在朕前奏请改伊等之非。寻乌尔陈死于狱中。七月，刑部奏拟将苏努之子孙三十九名斩首，命改长期监禁。〖15〗

二十日（6月9日）

35 各省将军督抚等请于该地方添设子母炮。雍正帝谕曰：阅实录，见康熙帝有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之旨，乃命议政王大臣等核议。寻议定：子母炮原系内制，不便通给外省。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处因

近海或与俄罗斯接壤，仍照前设炮一百门。此外各省每兵千名配威远炮六门。

二十七日（6月16日）

36 山西乐户、浙江惰民，前已奉旨除其贱籍，皆为良民。至是，帝闻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命安徽巡抚魏廷珍筹议，开豁为良。寻魏廷珍议奏：江南徽宁等处，向有伴当、世仆名色，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既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严禁。下部议行。

五月十五日(7月3日)

37 令各省官民首报隐匿地亩。雍正三年（1725），山东巡抚陈世倌奏称东省旷土渐次开垦，虽题报升科，然不无垦多报少、隐漏侵渔之情弊，请宥其已往，惩其将来，勒限一年，令通省官民自行出首，入额征解。部议准行。至是，山东巡抚塞楞额又奏称，东省历城六十二州县卫所于雍正四年首报地共一千七百四十余顷。谕曰：观山东一省如此，则各省向来之地亩隐匿未报者可知矣。开垦地亩，本应随垦随报，隐匿之罪，定例甚严。只因法久弊生，奸民猾吏，多方回护，百计掩藏。今特沛宽大之恩，准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将从前欺隐之罪，悉从宽免，其未纳钱粮亦不复究问。定限一年，令其首报，统于雍正七年（1729）

入额征解，倘逾限不首，后经查出，在官在民，定行从重治罪。〖16〗

二十八日（7月16日）

38 以刑部堂司官等徇情庇护隆科多，命诸王大臣严加审讯。谕曰：隆科多结党营私，欺罔狡诈，背国负恩之罪，天下共知，应为人臣之所共愤，即向日愚昧错误有私心党附者，亦当急速解散，以免罪愆。岂有愍不畏死之徒，尚敢通同作弊，而大臣官员等审理隆科多犯法之案，尚不秉公据实，辄敢颠倒是非，轻重任意？镶蓝旗七十八家下妇人王氏代伊小叔成儿首告菩萨保收藏隆科多应追入官之银两，本人已自认不讳，并于其屋中起出，其党附奸党，罪不容诛。而刑部则议称菩萨保身系职官，乃与隆科多交结往来，希图护庇等语，以此轻淡数语加之与菩萨保，而其干犯重法之处，全未提及，有是理乎？刑部又以律例所载家人不许首告家主之条，将成儿拟以绞罪，王氏拟以杖罪。全不知结党悖逆之徒，人人得而诛之。若不许家人出首，则反叛之人皆得肆行无忌，何事不可为矣。今将成儿、王氏曲定死罪，诸大臣之意将欲留自己叛逆地步耶？天理国法安在，是诚何心乎？隆科多于负罪之外，屡次欺罔，今刑部议覆本中，并不叙入具奏，佯为不知之状，尚不谓之袒护隆科多乎？朋党者，国家之大患。今部中如此定议，必有庇护菩萨保之人，刑部堂司官于此等重犯大案，敢于党恶徇私，在朕前肆行欺罔，若不彻底审明，何以消朋党而惩奸邪？著顺承郡王、大学士马齐、富宁安、公马尔赛、都御史查郎阿等严加审讯，务将实情一一究出。〖17〗

六月初三日（7月21日）

39 命安置各省入川流民。先是，四川巡抚马会伯疏言：楚民入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与印照验放，近有湖广、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入四川者，竟无执照可验。请敕下各省抚臣，凡入川穷民，务令各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至是，户部议准，请按康熙五十一年（1712）例，入蜀之民，由各省给照，四川巡抚亦转饬确查，其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毋使失所。从之。九月，川陕总督岳钟琪疏奏，各省逃荒入川之民，已不下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种子，令其开垦荒地。得旨：各省官员于地方歉收，即当设法抚恤，各省耗羡备用银两当以为赈恤贫民之用，何得坐视其逃往他省乎？岳钟琪所奏，实安辑贫民之急务，不必另开事例，现有营田税粮捐纳银两敷余之项，存贮在京，著于此内拨发十万两，解川应用。但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且恐开招垦之端，反诱愚民轻去其乡。著四川州县将雍正四年（1726）秋冬以后各省入川人户，逐一稽查，果系穷民，酌量安插，再造册咨查原籍，将所用牛种口粮银两，著落原籍之州县官，照数补还。各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异乡而不知轸念，断不可不加惩戒。如此则游惰之民不致混冒，而地方官亦知所儆戒，可杜流移之患于将来矣。

40 雍正帝于圆明园召见西洋传教士宋君荣、巴多明、戴进贤、郎世宁等十人，谕曰：葡萄牙使者麦德乐来京，请朕归还所有教堂，并许传播尔等教义，乃无理要求，即罗马教皇及各国国王亲临我朝，亦将遭朕拒绝。朕许尔等

留住京城及广州，允许尔等由此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尔等当知足矣。朕知尔等是好人，然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国王也不会允许。先皇允许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有损圣誉，朕岂能容许有损先皇声誉之教堂存在？岂能让尔等之教义引入中国，并得以推广。喇嘛教与尔等之教相近，而儒教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诋斥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之好东西，中国人身上亦均具有。然尔等亦有与中国各教派相似之荒唐可笑之处。尔等称天为天主，实乃一回事。在回民之小村庄里皆有一位敬天之阿訇，彼等亦言其教义最好。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然尔等却有一个人之神(耶稣)，还有所谓永恒之苦与永恒之乐，此乃荒唐之神话。儒生、喇嘛、和尚中很少有人理解所信奉之教义，即如尔等很少有人理解尔等之教义。欧洲人大谈天主、天堂、地狱，然亦并不明白所言为何物，又有何人得亲眼目睹？又有何人不知此乃欺骗小民者。此后尔等可常来，朕要开导尔等。〖18〗

初八日（7月26日）

41 以隆科多私抄《玉牒》存贮家中，有旨诘问又不以实对，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应俟其办完与俄罗斯边界事件，将其革职拿回严审，照律治罪。旋得旨：从前差隆科多去，并非不得办理俄罗斯事件之人也，俄罗斯事件系最易完之事，特给以效力之路，令其赎罪。而隆科多并不稍改，伊之凶心恶行，竟不承认过失，于查问之事，隐匿巧饰，无一毫诚实之处。在彼料理俄罗斯之事反致混行坏事，毫无

裨益，可将其调回。边界等事，著克什图前往，与四格、图理琛办理。寻革隆科多一等公，以其弟庆复袭替。

十一日（7月29日）

42 苏禄国王苏老丹遣使表贡称臣，雍正帝嘉其输诚向化，照琉球、荷兰、安南、暹罗等国初次奉表纳贡之例，颁敕谕一道，交来使携归。谕称：尔国王慕义之忱，良可嘉尚！嗣后五年一贡，若有所敷陈，可随时上达。

十四日(8月1日)

43 命开捐纳。先是，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滇黔开垦荒田，照北河营田例开捐。至是，帝以捐纳人员宜与科目人员并用，命开捐纳。谕曰：捐纳一项，向因各例人员甚多，难于铨选，故降旨停止。乃数年以来，捐纳应用之人，将渐次用完，再越数年，必至无捐纳之人，而专用科目之人矣。近见科目出身之员，不但多有苟且因循之人，而贪赃坏法者亦复不少，至于师友同年夤缘请托之风，比比皆是，牢不可破。假若仕途尽系科目，则彼此固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患甚巨。今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人员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官应准其捐纳。古圣人立贤无方，各途皆有可用之才，不可执一而论。且使富厚有力之家叩受官职，便不希冀科名，萌营求奔竞之妄念，亦是肃清科场之道。且科目之人，上司往往畏惧瞻顾而不敢参劾；捐纳之员，一有不善，则舆论不可姑容，上司易于执法。倘不能称职，即便参革。

十月初三日，帝以旧例科道、吏部等官，专用科目出

身之人，致有党援之弊，又命大学士、九卿等议改铨补科道、吏部及州县行取之例。寻议准：嗣后科道缺出，在京则令翰林院掌院于编修、检讨内保送，各部院堂官于各属司官内，不论科甲、贡监，择其勤敏练达、立心正直者，保送引见补用；在外则各省督抚将州县官保送引见，恭候选定，其留京者以科道补用。至吏部四司郎中等员缺与户、兵、工、刑四部司员，不论科甲、贡监，俱归月选。〖19〗

二十二日（8月9日）

44 康熙年间，曾准内地之人留在外洋者，附洋船带回内地。至是，帝以数年以来，附洋船而回者甚少，若听其去来任意，不论年月久远，则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愈众矣，乃命福建督抚议定归国限期。寻福建总督高其倬等奏曰：康熙五十六年（1717）定例，入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其后私去者，不得徇纵入口。另海船回时，点对票照稽查，如有去来人数不符，或年貌互异者，按顶替私回论罪。闽粤海船只许从厦门、虎门出入。得旨：方今洋禁新开，禁约不可不严，以免内地民入贪冒飘流之渐，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余依议。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

45 命查办岳钟琪被谤案。初，年羹尧获罪，有密奏岳钟琪为年羹尧之干儿者；岳钟琪督川陕时，蔡珽亦奏称其不可深信。佛喜又密奏岳钟琪亲戚故旧布满川省，应防微杜渐。六月，有四川成都府有男子沿街叫喊：岳钟琪带领

川陕兵马，欲行造反。至是，岳钟琪以谗毁者多，请解总督任。有旨谕内阁曰：数年以来，在朕前谗谮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一箧，且有谓岳钟琪系岳飞之后，欲修宋金之报复者。荒唐悖谬，至于此极。岳钟琪懋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奸邪之徒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命黄炳、黄廷桂严加审办喊叫之人。寻查明：捏称岳钟琪造反之人，系湖广黄州府麻阳县民卢宗汉。因赎田私事，希图准状，播造浮言，沿街叫喊，并无主使之人。应将卢宗汉照妖言惑众律拟斩监候。从之。〖20〗

十五日（8月31日）

46 中俄签定《布连斯奇界约》。先是，俄国萨瓦外交使团到达恰克图附近之布尔河，与隆科多等相晤。隆科多告之曰：本应在边境进行谈判，因俄使兼有祝贺新皇登极使命，同意使团先去北京。萨瓦要求俄国商队同行，隆科多以未奉谕旨，不允。四年（1726）十月初八日，萨瓦使团在散秩大臣、伯爵四格陪同下抵达北京，全团共一百二十人，下榻于会同馆。清廷派官兵六百名守护，禁止其他人进入。十一月，萨瓦觐见雍正帝，行三跪九叩礼，呈上国书。帝命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与萨瓦会谈。而隆科多仍留边境，俟俄国使团返回时，共同划定边界及处理有关事宜。俄国外交部于萨瓦行前，人颁布训令四十五条；商务部颁布训令二十条。指示萨瓦：一、要求清朝准许俄商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缔结俄中通商条约。二、绘制详细边界地图，报呈女皇批准，与中国划定边界。三、设法将滞留于色楞格斯克的主教英

诺森及随行僧俗人员带至北京。四、商谈中国逃民问题。萨瓦按本国政府指示，力图拖延讨论边界问题。谈判历时半年，会议三十余次，提出条约草案二十个，查弼纳等坚持只有最终划定边界，才能谈判贸易及其他问题。萨瓦则依照训令，回避拖延划界问题，坚持先就其他问题达成协议。清朝为打破谈判僵局，在贸易诸问题上主动作出让步。双方初步协议：一、乌第河地区因地形未明，仍作未定界留待将来划定。二、两国代表在中俄边境上专门会议商谈划定蒙古北部的中俄边界。三、俄国商队每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商队人数为二百名。四、在两国边界地方指定贸易地点。五、今后两国逃民仍按《尼布楚条约》的规定，互相引渡。六、俄国可在北京建立一座东正教堂。七、两国互派使节，商人来往仍需要护照及官方签证。萨瓦在京时，曾与在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神父接触，巴多明表示："愿在力所能及之范围内，照顾到俄国之利益"，萨瓦允诺付予一定代价。本年（1727）闰三月十四日，萨瓦一行在图理琛等陪同下离北京。途中，萨瓦报告本国政府：事情看来很顺利，因中国皇帝宣称渴望和平。中国因与准噶尔作战，实力削弱。只要俄国边界防护良好，则一切可照我们意志行事。耶稣会士可起特殊作用，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情报。

五月，俄国萨瓦使团在领侍卫内大臣、伯爵四格，侍郎图理琛带领下抵达边境，回到布尔河，与隆科多、策凌、四格、图理琛继续会谈。其时，隆科多要求俄国归还侵占中国大片喀尔喀蒙古之地，态度坚决。俄使认为隆科多对

俄国朝廷明显地心怀不善，似乎想把俄国赶出黑龙江流域，或者最低限度收回被俄国蚕食之土地，把边境划定在色格楞斯克与波尔河之间。于是萨瓦强以兴兵胁迫之，命边境俄军处于战备状态，各城堡加修防御工事，并致书边境地区中国蒙古王公，声言由于隆科多之态度，可能导致两国永世不和。蒙古王公将俄方动向奏报雍正帝。图理琛亦以隆科多固执己见奏报，并转呈萨瓦致中国皇帝信件，内容亦为对隆科多之不满。萨瓦又利用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动，通过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适隆科多私抄《玉牒》存贮家中事发，帝以其举动狂悖，隐匿实情，并不实心效力，留伊在彼料理俄罗斯之事，反致混行坏事，毫无裨益，命将隆科多调回治罪，派克什图前往参加谈判。

至是，中俄双方代表在布尔河畔签订《布连斯奇界约》。代表中国签字者为：额驸郡王策凌、四格、图理琛，代表俄国签字者为萨瓦公爵、格拉什诺甫。界约有满、蒙、俄、拉丁四种文本。中俄两国之中段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之第一个鄂博〖21〗为起点，向东至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伊岭（在唐努乌梁海之西北端），北部归俄国，南部归中国。萨瓦、郎克等随即分别禀报俄国政府：边界之划分十分有利于俄罗斯帝国，大量空旷之蒙古土地现已并入俄罗斯帝国之版图，面积之辽阔令人惊喜，此处扩大数日行程之面积，彼处则扩大数十日行程之面积。俄国之成功，乃因中国隆科多之被召回与巴多明和马齐提供之情报，另还得益于收买个别蒙古王公以作奸细，中国方面又急于达成协议及俄国所显示之军事实力。条约签订后，

双方派出官员分组前往恰克图以东和以西地区，划定地段，勘定国界，设立界标。九月初九日，订立中俄《阿巴哈伊图界约》。新定界限与《尼布楚条约》所定旧界相连，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共设界标六十三个。九月二十四日，又订立中俄《色楞额界约》，确定自恰克图西向至沙宾达巴哈之边界，共设界标二十四个。〖22〗

十九日（9月4日）

47 上月十八日，阿尔布巴、隆布奈、札尔鼐等会同前藏头目杀康济鼐。至是，西藏噶伦、扎萨克台吉颇罗鼐等奏请速遣官兵进藏，剿灭叛众，以安西藏。雍正帝以为趁此之机，出兵西藏，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乃令陕西各路及四川、云南各派兵马预备，以候调遣。

九月，帝虑若一发兵，阿尔布巴极可能挟持达赖喇嘛逃往准噶尔，命将各路兵马停止，不必预备。寻岳钟琪奏：阿尔布巴与佛父索南达结等人结为一党，为自身权势，公然杀害朝廷命官康济鼐，若不除此辈，后患无穷。应于来年春暖之时，派遣大军入藏，同时发兵准噶尔，一举解决两处问题，一劳永逸，是为上策；倘因阿尔布巴等未公开叛清，不当死罪，亦应解除其噶伦之职，令达赖喇嘛另择入选，申报朝廷任命，此为下策。鄂尔泰亦遵旨议奏，以为对西藏不宜出兵，当以抚为上，剿杀次之，羁縻为上，驾驭次之。十月十七日，命岳钟琪速遣人进藏，将朝廷支持颇罗鼐意旨密述与在藏钦差马喇、僧格，俾伊等心中明白，以免二人为阿尔布巴所惑，从中讲和，或被阿尔布巴

等诓诱，以至颇罗鼐受害。〖23〗

二十五日(9月10日)

48 先是，康亲王等参奏苏努涂抹康熙帝朱批奏折，刑部等衙门议请将其子孙照叛逆例悉行正法。至是，得旨：苏努背叛之心显然昭著，罪实同于大逆，本应将伊子孙照法司所议，俱系正法。但伊子孙多至四十人，若悉行正法，朕心有所不忍，著从宽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伊之子孙若嗣后安静守法，再无过犯，则全其性命，倘有一人犯法，不论情罪之轻重，定照此议将伊即行正法。

八月初六日（9月20日）

49 革工部侍郎李绂职。署直隶总督宜兆熊参奏大城县知县李先枝贪婪成性，罔念民瘼，将地亩人丁于额征之外加派私收，苦累小民，请革职究审。得旨：常见科甲出身人多有夤缘党庇之习，而贪赃枉法者尚不多见。李先枝系科目出身，曾经李绂特荐，必有请托之处，今又目无国法，公然私派科敛，苦累小民，实为科目中极不堪之匪类。命将李先枝革职严审，又命李绂从广西回京质审。寻议政大臣等会议李绂有罪二十一款，按律应斩，妻子财产入官。帝以其学问尚好，从宽免死，令在《八旗志》书馆效力，妻子、财产亦免入官。〖24〗

初十日（9月24日）

50 云贵总督鄂尔泰等奏陈与安南交涉情形，略言：安南国前占云南开化府地一百二十里，皇上念该国王恭顺有年，只立界于四十里之铅厂河。该国王执迷不悟，昨送谕

旨，彼国官员不即恭迎，托言以两月为期，驰报国王，修宽大路后迎接。倘两月之后仍不迎接敕书，则国体攸关，何能隐忍？届时请即兴师问罪，竟灭其国，以为久远之计。如果动兵，应以三省之兵会剿。朱批：备其不虞之为则可，若进灭其国，以复汉唐旧制，朕不忍也。朕生平乐天知足，不敢起好大喜功之念也。伊若肆志放纵，另有不恭不法之事，方可告神明而行征讨，今即此立界之事，只可委曲善全。又批：兴师问罪之举，朕意不然。寻郝玉麟奏：该国王已遣都指挥使陈德厚来边界跪接圣旨，云其“一心恭顺，始终不渝”。

十三日(9月27日)

51 议处苏克济。先是，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以亏空钱粮被逮，刑部议请苏克济处斩立决，伊子达尔布通同侵蚀钱粮，应斩监候，秋后处决。至是，雍正帝谕曰：苏克济在山西巡抚任内亏空、侵蚀银至四百万两之多，而其诈骗富户、题官受贿及一切婪赃之事尚不在此数之内。朕格外施恩，令其赔补，彼时伊父子认完银一百万两，此不过四分之一。乃伊居住山西数载，迟延不行完补。苏克济悖负深恩，藐视国法，立斩洵为不枉。今暂缓正法，著大学士富宁安、左都御史查郎阿会同该旗满洲都统等，将苏克济藏匿寄放资财之处严审，务将实情究出。其家产照议抄没。明年，以苏克济子达尔布于潜藏弟侄及亲戚家中之万余金并不报出，但知吝惜资财，置其父生死于度外，处斩。苏克济处斩监候。〖25〗

十六日（9月30日）

52 破获龙华会妖言聚众案。本年六月，拿获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吉村等处聚众饮赌学拳者十六人。为首靳广等逃往河南济源县翟斌如处，旋并捕之。雍正帝先后命监察御史性桂、户部侍郎史贻直、汉军都统高其佩等前往观审。至是，性桂等奏称：靳广、张冉公、翟斌如立“龙华会”。张冉公号“后天正人”，为教主，有《立天后会经》四卷，住山西长子县。翟斌如号“翟神仙”，住河南济源县。扬言该教有“九杆十八头”，山陕鲁豫湖广直隶皆有纠合之人。陕西出了紫微星，河南是天心地胆，河南动了，别处都动。有曾任千总之杨廷选号称杨副将，居怀庆府，亦其党徒。又靳广同党陈桂等扬言：伏牛山中亦有同伙，乃亢珽之余党。靳广于泽州聚百余人，议定八月二十七日起事，攻泽州，抢仓库，杀富户。每人给黄帖为护身符。又有招人帖，招十人者为十人功，招百人者为百人功。张冉公等陆续拿获。至十月、十一月间，田文镜连续奏报：此案各犯，河南已拿获四十五人，均解往山西。朱批：“此案伙党，即系亢珽余孽，乃豫省之一大害，不可少忽。”翌年三月结案，翟斌如等六人立斩，杨廷选等八人斩监候。〖26〗

二十日（10月4日）

53 广西泗城土司改土归流。先是，鄂尔泰疏议，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横征滥派，民不聊生，以致杀劫为活，乃调官兵在营候檄，岑映宸自知罪犯难逃，悔罪呈恳免死，改流存祀，请将岑映宸革去世职，连同其妻子家口解至浙

江原籍安插。其弟岑映翰赏给八品顶戴，仍居泗城，量给田产奉祀，不得干预地方生事。

二十四日（10月8日）

54 详议改流土司安置之法。初，云南镇沅已改土归流，原任土知府刁瀚处绞监候，云南巡抚杨名时疏言将其家口迁住省城，无留土属滋事。刑部等衙门议应如所请。至是，雍正帝以为刁瀚家口仍留本省，管束太严，则伊等不得其所，若令疏放，恐又复生事犯法，著迁往江宁省城，令该督酌量安顿，务令得所。帝复谕曰：凡有改土为流之土司，其迁移何处及如何量给房产存养，著九卿等酌量该土司所犯罪案，分别详议。十月初二日定例：云、贵、川、广西、湖广五省改土归流之土司有犯斩绞重罪者，其家口迁往远省安插；犯军流罪者，土司家口迁于近省安插。令地方官稽查，不许生事、疏纵。

九月初三日(10月17日)

55 议定河工追赔之例。初，河道总督齐苏勒疏参革职同知李世彦等，分赔江南睢宁县朱家口漫坍工程银两，雍正帝特颁谕旨，略曰：河工追赔之项，其中情由不一。有该员侵蚀入己者，有修筑草率，本不坚固，易致冲决，应当赔修者，有当溃决之时，该员预知例当赔修，而以少报多，先留地步者，甚至有故意损坏工程，以便兴修开销者。种种情弊，不可枚举。但亦有经手之员，本无情弊，而照例则应分赔者。当分别酌量定例议处。九卿寻议，嗣后除侵蚀浮冒，损坏工程等弊，仍照定例遵行外，至黄河一年

内、运河三年内，堤工实系坚固而陡遇冲决者，承修官赔修四分，其余六分准予开销；其黄河一年、运河三年之外，堤工冲决而防守各员实无疏虞懈弛者，该总河督抚查明，令防守道厅千把等官共赔四分，其余六分准予开销。所有承修防守各员，俱令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工完准其开复。

56 岳钟琪、宪德奏报川省养廉银：正额钱粮三十三万三千五百六十七两，耗羡加三，计十万零七十两。交督抚公用九千九百九十两，布政使养廉银一万零二十四两，道以下官养廉银八万余两。督抚布按养廉银另有盐茶规例。〖27〗

二十七日(11月10日)

57 议定内地移住台湾人民携眷事宜。先是，高其倬疏言：内地移住台湾之民，若令全不搬眷固非良策，若一概搬眷亦非长策。台湾府之诸罗、凤山、彰化三县之人，系新经迁处，全无妻室，是以户口不滋，地多旷土。请改旧例，嗣后住台人民，其贸易、雇工及无业之人，全无田地，一概不准搬眷往台，若实在耕食之人，令呈明地方官，查得有垦种之田，并有房庐者，即行给照。除贸易、雇工及无业之人外，凡闽粤人民往台耕食之人，许搬家眷前往。九卿等议，旧例止许只身在台，以其在台虽为游民，而在本籍则皆土著。今若令其搬眷成家，是使伊等弃内地现在之田庐，营台湾新迁之产业，在民间徒滋烦扰，非国家向来立法之初意。定例不许带眷，遵行已久，未便更张，所请应毋庸议。至是，得旨：九卿所议甚是，著仍照旧例行。十一年（1733），有旨许住台湾之客民搬取妻子赴台。

十月初五日（11月17日）

58 禁锢隆科多。顺承郡王锡保等遵旨审明隆科多四十一款重罪。其一，大不敬之罪五款：私抄《玉牒》收藏在家；将圣祖御书贴于厢房，视为玩具；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盛京兵部主事马岱之事屡奉圣谕，明知干犯，复行妄奏；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公主坟墓，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其二，欺罔之罪四款：圣祖升遐之日，诡称伊曾带匕首，以防不测；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作有刺客之状，故将坛庙桌下搜查；妄奏被参知县关敞原系好官。其三，紊乱朝政之罪三款：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京，必生事端；妄奏举国之人俱不可信。其四，奸党之罪六款：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徇庇傅鼐、沈竹、戴铎、巴海，不行查参；比昵伊门下行走之蔡起俊；徇庇阿锡鼐、法敏，将浥烂仓米著落历年监督分赔之案，巧为袒护具奏；曲庇菩萨保、嘱托佛格免参。其五，不法之罪七款：任吏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纵容家人勒索财物，包揽招摇，肆行无忌；徇庇笔帖式詹泰，嘱托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换成例；发遣安西人犯应给口粮，及赤金等处应裁应补兵丁等事，故行推诿，贻误公事；因系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岁寒”之语，向人夸示，以为姓应图谶；自知犯罪，将私取金银预藏菩萨保家；挟势用强，恐吓内外人等。其六，贪婪罪十六款，共收受红宝石一、金八百两、银四十九万九千八百两。以上罪状昭著，议政王大臣、内阁、

九卿等议隆科多应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旋得旨：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所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家产不必入官，应追赃银数十万照数追完。其妻子亦免入辛者库，伊子岳兴阿著革职，玉柱发往黑龙江当差。

十四日(11月26日)

59 议建八旗监狱。雍正帝以旗人与民人、旗人之轻重罪犯皆不宜一处监禁，命除八旗现审之罪人及审实之死罪照常在刑部监禁外，其审结定罪、缓决、候审及亏空官银监追人等，应另行监禁。命管理旗务王大臣会同内务府总管详议具奏。寻议准：八旗各将人官房屋修筑高墙，建为监狱。分为三所，重犯一处，轻犯一处，犯妇一处，分别监禁。所需米粮柴炭等项照例支取。看视医生，请旨委派。众犯家属准于初二、十六入看。严禁看守人等徇情需索。

二十七日（12月9日）

60 减浙江嘉、湖二府之赋税，定浙省之养廉。谕曰：各省赋税最重者，莫如江南之苏、松二府，浙江之嘉、湖二府，每府多至数十万，地方百姓艰于输将。雍正三年（1725）曾将苏、松二府额征浮粮豁免，然因浙省风俗浇漓，故暂止减免嘉、湖二府浮粮。今浙俗渐次转而迁善，着将嘉兴府额征银四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湖州府额征银

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余两，俱减十分之一，永著为例。又浙省耗羡每两不过五六分，通省每年共十四万两，而督抚至州县共官一百二十员，养廉、公费不足支应，著将杭州等九府额征银二百零五万两中，按十分之一存半计算，得银十万两，赏给各官以为养廉，合之州县耗羡共二十四万两。自明年（1728）起，俱提解司库，由该抚酌量官职大小地方繁简，派定数目奏闻，余银存为本省公用。

十一月初六日(12 月 18 日)

61 苏州巡抚陈时夏奏：江苏各属额征地丁杂办银三百五十六万一千八百五十八两，又带征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雍正元年（1723）均征一分旧欠银五十九万一千一百八十七两，共计加一耗银四十一万五千三百零四两。拟于明年（1728）起，照全提之例，同正项一总解司，按季给发养廉银。〖28〗

十八日(12 月 30 日)

62 于库伦地方修建大刹，令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主持。雍正元年（1723）正月，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进京谒见康熙帝梓宫，因年迈衰病在京圆寂，命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例给赐名号、印册。至是，理藩院奏请敕封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之后身，并遣官赍捧敕印，送至喀尔喀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市）地方。得旨：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与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等之后身，出处甚确，应封于库伦地方，以掌释教。朕为普天维持宣扬教化之宗主，而释教又无分内外东西，随处皆可以阐扬。盖宣扬释教，

得有名大喇嘛出世，即可宣扬，岂仅在西域一方耶？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其钟灵原有根源，乃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等之大喇嘛也，故众喀尔喀俱尊敬供奉之，且伊所居库伦地方弟子甚众，著动用帑银十万两修建大刹，封伊后身住持于此，齐集众喇嘛，亦仿西域讲习经典，广为开导，阐扬释教。是为庆宁寺。

又以库银十万两将多伦瑙儿（今内蒙古多伦县）庙宇修理宽广，供章嘉胡土克图后身住持于此，亦集众喇嘛讲习经典。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亦各为檀越主人。谕曰：朕如此推广黄教，建造寺宇，一如西域，令喇嘛居住讲习经典，则于伊等蒙古之诵经行善甚属便易。礼佛行善无分远近，阐扬黄教之处愈多，则佛法日益广矣。朕非弃西域之教而别起事端，即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章嘉胡土克图皆前世达赖喇嘛之弟子，伊等岂肯忘其宗派乎？朕之此意无非欲宣扬达赖喇嘛、班禅之教耳。

二十六日(1728年1月7日)

63 命严加惩治盗犯，嗣后凡系强盗拒捕，将官兵伤死，除同伙伤人时不在一处者仍照例议罪外，其同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既在旁目睹，即系同恶共济，法所难宽，应照旧例立即行斩决。谕称：为盗贼者，必系年力强壮之人，耕种佣工，何事不可资生糊口？乃丧心灭理，甘蹈刑戮而不惜乎？盖良善之人虽遇饥寒亦断不为盗，凶恶之人不必饥寒而后为盗，其理显而易明。凡为封疆大臣者，岂可不察情理而姑息以养奸乎？是当严惩盗贼，不可赏罚颠倒也。

十二月初六日*（1月16日）

64 定延信罪。延信，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之孙，雍正帝之堂兄弟也。康熙四十年（1701）为议政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五十九年（1720）任平逆将军，率师由青海入藏，驱逐准噶尔部，因功封辅国公，旋摄抚远大将军。雍正元年（1723）封多罗贝勒。初，延信之堂侄、和硕显亲王衍潢等奏延信与阿其那等私结党援等罪状二十款，诸王大臣等审奏胪列之：党援之罪七：向与阿其那、阿灵阿、拉锡、普奇等结为党羽，与允礽为敌；徇庇年羹尧；阴与允禟交结；复令进藏时，钻营年羹尧，代伊解释保奏；称阿灵阿为人杰，将伊女与阿尔松阿结亲；捏造逆言，告知年羹尧，希脱党谋。大不敬之罪四：于御前昂然伸足；谕旨训责坐听不跪；时届万寿节，不俟庆祝即启程回任；在西安时于地方要务并未奏闻一事。失误兵机之罪三：在甘州时，值青海用兵，乱行调动远处兵丁，几致可危；闻贼寇临边，并不发兵，迨新城子失陷后始行发兵；将拿到之贼七人并不究审，竟行释放。扰乱国政之罪二：不遵训练士卒谕旨，反怀怨望，将士卒混行痛责；奉旨询问应否进藏事，并不实心筹画，但云路有烟瘴，希图惑众；在将军任内，不亲加训练，只图安逸。负恩、邀结人心、贪婪、欺妄等罪各一：妄行保题官兵一百九十余人；假捏病状，扶杖行走，及令伊署大将军印务，弃杖前往；进藏时将国帑十万两入己。至是，诸王大臣议奏：以上各罪案，延信皆自认不讳，延信实罪不容诛，应将其革去宗室，按律拟斩立决，其妻子发往右卫，其子著披甲，其属下佐领人等

交该旗办理，财产入官。得旨，延信从宽免死，著与隆科多一处监禁，其子不必革去宗室，著入显亲王府佐领管辖驱使，家产不必入官，伊有贪婪银十万两，又有贪赃亏缺银两，著将伊之家产交与旗下追还。延信后死于监所。

十三日（1月23日）

65 沈近思卒。

沈近思（1671—1728），字位山，号闇斋，又号俟轩，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家世力农，生九岁而孤，家贫，尝为僧灵隐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四十五年（1706）出任河南临颍知县，在任七年，循绩特著。嗣迁广西南宁同知，旋引疾归乡。雍正元年（1723），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翌年，超授吏部侍郎。时廷议提解耗羡，倡异议，力言“今日正项之外别添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迨汪景祺、查嗣庭俱以文字相继获罪，乃疏言：“浙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五年（1727）擢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至是，疾卒于位。谥“端恪”。有《沈端恪公遗书》传世。〖29〗

66 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嗣立，遣使特磊至京。初，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往驻牧俄国伏尔加河蒙古土尔扈特部议婚，欲以其女妻阿玉奇汗之子而笼络之。土尔扈特遣使回访，续议联姻。本年，又遣使来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适于是冬身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继任首领。噶尔丹策零因其继母谢特尔札布为阿玉奇汗之女，指其与土尔扈特人合谋毒死其父，杀土尔扈特部使者四人，

又以酷刑将谢特尔札布及三女处死。谢特尔札布之子罗卜藏索诺出逃，投奔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噶尔丹策零遂遣使来京。至是，雍正帝颁敕谕一道，交来使赍回，略曰：闻知尔父病故，不胜惋惜。尔父在时，未将一切事务裁处妥协，台吉知尔父负朕之恩为非，遣使远来，朕甚嘉之。方今西藏地方噶伦阿尔布巴等与颇罗鼐等彼此结仇，举兵相拒，朕正在踌躇，尔奏欲在西藏煎茶设供，广行释教，以安众生，似属非分。尔父时不能遵旨清理疆界，又隐匿窝留罗卜藏丹津，是无一诚实之处可知矣。尔父年高历练，力能将伊酌量裁处，是以不曾勒追。今尔年少，与彼相等，以罗卜藏丹津之志气高傲，不顾恩义，断不可屈于尔下，必将离间尔等，尔务须将罗卜藏丹津送来。朕断不将伊诛戮，尔应将利害轻重尽心筹画，自立主见。〖30〗

策妄阿喇布坦（？—1727），准噶尔汗巴图尔浑台吉之孙，僧格之子，噶尔丹之侄。僧格既死，噶尔丹长准噶尔部，不容策妄阿喇布坦坐大，康熙二十七年（1688）策妄阿喇布坦被迫移牧博罗塔拉，遂招抚噶尔丹属人，扩充实力。迨噶尔丹东向侵扰喀尔喀蒙古，策妄阿喇布坦乃向清廷进贡方物，悉述与噶尔丹交恶始末。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败死，策妄阿喇布坦遂为珲台吉。五十三年（1714）以兵侵掠哈密，与清廷关系日趋紧张。五十六年（1717）遣兵入藏，执杀拉藏汗，洗劫僧俗财务。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抵拉萨，准噶尔军被逐出藏地。俄国尝乘机诱使策妄阿喇布坦“让与领土”，“臣服俄国”，均被坚拒。策妄阿喇布坦至是卒，其长子噶尔丹策零继之。〖31〗

二十日（1月30日）

67 江南摊丁入亩。先是，署两江总督范时绎疏言，丁随粮办，最为均平良法，请以雍正六年（1728）为始，将江苏、安徽各州县应征丁银，均摊入地亩内征收。户部议覆，应如所请。从之。

68 谕改土归流地方之文武官弁，略曰：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管辖苗蛮尤任意残虐，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画，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此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并非以烟瘴荒陋之区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今土司俱已望风归顺，当一视同仁，加意抚绥安辑，使人人得所。但地方辽阔，文武官弁需员甚多，其间未必尽属贤良之辈，且恐官弁等以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从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属无伤，此乃万万不可。该督抚、提镇等严加晓谕，时时留心访察，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时调换，并严禁兵丁胥吏生事滋扰。倘有丝毫苛索于土民地方者，该土司立即参劾，从重治罪。〖32〗

二十二日（2月1日）

69 谕论朋党之弊，略曰：人臣朋党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乱国政。盖人臣之道，惟在公忠体国，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鞠躬尽瘁，念念惟知有君父，事事惟知有朝廷。虽一己之身家且不暇顾，又何至有营私结党，朋比为奸之

事？惟奸恶之小人，其心既阴险狡诈，其才又足以笼络要结，使奸邪之辈，尽入其党，遂成牢不可破之势。当日苏努、阿灵阿、鄂伦岱等同恶相济，结为邪党，朕在藩邸时知之甚悉，临御以来，为世道人心、宗社国家之计，不得不痛加惩创。惟冀大小臣工以伊等为炯戒，共绝背公植党之私，时怀公忠体国之念，则一德一心，上下交而其志同，其于世道人心、宗社国家岂不深有利益哉！

二十四日（2月3日）

70 查封江宁织造曹頫家产。先是，曹頫之祖曹玺与伯曹寅相继为织造将近四十年。曹寅之母为康熙帝之保姆，二女皆为王妃。曹寅卒，子曹顒继其职，曹顒又卒，令曹頫补其缺，以养两世孀妇。至是，以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罢任，命两江总督范时绎查封其家产，仅银数两，钱数千，当票值千金而已。谕曰："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寻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奏报曹頫家产有：房屋十三处，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一百十四口，外欠银本利共三万二千余两。〖33〗

二十九日（2月8日）

71 令各省拣选能员调闽补用。广东巡抚杨文乾奏言：闽省系海疆重地，风俗不甚淳朴，难于治理。新补各官多系初任，不能谙练，请将曾经出仕、熟练民事者，命往数

员，交与督抚，于紧要县缺补用。得旨：闽省地方紧要，数年以来，屡次拣选人员命往。无如地方积习已深，该督抚又复因循宽纵，漫无觉察，以致吏治废弛，通省参革者十居八九，必得贤能练达之员，始能整顿风而除陋习。著除川、陕、云、贵、广西外，各省督抚于所属知县内，每省拣选一人，务择其谨慎老成、才猷敏练、在任年久者，一面具奏，一面调赴闽省，交与该督抚酌量补用。〖34〗

7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六十五万六千一百十八，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八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田地等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一顷四十六亩，征银二千九百八十一万五千二十一两，米豆麦五百零三万一千一百七十石，草五百八十四万七千三百十八束。茶三十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五引，行盐五百十一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引，征课银三百八十六万四千七百十八两，铸钱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二万八千。户部存银五千五百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两。户部收入银一千六百八十六万一千八百一十七两，钱七十四万九千五百零五，其中，捐纳收银十三万八千九百二十六两。

73 查慎行卒。

查慎行（1650—1727），初名嗣璉，字悔余，浙江海宁人。曾受学于黄宗羲。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陈廷敬、李光地先后举荐，召直南书房。四十二年（1703）成进士，授编修，后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督纂《佩文韵府》。雍正四年（1726），因其弟查嗣庭文字狱牵连被逮。赦归

故里，因疾笃而殁。慎行富于吟咏，邃于经史，勤于著述，生平所作诗词，辑成《敬业堂集》四十八卷、《敬业堂续集》六卷。另有《敬业堂词》二卷、《周易玩辞集解》十卷、《苏辞补注》五十卷，梓行坊间。〖35〗

74 有西洋传教士从京城报道，教会所管理教徒仍有四千人以上；三名中国神父、六名欧洲神父、一名主教照料着山西、陕西、湖广和四川之教徒，神父们常秘密旅行访问会众。〖36〗

〖1〗《清代西人见闻录》169 页。

〖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六；《碑传集》卷二[illegible]；《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九册 64—66、774—776 页。

〖3〗《朱批谕旨》。

〖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二；《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953—954页。

〖5〗《清史编年》四卷246页。

〖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九册145—151页。

〖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四、六[illegible]；《雍正朝起居注册》1056—1059 页。

〖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四；蒋良骐《东华录》卷二七。

〖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五；《抚豫宣化录》124—125 页。

〖1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九册 466—469 页。

〖11〗《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3页。

〖12〗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167—1168页；《清秘述闻》卷五。

〖13〗《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175—1177页。

〖1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六；《上谕旗务议复》。

〖15〗参见：《清史编年》四卷264—265页。《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210—1211页；《清代西人闻见录》148—166页。据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考证，苏努有子十一人，二人先卒，获罪时存十一人。第一、二子姓名不详，第五、八子先卒，其余依次为：二子苏尔金、四子赫世亨、六子勒什亨、七子鲁尔金、九子福尔陈、十子杰尔陈、十一子库尔陈、十二子乌尔陈、十三子木尔陈。库章阿，苏努长孙，其父教名沙勿略，苏努第一子。除第二、五、八诸子及赫世亨、福尔陈外，苏努其余八子一孙，皆天主教徒（见《陈垣学术论文集》）。

〖16〗《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247—1248页。

〖17〗《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170—1172页。

〖18〗《清代西人见闻录》144—146页。

〖1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六二；《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309—1310页；《永宪录续编》。

〖2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五九、卷六二；《永宪录续编》。

〖21〗鄂博，一作“敖包”，蒙古语“堆子”之意。以石块堆积而成，作为道路和境界的标志，也是祭祀之所。

〖22〗参见：《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下册。

〖2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六一、六二；《掌故丛编》四辑。

〖24〗《清史编年》四卷281页。

〖25〗《清史编年》四卷282—283页。

〖26〗《清史编年》四卷283—284页。

〖27〗《清史编年》四卷286页。

〖28〗《清史编年》四卷296页。

〖29〗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illegible]，《都察院左都御史端恪沈公禅道碑》；《清史列传》卷[illegible]，《沈近思传》；《清史稿》卷二百九十，《沈近思传》。

〖3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六四；《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一七；《圣武记》卷三；参见《清史编年》四卷302页。

〖31〗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302—308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607—611页。

〖32〗《雍正朝起居注册》二册1694页。

〖33〗《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34〗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1712—1713页；《清世宗实录》卷六四。

〖35〗参见：《国朝先政事略》卷四；《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八卷。

〖36〗参见：《教务纪略》；《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265页。

清通鉴　卷八五

雍正六年　戊申　公元1728年

正月十二日(2月21日)

1 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奉鄂尔泰之命率兵经营古州等苗区，署贵州巡抚祖秉圭奏称：略取苗地，需驻重兵弹压，所收钱粮不够兵饷，不如不取。谕责其识见卑小。〖1〗

十三日(2月22日)

2 前直隶大名府知府曾逢圣被参亏空，雍正帝料其历任多年，必有作弊贪赃之款，令晓谕地方，准据实控告。旋秀才窦相可呈告曾逢圣居官贪劣，布政使张适将其严刑毙命，诈称在监病故。至是，饬谕曰：诬告自有国法，即此秀才果有应得之罪，亦当审实奏闻，按律置之于法。岂有讼狱未定，曾逢圣之案未结而将首告之人遽以三木毕其性命之理！此必有意袒护，恐控告者多，杀一人以箝众口。似此残酷之行，世所罕见。宜兆熊、刘师恕身为总督，若

罔闻之，廿蹈徇隐之咎，尚得事君以诚，无欺无隐乎？按察使魏定国专司刑名，一任张适恣意妄为，全不置问，及朕面加诘责，则将颠倒是非、草菅人命数案全推于张适。然则直隶设臬司衙门何为，朕简用魏定国又何取乎？遂命将张适、魏定国俱解任，遣福敏、史贻直前往严审。寻福敏等奏：曾逢圣在吴桥县任内四年，入己赃银一万三千六百两，应处斩；张适、魏定国问案时将窦相可夹死，按律应正法。帝以张适系故大学士张玉书之孙，从宽发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令其出银一千两给窦相可之家。魏定国发往黑龙江当差。〖2〗

十七日（2月26日）

3 总督岳钟琪奏请采办出师军需。略言：查西路兵丁二万二千名，并各官跟役一千名，共需驮马三万五千匹，驮运口粮共需骆驼三万九千只，折给口粮共需牛三万九千只、羊二十三万四千只。计算驮载米面又需用骆驼六千九百只，每名余丁亦照进剿兵丁之例，十日给羊一只，计算三个月口粮，共羊四万一千四百只，每羊六只折牛一只，计算三个月口粮，共牛六千九百只，其余丁驮马亦准每二名合给驮马一匹，共马二千三百匹，统算进剿兵丁以及所带余丁共该驮马三万七千三百匹、骆驼四万五千九百只、牛四万五千九百只、羊二十七万五千四百只。特简廉能熟谙之员将西路兵丁所需骆驼牛羊一并于鄂尔多斯及北口外等处照数采买齐备。〖3〗

十九日（2月28日）

4 上年腊月，雍正帝闻浙江乌镇地方有“恶贼”号称“黄鱼大王”者，为害地方，命浙督李卫查拿惩治。李卫奏言：经密查缉探，并无踪迹，提审积盗，供出有吴氏姐妹为巨窝，所通盗贼甚多；又查出江南严基地方有金士吉，专为水上盗贼坐主，凡有事投靠者，不惜千金相救，且与知县往来甚密，在严基镇邀结匪类，为两省交界之巨害。寻又奏：巨盗金去疾、周雍民等已经拿获。有旨嘉奖，命交部议叙。至六月二十日，署两江总督范时绎奏报：号称“滋泥大王”之希贵卿、“黄鱼大王”之徐盛先及其伙党皆已捕获，解往浙江。〖4〗

二十四日（3月4日）

5 命妥为安置外省入川人户。上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入四川者不下数万人；亦有因民间传言川省米贱，银三钱即可买米一石，即使本地收成颇好，亦成群前往者。因各省入川人户众多，四川巡抚宪德条奏安插事宜：一、入川人户好良不一，由该管官逐户挨查，取结编入保甲，有游手生事者即行驱逐，实系匪类现有过犯者解回原籍。知情隐匿及官员失察者并加处分。二、雍正四年（1726）秋冬以后入川人户，将户口人数开明，移查各原籍细加核实，分别内有在本省已犯事故者，即行逐回。其留川之人实系贫民无可资生者，准以一夫一妻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若一户内老小丁多，不敷养赡者，临时酌增。俱给以照票，

令其管业。牛种、口粮照滇省之例，每户给银十二两，仍令五户环保，水旱田地，定于三年五年升科。所领牛种价银，统于原籍地方官追赔。或有移家落业、依托亲故谋生者，如资本无多，不能经运，亦酌量给与地亩，令其自行开垦，不必给与牛种口粮。三、入川人户有情愿回籍者，不必给与口粮，将姓名人数咨明本籍，川省仍造册存案，倘日后复来川省，即行惩治。四、川省无著地亩现在清查丈勘，俟清丈完日分别科则，编列字号，计留川人户之数，按亩均分认垦，如有占越争竞者，概行驱逐。五、稽查安插之事，分派各该道员经理。拨库银十万两，令各该道员确查应给人户，按数给发，造册查核。如有克扣侵冒等弊，严加参究。至是，户部议覆应如所请。从之。

6 是月，赐鄂尔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一万二千卷。是书成时，曾赏诸王及在廷大臣实心办事、学问优通者各一部。鄂尔泰得书，谓与其遗我一家子孙读，何如存于书院，遗一省子孙读也。因将此书及所携藏书共二万余卷赠与云南五华书院。雍正帝闻知，嘉叹良久，复赐二部。〖5〗

二十八日（3月8日）

7 与安南定国界。先是，有内地旧境一百二十里为安南所占，应加清理。有旨命给予八十里，于铅厂山下小河以内四十里立界。安南国王复激切陈诉。五年（1727）五月，谕责该国王“以执迷之心，蓄无厌之望，忘先世恭顺之悃忱，负朕怀柔之渥泽”。九月，命副都统御史杭弈禄、

内阁学士任兰枝往该国宣谕。杭弈禄等未至，该国王接五月敕谕后具陈谢表文称：奉谕以铅厂山小河立界，感戴圣恩，欣跃欢忭。至是，总督鄂尔泰以闻。雍正帝因谕曰："览王奏，感恩悔过，词意虔恭，朕特沛殊恩，将云南督臣等查出之地四十里赏赐该国王。"又颁敕谕交杭弈禄等前往安南宣读。敕谕称：鄂尔泰体朕怀远之心，定界于铅厂山下小河，较之旧界已缩减八十里。现该国王既自悔从前执迷之误，词意虔恭。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杭弈禄、任兰枝于六月抵安南国都。国王黎维祯跪迎敕谕，率文武官行三跪九叩礼，言："世世子孙，永矢臣节。"十月，杭弈禄等回京，面奏出使经过，言称该国人民蕃庶，畜产饶裕。雍正帝谓大学士等曰："朕闻之甚为欣羡，兼以自愧。"〖6〗

二月初一日（3月11日）

8 川陕总督岳钟琪条奏川省苗疆善后事宜，要之有：一、建昌土司，惟河东宣慰司（今西昌县西北新星村族茂堡）、河西宣慰司（今西昌县西南河西乡）、宁番安抚司（今冕宁县）三处地方最广，而河东半近凉山、半近内地。请仍授安承爵之女安凤英为长官司，约束凉山一带，其附近内地者悉改归流，管辖至河西。宁番逼近内地，悉改归流，其阿都宣抚司（今普格县北西罗乡）、阿史安抚司、纽结歪溪等土千百户共五十六处，一并改流。近卫者归卫管，近营者归营管。并于番苗择立乡约保长，令其约束。

二、改建昌一府，裁附郭建昌卫，置一县。礼州守御所（今西昌县西北礼州乡）改置一县。裁宁番、盐井二卫改设二县。会昌卫改并会理州（今四川省会理县），各设流官。并于各要地添兵设守。三、地方文武如有科派勒索苗民等弊，应计赃治罪，上司失察一并究拟。四、汉苗杂处、田土交错者，多有欺隐，致相讦告。地方官应于农闲时履亩亲勘，使各守己业，永杜争端。五、苗彝民有为汉人奴婢者，应令地方官查明，概行发还。如有身价，酌量追给赎回。六、汉番交界区每月立场期三次，彼此公平交易。七、彝民等一体编为保甲，互相稽查。八、有犯罪者按户册住址追究。九、严禁带刀出入，不许私藏鸟枪。

寻定建昌改府名宁远（今西昌市），建昌改县名西昌（今属西昌市）。宁番、盐井改二县名冕宁、盐源（今盐源县东北卫城）。

初五日（3月15日）

9 晋封果郡王允礼为亲王。

十五日（3月25日）

10 雍正帝降谕申言钱粮亏空、拖欠之弊，略曰：钱粮亏空、拖欠之弊，相沿日久，难于整理。究其原因，一则胥吏中饱之患未除也。或由包揽入己，或由洗改串票，或将投柜之银钓封窃取，或将应比之户匿名免追，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其故皆由于钱粮完欠细数，官未尝显示于民，在官则以为民欠，在民则以为已完，故胥吏得以作奸。应饬州县官每年令各乡各里书手将所管欠户各户名下已完钱

粮若干、尚欠若干，逐一开明，呈送州县官查对无异，即用印出示，各贴本里，使欠粮之民家喻户晓，如有中饱等弊，许执串票具控，则吏胥不得肆其奸盗矣。再则不肖有司，藉端侵渔、挪新掩旧之弊，不可不察也。其于旧欠分年带征，亦有不肖州县官另立私册，于每年应征分数之外，溢额多收，任意侵挪，又成亏空之项。且民间现已完纳者徒供官吏侵渔，亦遂怠其急公之念，而抗延拖欠之事。由此而起。此项亦应将花户名下每年应完若干详细开明，出榜晓示，令其按数完纳。以上二条，其作何因地制宜，斟酌立法之处，总在地方大臣，详察弊端，权衡损益，督率有司，实心经理。治赋在乎得人，除弊方能立政，任地方之重寄者，其慎思之。

十七日（3月27日）

11 从云贵总督鄂尔泰之请将乌蒙设为府治，镇雄改为州治。寻定乌蒙曰乌蒙府（今云南昭通县），附郭县曰永善县（今云南永善县南莲峰镇），镇雄曰镇雄州（今云南镇雄县）。

二十一日（3月31日）

12 永顺土司改土归流。时湖广督抚、辰沅靖道等先后奏称，永顺土司彭肇槐情愿改土为流。雍正帝以其既具向化诚心，许其所请，授为参将，于新设流官处补用，并赐以拖沙喇哈番之职，世袭罔替；又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地方立产安插。翌年（1729）五月，于永顺、桑植土司旧地设永顺府（今湖南永顺县），辖永顺、龙山、保靖、

桑植四县。

二十八日（4月7日）

13 以八旗汉军官员多带子弟于任所，惟务安乐，倚势妄行，扰害地方，定例：嗣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外任者，无论大小文武官员，永不准将族人带往任所。若系亲子，十八岁以上，情愿带往者，由该旗大臣请旨；未满十八岁带往者，禀明该佐领等注册，至十八岁时回京。又以外省文武杂职如主簿、典史、巡检、驿丞、仓库大使、千把总等品级卑微，于旗人不宜，除有该督抚提镇等保留者外，俱著回旗。嗣后旗人任职外省者，文职须县丞以上，武职卫千总以上，永著为例。〖7〗

三月初二日（4月10日）

14 福建罗源县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伤重身故，福建巡抚常赉奏请加以旌表。部议：小民轻生愚孝，向无旌表之例，应不准行。因谕曰：天地好生之盛心，圣人觉世之至道，视人命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误戕。然既有其事，恐无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数十年来虽定不予旌表，而仍许其奏闻。孝道多端，实不容效命捐躯于一节。著地方有司广为宣布，务期僻壤荒村，家喻户晓，嗣后倘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将不概加旌表，以长愚民轻生之习。

初三日（4月11日）

15 谕命加增水旱灾害地方蠲钱粮分数。明朝洪武时，凡水旱地方，税粮即与蠲免。成化时，凡被灾之地，以十

分为率减免三分。弘治时全荒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以是递减，至被荒四分免一分。清顺治初年凡被荒之地或全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灾之轻重定额数之多寡。顺治十年（1653）议定：被灾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1678）议定：歉收地方，五分以下不成灾，六分者免十分之一，七、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至是，雍正帝以库帑日见充裕，复命更改则例，将蠲免之例加增分数：其被灾十分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者免四分，七分者免二分，六分者免一分。

初五日（4月13日）

16 上年冬，山西临晋县（治今临猗西南临晋）民人师刑、张臣、樊中花等以知县刘国琮重刑征比，闹县哄衙。刘国琮张大其词，捏报拆屋殴官。巡抚石麟将其参革，以万泉县（万荣县西南古城）知县杜庭珠署事，檄蒲州（永济县西南）知州等员带兵役查拿，半夜三更，刀枪火器临村，惊天动地，男妇仓惶，于急迫中聚数百人持械拒捕，互有伤亡。官役死三人，伤二十二人，失踪一人。事闻，雍正帝命光禄寺卿王玑前往确查。太原总兵官袁立相派兵三百往剿，樊中花被擒，张臣自首，师刑为众交出。寻石麟奏称：首从皆无漏网，良善毫无波及，闾阎安业，地方无事。朱批："可谓不识羞矣！"〖8〗

初八日（4月16日）

17 以户部尚书蒋廷锡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理户部尚书

事。

十九日（4月27日）

18 广西布政使郭鉷奏请将州县要缺分为“冲”、“繁”“疲”、“难”四等，量才简用。略言：州县地方本有大小之异，而居官才具实有长短之分，当予区别而用之。州县要缺之必需贤员者共有四等：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多者为“难”。此四等之中，有专者，有兼者，有四等俱全者。嗣后各督抚先将各属州县一一查核，的确委系冲、繁、疲、难四等之地或专或兼或四者俱全，分别注明。其简僻易治者为常缺，凡初任者于常缺掣签。所有四等要缺于现任州县内酌量人员，与四等中何地相宜，题明调补试用，一二年内如克胜任，再行题准实授。如此则才长者任要缺，才短者任常缺，地方必不致废坠不修。雍正帝深以为是，批曰：此奏可嘉之至，深惬朕怀。此事朕时常系念，未得主见，览此奏，方得至中之理。遂交部议奏。〖9〗旋议覆应如所请，遵旨而行。自此州县要缺凡分四等。

二十六日（5月4日）

19 命将“八议”仍行载入律例。

20 是月，雍正帝将康熙时绘制之《地舆全图》分赐各督抚。《地舆全图》即《皇舆图》，凡三十二图，合之可为一图，分之虽一府亦可为一图。纵横约数丈，所载城堡等地名，细若牛毛，各直省以汉字注记，而东北、青海、

西藏以满文注记。

寻岳钟琪、田文镜、高其倬等先后上折奏谢。朱批曰：此图乃圣祖皇父费数十年苦心所成之物，从来未有者，宜珍重收藏之。

四月二十日（5月28日）

21 田从典卒。

田从典（1651—1728），字克五，号峣山，山西阳城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历任御史、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雍正二年（1724），任协办大学士。三年（1725），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本年三月初七日，以老病乞休，有旨褒奖，加太子太师，赐银五千两允其致仕。至是，病故于返乡途中。年七十有八。遗疏闻，诏称其才品优长，老成练达，端方公直，恪慎公谨，遣官往奠。予谥“文端”。

二十一日（5月29日）

22 浙省有潜行放火之犯，乘他人仓惶搬移之际，劫掠打夺，名为“抢火”。又有女盐枭沈氏，住松江府，人称“满洲二姑”，武艺高强，胆力过人，率党羽数百公然贩运私盐，拒捕殴官，通盗诬命，横行江浙。更复挥金如土，结交各处衙门吏役。盐捕弓兵遇之俱请安回避。上年闰三月千总谢章带兵阻截，沈氏统五十余人持械拒敌，拆桥断路，打翻巡船，殴伤水手，致谢章堕河。至是，浙督李卫奏报：已于桐乡拿获放火犯四名，亦已经百计侦探，将沈氏拿获，解浙审理。又称：此案本应具本奏明，然若胪列

历次拒捕情形，则江浙官兵屡败于一妇人，殊于国家大体不便，请将此恶妇即于浙江省会立行杖毙处死。朱批："好！应如是发落。"〖10〗

二十二日（5月30日）

23 雍正二年（1724）曾从山西巡抚诺岷之请，准将晋省耗羡提解存公，以为阖省公费及上司下属养廉之用。至是，以江苏、安徽亦欲行提解耗羡之法，谕曰：提解火耗之举，若行之果善，亦督抚分内之事，不得居功；倘行之不善，实足为伊身家性命之患，无所逃罪。总在伊等自行度量，其愿行者，朕不拒阻，其不愿者，朕亦不强也。

二十九日（6月6日）

24 谕禁妖言左道，略曰：造作妖言如谶纬图记、吉祥祸福之类，皆惑世诬民之大者。陕西习俗相沿，每喜造作妖妄怪诞之言，互相蛊惑。向日允禵处有算命人张恺妄谈祸福；年羹尧处有邹鲁及净一道人；郃阳县有妖道潘凤池倡率翟斌如等传授符术，招集匪类；延信处又有道姑王氏等。数年间妖言左道者接踵败露，此诚人心风俗之大害，不可不正其惑而清其源也。嗣后各宜猛省，惟思纲常伦纪之不可少违，安分守法，共为良民。有仍前造作妖言，意图惑众者，当即严拿治罪，不得稍有怠忽宽纵，以滋人心风俗之害。〖11〗

五月十八日（6月25日）

25 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等条约后，双方又就政治、经济、宗教、边界等

关系之总条约进行磋商。至是，清廷代表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爵四格、兵部侍郎那彦泰与俄罗斯代表萨瓦及格拉祖诺夫等在恰克图正式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分满文、拉丁文、俄文三种文本，共十一款，主要内容为：一、确定《布连斯奇界约》所定之两国边界。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此一地区。二、处理越境人犯。以往不睦事件不再追究，嗣后之逃逸者，双方均不得收留，务须严行查拿，送交各守界之人。三、双方贸易之法。俄国商队三年一至北京，人数二百以内，买卖免税；于恰克图及涅尔琴斯克建立常设贸易集市。四、传教与留学诸事。五、条约互换后，应向边境居民公布。〖12〗

十九日（6月26日）

26 命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在大学士内办事。

二十六日（7月3日）

27 颇罗鼐兵围布达拉宫。先是，西藏扎萨克台吉颇罗鼐以阿尔布巴等杀害康济鼐，又欲侵入后藏，一面发兵断阿尔布巴逃往准噶尔之路，一面率后藏、阿里兵九千人直抵前藏。阿尔布巴等派兵抵抗，但前藏之兵纷纷倒戈。至是，颇罗鼐包围布达拉宫。越明日，众喇嘛将阿尔布巴、隆布奈、札布鼐交出。寻岳钟琪以阿尔布巴虽已就获，而余党尚未悉平，咨吏部尚书查郎阿等从速进兵西藏。事闻，雍正帝命查郎阿率川、陕、滇三处官兵一万五千名进藏。

八月，查郎阿率军抵藏，会同驻藏副都统马喇、学士

僧格，将阿尔布巴、隆布奈、札布鼐等审讯，彼等供谋杀康济鼐是实。遂将阿尔布巴、隆布奈拟凌迟，二人之子及札布鼐拟斩，其妻女兄弟及未成年之子俱发遣。十一月，帝命发库银十万两赏给进藏官兵；又以西藏平定，留川、陕兵各一千名交与驻藏之大臣迈禄、周瑛，副将马纪师，并酌量派出陕西、四川游击、守备、千、把等官，令其驻扎，以备差遣。另由总兵南天祥率兵一千驻扎察木多，其余兵分五队撤回。又以西藏事方平定，恐准噶尔乘间来犯，令将达赖喇嘛移至近边地方，以便照看。乃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请达赖喇嘛自藏起程，移往里塘，于噶达地方建造庙宇，即惠远庙，以为达赖喇嘛居住、诵经之所。随又命重庆总兵官任国荣率兵二千名驻里塘防护。十二月，令颇罗鼐总管前后藏事务，由颇罗鼐保选，为藏民信服之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札尔为噶伦，管理前藏。俟达赖喇嘛迁移完毕，再令颇罗鼐专管后藏。旋封西藏扎萨克台吉颇罗鼐为贝子，后又晋爵贝勒。〖13〗

六月初五日（7月11日）

28 是月，隆科多卒。

隆科多（？—1728），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圣祖孝懿仁皇后弟。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一等侍卫。五十年（1711）擢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京师、宫苑禁卫。五十九年（1720）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帝病笃，召受顾命，口传末命，令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皇帝位。雍正帝御极，命总理事务，袭一等公，任吏部尚书，诏令称

“舅舅”。雍正二年（1724）受命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雍正帝尝称其为“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然权重骄恣，功高震主，三年（1725）解步军统领，谕责其招权纳贿，擅作威福，诸事欺罔，背负朕恩。寻命往阿兰善等处筑城垦地，奉旨与俄罗斯谈判边界事务。五年（1727）以私藏《玉牒》于家，夺爵，召还京。旋以大不敬等罪四十一款，永远禁锢。至是，死于畅春园禁所。〖14〗

29 以大学士蒋廷锡为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

二十日（7月26日）

30 允祉获咎。前宗人府议奏：诚亲王允祉身为亲王，惟利是图。将国家政事置于度外，将伊私事妄行渎奏。因查出勒索苏克济银两，询问之际，愤怒怨望，在皇上前喝责王大臣，毫无臣礼。应革去王爵，禁锢私第。得旨：朕御极以来，允祉举动无礼、妄行渎奏之处不可枚举。朕思现在惟此一兄，事事容忍。昨于诸王大臣前愤怒情况，实属悖逆。但朕兄弟内如此等者几人，故为此种狂妄，必欲令朕将伊等治罪，其心诚不可解。良由朕不能感化所致，亦未可谓皆若辈之罪也。允祉免其褫爵拘禁，著降亲王为郡王，撤去佐领四个，视其改过与否。伊此等悖逆，皆由伊子弘晟所致，法难姑容，著将弘晟拿交宗人府严行锁禁。嗣后一应交与诸王公等会议之处，允祉不必入班。

七月十一日（8月16日）

31 命各督抚赴任时带往之员回京另用。谕曰：向来督抚赴任之时，有奏请将平日所知人员带往以备委用者。朕因督抚事务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属可行，故允所请。近闻督抚带往人员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群相趋奉，指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议论，以为上官之偏袒。其中弊端颇多，流言不少，人心不服。朕思所带之二三人其得力甚为有限，而因此数人阻众人效力之心，则为益少而无益多。督抚果公正精明，善于察吏，则阖属中岂无廉干之员可以相信，何必于带往之一二人是赖，而启众口之疑议乎？且文官与武职不同，文员不应带往。从前督抚等之奏请甚非，朕亦不当允从其请。除督抚到任，因本地要缺奉旨题补，而本地不得其人，将别省旧属题补者不必解任外，其余各省督抚大吏从前所请带往之人，俱著回京请旨另用。

二十日（8月25日）

32 命查办山东未买仓谷案。先是，塞楞额奏报山东省未买仓谷一案，内开兖宁道傅泽洪名下派买谷三十八万余石，济东道牟鋐元名下派买谷一万二千石。帝谓塞楞额庇护牟鋐元，降旨切责，而塞楞额犹含糊覆奏。至是，查明各州县有额解济东道衙门驿站陋规共银二万五十两，内除奏销充公及杂费外，余银一万四千三百余两，俱系牟鋐元入已。帝复责塞楞额袒护属员，命牟鋐元自出己资，将从前派与济东道采买之谷，于本年十月以前照数买补还仓；其每年所得陋规，由岳濬查明，勒限著追，如逾限不完，

即将其照侵欺律治罪，未完银两于寒楞额名下追赔。〖15〗

33 浙江总督兼理两浙盐务事李卫遵旨会议署两江总督范时绎等条奏两淮盐务七条：一、各灶烧盐处，令商人公举干练殷实者，按其场灶酌用数人并设立灶长，巡役查核其盐斤多寡，尽入商垣，以杜灶丁私卖之弊。二、各场大使将入垣盐斤数目，按月册报该御史衙门察核，以杜隐藏偷售之弊。三、凡州县场司俱令设立十家保甲，互相稽查，遇有私贩，据实首明，本犯照例治罪，私盐变价分别赏给，诬者治以反坐之罪。四、两淮所辖隔省案件，恐呼应不灵，请转饬湖广、江西、河南等省各盐驿道应加意督缉，将盐务案件就近审理完结。五、两淮地方辽阔，兼有长江之险，私枭易于盘踞。请令该督抚、提镇、盐政严饬官弁兵役巡查口岸，实力缉拿。六、场员俱系杂职，贤愚不等，请令该督抚甄别场员，堪用者留任，其余应拣发家道殷实之候补候选同知等员，管理场务。七、贫难小民许负盐四十斤，于不销官引地方易米度日，如有私相买卖，并于销引地方出售，及假托肩挑背负运送窝囤，合成大伙私盐等弊，该地方官立即严拿，照律治罪。至是，户部议覆，以上七条俱应如所请。从之。

二十六日（8月31日）

34 严禁收受陋规。先是，雍正帝命学士缪沅前往山东审理参革知县朱成元叩阍一案，缪沅将朱成元馈送巡抚、布按各官规礼印簿查出陈奏，全系朱成元任内二十余年馈上司之陋规，雍正元年（1723）以后仍馈送如故。至是，帝严谕申斥之曰：朕即位以来，严饬官方，禁止私贿。又

恐督抚等官用度不敷，暗中巧取，是以给与养廉之项，俾其公私有赖，俯仰从容，庶永杜苞苴，以为澄清吏治之本。著各省督抚一一严查，地方官于属员之手，接受节礼陋规，断乎不可。

翌日，谕令原任山东巡抚黄炳及按察使余甸、布政使博尔多将任内所受通省陋规据实供出。八月，以黄炳、余甸二人掩饰巧辩，不肯承认，将二人革职，解往山东，交与田文镜、岳濬、缪沅严审定拟具奏。十二月，田文镜等议奏：因于原任内收受属员规礼，黄炳应斩监候，余甸应绞监候。黄炳名下节礼陋规银共十九万九千余两，应行文着落黄炳家属追完；余甸名下节礼陋规银二千一百两应行文原籍着落余甸家属追完。其馈送银两者亦应令查明再议。旋得旨：黄炳依拟应斩，余甸依拟应绞监候，秋后处决。凡下属之馈送，皆由于上司之勒索，不得已而后应付，非出于本心也。若上司不收规礼，则下属自无馈送之事，亦不至陷于罪戾矣。此案内凡馈送陋规礼物及收缴饭食银之各员，事历多年，干连人众，俱开恩免其查究处分，余依议。〖16〗

二十八日（9月2日）

35 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报黄运河工告成。〖17〗

36 是月，黔、滇、广西三省官兵围剿八达寨。八达寨，位于广西西隆州（今广西隆林县），有户五百余，壮丁千人。泗城（今广西凌云县）改流之后，西隆州八达寨土目颜光色、颜光东兄弟拒抗，希图自保。本年四月，广西提

督田竣以其对抗官府，素行不法，派兵二千往剿。攻寨不克，死千总一、兵数十名，被俘三人，伤百余。本月初二日再攻，又失利，死伤七八十人。颜光色等高坐山顶，饮宴欢呼，以刀刺箭穿俘虏为乐。附近各寨纷纷支援，送米送物，供应不绝。田竣又请调云贵官兵赴援，亲往督战。二十日，黔、桂官兵三路进剿。翌日，因桂兵怯敌观望，致黔兵被围，守备李仲文等三十九人阵亡，伤五十八人。有旨责田竣遣弁失宜，临事疏忽，以致极小苗寨，相持日久，不能迅速成功。寻滇、黔、桂会剿八达寨官兵继增至九千七百名，颜光色等不支，请降。不许。八月二十八日，破寨，生擒一百八十余人，杀死者甚多，全寨平毁。至九月十九日，逃入密林之苗民二百余户、五百余人就抚，恳求安插，耕地输粮。时雍正帝于广西左江总兵齐元辅奏折上批曰：向闻广西兵马技艺生疏，废弛不堪，然未料至于如此之甚，即此八达一事，坏尽国家颜面，若非滇黔兵一至奏捷，此愧当须何如也。乃令提督以下官员，悉听鄂尔泰节制调度。〖18〗

【考异】八达寨，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误记其位于广西太平府思陵州（今广西宁明县思陵），以致后人著作多以讹传讹。今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三册，雍正六年（1728）八月二十四日《广西左江总兵齐元辅奏报出师会剿八达寨上目颜光色情形折》与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二日《广西提督田竣奏报审视访察八达山势战守情形并呈舆图折》，均记八达寨属广西泗城府西隆州（今广西隆林县），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所绘亦非常明了。西隆州位于桂西，思陵州

位于桂南，二者相去甚远。

八月初七日（9月10日）

37 湖广桑植、保靖土司改土归流。桑植土司向国栋、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骨肉相残，土民如在水火。湖南巡抚王国栋出兵问罪，将其参革提勘，追缴印篆，令其纳土。至是，谕曰：既有被害男妇纷纷来归，情愿编入版籍以免残虐，今俯顺舆情，改土归流，设官弹压，不得杀戮无辜，如有助恶即行剪除，倘归诚向化，皆从宽释。向国栋、彭御彬应安插何省不令失所，著该督抚酌议。寻议，将彭御彬安置辽阳，将向国栋安置河南。其前属地改为保靖、桑植两县。〖19〗

38 令办大学士事、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初八日（9月11日）

39 命加强对日本之防范。康熙朝开海禁，惟许华商往东洋贸易，不许日商来华。至是，李卫奏称：日本于明时曾为海患，今闻招集中国无赖，习武造船，奸怀叵测。因定例：严禁米谷、军器运售日本；赴日商船，其水手、商人等查明籍贯、年貌，取保限期回籍，返回时点验，人数缺少者严究；严督各镇、协、营整顿枪械，不时巡哨，有通倭勾引穷民之奸商，访实拿究。寻又奏：日本以长崎为与中国贸易港口，筑墙立栅，供中国商人居住，拨兵看守，不许私自出入。华商均须持“倭照”，每照一张值银七八千。每年华商赴日贸易者数十起。彼与中国贸易，为利甚

大，未必自绝于天朝而有异图。旋续报：日本以“倭照”挟制华商，始则要求礼物，继则勒带人货。据赴日商人言：日本访求中国“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有浙江秀才二人在彼处讲习《大清会典》内中国律例。为此，经与江南督抚商议，召集对日贸易之商人等公举殷实老练者八名为商总，责令分省严加稽查。〖20〗

初九日（9月12日）

40 谕诸王大臣勿存满汉形迹，协力办事。略曰：朕待臣下至公至平，从无一毫偏向，于满洲、汉军、汉人，俱视为一体，并无彼此分别。即如杨文乾、迈柱、李卫、田文镜均有人诬奏倾陷，朕均洞烛其狡诈，令罹重谴。夫迈柱，满洲也；李卫，汉人也；田文镜、杨文乾，汉军也。苟能竭忠尽力，则彼挟私倾陷之徒，无论其为满洲、汉军、汉人，皆不得施其狡狯奸谋，则朕之公平而无偏向可知矣。尔等须存同朝共事之公心，不可略有分别畛域之私见，每遇一事，惟秉公持正，齐心并力，据理以办之，勿稍存一满汉形迹于胸中，以致事有参差。国家须满汉协心，文武共济，而后能致治。夫文武不可偏重，而满汉顾可以偏向乎？心无偏向则公，公则未有不和，既公且和，是以百官得其序，万事得其宜，而天下莫不治平矣！

初十日（9月13日）

41 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报：台湾北部有汤完、陈斌等二十三人结“父母会”，歃血拜把。诸罗县有蔡萌等二十一人拜把。查台湾远隔重洋，风习不纯，人情易动，且结盟

以连心，拜把以合党，党众渐多，即谋匪之根，此等之事，惩治当严。拟将汤完、陈斌、蔡荫俱立毙杖下，其余人或问流，或枷责发回原籍。帝批："处断俱属合宜。"〖21〗

十七日（9月20日）

42 署山东巡抚岳濬奏报：东平州（今东平县）人牛见德创空字教，传教收徒，诵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四句咒语。现已捕获徒众五十余人。牛见德在逃。至次年七月，将捕获者分别枷责。牛见德仍未获〖22〗

二十七日（9月30日）

43 谕处山东盐政积弊。缪沅察奏山东盐务积弊，请旨定夺赔补完纳之情由。雍正帝谕曰：自顺治八年（1651）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盐商以旧引护运新盐，重复影射应赔之银四百余万两，历岁已久，难于究问，免其著追。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桑园立关之后，应追银一百零五万两，盐商刘衮等虽承认赔补，并称今明两年分限全完，此不过畏惧刑罚，勉强承认，将来力不能完，仍至归于无着，于国课无益。历来东省之巡抚及巡盐御史等官必有通同作弊之处，应再确询盐商，令其一一供出，有应赔者，派令分赔。其在商者，稍宽其限，则受贿作弊之官员不致脱然事外，而商力亦纾，实有益国课。

二十九日（10月2日）

44 准浙江省于明年照旧乡会考试。

45 是月，四川官兵进剿雷波土司（今四川雷波县）。雷波位于川滇交界处，为彝人等聚居区，所需盐、布仰资内地。然劣绅土棍恣意愚弄，交易不与值，索讨遭毒打，彝人愤懑不平，乃伏路邀截，加以雷波土司杨明义与阿照、阿路、结觉等土司相联结，官府遂以其“朋比狂悖”。本月，四川提督黄廷桂统川、滇、黔三省之兵进剿，声言“除暴安良”。至九月十六日，获杨明义，剿平险要番寨二十余处，斩首五千余级，跳岩堕水死者无数。俘虏千余分赏官兵。旋副将哈元生率滇黔会剿官兵二千名回汛途中，遭数千彝人围攻，千总以下阵亡四十余名。黄廷桂随又分路进剿。十月十三日奏报：进剿以来，斩杀万余，百姓携儿负女匍匐营外求免死者一千余户。雍正帝批：“此番剿抚，原为除暴安良起见，乃系不得已之举。斩杀之惨，实不忍闻。”〖23〗

九月初八日（10 月 10 日）

46 山东钱粮历年积欠，本年（1728）钱粮至今完不足五分。田文镜奏陈其弊，略曰：一由各州县火耗过重，一由州县私派太多。耗羡名虽加一八，实则加二、加二五、加二七八不等。另陋规过多，州县官每年养廉银一千两，各种陋规竟达三四千两。如州县官进见上司门包，巡抚十六两，布按八两，粮道十二两，本府十六两。解钱粮千两，各种使费约三十两。而不肖绅衿从中把持，用一派十，从中分肥，小民饮泣吞声。耗重派繁而民力不支，是以艰于输纳正项。而欲禁州县加耗加派，必先严上司，革陋规。〖24〗

二十二日（10月24日）

47 谕贵州巡抚张广泗加意抚绥古州八万苗人。略曰：从前石礼哈署理贵州巡抚时曾请用兵剿抚古州八万地方，朕谕止之。近闻尔到彼地有抚剿兼行之事，今特遣翰林官二员前往宣谕朕意，加意抚绥，再行化导，切勿徒恃兵力。

二十三日（10月25日）

48 命清查未革陋规。各省督抚有以地方旧有之项不敢入己，奏请归公者，因谕曰：以各省逋赋则蠲至数百万，每年正额，则免至数十万，凡兴作工程，俱支国帑，偶逢旱涝，蠲赈兼施。迩年以来，此等款项多系地方相沿积弊、历年未革之陋规，不取之于民即取之于国者。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说，为此遮饰。因命各督抚悉心确查，若无碍于国、民，可以归公之项，则将原由声明，具折陈奏请旨；其有上窃于国，下取于民者，则应永行裁革，不许借归公之名以遂私心而掩积弊。若有仍蹈旧习者，定严加处分。

二十八日（10月30日）

49 曾静、张熙投书策反岳钟琪反清案发。

曾静，号蒲潭，湖南郴州永兴县人。县学生员，因考试五等，乃闭门读书授徒，著有《知新录》。曾于州城应试时，见浙江吕留良著作中有“夷夏之防”、“井田封建”等议论，深为赞同，乃遣其徒衡州人张熙往浙江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其子吕毅中、其徒严鸿逵及严鸿逵之徒沈在宽。雍正初年，因允禩等朋党势力存在，威胁皇

权，在处置允禩之党时，允禩等属下人有充发广西者，彼等于途中散布流言，事涉雍正帝继位内情。当时有关于岳钟琪之传说，言总督岳钟琪爱百姓，得民心，握兵权，深为朝廷疑忌。曾静闻种种传说，遂遣张熙携书往陕西游说岳钟琪反叛朝廷。曾静将叮咛张熙之言语写于纸上，名为《知几录》。其《上岳钟琪书》中，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谓清为金裔，而岳钟琪为岳飞之后，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兴兵，同谋举事，为宋、明复仇。书中指斥清朝统治为“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是月二十六日，张熙化名张倬，投书岳钟琪。岳钟琪会同巡抚西琳、按察使硕色等讯其师姓名，张熙宁死不吐真情。至是，岳钟琪奏闻。是月三十日、十月初二日，岳钟琪又连续奏报：经虚与设誓，伪为激切之言，张熙方将其师姓名、居址及平素与伊师往来交好、诋毁朝廷之人一一吐出。据称其师曾静，并刘之珩、严赓臣（严鸿逵）俱有本领，韬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之为，何愁大事不济。又言：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到其家，见所著《吕子文集》等书。雍正帝得报，命各省按张熙供出之人名单，密行缉捕。

十月，雍正帝将岳钟琪奏张熙所开名单抄寄浙江总督李卫等，命缉捕有关人员并查抄书籍。十一月，李卫遵旨将吕留良第九子吕毅中、第四子吕黄中、孙吕懿历及严赓臣、沈在宽等密捕，《吕子文集》等书亦均查获。奏称：各犯不待加刑直皆供吐，惟坚称不知谋逆之事，因案关重

大，川陕总督岳钟琪前折有将张熙解京之语，若不留活口对质，无以穷究根源。臣内虽愤激，外作从容，使其亲族不至逃避，随将五犯及书籍等项委员严押，于十一月初六日起程解部，其余大小家口，查明分别监禁看守，候旨提拿。又奏，十一月十七日接到钦颁黄匣，启视内奉密谕并抄发逆贼伪书，目不忍视，口不敢念，惊骇如痴，莫知所措，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恶逆悖乱之人，臣受恩深重，不胜切齿痛心，愤恨入骨，即愚夫愚妇稍有人心者，亦断无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况蒙皇上将如此悖逆之字发与臣看，又开诚谕知臣子职分，更当何如。仰求皇上顺养天和，勿致上扰圣怀。奉朱批：此等事，朕谈笑而理之，“无故加之不怒”一句，朕生平能之。若言此等事能令烦朕之心，则汝不知汝君之人矣。湖南已将各要犯俱已擄获，可笑之极，并无羽党，亦无相聚匪类，只此数取死之狂悖书生，亦属奇异，事情明白结案后，自另有通谕。

十二月，湖广总督迈柱奏报：是月初四日，钦差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永兴县渤潭地方，拿获匪犯曾静，衣内写有渤潭得道先生字样。并已先后在湖南衡州安仁县拿获张新华、张昭、张勘，在永州宁远县拿获刘之衍、陈立安之子陈达，在华容县拿获谯中翼并子谯大谷、在安乡拿获陈立安，一应人犯，俱已解赴长沙。事闻，雍正帝遂遣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赴楚，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于长沙会审曾静。曾静供：“当日遣张熙前去，实系独得之秘，毅然而行，既非他人所能参赞，亦不屑与闻于人。且自以为成固有利，止亦无害，故《知几录》内谆嘱张熙，一路访问，如所传与在家所闻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

不可轻举。原非预有邀约，谋定后行，实无同党，有书可证。”又供：谯中翼、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毛仪等皆系背地推崇，并未谋面。雍正帝随命各省将本案有关人犯解京审理。旋岳钟琪奏报遣人追缉由商州先回湖南张熙之弟张勘未获，朱批：“大奇事，张勘到家之次日已被钦差遣役拿获，凡张熙开列名单所有之人一名未曾漏脱，俱就擒矣，谕卿知之。”岳钟琪又奏：钦差侍郎杭奕禄等会同湖南抚臣王国栋咨提逆犯张熙质审，并提曾向浙江吕晚村家买过书籍之案犯毛仪，移咨到臣，随即密令署长安县事县丞李元将毛仪实在住址下落仍用好言探问张熙，李元回称，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住在磻溪地方，前路过曾到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务农的庄稼汉。臣即遣把总王大谟星夜会同宝鸡县知县杜蕡生赴磻溪地方密查访拿，如毛仪现在，即行密拿到省，连张熙一并解楚，倘毛仪如果已故，即将张熙先行解楚，仍一面密拿毛仪之子并搜其书籍。朱批：“杭奕禄等已将逆情审明奏闻，朕有旨命将逆类解京矣。若张熙尚未起解，不必解楚，竟送京交部，沿途宽其束缚，毋令受苦，切嘱押解人员加意照看。”至是，与曾静投书策反案有关之人均已抓获，陆续解京。〖25〗

二十九日（10月31日）

50 命田文镜、迈柱兼理钱粮事宜。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报，东省仓库钱粮俱有亏空，且多挪新掩旧等弊，历任抚臣不及查参，皆该管之知府、知州为之通同徇情。请嗣后东省知府、直隶知州离任时，将所辖钱粮照豫省交代之例，

限三个月令接任官查明出结，如有亏空，即着落前任知府知州官均平分赔，倘接任官徇情出结，即着落出结之官分赔。再府州亦有仓库，系该管道员盘查，嗣后凡道员升迁离任者，亦请照此例交代清查。得旨：东省吏治废弛，仓库钱粮尚有亏空，且多挪新掩旧及仍收受陋规、加增火耗、科派等弊，是以特命田文镜为河东总督，整理清查，扫除痼习，巡抚、布政使当尽心竭力协同赞助。田文镜练达老成，经理豫省钱粮已有成效。则东省钱粮于积弊丛生之后，应悉听田文镜主张办理，其所奏俱著依照施行。迈柱于江西办理钱粮甚为妥协，今湖北、湖南钱粮亦有不清者，着迈柱与巡抚一同办理。凡各省钱粮，总督旧无兼办之责，今令田文镜、迈柱兼理者，乃因人而施，后不为例。

十月初二日（11月3日）

51 定洋船出海例。福建总督高其倬遵旨议奏：洋船出入海口，必按期限，方易稽查。嗣后每年出口船只，应令四月内造报，入口船只于九月内造报。如入口之船有番帐未清不便即回者，准俟来年六七月间回港。有遭风飘泊他省者，准取具该地方官印结带回。有舟行被溺无凭查据者，饬取飘回余人或邻船客商等确供详核。故意迟延并徇私捏报，即行分别究处。每船酌带米石，往暹罗者，大船三百石，中船二百石；往噶喇巴，大船二百五十石，中船二百石；往吕宋等处，大船二百石，中船一百石；往㖞仔等处，中船一百石。如有偷漏，以接济外洋例论罪。下部议行。

初四日（11月5日）

52 陕西粮盐道杜滨密奏陕西情形，略曰：陕西盗贼甚多。本年正、四、五、六、七、八、九各月，岐山县署、泾阳县署、汉中府署、凤翔府守备署、沔县县署、潼关抚民厅署、朝邑县署相继被盗，其中泾阳县知县带伤逃走，新任西安知府于赴任途中被盗。另，知县胡增瑛报销侵冒银四千两，巡抚、布政使庇护。潼关同知菩萨保额外加倍收税，侵匿税银四五千两。巡抚西琳器局褊浅，动作乖张，不达政务，专好小利。雍正帝裁去具奏人姓名，将此奏折批与西琳，曰：有人如此在朕前奏汝。汝扪心自问，何颜立于天地间也！满洲大臣官员之不廉，无耻见小之恶风，再不能改革，朕实不解。满洲颜面为汝等数畜类不如、良心丧尽之人坏尽矣！〖26〗

53 岳钟琪奏明年进征准噶尔军需准备情形。朱批：明岁进取准噶尔似觉忙促，后年一鼓而进更觉从容。卿与傅尔丹年命庚戌，更利于己酉，其熟筹以闻。〖27〗

初六日（11月7日）

54 先是，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奏言：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参用满洲不宜专用汉人。至是，帝严旨驳回，略曰：此奏甚为荒谬！从来为治之道，必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若因满汉，存分别彼此之见，则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岂可以为治乎？天之生人，满汉一理，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洲为汉人也。满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贪赃坏法、罔上行私之辈，岂可因其为满洲而用之乎？且满洲人数本少，

今只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尚觉足以办理，若如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补用，则人数甚为不敷。朕屡谕在廷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在满洲当礼重汉人，勿有意以相轻；在汉人当亲爱满洲，勿有意以相远，存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聪明颇众，非惟不必强同，亦且可相济而为理者也。各省府州县亦然。惟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之际，必期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总无分别满汉之见，惟知天下为公。

初十日（11月11日）

55 以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寻鄂尔泰具奏谢恩，并言：广西吏治因循，营伍废弛，实由来已久。若狃于姑息，固足以养奸，倘过于严切，又或致偾事。臣务当凛体圣训，一切从缓料理，与粤西抚提二臣和衷同商，心存整顿。至于振作调剂，固须立法，尤重得人。在广西官吏自无不可用，但臣之居心行事及如何料理之处，粤员未即深知；若一有揣摩观望，更于事无济。请将云南按察司元展成调补广西，将广西按察司长安调补云南。在元展成，臣可以得指臂之用；在长安，臣亦可为引导之资。一转移间，似两有裨益。帝批：元展成光景是一大人物，人人言好。二人互调，甚合朕意。三省官员，卿可酌量人地相宜者，只管一面调用署理，一面请旨。命广西巡抚金鉷于今冬赴贵州，将广西一应事宜与鄂尔泰面议经理。〖28〗

十三日（11月14日）

56 初，因西边用兵多年，领兵承办各员浮冒侵欺、勒索诈骗，及至败露，应追银两共计六百余万。至是，雍正帝谕曰：若按律治罪，则应置重典者甚多，朕无奈开恩暂宽治罪，令定限著追，实法外之仁也。但念伊等领兵之员弁在外间效力多年，从前所得想已花费，力不能完，自然应置之于法，朕心有所不忍，著动支内府库银两九十四万余两代满、汉、蒙古官兵拖欠银两者清还应追之项。将来再有犯者，必难幸免。

十四日（11月15日）

57 本年三月间，湖南巡抚王国栋折奏：下峒土司向鼎晟具呈愿效永顺土司之例，改土为流。有旨驳回，略曰：湖广土司甚多，各司其地，供职输将，与流官无异。其不守法度者，督抚题参议处，改土归流，以安地方。若能循公守法，抚绥其民，与州县之循良相同，何必改土归流，使失其世业？前勉从永顺土司之所请，实因伊有不得已之情，加以特恩。下峒土司之呈牒，当不必准。王国栋又奏称向鼎晟恳请改土为流甚为诚切，而现今土民又有控告土司之案。帝以土民必无敢控告土司之事，此皆由于汉奸之唆使，各处土司因他处已改流，不得已而仿效呈请，是以皆不予准。

十六日（11月17日）

58 谕免诸王管理旗下事务，仍令闲居。略言：向因宗室诸王等闲居无职掌之事，朕意望其学习事务，增长才识，

是以谕令数人管理旗下之事。今观办旗下事之诸王与该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则与诸王无益，亦耽误公事。况诸王办事有错，从宽则有关国法，照例处分心又不忍，不若仍令闲居以善全之。康亲王崇安、顺承郡王锡保、信郡王德昭俱不必办理旗下事，公爵塞尔臣、伊尔登所管都统事务亦著革退。此内王公等所有职掌，除宗人府外，其余兼管之处俱著停止。

十一月初三日（12月3日）

59 再禁各省督抚除土产方物外进献古玩等物。谕称：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诚至敬，然则督抚等尊君亲上之心，岂仅在区区进献之丰美乎？倘能永矢丹诚，为地方安民察吏，荐举廉干，为国家供职分忧，其可宝可贵岂不远胜于连城之璧乎？〖29〗

初六日（12月6日）

60 广东碣石总兵官苏明良奏请严禁贩卖鸦片，略言：鸦片一项产自外洋，近来闽广洋商以药材为名，兴贩获利，惟闽省厦门、台湾最盛。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将鸦片泡制成膏，拌入烟内，做成鸦片烟，私设馆舍，夜聚晓散，以淫荡人之心志。少年子弟堕其术中，或服吸日久而轻生，或家业销尽而为盗，种种贻害，实非浅鲜。地方官虽有禁止，不过代兵役开需索之端。欲除此害，必绝其源，嗣后如有兴贩鸦片及私开鸦片馆者，或被拿获，或被首告，即将洋商、船户、铺家、地保、邻佑人等概行从重治罪，并严加处分漫无觉察之地方官，庶民命拯而盗源

息矣。帝批："前为鸦片烟一事，业经有谕颁发，此奏系应行者，著部详议施行。"经议，通行各直省严禁。

至明年（1729）七月，福建巡抚刘世明奏称：外洋制造鸦片一种，最能淫荡人心，贻患不浅。据漳州府知府李治国称，鸦片毒烟甚为流害，现奉严禁，恐奸徒私藏偷卖，卑府莅任随刊刻示禁并饬所属照式举行。但欲塞其流当清其源，欲求永无服食之辈，必先跟究贩卖之人，密差文韬访查。〖30〗

【考异】 关于清廷首次严禁鸦片之时间，《清会典事例》、《清朝续文献通考》以及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诸书均作雍正七年（1729）；而李圭《鸦片事略》作雍正中。今据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初六日《广东竭石总兵苏明良奏陈失察海盗出口入口之武弁处分宜重等四条管见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三册），"请严禁鸦片烟款"旁雍正帝夹行朱批可知，雍正帝在苏明良上《四条管见折》之前"为鸦片烟一事，业经有谕颁发"。也就是说，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之前，雍正帝已经表明他对鸦片烟的态度与苏明良此奏所言相同，并已发布了予以严禁的命令，明确指出严禁鸦片烟已系应行者，由是而敕部详议施行。虽然因为史料不足征，目前我们尚未能发现雍正帝在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前业经颁发的禁烟谕旨，但从苏明良的管见折和雍正帝的朱批就足以证明在雍正七年（1729）之前清政府已颁布了禁烟令，是故至迟应以雍正六年（1728）为清廷首次禁烟的时间。

十一日（12月11日）

61 雍正帝颁布长篇谕旨，驳斥曾静诬谤之词并追查捏造流言之奸徒。略曰：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响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播告，则螭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

此谕中，帝就张熙投送岳钟琪书中所列诸诬谤之词，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各条，逐一驳斥、辩解。

于谋父辩曰：朕即皇帝位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禩、贝子允禟俱在寝宫外侍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郡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外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

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于屠弟辩曰：阿其那、塞思黑若在，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允禵、允禩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预定，而目前则二人尚在。阿其那、塞思黑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使朕未遂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之素志，此朕之大不幸。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只此一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辩亦不受也。

于贪财辩曰：屡年来，朕蠲免各省旧欠钱粮几及千万两，并减免额赋，赈恤旱涝，增加灾伤蠲免分数，兴修黄运河工、堤工，建造工程，备办军需等，均动支帑项，不使扰民，毫无吝惜，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至于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之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虽曲宥其死，然若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赃私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乂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至于属员亏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以此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乌知政治之大乎？。

于好杀辩曰：朕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朕治天下原不肯以

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纤毫屈枉之情。

又于酗酒、好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辩曰：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情性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逆贼即以此三人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朕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

雍正帝以为以上诸条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有深仇积恨之人所捏造。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既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伊等之奴仆、太监，平日相助为虐，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散布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

又就“逆书”中所谓“中原陆沉，夷狄乘虚而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言论，谕及华夷之辨，略曰：我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而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我国家肇基东土，保乂万邦，百

年于兹。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诬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时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人为岛夷，南人指北人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明朝自嘉靖以来，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超越明代，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之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至我朝人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分又言：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如此之众者。明太祖本元朝之子民，我朝于明朝则为邻国。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我朝统一方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我朝之有造于

中国者，大矣至矣！吕留良等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愤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31〗

十五日（12月15日）

62 署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请按江西、浙江等省例，将全省匠价银匀入地丁项下征收。粤省应征地丁钱粮一百二十八万八千九百三十七两，现有额编匠役九千零十二名，每名每年应征匠价银四钱五分余，共征银四千零八十七两。将匠价匀入，每两钱粮增银不及四厘。〖32〗

十八日（12月18日）

63 初，湖广永顺土司彭肇槐情愿改土为流，经辰沅道王柔奏请，授彭肇槐苗疆参将，即于新设流官处补用。旋又奏称，彭肇槐才具平庸，不宜复任苗疆参将，不若移于内地，隶督抚提镇之下，暂为补用。至是，雍正帝谕曰：王柔所奏，前后不同，著湖广总督迈柱、巡抚王国栋合同

王柔将朕意明白宣示彭肇槐，询问其是否愿仍旧复其土官，为国家输诚效力；倘若必欲改土为流，则问其自度才力可居何等武职；或其愿回江西祖籍闲居。商酌妥议具奏。寻议覆：彭肇槐以参将归江西原籍，并赐以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产安居。改永顺司为府，附郭为永顺县，分永顺白岩洞地为龙山县。次年，彭肇槐回江西吉安，赐玺书世袭云骑尉，初任饶州参将，后改归德，进参将镇守江南各营。乾隆十三年（1748）告归。〖33〗

二十二日（12月22日）

64 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日本情形暨粤洋海防事宜，略曰：据四五年前往日本国贸易人称，中国商船与各夷贸易船只，凡到日本，俱另设一所居住，不得外出。伊国内人船亦禁出本国境界，以防漏信。各外夷人船俱可前往该国，惟与西洋天主教极仇，不通贸易。商船所泊之长崎港口有东西炮台两座，又设有管生理番官，一年一换。其国敬礼僧人，现有几个学问好的大和尚乃是中国人。查广东御东洋者在南澳为要冲，防西南洋者在琼州为要冲，各巡本管洋面，而潮、惠、广、肇、高、雷、廉等府地方分为东中西三路，由镇将轮流巡哨，其法仿自筹海图编所载。臣遵奉谕旨于沿海营伍复再加整顿，是以内地既有防守又有哨巡，外藩断难窥伺。又于中路之老万山设立烟墩瞭守，设船六只，兵丁九十名。并添置水师火器火药备用。是以只要不时查察，严加整饬，粤东虽多番舶贸易，而防范周密，海疆自可宁谧。〖34〗

65 以向来州县交盘，钱粮仓谷俱以两月为限，额数繁多之处未免太迫，议以凡仓谷五万石以上者，准其展限一个月；其十万石以上者，展限两个月；十五万两以上者，展限三个月，著为定例。

二十八日（12月28日）

66 命各省重修《通志》，限二三年纂成。

十二月十四日（1729年1月13日）

67 岳钟琪奏报征准噶尔部西路军务准备事宜：应派总统官兵大臣一员分领提督一员，总兵四员，总计武官二百九十二员，文官三十二员，骑兵一万三千名，步兵一万三千五百名，跟役余丁七千九十四名。需马四万二千余匹，运粮骆驼五万一千余头，战车三千辆，战车骡六千头。备二十个月口粮，除六个月用羊六十万只外，应备七个月用粟米五万八千五百余石，七个月用炒面七百零五万四千七百余斤。各项军需，除采买驼、马外，估计需银二百三十六万两。前已拨银二百五十万两，请再拨二百五十万两备用。〖35〗

十六日（1月15日）

68 议设驻防山东八旗兵。先是，雍正帝以山东登莱二府皆属边海地方，似应照天津之例，设立满洲水师营兵以资防汛巡哨，命和硕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等密议具奏。怡亲王等复又请旨命田文镜详议山东沿海地方何处应设立满洲水师及胶州应否设立陆路满洲驻防，然后密奏请旨钦定。至是，田文镜覆奏：山东青州府为适中要地，内联陆

路各营，外与沿海营汛呼吸相通，设立满洲驻防兵，可以资弹压而重保障。府地城外，有废东阳古城址，建城署、营房，可驻兵数千 。议政大臣议如所请，在青州城外建造新城后，自京派拨满洲兵二千，永远驻防。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管辖，并设协领四员、佐领十六员、防御十六员、骁骑校十六员，再添设理事同知一员、随印笔帖式二员，铸给印信关防，其俸禄粮饷等项，俱照各省驻防之例支给。从之。

二十日（1月19日）

69《大清律集解附例》告成。

二十一日（1月20日）

70 命清查江苏、江南积欠钱粮。以苏州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雍正四年（1726），未完地丁钱粮积至八百一十三万八千余两，其中积欠钱粮惟苏、松、常三府及太仓一州为数最多，户部请特命大臣会同署巡抚尹继善总理，再于京员及江南州县官内明于计算、善于清盘钱粮之人保题分派发往各府州县清查，限以二年内查清。得旨：江南钱粮积欠为数甚多，总理务在得人，分查亦须专责。著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前往，会同署巡抚尹继善、巡察御史伊拉齐、布政使赵向奎总理其事。雍正帝亲自简任分查各府大员，选候补州县官四十余员前往协查。并以此番清查积欠，头绪甚繁，文移往来皆关钱粮数目，著给印信，以便稽查。

翌年正月，于分查各府原钦派五员外，再派四员，协

查各州县派四十九员。总理大臣每年各给养廉银三千两，分查大员各给一千两，协查各员各给四百两。派往人员如有不能胜任者，即行咨回吏部请旨；有怠玩瞻顾徇情营私者，即行参题，从重治罪；有才猷练达，堪任繁剧者，亦即题补。

七年二月，钦差浙江清查钱粮之大臣性桂折奏：浙省雍正二年（1724）以前未完旧欠钱粮带征，每年应完银十五万两有零。雍正五六年应完项，已于本年如数完纳，又雍正三年（1725）至雍正五年（1727）未完之钱粮七十七万余两，于雍正六年（1728）之内已完四十余万两，其余在奏销以前大约可以全完。民情感戴国恩，踊跃输纳正赋。帝览奏，颁旨命将浙省雍正七年（1729）额征地丁屯饷钱粮蠲免十分之二，共计六十万两。〖36〗

71 是月，湖广总督迈柱、湖南巡抚王国栋奏养廉银事宜，略曰：湖南钱粮耗羡加一，共十一万七千九百余两，除三分公用银三万五千三百余两，加商税盈余、盐规、芦课等九千余两，实际用于养廉银者共九万二千二百余两。分给布政使九千两，按察使七千两，粮驿道四千两，衡永、岳常、辰沅三道各一千七百两，各府、州二千五百两、一千九百两、一千七百两、一千三百两不等，各州县一千二百两、九百两、六百两不等。

72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六十六万九百八十，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八十六万七百一十，田地等八百六十五万二千五百三十六顷二十亩。征银二千九百四十九万九

千九百十六两，户部库存银五千八百二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两，米豆麦五百零四万一千二百七十九石，草五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七十七束。茶三十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五引，行盐五百一十二万二千四百十二引，征课银三百八十七万六千一百两，铸钱七万四千六百三十万四千。

〖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410页。

〖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六五；《上谕内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678—680页；《清史列传》卷一八。

〖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426页。

〖4〗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432—433；十二册703—704页；《上谕内阁》。

〖5〗《清史编年》四卷312页。

〖6〗《清史编年》四卷311页。

〖7〗《清史编年》四卷316—317页；《上谕旗务议复》。

〖8〗《清史编年》四卷318页；《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十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二册872—873页。

〖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951—952页。

〖10〗《清史编年》四卷322—323页。

〖11〗参见：《清史编年》四卷324—325页；《雍正朝起居注册》三册1961—1962页。

〖12〗《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册下编；《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七五；《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十二册 874—876 页。

〔14〕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册九卷，《隆科多》；《清史列传》卷十三《隆科多传》；《清史稿》卷二九五《隆科多传》；《清代名人传略》上册 749—753 页。

〔15〕《雍正朝起居注册》三册2140—2141页。

〔16〕《雍正朝起居注册》三册 2509 页。

〔17〕《朱批谕旨》。

〔18〕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二册 273—274、521—522 页；《清世宗实录》卷七四；蒋良骐《东华录》卷二九。

〔1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七二；《清史稿·土司》；《保靖志稿辑要》；《桑植县志》。

〔20〕引自《清史编年》四卷 339—340 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三册 148—150、683—684 页；《朱批谕旨》；《通商始末记》四。

〔21〕《清史编年》四卷 340 页。

〔22〕《清史编年》四卷 341 页。

〔23〕《清史编年》四卷 342—343 页。

〔24〕《清史编年》四卷 343—344 页。

〔25〕参见：《清史编年》四卷345—347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22、132—133、145、225—226页；《清代文字狱档》九辑；《吕留良年谱》。

〔26〕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二册 605—608 页；《朱批谕旨》。

〔2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三册 614—616 页。

〔2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 147—148 页。

〔29〕《雍正朝起居注册》三册 2376 页。

〖3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三册848—852页；十五册901页。

〖31〗《雍正朝起居注册》三册2391—2413页；《清史资料》四辑《大义觉迷录》。

〖32〗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三册943—944页；《清史编年》四卷355页。

〖33〗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三册2424—2425页；《清史稿》；《永顺府志》；《彭氏宗谱》；《吉安府志》。

〖3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32—34页。

〖3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203—215页。

〖36〗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七六；《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2560—2561页。

清通鉴　卷八六

雍正七年　己酉　公元1729年

正月初一日（1月29日）

1 雍正帝至中和殿，与文武百官共贺元旦。礼毕，至太和殿，接受诸王、贝勒、蒙古王公及朝鲜等国使臣进表行庆贺礼。谕蒙古王等曰：从前所定外藩蒙古王等之俸禄比于内地王公较少者，必非以内外之故。今天下太平，连年丰收，国家钱粮饶裕，蒙古王以下、扎萨克头等台吉以上之俸禄，概行增加一倍。平常头等台吉等从前俱无俸禄，今特行加恩，著照扎萨克头等台吉等所食白金之俸赏给。〖1〗

初五日（2月2日）

2 改台湾官员任期。向例台湾文职务官员三年任满后加衔再留三年，以使谙练之人久于其任。至是，闽浙总督高其倬以台员往来渡海候缺交盘之期，或一二年不等，连同任期需八九年，请以四年为期。雍正帝谕曰：台湾文员

以到任为始，满一年时，由福建督抚选闽省官员乘冬月北风时前往，新旧协同办事。新员于半年内熟悉地方情形，并给与俸银及养廉银，旧员乘夏月南风时回内地补用。如此，则台员易于得人，且各员在台时间不过两年。翌年（1730）十月，以一年为期太近，又改为到任二年，再选员赴台协办，仍于半年后调回，在台时间共三年。寻以驻台湾兵丁远涉海洋，所得饷银又复扣除以养家口，恐本身用度或有不敷，旋又谕曰：驻台兵丁，每年赏银四万两，为养赡内地家口之用，均匀分派，按期发给。俾兵丁本身食用既得宽舒，而父母妻子之在内地者又得养赡。〖2〗

初六日（2月3日）

3 上年十月二十九日万寿节，云南省城及三府一州四县呈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绚烂异常，历时二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称，诚属从来未有之嘉瑞。至是，朱批："此嘉祥实系卿忠诚所感而献于朕寿日者，正表卿爱戴之心也。天理二字朕实见得透，信得及，上天以卿如此不世出之良臣赐朕，此朕之真祥瑞也"。旋诸王大臣上表奏贺并请宣付史馆。旋得旨：朕治天下，以实心实政为务，不言祥瑞，今鄂尔泰援引典籍，以庆云为朕孝之感，愈增朕心之敬畏，鄂尔泰公忠体国，实为不世出之名臣，愿内外大小臣工均以鄂尔泰为法。特允宣付史馆。嗣后各省奏报"庆云"及其他"祥瑞"不绝于耳。〖3〗

初八日（2月5日）

4 以粮船过淮安及抵通州之时，需索陋规甚多，甚为漕

政之弊，于淮安、通州各派御史二员，专司稽查。旗丁夹带私盐及违禁之物者，亦著该御史稽查。至五月，著运丁于旧例可携带六十石之物外，加增四十石，准每船携带一百石。永著为例。

十三日（2月10日）

5 岳钟琪奏：进兵准噶尔后，该部如有人逃亡俄国，应整兵勒献，以重天威。经怡亲王等议，俄国素称恭顺，不忍趋兵临境，应于进兵之先降旨宣谕，逃往之宰桑等头目令其交出，其余听其招留。〖4〗

十八日（2月15日）

6 授陈元龙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尹泰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5〗

7 是月，行医卖药者许英贤在湖南被逮治。许乃江西建昌人，以张天师之叔张易珍之名义在辰沅靖道行医，道员王柔以其形迹可疑，将许等一行人逮治。先后牵连者数十人。该案虽牵涉数十人，且以许英贤等无不轨之事审结，然帝仍嘉许王柔，朱批称此案“似属荒唐，然遇此等事，宁防不虞，不可大意玩忽也。汝此赤心为国家留意之忠诚，朕甚喜之。事便属虚，汝有何过？”旋以王柔“实心任事”，命将其养廉银增至五千两，加按察使衔。〖6〗

二月初一日（2月28日）

8 责科道等官怠玩。谕曰：朕前令尔等轮奏密折，大有深意，因崔致远等妄行渎奏，故将密折停止。科道职司

言路，凡有关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之事，尔等俱当据实奏闻。明季吏治之坏，多由科道巡按结党营私、紊乱是非之所致。朕励精图治，用心天下政治，耳目甚广，虽不恃尔等，但尔等身居言路，自当各顾体面，尽其职守。

初六日（3月5日）

9 齐苏勒卒。

齐苏勒（？—1729），纳喇氏，字笃之，满洲正白旗人。初官钦天监博士，寻以内务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1703）随圣祖南巡，奉命修治黄河，如期竣事，迁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务。六十一年（1722），任山东按察使，兼理运河事。雍正元年（1723）任河道总督，殚心竭力，奉职勤劳。至是病故，谥“勤恪”。谕称其实能为国宣劳，有功民社，命尹继善等就近择地，建立祠宇，春秋致祭。

初七日（3月6日）

10 从礼部右侍郎蔡世远之请，设福建观风整俗使一员。旋以内阁学士刘师恕任之。二十日设湖南观风整俗使一员，以佥都御史李徽任之。

十九日（3月18日）

11 设巡农御史。谕曰：农事为国家首务，督率贵有专司。今设巡农御史一员，令其巡行郡邑，劝助农人，乘时力作。先行于直隶，每年特差御史一员，于二月田功初起之时，巡历州县，查察农民之勤惰，地亩之修废，以定州县之考成。其有因循推诿，以致荒废农田者，即行参处。

九十月间稼穑纳场之后，回京复旨。明年二月照例另派一员前往。

二十日（3月19日）

12 定银钱比价。谕曰：钱为国宝，固贵流通以利民，然必权衡轻重，使得其平，方能便民用而无囤积私销之弊。近闻马兰峪地方，每银一两，换大制钱一千零二十余文，奉天、直隶数省亦然。钱贱伤民，奸弊从此而生，著户部行文各省督抚转饬各地，嗣后每银一两，只许换制钱一千文，使民用便利，制钱流通，以为经久平准之定则。

二十三日（3月22日）

13 以各省关口于部颁号簿外，另设私簿征税，报部时始将部颁号簿匀派填造，簿内数目与商船过税串票毫不相符，弊端丛生，命嗣后各关据实填写部颁号簿，如无船只过税之日，亦即注明。

二十四日（3月23日）

14 先是，朝鲜国王奏报贼党谋逆，旋即败露，遣兵捕缉，丑类全获，已正典刑。至是以使臣回国，命于常赐外，加赐其国王妆缎等四十匹，内府书籍四种。并颁帑银一万两交与朝鲜国王分赏发奸捕贼有功官员兵丁〖7〗。

15 是月，谕准江南侵蚀钱粮之官吏人等自行出首。略曰：江南苏、松等处钱粮，历年积欠至二千六百余万两之多，已将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前未完者，概行豁免；五十一年（1712）以后应征之项，又复宽限，分为十年至

十五年带征。乃数年来仍不能依限全完，其中民欠固多，官员侵渔及吏胥土棍中饱者亦复不少，是以遣员确查详核。但念钱粮为数繁多，而积弊历年已久，侵蚀之官吏人等甚众，其中情节亦有不同。今彻底清查则水落石出，从前玩法隐捏之案，势必尽行败露，均有难逃之重罪。是以特降谕旨：凡侵蚀钱粮之官吏人等，准其自行出首，有能据实自首、毫无隐匿者，从宽免其治罪，其所欠钱粮仍照从前带征之限，分年交纳。若官吏本身已故，其妻子嫡属等，自必知悉情由，亦令自首免罪，一体宽限带征。倘怙恶营私，执迷不悟，不行自首或首而不实，则照律科断。所有侵蚀之项，于一年限内监禁严追，如逾限不完，即依拟治罪。

三月初一日（3月29日）

16 署山东巡抚岳濬奏报各官养廉银：山东省自抚司至州县俱经前抚陈士倌议给养廉银，但定数多寡未得协宜，佐贰各官均未议及。现经比照豫省增减，酌议巡抚二万两，布政使、按察使一万两，学政四千两，粮道七千五百两，济东道六千五百两，兖宁道、登莱青道及济南府各四千两，兖州等府各三千两，六直隶州各一千八百两，祥符县二千两，其余大州县四十一各一千四百两，中州县四十二各一千二百两，小县十四各一千两，同知八百两，通判六百两，以下各官吏及守备、千总亦各给养廉不等。每年总计银二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两，俱请于耗羡项下支给。奉朱批："甚属妥协，但较豫省不觉多些否？"〖8〗

17 从监察御史姚之骐奏请，嗣后各省凡有揭帖，必随

本章同发，封套注明月日，申送通政司，通政司于送本次日，始令提塘分送各衙门。

初四日（4月1日）

18 谕富户曰：绅衿士庶中之家道殷实者，实居五福之一，而为国家之所爱养保护之人，则本身安可不思孳孳为善，以永保其身家。保家之道，若奢侈糜费，固非所以善守；而悭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富户如以悭吝刻薄为心，朘削侵牟，与小民争利，在太平盛世，年谷顺成之时，固可相安，一遇歉荒，贫民肆行抢夺，先众人而受害者，皆为富不仁之家也。富家被害之后，官法又将抢夺之贫民置之重典，是富户以敛财而倾其家，贫民以贪利而丧其命，岂非两失之道，大可悯恻者乎？各富户等平日当以体恤贫民为念，遇歉收或青黄不接时，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如此则富户济贫民之急，贫民感富户之情，居常能缓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既忘，亲睦之心必笃，岂非富户保家之善道乎？从来家国一理，若富户能自保其身家，贫民知共卫夫富户，一乡如此则一乡永靖，一邑如此则一邑长宁，是富户之自保其家，犹富户之宣力于国也。夫天下富者一而贫者百，以一人之有余欲济众人之不足，贫者未必便能成立，而富户无辜已受摧残矣，朕知其不可行也。然为富者当知己之得于天者甚厚，常存济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之事，则人人感其德意即可消患于未萌。况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种福果于天地之间，子孙必常享丰厚，岂不美欤？

初六日（4月3日）

19 湖北始摊丁入亩。湖广总督迈柱疏言：丁银田赋，同属正供，但穷民有寸土全无而受丁银之累者，富户有田连阡陌而丁银与穷户相同者，苦乐不均。请自雍正七年（1729）起，通省丁银派入田粮征收。下部议行。

初七日（4月4日）

20 从四川巡抚宪德疏言，命嗣后各省入川之流民，停止造册咨查原籍，凡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安插；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入保甲外，所有游民俱令回原籍。

又以贫寒士子与顽富劣衿当加区别，令督抚详议追比钱粮钱之法，略曰：士子读书明理，为庶民坊表，若昧于急公奉法之义，抗粮逋赋，是导民为非，不止亏缺国课而已。今见内外大小臣工，为此条奏者甚多，经礼部定议，按限追比，逾限不完，详请褫革严追。朕思士子一经笞杖，则难洗终身之辱，一经褫革，则永无上进之阶。诸生纵不自惜其身名，朕则深为诸生悯惜也。闻各处催征之例不同，有责比催粮之差役者，有扑责欠粮之本身者，现年钱粮，每至十月不完，方将粮户惩责，是五月未曾完半，虽在百姓，未必便行鞭扑，而乃以此遽施于士子乎？况生监之中，贫富不等，富户故意抗违，实法无可贷，而贫生未能依限，则情尚可原，今应如何分别贫富，使富者不得藉口以愆期，贫者得稍纾其力，沾沐朝廷体恤之恩，而国赋又不至子拖欠。著该督抚，各就本省情形，秉公详察，悉心定议，务期宽严得当，永远可行，倘该督抚内，别有所见，可以仰

副朕矜怜贫寒之士子，而又惩戒顽富之劣衿者。亦著详悉陈奏。

十二日（4月9日）

21 出师准噶尔部。初，雍正帝以进征准噶尔事，宣谕王大臣等曰：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二人世济其恶，扰害生灵，灭弃释教，造孽多端，不可枚举。闻噶尔丹策零亦甚属凶暴，性好抢掠，断非安分守法之人，将来必至生事妄为，则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必被其扰害，甚属可虑，此事乃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今国帑充裕，官兵同心奋勇，愿为国家效力，实系可以举行之会，若迟疑不决，定贻后悔。自古用兵者，实为国家不得已之事，况且准噶尔在极北之区，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驱使，且人穷地瘠，又无出产之物，即使灭此朝食，亦不足以夸耀武功，但留此余孽不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国家之隐忧。用兵大事，所关甚重，不可轻率，命各抒己见，详确密议具奏。寻大学士朱轼等入奏，谓天时人事未至，不宜出兵。都统、公爵达福亦奏：策妄阿喇布坦虽死，其老臣固在，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众，未见其可。惟张廷玉力主出兵，并荐傅尔丹为帅。帝深然之，决意出师。〖9〗

至是，命西、北两路大兵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北路军以八旗兵为主，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巴赛为副将军，共计官弁七百五十三员，兵丁二万五千人。定于五、六月间分途起程，进驻阿尔泰。西路军以绿旗兵为主，以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由提督纪成斌分领官兵，有总兵官

五员、副将十员，计文武官弁三百二十四员，马步兵二万六千五百名。五月间从西安起程，闰七月自肃州西进。

四月二十八日，雍正帝以征讨准噶尔事告祭太庙。寻于京城南苑检阅车骑营兵。雍正帝有感而作《己酉夏南甸大阅》诗二首，有句云："风拂榆槐晓角鸣，筑坛选将命专征"，"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渡天兵。裹粮带甲须珍重，扫荡尘氛远塞清。"〖10〗

六月二十二日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出师。〖11〗

十三日（4月10日）

22 雍正帝谕内阁：盐场大使及河工效力官员，必须身家殷实之人，始免累商剥民及侵帑误工等弊，是以在部拣选之时，皆令取具同乡京官印结，保其家道殷实，然后命往办事。所以防冒滥而收实效也。查定例，盐场大使及河工效力等官，到任之日，该管上司，将果否家道殷实之处，行文移查本籍地方，例虽如此，但恐视为具文，含糊塞责。嗣后著实力奉行，毋得丝毫假借，倘行查不实，将本人及出结之同乡官，一并革职。若有贿嘱等情，仍审明按律治罪。至出结之官，必用主事以上之员，其微末京职，即不准出结。

十四日（4月11日）

23 雍正帝谕天人感应之理。略言：岁时雨旸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于朝廷政事有所阙失，或地方官吏乖其职守，或民间习俗浇漓，人心伪薄。皆是上干天和，以致成灾，此理数必然，丝毫不爽者。天人感应捷于影响之至理

不可视为渺茫。朕以实心实政，乾惕于上，天下臣民果能黾勉修省，同归于善，以感召于下，则太和之气流行于宇宙间，灾沴何自而生？雨雪应时而降，人歌乐利，百室盈宁，以同受上天之慈惠，岂不美欤！

寻因各省督抚奏报年谷有或溢美或讳灾者，命速改正。且曰：天人感应不爽，如事天不诚，事君不忠，欲荷上天锡福，无是理也。

24 给外省驻防兵丁拨发银两，令其营运生息。先是，雍正帝以在京兵丁家有吉凶之事，需用之费，无所取办，特给内库银两，令王大臣等营运生息，以备一时之用。至是，帝谕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等亦当一体加恩。江宁、杭州、西安、京口、荆州、广东、福建、宁夏、右卫共九处，每处各赏银二万两，天津、河南、潼关、乍浦、成都共五处，各赏银一万两，俱著于布政使库内支给，交与各将军、副都统等公同存贮，营运生息。如驻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将息银酌量赏给，以济其用，其本银永远为存公生息之项，不令缴还。此项本利银两，每年出入之数，交与在京八旗都统、副都统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每年岁底，各省该管大臣官员等造册赍送各旗，查核奏闻。再各省督标、抚标、提标兵丁等亦仿此例，每标或给银一二万两，或给银数千两，交与督抚、提督委员料理，以惠济兵丁，一切照驻防之例行。

四月初二日（4月29日）

25 巡察湖广御史王瓒奏称：楚俗熟习符咒，有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请照光棍例，为首者立斩，为从者绞监

候。兵部议如所请。得旨：此本内，议称熟习符咒之人，照光棍例治罪，而未议及通行晓谕之后，方照此例定拟，甚属疏漏。从前屡降谕旨，凡有改定科条，须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不为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是谓不教而杀，且地方官，亦有难于奉行之处，著另议具奏。寻议，应自雍正八年为始。犯者为首立斩，为从拟绞监候，行令该地方官，遍行晓谕。从之。

初七日（5月4日）

26 以回民回教事谕内阁及直省各督抚。先是，屡有具折密奏回民事者，以为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雍正帝不以为然，谕曰：直省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回民较汉人，千分中不及一分，小不法则有之，无能为者。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俗，犹如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庸置议也。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者常不乏人。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民者治回民；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与众民有殊？为回民者倘自谓别为一教，怙恶行私，则是冥顽无知，甘为异类，宪典俱在，朕岂能宽假乎？

十二日（5月9日）

27 戒饬部院大臣揣摩迎合帝旨，略曰：部院所办之事，各有关系。如吏部有意迎合，则铨选不公，户部有意迎合，则财赋难理。此皆有妨于政治者，其为害犹小，至若刑部，职在明刑，关系最重，倘稍以迎合为心，则生死出入之间，刑罚必不得其平。上干天和，下戕民命，其害尚可言乎？至于办事之道，凡人精神智力，用之专一，则详明而得理，用之纷杂，则丛脞而多乖。数年以来，朕于办理政务之时，皆聚精会神，专于所用，如阅一本，则专阅此本，而不思其他，治一事，则专治此事，而不及其余，是以志气清明，条理昭著。一事即毕，自可再办一事，至于政务稍暇，中怀澄澈之时，又不可放逸此心。朕于此时，必将在京部院衙门，及在外各省之事，一一思维详察，由一部以及各部，由一省以及各省，静中默识，更觉端绪易寻。所以办事甚多，而不至于遗忘者，此也。朕以一人之精神，办理天下之事，而常觉有余，尔等诸臣，以数人之精神，办理一部之事，又何虑不足乎？

十四日（5月11日）

28 以户口日繁，命各省筹画开垦荒地之法。谕称：今思各省皆有未垦之土，各省皆有愿垦之人。或以日用无资，力量不及，遂不能趋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势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抚，各就本地情形，转饬有司，细加筹画。其情愿开垦，而贫寒无力者，酌动存公银谷，确查借给，以为牛种口粮，俾得努力于南亩，俟成熟之后，分限三年，照数还项。五六年后，按则起科。

十五日（5月12日）

29 广东肇庆城守副将李建功以钱法、弭盗暨保甲等兴利除弊事宜奏言：钱法之弊当除。皇上御极以来，独两广所属府州县仍用交趾奸徒私铸之唐宋明前代国号老钱，以致阻滞制钱。请予严禁老钱，入官销毁，另于广东设局鼓铸，以敷民用。雍正帝批谕：自元年（1723）至今七载，铸之钱为数有限，何能遍敷直省民间使用。钱法一事，朕自有次第料理之道，非尔所知。总之，制钱不广，私钱万难禁绝，非可骤然厉禁。

十六日（5月13日）

30 湖广永顺县改土归流后，众苗民以同知潘果酷刑重耗，差役苛索，聚二千余众于南门外喧闹，且守塞四路，俘衙役六人。经宣谕，始告平息。有旨命署湖北巡抚赵弘恩会同御史二人前往查审。八月，赵弘恩奏报：永顺既改流，同知潘果任性急暴，且滥派民夫不给工食，追赔仓谷过于逼迫，纵容衙役滋扰索诈，种种苛刻。而该土司向有“舍把头人”田尔根，时怀悖逆之心，遂乘机分发令箭，调集多人，围拿衙役，枷锁于西门楼上，经镇筸道劝慰始散。现田尔根等四十余人已捕获，正拟究审治罪。

十八日（5月15日）

31 命内外大臣举荐可任督抚藩臬者。略言：督抚藩臬为全省表率，关系甚重，每当简用之时，常一时不得其人。凡内外大臣均当留意于平时，秉公奏荐，尽以人事君之道。京官自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著各密保一人。

将其人可胜督抚之任，或可胜藩臬之任，据实奏明。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列。若一时无深知可举之人，准其从容探访，不得草率塞责。

二十二日（5月19日）

32 饬谕钻营请托之风。略言：钻营请托之风，关系人心吏治，屡经降旨严禁，而此习尚未悛改。盖私弊之不能止息，由于私门之未曾杜绝也。年来诸臣中，惟鄂尔泰曾奏劾属员干请之事，若臣工皆能如此，则私门自然杜绝，无处行其营求，即有萌请托之心者，亦共知儆畏，不敢复蹈故辙，风俗可以转移矣。

五月初五日（6月1日）

33 谕大学士、九卿等以“宽严相济”之道，略曰：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如十人当赏则俱赏之，断无以赏之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赏之理；十人当罚则俱罚之，断无以罚之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罚之理。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掺杂于宽严之间而为于莫之执中也。

十三日（6月9日）

34 谕改江南等三省官员回避之例。略曰：向来有司官补授之时，回避本省，盖因地方密迩，恐其中有嫌疑牵制等弊也。朕思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广之湖北、湖南，陕西之西安、甘肃，虽同在一省而幅员辽阔，相距甚远，定

制以各设巡抚、司道统辖，其情形原与隔省无异。则官员选补不过有同省之名，而并无嫌疑牵制之处必须回避。况既系同省，则于彼处人情土俗较他省之人更为熟悉，未必不于地方有所裨益。嗣后凡江南、安庆、湖北、湖南、陕西、甘肃诸处府州县以下官员，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抚统辖之内者，不必令其回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内者，仍照各省回避之例，一体遵行。

十七日（6月13日）

35 开浙江海禁。雍正五年（1727），开闽粤海禁，规定洋船出入，总在厦门、虎门守泊，别处口岸概行严禁。至是，浙江总督李卫疏言：内地商民船只，向例禁止出洋。嗣因闽省产米不敷食用，准督臣高其倬奏，令该省与南洋贸易，他省仍行禁止。但查浙江洋面接连闽省，恐奸商趋利，冒险前往。而沿途洋汛，以非闽船，反至稽查不及。请照闽省，准其一体贸易。其洋船向无买米装回之事，仍循旧例，毋庸与闽省相同。下兵部议行。

二十一日（6月17日）

36 诏示吕留良之罪。先是，曾静等一干人犯被押解进京，帝命内阁、九卿等先将曾静反复研讯。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之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讯问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极其狂悖。又知圣朝深恩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俯首认罪，甘服上刑。此前，雍正帝曾将上年末拟颁之谕旨初稿共五十二页录与

鄂尔泰阅读，告以“此因逆犯曾静之谕，朕欲遍示天下，录来与卿看，俟各犯至京审明，尚另有谕旨”。寻鄂尔泰奏：曾静捏造浮词，恣意狂悖，暗布匪党，耸动大臣，其所以能如此者，臣以为其事有渐，其来有因。如诬谤圣躬诸事，若非由内而出，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据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之本意，为逆贼曾静之本说也。朱批：“为朕放心保重，不必愤闷。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出奇料理，卿可听之。”田文镜奏：“不意有大逆不道如曾静等者，背理逆天，造言侮圣，肆为诬谤之词，极其悖逆之语，禽鸣兽吠，实何异是。”朱批：“遇此异物，自然有一番出奇料理，可听之。”〖12〗

至是，颁发长篇谕旨，宣布吕留良罪行。略言：吕留良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日记》中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于逆藩吴三桂答书，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与逆藩为邻敌者然。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伪永历朱由榔为缅人执献军前，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瞽说荒唐，诞谬极矣！其《文集》内又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又《日记》所载“怪风震雷，细星如彗，日光磨荡”，皆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处甚多。其他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吕留良生

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止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汪景祺、查嗣庭之流谤讪悖逆皆吕留良之遗害。雍正四年（1726）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悚其声势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衿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刚正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应将已故逆贼吕留良及现在子孙、嫡亲弟兄子侄，照何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寻又命九卿等议吕留良弟子严鸿逵之罪。略曰：逆贼吕留良之逆徒严鸿逵，实为吕留良之羽翼，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其于《日记》中记载：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远避。又云：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堕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钦天监云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雍正六年（1728）内所记载者，不胜枚举。种

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复命将严鸿逵弟子沈在宽交刑部治罪。谕旨称：沈在宽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乃堕惑逆党邪说，亦怀不逞。称本朝为“清”，竟不知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其所编之《杂志》内，录沈崑铜诗：“那知雁塞龙堆妇，翻补旃裘御榻旁”。“剩得鼓吹鸣聒耳，蛙声又是莽新年”。此诗原作于本朝初年，已为顽梗不法，沈在宽于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后，尚称其为美谈，以御服为旃裘，以王莽篡弑之岁月指拟本朝。又录杭纯夫诗：“漫嗟却聘同君直，痛器钱唐原隰衰”。又录黄补庵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其自著诗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13〗

二十七日（6月23日）

37 谕责科道言官紊乱是非，略言：即位以来，以公听并观为务，以纳忠广益为先，既命满汉文武大臣，指陈政务，又命科道等于露章之外，准具密折奏事，盖以国家事务殷繁，人情弊端种种，诸臣有陈奏之心，或有不便显言之处，故令密封进呈，所以免其瞻顾，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见，尽言无隐，庶国计民生，均有攸赖。又如国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办公务既多，岂能保其无所错误，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过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于觉察，一经弹劾，若朕不加处分，则近

于护庇，若加以处分，则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实为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陈朕前，待朕为之斟酌轻重，训诲区处，亦两全之道，凡此皆须出于至公至当，方有裨益于风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营私植党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奸黠，甚或密行告讦，诋毁大臣，挠乱国政，此风断不可长。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盖以其在大庭广众之间，自不敢挟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复有公然紊乱黑白，颠倒是非，辄欲轻变旧章，擅作威福者，其余则摭拾陈言，苟且塞责，又或相率而为依违缄默之计，竟未见一人一事，实有所建白，裨益于国计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视国家之政治如陌路而人欲以进谏之美誉，归之于己，以不能纳谏之名，归之于君上，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言官以进言为职，岂容以国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广开言路者，实欲以众人之耳目，为朕之耳目，使民隐得闻，万事就理，并非邀虚怀受谏之名，博建鞀置铎之颂也。

二十八日（6月24日）

38 豁免疍户贱籍。雍正帝谕曰：闻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疍户，其以船为家，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疍船，生齿繁多，不可胜计。粤民视疍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亦不敢与齐民抗衡，畏威隐忍。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著督抚等通行晓谕，凡无力之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

与齐民一同编列保甲，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藉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氓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

六月初二日（6月27日）

39 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中国协助俄国在北京建东正教堂，名“奉献节教堂”，又称“南馆”，与“北馆”“圣尼古拉教堂”对应。中国允许俄国派传教士和留学生来京，每届四名，居住于南馆，传教士由中国供给膳食，留学生由俄国供其膳费。〖14〗

初四日（6月29日）

40 重申严禁赌博，定地方官禁造赌具劝惩之法。谕曰：游惰之人为治天下者所深恶，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悉数也。凡为不善之事者，虽干犯功令，犹可得微利于一时，独至赌博，则今日之所得，明日即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数月而计之，胜者与负者同归于尽，此人所共知者。数年以来，屡经严禁，而此风尚未止息者，以尚有制造赌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约未曾尽力也。今特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以清其源。嗣后拿获赌博之人，必穷究赌具之所由来，其制造赌具之家。果审明确有证据，出于某县，即将知县照溺职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一级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赌具之家而该县能缉拿惩治者，知县加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

司道纪录二次，永著为例，于明年（1730）为始。著该督抚通行晓谕，使城乡僻壤咸共知之。

初八日（7月3日）

41 谕兵部：著副将包进忠补授西宁总兵官。周瑛现今领兵驻藏，著将周瑛撤回，命包进忠前往西藏代周瑛管理。马喇仍著往藏，其藏内事务著马喇、僧格总理，迈禄、包进忠协理。

初十日（7月5日）

42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以出师准噶尔，疏曰：王师有十必胜，决逆夷之必败。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又加以期日之宽舒，机宜之详密。凡此全胜之宏略，咸出圣心。得旨：准噶尔世济凶顽，心怀叵测，将来必为蒙古之巨患，贻国家之隐忧。是用发兵声罪致讨。上承先志，下靖边陲，师出有名，事非得已。两路军机，朕筹算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其西路办理事宜，则专于总督岳钟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缜密，是以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今览岳钟琪折奏，备陈十胜之情形，军务所关重大，朕不敢预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谨，仰恳上天皇考默佑，早奏肤功而已。

十二日（7月7日）

43 蠲免甘肃等五省额征地丁钱粮。谕曰：数年以来，

因用兵西藏及剿抚苗疆，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五省人民转输粮饷劳苦，今藏地、苗疆俱已宁谧，著将五省雍正八年（1730）额征地丁钱粮全部豁免。其中，甘肃二十七万七千六百余两，四川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两，云南十四万一千六百两，贵州七万四千二百两，广西三十五万二千九百两。西安各属近日亦有预备军需之事，免其雍正八年（1730）额征钱粮十分之三，计银四十七万九千九百两。以上六省，总共免额征钱粮一百六十四万三千五百两。又曰：国家设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责，民有奉上之义，若设官而不为计及养廉之资，则有司之贤者将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将横取而无所检束矣。是以酌定以钱粮耗羡均给各官为养廉之资，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豁免正赋将耗羡一并蠲除，是民虽邀额外之恩，而官员转有拮据之苦，必致巧取苛索于民，流弊种种，转多于耗羡之数，于吏治民生均无裨益。著于雍正八年（1729）起，凡遇特恩蠲免钱粮者，其耗羡仍旧输纳；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征收耗羡。

二十六日（7月21日）

44 颁布社仓条例。岳钟琪进呈长篇奏折，备陈社仓利弊之分途，酌议收放稽查之条约，并拟定社仓条约十六款。朱批：所奏协当之至，交怡亲王等议行。〖15〗至是，从岳钟琪疏言，将社仓条例刊石颁布，并由户部抄交各省督抚分发各州县，刊刻木榜，于各乡社仓竖立，以为永久程式。谕称：国家建立社仓，原令民间自行积贮，以百姓之资粮，济百姓之缓急。其春贷秋偿及滋生羡息，各社自为经管登

记，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责，不得侵其出纳之权。倘地方官有于社仓谷石创议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称原系公项预为公事侵挪之地者，俱以扰挠国政、贻误民生论，从重治罪。

二十八日（7月23日）

45 谢济世前以疏劾田文镜得罪，发阿尔泰军前效力，已而顺承郡王、振武将军锡保以济世所注释之《大学》入奏，谓其毁谤程、朱。至是奏闻，帝大怒，命严议其罪。谕曰：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如田文镜，朕以前未识其面，因见其忠君爱国，予擢升，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绂、蔡珽、黄振国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听其指使，著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真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灾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等秉公定议具奏。廷议以其诋讪怨望，怙恶不悛，坐以诽谤之罪，令军前正法。寻得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与顺承郡王锡保，令当苦差效

力。

闰七月初五日，锡保奏报谢济世等人口供曰：臣钦遵讯问谢济世，皇上特恩将你由检讨拔擢御史，职司言路，你并不为国家实心尽力，挟私诬参田文镜。你说你为国家所敷陈者何事？皇上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一一供来！

据供：我愚昧无知，蒙圣恩由检讨拔擢御史，我以妄闻诬参田文镜，应即将我从重治罪，圣主从宽发至军前效力。我方自悔罪愆，感天高地厚之恩，指望改悔过恶，黾勉效力，幸蒙皇上复加天恩，从宽免罪，得回原籍，犹得与我老母有相见之日，何敢藉注书妄为怨望。我见《大学》朱注不合我见，故另注之，是就书解书，并无所指。若说我以拒谏饰非，诽谤皇上，人谁信之？

又问谢济世：你当日诬参田文镜，交九卿审问，你并未供出诬参实情，只将无干之陈学海等供出，皇上睿鉴，不加深究，将你革职发往军前效力。你今将诬参田文镜情由，一一据实供来。

据供：我本穷边僻壤愚昧之人，从前诬参田文镜之事，我惧罪未将实情供出。李绂为广西巡抚时待我甚好，及他来京在朝班众人前称赞我，向我说田文镜贪赃之处及他与蔡珽参田文镜之事。他虽不曾明教我参田文镜，他的寓意我已默识。又想蔡珽未必久于外任，将来亦可援引。因此，查看河南道揭帖，于九卿覆奏前一日参奏田文镜。皇上一见即知李绂所由，发九卿审问，我惧党羽之罪，当日只供出查看揭帖缘故。

朱批：令承认怨望二字即可，以结此案之事。〔16〕

七月初三日（7月28日）

46 命议陆生楠论史之罪。初，陆生楠以举人选授江南吴县知县，因引见时不能对答，改授工部主事。复引见，帝以其傲慢不恭，有逆抗之意形于辞色；又以其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命夺官，发往军前效力。寻陆生楠在戍所撰《通鉴论》十七篇，复为锡保参奏，谓皆抗愤不平之语，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至是，帝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严议陆生楠之罪，略曰：陆生楠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恶之情益固。藉托古人之事机，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帝驳之曰：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机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也。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

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同寅协恭，固为治之要，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汉唐以来，有贤君画治于上，则必有良相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协恭之道，于封建何与。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谬至于如此！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仪文明备，教戒周详。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

朝之不早建储贰。夫建储之事，乃宗庙社稷万世之业所关，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后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致激为多故者，前代史册，历历可稽。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未尝预建储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恢弘大烈。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抚有中夏。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御宇绵长，凡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缵登大宝，承重熙累洽之盛统，七年以来，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

其论兵制也，云府兵之制，则称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本朝设立八旗，京师重地禁旅云屯，又有巡捕三营，以诘奸禁暴，外省分设驻防将军以及提镇，内外相维，训练甚备，无事则分处什伍，兵不扰民，有事则整旅出疆，兵以卫民，此万古之良法。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以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非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夫从来不废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况尊贤之道，最要在于去谗，敬大

臣之道，在于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为元首股肱之义，是以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匿，而招人以排陷也。

以上数条皆陆生楠《通鉴论》中之语，其意惟以摇惑众心、扰乱政纪为务，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愤懑何自而积？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著九卿等秉公定拟议奏。寻议覆：陆生楠应斩立决。有旨命将议罪之本发交陆生楠看。

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

47 先是，江南钱粮历年积欠甚多，帝以署江苏巡抚、户部左侍郎王玑、江苏布政使赵向奎等谙习钱粮，遂委以清查之任。至是，有人折奏抚藩衙门胥吏串通一气，借此清查通同渔利；王玑等莅事照旧收受门包陋规，清查钱粮，虚应故事，含糊销案，玩忽职守，营私作弊。乃改派工部额外侍郎马尔泰往江南办理清查钱粮事务，革王玑、赵向奎职。十月，马尔泰奏：赵向奎劣迹多端，赃私累累，应拟斩监候；徐永佑营私作弊，应流二千里。得旨：徐永佑著交与范时绎、尹继善，令其在水利工程效力赎罪。

二十四日（8月18日）

48 户部议准迈柱条奏湖广苗疆事宜四款：一、湖南民人往苗区贸易者，应将所置何物、行户何人、运往何处，预报地方官给与印照，注明姓名、人数，知会塘汛，验照放行，不得夹带违禁之物。如有官吏兵役借端需索者一并

查究。二、苗人至民地贸易，请于苗疆分界之地，设立市场，一月以三日为期，互相交易，不许越界出入。三、苗区州县，择苗民悦服之人立为苗长，以稽捕缉之事，三年无过，量为奖赏。其有生苗归化者，给以寨长千百户执照，三年无过，亦予奖赏。四、苗区州县，选安分勇敢土苗一二十名充为民壮，以备差遣访缉。

二十六日（8月20日）

49 命追查诬谤流言。先是，京审中，因曾静供称，其所闻流言均系发遣广西之允禩等门下太监等所捏造流布，雍正帝命怡亲王等开列雍正五年（1727）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名单，令沿途各省督抚按单察访。寻广西巡抚金鉷奏称已查询清楚，并将各人犯陆续押解赴京。帝批："料理可嘉之至。地方中既被此辈流言已蛊惑数年矣，但乡愚无知者信疑之间不可言无，当竭力留心开示。凡有发往人犯处，皆不可疏忽，务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不法不臣处，一一详细委曲宣谕。"〖17〗湖广总督迈柱奏：从前押解犯人之官员人等俱各坚供实未听闻。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报讯明解役弁兵所闻悖逆之语。湖南巡抚王国栋因未能查出一人一语，褫职。署湖南巡抚赵弘恩亦讯明覆奏。

帝随就流言诬谤各节，一一申辩、驳斥。谕曰：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又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

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遂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亲亦自缢而亡。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据湖南巡抚赵弘恩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马守柱、达色、霍成等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又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卢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播散讹言，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18〗

二十八日（8月22日）

50 定福建官员养廉银。福建巡抚刘世明奏言：闽省八府一州地丁钱粮共一百零五万两，火耗每两一钱四分。耗

羡及杂项收入除公务用银七万四千七百余两外，以九万三千二百两作各员养廉之资。雍正帝以为闽省自督抚至州县官共九十九员，九万三千余两分给养廉，实不敷用，命益以税课盈余及台湾官庄等项四万二千余两，酌量增加各员养廉之资，至县丞以下微员亦令酌给银两。其各员养廉银为：督抚各七千两，布、按为六千两、四千两，学政、观风整俗使各三千两，道、府自一千两至二千四百两不等。〖19〗

51 是月，云南大理、赵州等处连日地震。

闰七月初二日（8月25日）

52 命严缉盗首赵七。赵七，扬州府仪征县人，居无定所，聚数千人，连年在江南、江西、湖广交界之江湖地区劫掠盐船商旅。塘汛兵卒皆受其规礼，反为所用。捕役人等亦受其贿，坚为庇护。至是，两淮盐运使高淳奏请密谕各督抚察其实迹，猝然会擒。八年正月，署江南总督范时绎奏：赵七一案，前后查缉者共一百五十八名，已获一百二十七名，经讯明无干及残老幼童已保释外，其余九十一名已解往浙江。因赵七竟未拿获，帝责迈柱、范时绎等曰：真岂有此理，尚有颜忝居此任耶！〖20〗

初四日（8月27日）

53 禁米出洋及密查潜住之西洋人。先是，有旨命御史伊拉齐访查沿海地方偷运米石出海情形。至是，伊拉齐奏言：向年原有无赖小民将内地米石私载小船，偷渡出界发卖，希图重价。因有沿海地方居住之西洋人收买，载入大

船出洋。小民偷运人数无多，夜行昼伏，弁兵不及觉查。近日查禁甚严，奸民不敢整船装米偷渡。另松江府城天主堂内有西洋人二人居住，托言养病，时或出门拜客，地方士民多有归其教者。闻得江南州县内并各省尚有潜藏居住之西洋人。再饬行江南督抚，著令各府州县细查，如有潜住之西洋人，尽行报出，递送回澳。如无，亦令各县出据印结报部存案，倘日后发觉，或被查出，或被首告，按例治罪。〖21〗。

寻命各督抚密查，如有潜住之西洋人，即加意看守，具折奏闻。谕曰：雍正二年（1724），曾降旨将各省西洋人准其居住广州省城，但不许行教生事，其天主堂改为别用。今已历数载，各地方中不应复有留住之西洋人矣。近闻外省府县中竟尚有潜藏居住者，本地无赖之人相与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渐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22〗。九月，暂行署理山东巡抚印务布政使费金吾奏覆，称原居山东西洋人，已于雍正二年（1724）赴京赴粤，但其天主堂以外之房产田产仍暗中托人管运，每年潜行往来收取租息，奏请咨明户部一并改作公用，以绝其往来潜匿之根。帝批谕：何必咨明户部，此辈但不许容留在地方行教，然亦未有抄没之罪名，当便价送与伊京中堂内可也。或更有西洋天主教之人再来者，但不容留居住建庙屋治田土则已，亦不必押发广州省城安插。〖23〗

初七日（8月30日）

54 鄂尔泰奏报，黔省边境苗民剿抚兼施，俱已向化投诚，任纳钱粮，听编保甲。

十一日（9月3日）

55 以湖广沔阳州积欠钱粮将近十万，命行文湖广总督迈柱照江南清查钱粮之例，遴选贤员，秉公据实彻底查清。

十八日（9月10日）

56 责科道官将密奏之事泄露于众。帝曰：近见科道等之密奏，并无直言规谏及有益于吏治民生之处，而沽名邀誉之习仍然未除。如科臣邱尚志，密奏崇文门饭银一事，公然露泄于外，而御史李元直，于未行密奏之先，遍访他人密奏之事，而后入奏，是皆不知其出于何心。今邱尚志所奏，朕已降旨准行矣，而彼仍然露泄于众，是彼进言之意专为一己之名，则何不见之于露章，而乃隐之于密折乎？李元直察访他人密奏之事，而又捏造附会之言，此即朋比党援，作威作福之渐也。本应严加根究，以儆浇风，姑念二人尚系初犯，著分别罚俸以示薄惩。嗣后，倘有密奏之事，朕未将本人姓名发出，而本人自行露泄，或私自存稿者，一经发觉，朕必严行究讯，重治其罪。

十九日（9月11日）

57 宗人府丞蔡嵩因奏对时称王子为王爷，又认己“于大清国之事务全不关心”，被革职拿问。经查其笔记，无悖逆之处，故免究问。〖24〗

八月初五日（9月27日）

58 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乞俯允怡亲王允祥所请，先就雍正元年（1723）至七年（1729）所颁上谕，

开馆敬谨编辑刊刻成书，颁行天下，以后永以为例。

十七日（10月9日）

59 严诸臣私记面奉谕旨。谕称文武大小官员于进见之际，敬畏矜持，或则错会朕旨，或则记忆不全，又或书写之间，词不达意，或有意捏成，颠倒朕谕，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正复不少。即如启奏折本时，大学士及学士满汉多人，皆每日进见，素常熟习者，而面奉谕旨，退而缮写进呈，尚且未能悉协，何况出于一人一时之奏对者乎？前者科道翰林，八九十人同奉面谕，朕令其各书呈览，乃诸人所写参差，八九十员，人皆互异，且与朕旨多不相符，可见理会记载之难矣。设或漫自记录，谬相流传，有失降旨之本意，则所关匪细。从前屡经晓谕，曾命在廷大臣，与外省文武员弁等，面奉之旨，皆书写进呈朕览，以防讹错。今再行申饬，凡内外大小臣工，著将所记面奉之旨呈奏，方许存录，倘未经奏览，私自存录，一经查出，照诈为制书之律治罪。著各部院衙门，将此谕旨录贴堂壁，俾现任及接任官员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官弁等，著该督抚提镇，将朕此旨每年通行晓谕一次，倘属员等有不知此旨者，朕惟该上司是问。

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

60 谕改外任大小官员罚俸之例。略曰：定例罚俸一年者则将本年应领俸银扣抵，若再有罚俸之案，则勒限一年追出，俸银解部。如一年不完，又罚俸一年，辗转增加，常有因一二年之罚俸而积至数年或十数年者，此例不甚妥

协。著通行各省凡有此等罚俸之员，若情愿照所罚之俸，预先完纳以销案为升迁之地，则听其自便；倘力不能完，即将伊任内应得之俸逐年扣抵，不必勒限追缴。〖25〗

十二日（11月2日）

61 刊行《大义觉迷录》。自曾静、吕留良之狱发生后，各人犯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甚多，至是，雍正帝命将有关曾静案之谕旨及曾静等口供汇编，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各府州县，令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各贮一册于学宫，使后学新进之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此谕旨者，一经查出，将该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书中长篇谕旨驳吕留良等反满之论。〖26〗

十九日（11月9日）

62 广州府理瑶同知朱振基因奉祀吕留良被革职拿究。署广东巡抚傅泰奏称：广东连州生员陈锡等据实合词呈首，现任广州府理瑶同知朱振基，在其原任连州知州任内私设吕留良牌位，建祠奉祀，连州学正王奇勋勒令阖学生员奔走趋奉。请将朱振基等革职究审。得旨：朱振基、王奇勋俱革职拿问，严审究拟具奏。陈锡等深明大义，不为邪说所惑，具实出首。著将今年该州应试完场之举子交与该学政，秉公遴选学问优通者四人赏作举人，送部一体会试，以示恩奖。如今科所取副榜内有连州生监，亦准作举人。翌年（1730）十一月，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朱振基拟斩立决，已病死狱中。〖27〗

63 迈柱等奏：湖北每年耗羡银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

各官养廉及公费共十一万一千四百余两。

二十六日（11月16日）

64 四川布政使佛喜因贪婪赃私、欺君罔上获罪。雍正帝谕内阁，略谓：九卿朝审时，将佛喜入于缓决之内，甚属不合。佛喜著改为情实，以为人臣奸诈背恩者之戒。凡官员侵欺钱粮及枉法贪赃者，皆系应行正法之人，从来律例所载甚悉。凡为民生之害者，莫甚于贪污官吏，深可痛恨。朕雍正元年（1723）屡经晓谕训诫，且有三年以后此辈若不悛改，即行正法之旨。数年来，虽侵盗婪赃之风较前稍减，然大约由于督抚大臣之实心察吏禁约稽查，各怀畏惧之所致，非属员等之尽能洗心涤虑、砥砺廉隅也。朕览屡年秋审、朝审案件，凡官员侵盗婪赃而不能依限完纳者，仍皆入于缓决之内，如此则贪吏何以示惩，贪风何由止息？非所以彰国宪而清吏治也。明年秋审、朝审时，著将此等人犯量其情罪，按律入于情实之内，候旨勾到，通行晓谕各省督抚遵行。〖28〗

65 是月，命修缮泰山庙宇盘道。康熙十二年（1673）曾重修泰山庙宇。雍正帝以泰山庙宇盘道至今多有倾圮颓坏之处，命发内帑银十万两，由内务府郎中丁皂保、赫达色前往督工修理。翌年六月，工竣。

66 “罗教”首领罗明忠被拿获。先是，命各省查禁“罗教”。初八日，帝恐有误解，复传谕：“罗教”流传已久，从教者众，地方官应随事因人、分别轻重，倡首者不可不

惩，无知附和者量加宽宥，不应株连无辜，总期化导愚顽，去邪归正。十八日，命刘世明等刑讯罗明忠，令其供出该教在各省之人。罗明忠供：直隶永平、保定、天津、正定、涿州、河间，山东登州，浙江杭州及福建各处罗教庵堂及念罗经者甚多。又据信教者供：该教为罗明忠祖先罗成于明朝正德年间所创，称“无为教”，诵《苦口悟道经》，入教者交银六分即传一乘经，交银一钱二分即传二乘经，交银三钱三分三厘即传三乘经。为的是修来世，怕果报。〖29〗

十月初六日（11 月 26 日）

67 谢济世在军前供出昔年参奏田文镜实出于李绂、蔡珽之授意。帝召诸臣及李绂人，怒责李绂、蔡珽等朋比为奸，徇私废公，变乱黑白，陷害田文镜，命将李、蔡二人交部严讯。

初八日（11 月 28 日）

68 命宽免曾静、张熙。时，议政大臣等奏请将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诛戮三族。雍正帝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谕曰：曾静、张熙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尔等所奏固是。但朕之不诛伊等者，实有隐衷。上年张熙到陕，诡名投书岳钟琪，岳钟琪百计曲诱，许与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真实姓名一一供出。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今日自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岳钟琪实朕之股肱心膂之大臣，朕若不视为一体，于心实所不忍。况曾静、张熙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而捏造流言之人，实系阿其

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若非因曾静之事，则此辈之谣言辗转流布，朕何从闻知，为之明白剖析，俾家喻户晓耶？即据今日之事论之，实朕之大幸，而在曾静亦未为无功。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惩一儆百，如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耶？今曾静等所犯，既非首恶渠魁，亦无同谋叛党，其畏罪悔过又出实心，此朕所以特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嗣后若有将曾静、张熙等暗中伤害者，必问以抵偿之罪，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未几，和硕怡亲王、诸王大臣等复请诛曾静。下旨驳回，略曰：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词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等复行奏请者，通政司当将本发还。〖30〗

初九日（11月29日）

69 申禁科道朋党。谕翰詹科道等：自古朋党之患，必至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而己身亦并受其毒。尔等多由科目出身，读书明理，当以此为切戒。务为端人，为正士，为国家倚赖之大臣，不可误入于小人之一途。盖小人有小人之器局，识见小才气亦小，恃其小忠，执其小信，行其小惠，纵有微长，适成其为小人而已。大人有大人之器局，

识见大才气大，大忠、大义、大仁、大智，凡所作为，皆有关于国计民生，此等大人实能公忠体国，并无沽名邀誉之心，而名誉自至。是以为臣子者，凡事为国起见，所成自大，若为一身起见，则所成必小，甚至卑污苟且，夤缘请托，瞻徇情面，党同伐异，流弊不可胜言。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世态无不洞悉，此等陋习实所痛恶。朕于圣祖仁皇帝前，从无揣度意旨，探听信息，及邀名沽誉之事，朕兄弟辈则多蹈此辙，朕惟以礼处事，和而不流，一生心迹，仰邀皇考圣明洞鉴。可见天下之结党营私者，徒自坏其心术品行耳，欲求丝毫之利益，不可得也。即如康五瑞，本欲袒护李绂，而究不能掩其恶，李绂、蔡珽本欲倾害田文镜，而适以自害其身，岂不可为众人之炯戒哉？夫人才力各有不同，在朕之用人，实系因材器使，尔等安分循理，各尽职业，自然识见日开，阅历日进，今日之小臣，即他日大臣之器，何必存躁妄之心以自限也。至于闭门谢客，以示孤介，亦矫情之举，如在京之大臣，外省之督抚，平日果不见一人，不闻一语，又何以周知人之贤否、事之利弊？尔等新进小臣，亦不必以师生同年往来相接为讳，但当和衷共济，劝勉箴规，以道义相砥砺，此则君子之朋，朕所望于尔等者也。盖天地神明之所佑者诚，所恶者伪，果能去伪存诚，于处心积虑之间，为朝廷，为国家，为社稷，为苍生，此即尔等所以自为其身家，不但己身荣显，子孙亦必受其福矣。

十八日〔12月8日〕

70 雍正帝以清查江南钱粮积欠中，各员或误以征比为

清查，以完纳钱粮为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蚀、民欠置之度外，谕将未完积欠概行停征，其中或有官吏侵蚀，令自首完纳赎罪者听其交库外，其余民欠即有情愿交纳者，亦不准收受。各总理之员务令分查协理各员，恪遵前旨，将官侵、吏蚀、民欠，分别清厘，无得丝毫蒙混。倘仍有私行征纳及将民欠内之官户、富户掩盖官吏侵蚀者，各督抚及总理大臣即行指参，从重治罪。

十二月，清查江苏钱粮侍郎彭维新等奏称，江苏钱粮积欠至千万，系由征收钱粮之弊端丛生，因比簿繁兴，向来粮户不载真实姓名，是以官得任意收侵，吏得恣意私蚀。现各官吏役共首报侵蚀银二百四十万两，仍令续首，许其一体免罪。小民积欠自愿完纳者二十六万余两。〖31〗

二十四日（12月14日）

71 谕责科甲出身官员曰：科甲出身官员等，国家设科取士，原欲得读书明理之人，列于庶位，俾皆公忠体国，实心任事，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此科甲之所以可重也。乃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以报国恩，相率而趋于植党营私之习，夤缘请托，朋比袒护，以至颠倒是非，排陷报复，无所不为，风俗人心之害，莫过于此。朕御极以来，多有人论科甲中人不可信，朕于尔等科甲诸臣，推心置腹，期待甚厚，以为用人者，若舍尔等读书之人，则将以何等人为可用？然尔等积习相沿，惟以党护师生同年为事，夤缘朋比，贻害于人心风俗，将使为君上者，虽欲用科甲之人而有所不可，则科甲诸臣，抑何自暴自弃，贻笑于天下以至此也。朕早夜孜孜，欲使万民各得其所，措天

下于久安长治，何事不加整顿厘饬，务令秩然就理，岂容尔等科甲中党援积习，为世道生民之害，而不望其翕然丕变乎？夫以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即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不知读圣贤之书，惟以致君泽民为贵，不在科甲之名也。古之皋稷契，谁为科目乎？科目中人，遇不从科目出身者，即鄙薄而非笑之，不知彼之非笑科目者更甚。此如江浙人讥山陕为粗鲁，山陕人亦诮江浙为懦弱，何关人品之轻重乎？国家用人行政，惟贵至公，有人因科目而营私党护，即有非科目之人，偏受其害，如黜陟之际，不肖者或以科目之党援而升擢，必有贤才因而屈抑矣。赏罚之间，有罪者或以科目之党援而幸免，必有无辜因而冤滥矣。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酌情，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朕为尔等计之熟矣，尔等乃不自猛省乎？朕非禁绝尔等师生之分谊，欲其不相往来也。诚使师生同年，平时互相规劝，勗以道义，励以公忠，各为国家分猷宣力，虽日相亲近，奚害焉？且尔等素以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则为父兄者，自当教子弟以正，岂可使之夤缘请托，而不知耻乎？为子弟者，自当事父兄以礼，岂可与之夤缘请托，而不知非乎？从来请托营求，甚属无益，如州县选得地方，有求部院大臣，作书嘱托上司者，在公正大臣，自必不应，设或应其所请而致书，彼督抚大吏遂肯徇情曲庇乎？徒使其人恃有奥援之请托，遂至放佚怠惰，不自捡束，以极于贪污狼藉，虽免督抚之参劾，彼请托者能挽救之乎？不如无所请托，其有才有守者，不患无以自见，即中材之人，亦以胸无倚仗，皆警勉砥砺，不敢为非，而得以自全。然

则科目中人，为其子弟亲属钻营请托者，亦愚之至矣。翰林科道，乃国家所赖以转移风化之人，朕所以属望尔等者甚为切至。朕观初次训诲时，尔等领会者，数十人中，数人而已，二三次觉领会者过半，今则不能领会者大约不过四五人。诚知朕所以再三训谕，不惜烦劳者，实为国计民生之休戚，实为人心风俗之安危，实为尔等身家子孙之利害，尔等各有天良，自应人人觉悟感奋，翕然丕变，尽去其党援朋比之积习，为朝廷殚竭忠诚，秉公持正，办理庶务，将见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治道自此而日隆，世风自此而日厚，我国家亿万年长享升平，尔等子孙亦世蒙其福，如此而谓科目之取士，固足重也，岂不美欤？尔等其勉之。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28 日）

72 署江西巡抚谢旻奏：本省额征正杂银两二百零一万五千余两、米七十六万六千余石，耗羡加一，共耗银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余两。各官养廉银十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两，公费六万一千五百六十四两，余银四千八百四十四两。州县官养廉银分别为一千二百两、一千两、八百两。此前，该省布政使李芝曾奏：养廉银，总督六千二百两，巡抚一万两，布、按各为八千五百两、六千两，粮道三千五百两，驿道三千两，饶九道、赣南道各二千两，南昌等十二府分别为二千两、一千六百两、一千四百两，同知、通判均为六百两。〖32〗

73 是月，四川忠州民变。时忠州百姓因地方官丈量田地时科派需索，骚扰累民，相约上省控告。杨成勋、陈文

彬、杜柄凡、王可久等密谋借机聚众起事，宣称：杨成勋家有金镶玉印；刘伯温碑记中言明他家第七个兄弟必当为王；已联络万人，各人自备铁标，于明年正月去成都。杨大铭等十九人往垫江县执牌招人，于本月初被捕。官兵十余人往杨成勋家缉捕时，被二三百人包围，遭到捆绑拷打。官府追究。至雍正八年四月，杨成勋自缢死，“首恶”杨七等三十八人被捕。查郎阿奏：搜出之“诉状”、“怨白”称：“祸冤起于戊申年奉旨清丈民田。”〖33〗

十二月初二日（1730年1月20日）

74 先是，雍正帝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至是，怡亲王允祥、总督高其倬等奏称：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地。帝以其远离孝陵、景陵，与心不忍，命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寻议：泰宁山太平峪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遥远。乞钦派大臣遵照定制，择吉兴工，敬谨办理。得旨允行。

初八日（1月26日）

75 设广东观风整俗使。先是，广东按察使楼俨奏陈地方情形，称广东山最深、海最大，矿徒、盐枭、盗贼之多亦莫甚于广东，且大都民情绝不知有廉耻，好利轻生，请设观风整俗使，以宣布圣谕，提醒良心。帝批：朕亦有此意，奈何未得人。至是，以广东盗案繁多，民俗犷悍，命设观风整俗使一员，以右通政焦祈年任之。又以广东士习

未能端谨，于广东设学政二员，按地方分管考试督察。

十一日（1月29日）

76 雍正帝命各省查明官员中有尚未分给养廉银者，由各督抚一面办理，一面奏闻。署陕督查郎阿等奏：陕西未给养廉银官员计一百四十二员，已给与养廉银共一万零六百两。直隶州知州原各给六百两，增至一千两。

二十七日（2月14日）

77 广东李梅散札聚众反清。李梅，又名李赞韬、李世信，初为东安县书办，后以卖药为生。于广东恩平、开平等处，以“朱三太子”为号召，称“罗平”年号，散札聚众。宣称朱一贵之子即朱三太子，现在安南，有众数十万；陕西、广西均有兵马前来；某僧人有法术，能使人昏迷。又扬言子本年十一月间攻取恩平、开平等城。官府得讯，派兵一千余缉捕，获六十人，及令旗、黄白绫札付等物，李梅逃逸。雍正九年（1731）四月、九月，两广总督郝玉麟奏报：李梅之同谋者陆续拿获，已分别定拟；惟首犯李梅远飏伏匿，竟无踪影。至乾隆六年（1741），又有李梅之弟李彩、子李开花聚数百人攻打广西迁江县城〖34〗。

78 是月，江浙破获甘凤池、张云如等反清复明案。先是，康熙末年，江浙地区有张念一等以“朱三太子”之名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甘凤池、周崑来等皆与其事。事发，甘凤池、周崑来潜匿，仍以炼气、习武、相命、卖卜、箓符、法术等交友收徒，待机起事。其同党有张云如、陆剑

门、陆同庵等，徒众分布于江宁、常州、无锡、崑山、苏州、嘉兴及河南固始、福建福州等处，与各处衙门均有交结。张云如在江宁活动多年，收徒甚多，交游亦广，与总督范时绎、按察使马世烺俱以坐功笔篆往来，被奉为上宾。张云如曾嘱其徒众："不必别寻功名，当辅助海中真主，明年可以出头。"常州陆剑门，会天文，知兵法，康熙五十四年（1715），包六痴付以海上书札，封为"兵备军储御史"，令其广招党羽。陆剑门随即遍游南北十省，联络反清人士，宣传海外吕宋岛上有朱慈照系潞王之后。陆剑门又联络平湖贡生陆同庵，称海上封伊为兵部尚书、浙江总督，命其准备接应。陆同庵不辞辛苦，终年寝食在船，往来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处，查看水陆形势；又于崑山购园，教习徒众。无锡生员李龙友以教习拳棒为名，联络徒众，用化名与甘凤池等往来。苏州有布坊研匠栾尔集等二十余人结盟。嘉定监生姚秉忠发饷招人，每季给银七两二钱，约以有事随时听用。至是，反清秘密活动为浙江总督李卫侦知，甘凤池、周崑来、张云如皆被捕获，同案人先后被获者共一百五十余人。翌年二月，帝命工部尚书都统李永升、漕运总督性桂往浙江，同李卫会审，将马世烺、张玉金革职拿问。经审实，甘凤池、张云如等皆处斩，马世烺斩监候，范时驿解任。〖35〗

7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九，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八十五万九千六百二十，田地等八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一十五顷八十亩。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三万五千六百五十七两，户部库存银六千零二十四万

八千七百四十七两。米豆麦五百一十七万六千八百三十六石，草四百九十九万六千六百三十一束。茶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三十引，行盐五百一十四万五千三百四十四引，征课银三百九十万一千八百三十八两。铸钱七万四千八百四十八万。

80 设军机处。以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领其事。时西、北两路用兵，以内阁在太和门外，虑漏泄事机，于隆宗门内设军需房，后改名为军机房、办理军机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惟用亲信，不问出身，择部院大臣之熟谙政体者兼摄，选内阁侍读、中书舍人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各军机章京，其升擢仍视本秩。军机处之规制为张廷玉所定。凡有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皇帝朱笔批发。其职掌在拟写上谕及内外臣工所奏有旨敕议者，各审其可否以闻。又外臣章奏，各书为副以藏之。其拟写上谕分明发、廷寄两种。凡宣布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侍郎、总兵、知府以上官员黜陟、调补暨晓谕中外者，谓之明发；凡诰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廷寄，亦称寄信。明发交内阁，以次交于部科传抄发送。廷寄由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紧急者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至八百里。廷寄有其特定之规制：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者，称“军机大臣字寄”；凡

给盐政、官差、藩臬者，称“军机大臣传谕”。廷寄封面皆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及书年月日处皆钤印，保密程度极高。至乾隆年间，举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因承旨出政之权皆出于此，内阁之权遂移于军机处。〖36〗

【考异】军机处为有清一代人政之所出，而其设立准确时间及名称沿革却无明确记载。自清至今，一直存在有雍正四年（1726）、七年（1729）、八年（1730）、十年（1732）四说；有记载则取“雍正中”、“雍正时”、“雍正年间”的说法。

雍正四年（1726）说。台湾学者李宗侗于1959年在《办理军机处略考》（《幼狮学报》一卷二期）一文中首先提出。后得傅宗懋支持，至九十年代俞炳坤撰文赞同，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和论据。该说首先以叶凤毛《内阁小志》有关记载为依据加以考证，指出既然雍正八年（1730）中堂存有内外之分，则内中堂之始“或更在前”，“军需房之设恐不只始于七年”。该说强调军机处之成立属机密，且为渐进。其次，该说引证雍正七年（1729）六月初十日及雍正九年（1731）四月初八日世宗所谓“经理二年有余”和“定议于四年”的两道谕旨，得出结论：“内大学士的实存必始于雍正四年（1726）下半年，此可谓军需房成立之最始时间。至七年（1729）六月始改为军机房，至十年（1732）三月更改为军机处。”第三，该说进一步引用与怡亲王、富宁安、张廷玉、蒋廷锡等人有关材料及上谕（见俞炳坤《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历史档案》1991年3、4期）为旁证，指出雍正四年（1726）十月命户部尚书蒋廷锡兼领兵部尚书，十一月富宁安由西北边塞返京，十二月蒋廷锡虽丁母忧，仍命在任守制，以及亲王以下在内行走之王等，亦得在隆宗门出入等史实，都证明雍正四年（1726）下半年怡亲王等业已参与

密办军需事务。据此，该说认为“至少在五年（1727）二月，‘军需房’作为一个实体确实业已存在。它有明确的职掌——办理北路军需；有首领长官——办理军需大臣，由怡亲王等兼任；有下属司员——由内阁中书、侍读学士等中下级官员兼任；有办公处所——乾清门外直房、板房数间；还有为履行职掌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在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军机处确切设置时间的直接证据以前，把军机处始设时间的上限大致定于雍正四年（1726）的冬季比较稳妥可靠。”

雍正七年（1929）说。至今为止，持此说的学者最多，影响也最大。《枢垣纪略》二二卷，清人王昶《军机处题名记》称：先是，雍正七年（1729），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后六年，上（高宗）即位，改名总理处。乾隆三年（1738），王大臣请罢之，诏复名军机处。英和《恩福堂笔记》记为七年（1729），弘旺《松月堂日下旧见》确记为七年（1729）六月初十日，《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清史稿·允祥传》记为七年（1729）六月，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亦记为七年（1729）。今人认为军机处设立于七年（1729）者，其具体看法又各有差异，张德泽《军机处及其档案》、《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认为，雍正七年（1729）六月在内廷设立军机处。单士魁《清代军机处的沿革职掌和主要档案》和钱实甫《清代的军机处》笼统持七年（1729）说。季上家《浅论清代军机处与极权政治》认为军机处的设立经历了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三个发展阶段，并指出：“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六月初十日，当时的名称谓军需房。”南炳文《军机处设立时间考辨》认为“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年（1729），可能在二月十八日至五月十日之间。”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一书，旁征博引，论述军机处设于雍正七年（1729），并考证了军机处名称的演变情况，其结论为：“自从雍正七年（1729）

设立军需房后先改称军需处或办理军需处，旋称办理军务处，当办理军机事务印信颁发后，始改称办理军机事务处，然后习称办理军机处。”冯尔康亦认为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但有一沿革过程，“即七年（1729）置军机房，八年（1730）改名办理军机处，十年（1732）铸造关防，这是这一机构不断完善和成为定制的过程”。

雍正八年（1730）说。最早确指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的是清高宗，光绪《会典事例》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上谕称：“第自雍正八年（1730）设立军机处以来，五十余年所有谕旨批奏事件，未经发钞者尚多。”梁章钜《枢垣纪略》、吴孝铭《枢垣题名》和《清史稿·张廷玉传》亦记为八年（1730）。今人吴秀良《清代军机处建置的再检讨》一文根据军机处档案起自雍正八年（1730），并排比史事后，指出军需房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吕钊的《清代军机处的设立及其性质》、《清代军机处》及李鹏年等合著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亦持八年（1730）说。赵志强《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认为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持八年（1730）说者除以官私诸书记载为证据外，还注意到了清代的档案材料。其一是嘉庆初年形成的《汉军机档案总册》和《满军机档案总册正副本并月折》明确记载“雍正年自八年（1730）始设外军机处，所以各种折档，俱自八年（1730）始”，或是“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起”，且经查对，军机处各项档案确为八年（1730）起存；其二是乾隆十九年（1754）军机大臣傅恒等上报的满文奏片明确指出：“臣等之军机处，于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才设立。”

雍正十年（1732）说。《清史稿·世宗本纪》称：军机大臣之设，始于雍正十年（1732）六月辛巳。《清史稿·职官志》亦称：雍正十年（1730），始设军机房，后改称军机处。（《军机大臣年

表》和《张廷玉传》又有与此相矛盾的七年（1729）、八年（1730）之记载）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亦记：雍正“十年（1732）春三月，设办理军机处”。现一般认为，颁发印信、更改名称，于雍正十年（1732）三月。十年（1732）说缺乏原始根据，已为大多数学者所否定。

雍正年间说。清人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中记：“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傍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持此说者认为军机处之建立是一过程，“雍正年间”是一准确而恰当的描述，尤其是在尚未发现具体而确切的史料之前，这一说法是最为妥当的。

又：军机处在发展过程中到底有几个阶段、出现过几种名称。一般地说，持八年（1730）、十年（1732）说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否定有“军需房”的名称和阶段。而持七年（1729）说者又有两说：一是三阶段说，即认为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六月初十日，称为军需房，八年（1730）改为军机房，十年（1732）定名军机处，即户部军需房建立在前，袭用户部军需房之名而建立大内的军需房在后，尔后大内军需房更名为军机房、军机处；一是两阶段说，即认为七年（1729）置军机房，八年（1730）改名办理军机处（军机处），十年（1732）铸造关防，这是这一机构不断完善和成为定制的过程。雍正死，乾隆守丧期间，把它改名总理处，谅阴毕，复名军机处，一直沿用至清末，所以说雍正创立军机处，成为有清一代的制度。

又：军机处诞生地有圆明园及大内隆宗门内不同之说法。持圆明园说者据《内阁小志》关于军机处设立过程的记载，认为军机处

的设立是由于满舍人舒赫德、雅尔哈善，汉舍人吴元安、蒋炳四人“愿不换班”，在圆明园“长侍内中堂”而开始的，也就是说军机处的诞生地是圆明园。而《清世宗实录》所记雍正帝行止自七年（1729）二月至五月期间亦常驻圆明园，这又为军机处诞生地是圆明园提供了又一个证据。持隆宗门内说者，据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记录，军机值房最初设在乾清门外西边，寻迁于乾清门内，与南书房相邻，后来移到隆宗门的西面。兹从隆宗门内说。

〖1〗《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2537 页。

〖2〗《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2539、2553 页。

〖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 149—151 页。雍正帝性喜祥瑞，是以雍正朝十三年祥瑞屡现，据统计达六十二起之多，而雍正七年为最高峰，共十八起。所谓祥瑞者可归纳为天文气象，地理水文，珍灵嘉异与民风向化四大类。雍正帝十分善于利用祥瑞与天人感应推行其政事，驱策天地鬼神为其政治服务。

〖4〗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 323—324 页；《清史编年》四卷 365 页。

〖5〗《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2547 页。

〖6〗《清史编年》四卷 366—367 页。

〖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七八；《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2580 页；《清史列传》卷一三。

〖8〗《清世宗实录》卷七八；《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四。

〖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 733—734 页。

〖10〗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2604—2608 页；《清世宗实

录》卷七八；《上谕旗务议复》；《啸亭杂录》卷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五册100页。

〖11〗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八一；《畿辅通志》卷八；《清世宗诗文集》卷二九，《己酉夏南甸大阅》。

〖1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七册329—330页。

〖1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五册103—104页。

〖14〗参见：《清史编年》四卷383—384页；《清世宗实录》卷八二。

〖15〗《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23—224页；《中俄边界条约集》15页。

〖1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五册415—423页。

〖17〗《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1834—1835页。

〖18〗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六册628页；十七册237页；《史料旬刊》十一期；《大义觉迷录》卷三；《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3187—3189页。

〖1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六册464页。

〖20〗《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2985—2896页。

〖21〗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七册483—484、715—717页；《朱批谕旨》；《清史编年》四卷396页。

〖2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六册21—22页。

〖2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六册670—672页。

〖2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六册670—672页。

〖25〗《清史编年》四卷398—399页。

〖26〗《雍正朝起居注册》3123—3124页。

〖27〗《大义觉迷录》共四卷，内收有关上谕十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二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见《清

史资料》第四辑。

〖28〗《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3152—3153 页。

〖29〗《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3160—3161 页。

〖30〗《清史编年》四卷 408 页。

〖31〗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八七；《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3180—3181、3186—3196、3224—3225 页；《大义觉迷录》卷三。

〖32〗《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册 3231—3232 页。

〖33〗《清史编年》四卷 414 页。

〖34〗《清史编年》四卷 417 页。

〖35〗参见：《清史编年》四卷 423 页；《朱批谕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七册 614 页。

〖36〗参见：《春融堂集》卷四七，《军机处题名记》；《养吉斋丛录》卷四；《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廷寄》。

清通鉴　卷八七

雍正八年　庚戌　公元1730年

正月十三日（3月1日）

1 雍正帝谕八旗官兵勿信“左道妖言”，略曰：从来左道妖言如谶纬图记禨祥祸福之属，皆足以惑世诬民，为人心风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恶而严禁之，苟有犯者，必置之重典，虽赦不宥，所以为世道民风计者至深远也。陕西之人，秉性直鲁，凡好为妄诞之说者，多来此省摇惑人心，年来已屡有其事。观满洲、汉军人等每易为此等邪说所惑，延信、年羹尧、允禵皆借怪异荒唐之说，以助其妄乱悖逆之心。现草野之间妖言惑众之风未尝止息，所赖官员悉心化导，严加禁约，去其迷乱，挽其颓靡，斯于人心风俗有所裨益。乃不能化导禁约，而转从而崇信之，是以身为庶民之倡，又何怪闾阎无知之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觉悟耶！凡造为灾异祸福之说者，幸而其言不验则为害尚小，

倘天时气数偶与其言相合一二，则信者愈众而为害愈大。甚至心怀不逞之徒，借此妖言，妄兴兵革，荼毒生灵，不可不防其渐也。

二十一日（3月9日）

2 命西藏达赖喇嘛由四川里塘移居泰宁城之惠远庙。泰宁，藏语“噶达城”，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西北，里塘东北方向。雍正七年（1729），于此处为达赖喇嘛建惠远庙。庙仿西藏大昭寺，边长二百丈，有殿堂楼房千余间、平房四百间，建造用银四十万两。至是，命达赖喇嘛移居之。达赖喇嘛于二月初三日抵达，驻锡六年。雍正帝撰《惠远庙碑文》，其文略曰：我皇考重兴黄教，用以慰番众皈依佛教之诚，并酬班禅、达赖喇嘛累世恭顺之悃也。朕御极以来，加意护持，俾安净土。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劝善惩恶，济人觉世为本。黄教之传，所以推广佛经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则佛法之流布愈广，而番彝之向善者益众。西藏既有班禅额尔德尼，而近边之番彝离藏辽远，皆有皈依佛法之心。惟兹川省打箭炉之外，有地曰“噶达”，赐额曰“惠远”。丹雘辉煌，器用充备，置兵以卫之。达赖喇嘛来登禅榻，率诸徒众咸就新居，诸番耆幼踊跃忻喜。〔1〕

二十四日（3月12日）

3 两广总督郝玉麟奏报上年十二月揭阳现“祥云”。朱批：“各省如此屡现庆云，朕实深疑之。”

4 是月，湖北通山县知县井濬首告其幕客唐孙镐作《揭帖》为吕留良辩。

唐孙镐，浙江绍兴人，偶阅《京报》，见有闽人诸葛际盛秉朝廷意旨所作讨吕檄文，乃作《揭帖》痛斥之，以表“士林之公愤”。文称：诸葛际盛天良丧尽，妄作谤书，上蔽圣聪，下欺士类，几令吾道沦胥，斯文扫地。吕留良《四书讲义》阐扬圣道至精且详，海内文人莫不宗之。惜乎皇上日理万机，无暇翻阅。若焚书灭族，则读书明理之士无不为之寒心，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请赦吕氏之罪，斩诸葛际盛之头以悬示天下。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不讥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寻巡察湖广给事中唐继祖奏报，请将唐孙镐“立置重典”。〖2〗

5 府谷星陨。清水堡夜半天有红光一道，随霹雳一声落地，下入四尺，掘之，得黑石一块，如碗状，送供祖师庙。〖3〗

二月初四日（3月22日）

6 先是，曾静既免罪释放，乃著《归仁说》，宣清朝得统之正曰：“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并赞颂雍正帝人品贵重，造德纯熟、学问渊源、历练缜密、处事精详，一言蔽之乃“圣德同天之大”。欲往各地“现身说法，化导愚顽”。遂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其往江宁、苏州、杭州现身说法。随又送往湖南，令其料理家务毕，自

投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至是，湖南巡抚赵弘恩、观风整俗使李徽奏：应令曾静遍历乡村，周详开导愚顽，其日用量为捐给。又称，曾静投递观风整俗使禀帖有云："静今日之于大人，本臣子也。而大人之于静，即君父也"，甚为悖逆。得旨：既已赦其叛逆大罪，不忍以此小节罪之。命切加教导，时时管束。十月，命赵弘恩酌量赏银一千两，为曾静安家之资。寻李徽奏：湖南省城贴有"万姓传单"，约"共执曾静，缚手沉潭，以彰公愤"。已严行制止。〖4〗

翌年（1731），命史贻直往陕西宣谕时，携张熙前往。十年（1732）二月，命张熙回湖南安仁原籍候旨。

初六日（3月24日）

7 停京官、外官保举之例。雍正帝谕曰：为政之道，务在得人。朕加意旁求，惟期贤才奋庸，布列庶位，百职修举，嘉惠民生，凡所以遴选而登进之者亦多方矣。雍正六年（1728）十月间，以各处需员甚多，而赴部铨选之人不敷拣用，特降谕旨，令京官大学士以下，主事以上，外官督抚以下，知县以上，每人各举一人，送部引见，庶可以收得人之效。乃历今一载有余，已经陆续引见五百余人。朕留心体察，其中固有可用之材，而庸劣幼稚之辈，不当举而举者，正复不少。可见苟且塞责及徇情营私之习，未尽屏除也。今行之既已年余，而内外官员未经举报者尚多，时日既久，不行举荐，则其平日必无深知灼见之人可知。若辗转迟延，必致人萌奔竞之心，而滋夤缘请托之弊，所当酌量变通者也。现今会试中额广至四百名，其中必有可供任使之人，而直省选拔贡生陆续来京，亦可拣选教导而

成就之，以备庶官之用，著将各保一人之例停止，若有已经到部者，仍准其引见。〖5〗

初八日（3月26日）

8 禁钦差、巡察等官收受门包及有司借端需索。钦差、巡察等官所到州县地方，多有收受门包之事。雍正帝闻之，特谕内阁曰：凡从京师奉差官员，朕皆给以驿递夫马并每日供应之费，不使其丝毫取于地方。如果该员有用度不敷之处，该省督抚当据实为之陈奏，不应令其借门包之名以为将来巧取之渐，如塞楞额之在山东，其明征也。况州县各官所有每年养廉银之项，不过足供本官任内之用，安能有余以为应酬之具？若不早行禁止，必至仍有剥削民膏之患也。著各省督抚通行晓谕所属地方，倘嗣后出差之员仍蹈此习，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若该督抚不行查参，则照失于觉察例处分。又闻外省衙门请换印信，其使费竟至百金或数十金，只因繁费太多，以致州县官员任印信模糊而不行详请。夫换印乃国家之公事，该管衙门何得视为取利之途？嗣后著严行禁止，不许得受一文。倘有仍前需索或借端稽迟者，经访闻，定行从重议处。〖6〗

十七日(4月4日)

9 酌免雍正三年（1725）以前各直省官员名下应追赃银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赔、代赔银两。谕曰：从来察吏之道，莫先于奖廉惩贪。盖贪黩之风不息，则上亏国课，下剥民膏，其为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关系钱粮而已。

乃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婪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数年来，加意整顿，若果人心知儆，旧习渐除，令朕得施宽大之政，乃朕之至愿也。近观各省吏治虽尚未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是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宽宥之初心矣！今欲酌免远年承追之项，将各直省官员名下应追赃银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赔、代赔银两，凡事在雍正三年（1725）以前已经发觉者，查明情由，具奏免追。但雍正四年（1726）正月以后犯罪之案，乃屡经训谕而不悛改者，不准宽免。至于军务钱粮，关系重大，其昔年西宁、肃州、阿尔泰军需等案内应追银两，虽在雍正三年（1725）以前，亦不准豁免。

旋命豁免户部历年亏空应追未完银两。谕称：从前历年户部亏空库银至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故责令历年该管之堂官、库员赔补，以示儆戒。然追完之数甚少，拖欠之项甚多，累年不能清结。今一体施恩，将各员名下应追未完银两悉行豁免，仍照怡亲王允祥所请，将所存余平饭银代为完项。〖7〗

十八日（4月5日）

10 晋封诚郡王允祉为和硕诚亲王，贝勒允禑为多罗愉郡王，贝子允祎为多罗贝勒，封二十一皇弟允禧、二十二皇弟允祜为固山贝子，二十三皇弟允祁为镇国公。

二十日（4月7日）

11 整顿八旗绿营兵丁银两生息之制。谕内阁曰：满汉内外兵丁，朕皆一视同仁，冀其俯仰有资，吉凶用度不致匮乏，为此拳拳于心久矣。但经理区划之方不得不由近而远，次第举行，以期行之无弊，方为有益。是以首先及于在京之八旗，上半年则通行于各省驻防及督抚、提督、标下，按其兵丁之数分别赏银之多寡，令各该管大臣商酌营运，取其息银，以备兵丁支领之用。至于各省镇标则拟渐次及之。今见各处督抚、提督经划具奏前来，亦有经理得宜，可收实用者；亦有布置来当，难于举行者，可见料理此事之难矣。至于镇臣之才又不及提臣等，则料理愈觉繁难。倘因朕此时加惠兵丁而启将来争竞之端，以致弁兵上下之间互相龃龉，则是恤兵之美意转生营伍之事端，非所以爱之也。著各该总兵官询问标下兵丁等，若朕赏银后，伊等悉听该管官措置出纳，不生事端，一一出具甘结，总兵官具疏保题。至于营运经理之法，著该省督抚、提督、会同总兵官悉心商酌，如何料理可以常久遵行无弊。

二十八日（4月15日）

12 先是，浙江总督李卫奏言：内外洋面大小船只，令于篷上书为某处某号，并船户姓名刊刻船尾，以别奸良，通行沿海各省一体遵行。至是，兵部议准，命严行管理内外洋面船只。

二十九日（4月16日）

13 南掌国（即老挝）遣使纳贡，并请永定贡期。礼部

议奏：嗣后南掌国酌令五年进贡一次，今年初次纳贡，应照苏禄国初次进贡之例，颁赐敕谕一道。雍正帝赐南掌国王文绮、器皿等物。〖8〗

三月初一日（4月17日）

14 准降革官员重新引见，另行定夺是否任用。谕曰：朕爱惜人材，不忍听其限于考成，遂至放废。而外任各官，案件繁多，往往易罹参罚，是以数年来，因公诖误之员，例应降革者多于覆本之内降旨，令该上司出具考语，送部引见，若其才具稍有可用，必再试以职任而成全之。虽片善寸长，亦不肯轻弃也。在京部院司官及旗员等，虽参罚之案不多，亦有因公诖误者，所当一体加恩，与以赎过自新之路。嗣后在京文武各员有因公诖误至于降革，而任内无钱粮不清及治罪之案者，准照外员之例，由该堂官、该旗大臣出具考语奏闻，带领引见，或将该员仍留任，或另行试用，或照例降革。

15 严禁书役、胥吏藉势横行。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书役藉势横行之弊，略言：各衙门设有书办、衙役，所以供抄写、备差遣，原为必不可缺少之人。无如若辈守法者少，坏法者多。广东布政使衙门各项书役皆系父兄子侄更易姓名，替换承充，盘踞既久，百弊丛生。臣由知县以至藩司，遍历各省，每见督抚司道之书役狐假虎威，无恶不作。书办分内外班，内班经管案件，外班传递消息，朋比为奸，种种讹诈。饱其贪壑，则改重为轻；拂其所欲，则批驳不已。吏办舞文弄法，差役纵肆婪赃，各省大率皆然。请旨通加严饬，庶书役知所警戒，而吏民免受欺凌。因谕内阁

曰：从来胥役之为患有关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抚自能觉照而防范之，而庸懦之督抚为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督抚藩臬应约束于平时，访察于临事，秉公驾驭，用意防闲，一有见闻，即加惩治。不存姑息之见，不留回护之心，如此则若辈虽欲舞弊而不能，虽欲玩法而不敢矣。〖9〗

初四日（4月20日）

16 将《州县官规则指南》一书刊刻付印，颁发州县。谕曰：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万姓之休戚，故自古以来慎重其选。而朕之广揽旁求，训勉告诫，冀其奏循良之绩，以惠我烝黎者，亦备极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务皆发端于州县，头绪纷繁，情伪百出，而膺斯任者，类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练习于平时，而欲措施于一旦，无怪乎彷徨瞻顾，心志茫然。即采访咨询而告之者，未必其尽言无隐。向以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1724）曾令二臣商酌规则，以为州县之指南，乃书未就绪而沈近思物故。迩年以来朱轼复时多病，此事遂至迟延，去年始降旨委诸总督田文镜、李卫，各抒所见，缮录诸条以进。其条理详明，言词剀切，民情吏习，罔不兼备，大纲细目，莫不备举。诚新进之津梁，庶官之模范也。慎守官方，勤恤民隐，兴利除害，易俗移风为其大旨。爰就付之刊刻，颁赐州县各一帙，俾朝夕观览，省察提撕。

初六日（4月22日）

17 先是，班禅额尔德尼、贝子颇罗鼐奏称藏内人等请送回达赖喇嘛，略言：土伯特民少而地瘠，又因达赖喇嘛不在此居住，凡事甚难，臣贝子颇罗鼐知识浅陋，或不能料理事务，心甚忧之。现今班禅额尔德尼年已垂老，使达赖喇嘛不日起程回归土伯特，此亦惟圣恩之是赖耳。至是，雍正帝谕议政大臣，略曰：朕将达赖喇嘛移于内地里塘居住，自有深意。朕原降之旨亦并无令达赖喇嘛长住里塘之语，俟准噶尔事定时，若达赖喇嘛欲于两处来往行走，令其具奏请旨。今达赖喇嘛若在藏居住，必须多遣兵马防守，朕心始安。兵马若多，藏内地方偏小，饭食口粮喂养马匹之物定然不敷，而唐古忒之众必致劳苦；驻扎之兵马若少，恐准噶尔又似从前潜行偷盗，抢去达赖喇嘛，关系非轻。朕详加筹画，始多费钱粮，建造庙宇，移达赖喇嘛于里塘居住。达赖喇嘛当遣去与否，朕自有定见。若达赖喇嘛不应遣去，岂因伊等奏请即行遣去耶？若达赖喇嘛应当遣去之时，伊等即奏请不必遣去，朕一定遣之使去，总应听朕指示，敬谨遵行。此谕著发与副都统马喇、僧格等，晓谕班禅额尔德尼、贝子颇罗鼐等，并遍行传谕藏内之人。〖10〗同日，命西藏办事内阁学士僧格统兵一千五百至腾格里脑儿驻防。

初七日（4月23日）

18 谕火耗不可成为定额。四川巡抚宪德奏言火耗事：钱粮耗羡原为各官养廉之资，川省丈量田地钱粮，现在造册，尚未核总，难稽确数，未敢遽减。请将应输火耗并自

首丈量田地火耗，先为减定每两二钱五分之数，预先晓谕，使将来征收，愚民有所适从。雍正帝谕曰：钱粮之加火耗，原非应有之项，第以地方公用出于万不得已，是以酌定数目，以为官民两便之道，若有重耗者，即严参治罪，其来久矣。该督抚于所属之耗羡只应具折奏闻，或咨部存案，不应见之本章。若将此项载入本内，恐相沿日久，遂成定额，而成不可裁汰之势，虽有清廉之有司欲行减耗之善政，而有所不能矣。〖11〗

初十日（4月26日）

19 浙江总督李卫奏报：前命商人郑恒鸣往日本打探情形，回称日本长崎头目令通事传话，托其转告中国总商头李君泽及浙江总督曰："从前因欲法中国，讲究制度，致有中国商人违禁私带货物、人口、僧众，被中国拿获后，只从宽发落，不加日本之咎，感戴中国皇帝恩德，实在诚服。已将陆续招去之人交商馆于原船附归。铜斤贸易照额发贩，不敢短少。以后贸易俱遵守法度，禁物不复私带。惟长崎有关帝、天后两处庙宇，盼延僧人二名在内焚香祝福。又欲购《太平圣惠方》、《颜氏勾股全书》及黄明阿胶、籐边花篮等件，不敢私带，现经商会禀明。日本所产硫磺，一向不令商人私买，以后可由中国商人凭官府文照所核定数量购买。"旋李卫再奏，得旨：不必购买日本硫磺。可告之中国所恃在德，不在军器利钝。药方等书经检视后由商人带给。僧人择老成行优者命往。所求勾股全书，将康熙帝所制《律历渊源》中之《算法》、《律吕》二书发往。〖12〗

十八日（5月4日）

20 整顿永顺府秋粮，按田升科。初，永顺一府所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每年秋粮共银二百八十两，向来皆由土司交纳，虽有秋粮之名，实不从田亩征收。永顺则名火坑钱，民间炊爨，每一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则名锄头钱，每一锄入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户钱，与火坑相等，所交秋粮即于此内量行拨解。至于成熟之田，土官多择其肥饶者自行种收，余复为舍把头人分占，民间止有零星犄角之地，每年杂派数次，任意轻重，此土司征民之陋规也。改土归流之后，各有司因田亩未经清丈，或按土户均摊，或照土司田种旧册摊派，以完秋粮。二百八十两之数，虽较土司陋规十不及一，民皆欢欣乐输，然无田之民或以火坑等项尚未尽除，而有力之家隐占田亩不输赋税。至是，命将永顺一府秋粮二百八十两豁免一年，俾土民咸知向日火坑等项，从此永远蠲免，其有产之家许将已经成熟田地若干亩开明四至，并将上中下地亩价值若干之处，限一年内自行开报，地方官给与印照，准其永远为业。此次免其税契，俟一年报齐之后，有司照册确查，按田肥瘠，分别升科，以完此秋粮二百八十金之额赋。如有隐漏者，照例究治，一切杂派私征，严行禁革。〖13〗

21 因怡亲王允祥患病，命直隶水利衙门一切大小事件应启知怡亲王者俱禀知大学士朱轼定夺办理。嗣后工程重大事务有调度失宜者，则朱轼之责，至于修筑不坚，防护不慎，管束不严与怠惰疏虞，推诿迟误等弊，皆于分理之官员是问。〖14〗

二十三日（5月9日）

22 湖南巡抚赵弘恩参奏署耒阳县改教知县邹昌时嘱托刘梦熊求调小县，或俟新任交代，狡黠钻营，请革职究审。雍正帝谕曰：邹昌时著革职，其嘱托钻营情由，该抚严审究拟具奏。夤缘请托之风，颠倒是非，大有关于人心吏治。数年以来，朕时加训饬，而此风尚不止息者，则以人心习染已深，蔽锢已久，以徇私为固然，以秉公为苛刻。若不得一二持正之臣工举发惩创，则营私作弊之习无计可除，欲望人心安静，吏治肃清，不可得也。〖15〗

二十四日（5月10日）

23 严禁以“部费”等陋规克扣兵丁粮饷。陕西兴汉镇有加米部费，每年兵丁公凑银三百两，同奏销银两一并送交部、科，有庆贺表笺陋规，每年兵丁公凑银四十两等。事闻，谕内阁曰：此皆内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饱私囊。弁兵等力量几何，安能供此旁出之使费。著严行禁革，如部科书吏人等仍前需索，或于文移册籍中故意搜求者，著该管大臣具折参奏。

24 令征收漕米一体遵行“联三板串之法”。时收漕积弊甚重，其收粮，进仓十斛，只算九斛，是为暗扣；其斛口大逾尺，满必四五指，又有脚踢、凌尖、松斛诸弊，是为明扣，至加三加四不等。是以胥吏一签收书，即买奴婢，置田宅，妻孥鲜衣美食，若顷刻致富者。为除此弊，御史窦启瑛奏称：征收粮米用联三板串之法甚为妥协。惟是有漕地方未曾奉有部文，未必通行划一。雍正帝将窦启瑛所奏发与仓场侍郎岳尔岱、涂天相查议。旋回奏：联三板串

之法，应令有漕地方划一通行。嗣后州县征收粮米之时，预将各里各甲花户额数，填定联三板串，一给纳户执照，一发经承销册，一存州县查对。按户征收，对册完纳，即行截给归农。其未经截给者，即系欠户，该印官查摘追比。若遇有粮无票，有票无粮等情，即系胥吏侵蚀，立即监禁严追。如此则胥役之伎俩莫施，于吏治民生甚有裨益。〖16〗

25 雍正帝命访求“龚仙人”。时四川成都府有龚纶者，当地称“龚仙人”。精岐黄术，善养生，年九十，步履如飞，善骑马，健如少壮，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实有得于养生之道者。雍正帝密谕川抚宪德优礼荣待，安车送京。至是，宪德回奏：此人已死，据其六十五岁之长子龚泽远言：其父生于明崇祯戊寅年，父妾所生二子一年七岁，一年四岁。朱批：“其子中或有曾领伊父之道理者乎？必须优待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宪德随回奏：龚泽远于其父之秘传不敢承当，医道平常，不便送京。〖17〗

二十六日（5月12日）

26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西北两路大军即将出师。朱批：“倘蒙上天慈佑，亦未有将一部落数万之众尽行剿灭之理。便移居内地，人数众多，不便处亦不可枚举。不但准噶尔部落人众，便噶尔丹策零若肯实心向化，亲至京城受爵归诚，将伊等分地安置，遍设旗分佐领，亦如西海，可保永久相安无事。而伊犁一带地方亦省一番措置，又可以捍御西北一带各种诸部落。”又言：已密谕傅尔丹，两军相会时，一切悉听卿之主张，万不可另立主见掣肘。〖18〗

二十九日（5月15日）

27 议知县改教。广东巡抚傅泰参奏：阳春县知县黄敷言催科乏术，高明县知县汪开铨才具平常，开平县知县魏泌赋性糊涂，复耽曲蘖，保昌县知县田国珍柔懦因循，胥役蒙蔽，以上各员俱由科甲出身，请照例改补教职。吏部议如所请。雍正帝谕称：教职一官，陶成士类，关系甚重。凡科甲出身之知县，有准督抚题请改教之例，盖以该员才具不足以治民，而学品尚堪以训士，故畀师儒之席，俾得展其所长，以为国家兴贤育才之助，并非以县令改教，使不才者可借以藏身，而为督抚者可以滥行题请也。该督抚草率具题，甚属不合，该部照所请议覆，亦属不合。魏泌著回原籍，其改教之处不准行。嗣后知县改教之员，如有不堪课士之人，只可勒令休致，倘仍瞻顾苟且题请，必将该督抚议处，著通行各直省知之，余依议。〖19〗

四月初五日（5月21日）

28 钦定庚戌科殿试卷并传胪。

本月初四日，读卷官大学士马尔赛等进呈殿试策十卷，恭候钦定。午时，雍正帝于懋勤殿召读卷官及大学士蒋廷锡同入。帝曰：尔等读卷官所拟十卷，朕俱详览，第一卷文甚佳，无可移易，随启弥封，为周霨。帝曰：尔等知此人否？大学士张廷玉奏曰：周霨现在实录馆誊写正本，考取书法，原是第一。帝曰：会元卷在何处？张廷玉奏曰：第三卷想是会元。帝曰：何以知之？张廷玉奏曰：会元之字，臣曾见过，第三卷笔迹相同，应是会元之卷。帝曰：第三卷可置第二。随启弥封，为沈昌宇。帝曰：所拟第二

卷可置第三。随启弥封，为梁诗正，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帝曰：一甲三名俱浙江人，从前殿试有此事否？大学士蒋廷锡奏曰：康熙十二年癸丑科一甲俱江南人。帝曰：既有江南之例，则一甲三名俱取浙人亦可行矣。帝又曰：尔等所拟第九卷，字、策俱好，可置二甲第一。蒋廷锡奏曰：第九卷是臣子蒋溥。帝曰：朕从未见尔子笔迹，今从无心中拔取，甚为可喜。因命张廷玉照所定前后名次，填写卷面。遂定庚戌科三鼎甲：状元周霦，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榜眼沈昌字，浙江秀水人；探花梁诗正，浙江钱塘人。至是，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周霦、沈昌字、梁诗正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蒋溥、嵇璜、曹一士、吴嗣爵三百九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大学士蒋廷锡、礼部侍郎鄂尔奇、工部侍郎孙嘉淦、内阁学士任兰枝。

是科，复浙江举人会试，浙江举人中式者达七十人。三鼎甲皆浙江人。报录到杭州，阖城绅衿士庶欢呼踊跃，诵声载道。本科会试正考官为文华殿大学士蒋廷锡，副考官为礼部侍郎鄂尔奇、工部侍郎孙嘉淦、内阁学士任兰枝。〖20〗

初六日（5月22日）

29 因四川忠州、垫江等处丈量田地引起民变，谕川省士民：四川自兵火以来，人民稀少，田地荒芜；底定后复归祖业，又未经勘丈，是以多所隐匿。历年既久，人丁敷衍，以界畔无据遂相争构讼，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大半为界址不清，因之非勘丈无以判其曲直，清其田亩。马会伯、宪德、岳钟琪先后所奏皆同。九卿会议，亦以应当

举行覆奏。因派科臣高维新等前往办理。本年正月，宪德以清丈事竣，具本代川民谢恩，咸称：疆界既已分明，额赋尤为公溥，下符民志，上契天心。既称通省士民欢呼感戴，异口同声，何以又有匪类暗结邪党、肆行诽谤？可见平日地方大吏化导之未周，董戒之不力。若果如奸民所言，有需索扰累之事，则该抚失于觉察，咎有攸归。〖21〗

初八日（5月24日）

30 训诫兵丁骄纵之习。给事中王瓒奏称：设兵所以卫民，有百日不用之兵威，无一日可弛之武备。各省兵制有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协标，各名目其间轻重相维，大小相制，自朝廷视之，兵丁总属一体，无有歧视者也。每见督抚提标之兵，差事简少，驻扎省会热闹地方，自谓大标，习气多有骄肆，平素欺压良民，短价强买，甚至藐视同城文官，或骑马闯道，全无敬礼之意。动辄伙众干求，以势挟制。因公调遣，则多方借贷求恳。此实臣见闻所及者。得旨：从来练兵之道，固在乎技勇优长，尤在乎明晓礼义，谨守法度。数年以来，朕轸念兵丁，屡加恩恤，策划生息之策，济其吉凶之用，无非望其循理奉公，以受国家之恩养也。但闻有数省兵丁骄纵之习难除，傲慢之气未改，而湖广为尤甚。给事中王瓒所奏甚为详悉，切中兵丁之弊，此乃该管官员之责。著直省督抚提督切加训诲，严加约束。倘有生事不法者，即重治其罪，无得姑容，以长恶习。〖22〗

初九日（5月25日）

31 向例大学士、尚书，俱正二品，命嗣后授大学士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旋又定：总督未加尚书衔者为正二品，侍郎、巡抚为从二品。〖23〗

十一日（5月27日）

32 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报：所颁《大义觉迷录》收迄，已雇匠印刷，分发全省各州县，饬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后，即将《大义觉迷录》朗诵开导，务使穷乡僻壤处处周知。寻湖南巡抚赵弘恩、巡视台湾给事中奚德慎等相继奏报收迄所颁《大义觉迷录》。湖南星速印刷、广为宣讲，并刻版三副，一送学政，于历试处所听生童刊刷；二给各府，听绅士刊刷。台湾将《大义觉迷录》印刷一千二百三十部，颁发各县绅衿士民。〖24〗

33 王士俊又奏：自七年二月将盗贼自首者三百分发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安插，并派强干之员任多盗地方之巡检后，去年至今，广东盗案甚少，是年并无被盗之处。〖25〗

二十一日（6月6日）

34 以京师亢旱，开复降革官员。谕内阁曰：朕澄清吏治，整饬官方，时时训勉大小臣工实心供职，以熙庶绩而惠兆民。又恐职官甚多，优劣不等，或视诰诫为具文，不知儆惕。是以遇有参处之案，率多按例处分，不稍宽贷，盖欲其谨小慎微，时时检束，则自不至于逾闲荡检，干犯重罚也。而外省督抚等亦遵奉法纪，察吏严肃，不肯宽假

姑容。内外之考课如此，无非察吏安民，惩贪劝善之意，并非苛刻以待臣工也。今因京师雨泽愆期，朕虔加修省并推求政事之阙失，特开恩宽免，咸予以自新迁转之路。除特旨永停俸禄者不行开复外，著将内外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一应革职、降职留任及罚俸停升之案，悉行宽免，准其开复。

二十三日（6月8日）

35 谕地方官防灭蝗灾。略曰：蝗蝻生于水泽之中，乃鱼子变化而成，是以江南淮扬之州县，地接湖滩，往往易遭蝗蝻之灾，所当防之于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来有蝗蝻之害者，应通行晓谕附近居民，于大热久晴之后，周历湖滨洼地及深山穷谷无人之处，实心实力审视体察，一有萌动之机，无分多寡，即行剪除消灭。倘民力或有不敷，即禀报该地方官督率人工协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诚实兵役，会同里长耆民等，留心察视，不可疏忽怠玩，如此则人力易施，虫灾可杜，于禾稼大有裨益。

五月初四日（6月18日）

36 允祥卒。

允祥（1686—1730），初名胤祥，康熙帝第十三子，母敬敏皇贵妃章佳氏。自幼长于骑射，善书法诗章，康熙四十八年（1709）封贝子，自是有巡幸，辄从，与皇四子胤禛交好无间。太子既废，以争储革爵圈禁，康熙帝去世前始放出高墙。雍正帝登极，即命为总理事务王大臣，旋封怡亲王，命总理户部。雍正初政，受命规划京畿水利营田，

办理军机，兼议政、军机大臣，凡宫中府中皆一手经画料理。雍正四年（1726），受赐“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匾，宠眷至此而极。八年（1730）五月疾笃，至是卒。终年四十有四。谕各省督抚著派官员或弟子前来拜谒王陵。雍正帝亲临视，悲恸不已，命辍朝三日。翌日，再临丧次，奠酒举哀。谕称：盖王之事朕，诚敬忠爱之心，八年有如一日，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显名厚德为宇宙之全人。谥曰“贤”，于直隶涞水县水东村修怡亲王园寝，在奉天、直隶、江南、浙江各建祠宇，以昭崇报。命复其名上一字为“胤”，以与其他兄弟相区别，并配享太庙。乾隆中，祀盛京贤王祠，命王爵世袭罔替。〖26〗

本月，雍正帝多次称誉怡亲王之功绩，略谓：朕御极之初，命王总理事务。时阿其那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王一人挺然独立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俾奸宄不得其志。青海蒙古叛，年羹尧领兵进剿，隆科多因与私怨，百计阻挠。王力言既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阃之道。朕从王言，而隆科多不能从中掣肘，于是青海旋即荡平。王夙夜非懈，公而忘私，精白一心，无欺无隐，殚竭忠诚，赞襄于密勿之地者，八年有如一日。至于军务机宜、度支出纳、兴修水利、督领禁军，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策画料理，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其有闻于吏治民生之利弊，有闻必奏，每语必详，户部历年亏空，曾奏请宽免。又曾谏皇上用法稍觉严厉。而为国家保护善类、培养人才，一片笃诚真切之念。如果亲王，隆科多曾奏：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

圣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宫迎驾伺候等语。是以差往陵寝处暂住以远之。王在朕前极称果亲王居心端方，力为保奏。遂因王言，特加任用。王之功在社稷者大矣。然王之懿德美行，从不欲表著于人，而人亦无从尽知之。朕即知王最深，亦口不能宣，笔不能述也。王之年齿，小朕八岁，不但赖王襄赞朕躬，且望王辅弼于将来，为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业，使我国家受无疆之福。岂料王竟舍我而长逝耶！〖27〗

初六日（6月20日）

37 鲁国华诬奏回民，奉旨切责。先是，署理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奏称：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考试营业，与民无异，自宜凛遵历度。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私计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名曰拜年。又平日尚白，早晚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不知供奉何神，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请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倘怙终不悛，将私记年月者照左道惑众律治罪，擅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如地方官容隐，督抚徇庇，亦一并照律议处。至是，得旨：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数年来，未见有回民作奸犯科，逞凶肆恶者。且其中有志上进者甚多，应试服官，同于士庶，而以文武科名出身，荐登显秩，为国家宣力效忠者常不乏人。如从前之马进良、马雄，近日之哈元生者，不胜枚举，皆令名劳绩昭著者也。至回民之自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其来久矣，历代亦并未通行禁约，强

其划一也。从前参奏回民者甚多，陈世倌于雍正元年（1723）便亦如此具奏，朕曾切责之，今鲁国华于朕已经降旨通行训导回民之后，仍复如此陈奏，不知其出于何心。向后倘回民本无过愆，而大小官员等因其习尚少有不同，以此区区末节故意苛求，妄行渎奏者，必严加处分。

本年六月，吏部议覆，鲁国华并不将地方事宜悉心办理，乃以回民风俗之末节妄行渎奏，有乖职守，应革职。旋得旨：鲁国华著革职留任，回京赎罪效力行走。〖28〗

初十日（6月24日）

38 以准噶尔使臣特磊至京，暂缓进兵准噶尔。两路大军前定于今年进发，征讨准噶尔部。因准噶尔使者特磊至京，帝谕大学士等曰：准噶尔噶尔丹策零，藏匿负罪潜逃之罗卜藏丹津，抗违国法，因特发两路大兵，声罪致讨。期于今年进兵，直捣伊里（伊犁）。今噶尔丹策零，遣使特磊，奉表陈奏。谓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天朝，因闻进兵之信，暂行中止。若天朝俯念愚昧，赦其已往，即将罗卜藏丹津解送。朕欲将特磊遣回。并差大员至准噶尔，谕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邻，速将逃匿送出。伊若一一听命，朕当宽宥其罪。其进兵之期，暂缓一年。俟特磊起身之后，著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参赞大臣陈泰、苏图来京。其靖边大将军印务，著副将军巴赛护理。并令署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就近协理。所有应行事宜，著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等详细议具奏。遣官偕特磊往谕该部：若受封定界，敦族睦邻，送回逃匿者，即可宽宥。并著大将军傅尔丹、岳钟琪于今年九月十五日前后到京计

议军机。

十九日（7月3日）

39 除丐户之贱籍。江苏巡抚尹继善疏言：苏州府属之常熟、昭文二县旧有“丐户”，不得列于四民，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于编氓。下部议行。

二十二日（7月6日）

40 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南巡至杭州，法国传教士德玛诺接驾，曾蒙恩赏银一百两，遂于杭州北门大街添造天主堂一座。至雍正初元，始行禁教，遣送教士，德玛诺因在浙染病，具呈调治，宽限回京，得以拖延，未被遣送；天主堂因德玛诺藉口奉旨建造，故未拆改。至是，李卫奏曰：从前因病暂留杭州之西洋人德码诺已遣送至澳门，其所遗之天主堂一所，并非奉敕建造。西洋人原系异域外教，无知愚民多有贪伊厚利，暗地入其教中，并及驻防旗下亦染此风，甚有关系。伏思海洋之中，惟天后最显灵应，即外夷西洋各种之人无不敬畏。本朝原奉敕封褒崇，凡近海之处，俱有大庙，商民往来祈福，独杭州为省会重地，控扼江海，臣意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字样，诸凡合适，不用更造，只须装塑神像，择德行羽流供奉香火，并不露曾经奏请改正之处，则祀典既清而异端亦得靖其萌蘖矣。李卫并作《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碑记》。〖29〗

二十四日（7月8日）

41 诚亲王允祉除封禁锢。

允祉，康熙帝第三子，雍正帝之兄。先是，雍正帝历数允祉之情罪，命宗人府及诸王大臣等定议具奏。至是，诸王大臣等议覆：仅就其大者言之，允祉亦有十罪：一、不孝。圣祖时诸事违逆，性情乖张，行事残刻。圣祖有病，毫无忧戚，且怀冀幸之意。谒陵时不早集行礼，任意怠忽。其于母妃肆行忤逆。敬敏皇贵妃逝服未除即剃头。二、妄乱。太子允礽废黜，居然以储君自命，私谓允禄云："东宫一位，非我即尔"。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忿然谩骂云："如此，则何乐乎为皇太子耶！"三、狂悖。素日包藏祸心，希冀储位，与陈梦雷密谋，将陈梦雷之党周昌言藏于家中，妄造邪术，拜斗祈禳，阴为镇魇，事迹败露，仍抗傲无礼。降为郡王，毫无畏惧；复其亲王，亦不知感戴。四、党逆。向日与允禩、允禟交相党附，及至允禩、允禟败露，密奏"交与我，我即可置之死地"，意在归祸皇上。受命搜检允禟书信，中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方呈交皇帝。革允禟郡王时，于乾清门众集之中为之叹息流涕。五、欺罔不敬。伊进见时，赐坐优礼，谕以勤政忧民诸事，漫不乐闻，但以伊闲居之乐娓娓陈述。于皇上施政，从未许一是字。六、奸邪。视满汉文武大臣抒诚宣力者为仇敌，险邪不轨者为腹心。七、恶逆。前皇贵妃丧事，推诿不前。八阿哥之事，喜形于色。八、怨怼不敬。其子弘晟凶顽放纵，皇上从宽禁锢，反以衔恨于心，时行怨望。九、贪黜负恩。圣祖时侵帑婪赃，盈千累万，恣意需索所属，仍逋欠累累。皇上特赐帑金，不知感激。每以催追之项，怨忿渎奏。十、背理蔑伦。皇上道怡亲王之善，置若罔闻，总未一答。怡亲王仙逝乃

幸灾乐祸。其情罪重大，应削去和硕亲王，革退宗室，即行正法。其子弘晟凶顽故纵，助父为恶，前已禁锢，亦应革退宗室，即行正法。其子镇国公弘景等及孙均革退宗室，更名披甲当差。其女有品级者，革去品级；其妻妾并弘晟之妻妾，俱交与弘景。其所属佐领，应令作为公中佐领，所有家产并其子家产，俱交内务府。得旨：若照议施行，朕心不忍，姑从宽曲宥，将允祉革去亲王，拘禁。弘晟从前散禁，今著严加拘禁。弘景仍留公爵，以观其后。允祉所属人等作何派拨之处，另有谕旨。随将允祉拘禁于景山永安亭。十年（1732）五月，允祉于禁所病故。〖30〗

二十八日（7月12日）

42 晋公爵允禑为郡王。晋理郡王弘皙为亲王，公爵弘景为贝子。弘皙，废太子允礽之子。

43 是月，雍正帝患病，密谕各省督抚访求名医及修道之人。雍正帝自七年（1729）冬即身体不适，疏忽未曾调治，今年三月以来脾胃不调，饮食减于平时，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至是，谕山西、云贵、浙江、河南等省督抚访求名医及修道之人，略曰：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师，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

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缜密为之。旋李卫、田文镜、石麟、赵国麟等各督抚纷纷寻找荐送。其中有以“脉理明白、方剂稳当”著称之监生谢鹏、“医道通明”之知县钟元辅、修炼养生之道士贾文儒等。各督抚并邀道人、差部属往崂山、武夷山等名山胜景之地访求高人。〖31〗

六月初一日（7月15日）

44 日食。十八日，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言：太原等处六月一日，日食之期，浓云密雨，未见亏蚀，绅民称瑞，理应奏贺。三十日，江宁织造郎中隋赫德亦奏，日食之期，江宁地方，先期阴雨，至午后则天气晴朗，万物共见，日光无亏，地方咸以为瑞。雍正帝次第切责之曰：从前钦天监奏今年六月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秒，朕深为畏惧，特降谕旨，令内外臣工等怵惕勉勖，各尽厥职，以凛天戒。今晋省偶值阴雨，岂能概论天下亦不见日之亏缺；至于江南日光不见亏缺，朕推求其故，盖日光外向，过午之后，已是渐次复圆之时，所亏止二三分，是以不显亏缺之象。从来天象之灾祥，由于人事之得失，若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征，盖欲人之知所黾勉，永保令善于勿替也；若上天谴责而示以咎征，盖欲人之知所恐惧，痛加修省于将来也。受天嘉佑，而或骄矜纵肆，则将转福为灾；受天谴责，而或戒慎怵惕，则将化灾为福矣。此天人感应，呼吸相同之理。日食乃上天垂象以示儆，所当永远敬畏，勿忘兢业之心。日食虽人可预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惧，所以敬天变，修人事也。今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食不显而生欣喜之心，

为庆贺之奏者，甚属非理，大违朕心。

十七日（7月31日）

45 浙督李卫奏报浙省飓风成灾，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来所仅见。黄岩镇水师战船多损坏，兵丁溺死四十一名，失踪六十二名。渔民浮尸收葬者四十八名。民房坍塌二百余间。〖32〗

二十九日（8月12日）

46 雍正帝以怡亲王允祥生前问案不滥刑之语谕内阁，略曰：吾弟怡贤亲王尝奏朕云，今法司衙门凡有审问事件，并不究其情之虚实，动以夹讯。夫听断之下，求之于辞气耳目以察其情，设诚以待之，据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实者，何庸夹讯？倘有证佐确据，情罪显著，而本犯犹狡狯不以实供，不得已而用刑。若并不详鞫其情而概用重刑严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冤抑牵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来，凡朕交王承审数十件繁难大案，皆以诚敬用心，以情理感格，罪犯自将事实招吐，从未曾夹讯榜楚一人，而诸案情罪无不允当。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为法司者皆当奉以为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听辨五辞，无明决折狱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将满之时，虑及处分，则连用重刑，该犯欲缓须臾之命，凡官吏讯问之语，靡不承认，遂据其供招，锻炼成狱。且凡遇命盗案件，其中牵连之人，有司亦明知其无辜而欲为开释，恐致上司之翻驳，遂有非夹讯不能归结之论。无论情之虚实，罪之轻重，辄用三木以讯，每致案未结而有刑毙

之人，此其居心尚可问乎？吾弟存心仁恕，总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之人，俾国家受滥刑之议。各省有司当咸以吾弟之听讼居心奉为按鞫之规范，明慎用刑。著凡掌刑名衙门，将此谕刊榜，永示于堂署。

47 密谕李卫严查吕留良子孙漏网者。朱批曰："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寻李卫回奏：前年冬，吕留良之子吕黄中、吕毅中、其孙吕懿历即俱已解京，其孙吕懿本等十七名及未成年之吕懿林等二名俱行监禁，其曾孙年十六以上者四名、髫龄襁褓者十五名亦分别监禁看守。其孙吕为景过继其侄吕仙中，已将吕为景及其初生之子查出入册。现查出吕葆中继妻已削发为尼者，又查出现存、已故各犯之妻妾二十四人及未许字之女四人，并听候部示。〖33〗

48 是月，雍正帝一度病重，召宝亲王弘历、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亲王弘昼及大学士、内大臣等数人入宫，面谕遗诏大意。并曰：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因见人情浇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不得不惩治以戒将来。故有从前条例本严而改易从宽者，乃原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从前本宽而改易从严者，本欲俟诸弊革除之后，酌复旧章。〖34〗

七月初七日(8 月 20 日)

49 谕督抚不得以奏折侵六部之权。略曰：各省督抚大臣于本章之外，有具折之例，又以督抚一人之耳目有限，

又准提镇、藩臬具折奏事，即道员、武弁等亦间有之。此并非以奏折代本章，凡折中所奏之事即属可行之事也。凡折奏所奉朱批，不得借口得旨，遽而施行，应或具本，或详明上司咨部。否则，督抚皆得侵六部之权，藩臬皆得掣督抚之肘矣。且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案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朕不过据一时之见，随到随批。朕曾降旨，凡折中批谕之处，不准引入本章，以开挟制部臣之渐，则奏折不可据为定案，又何待言乎？著将此晓谕各省奏折诸臣，若以此愚弄属员，或以此挟制上司，即据实参奏。次日，帝又谕内阁：凡接到朱批者，仍照旧乘便呈缴。若具奏此事，应将原批一并呈进。如所批查办之事尚未就绪，准将朱批存留，俟办理具奏时一同呈缴。

十一日（8月24日）

50 命于京城白马关帝庙之旁，选择吉地，建贤良祠，以于春秋展祀名臣良弼。怡亲王允祥及图海、赖塔、张英、顾八代、马尔汉、赵申乔、靳辅、齐苏勒、杨宗仁、陈瑸等皆入祀。并命内阁会同该部确查满汉文武大臣才德著闻，完名全节者，详慎开列具奏。

十二日（8月25日）

51 山东、河南大水，田文镜参奏河臣失职。。

先是，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疏报：六月间，东省风雨连绵，山水暴发，溢入黄、运两河，奔腾南注，黄、运河

水过堤顶一二尺，骆马湖水涨丈余，宿迁中河水势上涨七八尺。邳州城门被冲开，宿迁水由西门漫入，城内居民被淹，沂州、桃源等处禾稼室庐亦遭水淹没。至是，田文镜劾奏河南管河道拖克拖海玩忽河工，协理河督范时绎安坐旁观，藐法误工。有旨命将拖克拖海革职，于河工险要地方永远枷号示众。范时绎亦革职，将一切工程交其防护。又命差往江南清查钱粮之侍郎马尔泰等赴被水地方，动支藩库银数万两速行赈济，并蠲免被灾处今年额征钱粮。

旋田文镜疏报山东省兖州、曹州等各府州属被水情形。八月，又报莱州、青州、济南等府俱被水患。言称山东成灾者六十余处，每处灾民多者二万余户，少者万余户，房屋倒者十居六七。署直督唐执玉亦报顺德、广平等府水灾。嗣后，署西江总督史贻直折奏，称今年江南被水者，有邳州等十八州县，经三路确查，灾民共五十一万三千余口。

十一月末，布政使王国栋奏报山东赈灾结束，赈银州县卫所共七十六处，银六万九千七百余两；赈谷州县卫所八十四处，谷一百二十余万石，灾民俱各相安。

十二月，帝谕户部，以山东、河南、江南部分州县今年水灾，恐明年青黄不接，命动支湖广藩库银五万两采购新谷，备邻省平粜之需。又谕将东省不成灾之州县今岁应征之漕粮，停其征收，俾民间多留谷石，以宽民力。

其时，豫省灾情亦重，然田文镜在奏赈山东水灾之时，却于河南灾情隐匿不报，奏称豫省连年丰稔，该年虽雨水过多，收成尚好，低洼之处亦有七成。是以非但不减免灾区钱粮，反严催州县征粮。灾歉与州县之追扑严比，致使百姓衣食无着，背井离乡，逃荒乞讨。是年冬月，湖广总

督迈柱奏报豫省被水之民有觅食糊口于湖广者，武昌、汉口、麻城等处聚集灾民甚众。事闻，帝于田文镜奏折上批问：山东被水灾民流亡他省，尚属意料之中。麻城等处亦有豫省饥民前来就食，此系何故，朕殊不解。

然田文镜一仍匿灾拒赈，至雍正九年（1731）春，灾情更甚。祥符、封丘等州县乏食穷民沿途求乞，而村镇中更有卖儿鬻女者，乡村有粮之家，多被附近穷民呼群觊觎，逼勒借贷。山东水灾，收成仅三四分，而地方官竟以七八分捏报；又迎合上司之意，将饥民户口驳减；遇外来就食之人概行驱逐，而本地饥民又拦阻不许他往。雍正帝遂派遣刑部侍郎王国栋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豫省被水州县，查明灾情，飞饬地方官动用本地仓谷钱粮，核实赈济，其应行缓征之州县即行缓征，以免追呼之扰。田文镜随即奏称：奉职多愆，致山水为患，因衰拙无能，又经理失宜，请予罢斥。四月，田文镜又以病乞休，雍正帝命其来京调理。王国栋至河南后，奏称目击饥民或挖掘草根，或采摘野菜，情殊堪悯。被水受灾之三十余州县穷民，于三月初七日起赈济，每月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给发两月，接至麦收。〖35〗

十四日(8月27日)

52 恩赏各镇标兵营运生息备用银两。八旗及督抚提标兵、安西镇标兵均已给与营运生息银两，以其利息俟兵丁有吉凶之事时赏给。大学士马尔赛等遵旨议奏恩赏各镇标兵营运生息银两，按数酌拟：共五十六镇、二翼，给银共五十四万七千两。行令各总兵官会同督抚提督，于各省藩

库照数支领，料理营运。从之。

二十五日（9月7日）

53 李卫、史贻直、尹继善奏报苏州踹匠情形：布匹染色之后，需以大石脚踹砑光。有名“包头”者，备有房屋、工具供踹匠居住，颁布发碾，计工授值。踹匠工价每匹一分一厘三毫，每人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现苏州阊门一带充包头者三百四十余人，设踹房四百五十余处，每处踹匠数十人，共计踹匠万余人，踹石一万九百余块。雍正元年（1723）查获踹匠栾晋公等结盟，谋放火劫库，夺船下海，捕三十五人，处死十三人，为首者至今未获。上年又有栾尔集等欲图效尤。以“民业不可禁绝，奸匪务宜稽查”，议拟：应设专员弹压，立稽查成规，稍改营制，严加巡查，禁积弊，革需索，清查包头，分别奸良。〖36〗

八月十五日（9月26日）

54 封故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晓为怡亲王，世世相承，永远弗替；封允祥另一子弘皎为郡王，世袭罔替。

十六日（9月27日）

55 湖广总督迈柱奏称，沔阳州积欠钱粮八万九千二百余两，已完纳二万二千四十余两。其官侵役蚀包揽之项，请暂缓究治，一年追完，逾限不完，照例治罪。其余实在民欠分作三限征收。得旨：朕之清查积欠者，原以地方贪官污吏及不法衿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蚀，蠹国累民，为害甚巨，不得不清厘惩治，以儆将来。今于沔阳州逋赋之内，果查出侵蚀包揽银三万余两。著照迈柱所奏，宽限

一年，令其完纳，逾限治罪。现在民欠二万余两，并非民人有心顽抗，轻视国课，朕意欲开恩酌量豁免。

十九日（9月30日）

56 京城地震。继之余震五十余次，延续至九月十五日。城垣及兵民房屋半毁。俄国圣尼古拉教堂坍塌。皇宫太和殿一隅震颓，圆明园、畅春园等处地面开裂，冒出烟雾，遍地黄黑之水，宫殿亦有损坏。雍正帝泛舟设幕以居，大臣俱露宿以避震。外国使臣言死伤十数万。

当日，以八旗兵丁房多有坍塌，每旗赏银二万两，按各佐领人数均匀分给；圆明园八旗兵丁每旗各赏银一千两以为修房之用。赏京城满汉文武各官半年之俸，以修垣葺屋。翌日，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分查京城民房、墙垣损坏情形。随又遣官三员携内库银二万两赈济沙河、昌平等处地震灾民。因京城南北两天主堂被损，赐银一千两以资修葺。〖37〗并谕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京师地震，不为大患。朕躬甚安。年久之房屋墙垣有坍塌者，损伤之人不过千万中之一二，出征官兵在京家口悉平安。恐道路传闻不确，致生疑虑，特颁谕旨，著通晓官员兵丁等。

九月初二日（10月13日）

57 戒饬广东文武官不和。谕曰：文武虽属两途，然同在一省一方之中，同办国家之事，则不但有同舟之谊，实如手足臂指之同在一身也。人身一体不适，则百骸皆为之不宁，此亦显而易见者，奈何为私欲蔽锢，而任肢体之互相戕贼，以贻腹心之患乎？数年以来，朕留心体察，内外

同事臣工，颇能遵朕谕旨，勉矢和衷之义，即文武各官，同在一方，而各殚其职，无争竞嫉忌之念者，亦多有之，此皆人心风俗之善，亦该省文武大臣，实心表率化导之功也。惟有广东一省，恶习相沿，颓风难挽，文与武既分为两党，而文与文，武与武，又各分为一党，如杨文乾、石礼哈、常赉、阿克敦、官达之互相排陷，仇怨相寻，则皆方愿瑛一人从中播弄之所致。至于文武彼此告讦之言，不可殚述，文官则言武职诸员，或向知府包揽漏税，或向州县嘱托人情，稍不如意，即出谤言，以勤谨办事者为过于躁急，以不徇私情者为擅作威福。又如兵米一项，地方有司给与本色，而营弁以不能折价为憾，往往蓄怨于心，此文员陈诉之大概也。武官则言文职诸员，贪鄙居心，党援不解，恃有承审之柄，藐视武途。大小有司，夤缘交结，武弁若拂其意，即启衅端，以为报复之计。常有武职查拿违禁之事，如赌博私宰等类，而文员则置若罔闻，或徇情释放。又如矿山聚众至数千人，系府县官员之家人，勾引奸徒开采，希图重利，武弁遣兵驱逐，以致结怨益深，此武弁陈诉之大概也。督抚藩臬而有袒护文官之心，则武弁必有被其屈者矣。提督总兵而有袒护武弁之心，则文员必有受其枉者矣。文员而有袒护百姓之心，则必有无辜受累之兵丁矣。武弁而有袒护兵丁之心，则必有无辜受累之百姓矣。巡抚统率全省文员，提督统率通省武弁，至于总督则兼文武而统辖之者，果能秉公持正，无党无偏，以己身为庶官之坊表，而又时时宣扬朕谕，俾其儆戒提撕。若遇属员有争竞告讦之事，则以理判其曲直，不存文武偏向之见，过小者，切加戒饬，过大者，即入弹章，俾强弱不得

相凌，是非无或倒置。朕今再颁谕旨，通行晓谕，著该督抚等遵照刊刻，通省文武大小官弁，各给一道，俾令朝夕观览，倘再有蹈袭故辙，罔知悛悔者，则是冥顽不灵，自远越于德教之外矣！国法具在，本人自无所逃，而文武大臣，表率无方，训导不力，有赤封疆之任，负朕倚任之恩，亦定行严加处分，不稍宽贷！观风整俗使，亦当留心稽查可也。

初四日（10月15日）

58 云南乌蒙各寨聚众起事，杀总兵官刘起元等 。

先是，乌蒙改土归流，设乌蒙府（今云南昭通县）及永喜、乌蒙二县。总兵官刘起元率兵驻防乌蒙镇。经奏准，驻防每兵给荒田三十亩屯垦。刘起元不论有主无主，任意将好田拨与兵丁耕种，又强买马匹，私派公费。地方有客民被劫数案，不访缉正盗，而将各寨头目十余人拘禁责比。上月二十五日各寨以赶场聚数千人，携弓弩包围府城。次日，众达三万，攻克府衙及总兵衙门，劫仓库，毁文卷。刘起元以下文武各官多被杀。至是，总督鄂尔泰以劣镇偾事，乌蒙叛乱奏陈请罪，并调兵九千进剿。有旨命四川、湖广派兵会剿。东川土司禄万福旋起兵响应乌蒙各寨，会同围攻东川府（今云南省会泽县），于威宁、镇雄等处，施弩放炮，劫夺粮运，杀伤官兵。又传木刻、布流言，各处联络。十月，安笼总兵官哈元生率兵三千克乌蒙。官军随分路进剿。鄂尔泰等督诸军穷搜屠杀，俘获者“皆刳肠截头，分挂岩树几满，见者胆裂”。明年（1731）正月，升哈元生为云南提督。四月，鄂尔泰奏报：乌蒙平定，为

首之禄万福等四百七十名、眷属一千余名先后擒获解省。各路阵斩及擒获枭示者一万一千余名，滚岩、落水及自杀者万余人。俘虏赏军男妇共八千余人。又奏：威宁“从逆强倮”数百，虽悔罪投营，然非出本心，已命哈元生于回师时，尽数枭首沿途悬示，以防后患，以儆群夷。〖38〗

二十五日（11月5日）

59 逮治道士贾士芳。

贾士芳，又名贾文儒，河南禹州人。旧居京师白云观，自言知医术，通晓心性之学。雍正七年（1729）怡亲王允祥荐于雍正帝。以其并无实学，略加赏赐而遣之。

寻李卫遵旨寻访名医仙人，复以贾文儒荐。田文镜则于七月将其送京，称其颇知数学，言多应验，曾有“贾神仙”之称。贾文儒入宫后为雍正帝治病，初有效。雍正帝曾言：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且言：朕体中不适，伊授以密咒之法，朕试行之，顿觉心神舒畅，肢体安和，朕深为喜慰，加以隆礼。且于李卫密折批道：朕安，已痊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儒之力所至，朕嘉卿之忠爱之怀，笔难批谕，特谕卿喜焉。

至是，忽有谕，略曰：贾士芳心志奸回，语言妄诞，竟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等语。朕降旨切责，伊初闻之，亦觉惶惧，继而故智复萌，狂肆百出，公然以妖妄之技，欲施于朕前。起居饮食之间，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且必预先露意。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其无君无父之心，国法具在，难以姑容。且蛊毒魇魅，律有明条，

著拿交三法司会同大学士定拟具奏。寻议：贾士芳应照大逆罪，凌迟处死，亲属则处斩或没为奴。谕将贾士芳以左道妖邪罪处斩，其亲属男十六岁以上者斩监候，其余由地方官严加看守。并著大学士马尔赛寄语各督抚："从前所言修炼养生之人，不必送来。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著送来。"〖39〗

十月初一日（11月10日）

60 广东海关监督监察御史祖秉圭奏报：英、法、荷等国商船十一只已入口停泊黄埔，尚有二只因开行稍迟，以致风信欠顺，不能收口。其英吉利国船一只驶至高州府电白县地方已经拢岸，船货完固，专候风信，便可到关。吗吧喇国船一只飘至肇庆府阳江地方，遇风暴将船打沉，所载货物，悉没深渊，共伤商人、水手五十余人，其余五十人获救。沉船处捞得银一万三千余两。严饬附近居民，不许抢夺财物，并赠给外国商人盘缠银，搭同国便船回国。〖40〗

初四日（11月13日）

61 以文字悖逆杀徐骏。

徐骏，字冠卿，江苏昆山人。故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以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前上书言事粗率，致雍正帝怒，立斥放归，命查其诗文。寻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奏：徐骏著有《坚蕉诗稿》二本、《戊戌文稿》一本，其诗文语含讥讽，轻浮狂纵。另《杂录》一本，中讥刺升朱子于十哲为非，悖逆狂妄，罪不容诛。至是，以"狂诞居心，背戾成性，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照大不敬律，

处斩立决。将文稿尽行烧毁。

十九日（11月28日）

62 雍正帝患病数月痊愈。以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于其患病时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祥，事事妥协。各给一等阿达哈哈番，永远承袭，仍各加二级。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1日）

63 屈大均戮尸枭示。

屈大均（1629—1696），原名绍龙，字翁山、冷君，广东番禺人。明季诸生。清初，削发为僧，法号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擅诗文，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著有《广东新语》、《翁山诗文集》、《成仁录》、《四书补注》等。

时屈大均之子、惠来县教谕屈明洪赴广州、潮州三府出首，称伊故父《文外》、《诗外》等书，语多悖逆，投监认罪。至是，两广总督郝玉麟奏闻，并称：张熙口供中曾有《屈温山集》议论与吕留良相合。屈大均号翁山，恐即其人。广东巡抚傅泰亦奏称：屈翁山诗文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又将前朝称号俱空抬一格。其子屈明洪自首投监，已令布按两司严审。得旨：糊涂繁渎，不明人事之至。寻傅泰审结上报，刑部议请照大逆律将屈大均戮尸枭示，诗文毁禁，亲属照律缘坐。帝以屈明洪系自首，减等论处。

二十三日（1731年1月1日）

64 初，雍正帝即位时，清查户部钱粮，始知历年亏空

竟至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应恰亲王允祥之请，以户部余平银陆续完补。至是，以亏空俱已补足，帝乃谕将雍正九年（1731）解部银两，照从前余平之数减去一半。此项银两，大约出自耗羡项下，嗣后著留于本省，以备地方公用。若司库官员有额外多索者，许管理三库之王大臣查参；外省官员有将解部之项扣克短少者，亦著王大臣指参议处。

二十四日(1月2日)

65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报：本省正杂钱粮加一耗羡，共银三十七万余两。各官养兼及各项书役工食、执事、纸张、柴薪、桩木、炮药等款共银二十余万两，此外，尚有修船、颜料、解饷等项均于一年耗羡内统收统支。如有盈余则归并存公，地方公事酌分缓急随时办理。〖41〗

十二月十八日（1月25日）

66 中国使团抵莫斯科。雍正六年（1728），清廷得俄国沙皇彼得二世继位之讯，以原任侍郎托时、原任副都统广西、原任参领宰三为使，贺新沙皇继位。旋游牧伏尔加河流域之蒙古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卒，其于继位，又派原副都统满泰为使与布达西、阿斯海等前往颁旨。本年正月，理藩院咨文俄国枢密院：两使同时出发，一行共八十四人。

至是，中国两使团抵莫斯科。依礼觐见女皇，递交国书、礼品。随向俄国枢密院提出：一、中国朝廷将平定准噶尔叛乱，如于边境行事，俄国不必怀疑。二、准部平后，俄国对其邻近土地有何要求，请告知。三、准部逃人，俄国可以接纳，但其中台吉、宰桑等应交还中国。四、中国

朝廷派往土尔扈特部之使团，请协助迅速前往。

俄方以书面答复：一、俄国政府祝中国军事顺利成功。二、不反对分得一部分准噶尔土地。三、不许中国政府与土尔扈特部直接交往。俄国政府随即指使土尔扈特部首领拒绝中国朝廷反对准噶尔之旨意。

翌年（1731）二月，托时一行离莫斯科回国。五月，满泰一行在俄国官员监视下抵土尔扈特部，留十余日后无功而返。于托博尔斯克与托时一行会合，一同返国。

十九日（1月26日）

67议吕留良罪，并著取具各学生监结状。

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宜按律定罪，显加诛戮，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吕留良应剉尸梟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剉尸梟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印刷及抄录者，于文到之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得旨：吕留良假托先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今其逆谋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

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至其所著书籍，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弃尽绝，则将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著将廷臣所议，行文各省学政，遍询各学生监等，应否照所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剉尸梟示，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印刷及抄录者尽行焚毁之处，著秉公据实，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

寻先已具结之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又撰《独抒己见奏稿》，为吕留良辩，且以训导王元洲阻抑为由，径赴刑部具呈，被解回浙江，以挟嫌妄告罪处以严加禁锢，永远监禁。〖42〗

翌年（1731）二月，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具折密奏：夏县学宫西角门外发现匿名揭帖，曰：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且加注文云：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梟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区区痴想，不无望于万一。谕令悉心根究，务令奸匪莫致漏网。〖43〗

二十一日（1月28日）

68 先是，准噶尔部乘西路军营不备，倾二万余众，突然进犯阔舍图卡伦，盗赶马、驼，副将徐宗仁、守备刘贵才、刘芳雨、李国勋等阵亡。总兵官樊廷率副将冶大雄等

领兵二千转战七昼夜，救出两处卡伦官兵，又会合总兵官张元佐部进击，击杀敌兵，夺回部分马驼。至是，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务、提督纪成斌奏闻。称我军阵亡一千七百九十八名、失踪一千三百八十八名、受伤四百五十三名。冻伤、生病兵丁三千一百余名。共六千七百余名，约占西路官兵总数三分之一。〖41〗

雍正帝得报，谕大学士等：准噶尔罪无可赦，然西路所存驼马不无疲乏。是从前所议直捣伊里，尚非万全之道。朕意于西路巴尔库尔、北路之卡伦外各筑一城，以重兵驻扎，时出游兵以掩击其众，擒掳其人畜。迫其撤退远行。我当更进数百里择地筑城，开垦屯种，以资军食。驼马牛羊无事放牧，有事则尽收入城，敌众既无所获，我军一出，可以袭取其辎重，且敌必不敢逾我军驻扎之城而东矣。如其退避，则再进数百里，西路于乌鲁木齐、北路于额尔齐斯河筑城屯种，然后再前进筑城，则其势日促，其众必离，再合土尔扈特、哈萨克之兵以逼之，我军捣其巢穴，则三四年间敌人必败。

翌年（1731）初奖赏樊廷等力战官兵。樊廷赏银一万两，给一等阿达哈哈番，迁提督。张朝良、冶大雄俱赏银五千两，给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下各赏赐有差。阵亡将士查明造册，从优赏恤，于安西设忠勇祠，造牌位致祭。又谕责诸将但以进取为计，将马驼放牧于营盘之外，以便军行取用，而贼人之冒味深入总未虑及。军营驼马大半为贼偷盗，今年断不能徒步进剿。岳钟琪无一良谋善策，犹存轻视贼人之见。敌若再来，总以持重敦本为主。并于齐郎阿奏折上朱批：观岳钟琪近日方寸已乱，主见不周，当尽

心协励之。

69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四十八万四百九十八，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八十五万一千九百五十九，田地等八百七十八万一千七百六十顷十七亩。征银二千九百七十八万六千八百零六两，户部库存银六千二百一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征米豆麦四百七十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五石，草四百九十九万六千零七束。茶三十二万六千七百十九引，行盐五百一十四万九千一百十五引，征课银三百八十三万。

〖1〗参见：《七世达赖喇嘛年谱》；《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一六。

〖2〗《清史编年》四卷 429 页。

〖3〗《府谷县志》卷四；《榆林府志》卷十。

〖4〗《清史编年》四卷 430 页。

〖5〗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444—3445 页；《上谕内阁》。

〖6〗《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452—3453 页。

〖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九一；《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471—3472、3479 页。

〖8〗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496 页；《清世宗实录》卷九二。

〖9〗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七册 636—637 页；《清世宗实录》卷九二；《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498—3499 页。

〖10〗《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07—3510 页。

〖11〗《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13 页。

〖12〗《清史编年》四卷 435 页。

〖13〗《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34—3535 页。

〖14〗《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35 页。

〖15〗《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50—3551 页。

〖16〗参见：《锡金识小录》；《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53 页。

〖17〗参见：《清史编年》四卷 436—437 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 260—261 页。

〖1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 271—274 页。

〖19〗《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63—3564 页。

〖20〗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68、3601 页；《清世宗实录》卷九三、九五；《清秘述闻》卷五；《国朝贡举考略》卷三。

〖21〗《清史编年》四卷 438 页。

〖22〗《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79—3580 页。

〖23〗《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581 页。

〖24〗参见：《清史编年》四卷 439 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 427、792—794 页；十九册 336 页。

〖2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 425 页。

〖26〗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九卷，《允祥》；《清史稿》卷二百二十《怡贤亲王允祥传》；《清代名人传略》上册 807—809 页。

〖27〗参见：《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618、3621—3625、3631—3635、3637—3638 页；《清世宗实录》卷九四。

〖2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九四；《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 3619—3620、3670 页。

〖29〗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 718 页；《中国

教案史》。原碑已毁，浙江方志录有该碑记原文。1867年12月《皇家亚细亚协会北华分会杂志》，新系列，4号，曾影印原碑拓片。此篇碑记，为传教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其研究价值。

〖3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九四、一一九；《雍正朝起居注册》五册3641—3644、3649—3650页；《上谕旗务议复》。

〖3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704、716、747页。

〖3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932—933页。

〖33〗《清史编年》四卷447—448页。

〖34〗参见：《清史编年》四卷448页；《乾隆御制文初集》卷一五；

〖3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九六、九七、一百一、一百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500—501页、922—925页；《朱批谕旨》。

〖36〗《清史编年》四卷450—451页。

〖37〗参见：《清史编年》四卷453页；《清世宗实录》卷九七；《眉叟年谱》；《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八；《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清史译丛》十一《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

〖38〗参见：《清史编年》四卷455页；《清世宗实录》卷九九、一百、一百二；《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299—304、518—529页。

〖39〗《清史编年》四卷457页。

〖4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262—263页。

〖4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496页。

〖42〗《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一；《清代文字狱档》二辑。

〖4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 1003 页。

〖44〗《清史编年》四卷 466—467 页。

清通鉴　卷八八

雍正九年　辛亥　公元1731年

正月初四日(2月10日)

1 蠲免陕甘地丁银两有差。谕曰：陕甘二省，经理军需数年，民人踊跃趋事，其心甚为可嘉，著将雍正九年西安所属额征地丁银蠲免十分之三，计银四十七万九千九百两零二十；甘肃所属额征地丁银全免，共银二十八万二千二百两。〖1〗

2 命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严防准噶尔兵进扰青海。

据准噶尔降人供称：噶尔丹策零探知大朝有三路官兵驻扎三处，即调拨小策凌敦多卜率兵六千来犯西部巴尔库尔，分兵一千往噶斯，赶盗马驼。噶尔丹策零扬言，盗得马驼之后，即率倾国之众前往决战。据此，雍正帝乃命岳钟琪、查郎阿悉心筹画，严防准噶尔兵进扰青海。本年夏秋，两路各选兵万人进击，北路袭额尔齐斯，西路袭乌鲁

木齐。〖2〗

二十日(2月26日)

3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请进剿准噶尔，奉严旨驳回。

岳钟琪奏：现巴尔库尔军营有马步等兵三万三千余名，又有安西、肃州援兵六千名，各马场撤回五千余名。已命诸将选兵二万，以樊廷暂挂振威将军印，统兵相机进剿。又从西安、宁夏、固原等处调兵一万，集中驻扎甘、凉、肃。请于五月间亲率精兵一万进击乌鲁木齐，每兵给马二匹，带二月口粮，以步兵、车兵七千继进，出其不意，乘机袭击。雍正帝谕曰：既作筑城游击之计，何必急取一时小利？直捣巢穴之议姑置无论，惟思万全必胜之策。寻岳钟琪又奏军机事宜十六条，议以于吐鲁番、巴尔库尔等处攻防战守之策。得旨：岳钟琪陈奏军机十六条，竟无一可采取之处。岳钟琪以从前轻言长驱直入之说，又为贼夷盗赶驼马，既耻且愤，必欲袭击进剿，勉强践履前说。若以今日之势，命伊统率大兵，直捣巢穴，能保其必胜乎？〖3〗

二十四日(3月2日)

4 江西巡抚谢旻力陈停行漕运之弊。

先是，漕督性桂以京仓存粮足资五年，议暂停各省漕运。有旨命有关督抚议奏。至是，谢旻奏称：漕运决不可停。若停漕运，于江西、湖广等产米之省，关系甚巨。各省漕运粮船约七千艘，运丁、水手不下十万；江河沿线需用剥浅、短纤等项人工，沿途之民借以糊口者不下数十万人。粮船每艘可载土产一百二十六石，七千艘共约一百万

石，南北货物多由粮船带运，京师藉以供应，关税赖以充盈，藉此维生者亦复不少。若停运，将使运丁失业、货物阻滞、关税减少、船只浪费。二月初六日，湖广总督迈柱奏：漕运不宜全停，可半本半折，则船只不致废弛，运丁不致失业。〖4〗

二十六日（3月4日）

5 诏拨扬州盐义仓积谷，加赈江南灾民。

江南邳、宿等十八州县，上年遭遇水患，贫民乏食，至本年正月十五日散赈之期已满。有旨：江南麦熟，在四月之杪，其间青黄不接之时，尚应为之筹画。查扬州盐义仓有积谷数十万石，原备赈济之用，著动支二十万余石，加赈穷民四十日口粮，以济其困乏，资其耕作。

二月初六日(3月13日)

6 两江总督高其倬奏：总督养廉银有安徽、江苏两布政司每年各六千两，江西布政司每年六千二百两，江安粮道每年四千两，共二万二千二百两，已足敷用。另有江西盐规、门包银二千二百四十两，拟存司库留作公用。报闻。〖5〗

十六日(3月23日)

7 以护军统领马喇、内阁学士僧格在藏年久，命正蓝旗蒙古副都统青保、大理寺卿苗寿前往西藏替回。因恐新任之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务，定马喇先行回京，僧格暂缓离藏，协同青保等再办事一年。马喇、僧格各赏银一千两。驻藏弁兵，则由四川巡抚、提督派兵二千前往更替。但此事迁延未即办，直至本年八月，又谕大学士等：从前降旨

令马喇回京，今藏内现有僧格、包进忠、迈禄、青保、苗寿等数人办理事务，马喇著遵前旨回京。一路防卫兵丁，或四五十名，或百名，马喇酌量带回，谨慎行走。〖6〗

二十二日（3月29日）

8 谕令整顿八旗营伍。略云：八旗兵丁不甚整齐，著令八旗都统等，于骁骑营兵内择年少无疾，骑射不堪，不能满洲、蒙古言语之人，满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汉军合派二百名，合计一千名，另设一营，学习一切技艺。更于骁骑营官员内择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令与兵丁一同学习，使人人皆成精锐。至于八旗前锋护军内骑射稍优、年力精壮，人才可观而未经服习勤苦之人，亦挑选一千名，另立一营，令其学习。此项兵丁每日学习骑射，所用之马，令伊等亲身饲养，以习勤苦。营内概不许汉语，惟习清语或蒙古语。

二十九日（4月5日）

9 添设四川总督。川陕二省，地方数千里，甚为辽阔，加以西路有办理军需之事，二省合设总督一员，难于控制。且向来川省曾设总督，故决定仍添设四川总督一员，即以提督黄廷桂补授，陕西固原提督纪成斌调补四川提督，纪成斌未回四川之先，黄廷桂仍兼管四川提督印务。本年九月，从黄廷桂奏，总督衙门暂驻成都，设中军一营。

三月初一日（4月7日）

10 谕喀尔喀蒙古王、贝勒等：尔喀尔喀先世但知好佛诵经，废弛戎务，曾被噶尔丹战败，尔等受圣祖仁皇帝恩

养教训四五十年，练习武艺，非比从前之怯懦。倘准噶尔贼人入尔等游牧之地，尔等当乘时努力，报恩雪耻。朕遣兵进剿准噶尔，原非利其土地人民，特为尔等不能安宁之故耳，其深悉朕意，各加奋勉。

初二日（4月8日）

11 雍正帝谕进剿、防范准噶尔方略。

时噶尔丹策零于吐鲁番以西八天路程处，令各回部助马一万匹。小策凌敦多卜率万余人，距巴尔库尔六百余里，分兵一千扰卡伦、抢牲畜。大策凌敦多卜率一万五千人从哈喇沙尔往北路进兵，约定与小策凌敦多卜于四月初一日在科布多会合。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言：敌军若攻北路，我西路军应截其后；如全力攻我西部，应集安西等处驻军，三面夹击。至是，雍正帝谕大学士等曰：准噶尔贼人虽声言欲犯北路，朕料其诡计，仍欲来犯西路，此其欲懈我西路防范之心，尔等可传谕岳钟琪，不可稍存轻忽之心。敌即倾众而来，亦不可即调北路之兵，恐贼兵复以大队犯北路，北路兵力不分，方可全力击剿。至西路军营现今兵马果否敷用，应详审确实，无致临时周章。又如何补拨兵丁，或行招募，令岳钟琪详议具奏。

寻谕责岳钟琪于口外地方形势茫然不知，于军务机宜亦觉昏愦，凡巴尔库尔军营筑城之要策，及大军剿贼之胜算，并未筹及。谕称：从前事起仓促，军营兵马无几，是以令岳钟琪倘贼夷以大队再犯西路，当持重坚壁固守以待应援。今则西路兵共二万九千名，是兵不为寡矣，若仍云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且从前尚欲直至伊犁，捣其巢穴，

岂有贼人来至数百里内而无剿杀之策，转坚壁而不出乎？岳钟琪何以但能虑贼而不能筹己也。著都统伊礼布为西路副将军，带领家选兵二千名、骁勇兵一百名前往西路。若岳钟琪有统兵行走之处，著伊礼布带领满洲兵丁一同前往。

12 是月，湖北摊丁不公，激成钟祥民变。雍正六年（1728）腊月，经督抚等题准，湖北全省照粮摊丁，武昌等四十二州县减丁银一万八千九百二十八两，摊入江夏（仅武汉市武昌）等十九州县照粮加增。钟祥县向丁少粮重，照通省均摊，于原额丁银二千四百三十两九钱外，又加增丁银三千五百八十六两一钱。且该县原有明代官庄、屯田、更名田等每亩纳银四分九厘、六分二厘、八分二厘不等，比民田上则一分六厘已属过重，再均派加丁，则重者愈重。故七、八两年（1729、1730）丁银全县未完。至是，县差下乡催征所加丁银，全县十三乡百姓于城东武当宫聚众呼吁，知县王世经并不劝解，即知会城守武官率兵捕捉。百姓惊惶奔走，桥窄人众，堕水溺死者百数十人。王世经随以“聚众抗粮”通详题究。至本年岁末，新任巡抚王士俊奏言：丁随粮转，原属便民实政，然各省情形不同，贵于因地制宜，方无此增彼减、偏重偏轻之弊，故各省摊丁，皆以本县之丁仍随本县田粮原额均摊。间有通省均摊者，亦必科则人丁不相上下，方见均平，从未有加派均丁之数反多于该县额丁之数者。而湖北通省均摊，以此县之钱粮代赔别县之丁赋，无怪钟民抵死不完，以致激成民变。楚省均丁应照河南、广东等省，将各州县之丁银归各州县随田完纳、无增无减办理。然湖广总督迈柱则仍坚持既定之

法，奏称：王士俊初到湖北，未悉民情，因二三土棍抗阻之案，遂倡立己见。翌年（1732）六月，从大学士鄂尔泰等议：江夏等十九州县共多增丁银一万八千余两，若因二三土棍之抗粮，遂更改六十一州县已行之成法，纷扰滋甚。湖北荒地甚多，将来报垦钱粮有一万八千余两，即以此抵算。钟祥等增银千两以上之县，可先行裁减，缓其催比。抗粮之张东周等惩治，其余奔逃者免究。〖7〗

四月初八日（5月13日）

13 以连年用兵准噶尔，陕甘民人多有怨谤，谕内阁曰：朕即位以来，屡次降旨，谕以定界息兵，而伊狡饰支吾，怀逆藏奸，时时欲戕残蒙古部落以坏我屏垣，对伊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伊一日不灭，则蒙古一日不安，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而首先疲于奔命者即三秦之黎庶也。近来风闻陕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谤议者，总因十数年来在陕西之允禵、塞思黑、年羹尧、延信等皆怀挟异志，包藏祸心，其胁从之党实繁有徒。如塞思黑之令狐士仪，年羹尧之邹鲁、净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为众人之倡。则其他匪类之造作妖言，暗中煽动者又不知其几矣。地方既有奸回之人，又值军兴旁午，或有司自顾考成，间有奉行不善之处，是以愚民无知，惑于邪说，溺于私情，偶因用力于目前，遂忘受恩于平日，此亦事势之所不免者。秦风朴直，自古为然，朴则易被人欺，直则善言易人。只以向来未有宣谕化导之人，而该督抚有司因公务难以兼顾，是以准噶尔之始末、边防关系之情形、皇考与朕除暴安良万不得已之苦衷，并未家喻而户

晓，但听奸邪小人摇唇鼓舌，讪谤朝政，无怪乎草野之中被其迷惑者不少。因特颁此旨，遣左都御史史贻直、礼部侍郎杭奕禄、署内务府总管郑禅宝率庶吉士、六部学习人员、国子监贡生等数十人往陕甘二省开导训谕，觉悟愚蒙。《大义觉迷录》恐远乡僻壤尚有未聆悉者，著一并宣谕。

寻又谕曰：今特遣大臣官员前赴秦省宣谕化导，务使僻壤遐陬家喻户晓，不可视为具文，潦草塞责，更不可指称公事，派累地方。钦差大臣所到地方，一丝一粟，不许索取，该有司亦不许应付馈送。

六月，史贻直等奏：已于省城分三处宣讲上谕及《大义觉迷录》，士民共悉皇上万不得已用兵之心，叩谢天恩，万口如一，有感激涕零者。现正分遣各员往各州县宣讲。七月，郑禅宝奏报：臣等前往延安、临洮、西宁、巩昌、汉中五府五十四州县办理宣谕化导事务，将颁发黄榜纸上谕分布各州县，于城市、镇堡大小村庄遍行张挂晓示，并派委庶吉士等员分路前往各州县逐村宣讲，务期人人明白晓畅。臣抵延郡，即于府城人烟辐辏之所，分设三处，逐日宣讲。绅衿士庶，白叟黄童，无不加额欢呼，感恩叩首。帝朱批曰：汝之闻见所及虽有如是情形，于耳目所不及处，尤当敬慎详加体访，务得民隐为要，不可少有疏漏。八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亦奏报史贻直等宣谕化导情形。直至翌年（1732）三月，此事始告竣，郑禅宝等遵旨回京。〖8〗

二十九日（6月3日）

14 时屡有密参田文镜者，参款要之有：匿灾不报，忽视民艰；擅作威福；皇上欲擢用之人则屈抑之，欲嘉奖之

人则弹劾之。雍正帝颁旨为其明辨功过曰：田文镜年逾七旬，又复患病，难免为属员欺瞒，故有失察被荒一事。其平时驭下过严，今有失察，遂摇唇鼓舌，议论繁兴。田文镜在河南八年，吏治肃清，民生康阜，豪强敛迹，盗贼远飏。若此时全不念及，但就其失察被荒一事群起而讪谤之，似此天良尽泯之人，将来其能逃于天谴乎？朕若不保护维持，则天下督抚大臣皆受制于属员毁誉之口，互相瞻顾，其害尚可言乎？随以田文镜老病，命其赴京调理。十月又以文镜七旬寿期，颁赐诸物，以示优礼。〖9〗

三十日（6月4日）

15 议定八旗蒙古翻译考试例。

因当时蒙古旗分之人能翻译蒙古语者甚少，恐沿习日久，蒙古语文渐至废弃，遂命照考试清文翻译例考试蒙古文翻译，以备理藩院之用。寻遵旨议定：八旗蒙古内能作蒙古翻译者，照考试满文翻译例，三年内考取生员二次，举人、进士各一次。取中额数由考试官选择取中试卷，临时请旨。翌年（1732），壬于翻译科考试，取中满洲翻译举人十六名、蒙古翻译举人二名。

五月二十六日（6月30日）

16 剿平广西邓横寨。广西思明土府之邓横寨共一百九十余户、丁壮千人，凶徒聚处，专事劫杀，左有雷蓬，右有那练，暗结党羽，密竹层栅，藉为外卫，深壕险坎，枪箭能出不能入。上年八月，官府遣兵进剿，先后派兵至六千余名。屡攻不克，官兵伤亡达五百余人。又调总兵官蔡

成贵等率兵数千昼夜围攻，因风纵火，于本月初四日破寨，屠戮无数。突围者百余亦为乱枪所杀。至是，将生擒之百余人，悉于营门枭首，以祭阵亡官兵，其余男妇六百余解省城发落。〖10〗

六月初三日（7月6日）

17 先是，准噶尔兵二千余围攻鲁谷庆城，昼夜攻打二十余日，吐鲁番回民奋勇出击，歼敌二百余。回民首领额敏和卓差人求救。岳钟琪拟以兵三千进击，兼程而进，破敌后即留驻吐鲁番。至是奏闻，雍正帝责岳钟琪未能迅即遣兵速往，但加意筹画于应援之师，而不计及于袭击之举，是舍本而逐末。此时应援吐鲁番，自属应行之事。我军既驻扎吐鲁番，若贼人果以大众来犯，则可不劳远行，就近殄灭之。总在悉心筹画，务期万全。此番吐鲁番回民诚心向化，尽力击贼，甚属可嘉，著赏给银两、缎匹、茶叶等项。

旋岳钟琪又奏：准噶尔贼夷围困鲁谷庆四十余日，赖汉回官兵协力固守。贼人见攻鲁谷庆城不下，遂围困附近之哈喇火州城堡，回民等击死贼人三百余名。乃遣总兵官张元庆等领兵应援，贼人闻讯仓皇逃遁。今将派往兵马拨留一千名驻扎鲁谷庆，其余俱行撤回。倘贼夷倾众而来，臣当亲统大军就近剿杀，以免我军远行。寻得旨：应援吐鲁番，官兵遄行，空劳往返，恐将来似此无益之举正多，不知大将军亦曾计及此否？此番回民感戴救济之恩，将来贼夷必思报复，以大力侵凌之，倘至狼狈流离时，不知仍似此感戴乎？假若贼人分为两大队，以一队先侵吐鲁番，

及岳钟琪领兵应援前往，贼人又以大队侵犯军营，不知我军尚可从容对应否？向后若有应援吐鲁番之举，只可委将发兵，便贼首亲来攻取，大将军亦不可统兵亲往。著与伊礼布、常赉、石云倬等详密筹画，作速定议。〖11〗

十一日（7月14日）

18 严禁赌博并造卖赌具。时督抚以至守令禁赌不力，以至省会之地，有公然制造赌具列诸于市而不知畏惧者，遂重申前定例：凡失察造卖赌具之知县，照溺职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一级留任。嗣后有犯者，定予处分，不稍宽贷。

二十九日（8月1日）

19 重申广东矿禁。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该省仍有私自开矿之事。得旨：粤东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该省之不宜开矿，盖缘米价昂贵、盗案每繁之故，不然，何疏于湖广、广西而独严于粤东耶？

旋新任广东布政使杨永斌亦奏曰：开采一事，在粤省万不可者，惟有明白晓谕严禁为是，非可将就舆情者。臣细揆情形，粤东山海交错，实为盗薮，一经开采，趋利之徒必多，甚至奸匪藏入为非，所宜慎虑。诚如圣谕，万不可开。〖12〗

20 是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与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战于和通泊，大败。

初，岳钟琪奏准噶尔兵犯北路，称噶尔丹策零调兵三

万，交大小策凌敦多卜率领，于五月初一日起程，前往阿尔泰、喀尔喀蒙古。然雍正帝仍以其为虚张声势之语。五月初六日，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北路军抵科布多。时大策凌敦多卜及其弟、子等率兵三万，已由阿尔泰奇林地方来犯，而遣谍佯被俘，诡言乃小策凌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队尚未至，并称噶尔丹策零恐哈萨克国闻知乘虚来攻，方分兵防守；又称噶尔丹策零之妹夫罗卜藏策零与噶尔丹策零不和，率属下三千户至噶斯，噶尔丹策零派兵追逐交战，故大策凌敦多卜迟延未来。傅尔丹轻信此言，自思准噶尔部尚未全至，乘其不备，正宜速迎掩杀。前锋统领丁寿、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等交谏贼人有计，不宜轻往，不听。本月初九日，从科布多河西路起程，兵分三队，前锋统领丁寿、散秩大臣公达福、副都统塔尔岱率领第一队；参赞马尔萨、副都统承保、西弥赖率领第二队；傅尔丹统领大队前进。

准噶尔部见傅尔丹中计，乃以小部兵力及牲畜为诱，设伏于博克托山谷。十七日，傅尔丹以三千人为前队，一千五百人跟进，准噶尔诱敌之兵且战且退。十九日傅尔丹率大队至。二十日，准噶尔伏兵二万余齐出，胡笳齐鸣，毡裘四合，乘高冲突，遂围傅尔丹于和通泊。二十一日，两军于狂风骤雨、冰雹交加中苦战。二十二日，副都统常禄阵亡，前锋统领丁寿、参赞苏图、副都统马尔齐冲突被围，力竭自杀。副都统西弥赖率索伦兵救援丁寿等，兵溃，西弥赖亦自尽。二十三日，准噶尔部大队急攻傅尔丹大营，归化城及察哈尔、土默特、喀喇沁等部蒙古兵一时俱溃，止存满洲兵四千人。二十四日，侍郎永国、参赞觉罗海兰、

副都统戴豪俱自尽。傅尔丹等率残兵突围，且战且退。二十七日，残兵后卫、公爵达福阵亡。二十八日，副将军、公爵巴赛于混战中觅傅尔丹不得，力战而死。副将军查弼纳先曾因允禩朋党事获罪，后免死授尚书，乱军中，与傅尔丹相失，虑以陷帅得罪，曰："蒙恩幸再生，斑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乃入阵死。参赞马尔萨、副都统舒楞额皆战死。

七月初一日，傅尔丹率残兵二千人逃回科布多城。诸将归营者仅副都统德禄、承保及负伤突围之副都统塔尔岱。副都统衮布、参领塞楞降于准噶尔。激战中，蒙古科尔沁亲王匿草丛中，所部先遁，及出，傅尔丹反信其言，谓土默特兵先退，杀其公爵沙津，土卒愤怒。

十二日，傅尔丹败报至京，帝闻讯，掩饰败绩，谕称从前北路逃军所报傅尔丹全军失利，竟属子虚，不过兵马有伤损之处，大将军等原无恙也。并谕曰：目前进兵之议且不必言，而防守之策倍当加意。著将科布多驻防兵丁悉行撤回察罕叟尔、扎布韩等处。次日，授大学士、忠达公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率兵一千往图拉一带形胜处驻扎，会同副将军、喀尔喀蒙古亲王丹津多尔济办理防务。派八旗汉军兵四千，由都统李杕、祖秉衡率领，往四子部附近驻扎。

二十三日，傅尔丹上折请罪，奏称：臣轻举妄动，以致败绩，请将臣等正法，用彰国宪。谕曰：此举损兵败绩，虽属有罪，朕览尔等之竭力死战，宽恕其罪。帝并将亲束之腰带，赐傅尔丹。〖13〗

七月初六日（8月8日）

21 命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进京陛见。以两江总督高其倬署云贵广西总督，江苏巡抚尹继善署两江总督。高其倬奏报已抵云南省城，三省事务俱遵旨详询鄂尔泰。朱批："鄂尔泰非有奇术异能，不过公与诚而已。惟公则无私，惟诚则无伪，遂为常人之所不及耳。"〖14〗

二十三日（8月25日）

22 署河南巡抚张元怀奏报山东济宁、河南光州发现蝗蝻萌动，因谕曰：从来蝗蝻始生之时，以人力制之尚易，若瞻顾逡巡，及至飞飏之后，远近蔓延，势不可遏，将酿成大患。著直隶、山东、河南、江南督抚通行所属，尽力灭蝗。倘视为具文，苟且塞责，将来飞飏之时，必察其发生之处，将地方官从重治罪。

二十四日（8月26日）

2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称：臣回至科布多修城处，验看工程，遂将遏敌逃遁之副参领宫保、阿达哈哈番陆格、领催里色、奔德尔图等先正军法。佐领巴都马、侍卫吴林泰、前锋参领金柱、前锋校黑达色等失误军机，应革职、效力赎罪。驻科布多河东之参赞、侯爵陈泰，副都统阿三闻军营之困，奉令调取，并不应援，反率所属二千兵及察哈尔兵三百急回扎布韩，请交部严加议处。至背恩投降准噶尔之副都统衮布、参领塞楞，应先将其妻子正法。有旨宽免。

24 准噶尔兵撤回阿尔泰山。雍正帝于李卫奏折朱批：

此次贼之即回，甚为奇异，实出意望之外，乃上天再造之恩也。

二十六日（8月28日）

25 命康亲王崇安出征，驻克尔伦地方，管理盛京、蒙古兵丁。

二十七日（8月29日）

26 禁广西民人潜往交趾开矿。谕曰：闻广西地方有无知愚民，抛弃家业，潜往交趾开矿，更有奸匪之徒潜逃异域，以致追缉无踪者。著该抚提镇于往来隘口及山僻小路拨兵添汛，饬令该管官弁加谨巡查，有私行出口者，押解回籍，照例治罪。

27 西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陈率军出击准噶尔。先是，准噶尔兵大部出阿尔泰，岳钟琪以乌鲁木齐空虚，欲行围魏救赵之策，拟避实就虚，突袭之，使其顾此失彼而撤北路之师，本月十二日率兵万人，自巴尔库尔启行。寻遇准噶尔兵五千余人，与之激战，杀敌甚多。随追敌二日至厄拉穆克河，遇敌三四千人，力战败之。复进至距乌鲁木齐两日程处，闻该处之敌搬移已空，深入无益，适得旨：略行游击即撤兵回营，因于二十五日回兵巴尔库尔。是日，奏报进击经过。传旨嘉许，称岳钟琪此次领兵袭击贼众，进退迟速，俱合机宜，甚属可嘉，著从优议叙。翌日，再谕岳钟琪御敌之计。略云：御贼之道，务须计出万全。边外一带，散处之民甚多，牲畜亦众，万一贼人乘其不备而侵扰抢夺民人之牲畜，即可为贼众之口粮，则与我疲敝贼

人之计亦大相左矣。当令居民预度就近可居之地，一闻贼信即迁移以避之，务期免其侵害。有应添兵驻扎保护百姓者，即行调拨，但不可分大营之兵势。总之，使贼人此次远来一无所获，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至于用兵之道，固以防边固本为先，而机会可乘，亦不可失。若坚壁自守，听其肆行无忌，则又恐贼势猖狂，将来何所底止。今冬贼众若来，我师以逸待劳，以静待动，大将军外观形势，内度己力，倘有可乘之机，或发兵出击，以挫其锋；或堵御隘口，以遏其路；或暗中埋伏，以出其不意；或赶逐马匹，以惊其众心，亦足使贼人丧胆。但万万不可轻举远逐，以分兵势。总在大将军先事图维，临时权变，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

八月十三日（9月13日）

2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再次上折请罪，言称：臣不能遵奉圣训，妄动轻举，损失圣主多年来教养之满洲官兵，酿成欺君辱国之大罪，实法不可容，不但无以仰对天威，亦何以腆颜统众，今诸务已就绪，乞调回同妻子一并正法，以昭国宪。得旨：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之处。事定之后，朕自有办理之道。尔其勉励勇气，安心敬摄，计图远大，以答朕恩，断不可丝毫怀有错念。〖15〗

十八日(9月18日)

29 西藏贝勒颇罗鼐奏报：准噶尔部欲派兵五千送回拉藏汗之子苏尔杂，立为西藏汗。得旨：准噶尔杀害拉藏汗，

将其子苏尔杂掳去，今称送回西藏，我兵须严为防备。从前策妄阿喇布坦遣策凌敦多卜袭西藏时，亦诳称噶尔旦丹津同其女来藏，乘其不备，进兵袭取藏地。与今略同，正噶尔丹策凌施行奸计，尔部落少为玩忽，即蹈前策凌敦多卜之故辙。准噶尔贼人既杀拉藏，岂有实心将苏尔杂送回西藏令代父职之理？著颇罗鼐将此情由晓谕西藏百姓知之。当于诸处要隘远设卡伦，详加瞭望，协力防守。准噶尔若以兵随苏尔杂，断不可容留，即迎战击退，贼败走时，亦断不可追袭。二十五日，命驻察木多之云南兵一千名往西藏备用。

十九日（9月19日）

30 因顺承郡王锡保出征以来勤劳宣力，晋封亲王。先是，锡保上折奏请万安，雍正帝朱批：朕安，尔好么，朕亲密之锡保，尔奸么？尔此次办事，尽心忠勇通毅，均是。未辱宗室，可谓能继承父祖之志。尔之效力，朕意满足。朕封尔为亲王召回。乘尔请安具奏之便，先书写汗告之。〖16〗

二十一日（9月21日）

31 大学士、忠达公、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出师。命皇四子弘历告祭奉先殿，王以下及文武各官至西长安门送行。敕谕其镇静以俟机，神明以制胜，持重以固守，整众以宣威，勿恃兵强而轻视敌众，勿谓己强而不纳众论，勿冒险而轻进，勿贪功而深入，贼中有穷蹇来归者加意抚恤，不抗拒官军者勿加杀戮等。

九月十五日(10 月 15 日)

32 山东巡抚岳濬奏：去年山东水灾，计口授食，先后赈济五个月，用谷一百八十九万八千一百七十三石四斗，除折银、截漕、官捐等共应除谷三十一万九千四百四十五石二斗，实用仓谷一百五十七万八千七百二十八石。现遵旨截留南漕粮三十万石，拨运通仓、奉天米各二十万石。奉天米二十万石，本年收到十万石，其余十万石明年续运。已到六十万石米，可折谷一百二十万石补运赈谷。〖17〗

二十九日（10 月 29 日）

33 皇后那拉氏病卒。

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女，先为嫡福晋，雍正元年（1723）册封为皇后。既卒，谥“孝敬皇后”。谕称其“自垂髫之年奉皇考恩命，作配朕躬，结褵以来，四十余载，孝顺敬恭，始终一致”。又称大病初愈，且上年怡贤亲王逝后悲情难遏，曾亲奠数次，颇觉精力勉强，皇后之事业已临视，故勉从群臣所请，停止亲往含敛祭奠。

十月初二日(11 月 1 日)

34 内大臣阿齐图奉旨往西路军营与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副将军常赉、石云倬等议战守。拟三年整军固守、而后视机驱进之策。凡十二条，要之有：现全军五万余人中遴选精兵二万驻守，其余撤回内地休整，则每年军粮十五万石可减至六万石，挽运较易；于陕甘二省召练二万精兵，再练专破敌骑兵冲击之藤牌兵三千，并增添枪炮等火器；将吐鲁番回民集中于鲁谷庆，以便防护，边外百姓如遇敌，

可撤入巴尔库尔及附近台、堡；离军营七八十里处设三大卡伦并于附近山头派兵瞭望，探敌声息。〖18〗

十四日（11月13日）

35 雍正帝传谕四川总督黄廷桂等：倘准噶尔贼匪来扰青海，或青海民人、番子等合伙肆意骚动，或准噶尔贼匪侵掠青海民众，由此前往达赖喇嘛处，皆不可料定。若大兵力前来，尔等即著泰宁副将率此处所有兵丁，护卫达赖喇嘛缓慢前移，带至成都。此事至关重要，尔等断不可以为有旨，有小风声，即将达赖喇嘛轻举妄动。务打探切实，到应迁移之时，猝然即迁。接旨后，黄廷桂等密为筹办，以备达赖喇嘛之迁移，并奏加派护卫兵丁，略言：达赖喇嘛移住泰宁，故泰宁协原驻兵五百名，以为防护。因泰宁至打箭炉道路险阻，请再拨兵五百名，添防泰宁协，以与里塘、巴塘、西藏声势联络。下大学士等议行。〖19〗

十五日(11月14日)

36 先是，抚远大将军马尔赛领兵尚未至察罕叟尔，并不知军前情形，即行文顺承亲王锡保令其备兵，又命吴喇忒毛明安、四子部落、苏尼特、阿壩垓等旗及察哈尔两翼各备兵一千。至是，有旨责其情形不明，即行调遣，并不奏闻，甚属背谬。所探军情不确，办事亦甚含糊。今蒙古扎萨克等俱遵靖边大将军印信行事，若又用抚远大将军印信调遣，则蒙古等难以遵行。抚远大将军印信，除奏章及行部咨文钤用外，其调遣兵丁等事不准钤用。嗣后宜尽所长，效力行走。

二十五日（11月24日）

37 先是，准噶尔部既败傅尔丹于和通泊，乃留兵四千为后援，以大小策凌敦多卜等领兵二万六千进击科布多等处。因科布多、察罕叟尔、扎布韩等军营兵威强盛、防守严密，遂直抵克尔伦。以海伦鄂尔哲领兵三千侵取喀尔喀。曼济等领兵三千往鄂尔海、锡拉乌苏等处抢掠牲畜。策凌敦多卜之兵向苏克阿尔达胡屯扎。

振武将军、顺承亲王锡保令喀尔喀蒙古亲王丹津多尔济、郡王额驸策凌等合兵进击策凌敦多卜驻地苏克阿尔达胡。台吉巴海等领兵六百夜袭敌营，擒三人而还，将敌将滚楚扎卜锡拉巴图鲁所率追兵三千诱至欧登楚尔大营。丹津多尔济、策凌等列阵力战，阵斩敌将喀喇巴图鲁，重创敌将锡拉，共擒斩敌军数百人。策凌敦多卜等乘夜遁走台锡里山。旋曼济亦被击败。丹津多尔济、策凌等将率兵分路追击，大小策凌敦多卜闻讯，率军退走，由台锡里地方越阿尔泰山远遁。

至是，锡保具折奏捷。得旨：丹津多尔济前已因功晋封亲王，著赏银一万两；郡王额驸策凌晋封和硕亲王，赏银一万两；扎萨克图汗亲王策旺札布在军营虽未历战阵，同顺承亲王宣力办事，亦赏银五千两。其余王、贝勒、贝子、公、众台吉、官员兵丁等有功人员，顺承亲王查明具奏，各加优赏。〖20〗

二十八日（11月27日）

38 宥免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丧师失地之罪。谕傅尔丹等：尔等在科布多，恃勇轻进，堕贼诡计，致失地利，损兵折

将。军前获罪，我朝例所不贷，本应执法究治。但傅尔丹整顿余兵回至科布多地方，固守城池。贼众并力来犯，复能列阵以待；贼人远遁，随即遣兵各处截杀，夺回被掠马驼。此次击贼，可赎前罪。今朕已尽行宽免。惟陈泰罪不可宥。寻命将陈泰革职，由锡保锁拿严审具奏。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9日)

39 先是，班禅额尔德尼、颇罗鼐遣人送给驻藏官兵酥油、炒面、牛羊、干粮等物，屡经发还，坚不领回，遂留下分发官兵。是日，办理西藏事务护军统领马喇、内阁学士僧格将此事奏闻。得旨：可将所送之物核算价值，充裕给与银两。并传谕伊等：朕遣兵在藏驻扎，特为众唐古特防守地方，使之宁谧，岂有丝毫贻累之理？今所送诸物，势必在伊属下众人摊派，未免滋扰。且我兵粮饷并不缺乏，无须帮助。此番给还银两，并非外视尔等也。

初四日（12月2日）

40 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以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寻传谕傅尔丹，略曰：伊原与顺承亲王不和，王诸事并无过失。近日，伊轻进以致亏损官兵，若大将军印务仍命管理，非但众心不服，即伊亦于心不安。伊既失蒙古之心，绿旗兵丁亦未必孚信。今令伊为王协理，以赎前愆，至歼贼立功，惟王是赖。伊宜悉心尽力，勉图报效。若仍执前见，妄存私意，与王不和，不但无益于国家，恐益增罪戾矣。

越二日，又降马尔赛为绥远将军。谕曰：扎克拜达里克甚属紧要，令马尔赛十二月间率汉军兵前往扎克拜达里

克驻扎。起程时，将抚远大将军印交康亲王暂管，另给马尔赛绥远将军印。抵达后，所部兵归顺承亲王调遣。至是，顺承亲王锡保统领北路大军，振武将军傅尔丹、绥远将军马尔赛俱听调度。

初七日（12月5日）

41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前致书喀尔喀蒙古各部，以“法教相同”引诱反叛朝廷。至是，谕喀尔喀蒙古汗、王、贝勒等，略曰：此实系奸诈离间之诡计。准噶尔贼夷出狂悖之言，借安置尔等为词，肆行扰乱。即论尔等之封号、爵位，俱系我朝册封宗室子孙兄弟之号，其余臣下虽效力立功，并无封贝子之例。惟四十九旗扎萨克，成吉思汗之后，博尔济锦氏台吉等，诚心归顺，我太宗皇祖俱赐以宗室封号，视如骨肉，结为姻亲，累世荣宠，何尝视为奴仆乎？至编设旗分佐领，亦欲其易于查考，以便加恩，并恐扎萨克等互起争端之故。今已及百年，何尝役使尔等一人乎？若贼夷之事不定，则尔喀尔喀不得安，众蒙古亦不得安。尔等当知贼夷诡计，劝谕属下，分别利害，奋勇立功，岂可甘为懦怯，受贼蹂躏。

十八日（12月16日）

42 办理西藏事务护军统领马喇等奏：颇罗鼐蒙恩授为贝勒，又令办理前藏、后藏噶隆事务，今具禀恳求印信，以便行文该管地方与军机调发事务。得旨，著礼部铸给“办理西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银印一颗，交于颇罗鼐掌管。

二十九日（12月27日）

43 谕理藩院：从前皇考时曾将蒙古王、台吉之子侄著在内廷教养。今扎萨克之蒙古国戚、台吉等，喀尔喀之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等之子侄内，十五岁以上者著来京，在内廷教养。

44 甘肃回民行保甲之法。甘肃巡抚许容奏请回民居住之处，应令地方官备造册籍，印给门牌。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除设牌头、甲长、保正外，选本地殷实老成者为掌教，如人多者再选一人为副，不时稽查所管回民。一年之内无匪盗等事者，由地方官酌给花红，以示鼓励。下部议行。

十二月初四日（1732年1月1日）

45 禁铁锅出洋。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定例铁器不许出洋货卖，洋船私带，禁止尤严。粤东所产铁锅，每连约重二十斤。查雍正七、八、九年（1729、1730、1731），夷船出口，每船所买铁锅，少者一百连，多者至五百连，并有至一千连者，计算每年出洋之铁约一二万斤，应请照废铁之例，一体严禁，违者将船户人等照例治罪，官役徇隐者照徇纵废铁例议处，令海关监督详加稽查。得旨：所奏甚是，悉照所请行。粤东既行查禁，则凡有洋船出入之省，亦当一体遵行，永著为例。〖21〗

初六日（1月3日）

46 以河路开通，苗疆全定，开拓贵州疆土五六千里，有旨褒奖鄂尔泰、张广泗等，称其安边宁民之绩甚属可嘉，

著查明有功将弁，候旨加恩。

翌年二月，授鄂尔泰一等伯爵世袭，张广泗拜他喇布勒哈番。

十五日（1月12日）

47 禁革奉天府属陋规。奉天府府尹杨超曾疏言：奉天府各属，从前一切公务皆取给里下，总计一岁之科派多于正额之钱粮。如遇奏销、编审、大计等项自臣衙门家人书吏以至治中知府州县各处，均有陋规银两，名为造册之费。岁科考试自府丞至治中知县衙门亦有陋规银两名为考试之费。至大小官员到任，凡修理衙署、铺设器用以及查点保甲、换给门牌、印捕等官纸张饭食，俱行摊派银两，每项约有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更或衙蠹里书，从中指一派十，侵收包揽，弊窦多端。臣已严饬各属，勒碑永禁，并令彻底澄清，不许丝毫派累。得旨：从来地方科派陋规，甚为民间之扰累，杨超曾通行查禁，所办甚是。但恐相沿已久，官吏人等尚有阳奉阴违者；又恐日久法弛，将来接任之人员或有仍袭从前之陋习者，著将所奏宣示于外，令奉天官吏人等永远遵行，以除积弊，以惠闾阎。

十六日（1月13日）

48 翰林顾成天前奏吕留良《四书讲义》、《语录》等书粗浮浅鄙，宜敕学臣晓谕士子勿惑于邪说，大学士朱轼等奉旨逐条批驳，纂辑《驳吕留良四书讲义》。是日，应朱轼等请，将其刊刻颁发学宫。至雍正十一年（1733）八月，山东兖州总兵官李建功请敕督抚刷印多册，绅衿各给

一部。朱批："此不过令士子辈知所趋向，何必家喻而户晓耶？"

二十一日（1月18日）

49 《圣祖仁皇帝实录》及《圣训》编成，雍正帝亲为作序，略云：朕缵承鸿绪，念切绍庭，践阼之初，即简命大臣等董率儒臣，开馆纂修，历今九载，敬成《圣祖仁皇帝实录》。实录乃编年之书，复令纂修诸臣分类恭辑《圣训》六十卷。实录为经，圣训为纬，于编年见因时之宜，于分类见随事之要。

二十八日（1月25日）

50 台湾民人聚众起事，旋平。

先是，台湾淡水同知张弘章起盖衙署，滥役虐差，征粮又十日一比，将士官一并杖责，其幕客杨某复调戏士著妇女，激起百姓愤怨。本月二十四日，众聚千余，杀其幕客、家人及衙役等共男女一百五十余人，烧毁沿山五十余里之房屋二千五百余间。张弘章单骑出逃。至是，巡视台湾给事中希德慎奏闻。官军二千奉命进剿。

翌年（1732）正月至二月，起事者杀伤官兵四五百人，缴获大炮二门。总兵官王郡增兵剿杀。稍平。五月，台湾道差役滥杀为官府效力之百姓五人，形势复激化。自淡水至彰化，十四社俱与官兵拒敌。王郡合台澎及内地水陆官兵八千人分路进剿。至十月败之。擒献正法十八人，阵斩梟示四十一人，杀一百二十一人，擒交地方会讯九百八十二人。其间，先已于三月二十九日秘密结盟之凤山县民吴

福生，乘北部有事、南路空虚之机，聚众数百，树“大明”旗号，自称大将军，焚烧驻军营房及巡检衙署，抢走兵器。王郡亲率兵进剿杀数十人，败之。

51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四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八十六万一千四百七十七，田地等八百七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顷八十亩。征银二千九百七十九万七千五百零一两，米豆麦四百七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石，草五百零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七束。茶三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引，行盐五百一十九万二千三百四十四引，征课银三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两。铸钱十万四千八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六十。

52 庄亲王允禄于雍正七年（1729）奉命刊刻之《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告成。随复校正续刻，补为全书，乾隆六年（1741）刊行。

〖1〗《上谕内阁》182 页。

〖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 781—78 页。

〖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 831—840 页。

〖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 968 页。

〖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 956 页。

〖6〗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一百九；《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 2038、2041 页。

〖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587—588页。

〖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一百九；《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十册888、992页；二一册90页；二二册37页。

〖9〗《上谕内阁》。

〖10〗《清史编年》四卷487页。

〖1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十册668—669页。

〖1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394页。

〖1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七、一百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啸亭杂录》卷三。

〖1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456页。

〖1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九；《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2052—2053页。

〖16〗《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2053、2057页。

〖1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196页。

〖1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285—296页。

〖19〗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2060—2061页；《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一。

〖20〗《清史编年》四卷505页。

〖21〗《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390—391页。

清通鉴　卷八九

雍正十年　壬子　公元1732年

正月初三日（1月29日）

1 四川建昌地震。城关内外官署、兵民房屋及寺庙、城垣多有倒塌及压伤毙命之人。初四、初五等日仍摇动数次。西昌至会理州，压死百姓一百二十四人，压伤二百六十八人，倒房一千九百五十间。赈济灾民用银四千四百余两。〖1〗

初九日（2月4日）

2 谕令八旗兵丁勤加操演。略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明武备为先务，而兵丁之武艺，亦未有不勤加训练而能有成者。从来士农工商，各治一业，苟不专心竭力，则其业必不精，况兵丁所司者皆战斗之事，弯弓挟矢、冒镝冲锋，非膂力刚强不能披坚执锐，非技艺娴熟不能克敌宣威。奈何怠惰苟安，虚度岁月，不思国家设兵之本意，不念自己专司之职业乎？国家

承平日久，人人耽于安逸，武备渐弛，今当边陲用兵，是以降旨令勤加操练。尔八旗兵丁各宜勉力学习，努力向前，且互相劝勉，鼓励锐气，朕必加以格外之恩；如苟且怠玩，甚至妄生怨言，摇惑众听，必以军法从事。

二十四日（2月19日）

3 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还京，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寻以鄂尔泰经理苗疆有功，晋一等伯。

4 是月，西路军与准噶尔兵战于哈密、塔尔纳沁。二十一日，准噶尔部台吉色布腾、策零那木扎尔等拟掠人口、牲畜，率兵六千余人由乌鲁木齐进逼哈密。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命总兵官曹勳、张豹各率绿旗兵五千、二千人分路截击。副将焦景竑、参将韩良弼率二千三百人据城固守。二十三日，准部大队经南湖黄芦冈东北沿山一带趋赴塔尔纳沁。岳钟琪命驻守该处提督颜清如率部四千人固守，又令曹勳等于黄芦冈一带据其要隘，相机掩杀，并遣副将军石云倬、原任兵部尚书马会伯率绿旗兵三千二百名，署镇安将军卓鼐、前锋统领宗室哈尔吉等率八旗满兵三千八百名，副将军常赉等率满汉兵三千二百名，分往北山以西要路埋伏，截其退路。二十四日两军短暂交锋，准兵退败。二十七日，曹勳部于二堡地方遇准兵约五千余人，奋勇进击，力战一昼夜，大败之；寻与驻扎哈密之焦景竑、塔尔纳沁之副将陈经纶、总兵张豹等合兵追剿，夺获马七百三十八匹、驼三十九只、牛一百三十四只、羊三千六百八十六只。准兵既遁，其掳掠之牲畜令回民各处收获，除官牲畜交回

军中外，共得马二百五十匹、牛八百六十六头、羊七千三百只。岳钟琪料准兵必逃至乌克克岭，遂知会石云倬、常赉、卓鼐等遣满汉兵丁六千名于乌克克岭南口之梯子泉一带截杀，仍命曹勷率部驻扎沙枣泉以张声势。得旨：岳钟琪调度有方，运筹亦备。

三十日，果报有准兵于乌克克岭山口屯驻。然石云倬迟至二月初一日方领兵前行。总兵官张存孝见准兵屯驻之处余火未息，以其逃遁不远请速行追剿。云倬则传令撤兵，不许追袭。另乌克克岭之西南尚有塔库纳库一路，亦系准兵归途，岳钟琪以为务须派兵堵截，并以凉州右营外委马得玉熟悉道路，令其驰赴行营听候发兵领路。不料云倬大怒，以为多事，并不发兵邀截，致准部败兵由塔库纳库一路逃归。有旨：石云倬革职。岳钟琪因怀游移之见，致乖战守之宜，应深悟前非，痛自省惕。著福建总督刘世明前赴军营协办军务，贵州巡抚张广泗前往军营为副将军。寻大学士鄂尔泰等劾岳钟琪身为大将军，专制边疆，准噶尔以五六千人由乌克克岭人卡伦犯哈密，智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敌于临事，应议处。得旨：削公爵及少保，降世爵为三等侯，仍留总督职衔，护大将军印务，戴罪立功。翌年（1733），石云倬拟斩监候。〖2〗

5 福建布政使潘体丰奏报闽省垦田升科事，略曰：闽省山海交错，民间鲜务农桑，半藉渔盐之利以谋生计。从前旷地每多废弃，即间有开垦亦往往匿不报官。年久生齿日繁，人稠地窄，虽滨海沙洲、高冈旱阜，处处田畴渐皆开辟。然田地虽辟而国赋不见加增者，盖由山海地方丈勘

非易，及民间肆行欺隐。自雍正七年（1729）许民自首欺隐田地，内地首出及开垦田地四百七十八顷，应征银三千四百五十四两、米八十五石。台湾自首及开垦一万八千七十五甲，每甲十一亩，共二千六十余顷，应征米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余石、银一千零一十余两。俱照例分别水旱限年升科，先后造册详报具题。然闽省地方辽阔，查察难周，惟有恪遵恩旨，多方儆勉开导，令其自相首报，果系冥顽不化，查实照例究治，惩一儆百。总之，固不敢轻为纵容，亦不敢丝毫率忽，总期于执法之中寓体恤之意。帝批："此事办理与主见甚属协当。"〖3〗

二月初二日（2月27日）

6 清查江南钱粮积欠。江南苏松等处财富甲于天下，而历年积欠亦较他省为最多。先是，雍正帝命豁免康熙五十年（1712）以前之未完者，五十一年（1713）以后应征之项复宽限十年、十五年带征。雍正九年（1731）九月，特遣大臣官员等会同抚藩及地方有司逐一彻底清查，并分官侵、吏蚀、民欠三项，以除混蒙。寻清查江南钱粮之侍郎彭维新、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报：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至雍正四年（1726），通计各属积欠共一千一十一万六千三百两零。其中官侵三万零六百八十七两，经役人等侵蚀四百二十八万九千五百六十九两，包揽人等侵蚀四十万六千零五十四两，实在民欠五百三十九万零十四两。得旨：朕因江苏逋赋积弊丛生，筹画多年，而为此清查之举。今欲概行豁免，不惟墨吏奸胥罔知惩戒，且积久欠粮之顽户无不沾恩被泽，自以为得计，而急公之善良不与焉，洵非

阜民善俗之道也。是故与其蠲除历年之逋赋，孰若免新岁之额征，为大有益于斯民乎？至是乃定：将侵蚀包揽之项分作十年带征，实在民欠之项分作二十年带征。自本年（1732）始，当年带征之项完纳若干，即照所完之数蠲免次年额征之粮若干。若官吏百姓等果知悔过急公，于每年带征额数外，多完若干，即将次年钱粮照多完之数豁免。其官吏侵蚀之项，务于本人名下著追，毋得株连，以滋扰累。侵蚀钱粮之官吏，可宽为分年带征；若废员中有能悔过自新，不拘年限先行完纳者，应分别准其开复，其依限完纳者，宽免其罪；胥吏中有先期及依限完纳者，亦酌量加恩宽免其罪。〖4〗

三月初三日（3月28日）

7 铸军机处印信。前以军机处未治印信，谕命大学士等核议。至是，大学士等拟议办理军机处密行事件所需钤封印信印文用“办理军机印信”字样，移咨礼部铸造，贮办理军机处，派员管理，并行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从之。未几，印信改由内奏事处保管，军机处使用时请出。至乾隆初，印文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记”。〖5〗

初五日（3月30日）

8 雍正八年腊月十八日，副都统满泰一行抵俄国莫斯科。俄国官员疑心颇多，称土尔扈特乃其所属，应将中国咨土尔扈特之稿本交出，并告知口头转告之言。满泰等示之敕底。上年（1731）五月十一日，满泰一行抵土尔扈特汗车凌端多布住所。车凌端多布跪接谕旨，随告以准噶尔事。

时哈萨克国使者亦在，因将诸事晓谕其使。车凌端多布表示：今中国皇帝与俄罗斯国如此和好相处，请不断遣使前来。〖6〗至是，满泰等回京覆命。

十一日（4月5日）

9 先是，朝鲜国王李昑咨称：《明史·朝鲜列传》讹载先世李倧篡夺一事，曾于雍正四年（1726）奏请昭雪，已蒙圣恩令史臣改正，乞早为发。至是，礼部议：俟《明史》告成，再行颁发。谕将《朝鲜列传》先行抄录颁示，以慰该国王恳求昭雪之心。〖7〗

二十七日（4月21日）

10 再谕兵丁营运生息银两事。上年大学士鄂尔泰于云贵广西总督任内以滇省舟楫不通，所有生息银两，分派营运则易，聚总生息则难。督抚提镇各标赏银过多，转致不能营运，渐生弊端，因将各镇应领银两，令与各协营均匀分给。黔粤两省亦仿照此办理。至是，两广总督郝玉麟奏称：广东督抚提镇各标蒙赏帑银共十万两，计每年生息除赏给督抚提镇标兵外，尚有余剩银两，应照各协营寨兵数之多寡，均匀分给，于明年（1733）开赏。帝谓鄂尔泰、郝玉麟办理至当，命各省督抚等酌量本地情形，悉心筹运，照此变通办理。

四月十四日（5月8日）

11 以祝贺俄国女皇安娜继位，内阁学士德新、侍读学士巴延泰等一行二十余人奉旨出使俄国抵莫斯科。次日，女皇接见。

二十九日(5月23日)

12 命拉锡、常明、莽鹄立、范时绎、永福轮流稽查八旗训练兵、内府佐领训练兵、汉军训练兵等十二营之操练，大学士鄂尔泰于暇时前往，总统察阅以严八旗操演训练。

五月初四日（5月27日）

13 达赖喇嘛问安使陛辞，命传谕达赖喇嘛曰：朕抚驭寰区，惟期海宇苍生，安居乐业，宣扬佛法，同归于善。尔喇嘛其副朕振兴黄教、宁谧苍生之至意，悉心梵典，阐扬化导，俾各向上。今来使西归，特赐敕谕一道及银器、彩缎、巾帕。

十二日(6月4日)

14 江宁织造隋赫德以亏空革职。先是，江宁织造隋赫德离任时大有亏空，特降旨令接任许梦闳彻底清查，以清弊蠹。至是，许梦闳疏奏：原任江宁织造隋赫德已将司库八十五、笔帖式巴图借用银两代为赔补，应免重追。得旨：向来织造官员，往往为司库、笔帖式所愚弄，恣意妄行，侵盗国帑，及至事发，总恃有织造代赔，置身事外，积弊若此，断不可不加惩戒。许梦闳不思隋赫德管理织造、关税两项，其代赔之银即系两项盈余，均为国帑，安得不核实归公，而乃私取以偿属员侵盗之项乎？许梦闳瞻徇情面，草率完结，著交于内务府，严加议处。隋赫德著革职。司库八十五、笔帖式巴图等名下亏缺之项，悉从本人追出交官。再织造本非大员，而在外体统任意僭越。至于司库、笔帖式官职尤卑，乃以钦差为名，妄自尊大，与督抚拜帖，

称号俱用平行礼，妄诞已极，嗣后著严行禁止。

闰五月初九日（6月30日）

15 京师干旱，地有微震，雍正帝以用兵准噶尔，八旗将士远役于外，父母妻子愁怨，又以催追亏空，八旗人员亦为苦累，抑郁不舒之气上干天怒，谕八旗官员等各应自省。

十二日(7月3日)

16 四川总督黄廷桂奏：驻藏钦差诸臣领兵防守重地应铸给印信，以昭信守。奉旨：办理军需大臣议奏。

17 再命酌免八旗人员应追银两。谕曰：朕自御极以来，普天率土，未曾歧视。而八旗人等，尤国家教养百年，望其遂生复性，共享安乐于久远。若其中顽劣贪鄙之习，故加宽纵，将为人心风俗忧。从前严治贪婪，清厘帑项，即追呼牵扰，有所不恤者，诚欲八旗人等各思罪愆，渐自醒悟，知有所不为，庶无往不利。雍正三年（1725）以前亏空各项已令查奏酌免，今特再沛恩膏，将三年（1725）以后、九年（1731）以前八旗官员人等应追银两，除本身亏空、侵蚀、借帑及贪赃、盗用等项不准查免外，其有年久之案于雍正八年（1730）恩旨以后发觉者，本身已故、著落子孙追赔、坐扣俸饷抵补，或本身虽在、其应追之银实系分赔、代赔无著之项，或因公挪用并未入己者，又或应追之本人已经豁免而开欠之人尚在著追，或本身已经宽免而在奉旨以前报出田房人口抵补、其间人口病故、田房变价不敷、仍行追补者，著该旗将情由造册开送，酌量宽免。

著遍传该谕，俾八旗人等洗心涤虑，痛改前非。

18 以去冬雨雪稀少，命各省督抚注意灭蝗。

十九日（7 月 10 日）

19 允祺卒。

允祺（1679—1732），初名胤祺，爱新觉罗氏。康熙帝第五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封贝勒，四十八年（1709）晋和硕恒亲王。至是卒。雍正帝辍朝三日，加祭二次，造坟立碑。谥“温”。九月，封其子弘晊为和硕恒亲王。

20 允祉卒。

允祉（1677—1732），初名胤祉，康熙第三子，母荣妃马佳氏。自幼聪颖力学，多次随扈父皇巡幸、出征，三十七年（1689）封诚郡王，寻以敏妃之丧未百日剃发，坐降贝勒。四十八年（1709）晋封诚亲王。时皇太子初废，胤祉俨然以储君自命。迨康熙晚年，乃延揽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等。雍正六年（1728）命降封郡王，八年（1730）复亲王爵，旋以临怡亲王之丧面无戚容，削爵禁锢。至是，卒于禁所。〖8〗

二十九日（7 月 20 日）

21 平陕西钱价。时陕西因铜少而钱贵，银每两仅兑钱八百一二十文。谕命云南每年多铸钱十万串，从湖广水路经商州陆运西安，以平陕西银钱比价。〖9〗

22 是月，云南普洱府属思茅土司起事。

先是，有缅僧名喃奔者，居于距思茅二百里之蛮坝河

蝙蝠洞，自号“神仙”，附近各族百姓前往朝拜者甚多。本月初八日，官兵百余人前往驱散，导致冲突，死兵二、当地苦聪人五。思茅土把总刀兴国等原本对改土归流不满，乃借此事邀结苦聪人聚众起事，刻木递信，攻城劫路，抢铜厂，烧塘房，焚民居，杀商人。十七日，刀兴国率众千余人围攻思茅，扬言“攻破思茅，杀尽汉人”。元江、四里等处各族百姓纷起响应。元江营把总康天锡被杀。云贵广西总督高其倬令普洱总兵官李宗膺、临元总兵官董芳统兵由元江、景东两路进剿。至九月，擒斩刀兴国。翌年(1733)五月，高其倬奏报：已招抚四万二千余人，据险负固者正严剿穷搜。旋云贵总督尹继善又奏：擒斩首恶喃奔等二百余名，投诚者八千余人，思茅一带，悉已荡平。诏其应乘此军威，将首恶尽歼，余党尽扫，以期一劳永逸。并谕曰：凡事每懈于垂成，忽于既定。尹继善甫制滇南，虽心力俱强，而威信未立，此举实关三省筹画，非仅为元新普思计也。〖10〗

六月初七日(7月28日)

23 先是，命调整西路军营诸将，护军统领阿思海授为前锋统领，令往西路军营管辖满洲兵行走；侍郎武格给扬武将军印，统辖巴尔库尔满洲兵；伊礼布在参赞内行走，协同武格办事；刘世明授为副将军，统辖巴尔库尔绿旗兵，与武格、马会伯商酌办理事务。寻命鄂尔泰督巡陕甘，协赞经略军务，并颁给印信。至是，新任西路副将军刘世明、张广泗、扬武将军武格至军营传谕曰：准贼一日不灭，官兵边民一日不得休息。军兴以来，官兵为国效力，野宿露

处，朕深为轸念，夙夜焦劳，寝食靡宁，不听音乐，不事游观，即遇年节之期，除大礼之外，并未与廷臣宴集一次。尔等当互相劝励，振作锐气，勉图报效。果能人各奋勇，一二年间即可成功。若因出兵日久，志气怠惰，苟且偷安，则大功何时得成？尔等何时始得休息？尔等通盘计算，自然明白，其共勉之。〖11〗

寻谕责刘世明、武格等彼此推诿，将营务视为两歧。八月二十一日，以刘世明“苟且瞻顾，退缩不前”，革职。

十一日（8月1日）

24 署贵州巡抚元展成奏陈苗疆情形：贵州苗疆地方五六千里，人口数十万。现其素所凭负之险阻皆已开通，强大之村寨皆已平定，控驭非难。虽曰初归，其易于治理已可概见。惟须文武和衷，恩威并济，兵不骚扰，役无需索，诸苗各安其所，久之，则苗与官兵相习，不复有新疆内地之殊矣。帝批：应时刻防其反复。凡事易视，未有不成难事者。今览奏，似属少觉轻易，朕实为忧之。〖12〗

二十八日（8月18日）

25 署陕西总督查郎阿、甘肃巡抚许容疏报：闰五月间，临、巩、平凉、西宁所属州县暴雨冰雹，伤损田禾。有旨命多方赈恤，毋使贫民失所。至于西宁，乃满汉官兵驻扎之所，口粮草料，需用更多，尤宜详审情形，悉心筹画。

26 是月，内阁学士班第前奉旨往土尔扈特部，并顺路出使布哈尔、哈萨克等国，告以征讨准噶尔事。理藩院至

是就班第等出使事咨俄枢密院。俄则以土尔扈特部已归其属为由，不许班第等过境。十二月十六日，俄枢密院致函中国理藩院，略称：俄国女皇祝中国皇帝在反对准噶尔人之斗争中一切顺遂，然女皇岂能强迫己之臣民（土尔扈特人）用武力攻打准噶尔珲台吉。虑及珲台吉向与俄国和好相处，因而不应对其行不善之行动。〖13〗

七月初一日（8月20日）

27 谕禁更张八旗驻防兵丁规条，略曰：近有渎陈一二事于朕前者，一则各地八旗驻防兵丁宜准其于各省乡试；二则驻防兵丁身故后许就地瘗葬，其家属亦准在原地居住。此二事皆必不可行者。我朝设立各省驻防兵丁，原以捍卫地方，申明武备，其历来所定规条，俱属尽善，无可更张。国家设立驻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备干城之选，非令其攻习文墨，与文人学士争名也。在弁兵之子弟，有能读书向学、通晓文艺者，原听其来京应试，以广伊等进取之途，并未禁其从事文学也。若悉准其在外考试，则伊等各从其便，竞尚虚名，而轻视武事，必至骑射生疏，操演怠忽，将来更有何人充驻防之用乎？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本身既故，骸骨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将见驻防之兵皆为汉人，是国家驻防之设，竟为伊等入籍之由，有是理乎？

初二日（8月21日）

28 驱逐设教惑众之西洋人方玉章等。先是，命将各省西洋传教士遣送回国，先集中广州暂住。广州城内外遂有

天主教堂八处，住有西洋传教士方玉章等三十人。本年（1732）六月二十七日，署两广总督鄂弥达、署巡抚杨永斌、观风整俗使焦祈年联衔示谕：各处设有天主堂，向为西洋人居住，后因开堂设教，煽惑愚民，经原任浙闽督觉罗满保题请，尽著回国。蒙皇上怀柔远人，暂听在广州居住。随奉部文，不许伊等各处行走及招人行教诵经，如不安分，听地方官逐回。今方玉章等不守法度，开堂设教，日增月盛，甚为贻害地方，合行驱逐，移住澳门。限三日内起身，倘有不遵，务令地方文武严拿。又令广州府知府会同广州城守副将毛克明委派弁兵、衙役催促起程。至是，方玉章等自广州移居澳门。一切行装物件任其携带。信教之中国人不予深究。〖14〗

初三日（8月22日）

29 禁将漕粮改折。先是，江西巡抚谢旻请将江西四县漕粮折色，雍正帝谓所见甚属褊小，降旨申饬。至是，湖北巡抚王士俊复请将漕粮部分改折，帝严旨驳回，略曰：各省运京漕粮，关系天庾储蓄，难以轻易减免。前岁朕思直隶既种水田，多收米谷，或可将各省漕米间停北运，以纾民力。此乃朕普惠东南百姓之至意，即使举行，亦间数年方停运一次，并非减除漕粮之数也。若一县准予折色，各处仿效陈请，岂能一例允行？王士俊所请与谢旻前日所请相同，断不可行。

十四日（9月2日）

30 以岳钟琪办理军务未协，召其回京，以副将军张广

泗护大将军印。广泗寻劾钟琪调度乖方，且言准噶尔人专资马力，我兵制敌必须马步兼用，而岳钟琪立意用车。自巴里坤至木垒，沿途满堑崎岖，纡绕沙碛，用车甚不相宜，且木垒四面受敌，牧厂运道，在在可虞，必不可驻大兵。诏速撤军回巴里坤。〖15〗

十六日（9月4日）

31 杭州风雨狂骤，海潮陡涌，盐场居民、灶户淹没甚多。除已经漂没者外，冲坍房屋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余间，受灾失所男妇三万八千余人。

十七日（9月5日）

32 敕谕吏部尚书、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曰：数年以来，岳钟琪调度无方，制防鲜术，运筹决胜，并舛机宜，为将士之所轻，致军心之不振，深负任使，有忝元戎。兹特命尔署宁远大将军印务，统领陕西等处大兵，一切事宜，尔与副将军常赉、张广泗酌定方略，公同计议而行。鼓励戎行，申明纪律，远侦密探，先事预防，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听尔调遣。凡遇有警，即遣发官兵应援扑剿。贼中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官兵者，勿加杀戮。凡遇驻扎之处，加谨约束，兵将所遇地方，申明军令，毋得骚扰百姓；毋得淫人妇女；毋得离散人之父子夫妇；毋得损坏人之坟墓室庐；毋得强取货物；毋得驱役平民，以副朕戡乱靖逆、安民绥众之意。其或有临战退缩，贻误扰乱军机者，尔会同商议，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军法示众；官兵有犯小过者，尔会同商议，径行处治，

毋泯没戎行之劳绩，毋宽纵违法之弁兵。法纪务极严明，赏罚悉期公当。一切机宜，尔商酌调遣。有应知会北路靖边大将军者，即行知会，一同办理。

二十一日（9月9日）

33 蒋廷锡卒。

蒋廷锡（1669—1732），字扬孙、西君，号西谷、南沙，又号青桐居士，江南常熟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以善画工诗而名噪一时，入宫供奉。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寻入直南书房。雍正帝登基，即擢礼部侍郎，与修《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寻升户部尚书。时密备西北两路用兵，乃佐怡亲王允祥备军储。雍正六年（1728）任文华殿大学士，时军机处初创，与张廷玉并为军机大臣。至是，病卒。谥“文肃”。〖16〗

二十二日(9月10日)

34 贵州巡抚元展成奏报该省养廉银情形：每年各官养廉银共七万一千余两，公费银一万二千六百余两，存司库备不时之需六千三百余两，共需银九万两。除地丁及税务各项耗羡外，不敷二万三千余两，以倭铅余息补足。〖17〗

二十六日（9月14日）

35 江南沿海大风雨。松江、太仓、崇明、宝山、江阴等处漂没人口近十万。是以年歉。至冬，石米银二两。〖18〗

二十九日(9月17日)

36 向来大计参劾官吏，除贪酷发审外，其余俱送部引

见。至是，又命嗣后特参文武官员比照大计之例，列在浮躁、才力不及等款，亦著送部引见。永著为例。

八月初五日（9月23日）

37 北路军大败准噶尔兵于厄尔得尼招（光显寺，今蒙古巴颜温都尔西北）。

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步其先辈后尘，与清廷对抗，仍欲归并喀尔喀蒙古，且与俄国联络，求其出兵相助，上月亲率大军深入喀尔喀。准部台吉小策凌敦多卜亦进抵克鲁伦河。十四日，准噶尔兵犯乌孙珠尔，振武将军傅尔丹等领兵万余人接战数次，败其前队。及其后队全至，尽力冲突，傅尔丹部遂败。北路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旋奏报：探知准噶尔兵至厄得尔河源地方，酌议于奔博图山岭发兵堵截，共派满洲、蒙古兵一万八千人，由亲王丹津多尔济、亲王额驸策凌等率领，已于七月二十一日起程。

本月初，噶尔丹策零率大军三万人由北路绕避察罕叟尔大营，出杭爱山，欲侵袭喀尔喀蒙古，抢掠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迫其由库伦徙帐多伦泊。途中探知策凌率军赴奔博图山，乃突袭其牧地，掠其二子及牲畜等以去。策凌闻讯大怒，断发誓天，反旌驰救，于初四日追及准噶尔兵于厄尔得尼招。

是日黎明，策凌率清军间道出山背，居高临下奋力突击。准噶尔兵梦中惊起，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被斩杀万余，“尸遍山谷，河流尽赤”。策凌军仅伤数十人。以两军激战亲王丹津多尔济所率右翼兵观望不前，致噶尔丹策零率残兵从推河方向逃遁。

捷报至京，策凌赐号“超勇”，有功官兵各予升赏。

策凌，又作策棱，博尔济吉特氏，喀尔喀蒙古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来归，入内廷教养。四十五年（1706）尚康熙帝十女和硕纯懿公主。授和硕额驸，赐贝子品级。归牧塔尔密。雍正元年（1722）封郡王，翌年驻阿尔泰，授副将军。旋掌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五年（1726）曾偕内大臣伯四格赴楚库河，与俄国签订正式规定中俄中段边界之《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九年（1731）以征准噶尔功晋和硕亲王，封喀尔喀大扎萨克。

是役，锡保得报策凌败敌，檄绥远将军马尔赛、建勋将军达尔济速领兵截敌归路。时马尔赛驻扎克拜达里克城，有兵万余，如出兵邀击，可使准噶尔兵一骑不返。然准噶尔兵逃至推河，达尔济整兵欲出，遣使约会师，马尔赛拒不发兵。城中诸将皆主速出迎击，独都统李杕云建言但当守城，马尔赛以李杕之言为然。副都统傅鼐力请出城杀敌，情急至于跪求，终不允。将士登城，见敌骑沿城过，烧荒以绝追兵，无复行列。至十三日，傅鼐等不待军令，自开城追之，马尔赛不得已同行，半途而返。虽斩杀千余，而准噶尔诸首领早已脱逃。雍正帝得报，怒责马尔赛误国事、负深恩，自古以来，称如此背负国家者，史册亦为罕见！将其绥远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爵俱行革退。

噶尔丹策零败归，因统兵将领临阵逃跑，罚彼等穿妇人服装。后谓俄国使者：有三千人被俘，还算走运。

九月，升赏厄尔得尼招有功将领，谕责马尔赛，革其一切职衔，其公爵由马礼善承袭。命锡保等将自阵前逃回之喀尔喀蒙古汗、王等查明治罪。随以喀尔喀蒙古扎萨克

图汗策旺扎布、亲王喇嘛扎卜畏惧退缩，由阵前逃回牧地，皆革爵，于京永远监禁。并谕本路军将弁兵丁：贼人既受大创于北路，未必不重整余力以向巴尔库尔，冬春防范尤宜严密，不可疏忽。〖19〗

二十一日（10月9日）

38 先是，衍圣公孔广棨以孔林工程告竣，率其族七十四人来京谢恩。至是，召孔广棨等入见，谕曰：尔为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一切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且尔年齿尚少，尤宜勤学读书，敦品励行。凡尔同族之人，亦当共相劝诫，共相砥砺，为端人正士。尔等果能遵朕训谕，学问日进，品行醇谨，不坠家声，即所以报国恩也。遂赐孔广棨松花石砚一方，蟒锦缎七匹，族人各一匹。

二十九日(10月17日)

39 实授李卫为直隶总督，郝玉麟为福建总督，程元章为浙江总督，鄂弥达为两广总督。

九月初三日（10月21日）

40 禁外国船只停泊广东黄埔，仍泊澳门。外国商船来华，初于澳门停泊。康熙二十五年（1686），澳门葡萄牙人称该地为葡人居住，从无别类外国洋船入内混泊，经海关监督宜尔格图题请，部议覆准，改于广东虎门停泊。而虎门口外风涛甚险，难以久泊，至五十年（1711），移入黄埔停泊。至是，广东右翼总兵官李维扬以黄埔距广州仅三四十里，洋船早晚操演大炮，骇人听闻，应令仍在虎门

停泊。命两广总督鄂弥达等议奏。旋鄂弥达等回奏：黄埔距省城太近，虎门风涛甚险，应仍入澳门停泊，往来货物用小船转运。澳门原系内地，西洋人不过凭居，岂容澳夷视为己物？如云澳门为西洋人之地，不便容别国洋艘，岂黄埔内地顾可任其久停耶？经九卿会议，准奏。〖20〗

二十四日（11月11日）

41 大学士鄂尔泰条奏边地屯田事宜：一、颁给总理屯务副都御史孔毓璞关防，以昭信守。二、客民首报地亩，应分别给与工价，每籽种一石，上等地给银二两，中等一两五钱，下等一两二钱。其夫役人等，除每月给与工价口粮外，每年再加赏银一两，皮衣皮帽银二两。监种人员及跟役每日给银六钱，使食用有支而驱遣无误。三、屯田夫役俱于甘、凉、肃雇募，令各地方官出具保结，以免逃逸。四、各项开支，由总理屯务大臣在军需银内动支，另行报销。从之。

二十九日(11月16日)

42 新任广东海关监督毛克明具折谢恩，请雍正帝训示。帝批："有何可指示？但取出良心来办事，银钱不如性命、颜面要紧。只此两句粗俗之语能行，诸凡保汝协当也。若不能此，便批示汝千百言锦绣文章，无益于汝也。"〖21〗

43 是月，贵州苗民起事。

先是，为开辟贵州苗疆，署广西云贵总督高其倬命贵州清江镇总兵赵文英、按察使方显、贵东道黄世文等率兵

二千五百名进驻镇远府新筑台拱城。本月初六日，台拱附近苗民数万人围攻官兵，互有死伤。官军增援。二十二日，高其倬奏闻。

十月间，援兵与苗民激战，副将杨馥被杀。游击马似龙、罗资衮率兵一千护送粮食、火药赴援，途中遭伏，罗资衮阵亡，物资多失。台拱城被围久，粮尽，宰马以食，迫冬寒，众汹汹不自保，议溃围退保下秉。方显曰：台拱失，古州、清江诸寨皆煽动。苟免，失臣节；挠败，损国威。事急，死此耳。众感奋。十一月十六日，援兵至，苗众大溃。台拱被围凡六十九日而围解。〖22〗

十月初十日（11 月 27 日）

44 谕斩马尔赛于军中，曰：马尔赛本属庸材，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念伊祖大学士图海旧日功勋，望其子孙成立，将马尔赛少年袭封公爵，训诲成全，优加擢用，无非勉励玉成，以继名臣之后也。雍正五年（1727），大学士富宁安奉差陕西，满洲之在内阁者，仅有马齐一人，又因年老不能办事，而满洲之官阶资格可用为大学士者复不得其人，是以令马尔赛备员政府，以为班联领袖，其实未能赞襄一事，敷奏一言，稍有补于政浩之万一，此亦举朝所共知者。伊历来贪赃不法之案渐次败露，朕皆暗中为之消弭，其应追之赃银数万两又悉行宽免。更赏世职以逮其子孙，赐帑金以固其操守。凡所以恩待之者，远出诸臣之上。去年傅尔丹失机，将马尔赛为北路大军，畀以讨贼防边之重任。伊在京承命时，即有退缩怨望之意，及领兵行走，并不教训兵丁爱惜马力，未到归化城而马匹已陆续倒毙于道矣。

日事迁延，致兵丁之马损伤大半。伊到归化城，即伐木取材，盖造暖室，全忘士卒之露处，竟欲久居于此为娱老之计。且心怀怨望，于众大臣齐集时，曰称领兵为大将军，不如发遣黑龙江反为安逸。朕知其不可以为大将，改授为绥远将军，令其领兵赴扎克拜达里克驻扎，以为堵御邀截之计。八月初，策凌等大败贼兵于厄尔得尼招，锡保等将敌军由推河潜逃之信驰报，令其发兵堵截贼之归路。军营将士，无不踊跃奋往，而马尔赛立意坐视，按兵不举。身任统兵之职，地当扼要之区，贼过不行堵截，贼去又不尾追，端坐空城，视同秦越。众人苦劝之言坚执不听，竟令入网之兽复得兔脱，将来余孽跳梁，一时未能剪灭，伊谁之咎？似此有意阻挠军机，紊乱国事，并非寻常失机之比。马尔赛不思国家高厚之恩，不念伊祖积累之旧，在国为叛臣，在家为逆子，不忠不孝，莫此为甚。此皆朕乏识人之明，误用匪人。朕先谢罪宗社臣民，将马尔赛正法，以为大臣受恩深重而心怀悖逆者戒。著询问在京满汉大臣、九卿及北路军营、扎克拜达里克军营将弁等，令据实回奏。至于都统李杕于诸将均愿出战时，力主固守，于军机紧要之时，一言偾事，其罪与马尔赛等，著一并讯问具奏。

十二月，锡保等奏：马尔赛负恩纵寇，不忠不孝，文武官员异口同声，痛心切齿，李杕怀奸济恶，法所难宽。应将二人即正典刑。刑部议二人应一并正法。得旨：马尔赛著即处斩，免其枭示。李杕著在军前监候，秋后处决。十二月十四日，命副都统索林、奏事郎中张文彬驰驿赴扎克拜达里克军营，将马尔赛正法。

45 礼部等衙门遵旨议奏入京师贤良祠之满汉大臣。先

是，雍正二年（1724）敕建昭忠寺，以祀勤事授命诸臣。至是，复命于京城内建立贤良祠，春秋展祀。诸臣等公同详酌，拟定范文程、允祥、图海、赖塔、张英、顾八代、马尔汉、赵申乔、靳辅、齐苏勒、杨宗仁、陈瑸等三十五员应入祠崇祀。雍正帝阅后补荐冯国相、阿喇纳等。旋命将入贤良祠者各立小传，由左都御史吴士玉等撰写进呈。

十四日(12月1日)

46 迁吐鲁番回民于近边。先是，以吐鲁番部落回民远处边境之外，去巴尔库尔军营尚有七八百里，易为准噶尔兵窥伺，难于庇护，谕曰：朕以仁爱为心，听吐鲁番部落自便，不强其归顺我朝，致受准噶尔之侵扰。而吐鲁番头目额敏和卓等诚心归向，奋勇抗拒准噶尔兵。准噶尔乃以侵扰吐鲁番为疲惫我军之计，是以副将军张广泗等计议，将吐鲁番回民一万余人迁往哈密，以避准噶尔侵害。且谕令查郎阿等于迁移途次加意防护，妥为安插，重加赏赐，务使伊等不知有迁移之苦，并及时兴造房屋，俾获宁居。至是，回民大小一万余口陆续起程。有旨封吐鲁番额敏和卓为扎萨克辅国公。翌年（1733）八月报：吐鲁番等处回民迁至安西者共八千十三人。

二十六日（12月13日）

47 革岳钟琪职。谕办理军机大臣等曰：岳钟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西陲讨贼之举，伊亦身任不辞，是以为西路大将军。一切征兵运饷，选将设官，凡有所请，无不允行，实冀其殚心竭力，无隐无欺，克著绥靖之绩。然伊秉

性粗疏，办事怠忽，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纳善言，傲慢不恭，刚愎自用，以致防御追击屡失机宜。军务废弛，士气不振。而陈奏者又皆虚假诈伪，为怙过饰非之计。误国负恩，难以悉数。著革职，交兵部拘禁候议。明年，大学士等议斩立决，有旨改斩监候。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4日）

48 田文镜卒。

田文镜（1662—1732），字抑光，初隶汉军正蓝旗，后奉旨抬入正黄旗。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累迁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1723）受命祭告华岳，及还京，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为雍正帝所赏识，即命署山西布政使，调任河南巡抚，六年（1728）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旋命兼北河总督。文镜故有吏才，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奏准河南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然以出身非甲乙两榜，尤恶属员中科目人物，以致与李绂交相参劾。又希上旨，以严厉劾深为治，督诸州县清赋开垦，期会促迫，累民滋甚。终以讳匿巨灾而为帝所觉察，但仍以其年老多病，为属员欺蒙而加以回护。至是，病卒于任所，谥“端肃”。著有《抚豫宣化录》，与李卫合纂《钦颁州县事宜》。〖23〗

十四日（12月30日）

49 谕兵部、八旗都统等曰：满洲武举、武进士于绿营不甚相宜，若与绿旗官员一体擢用，恐于营务未谙，亦且

壅滞。著定例：满洲、蒙古武举会试后，请派大臣验看，分别等次。才优者列为一等，于护军校、骁骑校等缺，挨次委署试用，行走三年，勤慎明白者，引见后补授护军校、骁骑校；骑射平常者列为二等，驳回该旗，令其学习，以图会试上进。内有愿在该旗当护军前锋者，令其当差行走，学习娴熟时拣选补用。满洲、蒙古进士，除特恩挑选侍卫外，其余请交该旗，于护军校、骁骑校等缺，挨次补用，行走三年，谙练称职者，引见补授。

二十九日(1733年1月14日)

50 查禁“大成教”与“衣法教”。自雍正九年（1731）始，直隶旗人中有传习大成教与衣法教者。至是，直隶总督李卫折奏：大成教首系旗人王姓武举，住滦洲石佛口。有次掌教二人。周世荣住饶阳县曲吕村，所传之徒约有千余人，王瑛住琛州贡家台，所传之徒亦几及千人。凡教内有能宣经讲道者，即可为小教首，分住各处，招引徒众。衣法教之老教首为已故旗人董一亮，今为其女代掌，住易州，饶阳武举王作梅为其管事。有次教首数人，相从者亦众。二教均起于顺治年间，以轮回生死、修来世善果为号召，劝人吃斋念经。每月朔望各在本家献茶上供，出钱十文或数百文，积至六月初六日，俱至次教首处念佛设供，名曰“晾经”，男女混杂，彼此不避。其所诵之经有《老九莲》、《续九莲》等。并将平日所积钱文，交次教首，由次教首转送老教首处，一二年一次，各有数百金不等。此等虽属哄诱愚民钱财，尚无谋为不轨情状，但附和既多，终有后患。拟明白晓谕：凡误入其教者，许其烧毁伪经，

概不株连，其著名教首拟捕获后处治。〖24〗

时大成教已由直隶传入江苏常州。苏州巡抚乔世臣曾奏称：本年正月内，常州府阳湖县民周天祚从天津周士成处传得大成教，骗惑乡民，从者颇众，每逢上元、中元、下元等日，众人出金做会拜谶，茹素诵经，并凑银十两或五两寄送周士成处。据周士成供：该教创始者为石伸，已传八代，念《罗门经》，吃长斋，劝人为善。现除将周士成、周天祚讯明定拟外，从周士成处搜出之折上有名者，按籍分咨各该地方官就近分别查究，使邪教永可杜绝，愚民不致惊扰。〖25〗

十二月初二日（1月17日）

51 先是，孙嘉淦兼署吏部侍郎，教习宋镐、方从仁等六人期满引见，雍正帝令嘉淦举其所知，对奏皆属可用。诘之，又忽称方从仁实不堪用。帝怒，以其一时任意反复，显系欺罔，著革职，交刑部治罪。寻议覆：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得旨：孙嘉淦太戇，然不爱钱，免罪，于户部银库效力行走。至是，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其不屑为会计之事，又有蜚语言其沽名，收银皆不足，乃往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处，复之，无丝毫盈绌。事上闻，雍正帝愈重之。十二年（1734），命署河东盐政。乾隆帝即位，授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26〗

初三日（1月18日）

52 吏部议覆：福建总督郝玉麟疏言嗣后台湾道按镇、

协例，三年报满候用。知府、同知、通判、知县各员照参、游、守例，二年报满题明候升，应如所请。从之。

53 谕禁改土归流地方流官需索土属，曰：凡文流官于所辖土属，如敢多方需索，除督抚提镇应不时访察揭参外，文武互揭，毋许徇隐，更属严密。嗣后云、贵、广西三省俱著为定例，凡遇需索等事，有同城知情不行揭报者，照徇隐例议处。失察之上司并交察议。〖27〗

十二日（1月27日）

54 从严议结吕留良案。谕内阁：吕留良案前经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衙门陈奏，请照大逆之例办理，以昭国宪。今据各省学政奏称，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陈异词者。普天率土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吕留良、吕葆中俱著戮尸梟示，吕毅中著斩立决。其孙辈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由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寻将吕留良案内有关人犯一并处置。严鸿逵已病死狱中，仍戮尸梟示，其孙发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菴自称淑门人，作诗狂悖，本人已病死，其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三千里。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俱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其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同妻流三千

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等十一人革去教谕、举人、生员，杖一百。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与沈在宽并无交好之处，俱著释放。

二十六日(2月10日)

55 先是，召贵州提督哈元生赴京陛见，任为西路副将军。尚未赴任，以台拱苗民起义，命仍回原任。本月初七日，哈元生抵贵州剿苗军前。至是奏报：苗民倡乱，伤害副将、游击、守备、千把等官多员，不大加惩创，不足以彰国法。但台拱九股及相勾结之鸡讲、高坡诸处不下数百处，生灵不止数万，应分析顺逆。即出示晓谕，令其自行投首。遂分别良顽，使自相攻讦，始知逞凶倡乱者有三十余寨。但此三十余寨五六千家亦或有胁从者，臣当随获随讯，仍为辨别，其怙恶不悛仍然抗拒者则遣兵剿捕。〖28〗

二十八日（2月12日）

56 广州左翼都统兼管广州海关毛克明等奏报：本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共到港外国商船十二艘、本国商船十八艘。出港外国商船十一艘、本国商船五艘。共收关税银三十二万余两。

57 毛克明又奏曰：广州向有“买办”、“人税”二项。“买办”，系因洋商语言不通，为便于稽查，每批外商准用一名，交纳公费银两。在船上者交四五十两至一百两不等，在广州暂住者交六十两至一百二十两或一百五六十两

不等，视洋船大小酌量增减。“人税”，系住澳门之西洋人如来广州，每人交外国银元十八元，自广州往澳门者每人交二元（每元重七钱二分）。以上为历来成规。委署关务之按察使黄文炜迎合上司，邀誉洋商，不行奏请，辄详督抚竟行革除。现拟将“买办”一项恢复，“人税”每年不过二三百两，可免收。〖29〗

5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四十四万二千六百六十四丁，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九十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一丁；田地等八百八十一万三千七百八十顷八十六亩。征银三千零八万九千零四两，米豆麦四百七十五万二千七百四十五石，草五百零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八束。茶三十三万二千二百九十一引，行盐五百一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三引，征课银四百零一万五百六十七两。铸钱九万一千零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户部库存银四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八百四十八两。

59 瑞典始与中国通商。后每年春夏之交，瑞典商船来广州，以黑铅、粗绒、洋酒、葡萄干等物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30〗

〖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 733、745、746 页。

〖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五；《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 755—756、786—787、824—827 页。

〖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789页。

〖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五；《上谕内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一册258页。

〖5〗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一六；《养吉斋丛录》卷四；《春融堂集》卷四七；《枢垣纪略》卷一三。

〖6〗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下册；《1617—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准噶尔汗国史》五章。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八。

〖8〗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九卷，《允祉》；《清代名人传略》764—766页；《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允祉传》。

〖9〗《上谕内阁》。

〖1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四一；《朱批谕旨》。

〖1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二册645—646页。

〖1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二册661—662页。

〖13〗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编下册；《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准噶尔汗国史》五章。珲台吉，即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

〖1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二册935页。

〖15〗《清史列传》卷一七《岳钟琪传》。

〖16〗参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733—735页；《清史稿》卷二八九《蒋廷锡传》。

〖1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二册991页。

〖18〗《眉叟年谱》。

〖19〗参见：《清史编年》四卷539—540页；《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三三；《清史稿》卷二九六、二九七；《圣武记》卷三；《准噶尔汉国史》五章。

〖20〗《清史编年》四卷543页。

〖2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三册373页。

〖22〗《清史编年》四卷545—546页。

〖23〗参见：《清史稿》卷二九四《田文镜传》；《清史列传》卷一三《田文镜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九卷，《田文镜》；《清代名人传略》上册709—712页。

〖24〗《朱批谕旨》。

〖2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二册396—397页。

〖26〗参见：《清史编年》四卷553页；《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清史稿》卷三百三；《啸亭杂录》卷七。

〖27〗《清史编年》四卷553页。

〖2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三册819—820页。

〖2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三册822—823、825页。

〖30〗《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

清通鉴　卷九十

雍正十一年　癸丑　公元1733年

正月初一日（2月14日）

1 李塨卒。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父明性，明诸生，入清不与试。自幼从父学，以躬行为主。弱冠学礼于颜元，既而深服元六艺之教，遂执弟子礼。康熙二十九年（1690）中举。选通州学正。居官八十余日，以母老告归。寻游京师，与万斯同等相与论学。李光地闻塨学行，使人招之，不往。已而诸王交聘，皆避去。晚交方苞，苞尝以程朱之学规塨，塨虽引以自责，然不能改其学术旨趣。塨之学，出于颜元，时称“颜李”，其学务以实用为主，其解释经义，多与宋人相反。晚年曾任《畿辅通志》总裁，旋因病回里，终老于乡。著有《周易传注》、《论语传注》、《大学传注》、《中庸传注》、《大学辩

丛》等。〖1〗

初五日(2月18日)

2 命以川、楚米谷调剂江浙。雍正九年（1731），巡抚宪德以川省米价稍昂，又复碾办军粮，奏请暂禁商贩以为权宜之计。至是，江浙有需米之州县望济于楚省，致江楚米贵。而川省收成丰稔，米价平减。遂传谕宪德：速弛米禁，许商贩运米赴楚。寻湖北布政使钟保奏称：现青黄不接，恐川米来楚缓不及待。湖北各属存仓谷麦三十余万石，除拨漕米四万石、仓谷十二万石、碾米六万石转运陕省，请以现收捐谷及仓谷十万石、碾米五万石，委员雇船运往江苏，以每石银九钱出售，虽为数无多，而于江浙米价昂贵之际不无少有裨益。俟川米来楚，米价稍平，则江浙之贩运自易为力，其所粜米价即令解回司库。俟本年秋成之后，约计楚省谷价每石不过四钱，米一石不过八钱，较之原价九钱之数扣除水脚银两，尽足买补完仓。倘遇年岁丰收，谷价省减，更可以多余之价备有余之谷。一转移间既于江浙地方得有小补，而官米流通，客商无复纷纷贩运，则楚省市价可平。目今雨旸时若，现在麦苗畅茂，秋成买谷还仓倘有盈余，复于仓储得有裨益。谕与督抚商酌，作速办理。〖2〗

初六日(2月19日)

3 以差往西藏办事之副都统李柱于途次病故，原任都统马喇曾在藏办事，熟谙彼处情形，命马喇以副都统衔前

往西藏，与青保、苗寿协同办事。僧格、迈禄俱在藏年久，俟马喇到藏，著即回京。

4 先是，浙江总督程元章奏报，海宁县上年夏秋潮势自东而西侵入仁和县，石塘草塘有坍塌者，势甚危急。实有关杭、嘉、湖、苏、松、常六郡利害，自应速为修筑，以备春伏大汛。下大学士等核议。至是议上，得旨：内大臣海望、直隶总督李卫前往浙江，与程元章详细查勘，悉心定议，共同筹画海塘工程修筑事宜。议定后，修筑工程著署大理寺卿汪漋、原任内阁学士张坦麟前往承办，仍由程元章总理。寻海望、李卫奏：应于尖塔两山之间修建石坝，仁和、海宁二县海塘改建大石塘，并于海塘之内修筑土塘，以防海潮泛滥。

初八日（2月21日）

5 命江南沿海恤灾拯困。上年（1733）七月，滨海地方受飓风海潮之患。定议：江南沿海被水地方大赈三次。每次以一月为期。至是，常熟等二十二州县、华亭等六县已遵旨赈恤。雍正帝念二三月间，正青黄不接，尚需筹画接济，资其力作，庶几可无误春耕。谕再加赈四十日。其有从前遗漏贫民，并可糊口；而目下力不能支者，俱著查明，添入补赈之内；再被水之盐场灶户，亦照贫民例，加赈一月。命该督抚盐政务须督率有司，实力奉行，使被水之家均沾恩泽。

二月，闻有司奉行不力，吏胥作奸，竟致有未沾实惠之穷民，其松江所属尤甚，命竭力稽查，倘再有怠忽从事

者，定将大小官员严加处分。寻江苏巡抚乔世臣奏报赈灾情形：上年除先将房屋倒坍、家口漂溺者给以银米暂济外，又遵旨散赈三月，每月大口给米一斗或银一钱，小口半之。计前后报灾二十八州，所赈灾民近百万人。今又奉旨加赈四十日，并将从前遗漏及先可糊口而今力不能支者一并补赈。正严督各员办理。〖3〗

6 命修筑江南范公堤。江南范公堤为沿海之藩篱，盐场之保障，原系商人捐办工程。雍正帝以时下该堤残缺甚多，命两江总督魏廷珍委员确勘料估，作速兴工。寻西柱查勘奏报：范堤自淮安府阜宁县之庙湾场、射阳湖南岸起，直至吕四场海口之崇明县交界处，延袤六百二十四里，计堤长十一万二千四百余丈。应修筑月堤，修补残缺堤身，增高加宽主堤，共需银十六万三千余两。谕命言之嵇曾筠，听其酌度而行。〖4〗

初十日（2月23日）

7 准各省督抚设立书院。先是，地方大吏于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然以有裨益者少，慕虚名者多，未曾敕令通行。至是，以近年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奔竞之习，令各省督抚商酌准设书院。谕曰：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遂各赐帑金一千两，资其士子读书膏火，以垂永久。准不足者于存公银内支用。

寻广东报于总督驻地之肇庆府修整端溪书院，于巡抚驻地之广州府修整粤秀书院。福建报原有鳌峰书院拟选士子百人课读，帑银千两交盐驿道发盐场生息，添补膏火。翌年（1734），广西报于桂林北独秀峰后建立书院，于江浙延请馆师，选各州县行文可观士子入院读书。湖南报修整长沙书院，其价俟本省秋成后卖谷还项。十三年（1735），河南报修整豫章书院。〖5〗

8 调云贵广西总督高其倬为两江总督，署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云贵广西总督。

尹继善，大学士尹泰子。雍正进士。三十余岁即出任封疆，遇事镜烛犀剖，八面莹彻，虽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常一月间兼摄将军、提督、巡抚、河、漕、盐政、上下两江学政等官。九印彪列，簿书填委，而公判恢然，无瘁容亦无骄色，犹与诸生论文课诗。以故民相传折服。〖6〗

十八日（3月3日）

9 大学士鄂尔泰主罢兵言和，曾密奏曰：准噶尔乃荒凉地方，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臣。我以大军临之，彼恐失其世守，必合力死拒，若弃之化外，必不敢内侵，自然悔罪降服。〖7〗至是从西路还，命往北路军营经略军务。

十九日（3月4日）

10 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前曾参奏振武将军傅尔丹于乌孙珠尔地方并不整备官兵、亲身督阵，亦无预筹堵御之策，辄轻调进击，以致兵丁懦怯回营，贻误军机。原

任副都统阿三推诿退缩，一与贼遇，即行奔北。遂命革去傅尔丹公爵及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职。至是，办理军机大臣等议覆：应将傅尔丹、阿三交三法司定拟。顺承亲王锡保不能筹画指示，应交宗人府议处。得旨：乌孙珠尔对垒情形，朕已细问额驸策凌，傅尔丹情罪尚有可原，从宽免其治罪，著留军营，听大将军等调遣，效力赎罪行走。阿三交三法司定拟。余依议。旋三等公傅尔丹革爵，以其子兆得袭。寻从刑部议，将阿三于军前正法。

二十四日（3月9日）

11 谕重科举策论，略曰：国家以制科取士，原以觇士子所学。士子所学，关乎世道人心。是文体之所系，固甚重也。士子读圣贤书，果能讲求明体达用之学，则以平日蕴蓄，发为文章，自然法正理纯，得圣贤语气，可以传世而行远。此则有本之学，有用之文，为国家所重赖者。若不于根柢讲求，而但以华靡相尚，则连篇累牍，皆属浮词，圣贤精义既全无发明，国家亦安用此浮夸浅薄之士哉！二三场策论，尤足觇经济实学。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现会试期近，著礼部先期晓谕应试士子于二、三场文艺，均应努力觇心，毋得潦草完卷。试官如限于时日不能细心校阅后场，不妨奏请展限，务得真才以收实用。若所取试卷中，有经义可观，而策论纰缪荒疏者，朕惟主考官是问。

二十五日（3月10日）

12 雍正帝启行往遵化谒陵。二月初一日回京。途中，见地方多备水缸供洒道清尘之用，谕问按察使窦启瑛此项开支来源。回奏系动支钱粮预备者。因即切责，将窦启瑛交部议处。谕曰："銮舆所过，即略有尘土，亦复何碍？地方官于此等处过于用心，何不以此心用之于民生吏治？"〖8〗

13 添设安西兵备道一员。肃州（今甘肃酒泉县）至哈密地域辽阔，其间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县）、安西等处向属肃州道管辖，然地处口外，鞭长莫及。且安西开垦屯种，又有吐鲁番回民于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西南）安插，须有大员就近弹压，抚绥教导，遂添设安西兵备道一员。其原设之安西同知移住瓜州办理水利屯田，与原设之靖逆通判以及四卫一所俱归该道统辖。

二月初七日（3月22日）

14 以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庆复为工部尚书。庆复，佟国维子，隆科多弟，雍正五年（1727）袭一等公爵。〖9〗

封皇二十四弟允祕为和硕諴亲王；皇四子弘历为和硕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硕和亲王。越二日，封贝勒弘春为多罗泰郡王。弘春，允禵子，雍正元年（1723）封贝子，九年（1731）晋贝勒。时允禵仍禁锢于景山寿皇殿。〖10〗

二十二日（4月6日）

15 以京师上年无雪，今春雨泽又少，恐用人行政之间错误失当，诏谕内阁曰：从来天时之旱涝由于政治之关，

失人事著于下，天道应于上。其刑狱为民生休戚所关，更为紧要，如有枉抑，天气即为之不舒。刑部司员作弊，胥吏逞奸，道路之间人言啧啧。尚书海寿为一部之表率，先怀挟私心。王国栋在湖南、浙江等任，非水即旱，或遇虫灾。及回刑部办事，而天时又有亢旱之象，伊心尚不知敬畏，视为泛常。刑部责任何等重大，海寿、王国栋之居心行事若此，一任司官胥吏作奸犯科，舞文弄墨，岂有不上干天和之理？著即将大小事件应完结者完结，应改正者改正，种种弊端，彻底厘剔，务期正本清源，毋再因循玩忽。海寿、王国栋二人尤须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尔等部院大臣俱有办事之责，刑部固为刑名总汇，而各部事务与刑名相关涉者亦多，如户部钱粮之亏欠，工部工程之查核，吏部、兵部员弁之考成，皆有处分及交送刑部之件，诸大臣俱应慎重周详，小心敬谨，以凛天戒。朕之用人行政，如有错误，诸大臣、科道等，即当切实指陈，直言无隐。朕之省身思过，实出至诚，若少有从事虚文之意，是自欺以欺天矣。文武大臣科道等官，向有轮班条奏之例。近年以来，军务殷繁，暂时停止，恐耳目未周，下情或有壅于上达者，著仍照前例轮班条奏。

三月初一日（4月14日）

16 先是，以准噶尔部新败，无力侵扰西藏，命办理军机大臣核议，裁撤西藏驻军。至是，办理军机大臣议覆：驻藏之四川兵二千，留五百名，俟三年后，仍于四川官兵内派换。驻察木多之云南兵一千，亦留五百名，余均撤回

原处。所留之兵，三年轮换。

初五日（4月18日）

17 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举人赴京会试，路途遥远。奉旨传谕主考官：六省试卷遵旨取中外，其次等可取之卷，不拘数目，秉公选出。俟发榜后，另派大臣会同主考官验看人材，更加遴选。再六省下第举子内，如不愿下科会试，情愿小就以图即行录用者，著在礼部报名，候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拣选，奏闻请旨。

十四日（4月27日）

18 命全国士子潜心理学，谕称：理学有真伪，假理学排诋释道之教，自命理学，以为欺世盗名之计。而佛仙之教，以修身见性、劝善去恶、舍贪除欲、忍辱和光为本，若果能融会贯通，实为理学之助。彼世之不知仙佛设教之意，而复不知理学之本原，但强以辟佛老为理学者，皆未见颜色之论也。尔士子当潜心正学，实心理会，实力施行。〖11〗

二十七日（5月10日）

19 命十省督抚斋僧道十万人。本年冬春天旱，雍正帝修省政事，减膳斋居，且于各处立坛祈祷，总未见应。继命京城斋僧道万人，默许若蒙天赐甘霖，当于各省会斋僧道十万人，以广仙佛慈恩。至是，帝以昨日大雨，四野均沾谕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广十省督抚，各于省城寺观斋僧道一万人，以酬还得雨之愿。寻各省相继奏报斋僧道情形。每省各用银一

千余两至二千余两不等。〖12〗

二十九日（5月12日）

20 于太和殿前策试天下贡士。阅二日，帝览试卷。至第五本，字画端楷，其内策论公忠体国一条云：僚采之际，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广而至于百司庶职，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关。帝以此数语极为恳挚，颇得古大臣之风，遂拔置一甲第三。及拆号，乃大学士张廷玉之子若霭，年方二十一。帝心深为嘉悦，以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异日必可为国家抒诚宣力。因谕："大学士张英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终始不渝。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遣人告知张廷玉，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张廷玉奏："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臣子张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再三恳辞。雍正帝以其情词恳至，勉从其请，命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以表大臣谦谨之诚，并昭国家制科盛事，令普天下士子共知之。随亲定本科三鼎甲：状元陈倓，江南仪征（今属江苏省）人；榜眼田志勤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探花沈文镐，江南崇明（今属江苏省）人。

四月初二日，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陈倓、田志勤、沈文镐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张若霭、鄂容安、鄂伦、陈大受、董邦达、杨名扬、胡定等三百二十五人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身有差。本科会试正考官为户部尚书鄂尔奇，副考官为吏部侍郎任兰枝、兵部侍郎杨汝谷。

旋授状元陈倓为翰林院修撰，授张若霭为翰林院编修，授鄂容安、鄂伦为庶吉士。张若霭、鄂容安、鄂伦俱在办理军机处行走。〖13〗

四月初一日（5月14日）

21 雍正帝即位前与僧、道、喇嘛多有来往。即位后，尝告近臣欲治释法十载，而后开明释法。乃集王、大臣、僧道共十四人讲研佛教禅宗，同时亲编《御选语录》。至是，书成。该书共十九卷。卷首《御制总序》中，雍正帝自言其学佛经过及编纂本书之旨，称欲以“正法眼藏”、“教外别传”、“透三关之理”，使民物得安，免被邪魔蒙蔽。第十二卷为《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附有《上谕》二道及《圆明百问》。

翌年（1734），刊行延寿和尚《宝镜录》一百卷。十三年（1735），再刊行《宗镜大纲》二十卷，又精选二十种佛经，编成《经海一滴》六卷刊行。〖14〗

22 加筑浙江海塘。浙省江海门户有三：省城东南龛、赭两山之间，名曰南大门；禅机、河庄两山之间，名曰中小门；河庄山之北，宁邑海塘之南，名曰北大门。南大门早已淤成平陆，数十年前水由中小门出入，后渐徙流北大门。年来北大门之桑田、庐舍已成沧海，若欲遏江海之狂澜仍归中道，非人力所能为。奉命查勘海塘内大臣海望等奏言：海宁东南有尖山耸峙，镇锁海口；其西有小山，俗

名塌山，相去百余丈。现今江水大溜，紧贴北塘，直趋尖山、塌山之间。俟冬初水落建石坝，设法堵塞，使江水海潮仍向外行，则北岸护沙可望复涨。另仁、宁二邑海塘，自华家弄以东、尖山以西一带塘工，有草塘、条石塘、块石塘不等。内有大学士朱轼于巡抚任内修建石塘五百丈，顽固无损。又新建之条石塘尚属整齐，其余草塘易于朽烂，而石块旧塘亦易于坍塌，殊非经久奠安之计，应改建大石塘，且于海塘之内添筑土备塘一道，比之旧塘再高五六尺，务于今年秋汛以前上紧完工。万一风潮泛滥，有此备塘抵御，似可以卫护民生，咸成乐土。得旨：所议俱属妥善，著交部照所奏行。尖、塌两山之间建立石坝，以堵水势；若再于中小门开挖引河一道，分江流入海以减水势，似更有益。从前虽经开挖旋复壅塞者，皆因惜费省工之故。今若加工开挖，两工并举，更觉妥备。石坝建后，即有涨沙，而石塘亦可渐次改建，以为永久之利。其开挖引河之处，著程元章等相度地势，酌量办理。

初二日（5月15日）

23 广西巡抚金鉷奏开采银、铅等矿事，云上年（1732）抽课银共一万一千余两，又铜矿余息银五千三百余两。〖15〗

初四日（5月17日）

24 以嵇曾筠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管江南河道总督事务。

25 江苏等八省每年额解交局铜斤共二百九十二万斤，

然常不足额者，至是共挂欠四十万斤有余，有迟延十余年不行补解者。管理宝泉局监督事务监察御史齐士齐奏请：嗣后当年两运挂欠铜斤，应在次年两运内照数补足，如逾限，照正额违限例议处。〖16〗

初五日（5月18日）

26 自福建开洋贸易以来，计一年出洋商船约三十艘，每船货物价值或六七万，或十余万不等，可得番银二三百万载回内地，以利息之盈余，佐耕耘之不足，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然亦有私渡之弊。是日，福建总督郝玉麟奏严防偷渡出国事，曰：吕宋地方距厦门水程七十二更，漳、泉二府人民在该处贸易者甚多，现在住居者约一二万人。西洋人居其地者不过二三千人。内地百姓人多势众，每欲侵夺其地，向日台湾匪类及漳泉奸民亦有觊觎其地之谋，若偷渡者日多，聚集益广，将来难保不滋事端。故严禁私渡为第一要务。又奏请嗣后台湾客民回籍搬眷或回内地婚娶者，地方官讯明有无祖父、伯叔、兄弟及眷妇之父兄弟侄姓名，立案造册，将来欲往台湾探望，具呈取结，给与印照前往，准其在台不得过五个月，逾限不回者，将本人及故意容留之家一齐押回内地。〖17〗

初八日（5月21日）

27 重开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1678）特诏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召试授职。一时名儒硕彦多入其选。数十年来，馆阁词林储才虽广，而宏通博雅淹贯古今者，未

曾广为搜罗以示鼓励。至是，雍正帝以加恩科目，乐育群才，惟博学鸿词之科可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润色鸿业，膺著作之任，备顾问之选，谕内阁重申博学鸿词之选，略曰：自古文教修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才。况蒙圣祖皇帝六十余年寿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泽，薄海从风。朕延揽维殷，辟门吁俊，敦崇实学。谕旨屡颁，宜有品行端醇，文才优赡，枕经葄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鸿词之选者，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命在京满、汉三品以上各举所知，汇送内阁；在外由督抚会同学政悉心体访，遴选保题，转交内阁。务期虚公详慎，搜拔真才，朕将临轩亲试，优加录用。寻大学士等遵旨议定：凡在京郎中以下、在外同知以下官，及进士、举、贡、生、监、布衣等，品行端醇，文才优赡者，不拘人数，秉公荐举。

初九日（5月22日）

28 建乌里雅苏台城。乌里雅苏台位于察罕叟尔之北百余里乌里雅苏台河北岸。因察罕叟尔附近柴草不敷，北路大军移驻之。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等奏准于该地建城。俟明年，将察罕叟尔原贮银、米、军装、火药等陆续运往。

十四日(5月27日)

29 以直隶盗案多，且畿辅重地理宜倍加清肃，于雍正八年（1730）定：盗伙不分首从，皆行正法。至是，直隶盗案较前减少，谕曰：著将直隶盗案仿照各省，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定拟具奏。倘嗣后奸民玩法，盗案复多，

仍照不分首从例行。若各省盗案有多于平日者，亦照不分首从之例行。著该督抚地方官司通行晓谕，务使远乡僻壤之民共知之。

十五日（5月28日）

30 给甘省军需效力人员口粮银两。甘省军需效力人员遇有差遣，例动公项钱粮给与往回盘费脚力，若无差委，则自备食用，以致未经委署闲住之时资斧拮据。至是，从甘肃巡抚许容奏请，效力已过三年者，无论差遣闲住，各给本身并跟役口粮银两。遇有差遣，再照例加给往回脚力。且特许未过三年者，亦照例给与。

十七日（5月30日）

31 内大臣海望等奏浙省修建海塘事宜：请酌量拣选分管工程人员。请银米兼发于米贱地方，运至工所搭放，使夫匠云集而本地米价不致昂贵。请添设官兵，分管塘工，兼辖兵役。从之。

二十七日（6月9日）

32 太常寺少卿朱曙荪奏请禁陕西造酒。略曰：陕西各州县村镇无处不设烧锅，西安府属一县之中竟有开至千余座者，以每座年耗谷、麦三五百石计，一县一年达三五十万石。陕西当办理军需之际，且去冬米价腾贵，应定例严禁。有私开烧锅者，比照贩私盐例，杖一百、徒三年，左右邻容隐者同罪。寻谕署抚史贻直等悉心筹画，或禁止，或劝谕，斟酌行之。六月初六日，史贻直等回奏：两年未

不时查禁，各处烧锅已减去十之七八，拟视年岁之丰歉，审民力之盈虚，或严禁，或劝谕。〖18〗

二十八日（6月10日）

33 命著述不必忌讳“夷、虏”等字。谕曰：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背礼犯义，不敬之甚者也。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圣帝，而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至以虏之一字，加之本朝，尤为错谬。《汉书》注曰：“生得曰虏”，谓生得其人以索贯而拘之也。北人以南为岛夷，南人以北为索虏。汉唐宋元明边烽不息，每于不能臣服之国，指之为虏。我满洲居东海之滨，若言东夷之人则可。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虽穷边远徼，我朝犹不忍以虏视之。惟准噶尔背天逆命，自弃于王化之外，或可呼之为胡虏耳。总之帝王之承天御宇，

中外一家，上下一体，未闻臣子之于君父合体同心，犹可以丝毫形迹相歧视者也。满汉蒙古，并无歧视，此心久为臣民所共晓。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列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迹，于文艺纪载间删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抚、学政、有司，张揭告示，使穷乡僻壤咸闻知。从前书籍有情愿填补更换者，听其自为之。

五月初一日（6月12日）

34 以衙门销算钱粮事件俱出书办之手，而章京笔帖式内通晓算法者少，即奸吏作弊亦不能查，谕内阁：算法乃六艺之一，各部院笔帖式、官学生候补笔帖式，有情愿学习算法者，俱令其学习，俟三年后考试，优者另用。

十七日（6月28日）

35《大清会典》告成。总裁、修纂等分别议叙有差。

二十二日（7月3日）

36 湖广总督迈柱以容美土司田旻如劣迹斑斑，奏请改土归流。有旨准行。调其至京询问。其托故滞延两月。该地百姓不堪虐害，又以其抗旨，恐干天讨，纷纷逃离。地方文武官整兵防变。众百姓包围其所居天泉寨，催促起程。田旻如情急自缢身亡。其亲属赴官府送缴土司印信，称情

愿改流。明年（1734）四月，命将容美土司改土归流。〖19〗

六月初九日(7月19日)

37 初，苏禄国王来文，称其祖东王巴都葛叭哈剌于明朝永乐年间来朝，受封归国，殁于德州地方，遂入葬，随行子孙留居守茔，经今三百余年，所有坟墓废坠已久，请修理给复。礼部行文山东巡抚岳濬饬查。寻咨报：苏禄王墓在州城迤北，神道、享亭悉已坍颓。其子孙以其祖名分为安、温二姓。现德州为苏禄王祀典，岁额设银八两。至是，谕命地方官清查苏禄国王墓址，所有神道、享亭、牌坊等项，修葺整理。于安、温二姓中遴取稍通文墨者各一人为奉祀生，给与顶戴，永以为例。并知照苏禄国王。

初十日(7月20日)

38 时，河南历年耗羡银两除本地公事支用外，尚存贮司库余银达七十万六千六百余两，社仓存贮谷麦二十八万石，而该省官员养廉又已敷用，遂将本年地丁钱粮蠲免四十万两，以存贮之耗羡余银照数拨补还项。谕称：此皆田文镜在任多年殚心经理所储蓄者。山西于耗羡则不行撙节，巡抚养廉每年三万两、布政使养廉每年一万五千两，皆视为固然，随数用去。凡耗羡多余之省，若该督抚、藩司留意民生，储蓄充盈，亦可为加惠编氓之助矣。〖20〗

十一日（7月21日）

39 皇六子弘瞻生。后嗣果毅亲王允礼。擅诗词，好藏书，乾隆三十年（1765）逝。〖21〗

十六日（7月26日）

40 准湖北巡抚德龄奏：州县审理刑名案件，各有限期，如限满不结，该管之知府、直隶知州不揭报者，照循庇例议处；其知府、直隶知州，自行审理案件，督催之道员，亦照例议处；更有并非难结案件，该管府州捏饰难结缘由，混详展限者，令臬司查核揭参；如臬司不行查揭，亦照循庇例议处。

41 定八旗委署参领为五品。原八旗委署参领有以世职充补者，有以副佐领、骁骑校等官借补者。副佐领以下，品级甚微，俸银无多，而世职人员往往有一二品至三四品者不等。每遇罚俸案件，与五六品官俱行罚其本职之俸，似同过异罚，轻重不论。至是，从正蓝旗汉军参领韩竣奏，将委署参领照副参领例，定为五品。如有缘事罚俸等情，五品以上委署者照所定之品罚俸，五品以下委署者照本身食俸扣罚。

十七日（7月27日）

42 命妥善办理土司安置。先是，云贵广西等处不法土司，除首恶惩治外，其余人等俱命安插内地，给与房屋地亩，俾得存养，不致失所。然有该省督抚不即留心经理，迟至一二年后始拨给房地，而地亩又有相隔遥远者。土司不能亲自耕作，惟赖该县知县代征粮谷，卖银移交，每年或被佃户侵收，或被胥吏中饱，竟致有饥饿困顿，私自逃匿者。至是，谕有安插土司之地方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并饬有司等不时体察，务令

安全，以受国家豢养之泽。倘仍疏忽从事，必严加议处。

二十一日（7月31日）

43 谕整修京师至江南道路，曰：京师至江南数千余里，雍正七年（1729）曾特遣大臣官员督率地方官成梁除道。后因官吏怠忽，致使道路废弛，低洼积水，桥梁拆陷，车辆难行。道旁所种柳树，残缺未补，且有附近兵民砍伐为薪者。著该督抚等转饬有司照前整理。或遇雨水泥潦，须随损随修，应行补种柳树之处按时补种。并令文武官弁禁约兵民，毋许任意损害。倘有不遵者，从重议罪。〖22〗

二十二日（8月1日）

44 蓝鼎元卒。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任庵，别号鹿州，福建漳州漳浦人。少孤力学，年十七，泛海观形势，浩然以归，自谓此行多所得。康熙六十年（1721）随族兄蓝廷珍渡台镇压朱一贵反清起事。雍正初，选拔贡太学，寻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六年（1728）冬，以大学士朱轼荐举，引见，奏对时务六事凡五千言，为雍正帝所赏识，出知广东普宁县。旋被诬坐免，总督鄂弥达稔鼎元才，留之幕府，疏白其冤。十一年（1733）署广州知府，到任未几，遽卒。著有《鹿州初集》、《东征集》、《平台纪略》、《棉阳学准》、《鹿州公案》等。〖23〗

二十四日（8月3日）

45 准户部右侍郎韩光基条奏三款：一、三法司应行会

勘之刑名重案，以往都察院、大理寺堂官并不亲身到部，止委员办理，或止凭送稿画题。嗣后刑部须知会院寺堂官，务至衙门秉公会审，倘饰词推故不到者，交部议处。二、民命攸关之朝审秋审，直隶及各省招册解部，该部须速行刊刷，务于会审数日前分送各衙门，以便逐案详核，期齐集班次，平心商酌，归于至当。推故不到者，著御史二员稽查指参。三、亏欠钱粮各案人犯，其名下未完等项现在勒追者，必行查奏。其家产无追，已经奏明，而本犯现在拟罪监禁者，不入查奏之例，于情理似有可矜，部臣须逐一秉公分别情罪，一并奏闻请旨。

二十七日（8月6日）

46 各省报收成及米价。奉天府报：雨水均匀，二麦丰收。粮价平减，每石小米银四钱三四分，高粱三钱，黑豆四钱一二分。广东报：各府州县均八分以上收成。早稻现已登场，晚禾畅茂。米每石四钱至一两不等。湖广报：早稻丰收。湖北米每石七钱七分至一两一钱，湖南米每石七钱一二分至九钱。至九月，山西报：全省一百零六州县，收成十分以上者二十三，十分者八十二，九分者一，为大有之年。四川报：全省收成九分以上。成都米每石三钱四五分。十月，广西报：全省收成九分以上。稻谷每石二钱五六分至四钱四五分。十一月，陕西报：收成八分以上。西安大米每石一两九钱六分、小米一两一钱、小麦九钱一分。江西报：晚稻各府州县为七八分收成。米每石自八钱至一两一二钱不等。浙江报：各州县收成少数六七成，多

数八成以上。米每石八九钱至一两五六钱。台湾府报：收成七八分，米每石五钱至九钱一分。〖24〗

二十八日（8月7日）

47 五月间江西连日大雨，山水暴发，崇仁等五县淹死九百余人，冲塌淹浸房屋五万余间，至是，巡抚谢旻奏报：已动用存公银两及仓谷赈济。朱批：汝省屡次见灾，汝等之不合天心，不问可知。即朕误用汝等之咎，何可辞责？省之，慎之。〖25〗

七月初五日（8月14日）

48 上月二十三、二十四等日，直隶山洪骤发，丰润、蓟州一带田地被淹，秋禾水涝，民间房舍亦多倒塌。谕责河督王朝恩平时好逸恶劳，未能亲勘，致紧要之处堤岸残缺，漫无觉察，命总督李卫查勘赈济。寻李卫疏参王朝恩怠忽于前，隐匿于后，草率办理，措施失宜。八月，河督王朝恩、副河督徐湛革职，所有本年应赔修复工程银两，悉于王朝恩名下追还。

初六日（8月15日）

49 大学士陈元龙年逾八旬，具疏乞休。帝以陈元龙老成练达，学问优长，奉职多年，宣劳中外，今乞休情辞恳切，勉从所请。命加太子太傅衔，以原官致仕，令其子翰林院编修陈邦直随归侍养。起程时赏给酒膳果品，六部满汉堂官饯送，沿途官弁迎送。翌年（1734），赐元龙《上谕》、《悦心集》、《宝镜录》各一。陈元龙，字广陵，

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吏部侍郎、广西巡抚、工部尚书、礼部尚书。雍正七年（1729）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乾隆元年（1736）卒，谥“文简”。〖26〗

初七日（8月16日）

50 嘉奖苏、常拯灾绅衿，曰：上年秋月，江南沿海地方海潮泛滥，苏、松、常州近水居民偶值水患，其本地绅衿士庶中有雇觅船只救济者，有捐输银米煮赈者。今年夏间，时疫偶作，绅衿等复捐施方药，资助米粮。似此拯灾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恤之谊。风俗淳厚，甚属可嘉。著该督抚宣旨褒奖，将捐助多者照例具题议叙，少者给与匾额，登记档册，免其差徭，并造册报部。

51 命地方加强防火。本年四月初六日，常德府城内居民失火，延烧兵民房屋二百余户，该地方救火之具并未留心，抢救又不用力。至是，命通行晓谕：嗣后倘仍复疏忽，因一二家失火而延烧多户者，定将该地方从重议处，该督抚一并察议。

初八日（8月17日）

52 从吏部议：河南河员旧例三年俸满即升，未免太速，应照直隶、江南、山东三省河员例，除劳绩懋著、熟悉工程者令河督不拘年限提升外，余俱一体较俸升转，以昭画一。

初九日（8月18日）

53 以数年来锡保调度无方，治防鲜术，敕命多罗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大兵一切事宜，与副将军和硕亲王额驸策凌、塔尔岱、常德、参赞内大臣永福、护军统领阿岱、内大臣伯爵钦拜、公爵博尔屯等酌定方略，公同计议而行。且谕：望勿谓己能而不纳众论，勿当事会而犹复迟徊。整众须如山岳之重，挞伐以奋雷霆之威。鼓励戎行，申明纪律。凡遇有警，即遣发官兵应援扑剿。贼中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官兵者，毋加杀戮。凡我将弁官员兵丁等，其或有临战退避扰乱军机者，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军法示众。其所犯过小者，亦可会同商议，即行处治。毋泯没行间之劳绩，毋宽纵违法之弁兵。军纪须极严明，赏罚悉期公当。相时度势，务合事机。有应知会西路宁远大将军者，即行知会，一同办理。期早建功勋，永绥边徼，以副朕荡寇除残、息事宁人之至意。

初十日（8月19）

54 江南副总河西柱疏言：江南通州所属范堤修筑告竣，各场灶户感戴国恩，情愿急公效力，请将原发工价银两缴还运库。得旨：朕发帑修理范堤，原系保护盐场，加恩灶丁之意。所用工价银两，何用伊等捐输。著出示晓谕，照数给还，勿使不肖官吏人等侵蚀中饱。

十一日（8月20日）

55 革锡保亲王、大将军职。谕称：前因大将军傅尔丹轻进失利，锡保晋封亲王，授为大将军。及上年准噶尔兵来犯，锡保竟不预备，致贼直越克尔森齐老。策凌、塔尔岱遇之奋勇截杀，且差人呈请速发援兵。而锡保不即发兵，俟丹津多尔济到后，方令赴援。丹津多尔济行未十里即扎营住歇，致策凌等与敌拒战二日，无奈收兵，坐失机会。锡保为大将军以来，每闻贼至辄惊惶无措，兵丁时撤时拨。二年之内马匹伤损数万，阖营无不怨恨。夫身膺大将军之任，贼来不能邀击，及深入之后，又令兔脱。此皆调遣失宜、怯懦畏葸之所致也。姑念其前岁于科布多尚能筹画整备，著暂革去大将军、亲王，查应袭之人承袭熙良世子之爵，亦著革去。又降喀尔喀蒙古亲王丹津多尔济为郡王，削巴图鲁号，撤回黄带子，仍留喀尔喀副将军之任，协助平郡王办理蒙古事务。且谕责其前愆，云：厄尔得厄招接战之时，策凌领右翼官兵奋勇冲击，已将准噶尔兵歼杀殆尽，而丹津多尔济坐拥左翼官兵观望不前。敌由杭爱山后逃遁，并不尾追，转由杭爱山之南绕道迟延，致误大事。

56 更定律例。一、夫殴妻死，审无故杀别情者，如家无承祀之人，准留承祀，以枷责完结。二、窃盗至三犯，通计赃五十两以下罪止满杖者，从重拟遣。五十两以上罪应拟徒者，从重拟绞监候。三、承审官滥用重刑，将笞杖人犯夹毙二命以上，徒流。夹毙四命以上者，以故勘论，拟斩监候。四、监禁在狱之斩、绞人犯，有强横不法、赌

博等事，照原拟即行正法。提牢官议处，禁卒治罪。

十二日（8月21日）

57 以黔省新辟苗疆安设重镇，而其古州之都江河可直达广西，谕命准将广西浔州沿河等仓拨谷五万石入黔，于古州建仓六十间贮谷三万石，都江建仓四十间贮谷二万石，俟青黄不接时减价出粜，秋成买补还项。

十三日（8月22日）

58 浙江继天旱后陆续得雨，上月二十日晚，海潮汹涌，浪高丈余，次日风势更烈，潮水扑上海塘，致草、石旧塘坍塌一千余丈。二十四日，尖山新修大条石塘突然陷落三十六丈，塌陷处水深二丈。是日，浙江总督程元章报正督工修理。谕责其怠忽。〖27〗

十九日（8月28日）

59 仓场总督兆华奏报：六月二十二三等日，雨水连绵，河流骤涨，天津一带粮船多有浸湿漂损。谕曰：今年伏雨稍多，河流骤涨，以致损坏漕船，此非运官旗丁疏忽之咎。是以漂失米石免其赔补，损坏船只免其赔修，运官亦不必议处。倘将来因此番宽典，不知加意提防，或有捏报巧饰等弊，一经查出，按律治罪。

二十日（8月29日）

60 去冬今春北地雨雪稀少，江南淮、扬所属之山阳、宝应等处有蝻子萌动，曾严谕加紧捕治，毋得稽缓。至是，

河东总督王士俊奏称曹县、鱼台、济宁等处，蝻子生发，现经扑灭。然邻近之江南丰沛、砀山等县尚有未尽。雍正帝以各督抚先后所奏蝗蝻萌动之处，山东、江南二省州县皆有，只因彼此接壤，不肖官吏便欲卸过邻封，巧为推诿，遂命通行晓谕：如捕治不力，余孽未净，或灾及田禾，则将两省地方有司均加严处，其督抚等一并从重察议。

二十一日（8月30日）

61 上月广西奏报郁林州忽涌“瑞泉”二穴，可浇田三千余亩，有旨命择地建祠，祀泉源之神。至是，四川奏报潼川州盐亭县有乡民家生产“瑞麟”，并绘图进呈。得旨：不言祥瑞，屡降谕旨甚明。惟在吾君臣共修实政，士庶共敦实行，庶几感召天和，年谷顺成，万民乐业，此朕心之所谓祥瑞也。

二十四日（9月2日）

62 本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连日大雨，黄河河水与堤平，加之风大浪作，水从月堤漫过二十余丈，从大坝漫过四十余丈。河东河道总督朱藻奏报正抢救中。朱批：水大正汝罪大处，朕亦不能辞其责。〖28〗

八月初一日（9月8日）

63 准福建总督郝玉麟条奏台湾营制事宜：于府治增设城守营。府治及台湾南路、北路共增兵二千七百八十名。安平地方外控海洋，内扼台郡，设炮台七座并酌量盖仓贮粟三万石，以资兵饷。台属各处庄民，编造保甲，严选各

番社乡保。设立社学，流寓人员有人材出众者，可给外委。总兵一官改为挂印总兵。

初四日（9月11日）

64 准广西改土归流之地于镇安府、泗城府建置府学，各取进文武童生各十二名。于东南、归顺二州各设学正一员，取进文武童生各四名。新改思明土州归并宁明州取进文武童生各十五名。梧州府北流县既改郁林直隶州，于府学旧额八名外，增取文武童生各四名。

初六日(9月13日)

65 以山东省历年耗羡银现存七十五万四千两，谕按河南例，将东省本年地丁钱粮蠲免四十万两，以存贮之耗羡银照数补完。

二十五日（10月2日）

66 谕督抚藩臬严防书吏操办各衙门事宜，略曰：从来衙门任用书吏，不过藉其谙熟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之书吏，诸事娴熟，可资商酌，然不可使之得操其权。今有一切官弁升降，刑名钱谷之事，皆伊等查例呈稿，缮写承发，督抚藩臬不过从中斟酌，照稿签行，以致伊等把持操纵，弊端种种。直省如此，湖南更甚。近来督抚藩臬衙门书吏，虽经一体关防封锁，然往往巧通关节，复将子弟戚友招揽传递，事未入而已有照应，事未出则已有声闻，属吏借以钻营，伊等饱其谿壑。在督抚藩臬等受国家重寄，未有明知故纵之理，但相沿日久，习焉不知，遂易为伊等之所蒙

蔽。所当留心体察，防范周详，稽查严密，务使弊绝风清。现著遍行训饬，倘书吏等自此仍复怙恶不悛，或本官庸愚为其障蔽，定行查拿，于各该处即行正法，决不姑贷！

67 是月，广东雷、高、琼三府飓风成灾。遂溪县倒塌民房三十九户、损坏民房二百六十九户、沉船八艘、损坏船二十八艘，淹压死者八十二人。至九月，吴川县民房倒塌一百四十三户、损坏七百七十六户。石城、电白、海康等县皆遭风灾。奏闻，朱批：可酌量地方之力建立风神之祠数处，或可邀神明之佑。〖29〗

九月初二日(10月9日)

68 河南学政俞鸿图纳贿营私，案发。河东总督王士俊列款纠参俞鸿图。其赃私累累，实出雍正帝意料之外。帝以御极以来，时时训谕奉差考试之臣，冀秉公持正，杜绝私情，而奉差诸臣亦能仰体帝意，屏出弊窦，遴拔真才，致十年试事肃清，士论翕服，故曾屡次嘉奖。今当天下学政澄清之会，而俞鸿图一人首先犯法，甚属可恶！命将俞鸿图革职，差户部侍郎陈树萱前往豫省，会同王士俊将本内参奏情由严审定拟。寻陈树萱于查审后折奏：原参文武童生贿卖者二十三名，续查及自首者四十名。其中九名审无实据。已查明之府州县贿卖赃银共一万四千余两，尚有一府三州查报未到。

翌年（1733）三月，俞鸿图以受贿营私、赃私累万，斩立决。谕曰：学政科场，乃国家兴贤育才之要政，关系

重大，嗣后各省若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者，除将学政从重治罪外，该督抚亦照溺职例严加处分。

初五日（10月12日）

69 予陕西回民头目职衔。按伊等从前有功等次定品级之大小，一等头目给正千户，二等头目给副千户，三四等头目给正副百户。照例颁给号纸。

初七日(10月14日)

70 从宁远大将军查郎阿条奏，定禁止逃兵事宜：一、责令将领头目，将有关律令明白晓谕，俾阖营兵丁咸知遵凛。如有逃兵，即逐级转报，以便行文飞查勒缉。逾限不报及通同徇隐者，分别治罪。二、逃兵能悔过自行投到者，无论初犯再犯俱请免其治罪。以文到一月为期，许于随在地方赴该官司投首，转押到营。逾限自首者，减二等治罪，仍准入伍。倘自首后复行脱逃，拿获即行正法。三、汛卡官兵能查获逃兵者，分别离营远近，赏银记功，失察者分别治罪。寻以各地文武官弁严缉逃兵不力，谕责：逃兵不过仍回本地及其附近地方藏匿，倘仍前怠玩，不行严缉，定行从重治罪。〖30〗

71 吏部遵旨定例：满洲举人选用小京官。汉军举人选用知县。汉军举人有冒入满洲额内中式，以致内用外用者，咨送该旗都统佐领等官交部议处，革退举人。

十三日(10月20日)

72 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旨回本籍安徽桐城祭贤良祠大学

士张英。先是，谕曰：大学士张廷玉著给假数月，回家举行典礼，张若霭亦著随去。江苏学政张廷璐亦给假回籍。张氏族中子弟有在京闲散职衔者，亦准随回襄事。旋赐张英祠宇匾额、楹联曰："忠纯贻范"、"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诚垂奕叶箕裘。"又谕：张廷玉往返，悉照去年鄂尔泰进京例沿途派弁兵护送，文武官员迎接。又赐张廷玉银一万两及御用冠带、衣裘、貂皮、人参等，颁给内府书籍五十二种，以官船运往桐城。雍正一朝，廷玉六次蒙赐帑金，每赐辄以万计，后以"赐金"名其园。谕称廷玉清白传家，不忍其家事缠心。〖31〗

十五日（10月22日）

73 先是，雍正帝子召天下有学行僧人，于宫中举行法会，亲行说法，收门徒十四人，计有：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平郡王福彭、大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凡亲郡王五人、大臣三人、僧五人、道一人。寻择取其中彻底洞明者八人所进呈著述编为一集，锡名为《当今法会》。至是，亲以为序。〖32〗

二十三日(10月30日)

74 直隶总督李卫参奏户部尚书鄂尔奇。谕革职，交果

亲王允礼、理藩院侍郎莽鹄立、户部侍郎海望、左都御史张照、吏部侍郎鄂善会同审理。寻果亲王允礼等以鄂尔奇坏法营私，奏请从重治罪。雍正帝以其兄鄂尔泰于国有功，命宽免之；李卫参奏甚属可嘉，交部从优议叙。

鄂尔奇，大学士鄂尔泰之弟，康熙进士。授编修，迁侍郎，雍正五年（1727）升户部尚书。鄂尔泰曾庭训之曰：记我兄弟无屋居祠堂时耶？今偶得志，侈奢若是，其祸不旋踵矣！乃终以侈败。〖33〗

二十四月(10月31日)

75 御洞明堂，阅秋审湖广等省情实招册，谆戒刑部官员，曰：所进秋审册，俱经细加斟酌，但此内倘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盖秋审定拟时自当执法，而在勾到时，倘有可宽之处，又当原情，二者原不相背，断不可因已定情实，欲符前奏，难于更改，遂隐默不复奏也。执法原情，终归于大公至当而已。阅毕招册，又谕曰：朕阅招册，得宽一犯，便心意顺适，若不能宽，便觉不快，断未有以多杀一犯为快者。但犯人情罪，必实有可宽之处而后予以矜全，此心顺适方出于自然。若犯人情罪万无可宥，勉强求一时之顺适，屈法从宽，致令恶人无所儆惧，恣肆妄行，则罹于法网者必多，此皆姑息之一念贻之害也。

二十六日（11月2日）

76 本年七月，有曾住吕宋之中国天主教徒蔡祖引天主教传教士吕宋人圣哥，从吕宋经广东乘船至漳州，携番钱

五千余元，往投天主教徒严登家，拟居住传教。严登系天主教徒，家中已潜住另一天主教传教士吕宋人万济公。至是，福建总督郝玉麟奏报查获。寻又奏：两名吕宋人已驱逐。同案中国人，蔡祖按左道惑众律处绞监候，严登金妻发边外为民，偷渡船户刘前杖一百，徒三年，搜出之天主教图像、书籍俱销毁。〖34〗

十月初五日（11月11日）

77 以本年各省秋审人犯，有不应缓决之案，经九卿改为情实者甚多，谕责曰：此何等重大之事，岂可一味因循苟且。岂有执法之官而任意于法外循纵者乎？又谕刑部：盗犯越狱伤人，凶恶已极，而抚、臬拟以缓决，殊为失当。可悯之事，是朕之责，亦即诸大臣之责，然比之活一凶残之人，孰重孰轻，孰是孰非？今人识见蒙蔽，每谓宽宥一人，可以积德，荫及子孙，不知宽纵此等凶残之人以沽仁厚，便非公正之道。寻以今年各省秋审册中有“法无可贷”、“情无可原”而督抚概拟缓决之，再谕刑部，曰：从来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民。何恩何怨，何宽何严，处之无心，并非二事。准乎天理，善亦不为慈，协乎人情，杀亦不为忍。应知刑即是教，怨即是恩。义刑义杀，即所以仁育仁怀，自古至今，莫之能易者。杀人者死，国有常刑。倘杀人者不死，则冤死者何伸？朕常谓疏纵之过甚于苛刻，姑息之害等于残忍。但本公诚之至意，达仁义之通权，此心此理，至公无我，方为平允。若以为欲严是负朕恩，欲宽亦辜朕训。内外诸大臣务筹远大，不任法，不弛刑，由

此类推，庶政皆然。尤谕示督抚等：夫封疆重任，为民大父母，利济安全，实有攸赖。一夫所失，当引为己愆；一政未平，当引为己耻。水旱灾祲以及盗窃愚顽，皆当引为己责。

初六日（11月12日）

78 禁各省滥设牙行，滥增“牙帖”。历来各省商牙杂税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以不使贻累于商民也。至是，帝以集场中向来无需借助牙行之杂货小贩，亦概给牙帖，遂市井奸牙恃有把持，抽分利息，致商民苦累，乃饬各该藩司：如此甚非平价通商之本意。须因地制宜，将牙帖著为定额，报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增添。有新开集市应设牙行者，酌定名数给发，亦报部存案，以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

79 命大学士鄂尔泰为《四朝国史》、《八旗志书》馆总裁。阅二日，命鄂尔泰署理吏部事务，大学士朱轼署理翰林院掌院事务。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7日)

80 大学士张廷玉折奏：奉旨回籍祭祀，沿途见地方宁静，百姓安居，秋成丰稔，米价平成，瑞雪应时，农民欢庆。朱批：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惟卿一人一日不曾相离。义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然于本分说话，又何尝暂离寸步也。至十二年（1734）二月，张廷玉回京。遣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迎于卢沟桥，

赐酒膳。〖35〗

十六日（12月21日）

81 谕改钱重，每文仍一钱二分，曰：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原宜随时更定，筹画变通，方可平钱价而杜诸弊。顺治元年（1644）每文铸重一钱，二年（1645）改铸一钱二分，十四年（1657）加至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销毁弊多，仍改重一钱。嗣因私铸竞起，于四十一年（1702）仍复一钱四分之制。迨后铜价逐渐加增，以致工本愈重，今宝泉、宝源二局额铸钱文，岁计亏折工本约银三十万两。并谕内阁：朕思钱重铜多，徒滋销毁，且奸民不须重本便可随时熔化，踊缉殊难。若照顺治二年（1645）之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而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久远。再，现今五省采办洋铜、三省采办滇铜，朕思与其令三省办铜解部，莫若即令滇省就近铸钱，运至四川永宁县，由水路运赴汉口，搭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铸之半，甚为便宜。至于户工两局需用铅斤旧系商办，闻贵州铅厂甚旺，如酌给水脚，令该抚委员解京，较之商办节省尤多。著酌定规条，妥协办理。

二十二日（12月27日）

82 以年来江南河工诸事，必得通晓熟练之人，且全河形势非平日亲身阅历，不能胸有成算，即使修防堵筑、估工查料等事，非经练熟谙、备悉利弊，亦不能随时损益，

有裨工程，遂命每年于各部院拣选贤能勤慎司官二员，派往江南河督处学习河务，以二年为期，出具考语，如有操守才具实堪任用者，即行保奏留工，酌量题补。其不堪学习者，不必拘用二年，试用数月后即咨回原任，另行派员前往学习。

二十四日（12 日 29 日）

83 以近来各省督提引见大小将弁，除军功劳绩外总以明白勤敏、才堪办事注考，其人材雄伟、技勇超轶者曾不数见，而谕将才之选曰：将备之选，务须精悍。虽目不识丁，而胆略岂关文采！纵貌非出众，而义勇无碍粗疏。盖整肃部伍，委寄干城，矢奔走于疆场，甘勤劳于行列，类非薄具聪明、小有才干者之所能为。而劲健浑朴、气盛力充之裨弁，所当略短取长，加意造就，以储将才。如仍有以软弱而谬称熟练，以机巧而谬称通达，滥行保题者，是违朕训，漠视封疆，定严加议处。

二十七日（1734 年 1 月 1 日）

84 雍正帝前曾屡降谕旨明示：督抚提镇司道大员凡有见闻，许令随时折奏。既接朱批谕旨将折内事宜遵奉，即于下次奏事之便，随时封缴。至是谕称：近来检阅各省奏折，竟有尚未缴进，或迟至一二年缴进者。著饬折奏大员，即将从前奉到朱批逐一查明封缴，倘再任意稽迟或至遗漏，一经查出，必加严处。

85 谕命嗣后侍卫、护军等凡看守禁门、值宿该班等处，

俱著清语。兵丁训练会集操演之处，亦令著清语。如该管大臣官员不行教训稽查，仍有汉语者，一经查出，定将治罪。〖36〗

十二月十五日（1月19日）

86 裁福建观风整俗使。

二十六日（1月30日）

87 先是，福建商人陈魏、杨营从外洋噶喇吧携眷偷渡回国，至漳州被查获。以雍正六年（1728）定例：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前留住噶喇吧、吕宋者，限三年内准其回籍，三年外概不准回籍；五十六年（1717）以后私去者不准回籍。遂拟将陈、杨照偷渡缘边关塞律，各杖一百，徒三年。陈、杨禀称：愿将经商所获余资，照社仓例各捐数千石，并造仓廒，备赈乡党，以赎罪愆。至是，督抚郝玉麟、赵国麟折奏请旨。朱批：准其捐赎，但令地方官不时约束之。〖37〗

88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九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六；田地等八百八十九万四百十六顷四十亩。征银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三百三十二两六钱，米豆麦四百七十九万三百五十二石，草五百五十六万三千一百十二束。茶三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一引，行盐五百二十三万三千八百五十六引，征课银三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一两。铸钱六万八千

四百三十六万二千。

---

〔1〕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六《李塨传》；《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李塨》条；《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百四十《李君塨墓志铭》。

〔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三册911—913页。

〔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一二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31—32页。

〔4〕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444—447页。

〔5〕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488、638页；二六册426—427页、555—557页。

〔6〕《碑传集》卷二七。

〔7〕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

〔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上谕内阁》。

〔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八；《清史稿》卷二九七。

〔1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八；《清史稿》卷二百二十。

〔11〕《清史编年》四卷566—567页。

〔1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383—384页。

〔1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九、一百三十、一三一；《清秘述闻》卷五；《清史稿》卷二二八；《竹叶亭杂记》卷九。

〔14〕参见：《清史编年》四卷568页；《御选语录》；《清代名

人传略》；《啸亭杂录》卷一。

〖1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254—255页。

〖1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260页。

〖1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266—267、268—269页。

〖1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291页。

〖19〗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563—564页；《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二、一百五十；《史料旬刊》八期。

〖2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三二；《上谕内阁》。

〖21〗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三二；《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啸亭杂录》卷六。

〖22〗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三二；《上谕内阁》。

〖23〗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百《蓝鼎元传》；《清代名人传略》上册779—781页。

〖24〗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730、762页、787页；二五册100—102页、214页、322页、369页、446—447页。

〖2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749—750页。

〖26〗《清史编年》四卷580—581页。

〖27〗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800—802页；《朱批谕旨》。

〖2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四册837—838页。

〖29〗《清史编年》四卷585页。

〖30〗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三五；《上谕内阁》。

〖31〗《清史编年》四卷587页。

〖32〗《清史编年》四卷588页。

〖33〗《清史编年》四卷589页。

〔3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五册 167—168 页、688—691 页。

〔3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五册 394—395 页。

〔36〕《清史编年》四卷 594 页。

〔3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五册 683—686 页。

清通鉴　卷九一

雍正十二年　甲寅　公元1734年

正月初二日〔2月5日〕

1 以今年元旦立春，瑞雪缤纷，占为嘉祥，丰年可庆，诸王大臣遂向雍正帝称贺。帝欣然诫谕，略曰：朕素不言祥瑞，降谕至再至三，尔诸王大臣闻之熟矣。祥瑞者，特其兆耳，兆为吉之先见，全在人事赞成，但须君臣益加修省。果能事事上合天心，则祥乃成其为祥，否则其事尚在未成，何得遽为称庆？如或因有祥兆而不加修省，遂侈然自肆，则咎征特在转移之间耳。祥其可恃乎！如尔诸王大臣，朕以其人可用许以加恩，其人一闻朕旨便自放纵，顿改前操，朕亦惟有收回成命，加之以罪。岂得更不转移而仍以恩待乎？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信之笃，是以一刻不敢自懈自逸；知之明，是以不惮反复申明诰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善者，

公而已矣。心乎天下国家之谓公，心乎一身一家之谓私。为大臣者，诚心乎天下国家之公，而不计及一身一家之私，天有不降之百祥者，必无是理；苟心乎一身一家之私，而不计及天下国家之公，天有不降之百殃者，亦必无是理。天下国家之事，非朕一身所能独理。如为大臣者，以天下国家之事为己事，身任之而不辞，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则内外大小诸务有不事事合宜者乎？如使内、使外之官吏，上下内外办事推诿，皆谓主上自有乾断，则主上虽朝乾夕惕，亦何由能使上天嘉祥福应。今岁元旦，雪即有其兆，当益加奋励，君臣共勉。

初七日(2月10日)

2 谕不可以准噶尔请和而弛边备。先是，鄂尔泰从经略西边回，奏请与准噶尔部议和。至是，查郎阿奏报：据准噶尔降人言，噶尔丹策零欲来议和，何人为使尚未定。雍正帝诫谕曰：如此奸谋诡计，不可不详察。彼如引罪请和，须派亲信台吉、宰桑，将应行事理详议前来。我军进剿之计，不可因此迟回濡滞，仍照常整备，相机举行。

十八日（2月21日）

3 江西、浙江破获三皇圣祖教。雍正十年（1732）三月，江西南昌人黄森官因开店折本，无法生活，与姻亲傅秀山商议，于南昌建斋堂设“三皇圣祖教”，又称“园教”、“大乘教”、“白阳会”，藉以传徒敛钱。黄森官为教主，自称“紫微星”、“弥勒佛”，黄森官之父黄廷臣自称“天老爷”，又称“黄太师”，傅秀山为军师。且与黄珍、熊

簪举、周簪风等十五人结为生死之交。复造言江西封禁山内有伙党多人，附从者甚多。寻入教者日众，黄森官顿萌发造反之心，于盟布内书写“天下大乱”等语，颁布“大元帅之阳”等名号之札付。浙江玉山县吴士荣受领札付，因自称“文阳王”，私自造札分给詹子彬、徐敏等散卖，札上均有“奉主”字样。詹子彬所领札付上书“督兵大元帅”，徐敏札付上书“提调天下兵马大元帅”，云天下将乱，领札付者可保身家，兼得官做，藉以骗人财物。该教分布于南昌及浙江、江西二省交界处封禁山之棚民中，教徒夜聚晓散，演习武艺，藏有五方二十八宿旗号及阵图等。因吴士荣父首告，旋被官军搜捕。至是，浙江总督程元章奏报：浙江有关人犯均已捕获，已移咨江西查拿主犯。朱批：严加查拿，务尽根株，不可存畏烦中止办理之心，勉为之。倘邻省他境有举行不力者，务实作速折奏以闻。后捕获黄森官等多人，搜出札付、兵书、旗帜等多件。〖1〗

二十四日（2月27日）

4 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奏称军中驼马最为紧要，愿将其马场滋生马匹五百，自送军前备用。并请将奏折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同阅看，诸宗臣等必踊跃争先。得旨，著交宗人府，与诸王等阅看。

5 是月，台湾诸罗县城北门外田中有旗竖立，上书“大明复兴朱四太子三国公起义”字样。官府密访查拿，十二月，将“插旗匪犯”林水等人拿获治罪。〖2〗

二月初二日(3月6日)

6 优诏褒扬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鄂尔泰实心任事。鄂尔泰参奏兵部堂司各官蒙混造册，冒销驿站钱粮。雍正帝遂命传旨：兵部所奏山东驿站奏销各项银两，弊端百出。从前兵部堂官何以不行查察？此等情弊非只泛看题稿而能查明者，若不将历年案卷逐细留心清查，何能得明事之根源？此案虽由兵部公同具奏，实系大学士鄂尔泰一人查出办理。如此实心任事方不负为朝廷大臣。将此等留心政治为搜求深刻可乎，鄙陋小人不能解也。从来大奸大弊，皆由小事积累而成，若能不时留心查核，有一毫情弊，即行革除，便不致蔓延为害。况厘奸剔弊，全在平时。兵部一部如此，则别部此等情弊亦所不免，著将鄂尔泰奏折交各部院堂官阅看，使内外大臣共相勉励。鄂尔泰交部议叙，工部尚书兼管兵部事范时绎等交部察议。旋以范时绎玩愒成性，将一切部务巧于推诿，全无实心效力之处，命革退其尚书职任。

7 原任贵州布政使、升任江西巡抚常安奏报贵州开采铅矿情形，雍正十年（1732）获利银十六万三千五百余两，十一年（1733）获利银十六万九千九百余两，扣除从前工本银八万两，其余皆拨充军饷及全省养廉不敷之用。〖3〗

初六日(3月10日)

8 命各省督抚兼管税关监督。各省税关监督，地方官原不相统辖，一切呼应不灵。而大小口岸甚多，监督一人势难分身兼顾，地方文武各员则以为无己事，并不协力稽查。以致奸商之隐漏，地棍之把持，俱所不免。因谕曰：

嗣后凡有监督各关，著该督抚兼管。所属口岸，饬令地方官不时巡查，如有纵容滋扰情弊，听该督抚参处。至监督征收税课及一切应行事宜，仍照旧例遵行，不必听督抚节制。如此庶既有专司，仍无敢歧视于税课，商民似均有裨益。

9 江南通州滨海地方，因上年秋收稍歉，今春米价昂贵。有旨将通州盐义仓存贮之谷，酌拨数千石分运各场煮赈。再行酌量拨运平粜。各场灶户有现在应征折价钱粮，一概暂缓至秋成之后再行征收。

10 潮州府普宁县查获密散纸符之陈武瑞、陈阿吉等，起获纸符五十余张、黄布旗十二面，盖有木印，乃“天圆泰宝”字样。据供，为首者乃海阳王阿童，系岁暮无依、共谋抢劫富户者。随又奏：王阿童等均已捕获。广东提督张溥奏闻。是年七月，王阿童处斩立决，陈智处斩监候，陈阿吉、陈武瑞佥妻发边外为民，其余十五人流徒、杖责。〖4〗

初七日（3月11日）

11 统领红郭尔鄂隆等处兵丁领侍卫内大臣侯马兰泰奏请停止调拨前奏准往乌里雅苏台之满洲兵丁一千名，因此项兵丁沿边居住日久，马匹倒毙，应用不敷。可将马场挑选兵丁一千名，再于满洲兵丁内酌量挑选六百名，令先后前往。马匹等项，一时采买不齐，即令停其派拨，从之。两日后，谕办理军机大臣等，著镶兰旗蒙古副都统敦巴采买马匹后，协同副都统富达礼带领满洲兵丁六百名前往乌里雅苏台军营。

十九日（3月23日）

12 遣翰林院侍读春山、兵科给事中李学裕致祭故安南国王黎维祯兼敕封故国王嗣黎维祜为安南国王。谕其恪守先封，永绵世泽。

13 责浙督程元章迁延办理海塘。程元章前奉谕于尖山水口筑土备塘，渐次改建石塘，并于中小门开引河分流，以减水势。后元章奏称尖山水口势难堵塞，引河亦难于开挖。至是，大学士等议奏：程元章于如何捍御潮势、保护塘工之处，自应及早商办，然该督漫无成见。迁延愈久，成功益难。应令该督再于中小门详加踏勘如何施工疏浚。尖山水口实系海塘受患之由，若不急为堵塞，则每年徒费钱粮而于塘工无补，应交该督等将应用物料预购齐备，俟冬初水落设法举行。雍正帝谕曰：浙省海塘关系重大，若总理不肯担承，则分任者愈多瞻顾。程元章毫无确见，著将海塘一应工程交杭州副都统隆昇总理，御史偏武前往协办，所需文武工员俱听隆昇拣调。其运办物料给发钱粮等项仍著程元章料理，毋得推诿稽迟。

二十一日（3月25日）

14 修订刑律贿赂罪条款。律载以财行求，无禄人俱照有禄人减一等，而说事过钱者或止照有禄人减一等，或照刑律递减二等，殊不画一。至是，从刑部议：嗣后以财行求，说事过钱，照例与受财人同科，有禄人概不减等，无禄人各减一等。倘承审官不依例拟断，将说事过钱之无禄人仍照律减二等者，照故出人罪议处。再行求说事，亦有首从之别，为首者照例科断，为从者再照有禄无禄听减一

等。所许财物，立议封贮，官吏虽未收受，亦应向许财之人追取入官，并将听许之人议处。

二十八日（4月1日）

15 驻西藏满洲都统青保、大理寺卿苗寿因终日饮酒，醉后任意妄行，扰累唐古特等，有旨俱著革职，令自备鞍马回至成都候旨。以散秩大臣、伯爵阿尔逊，蒙古副都统那苏泰前往西藏办理事务。

三月初二日（4月5日）

16 总理海塘工程之杭州副都统隆昇，查得河庄等山之东首，旧有南港河一道，舟楫可通。而西首沙淤者仅十五里，挑挖甚易，所费亦轻，遂奏称旗员兵丁争先情愿效力。奉旨谕隆昇酌量募夫，施工开挖，无庸资藉驻防兵丁。

初三日（4月6日）

17 广东按察使张渠疏言：各省窃盗之案，应分别伙党之多寡，并有无执持器械，以定情罪。请嗣后三人以下，手持兵器行窃者，虽不得财，即杖六十，徒一年；得财一两以下，递加一等，至满贯论绞；其中有不持兵器者，仍照本律科断。四人以上，虽不得财，亦无器械，为首者徒一年，为从者各杖一百；得财一两以下，以次递加；为首者发边卫充军，为从者流三千里。若伙众至六人以上，不论曾否得财，首从并徒三年；计赃重于徒三年者，为首流三千里，为从者各减一等；赃至满贯，为首者绞，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至十人以上，不分首从，并发边远充军；赃满贯者仍绞。再窃盗至十人以上，地方官有疏防讳匿等案，

俱照强盗例处分。从之。

初五日（4月8日）

18 云贵广西总督尹继善疏奏贵州九股新辟苗疆之善后事宜：九股地方辽阔，请添驻兵三千，于各镇协营兵内择其精壮熟练者抽拨补充。改建台拱城，改台拱营为镇，移清江镇总兵官驻扎，置中左右三营，设游击、守备、千总、把总，酌量分驻各处，以通镇远声势。清江则改为一协，设副将一员统率。台拱即设镇，请将清江同知移驻其地；清江即改协，请于镇远府添设理苗通判一员驻扎清江。台拱粮运紧要，可速加疏浚河道。从前焚剿各寨逃匿苗民，现将抛荒之田遍行晓谕，令其复安故业。清查苗寨界址，择良善老诚之苗民头目为乡约、保长、甲长，以管辖稽查。再古州、清江地界相连，中多险峻，应于适中朗硐地方分设塘汛，并令文武官弁巡行化诲。下兵部议行，并调贵州清江总兵官卜万年为贵州台拱总兵官。是年五月，台拱石城完工。

二十日（4月23日）

19 河南学政俞鸿图以受贿营私立斩。越二日，刑部复以其父户部侍郎俞兆晟不能教子，及其家人常来往京中汇银而懵然罔觉，议降二级调用。得旨：俞兆晟向来品行不端，与李维钧结为姻亲，又依附年羹尧，皆朕所深知。因伊痛自悔过，办事尚有才干，用至户部侍郎。然在户部时，于怡贤亲王仙逝后，将王数年苦心整理之成规任意更张。今伊子纳贿婪赃、紊乱学政，非寻常私弊可比，岂真一无

见闻，而欲脱然事外乎？刑部审理时，只引失察家人子弟之条，希冀从轻完结，大循情面。著将刑部堂官交都察院严察，俞兆晟著革职。令刑部秉公严审定拟，倘仍瞻顾循隐，朕必亲审，以明此案，将承审官自有另行处治之道。

二十四日(4月27日)

20 山东查获朝天一炷香教。据山东巡抚岳濬奏，高唐州、夏津县、肥城县、恩县等处拿获“邪教”二十人，未获者正缉拿中。经查，该邪教名为“朝天一炷香”，又名“愚民弟子教”，由夏津县陈永顺传自肥城县之王弼公。该教规定：一日三时向太阳磕头念咒，祈求降福消灾。每过一两个月，教主便向徒众收钱一次，每人出钱三文，作为祭礼太阳之费用。拟将教首根究，被诱乡愚分别办理。〖5〗

21 不准宣讲《大清律集解附例》。时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全书，律文四百四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湖广镇总兵官杨凯奏请，即令大小官员及乡约、保长等于朔望日宣讲《圣谕》之后，将律例讲解数条，一年之内周而复始，则百姓互相告诫，日久月深，自能移风易俗，或亦为王政之一助也。奉朱批：所奏识见迂阔。造律之始，用意精微。有司于审拟之时，酌其情罪，亦非尽律条之所拘。况各知律条，则犯法刁顽各觅避重就轻之路，则掌刑名之人更费一番详察矣。无益而有害之举，不必者。〖6〗

四月初十日（5月12日）

22 以满洲弓马技勇远胜汉人而文艺不如，停满洲考试

武场之例。

十二日（5月14日）

23 向来宗室犯枷责罪者，俱准折赎；觉罗犯枷责罪，照平人例完结。觉罗亦系宗室，如此处分，迥然各异，雍正帝命嗣后宗室、觉罗若犯枷责之罪，酌其罪犯轻重，分别年限或拘禁，或锁禁，期满释放。庶使觉罗处分与平人有别，而宗室亦知儆戒矣。宗人府、礼部遵旨再行定例：有职宗室、觉罗犯笞杖罪者，仍照定例，会同各该部降罚治罪；其闲散宗室觉罗犯鞭笞罪者，按鞭笞数革去每月应领钱粮；若犯徒罪者，均照八旗人等折枷号日期分别拘禁；犯军流等罪者，悉照旗人军流；应折枷号日期，在宗人府锁禁，俟满日释放。

十九日(5月21日)

24 各府厅州县地方官俱有民社刑名钱谷之责，向例不应无故擅离职守，赴省谒见上司。雍正帝以近来此习尚未尽除，遂谕曰：庸陋属员以奔竞趋承为务，往往藉称公事逗留省会，冀博上宪之欢心。而无识之督抚亦或习而不察，不知已蹈旷官之咎矣。至于贺节祝寿，尤属有损无益之虚文。命再行晓谕：倘有仍蹈前辙者，将属官、上司一并严加议处。

二十五日(5月27日)

25 以广东进献象牙席，谕大学士等：朕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适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其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

切戒，今则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其体尚小，今制为座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著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毋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

五月初六日（6月7日）

26 命重审已革户部尚书彭维新案。先是，果亲王允礼前劾奏户部尚书彭维新植党营私、坏法欺公，有旨革其职，交刑部审拟。刑部就私借饭食银一千八百两一款拟斩监候。至是，谕大学士等：彭维新办事庸碌，在户部徇情作弊，植党营私，将怡贤亲王殚心尽力多年经划之良规任意更张。然刑部审讯此案，竟敢怀挟私心，公然在朕前巧于舞弊，将应行诘问根究之处一概蒙混开除，反将挪用饭食银轻罪一条拟以大辟，在此轻重出入之间颠倒错乱，高下其手，诈伪欺蒙。彭维新所犯罪款，非贪赃受贿、作福作威，实乃朋比党援，有心颠倒国是。福敏、张照全然置之不究，诚不知其何心。此案另行确审定议，倘仍敢固结徇隐，朕必亲自审讯，将刑部堂官与彭维新一体治罪。旋刑部再审奏议，以官吏挟诈欺公、变乱成法，拟斩监候。从之。〖7〗

初八日(6月9日)

27 署理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一等侯朱震奏请禁唱卖新闻者，据称：近日京城有游手好闲之徒妄生意见，将全无影响之事刊刻图形，编成词调，到处歌唱，希冀卖奇，致以讹传讹，为害匪浅。请敕步军统领严行禁止。嗣后仍有

在街市刊刻图书唱卖新闻者，无论旗民，许即查拿，照例治罪。〖8〗

十五日（6月16日）

28 雍正帝前于藩邸时采辑前代名贤群言作《悦心集》，近日刻成。赠李卫一部，并于李卫奏折之上朱批：此书余闲观看，实可悦目清心。我辈观此书，大似山僧野客谈论朝政，披阅小抄，可谓分外之妄想。每阅斯书，不禁笑亦随之。寻李卫奏谢并称：伏读集中，如黄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沽名，邵雍之勉为善，司马光之劝知足，皆古来名臣大儒以忠君爱国之心，抒乐天知命之致。实为觉世名言，修身至宝。阅读此书，可使气质化于和平，性情归于恬淡。朱批：意会的甚好！〖9〗

十七日(6月18日)

29 授赵弘恩两江总督。赐《悦心集》、《御选语录》等。赵弘恩旋奏谢，称诵《语录》而识生灭俱无，臣愚有欲透三关之想。读《悦心集》而知虚灵不昧，臣庸有顿开百障之思。朱批：此事乃自究自心之道，如果信心自究，必有所见。一有真见，自自领会，非倚仗人言而可明者，亦非向人反讨证明而强为是者。果能自到不疑之境界，自有一番领会处。勉力参究看。〖10〗

二十二日（6月23日）

30 命北路副将军额驸策凌、侍郎傅鼐、学士阿克敦、原任侍郎众佛保、西路署大将军查郎阿，俱驰驿作速赴京。命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带领傅尔丹暂往科布多总统兵马，

西路军营 应事务交张广泗办理。

二十六日(6月27日)

31 广东巡抚杨永斌奏：士为四民之表率，教官为士之师长。嗣后凡贡、监、文武生员有窝匪抗粮、蔑理悖伦事发，教官平日不为详报，应将该教官以溺职例纠参。如所属贡监、文武生员尽皆守法，即稍有所犯，亦能随时详报者，予以保题优升。朱批："此奏甚为是当，该部详议通行各省。"〖11〗

七月二十日(8月18日)

32 以对准噶尔部战和未定，谕军机大臣曰：西北两路用兵已经数年，将士效力戎行，久在边外。朕心深为不忍，再四思维，或应乘此兵力强盛，直进贼境，俾兵力早完以息将士；或应遣使往彼，谕以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北路副将军额驸策凌、西路署大将军查郎阿来京与办理军机之大臣悉心计议。伊等意见亦不画一，朕思军务关系重大，应博采众论，详慎筹画。著王公与满汉文武大臣公同会议，各抒己见，据实陈奏。

33 命将达赖喇嘛迁回西藏。略曰：从前令达赖喇嘛移驻内地，系因彼时藏中有阿尔布巴等事，恐准噶尔乘机来犯。今贝勒颇罗鼐实心效力，各处要隘俱已严固防守，藏中晏然无事。班禅额尔德尼年迈有疾，应令达赖喇嘛回藏，著果亲王允礼前往泰宁，与达赖喇嘛相见。章嘉胡土克图亦令同去。并著都统鼐格前往料理伊等起程，副都统福寿等沿途照看。果亲王沿途经过之直隶、山西、陕西、四川

等处驻防满洲官兵并督抚提镇标营绿旗官兵，俱令顺便阅看。

34 命额驸策凌、署大将军查郎阿回至军营时，酌量留兵防守边界，其余兵丁查无弟兄子侄者、久在军营行走者、此次立有劳绩受伤者俱行撤回。将官弁效力情形分为三等造册咨部，其效力超卓者为一等，以应升之缺即用；照常效力者为二等，酌量加恩；未经效力者以三等注册。

二十五日（8月23日）

35 时北路副将军额驸策凌、西路署大将军查郎阿主张进击准噶尔，言两路兵丁十万有余，跟役近十万，以二十万之众，加以壮健之马驼、充足之粮饷，若直入敌境，无往不克。况北路大军已在科布多，进取亦属近便。

是日，诸王大臣奉旨议与准噶尔部和战事。康亲王巴尔图等议奏：准噶尔部世济其恶，屡次兴戎。我皇上为安逸生灵计，欲特赐包容，遣使前往，开陈利害，然贼人狡诈性成，恐难遽信。今我两路大军驻扎边境，粮草马驼、军装器械无不整齐，宜乘此时于北路出兵三万，西路出兵二万，约会齐进，并力歼除，如贼果知畏惧，悔祸乞恩，皇上再宽其罪，议定边界。

大学士张廷玉等议奏：噶尔丹策凌扰害生灵，早该遣发大军，立加屠灭，惟是我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曲赐包容，不加诛戮。我皇上以圣祖之心为心，屡示恩谕，俾息纷争，恐伊孟浪轻举，骚扰蒙古，是以驻兵边地，以为防范。仍谕两路大军停止进剿。仰见天心仁爱，原非必欲毁其巢穴，灭其丑类也。今彼自厄尔得尼招大败之后，势穷

力竭，不敢迎战我军。但罔识圣心之宽大，自以负罪深重，不可复逭，因此日益冥顽。若蒙特遣大臣前往，晓以利害，宽以前愆，予以更新之路，噶尔丹策凌审度势力，实不能支，谅必诚心悔过，俯首求和，若仍执迷不悟，则是伊自速灭亡，再议征讨，更觉事易功倍矣。

雍正帝遂详述对噶尔丹用兵始末：看此情形，两路军务一时难以告竣，特召两路领兵将军来京与办理军机之大臣、在朝满汉王公文武大臣公同悉心计议。北路副将军策凌、西路署大将军查郎阿力主进剿，皆言兵力有余，士气奋勇，贼势穷蹙，人心离散，遣兵进讨，未尝不可。但皇考当年圣意与朕本心俱不欲劳师远涉，而驻兵守边界又未免时日耽延，将士久劳，朕心不忍。朕意且遣使臣前往准噶尔，面谕噶尔丹策凌，晓以利害，示以宽大之恩旨，开其迷误，从此划清边界，彼此不得逾越。著北路大将军、平郡王将进驻科布多之大军仍撤回察罕叟尔，以释贼人疑惧之心。若噶尔丹策凌闻朕谕旨，果有悔心之萌，一一遵行，则两路大军俱可徐徐议撤。倘仍执迷怙恶，自取灭亡，待使臣回京之日，别作计议。

寻北路军部分撤兵。北路军营时有满、蒙、绿旗共六万三百余名，俟本年科布多之兵撤至乌里雅苏台时，即将著有劳绩、孤身无人照看之京师兵撤回五百名，奉天、船厂、黑龙江兵撤回一千名，宁夏、右卫、翁牛特、内扎萨克等处兵丁悉行撤回，分别给与车辆马匹。九月，福彭奏报：科布多撤回之兵，拟分驻察罕叟尔、乌里雅苏台等处。各处卡伦减撤一半。

八月初三日（8月31日）

36 雍正帝决心与准噶尔部议和，遣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前往准噶尔部，谕台吉噶尔丹策凌，曰：前尔父亡故，朕即降旨详加开导，令将罗卜藏丹津送至。越二三载，并无回奏，故于两路驻兵，防守边界。即有疑难不便之处，亦当彼此遣使议和，岂有轻动兵戈之理。朕为天下元后，惟以好生为本，并无将准噶尔必行剿灭之意，尔若执迷不息兵戈，则我师更换驻防毫无缺乏之处，不过稍费粮饷耳。但如此相持日久，彼此皆劳。今特遣使臣傅鼐等前来宣谕朕意，与尔商议爱惜生灵，彼此罢兵之事。至于是非利害，尔宜酌定，欲构兵，欲止戈；欲安逸众庶，欲残害生灵，亦惟尔择而行之。

九月初一日(9月27日)

37 江西习邪教者所在多有。巡抚常安到任后，遍谕乡村，令将释道经卷之外一应邪经缴官自首。赣县、长宁、乐平等处民人首缴罗教《大乘经》共二百余卷。是日奏闻。寻又奏报：自谕习邪教者抱经自首以来，各县已缴大乘罗经九百七十部。翌年，江西按察使凌燾告示：嗣后如有私习罗教者，首犯照左道异端惑人律拟绞；不行首报之邻佑、总甲人等，均照律杖一百；凡将罗教经典隐藏在家、不行首出销毁者，枷号两个月，杖一百。〖12〗

十二日(10月8日)

38 命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往贵州古州等处宣谕苗民，谕曰：古州等处苗人尤非僻处穷边者可比，地

界在黔粤两省之中，与内地人民土壤交错。乃从前恶习相沿，罔知法度，扰害居民，邀截行旅，自相仇杀，报复相寻，以强凌弱，以众欺寡，视劫夺为固然，等人命如草芥。故于数年前命封疆大臣等经理化导，怙恶者惩以兵威，革面革心者加意抚绥。今苗疆诸事就绪，苗众皆为服教向化之良民，如能安居乐业，守法奉公，将永受国家教养之福。尔等苗众其仰体朕心，祗遵朕训，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族党亲朋，互相劝励，共敦善俗，永息刁风，以副朕育正群生之至意。

二十一日（10月17日）

39 雍正帝谕刑部：问刑勿先存从宽从严之见，惟一秉至公，大小狱讼庶几归于平允。勿轻易用刑，应设身处地，详慎推求，以期允当。一案有一案之委曲，一犯有一犯之情罪，不可有意于宽，亦不可有意于严，如宽严任意，轻重失衡，谓自求其福，实则自求其祸。

40 浙江布政使张若震以收到《朱批谕旨》一函三十六本，具折奏谢。谕曰：所以颁此，为令汝等知朕意旨，而有所遵循之意，实非邀誉于内外臣工也。〖13〗前于雍正十年（1732），帝亲拣选历年批发奏折，命内廷词臣缮录校理，编汇成帙，名《朱批谕旨》，刊刻书成，颁赐诸臣。然至雍正帝逝世，工未告竣。乾隆帝即位后，检录已定者继续刊刻，乾隆三年（1738）告成。全书共十八函，凡刊奏折八千余件，上奏者二百二十三人。

十月初一(10月27日)

41 上月二十日，驻松潘办理各族事务郎中鼐满岱等遵旨于嘛喇松多地方，传集十二部落及阿坝、阿树、郭罗克等部头目，将已译成藏文之律例颁给，并逐条宣讲。至是奏闻，并称各头目云：皇上赏给法律，不使为非，将抄录遍传所属，与经典一体持诵，务使老幼通晓。〖14〗

二十四日（11月19日）

42 续修《皇清文颖》。给事中黄祜请将国朝臣工诗文赋颂派员遴选，刊布各省。经礼部、翰林院议：康熙四十八年（1709），大学士陈廷敬等曾编《皇清文颖》一部，因选择尚未精当，是以未行颁发。今应将圣祖文集选录于卷首，再编入皇上诗文，诸臣所作一并汇选，陆续编次进呈，俟书成之日刊刻颁行。从之。翌年（1735）正月，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理大学士工部尚书徐本为文颖馆总裁官，兵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张照为副总裁官，续修《皇清文颖》。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5日）

43 允禔卒。

允禔（1672—1734）即胤禔，康熙帝长子。康熙时屡从征噶尔丹。康熙三十七年（1698）封直郡王，四十七年（1708）因被告发以邪术陷害太子，争夺储位，夺爵圈禁。至是，卒于禁所。时圈禁已二十六年。命照贝子之例办理丧事。翌日，封其子弘昉为镇国公。

十九日（12月13日）

44 山东向有寄庄地亩，只于正供之外每亩征银一二分至四五分不等，名曰“外征”，以代徭役。今东省丁银俱已摊入地亩征收，至是，从王士俊之请，令将山东各州县所有外征银各按地亩一并均摊入亩。

二十三日(12月17日)

45 时考官命题，多喜割截穿搭，越章历节，只图巧凑，全无义理。士子思欲迎合，亦全不顾经文正义，往往逞奇弄巧，习为轻佻儇薄。是日御史杨嗣璟以正文风、端士习，奏请通行禁饬。令嗣后凡割截无义理之题，皆不得轻出考试。〖15〗

46 果亲王允礼奉旨偕国师章嘉胡土克图若必多杰至四川惠远庙，与达赖喇嘛相见，安排回藏事宜。允礼善画，亲绘七世达赖像。翌年（1735）三月达赖起程，七月抵拉萨。〖16〗

二十九日（12月23日）

47 因前三朝《实录》内人名、地名与《圣祖实录》未曾划一，命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为总裁官，简选翰林等官重加校对，敬谨缮录。

十二月十二日（1735年1月5日）

48 复设两广总督。以两广总督鄂弥达为广东广西总督，尹继善仍为云贵总督。两广总督按旧制驻肇庆府。

十五日（1月8日）

49 本月初九日，奉旨议和之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等一行抵准噶尔部之伊犁河外十五里处。翌日，见噶尔丹策凌，递交敕书。至是，噶尔丹策凌谓之曰：两路将军屡年进兵未能取我准噶尔，今命其停止，甚是。两路若来，我当酌量情形，可支则支，难支则远避，俟汝等人马疲敝，再行筹算。但准噶尔弹丸之地，能灭我等则已，若其不能，甚有关于大国声势也。朝廷大军尚在游牧地驻扎，忽用兵，忽通使，我实不能无疑。现大皇帝决定撤兵，极是。敕书言宽宥既往，我并无过失。从前我父亡故，遣使往告，反有兵来。又令我属下悉编旗分佐领；土尔扈特所属亦编旗分佐领，另为部落；策凌敦多卜等人台吉各令其别为部落。此自我祖父以来未从之事，我岂能从？敕书言休兵宁人，乃实为紧要。又言及与喀尔喀分牧界限事。至二十九日，命宰桑传言：厄鲁特不过阿尔泰山，喀尔喀不过哲尔格西拉呼鲁苏，将其间置为空地。傅鼐等即言："果如此，议近于成矣！"噶尔丹策凌遂缮表，求转奏。明年（1735）正月初五日，傅鼐一行返回，准噶尔部使者宰桑同来，献橐驼、明珠等物，和议乃定。

对准噶尔部用兵费用，雍正年间，西北两路总共用银五千四百三十九万四千两零。另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用兵以来，先后军饷七千余万两。〖17〗

十六日（1月9日）

50 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会同贵州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自贵阳起程，拟由台拱、清江往古州宣谕

化导苗民。古州等处共一千一百九十四寨，大头人一千一百六十四名，小头人一千五百零五名，各寨苗民六万一千九百五十四户。吕耀曾等奉旨逐户散发印就上谕，不敷，以带去原版印制，并颁赏赐：每户赏银三钱，贮以黄封，上印“皇恩”字样；大头人给缎、布各一匹、五钱重银牌一面；小头人给绸、布各一匹、三钱重银牌一面。而后再往都江、八寨、丹江宣谕化导。〖18〗

十七日（1月10日）

51 先是，山东、河南两省各州县遵谕照京师例建“普济”、“育婴”二堂，士民欣然慕义捐输。河南卢氏县生员贺时山捐银二千两；故礼部尚书张伯行之子、仪封县候补知州张师栻捐祖遗田产一千亩，值银三千两；山东黄县监生王四维捐银二千两；单县贡生朱易捐祖遗田一千亩，带庄房一百三十二间，值银三千五百两等。是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奏言各堂均已告竣，请敕部议叙，以示风励。〖19〗

二十日（1月15日）

52 申严乡试之弊。谕曰：闻各省乡试之年，官字号举子入闱者，监临、提督等官有差人馈送饮食果品之事，难保日久无雇请传递之弊，不可不防其渐。嗣后著通行禁止，倘有仍蹈前辙者，一经发觉，即照科场作弊例，将与受之人一同治罪。

53 时江南宿州（今安徽宿州市）有“采花会”、“大刀会”，寿州（今安徽寿县）有“五岳会”，定远县（今

属安徽）有“抬天会”，南陵县（今属安徽）有“三乘会”。各会或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皆无赖棍徒或衙役子弟酒食宴会，习枪弄棒，联为一气。或吓诈富户，或威胁乡民，稍不遂意，群相殴詈，打斗行凶。甚或调戏妇女，欺侮幼童，强霸客货，抗拒官差，恣意妄行，无恶不作。江南江宁布政使李兰奏报：已拿获二十余人，分别究审。然受害者多心怀畏惧，不肯质证。拟俟查实，为首者即于当地杖毙，为从者分别发落，自首者可从宽发落。奉旨嘉奖。〖20〗

54 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九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四，田地等八百九十万一千三百八十七顷二十四亩二十四亩，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万一千六百三十一两，米豆麦四百七十九万三千八百二十八石，草五百五十七万四千六十九束，茶三十四万三千七百十一引，行盐四百九十三万六百零二引，征课银三百九十九万二千五百五十七两。铸钱六万八千五百三十九万。

55 重刻梵筴本《藏经》，以庄亲王允禄主其事。诏简积学僧人四十余，开馆校勘，以沛天上人总其事。沛天上人，俗姓崔，名海宽，易州人，住持北京西安门内静默寺。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称为《龙藏》，为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21〗

56 苏州纱缎机匠叫歇。地方官勒《永禁纱缎机匠叫歇

帮行碑》，且定工价，饬令遵守：各匠常例酒资，纱机每只常例，给发机匠酒资一钱，二月朔日给付四分，三月朔日给付三分，清明给付三分，三次分给，共足一钱之数。缎机每只常例，亦给付机匠酒资一钱，六月朔日给付四分，七月朔日给付三分，中秋给付三分，三次分给，共足一钱之数。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22〗

〖1〗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五册758—761、909页；二六册35—36页；《片刻余闲集》。

〖2〗《清史编年》四卷600页。

〖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五册823页。

〖4〗参见：《清史编年》四卷601—602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五册852页；二六册757—758页。

〖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六册67页。

〖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六册91—93页。

〖7〗《清史编年》四卷609页。

〖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六册299页。

〖9〗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六册330、404—405页；《养吉斋丛录·余录》卷三。

〖1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六册520—521页。

〖1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六册418—419页。

〖12〗参见：《清史编年》四卷621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六册919页；二七册337—338页；《西江视臬纪事》。

〖1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七册1—2页。

〖1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七册68—69页。

〖1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七册350—351页。

〖16〗《七世达赖喇嘛年谱》。

〖17〗参见：《《德荫堂集》卷一三；《碑传集》卷二六；《啸亭杂录》卷七；《军营档》，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奏片；《圣武记》。

〖1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七册448—449页。

〖1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七册453—454页。

〖2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七册496—497页。

〖21〗《养吉斋丛录·余录》卷三。

〖22〗《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6页。

清通鉴　卷九二

雍正十三年 乙卯　公元1735年

正月二十一日（2月13日）

1 雍正帝以刑教之道谕内阁，略曰：朕每见天下督抚有司等，于人命盗案查审定拟时，曲为开脱，以行妇人之仁，意谓宽宥一人，可以种阴德于冥冥之中。不知君与臣，皆任教养斯民之责，平时不能殚教养之道，使之不陷于重辟，在吾君臣已有不得辞之过，然尚属伊等干犯法纪，自取其罪。国家设立科条，原以禁暴除奸，使人共守，非可枉法市恩，是故刑罚之设，乃不得已而然。至于天时有水旱灾荒，人生有鳏寡孤独，无辜赤子不幸而遭困阨，督抚有司不能保护抚绥，听其饥饿流离，而顾欲于命盗案中，曲活一二有罪之人，以冀幸邀福报，何识见颠倒一至此乎？望天下督抚，董率有司，屏弃虚文，敦尚实政，平时劝农教稼，崇俭黜奢，储粮积粟，以立根本。此较之曲活一二罪

人者，相去奚啻霄壤耶？天道之感应，捷于影响，凡水旱灾祲之戾气悉变为五风十雨之休征矣。然兴仁乐善者，乃乡邻长厚之风；而鼓舞旌扬者，则大吏有司之责。各省督抚将朕此旨刊刻颁布，务使远乡僻壤人人知悉。

二月初四日(2 月 26 日)

2 云贵总督尹继善奏称：钦差等所到之处，“苗民击鼓焚香，或牵羊担酒，欢跃跪迎。给赏之时，男妇大小吹笙歌唱，叩谢天恩，咸称愿千年万载永作良民，其感戴情形实在出于诚恳”。而自钦差吕耀曾、德福等抵贵州省古州镇，会同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谕赏苗民。所到之处，苗寨骚扰，徭役甚苦。哈元生起夫一千余名，元展成亦用夫七百余名，而供应吕耀曾、德福之夫役尚不在其内。“新辟苗疆”百姓从未经此，其不肯应夫役之苗寨乃拒命格斗，伤死兵役。颁赏时，但凭书吏、通事作奸，有曾抗官而得赏者，有首先投顺为官兵效力被遗漏者；近处苗寨有得二三份者，而逾山越岭前来因颁赏已过失望离去者。衙役等至苗寨饮食扰累，又与头人勾结，将应开销之钱粮分肥中饱。因而颁赏未完而叛者渐多，甚至一寨之中，领赏者领赏，打仗者打仗。正月以来，各地方官纷纷以苗民“焚掠州县”具报。但元展成等意在粉饰，欲外示镇静为安民之策，其告示有云：“古州、清江、 台拱两镇一协有兵一万二三千名，防范严密，一隅小丑，焉敢窜逸内地为匪，何至有城社生民之虑，何必添兵防守？”而苗民起事已迫在眉睫。〖1〗

十二日(3月6日)

3 雍正帝往谒遵化陵。离京期间，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爵庆复、尚书宪德在京总理一切事务。

二十日(3月14日)

4 禁于营伍中设立义学及官弁子弟就近应试。先是，有武臣请于营伍中设立义学，以兴文育才，又有请令驻防兵丁子弟就近应该省乡试者。至是，雍正帝斥之为舍本逐末、糊涂颠倒之见，并谕曰：从来文武两途，国家并重，而习其业者，必专心致志，不惑于他歧。夫国家设立营伍，原为折冲捍御之计。本业在武而注意于文，必致弁兵等相习成风，人材渐至于软弱，武备亦至废弛，岂整饬戎行之道乎？且与其设义学以课文，何如设义学以课武，尤为轻车熟路，易于有成也。至于各省驻防子弟通晓文艺者，原听其来京应试，以为进身之路。若准其在外就近乡试，则伊等各从其便，竞尚习文之名，而渐忘用武之实，将来更有何人可充驻防之选乎？在驻防应以武途为重，即如农工商贾，各专其业，然后可以收其效，此古今不易之理。奈何介在两途，其流弊必至两误。

二十二日（3月16日）

5 山东巡抚岳濬奏报元旦与正月初省城祥云捧日、各府瑞雪普降，河东总督王士俊亦称河南元旦得瑞雪。帝谕曰：从来天道人事之感应，捷于影响，督抚之优劣，关系雨旸之休咎，年谷之丰歉，历历不爽。朕论感召之理如此，亦

必该督抚实有善绩之可称，又有休征之足验。朕又必留心徐徐体察，不肯滥加恩奖也。假使将来不肖之督抚有因朕此旨而隐匿灾荒者，亦必不能欺朕之耳目，又或捏称祥瑞以冀幸邀嘉奖，使天下人谓天道之感应不足凭，则其获谴于神明者更大，尚何所逃罪乎？此即朕平日敬信天道、勤求民隐之诚意。

二十三日(3月17日)

6 命工部尚书巴泰协办内阁大学士事。

二十六日（3月20日）

7 贵州苗民起义勃发。

先是，鄂尔泰命张广泗开辟贵州苗疆，将古州、台拱、清江、丹江等处改土归流，派兵驻扎，以防苗民反抗。张广泗、哈元生等文武官因急于见功，一味屠戮，至于杀降。所降子女，竟行作践。地方平定后，对朝廷则巧图虚誉，对苗民则需索奸淫、横派夫役。苗民因凌虐不堪，愤急思乱，乃声言苗王出世，借助师巫降神作法，聚众思动。本年正二月间，朝廷派官“谕赏”，扰民更甚，苗民忍无可忍。本月中，古州苗民以“苗王”作号召，聚众八妹寨。师巫银红等往各寨联络，声言有“法水”可使官兵枪炮不响，以坚众心。官府闻讯，派兵三百赴王岭汛城弹压。至是，苗民集二万余人围攻王岭汛城，台拱、清江、丹江、古州等地苗民一时俱起，迅速蔓延于镇远、黎平、思州、石阡、铜仁、都匀、平越等七府，乃成燎原之势。苗民乌

利王及汉人张九万皆自称“苗王”，苗民阿正、阿仁、阿士等皆自称总督、将军，竖金龙旗，或领人数千，或集众数万，据险要，攻官兵城池营寨。三四月连破黄平、清平、清溪、余庆、凯里、重安等州县驿汛十五处，其文武官及汛兵或被杀，或自尽，或逃走。驻排扎地方官兵五百余人，除二十余人逃出外，全部被歼。湖广购铜银五万两及清江大炮四门被劫走。起义苗民乘势围攻镇远、八寨、清江、丹江、古州、台拱、都匀等处，威胁省会贵阳，逼近四川酉阳地区，各地文武官纷纷告急。四月间，贵州提督哈元生率兵进剿。闰四月，在扬老地方与苗民激战，五月间退守平越。事闻，命云南、两广、湖广分路出兵增援会剿。其三月初贵州古州总兵韩勋曾具折奏报事由：或因骚扰，或因恐吓，遂致激成事端，俱未可定。帝闻报批曰：已另有谕督抚、提督等，著严缉勒献，审明按律治罪外，其起事根由，务期确实查出，不得丝毫粉饰宽纵。又谕：著该督抚、提镇，剀切晓谕苗人，勿蹈前辙，致干剿除。并敕文武官弁，留心访察，严禁兵役骚扰恐吓等弊，以安苗界。〖2〗

至五月中，四省进剿贵州起义苗民之官兵已二万有余，乃授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仍管贵州提督事，命其调度各军，将起义苗民痛加剿除，务尽根株，不贻后患。其远寨逼胁附从各苗，有悔罪求抚者，皆令尽缴器械，然后准抚。倘敢抗违不缴，亦相机剿除。以求一劳永逸。月末，又命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户部尚书公爵庆复、礼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宪德、张照，及工部尚书徐本、

汉军都统李禧、甘国璧、仓场侍郎吕耀曾，俱办理苗疆事务。

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奏：台拱苗民不法，被扰居民逃避他处，该州县务须安插得宜，计口受食，运用仓谷库银赈恤，应派钦差大臣前往抚绥稽查。有旨乃命刑部尚书张照、左副都御史德希寿为抚绥苗疆大臣前往。

六月，因苗人仍盘踞山梁，以湖广提督董芳熟悉苗地情形，授为副将军，一切剿抚事宜与哈元生和衷协力，公同协力。又定会剿进兵路线：哈元生率滇黔兵一万数千名从上游进，董芳率湖广兵五千名从下游进，广西提督霍升等率两广兵从黎平一路进。〖3〗七月，张照抵贵州，倡分地分兵之议。因施秉为适中地，遂以其上为上游，用滇黔兵，专属哈元生；以其下为下游，用楚粤兵，专属董芳。于是进剿之兵纷纷调换，哈元生、董芳欲将村寨尽划上下界，文移辩论，致日久无功。苗人乘间复四出焚掠，清平、黄平、施秉间纷纷告急，官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张照本文臣，不知边事，既至黔，密奏改流非计，且致书哈元生，令其参劾鄂尔泰，而中外畏事大臣相率附和，遂谓前此苗疆不可辟，现时苗疆不可守，争归咎于鄂尔泰改土归流为非计。

会云南总督尹继善奏报剿苗军事，奉朱批云："此一番事，朕与鄂尔泰、汝等实无颜对被受害之灾黎也。"鄂尔泰以前功不成，乃上疏请罪，略言：黔省苗疆一案，系臣奏请料理，今台拱、九股诸苗肆行反复，扰累腹地。皆臣布置未妥，筹虑未周之所致，罪无可辞，深切愧愤。本

应亲赴苗疆，但疾病缠身，请罢斥大学士职任，削去伯爵，暂假调理。得旨：卿才品优长，忠诚任事，历任简用，未负朕恩。今已抱病虚羸，不能办事，恳请罢斥，情词皆实。著解大学士之任，削去伯爵，俾得专心调摄。随又谕众臣曰：古州苗疆一案，从前鄂尔泰以为必应征剿，彼时苗民相率向化，功成迅速，朕心嘉悦，特赐伯爵。乃平定未久，即数次蠢动，近则直入内地，焚劫黄平一带郡邑，居民受其扰害。朕询问情由，鄂尔泰亦以为出于意外，是从前经理本无定见，布置未协所致。则朕一时之轻率误信，亦无以自解。国家锡命之恩，有功则受，无功则辞，古今通义。大学士鄂尔泰著解任削爵，给假养病，其俸银俸米仍照旧支给。

苗疆改土归流事至此几致全局翻覆。

三月十八日（4月10日）

8 江南总督赵弘恩折奏江宁省城举行保甲事宜。雍正帝谕曰：编立保甲，先应审度地方之可行与否，有司之才力能行与否，毋得一味严急，勉强从事。前代论治术者动称社仓、保甲二事，然必须徐徐劝导，相机酌宜而行之。非如赌博、宰牛、私铸、盗匪等项，但当绳之以法者可比也。且立法之初，严似胜宽，而不知过严之弊，害亦随之。盖宽徐则奸宄虽暂得潜踪，而善良亦不致株连；严急则奸宄自无所容足，而善良斯不免扰累矣！总之为政以得人为要。用得其人，自能因地制宜，顺时敷教。若不得人，纵奇策神术，徒美听闻耳，于事何济？

二十四日（4月16日）

9 整饬广东武备。时广东设兵七万余名，岁费俸饷二百万两，然兵丁操演虽勤，怯懦实甚。有劫盗八人行抢客船，事主呼救，汛兵闭门不出者。更有行缉时被私盐贩打伤，抢去鸟枪、衣物者。因谕曰：国家设立兵丁，原以充缉盗安民之寄，广东为滨海岩疆，武备尤不应废弛。同一广东之人，为盗贼、私枭者则强悍无比；其食粮入伍者转怯懦不堪，皆由将弁选募时多凭兵家子弟亲戚夤缘充当，但取其应对娴熟、趋跄便捷；民间强壮勇敢之人及余丁中之勇健而质朴者，皆无由入选。以致营伍中习尚虚文，全无实济。著广东督抚提镇严饬所属，痛改从前陋习，募补强健，严加训练。

四月初四日（4月26日）

10 准科目出身选为知县而不胜任者改补教职。雍正帝谕内阁曰：县令为亲民之官，关系民生休戚最为切近，自古帝王慎重司牧之选。凡选用知县，类多举人、进士出身之人，而其中年老迂疏，不谙吏治者不少。朕念其攻苦寒窗，幸登科目，不忍遽令放废，于是定以改教之例。嗣后科目出身之员，若系拣选命往者，到任后不胜县令之任，准该督抚以教职题请改补。

初五日（4月27日）

11 以川省苗民久经向化，嗣后各属土司苗童有读书向上者，准与汉民文武童生一体考试，于各该学定额内凭文

去取。卷面不必分别汉苗。

十七日（5月9日）

12 停止广东开矿。先是，广东开矿一事，十数年来内外臣工奏请者甚多，然均未准行，盖恐矿工聚众为非，易聚难散之也。上年督抚鄂弥达、杨永斌又奏请开矿以资鼓铸，言之再三，经九卿确议准行。此后，复有数人条陈，极言其不应行。有旨命鄂弥达等再加斟酌，若稍有不妥，则鄂弥达、杨永斌之罪，不止于身家性命也。寻鄂、杨回奏：广东人众田少，矿产系天然之利，如立法严密，亦虞其滋事。且山场所出，使百姓增出无数金银，自然家给人足。但将来一有盗案即归罪于开采，经再三筹议，停止开采，实属安静。因谕曰：广东近年以来年谷顺成，米价平减，盗贼渐少，地方宁谧，与从前风景迥异。今若举行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查管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侥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此时正在计议之初，停止甚易，著该部即行文该省督抚，令其遵谕停止。〖4〗

闰四月初八日（5月29日）

13 先是，升任提督顺天学政吴应棻、江苏巡抚高其倬分别疏称，各该省均有多名妇女痛夫身故，慷慨捐躯，请予旌表，以维风化。下部核议。至是，礼部议覆，谓妇女激烈轻生，向经禁止，今应否旌表，请旨遵行。有旨曰：

凡烈妇轻生从死，昔年皇考曾降旨禁止，雍正六年（1728），朕又降旨晓谕至明且悉。然地方官未将从前谕旨剴切晓谕，乡曲愚民尚未深悉皇考与朕重惜民命之至意，以致民间妇女激烈捐躯者更多于前。嗣后不必概予旌表，以长闾阎愤激之风。

初十日(5月31日)

14 江南总督赵弘恩同安徽巡抚赵国麟折奏邪教头目治罪情形：宿州之探花、大刀二会，已将极恶之赵文龙等四人杖毙。寿州五岳会首领鲍文光已遵旨杖毙，附从者九人分别枷责。颍州罗汉会，倡首之杨会枷责。定远之抬天会、南陵之三乘会，正查究中。〖5〗

二十六日（6月16日）

15 不准改淤为田，以保漕运。河东总督王士俊奏称：山东东安湖，地势低于运河，其湖旁涸出之地，请分别开垦，以济民食。帝谕曰：山东运河之水，全赖诸湖停蓄，以资灌注。后因诸湖淤垫，附近居民侵占为田，以致水少不能济运，大有关于漕务。近年经悉心经理，始无水浅停舟之虑。王士俊所奏，乃为开垦起见。若贪田亩之有余，而不计湖水之不足，将来田多水少，漕运稽迟，则顾此失彼，未免轻重倒置，不可不慎之于始也。著交部议奏。寻议：运道深通，全赖诸湖蓄泄，即竭力疏浚，尚恐于淤垫，未便改淤为田，有妨济运。得旨：湖潴蓄泄，专为济运，开垦为田，甚属草率，王士俊所奏概不准行。

二十八日（6月18日）

16 与准噶尔议和划界。先是，雍正帝特遣使臣降旨宣谕准噶尔噶尔丹策凌，止息兵戈。至是，噶尔丹策凌遣使进表请和。因谕曰：览表不胜嘉许欣悦。朕轸念众生，将尔从前过愆悉行宽免。若果诚心修好，疆界不可不明设。谕定准噶尔与喀尔喀分界，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由索尔毕岭，下哈布达克、拜达克之中，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为界。自胡逊托辉至哈喇巴尔鲁克，悉作空闲之地。

二十九日（6月19日）

17 先是，各省秋审，不论案件多寡，皆于一日内草率定局，且有结彩设席，征歌演剧为乐者。至是，雍正帝有旨：嗣后各省秋审时，该督抚务率司道等官，敬谨周详，殚心办理，必使权衡不爽，情罪相符。向来并无限期，何妨多宽时日，安得视为虚文故套，轻忽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倘再有肆筵设席，仍蹈从前陋习者，必严加议处。

18 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奏：出兵准噶尔之西路军营、北路军营，除派兵驻防外，其余分批撤回。

五月十八日（7月8日）

19 海保等奉旨修葺杭州净慈寺，查勘估工需银七万余两，奏闻。有旨命另议。雍正帝批谕：岂有动七八万钱粮整修之理？大关舆论，使不得。应减可以将就者，另行定议具奏。〖6〗

二十五日（7月15日）

20 以工部尚书巴泰于部务因循推诿，视为局外，任意更改旧定章程，苍滑之习全未悛改，著予革职。因谕曰：凡内外臣工身膺职掌，务须殚精竭力，图报国恩，大小诸事悉心整顿，此人臣之常分。若但知洁己而不知奉公，国家亦安用此木偶为也。如果实心为国之人，便有错误，朕必原谅而保全之。如彼马齐、高其倬、魏廷珍、甘国璧等，非不能办事之人，乃习成巧术，自谓保身远害，藉为推卸之计，此风有妨于政治，无益于国家，况将来后进效尤，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二十八日（7月18日）

21 雍正帝以各处寺院斋田皆系历代寺僧募化，或地方善姓所施者，而不肖僧徒竟私行变卖，命地方官留意清查，凡典出田产，设法募化赎回，现有之斋田俱查明记档，不许售卖。将来有续置者亦载入册内。倘有仍前私相授受者，买卖双方一同治罪。

22 是月，破获三乘会与抬天会。

“三乘会”系安徽南陵县潘茂芳即潘千乘所创，因用糍粑供弥勒佛，人又称“糍粑教”。凡入其教者，皆起法名，并交“根基银子”三五钱不等。潘千乘故后，由其子潘玉衡继任教首，接续传教，并借念经治病，骗钱使用，诱奸妇女。江南总督赵弘恩以潘玉衡私习罗教惑众，诈骗钱财，诱奸妇女，伤风败俗等罪名，将其当堂杖毙。

斯时，安徽巡抚赵国麟亦奏报破获定远县之抬天会。抬天会系挑夫组成，本名“攒盘会”，因力大，故称“抬天”；又因说话锋利，结党凶横，人不敢争，又名“尖刀会”。破获后将其首领谢东升杖毙，从犯分别枷责。〖7〗

六月初二日（7月21日）

23 浙江海塘猝被风潮，塘堤坍塌者十之八九，竟达一万余丈。事闻，谕责在工官员副都统隆升、总督管巡抚事程元章及汪漋、张坦麟等怀挟私意，不知为国为民，又虐使民夫，克减石料工价，以致逃亡误工。旋将隆升等四人俱交部严察议处。命大学士朱轼前往浙江，总理海塘工程。一切工程事务，仍著隆升、程元章、汪漋、张坦麟等照前办理，俱听朱轼节制。大臣中有怀私龃龉者，文武官员有营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即行纠参。

初七日（7月26日）

24 谕命各省清查耗羡公费养廉银两。自雍正初山西巡抚诺岷请提解耗羡之法，各省次第效法，公事私用咸足取资。自是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然各省布政使中庸劣无识者，将此项银两视为无足重轻之物，或挪补借支，或任意费用。前任含糊交代，后任不便深求，督抚亦不查察。雍正帝以是特谕：在当日举行之初，朕原降旨，此事若善于奉行，则地方可受其益，倘奉行之不善，则地方转受其累。各省之能行与否，总听该督抚自为酌量，并未强其一例通行也。今览近日情形，恐渐有不妥之处，将来贻

人口实，则非朕准行之本意也。著户部先行查明各省公费、养廉银两，其有按年造册咨送，查核无差者，无庸清查外，其并未造册咨送，及虽有册籍而笼统开造者，其中必有不清之处。即勒定限期，令造清册送部查核。清查之法，应自该省议定公费养廉之年份起，至前任卸事之日止，将额征、公费完欠、杂支同余剩未给各数目按年归款。各官养廉，照依正署起止月日，应得分数，并扣除空缺，逐一彻底清查。其收数内，有拖欠未完者，分别可否著追。其支数内，有透动加增者，分别是否应给。现在各年应存银两，有无挪移亏缺，分析接受、催追著落完补，嗣后按年分析造册，随同奏销钱粮各册，咨送户部核销。如此，则各省存公银两可以渐次清理，各官收支亦必慎重，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二十三日(8月11日)

25 以进贡方物扰累民间，特谕曰：向闻各省采办贡物，常少给价值，使民间受累，视为畏途，如榆次不敢种好瓜、肃宁畏种好桃，传为话柄。因贡物而累及闾阎，万万不可。即或交与属员代办，而份值不敷，令其暗中赔补，是又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之巧术也。著将从前贡物减少一半。倘仍蹈旧辙，必将各省贡献之例，全行禁止。

二十四日(8月12日)

26 解送陕甘无业游民。署陕西总督刘于义疏言：肃州自军兴以来，运粮车夫等均系陕甘无业游民，流寓佣作以

为度日之计，不下万人。今大军凯旋，彼等无所事事，恐致流入匪类，请令沿途地方官给与口粮，派员弁解送回籍。下军机大臣议行。

27 谕准吕宋以谷易麦。福建提督王郡奏：吕宋国因麦收歉薄，附洋船载谷二千石、银二千两、海参七百斤，来厦门籴麦二三千石。查五谷不许出洋，律有明禁。经与督抚商酌，请旨钦定。因谕曰：国家所以禁谷不许出洋者，乃杜奸商、匪类暗生事端。若该国缺少米粮，以实情奏闻，朕尚酌量丰余以济之。今载谷易麦，更为情理当从。著转饬有司，均平粜籴，俾番船载回，以济其用。

七月初八日(8 月 25 日)

28 奉差贵州抚绥难民之刑部尚书张照、左副都御史德希寿抵湖南沅州，奏报苗疆起衅原因及现在情形：现今叛苗仍处处焚掠。生、熟各苗皆以山为家，志在抄掠，无意城池，即将民庐仓库尽行焚毁，一闻兵至，奔入山中，据险拒敌。思州、镇远二府仅玉屏一县无恙，其余村庄被烧杀百不存一。镇远一府仅余三村，余俱无存。被烧杀之民村，合计不下三四百。清江被围困已及数月。六月二十六日，送勅书之笔帖式过镇远，有三村难民误以楚省大兵已到，即日从镇远府城搬回复业，是夜三更，被苗民焚杀，三百余人不存一口，惟将少妇四五十人掳去。又奏：镇远、石阡二府大得团练之力，但巡抚元展成以钱粮难以开销，勒令裁减。黄平旧城土民团聚八百余人固守，苦于无食，哀恳吏目暂支仓粮救急，不允，于是众溃城陷。〖8〗

二十四日（9月10日）

29 授湖南总督迈柱为大学士，至京办事。调张广泗为湖广总督。以查郎阿为大学士，仍管理陕西总督印务。命史贻直回京。

二十八日（9月14日）

30 副将军、湖广提督董芳奏报贵州剿苗军情。略言：苗民变乱乃哈元生等酿成，现已蔓延数郡，荼毒生灵，为百年来未有之惨酷。现镇远、思州城内各有难民万余，清溪、玉屏城内各有难民二三千，楚省沅州等处盖棚给粮之难民共一万零九百余名。云南游击、守备率兵八百余、民夫千余，带粮五百石、骡马六十余匹，七月初八日行至凯里、鸡讲之老雅寨，被苗民阻截，守备以下被杀，粮、马、军器全被抢去，只逃出游击等二三百人。现思州、镇远、平越、都匀、黎平、石阡等府贼势纵横，稿贡、柳罗围攻甚急，清江、台拱被围未解，八寨、古州等处久经变乱。哈元生赏罚不明，调度乖方，以致将士莫不灰心。〖9〗

八月初四日（9月19日）

31 雍正帝谕责贵州巡抚元展成平时毫无筹画，临事又毫无觉察，贻误地方。遂以元展成赈恤灾民不力，革职留任。

初七日(9月22日)

32 直隶总督李卫奏报发现山西平定州“邪教”，称为“皇天教”，首领系该县之李福。其经卷有《黄婆经》、

《拯世破迷宝诰》等，教义宣称，将来必有大劫，不入教者不可免，入其教者则可达到乐土，传经卷者，亦可免水火刀兵之厄。其教徒众甚多，且藏有刀枪器械等兵器，并欲造反。

十八日（10月3日）

33 哈元生奏报官兵已将鸡讲、丹江、稿贡、台拱、柳罗、清江各处开通。帝谕：毋得姑息完事，凡造意勾引各寨，以及附逆抗拒诸苗，暨内地熟苗倡逆杀掠者，断难姑予招安。谕称“倘此时存姑息之见，或希图省事，草率完结，以致贻患于将来，惟于张照、哈元生是问”。

二十三日（10月8日）

34 雍正帝卒。

前二日，雍正帝不豫，然仍于圆明园照常办事。二十二日，仍不豫，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朝夕侍侧。戌刻，帝疾剧，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至寝宫，接受遗诏。至本日子时，帝病卒。〖10〗

【考异】《清世宗实录》与《起居注册》记载，雍正帝从病至死，前后不足三日，实际是二日，而且死前一天尚“办事如常”，没有辍朝的记载。这样最少有两点疑问，一是病程太短；二是对帝之疾病和死前症状记载简略，甚至缺佚，使人对胤禛的死亡原因产

生疑惑。由此推测，雍正帝必为暴亡无疑。那么，具体死因是什么呢？由于官方文书对此讳莫如深，因而民间众说纷纭。史学界大体有三种推测：一说雍正帝死于疾病；二说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三说雍正帝是被人刺杀的。

一是雍正帝死于疾病。此种说法源于官方和私人文献之记载，如前所说之实录、起居注，以及张廷玉《澄怀园自订年谱》等。但文献中没有关于雍正帝病因及症状之记载，对他暴死的情形亦未作解释。郑天挺在《清史简述》中据此认为“是中风死去的”，属于正常死亡。吴相湘亦持雍正帝寿终正寝说，他在《清宫秘谭》中说：世宗死后，其生前记册嘱咐放于梓宫内之古玩两件，遵旨放讫。如身遭横死，宫中将如何地慌张，哪里会记得这一小册中的小事呢？

二是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最早提到雍正帝之死与修炼丹药有关的，是金梁《清帝外纪·世宗崩》中之数语：“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其后，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对此作了一些论证，其根据有三：一为雍正帝早就对道家的药石感兴趣；二是雍正帝曾遍访术士养于宫中为其炼丹治病；三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便传谕驱逐宫内僧道。在百事待理之中，乾隆将此事视为当务之急，其中必有大故。随着清代档案的挖掘和研究，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最大。

三是雍正帝死于被刺杀。这是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其中一说是刺杀雍正帝的侠女，就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吕留良案发之后，满门抄斩，吕四娘幸免于难，决心报仇，立志“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吕四娘随大侠甘凤池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绝技。终于扮成宫女，混入宫中入侍，将雍正帝杀死，又割下了雍正帝的头。

对于此说，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经不起推敲。其理由有：一、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俱已严行拘禁，无有漏网者；二、吕氏孙辈悉数发遣宁古塔为奴，且圆明园戒备森严，吕四娘不可能混入宫中行刺；三、雍正帝被刺说的最有力证据《鄂尔泰传》和《鄂尔泰行略》中的有关记载亦多为臆测之词（见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与吕四娘刺杀雍正帝相类似的仇人刺杀雍正帝的传说，还有多种，有的史学家根据清人的记载和众多的传闻，细加分析，认为仇杀雍正一说，无论在思想准备上、感情基础上、条件积聚上、实施步骤上，都是应该而且可行的，此说更为可信，更合情合理。不然就无法解释张廷玉在雍正帝死前入见时的“惊骇欲绝”，也无从解释自雍正帝以后，妃嫔侍寝，须先脱去内衣，以长袍裹体，由宫监负入，又将外罩除去，裸体入御的惯例。因为据清宫人传说，这并不是为了贪图肉欲，而是防备裹挟凶器入内行刺。

另雍正帝死前，召受顾命大臣之人数，官私记载均多相似《实录》与《起居注》及张廷玉自撰年谱中均记有同受顾命诸臣多人，如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及内大臣等。惟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卷八《鄂尔泰行略》中记为：“八月二十三日夜，世宗升遐，召受顾命者，惟公一人。公恸哭，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紫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人惊公袴红湿，就视之，髀血涔涔下，方知仓促时为骡伤，虹溃未已，公竟不知也。”（亦见《碑传集》卷二二）其中“召受顾命者惟公一人”，所记不确。另将世宗升遐时间二十二日深夜、二十三日凌晨，即二十三日子时记为八月二十三日夜，亦不确。又记“公恸哭，捧遗诏入禁城，拥今上登极”，亦为夸张不实之处。特考辨指出之。

雍正帝（1678—1735），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三十二岁始封为雍亲王。四十五岁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终年五十有八。谥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葬直隶易县之"泰陵"。

是月二十七日，颁遗诏。遗诏曰："自古帝王统驭天下，必以敬天法祖为首务。而敬天法祖皆本于至诚，至诚之心不容一息有间，是以宵旰焦劳，无日不兢兢业业也。朕蒙皇考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绍登大宝。夙夜忧勤，深恐不克负荷，惟仰体圣祖之心以为心，仰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期使宗室天潢之内，人人品行端方；八旗根本之地，各各奉公守法；六卿喉舌之司纲纪整饬，百度维贞；封疆守土之臣大法小廉，万民乐业。十三年以来，竭虑殚心，朝乾夕惕。励精政治，不惮辛勤；训诫臣工，不辞谆复。虽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渐已肃清，人心渐臻良善，臣民遍德，遐迩恬熙，大有频书，嘉祥叠见。朕秉此至诚之心，孜孜罔释，虽至劳至苦，不敢以一息自怠。方冀图安保泰，久道化成，今朕躬不豫，奄弃臣民。在朕身生本无生，去来一如，但我皇考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至今日虽可自信无负，而志愿未竟，不无微憾。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1723）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满汉诸王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

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仰赖上天垂佑，列祖贻谋，当兹寰宇乂安，太平无事，必能与亿兆臣民共享安宁之福。

至于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

自今以后，实愿内外亲贤股肱大臣念朕朝乾夕惕之苦衷，仰答圣祖仁皇帝利益社稷苍生之诚念，各秉忠良，屏除恩怨，一心一德，仍如朕在位之时，共相辅弼，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则朕付托得人，追随列祖、皇考在天之灵，亦可不愧不怍矣。弘历仰承祖宗积累之厚，受朕训诲之深，与和亲王弘昼同气至亲，实为一体，尤当诚心友爱，休戚相关。亲正人，行正事，闻正言，勿为小人所诱，勿为邪说所惑。祖宗所遗之宗室宜亲，国家所用之贤良宜保，自然和气致祥，绵祖宗、社稷万年之庆矣！

庄亲王心地醇良，和平谨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

不至于错误。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实国家有用之材；但平日气体清弱，不耐劳瘁，倘遇大事，诸王大臣当体之，勿使伤损其身，若因此而损贤王之精神，不能为国家办理政务，则甚为可惜。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其应行仪制悉遵成典，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35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于圆明园恭捧帝御笔亲书密旨：“命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皇太子弘历奉大行皇帝黄舆自圆明园返回大内，命果亲王允礼掌紫禁城钥。进宫后，内侍将雍正元年（1723）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封函取下，捧至皇太子前，奉命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等齐人，始启封，跪阅。庄亲王允禄等恭宣大行皇帝遗命诏旨曰：“以弘历为皇太子，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36 遵雍正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以鄂尔泰系因病解任调理，今既辅政，著复任。

37 命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以大学士、现管江南总河事务嵇曾筠即赴浙江，总理海塘工程。旋命朱轼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二十四日（10月9日）

38 调刑部尚书张照回京，以湖广总督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谕令速往办理。以大学士迈柱暂署湖广总督印务。

二十五日（10月10日）

39 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司道等官：所有折奏，蒙奉皇考朱批者，俱著恭缴。虽批“朕安”一二字者，亦不可隐匿。如违，照隐匿制诏例，从重治罪。

40 谕内监等：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

41 将宫内僧道逐回本籍，并命都统莽鹄立传谕曰：皇考万机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寻又命传旨晓谕：今陆续将宫中僧人散出于外，其间品行不一，难保无借端生事之人，如昔年世祖章皇帝时，木陈忞大有名望，深被恩礼，而其所著《北游集》，则狂悖乖谬之语甚多，至其夸张恩遇处，尤为庸鄙。又玉琳国

师弟子骨岩行峰著《侍香纪略》一书，更为诞妄荒唐，供人喷饭，已蒙皇考特降严旨，查出销毁。此中外所共知者，前事可鉴，朕不得不留心申饬。著该部传旨通行晓谕，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理应感戴皇考指迷接引之深恩，放倒身心，努力参究，方不负圣慈期望之至意。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此等之人，在国典则为匪类，在佛教则为罪人，其过犯不与平人等。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又密寄信与各省督抚：凡从林寺庙中，除敕赐御书、匾额、对联、碑文外。若有世祖、圣祖、皇考批谕字迹及伊等钞录稿本，与僧人所刻语录，如《北游集》、《侍香纪略》、《帝王明道录》等书，干涉时事，捏造言词，夸耀恩遇，有一字关系世祖、圣祖、皇考者，无论刻本写本，悉行查出，密封送部，请旨销毁，不得私藏片纸。

二十六日(10月11日)

42 命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军机大臣传谕西北两路将军：准噶尔虽经奏请遣使议和，但定界之事，尚未完结，不可遽谓和好。今遭皇考大事，准噶尔闻知，又生别心，亦未可定。两路大兵，尚宜防范，断不可疏忽。著查郎阿仍暂掌大将军印，驻扎肃州，不必请谒梓宫。其北路大将军平郡王等处，亦著密行移知，令伊等将军前一切事务，公同一意酌量办理，务令豫备妥协，坚固防守。

43 又命传谕办理苗疆事务将军哈元生等：目前紧要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而剿抚贼众，总在

领兵将帅，合志和衷，方为有益。寻复谕责哈元生：数月以来，并无寸效，诸多可虞。哈元生是何料理，是何肺肝？若仍不痛自悔恨，速清内地，底定新疆，或复怀挟私心，欲将就完事，不特贻误军机，罪有应得，而背负皇考之深恩，其罪滋重，尤难以姑宽矣。

三十日(10月15日)

44 命仍循旧例密折奏事，略曰：我皇考十三年来广采群言，以资治理，自督抚提镇，外如学政、巡察、藩臬二司及出差官员等，俱准其具折陈奏事件。既可以周知在外之情形，又可以随时批示训诲，以增长臣工之识见《朱批谕旨》一书乃千古所罕见者。朕以冲龄继登大位，自知敷治宣猷，不能及皇考之万一，况从前读书宫中，于外事总未经历。今初理大政，正当广为咨诹，以补见闻之所不及。其从前何等官员准其奏事，或有特旨令其奏事，俱著照前折奏。

寻北路参赞大臣、内大臣钦拜以密奏不合政体奏言：臣闻致治在乎求言，求言期于闻过。与其遍求诸有官守之人，不如专求诸有言责之人。而欲收开言路之益，宜先除开言路之弊。夫开言路何弊之有？告密是也。密奏之例，小人以此谗害君子，小臣以此摇动大臣。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请自今除军机处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宫阃，指斥乘舆，如唐魏徵之于太宗，后人美魏徵之能谏，未尝不美太宗之能容。君于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

人皆仰之。安用密为哉？至于有言责者，台谏而已。内而六卿，外而督抚提镇，皆有官守，所条陈者，任内之事，所举劾者，属下之官。惟六科、十三道，职衔虽有部省之分，而天下之事，皆得条陈，天下之官，皆得举劾。臣愚以为，言路仍当责成于科、道。何以责成？一曰严不言之罚，一曰恕妄言之罪。既立台谏劝惩之法，又当除文字忌讳之禁。臣请自今表奏及乡会试出题，皆不拘忌讳。伫见言路大开，且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无忌讳之朝，岂不盛哉？盖密奏之门不闭，则告讦之风不止；忌讳之禁不除，则忠直之情难见。且近日藩臬道府皆得折奏，将见道府得侵藩臬之权，藩臬得侵督抚之权，是皆有害于政体。而为言路之梗言者虽多，公忠绝少。我皇上天日之照，知必久悉其情，而思所以廓清之也。奏入，留中。〖11〗

钦拜此折，乃谢济世在戍所代为起草也。明年春，平郡王福彭入觐，乾隆帝首赞钦折曰："钦拜有古大臣风。"王以实对，帝顾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12〗

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

45 皇太子弘历即皇帝位于太和殿。升座，王以下文武各官，朝鲜等国使臣，进表行庆贺礼。不宣表，不作乐，诏示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恩诏》凡二十六款，大要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护军、披甲入、炮手、步军各赏一月钱粮；增会试中额；乡试大省加三十名，中省加二十名，小省加十名；各府州县入学额数，大学加七名，中学加五名，小学加三名；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

该部查明具奏，候旨豁免；八旗及内务府，并五旗包衣人等，凡侵贪挪移应追银两，实系本人家产尽绝者，一概豁免。《恩诏》内赦款虽多，但以奴仆告家主之案，名分攸关，一概不准援恩诏赦免。其嗣后遇有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例重治其罪。永著为令。

乾隆帝，名弘历，爱新觉罗氏，雍正帝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康熙五十一年（1711）八月十三日子时出生于雍亲王府（日后改名雍和宫）。自六龄就学，受书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课必兼治，进业日勤。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暮春，随父雍亲王谒见皇祖康熙帝于圆明园牡丹台（后易名“镂月开云”）。时弘历年十二，身材颀长，发音铿洪，举步凝重，嶷然拔萃，康熙帝见而钟爱之，旋命养育宫中。其年秋，随侍皇祖巡避暑山庄，从狝木兰，入永安莽喀围场，命侍卫引射熊，取初围获得熊兆。甫上马，熊突起，康熙帝御枪殪之。事毕，入武帐，顾语温惠皇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余。”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帝御乾清宫，密书皇四子弘历之名，缄藏正大光明匾额后——此秘密立储制之始也。五年（1727），娶富察氏为嫡福晋。十一年（1733）受封和硕宝亲王。迨黔苗有兵事，奉皇父命，综理军机，咨决大计。维时从师左都御史朱轼、侍郎蔡新及翰林福敏，日后追述于福先生“吾得学之基”，于朱先生“吾得学之体”，于蔡先生“吾得学之用”。〖13〗

【考异】乾隆诞生地有京师雍和宫与承德避暑山庄狮子园两种说法。

《清高宗实录》卷一开篇即言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乾隆帝亦多次自言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帝礼佛雍和宫，曾赋诗《人日雍和宫瞻礼》，结句“设以古希有二论，斯之吾亦始成人”下有双行小注云：“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八五）。乾隆五十四年御制《新正雍和宫瞻礼》诗：“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句下双行小注云：“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养育宫中。”（《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五集》卷四四）乾隆御制雍和宫诗及诗注，堪称诞生地“雍和宫说”之铁证。

然乾隆帝尚未辞世，即有“避暑山庄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的异说。管世铭《扈跸秋狩纪事三十四首》之四云：“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诗后作者自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雍正）忌辰临驻。”（《韫山堂诗集》卷一五）管世铭，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五十一年以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六十年改御史，经大学士阿桂奏留军机处，嘉庆三年十一月先乾隆帝而卒，所著《韫山堂诗集》旋即镌版行世。

相信并传述“避暑山庄狮子园说”者，非管世铭一人，乾隆身居太上皇时，嗣皇帝嘉庆亦于御制诗章屡屡言及“皇父”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嘉庆八年经嘉庆帝同意刊布的《（嘉庆）御制诗初集》卷六所载嘉庆元年乾隆帝首次以太上皇身份在避暑山庄过万万寿节时，嗣皇帝颙琰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

题赋诗一首，首句“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下，双行小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六）翌年，太上皇再度临幸山庄，八月十三日嗣皇帝仍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题，将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他在“合万方欢群爱敬，以天下养式仪型”句下双行小注云：“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跃龙兴庆，集瑞钟祥。”（《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一四）诗注所谓“都福之庭”，盖指康熙时所赐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避暑山庄狮子园，以其为万福所汇的潜龙之邸，故称“都福之庭”。这至少可以证明，包括当今天子在内，君臣上下普遍对“狮子园说”确信无疑。

不过，日后嘉庆帝还是决定放弃“避暑山庄狮子园说”而改从“雍和宫说”。英和《恩福堂笔记》云：高宗纯皇帝诞生于雍和宫，或相传为狮子园，然前于丁丑岁（嘉庆十二年）《实录》馆进呈《圣训》首载“诞圣”一条，仁庙（嘉庆帝）即以为疑，饬馆臣查覆。经刘金门少宰凤诰奏，本圣制《雍和宫》诗，将圣集夹签进呈，上意始解。而圣制诗注谓“余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则知“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恩福堂笔记》卷上）。英和，内务府世家出身，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参与高宗《实录》及《圣训》的纂修。由此可知，嘉庆帝最后认定《雍和宫说》在嘉庆十二年，时馆臣进呈《清高宗（乾隆）圣训》稿，经刘凤诰举出《高宗御制诗集》为证，始放弃“狮子园说”。然而嘉庆帝并未将嘉庆八年版御制诗集查缴销毁（直至光绪五年版《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六诗注始改为“康熙辛卯年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瑞启苍符，山征人寿”卷一四诗注则改为“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而山庄之建亦适成于是岁，瑞应祥征，默孚宝祚”），宫廷内外高宗乾隆帝诞生于狮子园之“讹

传”亦未能全面澄清，因而终于引发了道光帝即位之初的《遗诏》事件。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帝猝然崩逝于承德避暑山庄，所颁《遗诏》末有皇父（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之语。九月新即位之道光帝饬谕《遗诏》将皇祖诞生于雍和宫错写为避暑山庄，令随扈热河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明白回奏！托津等覆奏，高宗降生于避暑山庄，系根据大行皇帝《御制诗初集》第六、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之诗注，至《高宗实录》及《高宗御制诗》，则未经恭阅。有旨责其“实属巧辩”，遂将托津、戴均元逐出军机，卢荫溥、文孚降级留值军机处。道光帝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所降谕旨皆用明发，乾隆“降生避暑山庄”遂尽为人知。《遗诏》风波表明，迟至嘉庆末年，秉持枢机之大臣等仍坚信所谓“避暑山庄狮子园说”，其他人更无论矣。

总之，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之说讹传已久，其间虽以此一再引发政潮，但究以“雍和宫说”为人所信服，盖乾隆帝屡屡自言生于雍和宫，是为不可移易之铁案也。兹从“雍和宫说”。

初七日(10 月 22 日)

46 乾隆帝即位即将办理苗疆事务尚书张照召回，以张广泗代之。张照回京后陈奏各件内，忽云弃置苗疆，忽云痛剿。乾隆帝览奏斥其巧言揣度，有意迎合，仍是两歧之见。特命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军务王大臣传旨严行申饬，并将此旨抄录寄与张广泗阅看，命张广泗持平办理。略曰：苗疆从前原系鄂尔泰独任其事，后来逆苗煽动。张照在京时，见皇考申饬大学士鄂尔泰，因其向来料理原未

尽善也。继有解任之旨，而张照遂以私意揣度，每次陈奏，过甚其词，不知鄂尔泰之解任，原因其以病陈请，即削去伯爵，亦伊自行恳辞者。及解任之后，仍荷天恩眷注，赐俸、赐参，倍极优渥。使张照闻知，未必有今日之奏也。今朕用鄂尔泰为大学士，又总理事务，张广泗又不可以为新主之所重待，而有迎合之心。至于弃置新疆之说，皇考偶向朕与王大臣等商及，以为从前原不应办理，非谓目下也。比时询谋佥同，力奏其不可，张照即在与议之列，皇考深以为然。今张照以为密奉弃置之谕旨，且将此转告哈元生，错谬已极！可令张广泗传谕哈元生知之。

寻授湖广总督张广泗苗疆经略，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其节制调遣。张广泗受命即奏：奉旨总理苗疆事务，即日赴黔，悉心办理剿抚事宜。得旨："如此办理，朕深庆苗疆之不难指日底定也。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从前皇考宵旰焦劳，今旷日持久尚无头绪，朕心倍切忧虑。张照行事乖张，哈元生、董芳又各持意见，不能和衷共济。是以命卿为经略，总统军务，一切惟卿是赖。凡有应举应劾之处，秉公行之，勿避嫌疑，勿辞劳怨。应与尹继善相商者，行文商酌，务期早奏肤功，又安黎庶，为地方久远之计，以报皇考之恩，以副朕心之望。勉之！"

十五日(10月30日)

47 乾隆帝谕禁陈奏祥瑞。略曰：治天下之道，惟在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政绩澄清，黎民康阜。斯实为国家祥

瑞之明效大验，而不徒在云气物产之菁华也。朕缵绪之初，仔肩伊始，深恐未能继述万一，岂能遽召嘉祥？惟当与中外诸臣以实政实心，保守承平大业，时深乾惕，日凛几康。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

十八日（11月2日）

48 江苏金匮（今无锡市）地方税口被民众捣毁。先是，雍正十一年（1733），管理浒墅关务之织造海保网利殃民，于九里河、麻塘桥、陆墅河、王庄河、羊尖、北阁等河桥之处添栅十余座，建立栅房，遍置官役。民舟过此，不分往来上下，出境不出境，俱需索讹诈，刁难留滞，抢夺货物，民衔恨切骨。迨乾隆御极，恩诏屡降，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姓欢呼，皆以为诸税口栅房必撤。会海保九月十五日起身赴京，乡民遂于是日不约而同拥进税房，将南角、黄庄、羊尖等五处水栅房屋拆毁，巡船焚烧，并打伤家人、巡役。苏州巡抚高其倬一面严督拿犯，一面缮折奏闻。乾隆帝批谕："土棍妄行，大干法纪，若再不能拿获重惩，汝不能辞纵盗之大谴。且高其倬之柔奸，皇考能姑容之，朕不能姑容也。勉之，戒之！"海保则奏称此案系该处生监、地棍积惯包揽漏课，平时嗔畏稽查，一旦泄忿逞恶。乾隆帝是之，以致办理此案波及多人，破累不可数计。〖14〗

十九日(11月3日)

49 命廷臣轮班条奏。该谕略曰：我皇考圣明天纵，时令在廷臣工条奏事件。凡有敷陈当理、裨益庶政者，立见施行。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允宜恪遵皇考开诚布公之旧典，令在京满汉文武诸臣，仍照旧例，轮班条奏。其各抒所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小心慎密，不得互相商榷，及私为指授。如此，则朕采择有资，既可为万机之助，而条奏之人，其识见心胸，朕亦可观其大略矣。迨年末，以其中固有通达治体，可以见诸施行之事，而胸无确见真知，因迫于班次已届，勉强凑合支赘成篇者，亦复不少。命自后不必拘定班次，倘有所见随时陈奏。

50 命在京官员大学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各将平日深知灼见之人，品行端方，而才可办事者，不拘品级资格，或现任职官，或放废闲员，俱准据实保举，密封奏闻。

二十二日(11月4日)

51 以西北两路之兵大半减撤，命裁撤户部军需房。据总理事务兼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果亲王允礼、张廷玉等奏：雍正七年（1729）派拨官兵，前往西北两路出征，一切军务，事关机密，经户部设立军需房，拣选司官、笔帖式、书吏专办，惟总理户部事务怡贤亲王同户部堂官一二人管理。今西北两路之兵已大半减撤，非军兴之初机密可比。所有一切案件俱关帑项，应请旨敕令户部堂官公同办理，庶钱粮得以慎重，案件不致迟延。为此谨奏请旨。奉旨：

“依议。尤当慎密办理。”〖15〗

【考异】叶凤毛著《内阁小志》云：“时西北两路出师征策妄，户部别立军需房，司官翁藻主之。”是为最早披露军需房之非官方史料；然叶凤毛未确言军需房建立年代。嗣后赵翼记“军机处”述及军需房曰：“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傍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亦浑言“雍正年间”。至户部军需房于何时裁撤，则史无明文。

今据允礼、张廷玉、海望密折：“雍正柒年派拨官兵，前往西北两路出征，一切军务，事关机密，经户部设立军需房”，可以考定户部军需房正式建立于雍正七年。今人李宗侗则据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谕：“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清世宗实录》卷八二），雍正九年四月初八日谕：“即以西陲用兵之事言之，北路军需交与怡贤亲王等办理，西路军需交与大将军岳钟琪办理，皆定议于雍正四年者”（《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推定雍正四年下半年为“军需房成立的最始年月”（李宗侗《办理军机处略考》，载《幼狮学报》一卷二期）。而事实是：允祥、张廷玉、蒋廷锡奉旨密办军需确始于雍正四年，军需房的设立亦可溯源于此时。但雍正七年六月前允祥等密办军需一事尚不为外间所知，故雍正帝言称“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经理数年，而内外臣民并不知国家将有用兵之举”（《清世宗实录》卷八二、一百五）。至雍正七年中，西北两路大军出师在即，原本绝密之怡亲王等密办军需之事始由雍正帝以谕旨宣知部分大臣，是时始正式设立户部军需

房，仍由怡亲王允祥“同户部堂官一二人”（盖张廷玉、蒋廷锡）管理。所以言“正式设立”，一则自是“拣选司官，笔帖式、书吏专办”（即叶凤毛所言之“司官翁藻”等），二则自是因需动用民力，不得不由户部别立军需房，诚如雍正谕旨所言：（西北两路密办军需）皆定议于雍正四年者，王大臣等密奉指示，一丝一粟，皆用公帑制备，纤毫不取给于民间。及至雍正七年，大兵将发，飞刍挽粟，始有动用民力之时，朕敕令地方有司，照数给与脚价，严禁克扣（《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简言之，户部军需房虽渊源有自，但正式设立应定为雍正七年。

至户部军需房裁撤时间，赵志强《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载《历史档案》1990 年 4 期）一文提及：“目前，对户部军需房的了解相当贫乏，户部军需房在雍正朝以后究竟如何，更鲜为人知。有一种意见认为，户部军需房于雍正末年裁撤，不过并未能用档案史料加以证明。”兹据果亲王允礼等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密折：“今西北两路之兵已大半减撤，非军兴之初机密可比，所有一切案件俱关帑项，应请旨敕令户部堂官公同办理”，及乾隆帝批谕：“依议，尤当慎密办理”，可知当初户部别立军需房的必要性既不复存在，经允礼等奏准，户部堂官自当按常例处理一切案件，故虽未明言裁撤，实已无形裁撤。

二十三日(11 月 7 日)

52 命僧众仍给度牒。历代僧人披剃，有给与度牒之例。顺治八年（1651）停其纳银，然仍给度牒。迨康熙初年，并停发度牒。至是，以近日锱流太众，品类混淆，各省僧众，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而愚下无赖之人，游手聚

食，且有获罪逃匿者，窜迹其中。是以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特命礼部仍行颁发度牒给在京及各省僧纲司等。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须给度牒，方准披剃。

寻命甄别僧道。该谕略曰：今僧之中，有号为“应付”者，各分房头，世守田宅，饮酒食肉，并无顾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著直省督抚饬各州县，按籍稽查。除名山古刹，收接十方丛林，及虽在城市，而愿受度牒，遵守戒律，开户清修者不问外，其余房头应付僧、火居道士，皆集众面问，愿还俗者听之，愿守寺院者亦听之。但身领度牒，不得招受生徒。所有赀产，如何量给还俗，及守寺院者，为衣食计，其余归公，留为地方养济穷民之用，并道士亦给度牒之法，该部详细妥议具奏。

53 命再免民欠。各省民欠钱粮，十年以上者，已于《恩诏》内概予蠲免。至是特再行降旨，命于《恩诏》外，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一并豁免。从前江南民欠钱粮内，有官侵、吏蚀二项，亦照民欠例宽免。

二十六日(11 月 10 日)

54 大学士马齐年老乞休。得旨：“卿年八旬有余，效力多年，著原品休致。”

二十七日(11 月 11 日)

55 召署河东监政孙嘉淦到京，以侍郎用。调原任按察使魏定国、乔学君，原任御史谢济世，到京引见。命方苞在南书房行走。

56 是月，漕运总督顾琮奏请蠲免江南苏、松二府浮粮，又请禁关税盈余逐年加增陋习。得旨："所奏浮粮、关税二件，甚属可嘉。汝未陈奏之先，朕早已洞悉，敕交王大臣密议。因国家经费须当量入为出，通盘计算，兼之求治不可太速，一时未可轻举。然汝奏与朕意吻合。朕甚忻悦览焉。"

十月初二日(11 月 15 日)

57 申禁各省贡献。该谕略曰：朕前降旨，三年之内不准各省督抚进献土产。俟三年之后，朕再降旨。此贡献之物，岂能自备于家而不取资于民力乎？是朕多受一次贡献，即诸臣多费一次经营；诸臣多费一次经营，即百姓多费一次供应。朕实不忍以无益之方物，重烦吾民也。

58 禁在任守制。该谕略曰：往者道府以上要缺，间有督抚保题在任守制，而特旨从之者，其后遂习为故常，并及州县微员。其中有平日督抚所亲信而欲留者，有竟自愿留者，有多方营求以得之者，而不得者且用为耻。夫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使其人本仁孝，而强夺其情，则傀然不能终日，必至怆恍昏迷，废弛公事；若以为安，则忍戾贪冒之人也，国家安所用之，而所治士民，亦安能服其政

教乎？自后必其地其任其事其时，决不可少是人，而无能相代者，乃准保题，以凭核夺，余俱停止。永著为例。

初五日（11月18日）

59 乾隆帝上皇太后尊号曰“崇庆皇太后”。

皇太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四品典仪凌柱之女。康熙四十三年（1704）赐侍世宗藩邸，为“格格”，五十年（1711）生皇四子弘历。〖16〗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弘历遵皇考遗命甫承大统，即尊“妃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17〗。至是上尊号。

【考异】近世以来有关乾隆生母的传闻异说纷然杂出，晚清诗人、学者王闿运《湘绮楼文集·今列女传》云：“孝圣宪皇后，纯皇帝（乾隆）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辄大售，市人敬焉。十三岁入京师，值中外姊妹当选入宫，随往观之，门者初以为在籍中，既而引见，十人为列，始觉之。主者惧，遣令入末班。孝圣容体端硕，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即世宗宪皇帝王宫也。宪皇帝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先奉妃命，旦夕服侍维谨，近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王闿运所述乾隆生母家世与《玉牒》及官书所载颇多异辞，而所谓乾隆母家原居承德且贫寒云云，则逐渐衍化出乾隆生母乃避暑山庄之李姓宫女。

承德避暑山庄内有“草房”一座，传说甚有来历。《胡适的日记》载有热河行宫一个老宫役所讲一段轶事：“乾隆帝之生母

为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业。时方选秀女，临时缺一名，遂把他列入充数。后来太子（雍正帝）病重，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衣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遂和他有关系。他后来在一个茅蓬内生一子，即乾隆帝也。后来乾隆帝就在产生之地作此茅屋，留为纪念。”（《胡适的日记》下册303—304页，1922年4月2日）胡适所述乾隆生母乃侍女，而乾隆竟诞生于避暑山庄内一所“茅屋”的故事，留有王闿运笔下“孝圣宪皇后”的明显印记，但这一传闻的演变很快出现了全新的情节。

1944年5月1日出版的《古今文史》半月刊载周黎庵所作《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引据逊清遗老冒鹤亭之说：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雍正在潜邸时，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宰而饮其血，鹿血奇热，功在壮阳，而秋狩日子不携妃从，一时躁急不克自持，适行宫有汉宫女李氏，奇丑，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几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时为冬初，翌岁重来，腹中一块肉已将坠地矣，经康熙诘讯，种玉者乃“四阿哥”也。迨临产，遂指一草舍令入，十全功德大皇帝乾隆即诞生于此。庄练（苏同炳）认为：“冒鹤亭因为曾在热河都统署中作幕宾之故，得闻热河行宫之人所传述之乾隆出生秘辛如此，实在大可以发正史之隐讳。”（《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十全五福乾隆帝》）庄练进而引证《清圣祖实录》、《热河志》及管世铭《韫山堂诗集·扈跸秋狩纪事诗》等有关史料，以为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李姓宫女这一传闻之佐证（俱见《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十全五福乾隆帝》）。高阳（许晏骈）赞同庄练考证的结论，称“高宗生母为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宫女李氏，经我友苏同炳兄考定不虚，正

面的证据，当然不会有了”，他又从另一角度考证出“世宗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并非高宗的生母”。证据之一是孝圣宪皇后出身满洲八大贵族钮祜禄氏，如确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依《清会典》不应不封侧福晋；证据之二是乾隆历次上皇太后尊号、徽号册文中，始终未见“诞育”二字（详见《清朝的皇帝》二册七《高宗》）。至是，由王闿运发其端绪，经百数十年辗转传述，“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宫女李氏”这一与清官方之说截然对立的创见，终于通过庄练、高阳严密论证而具有了学术地位。

依据野史传闻揭发官书正史之隐讳，本治史一途；但须确凿证据，论证合理。高阳所举《清会典》亲王可请封侧福晋四位的规定，是乾隆七年以后的定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七，“乾隆七年议准：亲王侧福晋四位”）。且封侧福晋也不尽如高阳所说“以生有子女者为限”，而雍邸格格生有子嗣未封侧福晋者还有耿氏和宋氏，不单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一人（《清皇室四谱》卷二）。高阳所举乾隆上皇太后尊号、徽号册文中从无“诞育”二字，也与事实不符。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所上圣母皇太后尊号、徽号册文中说“鞠眇躬而备笃母仪”，的确未有“诞育”字样，但翌日颁诏天下《诏书》中即明明白白地说钮祜禄氏“诞育藐躬”（《清高宗实录》卷八，30 页）。此后，在加上皇太后徽号册文，以及布告天下的《诏书》中屡屡提到“藐躬诞育，备荷恩勤”，“恩勤备至，生成荷鞠之劳”，“荷生成之大德”（《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三百七十）。

至庄练的举证。管世铭《韫山堂诗集·扈跸秋狩纪事诗》及诗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并未涉及乾隆生母为何人，因此只能作为乾隆降生狮子园的佐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七载

“康熙五十年七月，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赴热河请安”，也很难作为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宫宫女李氏的“有力之旁证”。这些无须多说。至庄练所说《热河志》有关狮子园的记载竟有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草房”，则不能不说是清苑囿体制上的奇事，倒有必要加以辨析。清代离宫别院中举凡殿堂轩馆、亭台楼榭、山水林泉，以至奇花异木，无不锡以嘉名，如有例外，那就是避暑山庄狮子园中的一景——“草房”。庄练就此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按“草房”不过茅屋三间，雍正居藩邸时曾亲笔题名“草房”，所以乾隆后来说：“（狮子）园中山房一区，皇考昔以‘草房’额之”（《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五集》卷九）。乾隆即位后，于乾隆六年首举秋狝大典时，曾去狮子园一游，后以之分赐六弟、果亲王弘瞻。乾隆三十年弘瞻卒，翌年有旨命重葺狮子园，“草房”亦整修一新（《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三集》卷六十、六八）。自是每次进哨木兰前，必往狮子园游览，而每次亦必往“草房”小憩，并赋诗以志其事。照乾隆自己解释，皇父雍正之所以于山岩之上留一草屋，不外“缀景”与“示俭”两重涵义，是以数以十记的《草房》诗俱以此为主题。“草房”虽粗陋，但既经雍正题额，且寓有“朴敦俭示”的深意，乾隆又屡屡临幸吟咏《热河志》中将“草房”列入狮子园的房屋记载中，也是一件看似可疑、但又合乎情理之事。庄练据此而断定“草房”即当年乾隆诞生的“草厩”，尚嫌根据薄弱。

要之，清官书所载乾隆皇帝的生母是世宗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宜视为信史。

初六日(11月19日)

60 严禁地方官匿灾。该谕略曰：督抚身任封疆重寄，奏报收成分数，乃关系地方民命，必确实无欺，始得议行蠲赈，以苏民困。朕平日留心此事，见各省陈报收成分数，或有只据一方丰收数目为定，雨水过多之处，以高阜所收为准。亢旱时有之年，以低下所获为准。并不分析某处丰收，某处歉获。其意只图粉饰，以邀感召和气之名。而不知即此一念欺罔，已为获罪于民、获罪于君，而获罪于天矣。嗣后务各警醒，所奏报各地方收获分数，不得丝毫假饰，以干重戾。

61 又谕禁地方官讳盗，略曰：地方督抚更有存心狡诡，弋取宁谧美名，不恤民生之失所，转喻意属员，使之弥缝盗案。而地方官禀承其意，每于踏看时，穷诘事主，钩致隐微，或诬以家贼，或坐以妄报，使失事之家，不得不恳求销案。是不惟受盗劫之惨，而更遭官刑之辱。但有一二案如此，则呈报被盗之累，通省皆知，人各惴惧，吞忍不报。终岁之间，名为无盗，而不知纵盗殃民，使继起者横行无所忌。嗣后地方官匿盗者，必从重处分。

初八日(11月21日)

62 阿其那、塞思黑虽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圣祖仁皇帝之支派，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则将来子孙，与庶民无异。命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详议具奏。寻给与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红带，收入《玉牒》。

63 乾隆帝密令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解京，

其嫡属，交与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该谕略曰：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是年十二月，命照法司所拟，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并停止各省讲解《大义觉迷录》，其颁发原书，著该督抚汇送礼部。

初九日（11月22日）

64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当因时更化，宽严得中，略曰：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然后政和事理，俾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此则诸臣赞助之功也。倘不能如是，

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

初十日(11月23日)

65 禁虚报开垦。

先是，协办总理事务大学士朱轼条陈速罢河南开垦，略言：河南地势平衍，其民秉性醇朴，勤于力穑，自来无寸土不耕，不耕者大都斥卤砂碛之区耳。臣闻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邑之中，有报开数顷、十数顷至数十顷者，积算无虑数千百顷。细加访闻，始知所谓开垦者，并非实有可耕之地，不过督臣授意地方官欲其多报开垦。于是各属迎合上司，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上司，据其册籍，按其数目，报多者超迁议叙，报少者严批申饬，或别寻事故，挂之弹章。地方官畏其权势，冀得欢心，讵恤日后官民受累，以致报垦者纷纷。其实所报之地，非河滩砂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处，甚至坟茔之侧，亦指为膴膴之周原，村落之墟，尽可作畇畇之南亩。又河堤所在，当留余步，古人所谓不与水争利者此也，一旦开以阡陌，垦以犁锄，于河防亦所未便。臣所以灼然知其不可也，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若数年之后，按亩升科，指斥卤为膏腴，勘石田以上税，小民将有鬻儿卖女以应输将者。不识任事之人何以待之？〖18〗

至是，降旨禁虚报开垦，略曰：朕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

之。经朕访查，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嗣后各该督抚若不痛洗积弊，仍蹈前辙，必从重处分，不稍姑贷。

66 谕命预筹边备。上年以准噶尔来使议和，雍正帝命北路大兵撤驻鄂尔坤。至是，乾隆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朕意以为和与不和，总无关系，惟在我筹办协宜，筹集久远耳。盖大兵之兴，原欲保护喀尔喀等，若旷日持久，既于喀尔喀等无益，且糜费国帑，劳瘁兵力，非国家之长计远虑。当量其近边要害之地以镇守之。纵使准噶尔复萌侵扰喀尔喀之意，但越阿尔台岭，远行数千里，岂能获利？且其外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构难，设全力深入我境，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然在我惟当严为之备，以使边境永固。

十一日(11月24日)

67 训谕内务府总管太监等：嗣后尔等太监各宜凛遵制度，恪守名分。如遇奉宣谕旨之时，朝廷自有仪制。设有严饬之旨，自宜庄严传宣，不可稍顾情面。而寻常以公事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纵，以失尊卑大体。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之人父母，若太监等有詈入父母者，许被詈之人，即行重责。至接奏内廷阿哥等事件，必当庄重敬谨，不可曲意顺从。而奉朕旨传宣，又当仰体朕意，告诫谆谆，不可稍有瞻徇，尤不可

略通信息。设总管太监自行见阿哥等，必当拜跪请安。阿哥等赐坐，必当席地而坐。即内宫之宫眷，虽答应之微，尔总管不可不跪拜也。阿哥之家眷，虽官女子之微，尔总管不可不跪拜也。此朕防微杜渐之举，后世子孙，世世遵行。若总管太监等，仍敢蹈袭前辙，妄自狂纵，不遵定制，经朕察出，将首犯之人，立行正法。众太监官职，并行革退。著将此旨亦晓谕阿哥等知之。内务府总管衙门，仍登记档案，若太监略有放纵，许内务府总管先拿后奏。

十六日(11月29日)

68 命永行停止清丈及清厘落地税并虚公详审刑狱，皆从协办总理事务大学士朱轼所请也。

先是，朱轼遵旨条陈地方刑政三事：

其“田地之丈量首报宜停止”条，略言：我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通都巨邑，无一隙未耕之土。盖小民身家衣食之资，皆于是出，断无可耕可种之地而肯任其荒芜者。其僻远州县，间有未尽垦种之处，缘山田硗确，旋耕旋荒，又或江岸河滨，东坍西涨，变异无定，是以荒者未尽开垦，而垦者未尽报升。至已熟之田，有粮额甚轻者，亦由土壤硗瘠，数亩不敌腴田一亩，非欺隐田粮者比也。惟四川一省，从前屡遭兵革，以致地广人稀，而山峻水险，居民广种薄收，易于度日。近经丈量，招集流民安插，然逃亡迁徙事故纷然，究竟田土难于一一清理，闻多于熟田加增钱粮，以成清丈之名，所补于国课有限，而米价日昂，远近苦之。又闻广西开垦之例，弊窦尤多，其最甚者，地

方官查照旧册，有老荒田地，不论可开与否，每亩给银一二钱，勒令报升，填入捐垦官生名下报部。捐册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因为通行丈量之举，冀将搜求熟田弓口之多余，以补报捐无着之数。又河南等省报垦田地，亦多不实。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从前圣祖仁皇帝念生齿繁盛，特命编审之年但查人丁户口之数不必加增丁银，著为定例。则民间田地正赋既有定额，何用苛求？臣愚以为不但丈量不可行，即劝令自首亦可不必。盖凡自首者，谓先经隐匿，令据实首出也。若以地瘠之故，田多粮少，并非隐匿，何首之有？今若责令首报，小民惟恐查出治罪，勉强报升，将来完纳不前，势必仍归荒芜，于民生国课两无裨益。恳乞皇上敕令各督抚将报垦之田逐一查明，如系虚捏，即行据实题请开除。嗣后若实有可开之荒，劝民陆续耕种，照例报升。

其“征收关课宜立定制”条，略言：各省关课有税货物者，有税船料者，有船料、货物俱税者。货物之税，以物之高下，各有一定之则，乃关吏以下为高，不遵定例，任意加增，估货则用小尺小秤，收银则用大戥大平。商贾本多利重者勉强完纳，零星小贩，肩挑背负，本银不过数两，所获蝇头微息，多上一分税银，即减一分生计。又有本地居民携带家用之物往来关口，并非贸易，亦勒令报税。此等多系官役侵收入己，归入正项者十无二三。又有报关、估货、算数、开单种种名色，需索不一而足。上税之后，经过隘口，层层查验，所费尤多。至船料以短为长，以狭为广，船户有口不能声辩。又有附近小艇，倏往倏来，重

叠剥削。甚至所往之处无货可载，驾船空回，亦照例上纳。更可怪者，行旅往来，被囊衣箧，无不翻搜，纸墨巾扇，亦供诈具。夫各关税务原有定额，圣朝升平日久，所在商贾辐辏，所收之税实有浮于原额，是以关额以渐而加，乃增额之外，又有报解盈余之说。今年多于去年，后官逾于前官，遂有盈余多于正项者。凡此无非加则苛求、大戥小秤之故。臣请敕下督抚将各项货物酌定则例，务须轻重得宜，照旧大书木榜，竖于关前，并令各商将绸缎布匹等物分别等第，送关用印，存为式样，以凭上税时比对高下，戥秤丈尺俱照部颁定式，不许私自更改，船只梁头令本地有司验明刻于船头之上，不许官役喝报，小税不及五分者，概行免纳。再州县集市有落地税之名，或差役征收，或责令牙行总缴，凡耰锄箕帚蔬果鱼虾等细微之物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经纳税，货于西集又复重征，请敕一概禁革。

其“刑罚之不可不恤”条，略言：刑狱之设，原以除奸惩恶，但人命所系，不可不慎。近见司刑之官，以严刻为才能，不问是非，不计曲直，贿私先酌数目，迫以极刑，罪案自定供招，诱之伏法，故生枝节，刻意株连。以为不如是，必致上司驳诘，大部吹求。更可异者，凡属员所定之稿，上司酌改，有加重，无从轻。以为若一改轻，便是徇私，有意避嫌。请下直省督抚严饬有司，务须虚公详审，如有锻炼诬枉情弊，立即参究。并请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滥用夹棍、大枷，俾共凛钦恤之意。

乾隆帝批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密议具奏，应交部者

交部。”〖19〗

至是，总理事务王大臣遵旨议准大学士朱轼永远停止民间田地丈量首报之奏请，并饬各督抚将现在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系虚捏，据实题请开除。〖20〗

又降旨通行各省，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辏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照旧征收。但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至朱轼详慎刑狱、禁革滥刑之请，经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应请下法司并通行各直省实心遵奉。得旨：“依议速行。”

69 乾隆帝训谕各督抚不得以“书生”相戒。略谓：督抚参奏属员及题请改教本章，每有“书生不能胜任”及“书气未除”等语。若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二字，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庥。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若以书生为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若指属员之迂谬疏庸者为书生，以相诟病，则未知此正伊不知书所致，而书岂任其咎哉？至于“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

70 命刑部尚书徐本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二十日(12月3日)

71 饬督抚不得滥请改隶州县，增设官职。御史蒋炳奏请守令贤能者务令久任以收其效，略言：今直省知府、同知、州县等官有到任仅一二年而即行题升者，更有并非外省应题之缺，例应听部铨选，而外省不候部推竟行题补者。所题各员内不无滥举之人，而外省题升之事习以为常，既不循资，又不论俸，其中有无情弊正未可必。所以不肖守令于本省应升缺出，即有营求欲得之心，且恐有夤缘请托之事，实于吏治无益。〖21〗因谕曰：朕闻利不十不变法，害不十不易制。往者直省一二州县，理宜改隶及员弁宜增设者，皇考曾允督抚之请，而督抚遂有借此以见其整饬地方、留心吏治，而绝无关于利害之实者。至于守土之官，必久于其职，而后政教可行。近见道府州县员缺，督抚多题请更调，有二三岁而更，或一岁而更者。如此则虽有循良，不能从容展布，民何由被其休泽？诸督抚身为大臣，当实心体国。凡无关利害之事，不宜陈奏，况此类皆无利而有害乎？

72 令旗民改火葬旧俗。该谕略曰：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旗民宁居，丧葬可依古以尽礼。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二十四日(12月7日)

73 命解除允禩、允禵禁锢。该谕略曰：从前允禩、允禵狂肆乖张，不知大义，罪戾种种，皆获罪皇祖之人。我皇考悉皆宽宥，因恐其在外生事，复罹重谴，不得已加以拘禁，乃委曲保全之大恩也。今朕即位，念二人收禁已经数年，定知感皇考曲全之恩，悔己身从前之过。意欲酌量宽宥，予以自新。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宗人府、九卿会议具奏。乾隆二年（1737）四月赐允禩、允禵辅国公虚衔。允禩，乾隆帝十叔，雍正二年（1724）四月获罪削爵禁锢；允禵，帝十四叔，雍正四年（1726）五月获罪削爵圈禁。

又谕曰：从前三阿哥弘时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著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

二十九日(12月12日)

74 裁撤军机处。因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曰：从前西北二路军务，交办理军机事务之大臣等定议，其苗疆事务，又另委大臣等定议。今西北二路既已无事，而苗疆之事亦少，大小事件既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办理，其军机事务与苗疆事务，亦著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兼理。其原办军机事务之讷亲、海望、徐本，著协办总理事务。纳延泰著照班第、索住例行走。丰盛额、莽鹄立，著不必办理军机军务，各在本任行走。

75 左副都御史孙国玺奏请将汪景祺等首级掣竿掩埋，

略言：逆犯汪景祺等六人之首级尚悬示于菜市口，虽该犯等党奸附恶，惑世诬民，其罪同于叛逆，枯骨亦无庸加恩。但该犯等即已正法于生前，又复梟示于身后，业经历有年所，其罪恶久已暴著于天下，为万世人心炯鉴矣。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列树枯骨于中途，不惟有碍于梯航执玉之观瞻，抑且不便于牵车服贾之辐辏。每触目踌躇，故不禁冒昧敷陈，合无仰邀皇上格外仁恩，特敕该城御史将六犯之首掣竿掩埋，俾光天化日之下顿除魑魅魍魉之形。下部议行。〖22〗

十一月初七日(12 月 20 日)

76 湖广总督迈柱疏称：忠峒宣抚司田光祖十五土司公恳归流，必须分设一府五县。寻议定：府名曰施南（治所在今湖北恩施县），附郭县曰恩施，属县曰宣恩、来凤（今来凤土家族自治县）、咸丰、利川。

十五日（12 月 28 日）

77 吏部右侍郎孙嘉淦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旋上《三习一弊疏》，疏曰：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剀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事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

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弊焉。

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欿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

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23〗

当是时，众正盈朝，且以匡扶时政、启沃君心为己任。诚如嘉庆初洪亮吉所言："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

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24〗而孙嘉淦之《三习一弊疏》则最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

十八日(12月31日)

78 严禁销毁制钱。该谕略曰：国家钱法，关小民日用之需，必使流通充裕，方能足用阜民。乃每年鼓铸，而钱不加多，京城之中，康熙钱文甚少，此必奸徒暗行销毁之故也。我皇考惠爱斯民，宵旰焦劳，留心钱法，屡颁谕旨，严饬内外官员，查拿盗销之弊。而目下仍然钱少价昂，则有司奉行不力，显然可见。将此通行晓谕，凡京城内外，各该地方官，务必密缉严拿，勿稍疏纵。倘仍视为具文，发觉之日，必将该管官重加处分，不稍宽贷！

二十一日(1736年1月3日)

79 撤河东总督，命王士俊解任，到京候旨。并晓谕豫民：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灾不报，百姓至于流离，蒙皇考降旨严饬，遣官赈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乃王士俊接任河东，不能加意惠养，且扰乱纷更，以为干济。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彼地民风淳朴，竭蹶以从，罔敢或后，甚属可嘉。然先后遭督臣之苛政，其情亦可悯矣。河南仍照旧例，止设巡抚。

二十三日(1月5日)

80 以平郡王福彭协办总理事务。

命将张照革职拿问；元展成革职，拿解至京候审，其巡抚印务，即由经略张广泗兼管；哈元生革去扬威将军，暂留提督之职，交与张广泗差遣委用；德希寿亦革职；拿解至京。据张广泗密奏：抵黔省镇远地方，查询苗疆情形，从前起事之时，元展成以熟苗必不致反，哈元生又以为苗人不难扑灭，而张照立意阻挠，以巧诋为能，而置应办之事于不理。及调集各省兵丁数万余名，哈元生但于大路沿途密布，而所有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二千人，东西奔救，顾此失彼。董芳驻守八弓，仅以招抚为可了事，较之哈元生，更全无实际。张照于董芳所办之事，极口赞扬，于哈元生所办之事，痛加丑诋。分兵分地，以致哈元生束手无措。张照倚董芳为援，董芳以张照为可恃，文移往来，互相攻讦。一切军机事宜，皆各行其意，从无一字相商。此所以大兵云集，已经数月，而毫无成效。乾隆帝遂命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将张广泗折内所参各件，一一严审定拟具奏。

二十七日（1月9日）

81 撤直隶营田观察使。因谕曰：直隶营田，乃皇考教稼养民之至意。但事关地方，必须本地方有司实力奉行，始有裨益。朕意将直隶营田观察使撤回，专交地方官管理。其如何派道府大员督率稽查之处，著总督李卫详悉议具奏。

二十八日(1月10日)

82 命各省督抚实心爱民。

御史曹一士具折奏陈分别贤能，略言：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务在弗扰之而已，而其要，莫先于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也。督抚不扰守令，守令不扰小民，而天下之民莫不安矣。自大吏以至小吏，皆有贤员，有能员。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何谓贤？务持大体、与民休息者，是也。何谓能？趋事赴功、综核名实者，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贤吏少，则吏治必有不得其平者，不可不亟加甄别也。臣查督抚之保题守令，其辞约有数端：曰年力富强也，为人明敏也，办事勤慎也，力行保甲、钱粮无欠、开垦多方也。果如其言，洵所谓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赃污亏空闻，或以草菅民命劾。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诚有才焉以济其恶耳。若夫吏之贤者则不然，恻怛爱人而已，悃愊无华而已，方于事上不为诡随而已，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而已，此数者皆督抚所视为无能者也，然贤者则必出于其中。度今世不少其人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毋亦重视能而轻视贤之故耶，抑亦狃于积习以能吏即为贤吏耶？且臣恐督抚所谓能者非真能也。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且或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于抚字、拙于锻炼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掇拾细故，以劾罢之矣。好尚一乖，

趋舍顿异，及至所取者溃败决裂，则曰臣“不合误举于前，统听部议”而已夫。臣愚以为今之督抚，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损下益上之事多，而损上益下之义少。此诚当世治体所关，治体一偏，必滋流弊；转移之机，实在今日。敢请皇上特颁谕旨，剖析贤能，详加开导，庶督抚靡不洗心涤虑，以仰答圣明矣。〖25〗

乾隆帝遂降旨训谕督抚实心爱民。该谕略曰：为治之道，莫切于爱民。尔督抚能知爱民之为称职，始不负朕委任之心。督抚一人之耳目，不能遍悉地方之情形，故有资于良有司，是又在有司之各爱其民。所谓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督抚将无以为迂拙而罢之。至于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此则拂人性、逆人情者，督抚将无以为干济而举之。如此，则吾民失其所依怙，朕何赖焉？倘为督抚者一有移风易俗之见，存之于心，宣之于口，朕知其不但不能移易风俗，而风俗且受其敝。何者？彼盖不知因民之道，而日事驱民之术，势必更张成法，烦扰地方，为吾民之苦。他如献祥瑞、报羡余、匿水旱、奏开垦、改土归流、改隶州县，所云揆之于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其不以此也欤？即据河南一省论之，田文镜匿报灾荒于前，王士俊浮报垦田于后，小民其何以堪？各省督抚大吏，其尚自省，其有不务实心实政而邀近功小利者，必涤虑洗心，务底惇大成裕之治。

曹一士，字谔廷，别字济寰，江苏省上海（今上海市）人。雍正七年（1729）进士，十三年（1735）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乾隆帝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一士所上慎择

督抚、禁以文字罪人及甄别各省开垦等奏议皆为乾隆帝采录。乾隆元年（1736）迁工科给事中，复奏请复六科旧制，专司封驳。旋病哽噎，即以是年卒，年五十九岁。士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26〗

83 禁溢收耗羡。命各省督抚严饬有司，耗羡一项，可减而决不可增，可于格外从宽，而断不可于额外多索。倘于所定分数之外，或又借估色添戥为名多取丝毫者，该督抚即行题参，重治其罪；倘督抚徇隐不举，或经科、道纠参，定将该督抚等，一并严加议处。再各省耗羡分数，率在加一上下，然江南赋重之区，如苏、松、常镇、四府，额赋较之他省几及数倍，雍正六年（1728）以前，每两加耗仅五分，雍正六年以后，增至加一，又复取巧苛索，民何以堪？其令江南督抚酌减分数征收。

二十九日(1月11日)

84 定道府分别请旨部选之例。雍正年间道府缺出，俱特旨简用。乾隆帝即位，廷臣条奏有请照往例仍归部选者。至是命嗣后道府缺出，或冲繁疲难四者俱备，或兼有其三者，则令该部开单请旨，其余悉归部选。谕称如此则于循资较俸之中，仍有遴才举能之义。各员既得升补，而要地又可得人，似于情理允协。寻吏部遵旨议准：各省道府缺出，除苗疆烟瘴边远等缺，及题明拣选题补者，仍照旧例，令该督抚题补外，至冲繁疲难四项、三项相兼者，由部开单进呈，恭候简用，其一项、二项相兼之缺，照例按月升

选。

十二月初一日(1月13日)

85 命纂《八旗氏族通谱》。该谕略曰：八旗满洲姓氏众多，向无汇载之书，难于稽考。著将八旗姓氏详细查明，并从前何时归顺情由，详记备载，纂成卷帙。候朕览定刊刻，以垂永久。乾隆九年（1744）书成，名《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八十卷。〖27〗

初二日(1月14日)

86 以大兵撤回，军务渐竣，命仍照旧制，设立川陕总督，辖川陕两省。

初六日(1月18日)

87 严饬歧视满汉。该谕略曰：昨从尚书来保之请，议令缘边古北口一带，提镇副参游守等官兼用满洲者，良以满洲骑射比汉人为纯熟，于控制北边为相宜，并非有意歧视满汉也。无知之徒，妄生揣摩，以为满洲当亲，且形之奏牍，紊乱成规，甚为不合！嗣后若有似此分别满汉、歧视旗民者，朕必从重议处之。

88 禁契纸契根之法。该谕略曰：民间买卖田房，例应买主输税交官，官用印信钤盖契纸，所以杜奸民捏造文券之弊，原非为增国课而牟其利也。后经田文镜创为契纸契根之法，预用布政司印信，发给州县。行之既久，书吏夤缘为奸，需索之费，数十倍于从前。徒饱吏役之壑，甚为闾阎之累，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民间买卖田房，著仍照

旧例，自行立契，按则纳税，地方官不得额外多取丝毫。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

十二日(1月24日)

89 户部议覆内阁学士方苞条陈仓储各条。据方苞奏，谷价低昂，早晚无定，请嗣后发粜常平仓谷，遇价值偶贵，令州县酌定卖价，一面开粜，一面详报。应如所奏，俾穷民均沾实惠。又南方地气卑湿，存仓之谷，三年不变，岁存其半，两年不变，粜七存三，一年即有霉烂，则春粜而秋籴之。应令各督抚详按该省风土，并最卑湿各地方，作何存粜之处，妥议具题。又州县秋成买补，或遇谷价腾贵，即将所粜价银，解交府库，俟次年有收，照数买补。应如所奏，并令于邻近州县购买。又称或遇秋粜价贱，除折耗及脚价等费外，盈余较多，即别贮一仓，以备歉岁之用。亦应如所请。至所称照盈余谷数，量加纪录级之处，恐州县希图议叙，有克扣浮收诸弊，应无庸议。从之。

90 又议覆御史蒋炳奏州县征粮三弊：一、田亩科则不同，条编之数，各年有异，花户〖28〗无从查考，书吏每暗行飞洒，增添毫厘。请征收钱粮，每年照部颁定额，由布政司核明刊示，遍行晓谕，使人共知科则银数。应如所请。将书吏飞洒之弊，永行禁止。二、州县拆封，每借短平名色，朱标空袋，押令花户添补。胥吏因缘为奸，偷出拆过空袋，私用朱标，向花户勒索。请于拆封时，称兑果有短少，即将原银发出，令花户较准补足。查发出原银，必经胥吏之手，恐有挪移抵换诸弊。应令州县及监拆人员，除

毋庸添补者，即将所拆封袋销毁，如有短少应补者，即于袋面注明数目，汇立清单，将应补花户姓名示谕，令于下卯自行补交。三、州县设立官匠，倾销银两，凡花户纳银，无官匠名字印记，即不准投柜。各匠勒索包完，侵渔重利。请嗣后花户纳银，不拘何处银铺，听便倾销，止令熔化足纹投柜。应如所请。将官匠勒索，私用印记之处，永行禁止。从之。

十七日(1月29日)

91 劝减佃租。乾隆帝谕曰：朕临御以来，加惠元元，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民欠钱粮，悉行宽免。惟是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尚非公溥之义。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

92 禁挑挖运河等工程捐派。该谕略曰：河防、堤岸、闸坝等项，一切工程，凡有关运道民生者，定例俱动正项钱粮应用。乃各省竟有于田亩捐派者，岂皆出自小民之愿，大都上司因节省钱粮起见，授意属员为粉饰之计。相沿日久，官吏藉端苛索，民间所费，必致数倍。不特苦累民生，亦于国计无补。朕闻山东省挑挖运河，每年有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松江海塘岁修，有每亩捐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松、常、镇、太等府州，

照额征漕粮正耗米协解银三千八百余两。苏、松、常、镇、太、通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令长洲等三十二州县按亩派钱五文、三文、二文不等，以供大修，并令每亩又酌量捐钱，以为岁修。四川岁修堤堰，令每亩派银一二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帮银一厘。以上各款，总于田亩正赋之外，派令捐输。合计捐数，共十万余两，而官吏之借端苛派，必有不止于此者。正帑之所省有限，官吏之中饱无穷，著该部行文四省督抚，即将该省捐输各项，于乾隆元年（1736）为始，一概革除。仍严饬所属官吏，无得私行征派以为民困。其挑挖运河等项工程需用银两，著该督抚核实奏明，于公项内酌量动用，报部核销。

十八日(1月30日)

93 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

二十一日(2月2日)

94 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大兵既撤，若喀尔喀蒙古等，必需内兵防护，请酌留东三省兵五千名，驻扎鄂尔昆。又归化城，路当通衢，地广土肥，驻兵可保护扎萨克蒙古等，调用亦便。请于右卫兵四千内酌拨三千，并军营所撤家选兵二千、热河鸟枪兵一千，并令携家，驻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南隅）。若喀尔喀等自能防守，鄂尔昆不必留驻内兵，则归化城请再酌增兵四千为一万人，令其留戍，设将军一员总理，副都统二员协理。所留右卫兵一千名，以副都统一员领之，仍隶归化城将军管辖。

二十六日(2月7日)

95 禁督抚无故传唤属官等积习。该谕略曰：朕闻附省之首府县，不论有无紧要公务，每日伺候督抚衙门，侵晨而往，日午未归，率以为常，恬不知怪。其督抚同城者，抚传未归，督传又至，仆仆于道，奔走不遑。夫附省郡县，催科狱讼，较他处更为殷繁。即令专心致志，犹恐精神不逮。乃似此竭蹶趋承，必至废弛本任事务，是以抠谒为重，而以职事为轻矣。朕更闻闽广督抚司道等官，彼此宴会，废时失事，属员效尤，此风至今未改。凡诸积习，其非大吏之所以董率属员，与有司之所以恪恭厥职也。嗣后各宜留心改易，凡附省郡县有司，督抚非有面悉之事，不得无故传唤。其离省各属官，尤不得轻离职守。如有逢迎应酬，作无益以害有益，并启夤缘弊窦者，更玷官方，朕必加以严谴。

96 是年，户部银库存银三千四百五十三万四百八十五两。

〖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二七册 629—630 页；《史料旬刊》二十期。

〖2〗参见：《清史编年》四卷 641 页；《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七册 816—821 页。

〖3〗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五；《听雨楼随笔》。

〖4〗《清史编年》四卷646页。

〖5〗《清史编年》四卷649页。

〖6〗《清史编年》四卷651—652页。

〖7〗《清史编年》四卷654页。

〖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七；《圣武记》卷七。

〖9〗《清史编年》四卷660—661页。

〖10〗《清史编年》四卷661—662页。

〖1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九册912—914页。

〖12〗参见：《谢梅庄先生遗集》卷一《论开言路疏》（自注：雍正十三年十月军中代某大臣作）；《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五《谢梅庄观察事略》。

〖13〗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1—6页；《清史稿·本纪》卷十《高宗本纪一》；《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五八。

〖14〗参见：《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549—550页。

〖1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五册236页。

〖16〗《清皇室四谱》卷二。

〖17〗《清高宗实录》卷一。

〖18〗《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六辑（无年月）315—319页。

〖1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九册338—341页。

〖20〗廷臣遵旨将停止清丈定为“条例”：“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之事，永行停止；违者，以违制律论。”乾隆五年，馆修入律（《大清律例通考校注》433页《户律·田宅·盗卖田宅》第五条例文）。终清之世该条例始终具有法律效力。

〖2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九册476—477页。

〖22〗《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五辑345页。

〖23〗《清经世文编》卷九《三习一弊疏》。

〖24〗《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传》。

〖25〗参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五辑445—447页；《清经世文编》卷一九《请分别贤能疏》。

〖26〗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五六《工科给事中前翰林院编修曹公一士行状》；《清史稿》卷三百六《曹一士传》。

〖27〗《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史部·传记类二》。

〖28〗清代户籍编审中泛指纳税民户为花户（《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219页《花户》）。

清通鉴　卷九三

乾隆元年　丙辰　公元1736年

正月十七日（2月28日）

1 准噶尔汗使臣吹纳木喀觐见乾隆帝，谈判定界之事。雍正十三年（1735）闰四月，清廷与准噶尔议和，雍正帝谕示："欲成和好，须明疆界"，并具体指明以克木克齐、汗腾格里，循阿尔台（泰）山梁，下索勒毕岭，至哈卜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兰乌苏，至噶斯口为界，以呼逊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作中间闲地。本月十一日吹纳木喀至京，呈上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表文》，该《表文》曲解雍正帝上述谕旨，认为"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等处虽已指明我部边界，未经指明大国边界"〔1〕。乾隆帝就此批驳曰：噶尔丹策零并不遵守雍正帝谕旨定界，却漫指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等处为尔部边界。然乾隆帝又向准使表示：若噶尔丹策零但求喀尔喀蒙古不得逾越哲尔格西喇呼鲁苏，尚可俯允；否则，不必再行遣使，双方各保其边境可

也。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旋离京，乾隆帝于乾清宫召见，重申噶尔丹策零或遵雍正帝谕旨定界，或只要求喀尔喀游牧不过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等处地方，否则不必往返遣使。

二十日（3月2日）

2 御史谢济世进呈自著《学庸注疏》，奉旨严饬。雍正七年（1729），谢济世在成所撰《大学注》，遵古本而不遵程朱，雍正帝以其借注经“怨望谤讪”，下九卿等议斩，及绑赴刑场，忽宣特旨免死。迨乾隆帝即位，召谢济世还京师，仍补御史。至是，谢济世又以所撰《大学注》、《中庸疏》进上，自言“不遵程朱，诽谤之罪臣实难辞，但臣亦有辩”，略谓：尊朱之令始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甲子乡试，我圣朝安用沿袭前代？我皇上善继善述，有别有容，从谏如流，求贤若渴，黜异端以崇正学，亲九族而和万邦。甫数月而囹圄几空，未逾年而恩膏已遍。当世道方隆之时，即圣学大明之日，但当发挥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张朱？〖2〗经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御史谢济世进呈自著《学庸注疏》，甚为学术人心之害，请严饬，发还其书。奉旨允行。未久，乾隆帝又降旨训饬御史谢济世等上言诸臣。略曰：谢济世请用其自注《学庸》，易朱子章句，颁行天下，独不自揣己与朱子分量相隔如云泥，而肆口诋毁，狂悖已极！该谕旨并指斥李徽欲以《孝经》与《四书》并列为五，陈世倌请修用兵准噶尔《方略》，俱属妄行渎奏。但谢济世等从宽免究。

二十一日（3月3日）

3 降旨停止捐纳，惟留生童户部捐监一项，作为各省

岁歉赈济之用。初，西北两路用兵准噶尔，费用浩繁，京师及各省俱开捐纳事例，以补军需之不足。迨雍正帝去世，侍郎李绂、翰林院编修商盘等从整肃铨政着眼，纷纷奏请永停捐纳之例。〖3〗至是，乾隆帝谕示：京师及各省现开捐纳事例一概停止。惟仍留生童户部捐监一条，其定例为：俊秀一百零八两、增生八十两、武生一百两、附生九十两、廪生六十两、青衣生一百两。〖4〗

二十四日（3月6日）

4 皇子书房开学。前已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及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至是开学。乾隆帝面谕诸师傅，略谓：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成长自知之也。〖5〗其时入上书房学习者，盖皇长子永璜（9岁）、皇二子永琏（7岁）。

雍正帝创行秘密立储制，虽立皇太子但秘而不宣，故皇子及岁，皆入上书房就读，并延请满汉老师宿儒为皇子师傅。乾隆帝鉴于明朝皇帝疏于教育元良之教训，极重皇子教育〖6〗。乾隆时军机章京赵翼记云：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7〗

5 是月，贵州起义苗民陷于官军三面围攻。据苗疆经略张广泗奏报：官兵分三路共弁兵一万四千余名，同时合力进剿，现上九股与鸡讲、下九股及清江（今贵州省剑河县）下流各处苗寨，俱已捣毁。张广泗另折参奏原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办理苗疆时，任意糜费军需，请再拨银八十万两。乾隆帝嘉奖张广泗一切调度俱合机宜，命户部即拨银一百万两，发与贵州军前。〖8〗贵州之清江、台拱、丹江等处苗民起义酝酿于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苗民三元、老句自称“苗王”，发动起义。翌年苗民包利、红银亦自称“苗王”，号称聚众二万余人。雍正帝调遣黔、滇、川、楚、粤等处官军，由哈元生、董芳率领前往镇压，并命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倡分地分兵之议，日久无功。迨乾隆帝御极，以“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9〗，召张照回京，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之。张广泗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底指挥官军分三路向苗民发动进攻，苗民渐失利。

6 闽浙总督郝玉麟奏请嗣后凡出洋商船桅木铁箍，应填明牌照，永为定规。奉朱批：办理颇属妥协，尤当时时训饬地方，令其不可借此扰害商民也。总之，有治人，无治法。即如洋船一事，过于严，则商民必受其害，过于宽，则私贩亦所必然。惟在地方有司之秉公去私，执两用中，方为有益。面能此者盖寡，即如关税、劝垦诸事，无不皆然。故宽，非纵弛之谓；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流之有害于民生，复恶纵弛之辈之无益于国计。汝等督抚大员不可不时存此心，以御属员，不然，鲜不被人欺者矣。

二月初四日（3月15日）

7 乾隆帝谕禁派绅衿杂差。该谕略曰：任土作贡，国有常经，无论士民，均应输纳。至于一切杂色差徭，绅衿例应优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者，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概行免派杂差，俾得专心肄业。倘于本户之外将族人借名滥免，仍将本生按律治罪。

初七日（3月18日）

8 张广泗奏报继攻毁上、下九股及清江等处苗寨后，又攻克大小丹江及高坡山一带苗寨。据称现在苗疆内最深极险之地，官兵已无不到，首逆大寨，全行攻克，苗疆、内地大局已定，现务将各寨为恶首凶全数擒拿。〖10〗寻苗民起义领袖红银最先被捕获，随即往利于三月十二日在洞里箐内、包利于四月六日在乌糯箐内，亦被拿获，另有一名起义首领三元逃至归济寨，“被苗人戳死”〖11〗。雍乾之际古州（今属贵州省黎平县）等处苗民起义失败。

十月，经略张广泗奏报苗疆军务全竣，官兵先后全行撤回。略言：此次苗疆之役，附逆悖叛者，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寨，内查系倡谋党恶素称顽悍者，共八百三十六寨，悉经剿毁，痛加歼除。统计各路临阵斩杀，割有首级、耳记验实者，共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余名。临阵生擒并顺苗擒献赎罪者，共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名口，内首恶要犯四百余名，审明实系拒敌官兵、烧劫村寨，法无可贷，即在军营枭示者，共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余名。逆犯家属，例应充赏为奴者，共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口。其临阵斩杀、枪炮中

毙、未及割取首级、围寨焚烧、投崖自尽，以及饿毙山林者，实不下数万。久困深箐，冻馁所迫，回寨之后染疫病毙者，亦不止万人。〖12〗苗疆之役前后历时两年有余，开销军需银二百万两以上〖13〗。

张广泗又议奏布政使冯光裕条陈治理苗疆事宜：伐山通道；饬禁师巫；招汉民以变苗习等条。略言：今后苗疆除禁扰累、严防范之外，兼宜从容治理，循序化导，使其渐染华风，变为内地，以期千百年久安长治，方可以云一劳永逸也。乾隆帝批谕："料理俱属妥协，议论实皆公平。至云使其渐染华风，变为内地，朕意千百年之贵州总督皆似卿，则千百年之久安长治亦可保。若法待人行，则不若仍其苗习而顺导之，使彼知有恩而不忍背，有威而不敢犯，如是而已矣。"〖14〗

初九日（3月20日）

9 乾隆帝谕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略曰：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康熙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雍正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近见诸臣奉行，渐有错会朕旨而趋于怠弛之意。戒之，慎之！

寻以"治道贵乎得中"训饬督抚戒纵弛。略曰：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

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然则皇考之意果如是乎？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一路。若循此以往，不知省改，势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欺，风俗渐就浇漓，将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此朕心所大惧者，不得不恳切告诫！复将此旨各书一道，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密寄各省督抚。〖15〗又于署江苏巡抚顾琮《酌平盐价俾商无赔课民免贵价》一折批谕：目前奏折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不知今日之请宽者，即向日之一则曰请严某件云云，再则曰请严某件云云者也。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今日曰宽此，明日曰宽彼，以至群相怠玩，百弊丛生，必至激朕又有不得不用其严之时，则非天下臣民之福也。即朕此谕，亦并非自悔其宽而有意用严之渐，惟训勉汝督抚大臣，奉公尽职，察吏安民，则朕可常用其宽，岂不韪欤？

十七日（3月28日）

10 严禁以文字罪人。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御史曹一士在《奏陈请查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之事折》中，痛陈雍正中期以后文字狱泛滥带来之弊端：比年以来，闾巷细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指戴名世、汪景祺）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

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甚可悯之。又曰：若述怀咏史、议论“井田封建”以及序跋偶遗纪年等文字微疵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嗣后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的确形迹，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16〗至是，刑部遵旨就曹一士上述奏请议覆：“应如所奏。至承审各官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人人罪律论。”得旨准行。

随后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以下一条新例：“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悖逆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至死罪者，分别已决未决，照例办理。承审官不行详察辄波累株连者，该督抚科道察出题参，将承审官照故入人罪律交部议处。”〖17〗

三月初六日（4月16日）

11 谕命宽赦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私撰日记案缘坐之亲属，命将汪景祺兄弟及兄弟之子、查嗣庭子侄从配所赦回。

十七日（4月27日）

12 准洋铜、滇铜并行采办。先是，户部侍郎李绂疏请停止赴日采买洋铜，只用滇铜，署江苏巡抚顾琮上疏反驳李绂，奉旨交户部察议具奏。至是户部议覆以顾琮为是，并奏请：一、前定五省办洋铜二百七十七万二千斤，三省办滇铜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斤，共计四百四十三万五千

余斤，现因铸钱由每文重一钱四分改为一钱二分，每年只需铜二百三十万至二百四十万斤，故两局尚有余铜。嗣后江苏等八省采办滇铜、洋铜每年以四百万斤为率，滇洋两处各办二百万斤，洋铜专委江、浙两海关各办一百万斤。二、招身家殷实商人赴日本采买洋铜，陋规一概革除。三、采买洋铜商人正铜解交足额后，余铜听其售卖。得旨允行。〖18〗

四月初五日（5月15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丙辰科三鼎甲：状元金德瑛，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榜眼黄孙懋，山东曲阜人；探花秦蕙田，江南金匮（今无锡市）人。至是，赐一甲金德瑛、黄孙懋、秦蕙田三人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蔡新、曹秀先、赵青藜、李清芳、彭树葵、汤聘、郑燮、胡中藻、仲永檀、全祖望、鹤年、钟音等三百四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大学士鄂尔泰、朱轼、吏部侍郎邵基、工部侍郎张廷瑑。〖19〗

初六日（5月16日）

14 以北边关系紧要，命满洲人员补用绿旗将弁员缺。自山海关至杀虎口、保德州（今山西省保德县），并古北、宣化、大同所属地方均系沿边关隘、近京要地，故所有副、参、游、都、守等官缺，以三分留与绿旗补用，七分给与满员对品补用。

15 礼部议覆：清厘僧道，莫善于给发度牒。现有僧道，清查造册，取具印结，汇齐到部，发给度牒；嗣后情愿出家者，必请给度牒，方准簪剃受戒；火居道士俱令还俗；尼僧不得还俗者暂给度牒，嗣后妇女必年逾四十，方

准出家。得旨依议。旋又规定，从乾隆二年（1737）开始，各省每年将发给度牒实数及事故开除者，详细造册报部。

十六日（5月26日）

16 乾隆帝命传谕山东巡抚岳濬：不得听任劣衿蠹役拖欠、侵蚀钱粮，略曰：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雍正十二年（1734）山东通计积欠银三百余万两，民间有“不欠钱粮不成好汉”之恶谚，经王士俊任内一年实力清查，完至一百七十余万两，未完之一百二十余万两已悉行豁免。命岳濬嗣后恪守王士俊成规，不得有亏国课。

五月初三日（6月11日）

17 西洋传教士郎世宁〖20〗于御前面请缓和教禁。乾隆帝即位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至是，郎世宁乘乾隆帝至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乾隆帝谕以“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惟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一度持宽大态度，禁教之事稍减。《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21〗

十五日（6月23日）

18 乾隆帝谕命修复州县六房公字。该谕略曰：各省州县与民最亲，凡大小案件，无不始终于州县衙门，是以旧制钱粮刑名等项，分委承办，设立六房，即附于州县公

堂之左右，使经制书吏，居处其中。既专一其心志，亦慎重其防闲，立法最善。乃闻近年以来，多有六房倾圮，不加修葺，书吏栖身无所，往往抱其卷牍收藏于家，每遇急需检阅之案，有无存贮，悉以书吏之口为凭，而隐匿抽换之弊，不胜枚举。著各省督抚饬所属州县各按六房旧基，如式建造，将一应案牍缜密收藏，并查明号件，登记总簿，以备稽考。倘书吏换班有私带文卷出署者，从重治罪。

二十五日（7月3日）

19 谕禁朝鲜馈送中国使臣陋规“都请”、“别请”等名目。先是，乾隆帝降旨朝鲜国王将馈送使臣正礼裁减一半，而出差朝鲜正使兆德、副使释家保照旧收受朝鲜陋规。至是，兆德与释家保交讼，揭出接受陋规等阴私。乾隆帝命将二人交部严行治罪，并革朝鲜陋例，命奉天将军及山海关监督盘查自朝鲜回京使臣，凡正礼外多带仪物者即行参奏。〖22〗

六月初一日（7月9日）

20 乾隆帝训饬直省书院师生。略曰：书院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自濯磨。若仅攻举业，已为儒者末务，况藉为声气之资，游扬之具，内无益于身心，外无补于民务，即降而求文章成名，足希古之立言者，亦不多得，宁养士之初旨耶？该谕旨命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仿分年读书之法，予

之课程。有不率教者，则摒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教术可观，人才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议叙。诸生中才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励。

初五日（7月13日）

21 先是，各省学政俱已议给养廉，至是，以云南仍沿袭文武新生馈送“贽仪”数两之旧例，命嗣后云南学政每年给银四千两，于司库铜息内支给。寻又命增给江苏、安徽学政养廉各为四千两。

十六日（7月24日）

22 乾隆帝谕弛坊间刻文之禁，准许民间将乡、会试佳卷照前选刻。又命将前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行天下，以为举业指南，由内阁学士方苞将入选文逐一加以评点，使学士便于领会摩拟。方苞遵旨以清真雅正为宗，选录明代制义四百八十六篇、入清后制义二百九十七篇，乾隆四年（1739）书成，名《钦定四书文》，颁行天下。

23 是年夏，定粮价奏报制度。命督抚提镇及织造、盐政、税关监督等密报地方粮价始于康熙中期，康熙帝自述创行密折制度“原为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旸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23〗，但终康熙朝，地方官员奏报粮价尚未成为制度。至是，乾隆帝命各省督抚具折奏事时，可将该省米粮时价开单，就便奏闻。并规定将粮价或系中价，或系贵价，或系贱价，俱逐一注明，再

与上月粮价比较，或相同，或不相同之处，一并注明。乾隆三年（1738）二月，又以湖广总督德沛奏报米麦清单，甚属明晰，命各省督抚照此式具奏。德沛粮价单将湖南所属十三府、湖北所属十府单独开列，其粮食品种计上米、中米、下米、大麦、小麦、黄豆六类。自是各省奏报粮价单完全划一，并为有清一代所遵循。〖24〗

七月初二日（8月8日）

24 密建皇储。乾隆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谕曰：自古帝王即位，首先建储以定国本，但后世人心不古，往往因建储过早而别生事端。皇祖（康熙帝）对建储一事大费苦心，皇考（雍正帝）御极之元年，圣心默注朕躬，不肯宣布中外，而传集诸王、大臣、九卿，特加训谕，亲书密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此我皇考鉴古宜今，宝爱玉成之妙用也。今朕当春秋方盛，皇子年齿尚幼，揆之事势，虽若可缓，而国本攸系，自以豫定为宜。再四思维，惟有循用皇考成式，亲书密旨，照前收藏。在我皇考神明化裁，创举于一时，而朕继志述事，踵行于今日。乾隆帝遂亲书建储密旨，总理事务王大臣在场观看，由宫中总管太监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其时密立之皇太子系嫡妃富察氏（二年十二月立为皇后）所出之皇二子永琏，时年七岁。

乾隆帝在宣谕群臣时，强调密建皇储“乃酌权剂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引此以为法则也”。但嘉庆、道光二帝均恪遵这一由雍正帝创立、乾隆帝踵行之密建皇太子制度。

十六日（8月22日）

25 定封爵之制。先是，封爵公、侯、伯之下，未立子、男之爵，别立精奇尼哈番等五等世职，而未定汉文之称。至是定精奇尼哈番，汉文称子；阿思哈尼哈番，汉文称男；阿达哈哈番，汉文称轻车都尉——以上三等世职又各分三品；拜他喇布勒哈番，汉文称骑都尉；拖沙喇哈番，汉文称云骑尉。

二十八日（9月3日）

26 乾隆帝痛驳署四川巡抚王士俊“翻案”之论。先是，以兵部侍郎王士俊署理川抚，士俊乃于陛辞后上折密陈四事，略谓：雍正朝政治确实过于严刻，但由于诸臣奉行不善，非先帝整饬过峻，何况雍正八年（1730）以后，已日渐平和。今天已属事后，对以往过当之处只宜密切直陈，或旁引曲喻，俟一二年间，潜移而递更可也。而现有固宠希荣之辈、少年新进之流，辄敢斥某事为雍正某年某月奉旨云云，甚有对众扬言“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语，传之天下，甚骇听闻。乾隆帝览奏，盛怒不已，立即于折上严批申饬，并将原折发大臣、九卿公同阅视，不意反应甚微。至是，降旨痛斥王士俊居心巧诈，借直言之名，遂一己之私，并揭出王士俊密折要害在于攻击“朕之翻案也”。〖25〗

翌日，御史舒赫德封章特参王士俊。略言：王士俊好顽刻薄，中外共知。其于河东总督任内，勒令州县捏报垦荒，苦累小民等劣迹，无不败露。近日巡抚傅德又查参数款，闻者无不快心。我皇上至仁如天，犹冀其改恶向善，

曲赐矜全，乃王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不宜仍畀封疆。〖26〗

疏入，乾隆帝于养心殿召见王大臣、九卿等，逐条批驳王士俊所陈四事。针对所谓“翻案”，谕曰：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圣祖深仁厚泽，垂六十余年之久，遂有法网渐弛、风俗渐玩之势。皇考加意振饬，使纲纪整肃，弊革风清，又岂得谓翻圣祖之案？皇考初政峻厉，至雍正九年、十年（1731、1732）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正渐澄清，未始不敦崇宽简。至遗诏中有“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可见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王士俊乃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至王士俊第二条“大学士不宜兼部”，则尤见其自相矛盾、挟私怀诈。大学士之兼部，正皇考之成宪，王士俊欲朕改之，是又导朕以翻案也。彼意不过为大学士鄂尔泰而发，以冀惑朕之听，朕岂为佥壬之主哉？王士俊垦田一事，市兴利之美名，而行剥民之虐政，中外共愤，人人切齿，彼回京时畏首畏尾，一言不发，今见朕之复加擢用，遂欲掩饰从前之罪，且中伤与己不合之人，撰为邪说以覆护之，以为前案不宜翻驳，此则其设心之机诈有不可胜诘者。乾隆帝命将舒赫德参奏原折，交与王大臣、九卿会议具奏。寻议覆：请将王士俊拿解来京，交法司严审定拟。后经法司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得旨：改斩监候，秋后处决。翌年正月诏释王士俊为民，饬令回籍。

九月初一日（10月5日）

27 杨名时卒。

杨名时（1661—1736），字宾实，号凝斋，江南江阴（今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雍正年间抚滇七载，清操夙著，民戴之如父。时李卫为盐驿道，迁布政使，以兴利为功，恃恩眷，气凌其上，名时遇事裁抑之，遂阴间名时。寻名时以泄漏奏折密谕，奉旨严谴，复被劾革职，部议拟斩候，雍正帝特旨宽免。雍正十三年（1736）九月，乾隆帝嗣位甫旬日，即起名时于滇南，本年二月至京师，以礼部尚书入教皇子，侍直南书房，兼管国子监祭酒。至是卒，谥“文定”。无子，门人辑其说经之言为《易义随记》、《诗义记讲》。〖27〗

初五日（10月9日）

28 总理事务王大臣、刑部等会审苗疆一案。先是，经略苗疆张广泗遵旨密奏董芳、元展成、哈元生、张照、德希寿等人品才干，略谓：董芳小有聪明，惜其居心不正，有意附合张照弃置新疆〖28〗之说；元展成材小任重，胸无定见，于苗疆军旅之事全然不谙；哈元生赋性刚傲，胆气过人，此番用兵，遇小胜十倍铺张，逢大挫多方掩饰，若起事之初调遣得宜，为祸尚不至如此；张照性情乖张，居心险刻，于苗疆军旅之事任意妄行，一无可取；德希寿与张照同膺总理重任，一切随声附和，毫无匡救。奉朱批：“所论极公，可谓平心静气，永鉴品题也。”〖29〗至是，王大臣等拟原尚书张照、原提督哈元生均应斩监候；原提督董芳、原巡抚元展成均应发边远充军；原副都御史德希寿应勒限严追所糜费兵饷。得旨：张照、哈元生免死释放；元展成、董芳、德希寿其治罪之处俱著宽免。不久即命张

照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元展成为山西按察使，董芳以副将试用。

此案张照将已之获罪，归于大学士鄂尔泰构陷，故狱中所题《白云亭诗》词意怨望，日后所刊集中，有“不日不月”等语，且曰“丞相”、“鄂伯”云云，对鄂尔泰恨之入骨。盖张照与鄂尔泰结怨由来已久，雍正末鄂尔泰所定苗疆骤起反复，张照奉命经略苗疆，原奉访查鄂尔泰之旨，乃张照一入四川，即私致书于哈元生等，令参鄂尔泰。迨乾隆帝御极，不得不将张照撤回，以防牵制。其时鄂尔泰以大学士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会审苗疆一案，是以张照疑鄂尔泰落井下石，趁机倾陷。〖30〗

十三日（10月17日）

29 命黑龙江、宁古塔等处查明：现在当地为奴人犯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奴，即于戍所另编入该旗、该营，令其出户当差。旋又定：汉人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者，遵奏准定例，酌发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交地方官管束，法司不得刺为奴字样。〖31〗

十八日（10月22日）

30 朱轼卒。

朱轼（1665—1736），字若瞻，号可亭，世居江西高安县。康熙三十三年（1694）成进士，雍正时擢大学士，与怡亲王共治畿辅营田水利，成效显著。后受命往浙江治理海塘，未至而雍正帝病逝，奉乾隆帝特旨即还京，在总理处协同办事，密折直陈直省开垦之弊。本年九月疾剧，

车驾亲临慰问，至是卒，年七十有一。谥“文端”。遗疏略云：国家万事根本、君心所重者，莫如理财用人。臣核国储，经费绌然，后有言利之臣，倡议加增，乞圣明严斥。至于用人，邪正公私几微之际，尤易混淆，在审择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慎之又慎。时乾隆帝登极未一载，时人以仁言圣政重累而下，而朱轼启沃之功可以想见。盖帝为皇子时，朱轼为师傅，“侍青宫最久”。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称朱轼为“可亭朱先生”。诗云：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徐张（徐元梦和张廷玉）时复来，可亭则恒矣。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贾谊和董仲舒），宋惟宗五子。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著有《易》、《春秋详解》、《三礼纂》，又辑名臣、名儒、循吏传百余卷。〖32〗

二十八日（11月1日）

31 乾隆帝亲临保和殿，考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员。命鄂尔泰、张廷玉、邵基阅卷。是科共荐举二百余人，未与试者约五十余人。取中十五人：一等刘纶、杭世骏五人，二等齐召南、陈兆仑、沈廷芳十人，照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例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翌年七月，补试续到者二十六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分别授检讨、庶吉士〖33〗。

是科博学鸿词，颇受世人訾议。杭世骏感慨云：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厉鹗）之诗，稚威（胡天游）之古文，绍衣（全祖望）之考证，近代罕

有伦比，皆不得在词馆，岂非命哉！陆以湉则谓“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次博学鸿词，其制微有不同”。近人孟森则据此对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制科作一比较曰：“己未惟恐不得人，丙辰惟恐不限制；己未来者多有欲辞不得，丙辰皆渴望科名之人；己未为上之所求，丙辰为下之所急；己未有随意敷衍，冀避指摘，以不入彀为幸，而偏不使脱羁绊者，丙辰皆工为颂祷，鼓吹承平而已。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妆点门面，乃士有冀幸于国家，不可以同年语也。”商衍鎏也批评是科“张廷玉主试事，托慎重之名，苛绳隘取，如淹通经史之桑调元、顾栋高、程廷祚、沈彤、牛运震、沈炳震，文章诗赋之厉鹗、胡天游、刘大櫆、沈德潜、李锴，他如裘曰修、钱载等，皆一时绩学能文者，俱未入选，颇失士林之望焉。”〖34〗

十月初四日（11月6日）

32 乾隆帝谕命革除广东与外洋贸易正税之外 10%附加税。该谕略曰：朕闻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时，泊于黄埔地方，起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给还。至外洋货船输税之法，每船按梁头征银二千两左右，再照则抽其货物之税。乃近来夷人所带炮位听其安放船中，而于额税之外，将其所携置货现银另抽加一之税，名曰“缴送”。朕思从前洋船到广，既有起炮之例，仍当遵行，至于加添缴送银两，尤非朕加惠远人之意。著两广总督查明旧例，裁革“缴送”税银，并将朕旨宣谕各夷人知之。

“缴送”，即 10%附加税，雍正六年（1728）定，由行商代交〖35〗。英商大班曾向两广总督提出抗议，但无

结果〖36〗。“缴送”奉旨裁革后，外商曾向两广总督致送馈赠，“据说数目高达三万两银子”〖37〗。

十一月初五日（12月6日）

33 首举“御门听政”〖38〗。

34 命协办大学士徐本为东阁大学士。

初九日（12月10日）

35 重定侵盗钱粮例。向例侵盗钱粮数满三百两拟斩，一千两以上不准援赦。至是改为数满千两以上者拟斩；其千两以下，照律杂犯准徒；遇赦，则数逾万两者不准援宥。

二十二日（12月23日）

36 乾隆帝就张广泗所奏苗疆善后事宜三条宣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一、新疆、内地添设官兵驻扎弹压一条，应如所请行。二、请设立郡县一条在目前似可不必，酌设道员弹压巡查似尚可行。三、请将内地、新疆“逆苗”绝户田产酌量安插汉民领种一条不可行，不若添设屯军，无事尽力南亩，万一有警则可就近抵御，且收获可少佐兵食。并谕曰：苗疆之事，可省而不可繁，可拒却而不可招徕。即今之添兵设防，亦不过已经如此办理，于国家颜面有关，难于全撤耳。〖39〗嗣以苗疆平定，命张广泗及所有在事文武官兵俱加恩议叙赏赉。〖40〗

二十三日（12月24日）

37 八旗并田改屯庄。雍正二年（1724），拟仿古制设立井田以解决八旗生计。拨直隶霸州（今河北省霸县）、

固安、永清、大城四州县内务府余地及入官地二百顷为井田，将八旗无产业男丁一百户派往耕种，每户授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共力同养公田。其耕种之人，每名给银五十两，以为置办种子牛具农器之用。至是，此项复古之制窒碍重重，难以为继，只得改井田为屯庄。管理井田事务都统甘国璧题准屯庄事宜：一、原受田各户应令按亩完纳屯粮。二、八旗改屯人户，嗣后身故有子者自应顶补；倘遇无子寡妇，可留地四十亩，以资养赡，即令本屯之人代种完粮。三、改屯庄后，令防御管辖。四、井田向设乡长，仍留供役。五、骁骑校遵议撤回。〖41〗

十二月十五日（1737年1月15日）

38 贵州学政、御史邹一桂《苗民被欺积怨折》奏陈苗疆积弊。略言：黔省积习，无论军民入等，素以欺压苗民为事，平时待之不堪，欺之太甚，积怨蓄怒，发于一朝。故自有明三百年来以迄于今，时服时叛，而不能永靖者，皆由于此。其弊端有：一、贵州苗多民少，劳苦力役之事，皆出于苗。任田畴之耕种者苗也，应官府之徭役者苗也，当民间之佣作者苗也，充富豪之奴婢者苗也，更有甚者，安享其逸之军民皆视苗民为“异类”，稍不如意，詈骂随之，鞭挞继之，用其力而不偿其值，利其有而不恤其生。二、苗民数十年血垦之田，为绅衿巧取豪夺，故黔省以霸占苗田而结讼者，比比而是，地方官不分曲直，袒护绅衿，以致苗民失业，无以为生。三、苗疆汛兵、营兵、衙役欺压勒索苗民，凡苗民负货经过者，多短价勒买，稍不从命，即殴辱拴锁，沿汛之处，每年帮草贴料出有陋规，凡遇巡

查递送经过歇宿，亦骚扰不宁，需索不已，至欺压凌辱之事，有不可明言者。四、城市屯堡居民压价收买苗民粮草牲畜，铺户商人则又高抬价值，盘剥苗民，故贵州市语有“无苗不富”之说。苗民受欺之时，则隐忍而不言，或言之而莫理，积之日久，乃一发其胸中之毒，揭竿而反，此亦事势之必然者。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42〗

前此，经略苗疆张广泗亦奏及官军杀戮降苗。略言：清江、台拱（今贵州省台江县）等处，自镇将以至备弁，才具平常，对苗疆地势茫然不晓，苗乱以来，坐受攻围，一筹莫展，而其中剿抚乖方，庸劣偾事者，以都匀副将冯茂为甚。冯茂驻扎八寨，有苗人自将其寨旁林木悉行砍伐，毁垣填壕，以示不反。冯茂贪其易剿，反潜夜发兵袭而杀之，又于进剿九门等寨时邀击杀戮投诚苗人数十，复传集九门一带已抚苗人赴营领赏，诱至卡乌河下斩杀六百余人，以致八寨、九门等处苗众结为死党。〖43〗

十七日（1月17日）

39 就划分中俄乌第河未定界一事理藩院复函俄国枢密院。雍正十二年（1734）十二月二十日，理藩院曾致函俄国枢密院，提出划定乌第河一带界线，俄方以“没有关于这些地区的可靠资料”为由，欲推迟划界事宜，并以俄国女皇陛下名义复函理藩院。本年冬，俄国信使沙雷金少校携信函抵京商谈。其离京前夕，理藩院将有关乌第河划界等事复函交付带回，复函内容如下：一、皇上根据俄方要求，恩准对乌第河一带未划界地方仍维持原状，直到俄方派遣官员至国境处理此事为止；根据和平条约，双方对

本国属民要严加管束，防止他们越过国境，发生任何争端。二、皇上获悉俄方交还逃人后，表示赞赏，中国边疆大臣早已奉命一切遵照条约办理。〖44〗

40 是年冬，内阁学士方苞上《请定经制折》。略言：我皇上御极以来，发政施仁，敦典明教，期岁之中，四海喁喁，向风怀德，人心之感动，未有过于斯时者也。但土不加广，而生齿日繁，游民甚众，侈俗相沿，生计艰难，积成匮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给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矫革敝俗，建设长利，而摩以岁月之深，未易至此。臣尝通计食货丰耗之源，详思古今政俗之异，窃见民生所以日就匮乏之由，实有数端，矫而正之，即渐致阜丰之本。但人情狃于所习，立法之始，必多异说，以相阻挠，愚民无知，亦未必皆以为便。而断而行之，三年以后饥民可渐少，十年以后中家资聚渐饶，二十年以后则家给人足而仁让可兴矣。一请禁烧酒，一请禁种烟草，一请饬佐贰官督民树畜，一请禁粟米出外洋，一请令绅士相度浚筑水道。

臣所陈五条，皆民间细微之事，然通计物材民用生长撙节之分数，则植基甚广，而取数多，骤视若迂远而无近功，然渐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征之实效。盖天地之生财有数，不在官则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经，少所损，即多所益。惟广开生物之源而节其流，俾菽粟日多，畜产丰饶，百物皆贱，致银钱虽艰，而足衣食则易，然后可积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耻贪欺，士敦志行，民安礼教，吏禀法程，然是数者，不可以法驱而威禁，必万邦臣庶，无贵贱贫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宽然无忧，

然后牖之而易明，导之而易赴。惟我皇上审察详议而断行之。〖45〗

41 俄国商务代表兰格率领俄国第三批商队到达北京，翌年春离京回国。在京期间，兰格曾向理藩院递交一份备忘录，抱怨中方限制过严，俄国商队未能享受贸易充分自由，并对监护官提出控告。经中俄双方交涉，对俄国商队限制有所放宽，“俄国人的生意又有了起色”。兰格等在京受到乾隆帝召见，据俄方记载，“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46〗

42 是年，户部银库〖47〗收支情况：雍正十三年（1735）底户部银库旧存银三千四百五十三万零四百八十五两〖48〗，本年收入银一千四百七十八万九千二百八十两〖49〗，支出银一千五百三十六万零一百四十一两〖50〗，实存银三千三百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二十四两〖51〗。捐纳一项为三百二十二万二千二百三十六两，占全年收入21.79%〖52〗。直隶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旗各镇协营官兵俸饷及折给粮米、马匹、料草等项军需银一千六百二十六万四千八百二十两〖53〗。办铜七百五十九万八千九百斤〖54〗。

43 山西临汾（今山西省临汾市）等十六州县丁徭全数归入地粮；祁县等八州县丁徭酌归地粮，余仍随丁征纳；平遥县原额丁银八千一百五十五两余，是年归入地粮二千六百六十一两余，余仍随丁征纳。山西丁归地粮，自是年始。〖55〗

〖1〗《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十。

〖2〗参见：《谢梅庄先生遗集》卷一《进学庸注疏疏》；《清史稿》卷二九三《谢济世传》。

〖3〗《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五辑 427—429 页，商盘《奏陈请停内外正印各官捐纳以肃铨政折》；二六辑 506 页，李绂《奏陈请改正印捐纳以杜亏空根源折》。

〖4〗《清代捐纳制度》40 页。

〖5〗《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四。

〖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成化十四年（1482）春二月“皇太子出阁就学”条下记：“太子虽出阁，老奄覃吉朝夕侍左右，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时太子方九岁，端本正始，吉有力焉”。此处乾隆帝有眉批，略谓：太子出阁就学，豫教所当慎重，覃吉即老成旧阉，亦只可谨视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岂无可简备宫僚，以资启迪？乃委之寺人，实为非体。以端本正始归之于吉，无识甚矣！俱见该书卷二百六。

〖7〗《簷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

〖8〗《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 131—132、118—124 页。

〖9〗《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 110 页。

〖10〗《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 136—143 页。

〖11〗《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 155、178、157 页。

〖12〗《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 20—210 页。

〖13〗张晓堂《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载《清史研究集》七辑。

〖14〗《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史料》上册 212—213 页。

〖15〗《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30—31 页。

〖1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五辑 444－445 页。

〖17〗《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十一册 4278 页。

〖18〗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陈东林《康雍乾三帝对日本贸易的认识及贸易政策比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 年 1 期。

〖19〗《清秘述闻》卷五。

〖20〗郎世宁（1688－1766），字若瑟，意大利耶稣会士，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传教，后钦召进京，历奉康、雍、乾三朝皇帝，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具有特殊贡献的著名画家。

〖21〗参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 8 页；《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 年 2 期。

〖2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八。朝鲜人称“都请”、“别请”为“密赠”、“别赠”。

〖2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 724 页。

〖24〗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491－496 页。引文据档案《宫中朱批奏折》农业类，1、2 包。

〖25〗《史料旬刊》三三期《四川巡抚王士俊密陈四事折》。

〖26〗《清史列传》卷一八《王士俊传》。

〖27〗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四《杨凝斋先生名时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二《杨文定公事略》。

〖28〗雍正六年（1728）至十二年（1734）清廷用兵贵州东南苗族聚居的古州等地，新设丹江、八寨、清江、都匀、台拱、古州六厅，总称“新疆”。

〖29〗《史料旬刊》二十期《经略苗疆事务湖广总督张广泗密陈董芳诸人行事心性折》。

〖30〗《清史列传》卷一九《张照传》。

〖31〗《（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27。

〖32〗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二《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轼神道碑》；《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二《朱文端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一四《朱轼传》；《澄怀园文存》卷一二《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赠太傅谥文端朱公墓志铭》。

〖33〗《清高宗实录》卷四七。

〖34〗参见：《词科掌录》卷二；《冷庐杂识》卷一《博学鸿词》；《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498页；《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44页。

〖35〗《广东十三行考》374页。

〖36〗《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75页。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记，总督通过一个叫唐康官的人告诉洋商，为获得皇上谕旨废除10%的税，在北京花了一大笔钱，唐康官和商人出一万五千两，欧洲人应分摊其余一万五千两。经英、法、荷兰三国商人协商，英国人出六千两，法国和荷兰人各出三千两（该书一、二卷249—250页）。

〖37〗《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75页。

〖38〗御门听政，又称常朝仪，是皇帝面见大学士及九卿科道等处理政务的仪式。因常在乾清门举行，故称御门听政。御门听政，明代已有之，康熙初期成定制。凡部院题本未奉旨而折角者，谓之“折本”，皆重大紧要事件，积若干件，阁臣奏请御门，奉旨举行。御门时间，春夏以辰初，秋冬以辰正。皇帝出御前，内阁及部院大臣等咸集乾清门外，候侍卫传旨宣入，记注官侍班记注。皇帝升座后，各部院依次进本奏事，奏事毕，退。大学士、学士至御案前承旨，以满内阁学士一人捧折本跪奏，皇帝就此降旨。

承旨毕，与记注官并退，皇帝还宫，御门听政结束。康熙帝于御门时常与大学士等商酌机密重大事务，及雍正年间国家权力中枢转移至军机处，内阁所处理者不过寻常吏事，御门听政亦只例行公事而已，其重要性远非康熙年间可比。

〖39〗《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213—228页。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26。

〖41〗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二一；《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二六九。

〖42〗《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228—230页。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25。

〖4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51—259页。

〖45〗《方望溪（苞）先生全集·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方苞具折时间据《方望溪先生年谱》，载《方望溪（苞）先生全集·年谱·集外文补遗》。

〖46〗《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57—265页。

〖47〗银库系户部三库之一，为天下财赋总汇，各省岁输田赋、漕赋、盐课、关税、杂赋、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凡起运至京者，全部存入银库。宝泉局铸钱亦贮库以待度支。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上谕档》胶片30。以下乾隆二年（1737）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户部银库实存银数均据此件档案，不再注明出处。按法式善撰《陶庐杂录》亦载有自康熙年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户部银库每年积存银数，与档案所记吻合。

〖49〗据《中国厘金史》，《历朝户部银库收入表》。该表末注："据历年户部银库大进册，故宫文献馆档案"。按"户部银库收入"并不包括各省藩库及各地盐法道库、粮储库的收入，"户部

银库支出”亦然。从乾隆二年（1737）起，凡每年户部银库收入银数及每年捐纳银总数均据是表，不另注。

〖50〗据雍正十三年（1735）实存银数、乾隆元年（1736）收入银数及实存银数推算而成。以下各年不另注。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上谕档》胶片30。

〖52〗据《中国厘金史》，《历朝户部银库收入表》。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2843号。按地方军需主要由各省藩库开支。

〖54〗《清代的矿业》上册151—152页。下不另注。

〖55〗《石渠余记》卷三《纪丁随地起》。

清通鉴　卷九四

乾隆二年　丁巳　公元1737年

正月十一日（2月10日）

1 命查办江西税关税课短缺原由。新任江西巡抚岳濬参奏原任巡抚俞兆岳缺少九江（今九江市）、赣州（今赣州市）两关税课、盈余共九万余两，乾隆帝以其中不无情弊，命岳濬查办，并传谕各省督抚令各行稽查。该谕略曰：今就江西一省言之，已少收银十万两，推之各省，则约计百余万矣。如果商民得沾实惠，即更逾此数，亦朕所乐闻，有何吝惜？今京师货物价值，日渐腾贵，而外省亦复不减于前，是各关所减课银，商民并未沾被恩泽，徒饱吏胥之囊橐耳。今督抚诸臣如不能稽查属员，被其蒙混，则庸懦无能，有忝封疆之任，或稍有染指，一经屏斥，断不复加录用。至闰九月，岳濬奏称无着银仅二万五千余两。乾隆帝以证据尚欠充足，命原任巡抚俞兆岳取保开释。

二月初六日（3月6日）

2 乾隆帝就御史薛馧、舒赫德条奏事，召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及九卿，略谓薛馧奏“限田”之议，理虽悖谬，但若加以处分，恐阻言路；其他如劝君“养德性，谨好尚”，不过寻常迂阔之谈；至“起居册档不应进呈御览”，“法司办理特交之事，必引重律”等语，或出于讹传，或并无其事。但薛馧既职司言责，分宜进言，虽限于识见，自呈固陋，然言不必其有当，意犹本乎抒诚，著从宽免其交部察议。至舒赫德奏称“近来九卿多有委靡习气，不实心办事”，“九卿应时常接见，以察其居心行事”等语，朕未尝不接对九卿，诸臣之居心行事，岂惟悉其梗概，亦能察其所安。其中可为国家栋梁、为朕所深服者，尚未见其人也。尔九卿宜各自奋勉，为国家可依赖之人，慎勿自轻自弃，以贻小臣等之訾议。

三月初十日（4月9日）

3 以“满洲杀死满洲，即行正法”立法过严，命嗣后旗人间命案仍依律分别斗殴谋故定绞、斩监候。

十九日（4月18日）

4 准洋船到广仍免于起炮。上年十月免外洋商人“缴送”谕旨中，曾命入泊广州黄埔时必须起其所带炮位，收贮公所。但此项谕令广州地方官有所难行之处。新任两广总督鄂弥达据实向乾隆帝奏称：起炮之例，粤省向来未有成案可循，洋船炮位俱做就在船，请仍照从前，免令起贮。至是，乾隆帝阅鄂弥达折，批谕“照卿奏行”。〖1〗

二十日（4月19日）

5 给事中毕谊奏请缮进经史以资圣治。略言：皇上万机在御，非若青宫无事之年卷帙至繁，岂有秘殿翻书之暇？窃思一日之间，延接臣下之时多，晤对圣贤之时少；兵刑钱谷，所以纷睿虑者多，往行前言，所以益圣心者少。且夫社稷民人，何者非学，而圣德大业，咸备于书。如欲希美于圣神，固必借资于典籍，即思收效于广听，亦当参考于成编。请敕史臣，取经史诸书及古来奏议，日派二人，分缮进呈。〖2〗乾隆帝可其奏，并命科道一体呈录。嗣后又命将每日缮进书折于披阅后交南书房收存，亦可荟萃成书，以资观览。

毕谊，字元复，江苏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由咸安宫教习授内阁中书，雍正十三年（1735）入直军机处。乾隆元年（1736）设总理事务处，满、汉四人入直，谊与焉。数议国家大典礼及大政事，淹雅精确，政府毗倚之。在台垣前后章奏二十余上，皆洞中机要。大学士鄂尔泰尝论当世人才曰："毕某奏议，今之陆敬舆（即唐陆贽）也。"在军机多年，谨慎练达，号称职。〖3〗

二十四日（4月23日）

6 乾隆帝严饬御史谢济世，并抨击科道揣摩迎合陋习。先是，谢济世条奏数事，并称："半年以来，非无可言之事，而无进言之人，此臣之所以不能已于言"等语。乾隆帝谓其所奏之事诞妄支离，且多诡谲之意，命严行申饬。因谕曰：言官陋习相沿，多由迎合。若人主意在综核，臣

工率刻意吹毛求疵，巧避瞻徇之迹而置君德于不问；若人主意在乐闻己过，则又往往于朝廷之政事、吏治得失不言及，甚有臣工不能靖共群僚，或植党援，曾不敢一指摘以远嫌避害，惟事摭拾陈言，以自沽能攻君之名。是其居心之阴巧，乃国家之大蠹也。

7 是月，两江总督庆复奏请开广东矿禁。略言：今各省铜斤，俱令江浙海关兼办，采办外洋之铜，风信靡常，往返多致迁延，且外洋产铜之处，复以中华需铜甚紧，奇货可居，亦将价值高抬留难。欲除采办洋铜之弊，莫如内地开采为便。雍正十二年（1734）广东督臣鄂弥达即主广东之惠、潮、韶、肇等府开矿，虽未举行，而历言开采有利无弊。臣思矿砂原系天生之利，以资国计民生之用。议者每谓开矿人众，易聚难散，极言不可。若就本地殷实商民，官为招徕开采，各有身家，自约束人夫，奉公守法，何有意外之虞？即云该省逼近海疆，恐有匪类潜聚，非他省可比，而该督抚身任地方，自必熟为筹思，果有所碍，岂敢力为陈请？况各商出本开采，为公为己，亦断不肯妄招匪类充工。是开矿之处，全在该管官调度得宜，钤制有法，不在疆域之异。应请开粤东矿禁，广西亦请一体开采，所出之铜备各省铸造钱币。乾隆帝命总理事务王大臣密议具奏。本年五月总理事务王大臣以应询问两广督抚议覆。〖4〗雍正年间广东屡有开矿之议而雍正帝不以开矿为是。至是，广东矿禁之争复起，而广西先已议准开矿矣。

四月初六日（5月5日）

8 乾隆帝亲自剖断众议纷纭之毛城铺浚河一案，并批驳御史甄之璜等妄生议论，阻挠河务。上年夏初黄河从砀山县毛城铺漫溢，乾隆帝以萧、永等屡遭水患，令该督抚、总河等查奏。后据督抚等奏请疏浚毛城铺以下河道，以达于洪泽湖，复出清口，仍与黄河相汇入海。淮扬籍京员夏之芳等则联名陈奏，以毛城铺减下之黄水与淮河七十二溪之水涌入洪泽湖，危及高家堰而有妨淮扬之民生及运道安全。乾隆帝览奏不能无疑，遂命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等不可固执己见，王大臣一时亦不敢定案。

至是，乾隆帝据高斌等面奏及所呈河图，允准毛城铺以下浚河方案。而御史甄之璜、钟衡又奏，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以致直隶地方亢旱无雨。乾隆帝以“从来地方重务每妄生议论，动有阻挠，乃明季相沿之陋，此风断不可长”，命将甄、钟革职，交部严审，夏之芳交部严议，并降谕令淮扬士民周知。翌日，内阁学士雅尔哈善援引汉文帝、唐太宗故事请宽甄、钟等处分，有旨切责。乾隆帝并谕：比来如河南郑州一案，孙嘉淦、富德、吴应棻等各持意见；周琬一案，都察院与鄂善互相攻讦；今毛城铺一事又复众论参差，若踵此而行，徒有妨于国体，毫无益于公事。总之，言路不可不开，公私不可不辨。如果朕某事未当，能直言其失，朕必乐于听受；诸王大臣某事有误，能直指其非，朕亦必为之奖许。若无稽之言，弗询之谋，即古圣人所不听不庸，而怀私挟诈，希图混淆政务，尤当惩一儆百，此并非阻塞言路也。不久复宽减对甄、

钟、夏三人的处分。〖5〗

9 命减江、浙白粮〖6〗。清沿明制，江苏、浙江两省岁征白粮二十二万余石至京，至是命其中十二万石改征漕粮，其余十万石照征。是为清廷首次白粮改征。

十五日（5月14日）

10 礼部侍郎吴金奏请台湾设省，并专设巡抚弹压。王大臣等议覆，以台湾不过一府四县弹丸之地，设省于体制不合，于事无益。驳回吴金所请。〖7〗

十九日（5月18日）

11 赐允禩、允禵辅国公虚衔。

允禩，乾隆帝十叔，雍正二年（1724）四月获罪削爵禁锢。允禵，帝十四叔，雍正四年（1726）五月获罪削爵圈禁。乾隆帝登极，开释允禩、允禵，至是复封辅国公。

二十四日（5月23日）

12 令定边左副将军额驸策凌复书噶尔丹策零。先是，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遣人致书喀尔喀车臣汗，略谓前大皇帝赐书令我等游牧不得过阿尔台，想非出大皇帝旨，特喀尔喀台吉疑我逼处阿尔台，怂恿部院大人为此耳。阿尔台乃我祖父所贻，故难让给，自今和好后，尔我杂处何妨？若兴兵构怨，尔我两伤。况大皇帝为尔用兵，尔喀尔喀自当供应；即我兵至时，口粮亦不免取给于尔。〖8〗事闻，乾隆帝揣测噶尔丹策零意欲请和，又惮于遣使，故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代拟额驸策凌复函。至是，王大臣遵旨拟复函具奏。

复函逐条批驳噶尔丹策零书，并以额驸策凌名义表示，已奉大皇帝谕旨，“如尔难于遣使，我当代奏，令尔使进京，共成和好”。

五月初五日（6月2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丁巳恩科三鼎甲：状元于敏中，江南金坛（今江苏金坛）人；榜眼林枝春，福建福清人；探花任端书，江南溧阳（今江苏溧阳）人。至是，赐一甲于敏中、林枝春、任端书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孙宗溥、宋邦绥、观保、乔光烈、冯钤等三百二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大学士张廷玉、左都御史福敏，副考官副都御史索柱、吏部侍郎姚三辰。〖9〗

初六日（6月5日）

14 准广西开矿。广西巡抚杨超曾题称：粤西各属向出银铅铜矿，今宣化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试采铅矿有效，并无妨碍民间田园庐墓及毗连交趾、逼近广东之处，题请开采。下部议行。

初七日（6月4日）

15 乾隆帝以“为君难，为臣不易”为题，于乾清宫亲试满汉各翰林。嗣后乾隆帝又阐发为君之难，在于“崇尚宽大，则启废弛之渐；稍事振作，则长苛刻之风。言路不开，则耳目壅蔽，将欲达聪明目，而无稽之言，勿询之谋，驰骛并进，不惟不足以集思广益，且足以淆乱是非”。

初九日（6月6日）

16 命禁北五省烧锅。上年冬内阁学士方苞上《请定经制折》，内陈禁烧酒曰：民以食为天，而耗谷之最多、流祸之最甚者，莫如酒。窃计天下沃饶人聚之地，饮酒者，常十人而五，与瘠土贫民相较，以最少为率，四人而饮酒者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若能坚明酒禁，是两年所积，即可通给天下一年之食也。但民愚无知，一旦尽用周官之法，不无骇诧，莫若先严烧酒之禁，而他酒仍其作。盖西北五省，烧酒之坊本大者，每岁耗谷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百石；烧坊多者，每县至百余，其余三斗五斗之谷，则比户能烧。即专计城镇之坊，大小相折，以县四十为率，每岁耗谷已千数百万石。北方平壤无塘堰以资灌溉，生谷之数本少，且舟楫鲜通，猝遇荒歉，输运艰难，而可使岁耗千数百万石之谷哉？〖10〗

至是，乾隆帝谕：养民之道多端，而莫先于储备，所以使粟米有余，以应缓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余，必先去其耗谷之事，而耗谷之尤甚者，莫如烧酒，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五省（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今即以一州一邑而计，酿酒岁耗谷米，少者万余石，多者数万石，通计河北五省，已不下千余万石。朕筹之已熟，北五省烧锅一事，当永行严禁。

寻刑部尚书孙嘉淦以“烧锅之禁，无益于盖藏，而有损于生计，止宜于岁歉，不宜于丰年”，力请丰年开烧酒之禁，略言：所谓作酒醪以糜谷者，为黄酒言之也。黄酒之曲，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糯粳秫黍，此皆五谷之中最精

且良，糜之诚为可惜。若白酒则用高粱，而佐以豆皮、黍壳、谷糠之类，其曲则用大麦，杂而成酒，可以得重价，其糟可以喂六畜，此乃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而害有益也。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则是使天下亿万亿兆饮烧酒之人，皆转而饮黄酒。饮烧酒四两而醉者，饮黄酒二三斤而不足，则黄酒之沽，必什倍于前，而小麦糯黍之费，不可以数记矣。省大麦、高粱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糯黍之精且贵者，此臣所谓无益于盖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计，则岂特口食已哉？必将以釜甑爨而以铁耕，百工之所为，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税粮之征，衣服盐蔬之用，婚姻丧葬之费，非粜五谷无由得也。故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皆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计十年之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也。今北五省之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秸秆，则其颗粒宜有所售卖。烧锅既禁，则富民不买高粱，而贫民之高粱虽贱而不售，而又必需酒，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既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秕糠穗谷之类，堆积而不能易钱，牛羊猪鹅等畜，艰食而不能肥壮，自然之利全失，则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之而售，则家无盖藏；粜之不售，则完纳税粮，以及衣服婚丧之用皆绌。此臣所谓有损于生计者也。臣愚以为烧锅之禁或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歉岁粒米维艰，则大麦、高粱之类，亦可以疗饥，禁之诚为有益，但止可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处不必通行。至丰年米谷足食，则大麦、高粱之类，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开通酒禁。〖11〗

奏入，乾隆帝降旨命王大臣会同九卿重议烧锅之禁。略曰：朕之所以命禁烧锅者，原为民食起见，今观孙嘉淦所奏，是严禁亦有必不可行者。王大臣不可曲从朕旨，亦不可回护孙嘉淦，其和衷定议以闻。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旨亦可收回，何难改正耶？

17 是月，乾隆帝批谕大学士、总理海塘浙江总督嵇曾筠奏折曰：颇有议卿于属员中，若道府大员举劾无一不当，而佐贰之举劾差遣，颇有物议云云。朕即谕彼曰，此足见大学士之公矣。盖利在大员而举劾皆公，则公可知矣，至佐贰微员，岂能一一皆悉？以此致干物议，朕不之怪也。然既有此论，不可不告卿，其益加奋勉，必微瑕尽无，斯成全璧，不亦佳乎？又浙省武备渐弛，卿其整饬之！

18 福建总督郝玉麟奏报擒剿台湾“逆番”情形。略言：生番犷野难驯，从前归化之社，每有行凶，扰害地方。不行执法，恐熟番效尤，逐加惩治，又屡抗拒生事，且一经归化，汉人得以出入，犯法之徒，走匿其地。嗣后各社生番，似应听其自便，严饬通事等，不必诱其来归。奉朱批：“是极。”

六月初二日（6 月 29 日）

19 乾隆帝训谕九卿，略曰：朕临御以来日与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一切机务，并非疏远九卿大臣也，以国家政治自有应密而不可概以宣示众人者。如召对九卿，而九卿中有能启心沃心以裨益政教者，岂不尽善？今观九卿中能副

朕之期望者，甚属寥寥。即如烧锅一事，朕已降旨严禁，而孙嘉淦折奏以为有不便于民之处，朕复降旨令九卿毋得曲从朕旨，回护嘉淦，再行详确定议。夫已经降旨之事，朕尚不难收回成命，尔等九卿又何所用其瞻顾耶？九卿于朕躬尚且不必瞻顾，则于同朝僚友更何所用其依违耶？如果各有所见，不能强同，何妨两议三议，以待朕之裁定。总之大臣任事以和衷为贵，而和必出于公，断未有公而不和者。〖12〗

十三日（7月10日）

20 命北五省督抚就禁止烧锅一事各抒所见，不必会同商酌。随后五省督抚有请仍旧照例严禁者，有请宜宽于丰年而严于歉岁者，有请不必禁止者，有请永行查禁者，有请严禁踩曲兴贩者。

本年闰九月，经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建议禁止烧酒一事各省可因时制宜，实力奉行，以观成效。惟踩曲当严禁，凡踩曲贩运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得旨允行。

此次论议酒禁期间，总理事务大学士鄂尔泰尝询及军机章京陈兆仑，陈兆仑致书不宜禁酒。略言：天下承平日久，狃于休养之乐，安知耗谷之患？造酒事习而工省，无论资本多寡。愚尝往来于齐鲁燕赵间，五里十里之堠，三家四家之村，旷荡萧条，一无所有，惟烧酒鸡卵，家蓄而户累焉。其寒冬置于于怀，两人合衣而下无襦绔者，股战而颜酡，非一人也。至于缚草为亭，呼客驻马，招之立应，欢然探囊，何者？酒不费钱而温如挟纊故也。其他赤脚老妪，裸体童男，扶路叫号，一钱莫与，所逊于亭中人者，

不过数升资本，即已狼狈若此。夫此村堠之民岂皆有力能为烧锅者哉？而既禁烧锅，则未有安置此辈之所，而此辈固满于齐鲁燕赵间矣。若其有力之家业于是者，宽游其生于平日，骤禁其法于一时，其势不出于抵死触禁不止，而此抵死触禁之人，又满于河北五省中矣。夫弊有积重而不可返，利有至美而难以兴者。尚书孙嘉淦虑之于禁止之后，以利为害，愚则虑之于申禁之时，未有利而先见害。似宜一思而再思也。〖13〗

礼部侍郎方苞则再次具折直陈，力主禁酒。略言：我皇上特降谕旨，永禁烧酒，此诚经国之大猷，足民之本计，备荒之实政也。嗣因孙嘉淦条奏，发王大臣九卿公议，所见不同，各为一议，并呈御览，复发北省督抚公议，所议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日九卿复齐集会议，谓不宜禁者十之八九。在诸臣惟虑开烧锅者之失业，而臣所虑者在烧锅屯谷既多，虽遇丰年，米价亦贵，而穷民艰于得食；诸臣所虑者，大丰之年，谷贱伤农，故争言惟俭岁宜禁，而臣所虑者，则在俭岁，虽禁亦无谷可积，倘遇灾荒少剧，虽不惜国帑，亦无谷可籴，终不能救穷民之流殍，而廑圣主之忧劳。伏念自汉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为盗贼皆由饥馑，蓄积备荒之道自不可以不豫。即如雍正八年（1730）河南卫、彰等处旱荒，田文镜匿而不报，寻世宗宪皇帝访闻，立遣侍郎王国栋驰驿往赈，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惟中家素有储蓄者，尚能自保，其余得赈而免于流殍者十之二三。其就食他省者，虽所经州县廪给资送，而转死于疾病者，尚不可胜数。伏乞皇上遍询谓烧锅不可禁之诸臣，

设更有如雍正九年（1731）卫、彰之旱灾，将何以赡之？倘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旱荒，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诸臣果有善策，即听开烧锅之禁；若并无其策，则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14〗

21 谕诫九卿及南书房翰林等不得泄露机密。先是，廷臣传言李绂授仓场侍郎，张坦麟授江苏巡抚，有御史刘元燮奏请严禁妄传。乾隆帝遂命王大臣询问，刘称闻内阁学士汪由敦曾去坦麟家称贺，而汪由敦未得旨即具疏申辩。至是，乾隆帝以汪由敦耳目颇广，必为招摇生事、不安分之人，命革去内阁学士。因谕曰：妄行传说，甚至吓诈生事，此向来南书房之陋习，经皇考十三年以来教诲殷勤，此习已渐改革。嗣后九卿及南书房翰林等务当小心恪遵，凡有关系之事，倍加缜密，不可纤毫泄漏，遇风影之谈，犹不可轻信传播，以惑众听。如有仍蹈前辙者，经朕访闻或科道等官纠参，必加严惩。〖15〗

七月初五日（7月31日）

22 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于后藏扎什伦布寺圆寂。

五世班禅罗桑益喜（1663—1737），又作罗桑意希。后藏沱贾（今西藏南木林境内）人，藏族。后从五世达赖受戒学法。为六世达赖仓桑嘉措之师。年五十一，康熙帝赐其金册玉印，封“班禅额尔德尼”，是为班禅额尔德尼名号之始。雍正六年（1728），奉旨统理后藏拉孜、昂仁、彭错林等地，是为班禅活佛受中央政权之命掌管直辖地区

之始。至是圆寂，寿七十五。〖16〗

初八日（8月31日）

23 命直隶总督李卫会同直隶总河刘勷即速堵筑永定河漫口。本年春夏间直隶等地亢旱，至六月十三日后复大雨连绵，畿辅一带山水骤发，永定河南北两岸决口四十余处，附近田禾庐舍悉被冲塌淹潦。协办大学士顾琮会同李卫、刘勷奏请仿照治黄之法于永定河南北两岸外加筑遥堤〖17〗。有旨令速行。复以顾琮、李卫等加筑遥堤并非探本清源之计，遂命大学士鄂尔泰亲自前往查勘直隶河道。闰九月，鄂尔泰折奏根治直隶河道方案，略谓永定河水势、水性与黄河不同，顾琮等建议仿照黄河修筑遥堤之议万不可行。应就现在之河形，顺南下之水性，于半截河堤北改挑新河，移北堤为南堤，另筑北大堤。如此则河、淀攸分，下口无阻，而后自半截河以上，逐段挑挖上游河身。再于南北两岸分建滚水坝〖18〗四座，各开引河〖19〗一道。经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会议议准，乾隆帝命依议速行。

二十日（8月15日）

24 改定遣犯佥发、改发之例。乾隆元年（1736）定例，遣犯不宜发往盛京等处，嗣后改发云、贵、川、广等省烟瘴地方。至是改为：凡民人有犯强盗免死减等等九项律应发遣为奴，且有妻室子女者，仍照旧例佥发宁古塔、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八月二十六日（9月20日）

25 大学士总理海塘事务嵇曾筠疏言，浙西海塘拟建鱼

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三十丈，勘估物料夫工银一百零六万九千六百两。得旨允行。本年十月海宁石塘竣工。从乾隆二年（1737）至八年（1743）先后筑鱼鳞大石塘六千零九十七丈，共用银一百一十二万余两。〖20〗

九月初三日（9月26日）

26 因御史舒赫德奏请将各省税务归并旗员管理，乾隆帝特宣谕此事徒长旗员贪黩之风、侵蚀之弊，断不可行。该谕略曰：此奏以为旗人生计艰难，若管理税务则可沾余润，以资养赡。不知国家设立关隘，原以查察奸宄，利益商民，并非为收税之员身家之计也。若以旗员贫乏而差遣，是导之使贪也。况当日旗员管理关务者，亦指不胜屈，惟视此以为利薮，因而身罹罪谴，籍其家产，累及子孙，岂可使之覆蹈前辙？且各省委办税务，率多道府等官，并无满汉之别，如满洲有任道府而廉洁自爱者，何尝不可委派，而必定以为例乎？朕御极之初，图理琛即为此奏，总理事务王大臣亦以为可行，朕并未俞允。后此陈奏者纷纷，朕概不准行。今舒赫德又条奏及此，可将朕此旨宣示，毋得以断不可行之事再行妄奏。

十一日（10月4日）

27 颁发康熙帝《御制文集》、雍正帝《朱批上谕》及乾隆帝为皇子时所著《乐善堂集》各十部于官学。后经孙嘉淦奏请，又增给乾隆帝御制《日知荟说》及《乐善堂集》各四十部分发国子监诸生传诵。〖21〗

二十六日（10月29日）

28 以京师钱价日昂，乾隆帝命京师钱铺不得囤积钱文，抬高钱价。该谕略曰：上年八月借八旗官兵一年饷银，京师钱价、物价顿昂；目下又借八旗兵丁半年饷银，而帑银未领出，钱价、物价已骤长。著步军统领等晓谕铺户，速令悛改，否则国法难宽。清制，纹银一两换钱一千文，是时京师银贱钱贵，银一两只兑大制钱八百文。〖22〗乾隆帝以钱价昂贵，系由操银钱兑换业之钱铺囤积制钱，有意抬高钱价以盘剥八旗官兵。

29 是月，江苏苏州府虎丘立《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碑文中提及染坊排污，“满河青红黑紫”，附近居民“无不抱愤兴嗟”。〖23〗

闰九月初一日（10月24日）

30 谕禁四川于耗羡之外，另收所谓“余平”〖24〗。命各省督抚查明有似此者奏请禁革。

31 因贝勒颇罗鼐言称内地之兵驻藏有益，乾隆帝命暂停撤回在西藏驻防与台站兵丁，工部侍郎杭奕禄仍留西藏驻扎办事。

十二日（11月4日）

32 停贵州古州苗田屯军。先是，从贵州总督张广泗议，以“逆苗”、“叛苗”绝户田地安设军屯。嗣因云南总督尹继善至京陛见，乾隆帝询及苗疆事务，尹继善一一陈奏，乾隆帝得知其中种种情弊，遂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略谓：从

前屯田之意，原因该督等奏系无主之绝产，故有此议。今看来此等苗田，未尽系无主之产。或经理之人以为逆苗罪在当诛，今既宥其身命，即收其田产，亦法所亦然。殊不知苗众自有之业，一旦归官，目前虽惕于兵威而非出于本心，安能保其久远宁贴耶？至于拨换之举，在田地有肥瘠之不同，亩数又有多寡之各异，岂能使苗众无丝毫较论之念乎？苗田屯军大非皇考与朕经理苗疆之本意。可速将朕旨驰寄张广泗，令其即行停止。

33 巡视台湾御史白起图条奏台湾善后事宜，经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条条准其奏请：一、严禁民人私买番地，并将近番地界画清，所有私占番地勒令归番。二、严禁班兵偷入番社滋扰。三、严禁民人私娶番妇。四、饬文武官员互相稽查。

十四日（11月6日）

34 乾隆帝谕命从乾隆三年（1738）开始，各省大小衙门人役工食共计银十二万余两俱于地丁项下全数支给。

十五日（11月7日）

35 命恩恤难夷。该谕略曰：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歧视，外邦民人既到中华，岂可令一夫失所？嗣后如有似此被风漂泊之人船，著该督抚督率有司，加以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

二十九日（11月21日）

36 以云南布政使陈宏谋身为粤人而言粤事降旨饬责。

雍正年间，广西巡抚金鉷奏准本省废员及外省官生可借垦荒报捐。陈宏谋则奏陈广西新垦地亩不实，“报捐者只就各属搜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多弊混”。陈宏谋，广西临桂（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时为云南布政使也。迨乾隆帝御极，陈宏谋复力陈其弊，略言：金鉷欺公累民，自开捐报垦，实未垦成一亩，请将捏报捐纳及勒比首报之田豁除。时金鉷内迁刑部侍郎，疏辩。乾隆帝命鄂弥达与新任广西巡抚杨超曾秉公确查。寻鄂弥达奏覆，称陈宏谋言之过甚，杨超曾对陈宏谋不无瞻徇，请另简大员来广西查办。乾隆帝以鄂弥达为是。

至是，陈宏谋复密奏此事，乾隆帝大起反感，谕曰：陈宏谋身为滇省藩司，广西借垦报捐，并非伊任内之事，其始初之奏犹云据已知而直陈，以备采择，既降旨交与他人查议，则惟有静候，无再言之理。乃不待督抚诸臣议覆，而又为是渎奏，竟俨然似以为不如伊所奏不止者，是诚何心？且伊为粤人，即所言尽是而从之，犹启乡绅挟持朝政之渐，况未必尽实乎，殊属冒昧之至！著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将来之戒。经部议，降二级调用，为直隶天津道。嗣经鄂弥达覆奏广西捐垦田亩多不实，金鉷及私派加征各员亦降革如律。〖25〗

十一月二十七日（1738年1月16日）

37 庄亲王允禄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乾隆帝“勉从所请”，并命总理事务庄亲王、果亲王允礼、大

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公讷亲，尚书海望，交宗人府、吏部议叙。至此，雍正帝逝世后所建立王大臣匡赞辅弼、总理事务体制历时二十七个月宣告结束。

寻以总理事务议叙，授大学士鄂尔泰为三等伯，复以“朕之视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一切恩眷，均属一体”，亦授张廷玉三等伯。

二十八日（1月17日）

38 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先是，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二十八日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至是，乾隆帝宣谕：昨庄亲王等奏辞总理事务，情词恳切，朕勉从所请。但目前两路军务尚未完竣，且朕日理万机，亦间有特旨〖26〗交出之事，仍须就近承办。遂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军机处恢复之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汪由敦代劳），满文则班第，蒙文则纳延泰。〖27〗

39 乾隆帝不准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辞解部务。略曰：数年来屡有人陈奏大学士不应兼管部务者，此乃就常例而论，不知国家委用大臣，随时变通，只期有裨政治，难以拘执成规。皇考当日命鄂尔泰、张廷玉兼理部务，迄今多年，朕御极以来，亦知兼摄为难，二臣亦屡以为请，而其中实有难于更易之情势。俟数年之后，朕酌量再降谕旨。鄂尔泰仍著兼管兵部，张廷玉准其解退户部仍兼管吏部，大学士迈柱、徐本不必兼管工部、刑部。〖28〗

二十九日（1月18日）

40 御史陈其凝疏陈“二欲宜克，二私当省”，望乾隆帝在二十七个月释服以后，常怀敬慎谨惧之心，屏除“心志之欲”、“耳目之欲”，警惕滋长“怀安之私”、“好谀之私”、“近佞之私”，为政早夜兢兢，纳谏从善如流，广开众正之路，杜闭群枉之门。得旨嘉奖：“年来言官能如此陈奏者甚少。陈其凝著交部议叙。”

十二月初四日（1月23日）

41 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册封庶妃高氏为贵妃〖29〗。旋又封皇后之父、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为一等公。

初六日（1月25日）

42 正黄旗汉军都统允禧奏请饬令八旗王大臣查核佐领人员折子、家谱。先是，因八旗人等争控佐领不休，雍正帝命八旗王大臣根据《实录》及无圈点满文旧档，初拟福朱里佐领〖30〗一百四十八个、世管佐领一百五十七个，并通谕八旗。嗣后，旗下之人仍为争本人身分或争佐领管理权互相构讼。至是，允禧据乾隆帝屡次谕旨，奏请由各旗开列福朱里佐领、世管佐领编设根由，及各佐领下人员姓氏、籍贯、入本佐领缘由，缮造清折，连同各家家谱，注明“有分”、“无分”，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八旗大臣查议。得旨准行。〖31〗翌年十一月，定佐领承袭例：其福朱里佐领，惟从始立佐领人员子孙中挑选承袭，无论其曾否管过佐领；其世管佐领，惟将初管佐领人员子孙作为应得正分，续管佐领人员子孙分别情况，或拟正，或拟陪、拟

备。

十四日（2月2日）

43 乾隆帝命密寄各省督抚，就如何办理常平仓〖32〗出粜、买补之法定议具奏。该谕略曰：常平仓虽为济民而设，但乡民往往不能均沾实惠，奸民、仓书乘机暗窃盗卖，至买补时又克剥富户，扰累小民，其中弊端种种，朕知之甚悉。

十五日（2月3日）

44 乾隆帝命传谕陕西巡抚崔纪妥善处理凿井灌田事宜。先是，崔纪奏称关中平原八百余里，农民遇旱则束手无策，惟凿井灌田可补雨泽之缺，请准许将地丁、耗羡银两借给无力贫民以资凿井之费，分三年清还，并请免以水田升科。得旨嘉奖，并准不照水田升科。会改调湖广总督德沛从兰州赴任过陕，以途次见闻，向乾隆帝奏陈陕西凿井于民无益。是时崔纪尚未之觉，仍向乾隆帝详细陈报开凿井口数目。至是，命传谕崔纪，据闻陕西凿井民有怨言，令其详勘地势，务收凿井之益，而去闾阎之扰。翌年春，改崔纪巡抚湖北，旋新任陕抚张楷遵旨覆奏陕西凿井灌田之事，据称井灌之法，不虑开凿之不多，而虑民力之不给，前抚臣崔纪之失不在凿井，而是务期速效，以致人力不周，不能收多井之利。

十七日（2月5日）

45 复允祉诚郡王号。原封诚亲王允祉，康熙帝第三子，雍正十年（1732）闰五月幽死，以郡王礼葬。至是，乾隆

帝命追谥“隐”，并复原封王号。〖33〗

三十日（2月18日）

46 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嗣后每年岁末，大漠南北蒙古诸藩王、贝勒、台吉等更番入朝，乾隆帝于除夕日宴于保和殿，礼极隆重。此为乾隆帝释服后首次筵宴外藩，以后每年除夕皆如是。

47 是月，御史舒赫德折奏收撤八旗生息银两事，略言：查八旗各省俱有生息银两，以为兵丁喜丧之用，诚善政也。但贸易通融，乃商贾之事，非朝廷之体。论者以为此项若一收撤，恐兵丁将无所赖。臣愚以为，此不揣其本之论也。夫于京城各省，商贾之外，官立买卖取息，以为赏赐之用，名为有益，实则收百姓之余财，聚兵丁之正饷，为辗转流通地耳。且以国家之王大臣理之，体制更安在哉？盖生息银两，行之十有余年，计所交利息已浮于本银，而原领本银现仍资息，是以有数之公帑，营无尽之利息，纵以之赏赐兵丁，然行之有年，实未免损下益上之弊也。至于各省生息银两，查有本银交完，现以利银资息者，亦尚有未全交完本银者。臣请皇上敕下各该管之大臣，其以利银资息之省份，所有银两不必在公办理，只以轻利取息，不用本上加本，利上加利，每年即将所得利息分赏兵丁。其未交完本银者，令其陆续交完，俟利息足以资生时，亦照前办理。如此，则财不在公，既可流通于下，而兵丁赏赐，仍可不至缺乏，国家庶免贸易之名矣。〖34〗奏入，留中。〖35〗

48 是年，户部银库实存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八两〖36〗，直隶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七百七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一两〖37〗，办铜一千零八万九千一百余斤。

〖1〗《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36 页。

〖2〗《清经世文编》卷九《请缮进经史以资圣治疏》。

〖3〗《枢垣纪略》卷一八、二七。

〖4〗《清代的矿业》上册 37—39 页。

〖5〗《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178—179 页。

〖6〗白粮系清廷在江苏苏州、松江、常熟三府，太仓一州，以及浙江嘉兴、湖州两府专额征收的糯米、白粳米，专供京师皇室、百官及外来使节食用。

〖7〗《明清档案》七一册，A71—91。

〖8〗《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三。

〖9〗《清秘述闻》卷五。

〖10〗《方望溪（苞）先生全集·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

〖11〗《清经世文编》卷五一《请开酒禁疏》。

〖12〗《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193—194 页。

〖13〗《清经世文编》卷五一《上鄂相国论酒禁书》。

〖14〗《方望溪（苞）先生文集·集外文》卷一《论禁烧酒事宜札子》。

〖15〗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196—197 页；《清史列传》卷一九《汪由敦传》；《清史稿》卷三百二《汪由敦传》。

〖16〗参见：《七世达赖喇嘛年谱》，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 年 3 至 4 期；《班禅额尔德尼传》98 页。另法尊法师所著《西藏佛教史》则记五世班禅圆寂于乾隆二年（1737）八月初五日（见该书 228 页），录以备考。

〖17〗为防止河流决堤后不可收拾，在堤外预筑遥堤，留为水发时容纳去向。修遥堤之法创自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

〖18〗为防特大洪水冲溃堤岸，于沿堤筑石坝，使坝面低于堤岸二三尺，万一水与堤平，洪水即可从坝滚出，故称滚水坝。

〖19〗引河系改造河形、导引流势的治水工程。

〖20〗《乾隆皇帝和海塘》2 页。

〖21〗《明清档案》七七册 A77—19。

〖2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

〖23〗《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71—73 页。

〖24〗每银百两，提解银六钱，名为“余平”，以充各衙门杂事之用。

〖25〗《清史列传》卷一七《杨超曾传》，卷一八《陈宏谋传》。

〖26〗《清高宗实录》卷五七，6 页。此句漏一“肖”字，据《（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 28）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条补正。

〖27〗《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军机大臣同进见》。

〖28〗《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237—238 页。

〖29〗贵妃高氏，河道总督、后升任大学士高斌女，乾隆十年（1745）正月二十六日卒，追晋皇贵妃。

〖30〗福朱里佐领，意为“勋旧佐领”（羽田亨《满和辞典》143 页）。

〖31〗《明清档案》七八册，A78—87。

〖32〗由国家所设以备歉岁赈恤饥民的粮仓称常平仓。每年当青黄不接时，以“存七粜三”为度，出借仓粮，秋成粮价平减之后，照数买补。

〖33〗《清皇室四谱》卷三。

〖34〗《明清史辨析》231—232页。

〖35〗《明清史辨析》235页。

〖36〗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乾隆元年（1736）银库旧存银三千三百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二十四两，本年收入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六两，支出一千四百三十万八千零四十二两，在全年收入中，捐纳一项为一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一两，占全年收入8.96%。

〖37〗《户科题本》2861号。

清通鉴　卷九五

乾隆三年　戊午　公元1738年

正月初一日（2月19日）

1 初举元正朝贺大典。上年十一月，谅阴毕。至是，御太和殿，乾隆帝受群臣朝贺。作乐、宣表。此后每年例行元旦朝贺。

初二日（2月20日）

2 命福敏为武英殿大学士，行走班次在鄂尔泰、尹泰、张廷玉之后，徐本之前。〔1〕

初八日（2月26日）

3 停止各省平余解部。初，各省解京饷银有随平陋规一项，雍正元年（1723）谕令停止。嗣因清查部库亏空银二百五十余万两，事历多年，难于究问，遂奏定将京饷平余陆续弥补，每饷银一千两收平余二十五两、饭银七两，于

耗羡内动支起解。至雍正八年（1730）亏空补足，奉旨减去一半，每千两只随解减半平余银十二两五钱、饭银七两。至是，以平余即系耗羡，并非别有加征，交部库与存贮藩库均为国家公事之需，命从乾隆三年（1738）为始，将减半平余银两一概停其解部，即存贮本省司库，遇有地方荒歉及裨益民生之要务，确应赈恤办理者，即将此项奏明动用，报部查核。〖2〗

十一日（3月1日）

4 乾隆帝初幸圆明园，旋定驻园期间臣工轮班奏事之制。圆明园位于京城西北郊历代园林荟萃之区，地境开阔，泉水清洁，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康熙帝常居畅春园，以其地毗邻，是以修葺之，为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之赐园，命名“圆明园”。雍正二年（1724）于园内增建殿宇、朝房、值房及外围之八旗营房，翌年八月雍正帝临驻圆明园，并在园内举行御门听政典仪。自是圆明园取代畅春园成为京郊清帝理政、颐养之御园。终雍正之世，圆明园扩展至三千亩，景区达三十余处。乾隆帝御极，以畅春园为圣母皇太后高年颐养之地，至是仍雍正旧制，将圆明园作为听政之离宫别苑，并谕大学士等曰：伏思我皇考旰食宵衣，励精图治，亲书“勤政”匾额，悬诸殿楹，朕瞻仰思慕，时时警惕，不敢稍自暇逸。若以朕驻跸郊园，将应办应奏之事，有意减少迟延，则不知朕心之甚矣。向来部院及八旗大臣皆轮班奏事，自仍照旧例行。至诸臣中有陈奏事件，即行具奏，不必拘定轮班日期。

十七日（3月7日）

5 命各省督抚议常平捐监事例。先是，以常平捐监浮费太多，捐者甚少，遂渐次停止，归于户部。乾隆元年（1736）奉旨将捐款尽停，独留捐监一条，以为士子进身之阶，而所捐之费，仍为各省买谷散赈之用。至是谕曰：国家户口繁滋，生聚日多，盖藏未裕，储蓄之方，不可不预为筹画。从来积贮以常平为善，以往各省捐监，照例折银上交户部银库，遇有青黄不接之时，不能及时动帑赈济。贮粟养民，乃国家第一要务，果于民生有益则当因时变通。著各督抚将捐监移于本省办理，捐监者一概令捐本色，以就近充实常平仓是否有益之处妥议具奏。嗣后各省督抚陆续奏到，俱以本省办理捐监、交纳本色、就近贮仓为便，并据本省情形奏准实施条例。

二月十二日（3月31日）

6 遣使赴准噶尔议划界事。先是，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至京，向乾隆帝转达噶尔丹策零提出之定界条件："请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乾隆帝因以定界之事"有易竟之机"，命侍郎阿克敦为正使，旺扎尔、额默根为副使，前往准噶尔谈判。至是，乾隆帝御正大光明殿，面谕准噶尔使臣达什等：噶尔丹策零奏章朕已观览，其与额驸策凌书，亦经奏闻。奏内称"喀尔喀与厄鲁特请悉驻牧如故，彼此两安，庶几推广黄教，休养群生，伏乞大皇帝鉴悯"。观噶尔丹策零此次奏言，极其恭顺，有诚心求和之意，朕甚嘉之，尔等举止亦谨慎可嘉。但于分界之处，仍未指明，尚属蒙混。蒙古游牧无常，冬夏随时迁徙，若不

指定山河为界，日后边人宁保无事乎？必彼此各守其界，无得逾越，庶可永固和好。又谕曰：朕为中外共主，无分喀尔喀与厄鲁特，并无欲益喀尔喀损厄鲁特之意，噶尔丹策零所请喀尔喀、厄鲁特仍驻牧如故，尚可以允从，但必须指定山河为界，我卡伦亦不能稍向内移。并告知达什等，即日遣使赴准噶尔谈判。

十六日（4月4日）

7 两广总督鄂弥达具题开采矿山规条。上年两江总督庆复奏请开广东矿禁，经鄂弥达等议覆，奉旨允行。至是鄂弥达条列“经管员役”、“召募商人”、“抽收课税”、“雇觅工丁”、“矿山汛防”、“奏销交代”等款具题，准备实施开矿。鄂弥达复题称：两江总督庆复请开粤省矿禁，现准部咨令臣等将果否有利无弊之处确查详议。臣思凡事有一利即有一弊，但经理得人，弊亦不难杜绝。粤东开矿之事，臣等雍正十二年（1734）原议已筹度周全。广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借此工作足以养活无数生民，滨海均资利赖，此现在情形与从前无异。开矿厂之禁实便于民。〖3〗

会广东博罗县横山地方矿徒偷挖锡沙，争占斗殴，署广东巡抚王謩奏闻。乾隆帝批谕：“粤东现今又有开矿之议，此风断不可长！所当时时留心访查者也。”〖4〗寻广东提督张天骏具奏，对广东开矿持异议，略谓：粤东惠、潮、肇等府出产铜锡金银等矿，向年屡经奏请开采，而旋开旋即奉禁。盖因利之所在，聚众群趋，每致滋事；又各矿山常有力已尽而砂无所出，因之劫掠村庄；海疆之地，更恐铤

而走险，下海别生事端，所以历年俱议封禁在案。上年开广东矿禁，讵愚民无知，一闻矿山弛禁，遂至群起争夺，卒生事端。开采固可充鼓铸钱文之益，而亦宜为海疆地方求安靖之计。盖其时有横山矿徒争占矿山之案，张天骏作为该省提督借此奏请封禁，显有回护己过之意。然乾隆帝仍令将此折交大学士等密议具奏。〖5〗

七月，鄂弥达就提督张天骏粤东矿山滋事一折遵旨具奏，略言：开采铜矿为鼓铸必需，近年以来洋铜不敷，钱价未能平减，皇上宵旰焦劳，博采群议，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设铜政道员以清洋办，发解铜委员以广滇运，所以为鼓铸者计，至周且详如此。今粤东素系产铜，若召商开采，得遇矿砂旺盛，与滇省一例源源解京，则铜斤充裕，钱文流布，便民利用，无逾于此。况粤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若就近召募工作，滨海无数生民均资养活，是粤东铜矿不特有裨鼓铸抑且利益民生。提督张天骏悬揣预计，以为众聚群趋，每致滋事，宜为海疆求安靖之计。夫海疆固宜安靖，然所谓安靖者，必地方整理，人民乐业，始可以云安靖，非图便偷安，闒茸废弛，侥幸无事，竟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也。提臣张天骏只因横山矿徒一案奉旨申饬，遂借海疆安靖之名，为卸责自全之计，殊非体国公忠之道也。乾隆帝批谕曰："这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横山矿徒一案张天骏即应处分，而此后借安靖之名为卸责自全之计，甚属推诿因循，罔顾公事。"命将张天骏交部议处。〖6〗寻题准广东铜矿准其开采，所收铜铅，除照例二八收课外，仍

将所余铜铅，每百斤别收三厘，以备搬运折耗，及在厂官役养廉工食之用。〖7〗在广东大吏关于矿禁之争论中，乾隆帝自是始倾向于力主开矿之督抚。

二十日（4月8日）

8 命相视“万年吉地”。据主持相度万年吉地之钦天监监正照图乾隆三年（1738）十月所奏，在相度房山县（今北京市房山县）、涞水县（今河北省涞水县）、易州（今河北省易县）等处形势后，以为“长沟”风水极佳。可见乾隆帝初欲于东陵与西陵之间选择自己陵墓之所在。〖8〗

二十四日（4月12日）

9 首举经筵大典。

先是，乾隆帝命举行经筵〖9〗，略曰：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朕御极以来，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诸臣，缮进经史，格言正论，无日不陈于前，特以谅阴之中经筵未御，兹既即吉，亟宜举行。

至是，乾隆帝御文华殿，讲官及侍班之大学士、九卿等行二跪六叩礼，值讲官四人出就讲案前，行一跪三叩礼。值讲官阿山、任兰枝进讲《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毕，帝宣御论，略谓：政刑者，德礼之先声；德礼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礼而求政刑，必成杂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礼，乃见纯王之心。若云德礼之外别有所谓刑政，则非圣人垂教之本意矣。继而值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讲毕，

帝宣御论，略谓：自昔圣帝明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而探本究源，则莫切于“时”之一字，知其时，则恒雨恒旸，动关深宫之虑；祁寒暑雨，时切蔀屋之忧。讲官及侍班官跪聆御论。经筵毕，乾隆帝还宫，赐讲官、侍班官宴于协和门。此后仲春、仲秋例行经筵大典。

三月初二日（4月20日）

10 乾隆帝亲诣太学，步进先师孔子位前行释奠礼。为示以重道尊师，乾隆帝曾准备在首次视学时，行“三老五更”古礼。为此向军机大臣咨询，鄂尔泰依违其间，张廷玉则断以为不可，此议遂寝。乾隆帝晚年忆及此事时犹云：“盖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张廷玉则善于自谨而近于懦者，且二人彼时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观之，则廷玉之议为当。设尔时勉强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谓滋后人之议者矣。”〖10〗

初十日（4月29日）

11 复设八旗米局。八旗二十四米局及通州左右翼二局设于雍正六年（1728），乾隆二年（1737）裁并为八局。至是从御史舒赫德等奏请，复八旗二十四米局旧制。〖11〗

二十八日（5月16日）

12 命例应考选科道之部院等官概行引见。先是，直隶总督李卫曾奏请嗣后擢用科道不由堂官开送，简用断自圣心，略谓：直省之政，统与督抚，督抚之政，统于六部，

而稽查六部，纠劾内外者，惟科道。乾隆帝批谕："此皆朕日夜辗转于五中，而究不能得其领要，时刻抱愧不遑者也。"至是降旨曰：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司，关系甚重，向例俱系各部院堂官将合例司员拣选保送，由吏部带领引见，朕亲加简拔，用为科道，此定例也。朕意欲将例应考选翰林、部属等官一概通行引见。

13 是年春，新刻《丹珠尔经》。嗣于乾隆七年（1742）完成，与前此完成之《甘珠尔经》同藏于那塘寺，合称那塘版《大藏经》〖12〗。

四月初二日（5月20日）

14 谕命停止各省督抚进贡方物之例。该谕略曰：督抚向有进贡方物之例，盖进贡之意，不过曰藉此以连上下之情也。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若进贡方物，虽云督抚自行置办，而辗转购买，岂无累及闾阎？是所当行禁止者。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置买，以备赏赐之用，不在禁例。

十一日（5月29日）

15 御史陶正靖条奏调剂养廉及行取州县等事。略言：北省俗淳而事简，赋少而易输，州县治事，自辰迨午，则案无留牍矣；南方俗漓而事繁，赋多而易逋，讼师衙蠹，奸弊百出，自非精敏强力之吏，鲜有不困者。故近日督抚所定冲、繁、疲、难之缺，北方之兼四项者，仅比南之兼三，北方之兼二项者，仅比南之简缺。夫劝课之方，必足

其财用，乃可以杜其侵渔，优其迁擢，乃可以鼓其志气。凡州县之费，莫费于延幕宾，若江浙诸剧邑，非七八人不足分办，而其中尤所倚重者，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统而计之，已至千金之外，养廉之资罄矣，其一切日用、交际、舟车之费何从出也。是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臣以为两司以上之养廉不无稍厚，而州县以下未免犹薄。剧如江浙，瘠如川黔，虽多寡悬殊，其不足于用，则一。原督抚定议之初，所以苟且如此者，拘于本省耗羡之常数，欲多留盈余归公耳。而盐差、运使，事简而养廉优厚，请一并通盘合算，损多益寡，务使经费粗足，然后绳以贪墨之法而无辞。再昔年县令行取，或酌用台垣，一则取其献纳，足以周悉民情，一则奖其成劳，用以激扬吏治。今行取之制虽复，不过需次部曹，自实授至正郎，速者，需六七年，通计出身筮仕之初，几及二十年，其由举人出身者，需四五十年之外，锐精之气已销，戒得之患垂及矣，非所以劝能吏也。议者以为县令视科道，品级相悬，多用县令，则编检部曹不免壅滞。臣以为县令之难，视编检部曹何啻数倍，案其品级亦与编检相同，何至遂成悬隔？惟事简之地中才可以寡过，事繁之地长才不免受罚。故目今行取之员多系简地，仅得中才，尚非分别劝惩之道。臣请就所为冲繁疲难兼三兼四者，年满无过，并准行取，督抚具考语送部，皇上亲试之，最优者置科道，次者或升外任，或除部曹。其中缺简缺行取者，仍循常例。下大学士议奏。〖13〗

二十日（6月7日）

16 御史李贤经具折条奏请天子不必亲理琐屑细务、经

费有制宜节省、进退人材当严邪正之辨等款。降旨逐条批驳，略曰：李贤经所奏将诸事委之臣僚，而朕高居九重之上，端拱无为，则废弛之弊必不能免，况朕春秋方盛，年力正强，乃励精图治之始，凡节劳省事之说尤不当陈。至加赏官僚双俸，正澄清吏治之一端；平粜散赈，惠济闾阎，正国家积储用于有用之时。再用人之道，莫难于分别邪正，欲采舆论而舆论每不可凭，欲加密访而密访又不可信，若立科条以为鉴别进退之标准，则所立之法，即为百弊之所丛生矣，此实难之又难。但乾隆帝又以李贤经所奏款项甚多，或不无可采，特命大学士会同九卿阅看定议具奏。

17 是月，两广总督鄂弥达就苗疆屯军一事奏陈不同意见，以占苗田屯军，“恐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复见矣！”乾隆帝批示：“此奏识见甚正，即朕意亦然”。然贵州总督张广泗持之甚力。十月，大学士鄂尔泰等遵旨议准张广泗条奏苗疆各事宜：一、严禁兵役、通事等下苗寨采买。二、禁革滥役苗夫。三、裁革直塘苗夫。四、慎选苗疆通事。五、佥立头人，约束散苗。六、严格区分军屯与苗人田土、山场界限。七、严格稽查各屯户。八、严禁典卖屯军田亩。九、苗疆屯堡预筹积贮。苗疆屯军仍按张广泗原议进行。

五月十二日（6 月 28 日）

18 以外间传闻内廷选取优童秀女一事，乾隆帝降旨自辩，略谓：上年释服后虽身居圆明园，但朝乾夕惕，兢兢业业，未曾一刻放逸。惟海保处曾进女子二人、弋腔一班。

并命密传朕旨晓谕南方织造、盐政等不得指称内廷，广行购觅优童秀女。

十五日（7月1日）

19 准被灾五分地区报灾。旧例被灾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七，九分者免十分之六，八分者免十分之四，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至是凡被灾五分地区，亦蠲免钱粮十分之一。寻命九卿等议定各省缓征钱粮之例：凡本年被灾八、九、十分者，钱粮缓作三年带征；其五、六、七分者，缓作二年带征。

十九日（7月5日）

20 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查郎阿遵旨议覆：巴塘（今四川省巴塘县）、里塘（今四川省理塘县）地方不便给达赖喇嘛管辖。初，康熙晚年大军入藏，驻兵戍守，鉴于滇蜀至藏，途远势隔，是以将巴塘、里塘等处收归内地，以利粮运。雍正三年（1725）将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县）以内各处头人给土司职衔，作为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保障；察木多以外，给达赖喇嘛。至是章嘉呼图克图奏请将里塘、巴塘等处仍给达赖喇嘛。查郎阿以若此则内地差役呼应不灵，且官兵撤后，恐打箭炉、松潘（今四川省松潘县）以外不无阻梗〖14〗，请于打箭炉商税银内拨五千两给达赖喇嘛，以补其用度之不敷。嗣后云南总督庆复亦奏陈滇省所属中甸（今云南省中甸县），与里塘、巴塘情势相同，应照旧归云南管辖。乾隆帝从之。

六月十四日（7月30日）

21 就御史陈高翔参奏两广总督鄂弥达借商人关税银十万两营运生息，修筑民堤，以为督臣不应言利一事，乾隆帝谕称：鄂弥达借帑营运，既可稍纾民困，又可裨益民田，颇称两便，不可指为“倡利滋弊”。从来“利”之一字乃圣人之所不讳，而为贤者所谨防。“利”、“义”非不可调和，用以利物，则公而溥，是利即义也；用以自利，则贪而隘，是利即害也。议天下事者，本有因时制宜之道，识见不可不广也。夫以义为利、以利为义之辨，朕筹之已审，目前实有不得不通盘计算权宜办理之势。

十五日（7月31日）

22 议政大臣、大学士尹泰遵旨议覆：八旗家奴开户条例，乾隆元年（1736）以前，凡白契〖15〗所买奴婢，应俟三代后，著有劳绩，本主情愿放出，准其为民；乾隆元年（含元年）以后白契之人、未入丁册者，仍照例准赎身为民。

二十日（8月5日）

23 乾隆帝因京师传言刑部尚书孙嘉淦奏稿一事，特命宣谕内外诸臣，略曰：一月以来京师喧传孙嘉淦密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及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等，此或为忌嫉孙嘉淦之人造作讹言，或为趋附孙嘉淦之人造作此说，目前姑不深究。至于大小臣工用密折奏事，更应加意谨慎，若用密折，而又宣露于外，其居心尚可复问乎？

24 是月，尚书孙嘉淦奏请弛曲禁。上年始行采曲之禁，至是孙嘉淦奏言：天下种麦之田十居七八，丰年麦收广而不可久贮，今既禁曲，则商贾不来收麦，农夫力穑，无暇远贩，于是乎衣服婚丧日用之需皆绌，加以税粮之征，麦熟为期，麦不可售则粮不由完，既有损于民生，兼有亏于国计，积之岁月而暑蒸霉变，化为乌有，并无益于盖藏。〖16〗乾隆帝命传谕北五省督抚再行悉心妥议具奏，寻以各督抚多不以孙嘉淦为是，遂命坚持禁曲既定政策。

七月十九日（9月2日）

25 定各关米税歉岁免征之例：凡地方歉收，需外省接济者，各该督抚即行奏闻，免收过关米税；如情形紧急，可一面奏闻，一面停其纳税。

八月十八日（10月1日）

26 命将通政使雅尔哈善革职，佐领亦一并革去。先是，御史邱玖华奏称九卿议事不公，雅尔哈善随即参奏邱玖华名为条陈公事，实欲售一己之私。乾隆帝怀疑雅尔哈善诬劾邱玖华以博取九卿之欢心，又不解雅尔哈善何以悉知大学士密议之事，遂命庄亲王、平郡王会同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严审。王大臣遵旨审得雅尔哈善诬劾邱玖华属实，奏请革职。乾隆帝以为尚未审明本案关键之处，但不欲彻底追究，故严惩雅尔哈善以示儆戒。〖17〗

二十五日（10月8日）

27 乾隆帝以直隶连岁歉收，特颁谕旨，准奉天、山东

沿海地方商贾经海上运米至直隶粜卖，俟将米直隶米足之日，仍严禁米谷出洋。〖18〗奉天将军额尔图则以锦州等地米谷加贵，奏请永禁海运。部议准行。乾隆帝命明年再禁海运。寻刑部郎中王概奏请山东沿海米谷照直隶商贩一体海运，以济江南民食。山东巡抚法敏以为东省米谷有限，其运往江南有妨民食。下部议行。〖19〗

九月十四日（10月26日）

28 大学士尹泰以年老原官致仕。召大学士、浙江总督嵇曾筠入阁办事。浙江仍循旧制，设巡抚，归闽浙总督管辖，郝玉麟改任闽浙总督。

十五日（10月27日）

29 清廷与准噶尔谈判定界一事中断。本年七月，清使臣阿克敦等与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就划界一事开始谈判，争论焦点系清方博尔济卡伦是否后撤。〖20〗八月初，清使阿克敦等与噶尔丹策零就定界一事再次进行谈判。噶尔丹策零提出，如要定界，可“在厄鲁特、喀尔喀游牧两处适中之地为界”，并要求清方卡伦必须后撤。〖21〗嗣后噶尔丹策零态度转趋强硬，并遣人告知清使阿克敦等：“吾意不逾阿尔泰山梁即系为界，岂必欲抑勒添‘界’字乎？如因此一字动兵，即听动兵，‘界’字必不可添！”〖22〗边界谈判陷入僵局。至是，清使阿克敦等面见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表示：以阿尔泰山梁为界，断然不可；但我断不过阿尔泰山岭。阿克敦回去但将此言具奏，大皇帝自然洞鉴。〖23〗阿克敦等随即启程回京。此次谈判历时两月有

余，未取得任何进展。

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遂遣使臣哈柳等随侍郎阿克敦至京，提出定界、撤退清方卡伦及进藏熬茶〖24〗等要求。十二月，哈柳等觐见，乾隆帝表示托尔和、布延图两处卡伦内移一事断不可行，但嗣后在托尔和、布延图等处断不修筑房屋、驻扎兵丁。令哈柳带回《敕书》中，将清方定界立场表述如下：一、准噶尔方面提出“循布延河，南以博尔济等处，北以孙多尔库奎等处为界”，断不可行。二、布延图、托尔和卡伦断不可移动，但科卜多亦不复驻兵。三、定界与否，亦非要事，但准噶尔不逾阿尔台山梁，喀尔喀不逾扎卜堪。四、此外无另议之事，故不再遣使。

二十三日（11月4日）

30 乾隆帝御懋勤殿，对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秋审情实罪犯五十二人作最后一次复核，停决十二人，其余四十人予勾，由刑部驰发钉封文书至本省分别处决。其他各省由远及近，最后至直隶为止，陆续复核，予勾或停决。此次系乾隆帝即位后首次举行秋谳大典，共处决各省罪犯四百五十八人。

十月初四日（11月15日）

31 增八旗护军、领催、马甲、养育兵兵额，以裕八旗生计。该谕略曰：八旗生齿日繁，查满洲、蒙古、汉军各旗现有十六岁以上壮丁及十五岁以下幼丁共计五万七千九百余名，今加添护军、领催、马甲四千三百三十余名、养育兵一万七百七十余名，每年需银四十三万九千余两、需

米九万六千三百余石，以为养赡旗人根本之计。旗人等当思国家之经费有常，弁兵之额数有定，将来生齿愈繁，岂能更有增益？惟有谨身节用，崇俭去奢，以为仰事俯育之道。

32 谕后世子孙不得修改已成《实录》。初，雍正帝曾以前三朝《实录》中人名、地名与《圣祖仁皇帝（康熙）实录》“未曾画一”，特命酌改缮写；乾隆帝即位，又以《圣祖实录》未将新加尊谥增入，命换写每卷前后两页。至是，特降旨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援以为例。

十二日（11月23日）

33 皇次子永琏病卒，年九岁。乾隆帝谕曰：二阿哥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是以乾隆元年（1736）七月初二密立为皇太子。该谕旨特命永琏丧礼照皇太子仪注行，并命取出“正大光明”匾内密立皇储谕旨。永琏，谥“端慧皇太子”。

34 是月，李卫、高其倬卒。

李卫（1686—1738），字又玠，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捐纳员外郎出身，历任浙江巡抚、直隶总督，雍正帝誉其“勇往直前，无所瞻顾”，为督抚之楷模。然时尹继善即有“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之品鉴。既卒，乾隆帝亦曰：“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25〗

高其倬（1676—1738），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历任巡抚、总督、户部尚书等职。工诗，善书画，通晓堪舆术，著有《味和堂诗集》《堪

舆家言》等。至是卒，谥“文良”。〖26〗

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

35 宁夏地方地震，驻防满城官兵房屋全部坍塌，兵民受伤死亡者甚多；西安地微震，咸阳数人被伤殒命。命宁夏将军阿鲁迅即赈恤，随即命侍郎班第驰驿前往，动拨兰州藩库银二十万两，会同阿鲁逐户赈济。翌年三月，以宁夏府属新渠（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南田州塔）、宝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东北宝丰乡）二县因强烈地震，县治沉没，举目一片冰海，将二县裁汰。

36 是月，内阁学士方苞上《请禁烧酒种烟第三札子》，以江南旱荒，闽浙米价腾贵，江西、湖广多米之地亦几倍于前为由，促请乾隆帝特颁谕旨永禁烧酒。〖27〗乾隆帝交大学士密议，复令将方苞奏折下大学士会同九卿定议。孙嘉淦是时已出任直隶总督，从邸抄中得见方苞又申前议，即具折就大学士等及方苞严禁烧酒种烟之议陈述直隶禁酒曲之弊，略谓：前督臣李卫任内一年拿获违犯酒禁人犯一千四百四十八人，臣抵任一月又拿获人犯三百五十五名。通计酒四十余万斤、曲三十余万块，车辆骡马器具难以悉数，而各府州县自结之案更不知凡几。酒禁如此，烟禁可知。一旦行烟酒之禁，则四海之内犯法之人，破产之家，不可数计矣。从前禁酒禁曲之议，不仅大学士、九卿等俱属纸上空谈，即臣言“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是书生之谬论。〖28〗乾隆帝批示：“朕自有酌量也。”

十二月十三日（1月22日）

37 命督抚提镇整饬墩台汛兵。该谕略曰：各省水陆孔道之旁设立墩台，住宿兵丁，所以护卫行人，稽查匪类。闻直隶之河间、献县、阜城、景州（今景县），江南之萧县、灵壁，浙江之淳安、石门（今桐乡县西南崇福镇），江苏之昆山、无锡（今无锡市），淮扬之高邮、宝应、宿迁等处塘汛皆白日不见一人，暮夜不闻一柝。兵丁既无差操之劳，稽查之事，而乃懒惰纵逸至此，则国家设立汛兵之意安在？其如何添设惩儆之法，著兵部悉心定议具奏。

十二月十七日（1月26日）

38 嵇曾筠病卒。

嵇曾筠（1671—1739），字松友，号礼斋，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父嵇永仁，以生员游福建总督范承谟幕府，耿精忠叛，与范公同遇害，特旨赠国子监助教，从祀昭忠祠。曾筠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进士。历任江南河道总督、浙江海塘工程总理。著有《防河奏议》《师善堂集》。病笃之际，密陈孙嘉淦“刚方忠直，学问淳正”；尹继善“才识敏练，尤谙河务”；许王猷“淳谨老成，兼悉吏治”；梁诗正“学识兼优，才堪任剧”；完颜伟“勤慎廉干，明白河务”。并称浙省鱼鳞大石塘必须通盘告竣，方可垂诸久远。奉朱批：“览所奏，益见忠诚之念时时为国”。卒年六十九，谥“文敏”。〖29〗

39 是年，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四百八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两〖30〗，直隶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旗

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开销银一千六百五十一万一千一百零五两〖31〗，办铜一千零四十五万七千九百斤。

40 云南巡抚张允随奏定滇铜运京条例：一、停铸运京钱所定四百万斤铜，分八运解京。二、运铜分为两路，各二百万斤。三、每百斤铜加耗铜八斤，一并交纳。四、铜斤经过地方文武各官均有巡防之责。五、办铜工本及运费每年约需银六七十万两，请就近拨银一百万两存库陆续动用报销，有余即作下年之用。〖32〗

是年定江浙应办京局额铜改归云南办解。先是江浙两省额办洋铜二百万斤，直督李卫以滇铜旺盛，奏请归云南办解。经九卿等议定：江浙应办铜二百万斤自乾隆四年（1739）为始，即交滇省办运。从此京局消费不复再用洋铜而全由云南负担。各省铸钱所需铜斤，则一部分购自内地，一部分购自日本。〖33〗

41 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圣母”。妈祖系民间传说掌管海上航运之女神，元明时称“天妃”，康熙二十三年（1684）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五十九年（1720）妈祖被列入祀典，春秋致祭。雍正十一年（1733）饬谕各省府县地方修缮原建妈祖庙宇。至是增妈祖封号。〖34〗

〖1〗《明清档案》七九册，A79—54。

〖2〗《清经世文编》卷二七《户部平余案略》。

〖3〗《清代的矿业》上册36—37页。

〖4〗《清高宗实录》卷六三。

〖5〗《清代的矿业》上册37页。

〖6〗《清代的矿业》上册39—40页。

〖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四。

〖8〗《明清档案》八六册，A86—22。

〖9〗经筵系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始于宋代。清代经筵典礼始于顺治年间，嗣后例于每岁仲春、仲秋举行。届期翰林院开列讲官名，讲官以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官兼任，值讲官满汉各二人，预先开列以候钦定。翰林院掌院学士同值讲官先拟所讲经书，奏定，然后撰讲章进呈。经筵在文华殿举行，皇帝御殿，值讲官出班至讲案前，行一跪三叩礼，进讲，讲毕，恭听御论，礼成，复由翰林院缮录御论及讲章正本进呈。

〖10〗《清史列传》卷一四《张廷玉传》。

〖11〗《石渠余记》卷四《纪五城米局·八旗米局附》。当时八旗官弁每当领米后，辄卖以充用，商人乘机低价收买，故官设米局收买八旗余米，米贵时，平价发粜，以裕旗人生计。

〖12〗《七世达赖喇嘛年谱》110页。

〖13〗参见：《清经世文编》卷一七《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明清档案》八一册，A81—58。

〖14〗《清史列传》卷一六《查郎阿传》。

〖15〗白契，非经官府、私下卖身为奴的契据。

〖16〗《清经世文编》卷五一《请开曲禁疏》。

〖17〗《清史列传》卷二二《觉罗雅尔哈善传》。

〖18〗《明清档案》八五册，A85—26。

〖19〗《明清档案》八五册，A85—86。

〖20〗《德荫堂集》卷一四。

〖21〗《德荫堂集》卷一四。

〖22〗《德荫堂集》卷一四。

〖23〗《德荫堂集》卷一四。

〖24〗信仰藏传佛教诸民族到西藏礼佛布施、晋谒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活动，俗称“进藏熬茶”。准噶尔蒙古当时入藏必经青海等地，故须经清廷允准。

〖25〗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三《李卫传》；《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六九《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李敏达公卫传》；卷二七《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继善神道碑》。

〖26〗《清史列传》卷一四《高其倬传》。

〖27〗《方望溪苞先生全集·集外文》卷一。

〖28〗《清经世文编》卷五一《禁酒情形疏》。

〖29〗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六《治河名臣小传·嵇曾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四《嵇文敏公事略》；《澄怀园文存》卷一二。

〖30〗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乾隆二年（1737）年底旧存银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八两，乾隆三年（1738）收入一千零四十二万七千七百九十两，全年支出九百九十五万四千四百五十两。另本年各省藩库等存银总数：本年春拨，除福建盐课外，所有直隶各省册报库存银共五百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一两（令解户部三百九十万零一千一百三十七两）。至秋拨时，除河东盐课外，所有直隶各省册报库存银共七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二两（令解户部三百七十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三两）。见《户科题本》，乾隆三年（1738）六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岳濬题；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三十日，

山东巡抚法敏题。

〖31〗《户科题本》，乾隆三年（1738）四月十六日，户部尚书海望题。

〖3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

〖33〗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云南铜政考》13页。

〖34〗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载《清史研究》1997年3期。

清通鉴　卷九六

乾隆四年　己未　公元1739年

正月初八日（2月15日）

1 宽免原抚定苗疆大臣张照赔补军需之项。先是，贵州总督张广泗参奏张照在黔糜费军需银百万两，奉旨令其赔补十分之八，并令户部行文确查。迟至二年之久，张广泗始行覆奏，据称张照经手钱粮仅二十五万余两。乾隆帝以张广泗前后所奏迥不相符，显有回护原参、碍难措词之处，遂于上年十二月降旨交办理军需军机大臣兼公具奏。至是，大学士鄂尔泰等以张照经手之二十五万六千余两俱系分发各路为军需、赈务之用，本无应赔之项，应遵奉恩旨免其查追。奉旨依议。〖1〗

二十五日（3月4日）

2 以赵国麟为文华殿大学士。

二十七日（3月6日）

3 乾隆帝以福建巡抚卢焯将密议事件缮本具题，命发回此本，令其折奏。并令嗣后凡奉旨密议事件，各该督抚等应缮折覆奏，不必具本。

4 是月，云南总督庆复奏陈开辟滇铜新运道：自东川（今云南省会泽县）起，经昭通过镇雄，直达四川永宁（今四川省叙永县河东部分），改为水运，最为捷径；此路开通后，即可与咸宁两路分运。得旨嘉许。

二月初五日（3月14日）

5 大学士鄂尔泰议驳郎中王效通各省捐监应银谷兼收之议。乾隆三年（1738）捐监事例改归各省后，凡捐监者一律在本省交纳本色米谷，以备地方赈济之需。至是，王效通疏请银谷兼收，鄂尔泰以荒年歉岁米谷价昂，士子未必肯争先买谷报捐，况人情莫不乐输银之便，故予以批驳。得旨依议。〖2〗

初六日（3月15日）

6 直隶提督永常奏请于古北口外三道沟及热河八沟（今河北省平泉县）等处开挖煤窑。〖3〗乾隆帝谕示工部无需考虑对行宫有无妨碍。后户部遵旨议覆，准开三道沟及八沟等处煤窑。〖4〗

初九日（3月18日）

7 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该谕略曰：昔我皇祖临御六十余年，政崇宽大，而内外臣工，奉行不善，怠玩成风，遂致国帑率多亏空。至我皇考不得不厘剔整顿，迨经理十余年后，人心渐知畏法，朕是以将历年亏空之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经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查奏给还。古人云：渐不可长，欲不可纵。朕看今日内外臣工，见朕以宽大为治，未免渐有放纵之心。总之，朕施宽大之政，诸臣益当存谨饬之心，则可以成朕宽大之治；若因宽成玩，故智复萌，则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况我皇祖、皇考之宽严相济，乃审时度势，至当不易之成宪，后世子孙，岂能外此以求治天下之道乎？

二十二日（3月31日）

8 乾隆帝命直隶总督孙嘉淦稽查贩运钱文出京。据西安巡抚张楷等奏称，陕省缺少制钱，而商民人等竟有成驮成车将钱文贩往湖广、河南以图利息者，潼关、商州（今陕西省商县）地方官数日之内查出出境之钱不下数十万。乾隆帝以陕西如此，京师此弊更不可免，命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等密寄信与孙嘉淦，令其于出京要隘之地，设法稽查，若有装运多钱于舟车之中以图贩卖获利者，即于近京地方，押令将钱易银，方准前去。庶奸商贩运之弊可以减少。〖5〗

三月初三日（4月11日）

9 据察哈尔正蓝旗总管阿敏道奏：内地民人往察哈尔垦

种多年，断难徙归，但民人与蒙古杂处，情性各异，易滋事端，宜定界分别居住。有旨命山西巡抚石麟派员会同察哈尔该旗总管，按民蒙定界分居、余地仍给民人耕种之原则，妥协办理。并命察哈尔各旗中，尚有似此民蒙杂处者，亦查议具奏。

十二日（4月19日）

10 因外间传说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新开运口使黄河倒灌，运河淤垫，乾隆帝命大学士鄂尔泰乘驿前往阅视。寻鄂尔泰奏言：上年黄水倒灌，系因黄河异涨，非因改建新运口。今开运口，离黄水较远，可避倒灌，不无小效。惟新口之外，应再筑长坝。得旨准行。〖6〗

十八日（4月25日）

11 严禁部费。所谓部费，即在京各部院陋规。凡外省销算钱粮、秋审案件等到部，必遣人与部书讲求，能饱其欲则引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司官庸懦者往往为其所愚，而不肖者则不免从中染指。康熙年间靳辅《苛驳宜禁疏》略言：各省销算钱粮到部，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执一己之偏见，或信部胥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驳无已。钱粮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司官专司其事，设或稍欠周详，便为吏胥蒙蔽，况堂官不过总其大概，只据说堂数言，安能备知底里？加以慎重钱粮，自是一照司议，由是而部胥之权重矣。部胥之权既重，则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此项部费必取之于民，一遇贪劣不

肖之官，借此居奇，或费一敛二，或费一敛三，甚至敛四敛五敛十均不可定，而民困滋甚矣。〖7〗

至是，乾隆帝敕禁部费。略曰：此等弊窦在京难于查察，而在外省则情节显然，某事用费若干，某项系何人经手，或督抚著人料理，或藩臬等著人料理，而督抚亦未有不知者。使为督抚者严正持躬，深知大体，不为宵小所摇惑，而遇有部书需索之事，即据实奏闻，置之于法，则若辈知所畏惧，而舞文弄法之风可以渐息。嗣后藩臬以下经手之案，著督抚严查禁约，倘书吏有仍前需索者，督抚即时奏闻；如有不遵朕旨私相授受者，必将与受之人照枉法赃治罪；督抚容隐不奏亦必严加议处。

二十一日（4月28日）

12 命讷亲协办大学士事务。

四月初一日（5月8日）

13 举行己未科殿试。此次殿试改变以往对策体裁，并由乾隆帝亲自命题。举凡蠲免、铜禁、关税、河工、吏治、八旗生计、银贱钱贵等关系国计民生者，及为政宜宽宜严等多见于《策问》。其略曰：朕孜孜图治，四年于兹。勤恤民隐，蠲复遍于各省，而闾阎尚觉艰难；赏赉时及八旗，而京师未见富庶。论者谓泉布之贵，病在禁铜，今铜禁开矣，钱价转昂。又谓物料之贵，病在税重，今关税薄矣，物价未减。用是日夜思维，不能稍释。惟恐言路壅塞，而利弊不知，乃咨询倍切，而假公济私者多，实心忠爱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陈时务者少。政尚宽大，则诸弊丛生，

民生转受其累；稍事整饬，而观望者又以为上心在严，遂莫不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而民受其困矣。凡此数事，皆朕时廑于怀而未得其要领者。尔多士若能仿治安六策、贤良三对，详切陈之，朕将进而亲询焉。未久，大学士等又遵旨议定殿试策文新格式，凡四六颂联等华而不实骈语概不准用。

初五日（5月12日）

1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己未科三鼎甲：状元庄有恭，广东番禺人；榜眼涂逢辰，江西南昌人；探花秦勇均，江南金匮（今无锡市）人。至是，赐一甲庄有恭、涂逢辰、秦勇均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陆秩、袁枚、裘曰修、沈德潜、储麟趾、程景伊、李湖、舒瞻、叶酉等三百二十五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殿试第一名系广东人庄有恭，乾隆帝喜出望外，感慨云“广东僻远之省，竟出状元耶！”本科会试考官为大学士赵国麟、吏部尚书甘汝来、户部侍郎留保、兵部侍郎凌如焕。〖8〗

十二日（5月19日）

15 乾隆帝命查办西来教。据两江总督那苏图奏，江阴县查获夏天佑等倡立“西来教”，诱引愚民，茹素诵经，男女混杂。据供所奉西来教，教首为云南大理府人张宝泰，已八十余岁，自称达摩四十八代嫡派，江阴在教者有二百余人。夏天佑曾于乾隆三年（1738）正月亲往云南大理鸡足山，面见张宝泰，传授经卷，又每人取银一二钱，给授记一张。现将夏天佑等枷责示众，勒令改教。〖9〗乾隆帝命

军机大臣密寄云南总督庆复，查访根底，惩治首犯，散其党羽。由此清廷查出遍及西南及湖广、江西、江苏、河北、山东等地，以张保太（张宝泰）为教主之秘密宗教系统。

二十九日（6月5日）

16 提督永常请恤佃户一折，大学士等以“毋庸议”议覆，略谓：业户之与佃户，本休戚相关，租额虽有一定，原视岁之丰歉，以为多寡，彼此通融体恤，各省皆然。至于歉岁蒙恩蠲免，国家正供，尚蒙格外加恩，民间地租，业主即欲按额起租，佃户断不肯如数交纳。今永常奏请令租地之佃户，将应交地主租息悉照应行蠲免之官租原数扣除，地主无许多索，如敢阳奉阴违，许该佃赴有司控告。若如所请，是绳以官法，徒滋纷扰，且恐启顽佃抗租之渐，事属难行。得旨依议。〖10〗

17 是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称：上下两江上年被旱，蠲免钱粮，向例计田派蠲，有利富户，贫民不得实惠。请饬令各州县，查明凡额征银五钱以下概准蠲免，五钱至五两者，计全免穷户之外，将所余之数，均匀分数蠲免，其额征五两以上，毋庸蠲免。至佃户纳租，向照免数量减，仍恐富户隐瞒取索，不若止免贫户钱粮，较减租得有实济。得旨：“卿能如此悉心酌议，如此担当办理，实属可嘉之至！古云：‘有治人，无治法。’尚当留心访察胥役，毋令因事滋扰，则全美之举也。”

五月初六日（6月11日）

18 乾隆帝命督抚学政对士子严加约束。先是，署福建巡抚王士任特参福安县知县萧荃违例擅责生员郭向高，并请旨革职，与劣生一并严审定拟。又直隶总督孙嘉淦参奏昌黎县知县刘延泰，因该县生员赵汝楫列款控告，又有邢谟烈等率众拥集县署，声言垒门，刘延泰畏避不出，昏庸不职，亦请旨革职饬审。至是，乾隆帝命大学士、九卿会同定议福建、直隶劣生率众挟制地方官案。略曰：优待士子，盖以其读书明理，谅能恪遵法纪，为庶民坊表。今所参生员郭向高等，恃衿包抗，率众挟制，敢将文庙黉门乘夜涂黑，赵汝楫等控告知县，而邢谟烈等率众欲垒县署，此等均系青衿中之败类，为国法之所不容。乃该督抚王士任、孙嘉淦遽请将该知县革职，与劣生一同审拟，是县令官长之去留，劣生竟可操其权柄，将挟制刁风日益滋长，县令必有不能约束士子之势，子人心风俗大有关系。著大学士、九卿会同定议具奏。寻又以湖南生员哄闹官署，命各省督抚学政对士子严加约束，不得姑容。

十二日（6月17日）

19 停止部属、参领及翰林等具折奏事。乾隆帝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准大臣、九卿、科道及部属等官具折奏事。至是，以部属等条奏殊无可采，或迂阔而不达于事情，或琐屑而无关子治体，甚至假公济私，挟嫌施巧，以朕所用之人，冒称为己之荐引，朕所斥之人，冒称为己之参核，种种作威作福，摇惑众听，以致外间人言藉藉。遂降旨停止具折奏事。

十三日（6月18日）

20 革方苞侍郎职衔，命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乾隆帝为此谕军机大臣曰：方苞在皇祖时因《南山集》一案，身罹重罪，蒙恩曲加宽宥，令其入旗，在修书处行走效力。及皇考即位，恩准出旗，又渐次录用。朕嗣位之初，念其稍有文名，谕令侍直南书房，且升授礼部侍郎。伊若有人心，定当痛改前愆，矢公报效。乃伊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疾，到老不改。上年冬月，因伊条奏事件，朕偶尔召见一次，伊出外即私告于人在朕前荐魏廷珍而参任兰枝，以致外间人言藉藉。经朕访闻，令大学士等传旨训饬。近访闻伊向住魏廷珍之屋，魏廷珍未奉旨起用之先，伊即移居城外，将屋让还，以示魏廷珍即日被召之意。又庶吉士散馆届期，伊已将人事奏闻，内阁定期考试矣，伊复于前一日，将新到吴乔龄补请一体考试，朕心即疑之，今访闻得伊所居之屋即吴乔龄之产，甚觉华焕，伊受托为之请。似此数事，则其平日之营私可以概见。〖11〗

二十六日（7月1日）

21 原任大学士、二等伯马齐病逝，命和亲王弘昼、大阿哥永璜、协办大学士讷亲等往奠茶酒。前有旨称：原任大学士、二等伯马齐，皇祖时即简任机务，及皇考即位，特命总理事务，嘉予劳绩，赏给伯爵，世袭罔替。朕即位之初，俞允致仕，颐养高年。伊历相三朝，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12〗

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尚书

米斯翰次子，皇后富察氏之伯父。康熙八年（1669）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历任布政使、巡抚、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官。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大学士，帝御书“永世翼戴”匾额赐之。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疑其欲操纵朝议，保举八阿哥胤禩为皇储，命严加拘禁，其族人概革官职。五十五年（1716）复授武英殿大学士。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弥留之际，有传言谓帝曾召谕马齐传位皇四子雍亲王。迨雍正帝即位，特命总理事务，晋二等伯。至是卒，年八十八。谥“文穆”。〖13〗

六月初三日（7月8日）

22 密谕各督抚渐次裁减僧道。略曰：往昔帝王之治天下，每有沙汰僧道之令，诚以淄黄之流，品类混杂，其间闭户清修严持戒律者，百无一二，而游手无藉之人，指名出家，以图衣食，且有作奸犯科之徒，畏罪潜踪，幸逃法网者，又不可数计。惟是此教流传已久，人数繁众，一时难以禁革，是以朕令复行颁给度牒，使目前有所核查，将来可以渐次减少，此朕经理之本意也。今礼部颁发各省度牒已三十余万张，合师徒计算，则超过六十万人。各省督抚应体会朕渐次裁减之本意，徐徐留心，使僧道日渐减少。

二十四日（7月29日）

23 谕命两江总督那苏图密行访察南方业主苛刻佃户之弊。据翰林叶一栋折奏，比年以来，田价日贵，租额日增，业户大斗收租米，大戥收租银，虽遇水旱蠲免，佃户不敢要求均被，俯首听命，至于准折其子女而无告。乾隆帝命

将原折寄那苏图密访具奏。嗣据那苏图奏言，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然江南大概业主苛刻者少，佃户刁黠者多。乾隆帝以为那苏图“所见甚属公正”。〖14〗

叶一栋复于进呈经史内称：业户收佃户租米租银，另造租解租戥，于法当禁。又田价日贵，收租之额日增而日浮，应使所在有司劝教之，务令租价平允。下大学士议奏。寻以叶一栋所奏应毋庸议覆奏，皇朝文献通考北方有业户与佃户分谷者，有每年按亩收租钱一二百文者。南方夏麦多系全归佃户，间有业户收麦，亦甚微少，惟秋成计亩收租，原有定额，大约业户得四，佃户得六，如遇歉年，则佃户所交即减其数。业户与佃户休戚相关，亦不能不为通融休恤，此南北业户、佃户之大概情形也。查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内奉有素封之业户能加惠佃户者，令有司酌量奖赏之谕旨，即使业户鲜能加惠佃户，若另造租解租戥，甚至以于女代偿租额，佃户亦断不能受业户如此之刻剥也。至民间典买田亩虽价值有加，而佃户所交租额从无增添之理。叶一栋所称高曾以上目睹佃户之苦如此，大约系百年以前为前明江西绅衿、富户之恶习，臣等细加访问，现在并无其事。〖15〗

24 是月，两广总督马尔泰奏言，河源县铜矿贴近银山，英德县洪礤矿出银过多，恐谋利滋事，应请封禁。乾隆帝批谕：“所谓银矿应闭之说，朕尚不能深悉。或者为开银获利多，则开铜者少乎？不然，银亦系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七月二十一日（8月24日）

25 甘汝来卒。

甘汝来（1684—1739），字耕道，号逊斋，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由知县起家，累官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居官刚正清廉，尝为涞水令，有侍卫名毕力克者，率拜唐阿及家人数十辈至涞，擅据民舍，殴民几毙。汝来勃然怒曰："令为天子抚百姓，肯令君辈鱼肉小民耶？"遂拘系之。寻部议以擅拘职官褫汝来职，毕力克仅罚俸。康熙帝特诏毕力克革职，汝来复原官。于是海内皆颂天子圣明，而"涞水令"亦从此名闻天下。至是以遴选赈济人员，晨入部署，忽中疾卒，年五十有六。著有《逊斋诗文集》、《周礼简注》、《宦绩纪略》等。谥"庄恪"。〖16〗

二十五日（8月28日）

26《明史》告成。康熙十八年（1679）始修《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记载浩繁，异同歧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至雍正二年（1724）诏诸臣续蔵其事，及书成，距诏修日已逾六十年矣。《明史》以康熙中王鸿绪所撰《明史稿》三百一十卷为本，而增损成帙。盖王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除帝纪未成，余皆排比粗就，较诸家自为详赡。该书本纪二十四，志七十五，表十三，列传二百二十，目录四，共三百三十六卷。〖17〗

二十六日（8月29日）

27 安南国人矣长自称"交江王"，率众前来投诚。云.

南总督庆复、巡抚张允随奏闻，并称现已受降。乾隆帝责其接纳安南叛民，命妥善办理，以服安南国王之心。略曰：安南为我朝外藩，素常恭顺，与内地无异，今彼国奸人生乱，且捏称天朝有兵相助，更为悖逆。计奸人纠集不及千人，且离滇界甚远，以安南兵力，不难擒其首恶，而散其党羽，所以不即遣兵者，料闻奸人天朝助兵一语，不敢不稍存观望耳。今天朝既容其投降，则安南自不能过问。为彼国王计，将何以办理？庆复遵旨将矣长等照“叛人”治罪，分发川、广安插管束，并咨安南国王知之。

二十八日（8月31日）

28 命赈济河南灾民。本年六月中旬，河南大雨，黄沁交涨，开封（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归德（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彰德（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卫辉（治所在今河南省汲县）、怀庆（治所在今河南省沁阳县）、南阳（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汝宁（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陈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等九府四十七州县田禾被淹，房屋倒塌。河南巡抚尹会一奏请赈济，随后又请蠲免或带征被水州县地丁漕粮等。乾隆帝均准行。

29 是月，四川杂谷（今四川省理县）、梭磨（今四川省马尔康县）、沃日等土司发兵攻劫小金川土司，大金川土司色勒奔亦三次发兵与革布什咱土司格斗。川陕总督鄂弥达奏闻。寻署四川巡抚方显奏称，杂谷等与金川彼此箝制，有利于边境宁谧。固不可任其争竞，也不必强其和协，

将金川土司改土归流之议亦不足取。帝是之。

八月初二日（9月4日）

30 御史张湄奏言：皇上开言路于上，而诸大臣塞言路于下，凡奉旨交议事件，总以“无庸议”三字驳倒为快。乾隆帝为此召谕大学士、九卿等，严饬张湄“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实属太过。并谕曰：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事事躬亲，裁度一切，是非情伪，莫不洞悉。若如张湄所奏，大臣中竟有阻塞言路、蒙蔽擅权之人，不知彼意中视朕为何如主耶？又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兵农钱谷各有专司，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亦不能不详考典册，参酌古今，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者大相乖缪。妄如张湄等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己见而不博采众论耶？况朕于臣工章奏中，见其确有可行者，未尝不即降旨施行，亦有廷议不行而朕令改正者。张湄本应加以严谴，姑念其为言官，从宽免究。

初七日（9月9日）

31 吏部驳御史李憬“捐助议叙”奏议。先是江苏地方因岁歉赈济兴工，有所谓“好善乐施”之事，即民间情愿捐助米谷银两，而该地方官题请议叙。李憬建议常行捐助议叙。经吏部会议，认为此举与“捐纳”难于区分，且百弊丛生，故议驳。乾隆帝以部驳为是。

九月初一日（10月3日）

32 署广西提督谭行义奏报，安南郑氏专柄，清化镇镇臣邵郡公同黎鸞起兵征讨郑氏。乾隆帝谕示：事关外藩，未便轻举，惟有严阵防范，以徐观其动静。至本年十二月，以安南局势仍混沌不清，命两广总督马尔泰前往广西省城驻扎。马尔泰旋奏称：安南国既未请求救援，亦只有巡我边疆，严加防范而已。

初八日（10月10日）

33 迁徙伏尔加河下游之土尔扈特蒙古呈请欲往西藏熬茶设供，理藩院议奏“应不允所请”。乾隆帝谕示，土尔扈特虽为俄罗斯属下，若不准其进藏熬茶，不但有碍中俄和好之道，且其情亦属可悯。应俟俄罗斯萨纳特衙门〖18〗行文到时，理藩院另议具奏。至土尔扈特呈请幼童十人前往西藏学习经典及俄罗斯亦遣人随行，“此节则断不可行”。

十月初五日（11月5日）

34 江南金坛县恩贡生蒋振生（即蒋衡）年近七旬，自少穷经，兼工书法，曾于陕西碑洞见石经讹缺，有志校订，嗣因亲瞻孔庙，思以十三经正文刻石两庑，遂取石经款式，广购诸善本，详加考校，敬谨手书，积十二年之久，书全装潢成帙，计三百册共五十函。江南总河高斌奏闻，并请训示，蒋振生书册可否进呈御览，可否勒石孔庙。乾隆帝命大学士议奏。大学士鄂尔泰等经阅视蒋书，以为蒋振生所书十三经正文，字画端楷，用笔瘦劲，但刻石工费浩繁，而阙里两庑亦未可轻议拆动，且圣贤经传，初不以刻石孔

庙始为尊崇，建议应俟武英殿校对果无讹误，即交武英殿照字帖款式，用枣木板陆续镌刻刷印，以备颁发。其原木或存贮武英殿，或送入大内收贮，再行请旨。鄂尔泰请赏给蒋振生国子监学正衔职，以是优奖。从之。〖19〗至乾隆季年，蒋衡所书十三经始勒石太学。

初十日（11月10日）

35 定缴还朱批奏折之例：凡官员身故，令其子孙将所有朱批奏折亲呈督抚，查明封固，代为奏缴，不必再经吏部转交。

36 河南南阳总兵韩英魁奏报伊阳县（今河南省汝阳县）梁朝凤等杀死保正、放火烧村、恃强拒捕，现已将梁朝凤等拿获，余犯逃逸。嗣后新任河南巡抚雅尔图又擒获与梁朝凤结拜干姊妹之女教主“一枝花”即蔡氏，并续获要犯多人。据称“一枝花”等俱有邪术，供奉三教圣母、十二老母、九龙圣母等，“朔望哄骗乡民烧香，勾引入教”。〖20〗

十三日（11月13日）

37 命军机大臣寄信两江总督那苏图，密行查访苏州织造海保托名供奉内廷，于苏扬各处强买优人等劣迹。旋以海保贪黩狂妄、暴敛横征、勒买优伶、私设火房、圈禁商人等罪款，将其革职严审。后查出海保侵贪银两二十二万余两。因海保之母为雍正帝乳母，乾隆帝命将海保世职仍准其子承袭，抵赃家产十万余两中酌留部分，赏给海保之家，以为养赡之费。

十六日（11月16日）

38 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昇、弘昌、弘晈等结党营私一案，请分别革爵、圈禁。乾隆帝谕示，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将来有尾大不掉之势。庄亲王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弘皙革去亲王，免其圈禁高墙，仍准在郑家庄〖21〗居住，不许出城；弘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22〗

嗣后，据弘皙家人安泰供称：弘皙曾令请神问“国家太平与否？”“皇上出行与否，我随往与否？”“年岁如何？”“我还升腾与否？”“准噶尔反与不反，能至京师否？”“皇上寿算如何？”经平郡王福彭等审实，拟以将弘皙革去宗室，照谋叛未行为首者绞律，绞立决。乾隆帝以弘皙系皇祖圣祖皇帝之孙，若革宗室，置之重典，于心实有不忍，命从宽免死，但不便仍留郑家庄，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其家产、妻子不必交宗人府另议，伊子仍留宗室。〖23〗

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满汉文武大臣复合词奏请仍照平郡王等原议，将弘皙革去宗室，即行正法。得旨：王大臣所奏甚是。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国法，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但阿其那、塞思黑尚属小有才之人，若弘皙乃昏暴鄙陋，下愚无知之徒。伊前后所犯罪恶，俱已败露，现于东果园永远圈禁，是亦与身死无

异。今既经王大臣等如此奏请，著宗人府将弘皙及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24〗

十一月初三日（12月3日）

39 乾隆帝在南苑首次举行大阅。嗣后定为三年一次阅兵。

十二月初十日（1741年1月8日）

40 准噶尔汗国使臣哈柳等至京进表。在《表文》中，噶尔丹策零提出：一、关于定界，同意大皇帝所言“定界与否，亦非要事”，双方可约定厄鲁特不过阿尔台山梁，喀尔喀游牧亦不过扎卜堪。二、同意托尔和、布延图两卡伦仍留在原地。三、准噶尔入藏熬茶请增加至三百人。四、有关双方贸易，由哈柳面议。越十日，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觐见。乾隆帝谕示：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奏章，朕已观览，悉遵谕旨，朕深嘉与之。进藏熬茶增至三百人，业已允行，至于双方贸易，已命大臣与尔方使臣定议。至是，清朝与准噶尔以定界为中心之谈判宣告结束。此次谈判从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阿克敦、傅鼐等出使准噶尔开始，其间，往复周折，旷日持久，一再陷入僵局，症结在于如何划定边界。最终双方均作出让步：乾隆帝同意“定界与否，亦非要事”，但准噶尔方面保证不越过阿尔泰山梁，清朝方面保证喀尔喀游牧不越过扎卜堪；噶尔丹策零则同意清方托尔和、布延图两卡伦仍留原处。

十三日（1月11日）

41 晋封西藏贝勒颇罗鼐为郡王。颇罗鼐成为管理西藏

地方事务最高行政官员。

42 是年，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两，办铜九百四十二万零五百斤。

〖1〗《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345—346 页。

〖2〗《明清档案》八七册，A87—116。

〖3〗《清代的矿业》下册 438 页。

〖4〗《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一。

〖5〗《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355 页。

〖6〗《清史列传》卷一四《鄂尔泰传》。所谓运口，指洪泽湖分流运河之口，洪泽湖水三分出运口以济苏北运河，七分出清口汇流入黄河。

〖7〗《清经世文编》卷二六。另道咸时历任藩臬之张集馨言部费甚详，据云："四川秋审部费，向例给以六百金，部书于五六月间，专人将秋审实缓底折送署，守取部费。司中不与交通，皆在省佐杂有部办出身者，网罗其事，彼即于中取利"，又云为甘藩时罚赔一案，赔银一千一百三十余两，"加以部费一千余两，几及三千"（《道咸宦海见闻录》115、248 页）。

〖8〗《清秘述闻》卷五。

〖9〗《中国民间宗教史》1188—1189 页。

〖10〗《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399 页。

〖11〗《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402—403 页。

〖12〗《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402 页。

〖13〗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四《马齐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七。

〖14〗《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11—12页。

〖15〗《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22—423页。

〖16〗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五《甘庄恪公汝来神道碑》；《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四《甘庄恪公事略》；《澄怀园文存》卷一二。

〖17〗《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

〖18〗清廷称俄国枢密院为“萨纳特衙门”。

〖19〗《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49、469—470页。

〖20〗《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18—621页。

〖21〗郑家庄《清史稿·诸王传六》载在祁县。据韩光辉考，祁县有二：一在山西，一是直隶祁县（因与山西祁县重名，1914年改名安国县），二者皆非郑家庄之所在。雍乾之际理亲王弘晳所居之郑家庄，实在今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余里之昌平县南境郑家庄和平西府一带（《清史研究》1997年1期《〈清史稿·诸王传〉正误一则》）。

〖22〗庄亲王允禄，康熙帝第十六子；弘晳，理密亲王允礽（康熙帝次子）之嫡子，袭封理密亲王。

〖23〗《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96页。

〖24〗《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90页。

清通鉴　卷九七

乾隆五年　庚申　公元1740年

正月二十日（2月17日）

1 饬谕御史朱续晫。朱续晫条奏称：人君之务，但当精选贤能，任以要职，则处躬不劳而收效甚大，其余琐碎之事，不足留意，伏愿皇上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爱精神。乾隆帝降旨谓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谬已甚。朱续晫又称：近日群工大概优柔暇豫之意多，而震动奋发之意少，其勤者亦密于小节而疏于大体，此乃人情疲玩之几，政令怠弛之渐。乾隆帝谓：此数言颇中时弊，而朱续晫以为效法汉文帝、唐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朕再四思维，以今日风气言之，不但不能远追三代，即文帝、太宗亦岂易几企？惟有以实心行实政，不期近功，不图速治，徐以俟之，或可渐臻上理；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1〗

二十二日（2月19日）

2 户部尚书海望等与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议定两国贸易事宜：比照俄罗斯之例，准噶尔经由肃州、西安至北京贸易，四年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至肃州贸易，亦定期四年一次，每次不超过一百人；为与中俄贸易之年错开，定于寅、午、戌年来京，子、辰、申年至肃；准噶尔商队应将起程及到境日期，事先报告清方边境大臣，以便遣官护理；嗣后准噶尔使臣来京，不得携带货物。军机大臣等旋又议定准噶尔进藏熬茶事宜：遵旨准许准噶尔三百人进藏熬茶，令其由扁都口边界前至东科尔贸易，事毕，由满兵五百名、绿营兵五百名护送前赴西藏。至藏后，有应办一切事宜，令驻藏副都统与郡王颇罗鼐妥议。

及准噶尔使臣哈柳等陛辞，乾隆帝又谕曰：从此两境之人，永得安居乐业，朕心深为欣慰，故于噶尔丹策零所请之事，俱加恩允行。朕为万邦元后，振兴黄教，安抚群黎，乃朕本怀。即尔准噶尔等，亦视同内地之民，冀其永享升平之福，初无中外之别。

二十三日（2月20日）

3 命户部行文各省督抚，将地方必须公费分晰款项，立定章程，报部核明，汇奏存案。地方公费（包括各官养廉及地方办公之需）从雍正年间起例由耗羡一项开销。这笔数以百万计〖2〗、由各省自行支配之巨大款项，素无章程，难免冒滥。雍正十三年（1735）六月，有旨命逐一彻底清查，并令嗣后按年分晰造册，随同奏销钱粮各册，咨送户部核销。〖3〗乾隆帝嗣位之初，以耗羡不同正项，从

前原未定有章程，且历年已久，各省规条不一，官员更换亦多，是以谕令暂停清查。至是，复命各省立定章程，综核清理。因谕曰：提解耗银，较之从前私派私收固已减轻数倍矣。自奉行之后，官员无拮据之忧，百姓免需索之累，吏治民生称为两便。然今看各省情形，渐滋冒滥，若不早加整顿，立法防闲，必致挪移出纳，弊窦丛生，一经败露，国法难宽。户部可行文各省督抚将地方必需公费分晰款项，立定章程，报部核明，汇奏存案。嗣后务将一年之内公费完欠杂支余剩未给各数目逐一归款，各官养廉照依正署起止月日应将分数并扣除扣缺详悉登记。其收数内有拖欠未完者，分别应否著追，其支数内有透动加增者分别是否应给、有无挪移亏缺之处，俱于岁底将一切动存完欠确数及扣除减半平余银两造册咨送户部核销。如此年清年款，则民力输将均归地方实用，而经理之员亦免罹于参处矣。王庆云曰："自是以后，各省耗羡掌于户部。"〖4〗

二月初五日（3月2日）

4 准许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返回库伦（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居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系喀尔喀蒙古供奉之大喇嘛，雍正年间因与准噶尔交战，奉旨移居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至是，清准和议已成，故准其仍居库伦。并谕七旗喀尔喀王、扎萨克等：今后应遵守与准噶尔所定协议，游牧不得越过扎卜堪、齐克济、哈萨克图、库克岭等处。

初六日（3月3日）

5 大学士赵国麟奏请酌准各省民间开采煤矿，乾隆帝命各督抚就此事妥议具奏。嗣后各省督抚陆续题报，经工部议覆：除福建、湖北、广西等省素不产煤，应无庸议，江南、江西、浙江、四川等省均应照旧办理，直隶、山东、山西、湖南、甘肃、广东等省经各该督抚疏请，分别准许民间开采，或定额征税，或免其抽税。另河南巡抚雅尔图以本省治安形势严峻，奏称若开煤窑“殊非妥便”。奉朱批：“原不必强同也。”〖5〗

十四日（3月11日）

6 协理户部事务讷亲奏报试铸青钱成功。先是，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称，钱价之贵，实由私自销毁铜钱铸器，若于铸钱时，每配合铜铅一百斤之内，再加点铜三斤，即为青钱。青钱销毁则不能铸器，无利可图，私毁之弊自然可除。嗣经户部试铸，用红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一斤半、黑铅六斤半，加点铜二斤，即可铸成合格青钱。〖6〗后云南以“点铜”甚贵，用个旧所产“板锡”代之，铸出钱与青钱无异。

7 是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该省吏治诸弊。略言：现在豫民之累，如上司经临过往，或州县公事下乡，一切夫马草料，皆令乡保供应，非苦累被事之家，即科派村镇之内，闾阎殊苦滋扰。再如使用工匠夫役，向有当官名色，每日只给饭食之资，纵堪糊口，何以养家？又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等物，不问时值，只给官价，亏短实多，商贾深

受其累。再驿站草料，派令承应，仅给半价，复用大斗、大秤收量，家人经承更加需索，小民含怨莫申。再州县私给印帖，准人承充牙行，而乡村之内，虽零星蔬菜，肩挑小贩，无不需索牙用，细民受累无穷。再州县凡遇绅衿富民，有争产、告继、户婚、田土细事讦讼到官，动辄议罚，以致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再豫省各衙门挂名冗役，倍于他省，此辈遇事生风，吸民膏血，弊难究诘。又豫省每有山西等处民人，及本处富户，专以放债为事，春间以八折借给，逐月滚算，每至秋收之时，准折粮食，其利竟至加倍有奇，贫民生计日促。种种耗民，难以枚举。现在力行厘剔，次第禁革。得旨："须行之以实，而要之以久，将来必大有起色矣。"

四月初四日（4月29日）

8 乾隆帝诫谕臣工不得逢迎揣度，暗结党援。略曰：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可以操用舍之柄之权臣，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似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但人情好为揣摩，而返躬亦当缜密。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

二十四日（5月19日）

9 命整饬奉天地方事务。先是，以盛京（约当今辽宁省）为满洲根本，而近来民人聚集甚多，特命兵部侍郎舒赫德前往该处，与盛京将军额尔图详议解决办法。舒赫德经实地考查后认为，汉民居此年久，已立有产业，未便概行驱逐，但应采取措施，使汉民渐少，满洲各得本业，始能复归旧习。遂议奏未入籍民人给限半年勒令回籍、严禁山海关出入之人、严禁海船携载多人进入奉天、严查保甲、空闲地亩专令旗人垦种、严禁奉天开挖矿产、重治偷挖人参等八款。下议政王大臣议行。

寻奉天府尹吴应枚奏称：清理民人一条实有难以遵行之处，略谓：自顺治八年（1651）召民开垦以来，就承德一县（今沈阳市）而论，未入籍民人男妇已有二万七千三百名之多，统各州县计算其数约有十五六万。以十五六万之众，散遣于半年之中，难免迁延滋累。据臣愚见，事宜缓图。本年九月奉旨准许寄居奉天、且情愿入籍之民取保入籍，其不愿入籍者，定限十年，令其陆续返回原籍。

吴应枚复条奏奉天应行各项事宜：一、请停止罪犯发遣奉天安置。二、单身出关之民应分别查办，不宜一概禁止。三、教导旗人学习蚕织之事。四、应准辽阳州（今辽宁省辽阳市）等处采煤。五、旗民地亩请免丈量。吴应枚条陈各事，与本年四月舒赫德整饬奉天事务各项建议多有抵触。经大学士议覆、乾隆帝批准，吴应枚之议条条准行。〔7〕

二十八日（5月23日）

10 诫谕臣工不得以师生同年袒护朋比。先是，以工

部尚书魏廷珍不实心供职，因循懈怠，持禄保身，降旨革职。寻太常寺卿陶正靖在乾隆帝单独召见时奏称处分魏廷珍一事“不无屈抑”。乾隆帝揣测魏廷珍同年任兰枝（魏、任为康熙癸巳科同年）或私下有所议论，并进而怀疑陶正靖系任兰枝门生。经面讯任兰枝，果如所料。但任兰枝否认曾向陶言及魏革职屈抑之事。乾隆帝遂传旨对陶正靖“私心揣合，以师生年谊之故”，欲为袒护魏廷珍严加申饬，特令任兰枝书写饬旨。至是，以任兰枝书旨居心诈伪，避重就轻，将任兰枝与陶正靖一并交部严议，并就此事训诫臣工：师生同年、袒护朋比恶习，近来又有复萌之意，应以任兰枝、陶正靖为戒。嗣后，任兰枝革职，从宽留任；陶正靖降五级调用。〖8〗

二十九日（5月24日）

11 据刑部尚书那苏图奏，自乾隆四年（1739）四月初一日至乾隆五年（1740）三月二十九日八旗下逃人共三千三百零二名，内太监八名、监生三名、另户〖9〗马兵十八名、另户步兵一百三十八名、另户匠役四十五名、另户闲散六百三十六名、家下〖10〗马兵下三名、家下步兵五百三十三名、家下匠役三十二名、家下人一千八百七十六名。此一年内有自回及拿获历年逃人共一千七百六十名。〖11〗

五月初四日（5月28日）

12 乾隆帝谕禁捐监收纳折色（银两）。该谕略曰：各省纳粟准作监生，原为豫筹积贮，以裕民食起见。若地方有司私收折色，是巧开捐纳之例矣。在州县之私意，不

过目前希得余平，将来又可免于折耗，不知年岁丰歉，难以预定，一有缓急，仓廪空虚，何所倚赖？彼时若买，价值必昂，其弊不可胜言！若遇不肖州县，收银在库，易致侵挪，从前亏空之弊，大率由此。

二十三日（6月16日）

13 副都御史尹会一奏请慎重谕旨之颁发，略谓：前曾奉谕旨，各部司员年力老迈不能办事者，概行沙汰休致；今又奉旨，江西饶州府知府张钟年老，著照例以京员补用。旬日之间，谕旨互异，何以昭画一之法守乎？伏思皇上日理万机，虽聪明天纵，岂能纤毫不遗？拾遗之任，责在臣工，嗣后请仿封驳之遗意，凡降谕旨，例行覆奏，务令述旨之大臣，斟酌无异，始行颁发。倘有前后不符及未便奉行之处，许其面请较正画一，方称允协。得旨："此奏甚是。著内阁存记。"

二十七日（6月20日）

14 部署镇压粤、湘交界苗、瑶反清起事。先是，乾隆四年（1739）七八月间，广东南海人黄顺等，在广西与湖南毗邻苗、瑶聚集地区，假托李天保之名，号召敛银挖窑，准备反清起事。湖南苗民粟贤宇、杨青保，广西苗民吴金银、张老金带头响应，并设立"阁老"、"将军"等名号，声势渐大。至本年二月间，广西义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西北五通）知县倪国正、桑江司巡检蔡多奇设计将黄顺、吴金银等诱擒，旋被苗民将吴金银等抢回。湖南绥宁、城步二县苗、瑶、汉民纷纷前来人伙，起义遍

及湘、粤两省边境地区。但广西方面由于两广总督马尔泰有推诿敷衍之意，而湖南方面，湖广总督班第主抚而湖南巡抚冯光裕主剿，意见不一，因此未对苗瑶起义予以及时镇压。〖12〗至是，湖南巡抚冯光裕奏报城步县（今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苗、瑶不法，现拨大兵征讨。并参劾督臣班第“不肯轻易调兵”，乾隆帝谕冯光裕应与督臣“和衷办理”，又令班第将前线军务责成冯光裕就近部署。

寻广西义宁、融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怀远（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南板江）三县交界处瑶民男妇千余人，前赴义宁桑江司苗民地区聚集，广西巡抚安图委令知县倪国正等于携银五百两到桑江抚恤，劝令瑶民返回。结果除巡检蔡多奇逃回外，倪国正等俱被杀害。事闻，乾隆帝即命两广总督马尔泰驰赴桂林，与湖南巡抚、提督协同剿捕苗、瑶起义民众。〖13〗

六月初四日（6月27日）

15 先是，乾隆帝风闻山东巡抚硕色隐讳本省郯城、蒙阴等地灾情，命传旨询问。硕色覆奏称郯、蒙二邑麦收现有八九分，而时雨叠降，秋禾遍野，赤地千里之语毫无确据。至是，左都御史陈世倌参劾硕色奏报沂州（今临沂县）歉收分数失实，略谓：沂州府一带数百里，上年先旱后涝，冬间二麦并未播种，流民散至江西、湖广者，将及万人，湖广送饥民回到山东，并不闻巡抚硕色加以赈恤，且因上年开报六分，本年尚在征比钱粮。乾隆帝即命兵部侍郎阿里衮等驰驿前往该地调查，并谕：水旱灾荒，抚绥安辑，乃封疆大吏之责。硕色稍有人心，何至粉饰蒙蔽至

此！寻阿里衮奏称：沂州府所属兰山（今临沂县）、郯城二县，俱被水患虫伤，而水灾尤甚，亟宜赈济。〖14〗但硕色仍具折强辩，回护己过。乾隆帝降旨申斥硕色曰："此等识见，何胜封疆耶？"七月，改硕色巡抚四川。

初九日（7月2日）

16 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佃户交租章程：如被灾五分，地主只应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乾隆帝以为可行，但其它省分是否亦一体照此办理，命大学士、九卿议奏。旋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称："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经户部议覆，以陈其凝所奏似属平允，民田佃种，仍照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谕旨〖15〗实力遵行。

二十八日（7月21日）

17 护军统领殷扎纳遵旨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出世之"瑚毕勒罕"〖16〗至后藏扎什伦布庙坐床〖17〗。翌年六月举行坐床典礼。〖18〗

闰六月初六日（7月29日）

18 御史陈其凝奏称：上年淮扬兴修水利，两淮盐商捐助银三十万两，嗣后又将此项银两增入淮盐成本之内。另上年淮扬歉收，众商捐赈饥民所费，亦计入成本。是商人蒙急公之赏，百姓受派累之苦。应请嗣后凡有兴修工程，盐商捐输，不许代为题达；地方偏灾，不许纠结公捐。如此则盐商不得以成本为名，抬高盐价。再各省督抚不得随

意借“以工代赈”之名加开工程。奉旨准行。

七月初七日（8月28日）

19 乾隆帝在致噶尔丹策零《敕书》中，对“厄鲁特勿过阿尔台山梁，喀尔喀勿过扎卜堪”加以明确说明：喀尔喀游牧不得越扎卜堪、齐克济、哈萨克图、库克岭等处，仍以阿尔台山南、哈布塔克、拜塔克、乌兰乌苏、罗布诺尔、噶斯口为界。

复命行文北路喀尔喀扎萨克等，以边境宁谧，与准噶尔和议告成，即将撤回内地兵丁，令其同心协力，教养属下人等，严守卡伦，巡哨防范，并命喀尔喀蒙古王等及军营大臣详议撤兵后驻防事宜。至西路哈密地方，与准噶尔接壤，回民等非喀尔喀可比，则哈密之兵且不便撤回。西路驻防，采纳大学士查郎阿之议，以安西总兵官改为提督，辖兵一万零二百名，其中派拨二千名驻扎哈密，两年一换，现在哈密驻防兵以次撤回。北路驻防则照额驸策凌等之议，全部撤回内地兵五千人，用喀尔喀兵驻防哨探。乾隆帝仍命额驸策凌督率北路军务。

初八日（8月29日）

20 江西巡抚岳濬奏陈该省筹办社仓事宜。先是，御史朱续晫有举行社仓之奏，奉旨命各省督抚悉心详议具奏。至是，岳濬参酌宋儒朱子所议社仓事目及雍正二年（1724）议定社仓之法，条列本省实施细则。大要如下：一、江省七十八州县，奉行保甲已久，每年于冬季时，饬令各保正编排一次，造具各烟户清册，该地方照册给发门

牌，各户悬挂门首，倘遇有赈借散给之事，核算人口、米数，查对门牌、烟牌，便可一目了然。经管社仓已选有殷实老成之人，充为社正、社副，每年社仓临放时，有愿借谷者，先期报明，社长总报州县，计口给发。二、出借仓谷，每年于青黄不接之时，社长禀明州县，一面通报，一面即行借放。三、请借仓谷，除衿监军役及不务农业、游手好闲之人，不必借给外，凡系力田农民情愿借贷者，取具领状同保借给状赴仓，著令社长认明，即行照领借给。该社长仍将借状同保状呈送州县查核备案。四、收放社谷，每仓设有官斗，照收漕粮之例，纳户自行平量。五、每年出借议定存六借四，设遇歉年，或尽数借贷，或尽行散赈。六、江省现贮社谷十五万余石，不宜动官米而入民仓，不若饬令正副社长出借社谷，于秋收后照数收纳还仓，每借仓谷一石，取息一斗，设遇歉收免其加收，本年不能偿还，即缓至次年免息交仓。七、借户纳谷还仓俱验明谷色随到随收，不许抑勒。八、江省各属每年岁底，取具动存各数清册、管收除在四柱总册送部查核。九、社仓事宜俱系正副社长轮流收管，立社簿二本，一本社长收执，一本交县存查，锁钥即交正副社长，共同分管，以便查看。再仍照九卿原议劝谕之法，每乡设立印簿，听愿捐各户，自登姓名，捐至十石以上者，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者，奖以匾额，五十石以上者，申报上司，递加奖励，果有捐数甚多者，奏请给以顶戴。〖19〗

十九日(9月9日)

21 以沿边地区蒙汉杂处，渐滋事端，乾隆帝命传谕该

管大员加强稽查。该谕略曰:沿边省份与蒙古地界相连者,夷民杂处,互相贸易耕种,地方官凡遇夷民交关事件,心存袒护,并不秉公剖断,兼以口外之事,无足重轻,不肯加意办理,实为向来积弊。蒙古世受国恩,输诚向化,中外一家,岂肯歧视?各该督、将军应严饬地方文武官弁,约束兵民,不许欺凌蒙古,办理夷民事件,务令彼此公平,以免生端构衅,并应不时稽查,如有仍前视同膜外,剖断不公者,即行揭参。

二十二日(9月12日)。

22 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意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如崔纪令开井灌田,郝玉麟欲以严刑重困流民,张渠请禁粮艘带酒,雅尔图抑令业主免租,李卫禁止踩曲,鄂弥达令盐商领帑开矿之类,又如陈大受见豫抚因捕缉多盗蒙恩议叙,亦将所获盗犯陈渎天听。乞特降明旨,谕各省督抚毋矜奇鬻异,毋好大喜功。得旨:朕临御寰宇,执一中以理万几。沈世枫陈奏皆指办事失之太过者而言,若如硕色之报荒不实,尹会一之捕盗不力,不又失之不力乎?过与不及,皆非中道,为圣人所不取。要之,安静与废弛,振作与纷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安静与振作,则为朕之所取,废弛与纷扰,则为朕之所斥,是非判然,无难抉择。为督抚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二十六日(9月16日)

23 谕命开垦闲旷土地。该谕略曰:从来野无旷土,

则民食益裕，即使地属畸零，亦物产所资，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乃往往任其闲旷不肯致力者，或因报垦则必升科，或因承种易滋争讼，以致愚民退缩不前。〖20〗前有臣工条奏及此者，部臣以国家惟正之供，无不赋之土，不得概免升科，未议准行。朕思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亦当筹画变通之计。向闻边省山多田少，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即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丘段者，亦颇有之，皆听其闲弃殊为可惜。嗣后边省内地零星地土概听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其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处，各省督抚悉心定议具奏。嗣经各省议奏，户部覆准，分别不同情形，定立零星地土永免升科之例。〖21〗

24 允准给佐领下族长等印轴交八旗书写。本年正月，经王大臣议定八旗旧管佐领一百三十七个，准各该旗陆续造册送部，现八旗所有旧管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八百有余，佐领下所有族长五千有余，共计佐领、族长将及六千。由于原立佐领根由繁简不一，应用黄纸印轴三丈以至十丈，此项办理工作极为繁重，故经乾隆帝批准，将族长印轴分交八旗书写。〖22〗

二十九日（9月19日）

25 云南总督庆复奏请开修金沙江通川水道以运滇铜。略言：自东川府（治所在今云南省会泽县）由小江口入金沙江，溯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今叙永县），经两次查勘，可化险为平，以资利济，公费约需数十万金。滇省现运铜斤若得改由水运，每年运费可减半数。大学士

等奉旨议覆：应令该督确实勘估，详慎举行。帝是之。〖23〗续据前任天津总兵黄廷桂奏称，金沙江不下千里，长滩巨石，即使开凿，诚恐罔利，且经过夷地，载铜往来，虑滋衅端，请敕下四川抚提及川陕总督尹继善会商办理。奉旨允行。至本年十二月，庆复提出开修金江通川河道八条措施，准备乘冬春水落之际将最要各滩先行开凿，随后次第兴修。下大学士议行。〖24〗

八月十七日（10月7日）

26 南洋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发生红溪惨案。明清之际，粤、闽民人纷纷流向海外，康熙后期，仅爪哇岛巴达维亚及其近郊已有华侨数万余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当地荷兰殖民当局公布条例，严厉禁止流浪穷人入境。至本年夏，荷印总督和东印度委员会又下令逮捕一切“行迹可疑”华侨，一律押往锡兰（今斯里兰卡）作苦工，华侨人心惶惶。自是日起，荷兰殖民当局又以搜查华侨武器为借口，指使荷兰士兵与当地暴徒疯狂屠杀华侨，抢劫焚毁华侨住宅。至九月初二日（公历10月22日）屠杀停止时，已有一万多名无辜华侨被杀。华侨鲜血染红巴城溪流，故人们称之为“红溪惨案”。〖25〗

九月初八日（10月28日）

27 以张广泗为钦差大臣，主持镇压苗、瑶反清起事。楚粤交界处爆发苗、瑶反清起事后，该督抚等曾有意粉饰，乾隆帝殊为不满。两广总督马尔泰等奏称：三路进剿逆苗，荡平苗寨，再与楚省会合围剿，事可立竣。乾隆帝批谕：

“观此所奏，大率草草了事，而粉饰之意多。”〖26〗因命严行申饬马尔泰与谭行义。随后乾隆帝又在马尔泰奏报“广西滋事苗寨俱已平定”一折上批示：“总之，汝等此奏俱不可信，朕惟候张广泗之实信耳”。〖27〗前贵州总督张广泗来京陛见途径湖南时，已命即留楚省调度军务。至是，正式任命张广泗为钦差大臣，凡军前文武，不分楚粤，自提督、总兵官以下俱受节制，一切功罪听其赏罚，广西、湖南两省督抚俱不得掣肘。张广泗于奉到上述谕旨前，已于八月初二抵达军营，并具折参奏湖南方面总兵刘策名按兵不动、提督杜恺未谙军机，实际已接管前线指挥权。〖28〗

寻钦差大臣、贵州总督张广泗奏报楚粤军务情形，略谓：抵达军营后，即分路遣兵入箐搜剿，现已拿获楚省首犯粟贤宇、杨青保、杨元保、张老金、杨胜聪等，又搜获投入苗瑶之内地生员戴名扬父子，楚省军务大约一月即可告竣。至粤省则山箐未搜，恶寨未除，“要犯尚未尽获，逆党多未俘擒”，然总督马尔泰、提督谭行义办理未善，急欲撤兵，现已札邀谭行义来至楚营面商，大约一月以内粤省亦可竣局。奉旨嘉奖。〖29〗

十月十二日（11月30日）

28 乾隆帝训谕诸臣精研理学。略曰：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概不多见。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宋儒程、朱之学乃入圣之阶梯，求道之途辙，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考据典章，固不可废，但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而阐发之。讲学之人，诚者不可

多得，而伪者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然不可因噎废食，以假道学获罪名教而轻弃理学。

十九日（12月7日）

29 左佥都御史刘藻奏谏停止圆明园工程，得旨：朕御极以来，一切服御务从省约，即圆明园临驻之地，亦一仍皇考旧规，并未别有营造。今年偶因苑中东偏尚有隙地，增构台榭，数月迄工，稍觉华壮，朕心已用为疚。今刘藻奏请停减营造，谓奢靡之渐不可稍开，侈荡之源不可不杜，此语深获朕心，刘藻著交部议叙。

据内务府营造圆明园档案，乾隆二年（1737）在圆明园原址即开始兴建安佑宫；三年（1738）福海东、西、北工程全面动工，是年“饮练长虹”、“一碧万顷”、“天宇空明”、“夹镜鸣琴”等景区陆续建成；四年（1739）“濂溪乐处”一景建成；五年（1740）“方壶胜境”、“苏堤春晓”建成，是年还奉旨将安图入官房创出银两中之四万余两，交与圆明园工程处用；六年（1741）传旨将圆明园宫门前石麒麟一对移至安佑宫，新做铜麒麟一对安设圆明园宫门。自刘藻谏议之后，七年（1742）复建成“鸿慈永佑”、“涵虚朗鉴”，从十年（1745）起在圆明园旧址之外即动工兴建长春园。〖30〗

二十六日（12月14日）

30 严饬九卿朝审轻拟褚泰、常禄二犯“俱甚错谬”。先是褚泰、常禄以言官收受贿赂，已判监候待决；至本年朝审，九卿将二犯入于“缓决”。乾隆帝以褚泰、常禄较

之寻常官吏婪赃作弊者情罪更重，命改“情实”处决，并将刑部、都察院全部堂官俱交部严议。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9日）

31 谕命岁奏民数、谷数。该谕略曰：在昔圣祖仁皇帝以生齿日繁，恐有司虑加丁赋，匿不以闻，特诏据实开载，新增人户，不另加丁赋。世宗宪皇帝勤恤民隐，广储仓谷，常惧一夫不得其所。然各省督抚，虽有五年编审之规，州县常平仓，虽有岁终稽核之法，而奉行者仅亦于登耗散敛之间，循职式之旧。殊不知政治之设施，实本于此。其自今以后，每年仲冬，各省督抚将所属府县户口增减、仓谷存用，一一详细具折奏闻，朕朝夕披览，心知其数，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户部随遵旨议奏以辛酉年，即乾隆六年（1741）编审人丁后，令各督抚将本省各州县人丁“按户清查”，每年十一月缮写黄册，汇报民数、谷数。旋御史苏霖渤条奏反对岁查民数一事，经大学士、九卿会议，认为不必逐户清查，以免纷繁扰累，只于每年仲冬，按照保甲门牌，除去流寓人等及番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数与谷数一并造报。〖31〗此前五年一次编审人丁，户口数以“丁”为统计单位，国家对人口数茫然无知，至是改以“口”为统计单位，中国户口统计制度遂由编丁进而至于计口。

初十日（12月28日）

32 钦差大臣、贵州总督张广泗奏报楚粤两省军务已经全竣，大兵陆续撤旋。据称，从八月初至十一月初，湖

南方面“拿获首凶七十七名，拿获叛逆苗瑶并逆属共三千七百五十余名，内军前正法者五百名，又当阵斩获首级、耳记共五百三十余副”，广西方面“擒获首凶五十三名，拿获叛逆苗瑶并逆属共二千九百八十余名口，内军前正法者九百四十八名，又阵斩首级、耳记共一千一百三十余副”。“至枪炮击杀、围寨焚烧，并冻馁病毙穷极自尽者，山林幽谷之内，到处皆是，亦不下数千人”。〖32〗贵州古州总兵韩勋亦奏称：“约计作恶苗瑶一带户口不满万户，三月以来，三省官兵斩获擒献共九千四百余名口，以及深山饿毙、枪炮击死、穷极自尽者，不下一万五六千名，其现存户口，除未经附逆并胁从宽宥者，尚不及十分之三四。实在凶顽剪除净尽，苗瑶丧胆，军威丕震，已无远弗届矣。”〖33〗

十四日（1741年1月1日）

33 大学士会议行运楚盐事宜。先是，两淮盐政三保奏参湖北巡抚崔纪克减行销楚省盐价，汉口地方聚集数千人向盐店强行勒买，乾隆帝命崔纪、三保来京，会同大学士及户部妥善处理湖广盐价案。湖北巡抚暂由湖广总督班第兼署。不久又闻崔纪以淮盐到迟，令民间暂食私盐，遂命崔纪奏明。崔纪遵旨奏陈，实系三保故意延迟发盐之期，致使楚省盐价顿长几倍，因此才有商及邻私接济之议。因崔纪、三保各执一词，湖广盐价一案遂陷于僵局。大学士等奏请派出大臣一员会同新任两淮盐政准泰通盘核算楚盐价值。至是，新任湖北巡抚张渠奏称，盐价高昂固由成本加多，亦由商运缺误。乾隆帝认为张渠言及湖广盐案症结之所在，而以往议盐但论成本，是舍本而求其末。大学士

等遵谕议定催趱运盐船只之法。

二十一日（1月8日）

34 谕命乾清门御门听政时，给大学士等毡垫。向来御门听政，大学士等俱就地跪奏，不设毡垫，惟圆明园奉雍正帝特旨铺设，而乾清门尚仍其旧。至是谕曰：原定制之意，盖以君尊臣卑，预防专擅之渐，然亦不系乎此。况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朕心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毡垫，以昭优礼至意。

二十七日（1月14日）

35 新修《大清一统志》书成。该书系康熙帝始命纂辑，久而未成，至雍正御极之初，重加编纂，阅今十余载，次第告竣，凡三百五十余卷。

【考异】《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载《大清一统志》“初于乾隆八年纂辑成书”，全书“三百四十二卷，而外藩及朝贡诸国，别附录焉”。录此备考。

十二月初二日（1月18日）

36 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拒绝土尔扈特蒙古取道中国进藏熬茶。上年（1739）九月，乾隆帝特准土尔扈特蒙古经中国内地前往西藏朝觐达赖喇嘛。但本年初土尔扈特使臣等七十三人来到中国边境时，由于俄国枢密院事先并未行文通知理藩院，且违反乾隆帝特准条件，即不准土尔扈特随带十名幼童前往西藏学经及俄国通译人员随行，因此被拒绝入境。俄国外务委员会立即以枢密院名义向理

藩院发出公函，请中国方面放行。至是，理藩院函复俄国枢密院，指出数年前贵国并未准许中国使臣入境前往土尔扈特蒙古，且中俄和平条约亦未规定可以派俄国属民前往达赖喇嘛处，故中国拒绝土尔扈特汗所遣使臣入境。〖34〗

十一日（1月27日）

37 谕命慎重刑狱。该谕略曰：外省监狱，因督抚驻扎省城，府县散居，远近不一，上司耳目不周，虽有监犯月报之虚文，不无隐匿遗漏之积弊。每有一案，人犯证佐未齐，或拘唤不至，或关解不前，有司又不上紧催提，以致经时累月囚系不释者有之；又有事涉牵连，因人诖误，有司不分轻重，概与正犯同系囹圄，则无辜受累滥被拘禁者有之。是以圜扉之内，常见充盈，屋既湫隘，人复众多，浊气熏蒸，疾病传染，因此致毙者，不一而足。至于州县自理事件，并不报闻上司，更无稽考，草菅人命，视为固然。著各该督抚严饬司府州县，将现在刑狱逐一清厘，以副朕哀矜庶狱之意。

38 是年，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零四十八万五千八百七十六两〖35〗，直隶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旗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银一千八百六十四万零六百三十两〖36〗，禁旅八旗俸饷等项银六百零八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两、钱一百万零九千二百三十六串、米二百八十六万八千零十五石〖37〗，办铜八百四十三万四千六百斤。

39《大清律例》告成，刊布全国。清入关后，于顺治

五年（1648）以《大明律》为本，制订第一部完整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颁布天下。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至乾隆初又命群臣对原有律例逐条考正，重加编辑。至本年律成，定名《大清律例》，共四十七卷，律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条。自是每数载而一修，各以新定之例附于该律文之后。〖38〗

〖1〗《乾隆朝上谕档》一册508—509页。

〖2〗乾隆中期岁征耗羡银约三百万两，见《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二，卷一二五《食货》六。

〖3〗《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七。

〖4〗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一册510—511页；《石渠余记》卷三《记耗羡归公》；《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

〖5〗《清代的矿业》上册9—10页。

〖6〗《明清档案》九二册，A92—45。按当时行用的制钱中，有黄钱、青钱之别，黄钱即铜（称红铜、紫铜）加入白铅制为黄铜，由黄铜所铸之钱称黄钱。黄钱可销毁制器，故张若震从杜绝私毁之源着眼，建议试铸青钱。

〖7〗《乾隆朝上谕档》一册641—646页。

〖8〗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五《魏廷珍传》；《清史列传》卷一九《任兰枝传》。

〖9〗八旗奴仆通过军功、赎身等途径从家主户下开出，并于旗下另立一户，即为“另户”。另户壮丁为佐领下正式额丁，承担兵役、匠役等义务。

〖10〗家下，同家下人、家人，即旗下奴仆。由于奴仆不能单独立户，姓名附于家主户下，故称“家人”、“家下人”、“包衣”等。清入关后，家下人也可挑取马甲、步甲等，故有“家下马兵”、“家下步兵”之称。

〖11〗《明清档案》九四册，A94—1。

〖12〗《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 303—305、453—457 页。

〖13〗《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 309、457—458 页。

〖14〗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五《硕色传》；《清史列传》卷二十《阿里衮传》。

〖15〗该谕旨主要精神是由地方官劝谕业户，酌量减佃户之租，但不得限定分数（《清高宗实录》卷九）。

〖16〗瑚毕勒罕（亦名呼毕勒罕、呼必勒罕），即达赖、班禅等黄教活佛之转世灵童。

〖17〗《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六。

〖18〗《七世达赖喇嘛年谱》111 页。

〖19〗《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岳濬：《议社仓与古异同疏》。岳濬具折时间，据侯寿昌《清代仓储制度》（《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533 页）。

〖20〗雍正年间，两广总督阿克敦曾言贫民垦荒之所以观望不前其故有四：一由豪强之占夺；一由胥吏之需索；一由资本之不敷；一由土瘠而畏日后之升科（《清经世文编》卷三四《粤东开垦事宜疏》）。

〖21〗《皇朝文献通考》卷四。

〖22〗《明清档案》九八册，A98—34。

〖23〗《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611—612 页。

〖24〗《乾隆朝上谕档》一册685—688页。

〖25〗《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95—197页。

〖26〗《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353页。

〖27〗《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374—376页。

〖28〗《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388—389页。

〖29〗《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419—422页。

〖30〗《圆明园》下编1647—1652页《圆明园大事记》。安图，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家之总管，家产富厚，雍正时被抄没入官，并在其居住房屋内刨得埋藏银二百万两，乾隆五年（1740）六月破获私刨安图入官房内银两一案，复刨出银十万余两（《圆明园》上编45—46页）。

〖31〗参见：《史料旬刊》十九期《奉天府尹鄂宝奏报乾隆十七年奉省户口米谷数目》；《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辑146页。

〖32〗《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443页。

〖33〗《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452页。

〖3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71—273页。

〖35〗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乾隆四年（1739）年底旧存银三千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两，五年（1740）新收银八百二十四万零一百三十五两，全年支出银一千零三十三万七千二百三十五两。在全年收入中，捐纳银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五两，占1.67%。另乾隆五年（1740）各省藩库等存银总数：本年春拨，除两浙盐课、湖北漕项、福建地丁未据造册送户部外，所有直隶各省册报实在银共四百九十五万五千零四十八两（令解户部银二百一十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一两）。见《户科题本》，乾隆五年（1740）六月十日，江西巡抚岳濬题。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十九日，协办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讷亲等题。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七年（1742）十月七日，大学士徐本等题。

〖38〗《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史部·政书类》二。

清通鉴　卷九八

乾隆六年　辛酉　公元1741年

正月十八日（3月5日）

1 命大学士鄂尔泰、尚书讷亲会同直隶总督兼管直隶河工孙嘉淦、总河顾琮查勘永定河工程。先是，孙嘉淦倡议引永定河复归故道，使永定河经由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以宣泄上游涨水。乾隆五年（1740）霜降后，引河工程完竣，开金门闸放水，孙嘉淦以全河“顺轨安流”奏闻，得旨嘉奖。顾琮旋即奏称，新河自金门闸以下五里即有漫水，至四五十里外，固安、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良乡镇）、涿州（今河北省涿县）、新城、雄县、霸州境内村庄田土，多被水淹。至是，乾隆帝命鄂尔泰等驰驿前往会勘。寻经鄂尔泰等查勘，奏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而孙嘉淦则力陈“旋开旋塞”为患更大。乾隆帝批谕孙嘉淦不必固执己见，命将金门闸放水口即行堵闭，

从长计议永定河工程。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帝至天津阅河，赋诗记事，犹悔当年孙嘉淦之误："不十不变法，语诚不我诧。经过得亲见，悔过成新哦"。并自注云："中亭河受永定金门闸盛涨分减之水，消纳无多，及至玉带河则已成清水。孙嘉淦误听人言，于金门闸之上开放南岸水由牤牛诸河下注中亭，至不能容，遂趋洼地，村民受潦，因命急堵筑决口，方不为患。今亲临阅视，益知嘉淦前议之谬。"〖1〗

十九日（3月6日）

2 命原任湖广总督班第仍在军机处行走。〖2〗

二十四日（3月11日）

3 训谕督抚省改积习。先是，乾隆帝虑各省督抚尚有积习未除者，命大学士九卿留心访奏。侍郎蒋溥密陈所闻各条，多为乾隆帝采纳。至是谕曰：督抚共事一省，每以意见不同，参商偏执，甚至各立门户，引用私人，于地方公事彼此推诿，亦有督抚彼此瞻徇，朋比为奸，托和衷之名，而各自营私；新用督抚每一到任，必极言前任之非，以为后日卸过之地，以见自己振作之功；参劾属员之案，承审各员不论案情之是非，止论督抚之声势，督抚审题，如原参之督抚尚系现任，或居要津，则附会原题，刻意锻炼；属吏百计窥探逢迎督抚意指，如昔年河南垦荒、陕西开井，皆以有司迎合督抚，遂大为闾阎之扰。

二月初八日（3月24日）

4 令捐监在内在外，悉听士民之便。乾隆二年（1737），

捐监事例改归本省办理，且必须交纳本色，但实行以来，本省报捐者并不踊跃，原议各省捐贮谷数共应三千余万石，而实际上仅得二百五十余万石，合计尚不足十分之一。至是，命嗣后仍准在户部报捐监生，收纳折色。外省收捐本色之例亦不必停止。

初九日（3月25日）

5 奉天府尹吴应枚疏报乾隆四年（1739）承德（今辽宁省沈阳市）、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海城、盖平（今辽宁省盖县）、铁岭（今辽宁省铁岭市）、永吉（今吉林省吉林市）、复州（今辽宁省复县）、锦县（今辽宁省锦州市）、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义州（今辽宁省义县）等十一县共开垦旱地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九亩。

初十日（3月26日）

6 针对近来群臣中有“耗羡尽与本官，司榷悉从内遣”之浮议，乾隆帝告谕大小臣工及八旗，不得轻议更张耗羡归公、外省榷关由该督抚就近稽查等雍正帝创制之“一切章程”。因谕耗羡归公、关税盈余之制非言利之举，略曰：若云言利，则未解火耗之前，地方一切公务，皆系官民承办，今则动用公项。公项，犹前之火耗也，然以公项不足而请动正帑者，又不知凡几，国家亦岂利此而为之乎？至关差一项，从前司税之人归之私囊者，后令报出，即为盈余耳，并非现征之外有所增加也。虽管关之人或有奉行不善，欲增课以见长因而需索累民者，然此十之二三耳，较

之未经澄清以前，已觉减少者盖多矣。

十三日（3月29日）

7 乾隆帝严切降旨，训饬言官。略曰：数年以来，台谏建言多摭拾细务，苟且塞责，而近日支离乖谬之说尤多。最可异者，如邵锦涛奏请蠲免宛平、大兴两县铺面门税〔3〕，前此金溶亦有此奏。金溶、邵锦涛皆系顺天进士，显系怀挟私心，袒护乡里。凡言官弹劾本省督抚，及条陈本省事宜，有裨政治者少，而假公济私者多，此风断不可长！著将邵锦涛交部严加议处。此谕又称：使科道不得尽言固不可，然任其狂瞽而无节制则又不可。从来言官之弊，莫大于朋党，明末之事，人所痛恨，可为炯鉴。旋又宣谕科道，申明并未禁科道风闻言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之本怀亦未改变。

三月初七日（4月22日）

8 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因“纵容家人，婪赃不法”，山西学政喀尔钦因“贿卖文武生员，并买有夫之妇为妾”，俱被革职。乾隆帝命吏部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严审定拟具奏。本年七月喀尔钦被解赴刑部即行正法；萨哈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原任山西巡抚石麟以失察从重革任。

十三日（4月28日）

9 贵州黎平府永从县（今黎平县南永从乡）苗民、瑶民反清起事。据署理贵州总督张允随奏称：“广西逆瑶潜入黔境，勾结顽苗，烧杀洪副土司、中潮所、长春堡，并烧

毁永从县衙舍仓廒”。古州镇总兵韩勋续奏：为首者系石金元、吴老四、石满元，初在广西起事，仅一百二三十人，后至黔省南江地方，人数渐多。〖4〗张允随遣官兵二千三百余人，于黎明剿洗焚毁苗寨，并遍搜山箐，追拿“首逆”石金元。事闻，乾隆帝批谕：去年广西奏报石金元就获，而今复有其人，则历来军营所获要犯，均不可信矣！〖5〗此次贵州黎平苗瑶起义实系上年楚粤苗、瑶起义余波。

寻命军机大臣等悉心筹画安定苗疆的久远之计。谕称：十数年来，贵州、广西、湖南三省一事刚平，一事又起，较之未曾改土归流之前未见有宁谧之处。即如张广泗可保十数年无事之奏言犹在耳，而贵州永从苗瑶又起事矣。军机大臣及那苏图、马尔泰、张广泗应悉心筹画如何为久远之图。

十四日（4月29日）

10 命查究浙江巡抚卢焯婪贿事。据左都御史刘吴龙密奏：风闻浙江巡抚卢焯营私受贿，准理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一案，收受贿银五万两，“遂不由司核转，批准分析”。又称：凡委署州县印务，俱有馈送，以缺之大小，为数之多寡，或千金或数百金不等，请密饬查核。乾隆帝在其密折上批谕：“近日萨哈谅、喀尔亲之事想卿已知之矣，此事若虚则可，若实，则亦惟执法而已矣。”〖6〗随经闽浙总督德沛将主要情节查实，乾隆帝即解卢焯任，命闽浙总督德沛和副都统汪扎勒按治。至本年八月，案情有所深入，原任杭嘉湖道、升任山西布政使吕守曾以承审汪姓分家一案受贿三千两，奉旨押往浙江，并案严审定拟具奏〖7〗。

十九日（5月4日）

11 御史仲永檀参奏步军统领鄂善，并及大学士张廷玉、徐本、赵国麟，詹事陈浩多人。先是，工部凿匠俞君弼富而无子，病故后，其义女婿许秉义出名主持丧事，并嘱托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遍邀九卿往吊，企图与俞君弼嗣孙俞长庚争财产继承权。俞长庚知范毓馝素与步军统领鄂善往来甚密，遂托范送鄂善银一万两，嘱其照拂。此案经审理将许秉义论罪如律，并革许王猷职。〖8〗至是，御史仲永檀具折揭发鄂善收受贿银一万两，礼部侍郎吴家骐因吊丧受谢仪五百两。仲永檀奏称：据闻前往俞家吊丧者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系差人送帖者，徐本、赵国麟俱系亲往跪奠者，又有詹事府詹事陈浩在彼陪吊，送往迎来，奔走数日”〖9〗。仲永檀此密奏与鄂尔泰、张廷玉派系倾轧大有关系〖10〗。乾隆帝特命怡亲王允祥、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秉公查审。

寻经乾隆帝亲自鞫问鄂善，其受贿事基本坐实，故明发谕旨，布告天下周知。略曰：经面询鄂善，鄂善自认实收贿银一千两，后鄂善又支饰改供，故将鄂善革职，拿交刑部严审。又曰：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垂泪书此，王大臣其体朕意焉。随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同案吴家骐、陈浩俱革职。鄂善时以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是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之一品大员。

旋超擢仲永檀为佥都御史，不久又晋升左副都御史。

仲永檀，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进士，是科主考官为大学士鄂尔泰〖11〗。

五月初一日（6月13日）

12 谕禁州县征粮浮收零尾。谕称：奸书蠹役在开征钱粮时，将滚单〖12〗开列各户额粮多开数钱至数分不等，乡民多不识字，遂照数完纳，即有自能核算者，又以浮开无几，不肯赴官控告。此弊各省有之，而江浙为尤甚。

二十日（7月2日）

13 大学士等遵旨议覆户部侍郎梁诗正裁减军需条陈。先是，梁诗正奏称："详查每年经费出入之数，伏见每岁春秋二拨〖13〗解部银两，多不过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不等，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一千一二百万，所入不敷所出，比岁皆然。盖因八旗兵饷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是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项寻常支给，仅免不敷，而设有额外费用，即不免左支右绌也。夫经制有常，固无可裁之额，而仰给太众，渐成难继之形"。其变通之法有二：一，八旗闲散人丁，宜分置边屯，以资生业。略谓：百年休养，八旗生齿日繁，因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虽仰食于官，而仍不免生计日蹙；数十百年之后，旗户更十倍于今，以有数之钱粮赡无穷之生齿，而民赋断不可加，国用无可减缩，必至上下交困，故非使旗人沿边屯田以自养不可。二，绿旗增设兵丁，宜量停募补，以减冗额。略谓：现在各省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而不敷之

省尚需邻省协拨，故解部之项日少，惟当裁汰增设兵额，量停募补。〖14〗至是，大学士等遵旨覆议，认为京旗还屯一条应无庸议，至裁减绿营一条，查雍正元年（1723）以前各省额设马步兵五十八万二百余名，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项，增设十一万六千余名，后议裁二万余名，尚多浮冗，应如梁诗正所议行。适户部尚书讷亲亦奏陈近年以来所入仅敷所出，倘有蠲免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

京旗还屯，作为解决八旗生计之一途，雍正帝即欲于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拨旗人居住耕种，俾自为生养。然未果行。乾隆二年（1737）御史舒赫德又奏请八旗开垦边地，略谓：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处土脉沃美，地气肥厚，其间旷处甚多，概可开垦。八旗额兵将及十万，复有成丁闲散数万老稚者，若分居三处，不惟京城劲旅无单弱之虞，而根本重地，更添强壮之卒。经议政王大臣等详议，以奉天无闲旷地土可耕，黑龙江风土迥异京城，宁古塔则素产人参，移驻满洲，不谙耕种，召民开垦恐行刨参等理由驳回。嗣后又有御史范咸奏请遣派旗人前往永吉州、宁古塔、黑龙江等地驻牧，以解决八旗生计。〖15〗此议亦未准行。至梁诗正则从裁减军需以解决财政窘迫立论，奏陈宜京旗还屯，乾隆帝深受触动，决定对大学士等驳议不予允准。特命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前往奉天一带相度地势再行定议。盖即位以来，户部银库仅存银三千万两至三千四百万两上下，且有日渐减少之势，而每年八旗及绿营兵饷则常在二千四百万至二千五百万（其中京师禁旅八旗俸饷岁支不下六百万两，各直省驻防八旗并绿营俸饷岁支在一千七百万两以上，此外，还有东三省官兵及在京巡

捕营等岁支约一百余万两）〖16〗，当时岁入则不过三四千万两之谱，诚如梁诗正所言“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之供”，“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自梁诗正有此奏议，京旗还屯、汉军出旗等遂渐至实施。

寻御史吴炜奏言：“近见度支之臣有以国用不足为忧者，恐开言利之弊”。此奏显然在指斥户部侍郎梁诗正等。乾隆帝特降旨曰：“部臣之奏亦制国用量入为出之意，此非言利之可比也。”

六月二十三日（8月4日）

14 将大学士赵国麟降二级调用，留京候补。先是，赵国麟因被仲永檀参劾，奏请乞休。乾隆帝以吊奠俞姓之事全属子虚，赵国麟被谤之处已明，命其照旧供职。赵国麟旋奏言：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侵以大坏，请嗣后凡言官诋斥大臣按之无实者，应别有处分。从而表示对超拔仲永檀之不满。仍奉温旨慰留。复有给事中卢秉纯参奏赵国麟将乾隆帝而询其是否曾往奠俞氏情状向光禄寺卿刘藩长泄漏，又称刘藩长于奉旨休致后，赵国麟告以系蒋炳所参。乾隆帝随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面质刘藩长、赵国麟。嗣以“赵国麟素讲理学，且身为大学士，与市井庸入刘藩长缔结姻亲，且在朕前保荐”为由，指示鄂尔泰、张廷玉等而谕赵国麟应自乞解任，乃迟之数日，竟无求退的表示。至是遂向诸大臣宣示不得不对赵国麟明加处分。至此为止，由仲永檀参奏鄂善所引发之政潮才暂告平息。

赵国麟，山东泰安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

雍正年间历任布政使、巡抚。乾隆帝御极之初，见其人属老成，且留心理学，是以内升尚书，寻授文华殿大学士。此次降二级调用为礼部侍郎不久，即擢礼部尚书。翌年，赵国麟又一再以病乞休，乾隆帝以其托名礼进义退而自表风节，居心实不可问，命革职，在咸安宫效力行走。〖17〗

七月初一日（8月11日）

15 乾隆帝训谕诸臣公忠体国，不得私心揣度。略曰：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赵国麟及卢焯等案，外人不得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朕即位之初，本欲减去烦苛，与众休息，所望诸臣凛遵法纪，以成宽大之政。但若因此废弛放纵，是诸臣迫朕以不得不严之势，非朕本意也。乾隆帝指出，朕并非有意从严，也非有意从宽，诸臣应以国事为重，去掉揣摩迎合之陋习。

初九日（8月19日）

16 明降谕旨，坦言隐忧。略曰：保天下者求久安长治之规，必为根本切要之计。历观史册，继世相承，爱民勤政，若皇祖皇考其积累深而涵濡久者，盖不数觏。且内无邪僻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亦且无几微之萌孽。夫励精图治如此，立法无弊又如此，宜其教化兴行，风俗美盛，纵不能远追唐虞，亦可以比美成康矣。乃朕澄心静观，今日之人心风俗，居官者，以忠厚正直为心而身家利禄之念胥泯，未能也；为士者，以道德文章为重而侥幸冒进之志不萌，未能

也；民皆家给人足渐臻端良朴愿之风，未能也；兵有勇智方足备干城腹心之选，未能也。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今国家当太平无事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易》曰：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我君臣其共勉之！

十八日（8月28日）

17 命工部尚书陈世倌为文渊阁大学士，其行走班次在查郎阿之后。

二十六日（9月5日）

18 首举木兰秋狝大典。初，康熙帝在口外置木兰围场（今河北省围场县），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孳畜，故每年秋季多于此地举行大规模围猎。〖18〗雍正年间，木兰行围中断，但雍正帝仍告诫诸皇子，当遵祖制习武木兰，毋忘家法。及乾隆初政，即开始筹备恢复秋狝木兰大典。至本年二月，御史丛洞进折谏阻，略言皇上巡幸行围，诚安不忘危之至意，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在京臣工，或因远违天颜，渐生怠安，所关匪细。乾隆帝特降谕申述出口行围一则肄武习劳，于升平日久之时，最能整饬振厉满洲营伍，再则巡行口外，绥怀蒙古诸藩，因以寓柔远之略，所关甚巨，而并非驰骋畋游之意。〖19〗随

颁布谕旨命行围期间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在京总理诸事；而在巡幸行围时，办理一切政务与宫中无异。至是，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前往热河。即位后首次举行的木兰秋狝大典正式开始。并命蠲免行围所过州县本年应征额赋十分之三。此后每年行围都照此例减征所过州县额赋。

19 是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报擒获苗民首犯吴老四。又奏六月间广西思恩府迁江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西南迁江）李彩勾结廖士美等列为十二头人，以黄布包头，旗书“天与道行”四字，并妄称“太祖”，计图攻打迁江、来宾、象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武宣、阳朔等处，现发兵剿灭，拿获首犯李彩。查李彩系广东南海人，人呼为“太祖”，其侄李开花“据供八字是四个壬寅，命里大贵”。〖20〗

八月初四日（9月13日）

20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进藏熬茶情况：四月一日准噶尔使人齐默特等到达东科尔，因与商人贸易，托言炎暑，改期七月进藏，近又以西藏早寒，拟贸易事毕即还部。乾隆帝指示：“若必欲还部，亦竟听之可也。”不久，齐默特等即从东科尔经哈密返回准噶尔。

初九日（9月18日）

21 乾隆帝命逮捕户部宝泉局铸钱工匠罢工首领童光荣。先是，宝泉局匠役控告炉头克扣工钱、行贿监督，户

部堂官偏于开脱，刑部堂官偏于刻求，乾隆帝遂命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审理，将炉头惩治，并降旨嗣后工价仍俱给银两。〖21〗七月间各匠因工价不敷应用，四厂全部停炉，经监督及各厂大使说服，西、南、北三厂匠役开炉鼓铸，惟东厂翻沙匠童光荣鼓动诸匠不领工价，并将主张开工之张文仓戳杀。至是，乾隆帝命将童光荣拿交刑部严审，从重治罪。嗣据户部尚书陈德华等奏宝泉局工匠再次停炉罢工：北厂匠役忽于本月初七日仍复停炉，要算本年秋季新帐，并要找算两年旧帐。至十八日西厂匠役忽上房呐喊，抛砖掷瓦，要照北厂重与炉头找算旧帐。陈德华等以户部宝泉局四厂有匠役两千余人，工部宝源局尚有千余人，若此倡彼和则难于收拾。步军统领舒赫德在另一折中奏称：遣派官兵赴厂弹压，并施放空枪数声，工匠稍知畏惧。乾隆帝对陈德华等大为不满，在舒赫德奏折上批示："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并谕示在京的履亲王允禑、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此等刁风，甚属可恶！京师之地且如此，何以示四方？著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22〗

十一日（9月20日）

22 署闽浙总督策楞等奏请禁止南洋贸易，清廷就此再次展开争议。初，康熙五十六年（1717）谕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并命东南沿海各省督抚行文外国，将侨居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吕宋（今菲律宾）等地汉人"令其解回立斩"。〖23〗迨雍正五年（1727）从福建总督高其倬所请，正式解除南洋贸易之禁。上年八月，荷兰殖民当

局屠戮巴达维亚（噶喇吧）华侨。至是，署闽浙总督策楞等奏请仍禁南洋，略谓：此等被番戕害汉人皆久居吧地，当前次禁洋、开洋之时，叠荷天恩宽宥而贪恋不归自弃化外，按之国法皆干严宪，今被其戕杀多人，其事堪伤，而实则自作之孽。然嗣后扰及贸易商船则非前次逗留者可比，势必大费周章，请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之例，禁止南洋贸易。〖24〗乾隆帝即将策楞等奏折批交议政王大臣速议具奏。〖25〗

其时交议政处所议重大事件亦令内阁发抄〖26〗，故廷臣遍知欲禁南洋之事。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即具折反对全而禁止南洋贸易，建议仅可“暂时停往噶国卖买”，列举理由有四：“洋船贸易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凡江浙闽广四省海关税银多出于此，一加禁遏，则四省海关税额必至亏缺，每年统计不下数十万，其有损于国帑，一也；大凡民间贸易，皆先时而买，及时而卖，预先蓄积，年年流通，今若一旦禁止，商旅必至大困，二也；又内地贩往外洋之物，多系茶叶、桔柚、瓷器、水银等货，易其朱提而还，禁之则内地所出土产杂物多置无用，而每岁少白金数百万两，一二年后东南必至空匮，三也；又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数百艘，每船中为商人、为头舵、为水手者几及百人，统计数十万众，皆不食本地米粮，若一概禁止，则此数十万人不惟糊口之计、家室之资一时不能舍旧图新，因转而待哺，内地米价必加增长，四也。”〖27〗李清芳，字同侯，福建安溪县人，大学士李光地族孙、河臣李清时堂兄。〖28〗乾隆帝将李清芳折批交“议政王大臣一并议奏”。〖29〗

本年九月初，议政大臣、裕亲王广禄等遵旨议覆，指

出策楞等并未说明既禁南洋则出洋海口作何稽查防范、并于沿海贸易商民生计有无关碍；再者，南洋商贩，不止福建一省，其江浙广东等处亦有往彼贸易商船，若闽省议禁，则他省亦应一体禁止。广禄等议政王大臣以“臣等未能深知彼地情形，未便悬议”，请将此案敕交闽广江浙督抚妥议具奏。乾隆帝于当日批谕：“依议。”〖30〗

九月初四日（10月3日）

23 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奏称：黄河自宿迁，历桃源（今江苏省泗阳县），至清河县（今江苏省清江市），二百余里，河流湍激，险工林立，北岸只缕堤一道，并无遥堤重障，又内逼运河，而运河南岸缕堤亦甚卑薄。请将运河南岸缕堤通筑高厚，即以作黄河北岸遥堤，更于缕堤内筑格堤九道。〖31〗下工部议行。按高斌从保护漕运着眼，建议加固宿、桃、清一带黄河北岸遥堤。是为明朝中叶以来治河之一项重点工程。

初六日（10月15日）

24 乾隆帝以吉林为满洲根本，命严行查禁流民。初，雍正年间始有关内民人前往吉林，雍正四年（1726）吉林地方新设永吉州（今吉林省吉林市）、长宁县和泰宁县，嗣后又将泰宁、长宁二县归入永吉州。乾隆初，流入吉林地方民人日增。至是，宁古塔将军鄂弥达奏称：吉林、伯都讷、宁古塔等处为满洲根本，毋许游民杂处。除将现在居民逐一查明，其已入永吉州籍贯、立有产业之人，按亩编为保甲，设甲长、保正，书十家名牌不时严查外，其余

未入籍之单丁等，严行禁止，倘将牌内无名人容留者，甲长、保正从重治罪，仍将拿获之人枷责递解回籍。经议政处会议、乾隆帝批准，鄂弥达封禁吉林的奏议开始实施。至乾隆十二年（1747）并罢永吉州，由吉林同知征收赋税。然禁令綦严，仍不能阻止奉天民人私越柳条边〖32〗进入吉林开垦土地，以谋生计。乾隆初期吉林同知管辖民地十五万八千一百十五亩，为雍正年间六倍。〖33〗

二十日（10月29日）

25 乾隆帝自避暑山庄还京，结束首次秋狝木兰大典。此次巡幸木兰往返凡五十五天，车驾历怀柔、密云、九松山、石匣、遥亭、南天门，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历两间房、青石梁、长山峪、噶喇和屯，至喀喇和屯（今河北省承德市西滦河），则热河也。再北历小瑞，八月初七日驻跸波罗河屯，蒙古诸王公等前来迎驾，随后在木兰围场张三营、十八儿台、准乌喇岱、杜默特乌喇岱、波罗哈司台、巴颜呵落、鄂罗绰克、哈达孙即图、哈达朱纳哈岱等地连日行围，及回銮则康熙帝昔日行围处也。〖34〗此间并奖赏随围蒙古扎萨克王公等及众兵丁，亦曾训饬随围京兵及部分省分驻防兵丁不耐劳苦，不习马匹调膘之法，衣服多用绸缎，平素好贪安逸，士气日见委靡。九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奉皇太后在热河避暑山庄稍事休息，即启程回銮。至是还京。

嗣后每年例于夏季自圆明园启程，先驻跸避暑山庄处理军国大事，八九月进哨木兰围场行围，并与蒙古王公贵族宴戏联欢，旋跸避暑山庄小憩，九十月还京。巡幸行围

期间，军机处及六部等衙门，以“行在军机处”、“行在某部”随扈。遇有紧要事件，乾隆帝马上降旨，军机大臣面奉后，使军机章京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固不为迟。然此营距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尖营，以备乾隆帝途中稍事休息，满语谓之“乌墩”。军机章京欲自逞撰拟之迅捷，往往仓卒缮就，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但所拟之旨每不能曲尽事理，仍需朱笔改定。〖35〗

二十五日（11月3日）

26 谕命销毁湖南粮储道谢济世所著《大学注》、《中庸疏》。先是，谢济世曾因撰写《大学注》，雍正帝责其怨望谤讪，几死于刀下。乾隆帝即位后，召谢济世还京师，仍为御史。谢济世又将《大学注》并《中庸疏》进呈，说明所注《大学》据古本，不遵程朱。奉旨退还其书，予以申饬。至是，乾隆帝得知谢济世已将《大学注》等刊行，遂命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将谢著即行销毁。谕称谢济世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同时谕示：谢济世著书，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又谕：“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寻孙嘉淦覆奏，谢济世以《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分别为五经，加以《易》、《书》、《诗》、《春秋》、《礼记》共为十经，其《易注》有与程朱不合之处《论语》、《中庸》则以朱注支离且有错误，而以己意笺释之，显与朱注抵触。孙嘉淦同时奏称已遵旨将所查取谢注经书一百五十四本、刊版二百三十七块悉行焚毁，并继续追取已刊行之书，不

使其存留传布。孙嘉淦还特奏明："谢济世为人朴直，颇知自爱，其居官操守甚好，奉职亦勤，诚如圣谕可保无他。至其著书之处亦深自愧，不敢复蹈前失。"乾隆帝在孙嘉淦奏折上批谕："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36〗至乾隆八年（1743）蒋溥署湖南巡抚，"嗛济世密进所著书，斥为离经叛道"，乾隆帝仍以"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置之不问。〖37〗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2日）

27 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律吕正义》系康熙五十二年（1713）奉旨纂修，雍正三年（1725）刊刻完成。乾隆帝因书中殿陛中和韶乐音律节奏与乐章字句未协，所载乐章，尚有阙遗，疑系未定之本，故谕称："继志述事，责在后人，如果有所未备，理宜绍续前典"。庄亲王允禄、侍郎张照等遵旨查明《律吕正义》原委后，建议续纂《律吕正义》后编，奉旨准行。在此过程中，乾隆帝曾命张照询问供奉内廷、且参与纂修《律吕正义》之西洋人德理格以及魏继晋、鲁仲贤"彼土所用乐律与此土同异"。〖38〗

初七日（12月14日）

28 钦差大臣汪扎勒等审案扰累，激成杭州民变。原任浙江巡抚卢焯营私受贿一案，本年七月由闽浙总督德沛和钦差副都统汪扎勒在杭州正式开审，历时半年，涉案人犯互相扳扯，拖累株连，案犯竟至百名之多。汪扎勒坚持每犯一名，拨兵数名、衙役数名，并各派千把总一员看守，庶无串供情弊。如此则百名人犯和千余兵役员弁占民房百

余家，杭民惊恐不安，怨声载道。至十月十九日原任杭嘉湖道、革任山西布政使吕守曾押解至杭，初讯之夜，即在民房内自缢身毙，人心益不自安。至是日晚掌灯时分，汪扎勒审案毕自总督衙门回公馆，被沿街围观百姓阻拦，即速退回总督衙门，德沛亲往大门化导，及至掩门后，众民复击鼓喊嚷，只叫汪扎勒出来。嗣经杭州将军傅森派兵弹压，拿获闹事者十余人，众民始散去。〖39〗杭州织造伊拉齐、浙江布政使安宁先后将杭州民间骚动等情密折奏闻，安宁并言："浙省审理参革巡抚卢焯等一案，可以结而不结，不当严而过严，督臣、钦差不能和衷共济"。乾隆帝据奏降旨称此案"案外拖连多人，案内要犯监毙数人，且有严刑迭夹，腿骨已碎尚未招认者"。又严责德沛未将彼地审办情由及时陈奏，且稽迟日月，未能及早定案，遂命一俟新任浙江巡抚到任，德沛即来京陛见。汪扎勒于此事审定后亦即速来京。

29 改动进士、举人铨选班次。其时月官内选授知县者，进士已用至乾隆元年（1736），而举人甫用康熙五十三年（1714）之人。为加速举人选期，经吏部议准，单月进士班次以举人抵选。如此，则每年举人选授知县可增至一百四十余人。

初八日（12月15日）

30 吏部遵旨议请将查勘甘肃饥馑的御史李憬革职，乾隆帝命从宽留任。先是，李憬参奏甘肃地方官讳灾不报，有旨令李憬与川陕总督尹继善会勘。尹继善复参劾李憬勘灾时张扬鼓动，多方煽惑，乾隆帝遂将李憬交部严议。嗣

经查勘，甘肃巡抚元展成等匿灾是实。〖40〗乾隆帝经过慎重思虑，反复权衡，决定从轻处分李源，并谕："与其惩言官而开讳灾之端，宁可从宽假以耳目之益。"

31 是月，徐元梦病卒。

徐元梦（1655—1741），满洲正白旗人，字善长，号蝶园，舒穆禄氏。舒与徐满语字音略同而字义亦近，故天下称曰"蝶园徐先生"。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历任尚书、署理大学士及外省大吏。其高不逾人，性和蔼，然遇大节侃侃，不苟随人可否。尝入上书房，课皇子读书。一日康熙帝在瀛台教诸皇子射，以元梦不能挽强，责之，元梦奏辩，帝益怒，命扑之。寻缘事夺官下狱，拟绞，免死，入辛者库〖41〗。迨五十二年（1713）始擢内阁学士，准归原旗，而距其得罪已二十有六年矣。元梦长于满汉文翻译，凡翻译经书，不经其手定，文义或毫厘千里。康熙帝曾言"现今学翻译者，无能过之！"本年冬，疾剧，乾隆帝特命皇长子永璜前往看视，问所欲言，口已不能达意，使者既返，呼曾孙取《论语》检视良久，乃罢。翌日，以八十七岁高龄而卒。乾隆帝称誉元梦人品端方，学问优裕，谓之完人，洵属无愧！谥"文定"。其孙舒赫德亦有名于当世。〖42〗

十二月初三日（1742 年 1 月 9 日）

32 定考核关税盈余例：各关盈余，如与上年数目相仿，户部即行考核具题；如与上年数目大相悬殊，则令各该督抚据实确查，有无侵隐等弊，据实覆奏。

初四日（1月10日）

33 左都御史刘统勋奏大学士张廷玉亲族居官人多，应请裁抑，又奏尚书讷亲承办事务太多，并任事过锐。乾隆帝命将此二折宣示廷臣。在第一折中，刘统勋引用外间舆论："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指出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鋆等十人。并称：查得康熙年间，因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奉旨"三载升迁，不许开列奏补。"今可仿其例，三年之内，除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转。在第二折中，刘统勋称讷亲年未强仕，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43〗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请将讷亲所管事务量行省减，并训以气象谦盈之道。奏入，乾隆帝嘉纳之。〖44〗

刘统勋大用自此始。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自奉极俭，临事刚断，有古大臣风。

二十日（1月26日）

34 命左都御史刘统勋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德沛、浙江巡抚常安查勘海塘。海塘惟江浙有之，江南地方平洋暗潮，水势尚缓，浙则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其冲突激涌，势尤猛险。唐宋以来，屡有修建，以捍御江浙二省杭、嘉、湖、宁、绍、苏、松七郡田庐民居。至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续有兴作。乾隆元年（1736）署苏抚顾琮请设海防道，专司海塘岁修事，南河总督嵇曾筠请于仁、宁等处

酌建鱼鳞大石塘六千余丈，均从之。四年（1739）允浙抚卢焯请筑尖山大坝。翌年秋，工竣。本年四月德沛奏请将海宁至仁和（今杭州市）一段四千二百余丈草堤改建石工，估需工料银九十余万两，奉旨准行。后刘统勋奏称：此段堤岸并非紧要险工，而修补海盐石塘、防护杭城（仁和、钱塘两县）江塘等，方为当务之急，盖通塘形势，海宁之潮犹属往来涤荡，而海盐之潮则对面直冲，其大石塘岁久罅漏，尤宜及早补苴。大概计之，此项工程约需银七十万两。至于草塘工段只需用二十万两银置买土木，已为有备无患。经九卿会议，以刘统勋、德沛意见各殊，请钦差大臣一员前往浙江确勘。至是，乾隆帝即命刘统勋为钦差大臣会同该督抚就地查勘。寻覆称改建石工诚经久之图，但须宽以时日，年以三百丈为率。七年（1742），总督那苏图请先于最险处间断排筑石篓，俟跟脚坚实再建石塘。越二年遣尚书讷亲顺道勘视，疏言仁、宁二邑柴塘稳固。于是改建石工之议遂寝。〖45〗

35 是年，首次在直省各州县依据保甲门牌统计户口数，通计各直省共计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零一千五百五十九人〖46〗，又各省存仓米谷麦三千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九百零三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万两，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开销银一千七百二十万零一千七百二十七两〖47〗，办铜七百五十四万五千五百余斤。

【考异】乾隆六年（1741）首次在直省各州县依据保甲门牌统

计的人口数准确程度如何，专家评价不同，然普遍认为要低于全国实际人口数。何炳棣认为“乾隆六年至四十年期间，省和县都未能驾驭保甲机构来认真执行人口登记的工作，保甲系统的人口登记一般而言似乎依然缺乏成效”，这位社会经济史专家说：“可以设想乾隆六年至四十年间的实际人口至少要比官方统计数高 20%”，但他又不主张“将这大致的百分比当作复原人口的坚实的基础”（《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45 页）。此外，显而易见，乾隆六年（1741）人口统计限于各直省，即直隶、盛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九个省（《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九）。京师、顺天府、八旗、吉林、黑龙江、新疆、蒙古、西藏及台湾大部分地区则未列入户口统计范围。上数地区人口统计数字大多极为零散，因此，企图重建乾隆六年（1741）及以后各年的人口实际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应看到，云贵川广等省虽属内地，但该地区所居住的少数民族亦不列入保甲，登记户口，而云贵川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对这部分未列入官方册籍的人口数量也不可低估。总之，乾隆六年（1741）的直省各州县依据保甲门牌统计的人口数字在中国人口史上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准确性又是应加以认真推敲和继续研究的。

36 始修北海。〖48〗

37 张琰《种痘新书》告成。〖49〗

〖1〗《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三集》卷六四。

〖2〗《枢垣纪略》卷二。

〖3〗邵锦涛折奏详见《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57—458页。

〖4〗《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111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法律》4952—87。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法律》4952—92。

〖7〗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八《仲永檀传》；《乾隆朝上谕档》一册649、651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仓储》738—7。

〖9〗乾隆初政，秉持中枢者鄂尔泰与张廷玉各不相能，据昭槤所记："公（张廷玉）与鄂文端公（尔泰）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鄂张素不相合，渐至朝中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乾隆帝早有察觉，故于乾隆五年四月诫饬群臣毋结党援谕中指出："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

〖10〗《清秘述闻》卷五。

〖11〗即征粮单据，每里中或五户或十户填入一单，每户下开列田亩若干，纳税多少，春秋二季纳税时，由首户开始，持单依次滚催，完纳田税，故称滚单。

〖12〗《清代的矿业》上册205页。

〖13〗春秋二拨：清代存储钱粮在京师设户部银库，在各直省均设藩库，或称司库。各州县经征的钱粮除留支外，尽收尽解藩库。藩库则于每年春秋二季将实在存库银造拨册报户部核明，除存留支用

及协饷外，余皆候部拨用。是为春秋二拨。

〖14〗参见：《清经世文编》卷三五梁诗正《八旗屯种疏》；《清经世文编》范咸《八旗屯种疏》。

〖15〗参见：《清经世文编》卷三五梁诗正《八旗屯种疏》；《清经世文编》范咸《八旗屯种疏》。

〖16〗参见：《清经世文编》卷三五梁诗正《八旗屯种疏》；《清经世文编》范咸《八旗屯种疏》。

〖17〗《清史列传》卷一四《赵国麟传》。

〖18〗木兰行围之制详见《啸亭杂录》卷七《木兰行围制度》。

〖19〗《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698 页。

〖20〗《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66—67 页。

〖21〗《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

〖22〗《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520—523 页。

〖23〗《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一。噶喇吧，即今印度尼西亚之雅加达。雅加达古名巽他加拉巴，后改称雅加达，1619 年荷兰人占据后改名巴达维亚。吕宋为菲律宾群岛古国之一，1571 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马尼拉城，清人所谓吕宋盖指今吕宋岛马尼拉。其时南洋诸国中以噶喇吧、吕宋为最大。以上参见：《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印度尼西亚华侨史》以及童家洲：《略论中菲早期贸易及华人、华侨在其中的贡献》。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1、355—2。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1、355—2。

〖26〗凡军机处办理事件，除密议密办之事外，俱交内阁转发，系何衙门承办者，即传该衙门承抄。禁南洋一事非密议密办者，虽系

交议政处速议具奏，但系兵部主稿，是以仍交内阁传抄。至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以议政处与各衙门不同，始规定嗣后凡遇交议政处事件，俱交内阁，专交该衙门办理，不得发抄（《枢垣纪略》卷一三）。

〖27〗《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3。

〖28〗参见：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二九；《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一《巡抚山东李公清时墓志铭》。

〖29〗《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3。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4。

〖31〗缕堤是河流内堤，作用在于束水。遥堤是河流外堤，当大水异涨，即使漫出缕堤，至遥堤可止。为防止漫溢之水流顺遥堤而下，在遥堤之内筑所谓格堤，以阻遏漫流。

〖32〗又称柳边、条子边，盛京边墙，旧边建于顺治年间，以威远堡为中心，东段东南行至凤凰城南，西段西南直至山海关，康熙中又建新边，从威远堡向东北展至吉林乌拉北法特哈地方，全长2640余里。各边门驻有官兵，禁止居民越过柳条篱笆采猎放牧。

〖33〗《盛京通志》卷三七、三八。《论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

〖34〗《永宪录》卷一。

〖35〗《簷曝杂记》卷一《军机撰拟之速》。

〖36〗《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3页。

〖37〗《清史稿》卷二九三《谢济世传》。

〖38〗《文献丛编》二十六年一辑，《律吕正义后编卷首档》。德理格，意大利人，康熙时纂修《律吕正义》贡献最多。魏继晋（《文献丛编》误为魏继普）、鲁仲贤，波希米人，耶稣会士，俱见《中西交通史》下册900—905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法律》4952—90。

〖40〗《清史列传》卷一八《尹继善传》。

〖41〗满语音译。指内务府管领下食官发口粮的奴仆，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包括人身、妻子都属皇室所有，靠皇家定期发放的“斗米口粮”度日。

〖42〗参见：《紫竹山房集》卷一五；《清史列传》卷一四《徐元梦传》；《啸亭杂录》卷二《徐文定公》。《清史列传》本传载乾隆帝奖誉徐元梦为完人之“翌日”，元梦卒，据此则知徐元梦卒于乾隆六年（1741）十一月十九日。

〖43〗其时讷亲为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并协办户部事务。据赵翼所记，在军机大臣中，“惟讷公亲一人承旨”（《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大臣同进见》）。

〖44〗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八《刘统勋传》；《啸亭杂录》卷三《郭刘二疏》；《清史稿》卷三百二《刘统勋传》。

〖45〗《清史稿》卷一二八《河渠志三》。

〖46〗中国古代第一个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字系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的记录：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口。此后，从官方册籍来看，人口数时涨时落，最高峰值是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的七千六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五口，至明代又跌落至五六千万上下（《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4—10 页）。人口史专家多以为西汉末近六千万的人口数字比较可靠，尔后的官方册籍所载人口数字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失实。实际上 12—13 世纪中国人口可能已超过了一亿（参见：《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321 页；《中国人口史》547—548 页）。17 世纪前半叶又出现一个人口高峰期，最低估计数字近一亿，最高推测数字则达到二亿，适中的数字是一亿五千万上下（参见：《中国人口史》540 页；《中国农

业的发展——1368—1968》15 页；《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45 页）。乾隆六年（1741）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自明清鼎革，战乱频仍，人口骤减之后，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又恢复到明万历年间的水平，并开始攀升，步入一个高峰期。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十七日大学士徐本等题。

〖48〗北海在紫禁城西侧，与中南海统称三海，亦名西苑，为京师一大名胜，以琼华岛白塔山最著名。乾隆帝经营北海始于“辛酉壬戌之间”，即乾隆六年、七年（1741、1742）之际。大体白塔山之南因旧景修饰者多，而山之北及太液池北侧新建者甚夥。至乾隆三十年间（1765—1775）中以“四面之景始毕成”，乾隆帝作《白塔山总记》等文记修葺之事，大规模兴建工程告一段落。但直至乾隆晚年，九龙壁附近的小西天仍在动工修建。（参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二；《乾隆帝及其时代》449—453 页）

〖49〗《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232 页。

清通鉴　卷九九

乾隆七年　壬戌　公元1742年

二月十四日（3月20日）

1 定拔贡十二年一举。先是，屡开恩科，加添中额，所取进士济济多人，而举人则日积日众，竟有需次多年而不得一官者，加以选拔贡生以分其缺，或数十年一举，或二十年一举，后改为六年一举，结果人多缺少，有妨举人铨选之路。且拔贡既是生员中之优者，应试时自可脱颖而出，不必专借选拔为进身之阶。至是，乾隆帝特谕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并永为定制。〖1〗

二十五日（3月31日）

2 川陕总督尹继善奏称：准噶尔以无用之产易中国之货财，实欲时通往来探内地之虚实。上年熬茶夷人所带货物数倍于往年，驮银十余万两而回。总之准噶尔贪而无耻，狡而多疑，惟有修明边备，慎固封守，在我无隙可乘，而

彼无所施其伎俩。近理之事则示以宽仁，非分之事则痛加裁抑。倘因此疏于往来，不常贸易，于边境地方更为有益。乾隆帝谕曰："所见甚正"，"朕今所以待准噶尔者，正用此道。"〖2〗

寻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至京请求：一、进藏熬茶须取道噶斯。二、至京贸易须由归化城，往多巴、西宁贸易须走噶斯之南，各处贸易勿限定年分。三、准噶尔人每年巡视科卜多应遵大皇帝前降谕旨。乾隆帝据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上述请求，以其"意甚狡诈"，遂密令两路军营加意防范。四月，敕谕噶尔丹策零，责其违约越过布延图卡伦，直至喀勒占和硕卡伦巡视，并拒绝准噶尔方面关于取道噶斯进藏熬茶及更改双方贸易事例等要求。

3 是月，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使臣喇嘛达什在彼得堡向俄国政府递交噶尔丹策零有关准、俄边界信件，申明准噶尔与俄国划定国界在黑鄂木河河口禁林。并称"如果你们在我国土地上依旧这样呆下去，那就是把我的土地攫为己有，而我是不能交出这些土地的"。噶尔丹策零严正要求俄方撤走黑鄂木河河口要塞士兵，以及捕兽、挖金、采铜人员。〖3〗于此可知，噶尔丹策零在他去世前不久仍然坚持策妄阿拉布坦汗所主张准、俄边界之严正立场。

三月初七日（4 月 11 日）

4 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并交俄国商队总管菲尔索夫携回。先是，菲尔索夫所率商队于上年秋到达北京，卖出货物较少。至是，准备启程归国。理藩院公函说明根据俄方

要求，准许随商队到达北京东正教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乌瓦罗夫接任已故伊拉里昂·特鲁索夫所遗修士大司祭一职，管理在京传道团及学生。〖4〗

十四日(4月18日)

5 刑部侍郎张照奏请军流遣犯妻子应分别查办：凡妻女子孙情愿随往者，在佥遣时于文内注明“随往”字样，以免滥行羁管；本犯身故，准妻子抱骨回籍；配所生长子孙，当本犯在日，准子附近耕种贸易，所生女许嫁他处，或寄养与人；赏旗为奴人犯子孙前往省视，旗主不得刁留计陷，没其为奴。〖5〗下部议行。

二十一日（4月25日）

6 御史丛洞奏请停修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一带行宫。先是，乾隆帝以天呈旱象，训饬诸臣：尔九卿中，能责难子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目今生齿益众，民食愈艰，使猝遇旱干水溢，其将何以为计？丛洞遵旨奏请停热河行宫工作。奉旨：修葺行宫乃不得不然者，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兴作，亦皆不烦编户之差徭，不动司农之经费，断不至子劳民伤财，为圣德之累。但念人主一心，于土木上多一分，即于政治上减一分，此理甚明，乃朕时时用以审察者。修葺不比营造，虽难尽废其工作，有可缓者，著该管官此时缓之。〖6〗

二十二日（4月26日）

7 谕命各省遇歉岁平粜毋拘成例。略曰：各省常平仓每年存七粜三，原为出陈易新，亦使青黄不接之时，民间得

以接济。当寻常无事之际，自可循例办理；若荒歉岁月仍复存七粜三，则百姓得谷几何？大非国家发粟平粜之本意。嗣后凡遇岁歉米贵，各该督抚即饬地方官多出仓储，减价平粜。

二十九日（5月3日）

8 命军机大臣传谕申饬两江总督那苏图未据实陈奏灾情。略曰：江南淮、徐、凤、颍等处，连年被灾，民人困苦，月今流离载道，至有茹草伤生者。朕屡次降旨加恩赈济，而所赈之户口人数，遗漏甚多，百姓无以自存。那苏图等俱有讳匿之意，未据实奏闻，预为筹画。其意不过以地方有一二奸民，恃众逞刁，希冀冒滥。岂知州县所属官员，则以为上司讳言灾荒，遂奉承意旨，以重为轻，以多为少，上下相蒙，而民隐不能上达。独不思小民之指称饥荒望希恩泽者，不过数人，岂可以数人诈伪冒滥，而使千百良善饥馁穷厄？况多费钱粮之害尚小，而讳灾病民之害甚大。乾隆帝并警告那苏图不得掣钦差查灾办赈大臣周学健之肘。

四月初一日（5月5日）

9 乾隆帝以办理耗羡为当今切务，特于殿试《制策》内列“羡余”一条。初，康熙季年大吏即有提解火耗以弥补亏空之请，帝惧加派之名，寝其议。雍正帝即位，创制提解耗羡以为官吏养廉及地方办公、弥补亏空之用，然廷臣意见纷歧。侍郎沈近思力言：“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7〕迨

乾隆初政，耗羡争论复起，以提解耗羡不便者浮议盈廷。乾隆帝反复思维，莫衷一是。至是，壬戌科殿试贡士，特列“羡余”之条策问诸生，略谓：务民之本，莫要于轻徭薄赋，重农积谷。我国家从无力役之征，斯固无徭之可轻矣，而赋犹有未尽合古者乎？赋之外曰“耗羡”，固古之所无也，抑亦古尝有之，不董之于官，则虽有若无，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间无耗羡，雍正年间有耗羡，无耗羡之时，凡州县莅位，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乐输，或按亩而派捐，业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所为诸弊一切扫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谋生者，反无以糊其口，农民散处田间，其富厚尚难于骤见，而游民喧填城市，贫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亦犹燕赵无鏄，非无鏄也，夫人而能为鏄也。而议者犹訾征耗羡为加赋，而不知昔之公项，皆出于此而有余，今则日见其不足，且动正帑矣。是以徒被加赋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为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复耗羡者之口乎？旋以诸贡士所对率皆敷衍成文，无裨实事，又命将此条《策问》发于九卿、翰林、科道及外省督抚阅看，令其各据所见，悉心筹画，具折奏闻。

初二日（5月6日）

10 永免直省关口米豆额税。先是，曾因地方歉收降旨免征某一关口米税，以平抑灾区米价。至是特降谕旨，将直省各关口所有经过米豆（后来又加麦石一项）应输额税，

悉行宽免，永为定制。

初五日（5月9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壬戌科三鼎甲：状元金甡，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榜眼杨述曾，江南阳湖（今常州市）人；探花汤大绅，江南阳湖人。〖8〗杨述曾本读卷官所呈第六卷，乾隆帝以其条对耗羡颇明畅，拔置第二。至是，赐一甲金甡、杨述曾、汤大绅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张进、张泰开、李清时、窦光鼐、德保、王太岳、邵齐焘、许伯政等三百二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9〗本科会试考官为大学士鄂尔泰、刑部尚书刘吴龙、兵部侍郎汪由敦、副都御史仲永檀。

十三日（5月17日）

12 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先是，以八旗生计日蹙，尚书孙嘉淦奏言：汉军与满洲不同，其原系汉人，一切农工商贾之业俱素习之，请嗣后汉军人等外任罢官之日，如情愿在外成家，许其无论五百里内外皆听置买田宅居住，报明该地方官，一体纳粮当差。另立汉军籍贯，每当编审之年，将汉军成丁人口，报明户兵二部及该旗存案，有事披甲，则按籍可稽，如不需用，则令在外居住自食其力。〖10〗嗣后沈起元亦献议汉军出旗为民，略谓：世祖时定甲八万，圣祖时乃增为十二万，盖一甲之丁至今而为数十丁、数百丁者比比。而国家之赋人有定，以有定之数，供日滋之生、无限之用，虽罄十三省钱粮，亦不足以给之。今之措置旗人者，宜莫若于汉军之内稽其祖籍，以一人承占，或以材

或以辈行，其余子姓则散之出旗。〖11〗沈起元，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乾隆初历任盐道、按察使、布政使，官至光禄寺卿。上年乾隆帝在筹画京旗满洲还屯时，亦反复思索如何变通成例，以广八旗汉军谋生之路。至是，降旨允准汉军归籍移居，略曰：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八旗者，有缘罪入旗及三藩户下归入者，亦有内务府王公包衣拔出者。除从龙人员子孙，其余情愿改归原籍者准一例编入保甲，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准其前往入籍。若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是为汉军出旗之始。

十六日（5月20日）

13 以钱价日昂，命京师仍设钱牙以平钱价，并定禁止囤积之数。据步军统领舒赫德奏称：京城钱文一项，向设官牙经纪十二名，领帖平价。乾隆三年（1738）御史陶正靖等条奏裁革，以致囤钱铺户，无人说合，转致居奇。请照旧设立官牙十二名，领帖充当，责成该牙等议平钱价。再各项钱铺所买大制钱积至五十千文以上者，即令赴市售卖，如敢囤积勒价，或经查出，或被首告，即将一半赏给首告之人，一半入官。下大学士等议行。〖12〗

二十八日（6月1日）

14 原任浙江巡抚卢焯以营私受贿拟绞。卢焯一案经闽浙总督德沛、钦差副都统汪扎勒鞫审，查明卢焯共受贿银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两、金六十两，计赃拟绞监候；原任嘉兴府知府杨景震受贿赃银两万七千两，计赃拟绞监候；吕

守曾收受赃银三千两，前已愧愤自尽。〖13〗至是，刑部等遵旨据德沛等定拟会题，卢焯、杨景震俱依不枉法赃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吕守曾已缢死，无庸议，但婪赃逾贯，仍命嫡属勒追入官。奉旨依议。

卢焯，汉军旗员〖14〗，嗣经免罪开释。至乾隆二十年(1755)复以鸿胪寺卿署陕西巡抚。

五月初七日（6月9日）

15 议准京旗满洲移驻吉林屯垦耕种。初，户部侍郎梁诗正奏八旗兵丁分置边屯事，乾隆帝命大学士查郎阿偕户部侍郎阿里衮及梁诗正前往奉天相度地势再行定议。嗣于上年十二月查郎阿等奏称：吉林乌喇所属之拉林、阿勒楚喀地方有地一段，周八百余里，又斐克图地方有地一段，周二百五十余里，皆平畴沃壤，五谷皆宜，江绕于外，河贯于中，山木取资不尽。〖15〗随命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至是，经议政大臣裕亲王广禄等议准，先行移驻京旗满洲一千名，屯垦耕种，并预筹以下各项事宜：一、不论兵丁闲散，择有妻室之单户，携眷前往。二、每户给屋三间、地三顷，按旗分为八区，每旗设立屯庄二处，并设副都统衙署，以巴灵阿为总统该处之副都统。嗣据钦派侍郎三和、副都统巴灵阿与宁古塔将军鄂弥达酌议，京旗满洲还屯拉林、阿勒楚喀之准备事项拟于两年内完成，俟九年（1744）秋即可令其起程。

二十一日（6月23日）

16 湖广总督孙嘉淦奏请“以苗治苗”。略言：经亲至

苗寨体察，乃知苗瑶之可悯而易化也，近来时有叛逆之事，实由经理未善。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管养之道，又无约束之方，无事止于侵渔，有事止于剿杀，剿杀之后，仍不改其侵渔，则侵渔之久，势必又致剿杀。若不改弦而更张之，其弊未有底也。孙嘉淦建议各苗寨用众苗所服的头人为寨长，再用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约束寨长而统于县令。苗地有司也应亲身经理刑名等案，武弁止许协力缉查，不得竟行剖断。经大学士等会议，以均应如孙嘉淦所请覆奏。奉旨允行。〖16〗

六月初三日（7月4日）

17 福建漳浦县知县朱以诚在县堂审事被刺杀。本年三四月间，该地天旱无雨，有小刀会乘机传布浮言，民情惶惶。知县朱以诚查拿小刀会党，并起出两面有锋之小刀。至是，朱以诚当堂被公廨内居民赖石持刀刺伤喉咙，当日身故。闽浙总督那苏图据情奏闻，又奏漳浦县云霄地方，有奸徒纠众成立“小刀会”。现在一并查拿究拟。〖17〗乾隆帝就漳浦县刺死知县一事，命军机大臣密谕那苏图查明起衅缘由，善为办理。谕称：“今岁春间，彗见于天，在闽疆分野，今适有漳浦县民人杀死县令之事，未必非其应验。”那苏图随将该事件原委查明具奏，据称漳浦县兵民创建小刀、子龙二会，县令朱以诚正在访拿，有会首蔡怀、李珠等遂同谋指使赖石将朱以诚杀死。再诏安县又查出陈作等谣言惑众、私藏军器一事。〖18〗

是年冬，有旨严禁兵丁会盟结党。漳浦县猝发知县被当堂刺死之案，据福建巡抚刘于义密奏：细查各营兵弁，

渐染恶习甚深，子龙、小刀会内，即有兵丁结连，其余会盟结党，驾造匿名揭帖，或有兵丁串通，或系兵丁诬捏，凡属百姓不法之事，俱有兵丁在内。〖19〗遂降旨令各省督抚提镇约束兵丁，整饬营伍，倘再有百姓不法之案营兵在内指使牵连者，则将该管将弁严惩不贷。

十一日（7月12日）

18 正蓝旗满洲都统兼管刑部侍郎事盛安奏请行限田之法。先是，乾隆二年（1737）御史薛馥条奏限田，奉旨申饬。本年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复请限田，下九卿议奏。户部立稿，主“应毋庸议”，并于五月二十六日传集九卿会稿画题。盛安独持异议，另议一稿，送上稿衙门附奏，然户部不以为是，盛安被迫将另议撤回。至是，盛安具折独抒己见，备陈限田之议。略言：民为邦本，地生百谷以为民天。自秦废井田以开阡陌，田之多寡遂不均匀，人之贫富因而悬绝。夫天下之物有限而富室之积无涯，后世虽有爱民之君，蠲赈时行，然蠲赈之惠止及有田与田多之人，而田少与无田之人不沾实惠。明臣丘濬建限田之议，此论至平至易，并无惊民动众之处。再臣思古之田在官不在民，故在上者得行其均分之制；今之田在民而不在官，故富者得行其兼并之私。为今之计，莫如渐次收买公田，仍行公之于民。请嗣后纳监者令其捐田纳监，赎罪者令其以田赎罪，贫民鬻田无人承买者，官为之买，俱限定田制，召民承种。民田既有限制，官复收田公之于民，行之不过数十年，民皆有土可耕，有产足恃，猝遇荒歉，亦不肯轻去其乡，即加蠲赈，亦得均沾实惠。自古限田均田之法，议之

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者，非独时势使然，乃当事者恶其不便而使然也。仕宦之家，积有赀财，大抵多置田产，为子孙永远之计。限田之法一行，仕宦之家失其所恃矣。乃将限田之法交与不便限田之人议之，无怪乎其不肯议行也。〖20〗

乾隆帝以应否限田命大学士等议奏，并征询部分督抚意见。直隶总督高斌遵旨覆奏，略谓：限田之说一行，贫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扰累，吏治之纷繁，其不便且有不可胜言之处。〖21〗大学士张廷玉等亦以“限田之议应行而不可行，其收买官田并纳田捐赎之议不可行亦不应行，盛安所奏俱无庸议”覆奏，略谓：今民间田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不耕，富者田日增则田益贵，则贫民之得田愈难，弃田尤易，虽业主能养佃户，终不若自佃其田，此情形由来已久。如果限田一行，渐至贫富均平，岂不尽善？惟是利未兴而弊先伏，利未一而弊恒十。田何以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互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本欲安之，适以扰之，虽法良意美，顾可不深思熟虑之乎？至盛安所称公田，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且承种者既可得田，则此承种得田之人，能保绝无有田之富户乎？一经查别，则弊窦百出，争端四起，又必然之势矣。其纳田捐赎亦俱无补裨。〖22〗乾隆帝终以限田“名虽正而难行”寝其议。

二十一日（7月22日）

19 乾隆帝训饬地方官实力经理平粜。略曰：旧例于米贵之年每石照市价减一钱粜谷，但荒歉之岁，谷价高昂，减价一钱未能济贫民之困。是以本年二月特降谕旨，令督抚酌量情形，将应减之数预行奏闻请旨。现再行明白宣谕：凡各省大小官员倘于此等要紧政事视为具文，苟且塞责，则罪无可逭。嗣后务将该地方实在情形，必须减价若干，方于百姓有益之处，确切奏闻请旨。

二十七日（7月28日）

20 训谕督抚统率州县经画地利。略曰：天下万世筹赡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以使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其地之利。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道不可不为亟讲，使地无遗利，民无遗力。但竭泽焚林则应严行禁饬。〖23〗

二十八日（7月29日）

21 吏部侍郎蒋溥奏称：向来会议事件，每于当日主稿衙门始将议稿持诵一过，恐未能洞悉利弊，请敕下九卿凡会议事件，主稿衙门于定期之前二日，即将议稿预令各衙门传抄，俾得先加详核。至是吏部遵旨议覆：嗣后九卿会议事件应于会议之前传令各衙门派员赴主稿衙门抄录议稿，再行会议；其必须公商定稿者则先齐集妥商，再行具稿传抄，定期会议。得旨依议。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

22 谕命各省督抚慎重三载考绩。略曰：近来各省计典，视为具文，苟且塞责，贤员不行荐举，劣员不行纠参。或就目前之一端，而不察其居官之素；或任一己之爱憎，而不合乎舆论之同；又或庇护私人，瞻徇情面，使贪墨不职之人姑容在位，而将教职及佐杂微员草草填注，以充其数。今年乃大计之期，故特颁谕旨，晓谕各督抚矢公矢慎，以肃巨典。

23 是月，淮、徐、扬一带淮黄交涨，黄河在江南铜山县（今江苏省徐州市）石林口漫溢，贯注微山、南阳等湖，沛县城池被淹，滕县、鱼台、峄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南峄城镇）、金乡、济宁（今山东省济宁市）、临清等六州县卫村庄、田庐被淹。与此同时，古沟、东坝漫决，水势奔腾，高邮、邵伯、上下塘田庐被水，下河之兴化、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盐城悉遭水患。江苏巡抚陈大受奏称：扬州目下，河水日逐增长，民间自中人之家，以及极贫下户，皆流离四散，虽有平粜之官粮，抚恤之公项，亦不能奔走领籴。乾隆帝慨叹曰："似此情形，实非寻常被灾可比。朕心实为轸恻！"八月二十五日古沟漫口合龙，上下河水渐次消退。十二月初二日黄河石林口决口处历时四个多月堵筑，合龙工竣。

24《历象考成后编》告成。《历象考成（前编）》成书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其书大多沿袭《崇祯历书》

所采第谷天体运行说。至是《后编》书成，对《前编》颇有修正之处，如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即采用地心系椭圆运动理论及牛顿测定新数据。〖24〗

八月初六日（9月4日）

25 乾隆帝以上下两江水患频仍，需费浩繁，从高斌、周学健所请，开乐善好施例（又名江南捐例）：在京文职自中书、行人、评事、博士以下，在外文职自同知、通判以下，准各省官生赴江南投捐，从优录用。此次捐例从本年十月起，定限二年停止。乾隆帝在准开“乐善好施例”谕旨中申明：此举因江南屡被灾荒，非常年可比，他省亦不得援此渎请。然此举已将乾隆元年（1736）永停捐纳谕旨打开缺口，嗣后“直隶赈例”、“新江捐例”、“新江例”、“金川例”、“东赈例”等皆得援例踵行。〖25〗

二十九日（9月19日）

26 广东巡抚王安国奏言：粤东山多田少，米谷不敷，年来米价昂贵。外洋之暹罗及港口等处产米颇多，今年奉旨免征米豆税银，商民洋船回棹各带米二三千石不等，自六月至今，进口米二万三千余石。又暹罗国王遣红舢船一只，载米三千七百余石，臣宣布免征关税之恩旨，准其在粤发卖。〖26〗

九月初四日（10月2日）

27 命军机大臣传谕钦差大臣、直隶总督兼总河高斌通盘筹画黄河、淮河、洪泽湖水利工程，务使湖水安澜，黄流顺轨，上游之凤、颍、泗等属无湖水倒漾之虞，下游之

高、宝、兴、盐均免田庐淹没之患。此谕缘于本年六七月间河湖异涨，古沟漫口，江南河臣与督抚、上游与下游之间，关于开闭洪泽湖天然坝遂开争论。两江督抚德沛、陈大受责备江南总河完颜伟疏导失宜，以致冲开古沟东坝，使下河兴化、泰州沦为泽国。安徽巡抚张楷则以为凤、颍、泗三属近来屡被潦灾，系因洪泽湖天然二坝闭塞不通，滚水坝又复加高，以致上游壅滞难消，泛滥为害。乾隆帝以高斌、完颜伟天然坝永闭不开以确保洪泽湖高家堰主张为是，然又欲统筹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河湖系统，故降密谕高斌通盘筹画。嗣据高斌奏称：古沟之漫决，实由洪泽湖之异涨，洪泽湖之异涨，实由淮河上游异乎寻常盛涨。且古沟漫溢为害，较于常年开放天然坝之害，实属相等。高斌坚持认为："天然坝之必应永闭不开，以免下河淹漫之患，毫无疑义。"

28 鸿胪寺卿梅瑴成奏：正一真人张遇隆恭祝万寿，不必令其入班行礼。得旨："此奏是。"清初曾授正一真人以光禄大夫诰命〖27〗，万寿节随班行礼，应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经梅瑴成奏请，嗣后正一真人遵三年来朝之例，准其入觐，倘在京适值百官朝贺，免其列班行礼。

十月初五日（11月1日）

29 准南洋照旧通商。自上年九月敕交闽广江浙督抚就是否禁止南洋各抒己见后，各该督抚陆续奏覆。两广总督庆复从本地区社情出发，反对恢复洋禁，略谓：广东一省，地窄民稠，环临大海，小民生计艰难，全赖海洋贸易养赡资生，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洋贸易，国课民生均有

裨益。就粤而论，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人，南洋贸易商贾各挟资本，子母营利，粤东一省舵水万人，皆食外域米粮，各谋生计。今若遽议禁止南洋贸易，内港之商船固至失业，外来之洋艘亦皆阻绝，信如御史李清芳所称，内地杂物多至壅滞，民间每岁少此夷镪流通必多困乏，游手贫民俱皆待哺内地，生计维艰。就粤而论，禁洋于商民衣食生计实有大碍。〖28〗署闽浙总督策楞覆奏，仍主禁南洋贸易〖29〗，但策楞议折附片又称：倘蒙圣恩不忍以吧番一岛之猖狂概禁南洋别国，俯允御史李清芳奏请只禁吧番，臣等仰恳皇上天恩，特降谕旨〖30〗。新任闽浙总督那苏图、浙江巡抚常安覆奏，主张将噶喇吧暂禁，其暹罗、柔佛等国仍准往来，不同意前督臣策楞全面禁洋之议。〖31〗两江总督德沛则径称："南洋不须禁止，商贩仍听经营"〖32〗。

当是时，廷臣亦有议论禁洋者。内阁学士方苞曾向翰林编修、闽籍人蔡新征询意见，蔡新复书云："南洋一禁，则沿海省郡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查闽粤洋船不下百十艘，各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两，一旦禁止，则此百十艘者置之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则此数百万者，内地不能行销，势必亏折耗蚀，已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此千百家以商无赀，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是又弃民间千百生灵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民自幼至老有不见纹色等银者，自正供、杂税以及关、盐等课俱用番钱输纳，补足银水，一经炉匠之手，遂成足色。统计两省

洋银，岁入内地近千万。今天下各省不间有产金银以资民用者，而东南之银岁输西北者且数百万，其西北之流通东南者岁不过数十万耳，如此而东南财力未至大匮者，恃南洋岁入之数也。若一概禁绝，则每岁既少千万之入，而输于西北者如故也，不独闽广之民病也，瓷器取诸江右，丝绸出自苏杭，办洋物者所在多有，目前之病闽广为甚，而渐移于江左右、浙东西，以上及于国计商贾之困、民生之蹙，实重可忧也！康熙年间南洋之禁不过谓各口岸多聚汉人，恐酿海贼之阶，非恶南洋也，故我虽不往，彼犹岁至，每一船至，水师将弁用哨船四搬运入港，虽有禁洋之名，尚有通洋之实，而沿海商民已引领延颈望洋禁之开而不能以终日矣。况欲绝其往来之路，则烟、茶、糖、果、磁器、丝绸等物积之内地不加多，而朱提、白镴需之外洋者已绝少，诚恐数年之后，彼番之贫弱不可知，而内地之干枯则已甚矣！”〖33〗蔡新，字次明，一字缉斋，福建漳浦人，系乾隆帝居藩时“三先生”之一蔡世远之族子。当禁南洋再次成为朝议焦点时，方苞以其“留心经济”致书访问，据云蔡新复书后，“议（指禁南洋之议）遂不行”。〖34〗

乾隆帝将各督抚等议覆奏折陆续批发原议大臣等议奏，至是议政大臣、裕亲王广禄等遵旨会议，主张“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其照旧通商，以广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乾隆帝随即降旨允准。南洋贸易争议持续一年三个月之久，至此以维持雍正以来开放政策而结束，自康熙晚期以来一波三折之禁南洋案最后画上句号。

时与议之议政王大臣依次是：裕亲王广禄，平郡王福彭，慎郡王允禧，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鄂尔泰，大学士

福敏，大学士查郎阿，尚书、军机大臣讷亲，尚书、军机大臣海望，协办大学士、尚书三泰，尚书、军机大臣班第，尚书来保，尚书哈达哈，尚书、军机大臣纳延泰，左都御史杭奕禄，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塞尔赫共十五人，另兵部侍郎舒赫德以该案系兵部主稿，亦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35〗汉大学士张廷玉（兼军机大臣）、陈世倌和徐本（兼军机大臣）因无议政大臣头衔不能与议。

二十七日（11月23日）

30 定满员外用先行考试例。先是，给事中杨二酉奏称满洲未谙子民之道，用为外任，恐有失闲检。至是，乾隆帝降旨痛加批驳，略谓：汉人中或系膏粱纨绔，徒事轻肥，或学究单寒，专心时艺，于农夫耕获，商贾贸迁，以及催科、弭盗、听讼、察奸、讲律令、防胥吏诸务，头绪纷繁，情伪百出，岂能一一通晓，亦不过延请幕宾，随时学习而已。今所用之满洲果能随地留心，即仕为学，识见自日增长，未有学养于而后嫁，此非圣人之明训哉？但乾隆帝又指示吏部于满员外用前，每年考试一次，分别优劣，进呈御览，记名候缺，其文理不通者，不准外用。

31 是月，署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金沙江水道实可开修，得旨嘉许。先是，云南总督庆复调任两广总督，张允随继任，主持金沙江勘查及开浚事。嗣因川陕总督尹继善覆奏金沙江通川河道“界接番夷，江流至险”，不宜开凿。乾隆帝遂派都统新柱前往该处与尹继善、张允随会勘。至是，张允随将亲自查勘结果奏报乾隆帝，略谓：金沙江下游大

汉漕等滩，水势险急，应兴工修理；上游自金沙厂至滥田坝二百二十七里，十二滩，以滥田坝为最险，次则小溜筒，应相度开凿子河；惟双佛滩至蜈蚣岭，石巨工艰，拟改修陆路，以避十五滩之险。张允随并称新柱、尹继善与臣意见相同。乾隆帝批谕："既可开通，可详酌妥协为之，以成此善举。"〖36〗嗣后，开浚金沙江水道工程"经年告成，费帑十余万两"。〖37〗

十一月初四日（11月30日）

32 两广总督策楞会见英国海军司令晏臣（又译安逊）。上年初冬，英皇家兵船"百夫长号"载英国海军司令晏臣至澳门，是为第一次进入中国口岸之英国国王船只。该船随后又驶进广州，补充饮食等后开出海外，并在中国海域捕获西班牙大帆船一艘，船上载有价值一百五十万英镑之白银，晏臣即押带其战利品返回虎门内河。两广总督策楞拟派兵弹压，广东布政使托庸则力主和平解决，乃派东莞县令印光任前往处置。印光任查明英兵船因与西班牙战争而将其船只俘获，又遇风而飘入广州，且粮尽船破，乞求中国方面救援。遂据情禀告策楞，建议断绝接济，以迫其就范。英人最终同意将所俘二百九十九名西班牙人交中国处理。至是，策楞会见晏臣，对晏臣提出减免规费要求则未予允准。随后，英船驶出虎门。西班牙人亦被中国释放，返回菲律宾。是为"百夫长号"事件。〖38〗

初十日（12月6日）

33 宣谕提解耗羡一事仍由旧章。

先是，命廷臣、外吏就耗羡应否提解各抒己见。侍郎钱陈群针对“康熙年间无耗羡，雍正年间有耗羡”之说奏陈：康熙年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自官取之、官主之，不入于司农之会计，无耗羡之名耳。雍正御极，宸衷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当时初定耗羡，视从前厅州县自征之数，有减无增。奉行以来，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支收之令典，不知者或以为加赋。钱陈群既不同意耗羡宜裁等迂儒之见，也反对仍照康熙年间听官自取，私相馈遗。他主张提解耗羡之定制不可轻议纷更。〖39〗御史赵青藜亦奏称：耗羡不归公，则归之民与归之官二说而已。为归民之说者，于义甚正，于利甚溥，而于时则有所未暇，于势则有所难行。盖国家之经费有常，各官之养廉安给？为归官之说者，谓以公济公，使上之人多此一布置，何如以私还私，使官吏自为之通融。此亦足动明主之听矣。然臣不知其所通融者，将仍旧额而操之自督抚乎？果尔，则取之民者如故也。与归公何异？岂归公为加赋而此遂不为加赋乎？其不可，一也。则且泯其额以听之征收之县令乎？泯其额诚不为加赋，而听之州县，其果以何为贪、以何为廉？将必有肆无厌之求以剥吾民者。其不可，二也。且归之州县，即为州县之私囊，遇有地方公务，必且按亩科派，封疆大吏亦心知其不合而徐原之，甚至上下相蒙，莫能究诘。其不可，三也。且议归州县，则必议复上司之规礼，而一取一与，即为逢迎瞻徇之媒，彼借端以苛索者，更无论矣。其不可，四也。臣查耗羡视正税为等差，今使各州县私其耗羡，则正额多者俯仰有余，正额少者且辗转维艰，同一牧民而相悬不啻

霄壤，政之不平，莫甚于此。此其不可，五也。赵青藜亦以为耗羡“照旧归公便”。〖40〗

封疆大吏主维持旧制者以湖广总督孙嘉淦为代表。他首先批驳所谓加赋之说，略谓：提解耗羡以来，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其已定之数，较之未定以前之数，尚不及其少半，则是迹近加赋而实减之。且养廉已定，上司不得需索属员；办公有资，州县亦不敢苛求百姓，馈送谢绝而摊派无由，故曰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能为清官也。是则耗羡归公既无害于民生，复有补于吏治，而议者犹訾以为加赋，可谓耳食者矣。孙嘉淦进而言曰：凡设为疑似之言者，皆游客惰民之欲借润于官，与夫不肖官吏之欲变归公之法者。显以名动皇上，实欲自便其私，可概置不议也，不足以烦圣听也。孙嘉淦在上述《办理耗羡疏》中亦提及耗羡归公后渐萌“耗外加耗”之流弊：雍正十三年（1735）钦奉谕旨，令按年造册，随同正项钱粮送部核销。自是以来，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动支，无论多寡，必先报部，不准则不敢擅动矣，随同正项造册报销，不合例则驳令追赔矣。夫督抚之办地方公事，原有后不可为例，而一时不能不然，报部不准开销，而情事必不容已者，赖有此项银两通融接济，则官不赔而其累不及于民。今随同地丁钱粮报销，则与正供不复能有差别，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销者，必需赔垫，上司赔则取偿于属员而馈送之路开，属员赔则取偿于百姓而重戥征收、因公科敛之端起。然则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虽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惟在任人，不在任法。〖41〗广西巡抚杨锡绂在肯定耗羡归公“使官得以养其廉耻，而民常免于

派累，实为不易可守之法”之后，亦以为耗羡既成定额，难免耗羡之外复有耗羡。且言曰：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封疆大吏稽查严明，稍有加重，即行参处，非甚不肖，谁甘自罹罪谴？况加一火耗，百姓共知，白封投柜，即欲加多，亦势有难行。〖42〗

至是，经过半年之久议论，大学士等以诸臣所奏，俱称耗羡归公，法制尽善，不可复行更张，奏请耗羡归公可以久远遵行，议请应勿庸轻改旧章。乾隆帝同意大学士等议奏，最后确定耗羡归公当率由旧章，并在就此事宣谕全国臣民时肯定耗羡归公在于“爱养黎元，整饬官方”，同时强调指出：国家并无所利于其间，通天下计之，耗羡敷用之处，不过二三省，其余不足之处，仍拨正供以补之。在此次关于耗羡议论中，总督高斌、孙嘉淦等还提出，耗羡通贮本省藩库，令督抚察核，仍复年终报部之例。乾隆帝准照所请行。提解耗羡遂为有清一代定制。

然此次有关提解耗羡朝议中，雍正初沈近思“耗羡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羡之外又增耗羡”之预言虽已为大吏们所关注，但并未在法制上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加以防范，以至乾隆十年(1745)御史柴潮生仍认为耗羡归公虽为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43〗

十五日（12月11日）

34 大学士陈世倌奏称：上下两江被水州县，国家发帑赈济已至银八百余万，将来赈恤，还未有尽期。宜仍循旧制疏浚入海故道。刑部尚书张照则建议应于各处兴工代赈，并相度地势，量加挑浚。经大学士等会议，决定将陈、张

二人建议交钦差大臣高斌及江南、山东督抚总河议奏。寻命大学士陈世倌驰驿前往江南，会同高斌等查勘办理河防水利。

十二月十一日（1743年1月6日）

35. 以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将密奏留中之折泄漏于詹事府詹事鄂容安，命将仲、鄂俱革职，拿交慎刑司，令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平郡王福彭，及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等审明具奏。嗣经王大臣等审实，遂拟以泄漏机密事务之律。乾隆帝以为仲、鄂二人往来亲密，仲于未奏之前先与鄂商谋，既奏之后，复行照会，显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王大臣等拟罪不当，仲、鄂之案改由王大臣会同三法司另行严审。〖44〗

寻王大臣奏请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将鄂容安之父大学士鄂尔泰革职拿问。帝谕仲永檀、鄂容安一事情迹已明，无庸刑讯。鄂尔泰亦不必革职。但鄂尔泰屡荐仲永檀“端正直率”，显系党庇门生；对其长子鄂容安也未能训其谨饬，著交部议处，以示薄罚。至于仲永檀，乃“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情罪甚属重大；鄂容安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情罪亦无可逭。王大臣及三法司可定拟具奏。奏未上，仲永檀卒于狱中。鄂容安论戍，乾隆帝命从宽免发台站，仍在上书房行走。

【考异】仲永檀之死《清史列传》本传于帝命王大臣等会同三法司定拟具奏后记云：“永檀寻病卒”（该书卷十八）。《清史稿》本传则云：“命定拟具奏，奏未上，永檀卒于狱”（该书卷三百六）。

而昭槤及姚元之皆言仲永檀是在狱中被张照所药杀。《啸亭杂录·仲副宪》："张尚书照以文字供奉内庭，尝预乐部之事，公（永檀）劾之，有'张照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之语。张衔之次骨，乃潜公泄禁中语下狱。上知其枉，立释之，张恐其报复，因用其私人计，携樽往贺，暗置毒酒中，因毙于狱。傅文忠（恒）时为户部侍郎，大不服张所为，欲明言于朝，以公尸如常，事无左验，乃已。逾年，张病噎，告假旋里，卒于济宁舟中，盖见公为祟也"（该书卷六）。姚元之自谓"余闻前辈言张尚书某（自注"即张文敏照也"）以药杀仲副宪永檀，张归至仲家浅，见子路以椎击其首，亦以是死"（《竹叶亭杂记》卷七）。谓张照药杀仲永檀，似无确证，且昭槤所言"傅文忠时为户部侍郎"，"逾年，张病噎，告假旋里，卒于济宁舟中"云云，皆不确。实则傅恒时为内务府总管大臣，乾隆八年（1743）十月始授户部右侍郎（《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张照则九年（1744）十二月丁父忧，十年（1745）正月奔丧回原籍江苏娄县，行至江南徐州卒（《清史列传》卷十九《张照传》）。但仲永檀之非正常死亡，确系一大疑案，对此朝野多有所传闻。盖仲永檀依附师门，专以参劾与鄂尔泰不睦之人为事，而张照与鄂尔泰的仇怨始于经理苗疆，蓄积既深且久。鄂尔泰因苗疆解任，张照则于雍正帝前力谮其非；而张照复由苗疆获罪拟斩，又以皆由鄂尔泰之构陷（《清史列传》卷十九《张照传》）。故传闻张照药杀仲永檀亦不为无因。仲永檀猝死这桩历史疑案，并非孤立的政治事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初政以来朝廷隐然对立的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派系矛盾的激化。乾隆帝对此深有触动，晚年记张照之诗仍云："使生前明时，标榜必致错。本朝无所施，小哉张与鄂"（《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五九）。张，盖指张廷玉。《清史稿》仲永檀传"奏未上，永檀卒于狱"不言张照药杀，似以其为

耳食，然用“卒于狱”三字则含蓄点出其时鄂张分朋引类、阴为角斗的朝局气氛，最为传神。兹从《清史稿》。

36 是月，署直隶总督史贻直奏请指示永定河工机宜。乾隆帝批示：“永定河一事实关紧要。卿其于明春协同方观承详酌为之，此人想宜于河务，为其不穿凿而亦有条理也。”

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出身安徽桐城望族方家，雍正时为平郡王福彭记室，特赐内阁中书衔。时为直隶清河道。〖45〗

37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五千九百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各省存仓米谷麦二千九百六十二万零六百五十二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二两，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银一千七百二十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一两〖46〗，办铜八百七十五万七千八百余斤。

38《授时通考》〖47〗告成。

〖1〗《皇朝文献通考》卷六七。

〖2〗《史料旬刊》二十期《准噶尔夷人进贡案》。

〖3〗《准噶尔汗国史》363 页。

〖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74—275 页。

〖5〗《清史列传》卷一九《张照传》。

〖6〗《乾隆朝上谕档》一册769页。

〖7〗《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三《都察院左都御史端恪沈公神道碑·附录十一则》。

〖8〗《清秘述闻》卷六。

〖9〗本年贡士三百十三人（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六四；《皇朝文献通考》卷五二），而《清高宗实录》卷一六四18页，记一、二、三甲进士共三百二十三人。录此备考。

〖10〗《孙文定公全集》卷二。

〖11〗《清经世文编》卷三五《拟时务策》。

〖12〗《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二。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法律》4952—99。

〖14〗《乾隆朝上谕档》一册776页。

〖15〗《清史列传》卷二十《阿里衮传》。

〖16〗《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94—95页。

〖17〗《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21—622页。

〖18〗《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24—625页。

〖19〗《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25页。

〖20〗《正蓝旗满洲都统盛安为请行限田之法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21〗《直隶总督高斌为限田之法窒碍难行应无庸议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22〗《澄怀园文存》卷三《罢限田议》。

〖23〗此谕对以农为主，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有所阐释。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对策》26—27页。

〖24〗《中西交通史》下册701—702页。

〖25〗《金川纪略》。

〖26〗《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载《历史档案》1985年3期。

〖27〗《皇朝文献通考》卷八八。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7790—12。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5。

〖30〗《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6。

〖31〗《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7。

〖32〗《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7790—13。

〖33〗《缉斋文集》卷四《答方望溪先生议禁南洋商贩书》。按18世纪外国银元内流中国以及由此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近来已引起社会经济史专家的关注。据全汉升估计，“从1700年至1830年间，仅广州一口输入白银约共4亿元”（《中国经济史论丛》二册515页）；日本学者百濑弘认为，“在十八世纪中期，经过广东和马尼拉由外国输入到中国的银币额，至少每年不下二三百万元”（《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六卷464页）。蔡新所说“统计两省洋银，岁入内地近千万”，似乎估计偏高，但大量外国银元内流对中国财政金融以及包括闽广江浙在内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蔡新敏锐而深刻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4〗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百三十。

〖35〗《宫中档朱批奏折·外交》355—4、355—8。

〖36〗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六《张允随传》；《清史稿》卷三百七《张允随传》。张允随折奏时间，则从《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七，31页，系于七年（1742）十月。

〖37〗《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六《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谥文和张公允随传》。

〖38〗参见：《澳门纪略》卷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285—287 页；《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52、140 页；《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98—200 页。

〖39〗《香树斋集》卷四。

〖40〗《清经世文编》卷二七《耗羡请仍归公疏》。

〖41〗《孙文定公全集》卷八。

〖42〗《四知堂集》卷四。

〖43〗《清经世文编》卷二六《理财三策疏》。

〖44〗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训饬言官谕旨中提及“仲永檀参劾张照一事，实由其座师鄂尔泰指使”（《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298 页）。

〖45〗《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二《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神道碑》。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十七日大学士徐本等题。

〖47〗《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232 页。

清通鉴　卷一百

乾隆八年　癸亥　公元 1743 年

正月初四日（1 月 29 日）

1 命嗣后准噶尔挈眷投诚者改发宁古塔安插。旧例准噶尔人只身投诚，发内地安插；带领眷属来者，俱发察哈尔安插。至是，从定边左副将军额驸策凌奏请，凡挈眷投诚者改发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珲春（今吉林省珲春县）凉爽之地安插。〖1〗

初九日（2 月 3 日）

2 钦差大臣陈世倌、高斌、周学健会同江南督抚及总河德沛、完颜伟、陈大受、张楷等奏上下江连年被淹之故，及兴修江苏淮、徐、扬、海，安徽凤、颍、泗各属河道水利事宜。陈世倌等认为，分泄下游水势与堤防上游漫溢为目前救患之急务。其主要措施有三：其一，将毛城铺坝门水底量为填高。其二，将洪泽湖天然南北二坝处添建滚水

石坝。其三，高邮三坝之下添建石闸四座，昭关坝之上添建石闸三座。总计淮、徐、扬、海、颍、凤、泗七府州约计开挑水沟、疏浚河渠共一百四十余处。经大学士等议准，乾隆帝命依议速行。此项巨大河防水利工程拨帑银一百九十万两，另有缓工尚需银六十八万两。

五月，署两江总督尹继善、江南总河白钟山对陈世倌等所议黄河、洪泽湖河防水利工程方案提出异议：一、毛城铺坝口水底不宜填高，请仍循旧制，相机启闭。二、洪泽湖天然坝不宜改建滚水石坝，请将天然坝仍照旧例，酌量启闭，以泄异涨。三、高邮三坝不宜永闭，请仍照旧制，遇水涨，次第开泄。经大学士等会议，认为尹继善等请仍复旧制之议，俱俟伏秋汛过，相其机宜，再为定议。奉旨允准。关于河湖防汛水利工程始有两种对立方案并存，是时乾隆帝尚难于作出决断。

二月初九日（3月4日）

3 翰林杭世骏考选御史所对《时务策》批评乾隆帝用人重满抑汉。略言：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

乾隆帝针对杭世骏所谓“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谕称：满汉远迩，皆朕臣工，联为一体，朕从无歧视。若如杭世骏之论，必分别满洲、汉人，又于汉人之中，分别江浙、边省，是乃设意见分畛域之甚者，何所见之悖

谬至此！况以现在而论，汉大学士三缺，江南居其一，浙江居其二，汉尚书六缺，江南居其三，侍郎内之江浙人则无部无之，此又岂朕畛域之见，偏用江浙之人乎？至于用人之际，南人多则间用北人，北人多而又间用南人，督抚之中，有时满多于汉，或有时汉亦多于满，惟其才不惟其地，亦因其地复量其才，此中裁成进退，权衡皆出自朕心，即左右大臣亦不得参与。且国家教养百年，满洲人才辈出，何事不及汉人？杭世骏独非本朝臣子乎？而怀挟私心，敢于轻视若此！若稍知忠爱之义者，必不肯出此也。杭世骏著交部严议。寻议杭世骏怀私妄奏，依溺职例革职。从之。

杭世骏（1696—1773），字大宗，别字堇甫，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编修。自上书言事罢职，终生未被叙用。曾主讲广州粤秀书院、扬州安定书院。其学渊博，著作等身，主要有《石经考异》、《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经籍考》、《两浙经籍志》、《道古堂文集》和《道古堂诗集》等。〔2〕

十六日（3月11日）

4 命侍郎阿里衮驰驿前往湖南，会同孙嘉淦秉公审理谢济世被参案。先是，湖南巡抚许容参奏湖南粮道谢济世逾闲荡检、负恩溺职、玩忽职守。乾隆帝命将谢济世革职，并令孙嘉淦前往湖南，会同许容严审定拟具奏。谕旨指斥谢济世“平日托名理学，自附正类”。至是，御史胡定奏参许容诬陷谢济世，孙嘉淦袒护许容，并录湘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道通判方

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等与许容朋谋倾陷。〖3〗乾隆帝以谢济世一案“关系封疆言路”，必须彻底审明，故命阿里衮前往会审，胡定一并带往观审。

至闰四月，钦差侍郎阿里衮初步查明谢济世被参一案系巡抚许容诬劾，主持会审之原任湖广总督孙嘉淦瞻徇扶同，袒护许容。乾隆帝遂命许容及布政使张璨俱解任，知府张琳及知县樊德贻、李澎俱革职，孙嘉淦不准参加会审。湖南巡抚由蒋溥前往署理。

十七日（3月12日）

5 谕命整饬化导士习民风。略曰：各省灾民中，静待给赈者固多，而无知愚民，有以查赈稍迟聚众强求者，且有并未迟缓已得赈粮仍随众扳号希幸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赈过，即携眷逃荒，复赴邻境留养，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领赈者。甚而本非无业贫民，串通胥吏，混入赈册，或依藉声势，冒滥与赈，种种情弊，层出不穷。且沿途呼索，男女混杂，喧哗悍泼，罔顾廉耻。而各属生监有贫生一体赈恤之例，即家非贫窭，亦冀邀恩，索求不遂，即从中生事，煽惑阻挠。士习民风浇漓若此，其有关于人心风俗实非浅鲜！遂命于翰林、科、道中拣选四员，授为宣谕化导使，前往江苏之淮、徐、扬、海四府州，安徽之凤、颍、泗三府州，整饬化导士习民风。本年岁末，命差往上下两江宣谕化导使明春回京。

三月初二日（3月27日）

6 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定分销准噶尔货物章程。略言：

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七年（1742），连续六次贸易，竭蹶办理已有五次，是以货物堆积。尝咨商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分销，四省亦难销售。查夷人交易，乃亿万斯年之事，如独责于甘陕之官商，势必货物朽坏而原本难归。请议定分销准噶尔货物永久章程。奉旨："军机大臣议奏。"〖4〗

十二日（4月6日）

7 裁武员亲丁名册，改为养廉名粮。旧例武员给亲丁名粮，以资养赡。康熙四十二年（1703）核定自提镇以至千总所食亲丁额数，复于雍正六年（1728）谕定，凡武员去任，即将亲丁名粮留于接任之员。是以武员亲丁虽年年造册，实际不过将虚名开载，实无其人。乾隆帝遂命嗣后无庸虚造亲丁名册，亲丁名粮即改为养廉名粮。未久停止"公费名粮"。

十四日（4月8日）

8 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寄谕驻藏副都统索拜，略谓：所以命大臣驻藏办事者，原为照看达赖喇嘛，镇抚土伯特人众，遇有应行办理及郡王颇罗鼐请示事件，自应按理裁处。索拜人虽勤慎，然办事姑息，恐无决断，微露不能主持事务之形，以致为颇罗鼐所轻，转非遣往驻藏办事之本意。索拜应照从前纪山等办理章程，妥协办理，勿得犹豫观望。

二十一日（4月15日）

9 命沿海督抚实力查办米谷出洋。据吏部侍郎蒋溥条奏：内地之米，向例不容私贩外洋，而外洋往往倍价私籴，

奸民趋利，仍有装载货船出口之弊。出洋者多则内地见少，价贵妨民，势所必至。请敕沿海督抚严饬防海文武，查凡出口商船，无论货船、渔船，除食米外，不许稍有夹带。下部议行。

二十八日（4月22日）

10 内务府总管大臣、庄亲王允禄奏请停止编查庄头等第。内务府庄头按其家计贫富，编为一、二、三、四等以及半分庄头。自康熙八年（1669）始，康熙二十三年（1684）定每隔十年，查明庄头生计，重编等第，并依等第升降而增减差务：头等庄头一年应当差务需银四百二十余两，二等三百九十余两，三等三百三十余两，四等二百四十余两，半分庄头八十余两。庄亲王允禄以现在庄头家口滋生，自数十口以至二三百口不等，近年以来庄头内拖欠钱粮治罪革退者甚多，且编等一事，上既无益于钱粮，下复少裨于庄头，奏请嗣后停止编查。〖5〗

11 是月，阿桂升兵部郎中，在军机章京上行走。阿桂，字广廷（亦作广庭），号云岩，章佳氏。初隶满洲正蓝旗，后以平回部、驻伊犁治事有功，改隶正白旗。父阿克敦，官大学士。阿桂生而沉静端重，初以父荫授大理寺丞。乾隆三年（1738）举乡试。至是，以兵部司员入直军机处。〖6〗

四月十三日（5月6日）

12《医宗金鉴》书成。该书乾隆七年（1742）敕纂，

吴廉等编著，九十卷。论述各种疾病诊断、辨证、治法、方剂等内容，简明扼要，切合实用。〖7〗时人论其书曰："根据古义而能得其变通，参酌时宜而必求其征验，寒热不执成见，攻补无所偏施。"〖8〗

十六日（5月9日）

13 以米价昂贵，谕命暂停邻省采买及捐监收米之例，以平抑米价。略曰：近来不独歉收之省米价日昂，即年谷顺成，并素称产米之地，亦无不倍增于前。若以为生齿日繁，则十数年间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从前议于各省额设常平二千八百万石之外，令各省举行纳粟捐监之例，增定谷粮三千二百万石。原期实仓庾以备缓急，乃各省奉行不善，经数年之久，所收捐谷，仅六百余万石，而米价无处不昂。是未收积储备用之益，而先贻谷贵病民之扰，岂朝廷立法之本意哉？朕思天下米价频增，乃民食不足之渐，大有关系。当令各省督抚从长妥计，其常平原额固不可缺，至于邻省采买及捐监收米之例，俱应一概暂停，俟丰稔之后，米价如常，再徐徐办理。

十八日（5月11日）

14 谕命各省督抚切实盘库。略曰：各省定例，督抚盘查司库，两司盘查道库，道府盘查州县库，所以杜亏空防挪移也。从前各省上司，或借端需索，贻属员之累；或虚应故事，无查察之实；且或肆筵设席，以相娱乐，纳贿受

礼，以相交接，种种弊端，甚非立法之意。各督抚所当留心者，司道之库，原不过照例盘查，至道府之于州县，年亦只可盘查一次，不得屡行滋扰，而盘查之时，必须详核，不得徒存其名，并当各严其守，不独己之一身，不可丝毫沾染，即家人吏役，亦不可稍有纵容，如有犯此等弊习者，督抚等即行参处。

二十五日（5月18日）

15 对汉军出旗稍作限制。先是，因八旗汉军户口日繁，生计未免窘迫，又限于成例，不能出外营生，特降谕旨，除从龙人员子孙无庸更张外，其余各项入旗人等，有愿改归民籍与有愿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至是，八旗汉军都统等奏称：现在情愿出旗为民者一千三百九十六人，应照呈准入各该地方民籍，一体编入保甲。得旨：前原准出旗者，系指未经出仕及微末之员而言，至服官既久，世受国恩之人，在伊等本身及伊等子弟，自不应呈请改籍。此奏内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俱不必改归民籍。

闰四月二十七日（6月19日）

16 江西巡抚陈宏谋奏称永丰县刁民聚众多人，强勒知县减价平粜，于闰四月初六日拥至县衙哄闹，挤倒大堂公座，将知县拥挤下堂，撕破衣帽，并呼喊店铺罢市。随后江西布政使彭家屏又奏报丰城、吉水二县亦有聚众哄堂、胁迫知县之事。彭家屏奏称，聚众闹堂，辱官罢市，均干重典，罪在不宥，若不按律严审，将首恶明正其罪，窃恐

难戒将来。乾隆帝批示："所见甚是。"〖9〗

寻降旨训饬文武官约束刁民。略曰：近来地方偶尔歉收，米粮不足，价值昂贵，刁民乘机肆恶，招呼匪类，公行抢夺，目无法纪。果系穷民乏食，自当赴州县告籴，岂有借谷少之名，遂扰害良善，挟制官长，逞其凶锋，行同光棍，此则乡邑之大蠹，不可不加惩治。著督抚提镇严饬所属弁兵，协同文员，若有推诿不前者，即行严参。

17 是月，四川提督郑文焕奏报带兵出口进剿郭罗克番众情形。郭罗克部在四川打箭炉（今属康定县）口外，住居之地长亘一沟，部众千余户，其强健上马执鸟枪者约千余人。因其地不毛，惟借打牲度日，遇有行旅，屡行抢劫，称为"夹坝"。郑文焕于四月带领官兵出口，相机进剿。据称郭罗克各酋目愿将赃物赔缴，输诚服罪。乾隆帝谕示：此时只得酌量完结，但善后之计非郑文焕所能办。川陕总督庆复可仍于明年前往四川，会同巡抚纪山悉心料理。

五月二十九日（7月20日）

18 先是，俄国信使绍库罗夫奉命来到北京，通报女皇伊丽沙白·彼得罗芙娜即位一事，俄女皇并致意愿维护已签订之各项条约及俄中友好关系。嗣后中国并未派遣使臣赴俄庆贺，盖因俄方并未派遣使节祝贺乾隆帝登极，乾隆帝赠送俄国女皇礼物，绍库罗夫亦拒绝接受。至是，俄使绍库罗夫离京，理藩院将致俄国枢密院两封公函交其带回。在公函中，对女皇良好意愿表示赞赏，同时表示中国皇帝不会无故破坏中俄睦邻关系。理藩院并要求俄方恪守《恰

克图条约》有关条款。〖10〗

19 是月，署云南总督张允随奏兴工疏浚洱海海口。据称大理洱海发源于鹤庆洱汨河，至大理，合苍山十八溪，汇而成海，下自波罗甸出天生桥，趋澜沧江。洱海长一百二十里、宽二十余里，而天生桥海口阔不及丈，每当大雨水涨，水溢倒流，淹浸滨海民田。现正兴工将海口疏治宽深，同时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逐段开浚，叠石成堤。不只近水州县无漫溢之患，海口且涸出田万余亩。奏入，报闻。〖11〗

六月初二日（7月22日）

20 江西巡抚陈宏谋奏请禁止种烟，经大学士等会议，以种烟一事，有妨农功，如直隶、山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种植尤多，陇亩相望，谷土日耗，且种烟之地多系肥饶，自应禁止。惟城堡内及城外近城闲隙畸零之地不必示禁，其野外土田阡陌相连之处概不许种。

初七日（7月27日）

21 以钦天监监正进爱妄逞邪说，蛊乱人心，交部严察议奏。是年夏，亢旱炎蒸异常，六月初四日进爱奏请进见，乾隆帝以星象有无变异，关系政治之得失，故询问之，答以星象并无异变。至是，进爱忽又封奏云，五月初九等日，金星昼见，初九、十九等日，屡次流星夜见。又称去岁彗星现象时，即将淮扬水灾、今岁京师盛暑，预先奏过。乾隆帝斥其幸灾乐祸，任意捏造，蛊惑人心，且将并未奏及

之事捏为己奏，更属无耻，愚而诈之甚也！寻经部议革职。翌年正月，乾隆帝召见钦天监堂官雅琪等，问及星宿分野，皆不能对。遂以进爱“人虽糊涂，于分内事，向曾问彼，尚能留意”，命带革职仍办理监正事。

乾隆朝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乾隆五年至九年（1740—1744），是有清一代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集中发生高峰期〖12〗，其影响不仅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且因社会趋于动荡，而导致统治政策由宽缓向严猛之转换。

十六日（8月5日）

22 原湖南巡抚许容诬参粮道谢济世一案审明结案。此案起因于谢济世访闻衡阳知县李澎纵家人、书役浮收漕米，随即易服伪作乡民纳赋者以往，察得实情，善化知县樊德贻亦通同作弊，谢济世遂将李澎、樊德贻一并详劾。许容包庇李、樊，称浮收事属风影，反参谢济世荡检逾闲各款。乾隆帝命解任，交总督孙嘉淦会鞫。谢济世旋捕得衡阳丁役，下长沙知府张琳，审出浮收漕米有据。许容令道员仓德代谢济世为粮道，而布政使张璨按许容意旨，致书仓德，嘱令其更改长沙府详牒。仓德遂将张璨来函呈交主持会审谢济世案之孙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孙嘉淦接仓德举报后，令其“委曲善处”，且云：“审时不问此款”；而顾琮则咨都察院奏闻。适逢御史胡定参劾许容诬陷谢济世、孙嘉淦袒护许容等情，乾隆帝遂命侍郎阿里衮前往重审此案。至是，阿里衮将上述案情逐一审实奏闻。乾隆帝特谕：胡定身为言官，若止为谢济世辨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查出督抚等之挟私诬陷，徇隐扶同，使人人知所警戒，则有

裨于政治，为益良多。遂命将胡定交部议叙，而谢济世亦开复原职。孙嘉淦则革职，命修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县）城工赎罪；许容杖一百、徒三年，照例准其纳赎；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俱革职。署粮道仓德据实揭报，交部议叙。〖13〗

十八日（8月7日）

23 饬戒驿递扰累。该谕略曰：驿递关系邮传，最为紧要。滥骑滥应，例禁甚严，而外省扰害之弊，究不能免。朕闻云贵督抚赍折入京，路经湖南地方，所有驿马，在勘合、火牌额数以外者，地方官亦不能不应，及被该省上司查出，又以州县滥应驿马，照例查处，甚为苦累。嗣后各省督抚所差赍折家人不准于勘合、火牌额数之外，多索一骑，如仍前不改，经朕访闻，惟该督抚是问！

二十八日（8月17日）

24 饬禁衿监充任牙行〖14〗。该谕略曰：各省牙行多有以衿监认充者，每至侵蚀客本，拖欠货银，或恃情面而曲为延迟，或藉声势而逞其勒索，以致羁旅远商，含忍莫诉。从前外省衙门胥役有更名换姓兼充牙行者，已经严行禁革，积弊始除，而衿监充行，其弊与胥役等。应将现在牙行逐一详查，如有衿监充任者，即行追帖，令其歇业。永著为例。

七月初二日（8月20日）

25 有御史奏请各省矿厂除金银之矿外，其余俱听民于地方官给照开采，铅锡之类，听民自便，铜则官为照时价

收买，以资鼓铸。下大学士等议奏。大学士张廷玉等以“无庸议”覆奏。略言：各省出产铜铁锡铅之山场，如经该督抚查明产矿处所并无妨碍民田庐墓，招商刨挖，酌定章程，不致滋事启弊，保题开采，户部俱照该督抚所题，准其开采。倘遇矿砂淡薄，所出不偿所费，即准题请封闭。现在开采省份，如云贵、广西之铜铁铅锡矿场，四川、湖南之铜铅铁矿俱经开采，湖北产铁地方，已令该督抚查明定议，广东之锡矿，业据该督抚题请开采，其铜铅矿场，近据该布政使托庸奏请开采，经户部会同总督庆复议令该督抚将开采事宜妥议具题。是各省凡有可采之山厂，俱经该地方官查明保题，先后开采。其或已经开采，迄无成效，以及有碍地方各矿厂，自应封闭，未便听民滥行开采，以致滋事。〖15〗

初八日（8月26日）

26 乾隆帝奉皇太后启銮，取道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由克尔素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经过地方本年钱粮，由直隶总督、奉天府尹请旨蠲免。是为首次赴盛京谒祖陵。九月驻跸盛京，以恭谒祖陵礼成颁诏天下：豁免奉天府属乾隆九年（1744）应征地丁银两；豁免奉天内务府庄头乾隆七年（1742）以前所有积欠；奉天、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死罪俱减等，其军、流、徒、杖等罪一律宽释。驻跸盛京期间，特降旨告诫王公宗室等保持满洲旧俗，革除汉人委靡陋习。略曰：尔等得与朕在清宁宫内祭祀，皆祖宗所赐之福，亦系满洲之旧例也。今观满洲旧例，渐至废弛，且如怡亲王弘晓不佩小刀，是何

道理？至围场之暇，朕尝射鹄连中多矢，而与王等较射时往往不中者，非故让也，因见尔等之射不慊于中故耳。此次除庄亲王外，其余王等皆不能手格一兽。且满洲、蒙古、汉人皆有一定之理，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亦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者，亦由朕于书文勤加披览，不染委靡之习故耳。尔等皆系太祖、太宗一派子孙，乃至如此，朕心深为愧惕！遂奉皇太后自盛京取道山海关回京。十月，乾隆帝车驾还京师，奉皇太后还宫，结束为期三个半月之首次东巡恭谒祖陵。

八月初七日（9月24日）

27 饬谕言官。

先是，御史沈廷芳奏称，北五省连岁有荒歉之处，民病正剧，流离载道，强者鹿铤，弱者填壑。乾隆帝降旨训斥，谓其岂不知上年直隶、山、陕俱属丰收，而捏造此无稽之语。沈廷芳另一折则涉及乾隆帝东巡一事，略谓：雨泽时降，边方多发水，密云、滦州河桥冲坏，道路阻隔。凡驻跸之地，须凿井数十，辇道两旁，复筑扈从大臣径路，经过之路不能耕种。至滦州所筑三桥，所费颇不赀，申详大吏，止派千金，请令直隶总督、奉天府尹确查，地方官倘有赔垫，应悉给帑金。乾隆帝一一加以批驳，称其并未随驾，何以能知途间之事？非系地方官中有其亲朋，虑此次奉公不力，将有处分，传递消息，令其陈奏，希冀邀恩，即系其遣人跟随密行侦探。寻沈廷芳部议革职，奉旨从宽降二级调用。

至是，御史金溶奏称孙嘉淦操守不苟，中外共知。其

意在为因谢济世案被处分之孙嘉淦一鸣不平。乾隆帝就此降旨，历数孙嘉淦永定河复归故道之失误、阅视堤工中途而返之畏葸、瞻徇扶同许容之错谬，以及对两湖吏治废弛应负之责任，并痛斥金溶为孙嘉淦辩护乃系以师生之谊，假公济私。命将金溶交部严加议处。寻金溶革职。

乾隆帝并就沈廷芳、金溶之事再次告诫言官：朕广开言路，虚怀采纳，原为或有关君德，或有裨政治，或内外大臣有婪赃不法，劣迹昭著，言官能直言无隐，朕始可收明目达聪之益。若止于剿袭陈言，敷衍套语，则载籍具备，朕一览之余，自能深悉，何待伊等陈奏？乃近日科、道习气更不止此，如沈廷芳之捏无稽而希惠泽，金溶之用巧诈而逞私情，并非限于识见无心之过。但以二人相较而论，沈廷芳不过卑鄙狂瞽，不称言职，尚无情弊实据，金溶则袒护师门，假公济私，渐开朋比党援之习，其为人心世道之害，甚非浅鲜！翌年二月，以“言官宁可待之以宽”，命复沈廷芳、金溶原官。

28 是月，浙江巡抚常安奏言：慈溪县（今宁波市西北慈城镇）民邵士奇侨居苏禄（国名，故地即今菲律宾之苏禄群岛）多年，被该国王授以甲必丹〖16〗之职，受苏禄国王委托，将价值银三千七百余两燕窝、珍珠在苏杭变卖后，竟携银潜逃回籍，苏禄贡使恳求究追。现已将邵士奇拿获，并动支公帑三千余两照数交还该贡使携回。得旨：“此事汝所办甚属可嘉。”

29 署两广总督策楞、广东巡抚王安国奏请设立广州海

防同知，以从严管理澳门及船舶之出入。略言：广州府属香山之澳门，尤夷人聚居之区，海洋出入防范，不可不周。澳门地方，原系西洋夷人赁地居住，自前明至今垂二百年，在内开设市舶，共计番夷男妇约三千五百余人，加以内地佣工艺术之民杂居其地者，又不下二千余人。现驻县丞一员，实不足弹压。请将肇庆府同知移驻前山寨，令其专司海防，查验出口、进口海船，兼管在澳民番。嗣经清廷批准增设广东海防同知，原香山县丞则移驻澳门望厦村，专管稽查民番一切词讼，属该同知管辖。

翌年四月，首任广州海防同知印光任制订《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七条：一、洋船到日，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一经投行，即命行主、通事报明；至货齐回船时，亦即将某日开行预报，听候盘验出口。二、有私行接引洋船者，照私渡关津例从重治罪。三、澳门民夷杂处，致有奸民潜人其教，并违犯禁令之人，隐匿潜藏，宜设法查禁。凡贸易民人，悉在澳夷墙外空地，搭篷市卖，不许私入澳内，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四、澳门夷目凡有呈禀，应由澳门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据词通禀。五、夷人在澳修船，采买钉铁木石等料，应呈报海防衙门，然后给与牌票印照，在省买运回澳，如有剩余，交官存贮。六、在澳各色工匠，交县丞亲查造册，编甲约束。七、前山寨设立海防衙门，派拨弁兵，弹压番商，稽查奸匪。〔17〕

九月初五日（10月21日）

30 为鼓励洋米进口，定外洋带米商船蠲免货税之例。先是，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闽省漳、泉等郡所需之米惟恃

台湾，近年台地商民日增，就食者众，所产米谷丰年尚有多余，稍歉即忧不足。素闻外洋暹罗、安南等国皆产米粮，请嗣后外洋属国运米来闽粤等省贸易者，酌免其船货税银。帝可其奏。〖18〗至是，有旨命嗣后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十分之三。所带之米，听照市价发卖，如民间米多，即由官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各标营兵粮之用。

十七日（11月2日）

31 停止试行限田之法。先是，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故屡有限田之议。上年侍郎盛安曾奏请立限田之制，乾隆帝发交大学士等议奏。大学士张廷玉等以限田本意虽在均贫富而家给人足，而一旦实行，百弊丛生，坚决反对限田。〖19〗旋漕运总督顾琮到京，复奏请举行限田之法，每户以三十顷为限。乾隆帝谕示，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事难行，即命地方官勉强奉行，对贫民究属无益而且有累也。但顾琮仍坚持以为可行，并请率领地方官先在淮安府试行限田之法。乾隆帝允准顾琮再与署两江总督尹继善熟商。至是，尹继善陈奏限田难行，乾隆帝遂降旨停止试行限田之法，并令各督抚知之。

32 是月，浙江巡抚常安奏称，海宁县鱼鳞塘工告成。海塘自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八年（1743）各项工程共用银二百三十余万两。

十月十三日（11月28日）

33 谕命密奏之事不许轻泄，略曰：封疆大臣具折奏事，或现办之件奏报情形，或疑难之事奏请训示，奉有朱批，理当缜密，方为慎重。近闻广西巡抚杨锡绂凡有密奏之事及所奉谕旨，每多扬言于人，或抄发属员，或移咨同僚。机事不密则害成，于国家政体甚有关系。昔年皇考曾为此严行通饬，莫不凛遵，杨锡绂独未之闻耶？嗣后各省督抚除以奏代题事件奉旨之后始许通行外，其余奏报地方情形、密请训示以及褒嘉申饬之奏折，一概不许轻泄一字。如有抄录、咨行仍然宣泄者，经朕访闻，必交部严加议处。

十八日（12月3日）

34 澳门洋人晏些卢将在澳民人陈辉千用小刀戳伤致死，两广督抚与澳门葡萄牙当局就处置凶犯开始交涉。案发生之后，葡方拒绝交出凶犯，并称百年以来，外人犯罪俱在澳地处治。两广总督策楞以为“此等案件似应俯顺夷情，速结为便”，遂命香山县令前往澳门从速妥办。葡方遂将凶犯晏些卢绞杀，由中国官员会同尸亲按验了结。策楞随后又奏请特颁谕旨，嗣后澳夷杀人，罪当绞斩者，香山县于相验之时，讯明确切，通报督抚，详加复核，即行批饬地方官会同该夷目依法办理，免其交禁解勘。奉旨允准。〖20〗自是，澳门葡萄牙当局虽不把犯罪洋人交出澳门，解往广州判决，但亦不得单独处置，必须会同香山县知县办理。杀死华人，照例抵命。

二十六日（12月11日）

35 命郎世宁画《十骏图》。〖21〗“十骏”系喀尔喀、科尔沁、和托辉特、翁牛特等蒙古王公贝勒所贡之良马。《十骏图》每轴尺幅略有出入，一般约长二百三十八厘米、宽二百七十厘米。郎世宁以工笔重彩画大小与真马几乎相等十匹骏马，深得乾隆帝之喜爱，命交懋勤殿，让诸翰林评定等次，并特制黑红漆画金龙箱贮之。

十一月十日（12月25日）

36 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通告乾隆帝对俄国凶犯谢里万处置之谕旨。本年冬，俄国士兵谢里万在恰克图杀死中国商人金成礼、李万兴二人。乾隆帝谕示理藩院：谢里万不必处以斩刑，应由中方官员与俄方会同看视绞杀。至是，理藩院遵旨致函俄国枢密院。但俄方却将谢里万秘密转移，同时告知理藩院杀人凶犯越狱而逃，正在追捕。〖22〗

十二月初二日（1744年1月16日）

37 命吏部尚书史贻直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日（2月3日）

38 谕命禁革驿站陋规，略曰：盛京等处驿站，每年大驿各出银十六两，小驿各出银八两，馈送侍郎盘费，又出银四百两，馈送正副监督，此外逢节又有规礼。其二十九驿丞一年所得俸银三十余两，又皆赂遗侍郎等，合计一千余两。凡此皆系驿丞自送，因而驿丞有恃无恐，将钱粮任意花费，虽马匹疲瘦短少，侍郎与监督俱置不问。此陋习

相沿料非一任，若事穷究，未免拖累，今姑宽其已往，嗣后著永行禁革。至各省驿站，或有此等情弊，督抚更当留心查察。

39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六千四百四十五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九百六十二万零六百五十二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二千九百一十二万一千一百零四两，为乾隆即位八年来银库存银最少一年，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银一千八百六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四两〖23〗，办铜九百二十九万零七百余斤。

40 侍郎钱陈群奏请减价粜谷，以平米价。

上年因米价日昂，屡有旨训饬地方官实力经理平粜，若遇荒歉之岁，谷价高昂，务将实在情形、必须减价若干之处，确切奏闻请旨。嗣后御史赵青藜奏请于米贵之年多减价值，尚书张照奏请，以本价为权衡，少詹事李清植奏请修复本法，立论虽不一，而皆为歉岁使米不致腾贵。而原任巡抚张渠则请成熟年份每米一石酌减五分，且已议覆准行。

至是，钱陈群以张渠之议实有未便，因奏言：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米价无甚贱之时，惟当详求减价而粜，以平米价。臣以为酌减于歉岁米贵之时，固属紧要，酌减于寻常出陈易新之日，亦宜详求。盖通计天下年岁，顺成者多，寻常出陈易新之际，米价尚平，原可无须大减，但陈谷所碾成色自不及市中行铺所售之米，而交官之银，

成色及平，又非市中交易之银可比，又经胥吏之手，稍为高下，又米局离乡遥远，小民往返需时，守候需时。如米市价一两，官价九钱五分，以官价所得之米即入市转售，原价必亏，民亦何所利而买之乎？粜仓米本以便民，张渠之见防囤户则有余，便小民则不足也。地方有司每当出陈易新之时，开设米局，买者寥寥。于是绅士之家，仰承意旨，分领谷石，照数交价者有之；行户抑勒分买者有之；蠹胥黠吏因缘借领者有之；其畏葸牧令，明知民不愿买，谨守莞钥，坐视红腐者亦有之。是岂设立常平便民之遗意哉？请于成熟之年，每米一石，酌减一钱二分，使小民核算，比市价稍贱，仍不拘城市开设米局，使小民得沾实惠，而米价自无腾贵之处。如蒙俞允，则比从前加减七分之数，即于官碾一米二谷稍有盈余项内抵补。〖24〗

〖1〗《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七。

〖2〗《清代名人传略》中册66—69页。

〖3〗《清史稿》卷三百六。

〖4〗《历史档案》1984年2期。

〖5〗《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206—207页。

〖6〗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八；《阿文成公（桂）年谱》卷一。

〖7〗《辞海》（医药卫生）70页。

〖8〗《四库全书总目》上册878页。

〖9〗《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572—573页。

〖10〗《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76—279 页。

〖11〗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六；《清史稿》卷三百七。

〖12〗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张丕远研究，有清一代自然灾害在1650—1670（1660 年为峰值年）、1730—1750 年（1740 年左右为峰值年）形成两个较大的高峰期，1820 年后，又一直保持大幅上升趋势，并在 1880 年左右达到最大峰值（参见：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载《地理研究》1995 年 4 期）。李向军的研究亦证明清代灾害先后在 1674 年（康熙十三年）和 1744 年（乾隆九年）分别形成两个高峰期，以后又趋下降，至乾隆末、嘉庆初出现一个小波动后，便一直上升，在 1839 年达到最高峰（《清代荒政研究》）。以上所述，俱引自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该文载《清史研究》1998 年 1 期。

〖13〗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五；《乾隆朝上谕档》一册 839 页；《清史稿》卷二九三、三百六。

〖14〗牙行又称牙人、牙侩，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收取佣金的商业中介人。此处所谓牙行，系指官牙，官牙需经官府批准，所领凭证，名牙帖，领帖缴帖费，每年交税银，称牙税。定例充任牙行，必系殷实良民，取有结状。

〖15〗《清代的矿业》上册 15—16 页。御史为何人，原书失载。

〖16〗甲必丹系管理贸易官员。

〖17〗参见：《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52—53 页。

〖18〗《历史档案》1985 年 3 期，18—19 页。

〖19〗《澄怀园文存》卷三。

〖20〗参见：《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粤海关志》卷二六。

〖21〗《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52 页。

〖22〗参见：《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81 页。《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二。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二十日，直隶总督高斌题。

〖24〗《清经世文编》卷四十钱陈群《请减粜价借籽种疏》。

清通鉴　卷一百一

乾隆九年　甲子　公元1744年

正月初三日（2月15日）

1 大学士陈世倌、徐本患病，内阁办事人少，实授史贻直文渊阁大学士，命刘于义协办大学士。本年六月大学士徐本因病解任。

二十四日（3月7日）

2 上年四月，乾隆帝命暂停邻省采买及捐监收米之例，至是，又谕曰：前因籴买太多，米价日昂，降旨暂停采买，近闻各省大吏竟以停止采买为省事，州县等官又多素畏积谷之累，因而仓贮缺少。为此特颁谕旨，晓谕各省督抚务须斟酌情形，应买则买，应停则停。旋又命恢复各省捐监，以实仓谷。略曰：停止采买以来已及一年，各处米价总未能平减如常，揆厥所由，米价之贵，原非一岁骤长，自不能一时骤平。夫采买既有妨于市价，而仓储又不可虚悬，

虽令各督抚按地方情形，应买则买，应停则停，相机筹画，不得胶执定见，但年岁丰歉不齐，即随时零买，入不抵出，终非经久之计。朕思欲停采买而使廪积仍不致有亏，惟有复开外省本色捐监之例。米价之贵，贵于官买，不贵于捐监。盖官买则商民闻风增长，或吏胥作奸舞弊，往往致于累民，若捐监则各输其有余以输之官，于市价原无关碍。是外省多收监谷，采买即可以久停，于仓储民食两有裨益。但若在户部收捐，发银各省籴谷，仍与采买无异。著将户部捐银之例停止，其各省捐监生俊俱令于本地交纳本色。鉴于各省米价较前昂贵，该谕旨令各督抚仿照江南“减二收捐”之例〖1〗，酌减捐监谷数。

3 是月，议定商办洋铜分解直隶等五省，以供鼓铸。乾隆初，户部责成江浙两海关每年赴日本采办洋铜各一百万斤，由商人自愿携资出洋，回船之时再由各关酌量给价收买其铜。但此后并无大宗商人愿意承领铜额赴日贸易。至是，户部奏准令欠帑一百一十四万余两之官商范毓馥每年额办洋铜一百三十万斤，分解直隶三十万斤、陕西三十万斤、江苏二十万斤、江西二十五万斤、湖北二十五万斤，自乾隆十年（1745）起，分作六年，运足七百八十万斤铜，作为归还欠帑款项。范毓馥如在额办洋铜之外有多余之铜，听其自行售卖，免纳关税。然日后因洋铜来源有限，至乾隆十一年（1746）将岁办一百三十万斤减为八十万斤，十五年（1750）再减至每年五十万斤。〖2〗

三月初十日（4月22日）

4 谕禁台湾武员创立庄产。该谕略曰：台湾地方地广人稀，土泉丰足，彼处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召佃开垦，以为己业，且有客民侵占番地，彼此争竞，遂投献武员，因而据为己有者，亦有接收前官已成之产，相习以为固然者。其中来历总不分明，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络绎不休。著该督抚派大员前往会同巡台御史一一清厘，若有侵占民番地界之处，秉公清查，民产归民，番地归番，不许仍前蒙混，以启争端。此后台郡大小武员创立庄产，开垦草地，永行禁止。

十三日（4月25日）

5 钦差大臣讷亲奏陈查阅营伍情形。先是，命尚书、军机大臣讷亲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便道检查天津、河间赈务。随即颁给讷亲钦差关防。至是讷亲奏称：河南开封驻防满兵操练阵势，进退生疏，队伍不整，清语除履历外，能者甚少。讷亲复奏称，河南及江南寿春镇绿营俱平庸废弛。请全部阅视完毕后，通盘比较，将废弛尤甚者据实参奏处分。奉旨："所见甚是，不可不惩一儆百，亦岂能遍加之罪？览此，即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矣！"寻讷亲奏报前后查阅河南、江南、山东三省将军、督抚、河漕、提镇共十七标，其中南阳及苏松水师二镇兵弓马鸟枪最为生疏，其余优劣互见，应请分别察议。命将该三省驻防将军、大臣等严行申饬，并预告一二年后仍特派大臣前往阅视。

六月，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江、浙、河南等省督抚，

不得揣摩逢迎钦差大臣讷亲。略曰：闻江南、浙江、河南数省预备公馆，供应过于华盛，而江、浙为尤甚，揣摩逢迎无所不至。且有言讷亲此行，乃朕将来南巡之意，是以圣祖向曾驻跸胜概，无不整饰，以待讷亲观览。在此谕旨中，乾隆帝称讷亲对督抚逢迎盛待“一概却避，并不延留”。其实，讷亲一路享尽天子风光，对督抚等逢迎毫不“却避”。〖3〗

【考异】乾隆时人程穆衡记云：乾隆九年（1744），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金川纪略》）乾隆帝在谕旨中断然否认讷亲此行是为南巡作准备的传闻，但从讷亲所经路线（经直隶、河南，至江南、浙江，再由山东、直隶返还京师）以及督抚们迎送的规模来看，乾隆帝南巡之举已箭在弦上，势在必发，讷亲不过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乾隆帝首次南巡作一番实地考察。兹从程穆衡说。

二十三日（5月5日）

6 训饬地方官员劝课，以足民食，不得仰赖歉年截留漕米、给发仓粮。〖4〗

是时直隶继去年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天津（今天津市）、深州（今河北省深县）等地旱灾之后，本年顺天（治所在今北京市内城）、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

定州（今河北省定县）、河间、天津、深州、冀州（今河北省冀县）等属一百余州县卫厅又遭春旱，以致麦秋失收，大田亦未能及时播种。乾隆帝命截漕五十万石，存贮天津北仓备用。同时颁发谕旨，略谓：人君以养民为急务，而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随后又命直隶总督高斌除截留漕粮及赴奉天、口外采买外，悉心预筹赈恤。并密令湖广、河南、四川三省各预备米麦二十至三十万石，以备直隶需用。

二十六日（5月8日）

7 川陕总督庆复奏报本年准噶尔商队首次来肃州贸易情形。上年末，乾隆帝召见准噶尔使臣图尔都等，对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提出将北京贸易移于甘凉等处进行，无论何时皆可前来等要求，谕曰：若以京师道远，可改在肃州贸易，而甘凉等处实属不便。自是，北京贸易改在肃州进行，人数仍以百人为限。肃州市场改为两年开放一次。〖5〗至是庆复奏言：正月十三日准噶尔人抵肃，急于出售羸瘦羊二万三千余只，乃仿安西成例，于公帑给值，将羊分于提镇标兵，扣饷偿帑。然准噶尔商人索价甚高，且必欲付现银收购。而从本年起，已定有以货易货之例，故与准噶尔商人久议未决。准噶尔商人扬言："若尽以货易，我辈宁携归货物。"庆复以此事所关颇重，奏请稍以银互市，再为申明定例，坚其后约，亦为两得。奏入，报闻。

8 是月，江苏龙华会教首僧时济愚惑乡民，至戕人命。据该省巡抚陈大受奏称：宜兴县民蒋祖法等男妇幼孩共十

五口，往西昂山水平王庙烧香，自初二日起，连日坐功不食，至十三日已有十三人死于船内，仅存两人，其亲属竟连船焚化，声言成佛。因究出龙华会教头僧时济，师巫邪术，愚惑乡民，至戕人命，现在拿究。乾隆帝谕示此案应严处以示警。随即将僧时济等拿获，依律分别治罪。

9 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今饬行各道府督率有司，购买棉子，择地试种，并量给花絮，制造纺车，请女师教习妇女。奉朱批："劝课农桑，为政之本，然须以久远之心行之，所谓农事无近功，而有久长之效也。"

五月初八日（6 月 18 日）

10 御史柴潮生以河间、天津二府连年亢旱，奏请兴修畿辅水利，略谓：河间，天津经流之大河有卫河、滹沱河、漳河，其分水之支河，潴水之淀泊，蓄水之渠，受水之沽至多。向若河渠深广，蓄泄有方，旱岁不能全收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即不然，而平日之积蓄，亦可支持数月，何至抛田弃宅，挈子携妻，流离道路哉？水利之废，即此可见矣。与其徒费之赈恤，不如大发帑金，遴遣大臣经理畿辅水利。除运道所关，及滹沱河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轻动，其余河渠淀泊有旧迹可寻者，重加疏浚，开沟建闸，引水溉田。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其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凡待赈之民，分段派工，厚给其值，所费虽多，实为无穷之利。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置百

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纵有尧灾汤旱，亦可挹彼注此，是谓无弊之赈恤。连年米价屡廑圣怀，尽停采买，岂可久行？捐监输仓，亦非上策。臣访问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相去不啻百倍”。是谓不竭之常平。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驭轻。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苟舍此不为经理，其余皆为末节。臣愚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尽辟东南之禁地，则米价自然平减，阎右立致丰盈。请先就直隶为始，俟行之有效，次第举行。〖6〗乾隆帝命大学士会同九卿速议具奏。寻大学士等覆奏：柴潮生所奏，诚非凿空无据之说。请敕下总督高斌妥议具题。乾隆帝以高斌事务繁重，即命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前往保定，会同高斌详议经理。

岁末，奉旨查办直隶水利事宜协办大学士刘于义经实地履勘，提出首批应举各工：浚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河；开赵北口淀各支河；东淀河流裁湾取直；疏子牙河口闸，筑堤分清浑；浚正定各泉为渠，营治稻田，供给百姓营田工本，通计可营成稻田六百六十余顷。以上应办各工约估需银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余两，待春融次第开始。得旨：“依议速行。”

柴潮生，字禹门，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乾隆七年（1742）考选山西道监察御史。〖7〗

初九日（6月19日）

11 禁止山东开矿。初，部选直隶藁城知县高舒呈请自

备工本，于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南峄城镇）、滕县、费县，及临淄（今属淄博市）、沂水、蒙阴、泰安等地开采银、铜、铅矿。乾隆帝业已准行，而直隶总督高斌密奏：开采矿砂，向来惟行于滇粤边省，山左，中原内地，则从未举行。况且泰安山属岱岳，费、滕、峄县地近孔林，更属不宜。去冬彗星所指，佥称在齐鲁之方，今开矿适当其地，是于事无利而有害。请“即赐降旨收回成命”。乾隆帝对高斌之奏特加批示：“所奏甚是。朕竟为舒赫德所欺。即有旨，谕喀尔吉善停止矣。”〖8〗

二十八日（7月8日）

12 因直隶连年荒旱，赈给多费，准开直赈例。据左副都御史励宗万奏请，江南乐善好施例（江赈例，亦称两江捐例）限满停捐之后，改于直隶收捐。经大学士等会议，认为该都御史所奏“实权宜应行之举”，并参照励宗万条奏议定直赈例实施办法：一、关于收捐银数及分班铨选之法，以捐银从减、其途增益为准，可参酌江赈例与雍正五年（1727）怡亲王题定营田事例、户部粮运事例，量为增减，另定条款，照营田、粮运例在部收捐。二、若俟江赈例停捐〖9〗，未免缓不济急，直赈例应自户部奉旨之日起开捐。奉旨准行。

六月十五日（7月24日）

13 贵州总督张广泗奏：乾隆八年（1743）以前，黔省每年办解京铅不过一百七八十万斤，自乾隆十年（1745）开始，岁解京局黑白铅四百五十四万二千余斤，节省运费

较前加倍，每年可余银六万余两。

二十五日（8月3日）

14 勒令湖南驿盐道谢济世休致回籍。谢济世前被巡抚许容诬参，经钦差大臣阿里衮审明，官复原职。至是，现任巡抚蒋溥奏称：访得绅士多有与谢济世往来，并有拜为门生者。且谢济世捏造私书，谬附舆论，种种诞幻，任意褒议，臣已严行禁毁。谢济世年已老迈，经常在署托病，又自称与当地绅士情熟，碍难处理公事，恳求代奏，调补广东。乾隆帝遂谕蒋溥曰：谢济世不知感激朕恩，乖张狂妄，且欲徇绅士之私情，而忘国家之公义。又复自请调补广东，尤无忌惮之甚，非人臣之体。况伊现得养廉，较之他处道员已加倍丰厚，而尚不知足，更请加增，甚属无耻！蒋溥既奏其老迈有疾，即勒令其休致回籍。

15 是月，四川提督郑文焕奏报大金川土司与革布什咱土司各以护亲为名，互相争杀，现饬强干文武员弁分往川西、川南调处。寻川陕总督庆复亦奏大金川与革布什咱构兵相斗，虽不敢扰及内地，惟是相近打箭炉，宜加防范。奉朱批："此等虽属细事，亦不可忽视之。"

16 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报开凿金沙江下游工程进展顺利，并称试运京铜十万五千斤，安稳通过异石、柯郎、虎口、象鼻头滩、二滩等五大滩。九月，张允随又奏，开凿金沙江工程业已完成一半，就目下情形计算，每年或运铜百余万斤，较陆运之费可省十之二三。

七月初六日（8月13日）

17 调任湖北巡抚晏斯盛奏请社仓宜与保甲相经纬，并请以捐谷充实社仓。本年二月降旨停户部捐银之例，令各省捐监生俊俱于本地交纳本色。至是晏斯盛奏言：天下之民必有相生相养之实，以为之经，而后可行以相保相受之法，而为之纬。社仓与保甲，原有相通之理，亦有兼及之势，彼此之间，一经一纬，大概规模，似有可观，而实施之机，未有盛于此时者。查常平之积便于城，未甚便于乡。城积多，则责之也专，无能之吏或以为累；乡积多，则守之者众，当社之民可以分劳。且社仓未有实际者，仓费无所出也，名有社仓而仓不在社，社仓徒名而社实无仓。今生俊之谷多在于乡，捐谷之例，又俱议有仓费，如将此捐移入社仓，捐多则仓亦多。取乡保、谷数而约举之：大州县约八十堡，四堡约一仓，总二十仓，仓约一千二百五十石，总二万五千石；中州县约四十八堡，四堡一仓，总十二仓，仓约一千二百石，总一万四千四百石；小州县约三十六堡，四堡一仓，总九仓，仓约一千二百石，总一万八百石。四堡之仓，轮甲递管，共相稽查，年清年款，视社长为尤易，而累弊亦可尽除。由此官考其成，隐然有上下相维之势。楚北计大州县三十一，应得谷七十七万五千；中州县十四，应得谷二十万一千六百，小州县二十三，应得谷二十四万八千四百，总一百二十二万五千石。除现存社谷四十八万八千七百七石外，应捐谷七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三石，即请将现在题明应捐补常平之七十三万五千九百四十九石移入社仓，再加捐三百四十四石已足其数。其

现存社谷无仓之处，请将各州县数年之息，酌量分建，则社仓之名实具备。其各属常平均有现贮之项，足资近城粜济，以备急需，其应补之数，在乡便于在城，似乎无庸歧视。〖10〗

初十日（8月17日）

18 户部议覆两广总督马尔泰等条陈粤东开采矿厂、召商抽课各事。据马尔泰条奏，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肇庆（今广东省肇庆市）等府所属州县报铜铅金银等矿场一百余处，现勘明于田庐无碍，即召商试采。每县招一总商，承充开采，若一县有矿山数十处，每山许招一商。户部议应如马尔泰等所请，并议定铜铅仍照例二八抽课〖11〗。奉旨准行。

二十六日（9月2日）

19 命督抚严核榷关税课。先是，江南浒墅关题报乾隆七年（1742）税银短少，经户部驳查后，巡抚陈大受等查奏覆称，实系按月计算，未经减少，并无丝毫侵隐。因谕曰：从前有旨，盈余减少，户部不必苛察，惟令督抚就近查奏。乃自有此旨之后，各处所报盈余，无不减少，而督抚之查奏，亦不过虚应故事。各关奏报税银短少缘由，则皆以年岁不齐为词，岂有各省之殊、数年之久，岁收尽皆不齐乎？至督抚之查核，亦只据属员之回复，并无实力查出稍有异同者，近来部中竟有以此等为刊板稿案之语，此岂成政体哉？故自减免税课以来，米豆价值仍然昂贵，而

于商民未见有益，于税课日渐有亏，转使官吏得以高下其手也，此则大非朕从前降旨之本意矣。嗣后务须核实办理，无欺无隐，不得视为具文。

八月初二日（9月7日）

20 吏部尚书讷亲以远科举人多属衰庸，奏请举人停选知县。吏部左侍郎田懋持异议，主张照例选用，但令吏部过堂、九卿验看时加意甄别而已。乾隆帝谕曰：如讷亲所奏，进士必喜，而举人谤之；如田懋所奏，举人无屈，而吏治有妨。遂命大学士等妥筹良策。大学士议请定三年一次拣选之例，于每科会试发榜后，将前科举人通行验看，择其年力强健、质地明白、堪任县令者，列为一等，各按科分、名次拣选，若年力精神堪任教职者，列为二等，以正、谕铨选。至下科拣选时，除上次不列一、二等不予拣选外，再将入选而尚未用及下次应拣选之人，挑足五百名为定数，遇各省需人时拣发。

初三日（9月8日）

21 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奏请凡在台湾有业之民许由内地搬眷团聚。大学士等据此酌议：凡属其有祖父母、父母在台，而子孙欲来侍养者；于孙在台置有产业，而祖父母、父母在内地别无依靠欲来就养者；本身在台置有产业，而妻子欲来完聚者；俱准呈官给照，搬眷来台，一体编入保甲安插。其伯叔父母兄弟及侄概不准混行指称，呈请给照，以致台湾游民聚集众多，有妨生计。下部议奏。〖12〗

初九日（9月14日）

22严惩顺天乡试作弊满汉生员。

先是，以本年乡试在即，特降旨严饬各省监临提调等官于点名时严加搜检，片纸只字不许携带入场，务使弊绝风清，毋得虚应故事。又针对以往考官专重头场不重后场、头场之中又专重四书不重经文，要求司文衡者对经、义、表、判、策、论要逐一详加校阅，以决定弃取。欲从本年乡试为始，大力整肃外帘怀挟之弊。

至是，御前大臣哈达哈、步军统领舒赫德奏称：昨日顺天乡试头场共搜出怀挟作弊生员同陵泰等二十一名，其中旗人六名，江南籍五名，浙江籍二名，江西、广西、云南、四川籍各一名，余为顺天、直隶籍。各在筐笆、锡烛台、笤帚柄、戒尺及帽顶、帽缨、衣服、袖缝、裤裆等处夹带文字。除将以上二十一名生员照科场条例即于场前枷号示众外，仍行文该部褫革。〖13〗乾隆帝为此降旨痛斥作弊生员丧心无耻，略谓：朝廷之取士，盖欲用之；既欲用之，朕安得不重待之？而若辈自轻自贱若此，以称先法古之徒，竟同鼠窃狗偷之辈，冥顽不灵，不可化诲。若不立法严查，则诸弊何由而除，真才何由而见？满洲原有进身之路，弓马技艺，何者不可见长，而必勉强于文场，以思侥幸于万一。既欲读书进取，则当潜心于学，耻于穿窬。至于江浙之人，未必不能作文，而乃存弋获之心，为苟且之计，以致恶习相沿，视为泛常，违条触法而不知，亏体辱亲而不顾，士习日坏，风俗日漓。为惩一儆百，乾隆帝命将同陵泰之父、少詹事仙保，以及另一怀挟生员图敏之

父、原任礼部郎中穆臣俱交部严议。嗣后凡有犯者，将父师一并查究。

寻命各省乡试俱照京师之例严行搜捡，每科有无怀挟，及查出怀挟若干人，俱著该督抚具折奏闻。〖14〗嗣又增定科场严查怀挟科条：一、贡院先期修葺，以杜士子将文字预埋号舍。二、闱中器用、食物凡先期运进者派员逐件查阅。三、考场所用官腊至撤卷时分给。四、搜捡之法，头门、二门内令搜役两行站立，以两人搜捡一人，如二门搜出，即将头门未经搜出之官役惩治。五、士子怀挟者，其父师一并究治。六、命题须避熟就冷，无使士子预先拟议。

十一日（9月16日）

23 命裁减各省录科名额。初，顺治二年（1645）定，录送乡举额数，各直省每举人一名，取应试生儒二十名。〖15〗嗣后陆续增至三十名、六十名，至乾隆初增至百名。侍郎舒赫德以本年顺天乡试丑闻频出，奏请裁减各省录科名额。经乾隆帝谕准，定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六大省每举人一名，录科八十名；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六中省每举人一名，录科六十名；小省广西、云南、贵州每举人一名，录科五十名。此外对“录遗”亦加以限制，并停止外省督抚复行“大收”。前此凡录科未取及未与录科者，再考录遗与大收一场，不限额数，取录有名者，准其乡试。〖16〗复谕曰：凡科考后三等及因故未考者，并在籍之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等名不列于学宫、不考科试者，皆须于乡试年七月下旬，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赴乡试。

寻命裁减乡试中试之额。顺天乡试头场除查出怀挟作弊者二十一名之外，因乾隆帝亲出四书三题略冷，交白卷、未完卷及文不对题者尚有六七百名。二场又搜出夹带文字者二十一名，临场点名时，见稽查严密，竟散走二千八百余人，贡院门外，抛弃蝇头小卷更不计其数，甚有含于口颊而搜检时咽于腹中者。遂再降严旨切责，并命大学士、九卿将如何酌量裁减乡试中额议奏。寻议准：各直省解额酌减十分之一，以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科为始。

十四日（9月19日）

24 大学士等议驳侍郎舒赫德废止科举之议。

据舒赫德奏称，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今之时文，徒尚空言而不适实用，此其不足以得人心者一；墨卷房行，转相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心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心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心者四。且人才之盛衰，由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请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科举乃历代奉行之典制，应否因其流弊丛集而一朝废止之，乾隆帝尚难予决断，遂命大学士议奏。大学士寻遵旨议覆：取进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

无实用，明经则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艺之弊，诚有如舒赫德所奏者。圣人不能使立法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然谓时文、经义、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无适于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时艺取士，自明至今，迨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时艺所论，皆孔孟余绪，作文者必于圣贤义理，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而又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然后得称佳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乃因积久弊生，不思力挽末流之失，反而转咎立法之非，未免言之太过。即经义、表、判、策、论，苟求其实，亦岂易副？今若著为令甲，经文与四书并重，其余必淹贯词章而后可以为表，必通晓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论断有识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而后可以为策，凡此皆内可见本原之学，外可验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子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倘必废科举而行古制，如乡举里选，法非不良，但上以实求，保无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滋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其所为，又何益乎？惟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而补救之。而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而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已，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盖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兴衰初

不由此，无事更张定制为也。〖17〗得旨依议。

二十一日（9月26日）

25 定乡试复试之制。顺天府尹蒋炳奏请本年外省乡试应于放榜后，令巡抚会同学政当面复试，其卷解部，一并磨勘。得旨准行。乾隆帝随即又亲定复试之法：令各省乡试中式者填写亲供时，在巡抚衙门内严行防范，由该省巡抚会同学政，出四书闲冷二题，当面考试。试毕，即将原卷与中式卷一并解部，听候磨勘。又通知礼部，本年乡试磨勘不得照往年之例，将临时降旨另派大臣磨勘。本年乡试经严格磨勘，各省主考学政均被参罚。

26 有旨仍令主考、同考官子弟回避。顺治年间，主考、同考官子弟俱令回避，不准入场。雍正元年（1723）乡试，内外帘官子弟应回避者，另派大臣拟题请旨，考试于内阁。二年（1724），命回避者一体应试，将试卷封呈，别派大臣校阅。以后每科以应否准试临时请旨。〖18〗至是，仍命回避，不准主考、同考官子弟一体应试。

九月初一日（10月6日）

27 本年秋闱厉行整肃科场，振刷士风，汉士大夫颇有讥议。给事中吴炜先已具折批评顺天乡试搜检过苛，略谓：以一二十人之不肖，累及千万人，露体亵慢，且诸臣悬赏之令，每搜得一人，给银三两，闻有搜役辈私入纸片以取利者。乾隆帝降旨辩称：既有将文字藏匿于裤裆者，委查之员只得概行搜检，朕虽欲全诸子之颜面，竟无词以责派查之大臣为太过矣。至是，翰林院编修黄明懿借进讲经义

对本年北闱科场搜检过严一事有所讽喻，乾隆帝就此再次切责士风堕落，并警告若不急为整顿，不但士习日颓无所底止，即黄明懿之类将来也难免清流之祸。黄明懿以“借进讲经书，隐讽时事”，下部严议褫职。

十一日（10月16日）

28 申禁台湾开垦荒地。先是，巡台御史熊学鹏倡议开辟荒地，召养穷民，以图生聚。闽浙总督那苏图则主封禁，略谓：台湾孤悬海外，为五省藩篱重地，所当防维者不在生熟各番，应专在各处来台之无籍游惰之辈，从前朱一贵、吴福生可为殷鉴。若信奸民浮议，遽行召垦，恐游棍偷渡日多，利小而害大。乾隆帝从那苏图之议，并命福建巡抚周学健照旧封禁台湾。

十月初六日（11月9日）

29 钦天监监正西洋人戴进贤等奏请增修《灵台仪象志》。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奉旨制造观象台测量日月星辰仪器六座，又纂成《灵台仪象志》一书，有解有图有表，俱系阐明六座仪器使用方法。但志中所载星辰循黄道行，每年约差五十一秒，合七十年则差一度。此外，黄道赤道相距，今昔亦略有差别。至是，西洋传教士戴进贤等请旨增修《灵台仪象志》，乾隆帝命庄亲王允禄、鄂尔泰及张照议奏。寻议：“应如所请，令其精详修纂完竣进呈御览。”〖19〗

初九日（11月12日）

30 以京师钱价腾贵，大学士鄂尔泰等遵旨议奏八条对

策：一、加强稽查京内外打造铜器铺户。二、酌量借给京城各当铺资本银，以收回制钱，发市流转。三、官米局卖米所得钱文应及时上市易银，不必贮于局内。四、京城各当铺现在积存钱文应酌数送官钱局，一并投入市场流通。五、钱市经纪应归并一处，以便稽查管理，使其不得任意抬价。六、京城各粮店应禁止用制钱收买杂粮。七、严禁将京城钱文贩运出京。八、严禁近京地方囤积钱文。以上八条中，加强钱市管理、申严贩运与囤积之禁三条尤为重要。为切实贯彻以上措施，鄂尔泰等又建议由户部、步军统领、顺天府尹协同办理。奉旨准行。

翌年初，以各省钱价昂贵，命将京师钱法八条摘取数款，令凡有鼓铸地方，督抚因地制宜，可仿行则仿行，否则不必勉强。寻各省陆续奏到，江苏以为京师钱法八条多无庸仿照，福建以为不能画一仿行，只宜推广变通，其它多数开局鼓铸省份（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陕甘）则以为京师钱法八条有应仿照者，有难于仿照者。寻命嗣后官发银两，俱以银给发，民间日用，也应以银为重。略曰：钱文一事，有称广为开采者，有称严禁盗销者，有称禁用铜器者，更有称多则用银，少则用钱者，其论不一。即京师议定章程，稽查办理，亦不过补偏救弊之一端，终非正本清源之至计。

御史李慎修复奏称：北方民俗，便于用钱，现在廷臣议定钱法各条苛急烦碎，并历举前代利害，言钱值将腾贵，请废除京师钱法各款，听民自便。〖20〗乾隆帝谕称：李慎修此奏，不无所见，交易之事，原应听民之便，非可以法禁之绳之者。即令如此办理，亦朕之失于斟酌而已。但该

谕旨又指责李慎修草野新进，诋毁大臣，著严饬行。

二十七日（11月30日）

31 以翰林院重修工竣，乾隆帝驾幸翰林院。在赐宴赋诗之际，乾隆帝回顾鄂尔泰、张廷玉云："卿等无愧房、杜，朕弗逮唐太宗耳。"鄂、张惶恐避席逊谢。复驾临贡院、紫微殿与观象台。在观象台，乾隆帝亲自观察各种天文仪器，并称浑天仪最合中国测天传统，时度划分则以西法为优。〖21〗

32 是月，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力主广东开矿，奉旨准行。

先是，两广总督马尔泰议覆布政使托庸奏请粤东开矿一折，据称广州等府报出铜铅等矿二百余处，现确查召商试采。本年六月御史卫廷璞对广东开矿提出非议，略谓：广东土著殷富者甚少，外来流寓洋行、盐行虽有数十家，而殷富者不过数家，非如两淮、山右之间，拥资巨万，虽小亏折而无损者也。更有一种无籍之徒，纠合村愚，官验则有银，一或失利，则坑陷多人，倾家荡产。小民趋利若鹜，恒无远图，而朝廷利民之举，或反致有累民之事。我国家德泽涵濡，民久各安本业，农工商贾，终岁勤动，日不暇给，其聚集矿场者，乃素无本业之游民耳。以此等之人，四散于山林榛棘之中，纵防范之法极严，窃恐稽查之术匪易。况粤东山海交错，形势异于他省，何可不为深虑？且连年米价高昂，日用食物亦俱腾贵，现已开矿二百余处，将来续开者又不知数十百处，附近邻省无业之人势必潜入

山场，聚此数十万工丁，必致米价腾贵。卫廷璞请粤东开矿事只可试行，以徐观后效。寻御史欧堪善亦力主广东开矿断不可行，略谓：粤省环山距海，黎瑶杂处，数十年来所以安静无事，皆由勤耕力穑，民有常业。一旦开矿，各商如若亏本，工丁难散，或乘此暗通海寇，勾引黎瑶，骚扰百姓，防范难周。欧堪善并引雍正十三年（1735）四月禁广东开矿谕旨，指出其时年谷顺成，米价平减，尚虑扰累民生，未肯举行，今米价腾涌，去岁截漕十万石运粤接济，去冬粤省米价每石尚起至二三两不等，斯民每忧日食艰难，乃复以谋生务本之良民，使之营营工作，本计疏而米价昂，维兹赤子，其何以堪？先帝谕旨煌煌，指画周详，封疆大吏，正宜永守成规，乃于地方有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将卫、欧二折抄寄广东督抚马尔泰、策楞，令其“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不可拘执前见。”〖22〗

至是，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署广东巡抚策楞具折奏陈，反驳御史卫廷璞、欧堪善广东禁矿之议，略谓：粤省山海交错，五方杂处，兵民商贾，一切米盐零杂，皆用钱文购买。近日市肆钱文，尽属低薄小钱，每纹库银一两，换钱七百八九十文，将来钱文日少，民用日绌，鼓铸一事，万难缓待。鼓铸必需铜铅，铜斤之产于东洋者，江浙山陕纷纷购买，尚虑亏缺，其产于滇南者，额解京局六百余万斤，兼之供应本处及川黔等省鼓铸，亦不下二百余万斤。浙江、福建现移请买运，粤东虽经咨询，尚无定局。当此鼓铸之始，宜筹久远之策，以免停炉罢铸。其粤东一省山多田少，民人苦无耕作之地，要知将来应募之工丁，断非有田可耕、有地可种之农圃。且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

往台湾就食，其余无业贫民，半赴川省，佣耕垦地。夫鸠形鹄面，皆圣朝赤子，与其漂流海外，逃入川省，作奸为盗，而惩以国法，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是开采矿厂，非特为鼓铸计，兼可为抚养贫民计也。那苏图等对卫廷璞、欧堪善反对广东开矿理由逐一驳斥，认为只要弹压有方，随时调剂，不虑有开矿滋事及民聚米贵之忧。那苏图等奏请，现在报出铜铅各矿可自广州、肇庆二府起，先行试采。其余各项事宜，悉照户部议定章程办理，无庸更改。〖23〗

经大学士等覆议、乾隆帝批准，那苏图等广东开矿之主张终于得以实现。自雍正年间开始，广东矿厂乍开乍停，已非一次。此次马尔泰、那苏图、策楞等满洲督抚力主开矿，而御史卫廷璞、欧堪善则极言其非，乾隆帝初不以马尔泰等为是，但又以为“两粤开矿一事颇为目下急务”〖24〗，意欲趋利避害，兼顾开矿兴利与保持地方稳定。然那苏图、策楞继马尔泰之后，仍坚持开矿之议，大学士等又全面支持两广督抚奏议，乾隆帝方始决心批准在广东开矿。

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7日）

33 赵执信卒。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官至右春坊右赞善。二十八年（1689）以国恤中在友人寓宴饮观剧，被劾削职。既归，放情诗酒。诗自写性真，力去浮靡，思路以劖刻为主。著有《饴山堂诗文集》等。〖25〗

十二月初一日（1745年1月3日）

34 礼部奏请定各省府州县童试之额。各省府州县试儒童名额，旧例限以二倍、一倍，康熙三十九年（1700）改为不必限数。至是，礼部因已定各省乡试录科名额，遂并请定录送童试名数：每入学一名，准州县取六十名，府取三十名，大小中学各照名数定额。奉旨准行未久，直隶总高斌即提出异议，据称，福建、江西、江南、浙江等省，一州县儒童常至盈万，少亦数千，如按大县入学二十五名，则州县应取一千五百名，不能应试者且十之八九。高斌主张儒童不必限以名数。帝是之，命童试仍恢复不限额数旧例。〖26〗

35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六千六百八十万八千六百零四人，各直省存仓米谷麦三千二百零八万八千九百三十七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一十八两〖27〗，直隶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七百二十五万两。〖28〗

36 北京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以内外蒙古等地聚僧五百，成立四大孔仓。乾隆帝命七世达赖从西藏选派孔仓住持，达赖喇嘛遵旨选派，临行教诲“务与大皇帝圣心相合，讲修佛法”。〖29〗

〖1〗江南大米价时为每石值一两七八钱，捐监一名收谷二百二十石（折米一百一十石）则值银一百七八十两上下，远远超出了一百零八两的定例。“减二收捐”，即每谷一石酌以六钱计算，这样监生一名只需交纳捐谷一百八十石即可。

〖2〗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陈东林《康雍乾三帝对日本贸易的认识及贸易政策比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1期；《清高宗实录》卷二一四、二一五。

〖3〗《金川纪略》。

〖4〗张晓堂《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

〖5〗《准噶尔史略》132页。

〖6〗《清史稿》卷三百六《柴潮生传》。

〖7〗《清史稿》卷三百六《柴潮生传》。

〖8〗《清代的矿业》上册17页《高斌折》。按《清高宗实录》卷二一六，15－16页所载此事为乾隆帝谕喀尔吉善停止山东开矿在先，高斌奏请在后，并将高斌奏折的朱批：“即有旨”，删去“即”字，以与乾隆帝有先见之明相吻合。现据《清代的矿业》一书所载《军机处录副奏折》，将此事记为乾隆帝采纳高斌之议，收回成命。于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对开矿一事尚无定见，仍在弛禁与严禁两派大臣的影响下摇摆不定。

〖9〗《乾隆朝上谕档》二册65页。江赈例原定乾隆九年十月停捐，后展限一年，即十年十月停止

〖10〗《清经世文编》卷四十晏斯盛《社仓保甲相经纬疏》。具折时间据侯寿昌《清代仓储制度》（《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535页）。

〖11〗“二八抽课”即厂民领本采铜铅，然后于全部出产中，分二成无偿交给官厅，称“课铜”。除课铜外，其余铜料也要交官收买。

〖12〗《明清史料》戊编三本207页。

〖13〗《史料旬刊》三三期《哈达哈等折》。

〖14〗《史料旬刊》三三期《上谕八》。

〖15〗《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0页。

〖16〗《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0页。

〖17〗《清经世文编》中册卷五七《议时文取士疏》。按原注“乾隆三年礼部议覆”，误。

〖18〗《养吉斋丛录》卷九。

〖19〗参见：《钦定仪象考成·奏议》；《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53页。

〖20〗《清史稿》卷三百六《李慎修传》。

〖21〗参见：《钦定仪象考成·序言》；童燕等《玑衡抚辰仪》，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1期。

〖22〗《清代的矿业》上册42—46页。

〖23〗《清代的矿业》上册46—48页。

〖24〗《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五。

〖25〗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四五《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赵先生执信墓志铭》《饴山诗钞小传》；《清史列传》卷七一《赵执信传》。

〖26〗儒童，或童生，即尚未取得县、府学生员资格者。儒童应考生员的考试，称为童试。童试依次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院试取中，入学为生员。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27〗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银库旧存银二千九百一十二万一千一百零四两，本年收入银一千三百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两，支出银一千零六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七两。在全部收入中，

捐纳银十四万一千零一两，占全年收入1.05%。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十一日，大学士徐本等题。

〖29〗《七世达赖喇嘛传》112页。

清通鉴　卷一百二

乾隆十年　乙丑　公元1745年

正月初四日（2月4日）

1 乾隆帝先期派礼部侍郎杨锡绂知贡举，从容料理科场事务。并谕曰：昨岁朕亲临贡院，遍观堂所，周览号舍，矮屋风檐，备极辛苦，深可轸念。今岁会试已展期三月，以待春温。杨锡绂可仰体朕心，当严则严，当宽则宽，于剔厘弊端之中，寓优恤士子之意。即如蜡烛一事，因有烛中夹带之弊，是以改为官给，若向举子多索价值则不可，或蜡少而烛质不坚则更不可。朕姑举一节，以类其余，知贡举者其善为之。

会试清初于二月举行，上年命明岁会试延至三月，以待春温。寻又定自乾隆十年乙丑科开始，殿试于四月二十六日举行，五月初一日传胪。嗣后遂为定制。

十六日（2月16日）

2 谕命江南督抚轮流巡阅海防。略曰：江南地居腹内，无深山穷谷，藏奸聚匪之薮，所最宜加意者，莫如海防。我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然从来防患于未形，今江省之上海（今上海市旧城区）、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刘河（今属江苏省太仓县）、福山（今属江苏省常熟市）、狼山（今属江苏省南通县）各紧要海口，营汛非不周罗，斥堠非不严密，战舸非不连樯接艘，然付之三五偏裨，督率兵卒，往来戍守而已。凡形势之扼塞，防守之机宜，口岸之平险，何处为了望之所，何处为守御之区，向例督抚俱未亲至其地考订而讲求焉。按图聚米，终不如目击身亲，况士卒大概好逸恶劳，若督抚时一经临，自必震动，不致废弛怠惰。该督抚等应仿别省总督巡边之例，于海口紧要之处，递年轮流巡视一次。

十九日（2月19日）

3 张照卒。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江南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雍正十三年（1735）受任抚定苗疆大臣，寻被张广泗参劾，革职逮问论死，特旨原之，命直武英殿修书。渐复起，擢刑部尚书，管理乐部。张照学殖淹赡，才思敏洽，书法称雄当代，乾隆帝《怀旧诗》云："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是年初，丁忧回籍，行至江南徐州地方病故，年五十五。谥"文敏"。后十有四年，乾隆帝查阅蒋洲署中所藏字迹，见张照昔在狱中所题《白云亭》诗卷，词意怨望，下诏宣

示，以身后免其追论。〖1〗

三月二十二日（4月23日）

4 先是，以安南莫康武作乱，攻夺太平、高原〖2〗等处，两广总督那苏图奏请遣使至镇南关宣谕，下军机大臣议。至是，军机大臣议覆，略谓：黎、莫构衅，揣其事势，遣使到彼，未必一呼而至；即令畏威而来，受命而去，夷性狡猾，保无朝盟夕弃。昔汉武时，东粤相攻，使汲黯往视，至吴而还，报曰："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此言甚合治体。所请遣使宣谕，事不可行。应令那苏图加意防范，毋令侵扰边界。报可。本年岁末，两广总督策楞奏报安南境内之处东处南，宣光、清化、安广、太原等郡，俱为莫康武所有，安南王力渐不支。安南连年构兵不已，在内地惟有严我边防，示以镇静，并严饬加谨防范，各隘亦酌量添兵。总期外匪内奸不致一人潜出窜入，米谷等项及违禁货物，悉力稽查。奉朱批："所见是。"

二十八日（4月29日）

5 谕命选会试落卷，以教职录用。略曰：雍正五年（1727）曾于会试发榜后，派出大臣检阅落卷，各省取数十人，以教职补用。朕即位以来，亦曾举行。今科来京会试举人多于往年，而且积习一除，为加恩落第举人，特再选会试落卷，畀以司铎之任。其有年八十以上者，朕更加优惠。

6 是月，湖北巡抚晏斯盛《请设商社折》曰：楚北汉口一镇，商贾辏集，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

日消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是以朝籴夕炊，无致坐困。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请令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及各省会馆，各建市镇社仓，积米谷数万石，存贮汉镇，听其情愿捐输，不得官为勒派。一遇米贵，即行平粜。乾隆帝命依议而行。〖3〗

四月十二日（5月13日）

7 大学士鄂尔泰病卒。翌日，乾隆帝亲临祭奠，特旨辍朝二日，又命遵奉雍正帝之遗旨，鄂尔泰配享太庙，巨典由礼部预备。〖4〗

鄂尔泰（1680—1745），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授三等侍卫。雍正元年（1723）特擢江苏布政使，时大将军年羹尧势方张，遣奴至苏，巡抚启中门迎之，鄂尔泰则高座召入，奴不得已，屈膝出，年羹尧亦无可如何。寻授广西巡抚、云贵总督，经理苗疆改土归流，为雍正帝所倚重，一时麾下文武如张广泗、张允随、哈元生、元展成、韩勋、董芳等皆以平苗立功，致身通显。十年（1732）召拜大学士，办理军机处事务。乾隆帝即位，命总理事务。二年（1737）复军机处，仍为首席军机大臣，并以总理事务议叙，授三等伯，赐号“襄勤”。七年（1742），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泄于公子鄂容安，鄂尔泰坐降二秩留任。乾隆帝以鄂尔泰与张廷玉渐有朋分角力之形，稍疏远之。至是病卒，

赐谥“文端”，配享太庙外，并入贤良祠。〖5〗

十八日（5月19日）

8 贵州总督张广泗以滇黔两省每年运京铜铅千余万斤，奏请开浚赤水河，顺流直达四川重庆。计应修大小六十八滩，约需银四万七千余两。开通后，每年可省脚价银一万三四千两，三年即可抵补开河工费。下部议行。翌年春，工程完竣，用银三万八千余两，以两年所省运铅脚价即可完补。

二十一日（5月22日）

9 两广总督那苏图奏请定两广盐务章程：一、查追积年商欠。二、催追商欠，宜定劝惩。三、秉公甄别埠商。四、另拨帑本收买场盐。五、均匀配运新旧盐包。六、归并画一盐羡。七、革除盐价、子盐、京羡、花红、额余、羡余等名目，正盐之外，悉称余盐，课饷外悉称羡余。八、革除加增盐包。九、悬赏缉捕私盐。十、自行首报盐务陋规。十一、彻查运司、分司盐库。以上十一条，除四、七条另行妥议外，均经户部议行。

二十七日（5月28日）

10 发兵进剿瞻对土司。

本年初，四川巡抚纪山奏称：瞻对土司拒绝交出抢劫赃物，将来示威与否，虽难悬定，而军粮必须预为密筹。奉朱批：“先事绸缪，甚合机宜，兵贵神速，不可不知。”纪山又奏，里塘等地亦报有夹坝抢劫事件。奉朱批：“以此观之，竟有不得不示以兵威者”。川陕总督庆复又以上

下瞻对惯为夹坝，奏请选委镇将各一员为正副都统，调拨汉、土兵各四千名，俱由打箭炉出口，相机剿办。奉朱批："看来有不得不如此之势，然须详妥为之。"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复奏称，瞻对土司滋扰西藏现驻官兵，实有非用兵不可者，已密派官兵整备装械。得旨嘉奖。庆复、纪山、李质粹之折俱下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奏。至是议覆：瞻对为通行西藏大道，该土司恃其险阻，屡为夹坝，扰害地方，抢劫驻防台站撤回兵丁行李、银两，应如庆复等所请，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派出川省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及西宁、西藏等处兵三千名声援。奉旨依议。

瞻对土司位于四川西部，打箭炉口外，分为上下瞻对，在鸦笼江东西，夹江而居。上瞻对酋长肯朱居江东地，寨名孺耳；其叔四郎居江西地，寨名撒敦；下瞻对酋长班滚亦居江西地，寨名如郎。瞻对土司处万山丛中，地势极险。雍正八年（1730）曾以万余兵征讨，无功而还。此次再度用兵，固由瞻对抢劫骚扰驻防西藏来往官兵，但庆复、纪山、李质粹等屡屡坚请用兵，亦是轻开边衅原因之一。〖6〗

五月初一日（5月31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乙丑科三鼎甲：状元钱维城，江南武进（今常州市）人；榜眼庄存与，江南武进人；探花王际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至是，赐一甲钱维城、庄存与、王际华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章恺、李因培、李友棠、谢溶生、闵鹗元、梦麟、汪宪等三百一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大学士史贻直、吏部侍郎阿克敦、兵部侍郎彭维新、刑部侍

郎钱陈群。〖7〗

初六日（6月5日）

12 川陕总督庆复等奏请加强稽查出入打箭炉民人。康熙年间于雅州府（治所在今四川省雅安县）口外设隘曰打箭炉，以雅州府同知驻其地，“司茶马出入，征收夷税，民番杂处，日渐殷穰，遂同内地，为西藏咽喉”〖8〗。打箭炉原设三门：东门系进省通衢，南门系赴藏大道，北门系通各土司小路。因炉城内设有茶市，贸易汉民日益繁多，但向无稽查之例。至是，从庆复奏请，拨兵防守，稽查城门，汉民出口者，令其呈请各该地方官印票；自炉买货出口者，令其呈请炉同知印票查验放行。

十七日（6月16日）

13 以协办大学士讷亲为保和殿大学士。寻命讷亲行走班次在张廷玉之前，以符内阁由满大学士领班定制。

二十日（6月19日）

14 御史李慎修奏称原任户部尚书阿尔赛为家奴所杀一案刑部不应以清字完结，并以为隐讳之意一萌，则俗吏之视灾民无所关切。李慎修又提及前雅尔图在河南、常安在浙江以灾伤为讳，“得非逆揣我皇上之不乐闻，故隐忍而为此乎？”乾隆帝对隐指其厌闻灾伤加以辩解，略谓：朕只有惟恐不闻灾伤之意，并无不乐闻灾伤之意，此心可以对天地神明。以李慎修“存心险薄”，交部严议。旋奉旨暂停交部，李慎修仍调补湖南衡永郴道员。

二十四日（6月23日）

15 贵州破获黔西州（今黔西县）夏如春结党谋反案。据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夏如春系四川盐亭县民，在高灵观得两本“天书”，书上是些兵法阵图、呼风唤雨、遁甲符咒之类。嗣后夏如春生子夏长荣，道士何君仁称：“你儿子日后有天下之分，不可在家里。”夏如春遂于乾隆三年（1738）携子出门，浪迹四川盐亭、保宁（今阆中县）、顺庆（今南充市）等处，历经五载。乾隆七年（1742）夏长荣潜至贵筑县（今贵阳市），翌年冬夏如春亦由绥阳县遁至贵筑，窝藏勾结。又于本年初窜入黔西州周璧家藏匿，仍复四路纠结，历今三月之久，甚至有生员熊弼周、吏员周永贵，兵丁卢纯等，俱暗行附逆。卢纯、周璧等人急图富贵，叫夏如春颁给诏书以速办粮草，遂被官府访获。又奏：现已拿获夏如春、夏长荣，夏如春众多党羽，计获一百六十四名，其在四川伙党姓名簿一本，被烧毁无存，经讯夏如春，供出伙犯杨玉芝等八十一名，已照抄飞咨川省，按名缉拿。又奏：搜获逆犯伪诏、伪表等。事闻，命军机大臣寄信四川、云南督抚严密查拿同党。〖9〗寻以贵州夏如春一案伙犯刘金榜私书内有“斯天降之子海，立子朝，掌于国，故油油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不可以意取，且在缓图”等暧昧含蓄之语，命军机大臣寄信张广泗将真情审出。

嗣据张广泗奏：陆续拿获夏如春等结党谋逆案黔省应缉人犯中，黔西州九十二名、贵筑县二十二名、绥阳县二十七名、修文县四十四名。至川省伙党八十余名未获者亦只数名。本年十一月狱具：夏如春、熊弼周、刘玉金三犯

拟凌迟处死，其余应斩人犯共三十名，又律应斩决而情稍有可原、拟改外遣人犯四十八名，应流徒人犯五十三名，应徒人犯六名。至夏如春川省伙党八十八名，则经川抚纪山审拟具题请旨，分别处置。〖10〗

16 是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奏称常州府地方多有设立“静堂”者，非僧非道，聚众拜佛，男女混杂，其传教名目种种不同，江宁（南京市）、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镇江、太仓也有“静堂”，已查出五六十处。现在分别办理。乾隆帝令其实力而行。随后又谕此等茕茕孤独，并聚一堂，一旦绝其相生相养之路，情亦堪悯。陈大受仍以“静堂”各教，并非尽系茕独，而多年力精壮之人，故请酌情分别办理，不准再行聚众礼拜。得旨：“止可如此而已。”

六月初六日（7 月 5 日）

17 普免丙寅年（乾隆十一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此次普免各省地丁钱粮共计银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系仿照康熙五十一年（1712）蠲免天下钱粮例，各省轮流，分作三年，全免一周：直隶、奉天、江苏、陕西、甘肃、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银一千零四十二万零九百余两于丙寅年全行蠲免；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省银八百六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两于丁卯年全行蠲免；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省银九百一十九万二千二百余两于戊辰年全行蠲免。至蠲免钱粮之年，佃户如何酌减租粮，乾隆帝谕示督抚“转饬州县官，善为劝谕，感发其天良，欢欣从事”，并未作统一规定。〖11〗寻御史赫泰以“国家经

费，有备无患”为由，奏请收回普免钱粮一年成命。奉旨严斥。经部议，赫泰降二级调用。

此次普免钱粮，凡不在蠲免之条者，如甘肃番粮草束，福建、台湾之粟米，四川之夷赋，陕西、西宁之马贡，浙江滨海之租谷租银，直隶固安、霸州之旗户屯粮，奉天之米豆，山西之本色兵饷，河南之官庄义田，广东之官租学租，遇届免之年，一律停其输纳。〖12〗再向例普免钱粮时，随地丁银所征耗羡不在蠲免之列。乾隆帝命张廷玉、讷亲密议普免天下钱粮时可否将耗羡一并豁免。张廷玉等议覆：若将耗羡同时豁免，则养廉、办公等项无可支用，故耗羡应照例征收。帝是之。

初八日（7月7日）

18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有渐次裁汰僧道之旨，至是命军机大臣寄信各督抚从宽裁汰僧道。略曰：古圣人之严辟异端者，因其有害于政教。今之僧道，不过乡里无依贫民窜入空门，以为糊口计，岂古昔异端之可比，而能为正教之害耶？若果去一僧道，即多一力田之农民，则善政也。但朕复思之，彼游手坐食之人，既为僧道，习于安闲，若迫令改业，势有不能，不过市井中添无数游惰生事之辈，反不如收入寺观，尚可羁縻。

初九日（7月8日）

19 命户部侍郎傅恒在军机处行走。

七月二十二日（8月19日）

20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及多伦诺

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命车驾所经近京一带和宣府等处本年应征额赋蠲免十分之四。八月自避暑山庄启銮前往多伦诺尔，一路行围，并宴赏众蒙古王公贵族。九月奉皇太后还京师。

21 是月，黄河入海处河溜下注，海潮上涌，以致江苏淮安府阜宁县境内陈家浦河堤漫决。迨至中秋，连日大雨，潮汐倒灌，黄河水不能下泄入海，涨漫横溢，陈家浦决口至二百余丈。会徐州一带黄河骤涨，铜山、萧县、砀山等县被淹；安徽之凤、颍、泗诸属也因淮河泛涨，秋禾被淹。是为乾隆七年（1742）黄河石林口决堤及两江大水之后，江苏、安徽再次遭受严重水灾。十月，黄河陈家浦决口合龙。

九月初四日（9月29日）

22 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顺宁府（治所在今凤庆县）属之猛缅土司奉廷征父子勾通缅莽，潜蓄异图，恐启沿边各土司效尤玩法之渐，请改土归流。经大学士等会议，以改设流官之后，或有管辖不便之处，势必又议更张，转非慎重边防之意，建议令张允随在该土司内访查有无为众所信服之人可以承袭土官者，如张允随以为必应改设流官，务须逐一酌量具奏，俟奏到之日，再行定议。帝从之。〖13〗

翌年四月，裁汰云南猛缅土司，其所管地方，改设流官管辖。从总督张允随所请。乾隆帝复命传旨张允随、张广泗，凡新拓之疆应慎选老成持重武弁驻守，不得好

事喜功。该谕旨称：从前滇省之乌蒙改流之后而复叛，黔省之古州归化之后而复反，其启衅皆由武弁喜于生事，此可为猛缅前车之鉴。

十六日（10月11日）

23 户部议准山西地丁摊征、分征之例：晋省丁粮分办，贫民偏累尚多，而丁随地征，势有所难行者。今将太原等十八县丁粮全摊入地亩；交城等十五州县丁银一半摊入地亩；宁乡（今中阳县）等二县丁银照下则征收，余银摊入地亩；浑源州（今浑源县）等二州县丁银摊入三分之一；河曲县丁银摊入十分之一；吉州（今吉县）以无业苦丁摊入地亩；其余阳曲（今太原市）等二十州县，或贸易民多，或民贫地瘠，或田多沙硷，或多征本色，仍宜地丁分办。〖14〗

二十日（10月15日）

24 命刑部尚书汪由敦在军机处行走。〖15〗

二十八日（10月23日）

25 乾隆帝饬谕御史李清芳。李清芳奏陈今年秋审偏严。略言：今年秋审情实人犯较多于前，或经上年缓决今复改入情实者，或经二次、三次、四次缓决亦有改为情实者，又有本应立决之犯敕令九卿议覆改为缓决今亦改为情实者，此等案件皆有可生之路，今改为情实乃至三十余案，恐非仰体好生之德。乾隆帝斥其所见甚属迂谬。谕曰：今李清芳之意，以为既经奉旨改为监候，则不应入于情实。设如其说，将何以整伦常而弼风教乎？至于缓决众犯，历来颇有改拟情实者，正以明其罪之难逭，虽一时暂缓，终

不免于情实，使小民知所畏惧，不敢轻蹈法网。若谓一经缓决，即系应生之人，不应复入情实，是永免其死矣，尚安得谓之缓乎？法律不且虚设耶？盖缓决者，一时之恩；情实者，不易之法。若其罪本应情实，只因上年缓决，遂屈法以用恩，则纵暴养奸，无所底止矣。

十月初十日（11月3日）

26 大学士等议奏：各省捐监收纳本色，行之既久，半属有名无实，应请停止，仍归部收捐。得旨：依议。又谕：各省收捐本色之例亦不必停，其有愿在部捐折色者亦听。

27 谕命大学士等酌定限期停止直隶捐款。御史杨开鼎遂奏称：贡生与监生非捐纳职衔可比，且捐贡例无铨选，不碍正途，应请酌留；至封典所给只属空衔，与实授官职有间，亦请酌留。经大学士会议，同意杨开鼎之奏，并令户部入于捐监案内一体办理。户部遂定例：文武官员无论已仕未仕，一二品官捐银八百两，三品官捐银六百两，四五品官捐银四百两，六七品官捐银二百两，八品以下捐银一百两，均给与应得封典。封典外，若职衔、贡监、级记，听民纳捐，以为常制。于是乃有暂行事例及现行常例之分。〖16〗

十一日（11月4日）

28 谕责言官：朕以广开言路为心，故宽待言官，以收进言之益，而伊等遂恃朕之不加谴责，渐无忌惮。试问近日台谏诸臣，诚心献替有裨于政治者几入？朕留心察其隐微，处心积虑不出名利二图，即偶有建白者，亦并非为国

为民，思尽言官之职，不过博取虚誉，冀朕之赏识，加以升迁外用多得养廉耳。该谕旨特举出以敢言著称之三御史谢济世、吴炜、李慎修三人，指斥其窃鲠直之名，而建言不过沽名钓誉，以为欺世盗名计耳。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吴炜，字南溪，安徽歙县人。礼亲王昭槤尝云："乾隆初，纯皇帝下诏求言，一时台谏多骨鲠之士，以吴南溪为最。"李慎修，字思永，山东章丘人。雍正间，高密李元直以刚直著，李慎修与之齐名，为"山东二李"，京师称元直"戆李"，慎修"短李"。乾隆初慎修以道员引见，帝以其"老成直爽"，命为言官。乾隆帝亦称谢济世、吴炜、李慎修三人"颇负一时之名，而侍人中，伊亦岸然自异"。〖17〗

29 吏部右侍郎蒋溥奏请禁止聚众私采煤矿。略言：应开之处固不必禁阻，以塞利源；其不应开之处而概行开采，不惟不足以利民，适足以为民累，自不可不为禁止。〖18〗

30 是月，川陕总督庆复会同四川巡抚纪山奏报进剿瞻对各路官兵连获大捷。先是，进剿瞻对各路官兵部署到位，川陕总督庆复到四川坐镇指挥，提督李质粹进驻打箭炉口外，扼两瞻对总隘，副将马良柱出里塘为南路，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为中路，克期进发。上瞻对土司肯朱、四郎先后亲赴袁士弼营投诚。〖19〗至是，北路宋宗璋攻占木鲁大山，中路袁士弼攻破底朱，南路马良柱先克二十一寨，又攻毁四十六寨。各路"俱于中路会合，攻殄班滚巢穴"。寻庆复等奏称下瞻对班滚屡恳德尔格土司等作保投诚。奉旨："不可恃胜以轻敌，更不可草

率以了事。观其投诚者皆云作夹坝止数人，又且已被烧毁，所擒献者实不过二三人而已，此即其投诚不可信矣。”乾隆帝前已命军机大臣密寄信传谕庆复等：征剿瞻对，目前所请钱粮已至五十万两之多，庆复等务须尽心筹画，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孽。倘仍如雍正八年（1730）草率了结，复为今日之害，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迨本年岁末，庆复等奏报三路官兵连日获胜，并奏班滚仍负固抗拒，以缓时日。乾隆帝复谕：“此番当期一劳永逸之谋，不可遗患日后也。”

十一月初二日（11月24日）

31 协办大学士刘于义等奏直隶水利初次工程告竣，并奏准《直隶水利章程》。〖20〗寻刘于义等奏会勘直隶水利河道二期应举工程：还乡河裁弯取直，建滚坝；蓟运西堤并袖针旧河，分别修筑；张青口以下接挑支河；新安县（今河北省安新县）之新河，开挑宽深；拓广利渠为河；望都以下，沿白草沟河至清苑（今河北省保定市）、安肃（今河北省徐水县），开浚道沟；广利、依城二河，挑减河分泄；疏定兴、安肃泉水，以广灌溉。嗣后又奏永定河身兜湾十处均宜裁直，以顺其势。均议行。〖21〗

初八日（11月30日）

32 大学士陈世倌就九卿所议钱永兴致死胞兄一案奏称：钱永兴十世单传，兄弟二人一死一抵，宗祀断绝，情属可悯，应否改为斩监候？乾隆帝不准其请。谕曰：从前所办弟殴胞兄致死之案，许其存留承祀，原属法外施仁，

但必其情罪甚轻，方许酌拟请旨，则罪当而恩不滥施。若但因家无次丁，不论罪案之重轻，概准承祀，则将来独子有犯，皆不得治罪。假如独子不孝父母至殴其父母，父母亲告，亦得谓延其宗祀而竟置之不问乎？盖承祀之条，所以重绝人之嗣，而此等凶恶之徒，于情理万无可恕，国家宽大之恩，本不为若辈而设，即令殄绝宗祀，亦彼自绝于天，而非国法绝之也。钱永兴一案照九卿所议。

十二日（12月4日）

33 定驻藏大臣三年一换例。从驻藏副都统傅清所请。

十七日（12月9日）

34 册封贵人魏氏为令嫔。

贵人魏氏，内管领清泰之女，生于雍正五年（1727），乾隆十年（1745）入宫，充贵人，至是晋封令嫔。魏氏后诞育皇十五子颙琰（嘉庆皇帝）。嘉庆帝即位，追封其生母魏氏为孝仪皇后。〖22〗

十九日（12月11日）

35 饬禁太监与外廷官员交结。略曰：四执事太监赵起龙与庆复之子福成交好，昨日又向福成妄行传说来年正月圣驾不往五台。乾清门、内左门、内右门、月华门及内奏事处首领太监，只可当差不许与王公大臣往来交好。但此次只将赵起龙治罪，总管、首领太监概行宽宥，嗣后重犯则惟总管、首领太监是问。〖23〗

36 是月，署两淮盐政吉庆奏称：前因两淮所产之盐仅

敷年额，并无积余，是以奏明试铸盘角二十七副，较之鏾煎费省产多，自应多为添铸，以资广产而备储蓄。两淮盐鏾向系商人呈明开铸，今添铸盘角，应无论商灶，如有情愿备资自铸者，许其循照往例呈明，官为稽查。从之。〖24〗试铸盘角煎盐，使盐产由“仅敷年额”为大量积余，且质量提高，民众乐食，争相购买。〖25〗

十二月初四日（12月26日）

37 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金沙江通川河道开浚完工，惟上游之蜈蚣岭等十五滩因极险未议开浚，请一并开通。大学士等议覆应如所请。得旨：“依议速行。”

十四日（1746年1月5日）

38 大学士福敏因病解任。翌日，以庆复补授文华殿大学士，仍留川陕总督之任。命高斌协办大学士事务。

十八日（1月9日）

39 命高斌、蒋溥俱在军机处行走。海望精力不如前，且所办事务繁多，不必兼军机处。又命参赞大臣马兰泰赴京，在办理军机处行走。〖26〗

40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六千九百九十二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名，各直省存仓米谷麦三千五百五十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三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三百十七万零六百五十五两，各省银库本年春拨时，所有直隶各省册报实存银共八百五十四万零三百零五两，令解部三百五十八万七千七百二十六两，〖27〗直隶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镇、

协、营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七百零九万二千零三十七两〖28〗，办铜八百二十八万一千三百斤。

四榷关关税合计七十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五两，其中粤海关三十万三千八百五十九两，占 42%，闽海关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两，占 40%，浙海关八万八千四百一十两，占 12%，江海关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八两，占 6%，四榷关税收总数大约占全国关税额数 17%。乾隆十年（1745）四港通商关税额，按 2%从价税率测算，全年贸易总值约达三千六百五十七万一千七百七十七两〖29〗。

41 户部尚书梁诗正就财政状况奏言：每岁天下租赋，除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外，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然乞皇上以节俭为要，慎勿兴土木之功、黩武之师，以为持盈保泰之计。〖30〗

42 粤海关实行“保商制度”。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因行商内有资本微薄、纳课不完者，故决定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以专责成。〖31〗每艘外国商船进港后，须有一名保商作保，外商和船员一切行动，皆要由保商负责；外商应纳税款，要由保商担保；所有进出口货物，也要由保商确定价格，然后由各行商分领销售。“保商制度”建立之前，进港外国商船货物，无专人照顾，乃分行多办，一商行至多可承销 50%，余由它行商承销。〖32〗该制度实行后，英商感到大受限制。

43 陕西巡抚陈宏谋奏陈本省筹办积贮情形，略谓：积

贮之法，不外常平、社仓二者。常平贮之城中，其出入也，官主之；社仓散贮于乡，其出入也，社正副主之。总在散敛及时，经理如法，然后可以源源借还，民获接济之益，官无霉变之虞。陕省现在常平仓谷，通共三百三十余万石，社仓本息谷七十余万石，今就通省情形妥议，详加斟酌。常平之谷存七出三，社仓之谷出半存半，州县于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出借之期，总在小民须借之时，不可延至麦收将届之后，并令先期出示，依次而放，随到随给，不许守候，平斛响挡，亦不许入多出少。其出借则先麦后谷，先陈后新。所借之户，均须力田之家，兼有的保，如游手无益，及无的保者，皆不准借。倘民间无须多借，亦即留仓备贮，不必拘定出三出半，设遇粮价昂贵，即行详粜，以平市价。所借之粮，有麦者，夏还麦，有谷者，秋还谷。其社仓则仍责成社正副经理，官给印簿，令将借户保人姓名、粮数以及完欠，逐一登记送查，一切出纳，虽责成社正副，而稽查仍在于官，自无营私舞弊之患。并令慎选社正副，务择殷实公正之人，优以礼貌，如能经理得法，遵照定例，分别奖赏请叙。其村庄离社仓遥远借还未便者，许其分社便民。〖33〗

〖1〗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九《张照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四《张文敏公事略》；《清史稿》卷三百四《张照传》；《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264—266页。《张文敏公事略》记张照系江苏华亭县人。

〖2〗“太平、高原”二地名，从《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七。

〖3〗《清经世文编》卷四十。

〖4〗《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载《清史资料》二辑。该《年谱》载鄂尔泰薨，“奉上谕：辍朝三日，素服三日”。

〖5〗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四《鄂尔泰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三《鄂文端公事略》；《清史稿》卷二八八《鄂尔泰传》；《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二《武英殿大学士太傅文端公鄂尔泰行略》。

〖6〗参见：《金川纪略》；《清史稿》卷二九七《庆复传》；《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五、二三九。

〖7〗《清秘述闻》卷六。

〖8〗《金川纪略》。

〖9〗《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27—632页。

〖10〗《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32—633页。

〖11〗当年七月给事中卫廷璞、御史孙灏奏请当普免钱粮时，应令地主酌减田租。大学士等以为此事只可“多方开导”，若必限定让租分数，绳以官法，其势徒滋纷扰，驳回卫、孙二人之议。江苏巡抚陈大受奏请明年蠲免钱粮时，业户收租应照蠲免之银，酌减分数，如业户免一两，则应免佃户五钱。乾隆帝批谕：“所议尚属留心，行之则仍在人耳。”（俱见《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五）

〖12〗《石渠余记》卷一《纪蠲免》。

〖13〗关于猛缅土司改土归流一事，乾隆间程穆衡曾有详尽记述：奉氏者，其先奉布于明初据有缅地，至万历中授长官司世职。本朝平滇，土司奉国珍投诚，令仍旧职。其地东西北三面与内地景东云州等府州连界，与猛猛土巡检接。猛猛之外为猛连，与木邦、孟良界在外域。雍正十一年（1733），猛缅长官司奉廷征患病告替，其

子奉钦敕经督宪尹继善题准，换给号纸袭职。乾隆八年（1743）廷征因偏爱次子奉钦诏，与夷目谋废钦敕，钦敕觉之，七月二十四日携其印信及家人夜逃，赴顺宁申诉，行至打瓦，钦诏率众擒回，密闭幽室。二十五日夜，缢杀之，伪称钦敕病故，贿顺宁知府张珠求以钦诏承袭，督臣张允随处亦有赂。允随薄之，发其事，提讯得实，钦诏等俱伏法。而迤西道朱凤英等遂据猛缅五十村寨夷民数百人禀称，廷征同次子钦诏、三子钦选残虐，又请外国莽子（指缅甸）教学邪法，造刀片、镖子、鸟枪、弩箭头等军器，商酌拒敌官军，悬赏立流官，使夷民得见天日，请于督臣。允随即疏言：猛缅勾通缅莽，潜蓄异图，恐启沿边各土司怀效尤玩法之渐。部覆得旨，改猛缅为缅宁州，以古甸通判移驻，隶顺宁府。照程穆衡说法，此次猛缅土司改土归流，张允随“没入其重宝金银珍货无算”（以上均见《金川纪略》）。

〖14〗《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15〗《枢垣纪略》卷二。

〖16〗参见：《清代捐纳制度》77—84 页；《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一。所谓暂行事例，有特异之原因，捐实官、定期限、详银数、立铨法，即历届所开之捐纳，用以区别现行常例。其规制严格隆重，每至捐期，纳者蜂至，故后来又称“大捐”。常例则只许捐加级、开复和封典虚衔，而不准实授。

〖17〗参见：《啸亭续录》卷四《吴南溪》；《清史稿》卷三百六《李慎修传》。

〖18〗《清代的矿业》上册 14 页。

〖19〗参见：《清史稿》卷二九七《庆复传》；《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五、二四九。

〖20〗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六《刘于义传》；《清高宗实录》

卷二五二。

〖21〗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六《刘于义传》；《清史稿》卷三百七《刘于义传》；《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五。

〖22〗《清皇室四谱》卷二。

〖23〗《掌故丛编》二辑。

〖24〗《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

〖25〗张晓堂《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

〖26〗《枢垣纪略》卷二。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年（1745）六月二十三日，江西巡抚塞楞额题。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年（1745）三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塞楞额题。

〖29〗彭泽益《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3期。

〖30〗参见：《啸亭杂录》卷八《舒梁阿三公远见》；《清史稿》卷三百三《梁诗正传》。《史料旬刊》四辑。

〖31〗据马士记载，“保商制度”建立于1754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75—76页）。

〖32〗《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55—56页。

〖33〗《清经世文编》卷四十《筹办积贮情形疏》。

清通鉴　卷一百三

乾隆十一年　丙寅　公元1746年

正月初三日（1月24日）

1 以即位已届十年，乾隆帝命实行特赦：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经结案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不原者外，俱由大学士会同刑部酌量案情请旨，分别减等发落，军、流、徒、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晰减等完结。

初七日（1月28日）

2 封西藏郡王颇罗鼐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世子，颇罗鼐王爵日后由其承袭；其长子珠尔默特策卜登因有残疾，不能效力，加恩封为镇国公。〖1〗。

二十一日（2月11日）

3 奉天府尹霍备因查办流寓奉天民人不力被解任，交部议处。前有旨令奉天流寓民人凡情愿入籍者，取保入籍；不愿者，定限十年，陆续回籍。而霍备莅任后并未实力编

查，山海关出关人数反又增加四万七千余口。是以乾隆帝将霍备解任，命奉天将军及新任府尹苏昌妥善办理，并命直隶总督那苏图妥议严禁民人出山海关章程。嗣经那苏图奏准严禁民人出关四条：一、令临榆县（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与守关官弁，将出关民人按季造册，移知该民人所住州县，俟应行回籍之时，即可遣逐进关。二、喜峰口等十五处，亦照山海关之例严密稽查，古北口、龙井关、青山口、榆木岭、擦牙子等处，不准赴奉商贩经行。三、各省海船出洋随带民人至奉天者一例稽查。四、山海关至古北口，及九关台、中后所等处一体稽查，严防偷越。

二月初四日（2月23日）

4 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嗣后凡军机处廷寄上谕之件，应速行回奏，如有仍前因循怠缓者，必加以处分。经兵部议准：内廷封发事件，有由军机处交发者，亦有由内阁转交者，俱系兵部加封转发，嗣后各省督抚提镇诸臣凡接内廷封发事件到日，即将原递火票，并接到日期，备文缴回兵部详核，如有沉匿未递到者，查出将该管官参处。

十六日（3月7日）

5 恢复自藏至打箭炉台站。据驻藏副都统傅清奏：西藏地处边末，番蛮杂处，自雍正十二年（1734）设塘汛，传送公文，联络声势，法本周详。上年副都统索拜议撤台站官兵后，抢劫累累，而里塘一带，夷坝更甚于昔。请自藏至炉，沿途塘汛，官兵仍旧，总在一千兵数内。军机大臣议如所请行。〖2〗

十九日（3月10日）

6 御史杨开鼎参奏江南河道总督白钟山驳减工费、需索河员、漫口冲决匿灾不报等款。乾隆帝以河工关系民生极重，命协办大学士高斌带杨开鼎驰驿前往，会同两江总督尹继善查办。〖3〗并命高斌就近查勘黄、淮、运诸工程。嗣经高斌、尹继善查明，御史杨开鼎参河督白钟山一案各款内，驳减、需索等款皆虚，惟陈家浦冲刷淹没事实。乾隆帝命白钟山解任来京，交部严议。寻查出白钟山巧取多金，暗为营运，其为河东、江南总河不过十一二年，而寄顿两淮盐商之家已有十万之数。经部议革职，并赔补陈家浦漫口工程所有虚费银两。

二十四日（3月15日）

7 通政使雷鋐针对上年十月诫饬台谏诸臣“处心积虑，总不外名利二途”之旨谕，奏称：朝廷乐闻谠言，则不必疑其计利，并不必疑其好名。果其言为德为民，即当采而纳之。谏臣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资者实也。昔孔子称舜曰“隐恶扬善”，则知当舜之时，言者亦不能有善而无恶也，惟舜隐且扬之。伏愿皇上以舜为法，任老成，远谀佞，简游幸，屏玩好。得旨嘉纳，并有旨云：“大舜之隐恶扬善，固朕所日勉焉而未逮者也”。然嘉奖雷鋐旨谕言犹在耳，乾隆帝即于本月二十九日借题发挥，斥责雷鋐“剿袭道学陈言，总不脱好名习气”，并一反前言，谕称“朕宁为孔子之不匿怨，不能为雷鋐之隐恶而扬善矣”。〖4〗

雷鋐，字贯一，一字翠庭，福建宁化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历编修，迁右庶子，再迁少詹事，擢通政使，官至

左副都御史。生平学宗程朱，以躬行为主。著有《经笥堂集》、《自耻录》、《读书偶记》等。乾隆二十五（1760）年卒，年六十有四。〖5〗

三月初二日（3月23日）

8 户部议准直隶总督那苏图回赎民典旗地各条款：一、赎价宜按年递减。二、详验原契，较对原册，并查明原典，分别作准。三、依次取赎，毋得搀越。四、原典庄窠场园等地，宜一例取赎。五、业主备价回赎之案宜查明办理。本年十月，那苏图奏报办理回赎旗地事宜：保定府属共赎过一千三百九十六案，给付按年递减价银四万四千五百余两。其它各府州属回赎之案，现正催办。得旨："好，甚惬朕意。"

初九日（3月30日）

9 准噶尔使臣哈柳至京。先是，驻藏副都统傅清据郡王颇罗鼐通报奏陈准噶尔有内讧外患迹象：墨得格齐巴图鲁宰桑等十三人出痘身死，其属下出痘死者甚众。噶尔丹策零畏惧，向从前夺取哈萨克游牧之北地方避痘。其所属吉尔吉尔部头目乘机作乱，截夺往来商人。后噶尔丹策零返回伊里（伊犁），派兵将其头目擒杀。又有阿木宾禅汗所属阿卜都尔噶里木部落与准噶尔起衅，噶尔丹策零调遣厄鲁特兵二万四千、哈萨克兵四千、吉尔吉尔兵二千，于本年正月前往进剿，胜负未知。奏入，报闻。乾隆帝寻获悉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于上年九月内病故，遂密谕西北两路将军、大臣严谨卡伦、筹备防范。因谕曰："乘伊有丧之际发兵征讨，此事朕断不为。"至是，准噶尔使臣哈柳呈新汗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表》称：我父噶尔丹策零已故，

现拟遣人往西藏念经，为我父修行善事，伏祈大皇帝睿鉴。乾隆帝允准入藏，并照前例，资助牲畜、口粮，又特为故汗作布施礼，赏给银满达、茶桶、察喇各一，红黄香一百束，交哈柳带往。

本年岁末，准噶尔使臣玛木特至京，以入藏念经需银甚多，恳求资助牲畜盘费，并请饬令内地商人，在东科尔贸易时，用银收买准噶尔牲畜货物。乾隆帝于日后召见玛木特时应允前项请求，至用银贸易，则止可随商贾之便，不便降旨于商人。

初十日（3月31日）

10 乾隆帝对发动瞻对之役深感失计，并有卸责于庆复、纪山之意。先是，川陕总督庆复奏称：提臣李质粹等四路进攻腊盖、底朱、纳洪多，班滚之母赴营叩求，被李质粹纵归。乾隆帝以李质粹坐失机宜，令传旨申饬，并命庆复亲身前往，以善其后。寻庆复遵旨出打箭炉口外，暂驻四马塘以就近调度。乾隆帝谕示应速为定局。至是谕军机大臣等，瞻对用兵一事，庆复、纪山等初办理时，并未将彼处地势、番于情形，详悉筹画，视为极易，以致调兵万余，动帑百万，而班滚尚抗拒我兵，此皆庆复、纪山从前未曾详悉筹画之故。寻又谕军机大臣：自去年七月进剿瞻对，至今春已历九月，用兵二万有余，拨饷百余万两。朕思瞻对不过一隅小丑，即尽得其地，亦无改为郡县之理。可密谕庆复，如五六月间仍不能奏功，将作如何布置？

为速战速决计，开始调整前线部署：以袁士弼观望于前、捏饰于后将其革职，并革去总统，仍留总兵之任，效力赎罪。

又调拨三千名兵丁前赴军营增援。命内大臣班第等带满洲精兵四十名，驰赴总督庆复驻扎处，听其拨往瞻对军营。

十二日（4月2日）

11 乾隆帝批准直隶水利第三期应举各工：塌河淀涨水，由七里海引归蓟运河；疏天津贾家口旧河；静海芦北口开支河；南运河捷地汛改挑运河。旋又批准续勘三期应举各工：庆云县（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庆云）境内浚马颊河引沥水归海；开城北湖于王家洼渠，引入老黄河；盐山县境内，浚宣惠河，泄合县之水，引归老黄河。翌年四月，直隶水利工程完工。〖6〗

十七日（4月7日）

12 给事中程盛修奏请简用从州县行取而推升六部司员者为知府。乾隆帝以“行取知县中中等谨慎人员居多，而知府承上接下，最关紧要”，不予采纳程盛修之请。〖7〗

二十五日（4月15日）

13 命凡交议政处事件一概不得发抄。向来军机处办理事件，除密议密奏外，俱交内阁转发，系何衙门承办者，即传该衙门承抄。适有云南总督张允随陈奏卡瓦一事，奉旨交议政王大臣速议具奏。该案因系兵部主稿，是以内阁传抄，以致议政处未经议覆之先，廷臣已遍知此事，纷纷具奏以为此事不可行。鉴于议政处所议多为重大机密事件，与别衙门不同，特命嗣后凡遇交议政处事件，俱交内阁，专交该衙门办理，不得发抄。〖8〗

乾隆帝旋训谕科道诸臣：凡交部议覆事件，未经部覆，

不得率先敷陈。略曰：从前交部议覆事件，科道等官往往不待部覆，纷纷具奏，甚属非体，经邹一桂陈奏，朕已降旨训谕。今卡瓦一案，搀越渎奏习气仍未悛改。人臣从政有体，进言有序。分职宣猷者，廷臣之事也；绳愆纠谬者，言官之责也。即如一事，既已交议，即应候其覆奏，待朕降旨，若廷议未当，而朕旨允行，不妨据所见再行陈奏，亦未为迟，朕不难收回成命以从之。此时廷议未上，朕旨未下，则有何愆可绳、何谬可纠？而预料廷议之不当，争先入告，竟若迫不及待者。

二十六日（4月16日）

14 议政王大臣裕亲王广禄等议覆张允随所奏卡瓦一事。据张允随奏：滇省永顺东南徼外，有卡瓦部落，其茂隆山银厂因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彼开采，矿砂大旺，该酋长蚌筑慕天朝德化，因无方物可贡，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计每岁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为数不多，请减半抽收，另一半赏给酋长蚌筑，借慰远人之心等语。议政王大臣以卡瓦远居徼外，吴尚贤越境开矿，似属违例，令张允随查明具奏。当是时，卡瓦一事，不仅议政王大臣等有异议，御史彭肇洙、少詹事裘曰修也皆以为此奸民滋事不可许，请敕张允随急绝之。〖9〗

六月，总督张允随遵旨覆奏滇人吴尚贤越境开矿及边外卡瓦请以矿课作贡一事，略谓：外夷虽产矿硐，不谙煎炼，多系汉人前往开采，彼此两利。今在彼打槽开矿、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况内外各广百余年来，从无不靖。至卡瓦酋长蚌筑愿抽课作贡，应照雍正八年（1730）孟连

土司输纳募乃厂课减半赏收之例办理。经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准照所请行。翌年正月初，蚌筑遣人赍禀谢恩。滇人吴尚贤则以边外开采银矿，获利既丰，乃于原籍广置产业，并捐纳通判，官名吴枝。〖10〗

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

15 广东高、雷、廉三府查出可垦荒地七万余亩，该督抚令分等升科，召民开垦，乾隆帝不准行。因谕曰：闻此等地亩，大抵山冈硗瘠者居多，开垦原非易易，小民未沾收获之益，先虑升科之累。是以未垦者多听其荒芜，即已经承垦者，亦生畏缩之意。朕思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贫民资生无策，前经降旨无论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听民开垦。今高、雷、廉三府查出可垦山场荒地与平埔沃壤不同，著将此项可垦荒地令该地民人垦种，一概免其升科，并令地方官给与印照，永为世业。

十六日（5月6日）

16 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病卒，监副刘松龄升补监正。刘松龄，斯洛文尼亚人，耶稣会士。乾隆四年（1739）进京，八年（1743）补授钦天监监副。本年三月初十日戴进贤卒，遗缺由刘松龄升补。在刘松龄之前有八任西洋人监正：汤若望、南怀仁、安多、徐日升、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11〗

二十六日（5月16日）

17 张保太大乘教在贵州被破获。

张保太，又作张宝泰，系云南景东府（今景东县）贡生，于康熙二十余年间即在大理府（治所在今大理县）鸡

足山开堂倡习无为教，法号道岸，释名洪裕。张保太称此教系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高老祖开派，其受四十八代祖师杨鹏翼（云南腾越州生员）所传，故自称为四十九代收圆祖师。雍正八年（1730）以“左道惑众”被捕拟绞，十三年（1735）九月逢恩赦，交与地保安插。乾隆四年（1739）江南江阴县破获夏天佑西来教，词连滇省张保太，张保太被押往省城看守，六年（1741）监毙。张保太掌教时期，尚无意颠覆清廷。迨保太既死，四川刘奇、云南张晓（保太继子）、贵州魏王氏（即魏斋婆）等接续其教，该教则渐滋反清意图，并以不同名目传入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苏、直隶、山东等省，以西南地方最为流行。〖12〗

至是，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今涪陵县）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得旨：“此等事惟应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为得之，而又在神速不露为妙也。”〖13〗乾隆帝即位后首次大规模镇压“邪教”由此而发动。

嗣经云、贵、川等省陆续奏报查办张保太邪教情形：贵州拿获大乘教魏王氏、唐世勋等男妇一百四十余名，搜获与首犯张晓、刘奇来往密札；云南拿获张保太之弟张二郎，并称四川刘奇乃大乘教为首重犯，图为不轨；而四川前已拿获刘奇在案，充徒枷责完结。湖南则查明大乘教蔓延情形：莫少康、陈南明在浏阳、湘阴、武陵（今常德市）、茶陵等州县招徒，被惑从教者不下一千余人。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旨有关各省：“张保太之教，随从之人甚多，其意亦非止诱人入教，骗财淫乱而已。”

六月初，已查知江苏燃灯教、龙华会俱系传自云南张保太，直隶保定唐登芳亦系该省掌教教首。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奏称：所谓“三船”（法船、瘟船、铁船）邪教，名虽有三，其实则一，皆奉张保太大乘教之邪术。今法船教首刘奇先获审拟，瘟船教首雪峰已获旋毙，而铁船首犯朱牛八，正移咨滇省会缉。〖14〗纪山又奏：拿获白莲教案内冒称李开花之苏君贤一犯，俟解到，与刘奇等犯审讯明确再行续奏。“李开花”系秘密教门谶言中理想君主，凡意欲反清之教首，皆可以应谶自称为“李开花”。〖15〗

四月十二日（5月31日）

18 饬谕军机处漏泄机密，略曰：今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那苏图、尹继善、陈大受、魏定国、常安等著密行传谕申饬。

二十日（6月8日）

19 诏停江西编审妇女，略曰：江西省编审丁男外，又有妇女，盖缘从前有盐钞一项，分给小户，计口纳钞，既有妇女应征之项，则不得不稽其存亡增减，是以入于编审之内。今盐钞久经摊入地粮，则妇女已无可征之项，何必存此编审虚名？嗣后编审妇女著停止。寻又传谕两广总督策楞，广东编审妇女口数亦照江西例办理。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

20 设立洪泽湖等处水志，并定河臣奏报制度，以验度黄、淮水势大小，决定各处闸坝之启闭。据查勘南河协办

大学士高斌所奏，黄、淮为百川所汇，闸坝实系黄、淮门户，过蓄则盈，过泄则亏，故应斟酌定则：一、黄、清二水以老坝口水志为验，乾隆七年（1742）最高水位为一丈四尺七寸，河臣应以此为准，将当年水势奏报。二、黄河设徐州水志，水长至七尺，方开毛城铺坝泄水，长至八尺，方开王家山天然闸。三、清水则俟洪泽湖山盱南滚坝过水三尺，始将南北天然坝开放，南滚坝一平即闭。四、洪泽湖运口草坝口酌定四尺为宽。总之，“黄水宜合不宜分，清水宜蓄不宜泄”。大学士等议如高斌所请行。乾隆帝于高斌故后，对其所定徐州水志予以肯定评价：“高斌设立徐州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遂至黄弱沙淤，隐贻河患。”〖16〗

十五日（7月3日）

21 定廷寄凭匣之制。总督张广泗奏称：内廷寄信，邮递数千里，难免擦损，请照吏部颁发文凭用匣之制，以昭慎重。军机大臣议应如所请，嗣后奉旨密交各督抚事件，照凭匣之制颁发，令于覆奏时缴还。帝从之。

二十一日（7月9日）

22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郡王颇罗鼐恳请宽宥瞻对土司班滚，许其自新。乾隆帝不准所请，并以驻藏大臣傅清代奏，命军机大臣传谕严饬：傅清率尔代奏，甚属糊涂，不知大体。令其驻藏，原于照料之中，寓以防守之意。今逆贼班滚与藏人彼此关通信息，傅清岂不知之？既明知，又代为转奏，罪即不赦；若云竟不知晓，又奚用其在彼驻扎耶？今班滚势穷，往求于藏，达赖喇嘛等容留潜匿，事

所必有，傅清既有兵五百，务须留心，严密查拿。倘有疏忽，使贼赴藏，复致远扬，即将傅清在彼处正法。

六月初二日（7月19日）

23 川陕总督庆复奏称班滚烧毙，瞻对之役草率收局。

先是，庆复奏称闰三月初进驻灵雀，会同续调各路兵直捣土司大寨。乾隆帝朱批："瞻对之役，朕本无兴兵之志，皆汝等守土之臣，以为必当为一劳永逸之图。今永逸尚未可必，而一劳已太劳矣！" 寻又批谕："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若能如初愿犁庭扫穴，迅速成功固佳；若竟不能成功，亦惟有筹一旋转之机可耳。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 寻官军攻破瞻对如郎大寨，班滚携家逃遁泥日寨，总督庆复飞饬各路镇将严密擒捕。〖17〗乾隆帝复谕示："班滚未获，究未可谓成全功。"

至是庆复奏称：会同钦差大臣班第、努三及提臣李质粹，于四月二十日到丫鲁，围攻泥日寨，二十三日夜催兵攻扑，连烧碉楼，班滚烧毙。班第在另折奏报时亦证实"班滚实系烧死"。乾隆帝谕庆复曰："今如此，亦可谓之成功"，但又以为所谓班滚烧毙，尚有种种可疑之处。复谕庆复：班滚断不可容其漏网，毋留遗孽，毋堕狡计。而班滚恰如乾隆帝所疑，其实并未"烧毙"。时人程穆衡云："盖是时诸将在行者，羊马成群，香皮细毡珍毳之属不胜驮载，下至士卒皆腰有精金藏佛、藏香，以贴其家，谓班滚釜底游鱼，不足介意，俱无心追讨。而庆复既遂所求，亦偷惰求逸，思苟且完局，遂以班滚焚毙上闻。"〖18〗

瞻对之役，是乾隆帝御极之后首次大征伐，亦可称用兵金川之前奏。其战果据庆复报告，“通计剿克要寨七十六处，焚战碉、碉楼七百六十余座，烧毙及打杀、奔逃跌江而死者约数千，临阵斩一千二百余级”。此役前后调发汉、土兵二万三千余名，费帑银百余万两。是役结束后，除宋宗璋率兵三千留驻该地外，其余陆续撤回，庆复于六月初起程回省。〖19〗岁末，议瞻对之役统兵将领功过：原提督李质粹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总兵宋宗璋加一级；副将马良柱照三等军功议叙。原总兵袁士弼后经刑部议，照军临敌境托故违期不至律，斩监候，秋后处决。

十九日（8月5日）

24 京师破获宏阳教。据步军统领所获宏阳教人犯供称，其教先系河南卫辉府（治所在今汲县）道人传与右安门外居住之赵姓旗人，“授持茶叶，与人治病，各处散香作会，托名静养工夫，疗疾延年”。又供称，该教作会时，有永平府无为教道人来吃斋。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密谕河南、直隶追查。

宏阳教（弘阳教），又称白阳教、青阳教、龙天会、荣华会、混元教，已传习百余年，在京畿、直隶最为活跃。信教者多为妇女和旗人，大都烧香拜佛，念经敛钱，为人治病。〖20〗

二十六日（8月12日）

25 谕命各省查禁天主教。

先是，福建福安县破获天主教，捕获西洋传教士费若望、德方济格、施方济格、白多禄（即桑主教）、华若亚

敬五人及堂主陈廷柱等，并搜出画像、经卷。〖21〗至是，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省督抚，密饬地方官查办，如有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是为乾隆帝即位后首次正式降谕查禁天主教。从此所谓“教难”遂由福建一隅波及其它省份。

七月，军机大臣奉旨议奏福建巡抚周学健所奏福安县西洋人潜行传教，请严加治罪一折，略谓：天主教系西洋本国之教，与燃灯、大乘等教有间，遽绳于法，似于绥远之义未协，请将现获西洋人概送澳门，勒限搭船回国；从教男妇其情罪重大者按律究拟，若无知被诱，量予责释。然周学健仍持异议，本年九月奏称：西洋人精心计利，独于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费，中国民人一入其教，信奉终身不改，皈教之处女，终身不嫁。白多禄等数人在福安县行教，从教男妇竟达二千六百余人，合各省计之，何能悉数？请将白多禄等按律定拟，明正国典。得旨：“未免言之过当，然照律定拟，自所应当。”〖22〗本年冬福建福安县西洋传教士传播天主教一案，经三法司核拟题覆，奉旨：白多禄立斩，华若亚敬、费若望、施方济格、德方济格斩候。〖23〗翌年五月，白多禄斩决，其它四名传教士仍监禁狱中。〖24〗

26 是月，金沙江通川水道开浚成功。据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新开金沙江、盐井渡、罗星渡三处通川河道，可使京铜运道全部改陆为水。现已水运抵四川泸州京铜六百五十万三千五百余斤，行走甚为便利。乾隆帝命比较水运较陆运节省几何奏闻。

金沙江通川河道工程完竣后，东川（治所在今云南省会泽县）、昭通诸府，重山峻岭之区，驾一苇可达荆、扬，每岁运铜八九百万斤，乾隆四年（1739）至十一年（1746）节省帑金五百余万两。〖25〗

乾隆十三年（1748）工程全部竣工，据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金沙江自蜈蚣岭至双佛滩一带险滩尽皆开通，本年二月底开船运铜，至四月中共运铜三十二万二千斤，安稳无虞。得旨："卿督率有方，成千古未成之巨工，甚可嘉也！"然此后续工程效益如何，日后复起争议。

27 是年夏，江苏、山东、河南、奉天、黑龙江、湖广、江西、广东均被水灾。〖26〗仅淮、扬、徐、海所属被灾各州县赈恤所需，及明春接赈加展钱粮，即不下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因上下两江水灾，抚恤加赈及水利工程需费浩大，准于上下两江藩库暂开捐例。

28 列勃拉托夫斯基率领俄国商队离京回国。此次商队于上年冬到北京，在京期间，列勃拉托夫斯基对俄中贸易状况有所考察，并提出以下看法：一、中国商人不能自由出入俄罗斯馆进行贸易。二、商队在京期间，俄罗斯馆被中国官兵严密封锁。三、以上情况虽向理藩院提出交涉，但未有任何圆满结果。列勃拉托夫斯基称："根据中国人狡猾多端的行为看来，俄国商队今后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与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同时到京者，还有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所率领第四届（1745—1754）东正教传道团。〖27〗

七月十五日（8月31日）

29 乾隆帝命奉天将军达勒当阿查奏中朝边境争议。先是，达勒当阿所奏莽牛哨地方设汛之议，经部议准，乾隆帝亦已允行。朝鲜闻讯则以为："彼人利凤城（今辽宁省凤城县）膏腴之地欲为蚕食之计。"〖28〗至是，朝鲜国王李昑进表奏请停止凤凰城边外垦田及莽牛哨地方添设巡察兵丁。表内援引康熙五十四年（1715）奏请拆毁图们江岸所建庐舍、禁止种田，蒙康熙帝恩准；雍正九年（1731）奏请停止莽牛哨地方设立卡座，蒙雍正帝恩准；乾隆二年（1737）请罢中江互市，蒙乾隆帝恩准三件旧案作为力争依据。乾隆帝虽已洞悉朝鲜国王奏请本意在于恐凤凰城边外"驻兵屯田，逼近彼疆"，且了解莽牛哨地方确在中国境内，仍降旨奉天将军再行详查该地设汛"于我边境有无裨益，或于伊国实有妨碍之处"，据实奏闻。

寻兵部就朝鲜奏请停止凤凰城边外垦田及莽牛哨设汛一事议覆：莽牛哨系内地边界，与朝鲜国界尚隔巨浸；凤凰城边外垦田，亦系内地，不至杂扰。该国王所奏，均无庸议。乾隆帝则以朝鲜方面所言"凤凰城树栅之外，向留空地百余里，务使内外隔截"尚不为过，故决定照朝鲜所请，停止凤凰城展边垦田。至于莽牛哨应否设汛，则命兵部尚书班第驰驿前往视察，俟其奏闻，另行降旨。班第经实地考察以"彼地在我朝界内，与朝鲜国无涉"，"此汛理宜安设"覆奏。乾隆帝则以莽牛哨若设卡座，距朝鲜边界较近，难免滋事，降旨停止莽牛哨地方设汛巡察，从而允准朝鲜国王各项请求。关于凤凰城展边垦土及莽牛哨设

汛，奉天将军及兵部之所以一再坚持为必行之举，朝鲜方面揣测是欲安辑流寓奉天之大量汉民〖29〗，乾隆帝则以“遵照旧例”为由〖30〗，竟不准行。

二十九日（9月14日）

30 乾隆帝以张保太大乘教谋逆一案接近收局，命各省督抚将现在保甲册籍，严饬稽查。同时宣谕：凡愚民被诱入教，俱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但妖谶实为煽惑之端，被诱之人，所在多有，应定以限期，令将一切图象、妖言赴地方官自首，立即焚毁，免其究治；如逾限不首，仍有私立教堂，诱人附和，广集匪党，以吃斋诵经为名，希图生事者，立拿严究，不得仍前姑息，以致酿成悖逆之罪。

随即审结四川大乘教谋逆一案：教首刘奇凌迟处死，苏君贤等三犯斩立决。嗣后又判处吴珍等九名斩立决。八月，审结云南大乘教谋逆案：已故之张保太、杨鹏翼戮尸毁墓，张晓、刘钧凌迟处死，杨声等六犯斩立决。九月，审结贵州大乘教谋逆案：魏王氏、魏之瑗、唐世勋、吕仕聘四犯凌迟处死，魏之璧等六名斩决，魏王氏已故之夫魏明琏开棺戮尸。江苏审结大乘教谋逆案：王徐氏斩立决。张保太、张晓、刘钧等首犯之妻子，俱交刑部永远监禁，余给发功臣之家为奴。寻以张保太、刘奇、张晓、魏斋婆邪教谋逆案牵连颇众，特再降谕旨，宽宥被诱入教者。

八月初八日（9月22日）

31 御史周礼对户部侍郎汉军旗人李元亮开缺守制一事具折非难，奉旨严斥。略曰：汉军百年以来与满洲无异，李元亮既为旗员，即应遵百日成服之例。周礼借守礼之名，

喋喋陈奏，此必有师生亲旧，觊觎此缺，授意为之者。且欲借朕旨以博敢言之名而行其假公济私之实。朕何如主，岂伊等狡狯伎俩所能摇惑乎？该谕旨借此对科道言官严加训饬：前明言官各立门户，互相排击，矢口讥讪，以致混淆国是，酿成尾大不掉之患。近来御史各逞胸臆，非借以沽誉，即意在徇私，如此等非所应言之事，而亦肆其簧鼓，大有关于政务，此风断不可长！

二十七日（10月11日）

32 乾隆帝仿康熙二十年（1681）瀛台赐宴故事，于西苑丰泽园崇雅殿赐王公宗室宴。易殿名“崇雅”为“惇叙”，以记其盛。〖31〗翌日，复赐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宴。

内阁学士陈邦彦、于振于瀛台赐宴之日向户部侍郎傅恒屈膝请安而查无实据，被革职，勒令回籍，加以管束。因谕曰：傅恒乃世族旧臣，可望成器，是以令在军机处行走，使之练习政务。然官不过侍郎，地未参密勿，较之大学士张廷玉、讷亲，为朕素所倚任，亦不过赞襄机务。至于用人之际，朕自主之，伊等亦必俟询问其人之贤否，然后据实陈奏，初不能以己意为进退也。即在廷大臣召对之时，从不敢援引所私，此举朝所共知者。朕何如主，岂委用人之权于臣下者乎哉？

二十九日（10月13日）

33 谕命督抚训饬刁风。先是，福建上杭县因本年蠲免钱粮，乡民要求田租四六均分，罗日光、罗日照等聚众械殴业主，拒抗官兵。江南宿迁县民希图普赈，挟制罢市。至是，命督抚训饬刁风。略曰：朕普免天下钱粮，原期损

上益下，与民休息。至佃户应交业主田租，惟令地方官劝谕有田之家，听其酌减，初未尝限以分数，使之宽减。即如朕之蠲免钱粮，出自特恩，非民间所能作主。佃户之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且轻徭薄赋，原以培养善良，使之常享乐利，若莠民顽梗不驯，转恃上恩，以逞其凶恶，此乃国法之难宥，断不可稍存宽纵。罗日光等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警刁顽。寻刑部议准：嗣后凡遇地方刁恶之徒挟私鼓众，甚至塞署、罢市、抗粮、殴官，许令文武带领兵壮，持械往捕，倘仍敢呼噪抵格，准照盗贼拒捕之条，杀死勿论。

九月初五日（10月19日）

34 广西巡抚鄂昌题请将大学士鄂尔泰入祀本省名宦祠，有旨切责。略曰：大学士鄂尔泰为宣力之大臣，朕加恩入祀京师贤良祠，及其久任之云南亦已展祀，可以传之不朽矣。至于广西一省，有之不足加荣，无之亦不为缺。而论其实，鄂尔泰当日本系云贵总督，后暂兼粤西，岂必有殊勋惠迹沦洽人心？而鄂昌本内称颂之词有“古贤臣所不可当，而非圣人不能”者，若鄂尔泰有知，必以为溢美而不安于心。料此亦不出于鄂昌之笔，鄂昌即据以入告，亦谓此系本章，自然照常批发，未必经朕全览。不知朕日理万机，于诸臣章奏及一切庶务，无一事不经心，无一字不过目，岂有丝纶重务而偶有疏忽者？鄂昌乃初加恩复用之人，宜事事勉力，而亦视进奏本章为奉行故事，即此可见各督抚中似此存心者不少，是平日之董率属吏，训迪闾阎，此以虚求，彼

以虚应，又安望其去伪以存诚，化民而善俗乎？

鄂昌，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之侄。雍正六年（1728）以举人授户部主事，历官布政使，本年四月署广西巡抚。〖32〗

初八日（10月22日）

35 谕命从乾隆十二年（1747）起，专差大员轮番巡阅各省营伍，三年各省阅视一遍。该谕略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从前各标营日渐废弛，朕命讷亲前往山东、河南、江南等省先行查看。今各省操演之法，大抵旗纛戈甲期以饰观，步伐阵图似为练习，其实在技勇精强弓马娴熟者甚少。水师营汛亦不过演就水阵，聊以塞责而已。即军政荐举亦未能尽属公当，徒为具文。盖营伍之中，兵马、钱粮、甲胄、器械俱宜事事留心，向来虚冒浮粮，私扣用马，黄缘拨补，挪借军装等弊犹未尽除，而教训演习惟事粉饰，因循怠忽，尚沿旧习。是必立定年限专差大员查看。

初十日（10月24日）

36 两广总督策楞、广东巡抚准泰以广东钱文短少，亟宜鼓铸，而滇铜、洋铜又不足恃，筹画开采铜铅事宜：一、铜山抽课宜稍宽时日，以收成效。二、铜铅价银宜就近给发。三、铅斤宜酌给商人自行售卖。四、工丁宜俯从商便量给矿利。五、铜铅交官解省者宜于价内酌扣脚费。〖33〗

37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静宜园启銮，谒泰陵，并巡幸五台山。二十七日自五台回跸。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还宫，结束首次巡幸五台山之行。

十月二十日（12月2日）

38 命刑部尚书汪由敦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四日（12月6日）

39 谕责言官、词臣轮日进讲经史牵引支离，无裨实政，略曰：近日九卿部院诸臣不过循分供职，自以为可立无过之地，此所谓失之不及也。而御史等则往往欲借直言以沽名者，所谓失之过也。过与不及虽同，然以朝廷政治言之，臣工之弊，与其过毋宁不及。夫言官之设，本以绳愆纠谬，激浊扬清，朝廷之得失，民生之利病，无不可恺切敷陈，内而廷臣，外而督抚，果有贪劣奸邪实据，指名弹劾，亦足表见风裁。若徒事怀私窥伺，何以克称言官之任？比来彼等习尚如此，不可不亟为整饬。遂命仍复御史由保举考试补授旧制，其现任科道则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寻又收回甄别之命。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3日）

40 先是，交部密议事件准行后，通行发抄。至是，命嗣后应将原议内准行事件摘取抄发。略曰：向来交部密议事件，原非有所隐讳，不欲使人闻知。盖因谋事之始，理宜慎重，此等事件有其事尚在可行可止者，有事可准行而其所以然之故不必传播者，有其事曲折多端应详细商酌不宜早为宣泄者。既系密议，必有应密之由。乃近见交议之初，固属密交密议，及覆奏以后不行者，本部存案不发，而准行事件，则将原议通行发抄，即其中有不必传播之语，亦一一宣布，殊非原交密议本意。

翌年二月，命嗣后凡应交部密议事件，俱交军机处存

记档案，转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俾档案有可稽查，事机始终缜密，亦无由启窥测揣度之弊。前此交部密议事件谕旨竟“不必行”。

41 是月，川陕总督庆复奏陈川西地方各土司状况。据称其中顽梗者，杂谷、金川为最。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性更凶悍，前年与巴底相争，又屡与革布什咱土司争地，近更欺压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大金川若只在土司内相扰，并非干犯内地，只可令其彼此钤制，以保无事，倘不遵剖断，亦惟有“以番御番”之法。乾隆帝批谕：“瞻对甫完功，佳兵不祥，卿所见极是。然既有此事，不可不留心也。”乾隆帝重视金川事，自此始。

十二月初四日（1747 年 1 月 14 日）

42 乾隆帝手谕藏王颇罗鼐，望其与达赖喇嘛同心协力，以维系西藏地方宁谧。事因颇罗鼐向驻藏大臣傅清告发达赖喇嘛之司膳官扎巴塔益（《实录》称“看茶之绥绷喇嘛扎克巴达颜”）将他用邪术镇压。乾隆帝稔知达赖喇嘛与颇罗鼐素不相合，故谆谆告谕颇罗鼐：达赖喇嘛系执掌阐扬西方佛教之人，尔系约束管理藏内人众之人，一应事务，皆赖尔等办理。若尔二人稍有不合，以致地方不宁，甚负朕信任期望之恩。〖34〗

【考异】扎巴塔益镇压颇罗鼐一事，章嘉·若必多杰的看法是：“（颇罗鼐）欲图更高地位权力，唯我独尊，寻隙与七世达赖抗衡，对七世达赖的亲信加罪凌辱。曾诬陷七世达赖的仲益（秘书）仓吉罗丹和

索本（司膳官）扎巴塔益对他诅咒厌胜（纸上绘出身像，写上姓名生辰，与秽物一起装入畜颅，埋于地下诅咒），将仓吉罗丹捕入狱中。”（《七世达赖喇嘛传》，转引自《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3—4期）

十八日（1月28日）

43 陕西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营兵哗变。是夜，中营兵丁童五曜等借名索粮，邀集左、右、前、中各营兵丁，欲谋杀提督许仕盛。右营卒张文才为内应，夺南门入，毁提督辕门栅，攻署门，未破。时有署城守营参将任举闻变，即单骑赴鼓楼，掌号站队，哗变兵丁遂退而大掠铺户衣物。任举驰追击。手刃十余，擒四十余，余党解散。〖35〗此次兵变起因系操演过严，而发放粮饷迟延。事闻，乾隆帝命川陕总督庆复等即速前往，将为首重犯即行正法。因乾隆四年（1739）已有凉州兵丁因借粮鼓噪之事，乾隆帝对此次固原兵变极为重视。命将许仕盛革职，以旗员瑚宝代之，并从重惩治为首各犯。

寻命军机大臣传谕新任固原提督瑚宝审慎处理回族兵民事宜。略曰：固原城内外兵多民少，民人中回族过半，回族中有掌教，乃回教中私自推择充当，非强有力而为众所畏，则必狡黠而足以笼络众心，方肯受其约束。此于人心习尚俱有关系，但相沿已久，而若辈人众心齐，蔓延各省，未便绳以官法，骤为改革。瑚宝宜不露形迹，将标兵中回人渐次整饬，使营伍肃清。

44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七千一百八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三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五百零五万四千八百十四

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四百六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七两〖36〗，办铜八百四十二万一千一百斤。

45叶天士卒。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字香岩，江苏吴县（苏州市）人。著《温热论》。其临诊医案，由华岫云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辑成《临证指南医案》，该书十卷，堪称叶氏医学思想及治疗经验代表之作。

〖1〗章嘉·若必多杰所著《七世达赖喇嘛传》记清廷封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为一等台吉，号“达赖巴图尔”，总管当雄八旗三十九部；封珠尔墨特策布登为阿里公，总管阿里三围。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3—4期《七世达赖喇嘛年谱》。

〖2〗《清史列传》卷一九《傅清传》。

〖3〗《清史列传》卷一六《高斌传》。

〖4〗《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九。

〖5〗《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七《雷翠庭副宪事略》。

〖6〗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六《刘于义传》；《清史稿》卷三百七《刘于义传》。

〖7〗行取之制，始于明。其时科道用人，在外则取三年考满之推官、知县，谓之“行取”。清承明制，仍以行取知县用于科道，制度也更加严密。行取知县人员若一时无科道缺则分六部候补主事。程盛修所称“从州县行取而推升六部司员者”即指此类人。乾隆帝即位初，对行取之途较重视，但经过长时间观察与思考，渐有废止行取之意。此

次批谕程盛修时说："年来并不以行取为要"，即可看出他的意向。

〖8〗参见：《枢垣纪略》卷一三；《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一。

〖9〗参见：《明清史料》庚编七本602页；《金川纪略》；《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卡瓦，其地北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卡瓦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余里。卡瓦酋长蚌筑，自称葫芦国王，不知其所自始，从古不通中国。吴尚贤系云南石屏州人。据《金川纪略》作者程穆衡说，张允随"饱汉奸（指吴尚贤）之赇已不赀，所云抽课之数，特吐余也"。

〖10〗《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71页。

〖11〗《清钦天监监正刘松龄》，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2期。

〖12〗参见：《中国民间宗教史》1186—1208页；《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三。

〖13〗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40页；《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五。

〖14〗《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44页。

〖15〗《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一文，载《历史研究》1987年2期。

〖16〗《清史列传》卷一六《高斌传》。

〖17〗《清高宗实录》卷二六六、二六七。

〖18〗《金川纪略》。

〖19〗《金川纪略》。

〖20〗参见：《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

〖21〗参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102—104页；《中国基督教史纲》142页。

〖22〗《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五。

〖23〗《清代史料论述》145页。

〖24〗《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106—109页。

〖25〗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六《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谥文和张公允随传》；《云南铜政考》99页。

〖26〗《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二百七十、二七一、二七三、二七五、二七六。

〖27〗《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80—285页。

〖2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九。

〖2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九："左议政赵显命曰：此实渠之安边大略矣。闻流民前则殆近三十万，今则倍蓰，故欲开利窦，以为安集之地。"

〖30〗《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

〖31〗昭槤记此事在"乾隆甲子"，即乾隆九年（1744）（《啸亭续录》卷一《宗室宴》），似误。

〖32〗《清史稿》卷三三八《鄂昌传》。

〖33〗《清代的矿业》273—277页。

〖34〗《七世达赖喇嘛传》，转引自《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3—4期。

〖35〗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四《任举传》；《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二、二八六、三百一。

〖36〗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乾隆十年（1745）旧存银三千三百十七万零六百五十五两，本年收入银一千零十万四千零二十两，支出银八百六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八两。在全年收入中，捐纳收入银二百七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八两，占27.6%。

清通鉴　卷一百四

乾隆十二年　丁卯　公元1747年

正月初六日（2月14日）

1 乾隆帝命续修《大清会典》。初，崇德元年（1636）太宗皇太极即位时曾仿《大明会典》，议定《会典》〔1〕。定鼎中原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修《大清会典》。雍正帝御极之初重修《会典》，九年（1731）告竣。至是，以讷亲、张廷玉、王安国、班第为总裁官，重修《大清会典》。

二月十四日（3月24日）

2 命将呈“逆书”之疯人杜良珍杖毙。山西巡抚爱必达奏称：文水县民杜良珍投递逆书二纸，经提犯来省审讯，系素有疯疾，因饥寒无奈，造写逆书，计图诳骗。乾隆帝以杜良珍系“凶顽可愍者也”，命军机大臣传谕爱必达：若实情不过如此，可不必录供成案；然不抵之于法，则此

等奸恶愚民又无以示儆。可照“向来外省有奏明杖毙之例”，即将杜良珍发回本县杖毙示众，事后只具折奏闻，不必复用题本。疯疾患者杜良珍以书词“狂悖”而杖毙，嗣后各省俱援例而行。

二十九日（4月8日）

3 驻藏大臣傅清据郡王颇罗鼐所报，奏陈准噶尔近况：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继噶尔丹策零为汗者）之侄女，许与拉藏汗之孙纳噶查为妻。现在准噶尔最有权势大宰桑系纳沁、察罕、巴雅斯瑚朗、小策零敦多卜等。彼处因新立台吉年幼，用事之人彼此不和，惟恐阿卜都尔噶里木、哈萨克、土尔扈特、喀尔喀等处发兵袭之，是以防范卡座甚严。报闻。

4 是月，颇罗鼐·索南多杰卒。

颇罗鼐（1689—1747），后藏江孜人。雍正五年（1727）以平定阿尔布巴之乱有功，赐贝子衔，总理全藏事务。乾隆四年（1739）晋封多罗郡王。主持西藏事务十九年，为清廷所倚重。然颇罗鼐素与七世达赖不睦，且遇事专行，不商同驻藏大臣斟酌办理，乾隆帝对此虽然包容，却潜怀不满。〖2〗

获悉郡王颇罗鼐病故，乾隆帝即降旨派遣古北口提督索拜前往祭奠，其郡王爵由颇罗鼐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袭，继续总理藏卫事务。复密谕傅清：颇罗鼐在时，凡事俱由伊主张，不过商同傅清斟酌办理。今非颇罗鼐时可比，如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意见不到之处，即行指示，不

得稍有疏忽。寻命索拜驻藏，协同副都统傅清办事。索拜既履任，奏称颇罗鼐病故后，达赖喇嘛即欲吊奠诵经，伊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未允，经副都统申饬，旋即悔过，愿请达赖喇嘛吊祭，现在彼此和睦。

三月初三日（4月12日）

5 福建巡抚陈大受奏陈巡察台湾御史擅作威福，滋扰生事，略谓：该御史等于养廉外，又分派台、凤、诸、彰四县论值，每季约需费三四百金。其出巡南北两路，供应夫车厨传，赏给各社番黎，阅操犒兵，俱令各县措办。该衙门滥准词讼，差拘滋扰，于额设胥吏之外，更有奸民挂名，恃符生事。巡察既有专制一方之意，而属员极意承应，虽有积弊，亦复上下相蒙。因谕曰：大凡巡察之员，或因一二事随时特设，尚于地方有益，至定以年限更换，在该巡察等奉命远行，既已视为传舍，及至彼处而积习相沿，因循滋弊，懦弱者苟幸无过，坐待瓜期，喜事者擅作威福，诸事多所掣肘。夫御史所以稽查人者，今乃自作弊后先相袭不为怪，岂朕差往本意？台湾本有总兵道府大员，足资弹压，一切案件原属本省督抚察核，似可不必另派巡察，以滋烦扰。至盛京等处巡察，所司不过注销案件等琐细之事，于地方政务亦未见有所裨益。著大学士、九卿详议所有台湾、盛京各巡察御史应否掣回。寻覆奏：巡台御史毋庸另议掣回，其黑龙江、船厂、盛京及八旗游牧归化城等处巡察既与当时设立事势不同，应请旨一并掣回。

旋奉旨：盛京等处巡察官员即令撤回，每届三年，该衙门将应否差员之处请旨；至巡台御史应否存留，著交该

督抚定议。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遵旨覆奏：巡察台湾御史应请仍照旧制，毋庸议裁。下大学士等议行。又议准：盛京等处巡察分为三班，于乾隆十四年（1749）派往盛京，十五年（1750）派往黑龙江、船厂，十六年（1751）派往归化城，各该巡察将三年内地方利弊实心查察具奏。〖3〗

十一日（4月20日）

6 乾隆元年（1736）分云贵总督为云南总督和贵州总督，至是复设云贵总督，以张允随任之。贵州总督张广泗征苗有功，调督川陕。

十二日（4月21日）

7 大学士查郎阿老病休致，寻以高斌为文渊阁大学士，来保为协办大学士。

十九日（4月28日）

8 谕命新任川陕总督张广泗进剿大金川土司。历时两年，前后调兵七万，糜饷近九百万两银之初定金川之役正式开始。

先是，据四川巡抚纪山所奏，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又诱夺其侄小金川土司泽旺印信等情。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苗蛮之间小小攻杀，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或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生业，亦当相机行事，声威足以慑服其心，方为尽善。苗蛮顽梗无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蜂屯蚁聚，无

足深较。倘果有拒抗侵轶，不得不宣布皇威以全国体，亦当相度机宜，慎之于始，不可轻为举动。嗣以大金川土司抢掠革布什咱、明正各土司，攻夺鲁密、章谷，坐汛把总李进廷退保吕利，乾隆帝命张广泗到川之日，与庆复会商进剿大金川机宜，并饬张广泗抚驭郭罗克、瞻对、巴塘等地番民，谕示“大抵番蛮与苗性相近，今莅川省，即以治苗之法治蛮”。而先期已召庆复入阁办事，调贵州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矣。

至是，以四川巡抚纪山奏报莎罗奔攻围霍耳章谷，千总向朝选阵亡，并侵压毛牛地方，枪伤游击罗于朝，乾隆帝遂决策“迅速进兵，务令逆酋授首”，以成瞻对之役未竟之功，使西陲永靖。

大金川又名促浸，小金川又名僜拉，系川西大渡河上游两支流，合岷江而注入长江。两金川西连康藏，南接云贵，北界青海，东通成都。乾隆初，两金川约有三万户。该地崇山峻岭，鸟道羊肠，在在皆战碉番卡，更兼以气候险恶，春夏雨雪，经旬累日，隆冬积雪丈余，山谷弥漫，坚冰凝结，而民俗尚武，工击刺之术，以故自古不敢轻言征剿。明代封金川土司哈依麻衣喇嘛为演化禅师，领受印信。康熙六十年（1721）金川土舍色勒奔初令其头目赴四川投诚，并拨土兵五百名，随官兵进剿西藏羊峒，四川巡抚塞尔图、提督岳钟琪委以副长官司职衔。雍正元年（1723）颁给色勒奔初“大金川安抚司印”，以分金川土司之势。乾隆以降，所称金川，即指大金川，而明代以前相沿已久之金川土司则称为小金川土司。乾隆七年（1742）大金川土司色勒奔初病故，以其子莎罗奔袭职。莎罗奔欲控制小

金川，乃以侄女阿扣妻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之弟良尔吉素通阿扣，十年（1745），良尔吉勾结莎罗奔，袭取小金川，诱执泽旺，夺其印信，即以阿扣改配良尔吉，并将小金川印信交由良尔吉掌管。十一年（1746）瞻对之役结束，莎罗奔释泽旺返回小金川，且归还印信，而乾隆帝其时尚不欲用兵金川。〖4〗

9 是月，江西巡抚开泰奏称：上年奉谕严密查拿天主教，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经查上年十一月内有西洋人李世辅被鄱阳县（今波阳县）盘获，讯系热尔嘛哩哑（日尔曼尼亚）人，乾隆五年（1740）入中国，在山陕二省传教多人。奉旨即在江西拘禁。嗣又传谕开泰：李世辅从前经由澳门等关口，并未照例奏明，显系多事不法之徒，此等奸徒若押令回国，必捏造妄言，肆行传播，不若在江西省城永远牢固拘禁。

四月十七日（5 月 25 日）

10 命传谕各省督抚整饬“刁悍民风”。略曰：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治今运城县东北安邑）、万泉（治今万荣县西南古城）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此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水懦民玩，信不虚也。旋再谕：近岁以来，福建则有罗日光抗租拒捕之案，江南则有王育英号召罢市之案，广东则有韦秀贞拒捕伤人之案，而莫甚于山西安邑、万泉聚众抗官、守门索犯之肆

为猖獗也。夫以普免钱粮而民不以为恩，加赈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办理少不如意，则呼声咆哮，挟制长官。百姓之敢于恣肆妄为，系由平日不知尊亲大义，而平日之不知大义，则由于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抚亦惟知朕有爱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责，惟恐拂百姓之意。百姓目无长官，竟若官长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哗然而起，而官长已挂名弹章，以致益煽习为故常，犹劣子倚慈母有恃无恐。然父母爱子，亦爱其驯顺者，使其子纵欲而不能节之以礼，为非而不能裁之以义，至于触法抵祸，议者必归咎其父母。今日之顽民聚众干犯刑章，朕不得不引以为过，深自愧悔。各省督抚其谆切化导，使愚民知敬畏长官，服从教令，勿复自蹈迷途。

十八日（5月26日）

11 定守令久任制。雍正年间以来，督抚题调属员权力有所扩大，随之而来，多有因调一缺将数缺递行转调，或借调补之虚名为趋避之捷径。乾隆帝谕曰：从来亲民莫切于县令，而知府表帅一郡，职任尤重，欲望其政平讼理，易俗移风，非久子其任不可。今州县中才具稍优者，督抚或奏请调繁，或题补升用，知府则荐擢监司。在督抚为官择人，练达之员，试有成效，驾轻就熟，自较初任为可观。究之缺有繁简，职守则一，繁地固须能员，简邑独无民人社稷之寄乎？知府贤，则属县各修其职，监司体制虽隆，而所职不过分巡转核，或专司盐粮，转不若知府专有责成，与属县较为亲切。今以能胜繁剧之知府擢任监司，反若置之闲地，不得尽展才猷。且此题升题调者，不过干办敏捷，

一时见长，未必循吏之选也。即果系循卓，人地相宜，而此地得一良吏，即彼地失一良牧，况能员既得优加升调，则热中躁进之员，惟事奉迎上司，要结取誉，以祈速化，又安望其留心实政、尽父母斯民之道也？但荣进之念，人情不免，若非定有成规，不足以鼓舞人才，振起治术。今守令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除弊，发奸摘伏，抚安闾里者，定以年限，或予以记录，或加级或加衔食俸仍留原任。在恬静自守者，得以从容展布，收到绩效，即躁进之人，亦知格于成例，不致视一官为传舍，并可潜消奔竞陋习，于吏治人心不无裨益。嗣后直省守令除特旨擢用，及地方情形不得不奏请调用者，许其酌量声明保奏外，其如何酌定年限，示以优叙，俾可久于其任之处，著大学士会同九卿详议具奏。寻大学士、九卿议准：嗣后守令历俸五年以上，方准拣选题补。〖5〗

二十七日（6月4日）

12 命传谕各省督抚，对下属加意稽查，以严惩亏空积习。略曰：向来州县亏空，定例綦严，雍正年间复有分赔、著赔之例，所以惩戒通同掩饰、蒙混徇庇之该管各上司，令其实力稽查，使属员不致侵蚀。近年来亏空渐炽，如奉天府尹霍备任内，则有荣大成等五案，山西则有刘廷诏之案，朕是以照例令该管上司分赔，而揆所由来，实缘该管上司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独不思州县定有养廉，用度尽已宽裕，何至侵挪亏空。今民间丝粟固不容妄取，乃于帑项正供，恣其婪蚀，有是理乎？且仓库所入，出自穷民力作以奉公，贪员安享以自利，其情理甚为

可恶。而各督抚等一切置之不问，迨至弥补无术，则以揭参了事，异日无可著追，又为之照例请豁，上下相蒙，弥缝巧饰，因循废法，成何政体！可传谕各督抚，加意稽查，据实办理，如仍前宽纵，致贪风日炽，帑项侵亏，惟该管上司是问！

五月初七日（6月14日）

13 增加科举定额。先是以士风日下，取消“录遗”、“大收”，定每举人一名，大省录取八十名，中省录取六十名，小省录取五十名。至是每副榜一名，大省加取四十名，中省加取三十名，小省加取二十名。

初十日（6月17日）

14 调剂督抚养廉银数目。〖6〗除湖广、两广总督各一万五千两，江苏巡抚一万二千两，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各一万两不变动外，直隶总督增至一万五千两，山东、山西、河南巡抚改为一万两，广东巡抚降为一万三千两，广西巡抚增为一万两，川陕总督减为二万五千两，西安巡抚减为一万二千两，甘肃巡抚增为一万二千两，闽浙总督减为一万八千两，福建巡抚增为一万三千两，安徽、贵州巡抚增为一万两。两江总督则删去尾数二百两，定为一万八千两，云南巡抚删去尾数五百五十两，定为一万两。

二十二日（6月29日）

15 山西万泉、安邑两县聚众抗官案审结。上年九月以来，万泉因办以粮载丁而聚众多人，烧毁房屋，殴绅抗粮。迨本年四月，乡民聚集千余人，围知府朱发，要索监犯，

砍伤家人，并派人把守城门。安邑之案则因知县催征钱粮，拘禁追比，众民忿怒难遏，于本年三月二十日，聚众至七八百人，围城放火，拒捕伤人。乾隆帝前已派出刑部侍郎雅尔图前往查办，并降旨“痛加剿洗”聚众抗官者。随又颁给大学士讷亲钦差大臣关防，乘驿前往山西，会同巡抚爱必达严行查办安邑、万泉聚众抗官之案。

至是，钦差大学士讷亲将万泉、安邑两县聚众抗官案案犯拟罪具奏：万泉一案首犯张世禄拟斩立决，枭示；张正惠等四犯，及安邑一案首犯张远，并拟斩立决。巡抚爱必达、总兵罗俊另折题参，蒲州知府朱发、万泉知县李廷栋庸懦贻误，酿成大衅，并请从重治罪。得旨：“三法司核拟速奏。所参官弁，俱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复就万泉、安邑聚众闹事宣谕：此案滋事之端，由该地方官始则不能洞烛民隐，调谐舆情，继则蒙蔽因循，希图不至决裂，迨构衅日深，声势渐炽，而地方官仍复畏葸退怯，于是刁民敢于肆意横行。观此则地方官之办理不善，其奚所辞咎？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机之由，积小成大。设当群情汹涌之初，有一二明干之员，能剖析事理，使之豁然心折，自可立时散遣；即不然，而擒首恶以儆余凶，亦可销萌于事始。此之谓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不此之图，而惟事姑息养奸，重使愚民骈罹重辟，司民社之谓何而怯懦召侮一至此也！

六月十二日（7月19日）

16 谕命嗣后侵贪之案如该员身故审明实系侵盗库帑者，即将伊子监追。据奉天府尹苏昌题宁海（今辽宁省金

县）知县崇伦永亏空库银一案奉旨：州县官侵蚀仓库，非因公挪用可比，此等贪劣之员，即至身故以后，不过于家属名下勒限监追，迁延一二年，率以家产全无保题豁免，且有父没而子乘机盗帑，移罪于父，仍得坐拥厚赀者，殊无以惩儆贪风。夫父于一身，子代父罪亦理之宜。崇伦永既经身故，著将伊子崇元诵监禁追比。嗣后侵贪之案，如该员身故，审明实系侵盗库帑者，即将伊子监追。著为例。〖7〗乾隆十六年（1751）纂修为例，附于监守自盗钱粮律文后。〖8〗

二十八日（8月4日）

17进剿大金川各路官兵同时并进。

先是，小金川土司泽旺、其弟土舍良尔吉呈递文禀，愿从征大金川〖9〗，副将马良柱遂带兵一千五百名进驻沃日官寨，受小金川之降。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张广泗，对金川不若尽行剿灭，一举毁穴焚巢，使群蛮胆落，以收一劳永逸之利。并命江西、湖北、广东等省共拨银一百二十万两，解赴金川军营。张广泗至四川接任川陕总督后，即赴军营。大学士庆复驻汶川，张广泗驻杂谷闹，五月二十日师次小金川，进屯泽旺所居美诺宫寨，而以良尔吉从征。时大金川莎罗奔居勒乌围（一作勒歪），其侄郎卡居噶拉依（一作刮耳崖）。除已派汉土官兵二万二千名之外，张广泗又奏调贵州各营兵二千名，部署分七路进剿：西路分宋宗璋等四路，以两路攻勒乌围，以两路攻噶拉依；南路分许应虎等三路，攻庚特额诸山。期以是年告蕆。

至是，七路汉土官兵共三万余名同时出发，进剿大金

川。〖10〗寻据庆复、张广泗奏报：宋宗璋统领西路各将内，马良柱连战克捷，现去噶拉依仅二十余里；许应虎统领南路得贼卡三座，贼番遁入独松碉寨。〖11〗乾隆对此“小小破碉克寨”所谓战绩深为不满，指示张广泗等，金川结局，“必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御有方”。

18 是月，河南偃师县民聚众借粮、闹署殴官，按察使舒辂奏参该县朱续志不能弹压抚恤，应候部议。乾隆帝命传谕各督抚：嗣后凡遇此类案件，当秉公酌理，属员当参则参，不当参亦不可遽挂弹章，致长刁风。随后中牟县民聚集千余人，将知县姚孔针围在城外庙中，胁迫释放在押监犯，河南巡抚硕色饬令标署中军率领兵役前往弹压，陆续拿获四十四人，尚有要犯潘明亮等未获。得旨：“观中牟此案，又与山西安邑、万泉相类。现经审出为首之犯应行正法者，该抚一面具题，一面即由本处正法”。〖12〗

19 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直隶所属大雨成灾。〖13〗

七月初七日（8 月 12 日）

20 谕命放宽对汉军出旗限制。先是，以八旗汉军生聚日繁，家计日窘，于乾隆七年（1742）特谕除从龙人员子孙外，准改归民籍，移居外省。至是又谕：汉军人等，或祖父曾经外任，置立房屋，或有亲族在外，依倚资生，及以手艺潜往直隶及各省居住。朕思与其违例潜居，孰若听从其便，亦可各自谋生。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在京报明该旗，在外呈明督抚，不拘远近，任其随便

散处，该督抚咨明该旗，每年汇奏一次，以便稽查。如此则与功令不相妨碍，伊等亦得安居乐业，生计有资矣。

十四日（8月19日）

21 江苏苏松所属风潮成灾。是日夜，飓风陡作，大雨倾盆，海潮泛滥，田禾被淹，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县）、上海（今上海市旧城区）、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常熟、昭文（今常熟县）、武进（今常州市）、江阴、靖江、泰州（今泰州市）、太仓、镇洋（今太仓县）、嘉定、通州（今南通市）等十五州县，苏州、太仓、镇海（今太仓县）、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东南金山卫）等四卫普遍受灾，共淹毙人口一万二千余名，房屋坍塌十万余间，田禾被淹无数。此次潮灾与雍正十年（1732）大潮灾相仿佛。乾隆帝以此次被灾实非寻常水旱可比，即令缓征加赈、截留漕米二十万石，并弛海口之禁。复令大学士高斌留南查办。〖14〗嗣据江苏巡抚安宁奏称：江苏苏松潮灾除已拨银谷之外，尚需银八十万两，请从两淮运库内借支。报闻。

二十日（8月25日）

22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七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初三日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五日奉皇太后回跸避暑山庄。初十日回銮，十九日奉皇太后还京。

二十七日(9月1日)

23 谕命筹议荡平金川后之处置。先是，大学士庆复等

以金川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镇，请于事平之后，择其从征有功之子弟头人，量为画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至是，乾隆帝命大学士张廷玉、讷亲筹酌具奏。寻覆奏：大金川虽居各土司之内，然东则四川成都，西则西藏，南则云南、贵州，北则西宁青海，与各处疆界相连，或可设卫分辖，或派大员驻扎其地，随时弹压。今庆复之议与办理瞻对一辙，岂足以根除后患？应俟张广泗等于剿除后再行详议具奏。报闻。

八月初六日（9月10日）

24 谕命各省督抚约束乡绅。

先是，福建巡抚周学健据该地乡绅呈请，奏请开垦上、下竿塘十四岛。略言：环绕闽县（今福州市）、长乐、连江、罗源、霞浦、宁德、福鼎各县有上、下竿塘等十四岛，绵延数百里，其间可耕之地甚多，请一并弛禁，令殷实土民前往开垦。乾隆帝以当地乡绅希图专利钻营，命照旧严禁，不准垦辟。〖15〗

至是，又据福建巡抚陈大受奏称：上杭、永定衿民因粤民违议造屋，竟越境拆人房屋。遂谕曰：从前各处乡绅恃势武断，凌虐桑梓，欺侮邻民，大为地方之害。及雍正年间，加意整饬，严行禁止，各绅士始知遵守法度，循分自爱，不敢稍涉外事。及近来旧习复萌，竟有不顾功令悉意妄行者，各省未必无此，而闽省为尤甚。夫绅士受国家厚恩，必其品行端方，遵循礼法，始足以表率乡闾。今乃不知检束，其行下类舆台贾贩，与小民争利，或凌侮邻境，此风断不可长！著直省督抚详加训饬，令其敦品守法，倘

仍有肆横不法者，立即据实查参。

十八日（9月22日）

25 署广西巡抚鄂昌奏请开采湘、桂两省毗邻地方绥宁县耙冲岭铜矿。乾隆帝谕示：开采一事，虽有益于鼓铸，每易于滋事，而界接苗疆，办理尤宜慎重，若于苗疆稍有未便，断不可因目前之微利，启将来之患端。不如慎之于始，照常封禁。并命湖南巡抚杨锡绂就应否开采之处据实奏闻。寻覆奏：查耙冲地方四面俱系苗寨，山下即系苗田，从前开采压坏苗田，现有痕迹可验。此地粮田数千亩，全仗溪水灌溉，若开采必在溪内淘洗矿砂，有碍灌田。再每逢天雨，雨水从厂上流下，俱有铜锈气汁，禾苗被伤。更兼外来多人，柴米俱贵，实多不便。绥宁县耙冲岭铜矿宜照旧封禁为便。〖16〗

九月初三日（10月6日）

26《皇清文颖》告成，乾隆帝为之作序。《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康熙中诏大学士陈廷敬编录未竟，雍正年间续辑，亦未蒇功，至是告竣。〖17〗

十三日（10月16日）

27 川陕总督张广泗自八月以后，进兵受阻，至是以金川战碉难攻，献议“火攻”，略谓：臣自入番境，所见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地势本居至险，

防御又极周密，相察之下，惟用火攻。又谓现今进剿之汉土官兵三万有余，每日之资不下三四千金，自六月二十八日进军后，其极险紧要之碉所下不过十余处，而汉兵伤亡已四百余名、土兵六百余名。〖18〗现拟于九月中亲往督率，务期于九、十两月内进取贼巢。乾隆帝据此打消迅速奏凯之念，而开始考虑选京师旗兵之精锐，汰绿旗之闲冗，以“慑服诸蛮，为一劳永逸之策”。寻谕示张广泗：若成功尚需时日，可暂行退驻向阳平旷之地，稍为休息，俟气候融和，再加调官兵，以成一举扫除之计。嗣据张广泗奏报官兵现已渡越雪山，进抵贼巢不远，不必退驻“向阳旷地”。又奏：“以臣料之，不出明年二三月，克擒此贼不难也”。〖19〗

二十三日（10月26日）

28 定侵〖20〗贪〖21〗犯官罪名。近年以来贪风日炽，而秋审时，侵、贪犯官却因律例内载有“分年减等，逾限不交，仍照原拟监追”之语，概入于缓决，以致人不畏法。乾隆帝为惩戒贪墨，故命大学士、九卿议定侵、贪犯官罪名：凡侵盗、贪婪案犯，监追后急图完公者，秋审时量拟为缓决；若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已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候旨定夺。

寻又谕：朕因各省侵贪案件累累，意欲惩一儆百，以息贪风。大学士及刑部并未详查立法本意，盖悬度朕意止于恶侵，而不知朕意实在于惩贪。夫侵盗与贪婪，似乎有间，而不知服官守职者，孰无畏惧之心，必不敢先亏库帑，至于藐视国课、恣意侵渔，则下此之苞苴鱼肉，更复何所

顾忌？故天下庸有贪而不侵者，必无侵而不贪者。严侵盗，正以惩贪婪。此整纲饬法之要道也。

二十七日（10月30日）

29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参奏浙江巡抚常安收受属员贿赂金银，克扣下属饭银等事，常安即被解任。大学士高斌会同顾琮奉旨前往浙江查审。高斌等按常安婪赃纳贿状皆不实，惟纵仆得赇，请夺常安官。乾隆帝命大学士讷亲复按，未至，高斌等又言常安岁易盐政承差，有婪索状。讷亲至，复言常安尝以公使钱自私，按律拟绞。下刑部，卒于狱。

常安，字履坦，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以诸生授笔帖式。少受业于尚书韩菼，工文辞，有所论著，多讥切时事。其坐谴多举细故，遽从重比。时论疑其中蜚语以死，非其罪也。〖22〗

十月十三日（11月15日）

30 陈景云病卒。

陈景云（？—1747），字少章，江南吴县（今苏州市）人。有《读书纪闻》、《纲目辨误》、《两汉订误》、《三国志校误》、《韩文校误》、《柳文校误》、《通鉴胡注正误》等著述。〖23〗

十一月

31 大学士傅恒以进剿金川沿途驿递事件缓急无定，请饬兵部设法稽查。经军机大臣等议准：各台站俱设排单，将日月时刻、折匣封套若干，逐一注明，沿途驿站查看排单，于何时接收，逐站填注明白递送，如数目、时刻错误

及擦损者，其下站即于排单内注明，一面驰送，一面挨查，并报明军机处及兵部。外省递折行文非有兵部火票，不能驰递。〖24〗

十二月初三日（1748年1月3日）

32 因口外八沟（今河北省平泉县）、塔子沟（今辽宁省凌源县）一带内地民人络绎奔赴开垦居住者至二三十万之多，署直隶提督拉布敦建议添设官兵弹压，而以开垦为养兵之计。经军机大臣遵旨议覆：口外固多可耕之土，既系各蒙古牧场，未可轻议屯垦。乾隆帝以事关口外蒙古利益，故降旨于明年春间派出理藩院尚书纳延泰等会同拉布敦，率领地方官查勘办理。

十二日（1月12日）

33 以米价腾贵，乾隆帝命各省督抚陈奏原因及对策。略曰：近年以来，米价日渐腾贵，即川湖素称产米，亦米价腾涌，直隶一省向借八沟粮石，今亦以搬运太多面贵。若谓商贩流通，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若谓囤户居奇，何以竟无一实力严禁、著有成效者？若谓户口繁滋，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若谓水旱偏灾，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若谓处处积贮，年年采买，然在当时分省定额，悉经该督抚分别酌议，自按各省情形，且至今足额者寥寥。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著各督抚据实奏陈。

二十三日（1月23日）

34 以大学士庆复于瞻对之役奏报班滚焚毙失实，命革

职，家居待罪。班第、努三不详察此事真伪，而以班滚烧毙率行具奏，罢二人御前行走。原提督李质粹交军机大臣等严讯，按律定拟。

先是，乾隆帝密谕张广泗留心察访瞻对土司班滚果烧毙否。嗣据张广泗查明，班滚实未烧死，当总兵李质粹捏造烧毙之时，庆复曾予驳回，李质粹遂添入“火光中望见悬缢贼番”之言，庆复即据以入告。张广泗在奏覆班滚下落一折中，历数原任川陕总督庆复指挥瞻对之役，以及善后事宜种种疏误：上年攻剿瞻对，果如庆复所奏，拆毁战碉、分割其地，则班滚无可容身，自必潜逃他境，而兵过如郎，仅见被焚空碉二座，班滚所据大碉并未烧毁，其党羽并未擒拿，故班滚现仍据如郎寨。又攻讦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且信任巧滑小人明正土司汪结等。〖25〗

乾隆帝以张广泗原折传示庆复，庆复乃自请从重治罪。至是宣谕：法度者，朝廷之法度，有功则赏，有罪则罚。且国家能保千百年无兵革之事乎？统兵之人皆如此欺罔，关系尚可问乎？夫世戚旧臣，皆与国共休戚之人，庆复以台辅大臣，受国家厚恩，何以于此等军机重务通同欺罔，一至于此！今既通盘败露，法纪所在，朕虽欲宽之，而无可宽也。十三年（1748）八月拿交刑部监候，翌年九月赐令自尽。

庆复，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维第六子。雍正五年（1727）袭一等公，乾隆帝御极之初，代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后历任两江、云贵、两广、川陕总督，文华殿大学士。迨金川之役起，召入阁治事，并兼管兵部。〖26〗

二十四日（1月24日）

35 以大学士徐本去世，命协办大学士来保为武英殿大学士。

二十九日（1月29日）

36 皇七子永琮痘殇，年二岁，谥“悼敏皇子”。〖27〗永琮系中宫皇后富察氏所出，乾隆帝深望教养成立，可属承继皇位。以其尚在襁褓，未似皇二子永琏之书旨封贮。至是，嫡嗣再殇，乾隆帝悲悼之余，降谕自责，略谓：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盖清朝自顺治以至乾隆，皆未有以元后正嫡承继大统者，故乾隆帝以欲立皇后富察氏所出二子承统，引为己过。

37 是月，进剿大金川之副将张兴、游击陈礼丧师殒命。张兴驻守马邦山梁，上月末，大金川番兵乘夜凿断扎果山梁窄径，围攻张兴营盘。张兴屡屡请兵救援，张广泗惟斥其庸懦无能。至本月初七，番兵二百余人从山上齐发机石，游击陈礼等相率奔逃，自相践踏，坠崖死者数十人。次日番兵夺走劈山炮三位。时张兴军营绝粮已久，又以大金川送出所俘官兵三十名，未加杀害，遂与之私自讲和，宰牛立誓。大金川伪许送官兵全营过河，张兴、陈礼被诱至沟底，官兵五六百名尽被大金川番兵杀害。〖28〗张广泗虽自请交部严议，然将战败责任全部推卸给张兴等人，极力讳饰未能及时发兵救援之咎。自金川出师以来，未有丧败若马邦之役者，且张广泗诿罪于人，故“军中愤恚，上下益离，共无斗志”〖29〗，嗣后大军毕集而无寸功。张广泗在

奏报张兴败绩之后，又请增调官兵一万名。从之。

38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七千一百八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三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七十三万八千四百一十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二百三十六万三千四百零四两，较上年锐减，盖金川之役军饷及水灾赈恤需用浩繁，办铜八百五十四万二千七百斤。

---

〔1〕《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436—438 页。

〔2〕参见：《达赖喇嘛传》47—48 页；《班禅额尔德尼传》106 页；《七世达赖喇嘛年谱》，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 年 3—4 期。

〔3〕参见：《明清史料》戊编一本 82—83 页；《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九。

〔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09—119 页；《金川纪略》。莎罗奔袭职于乾隆七年（1742），系据《平定金川方略》和《金川纪略》《清高宗实录》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己丑条则记为："以四川故大金川安抚司色勒奔之弟色勒奔细袭职"（卷二百四），此为批准袭职时间，与《平定金川方略》等似无矛盾，惟莎罗奔《实录》作色勒奔细，色勒奔初《实录》作色勒奔，且色勒奔细乃色勒奔之弟，二者殊不相符。据庄吉发的解释，色勒奔初、色勒奔、色勒奔细、莎罗奔"系西番文字译音互译所致"，意为"土司之子出家者"之通称，引申为"诸头目之长"，并非人名。但莎罗奔与色勒奔初的关系仍未得解。

〔5〕《皇朝文献通考》卷五七。

〖6〗《乾隆朝上谕档》二册176页。

〖7〗《乾隆朝上谕档》二册183页。

〖8〗《大清律例通考校注》673—674页。

〖9〗《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19页。

〖10〗参见：《金川纪略》；《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0页；《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一。

〖11〗据《金川纪略》的作者程穆衡记述："自七月一日至初四日，总兵许应虎督兵攻独松碉，大败，被抢九节大炮一、劈山大炮二，汉兵阵亡及带伤者甚众。盖使贼敢轻我，且得我利器，皆是战启之。而应虎之畏贼如虎，亦丧胆于此战也。"

〖12〗《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340—341页。

〖13〗《清高宗实录》卷二九四、二九五。

〖14〗《清高宗实录》卷二九六、二九八、三百、三百一。

〖15〗《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五、二九八。

〖16〗参见：《清代的矿业》上册240页；《清经世文编》卷五二《苗疆铜矿毋庸开采疏》。

〖1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集部·总集类五》。

〖18〗《平定金川方略》卷三。

〖19〗《平定金川方略》卷四。

〖20〗侵，即《大清律例》中之"监守自盗"，略同于今之贪污罪。

〖21〗贪，即《大清律例》中之"枉法赃"、"不枉法赃"等罪款，略同于今之贿赂罪。

〖22〗《清史稿》卷三三八《常安传》。

〖23〗《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三三《陈先生景云墓志铭》。

〖24〗《清代奏折制度》74页。

〖25〗参见：《清史稿》卷二九七《张广泗传》；《金川纪略》。程穆衡以为："广泗初至军，惧议及己，思倾庆复以自固。"

〖26〗《清史稿》卷二九七《庆复传》。

〖27〗《清皇室四谱》卷三。

〖28〗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1—122页。

〖29〗《金川纪略》。

清通鉴　卷一百五

乾隆十三年　戊辰　公元1748年

正月十五日（2月13日）

1 福建瓯宁县（今建瓯县）老官斋教聚众起事。老官斋系罗教分支，福建瓯宁、建安（今建瓯县）老官斋教传自浙江庆元县罗教祖师姚文元。姚自称其远祖普善初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现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姚氏自明代以来，世代传习罗教，并每年一度去建、瓯等地授“普”字法名，收敛银钱。凡入会男妇俱以“普”字为法派命名。因入会吃斋之人乡里皆称为“老官”，故有“老官斋”之名。老官斋会众，每逢朔望聚会一次，或数十人，或百余人不等。上年冬曾有会首陈光耀等五人因搭厂诵经，聚会多人，被官府收禁瓯宁县监，会首黄朝尊及魏现、严氏（普少）等遂打制兵器，密谋起事，约定本年正月十四日齐集各堂，十五日托抬迎菩萨，攻破建宁府，劫牢反狱，救出陈光耀等。至是，老官斋会众聚集千余人，打出蓝、

白、红旗，上书“代天行事”、“劝富济贫”等字样，涌向郡城。建宁总兵及知府闻报即派兵前往剿杀。事闻，乾隆帝命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火速回闽，会同将军新柱带兵前往该处弹压，并谕示：“既称聚集千人，即诛戮五六十人，亦不为多。”〖1〗老官斋教起事旋被官军扑灭。本年六月，建宁老官斋聚众起事一案审结。据福州将军新柱、总督喀尔吉善奏称：全案解省人犯共二百二十余名，首犯魏现等已于五月三十日恭请王命，即行正法；全部案犯分六等定罪：凌迟处死二名；立斩四十九名（正法三十七名，自缢、监毙等十二名，仍枭示）；立绞六名；绞候一名；发遣乌喇八十八名；枷责九十九名。〖2〗

二十日（2月18日）

2 山东巡抚阿里衮奏请照例于本省开捐，得旨：“近因川省军务开捐，并尹继善所请新江展限之处，亦未准行，此更不必交议矣。”但嗣后又以山东连遭荒歉，准开例赈济，是为“东赈例”，与前此“（江南）乐善例”、“直赈例”、“新江例”、“川运例”合为“五班”。〖3〗

3 命阿克教为协办大学士，傅恒协办巡幸山东行在内阁事务。

二十九日（2月27日）

4 乾隆帝宣谕与大学士张廷玉论辩终养一事。前一日，张廷玉借召对之便，以年近八旬为由恳请归田终老，乾隆帝则以从祀元臣无归养之理，不予允准，为此君臣往复论驳。乾隆帝谓张廷玉曰：既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巨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为君则乾乾不息，为臣则蹇

蹇匪躬，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至优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之隆，亦不当言去。即令果必当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顾能辞朕去耶？朕尝谓致仕之说，必若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士子之盛节，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乾隆帝告诫张廷玉：若以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为国家图庶务者？此所系于国体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遂降旨将君臣论驳经过“布告有列”。

5 浙江按察使万国宣因袒护贡生陈学愈致死尼僧三人一案被交部议处。嗣又查出陈学愈用银二万余两托巡抚之幕宾广行贿赂，及尼僧罗柴氏曾赴都察院具控，而都察院未即奏闻等情。乾隆帝以事关三命，且赃款巨大，命讷亲就近提犯严审具奏。讷亲经略金川军务后，又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方观承彻查。〖4〗

6 是月，因金川之役，军需浩繁，四川巡抚纪山奏请仿照“乐善好施例”、“新江捐例”暂行开捐收米，无论外省、本籍，一体令官生运送军营交收，每米一石作银三十两，如不能亲运而愿交银者，听在司库交银。廷议以金川军需确有难以为继之势，应如该抚所请，然每石米酌减为二十五两。〖5〗由纪山奏请、廷议议准之“川运捐例”日后颇受訾议，经张广泗奏停收米。〖6〗

至闰七月，因川省仓库粮食缺乏，不敷金川军前所需，再次更改“川运例”。复准川运捐纳人员有愿捐本色者，可于成都及附近水次，并西南路近口之各府州县仓，就近纳谷。捐例除原题各款外，准照“东赈例”有关条款行。

二月初四日（3月2日）

7 乾隆帝奉皇太后率皇后自京师启銮，东巡恭谒孔林。二十四日驾临山东曲阜，诣文庙，御书大成殿、诗礼堂等处匾联。翌日，乾隆帝诣先师庙释奠，至大成门降舆，步入，行三跪九叩礼。随谒孔林，至墓门步入，于墓前北面跪，三爵酒毕，行三拜礼。又诣少昊陵、周公庙致祭行礼。仿康熙帝将曲柄黄盖留供大成殿之先例，命留曲柄黄伞于先师庙。二十八日驾临泰安府，诣岱岳庙。随后奉皇太后銮舆登泰山，诣玉皇庙行礼，复至朝阳洞、碧霞宫、东岳庙、青帝宫、玉皇顶诸处拈香〖7〗。

8 是月，山西提督准泰奏称破获五荤道：康熙四十四年（1705）定襄县民刘起凤自山东单县刘儒汉处投入五荤道，回籍后传韩德荣。后韩德荣曾至刘儒汉家拜师，抄有《锦囊神仙伦》、《八卦图》、《五女传道图》、《禀圣如来》等件。雍正五年（1727）韩德荣起意敛财，自称孔子再世，诱人入教，分为八卦，各有卦长、左支、右干等名目，转相收徒。嗣后，韩德荣等又往河南虞城传教。现已将韩德荣等拿获，并密咨山东、河南两省严拿究办。得旨嘉奖。嗣于三月十二日在山东单县将刘儒汉之子刘恪拿获，押解山西，审明刘儒汉已于乾隆元年（1736）物故，而刘恪“并未踵行邪教”，旋递解回籍。〖8〗据同年六月升任山西巡抚准泰折奏：“刘佐臣系白莲教头目”。〖9〗刘佐臣即刘儒汉之父、五荤道（收元教）创教人。然韩德荣倡立“邪教”一案，因韩德荣所供案犯多已病故或监毙，并未能究出五

荤道传教渊源，以致刘佐臣手创之五荤道（收元教），经第二代教首刘儒汉、第三代教首刘省过接续传布，至乾隆中叶已发展为鲁豫冀三省根基深厚之八卦教。〖10〗

三月初六日（4月3日）

9 云贵总督张允随等奏报进剿云龙（今云南省云龙县）、腾越（今云南省腾冲县）两州境外倮倮等“野夷”。据称：滇省南接老挝，西通缅莽，虽俱系外域，而夷民均受该管夷目约束，惟云龙、腾越二州境外沿边千余里野夷，种类繁多，无所隶属，内倮倮、阿昌二种，最为凶悍，前代特置三宣六慰土司，近因土司微弱不振，以致弄更扒、早可等滋事。上年十月派遣官兵五百七十四名、土兵一千三百三十九名，以副将谢光宗为总统，前往贼巢进剿，现凶渠授首，边境肃清。得旨：“在事官弁俱照例议叙”。本年闰七月，乾隆帝鉴于大金川之役屡遭挫折，又命不准议叙，且告诫张允随曰：“不得一任所属将弁，轻举妄动，率意邀功，以致酿成大役。”

十一日（4月8日）

10 皇后富察氏卒于德州水次。先是，东巡车驾至济南府，驻跸至三月初七日。其间游趵突泉、阅兵、诣帝舜庙行礼、阅济南府城、幸历下亭、泛舟大明湖。〖11〗适逢清明时节，春雨霏霏，乍暖还寒，皇后偶感寒疾，症状日重。至是日车驾至德州，登舟，疾甚，王大臣等俱诣月城水次请安。夜半亥刻，皇后病逝。〖12〗

皇后富察氏(1712—1748)，满洲镶黄旗人，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祖米思翰，位至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其

弟傅恒此时已擢为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协办行在内阁事务。雍正五年（1727）七月为皇四子弘历嫡妃，生皇长女、皇二子永琏端慧皇太子、皇三女和敬公主、皇七子永琮悼敏皇子。乾隆二年（1737）立为皇后，卒年三十七。〖13〗谥为“孝贤皇后”。〖14〗性贤淑节俭，不喜珠翠等饰，惟插通草织绒等花，以为修饰。岁时进皇帝荷包，“惟以鹿羔氄绒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15〗。皇后既亡，乾隆帝悲痛万分，追怀不能自已，感逝伤情，时见篇章。嗣后南巡途经山东，皆绕路济南而行，并写诗道明个中原因：“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人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16〗。

【考异】孝贤皇后之死传闻颇有异辞。印鸾章《清鉴纲目》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崩”下记云：“回銮至德州，帝在舟中夜宴，后在他舟闻之，恐滋事变。后素性严重，虽在行次不忘永巷之规。是日至帝舟，因事进谏，语颇激切。时帝已被酒，怒后，颇加诟谇，后羞忿返，失足蹈水死。帝醒，乃大悔。命庄王、和王奉太后缓程回京，自留德州，亲视殡殓毕，扶榇返京，饰终之典视他后独隆。”（《清鉴纲目》321 页）《清朝野史大观》则谓皇后之死系乾隆帝“逼之坠水”：“高宗孝贤皇后，傅文忠公恒之姊也。相传傅恒夫人与高宗通，后屡反目，高宗积不能平。南巡至直隶境，同宿御舟中，偶论及旧事，后诮让备至，高宗大怒，逼之坠水。还京后，以病殂告，终觉疚心，谥后号孝贤”（该书卷一《清宫遗闻·孝贤皇后之死》）。蔡东藩《清史演义》写孝贤之死，不用“逼之坠水”或“失足蹈水”之说，而言皇后悲悼早殇之皇七子永琮，在东巡舟中病故，但仍铺陈乾隆帝与傅恒夫人私通调情，盖为福康安系

乾隆帝私生子张本（见该书上册 284 页）。以上诸说，皆无实据佐证。据《起居注册》及《清高宗实录》，皇后先已感受风寒，三月十一日，“驾至德州，登舟。亥刻，皇后崩。”时间短暂，似无“舟中夜宴”机会，即使夜宴，弥留之际的皇后也不可能前去进谏。而与乾隆帝不谐且至反目者确有之，乃继孝贤皇后之那拉皇后。说者或以此附会孝贤，而有种种不实之传闻。乾隆帝与孝贤皇后可谓伉俪情深，乾隆帝对皇后的钟爱至死不渝。《清高宗御制诗》中不下百数十首悼念皇后的诗篇可以为证。

十七日（4 月 14 日）

11 乾隆帝还宫，首次东巡结束。命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及傅恒总理大行皇后丧仪，辍朝九日。寻又命在京王公百官缟素二十七日，百日剃头，在外文武官员，服制与京师同。

二十日（4 月 17 日）

12 谕命严禁邪教。略曰：妖言左道，最为人心风俗之蠹。上年云南张保太案内之大乘教蔓延数省，今又有福建老官斋会、山西收元教等，各省督抚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嗣后凡有事涉烧香聚匪之处，俱当留心查察，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

二十二日（4 月 19 日）

13 大阿哥（皇长子，时年二十一岁）永璜因居丧茫然无措，未能尽礼，有旨训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罚俸三年，其余师傅、俺达各罚俸一年。时皇后既逝，而元后嫡子永琏、永琮俱已夭折，储位又有虚

悬之势。康熙帝晚年诸皇子结党争储，殷鉴未远，是以乾隆帝对大阿哥等举止及群臣动向极为敏感。旋降严旨禁廷臣请立太子。略曰：大阿哥、三阿哥（永璋，时年十四岁）不孝，断不可承继大统！若不自量，各怀异意，日后必至兄弟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汉大臣官员内，或有舍死务名之人，谓国家不可无皇太子以为表率，饰忠具奏者，亦照此办理。自是二十余年，帝未循秘密立储家法立太子。

四月十一日（5月7日）

14 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

上年岁末，副将张兴及陈礼等败绩，官军闻风丧胆，驻守丹噶之总兵马良柱亦将五千余众一日撤回，不仅炮位军械遗弃无算，且金川之战开始以来所抚克三十九寨，复为大金川番兵所占。〖17〗经张兴、马良柱相继惨败，总督张广泗分进合击大金川勒乌围与噶拉依战略已陷入绝境，乾隆帝亦深知张广泗不足恃。〖18〗嗣据钦差大臣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取，但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并请起用废将岳钟琪，授以提督、总兵衔，统领军务，令独当一面。〖19〗

至是，乾隆帝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前往金川，以期挽回颓势。又予岳钟琪提督衔前往金川，以统领听候调遣。起用原任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特授内大臣、护军统领，驰赴金川军营。

岳钟琪，康熙末年进兵西藏及青海，曾屡立大功，素为番众所服。雍正年间，用兵准噶尔，岳钟琪以失机致罹重辟，久系囹圄。乾隆帝即位，放还故里成都，长期赋闲在家，至被起用时已六十有三。岳钟琪闻命即驰赴党坝统兵，旋实授四川提督，赐戴花翎。〖20〗

傅尔丹，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康熙二十年（1681）袭三等公。雍正七年（1729）用兵准噶尔，受命为靖边大将军，由北路出师，嗣以和通泊损兵败绩，依律拟斩。乾隆四年（1739），与岳钟琪均蒙恩释放家居。寻命署川陕总督。〖21〗

15 以讷亲前往四川，内阁满洲大学士办事人少，命傅恒为协办大学士。同时又解退阿克敦大学士。

十四日（5月10日）

16 准噶尔新汗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遣使臣唵集，请求肃州贸易由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贸易人数由一百人增至二百人。经军机大臣等议奏，乾隆帝准许肃州贸易增加一百人，每年贸易一次则不准行。此项规定至喇嘛达尔札为准噶尔新汗时一直未变。约计从乾隆五年（1740）至十五年（1750），准噶尔先后派贡使携带货物在肃州贸易八次，派人进藏熬茶三次，在肃州参加定期互市四次，单独于哈密贸易两次。贸易额从银数万两增至二十余万两。〖22〗

17 命吏部尚书陈大受在军机处行走，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蒋溥不必兼军机处。

二十四日（5月20日）

18 江苏苏州穷民聚众抗官。本年春，苏松一带气候反常，米价顿涨，四月较之三月每石增至三四钱之多，官府虽减价平粜，但市价未能即平。至是，苏州民人顾尧年激愤难平，自缚双臂，插竹粘纸，上写“无钱买米，穷民难过”等语，前赴巡抚衙门喊诉，欲求勒令米铺减价出售，从而和者甚众。顾尧年当即被发长洲县（今属苏州市）讯究。随即民人叶龙等聚众齐赴县堂，吁请释放顾尧年，混乱中将县堂暖阁打毁，并将顾尧年抢走。会群众聚观，又将巡抚行辕栅栏挤倒。江苏巡抚安宁即派出官弁弹压，拿获叶龙等三十九人。寻街巷中出现匿名揭帖，内有“吉甫如来天有眼，禄山不去地无皮”联语。“禄山”隐代苏抚安宁，“吉甫”盖指江督尹继善。百姓盼望尹继善能来苏州秉公审理此案，故言“吉甫如来天有眼”。〖23〗

乾隆帝获悉苏州民变，即命传谕巡抚安宁，将顾尧年聚众一案主犯及首犯立即杖毙，以儆刁徒。旋又命总督尹继善前往苏州，一面弹压地方，一面会同安宁查办此案。乾隆帝特警告尹继善不得沽名邀誉，违国家之宪典，博刁民之感诵，否则“首领恐亦难保”。顾尧年等三人旋被杖毙，曹大等七人永远枷号。〖24〗处理苏州顾尧年聚众抗官一案时，乾隆帝曾欲苏州添设八旗驻防，但安宁以苏州地处腹内，无庸添设驻防覆奏，此议遂罢。〖25〗

五月初一日（5月27日）

1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戊辰科三鼎甲：状元梁国治，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榜眼陈枘，浙江仁和（今属杭州市）人；探花汪廷玙，江南镇洋（今江苏省太仓县）人。至是，赐一甲梁国治、陈枘、汪廷玙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蔡强、吴绶诏、钱汝诚、朱珪、觉罗阿永阿、李中简、朱仕琇等二百六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吏部尚书陈大受，副考官为侍郎鄂容安、蒋溥、沈德潜。〖26〗

初二日（5月28日）

20 因山东、苏北旱潦频仍，命大学士高斌、左都御史刘统勋会同山东总督阿里衮亲往详勘山东全省水道，务将近年致患之由，及将来如何办理之处悉心定议。寻刘统勋等覆奏：德州哨马营滚水坝宜落低，以消漳、卫之盛涨；海丰（今无棣县）之马颊河、聊城之徒骇河宜疏导以分运河之涨；东平之二坝宜落低，以减运河涨溢之水；济宁州（今济宁市）之董家口宜引入白马河，归河济运以卫民田；沂州（今临沂县）之江枫口宜筑堤坝，使入湖归运，以免旁溢。务使山东运道、泉湖安流顺轨，即下游淮海之地亦可减免水患。下廷臣议行。〖27〗

21 广东海阳县（今潮州市）民李阿万等起事反清。本年夏初，天气亢旱，米价腾贵，李阿万等以“掠富济贫”相号召，谋劫蓬洲所米船、庵埠税馆，事先制大旗五面，书“李天真大国”五字。是夜定更时分，李阿万等放火举事，被官兵拿获。福州将军新柱奏闻。后李阿万被凌迟处

死，余犯分别斩决、遣发、杖徒。〖28〗

初六日（6月1日）

22 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乾隆帝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刑部遵旨议定：聚众殴官积至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斩立决、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斩立决；为从之犯绞监候；被胁同行者杖一百。此前苏州顾尧年自缚赴官，为民请命，乾隆帝曾谕示巡抚安宁将顾尧年等首犯杖毙，安宁遵旨照办后，又将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县）罢市首犯二人亦立毙杖下。如此法外之刑，颇滋谤议。刑部遵旨另行严切定例后，乾隆帝又命传谕安宁：起事之初，群情汹涌，杖毙一二人，可以挫其凶悍之气，使早为解散；既经拿获究审，自应按律定拟；若加以杖毙，必有议其法外用刑，草菅人命者，转不足服众心而惩凶暴。著嗣后按刑部所议新例执行。

十九日（6月14日）

23 因工部办理孝贤皇后册宝甚属粗陋，尚书哈达哈、赵宏恩，侍郎三和、何国宗俱革职留任，侍郎索柱降三级调用，侍郎涂逢震降四级调用。旋以礼部六堂官因未议册谥孝贤皇后时王公行礼之处，俱交部察议。而此前大臣官员屡屡因细故受重谴。翰林院进呈所拟孝贤皇后清字册文中，将汉文“皇妣”误译为“先太后”。乾隆帝以其错系“大不敬”，命将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革职，交刑部问罪。刑部比照“增减制书未施行者律”，拟阿克敦绞监候。乾隆帝大怒，以刑部瞻顾寅谊，党同徇庇，有意援引轻比，将刑部全堂俱交部严议。署理刑部尚书盛安、尚书汪由敦，

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六堂官全部革职，从宽留任。刑部遵旨重拟阿克敦斩监候。吏部右侍郎德通、学士塞尔登亦受株连被革职，从宽留任。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等则因孝贤皇后初祭礼，光禄寺所备饽饽、桌张俱不洁净鲜明，各降一级调用。本年六月汉军伯李坦亦因“皇后大事以来称疾不到”，夺伯爵。并为此降旨申诫旗员保持朴诚尊上之旧习。七月，满洲督抚提镇及将军、都统塞楞额、顾琮、纳敏、开泰、硕色、满福、马世岱等因孝贤皇后大事未奏请来京叩谒梓宫，俱降二级；尹继善、施廷专等削去二级〖29〗。翰林院撰拟孝贤皇后冬至祭文内用“泉台”一词，乾隆帝以为不妥，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俱罚俸一年。

24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称：吕宋（古国名，即今菲律宾群岛中之吕宋岛）为天主教聚集之所，内地民人在彼甚多，商船往来，难免彼此传递信息。乾隆帝命传谕喀尔吉善，务将沿海各口私往吕宋之人，及内地所有吕宋、吧黎往来踪迹，严密访查，通行禁止。

二十五日（6月20日）

25 改明之四夷馆及会同馆为“会同四译馆”，专习翻译及传授外国语，所译各国文字俱分天文、地理、时令、采邑、身体、人物、器用、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经部、珍宝、文史、鸟兽、数目、通用、番药、花木、人事各门。书成，名《华夷译语》，凡九十八卷。〖30〗

二十九日（6月24日）

26 乾隆帝亲试翰林。数年以来翰詹等官未曾考试，故

于是日传集乾清宫，亲自出题考试。此次考试，齐召南、李因培、王际华列为一等，分别升授内阁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而乙丑科状元、习清书翰林钱维城则清语曳白，列为四等。〖31〗

六月十二日（7月7日）

27 乾隆帝命将“国恤百日内不得剃头，违者立即处斩”之条，载入《会典》、《律例》，并谕曰：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剃发，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之理。降旨之前，已将孝贤皇后百日内剃头之奉天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拿交刑部治罪。又令传谕各地：上述谕旨未到之前，或现在已经查出之案自当参处，其余未发觉者，概不另行饬查。

追审理锦州知府金文淳百日内剃头一案，刑部尚书盛安将金文淳应“立即处斩”改为斩候。乾隆帝以盛安“目无君上，巧伪沽名”，命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在历数盛安之罪时，乾隆帝特为孝贤皇后去世后重谴内外诸臣自辩，略谓：今皇后之事，朕哀则哀矣，而饮食、起居、用人、理事如常。适遇此等犯案，故为不知，而不明正国法，以彰祖宗之制，以明上下之分，可乎？朕岂迁怒之主乎？果使迁怒，当迁怒御医进药之辈，何怒于百日内剃头之人？更何怒于金文淳？即有人加朕以恶名，朕亦不避！寻刑部遵旨，从重判处盛安斩立决，乾隆帝命改斩候。〖32〗受盛安牵连，刑部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魏定国皆革职留任。后盛安被赦宥，以其“砼砼自守”，敢披逆

鳞，命在上书房辅导诸皇子。〖33〗

寻湖南巡抚杨锡绂自行检举，于孝贤皇后去世二十七日服除后剃头，请交部严加治罪，“以为臣子昏迷谬戾之戒”。〖34〗杨锡绂及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北巡抚彭树葵，及两省文武官员俱于二十七日服除后剃头。迨杨锡绂接阅本年六月十二日“国恤百日内剃头者斩”严旨，战栗惶悚，即拟据实自陈，但塞楞额仍欲率两省属下吏通同掩饰避罪，而杨锡绂竟不能自安，遂自行检举。

复以江南总河周学健违制剃头，命拿解来京交刑部治罪。周学健于孝贤皇后去世二十七日甫毕即已剃头，其所属文武官弁随之剃头。乾隆帝接阅巡抚安宁参奏后，降旨痛责周学健“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弁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并谕称此事传闻已久，举朝大臣官员岂概无闻见？乃无一人举发，其意不过欲为之蒙蔽。试思朕果可蒙蔽之主乎？又都察院御史、给事中等平日采听风闻，即细微未甚确实之事，动辄陈奏，今以周学健之悖谬，朕已屡有所闻，乃未见伊等片牍入奏，明系师生朋党之谊固结弥缝，牢不可破。皇考时因朝臣结党蒙蔽，极力整顿，始得肃清。今汉大臣官员等风气又复如此，扪心自问，能无愧惧乎？不特此也，满洲之托名科目、好名无耻之徒如尹继善者，身任江南总督，乃明知不奏，若非瞻顾同年，有心欺隐，则必以为若奏此事，于己有不美之名，其心更不可问！著交部严察议奏。

违制私自剃头之塞楞额旋被拿交刑部治罪，杨锡绂、彭树葵俱革职，从宽留任，将直隶城工派出两处，令杨、彭承修赎罪。乾隆帝谕曰：塞楞额系满洲大臣，历任督抚

有年，乃如此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近因周学健以督抚大员不遵国制，已降旨拿解来京，重治其罪，今观塞楞额亦复如此，实乃全不知君臣大义。汉人犹尚诿曰不知，满洲世臣而亦不知此乎？况君臣上下之所以维系者，以有名分，若于名分所在，漫忽而不知敬畏，渺忽而漠不相关，则纪纲凌替，人心涣漓，将不可问，所关至为重大！嗣以满洲大臣中既有塞楞额，周学健似可宽其一线，命免其拿交刑部；以督抚大员中既有周学健，则更无怪乎锦州知府金文淳，命将其释放，发往直隶派修城工。本年九月初七日赐令塞楞额自尽，杨锡绂仍革职，免罚其修直隶城工。

塞楞额，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八（1709）年进士。及论斩，乾隆帝谓："祖宗定制，君臣大义，而违蔑至此，万无可恕！"以尚为旧臣，令宣谕赐自尽。〖35〗

二十六日（7月21日）

28 以广州府海防同知、香山县县丞专管澳门地方，至番禺、东莞、顺德、香山四县捕务，仍令该同知照旧兼辖。

29 是月，经略大学士讷亲抵金川军营，因督催过激，致使参将买国良、总兵任举相继阵亡。讷亲前于六月初驰抵小金川美诺军营，旋亲赴卡撒军营，其时各路官兵俱已调齐，讷亲锐意灭敌，遂令军中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刮耳崖，又名噶拉依，系莎罗奔之侄郎卡驻守之处。卡撒距刮耳崖约四十余里，其间阿利、丹噶、昔岭、色尔力诸山，俱干霄蔽日，壁立万仞，山陡箐密，碉寨层层。讷亲决定从色尔力山梁而下攻刮耳崖。六月十三日总

兵任举会同哈攀龙、副将唐开中及买国良率兵万余攻夺色尔力山梁木石城卡，翌日买国良中枪阵亡。十六日任举、唐开中、哈攀龙复由东西南三面进攻，任举遇伏阵亡，唐开中重伤。经此番惨败，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兼示以筑室反耕之意”，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不再主持军事。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6〗

乾隆帝接阅讷亲奏报大金川军情数件奏折，得知进攻刮耳崖败绩，任举等阵亡，以及讷亲于失利之后，欲督军筑碉、与敌共险，大不以为然。乃谕军机大臣：此事披阅再四，不能解其办理之意，用以破碉之人而令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且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可虑，师老财匮，不可不深虑。乾隆帝为此竟夜焦思，亦无善策，遂命传谕经略讷亲不如速罢之为宜。

七月初一日（7月25日）

30 遵奉皇太后懿旨，先行册封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行六宫事，二十七月之后再即位中宫。

十九日（8月12日）

31 谕定直省常平仓额数。该谕略曰：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常平积贮所以备不虞，而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溯查康熙、雍正年间，各省常平已有定额，嗣后直省常平积谷之数，应悉准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加贮者，以次出粜，至原额为止，或邻省原额不足，即就近拨运补足。

乾隆帝并令大学士等会同户部议奏实施办法。寻议准：直省常平仓贮，康熙年间未经全数定额，应请照雍正年旧额为准，云南、陕西、甘肃则以乾隆年所定之额为准，福建、广东、贵州以现存之数为定额。计直隶二百三十万石，江苏二百一十一万石，江西一百六十万六千石，湖北六十一万七千三百石，湖南一百七十五万七千四百石，山西二百七十三万六千石，广西一百四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安徽一百万石，浙江二百四十八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一万九千九百石，山东二百九十五万九千四百石，四川二百九十二万九千五百石，云南七十万四千二百石，甘肃二百二十八万石，贵州五十万七千石，陕西二百七十三万三千石，福建二百零四万七千石，广东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七百石，奉天六十万石，盛京一百二十万石。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二千三百三十石，较乾隆十三年（1748）定额计减一千四百三十一万八千三百余石。至各省常平仓外，另有仓贮，如河南之漕仓、广东之广粮通判仓、福建之新设台湾仓、安徽之江宁省仓、浙江之永济仓和玉环同知仓，及各省之社仓，盐、义等仓，皆不在常平额内，应照旧存贮。〖37〗

二十日（8月13日）

32 定奏销盘查之法。湖北巡抚彭树葵奏称：甲年钱粮，例应乙年五月奏销，而乙年钱粮又应是年二月开征。向来奏销时，只将甲年完欠数目载入盘查结内，于乙年已征钱粮并不具结。以此之故，州县官遇有拖欠旧粮处分，往往挪新掩旧，州县亏空只能发觉于离任交盘之时，而发觉于

奏销盘查之时者甚少。请嗣后奏销盘查，仍令该管上司将现年已征正耗杂项钱粮一并盘查，倘有侵蚀，即行揭参；如无缺少，仍具结申送。户部遵旨议覆，应如所请，并请令各督抚于清查司库钱粮亦将本年新收各项一并盘查出结。帝从之。

闰七月初七日（8月30日）

33 命将拟绞之西洋传教士在监秘密处决，以“瘐毙”奏闻。

先是，“路西亚国”（葡萄牙）人王安多尼（又称黄安多）、“意大利亚国”（意大利）人谭方济各（又称谈方济）在江苏昭文县（今属常熟市）行教，并往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乾隆十二年（1747）在昭文县事发被拿获。江苏巡抚安宁将王安多尼、谭方济各照化外人犯罪律拟绞奏闻。

至是，乾隆帝密谕安宁：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从前福建白多禄一案，将首犯正法外，其余拟斩监候之犯，既经如此办理。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但此等信息，稍不缜密，恐不待传播而彼处已知。应于接到谕旨之日，即传司府，密谕遵照办理，不得稍稽时日，以致泄漏。“瘐毙”而未“明正典刑”，有关官员应照例议处，故乾隆帝在密谕中特别关照：“其监毙绞犯官员，于报文内声明，免其议处。”黄安多、谭方济各两名西洋传教士嗣以“在监病故”之名，于当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被绞死。〖38〗

旋密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将监禁待决之华若亚敬等四名西洋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此前福建福宁府属福安县破获天主教，主教白多禄被处死，华若亚敬、费若望、德方济格、施方济格拟斩候，牢固监禁。嗣经福建巡抚潘思榘密奏，福安县民人陷溺蛊惑于天主一教，既深且久，节次密访各村从教之家，不祀祖先，不拜神佛，仍复如故，坚心信奉天主教之锢习，终始不能尽除。〖39〗会福州将军新柱陛辞回闽，向喀尔吉善传达将华若亚敬“但行监毙”密旨，华若亚敬等四名西洋传教士遂分别被绞死于狱中，然后以“瘐毙”奏闻。〖40〗

十七日（9月9日）

34 乾隆帝不准山东截留运京滇铜之奏请。该谕略曰：近年以来，各省钱价昂贵，不独东省为然。据奏山东纹银一两换大制钱七百余文，与现在京师钱价亦约略相同，山东开炉鼓铸，以平钱价，当另为设法。朕意于钱文一事，非不欲办，实办之而无可办，不若听其自然。

十八日（9月10日）

35 乾隆帝召江苏巡抚安宁到京候旨，以其于孝贤皇后大事漠不关心，且闻有罔顾官箴，置办本处女子为妾之事。安宁先仍在侍卫上行走，后计赃拟以斩候。

二十七日（9月19日）

36 大金川卡撒一路进军再次失利。是夜，官军分兵两路进攻喇底二道山梁，右路至沟口而止，忽闻大金川番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压下，汉土官兵二千余人拥挤回奔，自

相践踏，多有伤亡。〖41〗

寻马奈一路亦被敌夜袭。八月二十四日夜四更，有大金川番兵二三十人值汉土官兵熟睡，稽查不严，乔装混入营垒，杀伤兵丁，抢去炮位，所得营卡尽失。据岳钟琪日后奏称："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42〗

八月二十九日（10月21日）

37 乾隆帝以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受贿荐举一事训谕群臣。先是，周学健因违制剃头获罪，江西巡抚开泰奉旨查抄其原籍家产、字迹，得知丁忧道员吴同仁曾出银二千两，请托周学健于大臣自陈时予以举荐。至是，乾隆帝以周学健营私受贿荐举一事关系"臣节官箴者甚巨"，特宣谕中外诸臣曰：向谓周学健为人，其病在性情卞急，刚愎自用，实不料其不励名检竟至于簠簋不饬。盖夤缘请托之事，世俗容所不免，然至明目张胆，以苞苴许以成数，则犯法干纪，国宪之所不宥，大臣之岂宜有此？由周学健而推之，则十余年来朕为人所欺当不知凡几。然行险侥幸之徒究必自行败露，又焉能逃朕洞鉴耶？昔人谓临下戒于过察，又谓宁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少替。夫子又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夫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是何可尝试者？况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使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

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又曰：朕尝谓用人听言，其似是而非者未易悉数，陈其凝不能自检其身，而务责难于君，雅尔哈善以似是而非之论，欲改皇考钦定之善政。浮议则摇唇鼓舌，律己则言是行违，博名则假公济私。用是诫谕中外诸臣，俾共知警惕，思自励焉。

本年冬，周学健以违制剃头、婪赃徇私，赐令自尽。

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

38 乾隆帝命召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驰驿至京。

先是，卡撒、马奈两路相继兵溃，诏责岳钟琪、傅尔丹皆以宿将起于废弃间，未闻发一谋，出一策。岳钟琪遂密陈总督张广泗调度错谬，略谓：张广泗专主由昔岭、卡撒进攻之策，此二处中隔刮耳崖，距贼巢尚百余里。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捣巢。而广泗派党坝官兵名为一万，除守营卡防粮站外，实止七千余。臣请增兵三千，广泗不允。又奏：张广泗倚信之小金川土舍良尔吉，有暗通莎罗奔之嫌，恐更生他变。〖43〗

乾隆帝以其所指陈诸事，尚属近理，且与讷亲参奏张广泗“分兵太多，势微力弱；偏徇不公，军心未服”种种行径相符，命将岳钟琪二折并朱批，抄寄讷亲，令其密看。会讷亲奏陈金川用兵机宜，称今冬减撤官兵，明岁加调精锐三万，于四月进剿，足以成功，最迟亦不逾秋令。又奏：来岁加兵，计需费数百万，若酌留兵万余名，据守要害，使狡寇坐困，俟二三年后再调兵乘困进捣，自必一举成功。乾隆帝降旨申斥讷亲曰：“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

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乾隆帝知讷亲亦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者，然后召还，以全国体”。

至是，命召还讷亲、张广泗，川陕总督印务命傅尔丹暂行护理，一切进讨事宜会同岳钟琪相机调度。寻又命署理四川巡抚班第即赴军营，与傅、岳同办军务。

十二日（11月2日）

39 谕命直省藩、臬两司照旧奏事。略曰：皇考时督抚及两司皆令密折陈事，道府中奏请者，亦派大臣接奏，以收兼听并观之效，又恐有泄漏互商之弊，叮咛告诫至再至三。朕临御以来，道府等官未有陈请具折奏事，朕亦未有特命具奏者。诚以道府官职尚卑，自可不必。而两司为督抚之佐，任重事繁，仍准照常具奏。上年因言官有言两司不当以地方应行之事摭拾入奏，如实有事应行，为督抚所格，许叙入折内奏闻，部覆允行。自此而两司奏折，遂渐寒蝉。夫督抚果能公正自矢，毫无欺隐，固不待旁人之纠察，若使稍有未协，而两司均得据实入告，则督抚亦将有所防检而不敢恣，此亦互相觉察之一道也。两司方面大员，岂可缄默自容，仅以博督抚之欢心耶？即如塞楞额剃头一事，有目共睹，假使虑及两司折奏，伊亦知其必不能掩，或尚不至终于隐讳也。又闻尹继善夏间病疟，具折请医，兼求解任调理，后闻有申饬谕旨，复于途次追回。此虽无甚关于政务民生，而居心之不诚，奏事之不实，即此可见。督抚之操纵由己、漫无畏惮亦即此可见矣。两司奏事之例并未降旨停止，应陈奏者，即著照常陈奏。但不得因此将

应与督抚商办之事，率意入告，致与督抚意见参差，遇事龃龉。其陈奏之事，非批令告知督抚者，更不得私自泄漏，启通同徇隐之弊。

二十八日（11月18日）

40 乾隆帝命协办大学士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并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又定其行走班次：凡御门、升殿一应外面行走，傅恒居首；军机处行走，张廷玉在前。赐诗有曰："壮龄承庙略，一矢靖天狼"，"伫看销兵气，敷天日月光"。赐花翎二十、蓝翎五十、银十万两，备犒赏军前诸将，奏章许于沿途开看。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曾祖哈什吞，内大臣；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其姊为孝贤皇后。乾隆五年（1740）授蓝翎侍卫，七年（1742）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八年（1743）擢户部侍郎，十年（1745）军机处行走，十二年（1747）晋本部尚书、议政处行走，本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44〗

41 以张广泗玩兵养寇、贻误军机，命拿交刑部治罪。讷亲虽应交刑部问罪，然不忍令其拘系囹圄，命即革职，赴北路军营，自备鞍马，效力赎罪。寻明发谕旨历数张广泗、讷亲罪款。略曰：张广泗自受任金川以来，措置乖方，陈奏闪烁，赏罚不当，喜怒任情，诿过偏裨，致人人解体。又复观望推诿，老师坐困，糜饷不赀，且信用贼党良尔吉、王秋，泄漏机密，曲法庇护，玩兵养寇，贻误军机，法所不宥。讷亲身为大学士，付以经略重任，前驻军营，漫无

胜算，且身图安逸，并不亲临督阵，鼓励众心，转以建碉株守为长策。及召取回京，则以面奏情形为词，亟思还京自逸。至陈奏之事，矛盾讹错，不可枚举。今讷亲乃至于此，在伊即不自顾惜，独不为朕用人颜面计乎？

42 命户部侍郎舒赫德暂在军机处行走。寻又命大学士来保在军机处行走。

43 是月，岳钟琪所统党坝一路官军连克战碉，夺取碉卡仓舍，颇有斩获。岳钟琪前已奏请用兵三万五千，以一万由党坝水陆并进，直捣莎罗奔所据之勒乌围，以一万为偏师从甲索进攻，另留兵八千于卡撒，堵御郎卡所据之噶拉依余兵，分护打箭炉隘口等，期以一年可以成功。乾隆帝采纳由党坝一路主攻勒乌围之方略。党坝逼临勒乌围，上有康八达，即为勒乌围门户，下即跟杂，东则葛布基、恶耳溪，西则木耳金冈、塔高等处，在在坚碉林立。是月十二日夜，岳钟琪募勇千余人，声言攻康八达，而暗遣精锐直趋跟杂，克大小碉卡、平房五十余处，得粮十二仓。十八日克葛布基，督兵直逼勒乌围隘口。〖45〗十二月岳钟琪派兵一千二百名佯攻木耳金冈，诱敌聚援，乘机往夺塔高山梁土卡、平房三处，水卡一处，毙大金川兵百余名。因天降大雪，攻势暂停。迨天气稍晴，屡攻山梁木城，未克。

十月初三日（11 月 23 日）

44 降旨申饬广东巡抚岳濬办理“澳门夷人”致死民人一案殊属错误。先是，葡萄牙兵亚马卢、安多尼在澳杀死

民人李廷富、简亚二，并弃尸入海，希图灭迹。广东巡抚岳濬奏请照葡国法律，并由葡人判处，将二犯永戍“地满”（即帝汶岛）。乾隆帝降旨严饬岳濬：连毙内地民人，已属强横，又复弃尸入海，希图灭迹，尤为凶狡，自应一命一抵。若仅照内地律例拟以杖流，则夷人鸷戾之性，将来益无忌惮，办理殊属错误！〖46〗

此案尚在审理之时，“夷目”委黎多辄将亚马卢等押发帝汶安插，新任两广总督硕色亦请照“夷例”完结，免其追拿。奉旨严饬：今此案办理，已觉示弱外夷，但既经远扬，势难复行追获，只可就案完结。嗣后遇有此等案件，必须执法处置，使夷人知所敬畏，不宜稍为迁就。〖47〗

十九日（12月9日）

45 定稽查军机处承办交发事件例：嗣后凡军机处承办交发之满汉官员，将逐日所发谕旨及折奏事件，每届十日汇开一单，交与内阁票签处转交各衙门逐一查对。如有遗漏，若系寻常事件，即作速补抄；若事属紧要，除一面补抄赶办外，仍将遗漏之员参奏议处。如此，各部院既可免于遗漏，军机处或有未经交出事件，亦可随时查出。〖48〗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2日）

46 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先是，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定期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以经略傅恒总统军务，大举征伐金川。〖49〗

至是，乾隆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并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于堂子门外，张黄幔于东长安门外，亲赐傅恒酒，命于御道上马。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视傅恒饭。时人谓“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50〗

初七日（12月26日）

47 湖北巡抚彭树葵覆奏：荆襄一带江湖，袤延千里，一遇异涨，必借余地容纳。而小民趋利，于岸脚湖心筑堤以成垸，以致人与水争地为利，水与人争地为殃。现饬各州县查明所有现垸若干，记载存案，嗣后不许私自加增。得旨：“只可如此办理。”

十八日（1749年1月6日）

48 平郡王福彭卒。

福彭（？—1748），多罗克勤郡王岳讬后裔，原袭镶红旗平郡王讷尔苏长子，母江宁织造曹寅之女，号如心居士。雍正四年（1726）袭封平郡王，十年（1732）任镶蓝旗满洲都统，十一年（1733）二月充《玉牒》馆总裁，四月奉旨军机处行走，七月受命为定边大将军，往征准噶尔噶尔丹策凌，师驻乌里雅苏台，十三年（1735）总统大兵驻鄂尔坤。乾隆帝御极，奉命还京，协办总理事务，三年（1738）预议政。至是卒，年四十有一，谥曰“敏”。〖51〗

十九日（1月7日）

49 命协办大学士尹继善在军机处行走。尹继善前由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二十三日（1月11日）

50 命直省各关米豆税仍照旧额征收。米豆过关征税乾隆七年（1742）奉旨豁免，至是江苏织造图拉条奏：自豁免米豆税以来，米豆价并未少减，徒使奸商饱橐，市侩居奇，况当军需浩繁之际，亦宜酌量筹办。大学士等议覆：应如图拉所奏，将直省各关米豆税银仍复旧额。奉旨依议。〖52〗

二十六日（1月14日）

51 命废止奏本，凡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臣工本章，自明代以来，有题本、奏本之别：地方公事用题本，一己之事，则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至是，明清两代通行已久之奏本制度正式废止，奏折终于取代奏本，成为正式官文书。嗣后所谓“公题私奏”，乃专指题本与奏折而言。〖53〗

二十九日（1月17日）

52 傅恒奏称沿途驿递事件缓急无定，请饬兵部稽查。经军机大臣议准：嗣后驰送事件，俱设排单，将月日时刻、报匣若干、封套若干，逐一注明，沿途驿站查看排单，于何时接、何时发，逐站填注明白递送。如数目、时刻错误及擦损者，其下站即于排单内注明，一面驰送，一面挨查，仍报明军机处及兵部。寻命整饬各省驿传，谕曰：置邮传命，所以速机务而赴公程，职綦重也。皇考因直省驿务废弛，曾特遣大臣及给事中、御史巡方纠察，邮政颇为振肃。迩年以来，未遣专员，盖因驿递乃封疆要务，既有督抚大吏董率，又有驿道专员恪供职掌，自应加意经理。朕因川

省用兵，恐地方官积习相沿，或致延缓，特命派员安设台站，而往来文移、报匣转送多不如期，经稽查大臣参奏，军行要路尚尔，他省大概可知。著各督抚责成驿道，务令殚心筹办，实力整饬。

53 谕责内阁拟写票签错误。略曰：云南巡抚图尔炳阿续参赵州知州樊广德亏空一本，应抚参督审，今内阁所拟票签，仍交该抚审拟。经朕看出查询，始据改正。夫察议者，不过降罚了事而已。然以五人在阁，似此向有定例之事，竟至办理错误，使朕万几之顷，尚须审详至此，于心何忍，宁不有愧？张廷玉、来保、陈大受均在军机处行走，尚有交办事件，或一时疏忽；而陈世倌、史贻直著交部严察议奏。

迨军机大臣陈大受拟写上述旨意，但称“张廷玉等三人在军机处尚有应办之事，交部察议”，将“宁不有愧”四字叙入陈世倌、史贻直名字之下，接写交部严加议处。乾隆帝遂饬谕曰：“宁不有愧”则实概问五人之词也，而乃巧于避重就轻，移之于陈世倌、史贻直，而彼三人若身在事外者。由此又谕及入直军机处之大学士张廷玉、陈大受、汪由敦前此错拟谕旨一事，略谓：张廷玉等拟写陕西巡抚陈宏谋等办理马骡、台站谕旨，误将旨意“陈宏谋虽有过，但系汉人，本不必责以急公，免其置议”，写为“无功无过”，而于山西巡抚阿里衮则谓其“善于取巧”。张廷玉等明系袒护陈宏谋，岂得谓之无心？朕于满汉臣工，从无歧视。即以督抚而论，岂仅以钱谷刑名、簿书期会为职，军旅之事，正其责任中要务。封疆之职，满汉并用，国家不能无用兵之事，纵不能擐甲荷戈，身先士卒，而于

军行诸务苟能逐一妥办，即与宣力疆场者无异。目今经理满兵经过及设立台站，若谓汉人即不当仔肩斯事，须派满员料理，假令直隶、山西督抚皆系汉人如陈宏谋之流，则大军前进将如何支应？设令朕存此见，遇督抚重任专用满员，置汉员于不用，伊等又不知作何议论，且无是体制也。朕降旨时并无“无功无过”四字，若朕谓陈宏谋无过，则是赏罚不公，朕不为也。本朝军务，例属之满洲大臣者，非谓汉人即当优游局外也。

张廷玉、陈大受、汪由敦此事虽免交部议，然内阁拟写票签错误一事，经部议，陈世倌革职，史贻直革职、从宽留任，来保和陈大受俱降二级留任，张廷玉削去二级。〖54〗

三十日（1月18日）

54 以川陕总督所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幅员辽阔，谕命分设四川总督和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尹继善即授为陕甘总督，策楞授为四川总督，命鄂昌为甘肃巡抚。又以协办大学士非额设之缺，命嗣后若由协办简任封疆，不必仍带协办大学士衔。著为例。尹继善即照此例行。

55 是月，金川郎卡乞降。初七日，大金川头人得什阿朗赴党坝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往验。岳钟琪即遣派千总杨自功、把总周郁赴勒乌围看视。据称，郎卡果系病重，但莎罗奔不敢赴营投见，求于康八达叩见。岳钟琪随传谕得什阿朗，若莎罗奔、郎卡抗不赴营，嗣后无庸喊降。乾隆帝获悉大金川郎卡喊降，及岳钟琪所统党坝

一路兵威稍振奏报后，指示经略大学士傅恒“应由党坝进攻，将卡撒交傅尔丹等相机进剿”。

十二月初四日（1月22日）

56 始定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或一员或二员。自内三院改设内阁大学士，向来未有定数，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至雍正年间以来，多用至六员，间或增置一二人协办。至是，乾隆帝以内阁居六卿之首，谕定内阁之制。再向例大学士所兼四殿二阁（首中和殿，次保和殿，次文华殿，次武英殿，次文渊阁，次东阁），至是裁中和殿名，增入体仁阁名，改为三殿三阁。

初七日（1月25日）

57 乾隆帝御瀛台，亲鞫张广泗。张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辩不已。〖55〗翌日，就亲鞫张广泗一事宣谕：金川用兵以来，张广泗贻误于前，讷亲贻误于后，张广泗乃刚愎之小人，讷亲乃阴柔之小人，自当偾事一至于此矣！命将张广泗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按律定拟；遣舒赫德驰驿前往，将讷亲带往军营，会同傅恒等严审定拟具奏。谕旨又曰：“张广泗供内有‘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之语，朕闻之，深为抱愧。朕临御十三年，思与大小臣工共臻敦大之治，而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

寻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按律拟张广泗应斩立决，又遵旨按律审拟瞻对一案原任川陕总督庆复、提督李质粹和总兵宋宗璋具奏。乾隆帝特传集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将讷亲、张广泗二案口供、奏折，庆复一案谕旨，以及当天所降之旨公同阅看。该谕旨称：朕御极之初，尝意十三年时国家

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亦并非讷亲、张广泗之孽不可逭，实乃上天仁爱朕躬，俾知用人如此其难。张广泗随即处斩。庆复、李质粹、宋宗璋均斩监候，秋后处决。

又命经略傅恒会同总督策楞讯明讷亲，以其祖遏必隆刀于营门正法，令军前将弁士卒共见之。讷亲先于此旨已自知难逃一死，故不进饮食，欲求自毙。乾隆帝得悉后改命“于此旨所到之地”将其正法。翌年正月二十九日讷亲被押至班拦山时适接奉此旨，即被处斩。

寻命将糜饷老师、贻误军机罪，明著刑章。略曰：军旅乃国家第一要务，军法从事，成例綦严。今查律文内玩寇老师、有心贻误，竟无正条，非所以慎重军务，儆戒失律也。夫科场作弊，尚即正典刑，若以行军相较，孰为轻重？自应稽查旧案，明著刑章，俾众之畏法，方能鼓勇用命。寻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准：凡统兵将帅，玩视军务，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国事者；又，凡将帅因私忿妒嫉，推诿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又，身为主帅，不能克敌，散布流言，摇惑众心，借以倾陷他人，致误军机者；均属有心贻误，应拟斩立决。乾隆十六年（1751）馆修入律。〖56〗

十七日（2月4日）

58 乾隆帝决意金川之役早日收局。

先是，傅恒奉命出师，乾隆帝即谕示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噶拉依，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速返京师，襄赞政务。寻再谕傅恒军务一竣，迅速还朝，略谓：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今经略大学士前往军营，无接办之人，数日之间已不能不时萦朕念。复以金川劳费，密谕傅恒，倘至来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克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

至是，再密谕傅恒金川战事务于明年四月之前了结。略曰：蜀地民力之凋敝，贼境进取之险阻，士马刍粮跋涉输挽之艰难，讷亲、张广泗从未据实敷陈。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即如官兵经过西安，督标匪卒以牵马伺候小忿，辄持刀恣砍，伤及三人，川民疲于供亿，背负军装，徒步涉险，不较此更甚？然目下既有为山九仞之势，则一篑之劳难于中止。该谕旨又称，此际兵饷几用至千万，岂可更滋繁费耶？如四月初十间莎罗奔、郎卡仍未殄灭，则满兵分队撤回，策楞、岳钟琪等筹办善后。

59 命川陕督抚皆听傅恒节制，班第专办四川巡抚事务，驻扎成都，兆惠专办粮务。

60 高斌因查抄周学健产家时徇私瞻顾，被革去大学士，

仍留南河总督任。

61 都察院等衙门议准满汉御史分理十五省，并稽查在京各部院衙门事件之例：将京畿道并入十四道，共为十五道，即京畿道、河南道、江南道、浙江道、山西道、山东道、陕西道、湖广道、江西道、福建道、四川道、广东道、广西道、云南道和贵州道。十五道共设满汉御史各二十八员，分理十五省案件并分别稽查在京各部院衙门事件。所有应添设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八道印信，行文礼部添给。再御史既为言官，可不拘定省分衙门，听随时据实陈奏。但御史按省分道，专司稽查该省事务，御史人选应行回避本省。

二十一日（2月8日）

62 经略大学士傅恒驰抵卡撒军营，克期进剿。傅恒自十一月初三日离京，二十四日即入四川境。十二月初九日行至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天赦山，因雪大路滑，傅恒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甚有十数匹坠入山涧者。〖57〗至是，傅恒甫抵军营，即将小金川土舍良尔吉于军门斩枭，次日又诛阿扣，以良尔吉之弟小朗素统领土兵。〖58〗

阿扣，莎罗奔之女，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妻，素与良尔吉相通，专为莎罗奔耳目，军中机密辄报其父以为备。岳钟琪先曾密奏之，而张广泗信奸人王秋言，坚任之不疑。傅恒于驰赴金川中途即奏请将良尔吉、王秋二犯带回成都，与张广泗家人薛二、通事焦修德严审定拟。〖59〗良尔吉、阿扣、王秋既斩，莎罗奔内应遂被切断。

其时已奉旨各路官兵限在明春以前到达金川，傅恒遂奏“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迨乾隆帝接阅傅恒之折，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晨起即命军机大臣传谕傅恒，略谓：现在酌拨帑项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即使国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躯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谓经略大学士何？该谕又称：绿旗兵丁于内地尚有凶斫殴官之案，而令其久役荒箐，暴露经年，远隔穷山，宁无顾虑？乾隆帝再次申谕前旨，命如期撤兵，如傅恒仍持“必期成功”之见，则不待至明年四月，必降旨召傅恒还朝。

寻以奉皇太后懿旨，再命传谕傅恒：金川用兵定不可过四月初旬之期。略曰：今各省协拨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若迟至明年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者，且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该谕又称：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敝，地方险阻，实不肯为此举。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类孤注矣。三天之后，复谕傅恒曰：夫以江南富庶，米价偶翔，刁民辄乘机肆恶，况川省以险僻之区，值军兴旁午之会，更易滋生事端，诚不可不亟为筹虑。前所传谕以四月初旬为期，盖深有见于此也。

63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七千七百四十九万五千零三十九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一百零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六百四十五两〖60〗，

时金川军饷浩繁，屡屡拨解部库存银，是以户部银库存银数降至整个乾隆朝最低点，各直省关税银二百一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八两〖61〗。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旗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八百三十五万零二百九十两〖62〗，办铜一千零三十四万七千七百斤。

〖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史料旬刊》二七期《老官斋教·新柱折》；《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载《历史研究》1987年2期。

〖2〗《史料旬刊》，二九期《老官斋教案·喀尔吉善、新柱、潘思榘折》。

〖3〗参见：《金川纪略》；《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4〗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三一二；《史料旬刊》二九期《陈学愈逼命行贿案》。

〖5〗《金川纪略》。

〖6〗《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三一七、三百二十。张广泗即奏称，按一石作二十五两计算，则由贡监捐一即用同知，所费不过千余两，捐一即用小京官，所费不过数百金，纵云军粮紧急，亦不宜国家官职糜滥至此。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住》胶片36。程穆衡云："后以爱子去膝下，悲悼成疾，梦碧霞元君召之，上为祈福于岱顶"（《金川纪略》）。

〖8〗《史料旬刊》三十期《韩德荣倡立邪教案》。

〖9〗转引自马西沙：《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载《清史研究集》四辑172页。

〖10〗参见：《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36。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36。

〖13〗《清皇室四谱》卷二。

〖14〗当皇贵妃高氏薨逝，议谥之际，皇后对皇帝言："异日期以'孝贤'为谥，可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二集》卷三）。至是谕礼部："知臣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父，知妻者莫如夫。朕昨赋皇后挽诗有'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之句，思惟'孝贤'二字，实该皇后一生之贤德，应谥为'孝贤皇后'。"

〖15〗《啸亭杂录·续录》卷一《纯皇后之贤德》。

〖16〗《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三集》卷四五。

〖17〗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三百九、三百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2页。据张广泗参劾马良柱时所称，此役失利系马良柱"气阻志馁"，"怯懦无能"，而马良柱逮京问罪后自辩，系因粮运为雪所阻，已经半月，士卒皆煮皮铠鞍靴而食，是以一闻总督撤营命令，各自奔回，炮位军械因雪大不能搬运，以至遗失。嗣经讷亲核查，马良柱所言移营绝粮是实。

〖18〗《平定金川方略》卷五。据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以六击一，贼断不能支。以理势揆度，夏秋之间，金川之役可定期竣事。得旨："用兵之道，岂可计期成功？"

〖19〗《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帝即降旨询问张广泗意见。寻覆奏："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纵横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

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风生，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为提镇，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信服，诚如圣谕，人地相宜。”

〖20〗《岳襄勤公行略》，载《清史资料》四辑。

〖21〗参见：《清史列传》卷十七《傅尔丹传》；《清史稿》卷二九七《傅尔丹传》。

〖22〗《准噶尔史略》133页。

〖23〗参见：《史料旬刊》二九期《江苏苏松等处聚众阻粜案·谭行义折》、《江苏苏松等处聚众阻粜案·尹继善折》；《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583页。

〖24〗《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584页。

〖25〗《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四。

〖26〗《清秘述闻》卷六。

〖27〗《皇朝文献通考》卷八。

〖28〗《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53页。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37。

〖30〗参见：《中西交通史》下册962页；《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四。

〖31〗《啸亭杂录》卷七《钱文敏》。

〖32〗据昭槤记载，金文淳系禀命于府尹后剃头，故盛安为其乞命曰：“金，小臣，罔识国制，且请命于大僚然后剃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帝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盛安曰：“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为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帝大怒，命侍卫反接公赴市曹，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公佯然长笑，惟曰“臣负朝廷之恩”而已。后帝悔悟，命近臣驰骑并金文淳赦之（《啸亭杂录》卷二《盛司寇》）。

〖33〗《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六。《实录》记乾隆帝称盛安“硜硜自守”。《啸亭杂录》记盛安秉公审理金文淳剃发案后，乾隆帝称誉盛安：“盛安尚不畏朕，况诸皇子乎！”

〖34〗《史料旬刊》十八期《剃发案·杨锡绂折》。

〖35〗《清史稿》卷三三八《塞楞额传》。

〖3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三二八；《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3 页；《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金川纪略》；《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清史稿》卷三百一《讷亲传》。

〖37〗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六；《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九卿议准各省常平仓存谷额数据档案《宫中奏折·乾隆十三年各省仓储存谷石定额清单》（转引自侯寿昌《清代仓储制度》，该文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525—544 页）。

〖38〗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七；《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 111—121 页。

〖39〗《中西交通史》下册 986 页。

〖40〗参见：《清代史料论述》（一）148 页；《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 109 页。

〖4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啸亭杂录》卷一《杀讷亲》。

〖42〗《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43〗《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44〗《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

〖45〗参见：《岳襄勤公行略》，载《清史资料》四辑；《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六。

〖46〗参见：《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鸦片战争前中西关

系纪事》160页。

〖47〗《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六。

〖48〗《枢垣纪略》卷一三。

〖49〗《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50〗《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

〖51〗参见：《清史列传》卷三《岳钟传》；《红楼梦新证》上册94—96页。

〖52〗《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七。

〖53〗《清代奏折制度》88页。

〖54〗《清史列传》卷一六《陈世倌传》。

〖55〗《清史稿》卷二九七《张广泗传》。

〖56〗《大清律例通考校注》588—589页，“兵律·主将不固守”第三条律文。

〖57〗《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58〗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一；《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页。《实录》记良尔吉被诛在十二月十一日（卷三三二23页），似误。

〖59〗参见：《金川纪略》；《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嗣后审得薛二、焦修德勾结小金川土司代笔王秋，勒取良尔吉、阿扣银三千两，金九十六两（内金碗一），薛二照数送交张广泗。薛二又与王秋串通，借故勒索泽旺银二百两，纳入自己腰包。

〖60〗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旧存银三千二百三十六万三千四百零四两，本年新收银八百一十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四两，支出银一千三百零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三两。参见档案：黄册2477号，乾隆十三年（1748）四柱黄册。

〖61〗乾隆《户部则例》关税三。

〖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五日，户部尚书傅恒等题。

清通鉴　卷一百六

乾隆十四年　己巳　公元1749年

正月十二日（2月28日）

1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遣人至经略傅恒所驻卡撒军营具禀乞降。越二日，又遣头人来营，并送还抢去绿营兵三名。傅恒以其情词恳切，似系实情，应允“莎罗奔、郎卡若亲缚赴辕，贷以不死”。〖1〗莎罗奔、郎卡不敢深信，遂遣人具禀至党坝岳钟琪处乞降，惟愿贷以不死，诸事如命。岳钟琪允准代奏，并禀商傅恒，应否准其纳降。傅恒得报即遣游击吴士胜往返党坝，得悉莎罗奔乞降情形，随告知岳钟琪以莎罗奔如果亲来，提督即可带至军营。〖2〗因京师与金川遥隔数千里，消息往返需时月余，乾隆帝此时尚不知金川事有转机。

十五日（3月3日）

2 乾隆帝决定不待四月初旬，即刻召还经略大学士傅

恒，结束征剿大金川。先是，乾隆帝虽已得悉金川实情，深悔此番办理错误，但仍侥幸万一成功，是以命傅恒不迟于四月初旬旋师。嗣经通盘筹画，决计迅速罢兵。遂以屡奉皇太后“大军早罢一日，兵丁则早免一日劳苦，百姓亦早得安息一日”〖3〗懿训为由，密谕傅恒遵旨撤兵。至是明发谕旨曰：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此旨到日，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参赞大臣达勒当阿、舒赫德、尹继善均回原任，策楞、岳钟琪暂留办理，以竣军务。〖4〗寻诏封傅恒一等忠勇公。

嗣接阅傅恒从卡撒一路率精锐直捣噶拉依之奏请，该折略言：从前皆务攻碉，劳费无功。毋论攻其有备，克取为难，即使数日而克一碉，恐数年不能竣事。且大金川已防备严密，官兵虽众，枪炮惟及于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出其不意，取道前进，务在破其巢穴，擒虏贼酋，于三四月间定报捷音。〖5〗乾隆帝命将傅恒密折交付庄亲王允禄等王大臣详议具奏，而率先谕曰：“朕意此时宜定撤兵之计”。故庄亲王允禄等覆奏应请即

行撤兵，召经略大学士还朝〖6〗。

十九日（3月7日）

3 乾隆帝召见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等，将大金川之役以来所降谕旨，及经略大学士傅恒并军机大臣奏折，令其阅看，定议具奏。因谕曰：朕思金川荒微弹丸，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臣，而崇山天险，非人力可施，历据经略大学士傅恒陈奏。且自用兵以来，一误于张广泗，再误于讷亲，以致贼番添碉增卡，防御益严，而内地民力未免拮据，帑项拨协已为浩繁，均宜顾惜。论者谓金川小丑介处群番之中，或虑其蚕食同类。不知各土司分疆列守，势均力敌，番众各卫其主，非贼酋所能吞噬。今鼠处穴中，无从搜捕，而经略大学士傅恒宣力效忠，成绩已著。朕仰承皇太后慈训，晋爵铭勋，此即擒获莎罗奔、郎卡亦何所加？且机务殷繁，部务綦重，是以召令还朝，其纳降诸事，今已悉委该省策楞承办。前此惟军机大臣数人与闻，昨召庄亲王等面加咨询，据议以为召还重臣，纳降班师，诚为允协。今特召诸王满汉大臣公同详悉定议。旋议覆：撤兵之旨，诚为允协。

寻再谕傅恒：遵旨即日就道，不必留办。然接阅傅恒本月初九日拜发奏折，见其再次陈请“由中峰直压贼巢之策”，乾隆帝遂严谕傅恒曰：目下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何况川、陕频年供亿，宁得谓凋敝不缘用兵？该谕旨结尾已有警告傅恒之意：“倘徘徊不前，将拥重兵于外，欲何为耶？”

复寄谕反复数千言，令傅恒惟有遵旨星速还朝，并严词警诫其人臣恃恩而失之太过。〖7〗

二十六日（3月14日）

4 停科道等进呈经史。据御史金相条奏，呈进经史人数多寡不齐，请先翰林，次詹事，次六科，次各道，周而复始。因谕曰：进呈经史一事，朕初意欲博综古义，广采群言，且可因言观人，究悉诸臣学识之高下，心术之真伪。其有阑入时政于事理未当者，间加训饬。自举行以来，诸臣按日进奏，朕一一披览，所称洞达天人、发明道奥者，亦殊不概见。兹据金相所奏，则是以进书为烦苦。朕前亦闻有此论而不信，今金相既显为此言，是诸臣未必不各有此见。且已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进呈经史著停止。所有积年留存诸折斟酌荟萃成编。

二十八日（3月16日）

5 提督岳钟琪亲赴勒乌围招抚大金川土司莎罗奔。

先是，大金川莎罗奔遣一土舍及头人得什阿朗赴提督岳钟琪所驻之党坝军营，投送甘结，愿意遵依六事，一、自今以后，永不敢侵扰邻番。二、为天朝出兵供役，比各土司益加黾勉，诸事惟命是从。三、从前侵夺邻番地土尽行退出。四、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伏诛。五、悉行送还从前侵掠内地民人、马匹。六、枪炮军器照数献出。时岳钟琪派往勒乌围之千总马鹏亦返回军营，言莎罗奔事事遵依，但自知罪重，恐到卡撒大营难希幸免，如贷其死，所信惟岳大人，且惟岳大人番夷多识之者。今闻大人将往卡撒军营，若肯降临勒乌围山寨，而许不死，克定受降款件，

虽死无悔。岳钟琪于次日遣裨将周郁往勒乌围，教莎罗奔预备迎接事宜。莎罗奔遂使土舍及头人禀称："若大人二十八日来，恐尚未能齐备，准于二十九日洒道跪迎。"岳钟琪即禀告经略傅恒，非二十八日，即二十九日起程，由勒乌围至卡撒。〖8〗

至是，岳钟琪率兵四五十人赴勒乌围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壶浆夹道，至山寨，莎罗奔、郎卡次第叩拜，尽恭上所甘六事款结"。是夜岳钟琪即宿勒乌围山寨。翌日，至大金川经堂，莎罗奔及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钟琪与其订期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军营前纳款后，即起程前赴卡撒，告知傅恒准备受降。〖9〗

二月初五日（3月22日）

6 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卡撒军营外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郎卡投降。前一日，莎罗奔先令番众于军门外除道设坛，铺陈供帐。是日晨莎罗奔、郎卡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减从，示以不疑。莎罗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受佛却银。受既降，傅恒露布飞报大捷，并于次日班师还朝。〖10〗

初七日（3月24日）

7 江西巡抚唐绶祖以金川"军需旁午"，率属捐廉助饷。奉旨切责。先是，因金川军需浩繁，已向富商巨室派捐助饷。计有淮南、徽西商人吴鼎和秦晋捐银二十万两；杭绍嘉松商人吴玉如等捐银十万两；粤东商人捐银十万两；江西商人捐银十万两；福建盐商林天衢等捐银十万两；河东盐商捐银十四万两；山西平阳（今临汾市）、汾州（今汾

阳县）绅士刘衷等捐银一百万两；泽州府（今晋城县）绅士王镩等捐银十万两；平阳府绅士张再龄等捐银十万零二千两；山西原任刑部郎中王镗、内阁中书范清注除办理挽运军米外，王镗捐银十五万两，范清注捐银二十万两。金川之役勒派商民总在二百万两以上。至是，唐绥祖倡议官吏捐廉助饷，并奏愿捐养廉银一万两。乾隆帝以其不知“国体”，妄行陈奏，降旨严饬。略曰：富民鹾商，因朕普免钱粮，伊等沾恩较厚，捐赀助饷，情出急公，亦裒多益寡之义。至官员养廉，则未可轻议扣减。〖11〗翌日，长芦盐政丽柱复请照康熙十四年（1675）之例，芦东每引增银五分，并请敕令两淮、两广、河东、浙江等省均按引增课。饬谕此奏殊属猥琐鄙陋，命将丽柱交部察议。谕称：昨有唐绥祖倡养廉之奏，朕已降旨申饬，今丽柱复以增课为请，是群情之不顾大体，竟思悬拟，此风断不可长！此旨交内阁明发，令中外知之。

十五日（4月1日）

8 傅恒自大金川报捷奏折飞递至京师，途中仅八天而已。〖12〗乾隆帝命通行晓谕曰：金川平定，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献捷班师。经略大学士傅恒特旨赐其四团龙补褂服用，再照元勋扬古里额驸之例，加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又备金黄带、宝石帽顶，俟抵京时颁赐。岳钟琪功在诸将右，加太子少保，仍交部从优议叙。嗣以傅恒称扬岳钟琪“历练戎行，信孚蛮部，深入贼巢，胆勇雄决”，特旨加封岳钟琪三等公。

复降旨从宽处分金川之役过误大员：原任四川巡抚纪

山以“始事之轻遽”，从宽赏给副都统衔，自备鞍马，前往西藏，换回拉布敦；原办理粮务钦差大臣班第未能如实奏报军前情形，亦从宽赏给副都统衔，自备鞍马，前往青海，换回众佛保。并宽免讷亲之兄弟策楞、爱必达、阿里衮代讷亲赔银。讷亲前处斩，家产充公，又将其于经略金川时所支养廉、赏赉及建碉银两加罚十倍，令其兄策楞、弟爱必达、阿里衮赔补。

二十五日（4月11日）

9 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奏报大金川之役军需银数：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拨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截至是年二月，金川之役共开销军饷八百零六万两。嗣经报部核查，全部准予报销。〖13〗而现存一百五十万两中之九十二万两亦用于撤兵之费。照此计算，大金川之役军需包括川省库存、部拨及外省协拨，总共开销约九百万两。若加“川运例”捐纳所入，及晋、淮、浙等商民所捐输二百余万两，军饷开支当在千万两以上。

三月初七日（4月23日）

10 先是，以山东积年逋欠已逾二百四十四万两，特旨命缓征带征，嗣后应征之项，务须年清年款。至是，山东学政李因培以缓征积年逋欠仅使有田有粮人受惠，而贫者未得均沾，奏请特颁谕旨，令有田者将本年粮粒与佃民平分，积年宿逋不得一概追索。乾隆帝不准所请，并谕曰：若明降谕旨，令地方大吏出示饬遵，在田主既不能强以必从，而顽佃更得借端抗欠，甚至纷争斗殴，狱讼繁兴。然

该省前年被灾较重，元气一时未复，可令州县官斟酌情形，善于开导，使有田者好义乐从，佃民得沾惠济。

初九日（4月25日）

11 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还京，乾隆帝御殿受贺，行饮至礼。敕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荣保，春秋官为致祭。又追谥李荣保曰“庄恪”，赐傅恒第东安门内。〖14〗赐傅恒诗尾联云：“持盈保泰咨询切，偃武修文凛敕几”〖15〗，与《平定金川文》结句：“凛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众，庶几可以垂则乎？”〖16〗涵义相同，可见乾隆帝对即位以来首次大征伐有所反省。

十二日（4月28日）

12 命胡宝瑔仍兼军机处行走。

二十二日（5月8日）

13 大学士等据各省督抚覆奏，议覆米价日昂对策。自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传旨询问各督抚米贵之由及其对策之后，各督抚陆续奏到。

关于米价何以日见腾贵，有如下几种意见：一、生齿日繁，粮食需求激增。云贵总督张允随奏言：天下沃野，首称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价极贱，雍正八九年（1730、1731）间，每石尚只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最贱亦八九钱。查贵州旧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其自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国家定蜀百余年，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

万，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数。一省如此，天下可知。〖17〗因生齿日众，逐末遂多〖18〗，如贵州采矿兴盛，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不等，游民日聚，现今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集，商贾日集。〖19〗云南与贵州相仿佛，由于出产五金，外省人民走厂开矿，几半土著。〖20〗其后果势必促使粮价日昂，并引发田价上涨，土地兼并加速，昔日自耕农沦为穷佃，亦需买粮为生。湖南巡抚杨锡绂奏言：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而不复卖。近日田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沦为佃户，岁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需买米接济，而富户非善价不肯轻售。〖21〗二、采买过多，积贮失剂，以致粮价上涨。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言：查各处常平额贮，每有二三百万，出纳拘于期限，使有用之谷积而不用。〖22〗以湖南言之，州县之仓有贮五六万者，府仓有贮七八万者。〖23〗采买过多，积贮失剂，以致新谷上市，价值本平，一闻采买，立即增长，盖商贩买米，价贱则买，价贵则止，操纵自由，官买补储，例有定限，价贵不得不如额买足，牙侩习知其然，因得肆其把持之术，遂使丰处与灾地同忧。〖24〗督抚对常平存七粜三之制亦提出批评，杨锡绂即奏言：常平粜三，为出陈易新计耳，其实丰年原无资于平粜，而仓谷坚好，亦有可贮数年者。〖25〗三、风俗日奢，烧锅耗粮。杨锡绂言及其家乡江西：国初人经乱离，备尝艰苦，风尚俭朴，迨安居乐业，数十年后，子弟有笑其祖父之朴陋者矣。

衣食竞求佳丽，婚丧务期美观，始于通都大邑，今则荒徼山僻之农民，亦渐习奢靡。平时揭借为常，力田所入，抵债去其大半，余又随手花销，甫交冬春，即须籴米而食，农民口食亦取给于市，则价焉得不长？〖26〗尹继善则举两江为例说明酿酒耗粮之多：就两江而论，酿酒数千家，获利既重，为业日多，约计岁耗糯米数百万石，踩曲小麦又数百万石，民间将肥田种糯，竟有一县种糯多于种稻者。〖27〗除上述意见外，诸如米谷偷运出洋，种植烟草、甘蔗等过多，田归富户后地力不能得以充分利用，以及钱价昂贵等等，亦为米价日渐昂贵之原因。然生齿日繁、户口繁滋，则为各督抚议奏最多者，是为米价居高不下之主因，至于“采买过多，积贮失剂”，则为次要原因。诚如尹继善所言：“年来百物腾涌，并非官为采买，无不价增，可知采买特米贵之一端。”〖28〗

然何以抑制米价持续上涨甚至百物腾涌，各省督抚亦无良策，其奏议大要为：一、常平仓额不再加增。两广总督策楞奏言：各直省常平仓额谷共二千八百万，纵有赈粜，加以屡年捐监及社仓谷，仍不下二千万石。请将各省常平仓谷，总以现在存仓之数为额。其四面不通水路之州县，如存谷不敷，统在各该省现存数内拨补，此后不必再增。〖29〗二、不必滥粜，亦不必拘粜三之例。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奏言：如一省岁收，不无上、中、下之差，或粜一，或粜二，或粜三，总视上、中、下为权衡，则红腐无虞，面买补可减。〖30〗张允随奏言：年歉多粜固可，如年丰即不粜亦可。〖31〗三、暂停采买。张允随奏言：救时急务，莫如暂停采买。暂停之议，止可行于东南泽国，商贾四达之区，不可行于沿边重

地，舟楫不通之所。即暂停省分，亦非听其仓额虚悬，良法终废，俟二三年后，民间稍有留余，仍于丰年，酌量收买.〖32〗四、暂停捐监采买。署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奏言：欲平米价，须停捐采，倘遇水旱重灾，方准拨谷协济，偏灾酌赈以银，总勿轻动仓谷。〖33〗除上述对策外，各省督抚还提出诸如严禁囤积、严米谷出洋之禁、崇俭禁奢，以及兴水利、劝开垦、变钱法等主张。

大学士等汇齐各省督抚覆奏后，遵旨议覆，略谓：各省查奏米贵之由，熟筹补救，虽因地制宜，各有不同，而为常平买谷请缓请停者大半，故应遵前旨，以雍正年间仓贮旧额为准，通计减谷千余万石。至平粜之法，亦应遵议定平买贵停之法。其它如捐收本色、兴修水利、通贩禁囤等，则各督抚应饬属办理，毋庸另议。得旨准行。

四月十四日（5月29日）

14 降旨变通严禁米谷出洋之例。先是，浙江巡抚方观承奏请偷运麦石出洋照偷运米谷之例分别治罪，经部议准通行。至是，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闽省商贩豆麦，必由海口转入内河，若因严禁出洋，概行拦阻，则商贩不前。又据奉天将军阿兰泰等奏，盛京地宜黄豆，向来所属余存之豆，尽商贩运，今若一体禁止，则不能流通，商民均无裨益，请照旧例办理。乾隆帝谕曰：方观承前次之奏，外省不能一概遵行。严禁米谷出洋，原以杜嗜利之徒偷运外洋接济奸匪，若出口入口皆系内地，自宜彼此流通，岂可因噎废食，胶柱鼓瑟？惟在地方大吏毋令阳奉阴违，致滋弊窦。

15 禁南洋商船私贩铜器。据浙江巡抚方观承奏称：南洋自雍正五年（1727）开禁以来，红黄铜与铜器皆不在禁例。现查浙海关出洋红黄铜货，以准江南、广东、福建各海口所出，每年不下十余万斤。请通行查禁。经户部议定：嗣后一应铜器、铜斤俱严禁出洋，凡商船有将红黄铜器私贩至南洋图利者，百斤以下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百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为从及船户减等。〖34〗

二十九日（6月13日）

16 谕命查核金沙江水道工程实效。先是，命尚书舒赫德前往贵州、云南等省查阅营伍，就便履勘金沙江水道工程。至是，命军机大臣传谕钦差查勘金沙江大臣舒赫德、新柱：据云南巡抚图尔炳阿覆奏“金沙江滩险难行”，可见铜沉船损，终归无益之处，已属显然。然开浚金沙江水道初不始于张允随，倡其说者大学士鄂尔泰，赞之者庆复，而朕亦降旨交办，令勿畏难中阻。故将来查出工程不实，张允随亦不必革职查产，只须令其及在工人员著赔便可完结。五月，舒赫德奏陈履勘金沙江情形，略谓：原新柱、尹继善会勘议修，自新开滩至黄草坪五百八十余里，实有益应留之工；经滇督张允随奏开之蜈蚣岭等十五滩，则有损无益，现仍需陆运。奏入，乾隆帝谕曰：所见甚属公正。此案所有糜费帑项，例应著赔，从宽令张允随在任弥补。

寻钦差履勘金沙江工程舒赫德以金沙江水道工程张允随附会粉饰，请交部严加察议，其用过工费银八万余两，应令原办之人赔补，张允随赔缴六分，承办各员赔缴四分。乾隆帝谕示：金沙江工程，原因铜运艰难，期于一劳永逸。

先经大学士鄂尔泰倡议，而张允随附和，陈请开凿。今上游四十余滩，既不能化险为平，且蜈蚣岭十五滩已议停止，而张允随复奏请开浚，以致妄费多金，张允随之固执回护，自应严行议处，所有帑项著落赔补。但下游各滩尚足以资铜运，即历年节省脚费五万二千余两，虽系下游节省较多，总系张允随承办者，亦非全无裨益，尚有可原。著从宽故免议处，其上游糜费八万余金，著张允随及承办各员四六分赔。舒赫德复以上游蜈蚣岭险滩栉比，奏请将铜由厂陆运，到下游黄草坪上船，直运至新开滩平水，以抵泸州（今泸州市）。奏入，下军机大臣会部议速行。

17 命议政王大臣详议出师凯旋祭堂子〖35〗之礼。先是，经略大学士傅恒还京，以大军奏凯，告天地宗社，而堂子则弗及。乾隆帝谕称：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典礼。所祭之神，即天神也。堂子则旧俗相承，遇大事及春秋季月上旬，必祭天祈报，岁首最先展礼。定鼎以来，恪遵罔怠，不易其名，重旧制也。考诸经训，祭天有郊有类，有祈谷祈年，礼本不一。兵戎，国之大事，故命遣大将，必先有事于堂子，正类祭遗义。我祖宗于行营中或别有征讨，不及归告堂子，则望祭而列纛行事，其敬诚如此。出师告凯祭堂子，祀典攸关，其议之。寻议准：嗣后凯旋致祭于天、地、太庙、奉先殿、社稷、陵寝如常仪外，皇帝告祭堂子，由礼部请旨，钦天监择吉，届期卤簿大驾全设，皇帝诣堂子行礼，凯旋将帅及王公大臣等依次排列，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将帅等随行礼毕，大驾还宫。

【考异】孟森以为堂子之为祭天，其说起于乾隆年，盖高宗自为

文饰之词，礼臣承旨附会其间，由此定入《会典》，而后祭天之说乃有明文。由于清代祭堂子极其尊崇，又曲为之隐讳，是以口耳传说，或谓堂子乃祭明将邓子龙。查慎行《人海记》“元旦堂祭”条：每岁元旦昧爽，未谒太庙，先上堂祭，乃邓将军庙也。按邓讳子龙，南昌人，万历中副总兵。萧奭《永宪录》谓跳神“或云即祀堂子所奉之邓将军，相传明镇辽总兵，殁建州部，而保护我太祖于孤幼中，故祀之等祖庙。”礼亲王昭槤亦云：堂子东南建上神殿，“相传为祀明将邓子龙位，盖子龙与太祖有旧谊，故附祀之”。孟森考得邓子龙战死于援朝抗倭之役，时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子龙之入东，乃入朝鲜，与辽事无涉。是以“邓子龙之决不得与太祖有旧”，其事甚明。查慎行等堂子祭邓将军之说皆当屏之。至堂子圜殿所祭之主神，孟森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大清会典事例》等谓为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并云：“‘台吉’、‘贝子’，皆金元以来尊贵之号，为所习称，而为其时建州酋长所不敢自居，以奉其所尊之神，示崇敬之意，后乃沿称不改，存旧俗耳。要其为人鬼而非天神，则明矣。”清代元旦及遣将、凯旋等祭告堂子则专祭堂子主神于圜殿，不复及坤宁宫诸神。坤宁宫所祭神有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和总称为“穆哩罕”诸神、画像神、蒙古神等等。岁十二月二十六日则悉索诸神，请入堂子飨殿，元旦后朝夕供祭，其余春秋立杆大祭及四月八日浴佛之祭，则皆只请朝祭神，即如来、观音、关帝三神，入堂子致祭。于此可见祭堂子决非祭天，然其礼意隆重，故高宗以拜天附会之（俱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311—323页《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

五月二十九日（7月13日）

18 以漕运总督蕴著参奏两淮盐政吉庆婪赃不实，命吉

庆仍回两淮盐政之任。先是，蕴著列款参奏吉庆赃私累累，乾隆帝以吉庆家道素丰，且系一聪明伶俐内府之人，或于盐政衙门相沿之陋规不能不取，若婪赃至千数万，则非意料所及，遂令吉庆解任，并命两江总督黄廷桂查办。嗣据查覆，蕴著所参各款多属子虚，惟吉庆之进京滥用外支银二千四百两一款属实。因宣谕曰：运库外支银一项，前任如三保、准泰辈亦皆提用，未被参劾，则幸可免罪。吉庆因循支取，既被参发，则咎无可辞。但究系外支闲款，此与向年外省各衙门陋规相同，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较之婪赃究为有间。

六月初九日（7月22日）

19 户部议准贵州巡抚爱必达所奏黔厂余铅酌定官商收运各款：一、每年运供京局及川黔两省鼓铸，并运汉销售共九百万斤，现各厂岁出铅一千四百余万斤。嗣后每一百斤除抽课二十斤外，余铅官买五十斤，以三十斤通商。总以抽收课余足敷九百余万数，余听炉民自售。二、预拨运汉铅斤工费银十四万五千零四十两、铅斤工本银四万三千五百两，存贮支用。

七月初七日（8月19日）

20 以秋狝木兰，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起銮，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二十一日进哨木兰行围。九月二十五日奉皇太后还宫，本年木兰秋狝结束。

二十四日（9月5日）

21 原任浙江巡抚方观承奏称浙江有将东洋钱搀杂行使

之弊，现在示禁回棹商船无得携带，铺户悉行交官销毁，违者俱照行使废钱之例治罪。乾隆帝谕以内地鼓铸充裕，市价平减，自应严行查禁，现今钱价昂贵，姑听其搀和流通，则钱文益多，于民用似为便易，亦属权宜可行。但既经如此办理，未便甫禁即弛，有碍政体。惟是外洋钱文体质轻于内地，或有奸商将内地之钱销毁改铸，以图射利，则殊有关系，不可不留心密查。

八月初九日（9月20日）

22 谕命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彻底查办陈怡老一案。先是，福建巡抚潘思榘奏称：陈怡老私往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潜住二十余年，充当甲必丹，携带番妇并所生子女、银两、货物归龙溪县（今漳州市）原籍，现经缉获究审。至是，乾隆帝命传谕喀尔吉善、潘思榘：内地匪徒私往番邦，即干禁例，况潜住多年，供其役使，又复娶妻生女，安知其不借端恐吓番夷，虚张声势，更或泄漏内地情形，别滋事衅？不惟国体有关，亦且洋禁宜密，自应将该犯严加惩治，即使不携重赀，其罪亦无可贷。至于银两、货物入官，原有成例，自不待言，今观潘思榘所奏，措词之间似转以此为重，而视洋禁为轻，未免失宜。

翌年五月，照“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诳骗财物，引惹边衅例”，将陈怡老发边远充军，番妾子女令遣，银货追入官。

十八日（9月29日）

23 方苞卒。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先世安徽桐

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以《南山集》案株连逮赴诏狱，康熙帝宥其罪，命隶汉军，旋召入南书房。雍正帝即位，赦方苞并合族还乡，寻又召入京师，充武英殿修书处总裁。乾隆初，晋礼部侍郎，虽不常入部，而时奉召对，凡大政事多所密陈。七年（1742）以衰病休致。至是卒，年八十有二。方苞经术文章兼优，诸经之中，尤精者为《三礼》，次之为《春秋》，皆有成书。而其文峻洁，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36〗

二十七日（10月8日）

24 福州将军马尔拜奏请内地商人在番境造回船只所带货物税银计其运米之多寡分别量加减免，乾隆帝以所言殊属谬妄，命传旨申饬。略曰：从前所降运米夷船量减税银谕旨，乃为招徕远夷，多带米石，出自格外特恩。内地民人本不可以一概而论，即或减免米税，其所带货物何得一概酌免？况此等事件，自应听地方官办理，马尔拜只宜在关言关，与伊何涉，乃妄行陈奏。若非听信人言，不谙事理，即系有意邀取名誉。马尔拜如此存心行事，将来必不能承受朕恩。〖37〗

二十九日（10月10日）

25 命陕甘总督尹继善、甘肃巡抚鄂昌缜密办理番人叩阍一案。据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番民善巴策凌等二人控告，其杨姓土司残虐番民，私藏武器。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傅恒传谕尹继善等：此事颇有关系，虽属一面之词，而所言款迹，未必无因，且番众万人同怀怨愤，令伊二人前来叩阍，该土司之不能善抚其下，平日之不安静奉法可知。

土司刻剥番民，乃常有之事，又安能一一禁止？但私藏武器，若置之不问，则恐该土司恃势作威，日益骄纵，致不可禁戢，又成金川前辙，自当防微杜渐，折其萌芽。此案一经督抚查办，若稍有不缜密，办理难于措手，恐转为所轻，藐视国法。此间斟酌轻重，全在该督抚等善为查办。著将该犯递解回陕，所有原词口供，抄录发交该督抚等，令将实在情形密行察访具奏，或伊二人诬控，则坐以罪；如不尽虚，其该土司应作何处置，方为妥协，著详细会商奏闻办理。〖38〗

九月初二日（10月12日）

26 谕命严禁蒙古典地于汉民开垦。该谕略曰：蒙古旧俗，择水草地游牧，以孳牲畜，非若内地民人，依赖种地也。康熙年间喀喇沁扎萨克等地方宽广，每召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遣回。于是蒙古贪得租之利，容留外来民人，迄今多至数万。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朕前特派大臣将蒙古典与民人地亩查明，分别年限赎回，徐令民人归赴原处。著晓谕该扎萨克等，严饬所属，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至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敖汉等处，亦应严禁出典开垦，并晓示察哈尔八旗一体遵照。是为清代首次谕令封禁蒙古.

二十七日（11月6日）

27 时届秋审，明降谕旨，批驳对重治侵帑官犯之种种非议。略曰：前以贪案渐多，特于乾隆十二年（1747）颁发谕旨，令限满即入情实候勾。朕之本意，不特为止侵盗，实乃以惩贪婪。夫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乃

重为聚敛者戒，而非为盗臣者宽。论者又谓“律载贪罪重于侵，必有深意”，是大不然。夫侵盗帑项与勒索所部财务，虽并列刑章，而库帑之关系重大，人无不知，乃身为职官，敢侵帑而漫无顾忌，则虐取所属，恣饱贪壑，自必无所不为，特未经发觉，督抚亦乐为徇隐。朕前谓天下庸有贪而不侵者，必无侵而不贪者。向来按限勒追，分年减等，亦办理之不得不然。自朕观之，但犯侵亏，即应按律治罪，其亏空帑项，除该员家属完缴外，著落该上司分赔，若徒辗转勒限，似反以催追帑项为重，而以明示国法为轻。今将侵贪人犯勾决，嗣后二年限满之犯，该督抚必当查明情罪，按例定拟，则后此更无敢犯，正辟以止辟之意。若因循姑息，使水懦易玩，妇寺之仁，朕不为也。威权生杀之柄，惟上执之，但不可任情以私耳。若准天理而示王章，朕方勉之，而岂为浮议所动摇者哉？

寻降旨申谕本年秋审何以由宽而严，略谓：朕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于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复谕责问刑部衙门对官犯存心袒护，于朝审之时朦胧概入缓决。年来侵贪渐多，致烦朕有此一番办理者，皆此等相蒙恶习有以启之也。命将本年各省秋审官犯入缓决者，概行查具清单，奏闻请旨。嗣后秋、朝审时官犯或应缓决，或应情实，另为一册进呈。秋、朝审官犯另为一册自是始。

十月初九日（11月18日）

28 四川提督岳钟琪陛见，乾隆帝命其紫禁城内骑马，免其西征应赔银七十余万两，赐公爵号“威信”，并赐诗：

“剑佩归来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功成淮蔡无惭李，翼奋渑池不独冯。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39〗复命“西洋近侍”为岳钟琪画像于南书房。〖40〗

二十一日（11月30日）

29 谕命暗中戒备防范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

先是，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请于信奉红教之中甸（今云南省中甸县）地方派住喇嘛，乾隆帝以其“借振兴黄教之名，欲多辖人众”，命婉言拒绝。并谓：“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为人不似乃父，起由凡庶，受恩知感，其外虽属恭顺，究未必能安静奉法。”

至是，驻藏副都统纪山奏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张，属下怨望，且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请将其兄珠尔墨特车布登移取来藏，协同办事，以分其权，并将达赖喇嘛自藏移至泰宁安驻。乾隆帝斥其所见甚谬，命军机大臣饬谕纪山不可显露情形。复命军机大臣传谕四川总督策楞：以朕观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为人，断不能如其父颇罗鼐安静奉法，其纵恣逞威，人心离怨，多行不义，必自速厥辜。但恐其悖慢之行，不能悛改，将来或加害于达赖喇嘛，或有损于驻藏大臣，或并吞旁近部落，则事不容已。但远地情形固不必先发制人，亦不可苟幸无事，时时当存有备无患之意。川省近接西藏，可以朝发夕至，卿等可密行会商，不负倚任封疆之寄，其善体之。

30 加傅清为钦差大臣驻藏，与纪山公同办事，钦差大臣关防令傅清收掌。按驻藏大臣旧设二员，后裁去一员，

至是仍设二员。自此驻藏大臣二员始有正副大臣，即办事大臣与帮办大臣之分。掌钦差大臣关防者为办事大臣。〖41〗

二十八日（12月7日）

31 谕责山西巡抚阿里衮保举参将傅谦为“私心窥测”。略曰：阿里衮自其兄讷亲获罪之后，时时多怀疑虑，其居心大非前比。朕之加恩傅谦兄弟者，乃因孝贤皇后加恩，并不因其为大学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朕为天下主，何事非秉至公，何事能逃明鉴？而谓大臣能交结党羽，怀挟私嫌，分别门户，是乃自干罪谴耳。

二十九日（12月8日）

32 朝审。停决斩犯三人、绞犯一人，其余三十六犯俱予勾处决。

明发谕旨：朕于侵贪各案谆谆垂戒，前后所降谕旨不啻三令五申。此次勾到侵贪各案，有督抚轻拟，经九卿改入情实者；有九卿混入缓决，经朕指示改入情实者。所有二年限满之犯完数如例者，业经分别原减，其逾限未完、营私入己，确然有凭者，予勾正法。诚以律不容弛，法当共守，与其失之宽而犯之者众，不如显然示以无所假借，而不至更蹈覆辙。向来痼习以为宁盗勿贪，此在为上者爱民之深，权其轻重，谓与其厉民，毋宁损上，以是重言人臣之不可贪，而岂忍以盗待臣子？为臣子者又岂甘以盗自处哉？人徒知渔利于民者，贪也；蠹蚀于官者，侵也。援律傅罪，轻重判然。不知贪者固有害于下，而侵者实无所畏于上。以无畏之心，而济以无穷之欲，则派累以肥橐者

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罔法而受赃者有之。朝廷之府库且所不顾，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此侵则必贪，势使然也。用是再颁谕旨，详悉开导，俾共知洁己奉公之大义，凛服官典守之大防。

又明谕今年从重办理侵贪及关系军务案件之不得已苦心：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而长，渐至酿成锢习。近年之领兵大帅之敢于偷安偾事，误国负恩，亦皆升平日久，军律不严有以致之也。乾隆帝指示将此谕刊刻颁发，令内外文武职衙门入于交盘册内，永远传示，各宜凛遵。

十一月初四日（12月13日）

33 诏举潜心经学、纯朴淹通之士。嗣经大学士、九卿、督抚等保举经学人员共四十九员，下廷臣虚公核实，务取名实相副者，如果众所共信，即可不必考试。得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将著述交送内阁缮写进呈。授吴鼎、梁锡玙为国子监司业，召对勤政殿。陈祖范、顾栋高以年老不能供职，俱给国子监司业衔，以为绩学之劝。〖42〗

初七日（12月16日）

34 谕命变通“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前以郡守县令当久于其任，奉旨议定各省州县官历俸三年始准调繁。尔后凡遇冲繁疲难四项相兼之缺，该督抚往往以格于成例调补无人为说，而言官条奏亦谓俸满者才非干练，干练者历俸未久，不得已题请在部拣发，需延时日，拣发之员亦非驾熟就轻，难于胜任，请不拘三年俸满之例。至是，乾

隆帝命大学士九卿一并详议如何变通。寻议准：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应照旧办理，但员缺果系紧要，非干员不能胜任，而年例不符者，准该督抚专折奏闻，请旨调用。

十五日（12月24日）

35 定关税盈余视雍正十三年（1735）额为准。该谕略曰：康熙年间，关差各有专员，恣意侵蚀，不但无盈余，并不敷正额。经雍正年间一番清理，于是以盈余报者相属。自朕御极，政尚宽大，则盈余岁减一岁，又将渐开亏捐正额之端。夫盈余无额，不妨权为之额。当雍正十三年（1735）正诸弊肃清之时，亦丰约适中之会。嗣后正额有缺者，仍照定例处分，其各关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1735）短少者，该部按所定分数议处。翌年，又补充规定各关征收税课成数扣足一年汇报，以免管税官员或数月内正值货物丰盛而侵贪，或数月内适值货物俭少而赔补。〖43〗

十八日（12月27日）

36 以尚书汪由敦为协办大学士。

十二月初二日（1750年1月9日）

37 向来月选之官，迫于程限，资斧维艰，不得不称贷于扣折重利之债。是为“官债”。给事中葛峻起奏请严私放官债之弊。乾隆帝以严禁私放官债，则势必称贷无门，于人事多有所未便，命州县官等于引见得缺之后，准其于户部具呈，预支养廉，酌量道路之远近，以定多寡，知照该上司于该员到任后，扣除归款。不愿者，听。

十一日（1月18日）

38 以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有异动，乾隆帝密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备兵预防。本年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与其兄珠尔墨特车布登战于江孜，七世达赖派近侍往阿里说和，设法平息战乱。〖44〗至是，驻藏副都统纪山奏称：据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告知，珠尔墨特车布登用兵把守通藏要路，声言欲来西藏。乾隆帝判断此乃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思欲构衅兴兵，以陷害其兄”，故命传谕傅清、纪山镇静，勿为其所愚，并密谕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调兵准备。策楞覆奏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虐使其下，且与达赖喇嘛不和，有轻忽纪山之意。得旨：“纪山想为其所愚，而并非能驾驭彼也。西藏之事正费筹量”。寻密谕驻藏大臣傅清、纪山：珠尔墨那木扎勒暴戾不驯，狡诈叵测，留之终为后患。或即酌派策楞、岳钟琪带兵一二千名入藏，乘其不备除之，或于来年遣章嘉呼图克图赴藏熬茶，乘此之便，即行剪除。应如何办理，将来可斟酌密办。但须密之又密，往来章奏，俱由折匣〖45〗封递。

十三日（1月20日）

39 四川总督策楞奏称：川南一带，铜矿、铅矿所在多有，从前地方官员未肯担承，遂借口不便轻举，一任弃遗。殊不知苟能以理得宜，亦何利不兴，何弊不革？现据建安道王柔呈详，情愿以原籍资财抵借库帑一万两，广为试采。信其必有成效。〖46〗乾隆帝谕示：策楞此奏，能实力担当，洵属可嘉。但审时度务，川省尚应少待，一二年后再议举行。

十六日（1月23日）

40 御史冯元钦奏请将军机处改名枢密院，蒙简用者，即以原衔掌理院事。乾隆帝斥其“未识体要”，谕称：“皇考时设立军机房，不过以为承旨办理机务之地，并非独重其权，显为官职也。今朕因之，亦云诘尔不忘之义耳。”

十七日（1月24日）

41 削致仕大学士张廷玉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身后仍准配享太庙。

上年正月，大学士张廷玉具疏乞休，乾隆帝以其累朝受恩深重，不当言去，温旨挽留之。本年初，特准张廷玉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十一月召对尚书梁诗正论及此事，梁诗正云：“故乡为祖先坟墓所在，桑榆暮景之人，依恋弥笃。”盖婉转为张廷玉求情也。帝不怿，但仍降旨恩准大学士、勤宣伯张廷玉以原官致仕，伯爵仍仅带于本身。并谕：俟来春冰融，舟行旋里，届期朕当另颁谕旨，南巡时即可相见。至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扶鸠入觐，成堂帘盛事，不亦休欤！赐诗有曰：“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不意张廷玉复觐见乾隆帝，奏称外人有议其将来不应配享者，并明指即大学士史贻直〖47〗，且免冠呜咽，恳请特颁谕旨，准其配享。乾隆帝虽勉强允其所请，重申配享之命，并赐诗“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以安其心，然已蓄愠待发。会张廷玉具折谢恩，仅遣子若澄代奏，乾隆帝怒其不亲至阙廷，恬不知感，令传旨廷玉：“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

是时直军机承旨者，惟傅恒及汪由敦二人，谕旨以汪由敦所请，当天未交内阁明发。此十二月十二日事也。翌日清晨，张廷玉即亲至内廷匍匐申谢。乾隆帝疑张廷玉“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推测此必军机处泄漏旨意，而以傅恒、汪由敦二人并论，则非汪由敦而谁？命将汪由敦革去协办大学士并尚书，仍在尚书任赎罪。谕旨由内阁明发，略谓：昨降谕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形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如此？张廷玉遵旨覆奏则云并未得汪由敦私下通信。乾隆帝则以为，即万一非汪由敦送信，亦必军机处司员、中书等有人送信。并以张廷玉在朝与史贻直夙有嫌隙，既经休致，又援引素日相好之门生汪由敦，谕称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宁有大学士一官而不慎重详审，听其援置私人乎？仍令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

至是，张廷玉以“请交部严加议处”覆奏，大学士、九卿遵旨议以张廷玉应革退大学士职衔，并削去伯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得旨：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至谢恩，而尤在面请配享，其面请之故，则由于信朕不及，此

其所由得罪于天地鬼神也。张廷玉所长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朕诗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耳。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然朕之许张廷玉予告，原系优老特恩，明谕甫降，朕不食言。其大学士由皇考时简用，至今二十余载，朕亦不忍加之削夺。配享恭奉皇考遗诏，朕终不忍罢斥。至于伯爵，则朕所特加，著削去伯爵。

42 以舒赫德“职掌既繁”，令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43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七千七百四十九万五千零三十九人〖48〗，各直省仓米谷三千二百十九万九千五百零一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二千八百零七万三千零四十三两〖49〗，盐课共行销六百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九十三引，课入银五百三十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二两，又盈余银七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50〗，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及绿旗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八百三十五万零二百九十两〖51〗，办铜一千一百九十二万四百余斤。

44《澳门善后事宜》颁布执行。上年澳门发生葡兵杀害华人李廷富、简亚二事件，清廷遂决定加强对澳门管理。本年澳门同知张汝霖等议定《善后事宜》十二条：驱逐匪类，稽查船艇，禁赊物收贷，犯夜解究，夷犯分别解讯，禁私擅凌虐，禁擅兴土木，禁贩卖子女，禁黑奴行窃，禁夷匪夷娼窝藏匪类，禁夷人出澳，禁设教从教。此《善后事宜》十二条葡方表示赞同。后经广东督抚奏准，并令在澳门用中、葡两国文字立石刊刻，以昭

信守。〖52〗

〖1〗《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三；《金川纪略》；《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7 页。

〖3〗《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

〖4〗《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

〖5〗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 页。对于傅恒此件密奏，乾隆时人程穆衡以为意在“微示难克状，阴启罢兵之萌”，“其曰精兵直捣贼巢，无非姑为大言，以强上意，明知上必不从，而已可解于廷臣，谓非一无所能者”（《金川纪略》）。

〖6〗《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6－127 页。

〖7〗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8〗《金川纪略》。

〖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金川纪略》。此外《岳襄勤公行略》、《啸亭杂录》及《清史稿》岳钟琪传等都有岳钟琪与莎罗奔戏剧性会面的记载，似乎岳与莎乃故人久别重逢，庄吉发已指出其误（《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7 页）。

〖10〗参见：《金川纪略》；《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

〖11〗《金川纪略》。

〖12〗《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五。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四年（1748）

六月十八日，四川总督策楞题。但乾隆时人赵翼则记大金川之役“共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簷曝杂记》卷二《军需各数》），录此备考。

〖14〗《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

〖15〗《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

〖16〗《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五。

〖17〗《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8〗《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

〖19〗《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20〗《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七。

〖21〗《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22〗《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

〖23〗《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24〗《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25〗《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26〗《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27〗《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

〖28〗《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

〖29〗《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30〗《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七。

〖31〗《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32〗《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33〗《清高宗实录》卷三四二。

〖34〗《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

〖35〗祭堂子又称谒堂子、堂子之祭、堂祭，系满族特有的祭祀天神、祖先之典礼。初沿女真人习俗，无固定场所，家家可祭堂子，

及建国后金，始在庙宇或室外举行，主要是借以宣告出兵原由及申明军纪。崇德元年建国号曰“清”，始定帝制，即限堂子为皇室之祭，永行禁止官民人等设立。迨定鼎燕京，渐有定制。顺治元年（1644）建堂子于京师长安左门外御河桥东，外有围墙，墙内正中，为祭神飨殿，南向；南为圜殿，北向。圜殿之南正中，设有为皇帝祭祀立神杆之石座。常例之祭：每年正月初一祭天，皇帝率王公满洲一品大臣诣堂子行拜天礼，四月八日浴佛，正月初三及每月初一于圜殿月祭，春秋二季月朔于堂子内立杆大祭。此外出征凯旋亦祭。所祭除天外，还有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帝圣君、田苗神、马神等。这些神佛平日供奉于宫内坤宁宫，祭祀前送到堂子。祭堂子皇帝有时亲自主持，有时遣官代祭（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八一；《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469页，“祭堂子”）。

〖36〗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五《方望溪先生苞行状》、《方望溪先生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四《方望溪侍郎事略》；《鲒埼亭文集选注》156—161页；《清史稿》卷二百九十《方苞传》。《清史列传》记方苞卒于乾隆十六年（1751）（该书卷一九《方苞传》），误。

〖37〗《乾隆朝上谕档》二册343—344页。

〖38〗《乾隆朝上谕档》二册345页。

〖39〗《清史列传》卷一七《岳钟琪传》。

〖40〗《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一六《岳威信公钟琪家传》《威信公岳大将军传》。

〖41〗《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17—18页。

〖4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九、三九一、三九二；《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47页。

〖4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七。

〖44〗《七世达赖喇嘛年谱》，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 年 3—4 期。

〖45〗折匣有暗锁，其钥一在京，一在具折人之手。

〖46〗《清代的矿业》上册 214—215 页。

〖47〗《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四。

〖48〗与乾隆十三年（1748）人口总数相同（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69 页），待考。本年各省人口数：直隶一千三百九十三万三千二百五十八，奉天四十万六千五百十一，江苏二千九十七万二千四百三十七，安徽二千一五十六万七千九百二十九，山西九百五十万九千五百六十六，山东二千四百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河南一千二百八十四万七千九百九，陕西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一百五十八，甘肃五百七十万九千五百二十六，浙江一千一百八十七万七千四百三十六，江西八百四十二万八千二百五，湖北七百五十二万七千四百八十六，湖南八百六十七万二千四百三十三，四川二百五十万六千七百八十，福建七百六十二万四百二十九，广东六百四十六万六百三十八，广西三百六十八万七千七百二十五，云南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一百三十七，贵州三百七万五千一百十一（俱见《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九）。

〖49〗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旧存银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六百四十五两，本年新收银一千零六十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六两，支出银一千万零八千八百二十八两。本年捐纳银一百五十三万两，占户部收入 14.1%。

〖50〗乾隆《户部则例》盐法上。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三年（1748）十二月十六日，协办大学士陈大受题。

〖52〗参见：《澳门纪略》36－38页；《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记事》206－209页；《澳门四百年》172－185页。

清通鉴　卷一百七

乾隆十五年　庚午　公元1750年

正月初二日（2月8日）

1 以今春暨秋巡幸五台、中州，明岁南巡江浙，乾隆帝谕酌免有关省份未完耗羡。该谕略曰：各省耗羡银两，以备地方一切公用。向因漫无稽考，是以条列章程，该部岁末查核。朕思有正供而后有耗羡，耗羡非正供可比，其未完之项虽应一体催征，但输将不无拮据。其巡幸所必经之直隶、山西、河南、浙江四省未完银两全行豁免，江苏、安徽、山东三省未完银两豁免十分之六。

初三日（2月9日）

2 内召云贵总督张允随为东阁大学士。

初七日（2月13日）

3 允瞻对土司班滚悔罪乞降。瞻对之役既草率了局，班滚遂复取故地，潜伏如郎寨。迨大金川之役结束，莎罗奔

归降蒙赦，仍为土司，班滚乃自如郎出，邀各土司为请于四川总督策楞等，陈悔罪之意，称未出痘，不敢至成都叩罪，愿率众至泰宁喇嘛寺泥首投诚，顶经立誓，一体与众土司当差。事闻，奉旨允准。至是，喇嘛达尔罕于相去泰宁寺一百里、打箭炉所属一处名子龙之地设帐，班滚率其弟并土目番众匍匐罗拜，建为道王柔等晓以皇仁，凛以国法，班滚发誓今后约束番众，再不做夹坝。〖1〗

十一日（2月17日）

4 清查奉天等地流民。乾隆五年（1740）奏定十年限期清厘奉天流民，至是期限已满，军机大臣等议准：应令地方官速行查办其未经饬令回籍者。再宁古塔及船厂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如果情愿入籍，亦分别纳粮、纳丁，准其安插。又宁古塔地方流民多藉旗佃之名，额外开荒，希图存身，旗人亦借以广取租利，巧为庇护，应一并彻底清厘。本年八月奉旨允准奉天办理流民一事，再展限十年，令在奉省无产业者陆续回籍，置有产业且愿入奉籍者，即准入籍。

十八日（2月24日）

5 命侍郎刘纶在军机处行走。

二月初二日（3月9日）

6 乾隆帝奉皇太后西巡，幸五台山，车驾发京师。十五日乾隆帝奉皇太后幸五台山大罗顶、菩萨顶，驾幸塔院寺、罗睺寺诸胜境。〖2〗翌日回銮。返京途中乾隆帝阅视永定河堤工，谕直隶总督方观承："下口宜畅，使易趋下"。

并写诗示之："为堤已末策，中又有等次。上者御其涨，归漕则不治。下者卑加高，堤高河亦至。譬之筑宽墙，于上置沟渠。行险以侥幸，几何其不溃？胡不筹疏浚，功半费不赀。"〖3〗三月初六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师，西巡结束。

初五日（3月12日）

7 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策凌病卒。〖4〗寻授额驸策凌长子、和硕亲王成衮扎布定边左副将军。

策凌（？—1750），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来归，命人内廷教养，四十五年（1706）尚康熙帝女，授和硕额驸。后从征准噶尔，屡立战功。以生长漠北，从军久，习知山川险易，愤喀尔喀为准噶尔凌藉，锐自磨砺，练猛士千，隶帐下为亲兵。又以准噶尔恃驰突，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每游猎及止营，皆以阵法部勒，万众森严如对垒。由是赛音诺颜一军雄漠北。雍正九年（1731）大破准噶尔师，诏晋封和硕亲王，翌年赐号"超勇"，晋固伦额驸，佩定边副将军印。及乾隆初与准噶尔定界，奉旨移军驻塔密尔。初，喀尔喀凡三部，及是，土谢图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与策凌，为赛音诺颜部。以鄂尔昆河西北乌里雅苏河为游牧，为三部屏障。自此喀尔喀为四部。迨病卒，丧至京师，乾隆帝亲临奠，特敕配享太庙，创蒙古亲藩未有之典，并照怡亲王之例，崇祀贤良祠，赐谥曰"襄"，建碑纪功烈。〖5〗

初六日（3月13日）

8 谕命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等慎处藏事。先是，据四川

总督策楞等奏：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告称其兄珠尔墨特车布登攻取果弼鼐，抢掠马匹。请降旨命臣等带兵入藏，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明正典刑。乾隆帝以此着“过险”，不允其请。寻密谕傅清等曰：“总之，地处极边，与其失之急而偾事，宁可失之缓以待时耳。”至是，获悉珠尔墨特车布登已于上年十二月身故，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既无与相敌之人，伊亦无可构衅，或从此安静，亦未可定。若伊终久有背叛之志，则亦只可俟其形迹已露，再为料理，不必张皇偾事，先启彼疑。随后又以纪山始终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所愚，命密谕傅清等：国家因西藏地处僻远，特命大臣驻扎其地，所冀得其情伪，控制由我。今乃为所笼络，岂委任驻防本意耶？但事既如此，姑且佯为不知，从权办理，实亦不得不然。

二十日（3月27日）

9 御史储麟趾奏参四川学政朱荃〖6〗匿丧赶考。奉旨下部严议。随又查出朱荃任内贿卖生员，并勒索新生规礼及补廪出贡等银约四五千两。但朱荃已于回乡中途失足落水，捞寻未获，故以身死免究。

储麟趾，字履醇，一字梅夫，江南荆溪（今江苏宜兴）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十四年（1749）考选贵州道御史。为人和平，初不以搏击为事。每上封事，辄陈说经义。尝大旱，应诏上言，略谓：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往往出人意表，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

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史臣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宋儒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夫所贵乎不测者，错综参伍，与时偕行，而非于彼于此不可思议之谓也。此虽不足上累圣德万分之一，然臣尤愿皇上开诚布公，太和祥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渐，不得不尔，则国法俱在，试问诸臣行事邪正，又谁能欺皇上之洞鉴者？抑臣又闻之唐韩愈曰："独阳为旱，独阴为水。君阳臣阴，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劳于法宫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备位，曾不闻出一谋献一画，上赞主德，辅宣圣化。是君劳子上，臣逸子下，天道下济而地道不能上行，其于致旱，理或宜然。臣区区之忱，愿皇上虚中无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鉴空衡平之体。又于一二纯诚忧国之大臣，时赐召对，清宴之余，资其辅益。必能时雨时风，消殄旱灾矣。〖7〗

三月十三日（4月19日）

10 为庆祝明年皇太后六十大寿，改瓮山为万寿山，金海为昆明湖。并在瓮山圆觉寺旧址上建大报恩延寿寺。翌年寺成。〖8〗

四月初八日（5月13日）

11 命侍郎兆惠在军机处行走。〖9〗

十七日（5月22日）

12 罢致仕大学士张廷玉配享。先是，张廷玉以谢恩不亲至，削去伯爵，仍以大学士休致。至是，张廷玉奏请南

归，适皇长子定安亲王之丧甫过初祭。乾隆帝以张廷玉“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命张廷玉自行具折回奏应否配享。略曰：今日详阅配享诸臣名单，其中如费英东、额亦都诸臣，皆佐命元勋，汗马百战，即鄂尔泰已觉过优，然尚有开辟苗疆、平定乌蒙及经略边陲之劳绩，若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笔墨者优为。自朕御极十五年来，则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襄。上年朕许其休致回籍，张廷玉竟奏称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夫其所以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赝配享之大典乎？使皇考尚在御，见张廷玉今日之行为，亦将收回成命，张廷玉非但得罪于朕，抑且得罪皇考在天之灵矣。可将此旨并配享诸臣名单令张廷玉阅看，应配享，不应配享，自行具折回奏。寻覆奏：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醒，惶惧难安，乞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得旨：下大学士等议奏。寻议：张廷玉应罢配享，并革去大学士职衔。乾隆帝命照所议命罢配享，但免革大学士，并将前后情节详谕内外臣工知之。

旋以张廷玉与朱荃结为姻亲，令追缴恩赐物件。谕称：朱荃在四川学政任内匿丧赶考，贿卖生童，并勒索新生规礼，赃私累累，且查朱荃为大逆吕留良、严鸿逵案内之人。张廷玉以两朝元老，严鸿逵案缮写谕旨皆出其手，岂不知其人，乃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在雍正年间，伊必不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谨守远祸之道，亦不当出此；而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负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

所有恩赐御笔、书籍及寻常赏赉物件俱著追缴。令张廷玉速行明白回奏。时内务府总管德保奉旨往查，将廷玉家产一并查抄。乾隆帝命给还家产，收回护国寺官房。张廷玉遵旨覆奏，略谓：自与朱荃结亲以至今日，如在梦昧之中，并无知觉。今伏读上谕，如梦方醒，恐惧惊惶，愧悔欲死，乞将臣严加治罪。寻经部议革去职衔，交刑部定拟。命从宽免其革职治罪。时尚书梁诗正、汪由敦亦因朱荃一案株连，命革职留任、在侍郎任内效力赎罪。

五月初十日（6月13日）

13 定参劾属员条例：各省督抚参劾不职属员，或请革职休致，或请降补改教，俱系地方公务，并非应行密办事件，嗣后凡此等参奏，概用题本，以昭慎重。并于具本同时，即行委员收取印信署事，将任内经手钱粮一一查清，无得瞻徇。

十二日（6月15日）

14 乾隆帝以入夏以来京师少雨，及本月十七日月食，下诏求言曰："或朕躬有阙，或时政失宜，据事直陈，毋有隐讳。"太仆寺卿熊学鹏应诏陈言曰：上年秋审勾决，较前数年觉多；近年臣工条奏更改刑名律例，大概多尚严厉，请密降旨晓谕内外臣工，办理一切刑名案件，不可刻核相尚。乾隆帝斥其所奏"甚属悖谬"，并谕曰：上年秋审勾决之时，侵贪各犯，蠹国殃民，实乃法所不宥，若只虚拟罪名，概从缓决，则流风相煽，愈积愈多，为吏治之大害，不可不稍为补救。若谓因此而致雨泽愆期，遂乃恣贪官污吏之所为，一切置之不问，徒使贪黩成风，墨吏肆

意婪肥，岂得转以此为修省要务乎？以熊学鹏应诏进言，故从宽勿问。该谕旨中乾隆帝亦自为修省曰："惟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10〗

十五日（6月18日）

15 定迟误军机处交出公文处分例：凡限日行六百里紧要事件有逾限者，照扣关之例议处；限日行三百里常行事件有逾限者，照公文迟延例议处。

二十日（6月23日）

16 御史钱琦参劾两江总督黄廷桂办差扰民。首次南巡在即，总督黄廷桂备办大差驭下严催督急，州县因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苏州绅士畏廷桂势，人心惶惶。在籍翰林蒋恭棐负重望，暨其兄户部郎中蒋曰梅、弟刑部员外郎蒋楫、侄内阁中书蒋应焻力持不可，见廷桂侃侃议论，不稍贬损。适御史钱琦风闻其事，遂具折参劾廷桂，略谓：黄廷桂于南巡向导所过地方，预先授意州县，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者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此事虽属风闻，但外省积习相沿，事所或有，近如直督方观承劳民妨农，亦其明验也。乾隆帝命将钱琦奏折交江苏巡抚雅尔哈善查明据实具奏。寻覆奏：该督黄廷桂曾札谕各属伺候向导供应，而向导舟行迅速，未进公馆，从未一收州县酒席。乾隆帝斥其词意多属含糊迁就，心持两端，命再详查具奏。〖11〗

二十七日（6月30日）

17 江苏清河县境内黄河豆班集堤工漫决，漫口三十余

丈，水深溜急。因其地贴近运河北岸，故南河总督高斌即统率文武河员，昼夜抢堵，至本年七月十六日合龙。〖12〗

二十九日（7月2日）

18 乾隆帝命嗣后酌量裁减用于沿边及直隶地方绿营之八旗满洲人员。略曰：朕前降旨，沿边及直隶地方营协参用八旗满洲人员，原因满员弓马素优，人材骁劲，习于劳苦，整顿营伍是其所长，是以令其分缺补用。今行之数年，边方营伍渐次整饬，而满员之于外任相宜者，亦俱经擢用。嗣后绿营分用满员所有都司以上各缺，应令稍为裁减，俾得其平。

19 是月，直隶大雨连绵，永定河南岸三工月堤漫决，乾隆帝闻讯即命尚书汪由敦驰驿前往，会同直督方观承至漫口地方悉心相度。六月上旬，月堤已刷开四十余丈，直流南下，淹没固安以南洼地〖13〗，固安、永清、武清（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北旧武清镇）、唐县、完县、满城等四十八州县受灾。本年九月十七日决口合龙，水归正河。

六月十七日（7月20日）

20 停止八旗人员支借滋生银两。初，雍正帝特旨动用库银，交各旗王等从轻资息，以备解决八旗人等红白事件困难之用。乾隆帝即位，改令都统等核办。但此项滋生银两，都统等为省事俱借给旗人生息。乾隆帝以旗人指俸饷而借银，以致少得全俸之人，故命停止旗人支借滋生银两，此后遇有八旗红白事件，于长芦、两淮盐课银内动支赏给。〖14〗

21 命湖广总督永兴等妥善处理入川流民。据永兴等奏

称，入川民人，无本籍印票阻回者，递交原籍安插；其不法奸民在川递回，若不加管束，又潜行入川，本犯按例究拟，地方官一并参处。因谕曰：贫民远图生计，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他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惟在地方大吏善于督率稽查，不致滋生事端，方为妥协。

二十日（7月23日）

22 陕甘总督尹继善奏请嗣后准噶尔在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县）贸易宜定章程，予以限制，若违例多来，不准全入交易，并不准全入边界。下军机大臣议行。是年为准噶尔肃州贸易之年，前来贸易准噶尔商队人数三百余名，所带牲畜超过十六万只，清方共付银十八万两。嗣经尹继善奏定：每届贸易，羊不得过三万只，各项皮张不得过三万张，牛、马不过一千，总额不得超过七万两。〖15〗

七月初九日（8月10日）

23 命尚书刘统勋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两广总督陈大受纠参丁忧粮驿道明福一案，并将明福押解广东，其前任违禁折收各员一并按律定拟。嗣经审明明福多折收米价银二万五千余两，又侵收水手矿缺工食银一千二百余两，照律拟斩候，追赃入官。明福前任各粮驿道薛馧等均有浮收米石情节。乾隆帝以薛馧为言官时“矫矫自命，以图受知，及莅外任，竟不能洁清自矢，是转以绳纠为捷径矣”，命拿交刑部，从重治罪。薛馧拟斩，朱叔权、李方勉俱拟斩监候。〖16〗

寻以革职粮道薛馧婪收折价及革职翰林黄明懿居乡不法，通行晓谕曰：黄明懿、薛馧皆所称矫矫自命者，深负朕广开言路之意，人情之狡变不可信，一至于此！甚矣，求言用人之难也。

十八日（8月19日）

24 御史罗源浩奏请除抽收税课不实之积弊，略谓：今岁近畿与江南宿迁等州县水灾叠见，蠲赈所费实为浩繁，从前间以开捐为灾赈，终非常策，若将税课彻底澄清，则国帑增多，灾赈有藉。因谕曰：如罗源浩所云司榷者侵蚀，朕不能保人人必无，亦不谓人人尽有，惟于贪吏舞弊婪赃严惩不贷耳。但国家办理庶务，只可整肃纲纪，有犯必惩，毋纵之漏网，致滋玩弛斯已矣；若谓设防立禁、苛察细碎，遂可杜绝弊窦，不知防一弊即生一弊，果如罗源浩所奏一一行之，又安能尽除积弊，不过苦累商旅而已。罗源浩本应议处，念其愚渎姑宽之。

二十五日（8月26日）

25 缅甸始奉表称臣纳贡。清代以前，缅甸时遣使入贡。清初，南明桂王朱由榔避清兵，奔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清军入缅，师至阿瓦，缅王缚献桂王，清军旋即班师，缅人遂不通朝贡。乾隆十年（1745）云南民人吴尚贤前往卡瓦茂隆山开采银矿，卡瓦部长蚌筑请以所抽厂课纳贡。翌年，清廷允准。十四年（1749）复有矿徒邹启周等在缅甸木邦筹画开矿，吴尚贤忌其获利，遂以云南迤西道朱凤英谕饬擒拿为名，遣厂练数百名入缅将邹启周等人捕获。木邦平静后，请求纳贡内附，清廷以木邦明末以来

久为缅属，未便准许而却之。吴尚贤为挟缅自重以压服边夷，遂议入缅说其朝贡清廷。缅王莽达喇从其言，即遣使来华进贡。本年四月缅使携贡物抵边，暂住茂隆厂，由吴尚贤代为转禀云贵总督硕色曰："缅甸国王莽达拉情愿称臣纳贡，永作外藩。"督抚令司道会议，布政使宫尔劝议以不宜准其入贡，而云南巡抚图尔炳阿竟据吴尚贤禀词并缅王《表文》入奏。《表文》略云：缅甸近在边徼，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聆谕旨。奏入，奉旨准其赴京。〖17〗

八月十七日（9月17日）

26 乾隆帝奉皇太后巡幸中州，车驾发京师。此次巡幸先谒东陵，回銮时经由南苑，往谒西陵，再由西陵往豫省。十月诣中岳庙致祭，幸嵩山。十一月奉皇太后还京师，巡幸河南之行结束。

寻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称：恭遇驾幸河南，通省绅民感沐皇仁，无由仰报，情愿捐输，共收银五十八万七千余两，以充公用。奉旨切责，令将所有绅民乐输之项，全部给还。鄂容安随以给还绅民"头绪纷繁，难免胥役中饱"为由，恳请听其所愿。乾隆帝命鄂容安"将所有捐输银两实在作何办工之处，详悉查明，缮册送军机处逐一察核"。所谓河南绅民"情愿捐输"，实为办巡幸大差而"派及民田"，乾隆帝对此非不知情〖18〗。其"捐输"之法，据鄂容安日后所奏，系"每正赋一两，出夫三名，折银二钱四分，除上年被灾地亩及军屯不纳外，通省应输银七十二万八千九百余两"〖19〗。翌年正月，以河南捐输办差而豫民无怨，

将该省乾隆十四年（1749）以前积欠带征、缓征钱粮三十五万余两，概行蠲免。

27 是月，广西巡抚舒辂奏称：南、太、镇三府所属州县，与安南接壤者二千余里，其间设三关、百隘、一百二十余卡，原止随地布置防守，非如西北边墙，划然分定中外，故有虽在隘外而仍系内地者，距夷界远则二三十里，近则数里不等，向来无业贫民因属内地，俱赴彼搭盖草房，就地耕种，为避免滋生衅端，现谕三府知府密查隘外情形，设法稽查管理。报闻。

九月十八日（10月17日）

28 湖广总督永兴奏称：湖北新设宜昌（今宜昌市）、施南（今恩施县）二府之鹤峰（今鹤峰土家族自治县）等改土归流州县，近年户口日增，田土日辟，其内地民人认垦者，应令一体升科。乾隆帝以“鹤峰等州县本系土司之地，归附版图未久，虽有内地民人赴垦，欲令升科，究与内地不同，必须善为经理之人妥协差办”，命俟二三年后再妥酌办理。

二十三日（10月22日）

29 准噶尔宰桑萨喇尔率属来降，报称准噶尔汗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属下所杀。萨喇尔来降之前，清廷已略知准噶尔上层内讧情形：噶尔丹策零去世时遗有三子一女——长子喇嘛达尔扎，庶出；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嫡出；幼子策妄达什；女儿乌兰巴雅尔。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因“母贵”，照噶尔丹策零遗嘱，于乾隆十一年（1746）

继承汗位，时年十岁，其姐乌兰巴雅尔代管诸务。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淫乱昏暴，乌兰巴雅尔时加规劝，然非但不听，反疑乌兰巴雅尔，将其拘禁。乾隆十五年（1750）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托言往沙喇擘勒行猎，欲将其兄喇嘛达尔扎谋害。乌兰巴雅尔之夫赛音伯勒克与为首宰桑厄尔锥音、衮布、鄂罗吹鄂罗什瑚、巴哈曼集、那木扎多尔济、博和尔岱闻讯密议，欲乘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行围将其擒获，另立喇嘛达尔扎为台吉。但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密告其谋，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遂将厄尔锥音拿获，衮布等闻讯，随即领兵将厄尔锥音夺回，复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擒住，矐其双目，并达什达瓦俱送往阿克苏囚禁，遂立喇嘛达尔扎为大台吉。萨喇尔系达什达瓦属下宰桑，至是，遂率所部千余户投奔清廷。以萨喇尔来降，准噶尔内讧传闻得以证实，并进而获悉喇嘛达尔扎又拘唤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达瓦齐不肯前往，喇嘛达尔扎以其人众地险，亦未敢相迫。萨喇尔又称：目今诸台吉皆觊觎大位，各不相下，喇嘛达尔扎篡弑得国，其危亡可以立待。萨喇尔归降后，所属编为佐领，即令萨喇尔管理，命安插于察哈尔，寻授为散秩大臣。〖20〗

十月十三日（11月11日）

30 驻藏大臣傅清、侍郎拉布敦设计诛杀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傅清、拉布敦亦为其党所害。

先是，傅清、拉布敦奏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有谋为不轨之意，应俟其由打克萨回来接见之时，即为擒拿剪锄，并奏明不待请旨即行乘机办理。乾隆帝即密谕曰："所见

甚属冒险，轻率举动，必致酿成大事。”恐道途遥远，此旨到藏时，其事已行，故又命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密调川兵，以为防剿之计。

至是，傅清与拉布敦定密计，遣人召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称“有旨令议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闻召不之疑，亦不设备，径往通司冈驻藏大臣衙门，傅清、拉布敦登楼等候，止其众于楼下，随上者仅四五人。傅清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引入卧室，“阖户，急掣佩刀砍之，中项而仆，从者竞前，以棓击其首，立毙”。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亲信、卓呢罗卜藏扎什闻信，即跳楼而下，往唤同党，围楼环攻，施放枪炮。因楼高而固，不能入，乃积薪楼下。傅清遣人往传公班第达救护，班第达力薄不能救，奔告达赖喇嘛。罗卜藏扎什乃放火烧楼。混战中傅清身中三伤，力竭自刎。拉布敦中伤更多，为贼所害。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亦皆自尽。阵亡千总二员，兵四十九名，家人、商民七十七人。所有官库帑银八万五千余两俱被抢夺。七世达赖喇嘛闻变，即遣人往劝罗卜藏扎什等，复命经师阿旺却丹亲往，并于大昭寺唐蕃会盟碑张贴告示，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辜负圣恩，大皇帝震怒，由二大臣将彼正法，尔等众人宜守本分，不可妄动放肆。大皇帝与天无别，其刑罚威严无比，敢与大皇帝抗衡者，暂久总别无益。其未遇难之笔帖式、粮务通判及驻藏大臣家眷、士兵、商人等二百多人逃往布达拉宫，七世达赖供给衣食，予以保护。嗣经达赖喇嘛收聚余兵，班第达亦擒获罗卜藏扎什等十三人，牢固监禁。七世达赖复通行晓谕卫藏、达布、工布、当雄、那曲等地，不得追随罗卜藏扎什，与之同谋。〖21〗

十五日（11月13日）

31 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因徇庇属员被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图尔炳阿欺隐徇庇一案，系因上年钦差大臣舒赫德入滇阅兵，经布政使宫尔劝详请，令沿途各州县动用库银，修理道路，建盖公馆，以致寻甸（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六州县挪用银两，永善知县杨茂亏空银米七千余两，知府金文宗代请弥补，藩司宫尔劝即擅动官项，图尔炳阿竟行批结。〖22〗狱具，图尔炳阿坐监守自盗，拟斩监候。十七年（1752）乾隆帝以图尔炳阿赃未入己，释出狱。〖23〗此案宫尔劝、金文宗亦被革职，交该督抚严审。

二十九日（11月27日）

32 陕甘总督尹继善等具折奏请临幸关中，乾隆帝以为此举尚须迟缓，并谕军机大臣：今计其期，大约在乾隆乙亥年（二十年，1755），此时尚不必预备，而筹办之道，不妨先为之计。然终乾隆之世，西巡关中终不果行。

十一月初二日（11月30日）

33 改定官卷二十五取一。官卷之例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初制，达官子弟一体应试，而中试独多，有妨寒畯进身之路，遂定官民分卷之法："满"、"合"字号二十中一，各省视举额十分中一，副榜如之，边省免分。〖24〗至是，湖广总督永兴以官生过优，奏请将各省官生按照人数多寡，酌定取中。遂定为"直省额中举人二十五名内，许中官卷一名，如无佳文，宁缺无滥，仍以民卷取足"。

十五日（12月13日）

34获悉藏中之变，乾隆帝命四川总督策楞等统兵入藏。

据策楞及四川提督岳钟琪奏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潜谋不轨，曾告其属下："我已设计撤回汉兵四百余名，其余若不知机早回，必尽行诛戮。"〖25〗又行令沿途土汉兵民及文书俱不许往来出入。十月十三日傅清、拉布敦设密计诛戮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旋即被害。十四日，卓呢罗卜藏扎什带兵潜逃。十五日，达赖喇嘛始令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妹夫公班第达暂署藏王事务。臣等酌议岳钟琪率兵三千出口，再调兵二千继后，随后策楞再带兵三千赴打箭炉弹压。乾隆帝遂命策楞、岳钟琪即统兵三千入藏，绥辑地方，搜除逆党；陕甘总督尹继善即驰赴四川经理粮饷；侍郎那木扎勒即驰驿前往，与班第达一同驻藏办事；〖26〗侍郎兆惠赴藏，协助办理善后。舒赫德仍在军机处行走。并谕不可将班第达立为藏王，否则将来又成一颇罗鼐，日后伊子又思世袭，专据其地，转滋事端。前经传谕班第，以藏地应多立头人，分杀其势，正当乘此机会，通盘筹画，务彻始彻终，为万全之计。嗣以逆首罗卜藏扎什已拿获，藏地大局已定，改命策楞带兵八百名进藏。

又命传谕达赖喇嘛、办理噶隆事公班第达，略谓：卓呢罗卜藏扎什戕害驻藏大臣，经达赖喇嘛传谕解散贼党，安抚难民，地方得以宁谧，朕甚嘉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本不应承袭郡王，因念颇罗鼐一生恭顺效力，是以令其袭爵。此事朕深为追悔。由今观之，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是乃永辑藏地亿众生灵之要道也。傅清等诛除珠

尔墨特那木扎勒时，虽有令班第达管理藏地之语，实未奉朕谕旨。使班第达果如所约，剪除逆党，能使二大臣无事，藏地宁静，则即如二大臣所言亦未为不可；今伊既不能救护驻藏大臣，已不为无过，第念其势孤力弱，仅保自全，尚属人之常情。事在以往，姑置不问，岂可自居其功，承受朕封王之异恩乎？著仍以公爵办理达赖喇嘛噶隆事务。总督策楞到藏后，会同达赖喇嘛，再采择一人为噶隆，与班第达协同办理，寻常细事仍听噶隆二人照旧承办，至具折奏事，及兵备、驿递等重务，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著永为定制。

寻追赠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并将西藏变乱宣谕中外，略谓：朕意欲仿众建而分其势之意，另为筹画措置。虽现在已命策楞等领兵搜讨逆党，将来藏地仍留驻官兵。塘汛文书往来关系紧要，并噶隆事务，俱应归驻藏大臣管理。此番办理实事势转关一大机会。一应善后事宜，著议政大臣、履亲王、庄亲王、恂郡王及满汉大学士、尚书会同军机大臣定议具奏。

十二月二十一日（1751 年 1 月 18 日）

35 副都统班第抵达西藏，随将杀害驻藏大臣首犯罗卜藏扎什等七人凌迟处死，将要犯拉扎卜等三人斩决，惧罪自尽之杯陇沙克巴等戮尸，余党分别发遣，家产变价归帑。〖27〗至翌年二月，以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勾通准噶尔，命诛戮其妻子。据策楞、班第等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遣其心腹坚参扎锡等通款准噶尔，称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汗，求其发兵，至拉达克地方以为声援，

幸值准噶尔内溃，所遣使人回藏被获，得其逆书，并馈献诸物。〖28〗

36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七千九百五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三百一十九万零九百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零七十九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旗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七百零一万五千九百八十二两〖29〗，办铜一千零五万六千二百斤。

37 李绂卒。

李绂（1673—1750），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五十九年（1720）擢内阁学士，寻以校士之役，被论罢官。雍正元年（1723）特命复官，不三载，召为直隶总督，与豫抚田文镜相互参劾，雍正帝不直李绂。寻以细故得罪，论斩，奉诏恩赦，令纂修《八旗通志》。乾隆帝御极，授户部侍郎，寻左迁詹事，后稍起，官至内阁学士。其历三朝负重望者四十余年，然刚气逼人，绝少温颜曼辞，举朝皆畏惮之，亦难为人主所容，故虽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终于肮脏以没。李绂伟岸自喜，其学道宗旨，主于陆王之学，然不偏废程朱，尝谓朱子道问学之功居多，陆氏尊德性之见为卓。著有《穆堂类稿》、《续稿》、《别稿》、《春秋一是》、《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等，皆行世。卒年七十有八。〖30〗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齐周华文字狱株连，李绂所著

各项书本、版片奉旨即行烧毁。〖31〗

〖1〗《金川纪略》。另见《清高宗实录》卷三四九、三五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39。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41。

〖3〗《清史列传》卷一七《方观承传》。

〖4〗《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九。

〖5〗参见：《圣武记》卷三《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二》；《清史稿》卷二九六《策棱传》。

〖6〗朱荃，浙江桐乡人，由附生应乾隆二年丁巳博学鸿词补试，取列二等第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是时为四川学政。

〖7〗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五七《宗人府丞储公麟趾别传》；《清史稿》卷三百六《储麟趾传》。

〖8〗《清政府与喇嘛教》362—395页。

〖9〗《枢垣纪略》卷二。

〖10〗这一时期"工作过多，巡幸时举"，可从朝鲜使臣在华见闻略见一斑："清皇帝淫喜巡游"，"近来土木之役，连延二十里"，"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九）。

〖11〗《履园丛话》一《旧闻·独力捐办御道》。昭槤对此亦有评述，见《啸亭杂录》卷四《黄文襄》。另见《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七、三六八。

〖12〗《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九。

〖13〗《清高宗实录》卷三六六。

〖14〗《八旗通志》卷首十一。

〖15〗《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七、三七八、三七三。

〖16〗《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七、三七八。

〖1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69－272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18〗《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五。

〖19〗《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十。

〖20〗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五二；《准噶尔史略》180－182 页；《啸亭杂录》卷四《萨赖尔之叛》；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载《民族史译文集》八期。

〖21〗参见：《卫藏通志》卷六《寺庙》；《七世达赖喇嘛年谱》，载《甘肃民族研究》3－4 期；《清高实实录》卷三七七、三七九。

〖22〗《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五。

〖23〗《清史稿》卷三三七《图尔炳阿传》。

〖24〗《清代科举考试述录》80 页。

〖25〗清廷派驻西藏官兵原为五百名，后经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请求，乾隆帝批准，撤回四百余名，其时驻藏大臣即有添驻官兵之议，但乾隆帝未予采纳。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六、三五九、三七七；《清政府与喇嘛教》367 页。

〖26〗《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18 页。驻藏帮办大臣自那木扎勒始。

〖27〗《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九。

〖28〗《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六。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五年（1750）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巡抚鄂昌题。

〖30〗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四《阁学临川李公绂神道碑铭》；《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四《李穆堂侍郎事略》；《清史稿》卷二九三《李绂传》。

〖31〗《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71页。

清通鉴　卷一百八

乾隆十六年　辛未　公元1751年

正月十三日（2月8日）

1 乾隆帝首次南巡，车驾发京师。

初，康熙帝欲省方问俗，周知河工民情，尝六度南巡江浙。乾隆帝“法祖省方”，从十四年（1749）即筹备南巡事宜。至是，奉皇太后自京师启銮。以初次南巡，蠲免乾隆元年（1736）至十三年（1748）江苏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银三十万五千余两；浙江节年以来并无积欠，故蠲免本年应征地丁银三十万两。

车驾一行经直隶、山东进入江南境，仿康熙帝历次南巡频加试额旧例，命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二月初，御舟渡黄河，至天妃闸，阅下埽，阅高家堰堤。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虽有土堤为之防，而人烟凑集之区，虑河水异涨，命筑淮安城北石堤。是月中，

驻跸扬州高旻寺行宫。两淮盐商迎接圣驾，争妍斗艳，极尽铺张奢华之盛。〖1〗有旨命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并通谕众盐商：风俗虽不必骤更，近一分返朴之心，即远一分极奢之念；殖息毋取其三倍，减一分售盐之价，即利一分食盐之人。其有昂值网利，致累闾阎，则负朕加恩德意矣。旋驻跸金山江天寺行宫，游焦山。月之下旬，驻跸苏州府行宫，谕三吴士庶崇俭去奢。略曰：大江南北，士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多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凡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戒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将见康阜之盛益增，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驻跸苏州时，接见准噶尔使臣额尔钦等，断然拒绝其差人赴藏，但准许延请西藏喇嘛前往教诲，并重申“嗣后肃州贸易毋得过乾隆十三年货物之数，使臣前来，以尼玛上次带来货物为准，如逾此数，即由边境驳回，不准贸易”。

二月末，入浙江境。命大学士傅恒等议定：江苏、安徽进献诗赋之士子赴江宁考试，浙江进献者在杭州考试。寻浙江考中谢墉等三人，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江苏、安徽考中钱大昕等五人，亦照浙江之例擢用。嗣后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南巡省方，凡进献诗赋人员皆分别考试，派大臣阅卷进呈，取中人员，准作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其原系进士者，授内阁中书，遇缺补用。〖2〗寻驻跸杭州圣因寺行宫，

幸杭州城外观潮楼，阅兵。颁赐江浙各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祭钱塘江，奉皇太后过江。亲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礼。

三月初九日，奉皇太后回銮，渡钱塘江，至杭州。先是，舒赫德等奏，钱塘江大溜趋中小亹〔3〕，畅行无滞，浙江海塘工程稳固，南巡时不必亲临阅视，可于杭州城候潮门外观潮楼察看潮势。故此次南巡未亲阅海塘。月之下旬，驻跸江宁府行宫，祭明太祖孝陵，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令加意保护孝陵，陵区不准樵采放牧。驻宁期间，奉皇太后临视江宁织造机房，并阅视营伍。旋至京口祭江，奉皇太后渡江。行至高家堰，阅视堤工，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闸，遂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畅开清口。降旨略曰：洪泽湖上承清、淮、汝、颍诸水，汇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坝乃其尾闾，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之，而下游诸州县胥被其患，冬月清水势弱，不能刷黄，往往浊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开坝为惧，而河臣转借为防险秘钥，二者恒相持。朕南巡亲临高堰，周览形势，乃知天然坝断不可开。夫设堤以卫民，堤设而民仍被其灾，设之何用？若第为掣流缓涨，自保上游抢险各工，而邻国为壑，田庐淹没不顾，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为河臣者，固不当如此存心也。天然坝当立石永禁开放，以杜绝妄见。著于三滚坝之外，增筑两座滚水坝，依次为仁、义、礼、智、信五坝。嗣遇伏秋盛汛，必仁、义、礼三坝已过水三尺五寸，犹不足以减盛涨，则启智坝之土，仍不减，乃次及于信。又谕：河工宿弊不可枚举，而无益之费尤多，或明知无用而因循不废，或阴以为利而妄事兴

修。朕观河臣管领河漕数千里，民命所系，视督抚坐办案牍者为劳，而督抚职在刑名钱谷，事有实据，是非难掩，河臣遵守章程，可以福命苟安，无事则其任较易，历来河臣不乏尸祝之辈，而糜饷养患有罪无功，其识机宜、得关键、实著功效者几人？总之，河不可不治而无徇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用，斯为至要。四月，御舟驻跸顺河集，改陆路。至山东泰安府岱庙瞻礼。

五月初四日，奉皇太后返回京师，幸圆明园。首次南巡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历时一百一十天。此次南巡各项开销，据日后江苏巡抚庄有恭所奏，预备道路、桥梁等类例应报部者，动支司库正项银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六两；名胜、陈设等类不应报部者，动用商捐银十五万两、动用司库闲款及各属公帮罚项银二十六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两；共计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两。〖4〗

2 是月，直隶总督方观承请派大臣查勘民垦蒙古土地。略言：喀喇沁、土默特等处种地民人渐多，奉旨查禁，廷议将有力者按三年、五年之限交地回籍；若系民垦，不能即回者，按亩交租，俟一二年后，再行给还本人。上年六月，理藩院咨称土默特贝子欲不问年限，概行驱逐，臣思此等贫民无家可归，即数万男女甘受驱逐，内地亦难安置。今即蒙恩从宽查办，自应行之以渐，请简公正大臣查办。乾隆帝即命侍郎刘纶、侍读学士麒麟保会同贝勒罗卜藏往勘，寻议仍照三年、五年限撤还，嗣后不得私典；至领地开荒与价典不同，俟年满先将原主需种地退还，余地仍许租种。帝从之。〖5〗

二月二十九日（3月26日）

3 先是，福建巡抚潘思榘条奏承追亏空请定章程，以杜隐匿规避，经刑部定议覆奏，俱照潘思榘所请，严定条例以重考成。乾隆帝以潘思榘意在揣摩迎合，刑部未能持平定议，特通行晓谕：向来侵盗、贪婪限满之后，不过永远监追，以致贪吏公然视国帑为私藏，此实官邪所必儆，国法所难容。是以降旨宣示，至再至三，凡侵贪之案，限满不能完赃者，必抵于法。然严令已申，分赔、著追之例亦向有明文，惟在执法实力奉行，则凡有人心者，必知侵蚀不但不能肥己，适足以杀其躯，而并丧其所有。即贪黩成性，下愚不移，宁以身殉，此亦百中之一，而明正其罪，用肃刑章，法如是足矣。又因此蔓延于众，亦但觉其繁苛耳！即如从前律例所载，何尝不责令分赔，而旧习相蒙，侵挪屡见，可知法立而不能行，虽严设科条何裨政体？朕惟因时立制，弊去太甚，而令在必行，初非以空文为治具，倘更波及他人，于奸贪之吏转开脱却之端，更属无谓。潘思榘此奏毋庸议。

三月初五日（3月31日）

4 重惩司道大员彭家屏、李肖筠，以警绅衿倚势抗粮之风。据河南巡抚鄂容安参奏，该省归德府（治所在今商丘县）有绅衿倚势抗粮恶习，彭家屏、李肖筠两姓即欠至七千余两之多，而彭家屏之弟彭家植致死佃户，贿匿不报；李肖筠之父窝藏逃犯，玩法抗拘。乾隆帝谕曰：彭、李皆司道大员，深受国恩，理应奉法急公，以为绅士之倡，乃逋负正供多至七千余两，今春特恩宽免豫省积欠，本以苏

穷黎下户之困，若将官户欠抗之粮一体豁免，不特伊等视为得计，将使小民效尤，人思侥幸，大为人心风俗之蠹，不加重惩，无以示警。彭家屏、李肖筠俱交部严议；所欠积年正供之数加罚十倍，该抚勒限严追；彭家植等应审之案，该抚严审定拟具奏。寻部覆得旨：此案既已加罚示惩，彭家屏著革职，从宽留任；李肖筠服阕之日，从宽以原官补用，其革职留任带于新官。

十三日（4月8日）

5 饬禁喀尔喀蒙古私与准噶尔回人〖6〗贸易。据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喀尔喀与准噶尔回人私相贸易，相沿已十余年，喀尔喀各旗俱有。乾隆帝命嗣后如再违例出境交易，不独将贸易之人治罪，并该扎萨克亦从重治罪，断不轻贷。嗣有准噶尔回人阿克珠勒等带领四百人及马匹、牲口四万余至伊都克边卡，求告贸易，且称此等贸易已十余年。副将军成衮扎布派人晓谕禁止贸易之故。事闻，乾隆帝谕其所办“甚是”，并令成衮扎布重申边境私相贸易之禁。

十四日（4月9日）

6 张允随卒。命原任大学士陈世倌补授张允随员缺，仍为文渊阁大学士。

张允随（1693—1751），字觐臣，号时斋，本山东蓬莱县籍，清初隶汉军镶黄旗。由监生捐光禄寺典簿，位至东阁大学士，其间任滇黔司道督抚几三十年，凡边防兵制，民生利弊，无不体访周至，熟悉于胸，而开浚金沙江通川水道，疏治洱海，及致力于增产滇铜以供京局及各省局鼓

铸，尤为于国于民功不可掩者。至是卒，年五十有九。谥“文和”。〖7〗

二十八日（4月23日）

7四川总督策楞等奏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该《章程》废止藏王制，政务由噶厦管理，俱归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统辖。噶厦设噶布伦四人，三俗一僧，地位平等，使其互相牵制，事权不能专于一人。“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布伦不致擅权”。凡十三条：一、应查照旧例，添放噶布伦〖8〗。二、噶布伦办理事务，应在噶厦〖9〗公所，凡地方之些小事务，众噶布伦秉公会商妥协办理外，其具折奏事重务，并驿站紧要事件，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钤用达赖喇嘛印信、钦差大臣关防遵行。三、补放第巴〖10〗头目等官，不得任意私放，噶布伦等务须秉公查办，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俟奉有达赖喇嘛并钦差大臣印信文书遵行。四、官员革除治罪，噶布伦、戴绷〖11〗等务须秉公查明，分别定拟，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指示遵行。五、选派坐床堪布〖12〗喇嘛，均应由达赖喇嘛酌行，其喇嘛中遇有犯法者，噶布伦等亦应秉公禀明达赖喇嘛，请示遵行。六、冗员宜行沙汰，只应于公所设立卓呢二人，率领原设之中译、笔七格齐等办理公务。七、戴绷管理兵马，后藏原设三名，而卫地仅设一名，应添设一员，嗣后凡遇调遣兵马，防御卡隘，均应遵旨，听候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印信文书遵行。八、噶布伦、戴绷应请颁给敕书。九、全藏人民均达赖喇嘛所属，应禁止私占。十、乌拉〖13〗牌票，应禀请达赖喇嘛颁

给。十一、达赖喇嘛仓库存贮物件，应禁止私动。十二、阿里、哈拉乌苏地方接连准噶尔、青海，其驻扎之员应请达赖喇嘛选择遣派。十三、达木蒙古〖14〗应遵旨归驻藏大臣统辖，其现有头目应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各八人，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奏入，谕命照所议行。下部知之。〖15〗

乾隆帝又命军机大臣传谕策楞等：藏地关系最要者，尤在台站，此乃往来枢纽所在，此事甚有关系，屡经降旨，何以策楞、兆惠等并未查明具奏。寻策楞等覆奏：自嘉玉桥抵西藏共一千九百六十余里，均系藏属，各设第巴一二名不等，管理地方人民一切事务，与内地州县同，内设台站共二十五塘三汛，台站官兵所需各项俱由各第巴办应。番地之操纵，权在第巴，第巴去取，议归达赖喇嘛、驻藏大臣主持。〖16〗寻经策楞等奏准：西藏仍须驻兵五百。其台站各官兵向系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把总十员、兵一千名，亦应照数安设妥协。

8 令纪山自尽。乾隆帝谕称此番西藏之事，纪山实为罪首。据前后所降谕旨，纪山罪状系到藏后不据实陈奏办理，转将密谕泄漏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令兵丁演戏，时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宴会观剧，日在醉乡，并送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八轿，仍派轿夫前往教演番奴抬轿，以肆其志。

9 是月，方观承奏请永定河自南岸冰窖减水坝口改移下口。疏下廷臣议，令详查再议。方观承持原议，称水归故道虽属守经之论，然不乘此就下偏南之势，不但机会可惜，窃恐伏秋盛涨，南岸经理非易。乾隆帝命尚书舒赫德、河

东总河顾琮会勘，如观承议。〖17〗十二月，从大学士高斌议，由冰窖减水坝下口口门内河身西折处，挑引河一百六十丈，直接坍湾。

五月初一日（5月25日）

10 云南鹤庆属之剑川州（今剑川县）地震，城垣、房屋及人口、牲畜倾倒损伤者甚多。云贵总督硕色奏闻。命剑川、鹤庆（今鹤庆县）等四州县本年应征地丁银米，缓作两年带征。

十五日（6月8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辛未科会试三鼎甲：状元吴鸿，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榜眼饶学曙，江西广昌人；探花周沣，浙江嘉善人。至是，赐一甲吴鸿、饶学曙、周沣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沈轼、刘墉、李绶、蒋良骐、谭尚忠、刘峨、戈涛等二百四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刘统勋、工部尚书孙嘉淦，副考官为礼部侍郎介福、内阁学士董邦达。〖18〗

二十三日（6月16日）

12 直隶总督方观承以直隶宣化府粮价昂贵，饬地方官封禁缸房，暂免缸税。乾隆帝以所办不妥，命另行筹办，并命传谕方观承曰：开烧耗费粮石，遇价贵之年，量为节制，原属应办之事。至免税封缸，概行饬禁，则恐税虽免而缸终不封，徒使缸户潜自开烧，居奇获利，奸胥猾吏，更复乘机需索，以饱囊橐，而于民间食用、市肆粮价实无

裨益。即如康熙年间之禁烟免税，而烟迄不能禁。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皆此类也。向来缸户给领牙帖，本属有数可稽，不但粮贵之年，即屡丰大有亦应明定缸户之数，不令日加，则盖藏日裕矣。其偶遇歉收，于额定缸户，每日所烧粮石亦约以定数，此外不得任意糜耗。即就成法之中，自可寓稽查撙节之道矣。朕办理庶务惟求实济，不务虚名。

二十六日（6月19日）

13 谕命永远停止行取知县。向例直省州县三年行取一次，以为科、道等官，吏部按期奏请，康熙、雍正年间少举多停，乾隆初以行取旧制可循，下部议行。至是，乾隆帝以行取旧制乃故套相沿，于吏治人才毫无裨益，降谕当永行停止。略曰：此制起于前明，其时专重资格，按俸迁转，不得不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滞，而亦铨部渔利之一途也。今则直省州县定缺升调，其途甚广，凡才能杰出之员，督抚无不保题擢用，常有要缺悬待，一时不得合例之人而越格奏请者。在此时之州县，实无壅滞之叹，督抚于地方能员，亦无不欲其驾轻就熟，收臂指之助，遇有隔省升调，往往为之恳切奏留，未肯令其遽离原任。且繁剧之任，参罚必多，凡谓无事故合行取之例者，大率庸流居中简之缺，寻常供职幸免处分者耳。即以铨补部曹，多属迂疏潦倒，了无出色。况县令身膺民社百里之寄，任既匪轻，才亦可展，使其果属贤员，方议令久于其任，以责成效，而部曹分局一司，遇事简之缺，转觉用违其才。若谓司员由邑令升用，深知民生利弊，于部务有益。此又不然，部务责成

自有尚书、侍郎。夫尚书、侍郎亦惟视其才识胜任与否，何必曾任邑令方知民生利病？岂非所谓学养子而后嫁者耶？试观我朝九卿，无论满员，即汉大臣中，亦多由翰苑升用者，起家县令者几何人？外而督抚，起家县令者又几何人？此实向来沿袭具文，揆之当今之务，亟须改弦，无庸守辙。其时行取知县用为科道之制久已不行，所谓“永远停止”者，盖“停行取之升部员者耳，非谓行取知县不可以为科道也”。〖19〗

与永停行取知县同时，乾隆帝又命嗣后给事中、御史内升外转三年举行一次，著为例。向例内升外转，给事中则一年一次，御史则一年两次。自康熙、雍正年间以来率多降旨停止者，至是改之。

14 是月，原任湖广总督永兴、湖北布政使严瑞龙诬参湖北巡抚唐绥祖一案审结。

先是，永兴与严瑞龙先后参奏唐绥祖婪赃累万，奉旨革职拿问。旋永兴丁忧回京，乾隆帝命新任湖广总督阿里衮秉公严审此案。阿里衮抵任，查得严瑞龙收受平余等款，遂具折参奏。乾隆帝命河南巡抚鄂容安驰驿前赴楚省，会审湖广总督阿里衮参严瑞龙案。随将严瑞龙革职，宣谕中外。嗣经阿里衮、鄂容安参奏原湖广总督永兴进京时，严瑞龙派各府州县帮助盘费银两，交永兴家人收受。乾隆帝命将永兴亦革职，拿交刑部，并谕示：永兴家中所有与属员往来书札，俱应详细查检。

至是狱具：严瑞龙诬捏唐绥祖婪赃巨万，依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永兴轻信严瑞龙，将唐绥祖率入弹章，依

律应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系旗人，折枷六十日，鞭一百，奉旨准其纳赎。被诬之唐绥祖前已命给还家产，来京候旨录用。

闰五月初三日（6月25日）

15 向例各省盐引，听其自相交易，无官为限制之例，惟两淮行运江楚盐引，则据各商运楚成本，分别定以贵贱两价。至是，谕定即遇应贵之年，亦不得于现在所销价值外，复议稍有加增；至于岁事丰稔，部臣亦不必固执定例。乾隆帝并从盐价推及一般物价，谕曰："总之，民间物价本自不齐，只可随时调剂，不能概绳以官法。"

初六日（6月28日）

16 御史孙宗溥奏请酌定经制，以节民用。略言：民间婚丧宴享应酌立规条，于教化之中寓制防之限。乾隆帝不以为是，特谕曰：天下之大，五方风气不齐，唐魏之勤俭，吴会之华靡，自古已然，皆各随其土性以成习尚，是以山陕之民，富者知节啬，江浙之民，贫者矜奢华，其风自难顿革。且地方有富民，遇宾祭等事，即用度较丰，小民亦得资其余沥，以事生养。必令吴越之俗，迫之使效秦晋之风，无论一时难强，且使富者专利自封，贫者亦难糊口矣。若概恐其时绌举赢，遂严立限制，抑而裁之，以示必从，即以法绳其后，此势之所不能，徒使胥吏乘此需索讹诈，更为民累。即特颁禁令，亦不过托之文告，一经晓谕，便可置之不问，于闾阎有何裨益？如果华侈太甚，地方官自应随时教导，使之潜移默化。若惟摭拾浮词而为此奏，则仍以虚文相尚，朕所不取。

十三日（7月5日）

17 命陕甘总督尹继善与两江总督黄廷桂对调。

自乾隆十三年（1748）末黄廷桂总督两江，其为政风格颇为江南士民所不满，至办南巡大差，督责严刻操切，更使民情汹汹。〖20〗时袁枚居乡，特致书总督黄廷桂，略谓：公治西川，又治甘肃，皆边地也。苗夷相邻，机贵神速，故而自宜周纛下将校纤悉必报，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无所用之。公侦事委之武弁，武弁托之兵丁，此辈不知是非，东驰西突，所在骚骚，即付有司鞫讯，逐层核转，纵或深明无罪，立释拘系，而被访之人，已弃产破家而不可救。故曰“公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也”。又谓南巡所治桥梁山川，原许开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况诏书重叠，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公之言曰：“南民狡狯，无忠爱之心，故一大创之。”不知钟爱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今闻绅士设彩棚、经坛，公听之可，止之亦可，乃严拘为首，将置之法。及绅士惧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牵持汹汹。公之心，以为彼绅士者，当捆载而来；为有司者，当拒绝而去。阴用其费而阳不受其名，然后，上不知，而其道两便也。然绅士既欲献媚于上，必不肯捐费于无名之地；上尚不肯累百姓，又岂肯加罪于献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纳手旁观而祸至，醵钱效忠而祸又至，进退怅怅，其能无怨乎？故曰“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又谓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盖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

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口无好语，则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笮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古大臣则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与人为同，亦不与人为异，公何不勉而进焉！〖21〗

至是，乾隆帝命黄廷桂调陕甘总督。谕曰：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此番办南巡差务诸事，该省吏民畏惧之心胜，而悦服之意少。黄廷桂喜怒之间亦不得领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无怨；即为奖许者，亦不为感。久之，将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于江省，未免用违其长。陕甘民情，本属阳刚，于黄廷桂性情为宜。伊前任甘肃巡抚，深为称职，是以调任陕甘。但伊待下急躁，往往声色俱厉，亦属过当。人之性情固不能无偏，但当自知所短，留心检点，以平正率属，方能诸事合宜。

十六日（7月8日）

18 谕禁"番妇"至广州：嗣后有夷船到澳门，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门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不许进口。〖22〗自是，外国妇女进广州虽为清朝法令所禁止，却开外国妇女居留澳门之

先例。

二十八日（7月20日）

19 广西巡抚定长奏报安南边民拔竹毁栅。先是，前任广西巡抚舒辂以南宁（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太平（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镇安（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三府延袤二千余里，皆与安南接壤，虽有关隘子卡，土民仍履险如夷。曾令于沿边滋扰处遍栽筋竹，以为边防屏障。至是，新任广西巡抚定长据报得知“新种竹本被安南夷民拔去，用竹签插占界内田地，排栅被烧毁”，遂一面奏闻，一面确查此事。乾隆帝谕示：不可示弱外夷，亦不可欺压外夷。舒辂此事虽好，不如无也。〖23〗寻命两广总督陈大受前往广西阅视边隘，奏称安南夷民拔竹毁栅，侵越边界，乃体制攸关，不便姑息。为今之计，种竹断不宜中止，而界址不可不为清厘，土民固应法处，而夷人亦不可不严行饬究。得旨：“所办甚妥。”〖24〗

是年秋，安南边民拔竹毁栅占田一案，经苏昌、定长等查明覆称：系上年舒辂令沿边栽种筋竹，因有凭祥（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思陵（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南偏东思陵）土目头人乘机侵占安南之地，以致夷人不甘，而土目以拔竹毁墙捏词禀报。乾隆帝谕示：此等土目土人原界在内地、外藩之间，往往借端起衅。其有强横不法、狡诈生事之人，应即行正法，以示惩儆，或另行安插，使离其故土，方不致贻害地方。随将思陵土州头人罗父立发边远充军，家口远徙距边一千里外安插；凭祥土知州协理州务李滋坤、土目张尚忠于距边稍

远州县安插。其擅行拔竹之安南民人，照会该国王查究。栽种筋竹即行停止。〖25〗

六月二十二日（8月13日）

20 谕命渐次解散云南境外茂隆银矿厂民，并限制课长吴尚贤在云南省城居住。先是，吴尚贤在缅开采银矿，获利甚丰，乃于原籍云南石屏州（今石屏县）广置产业，并捐纳通判。为挟缅自重以压制边夷，吴尚贤上年遂入缅说其朝贡清廷，缅王莽达喇即决定遣使臣希里觉填等来华进贡，吴尚贤则自备资斧，伴同缅使由滇入京。〖26〗乾隆帝因命云贵总督硕色等查明吴尚贤近来办理厂务是否实在小心安静？其课长事务可否更代接管之人？〖27〗硕色覆奏：吴尚贤开获旺厂，为众折服，但察其言貌举动，粗野无知，终非安分之人，难任久居徼外，请以其子接管课长，吴尚贤以通判试用。又称茂隆厂现在工丁聚至二三万人，似应酌筹渐次解散之法，厂徒皆系内地民人，稍有所获，亦常陆续回家。请密饬严查茂隆厂出入隘口，许入不许出，将来厂徒自然逐渐减少。至是，大学士等遵旨议覆，同意硕色渐次解散之法，至吴尚贤则只准“居住省城，安分守法，倘或显违约束，即拘禁请旨办理”。奉旨允准。

寻云贵总督硕色奏请茂隆银厂以该处熟谙厂务之杨公亮、唐启虞、王朝臣三人公举一人董理。乾隆帝命应于杨公亮等三人内拣选一人管理厂务，以三年为期，期满即行撤回内地，其余依次充当承管。每逢更换之时，于内地另行拣选殷实干练之人，出厂协同办课，令其渐次熟练，按

期接管。如此，则地方官易于稽查，该商等不得久居夷疆，营私渔利，边陲可无滋事之虞。硕色遵旨制订三年更换课长章程。自是，清初中缅关系从以往以茂隆银厂为中介，转变为清廷与缅甸两国直接交涉。〖28〗

是年冬，云贵总督硕色参奏原茂隆银厂课长、捐纳通判吴尚贤种种不法情事：一、历年应赏葫芦酋长蚌筑一半课银，每年仅实给二百两，其余多侵肥入己。二、乾隆十四年（1749）吴尚贤率厂练擒拿厂民十余人拘禁毙命。三、霸占彭锡寿厂矿，将其缚绑拷打致死。应请查封吴尚贤家产，革职严审。嗣从吴尚贤在云南省城寓所及其原籍石屏州查出金银珠宝等共合银十二万五千余两。吴尚贤被拘禁后在监病故。〖29〗

二十五日（8月16日）

21 乾隆帝御太和殿，受缅甸国命使臣希里觉填朝贺。礼部照苏禄国王进贡成例，钦颁敕谕一道，筵宴二次，并赏赐缎匹等物。是为清入关后，缅甸首次正式遣使来华进贡求封。〖30〗

二十九日（8月20日）

22 河南阳武县（今原阳县）黄河十三堡大堤漫决，河南祥符、中牟等十三州县，直隶长垣、东明、开州等冀、豫两省毗邻之地被灾最重。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漫口合龙，前后办理物料，动帑金三十余万两。〖31〗

23 是年夏，浙东温、台等八府五十余州县卫继上年被灾之后，亢旱无雨，早禾失收，中禾亦槁，旱灾严重。金

华、太平（今温岭县）、遂昌、汤溪（今金华市西偏南汤溪）、江山多有乡民请粜、罢市、塞署、哄闹公堂事件。浙江巡抚永贵奏闻，乾隆帝命应严处以警刁风。〖32〗嗣以浙东大旱，需米孔亟，暂弛海禁，准江、闽二省商贩从海上运米至浙属温、台、宁、处四府，并免征米税，以示招徕。永贵仍以本年旱灾实出非常，浙东八府早、中、晚禾全行被灾，严、金、衢一带大约全荒者十居其六，歉收者十居其四，仅宁波一府失收之米即约二百余万石。约略计算，非得米三百万石不敷赈济，除本省常平仓贮及动帑采买可得米一百万石，两次邻省协拨一百万石，又会同督臣奏请截留漕粮一百万石 。报闻。〖33〗

七月初八日（8 月 28 日）

24 以秋狝木兰，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十六日进哨木兰行围，八月初十日结束行围，回驻避暑山庄。十六日奉皇太后回銮，二十四日还京。

八月初五日（9 月 23 日）

25 乾隆帝命密行缉访捏造《孙嘉淦奏稿》者。自乾隆十三年（1748）东巡，地方大吏务求办差华美，以为取悦固宠之计，山东、河南绅民先后受到扰累。迨十四年（1749）备办首次南巡，两江总督黄廷桂督责苛急，三江两浙绅衿士庶，乃至地方官吏更激忿难平。十五年（1750）七月，漕运总督所属江西抚州卫降调千总卢鲁生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虑及办差赔累，欲制造舆论停止南巡。时工部尚书孙嘉淦以直谏名天下，为耸动人心，卢、刘二人遂密

谋假托孙嘉淦之名，捏造《孙嘉淦奏稿》。伪稿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乾隆帝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稿成，众人纷纷传抄，遂在各地流播开来。至是，云贵总督硕色首发其事，密奏有“赴滇过普之客人，抄录传播”一纸，竟系假托廷臣名目，胆敢讪谤，甚至捏造朱批，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乾隆帝命步军统领舒赫德及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督抚密查严办。由是开始厉行查办伪稿作者及传抄者，至十八年（1753）三月方仓促收场。

十八日（10月6日）

26 以前往拉林屯田之京城旗人“力田谋生者甚少，并有冒领官地官银，任意花销，逃回京城者”，乾隆帝命八旗大臣议奏对策。寻覆奏：自乾隆六年（1741）筹议京旗还屯以来，前后共派出屯田旗人一千二百六十四户，内未往者九十九户。凡逃回之人严行治罪，逃人家属发遣拉林耕种；未前往者，令限期遣往；嗣后无庸再派。

十九日（10月7日）

27 山西巡抚阿思哈奏称：流寓介休之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帝命悉心根究其是否系伪孙嘉淦奏稿案（以下简称“伪稿案”）内之“党羽”。随即查明王肇基与彼案无涉，据王自供，其进献诗联系“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诗联后叙语实系“要求皇上用我”。乾隆帝以王肇基“竟是疯人”，命将其立毙杖下，俾愚民共知炯戒。〖34〗

二十七日（10月15日）

28 乾隆帝以山东巡抚准泰延宕追究伪稿，命革职，拿解至京治罪。

本年四月间，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即查出有署名孙嘉淦奏稿一纸辗转传播，讯系源于江南水利废员官贵震，遂禀请抚臣准泰将此事奏闻。准泰将原禀勾抹发还，令和其衷改为伪稿拾自途中。迨云贵总督硕色举发，奉旨缉拿伪稿逆犯，准泰又嘱令和其衷不必牵涉四月间官贵震一案。和其衷因此案关系重大，不敢隐瞒，遂密折据实陈奏，并恳请将此密折暂赐留中。〖35〗

至是，命将准泰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为山东巡抚，谕示两江总督尹继善将官贵震就近密拿严讯，并派尚书舒赫德驰驿前往江南，会同尹继善查办官贵震传抄伪稿案。寻命军机大臣通行传谕各督抚：所有首先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至一时私抄，未经传示他人者，又属有间。倘该督抚等姑息养奸，惟恐株累多人，思欲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则有准泰之前车在！

九月十八日（11月5日）

29 因山东济南府等属被水成灾，命暂弛海禁，令招商前往奉天购籴，运东粜卖。本年山东所属州县被水者七十余处，故乾隆帝有“看来今岁外省偏灾，浙江最重，其次即系山东”之判断。〖36〗

二十八日（11月15日）

30 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新柱奏称：内地贩洋商船每年出口自五十余只至七十余只不等，请嗣后援照外洋番船带米免税之例，略为变通，凡带米三千石以上者免货税十分之三，五千石以上者免货税十分之五，七千石以上者货税全免。带回之米听商自行粜卖。下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37〗

十月十二日（11月29日）

31 四川提督岳钟琪奏称，于冬三月内农事已毕之时，查照往例，带领官兵前往围猎，亲加训练。乾隆帝命通行各省陆路提督，仍照旧例，每岁冬季轮派标兵亲行督率，实力举行。但既令出围，若仍复按期操演，兵丁未免过累。著于行围之时，酌量停止操练。

三十日（12月17日）

32 乾隆帝命苏昌、定长晓谕安南不得查访迁徙内地之莫氏后裔。略曰：乾隆六年（1741）将莫氏后裔迁移安插，此乃抚字小邦，格外恩典。现在边圉宁谧，该国陪臣惟应安静自保，不得借莫氏遗裔为词，屡向内地查访，启恃恩滋事之渐。〖38〗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8日）

33 钦差尚书舒赫德、两江总督尹继善奏陈：伪稿一案由山东究出之官贵震一线，嗣辗转追至江南宿迁、清河、扬州、江宁，复至黔楚等省；复经云南、湖北根究，流传滇省之伪稿，系江西天一堂铺内江锦章所寄，江锦

章一线已追至江宁，现正待根究。揆各案情形，似难克期完结。至是，彻查伪稿以来最初两条重要线索均已迷乱。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伪造孙嘉淦奏折一案，各省查拿根究，得之湖广、江西者为多，今据策楞在川省获犯二百八十余人，亦谓各犯供出非传自湖北之荆州汉口，即携自江西之景德镇，从此追究或可得其来历。将来倘使终无着落，渠魁漏网，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又谕示：昔年造作讪谤逆词，天地所不容，如曾静、张熙皆产自湖南。由此推求，或幸灾乐祸之余党尚未殄绝，首恶即在湖南，亦未可定。

十四日（12月31日）

34 湖北巡抚恒文奏称：伪稿案内贡生龙韬在土官黄之锦家曾见注有批语伪稿。乾隆帝大出意外，谕曰："此等逆恶之词，竟传入土司境内，其流播之广，一至于此！"而在此前后，四川查拿传抄伪稿人犯时，亦见有原稿"添注批语"者。甚至边远省份甘肃亦俱有查出人犯。乾隆帝惊叹曰：伪稿蔓延各省，传播之广如此！此等诗张诬妄之词，贻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又曰："看来此案必有悖逆渠魁暗中散布，希冀处处发觉，得以逞其狂吠之私。"

十九日（1752年1月5日）

35 以皇太后六十大寿在即，乾隆帝奉皇太后游幸万寿山。

万寿山即原瓮山，地在京城西郊圆明园西数里处。乾隆十四年（1749），以治水灌田命疏浚瓮山诸泉。湖即成，

因赐名“万寿山昆明湖”。湖名“昆明”者，盖“景仰放勋之迹，兼寓习武之意”，而易“瓮山”曰“万寿山”者，则以逢皇太后六十大寿，建“大报恩延寿寺”于山之阳故尔。十五年（1750），复就湖山形势兴建清漪园。〖39〗

翌日，奉皇太后自畅春园还寿康宫。皇太后銮舆自郊园进城，至高粱桥停跸，皇太后御大安辇由西直门进宫，卤簿前导，乾隆帝亲骑于辇前恭引。自万寿山至西直门路旁经坛、戏台等点景俱由内务府备办，自西直门外高粱桥至大内西华门十余里间，则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分段布置，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其中“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一路“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当乾隆帝奉皇太后经过时，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时赵翼在京师，曾亲往目睹，叹为“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景点之豪奢糜费，连皇太后亦不能心安，“甫入宫即命撤去”。〖40〗

二十日（1月6日）

36 乾隆帝得悉准噶尔大台吉、大策零敦多卜之孙达瓦齐欲来投诚，谕照萨喇尔投来之例予以收纳。据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称：今年秋间喇嘛达尔扎传唤达瓦齐前来

议事，达瓦齐拒不从命，喇嘛达尔扎遂派兵一万往擒。达瓦齐遂于九月二十二日带其属下五千人前来投诚，行至和通哈尔垓地方，追兵赶到，为达瓦齐所败，但追兵仍尾随其后，而喇嘛达尔扎另遣兵万名屯住纳林布鲁尔河、阿尔台山梁邀截。乾隆帝以达瓦齐为准噶尔台吉中较强大者，命传谕成衮扎布：若达瓦齐已投入我边卡，则予收受。

旋成衮扎布奏称，准噶尔大台吉达瓦齐、阿睦尔撒纳与喇嘛达尔扎大起刀兵，战败，达瓦齐恐阿尔台地方有兵堵截，与阿睦尔撒纳、班珠尔经额尔齐斯逃往哈萨克。准噶尔乘此驻兵边上。乾隆帝命尚书舒赫德、侍郎玉保驰驿前往北路军营，查看军容器械。又密谕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备兵二三千名，万一准噶尔借端生事，扰乱喀尔喀游牧，即可随时调拨。〖41〗

阿睦尔撒纳系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孙，辉特部台吉，游牧于雅尔；班珠尔为和硕特部台吉。〖42〗

十二月十四日（1月29日）

37 定拔贡朝考选用例：每届选拔之期，由礼部奏请，钦点大臣，于午门内考试，拟定等第进呈。卷分三等，不入等者，本生斥革，该学政等议处；其一、二等，由礼部会同九卿拣选引见，候旨简用。又以教官定例甄别，长官每以闲曹多方宽假，谕加澄汰。寻议督抚三年澄汰教职员缺，以朝考拣选之拔贡依名次先后充补。

38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八千一百八十一万一千三百五

十九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七百三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五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七百八十六两，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八百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两〖43〗，办铜一千零七十万二千余斤。

39 以浙江、河南、山东等省水旱灾害严重，前后降旨截留漕粮共一百四十六万石。

〖1〗详见《扬州画舫录》卷一。

〖2〗《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十。

〖3〗亹（音“门”），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钱塘江口江流、海潮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的称南大亹，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的称中小亹，位于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的称北大亹。乾隆时，南大亹基本已淤，乾隆十二年（1747）至二十四年（1759）间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塘工平稳，南北两岸少潮灾。乾隆帝首次南巡时，接受舒赫德等建议，仅登观潮楼阅视海潮。二十四年（1759）以后，海潮主流多从北大亹出入，海宁沿海一带潮灾严重（见张芳《乾隆皇帝和海塘》）。

〖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辑763—764页。

〖5〗《清史列传》卷一七《方观承传》。

〖6〗当时清人谓准噶尔蒙古统治下的南疆维吾尔族人为“准噶尔回人”。以其信奉伊斯兰教，故有是称。

〖7〗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六《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谥文和张公允随传》；《清史列传》卷一六《张允随传》；《清史稿》卷三百七《张允随传》。

〖8〗噶布隆，亦称“噶伦”、“噶隆”，噶厦的主管官。设四人，其中一人为首席。

〖9〗噶厦，亦称“噶沙”，西藏地方政府。

〖10〗第巴，亦称“喋巴”、“牒巴”，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属下的执事官和地方官。

〖11〗戴绷，亦称“代奔”、“戴琫”，藏军军官。

〖12〗堪布，西藏僧职名。

〖13〗乌拉，蒙语、藏语、满语“差役”一词的音译，藏语“乌拉”包括人役和畜役。

〖14〗达木蒙古，系五世达赖时，和硕特蒙古固实汗入据西藏，留驻五百三十八户在达木（一名玉树）地方住牧。初归藏王统辖，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后，达木蒙古归驻藏大臣管辖，称达木八旗，轮番到拉萨听候驻藏大臣差遣（参见：《卫藏通志》卷一五《部落》；《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历史大词典·清史上》152页）。

〖15〗《清代藏事辑要》179—184页。

〖16〗《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八。

〖17〗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七《方观承传》；《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七、三八九。

〖18〗《清秘述闻》卷六。

〖19〗《石渠余记》卷二《纪行取旧制》。

〖20〗参见：《履园丛话》《旧闻·独力捐办御道》；《啸亭杂录》卷四《黄文襄》。

〖21〗《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

〖22〗《粤海关志》卷二七。

〖23〗《史料旬刊》十三辑《安南夷民拔竹毁栅安·定长折二》。

〖24〗《史料旬刊》十辑《安南夷民拔竹毁栅案·陈大受折》。

〖25〗参见：《史料旬刊》十三辑《安南夷民拔竹毁栅·新柱 定长折》；《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

〖26〗《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70—273页。

〖27〗《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七。

〖28〗《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75—276页。

〖29〗《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74—275页。

〖30〗《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69—273页。

〖31〗《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四、四百三。

〖32〗《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584—586页。

〖3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一辑279—280页。

〖34〗《清代文字狱档》上册5—10页。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一辑420页。

〖36〗《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八。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一辑815—816页。

〖38〗《史料旬刊》十四期《安南请查莫氏后裔案·苏昌折》。

〖39〗《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初集》卷五《万寿山昆明湖记》。清漪园于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太后重建，易园名“颐和”。

〖40〗参见：《簷曝杂记》卷一《庆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43。

〖4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285—287页。

〖42〗《准噶尔史略》184页。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贵州布政使、护巡抚印温福题。

清通鉴　卷一百九

乾隆十七年　壬申　公元1752年

正月初六日（2月20日）

1 上年十一月，有旨命湖南详查伪稿案首犯。至是，湖南巡抚范时绶覆奏：传抄伪稿之生员艾芳龄等经隔别研讯，逐层追至十二三人，咸供递相传抄；贡生龙乾惕供称伪稿得自龙老晚，由此追究，质明递相传抄。乾隆帝谕示，龙乾惕身为贡生，虽年已八十，不得援照老弱不加刑之例。复以传抄伪稿之湖南贡生龙乾惕曾来往于贵州思州（今岑巩县），特谕示范时绶："伪稿内以张广泗为有功，张广泗乃贵州总督，或从此严加根究，追出来历，亦未可定。"寻江西巡抚鄂昌参奏广饶九南道施廷翰之子施奕度传抄伪稿。乾隆帝命将施廷翰革职，一并审究。自是，江西施奕度等成为乾隆帝督责追查捏造伪稿主犯之重要线索。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称，浙江提督衙门书吏包琳供称伪稿系从提督内衙传出。乾隆帝命将提督吴进义解任，严行根究。

吴进义屡次奏辩，被革职。是为追查伪稿案首犯及党羽又一重要线索。

二十日（3月5日）

2 以湖北民人杨烟昭“字迹卦图悖诞荒唐，语极不经”，谕命照山西疯人王肇基之例，立予杖毙。

三月二十日（5月3日）

3 立训守冠服骑射碑于紫禁箭亭、御园引进楼、侍卫教场及八旗教场。该碑文全录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三日太宗皇太极训诫满洲重骑射、保持满洲衣冠旧制谕旨，并刊有乾隆帝就太宗圣训所降之旨：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惟是太宗圣训载在《实录》，若非刊刻宣示，则累朝相传之家法，外廷臣仆何由共悉？兹各立碑刊刻，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式克钦承彝训，冀亿万世子孙共享无疆之庥焉。

二十八日（5月11日）

4 直隶总督方观承奏马成龙等贿买兵部用印火票，任意填写，冒领车价、口粮，一年之内假冒八案之多，现正严加质讯。陕甘总督黄廷桂亦奏称：火票向无贴盖印花之例，奸徒得以假捏诓骗伪票伪印。上年有张子文（即马成龙）等执持伪票，从直隶、山西，冒支到陕。请嗣后凡用火票悉照勘合火牌之例，一概粘贴尾单，从地头衙门贴盖印花

为始，沿途贴盖，使上下之程站易稽，起止之日期有据，而驿书、家人等查看未到者，盖印之际，复可经由印官查核正伪。奉旨命整饬驿务。〖1〗

四月初三日（5月16日）

5马朝柱聚众起事反清。

马朝柱，籍隶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移居江南霍山（今安徽霍山县），于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以贫难度日，与白云庵僧人正修商议，遂造言在桐城万山九龙洞得有兵书、宝剑，在霍山铁炉地方得有镇天旗等，“并谓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系明后裔，有大学士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系吴三桂于孙，李荣爵即李开花等，统兵三万七千为辅”。马朝柱改名马太朝，称系军师。十四年（1749）初，移居湖北英山，制铜剑一柄，镌“太朝军令”四字，藏于楼子石山洞内。十月十五日夜赴山取出，众人相信，各出银上名。旋马朝柱移居湖北罗田县天堂寨，开山烧炭，聚集民众。又预藏铜枪、铜镜等于铁柜沟山洞，于十五年（1750）十一月二十六日夜约众游观，马朝柱入洞取出，宣言金镜、旗笏乃战具，“复有遮天伞、撑天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众人各歃血吞符，结盟上名。一时入伙者甚众。上年五月，朝柱兄朝佐，又引入行医之胡济修为谋士，作檄文一篇，称西洋大都督吴乘云所颁。迨秋冬之际，在罗田、英山开店招人，以发辫外圈蓄发为记，并将所制檄文、军令等抄录传扬。旋暗制蟒袍、补褂、顶帽，托言“西洋”颁赐。众见蟒袍系戏班行头，补褂、顶帽是清朝服色，俱

疑之。因与谋士胡济修密商，乃作诏谕一道，宣言“西洋”从云雾中颁诏来楚，应到黄鹤楼迎接。旋令胡济修赴黄鹤楼取回诏谕百张，对众开读，众疑乃释。胡济修并撰拟印文，刻写“统掌山河，普安社稷，既受天命，福禄永昌”十六字。本年正月，马朝柱将“西洋”诏谕作札，先后散给胡南山等。又购买硝磺，制造兵器，以致流言四起。罗田知县冯孙龙，风闻差查，以挖山烧炭勤苦农民禀报。湖广总督永常据禀命严查，经蕲州知州李泌访悉前情，亲往起出刀片、白布。永常迅即拨兵搜缉，并咨邻省协剿。

至是，马朝柱知事已败露，乃率众一百余人，齐登天马寨山，并令人执旗四出，招集同党。嗣因随从上山者渐散，马朝柱亦悄然逃遁。〖2〗旋两江总督尹继善据湖广总督永常密咨，奏称江南之英山（今湖北省英山县）、霍山与湖广罗田连界之深山内，有奸匪马朝柱等借开山烧炭为由，立名天堂寨，谋为不法。据称头目姓朱，无名，还在“西洋”，尚未到寨。寨上兵器火药都有。马朝柱称系军师，有法术，另军师吴乘云有三只眼，江南太湖县有个胡南山，会使大刀，兵子最强。将相吴伯润，即吴方美，副相张玉、刘宏宇、游康侯俱住英山。〖3〗马朝柱因楚省搜拿，潜匿江南英山天马寨。现正饬安徽道王勍等调兵协力搜捕，寿春镇总兵改光宗先带弁兵，亲赴搜查。得旨：“此等奸匪之徒，心术叵测，与捏造伪稿、幸灾乐祸之心正同。得非即伪稿正犯无地可容，藏匿深山，铤而走险耶？”尹继善随即亲往英山、太湖一带指挥剿捕。寻据湖广总督永常奏，罗田县奸民马朝柱等勾众为匪，经臣拨兵搜缉，获犯已一百余名，单提要犯与马朝柱之母妻子侄研讯，据供尚

有头目张锡玉、朱元成、吴乘云、李永爵即李开花等，在四川峨嵋山西洋寨，余党散布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县）、太湖（今江苏省吴县西南东山镇）、亳州（今安徽省亳县），河南汴梁等处，已咨四川、江南、河南各督抚严密访拿。乾隆帝据奏命四川总督策楞查讯峨嵋山西洋寨之确切所在。寻覆奏：据访之老民，按之图志，并无西洋寨之名。〖4〗湖北巡抚恒文以天堂寨奸民为匪一案解楚人犯不下数百人，奏请特降谕旨，除首犯俟审结正法外，其胁从煽惑人众先行发落。奉旨严行申饬。命可将现获人犯先行定案，情罪重者，即于彼地正法。

此案江楚两省先后拿获胡济修、僧正修等各二百余名，搜获“逆书”、“伪诏”。六月狱具，将各犯分别凌迟处斩，应枷责者，发落完结。〖5〗湖北罗田知县冯孙龙因马朝柱结党聚众不能早为觉察，迨经发觉，又不到天堂寨搜查，致令马朝柱远飏，前已奉旨即于该处正法。然此案首犯马朝柱却远飏天外，经年未获，乾隆帝为此而耿耿于怀。至诘问起事中坚骨干，“西洋”究系何地，朱洪锦、张锡玉等果否在彼屯军？据供均系捏造。此一事亦成为乾隆帝难解之谜。

6 署四川布政使齐格奏陈淘挖都江堰，略谓：川省成都等十六州县周围千余百里，所在田地固借灌县之都江堰水灌溉，而民间粮食全赖水磨、水碾舂办。上年冬腊将迎水坝增筑五丈，直抵江心，并遵“深淘滩、低作堰”古诀，将滩底分外淘深三尺，因此腊底即放入堰水，较往年早得四十余日。奏闻。〖6〗

十五日（5月28日）

7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称南田墺宜禁不宜开。南田墺系浙江沿海一组岛屿之总称，元朝时有流民前往耕垦，至明初封禁，已逾四百余年，民人屡请开垦。前有御史欧阳正焕奏请开封禁，喀尔吉善则以为墺内可垦之地不及七十余顷，且必须筑塘蓄水，安营设汛，一旦开垦，“更难保奸宄之徒，必无出洋济匪之事”。经反复争议，喀尔吉善仍持开垦不便之见。军机大臣等遵旨会议，以喀尔吉善为是。奏入，报闻。

二十日（6月2日）

8 四川总督策楞奏陈严治“啰噜”，略谓：川省“啰噜”匪类大为民害，凡有拿获，重者遵旨一面正法，一面具题，次者俱用重枷，永远枷号。其罪犯徒杖以下者，设立铁杆一根，约长四五尺不等，上下置两铁圈，一圈其项颈，一圈其右腿，加以锁锢，灌以铅汁，分别情罪轻重，约定年限，使之系带，行动饮食仍属便利，而为非犯法势有不能，既足以驯其暴戾之心，而亦不致戕其性命。报闻。〖7〗

五月十二日（6月23日）

9 安西提督李绳武奏称准噶尔贸易人等所报牲畜、货物较十三年（1748）肃州贸易之数少有浮多。乾隆帝谕示：此番交易系初次定例，必当示之以信，不可稍有迁就。今该夷内乱之余，又与哈萨克构衅，其交易较前所增有限，已可得其情形，此正办理机会。随以李绳武办理准噶尔贸易周章观望，遇事全无实心，且亦年老有病，命革职来京候旨。以凉州将军绰尔多为安西提督。

10 是月，直隶蝗蝻萌生，嗣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亦陆续奏报蝗蝻生发。此次大面积蝗灾，以直隶最为严重，通计直属正、顺、广、大四府，赵、冀二州，先后生发蝗蝻、蚂蚱共三十七州县。〖8〗六月，以蝗虫害稼最烈，谕命各该督抚严饬所属，敢有徇纵殃民者，必重治其罪。

六月初三日（7月13日）

11 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将朱批河南巡抚蒋炳奏折抄寄各督抚阅看。该朱谕略曰：俗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习，恐汝不能免此。在朕治汝之罪何难？但少一能事之人，朕所深惜。非乐于督责，出于不得已也。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喀尔吉善、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亦不至此，硕色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其何益之有？

初四日（7月14日）

12 向例三年请旨派出满汉科道各一员，巡察台湾一次。至是，乾隆帝命所有巡察台湾御史，著三年一次命往，事竣即回，不必留驻候代。并谕：台湾文有道府，武有镇营，足资弹压，巡察三年更替，徒拥虚名，事权则不如督抚切近，又不如守令介在其间。有志向上者，或以多事致败，而循分供职者，多致志气衰颓，或且叹为屏斥外出也，于公事殊无裨益。

十一日（7月21日）

13 以巡漕给事中范廷楷参奏南漕陋规，传旨申饬有漕各省及沿途经过各省督抚等。据范廷楷奏，查看江西铅山帮头船旗丁桌上，有南漕使用陋规账簿，随搜其笥，获有上年陋规账，又检出赣州、吉安等帮新旧账簿，并浙江宁波帮沿途需索账簿。合计簿中自领运起至抵通之日，银两、土仪每帮费至四五百金，纳贿之地，受贿之人，俱有册可据，有款可稽。请饬令该督抚、河漕、提镇严参治罪。乾隆帝命交各该督抚等查参治罪。〖9〗旋漕运总督瑚宝至京，乾隆帝得悉前此“酌定规例章程之内，即有必不可尽革之处”，以致沿途弁役借此侵渔。遂以“究系相沿陋规，与营私纳贿者有间”，命免予查参治罪。嗣后该管上司官员应不时严行稽查，如有不肖员役，或将已裁陋例私自婪收，或于定数之外另行勒索，即据实严参，将与者、受者一并治罪。〖10〗

二十九日（8月8日）

14 乾隆帝以各省查办传抄伪稿各犯，头绪纷繁，迄今将及一载，尚未得其端倪，命军机大臣将历次奏报各案逐一分析查奏，除已经究出来历、应行并案办理外，其查拿未获，及根究未明者，至四十四案之多。将所查清单分寄各省，按单开各案，应查拿者查拿，应根究者作速根究，务得首恶，勿致漏网。

七月初七日（8月15日）

15 简亲王德沛卒。

德沛（1688—1752），字济斋，清显祖五世孙，雍正

帝从昆弟行。雍正十三年（1735）封三等镇国将军，乾隆年间历任巡抚、总督，十三年（1748）九月袭封和硕简亲王。卒年六十有五，无子，谥曰“仪”。所著有《易图讲》、《实践录》、《鳌峰书院讲学录》各一卷，《周易补注》八卷。德沛以理学自居，乾隆帝尝责其“刻书太多，夸张传播，亦非真理学之所为也”。而据近人研究，德沛乃雍乾之际信奉天主教之天潢贵胄。〖11〗

16 葡萄牙遣使来华。据两广总督阿里衮奏，有大西洋波尔都噶尔使臣巴哲格航海来粤，并赍进方物二十九箱，及西洋人汤德徽、林德瑶、张继贤三名，汤、林知天文算法，张擅外科。如蒙皇上俞允留用，汤德徽等亦愿往京效力。查该国于雍正四年（1726）曾遣使诣阙，今似应照旧岁办理。〖12〗寻命钦天监监正刘松龄等驰驿前往迎取，并谕示该国使臣在粤及沿途一切供应，量从丰厚。

十二日（8月20日）

17 命劝谕富户出易所藏制钱。先是，直省钱价昂贵，虽屡经筹办，迄未平减。曾以畿辅村庄富户藏积钱文，谕命该督抚劝导发卖。至是，山东布政使李渭奏请严禁富户囤积钱文，略谓：民间日用首推米谷，次即钱文，而钱文之所以充裕不匮者，固在于增鼓铸，禁私销，而尤在疏壅滞，三者缺一不可。近日民间风俗，凡饶裕之户往往不肯积银，但欲积钱，以钱体较重，可以避盗。千金在箧，一贼可携；千贯在地，十人难负。是以多置大瓮，满贮散钱，北省尤甚。请嗣后富户贮钱不得过五十串，其旧时多积钱文，限半年以内悉行发出货卖。乾隆帝据奏，命传谕各省

督抚：国家之鼓铸有限，民间之藏积无穷，今鼓铸日增，流通日少。但如该布政使所奏骤行之，恐不无滋扰，应先行明切晓谕，劝导各富户随时出易，以便民用，易银藏贮，无损其富，而钱多价减，于众人均有裨益。如谕之不从，再治以官法，多派能员查办，按时价以库银易换富户所积制钱，或亦疏通之一道。寻直隶总督方观承奏言：富户积钱，类皆深藏固闭，势难逐户稽查。与其定以所积之限，纷扰而难行，不若稽其所人之数，显明而有据。应令交易买卖价在银三十两以下者，许其用钱；如逾三十两即令用银，违者照官价易之。旧积钱文，遵旨晓谕，早为出易，加以奖赏，如仍敢多积，以十之二入官。至寻常出入之钱，拘以官收，不免滋弊，似应各从民便。奏至，乾隆帝以所办过迟，询问成效若何，有无平减。方观承覆奏：富户自谕后，不敢多积钱文，价俱已平减。〖13〗翌年春，命传谕各省督抚仿效直隶实力办理富户囤积钱文一事。据方观承奏：自上年秋冬京城及直隶囤积钱文陆续呈交，钱价日渐平减，目下各处集市每银一两换钱八百三十至八百七十文不等。通州船艘通行，乃向来钱贵之时，今每银一两仍换钱八百四十文，实因钱价大势平减之故。可见，查办囤积钱文，行之已有成效。

十九日（8月27日）

18 以秋狝木兰，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二十五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十四日返回避暑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八月初八日（9月15日）

19 杀会试作弊之蔡时田、曹咏祖。本月初六日恩科会试主考房官入帘时，搜检官从内帘监试御史蔡时田行李内搜出关节二纸，经外帘监试御史曹秀先辨认，系其侄曹咏祖笔迹。乾隆帝命蔡时田即革职，曹咏祖革去举人，交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严加刑讯。曹秀先有先发卸罪之嫌，亦解任。寻查实系曹咏祖、蔡时田通同作弊，乾隆帝命将蔡时田、曹咏祖即行正法。御史曹秀先以失察其侄夤缘作弊，降二级留任。因谕曰：国家设科取士，期得真才；士子诵法圣贤，当知以名节为重。始进不端，则为衣冠中败类。至于列抡选之任，而怀穿窬之心，则更衣冠中禽兽矣。玷儒林而坏士习，莫此为甚！蔡时田、曹咏祖已照法司律拟即行斩决，至宦家子弟，乡科以官卷邀恩，及会试入闱，同年同官情面相关，嘱托照应，势尤易便，身居朝列不以正，率先冒犯营私，此而不惩，更无以服寒士而昭炯戒！

20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称：苏禄国番目赍国书二封来厦门，查该国于雍正四年（1726）、乾隆七年（1742）两次遣使入贡，原系准通朝贡之列。但乾隆七年贡使回国，有冒充贡使之马光明以抢去皇赏诳耸该国王，咨请天朝追究。后因马光明在内地倚借苏禄国王咨文生事，将其拿获，遵旨解部收禁。近闻苏禄、吕宋构兵，连年不解，中国自不必代伊申理，惟内地民人勾结滋事，所当严禁。拟将该国此次请贡不合体制、未便转奏之处传谕该目，令将国书赍回。奉朱批："军机大臣速议具奏。"〖14〗寻议覆：

传谕番目，令将国书赍回，所带货物照例免税。从之。〖15〗

十九日（9月26日）

21 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报筹办西巡事宜：据布政使张若震禀称，在京时蒙傅大学士公（恒）面谕，“皇上于二十三年西巡，一切事宜可从二十二年办起”。因西巡事宜尚无定期，并未置备，惟应建行宫二处，一在西安省城，一在临潼温泉，上年督臣尹继善调任入都陛见，曾经绘图进呈，臣到任之后亦止恭择方向，酌展地基，现正筹办建造行宫木料。奏入，报闻。〖16〗

二十一日（9月28日）

22 乾隆帝命加紧缉拿湖广罗田叛案首犯马朝柱。略曰：真犯一日不获，则远近之造作假伪，情弊百出，岂不又成一李开花，终归无着，至今尚假托其名惑人观听。若致如此，则责有攸归！

九月十八日（10月24日）

23 命将各省秋审服制〖17〗案犯汇为一册，与官犯招册俱先期进呈候勾。略曰：各省由立决改为监候人犯，均系服制攸关，其改拟监候，已属原情酌减，若秋审时入于缓决，则减之又减，殊非慎重伦常，明刑弼教之道。是以上年降旨，令概入情实，此中情节多端，但散见各省招册中，有勾决者，有未勾决者，或未悉朕轻重权衡，反滋疑义。著该部将此等案犯查明，汇为一册，与官犯招册俱先期进呈候勾，其有应宥者，亦可即于减等发落。

二十三日（10月29日）

24 准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终养，以孙嘉淦为协办大学士。

25 都统衔班第自藏返京，仍命在军机处行走。〖18〗

二十七日（11月2日）

26 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嗣后查获“逆词”，只可抄录进呈，其原稿如须留待查对笔迹，则应封回，非承审官不当令见，结案时即行销毁，并不得存留案牍。

二十八日（11月3日）

27 署湖南巡抚范时绎奏请嗣后各省铜厂，除照例抽税及交官收买、每岁供解京省额铜之外，余铜尽听商民交易，以资制造铜器之需。如此则市铜充裕，价值平减，私销无利，又可不禁而自戢也。奉朱批：“此事实无良策，且待缓图。”〖19〗

28 是月，用兵进剿杂谷土司（今四川省理县）。杂谷本吐番苗裔，唐宋以来，世守其土，明代授为安抚司，康熙十九年（1680）率属内附，仍予旧封〖20〗。先是，据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奏称：杂谷土司苍旺与梭磨土司（今四川省马尔康县东南梭磨乡）勒儿悟、卓克基土司（今四川省马尔康县卓克基村）娘儿吉构衅，又私造铁枪，潜蓄逆谋。查杂谷地方延袤二千余里，中有古维州，最为险要。苍旺若吞并梭、卓两寨，进抵维州，便可直趋保县（今汶川县），不得不预为筹办。现拟调兵四千名，于八月二十二日先遣兵五百名，以剖断三家曲直为名，乘虚直捣苍旺寨穴，余兵于二十四五六日陆续进攻。倘该酋远窜，而

古维州、杂古脑要隘可得，即将番民改土归流。得旨：务宜加意慎重，必能克期成功。至改土归流一事，不惟不必预存此心，并语言文告之间，亦宜缜密。至是月初，兵抵杂谷脑。据称远近番众尽数投降，统计一百零六寨、四万余人，现委员查造户口、地土册籍，以定将来输赋。得旨："前奏到时，朕心甚为悬注，不料奏功如此迅速，甚属可嘉。至改土归流之处，更宜妥酌，盖环蜀皆土司地，一闻杂谷改流，将谓天朝有兼并蛮地之意，人人自疑。应明示以苍旺孽由自作。已经归附之一百零六寨及将来剿除苍旺本境，或当设官安讯，防守控制，以为保县藩篱。策楞、岳钟琪旋分兵三路进捣杂谷土司苍旺主寨，据称苍旺势穷就缚，遵旨即于军前正法。

但乾隆帝很快获悉此次进剿杂谷之役之所以如此迅捷，盖策楞、岳钟琪出其不备，乘杂谷脑空虚而入。对策楞、岳钟琪奏请于杂谷脑建立城卡，添设防兵，尽改归流之举，乾隆帝亦有种种疑虑。是以降旨不准策楞、岳钟琪将杂谷土司改土归流之议，命另择苍旺近属一人授为土司。后授苍旺再从兄弟根濯斯加松冈长官司，给以印信号纸，管理松冈地方，以承杂谷旧业。〖21〗

·29 江西上犹县何亚四等密谋起事。何亚四，原籍广东长乐县（今五华县西北华城）人，住居上犹粟米坑地方，耕种烧炭为生。本年初种地时刨获银三百七十两，山乡喧传。时有闽人李德先素学算命，随至何亚四家以命系大贵耸动，令何亚四出银买锡铸印，打造兵器，复先后邀约何文宗、李圣昌等多人。本月初二日李德先令制做青缎镶边

旗两面，并书“齐天大圣”等字样，又载李开花等名，称系天将，可以展召阴兵，乡民有入伙者。至十七日又书写札付，内写“左臣李德先”，“右臣朱红宗”；刻木印一颗，封李德先为左丞相；并用蓝绸制成札付七块。二十日插旗设祭，声言二十四日起事。时官府已得乡民禀首往捕，李德先、何亚四执枪棍拒捕，不敌溃散。巡抚鄂昌奏闻。乾隆帝命新任江西巡抚鄂容安速往接办。寻首犯何亚四在深山中被擒获。命处以极刑，其余从逆之犯，照办理马朝柱之例，审明，即于该处一面题报，一面正法，亦不必以为从、其次为从，分别末减。〖22〗

十月初一日（11月6日）

3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壬申恩科三鼎甲：状元秦大士，江南江宁（今南京市）人；榜眼范棫士，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探花卢文弨，浙江余姚人。至是，赐一甲秦大士、范棫士、卢文弨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钱载、翁方纲、谢墉等二百二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大学士陈世倌、礼部侍郎嵩寿，副考官内阁学士邹一桂。〖23〗

十九日（11月24日）

31 以各省办理伪稿案株连扰累，乾隆帝命通行饬谕各督抚。略曰：查办伪稿及今一载有余，茫如入海算沙，了无头绪。此皆因各督抚等一切委之属员，惟据详禀供词，虚文塞责，并未实心研究，实力查办。承办之员往往推卸邻境，隔省隔属，辗转关查，挨延时日。而其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扳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

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不胜其烦，而正线转迷，首犯尚悠然事外。伪稿流言，乱民风者尚小，而上下相蒙，关吏治者甚大。若颟顸了事，以模棱为大度，以蒙混为包荒，政治尚可问耶？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7 日）

32 署山东巡抚杨应琚奏报破获空子教。据称郓城县刘汉裔冒充教主，诱惑多人，反挟嫌首控马姚班等从邪教谋反。杨应琚在奏折内附供单，并抄录刘汉裔首告原呈，略谓郓城县赵会龙等行空子教，教其四句真言："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见在如来，弥勒我主"；又言"日头叫太阳，月亮叫太阴；问是在里在外，说在里。只要记住这几句话，人就知道是教里的人了"。〖24〗

初七日（12 月 12 日）

33 命刑部尚书刘统勋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二日（12 月 27 日）

34 钦天监遵旨增修《灵台仪象志》、《恒星经纬度表》告成，钦定书名《仪象考成》，并命将新测恒星并增星图象，著照乾清宫陈设式样制造二分进呈。〖25〗《仪象考成》一书系钦天监监正日耳曼人戴进贤于乾隆九年（1744）倡议修纂，乾隆帝批准后，戴进贤与西洋人鲍友管、刘松龄详加细测，何国宗、明安图均参预修纂。戴进贤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后，最后数册得西洋人傅作霖之力。〖26〗

二十三日（12 月 28 日）

35 以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查办施奕度等传抄

伪稿一案错谬百出，命解任候旨。

本年初，鄂昌参奏该省道员施廷翰之子施奕度传抄伪稿，乾隆帝极为重视，命将施廷翰革职，一并审究。五月，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先在江西逐层究出郭庚为、管大任、张三、施奕度、彭祖立、袁尚志、章锦、顾章周、周麻子、朱老三等犯，逐一研讯，不惟周麻子、朱老三坚称诬扳，即顾章周、章锦、袁尚志、彭祖立俱称前系畏刑妄认。请将施奕度解至江宁对质，务于此数人中追出下落。嗣经查出，施奕度得之其弟施奕学从京寄出，施奕学得自江西提塘刘士禄处。随即江西巡抚鄂昌查出施奕学伪稿源于刘士禄，刘士禄又供得之在京居住之汤赐联，及在京查拿，并无汤赐联其人。而尹继善又奏刘士禄到江质审，顿翻前供；施奕度在江南亦坚称伪稿得自其叔施廷皋次子皂保，并未得之刘士禄。因此案查办已逾一载，各处人犯，畏刑诬扳，辗转推诿，无可质对，乾隆帝命将施奕度传抄伪稿案内有关人犯施奕学、施奕度、刘士禄等解京对质，又令鄂昌、尹继善分别带同承审官赴京，并加派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刘统勋会同舒赫德等严审。

至是，经军机大臣等覆讯，查明此案系锻炼附会之冤狱，鄂昌、丁廷让俱解任候旨。乾隆帝谕曰：各省查办传抄伪稿之案，究出江西人犯最多，抄传年月亦较他省独早。伪造正犯，虽不必即系该省之人，而就此根寻，似可得其端绪。乃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于办理之始，即不能实力根查，一任各犯串供狡饰，以致案情多有不实，辗转株连，不胜扰累。而究之实在根株，毫无着落。由此观之，该省所办，尚可问乎？施廷翰父子后昭雪开复。

二十七日（1753年1月1日）

36 达瓦齐率兵突入伊里（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扎，自立为准噶尔汗。先是，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兵败逃入哈萨克，喇嘛达尔扎遂擒获达瓦齐眷属及部下囚禁于伊里，又尽收阿睦尔撒纳牧地及部众，将其一部给阿睦尔撒纳异母兄沙克都尔，复遣兵三万往哈萨克追索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达、阿逃出哈萨克，潜回原牧地塔尔巴哈台，杀死沙克都尔，收有部众一千多人，又释放被喇嘛达尔扎囚禁之大宰桑呢玛，一同杀向伊里。喇嘛达尔扎复派四宰桑在沿边地方截拿达瓦齐等，其中两宰桑降顺达瓦齐，两宰桑被杀。至是，达瓦齐等率兵猝至喇嘛达尔扎住地，将其杀死，自立为汗。〖27〗

十二月十七日（1月20日）

37 福建漳州府蔡荣祖等密谋起事。蔡荣祖，福建平和县学文生，与南靖县道士冯珩交好。本年二月冯珩寿日，蔡荣祖等同往拜寿，商议举事，众推蔡荣祖为盟主，蔡遂倡议捐银召伙。旋推冯珩为军师，密谋打造兵器。蔡、冯商定国名为“大宁国”，印文用“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八字，并以绸做成札付，札内或填将军，或填镇标。又议定兵分漳州府城、漳浦县、海澄县、厦门、琯溪五路，十二月十七日黄昏以后攻打漳州府城。而漳郡文武衙门风闻平和、南靖二县有谋为不法之事，业已加派兵丁严行巡查。是日，即约定起事之日，蔡荣祖等运军械之船只行至南靖县，被漳镇中营守备叶向德盘获，蔡荣祖被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闻报即驰往漳州府城督率搜捕。乾隆帝获悉有营

兵听从入伙，特谕示：若辗转根究，恐愈究愈多，其中倘有诬扳株累情弊，则兵情惶惧，人怀不安，非绥靖地方之道。此旨到日，其已供出者，自当缉拿，其余竟不必再行追究，以致蔓延多人。其已究出从逆各兵，虽系为从，必当即行斩决，以儆戎行，不可稍为姑息！翌年四月，蔡荣祖被凌迟处死；冯珩前在刑讯时迭夹致毙，仍戮尸；同犯及入党营兵按律定拟斩绞，即行正法。〖28〗

十八日（1月21日）

38 命浙江巡抚雅尔哈善带同原浙江提督吴进义传看伪稿一案有关人犯至江苏，会同江苏巡抚庄有恭逐一严加究讯。先是，浙江查出伪稿系从提督内衙传出，乾隆帝命将提督吴进义解任，严行根究。八月喀尔吉善奏称，吴进义传看伪稿一案，据陈公寿等众供如一，吴进义看过伪稿百喙难辞，既不查拿于前，又复捏词奏辩于后，应拟斩监候。乾隆帝命追诘其确曾阅看与否，据实供明，再为裁定。寻据江苏巡抚庄有恭奏，陈公寿等经隔别严讯，顿翻前供，套夹则甘认罪，松刑又复呼冤，已委员带陈公寿赴浙会审。嗣经浙抚雅尔哈善审鞫，陈公寿又供曾将伪稿封寄提督衙门；吴进义阅看伪稿，亦供认不讳。

至是，以原浙江提督吴进义传看伪稿案内要犯陈公寿在浙供认传出伪稿，至苏则屡屡翻供，乾隆帝命浙抚雅尔哈善带同有关人犯至江苏，会同庄有恭逐一严加究讯，不必拘泥封印及不理刑名日期，总以迅速为要。翌年初，吴进义传看伪稿案内陈公寿等奉旨由驿解京，交军机大臣虚公研鞫。经军机大臣覆讯，陈公寿传送伪稿于吴进义一事

亦全属子虚。浙江巡抚雅尔哈善因不能实心办案，交部严议，其浙省承审官查明一并交部严议。吴进义冤狱予以昭雪。乾隆帝为此特通行晓谕曰：此案浙省办理之初，未免以事涉同省大员，恐蹈瞻徇，遂专向吴进义追求，过于周内。若非陈公寿在江翻供，庄有恭奏请覆讯，岂不竟成冤案？外省审谳之案，非迁就草率，虚应故事，即预存意见，不能虚心推究实情。此等陋习，牢不可破。嗣后各督抚凡遇一切刑名案件，各宜一秉虚公，务臻平允。

十九日（1月22日）

39 御史书成以查办伪稿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免释。奉旨严饬。书成革职，交武备院执伞苦差处学习规矩。翌日，乾隆帝又将书成斥革缘由以明发谕旨，宣谕中外。略曰：捏造孙嘉淦奏稿之犯，系有心传播逆词，摇惑人心，为王法所不容。其所追究者，皆经传看，或抄录传播，伊等身为大清国赤子，见此等逆词不稍动心发指，而称为新闻，不问事之有无，乐为传播，此皆幸灾乐祸、不安本分之流。既各有证有据，有给有收，并非流言无根，腹诽道谤，系风捕影，驱良民而加之罪也。其辗转根寻，自必到案，方可办其虚实。且根寻首犯，非从传看之人逐层追究，何由得其实在来历？且更有深虑者，外省督抚牵于积习，并不实心经理，一切草率，惟图完案，久而愈迷，不得已乃命廷臣审办。尹继善来京，随同审办，伊始知从前在外之刺谬。江南、江西所办如此，他省亦大概可知；伪稿之案如此，他事亦更可知。此案之诬蔑朕躬，全属虚捏，原不辩而自明，但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若畏难中止，

则无由正人心而维风俗。且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背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若但谓一切报罢，遂为息事宁人，则朕御极以来，即可高居端拱，耽乐深宫，又何事十七年焦心劳思，朝夕孜孜，君臣交儆，岂至此日反改前度耶？

40 福建巡抚陈宏谋奏，龙溪等县拿获民人崇奉西洋邪教。乾隆帝谕示：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该国习俗，闽广濒海愚民多有习于其教者，究之尚与邪术煽惑有间。然既经获报到案，自应照例查办，若必概行查拿，则未免滋扰，且于整饬人心风俗之处，亦未见有益，当以不必深究为是。

41 是月，军机大臣等在京审出伪稿另一重要线索：江西千总卢鲁生。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发觉伪稿之初，即由云南辗转追至江西传抄之江锦章，递究至彭楚白，彭楚白供得稿于段树武，发落完结。军机大臣复查各案时，发现此案可疑，遂将传抄授受未明之段树武、彭楚白请旨行提到京。经详细推究，段树武供称实未给稿，曾经听彭楚白告知其另有得稿来历。及研讯彭楚白，始供系得稿于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前所供得之千段树武，实因卢鲁生次子卢锡荣嘱令隐瞒。军机处即咨江西巡抚鄂容安提讯卢鲁生长子卢锡龄及卢锡荣。鄂容安覆奏卢锡龄兄弟语多闪烁。奉旨："此二人速行妥解到京，看来此事已近，勉之。"

42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八千二百八十五万七千二百

七十七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六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零三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八百六十三万零二百八十七两，较上年激增六百余万两，办铜八百一十五万一千八百斤。

43 厉鹗卒。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报罢，时人惜之。从此绝意功名。其诗取法陶潜、谢灵运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又深于言情，而其擅长尤在词。所著有《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宋诗纪事》一百卷。〖29〗

〖1〗《史料旬刊》二一期《张子文冒用兵部火票案》。

〖2〗《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57—659 页。

〖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 676—677 页。

〖4〗由于不能查明“西洋寨”之确切所在，而马朝柱又一再向其信徒声称“西洋”出有朱洪锦系明后裔，是其幼主，不日即将在西洋起事，带兵杀入中国，兴复明朝，云云。因此，乾隆帝疑虑重重，在以后持续多年对马朝柱之搜捕中，甚至“一切欧洲人”，意即“西洋人”，“都被看成了这个叛逆的同伙”，而受到逮捕和迫害（〔日〕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5〗马朝柱等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还可从曾在马朝柱家住过年余，被预封为“状元”的教书先生杨中林（即方珍）之口供得到印证，

杨供称："听见马朝仕（朝柱之兄）们平日闲讲，祖皇帝是门外来的，满洲兵来历不清"（《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61页）。

〖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720页。

〖8〗《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七。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辑409—410页。

〖10〗《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七。

〖11〗参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66—70页；《清代名人传略》39页《德沛传》；《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五。陈垣认为：德沛的性理学说与宋明诸儒之说不尽同，而与利玛窦之《畸人十篇》、《天主实义》则相近；其格致学说，尤合于西说；其辟妄学说的内容，实与天主教立场无异。从而证明德沛为雍乾之际信奉天主教之天潢贵胄。（《陈垣史学论著选》327—343页）

〖12〗《史料旬刊》十四期《乾隆朝外洋通商案·阿里衮折》。

〖1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辑366—367页；《清史列传》，卷一一七《方观承传》。

〖14〗《史料旬刊》二四期《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喀尔吉善 新柱 陈宏谋折》。

〖15〗《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二。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辑673页。

〖17〗服制，古代丧服之制，按与死者关系的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凡关系伦纪之案，法司则依服制量刑定罪。

〖18〗《枢垣纪略》卷二。

〖19〗《史料旬刊》十四期《查禁宽永钱文及私铸案·范时绶折》。

〖20〗《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七。

〖21〗《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四、四二五。

〖22〗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64—665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二六。

〖23〗《清秘述闻》卷六。

〖24〗参见：《清代史料论述》（一）92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七。

〖25〗《钦定仪象考成·奏议》。

〖26〗《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 77—78 页。

〖27〗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辑 111—116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8—29 页；《准噶尔史略》185—186 页。

〖28〗《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67—668 页。

〖29〗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四一《厉君鹗小传》；《清诗选》332 页；《鲒埼亭文集选注》194—195 页。

清通鉴　卷一百十

乾隆十八年　癸酉　　公元1753年

正月初九日（2月11日）

1 乾隆帝命从严惩治广东莫信丰等聚众拜盟案。据两广总督阿里衮奏，广东东莞县民莫信丰等散布伪札，欲奔增城县蓝汾山内聚众，现亲赴增城查办。广东巡抚苏昌随又奏，增城县王亮臣等于青黄不接之时，纠众结盟，伙向富户强借米谷，欲图抢掠村庄，现获史恒玉等一百余人，并起出白布伪照及刀械旗枪等物。乾隆帝谕示此案用法宜严，完结宜速，宜照江南英山马朝柱案之例，严加处治。此案涉及东莞、增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博罗、归善（今惠州市东北西枝江东岸）等县众多贫苦农民，仅被拿获者即数百人。〖1〗

二十五日（2月27日）

2 乾隆帝以查明捏造孙嘉淦奏稿首犯卢鲁生、刘时达宣

谕中外。略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其诬蔑朕躬者，有无虚实，人所共见共知，不足置辩。而诗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乃各省督抚视为寻常案件，惟任属员取供详解，过堂一审，即为归案了事，以致辗转蔓延，久迷正线，各省就案完结情形，大略不过如此。督抚为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即寻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关，而养骄饰伪，妄自托为敦体，可乎？此案若查办之始，即行竭力根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错谬于前，江南迷误于后，均无可辞咎。江西近在同城，群卫弁腾口嚣嚣，毫无顾忌，串供借线，几于网漏吞舟。夫谗说殄行，为盛世所不容，奸顽不除，则风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于因循，尤关治道。朕宵旰忧勤，岂肯稍存姑息，致启废弛之渐？卢鲁生、刘时达二犯著由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同军机大臣再行详细研鞫，定拟具奏。又以江西办案舛谬，使卢鲁生两次到案，俱被狡饰脱漏，而施廷翰子侄几乎错定为捏造正犯，原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俱著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其传抄人犯除在京已于省释外，命各省督抚通行晓谕，无论已未发觉，概行从宽免究释放。

寻据江西巡抚鄂容安奏，追讯抚州帮千总卢鲁生传抄伪稿，供系得稿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刘时达供称，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间，其子刘守朴任浙江金华县典史时，遣家人王玉琳送寄家信内，附寄孙嘉淦奏稿一张。现刘守朴告病回广东原籍，已飞咨严拿解京。乾隆帝以刘守朴“传稿年月较他案为最早，似于根株渐近”，命江浙两省承办此案之周承勃、钱度速往金华密访查办。〔2〕又命传谕两广

总督阿里衮：刘守朴系“第一紧要之犯”，即由驿递飞速解京。嗣据前往浙江金华密查刘守朴伪稿来历之周承勃、钱度奏，刘守朴幕友孔则明供称，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又审出伪稿乃得自苏州。至此，已经宣谕中外卢鲁生、刘时达商同捏造伪稿之“铁案”，又横生出意外枝节。乾隆帝只得命周承勃、钱度即日带同有关人犯驰驿飞速来京覆讯；同时传谕江西巡抚鄂容安，将本案中至关重要，但尚未提讯之刘守朴亦“由驿飞解来京”；卢鲁生、刘时达捏造伪稿案则“暂缓结正”。〖3〗复据鄂容安奏称：刘守朴供于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间在金华县承任麟书处得稿，差家人王玉琳于家信中寄与其父刘时达。刘守朴此供，与刘时达在江西及来京初供吻合，故乾隆帝判断：“若非该犯等先期串供，预为弥缝掩饰之地，则或实有寄稿情节”。遂一面谕示将刘时达再行研质，一面令军机司员前往迎解刘守朴，密饬防护到京。

二月十二日（3月16日）

3 承审伪稿案军机大臣舒赫德奏称卢鲁生病势沉重，请速正典刑。乾隆帝命即将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4〗

十七日（3月21日）

4 乾隆帝前已降旨因首犯既得，凡传抄伪稿人犯一律免究释放。至是又谕：传抄各犯除平民免究外，其已经究出到案之文员交吏部、武员交兵部，仍行照例定拟；至于未经发觉者，俱从宽免究。旋又降旨，凡因传抄伪稿，情罪较重，已定拟永远枷号人犯，不得概予释放，应入于大理寺年终汇奏案内，候旨定夺。

二十三日（3月27日）

5 乾隆帝于往谒泰陵回跸途中，阅视永定河新夏口堤工，命于南北两岸刊立石碑，通饬河堤埝内严禁村民迁入居住，地方官若不实力奉行，严行治罪。谕曰：河堤埝内为河身要地，无知愚民贪图近利，聚廛播种，罔恤日久漂溺之患，前已饬有司出示晓谕，并官给迁移价值，而此次阅视，见居民村庄仍多占河身，将来或致日渐增益，于经流有碍，不可不严立限制。

三月初四日（4月7日）

6 捏造伪孙嘉淦奏稿一案审结。先是，周承勃、钱度遵旨将刘守朴幕友孔则明解京，经军机大臣覆审，据称“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之处，全属子虚”。乾隆帝遂命议政王大臣、大学士等即行会议，将卢鲁生、刘时达同谋撰造孙嘉淦奏稿一案按律定拟，具题完结。至是，议政王大臣、大学士等覆奏：据卢鲁生供认，伪孙嘉淦奏稿系其自行起意，与刘时达商谋捏造。该犯供系四川南部县人，曾任长淮卫守备，缘事降调千总。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在刘时达家，虑及办差赔累，妄希停止南巡，遂与刘时达编造奏稿，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复思孙嘉淦背上条陈，借名耸听。于各帮会议公事时给众阅看，交书办彭楚白抄传。据刘时达供系广东海阳县（今潮州市）人，现任南昌卫守备，听从卢鲁生编凑伪稿。从前所供儿子刘守朴金华寄来，实系自知罪重，希图推卸。卢鲁生业经正法，刘时达应凌迟处死，卢鲁生之子卢锡龄、卢锡荣均应斩立决。得旨：刘时达经王大臣再三详鞫，始终自认不讳，从宽免

其凌迟处死，改为应斩；卢锡龄、卢锡荣亦改为应斩，俱监候，秋后处决。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历时一年又七个月，伪稿竟蔓延京师及直隶、山东、山西、甘肃、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以至边远土司地区，至此仓促结案。〖5〗

十七日（4月20日）

7 乾隆帝以督抚参劾属员并不实心查审，惟诿承审各官迁延滋弊，命该部另行严立限期。寻议准：旧限六个月者改为四个月，限四个月者改为两个月。本年六月又谕：审案迟久不结之弊，或于其人不无偏护，特以劣迹昭著，无能代为掩饰，不得已挂之弹章，虽款证确凿，而旷日经时，冀可巧为开脱。又或素所憎恶之员，及误听人言，既已列款纠参，而证据不实，不能成谳，则故使之羁候囹圄，不肯遽伸其枉，此辗转迁延，由于不能秉公查办故也。今查各省督抚参案，自十四年（1749）至本年未结者，几及百余案，直隶、闽浙、四川等省为多。为速审速结旋又定：嗣后文职道府以上，武职副将以上，仍照旧例于题参得旨部文到日，再行提讯，部文亦著速行。其余文武官员，于具题日即将案内应质人犯拘齐审究，如督抚同驻省份，一面具题，一面行知应承审衙门，照例提审。

四月初二日（5月4日）

8 在籍侍郎钱陈群密奏查办伪稿“请省株连”〖6〗，奉旨严饬。乾隆帝谕曰：钱陈群所奏伪稿一事，隐约其词，意在不必查办，而此等大逆不道之渠凶，贻害世道人心，乃谓可置之不问，为臣子者，忍存此心耶，忍见之毫楮耶？

谕旨严厉警告钱陈群：不得存稿，如欲留以取巧沽名，将来别经发觉，并尔子钱汝诚等将不保首领！

初九日（5月11日）

9 乾隆帝于圆明园“山高水长”大幄次设宴款待博尔都噶里雅（葡萄牙）使臣巴哲格。〖7〗

10 署两江总督鄂容安奏言：苏州等地踹坊〖8〗雍正九年（1731）共四百五十余处点，踹匠〖9〗一万余人；现存踹坊三百三十五处，踹匠九千余人。松江踹坊雍正九年共六十六处点，踹匠一千一百余人；现存踹坊六十五处，踹匠九百余人。其所以渐少之故，或坊主无力开张，或踹石年久损坏，较之原额实属有减无增。踹布工价，例有一定，年来米价昂贵，穷匠口食不敷，间赴官呈请加给，经通详饬议，定以米价每石一两五钱以上，每布千匹加踹工银二钱四分；二两三钱以上，再加银二钱四分。现在商匠相安，并无赴官挟众要求之事。〖10〗

十三日（5月15日）

11 福州将军新柱奏报台湾淡水（今台北市）、诸罗（今嘉义县）、彰化等地发生竖旗陷害、抗官拒捕事件。嗣据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报，已捕获诸罗海丰庄抗官拒捕奸民三十九名，为首者斩决枭示，其同恶相济者斩决；彰化县亦擒获七犯，照海丰庄一例办理；竖旗陷害之事现正分别详查严办。奉朱批：“不可姑息，庶海外刁风得以稍戢耳。”〖11〗

12 是月，为防范准噶尔，上年已降旨饬黑龙江备兵二三千名，至是又密饬绥远城备兵一千名、右卫备兵一千名、

士默特备兵一千名、八旗察哈尔备兵二千名，如遇调遣，应时遣发。复派尚书舒赫德带同散秩大臣萨喇尔，并由京师、察哈尔挑派员弁三百名，前往北路军营防范准噶尔。〖12〗

寻舒赫德奏请遣使准噶尔修好，乾隆帝斥其“殊为不晓事体”。谕曰：前之止兵修好，是与噶尔丹策零修好而已，至达瓦齐，本系别支，胆敢作乱弑君，自为台吉，若系属国，尚当兴师问罪，但我大国，无乘乱兴师之理。今若遣使前往，不惟于体制未协，反谓我国畏彼，每立台吉，必皆遣使任意干请，况准噶尔之性，无事尚欲捏造妄言，若欲定议修好，彼必遣使往返，言之不已矣。〖13〗

五月初一日（6月2日）

13 命钦天监满、汉监副各裁去一员，添设西洋监副一员。先已授西洋人傅作霖为钦天监监副。〖14〗自是钦天监监正、左右监副，多令西洋人担任。〖15〗

十八日（6月19日）

14 命三法司核拟重案仍可两议具题。三法司谳狱重案原未有不准两议之例，嗣因乾隆帝曾以刑部、都察院每各持意见，竟成两衙门相角，是以降旨训谕，此后三法司奉旨议奏重案，往往以两议为讳。至是又谕：敕交三法司核拟重案，原期详慎，以昭平允，其事属众议佥同，固成信谳，如或迹涉两是，间有一二人不能尽归划一者，自不妨各抒所见，候旨酌夺。嗣后仍可两议具题，但不得合部合院各成一稿。

15 是月，遵旨议准办理旗逃人犯之例：嗣后八旗另户

满洲、蒙古逃走一月之内自回者，交旗下参佐领严行管教，令其当折磨差使，若能改悔，仍挑取步兵、马甲，令其效劳当差。如过一月，即销去旗档，日后或自行逃回，或被拿获，俱发黑龙江，交该将军挑取苦差，折磨差使。年终该将军汇总数目，将不肖行为曾否改悔之处，分别奏闻。如儆惧改悔者，即入于本地丁册内，令其一体食粮当差；仍不改悔者，即发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地方，听其自行生理，该地方官毋庸仍以旗人管束。此内有犯法者，照民人之例治罪。汉军旗内另户逃犯照此例发遣各省。自定例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八旗另户满洲、蒙古及包衣下另户共逃人八百五十名，另户汉军及包衣下另户共逃人六百四十三名。〖16〗

六月初六日（7月6日）

16 训谕诸王与朝臣不得私相交结，并命将此谕书于各部院及八旗衙门。略曰：皇考时因朝臣与诸王交结，曾经降旨训谕，深戒党援，用以防微杜渐。朕临御以来，意诸王大臣自必凛遵圣训，是以未经特颁谕旨。乃诸王中一二节谨者，竟有招纳之事，而大臣中亦有在王府往来者，如此因循，则皇考整饬风俗、防弊遏邪之苦心，及朕而即弛，朕甚惧焉！旗员若素隶各王门下者，本自不禁，其非本门及汉大臣则全无交涉，设有政务，何妨公言朝省，奚仆仆私谒为耶？岁时投刺，即开促膝密谈之端，形迹未绝，保无掣肘显为之事？且其意将以此为荣耶，抑别有所为耶？诸臣见此旨，当触目警心，远嫌自重，其或再犯，被人纠参，朕将执法从事，毋谓不教。

初十日（7月10日）

17 疯人丁文彬呈递“逆书”被凌迟处死。丁文彬，浙江上虞人，素患疯疾，编有《文武记》、《太公传》及《时宪书》等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呈送江苏学政庄有恭。复于本年五月至孔府投衍圣公孔昭焕，被拿获交官。嗣经杨应琚审办，以丁文彬在《文武记》中书写“大夏”、“大明”年号及擅自即位称王，诚属罪大恶极，拟以凌迟处死，亲属缘坐。奉旨允准。原任江苏学政、现任江苏巡抚庄有恭以曾收受丁文彬“逆书”而未奏闻查办，亦受到株连，命按其江苏学政任内俸禄、养廉银数加罚十倍。〖17〗

十七日（7月17日）

18 乾隆帝命各督抚、盐政斟酌情形，查办商民囤积钱文。先是，直省钱价昂贵，已于上年谕令各督抚劝导富户不得囤积钱文，如谕之不从，再治以官法。至是，据长芦盐政吉庆奏称，盐属销引地方，卖盐钱文悉令在本州县市集出售，不得囤积在店，运往他处售卖射利。乾隆帝谕曰：吉庆此奏，为商人囤积射利起见，亦疏通钱法之一端。但各省盐务、地方情形不同，各督抚、盐政查察所属情形，若果如吉庆所奏，立法稽查，行之可有成效，不致滋扰商民，即奏闻仿照办理，如或有不便之处，亦不必勉强。

寻各督抚等陆续奏到，大率南方各省以地气潮湿，鲜见囤积钱文之弊。广西巡抚定长即奏称，该省民间易钱以为零星使用，是多余无几，藏积尚少，而富户有出粜米谷至千百石者，大率以银交易，盖缘地气潮湿，非北方高燥可比，串索易于朽烂，钱质易于起锈，是以各属民风素不

多积。署四川总督黄廷桂、署两广总督班第等亦称该省“地多潮湿，埋藏易于锈坏”或“地气潮湿，倘藏贮日久，钱质易于起锈，故向无积钱之弊”。而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之区，外来商贾多易银而往，即或商人多积钱文，亦难携出，如甘肃、粤西即以此而少见囤积钱文。就经济状况而论，北五省素称地广粮多，是以囤积钱文所在多有。管安徽巡抚事张师载奏称，北省务农者多村庄富户，当春种秋收之后，粜卖钱文，日用之外，转运非其所长，是以藏积在所不免。署理山西巡抚胡宝瑔亦称，直省地广粮多，冬收粜卖，钱无别用，且利其体质沉重，散置地窖，可免盗窃，以致相习成风，日渐积累。而南方商品流转迅速之区，商民善贾，多不愿囤积钱文，如张师载奏覆，南人居奇逐利，常恐资本不敷转运，谅不肯以日有生息之钱，久为封殖，致朽贯之虞。江西巡抚鄂容安、江苏巡抚庄有恭亦奏称：闽、浙、江南、楚、粤为四通八达之区，商贾善于经营，不肯藏积钱文，坐失子母。市廛贸易之辈类多用钱，然利权子母，大都朝入暮出，始得蝇头微利，谁肯存积埋藏？至边省民贫土瘠，鲜有富户，出产米粮不敷食用，少有粜卖积钱之事。总之，各省囤积钱文之弊，不可一概而论。〖18〗

二十五日（7月25日）

19 署两广总督班第奏称，本年洋船已到七只，现正商同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遵旨购觅外洋新巧等物，务期于精好坚致，不敢预存节省之见，亦不敢听任经手人役欺诳冒销。〖19〗

二十八日（7月28日）

20 乾隆帝饬禁八旗满洲官员移居南城。略曰：据查现住居正阳等三门外之满洲官员、兵丁竟至四百余家，此内年老退休及闲散无职事之人尚可，至现任职官，每日应人署办事，护军近列羽林，各有差事，倘遇暮夜传唤，殊为未便。且内城自有各旗分地，尤当恪遵定制。其离亲族而潜往者，徒以近市喧嚣庞杂，非溺于酒食游戏，即私与胥吏往还便易耳。著将现任官员、兵丁察议责处，至宗室更属不合，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现已居住者，概令迁回内城。

21 是月，清黄异涨，河臣开高家堰滚水坝，下河江苏高邮、宝应、兴化一带低地被淹。本月中，仁、义、礼三滚坝过水三尺五寸，是以将智、信二坝同时启发，清口东坝亦拆宽口门三十七丈，以资畅泄。其五坝减下之水，由宝应湖南下高邮湖，以及邵伯湖，由邵伯以下通江之董家缝等沟、芒稻等闸下注。其淮扬运河以西，自宝应以下，除高阜上田禾尚无妨碍，其临近湖边之低地田禾俱淹浸成灾。〖20〗至七月十二日夜，西风大暴，高邮车逻坝漫开六十余丈，邵伯湖之减水二闸冲缺口门八丈，湖西一片汪洋，堤东一带亦多被淹。〖21〗乾隆帝获悉高邮车逻坝及邵伯二闸同时并决，下河州县被淹，命江苏巡抚庄有恭速赴高邮一带查勘筹画救灾事宜。寻命钦差尚书策楞、刘统勋就近确查下江水灾是否较之乾隆七年（1742）为重。据策棱等覆奏：今岁车逻坝过水，二闸冲开口门，当冲之高邮、甘泉（今江苏省扬州市）、兴化等处被灾较重，江都（今江苏省扬

州市）等县实轻。总之实未有七年之重。

七月初六日（8月4日）

22 来华贸易英商对始行于乾隆十年（1745）之保商制度素怀不满，至是，广东商馆通事英人洪仁辉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丈量英船之机，将英国大班拟就禀帖呈递李永标。该禀帖提出取消保商制度、在卸货时提供更高效率、免去通事和买办向官员呈进礼物、制止海关低级官吏勒索、英商可以自由谒见中国高级官员等七条要求。李永标一一驳回，并威胁要惩办禀帖译者。〖22〗

初八日（8月6日）

23 命整顿南河积弊。据布政使、学习河务富勒赫密奏：河工有岁、抢修钱粮，有每年加高堤工土方银两，工程多者岁领银三四万，工程少者一至二万两不等。年年领银修工办料，及至水发，工料俱无。奴才勘工之时，面加细询，该厅等惟牵前扯后，含混支吾。复加体察，始知各厅库贮俱有亏空，是以各将所领岁、抢修银两为补苴之计，并不办料修工，只图敷衍了事。高斌又不能亲出查勘，各该管道员亦因循不办。若不早为清理，窃恐河务日渐废弛，工程日渐敝坏，关系甚大。乾隆帝以此事非高斌所能办〖23〗，遂命尚书策楞、刘统勋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查办南河积弊。寻命策楞暂署江南河道总督，并传谕策楞、刘统勋将查出南河亏空之数，一面奏闻，奏请拣发道府以下人员前往接办，一面将亏空各员摘印看守。嗣经查出南河外河同知陈克浚、海防同知王德宣亏缺银皆至二三万两；通判周冕因未备物料，以致二闸被冲。乾隆帝命

将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张师载革职，留工效力赎罪，两江总督尹继善一并交部严察议处，亏帑之员革职拿问，勒限一年，如限满不完，即行正法。另由富勒赫协办河务。并以“向来河工最为弊薮，大概有工即有弊”，命军机大臣密行传谕刘统勋，俟南河查勘完毕，即会同舒赫德前往查办山东、直隶亏料侵帑等弊。翌年陈克濬等犯因限满未完，先后正法，未完亏空仍有十数万两银之多，命高斌、张师载等人按限完缴。

十三日（8月11日）

24 江苏巡抚庄有恭奏销预备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各项开支共计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余两。〖24〗

十九日（8月17日）

25 福建水师提督李有用奏报洋船到厦门港四十四只，载回洋米四万四千一百七十石，不只厦地一处，即漳、泉民食亦可充裕。〖25〗

26 是月，直隶、山西相继破获混元教案。先是，雍正年间山西长治有名张进斗者，传习邪教，未几，破案论斩，清廷谓之“白莲教首”。至是，直隶顺德府破获混元教，究得该教传自自称“如来佛”之冯进京。进京亦山西长治人，平日以剃头、算卦、卖针营生，又会参禅、说偈、运气，而偈言辗转传自张进斗，略谓将有劫变，改天换地。旋传徒直隶沙河县人王会，王会复于直隶清河传教。迨案发，奉旨：王会即行杖毙示众，余枷号、杖责发落。〖26〗

八月初四日（8月31日）

27 本年江南大水，御史蒋元益以江南总河高斌年迈病足，河东总河顾琮才干短少，请敕令其解任，奉旨严加申饬。谕称：用人乃政治之大端，朕于中外大小臣僚，凡有简任，罔不衡量审慎，岂待小臣提奏？科道职司言路，大臣中果有营私舞弊、贪婪不法等情，即明列弹章，亦分所应尔。高斌老成练达，熟悉河务，是以简任南河总督，莅任以来，数载辛勤，毫无贻误。至于顾琮才干虽少，诚朴有余，于河务尚堪经理。朕临御天下一秉至公，毫无成见，即照察所及，从不以用智矜能为尚。惟达聪明目，公听并观，轻重妍媸，因物付物，此无不可以与天下明白晓谕者。蒋元益所奏，不过见策楞、刘统勋奉差江南，度其必为河臣而发，是以预行陈奏，以沽建白之名。其揣度迎合之私心，又何能逃朕洞鉴耶？著严行申饬！

十六日（9月12日）

28 以秋狝木兰，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二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二十五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进哨木兰行围，九月二十一日回驻避暑山庄。二十八日奉皇太后回銮，十月十三日还京。

二十日（9月16日）

29 降旨不允南巡。据两淮盐政普福奏称，两淮商人共望再度南巡，情愿捐银二十万两，建造临江等处行宫。乾隆帝斥普福“错谬已极”，命将其交内务府大臣严行议处，并谕曰：上次南巡时，该督黄廷桂等以圣祖仁皇帝巡幸所建行宫历年已久，两淮商人情愿捐资修葺，是以允其所请。

后见其增饰过华，曾降旨申饬。上年为伪稿命尹继善来京，常同军机大臣入见，伊乃奏请南巡，朕以甫经历览，无事重巡，即越数载再举南巡，亦必丝毫不令商捐，一椽不令增置。况现在江南淮扬等处被水成灾，朕心轸念，截漕拯救，议赈议蠲，日夜焦劳，所有此次商人所捐之银即作增备淮扬赈济之需。

二十九日（9月25日）

30 江苏巡抚庄有恭以淮扬水灾奏请开捐，乾隆帝命传谕策楞等会同通盘筹算，若赈恤需用银米在三四百万，始可暂开捐例。寻策楞、刘统勋、鄂容安、庄有恭等奏：臣等通盘筹酌，需用银米在三百万之外，捐例实属应开。报闻。嗣以黄河张家马路堤工溃决，江南水灾更其严重重，命河南、山东、湖南仍照前议各拨米十万石，浙江量拨米五万石，运交江苏。随又将江苏漕粮截留二十万石，一并用于赈恤灾民。与此同时，各处协拨备赈银亦不下五百万两。〖27〗

九月十一日（10月7日）

31 黄河江南铜山县（今江苏省徐州市）张家马路堤工溃决。先是，高邮车逻坝及邵伯二闸同时漫决，钦差同总河到工督率堵御，而顾此失彼，将铜山兵役撤往，并力抢修，张家马路堤工竟诿之衰老无能之同知、守备，以致溜势南徙，尚坐视不报。至是，铜山县黄河南岸冲决内堤七八十丈、外堤四五十丈，全河南趋，由灵璧、孟山等湖汇归洪泽湖。至二十九日，共长水三尺二寸，连底水共长一丈四尺六寸，滚坝过水六尺一寸。〖28〗黄河张家马路既溃

决，高家堰在在危险，且二闸漫口尚未合龙，淮扬高、宝一带水灾更其严重。事闻，乾隆帝命将该管同知李焞革职拿问，并以高斌、张师载身任南河日久，黄河江南溃决，其罪实无可逭，如邵伯二闸决口已塞，即著同往铜山工次，上紧堵闭；若尚未完，即令高斌速赴铜山，勒限堵塞。寻命尚书舒赫德带同白钟山驰驿前往，协同已驻铜山之策楞、刘统勋、鄂容安办理堵筑决口工程。旋以同知李焞、守备张宾贻误河工，致使黄河铜山南岸溃决，命将二人即于该工正法；高斌、张师载负恩徇纵，实无可贷，亦不可不使知警畏，命将高斌、张师载一同绑赴行刑处所，令其目睹李焞、张宾行刑迄，再行宣示恩旨释放。是年十二月十二日邵伯二闸漫口合龙，运河畅流南注；旋铜山张家马路堤工合龙，黄河大溜全复故道。奉旨舒赫德、刘统勋、策楞从优议叙，鄂容安、尹继善、庄有恭、卫哲治、富勒赫、白钟山一体交部议叙。

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

32 御史钱士云条奏整顿吏治，“迎送之宜革”条云：如遇钦差大臣及本管上司到境，地方官必先期于数十里外预备馆舍，储蓄供张，及其已过，犹随行数十里外，远送道左；“宴会之宜节”条云：迩来官场陋习，借名商议公务，聚饮连宵，使有用之时日与办事之精神，俱消磨于樽酒谈笑间。下部议奏。〖29〗

初九日（11月3日）

33 苏禄国复遣使臣入贡，命准其入贡。至所奏愿以疆土、人民、户口编入图籍之处，该国远隔重洋，原可无庸

准其内附。

二十三日（11月17日）

34 因本年河患严重，乾隆帝与在廷诸臣连日详悉讲求治河。其时有“欲复黄河故道使北流者”；有议“蓄泄宜勤，闸坝宜固，堤埝宜增，海口宜浚”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嘉淦独主开减河引黄水入大清河入海，略谓：江、淮、河、济为四渎，以其独行入海也。自宋河决澶州，分而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即大清河也。黄河始夺淮济之道也。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后，河遂南迁。自是洁河者必逼河使南行。我朝运道河流皆沿旧制，顺康年间河决北岸者十之九，而决南岸者十之一，北岸决后凡溃运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盖大清河之东南，皆泰山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从前南北分流之时，已受黄河之半，嗣后张秋溃决之日，间受黄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此入海而已，并未闻有冲城郭、淹人民之事。则此河之有利而无害，亦百试而足征矣。目今铜山决口，不能收功，上下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不能消涸，故臣言开减河也。上游水减则下游水微，决口易塞，积水早消。但河流急，设开减河而夺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减入大清河也。大清河能受黄河之半，兼能受黄河之全，从前屡试之矣。现开减河数处，皆距大清河不远，计大清河所经只东阿（今山东省平阴县西南东阿镇）、济阳、滨州（今山东省滨县）、利津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扬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轻重，不

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经两三州县境，或有漫溢，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两岸堵筑处甚少，计费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一二百万，此其得失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总之，减河一开，所费甚少，为害甚轻，而决口可塞，积水可消，漕舟不误，其利甚大，惟皇上采择焉。〖30〗

至是，乾隆帝虑形势隔绝，谓复黄河故道为“迂远难行”，“蓄泄宜勤，闸坝宜固”则河员足任，徒事摭拾空言，而孙嘉淦之议，是遵开毛城铺之说耳，而不知溜势既分，恐无以刷沙，将来又有议其后者。遂谕曰：从来为政不在多言，议礼如聚讼，议河者亦如聚讼，哓哓不已，甚无取焉。此后仍有以治河奏者，必将原折发还。该谕旨还论及江南总河高斌之功罪：车逻等坝，原以减泄运河涨水，而高斌当乾隆十一、十二等年（1746、1747）水盛之时，尽力谨守，侥幸无事，下游竟获丰收，遂固执以为已有成效，竟可不开，而卒以酿成缕溃之患，而数年所得，实不偿此番所失。又浮言咸以开毛城铺为高斌之罪，不知毛城铺乃自高斌而闭，昨刘统勋面奏，谓此高斌数年来不白之冤。二十二年（1757）再举南巡，乾隆帝阅河亲至天妃闸，复谕及高斌功过，略谓：毛诚铺所以分泄黄流，高斌设立徐州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遂至黄弱沙淤，隐贻河患。其于黄河南岸汕刷支河，每岁冬季必督率厅汛实力填筑，近年司工疏忽，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高斌坚持堵闭，是以数年之间，下游州县屡获丰收，其功及生民，自不可泯。至于十八年张家马路及运河二闸之决，则又其果于自信抑且年迈自满之失，朕

不得不治其罪。乾隆帝肯定高斌之功大于过，命与著名河臣靳辅、齐苏勒、嵇曾筠一并祠祀。〖31〗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5日）

35 因《会典》馆进呈所修《会典则例》“詹事府”条多沿袭旧文之谬，乾隆帝特谕曰：古称建储为国本大计，朕酌古准今，深知于理势有难行。载在史册者，姑置勿论，即如理密亲王当圣祖仁皇帝时，圣慈钟爱，初无间言，嗣以东宫既建，狎昵匪人陷于失德，再致废黜。其先所置宫寮，何尝非一时之选，如汤斌即所称当代醇儒，然亦何裨万一？盖别立宫府，则僚属多人，贤否参杂，断难保其不滋事端。夫以皇祖之包容宏大，尚迫于宗社之重，必不可容。可见建储一事，亦如封建、井田，固不可行之近世也。皇考鉴于前事，默定宸衷，不事建储分府，惟择老成宿望大臣如朱轼、鄂尔泰、傅敏、张廷玉、蔡世远等劝读内廷。朕缵承以来，恪遵家法，令皇子等读书内廷，亦惟慎简师傅，俾之熏陶德性，讲习经书，日有程课，其视出阁就傅有名无实者，相去为何如耶？要之，预教固所当重，实亦存乎其人。

初九日（12月3日）

36 准噶尔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苦于内乱不已，乃于本年十月二十一日率所部三千一百七十七户、一万余人，离开长期住牧之额尔齐斯河款关内附。至是，抵达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驻地乌里雅苏台，暂驻边卡外之额克阿喇勒。〖32〗事闻，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成衮扎布，即将车凌等移入卡内驻扎，并动用官项牛

羊接济来降者。并即特遣侍郎玉保前往，赏给车凌、车凌乌巴什御用之玄狐帽、皮端罩各一。寻据成衮扎布奏，准噶尔宰桑玛木特率兵二百名来追车凌等，既经阻止，复强入我边卡，现已就近调遣兵丁，相机剿办。帝命传谕成衮扎布，玛木特或知敛迹，尚可徐观动静，倘恣肆妄行，自当以逸待劳，尽为剿绝。又命侍郎玉保、前锋统领努三、散秩大臣萨喇尔为参赞大臣，会同相机酌办；命尚书舒赫德赴鄂尔坤军营办理军务。

翌年闰四月，将三车凌部众编设旗分佐领，设立杜尔伯特赛因济雅哈图盟，授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令其在乌里雅苏台附近扎克特达里克游牧。复诏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

37 降旨重申不准武职人员在任所置产入籍，督抚亦不得代为奏请。定例原不许武职在任所置产入籍，康熙年间曾通行查办，以半年之限，勒令回籍，随降旨有身故者，准令代奏请旨，尔后遂相沿成例。至是，乾隆帝以此乃该部滥觞，并非初制，且武员虽无民社之寄，然于在任时难免营私侵占之弊，其有产者，率在任违制所置，是以重申初制并不得变通。

十二日（12月6日）

38 江西生员刘震宇以议改服制被斩。据湖南巡抚范时绶奏称，金溪县生员刘震宇呈送所著《治平新策》一书，求为进呈，查书内“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尤为不经”，应黜革杖责，解回原籍。迨乾隆帝检阅《治平新策》，以刘震宇訾议本朝服制，甚为悖逆，命两江总督鄂容安将刘

震宇即行处斩，其书板查明烧毁。范时绶轻拟褫杖，交部严议。〔33〕

十二月初六日（12月29日）

39 孙嘉淦卒。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号懿斋，山西太原府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历康、雍、乾三朝，曾任直隶、湖广总督等，位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敢言名天下。其进呈乾隆帝之《三习一弊疏》尤为世人所称道。然屡起屡蹶，至其晚年，锋锐渐磨。居恒以“八约”自诫。“八约”者，盖“事君笃而不显”、“功藏于无名”等明哲保身之道而已。初与谢济世、李元直、陈法交，以古义相勖，时称“四君子”，及总督湖广，治谢济世狱，为时论所不直。伪孙嘉淦奏稿案起，乾隆帝震怒，下所在穷治，嘉淦惶恐不自安，语人曰：“先帝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以致之”。自此食不甘，寝不瞑，益自务敛密。未久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曾著《春秋义》，已刊行，经雍正帝训饬，与所著《诗删》、《南华通》一并自焚之。后又将所著《诗经补注》进呈乾隆帝，奉旨嘉奖。〔34〕

寻以户部尚书蒋溥协办大学士。

十二日（1754年1月4日）

40 安徽巡抚卫哲治奏，外省承准廷寄事件，宜于内署设立印册，按件随时开载，注明已未覆奏缘由，离任时即将印册同原奉谕旨一并密交后任，俾有稽核，不致遗误。〔35〕奉旨：“此奏甚是，各督抚等俱应照此办理。”

二十一日（1月13日）

41 江苏巡抚庄有恭密陈澳门同知不可兼管沙务。先是，两广总督班第奏请由澳门同知专管南海（今广东省广州市）、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东莞、顺德、新会、香山（今中山市）六县沙堤勘丈事。至是，庄有恭以粤人而持异议，略谓：澳门距省三百余里，距香山县亦百有余里，僻处海滨，最易滋事。雍正元年（1723）以后，澳夷安多尼等于省城开堂设教，不时往来，沿海无知愚民入教者不下数万，教主夷艇经过，男妇持香迎送，动辄聚至千人。雍正十年（1732）省城天主各堂尽行拆去，各夷押往澳门，党徒始渐解散。乾隆八年（1743）特设同知，专驻弹压，事务似简，责任实重，不便兼管沙务。奉旨允行。〖36〗

42 刘统勋、尹继善、策楞、鄂容安遵旨议覆嵇璜条奏河工事宜：一、黄河两岸闸坝宜修。查黄河入江南地狭水急，徐州以下，在在受险，是以康熙十七年（1678）前河臣靳辅于砀山县黄河南岸之毛城铺创建减水石坝，宣泄异涨，后因开放太早，下游被淹，乾隆十一年（1746）高斌奏定，以徐城水志长至七尺为度，始行启发。今请以此为准，如长水不到七尺，断不得轻开。二、河身宜设专员。三、堆积土牛之制宜严。四、南河五坝蓄泄须合机宜。查高、宝境内运河东堤建筑各坝原为宣泄诸湖涨溢之水，经前河臣张鹏翮将车逻、五里、南关三坝改为石滚坝，是运河之三滚坝原与高堰之三滚坝上下相应。今高堰之增（智、信）二滚坝，已觉来路多而去路少，若遇水大坚闭不开，固为保全下河起见，但湖河之水同时壅涨，不特上河田庐

尽遭淹没，迨至波涛冲击，堤岸溃决，则下河受灾更重。查高堰各坝于乾隆十六年（1751）奉旨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始将智、信二坝次第开放，今拟仿效此法，酌定以水高坝脊三尺为准，先开车逻坝，三尺以上，再将五里、南关等坝次第开放。奉旨："办石工之处另有旨谕，余如议行。"〖37〗

43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八千三百六十七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38〗，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九百零二万八百三十四石，各直省土田七百零八万一千一百四十二顷，赋银二千九百六十一万一千二百零一两，粮八百四十万六千四百二十二石〖39〗，各直省屯田二十五万九千四百十六顷，屯赋银五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七两〖40〗，盐课银七百零一万两〖41〗，关税四百三十二万四千零五两〖42〗，其中四榷关十八年（1753）分别为：粤海关银五十一万余两，闽海关银三十二万余两，江海关银七万七千余两，浙海关银五万一千余两〖43〗，户部库银实存银三千九百八十七万零三百九十四两〖44〗，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六百七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三两〖45〗，办铜七百五十一万零一百斤。

〖1〗《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69—671页。

〖2〗《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二。

〖3〗《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二、四三三。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46记："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十三日己亥，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奏：捏造伪稿之首犯卢鲁生现在病势沉重，请于本日将其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奉谕旨：知道了。"备考。

〖5〗乾隆帝决定停止从刘守朴一线继续根究伪稿撰造者，显系欲将卢鲁生、刘时达定为捏造伪稿首犯，从而迅速了结久拖不决的伪稿大案。而此时至少有两个重大疑点：其一，刘守朴在押赴北京途中供称伪稿于十五年（1750）七月得自金华县丞任麟书，并差家人王玉琳于家信中寄送其父刘时达。刘时达初供与此相同。在刘守朴未解赴北京对质前，很难作出父子曾经串供的结论。其二，刘守朴幕友孔则明在金华供称，刘守朴寄送伪稿家信系其代写，伪稿得自刘妻舅吴刚。经苏抚庄有恭提讯，吴刚"供称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内在广东许妙观家得来，带至金华，给与刘守朴"（《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二）。吴刚与孔则明的供词在主要情节上也可以互相印证，而且所供伪稿传播时间系十五年（1750）三月，较之刘守朴、卢鲁生还早四个月。对此亦未深入追究。在上述疑窦未解之前，乾隆帝即向全国臣民宣布卢鲁生、刘时达为捏造伪稿首犯（正月二十五日），并已将卢鲁生凌迟处死（二月十二日），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卢鲁生与刘时达是否是真正的伪孙嘉淦奏稿的撰造者。

〖6〗《清史稿》卷三百五《钱陈群传》。

〖7〗乾隆帝对葡王若瑟首次遣使来华极为重视，自页使巴哲格抵达中国澳门之日起，即关照来京沿途地方官给予丰盛的款待。本年二月二十八日进京，又降旨命四月初二日上朝觐见，初五日去天坛祭天，命其接驾。初九日圆明园筵宴更为隆重："万岁在上，众王公六部的大人，七八位西洋人在下，陪他（巴哲格）吃着筵宴。看戏之后，看各样的玩耍技艺，后来坐小船游河，看花园，两岸上都是

玩耍戏法的”（《中西交通史》下册 944—945 页）。另据乾隆帝自述：圆明园泽兰堂北西洋楼一带之“西洋水法”（喷泉），盖缘乾隆十八年（1753）“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来京朝贡”，“遂命驻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五集》卷九四《题泽兰堂》）。

〖8〗踹坊，又称“踹布坊”、“踏布坊”，即专事砑光棉布的作坊。

〖9〗踹匠，又称砑匠，即踹坊中以砑光棉布为业的工匠。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辑 63—64 页。

〖11〗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72—674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三八、四三九、四四一。

〖12〗《清高宗实录》卷四三四。

〖13〗《清高宗实录》卷四四五。

〖14〗《（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 47。

〖15〗《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61 页。

〖16〗《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478—479 页。

〖17〗《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11—40 页。

〖18〗乾隆十八年（1753）囤积钱文一事，据张小也：《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各地囤积钱文的状况及其原因》，载《清史研究》1988 年 3 期。

〖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辑 621—622 页。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辑 698—699 页。

〖21〗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辑 70—71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四三。

〖22〗《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56 页。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辑 712—713 页。

〖2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辑 763—764 页。

〖2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辑828页。

〖26〗《中国民间宗教史》1264—1273页。

〖27〗《清高宗实录》卷四四六。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辑397页。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辑326页。

〖30〗参见：《清经世文编》卷九六《请开减河入大清河疏》；《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31〗《乾隆朝上谕档》三册11页。

〖3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页。

〖33〗《清代文字狱档》上册41—46页。

〖34〗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六《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文定公嘉淦墓表《孙文定公家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五《孙文定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一五《孙嘉淦传》；《清史稿》卷三百六《李元直传》；《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四。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辑917—918页。

〖3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辑224页。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辑235—236页。

〖38〗《皇朝文献通考》则记为："（乾隆）十八年总计直省人丁一万零二百七十五万口"（该书卷一九）。

〖39〗《皇朝文献通考》卷四。比雍正二年（1724）增田二十四万三千二百二十八顷，赋银三百二十四万八千六百六十两。。

〖40〗《皇朝文献通考》卷十。

〖4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一。

〖42〗乾隆《大清会典》卷一六。《啸亭杂录》记为四百三十三万

万两（该书卷四《关税》）。

〖4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辑76、82页，七辑18、266页。

〖44〗是年户部库银收支状况：乾隆十七年（1752）旧存银三千八百六十三万零二百八十七两，本年新收银一千一百六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两，支出银一千零三十七万九千一百六十三两。在全年新收银中，捐纳共银一百十七万八千零四十九两，占10.14%。

〖45〗《户科题本》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初九日，江西巡抚鄂容安题。

清通鉴　卷一一一

乾隆十九年　甲戌　公元1754年

正月初五日（1月27日）

1 赤道浑仪制成并安设于观象台，乾隆帝赐名："玑衡抚辰仪"。先是，乾隆九年（1744）十月帝幸观象台，特允庄亲王等所请，"规放玑衡，制造大仪，安设台上，以裨测候"。至是，历时十年始成。〖1〗

十七日（2月8日）

2 谕命速结各省陈案。略曰：外省动用钱粮及工程报销，应驳应准，俱有定例。乃督抚往往于部驳后辗转行查，不即克期办结，或据属员详禀，迭次声覆请销，而该部仍复往返驳诘，以致尘案累积，迨历年久远，官吏迭更，徒滋拖累，此向来相沿积习。现据刘统勋、策楞查奏，江南兴修水利以来，有历十余年至二十余年未结之案，自雍正四

五年（1726、1727）间尘案尚有悬搁者。此等案件果有浮冒，自当据实查明，催追完款，何至任意迟延，历久不结？若无情弊，亦当请豁免累。嗣后报销之案符例者，该部不得漫行驳诘，例应驳查者，至三次后，该部即具折声奏，按例核减，饬交该督抚查明经手官员照数追赔完案，或据情酌予豁销，务令克期速结。仍著于岁底将未完各案汇折奏闻，其现有未结之案，著予限一年，令户、工二部通行查明，分别办理完结。

3 是月，岳钟琪病卒。

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别号容斋，四川成都人。雍正二年（1724），挂奋威将军印，平青海，晋三等公。寻以川陕总督，辖三省劲兵。六年（1728）秋，湖南生员曾静遣其弟子张熙策动反清，钟琪奏闻。八年（1730），为西路宁远大将军，与北路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讨伐准噶尔。十二年（1734）得罪论斩。乾隆帝登极，放归田里。迨十三年（1748）征大金川，复起用。至军，深入勒乌围，招降土司莎罗奔，大金川之役遂得体面了结，以是封“威信公”。其以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为有清一代所仅见。乾隆帝《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其为“三朝武臣巨擘”。至是卒，年六十有九，谥“襄勤”。〖2〗

二月十一日（3 月 4 日）

4 乾隆帝密谕两江总督鄂容安、江苏巡抚庄有恭严惩苏省蓄发之优伶，略曰：今闻江苏地方优伶中竟有私自蓄发者，伊等虽身居下贱，而本朝制度所关，岂容任其干禁妄

为？且似此则男女无所分别，安知非奸伪之徒，欲借以蛊诱生事，尤足为人心风俗之害！该督抚应密饬地方有司，留心访查，严行惩禁，亦不必张皇其事，致骇听闻。

三月二十六日（4月18日）

5 钦差尚书舒赫德等以乌梁海〔3〕业已远遁，奏请暂行撤兵。帝从之。先是，杜尔伯特台吉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准噶尔宰桑玛木特追之，阑入北路卡伦，旋逸出。乾隆帝命尚书舒赫德赴鄂尔坤军营，并令参赞大臣萨喇尔相机招抚准噶尔乌梁海。本年正月，舒赫德奏报参赞达清阿诱擒玛木特，萨喇尔擒获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瑚图克等。乾隆帝以舒赫德办理非是，命宽免玛木特冒昧入卡之罪，萨喇尔则以擒获乌梁海之功，补授内大臣。复命拣选察哈尔八旗兵千名，并杜尔伯特台吉车凌所属兵一二百名，交萨喇尔招谕、驱逐乌梁海之用。至是，舒赫德奏称乌梁海闻瑚图克被擒之信，惧我兵威，越过阿尔泰海喇图岭，远遁额尔齐斯地方。时方春令，我军马力疲乏，难以远行，若驻守卓克索地方，乌梁海闻之，必坚守自固。臣等公议，奏请暂行撤兵，至夏季乌梁海等贪恋故土，必仍回游牧，彼时整兵速出，易于收服。乾隆帝从其所请，复命于附近阿尔台地方增设卡伦，如乌梁海思念故土，复来归顺，仍准居住；否则，亦易于驱逐。并令遣人往谕准噶尔玛木特迁徙牧地，如不听从，即发兵驱逐。

二十七日（4月19日）

6 谕命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州将军新柱筹办福州驻防汉军出旗事宜。略曰：八旗奴仆受国家之恩百有余年，迩

来生齿日繁，不得不为酌量办理，是以经朕降旨，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现今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寻覆奏，驻防福州汉军共计二千户，除水师营不计外，披甲及闲散壮丁合计老幼男妇共一万三千余人。经详悉筹画，现拟以下各条：一、情愿为民之汉军应听其散处入籍。二、仍愿食粮者，分派近省绿营改补。三、汉军甲兵应先尽马甲改补一千名，以便京旗满兵坐补。四、汉军原住房屋应留给满兵驻防。五、汉军水师兵暂留，令满洲兵随营学习。六、京城满兵应分次分路来闽省坐补。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奏：以上各条均应如所请，并请所有京口、杭州、广州各驻防汉军似应照此办理。奉旨："若要办，从京口起。"〖4〗

四月十一日（5月2日）

7 乾隆帝以成衮扎布自授将军以来办事委靡懦弱，致使喀尔喀等藐视，众志不服，命革去定边左副将军，以策楞为定边左副将军。而先已命策楞赴西路军营办事。寻命兆惠协理军营事务。

8 江西巡抚范时绎奏请通饬各省严禁私钱。乾隆帝朱批：不但各省不必，即江省亦尚在可缓之事。使官钱充裕，何必使私钱？若不充裕，并此私钱亦不令使，则民将使何物？大凡钱之一事，越办理越见贵。今直隶不办理而惟查囤积，乃大减价。若不查囤积及私铸、私销，而惟禁私钱，是不治其本而治末之见，大不可者。〖5〗并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省督抚：钱法之弊，以有余者囤积居奇，犯法之徒复私销私铸，希图渔利，钱价之昂，率由于此。若地方官实力

严行查办，则钱价自渐平贱。前者朕降旨查禁囤积，顺天、直隶地方经方观承遵旨查办之后，钱价已大减于前，即其明验。总之，官钱充裕，民间自无须更用私钱；不然，则私钱之禁愈严，钱价之增必且日甚，其于调剂本意未见其有当也。

二十二日（5月13日）

9 云南巡抚爱必达奏准收买厂铜每百斤增银四钱五分。初，康熙四十四年（1705），贝和诺初次奏定厂铜每百斤作价三四两至五六两不等；雍正五年（1727）张允随第一次请加铜价；十一年（1733）陈宏谋第二次请加价。至是，爱必达以汤丹、大碌二厂厂民“采铜百斤，除去抽收十五斤，实止得工本银五两一钱，开采年久，石曹硐日深，费用加重，所给工本实属不敷”，奏请每百斤增银九钱，以足六两之数。经户部议驳，只准照请增之数，给与一半，余厂不得援以为例。〖6〗

二十八日（5月19日）

10 准久稽南洋等地之闽人回籍团聚。据福建巡抚陈宏谋奏称，福、兴、漳、泉等府地狭民稠，半借海船贸易为生计。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南洋后，定例出洋之人，勒限三年，准回原籍，逾限不准复回。至雍正五年（1727）开洋禁，每年内地商贾往番贸易者源源不绝，带回银米货物于内地民人有益。乾隆元年（1736）经总理王大臣议准，除康熙五十六年禁洋定例后偷去者仍不准回外，如有实系例前良民愿归本籍者，准其回籍。二年（1737）又准在番所娶家室、生育子女一并回籍。迨十四年（1749）有龙溪

县民陈怡老往噶喇吧潜住二十余年，充当甲必丹，遵旨定拟发遣。自是内地商民羁留在番者各怀疑畏缩，不敢回籍。今南洋开禁历二十余年，凡在番邦贸易者，无论例前例后，均应准其回籍。下军机大臣议行，并饬下广东督抚一体遵行。〖7〗寻署两广总督杨应琚奏请，凡久住番邦贸易良民虽逾三年定限应仍令船户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奉旨命原议大臣议奏。寻议覆：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分远近，概准回籍，仍令于沿海地方出示晓谕，令其不必迟疑观望。〖8〗

闰四月初一日（5月22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甲戌科三鼎甲：状元庄培因，江南阳湖（今常州市）人；榜眼王鸣盛，江南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探花倪承宽，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至是，赐一甲庄培因、王鸣盛、倪承宽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朱筠、纪昀、钱大昕、李封、汪永锡、王昶、阿肃、王右曾、王元启、沈业富、曹学闵等二百三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陈世倌，副考官为侍郎介福、内阁学士钱维城。〖9〗

初五日（5月26日）

12 谕命将在内地传教之西洋人俱解回澳门安插。本年三月江南吴江县地方官拿获传播天主教西洋人张若瑟，并据张若瑟所供，续获传行天主教西洋人犯刘玛瑙、李若瑟、龚安多尼、费地窝尼小四名。同月，福建福安县地方官亦拿获传教之冯文子。事闻，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两江总督鄂容安、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士旧

习相沿，亦如僧尼、道士、回回，何处无此异端？然非内地邪教，开堂聚众、散札为匪者可比。若西洋人仅在广东澳门自行其教，本在所不禁，原不必如内地民人，一一绳之以法；如潜匿各省州县村落，煽惑愚民，或致男女杂沓，自当严为禁绝。鄂容安、喀尔吉善只可就案完结，毋致滋蔓，将江南现获之张若瑟、福建现获之冯大千等解回澳门安插。并谕广东督抚：嗣后不时留心稽查，毋任潜往他省，教诱滋事。嗣经查明冯大千即冯文子，实系福建福安人，年十四即随人往吕宋贸易，后回原籍，在生员刘渭等家中聚众讲解教规，初被误为西洋人，旋奉旨安置广西烟瘴地方管押。同案信教之中国人照左道惑众为从律及违制律治罪，生员刘渭等各枷责有差。西洋人张若瑟等解回澳门安插。〖10〗寻命释放九年前在江西拿获监禁之西洋人李世辅，交该督抚亦解往澳门安插。

五月初四日（6月23日）

13 定明岁两路进剿准噶尔。

初，准噶尔内讧，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为喇嘛达尔扎所剪除，其宰桑萨喇尔等率千户来降，此十五年（1750）秋事也。越二年，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杀喇嘛达尔扎，自立为准噶尔大台吉，复有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等率三千户来降。乾隆帝悉其内乱，先封降人，恤部众，并调西北两路士马屯边，招抚、驱逐准噶尔乌梁海，向阿尔泰地方展放卡伦，已欲乘机大举征伐准噶尔，雪两朝之愤。然廷议用兵准噶尔时，汉大臣皆未与议，而满洲大臣惩雍正九年（1731）和通泊之惨败，俱以深入为险，惟大

学士傅恒主用间出征，与帝旨合。〖11〗

至是，乾隆帝以时机成熟，决策用兵，遂谕军机大臣曰：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伊处人心离散，事会有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促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道。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逼伊里（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惟，有不得不办之势。〖12〗遂令密为筹画明岁军兴一应兵丁、驼马、粮饷。并密谕此次剿办准噶尔，所有关系军机事件，俱用清字具奏。嗣经军机大臣奏准，明年西北两路进兵，北路派兵三万名，西路派兵二万名（其中包括绿营一万名）。计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另需驼一万六千只、羊三十万只。

初六日（6月25日）

14 乾隆帝奉皇太后巡幸盛京，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翌日御澹泊敬诚殿召见新封亲王车凌等，垂询准噶尔内情，车凌等以“彼处人心不一，甚属乖离”回奏。〖13〗驻跸山庄期间，车凌及其一行一百余人受到隆重接待。准噶尔新台吉达瓦齐使臣敦多克亦前来觐见。达瓦齐在所上《表文》中恳求享受与噶尔丹策零同等之礼遇，并允许派人赴藏熬茶。〖14〗乾隆帝谕责达瓦齐为“辜负噶尔丹之恩，绝其嗣续，夺其基业之仇雠”，断然拒绝其一切要求。

七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取道内扎萨克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前往盛京谒祖陵。八月诣温德亨山望祭殿，望祭长白山神；至松花江岸，祭江神。九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入盛京驻跸。以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备办祭器潦草，且多错误，将其革职，发往黑龙江。复查出世臣诗稿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降旨再责世臣，略曰：昨之革职发遣，尚属轻典。大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则从前汉人以出关为畏途，又不足怪矣。此地风俗素淳，甚恐为此辈所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其有不思敬供厥职，妄以诗酒陶情废公事者，朕必重治其罪！又命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警心，永垂炯戒。

十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历时一百五十三天之二次东巡谒祖结束。

三十日（7月19日）

15 降旨增筑江南海塘。据江苏巡抚庄有恭奏称，江南海塘雍正二年（1724）定议南自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起，北至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县）界，分别修建土石塘工。乾隆元年（1736）以来，渐次接筑金山、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东奉城）、上海（今上海市旧城区）、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县）六县海塘俱告成功，上年五月增筑太仓、镇洋（今江苏省太仓县）土塘竣工。经臣与督臣鄂容安同往亲勘，自太仓土塘连界之铛脚港至耿泾，约长一万余丈，

向无塘工，勘估需银五万余两；自巫山港，西至江阴县之黄田港，需就现在民筑堤埝培厚加高。通计筑塘、浚河请共借银八万两。得旨准如所请。〖15〗自是，江南海塘从太仓向西延伸以至常熟。〖16〗

六月十三日（8月1日）

16 先是，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刘统勋驰驿前往，协同陕甘总督永常办理陕甘总督事务。〖17〗至是，以办理西路军需多在甘肃，命永常移驻肃州，尚书刘统勋亦至肃就近筹办军需〖18〗。嗣据永常奏称，进剿准噶尔官兵及跟役口粮俱以六个月计算，总计需米面四百余万斤。乾隆帝谕责其所办非是，略曰：现在准夷内乱相寻，人心离叛，以天朝余力乘机进取，正所谓取乱侮亡之时。若裹带米面数百万斤，驮载前往，则兵丁防护不暇，何能轻骑进剿？且与蒙古交战，惟应仍用蒙古行走之法，加以官军节制足矣。

二十四日（8月12日）

17 命侍郎雅尔哈善在军机处行走。〖19〗

七月初八日（8月25日）

18 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与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率众归附。

先是，达瓦齐夺位自立，阿睦尔撒纳返至旧牧塔尔巴哈台雅尔地方驻扎，管辖五个游牧，防守准噶尔北境。嗣因达瓦齐杀死阿睦尔撒纳岳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20〗，及阿睦尔撒纳提出南北分辖准噶尔为达瓦齐所拒〖21〗，自上

年十一月起二人又大起刀兵。本年四月，达瓦齐出兵分两路夹击阿睦尔撒纳，三战皆败，暂驻博罗塔拉地方。〖22〗六月，达瓦齐亲率兵三万至阿睦尔撒纳游牧之地额尔齐斯蹙之，使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攻，又命台吉沙克都尔曼济等领乌梁海兵收取阿睦尔撒纳与讷默库之牧群。阿睦尔撒纳不敌，遂与讷默库、班珠尔率众向内地迁移。木月初六日抵达北路喀尔喀，遣人通报到境，请求内附。乾隆帝前已风闻准噶尔玛木特约会阿睦尔撒纳来降之信，命军机大臣寄信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如阿睦尔撒纳等率众来归，可迎接保护，退止追兵。寻又命传谕策楞：如阿睦尔撒纳投诚，即当安插于阿尔台以内，将我边卡向外展放，军营向前安设。复谕曰：朕闻阿睦尔撒纳之为人，诡诈反复，全不可信，故防范不可不周。寻据策楞奏称，达瓦齐派兵三万往征阿睦尔撒纳、讷默库，将其游牧抢夺，阿睦尔撒纳等带领千人在额尔齐斯夔搏和硕固守。遂谕军机大臣曰：阿睦尔撒纳等如来归附，所有声援接应以及迎御准噶尔追兵，在在所关紧要。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

至是，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班珠尔等率众投诚，被纳入边卡，共兵五千余名，妇女人众约二万。〖23〗事闻，即命贝子扎拉丰阿等赍物前往赏赉，命萨喇尔自军营前往迎劳，并派侍郎玉保同副都统衔唐喀禄前往料理阿睦尔撒纳等游牧事务。

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丹衷之子，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外孙。丹衷妻，策妄之女，先生子班珠尔，及丹衷被戮，复有遗腹，改适辉特台吉韦征和硕齐，

生阿睦尔撒纳。初，准噶尔四卫拉特者，为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其辉特一部，附庸于杜尔伯特。迨土尔扈特远徙俄罗斯，故别辉特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阿睦尔撒纳既袭为辉特台吉，其同母兄班珠尔为和硕特台吉，又取杜尔伯特台吉达什之女，乃袭杀达什，胁其子讷默库，遂令行三部。〖24〗是以乾隆帝称“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

十七日（9月3日）

19 云南巡抚爱必达奏请定铅厂抽课通商之例，略言：近年各厂产铅旺盛，请嗣后各厂采办铅斤，先尽官买额数，其余所出之铅，按例一体抽课，无论邻省本省，准令厂民自行通商，由布政司编发印票存厂，临时填给，不许票外夹带。如无官给印票，私卖私运，一经查获，铅斤入官，照律治罪。下部议行。〖25〗

二十日（9月6日）

20 署两广总督杨应琚与广东巡抚鹤年会奏晓谕澳门夷人不许潜入内地传教滋事。先是，江南办理西洋人传行天主教一案，鄂容安等奏请照从前江西拿获李世辅之例将张若瑟隔别监禁，“其会长季类斯等指引夷人潜行内地滋事，实为不法，恳敕下广东督抚查明办理”。乾隆帝遂降旨令广东督抚明切晓谕季类斯等。至是，杨应琚、鹤年奏称，遵旨委员前往澳门晓谕，季类斯率同夷目等环绕叩首，力言嗣后“禁戢在澳夷人，安分守法，断不敢潜入内地，致滋事端”。季类斯，又作纪类思，葡人，雍正四年（1726）来华，曾入湖广传教，在澳门两度任耶稣会副省会长。〖26〗

二十四日（9月10日）

21 定边左副将军策楞、钦差尚书舒赫德以办理阿睦尔撒纳投诚一事错谬，被革职。先是，阿睦尔撒纳穷蹙来归，策棱、舒赫德即议令将其同来眷属安插于喀尔喀王车凌拜都布游牧之南、苏尼特与四子等旗接壤地方，以便就近接济，其可用之兵，并阿睦尔撒纳等人台吉则留军营候旨。乾隆帝恐阿睦尔撒纳因此而生疑畏，且策棱等并不候旨，竟称一面奏闻，一面办理，遂严旨斥其办理“甚属错谬”。因谕曰：阿睦尔撒纳系远方新归之人，岂有将伊妻子如此分散之理？策楞、舒赫德全无勇往办事之心，一味畏葸怯懦，必欲坏国家大事，其居心尚可问耶？寻将策楞、舒赫德革职，俱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所有家产抄没，其子治罪。命班第为定边左副将军，驰往军营。以两江总督鄂容安年力壮盛，勇敢有为，派往北路军营，参赞军务。改令阿睦尔撒纳等投诚人众，安插于乌里雅苏台附近游牧居住，并令阿睦尔撒纳等前往热河陛见。旋阿睦尔撒纳请以所属兵二千三百名随征达瓦齐，得旨允行。复准阿睦尔撒纳所请，将其属众从乌里雅苏台移至鄂尔坤、塔密尔等处游牧，即令舒赫德、德沁扎布前去照管。

八月初一日（9月17日）

22 命盛京将军阿兰泰暂在军机处行走。

十四日（9月30日）

23 谕命慎处广州法国士兵枪杀英国水手事件。据两广总督杨应琚奏称，是日法国“夷目”时雷氏在广枪杀英吉利水手查治波郎，二人虽均系外国夷人，但外洋商船递年

增多，更不宜长其骄纵之习，请照天朝法律查办，时雷氏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谕示：外洋夷人互相争竞，自戕同类，不必以内地律法绳之。时雷氏一犯即交该夷船带回法国，令其自行处治，仍严切晓谕各国夷船，嗣后毋再逞凶滋事，并不时委员弹压，俾其各知畏法，安分贸易可也。翌年初，时雷氏交法人带回。〖27〗

十月初七日（11 月 20 日）

24 云贵总督硕色奏报缅甸内乱。康熙晚期以来，缅甸连年内乱，得楞人兴起。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得楞王攻陷阿瓦，将缅王莽达喇俘去，东吁王朝遂亡。十八年（1753）有木梳城头目名瓮藉牙者号召缅甸人民反抗得楞人，当年十二月瓮藉牙率新编缅军围攻阿瓦，得楞人被迫撤走。瓮藉牙遂将木梳城改名瑞波城，自称阿隆丕耶，定都瑞波。缅甸史家称瓮藉牙所建新王朝为阿隆丕耶王朝。硕色于上年冬即探得缅甸“有仇杀之事”，至是折奏缅甸国王被伊所辖之“得冷子”将阿瓦大城攻破，缅甸国王逃避无踪，惟有缅国所辖之鬼家不服，仇杀数次，互有胜负，尚未定局。〖28〗

十三日（11 月 26 日）

25 乾隆帝召见满洲王大臣宣示办理平定准噶尔事宜。先是，阿睦尔撒纳等率众来归，永常、刘统勋复奏陈达瓦齐夺位以来，人心离乱，众喇嘛俱不服，又与哈萨克、布鲁特交战。准噶尔众喇嘛纷传说阿睦尔撒纳来时，即将达瓦齐拿献。〖29〗乾隆帝用兵准噶尔之意益决。至是遂宣谕曰：朕于准噶尔，初无利其土地人民之念，是以杜尔伯特

台吉车凌等投诚，朕尚遣人于黑龙江等处勘视通肯呼裕尔地方安置伊等，并无用兵之意。不意达瓦齐今岁遣使敦多克等，以阐扬黄教、休养众生，假辞陈奏，则其意竟欲与朕相埒。达瓦齐弑君悖乱，讵可以邻国自居？且今岁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又领数万众投诚，朕以天下大君，焉有求生而来者不为收养之理，转致被达瓦齐戕害。夫收之必养之，若令附入喀尔喀游牧，非惟喀尔喀等生计窘迫，数年后必有起衅逃避之事，则喀尔喀等转受其累矣。况达瓦齐作乱之人，今即收其数万众，虽目前不敢妄举，而日久力足，必又蠢动，侵我边圉。与其费力于将来，不若乘机一举平定夷疆，将车凌、阿睦尔撒纳安置原游牧处，使边境永远宁谧之为得也。准噶尔之事，历有年所，因机无可乘，故大勋未集。今事机已值，无烦大举，以国家之余饷，两路并进，不过以新降厄鲁特之力，少益以内地之兵，即可成积年未成之功。寻明发谕旨，宣示用兵准噶尔原因及在事诸臣功罪，略曰：朕于达瓦齐初无兴师问罪之意，而事会所至，揆之理势，实有不得不从长经理者。达瓦齐众叛亲离，叩关踵至，此皆上苍默佑，有不期然而然者。我满洲旧俗尚义急公，一闻用兵，无论老壮，咸以不得与为耻。承平日久，习于晏安，擐甲执兵，冲锋陷阵，不免视为畏途。然以应行之事，值可乘之时，而牵于浮论，坐失机宜，朕亦断断不肯出此也。

二十六日（12月9日）

26 军机大臣等议覆，吉林将军傅森等奏称前移驻拉林满洲一千名近年生计渐裕，现阿勒楚喀附近有荒地三千余

顷，请再派驻三千名。应如所请，所派三千满洲，请自二十一年（1756）至二十六（1761）年分六起从京城派驻，次第安置。再请添设副都统一、协领一。从之。

二十八日（12月11日）

27 以擒获准噶尔宰桑库克新玛木特、通玛木特等，班第、萨喇尔俱赏给世袭子爵。先是，准噶尔之玛木特率乌梁海兵掳掠阿睦尔撒纳游牧，乾隆帝以玛木特被放回后未感恩归降，反阻阿睦尔撒纳归顺之路，命萨喇尔与阿睦尔撒纳定议前往擒拿。适玛木特等潜归旧牧，署定边左副将军班第即檄萨喇尔、努三分路掩袭乌梁海，并拟乘势往擒玛木特、巴朗。旋奏称拿获乌梁海之宰桑车根等，收服其属下人，所获牲畜数万。乾隆帝谕示：所获乌梁海内如有阿睦尔撒纳族属、牲畜等，俱令给还；抗拒之乌梁海即行正法；归顺者向内移徙；所获马匹、驼只留备明年进兵之用。至是，以班第先经进兵擒获阿尔泰以内居住之准噶尔乌梁海宰桑三人，收户口千余，复遣兵前往将准噶尔宰桑库克新玛木特、通玛木特悉行擒获，命赏给世袭子爵；萨喇尔首先进取，克成此功，亦赏给世袭子爵。寻授库克新玛木特为内大臣、北路参赞大臣；通玛木特为散秩大臣。

【考异】魏源《圣武记》谓："准部骁将玛木特见诸台吉相踵内附，必召大兵，知准噶尔事不可为，达瓦齐不可辅，亦脱身来归"（该书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清高宗实录》则记云："玛木特私来附近边卡之布拉罕察罕托辉游牧，经班第等向玛木特遣来之玛什三音等询问明确，即行拣派精兵，办给马匹口粮"，令

萨喇勒、班珠尔“越索勒毕岭，抄其后路往拿”（该书卷四七五，3—4页）。由此可见，玛木特等系回归旧牧，且向将军班第处通问，然后被掩袭捕获的。

28 吴敬梓卒。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二十三岁进学后，屡应乡试不第，遂绝意科举。所著《儒林外史》，摹绘世故人情，意在警世。自《儒林外史》刊行，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30〗

十一月十五日（12月28日）

29 乾隆帝召见并赐宴阿睦尔撒纳。先是，以阿睦尔撒纳前来觐见，乾隆帝自京启銮赴避暑山庄。又因皇太后寿辰在即，欲及时返回京城庆祝，故并站兼行，二日即驰抵避暑山庄。前一日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等率众至广仁岭恭迎乾隆帝车驾。随降旨加封阿睦尔撒纳亲王，为“辉特额尔德尼诺颜部落”盟长；班珠尔郡王，为“和硕特清伊扎固尔图部落”盟长；讷默库郡王，因与车凌等同为杜尔伯特部，分车凌“杜尔伯特赛音济雅哈图部落”为左右两翼：车凌为左翼盟长，色布腾为副盟长，车凌孟克为协理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右翼盟长，讷默库为副盟长。

至是，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幄次〖31〗赐亲王阿睦尔撒纳等宴，与宴者有宗室王公、蒙古王公、文武大臣等。〖32〗嗣后连日赐阿睦尔撒纳等宴。阿睦尔撒纳面陈进兵准噶尔方略。先曾降旨赏给阿睦尔撒纳等上三旗旗色纛帜。阿睦尔撒纳则奏请明年进兵时仍用“旧纛”，以使彼处人众易

于识认，投降甚便。允之。

30 福州将军新柱奏称，闽属仙游县生员李冠春在巡抚钟音舆前投递《济时十策》，其中“严颁服制，裁抑骄奢”一条，“请改明季衣冠”，当即将其拘拿讯究。嗣奉旨将李冠春即行正法。〖33〗

二十一日（1755年1月3日）

31 俄国弗拉迪金率领第六次商队抵京，俄罗斯馆随即开放，中国商人前往同俄商交易。翌年五月弗拉迪金率领商队离京返国。弗拉迪金提交俄枢密院报告称，此次“销售情况虽说还算顺利，但在中国人支付货款时，他却遇到了不少困难和不愉快的事”。弗拉迪金商队是最后一次来京贸易之俄国官方商队。自是中俄北京互市亦告终止。第五届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由修士大司祭尤马托夫率领，随同弗拉迪金商队来京。第四届传道团则由修士大司祭林采夫斯基率领，与弗拉迪金商队同时离开中国。〖34〗

二十二日（1月4日）

32 谕军机大臣提前进兵准噶尔。先是，阿睦尔撒纳与玛木特先后俱言：塞外秋狝时，我马肥彼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又准部东境以额尔齐斯河与中国为界，本杜尔伯特原屯地，近接阿尔泰山，可屯田备饷。宜先遣兵万人据形势。而大兵二万整队继进。〖35〗乾隆帝遂降旨西北两路皆定于明春进兵。并命玛木特等即往额尔齐斯耕种。〖36〗

33 编设乌梁海人众旗分佐领，授宰桑车根、赤伦为三品总管，察达克为总管。乌梁海初属准噶尔，至是始编降

附之乌梁海人户为旗分佐领。

十二月初四日（1月15日）

34 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寻以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衔额琳沁，郡王讷默库、班珠尔，郡王衔青滚杂卜，尚书达勒当阿，总督鄂容安，护军统领乌勒登为北路参赞大臣；以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色布腾，贝子扎拉丰阿，公巴图孟克、玛什巴图，将军阿兰泰为西路参赞大臣。旋改阿兰泰为北路参赞大臣，鄂容安为西路参赞大臣。

35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八千四百五十万四千四百九十三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七百六十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两〖37〗，直隶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八百二十一万三千三百十四两〖38〗，办铜一千零九十五万零二百斤。

是年江、浙、闽、粤四榷关所征税银分别为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五万一千七百五十九两、三十二万五千四百八十一两、五十一万五千三百两。自本年起，各关呈报关税盈余也有所更改：前此以雍正十三年（1735）成数比较，至是改为与上届（即上一年份）税人比较，凡短少无几者，即行随奏核结，较上届短少悬殊者，令监督将该关该年情形据实陈奏。〖39〗

〖1〗《钦定仪象考成·奏议》。

〖2〗参见：《岳襄勤公行略》；《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一六《岳威信公钟琪家传》；《清史列传》卷一七《岳钟琪传》；《清史稿》卷二九六《岳钟琪传》。

〖3〗乌梁海，即明时兀良哈部族，在蒙古诸部之北，而役属于蒙古诸部。大抵蒙古事游牧，非平原旷野则不便；乌梁海事采捕，则宜居于深山密林。蒙古诸部以北近俄罗斯，多深山密林，乌梁海居之。其族分三部：一曰唐努乌梁海，以居住唐努山一带得名；一曰阿尔泰乌梁海，以居住阿尔泰山一带得名；一曰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以居住阿尔泰淖尔一带得名。乾隆十八年（1753）命参赞萨喇尔招抚乌梁海，乃征阿尔泰乌梁海之始（参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帙《征乌梁海述略》；《清史稿》卷五二四《藩部》七；《清鉴纲目》345页）。

〖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八辑 690—693，696—699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九。

〖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八辑 21—22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二。

〖6〗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云南铜政考》37 页。

〖7〗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八辑 138—140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三。

〖8〗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 211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二。

〖9〗《清秘述闻》卷六。

〖10〗参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 163—179 页；《清高宗实录》卷四六六、四七一；《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辑 415 页。

〖1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四七四、四八九；《啸亭杂录》卷

三《西域用兵始末》。

〖1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八辑535页。

〖13〗《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五。

〖14〗《准噶尔史略》186页。

〖1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八辑644页；《清高宗实录》卷四六四。

〖16〗《乾隆皇帝和海塘》。

〖17〗《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二。

〖1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八辑897页。

〖19〗《枢垣纪略》记此事在十九年（1754）五月（该书卷二）。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魏源《圣武记》则记阿睦尔撒纳"又取杜尔伯特台吉之女，乃袭杀达什，胁降其子纳默库"（该书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2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506页。

〖2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504页。

〖2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31页；《准噶尔史略》，186—187页；《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九、六九五。

〖24〗《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五。

〖2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190—191页；《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二。

〖2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213—214页；《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173页。

〖27〗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763页；《史料旬刊》十二期；《清高宗实录》卷四七六；《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16页。

〖28〗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77—278页。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506页。

〖30〗参见：《吴敬梓年谱》111页；《吴敬梓评传》328—329页。

〖31〗万树园“幄次”，即搭建的黄色大蒙古包，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如保和殿之宴，俗谓之“大蒙古包宴”（参见：《啸亭续录》卷一《大蒙古包宴》；《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62页）。

〖32〗《啸亭杂录》记阿睦尔撒纳入觐情形：“阿逆行抱见礼，上从容抚慰，并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慑服！’”（《啸亭杂录》卷二《西域用兵始末》）。在热河召见时，阿睦尔撒纳面陈进兵准噶尔方略（《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二）。

〖33〗参见：《史料旬刊》九期《福建生员李冠春献策被诛案》；《清高宗实录》卷四七八；《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辑387页。

〖3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290—295页。

〖35〗《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九。

〖36〗魏源谓“杜尔伯特众兼耕牧，非准噶尔专事游牧者比，故策妄父子入寇时，其兵皆屯额尔齐斯二河，以其可就饷，且与科布多、阿尔泰近也”（《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37〗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旧存银二千九百八十七万零二百九十四两，本年新收银一千四百二十四万八千八百六十九两，支出银一千六百五十万三千八百四十一两。本年捐纳收入银五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三十五两，占本年银库新收银39.06%。因户部银库岁入是清廷全部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捐纳的财政地位不可因大

捐之年所入占户部岁入比例较高而过分夸大（见张晓堂《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二十四日，黔抚定长题。

〖3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九辑894页，十辑220、82、288页。

清通鉴　卷一一二

乾隆二十年　乙亥　公元1755年

正月初六日（2月16日）

1 允禵卒。

允禵（1688—1755），姓爱新觉罗氏，康熙帝第十四子，雍正帝同母弟。康熙五十七年（1718）佩抚远大将军印，驻扎西宁，指挥清军分路入藏，雍正帝登极召还。雍正元年（1723）晋郡王，四年（1726）削爵拘禁。乾隆帝即位释之，乾隆十三年（1748）晋恂郡王。卒年六十八，谥“勤”，爵停袭。〖1〗

初七日（2月17日）

2 军机大臣议准平定准噶尔后善后事宜：一、四卫拉特〖2〗应安置原驻地方。二、回人〖3〗内属后贡额酌减。三、现收乌梁海移置原地。四、扎哈沁人移于喀尔喀、厄鲁特之间。五、大兵撤回后留满、蒙兵五百名随班第驻扎伊犁。六、西

路乌鲁木齐等处驻兵屯田，声援伊犁。七、喀尔喀与厄鲁特游牧以阿尔台山梁为界。〖4〗寻谕示军机大臣：准噶尔平定之后，朕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又命传谕班第、萨喇尔：可将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其余三姓台吉内封为三汗之处，于闲中言及，俾伊等熟闻，庶几妄念可消。 嗣以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是为乾隆帝经略西北疆卫拉特故地之最初构想。

【考异】卫拉特，即厄鲁特蒙古。四卫拉特有二说：一说厄鲁特蒙古从16世纪后期，已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明末土尔扈特部辗转迁徙至俄国伏尔加河下游，和硕特部亦迁移青海一带。土尔扈特部西迁后，其牧地由辉特部居之。清初准噶尔崛起，各部归附，故清代把厄鲁特各部统称准噶尔（参见：《准噶尔史略》52页；《简明清史》二册139—141页）。一说蒙古族西支左翼，即准噶尔，日后形成了四部卫拉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绰罗斯部噶尔丹即位时，采用准噶尔汗的称号，准噶尔成为卫拉特或厄鲁特的同义词，绰罗斯之名几于废弃（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历史室《民族史译文集》8期77—88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9—10页）。按诸清朝典籍，清廷平准时所称“四卫拉特”系指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和辉特四部。乾隆帝《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曰：“准噶尔四卫拉特者，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是也。其辉特一部，本附属于杜尔伯特。后土尔扈特窜归俄罗斯，故别辉特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云”（《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五）。《西师诗》自注亦曰：“准噶尔厄鲁特又名四卫拉特，部内有绰罗斯、辉特、和硕特、都尔伯特四旗，各领其众，而绰

罗斯为长”（《清政府与喇嘛教》393页）。故所谓四卫拉特，初为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迨土尔扈特西迁，则系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与辉特四部。兹从后一说法。

初八日（2月18日）

3乾隆帝训谕署两江总督尹继善力戒好名旧习，略谓：原任两江总督鄂容安前往西路军营参赞军务，尹继善现署督篆，伊前任两江时一味沽名钓誉，以致该省吏治日渐废弛，经鄂容安大加整顿，始克挽回颓风。今尹继善若能遵守成规，不徇情面，不好名誉，诸事以实，乃为不负任使；倘其务名旧习牢不可破，仍蹈前辙，致该省吏治仍复废弛，恐尹继善未必能任此咎也。在属员中果有婪赃败检之人，尹继善未必敢为容隐，惟上和下睦之习渐不可长，或以为尚可曲庇而姑容之，岂不足市恩邀誉。不知积重难返，滋弊实深，所谓积小成大者，不力治其源也。

二十九日（3月11日）

4明发谕旨，训诫汉大臣官员以“逆犯”查嗣庭为戒。

查嗣庭前以所谓日记及所出试题“妄行讥讪”，于雍正五年（1727）戮尸枭示。至是，乾隆帝翻阅旧案，见查嗣庭日记中记有“难以乞身”之语，联想汉人习气，往往进则托名于受恩深重不敢言去，而退则以本欲陈情，奈非圣意，不得自遂为辞，故降旨训诫汉大臣官员，凡乞休终养，但以实情相告，不得如查嗣庭将“难以乞身”之语形之记载。寻又谕曰：嗣后子孙现任九卿者，其祖父概不得题请入各省名宦乡贤祠，其身后乡评允当者，听。著为令。该谕旨再次严厉警告汉大臣官员曰：徇情曲庇，即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

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厉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共惕之！盖其时帝已欲发动胡中藻诗文案以怵惕大小臣工。

复宣谕停止廷臣、督抚贡献，略谓：朕近于几暇，恭读皇考谕旨，于禁止贡献，尝谆切训诫，至再至三。而逆犯查嗣庭日记，有进砚头瓶、湖笔一事，形诸记载，可见人心险薄，何所不至！亦以仰见皇考圣明洞照、防微杜渐之渊衷，所以维持世道者至深且远。因忆御极以来，虽曾禁臣工贡献，而朕四十寿辰，臣工于方贡外，亦有进玩器、书画庆祝者。在督抚诸臣受朕委托，因办觅贡物，而使属员得以乘机迎合，或贻累于富户商人，稍有人心者当不至此。设令有之，亦断不能逃朕洞鉴。然佥邪好事之徒，未免因此妄生疑议，构造浮言，是亦查嗣庭者流耳。当此光天化日之下，虽伊等技无可施，而究不若概行禁绝贡献。

二月

5 西北两路出师，平准之役开始。先是，乾隆帝命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率领精锐哨探兵于二月间分别从北、西两路先行进剿。寻获悉哈萨克兵等往讨达瓦齐，复命北路阿睦尔撒纳立即拣选精兵数千，于二月中旬进兵，西路一体趱行前进。至本月十二日，阿睦尔撒纳率北路哨探兵六千名比原定出发日期提前三天从乌里苏台军营起程。八天后，定边将军班第即率察哈尔兵三千名衔尾而进。萨喇尔率西路哨探兵亦比原议提前三日从巴里坤军营进发，定西将军永常随后率兵继进。两路军各二万五千、马七

万匹，各携两月粮，约会于博罗塔拉河。〖5〗

三月十三日（4月23日）

6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

初，乾隆帝已将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特交蒋溥密办〖6〗，并亲自检查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钞》。至本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查出速奏，密谕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检，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驰驿送京。〖7〗同时拿审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之侍郎张泰开，并派遣侍卫哈清阿等赴江西拿解胡中藻。复降旨召甘肃巡抚鄂昌来京，调胡宝瑔抚赣。

至是，乾隆帝于南苑旧衙门行宫召见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宣谕原内阁学士、学政胡中藻诸罪款。略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欺诳，大逆不道，蒙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查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其所刻诗集内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

不开”之语？如“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东西。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至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家之事，至大事之后，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者。至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之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其《述怀诗》曰“琐沙偷射蜮，谗食狠张箕”《贤良祠》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

从来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

既宣谕胡中藻罪状，乾隆帝又训饬在廷诸臣及言官，略谓：数年来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今惩治胡中藻，实为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至张泰开之罪，则为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命革职交刑部；鄂昌之罪系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

寻大学士等题请胡中藻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张泰开应拟斩立决。奉旨胡中藻斩决，家属免缘坐，张泰开免罪，鄂昌俟另审。又以已故大学士鄂尔泰“酿成恶逆”，命撤出贤良祠，并借此训诫臣工，略曰：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欺诳，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8〗江西石城知县李蕴芳嗣后亦因奉“逆犯”胡中藻为师，书禀往来，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十九日（4月29日）

7 乾隆帝获悉原任大学士、河道总督高斌卒于南河工次，命赏给内大臣衔，并内库银一千两，料理丧事。与高斌同时戴罪河工、盘追亏帑之张师载亦加恩准回籍。

高斌（1693—1755），字右文，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慧贤皇贵妃高氏之父。累任河道总督，善治河，乾隆帝以为在本朝河臣中，高斌即不能如靳辅，而较齐苏勒、嵇曾筠，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谥“文定”。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9〗

8 是月，张廷玉卒。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故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五十九年（1720）擢刑部侍郎。雍正朝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时军机处初创，其规制乃廷玉所定。雍正帝临终命总理事务，遗诏他日配享太庙。乾隆帝御极，圣眷渐衰，十四年（1749）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致仕，寻诏罢配享。其登朝垂五十年，典领机要二十余年。修《三朝实录》、《玉牒》、《会典》、《明史》、《国史》、《治河方略》诸书，皆为总裁。著有《传经堂集》、《焚余集》、《澄怀园文存》。至是，以八十四岁高龄卒于家。奉恩旨仍遵雍正遗诏，配享太庙，赐谥“文和”。终清之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10〗

四月初八日（5月18日）

9 回疆大小和卓木始与清廷接触。据西路副将军萨喇尔

奏，叶尔羌、喀什噶尔和卓木前至军前告称："策妄阿拉布坦将我父缚来为质，至今并不将我等放回，我等情愿带领属下三十余户投降大皇帝为臣仆"。俱令各回原处游牧。叶尔羌、喀什噶尔和卓木者，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通称大小和卓木。和卓木，意即和卓兄弟。和卓兄弟系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其父乃白山派和卓玛罕木特。当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时，将玛罕木特及其二子拘往伊犁。清军迫近伊犁时，大小和卓木降清，其时玛罕木特已死，回疆叶尔羌等城尚为黑山派和卓所控制。乾隆帝谕示：投诚之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羁留准噶尔为质，未经放回，情甚可悯。著萨喇尔即将伊派令前来入觐。〖11〗

二十三日（6月2日）

10 英商船径至浙江口岸。据浙江提督武进升奏称，是日"有红毛夷船"一只到港，内"夷商"蛤蜊生等五名，其中洪任，即洪仁辉，能通汉语；"鬼子"五名；有发辫人八名；"番梢并小厮"四十名，俱无发辫。船内装银元、洋酒等，称欲往宁波置买湖丝、茶叶等货。查"红毛船"多年不至，今既远来，自当体恤稽查。武进升所谓"红毛夷船"，系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英东印度公司不满广州保商制度及粤海关之控制，急欲北上开展宁波贸易由来久矣。〖12〗至五月二十八日又有一只英商船来到宁波贸易。英商船向在广州贸易，对其一再径往浙江，乾隆帝初不以为意，仅就"是否留辫"一事，指示两广总督杨应琚查奏。〖13〗

二十八日（6月7日）

11 西北两路大军会合，准备进击达瓦齐所据之格登山。

自大军出师，前锋副将军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皆以故准噶尔台吉，建其旧纛先进，各部落望风归附，西北两路将军、副将军先后奏闻。西路萨喇尔奏，扎哈沁得木齐巴哈曼集率三百余户来降，宰桑敦多克率一千余户来降。乾隆帝命授敦多克散秩大臣，巴哈曼集三等侍卫，其属众仍令照旧安居。又奏，阿巴噶斯旧宰桑德济特之弟及子、布鲁古特之得木齐巴拉、业克明安辉特台吉托搏勒登先后率属投诚，分别安插各木处。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遣宰桑来称愿率属投诚。乾隆帝以噶勒藏多尔济乃准噶尔大台吉，特遣侍郎玉保赍御用数珠、荷包赐之，并先期宣示封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又奏，绰罗斯台吉衮布扎布等部陆续来降，共四千余户。北路阿睦尔撒纳奏称，有额林哈毕尔噶之宰桑阿巴噶斯、哈丹兄弟及乌勒木济率属众约四千户前来投诚。乾隆帝授阿巴噶斯等三人俱为散秩大臣，并以阿巴噶斯等系达瓦齐之宰桑，命照玛木特之例，另为一支，不得令他人管辖。〖14〗又奏，集赛宰桑齐巴汗情愿投诚，即派副都统敦多布前往收服五集赛人众。又据齐巴汗称，达瓦齐日在醉乡，属下离心。命授齐巴汗为散秩大臣，并遣侍卫赍物赏赐。西路将军永常等奏称，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率回众一千户来降。莽噶里克，其父祖世居吐鲁番，为总管，莽噶里克嗣职，称达尔汉伯克。雍正十年（1732）吐鲁番额敏和卓率属众内附，莽噶里克仍留吐鲁番，依附准噶尔。

至是，北路班第、阿睦尔撒纳等率军抵达尼楚滚，西路

萨喇尔已领兵至登努勒台，西北两路大兵驻扎相距二十里。时清军侦得达瓦齐带兵驻扎察布齐雅勒地方，班第等议定四月三十日起程，北路兵由伊犁河之渡口固勒扎，越推墨尔里克岭前进，西路兵由喀塔克渡口越扣们岭前进，由此直达达瓦齐所居格登山地方。〖15〗五月初三日西北两路大军抵伊犁河岸，越二日渡伊犁河。所有近河居住之堪布喇嘛所属宰桑、得木齐相率来降者甚众，伊犁河源之乌鲁特、克哷特一万余户亦渐次来归。

12 是月，谢济世卒。

谢济世（1689—1755），字石霖，一字梅庄，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雍正四年（1726）经大学士张廷玉保举，以检讨授御史，因介入李绂、田文镜互参案，遣戍阿尔泰军前。复以私注经书，几罹不测。乾隆帝御极，召还，复御史，出为湖南道员，未几以老病休致。木年三月广西巡抚卫哲治疏参原任湖南盐驿道谢济世“纵子谢梦熊指官撞骗”，命逮讯之。〖16〗至是在籍患病身故，终年六十八岁。济世居谏院有直声，终以强项，不为时容。平生所著有《大学注》、《中庸疏》等，乾隆六年（1741）奉旨销毁；另《梅庄杂著》一书后牵入齐周华案，亦查出销毁。〖17〗

五月初七日（6 月 16 日）

13 乾隆帝谕命整饬驿传。略曰：据御史胡定奏，直省驿站夫马车船，各上司委员及亲友家人，俱须应付，更闻给以小票，令员供应。近年有驿州县，于公私差遣，辄擅动夫马，

在属员以差务为名，在上司亦以供应为便，甚至额设不敷，即不免取办民间。如胡定所奏，俱系向来地方陋习，而相沿日甚，势必扰驿递而累闾阎，不可不力为整饬。嗣后倘有擅动滥应等弊，各督抚即按例严参，不得稍有瞻徇，督抚等徇隐不奏者，一经发觉，必尽法重惩。

十四日（6月23日）

14格登山大捷。清军渡伊犁河后，达瓦齐拥众万人退据格登山，背山据水，结营固守，惟军械不整，马力疲惫，众心离散。至是，清军两路逼近格登山，暮夜，阿睦尔撒纳派翼领喀喇巴图鲁阿玉锡等带兵二十二名往探达瓦齐踪迹，阿玉锡等突入敌营，敌众惊溃，自相践踏，达瓦齐仅率二千余人窜去。黎明，阿玉锡等收其四千余众而回。参赞大臣达勒当阿、青滚杂卜等领兵分路追蹑达瓦齐。〖18〗

十七日（6月26日）

15令原任甘肃巡抚鄂昌自尽。

先是，以鄂昌与“逆犯”胡中藻往复唱和，引为同调，命逮京按治。刘统勋又从鄂昌署中搜得诗稿书札，奏参其《塞上吟》一编有怨望语，且闻其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则云“奈何，奈何”；其书札内复有史贻直为子史奕昂请托补甘藩之缺一书。乾隆帝特命传谕八旗：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逆诗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

竟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

至是，乾隆帝赐令鄂昌自尽，命大学士史贻直以原品休致。并再行通行晓谕部院八旗：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者，殊属恶习。夫弃满洲之旧业，而攻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文堂奥，反为汉人窃笑也。即如鄂尔泰系胡中藻素所尊重者，其诗中颇有戏谑鄂尔泰之句。伊侄鄂昌见胡中藻悖逆之诗，不知愤恨，反与唱酬，实属丧心之极！又以史贻直系伊伯父鄂尔泰同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类乎？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即翰林等亦不过学习以备考试。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十八日（6月27日）

16 定北将军班第奏报：擒获雍正初年由青海叛投准噶尔之和硕特台吉罗布藏丹津，再车凌孟克之子巴朗亦被擒获。奉旨连同从前擒获之孟克特穆尔一并解京。罗布藏丹津、巴朗、孟克特穆尔旋解至北京，行献俘礼。命将巴朗、孟克特穆尔即行正法，罗布藏丹津交军机大臣审讯。旋奉旨免罗布藏丹津父子死，留京居住。

17 以黄廷桂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任。

十九日（6月28日）

18 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奏：进兵至伊里，沿途厄鲁特、回人等牵羊携酒，迎叩马前。有伊里贸易回人阿卜达莫米木十三宰桑等二千余户投诚，又喀什噶尔赛音·伊苏卜伯克告称，事定之日，愿将旧属二万余户携带来降。〖19〗

以克定伊犁（即伊里）〖20〗，达瓦齐可计日就缚，阿睦尔撒纳赏亲王双俸（双亲王），班第、萨喇尔俱晋封一等公，玛木特晋封三等公，色布腾巴勒珠尔赏亲王双俸，扎拉丰阿晋封郡王，车凌赏亲王双俸，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俱晋封亲王，车凌孟克晋封郡王。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协心赞画”西陲用兵，再授一等公爵。参赞大臣鄂容安因鄂昌、鄂尔泰牵连，不予议叙；定西将军永常筹办军需不称旨，亦未膺封赏。因谕曰：夫准噶尔一日不定，则其部曲一日不安，朕筹办之初，亦未敢遽信大功计日可就，是以礼牙推毂之典概未举行。又谕曰：近日满洲陋习，假持重以文其退缩，在朕前并不能据实陈奏，一惟退有后言，此风实可寒心！现在师行未及半载，初无血刃遗镞之劳，军资诸费，较前甫及十之一二，即喀尔喀部落亦并未以大兵经过稍有滋扰。皇祖平定朔漠诗中，即有力排众议之语，足见家法独运乾纲，主持振作，群臣惟当竭心协志，共思奋发有为！

二十日（6月29日）

19 协办大学士阿克敦患目疾给假，命达勒当阿驰驿来京协办大学士事务。

二十六日（7月5日）

20 湖北布政使沈世枫奏称：藩司为通省钱粮出纳销算之

总汇，并一切钦部重案及议详事件，文卷尤为浩繁，总皆收掌书吏之手。藩司书办大省多至千人，小省不下数百人，请分派现有经历、照磨二员将二十余科房分管稽查，以剔除书吏之弊。下部议奏。〖21〗

二十七日（7月6日）

21 定北将军班第密奏阿睦尔撒纳妄图总统四卫拉特。

初，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归，乾隆帝即以其狡诈多变，志不在小，而深怀戒心，惟欲借其声威，以收速定准噶尔之效，是以虽极尽笼络怀柔，仍刻意防范节制之。出师准噶尔之前，阿睦尔撒纳以托忒文〖22〗奏请将其游牧迁往乌里雅苏台，又请赏给敕书、印信以便前往召降其辉特部人。乾隆帝允其迁移游牧之请，但对“赏给印文”一事甚为警觉，特密谕副将军萨喇尔留心防范，并命西路进兵“愈速愈妥，若使阿睦尔撒纳先进，似觉稍为未便”。随密谕定北将军班第：阿睦尔撒纳本有并吞准噶尔之意，今若令伊收合旧日人众，则我兵全为伊集事矣。班第接旨后应于无意中道破，令伊瞿然知悟，从此敛迹则已，倘或妄念日生，则萨喇尔、玛木特均非其匹敌，班第或能制之。但阿睦尔撒纳已带领哨探兵前往，班第若不随后进发，于事恐有未便。朕昨命班第选兵三千带领前往，倘一时不能齐集，则先选一二千兵，亦必于阿睦尔撒纳队后即行前进，倘阿睦尔撒纳稍露形迹，班第即以便宜从事。〖23〗复密谕班第：凡班第独奏批回谕旨，或特降谕旨，俱不必寄发阿睦尔撒纳阅看。迨大兵深入，阿睦尔撒纳逗留集赛，查其属下之人，竟无迅速奏功之意，乾隆帝即密谕班第“察其心迹，密加防范，不得稍有疏虞”。又以

阿睦尔撒纳有
“养赡准噶尔穷人”之言，密谕此事断不可行。

至是，平定准噶尔大功告成，阿睦尔撒纳渐露欲为四卫拉特总汗之心迹。据班第密奏，阿睦尔撒纳私下告称：“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又生变乱”；再阿睦尔撒纳此时惟以纠合从前失散之人、图立产业为急务。乾隆帝密谕班第：阿睦尔撒纳不无希冀侥幸之心，若急遽遣回，恐其生疑。不若仍遵前旨，暂留彼处驻扎办事，酌定规模后，令其兼程入觐。寻班第密奏，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不免堕入阿睦尔撒纳术中，于臣所行之事，每多阻止，以顺其意。阿睦尔撒纳渐至相习无忌，又与萨喇尔、玛木特俱不和睦，每事抵触，以致办理迟误。又密奏，阿睦尔撒纳自入塔本集赛以来，所至迎降，遂妄自夸张，谓来归之人，俱系向伊投诚。及入伊犁，肆行劫夺，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且拥众自卫，不愿撤兵。至奉晓谕哈萨克敕书时，竟欲先自行遣使。交办事件，一意迁延，惟与各宰桑头目私行往来，行踪诡秘。凡有传行事件，并不用印信，仍仿达瓦齐，私用小红钤记。臣等节次理论，终不遵行。仰恳特降谕旨，令其速行入觐，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乾隆帝以为尚无阿睦尔撒纳“图占准噶尔确据”，遂温旨令阿睦尔撒纳即行入觐，命班第等亦宜婉言晓谕，使其起程前来，毋致惊疑。

22是月，打箭炉外孔撒、麻书两土司争产构衅，大金川、绰斯甲布系麻书亲戚，革布什咱、德尔格、上中瞻对又系孔撒亲戚，各帮兵助势。四川总督黄廷桂随即前赴打箭炉，提督岳钟璜前赴杂谷厢。九月，黄廷桂遣游击宋元俊往边外传

集各土司秉公剖断，其事渐寝。〖24〗

六月初八日（7月16日）

23 准噶尔大台吉达瓦齐被擒，准噶尔全境荡平。达瓦齐格登山兵溃败逃，南走回疆，前往喀什噶尔交界处驻扎，其下半途逃散，仅余百骑。以图尔璊（即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为己所善，投之。至是，伯克霍集斯遣其弟携带羊酒前往，迎请达瓦齐入城暂住。达瓦齐不之疑，遂往。时霍集斯已承将军班第檄，故伏兵林中，将达瓦齐及其子等七十余人擒获，押赴军营，呈献将军班第等。〖25〗事闻，帝命驻藏大臣萨喇善将擒获达瓦齐、平定准噶尔一事告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令其欣悦”〖26〗。复以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命何国宗带同明安图、富德，并西洋人傅作霖、高慎思，前往该处测量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考订形胜，绘图呈览。翌年十月，伊犁、吐鲁番舆图绘制完竣，送京进呈。〖27〗

十三日（7月21日）

24 宣谕明春东巡后，顺道前往江浙，再举南巡。先是，乾隆帝命寄谕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等：南巡一事应“静听军务就绪，降旨遵行，此时慎勿先事张皇”。〖28〗迨准噶尔一举荡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督抚合词吁请再举南巡之典。尹继善另折又奏踏看各处行宫情形，据称从前御驾未及登临之处，如苏州之寒山别墅、石湖石佛寺，江宁之栖霞山，俱为风景绝胜之区，现一并酌量兴修，以备省览。奉朱批：“知道了，并已为汝筹办理之费矣。”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尹继善、庄有恭将寒山别墅等三处景点“画图呈览”。〖29〗至是，大学士陈世倌、协办大

学士蒋溥以“江浙士庶望幸情殷”，请于明岁再举南巡。乾隆帝降旨俯允所请，宣谕明岁春月展谒孔林后，奉皇太后銮舆，顺道前往江浙南巡。并明旨告诫江浙督抚：此次行宫及名胜憩息之地，悉仍旧观，但取洒扫洁除，概不得增一椽一瓦，毋陈设玩器。未久，阿睦尔撒纳叛乱，遂以“江南水灾亟宜赈恤”，降旨停止明春南巡。

二十六日（8月3日）

25班第等奏派大和卓木布拉呢敦招服回众，略言：据阿克苏阿奇木伯克阿卜都呈称，闻叶尔羌、喀什噶尔将欲兴兵，恳求将和卓木派往阿克苏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回众。臣等公议，即照所请，俟事竣再定赴京入觐。〖30〗是为派遣白山派大小和卓木前往招服黑山派和卓控制各回城之始。

二十八日（8月5日）

26密令定北将军班第等即行擒治阿睦尔撒纳。据班第、萨喇尔、鄂容安联衔密奏，阿睦尔撒纳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调兵九千防守哈萨克、布鲁特，又送银与喇嘛熬茶，并云“将来统据准噶尔之后，当即善为照看”。乾隆帝以阿睦尔撒纳“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与其俟其变乱，莫若先发制人。是以降旨密令班第等，如阿睦尔撒纳尚未起程入觐，即行擒拿，在军营正法；如已动身，则另行办理。同时派遣阿兰泰带凯旋索伦兵一千名往乌里雅苏台附近阿睦尔撒纳游牧处预为防范，又恐阿兰泰不能先到，特派阿桂赍密旨前往游牧处，交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莫尔浑、舒赫德公同阅看，相机办理。复据班第等密奏，阿睦尔撒纳于七月初七日起程入觐，起行之日，即行住宿，复遣纳噶察告称：“阿巴噶斯

等与喇嘛潜行计议，如不令阿睦尔撒纳统领驻扎，伊等宁剖腹而死，不能贪生，别事他人。”又密奏，阿睦尔撒纳、纳噶察、阿巴噶斯、察哈什等“回避众人，密商竟夜”。再回部霍集斯伯克于解送达瓦齐时，阴求阿睦尔撒纳，俟招降叶尔羌、喀什噶尔后，令其总统回部。乾隆帝谕示，所奏霍集斯事尚无足深虑，惟阿睦尔撒纳迁延留恋，甚有关系。观其欲前复却情形，其意讵肯径行前来？势必在塔尔巴哈台游牧处逗留，班第等加意探访，一得信息，即遵旨令萨喇尔、鄂容安带兵擒治。

27 是月，黄、运、湖、河水势长发，几与十八年（1753）盛涨相等，车逻、南关、五里三坝次第开放。乾隆帝以坝闸既开，下河难免被水，命该督抚迅即前往，动帑赈恤。随后三次命截留江苏漕粮备赈，共计五十万石。嗣经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请，照十八年“江赈条例”于上下两江藩库暂开捐例。〖31〗

七月十四日（8 月 21 日）

28 江浙两省毗邻之沿海地区，连日飓风骤雨，潮势湍急。浙江海盐、山阴（今绍兴市）、会稽（今绍兴市）、萧山、上虞等县海塘坍塌。江苏昆山之风灾，甚于雍正十年（1732）。〖32〗

二十八日（9 月 4 日）

29 清廷与哈萨克汗首次正式接触。先是，西北两路大兵出师准噶尔，以哈萨克与准噶尔毗邻，特命传谕班第、阿睦尔撒纳预筹哈萨克事宜。略曰：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

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是为乾隆帝首次谕示对哈萨克政策。时哈萨克与阿睦尔撒纳之兄巴特玛车凌联合往征达瓦齐，已为达瓦齐所败。迨大兵渡伊犁河，复命定北将军班第相机遣人往谕哈萨克：尔哈萨克情愿归诚与否听尔自为，惟须各守边界不得妄行出境，劫夺准噶尔人等。倘不谨遵谕旨，必发大兵征剿。至是，准噶尔全境平定，清使者顺德讷抵哈萨克汗阿布赉驻地额卜图淖尔，宣示乾隆帝敕谕。阿布赉云：今准噶尔全部俱归附天朝，蒙皇上不弃荒裔，遣使晓谕，实出望外，今遣使托克锡里等三人，赍捧奏章，同往入觐。又称尚有进献马匹，当缓期送赴阿睦尔撒纳处转呈。顺德讷又至阿布赉之弟汗巴巴处宣示敕谕。〖33〗哈萨克阿布赉之使臣阿穆尔巴图鲁随后至伊犁，恳求入觐。事闻，命嗣后哈萨克如再遣使前来，即径送入京。

30 是月，全祖望卒。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市）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其学兼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尤精考据。至是卒，年五十一。著有《鲒埼亭文集》、《鲒埼亭诗集》、《经史问答》、《七校水经注》等。〖34〗

八月初六日（9 月 11 日）

31 乾隆帝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自圆明园启銮，十一日驻跸避暑山庄。十六日自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命传谕阿

睦尔撒纳：务于十月初十日前赶到避暑山庄入觐。十月十四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还京。本年木兰秋狝结束。

十九日（9月24日）

32 阿睦尔撒纳于入觐中途乌隆古地方潜逃。自七月初十日阿睦尔撒纳奉旨自军营尼楚滚启程入觐后，即与其亲信党羽密议潜逃，先后遣人前往接取扎布堪河游牧妻子人众，令阿巴噶斯带兵抢掠额林哈毕尔噶、业克明安各处游牧，令库图齐纳尔等带兵分路抢掠伊犁将军班第营盘，令噶勒杂特带兵由乌隆古一路抢掠陆续撤回之官兵。至是，阿睦尔撒纳一行抵达乌隆古，其地近其原游牧地方，遂将其定边左副将军印信交与同行之喀尔喀王额琳沁多尔济，诡称先到游牧，束装再行入觐。翌日，阿睦尔撒纳并不经由正路，绕道从额尔齐斯地方抢掠。额琳沁多尔济即率兵往追，然阿睦尔撒纳早已由额尔齐斯河间道飘然北逸。〖35〗

乾隆帝于行围中获悉阿睦尔撒纳逃遁信息，即谕将军班第相机办理。嗣据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莫尔浑等奏报，拿获阿睦尔撒纳遣至其扎布堪游牧处通信之们都等。原将军永常又奏，阿巴噶斯、哈丹抢掠西路玛纳斯河三处台站、扎那噶尔布游牧；阿睦尔撒纳领兵直犯伊犁，并欲骚扰巴里坤；班珠尔、普尔普抢掠台站。乾隆帝对阿睦尔撒纳叛逃一事已深信不疑，遂命永常仍为定西将军，调兵剿除。〖36〗寻阿兰泰等奏称已将阿睦尔撒纳妻子拿获，派侍卫解送来京。事闻，命将阿游牧人众、马驼、器械尽行收取，派兵护送其游牧人众，移至黑龙江通肯呼裕尔。嗣降旨将阿睦尔撒纳、班珠尔户口分赏喀尔喀为奴仆。

【考异】关于阿睦尔撒纳潜逃的直接动因，据其自述系“行至乌隆古地方，闻有拿我之信”（见肖之兴《阿睦尔撒纳叛乱后的奏折》，载《民族史论丛》一辑200－201页）。俄国史料也记载阿在入觐途中“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就向中国将军发动突然袭击”（《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00页）。赵翼等则记六月间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奉旨先归，阿私下以总统四卫拉特之意，请其代奏。及额驸入京，竟不敢代奏。而阿中途迁延，犹有所望也。迨至八月中旬，旨仍未下，阿疑事已中变，恐入觐得祸，遂叛走（《皇朝武功纪盛》卷二；《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二十九日（10月4日）

33 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殉难，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尔被擒。先是，伊犁荡平，大兵撤回，奉旨缴回西北两路将军、副将军敕书、印信、旗牌等；班第因驻扎伊犁，遵旨留兵五百名，办理善后事宜，定北将军印信暂留应用。迨阿睦尔撒纳潜逃，遣人四出煽乱，伊犁众喇嘛、宰桑蜂起响应。本月二十三日，厄鲁特宰桑克什木等率兵抢掠伊犁台站，将军、大臣等带兵向崆吉斯觅路而定，力战走二百余里。至是，行至乌兰库图勒，为克什木围住剿杀，萨喇尔欲奔逃，鄂容安阻之，不听，竟率众先逃。班第力竭自尽；鄂容安本书生，腕弱，刀不能下，令其仆刺腹而死。萨喇尔走至崆吉斯河，为厄鲁特宰桑锡克锡尔格所执。〖37〗

九月十二日（10月17日）

34 封四卫拉特汗。乾隆帝于前一日结束行围，回驻避暑山庄。至是，御澹泊敬诚殿，受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等

朝。封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是时阿睦尔撒纳虽已倡乱，乾隆帝仍未改封四卫拉特汗之初衷，惟以巴雅尔替代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

十六日（10月21日）

35 革永常职，以策楞为定西将军。永常当阿睦尔撒纳叛走时，拥西路索伦、察哈尔等劲兵六千人驻穆垒，乃以乌鲁木齐等处反叛，恐阿睦尔撒纳抢掠巴里坤为由，于九月初八日擅自撤回巴里坤，以致北路无声援，班第、鄂容安遇害。乾隆帝以其怯懦退缩，置班第等于度外，革定西将军。〖38〗寻命将永常拿解进京治罪，策楞仍回参赞大臣任，以扎拉丰阿为定西将军。永常嗣于押解途中病故。策楞亦以观望迟延，“怯懦已极”，革职解京。刘统勋以附和永常，竟奏请退回哈密，亦革职，解京治罪。旋命释放刘统勋、策楞，分别以司员发往军前效力赎罪。

二十四日（10月29日）

36 南河总督富勒赫奏，赵永德呈首原任刑部郎中程鎏所作《秋水诗钞》诽谤悖逆。嗣经查明系赵永德捏词诬告，以图讹作。乾隆帝谕示，倘因胡中藻逆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借以行其诬诈，此等习风断不可长！赵永德交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39〗

二十八日（11月2日）

37 广州将军席特库、两广总督杨应琚覆奏办理汉军出旗以改驻满兵事：广州驻防汉军共三千余户，马甲较福州多至

一千四百余名，现照福州奏明章程，先尽一千名出旗，所余二千余名遵旨分年办理，以期全行改驻满兵。奉旨：筹办此事既为汉军生计起见，亦于满洲生计有益，所谓一举而两得也。广东不过仿照闽省办理，无须瞻顾。嗣后又将所余二千名汉军内办理出旗五百名。〖40〗

十月十七日（11月20日）

38 原准噶尔大台吉达瓦齐解送至京，行献俘礼。奉旨免治其罪，并加封亲王，赐第京师，带领其子居住。达瓦齐性淳厚忠谨，尝扈从行围，帝下马，坐茵未至，方小立，达瓦齐辄手捧落叶堆于地，请帝坐，帝大笑，赏以银币。〖41〗二十四年（1759）七月卒。〖42〗

二十六日（11月29日）

39 封授达什达瓦之妻车臣默尔根哈屯名号，遣人赍物赏赉。达什达瓦系小策零敦多布之子，为喇嘛达尔扎杀害，其子图鲁巴图又为达瓦齐所杀。阿睦尔撒纳等叛乱后，达什达瓦之妻不听伊犁众喇嘛等之言，率部众数千人，两次冲破叛军阻截，前至巴里坤向清军投诚。翌年，达什达瓦之妻病故，奉旨将其所属人众六千余口、其弟伯格里属人一千余口编为三旗，移往阿尔台地方。

十一月初四日（12月6日）

40 授策楞定西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筹办进兵伊犁。先是，乾隆帝获悉班第、鄂容安俱已殉难，萨喇尔逃走被执禁，遂命达勒当阿、哈达哈所率北路兵会于西路，由额林哈毕尔噶进剿。授策楞为参赞大臣，暂署将军事，并

谕将军扎拉丰阿、策楞不得稍存招抚之见，致反复叛乱，无所底止。复命哈达哈所领三千兵仍留北路，以为声援，并令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带精兵千名前往哨探，剿捕阿睦尔撒纳，哈达哈即授为定边左副将军，雅尔哈善在参赞大臣上行走。至是，整军再次往征伊犁，谕示此次进兵伊犁，必须因粮于敌，以壮兵力。同时部署北路遥为声援，以分贼势。寻以阿睦尔撒纳未至伊犁，且彼处欲内附者甚众，命策楞速即进兵。策楞率兵前进，与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会剿阿睦尔撒纳党羽阿巴噶斯、哈丹所属人众。参赞大臣富德与噶勒藏多尔济随即率领续到官兵亦自巴里坤起程。〖43〗

十五日（12月17日）

41 福建巡抚钟音奏称，该省下游风俗半赖番薯晒干以佐食用，今岁种植番薯出产尤广，甚于闾阎有益。又奏吕宋夹板船一只带番银十五万圆、米粮计一万余石，前来厦门置买绸缎。现照例免其税银十分之三。〖44〗

二十一日（12月23日）

42 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密奏原任浙抚鄂乐舜勒索通省盐商银八千两，以致盐商等啧有烦言，至今不息，现任抚臣周人骥明知其事，并不劝阻。〖45〗乾隆帝即派侍郎刘纶驰驿前往浙江查办，并命审明时由驿递六百里驰奏。翌年正月，以钦差侍郎刘纶等查审原任浙江巡抚鄂乐舜收受盐商银两一案含糊调和，命总督尹继善就近前往浙江会审。后审实鄂乐舜勒派商银至六千余两。三月赐令自尽，时鄂昌死未一年也。〖46〗

鄂乐舜，原大学士鄂尔泰从子，雍正八年（1730）进士，

历任甘肃、浙江、安徽、山东巡抚。〖47〗

十二月初四日（1756年1月5日）

43 乾隆帝接受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巴雅尔等卫拉特汗建议，决策明年正月进兵，遂命将军策楞务必于岁内将阿巴噶斯等剿灭。寻获悉阿睦尔撒纳领兵千余在博罗塔拉，伊犁喇嘛及宰桑乌克图、锡克锡尔格、巴颜巴桑等议擒献阿睦尔撒纳赎罪，已于十月二十五日集兵闯勒奇岭，乾隆帝即命策楞等领兵直入，责令伊犁喇嘛、宰桑等擒贼自效。陷入准噶尔之萨喇尔随即遣其兄布林等带领和硕特台吉诺尔布敦多克等使臣五人至巴里坤军营投诚，并称俟擒获阿睦尔撒纳即交萨喇尔解送，伊犁各台吉、宰桑并请入觐。事闻，命策楞传旨慰劳萨喇尔，并宽宥曾经附从阿睦尔撒纳、今愿擒贼自效之各台吉、宰桑之罪。

初八日（1月9日）

44 宣谕用兵准噶尔始末，令天下周知。该谕旨历述平准以来失机之大端：班第、鄂容安未能遵旨擒治阿睦尔撒纳；与阿睦尔撒纳同行入觐之喀尔喀王额琳沁多尔济既已得知阿睦尔撒纳逆谋，亦未即行擒戮，致阿逃逸；受命对阿睦尔撒纳密为防范之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反为阿愚，与班第等势如水火，及命其来京，仍无一言奏及；永常以领兵大臣驻守伊犁，闻阿睦尔撒纳逃叛，辄畏葸乖张，退回巴里坤，而置伊犁于度外。该谕又曰：上年定议用兵，举朝率多疑议，及伊犁平定，则以为事出意外。闻阿睦尔撒纳负恩逃叛，又以为究不可办，且以为此固当然。今闻伊犁宰桑悔罪擒贼，或又以为恐未必然。人心风俗，一何怯懦至此！此朕所以愧且惧

也。

十七日（1月18日）

45 阿睦尔撒纳前往伊犁坐床。〖48〗先是伊犁喇嘛、宰桑与萨喇尔约定两路会齐，协拿阿睦尔撒纳。本月十五日，萨喇尔与诺尔布敦多克、锡克锡尔格在伊犁诺罗斯哈济拜牲地方与阿睦尔撒纳相遇，冲杀两日，因阿睦尔撒纳与回人和卓木合兵势盛，遂各四散。阿睦尔撒纳遂往伊犁坐床。

46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八千五百六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九十六万六千一百零一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四千二百九十九万七千零四十八两〖49〗，办铜八百三十八万七千一百斤，江、闽、粤三榷关征收税银分别为七万六千七百七十五两、三十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九两、四十八万六千二百六十七两〖50〗。

〖1〗《清皇室四谱》卷三。

〖2〗卫拉特，即厄鲁特蒙古。厄鲁特是蒙古族的西支，其牧地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东南，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厄鲁特、额鲁特。

〖3〗此处所说的“回人”，系指居住天山南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清史籍中称其地为“回部”、“回疆”等。回部旧汗本为

元蒙的察哈台汗后裔，明末有自称教祖穆罕默德二十代后裔名为玛哈图木·阿杂木者，从撒马尔罕至喀什噶尔传教。和卓阿杂木死后，和卓家族形成两个对立的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彼此争斗不已。康熙十七年（1678）准噶尔汗噶尔丹乘机侵入回部，将元裔诸汗及回部教派首领俘至伊犁拘禁，从而控制了天山南路，维吾尔人开始岁纳贡赋于准噶尔（参见：《民族史译文集》8 期 80—88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65—67 页）。

〖4〗《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二。

〖5〗《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博罗塔拉河在伊犁东北三百里，为南北两路会合之区，山川、水草、形势皆胜。

〖6〗《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

〖7〗《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49—50 页。

〖8〗礼亲王昭槤以为，胡中藻诗狱盖乾隆帝“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略谓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朋党论》戒之。胡阁学中藻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

〖9〗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六《高斌传》；《清史稿》卷三百一十《高斌传》；《清皇室四谱》卷二。

〖10〗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二《光禄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致仕谥文和桐城张公廷玉墓志铭》；《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三《张文和公事略》。

〖11〗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载《民族史译文集》8 期。这是清官方史籍中首见有关大小和卓木的记载。

〖12〗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53年。董事部热望重新开展宁波的贸易，并发出详细训令，指示进行的方向。另指派广州商馆通事洪仁辉，随同前往宁波。董事部为了加强学习中国语文知识，又派两位青年前往广州学习，费用由公司负担。""1754年。在这一年，大班有这样的屈抑要申诉，所以他们阻止另外的船进入黄埔。此事为总督知悉，他通知海关监督尽力帮助大班，并说他准备听取他们觉得有必要的任何申诉。同时举行关于指派每船的保商办法的讨论，据说这个办法存在不到二十年，商人本身亦很反对这种办法。""1755年。几年来连续颁布了几项法令，虽然包含对欧洲商业有利的几项，但只准和行商交易，不准小商人及店主参加……再次讨论保商问题，但得不到放宽"。（该书一、二卷，298—299页）

〖13〗参见：《史料旬刊》十期《乾隆朝外洋通商案·武进升折》；《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123页。

〖1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九。

〖15〗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二；《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八。

〖16〗卫哲治参劾谢济世颇为时论所不满，据昭槤所记，此事"袁简斋（枚）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墉）公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啸亭杂录》卷二《卫司空》）。但逮治谢济世似为乾隆帝之授意，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乾隆帝必欲遽兴大狱，以震儆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

〖17〗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八三《诰授奉政大夫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湖南盐驿长宝道按察司副使谢公济世小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一五《谢梅庄观察事略》；《清史稿》卷二九三《谢济世

传》；《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3、146—148、151页；《永宪录·续编》。

〖18〗《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九十。

〖19〗《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二。

〖20〗既克伊犁，梁诗正《奏贺平定准夷折》称："今我皇上乾纲独断，扫荡伊犁，奏百年之绩于一朝，受诸部之降于万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二辑134页。）"伊犁"一名遂取代伊里，沿用不替（《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0页）。

〖2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一辑509—510页。

〖22〗托忒文原意即清楚之蒙文，为17世纪西藏高僧棍格扎勒散仿原有蒙文字母所创制之新字，通行于卫拉特各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62页）。

〖23〗《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

〖2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一辑550页；《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九。

〖25〗《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四、一五。

〖26〗《班禅额尔德尼传》117页。

〖2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8页；《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四、五二七。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一辑147页。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一辑618页，十二辑429—430页。

〖30〗《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四。

〖3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二辑647—648页。

〖32〗参见：《巢林笔谈》卷三《飓风成灾》；《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五。

〖33〗《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二四。

〖34〗《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

〖35〗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七；《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3页。

〖36〗《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一七。

〖37〗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九、五百二、五百九；《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卷四《萨赖尔之叛》。

〖3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二辑456—458页。

〖39〗《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11—118页。

〖4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二辑586—587页，十一辑307—308页，十四辑390页；《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五一六。

〖41〗《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乾隆帝则始终优容达瓦齐，特"择诚隐郡王孙女配之，然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浴其中以为乐而已"（参见：《簷曝杂记》卷一《达瓦齐》；《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42〗《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三。

〖4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8页；《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二。

〖44〗《史料旬刊》十二期《乾隆朝外洋通商案·钟音折》。

〖4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三辑64页。

〖46〗《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

〖47〗《清史稿》卷三三八。

〖48〗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9页。

〖49〗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旧存银三千七百六十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两，本年新收银一千五百六十三万九千四百七十四两，支出银一千零二十四万七千八百四十八两。在全年新收银中，捐纳银共一百

八十六万四千二百八十七两，占11.92%。

〖5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二辑796页，十三辑58、247页。

清通鉴　卷一一三

乾隆二十一年　丙子　公元1756年

正月初二日（2月1日）

1 乾隆帝以喀尔喀扎萨克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疏脱阿睦尔撒纳，令自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未能防范阿睦尔撒纳，反为其所惑，降旨革退王爵，严加禁锢。为此晓谕喀尔喀王公等：喀尔喀部落素有怯懦退缩之心，从前初议进兵，曾经降旨训勉，嗣喀尔喀王公等平定伊犁时，人皆奋勉效力，是以将和托辉特郡王青滚杂卜等优叙晋封。而额琳沁多尔济身为扎萨克亲王，参赞军务，将军班第特派伊监视阿睦尔撒纳同行，先经齐木库尔密告逆贼叛迹已露，而扎萨克琳丕勒多尔济等又复屡次言及，乃额琳沁多尔济并不速办，反以阿睦尔撒纳系双亲王，伊系单亲王难以办理为辞，逡巡观望，以致阿逆乘间脱逃，次日始带兵追逐，势已无及。试思此何等事，而额琳沁多尔济有意贻误，其心尚可问乎？朕是以将伊治罪。至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与和

托辉特郡王青滚杂卜，原系阿睦尔撒纳同队之人，逆贼叛迹显然，伊等岂无所知？且朕曾经密谕色布腾巴勒珠尔，令其小心防范，乃全不经心，反为逆贼所惑，与班第等意见不和，经朕降旨令色布腾巴勒珠尔来京，并将青滚杂卜调办汗哈屯事务，孰意色布腾巴勒珠尔到京并未在朕前奏及阿睦尔撒纳一语，朕实不胜愤懑！至青滚杂卜，亦系御前行走之人，非他人可比，其罪不过与逆贼共事之时稍为附和耳，朕念伊往日勤劳，姑从宽免。恐伊等不知，妄生疑惑，著将此晓谕喀尔喀王公等知之。

额琳沁多尔济，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重孙，乾隆八年（1743）袭扎萨克和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科尔沁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之玄孙，乾隆十一年（1746）尚固伦和敬公主。寻复公爵，戴双眼花翎，在御前行走。青滚杂卜，喀尔喀和托辉特部人，原封贝勒，乾隆二十年（1755）从征准噶尔，以招抚乌梁海功，晋封郡王，隶定北将军班第麾下。

初三日（2月2日）

2 阿睦尔撒纳叛走后，曾上奏乾隆帝，为中途逃窜一事辩解，据称“班第等临事暴急，凌辱喇嘛，萨喇勒掳掠无忌，激成变乱”，并仰恳乾隆帝“赏给奴才阿睦尔撒纳管辖四卫拉特印信”，“我更将回子、布鲁特、塔什罕、哈萨克此四处之人，为皇上之奴仆。”〖1〗为此乾隆帝特命宣谕中外，严斥阿睦尔撒纳背叛之罪，百喙难辞，俟擒获时定将明正其罪，以申国法。然乾隆帝亦承认班第等平准时办理不善之处。

初四日（2月3日）

3 训诫圣裔衍圣公孔昭焕。据孔昭焕奏称：请将现存庙户九十九户、丁男三千六百余人量加裁减，酌留五十户、二千丁，其余户丁悉归民籍。又奏请乾隆帝特颁谕旨，重申“圣贤后裔礼生乐舞及现在减存庙佃各户优免成例”。〖2〗乾隆帝以孔昭焕名为裁减庙户，拨归民籍，实则谓庙户不免派累，归咎有司，命署山东巡抚白钟山查明具奏。寻覆奏，孔昭焕实属袒庇庙佃人等，且此事系其叔祖孔继涑、告假户部主事孔继汾从中主持。遂命将孔昭焕等交部严议，以为居乡多事者戒。嗣经议准，孔继汾革去贡生、主事，孔昭焕闭户读书，勉承祖训。〖3〗

寻命曲阜县知县一缺作为在外题缺，于通省知县内拣员调补。该县唐宋以来多以圣裔领县事，清初由衍圣公咨部题授，至是改为在外题补，不复为孔氏世职。〖4〗

十九日（2月18日）

4 朱思藻《吊时文》案发。朱思藻，江苏常熟县民人，因上年虫灾蔓延，一望尽赤，米价骤昂，民无所恃，遂将《四书》之语凑集成文，题为《吊时》，中有“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等语。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以朱思藻悖逆谤讪，奏请将其即行正法。乾隆帝命从宽免朱思藻死，遣发黑龙江，并明发谕旨，略谓：即位以来，刻以爱民为念，偶遇地方荒歉，多方赈恤，惟恐一夫失所。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1736）至十八年（1753），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且江省去年秋灾，截漕拨粟，数逾

百万。朱思藻究因灾望赈，尚与胡中藻之身列仕版无故悖逆谤讪者有间。〖5〗

二十三日（2月22日）

5阿克敦卒。〖6〗

阿克敦（？—1756），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雍乾之际曾奉命出使准噶尔定地议界。乾隆二十年（1755）因目疾以大学士致仕。子阿桂，后位至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以军功封一等诚谋英勇公。阿克敦居刑部十余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一日，阿桂侍，因问曰："朝廷用汝为刑官，治狱宜如何？"阿桂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7〗

二月初二日（3月2日）

6定八旗另记档案人等为民例。八旗奴仆以军功、赎身等从家主户下开出，并子旗下另立一户，称开户人、开户家奴。雍正七年（1729）将开户家奴清除出另户〖8〗，分别编入另记档案与开户册籍。向例另记档案人因身隶旗籍，不得自谋生计，至是，乾隆帝谕准八旗另记档案及养子开户人等出旗为民，其情愿入籍何处，各听其便，所有本身田产，并许其带往。复以八旗户口日繁，命停止宗室王公等包衣户口拨附旗下佐领，亦准此项人等酌量出旗谋生。

寻又谕准各省驻防八旗兵丁在外置产。向例各省驻防

兵丁不准在外私置田产，有去世者，其骸骨及寡妻仍令各回本旗。乾隆帝以承平日久，在内在外俱已相安一体，若仍照旧例办理，则在外当差者未免不图久远之计，命嗣后驻防兵丁准其在外置立产业，病故后即在所在地埋葬，其寡妻停其送京。各将军都统等可酌动公项，置买地亩，以为无力置地穷兵公葬之用。

十三日（3月13日）

7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往谒孔林。会擒获阿睦尔撒纳捷报至京，命改程谒泰陵告捷，并策楞、玉保、达勒当阿及鄂勒哲依、尼玛、哈萨克锡喇等俱封赏有差，并以军务告竣，颁谕宣示中外。及车驾入山东境，始知策楞所报阿睦尔撒纳被擒一事竟属错误。此事系由侍卫福昭等报称，台吉诺尔布等于正月二十一日在雅木图岭擒获阿逆，参赞大臣玉保遂以红旗驰报策楞，策楞不审虚实，亦遽尔飞章入奏，露布贺捷，上书“为恭报捉获逆贼阿睦尔撒纳捷音事”。玉保、策棱其时俱不知报擒阿睦尔撒纳者，即阿睦尔撒纳所遣，以缓我师也。至玉保得知福昭乃属误报，而阿睦尔撒纳相离仅一日程途，趱行即可追及，却并未领兵追剿，只遣人转告策楞。策楞又托言无马，径回伊犁。以致阿睦尔撒纳由库陇癸岭遁入哈萨克境内。〖9〗

寻明发谕旨，宣示定西将军策楞等误报阿睦尔撒纳就擒、未能及时追捕致阿远逸等节节失误之处。并以西路专任达勒当阿、北路专任哈达哈，令二人领兵擒拿阿睦尔撒纳。又命大学士、忠勇公傅恒驰驿即赴额林哈毕尔噶一带，整理军务，令众台吉等齐集会盟，并拿解策楞、玉保等治

罪。然中途即以正在用兵之际，未便齐集会盟为由，令傅恒仍回京赞理机务。

三月初一日（3月31日）

8 乾隆帝至曲阜，展谒先师孔子庙。翌日诣先师庙释奠，诣孔林。四月初一日还京，第二次曲阜朝圣之行结束。

二十八日（4月27日）

9 江苏巡抚庄有恭奏请照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旱灾歉收例，暂弛海禁，准令台湾商贩运江。乾隆帝以其事多有不便，不准行，并谕责庄有恭“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因就此自言云：“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10〗

四月初九日（5月7日）

10 河东总河白钟山奏称拿获妄言祸福之流寓山东濮州（今河南省濮阳县东濮城）人刘德照，称其人“似类疯颠”，现正亲讯定拟。随于直隶开州刘德照家墙洞内查出字帖四纸，有“兴明兴汉”，“削发拧绳”等语。乾隆帝特命传谕曰：近来督抚往往以“迹类疯颠”奏请杖毙完结，不思此等匪类若不过妄言祸福，诓诱乡愚，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杖毙已足辜；如其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颠，曲为原解，仅于杖毙，徒使律文虚设，废法从轻，而传闻者不知其恶逆大罪，转疑草菅民命，非所以明罚敕法，警戒冥顽也。白钟山遵旨将刘德照凌迟处死，其家属依律缘坐，另有名刘维周者，据称“与逆犯传授子

平，而闻其悖逆之词容隐不首”，命从重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11〗自刘德照案始，疯汉文字狱剧增。

十七日（5月15日）

11 命尚书阿里衮暂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日（5月18日）

12 署云贵总督爱必达、署云南巡抚郭一裕奏请再加铜价银四钱二分，以符原定每百斤六两之数。下部议行。是为滇铜第四次增价。〖12〗

二十六日（5月24日）

13 命侍郎雅尔哈善、刘纶俱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侍郎裘曰修在军机处行走。

五月初七日（6月4日）

14 谕命将走西将军策楞拿解至京治罪，达勒当阿补授定西将军，兆惠补授定边右副将军。令北路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速将乌梁海剿灭，即前往哈萨克。寻侦得阿睦尔撒纳等逃至离哈萨克汗阿布赉游牧三站路之招摩多地方，命传谕达勒当阿直入哈萨克，悉力搜捕。哈萨克若不遵谕擒献，则是有心容隐，应即将哈萨克办理。原任定西将军策楞、参赞大臣玉保嗣于拿解途中为叛乱之厄鲁特所害。

六月十五日（7月11日）

15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再次北驶浙江宁波贸易，乾隆帝命筹画对策。据浙江提督武进升奏，是日英吉利国“红毛船”一只牧泊宁波旗头洋。该船船员共一百零七名，装

载多罗哔叽、海参、白藤等货，番银二十八箱，每箱四千圆。该船系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噶喇吩”号，由通事洪任，即洪仁辉导引而来。乾隆帝命传谕该督抚曰：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到浙江之宁波者甚少。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其如何稽查巡察，俾不致日久弊生，不可不预为留意。

寻据两广总督杨应琚奏称，粤海关自六月以来仅到洋船十四只，乾隆帝命传谕杨应琚及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曰：向来洋船至广东者甚多，今岁特为稀少，前此喀尔吉善等两次奏有红毛船至宁波收口，曾经降旨饬禁，并令查明勾引之船户、牙行、通事，严加惩治。今思小人惟利是视，广东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著喀尔吉善会同杨应琚参照粤海关现行则例，将浙海关税率酌量加重，俾至浙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于稽查亦便。〖13〗寻又谕示喀尔吉善：浙省只有较粤省重定税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来矣。此非言利，宜知之。〖14〗

翌年正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两广总督杨应琚奉旨会办修订浙海关征收外洋番船税则，请将浙海关照依粤海关现行税则正税酌加征一倍，估价照浙省货物时值估计加增。〖15〗乾隆帝命交部议奏，并谕曰：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

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喀尔吉善等当时加察访，如有奸民串通勾引，即行严拿治罪。户部遵旨议定浙海关更改章程。〖16〗又以户部议奏所称“若不更定章程，必致私加暗扣，课额有亏，与商无补”云云，尚未深悉更定税额本意，帝复谕曰：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省稍重，则洋船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不在增税也。〖17〗

七月初三日（7月29日）

16 清军大败阿睦尔撒纳及哈萨兵。先是，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乾隆帝命定西将军达勒当阿及玉保、尼玛拣选索伦兵一二千名前往哈萨克边境索要阿睦尔撒纳。哈萨克汗阿布赉以阿睦尔撒纳如穷鸟投林，不便擒献，遂与阿睦尔撒纳商定，令各游牧凑集兵丁，分路抵御深入哈萨克之清军。至是，将军达勒当阿等带兵一千名在雅尔地方大败阿睦尔撒纳所率哈萨克兵二千余人，斩馘五百七十余人，复追至努喇地方，杀三百四十余人。阿睦尔撒纳恐官兵认识，改换蓝纛，易服遁走。阿布赉自带哈萨克兵一千名自巴颜山前进，声援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副将军哈达哈所败。达勒当阿旋令被俘之哈萨克人楚鲁克返回，传谕阿布赉擒献阿睦尔撒纳。二十七日楚鲁克回至军营，禀称阿布赉恳求大皇帝网开一面，贷其一死。达勒当阿不准为阿睦尔撒纳请命，仍进兵追擒。〖18〗当是时，清军追兵与阿睦尔撒纳相隔一谷，仅二三里，但楚鲁克两次往返之间，战机已失，以致阿睦尔撒纳再次逸去。〖19〗自是檄索往还，顿兵

数月不得要领。

十八日（8月13日）

17 传谕定西将军达勒当阿等擒获阿睦尔撒纳之后善后事宜：一、以兆惠为驻扎伊犁大臣，留满洲、察哈尔兵五六百名。二、兆惠与厄鲁特图什墨勒〖20〗、扎尔呼齐等商酌办事，俟一二年后即交图什墨勒等轮班管理，驻扎大臣撤回。三、于伊犁固勒扎地方重建庙宇〖21〗，遣大喇嘛前往诵经。以上各条表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月准噶尔全境叛乱之前，“众建以分其势”之经略准噶尔既定政策并未改变。

二十一日（8月16日）

18 乾隆帝往清河，迎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灵榇，并亲祭奠，准入昭忠祠。原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临阵脱逃，命永远监禁。初，有旨命萨喇尔脱回后与鄂勒哲依同掌定边右副将军印，自珠勒都斯进发，往擒阿睦尔撒纳。然萨喇尔未能擒拿阿睦尔撒纳，即回至吐鲁番，奏称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等反复不可信，必调取西北两路兵三四万并力进剿，擒拿阿逆，并将众部落人等分别剿灭、安抚，所有准噶尔兵丁似不可用。〖22〗乾隆帝则以为萨喇尔“甚有畏惧准噶尔之心”。萨喇尔嗣遵旨由巴里坤起程赴京，乾隆帝密谕陕甘总督黄廷桂于萨喇尔到肃州时，即行锁拿解京，因其当定北将军班第等被围时首先奔逃。

二十三日（8月18日）

19 查办青滚杂卜撤驿之变。先是，将军班第等密参阿睦尔撒纳罪状，喀尔喀和托辉郡王青滚杂卜竟私自泄漏，后追缉阿睦尔撒纳之时，又观望退缩。乾隆帝屡欲拿问，念其祖博贝旧日劳绩，终未治罪。喀尔喀王额琳沁多尔济既赐令自尽，青滚杂卜遂谓我喀尔喀本成吉斯汗后裔，向不治罪，遂擅自撤兵回其游牧，尽撤其所设台站卡座。而天山北路邮驿皆由喀尔喀各部供役，自用兵准部，需人马颇多，喀尔喀已有不堪重负之势。青滚杂卜乘机遣人至乌里雅苏台军营煽惑喀尔喀一并撤驿。亲王成衮扎布迅即移咨纳本扎勒转奏。至是，乾隆帝获悉青滚杂卜叛状已著，命亲王成衮扎布等相机擒拿，并命将附和青滚杂卜之喀尔喀贝勒车登扎布一并拿解至京，台站事务交亲王成衮扎布接续办理。旋命理藩院尚书纳延泰驰往北路军营，查办青滚杂卜撤驿之变。特晓谕喀尔喀王公等青滚杂卜诸罪状。

寻命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即带兵前往和托辉特擒拿青滚杂卜。并再谕喀尔喀王公等曰：据称扎萨克图汗巴勒达尔等属人扬言青滚杂卜欲抢众喀尔喀，伊等遂俱回游牧防护。再巴勒达尔等闻有将喀尔喀王公尽行拿问之语。喀尔喀王公等其无为浮言所惑，自取罪戾！是时喀尔喀贝勒车登扎布、车布登等俱弃置台站，北路自十六驿至二十九驿一时尽撤，喀尔喀有“溃乱”之势。〖23〗复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拣选沙毕纳尔数人前往喀尔喀各游牧晓谕众蒙古安分守法，勿为青滚杂卜谣言所惑。派章嘉呼图克图前赴鄂尔坤、塔密尔等处，齐集喀尔喀众王公会盟，

令喀尔喀王公等即行晓谕擅弃卡座、台站人等，仍回各处当差。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亦前与会盟。

八月初七日（9月1日）

20 命侍郎梦麟在军机处学习行走。〖24〗

十二日（9月6日）

21 以“天时渐寒”、“马力疲乏”为由，降旨西北两路暂停深入哈萨克，将军达勒当阿、副将军哈达哈撤兵后，即将厄鲁特兵丁遣回各游牧，自行轻骑带兵速由阿尔台一路前行，会同亲王成衮扎布并力擒拿青滚杂卜。及达勒当阿、哈达哈击败阿睦尔撒纳及哈萨克兵捷报送达御览（此系七月上、中旬事，因青滚杂卜撤驿之变，邮传中断，故奏报稽迟），仍令达勒当阿等遵前旨从哈萨克撤兵。盖其时伊犁未平，喀尔喀复生变乱，大军后方岌岌可危。闰九月复明发谕旨，宣布俟一二年后再相机酌办阿睦尔撒纳。命传谕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留兵一千五百名，以为大军撤回后防守伊犁之用，并以防截哈萨克，弹压二十一昂吉。〖25〗对撤兵后之形势，乾隆帝断言：阿逆穷蹙奔窜之不暇，必不能因我撤兵复勾连阿布赉等，犯我降番诸部。倘竟奋螳螂之臂，则伊犁现今料理规模已定，兵整粮足，厄鲁特诸部落倾心向化，听我指挥，与去岁情形迥异，逆贼到即成擒。此万万无可虑者。

十七日（9月11日）

22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二十四日进哨木兰行围，九月二十五日结

束行围，回驻避暑山庄。闰九月十三日奉皇太后自山庄回銮，十九日还京。

二十二日（9月16日）

23 议定吐鲁番回人疆界事宜：吐鲁番东界自辟展至喀喇和卓地方，系额敏和卓旧地，仍令其管辖；自伊拉里克至阿斯塔克地方，令莽噶里克管辖。莽噶里克归降后授以公爵，其属众照额敏和卓之例，编旗设佐；额敏和卓及其属众则由瓜州迁回故地吐鲁番。

九月初四日（9月27日）

24 始筹议伊犁屯田。据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奏，奉旨于伊犁地方屯田，查自巴里坤，至济尔玛台、济木萨、乌鲁木齐、罗克伦、玛纳斯、安济海、晶等处俱可垦种，伊犁附近约有万人耕种地亩，崆吉斯、珠勒都斯等处可种之地亦多。现伊犁可集回人百名，再请拨绿旗兵百名，俟明年试办屯田。奉旨准行。〖26〗乾隆帝寻密谕兆惠：伊犁屯种不宜用回民，可派内地兵民前往屯粮。其时自肃州运粮至巴里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军营，每粮一石，即需脚费十两有余，岁需经费，实属浩繁。黄廷桂奏称，“屯田之议似应亟为举行”。〖27〗

十一日（10月14日）

25 张庚卒。

张庚（1681—1756），原名焘，字浦山，号瓜田逸史，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所作山水，气韵深厚。著有《国朝画征录》、《强恕斋诗文集》等。卒年七十六。〖28〗

二十日(10月15日)

26 宣谕明岁再举南巡。上年已降旨于本年二度南巡,后以江苏等省水灾,复经降谕停止。至是,以江浙等省督抚尹继善等联衔奏请再次巡幸江南,降旨明春再举南巡之典。尹继善另折又称栖霞胜景颇多,已经酌量增修,恳求陛见,将各处工程绘图呈览,乾隆帝准其赴京。〖29〗山东巡抚爱必达亦奏陈修建长清县地方灵岩寺行宫,据称其地"泉石佳秀,树木苍古,明春南巡似可稍供清览"。奉朱批:"成事不说,然何必如此?非朕所喜也。"〖30〗

27 是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派遣副都统衔阿敏道前往招抚回人。初,大军平定伊犁,奉谕遣大和卓木布拉呢敦返回旧地招抚回人,侍卫托伦泰受命偕行,先招降喀什噶尔,后与叶尔羌地区黑山派和卓交战,黑山派军溃败。未几,阿睦尔撒纳揭起叛旗,并遣人往回部告之伊犁被陷情形,大小和卓木遂拘留托伦泰。〖31〗至是,阿敏道受命领兵百名,并厄鲁特兵三千名,前往收服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回人,并探侍卫托伦泰信息。阿敏道寻报称:托伦泰在叶尔羌被擒后,为大和卓木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小和卓木霍集占到彼,即将阿睦尔撒纳来使杀戮,派人护送托伦泰前来,现托伦泰已回。又称:所有回人应输贡赋,查明数目,令其交纳。〖32〗嗣后兆惠获悉布拉呢敦似属恭顺,霍集占素不安分,令其速定贡赋章程,并未遵行。即饬知阿敏道迅速进兵,相机办理。〖33〗事闻,乾隆帝谕示:但令其将每年贡赋照数交纳,毋庸加

以兵威，办理方为妥协。

十月初八日（11 月 29 日）

28 黄河孙家集水势冲漫，大溜渐移。有旨令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解任，到京候旨，以爱必达往代之。初，黄河徐州以上南岸设有毛城铺天然坝分泄水势，北岸自华家楼至苏林山九十里不设堤岸，以期河身涨满之时听其平漫分泄，以保徐州一带地方城池堤岸。嗣因连年黄水甚大，漫滩之水北流过多，未免刷有河形。本年八月黄水盛涨，于江南孙家集漫溢，以致荆山桥淤沙，微山湖与运河汇成一片，山东金乡、鱼台、济宁一带积水消涸无期，刘统勋奉旨前往勘查河工，奏称孙家集漫工两年未经补筑，以致成渠分溜。乾隆帝遂命富勒赫离任。〖34〗孙家集漫口至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合龙。

十一月初六日（12 月 26 日）

29 准噶尔全境叛乱。

先是，以大军抵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命随军往征之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等俱回至各游牧休息，二十一鄂拓克由四图什墨勒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与约苏图管辖，善为安抚。迨撤驿之变遽起，喀尔喀骚动，邮驿中断，前已降附之四卫拉特诸汗、台吉等，复轻领兵之将军、副将军屡为阿睦尔撒纳所诒，于是皆汹汹欲反，而辉特汗巴雅尔率先抢掠洪霍尔拜、扎哈沁等五百余户，杀伤人众，劫夺牲只。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即遣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带兵一百名，及回人莽噶里克、额敏和卓两路兵丁，并檄调噶勒藏多尔济设计擒拿巴雅尔，并防范巴雅尔

同母异父兄弟、图什墨勒哈萨克锡喇。和起受命檄调驻吐鲁番公额敏和卓兵四百名、公莽噶里克兵六百名，前往辟展地方，拟会同噶勒藏多尔济之厄鲁特兵往攻巴雅尔。是日黄昏，准噶尔图什墨勒尼玛及噶勒藏多尔济之侄扎那噶尔布等领兵千余人，猛然动手，围住和起乱射，而莽噶里克之兵亦从后鼓噪，和起身带重伤，率亲随百人徒步转战，力尽而亡。额敏和卓之兵弃马匹、军械而出。准噶尔全境复陷于纷乱之中。〖35〗

乾隆帝获悉巴雅尔、哈萨克锡喇、尼玛、扎那噶尔布、莽噶里克等同谋叛逆，即命驻扎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速选精兵驰赴伊犁，令副将军兆惠及所属兵丁撤回巴里坤。又添调索伦兵二千名，察哈尔、吉林、阿拉善兵二千五百名前往巴里坤听候调遣。准噶尔巴雅尔等反复无常、忽降忽叛，令乾隆帝大为震怒，特谕示："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对尚无叛迹之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亦密谕雅尔哈善：倘稍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

复明发谕旨，通行晓谕厄鲁特全境叛乱。略曰：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经擒获之故。所谓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为此耳。外间无识之人，又不免妄生议论，必谓此事原不当办，既经办矣，仍复生变，何如不办之为愈。殊不知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至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藩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今适值该部落人心涣散，既已机有可乘，而乃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

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耶？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朕办理始意，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以奉中国号令，聊示羁縻而已。乃伊等蠢愚无知，不能承受太平之福，以致自干剿戮，实非朕之本怀，岂此中实有天意，故非人力所能与耶？况准噶尔地近边陲，虽定以边界，准通贸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难保其不生衅端。今即重烦兵力，得以永靖边圉，揆之事机，尚应断然为之，岂有已成之功，转为弃置之理？至于用兵之费，雍正年间西北两路，费至五六千万；今自军兴以来，统计军费才及一千七百余万，将来即有多费，亦何惜焉。

初八日（12月28日）

30 更定乡、会试三场篇目。初，头场试时文七篇：四书三题，五经每经出四题，士子认习某经，即作本经之四题，故合为七艺；二场论一篇，题用孝经，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36〗至是乡试头场只试四书三篇，二场经文四篇，论、表、判多剿袭雷同，概行删省，三场仍试策五道。会试则于二场经文之外，加试表文一道。翌年正月，又以表文篇幅稍长，难以责之风檐寸晷，命二场表文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四月复命自己卯科乡试为始，二场经文之外，试以五言八韵一首，照会试一体办理。〖37〗

二十四日（1757年1月13日）

31 侍郎瑚图灵阿奏报与俄方会议边界事务。先是，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请俄方查究俄属奈玛尔人（通古斯

人）越界入巴尔虎境内抢掠牛、马、骆驼及致死中国人一事〖38〗，并派出瑚图灵阿赴祖鲁海图边界查察。然俄方色楞格斯克城防司令官雅科比（雅吉毕）借口未奉枢密院命令，不能前往祖鲁海图与瑚图灵阿等会晤。〖39〗乾隆帝指示瑚图灵阿毋庸在彼久待，可晓谕其萨纳特衙门查办明白，行文理藩院。至奈玛尔人越境，前已降旨挑派呼伦贝尔兵五百名安台防守，并谕黑龙江将军绰勒多，倘有越界行窃者即行剿捕。

二十八日（1月17日）

32 撤驿之变平定。参赞大臣纳木扎勒带索伦兵追捕青滚杂卜至与俄罗斯交界之杭哈奖噶斯地方，将其擒获，槛送京师。〖40〗乾隆帝诏赏亲王成衮扎布黄带，封其子一人为世子；纳木扎勒封一等伯，世袭罔替。复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于青滚杂卜煽惑众喀尔喀时，齐集各部落王公，申明大义，晓以利害，俾不为叛贼所惑，命晋“敷教安众喇嘛”名号。

三十日（1月19日）

33 以丁忧江苏巡抚庄有恭所奏朱呐捐银赎罪一案未经具题，命两江总督尹继善、新任江苏巡抚爱必达查奏。先是，庄有恭任上曾批允主使殴打致死雇工之朱呐捐银三万两以赎其绞罪，因未缴清银两，故未结案具题，迨庄有恭丁忧离任始行奏闻。〖41〗至是，乾隆帝特谕曰：庄有恭此奏，观之实为骇然。岂有入人死罪并未奏闻，擅自饬司准其收赎，至离任后始含糊具奏之理？观其专擅妄谬如此，大失人臣敬事之道，已令其家居待罪。嗣经查明庄有恭等

办理朱眈绞罪外结属实，命革职拿问，查抄其行装字迹。翌年四月，拟绞。以此案无赃私入己情弊，庄有恭从宽免死，发往军台效力。旋又命戴罪署理湖北巡抚。

十二月十六日（2月4日）

34 参赞大臣雅尔哈善夜袭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营，屠戮其属众。先是，沙克都尔曼济所属一千余户、约七八千人奉旨暂住西路军营巴里坤地方，俟明春再迁回故地。迨巴雅尔等叛乱，乾隆帝屡降旨谕示军前大臣，若厄鲁特稍有可疑，即行剿灭，并密示雅尔哈善酌情剿办沙克都尔曼济。至是，雅尔哈善以沙克都尔曼济与扎那噶尔布通，显有叛逆形迹，乘夜派兵至其游牧，沙克都尔曼济屠羊以待。夜深，以笳为令，雅尔哈善发兵掩杀，据称“斩贼众四千余，以杜后患”。乾隆帝以雅尔哈善“办理甚属奋往”，命与李绳武、锡特库一并交部，照军功议叙。旋给雅尔哈善内大臣衔。

【考异】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是否真如雅尔哈善所称“显有叛逆形迹”不无可疑。据礼亲王昭槤所记：“雅故书生，不敢保（沙克都尔曼济不叛），时饷正乏，而沙请粮不休，雅患本军缺粮而又赍敌，遂令裨将阎师相率五百人入其垒，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阎曰：‘此擒吴元济时也！’遂以笳为令，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如两白蛇蜿蜒穹庐中，以至于死。雅以沙谋叛被杀报，上封雅为一等伯。雅归朝日，拜其祖祠，叹曰：‘李广以杀降不封侯，至于失道自刎。今我罪逾于广，而反

膺五等之爵，祖宗蔑血食矣！’其后果以失机被诛。上于庚戌中咏西域诸故事，犹及雅之滥杀云”（《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兹从礼亲王昭梿说。

二十一日（2月9日）

35 明发谕旨，晓谕自阿睦尔撒纳叛逃后，策楞、玉保及继其后之达勒当阿、哈达哈之节节失误，坐失机宜，略谓：策楞、玉保罪孽满盈，致干天谴；达勒当阿、哈达哈以其行走之劳，抵其应得之罪，不另加谴责。二次往征准噶尔至此无功而止。旋罢达勒当阿协办大学士，以尚书鄂弥达协办大学士事务。翌年二月，以达勒当阿、哈达哈上年追捕阿睦尔撒纳进兵时“彼此互相归咎”，贻误军机，命俱革去本身公爵，哈达哈之领侍卫内大臣一并革退。八月，又将二人俱革职，发往热河以披甲效力行走。

36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八千六百六十一万五千五百十四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零十九万一千一百五十八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四千三百二十二万二千零三十两，各直省驻防满、蒙、汉八旗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八百余万两〖42〗，办铜六百二十六万二千四百斤。

〖1〗阿睦尔撒纳奏折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处引自《民族史论丛》一辑200—201页。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三辑367—370页。

〖3〗参见：《史料旬刊》二十期《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

〖4〗《养吉斋丛录》卷三。

〖5〗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下册763—764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三辑413—414页。

〖6〗《德荫堂集·阿克敦年谱》。

〖7〗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六《阿克敦传》；《清史稿》卷三百三《阿克敦传》。

〖8〗另户系佐领下具有独立分户资格之壮丁，奴仆开户后即入另户，但身份又与"另户正身"有别。

〖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二八、五百一十；《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一辑95页。

〖11〗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四辑123—124、308—309、358页；《乾隆朝上谕档》二册847页；《清高宗实录》卷五一一。

〖1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四辑229—231页；《云南铜政考》37页。

〖13〗《乾隆朝上谕档》二册867页。

〖14〗《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五。

〖1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六辑392—393页。

〖16〗《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三。

〖17〗《乾隆朝上谕档》三册16—17页。

〖18〗《清高宗实录》卷五二十、五四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1页。

〖19〗《圣武记》记云，欲擒献阿睦尔撒纳之哈萨克人"又即阿逆

所诡遣也，阿逆复徐扬去”（见该书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20〗图什墨勒，蒙古语音译，官吏之意，为准噶尔参预最高政务之官员，有权处理一切鄂托克、昂吉重大事件，定员四名。清初定准部，以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和约苏图为四图什墨勒，管理二十一鄂拓克事务，嗣以约苏图为阿睦尔撒纳戕害，所遗员缺改由吞图布补授。迨全部荡平准噶尔，遂废图什墨勒（《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304 页）。

〖21〗固勒扎在伊犁河北，其地喇嘛庙之闳瞻，甲于漠北，阿睦尔撒纳叛，该庙毁于兵火（《清政府与喇嘛教》400、412 页）。

〖2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二五。

〖23〗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一八；《圣武记》卷三《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二》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24〗《枢垣纪略》卷二。

〖2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五辑 673 页。

〖26〗《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二。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五辑 673 页。

〖28〗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百四十《张徵庚君墓志铭》；《清史列传》卷七一《张庚传》。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五辑 285—286 页。时赵翼为军机章京，记云：“尹文端（继善）以南巡事，隔岁先入觐。公（指傅恒）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中有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文忠（傅恒）辄易‘公’字为‘今’字，便觉酝藉”（《簷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亦可证尹继善刻意搜求南巡胜景以悦上固宠。

〖3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五辑 830—831 页。

〖31〗参见：《钦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二九；《清高宗实录》卷

五二二。维吾尔族史料《和卓传》记托伦泰前往招抚喀什噶尔、叶尔羌一事甚详（见《民族史译文集》8 期），日本学者佐口透认为叶尔羌陷落“大致上是 1755 年末到 1756 年初的事情”（《18—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38 页）。

〖32〗《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二。

〖33〗《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三。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五辑 420—421、882 页。

〖3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六辑 115—117 页；《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七、五二八。

〖36〗《清代科举考试述录》63 页。

〖37〗《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一、五三七。

〖38〗《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02 页。

〖39〗《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05—306 页。

〖40〗《清高宗实录》卷五二八。

〖4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六辑 110—111 页。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二十二日，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题。

清通鉴 卷一一四

乾隆二十二年　丁丑　公元1757年

正月初五日（2月22日）

1 驻伊犁办事大臣、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突围返至乌鲁木齐。先是，厄鲁特巴雅尔等叛乱，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陷敌被害。兆惠孤军远驻伊犁，闻变，率所部千五百兵于上年十一月自济尔哈朗河转战而南，战于鄂垒，战于库图齐，战于达勒奇，前后击杀厄鲁特千余人。厄鲁特噶尔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纠众邀击，连战不退，遂被围。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诏趋侍卫图伦楚以兵八百驰援。至是，兆惠率军且战且退，返抵乌鲁木齐，前往接应之图伦楚所率精骑八百与兆惠相距仅四五日。〖1〗事闻，诏封兆惠一等伯，世袭罔替；三格、哈宁阿、永贵、莽阿纳俱赏给三等轻车都尉，世袭。〖2〗

十一日（2月28日）

2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京师启銮开始二次南巡。此次南巡与首次南巡行程大致相同。车驾进入山东后，经长清县崮山灵岩寺、泗水龙泉寺一路，至江南宿迁顺河集，改水路。

二十八日（3月17日）

3 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署提督傅魁带兵一千名至盐池地方，遇回人莽噶里克等三十三人全行剿杀。乾隆帝以生擒甚属容易，傅魁之杀戮莽噶里克“其中不无别情”，命雅尔哈善即将傅魁拿解来京审讯。嗣经查明，莽噶里克带领二十余人自行投来，傅魁以为仅拿解军营，无以见己之功，故悉杀之，并以莽噶里克投来时所杀厄鲁特十人掩为己功，故报称剿杀三十三人。傅魁奉旨即行处斩，并通谕绿营。〖3〗

二月初三日（3月22日）

4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

七世达赖格桑嘉措（1708—1757），西康里塘（今四川省理塘县）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被册封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翌年由清军护送至布达拉宫坐床。乾隆十六年（1751）平定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七世达赖始亲政。至是日黄昏时分在布达拉宫圆寂，终年五十岁。〖4〗

初九日（3月28日）

5 驻跸江苏扬州天宁寺行宫。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时，天宁寺未建行宫，至是始增建行宫，在此盘桓两日。〖5〗

三月初一日（4月18日）

6 乾隆帝南巡至杭州，特谕嗣后不准西湖沿湖占垦。略曰：西湖之水，海宁一带田亩借以灌溉，今闻沿湖多有占垦，将来湖身日渐壅塞，于水利、民田均有不便。除已垦成熟者免其清除外，嗣后不许再行侵占。该省督抚等随将将历年西湖占垦及奉旨清理情形覆奏如下：西湖故址，周围原系三十余里，受诸山之水，汇聚成湖，由涌金门入城，出艮山门，汇上塘河而达海宁，灌溉民田。嗣因滨湖小民栽荷养鱼，圈垦田荡，以致水利阻滞。雍正二年（1724）奉旨清理，仅存湖面二十二里，通计里外湖面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淤滩三千一百二十二亩。迄今三十余年，沿湖小民又逐渐占垦二里有余，现存不及二十里之数。虽奉谕旨将已垦成熟者免其清出，但水利攸关，若有碍水道之处概行存留，恐日久渐淤，不敷灌溉。因亲历相度，将占垦及淤浅之滩逐段勘明，分别有无妨碍水道，酌量办理。计展复“小有天园”以西，一天山脚下金沙港庙后锦带桥内湖，钱塘门以南，清波门西首长桥等处，共清出有碍水道之淤滩地荡约一里余，悉刨挖归湖。其已成田者，概免刨挖，其小民栽荷养鱼之荡，只许用竹箔栏隔，以通水道，不许私筑土埂，为日后占垦张本。内将“小有天园”门前圈占之水荡清出，建筑马头，又于“柳浪闻莺”处，即将开挖圈占之土方筑堤一道，计长一百余丈，直至涌金门马头，以作界限。现在实丈湖面已有二十一里二分，并于湖之四面勒石永禁，不许再行侵占。每年责令地方官查丈一次，如有侵越，立押刨废，照例治罪。所有免其清出之田

亩地荡，分别酌量征租，充岁修西湖之用。其清出之堤岸，悉照苏堤之式，沿岸栽柳，以杜小民侵占。〖6〗

十一日（4月28日）

7 第三次出兵进剿准噶尔，此次专为剿灭叛乱之众厄鲁特。

先是，乾隆帝以四卫拉特汗等甫受封赏，归辄叛，知厄鲁特人皆不可德怀。遂授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以成衮扎布之弟车布登扎布署定边左副将军，定期三月内由西路巴里坤进剿准噶尔。二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振旅而还，返抵巴里坤，即会同成衮扎布筹办第三次进兵。〖7〗兆惠目击厄鲁特人叛服无常，奏称“准噶尔人等罪恶贯盈，必应尽行剿灭”。乾隆帝深然之，特谕曰：厄鲁特人等反复无常，实为覆载所不容。又谕曰：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前此两次进兵，皆不免过于姑容，今若仍照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前事可为明鉴。〖8〗

至是，将军成衮扎布、副将军兆惠等率兵七千名，从巴里坤起程，兆惠一路由额林哈毕尔噶前进，成衮扎布一路由珠勒都斯前进。哨探队已于前一日开拔。时已查明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与扎那噶尔布、哈萨克锡喇、尼玛等谋叛属实，乾隆帝命将噶勒藏多尔济一并翦灭。又谕成衮扎布等：图什墨勒鄂勒哲依、吞图布等虽未同叛，亦应设法诱擒解京，若形迹稍有可疑，即行剿办，其余老弱，酌量分散，如此可妥速完结。〖9〗复一再密谕驻巴里坤大臣：大兵进剿后，凡厄鲁特前赴巴里坤投诚者，“即将伊等头

日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俟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嗣后，凡投至巴里坤之厄鲁特及由军营解到之厄鲁特，俱解送至嘉峪关内“再行分别办理”。所谓“分别办理”，即将丁男正法、妻孥为奴。

十二日（4月29日）

8 准西藏迪穆呼图克图为首办事。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政教事务一时无人总理，噶布伦与众堪布共议推迪穆呼图克图“掌办喇嘛事务”，并请驻藏大臣伍弥泰转奏。至是，乾隆帝允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办事。寻又谕伍弥泰等：噶布伦等请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奏，只称请掌办喇嘛等事务，所奏殊属含混。噶布伦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是以朕赏迪穆呼图克图“诺扪汗”之号，俾令如达赖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除明降谕旨外，又密谕驻藏大臣伍弥泰、萨喇善务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务，俱照达赖喇嘛在时之例，与迪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布伦等擅权滋事。〖10〗自是以迄八世达赖喇嘛亲政前，由迪穆呼图克图代理达赖喇嘛一切事务。清文书中称“掌办商上事务”，习称“摄政”。〖11〗

十九日（5月6日）

9 驻乌里雅苏台大臣哈达哈等以辉特部台吉车布登多尔济差人潜通阿睦尔撒纳，领兵进剿。乾隆帝谕以所办甚合机宜，并令将留驻塔密尔众辉特“丁壮等悉行诛灭，其妇女酌量分赏喀尔喀”。哈达哈随即将车布登多尔济擒获，其属人全部剿灭。辉特部另一首领普尔普脱逃。

二十三日（5月10日）

10 命史贻直仍补授大学士，入阁办事。

11 是月，回部叛乱，前往招抚回部之副都统阿敏道等被大小和卓木杀害。上年闰九月，阿敏道率兵百名至库车城。时小和卓木霍集占拥兵三四千人驻图尔璊（乌什），对向清廷上缴贡赋托词支饰，徘徊观望。至是，库车城伯克呼岱巴尔氐闻两和卓木欲加害官兵，暗行通信，阿敏道等遂步行脱出，杀回人三十余，两和卓木即遣三百人追及阿敏道，将阿敏道以下兵丁百余人尽行杀害。大小和卓木聚众二千余人，准备抗拒清军。〖12〗

四月初一日（5月18日）

12 南巡回銮渡淮，驻跸顺河集大营。由此处起旱后拟前往徐州阅视河工，即由徐州取道至山东曲阜，展谒孔林，皇太后銮舆则仍由顺河集先至山东长清灵岩寺行宫，以待皇帝一行。迩年以来，黄河自石林口、张家马路、孙家集相继漫口，黄流势弱，不能刷沙直趋，以致河底沙停；大溜侧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毗邻处漫淹地界不下数百里，其受病已非一日，是以乾隆帝决定亲临相度，俾得根治。〖13〗旋至徐州，分委大臣以专各处河工之责：尚书刘统勋督修徐州北岸石工，务于伏汛前竣工；侍郎梦麟督修六塘以下各工，宣泄积水；副总河嵇璜督修昭关滚坝及滚坝下支河，及南关旧坝改修滚水石坝；徐城南北现培高加厚各工仍令总河张师载、巡抚高晋分办。以上各工均会同各该督抚及总河筹办。

寻命侍郎裘曰修驰驿前往山东、河南、安徽现在积水各州县，与各该巡抚通盘筹画，根治水患。裘曰修由山东查勘至河南，复由河南至上江，偕安徽巡抚高晋奏筹宿州（今宿州市）、灵璧、虹县（今泗县）疏浚事。〖14〗得旨：裘曰修等奏该处水势来源去路，颇为明晰，所言历年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导之法，已俱得其要领。毛城铺为睢河上游，欲睢河之无淤垫，计惟有坚闭毛城铺，苟非盛涨，不得开放；设不得已，如今岁之漫溢，即当于断流之后，将淤沙尽力挑浚。故逐年挑浚深通，最为要务，河臣当永久奉行。〖15〗复命传谕尹继善、陈宏谋、高晋、鹤年、胡宝瑔、裘曰修、梦麟、白钟山、张师载、嵇璜等通筹计议根除水患之计。略曰：江南、山东、河南壤地相接，数年以来频罹水患，而今年为最。在今日言之，会三省之全局，而川浍以疏之，堤坊以御之，工费诚属浩繁，然一举而使千百里内之田畴民舍可以永获安全，则生民之利孰大于是？即多费帑金，所不当惜。

岁末梦麟等奏称：疏浚淮、扬、徐、海等处江湖入海干支各河，及高宝下河归江归海之河港共五十余道，俱先后告竣。命梦麟、尹继善、白钟山、嵇璜、陈宏谋、裘曰修一体交部议叙。

初五日（5月22日）

13 命尚书刘统勋前往查办云南巡抚郭一裕参劾云贵总督恒文婪索属员、纵容家人各款。其所参各款大要有：一、恒文每见属员，先示以风厉，后令代买金子，以致属员畏惧，多出重价，四处购求，恒文虽声言发价，并不计其价

足与否，此外不发价之金，俱令当面交收，或交家人赵二兄弟转交，甚为秘密。二、恒文查阅营伍，向剑川州（今剑川县）知州罗以书索要人参、茧绸等物，以致罗以书向人言称“总督一过，费银三千”。三、恒文家人赵二每遇属员进见，接谈无忌，广南府知府汪筠送赵二门包银二百四十两，遂与日渐亲密，恒文亦时加优待，汪筠不时馈送，并向人言“总督认我为亲”。四、恒文查阅营伍，赵二到处勒索，视地方之大小，得银四十、六十、八十两不等，盈千累百，道路喧传。五、督标左营游击素尔泰系恒文之族侄孙，到任后亦挟势向云南府知府陈镳勒借银二百两，至今不还。〖16〗

十八日（6月4日）

14 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有意讳灾，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本年初，乾隆帝南巡途经山东，河南夏邑在籍布政使彭家屏接驾时面奏豫西夏邑、商邱、虞城、永城等县灾情严重。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朝行在，乾隆帝以家屏语诘之，犹言水未成灾。遂命偕家屏往勘；又以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覆奏如家屏言，乾隆帝谓张师载笃实，语当不诳，饬图尔炳阿秉公勘奏，毋更回护。迨乾隆帝回銮至徐州一带，有夏邑民人张钦等接踵遮道报灾，并诉地方官办赈之弊。帝亲见灾民鸠形鹄面，四处流离，遂密遣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赴夏邑等四县微服私访。寻观音保还奏，夏邑、虞城、永城、商邱四县灾甚重，积水久，田不可耕，灾民鬻子女，人不过钱二三百，并收灾民子二，以其券呈上，乾隆帝为之动容。是以降旨夺图尔炳阿职，

谓其初既不据实奏报，又复有意讳饰。夏邑、永城二邑知县亦俱革职拿问，以为地方讳灾者戒！

二十日（6月6日）

15 河南夏邑生员段昌绪抄存“吴三桂伪檄”案发。先是，员外郎观音保前往密访未回，复有夏邑民人刘元德遮道陈诉，并称县令不职，乞易贤而爱民者。乾隆帝不怿，疑其必有指使之人，经亲加讯问，供出生员段昌绪等主谋指使，遂令侍卫成林带往豫省会该抚按其事。至是，据成林回奏，至夏邑时，令该县差提，段昌绪等抗不到案，知县孙默亲往查拿，乃于段昌绪卧室内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一纸，并加浓圈密点。乾隆帝即命图尔阿等仍留河南巡抚任，夏邑、永城知县亦不必革职拿问，因谕曰：地方被灾，封疆大吏不为据实查办，自有应得之罪；百姓中有如此悖逆之人，灭绝伦纪，居心叵测至此，自足上干天和。朕从前降旨治图尔炳阿之罪，原因讳灾，今经办出逆檄一事，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且以如此梗不知化之人指使控诉，欲去其县令，而即为之治其司牧者以罪，是不益长刁风哉？

旋以段昌绪抄存吴三桂反清檄文，并圈点评赞，降旨处斩，同案司存存、司淑信俱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二十六日（6月12日）

16 乾隆帝回銮圆明园，第二次南巡历时一百零五天，至此结束。五月初七日迎皇太后銮舆还居畅春园。

17 是月，叛清之厄鲁特开始互相仇杀。先是，扎那噶

尔布为图什墨勒尼玛怂恿，袭杀其叔绰罗斯汗噶勒藏多济及其亲属人等〖17〗，即往博罗塔拉坐台吉床。而尼玛又欲杀害扎那噶尔布，往迎阿睦尔撒纳管辖准噶尔地方。旋鄂勒哲依之子敦多克亦戕杀其父，同土尔扈特舍楞迁往库克乌苏、喀喇塔拉。厄鲁特向不出痘，其时则痘疫横行，死亡相望。至是，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乘其内乱，率兵奋力进剿，各乌合之众皆败走，诸酋先后授首，惟阿睦尔撒纳未获。前此阿睦尔撒纳因与哈萨克不睦，又闻清军撤回，遂乘厄鲁特纷纷叛乱之机，先已返回准噶尔布崆地方，并在博罗塔拉地方会集众厄鲁特，各宰桑共愿推举阿睦尔撒纳为大台吉。阿睦尔撒纳即遣人往哈萨克求助，并约同往抢掠噶尔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游牧，又遣人至和托辉特青滚杂卜处通信。参赞大臣富德闻讯带兵追袭，阿睦尔撒纳望风而遁。兆惠、富德拿获阿睦尔撒纳之侄达什车凌，追问现在阿之踪迹，据称或仍往哈萨克，或逃入俄罗斯。乾隆帝遂将此次用兵由剿灭叛乱之众厄鲁特转为先擒首逆阿睦尔撒纳，命成衮扎布、兆惠两路大兵克期会合，并力擒获阿睦尔撒纳。

五月初七日（6月22日）

18 理藩院致函俄枢密院，如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国，俄方应立即遣还中国。同函附有俄边境地方长官写给阿睦尔撒纳邀其归顺俄国四封书信原件。〖18〗当年春夏间参赞大臣富德击溃阿睦尔撒纳时，此四封书信件为清军截获。第一封信系1756年8月1日（俄历，下同）俄国奥伦堡省省长伊凡·涅米耶夫等写给阿睦尔撒纳者，略云："今尔意

欲使我等为尔转告我女皇请恩资助，则望尔现在到达后，即相机而行。若尔果逃往哈萨克避难，则不论何日，确有机会，欲来我奥伦堡省亦可”。第四封信系 1757 年 1 月 7 日俄管理边界司令官嘎布里科上校写给阿睦尔撒纳者，要求阿睦尔撒纳必须先订立投降书，“否则，仅口称愿降，实难资助尔等”。〖19〗

十五日（6 月 30 日）

1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丁丑科三鼎甲：状元蔡以台，浙江嘉善人；榜眼梅立本，江南宣城人；探花邹奕孝，江南无锡人。至是，赐一甲蔡以台、梅立本、邹奕孝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李汪度、曹锡宝、彭元瑞、蒋士铨、李漱芳等二百三十九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尚书刘统勋，副考官侍郎介福、金德瑛。是科奉旨乡、会试易表、判为诗，永著为例。〖20〗

三十日（7 月 15 日）

20 清军大败哈萨克兵，哈萨克贡马称臣。先是，阿睦尔撒纳还掠扎那噶尔布游牧，参赞大臣富德率前队官兵追剿，抵达额布克特地方，闻阿睦尔撒纳先已逃遁，遂分兵向塔尔巴哈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追捕。阿睦尔撒纳只带二十余人仓皇往投哈萨克。〖21〗富德适侦得叛酋巴雅尔踪迹，遂深入逐捕。至是，官兵前队追剿巴雅尔至爱登苏，哈萨克兵迎战，侍卫奇彻布中鸟枪阵亡。经鏖战数次后，哈萨克兵举玛尼纛四杆，遣人告称：我等因仓促不知大国之兵，是以拒战。旋撤兵。海兰察等随即擒获巴雅尔。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

问安请罪，并献马二匹，告称“倘阿贼入我境，必行擒送”，复恳带兵效力，以图往来交易。富德等随遣参领达里库等回往宣谕。寻达里库至爱呼斯河（该河在巴尔喀什湖东，注入喀湖），阿布赉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22〗自是，阿布赉之哈萨克正式成为清朝藩属国。

事闻，乾隆帝大喜过望，遂通行晓谕曰：哈萨克一部，素为诸厄鲁特所畏。叛贼阿睦尔撒纳之所以虚张声势，煽惑诸厄鲁特及回子等众者，惟恃一哈萨克耳。兹阿布赉既已请降，约以阿睦尔撒纳如入其地必擒缚以献，则叛贼失其所恃，技无所施，此一大关键也，朕心实为之庆慰。总之，阿睦尔撒纳一日不获，则边陲一日不宁；而阿布赉既降，则阿睦尔撒纳不患其不获；阿睦尔撒纳既获，则准噶尔全局可以从此奏功矣！该谕旨又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然外间无知者流，又谓其不可深信。又以阿睦尔撒纳、巴雅尔等来臣复叛，至今未已为词。不知哈萨克远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分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

六月初一日（7月16日）

21 刘统勋奏查实云贵总督恒文短价买金、纵容家人收礼诸罪款，乾隆帝命革职拿问。刘统勋奏，据恒文供称："蒙皇上天恩，历任封疆，不能随侍阙廷，滇省去京尤远，区区恋主私情无时或释，原藉购备一二方物，稍将忱悃。自上年到任之后，与郭巡抚论及此，伊云'滇南荒僻，别无佳产，惟有金子一项，尚为贵重。我拟打造金手炉四个，子明年进贡，现在打有炉样'等语。文思巡抚既进金手炉四个，文为总督，养廉较厚，自应倍进，因此采买金子。"〖23〗

刘统勋又奏，云南巡抚郭一裕始以进贡金器怂恿恒文，继则以短价购金参奏。乾隆帝命将此情节秉公研讯。并以恒文备办金手炉进贡，以致借词勒派属员，遂通谕各省督抚：臣工贡献，前曾屡经降旨，概行禁止。即督抚所进方物，不过茗柑食品等物，以备赏赐。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以通上下之情而已，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使恒文果以金器进到，亦必申饬发还，而乃藉词勒派属员，短价冀图余润，以致喧传合省，殊玷官箴。然既有以进贡为口实者，嗣后除食品外，概不得丝毫贡献，违者以违制论。

是年秋，郭一裕参劾恒文一案审结。恒文赐令自尽，郭一裕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会蒋洲、杨灏皆以婪索属员坐诛，洲狱具，得同官朋比状，乾隆帝因谓"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尚属彼胜于此"。加恩准郭一裕纳赎。〖24〗恒文家人赵二绞监候，秋后处决。因谕曰：恒文非素封之家，其历任封疆不过二三年，养廉所入，除足敷

一岁公用及往来盘费外，即极为节啬，亦何能有家赀数万两之多？〖25〗此而曲为宽贷，其何以饬官方而肃吏治。至郭一裕，自到任以后，惟以声色货利殖产营运为事〖26〗，深忝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尚不致如恒文之狼藉。外间无知之徒，于两人情罪未及深悉，或不免妄生议论，谓郭一裕以汉人参劾满洲，终至两败俱伤。此则无识之甚。朕前日举皇祖办理张伯行、噶礼之案，家法昭然，且郭一裕之人，亦得与张伯行相提并论乎？复以科道等官未能举奏恒文、蒋洲之贪黩败检，降旨申饬。略曰：朕御极初年，曾令科道各抒所见，尽言无隐。其时奏牍纷纷，亦多以细故塞责，且颇有借言行私者，而鄂善纳贿一案仍系别经发觉，非由科道纠陈也。可见科道等，一鼓励之，不过簧鼓窃权，而一裁制之，遂致因循观望，相习成风，已非一日。此风实属可虑。

恒文，乌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历任贵州藩司、山西巡抚，乾隆二十一年（1756）擢云贵总督。郭一裕，湖北汉阳人，雍正初，入赀为知县，乾隆中，累擢至云南巡抚。后复起为河南按察使。以老罢。〖27〗

初六日（7月21日）

22 原任布政使彭家屏以抄存明末野史论斩。

先是，从夏邑生员段昌绪家中查出吴三桂反清檄文，乾隆帝谓段昌绪家既有此书，传抄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故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会同图尔炳阿查抄彭家屏家。寻召至京面询，彭家屏奏称“吴三桂伪檄实未寓目，但有明末野史等类，存留未晓，

实不曾看”。乾隆帝以其“情词闪烁，显系狡饰”，命革职。时彭家屏之子彭传笏先已有所风闻，遂焚其家藏书，而彭家屏犹不知也。

至是，以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南迁录》、《酌中志》、《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等，命斩监候，秋后处决；其子彭传笏亦坐斩；并籍其家，分田予贫民。因宣谕曰：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收存者，自系诋毁悖逆之词，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阅评点乎？在定鼎之初，野史所记，好事之徒，荒诞不经之谈，无足深怪。乃迄今百有余年，海内缙绅之家何忍传写收藏，此实天地鬼神所不容。此后臣民若有收藏而败露者，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

嗣又查出彭家屏所刻族谱取名《大彭统记》，且遇乾隆帝之名皆不阙笔，即于狱中赐令自尽。秋谳，刑部入彭传笏情实，乾隆帝以子为父隐，贷其死。既谴彭家屏等，乃召巡抚图尔炳阿还京师，逮夏邑知县孙默下刑部，命观音保以通判知夏邑。手诏戒敕谓：“刁顽既除，良懦可悯。当善为抚绥，无俾灾民失所也。”是年赈济豫西水火，计费帑银三百余万两。〖28〗

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历官江西、云南、江苏布政使，以病乞罢。乾隆帝谓其在藩司中资俸最深，而终不畀以封疆重任，遂心怀觖望。论者则以彭家屏身为缙绅，言家乡利病，适足以掇祸；罗织文字，其借焉者也。〖29〗

初十日（7月25日）

23 湖北巡抚卢焯前署陕西巡抚时因短价派办进贡方物，及调任湖北巡抚，又借库银千两未还，命革职，发往巴里坤效力赎罪。起庄有恭署理湖北巡抚。因宣谕曰：督抚每年所贡方物几何？原可从容备办；即不备办，亦不强也。若如卢焯及近日恒文之借口自肥，则断不可。而旁人之指摘议论必不可掩，彼受派累者，不且怨及君上耶？

十八日（8月2日）

24 谕命督抚约束幕友，略曰：督抚膺封疆重寄，庶务殷繁，不能不藉幕友为臂指之助。其所办一切刑名钱谷，即系本地方之事，若令与外人交通，假借事权，招摇撞骗，何所不至！嗣后各省督抚务宜关防扃钥，概不得任幕友出署，往来交结，以绝嫌疑而肃官守。若不遵功令者，或被人参奏，或因事败露，必将怂恿之督抚治罪。

二十日（8月4日）

25 定洪泽湖清口东坝展拓规则。淮河诸水汇聚洪泽湖，湖水出七分流入黄河，余三分出运口济运。每遇伏秋河湖盛涨，为保高家堰堤，河员多墨守陈规，惮于拆卸清口束水草坝，以致出水不畅，乃从仁义礼智信五坝过水，以泄水势，而下河高、宝等处则频年被淹。乾隆帝二度南巡至洪泽湖亲临相度，以为当酌情展宽清口东坝，俾得畅流，以解决下河水患，然当时尚未言之。至是，命传谕白钟山等：嗣后清水束口东坝，当秋冬淮弱时，仍照旧修筑，束清敌黄。其春夏之交，一遇水涨，即行展拓开阔。至盛涨时，三坝等处过水一寸，则东坝可开宽二丈，过水二寸，

则开宽四丈。此最要之着，所当永远遵行。

是年冬间，又定清口东西二坝口门平时酌留三十丈，至春夏盛涨之期，则遵前定水则展拓。并据副总河嵇璜所奏，定下河各坝开放水则：如上游五坝过水渐多，车逻、南关二坝过水至三尺五寸，开放五里中闸；若车逻、南关二坝过水至五尺，再开放高邮运河东堤新建石坝。乾隆帝以嵇璜所见深得蓄泄机宜，命将过水尺寸，立志坝旁，以垂久远。并谕曰：湖河水势，以五坝为来源，以江海为去路，而归江之路近于归海，况下河一带地本卑洼，必视归江诸闸坝实有宣泄不及之势，始可以次启放。今春南巡时亲临指示，令将车逻、南关二坝常行开放，俾河水得以随时减泄，而又早辟归江之路以达其流，下河田亩遂获丰收。此已试之明效，自当酌定水则，以时启闭。〖30〗

寻定淮河水报制度。向例黄河水势在宁夏境内一经长发，即将长水尺寸驰报下游，俾河东、江南预为防范。至是，照黄河之例，建立淮河水报制度，俾洪泽、高、宝诸湖得以先事预筹，相机调度。

七月初二日（8月16日）

26 将军成衮扎布一路前队乌勒登、三格等至哈什河之阿尔察图山口擒获尼玛父子，经讯问尼玛得知，扎那噶尔布于六月中旬与呼尔璃台吉达瓦、布鲁古特台吉珲齐等相恶，已被擒获。达瓦、珲齐即将扎那噶尔布首级呈送清军。尼玛父子启解京，于故将军和起墓前凌迟处死。

十八日（9月1日）

27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三

日抵避暑山庄驻跸。八月十六日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十二日还驻避暑山庄。十六日奉皇太后回銮，二十二日还京。

八月初八日（9月20日）

28 准英商船来浙江贸易。先是，英商船连续两年径往浙省宁波，本年六月复至宁波贸易。浙江巡抚杨廷璋寻奏陈英商所述弃粤来浙之由，略谓：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若赴广南、安南等处亦可交易，但因丝斤、磁器、茶叶等货，均非该地所产，是以来浙贸易，只求准我贸易，愿照新例纳税。〖31〗至是，乾隆帝谕曰：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府司员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准其所适。其时乾隆帝已拟将浙海关与粤海关一体对英商开放。

十四日（9月26日）

29 副将军兆惠等奏报将乞降之纳木奇父子解京，属人六百余俱行剿杀，库图齐讷尔、善披领等人众俱怀叵测，亦“续行办理”。乾隆帝命传谕两路将军大臣曰：两路收服之厄鲁特看其情形毫无可疑者，即移向额林哈毕尔噶等处，指给游牧，以备来岁屯田之用。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

30 土尔扈特使臣赴藏熬茶后途经北京，军机大臣奉旨询问其与俄罗斯关系，答称“从前我等游牧原与四卫喇特同居伊犁，策妄阿喇布坦时我阿玉奇汗与彼相恶，率属经由哈萨克往取明噶特，因在额哲勒河（即伏尔加河）游牧，

与俄罗斯相近，俄罗斯即谓我等为其所属，其实并未归降。我等非奉大皇帝圣旨及达赖喇嘛之言，自不肯为人臣仆”〖32〗。

十五日（9月27日）

31 移檄俄罗斯擒献阿睦尔撒纳。

先是，阿睦尔撒纳为参赞大臣富德追捕所迫，仅率二十人至阿尔察图，投奔哈萨克汗阿布赉。时阿布赉已与阿睦尔撒纳积衅，且惧招大兵，是以遣使人贡，誓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会阿睦尔撒纳来投，遂诒以明早相见，而暗中散其马匹牲只，阿睦尔撒纳警觉，同妻子及亲信数人逃去。〖33〗走投无路之下，阿睦尔撒纳渡额尔齐斯河逃往俄国塞米巴拉特要塞，请求准许加入俄国籍。〖34〗清军副都统顺德讷于七月下旬遣人前往俄国询问阿睦尔撒纳踪迹，俄方跪称阿睦尔撒纳等步行至俄罗斯森图拉，请求遣人操舟引渡，惟久未见阿人境，似溺水淹死。理藩院奉旨致函俄国枢密院，重申阿睦尔撒纳如逃入俄国境内，即应遣回，并对俄方一名边防少校声称阿睦尔撒纳已落水溺死一事表示怀疑。〖35〗

至是，副都统顺德讷奉命往见俄西伯利亚总督玛玉尔，请俄方遵约擒献阿睦尔撒纳。玛玉尔仍以尚无信息支吾推诿。〖36〗事闻，乾隆帝以俄罗斯所称阿睦尔撒纳坠河殒命之语“直属荒唐”，谕示兆惠曰：搜查逆贼阿睦尔撒纳身死实据尚非紧要，察访阿睦尔撒纳投人俄罗斯与否，并在各僻处搜查，乃为紧要。寻获悉阿睦尔撒纳已逃往俄罗斯确信，乾隆帝命理藩院行文俄国枢密院索取〖37〗，并谕示兆惠即令顺德讷前赴俄罗斯之森图拉地方交涉，晓谕俄方遵约将阿睦尔撒纳交出，然后即将兵丁及卡座撤回大营，

兆惠、富德亦不必在现今驻兵处久留，应与成衮扎布两路夹击向哈萨克逃逸之巴图尔乌巴什。复明发谕旨，宣谕逆贼一日不获，两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揆之事理，实有不能中止之势也。朕非穷兵黩武，特以事势所迫，不得不然。

二十日（10月2日 俄历9月21日）

32 阿睦尔撒纳在俄国病死。阿睦尔撒纳渡额尔齐斯河逃往俄国后，随即被带到托博尔斯克，自俄历9月15日起即患天花，至是亡故。〖38〗

九月初五日（10月17日）

33 哈萨克阿布赉使臣亨集噶尔等、阿布勒比斯使臣塔纳锡等觐见乾隆帝。是为哈萨克使臣首次入觐。寻赐哈萨克阿布赉、阿布勒比斯敕书，准哈萨克仍依旧俗，各安游牧，若遣使入觐，朕不靳恩赏。但对哈萨克要求将塔尔巴哈台“恳恩赏给”一节，则断然予以拒绝。

初九日（10月21日）

34 乾隆帝审阅本年秋审官犯册，见拟斩之原任湖南藩司杨灏一案以限内完赃改拟缓决，大为震怒，不胜手战愤栗，命将原拟之湖南巡抚蒋炳革职拿解来京，并查抄其字迹、赀财；三法司及与审之九卿、科道等俱交部分别议处。侵贪至三千余两之杨灏即行正法。翌日又谕曰：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面大员，婪

赃累累，而尚欲借口完赃俾得偷生，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嗣经刑部拟蒋炳斩监候，奉旨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翌年三月，有旨令宽宥蒋炳，来京在军机处司员上效力行走，遇有员外郎缺出补用。〖39〗

十四日（10月26日）

35 浙江金华县生员陈邦彦手批清初朱璘所编《纲鉴辑略》一书，浙抚杨廷璋以该书“内有本朝初年尚书明季伪号”，奏请将陈邦彦严惩示儆。奉旨将该生从重办理《纲鉴纪略》遍行查出销毁。

十月初二日（11月13日）

36 明发谕旨，重申西师不可中止，回部必须诛讨。先是，因阿睦尔撒纳往投俄罗斯寻求庇护，为索取阿睦尔撒纳与俄关系渐趋紧张，乾隆帝就此咨询诸王大臣，而“盈廷之议，颇有以伊犁既已平定，不必穷追为言者”，盖惟恐饬索过严，以致又启边衅〖40〗。大学士史贻直甚至有“弃伊犁之说”，大学士陈世倌折奏亦有“粮饷、马力、将帅”三语，顾虑用兵之难。至是宣谕曰：准噶尔一事初虽机有可乘，因虑任事无人，是以迟迟不得已而后办理。及伊犁既已平定，朕意原不过就其四部分封四汗，以示羁縻。至阿睦尔撒纳及噶勒藏多尔济等之乘乱复反，事出意外，因缘辗转，以至今日，揆之事机实有不能中止之势。而卫拉特之众，诛剿者诛剿，病亡者病亡，即蠲而畀之一人，且无可授之者。此或者上天将以全部卫拉特赐我国家耳。即如副都统阿敏道领兵前往叶尔羌、喀什噶尔地方，竟为两

和卓木诱杀，此岂有不行诛讨之理？该谕旨特明示："集思广益，固期于事有济；若徒筑舍道旁，不若姑置之，待朕之自为应机决策耳。"

初七日（11月18日）

37 副将军兆惠等奏报拟于九月十四日起程前往博罗塔拉、布尔噶苏台与将军成衮扎布合兵一处。又称乌鲁木齐地方可以耕种，且与吐鲁番相近，若哈萨克往来交易亦属甚便。乾隆帝命成衮扎布、兆惠等遵旨撤兵，选兵一二千人于明春进剿；命黄廷桂选绿旗兵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令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善。

十一日（11月22日）

38 乾隆帝命各省督抚就整顿保甲详悉定议具奏。略曰：州县编查保甲，本比闾什伍遗法，地方官果实力奉行，不时留心稽查，凡民间户口生计、人类良莠，平时举可周知，惰游匪类，自无所容，外来奸宄，更无从托迹，于吏治最为切要。乃日久生玩，有司每视为迂阔常谈，率以具文从事。其如何设法编查，及考核责成之处，各督抚就地方情形议奏。直隶总督方观承覆奏整顿保甲之法，略谓：于编查既确之后，设立循环二册，一存州县，一交乡保，一循一环，按季更换，以记录户口生故迁移、改习行业，以及外出流寓等事项。奉旨："立法止可如此，行之又在得人，妥协勉为之可也。"御史胡泽潢亦奏曰：管统保甲者，牧令也，然牧令之所以殿最，大吏之所以考核者，在乎刑名钱谷，而保甲不与焉。赏罚之所不及，即视为政治之所无关。名存而实亡者，久矣。岂知户口为刑名所由兴、钱谷

所自出乎？请嗣后大臣察属贤否，宜首重保甲。则责成专矣。夫责成专之，黜陟随之，州县官又安得而辞之？惟是州县之地大者数百里，小者亦不下百里，欲以一人之耳目，周及四境，户知其人，人知其数，难矣。况所委保甲长，又率市井无行之徒。疑之，莫与任其事；信之，或且生其奸。臣以为宜分任佐杂，画界以隶之，选置士人，分户以属之。是为分管统也。〖41〗

寻更定保甲之法：一、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及直省各州县所属乡村，每户岁给门牌，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三年更代，十甲为保，立保长，一年更代。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踩曲、贩卖硝磺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责令随时报明，于门牌内改换填给。二、绅衿之家与齐民一体编列。三、旗民杂处村庄一体编列，将旗分、户名并所隶领催、屯目注明，旗人民人有犯，许互相举首，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至驻防营内商民贸易居住及官兵雇用人役，均另编排册，仍报明理事厅查核。四、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设立牌头、总甲及十甲长等，如有盗窃为匪及隐匿内地逃人者，责令查报。五、凡客民在内地开张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类顺编，其往来商贾，踪迹无定，责令客长查察。六、盐场灶户、矿场丁户责令场员、厂员编查，各处煤窑责令雇主将佣工人等册报地方查核。七、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责成地主并保甲结报。广东寮户，每寮给牌，互相保结。其招佃搭寮者，责

令业主呈报。八、沿海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准造，完日，由官验明给照。商船将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贯并填照内，出洋时取具各船互结，至汛口照验放行。渔船只填船主年貌、籍贯，至汛口查明，舵工、水手名数，官为填注。倘有租船出洋为匪，将船主、澳甲分别治罪。九、苗疆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编查。十、云南有彝人与民人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十一、外省入川民人同上著一例编查，如系依亲佃种者，即附于田主户内。十二、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系地方官管辖者，令该管头目编查，地方官给牌另册造报。十三、寺观僧道责令僧纲道纪按季册报，其各省回民令礼拜寺掌教稽查。十四、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42〗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5日）

39 原任山西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蒋洲以侵亏库帑正法。

先是，据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密奏，前任山西布政使蒋洲亏空库银二万余两，闻升任巡抚之信，即与冀宁道杨龙文商议，杨龙文代伊分札各府州县，勒派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合计共银一万四千余两。前任巡抚明德在晋省一载有余，与蒋洲相交甚好，诸事俱听蒋洲、杨龙文之言，岂蒋洲亏帑二万有余乃茫然不知乎？〖43〗乾隆帝命尚书刘统勋即传旨将巡抚蒋洲革职，拿解山西质审。寻以前任山西巡抚明德对蒋洲亏帑毫无所知，晋省州县侵亏库项已非一日，竟有至盈千累万者，将其革职拿问，解赴山西，交

刘统勋一并审拟具奏。

至是，狱具。蒋洲因侵亏库银，勒派通省弥补，即行正法；杨龙文曲意逢迎，侵帑勒派亦即行正法。原任山西按察使拓穆齐图与蒋洲交结，透支藩库银三千余两，并收受蒋洲古玩银两，革职，解京治罪。原任山西巡抚明德后以明知蒋洲亏空，不行举发，反受其占玩银两，绞监候，秋后处决。〖44〗因通行晓谕：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

蒋洲，江苏常熟人，原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由部属、军机章京擢任藩臬，本年七月升任山东巡抚。

40 军机大臣议准与哈萨克贸易事。先是兆惠等奏称，哈萨克汗阿布赉请于乌陇古地方将马匹易换货物，已约于明年七月在额林哈毕尔噶、乌鲁木齐等处交易。至是遵旨议定：交易地点定在乌鲁木齐，哈萨克马匹及其他牲只一体收买，至疲瘦牲只、一切杂货可酌减其价收留，至易马所需缎匹，在陕省采买，茶、布两项则哈密、巴里坤各有存货。乾隆帝谕示：贸易之事，不过因其输诚内向，俾得懋迁有无，稍资生计，而彼处为产马之区，亦可以补内地调拨缺额。并非藉此以示羁縻，亦非利其所有，而欲贱值以取之矣。将来交易之际，不可过于繁苛，更不必过于迁就，但以两得其平为是。贸易之事，终不可全以官法行之。能办政务者，来必熟谙商贾。朕思道员中如范清洪，同知中如范清旷等，伊家原曾承办军需及一切贸易，应尚有旧

时商伙，习练其事。可于范清洪、范清旷二人中，酌调一人赴甘承办。

初七日（12月17日）

41 命成衮扎布仍为北路将军，办理喀尔喀事务，防范俄罗斯。寻诏授兆惠为定边将军，成衮扎布改北路左副将军。〖45〗

初十日（12月20日）

42 限定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先是，乾隆帝已拟将浙海关与粤海关一体对外通商，及阅原任两广总督、现任闽浙总督杨应琚一件奏折后，态度遽变。杨应琚在奉旨赴浙查办海关贸易事宜后奏陈：粤省现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交易，便益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赴浙。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46〗。乾隆帝深以为然，至是，正式降旨定广州单口通商。谕曰：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英东印度公司记载该年对华贸易大事称“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期宣告结束”。又云：“广州地方当局对北京当局有重要影响，由于他们体验到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所产生的利益，他们必然渴望将其独占。”并称英国商人开拓浙江口岸计划“受到广州方面的督抚的强烈反对，据说，他已决定袒护‘广州人’”。〖47〗翌年初，署两广总督李侍尧遵旨派员传集英国商人及由浙返粤之英通事洪仁辉，宣布嗣后只准广州一口贸易，如

果再到浙江，定然押回广东。洪仁辉则称："本年商船已于上年十月内发行，其有无往浙船只，不能预知。"其它英商皆言遵谕不往浙江。〖48〗

广州单口通商体制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签订方告结束。

43 是月，户部议奏：都统满泰所奏案内候赎旗地一万余顷，共典找价银一百六十四万余两；御史耀成所奏案内候赎旗地四千一百顷余，共典找价银七十万五千余两。此项地亩如按旗人自行收租之数，每年约可得租银数十万两。请先行发帑，照数赎回，并从前三次赎回现存地亩，一并分交八旗都统委员按旗地旗租之例，收取租银，归还帑项。奉旨依议。〖49〗所谓"从前三次"，系指自乾隆十年（1745）至十二年（1747）名为"初次"；十三年（1748）至十五年（1750）名为"二次"；十六年（1751）至十八年（1753）名为"三次"。〖50〗

十二月初二日（1758年1月11日）

44 就河南查获荣华会一案，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看来此案显有悖逆情节，不但邪教而已。河南巡抚胡宝瑔随即从赵子信家墙内起出圆图书二方，一系"天元太宝"四字，一系"号"字，"天元"系教首张仁等教名。赵子信又供出《八字真言》一张八句、《南起北落》词八句。荣华会蔓延河南、山西、直隶三省及京师地区。迨岁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等衙门将所获人犯列以四等，分别定拟，应斩绞者解往各该地方即行正法。

二十六日（2月4日）

45 湖南茶陵州（今茶陵县）生员陈安兆著有《大学疑思辨断》、《中庸理事断》等书，评驳朱注，多尊崇谢济世之语。湖南巡抚富勒浑以其语多狂谬，批饬藩司速行审拟，并具折奏闻。乾隆帝谕示：陈安兆所作并不足称为著述，于此加以吹求，转无以服其心，且恐开告讦之渐，无知者遂谓无所措手足。因命此案无庸再行办理，富勒浑及学政毛辉祖俱著申饬。〖51〗

46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九千零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二十八人〖52〗，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九十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三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四千零十五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各省驻防满、蒙、汉八旗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六百六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十九两〖53〗，办铜九百八十二万四千九百斤。

〖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二；《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3页；《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2〗兆惠等杀出重围及永贵、莽阿纳事迹，参见：《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啸亭杂录》卷十《兆武毅公》；《清史列传》卷二十《兆惠传》。

〖3〗《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四、五三六。

〖4〗参见：《达赖喇嘛传》44—56页；《班禅额尔德尼传》117页；《七世达赖喇嘛年谱》。

〖5〗《扬州画舫录》卷一、卷七。

〖6〗《乾隆朝上谕档》三册859—860页。

〖7〗《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四。

〖8〗《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七。

〖9〗《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五。

〖10〗《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五。

〖11〗《班禅额尔德尼传》118页。

〖1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九；《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六、五三七。

〖13〗《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三。

〖14〗详见《清经世文编》下册卷九七，裘曰修《治河策上》、《治河策下》。

〖15〗《清史列传》卷二三《裘曰修传》。

〖1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1页。

〖17〗《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九。

〖18〗《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07—308页。

〖1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七辑228、231—233页。

〖20〗《清秘述闻》卷六。

〖21〗《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

〖2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一。哈萨克有奇齐玉斯、鄂尔图玉斯和乌拉玉斯三部，阿布赉为鄂尔图玉斯之汗，奇齐玉斯、乌拉玉斯皆阿布赉族兄弟为长。清史料中左部哈萨克系鄂尔图玉斯，右部哈萨克为阿布勒比斯统治的

乌拉玉斯（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328页。）

〖23〗《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7页。

〖24〗《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六、五百五十。

〖25〗此案籍没恒文家产解送内务府现银共七千一百四十三余两，金子、绸缎、皮张、衣服、首饰、宝玉、古玩、朝珠、铜磁等项约共估银一万四千二百余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21—22页）。

〖26〗据刘统勋等查奏，郭一裕持身居家，惟事广置媵妾，多至十六七人。其家计原以营运交易为事，任所现有田房文契数张，开载资本三万三百余两。家赀约估银四万八百零九余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32—34页）。

〖27〗《清史稿》卷三三九《恒文传》、《郭一裕传》。

〖28〗参见：《清史稿》卷三三八《彭家屏传》；《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二、五五四。

〖29〗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三册50页；《清史稿》卷三三八《彭家屏传》。

〖30〗《清史列传》卷二一《嵇璜传》。

〖31〗《乾隆朝期的中英关系》62页。

〖3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二。

〖33〗《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

〖3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08页。

〖35〗《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13页。

〖3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5—56页；《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14页；《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七。

〖37〗《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13—314页。

〖38〗《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08—309 页。

〖3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五十；《枢垣纪略》卷四。

〖40〗《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

〖41〗《清经世文编》中册卷七四《敬陈保甲二要疏》。

〖4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43〗《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67—68 页。

〖44〗《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99—101 页。

〖45〗《清史列传》卷二十《兆惠传》。

〖46〗《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63 页。

〖47〗《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299 页。

〖48〗《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65 页。

〖49〗《八旗通志》卷六四。

〖50〗李华《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变化》。

〖51〗《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199 页。

〖5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载有分省人口数：直隶一千四百三十七万七千一百六十八，奉天四十二万八千五十六，江苏二千二百六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六，安徽二千二百四十三万一千九百八十二，江西九百一十万八千六百一十五，浙江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七，福建七百九十七万七千六百八十六，湖北七百九十五万七千三百四，湖南八百七十六万二千七百二十六，山东二千七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四十九，河南一千六百零三万四千四百一十二，山西九百六十五万四千二百三十四，陕西七百零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六，甘肃五百九十四万一千六百九十九，四川二百六十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二，广东六百六十九万九千五百十七，广西二百八十五万一百三十六，云南二百零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三，贵州三百三十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九。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十二日，甘抚吴达善题。

清通鉴　卷一一五

乾隆二十三年　戊寅　公元1758年

正月初四日（2月11日）

1 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傅恒传谕管理海关事务广州将军李侍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向年粤海关办贡外尚有交养心殿余银，今即著于此项银两内买办洋物一次，其洋毡、哔叽、金线、银线及广做器具俱不用办，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缎、银线缎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于端午前进到，勿误！〖1〗

十九日（2月26日）

2 以阿睦尔撒纳身死异域，命通行晓谕平定准噶尔大功告成。先是，俄罗斯毕尔噶底尔遣图勒玛齐、毕什拉等至中俄边境，告称阿睦尔撒纳已拿送固伯喇纳托尔监禁，旋因出痘病故，请清廷差人前往塞楞格城或恰克图边界验看。〖2〗

事闻，乾隆帝命喀尔喀亲王桑寨多尔济即遣琳丕勒多尔济速往恰克图验看，并将阿睦尔撒纳尸体解送京师。后因琳丕勒多尔济于中途病故，改派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及三泰前往。嗣经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恰克图验尸，见阿睦尔撒纳尸肌肉尚完，面貌宛然，确实无误，但俄方拒不交尸。乾隆帝遂以既详验无疑，尸体解送与否可不必深论。〖3〗

至是通行晓谕曰：始议向俄罗斯索取阿睦尔撒纳时，众人之意，未必不窃议又生边衅。是总不知驾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凡此二言，若子孙世世能守，实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庥也。即如汉、唐、宋、明和亲称侄，岁币屡增，是亦逊让之极矣，而于边患宁稍救耶？

以准噶尔大局已定，乾隆帝一面筹画进剿回部，一面命定边将军兆惠、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分兵将准噶尔境内残余厄鲁特人逐一剿灭。兆惠仍专办沙喇伯勒厄鲁特余众哈萨克锡喇、舍楞等。乃议与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分剿，车布登扎布以兵千二百趋博罗塔拉及赛里木淖尔，兆惠等亦以兵千二百趋博罗布尔噶苏，副都统瑚尔起等趋尼勒喀，侍卫达礼善等趋齐格特。俱夜发布拉克，约会俱会伊犁，并行文北路堵截。及大兵围剿，沙喇伯勒等处厄鲁特纷纷溃逃，兆惠所属副都统由屯擒获厄鲁特"渠魁"之一鄂哲特以闻。〖4〗时舍楞有逃入俄罗斯之信，奉旨命速谕和硕齐等前往额尔齐斯等处堵截擒拿。寻侍郎阿桂奏报：舍楞设计诈降，诱杀唐喀禄，和硕齐更衣降贼。奏入，乾隆帝命传谕车布登扎布：逆贼狡诈如此，情殊可恶！计此时舍楞尚未入俄罗斯，必择地藏匿，即领兵速进，与阿桂合力攻击。〖5〗

旋又命理藩院致函俄国，将舍楞等擒献中国。〖6〗车布登扎布随即与巴禄同追舍楞，至古尔班察尔，与阿桂合兵，然舍楞已遁入俄罗斯矣。遂派副都统鄂博什等前往索取。与剿捕厄鲁特余众同时，复命巡查台站之提督豆斌将巴里坤以西所有山林幽僻处所藏匿厄鲁特人加意搜寻，逐一剿杀，并将戈壁内哈布塔克及阿积毕积等处之厄鲁特人一并剿杀。〖7〗迨兆惠奉旨南赴回疆，又命亲王车布登扎布继之。越明年，舒赫德、阿桂继之。并历年剽掠台站之玛哈沁与煽乱助逆之伊犁众喇嘛，栉比擒馘，无孑遗焉。〖8〗礼亲王昭槤记曰，清军搜剿所过之处，“凡山陬水涯，可渔狩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9〗

初，四卫拉特有新旧鄂拓克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成一大部落者，百十余年。〖10〗经平准之役，“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11〗惟杜尔伯特部徙科布多以东之拜达里克河，以车凌始终无二，且以兵擒讷默库有功，获保全。又达什达瓦之妻，当伊犁纷乱，先率所部叩关来投，徙热河，编旗籍。又舍楞率所部二千余，经俄罗斯往投土尔扈特，复东归，皆得免诛。而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不从诸部之叛，率所部四千人自拔，内投巴里坤，竟为雅尔哈善袭坑之，于四部中最为不幸。〖12〗

二十二日（3月1日）

3 汪由敦卒。

汪由敦（1692—1758），字师茗，号谨堂，又号松泉居士，安徽休宁人。年十九，游浙中，循例以商籍入试，补钱塘（今属杭州市）县学附生，又为钱塘籍。雍正二年（1724）进士。乾隆初入直军机处，时军机大臣讷亲一人承旨，每令其撰拟旨稿。嗣历官侍郎、尚书，为军机大臣。金川之役，乾隆帝指授方略，日数千百言，“由敦视草，援笔立就，无不当上意”，晋协办大学士。其诗、古文之学最深，当时馆阁后进群奉为韩、欧。至是卒，年六十有七，谥“文端”。乾隆帝以诗悼云：“赞治尝资理，论文每契神。”著有《松泉诗文集》，赵翼初序云：“公死而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而翼遂无复知己之望。”〖13〗

二十三日（3月2日）

4 八旗生童大闹顺天考场。顺天学政庄存与考试八旗满洲、蒙古童生，点名既毕，童生未即归号，纷纷禀明移号。及出题后封锁门户，庄存与亲身巡查，见有借名吃茶出号探望者，遂喝令归号，而满洲童生海成已放鸽将题目传出矣。至傍晚时，爆竹声起，庄存与知系场外传递暗号，即命严密巡查，并亲在高处监视。及点灯时分，诸生心知不能传进文字，海成、罗保始倡议闹场，诸生或将卷面座号、姓名自行撕破，或将试卷竟自带回，群相哄闹，拥挤出场。嗣经御史汤世昌参奏，乾隆帝以庄存与不据实陈奏，命革职，交军机大臣，传提喧闹各童生一并质审。旋审明海成

考前包揽作弊、贿嘱正蓝旗官学教习庄焕预作文字、场中放鸽传递题目、既不能传进首先倡议闹场等情节，请旨将海成、罗保立绞，其随从出场者俱发拉林种地。乾隆帝以查审大臣未行严究，拟罪亦不当，乃亲临复讯。海成于乾隆帝前复抗不吐实，及加严讯而狂悖无理，竟有“何不杀之”之语，因降旨将其正法。附和闹场之罗保等发往拉林种地，随从闹场及怀挟文字之乌尔希苏等四十人从宽令其在旗披甲，永远不准考试。代做文章之庄焕等玩法网利，蠹害人心，审明后按律重拟。嗣后满洲、蒙古现任三品以上大臣之子孙，及亲兄弟子侄有应试者，俱令自行奏闻，必国语、骑射皆有可观，方准入场考试。八旗义学亦以无育才之实被裁去。庄存与则仍留内阁学士之任。〖14〗

二十五日（3月4日）

5 命吏部侍郎三泰、户部侍郎刘纶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九日（3月8日）

6 乾隆帝以准噶尔平定、哈萨克归顺，宣谕布鲁特，略曰：今准噶尔全部平定，则尔土地即与朕疆界毗连。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赉；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但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朕亦不加兵骚扰。倘尔等不安常分，或越界游牧，肆行盗窃，则系自启衅端，斯时问罪兴师，尔悔将何及？

7 吉庆奏请慎重截漕，略谓：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十四万石，雍正年间亦不过二百九十余万石，今已截至一

千三百二十余万石。乾隆帝据奏告谕各省大员，嗣后实力办理常平仓贮，不得专恃截漕。

二月十三日（3月21日）

8 命将内地军流罪犯发遣新疆种地。军机大臣奉旨议准：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从御史刘宗魏所请也。是为内地军流人犯发遣新疆种地之始。

寻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奏称，发遣巴里坤种地人犯，现拟分屯筑堡，相度地亩，酌量安置。乾隆帝申饬其办理错误，随即又一再谕示大学士兼管陕甘总督黄廷桂：此等发遣人犯，原系情罪重大应死之人，若留之内地，徒致扰累善良，是以发往巴里坤等处种地，其自能谋生与否，亦惟听之。屯种一事须由近及远，发遣人犯可先赏安西绿营兵为奴，俟安西赏足后，以次及于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处。其牛具、籽种、器用等项不必办给，所居土屋，听其自行盖建。伊等如安分则已，倘或滋事及私行逃窜，一经拿获，即行正法。〖15〗

四月初八日（5月14日）

9 命清厘漕务弊端。先是，署江西巡抚阿思哈奏请清理贫军丁田以资漕运，略谓：自雍正年间军户与民户一体编审，数年以来，军丁视为畏途，狡黠者隐匿退避，疲丁力乏，只凭户族开报，费用缺乏，长途重运，必致掣肘。请委员携带老册会同地方官将丁口确实编审，逐一清查，毋许脱漏隐匿，嗣后酌定四年一次编查。再江西各属屯田多

有违例私行典卖，虽有帮补穷丁养赡济运之名，实鲜收籽办差之实。屯田自明初、康熙年间历经清查，按船分给，隐漏典卖者陆续查出，归军造册咨部，并定有军田典卖回赎之例。然当日清查或有未尽未实，且各屯又与民田相错，佃人业主保无私相勾串售卖及移丘换段情弊。请委员按照丁地，携带老册，令将私相典卖悉行首明，立法赎回，俾运丁养赡有资，办公不致赔累。乾隆帝命军机大臣速议具奏。至是，军机大臣议覆准如该抚所请，其江浙湖广等有漕省份情形自各不同，但事关漕务，相沿弊端俱应厘正，俟命下之日交与各该督抚会同漕运总督，因地制宜，随时整顿。奉旨依议速行。〖16〗

初十日（5月16日）

10 四川总督开泰等奏，金川攻扰革布什咱土司，现分委将弁晓谕控制，并分拨土练弹压打箭炉（今康定县）地方。乾隆帝命传谕开泰等：向来番苗自相攻击，原不必绳以内地官法，此次金川与革布什咱兴兵构怨，情形本与蛮触无异，但打箭炉系通藏之道，自属紧要，果使土酋之意不专在革布什咱，势必为边圉滋扰，则必须彻底办理。然此非川省绿营所能任其事者，十三年（1748）其明验也。若事在必不可止，则该督等转当以无事处之，一切不露，而密行速筹二三千人、数月之粮，一面奏闻请旨，朕自相机酌办。寻获悉章谷、绰斯甲布等土司已夺回金川所据革布什咱官寨，又命传谕开泰等：金川原属不安分之土司，若众土司能协力除之而分其地，于番境转可久远相安。但此等处自不便明谕，宜密饬该管文武微示其意于众土司等，

俾其知所从事，自属相机酌办之道。〖17〗

十五日（5月21日）

11 陈世倌卒。

陈世倌（1680—1758），字秉之，号莲宇，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乾隆六年（1741）授文渊阁大学士，十三年（1748）九月因错拟票签革职，十六年（1751）仍命入阁办事。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复具陈，或继以泣。卒年七十九，谥“文勤”。〖18〗

二十八日（6月3日）

12 决策缓办伊犁一带屯垦事。上年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在京时，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等遵旨会同定议，请由巴里坤以西之伊尔巴尔和硕、穆垒、特纳格尔、乌鲁木齐、玛纳斯、安集海、济尔哈朗等处，以次建堡屯田，派兵驻扎，自近而远，各以就近之余粮、余力，陆续办理，直达伊犁。其一切农具、籽种及屯田官兵，令该督等酌量派拨。黄廷桂回任后即奏请伊犁一带屯垦需将农具、口粮、牛马、驼只先期备办，约需内地采买种子七八千石、口粮一万五千石、犁铧五六千副、牛一万只、驼一万五千只，于夏末秋初全行运到巴里坤，再转运乌鲁木齐。乾隆帝命军机大臣议奏。至是，傅恒等覆奏，以为黄廷桂所奏事属难行，略曰：今伊犁久经平定，准噶尔全部悉入版图，数千里内川原绵亘，自宜渐次经理。然如黄廷桂所奏，籽种、农具尚属易办，至口粮、驼马，无论直、晋二省一时难以采买，即使采买足数，而于各处商贾贸易势必有碍，物价

亦必腾涌，且伊犁一带屯田如明年即可收获，固足自接济，设使歉收，则兵丁口粮必将年年办运，劳费更属浩繁。查准噶尔旧例，原系回人种地交粮。应俟办理回人之事完竣，仍照准噶尔旧例，将叶尔羌回人酌量迁移伊犁附近种地，其余屯田地方，再令查明各处回人每年应纳粮数计有若干，是否足敷兵丁口粮、籽种之用，倘有不敷，再将内地货物与回人易换。乾隆帝准如所议，并以伊犁屯种之事即不能促办，则稍待一年，仍遵前旨，由近及远渐次办理。〖19〗

三十日（6月5日）

13 将军兆惠所部清军招抚布鲁特部。先是，兆惠请由伊犁进剿回部，适有旨令其办竣厄鲁特余众后即行来京，一则办理回部无用多人，再则办理回部，专门责成将军雅尔哈善，一军两将，恐有掣肘之虞，不若事权归一。而兆惠接奉回京谕旨之前已率军渡伊犁河，由特穆尔图诺尔，过巴勒浑岭，前往叶尔羌、喀什噶尔，往征回部。〖20〗当穿行布鲁特部时遇布鲁特头目，据称：我布鲁特右部十鄂托克，左部五鄂托克，若差人往，必相继归诚。〖21〗寻据将军兆惠疏报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归诚，遣其弟舍尔伯克等入觐。左翼布鲁特随亦归诚。

十月，乾隆帝于圆明园“山高水长”大幄次筵宴布鲁特使臣。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帝谕以此地虽系尔等旧牧，然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俟交将军、大臣等查奏后再降谕旨。随谕兆惠等曰：附近伊犁及尚可屯田之处断

不轻与，或邻近布鲁特游牧之荒地，可酌量指给，仍须详议定界。

五月初七日（6月12日）

14 进剿回部，大兵围回城库车（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

初，副将军兆惠遣副都统阿敏道前往招抚回部，小和卓木霍集占与各头目定议，以甫免为厄鲁特役使，今若投诚，又当纳贡，不如自长一方，种地守城，足为捍御。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则云，从前受辱于厄鲁特，非大国兵力，安能复归故土？恩不可负，即兵力亦断不能抗。霍集占不从。计既决，遂于上年春间杀副都统阿敏道等，复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传檄各城爱曼，集士马、糗粮、器械以待，回户数十万皆靡。惟库车、拜城、阿克苏三城之阿奇木伯克鄂对等素悉小和卓木忍鸷，且慑清军兵威，皆奔伊犁。〖22〗时准噶尔全境叛乱，乾隆帝尚不能移兵回疆。至木年初，准噶尔大局粗定，遂向回部各城宣示霍集占罪状，略谓：大小和卓木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但倡乱者系小和卓木霍集占，大和卓木布拉呢敦乃被迫从行，故分别办理。〖23〗寻授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任进剿回部之役，并指示进兵机宜：如回人果能恭顺归降，自当收恤，令其头目从军，余人仍居本地；其稍有抗拒者，即宜剿杀。雅尔哈善即奏陈以额敏和卓择人行间于伯克霍集斯，据称“乌什城头目伯克霍集斯兄弟子侄分居四城，其势与两和卓木相等”〖24〗。乾隆帝以为此举“颇合机宜”。

至是，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及所率索伦、绿旗兵等万余从哈喇沙尔出发，经雅哈托和鼐，抵回人所据之库车近郊。〖25〗库车为进入回部之门户，该城凭依山冈，用柳条沙土密筑，极为坚固，回众得以凭坚城固守。雅尔哈善设法诱回众出城野战，然回众不中其计，遂决定强攻〖26〗，并奏称现围库车城，俟云梯、防牌造成后，即可克期攻取。乾隆帝谕示：以我兵力，一月间自应攻取；即力有未能，宜分兵往攻乌什（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等小城，蹂躏阿克苏（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县）城外禾稼。又谕副将军兆惠：可直取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但不必冒昧轻进。

小和卓木霍集占闻库车被围，聚集各城兵马三千余人，自沙雅尔由阿克苏之戈壁捷径来援，与清军于库车附近展开激战，自午至未，围城清军歼敌二千余人，霍集占率余众遁入库车城。〖27〗未久，霍集占复从库车出城迎战清军，左肩中箭。据报被杀回众二百余名，其溺水死者，约一千六百余名。霍集占又龟缩城中。是役阵获大纛两杆，经辨认系霍集占旗纛，清军始知来援库车者，即小和卓木霍集占也。〖28〗随军回入伯克鄂对献议将军雅尔哈善于鄂根河增兵堵截，以防霍集占逃逸，未见纳。六月二十三日霍集占于三更时分率四百人出库车西门，渡鄂根河，选精骑百余，由戈壁逃走。〖29〗侍卫噶布舒报知驻兵要路之副都统顺德讷，而顺德讷欲俟天晓时往追，以致回人据桥断后，霍集占侥幸逃脱。〖30〗乾隆帝获悉霍集占亲援库车，负伤仅免。对雅尔哈善措置失计，未能及时移兵追剿，颇为不满，故传谕将军兆惠曰：遵照前旨，速赴回部，合军进剿。

旋以将军雅尔哈善、参赞大臣哈宁阿纵敌逃脱，俱革职。以纳木扎勒为靖逆将军，但谕示“办理回部仍于兆惠是赖”。

二十二日（6月27日）

15 惠栋卒。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今属苏州市）人。祖惠周惕、父惠士奇俱以经学著称。少喜读经，尤好古义。乾隆九年（1744）乡试被黜，遂绝意进取。十六年（1751）诏举经明行修之士，黄廷桂、尹继善并举惠栋名，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罢归。治学尊信汉儒故训，由文字训诂而推求义理。著有《周易述》、《九经古义》、《易汉学》、《易例》、《古文尚书考》等。自惠栋严画汉宋之界，其弟子江声、余萧客承之，于是汉学之壁垒乃森严矣。故论乾嘉学派者，不能不推其创始之功。〖31〗

七月十五日（8月18日）

16 停止贩运米谷至灾区免纳关税之旧例。乾隆初年所实行之榷关米谷免税至是完全终止。

十六日（8月19日）

17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京师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奉皇太后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十三日还驻避暑山庄。十六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八月初六日（9月7日）

18 库车回众献城投降。是夜，库车城主将阿布都克勒

木等率四五十骑突围逃走，清晨所余老弱三千余口出降。库车城中男丁不过一千余，而雅尔哈善以满、汉官兵近万，围攻竟达三月之久，屡经强攻失利，又继以穴地攻城，为回众所觉，乃横开一沟，以薪木填塞，尽焚掘地道之兵丁。雅尔哈善遂束手无策，惟事坐守军营。至是库车以粮尽投降。事闻，乾隆帝以雅尔哈善坐守围城，老师糜饷，降旨兆惠将其拿解至京治罪。翌年正月，原靖逆将军雅尔哈善以库车之役失机偾事，解京正法。副都统顺德讷、参赞哈宁阿并诛以徇。

19 是月，回城阿克苏、乌什相继归降。是月初，将军兆惠奉旨往援回部，旋得知库车已下，即前往攻取阿克苏，师未至，而阿克苏回人头目颇拉特即呈降文，献全城计五千余户、二万余人。〖32〗阿克苏既下，兆惠率兵向乌什进发，先传谕霍集斯父子擒献霍集占。霍集斯即遣其子赍文来迎，其文略谓：和田伯克霍集斯、图尔璊（即乌什）伯克漠咱帕尔谨呈：从前我等擒献达瓦齐，蒙大皇帝恩旨，令布拉呢敦与我同取叶尔羌、喀什噶尔居住。讵霍集占不听兄言，拘留天使，近从库车回至阿克苏，为众所拒，又欲来图尔璊，我等固守不纳，欲为大皇帝臣仆。兆惠随即领兵至乌什，霍集斯率众来迎。乌什回人约五千户，二万余口。〖33〗乾隆帝以霍集斯昔日有擒献达瓦齐之功，今又以乌什归诚，特降旨封公爵，赏戴双眼孔雀翎、宝石帽顶、天马褂。仍密谕兆惠：霍集斯兄弟子侄分居各城，似非长策，可将其诸子同居一城，若因此而微觉含怨，即令其入觐。

霍集斯之父原为吐鲁番头目阿济斯和卓，康熙年间辗转迁徙至乌什，因称乌什为图尔瑞（与吐鲁番音近）。阿济斯和卓死，霍集斯嗣，居乌什，号图尔瑞阿奇木伯克，其兄阿卜都伯克、弟阿不都里木居阿克苏。〖34〗

九月初七日（10月8日）

20 参赞大臣富德疏报：右部哈萨克及塔什干归诚。右部哈萨克以阿比里斯汗为首，塔什干系莫勒多萨木什、沙达图尔占分管。

十五日（10月16日）

21 停“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律载凡侵盗钱粮入己，数满千两拟斩〖35〗，然该条例附有“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即侵盗、挪移等赃若一年全完，则比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一年未全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若二年未完，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追赔。〖36〗是以侵亏拟斩罪犯至秋审时概入缓决，俗谓之“老缓”。乾隆帝御极，意欲删除“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久矣。至是，为扭转吏治败坏之势，命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著永行停止。因谕曰：“监守自盗，肆行无忌，则寡廉鲜耻，败乱官方已甚，岂可以其赃完限内，遂从末减耶？且律令之设，原以防奸，匪以计帑。或谓不予减等，则孰肯完赃？是帑项为重而弼教为轻也。且此未必不出于文吏之口，有是迁就之词，益肆无忌之行。使人果知犯法在所不赦，孰肯以身试法？其所全者当更多尔。乾隆二十六年（1761）律例馆奏准，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纂

入新例。〖37〗

嗣后乾隆帝不为浮议所动，终其一生，“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未能复立。嘉庆帝始亲政，即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条例删除，仍准侵亏限内完赃减等。〖38〗晚清律学家薛允升论曰：“乾隆年间侵贪正法者不少，此例（按指嘉庆初新例）定后，绝无此等案件，而户律‘虚出通关’各律例俱有名无实，亦刑典中一大关键也。”〖39〗

十七日（10月18日）

22 首批哈萨克商队带马三百余匹至乌鲁木齐。先是，以哈萨克贸易人等逾期未至，乾隆帝命传谕努三不必在乌鲁木齐等候。至是，哈萨克商队抵境。事闻，乾隆帝即谕示：所得骟马或解送军营，或令新派官兵乘骑前往，其儿、骒马留于屯田处所。嗣后贸易马匹，即照此办理。〖40〗

二十日（10月21日）

23 乾隆帝谕示参赞大臣富德即速赶赴阿克苏，策应将军兆惠。时富德追捕厄鲁特哈萨克锡喇已深入右部哈萨克，乾隆帝以“办理回部最要”，调富德往援兆惠。嗣又因兆惠已收降阿克苏，领兵前往叶尔羌，故又改令富德或由造哈岭，或由别途近便处，直赴叶尔羌。〖41〗

二十四日（10月25日）

24 和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等六城归服。先是伯克鄂对奉命传檄和田等城回众，至是和田及所属之哈喇哈什、玉陇哈什、搭克、齐尔拉、克勒底雅等五城伯克投诚，并在鄂对率领下投见将军兆惠。〖42〗

三十日（10月31日）

25 暂停原定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南巡。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以河工告竣，年谷丰收，臣黎望幸情殷，请于庚辰之岁再举南巡。乾隆帝为此宣谕曰：积潦初除，正宜乘时劝谕，以培元气，且明岁车驾临幸索约勒济，而岁届辛巳，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寿，于是年敬奉安舆，重临江浙，以仰悦慈怀，俯慰元元望幸之忱。俟临时另行降旨。

十月十三日（11月13日）

26 将军兆惠一军被围困于黑水营。

先是，阿克苏、乌什诸城回人先后投诚，兆惠乃令侍卫舒赫德驻阿克苏，即遵旨率军深入叶尔羌。本月初三日至辉齐阿里克，距叶尔羌城四十里，获悉小和卓木霍集占率回众三千入喀什噶尔暂住后，与大和卓木布拉呢敦约定各守一城，相互声援。布拉呢敦领马步万余人于离喀什噶尔一站之当噶勒齐驻扎，霍集占则移村庄回众、粮草入叶尔羌城，城内厄鲁特、布鲁特、伊犁回人有马者五千余名，步行人甚多。叶尔羌城周十余里，凡十二门，其城比库车更大。初六日，兆惠兵临城下，所领马步兵四千余，仅足围其一面，且从乌什出发，穿行戈壁一千五百里，马匹皆已疲乏。〖43〗

至是，兆惠俘获回人讯知霍集占牧群等俱在城南英峨奇盘山，乃领兵由叶尔羌城东渡河向西南进兵，遥望回兵约四五千骑迎出布阵，即安营选马兵五六百，挥军呐喊冲阵，回兵败走，复回战，以两翼夹攻，兆惠因马力不能驰

骤，转回保护大营，被回兵截为数处，各自为战，回兵四面合围。官兵前后接战两次，阵亡百余人。嗣后又与回兵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不能突围，只得固守大营，相机剿杀。〖44〗此处地名喀喇乌苏，即黑水之意，故称“黑水营之围”。

是日靖逆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率精兵二百余人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遇回兵三千余人，仓促冲拒，纳木扎勒、三泰等俱阵亡。〖45〗参赞大臣富德得知兆惠叶尔羌城下被围，即于乌鲁木齐率兵启程赴援，至十二月十六日驰抵阿克苏时，头等侍卫舒赫德等已出发救援兆惠，富德遂领兵继进。〖46〗

寻兆惠黑水营被围经舒赫德转报至京。乾隆帝先于六七月间，即次第调遣索伦、察哈尔、健锐营及陕甘之绿营前往策应，马匹、粮石亦已筹运在途。及兆惠兵抵叶尔羌城下，兵马疲乏，尚未与回兵接战时，已命迅速接济马匹，并传谕富德速往接应。旋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无论何队兵力，惟择马力有余者，作速前往，以援兆惠为要。并命传谕兆惠应坚守以特援师会合，解围后，“回至阿克苏，整顿兵马，再图大举”。及将军兆惠以轻敌妄进被围一事具奏自责，乾隆帝为此宣谕曰：兆惠深入贼巢，忠诚勇敢，为有进无退之良将，特晋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加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至“轻视逆回，乃朕之误，又何忍以妄进轻敌为兆惠之责乎？此盖数年以来，平准噶尔，降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实为极盛之会，而默默中有此佳兵之警”。又以纳木扎勒等捐躯，特晋赠公爵，三泰特赠子爵，均世

袭罔替。

二十二日（11月22日）

27 河南巡抚胡宝瑔奏拿获以符术治病之湖广孝感人朱尚柄，并搜出“悖逆”书籍。据供逆书系同村金月倩所写，金月倩已故，现正飞咨查拿其子金见仁。乾隆帝以朱尚柄指称故明后裔，所藏书册大逆狂悖，命即交豫省置之重典，又命传谕楚省严缉有关人犯。寻将金见仁及其他罪犯家属“分别处决，治罪如律”。

二十八日（11月28日）

28 办理屯田侍郎永贵奏报新疆屯田收成。永贵等先于春间奏称，本年在乌鲁木齐、辟展（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托克三、哈喇沙尔等处共派屯田兵三千六百名，垦地二万九千二百亩。乾隆帝谕以“现派兵数，尚觉其少”。八月，努三复奏称，穆垒至乌鲁木齐屯田约需兵丁六千。乾隆帝以屯田为军食所关，命陕甘总督黄廷桂挑选内地绿营兵七千名，调赴乌鲁木齐等处屯垦。黄廷桂除遵旨派兵往垦外，又奏准加调屯田兵三千垦种昌吉等处地亩。〖47〗至初冬，派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已至一万数千名。又谕曰：现在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行准其带往，伊等既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而生聚畜牧，渐与内地村庄无异。至是，永贵奏称，本年辟展等五处屯兵共三千六百名，屯田三万三千余亩，每亩收获一石四斗至一石九斗不等，共收谷三万七千三百余石，比去年多收六千余石。乾隆帝谕示：辟展等处屯田收获分数，看来只敷屯兵口粮，其伊犁驻防官兵，

仍需筹画。

二十九日（11月29日）

29 安徽布政使托庸十月奏到折内，尚将四五月间米粮晴雨牵连开入，为期已逾半年，始行补奏。乾隆帝以“地方米粮晴雨，关系民生，例应随时奏报”，命军机大臣传旨申饬。〖48〗

十一月初五日（12月5日）

30 于南苑晾鹰台大阅营伍，命右部哈萨克及布鲁特使臣从观。乾隆帝躬御甲胄，乘马阅阵。时大阅久未举行，乾隆帝以哈萨克、布鲁特新近归服，为示之以天朝兵容，故从本年九月起即开始筹备阅兵大典。

十五日（12月15日）

31 命两江督抚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严办崇明县（今上海市崇明县）佃户抗租、烧户、抗官、殴差一案。寻此案首犯姚受、施仲文立斩，并枭首传示犯事地方，从犯郭二麻子等分别治罪。〖49〗

十二月初一日（12月30日）

32 因本日日食，十五日将有月食，乾隆帝以天象示警，命传谕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各抒所见，据实敷陈用人行政之阙失。

副都御史孙灏以“劳民动众”，奏请停止明年巡幸索约勒济。命召王大臣并孙灏面加饬谕曰：朕临御海宇二十三年，日理机务，必躬必亲，近者军书旁午，至于夜分不寐，凡在廷诸臣无不目睹。今当日食求言，正我君臣侧席

修省之时，试以用人行政数大端言之，前代流弊具详史册，有以女谒盛行致堕纲纪者，今宫中自后妃以及侍御，统不过十五六人。有以亲藩怙势者，今之奉藩恪谨者何如？有以大臣、朋党、宦官坏法者，今之干大权、挠法纪者安在？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揽，政柄从无旁落。孙灏即欲建言，凡在朝臣工之贤否，与夫朕躬之得失，皆宜切实指陈，朕必当虚怀采纳，若仍以摭拾浮词，自矜骨鲠，究无当于国是；而朕亦复虚文相尚，借以博纳谏之名，此则朕所耻而不为者也。索约勒济围场在热河木兰之北，巡幸往返共约四千余里，从本年四月即降旨准备。孙灏奏请停止巡幸虽遭申饬，并以三品京堂改用，但此次筹画已久之巡幸后亦借故停止。〖50〗

寻御史汤先甲应诏奏《刑法宜为变通》一折，略言：内外问刑衙门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丽逆案，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刑官何必立意求深，多援条例；州县侵亏帑项，宜照旧例办理，在贪墨败检之徒，诚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国帑；官犯提解至京，不宜亲临审鞫。奏入，乾隆帝逐条加以批驳，略谓：即如收藏野史案内法在必治者，如《东明历》等书，不但邪言左道，且有肆行诋毁本朝之语，此而不谓之逆，必如何而后谓之逆者；试问今日之刑官，较之往昔办案，究竟孰为宽，孰为严？若以限内完赃为慎重国帑，则是非为问刑，乃为言利矣；朕临御以来亲讯者，惟张广泗、鄂昌二人，一则玩误失机，关系军国重务，一则身为满洲世仆竟与逆犯胡中藻甘心唱和诽谤，此二人岂可以寻常官犯同日而语？总之，用刑之道，贵在鉴

空衡平，而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

御史周照旋奏言：近来行政争于观成，必条例繁多，法令严密，承于下者，转得以空文相应；用人急于求效，便给近利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转因而退沮。乾隆帝斥其摭拾浮词，并不敷陈实政，传旨严行申饬，并谕曰：周照隐跃其言，若令一一明白回奏，又似因求言而加罪；然朕若不明白指出，则言官得操用人行政之权，朋党门户之风将由是起，明季弊政炯戒具在，而欲稍为因循姑息，朕断断不肯出此！嗣后倘更有似此空言塞责，实行其私者，朕必明治其罪。因日、月食降旨求言至此而草草结束。

三十日（1759年1月28日）

33 头等侍卫舒赫德奏报黑水营之围稍解。先是，兆惠一军被围于黑水，大和卓木布拉呢敦自喀什噶尔率马步五千亦来助小和卓木霍集占。回兵曾决水冲灌清营，兆惠即命官兵掘渠，引入下流，数日内兼资饮用。回兵又掘沟潜伏，以苇埽自蔽，欲劫大营，亦经官兵击退。回兵所立高台，四面俱有护身垛口，施放鸟枪，官兵亦立高台相对。兆惠并不时派兵乘敌不备出击，双方相持三十余日后，大小和卓木风闻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城忽被布鲁特抢掠，是日薄暮兆惠又领兵纵火，夺回兵营盘两座，布拉呢敦兄弟疑清军与布鲁特有约，遂通信兆惠议和。兆惠回称“尔兄弟果欲纳款，当入觐大皇帝，否则不允。”而布拉呢敦因喀什噶尔告急，撤回防御，从此双方俱未交锋。

乾隆帝据舒赫德所奏，命传旨嘉奖兆惠等。

34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九千一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零八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九百九十五万九千三百二十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六百三十八万八百零九两，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旗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六百五十六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两〖51〗，办铜一千零十七万三千一百斤。

35 胡天游卒。

胡天游（1696—1758），字稚威，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少有异才，于书无所不窥。雍正中，两举副榜贡生。乾隆元年（1736），礼部尚书任兰枝荐举博学鸿词，以持服，未与试。翌年，服阕，补试。试日，鼻衄大作，遂投卷出。方是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稠人广坐，辄援笔数千言，落纸如飞，纵横奥博，见者嗟服。古文自言学韩愈，在储大文、方苞、李绂之上。诗亦雄健有气。十六年（1751）举经明行修，复报罢。至是，客游山西，卒于蒲州（治所在今永济县西南蒲州）。著有《石笥山房文集》六卷。〖52〗

〖1〗《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131 页。

〖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八；《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09页。

〖3〗《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七。

〖4〗《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一。

〖5〗参见：《阿文成公年谱》卷一；《清政府与喇嘛教》434页。

〖6〗《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18页。

〖7〗《乾隆朝上谕档》三册196、208页。

〖8〗《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9〗《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1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五；《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

〖11〗《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12〗《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据《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八所载，车凌之游牧最后迁至和通呼尔哈诺尔；卷五八七所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五月，编前来热河安插之达什达瓦所属人等共男妇二千一百三十六名，其中壮丁七百零三名，每丁壮七十名编一佐领，奉旨分为三旗。

〖13〗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七《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文端汪公墓志铭》；《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六《汪文端公事略》；《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大臣同进见》卷二《汪文端公》。

〖14〗《乾隆朝上谕档》三册150—158页，489—504号各件档案。

〖15〗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三册209、223、232—233页；《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三、五六五。

〖16〗《乾隆朝上谕档》三册180—183页。

〖17〗《乾隆朝上谕档》三册183—184、209、210页。

〖18〗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六《予告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特进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兼管礼部事务加二级文勤陈公世倌墓志铭》；《清史列传》卷一六《陈世倌传》；《清史稿》卷三百三《陈世倌传》。

〖19〗《乾隆朝上谕档》三册204—206、212—213、227页。

〖20〗《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三。

〖21〗《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六。布鲁特分东西两部。东部五，在天山北，准部之西，南距伊犁千四百里，游牧在特穆尔图淖尔左右。西部十有五，则在回部喀什噶尔城西北三百里，共二十余万口，逐水草游牧，衣冠风俗皆同东部。（俱见《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绥服西属国记》）

〖2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八；《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戡定回疆记》。

〖23〗霍集占称汗一事，据《平定噶尔方略》所记："霍集占等系传授经教之人，得脱回巢，僭称汗号"（该书正编卷五七）。

〖2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一。

〖25〗《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六。

〖26〗《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75页。

〖27〗《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七。

〖2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75页；《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七十。

〖29〗《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九。

〖3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啸亭杂录》卷六《平定回部本末》。

〖31〗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二三《惠徵君栋墓志铭》、《惠先生墓志铭》；《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三《惠天牧先生

事略》。

〖3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十一、六十二；《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七十。

〖33〗《平定准噶尔方略》卷六十二。

〖34〗《回疆通志》卷六。

〖35〗《大清律例通考校注》671 页，“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第四条例文”。

〖3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二十。

〖37〗《大清律例通考校注》674 页，“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第九条例文”。

〖3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一。

〖39〗《读例存疑》卷二五。

〖40〗《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

〖41〗《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一。

〖4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五；《清高宗实录》卷五七六。

〖43〗《清高宗实录》卷五七四。

〖44〗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四；《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83 页。

〖45〗《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五。

〖46〗《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七。

〖47〗《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八。

〖48〗《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265 页。

〖49〗《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 37—40 页。

〖50〗《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五八三。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二年（1757）

十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傅恒等题。

〖52〗《清史列传》卷七一《胡天游传》。

清通鉴　卷一一六

乾隆二十四年　己卯　公元1759年

正月十四日（2月11日）

1 黑水营围解。

先是，参赞大臣富德闻黑水围急，即率新到之索伦、察哈尔兵二千余及北路兵千余自乌鲁木齐冒雪驰援。是月初六日，次呼尔璊，大小和卓木率五千骑迎战，自巳至申，接战十余次，大和卓木布拉呢敦胁间中鸟枪，伤甚重，被抬入城中。次日晨，富德领兵前进，途遇戈壁，回众据高阜迎战，相持一昼夜。初八日，回兵见清军马匹缺乏，四面进攻，清军两昼夜无水，只能吞咽零星冰块，人马俱乏。初九日渡叶尔羌河，回兵愈众，不能进。适参赞大臣阿里衮奉命以兵六百，解马二千、驼一千，合爱隆阿之兵千余于月落时分至，遥望火光十余里，知我军与回兵相持也，即与鄂博什横张两翼，欢呼驰突，声尘杂沓，直压敌垒，

与富德三路奋蹙，斩敌甚夥，至初十日黎明收兵回营。前后五日四夜，回兵被杀千余名，受伤者尤众。〖1〗当是时，黑水营之将军兆惠一军遥闻北面有枪炮之声，意援兵已至，即于初八日乘夜选兵千余名，制备云梯，两路冲突，烧毁回兵营寨，阵斩回兵千余人，生擒五十五人。兆惠遂遣人通信援兵，约期会剿。〖2〗富德接兆惠咨文，于十一日整兵至叶尔羌河岸，侦得距兆惠军二十里。

是日黎明，援军前进六七里，右翼阿里衮、爱隆阿以枪炮击败回兵数次，其余回兵仍依芦苇放枪，富德、舒赫德领左翼兵急进，回众渡河逃走，计斩回兵二三百名。中军与右翼以次进攻，援军遂与黑水一军会合。〖3〗计自去年十月至今，兆惠孤军在万里外陷重围达三月之久，以为无复生还之望，而终于盼来援兵解围，莫不喜极涕出。两路军遵旨整队回阿克苏。途次，闻和田被小和卓木霍集占派兵围攻，乃遣副都统瑚尔起率兵九百往援。事闻，命富德晋封一等成勇伯，其余有功将领明瑞等交部议叙。并传谕兆惠等于附近城堡，酌量驻营，不可坐失机会。

十七日（2月14日）

2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病卒，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寻以蒋溥补授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为协办大学士。

黄廷桂（1691—1759），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由监生迁侍卫，补参领，历任封疆三十余年，及用兵准、回，以大学士、总督筹办一切军需，深受乾隆帝倚信。其时羽檄星驰，士马、刍粮、器械万端倥偬，令藩、臬、道、府、州县承办军需者，皆同馆一舍，廷桂竟日危坐其中，每邮

骑至，直入馆院，启视应付何司者，立时分派，目击其录稿钤印毕，即以咨覆，故一切神速，毫无留滞。素咯血，往往中夜辄起，或张目达旦，致积劳成疾。疾剧，呓语犹以马驮、粮运、进剿、擒贼诸务喃喃不绝，官吏文武绕榻环听，为之泣下。乾隆帝御制挽词有："鞠躬尽瘁今诚已，葛亮而来此一人！"谥"文襄"。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于五督臣之首。〖4〗

二月二十九日（3月27日）

3 命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及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明白回奏如何商议撤回阿克苏之事。乾隆帝得知撤兵之初，即有不满之意，并明发谕旨，饬责兆惠等解围后匆匆撤回阿克苏。复接阅兆惠等请求增兵一折，内称："霍集占兄弟分守两城，互相救应，约计贼骑五六千人，步贼数万人，且叶尔羌本系大城，兵少则不足以攻城略地，须得马步兵二万人，马兵较多更善。"〖5〗乾隆帝愈觉非是，遂严旨令将军、参赞等分别据实回奏，以便核定功罪。

寻命将军兆惠从阿克苏进取叶尔羌，副将军富德或从特穆尔图诺尔，或从乌什进取噶什噶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旋以和田待援甚急，又命富德先往和田，然后从和田启程取叶尔羌。初，和田二城——额里齐和哈喇哈什被大小和卓木围困，时守御和田者，仅伯克鄂对及侍卫齐凌扎布所率绿旗兵数百名。及黑水营围解，副都统瑚尔起奉将军兆惠之命前往解和田之围，行至和田达里雅河，询知额里齐、哈喇哈什二城尚未失陷。〖6〗四月，富德率兵至和田附近之哈塔里，与前此往援之瑚尔起会合，旋即率

军抵额里齐城，据称和田六城阿库、伯克及回民数千人携壶浆跪迎〖7〗。哈喇哈什、玉陇哈什、齐尔拉、克勒底雅等城亦相继收复。〖8〗乾隆帝以进取叶尔羌“有劲旅五千，即可横行无敌”，降旨催促兆惠、富德惟就现有兵力，应机速进。

4 是月，云贵总督爱必达奏称大碌厂民于大兴山探得大矿。寻又奏，大兴厂采矿日增，每月约煎铜三四十万斤，每年可办铜四五百万斤，实为最旺之厂。查汤丹、大碌等厂近年所办之铜，核计运京及东川钱局鼓铸，约不敷二百万斤，今得大兴厂接济，似应拨东川供铸。报闻。〖9〗

三月初一日（3月28日）

5 乾隆帝宣谕已故尚书张照诗卷笔札词意怨望，狂诞愤嫉，及办理苗疆之种种乖张谬妄。略曰：前因查阅蒋洲署中所藏字迹书册，见有张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卷》，词意怨望，昨命大学士蒋溥查取张照所遗笔札，亦有狂诞愤嫉之词，无论“不日不月”等语极为狂诞，而一则曰“丞相”，再则曰“鄂伯”，若其获罪，悉由鄂尔泰之构陷者。无知者观之，将谓实有其事，故朕不得不明白宣示。鄂尔泰经理苗疆一事，朕与和亲王每日亲承皇考训谕，其中端委，实所深知。张照之奉命经略，原令访查鄂尔泰事迹，乃张照一入四川，妄自尊大，不以苗疆重务为计，立意阻挠，且私致书于哈元生等令参鄂尔泰。夫以国家经略大臣，乃挟私愤事，按以军法，立置重辟，实所应得。使非朕深知张照素与鄂尔泰嫌怨，岂仅拟以监候乎？乃张照竟不知

悔罪，妄生不平之鸣。朕尔时深见苗疆之事，惟专任张广泗，庶可集事，即不得不将张照撤回，以防牵制。且朕岂信谗之主，鄂尔泰又岂能谗张照之人？我朝乾纲独揽，政无旁落，实家法相承，世世敬守，张照顾未之闻乎？张照叠受殊恩，苟有人心，则从前肮脏激励之词，亦当猛省铲削，而必将此刊刻流传，其居心又可问耶？使张照仍在，即应治以国法，今其人已死，姑免深究。

四月十九日（5月15日）

6 谕命新任浙江巡抚庄有恭速往任所，预筹海塘工程。浙西海塘自乾隆十二年（1747）至二十四年（1759）因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因而工程无险。至是，因中小亹下口雷、蜀二山涨沙连接，海潮主流又有改趋北大亹之势，故命庄有恭速往筹办。

二十二日（5月18日）

7 规划回部军政措置。先是，参赞大臣舒赫德奏陈办理回部各城粮赋事宜：查回人旧制，征收粮石系十分取一，载在经教。至阿克苏城，乃其旧汗察合台汗公地，收获时则系平分。若将霍集占地亩均给贫人，除公地照旧征收，其余地亩，俱十分取一。又奏霍集占更改回部征税旧制，据称霍集占更改旧制，于征收地亩外，增羊只四十取一之条。布拉呢敦惟于地亩十分取一，不征羊只。〖10〗至是，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曰：将来回部即仍其旧制，而伊犁则必须官兵驻守，其兵粮即于回人所出租赋内支给，不劳内地转饷方为妥协。至各城回人，向于准噶尔时，派往伊犁耕种，将来仍行办理。〖11〗是为清廷规划回部军政措置之

始。嗣据驻阿克苏大臣舒赫德奏称，俟平定回部后，令派回民十分之一前往伊犁屯田。乾隆帝指示当一二年后，再选老成谨慎之人，前往伊犁安插。

寻命钦天监监正明安图、监副三品衔西洋人傅作霖带同西洋人高慎思驰驿前往测绘回部地图。此次绘制地图系依据兆惠、富德等所绘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进行核对和修订。翌年四月还京。〖12〗

五月初四日（5月29日）

8 乾隆帝密谕将军兆惠相机处置伯克霍集斯。先是，曾密谕参赞大臣明瑞体察霍集斯情形，如大局已定，则不过令霍集斯入觐，再将其妻子送京。并嘱咐明瑞此事惟与兆惠、富德、额敏和卓密商办理。〖13〗至是，以伯克霍集斯已抵和田富德军营，故再密谕兆惠等曰：朕详察霍集斯情形，似以擒获霍集占等后，回酋无出其右者，意在总统回部，但若骤行究治，恐回人惊恐。如此时霍集斯情形叵测，自然不得姑息，或不过恃功率意，则宜暂示包容，事竣后照达瓦齐之例安置北京。旋授霍集斯为管和田六城阿奇木伯克，鄂对仍为阿克苏阿奇木伯克。复密谕富德，令霍集斯、鄂对随军同往。

六月初五日（6月29日）

9 以绥远将军保德、同知呼世图挪移库银，通同掩饰，亏空一万数千两，命革职查办。此案经钦差大臣刘统勋审实，保德以枉法婪赃，即于该处正法，呼世图等斩绞有差。〖14〗

十一日（7月5日）

10 行大雩礼。是年自春至夏，京师、直隶及甘肃、山西、河南等省久旱无雨，上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已步诣社稷坛祈雨。至是，乾隆帝自斋宫步诣圜丘行大雩礼。《祝文》称：臣承命嗣服，今廿四年，无岁不忧旱，今岁甚焉！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实臣罪日深。“是日大雨竟日”〖15〗。

二十九日（7月23日）

11 英商洪仁辉乘船赴天津投诉，有旨严加究讯。

先是，限定广州一口通商，英东印度公司北上开拓宁波贸易被遏止。是年五月，英东印度公司洪仁辉奉派乘小船“成功号”自澳门启程，六月初抵浙江定海，请求当地官员转呈控诉粤海关监督之《禀帖》一件，被拒。浙江巡抚庄有恭奏称，英商洪仁辉驾船来浙贸易，已飞饬提、镇两臣严切晓谕，务令速回广东贸易。〖16〗乾隆帝命将庄有恭折抄寄两广总督李侍尧阅看，令其传集夷商等示禁。洪仁辉则率行北上至天津，长芦盐政官著、直隶总督方观承先后奏称英商洪仁辉来津呈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其《禀帖》言称：“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官，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市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关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门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申冤。”〖17〗

至是，乾隆帝据奏并洪仁辉呈状，命给事中朝铨带同洪仁辉驰驿往粤，会同福州将军新柱审讯，并谕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如果

款迹属实，即应在彼正法，俾众知惩创。如其中有浙省奸牙潜为勾引，代夷商捏砌款迹，怂恿控告情事，此奸宄之尤，亦当即行正法示众。或彼此问拟得实，亦应各按律尽法治罪。复降旨谕示将军新柱：内地商人果有为洪仁辉商谋者，固当按法严治；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亦不可不申明国宪，示以限制。该谕旨称："外洋货物，内地何一不有？岂必借伊来贸易，始为足用。"

12 是月，大军进兵，大小和卓木弃城西遁。将军兆惠由乌什往取喀什噶尔，副将军富德由和田往取叶尔羌，两路兵各万五千。和田六城伯克派兵六百五十名从军效力。富德一军出发前侦知霍集占已将叶尔羌附近居民收入城内，拟沿途相机剿抚，俟得兆惠信息，协力进取。〖18〗先是，大小和卓木慑于兵威，已议定将各回城人民移往巴达克山汗国。本月二十七日大和卓木布拉呢敦抢掠回众，从喀什噶尔出逃，回众不愿同行，纷纷逃往牌租阿巴特地方。〖19〗寻小和卓木霍集占抢掠叶尔羌回众马匹、牲只、银两，亦起程逃往巴达克山。〖20〗兆惠率军至伊克斯哈喇，喀什噶尔阿珲、伯克等六人来迎清军，告称布拉呢敦已同霍集占逃去，并称喀什噶尔本城所属共一万六千余户、五万余口。〖21〗兆惠统兵急进，于闰六月十四日抵达喀什噶尔城〖22〗，沿途所经村庄，"回众皆献牛酒果饵"迎接〖23〗。随即进兵抚定叶尔羌，据查询该城原有户口二万三千有余，现存仍二万户。〖24〗

闰六月二十五日（8月17日）

13 严禁生丝及丝织品出口。御史李兆鹏奏请严禁丝斤贩运外洋，乾隆帝批交大学士会同该部议奏。寻覆奏：应如李兆鹏所请，令江浙各督抚转饬滨海地方官员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一百斤，照米一百石之例发边卫充军，船只、货物俱入官。从之。嗣后绸缎、绵绢出口亦一并严禁。〖25〗

二十八日（8月20日）

14 霍斯库鲁克岭大捷。先是，大小和卓木弃城逃遁，大军即蹑踪追击。至是，参赞大臣明瑞领兵追至霍斯库鲁克岭，见回众约六千余人据岭固守，清军前队仅九百名，经鏖战三时，回众大败，被杀被俘五百余人。回众败退，向巴达克山一路逃走。〖26〗富德、阿里衮、明瑞三队官兵旋即会合，拣选四千人往追霍集占兄弟。

15 是年夏末（俄历6月17日—7月15日）中俄于恰克图会谈。年初，理藩院曾致函俄国枢密院，敦请俄方交还阿睦尔撒纳尸骨及逃人舍楞等。枢密院俄历6月7日复函断然拒绝中方要求。〖27〗至是，中俄代表在恰克图举行会谈，中方提出俄方应交出阿睦尔撒纳尸骨和逃人舍楞等，并要求俄方拆除中国境内契科伊河与色楞格河一带设立之木桩，要求取消在恰克图俄国贸易圈内征收货物税。俄方拒绝中方要求，同时提出在祖鲁海图下游一带设立卡伦等，亦为中方所拒。〖28〗是年冬，理藩院再次致函俄国枢密院，是为本年第十封致俄方函件。清廷对俄方拒不交出阿睦尔

撒纳尸骨和逃人舍楞等，及在恰克图附近中国境内设立木桩之不满日益强烈。自是年秋季始，俄国驻北京传道团人员被禁止外出，其东正教教堂被军队封锁。〖29〗

七月初四日（8月26日）

16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前往巡幸木兰，十一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十三日返回山庄。十六日奉皇太后回銮，二十二日返回圆明园。

初十日（9月1日）

17 连获阿勒楚尔大捷、叶什勒库勒淖尔大捷，大军追捕大小和卓木进入巴达克山国境。前一日，富德率兵于阿勒楚尔山追及霍集占，霍集占以精锐六千伏谷口，诱清军入险。富德以火器、健锐营居中，明瑞、阿桂为左翼，阿里衮、巴禄为右翼，别列奇兵、援兵各二队，且以兵殿，如墙而进。奇兵先夺其左右两山，俯瞰下薄，敌阵动，我兵三面乘之，追攻二十余里，斩戮回众千余人，生擒五十余人，回兵大头目阿布都克勒木等数人被擒杀。〖30〗是日薄暮，清军追至布隆库尔，向叶什勒库勒淖尔（一名伊西洱库尔淖尔）进兵。其地属巴达克山界，山高石险，隘口数十里，仅容单骑。霍集占以万众据北山及以东诸峰，决死战。富德等议定先行分兵在叶什勒库勒淖尔以西通巴达克山要隘堵截，富德等尾随敌踪，整队前进。回众拥塞，无所逃遁。富德乃令伯克霍集斯、鄂对树回纛大呼召降，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至十二日黎明，共俘获回众一万二千余人，牲畜万计。霍集

占兄弟携其妻子、亲信三四百人走巴达克山，阿里衮等选精兵二百名过岭寻踪追剿。〖31〗

十一日（9月2日）

18 定阿克苏伯克品级：阿奇木伯克为三品，伊什罕伯克为四品，噶匝纳齐伯克为五品，密喇布小伯克等为六七品，俟缺出拣选补授。其余各城俱照此办理。是为清廷将回部伯克任命为清朝官员之始。回城阿奇木伯克等，向系世袭。寻密谕兆惠、舒赫德停止回人伯克世袭。伯克世袭制自是废除，阿奇木伯克等与各省大臣、官员俱由中央拣选补授。

19 就八旗三品以上大臣中有子弟应本年乡试，但未于事先遵旨奏明，而礼部又含糊具请一事，有旨令礼部明白回奏。复训谕曰：八旗子弟应试科举，不过储材一格而已，今乃艳心诡遇，又从而钓弋其名，渊薮其弊。我朝开国以来，名臣硕辅莫不志秉忠忱，才优韬略，初非从事占毕者，即仕跻大僚，内而大学士、尚书，外而总督、巡抚，勋名气节，指不胜屈，大约皆非出于甲乙两榜。即近时大臣在科第中有名者，不过如鄂尔泰、尹继善一二人而已，然其见用，实以其心地材干，初不以其文也。其它幸列科名，而名实不副者，亦指不胜屈。寻又通谕八旗：皇考时谆谆诫谕，我满洲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今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见端绪，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无所用之人耳。此实为万世不易之准则。满洲人等之崇尚虚文，不思遵守旧俗，所关綦重，实不可不急为挽回整

顿者。

十二日（9月3日）

20 英东印度公司商船一只来宁波贸易，意欲停泊，定海总兵罗英笏奏闻。乾隆帝命庄有恭申明定例，严行查禁。寻庄有恭覆奏：经查番商名味啁，船泊定洋，迁延日久，自称即洪任（洪仁辉）后船，现已令其回粤，并饬内地商民不得私与贸易。该英船后一无所获返回广东。

二十二日（9月13日）

21 将军兆惠奏陈喀什噶尔设官、定职、征粮、铸钱及驻兵分防各事宜：一、喀什噶尔总计大小十城、七村庄，一万六千余户，数十万余口（原文如此）。查回部头目名称：阿奇木伯克总理一城，伊什罕伯克协助阿奇木事，商伯克管理租赋，哈子伯克管理刑名，密喇布伯克管理水利，讷克布伯克管理匠役，帕察沙布伯克查拿盗贼，茂特色布伯克承办经教，木特斡里伯克管理田宅，都管伯克管理馆驿，巴济格尔伯克管理税课，阿尔巴布伯克派差催课，市珲伯克协办都管事，巴克迈塔尔伯克专管园林，明伯克职如千总。现分别拣选回人补授。二、每年贡赋照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时定额酌减，岁征粮四千帕特玛，一帕特玛合官石四石五斗；钱六千腾格，一腾格合制钱五十文，值银一两；棉花照旧额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红花照旧额三百六十五察喇克输纳，一察喇克合官秤十斤。贸易税课仍旧，边界贸易回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人征二十分之一。三、随逆回逃窜之人，田亩入官充饷。四、改铸回部钱文，请先铸钱五十余万文以换回旧钱另铸。五、喀什噶尔酌量

驻防。奏入，俱准所请。惟叶尔羌、喀什噶尔二城阿奇木伯克拟分别由额敏和卓、玉素布补授，原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和什克送京安置。

兆惠旋奏陈抚定叶尔羌等城事宜：查叶尔羌所属二十七城、村，计三万户、十万余口。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时，叶尔羌每年交纳贡赋十万腾格。霍集占入城，虽只征二万四千腾格、杂粮二千一百九十帕特玛及折征牛羊税九百腾格，而额外科敛扰累，及逃窜时又行抢掠，故回民生计甚艰。现于本年七月起，只交杂粮一千四百帕特玛及一万二千腾格，此后如何征收，俟乾隆二十六年（1761）再行定议。其随霍集占逃窜人等已种地亩与房屋、园林没入官。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由和什克伯克署理。得旨准行。〖32〗

二十四日（9月15日）

22 浙江巡抚庄有恭奏陈归安县（今湖州市）武举汤御龙呈首逆书案一事。嗣经查实系该县沈大章起意诈害，私刻逆书，内有“兴复宋代，指斥本朝”之处，乘雨夜投置汤御龙船中。经庄有恭请旨，沈大章即行凌迟处死，同案犯叶国凡斩立决。〖33〗

二十九日（9月20日）

23 陕甘总督杨应琚以“西陲平定，幅员广大”，奏请改甘肃巡抚为甘肃总督，并复川陕总督，四川总督改为四川巡抚。乾隆帝准其请，命开泰补放川陕总督。嗣后，经议政王大臣议准，甘肃设总督俟军务告竣再行候旨遵行，杨应琚仍照旧管辖陕甘，陕甘总督移驻甘州。〖34〗翌年十二月，仍复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原建制。

八月初九日（9月29日）

24 哈萨克哈斯伯克等四队商人所带马匹，择其善者，每匹作价四两四钱，共得一千匹，次者减价六钱，共得一百五十匹。〖35〗时内地营马官价每匹银八两，较之哈萨克马价高约一倍。〖36〗满泰奏闻。

九月初四日（10月24日）

25 钦差将军新柱、给事中朝铨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陈审明洪仁辉呈控原任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各款：一、洪仁辉呈称李永标纵关口勒索陋规。经审李永标虽无额外加征，但家人、书役滥索，实难辞咎。二、又呈称李永标不准夷商禀见，致家人、吏役刁索。经审李永标并无吝惜一见之事。三、资元行故商黎光华拖欠公班衙银五万余两。经审夷商赴粤与内地行商贸易，货帐未清，俱系自理。故商黎光华商欠业经李侍尧批准追给。四、又呈称随带日用酒食器物苛刻征税。经审并无苛征之弊。五、又呈称夷商往来澳门，勒索陋规。经审确有家人勒索行私之处，李永标显系纵容。六、又呈称加收“解京补平”，经审李永标系循例办理。七、又呈称自设保商，受累多端。经审，未便因夷商一面之词，遽易成规。略谓：外洋夷船到粤贸易，言语不通，凡天朝禁令体制及行市课税均未谙晓，向设行商代为管理，由来已久。后因行商内有资本微薄纳课不前者，乾隆十年（1745），经原任督臣策楞管关任内，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以专责成，亦属慎重钱粮之意。据上述各款，监督李永标应照“不枉法本官知情者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乾隆帝命刑部核议具奏。〖37〗李永

标被革职，抄没家产，依律杖流。

新柱等又就查审李永标一案所发现之弊窦，奏请删除关口各色规礼，合并核算，改刊“每船入口归公银若干，出口归公银若干”，以昭画一。又奏请豁免外商出口食物税银。乾隆帝未允准后一请求，而对前一请求经李侍尧等议奏后予以批准。〖38〗

寻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陈《防范外夷规条》五款：一、禁止夷商在广州过冬。二、夷人到粤，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严禁内地商人借领外夷资本，及夷商雇请汉人役使。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积弊。五、夷船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下军机大臣议行。是为清廷制定管制欧美洋商正式章程之始。

十三日（11月2日）

26 将军兆惠奏称：布鲁特额德格讷部落与霍罕〖39〗归顺。翌年初，霍罕和巴达克山使臣首次入京觐见，乾隆帝召见两国使臣，并于丰泽园大幄次设宴款待。

二十九日（11月18日）

27 乾隆帝既闻霍集占兄弟为巴达克山国拘获，遂命传谕兆惠可不必尽行剿杀投降之乌沙克、伯德尔格、塔里雅沁等回人〖40〗，可体察情形，将其连同家口移往安西等处归并绿营兵。寻命传谕甘肃总督杨应琚将降回内乌沙克、伯德尔格、塔里雅沁回众分赏陕甘两省驻防满营及绿营为奴，安插时宜散不宜聚。随谕示每处不超过十人。〖41〗

【考异】塔里雅沁，种地佃户之意。所谓“塔里雅沁地亩”，

是佃户按收获物之半交租的佃耕地，与按收获物十分之一交纳赋税的自耕农私有地亩不同（《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 230 页）。另有一种解释，认为准噶尔时代将从天山以南迁到伊犁河上游进行农耕的维吾尔农民称为“塔兰奇”，即塔里雅沁，意为“种地者”（《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21—22、67—68 页）。

十月初二日（11 月 21 日）

28 大兵自巴达克山凯旋。先是，霍集占兄弟大败于叶什勒库勒淖尔后，即率残部逃往巴达克山投奔汗素勒坦沙汗。素勒坦沙汗邀霍集占兄弟入城，布拉呢敦即入，久未出。霍集占率余众在城外扬言，若将使者交出，情愿为素勒坦沙奴仆，被拒。霍集占即抢村庄，素勒坦沙汗遂将布拉呢敦拘执，并领兵数千出城将霍集占擒获，霍集占胸、背、胯三处受伤。〖42〗将军兆惠差侍卫往巴达克山索要大小和卓木，据云霍集占兄弟二人俱被其部落拿获，霍集占伤重已死，但巴达克山摩罗、阿珲等〖43〗据经文“无将同类献与他国之理，恳求宽免”。乾隆帝遂谕示：巴达克山若不呈献霍集占兄弟，必当示以兵威。〖44〗副将军富德等遵旨一再遣使严索，九月初侍卫额尔登额使人面见素勒坦沙，据称原将霍集占送往柴扎卜拘禁，因有痕都斯坦部遣人前来索取，霍集占又欲潜通巴达克山仇国塔尔巴斯，为免后患，乃将霍集占、布拉呢敦杀戮。经查验，霍集占之尸属实，惟瘗埋布拉呢敦之地，与霍集占中隔一墙，虽有血迹，并无尸骸。〖45〗富德据报，相信霍集占兄弟已死，遂遣人将霍集占首级函送京师，并将目睹布拉呢敦被杀之回人们多索丕等送京，乃于是日统领大兵凯旋。

29 大小和卓木同族额色尹和玛木特以“派噶木巴尔”〖46〗后裔，分别被封为公爵和扎萨克头等台吉。初，将军兆惠将出兵喀什噶尔，霍集占同族鄂托兰珠和卓玛木特等遣人投见。玛木特之叔额尔克和卓额色尹，系大小和卓木堂叔，霍集占叛清，额色尹不从，与其弟帕尔萨、侄玛木特避走布鲁特等部。迨玛木特遣人归降，兆惠令其随营，并寄书其叔额色尹领兵协助。〖47〗额尔克和卓额色尹等前于六月内遇布拉呢敦所属百人，剿杀甚众。兆惠加以抚慰，并令其遣人往取家属。乾隆帝密谕兆惠将霍集占族戚额色尹、玛木特等送京居住。翌年正月，命额色尹、玛木特归理藩院管辖，乐工匠役等另编一佐领。

初三日（11 月 22 日）

30 命将英商洪仁辉圈禁澳门三年，代作呈词之刘亚匾即行正法。先是，洪仁辉赴天津海口呈控，乾隆帝即命钦差新柱严行查究内地代作呈词之人。新柱初疑系徽商、婺源县生员汪圣仪，因其父子曾借洪仁辉资本贸易，洪仁辉前在宁波三年，即系汪圣仪父子代为包揽生意，及禁往宁波，汪圣仪仍来广东，彼此密熟，又往江苏代买货物。〖48〗嗣据广州府张嗣衍等人禀报，审出代作呈词之人乃四川人刘亚匾。至是，命传谕李侍尧，传集在广洋商，宣布洪仁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奉旨从宽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并传谕洋商曰：“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谕毕，将刘亚匾即行正法示众。洪仁辉投诉一事至此结案。生员汪圣仪后经广东责革，审拟定罪，本籍一切家赀财产被抄没。〖49〗

经洪仁辉事件，广州外商税课，除6%附加税及一千九百五十两规费外，暂时都予以免除，但英东印度公司要求废除保商制度则未能实现。〖50〗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释英人洪仁辉于狱。〖51〗

十七日（12月6日）

31 谕命禁烧锅、踩曲。该谕略曰：烧锅、踩曲，例有明禁，迩来屡经降旨，令地方官严行查禁，勿使糜费米粮。乃有司视为具文，奉行不力，遂致乡邑愚民违例私烧，竟成利薮。向来例禁，或以收成丰稔之年，如苦涩高粱、细碎糠秕，原无关于小民口粮，然不力为禁止，则苦涩细碎之不已，必致及于精粮，其为耗谷累民甚有关系。司民牧者当及时加意禁防，以重民依而平市价。

32 饬谕各省不得禁遏米谷流通。乾隆帝前以京畿及北省大旱，降旨令江南、豫东等省办运麦石来京平粜，并令饬谕商贩流通。至是通行宣谕曰：官办之法，因时调剂，不过提其大纲，倘地方有司不知大体，或因预备官办，未免自分畛域，其于往来商贾又或意存节制，易启遏籴之渐。各督抚等当严饬所属实力体察，务使商贩船只踊跃遄行，毋得稍有阻抑，如有心存见小禁遏累民者，该督抚等即行指名参处。

二十日（12月9日）

33 乾隆帝命传谕各督抚及甘肃总督杨应琚：如有巴里坤遣犯窜回本地者，一经缉获，务严押解甘，审明正法。略曰：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每岁户口孳息，千古罕俦，民间谷价，有增无减，实由于此。而天地生财，只有此数，

生齿渐繁，则食货渐贵。今幸边陲式廓，万有余里，以新辟土疆，佐中原之耕凿，而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所谓一举而数善备焉者，孰大于是！〖52〗

二十三日（12月12日）

34 副将军富德红旗奏捷到京，回部平，乾隆帝特通谕天下周知，略曰：前此大兵平定伊犁，准噶尔各部悉入版图，而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无不倾心向化，今安集延与巴达克山诸部先后归诚，捧檄自效，逆酋授首，从此边陲宁谧，各部落永庆安全。朕得缵皇祖、皇考未竟之丕绪，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冰兢。有功将军大臣宜加恩赏：将军兆惠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副将军富德晋封侯爵，赏戴双眼花翎；参赞大臣明瑞、阿里衮并赏戴双眼花翎；舒赫德以下均从优议叙。又晋封额敏和卓为郡王，玉素布赏给郡王品级。又封伯克霍集斯为郡王，鄂对为贝子。

寻经兆惠奏准：回部平定后仍须驻兵弹压，请于叶尔羌、喀什噶尔两城分别驻满营等兵一千名，英吉沙尔驻兵五百，余俱撤回。至绿营兵，除截留撤回官兵万名发往屯田外，于叶尔羌等城酌量派驻，余兵撤回本营。兆惠又奏：安排回部各城伯克轮班入觐，贝勒霍集斯、公噶岱默特和署阿奇木事之和什克伯克于凯旋之便带来京师，其余分为三班，以来年为始，次第入觐。翌年七月，定回城六品以上伯克入觐例，七品顶戴伯克不必来京。复命兆惠等议奏天山南北路设官事宜。谕称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则文武员弁均应依次移补，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庶于国计边防

两得经久之道。嗣以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为和田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对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氏为阿克苏阿奇木伯克。

自回部之役，葱岭以西布鲁特、爱乌罕、博罗尔、敖罕、安集延、巴达克山诸国皆遣使来庭。以喀什噶尔为参赞大臣建牙之所，节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设办事大臣，小者领队大臣。西四城为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田，东四城为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并东路哈密、吐鲁番、哈喇沙尔三城共十有一城。各城所辖回城，或五六，或十余、二十余不等。各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自三品至六品。〔53〕

自乾隆十九年（1754）准噶尔内讧，乾隆帝命将出征起，历时五年、拓地二万余里之准回之役，或称“西师”，至是以全面胜利而告终。前后共开销军需银约三千万两。

【考异】据魏源所记，准回之役用饷三千三百余万（《圣武记·附录》卷十一《武事余记·兵制兵饷》）。而赵翼则记曰：“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军需银二千三百十一万，实销二千二百四十七万，行查未结六十三万。”（《簷曝杂记》卷二《军需各数》）兹从魏源之说。

二十五日（12月14日）

35 以准噶尔全局大定，诸王大臣请加上尊号，乾隆帝却其请，因谕曰：今以数载间运筹决策之劳，克全我两朝挞伐绥遐之略，返衷自问，差可无负燕贻者，而固非好大

喜功也。我皇祖圣德神功，超越万古，戡定殊勋，炳于史册，廷臣请上尊号，尚未允行。乃者关门以西，迄乎大漠，虽通亘古不通之境，究以国家全盛余力及之，视当年之事会稍需刻难中辍者，其缓急轻重固不可同年语矣。兹功成事定，惟钦遵祖宗之心法，益深兢业耳。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4日）

36 刑部议准：白契〖54〗奴婢如杀伤家长，及家长緦麻以上亲者，均照红契〖55〗奴婢一体科罪。雇工凡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过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雇工定拟；随时短雇、受值无多者，仍同凡论。

十二月初五日（1760年1月22日）

37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定和田六城赋税：收获谷石按十分取一酌量减收；其塔里雅沁地亩〖56〗所出，与佃人分半收取；所产玉石，视当年所得交纳；采金三百户每年照旧例交金三十两；六城暂交一万二千腾格，俟三年后酌增；贸易之伯德尔格十户交金十两；六城七处果园分赏各城伯克。前据福禄奏报，和田六城共一万三千余户、四万一千余人。

十八日（2月4日）

38 御史罗典请援盐法定市肆米价。乾隆帝以其不明事理，命发还原折，并命通行传谕曰：该御史所奏市肆贸易米面，定以升斗，限以价值，无论市价不二，早为子舆所讥，物理断不可行，即专为撙节厂价而论，亦恐贩卖居奇

者愈得因缘为奸，而贫民何从得济？国家令行禁止，固无不可，至以米价强勒市人，则初无此政体。

二十九日（2月15日）

39 乾隆帝允准兆惠与阿桂等所议迁移回人前往伊犁屯田事宜：从阿克苏、乌什、赛里木、拜（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库车、沙雅尔（今新疆维吾尔沙雅县）等城酌派回人二三百户，于来年二月间先遣丁壮前往屯田。

40 是年，全国各直省人口一亿九千四百七十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九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七十八万四千八百四十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六百七十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办铜一千二百七十六万零一百斤。

41 顾栋高卒。

顾栋高（1679—1759），字复初，江苏无锡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乾隆十五年（1750）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与陈祖范、吴鼎、梁锡璵与焉。至是，卒于家，年八十一。著有《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又为辩论以订旧说之讹，凡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赅，多发前人所未发。〖57〗

〖1〗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86—87页；《清高宗实录》

卷五百八十；《啸亭杂录》卷六《平定回部本末》；《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戡定回疆记》。

〖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八；《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二。

〖3〗《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一。

〖4〗参见：《啸亭杂录》卷四《黄文襄》；《圣武记·附录》卷一一《武事余记·兵制兵饷》。

〖5〗《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九。

〖6〗《清高宗实录》卷五八四。

〖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91页。

〖8〗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七；《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90—91页。

〖9〗《清代的矿业》上册138页。

〖10〗《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一。

〖11〗《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一。

〖1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九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

〖13〗《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一。

〖1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百九十。

〖15〗《啸亭杂录》记“次夕，澍雨普被，岁仍大稔”（《啸亭续录》卷一《亲祷》）。

〖16〗参见：《史料旬刊》四期《浙江巡抚庄有恭奏洪任驾船来浙已命回广东折》；《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303—307页，

〖17〗《史料旬刊》四期《直隶总督方观奏英吉利商人洪任来津投呈折》。公班衙门即英国东印度公司。

〖18〗《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九、五百九十。

〖19〗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92页；《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一。巴达克山，亦作拔达克山，葱岭西南信奉伊斯兰教国家。扼葱岭之右，去叶尔羌千有余里，西北至叶什勒库勒淖尔，有城郭，负山扼险，户口十余万（《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绥服西属国记》）。

〖20〗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94页。

〖21〗《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一。

〖22〗《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94页。

〖23〗《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二。

〖2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五。

〖25〗参见：《史料旬刊》十八期《乾隆朝外洋通商案·李兆鹏折》，五期《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三。

〖26〗《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六。

〖27〗《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23—325页。

〖28〗《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25—326页。

〖29〗《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23—334页。

〖30〗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95页；《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戡定回疆记》。

〖31〗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七；《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五；《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戡定回疆记》。

〖3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七。

〖33〗《文献从编》六辑《乾隆朝文字狱·沈大章案》。

〖34〗《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五九九。

〖35〗《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六。

〖36〗《清高宗实录》卷五五四。

〖37〗《史料旬刊》四期《新柱等奏审明李永标各款折》。

〖38〗参见：《史料旬刊》四期《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七。

〖39〗霍罕，亦称浩罕、敖罕，葱岭以西信奉伊斯兰教国家。有四城：最西为霍罕城，其汗居之；最东曰安集延，与布鲁特毗连，距喀什噶尔城五百里；从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为玛尔噶朗城，有二万余户；又西八十里为纳木干城，万余户。四城皆有伯克，而霍罕城额尔德尼为之长。（俱见《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绥服西属国记》）

〖40〗乌沙克，意为勇敢人；塔里雅沁，意为种地人；伯德尔格，意为贸易人。此三种回人随小和卓木霍集占久居伊犁，叛服无常（《新疆社会史研究》232—233、300页）。

〖41〗《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

〖4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九。

〖43〗摩罗、阿珲，亦作阿浑、毛拉、阿訇。

〖4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九。

〖45〗《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八一。

〖46〗派噶木巴尔，亦作“派罕帕尔”，回人尊穆罕默德为“天使”，派噶木巴尔即回语“天使”之意（《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戡定回疆记》）。

〖47〗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四；《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三；《新疆社会史研究》88—91页。

〖48〗《史料旬刊》三期《新柱等奏减办洋货及讯查代写呈词折》。

〖49〗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三册385页；《东印度公司对华贸

易编年史》一、二卷300页。

〖5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123页。

〖51〗参见：《清朝柔远记》卷五；《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300—301页。

〖52〗《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

〖53〗《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戡定回疆记》。

〖54〗白契，即民间自立未经官府盖印之买卖典当契约。

〖55〗红契，民间买卖典当加盖官府印信之契约。

〖56〗所谓“塔里雅沁地亩”，是佃户按收获物之半交租的佃耕地，与按收获物十分之一交纳赋税的自耕农私有地亩不同（《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230页）。

〖57〗《清史列传》卷六八《顾栋高传》。

清通鉴　卷一一七

乾隆二十五年　庚辰　公元1760年

正月初五日（2月21日）

1 藩司崔应阶之子县丞崔琇擅动驿马，驰递家书，问拟杖徒，照例援赎。甘肃巡抚吴达善据情奏闻，并称崔琇原因承办西师军需，挪用库银，不得开销，遂向其父乞寄银两，急求弥补。请将崔琇留甘差委。奏入，乾隆帝谕曰：西路办理军需，一切动支公帑，并不派累一人，该员一微末之人，安得独有赔累？吴达善竟据以入告而又代为原情，著传旨严行申饬，崔应阶亦另行传旨申饬。寻派侍郎裘曰修等驰往甘省，会同吴达善将各州县办理军需按籍逐一清查，秉公确核。经裘曰修查讯崔琇一案，将崔琇重责三十板，即行配徒。乾隆帝则以如此处置，似严而实宽。令崔琇应改发巴里坤种地效力；如其自度不能前往，即罚银一万两，准其捐赎，以示炯戒。〔1〕

十四日（3月1日）

2 命妥善处置流民。据贵州巡抚周人骥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帝谕其所见非是，略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生计艰难，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地方官本无庸强为限制。今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即如现在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不下数十万户，此孰非去其故土者？然口外种地者，衣食渐多饶裕，固难执一而论也。西陲平定，疆宇式廓，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在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若如周人骥所奏，有司设法禁止，不但有拂人性，且恐转滋事端。否则徒为增设科条，而日久又成故事。封疆大吏当通达大体，顺民情所便安，随宜体察。倘有流为盗贼，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乾隆帝并命将此传谕湖广、江西、四川各督抚，令其妥协办理。

二十二日（3月9日）

3 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中方在黑龙江捕获俄国逃人二十九名，因俄方拒不交还逃人俄国之土尔扈特人舍楞等人，故不拟将俄逃人交还俄方。理藩院并通告俄方：有鉴于此，以往所订条约中不收留逃人之条款自即日起废除。〖2〗嗣因俄国交还色布腾等一百五十三名逃人，中国亦将上述二十九名逃人交还俄国。〖3〗然舍楞虽经清廷一再索要，俄

方仍拒不交出。舍楞嗣后往投已迁徙于伏尔加河之土尔扈特部。

是年秋，理藩院再次致函俄国枢密院，要求对逃人舍楞一案作出最后答复，不然即中止业已签订之条约，断绝同枢密院一切通信联系，而开始就各项事务与俄国女皇直接通信。枢密院于俄历 1761 年 1 月 9 日收到此信函，对中方要求仍不予理会。〖4〗

二月初二日（3 月 18 日）

4 福建巡抚吴士功奏称：台湾府一厅四县均系闽粤二省滨海州县之民，现在台湾立业者达数十万众，请开流寓台湾民人搬眷过台之例，以便相依完聚。下大学士会同该部议奏。〖5〗嗣经闽浙总督杨廷璋奏准，定限一年停止。〖6〗

5 御史朱丕烈参奏覆勘试卷大臣秦蕙田等瞻徇不公。乾隆帝以朱丕烈所奏不实，秦蕙田等亦有疏忽，命一并交部议处。因谕曰：明季科道恶习，专以党援抨击为务，遇事交章倾轧，而九列中又或各树私人，互相报复。固由驾驭失宜所致，而臣工各自便其门户之私，不惜害及朝章国是，其关于治道者甚大。朕心存炯戒，乾纲独揽，务期朝宁肃清，诸臣中谅不敢稍生狎玩之见，即有此等伎俩，亦何所复施？

初六日（3 月 22 日）

6 伊犁初创屯田。先是，驻伊犁侍郎阿桂奏请于伊犁河以南海努克地方先行屯种，略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伊犁河以南有地名海努克，与固勒扎相距一日程，水土沃衍，宜先于此地屯种，相其形势，分立村庄。

请增遣回民娴于耕作者往屯；增派官兵驻防，协同耕种，次第建置城邑；预筹马驼，置台站；运沿边米赴伊犁；简各省流人娴工艺者，发备任使。至是，乾隆帝准其所请，并谕曰：果能实心奋勉，次第办理，则伊犁初创屯田之事，即是阿桂之功绩。〖7〗是年秋，以阿桂在伊犁总理事务，特降旨授为都统。并谕准阿桂等所奏伊犁耕牧城守各事宜：一、增派回人屯田。二、增派满洲等兵六百余名、屯田绿营兵九百名。三、伊犁官兵额数以四五千名为率。四、在海努克、察罕乌苏建置城邑，并在乌哈尔里克、哈什、崆吉斯、伯勒齐尔等处勘定筑城驻兵之处，可令屯田绿营于农隙次第兴筑城邑。五、预备屯田兵马驼。

时西域初定，地方万余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伊犁驻兵屯田一事，将军兆惠、尚书舒赫德、陕甘总督杨应琚、阿桂意见各殊。杨应琚等奏请应拨运前赴伊犁之满汉四千兵丁等口粮一万五百石、绿营籽种一千五百石，其驮载需购买口外商驼一二千只，并于肃州口外购解驼骡一千五百头。乾隆帝以其部署纷繁而过劳内地财力，未得要领，命停止实行。军机大臣遵旨议奏，亦以为伊犁地方屯田原属将来次第应办之事，此时但当筹度机宜，为因利乘便之计，未可遽定以数千官兵、回众同时并集于久旷之地，徒事挽运转输。杨应琚等所请拨兵运粮及办解驼骡之处，均无庸议。其时阿桂已奉旨带兵前往伊犁屯垦，故军机大臣建议，应俟阿桂办有头绪，约计屯种所收若干，再酌量派兵前往。乾隆帝命照军机大臣所议速行。〖8〗寻谕示伊犁驻兵屯田当渐次扩充。本年先派绿营兵五百名、回人三百名，以休息官兵，且使回人生计不致拮据。嗣又议定乌鲁

木齐至伊犁屯田亦渐次开扩，先自乌鲁木齐至罗克伦，择水土饶裕之地立四村庄，每庄屯兵八百余名。后一再谕示：新疆自应次第经理，不可懈弛，亦无庸急遽，惟各就本地情形，因利乘便，随时酌办，以规久远之计。若又大费内地财力，以为设官屯田之用，殊属无谓！

二十七日（4月12日）

7 命富德在军机处行走。〖9〗

二十九日（4月14日）

8 更定各省动支耗羡章程。向例各省随时动支耗羡，俱朱批“该部知道”或“知道了”。乾隆十三年（1748）酌定章程，凡奉朱批各案统于年底分别准销、行查共若干件汇奏。至是遵旨更定：嗣后该部于年底汇奏时，将一年内所奉朱批各案，其准销者若干件、行查者若干件、不应动支照例驳回者若干件，一并另缮清折随奏。〖10〗

9 是月，禁民苗结亲。据湖南按察使严有禧奏：民苗结亲，原系例禁，嗣经前督臣迈柱奏准，永顺一府（府治在今永顺县）及永绥（今花垣县）、绥宁各苗，俱令与内地兵民结姻，其乾州（今吉首县）、凤凰二厅并靖州（今靖县）、通道（今通道侗族自治县）等处，仍照例禁止。查苗峒僻处深山，服饰风俗与民人有别，其情愿婚姻者，大率游手无赖之民，利其产业，而苗性贪得财礼，藉其力作，久之情意不投，每滋讼狱。且恐奸民借口姻亲，出入苗地，勾结成衅，应请概行禁止。其现在已婚、已娶者，敕令娶回，不许赘居苗寨。如奉禁后仍有违例结亲及无故擅入苗

地者，按例治罪。失察之地方官照例参处。奉旨允行。

三月十三日（4月28日）

10 授莽苏尔、哈什木兄弟为头等台吉。莽苏尔兄弟姓博尔济吉特氏，原居吐鲁番，为蒙古察合台汗后裔。乾隆二十年（1755）向将军班第投诚，至是授头等台吉，归回人额色尹等佐领。

十七日（5月2日）

11 向例各省边缺人员，三年俸满即升。至是，乾隆帝以古州（今贵州省黎平县罗里乡）等处久成重镇，与腹地无异，命传谕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督抚：嗣后如古州等处专任边疆要缺之员，概不得调办别项工程差务。并通查边缺内地非烟瘴、宜令久任者，于俸满之时，或量予优叙，或准其升衔留任，或其人实系才能出众，即于本处附近应升之缺，酌量升擢，使该员等益得熟悉本地事宜，实力经理。〖11〗

二十七日（5月12日）

12 刑部议准：嗣后实系枉法赃者，即限内全完，仍照原拟治罪。清律，官吏枉法赃至八十两即绞〖12〗，然与侵亏钱粮入己相同，亦定有限内完赃减等之例〖13〗。乾隆二十三年（1758）惟将侵亏钱粮限内完赃减等例永行停止，至是，陕西臬司阿永阿以枉法赃与监守自盗同一贪墨赃，奏请嗣后实系枉法赃者，即限内全完，仍照原拟治罪。下部议行。帝谕曰：剥削民膏与侵亏国帑，同为贪纵骫法，侵盗者即有不宥之例，枉法者犹蒙宽减之名，诚恐嗜利之

徒，计图肥己，遇事婪赃，巧于剥取，即经事犯而以多认少，与受一词，赃数易于全完，仍得以减等幸邀宽典，于立法惩贪之道，未归划一。〖14〗乾隆二十六（1761）年律例馆将“官吏婪赃，审系枉法入己者，虽系限内完赃，不准减等”纂修入律。〖15〗

13 是月，军机大臣遵旨查问户部：粤海关税银盈余何项应归户部，何项应交内务府？据户部贵州司查称，此项关税盈余银两俱系全交户部查收，并无另交之处。惟该关经费项下，向有支销办贡裁减并节省银两，历年系解交内务府。〖16〗

四月二十一日（6月4日）

14 始绘《乾隆战功图》。《乾隆战功图》，又名《平定准回得胜图》。是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郎世宁画伊犁人民投降、追取霍集占首级、黑水河打仗、阿尔楚尔打仗、献俘、郊劳、丰泽园筵宴等七张绢画。”此系所谓《乾隆战功图》十六幅中之七幅草稿。《乾隆战功图》十六幅至三十年（1765）完成，名为平定伊犁受降、格登鄂拉斫营、鄂垒扎拉图之战、和落霍斯之捷、库陇葵之战、乌什酋长献城降、黑水围解、呼尔璃大捷、通古思鲁克之战、霍斯库鲁克之战、阿尔楚尔之战、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巴达克山汗纳款、平定回部献俘、效劳回部成功诸将士、凯宴成功诸将士。其中郎世宁所绘者二幅，王致诚又名巴德尼（法国人）所绘者三幅，艾启蒙（奥国人）所绘者一幅，安德义（籍罗马）所绘者七幅，其余三幅绘制者不详。

《乾隆战功图》乃内廷西洋教士画家集体创作，亦为中西绘画之融合。乾隆帝尝见德国画家吕根达斯所作铜版画战争图，颇感兴趣，遂命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将《乾隆战功图》十六幅发往西洋，制作铜版，各印一百张，随铜版一同送回，俾能与原图不爽毫厘。嗣闻法国艺术冠绝欧洲，乃决定将图样寄往法国巴黎刊刻图版。自乾隆三十年内务府造办处传办刊刻得胜图，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铜版镌刻竣工、刷印图画运送北京，前后历时十年之久。〖17〗

二十六日（6月9日）

15 滇铜第五次加价。据云贵总督爱必达等奏：滇铜老厂、子厂年办铜斤不下一千一百余万，前经奏准，汤丹、大碌等厂增价每百斤五两一钱五分银，今统筹各小厂工本，俱照汤丹所增之价，添价之项请从省城、临安（治所在今建水县）两局加铸余息取用。得旨准行。〖18〗

五月初三日（6月15日）

16 先是，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请应于伊犁、叶儿羌等处添设绿营镇道文武员弁。奉旨交军机大臣议奏。寻议覆：伊犁及回部非巴里坤、哈密内地可比，在回城固不宜久驻官兵，即伊犁一带驻兵屯田，亦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19〗至是，命军机大臣传谕杨应琚：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遥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将来驻兵屯田，当令满洲将军等前往驻扎，专任其事，固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亦非总督管辖所能办理。陕甘总督所辖，当至乌鲁木齐而止。寻议准照巴里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哈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哈密市）之例，于乌鲁木齐设立满缺同知一员、通判一员、巡检二员，令其分任管理，统听哈密兵备道管辖，以专责成。

初八日（6月20日）

17 殿试士子，向重书法，至是明降谕旨，略谓：就文与字较，则对策自重于书法，倘专以字为进退，兼恐读卷官又素识贡士笔迹者，转以借口滋弊。又以殿试读卷诸臣各觅公所分住，难免潜通消息，且试策不过一二百卷，乃十四人公阅，竟迟至三五日始行进呈，命大学士、九卿等详议具奏，如何变更。寻议定会集文华殿衡校、刻期竣事之例，并减读卷官十四人为八人，用大学士二人、部院大臣六人。自是沿以为例。〖20〗

初九日（6月21日）

18 明发谕旨，宣示新疆屯田原委，兼驳屯田劳民之浮议。略曰：西陲戡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岂务为好大喜功，今亦不过辑其旧部，复其本业而已。盖回人等本以种艺为生，自为准噶尔驱使执役，伊犁各处习耕佃者延袤相望。今当扫穴之余，在残众自营生计，不过还其所固有，而驻防大臣等循行劝垦，亦惟用其人以垦其地，曾有一内地百姓抑之负耒而往者乎？至应遣之犯，议令前往种地，以减死之人，予以谋生之路，伊等既不得谓之为民，又安得谓之劳也。且朕规画此事，更有深意。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1736）至今二十五年（1760）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称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

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茅檐土铛，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污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夫利之所在，虽禁之而不能止，将来亦徐观其效而已，朕又何所为而先事劳之？前此武功告成，不过偏师尝试之，而好议者或云黩武；今办理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

初十日（6月22日）

1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庚辰科三鼎甲：状元毕沅，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县）人；榜眼诸重光，浙江余姚人；探花王文治，江南丹徒（今镇江市）人〖21〗。毕沅书法中下，以经学、屯田二策条对独详核，遂由拟进第四人，改第一。〖22〗至是，赐一甲毕沅、诸重光、王文治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曹文埴、刘权之、童凤三、李文藻等一百六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蒋溥、刑部尚书秦蕙田，副考官为侍郎介福、左副都御史张泰开。

十八日（6月30日）

20 向例沿海居民驾船出口给发照票，只填在船人数、年貌、籍贯。至是命加填“本船作何生业”，以备回船时查核。寻福建巡抚吴士功又奏准渔船出海规条：一、渔船连环互结，不敢为匪；二、渔船逾期不还，地方官即沿海

行查；三、渔船回口，严查携带货物；四、渔船船樯与船头一体编刻字号。

十九日（7月1日）

21 奉旨出关查看新疆屯田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乌鲁木齐新旧屯田兵已达五千余名，屯于乌鲁木齐者两处，即用乌鲁木齐河水，种地三万七千余亩；屯于昌吉（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县）者两处，即用昌吉河水，距乌鲁木齐八十余里，种地三万二千余亩；屯于罗克伦者一处，即用罗克伦河水，距昌吉又二十余里，种地一万七千四百余亩。〖23〗本年乌鲁木齐、昌吉、罗克伦等五处村庄共收麦黍等九万四千石，足敷五千三百余人四年以上食用。〖24〗

六月初七日（7月18日）

22 喀什噶尔维吾尔人暴动。前一日参赞大臣阿里衮奉旨离喀什噶尔回京，商伯克迈喇木与牌租阿巴特阿奇木伯克呢雅斯造言阿睦尔撒纳已越库库讷克岭，往取阿克苏，人心摇惑。至是，喀什噶尔回人群起抢掠台站人马牲只，阿里衮于途中得报速返喀什噶尔，随即派兵查拿，行至伯什克勒木附近，见有暴动回人千余排列，阿里衮率官兵八百余名力战，回人始入城坚守。是夜回人阖城呼号乞命，即行招抚，而迈喇木等已渡河向牌租阿巴特一路潜逃，呢雅斯亦随迈喇木一同逃走。〖25〗事闻，乾隆帝命传谕参赞大臣舒赫德：若实有变动，即领兵一二千名相机剿捕。旋又谕曰：新疆回人敢行倡乱，必当痛加惩创，将首恶及其家口全行正法，逆党亦皆正法，其妻子分赏官兵。寻迈喇木、呢雅斯于和罗木鲁克地方被擒，解送京师。八月，据

参赞大臣阿里衮奏称：聚众戕害官兵、抢掠台站之首犯哈子伯克呢雅斯索丕等十六名解京，附和为从之小伯克及回人共二百余名在喀什噶尔正法示众，妻子赏给额敏和卓等为奴。此外迈喇木纠合伯什克勒木二十村庄拒捕，计剿杀四百八十六人，擒获一百六十七人，乞降男妇一千余名。喀什噶尔维吾尔人反清起事被残酷镇压。

初八日（7月19日）

23 地方行政建制于郡县之外复设卫所，以所辖多系军籍。至是，以定制无漕政之各卫，从无征调诸役，则名虽军而实即民，命户、兵二部公同详查，将各卫之无漕政者逐一分别，或应改隶附近州县，或疆里较广应另设州县，会议具奏。

二十四日（8月4日）

24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称：与各城伯克会议商定，来年二月再派回人五百户，办给种子器具，携眷前往。翌年夏各城伯克又送往伊犁二百户。〖26〗原拟一千户回民分三批陆续全部到达伊犁。本年秋，伊犁屯田回人三百户以播种计，上地所获二十倍，中地所获十倍。都统、参赞大臣阿桂奏称足敷千余人来年麦熟之前食用。〖27〗

25 是年夏，江苏大水。据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下河被淹州县，高邮约十分之九，兴化十分之七，宝应、泰州（今泰州市）十分之五六，上述各处较十九年（1754）水灾略重，其余淮、海各属，安东（今涟水县）、桃源（今泗阳县）、清河（今淮阴县）被水较重，阜宁、山阳（今

淮安县）、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海州）、沭阳次之，较十九年情形尚轻。事闻，乾隆帝命将原定二十六年（1761）南巡推迟至二十七年（1762）举行。

七月十二日（8月22日）

26 外任官员定例除眷属外，州县准带家人二十名，府道以上，递加十名。至是安徽按察使王检奏称：近日州县当谒选之始，招用长随，多凭荐引滥收，及久，于外任更多置僮婢，一署几至百人。无论招摇滋弊，而一岁养廉亦不足供糜费。请申明定例，违者参处。得旨准行。

八月十八日（9月26日）

27 乾隆帝奉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五日至避暑山庄，驻跸两日即进哨木兰行围。行围期间，哈萨克汗阿布赉使臣入觐，命随围与观。随敕谕阿布赉，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28〗九月二十八日回驻避暑山庄。十月十四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日返回京师，木年木兰秋狝结束。

二十八日（10月6日）

28 安徽布政使向驻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至是令移驻安庆（今安徽省安庆市），专办上江事务。江苏添建江宁藩司，管辖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归原苏州藩司管辖。

29 四川总督开泰奏报查办宋朝伦等踵行无为教一案。奉旨：务将此案根查净尽，从重办理，以示惩创，严加刑

讯，务得实在主谋者，以靖根株，勿得稍有轻纵。开泰随后查出川民宋朝伦以张保太为“道岸”，续行传教者罗文仕、孙学海为“岸前”，遂自称“代岸前”，教徒分东西南北四盘，各有首领。此案首犯宋朝伦等旋分别凌迟处斩，其拿至省城拘禁，拟以监候、遣徒者多达百余人。〖29〗

30 命户部侍郎于敏中在军机处行走。

十月初一日（11月8日）

31 御史冯成修条奏考试事宜，乾隆帝以其借事纷纭，侈腾口说，命开缺至京供职。因谕曰：明季陋习，每遇一事，举朝各挟意见，议论纷然，其时人主皆漫不省视，是以诸臣得遇事生风，甚至借建白之名党援门户，无所不至，究于国是毫无裨益。朕于内外章奏何一不亲览，而肯令此风稍启其渐耶？

初六日（11月13日）

32 皇十五子诞生，名永琰，母令贵妃魏氏。嘉庆元年（1796）即帝位，四年（1799）亲政。

初十日（11月17日）

33 御史朱嵇奏请严禁收漕诸弊，略谓：各省收漕，有暗开斛角，密宽斗面，且或置斛不用，专以斗量，又零尖浮收，至所收已经足额，即令各户折价。乾隆帝命传谕有漕省分督抚查奏，并命户部速议具奏。寻山东、河南、湖北、浙江、江西、湖南各巡抚均奏收漕州县实无各项弊端，惟江苏巡抚陈宏谋查得丹徒县（今属镇江市）有加征私索情弊。

二十六日（12月3日）

34 以江西巡抚阿思哈收受属员馈送，谕命革职审办。先是，据学政谢溶生奏，阿思哈勒派属员，巧于纳贿。乾隆帝命尚书刘统勋会同两江总督尹继善即速前往查办。至是，刘统勋奏称，阿思哈因生女收受司道金镯、绫缎一节，证据已确，其他各款亦有端绪。乾隆帝命将其革审，赀产查抄，交刘统勋等严审定拟具奏，江西巡抚由常钧暂署。嗣经审明，道员董榕奉命差人赴粤“置买物件”，其值不下数千金，阿思哈仅发价银二三百两。本年十二月阿思哈以婪贿派累，拟绞候。〖30〗翌年，诏免罪，以三品顶戴发乌鲁木齐效力，二十九年（1764）复起为广东巡抚。所谓“置买物件”云云，实即备办贡品。

阿思哈，萨克达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初抚江西，乾隆帝眷之独厚。广西巡抚卫哲治入觐，帝问各省督抚孰为最劣，卫哲治举阿思哈对。时以为难能。〖31〗

二十八日（12月5日）

35 原任吏部尚书汪由敦次子汪承霈蒙特恩授户部额外主事。嗣后尚书裘曰修等大臣殁后，其子皆循此例得授内阁中书。〖32〗

十一月十七日（12月23日）

36 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建议中俄双方派员调查俄方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木桩；俄国改变对恰克图俄商征税等事，并调查边界发生之盗窃案件。十天后，理藩院复致函俄方，通知中方已沿额尔古纳河沿岸设立六个卡伦，以对

付俄方在河北岸任意建立之卡伦。经多次交涉，中俄双方决定举行会议以解决木桩、收税及设立卡伦等纠葛。〖33〗

十二月初六日（1761年1月11日）

37 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奏陈回城鼓铸及以新钱易换旧普尔〖34〗事宜。先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从将军兆惠奏请，开局于叶尔羌，改铸钱文，特命户部颁发钱式，仍循回钱普尔之制，用红铜，每文重二钱，而形如内地制钱，较厚，文为“乾隆通宝”，用汉文。〖35〗至是都统新柱奏称：动用库贮红铜，俟铸足六千串时，均匀散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等城，以新钱一文换回地旧普尔二文，至新钱至十万串，即将回地普尔全行收集销毁，并出示停其行使。奏入，报闻。〖36〗

初，回部各城田赋皆粮、钱并纳。将军兆惠奏准以以回钱普尔五十枚为一腾格，作银一两。交纳钱粮即以此为准。后普尔钱行用稍广，经参赞大臣舒赫德奏明，以钱七十文合银一两。但钱价继续下降，本年上半年总督杨应琚奏称：市钱日益平减，至以钱百抵银一两。〖37〗寻杨应琚又奏：叶尔羌现在市价，每银一两得钱一百二十文，而回人交纳钱粮，则每两七十文，兵丁之领饷亦然，及与回人交易，则不能不照市价。乾隆帝特谕参赞大臣舒赫德等酌定叶尔羌钱价，“以钱百文为银一两”。

二十四日（1月29日）

38《乾隆内府皇舆图》告成。先是，康熙年间制成《皇舆全览图》，且镌以铜版，以垂久远，惟缺少天山南北路详图。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初定准噶尔，乾隆帝命

左都御史何国宗偕五官正明安图等，带同西洋传教士前往该处测绘地图。后大军往征回部，又对天山南路地方进行测绘。本年五月，庄亲王允禄以康熙年间所制舆图尚无准噶尔及回部地方，奏准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底本，与何国宗、明安图及西洋传教士刘松龄、鲍友管、高慎思等依据历次测绘分图，斟酌添画天山南北路舆图。〖38〗核对修订康熙《皇舆全览图》之际，供职内廷之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将手绘《坤舆全图》，即世界全图进呈御览，乾隆帝即命允禄、何国宗等参酌比较。至是，庄亲王允禄奏称舆图绘画添改完竣。是为《乾隆内府皇舆图》。〖39〗

二十六日（1月31日）

39 钦天监奏明年元旦午时，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请宣付史馆。乾隆帝以此徒事虚文不准行，并宣谕曰：近日西陲大功底定，版图式廓，远逾二万余里，海宇晏安，年谷顺成，诸臣大法小廉，人民乐业，其为祥瑞，孰有大于此者乎？又如今冬京师望雪之际，而六花叠降，四野均沾，此则祥瑞之实足征者，固不在乎合璧联珠，始足彰上苍符应也。

40 是月，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先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乾隆帝特派章嘉呼图克图前往拉萨寻访其转世灵童，班禅额尔德尼与章嘉呼图克图即按严格黄教手续，首先确定“转世”方向，至是，最终认定转世灵童即二十三年（1758）出生于后藏

地区之强白嘉措。〖40〗

41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九千六百八十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七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九十七万九千八百四十一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五百四十九万六千九百零二两〖41〗，各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六百三十七万八千零九十八两〖42〗，办铜一千二百一十二万八千八百斤。

42 乾隆二十四年（1759）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五年（1760）八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约三十五万六千二百零九两。〖43〗

43 广州同文行洋商潘启（即潘振成）等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公行，专办西洋商船货税，批司议准。乾隆初年，广东对外贸易不分南洋、欧美，一切商船货税俱由十三洋行行商办理。乾隆十年（1745）经总督策楞于二十余家洋行内，选择殷实商人作为保商，以专责成。但保商与行商在完纳课税上时有纠纷。此外，保商尚需应付南洋各国贡船贸易，疲于奔命。至是，潘启等呈请获准设立公行，专办欧西货税，谓之“外洋行”，公行总商由粤海关监督任命，并报部备查。别设“本港行”专管南洋贸易纳税之事，又改设“海南行”为“福潮行”，办理本省潮州及福建商民诸货税。外洋、本港、福潮分办，广东十三行遂专办西洋贸易。〖44〗

44 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派遣特别信使斯科托前往广州，将董事部一封信件呈交给两广总督，请求释放洪仁辉，并重提废止保商制度、制止种种勒索等要求。事后据称，此行“工作的结果无法获得满足，没有一条是允许的。”〖45〗

〖1〗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三册380、381、390—391、399—400、409—410页。

〖2〗《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32页。按该书注②记此函“写于乾隆26年1月22日（即1760年2月26日）”，有误。从后文即可得知，此函签署日期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月二十二日。且1760年2月26日（俄历）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月二十二日。

〖3〗《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38、342页。

〖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35—336页。

〖5〗《明清史料》戊编二本107—109页。

〖6〗《明清史料》戊编二本109—110页。

〖7〗参见：《阿文成公（桂）年谱》卷一；《清史稿》卷三一八《阿桂传》；《清高宗实录》卷六百八。

〖8〗《乾隆朝上谕档》三册408—409页。

〖9〗《枢垣纪略》卷二。

〖10〗《乾隆朝上谕档》三册402页。

〖11〗《乾隆朝上谕档》三册408页。

〖12〗《大清律例通考校注》905页，“刑律·受赃·官吏受财律文”。

〖1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二十。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二十。

〖15〗《大清律例通考校注》910—911页，“官吏受财”第十三条律文。

〖16〗《乾隆朝上谕档》三册418页。

〖17〗参见：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铜版得胜图》，载《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18—531页；《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66页；《中西交通史》923—925页。

〖18〗《云南铜政考》37页。

〖19〗《乾隆朝上谕档》三册416页。

〖20〗《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14页。

〖21〗《清秘述闻》卷六。

〖22〗《更生斋文集》载：“乾隆庚辰会试，未揭晓前一日，镇洋宫保毕公（毕沅）与同年诸君重光、童君凤三皆以中书直军机。诸当西苑夜直，日未昃，诸君忽语公曰：‘今夕须湘衡代直。’公问故，则曰：‘余辈尚善书，倘获隽，可望前列，须回寓偃息，并候榜发耳。湘衡书法中下，即中式，讵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语竟，二人者径去不顾，公不得已代为直 。日晡，忽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发下，则言新疆屯田事，公无事，熟读之。时新疆甫开，上方欲兴屯田，及殿试，发策新贡士即及之。公经学、屯田二策，条对独详核，遂由拟进第四人改第一，诸君次之，童君名列第十一”（转引自《枢垣记略》卷二七《杂记一》）。

〖23〗《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48页。

〖24〗《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八。

〖25〗《清高宗实录》卷六一六。

〖26〗《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九。

〖27〗《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五。

〖28〗《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

〖29〗《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五。

〖30〗《乾隆朝上谕档》三册532、536—537、545—546页。

〖31〗《清史稿》卷三三七《阿思哈传》。

〖32〗《簷曝杂记》卷二《大臣身后邀恩之例》。汪由敦身后邀恩之事，赵翼述之颇详，略言：汪文端次子汪承霈、三子汪承霖皆余授业弟子也。其长子承沆，庚辰岁服阕，赴京补官，而病殁于扬州。承霈以书来告，因令其以御赐祭葬来谢，万一蒙恩旨，或可得一官，遂作书趣霈来，而霖亦至。余为白于傅文忠（傅恒），文忠喜曰："此可谓善于觅题。"明日即代为奏。次日，上至瀛台，奏甫入，即命太监传旨引见。及驾出，二子迎舆前，免冠叩头谢。上驻舆垂问，奏对毕，上意似不甚嘉许。因问二人履历，奏云："皆监生，试而未中。"谕以明年再试，谕毕，舆已行。文忠奏云："明年乃会试，此二子皆监生，不能入礼闱。"上命各赏一举人，二人再前来叩谢。而文忠以余先有内阁中书之语未得遂也，又奏云："小者无所能，大者书法似其父。"上又命以前赏其长子之荫官赐霈，而赐霖举人。于是文忠来传旨，又率二子迎舆谢。一刻间凡三叩头，而霈得户部主事，转过于内阁中书矣。是日满朝大小臣工，无不感圣天子垂念旧臣恩施逾格，有泣下者，兼颂文忠之垂悯故人子弟，而并以余为有画策之能（出处同上）。

〖33〗《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36—338页。

〖34〗普尔，维吾尔语，意为钱，为回部流通之钱币。重二钱，小而厚，外有轮廓，中无方孔。以五十普尔为一腾格，每腾格值银一两，因以纯铜铸造，故又名红钱。乾隆二十四年清廷于叶尔羌开局，铸“乾隆通宝”，普尔钱即行收回，销毁更铸（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钱币》五；《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522 页）。魏源则云：“阿克苏设局，以叶尔羌红铜铸‘乾隆通宝’钱，与回地旧‘普尔’钱并行”（《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戡定回疆记》）。似误。

〖35〗《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

〖36〗《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八。

〖37〗《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

〖38〗《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66 页。

〖39〗参见：《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66—67 页；《清钦天监监正刘松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 2 期）；《中西交通史》下册 875—877 页；《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414 页；《清史稿》卷二八三《何国宗传》。

〖40〗参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18—119 页；《达赖喇嘛传》56 页；《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266—267 页。

〖41〗是年户部银库收支状况：上年旧存银二千六百七十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本年新收银一千零三十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一两，开销银一千一百五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两。捐纳收入银二百六十八万五千九百四十九两，占全年户部银库收入 25.99%。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十六日，大学士傅恒题。

〖43〗《粤海关志》卷十。

〖44〗参见：《粤海关志》卷二五；《广东十三行》98 页；《不愿

打开的中国大门》76—77 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 76—77 页。

〖45〗《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301 页。

清通鉴　卷一一八

乾隆二十六年　辛巳　公元1761年

二月初十日（3月16日）

1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谒泰陵，西巡五台。上年山西巡抚鄂弼于五台山菩萨顶预盖行宫，乾隆帝命传谕“勿得过为华侈”。适河东商众捐输银三万两以充驾幸五台经费，奉旨命用之于建造行宫。三月十七日乾隆帝奉皇太后回到京师，第二次巡幸五台结束。

二十八日（4月3日）

2 准河东盐价每斤酌增一厘。先是，山西巡抚鄂弼、盐政萨哈岱密奏，自盐池被淹以来，产盐既少，成本日重。向来盐价原系随时涨落，并无定额，自乾隆十一年（1746）盐臣众神保任内始行定价，二十年（1755）盐臣西宁奏请每斤增银二厘，部议准增一厘。今详核商人买盐细数，每

斤工本较前增银六厘有余，虽盐价已增一厘，究属无补于事，请每斤再酌增一厘。至是，军机大臣傅恒等遵旨议如所请行。〖1〗

3 是月，调剂各省布政使养廉。布政使养廉原额为：直隶、江苏、河南、山东、陕西、福建、广东俱岁给一万两，山西九千两，其余各省自八千两至西千余两不等。至是，以江苏布政使析为苏州、江宁两藩司，遵旨更定各省布政使养廉：直隶、江苏各岁给九千两，河南、山东、陕西、广东、福建、山西、云南、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西、江宁各八千两，浙江、甘肃各七千两，广西六千两，贵州五千两。〖2〗

三月初一日（4月5日）

4 定免死减等发遣巴里坤之例：强窃盗贼，及抢夺发冢凶徒等项，发巴里坤给种地绿旗兵丁为奴，其余仍依各犯本律应配地方充配。是年四月，令内地遣犯停止向巴里坤、哈密、安西安插，开始配发辟展、乌鲁木齐屯所。十二月，又停发辟展，俱解乌鲁本齐。〖3〗

初四日（4月8日）

5 都统新柱奏请叶尔羌照哈密、吐鲁番一体编立保甲。参赞大臣舒赫德持异议，以为回部各伯克凡一切事务俱系分员专管，尚属严密，若改编保甲，势必裁汰旧缺，转觉纷更。〖4〗内地保甲遂未向南疆维吾尔族地区推行。

初八日（4月12日）

6 山西右玉县民张裕志因其父张士英被县差拘扭辱，自缢身死，而知县德荣未即示审，遂乘知县前往杀虎口公干，突至马前将德荣杀死。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行在法司核拟速奏。寻将张裕志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子赶年子一并斩决，其余家属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5〗

十一日（4月15日）

7 以军机处行走之御史眭朝栋逢迎上司，谕命交刑部治罪。先是，本年恩科会试眭朝栋上折奏请将今科会试回避举子另行考试。经查与试举子，有正副考官刘统勋之胞弟、胞侄二人，于敏中之堂侄一人。乾隆帝以为眭朝栋既在军机处行走，不难揣知刘、于二人将受命典试之机密，故上请去回避卷之奏，显属迎合上官。至是降旨称：前明师生堂属，党援门户之弊，往往假公济私，害及朝政，最为言路恶习。命将眭朝栋拿交刑部治罪，并抄检其家信及亲友书札；刘统勋、于敏中之应行回避之弟侄停乡、会试一次，以示儆戒。刑部旋引结交近侍例，坐眭朝栋大辟。因此案波及军机大臣及司员，为一时舆论所指摘。〖6〗

十五日（4月19日）

8 命查访大和卓木布拉呢敦之子嗣。据副都统海明奏，查出布拉呢敦离异之妾爱什阿哈察所生幼子萨木萨克。乾隆帝命送京“养育”，并令仍继续访查布拉呢敦其余子嗣。嗣经查明，海明解京之萨木萨克不过是与布拉呢敦幼子同名之幼孩，而布拉呢敦之幼子萨木萨克可能隐匿在爱乌罕（阿富汗）北部。〖7〗嗣据参赞大臣舒赫德奏称：风闻布拉

呢敦逃入巴达克山时，曾将幼子三人携往，现得知其子一名和卓阿什木，一名阿布都哈里克，一名和卓巴哈敦。额敏和卓即遣亲信数人，借往巴达克山贸易之便，设法带回布拉呢敦三幼子。舒赫德复奉旨访查布拉呢敦潜匿之处，据称布拉呢敦在巴达克山被杀之后，其尸体被萨木萨克乳母之夫阿里雅斯盗走逃逸。事闻，命舒赫德等再行访查。〖8〗

四月初二日（5月6日）

9 乾隆帝命河南巡抚吴达善彻查豫省收受盐务陋规一案。嗣经查明，该省盐商旧有规礼经雍正四年（1726）、乾隆五年（1740）两次查出，概行归公。至乾隆二十年（1755）因河东缺盐，奏准于长芦存盐内拨借，后又改于芦商余盐内借运。卫辉通判张任莘遂索取芦商公费银每包一钱一分，又给盐道及卫辉府、汲县各衙门每包二钱。盐道朱若东拟斩候，本年秋审入情实，斩决。其余婪赃官员分别处置有差。〖9〗

初七日（5月11日）

10 云贵总督爱必达、云南巡抚刘藻奏称：汤丹、大碌等大厂两奉恩旨，每铜百斤给银六两，是以厂民踊跃，矿旺铜丰，乾隆二十四、二十五两年（1759、1760）连各小厂共办铜二千四百八十余万斤，又办加卯鼓铸铜一百二十余万斤，历来办铜之多，莫逾于此。〖10〗

十八日（5月22日）

11 乾隆帝以南巡“办差”累及两淮盐商，谕责两淮历任盐政吉庆、普福、高恒建造扬州行宫踵事增华，过于劳

费，略曰：从前吉庆为盐政时，其缮葺已觉较华，而普福任内必求胜于吉庆，今闻高恒所办，则又意在驾普福而上之。该谕旨又饬责历任盐政建设行宫，谓盐商虽抒诚襄事，实皆出于至诚，亦应量为节制。复以两淮逐年所增“余引”〖11〗，利泽多归“办差”各商，命军机大臣会同尹继善、吉庆、高恒等酌定章程。

寻议准：一、两淮余引均匀摊派通纲各商行销，使众商普沾利泽。两淮应销额引一百六十八万五千四百九十二道，自乾隆九年（1744）吉庆到任后，将应销额引并未完引课全数通完。从此积引既销，额引不敷民食，吉庆自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纲起除行销额引外，始逐年奏请增销余引自二十万道至三十万道、四十万道不等。普福前后两任，请销过余引二次，计五十万道。高恒任内请销过余引四十万道。行销余引，原以接济民食，而商人多销一引，即多沾一引之利息，是以初增余引，俱系均摊通河众商。日后则所提余引，只给办差数商行销，但商人凡遇一切报效，捐输皆系通纲商众按引输纳。应令嗣后将所领余引均摊通纲各商一例行销。二、用于办贡及办公之外支银两，宜分别撙节办理，以纾商力。乾隆六年（1741）经盐政准泰奏定，每纲酌设外支银四万八千两，除办理常贡银一万二千两外，余为办公及额外开销支用；尚有不敷，仍系众商摊出。嗣后外支银凡属往来酬应开销，不得支用。三、两淮盐政所办常贡银一万二千两，如有特旨交办物件，许在外支银动给。四、两淮盐政养廉银一万五千两酌减五千两归公。五、查察汉口办盐匣商〖12〗开销各项银两，以省通纲之派累。六、纲盐、食盐不得滥行通融，纲盐行销江

广者，仍照江三广七之例销售。七、实力稽查私盐。〖13〗

二十四日（5月28日）

12 乾隆帝御乾清宫，亲定殿试进呈十卷甲第。阅卷几二十刻，见第一卷系江南人赵翼，第二卷系浙江人胡高望，二人皆系内阁中书，赵翼且以内阁中书人直军机处，第三卷则陕西人王杰，遂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皆对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因令将王、赵两人名次互易。定辛巳恩科三鼎甲：状元王杰，陕西韩城人；榜眼胡高望，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探花赵翼，江南阳湖（今常州市）人〖14〗。盖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状元毕沅、榜眼诸重光皆军机中书。故蜚语上闻，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之说〖15〗。

二十五日（5月29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王杰、胡高望、赵翼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蒋维植、孙士毅、姚棻、秦承恩、吴坛、谢启昆、陆锡熊、曹仁虎、檀萃等二百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刘统勋，副考官为侍郎于敏中、观保。乾隆帝又谕大臣：“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16〗

14 是月，蒋溥卒、。

蒋溥（？—1761），字质甫，号恒轩，江苏常熟人，大学士蒋廷锡之子。雍正八年（1730）进士，历任巡抚、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虽业绩未著，但素为乾隆帝

所信任。其在湖南巡抚任上曾密进谢济世所注《大学》、《中庸》，斥为离经叛道。又受密旨，从《坚磨生诗钞》中罗织胡中藻罪状。至病剧，乾隆帝亲临视，及卒，复亲临奠。谥“文恪”。〖17〗

寻以吏部尚书刘统勋为东阁大学士，梁诗正协办大学士。

五月二十九日（7月1日）

15 江苏学政刘墉奏称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并查出其诗稿悖逆，乾隆帝命高晋、陈宏谋严审。寻高晋等查出阎大镛曾刻有《俣俣集》，业经原任知县李棠饬令销毁。嗣后高晋等又访获《俣俣集》两部，奏称集中“或讽刺官吏，或愤激不平，甚至不避庙讳”。奉旨“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及乾隆帝亲阅原书，又谕高晋等：其悖逆当不至如吕留良之甚，但该犯书内笔舌诋毁，毫无忌惮，若姑容宽纵，则此等匪徒不知悛改，必将入于吕留良一派，该犯断不可留！即按律定拟，速行完案。此外不必似吕留良之案辗转推求。〖18〗

六月十九日（7月20日）

16 乾隆帝饬谕各省藩臬，略曰：近来藩臬具折言事者，自雨雪情形外，不过掇拾条例内一二无关轻重之文，虚应故事，迨下部议覆，则其事可行与否，彼又若不预其责者。乃临事委蛇，既内慑上官之势，又外博长厚之名，不以官守为重，而惟以缄默为善藏，以模棱为得计，其阿附督抚则一耳。倘将来相沿成习，设遇关系重案，办理乖张，同僚不知共济，将督抚获罪，朕亦不能置两司不问！

七月初五日（8月4日）

17 命兆惠协办大学士事务。

十五日（8月14日）

18 先是，侍郎范时纪奏请京省内外加卯鼓铸以平钱价，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寻以“所奏毋庸议”覆奏，略谓：钱价随时随地少有低昂，难于画一，但不至过于昂贵，则可听民间自便。近来各省钱价，除滇省外亦大率相仿。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地，户、工二局历年所出钱文已复不少，而向来市价悉以每纹银一两易制钱八百二三十文不等，即间有换至八百文以内者时亦不久，旋即平减。现京局铜斤每年所收滇铜仅供每年鼓铸之用，各省全用滇铜者不过福建、广东两省，直隶、山西、江苏三省全用洋铜，江西、陕西、浙江则洋铜与滇铜兼用，广西、贵州则兼本省厂铜贴用，四川、湖南专用本省所产铜斤。考核各省每年铜斤，按所铸钱串，大率无余者居多，惟陕西、湖广、广西有余铜，若使各省俱加卯鼓铸势有不能。滇铜今据爱必达所奏，去年产铜最旺亦不过一千四五百万斤，倘各省各局一时骤添炉座，亦恐日久不能接济。至于各省自为开采之说，广西、贵州、四川、湖南现俱开采鼓铸，他省虽间有产铜之山，而苗线之虚实，铜砂之衰旺，必须试采一二年后，始可定额收买。此一二年中，若因试采铜矿聚集多人，既易滋事，而一切米粮物价亦因之腾涌，于小民生计转觉有碍，是以向来屡有具呈开矿之人，俱经概行饬驳。乾隆帝准如军机大臣所奏。〖19〗

十七日（8月16日）

19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前往木兰巡幸，皇太后因天雨路泞迟发，二十六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二十五日进哨木兰行围，九月二十五日返回山庄。三十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山庄回銮，十月初六日还京师。

二十四日（8月23日）

20 严禁喀尔喀私与哈萨克贸易。先是，将军成衮扎布以准回皆入版图，昔日戍守之区俱成内地，请展拓扎哈沁、乌梁海、喀尔喀卡座至乌鲁木齐，以扩大牧地。奉旨允准。〖20〗至是，以喀尔喀、乌梁海游牧越阿尔泰山向西展拓后，哈萨克商队经塔尔巴哈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与北路商贩贸易甚便，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与哈萨克之绢马贸易则因此受到影响，故降旨严禁。翌年闰五月，谕令但禁私市，而准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与伊犁一体开市，不过贸易概从官办，且稍增物价，减其马价，使哈萨克商队无利可图，自必专向伊犁。

21 是月，直隶、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洪水成灾，黄、沁、漳、卫并涨，黄河决口于河南中牟县杨桥镇，并由尉氏县贾鲁河夺溜南趋，河南一省受灾独重。事闻，乾隆帝特命大学士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兆惠星速驰驿赴豫督率查办。寻命传谕刘统勋、兆惠，及先期差往之侍郎裘曰修：贾鲁河由尉氏等县经江南颍、寿各属，与淮流通，倘上游不塞，势必直趋洪泽湖，将淤留水壅，其害更可胜言耶？是河南决口早塞一日，即杜一日之

患。堵筑杨桥决口，使黄水归漕，乃全河利害关键。复从大学士刘统勋奏请，开“豫工事例”，捐纳名目益多。〖21〗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杨桥决口合龙。此次堵筑杨桥决口，至九月时所需银已不下三百万两。〖22〗

22 鄂弥达卒。

鄂弥达（？—1761），鄂济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笔帖式，雍乾之际总督两广，力主弛矿禁。乾隆十一年（1746）以其“不称封疆”，召诣京师。寻授吏部侍郎、刑部尚书，署直隶总督。二十一年（1756）协办大学士。至是卒，谥“文恭”。〖23〗

八月初五日（9月3日）

23 乌鲁木齐等五处兵屯丰收。据副都统安泰奏称，该处谷石甚属充裕，除足敷兵丁口粮外，即减价粜卖亦属无几，明年请酌留三千兵分派垦种操练。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陕甘总督杨应琚：遽议酌减兵数，则现在垦熟地亩坐致荒废，前功甚属可惜。该处兵丁俱系三年一换，并未挈眷，若听兵丁等移家居住，或内地无业流民有愿往立业就食，既可稍减食指之繁，而该处粮石亦不致陈积，自属一举两得。著杨应琚将如何招募前往，俾垦种日就展拓，兵民渐次繁庶，及作何令其分起派往，详议具奏。〖24〗是为乾隆帝筹画移民出关、创办户屯之始。

寻据总督杨应琚奏：今于安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县）两处招得贫民二百户，情愿挈眷前往乌鲁木齐垦种，拟分为两起，给以车辆、口食、衣服，照料前往。初到时，

按给口粮，届明岁麦熟后停止。〖25〗奉旨嘉奖。

本年伊犁屯田亦获丰收，据阿桂奏称：屯田兵八百名，每人种大小麦十亩，约计收获二十分以上，可得麦一万六千石。新旧回人八百户，每户给麦种一石，除口粮及来年种子外，应交大小麦十石，约可得八千石。〖26〗至秋收，八千亩共收获大小麦等谷二万七千一百余石。

初九日（9月7日）

24 太监徐进义酗酒挟仇，扎死本管首领太监。乾隆帝命将徐进义即行凌迟处死，并命内务府大臣查明该犯有无父母兄弟，如有，即将其父母发给索伦为奴，亲兄弟奏请即行正法。又以“此系家务事”，命应行凌迟、斩决各犯俱不必交部，由内务府大臣办理。〖27〗

十二日（9月10日）

25 颁给南疆三十一回城阿奇本伯克图记。回城伯克旧有“铜石小印记”，回部平定后，办事大臣俱已铸给印信，其阿奇木等不便仍用私刻图记。至是，分回部三十一城为三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为四大城；乌什、英吉沙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辟展、库车为四中城；沙雅尔等二十三城为小城。其阿奇木伯克一律铸给图记，凡有公事文移，该阿奇木会同伊沙噶等伯克署名钤用。图记式样分寸，大城视内地佐领，中小城以次递减。〖28〗

26 湖北巡抚周琬革职。先是，湖广总督苏昌密奏周琬性情乖张，奏事倒提年月，掩饰己过。及苏昌调任两广，乾隆帝命新任湖广总督爱必达到楚后，留心体察。嗣据爱

必达奏称，周琬遇事偏执，与苏昌有意掣肘。其接见属员，如意所私喜者，则竟日闲谈，而实有公事急需面禀之员，或屡日不得一见。又如今岁天门、潜江等州县，夏雨被涝，例应奏报，而周琬竟匿不上闻。至是乾隆帝以周琬深负委任，命革职，并发往巴里坤效力赎罪。

九月初二日（9月29日）

27 命大学士等核议左副都御史窦光鼐与刑部争议之是非。是年九卿秋谳会议，窦光鼐以广西囚犯陈父悔守田禾杀贼，不宜入情实，贵州囚犯罗阿扛逞凶杀人，不宜入缓决，持异议，签商刑部，语忿激。刑部将此事上奏。乾隆帝谕责窦光鼐以气质用事，笔舌忿争，哓哓不已。谓此等习气，在前明弊政一视为固然，以致各立门户，大坏朝政；而刑部前后两奏，亦或有不足服窦光鼐之心者。命大学士来保等核议具奏。寻奏覆：秋审两案情如刑部议。乾隆帝命窦光鼐交部严议，部议当左迁，命仍留任。〖29〗

初六日（10月3日）

28 都统阿桂以塔尔巴哈台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奏请驻兵屯田。乾隆帝谕示俟伊犁积蓄充裕再议此事，并派明瑞往代阿桂，其伊犁事务俱照阿桂所定章程办理。〖30〗

初十日（10月7日）

29 江西学政谢溶生奏陈泰和县民人李雍和赴学政衙门“潜递逆词”。乾隆帝命将李雍和交巡抚汤聘严审定拟具奏。李雍和前此亦曾向官府投递呈词，地方官以其“语类疯癫”，未予理会。据其自供：“实因困苦难堪，一时气

愤，随手乱写，并无他意”。李雍和旋被凌迟处死，仍枭示，亲属照律缘坐。〖31〗

二十三日（10月20日）

30 江西巡抚胡宝瑔奏称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诗词狂悖，请旨即行正法。乾隆帝初以为事属大逆，及检阅余腾蛟诗文，以为不过蹈袭旧人恶调，不得谓之诽谤悖逆。因谕曰：若摭拾诗句，吹毛求疵，置之重辟，不独无以服其心，即凡为诗者，势必不敢措一语矣。本年十一月，新任江西巡抚常钧以余腾蛟欺凌族党，武断乡曲，拟遣发边远地方；举首余腾蛟之余豹明依诬告反坐律，拟满流。〖32〗

十月初四日（10月31日）

31 设科布多参赞大臣（治所在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科布多），领旗二十六。并于其地开始屯田，从副将军成衮扎布所请也。

二十六日（11月22日）

32 户部议准防范偷渡台湾条例。先是，台民搬眷一年限满，闽浙总督杨廷璋奏请停台湾搬眷之例，并条列严禁偷渡各款：一、严禁船主、澳甲偷运无照之人私往台湾，违者治罪。二、凡失察偷渡人犯之官员，查参处分。三、在洋拿获偷渡人犯，优予奖赏。〖33〗至是，经户部议定，俱应如所请，请旨执行。

十一月初六日（12月1日）

33 致仕侍郎、著名诗人沈德潜将其选编之《国朝诗别裁》一书进呈请序。其书以钱谦益为冠，乾隆帝大为不满，

谕军机大臣曰：钱谦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即以诗言，任其还之明末可耳，何得引为开代诗人之首？更有钱名世，在雍正年间获罪名教，亦行入选。甚至所选诗人中，其名两字，俱与朕名同音者，虽另易他字，岂臣子之谊所安？且其间小传评注俱多纰谬。沈德潜身既老愦，而其子弟及依草附木之人怂恿为此，断不可为学诗者训！庄有恭前任苏抚时，曾奏及伊子不知安分，此正庄有恭存心公正。现在诗选刻已数年，江苏巡抚陈宏谋近属同城，两江总督尹继善虽驻江宁，亦断无不行送阅者。使能留心，不但此集早知检点，及其子弟等群知约束，安静居乡，其所裨于沈德潜者岂浅鲜哉？陈宏谋无足论，尹继善佯为不知之痼习，虽朕屡经谆谕，尚执而不化耳。遂命内廷翰林将《国朝诗别裁》逐一检删，重新校定。并将此传谕尹继善、陈宏谋，令其知所省改。

十七日（12月12日）

34 乾隆帝饬谕两广总督苏昌办理与英人交涉事宜不得体。洪仁辉事件后，英东印度公司仍欲以外交手段打开中国贸易大门，本年七月，派出特使哥打前往广州，九月，谒见两广总督被拒后，呈递一外文禀帖，要求释放洪仁辉、取消一千九百五十两规礼和 6%出口税以及 2%生丝税、取消保商制度等。〖34〗苏昌等即上奏，奏折内逐条批驳哥打各项要求。乾隆帝据此降旨，略谓：苏昌等“办理甚当”，但仍不够剀切严正。又称：国家四海之大，内地所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则然。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不但当行文驳饬，并宜

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借此些微远物也。

二十日（12月15日）

35 乾隆帝以皇太后七旬大庆在即，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皇太后"。翌日，加上皇太后徽号礼成，颁恩诏。以太后素喜江南风景，而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京城西郊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俗名曰"苏州街"。二十五日皇太后七旬寿诞，较之六十慈寿，"仪物稍减"。〖35〗但仅装饰畅春园至西华门沿途景点及修缮万寿寺等，即用银七十八万两。〖36〗

寻以上年皇帝五十寿辰、今年皇太后七十寿辰，各省督抚多有进献之故，特降旨训谕曰：上年以藩臬等官阶未至，已叠降谕旨申谕，其外廷及学政各员，即奏折亦不令送览。惟是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既已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其实内府之储，何所不有，岂在此区区贡献之有无？或因此生夸多斗靡之计，则于官方政体均有关系。

二十一日（12月16日）

36 两淮商人情愿捐银一百万两，以备明岁南巡皇帝赏赉之需。乾隆帝命将所捐银三十万两交尹继善办理差务，二十万两赏给两淮商人修理行宫之用，十万两以备赏赉，四十万两解交河南充工程赈恤之用。

三十日（12月25日）

37 以办理新疆经费事宜宣谕中外。先是，据都统新柱等奏称：叶尔羌、和田两处官兵共二千五百四十七人，年需盐茶银四万四千八百余两、口粮一万四千二百十七石，征收该地钱文、粮石足敷开销。寻都统海明亦奏：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处官兵共二千二百余人，年需盐茶银三万五千七百余两，口粮一万三千一百四十石，征收该地普尔钱文、粮石除开销军需外，尚余银一万零九百余两，可以接济别城。阿克苏、乌什、赛里木、拜四城则略有不敷。至是，军机大臣奏称：现在伊犁、回部马兵三千一百一十名、步兵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名、台站卡伦兵二千六百二十三名，共一万七千余名。所需粮食、料豆俱于屯田支给。大臣养廉、官兵盐茶银岁需三十三万三千四百余两。计叶尔羌等城所交腾格作价五万八千余两，每年内地添用银二十七万五千余两。而自大功告成后，陕甘兵额减十分之一，所有裁缺马匹，减撤西宁卡伦、台站，哈密防兵，共节省银六十六万六千余两，以补新疆之用，仍余三十九万余两。〖37〗乾隆帝特明发谕旨，略曰：前用兵之初，庸愚无识之徒，好生浮议，朕固不屑深辩；今武功大定，又或以长驾远驭，不无多耗内地物力为疑。今经查核，新疆驻防等经费，合之陕甘节省诸费，视未用兵以前，不但绝无所增，实可减用三分之二。其屯垦自给之粮，既可不糜运费，且将来种地日开，所入倍当充裕，又不在此时约计之内。此皆一一指数可按者。因西陲用兵始末所关，不得不详为剖晰，以晓庸众。〖38〗

十二月初六日（12月31日）

38 因京师煤价渐昂，谕准近京西山附近村民采煤。京师为都会之地，万方辐辏，日用所需甚巨。柴薪一项，因有西山产煤，足供炊爨，故老相传“烧不尽的西山煤”。雍乾以来，京都日益繁盛，烟爨益多，是以煤价日贵。初煤之捶碎而印成方墼者，每块价钱三文，重二斤十二两，至乾隆中，价尚如旧，而每块不过斤许矣。〖39〗

39 是年，各直省人口一亿九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五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四百七十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五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三千六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二两〖40〗，办铜一千一百七十一万二千五百斤。

40 上年（1760）八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61）八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三十八万二千六百三十两。〖41〗

41 据档案所载，福建漳浦僧提喜倡立天地会。提喜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提喜总结昔日在四川结拜异姓弟兄之经验，以“三指诀”为联络暗号，以“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并将洪字嵌入诗句歌诀，又取“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从而创立独树一帜之秘密结社天地会。翌年，提喜即于高溪观音庙传布天地会，卢茂、陈彪、赵明德等相继入会。〖42〗

【考异】天地会，亦名添地会、三点会、三合会等，会内总称

洪门，是清代南方主要秘密结社。其起源至今聚讼纷纭，以致成为历史悬案。会内密籍自称系福建少林寺僧于康熙甲寅年，即康熙十三年（1674）创立；民国以后洪门成员则称其会创自郑成功；清档案、官书则记为福建漳浦僧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或三十二年（1767）创立。故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1722）说、乾隆二十六年说以及乾隆三十二年说等不同看法，而康熙甲寅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针锋相对，相持不下，皆有坚实依据和充分理由。主康熙甲寅说的学者，在严密考证天地会会簿及清档案、官书、方志等文献史料基础上，认为天地会是为着特定的目的成立的，其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而不是“互济互助”。它之所以在清初康熙年间出现，诞生于闽南，不是偶然的，而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社会经济根源及其历史思想渊源。主乾隆二十六年说者则对档案进行深入揭挖掘，主张其初创时原系下层劳动群众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镇压，反清色彩日浓，乾隆年间以“顺天行道”、“剃除贪官”及“争天夺国”为口号，嘉庆以后，复提出“兴明绝清”和“反清复明”。（参见：《天地会起源研究》；《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51—52 页《天地会》）兹据清档案记载，将天地会设立系于是年。

〖1〗《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581—584 页。

〖2〗《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563—564 页。

〖3〗《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五、六五一。

〖4〗《清高宗实录》卷六三八。

〖5〗《乾隆朝上谕档》三册595—596页。

〖6〗参见：《簷曝杂记》卷二《辛巳殿试》；《乾隆朝上谕档》三册595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三八。

〖7〗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二；《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101—102页。

〖8〗《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二。

〖9〗《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七、六四一、六四六。

〖10〗《清代的矿业》上册140页。

〖11〗在谕责吉庆等之前，乾隆帝已命军机大臣将“预提余引”一事查明：乾隆九年（1744）吉庆到盐政任后，除额引外带销十万五千五百三十四道，十年（1745）带销十万五千五百三十四道，十一年（1746）除额引外行销余引二十万道，十二年（1747）除额引外行销余引三十万道，十三年（1748）除额引外行销余引四十万道，十四年（1749）除额引外行销余引三十万道，十五年（1750）除额引外行销余引四十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四道，十六年（1751）除额引外行销余引四十万道；十七（1752）、十八（1753）、十九（1754）年普福任内提销过余引一次，二十年（1755）除额引外行销余引三十万道，二十一年（1756）除额引外行销余引三十万道，二十二年（1757）以后高恒任内提过一次（《乾隆朝上谕档》三册616—617页）。

〖12〗两淮于各口岸均设立匣商以办盐务，而惟汉口为最。汉口匣商二人，系接办通纲行盐收课，以及一切用费等事，所用银两即在众商卖出盐课内扣派。匣商往往借称公用，任意开销。

〖13〗《乾隆朝上谕档》三册626—629页。

〖14〗《清秘述闻》卷六。

〖15〗参见：《簷曝杂记》卷二《辛巳殿试》；《枢垣纪略》卷一八。

〖16〗《簷曝杂记》卷二《辛巳殿试》。

〖17〗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十《蒋溥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三《蒋文肃公事略·子文恪公溥》；《清史稿》卷二八九《蒋廷锡·蒋溥传》；《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

〖18〗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下册769—773页；《乾隆朝上谕档》三册655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三八、六三九。

〖19〗《乾隆朝上谕档》三册683—684页。

〖20〗《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九。

〖21〗《清代捐纳制度》19、42页。

〖22〗《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五。

〖23〗《清史稿》卷三二三《鄂弥达传》。

〖24〗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三册700页；《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一；《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二、六四四。

〖25〗《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一。

〖26〗《阿文成公（桂）年谱》卷二。

〖27〗《乾隆朝上谕档》三册705页。

〖28〗《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三。

〖2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六四四、六四五；《清史稿》卷三二二《窦光鼐传》。

〖30〗《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五。

〖31〗《清代文字狱档》下册802、805页。

〖32〗《清代文字狱档》下册777—789页。

〖33〗《明清史料》戊编二本109—110页。

〖34〗参见：《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76—79页；《中华帝国对外

关系史》一卷76—77页。

〖35〗《簷曝杂记》卷一《庆典》。

〖36〗参见：《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啸亭杂录》卷十《苏州街》。

〖37〗《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五。

〖38〗西陲平定，新疆驻防经费是否多耗内地财力，当时确有疑议。魏源指出："嘉庆以来，谈度支者动以乾隆开辟新疆岁增兵饷三百万为词"，又举《新疆识略》卷二内载："甘肃等处所减草料，及京口、杭州等处出旗汉军俸饷、口粮、马干、折色等项，每岁节省银一百二十九万余两，除抵新疆各城养廉经费外，止余银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余两"。魏源谓此皆不讨掌故，道听途说之词。理由是：乾隆库藏之盛，皆盛于二十年（1755）新疆底定之后，而非盛于二十载以前，若西饷耗国用，则乾隆中叶即应久形空匮，岂六十年之库藏真天降地出乎？岂新疆经费至嘉庆、道光而始有乎？此其一。其二，各省解甘出关之饷，并无三百万之多，且其饷皆即内地陕、甘兵，蒙古兵，东三省兵原额之饷，移往新疆驻防，并非增额饷外，而西师息警后岁省秋防戍塞之费更不知凡几。魏源认为，国用之绌，由名粮武俸之增，河工岁修之费，八旗口粮之重，纹银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中叶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于新疆，耳食道听，此令人大惑不解者。（参见：《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圣武记·附录》卷一一《武事余记·兵制兵饷》）

在宣谕办理新疆军费之前，乾隆帝已命军机处会同户部查明雍正年间支用军需银并库存银两数以及现存实数具奏，覆奏如下：

雍正五年（1727）军需银二十四万四千三百九十四两，实存库银五千五百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两；

雍正六年（1728）军需银四百六十五万九千五百三十六两，实

存库银五千八百二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两；

雍正七年（1729）军需银八百十二万八百七十两，实存库银六千二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两；

雍正八年（1730）军需银三百八十八万三百七十六两，实存库银六千二百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

雍正九年（1731）军需银一千五百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六十四两，实存库银五千三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三两；

雍正十年（1732）军需银九百七十八万三百二十五两，实存库银四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八百四十八两；

雍正十一年（1733）军需银八百五十五万五千七百三十二两，实存库银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两；

雍正十二年（1734）军需银一千二百十六万八千四百六十二两，实存库银三千二百五十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两；

雍正十三年（1735）军需银三百八十万一千五百三两，实存库银三千四百五十三万四百八十五两。

以上自雍正五年（1727）至十三年（1735），共用过军需银六千六百七十三万六千四百六十二两。

现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分实存库银三千五百六十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两。以上俱见《乾隆朝上谕档》三册568—569页。

〖39〗《簷曝杂记续·西山煤》。

〖40〗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旧存银三千五百四十九万六千九百零二两，本年新收银一千一百四十四万二千二百六十六两，开销银一千零三十万五百九十六两。是年捐纳收入银一百三十九万一千四百四十七两，占户部银库全年收银数12.16%。

〖4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九辑404页。

〖4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十一辑666—671页，闽浙总督

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十六日奏折；《清前期天地会研究》102页。

清通鉴　卷一一九

乾隆二十七年　壬午　公元1762年

正月十二日（2月5日）

1 乾隆帝自京启銮奉皇太后第三次南巡。“扈从大臣首相傅恒、相国史贻直、大将军九门提督舒赫德，此外，亲王、文武百官百十余人，侍卫官五百人，满洲、蒙古之诸官千余人，羽林军一万人，甲兵五万人及其他，总计率领二十万人”。〖1〗此次南巡途经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各地方蠲免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凡去秋受灾歉收者，蠲免十分之五。此次南巡与二十二年（1757）二次南巡路线基本相同，惟首次前往浙东海宁，视察海塘工程。

二十二日（2月15日）

2 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甘肃张掖、山丹等县招得贫民二百户，共七百八十余口，自愿前往乌鲁本齐屯田，拟分

四起护送出关。上年已送屯田民户二百余户，本年播种前，四百余户陆续送到乌鲁木齐，由当地官员发给家具、口粮，每户分地十五亩及种子。众民户子十五亩外又各开地三十余亩，播种青稞、粟米等。〖2〗

二十五日（2月18日）

3 乾隆帝命额敏和卓以己意致函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汗，令将在彼处之大和卓木布拉呢敦之三子献出。翌年三月驻叶尔羌办事尚书新柱奏称：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汗已交出潜瘗于该国之布拉尼敦尸骸，同时交出布拉尼敦妻子珠赉哈及其所生子和卓木阿斯玛；巴特玛及其所生子阿卜都哈里克；额尔克扬及其所生子和卓巴哈敦。经验明无误，将布拉尼敦尸骸“盛匣封固”，并其妻子属人，派员解送京师。〖3〗

二月十一日（3月6日）

4 命改变回人普尔易换新钱旧例，准以一普尔兑换一新钱。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奏准，以新铸钱一文换回旧普尔二文，俟普尔全行回收，即出示停其行使。尔后虽“富户尚可支持，贫户颇形竭蹶”。〖4〗至是，乾隆帝谕新柱曰：以两普尔易一新钱，行之已二三年，谅所收普尔，亦足供鼓铸，若仍照前例，恐有妨回人生计。遂命改旧例。〖5〗

十六日（3月11日）

5 南巡车驾至京口，乾隆帝祭江神，奉皇太后渡江，阅京口水师。乾隆帝与皇太后、妃嫔同乘龙舟自长江至镇江

口稍作停留，军兵三万围护镇江口。〖6〗

二十一日（3月16日）

6 乾隆帝驻跸苏州府行宫。“至江南省苏州之胥门，经当地官员自御道迎入，上赐众人饭食。”〖7〗翌日，驻跸灵岩山行宫。“由阊门之上塔街出行前往灵岩山游幸，时万民家家悬挂吴式灯笼，供奉自制的各色物品，迎接圣驾。其时天子龙颜和悦，义民内凡年逾七十之男女均赏赐刻有‘养老’二字银牌一面。又，扬州、苏州、嘉兴、杭州四府盐商及渡海赴日本办铜之官商人等，皆搭设高台演出歌舞，不惜钱物，极尽奢华。大凡数百里内迎驾之时，舞台数千座，无一相同者。皇帝亦相应回赐上述人等金银、小件器物、貂皮等，众人皆引以为不世之荣幸。又命免去南巡沿途的一年贡赋。至灵岩山行宫驻跸，游该地十八景。灵岩山行宫山麓建有舞台百余座，亭台二十座，表演各种歌舞，皇帝观赏。因山麓四周由同行扈从人员包围守护，入夜灯火如繁星闪烁。河中灯船百余艘游动，燃放烟火，极其热闹，水中陆上皆如同白昼。”〖8〗

三月初二日（3月26日）

7 南巡至浙江海宁县，乾隆帝初阅老盐仓一带海塘，临视打桩情形。是时海潮改趋北大亹，海宁潮灾严重，故于南巡之际首次巡阅老盐仓、尖山、塔山等处塘工。

翌日，阅尖、塔两山之间挑水石坝，因谕曰：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惟有力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耳。嗣后应岁修以固塘根，增坦水〖9〗、石篓以资拥护。复命将上述谕旨勒石工次，永志遵守。初，老盐仓一带柴塘是否改

建石塘，浙省官员所见纷歧。故乾隆帝于抵海宁前一日，先命刘统勋、高晋、庄有恭前往工所试行打桩。迨亲临察看，断定当地多活沙，打桩建石塘确有困难，若在旧塘以内数十丈许打桩建石塘，又将毁弃无数田地庐舍。是以有修筑柴塘，并设坦水、竹篓诸工之谕。〖10〗

复命加固尖山、塔山之间挑水石坝。尖、塔两山相距约二百丈，中间有石坝一道，横截海中，起挑流护岸作用，系乾隆初年所修。〖11〗经亲临视察，降旨曰：尖、塔石坝实海塘扼要关键，就目下形势而论，或多用竹篓加镶，或改用木柜排砌，如将来涨沙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势。

初九日（4月2日）

8 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发遣伊犁、乌鲁木齐等处犯人之例。寻议准：察哈尔兵移驻伊犁、乌鲁木齐系永远屯驻，应将遣犯令该管大臣匀拨，给驻防兵丁为奴。至绿营兵则于换班时，交接班兵为奴，或撤回，及调他所，亦可另拨附近种地兵。自是，伊犁和乌鲁木齐成为清代新疆遣犯重点安置之所。〖12〗

十三日（4月6日）

9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杭州府回銮。在杭州驻跸期间，大阅驻防兵。据载“大将军又令自各处调集满洲精兵二十万人，分两方而立，摆九宫八卦阵，演武，皇帝终日观览，命犒赏三军，恩赏满洲精兵银五千贯。”〖13〗另据载“游幸诸山名胜街道。万民张设各物恭迎圣驾，一如苏州，皆蒙恩赏银牌并各种赐物。其时为目睹天子出游景象，城乡

之老幼云集而来，人数众多。巡幸道经之处，家业发达之人甚多，熙攘繁华”。“往游西湖，是夜一侍卫乘酒意至某僻静处酒家索酒菜，店主之妻为之量酒备菜，侍卫对其屡加调戏，旁若无人。适值该店主自外归来，声言此女乃吾妻不得无礼，上前拦阻，侍卫勃然大怒，殴打店主。按察使将此事向官衙告发，上达天听。帝询于忠勇公傅恒曰：法乃自天子而出，今随行左右者有人不法，该当何罪？对曰：诚以为体察万民乃天下长治之圣虑，宜绳以重法以为后戒。经诸官会议，以肇事人身份显贵，故惩以夺官终身监禁，而使其家人代其受刑，于酒家门前悬首示众。自此之后随行扈从皆谨遵法度，安静有加，遂使万民安堵。”〖14〗

10 江永卒。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人。贫而好学，博通古今。著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礼经纲目》、《律吕阐微》、《四声切韵表》等。平生治学于《三礼》尤功深，戴震自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15〗

十四日（4月7日）

11 乾隆帝二次南巡至杭州时，曾特谕嗣后不准西湖沿湖占垦。此次抵杭又命军机大臣询问闽浙总督杨廷璋，西湖水面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来，是否又有侵越之处。至是，杨廷璋经查明覆奏：自二十二年（1757）清理之后，每年委员查丈，至今并无侵占越垦。〖16〗

十五日（4月8日）

12 驻跸苏州府行宫。“出阊门街往灵岩山巡游时，帝

见一孤独之人，当即下马（此处原文双行小注：据唐人述称，天子下马时，左右扈从有七八千人之众，皆同时下马肃立，其情景甚为壮观），帝执该人手，询其年高几何？回奏称百有七岁，顺治丙申十三年（1656）出生，姓朱。帝遂将自身所佩帽冠亲手赠之，并赐金银龙牌及衣物等物，自戴该人所用之帽，还驾行宫。”〖17〗

三十日（4月23日）

13 命江浙两省督抚实力禁止巡幸所经之处“彩亭灯棚”。先是，乾隆帝已屡降谕旨禁江浙迎驾踵事增华，靡丽饰观，〖18〗然江浙增华角胜愈甚。至是，乾隆帝奉皇太后渡江北去，再次“通行传谕知之”。

四月初六日（4月29日）

14 乾隆帝于南巡回銮途中经江南时，指示河工机宜。江南濒临河湖之“高、宝、甘、泉、宿、清、海、沐”各属地势低洼，每遇伏秋大汛，往往霖潦成灾。前驻跸苏州时，乾隆帝即先命刘统勋、兆惠会同督抚、河臣将归江、归海各路详勘标志。至是，亲临其地，广集众议，乃谕示：一、加宽加深金湾滚坝之新挑引河。二、将西湾坝再落低一尺。三、拆去金湾六闸之二闸，添建石坝，接筑土堤。四、定清口水志，以为解决下河被淹“釜底抽薪”之策：以洪泽湖高家堰五坝现高七尺—七尺五寸、清口口门现宽二十丈为准，如两坝之水再增长三尺，清口不必议展，仍存其蓄清之说，如水势继续加长，则以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口加开十丈之门为准。如此则全湖势畅，下河免于沦为泽国。翌日，帝至淮河，阅高家堰。命自济运坝至运口五

百余丈一律接筑砖工。

寻乾隆帝自顺河集起旱，取道徐州阅黄河岸新堤。先是，二次南巡时，曾令河臣毋得擅启毛城铺石坝，以收束水刷沙之效。此次回銮河干，与督抚、总河等悉心讲求，以为唐家湾引河尚可酌量分泄，故仿清口水志定毛城铺唐家湾引河水志：若徐城水志长水一丈一尺五寸以上，即将引河开放，俟漫滩水落，再行堵闭。

初七日（4月30日）

15 驻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奏请以存贮新钱购买回人布匹，运至伊犁与哈萨克贸易。据称叶尔羌布价每匹只需四五十普尔，与哈萨克贸易，折银一两，利可加倍。不独省内地运解，且有益于回民生计。本年八月，新柱又奏，已买布七千五百四十七匹，用新钱六千零三十七腾格三十文，预计自十月至来年九月，劝课回人织布，即可得五万余匹。如此，则钱法既可流通，而回人生计，更有裨益。〖19〗

五月初二日（5月25日）

16 中俄恰克图会谈。先是，乾隆帝命驻库伦办事大臣诺木浑、三都布多尔济与俄方会同查办边界树栅事宜，并顺便办理卡座、收纳税务等事。至是，中俄会谈在恰克图举行，俄方代表为色楞格斯克城防司令官雅科比少将。会议于闰五月初一日（6月22日，俄历6月11日）告终，未达成任何协议。六月八日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重申中国要求：一、拆除俄方在中国境内所设本栅。二、俄方不得向俄国商人苛收重税。理藩院并通知俄国：由于中国商人前往恰克图无利可图，遵旨“贸易将永远中断”。〖20〗

初四日（5月27日）

17 乾隆帝回銮京师。此次南巡历时一百十二天。五月初八日皇太后自水路回到北京。

十一日（6月3日）

18 准英商配买生丝。两广总督苏昌以英商呈请弛丝斤之禁，奏请照东洋办铜商船搭配绸缎之例，每船准带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乾隆帝准其请，但头蚕湖丝及绸绫缎匹仍禁止如旧。因谕曰：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值翔踊，是以申明限制。然自禁止出洋以来，并未见丝斤价平，亦犹特免米豆税，而米豆仍然价踊也。此盖由于生齿日繁，物件不得不贵。

二十一日（6月13日）

19 册封容嫔等。容嫔，和卓氏，与大小和卓木布拉呢敦、霍集占同宗。容嫔之兄图尔都等未与霍集占叛乱，避于布鲁特等部。回部平定，降清，入觐，留居京师。容嫔以图尔都亲属，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京，当年选入宫中，赐号贵人，年约二十五岁。至是，封容嫔。三十三年（1768）十月，晋容妃。五十三年（1788）卒，葬东陵。容妃即流传甚广之所谓“香妃”。〖21〗

【考异】关于香妃的传说，可以追溯至晚清诗人王闿运笔下的“回妃”《湘绮楼文集·今列女传》记云：“准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宫中，生有美色，专得上宠，号曰‘回妃’。然准女怀其家国，恨于亡破，阴怀逆志，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诘问，俱对以必死，报父母之仇。上益悲壮其志，思以恩眷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

上辄左右之。会郊祭斋宿，子夜驾出，太后乘平辇直至上宫，入便闭门。宦侍奔告，上遽命驾还，叩门不得入，以额触扉，匍御号泣，闻于内外。太后当门坐，促召回女，绞而杀之，待其气绝，抚之已冷，乃启门。上入号泣，俄而大寤，顿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动泣下。海内闻者皆叹息，相谓天子有圣母也。”由是观之，乾隆纳容妃固事实，然咸同间传闻已失实若王闿运所记之“回妃”。至清末民初，更有“香妃”艳事流传于京师街头巷尾。1915年古物陈列所将所谓“香妃戎装像”油画陈列于故宫浴德堂后。所画系一内着红装、外罩铠甲、佩剑挺立之年轻女子，据说出自乾隆年间西洋教士宫廷画师郎世宁手笔，画像下并附《香妃事略》：“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嘱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于西内建宝月楼（原注：即今之新华门）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鞲，具如西域式。又武英殿之西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筑，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盖帝欲借种种以取悦其意，而稍杀其思乡之念也。诅妃虽被殊眷，终不释然，尝出白刃袖中示人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闻者大惊，但帝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皇太后微有所闻，屡戒帝弗往，不听。会帝宿斋宫，急召妃入，赐缢死。上图即香妃戎装画像，佩剑矗立，纠纠有英武之风，一望而知为节烈女子。”孟森据《清皇室四谱》、《皇朝文献通考》及《清高宗御制诗文集》等文献史料，历述来自回部之和卓氏入宫后赐号贵人、册封容嫔、晋容妃，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卒。进而指出，皇太后于十一年前之乾隆四十二年（1777）已崩，“此岂可以太后赐死诬之？”遂断言《香妃事略》“无非委巷荒唐之语”。详

见《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香妃考实》。经孟森考证，香妃原本于容妃，而经常年流传乃成为具传奇色彩人物的看法，为学人普遍接受。

然孟森相信宝月楼为乾隆破宫中之例为容妃特备之香闺，则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按宝月楼建成于回部图尔都兄妹来归之前一年，御制《宝月楼记》云："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熏亭。亭与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之。鸠工戊寅（乾隆二十三年）之春，落成是岁之秋。"（《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初集》卷七）乾隆二十四年（1759）御制《题宝月楼》一诗首句即"南岸嫌长因构楼"，并自注云："亭台皆前明所造，惟南岸向无殿宇，故为楼以配之。"（《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二集》卷八四）可见宝月楼之兴建，乃出于屏蔽皇城内瀛台之考虑。其动工之时，清军方与库车回人苦战。而容妃之兄图尔都作为先期入觐、奉旨留京居住之额色尹的同族，二十四年（1759）岁末方抵京，并与除夕外藩之宴（《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三，23 页）。额色尹之侄女、图尔都之胞妹和卓氏随后来京，并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当乾隆帝决定兴建宝月楼时，岂能预料两年后有一回女和卓氏来归，更不可能在西苑预修金屋以藏之。要之，宝月楼之建原与容妃无关。孟森推测，"妃之为和卓氏，自必出于和卓之家"，或为大小和卓兄妹，或为大小和卓之女，其入清当在两和卓授首之先，"盖两和卓由准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妃以回部女子至中朝，为自古不通之域，高宗不以置之后宫，特营西苑中一楼，以为藏娇之所。"（《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香妃考实》302 页）

容妃来归时间孟森推测既有误，遂难免一误再误，将宝月楼与容妃附会在一起。

闰五月初六日（6月27日）

20 授予平定准回之八旗有功官兵五百余人世职，并谕八旗添设世职五百余员，于旗人生计，亦大有裨益。自是旗员世职共一千九百六十八员。〖22〗

初八日（6月29日）

21 江西布政使富明安奏请停止五年编审。略言：五年编审大典，今昔情形迥异。丁粮但据康熙五十年（1711）丁册为额，永不加赋，又雍正五年（1727）将丁银摊入地粮征收，愚民咸知不至加纳，何须隐蔽？况地方立有户口册籍，凡一户之男女老幼、残废丁仆，靡不具载，又设循环二簿，令保甲随时登载，按季交官，时届编审，本可按册而稽。乃地方官沿习故套，传唤粮里头人，率领乡民赴县听点，徒使老幼奔驰守候，更易滋胥役勒索之端，请将一切故套，概为省除，惟严督州县平日力行保甲，临时按册编丁。下部议行。

十六日（7月7日）

22 乾隆帝通谕八旗：经查，镶蓝旗蒙古有业经为民之另记档案人复入旗籍冒领钱粮者达三百余名之多，命各旗凡有此类情形，在十五日限期内自行首报，免予治罪，否则从重治罪。至限满又谕：凡乾隆二十二年（1757）查后复行入旗者宽其治罪，悉令出旗为民；二十二年以前已入于另记档案，二十二年未经查出，且限内自首者，加恩俱

作另户，经此次查办仍有匿不自首者，俱发往伊犁。〖23〗

六月初六日（7月26日）

23 向例旗人犯军流徒罪，俱准枷责发落。至是，审办兵部役满书办黄在中交通武员营谋作弊一案时，查出外用绿营之旗员那兰保、雅隆阿、察伦泰及刘煊、马元龄等人交结书吏黄在中，其中满洲那兰保与蠹吏兄弟相称，副将察伦泰手持书役字札勒索属员，雅隆阿与书吏行贿作奸，已分别从重治罪，刘煊、马元龄原拟照例折枷，解部完结。乾隆帝谕曰：嗣后满洲犯有军流遣罪，如系寻常事故，仍照旧例枷责完结，倘有似那兰保等寡廉鲜耻之徒，自应削去户籍，依律发遣；至于汉军，原系汉人，其犯法应遣，更无庸另立科条。

二十五日（8月14日）

24 因八旗回赎旗地已积存至一万五千余顷，户部等定议安设庄头需地不过三四千顷，所余尚有一万余顷之多。乾隆帝遂降旨令交内务府派员征收地租，俟原帑按数归清之后，即赏给八旗作为恒产。翌年八月，又降旨停止分设庄头管理，以免佣佃农民失业，此项田地亦酌定章程，按则交租。〖24〗

七月初六日（8月24日）

25 谕命严究李怀林编造逆词案。据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正定镇所属兵丁拾获“言词悖逆”字帖一张，纸尾开有姓名、住址者十一人，字帖内有姓名无住址者三十一人，现正密访查拿。乾隆帝命将“逆词”速行封奏。及阅，以为

该逆词乃“横肆狂悖，从来未有之大逆之尤”，令军机大臣烧毁，并命传谕方观承就已捕获之李怀林等六人，按其端绪并文义印封踪迹逐一严行搜查追究，必得首逆党羽。方观承随即究出李怀林等攒砌大逆词语，以挟仇报复等情节。乾隆帝见逆词内有“清茶教”字样及“做买做卖人不见”与“到北京”之语，判断“此等大逆肆恶，多系树立会教，散布谣言，其间不无先遣党羽，于近京地方潜行鼓煽情事”，遂密谕刑部尚书舒赫德暗中侦缉，原词看毕即行烧毁。〖25〗

初八日（8月26日）

26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十九日奉皇太后进哨木兰行围，八月初十日回驻避暑山庄。九月十一日奉皇太后回銮，十七日还京。

初九日（8月27日）

27 行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坐床典礼。钦差“照看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之喀尔喀王车布登扎布与驻藏大臣集福、福鼐、傅景等先期邀请六世班禅前往拉萨主持坐床典礼。至是，拉萨僧俗及地方官员夹道欢迎，年方四龄之八世达赖直赴布达拉宫，在日光殿登上历代达赖坐床之狮子宝座。〖26〗

十九日（9月6日）

28 直隶李怀林编造逆词案牵出邪教逆案。先是，直隶总督方观承审究李怀林逆词一案，认定该犯系挟仇陷害无辜。至是，河南巡抚胡宝瑔拿获豫省涉案人犯孙耀宗，并

起获收元教经卷一本。孙耀宗供出其教起自山西长子县，乾隆七年（1742）教首张金斗被获正法，田金台拟徒轻结，孙耀宗系田金台之徒。乾隆帝据此命直豫晋三省彻底根究，不得就案完案，并谕示："此案狂悖肆恶迥非寻常逆案可比"。〖27〗

29 是月，云贵总督吴达善奏称缅甸连年内讧，贵家宫里雁构衅边疆，现已设法拿获，俟到省办理。乾隆十八年（1753）瓮藉牙创建缅甸阿隆丕耶王朝，开始致力缅甸统一。乾隆二十五年（1760）瓮藉牙病故，其子莽纪觉继位，缅甸渐次完成统一。但中缅之间尚未画定明确边界，上缅甸掸邦土司首先归顺缅甸，木邦、贵家等土司则降而复叛，与掸邦诸土司仇杀不已。本年初，贵家土司宫里雁败窜近边，至孟连土司所属猛尹，乞求内附。孟连土司刀派春赴猛尹尽收宫里雁等兵器，并勒索银两。云贵总督吴达善命宫里雁挈其妾婢赴石牛厂。闰五月，宫里雁之妻囊占纠众焚劫孟连城，杀死刀派春家属二十六人，率众走猛养孟坑。至是，吴达善以"宫里雁在缅甸构衅多年，今复流毒孟连，该酋一日不除，恐滋事端"，遂于石牛厂诱擒宫里雁，解至耿马，并据情奏闻。时云南布政使姚永泰上言吴达善云："孟连之变，雁不与知，况其夫妻不睦，雁是以避居两地。今若留雁，可以为缅酋之忌惮，不可代敌戮仇也"。吴达善不之听。本年十月十八日吴达善遵旨杀宫里雁，传首示众。自是，中缅边界益不靖。〖28〗

九月初一日（10月17日）

30 江苏巡抚陈宏谋奏陈已故内务府大臣安宁管关家人李忠，将正税改为罚料入己，以致额税转亏七万七千余两。乾隆帝命削去安宁内务府大臣职衔，家产查封，两江总督尹继善即前往会同陈宏谋查办此案。因谕曰：各关监督委用家人、书吏，易滋朦混舞弊，各盐政之奴隶胥役往来关通，尤易滋弊，若其中有勾串侵蚀等情，及家人使气，凌轹商人，以资需索，较之关税舞弊尤甚。若似此肆行无忌，势必将关、盐各差概不用包衣之人而后已！寻尹继善、陈宏谋奏请严禁榷关漏税积弊，及清厘浒墅关积弊四条，经户部等分别议准。自是关榷钱粮收支，及分派人役稽征税课，仍听该监督查办，家人书役需索则令督抚就近查处。〖29〗

初二日（10月18日）

31 命整肃江南吏治。据江苏学政刘墉奏，该省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义，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讼棍吏蠹，互售其奸，不惟目已无学政，抑且心欲欺督抚。乾隆帝深以为刘墉所奏切中该省吏治恶习，因谕曰：江南士民风尚，多属浮靡喜事，为地方有司者加以姑息，致渐染日深，牢不可破。近年封疆懈弛之弊，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总督尹继善、巡抚陈宏谋素性好以无事为福，且更事既多，上和下睦之风，竟成故智。其所辖又大半往年旧属，因渎生玩，往往遇事姑息，甚至狡猾劣员迩来借口办差，有意延搁公事者，更不一而足，积习颓靡，罔知振刷。尹继善等当从此痛除积

习，克自淬励，州县官有怠玩相沿者，即据实参处。

初四日（10月20日）

32 李怀林编造逆词案、孙耀宗邪教逆案经行在军机大臣鞫审，同时结案。

经审实，李怀林平素惯造匿名揭帖，因与高得贵等结讼有仇，遂伙同阎景成攒砌大逆词语，各将仇人姓名填入词内，阎景成挟逆词赴正定撩掷。李怀林、阎景成俱凌迟处死。李怀林之子李楷，孙李大良、李二良、李三良及年不及岁之李四良即行处斩。无辜被陷之二十七人已先行开释。

河南孙耀宗传播邪教邪教一案，经查明康熙四十九年（1710）田金台在晋省倡立收元会，编造经卷，渐至蔓延直、豫、晋三省。乾隆七年（1742）破案，田金台被拿获并起出经卷书信，翌年以杖徒从轻完结。田金台发遣时将经卷一本及刻有“收元教主之印”字样砖、木二印交孙耀宗藏匿。孙耀宗供出田金台传教时另有法语，每八句为一船，入其教者谓之“上船”。度妇女法语云：“八卦开天祖，四九立心宗。老母来指点，男女圣路通。开了三簧锁，真性出樊笼。八句灵文道，请母下天宫。”度男子法语云：“芦拨点杖母赐来，随定真言点贤才。元关倒挂三簧锁，芦拨一点三簧开。海底拨得真阳动，一颗明珠翻上来。圣点凡民得证果，观音菩萨守黄胎。”孙又供另有歌诀云：“八句灵文是佛天，了然一句忏女男。老母点开朝元路，口吐灵符摘金丹。金门开了成天道，日日真言往下传。观音老母真诀典，西江月下对真言。”“日日”二字合之即

系“田”字。孙耀宗以传教惑众，怙恶不悛，立斩。李张氏以自称“老母”，亲往陈武家行教惑众；陈武拜李张氏为师，在家设立清茶教诱人入会；俱即行绞决。其余案犯分别绞监候、遣发伊犁为奴不等。田金台之子孙改发乌鲁木齐等地安插。〖30〗

二十八日（11月13日）

33 因查出理藩院尚书富德向喀尔喀蒙古勒买、强索驼马牲畜，且私设马厂，乾隆帝命富德明白回奏，并通谕蒙古王公，嗣后不得私行馈送理藩院大臣马畜。随即将富德革职，拿解至京，交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会鞫。嗣经审实种种贪婪罪状，依律拟斩。奉旨改监候。翌年，赦富德罪，授散秩大臣。

十月十六日（12月1日）

34 授明瑞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伊犁置将军自此始。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回部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仍令各处驻扎大臣照旧办理。〖31〗复以侍郎纳世通为参赞大臣，驻扎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

寻军机大臣遵旨议准移驻伊犁防兵事宜：一、凉州、庄浪所驻满蒙兵三千二百名携眷移驻伊犁，其余汉军一千名或拨归绿营，或令为民。二、裁汰驻防杭州汉军一千九百名、京口汉军二千九百名，或拨补绿营，或令为民，其所出额缺分例，给与索伦、察哈尔余丁，往驻伊犁，连同庄、凉移驻三千二百名，共五千余口，并其家眷，将及二

万名，拟陆续派遣前往。〖32〗庄、凉满兵移驻伊犁后，拨驻防西安满兵移驻庄、凉。

时以伊犁为总汇重地，塔尔巴哈台边接外藩，分设满兵驻防，汉兵屯种皆携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则更番轮戍。其后北路驻防兵制：伊犁驻防惠远城满兵四千，惠宁城满兵二千一百四十。伊犁河南岸分驻锡伯兵一千，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察哈尔蒙古兵一千八百，厄鲁特兵二千八百，沙毕纳尔兵六百，皆射猎游牧为业。又建六城，分驻绿营携眷兵三千，开屯兴筑，星拱棋布，与伊犁城环峙。共兵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兼岁派换防于回疆者八百，换防于塔尔巴哈台者一千五百。其后回疆南路番戍之兵制，则皆换防之兵，共五千七百六十。哈密及哈喇沙尔各七百，叶尔羌及喀什噶尔各九百，阿克苏八百，英吉沙尔四百，库车及和田各二百余。皆绿旗兵，由内地陕、甘及乌鲁木齐分年派往。惟喀什噶尔、叶尔羌二城骑兵各三百，英吉沙尔骑兵二百，由伊犁派往。各城派办事、领队大臣。东路之兵制：乌鲁木齐扼南北两路之冲，设驻防满兵三千六百四十，以都统辖之，兼辖巴里坤副都统驻防兵一千，古城副都统驻防兵一千，及乌鲁木齐总理屯田副都统二员屯田绿旗兵四千，又乌什屯田绿旗兵一千，并属伊犁将军节制调遣。其回兵则分隶各城伯克，而总辖于将军、大臣。〖33〗

十一月二十六日（1763年1月9日）

35 命新疆年贡金玉等仍由驿驰递，至外藩所市鹰犬等物俱附年贡一并送京，以防押送贡物官员沿途滋扰。〖34〗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1日）

36 爱乌罕（阿富汗）首次遣使入觐，乾隆帝召见来使并赐茶、赏赉。

37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零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全国人口首次突破二亿，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四百零九万三千二百七十三石，户部银库存银四千一百九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各直省驻防满、蒙、汉军八旗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八百零五万九百六十五两〖35〗，办铜一千二百二十六万二千五百余斤。

〖1〗《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载《清史研究》1997年3期，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介绍《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抄本，记述乾隆帝第二次南巡事。乃依据当时赴日贸易之中国商人、船员等所谈国中见闻整理而成。此次南巡启銮日期是书记为“正月六日”，与《清实录》记载相差六天，车驾抵苏州的日期亦与《清实录》不同。华立认为“这反映了史料的民间传闻性质，难以苛求严谨，但所记行程顺序、路线和活动大略则能够与正史相吻合”。

〖2〗《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一一。

〖3〗《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十一。

〖4〗《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十四。

〖5〗《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十五。

〖6〗《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

〖7〗《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

〖8〗《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

〖9〗坦水一般以石砌筑，其作用是保护塘根以免海潮冲刷侵蚀。

〖10〗《乾隆皇帝与海塘》一文。

〖11〗《乾隆皇帝与海塘》一文。

〖12〗《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53 页。

〖13〗《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

〖14〗《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该书所记南巡至浙江杭州的时间与《清实录》记载亦不相符。

〖15〗《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二二《江先生永事略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江先生传》。

〖16〗《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859—860 页。

〖17〗《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该书所记南巡回銮至苏州的时间与《清实录》记载亦不相符。

〖18〗《清高宗实录》卷六五六、六五七。

〖19〗《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六、一八。

〖20〗《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46—347 页。

〖21〗参见：《清皇室四谱》卷二；《新疆社会史研究》90—92 页。

〖22〗《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五。

〖23〗参见：《八旗通志》卷首一二；《清高宗实录》卷六六四。

〖24〗《八旗通志》卷六五。

〖25〗参见：《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911、915、917、925—927 页；《清高宗实录》卷六六六、六六七、六百七十。

〖26〗《班禅额尔德尼传》120—121 页。

〖27〗《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925—927 页。

〖28〗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二；《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23—25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81—282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圣武记》卷六《外藩·乾隆征缅甸记上》。

〖29〗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一；《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3 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一。

〖30〗《乾隆朝上谕档》三册 942、949—950、962—964 页。

〖31〗《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

〖32〗庄、凉、京口、杭州汉军出旗情况详见《清高宗实录》卷六百八十、六八一、六八五。

〖33〗《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附录。

〖34〗《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四。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二十五，湖南巡抚冯铃题。

清通鉴　卷一百二十

乾隆二十八年　癸未　公元1763年

正月初二日（2月14日）

1 命伊犁设立喇嘛，重修喇嘛庙宇。初，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尊奉黄教，伊犁河北有庙名“固尔扎都纲”。迨阿睦尔撒纳叛，庙宇毁废，伊犁平定后于固勒扎建城，废庙仅存煨烬之余。〖1〗至是，乾隆帝命于固勒扎、海努克现有庙宇遗址酌修一所，选喇嘛百余名，并由京师选派副大喇嘛等前往伊犁教训庇鲁特喇嘛。〖2〗

十四日（2月26日）

2 命尚书阿桂在军机处行走。军机处特请示：“尚书阿桂现在奉旨在军机处行走，其应否阅看朱批奏折之处，伏候钦定。”寻奉御批：“看。”〖3〗

十八日（3月2日）

3 胡宝瑔卒。〖4〗

胡宝瑔（1695—1763），字泰舒，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雍正元年（1723）举于乡，乾隆二年（1737）以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首揆鄂尔泰深器之。十二年（1748）金川之役，奉经略傅恒召从行，日驰三百余里，赞画削奏功居多。擢顺天府尹，复巡抚晋、豫、湘、赣等省。至是卒，谥“恪靖”。〖5〗

二月初一日（3月15日）

4 停禁奉天海运，从奉天将军舍图肯所请。自是，时禁时弛之奉天海运永远开禁。

初八日（3月22日）

5 云贵总督吴达善奏称，木梳夷人（即缅甸）往抢耿马，现已剿败擒治。先是，贵家宫里雁被杀，木邦罕黑勾结缅甸滋扰耿马。罕黑系土邦土司莽底堂弟，背兄降顺缅王莽纪觉，耿马虽内地土司，于缅甸亦纳岁币。罕黑勾同缅目普拉布声称索贡，前往耿马抢掠，复于上年冬渡江突至孟定土司边界，将孟定土司罕大兴擒拿。耿马土司罕国楷率兵御缅于石牛厂，斩缅酋普拉布等，救回罕大兴。缅人旋犯猛笼，劫掠山寨，土弁刀乃占等被害。普洱镇总兵刘德成领兵至思茅，遣兵前赴九龙江。翌年春，缅兵始退。吴达善奏闻。〖6〗

乾隆帝据奏谕曰：此等荒僻野夷，鼠窃狗偷，原属不成事体，亦只可如此办理。惟孟定土司罕大兴与夷匪罕黑至亲，其初既不抵御，临时又不通知耿马，且为罕黑带往，现就贼营拿获，其与木梳不无通同情弊，当严加审讯，酌情处置。吴达善随以罕大兴对“贼夷擅入抢掳”，“明知故纵，罪无可逭”，

将军大兴及其家口迁往江宁省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安插。〖7〗

6 因本年移驻伊犁之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庄浪（今甘肃省永登县）及索伦、察哈尔兵不下万人，所需粮石不敷，军机大臣议准再增回人一千五百户赴伊犁屯田。当年即将此一千五百户分摊于喀什噶尔等十城，经按城分验，俱为年壮可效力之人。〖8〗

十九日（4月2日）

7 以直隶滨水洼地，去秋积潦未消，乾隆帝命协办大学士兆惠驰驿往勘海口，开坝宣泄。寻命侍郎裘曰修驰驿来京督办直隶水道沟渠事务，并赐诗勉励："豫省及上江，往年祲每逮。梦麟与汝修，承旨克奏绩。驰驿召来京，斯实为民甚。"〖9〗三月，钦差协办大学士兆惠奏称：天津等属积潦不消，皆总督方观承经理迟误之咎。乾隆帝命将方观承及布政使观音保，并天津等各属交部察议。寻议方观承应革职，命从宽留任。〖10〗

三月三十日（5月12日）

8 直隶遵化州（今河北省遵化县）民闹赈哄堂，摔碎公案，拆砖砌门。事闻，有旨命布政使观音保"从权请出王命，将为首数犯立行正法"。观音保奉旨即将起意指使之主犯朱履泰等三人斩决。乾隆帝仍责观音保"一味姑息"，命将崔四等从犯五人一并即行正法。〖11〗

四月初五日（5月17日）

9 查办直隶黄天道经符逆词案。先是，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称破获万全县碧天寺住持李继印传授邪教，乾隆帝批谕："此案发摘甚属可嘉"，并命协办大学士兆惠、侍郎钱汝诚驰驿前

往宣化府会同方观承鞫审。〖12〗至是，钦差兆惠、钱汝诚及总督方观承查明碧天寺住持李继印藏匿黄天道教普明，即李宾经符逆词等情具奏。据称普明系明朝嘉靖时人，创立黄天道，死后在万全县碧天寺建塔埋骨。自是以迄于破案，奉其教者犹千里拜坟，多金舍寺。雍乾间山西、直隶、河南等省黄天道、收元会等系普明一脉，实为数十年来所犯诸案邪教之总。现从碧天寺住持李继印所居圈洞中发现之经卷、符箓查有三角符三张，每张各有四字，经分析查看，中间藏嵌“大王朱相”、“朱王後照”、“日月天下”十二字。又有敕札一张，内称：“走肖（‘赵’字）传与朱家，朱家传与木子（‘李’字）”。据李继印供，逆词为“师祖”倪子玉所作，倪子玉后有任纬、王玉成、李怀雨。又供，经符字迹曾有山西介休人曹生泰抄录，曹游方万全，住寺最久。〖13〗兆惠等照大逆律拟李继印、曹生泰凌迟处死；王进贤知情不首，拟斩立决；吴自显等九人俱发乌鲁木齐等地为奴。奉旨：李继印凌迟处死，曹生泰、王进贤立斩。〖14〗

二十二日（6月3日）

10 命侍郎阿永阿驰驿前往湖北，会同河南巡抚叶存仁重审张洪舜、张洪贵兄弟盗案。据刑部堂官奏称：张洪舜、张洪贵于上年闰五月因盗劫被获，二犯之名与乾隆二十六年（1761）内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案内之张红顺、张红贵兄弟字音相同。何以甫经审系良民，予以省释，曾不数月即又为盗犯案？且该省并未将张洪舜等为盗之案题咨报部。其中情节，颇多疑窦。请旨敕下该督抚另行查审。乾隆帝先已风闻湖北大吏冤良纵盗，物议沸腾，故刑部奏后即钦派阿永阿、

叶存仁前往查办，并传谕湖广总督爱必达、巡抚宋邦绥不得稍存成见，回护前非。〖15〗

寻以湖广通省督抚藩臬在奉旨重审张洪舜、张洪贵盗案时上下扶同一气，有心朦混，命将湖北按察使高诚、武昌知府锡占革职拿问，湖广总督爱必达、湖北巡抚宋邦绥解任，来京候旨。以汤聘原任湖北巡抚时审办张洪舜兄弟盗案扶同蒙混，亦命革职查办。

11 以米粮牙行或有垄断居奇之弊，命传谕直隶总督方观承、两江总督尹继善、陕甘总督杨应琚等议奏应否裁革米行经纪。寻方观承、杨应琚、尹继善俱奏陈米行经纪宜仍循其旧，无需裁革。〖16〗

二十五日（6月6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癸未科三鼎甲：状元秦大成，江南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榜眼沈初，浙江平湖人；探花韦谦恒，江南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人。并谕嗣后殿试进呈十卷，不必豫拆弥封。至是，赐一甲秦大成、沈初、韦谦恒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董诰、费淳、姚鼐、李调元等一百八十五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尚书秦惠田，副考官为侍郎德保、王际华。〖17〗

五月十三日（6月23日）

13 明发谕旨，宣示果亲王弘瞻顽悖无状各罪款。弘瞻，雍正帝第六子，乾隆帝之幼弟，宫中称“圆明园阿哥”。乾隆三年（1738）出继果毅亲王允礼，袭封果亲王。〖18〗据该谕旨称：弘瞻不遵皇太后懿旨，谩言相诋；向皇太后请安时，竟据帝请安跪坐之地；命大臣拣选官员时，弘瞻以门下私人，关说

请托，干与朝政；向织造关盐各差少给价值，派办绣缎什器[19]；圆明园失火，弘瞻迟至，且嬉笑如常。以上各款经王大臣讯明，合词公请削爵。奉旨从宽革去王爵，赏给贝勒。谕旨又称：弘瞻如此恣意失检，朕若不加儆戒，使康熙末年之劣习自后复萌，朕其惕焉！

十八日（6月28日）

14 乾隆帝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自圆明园起銮，二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长达八十二天。八月十六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十一日回驻山庄。九月十六日奉皇太后回銮，二十二日还京。

三十日（7月10日）

15 命侍郎德保协办大学士。

16 是月，川西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党坝、沃日、松岗、梭磨、卓克基九土司会攻金川。初，金川土司郎卡与周围土司屡起衅端，乾隆帝一再传谕该督抚等，不必绳以官法，惟有以蛮攻蛮之一策。上年九月，金川土司郎卡复侵占党坝地方，绰斯甲布发兵相助党坝，并约会各土司禀恳，准其攻打，以图报复。四川总督开泰即奏称郎卡滋扰党坝，现饬各土司往援，并遣人前往诘责查办。乾隆帝据奏谕示：土司内如革布什咱、党坝等类其力之强弱虽殊，然皆可借此以为郎卡之敌，如果因其挟仇攻击，竟将郎卡吞噬，岂非策之最善者？现在断不可有先事部署官兵，协力资助之计。所有邻近各蛮土兵既集，或即协力剿除，分有其地，正可听其各自为计，番境转可相安。若郎卡怙恶不悛，必须办理，则亦非该督提等以川

省绿营官兵所能任其事。〖20〗至是，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等九土司分路前进，会攻金川。本年秋，据新任四川总督阿尔泰等奏称，至今三月以来，九土司或连得胜仗，或互相杀伤，郎卡甚为受创。现饬员往谕各土司各宜努力进攻；若郎卡投禀求救，则严为拒绝。如此驾驭各土司，合力进攻，固可长除后患，即一时不克，郎卡亦必畏惧自守，不致滋扰邻近土司。奏入，报闻。

17 史贻直卒。

史贻直（1682—1763），字儆弦，号铁崖，江苏溧阳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年十九。一生在外督抚七省，两入内阁，前后居相位垂二十载。雍正初，大将军年羹尧平青海归，势张甚，黄缰紫骝，绝驰道而行，王公以下屈膝郊迎，独长揖，年望见惊异，遽下马曰："是吾同年铁崖耶！"扶上己所乘马，而己易他马，并辔入国门。寻年以罪诛，穷治党与，雍正帝问："汝亦羹尧所荐乎？"免冠应声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帝颔之。其再相也，年近八旬，尝奏事，拜起舒迟，乾隆帝问："卿老惫乎？"对曰："皇上到臣年，当自知之。"帝大笑。越二年，卒。谥"文靖"。〖21〗

六月初九日（7月19日）

18 钦差侍郎阿永阿及叶存仁查明张红顺等盗案及湖北地方大员扶同蒙混、纵盗冤良情形具奏：臣等抵楚后提犯亲鞫，查得张红顺兄弟等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至本乡李作棋家盗得银一百六十两及衣物等，旋被拿获归案。翌年，以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全案翻异，张红顺等无罪开释，事主李作棋、

保正袁志芳等反以诬人为盗分别拟军、拟徒，赵泰交拟流。未久，张红顺等又往赵启贤家劫得银约九十两，被知州秦鍱拿获。原任臬司、升任湖北藩司沈作朋恐将前案翻改，坚持不将前案一并审办，只将后案另行完结。知府锡占等奉委覆查此案，迎合承顺上司意旨，使冤案淹滞，未得昭雪。钦差侍郎阿永阿及叶存仁又奏，现已遵旨将张红顺、张红贵、张玉堂立即正法，被冤之李作材、袁志芳等奏明开释，原拟流之知州赵泰交应予宽免。〖22〗乾隆帝据奏降旨曰：沈作朋、锡占固属酿成冤狱之罪魁，而承审各员之观望，实总督爱必达有以启之。遂命将爱必达拿解来京，一并治罪，所有承审此案之员，亦分别审拟治罪。嗣经乾隆帝亲自研鞫，行在大学士、九卿对沈作朋等纵盗冤良、朋比欺罔一案有关犯官拟罪如下：沈作朋、原任湖北巡抚周琬、原任湖广总督爱必达应斩立决，锡占应发伊犁当差，单言扬、陈铨、陈文枢均应发巴里坤当差。奉旨：沈作朋立斩，周琬、爱必达改绞候，余依议。〖23〗本年朝审，爱必达、周琬俱从宽释放，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嗣后乾隆帝屡命传谕各督抚以沈作朋、爱必达等为鉴，务宜各加猛省，痛改耽逸偷安、掩饰朦混之恶习。略曰：向来各省督抚于地方应办事务，往往饬委属员，以次转详，遂成通例。此于寻常案件则可，若案情重大，督抚自应躬先统率。使爱必达早能亲提确讯，不难将案情彻底清厘，何至为沈作朋所愚弄，扶同回护，自蹈欺枉，以速罪戾乎？督抚大吏皆朕所倚任之人，朕尚不敢好逸恶劳，为督抚者固宜托名敦休、恶劳好逸乎？又曰：各直省有司于承审案件，往往揣合上司意旨，不问案情之曲直，辗转迁就，遂致颠倒讹谬，是非失实。若不力为整顿，何以清吏治而肃官常？故朕于此案，有心者，特从重处分，其

观望揣摩者，亦不令其幸而漏网，以为有意模棱、不实心任事者戒。又曰：朕之所以弗惮谆谆告诫者，不特为楚省整纲饬纪，亦正为直省各督抚提撕警觉。督抚藩臬为地方倚任大僚，乃敢上下联为一气，掩蔽欺朦，几致覆盆莫白。若似此而不为之整顿，地方尚有何事不可为乎！嗣后各督抚藩臬等，俱当触目警心，共知鉴戒，毋蹈覆辙。

十三日（7月23日）

19 禁洞庭湖筑围垦田。据湖南巡抚陈宏谋奏：洞庭一湖，横亘八百里，容纳川黔粤楚之水，冬春涸出荒滩，夏秋即成泽国。每当诸江水涨之时，赖其浩衍，始免冲溢。自康熙年间许民各就荒滩，筑围垦田，数十年来筑堤数十处，占地二百余里，遂成与水争地之势。现将各围刨开多口，令与湖通，不致阻水，并请勒碑湘阴，永远禁止。得旨："所办甚是。"并命传谕新任湘抚乔光烈，每年亲行查勘，间一二岁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24〗

十六日（7月26日）

20 以协办大学士梁诗正为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刘纶为协办大学士。

21 是年夏，俄商务监督克罗波托夫至避暑山庄，谒见大学士傅恒。上年六月，俄方将每三年派赴一支官方商队改为非官方商队，任何商人均可按此前商队成例，将货物运往边界或北京，并派克罗波托夫赴京任商务监督。嗣后克罗波托夫在伊尔库茨克及恰克图征集商人来京时，据称俄商以税重不愿前往。至是，克罗波托夫在山庄谒见傅恒等，要求俄中互派使团。

克罗波托夫返回后，理藩院致函俄方，重申以往各项要求，对是否遣使赴俄，则未置可否。〖25〗

七月初四日（8月12日）

22 命江苏、浙江查办天圆教。本年五月，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访闻松江府之上海（今上海市旧城区）、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一带有传习邪教者，并先后拿获生员徐筠及杨维中，审明该教名天圆教，创教人系浙江兰溪人舒思砚，即舒靖文。顺治年间，舒自称弥勒下凡，为天圆教主。其徒俞松恩、黄天亮、颜灵心、张扬云分为四支，黄天亮一支流入松江，为杨维中传教之祖。尹继善等奏称：该教虽属荒诞不经，但查明并无悖逆煽惑情事。乾隆帝据奏谕示，将传经设教首犯按律定拟，不必辗转株连。又谕曰：嗣后凡传教首犯俱发乌鲁木齐，不可仍留内地，以致蔓延贻害。嗣经江浙督抚尹继善等将杨维中、及舒思砚之孙舒敬分别拟绞候、斩候，其余信教者遵旨发乌鲁木齐。〖26〗

初五日（8月13日）

23 护军参领、宗室松年在平凉等处骚扰驿站，谕命将其革职，即在肃州永远枷号。嗣经兵部据甘肃巡抚常钧所奏议准：责令兵部及督抚核给差员勘合时，即将应给车马廪给确数饬知首站，首站即照牌移咨下站，按照备办，书写印花，俟差员到站，并无额外需索，即将印花交差员自贴，如差员需索，该州县即不给印花，一面将应付过夫马若干、有无缺少迟误及差员如何需索，据实声报督抚查核。〖27〗

初七日（8月15日）

24 命传谕湖广总督李侍尧、浙江巡抚熊学鹏严密查拿沈作朋等纵盗冤良一案中劣幕徐掌丝兄弟等，略曰：湖北省向有绍兴作幕人徐掌丝兄弟及卢培元等，盘踞多年，串通一气，与地方官交接往来。徐掌丝在臬司沈作朋署内，伊弟即在总督爱必达署内，伊妹夫卢培元又在巡抚汤聘署内。沈作朋纵盗冤良案各衙门公文往来，俱出自伊等数人之手。此等劣幕辄敢暗通声气，从中把持，为地方之害，不可不明正其罪，俾凡作幕者共知儆惕！李侍尧等即将徐掌丝兄弟等锁拿解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

寻又通谕各省督抚切实查办幕宾通同作弊恶习，谕称凡此等久惯恶幕，潜居省会，倚托上司衙门，因缘为奸者，立即严拿重究。同时饬禁新任督抚藩臬接用旧任幕友。本年冬，按察使周景柱来京陛见，奏称幕宾有在就馆地方另娶家室，出入官署，勾通作弊者；有布散党与，招致本地亲串，狼狈为奸，非其党恶，百计排挤出境者；有彼此馈送往来，以上司衙门延留多日为荣，借声援以图影射者。乾隆帝遂再谕各督抚严行查办劣幕。

二十九日（9月6日）

25 命湖广总督李侍尧查办楚盐市价腾涌一案。据李侍尧奏：两湖行销淮盐百余万引，今年盐价倍增，每包卖银至三钱三四分，自钦差阿永阿到楚，始递减至每包二钱七八分，与两淮盐政高恒奏准、每包定价一钱四分六厘尚属加倍。经臣访查，淮商出本行盐，托伙商在汉口料理，伙商贪利无厌，迎截盐船，停泊中途，捏称迟到盐少，抬高盐价。〖28〗乾隆帝命李侍尧

查办外，又命将李折抄寄两淮盐政高恒。寻高恒覆奏：淮商行盐成本逐岁加增，自场运楚，每包本钱即系二钱三四分不等，成本即重，卖价自不能轻，似不必预为定价。〖29〗乾隆帝据此谕曰：看来盐价之涨，视成本之多寡，物情虽本难齐，而预定价值，自为节制商人之常法。此则李侍尧之说终属优于高恒也。总之，高恒在淮言淮，其意以恤商为重；而李侍尧在楚言楚，亦未免以莅任伊始，汲汲欲为地方以平价便民。〖30〗遂命高恒前往湖广与李侍尧面商，核定商程。

翌年正月，湖广总督李侍尧、两淮盐政高恒奏准湖北盐价章程：嗣后汉口卖价，总以淮盐成本为准，自甲申纲开始，每纲于纲首盐船开江之日，查取盐商成本、余息，核定每包定价，移明楚省，饬商遵照。乾隆帝同时还批准裁撤湖北公所匣商〖31〗，以节省糜费，平抑盐价。高恒旋奏称甲申新盐汉口每一子包应卖二钱二分一厘，南昌则卖一钱九分七厘。〖32〗

八月初八日（9月14日）

26 命传谕伊犁、乌鲁木齐驻扎将军大臣，禁止哈萨克商队前往回疆贸易，略曰：哈萨克前在伊犁、乌鲁木齐往来贸易，并未至回地。且伊等至喀什噶尔，必由布鲁特等部落经过，沿途颇有盗贼，苟非贪图重利，焉肯前往？现在伊犁等处贸易，上等马匹仅估银三四两，而回地则加倍有余，往来日久，不但伊犁等处贸易大减，亦恐滋生事端。嗣后伊等再来，必禁绝回人私市，但从官买，较之伊犁等处价值更减，不可稍令获利。仍晓示来人，以尔等从前并未来回地贸易，况回地亦无须多购马匹，其各项牲只，自有巴达克山、安集延、布鲁特等处商贩，尔等不必前来。如此，则贸易不得便宜，伊等自不肯远赴。

九月初四日（10月10日）

27 奉旨“暂且停止”恰克图中俄贸易。寻又命本年仍令伯德尔格回人前往贸易，俟贸易完毕，即将彼处商民尽行撤回，派喀尔喀兵丁前往居住。〖33〗翌年夏，俄方已得知“中国人完全停止了根据和平条约所开设的恰克图贸易”。〖34〗

初十日（10月16日）

28 训谕军机处司员不得徇私泄密。向例外省督抚奏折奉有朱批者，军机处抄录记档之后，仍将原折缴进发回；其在京部院衙门及科道等奏折奉有朱批交部办理者，军机处即抄录一份，传内阁发抄，而朱批原折存贮军机处，年底汇交。御史戈涛未谙此例，以所奏事件未经领到原折，而刑部业已纷传，奏称此必系刑部司员之在军机者预为透漏。乾隆帝即交军机大臣查奏。至是经军机大臣查明，戈涛之朱批原折例不给还，军机处尚无透漏之处。因谕曰：军机司员向于本部堂官及相好戚友中预通消息，亦不能保其必无，从前即曾有因此获罪者。该司员等益当痛加儆戒，不得因此次查无情弊，遂罔知顾忌。设将来果有徇私泄漏等事，一经查出，必严加惩治，决不稍为宽贷！

十月初七日（11月11日）

29 湖南按察使五诺玺奏请防范疯病之人任意书写，捏造妖言。盖近年以来，疯汉文字狱日增。本年即有林时元、刘三元、王宗训等数案。正月，闽浙总督杨廷璋奏称拿获书写狂谬词句之疯犯林时元，以“该犯实系病发疯狂，并无为匪实迹”，请旨斩决。乾隆帝据奏训饬杨廷璋曰：试问该犯如果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一一圆融解说，其为狡黠，更待何言？此等自作不靖之徒，见承审官从病疯一路诘问，岂

不乐于承认，自遂其避重就轻之计乎？并谕无论疯之真否，均当严加刑讯，然后明正其罪。林时元旋遵旨立斩。〖35〗三月，湖北巡抚宋邦绥奏称查获假托梦语书写“逆词”罪犯刘三元，谓刘三元自供梦见“神道对我说，我是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此写成字纸。据其子及保邻人等所称，该犯“素有疯疾”。乾隆帝谕示：此等重犯不行尽法严惩而徒以疯癫故套，欲使罪归一人，易子结案，以致逆恶之徒不知儆惧，其贻害于风俗人心何所底止！遂命宋邦绥等务将该犯严行审究，并有无别项逆迹及同谋伙党之人，均即一一根查。旋奉旨将刘三元凌迟处死。以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与有心肆造逆词者尚属有间，此案应行缘坐之亲属免其缘坐。〖36〗九月，湖南衡州府疯病之人王宗训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被拿获。以其“妄造逆词”，巡抚冯钤拟应凌迟处死、亲属缘坐具奏。乾隆帝批交三法司核拟速奏。〖37〗

至是，五诺玺奏言：此等疯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累颇多。应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紧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予纸笔，任其混写，倘无亲属看守，即行监禁。〖38〗与此同时，吏部尚书陈宏谋亦上《请锁禁疯人折》。乾隆帝据此命传谕各督抚，对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不得稍有松懈。〖39〗

二十三日（11月27日）

30 江西巡抚明德参奏广丰县缙绅、补授浙江丽水知县潘纪洙恃势枉法，酿成人命，知府杨暹袒庇劣绅，办理迟延。乾隆帝命将潘纪洙革职，解交明德审办；杨暹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寻又以直隶退职知州刘有余在家擅用刑杖，酷毙人命，命

拿交刑部，从重治罪。〖40〗在处理上述两案时，乾隆帝一再降旨严饬在籍乡绅，不得武断横行。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8日）

31 梁诗正卒。命杨廷璋补授体仁阁大学士，仍留闽浙总督之任。

梁诗正（1697—1763），字养仲，又字芗林，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及第，乾隆四年（1739）任户部侍郎，奏请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十年（1745）擢户部尚书，奏陈每岁天下租赋，惟余二百余万两，上宜节俭。二十五年（1760）授协办大学士，二十八年（1763）授东阁大学士。雍乾两朝，回翔吏部、内阁、翰林掌院，皆京僚，极清要地，尚书王际华戏谓曰："公可谓三洎居士矣！"尚书裘曰修笑曰："兼以上书房、南书房，则五清也。"至是无疾而终，年六十有七。著有《矢音集》五卷。谥"文庄"。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词臣首。〖41〗

十二月二十三日（1764年1月25日）

32 伊犁将军明瑞奏陈筹办塔尔巴哈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驻兵巡查事宜：一、在雅尔地方筑城驻兵。二、乌鲁木齐大臣移驻雅尔，巴里坤提督移驻乌鲁木齐。三、派热河达什达瓦厄鲁特兵五千名、喀喇河屯满洲及蒙古兵一千名、盛京锡伯兵一千名于明春挈眷前往伊犁，俟三十一年（1766）到齐后，酌选精壮，令驻塔尔巴哈台。下军机大臣议行。

三十日（2月1日）

33 曹雪芹卒。〖42〗

曹雪芹（？—1763），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一说字芹圃，号雪芹，籍隶满洲正白旗所辖内务府包衣，一说籍隶正白旗汉军。先世为辽东汉人，满洲兴起，没入睿亲王多尔衮家下为奴，康熙朝家世显赫，雍乾之际遽尔败落。雪芹从幼年豪富堕入中年穷愁潦倒，然傲骨天成，才气横溢，于贫病交迫中著不朽名著《红楼梦》八十卷。至是，在寂寞中辞别人世。

34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零四百二十万九千八百二十八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四百零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二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四千七百零六万三千六百一十两，在京禁旅八旗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四百四十万九千八百零九两〖43〗，办铜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六千斤。

35 上年（1763）七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64）七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四十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三两，共到洋船十七只，较上年多七只。〖44〗

〖1〗《清政府与喇嘛教》412页。

〖2〗《清高宗实录》卷六百八十。

〖3〗《乾隆朝上谕档》四册97—98页。

〖4〗《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十《河南巡抚兼提督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胡公宝瑔墓志铭》。

〖5〗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十《胡宝瑔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八《胡恪靖公事略》。

〖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82—283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83 页。

〖8〗《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九。

〖9〗《清史列传》卷二三《裘曰修传》。

〖10〗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七《方观承传》；卷二十《兆惠传》。

〖11〗《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四。

〖1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七辑 288—289；《清高宗实录》卷六八二。

〖1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七辑 380 页。

〖1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七辑 454—458 页；《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156 页。

〖1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七辑 522—524 页。

〖1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 152—154、825—826 页；《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六、六八九。

〖17〗《清秘述闻》卷七。

〖18〗《清皇室四谱》卷二。

〖19〗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弘瞻还曾到江南置买戏子，织造萨载为其垫借银两（该书十八辑 73、279 页）。

〖20〗《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61 页。

〖21〗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六《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溧阳史文靖公贻直墓表》、《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

吏部尚书史文靖公神道碑》；《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三《史文靖公事略》。

〔2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38—57页。

〔23〕《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九十。

〔2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九辑545页；《乾隆朝上谕档》四册220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九。

〔25〕《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44—352页。

〔2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332—335、614—620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一。

〔27〕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445—446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二。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485—486页。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699—701页。

〔3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六九六；《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九辑54—57页。

〔31〕淮商在汉口设立公所，公举一二人专门管理支解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并应酬抽丰游客等事，名为“匣商”。湖北则由卖商于售盐价内，扣交匣商收支（《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十辑210—211页）。

〔3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170页。

〔33〕《清高宗实录》卷六九四。

〔34〕《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52页。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六辑698—700页，十七辑256—257页。

〔3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七辑136—137、169—171、654页；《乾隆朝上谕档》四册141、143—144页；《清高宗实录》卷六八五。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688、757页，十九辑69—72页。

〔3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九辑242页。

〖39〗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309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九六。

〖40〗《清高宗实录》卷六九八、七百。

〖41〗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七《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梁文庄公诗正行状》；《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七《梁文庄公事略》；《啸亭杂录》卷八《舒梁阿三公远见》；《清史稿》卷三百三《梁诗正传》；《清史列传》卷二十《梁诗正传》。

〖42〗曹雪芹的卒年，大概有两种说法：一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一说卒于二十八年（1763）除夕。此处取后一说法（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册173—184页；吴恩铭《曹雪芹丛考》153—170页）。

〖43〗《户科题本》，乾隆三十年（1765）十二月二十日，大学士傅恒题。

〖4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九辑418页。

清通鉴　卷一二一

乾隆二十九年　甲申　公元1764年

正月二十四日（2月25日）

1 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密奏海关陋规〖1〗银两事，略言：臣自去年抵任以后，留心查访，始知进出各口船只不拘内地外洋，但按名目之互异，以定银数之多寡，每年约取陋规番银十余万圆，均系文武衙门朋分收受，如总督每年一万圆，巡抚八千圆，将军六千圆，兴泉道一万圆，又另单七千圆，海防同知三万三千圆，又另单六千圆，关部一万七千圆，泉州府二千圆，同安县三千六百圆，南安县一千圆，又臣标中军参将衙门每年约有九千圆。臣标中军参将温泰陆续开明细数清单，此项陋规已属确凿无疑。仰恳天恩将臣原奏留中，特降谕旨，简派大员星驰赴闽，彻底清查。〖2〗乾隆帝据奏于三月初四日特命尚书舒赫德、侍郎裘曰修驰驿前往查办。并面谕舒赫德：此案若系现任督抚起

意滥索入已，自应从重治罪；若有相沿陋规径行接受等情节，亦应办理。可即将福建巡抚定长解任质讯，其巡抚印务传旨著裘曰修暂行署理。〖3〗

寻钦差大臣舒赫德、裘曰修到闽奏称已查明厦门陋规大概情形：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洋商李锦等六家公议各按船只大小、出洋地方分别出银，每年共三万余圆，“贴办置买各衙货物之费”。此项陋规道府厅县各衙门俱有收受之项。总督杨应琚、巡抚定长若明知属员巧取朋分，并不究治，固属咎无可辞；即系平日未能觉察，亦有应得处分。况知府刘增、同知程霖俱系督抚保举之人，竟收受陋规盈千累万，督抚等亦应治罪。现已传旨著裘曰修暂署巡抚印务，令定长解任。〖4〗乾隆帝接阅赫、裘奏折后，以为两钦差并未审出黄仕简原参“总督一万，巡抚八千”之关键情节，即传旨令定长解任，所行亦略觉其速。

舒赫德、裘曰修又奏：总督杨廷璋令得受陋规之属员代购别项货物，发价不过十分之三。〖5〗乾隆帝益不怿。会总督杨廷璋上《奏为洋行陋规案自陈蒙冤经过折》自辩，略谓：奴才愧悔之下，扪心自揣所以致此之由，总由乾隆二十六年先后参奏马龙图、林洛二人，为本省大小武员所忌嫉。而马龙图之子即黄仕简之婿，林洛之子又系马龙图之婿。且闻各洋行内又有马龙图之侄子在内开行，数家姻党积恨成仇，欲得甘心于奴才已非一日。〖6〗乾隆帝遂命传旨切责舒、裘舍本逐末，节外生枝。略曰：闽省海滨地方，风俗自来刁健。黄仕简以原籍之人为本省提督，又闻与马龙图为儿女姻亲。今奏牍事实尚未审明，而一二钦差立将封疆大臣一时令其解任，其于政治、人心所关既重，况督

抚之进退，不务得其实款，国体又安在乎？

二十七日（2月28日）

2 陕甘总督奉旨移驻兰州，甘肃巡抚同时裁撤。前因用兵准回，令陕甘总督驻扎肃州（治所在今酒泉县）以就近办理军需。至是，命传谕总督杨应琚将陕甘总督移驻兰州，以便居中统摄陕甘两省事宜，甘肃毋庸更设巡抚。寻据杨应琚覆奏，陕甘总督移驻兰州抚署，并兼管巡抚事。〖7〗

3 总督方观承奏请拨银回赎旗地，据称直隶第四次回赎民典旗地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起已陆续动支一百三十六万余两，尚不敷三十万余两，请旨敕部拨银。〖8〗

三十日（3月2日）

4 禁京师戏园夜唱。据巡视中城御史戈涛奏称：京师戏园曲馆，外城为盛，比年以来，开设日多。夜唱向例禁止，盖昏夜之中，流连过度，易滋事端，或昏缅怀邪，或掷彩角胜，忿争斗狠，往往多由夜座。而且人众杂沓，盗贼生心，火烛繁昌，动致不戒。今元宵已过，正月已阑，仰肯敕下一体遵照定例，禁止夜唱。奉旨准行。〖9〗

二月初七日（3月9日）

5 命部臣及江浙闽广各督抚酌议开放丝禁。先是，从御史李兆鹏等所请，禁止丝斤出口。然实施数年，内地丝价仍未见减，而且更贵者亦有之。有鉴于此，乾隆帝以为此乃生齿日繁，取多用宏，盖物情自然之势。况出洋丝斤，本系土丝及二三蚕粗糙之丝，非腹地绸缎必须精好物料可比，徒立出洋之禁，则江浙所产粗丝转不得利。是禁丝出

洋，既无益于外洋，更有损于民计。是以降旨命筹议照旧弛禁。寻据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覆以丝斤弛禁为便，随降旨所有出洋丝斤，即著弛禁，仍遵照旧例行。〖10〗嗣后又分别规定：江苏赴日贩铜官商船只，每船许带二三蚕丝一千二百斤；各属出洋商船携带糙丝以三百斤为限；闽浙出洋商船，每船许带土丝一千斤、二蚕糙丝一千斤；粤省外洋商船除定例准带八千斤外，再加粗丝二千斤。头蚕湖丝缎匹，仍照旧禁止。〖11〗其“粤省本港洋船”，本年十一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每船准带土丝一千斤、二蚕湖丝六百斤。〖12〗

十三日（3月15日）

6 以芦商赔累困乏，酌增芦盐售价。长芦盐斤定价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雍正十年（1732）经直隶总督题准，每斤酌增大制钱一文。嗣因近年以来各项物价俱有增长，其盐运所需之绳斤、席片以及车船脚费亦皆倍增于昔，芦商运本不敷，纷纷请退引地，以致无人承办，拖欠盐课至银二十五万两之多。长芦盐政高诚据情奏闻，并请照各州县地方原定盐价，每斤增制钱一文。下军机大臣议行。〖13〗

十四日（3月16日）

7 命传谕山东巡抚崔应阶：明岁南巡，不必添建行宫。在此之前，江苏巡抚庄有恭曾奏陈拟整理寒山别墅，以备南巡，乾隆帝亦谕示：“不必多此一番布置，仍旧贯可也。”〖14〗寻崔应阶奏称：将明岁南巡所经之万松山尖营添建数椽，拟备座落；另于禹城县晏于祠、泰安县四贤祠，俱加筑围墙一道，瓦房数椽，稍供宸憩。奉旨：“屡

有不必修建之旨，而汝竟已措办，所谓成事不说耳。”

二十二日（3月24日）

8 八旗袭职定例原不论嫡庶，惟以长子承袭，如长子庸劣，即于众子内拣选，带领引见，令其袭职。然行之日久，承袭俱以嫡子，嫡子恃有一定，庶子又因无分，均不勤习骑射清语。至是，署理宗人府事务诚亲王允祕奏准：八旗袭职应仍照旧制。

三月二十二日（4月22日）

9 命查办谋叛之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据参赞大臣纳世通参奏，阿布都喇伊木通书霍罕谋叛，乾隆帝命即行拿问，并谕示：凡私将内地事务漏泄与外藩者，其罪即同反叛。本年七月，审实阿布都喇伊木致书霍罕额尔德尼，约为内应，同取喀什噶尔等罪款。阿布都喇伊木凌迟枭示，其子俱立斩，妻、女及兄弟之妻入官。〖15〗

二十八日（4月28日）

10 江西巡抚辅德奏请查禁祠宇流弊。据称该省有合族建祠之习，祠堂赀产往往为争讼之源，且所建祠堂大率皆推原远年君王将相一人共为始祖，有祠必有谱，而其谱荒唐悖谬。乾隆帝嘉其“识见甚正当之论，如所议行”。〖16〗并命传谕各督抚留心稽查，实力整顿。〖17〗

四月初二日（5月2日）

11 以大学士来保卒，命尹继善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两江总督。寻又命尹继善在议政处行走。

来保（1681—1764），喜塔腊氏，世隶内务府，嗣因

奉职勤劳，特旨抬入正白旗，所立佐领准世袭。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库使在批本处行走，寻授蓝翎侍卫，历官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及工部、礼部、吏部尚书，乾隆十二年（1747）晋大学士。至是卒，谥“文端”。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阁臣中。其人虽无赫赫名，然诚朴可信，尤善相马，乾隆帝尝赐《相马歌》云：“伯乐善相马，车下老骥出。今岂无其人，来保称第一”；“天闲云锦群，一顾靡不悉。为余辨骊黄，六飞协安吉”。〖18〗

初五日（5月5日）

12 据江南河道总督高晋奏，黄河入海处云梯关外，俱系芦苇荡地，每年风水长发，海潮倒漾，出漕漫滩，无关紧要，自不应与水争地，无事生工。〖19〗乾隆帝谕所见甚是，令守其定见，勿为浮言所动。

初十日（5月10日）

13 锡伯官兵远迁新疆驻防。锡伯，明中叶隶科尔沁蒙古，迨满洲兴，乃归附后金。顺治年间编牛录七十余，康熙中，迁入盛京。准部平定，新疆空其地，伊犁将军明瑞以锡伯兵未弃旧习，技艺尚可，奏请拣其优良者，调发伊犁。至是，第一队锡伯官兵五百零九名及其家眷一千六百七十五口自盛京起程西行。十九日第二队五百十一名及其家眷一千六百口亦随之起程。翌年七月，两队官兵及家眷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一带。三十一年（1766）正月，明瑞命锡伯官兵及家眷前往伊犁河南巴图蒙柯地方修建房屋，按牛录驻防屯田。〖20〗

十九日（5月19日）

14 伊犁将军明瑞奏称：迁至伊犁回人三千零二十户交阿奇木茂萨派往各地屯田，现拟于巴尔托辉地方筑一大城，驻扎回众，嗣后即再添一二千户亦自可容。奏入，报闻。六月明瑞复奏请两年内再从各回城派遣回人二千名赴伊犁屯田。乾隆帝准其所请，并命此次所派，由以往伯克捐助资送，改为官办起程。至三十年（1765），一千七百九十六户回人陆续到齐，另有三十户多伦回人情愿自备资斧，移来屯田。〖21〗

二十八日（5月28日）

15 邓文亮著《诫淫说》、《诫暴文》论斩。邓文亮，福建永安县童生，自幼读书，粗知文墨，辄负有才，屡应文武童试，未获取进，耻为亲朋嘲笑，乃作《诫淫说》、《诫暴文》。为耸动视听，遂托梦见雍正皇帝谕以机密事、命查拿逆犯马朝柱以为作文缘由，并赴学院将《诫淫说》、《诫暴文》投递，希冀或可得一官职，被拿获。经巡抚定长审拟，以为邓文亮若依“诈传诏旨者斩监候律”拟以斩候，尚不足以警人心而彰国宪，遂请旨将邓文亮即行正法。奉旨：邓文亮捏造梦呓，向学政衙门投递诗文，实属谬妄。但只缘冀幸功名，流于狂诞，尚无悖逆罪迹。著从宽改斩候。〖22〗

五月初一日（5月31日）

16 命传谕两广督抚：粤海关官办年贡不过寻常西洋物件，珍珠记念等并非精好，价浮于物，嗣后不必置办。其时广东“珍珠记念”价值，据赵翼所记，数珠一百八粒，

其旁有记念三挂，挂各十颗，以珠为之，每颗重四五分，“大约重四分者，以四五千金为率；重五分者，以六七千金为率——此记念也”。〖23〗

六月十六日（7月14日）

17 先是，川西绰斯甲布等九土司与金川郎卡互相攻伐，乾隆帝乃召川督阿尔泰至京，又派尚书阿桂前往署理川督，已有意对金川再次用兵。阿桂抵川视察后奏陈：此时围剿郎卡既无机会可乘，若即声罪致讨，非持之以久，不克成功，劳费不赀，衡其轻重大小，断断可以不必。阿桂献议先令九土司四方围剿，二三年后俟其敝而再以大兵攻之。〖24〗至是，乾隆帝以阿桂所见为是，并谕阿桂一切务须安祥镇定。复谕阿桂、阿尔泰曰：以番攻番，自是乘机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齐心协剿，其势实有可图。

二十四日（7月22日）

18 命闽浙总督杨廷璋解任到京候旨。先是，钦差舒赫德、裘曰修查办闽海关陋规案，虽未坐实“总督一万、巡抚八千”原参罪款，但查出总督杨廷璋令属员代买人参、珊瑚、珍珠记念等物，少发价银，而其属员则以所得陋规贴补置买物件之不足。〖25〗乾隆帝据奏将杨廷璋解任，交部严议。旋以其“不能正己率属，致启属员巧为逢迎、借端欺蚀之渐”，令解大学士任，从宽授以散秩大臣，令其自效。〖26〗

寻以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原参“总督一万，巡抚八千”竟属子虚，命定长仍留福建巡抚原任。而收受陋规为总督杨廷璋置买物件之泉州知府怀荫布等分别照“非因公务科

敛律”和“求索所部财物律”，拟以绞候、遣发新疆效力赎罪。首发此事之黄仕简下属中军参将温泰亦未能幸免。〖27〗

七月初一日（7月29日）

19 以杨应琚补授大学士（东阁），仍留陕甘总督之任。尚书陈宏谋协办大学士。

初四日（8月1日）

20 漕运总督杨锡绂奏请严惩军籍绅宦富户诡捏民籍逃避签选之积习，略言：军民户籍，各有攸分，既已身隶军籍，即应听签办运。乃各省卫所绅宦富户因办运艰难，遂百计逃脱军籍，或将本有屯田转售于人而专置民产，向州县纳粮，或考试之时冒入民籍，入学中式，或以民籍报贡监职官，或将族谱老军之名，预行捏改移易，或卫所旧有卷宗，曾断为军者，俱贿串吏胥潜行抽灭，凡此深谋远虑，皆借以为辨民张本。历年既久，同伍军丁不行报签则已，一或报签，则纷纷讦告，辩诉无已。财势既大，胥吏证佐多为左袒，州县府厅或碍于情面，或办理粗疏，往往捏饰之据，狡辩之词，断为是民非军，卫所官弁坐视而莫可如何。是签一富户即脱一军籍，签一绅宦亦脱一军籍也。臣查为民为军，均属朝廷赤子，漕运定例，运丁除应得随运屯田外，造船则有官给价银，在家则有月粮，在途则有行粮，兼以漕赠漕截等银，虽多寡不等，皆以资其办运。况宦家富户即承认一丁，原不必己身自行，或令族中子侄一人为之，或令知事家人代之。今富且贵者以势力求脱，而所签皆无力之平民贫民，于情于理，亦殊未得其平。凡隶军籍绅宦富户之家，如本伍有人可以驾运，原可暂缓签选，

如丁力已疲，实须另签，即绅宦富户径行签报，签报之后，有敢潜令族人捏控狡辩，或挺身自诉，一经审虚，富户则按律治罪，绅宦即行据实题参，请旨革职，亦治以应得之罪，庶于漕运有裨。奉旨："此奏可谓大破情面而无瞻徇之习，著照所请行。"〖28〗

十七日（8月14日）

21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三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九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二十日回驻山庄。九月二十四日回銮，在盘山行宫小住，于十月初八日还京师。

二十日（8月17日）

22 御史罗暹春以建言获咎。先是，广东盐运使王概于署粮道任内浮收仓米五千余石，加倍折收银一万两人己，被革职审办。至是，御史罗暹春具折纠参原任两广总督苏昌不能及早举发参革盐运使王概婪赃之事，谓其非年老糊涂，即有心瞻徇，况王概近在同城，苏昌岂真一无闻见？乃于本年大计荐举王概卓异，苏昌岂复堪以节制海疆，表率文武？乾隆帝命苏昌明白回奏，但又饬责罗暹春身为御史，把持督抚进退。旋又以罗暹春瞻徇同乡，参奏苏昌，借词潜行报复，实启党援朋比之风，解台谏之任，以六部主事用。因通行晓谕曰：明季科道恶习，立帜分门，借敢言之号，行倾陷之谋，假公济私，无所不至，为害甚大！我朝百余年来，整纲饬纪，朝政肃清，不容有营私搏击之人复得稍萌故智。〖29〗时人论曰，自罗暹春以参劾大臣获咎，谏官皆缄默无言，转相诫诲。〖30〗

二十六日（8月23日）

23 军机大臣议准：西安驻防满兵原共五千七百名，已移驻凉州、庄浪二千名，复移驻成都一千五百名，所余无多，应由京拨兵一千五百名遣往，京师亦可得一千五百兵缺，选人挑补，于八旗生计有益。

八月初二日（8月28日）

24 命传谕总督杨应琚，招募内地贫民迁往新疆屯田，则腹地资生既广，而边隅旷土愈开，实为一举两得。杨应琚寻覆奏：安西、肃州、甘、凉等处大概招募一二千户，拟今冬先办送五百户。本年十月，杨应琚将肃州并张掖县所招五百十八户、敦煌县所招一百九十户办送起程，前往乌鲁本齐。〖31〗翌年，又办送肃州及高台县贫民一千三百户安插特讷格尔、罗克伦等处。〖32〗

初八日（9月3日）

25 湖南学政李绶请禁删本《礼记》以重经学，略谓：湖南生童留心经学者甚少，其诵习《礼记》俱系坊间删本，较之全经不过十之四五，所存者俱为拟题之处，以致语气割裂，意义遗漏，谬戾之处，不一而足。请敕下礼部将删本《礼记》销毁。奉朱批："所奏是。"〖33〗

十六日（9月11日）

26 湖南原禁民苗通婚，雍正九、十年（1731、1732）弛禁，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申禁令。本年六月尚书陈宏谋复奏请弛禁，乾隆帝命该督抚查明覆奏。至是，常钧、乔光烈遵旨奏请民苗结亲应弛禁，据称现在湖南苗人如剃

发衣冠改从民俗者，苗汉已难区别，应听其互相姻娅；其虽未剃发而与民杂处之苗，亦请一概准与民人结姻亲，使之日相融洽，渐可以民化苗。〖34〗

九月初八日（10月3日）

27 命处置湖南新宁县抗官案。先是，新宁知县李腾渊短价派买仓谷，致书役效尤舞弊，县民刘周祐等具呈控府，名为控役，实即控县，而署知府王锡蕃既不亲审，又不委员，竟将案犯发往本县锁禁，以致激起新宁县民散帖罢市。〖35〗事闻，乾隆帝明降谕旨，略曰：外省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然该府县心存袒护，措置乖方，则不可复持缓治之议，有意为之姑息。随命该督抚将纠众罢市者按法定拟，王锡蕃、李腾渊同时查明参处，以昭平允。嗣又派刑部侍郎阿永阿驰驿前往，会同总督吴达善查办此案。寻署知府王锡蕃畏罪自缢，巡抚乔光烈以疏于防范等情被革职。

十四日（10月9日）

28 向例秋审凡有关服制之犯，督抚原拟情实，刑部、九卿复核时不驳改缓决，以预留皇帝勾决时，酌量缓勾。而本年秋审刑部尚书舒赫德等将情实人犯内伤毙缌麻尊长之杜廷顺五犯请旨改为缓决。乾隆帝以舒赫德之遽改章程，乃为博宽厚之名，故传旨严斥舒赫德，并掷还原折。〖36〗至是，又通谕九卿及内外用刑衙门：舒赫德等喋喋议缓，惟恐不及，是早以“三宥”自居，朕将何所庸其权度乎？秋谳大典，刑部及九卿等并宜详悉折衷，不得稍存畸重畸

轻之见。

29 是月，秦蕙田卒。

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乾隆元年（1736）一甲三名进士。通经能文章，尤精于三礼，撰《五礼通考》，体大思精，囊括万有，殚思三十八年，稿三四易而后定，自言平生精力，尽于是书。至是，以疾回籍调治，卒于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谥“文恭”。明年，车驾南巡，至无锡，幸寄畅园，流连园中，御制诗有“养疴旋里人何在，抚景愀然是此间”。寄畅园者，秦家别业也，素为帝所钟爱。〖37〗

十一月初一日（11 月 23 日）

30 重修《大清一统志》。是书康熙年间开馆纂辑，乾隆八年（1743）始行告竣。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于一省。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州县系于后。全书三百四十二卷，外藩及朝贡诸国列于附录。至是，颁行海内已二十余年，御史曹学闵因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军机大臣遵旨议覆其奏可行。乾隆帝谕示：《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不独郡邑增汰，且其中记载体例，亦多未协。此时特就已成之书酌加厘核，即新疆幅员辽阔，而一切事实，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寻军机大臣覆准：所有添设裁并之府厅州县，其山川、田赋、人物各门悉照现在添并各处逐一分载，至新设安西府

（治所在今安西县）及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设有道府州县、提督总兵等官，即附入甘肃省内；伊犁、叶尔羌、和田等处现有总管将军及办事大臣驻扎者，亦与内地无殊，应另纂在甘肃之后；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部俱照外藩属国之例编辑。寻新修《大清一统志》书成，凡五百卷。〖38〗

二十日（12月12日）

31 因协办大学士兆惠病卒，以尚书阿里衮协办大学士。

兆惠（？—1764），字和甫，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九年（1731）以笔帖式在军机处行走。平准之役，挂定边右副将军印，因功封一等武毅伯。复以定边将军，讨平回疆大小和卓木之叛，晋封一等武毅谋勇公。乾隆二十六年（1761）授协办大学士。至是病卒，乾隆帝亲临其第赐奠，痛悼“大星”殒落。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兆惠五功臣中。嘉庆元年（1796）命配享太庙。兆惠卒年约五十七岁，谥“文襄”。〖39〗

十二月

32 总督刘藻奏报沿滚弄江一带设卡驻兵，以防范缅人骚扰。据称滇省永昌（治所在今保山县）、顺宁（治所在今凤庆县）二府地处极边，界连外域，年来木梳（木梳、莽子、缅子俱为清人对缅甸之称）野匪与缅子所属之木邦，不时构衅，木邦又与耿马各土司毗连。木梳由木邦至狄马等境，须渡滚弄江，是沿江一带口隘，实为中外扼要之区。现于其最为紧要之七处，拨练防守。得旨准行。

33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十七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四百六十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石，各直省地丁额赋总计银二千六百五十三万三千六百三十五两，盐课银三百八十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三两，关税四百五十九万五千五百四十六两〖40〗，户部银库实存银五千四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十四两，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并绿营各镇、协、营官兵俸饷、马干等项银一千六百三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三两〖41〗，办铜一千三百七十八万一千斤。

34 从欧美各国输入中国商品总值银一百九十万八千七百零四两（其中英国占 63.3%），从中国输往欧美各国商品总值银三百六十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三两（其中输往英国占 46.7%），出超银一百七十二万八千四百三十九两。〖42〗

35 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本年（1764）中英（包括印度）进出口贸易状况：进出口每年平均银一百四十四万九千八百七十二两，其中进口四十七万零二百八十六两，出口九十七万九千五百八十六两。中国对英贸易顺差每年平均银五十万九千三百两。〖43〗

〖1〗陋规，亦称陋例，指衙门历来相沿的不良成例，以国家律无名文，故曰“陋规”。诸如地丁之外的火耗、平余，漕项之外的漕规、

斛面，盐课之外的匣费、节规，关税之外的盈余、存剩，此外如督抚钦差过境时的站规、门包，学政典试时的棚规、红案，以及舟车贴费、行市官价、冰敬炭敬、公费帮费，地方衙门的心红纸张，中央部院的部费，以至娼楼赌馆呈送官府的娼赌费等，多如牛毛，不暇细数。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十辑411—412页。

〖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 247—249 页；《乾隆朝上谕档》四册417页。

〖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247—249页

〖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247—249页。

〖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538页。

〖7〗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368—369 页；《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

〖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十辑422页。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十辑438页。

〖10〗《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七。

〖11〗《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八。“各属出洋商船”系指江浙商民出洋前往闽、粤、安南等处商船；“闽浙出洋商船”系指该省前往南洋贸易商船；“粤省外洋商船”系指以英国为主的欧美商船；“粤省本港洋船”系广东前往南洋贸易的商船。关于此次弛禁丝斤出洋的议定情况，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十辑697—699、730、766页，二三辑88—90页，二四辑425—426页，二五辑 428—429 页；《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三；《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四十。

〖1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三辑88—90页。

〖13〗《乾隆朝上谕档》四册378—379、393页。

〖1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十辑390页。

〖15〗《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七、七一五。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73—75页。

〖17〗《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九。

〖18〗《清史列传》卷一五《来保传》。

〖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45—47页。

〖20〗参见：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西迁概述》，载《民族研究》1981年2期；《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535页《锡伯》。

〖21〗《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一一。

〖2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十辑799—800页；二一辑82—84页。

〖23〗《簷曝杂记》卷四《广东珠价》。

〖2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634—636页。

〖25〗据原署厦门同知、后调泉州知府怀荫布供称：未到厦门之前，因公在省，杨总督当面叫我差人赴广代办洋锦、羽纻，当下发了四百两银子。随差家人赴广，用银一千六百五十圆，买了五十匹洋锦、二十五套羽纻送交，并未开价，总督又发了二百银子。到了厦门同知任上，总督又叫人送了五百银子，叫我代买珍珠背云坠角等物，其中背云大珠等共一千四百圆，圆珠麻姑一个一千一百圆，洋表一对三百圆，连同前买洋锦、羽纻，用过银一千六百五十圆，通共四千四百五十圆。除领过总督库纹银一千一百两，作番银一千六百五十圆外，实垫用二千八百圆，皆用洋行的陋规贴补。另据谭尚忠供：代总督买珊瑚朝珠、密蜡朝珠、水晶如意珠、东方朔四件共一千一百四十八圆，除发价一百二十四圆，实垫银一千二十四圆。据刘增供：我代总督买大珠、珠人、珠纪念等共三千四百四十圆，两次奉发价银一千两。（俱见《宫中档乾

隆朝奏折》二一辑292—293、693—695页）时西班牙银元一枚约重七钱，故怀荫布称“领过总督库纹银一千一百两，作番银一千六百五十圆”。

〖26〗《清高宗实录》卷七一四。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755—757页。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二辑114—115页。

〖29〗《清高宗实录》卷七一五、七一六。

〖30〗礼亲王昭槤认为“乾隆中，因御史王盖、罗暹春先后劾大臣获咎，故谏官皆缄默无言，转相诫诲”（《啸亭杂录》卷十《钱南园》）。

〖31〗《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一、七二九。

〖32〗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一；《清高宗实录》卷七四八、七四二。

〖3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二辑365—366页。

〖34〗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七一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二辑425—428页。

〖3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二辑671—678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一八。

〖36〗《清高宗实录》卷七一八。

〖37〗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七《秦文恭公事略》；《清史稿》卷三百四《秦蕙田传》。

〖38〗《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

〖39〗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十《兆惠传》；《清史稿》卷三百十三《兆惠传》。

〖40〗《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

〖41〗《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九年（1762）十月初三日，江西巡

抚辅德题。

〖42〗《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5页

〖43〗《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5页。

清通鉴　卷一二二

乾隆三十年　乙酉　公元1765年

正月初七日（1月27日）

1 刘纶丁忧，以庄有恭为协办大学士，仍暂留江苏巡抚之任。

十六日（2月5日）

2 乾隆帝奉皇太后启跸南巡。此次南巡与第三次南巡路线大致相同，惟回程未绕道曲阜谒孔庙、孔林，径由济宁一线进入直隶。南巡前已有旨蠲免江苏、安徽历年因灾未完丁漕等项银一百四十三万余两、米麦豆谷十一万三千余石，蠲免浙江历年因灾未完丁漕等项银十三万二千五百余两、谷一万三千七百余石。至是，又命车驾所经地方照例蠲免当年应征地丁银十分之三，江苏所经地方特免十分之五。

此次南巡前，已赏两江总督尹继善办差银二十万两，至车驾经直隶、山东，见葺治、新修行宫多处，复命两省各拨公帑二万两，以裕工程之费。

二月十四日（3月5日）

3 乌什（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维吾尔族人民起义，擒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驻乌什副都统、办事大臣素诚穷蹙自杀，起义维族人占据乌什城。乌什系南疆东四城之一，户口数万，原阿奇木伯克霍集斯召入京师留居，以哈密郡王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性情残暴，其哈密随来之“阿勒巴图”〖1〗助其鱼肉，尤为不法。办事大臣素诚平日将维族人民科派苦累，素诚父子及办事笔帖式等任意奸淫维族妇女，凡伯克之妻少艾者，也往往托故传唤入署过夜，维族人民蓄怨久矣。本月初即有流言暗中传布，以致人心浮动，莫有固志。至是，征派民夫运送木植，素诚将其子派出押运，沿途行李俱令民夫背负，民夫苦累不堪。小伯克赖和木图拉亦被征派，其妻尝为素诚奸污，遂扬言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木领兵前来，倡众堵截街巷，杀害官兵，先擒阿奇木阿布都拉，旋在素诚署前放火拆屋，素诚先杀其子，复行自尽。赖和木图拉遂将附近乡村维人召入城中据守。〖2〗

伊犁将军明瑞闻乌什有变，即率满洲等兵一千一百余人自伊犁起程前往镇压。乌什维人起义之初，驻阿克苏办事副都统卞塔海率先领兵包围乌什，然卞塔海并不查讯暴动原因，即乱放鸟枪，至第三日用炮攻打城门，城内维人始决心抵抗，官军败退七八十里外，步兵百余名被俘，人

炮三门落于起义人民之手。明瑞知卜塔海力不能办，遂领兵前往。〖3〗

事闻，乾隆帝命传谕回疆办事大臣务将所有起衅回人根究正法，随即又命驻伊犁将军明瑞前往，并谕“非专为剿贼，特令其详察起衅情由”〖4〗。复以乌什维人起义后，即遣噶匝纳齐伯克沙资雅东前往霍罕求援于额尔德尼伯克，乾隆帝特命传谕明瑞：查明额尔德尼伯克如与回人有通信往来之事，即借此移兵进剿，事平后，霍罕虽不必驻扎大臣，自可另授伯克管理。

闰二月初五日（3月25日）

4 南巡至浙江海宁，乾隆帝阅视海塘及绕城石塘，见五百三十余丈绕城石塘受潮顶冲，外沙渐有汕刷，为加固塘根，特谕示：除上年加建三层坦水六十余丈外，其余四百六十余丈一律添建三层石坦，其二层旧坦内有桩残石缺者，亦查明补换。

十七日（4月6日）

5 酌增福建盐价。先是，闽浙总督苏昌奏请加增盐价，至是，乾隆帝命传谕福建巡抚定长将商盐实在情形据实具奏。寻覆奏请酌增盐价，略言：闽省盐务，雍正元年（1723）曾将商人裁革，统归官办，复经题准，除长乐、福清、晋江、同安四县官办外，余悉招商行运。该省产盐，本非江浙等省可比，年定额课费、盈余银共三十余万两，其办盐商人亦无外来巨商，不过本地较为殷实之人，资微本薄，自数千至一二万而已。近年来各商办盐日渐竭蹶，盐商输纳不前，且一商革退，经年承顶无人，现有不得不交官为

代办者。推求其故，盖今昔情形不同，一切本费日增，船脚、工伙昂贵，承领生息亦多于前。而数年中钱价递减，以钱易银上课，实需折银，因而商力疲乏，日无起色。查雍正十一年（1733）题定于各商成本外，每斤准其获息一文，历今三十余年，本费既多，获息自薄，请按一文之数，折半加增，令通省各帮悉照现在卖价，每斤加收五毫。乾隆帝允准酌增盐价，并谕示：所奏甚公。缘系问总督之事，此折不明发，密令该部酌采议行。〖5〗

十九日（4月8日）

6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杭州回銮。在杭州逗留期间，帝后不协，皇后乌拉那拉氏愤而自行断发。因令额驸福隆安送皇后先程回京。〖6〗

皇后，乌拉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佐领那尔布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乾隆帝居藩时为侧福晋。乾隆二年（1737）册封嫻妃，十年（1745）晋嫻贵妃。孝贤皇后病逝，晋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立为皇后。生育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及皇五女。〖7〗

【考异】皇后乌拉那拉氏与乾隆帝于南巡途中反目，是当时乃至后世众说纷纭的一件奇闻异事。

曾在都察院作过书办的严谱于事后十余年缘事被审讯时回忆说："（乾隆）三十年（1765）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来年，我那里记得是谁说的呢？"（《清代文字

狱档》上册 266 页）严谕的供词，不仅证明帝后失和在当时流传之快且广，而且披露了在杭州行宫中帝后冲突的直接原因及皇后愤而断发之细节。

乾隆帝曰后曾两次公开向国中臣民谕及此事。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那拉皇后遽尔崩逝，特宣谕曰："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因令先程回京，在宫调摄"（《清高宗实录》卷七六四 17—18 页）。如何"迹类疯迷"？在谕旨中并未明说，而四十三年（1778）九月的一道明发上谕则略有透露。时有锦州生员金从善呈请立后，因谕曰："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崩逝时，因那拉氏本系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之侧福晋，位次相当，遂奏闻圣母皇太后，册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又越三年，乃册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乃优容如故，乃至自行断发，则国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顾"（《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十六）。由此可以坐实"（皇后）将头发剪去"这一在当时国人尽知的传闻。但那拉皇后究竟何以悍然不顾，自行断发，是否如传闻所言"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呢？

清后妃制度自康熙以后大体定型：皇后一人居中宫，以下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以及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自皇后以至常在、答应，须从八旗秀女中挑选。乾隆帝若恪遵祖制，必不能立汉妃，更不可能"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的。乾隆帝一生有后妃四十余人（详见《清东陵大观》114—148 页），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所收有关密折可以断定其中至少有两位江南籍的妃嫔：一是扬州籍的明贵人陈氏，一是苏州籍的常在陆氏。

四十三年（1778）夏，有扬州人陈济自称系明贵人陈氏之兄，

来京具呈，恳求当差，总管内务府大臣、尚书福隆安奏闻。乾隆帝恐将陈济驱令回籍不免招摇生事，令内务府将其留京，赏给差使安插，并命传谕两淮盐政伊龄阿："朕于宫眷等亲属管束极严，从不容其在外滋事。恐伊等不知谨饬，妄欲以国戚自居，则大不可。凡妃嫔之家尚不得称为戚畹，即实为后族，朕亦不肯稍为假借，况若辈乎？"上述谕旨又提及"陆常在系苏州籍贯"，亦令详查其有无亲属，严加管束。又谕明贵人、陆常在之亲属当四十五年（1780）南巡时"不可令其接驾乞恩"（《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 196—197 页）。明贵人有一兄弟"在扬关管事"，可能与内务府有些瓜葛，而常在陆氏母家则甚孤寒，据苏州织造舒文奏覆："陆常在现有亲母缪氏，同已经出嫁之长女并外甥女相依居住，此外并无亲属，平日亦颇安静"（《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 439 页）。

按《清皇室四谱》、《清列朝后妃传稿》，乾隆帝妃嫔中陆氏有两位：其一是庆贵妃陆氏，十六年（1751）封庆嫔，显然不是档案提及的苏州籍贯陆常在；其二陆贵人（亦称禄贵人）《清东陵大观》记云："生年不详，生辰为九月二十三日，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十四日新封陆常在，四十年（1775）时为禄贵人，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十八日陆贵人葬纯惠皇贵妃园寝"（该书 147 页）。此陆贵人似即苏州籍陆氏。乾隆帝陈氏妃嫔亦有两位，其一婉贵妃陈氏，乾隆初赐号贵人，十四年（1749）封婉嫔，她显然不是上述档案提到的四十三年（1778）尚为"明贵人"的扬州陈氏。另一位是芳妃陈氏《清东陵大观》记云："芳妃，陈氏，陈廷纶之女，生年不详，生辰为九月二十四日，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一月十六日新封明常在，四十年（1775）晋明贵人"（该书 134 页），此明贵人（后封芳妃）陈氏当为档案提及的扬州籍明贵人陈氏无疑。据此推测，常在陆氏似为乾隆帝二次南巡时从苏州携回的江南美女，

而明贵人陈氏殆乾隆三十年（1765）“皇上在江南要立”，而“纳皇后不依”的妃子也。

二十一日（4月10日）

7 喀尔喀王桑寨多尔济奏称：赛音诺颜部喇嘛清苏珠克图诺们汗扬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不实，推戴彼处一小喇嘛为呼毕勒罕。乾隆帝据奏以为此事关系众喀尔喀人心稳定，遂接受章嘉活佛建议，将清苏珠克图推戴之小喇嘛护送热河居住。〖8〗

二十二日（4月11日）

8 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劣幕按律治罪，据称臣到任以来，细访楚省吏治废弛，固由习气使然，但未必游宦楚省者遍皆庸劣之员。大抵中材初任，悉听命于幕府，而此等劣幕，或人本庸暗而自矜阅历，或交结朋党而暗挟私心，以致颠倒黑白，恣意欺朦，自非精明干练之官，鲜不为其所误。查襄阳知府程梦元偏听滥刑一案，缘其内幕浙江人闻元凯从中舞弊，主持作稿，从旁怂恿，诱吓认供所致。闻元凯应照“全入人死罪未决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9〗

寻湖北巡抚李因培亦奏陈湖北吏治废弛：一为民风刁悍，地方官不能平心细察，恶其倔强，遇事浮率办理，是为以粗治粗，讼狱繁兴，莫能禁止；一为官吏因循成习，不能亲理民事，一切委之幕客，而幕客之在楚者，识见手笔既陋，束修供亿反丰，地方官倚以为重，若辈又倚书吏。如此则上下内外并无一留心公事之人，公事何由得协？此向来积弊也。〖10〗

二十六日（4月15日）

9 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军机大臣所奉寄信谕旨，该督抚等具折覆奏时，止称接准廷寄及军机处字寄，并不书写承旨衔名，于体制殊未允协。嗣后凡各省督抚等接准军机大臣遵旨寄信传谕有应具折覆奏者，俱著将寄信内所开承旨人名一一开写，不得但称廷寄及军机处字样。〖11〗

三月初一日（4月20日）

10 将军明瑞指挥各路官军东西夹攻乌什。先是，继卞塔海之后，库车办事大臣柏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陆续率军抵乌什城下，均遭到维人顽强抵抗。明瑞于闰二月末到达乌什后，与纳世通等议定分两翼往攻乌什南山，至是，清军夺占南山，直抵乌什西门，剿杀甚众。〖12〗但自此以迄六月底，官军虽屡次进攻，而维人恃城坚粮足，拼死拒守。明瑞遂遵旨将乌什严密围困，待守城维人势穷，乘机攻剿。〖13〗乾隆帝命传谕明瑞等，攻取乌什后必严行查办。此后乾隆帝一直坚持“勿留孑遗，尽数杀戮”〖14〗政策。复命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至乌什军前，协助将军明瑞。俟乌什事竣，额敏和卓仍以参赞大臣往代玉素布驻扎喀什噶尔。

二十日（5月9日）

11 召大学士、两江总督尹继善入阁办事。

二十七日（5月16日）

12 明瑞密陈乌什起事原因及卞塔海、纳世通等罪状，略谓：驻乌什副都统、办事大臣素诚平日科派苦累回人，

任意奸淫回人妇女。驻阿克苏办事副都统卞塔海初到时不查讯起衅缘由，辄用枪炮攻城，致贼众出拒，败走七八十里。纳世通、卞塔海平日妄自尊大，一任所属官兵将回人凌辱挫折。乾隆帝据奏谕曰：乌什之始而激变，继而听贼猖獗，不能立时完结者，皆伊等卑鄙无耻，庸妄偾事之所致，实堪发指！命将素诚、卞塔海、纳世通家产查抄，素诚现有之子一并治罪。又命尚书永贵驰驿前往喀什噶尔办事，尚书阿桂前往协助明瑞办事，至乌什即传旨将纳世通、卞塔海于军前正法。五月二十五日阿桂驰抵军营，遵旨将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侍郎纳世通与驻扎阿克苏办事副都统卞塔海即行正法。〖15〗寻降旨宣谕：乌什回人一事，实由素诚等狂纵妄行，以致激成事变，及纳世通之妄自尊大，凌辱回众，卞塔海之轻率攻城，败走掩饰，均为法所难容。

四月初六日（5月25日）

13 命额敏和卓至哈喇沙尔办理回人首告哈子伯克阿璊意图叛逆事件。嗣经额敏和卓查实，闰二月初五日阿璊曾邀集其兄噶匝纳齐伯克和硕尔及弟侄十一人欲响应乌什起义，和硕尔等未予同意。阿璊后被凌迟处死，妻子解京为奴。除哈喇沙尔之外，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地维人亦曾酝酿响应乌什起义。〖16〗

初八日（5月27日）

14 湖南桂阳州（今桂阳县）生员张明炫因呈词内填写“狂语”被充发伊犁。张明炫系该州绿紫坳铜厂夫长，因与族中兄弟张连登、张明廷等争占矿利，遂于本年四月初赴省具控。其呈词结尾有诗四句云：“燕语莺歌噪上林，

鸱号不许叶元音。东征破斧如操手，斩尽狐群表赤心。”盖对族中兄弟泄愤之词。署湖南巡抚王检以该犯妄思牟利，构衅纷争，竟敢于所递官呈内填写狂诞之语，请旨将其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奉旨依议。〖17〗

十五日（6月3日）

15 总督阿尔泰奏报金川郎卡“情愿顶经发誓改过”，据称今春西南两路文武由绰斯甲布赴党坝面议时，郎卡屡次差人禀称：“郎卡听得父母官来到党坝，就如儿女得见父母一样，求父母官施恩过岭，郎卡叩见回禀，任凭吩咐，无不遵依。”该员等遂起程过岭，郎卡率大小头人于马前跪接请安，恳求至寨回禀一切。该员等允准前往，沿途查看，见山径崎岖，层层碉卡严密，其散处番民碉房亦俱整齐，沿途番民亦无饥色，人心未觉涣散，与平日传闻情形不同。及抵勒乌围，传见郎卡，据禀称：“如今九土司连年打我，我的儿女都没人结亲，众土司时得赏赉，我投禀帖父母官又都不接，请的新印也没有发给，这样拒绝我，我很害怕，情愿顶经发誓改过。并愿拆去战碉五座，退还所掠党坝人口，只求吩咐众土司撤兵赏还印信。”奏入，奉旨：“不必二三其意，仍持前议，久而勿懈，自可成功，况又无甚大费用兵之虑，莫为属员了事将就之议所惑。”〖18〗

二十一日（6月9日）

16 乾隆帝车驾还京师。二十五日皇太后自水程还京。此次南巡从正月十六日至是日，长达一百二十五天，是为乾隆六次南巡历时最长者。

17 是月，以英舰“阿果”号（亦译为亚尔古舟号）事件，中断中英贸易。英舰“阿果”号载一百万卢比驶至黄埔，本月底当第一批茶叶合同签订后，粤海关提出丈量该船，遭拒绝，遂中止贸易。五月二十五日，东印度公司敦促该船接受丈量，“阿果”号船长遂同意粤海关派人丈量该船。一场贸易纠纷随之解决。〖19〗

五月初八日（6月25日）

18 命查抄总兵李星垣本籍家产。李星垣为故总督李卫之子，后过继李卫之兄为嗣，乾隆时擢任总兵，与广西土知州岑宜栋交结，为岑代奏进献银两。乾隆帝以其冒昧渎陈，乖张悖谬，显有隐情，特派总督李侍尧、广西巡抚冯钤彻查。至是，据冯钤奏称：李星垣到任后，屡向岑宜栋勒索马匹、蟒袍、人参、三七，并令买婢女，俱不发价值等事。故降旨查抄其徐州本籍家产。嗣经李侍尧依律拟李星垣绞候具奏，乾隆帝以其定拟不当，另交刑部核拟覆奏。〖20〗

十三日（6月30日）

19 驻和田总兵和诚隐匿应贡之玉，纵容家人勒索回人金钱衣物，奉旨革职，并传谕各回城办事大臣以为炯戒。后经审明和诚重利盘剥回人及折收金两等罪款，命即于该处正法示众。〖21〗

二十二日（7月9日）

20 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奏报审拟盐城县民周煌批注《纲鉴易知录》一案，据称周煌素日开店生理，旋值盐城被水，出外测字，卜卦营生，嗣因出妻丧子，心怀愤懑，

平日观看《纲鉴》及《水浒》、《封神》等小说及卜筮等书，遂私自批注《纲鉴易知录》十四本，撰述《神灵宝鉴》十二本，自谓秘书，并于四月间将所批《纲鉴易知录》禀呈淮安知府，求为刊刻传世。尹继善等以周煌批注痛诋先圣先贤，将己名“煌”字改作“蹋”字，取天皇之意，甚至狂悖谬妄，毁谤我朝，病狂丧心，大逆不道。奏请应照“谋反大逆律”，将其即行凌迟处死。奉朱批：“该部核议速奏。”〖22〗

六月初六日（7月23日）

21 命协办大学士、尚书阿里衮驰驿前往库伦查办喀尔喀王桑寨多尔济私与俄罗斯贸易事。俄罗斯贸易前已奉旨中断，本年四月据将军成衮扎布奏称仍有蒙古前往恰克图私与俄罗斯贸易。至是，查出系桑寨多尔济利用职权潜行贸易牟利，故命查处。嗣经查实，乾隆帝命将桑寨多尔济革去王爵，解京闲住。同案获罪大臣丑达斩决，额尔经额斩候，索琳革去副都统。〖23〗

十一日（7月28日）

22 册封令贵妃魏氏为皇贵妃。时皇后那拉氏已被打入冷宫。

十五日（8月1日）

23 川陕总督杨应琚奏捐制龙股车，以裨甘省河东地区农田灌溉。据称河东一带，跬步皆山，一遇地势稍高，虽夹河两岸亦未获余波之润。惟兰州府属临河一带之灌车，尚可灌溉平畴。至引灌高地之龙股车，甘民俱未知制造之

法。兹有文县知县潘澄，因县属白龙江、涪江堪以取水灌地，由四川保宁府雇到能造龙股车匠人八名，制成数轮，以之取水，沿江之民靡不踊跃制造，行之已有成效。臣随捐银三百两，饬发该县，其匠人所需工价、饭食，即于此内动支。仍令本地工匠随同制造，一俟学习已成，并文县制造已足之后，凡通省近水高地灌溉之所不及者，但令陆续调取文县工匠，照式制造，一律遵行。得旨嘉奖。〖24〗

二十日（8月6日）

24 谕命照奏销册画一《赋役全书》格式。据四川布政使钱琦奏称：钱粮名目最明白简便者，莫如奏销一册，前列阖县山地田荡若干，内扳荒若干，新垦若干；次列三门九则，每亩各征银若干，阖县本折应征若干，除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外，阖县通共应征地丁银若干，内起解银若干，留支俸工银若干；一经开册，了如指掌。各州县《赋役全书》向由藩司刊定，查川省书内载有“起运蜀府草束银若干两”之类，不一而足。此类不经之目，皆由前明赋役繁重，以致多设科条。请今后刊刻《赋役全书》应以奏销册所开条款为式，每逢应修之年，止将十年内新垦、新坍各总数添注于下，其余不经名目，凡仍前明之旧者一概删除。奉旨准其奏，并传谕各省藩司照此办理。〖25〗

二十三日（8月9日）

25 开馆重修《国史列传》。前此乾隆帝阅《实录》，并参之以国史，以为国史原撰《列传》止有褒善，恶者贬而不录，则无以为一代汗青之据。是以降旨，略谓：大臣《列传》不宜有褒无贬，徒事夸美，贤臣自当据实立传，

获罪废弃之人，亦应直笔特书，垂为炯戒，即当日弹章过于诋毁，吏议或未尽持平，亦不妨因事并存，无庸曲为隐讳。遂命将国初以来已有大臣《列传》重加考正核实，其未经立传之文武大臣，并综其生平实迹，各为《列传》。凡立传均以《实录》、内阁红本为据，按事排纂。本年七月任命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刘统勋为国史馆正总裁，协办大学士陈宏谋等为副总裁。〖26〗寻又谕示立传原则为“以人不以官”。〖27〗

七月初八日（8月23日）

26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山庄启銮，进哨本兰行围，九月十一日回驻山庄。先是木兰行围，俱奉皇太后前往观猎，自是年皇太后虽避暑热河，不复出塞。〖28〗九月十六日自山庄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二十五日（9月9日）

27 理藩院再次致函俄国枢密院，重申中国方面在逃人、边界、恰克图贸易等一贯立场。俄国方面未予回复。据俄档案记载，本年初中国政府曾派五名官员前来边界解决边界案件，外务委员会指示应持慎重态度，并指示对中方来函“也不照惯例予以答复”。中国理藩院与俄国枢密院之间正常通信联系至此中断。〖29〗

八月十五日（9月29日）

28 乌什维族人民起义失败。

自三月初将军明瑞指挥各路官军围攻以来，虽与起义

军接战数次，并射死起义军首领赖和木图拉，但维人推举其父额色木图拉为首领，继续死守。六月末，官军合围乌什，战斗更趋激化。乾隆帝亦称“即前此平定准噶尔回部时，似此格斗之事亦少”。〖30〗迨至七月，清军逼近城根，掘沟筑墙，将乌什严密封锁。明瑞选派巴图鲁兵六百三十余名携云梯分两队薄城而登，东北隅之兵虽夺据城垣，而西南隅之兵被守城维人击退，明瑞下令撤军，仍逼城筑垒，断其樵汲。〖31〗乾隆帝获悉乌什抗拒甚力，命传谕明瑞等曰：克城之后，将丁男俱行剿杀，十三岁以下幼童及妇女送往伊犁，发往时，俱令自备资斧，不得给以口粮。此前，乾隆帝早已得知乌什城中粮食几尽，惟出战之人尚能分得少许，故上述谕旨无异于欲将包括妇女、幼童在内全部乌什维人置之死地。

至是，乌什粮尽内溃，沙布勒锡拉卜阿訇等缚献额色木图拉等首领，明瑞始率军入城。官军先关闭城门，收缴维人枪炮弓箭，然后剿杀丁壮千余人。其未随从打仗、被额色木图拉等拘禁监狱之人及分给官兵余剩之妇女、幼子合共一万余口，分为四起发往伊犁。〖32〗及乾隆帝得悉明瑞、阿桂未严格遵照屡次所降屠城谕旨，而将部分未予抗拒之丁男与妇女、幼童万余人分起发往伊犁时，大为不满，即以明瑞、阿桂办理乌什软弱周章，命交部严加议处，送往伊犁回人亦令二人出资养赡。〖33〗十月二十三日，押往伊犁之乌什维吾尔男妇万余人行至摩多地方，明瑞下令将丁男二千三百五十余名尽行屠戮，而押送途中已病毙或杀害三百六十余人，所余妇女送往伊犁俱配给无妻之索伦、厄鲁特、察哈尔等兵丁，其年老妇人及幼童各赏官兵为奴。〖34〗

二十日（10月4日）

29 定三年一次往勘中俄边界东段。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中俄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边界。至是据黑龙江将军富僧阿奏：往探格尔必齐河河源、精奇里江江源、西里木第河河源、钮曼河河源之四路俱至兴堪山（外兴安岭），查明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请嗣后每三年派员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得旨准行。

二十四日（10月8日）

30 命乌什平定后该处城垣不必拆毁，南疆各城驻扎大臣以乌什为总汇之地，尚书永贵驻乌什办事。随后又铸给“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印信。〖35〗

九月二十日（11月3日）

31 广西布政使淑宝奏革里书之弊，略言：广西征册皆归里书收藏，任意飞洒，情弊百出，请饬有司将里书家藏底册缴官，编号钤印，同税契、饷柜置局大堂，即择诚实里书附入户粮书识内，轮值承办，并示令业户税契时，当堂对册，过户推收。该牧令就近约束，每晚收册复核，如有弊混刁勒，即可随时按究。并饬照完饷三联串票式，另立推收清票，一付业户，一留备案，一同税契季册汇缴藩司衙门考核。得旨嘉奖。〖36〗

二十七日（11月10日）

32 谕令大学士、九卿会同详议举人铨用以疏通壅积，略曰：举人选用知县，需次动至三十余年，不得及锋而用。查每科中额一千二百九十名，约十年则多至五千余人，而

所铨选者不及五百人，除各科会试中式拣选、候选者外，尚余数千，经久愈多，遂成壅积，而知县员缺，亦只有此数。不知者或归咎于捐班之占缺，其实不过无稽之浮议而已。其铨选举人当如何变通，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旋经吏部议准举人铨用例：一、吏部截取举人，各督抚应据实验看咨送。二、各省举人约一万，每科会试不过四五千人，今奉旨明岁会榜后挑选，通计各省知县共一千二百八十五缺，此内升调遗缺，准挑选人员题补，请分大、中、小省，各增二十、十五、十员。三、铨例，知县双单月举人共九缺，将来捐例人员用完，其抵捐举人，改为举抵班；直隶州州同及盐库等大使依例多选举人。四、各省不准以同知、州判、知州等员借补知县。五、举人分发各省试用者，仍照旧例，只准题补升调遗缺。〖37〗

十月初二日（11月14日）

33 江苏靖江县区书童亲仁侵蚀花户米石数至盈千，巡抚庄有恭拟斩请旨，并奏言：江苏政繁赋重，甲于天下，而奸胥蠹役刁顽习气牢不可破。该省每岁钱粮完至九分以上无碍有司考成，此辈即簧鼓愚民，观望不完，得以因缘为奸，岁久动辄累千百余万。又出其私智，窥测知我皇上于民独厚，将来仍可仰邀蠲免，是以与督臣尹继善、藩司苏尔德斟酌科条，务求整理。乾隆帝命童亲仁监候，归入本年秋审情实处决。〖38〗

初六日（11月18日）

34 命传谕各省督抚切实遵旨慎选书院山长。〖39〗先是，以省会设立书院，培育人材，降旨令督抚等慎选山长，如

教术可观，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而嗣后各督抚并未遵旨办理。即如齐召南之在敷文书院，廖鸿章之在紫阳书院，俱已逾六年，而该省督抚并未具奏。至是，云贵总督刘藻奏称：滇省五华书院山长张甄陶自主讲席以来，迄今五载，实能尽心启迪，著有成效，请令为黔省贵山书院山长，俟届满六年，奏请议叙或送部引见。乾隆帝以刘藻所奏甚是而准其所请，并就此通谕各督抚恪遵前旨，略谓：山长为多士观摩，若徒视为具文，漫无考核，既无以为激励之资，则日久因循，未免怠于训课，惟知恋栈悠游，诸生或且习而生玩。且在籍闲居之人，未尝无端谨绩学可主讲席者，若实心延访，使之及瓜更代，自必鼓舞振兴，共相淬励，方不负设馆育材之意。〖40〗

十二日（11月24日）

35 伊犁将军明瑞遵旨议奏回部善后事宜八条：一、阿奇木伯克总办事务，日久权重，任用私人，侵夺小伯克承办之事，以致诸弊丛生。嗣后遇事先交承办之员，俟其呈禀，阿奇木仍与伊什罕伯克会商。二、每年各城原酌派四五千腾格，以备差务，名曰“格讷坦”，应予革除。三、仍循厄鲁特时旧规，按各城回人赋役造册，每间一年派员查核，以均平回人赋役。四、选用都官伯克，总司各城差务者，应伯克公同保举，阿奇木等族姻俱令回避。五、伯克所用亲随，即所谓“颜齐”〖41〗，向有定额，凡额外挑派，概行革除。六、每年回人应办赋额以印文榜示。七、内地贸易商民不得与回人杂处。八、定伯克与大臣、官员相见礼仪，大臣、官员等不得妄自尊大。下军机大臣议行。〖42〗

十六日（11月28日）

36 御史戈涛奏请敕下山西抚臣将丁地分征各州县一体摊丁入亩，据称丁粮归入地粮征收，各省遵循已久，独山西并未尽行，该省自雍正九年（1731）试办，至乾隆元年（1736）改归者十八州县，八年（1743）改归者十八州县，二十三年（1758）又改归五州县，另有三十七州县则分别情况调剂办理，此外二十六州县仍丁粮分征。窃求地粮分办之说，盖谓晋民多出贸易，故不欲宽其丁赋而重地征。若然，则是欲征有力之丁银，因以遍征无力，殊失持平之义。况无地之民宽裕者终少，拮据者实多，贫民之不欲输丁与地户之不愿增额，情固同而轻重大异。在历任抚臣固皆以从民情起见，然富民之情易达，贫民之情难诉。地粮分办云云，实为地户不愿增额。今与其徇有业之欲，何若舒无业之民？与其佣工负贩者而按征其丁，何若于资生有借者稍益其额？与其待逃之故绝而始为人擦补，何若摊丁归地而使之不至逃亡？请敕下山西丁银归入地粮征收。下部议奏。〖43〗

十九日（12月1日）

37 前已开放奉天海禁，至是，乾隆帝降旨查禁江南商贩前往奉天贸易粮食，直隶、山东仍准照旧前往奉天运载。该谕略曰：江南产米素多，何须仰给奉天粮石？即该省果有歉乏，必需海运接济，临时自当筹画办理，亦不应听其常川搬运。且其地距奉天遥远，往来经涉重洋，私贩透漏诸弊，皆所不免。况商人辈趋利如骛，若漫无节制，则奉省粮价必致渐昂，将来偶遇歉收，拨运亦不可得。

二十七日（12月9日）

38 浙江诸暨县民钱名标等赴都察院控告该县将已征钱粮捏报未完，通同侵蚀。乾隆帝即派刑部侍郎四达驰驿前往，会同巡抚熊学鹏查办。旋四达、熊学鹏查实具奏：此案管粮书吏二十余人，虽舞弊侵渔如出一手〖44〗，但侵用项次、数目不同，应分别办理。乾隆帝据奏交三法司核拟速奏，并谕曰：一县如此，他省州县亦未必无此等情弊。迩年蠲免钱粮，恩施稠迭，原期实惠及民，若不肖官吏通同侵蚀分肥，以致泽不下逮，何以清积弊而祛民害？因令各督抚一体查察此弊。〖45〗

十一月初六日（12月17日）

39 本年四月总督尹继善以江西、江南开捐劝输，兴修城工已有成效，奏请各省酌量仿行。乾隆帝令传谕各督抚根据本省情况覆奏。〖46〗至是，户部综合各省意见奏请应停止开捐劝输，直隶等省城工估需不敷银五百三十一万余两，可以工代赈解决。乾隆帝同意停止捐输，各省城工所需之银令从户部收捐贡监项下调拨，该项每年得银百万两以上，约计五年，即可满足。

二十九日（1766年1月9日）

40 议准承袭佐领、世职新例。本年四月，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八旗大臣将原定八旗承袭佐领、世职条例删繁就简，定议具奏，嗣后又一再就此事降旨谕示。〖47〗至是，简亲王丰讷亨等遵旨议准承袭佐领、世职新例，对以下各种不同情况分别作出规定：一、一般世管佐领和世职。二、优异世管佐领。三、原立佐领有子孙，而其缺为别支承袭。

四、原立佐领绝嗣。五、兄弟一同率属来归所编佐领。六、原系两个半分佐领归并一佐领，后因人丁生息分为两佐领。七、一族之人原附远族人佐领下，后因本支人丁及百，编为佐领。以上各条，盛京、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等世职、佐领俱照此办理。

十二月初十日（1月20日）

41 云贵总督刘藻折奏云南邓川州（今洱源县）民饶宗正殴父致死一案，请候朱批到日正法。乾隆帝责其所办非是，并谕蔑伦重犯，原属决不待时，该督抚等自应遵照原奉谕旨，一面奏闻，一面即行速办完结。且此类案件，向来外省奏到，俱不批发，亦不交部存案。

十二日（1月22日）

42 郑燮卒。

郑燮（1693—1766），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为人疏放不羁，官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令时，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乞疾归。闲居扬州，声誉大著。善诗，工书、画，世称“三绝”。诗词不拘体格，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人争宝之；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为“扬州八怪”之一。至是卒，年七十有三。〖48〗

十九日（1月29日）

43 以缅人屡入边境焚掠骚扰，乾隆帝命云贵总督刘藻“大加惩创”，不得复存宽纵。自上年六月刘藻升任总督，

即加强防守滚弄江一线。而瓮藉牙统一缅甸后，缅人屡来普洱府车里宣慰司（今云南省景洪县东北勐养）所辖之十二版纳〖49〗需索财物，“饱则扬去，否则劫掠土寨，同于盗贼”。本年四月，缅人四百名分两路前往九龙江、猛捧、猛腊、猛乌、乌得等处勒索银米，掳掠人民。刘藻据报亲往思茅（今云南省普洱县南偏东思茅镇）驻扎，并飞饬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等速调土司防堵。六月，缅人退走。刘藻折奏缅子闻风遁回。〖50〗迨冬初，缅人数千又窜入猛捧，焚掠猛腊，至十一月中旬已阑入小猛仑、补角、补龙等处，内地土练逃散，缅兵逼近思茅，声称十二版纳原缅甸土地，欲来收服。普洱镇兵单不能抵御，刘藻即拨省城标营兵六百名，又调曲寻等镇协营兵二千余名，于十二月初六日驰赴普洱府，与提督达启计议分四路进剿，俱令会抵猛腊，以断入犯缅人后路。乾隆帝据奏降旨：缅人敢于扰害边境，非大加惩创，无以警凶顽而申国法。刘藻等既经调兵进剿，必当穷力追擒，捣其巢穴，务使根株尽绝，边徼肃清。自是，乾隆帝决心用兵缅甸。

44 是年，各省人口二亿零六百九十九万三千二百二十四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三百三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六千零三十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51〗，办铜一千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九百斤。

45 乾隆上年七月二十六日至本年六月二十五日（1764—1765），粤海关税银五十万五千零三十一两，比上年份多三万零六百九十五两。本年份共到欧美商船三十一只，

较上年多七只。〖52〗

〖1〗阿勒巴图，奴仆之义。《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二辑642、846页。

〖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八、二九、三十；《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三十、七三一、七三三。

〖3〗《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三十、七三三、七三一。

〖4〗《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三十。

〖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四辑289—293页。

〖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十六；《乾隆朝上谕档》四册614页。

〖7〗《清皇室四谱》卷二。

〖8〗《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295页。据该书记载，与此同时，西藏也发生了达赖喇嘛真假呼毕勒罕之争（该书294—295页）。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四辑235—236页。

〖1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四辑596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五。

〖11〗《乾隆朝上谕档》四册619页。

〖12〗《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三。

〖13〗《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四、七三七、七三八、七四六。

〖14〗《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六。

〖15〗《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九。

〖1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六。《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194—196页。

〖1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四辑514—515页。

〖1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四辑600—603页。按此事《清高宗实录》系于本年闰二月初七日壬子条（该书卷七百二十）。

〖19〗参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302页；《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41页。

〖2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四辑636—639页；《乾隆朝上谕档》四册616、670—671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七、七三八。

〖21〗《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一。

〖2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五辑36—37页。

〖23〗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766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四、七三八、七三九、七百四十、七四一、七四九。

〖2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五辑240—241页。

〖2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五辑263—264页，二六辑305页；《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一。

〖26〗《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一。

〖27〗《清高宗实录》卷七四四。

〖28〗《养吉斋丛录》卷一六。

〖29〗《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55—358页。

〖30〗《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一、七三九。

〖31〗《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

〖32〗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三二；《阿文成公（桂）年谱》卷三；《清高宗实录》卷七四四、七四五、七四六。

〖33〗《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五。

〖34〗《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三二。

〖35〗《清高宗实录》卷七四六。

〖3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六辑121—122页。

〖37〗《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七。

〖3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六辑328—331页。

〖39〗书院山长，亦称院长，不分本省外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者礼聘。省城大书院，由督抚会同学政聘请，各府州县由地方官延聘。丁忧在籍人员不得延请，教官不得兼充。至于书院生徒，普通以生、童分之，课程、教授、膏火分配各不相同，年龄皆无限制。学额根据各书院之膏火经费而定，分为正课、外课、附课三种，每课仍分生、童两级。正课生各处多者百余，少者五六十、二三十不等，每月给膏火费一两数钱，外课膏火略减。院有学舍，本应住院，后渐不甚认真。初为三年一甄别，嗣为每年甄别一次。书院以考课为最重要，分官课、师课，师课由院长主之，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省外由府厅州县官主之。日期每月逢二三或逢五八或逢六九，大约月三课，官课一，师课二。以上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23页。

〖40〗《乾隆朝上谕档》四册734页。

〖41〗“颜齐”，亦称“燕齐”、“烟齐”。伯克作为清政府委派的官吏，按其官品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这些土地的耕种人（三品百名、四品五十名、五品三十名、六品十五页、七品八名），这种伯克的“亲随”农民称“颜齐”（《新疆社会史研究》147页）。

〖42〗《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三二。

〖4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六辑332—334页。

〖44〗其侵渔舞弊手法，谕旨言之甚详：“该粮书等将粮户所完银钱私自挪用，于连三串票流水簿内，先用淡墨细笔，将大数混写小数，送署查验，再用浓笔改写大数，或先写零数再添整数，给付本人，不但掩饰纳户耳目，即拆封亦无从查察”（《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二）。

〖4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六辑 809—812 页；《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七五二。

〖4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四辑 658—659 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六。

〖47〗《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五、七三八、七四四、七四五。

〖48〗参见：《清史列传》卷七二《郑燮传》；《郑板桥评传》275 页；《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394 页。

〖49〗版纳，俗称“猛”，意译即地区。十二版纳为普腾、六困、整董、猛旺、乌得、猛乌、猛腊、猛阿、猛遮、倚邦、易武、猛笼。

〖5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六辑 100—105 页。

〖51〗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旧存银五千四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十四两，本年新收银一千五百四十一万七千六百零一两，支出银九百三十五万五千零四十两。户部捐纳收入银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四两，占全年户部收入 7.6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六辑 843—844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87 页。

〖5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六辑 682 页。

清通鉴　卷一二三

乾隆三十一年　丙戌　公元1766年

正月初二日（2月10日）

1 乾隆帝仿康熙三十年（1691）蠲免漕粮之例，命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分年蠲免所有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应征漕米。是年十一月又命凡办漕各省州县内有征收折色者，概予蠲免。翌年四月，又令各省届轮蠲年份，通行劝谕田主照每亩应蠲漕米数，亦令佃户免交一半。是为乾隆朝首次普免天下漕粮。〔1〕

初八日（2月16日）

2 命传谕沿海各省督抚实力稽查搜捕海盗，略曰：近来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已捕获海盗数百名，恐匪船往来潜踪，劫窃似此者尚复不少。此类海上劫案，已阅数年，此时发觉，皆由地方官员互相推诿，不肯实力访缉所致。倘此后该地方官复敢因仍故习，玩视盗案，不能严密查拿及

讳匿不报者，一经发觉，必重治其罪；该督抚等不能严切董饬，朕亦不能为之宽贷也。寻命海滨地方、城乡口岸、渔船会聚之处严行保甲制度，以切实缉捕海盗。自是，东南沿海海盗之滋扰，始为乾隆帝所关注。

十六日（2月24日）

3 命大学士、管陕甘总督杨应琚驰往云南，接管云贵总督。上年十二月云贵总督刘藻奏请四路进剿缅甸，至本年初，清军接连失利，有旨以刘藻系一介书生，未娴军旅，改调湖广总督。命杨应琚往代之，主持对缅战事。缅甸之役第二阶段自是展开。刘藻旋以贪功轻进之罪奏请将何琼诏等即行正法。乾隆帝据奏特明发谕旨，严饬刘藻奏报对缅战况前后自相矛盾，审讯何琼诏一案又舛谬错乱，难胜总督之任，降为湖北巡抚。是为首次向全国臣民披露征讨缅甸。二月复以征缅之事刘藻畏葸无能，措置乖方，革湖北巡抚，仍令其留滇效力。刘藻屡奉严旨切责，又见军事棘手，于三月初三夜，“挑灯默坐，驱侍者出，自刎不殊，宛转于床榻间，七日乃死”〖2〗。

二十日（2月28日）

4 因苏州府同知段成功婪赃案处理不当，原任江苏巡抚庄有恭革去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亦革职留任。上年八月，庄有恭先已题参段成功纵役婪赃，然未及拟罪，即奉召入阁办事。乾隆帝以此案尚有可疑之处，命两江总督高晋查奏。寻高晋覆奏段成功因患疟昏迷，为家人蒙蔽，本人实不知情。乾隆帝复命新任江苏巡抚明德据实查奏。旋明德查实奏称，段成功不仅知情，且图染指，苏州知府

孔传炯、按察使朱奎扬俱瞻徇未究。乾隆帝据奏即将朱奎扬、孔传炯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又以庄有恭既严参段成功纵役累民，却又在参本中叙入“本官抱病，家人蒙官舞弊”之语，明系离任在即，有意市恩；而高晋审理此案，竟听任属员袒庇开脱，扶同率结，命明德一并严切根究

嗣经查明系庄有恭主使徇庇开脱段成功，盖因陕西巡抚和其衷原在山西巡抚任内曾保举段成功，而和其衷为新任江苏巡抚明德弟兄，若段成功得罪，累及举主，有碍情面，庄有恭遂心存瞻顾。孔传炯、朱奎扬迎合庄有恭意指，也不复深究段成功婪赃情事。庄有恭终以徇庇瞻顾论斩，孔传炯、朱奎扬从宽发往军台效力，高晋交部严加议处。乾隆帝特明发上谕曰：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若不急为整饬，将渐启党援门户之弊，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朕力挽颓风，遇有此等案件，一经发觉，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以为大小臣工之戒！

本年秋，奉旨宽免拟斩之庄有恭罪，令补授福建巡抚。

三月二十日（4月28日）

5 增加拣选会试下第举人名额，以加速疏通举人铨选之壅滞。上年九月，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议定举人铨用新例，于会试之期，由吏部截取举人，督抚据实验看，并定明年会榜后挑选，酌增七百余名。本科会试，各省举子云集京师，人数较历科应试者大增，乾隆帝遂命广为挑选下第举人，列为三等，分别带领引见，并指示“列在一二等者，统以二千人为率”。吏部遵旨大省拣选百八十人，中小省递减，共挑取一等举人八百四十七名带领引见，分发各省

以知县试用，二等举人一千一百五十一名，开单具奏，以教职用。〖3〗

四月初五日（5月13日）

6 原任山西巡抚和其衷以徇纵营私论斩。先是，原任山西阳曲（今属太原市）知县、升任苏州同知段成功在苏犯案，奉旨对庄有恭、高晋分别查处后，乾隆帝复派刑部侍郎四达继续查究，命务得实情。嗣查出段成功原在山西阳曲县升任苏州同知时，原任山西巡抚、现任陕抚和其衷代其弥补亏空，乾隆帝即命山西巡抚彰宝查明此事具奏。复命将段成功由江苏解往山西，交彰宝收审，并派侍郎四达驰往山西会同查办。彰宝遵旨查实，段成功原在阳曲县任内半载即亏空银一万两，迨升授苏州同知，巡抚和其衷授意属下徐沟（今清徐县东南徐沟）等三十二州县帮凑银一万六千七百余两弥补，又自出银五百两，代为凑补。为彻底查清和其衷是否有接受段成功贿赂之处，即令将和其衷革职，锁解山西质审。随经查明，和其衷身为巡抚，乃令下属段成功代办骡脚、皮张；而徇情帮助段成功之各州县出银自一千七八百至一二百两不等以弥补亏空。至是，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拟，乾隆帝批准，段成功因侵蚀库银逾万，即行处斩；和其衷因“徇纵营私”应斩，待秋后处决。〖4〗翌年秋审，以和其衷先经收受段成功赂遗，入于实情处决。〖5〗

二十三日（5月31日）

7 广东巡抚王检以粤民多聚族而居，大户每族祠置祭田至数千亩，小户亦有数百亩，租谷按支轮支，所积赀财丰

厚，每滋械斗顶凶之弊，奏请散其田产，以禁刁风。乾隆帝谕示：遽将通省乡祠田产纷纷查办，恐有司奉行不善，吏胥等或致借端滋事，而族户人等贤否不齐，亦难免侵渔争攘之弊，徒多扰累。况建祠置产以供祭祀赡族之资，果能安分敦睦，如宋臣范仲淹义田之制，阅今已历数百年，其遗规何尝不善？若倚恃族蕃资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牟利顶凶，染成恶俗，其渐自不可长！此等刁风，闽广两省为尤甚。迩年来遇有械斗伤人之案，皆究明凶手，尽数抵偿入于情实，不与寻常斗殴同科。至买凶顶凶之犯，亦令部臣严定条例，尽法惩治。嗣后凡遇械斗顶凶之案，除按律严惩外，可将祠内田产查明，散给本族之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业以赡族人。

二十五日（6月2日）

8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丙戌科三鼎甲：状元张书勋，江南吴县（今属苏州市）人；榜眼姚颐，江西泰和人；探花刘跃云，江南武进（今属常州市）人。至是，赐一甲张书勋、姚颐、刘跃云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陆费墀、姜晟、管干珍、尹壮图、蒋兆奎、余集等二百一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尚书尹继善，副考官为侍郎裘曰修、陆宗楷。〖6〗

9 是月，云南普洱边外悉平。先是，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杨应琚于三月十七日驰抵普洱，时清军已先后收复整欠、孟艮，杨应琚据情奏闻，并奏请赏给土目叭先捧、召丙内地土司职衔，分别管理整欠、孟艮。得旨准行。〖7〗嗣经查

出召猛烈与孟艮酋长召散同恶相济，实为缅甸入犯之罪魁祸首，遂于本月派兵拿获召猛烈及所属男妇二百余人，除妇女赏给将弁为奴外，其余概行诛戮。至此，普洱边外渐趋平靖，然杨应琚仍继续追究召散下落，设法查拿。〖8〗乾隆帝谕示杨应琚：若贼首召散尚未擒获，即应将官兵撤回，不值为一二小丑虚糜军饷。寻据杨应琚覆奏，召散逃往缅甸阿瓦，现饬土司缮写缅文，前往索取。乾隆帝又谕："万里以外之事，不可遥度，卿当相机勉力为之。"时杨应琚为收沿边控制之效，奏准将滇省沿边土司地方，及新定整欠、孟艮等处夷民一并剃发留辫。又奏称边外猛勇头目召斋、召汉喃投诚内附，猛龙沙人头目叭获猛亦呈请将所管地方二千余里，共七十余寨、一千余户概请内附。下军机大臣议行。

五月初三日（6月9日）

10 署两广总督杨廷璋奏报所属琼州府（治所在今广东省琼山县）黎民焚杀客民，现饬镇道督兵办理。乾隆帝命务期尽灭根株，不得意存姑息。杨廷璋等随即查明黎民起衅实因内地及外省客民居住黎村，放债盘剥，凌虐穷黎所致，除将焚杀客民各犯拟罪具奏外，另酌筹善后事宜六条：一、应将客民久居黎地有家室、田园、庐墓者，使共居一村；其客民现无眷属插居黎村者，移住客民村内，另编保甲管束。二、饬地方官彻底清查原有黎、民债务，永禁客民入黎放债，违者递解回籍。三、琼南藤板、香料及杂货，宜酌筹交易，以资黎人生理，应饬地方官于州县城外汛地，设立墟场两三处，定以墟期交易。四、黎有生熟两种，生

黎深处五指山内，向不纳粮，听其自便；熟黎环居五指山脚，耕种纳粮，间亦有剃发自附齐民者，应饬黎峒总管等谕令熟黎普行剃发，以杜假冒生黎滋事。五、每年例办进贡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购买，易滋扰累，应将每年额贡晓示，预发价值，派黎峒总管等分办运送。六、各要隘巡检、汛弁，应严行盘查出入黎山峒口之人，然后放行。〖9〗

初十日（6月16日）

11 道教正一真人张遇隆来朝，乾隆帝命加恩视三品秩，永为例。并仍照乾隆七年（1742）例赏给纱扇、香袋。其来朝并随带法官，亦仍照旧例由江西驰驿进京。〖10〗正一真人向系承袭一品，乾隆十二年（1747）降为五品，至是以品秩过卑，稍予提高。

十三日（6月19日）

12 乾隆帝于乾清宫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谕责十一阿哥永瑆私取“镜泉”别号，非皇子所宜，略谓：朕昔在藩邸，未尝不留意诗文，然从未有彼此酬唱题赠之事，亦未私取别号。犹忆朕二十二岁时，皇考因办当今法会一书，因命朕为“长春居士”，和亲王为“旭日居士”，朕之有号实由皇考所赐，然亦从未以之署款题识。我国家世敦淳朴之风，所重在乎习国书，学骑射，凡我子孙，自当恪守前型，崇尚本务。至于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鲜，不可不知儆惕！

二十六日（7月2日）

13 谕示史臣纂修国史尤贵持平。上年六月降旨开馆重修《国史列传》，当年十月，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稍北。〖11〗至是因史臣进呈《洪承畴传》内，于南明唐王朱聿键前加以“伪”字，乾隆帝特明降谕旨，略谓：明至崇祯，其统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宁，尚与宋室南渡相仿佛，即唐、桂诸王，亦与宋帝昰、帝昺播迁海峤无异。若称之以“伪”，则所谓矫枉过正。又谓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在当时抗拒王师，固诛戮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朕方嘉予之，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乎？是为清初诸帝首次褒奖明末抗清诸臣之“节义”。

六月初四日（7月10日）

14 限制开采滇铜。据云贵总督杨应琚奏，滇省铜厂工人不下数十万人，故粮价倍贵于城市，若开无益之厂，耗有用之米，实为滇省第一累民之大弊。杨应琚提出：一、应只准在老厂周围四十里以内开挖硐，其在四十里以外，不准再开新厂。二、各省采买滇铜，照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前奏定之额。三、本省加铸各项，亦可酌量停止。奉旨依议。〖12〗

初十日（7月16日）

15 耶稣会士、供奉内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病逝，卒年七十八。乾隆帝命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13〗

十七日（7月23日）

16 御史刘天成奏陈荐举无许空言以杜冒滥一折，内称“贤能本属两科，能吏足以理国事，而贤吏乃以培国脉”。乾隆帝以为此语谬妄实甚，特降旨申饬，略谓：贤与能理本一致，岂容歧而为二？设官所以养民，即钱谷刑名，何一不关斯民要务？能者擘画裕如，闾阎阴受其福，非贤而何？若如刘天成所言，则是碌碌无能之徒，居官一无所表见，转得自诩为至诚无华。不知其于地方公务废弛，已复不少，如是而号为贤员，民生其又奚赖？若督抚所荐不公，谬以小有材者为能，或且夤缘奔竞，则言官风闻，原可参奏。且朕所简任督抚大臣以及两司道府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果皆能于其职，则大法小廉，吏治自有成效，此即贤也。刘天成之意，不过为庸懦者流文其陋劣，而强判贤能为二，支离害理，且误袭前人之说，掉弄笔端，以逞其猥鄙之见，殊属琐屑。

七月初一日（8月6日）

17 乾隆帝通谕各省督抚实力严禁首县代办赔垫，略曰：各省会首县往往代上司衙门备办铺设等项，并应付公事赏需，以及一切宴会繁费之事，而各上司仅发半价，甚至有全不给发者，每致首县赔垫。如此陋习相沿，于吏治大有关系。又有地方公事向不动款者，亦令首县捐赀。知县每岁俸廉公费，极多不过数千，而用项动至盈万，所出数倍于所入，惟因陋习相沿，事难诿谢，无可如何。谨饬者视为畏途，而不肖者，更复无所顾忌，明目张胆，辗转挪移，终归亏帑，甚且侵欺，掩饰、央求、帮助之弊，种种丛生，

不可究诘，即如近日段成功一案，其明证也。

初四日（8月9日）

18 停甘肃捐监。甘省地瘠民贫，每年额征地丁等项银不过三十余万两，乾隆二十六年（1761）特准于该省捐监，行之数年，渐至捐本色者少，而捐折色者多，渐滋官吏挪移侵蚀之弊。至是奉旨停捐，赈恤等项，命由户部拨银三百万两收贮该省藩库，以备缓急之需。

寻以外省捐监多收折色，不无浮收需索及挪移侵蚀等弊，停止直隶、安徽、山西、河南四省捐监事例，俱令赴部投捐。其它尚行捐监之例之福建、广东、湖南、湖北、云南等五省，或在边远，或为出米之乡，则令各督抚查明实在情形，应行应止，详细具奏，另行办理。该谕略曰：向来外省常平捐监事例，原令其捐输本色，以补仓储，乃行之有年，渐至多捐折色，遇有需用之时，仍属不敷支给。且州县官承办此事，收捐时难保不多收勒索，或从中侵蚀挪移，种种弊端皆所不免。自不若在部捐纳，额数既有成规，不致浮收滋弊，况各省所捐折色，仍需采买还仓，则拨用部帑，较之动用州县存储之项，尤为妥协。〖14〗

初五日（8月10日）

19 特准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听民耕种，概免升科，并放宽各省垦辟零星地土旧例。乾隆五年（1740）定例：云南所属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均以下则升科。〖15〗至是，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奏请广为开垦，略言：滇省山多田少，产米有限，且在在皆山，不通舟楫，并无外来

之粮，可以接济，惟有开未尽之地利，庶可补民之不足。而水田、旱田大率开垦无余，仅山麓、河滨尚有旷土。前议准开垦零星地亩，定例虽宽，然山头地角，坡侧旱坝，究非平原沃壤可比，水滨河尾，挑挖成田，亦必多费工本。其中之成片丘段与不成片丘段、应升科与不应升科，虽有一定章程，仍须在人区别。此等零星地亩，遇报垦时地方官因有分别升免之例，必须严查，或吏胥从中需索，不免滋累。且有司之能勤民事者，亲行踏勘，细为分别，则升科与不升科尚得公平，倘寄耳目于乡保，或即亲勘，剖断未能允当，则民夷报垦报升，既多周折，迨垦后恐难保有收，倘无收犹恐难告免。农民未受垦荒之益，先贻赔赋之虞，此所以畏缩不前，报垦者寥寥无几也。杨应琚恳恩特降谕旨，准山头地角、坡侧旱坝、水滨河尾零星地土听民开垦，不必从中区别，概免升科。〖16〗奏入，奉旨准其所请。

嗣经户部遵旨议定：直隶、江西为数不及二亩，福建及江苏之苏州等属不及一亩，浙江及江苏之江宁等属不及三亩，陕西不及五亩，安徽、湖南、湖北、贵州水田不及一亩、旱田不及二亩，河南上地不及一亩、中地不及五亩、下地不论顷亩，山东中则以上地不及一亩、中则以下地不论顷亩，山西下地不及十亩，广东中则以上水田不及一亩、旱田不及三亩、下则水田不及五亩、旱田不及十亩，四川上田中田不及五分、下田上地中地不及一亩、下地不论顷亩，云南不计亩数，广东之畸零砂砾地亩及高、雷、廉三府山场荒地俱永免其升科。奉天十亩以上尚宜禾稼者，减半征租，仅宜杂植不成丘段者，永免升科。〖17〗

20 命传旨申饬原任湖南巡抚、新任福建巡抚李因培不脱沽名习气。李因培前于所陈湖南属员贤否折内，称臬司沈世枫“老成谨慎，心地安和，办理刑名，颇尽心力”，乾隆帝不以为然，遂饬谕曰：沈世枫由台垣简用外任，历膺司道，其为人朕所深知，外貌虽似能办事，其实乃一模棱两可、不肯实心出力之人。称其老成谨慎，尚不得谓之过当，即云心地安和，亦不离其乡原本色，至谓其办理刑名颇尽心力，则大谬矣。沈世枫前以保举匪员被议，此次又以审案错误照议实降，李因培乃诿之州县不能应手，有心为之开脱，思以取悦下僚。李因培素有好高自是而复沽名习气，至今尚未能化，甚非封疆大臣所宜。现在调任闽省海疆，诸事不可稍存陋习，若不知悛改，复蹈前辙，决不能曲为宽贷也！初，李因培以侍郎改湖北巡抚，乾隆帝即密谕湖广总督吴达善曰：“李因培能治事，学问亦优，但未免恃才，好居人上。今初任民事，汝当留意，治事有不当，善规之；不听，即以闻。朕久未擢用，亦欲折炼其气质。今似胜于前，但恐志满易盈，负朕造就耳。”〖18〗

初八日（8月13日）

21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三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至九月十二日回驻山庄。二十九日回銮，十月初三日还京师。

十二日（8月17日）

22 广西巡抚宋邦绥未遵旨每月将通省粮价奏报一次，奉旨申饬。谕称前令各督抚每月将通省粮价奏报一次，原

以米粮时价关系民食，欲随时周知市籴情形有无增减，以纾廑念。督抚等理应于次月内，即将上月各属粮价汇齐折奏。

十四日（8月19日）

23 皇后乌拉那拉氏去世。

上年春间，乾隆帝南巡回銮至杭州，帝后缘事反目，那拉皇后愤而自行断发，乾隆帝命将皇后先行护送还京。迨车驾回銮，乾隆帝即将那拉皇后册宝四份，计皇后一、皇贵妃一、娴贵妃一、娴妃一，全部撤回，急欲废其皇后名号〖19〗，朝臣对此颇有异议。五月初二日〖20〗刑部侍郎阿永阿犯颜极谏，被革职遣戍〖21〗。户部侍郎钱汝诚婉转为阿永阿求情，不中帝旨，乞终养。〖22〗皇后失宠一事，外间流言纷纷。〖23〗废后虽未果，然那拉皇后已被幽囚冷宫。迨入秋，随侍皇后之宫女仅两名而已。〖24〗

至是，那拉皇后去世。翌日，乾隆帝即于避暑山庄向天下臣民宣谕：据留京办事王大臣奏，皇后于本月十四日未时薨逝。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因令先程回京，在京调摄。经今一载余，病势日剧，遂尔奄逝。此实皇后福分浅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长受朕恩礼所致。若论其行事乖违，即予以废黜，亦理所当然，朕仍存其名号，已为格外优容，但饰终典礼，不便复循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交内务府大臣承办。

寻御史李玉鸣奏称：内务府办理皇后丧仪，其上坟满月，各衙门应有照例齐集之处，今并未闻有传知，是否遗漏？李玉鸣所奏有例可援，据《会典》载，皇后丧仪满月礼，“亲王以下，侍郎、男以上咸齐集”，或“王以下，有顶戴官员以上咸齐集”。〖25〗然乾隆帝即降严旨指斥李玉鸣巧为援引《会典》，名为指摘内务府办理未周，而意实为已故皇后鸣不平，称其居心诈悖实不可问！李玉鸣即被革职，加九条链锁拿发往新疆。李玉鸣后与阿永阿俱卒于戍所。〖26〗

二十七日（9月1日）

24 户部议准：各省征收田房税契银两，凡契价在一千两以上者，行令各州县将所填契尾，粘连业户原契，申送上司查验，相符后即行裁截两半，发还州县，一给业户，一送藩司稽核，并令督抚随时察访，以防不肖有司侵肥入己。〖27〗

八月十八日（9月21日）

25 江南徐州铜山县（今属徐州市）韩家堂黄河漫口六十余丈，乾隆帝闻讯即令两江总督高晋速行堵筑。本年十月十一日韩家堂漫工合龙。核计用工料银十五万两余。〖28〗

九月初六日（10月9日）

26 命变通西洋人来京效力之例。先是，供事宫中之耶稣会士法国人蒋友仁呈请变通西洋人赴京效力之例，略言：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澳门西洋头目不许法郎济亚管事人寄居澳门，是以京广两地信不易通。前有西洋别国之

人来京，知法郎济亚有愿来效力之人，并有一外科医生于上年到广，因西洋人进京必由澳门头目申报总督，此时外科医生不能入澳栖止，无人申报，而例禁洋船开发时不许洋人逗留广省，因此乃随洋船回国，今夏或能复来。伏乞施一善法，俾友等乡信易通，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人陆续来京效力。又闻乡国来人带有丝绒织就草花人物单子六张，亦因乏人料理，无能发送来京。至是，军机大臣遵旨议准：西洋人来广，凡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艺，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行，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今属广州市），请旨护送进京。至西洋人之书信在广东澳门者，仍照旧例由该省提塘递至京城，送钦天监转付本人。〖29〗

十二日（10月5日）

27 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前往永昌接受木邦土司投诚。

先是，据杨应琚奏，如缅甸拒不交出贼首召散，应发兵办理。乾隆帝降旨曰：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属可信。况缅甸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境。但其地究属辽远，事须斟酌而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至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集事；倘必须劳师筹饷，或致举动张皇，转非慎重边徼之道。杨应琚接旨复奏称：因缅匪屡次侵扰土司边境，若不乘时办理，恐土境不得常宁，万里边疆之外，须永图辑宁之计。今缅

甸人心涣散，缅甸所属木邦土司情愿归顺，是机有可乘，已密选土司所属夷民，潜往缅甸，将地方广狭，道路险易，暗行绘图，到日进呈御览。得旨嘉奖。

至是，杨应琚获悉木邦土司及入缅要隘之蛮暮土司倾心归附，并恳请天朝大人迅速发兵到境，遂起程前往永昌驻扎以便受降。乾隆帝据奏命传谕杨应琚：缅酋若效臣服，可一并招抚归降，若畏避潜匿，即将召散擒获，亦可收功蔵事。果有可乘之机，又易收戡定之功，尤为一劳永逸。一切事宜悉听该督审势经理。时普洱边外已渐平靖，实无必要用兵缅甸，但杨应琚受属下怂恿，乃借召散逃往阿瓦之事，奏请用兵〖30〗，而乾隆帝亦不无兴兵拓边之心。

十七日（10月20日）

28 册封班禅额尔德尼典礼在后藏扎什伦布寺日光殿隆重举行，钦差大臣阿萨汗干等向班禅宣旨，班禅接受金册、金印后，向东方叩头谢恩。〖31〗

十月初八日（11月9日）

29 谕责四川总督阿尔泰等办理金川事未妥。上年岁末至本年初，金川土司分路滋扰党坝、巴旺，攻占碉卡，烧毁寨房，杀掳人口。〖32〗乾隆帝以金川又有猖獗之势，而以蛮攻蛮之计实难于奏效，乃于本年六月令阿尔泰及提督岳钟璜亲赴该地查办各土司仇杀事件。〖33〗阿尔泰、岳钟璜遵旨自省起程，亲赴康八达地方，金川土司郎卡禀呈愿将所占碉卡山梁及所掳人口退还，但请准其保留博噜古战碉五座以守门户；并请朝廷新颁印信；准许与绰斯甲布联姻；放还赴藏学经之喇嘛。至是阿尔泰一一面许并据情奏

闻，乾隆帝以为“既已允其所恳，自不便复有改移。此时亦只可将错就错，以完此案矣。”然仍命传谕阿、岳，责其“迁就苟安，实未能体朕原谕大旨。”〖34〗寻金川上司郎卡将其女许配小金川上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为妻。四川总督阿尔泰奏闻，乾隆帝为此特谕曰：“此又伏一衅端矣。”

十一月初四日（12月5日）

30 命侍郎期成额驰往湖北，会同总督定长查审湖南桂阳州（今桂阳县）民侯岳添被其兄侯学添殴死一案。本年七月，原任湖南巡抚李因培奏称，凶犯侯学添供情翻覆，谓侯岳添实为岳添之弟侯七郎殴死。乾隆帝以此案关系服制，或兄或弟，罪名轻重悬殊，命新任巡抚常钧细心推鞫。至是，以常钧覆审仍属含糊，故派钦差大臣前往查审。

嗣经钦差侍郎期成额、湖广总督定长审明，侯岳添之弟侯七郎实系正凶，该州知州张宏燧错断岳添之兄学添为凶手，及按察使宫兆麟审出正凶后，张宏燧仍回护原招，并贿求藩司赫升额袒庇。乾隆帝据奏，以常钧身为巡抚，乃于审理伦纪攸关命案，一任属员扶同弊混，令其来京陛见。赫升额、张宏燧等俱革职，交期成额审奏。

二十八日（12月29日）

31 缅兵攻占铜壁关，清军败绩。

先是，腾越副将赵宏榜奉命前往招抚本邦、蛮暮土司，并遣兵二百人袭新街，一鼓克之。新街位于南大金江（伊洛瓦底江）水口，为中缅互市之处，顺流而下，五六日可

至阿瓦，会木邦亦欲降顺中国，缅甸以情势严重，乃调数万兵，分道四出，溯江直抵新街，“帆樯衔接，倏忽峰拥蚁屯者数千人，登岸攻栅。”赵宏榜力战，相持两日一夜，终不能支，收病伤各兵与军械，于草房内焚烧，乃溃围而出，退驻铁壁关，而置蛮暮于不顾。〖35〗迨云贵总督杨应琚抵达永昌府城，闻缅兵将大举来犯，忧悒成疾，痰症遂作，乃扶病命总兵乌尔登额驻兵宛顶以攻木邦，总兵朱仑由铁壁关以复新街，提督李时升驻扎杉木笼居中调度。朱仑在铁壁关外楞木山与缅兵二万余众激战数日，互有胜负。杨应琚则以楞木大捷奏闻，声称“杀死贼匪约共四千有余”。而缅兵继进，犯万仞关，清军不敌，盏达、户撒俱被焚掠。

至是，驻铜壁关清军溃散，缅兵遂踞铜壁关，提督李时升遣兵进规户撒，亦为缅兵所败，游击马成龙阵亡。〖36〗缅兵旋进犯铁壁关，李时升退至杉木笼山，总兵朱仑退驻户撒之东四十余里之陇川，与缅兵展开激战。杨应琚奏称，据朱仑等禀报，缅匪自楞木溃败，大兵乘势追剿，二次共杀贼六千余人，自十二月初六日至十六日，又杀贼三千余，计前后剿杀已几及万人。现在缅目恳请罢兵归顺，若直捣其巢穴，转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似可宥其前愆。乾隆帝以为此奏既称剿贼多至万人，则实有可乘之机，何以转欲将就了事？杨应琚难免绿营虚张粉饰旧习，其所报剿杀克捷之处，未尽可信。即命前往探视杨应琚病情之大学士傅恒长子福灵安就近驰往军前，详悉体察。〖37〗而杨应琚等复以缅甸头目屡赴军营乞降，情愿归顺，奏请将蛮暮、新街等处“赏给贸易”。乾隆帝览奏大不以为然，命速传

谕杨应琚，责其“几视受降如儿戏”，略曰：蛮暮、新街等既已纳降，并遵定制剃发，即成内地版图，今若准其贸易，则其地仍归缅匪，况缅匪既得蛮暮，则木邦、整欠等处又将如何？是缅匪名为乞降，实不过暂退其众，且欲得其故地。又严旨切责杨应琚前后经营征缅之事冒昧错谬，并谕示征缅既已办理，断不能将就了局，为草率苟且之计！乾隆帝即命两广总督杨廷璋驰往永昌接办军务。翌年二月又命新授江苏按察使、杨应琚之子杨重英前往省视，襄办一切军务。〖38〗

时缅兵见清军即将齐集，遂遣人至朱仑军营议和，杨应琚误信缅甸投诚，许之，而缅兵伺懈攻入猛卯。至翌年初，提督李时升遣副将哈国兴等带兵前往规复猛卯，而缅兵先已弃城渡猛卯江而去，闻清军至，悉反攻城下，缅兵七八千人围攻清军，双方激战，朱仑遣兵赴援，里应外合，击退缅兵，追至底麻江。缅兵旋由宛顶攻取木邦。杨应琚则据禀报奏称猛卯大捷，“杀贼二千有余，贼渡江溺死又二千余”。〖39〗

十二月二十五日（1767年1月25日）

32《大清会典》及附于《会典》之《大清会典则例》告成。先是，康熙《大清会典》及雍正《大清会典》“典”、“例”无辨，盖沿历代之旧体。至是续修，则遵旨分别编纂，使“典”具政令之大纲，而“例”备沿革之细目，互相经纬，条理益明。〖40〗《御制序》曰：“夫例可通，典不可变。今将援典而傅例后，或摭例以淆典，其可乎？于是区《会典》、《则例》各为之部而辅以行。”

33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八百零九万五千七百九十六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一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四百三十六石〖41〗，户部银库实存银六千六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七两，各直省驻防满洲、蒙古，汉军及绿营镇、协营、共开销俸饷、马干等项军需银一千六百三十六万三千七百九十两〖42〗，办铜八百十二万三千三百余斤。

34 上年（1765）六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66）六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两，到关洋船共三十只。〖43〗

〖1〗《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二、七八三。

〖2〗《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刘藻自刎时间，该书记在三月初四日癸酉，似误。兹据《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七）、《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0—291 页）将此事系于三月初三日。

〖3〗参见：《石渠余记》卷一《纪举人授官》；《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855 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九。

〖4〗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849—850、860—861 页；《清史列传》卷二三《彰宝传》。

〖5〗《清高宗实录》卷七九六。

〖6〗《清秘述闻》卷七。

〖7〗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863—865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8〗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九、七六一；《清高宗十全武功》292页。

〖9〗《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一。

〖10〗《乾隆朝上谕档》四册880、892页。

〖11〗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12〗《清代的矿业》上册141—143页。

〖13〗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900页；《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2期。

〖14〗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964—965页；《历史档案》1992年1期《乾隆三年至三十一年纳谷捐监史料》。

〖15〗《皇朝文献通考》卷四。

〖16〗《清经世文编》卷三四杨应琚《请广开垦疏》。

〖17〗《皇朝文献通考》卷四。

〖18〗《清史稿》卷三三八《李因培传》。

〖19〗《清东陵大观》127页。

〖20〗《清史稿》卷一八四《部院大臣年表》："乾隆三十年五月丙子"四达代阿永阿为刑部左侍郎。

〖21〗《清列朝后妃传稿》。外廷的"异议"，据昭槤记述，当"纳兰皇后以病废"时，刑部侍郎觉罗阿永阿"置酒别母，侃然上疏"。纯皇帝大怒，曰："阿某宗戚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以博一己之名耶？"乃戍之于黑龙江。阿永阿卒死于戍所（《啸亭杂录》卷七《阿司寇》）。据《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二十四日一件廷寄谕旨透露："去岁因阿永阿之事，曾有谕旨封贮内阁"（该书四册925—926页）。《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亦记"乾隆幽囚皇后"，"刑部侍郎阿永阿极谏"之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九）。

〖22〗《啸亭杂录》卷七《阿司寇》记：钱司寇汝诚曰："阿永阿有母在堂，尽忠不能尽孝也。"上斥之曰："钱陈群老病居家，汝为独子，何不归家尽孝耶？"钱叩谢。上乃命钱司寇终养焉。钱汝诚时为户部侍郎，仍署刑部侍郎事，故称"司寇"。《清史稿》卷一八四《部院大臣年表》乾隆三十年（1765）记云："钱汝诚五月丁丑乞养，庚辰，王际华户部右侍郎"。丁丑，五月初三日，即阿永阿极谏之次日。

〖23〗据《清代文字狱档》所载"严谱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乾隆四十一年（1776）都察院役满吏员严谱所拟奏折称"纳皇后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266 页）。

〖24〗《清东陵大观》127 页。

〖2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八十、四八二。

〖26〗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925—926 页；《啸亭杂录》卷七《阿司寇》。

〖27〗《乾隆朝上谕档》918 页。

〖28〗《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七十。

〖29〗《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883、942—943 页。

〖30〗参见：《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平定缅甸述略》；《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据赵翼、昭槤所记，腾越副将赵宏榜首陈缅甸易办，杨应琚不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赵宏榜怂恿曰："愿假某兵数百，可生擒缅酋于麾下矣。"腾越州知州陈廷献亦曰："并不烦官兵，某已集土练四千以待。"杨应琚遂心动。另《清高宗实录》亦载云南布政史钱度于乾隆三十二年（1777）三月遵旨覆奏称："办理缅匪一案，先因腾越副将赵宏榜禀称蛮暮土司投诚，我兵已驻新街，遂以为机

有可乘，调兵三千六百名，即令赵宏榜先往受降”（该书卷七八一，19页）。

〖31〗《班禅额尔德尼传》122—123页。

〖32〗《乾隆朝上谕档》四册842页。

〖33〗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四册904—905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五四、七六三、七六八。

〖3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0—131页；《清高宗实录》卷七六八、七百七十。

〖35〗参见：《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平定缅甸述略》；《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3—294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七。

〖3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4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平定缅甸述略》；《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三、七八一。

〖3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5页。

〖3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4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二、七七八。

〖39〗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4—296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平定缅甸述略》；《清高宗实录》卷七七八、七八一。

〖40〗《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一》。

〖41〗王庆云谓乾隆三十一年（1766）浙江视十三年（1748）定额减少二百二十万，奉天本百二十四万，而减百万，甘肃减少一百四十万，其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二十万，或减五六十万，“盖聚之难耗之易如此”（《石渠余记》卷四《纪常平仓额》）。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3429 号，大学士傅恒等题。

〖4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 154—155 页。

清通鉴　卷一二四

乾隆三十二年　丁亥　公元1767年

正月初二日（1月31日）

1 以原任湖南巡抚李因培授意属下弥补亏空，谕命革职拿问。先是，钦差侍郎期成额查审湖南侯七郎命案，审明正凶实系侯七郎，并由此究出错断此案之桂阳州知州张宏燧营私交结藩司赫升额等情节。至是，期成额奏称已革知州张宏燧贿求赫升额一案，复查出原任巡抚李因培曾授意张宏燧代武陵县（今属常德市）冯其柘弥补亏空银一万余两。乾隆帝命将现任四川按察使李因培革职拿问，解往湖北，并案质审。为此明发上谕，略曰：向来各省亏空案件最为锢弊，经雍正年间三令五申，严加整顿，人亦不敢轻犯。朕御极以来三十余载，虽未特降旨查办，然亦有犯必惩。乃迩年来，不肖之员营私玩法之案迭次发觉，若再不能执法，则朕亦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也。督抚为国家大吏，

乃于属员亏空曲为徇隐，其欺罔实法所不容，在伊等平日，未尝不以弥缝隙漏为得计，孰知天理昭彰，终归败露。即如段成功一案，其贪黩发自江苏，而侵亏遂败于山右；此案本为查究侯七郎命案正凶，乃于张宏燧吐供现在亏帑情形，辗转究诘，遂至冯其柘之事水落石出。足见天道可畏，断无久而不败之理。外省巧而掩饰之伎俩，未经举发者尚恐不免，朕亦不肯令人告讦，惟俟其自败，即行按法惩治，决不稍为宽贷也。寻以和其衷代段成功弥补亏空案及李因培授意张宏燧代冯其柘弥补亏空案相继败露，命传谕各督抚即就所辖属员内通行查察，嗣后每年年终将属员有无亏空之处汇奏一次，以重责成。

本年春，原任湖南巡抚李因培以授意知州张宏燧代知县冯其柘弥补亏空，并欲将原揭冯其柘亏空之知府锡尔达寻事参劾，刑部拟斩，请旨即行正法。命从宽改斩候。迨秋审，令自尽。〖1〗

二十四日（2月22日）

2 申禁南疆维吾尔族人前往哈萨克贸易。据伊犁将军阿桂奏称：前往伊犁贸易之哈萨克人近甚稀少，乃缘于喀什噶尔回人前往哈萨克地区，将其牲畜易去，请严禁南疆回人与哈萨克贸易。乾隆帝谕示回疆驻防大臣酌定章程，对喀什噶尔回人前往哈萨克贸易加以管束，不可令哈萨克纷纷往回地行走，只准在伊犁贸易。寻回疆驻防大臣奏准，仍禁止回众往哈萨克地方贸易。复以阿桂之请，嗣后只准回众与布鲁特、安集延、霍罕等部贸易，哈萨克仍只准来伊犁、雅尔贸易，以保证伊犁、雅尔军马不致短缺。〖2〗

二十八日（2月26日）

3 以画家艾启蒙在内廷行走甚属勤慎，命照郎世宁之例，赏给三品衔奉宸院卿。

艾启蒙，耶稣会士，乾隆十年（1745）来华，奉旨进京，在如意馆效力，就业于郎世宁。刘松龄誉其造诣在郎氏之上。〖3〗

二月初二日（3月1日）

4《皇朝文献通考》告成，命续辑《文献通考》，并新编《通典》、《通志》。《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二年（1747）奉敕修撰，初意与马端临《文献通考》共为一编，至是告成，馆臣奏请将通考馆务停止。乾隆帝以马端临《通考》原踵杜佑《通典》、郑樵《通志》而作，今日《通考》既已补辑完竣，则清《通典》、清《通志》亦不应付之阙如。遂令仍行开馆，续纂《通典》、《通志》。又以《通考》一书或纂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或纂至三十一年（1766），体制不一，命概行增辑，以三十一年为断限，与《通典》、《通志》二书取齐。〖4〗

三月初一日（3月30日）

5 命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回京入阁办事，以明瑞为云贵总督，驰赴永昌，专办征缅军务。先是，杨应琚屡以大捷奏闻，乾隆帝疑之，驳诘者至再至三。会侍卫福灵安先奉旨廉访军事，具言赵宏榜弃新街、朱仑辗转退却，贼敢蔓延内地土司之境。而杨应琚复劾刘德成等逗留贻误，遂命逮提督李时升及总兵朱仑、刘德成、赵宏榜，而遣杨

宁为提督。乾隆帝益知杨应琚欺罔乖谬，不能任是事。〖5〗至是召还杨应琚，并明发上谕，略曰：杨应琚到滇后，缅甸业已剿平，不过经理疆界，搜剿逸贼诸务。而杨应琚接办对缅战事种种欺饰错谬，实出情理之外。办理缅甸一事，朕初无欲办之心，因杨应琚以为机有可乘，故听其办理。及至缅匪侵扰内地，则必当歼渠扫穴，以申国威，岂可遽尔中止？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剪灭乎？

随即降旨调发京师八旗健锐营、火器营兵三千名及邻省汉土官兵，并索伦、厄鲁特等共三万余名，分起前赴云南，准备秋冬大举进剿。至军需用银，前已拨三百万两解滇，复令户部再拨银三百万两运赴该省。继刘藻、杨应琚败绩后，明瑞所指挥之征缅第三战役随即展开。〖6〗

十七日（4月15日）

6 罢杨应琚大学士、云贵总督。寻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命陈宏谋补授东阁大学士，刘纶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印务在明瑞未抵滇之前，暂由巡抚鄂宁暂署。传谕鄂宁目下已非进兵之期，只须令官兵养精蓄锐，俟明瑞到日，相度时势，克期深入。

四月初二日（4月29日）

7 移驻天津水师营官兵二千五百名于福州、广州、凉州等地分驻。先是，乾隆帝巡阅天津驻防满兵，见其武艺平庸，不娴清语，且怯懦不敢骑马，遂将该都统等治罪，并

令军机大臣查办。至是，议裁天津驻防水师营，移驻他省。寻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称：天津驻防水师营兵除移驻闽、广、凉州外，计出旗者六百九十二名，其中为民者三百五十八名，愿归绿营入伍者三百三十四名。

十二日（5月9日）

8 更定新疆遣犯例。乾隆二十三年（1758）始行将内地军流人犯发遣新疆屯种，其间一度暂停，二十六（1761）年恢复。自是每年各省改发不下六七百名，遣犯愈积愈多，约束颇难。至是，军机大臣奉旨议准修改旧例，将尚易约束者仍照例发遣，其积匪猾贼及回人行窃等犯，俱发内地烟瘴地区。乾隆四十四年（1779）命仍复前例。〖7〗

9 是月，提督杨宁兵败退守龙陵。先是，副将哈国兴进取蛮暮、新街，缅兵遁去。至本月初五、初十等日，缅兵四处往攻清军，清军伤亡过半，游击苏克进泰等及兵丁四五百名被俘。十七日夜，缅兵复发动进攻，清军缺粮多日，右翼各营先乱，由山梁溃逃，杨宁退守龙陵。〖8〗七月，普洱边外缅兵千余人夜渡小猛仑江，防江清军溃散，开化镇总兵书敏奔避倚邦。〖9〗缅兵越小猛仑江之后，经茨通进至蛮赖，防守九龙江之普洱镇总兵德保闻讯逃遁，德保走后五六日，缅兵仍未至九龙江。德保后解军前正法，书敏前已病故，戮尸枭示。〖10〗

五月初九日（6月5日）

10 命传谕四川、湖广、江西等省督抚不得阻留民人入

川垦荒。据四川总督阿尔泰奏称，该省荒地业经认垦无余，嗣后各省民人借词赴川垦地者，不必给票，并转饬沿途关津，查无照票者即行阻回。乾隆帝特谕不必行，略曰：前因提督岳钟璜奏称外省民人入川，往往习为匪类，曾降旨阿尔泰令其详酌经理，特为地方剔除嚈匪起见，初非为各省民人强分畛域，多方设防，徒滋纷扰也。况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且邻近该地之湖广、江西等省均属朝廷子民，抚绥本无异视，即如口外各处，向来直隶、山东等属贫民前往垦荒者，亦难尽行驱逐，又何论蜀中腹地耶？倘此等民人入川或有滋事为匪，致为乡里之害，即按罪严惩，亦督抚等分所应办，又何事鳃鳃过虑，立定章程，转使胥吏等乘间苛求，徒滋纷扰，否则有名无实耶？

二十四日（6月20日）

11 广东保昌县（今南雄县）破获天主教案，江西民人蒋日逵、刘芳名，西洋人安当、呢都及船户李岭南五人在该县义顺行店被拿获，搜出花边银钱九十五圆，及抄书六本、抄单二纸，查系天主教经卷。讯明蒋日逵籍隶江西万安，素业外科，刘芳名籍隶江西赣县，俱系世奉天主教。前有西洋人林若汉在庐陵县（今吉安市）社下村买张若望房屋供奉耶稣画像，当地吴君尚等十数家信从人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林若汉因病回国。本年初，蒋日逵往社下村会见吴君尚，告以该村久无西洋人掌教，上年陈保禄

自澳门回籍，知有西洋神父来澳，当给盘费一千二百文，嘱令邀请。蒋日逵往邀刘芳名即赴澳门邀请西洋神父掌教。时有“大西洋欧罗巴国” 安当、呢都二人曾至小吕宋国，遇见林若汉，言及曾在江西掌教，若至广东澳门，即有教友照应。随搭船来至澳门，寄寓天主堂，与安玛尔定时相往来。安玛尔定即将安当、呢都二人改装内地衣帽，令蒋日逵等接往江西。两广总督李侍尧据情奏闻，并咨会江西巡抚吴绍诗查照办理。〖11〗而吴绍诗于接到李侍尧咨文前已将吴君尚查获，并起出天主教经像。吴绍诗随即奏闻。〖12〗

本年岁末，江西庐陵县民吴君尚勾引西洋人行教一案，经两广总督李侍尧审拟，刑部覆议，吴君尚应绞，蒋日逵、刘芳名等发遣黑龙江，安当、呢都永远圈禁省城。乾隆帝以吴君尚尚无不法情节，命从宽免死，改发伊犁，蒋日逵等三犯仍照例发遣，至安当、呢都二犯，“第念外夷来谙中朝律令，免其永远监禁，饬回本国”。〖13〗

12 是月，命吏部尚书刘纶入直军机处。〖14〗

六月初五日（6 月 30 日）

13 蔡显以所著《闲渔闲闲录》犯忌被斩。蔡显，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雍正七年（1729）举人，著有《闲渔闲闲录》、《宵行杂识》等书。本年三月《闲渔闲闲录》刻竣，郡绅谓其书怨望讪谤，欲行公举。蔡显惧祸，抱书自首，并辩称无不法字句。两江总督高晋等闻讯即提解蔡显等到省鞫审，随以蔡所著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奏请照大逆律，将蔡显凌迟处死。

至是，乾隆帝就此案谕示：蔡书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雨风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诗文，乃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为逆犯作序之闻人倓，目击书词狂悖，甘为附和，并不举首，其情深属可恶，非仅援杖流之例可以蔽辜。其书内列名、曾从逆犯受业之刘朝栋等，自当逐一严加根究，安得概以素不知情，竟乃置之不议？即书贾吴姓，业为刷印流传，岂无知传播者可比？亦应治以应得之罪。高晋等何竟意存姑息，仍不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陋习。命蔡显从宽即行斩决，家属缘坐，作序之闻人倓等发遣伊犁，蔡显“逆书”及版片悉行销毁。其高晋等宽纵者，再行详核审拟覆奏。又命传谕各督抚：此等逆犯，本属戾气所钟，兼以粗识文字，而家居又不能得志，遂尔逞其诡谲，侈为狂吠，意或幸逃显戮，即可借此市名于后，恐不独一蔡显为然，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封疆大臣可不思力杜逆萌，执法究治耶？嗣经高晋审拟，蔡显门生、受书之人，及书贾、刻匠军流杖有差。据许嗣茅《绪南笔谈》载，“其门下士谴戍者”闻人倓等二十四人。〖15〗自《闲闲录》案始，文字狱又呈泛滥之势。

七月初九日（8月3日）

14 乾隆帝命军机大臣等预筹平定缅甸善后措施。略曰：我兵进剿缅甸，现在广集兵粮，期以秋冬大举，自必势如破竹，迅奏肤功，为一劳永逸之计。但思缅地僻在荒徼，兼以山峦重阻，风气隔阂，将来平定以后，自难设立郡县，

同于内地，即欲如新疆、回部留驻大臣坐镇弹压，亦恐水土恶劣，瘴疠时发，我兵久驻非宜。至匪酋懵驳自其父瓮藉牙篡弑以来，连年侵扰边地，近复敢犯我颜行，尤为贯盈孽重，自当犁其巢穴，以彰天朝威远服叛之典。而既经剿灭，其上地、人民皆我幅员赤子，亦不可不为抚靖。若欲另立酋长，恐日久仍自滋猜衅，莫若量各城大小，分置土司，使各守其疆界，不相联属，则伊等势涣情睽，不能骤合为一，或可不致滋生事端，亦众建而少其力之意。而各土司定则纳赋，咸受吏职，更易于制驭。但须度其疆域险易，详审制宜，如阿瓦、猛密、木邦诸城自较为重要，其余亦当酌量道里远近，画界区分，俾不相侵附。而所择土司，尤宜视其倾诚向化，才堪效用，而心可信任者，授以土官，俾之长世自卫。其或桀骜叵测及强宗大姓，虽一时震慑降服，难必其不心怀两端，则当如回部之霍集斯等，移其族党，妥为安置，以示保全，兼可永杜后患。此皆大功告成后所必应筹办及之者。至我大兵深入，声威甚盛，所向必皆披靡，自不难扫荡贼巢。而既定阿瓦，规模甫就，远人心志未必遽能齐一，又不可不暂驻重兵以镇之，或外地不便久留，则于边境要区，权宜遥控。此亦凯旋时所当计及者。

二十日（8月14日）

15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六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十日回驻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闰七月十七日（9月9日）

16 伊犁将军阿桂奏称：伊犁地方驻防满洲、锡伯等携眷官兵及屯田回民将及二万户，屯田、修城之绿营兵，效力赎罪及发遣人犯亦有数千名之多，请于同知之外，于惠远城、绥定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各设巡检一员，以资弹压。得旨准行。

二十三日（9月15日）

17 乾隆帝赐令原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自尽。先是杨应琚已罢大学士，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至是狱具，并通行晓谕曰：杨应琚办理缅匪一事，调度乖方，种种错谬，其情罪难恕，为法所不容，则不在于失机偾事，而在前后掩饰支离，有心欺罔。朕虽欲格外原之，亦不能废法曲贷。特念缅匪一事，原因刘藻养痈遗患，以致畏罪自戕，杨应琚至彼实有不能不办之势，而其初办时尚无畏难之见，情稍可原，姑从宽免其肆市。时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先已并戮于市，赵宏榜、刘德成等皆坐斩。原任贵州巡抚汤聘因未将杨应琚偾事乖方之处据实奏闻，亦被革职逮问。本年秋审汤聘拟斩，以情实候勾，奉旨从宽改入缓决。三十四年（1769）毙于刑部狱。

九月十八日（11月9日）

18 军机大臣议准：近年以来因伊犁易换哈萨克马匹为数渐多，先经伊犁将军阿桂奏准，于牧厂内拣选二千匹，运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添补营台缺马。嗣后应将盈余马匹，递次充补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缺

额。是时哈萨克马价，头等每匹银四两八钱，二等三两六钱，三等二两五钱，折中核算每匹约三两六钱，连同沿途解送杂费，约四两一钱，较军营买马一匹定价八两之例，每匹可省银三两八钱以上。〖16〗

二十四日（11月15日）

19征缅大军分三路出师。

云贵总督明瑞先于五月驰抵至云南省城，即赴永昌，巡抚鄂宁偕往。〖17〗寻与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奏陈拟分三路于九月内克期进剿缅甸：一路由明瑞亲自统领，率满兵一千余名、绿营兵七千余名，自宛顶出口，由木邦前进；一路由额尔景额、谭五格统领，率满兵九百余名、绿营兵七千余名，自铁壁关出口，由猛密前进；一路令领队大臣观音保统领，率满兵九百名、绿营兵三千余名，由山前经猛古、猛浦，与猛密中路互为声援，且可直捣阿瓦。后猛密一路改由虎踞关出口，观音保所率一路并于明瑞。得旨："伫待汝等捷音。"并授明瑞将军名号，仍管理总督事务。又命传谕明瑞等，此次我兵声势甚众，自可立奏肤功，切不可稍存姑息，轻许纳降。

至是，大军分路自永昌出师，会大雨，三昼夜不绝，潞江舟少，以次待渡，而沟路险仄，辎重拥塞，人马俱立泥潦中，粮糗尽湿。〖18〗嗣后明瑞一路出宛顶，于月底抵木邦，缅兵先已弃城而遁，留参赞大臣珠鲁讷以兵四千守木邦，俾为声援。〖19〗

十月十八日（12月8日）

20 给事中范宜宾奏陈州县通弊，略言：直省州县，职司民社，一切命盗钱粮、争控户婚田房等事，皆其专责。但州县之员，非科甲出身，即捐纳人员，皆系初登仕籍者，未必尽属谙练。且州县去民甚近，最宜营私，况外省陋习，专尚声势，以奉迎上司为能事。借掌司民社之权，倚上司看待之优，办理民命盗案，在在不能虚衷听断，必涉偏私。一遇上司驳诘，恐干失出失入之处分，又必竭力图避，故有滥刑诬认、回护原招之弊。即案中情节可疑，经上司委员审报，则原审之州县，向皆会办，其委审之员势必观望上司之情景，以为逢迎之计，又瞻顾原审之同官，所以有串通附会、互相徇隐回护之弊。〖20〗

二十七日（12月17日）

21 更定绿营世职不准世袭罔替旧例。绿营世职向无世袭罔替之例，至是军机大臣遵旨会同兵部查出自开国之初绿营内有张国彦等十七员殉节阵亡、有悉应诏等十四员军功较著。乾隆帝命以上各员子孙俟将来袭次已满时，一体各赏给恩骑尉，并准世袭罔替；如现在袭次已满，亦一体赏给恩骑尉，并准其世袭罔替。

十一月十八日（1768年1月7日）

22 齐周华以著述“狂悖”处以极刑。齐周华，浙江天台县生员，雍正九年（1731）吕留良案结案前，因遵旨陈情，请释放吕留良，被永远禁锢。乾隆改元，获释后肆志山水，一度曾为谢济世入幕之宾。乾隆二十一年（1756）

被其长子接回原籍，遂将雍正九年所拟《独抒己见疏稿》，及平生著作《名山藏》、《需郊录》、《赠言集》等十几种书稿付梓刊刻。本年十月浙江巡抚熊学鹏盘查仓库至天台县，齐周华遮道控诉，告发其妻及堂兄、原任侍郎齐召南等，熊学鹏当即搜出齐周华所携书籍多种，并亲加鞫审。至是，熊学鹏与闽浙总督苏昌联衔具奏，以齐周华怙恶不悛，其《狱中祭吕留良文》内将吕留良比为夷齐、孟子，且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应照大逆律凌迟缘坐。十二月，狱具，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已成年之子、孙齐式昕等斩监候；妻妾、儿媳及年未及岁幼子给功臣之家为奴；刻字匠杖责、枷号。清亡，浙人为黄宗羲、吕留良、杭世骏与齐周华并立祠，尊奉为本省反清志士。〖21〗

寻以原任侍郎齐召南为齐周华跋《台岳游记》，且未能稽查劝阻其刊刻逆书，命来京候旨。经军机大臣等会同刑部审拟，齐召南应依律拟流。翌年二月，乾隆帝念齐召南曾为大员，加恩宽宥。齐召南被递解回籍，闭门思过。三十四年（1769）五月二十三日病故。

齐召南（1703—1769），字次风，又号息园，浙江天台人。雍正十三年（1735）举荐博学鸿词，改翰林院庶吉士。乾隆时为礼部侍郎，帝尝于宁古塔得古镜，未详款式，问朝臣，莫有对者，召南引证书史，罗列具奏，帝大悦，顾左右曰："不愧博学鸿词矣！"十四年（1749）自圆明园归，马惊堕，伤脑，乾隆帝立赐药，遣蒙古医疗治。旋乞养归。帝南巡时，问天台山雁荡古迹于召南，以未经游历对。询其故，对曰："山势岸峯，溪深流险。臣有老母，

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乾隆帝适奉皇太后南来，闻言，遂不复幸浙东。召南尤熟《汉书·地理志》《水道提纲》三十卷乃其杰作。此外尚有《尚书礼记春秋三传考证》、《后汉书郡国志》、《历代帝王年表》、《后汉公卿表》、《宝纶堂诗文钞》等著作传世。〖22〗

十二月初二日（1月21日）

23 清军蛮结大捷。

先是，将军明瑞一路出木邦后，连克曰小、蒲卡，遂于上月二十九日进抵蛮结。时缅兵已于各要隘竖立木寨十六座，甚坚固。其木寨，“立木为栅，聚兵于其中，栅之外又开深壕，植竹木于旁，皆锐其末而外向”。缅兵有栅保护，枪炮不能伤，而可从栅隙处击我辄中，此缅兵之长技也。三十日明瑞带兵居中策应，分遣领队大臣扎拉丰阿、观音保攻占东、西山梁，缅兵自密林中冲犯观音保一队，明瑞分兵前往，激战至晚，缅兵阵亡二百余人，退保木寨。

至是，明瑞留兵二千余名交都统伍三泰、音济图张两翼以壮声势，其余满洲、绿营兵分为十二队，明瑞带队首先冲击，扎拉丰阿、观音保分领左、右哨继进，时值大雾弥漫，官兵奋击，缅兵象阵被冲垮，群象反奔。扎拉丰阿先破木寨一座，继有贵州藤牌兵王连抵第二寨，藉积木攀栅而上，飞身跃入，于数百名缅兵之中，纵横砍杀十余人，以致头带刀伤，仍拔毁栅木，接应众兵，续进清军蜂拥而入。是夜所有埋伏及各寨缅兵俱不战自退，遂破其十六寨。蛮结之役计杀缅兵二千余人，缅兵自上年“新街交兵以来，从未经此大创”。但清军方面伤亡亦极重，将军明瑞右眼

眶被枪伤。捷闻，乾隆帝授明瑞一等诚嘉毅勇公，赏给黄带、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特擢王连为游击。〖23〗

十一日（1月30日）

24 自命明瑞往征缅甸以来，京师八旗健锐营等官兵分起赶赴前线，所经各省屡有州县办理兵差赔垫，勒令士民捐派，致有贪墨牧令借机染指婪赃案件发生。至是，乾隆帝谕大学士傅恒等：近据阿思哈、舒赫德前后折奏，河南、湖广等省办理兵差，除按正项支销外，未敷之数，酌令各州县协济，命官兵所经各省巡抚即速查明通省州县协济民力需银实数据实覆奏。嗣据覆奏，云南约计银二十九万八千余两，“俱系实在之数，出自子民，按粮均派”；河南应差民马、民夫亦用银五万九千余两；湖北民间帮贴银五万九千余两，湖南约八万五千两。乾隆帝据奏，特命拨给直隶、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五省每省银十万两，云南拨给银三十万两，分别酌量妥办。〖24〗

十三日（2月1日）

25 谕命刑部侍郎四达驰驿前往山西，会同巡抚彰宝查审河东盐政达色勒派盐商、需索馈送案件。先是，盐政达色参奏盐运使吴云从徇商沽名，废弛盐务。吴云从被参后，与安邑（今运城县东北安邑）知县冯兆观商议，由冯兆观出面向巡抚彰宝举发达色购买玉器，勒派商人赔垫，另运商赴运城进见，则需索贽礼等劣迹。彰宝据禀奏闻，乾隆帝遂派侍郎四达前往会审，并谕示：若系吴云从因参劾私忿，指使该县捏造款迹，希图报复，自当重治其罪；至达

色前在天津盐政任内曾与商人交结获罪，今若果有该县所禀情事，则是始终不知悛改，故智复萌，亦当彻底根究，拟议重惩。

翌年正月查实：达色看中苏州玉客洪嘉珍所带玉器三件，令盐商郭顺昌等六家出银二千四百两买下，只发价银二百十五两；又向曹姓客人买玉器两件，令郭恩顺等三家出银一千四十两，止发价银六十两；又看中洪嘉珍玉器三件、瓷瓶二件，派令散商八家用价一千七百四十两垫买送进，止发价银一百四十两；又商人谷裕升等五家代买各色皮张，垫银七百七十两，并未发价；又郭恩顺等六家轮流值月，自闰七月至十二月止，每月送银四十四两；又收受商人谷裕升等七家赘见礼银两及玉器、蟒袍、素珠等物，每家各四、五、六件，其余各家随礼共三十六两、门包共六十两，另有帮贴上京出差盘费银二百三十多两。四达、彰宝依“监临官吏挟势低价买物，强者，准枉法论”律，拟绞以闻。部议如所拟，奉旨允行。三十三年（1769）秋审，达色绞决。〖25〗

26 是月，入缅清军陷于不利境地。将军明瑞一路自蛮结大捷后，进至隔弄山，接近天生桥渡口，此处系有名险隘，前此贵家部落宫里雁曾以数百人坚守此地，缅兵数万人皆不能过。明瑞侦得天生桥以北尚有小路可以通过，遂于本月初令达兴阿带兵二千名由大路正面佯攻天生桥缅兵木栅，自带兵进至河水发源处渡河，迨全部渡完，先将对岸山梁占据。此处防守缅兵一千名及蛮结败回二千名惊闻清军已渡，遂退守宋赛。明瑞一军踵行抵宋赛，继至邦亥，

一路不见缅兵。至象孔迷失路径，因粮尽马疲，闻猛笼土司有粮，且其地近猛密，于是就粮猛笼，寻获埋藏粮石二万余石。其地道益险仄，明瑞度不能至阿瓦，遂率兵往猛密，欲与猛密额尔景额清军会合。

先是，大军出发，额尔景额所率往取猛密一路清军至老官屯（距虎踞关约三百里）附近，缅兵已沿江岸竖立木栅，清军连日攻打不能克，伤亡甚重。额尔景额旋即染瘴身故，改授额勒登额为参赞大臣。〖26〗额勒登额顿兵于老官屯木城之下，旷日持久，伤亡日众，因闻缅兵欲抄袭后路，遂引兵撤回旱塔。以致缅兵尾随至旱塔，在小河对岸竖栅对峙。额勒登额所率清军自顾不暇，自不能往援将军明瑞，而驻守木邦之参赞大臣珠鲁讷为接续明瑞后路，保证军书畅通，分别遣兵前往锡箔、天生桥、宋赛安设台站，而锡箔桥台站至关紧要也。〖27〗

27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九百八十三万九千五百四十六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八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四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六千六百五十万一千零五十二两，办铜七百三十九万四千余斤。

28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四万六千七百三十六两，到关洋船共计二十只。〖28〗

29 王昶撰《军机处题名记》，述军机处建立、沿革及规制甚详。略言：军机处，盖古者知制诰之职。其制无公

署，大小无专官。直庐始设于乾清门外西偏，继迁于门内，与南书房邻，复于隆宗门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尚书、侍郎被宠眷尤异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辅。其属例用内阁中书舍人。雍正七年（1729）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予银印，印藏内奏事太监处，有事，请而用之。后六年，上即位，改名总理处。乾隆三年（1738），王大臣请罢之，诏复名军机处。时大学士为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蒋廷锡，尚书为海望。每奉旨，各归舍缮拟，明日授所属进之。后大臣避独擅名，乃令所属具草，视定进呈。其职掌在恭拟上谕及内外臣工所奏有旨敕议者，各审其可否以闻。又外臣章奏，各书为副以藏之。本朝谕旨、诰命，惟军机处恭拟上谕为至要。上谕亦有二：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内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黜陟、调补暨晓谕中外，谓之“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寄信”。明发交内阁，以次交于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马递，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或至于八百里以行。其内外臣工所奏事，经军机大臣定议，取旨密封，递送亦如之。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且内阁、翰林院撰拟有弗当，又下军机处审定。〖29〗后世主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年者多本此。

〖1〗《清高宗实录》卷七九六。

〖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八十、七八七；《阿文成公（桂）年谱》卷三。

〖3〗《中西交通史》下册921页。

〖4〗《皇朝文献通考·总目》。

〖5〗《征缅纪略》。

〖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8 页；《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四、七九四。

〖7〗《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50—56页。

〖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8—299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四。

〖9〗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9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清高宗实录》卷七八九、七九一。

〖1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八辑26—28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99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二、七九三。

〖1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七辑538—539页。

〖1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七辑579—580、755—757页；《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三。

〖13〗《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下册180—185页。

〖14〗《清代职官年表》一册140页。

〖15〗参见：《清代文字狱档》123—135 页；《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583—593页。

〖16〗《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三。

〖17〗《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18〗参见：《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征缅纪略》；《清高宗十

全武功研究》300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19〗参见：《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征缅纪略》；《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0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八辑 399—401 页。

〖21〗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137—143 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74—76 页。

〖22〗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143、149、168—169 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06—108 页；《清史列传》卷七一《齐召南传》；《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三二《原任礼部侍郎齐公召南墓志铭》。

〖2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0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皇朝武功纪盛》卷三；《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清史列传》卷二二《明瑞传》。

〖2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 199、201、721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六。

〖2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八辑 844—846 页，二九辑 281—282、506—509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三、八三一。

〖2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0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2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1—303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 324 页；《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 154—155 页。

〖29〗梁章钜记曰："王兰泉司寇《军机处题名记》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现编《春融堂集》中，而题名迄未得见。"（《枢垣纪略》卷二二）

清通鉴 卷一二五

乾隆三十三年　戊子　公元 1768 年

正月初十日（2 月 27 日）

1《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告成。乾隆帝以康熙帝《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尚有不足之处，令儒臣纂成《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凡一百十六卷。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迄于明代，附南明唐、桂王本末三卷，编年记载，纲目相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1〕，并仿康熙帝之例，手加批论。《御制序》曰：“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书中批论，一依皇祖之例，自述所见、据事以书者十之三，儒臣拟批者十之七，而经笔削涂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语弗点窜者亦七之二云。”

十八日（3月6日）

2 木邦失守，参赞大臣珠鲁讷自刎，将军明瑞后路被缅兵切断。上年十二月中旬，驻守木邦参赞大臣珠鲁讷分拨官兵前往锡箔、宋赛、天生桥摆台站，以接续明瑞后路，因缅兵阻截，退守紧要台站锡箔桥。本年正月初，缅兵三千人四面来攻，清军纷纷溃散。珠鲁讷派人往护锡箔桥，行有五六十里闻桥已失。〖2〗及锡箔桥清军溃回木邦，缅兵亦尾随而至。木邦设大营五座，珠鲁讷居中，木城甚坚，其余四营环列，营中牛马尚多，米粮可作数十日之用。缅兵旋将木邦大营四面围因，绝其水道，形势危急。至是，缅兵破右后营门，适营盘失火，兵丁各自溃散，缅兵即于是夕将中营围住，五更，珠鲁讷自尽身故，木邦大营失陷。原任按察使、杨应琚之子杨重英等被俘送阿瓦。自是，木邦一路台站俱断，将军明瑞处境益危。〖3〗

当是时，参赞大臣额勒登额驻旱塔，率清军不下八九千人。乾隆帝获悉明瑞一路出宋赛，往猛密进兵，恐其悬军深入，严旨催额勒登额速从旱塔起程，前往接应明瑞。留驻永昌之云南巡抚鄂宁亦屡檄额勒登额分兵走陇川、猛卯一路前往接应木邦，前后七次飞催，额勒登额仍迁延不进。领队侍卫海兰察自请往援，亦不许。入缅清军既陷入困境，巡抚鄂宁遂奏陈挫败之由：将军明瑞前与臣熟商，大兵直捣阿瓦，缅匪必自顾不暇，是以将可用之兵尽行带往。我兵两路深入以后，木邦驻兵数千，已不为少，旁无可虑，不意贼匪狡诈百端，俟明瑞深入后，复聚众侵扰木邦。得旨：朕亦如此想，此即轻敌之处。去岁朕及尔等，

皆失于轻敌。〖4〗寻明发上谕，向全国臣民宣示用兵缅甸始末，称原无用兵缅甸之意，因刘藻、杨应琚一误再误，不得已命明瑞往藏其事，然其时蔑视缅酋，未为深思计，朕“不得不引为己过”。

3 命销毁谢济世《梅庄杂著》书版。据广西巡抚宋邦绥奏，原御史、道员谢济世所赠齐周华《添髯记》叙内有“悖逆”诗句，于其家抄得《梅庄杂著》一书又多有怨诽狂悖之处，请按律办理。乾隆帝谕示：谢济世已死，何必追究？随即降旨将《梅庄杂著》书版销毁，谢济世之子亦不必株连。〖5〗

二月十一日（3月28日）

4 将军明瑞兵败自缢，征缅第三役以惨败告终。先是，明瑞以锡箔桥弃守，文报既被截断，前途又为缅兵所遏，乃取道大山土司，欲回木邦。将至大山，又于蛮化小胜缅兵。〖6〗休军蛮化数日，即以间道由桂家银厂旧址而出，行至途中，闻木邦被围，改向宛顶粮台〖7〗前进。及行抵小猛育，缅兵已猬集数万，其地距宛顶尚二百里，而参赞大臣额勒登额之援久不至。本月初至猛腊地方，缅兵又截住去路，即于山顶结成大小寨十四座。时清军弹尽粮绝，除受伤及染病官兵外，仅五千余人。初十日，明瑞下令突围向宛顶前进，而自与诸领队大臣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率亲兵数百断后。至是，领队大臣扎拉丰阿、护军统领观音保俱中枪阵亡，明瑞右臂、胸部亦被鸟枪重伤，知难以支持，行至小猛育地方自割发辫交由家奴携归，其总督印信亦交随从侍卫带回永昌，遂自缢于树下。时浓雾大作，黑夜不

辨方向，清军各自奔逃，总兵常青、达兴阿、哈国兴等先后溃回宛顶。大兵溃败前，乾隆帝以明瑞军报久绝，趋额勒登额援之；巡抚鄂宁檄催额勒登额至十四次，额勒登额始迂回至宛顶，竟拥兵不救。〖8〗寻命将原参赞大臣额勒登额凌迟处死，原提督谭五格处斩。

明瑞，字筠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侄。乾隆二十七年（1762）授伊犁将军，三十年（1765）镇压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至是，于缅甸之役阵亡，谥“果烈”。乾隆帝以其猛腊突围时“保护诸军，自留殿后，冲冒矢石，以致受伤身殒”，加恩优恤，入昭忠祠，并照傅清、拉布敦之例，京师特建旌勇祠。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9〗

二十八日（4月14日）

5 获悉明瑞受伤身殒，乾隆帝即授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并命鄂宁补授云贵总督，调明德为云南巡抚。伊犁将军暂由伊勒图署理。此前明瑞一军后路被切断，乾隆帝已添派京旗满洲兵六千名，索伦、达呼尔兵二千名，荆州、四川驻防满兵四千名，贵州绿营兵九千名，吉林并福建水师四千名，又加拨帑银二百万两解滇备用。随后又增京旗火器营四千五百名、健锐营二千五百名调赴军前。〖10〗征缅第四阶段战役由此进入紧张备战时期。

6 以福隆安为兵部尚书，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11〗

三月初四日（4月20日）

7 命销毁原侍郎李绂诗文书版。先是，浙江齐周华“逆书”案发，物故已久之李绂因生前为齐周华作《天台山诸人集》序而被株连，查封家产。江西巡抚吴绍诗以其所作诗文各集内“多怨望讥讪之言”，奏请革去生前官秩，并将其子孙革职质审。至是，乾隆帝饬谕吴绍诗“未免过当”，命李绂子孙毋庸置议，惟其诗文已刊刻成书，谬种流传，贻误人心，可查明销毁。〖12〗

十三日（4月29日）

8 湖北荆门州（今荆门县）何佩玉、孙大有等密谋聚众反清。先是，荆门何家巷地方民人何佩玉、孙大有等聚众制造刀枪器械及五色旗帜，其黄布大旗上书“大明朱天子天令号”，白绫大旗上书“中华明君，见汉不杀”，蓝绫大旗上写“恭行天讨，原非人事”，伺机劫饷破城。至是，为官府先行侦破，湖广总督定长闻报，即带兵星夜兼程驰赴该处严行查拿。翌日晨，官兵包围何家巷，何佩玉、孙大有等闻知，先用茅草放烟为号，擂鼓竖旗，呐喊齐出，与官军格杀，然终不敌，男妇大小二百余人被擒获，另有投水、自焚者共三十余人。事闻，乾隆帝命传谕定长等：此等奸民，戾气所生，比之恶兽毒蛇，为覆载所不容，其党逆助恶者，均当按律骈诛，不可稍存姑息。〖13〗

9 是月，弛滇铜开厂限地之禁。先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云贵总督杨应琚以滇省米价昂贵，奏准只许在旧有铜厂四十里以内开矿。至是，新任云贵总督鄂宁奏称：

今旧有各厂开采年久，出矿稀少，三十一年份通省仅办获铜八百余万斤，三十二（1767）年不满七百万斤，较之往年办铜一千一二百万斤之数，尤属短缩，请仍循旧例，无论离旧厂远近，均听开采。得旨："如所议行。"〖14〗

寻鄂宁又奏准滇铜加价。前此滇省大小铜厂于乾隆十九、二十一、二十七年（1754、1756、1762）曾三次加价，每加一次即有一次起色。至是，鄂宁又以兵兴之际，驮脚牛马悉应军差，厂中米炭多费人力背负，以致价更昂于平昔为由，奏请通省大小新旧铜厂一律于原价之外，每百斤增银六钱，俟对缅战事结束，仍照旧定章程。得旨准行。〖15〗

10 福建漳浦天地会卢茂聚众起事。卢茂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加入天地会，三十二年（1767）始组织会众准备举事。至是，正欲攻抢县城时被破获。据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漳浦县杜浔地方有奸匪卢茂"编造诡名悖逆诗词，并分散花蓝号布，煽诱各村庄愚民聚众百余人，欲图抢劫县城"，现已拿获二百余名，要犯均已就获。乾隆帝命传谕崔应阶等，毋令一人漏网，不得稍存姑息之见。〖16〗福建漳浦县卢茂之反清起事是天地会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提喜设会以来首次重大行动，虽迅即被镇压，然被捕会党守口如瓶，清廷并未知有天地会名色，会党骨干陈彪、赵明德等亦闻讯逸走，

寻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拿获刷卖"漳浦县逆犯"卢茂《结盟图》、《安良图》及《孔明碑记》之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民人李浩。经查《结盟图》、《安良图》系劝人守法，而《孔明碑记》则有隐语妖言。乾隆帝命"从重定拟，

不可姑息。”〔17〕

四月十九日（6月3日）

11 参赞大臣舒赫德、总督鄂宁密陈军前实在情形。先是将军明瑞阵亡，鄂宁奏陈“官兵既已撤回内地各隘口，自当防御。”乾隆帝深以为然，批谕曰：“此时只可如此，难言进剿。俟舒赫德到时，尔等密商，据实奏来！”〔18〕至是，舒赫德、鄂宁遵旨密陈曰：舒赫德于四月初六日抵云南省城，密与鄂宁反复计议，以为征缅最难者约有数端：一、办粮之难。满汉兵四万名即需马十数万匹，以十个月计，兵需米十二万石，马需米三十万石，现通省可拨只三十五六万石，每三夫运米一石，用夫至一百余万。二、军行之难。永昌（今保山县）出口道路，一由腾越（今腾冲县）之虎踞关，一由永昌之宛顶，两路多崇山峻岭，羊肠鸟道，双人不能并行之处甚多，每路数万人，绵长即至数十余里，前营已到，后营尚未起程，而边外更险，势难遄行。三、水土极恶。永昌百里之外潞江即烟瘴最盛，其余土司地方亦皆有瘴，每年冬月渐减，至正月复出，一年之内，无瘴之时不过一百数十日，且边外冬月虽无瘴疠，而水寒土湿，易患疟疾。是以旧岁锡箔一路官兵病者接踵，即猛密一路官兵亦患病累累。四、难于深入。若深入贼巢，兵将即精壮如常，而马行险峻数月，又无好水草，大半疲敝无用，加以入贼境一二千里之遥，粮不能继，实无胜算可操。又曰：“贼匪虽屡次抗我颜行，皆是自救其死，并未敢稍轶内地，必有留为求作天朝仆隶地步之心。臣鄂宁等当妥密访查，若得其实情，可以仰邀恩赦之时，即行奏

闻请旨”。乾隆帝览奏，大不以为然，于折上朱批：“朕早知尔等必为此无耻之见，大非矣！且舒赫德此去时朕未尝面谕乎？汝一离朕前，必有乖张之事，竟是不知改之庸愚耳！”〖19〗舒赫德、鄂宁在该折附片又奏：臣等查云南布政使钱度明白缜密，诸事细心，而于滇省情形最为熟悉，臣鄂宁在永昌曾嘱其与总兵哈国兴密商，设法招致缅夷投诚。奉朱批：“不可之极！”〖20〗乾隆帝对舒赫德、鄂宁一折一片所奏极为不满，命传旨申饬，并令二人一同驰驿作速来京。因谕军机大臣曰：招致缅夷一节，更属无耻，大出意料之外。缅匪屡抗颜行，实声罪致讨所必及。钱度、哈国兴应即速追回，不可稍露形迹，为贼所轻笑。

云贵总督鄂宁旋奉召入京，乾隆帝就其如何与舒赫德商议“招致缅匪投诚”一事面加质询，鄂宁自书《清单》覆奏，内称“舒赫德云，召见时议论进剿缅匪之事，皇上言譬如朕不要行之事，汝等要行，朕必不依；若天不许行，而朕强行，亦不可也。但此事有关国体，实难即罢休。若缅匪果然投降，还可将就。仍奏云若该匪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还可以使得。皇上未下旨意，但泛言鄂宁就打发个人去也使得罢了”等语。乾隆帝竟否认舒赫德所述面奉谕旨情节，令将附朱批鄂宁自书《清单》抄寄舒赫德、阿里衮，令其据实覆奏。〖21〗寻阿里衮覆奏，略谓：舒赫德至永昌时，鄂宁尚未到来，舒赫德先将会同鄂宁具奏折稿示臣，并告知在京面奉谕旨等因，俱与抄发鄂宁所书《清单》相符。寻鄂宁降补福建巡抚，以阿桂补授云贵总督。

二十日（6月4日）

12 致死华人之葡萄牙士兵安多尼在澳门被绞决。先是，安多尼及黄弗兰西吐咕毒打中国小贩方亚贵致死，香山县饬令澳门王家法官拿获罪犯，迨鞫审，罪犯供认不讳。至是，广州知府顾光前往澳门，督同澳葡官员将安多尼“照例用绳勒毙”，黄弗兰西吐咕“折责发落”。〖22〗

五月十一日（6月25日）

13 御史蒋曰纶奏称：内阁中书前由举人、进士考试补用，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于会试落卷中择优引见补用，而内阁中书外升同知，内升内阁侍读及各部主事，其官阶在主事之下、知县之上，考取此官不过一论一诗，得之太易，请嗣后每科新进士除庶吉士、主事、知县三项分用外，加添中书一项，遇有中书缺出补用。得旨：“此奏似属可行，该部议奏。”〖23〗

六月初四日（7月17日）

14 缅甸有意就此罢兵，为乾隆帝所拒。先是，清军主将明瑞阵亡，而缅人犹不知，令被掳兵丁许尔功等自阿瓦起程，携带缅王致清朝将军书信、杨重英所译汉字，及杨重英满汉禀文等件。五月，许尔功等至永昌。阿里衮拆看缅方书信，知其“大概不过恳恩罢息干戈，仍通买卖之意”，遂据情奏闻。至是，乾隆帝谕示：“缅匪即有悔罪乞降之事，亦必该酋遣一人，仅令内地被俘兵丁赍文投递，实属不成事体”，命传旨阿里衮不但不发回书，亦不必给驳回咨文，竟可置之不问。〖24〗

15 御史张光宪奏请设立大姓族长，乾隆帝以为民间户族繁盛，其中不逞之徒往往自恃人众，滋生事端，向来聚众械斗各案，大半起于大姓，若专立族长名目，必致倚强锄弱，重为乡曲之累。张光宪所请不准行。

初七日（7月20日）

16 两淮预提盐引案发。

两淮盐区正式预提盐引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系因淮盐行销地区人口繁滋，需盐增加，淮盐额引当年不敷销售，是以历任盐政奏请预提次纲盐引，而盐商每引缴银一两五钱余，较正引盐课多获利约银二两。嗣后乾隆帝屡举南巡，两淮盐商迎跸，治扬州等处行宫，极尽奢华，迨车驾临幸，辄留数日乃去，而商人所费不赀。又频岁上贡及帮贴历任盐政等进贡，亦踵事增华，商人难堪其累。遂以预提盐引所得余利为公使钱，以为办差、办贡之用，而事皆未报部。至是，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奏称上年原任盐政普福请预提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纲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乾隆帝即命军机大臣检查户部档案，经查并无造报预提盐引所课之税派项用数文册。而自乾隆十一年开始预提盐引〖25〗，每年提引二十万到四十万不等，若以每引课税三两计算，二十年来所征税银应有千余万两。乾隆帝以历任两淮盐政既未向户部报明收支情况，显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即命传谕江苏巡抚彰宝速前往扬州，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务求水落石出。

寻据彰宝、尤拔世奏称：预提纲引始于乾隆十一年盐政吉庆任内，因雍正乙卯纲淮商带征引目至该年丙寅纲即可带完，自丙寅以后，别无带运之引，江广口岸颇觉畅销，是以吉庆奏请将甲戌年岁额纲盐一百四十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四引，预提存部，随时约数，请领接济民食。奉旨敕部议覆准行。通计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767）共预提过淮南淮北纲盐、食盐等引四百九十六万余道。查两淮纲盐正引每张原应完正杂课银二两六钱四分三厘零，此外尚有窝价一两，惟预提引张每引正杂钱粮不过一两五钱二厘零，且无须另加窝价，并免纳杂费，是以获利较厚于正课，通计历年各商共获提引余利银一千零九十二万二千八百九十七两。历任盐政对此项巨款如何派引办公及缴价备用，并不奏定章程。各商或因代购贡物，或值办理“差务”，或借修理工程，各自私行借端开销，从未按引缴银，登有档案，且其开销不尽之数，各盐政或自行宽免，以作奖励或私相授受，竟行侵蚀，其居心实不可问！据提引各商称，历年代购贡物开销银一百十余万两，节次预备、协济“差务”开销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加以其他开销，前后自行用过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尚有未缴余剩银六百数十余万两。此项银两与盐政等有暗行馈送情弊，事属显然。据总商黄源德、江广达供称，前后送过盐政高恒十余万两，代吉庆、普福等办贡物垫银数千两。〖26〗乾隆帝据奏命将高恒、普福俱革职，严行看守；前任盐运使卢见曾革职，解往扬州，并案质审；现任盐运使赵之璧解任；盐商黄源德、江广达等六人革去职衔；卢见曾、普福等原籍及任所赀财严密查封。

十二日（7月25日）

17 割辫案案发。先是，浙江一带民间喧传有人偷割发辫、衣襟等物，以为建桥厌胜之用，谣言自浙渐及山东地面。至是，乾隆帝以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命传谕各该督抚密查严拿，重治其罪。寻据山东巡抚富尼汉奏称：五月间闻省城济南有剪人发辫、人即昏迷之事，现已拿获匪犯二人：一为蔡廷章，一为靳贯子。蔡廷章系四川人，曾与通元相识，通元告以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僧人吴元颇有法术，用迷药弹人之面，其人立即昏迷，乘间剪其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取其魄，将发辫扎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遂向通元学习咒语，随路剪人发辫，五月十八日在邹县被获。靳贯子系章邱人，素识之江南算命人张四儒告知江南宿州石庄青龙寺僧人玉石有法割人发辫，扎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靳贯子于五月十七日在峄县被获。乾隆帝据奏再谕各督抚“严密查拿，尽法惩法。”〖27〗嗣据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景州境内被割发辫民人孟士会、夏葛白竟将发辫全行剃去，未致受伤，并用药煎洗，可解其毒。乾隆帝以为割辫之风渐及直隶，且一经被剪，即将发辫全行剃去，此事踪迹可疑，不无暗通匪党情事。即命将孟士会、夏葛白等解京交军机大臣询问。〖28〗

七月初二日（8月13日）

18 命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查询暹罗近日实在情形，略曰：暹罗为缅甸所并，若该国王尚有志于恢复，心存释怨而力不能支，欲求助天朝发兵策应，是即可乘之机，未尝不可酌调水师前往佽助，以期一举两得。寻李侍尧覆奏：

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初九日，花肚番攻陷暹罗城，国王身故，宫室城郭焚掠一空，目前暹罗各府中惟禄坤、高烈、扶世禄三处未遭蹂躏。据李侍尧推测，“花肚番似即系缅贼”。〖29〗未几，乾隆帝即谕示李侍尧：“所有取道海洋一说，竟可不复置议。”〖30〗

本年冬，据副将军阿里衮奏：被俘至阿瓦之守备程辙遣人具禀副将军，有暹罗欲图恢复之语。程辙原禀称缅甸南部白古，及结些、暹罗均与缅甸互相仇杀，已有内讧之势，机有可乘。大兵进剿，可分四路：一由普洱会合暹罗之兵；一由戛鸠、猛拱会合结些之兵；一由木邦、落卓；一由老官屯而进。〖31〗乾隆帝据奏，即令李侍尧再行探询暹罗近日实情，至结些，则传谕阿里衮，可俟该夷前来请附，再晓谕其归附。寻副将军、云贵总督阿桂建议此事“应持以镇定”，对会合暹罗，阿桂以“大兵会合暹罗，必度越缅地，不独远隔海洋，且期会在数月以后，相去数千里之遥，必不能如期而至”，更持异议。乾隆帝以其所见为是。〖32〗联合暹罗等征缅之议遂寝。

初八日（8月19日）

19 翰林学士纪昀等以泄露机密被革职治罪。据山东巡抚富尼汉奏，查抄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原籍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现已查明卢见曾事先得查抄之信，并于各处隐匿寄顿。乾隆帝命富尼汉严切究审，令卢见曾供出实情，如坚执不供，即应刑讯。旋在京查出系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卢见曾之孙为纪昀长婿），内阁中书徐步云（认卢见曾为师），军机章京、刑部郎中王昶及刑

部司员黄骏昌漏泄查办两淮提引并查抄高恒家产等机密，卢见曾得信遂预先藏匿赀财。军机章京、内阁中书赵文哲亦因泄密事被牵连。后徐步云、纪昀被分别发往伊犁、乌鲁木齐效力赎罪，王昶、赵文哲拟徒，黄骏昌革职。〖33〗

20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十日回驻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二十七日（9月7日）

21 命严究主使割辫之奸恶逆党。

自通行查办割辫案，湖北省亦查有割辫之事，且编造歌词流传散布，据称荆州府城有人编造歌词云："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梁。"两月以来，谣言顿息，亦无用药迷人之事。〖34〗河南汤阴县地方拿获僧人海印偷剪民人发辫。江苏安东县拿获刘五一名，据供，沭阳县开药店之魏胡子教令剪辫一根，许钱一百五十文。乾隆帝特谕苏抚彰宝曰：此情节最为此案紧要关键，该犯肯出钱收买发辫，何所需用？其中必别有邪谋，或即系该犯造意，传诱购买，或另有巨魁，授令转传代售，不可不严切根究，实力搜擒。时京师亦有被剪发辫者，工部一笔帖式即被割去发辫，又有妇女被剪衣襟、头发之事。乾隆帝即谕示留京大臣刘统勋等：看来此风未息，岂有被剪而无剪者之理？仍是查拿不实耳，上紧督催毋玩视也。〖35〗又风闻近日京城传有山西异虫飞啮伤人，甚至绘画图状，转相传播，复谕刘统勋等曰：此事与查办剪辫之案不同，彼则不宜妄听谣言，此则

急宜廓除诡诞。即命密谕各督抚：此案自浙省延及江南，渐至山东、河南、湖广、直隶，俱有被割之人，近日京城及热河亦颇有其事。此皆该省从前不以为事，惟图消弭大案，以杜群言，遂致迷踪难觅。初不料其辗转传播，至于如此！遂命将山东最早查获之割辫人犯蔡廷章、靳贯子解赴热河行在质审，将浙江已获石匠吴东明、郭廷秀，及正一等四僧锁押解赴行在听审。随即又谕：剪辫之事始于浙江湖州造桥，遂有石匠叫魂剪辫之说，看来此案首犯不外石匠、奸僧二种，而踪迹总不离浙江。

至是，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看来造桥之说既属荒唐不经，而被割辫尖之人多有将辫根全行剃去，其说不知传自何人，而纷纷效尤若此！其中必另有包藏祸心之人，既传授匪徒，四散割辫，又复私布割辫身死之谣言，恐吓愚人，诱其尽行割去。安知其心不以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暗为将来引惑之计？其奸谋诡谲，所关不小，实为法所必诛！然此等不轨之徒，大抵不在北省而在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读书失志之徒，潜蓄异谋，肆行煽惑，其罪恶浮于割辫匪徒不啻什倍！江浙为此案发端之始，湖广人心狡险，且素尚左道邪术，尤恐逆犯潜匿其间。乾隆帝特谕示，办理割辫案背后居心叵测之“奸恶”与查缉割辫匪犯不同，务须“严密访查，不露圭角”。

八月初一日（9月11日）

22 主持审理两淮提引案之江苏巡抚彰宝及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称：查出原任大学士杨应琚之子杨重英在监掣同知

任内勒索盐商赃银至三万五千余两之多，解任运司赵之璧与杨重光并无扶同瞻徇之弊。乾隆帝谕示：赵之璧未能举发已革盐政高恒、普福及杨重英，其罪已无可逭，特念其尚无婪赃入己情罪，姑从宽典。著彰宝、尤拔世即传谕赵之璧，“令其自行议罪”，具折奏闻。赵之璧即奏请“情愿交银二万两，以稍赎罪愆于万一。”〖36〗是为《清高宗实录》首次披露“罚议罪银”制度。〖37〗

【考异】牟润孙、林新奇曾分别著文称自行议罪始于乾隆后期，“与和珅有关”（牟文见《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卷《论乾隆时期的贪污》。林文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 年 3 期《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其实，罚议罪银制度在乾隆中即已萌生，但与和珅毫无瓜葛。《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税务监督萨载因果亲王弘瞻案牵连得罪，乾隆帝命苏州织造高恒“传旨代为陈奏”，“其萨载应作何自拟赎罪之处”。寻萨载跪奏：“自愿纳赎银一万两，仰乞圣恩宽限，均作二年交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 279 页）。尤拔世亦因“弘瞻交办瓷器等物”，自陈“罪实难辞，蒙皇上格外天恩，不严加重谴，仅予革职，寸心感激，实难自已，今情愿捐银五千两赎罪”（《乾隆朝上谕档》四册 294—295 页）。两淮预提盐引案罚议罪银者，除上述赵之璧外，还有两江总督高晋，当年七月高晋以“于高恒（晋之弟）不能随事教导，于吉庆、普福（晋之儿女姻亲）又不能随事觉察”，自请交部严加治罪。奉朱批：“交部治罪，不过革职留任。汝自议来！”八月，高晋遵旨议奏：惟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查以前奴才承审段成功之案，办理舛谬，叨蒙皇恩，准奴才将赎罪银二万两分四年完缴在案（《宫中档

乾隆朝奏折》三一辑 281、537 页）。段成功案事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此督抚等罚议罪银当不迟于此时。从这时起《清高宗实录》及档案所载大员罚议罪银之事不绝于书，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朴私鬻官玉案奉旨自行议罪的督抚、织造、税监等即有杨魁、舒文、萨载、寅著、高晋、勒尔锦、毕沅、西宁、巴延三、王亶望等多人（俱见《史料旬刊》连载之《高朴私鬻玉石案》）。可见罚议罪银完全是乾隆帝独出心裁，与和珅无关。

十二日（9 月 22 日）

23 命恢复恰克图对俄通商。先是，乾隆二十七、二十八年（1762、1763），降旨命中断恰克图贸易，嗣后为恢复通商，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于俄历 1767 年 1 月派遣伊万·克罗波托夫来华交涉。本年七月理藩院据女皇来使“廓密萨尔”呈请通商各条，议定恢复通商办法十三条，经乾隆帝批准，由办理俄罗斯边境事务贝子瑚图灵阿行知俄罗斯廓密萨尔。至是，瑚图灵阿奏称廓密萨尔一一钦遵办理。乾隆帝据奏允准恢复中断约五年之恰克图贸易，并命传谕瑚图灵阿曰：此次通商，特因俄罗斯恭顺诚切，一切遵奉章程，是以俯准所请，瑚图灵阿等当妥协办理。从前俄罗斯渐欲增税，亦因内地商人图利私增价值之故，以致停止贸易。今复行通商，毋得仍蹈故辙。当明白晓示商众，如有前项情弊，严查治罪，即勒保所带回人，亦令与商人一体贸易，不得以官价争买。〖38〗据俄方记载，俄历 1780 年 1 月恰克图贸易重新开放。〖39〗

十五日（9月25日）

24 新疆昌吉遣犯暴动戕官。昌吉系新疆大兴屯田处，除兵、民、回屯外，复有内地谪戍之屯户，是为遣屯。是夜，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诸遣犯，置酒山坡，男女杂坐，醉逼流妇使讴，诸遣犯固悍，又皆使酒，俄顷激变，二百余人遽开昌吉城门，夺取库存衣服、腰刀，将通判赫尔喜、把总马维国杀害，随即向乌鲁木齐一路前来。乌鲁木齐城中兵仅百有五十，然皆百战之余，镇守都统温福即率之以行，至洪山口，扼险以待之。俄而遣犯群至，突遭遇官军堵截，遂结队而立，抵死拒捕，被杀一百余名，被擒三十余名，余众越山逃散。事闻，乾隆帝即谕示将起意为首之人及杀害通判赫尔喜、把总马维国者凌迟处死，余俱立斩枭示，其家属赏给兵丁为奴，幼丁十岁以上，俱正法。〖40〗

十七日（9月27日）

25 方观承卒。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又字宜田，号问亭，出身安徽桐城文学世家。其曾祖父方孝标为《南山集》案牵连，身后戮尸，祖方登峄、父方式济俱谪戍黑龙江。时观承尚少，岁往来塞外，以营菽水之奉，奔走南北，或日一食，或徒步日行百余里，于其间厉志气，勤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所当设施，遂为巨才矣。雍正十一年（1733）由监生加中书衔，随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赴北路军营，为书记。十三年（1735）回京，以军功实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以军机司员入直军机处，由此步入仕途，历任巡抚、总督等职，而于直隶总督

任内二十年如一日，奉职恪勤，为乾隆帝所倚重。著有《述本堂集》、《宜田江稿》、《问亭集》及杂记直隶事，凡数十卷。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至是卒，谥“恪敏”。〖41〗

二十五日（10月5日）

26 闽浙总督崔应阶奏称：本年六月间传闻有奸匪潜入闽省割辫之语，但至今尚无实据。乾隆帝谕示崔应阶：以巡查所属为名，即赴浙省访查，如太湖连跨数郡，最易藏奸，而浙东之温、台各郡，山深林杂，人心险恶者多，即如去岁台州之逆奸齐周华，其大较也，若遇有以上可疑形迹，崔应阶应即行设法访拿。

九月初一日（10月11日）

27 两淮盐政尤拔世奏请预提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纲淮南引目二十万道，以济民食，据称今年八月内蒙恩旨，此后各处口岸如能畅销，仍须预提盐引，原可奏闻，照常办理，不得以此番惩创，遂致因噎废食。奏入，命下部议奏。寻经户部覆准，两淮仍准酌情预提盐引，不过所增盐课列入国家财政。〖42〗

初二日（10月12日）

28 据江苏按察使吴坛奏，于苏州城外访出久经查禁之大乘、无为二教经堂，拿获各堂师徒七十余人。又据苏抚彰宝奏陈此案审鞫情形称，教中之人非僧非道，惯于各处漕运水手暗地往来。乾隆帝谕示：苏州远通海洋，而所属又跨连数郡，潜谋割辫之正犯，或隐匿其中，或交通勾结，

均未可知。又命彰宝如查明悖逆书词，即“照宣化之案办理”。上月直隶保安州（今河北省涿鹿县）亦破获孙显富欲复兴无为教，并造作“逆词”之案，其时乾隆帝即谕称或割辫正犯在彼潜匿煽惑。〖43〗。

初十日（10月20日）

29 原总理滇省铜厂事务、粮储道罗源浩因积欠铜本革职追赔。乾隆中叶以后，云南铜政之症结在积欠铜本，即所谓“厂欠’〖44〗。三十二年（1767）实勘民欠银十三万七千余两，仅汤丹、大碌等厂即达七万六千余两。〖45〗本年六月，云南巡抚明德特参罗源浩废弛厂务。至是，乾隆帝命将其革职查究，勒令按数赔偿。后以罗源浩尚无染指情事，仅令其分赔一半，各厂员分赔一半，其不足之一万三千余两于曾任云贵总督刘藻家属名下追缴。〖46〗

30 署云贵总督阿里衮与明德奏准变更铜厂管理体制。云南通省铜厂三十余处，向系粮道专管，布政使司无职掌稽核之责，其余道府，亦一概不得过问。而粮道常驻省会，不能遍历稽查，难免滋弊。至金银铅厂二十几处，又系布政使专管，而本地道府无稽查之责。阿里衮、明德鉴于年来产铜下降，“厂欠”增多，为除弊裕课，奏请将各处铜、铅、金、银各厂，如系州县以下官员管理者，责成本地知府专管、道员稽查，如系府厅管理者，责成本地道员专管，统归布政司总理报销。〖47〗得旨准行。自是，云南厂务管理完全并入该省行政系统。〖48〗

十三日（10月23日）

31 两淮预提盐引案审结。原任盐政高恒、普福以侵蚀盐引余息，并受盐商金，拟斩候；为高恒置办贡物之商人顾蓼怀拟绞候。本年朝审，高恒、普福处决，顾蓼怀未予勾。〖49〗高恒，字立斋，满洲镶黄旗人，已故大学士高斌之子。乾隆初，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历官长芦盐政、两淮盐政、总管内务府大臣等。〖50〗

本案前任运使卢见曾收受商人玉器古玩值银一万六千两，依律以监守自盗论斩。刑部议覆改绞。九月二十八日苏抚彰宝接到部文即将卢见曾绞决。〖51〗卢见曾，字抱孙，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历任知县、知府，乾隆元年（1736）擢两淮盐运使，缘事革退。十八年（1753）复调两淮盐运使。修小秦淮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以备巡幸。见曾爱才好士，官盐运时，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宾。尝校刊《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尚书大传》、李鼎祚《周易集解》及子史等书，又补刊朱彝尊《经义考》，皆有功后学。王昶谓其爱才好事，百余年来所罕见。编辑刊行《国朝山左诗钞》、《雅雨堂丛书》等书，刻版精细，字体整齐画一，被公认为善本书。著《雅雨堂诗文集》。〖52〗

本年冬，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遵旨议奏两淮盐政办贡章程。两淮盐政办理贡物向于外支银四万八千两内动用一万二千两，每年向内务府造办处造册报销，然此区区小数自然不敷常贡之用，故历任盐任亦未曾造报。

审理两淮提引案中，彰宝等奏称每年办贡约需银五、六、七万不等，自十一年（1746）至三十二年（1767）约用银一百十余万两。〖53〗乾隆帝遂命妥定章程。彰宝、尤拔世建议外支银应全用于办贡，另加裁革陋规银一万七千四百余两，每年共有六万五千四百余两作为办理常贡及奉特旨交办各物件之用。凡有应办事件，盐政不得与商人直接交涉。下军机大臣议行。〖54〗

至盐商所偷漏一千余万两盐课，本年先补交一百二十七万余两，其余分九年按限追缴。嗣后于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四十六年（1770、1771、1781）一再展限，四十七年（1782）已完至第十三限时，奉旨豁免二百万两，四十九年（1784）南巡时又将尚余银一百六十三万余两全行豁免。〖55〗

十七日（10月27日）

32 浙抚永德奏破获杭州北新关罗教案。据称闻昔年有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人钱、翁二姓及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潘姓，先创钱、翁、潘三庵，为粮船水手回空居住之所。在庵者俱习罗教，后分有七十余庵。自雍正年间巡抚李卫查禁，现只留二十余庵，庵内收藏经卷，供奉罗祖像。请将为首之人从重治罪。乾隆帝命庵堂概行拆毁，毋贻后患。〖56〗杭州庵堂为罗教传播中心之一，主要信仰者为漕运水手，此派即后世青帮之前身。〖57〗

二十一日（10月31日）

33 河南巡抚阿思哈奏破获收元教。据称许州（今许昌

市）民人徐国泰原系乾隆二十一、二十二年（1756、1757）荣华会一案漏网之犯，二十八年（1763）改倡收元教。凡入教者，磕头赌誓，传与“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字经，“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并四句歌词：“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徐国泰闻云南有用兵之事，遂散布“戊子、己丑天下乱”等谣词，现陆续入教者有七十余人之多。〖58〗乾隆帝命传谕该抚定拟此案应照大逆例办理。又谕示：邪教敢为悖逆词语，传播耸诱，其行径与割辫匪犯较为相近，就此追寻根线，或能究得割辫首恶。阿思哈嗣后覆奏此案与割辫匪犯无涉，徐国泰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其余八十三犯分别斩、绞、流、徒、杖有差。〖59〗

二十三日（11月2日）

34 停止查办割辫案。本年春间，浙江一带有叫魂割辫、造桥厌胜之流言。迨至五月，山东拿获割辫人蔡廷章、靳贯子，由此开始辗转根求，后直隶、京师、河南、江苏、山西、陕西、安徽、福建等省，以至口外上默特地方续有所获，虽经乾隆帝屡降严旨催办，但所指包藏祸心、另有逆谋之首恶者，究未能发现任何确实踪迹。各省所获剪辫之犯及嫌疑犯陆续解往京师，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详鞫，则供词翻覆游移，并有畏刑屈招者，且俱非首恶匪犯。有鉴于此，乾隆惟恐再追究下去，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故传谕各督抚停止查拿，但仍谕各督抚悉心密访，不得因停止查办而稍有懈弛。至此，割辫大案虽举国轰动，竟不了了之。嗣以山西巡抚苏尔德此案办理过误，降为按察使

衔，前往新疆效力。高晋、明德、彰宝、冯钤、熊学鹏、永德等督抚交部严议。山东巡抚富尼汉、湖北巡抚程焘办理割辫案滥加刑拷，累及无辜，分别以布政使降补。乾隆帝为此宣谕：屡经传谕各督抚，极为明晰，乃各省并未获一真实匪犯，而山东、湖北二省辄将无干之人妄加锻炼，辗转株连，若非朕洞悉其情，提解覆讯，几成冤狱。

二十七日（11月6日）

35 河南巡抚阿思哈奏称，该省桐柏县民人刘天祥、项得臣等演传天主教被拿获，现已查明刘天祥原籍湖广，迁居桐柏，祖上久奉天主教，乾隆十七年（1752）经县禁止，即行敛迹。其同教袁胡子在京城天主教南堂住，又在钦天监办事，因回湖广，劝人兴教，遂于二十一年（1756）仍复兴教，刘天祥、冯明山为会长，桐柏陆续入教者共十八人。又据项得臣供，湖广随州（今随州市）会长王象升会内之人，在桐柏往来行走。乾隆帝据奏命步军统领衙门查拿袁胡子。旋查明袁胡子即袁花青，于二十年（1755）秋间回楚时，将随身所带“乾隆四年监正戴（进贤）给天主教会长谕单”与刘天祥抄阅，并给“洋佛”、图像等物。袁胡子复于每年冬季寄给“斋单”，按期“理斋”。翌年春，此案以刘天祥、王象升等杖责了结。〖60〗

十月初二日（11月10日）

36 台湾冈山黄教聚众竖旗起事。本年九月初，黄教即开始暗地活动，至是，黄教在山顶竖旗，响应会聚者百有余人，杀伤冈山汛兵，抢走军械。初三日经官兵捕杀，遂

投往雁门关、隆恩庄、斗六门等处，焚烧营房，杀害弁兵。闽浙总督崔应阶奏闻。乾隆帝谕示：匪首奸徒情罪可恶，一经拿获，应立正刑诛，况台湾远隔重洋，更非内地可比，务使尽绝根株。〖61〗台湾黄教聚众竖旗起事之后，于北路渐至蔓延，福建水师提督吴必达渡海抵台督剿办。〖62〗乾隆帝以台湾镇总兵王魏观望畏葸，“致贼匪得以肆行无忌”，命革职待罪。

初五日（11月13日）

37 就吉林地方发现剪辫、并传有被割后剃去辫根即可不致伤生一事，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再谕各督抚不得因剪辫之徒日渐敛迹遂自幸息肩，仍应饬属密访，随时奏闻。寻山东巡抚富尼汉覆奏遵旨停拿割辫匪犯，仍饬属设法根寻。奉朱批：“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所适从？然栽赃刑求，原非正道，又不可因此旨而稍懈。”

十三日（11月21日）

38 御史鲁赞元具折奏请申禁州县滥应上司及将各税关现定税则刊揭木榜。前折略言：外省州县积习相沿，值上官经过，于尖宿处所预备公馆，其中扎棚铺毡，张灯结彩，一切陈设供具期于华靡，至若食用、舟舆、夫子，虽随从之仆丁吏役，有索必应。又督抚所至，文武集从，地方官一体酬应，居处饮食照料必周。当冲之州县，一岁之中或频供亿，往往派累民间，侵挪公帑。请皇上敕下各省严申州县滥应。奉朱批：“所奏是，该部议奏。”但吏部等部

遵旨议覆时，并未提出切实办法，致使这一关系乾隆中期以后吏治清浊之弊政未能得到切实解决。〖63〗后折略言：迩来生齿日繁，商贾增而货益流通，是以各关所入岁有盈余。惟是收税成法间有更易，即如亲填印簿一项，不令商人填注所上税银，概由吏胥登记，名为流水簿。流水簿记定始誊入亲填簿，辗转兑挪，商无所知。商贩多不谙则例，所上银数，又不得据实自填，是以守关之家丁、吏役一气操纵，例外索诈，以肥私橐，而商本益费，商本费而物价腾。请将现定税则刊揭本榜，使商民共闻共见，货物到关，秉公验定。令该商按则上税，亲填印簿，以防守关之家丁吏役操纵索诈，借端舞弊。〖64〗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27 日）

39 命署户部右侍郎索琳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九日（1769 年 1 月 6 日）

40 御史成德奏请将关税盈余归入正额，乾隆帝不准所请，因谕曰：国家税课本有常经，各关商贩日盛，货物流通，税项岁有盈余，亦事所必至。各监督每年按数报解交部确核，如该监督稍有侵渔，一经查出即当按律治罪，是弊窦不因盈余而生，岂因归并正额而遂可杜耶？若如该御史所奏，既无当于剔弊之道，转似于正税外加额征取，更与政体未协。

十二月初一日（1 月 8 日）

41 杨锡绂卒。

杨锡绂（1701—1769），字方来，号芝畹，江西清江

人。雍正五年（1727）进士，乾隆二十二年（1757）授漕运总督，在任十二年，革除宿弊，漕运怡然。乾隆帝南巡赐诗云："革弊深应体民隐，董输兼欲恤丁艰"，又云："内供卿贰外封疆，司运今番政最良"。所著自《漕运全书》外，有《四知堂文集》等。至是，病卒于任所，谥"勤悫"。〖65〗

初四日（1月11日）

42 闽浙总督崔应阶、福建陆路提督黄仕简奏称：盘获汀州民人傅元禧身带旗信逆词，并由此究出乃系僧觉圆起意结盟，制旗散札，现已拿获逆犯十一名。乾隆帝即命崔应阶速回闽省办理，又以觉圆结盟一案涉及粤民孙志贤，特谕示两广总督李侍尧：该犯等逆词内多隐语，且开有药方，其踪迹甚为诡秘，或于此中究出造意割辫首犯，亦未可知。翌年正月，经崔应阶审拟，僧觉圆凌迟处死，董乃福、傅元禧等斩、绞、流、徒有差。〖66〗

43 是月，海兰察等深入缅境戛鸠等地。月之初，副将军阿桂驰抵盏达，使海兰察、恒山保为先锋，出万仞关，直抵南底坝。海兰察等至戛鸠，焚夷寨十数，歼其众千余人，阻南大金沙江弗能进，旋分兵掠南坎、登拐，均有杀戮，随回驻盏达。〖67〗乾隆帝获悉进兵戛鸠后，以南坎、登拐距边境不及百里，剿贼云云亦不过滥杀"摆夷"塞责。遂传谕阿里衮仍遵前旨派遣海兰察等前往奋剿，阿里衮等亦多带劲兵随后策应。又谕应于腊戌、老官屯分路掩袭。至普洱一路，则派永瑞、王福等驻扎九龙江，剿抚兼施。

为准备来年大举出征，乾隆帝除作以上部署外，又传谕黑龙江将军傅玉令回营候调之索伦、达呼达兵二千名分起来京，翌年正月加派一千名，另加派吉林兵、锡伯兵各一千名。

44 是年，各省人口二亿一千八十三万七千五百零二名，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九百九十六万九千七百四十一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共计七千一百八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两，办铜共计七百七十五万七千余斤。

45 上年（1768）六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69）五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四万七千一百零二两。〖68〗

〖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

〖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2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 309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三。

〖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 424、515—516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2—303 页；《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三、八百四。

〖4〗《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4 页。

〖5〗《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142、146、151、169 页。

〖6〗据赵翼所记，自明瑞撤兵后，缅兵每日尾随其后，相距不过十余里，至蛮化山，明瑞明示大军开拔，而于中途暗设伏兵，“贼

军谓我兵已行也，争蚁附而上，我兵乃众突出，枪炮声如雷，贼惶遽不及战，辄返走，趾及顶背，自相践踏，死无虑二千余人，我兵乘势击杀又一二千，坡涧皆满。自是贼不敢近数日”（《皇朝武功纪盛》卷三）。

〖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3页。

〖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3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684页；三十辑56—57页；《圣武记》卷六《外藩·乾隆征缅甸记上》；《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五。

〖9〗参见：《清史列传》卷二二《明瑞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282—283页；《皇朝武功纪盛》卷三。

〖10〗《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6页。

〖11〗《枢垣纪略》卷二。

〖12〗《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58、171—174页。

〖13〗《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76—677页。

〖1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788—790页；《清代的矿业》上册143页。

〖1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十辑278—279页；《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九。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666—671页。

〖17〗《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75—193页。

〖1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九辑684页

〖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十辑308—321页。按舒赫德未到永昌前，鄂宁即遣派钱度前往与哈国兴查明缅甸投降之真伪。后哈国兴以为“缅贼狡狯百出，投降之说断不可信”，钱度因其语言坚确，故未商办。及舒赫德抵省城，据阿里衮后来奏称，舒赫德曾对他言及：“皇上天心看此事难于办理，有可以不办之意。但现在事势实

难中止，若缅匪有些投降光景，我等便可略加装点几分，以完此事，否则竟将难办情形具奏，求皇上交王大臣会议。此意我曾面奏皇上，并未有明旨，但泛论鄂宁或遣人去招致亦使得。”舒赫德揣摩乾隆帝意欲体面了结与缅争端，故与鄂宁具折陈述难办实情并设法招致缅甸之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十辑 695—696 页，三三辑 312—313 页）。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十辑 308—321 页。

〖21〗《故宫档案述要》。关于这桩君臣争议的公案，庄吉发认为：“舒赫德在军机处承旨数十年，其招降之说，或系奉承旨意罢了。”（见该书 239—240 页）

〖22〗参见：《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澳门四百年》191 页。

〖2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十辑 591—592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一二。

〖24〗《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7 页。

〖25〗预提盐引，即提引。据王庆云解释：“惟两淮有提纲之例。乾隆十一年请预提纲盐年销若干，先期约数请领，历年酌情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盖两淮正引已多（乾隆二十九年（1764）户部奏两淮年行纲引一百六十余万），不设余引，正盐不敷，辄提次纲而并不立之定额”（《石渠余记》卷五）。王氏所谓“提纲”，即“提引”；但二者微有不同（朱宗庙《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载《扬州师院学报》1989 年 1 期）。

〖2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一辑 107—112 页。

〖27〗《史料旬刊》五期，天 152。

〖28〗《史料旬刊》五期，天 154。

〖29〗《史料旬刊》三十期，地 105—107。

〖3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二辑 758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一七。

〖31〗《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8 页。

〖3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一辑 260—261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8 页。

〖33〗参见：《枢垣纪略》卷二七；《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四、八一五。

〖34〗《史料旬刊》八期，天 266—267。

〖35〗《史料旬刊》六期，天 195—196。

〖3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一辑 549 页。

〖37〗关于“罚议罪银”这一乾隆朝特有的掌故《文献丛编》公布《密记档》所加按语即已指出，它与官员行政处分罚俸不同，后者“其权在吏部，款由户部承追”，而“自议之款，不由户部承追，而由军机处催交内务府，是自行议罪银两，实为内务府特别收入之一项”，且当时已有“专为经理自行议罪银两文书之组织”（二十五辑《密记档》1 页）。罚议罪银作为一种制度，经历了从实践中草创、发展到最终完备的过程，大约到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由和珅接替福隆安主管此项机密事务之后，它才堪称制度化了。此时罚议罪银制度大体具备了如下重要内容：一、议罚的对象以督抚及内务府世仆出身的盐政、税监、织造为主，其他如地方司道官员、绿营武将、土司长官、富商大贾亦间有奉旨议罚者。二、议罚的原由多是溺职、徇庇之类的轻微过误，甚至如不慎“奏折沾污香灰”这样称不上过误的事，也能罚银二三万两。三、议罚程序，一般为乾隆通过军机大臣密谕所谓有过误者“令其自行议罪”，有过误者遵旨议罚银若干两；若乾隆以为“足以儆辜”，即于折上批一“览”字，表示默许，否则令“再行切实议罪，迅速覆奏”，直至满意为

止。不过，越到后来，未曾奉旨议罪而主动自请缴银赎罪者越来越多，表明罚议罪银有泛滥之势。四、议罪银两以解缴内务府为通例，奉旨留河工、海塘等处为特例。五、议罪银的收缴和使用，先后由乾隆最亲信的军机大臣福隆安、和珅管理，军机处下设专员登录于《密记档》，“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由此可见，罚议罪银不仅与《会典》所规定之“罚俸”有别，而且与乾隆朝的罚扣养廉以及刑律中的“纳赎”截然不同。罚议罪银制度自乾隆中草创，至嘉庆亲政降旨废止，大约存在了将近三十几年光景。乾隆后期吏治腐败，贪风大炽，与罚议罪银这一弊政有一定关系。

〖38〗《俄罗斯互市始末》。

〖3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四、八一六；《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58、360页；《史料旬刊》三九期，地420。

〖40〗参见：《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新疆后事记》；《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八。

〖41〗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二《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神道碑》、《方恪敏公家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八《方恪敏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一七《方观承传》；《枢垣记略》卷一八、二七（转引《惜抱轩记》）；《清代名人传略》中册76—79页。

〖4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一辑689—690页；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六。

〖43〗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六、八二二；《清代八卦教》28页；《史料旬刊》十五期525—527页。

〖44〗“厂欠”，在滇铜初盛时系因丁夫偷卖逃亡，而乾隆中叶以后则实由铜价太低。据后任滇抚的裴宗锡核算，铜价虽屡次加增，而“矿沙积旺之厂，每铜百斤犹少价银一两五六钱，若矿薄沙稀，

则耗折更无底止”（《章氏遗书》卷一七《兵部侍郎巡抚云南副都御史裴公家传》）。

〖45〗《清代的矿业》上册145页。

〖46〗《清代的矿业》上册148—149页。

〖47〗《清代的矿业》上册145—146页。

〖48〗《云南铜政考》26页。

〖49〗《清高宗实录》卷八二一。据昭槤所记，朝审勾到之日，乾隆帝恶高恒贪暴，秉笔欲下之际，大学士傅恒曾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帝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恒战栗失色（《啸亭杂录》卷一《杀高恒》）。高恒为已故慧贤皇贵妃兄弟，傅恒为已故孝贤皇后之兄。

〖50〗《清史稿》卷三三九《高恒传》。

〖51〗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一辑593页，三二辑161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一七。

〖52〗《清代名人传略》中册48—49页。

〖5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一辑107—112页。

〖5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二辑758、763—765页。

〖55〗《清高宗实录》卷八二七、八五五、一一七十、一一六九。

〖56〗《史料旬刊》十二期，天405—406。

〖57〗《清代八卦教》20页。

〖5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58—159页。

〖5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60—164页。

〖60〗《史料旬刊》十二期，天421—422、423—424。

〖61〗参见：《史料旬刊》十一期，天366、367；十二期，天412；《清高宗实录》卷八二三。

〖62〗《史料旬刊》十一期，天367。

〖6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十二辑 165—166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二二、八二七。

〖6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二辑 164—165 页。

〖65〗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二《太子太保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杨勤悫公锡绂神道碑》、《漕运总督谥勤悫杨公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六《杨勤悫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一八《杨锡绂传》；《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一辑 685 页。

〖66〗《史料旬刊》十九期，天 673—674、677—680。

〖67〗参见：《春融堂杂记》卷二《滇行日录》；《清高宗实录》卷八二五、八二六。

〖6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三辑 76 页。

清通鉴　卷一二六

乾隆三十四年　己丑　公元1769年

正月初二日（2月8日）

1 以本年大兵征缅在即，谕命全行蠲免云南省兵行所过之地及永昌、腾越、普洱三府州地丁钱粮，其非经过地方蠲免十分之三。随即又拨给直隶、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五省银各十万两，云南三十万两，以补贴该省办理兵差之用。寻据御史鲁赞元所奏，凡大兵所经各省兵差繁重，需用车马、人夫、食用、器具、草料、舟梁等项，取办猝忙，而报销领银在数月以后，州县不敢挪垫库存，必设法取资民间，抑勒追呼，时所不免。乾隆帝命各该督抚严参鲁赞元所陈诸弊。〖1〗

二十四日（3月2日）

2 命尚书官保协办大学士事务。

二十六日（3月4日）

3调剂学政养廉。

先是，广西学政梅立本按试至该省郁林直隶州（今玉林县），因多索夫役将陆川知县杨珽逼迫致死。乾隆帝命各督抚查明各该学政按临时有无擅动驿马及各学政养廉若干，据实具奏。至是，据各督抚奏覆，军机大臣会同礼部遵旨议准：学政按临各府州，随带铺陈、家人、幕友、夫马、船只，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系官为供应，嗣后责令学政自雇。至护送敕印，扛抬文册卷箱夫马，各省亦未画一，嗣后学政考竣一府，即将寻常文卷封固，径送学政衙门，其必应随带者，用夫十二名，护送敕印，用马四匹，水路船一只，均于驿站夫马船只内拨给报销，其余夫马及日用食品，俱学政自行雇觅。如滥应滥索，短发价值，及发价后州县缴回学政收受者，令该督抚参奏。各省考棚应用之物，及学政衙门额设书役工食，应酌动工项报部，不得令地方官捐备。

嗣以各省学政养廉原额多寡不等，殊未平允，遂更定为：直隶、江苏、安徽、陕甘、山东、山西、福建、云南原定四千两不变；河南、广东、浙江酌减至四千两；湖南原定三千六百两不变；江西酌增至三千五百两；广西、四川、贵州、湖北俱酌增为三千二百两。经此番调剂尚余银一百六十余两，增给兼管学政之奉天府尹。〖2〗

二月初一日（3月8日）

4重修太学、文庙成。国学始于元太祖，置文庙于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损益修葺，入清而崇奉规模大备。乾隆三

年（1738）有旨命易盖黄瓦，三十二年（1767）复发帑二十余万重修太学、文庙，至是落成。《御制碑文》曰："吾以为孔子立道德仁义之教者何？盖三代以前之教，非孔子不明，三代以后之教，非孔子不立，亦犹江淮河济，非海不纳，嵩岱恒华，非地不载，道德仁义，非孔子不垂也。先是，言臣有以宜乘此时修复辟雍圜水之制为请者，礼官以为三代之制，弗相沿袭，实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从之。"

十一日（3月18日）

5 安徽巡抚冯钤题参颍州（治所在今阜阳市）知府史鲁璠纵庇劣员、太和知县郭世谊荡检不职，据称郭世谊将重价所买之妾转送幕友史纬义、即上司史鲁璠族叔，该县巧为逢迎，该府有意徇庇。乾隆帝据题将郭世谊、史鲁璠革职究审，并就此事命传谕各督抚：上司荐幕友于属员，最为弊薮，久经通饬严禁。乃以该管知府族叔，公然充属县内幕，是上下通同舞弊，挟制逢迎，势将何所不至。即不必出自该府荐引，而属县揣知族谊，遂以延请为接纳之端，上司亦即以私人示夤缘之径。此等恶习，所关吏治官方者甚大！各州县凡延上司戚族在幕者，立即查办。以冯钤不能及早查参史鲁璠等，令其解任，听候部议。

二十一日（3月28日）

6 经略、大学士傅恒自京师起程前往云南。先是，以上年缅甸"未遣其大头人前来，且书词多不恭顺"〔3〕，副将军阿里衮、阿桂所办又不称上旨，乾隆帝拟派遣大学士、经略傅恒前往总理。为使阿桂专心办理军营事务，命其卸

去总督一职，以明德补授云贵总督，喀宁阿补授云南巡抚。至是傅恒起行，乾隆帝赐宴，御太和殿，授以敕印，并赐傅恒随带前征金川时赏给之吉尔丹纛。寻明发谕旨，宣示不得不用兵进剿缅甸之原由，略曰：缅甸恃其险远，竟敢抗我颜行，国体所关，实难中止。然去岁所以暂停进兵者，以缅酋或知悔罪乞降，犹可贷之宽网，乃迟待至一年之久，逆酋仍然怙恶，不遣一人，揆之情理，断无可恕。

三月初十日（4月16日）

7 福建古田县民萧日安等结盟制旗，图谋抢劫仓库。萧日安，屏南县人，以烧炭为生，往来古田、屏南二县。本年二月与甘国臣等十二人在佛虎堂庙拜把。萧日安等度日艰难，欲先制旗敛银，俟党众聚集，即先抢夺乡村富户，兼可乘机抢劫仓库。随制大小布旗，上印“提督主帅”、“令”等戳记，凡听从入伙者，即给大旗，或给黄布旗，或给蓝布包头，约定三月初十日入古田县城，抢劫仓库。至是会集时，闻营、县已有访闻，萧日安即将所携布旗、木戳等烧毁，旋被同伙杀死。同日，屏南柳宗侯等持械至长桥村庄仓，用“提督主帅萧”封条封仓，即被拿获。〖4〗巡抚鄂宁据情奏闻，乾隆帝谕示：自应迅速严审，尽法处治，不应拘泥成例，分别首从办理。

二十九日（5月5日）

8 黄教被清军围获，台湾北部抗清斗争失败。上年冬，提督吴必达渡台，所调官兵，多至起事民众数十倍，而仍未将黄教反清斗争扑灭。为此乾隆帝谕示：今既交吴必达专办此事，且添调水陆官兵，现在兵力不为不多，自应速

即设法搜擒，务期首伙各犯，早就弋获。本年二月黄教等又向南路发展。乾隆帝命革去吴必达提督，降为台湾总兵，仍留台湾剿办黄教，擒剿黄教令总兵叶相德一人专任，以叶相德补授福建提督。至是，黄教在诸罗山内棺材垅被官军擒获。时黄教已负重伤，抬至军营，旋即身死。〖5〗黄教反清起事持续半年之久，至此失败。

四月二十日（5月25日）

9 经略傅恒及副将军阿桂、阿里衮会奏水陆并进往征缅甸事。傅恒前于二月下旬驰抵云南省城，随即前往永昌、腾越，查看边隘情形。〖6〗至是奏称：老官屯为缅兵水陆咽喉，拟于上游蛮暮、戛鸠一带造船，进兵时，一由戛鸠江西，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本梳，一由水路，令福建水师顺流而下，别遣兵一支，在江东猛密地方相机剿杀，使老官屯腹背受敌；前数次进兵拘泥避瘴，九月后始出发，故缅兵先期预防，此次应出其不意，先进数十日；〖7〗弓箭非绿营所长，可匀给索伦备用，绿营兵多带鸟枪、藤牌、刀矛，并制三斤重斧酌量配带，用以攻砍木栅；觅善铸大炮工匠，先造炮模，并带铜铁，随时铸造应用。奏入，皆如所议。傅恒遂命提督哈国兴于铜壁关外野牛坝地方伐树二千株，每日督工赶造船只。傅恒等又试铸大炮一位，重二千余斤，于三里外竖立木栅，试炮时炮子直冲木栅，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拟进军时令官员兵役分带铜斤，立时熔化即可成铸。七月间总兵叶相德率领福建水师内二千名到达云南前线，以备水陆两路进剿缅甸。

二十四日（5月29日）

10 安徽学政德风奏称宣城县武生李超海所著《武生立品集》有“悖谬妄诞”之语。乾隆帝谕示：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愤激不能上进，竟敢妄为著作，逞其诞词，并有言称“大明进士”等字样，不可不严加治罪。富尼汉旋遵旨审拟具奏，李超海拟斩立决，李上青、冯桂馨代为抄写，应杖责、枷号。下部核拟速奏。〖8〗

二十五日（5月30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己丑科三鼎甲：状元陈初哲，江南元和（今属苏州市）人；榜眼徐天柱，浙江德清人；探花陈嗣龙，浙江平湖人。至是，赐一甲陈初哲、徐天柱、陈嗣龙进士及第，二甲、三甲任大椿、陆有仁、彭绍升等一百四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尚书刘纶，副考官为侍郎德保。〖9〗

五月初十日（6月13日）

12 新科进士朝考，乾隆帝阅进呈各卷时，疑有关节，特命军机大臣等复阅。是科朝考拟列第一之严本考卷，论云：“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帝以为“两句内姓名显然并见”；拟列第二之王世维卷，则云“维皇降衷”；拟列第三之鲍之钟卷，则用“苞合上下”句；第五卷之程沅，则云“成者，性也”。因谕曰：“似此隐藏字样，非关节而何？若谓此非关节，亦不能复有何等字样为关节者。”军机大臣遵旨复阅，另拟朝考名次顺序。

六月初六日（7月8日）

13 查禁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集》。初，乾隆帝审阅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即斥钱谦益人品不足论，并黜其诗不录。至是，又阅其所著《初学》、《有学》二集，以其中“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故明降谕旨，令各该督抚将书版及刻本彻底查缴，送京销毁，并定限二年，俾令所有收藏之家尽行缴出。该谕略曰：若士民等因此查办，反以其书为宝，不行举出，百计收藏者，则其人自取罪戾，该督抚亦不可姑息，若将来犯出，惟该督抚是问。然钱谦益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寻命高晋密谕致仕在籍之沈德潜、钱陈群遵旨缴出家藏《初学集》、《有学集》。谕称设或不知警悟，密匿深藏，使悖逆之词尚留人世，此即天理所不容，断无不久而败露之理。纵使二人不及身受其谴，宁不为其子孙计乎？查禁钱著诗集，实开启是后延续十八九年之久查办禁书之序幕。

二十日（7月22日）

14 以内务府广储司“现在积存银两既多”，乾隆帝命拨银一百万两交户部存贮。清初广储司银库不敷开销，辄檄取户部银以为接济，至乾隆中叶，内务府进项增多，“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10〗。

15 是月上旬，长江中游一带连日大雨，诸水涨溢，湖北武昌、汉阳、黄梅、江夏（今属武汉市武昌），江西九江、南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桐城等沿江滨湖地区被淹。〖11〗

七月初八日（8月9日）

16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十日回驻山庄，十六日乾隆帝奉皇太后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结束木年木兰秋狝。

十八日（8月19日）

17 董邦达卒。

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又字非闻，号东山，浙江富阳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精书法绘画，为世人推重，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三董”。〖12〗

二十日（8月21日）

18 经略大学士傅恒与副将军阿里衮、阿桂自腾越起程，对缅战争第四役正式开始。是时抵达云南八旗、绿营兵共计五千八百名，傅恒分拨千余名安设戛鸠一路台站，自率四千七百余名进兵戛鸠，拟从戛鸠过渡，由猛拱陆路前进，直抵蛮暮西岸，占据渡口。又令阿里衮、阿桂前往野牛坝督理造船事务，船成之后，阿里衮率水师下南大金江，而阿桂由江东进讨，为偏师。〖13〗大兵出师前五日提督哈国兴统领头二起兵已前往戛鸠。〖14〗是为傅恒一路的先头部队。二十九日，傅恒率军到达南底坝河，因水势宽深，难以架桥，由上目贺丙备船运送，于八月初一日渡完，遂率索伦兵五百、哈国兴部绿营兵二千自南底坝起程，旋抵戛鸠，缅兵先已撤去。猛拱头目脱猛乌猛率沿江头目前来迎接，并备船筏赶渡清军抢占西岸渡口。至初五日已渡过绿

营兵一千余名、索伦兵二百余名，驻扎营盘，与东岸相望。傅恒一路系主力，原定统兵九千三百名，但至本月初抵达戛鸠实数只有八千名。〖15〗猛拱其地有可容千户之寨栅，及新竖之寨，皆空无一人，闻暮鲁驻有缅兵万人。〖16〗阿桂先于卡外竹林中拾到缅人所送书信，内称已知清军渡戛鸠由猛拱前进，现由老官屯派兵八千从水路迎接，又由阿瓦派重兵从旱路在暮鲁防守，哈坎亦已预备。〖17〗乾隆帝获悉傅恒已抵猛拱，而猛拱之人先已避走，其地仅留空寨，遂命传谕傅恒立即前赴蛮暮，与阿桂会合，分路攻取老官屯。同时谕阿桂、伊勒图自蛮暮渡江，往迎傅恒。

九月初七日（10月6日）

19 沈德潜卒。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属苏州市）人。多年蹭蹬科场，曾历岁、科试凡三十余次、乡试十七次，直至六十六岁始中举。乾隆四年（1739）成进士，乾隆帝以其为人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屡加超擢。十四年（1749）以礼部侍郎原品休致。其诗风温良敦厚，怨而不怒，中正和平。著有《归愚诗文钞》、《矢音》、《说诗晬语》，选编《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至是病卒，谥“文慤”。四十三年（1778），物故多年之沈德潜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株连，有旨夺其阶衔祠谥，仆其墓碑。〖18〗

十一日（10月10日）

20 贵州巡抚良卿参奏威宁州（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知州刘标发运铅斤，短缺百数十万斤，挨查多无着

落。乾隆帝命将刘标革职拿问，交良卿严行审究。翌年二月，查明刘标亏空银至二十九万余两之多，以致乾隆帝一再慨叹“为从来侵帑营私者之所未有！”〖19〗

十八日（10月17日）

21 清水师初战告捷。副将军阿桂前于本月十三日将野牛坝所造已成船只，令福建总兵伊昌阿率领自蛮暮江顺流而下，前往新街，至是将入南大金江时，缅水师二十余船扼江口逆战，清水师发枪炮，缅兵稍退。阿桂别遣兵登陆列于江边，发巨炮击碎缅船三只，缅水师遁走，清军鸣金鼓出口，声威大振，遂据新街东岸渡口，江路无阻。〖20〗时西岸傅恒一军抵达猛养，起程经南洞干、蚌板雅、猛拔，二十九日抵哈坎。〖21〗

二十七日（10月26日）

22 署云南巡抚彰宝陈请以官备油米薪炭，贷给厂民，调剂滇铜生产。略言：滇省铜厂所需口粮，全赖从外贩运接济，近年粮价日增，竟有卖至十数两一石者，以是厂民工本有亏，渐至星散。请于秋成价平之时，厂员预支厂民应领工本，代买粮食存贮，以备次年放给接济，自必不致有米贵之患。〖22〗得旨准行。初，滇省铜政经乾隆三十三年（1768）整顿，已暂无“厂欠”之说，而彰宝所请官借油米炭价实行后，厂民所借官银不能按限清扣，厂员亦不得不通融稍缓，遂致前扣未清，后借又继，日积日重，势复如前。〖23〗

十月初五日（11月2日）

23 钦天监奏称彗星再见于西南，而光照东北。乾隆帝深为疑惧，特密谕傅恒曰：凡事之成功，原有难易，应戮力者自应竭力办理，如尽力为之，势必不能，亦当知难而退。由老官屯直取阿瓦时，须防缅兵抄袭后路，此事所关甚重，不可稍有疏忽。万一道路险阻，进兵不易，须早作退步，据守老官屯。但道远难以悬揣，惟在傅恒等相机办理。

初十日（11月7日）

24 入缅清军克新街。

经略大学士傅恒一路自七月二十日出师，在南大金江西岸行军作战近七十天，虽连取猛拱、猛养等地，但未与缅兵主力接战。由于冒瘴强进，官兵疾病者甚多，统领索伦兵之散秩大臣噶布舒即病殁于军中。加以猛拱等处留兵驻守，以致傅恒抵老官屯时，仅剩官兵二千余名。〖24〗本月初，抵达新街西岸驻扎，副将军阿桂等先已于东岸扎营，连同阿里衮所率江中水师，征缅三路清军遂会于新街。大军总计一万六千名，其中傅恒所带二千余名，阿桂所带四千四百名，及水师六百名为可投入实战之兵力。傅恒随即渡江至东岸营盘。〖25〗初八日，缅兵将领盏拉机率船百只从阿瓦前来迎战，至江滩左右扎寨。傅恒遂部署阿桂及阿里衮、伊勒图分别在东西两岸预备，约定分路夹攻。

至是，缅船三十余只沿江前来进攻东岸清军大营，傅恒、阿桂、阿思哈皆立江滨督战，清军分队迎敌，合力进剿，夺获木寨三座，击沉缅船数只，杀死缅兵五百余名。

缅兵退守老官屯，遂克新街。〖26〗因后队继进之兵尚未到齐，一切粮草、船只、马匹等事尚需筹办，故傅恒拟于本月十五日统兵进攻老官屯。〖27〗

十四日（11月11日）

25 命刑部侍郎钱维城即速驰往贵州，会同湖广总督吴达善查办巡抚良卿、臬司高积被控婪赃玩法事。先是，良卿参奏知州刘标亏缺铜铅工本脚价银十余万两，复参专管铅务粮驿道永泰亦应革职究审。乾隆帝命将刘标、永泰革职，并派内阁学士富察善驰驿前往，会同良卿查办。永泰则直揭户部，称刘标亏空系因上司婪索，并揭臬司高积营私玩法。至是，户部据实奏闻，乾隆帝另派钦差大臣钱维城主持审理本案，并革良卿巡抚任。〖28〗知州刘标旋亦差人赴户部呈控铜厂赔累及革任贵州巡抚良卿、原任贵州巡抚方世俊等上司勒索各款，并呈出方世俊在任时曾勒索银六千余两之册簿。户部奏闻。乾隆帝命方世俊即行解任，带赴黔省查究，其任所赀财严密查封。〖29〗

十九日（11月16日）

26 协办大学士、副将军阿里衮以疮甚卒于舟次。〖30〗乾隆帝获悉，即命阿里衮所遗副将军员缺，令伊勒图补援。〖31〗

阿里衮（？—1769），钮祜禄氏，字松崖，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勋臣额亦都四世孙，由侍卫历官巡抚、总督，以至宰辅。征缅之役，久已病疮，仍在新街力战。时赵翼随军，有诗记云："可怜病到三遗矢，犹自身冲百战场"。至是卒，谥"襄壮"。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32〗

二十一日（11月18日）

27 以揆义托黄肇隆代买歌童事发，特明发上谕，重申雍正皇帝不准外官畜养优伶禁令，略曰：一省如此，他省之未被发觉者，恐尚不少；一事如此，他事之不能率由旧章者，并可类推。皇考十三年整纲饬纪，所以为人心吏道计者，无微不至，诸臣何竟漠然罔觉，视若弁髦乎？可见外省恶习，痼弊已深，凡禁令所布，始则具文塞责，久且并具文而忘之，即朕所降谕旨，尚有越数岁而虚应故事者。似此玩不率教，何以副朕孜孜求治之意？思之实可痛恨！

二十二日（11月19日）

28 清军大举进攻老官屯，未克，陷于缅军重围。先是，蛮暮所造船只于十六日驶抵新街，清军遂水陆并进，傅恒、阿桂率兵沿江东岸行，其西岸兵令总兵常青等统领，十九日晚阿里衮卒，遂以伊勒图督水师，顺流直下，并檄调先驻龙陵兵四千名由旱塔合攻老官屯。二十日抵老官屯，时清军约一万五六千人，扎营于缅兵寨栅附近。老官屯系南大金江中洲渚，北至猛拱、猛养，南通阿瓦，东为猛密，西达猛墅，是缅甸水陆交通要隘，为两军势所必争之地。缅军在清军抵达前，已在东岸构建绵长五里许三座寨栅，栅尾与江中相连，开渠引江水而入，可泊水师。二十一日常青所率西岸清军亦抵老官屯，缅兵用船一百三十只，载兵三千名又起两栅，与东岸相联络。至是，清军分左右两翼由江岸左右攻击老官屯大寨，傅恒建中军大纛，居中调度，令哈国兴带兵直抵东南一面，拆除木栅丈余，而缅兵枪炮俱下，烟焰涨天，又从西岸调兵来援，其水师亦从江

心冲出。夜暮，清军撤兵。是役，总兵德福中枪卒，奎林受重伤。嗣后，双方连日交战，清军屡攻屡却，遂渐转入守势，陷于缅军重重包围之中。〖33〗

二十五日（11月22日）

29 谕禁闽广民人流入台湾。据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流寓台湾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绝，现正严加稽查。乾隆帝谕曰：此等无赖游民，与其约束于到台之后，多费周章，不如稽查于渡海之前，力为禁阻。命传谕崔应阶、李侍尧等，令即通饬各属，将福建、广东赴台人民，严行禁止。翌年二月，李侍尧覆奏，粤东民多偷渡台湾，请于出口处发循环印簿，责成地方官逐日盘验登记，按月呈缴。报闻。〖34〗

十一月初十日（12月7日）

30 中缅两军始议和，缅甸之役苟且完局。

自上月二十二日清军开始大举进攻老官屯，连日鏖战，清军“发威远大炮，炮重二千斤，子三十余斤，声如奔雷，遇木辄洞以过，栅不为塌。又积柴以燔之，而江自四更雾起重如雨，迄辰巳时始息，栅木皆沾润，火不得燔。又用革属为长絙，维巨钩投于栅杪，役数千指曳之，力急，絙辄断。总兵马彪阙隧窖药其中，深数十丈，药发，栅几拔，以贯串坚，弗能毁也”〖35〗。缅军大寨岿然不动，而清军则渐形不支。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等相继病故后，领队大臣亦多患病，至兵丁染瘴，更日有死亡，主帅傅恒也身染瘴疠，腹泄日甚。

至是，老官屯缅军主将诺尔塔派遣节盖来清营求见，

傅恒乃指示提督哈国兴前往会见。〖36〗翌日，缅王懵驳致书中方："内外有界，缅未敢侵天朝尺地，何以屡见征伐？往年遣人持书议款，久之未报，今又围老官屯，未审欲如古行事，抑欲战耶？"傅恒、阿桂召诸将问可否，诸将俱言懵驳从阿瓦致书，非震悚诚切不出此。此时兵势，度未能进，可因之以息事。傅恒方病，颔之，遂回谕，谕以缅甸仍前纳贡；永不犯边；送还所掠兵民，其木邦、蛮暮、猛拱土司遣还故地，毋相扰害等议和三条件，若缅方奉约，则奏闻撤兵。〖37〗十六日缅方主将莽勒西哈苏（又译玛哈西哈苏拉）覆函同意傅恒提出之全部条件，但要求赏给蛮暮、木邦土司，为哈国兴所拒。嗣经中缅双方将领公同订立字据，正式罢兵。缅方莽勒西哈苏等十四名将领参加，中方参加者为都统明亮，侍卫海兰察、明仁、哈清阿，提督常青、哈国兴，总兵马彪、于文焕、伊昌阿、李时扩，副将雅尔姜阿、彭庭栋共十二人。傅恒先已具奏请罪，略言：原调兵二万七千，今存者不满一万三千，乘其酋长求降，谨以便宜从事，并乞治不能平缅之罪。随即部署撤兵。〖38〗十九日缅甸方面将贡物送陈清军营门，并进《表文》称"缅甸国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傅恒令焚船熔炮，率官兵三千名先行撤兵。〖39〗越二日，阿桂尽撤老官屯之兵。〖40〗征缅第四役中止，持续四年之久之对缅战争亦至此结束。

初，乾隆帝据傅恒全力攻剿老官屯缅兵木寨奏报，命传谕傅恒：此旨到时，若已破老官屯当乘胜前驱，犁庭扫穴；倘缅兵仍全力固守，则已相持月余，势必难克，又何能深入阿瓦？况前途瘴疠更甚，我兵恐不能支，自应寻觅一屯驻处所，或遣人往谕缅匪投诚，或以已获大捷、奉旨

撤兵之言，宣示于众，即可筹画旋师。及接阅傅恒老官屯连日激战奏报，复令遵前旨即行撤兵，并命傅恒驰驿即速来京，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迨获悉傅恒奏请撤兵及自请治罪之后，遂明发上谕，宣谕国中臣民征缅战争暂且完局。关于撤兵一节，该谕旨称：以我勇敢士卒，不用之于战阵，而令其尝试毒疠，于心实有不忍。我兵之不宜久留彼土，实属地势所限，非兵力不足，军储不充也。又曰：今据傅恒等奏，缅酋懵驳奉有蒲叶书，遣老官屯大头目诺尔塔赍诣军门，吁请贷其声讨，傅恒等移檄使受约束，义正词严。前既谆谕撤兵，此时自应姑从所请，以完此局。关于傅恒请罪一节则称：此次出兵，原属万不得已，并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经略，职分应尔，设以为办理非是，朕当首任其过，其次方及傅恒，岂宜独以为己责？

对缅战争前后各次共奉旨拨银一千三百余万两，实开销九百余万两。〖41〗其官兵阵亡人数，仅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1769、1770、1771）追祭缅甸出师阵亡将弁，计有军官五百二十六人，兵丁三千二百九十一人。〖42〗另病故军官二百八十四人，兵丁四千五百九十七人。〖43〗

【考异】《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一书据总督彰宝奏报军需银数清单，计初次奉拨协滇军需银三百万两；二次奉拨部库协滇军需银三百万两；三次奉拨协滇军需银二百万两；四次奉拨江南生息协滇军需银二十万一千八百六十两；五次奉拨两淮商人公捐协滇军需银一百万两；六次奉拨浙江省解滇军需银一百万两；七次奉拨协滇军需银三百万两；八次奉拨两淮纲引余息银五十二万两。总计历次

奉拨银一千二百七十二万一千八百余两（该书323—324页）。《清高宗实录》载彰宝三十四年（1769）十二月所奏，前后拨解军需银共一千三百二十万一千余两，大兵撤回时，已用银九百八十万二千余两（卷八四八，6页）。另据王昶《征缅纪略》亦记："先后拨云南军需共银一千二百余万"。翌年（1770）九月，彰宝又奏："滇省节次奉拨军需，截至本年六月上旬，实有库银三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余两"（《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九，19页）。赵翼记用兵缅甸，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766—1769）共军需银九百十一万两（《簷曝杂记》35页），较之彰宝九百八十万两之数略少，似为户部准销之数。以上记载虽不尽一致，兹用"缅甸之役前后各次共奉旨拨军需银一千三百余万两，实开销九百余万两"这一约数，则与不同记载皆无抵触。

十二月十四日（1770年1月10日）

31 乾隆帝逐条驳斥御史鲁赞元所上兵差扰民条奏。针对鲁赞元所奏"督抚司道办兵办赈，州县以供给为难"一节，略曰：鲁赞元既为此奏，即应将沿途预备，及收受供应之员，指名纠劾。该御史若以为得自风闻，此乃言官恶习，岂容在朕前尝试？夫风必有所自，闻必有所依。该御史果得自何人，或系亲知传说，此时俱不能更为掩护。若仅托之捕风捉影，妄思诬陷他人，实无此情理！针对鲁赞元所奏"官兵途次呵辱职官，鞭挞人夫"一节，则斥其"虚词文致"，略曰：兵行所过，各有管队人员沿途照料，又有司道等官弹压稽查，倘兵丁目无法纪，至于辱及职官，领队及地方各员岂有不奏闻查办之理？且职官为谁，其人既已受辱，并非姓名不可举之人，鲁赞元即应指出，由此

根究，无难立穷底里，岂可不为举实乎？乾隆帝命将鲁赞元折掷还，上述二节俱令其明白回奏。寻鲁赞元覆奏，乾隆帝仍认为其欲蒙混了事，命再行明白回奏！直至鲁赞元自承妄凭臆见，冒昧陈奏，并非确有见闻，并自请从重治罪。乾隆帝方将其交部严议，了结这场言官奏事风波。〖44〗

32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一千二百零二万三千四十二名，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七百五十七万九千七百零三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七千六百二十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两，办铜九百七十四万三千八百余斤。

33 上年（1768）五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69）五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四万八千三百零六两。〖45〗

34 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765—1769）中英（包括印度）进出口贸易状况：进出口每年平均银三百三十八万三千五百三十四两，其中进口一百十九万二千九百十五两，出口二百十九万零六百十九两。中国对英贸易顺差年均银近一百万两。五年中，从欧美各国每年平均输入中国商品总值银一百七十七万四千八百十五两（其中英国占 67.2%），从中国每年平均输往欧美各国商品总值四百十七万七千九百零九两（其中输往英国占 52.4%），年均出超银约二百四十余万两。〖46〗

〖1〗《清高宗实录》卷八二八。

〖2〗贵州学政嘉庆五年（1800）增为三千七百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三）。又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月调整学政养廉一事《会典》系于乾隆十三年（1748），似误。

〖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7—308 页；《征缅纪略》。

〖4〗《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78—679 页。

〖5〗参见：《史料旬刊》十二期，天 418—419；《清高宗实录》卷八三三。

〖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09 页；《皇朝武功纪盛》卷三；《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傅恒起程日期从庄吉发书。

〖7〗在议论此次出师的时间及进军路线时，幕僚赵翼曾提出不同意见。赵曾长期任军机章京，为傅恒所器重，及傅来滇经略，赵即以云南镇安知府奉命至军，为入幕之宾。赵翼对冒暑兴师、不必避瘴及大兵渡戛鸠江直取阿瓦俱力言未妥，而傅恒“意已定，不见纳”。惟偏师应援一节，采纳了赵翼的献议。当初议时，欲令提督五福统偏师五千，从普洱进，以分缅甸兵势。赵翼则曰，戛鸠、普洱图中相距不过三寸许，其实有四千余里，两军既进，东西遥隔，声息不通。偏师宜由江东之蛮暮、老官屯进取猛密，则夹江而上，造船以通往来，如此两军可以相应。傅恒以赵翼为是，乃罢普洱兵，改偏师循东以进。傅恒、阿里衮、阿桂最后向乾隆帝提出的进兵路线，即经赵翼献议改定的路线（《簷曝杂记》卷三《缅甸之役》）。

〖8〗《清代文字狱档》下册 661—666 页。

〖9〗《清秘述闻》卷七。

〖10〗《啸亭杂录》卷八《内务府定制》。

〖11〗《清高宗实录》卷八三七 16、28、31、33 页。

〖12〗《清代名人传略》中册79—80页。

〖1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0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三九；《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

〖14〗《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0页。

〖15〗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一；《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0页。

〖16〗参见：《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三。

〖17〗《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二、八四三。

〖18〗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三二《赠太子太师大宗伯沈文悫公德潜神道碑》；《清史列传》卷一九《沈德潜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10—12页；《简明清史》二册277—278页。

〖19〗《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二、八五五。

〖20〗参见：《文献丛编》四四辑《阿桂奏折》；《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皇朝武功纪盛》卷三。

〖21〗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0页；《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

〖22〗《清代的矿业》149—150页。

〖23〗《章氏遗书》卷一七《兵部侍郎巡抚云南副都御史裴公家传》。

〖24〗参见：《簪曝杂记》卷三《缅甸之役》；《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三、八六一；《皇朝武功纪盛》卷三。

〖25〗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0页；《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

〖2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0—311页；《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五；《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实录》及《阿文成公（桂）年谱》（卷四26—27页）俱载西岸清军“共杀贼五百余名”，与庄

吉发书不同。

〔27〕《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五。

〔28〕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107、110—111页；《清高宗实录》卷八四四。

〔29〕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117页；《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九19、23页。

〔30〕《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

〔31〕《清高宗实录》卷八四六。

〔32〕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十《阿里衮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九《阿襄壮公事略》；《清诗纪事》九册5886页。

〔3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1页；《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清高宗实录》卷八四六。

〔34〕《清史列传》卷二三《李侍尧传》。

〔35〕《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则有更详尽的叙述（见该书卷三）。

〔36〕《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2页。据王昶所记："初九日，抵暮，贼复以书来求息兵，其词稍逊"，"初十日，傅公檄其头目，言欲息兵，当遣人面议。顷之，贼节盖来，哈国兴与言汝缅甸有三罪"。"十一日，猛驳闻新街之败，且知老官屯围久，伤死者多，乃奉书"，"译云：'内外有界，缅未敢侵'"（《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时王昶在军中，所记当可信。但据西方史家论老官屯之役，乃系傅恒主动致书缅甸统帅玛哈西哈苏拉，玛氏力排众议，同意罢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2页）。

〔37〕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一；《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

〔38〕参见：《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3页；《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七、八五七。

〖39〗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3 页；《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清高宗实录》卷八四八。据王昶所记，十四日清军舟师已撤，十五日即撤西岸兵，而《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一，31 页则记："十七、十八两日将伤病兵先撤。"

〖40〗《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一。

〖41〗《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九、八七五、八九九。

〖42〗《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九、八七五、八九九。

〖43〗《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一。

〖44〗《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九。

〖45〗《粤海关志》卷十。

〖46〗《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5 页。

清通鉴　卷一二七

乾隆三十五年　庚寅　公元1770年

正月初一日（1月27日）

1 再命普免天下钱粮。先是，乾隆十一年（1746）首次普免直省应征钱粮，至是降谕曰：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因思天地止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且今年朕六十诞辰，明岁恭逢圣母八旬万寿，宜更沛非常之恩。著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为始，将各省应征钱粮通行蠲免一次。复降旨劝谕田主遇本省蠲免钱粮之年量减田租，略曰：有田业户应纳条银者，既已广被恩膏，则食力佃农，自应令其分沾渥泽。著各该督抚遇轮蠲之年，遍行劝谕各业户等，照应免粮银十分之四，令佃户准值减租。此次普免各省地丁钱粮共计银二千七百九十四万余两，分作三年轮免：直隶、河南、安徽、湖北、湖南、贵州、云南七省共银九百七十二万余两，于三十五年蠲免；江苏、

江西、福建、陕西、甘肃、广东、广西、四川八省共银九百四十九万余两，于三十六年（1771）蠲免；奉天、山东、山西、浙江四省共银八百七十二万余两，于三十七年（1772）蠲免。〖1〗

十一日（2月6日）

2 清军既撤回国内，缅甸奉表进贡久不至。乾隆帝命副将军阿桂、云贵总督彰宝选派贵州兵二千名，配合滇兵防守永昌及沿边要隘。又以缅方急于通商，令禁与缅甸贸易，略曰：降表一日不至，一日不可许其与内地通商。此一节乃中国制驭外夷扼要之道，把握自我而操，最为长策。从前之准噶尔，近日之俄罗斯，皆如此筹办。

旋以缅甸未能如约奉表进贡、送还羁留内地人民，命副将军阿桂、总督彰宝派员前往缅甸递送檄谕。檄谕以副将军阿桂等名义，由军机大臣代拟，略曰：我中国抚有函夏，东自高丽、琉球，及东洋、西洋诸大国，南则交趾以南诸国，北则准噶尔全部，西则回部数百城，并入版图，岁时朝贡，何物蔑有？尔弹丸僻壤，即竭力具贡，有何珍异？且尔贡表一日不至，内地贸易一日不通，尔果安于自误？但尔所称送还内地被留之人，有何难办，有何顾虑？而迁延许久，信息杳然，殊不可解。万一大皇帝责尔欺慢之罪，复命本将军等率兵进剿，尔自度尔国力量，尚能当我大兵之压境乎？阿桂等奉旨，即派都司苏尔相及把总多朝相等赍檄谕前往缅甸老官屯。五月，清信使苏尔相等被拘禁于老官屯，盖因缅方索还土司、开放通商均遭清廷拒绝。〖2〗

3是月，福建破获漳浦县民李阿闵结党谋反案。李阿闵，又名李阿敏，先已加入天地会，以僧提喜所编诗句“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升天朱李洪”中有“朱李洪”字样，遂编造朱振兴名字，为明朝后裔，自上年冬秘密招聚乡民，订期举事。〖3〗至是月中，诏安知县方鼎访得漳浦县民蔡乌强常到该县召人入伙，即亲将蔡乌强擒捕，搜获红绫札付一方，横约一尺五寸，泥金横书“大明”二字，中书“大总镇”三字，左书“马将”，右书“步将”四小字。并由蔡乌强究出李阿闵与平和县人朱姓“谋为不轨”。事闻，乾隆帝命传谕闽浙总督崔应阶将未获要犯即行严缉，从重究拟。旋据崔应阶奏，现已拿获吴玉等十八犯。乾隆帝即命将为首要犯迅速查拿，穷治根株。〖4〗崔应阶等后查明朱振兴名字系李阿闵捏造，平和县并无朱振兴其人，随即将李阿闵等分别磔、斩、枭示，其余二十八犯照律治罪。〖5〗李阿闵反清起事虽迅即被扑灭，但清廷并未能通过此案得悉天地会之底蕴。

二月初二日（2月26日）

4原任贵州巡抚良卿、方世俊以婪贿正法。先是，贵州巡抚良卿参劾知州刘标亏帑，续参粮储道永泰失察，而永泰、刘标则先后直揭户部，举发良卿及原任贵州巡抚方世俊婪索下属，乾隆帝命刑部侍郎钱维城、湖广总督吴达善驰往查办。嗣经查实良卿于抚藩任内勒索刘标玉瓶、朝珠、马匹等物，以致明知刘标积年亏帑，有意蒙混徇纵；与臬司高积受贿交通，致令高积公然贩卖官库水银，匿不举发

等款。〖6〗适值普安州（今盘县特区）民控诉知州陈昶借军兴私派累民，良卿竟委陈昶会审事发，乾隆帝以此节“情罪尤为重大”。至是，命将良卿在省城即行处斩。〖7〗钱维城、吴达善等又查实方世俊收受刘标朝珠、翡翠瓶等，复收受银一千两，而允准刘标新开矿厂等款，应照“枉法赃八十两绞监候”律拟绞，以方世俊身为封疆大吏竟婪赃玩法，应请旨即行正法。〖8〗奉旨从宽绞候。是年秋谳，入情实，伏法。〖9〗高积、刘标皆坐谴。

良卿，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贵州布政使、巡抚。方世俊，字敏川，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贵州巡抚，调湖南巡抚。〖10〗

寻以良卿贪婪、刘标亏帑之案并非科、道言官所举发，乾隆帝命传集科、道，降旨通行申饬，略曰：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于大吏等有簠簋不饬、蠹国剥民之事，皆当随时举劾，知无不言。何此案未经发觉以前，并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职司纠察，若惟知摭拾细故，毛举渎奏，或见通行一事，从而推广其端，或因特降一旨，复为引申其说，于政治全无裨益，而置此等侵亏败检大案于不问，国家亦安用此委蛇缄默之言官为耶？若将历年来籍隶黔省之科道治以旷官之罪，则又恐遇事生风之辈，转借此谓台谏得操本省大员之短长，或从而夤缘交结，致启缙绅把持公事之渐，久且酿成党援恶习，是以朕不为耳。

二十五日（3月21日）

5 命严办贵州桐梓县民聚众塞署案。据云贵总督吴达善

及钦差侍郎钱维城奏，桐梓县民赵式璧等因该县派办军需，典史将总甲周文伦等枷号，遂聚众百余人，拥赴衙署，勒令典史开放。现已兼程前往查办。乾隆帝命尽法处治，以儆刁风。嗣经查明，此案系因兵差派马，众人怀疑经手董事之贡生侵渔，而州县又不为核算，遂酿成大案。起意为首之人为李方荣，赵式璧等为附从之人。至本年四月，已有九十余名聚众闹事者被捕。嗣经审实，为首各犯“按律骈诛”〖11〗。

三月初十日（4月5日）

6 谕召提督哈国兴到京质询中缅议和事。先是，副将军阿桂奏准，将先后投诚之木邦土司线瓮团、蛮暮土司瑞团等迁往内地安置。〖12〗而缅甸方面则认为“木邦、蛮暮、猛拱三土司系伊处王子之百姓”，老官屯缅军主将诺尔塔即投书清方，要求放还线瓮团、瑞团等。〖13〗至是，据云贵总督彰宝奏，缅甸遣人投递文书，要求放还本邦、蛮暮、猛拱三土司，并称当去年十一月议和时，“满洲领兵大人向我大头目说，只要把话说明白，木邦等三土司自然给你们”。乾隆帝以议和时，中方系由云南提督哈国兴出面主持，而怀疑哈国兴“显存将就完事之见，信口应允”，故降旨召哈国兴到京陛见质询，命长青调补云南提督。迨哈国兴至京，乾隆帝询问诺尔塔所称许给土司时，哈国兴坚称并无其语。此事无从质对，遂成悬案。〖14〗有关木邦、蛮暮等土司之领属权，遂构成中缅停战后长期争议之另一焦点。

【考异】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一月中缅双方在老官屯签订和约之条款，双方记载颇有出入。中方记载为："一、缅甸奉表进贡。二、永远不犯天朝边境。三、将俘往阿瓦等处的清军官兵全行送出。四、木邦、蛮暮、猛拱三土司遣还故地（参见：《春融堂杂记·征缅纪闻》；《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6—317 页）。而缅方记载为：一、遣还从缅甸逃往云南境内的所有土司，并承认缅甸对所属土司的主权。二、双方被俘官兵一律释放。三、重开金银商道，准许两国商贩自由贸易。四、每隔十年两国君主交换使节、互通友善书信，并致送礼物"（《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6 页）。庄吉发认为，上述分歧或为两国议和代表俱未将实情向各国君主禀明，或因条约内容文字略有出入，双方各作不同的解释（同上书 316—317 页）。

四月二十七日（5 月 22 日）

7 云贵总督彰宝奏请停止各省采买滇铜，户部议驳，乾隆帝以户部所驳为是，降旨略曰：各省鼓铸，原为搭放兵饷之用，迩年钱价平减，实由官钱广铸流通。所有采办滇铜省份，相沿已久，岂得遽行停止，致使供铸无资，而委员等在滇守候多时，一旦令其束手而归，不特往返徒滋繁费，且使市侩奸商，闻知此信，以为滇铜缺少，势必借口居奇，顿昂钱价，于钱法甚有关系。况滇省前此多开子厂，颇有成效，自封禁后，遂致获铜无多。今彰宝既请添开子厂、新厂，则将来采铜自必日增，何转至虞其不足？即就现在情形而计，亦当如部臣通盘筹画，何得仅为滇省鳃鳃过虑，而置各省鼓铸于不问，岂封疆大臣为国实心经画之道？

嗣经原任滇抚明德奏准，以云南钱贱，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一二百文，本省裁撤炉座，岁可省铜一百四十五万余斤，再陕西、广西、贵州、湖北可酌减五六十万斤，滇省现开子厂，岁获铜一千万余斤，除供京铜及本省外，可得余铜三百万斤，一二年间外省委员均可挨次领运。〖15〗

五月初六日（5月30日）

8 军机章京刘秉恬升任左副都御史，奉旨命仍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刘秉恬之前，胡宝瑔、傅显等大员也曾以副都御史仍留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16〗

初十日（6月3日）

9 贵州古州（今榕江县）党堆寨苗人砍杀兵役起事。党堆寨处深山之中，相连大小苗寨十二处，周围百余里，约有九百余户，是苗民聚居之处。上年十二月，苗人香要自称能吞银吃铁，枪炮不能伤身，遂自称苗王，随后又有合谋之老勇称二王，老九称三王，苗女迫根称四王。香要等遂传集各寨，都要齐心归顺他，约定本年五月十五日起事，先抢下江营城，然风声已露。至是，有土弁、差役到寨访查，香要等仓促动手，将土弁、差役十余人砍杀，于十三日用木刻传集各寨，约有千余人，分拿鸟枪、镖杆、柴刀、菜刀一齐下山，但被河对岸官兵用炮火轰散。云贵总督吴达善闻信，即飞调各处兵马前往镇压。〖17〗事闻，乾隆帝谕示：此时止宜就党堆一寨纠众伤人各犯严行拿获，立置重典，其余各寨宜晓谕抚辑。六月，古州党堆寨苗民反清起事首领香要被捕获，当即被凌迟处死，其母、妻、妾及年仅五六岁之子女均被处死。而迫根、老勇、老九亦先后

就获，均被凌迟处死，亲属缘坐。〖18〗

二十二日（6月15日）

10 乾隆帝降旨切责副将军阿桂。清军自缅甸撤回后，缅人贡使迟滞，且欲索要木邦等三土司，乾隆帝不怿已久。至是，召见自缅还京之大臣刘秉恬等询问上年军营议和之事，据称“上年攻围老官屯时，缅子差头目恳求解围，并请给与回字。其时经略傅恒病势虽重，总欲攻克贼寨，尽力追剿，不肯允其所请。而副将军阿桂以气候恶劣，人多疾病，势难再进，不如就缅子现在恳求，允其撤兵，给与回字。经略终不以为然。阿桂又带领各领队大臣、提督、总兵等来称，现在光景，实以就势撤兵为是，并各出具甘结。经略心中甚愤，即欲将众人参奏，因病中精神恍惚，未经办及”。由是乾隆帝乃以缅人反复骄纵，全系上年阿桂办理错谬所致，遂召大学士、尚书同军机大臣等谕曰：当日傅恒抱病，势几难于自主，而阿桂身任副将军，凡军营要务，经略以下，即应身肩其责，自当先送傅恒入关调理，而阿桂留驻彼处，整饬部伍，或五日，或十日，渐次徐徐退兵，庶缅匪不能窥见浅深，妄生轻视耳。乃阿桂一得缅匪投诚之信，即将诸路攻围之兵同时俱撤，即日匆忙而归，致缅匪知我兵利于速退，得以料我虚实，遂生慢易之心。而急急退兵一节，则其咎全在阿桂。阿桂受朕深恩，委以军旅重寄，竟全不以国事为念，惟图自了，可谓毫无良心，实为可恨！嗣经兵部议奏，请将阿桂照例革任。乾隆帝命将其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一概革去，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19〗

会阿桂奏陈与总督彰宝商办回覆缅甸索还木邦等上司事，乾隆帝在其奏折上批饬曰："巧言令色，是汝自幼习成，更有何谕？但观汝词意中似欲治去彰宝，竟以汝为云南总督之意，此则大不可。朕非可愚弄之主也，慎之！戒之！"〖20〗随即又以刑部尚书裘曰修办案不当，品鉴阿桂、舒赫德、裘曰修三人之短长，略曰：裘曰修平日为人，原有办事之才，而核其局量规模，颇似舒赫德而小，在朕前驾驭器使，尚可节取所长，若令其独当重任，即不免自恃聪明，难于深信；阿桂之为人，亦舒赫德之流亚，朕素所洞悉。

闰五月初九日（7月1日）

11 因军机处满洲大臣人少，命福建巡抚温福即驰驿赴京。寻命温福补授吏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二日（7月14日）

12 向来督抚等折奏有关地方公务，照例俱称"臣"，而满洲督抚等屡称"奴才"，乾隆帝每令传谕嗣后除请安、谢恩外，其奏事具折，一概称臣。至是，直隶布政使周元理与长芦盐政西宁等联衔具奏搜捕蝗孽一折，西宁等满洲称奴才，汉员周元理则称臣。因谕曰：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人员，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

不计较，即汉人中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贯称之。

13 是年夏，永定河、北运河河决，直隶武清（今天津市武清县）等四十六州县厅水灾严重。先后动拨部帑一百万两，拨通仓及截留漕米八十余万石用于赈恤灾民。〖21〗

七月初八日（8 月 28 日）

14 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前往调停小金川土司与附近土司纷争。

本年春间，小金川、沃克什两土司争地起衅，用兵相攻。经总督阿尔泰委员前往弹压，小金川具禀即停止用兵，然又禀称沃克什土司信用喇嘛，咒诅其土司泽旺、僧格桑父子致病，求将军大人公断。其时小金川土司泽旺已年老不理政务，由其子土舍僧格桑掌管印信，居住美诺官寨，泽旺则退居底木达官寨。小金川百姓皆称僧格桑为新土司，但其承袭土职，并未得清廷认可。僧格桑前娶大金川土司郎卡之女，故小金川与沃克什发生纠纷，大金川即从旁声援小金川。〖22〗大金川土司郎卡旋亦病故，土司一职由其第四子索诺木承袭，索诺木年方十九，仍由其生母阿仓及姑阿青管事，大金川印信、号纸亦由其兄莎罗奔掌管。〖23〗

至是，以小金川出兵攻占沃克什地方一事经久未决，乾隆帝命总督阿尔泰前往传集小金川土司而为开导。阿尔泰即遵旨起程，前往沃克什所辖达木巴宗，命游击宋元俊传调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转令其子僧格桑前往领谕。时

阿尔泰已调三杂谷、明正等土司土兵几六千余，意在剿抚兼行。八月末，僧格桑叩见阿尔泰，申诉与沃克什结怨之是非曲直，愿将所抢达木巴宗附近墨穆尔吉、日占噜等地及沃克什土司母舅僧格等二十四人一并交出，惟沃克什官寨等处，求照“夷例”自行清理。阿尔泰允其所请，并奏称“僧格桑愧悔实出诚心，其所抢沃克什官寨等地应听各土司自行清理”。奏入，报闻。〖24〗

十一日（8月31日）

15 以顺天府尹窦光鼐条奏派拨旗庄扑蝗执迷纰缪，命交部严议。先是，畿辅地方飞蝗成灾，窦光鼐奏请各处旗庄佃户应一体出夫捕蝗，乾隆帝准其所请，并令内务府所属大粮庄头亦应派夫捕蝗。直隶总督杨廷璋、侍卫索诺木策凌随即均回奏不惟旗佃，即王公属下旗人亦无不协同捕蝗。乾隆帝据此将窦光鼐召还京师，令从军机大臣入见，面加询问何人庄业不肯拨夫应用？窦光鼐不能对，乾隆帝遂斥其“借题发挥，逞弄笔墨，妄以强项自命，冀见许于无知之徒”。至是，命将窦光鼐交部严议。寻革职。〖25〗

十三日（9月2日）

16 傅恒卒。

傅恒（？—1770），富察氏，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皇后之弟。乾隆五年（1740）授蓝翎侍卫，历迁内务府大臣，十年（1745）以户部侍郎入直军机处，十三年（1748）晋大学士，以平定金川功，封一等忠勇公。平准之役，与乾隆帝协心赞画，决策用兵。然征缅之役虽撤兵而难于完局，乾隆帝心知其办理和局未妥，仍曲为庇护，迨其自云

南还京前往天津行宫请罪，见其病入沉疴，形神顿异，隐虑难以就痊，遂不忍治罪。至是，病卒。命户部侍郎英廉经理丧事，并赏内帑银五千两治丧，一切丧仪加恩照宗室镇国公之例行。入贤良祠，谥“文忠”。傅恒不甚通诗文，而极爱才，有宽厚之名。性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风俗因之转移。其四子名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灵安先于征缅之役卒于军中。乾隆帝亲临傅恒第奠酒时制诗曰：“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隆安、康安、长安后皆大贵。〖26〗

17 弘昼卒。

弘昼（1711—1770），雍正帝第五子，雍正十一年（1733）封和亲王。十三年（1735）领办理苗疆事务。与乾隆帝自幼共学，互相友爱。及帝即位，将雍邸旧贵俱赐之。甚富饶，性骄奢，举朝惮之，帝则时加训迪，不许其干预政事。至是卒，年六十。〖27〗

八月十三日（10 月 1 日）

18 命署兵部尚书丰升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十六日（10 月 4 日）

19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二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至九月十五日回驻山庄。十月初二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回銮，初八日还京师，结束本年木兰秋狝。

九月初三日（10 月 21 日）

20 命阿尔泰补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任。

十五日（11月2日）

21 广东潮州府属丰顺县朱阿姜等聚众伤差拒官。朱阿姜，丰顺人，嗜赌无业，尝行山谷中，得铁剑并符咒一册，乃结党聚众，与揭阳县监生池亨会交结来往。池亨会曾习堪舆，兼知星相，本年六月至朱阿姜家，称其住屋一带为发贵大地，又赞其器宇不凡，朱阿姜遂谋不轨，密造军械，丰顺、海阳（今潮州市）、揭阳乡民入会颇多，各以白布缠头，身穿白褂为号。朱阿姜封池亨会为军师，约定十月掠取富家米谷，抢劫丰顺、揭阳二县。至是，海阳知县杨士玑侦知，带役往查，朱阿姜闻讯迅邀党与数十人，吹号持械，杀伤衙役十人。揭阳令萧应植则掩执池亨会于其家。翌日，总兵萨灵阿等督兵入其地，朱阿姜率众屯据山冈抗拒。两广总督李侍尧闻报驰抵潮州督剿，陆续获犯一百零九名，搜出军械、符书等，起获盟书，上写“太岁庚寅年七月初二日”。事闻，乾隆帝命根究党恶，尽法惩创，不得姑息从事。嗣经李侍尧等审办，朱阿姜、池亨会凌迟处死，杀差之陈阿洪等三十九犯斩决，伙犯陈亚六等八十四名发乌鲁木齐，给种地兵丁为奴。向例凡人逆缘坐拟斩之犯，秋审则入于缓决。此案朱阿姜、池亨会之子奉旨即行处斩。〖28〗

十月十一日（11月27日）

22 现行捐例，外官自未入流至州同为止，武职自把总以上至游击为止，皆可分别纳银授职。至是，军机大臣会同吏部等遵旨推广其例，并议定：京官自未入流、从九品，及一应小京官以上至郎中为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员

为止，皆准其捐纳职衔，不准选用；武职仍如其旧。

二十二日（12月8日）

23 命停止派兵袭扰缅甸。副将军阿桂原奏准本年十一月初旬由海兰察、哈国兴率绿营千名出关掩袭缅甸边境地区屯庄，至是据阿桂奏，老官屯缅将诺尔塔遣人致书，请停进兵，“书中尚无不驯之词”，请暂停攻击，以俟后信。乾隆帝允其所请，但又严饬阿桂给缅将诺尔塔回书通体措词软弱，并谕示阿桂回书应先责其违誓逾期之罪，继则申明“尔等犹如蛆虫蝼蚁”，贡表有无，无足轻重；并质问所留内地之人，何以迟久不行送还？至将苏尔相羁绊不放，取罪更重。并明言现严守关隘，禁止贸易，实因尔屡次反复，自取斥绝。〖29〗

旋命传谕阿桂秘密备办明年大举进兵缅甸，略曰：缅地险恶难攻，朕岂不知？但今年贼匪遣人送书，因而停止，明年岂可又不攻剿耶？此际必须密行备办，务期明年进兵，俟瘴气一退，即行前进，出其不备，痛加剿杀。

十一月二十六日（1771年1月11日）

24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请停止由内地派往伊犁屯田兵，乾隆帝不准所请，命传旨严行申饬，并谕曰：新疆地方开垦地亩，以备积谷，甚属紧要。积谷虽多，不患无用，且多垦田地，自必多需兵丁，即稍有费用，亦属无几。

十二月初一日（1月16日，俄历1771年1月5日）

25 远居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在渥巴锡汗领导下起兵，开始东返祖国。土尔扈特为原在天山北路游牧

厄鲁特蒙古四大部落之一，明清之际，离开其传统牧地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草原，穿越哈萨克，移驻于俄罗斯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南北两岸草原地带。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加以控制和奴役之企图已久，遭到土尔扈特蒙古坚决抵制。至阿玉奇为汗，尝假道俄罗斯入贡，康熙帝欲悉其要领，遣图理琛由俄罗斯报之，逾三载始返。乾隆中，阿玉奇曾孙渥巴锡即汗位后，沙俄向伏尔加河流域大量移民，强制土尔扈特蒙古改变宗教信仰，并对该部落无休止征兵，企图使其成为俄罗斯帝国行政区域。面临严重民族危机，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密议，以“大国（指清帝国）富强”，“大圣皇帝（指乾隆帝）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脱出俄罗斯，回归祖国，以奉行黄教，永享安宁生活。至是，土尔扈特蒙古毅然起兵，消灭当地俄国驻军，又分兵袭击附近城镇。翌日，渥巴锡遂率领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八千余人告别居住一个半世纪之久之伏尔加河驻地，踏上回归祖国的漫长征程。〖30〗

【考异】关于土尔扈特离开俄罗斯回归祖国的日期，中外史籍有不同记载。据马大正所述，大体有两种说法：一为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公历 1770 年 12 月），此说始于七十一（椿园）之《西域闻见录》卷六《土尔扈特投诚记略》，附和此说者有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二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王大枢（《西征录》卷三《土尔扈特投顺叙略》）；一为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1771 年 1 月），而第二种说法在具体日期上又有 1771 年 1 月 5 日、1 月 11 日、1 月 17 日之分。俄国学者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要》据俄国档案记述“卡尔梅克民族的暴动发生在 1771 年 1 月 5 日”（该书圣彼

得堡 1884 年版 45、47 页），嗣后苏俄史学家及某些西方史学家均采此说。而托忒文《卡尔梅克诸汗简史》则记渥巴锡于“铁兔年一月十一日”东归，英国学者霍渥斯赞同此说（《蒙古史》，伦敦，1876 年版，一卷 576 页）。1 月 17 日说则据清代档案两件满文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二日伊勒图奏折、同年八月十二日色布腾巴勒珠尔奏折）。

经马大正考证，认为七十一所述 1770 年 12 月之说“在尚未找到一则有力旁证之前”，难于轻信；至于 1771 年 1 月 11 日之说则早已为诺伏列托夫所否定，“在俄国和西方史学家著述中，持此说者几及绝迹”。马大正肯定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 1771 年 1 月 5 日这一说法，不同意 1771 年 1 月 17 日之说，理由是：土尔扈特蒙古武装起义极大地震动了俄国朝野，“当时的军情是逐日上报，留至今日的档案记载十分具体。一月五日这一起义首发之日，即是记述在阿斯特拉罕城卡尔梅克管理局档案库案卷一七七一年三千九百七号上。而就目前所见，俄国档案对首义日期的记载是一致的。相比之下，清代档案的二则记述，或是源于传报，或出自渥巴锡等人在赴承德途中谈话的述报。显然，其准确性是不及记于事件发生当时当地之俄国档案”（以上内容俱见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 1 期）。此后凡涉及土尔扈特蒙古东归时间的中文著述，多采信马大正考定的 1771 年 1 月 5 日。

但细加考究，1771 年 1 月 5 日的说法似忽略了俄历与公历的差别，即将俄历 1771 年 1 月 5 日，误认为公历 1771 年 1 月 5 日。

俄国采用公历始于 1918 年，此前俱用俄历。俄历与公历不尽一致，18 世纪俄历日期换算成公历日期要加 11 个昼夜（见《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73 年俄文第三版，11 卷 199 页）。准此，俄档案所记“卡尔梅克民族的暴动”系俄历 1771 年 1 月 5 日，即公

历 1771 年 1 月 16 日，亦即农历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初一日。此日期与清档所载渥巴锡等人所述土尔扈特东归的日期仅相差一天而已。

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一件满文朱批奏折，记述了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陪同渥巴锡等人前往承德觐见乾隆帝的路上询问渥巴锡等自俄罗斯脱出的情形，据渥巴锡等回称："十二月初二日（公历 1771 年 1 月 17 日，俄历 1771 年 1 月 6 日）从额济勒起兵，率领全部游牧，扬言去抢哈萨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11 页）。是时距开始东归不过八个月光景，如此震撼人心，关乎土尔扈特民族生死存亡的剧变，不可能被包括渥巴锡在内的几个土尔扈特领袖误记的。应该说，发生在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日期俄方档案的准确性虽不容置疑，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领导起兵返回祖国的渥巴锡等人的叙述，因为他们是该重大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何以有此一天之差？据俄方档案记载，是日清晨土尔扈特人起兵，突袭俄国派驻渥巴锡牙帐的杜丁大尉兵营，接着分兵袭击俄国城镇，渥巴锡带头烧毁这些木制宫殿，然后开始东归（《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要》45 页，转引自《飘落异域的民族》169—170 页）。从土尔扈特人采取突袭行动，到一切就绪，渥巴锡率领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八千余土尔扈特蒙古于十二月初二日（公历 1771 年 1 月 17 日，俄历 1771 年 1 月 6 日）凌晨整队开拔，中间大约隔一天时光，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要之，俄档案所记土尔扈特人"暴动"在（俄历）1771 年 1 月 5 日（公历 1771 年 1 月 16 日，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固然确切无疑；而渥巴锡等记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公历 1771 年 1 月 17 日，俄历 1771 年 1 月 6 日）"从额济勒起兵，率领全部游牧，扬言去抢哈萨克"，同样确凿无疑。二者一日之差是解释得通的。

二十日（2月4日）

26 恢复御史兼部旧例。据御史陈圣时折奏，御史承办工程与从前兼部事属相类，应行停止。乾隆帝谕所奏不可行，命传旨申饬，略曰：御史兼办部务由来已久，于事并无窒碍，近因傅为詝奏请，中止御史在部兼办。至兼部之例一停，各部堂官于保荐御史时势必将中材碌碌者举出充数，而将干练司员留部。则停例之举为有利乎，为无益乎？又以此为由申谕：我朝乾纲独断，大权不稍下移，皇考世宗宪皇帝曾令六科归都察院堂官管理，彼时无识之徒尚有惑于台无长官之陋说，连名渎奏者，赖我皇考睿断举行，至今诸事整饬。该御史复囿于积习，辄以言官不涉司员职任，妄自尊大，欲于朕前巧售其术，能乎，不能乎？明季科道颓风，专务自矜标榜，驯致党援门户，牢不可破。其时国政败坏，此辈实为厉阶，此真可引为前车炯戒者，不可不防其渐也。遂命嗣后各部司员有已用御史而该员于本部素称得力者，仍许该堂官奏请兼部行走。

27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一千三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三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五百七十九万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七千七百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两〖31〗。

28 上年（1769）五月二十六日至本（1770）年五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三十九万零六十三两。〖32〗

29 裁撤广州洋商公行。先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潘振成等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公行，专办西洋商船货税，呈司议准。至是，潘振成禀称：公办夷船，众志纷歧，渐至推诿，于公无补，请将公行解散。经两广总督李侍尧、粤海关监督德魁批准，裁撤公行名目，众商仍分行各办。〖33〗

〖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六。

〖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6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六、八六一；《文献丛编》四五、四六辑《阿桂奏折》。

〖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666—671 页。

〖4〗《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83—685 页。

〖5〗《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一、八五四。

〖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152—159 页。

〖7〗《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五十、八五一。

〖8〗《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156—159 页。

〖9〗《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九、八五二。

〖10〗《清史稿》卷三三九。

〖11〗《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四、八五七。

〖1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5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九。

〖13〗参见：《文献丛编》四四辑《阿桂奏折》；《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六。

〖14〗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四《哈国兴传》；《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七、八六二。

〖15〗对明德奏裁大理、广西、临安、顺宁诸局及东川新炉一事，后任巡抚裴宗锡批评说："岁少铸息一二十万，自然之利，多年坐失"（《章氏遗书》卷一七《兵部侍郎巡抚云南副都御史裴公家传》）。

〖16〗《枢垣记略》卷四、一一三。

〖17〗《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中册 103、112、118、124、134—135 页。

〖18〗《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112、118、124、134—136 页。

〖19〗《清高宗实录》卷八六六。

〖20〗《文献丛编》，四五辑《阿桂奏折》。

〖21〗《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一、八六二、八六三、八六五、八七一、八七六。

〖2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1—132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七。

〖23〗《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4 页。

〖2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3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六六、八六八；《蜀檄纪闻》。

〖25〗《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二、八六三、八六四。

〖26〗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卷九《汪参军》；《簷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清高宗实录》卷八六四、八六一；《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24—126 页。

〖27〗参见：《清皇室四谱》卷三；《啸亭杂录》卷一《友爱昆仲》、卷六《和王预凶》。

〖28〗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86—687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一、八七三。

〖29〗《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一。

〖30〗参见：《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09—113、135—145 页；《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69—181 页；《准噶尔史略》216—231 页；《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新疆后事记》。

〖31〗是年户部银库收支情况：上年银库存银七千六百二十二万千八百七十七两，本年收入银一千零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三十八两，支出银九百九十万零九百七十九两。在全年收入中捐纳一项为银一百三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四两，占户部银库全年收入 15.37%。

〖32〗《粤海关志》卷十。

〖33〗《粤海关志》卷二五。《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将公行解散系于 1771 年（该书第一卷 77 页），即乾隆三十六年，误。

清通鉴　卷一二八

乾隆三十六年　辛卯　公元1771年

二月初三日（3月18日）

1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京师启銮，巡幸山东。二月下旬驻跸山东泰安府行宫。奉皇太后展谒岱岳庙，登泰山。三月初，至曲阜，展谒先师孔子庙，行释奠礼，谒孔林，酹酒，行三拜礼。四月初七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师。是为乾隆帝第三次东巡山东，瞻谒孔庙、孔林。

二十日（4月4日）

2 以协办大学士刘纶为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于敏中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三日（4月7日）

3 增健锐营等养育兵〔1〕额缺。时京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共兵六万三千九百余名，养育兵为二万五千一百缺，核计每三名给一养育兵缺。而健锐营则三十名一缺，

圆明园兵四名一缺，火器营养育兵额缺亦不及三兵一缺。至是，乾隆帝以八旗生齿日繁，自宜酌增钱粮，以裕生计，命健锐营、圆明园养育兵额缺俱按三兵一缺办理。

三月二十二日（5月6日）

4 获悉土尔扈特蒙古脱离俄国东返，特降旨谕示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伊犁将军伊勒图等相机办理。上年十二月初渥巴锡汗率领土尔扈特蒙古起程东归后，迅速渡过乌拉尔河，进入哈萨克大草原。俄政府一面命令沿途正规军围追堵截，一面要求哈萨克出兵邀击，同时派出使臣通告驻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土尔扈特“由我处叛逃”。车布登札布等据情奏闻。至是，乾隆帝谕示：一、土尔扈特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并抚慰安置之；倘未至我边界，而中途被俄罗斯追逐冲突，则可不理。二、若伊等诚心请求归附，而俄罗斯又请求索取，则我以理抗议俄罗斯。三、若舍楞、劳章扎布、鄂木布、郭勒卓辉一同归来时，甚善，应派干练之臣，率其前来热河避暑山庄，其部众属下，则招抚安置，并暗中严加提防。上述谕旨，命以日限六百里驰驿飞递。〔2〕寻命传谕车布登扎布等：舍楞等人自愿归来，应特加恩赐，不可令其疑惧。

舍楞、劳章扎布兄弟原属土尔扈特部，乾隆二十三年（1758）参与厄鲁特叛乱，设计诱杀副都统唐喀禄，逃入俄罗斯，清廷屡索而均被俄方拒绝。嗣后舍楞率部投奔土尔扈特汗，悉安置于渥巴锡汗帐下，是为新土尔扈特。土尔扈特起兵东归时，舍楞曾参与组织策划。迨三月下旬清

廷得知土尔扈特回归音讯后，畏事者乃以归来者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计诱害副都统唐喀禄，因以窜投俄罗斯者，恐其有诡计，议论沸起。乾隆帝在所降谕旨中也含有将舍楞等“招抚诱来”之意。经深思熟虑，乾隆帝决策对舍楞等尚不需如此办理，盖“舍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彼将焉往？”故命车布登扎布等晓谕舍楞不但不治罪，而且施恩之旨意；然“伊等之情若有可疑之处，即遵朕前降之旨，俟机办理”。〖3〗复命奉旨还京之驻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犁将军伊勒图细心查访土尔扈特东归一事。〖4〗

二十四日（5月8日）

5 通行晓谕众蒙古土默特额驸纳逊特古斯鸩毒案原委。上年十二月诚亲王具奏纳逊特古斯子之乳母赛哈赖图谋用药毒杀其女和硕格格未遂，乾隆帝即派户部侍郎索琳前往土默特秉公查办。旋据索琳等奏，纳逊特古斯谋毒其妻格格并无确证，乾隆帝以索琳等并未审出确据，因降旨将纳逊特古斯等案内人犯，连同纳逊特古斯，一并解送来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办。复一再降旨承审大臣曰：如有应问格格之言，不妨当面诘问，必须审办详明，使外藩不致屈抑。且此案罪名甚重，关系多命，若惟严刑穷鞫，何求不得？必须详之又详，讯出证据，定罪方无冤抑。嗣经军机大臣等审明纳逊特古斯与赛哈赖、济兰泰、喇嘛巴勒丹格隆合谋毒杀和硕格格是实，且究出纳逊特古斯为承袭父爵，亦曾用药毒其长兄吹扎布，至今未愈。乾隆帝以为

此案于满蒙关系至关重大，一再谕示主持审理之军机大臣尹继善等，弟谋杀胞兄律当凌迟，而夫谋杀妻虽已行罪止绞候，若两案并犯，从重归结。纳逊特古斯即准此定罪结案，如此办理时更觉名正言顺，即众蒙古闻之，纳逊特古斯获罪并不由和硕格格，更当心服。

至是，军机大臣等遵旨拟土默特额驸纳逊特古斯应凌迟处死，奉旨从宽免其凌迟，改为立斩；其用药谋毒格格之济兰泰、赛哈赖、巴勒丹格隆即照所拟俱著凌迟处死。为此通谕众蒙古等：嗣后各教训子弟，遵循蒙古淳朴旧俗，敬佛念经，奋勉当差，痛改恶习，以承朕恩眷。〖5〗户部侍郎索琳以审理土默特蒙古谋杀格格一案错谬，降为署内阁学士，命在军机司员上行走。

四月初五日（5月18日）

6 大金川上司索诺木与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夙有隙，至是，乘其浴于温泉而发兵掩杀之，占据革布什咱官寨。小金川僧格桑闻讯，复起兵与沃克什土司构衅。〖6〗寻大学士、管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董天弼、游击宋元俊等先后出口查办大金川起衅一事。宋元俊令索诺木呈缴印信、号纸，退地献凶。索诺木拒受约束，坚不退兵，转而要求将革布什咱百姓赏给大金川当差。小金川土司僧格桑竟乘明正土兵派赴革布什咱交界防守时，抢占明正纳顶等寨〖7〗，复发兵一千多名，再度进攻达木巴宗、木耳、热笼，并占据瓦寺巴郎拉，添修碉卡，阻扼援兵。在达木巴宗寨内坐汛之官军、土练二百余名俱被围困。总督阿尔泰令提督董天弼自打箭炉驰赴西路瓦寺卧龙关，酌情进攻。〖8〗金川地

区形势更趋紧张。

事闻，乾隆帝命传谕示阿尔泰：断然不得稍涉迁就。革布什咱土司虽已被害，仍须择其近支众所悦服者，立为土司，岂有归并金川之理？若使索诺木得逞其欲，势必于附近土司渐图蚕食，又复何所底止？此正不可不防其渐。此时若过甚张皇，遽加兵力固非所宜；若一味姑息游移，急图了事，于边境大有关碍。

7 命户部侍郎桂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9〗

二十二日（6月4日）

8 尹继善卒。

尹继善（1696－1771），章佳氏，字元长，晚自号望山，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泰之子。雍正元年（1723）进士，六年（1728）巡抚江苏，去释褐甫六载。后历任封疆三十余年，一督云贵，三督川陕，而节制两江，凡四度二十余春秋，多德政，而最得民心在严禁漕弊一事。在官有所兴除，必集监司以下嘱曰："我意如此，诸公必驳我，我解说，则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行。勿以总督语有所瞻徇也。"以故所行鲜有败事。所理大狱，多能慎重谳狱。明练政事，性情温厚，提携后进，而尤长奏对，雍正帝尝谓继善曰："汝知督抚中有当学者乎？李卫、鄂尔泰、田文镜是也。"继善对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乾隆帝对其推重有加，以为近来满洲名臣硕辅出身甲第者，惟鄂尔泰、尹继善一二人而已。然又深疾其好以无事为福，上和下睦，为和事老人之习气。

至是病卒，谥“文端”。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10〗

二十五日（6月7日）

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辛卯恩科三鼎甲：状元黄轩，江南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人；榜眼王增，浙江会稽（今属绍兴市）人；探花范衷，浙江上虞人。至是，赐一甲黄轩、王增、范衷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尔烈、程晋芳、邵晋涵、孔广森、钱沣等一百五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刘统勋，副考官为左都御史观保、内阁学士庄存与。〖11〗

五月初五日（6月17日）

10 谕命革阿桂副将军任，以军机大臣温福代之。自经略傅恒从缅甸撤兵，阿桂以副将军主持办理对缅军务，屡不称旨。乾隆帝欲出偏师袭扰，积以时日，使缅甸不得休息，以疲其力。阿桂则奏请今年大举进兵，乾隆帝以其饰词渎告，命交部严加议处，并令明白回奏。阿桂覆奏更以为偏师掩袭，实无大获，不若示以大度，暂停攻掠。乾隆帝则以其论反复荒诞，而心实怯懦，命照部议革任，仍留军营，在兵丁上行走，效力赎罪。即令温福驰往云南，署理副将军。〖12〗

二十二日（7月4日）

11 以高晋补授文华殿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之任。命大学士阿尔泰回京入阁办事，以德福补授四川总督。嗣以金川形势趋紧，命阿尔泰暂留该地，可将革布什咱一事办

理完妥并筹及善后事宜，俟德福由京赴川后，再行起程来京。

二十六日（7月8日）

12 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所率先头部队近百人与前往迎探之清军在伊犁河流域察林河畔相会。先是，土尔扈特蒙古摆脱俄军围追堵截后，不断受到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和中帐阿布赉汗军队袭击，遂改道布鲁特，布鲁特复千百为群，环攻其辎重牲畜。土尔扈特进退无路，不得已绕道巴尔喀什湖西南戈壁之地穿行，绝水草旬日，皆饮牛马血而行，加以疫病流行，人畜死亡大半。台吉策伯克多尔济所率百余哨探穿过戈壁后，经吹河、塔拉斯河，沿沙喇伯勒，至是进抵伊犁河流域。据前往相迎清军观察，策伯克多尔济所部疲惫不堪，观其所言，乃诚心归服，遂迅即接济食羊、口粮，留宿歇息。〖13〗六月初，清军厄鲁特总管伊昌阿、硕通前往伊犁河畔会见渥巴锡、舍楞、巴木巴尔，以及土尔扈特部主力及大队家属。舍楞表示悔罪，伊昌阿等遵将军、大臣所教，向其宣示赦免其罪并加以施恩、指给良牧谕旨，舍楞合掌叩首，感谢大皇帝至高之恩。渥巴锡、巴木巴尔、舍楞随即前往伊犁。〖14〗

六月初三日（7月14日）

13 陈宏谋卒。

陈宏谋（1795—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自十一年（1733）擢云南布政使，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二，历任二十有一。所到处，无问久暂，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利害之

当兴革者，分条钩考，次第举行。凡各属村庄河道，皆绘图悬壁，环复审视。每有兴作，人多以为难成，卒就理。其早岁刻苦自励，能文章，内行修饰。及入仕，益讲求经世之学。著有《培远堂偶存稿》、《在官法戒录》，及有关伦理、教育之《训俗遗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至是于返归故里中途，卒于山东兖州韩庄舟次，年七十有七。谥“文恭”。〖15〗

十二日（7月23日）

14 命酌调新疆屯粮救济甘肃灾民，并劝导其前往新疆就食谋生。

甘肃地瘠民贫，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起已陆续由部库解拨、邻省协济银八百万两以赈恤灾民。本年初，甘肃藩司杨景素奏称：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该省民借籽种、口粮、牛本等项，尚有粮四百余万石、折色银一百三十二万余两未还。乾隆帝命陕甘总督明山设法劝导，招募贫民前往新疆屯垦，以为解决当地积贫之计。旋降旨豁免粮四百余万石，未完银一百三十二万余两分作六年带征完纳。〖16〗而春夏之际，该省继去年收成歉薄后又复亢旱。

至是，据陕西巡抚文绶奏，现在灾民流移甚多。乾隆帝命传谕新任陕甘总督吴达善：乌鲁木齐等处岁报丰收，屯粮甚为充裕，若就彼处酌量分拨数十万石，由驿站陆续运解，或较之拨自陕省，亦属相仿。至流民自宜妥为安集，但此等待哺之众，岂能尽禁其外出？惟是灾地毗连处所，非尽丰饶，灾民前往觅食，亦殊不易。何如新疆一带，地方辽阔，田土沃饶，但能勤于耕作，非惟足资糊口，并可

赡及身家。愚民昧于远图，又无人为之劝谕，前已屡谕巡抚明山，令其悉心办理。此时谋食贫民，势不能不听其转徙，则导之共就乐土，乃极可乘之机会，其说自易于听从。

十三日（7月24日）

15 渥巴锡一行抵达伊犁，与大臣舒赫德等会见。至是，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祖国征程历经六七个月宣告结束。〖17〗渥巴锡所率土尔扈特蒙古从俄罗斯驻地额济勒出发时，共二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余人，及至伊犁者，仅约一万五千八百户、六万六千余人，不及半数。〖18〗舒赫德等前后奏陈土尔扈特窘困之状：其或衣服破烂，或靴鞋俱无，其幼孩有无一丝寸缕者。勉强到达者，途中甚少果腹之食，至此饱餐肥肉，内里发烧，即坐入冷水中，为此患病者，数日后多致死亡。〖19〗

伊犁将军伊勒图、大臣舒赫德旋奏称："土尔扈特一藩部，原与我无任何事端。以奴才舒赫德所记，雍正年间，尚有遣使之处，今不堪俄罗斯奴役，投奔前来者，实有其事。"此系针对哈萨克汗阿布赉离间挑拨诡计而言，乾隆帝深以为然，在"实有其事"下朱批："是也，尽力奉旨，见机而行。朕惟伊等投诚者九分，怀疑者一分耳。"〖20〗又降旨谕示驰往迎接渥巴锡等土尔扈特大小台吉前来避暑山庄朝觐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及舒赫德等曰："若谓俄罗斯明知伊等投诚，佯为不知，或同商伪顺，断无是事，朕谓其投诚十分之九"。为慎重起见，仍密谕色布腾巴勒珠尔等宜临机应变，如渥巴锡、舍楞无投诚之意，即同舒赫德等进兵从重剿办。〖21〗

迨乾隆帝接阅伊勒图、舒赫德续报土尔扈特投来情形，得知“此辈甚是恭顺”后，遂作出最后判断：此等厄鲁特，实于俄罗斯安居不得，而乞求前来，无需再度怀疑矣。〖22〗即命调拨银两，购买羊只，送往其游牧处救济。据《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载，为赈恤来归土尔扈特部众，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古等地先后调集马牛羊三十七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23〗同时降旨安插驻地，及渥巴锡等来避暑山庄朝觐各项事宜。安置牧地一节，乾隆帝特谕示：“若放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近临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额密勒）、斋尔等地，方善。”〖24〗

复命理藩院就土尔扈特蒙古回归之事，致书俄国萨纳特衙门，该咨文以谕旨形式晓谕俄罗斯，大清皇帝已收抚安置来归之土尔扈特蒙古，俄罗斯若借词索取，断然不可。〖25〗

七月初五日（8月14日）

16 谕示云南不宜设满洲驻防。先是，曾以滇省绿营不能得力，屡经筹画令设满洲兵丁驻防，皆因永昌及省城均有难以遽行之处而未果行。至是，镇远镇总兵常清复建此议，乾隆帝遂谕曰：该省沿边各标营，设兵甚多，其关系紧要者，必不只永昌、腾越，现兵四千之数，既难尽议改易驻防，而绿营生计情形，又与满洲兵丁各别，伊等平时皆兵民杂处，大约食粮之户，多有兼习裁缝、匠作等杂技，

满兵皆非所素习。又改设兵丁，须另筹驻防营垒诸事，不免周章。况满兵移驻日久，习俗易以移人，恐以满洲醇厚素风，不但不能救助绿营，而数年之后，转受绿营渐染，徒事更制纷仍，亦属何益？今已降旨不复用兵，若又移驻满洲驻防，恐外间无识之徒，谓将复事征剿，妄生猜疑，更觉于事无当。

初七日（8月16日）

17 密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将来归土尔扈特大喇嘛楚鲁木达尔札送来内地居住，若推诿不从，即将其径自解送前来。谕称前准噶尔人在伊犁闹事之时，皆是喇嘛等从中挑唆，厄鲁特人只是听其言而行矣。〖26〗

初十日（8月19日）

18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寻以白河盛涨阻隔，仍回驻圆明园。十九日奉皇太后复自圆明园启銮，二十五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二十五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至九月十七日回驻山庄。十月初二日奉皇太后回銮，初八日返京师。结束本年木兰秋狝。

十四日（8月23日）

19 乾隆帝决策“先办小金川”。命军机大臣传谕大学士阿尔泰：小金川因金川与革布什咱相仇，敢于效尤滋事，其情甚为可恶。就两处情形而论，亦判然不同。朕意先办小金川，擒其凶渠，治以重罪，则金川自当闻风畏惧，敛迹归巢，斯为一举两得。随即调四川满洲兵一千名，并绿营、土练兵共五千名前往。命川督德福不必来京陛见，接

旨即带满兵二百名前往阿尔泰处，两人协心共济，相机妥办小金川。旋德福奏陈办理缅甸军务，请暂停袭击之举。乾隆帝以其识见乖谬，不胜平定大小金川之任，即令来京候旨，四川总督仍由阿尔泰兼管。

大学士管四川总督阿尔泰奉旨即与提督董天弼议定南北两路夹击小金川。小金川先已在巴郎拉砌碉修卡，北路董天弼受阻后，侦得山神沟有间道，遂由山神沟密进，至德尔密地方，连夺石卡，攻克大碉一座。乾隆帝接阅董天弼觅路从山神沟掩袭小金川奏报后，谕示董天弼不得专为沃克什解围，乃“僧格桑一日不擒，其事一日不了”。德尔密旋被小金川夺回，毕旺拉前亦失守。南路阿尔泰派游击宋元俊往谕大金川索诺木退还所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索诺木兄弟拒受约束。宋元俊见其难以化诲，即遵旨带兵驰回阿尔泰军营，阿尔泰令其会同攻掠小金川。至九月上旬官军陆续收复明正土司纳顶、边谷、仲农等处番户、碉寨八百余所，乘胜攻占小金川噶中等四处。〖27〗

八月十一日（8月19日）

20 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病故，令其胞弟车布登扎布补授所遗员缺。〖28〗

成衮扎布（？—1771），博尔济吉特氏，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人，固伦额驸、原定边左副将军策棱之长子。乾隆十五年（1750）策棱卒，袭扎萨克亲王兼盟长，授定边左副将军，驻军乌里雅苏台。二十一年（1756）和托辉特郡王青滚杂卜撤驿之变遽发，率师讨之，赐三眼孔雀翎，获青滚杂卜，乱平。寻授定边将军，率师平定准噶尔叛乱。

复授定边左副将军。〖29〗

十八日（9月26日）

21 朝鲜国王李吟奏称朱璘《明纪辑略》、陈建《皇明通纪》记载其先世事迹，有“谬悖无伦，污蔑罔极”之处，请亟降明旨，并行刊去。礼部遵旨议覆奏言：《明纪辑略》已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查缴销毁，而《通纪》一书，京城书肆并无其书，故无从改削。且钦定《明史·朝鲜列传》于其始祖世系及国人废珲立倧之处，考据已极详明，该国自当钦遵刊布。帝是之。〖30〗

二十一日（9月29日）

22 署理藩院侍郎、军机章京福德补授侍郎，命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向例军机章京改庶吉士，则不复入直军机处，改六曹、御史、给事中，递迁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复入。〖31〗

寻命理藩院侍郎庆桂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庆桂，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继善之第四子。乾隆二十年（1755）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旋充军机章京。至是入直军机处学习行走。〖32〗

九月初八日（10月15日）

23 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觐见乾隆帝。六月下旬渥巴锡一行在舒赫德、色布腾巴勒珠尔等陪同下，自伊犁启程，前往避暑山庄朝觐。〖33〗至是，在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帝，进献礼品，行抱见礼。乾隆帝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赏赐渥巴锡等顶戴冠服。翌日，乾隆帝在伊绵峪设盛宴款

待渥巴锡一行，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与宴。渥巴锡等即随围观猎。〖34〗寻册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舍楞为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呼勒图郡王。乾隆帝御澹泊敬诚殿，新封汗王渥巴锡等谢恩。〖35〗渥巴锡等参加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之庙（布达拉庙）落成典礼，在该庙内建立《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石碑，以资纪念。〖36〗

十一日（10月18日）

24 乾隆帝以大学士管四川总督阿尔泰出兵以来，安坐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不动，及董天弼自山神沟掩袭，又未派兵策应，特降旨严行申饬。又据董天弼奏，攻克德尔密大碉后，复失去毕旺拉一路，即命董天弼驰往阿尔泰军营商同会剿。鉴于绿营不甚得力，调度且不合机宜，乾隆帝决定停止原定十月间出边袭扰缅甸之举，令署副将军温福即带滇省军营之满洲兵，星驰赴川，攻剿小金川。同时命温福将阿桂随带赴川，差委效力。复遣军机大臣、侍郎桂林驰赴川边，协同阿尔泰办理军务。

寻明发上谕，宣示用兵小金川之故，略曰：小金川以内地土司，敢作不靖，暴侮邻疆，弁髦国法，此而不声罪致讨，朝廷威令安在？况抚驭番蛮，怀畏自当并用，若于梗化之人不大加惩创，则懦弱几无以自存，而犷悍者必效尤滋甚，渐至徼内土酋，跳梁化外，何以绥靖边圉？至于佳兵之戒，朕所深知，岂肯稍存好大喜功之见。且朕春秋已逾六旬，御宇三十六载，经事已多，临事知惧，岂不欲

宁人偃武，顺适几余？况既云用兵，运筹每萦宵旰，而军书夜阅，宁不疲劳，朕又何所乐而必欲用兵乎？〖37〗

十月初九日（11月15日）

25 湖北京山县破获严金龙聚众结盟案。严金龙，京山县人，自称鬼谷转世，能知过去未来，得有神剑、印信，能遣神兵。本月初八日深夜，严金龙聚集廖文起等二十余人，饮酒结盟，定于十月十四日抢劫京山仓库。至是被京山县访获，严金龙外逃。湖广总督富明安据情奏称：在严金龙家起获姓名簿，载廖文起等十六名，注有千总、副总字样，其印篆文系“匡复中原”四字，又书“天运辛卯年十月十四日”。现已驰往该处，获犯八十四名。乾隆帝谕示，该犯悖恶已极，自当尽法处治，务绝根株。其擅授伪官各犯，自属逆犯党羽，罪无可宽。至于邀人敛钱之犯，明知叛逆密谋，辄敢代为煽惑，法难轻逭。而出钱人伙之人，亦属随同附和，不得概云为其所愚，少有宽纵。翌年正月，据富明安等奏，此案先后拿获要犯、余犯及缘坐人犯已达二百二十六名。三月首犯严金龙在外被获，凌迟处死，枭首传示京山县，其子严贵珍斩决。〖38〗

初十日（11月16日）

26 新土尔扈特郡王舍楞恳请在科布多、阿尔泰附近地方居住，乾隆帝允准，并放舍楞为盟长，沙喇扣肯为副盟长。热河朝觐期间，乾隆帝即针对策伯克多尔济有争封汗之心，密谕舒赫德曰：俟伊等抵达伊犁后，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除分别居住外，在放盟长、协理将军时，伊等三人，朕亦个别放之。嗣后，乾隆帝获悉渥巴锡

对分设四盟长之拟议表示不悦，又命传谕舒赫德曰：渥巴锡欲总统伊犁之地，断然不可。待渥巴锡返回后，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门图、恭格等人，分别远近，指地而居，此六人即放为盟长，此系甚关重要之事。至是，舍楞恳求脱离渥巴锡，远徙而居，乾隆帝即允其所请。〖39〗伊犁将军舒赫德遵旨将策伯克多尔济安置于和布克赛尔，巴木巴尔安置于济尔噶朗，默门图安置于居精河，渥巴锡安置于斋尔等地。〖40〗先已实授舒赫德伊犁将军，专办安置土尔扈特蒙古事。

十一月初二日（12月7日）

27 伊犁将军舒赫德遵旨筹画新疆驻兵，至是议准乌鲁木齐驻满兵三千，添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各一员；巴里坤驻满兵二千，添设领队大臣一员，即令参赞大臣兼辖；塔尔巴哈台现有戍兵千余，添兵为二千名。嗣后又经舒赫德奏准，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与提督一同总理事务。〖41〗至三十八年（1773）五月，乌鲁木齐参赞大臣改为都统，仍属伊犁将军节制。〖42〗

十一日（12月16日）

28 皇太后八旬万寿在即，乾隆帝通行饬谕各省督抚进献贡物不得踵事增华，略曰：诸臣中呈进贡物未免胪列太多，甚至以金器充饰，过滋糜费，且此次贡物竟有浮于岁入养廉之外者。养廉一项，乃国家优恤臣工，以资办公之用，若悉以备物进献，必于衙门公事用度转致缺乏。翌日，又以福建藩司钱琦之母呈献贡物，金器竟居其大半，传旨申饬曰：伊母顾氏即欲进佛像，亦只可古铜旧范，以备供

奉，乃专以铸金为重，则不类伊母所为，直是钱琦托名自进矣。现在督抚中有列金器呈贡者，朕尚通行饬谕，况藩司乎？

二十五日（12月30日）

29 皇太后八十寿辰。颁诏天下，普降恩泽。先是，以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在即，加上皇太后徽号“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又特赐三班九老宴游香山。文职九老为大学士刘统勋等王公大臣九人，武职九老为都统四格等九人，致仕九老为尚书钱陈群等九人。并令供奉内廷之西洋画家为三班九老画像。

二十九日（1772年1月3日）

30 湖北襄阳（今襄樊市）、应城、汉阳等县破获白阳教案。据从教伙犯供称：奉直隶昌黎县石佛口人王忠顺为教主，凡布施银钱俱交河南杞县监生王汉九。湖广总督富明安据情奏闻，并飞咨直隶、河南查拿。本年十二月，王忠顺在江苏被捕获。〖43〗

31 是月，官军分三路进剿小金川。先是，乾隆帝决策先用兵小金川，遂停止进袭缅甸，命副将军温福带兵自滇省驰赴四川章谷军营与阿尔泰会商。其时陆续调往汉土兵已达一万六千余名。阿尔泰驻兵南路，进攻约咱，有兵七千余名；福昌在西路，由山神沟进攻，仅带兵一千七百余名；董天弼进攻甲金达，往解达木巴宗之围，是为中路，有兵五千三百余名。温福以南路本非进攻正路，当以西路为正兵，自北直取中坚。〖44〗旋以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

泰调度失宜，贻误军机，罢其职，仍留军营办理粮饷等事，效力赎罪。命温福补授武英殿大学士，桂林补授四川总督。温福即于本月初十日驰抵西路卧龙关，二十一日带兵攻占巴郎拉右侧碉卡，复被小金川夺回。中路提督董天弼前已攻得牛厂等处，本月初攻得甲金达山梁，往救达木巴宗，至初七日与小金川兵连日接战，牛厂石卡被小金川夺回，失去大炮四位，汉土官兵阵亡近百人。南路新任总督桂林督副将宋元俊等于二十一日分路攻取约咱地方。乾隆帝命加调陕甘、贵州兵五千名赴川增援，并指示统兵将领，若小金川僧格桑至军营求告，即当就势擒拿，解送京师，“所谓兵不厌诈，断不可拘泥于抚夷小信及不杀降人之常论”。〖45〗

寻以董天弼调度乖方，命阿桂署理四川提督。副将宋元俊赏给总兵衔，旋代福昌为松潘总兵。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所率西路兵经连日激战于十二月十五日攻克巴郎拉，而前一日中路董天弼已抵达木巴宗，被困官土兵丁同时杀出，内外夹攻，击退小金川番兵，救出沃克什土司。达木巴宗被围已六个多月，全寨粮绝，仍坚守待援。温福得悉，即于十八日至达木巴宗，西、中两路会合，新任提督阿桂接印任事。南路桂林、宋元俊于十七日攻克卡丫西面山沟内喇嘛寺碉寨，二十八日乘胜分兵四路攻克卡丫地方大小碉寨二百余座。小金川所侵沃克什、明正土司之地，全部收复。〖46〗

十二月

32 第六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到达北京，本届修士大司祭为尼古拉·茨维特。其时，耶稣会士在京活动

甚为困难，故尼古拉·茨维特向国内提供情报较前大为逊色。〖47〗

33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一千四百六十万三百五十六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八百零九万七千四十五石，户部银库实存银七千八百九十四万一两。

34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粤海关征收税银五十七万八千零六十六两。〖48〗

〖1〗养育兵，清代为解决八旗生计而设的预备兵。雍正二年（1724）置，初设四千八百名，乾隆时增至二万五千二百十二名，光绪时又增至二万七千四百零八名。从贫乏零户余丁及闲散云骑尉、骁骑校以下微员之子内挑取，其他官员之子及开户余丁不准挑取（《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389 页）。

〖2〗参见：《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3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访土尔扈特回归奏折选译》，载《历史档案》1988 年 2 期；《漂落异域的民族》167—176 页。

〖3〗参见：《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3—4 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清政府与喇嘛教》434 页。

〖4〗《漂落异域的民族》189 页。

〖5〗《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7—318 页。

〖6〗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5—136 页；《蜀檄纪闻》。

〖7〗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6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61—63页。

〖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6、138页；《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九十。

〖9〗《枢垣纪略》卷二。

〖10〗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一八《尹继善传》；《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七《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继善神道碑》；《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一六《尹文端公事略》；《啸亭杂录》卷七《尹文端公》；《簷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尹文端公肃清江南漕政》；《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二、六百七十；《清代名人传略》中册63—66页。

〖11〗《清秘述闻》卷七。

〖12〗《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8页。

〖13〗参见：《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23—26页；《漂落异域的民族》176—177页。

〖14〗参见：《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44—47页；《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新疆后事记》。

〖15〗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七《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文恭公宏谋墓志铭》、《东阁大学士陈文恭公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六《陈文恭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一一八《陈宏谋传》。

〖16〗《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一。

〖17〗《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53页。

〖18〗《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37—145页。马汝珩、马大正据此件档案统计土尔扈特东返户数与人口是15793户、66073人（《漂落异域的民族》181页）。

〖1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05页。

〖20〗《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6—18页。

〖2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32页。

〖22〗《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30页。

〖23〗《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

〖24〗《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33页。

〖25〗《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58—60页。

〖26〗《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67—68页。六月二十三日乾隆帝降旨命舒赫德署理伊犁将军（该书40—42页）。

〖2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8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七；《蜀檄纪闻》。

〖28〗《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一。

〖29〗《清史稿》卷二九六《策棱子成衮扎布传》。

〖3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九。

〖31〗《枢垣纪略》卷四、二二。

〖32〗《清史列传》卷二七《庆桂传》。

〖33〗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七；《漂落异域的民族》190—191页。

〖34〗参见：《漂落异域的民族》192页；《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31页。

〖35〗册封涅巴锡等谕旨《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为九月十七日（该书153—154页），《清高宗实录》则系于九月辛亥下，即九月十四日。

〖36〗《漂落异域的民族》193页。

〖37〗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1776）平定大小金川之役的起因很复杂，除了官书档案所记大小金川强横不驯外，还有宗教、政治原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说："东部嘉摩绒有个不小的部落，当地居民称其酋长为饶丹嘉布，该部之人多骠悍尚武，地方到处是狭谷峻岭、河流环绕，道路艰险难行。该地流行格鲁派以外的各种教派，而且主要崇奉本教。因附近一些汉人地方官吏敲诈欺压，故彼等倡乱反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331—332页）

〖38〗《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90—692页。

〖39〗《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34、159、164、168、173—174、176页。

〖40〗《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97页。

〖41〗《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九一四、九一九。

〖42〗《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五。

〖43〗《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九。

〖4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39—140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九四、八九五、八九六。

〖45〗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一一、一二；《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0页。

〖46〗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一四、一六；《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0页；《啸亭杂录》卷七《宋总兵》。

〖47〗《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214页。

〖48〗《粤海关志》卷十。

清通鉴　卷一二九

乾隆三十七年　壬辰　公元 1772 年

正月初四日（2 月 7 日）

1 乾隆帝命征集古今群书。该谕略曰：今内府藏书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各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假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录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及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以至本朝士林宿望之诗文经史著作，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但各省蒐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令呈

送，烦复皆所不免。著各督抚等可先将各书叙列目，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备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1〗

十二日（2月15日）

2 乾隆帝谕示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等：擒获僧格桑正法后，小金川番众照黔省古州之例，改作屯兵，仍移设同知一员辖之。自打箭炉至巴郎一路，于章谷（今四川省丹巴县）设镇驻兵，并于僧格宗、达木巴宗等处酌设副将、参将，与内地镇营声息相通，且将土司地界从中隔断，如此方为一劳永逸计。是为乾隆帝决策将大小金川改土归流之始。

二十二日（2月25日）

3 命预筹进剿大金川事宜。自上年岁末各路官兵深入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渐感不支，乃屡遣头目前往大金川请援，土司索诺木派头人带九寨约七百多人前往帮助驻守。事闻，以索诺木与僧格桑狼狈为奸，情罪实为可恶，遂密谕温福、桂林、阿桂，攻克小金川美诺官寨后，若僧格桑窜入大金川，而索诺木庇护之，则用兵势难中止，是以需及早勘查进剿之路，以便临期进兵，使大金川猝不及防。〖2〗

寻据温福奏到金川投诚番人彤锡供情，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曰：僧格桑力不能支，不惜以献小金川为饵，饵诱金川助兵。金川土司索诺木实欲吞占各土司令其诸弟分布，且有“即打到维州桥亦不难”之语，竟思侵扰内地，其情

尤为可恶。僧格桑之敢于跳梁不法，实恃索诺木狼狈为奸，不但僧格桑必当剿灭，即索诺木亦不宜轻纵，若仍稍事因循，将来土司境壤，必尽为金川蚕食，尚复成何事体！现在惟当并力攻击资里各隘，务须擒获僧格桑，并预为调度，并办金川事宜。僧格桑将来若逃往大金川，自当一面传檄索诺木严切索取，一面分路统兵，出其不意，攻剿金川。现所调兵力已达三万余人，办理金川，并非难事。〖3〗寻又谕示温福平定金川不得希图塞责了事，略谓今若惟顾目前塞责，数年之后，贼匪必又冒犯，彼时另行进兵，可乎？即如十三年（1748）剿办金川，今索诺木又如此逞凶助恶，即其明证，伊等又可信乎？总之，僧格桑、索诺木内，苟其兔脱一人，亦不可谓之完事。

4 是月，湖广总督富明安奏，编查保甲，为弭盗要务，向例专责印官办理。印官事繁，难于频巡乡曲，不得不权委佐杂分办，佐杂例无处分，恐难核实。请嗣后准州县酌委州同、州判、县丞、巡检、典史等员分段专管编查，事竣，具报州县，抽查结报。佐杂疏玩，州县揭参；州县徇隐，道府将州县、佐杂一并参处。奏入，报闻。

二月初二日（3月5日）

5 授提督阿桂为参赞大臣。时副将军温福一路久攻资里不下，参赞大臣伍岱又密参温福“自以为是，不听伊言，以致众兵寒心”，乾隆帝有意将伍岱调往桂林队内，故授阿桂为参赞大臣。寻据温福参奏伍岱建功即夸张，不妥则推诿属下，又率兵漫无纪律等款。阿桂亦参伍岱不晓大体，

性好猜防。乾隆帝据奏即授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参赞大臣，同丰升额前往四川军营，查办伍岱案件。

寻以钦差查办伍岱参劾温福一案之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偏护伍岱，欲陷温福于罪，降旨将其所有爵位、职任俱革退，并命锁拿伍岱解京究讯。嗣后命色布腾巴勒珠尔撤去黄带，在家圈禁。伍岱发往伊犁，效力赎罪。〖4〗

初六日（3月9日）

6 滇省铜厂厂员、宜良知县朱一深禀揭该省布政使钱度等勒索属吏，赃款累累，署云南巡抚诺穆亲据禀奏闻。乾隆帝命侍郎袁守侗驰驿前往，会同云贵总督彰宝、新任云南巡抚李湖查办。嗣据总督彰宝参奏，将钱度革任，并命查封其原籍及云南任所、江宁（今南京市）寓所家产。

旋贵州截获钱度寄回原籍家中银约二万两，并得钱度寄子钱酆家书，令为复壁藏金，以为久远计。遂从钱度江宁家中书房地窖内起出埋藏银二万六千余两，又寄顿金二千两，合计不下银五六万两。乾隆帝以钱度乃系数年停支养廉之人，而其家财通核金银各项多至八九万金，不可不严加刑讯，彻底根究。遂传谕钦差侍郎袁守侗，及总督彰宝、巡抚李湖于讯明定案后，即将钱度解京。该谕旨并指责袁守侗等不就钱度侵蚀铜本平余、勒派婪索属员此二款从重定罪，转以上年所贡金玉器件价值、何处置买、何处打造为讯，首列问条，乃系别有用心。谕称上年恭逢圣母万寿，各省藩臬原不当进贡，业已通谕饬禁，嗣因福建藩司钱琦代母进贡，曾酌留香锦一二事，然因其列有金器，即降旨申饬，并因督抚中有以金器为贡者，亦明降谕旨严

切申禁。至钱度上年亦因代其母恭进，准留如意、藏香等五件，以备慈览，其贡单现在，收存之件，有圈可考，不知袁守侗、彰宝等沾沾以此为首务，是诚何心？著明白回奏！〖5〗寻袁守侗等覆奏，自称冒昧定拟，不知轻重，愧悔无及。得旨："袁守侗、李湖皆新进，或不谙事体，彰宝罪无辞，著各议奏罚来！"嗣经彰宝自请，将现有养廉银一万两，及明年养廉内再扣一万两，一并充公。〖6〗

三月十一日（4月13日）

7 官军攻占小金川紧要门户——资里大寨。自去岁腊底温福所率西路官兵开始围攻小金川资里大寨，久而无功。至是，小金川番兵以外援已断，乘风雪大作之际，弃寨而遁，官兵乃占据资里。同日，阿喀木雅碉寨亦被攻占。〖7〗与此同时，桂林所率南路官兵亦连克小金川阿仰、达乌，并令总兵宋元俊率兵攻取金川所侵占之革布什咱土司地方。本月下旬，宋元俊攻占觉拉喇嘛寺，革布什咱地方三百余里、番民二千余户全部收复。南路官兵遂觅间道往攻僧格宗。〖8〗

十二日（4月14日）

8 河南罗山县在籍革职知县查世柱私纂《全史辑略》四卷，巡抚何煐以逆案奏闻。乾隆帝亲阅查著史书，以为不过沿明季野史之陋，且并未敢诋毁本朝，尚不至于大逆。但查世柱将应禁之《明史辑略》藏匿不毁，自当治罪。旋狱具，查世柱罪应斩，秋后处决。《全史辑略》版片、书册，一并销毁。〖9〗

四月十三日（5月15日）

9命严行查办清水教即八卦教逆案。先是，山东濮州（今河南省濮阳县）民人谌梅等人携带“邪书”至河南临颍县一带传教被查获，究出濮州人王中倡为教首，并有乔国才系直隶长垣县（今河南省长垣县）人。河南巡抚何煟据情奏闻，乾隆帝命直隶、山东迅将王中等严拿务获，并查搜各犯家中有无不法字迹。蔓延河南、山东、直隶数省、隐秘极深之清水教由此暴露。〖10〗嗣经查出教首王中所传书内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及“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相八百秋”等词句，山东巡抚徐绩据此诘讯王中，王中供称“平明”为“天明时运气流转”，“太公”、“八百秋”为“行善可如太公有寿”。河南巡抚何煟遂以王中传布邪教拟绞决具奏，已奉允行之旨。至是，乾隆帝亲阅该书，发现“平明”之“明”，系“胡”字补改而成，“太公”句亦俨然自居太公兴周之意。是以断定此案并非寻常邪教，显系大逆之案，而且既云“周刘户”，则必有姓周、刘之人为教首。遂命将王中暂行停决，但此旨到达山东时，王中已于四月十五日卯时被绞杀于菏泽。王中线索遽断，然此案并未中止根究。〖11〗

寻河南巡抚何煟究出清水教尚有“大教主刘姓”，遂奏称：据案犯李孟炳所供，“王中还有老教主刘姓，住山东曹州府单县东门城里。刘姓是个监生，祖上做过官的人，皆称为山上主儿。家中现在行教，又有先天、中天、后天称呼。王中是其分支行教的人”。教主姓刘，乾隆帝关于“周刘户”之判断已被证明确凿无误，遂命山东巡抚徐绩

迅速缉拿“刘姓”教首。徐绩遵旨将单县刘姓教主即刘省过捕获，并从其家卧房地下刨出埋藏银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两、金二两五钱。经审鞫刘省过等人，又陆续破获离卦、震卦、坎卦等八卦教主要头目，从而首次揭开八卦教隐秘内幕。本年八月，奉旨将拟以凌迟之教首刘省过改为斩立决，其弟刘省愆、长子刘铨即刘大洪亦从宽改斩候。至秋审，刘省愆处斩，刘铨仍监候待决。

此案之所以称“清水教”，盖“八卦教发展到刘恪、刘省过时代已易名清水教”。初，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倡立五荤道收元教，编造《五女传道》等经卷，分八卦收徒。是为八卦教第一代教首。此康熙初年事也。刘佐臣物故，其子刘儒汉、其孙刘恪踵行此教。刘省过系刘恪之子，接充教首。除单县刘姓家族外，山东菏泽王姓家族、河南商丘郜姓家族，亦为八卦教之显要世袭传教家族。〖12〗

二十五日（5月27日）

1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壬辰科三鼎甲：状元金榜，江南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榜眼孙辰东，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探花俞大猷，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东城区内）人。至是，赐一甲金榜、孙辰东、俞大猷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平恕、章煦、铁保、钱樾、百龄等一百五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刘纶，副考官为侍郎奉宽、内阁学士汪廷玙。〖13〗

11 是月，南路官军墨垄山惨败，几近全军覆没。先是，南路总督桂林军进攻达乌、僧格宗久不奏效，乾隆帝命护

军统领明亮带领乾清门侍卫音吉图等十六人赴四川军营，分带官兵进剿。四月初，桂林逼参将薛琮同侍卫、将备等领汉土官兵三千余，从墨垄沟进，绕至前敌山梁接应夹攻。桂林随即与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等至彼处，略一进攻，即行退守。其墨垄山所发之兵因小金川碉卡坚固未能压下，至初十日正当用兵紧急之时，桂林只图安逸，先回卡丫军营，并于十二日将明亮、铁保、汪腾龙撤回。薛琮粮尽请援，桂林始令都司广著前往，而险要已为小金川所据，会大金川出兵相助，以致薛琮全军覆没，计侍卫章京八员、副将二员、参将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三员、守备一员、千把三十余员，兵丁三千余名，而连日脱围而出者，仅有官兵二百余名。南路自此惨败后，两个多月内无力再发动攻势。〖14〗

五月初七日（6月7日）

12 阿尔泰、宋元俊会参总督桂林墨垄沟失败并勒取属员供应，修筑房屋居住，终日与铁保、汪腾龙酣饮欢聚及密令交银赎取溃兵各款。乾隆帝以“阿尔泰人素老成，所奏当不虚妄”，遂命军机大臣、尚书福隆安驰往四川军营查办，调参赞大臣阿桂速往南路统兵。阿桂奉旨起程，六月初至卡丫军营。〖15〗旋命阿尔泰署理四川总督，并传旨将桂林革职，锁押候审。

寻据钦差尚书福隆安奏，阿尔泰、宋元俊所劾各款皆虚，桂林并无酣饮、勒派、造屋居住等事；墨垄沟之败，参将薛琮告急，桂林即令宋元俊往援；至送银赎还兵丁一节，系桂林闻金川送出兵丁，命取银五百两备赏，后未见

送出，仍将银取回。乾隆帝并不深究桂林墨垄沟失事罪责，转以总兵宋元俊参奏桂林，乃系先发制人，且假手阿尔泰，心术阴险。即命将宋元俊革职拿问，同桂林一并解赴行在候讯。又传谕两江总督高晋，将宋元俊原籍家产及其亲属，密为查点看守。〖16〗嗣因福隆安、阿桂奏请仍令宋元俊带兵，遂以宋元俊“于番地情形尚称熟悉，特从宽宥”，命留总兵任，带兵往绰斯甲布一路，督率上司兵练进取美诺，兼为牵制金川之兵。原降革职拿问之旨令阿桂暂留不发，密存勿泄。又恐宋元俊亲属从原籍安徽怀远报信，命传谕自安徽赴川总要路口，密为盘诘，如有宋元俊家书，即为扣留。〖17〗宋元俊旋病故，两子戍边。时论以为贵戚福隆安左袒桂林，致有宋元俊冤狱。〖18〗四十一年（1776）金川平，元俊部将张芝元请于定西将军阿桂，谓元俊有功无罪，徒以忤专阃被罗织，语甚切。阿桂为疏请，赦其子还。〖19〗

本年秋，阿尔泰、宋元俊会参桂林乖张欺罔一案审结。乾隆帝以桂林在军营日亲曲蘖，食饫珍羞，只图己身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且北山梁损伤兵丁数目并不查明，据实陈奏，意存掩饰，亦不得谓之无罪，命发往伊犁，效力赎罪。〖20〗翌年七月，诏给三等侍卫，驰赴四川军营办理粮运。

初八日（6月8日）

13 命户部侍郎福康安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福康安，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忠勇公傅恒第三子。乾隆三十二年（1767）授三等侍卫，翌年晋二等侍卫，命御前行走，旋擢头等侍卫，三十六年

（1771）授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乾隆帝日后自述曰："福康安由垂髫豢养，经朕多年训诲，至于成人。"〖21〗

二十五日（6月25日）

14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六月初一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至九月初九日回驻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返京。

15 是月，增调原在滇省军营之副都统海兰察、鄂宁，及提督哈国兴即赴四川军营西、南两路。至是，前后所调陕甘兵一万七千名，贵州兵八千名，合之川省兵练，官军已不下六七万余。〖22〗

六月十八日（7月18日）

16 停止五年编审人丁旧例。编审人丁原因生齿日繁，恐有漏户避差之弊，然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后，凡滋生人丁，奉旨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又令丁银皆摊入地粮征收，如是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嗣后各省民数皆据保甲册籍，督抚俱于年底专折汇奏，更无需借五年一次编审另行查办。至是，经江西布政使李瀚奏准，永停编审造册。

17 工部尚书裘曰修奏陈直隶淀泊之处近水居民与水争地，请敕下所司，一切淀泊不许报垦升科，不得横加堤埝。乾隆帝是之，因谕曰：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然涸出，水至仍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潴蓄，非若江海沙洲，东坍西涨，听民循例报垦者比。

乃濒水愚民惟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不知所占之地日增，则蓄水之区日减，每遇涝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非轻。又以与水争地，不独直隶为然，特命通谕各督抚：凡有此等濒水地面，除已垦者姑免追禁外，嗣后务须明切晓谕，毋许复行占耕，违者治罪。

七月二十四日（8月22日）

18 以署理四川总督阿尔泰昧良狡诈，且办理南路军粮节次失误，乃有心贻误军机，命革职拿问。为此明发谕旨，略谓阿尔泰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实心察吏安民，因擢授四川总督，且闻其偶尔卧疾，即于枕上办公，益嘉许之，特加恩简任纶扉，仍膺封疆重寄。前因修建天坛灯竿，需用楠木材料，阿尔泰从川省购办，并因解送灯竿之便，曾顺带木植料件，据称自将养廉银三千两购办。初以其出自悃忱，留于工程备用，乃近日闻其曾向人言，有将来必因此累及之语。即此已见其昧良饰诈，岂受恩任事之大臣？

是年冬，川东道托隆至京陛见，经乾隆帝询问阿尔泰在任行事，遂开列其勒派属员代买物件，短发价值，收受知府马权朝珠等赃迹各款。乾隆帝命文绶并案严审，布政使李本徇情容隐，一并革职审办。翌年正月，狱具，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核议，以阿尔泰办理小金川贻误军机拟以斩决。乾隆帝谕以初办金川，朕有将就姑息意，不得诿过于阿尔泰，但其婪索多赃，甚至敢于怀私荐举，借以侵动库帑，实难贷其一死。令自尽。〖23〗

阿尔泰，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间，以

副榜贡生授宗人府笔帖式。乾隆中，屡迁至山东巡抚。抚鲁七年，治水利有绩，擢四川总督。〖24〗

二十五日（8月23日）

19 原任云南布政使钱度因侵欺贪婪即行处斩。经钦差袁守侗等审实，钱度任内支放铜本银等二千二百余万两，每百两扣平余银一钱七八分不等，共克扣四万余两入己；勒索属员银一万八千余两、将古玩玉器等件勒派属员浮卖价银至二万九千余，索贿及勒买物件共值银三四万两。奉旨逮送京师，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覆谳，以钱度侵欺勒索赃私俱实，罪当斩，命即正法。子钱酆亦论绞。〖25〗

此案抄没钱度金银、古玩玉器等细软俱解交内务府。其中仅从钱度原籍常州及寄居江宁等处即抄出纹银、色银三万六千余两，金叶、金条、金锭共两千余两，董其昌、恽寿平、文徵明、唐寅、仇英、张照等字画六十余件，各色玉器不计其数。从贵州截获钱度家人随带之金玉器物中有海屋添寿金如意一枝，上镶碧霞玺二块、宝石二块、松石一块，连镶共重四十八两；龙凤金如意一枝，镶碧霞玺四块、松石一块，连镶共重四十八两；诸仙祝寿金如意一枝，上镶碧霞玺三块、松石二块，连镶共重三十二两；百福流形金如意一枝，上镶碧霞玺二块、松石二块、宝石一块，连镶共重三十二两，鹤鹿同春金如意一枝，上镶碧霞玺三块、玛瑙一块、松石一块，连镶共重三十二两；及重一百四十二两、四十两、三十八两镶嵌珍宝金炉、金瓶、金盒各一座等。此皆钱度备进之贡物也。〖26〗

钱度，字希裴，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乾隆元年

（1736）进士，累迁至广东巡抚、广西巡抚，缘事左迁云南布政使。〖27〗

八月初四日（8月31日）

20 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复函理藩院，称渥巴锡等“俱系悖教匪人，不当收留”，又称渥巴锡等东归时，“将伊噶必丹官名都玛之人，并一百五十多名俄罗斯带来，恳求发回”。乾隆帝谕示：渥巴锡等人断无给还之理，即便有带来之人亦不必查给。理藩院遵旨回复俄罗斯萨纳特衙门，断然拒绝俄方要求。俄方所称“噶必丹都玛”，即大尉杜丁，系俄国派驻渥巴锡牙帐军官，土尔扈特起兵东归时被俘，行抵巴尔喀什湖时病殁。至于其他一百五十余名俄国人，从现存清档看，至少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之弟奇里布均带有俄罗斯人同来，奇里布所带之七八名，在归途中或已病殁，或已饿死，未存一名。〖28〗

初十日（9月6日）

21 乾隆帝训饬补用绿营旗员恪守满洲淳朴旧规，熟习材技，痛改虚文浪费恶习，以为绿营表率。该谕略曰：旗员补用绿营，特为满洲习俗原系淳朴，骑射材技优长，可以引导绿旗，挽回汉人习气，而外任得项较多，于生计亦属有益，此朕惠养满洲臣仆之意也。乃此等补用绿营旗员一到外任，全弃满洲旧规，反染绿旗汉习，诸事妄行，将所余之资，不知撙节，滥行奢费，徒事虚文，甚至以买妾为事，年老无嗣之辈，置妾尚属有因，若无故自图取乐，彼此效尤，是何道理？

二十六日（9月22日）

22 小金川防线不攻自破。先是，西路温福所统官军自克资里、阿喀木雅后，因小金川负固顽抗，数月之久俱阻滞不前。小金川僧格桑屡次遣人在提督哈国兴军营外叫喊递禀，表示愿将原总督阿尔泰所断资里以西原属沃克什地方交出，只求“饶我们土司性命”。哈国兴、海兰察等以兵不厌诈，设计使小金川番兵从所据各险要处撤出，遂传谕僧格桑须先将番众悉数撤回，始允代禀将军，饶其性命。至是，小金川放火烧卡撤兵，退守龙登、兜乌等处，据守路顶宗一带山梁。温福即从阿喀木雅前进，压至木阑坝，丰升额从美美卡压至日喀尔桥，哈国兴压至沃克什旧寨。西路不战而破小金川防线。但哈国兴等出尔反尔，仍不准小金川求和。〖29〗温福旋即奏报小金川将所守各卡尽行毁撤，退守路顶宗一线，官兵分路继进。乾隆帝谕示：如僧格桑以退地而求饶，温福等即当责以罪恶重大，天兵申讨，不灭不休；若僧格桑向哈国兴等别有求饶之说，原可计诱智取，又不妨随机应变。

二十五日（10月21日）

23 御史胡翘元条奏幕友积弊，乾隆帝谕曰：各省幕宾占据省会，联络声气，招揽事权，恶习相沿，不可枚举，而痼弊总未能尽除。常言官更而吏不易，足为政治之害。书吏且然，何况更加一幕客乎？若以督抚大吏一经迁调，而前任之幕，复留于后任，其事权之重，岂不较本官更甚耶？且国家所借以办事者，原在督抚大吏，幕客不过取资驱策，为大吏者，自应顾名思义，驾驭防闲，以期力挽陋

习。乃无识者或云：主宾投契，办事熟谙，难以骤易生手。曾不思前幕即称得力，既已用之数年，何妨留心物色一明慎之人，以为将来更换之地？倘谓此官此任，非此幕不足以襄事，设使其人衰病物故，又安得不另为延致耶？此皆劣幕持此诡说，自为树党盘踞之计也。不可不明立例禁，以示惩创。遂命吏部就胡翘元所奏详议定例。寻议准：一、督抚司道及州县等，除籍隶本省幕友无论远近概不得延请外，其距所辖地方在五百里内，亦不得延请。二、在幕五年者，即行更换。三、如违例延请及逾限不更换者，本官降二级留任，幕友即行斥逐。

二十六日（10月22日）

24 广州将军秦璜与副都统恒泰互相参劾，乾隆帝命二人俱解任，交两广总督李侍尧秉公查审。嗣经李侍尧查明，恒泰所参秦璜各款属实，其因挑送骁骑校收受领催马文举银钱二百零四圆，照枉法赃例拟绞监候。至秋审绞决。〖30〗

十月十七日（11月11日）

25 征集天下古今图书谕旨下达已十月之久，各省督抚尚无将书名录奏者。至是，乾隆帝再次传谕各督抚：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听候甄择移取。〖31〗然此次催促征书之谕仍未引起封疆大吏重视。〖32〗

二十二日（11月16日）

26 乾隆帝阅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特谕不得轻言

易改衣冠，略曰：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

27 以江苏、山东两省本年丰收，而巡抚徐绩奏报粮价单内仍多注价昂，乾隆帝特命降旨查询。至是，徐绩覆奏尚以三十年以前所定贵贱昂平之等则填注，乾隆帝因命通行传谕各督抚，嗣后奏报粮价单填注贵贱昂平时，率以二五年前后为准，略谓：方今承平一百二十余年，户口益滋，每岁难于数记，且不必以远论，自乾隆三年（1738）至今亦已三十余年，当时之所谓贵价，即系迩来之所谓贱价，黄童白叟当亦无不尽知，乃欲执三十年以前之等则，为三十年以后之奏报，与胶柱刻舟之见何异？阅岁既久，生齿日繁，则用物广而需值自增，乃系一定之理。况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莫不准此递加，若固执前事，亦能一概比而同之乎？

二十三日（11月17日）

28 命传谕江苏巡抚萨载严行查禁优伶蓄发，略曰：闻得江苏地方优伶中唱旦之人，近日竟有蓄发不剃者，在若辈以学艺为生，或自留粗辫，以便簪饰之用，其事尚属近情。若竟全行蓄发，与妇人无异，既恐男女混杂，易启奸淫之渐，其或诡名蓄发，阴违国朝定制，此则更有关系。

如有此等蓄发唱旦者，勒令改剃，并以枷责示惩。但不必视为紧要事件，办理过涉张皇，致骇观听也。

二十八日（11月22日）

29 谕命国史馆将御史郭琇参本全列于新纂《明珠列传》，略曰：明珠在康熙年间身为大学士，柄用有年，乃竟不克自终，渐至植党营私，市恩通赂，势焰熏灼，物议沸腾，致为郭琇参奏。皇祖念其于平定三藩曾有赞理军务微劳，不即暴示罪状，然亦立予罢斥，并未尝废法姑容，此实皇祖恩威并用，权衡纤毫不爽。嗣后郭琇因事论黜，削籍归里，其罪实由自致，亦非明珠之党借事以为报复。今馆臣纂辑明珠事迹，仅据馆中所存郭疏稿刊本，撮载大凡，但其间删削过多，恐传之既久，或疑修史者有意曲为隐讳，于据事直书之旨相违。因命全列郭琇参本于明珠传中，俾天下后世得喻此事本末。

十一月十二日（12月6日）

30 川督文绶奏请暂开捐例，以裕军需，有旨切责。先是，已拨饷数百万两于金川军前，本年初乾隆帝命传谕副将军温福等，将来并不妨再添拨三百万两，略谓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若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亦属调剂之一端。至是，以文绶奏请开捐，复降旨宣谕曰：捐纳事例一开，必致正途滞积，是以降旨永行停止。方今国家当全盛之时，左藏充积，乾隆初年户部银库止三千三四百万两，而今已多至七千八百余万。盖平定西陲以来，摘减沿边防守兵马及酌裁各省驻防汉军粮饷、马干等项，除抵补新疆经费外，每年节省

银九十余万两，历今十有余载，岁需出数较少，约积存千余万，库帑之增，大率因此。忆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内务府存备之项，或因支给不敷，奏拨部帑数十万协用者有之，今亦以岁会溢于旧额，尚将内务府余银拨贮部库。朕虽不谓俭，而府藏充盈，实为从来所罕有也。每念天地生财，只有此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聚诸无用之地，何若使民间多得流通？所以遇有灾荒赈恤，曾不惜大费帑金，又两次普蠲天下正赋，俾得藏富于民。方思乘此邦计裕饶，因公多为动用。今用兵小金川节次拨帑济用，已一千四百万两，而太府之储，未尝少减，且两路大兵深入小金川，自可迅奏捷音，即将来攻剿金川，或略延时日，再费二千万两，亦可蒇事，库贮尚在五千万以上，又何虞见绌？文绶乃率为此奏，初不意其识见浅狭，罔识大体，竟至于此！文绶著交部议处。

十九日（12月13日）

31 南路官军攻克小金川僧格宗大寨。自南路墨垄沟惨败，参赞大臣阿桂乃代桂林率官兵，复由由墨垄沟进兵，攻克甲尔木山梁，连得石卡二十余座、石碉四座、木栅一座，小金川士兵纷纷溃逃，官兵深入八九十里。旋以山地雪后风寒，被迫将已据山梁弃之。〖33〗至十月初，阿桂派遣明亮率汉土官兵八千名分四路进攻，将甲尔木山梁全行攻占，抢获木城一座、碉卡二十余座。同时从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出兵以牵制大金川。〖34〗旋进兵连克翁古尔垄、布拉克泥德古、纽寨、得里、邦甲、策尔丹色木喇嘛寺等处碉寨。至是，用皮船渡河，兵分两路，潜至僧格宗碉房。

该处大寨位于高耸崖顶之上，形势险峻，是为小金川西南门户。官军一面攻压，一面绕截后路，前后夹攻，小金川守兵拆毁寨后石墙溃逃，遂克僧格宗。是役攻得大战碉一座，平房、小碉一百五十余间，夺取枪炮、刀矛、牛羊、粮食甚多。〖35〗定边右副将军温福所率西路兵亦连日出击，先后攻克路顶宗及喀木色尔，共攻破大小卡寨五十余座、碉房三百余间，杀死小金川士兵数百名。随即进兵攻克兜乌。〖36〗

二十六日（12月20日）

32 本年初诏令征集古今群书，至是安徽学政朱筠条奏搜访校录图书四事：一、旧本钞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仇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其“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一条，朱筠提出从《永乐大典》辑录遗书，略谓：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不恒觏者俱在焉。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其“著录校雠当并重”一条，朱筠建议搜集著录群书后应开馆校书，略谓皇上宜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本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恭候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37〗

奏上，奉旨命军机大臣议奏。军机大臣颇有异议，而于敏中独善朱筠之奏。〖38〗翌年二月军机大臣遵旨议覆朱

筠开馆校书之条陈，以朱筠辑校《永乐大典》之议为是，并请旨拣派修书翰林将《永乐大典》逐一详查，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至著录校雠，当俟书籍汇齐，依经史子集四部各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39〗乾隆帝俞允，命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又谕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子本书卷首之处，未免过于繁冗，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概括总叙涯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40〗又谕《永乐大典》体例不伦，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校辑《永乐大典》遗书，若准此采撷，较为有益。将来办理校辑《永乐大典》遗书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41〗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旋被任为办理《四库全书》正总裁，英廉、庆桂、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经刘统勋等奏请，以翰林编修纪昀、军机处郎中陆锡熊为总办。嗣又添派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及蔡新为正总裁。校辑《永乐大典》遗书工作正式开始。〖42〗然朱筠“著录校雠”并重之议，此时尚未受到重视。

征集天下群书谕旨颁发之时，尚无编纂《四库全书》意图，亦未虑及于广泛征集图书后，开馆校书。朱筠搜访校录图书条奏实为从征集天下群书转向纂修《四库全书》轨道之关键。故时人有云：上览奏异之，亟下军机大臣议行。御制七言八韵诗纪其事，乃命纂辑《四库全书》。得之《大典》中者五百余部，皆世所不传，次第刊布海内，

实朱筠发之也。又云：奏入，上嘉之，乃命开经史子集《四库全书》馆，凡十余年而书成，于是入文炳耀，远迈唐宋，而其始实自朱筠发之。〖43〗

朱筠（1729－1781），字美叔，一字竹君，号笥河，顺天大兴人，与其弟朱珪少皆以能文有名。乾隆十九年（1754）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平生宏奖人才，主持风会，一时积学之士如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多出其门。其学博闻宏览，藏书数万卷，碑版文字千卷。说经宗汉儒，诸史百家皆考证是非同异，又精金石文字之学。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三。著有《十三经文字同异》、《笥河文集》。〖44〗

十二月初六日（12 月 29 日）

33 官兵连克小金川美诺官寨、底木达官寨，小金川全境平。参赞大臣阿桂于上月攻取僧格宗后，小金川南路已无险可守，本月初三、四等日又进克池木，初五日逼近美诺官寨。美诺官寨周约二三里，中间系土司官寨，两旁为百姓人家，官寨战碉有高达十八层者。明亮、德赫布、三保先已带兵分路扑剿，克美都喇嘛寺。至是，官兵三面合围，小金川守兵弃碉逃走，遂将美诺碉寨全部攻取。前一日，西路温福军攻克明郭宗，阿桂既克美诺，温福、丰升额即抵达美诺官寨，西南两路大兵会师。僧格桑先于初五日逃离美诺，温福等即筹办追剿。〖45〗

温福旋即分兵两路追捕僧格桑，初十日连克岱多喇嘛寺、布朗郭宗寨，僧格桑已将妻妾、心腹头人及贵财细软由寨后美卧沟小路送往大金川，随即前往底木达官寨求见

其父、老土司泽旺，泽旺闭门不纳，僧格桑遂从底木达过河，亦由美卧沟逃往大金川。温福率官兵由布朗郭宗进围底木达官寨，泽旺出寨乞降，温福令看守，待押解入京。官兵遂据底木达。与此同时，阿桂陆续招抚美诺以西小金川各寨，于十一日起程前往布朗郭宗与温福等会合。小金川地方全行底定。〖46〗

十三日（1773年1月5日）

34 以小金川荡平在即，乾隆帝特明降谕旨，即授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分兵三路进剿大金川。温福一路命舒常为参赞大臣，由功噶尔拉至喀尔萨尔，直捣索诺木所居之噶拉依；阿桂一路命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自僧格宗、纳围、纳扎木至当噶尔拉；丰升额一路，命汉员哈国兴为参赞大臣，由辛谷、吉地前赴绰斯甲布，与现在该处之舒常会合，由俄坡径攻喇嘛涉罗奔等所居之勒乌围。另命钦差办理粮饷侍郎刘秉恬驻扎美诺，督理粮运，处置降番。〖47〗寻以四川总督文绶奉旨密查原任总督阿尔泰竟意存袒徇，未能据实覆奏，命革职，交钦差审办阿尔泰案之湖广总督富勒浑一并严讯。以刘秉恬为四川总督，仍令在美诺等处董办一切事务。川省事务令富勒浑驻成都暂行署理代办。

翌年正月，官兵三路进剿大金川。定边将军温福一路分兵进攻功噶尔拉丫口碉寨，未克。副将军阿桂一路自纳围、纳扎木起程，仰攻当噶尔拉山梁各碉寨，因山崖陡峻，路滑雪深，亦无进展。副将军丰升额一路自绰斯甲布分兵进攻达尔图山梁大碉，因濠沟宽深，寸步难进。此路参赞

大臣哈国兴旋于军营病故，改由舒常参赞军务，温福一路改由海兰察参赞军务。〖48〗

35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一千六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七百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九万，户部银库实存银七千八百七十四万二百六十二两。

36 上年（1771）四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72）四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九万一千九百九十七两。〖49〗

〖1〗《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1页。另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2〗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七；《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1—142页；《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一。

〖3〗《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1—142页。

〖4〗《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三。关于此案，昭槤有如下记载可供参考："温公（温福）狃于易胜，不复调檄各路兵马，惟日与董天弼辈置酒高宴。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屡次劝阻，温公反以其煽惑军心，致登白简，上召还额驸。护军统领伍岱者，辽东骁士也，见温公所为，浩叹曰：吾闻速拙，未闻迟巧。焉有屯兵贼境，而日以宴会为务者？吾同辽海健儿，未审兵法有若此而能致胜者也。温公大怒，罗织伍以他罪致戍，以致人心不服。"（《啸亭杂录》卷七《木果木之败》）

〖5〗《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263页。

〖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273—274、277页。

〖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2—143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三、二四。

〖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3页；《啸亭杂录》卷七《宋总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二二、二四、二五。

〖9〗《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四。

〖10〗《清代八卦教》86—87页。

〖11〗参见：《清代八卦教》87—88页；《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

〖12〗《清代八卦教》82、88—94页。

〖13〗《清秘述闻》卷七。

〖1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3—144页；《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八；《清史列传》卷二五《福隆安传》、《桂林传》；《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八。南路墨垄山败绩，温福在西路亦有所闻，据沃克什番民称："闻得南路大兵，由西山进去，欲截小金川甲尔木后路，不意金川之兵，潜从后路抄出，将官兵截在中间，围困七日，伤坏甚多，数目传说不一。"由此可以证明宋元俊、阿尔泰所参属实，也可以得知墨垄山失败系大金川助兵所致。

〖15〗《阿文成公（桂）年谱》卷六。

〖16〗福隆安审办宋元俊、阿尔泰参劾桂林一案，据昭槤所记，帝初以阿尔泰所参必不虚，然"时有袒桂者，乃曰：元俊介胄小臣，乃敢于连名者，恐阿为宋所绐，上惑其言，使某贵臣勘之。贵臣左袒桂林，因劾公（宋元俊）狂藐状，公抑郁而死"，宋元俊"身后籍没，两子戍边"（《啸亭杂录》卷七《宋总兵》，并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七）。

〖17〗《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一、九一二。

〖18〗《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6 页。据昭槤记，元俊“死之日，番夷剪面环哭，声振岩野”（《啸亭杂录》卷七《宋总兵》）。

〖19〗《清史稿》卷三二九《宋元俊传》。

〖20〗查封桂林军营赀产时，发现“南酒、烧酒甚多，并有燕窝、海参等南味”（《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三），故有“日亲曲蘖，食饫珍羞”之说。

〖21〗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传》；《清史稿》卷三百三十《福康安传》。

〖22〗《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九。

〖23〗《清高宗实录》卷九二四。

〖24〗《清史稿》卷三二六《阿尔泰传》。

〖25〗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327 页；《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九百九；《清史稿》卷三三九《钱度传》。

〖2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330—331、331—357 页。

〖27〗《清史稿》卷三三九《钱度传》。

〖28〗参见：《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216—217 页；《漂落异域的民族》169—170 页。

〖29〗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4—145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八；《清史列传》卷二四《哈国兴传》。

〖30〗《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三、一千一。

〖31〗《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 12 页。

〖32〗《四库全书纂修研究》24—25 页。

〖3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三六、三七。

〖34〗《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一。

〖35〗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6—147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四。

〖36〗《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一。

〖37〗《笥河文集》卷一。

〖38〗朱筠的开馆校书条奏在军机大臣中有不同意见，刘统勋“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欲议寝之”，而于敏中独善朱筠所奏，“与文正（刘统勋）固争执”（《笥河文集》卷首）。军机大臣间的争执，从朱筠条奏于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进呈，至三十八年（1773）二月才拿出统一意见，亦可略见端倪。刘统勋以为开馆校书“非政之要”，似乎反映了乾隆帝当时的想法，故乾隆帝就军机大臣议覆所降谕旨，明确指出朱筠的“著录与校雠并重”，“过于繁冗”。

〖39〗《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6页。

〖40〗《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41〗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7页。

〖4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六二六。《四库全书纂修研究》21—22页。

〖43〗参见：《笥河文集》卷首，朱珪所撰朱筠《神道碑》、王昶所撰朱筠《墓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23页。

〖44〗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四九《朱先生筠行状》、《朱竹君先生别传》、《朱先生墓志铭》；《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174页《朱筠》。

〖45〗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7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五。

〖46〗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五、四六；《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7—148页。

〖47〗《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三。

〖4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9—150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49〗《粤海关志》卷十。

清通鉴　卷一百三十

乾隆三十八年　癸巳　公元1773年

二月初三日（2月23日）

1 谕命修葺睿亲王多尔衮已颓毁之茔墓。略曰：睿亲王多尔衮当世祖章皇帝（顺治）冲龄践祚时，摄政有年，威福自专，不能恪尽臣节，身没之后，因其属人首告，经诸王大臣定罪除封。第念我朝当定鼎之初，睿亲王实先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今其后嗣废绝，而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著交内务府派员前往相视，其墙屋倾颓者，酌加缮葺，并准其近支王公以时祭扫。

2 处决英国罪犯司各脱。上年岁末，司各脱在澳门砍杀中国雇工刘亚米，澳葡当局组织法庭审判，为其开脱罪责，拒绝将该犯送往香山县丞衙署受审。清廷饬令交犯，一再遭到拒绝，遂停止向澳门供应粮食。澳葡当局被迫将司各

脱交出。经审讯，司各脱杀害刘亚米供证确凿。至是，广州知府前往澳门，饬令澳葡当局将司各脱绞决。是为第一个在中国处决之英国罪犯。〖1〗

二十日（3月12日）

3 命传谕湖北巡抚陈辉祖暂行停止查办民间垦荒一事。据陈辉祖奏，该省郧阳（治所在今郧县）、施南（治所在今恩施县）二府所属向多荒地，近年户口日增，流寓人众虽开垦荒地，但多未呈报升科，请令民间首报，分别升科，并请将从前督臣永常所议封禁官荒之处均令停止。因谕示：开垦荒地，自应查明，按例升科。至封禁官荒一节，从前所办原属拘泥，方今生齿繁滋，地利所在，自必趋之若鹜，且现在既有私垦之事，可见前之官为封禁，仍属有名无实，不若听其耕辟升科。但只令自行首报，不复官为复核，愚民惟利是务，谁肯全数开呈？若只系垦多报少，尚属藏富于民，亦可不计；恐因有隐匿，地方里正遂尔串通胥吏，借端挟制，鱼肉乡愚，或遇不肖有司，甚至从中染指，于政体大有关系，不可不慎之于始。自非官为查丈，不能彻底清厘。而查丈之事亦非易办，如拽绳略有松紧，量弓略有欹斜，积少成多，亩数即因之增减。然水清无鱼，朕亦不肯因办此一事，致闾阎或致见绌，宁可于丈清之后，酌为百姓留其余，经官明给，不愈于民间之私相欺匿、阴滋流弊乎？然此事并非急务，可暂行停止。

二十二日（3月14日）

4 旗员补用绿营，定例限于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自副将至守备，应用满员总计六百四十七缺。

但其它各省选补绿营官员，亦往往拣选满员。经兵部查明，现在官册内，满洲、蒙古在绿营者，较原额已逾两倍。乾隆帝鉴于满员占绿营官缺太多，命照兵部议，河南、山东、江南、江西、湖广腹地省，及闽浙、两广海滨烟瘴等省概不准以满员选补。

三月初三日（3月25日）

5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谒泰陵。此行于谒陵后，即奉皇太后巡幸天津，并阅视永定河、北运河堤工。本月二十七日还京。

乾隆帝巡幸天津之际，各省督抚"相率进献方物"，藩司王亶望贡物中竟有嵌珠金如意一枝。遂谕嗣后凡巡幸近畿，各督抚不得复有进献，并传旨申饬王亶望。〖2〗

二十八日（4月19日）

6 明发谕旨，催促各督抚加速征集群书，略曰：近允廷臣所议，以翰林院旧藏《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其世不经见之书，多至三四百种，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乃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奉行故事。而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旨，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

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该谕旨限期半年，责令各督抚实力速为妥办。

翌日，又令军机大臣传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略谓：江浙人文渊薮，其所隶州郡，藏书什倍于别省，征访之事，更当向其责成。且闻东南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世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又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可向此等人善为咨询，详加物色。〖3〗该谕旨提及，如进到之书“或有诞妄字句，不应留以疑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此谕微露大规模征集图书，尚有寓禁于征之深意。

闰三月二十八日（5月19日）

7 谕命征集著名藏书家珍贵古籍。

扬州商人马裕藏书颇富，乾隆帝先已命两淮盐政李质颖就近访问借抄。至是，又谕示李质颖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嗣后李质颖从马裕家藏一千三百八十五种图书中，陆续择取七百七十六种，专差呈送四库全书馆。马裕，马曰璐之子，马曰璐与马曰琯俱为著名藏书家，马氏藏书楼“丛书楼”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收藏有大量书法、绘画、

拓本、金石拓片精品。自经征集其藏书，马家藏书“一落千丈，从此绝无影响”。〖4〗

嗣据浙抚三宝奏，鲍士恭愿以家藏旧书一千九百余种上交秘府。乾隆帝谕示：所有进到各书籍，将来办竣后仍须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鲍士恭，藏书家鲍廷博之子，其书斋即杭州颇负盛名之“知不足斋”，以收藏宋元珍本著称。鲍士恭所藏书籍，除寻常习见及互有重复各书外，共采进六百二十六种。经此一番献书，“鲍氏此后不再以藏书家著称”。〖5〗

五月，范懋柱愿呈献“天一阁”藏书，巡抚三宝奏闻。乾隆帝重申办竣即发还本家珍守原旨。范懋柱，藏书家，是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主人，其藏书不下数千种。所进献书籍经挑选有六百零二种呈进四库馆，其中四百七十三种录入《四库全书》。浙江藏书之家居各省之冠，除上述鲍廷博、范懋柱外，尚有汪启淑，进呈五百二十四种；吴玉墀，进呈三百零五种；孙仰曾，进呈二百三十一种；汪汝璈，进呈二百十九种等。总计浙江藏书家所献书籍达二千六百余种，占全省征书总数一半以上。〖6〗

翌年五月，以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江苏藏书家马裕进呈珍贵书籍至五、六、七百种不等，命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另进书一百种以上者，各赏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

四月二十二日（6月11日）

8命署礼部侍郎索琳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五月初一日（6月20日）

9命纂修《四库全书荟要》。自本年三月降旨督促征书，各省奏进书目及大内所储、校辑《永乐大典》所得遗书已“不下万余种”。至是，降旨命与纂修《四库全书》同时，编辑一部《四库全书》精选本——《四库全书荟要》。该谕略曰：将来《四库全书》卷帙浩如烟海，检玩为难，故将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盖彼极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适相助。《荟要》由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专司其事。是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写毕呈进，共一万九千余卷。〖7〗

10裘曰修卒。

裘曰修（1712—1773），字叔度，号漫士，江西新建（今南昌市）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历任侍郎、尚书，尤善于治水，为乾隆帝所器重。至是，病噎嗝，绝食饮历三旬之久而卒，年六十有二。谥“文达”。〖8〗

初八日（6月27日）

11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八日回驻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

12是月，云南车里宣慰司（治所在今景洪县东北勐养）改土归流。先是，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先后奏报车里宣慰土司刀维屏携眷过江逃往缅甸，彰宝赶赴普洱查办。事闻，乾隆帝以刀维屏系十三土司〖9〗之长，且为给有号纸、印信之内地土司，缘何无端携眷出逃，殊不可解，

遂谕令彰宝查实迅速覆奏。寻经彰宝查明，刀维屏之弟刀召厅挟制刀维屏，复有召猛乃从中乘隙怂恿，以致刀维屏携眷潜逃。至是，彰宝奏准将车里土司改土归流，添设都司守备，设兵驻守，兼辖十二猛。嗣后刀维屏悔罪自归，乾隆帝谕示云南巡抚，不可令刀姓复管其众，但既已投归，可贷其一死，在省牢固监禁。〖10〗

六月初十日（7月29日）

13 木果木大营溃败，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阵亡，官兵损失空前惨重。

自去岁腊底平复小金川，官兵分三路进剿金川以来，俱未能突破金川负险构筑之防线。副将军丰升额绰斯甲布一路未能攻上达尔图、日旁山梁；副将军阿桂一路仰攻当噶尔拉山梁，虽连得番兵碉卡，但此山梁延袤二十余里，兵力不敷分布，也未能连营而下；将军温福一路受阻于功噶尔拉，遂自带兵取道固木布尔山，绕过功噶尔拉前往木果木，会合海兰察并力攻剿昔岭。其地距噶拉依官寨虽不过数十里，但始终未能攻上昔岭，而金川兵却屡屡潜出温福等后路。乾隆帝以各路官兵渐次深入大金川，一再谕示定边将军温福及副将军阿桂、丰升额：后路尤关紧要，一切饷道、粮台，须实力守护，此一节所关甚大。并指示金川番兵可能由美卧沟潜出，占据后路布朗郭宗、底木达，而温福等于此紧要关键未能及时筹度万全。遂命传谕四川总督刘秉恬及署提督董天弼将美卧沟及类此要隘之处添兵防守。但温福亦未加意防护，终以后路失于防范为金川所乘。

时小金川头人七图甲噶尔思甲布诡降居于温福营内，窥见底木达一带董天弼兵力单薄，可以截断温福后路，遂暗中约定小金川僧格桑分头带兵抄袭，适温福将董天弼后路防兵调去，情势益危。六月初一日夜三更，大小金川兵从美卧沟潜出，抢占底木达。在内接应之小金川降番即开营门领兵拥进。董天弼闻讯赶赴底木达官寨，为番兵鸟枪环击而卒。翌日晨，番兵抢占大板昭一带卡座、营盘。夜深，喇嘛寺粮台被围，于初三日晨失陷。将军温福闻讯，急命参赞大臣海兰察率兵前往喇嘛寺、底木达一带保护粮台，肃清后路。阿桂亦派五岱带兵星赴美诺、明郭宗等处，相机夹击。〖11〗两金川番兵袭占底木达、大板昭得手后，四处攻扑，连抢木波、帛噶尔角克碉、布朗郭宗、科多等处，西南两路官兵音信中断。初七日夜，海兰察闻德尔森保等木栅已失，即驰回木果木大营，与温福商议暂撤昔岭附近之兵移防后路。会番兵抢占军营炮局，温福下令将大营四门关闭，运粮等民户三千人不得入，惊恐震怖之下，乃自相践踏，连夜溃走，奔赴刘秉恬所驻登春站所。初九日夜，木果木大营东北山上木栅为番兵夺据。时大小金川番兵声势猖獗，绿营兵丁风声鹤唳，纷纷溃散，

至是，大小金川番兵蜂拥而至木果木大营，截断大营水道，营后木栅亦被抢夺，温福率海兰察带兵突围冲杀，忽有番兵千余直犯温福大队，温福左胸中枪，坠马而亡。海兰察见军营大火熊熊，士气颓败，大势已去，不敢恋战，因驰马破围而去。夜半，至功噶尔拉牛天界营内，旋带功噶尔拉兵走崇德，刘秉恬亦由登春奔至，复溃至美诺。木果木败绩，将军温福大营官兵近二万名，阵亡陷没者四千

余名，其中有四川提督马全、署贵州提督牛天畀、总兵张大经、御前头等侍卫德尔森保、副都统巴朗和阿尔素纳，以及随营户部主事赵文哲、刑部主事王日杏等文员。此次溃败，木果木至美诺各站共失去米一万五千五百余石，银五万六千六百余两，驿马二百零八匹，并军火各项约合银三十余万两。温福之顶戴花翎亦由番兵献给索诺木。〖12〗

乾隆帝先接底木达被金川袭占、海兰察等前往救援之军报，急令新调黔兵往援温福一路。又以董天弼擅离专驻巡防之地，命即革职拿问，解京治罪。随后又断定底木达失事，皆董天弼办理不善所致，将董天弼之子查拿交部治罪，查抄其原籍、任所赀产。刘秉恬在彼不早查参，亦未免失之大意，命交部严加议处，〖13〗旋革去总督；四川总督员缺由富勒浑调补，前往美诺、明郭宗等处总办一切；文绶补授湖广总督，留四川暂署四川总督。复以底木达、布朗郭宗等处被袭占，断非大金川纠众远来，自系小金川降番在内勾引，令事平之后，悉行诛戮；但斩戮太多，恐致众番惊扰，务须设法密办。迨接阅海兰察关于木果木大营被劫、温福阵亡奏报，乃喟叹曰："国家百余年，用兵多矣，从无此事！"〖14〗即降旨选派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黑龙江、吉林兵各一千，即日分拨起程，以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参赞大臣统领前往。并谕曰：温福等失事，皆为绿旗兵所误。去年春朕已派定健锐等营精兵数千备调，因温福、阿桂奏称，京兵转绿旗兵费几数倍，朕为其说所动，遂尔中止。今事已如此，悔亦无及。随后又续调满汉官兵，合之原调各省绿营三万八千名及四川屯土练兵，共计七万四千九百余名。〖15〗

二十五日（8月13日）

14 命阿桂为定边将军，另整规模，俟京兵到齐后再筹进剿。

木果木大营溃败后，南路副将军阿桂措置得宜，全师而出。阿桂既闻底木达、布朗郭宗失事，即料定必有小金川降番内应，遂于当噶尔拉至章谷后路一带，将小金川精壮男番悉行歼灭，碉寨尽行烧毁，并派兵在达乌、翁古尔垄等处防剿。其后路色木则地方，金川原与小金川约定六月初七日夜间同时发动暴乱，阿桂事先派奎林、崔文杰前往扑杀，又添兵防护纳围粮站。以是当噶尔拉全营军心镇定。美诺、明郭宗相继失陷后，金川土司索诺木差遣大头目丹巴沃杂尔至阿桂军营，请官兵让出金川地方，并表示不敢抗拒官兵。阿桂将计就计，陆续撤兵，并分拨官兵于思纽、待里、翁古尔垄、阿仰及卡丫、邦科、约咱、索布、章谷等处严防，自带滇兵一千六百于七月初一日亲自断后，徐徐撤出，在翁古尔垄、思纽险要处驻守，并请乾隆帝特简大臣入川，共同筹办。

阿桂从当噶尔拉全师振旅而出，官军实力得以保存，亦为整兵再进、收复小金川，奠立一坚实基地。乾隆帝闻讯，特旨赞誉“阿桂此次退出，所系甚重”。〖16〗又谕曰：阿桂已授为定边将军，统办进剿之事，此外大臣等罕有能出阿桂右者，阿桂即当实力担承此事。关于进剿之路，乾隆帝谕示：昔岭、当噶尔拉及宜喜三路皆系仰攻，必须另筹进军之路。随即又指示应分西南两路，先剿小金川，南路以阿桂统兵，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参赞大臣，西路以丰升

额统兵，或丰升额仍驻宜喜，由参赞大臣富德率西路兵，自日隆进剿。

15 刘纶卒。

刘纶（1711—1773），字慎涵，号绳庵，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第一，年方二十有六。二十八年（1763），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政府十载，与刘统勋相得甚，有“南刘北刘”之称。居官清俭，平日所服极垢敝，萧然如布衣时。王昶为枢曹时，尝以要事缮疏稿，夜半而至，纶起燃烛，操笔点定，时仲冬，寒甚，具酒馔，仅得白枣十数枚佐酒。至是病卒，谥“文定”。所著《绳庵内外集》二十四卷传世。〖17〗

七月初七日（8 月 24 日）

16 准滇铜一分听厂民自售。先是，滇省铜厂厂欠经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厘之后，至上年清查，厂欠银又累积至十三万九千余两。云贵总督彰宝等初议于发放工本银时每百斤扣银五钱，经户部议驳，乾隆帝谕示另筹妥议。至是，彰宝等遂有一分通商之请，即以滇省新旧各厂之余铜一分，听厂民通商自售。并由官收买多办铜斤，在东川钱局加卯带铸，余息用以筹还厂欠。乾隆帝以此自属调剂之善法，降旨允准。然云南布政使王太岳以为：加铸之息，悉以偿厂欠，通商之铜，可以输局供铸，至于未足之工本，依然无措也。是以旧逋方去，新欠已来，两年间又不可胜算矣。后任滇抚裴宗锡亦以为“一分通商”之类难以解决根本，况且汤丹大厂，原少盈余，金钗等厂，低铜仅可铸钱，不中器用，商无所利，售者寥寥。其余小厂，交官本

无定数，若许私售，定限一分，难以稽核，奸商觑利，贿通厂民，隐匿官铜，适开偷漏，未见其有益也。与其假借通融，转滋丛弊，不若明增价值，以符开采成本。〖18〗

17 以伊犁将军舒赫德为武英殿大学士。

初八日（8 月 25 日）

18 因增兵剿办大小金川，所需军粮剧增，乾隆帝命仿乾隆十三年（1748）征金川时范毓𫄨、王镗助饷加衔之例，听殷实晋商自备资本，前往四川雇夫运输军粮，俟到营时按数计值，交部议叙。旋又准其他各省士民一体办运。〖19〗并准川省士民报捐贡监时在本省交纳本色，云南、贵州、湖广、陕西等邻近四川省分亦准其一体暂于川省报捐。〖20〗

初十日（8 月 27 日）

19 削原任定边将军温福世袭伯爵。乾隆帝初闻木果木失事之信，以温福仓促遇变，临阵捐躯，特封世袭伯爵，并将大营溃败诿过于董天弼。至是，据刘秉恬奏，温福令关闭营门，致使客民、厅役三千人仓皇溃逃，随后大营水道被断，绿营纷纷溃散。海兰察、富勒浑续奏，查明温福军营阵亡文武官员多至数十人，而将弁兵丁陷没者竟至三千余人。乾隆帝遂判定木果木军营覆没，皆温福乖方偾事，故令削去伯爵，但念究系阵亡，仍交部议恤。旋部议给三等轻车都尉，令其子永保承袭。复得知温福性褊急刚愎，参赞大臣以下之言，概置不听，不察地形险易，不恤士卒甘苦，常令攻碉，多伤兵众。又令士卒伐木运石，筑栅设卡，不得休息，且派拨万余兵，分守千余卡，以致兵力分散，为敌所乘。是以断定木果木之溃皆由温福“平时既不

得人心，临事又全无措置”。而温福所得世职，则仍予保留。迨四十一年（1776）三月金川平，审讯被俘大小金川头目，始知木果木大营被劫之前，温福未加防范，竟听小金川头人七图甲噶尔思甲布假降，“勾贼内应，商谋两月之久，奸细往来送信，出入自由”，乾隆帝以“木果木之挫失，全系温福之坐昧事机所误”，命将永保承袭二等轻车都尉世职亦销去。〖21〗

十五日（9月1日）

20 革车布登扎布定边左副将军任。先是，贝子职衔扎萨克台吉齐旺多尔济呈控车布登扎布强占游牧，管理驿站之公达什侵蚀驿站倒马银两。事闻，乾隆帝派贝子瑚图灵阿、署侍郎福禄前往乌里雅苏台，会同额驸拉旺多尔济查办。本年冬，查明齐旺多尔济所控达什之事全属子虚，而所控车布登扎布各款则虚实参半，乾隆帝命革去车布登扎布将军之任，仍留亲王，以瑚图灵阿补授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办事。〖22〗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

21 改授阿桂定西将军，命将定西将军印交兵部迅速由驿发往。定西将军印系顺治年间将军爱星阿佩带，乾隆帝以为此印“最为吉祥”。旋令“看阿桂八字”，据回称阿桂“命运现在正旺”〖23〗。寻授明亮为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为参赞大臣，在南路一同带兵进剿。明亮原在南路阿桂军营参赞军务，乾隆帝以为收复小金川，应以西路路顶宗、沃克什、明郭宗一线为进兵正路，自当令阿桂前往统兵进剿，而阿桂亦于八月初六日抵日隆军营，部署从西路进剿。〖24〗

嗣据副将军丰升额奏陈党坝一路可以进兵，乾隆帝以丰升额一路前于宜喜、日旁两处攻剿，未能寸进，同意改由党坝进攻，并谕示丰升额可将新调之兵，并挑选旧兵勇锐者共六七千，同伍岱带领前往党坝，宜喜等处酌留兵二千，令舒常带领驻守。但须俟阿桂收复小金川后分路攻剿金川时方可会师前进。

22 以协办大学士于敏中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寻以吏部尚书程景伊为协办大学士。

十六日（10月1日）

23 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追述康熙帝深恩，略云：五十余年前随皇祖来避暑山庄，皇祖赐住“万壑松风”（即后之纪恩堂侧堂），夙兴夜寐，日觐天颜；绨几翻书，或示章句；玉筵传膳，每赐芳饴；批阅章奏，屏息侍傍；引见官吏，承颜立侧；或命步射以示众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其年秋随皇祖初次进哨行围，至永安莽喀围，中有一熊，皇祖御火枪中之，熊伏不动，久之，皇祖谓其已毙，命御前侍卫引予去射之，意欲使予于初围得获熊之名也。其时予甫欲上马，而熊突起奔前，皇祖御虎枪殪之。事毕，入武帐，皇祖顾温惠皇贵太妃，指予曰：伊命贵重。乃以射熊事告之曰：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马惊，成何事体！又一日虞者告有虎，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往，予跽奏愿去，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携汝去耳。似此深恩，彼时不知，至于今，每一念及，即欲堕泪。予六旬有三，亦视曾孙矣，不有以记之，子孙其何由知之？此予所以追忆而涉笔也。子若孙其尚念我皇祖何以眷顾我

之深，及我之乾乾屹屹，何以不敢负皇祖之恩，肯在是矣。

二十一日（10月6日）

24 两淮盐商江广达、程谦德等“情愿”公捐银四百万两以佐进剿金川之军需，乾隆帝“姑俯从所请”，命从优议叙。复有浙江盐商“情愿”助饷一百万两，长芦盐商助饷六十万两，山东商众助饷三十万两，两广商人助饷六十万两，命照例分别议叙。寻山西太原等府州绅士“情愿”捐银助饷，共出运本银一百一十万两，并派人雇商携银赴川办运军需。乾隆帝以其既出赀本，又赴川办运，固属倍加出力，命分别从优议叙。

二十三日（10月8日）

25 广西上林县陆李能聚集僮人数百，称王起事，抗官拒捕，巡抚熊学鹏奏闻，并以搜获“逆词”中有“田州岑大将军助兵”之语，即派道员周升桓前往田州土知州岑宜栋处密办。乾隆帝料定岑宜栋不致涉入逆案，而熊学鹏过涉张皇，万一办理不善，可能激而生变，命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熊学鹏遵旨慎重妥办，并谕两广总督李侍尧知之。嗣经熊学鹏亲往上林县拿获本案要犯李春荣等五十余名，陆李能在逃未获。未几，在陇窦山被捕。而土知州岑宜栋果如乾隆帝所料，与本案无涉。〖25〗

九月二十日（11月4日）

26 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二十九日（11月13日）

27 据驻库伦办事喀尔喀王桑寨多尔济奏，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已经涅槃。乾隆帝命遣人赴藏访寻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并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留心咨访。

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伊什丹巴尼玛，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章嘉活佛受戒，并由喀尔喀各部迎至库伦坐床，圆寂时年仅十五岁。四世哲布尊丹巴名罗卜藏图巴坦旺舒克，乾隆四十年（1775）生，系八世达赖伯父索诺木达什之子，由达赖喇嘛指定为三世哲布尊丹巴之呼毕勒罕。〖26〗

十月初一日（11月14日）

28 准云南出省局积钱，以平市价。据云南巡抚李湖奏，该省钱价渐昂，库平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二百文，请出省局积钱，以平市价。乾隆帝对此颇感费解，命传谕询问曰：每钱一千，作银一两，其价值之低昂皆在千文以内核计，此乃天下通行常例。即以京城钱价而论，从前一两换钱八百文内外，自属价昂，近年以来，每两可得钱九百数十文，即为最平减之价。滇省今每两易钱多至一千二百文尚称价昂，则其贱价又当得钱几何？寻覆奏称：滇省为产铜之地，工本既轻，钱价与他省亦异，每两易钱一千二百文视为平价。乾隆帝遂准其所请。

二十九日（12月12日）

29 进剿大小金川西、南两路官兵同时出击。定西将军阿桂所率西路为收复小金川正路，兵力二万五千余，是日子刻分路一齐全进，连克资里南北山梁、阿喀木雅、美美卡、木阑坝，克复鄂克什官寨，大小金川番兵退守路顶宗，官兵乘锐继进围攻。副将军明亮所率南路兵力二万余，是

日子刻分路进剿，将河南之得布甲，河北之喇嘛寺、得里两面山梁、日寨、策尔丹色木尽行攻克。西南两路兵迅即逼近小金川美诺官寨。〖27〗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6日）

30 官兵克复美诺官寨，小金川全境再次收复。阿桂所率西路兵于本月初连下路顶宗、兜乌、木波、帛噶尔角克、明郭宗、美都喇嘛寺，至是克复美诺官寨、底木达官寨。自进兵，不过五昼夜也。初六日明亮一路克复僧格宗。其大板昭、弥当、曾头沟各寨番人乞降，汗牛各番民投顺。〖28〗

乾隆帝获悉阿桂收复美诺官寨，特谕曰：官兵自进攻以来，仅五昼夜即克复美诺等处，可谓迅速。此次进攻，因添有满洲劲旅，士气奋兴，军威大振，所向克捷。前此阿桂、明亮十月二十九日出兵捷报到京，乾隆帝亦将致胜原因归结于“满洲劲旅奋勇绝伦，绿营兵皆得有所效法”。其实，小金川于要隘处所设碉卡石城，去年已被官军平毁殆尽，是以此次两路官军势如破竹。〖29〗

十一日（12月24日）

31 上年有旨停止编审人丁，至是，江西布政使李翰奏陈：该省十四府州所属各厅州县上年岁报民数为一千一百八十万四千二百零一人，与历年册报之数不相上下。经查，本省“棚民”〖30〗历来未尽入册，再向例五年编审人丁，民间每虞守候滋累之繁，未免有隐丁匿报。现五年编审旧例奉旨永行停止，而“棚民”亦与土著一体入册，故本年各属报到民数俱有增加，俟年底汇齐，据实汇造总册。〖31〗嗣后本年（1773）江西全省人口据报为一千二百九十五万

八千五百八十七人，比上年（1772）多出一百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六人。〖32〗

十四日（12月27日）

32 署理漕运总督嘉谟奏请敕下有漕各省严禁漕丁冒民脱军，略谓：近年以来，江、安等省有未经金差军户百计图脱，或预将承籍军田盗卖，作为无业可凭；或私将老军册档删改，故为残缺难觅；或于子弟入学、报捐时改填民籍注册，指为有案可稽；或购买民田立户，执为粮票可据；或串通同姓，伪开宗谱，捏称同族分支军民各别——种种弊端难以枚举，一经金运，则纷纷辩诉无休。下部议行。〖33〗

十六日（12月29日）

33 刘统勋卒。

刘统勋（1699—1773），字尔纯，号延清，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乾隆六年（1741）任左都御史，奏参朝中重臣张廷玉、讷亲，为乾隆帝所赏识。十七年（1752）以尚书入直军机处，二十四年（1759）授协办大学士，越二年，晋大学士。时河决杨桥，奉命往塞决口，易服侦得某县丞借掌收物料，刁难村民以营私，乃大怒，亟请巡抚奉王命旗牌至，欲先斩然后入奏，河员震悚，数千辆料物一日尽收，民皆驱车而返。迨用兵金川，屡主撤兵议，迨木果木偾事，乾隆帝时在避暑山庄，令其一日半驰至，询问用兵抑或撤兵，对以“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请专任阿桂。平生居官廉洁，立朝侃然，其晚年益为乾隆帝所倚。是日晨，肩舆入直，至东华门而遽逝。谥“文正”。故事，谥法重“文正”，乾隆朝六十年，以

“文正”为谥者，惟统勋一人而已。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34〕

寻以军机汉大臣只于敏中一人，而应办之事甚多，召湖南巡抚梁国治来京入直军机处。

二十三日（1774年1月5日）

34 阿桂奏小金川全境荡平，及处置小金川降番事宜。乾隆帝谕以“所办甚妥”。时清查小金川降番共八千余人，除逃往大金川千余名外，其余分赏瓦寺、明正等土司共两千余名，此外已降复叛小金川番民约四千名，经阿桂等派兵四出诛戮殆尽。美诺、底木达、美都喇嘛寺等大小碉寨全部平毁。小金川寨落一片废墟，旧日田地亦化为荒山僻野。官兵进剿大金川已无后顾之虞。〔35〕

十二月初四日（1月15日）

35 命新垦地亩摊派丁银一事各省悉仍其旧。

雍正初实行摊丁入地，各省俱以康熙五十年（1711）丁银数为准，根据本地实施摊丁时之地亩或地粮数分别摊征。然其时并未计及新增地亩如何摊派丁银，日后各省则因地制宜，自行其是。如直隶，凡有新垦升科地亩，即按地粮银每两所摊丁银二钱七厘余之数加摊；广西各州县遇有开垦升科银米，则将通省荒地丁银按数摊入本州县新熟额内征输；江西将原有地亩旧额内减除若干摊入新垦项下均匀分派；湖南陆续新垦丁银并未均摊；福建新垦地亩悉照各州县额定《赋役全书》内各款科则，分别征收，题请入额升科；广东以新垦税亩，地土瘠薄，丁银向不派及。

本年夏，湖北巡抚陈辉祖奏请将该省新垦民屯地亩应征丁银随年摊纳，以清赋额。经户部议覆准行，并令各省应否照湖北一例办理之处，各就本省情形妥议具奏。嗣据直隶等省陆续奏覆，多以仍循本省旧制为便。〖36〗

至是，乾隆帝特降明旨，令各省悉仍其旧，毋事更张。该谕略曰：国家承平休养，百有余年，闾阎生齿日繁。向来编审人丁，按丁科则，自康熙五十四年我皇祖特颁恩诏，盛世之民，永不加赋，即以是年丁粮之数，作为定额，良法美意，实我万世子孙臣庶，所当遵守不易者。盖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朕临御以来，无时不以爱养斯民为念，是以两次普蠲天下钱粮，并轮蠲各省漕米，为数不啻数千百万，岂肯于丁粮区区毫末之赋，稍存计较乎？现今海宇户口繁滋，难以数计，如各省粮价，有增无减，即可为滋生繁庶之征。况人数既多，自地无遗利，安得复有未辟之旷土，广为垦种升科？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即或濒河沿海之区，间有东坍西涨，其数甚微，只须地方官查明，照例妥办。若以新垦民屯地亩复将丁银随年摊征，是与小民较及锱铢，尤非惠下恤民之道。

初六日（1月17日）

36 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戎英赴京在《四库全书》处呈献自著《万年配天策》、《天人平西策》，经军机大

臣研讯，俱系无稽之谈。乾隆帝谕示山西按察使黄检将该犯家内逐一搜查，倘呈献各书有悖逆语句，自当从重办理。旋据黄检覆奏，经搜查戎英家内各书并无不法字迹及悖逆词句。报闻。〖37〗

37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一千八百七十四万三千三百十五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四千一百二十四万九千十二石，户部银库实存银六千九百六十七万七十一两，较上年遽减近千万两。

38 上年（1772）四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72）三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五万三千八百二十六两。〖38〗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七万三千零二十三两。〖39〗

39 滇铜生产达于极盛，但就铜政管理和厂民生计而论，亦陷于最为艰难境地。滇铜之产，初不过一二百万斤，自乾隆四年、五年（1739、1740）以来，大抵岁产六七百万，多者八九百万，最多者千有余万，至一千二三百万止。至三十八、三十九年（1773、1774）皆达到一千二百数十万斤，是为滇铜产量最高峰。〖40〗

40 英属印度政府实行鸦片专卖。初，中英早期贸易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为维持茶叶贸易，17 世纪以至 18 世纪早期，英商皆不得不运送白银（几乎全是西班牙、墨西哥银元）至中国贩取货物。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白银经常占 90%以上，

商货不足 10%。至是，英属印度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始行鸦片专卖，以排斥荷兰、丹麦及法国东印度公司竞争。其迫使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三地鸦片种植者只能按照规定价格，将鸦片出售给东印度公司专卖局。鸦片专卖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且由于鸦片基本输往中国，因而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收支渐趋平衡。18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华白银锐减，终至于消灭。〖41〗

〖1〗参见：《澳门四百年》191—193 页；《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46—147 页。

〖2〗《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九。

〖3〗《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 11—13 页。

〖4〗参见：《四库全书纂修研究》30—31、36 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37—38 页。

〖5〗参见：《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241 页；《四库全书纂修研究》30、36 页。

〖6〗参见：《四库全书纂修研究》30 页；《清代名人传略》196—197 页。

〖7〗《四库全书纂修研究》297 页。

〖8〗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三《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经筵讲官南书房供奉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谥文达裘公曰修墓志铭》、《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太子少傅裘文达公墓志铭》；《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八《裘文达公事略》；《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41—142 页；《清史列传》卷二三《裘曰修传》。

〖9〗车里宣慰司与十二猛合称十三土司，或十三猛。

〖10〗《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三、九三四、九三五、一千五。

〖11〗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49—155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二、六六；《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五；《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二一《董天弼传》。

〖1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1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三、六四。

〖1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1—153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六；《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三辑 838—841 页；《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二一《董天弼传》。底木达失事为木果木军营溃败先声，董天弼固难辞疏防之咎，但将军温福陆续将后路防兵调去，也是底木达被袭破的重要原因。恽敬所撰《前四川提督董公天弼神道碑铭》中有这样的记载："与（董天弼）兵五百人守底木达，底木达当贼冲，势危甚，而将军（温福）复调兵二百赴大营，其后接应兵一千二百亦撤之。当是时，将军自屯木果木，军屡胜以后，不以贼为意。七图葛拉尔思甲布等千余人乘军怠，因先后诡降，将军开军门纳之，使杂厮养。七图安堵尔因得入大营诱降人为内应，且探知底木达兵弱，无后援，遂定计先犯底木达，道通，即劫木果木大营。"（《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二一《董天弼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七图甲噶尔思甲布之供词（《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4—155 页）亦可证实上述记载。

〖14〗《清高宗实录》卷九三八。

〖15〗《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8 页。

〖1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3—154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四、六五、六七；《阿文成公（桂）年谱》卷八、九。

〖17〗《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七《刘文定公事略》；《清史列传》

卷二十《刘纶传》。

〖18〗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八六《国子监司业前云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状》；《章氏遗书》卷一七《兵部侍郎巡抚云南副都御史裴公家传》。看来提高官定铜价，使之适应开采铜矿业已上扬的工本水平，方为解决滇铜日趋艰难的必由之路。

〖19〗《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一。

〖20〗川省收捐执行情况详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四辑 197—198 页，四川布政使钱鏊折。

〖21〗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六；《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四十、九四四、九四六、一一千五；《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4—155 页，《啸亭杂录》卷七《木果木之败》；《啸亭续录》卷三《明春三公论战》。阿桂、明亮覆奏时认为，底木达、木果木失事原因在于，董天弼疏于防范，且不守碉卡，另立营盘，而各处台站兵本无多，又皆怯懦，且董天弼查拿夹坝，照内地缉捕之例，分派兵于降番各寨逐一搜查，以致番众惊疑生怨，使索诺木、僧格桑易于勾引煽动。至温福一路，每次进攻，未曾得利，徒致损伤，而所余卡栅，零星分布，其中只有十余人或二三十人者，贼番窥破，并力于一二处，则其余各处相继溃散。总之，核其溃败之由，实因兵自逃散，并非贼番之力（《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6 页）。

〖22〗《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五。

〖23〗《阿文成公（桂）年谱》卷九。

〖24〗《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一。

〖25〗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693—694 页；《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二、九四三。

〖26〗《清代四大活佛》143 页。

〖2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8—159 页；《平定两金川

方略》卷八十、八二。

〖2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9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八十、八二；《阿文成公（桂）年谱》卷十。

〖29〗此次官兵势如破竹，出兵五昼夜即克美诺，据番民安卜鲁回答军机大臣的询问时说："从前美诺未破时，小金川安设碉卡，竭力防备，是以天兵攻打，不能一时剿灭。自去年攻破后，大势残败，不似从前处处整顿，今年十一月，天兵一到，先至垄登耳打了一仗，小金川败了，又赶至阿卡木雅，小金川又败了一仗，美诺已是守不住，七图安堵尔等就各自逃遁了。"（《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9 页）

〖30〗棚民，系福建、湖广、广东与江西赣南等处毗连的贫民来江西赁地耕种，搭棚居住，久而久之，挈眷成家，娶妻生子，并立有坟墓，置有产业，与土著无异。

〖3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三辑 362—363 页

〖3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三辑 649 页。

〖3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三辑 383—384 页；《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九。

〖34〗参见：《清史列传》卷一八《刘统勋传》；《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七《刘文正统勋遗事》；《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六；《清史稿》卷三百二《刘统勋传》；《簷曝杂记》卷二《刘文正公塞阳桥决口》；《啸亭杂录》卷二《刘文正公之直》；《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80—82 页。

〖35〗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9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八四；《清高宗实录》卷九四八。

〖36〗何平《论清代前期的赋税调整》，载《清史研究》1996 年 1 期。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三辑 729、802 页。

〖3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 150—151 页。

〖3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五辑 342 页。

〖40〗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八六《国子监司业前云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状》；《云南铜政考》42 页。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本年（1773）滇省各厂产铜共计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斤（该书三、四辑 349—350 页）。

〖41〗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7—19 页；《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21—223 页。

清通鉴　卷一三一

乾隆三十九年　甲午　公元1774年

正月初七日（2月17日）

1 钱陈群卒。

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号香树，又自号柘南居士，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乾隆十七年（1752）因疾归里，与沈德潜并为江南缙绅领袖，有“江浙二大老”之誉。著有《香树斋诗集》、《香树斋文集》。至是病卒，谥“文端”。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五词臣之一，诗有云：“少年困场屋，贤母授之经。故学有渊源，于诗尤粹精。”盖纪实也。〖1〗

初十日（2月20日）

2 官兵三路同时进攻大金川。

先是，以小金川大局已定，乾隆帝命将军阿桂等乘锐深入大金川。阿桂等奏拟分两路进剿金川，阿桂由谷噶、

凯立叶进，副将军明亮由马奈、马尔邦进。乾隆帝谕示，谷噶、凯立叶俱系通勒乌围之路，相距党坝不远，阿桂到后不妨酌调副将军丰升额速赴谷噶筹办。阿桂亦以谷噶为攻剿大金川正路，请令丰升额即带兵往攻凯立叶，占住山梁，以保护谷噶后路。乾隆帝即命传谕丰升额移兵前往凯立叶。本年初各路官兵会剿大金川在即，乾隆帝谕示阿桂等，若大金川因势危将小金川僧格桑及大头人七图安堵尔等俘献军门，则一面将所献贼酋、贼目拘留，仍即设法擒其所差头人，一并槛解京城，磔处示众；一面督兵上紧进剿。

至是，将军阿桂所率西路之额森特带兵抢过谷噶丫口，攻占喇穆喇穆左右山梁及附近赞巴拉克各山，并将色依谷山占据，深入大金川境一百余里。随以罗博瓦山为勒乌围门户，令海兰察、额森特、海禄分兵绕出其后，福康安、成德、特成额三路仰攻其前，连克大碉八座、大小二十六卡，杀敌二百余。罗博瓦全行攻克后，距逊克尔宗已不远，但阿桂虑及后路未清，故定计先扫清喇穆喇穆之敌。

南路副将军明亮亦先于格藏桥埋伏重兵，同时从正面进攻马奈，攻取克拉绰什碉卡五座及东山嘴大战碉，富德率兵由骆驼沟攻取战碉二座、木城一座、大小碉百余座，从后路包抄马奈，十二日攻克马奈，并夺取绒布寨。继进兵攻克穆谷，抢占大小碉寨四百余间。副将军丰升额一路由卓克采进攻凯立叶，连夜往占达尔扎克山顶，抵凯立叶山根。〖2〗

三月初九日（4月19日）

3 谕命严惩木果木逃兵。上年木果木溃逃绿营兵约计三四千名，除为首者正法外，其余奉旨于湖广、粤西等省发配安插。据广西巡抚熊学鹏奏，此项溃兵每州县安插一名，身负枪铃铁牌，昼当挫磨苦差，夜则收禁空房。乾隆帝命接收木果木溃兵各省照此办理，并将遵办情形覆奏。署湖广总督陈辉祖奏称：两湖安插溃兵共一百零三州县，每州县约三四名，现照广西之式，每犯各制坚重铁枪、悬铃系颈，胸挂铁牌，錾刻“脱逃滋事，即行正法”八字，责令昼当折磨苦差，勿令与别项配犯聚处，夜即分禁空房，专人管束。〖3〗

二十日（4月30日）

4 江西南康县民何国达呈首天主教事，巡抚海成奏闻。先是，原籍南康县民骆友相、马荣耀于雍正七年（1729）、乾隆五年（1740）先后携眷至四川江津县居住，二人在原籍时曾念天主教经，至四川以后，仍不时诵念。骆友相之子骆均仁、马荣耀之子马名捷自幼随父听熟，至乾隆十一年（1746）奉旨查禁天主教，遂不复念。嗣后何国达亦至江津县，徒患疯癫，骆均仁、马名捷念系同乡，遂将记忆不全经文教何国达念诵。何国达回江西后呈首骆均仁、马名捷诵天主教经，海成据报飞咨署川督文绶查究。文绶查明真相，将骆均仁、马名捷问拟枷责完结，并咨覆海成。〖4〗

二十五日（5月5日）

5 准甘肃捐监收纳本色。甘肃常平仓谷定额四百五十万石，因地瘠民贫，灾荒较多，缺额相仍。乾隆三十一年（1766）

前曾奏准收捐监粮，嗣因折色包揽、诸弊丛生而停止。上年经陕甘总督勒尔锦奏准，肃州以西恢复捐监。至是，勒尔锦以甘肃通省常平仓谷一时未能足额，奏请照旧例于口内各属，一体收捐本色。时于敏中为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在乾隆帝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既免拨解之烦，而闾阎又得粜贩之利，实为一举两得之举。乾隆帝是以准行，特调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此事，并命传谕勒尔锦，与王亶望一起实收查办，剔除诸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一经发觉，惟勒尔锦是问。新任藩司王亶望赴任前往热河行在请训，帝仍谕以甘省以往收捐监粮，积弊多端，令王亶望严加整饬厘剔，以期弊绝风清，仓储充裕。〖5〗寻勒尔锦又奏准恢复陕西捐监旧例，乾隆帝特谕曰：外吏皆喜开捐，其弊病自所不免，惟在该上司加意董稽，务使弊绝风清。

是年冬，王亶望奏陈甘肃办理捐监事宜，据称捐监弊端在于私收折色，虚出实收，只有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捐户咸乐输将，以仰副圣主加惠边民之至意。奉旨嘉奖。〖6〗王亶望又奏称：该省现在收捐之安西、肃州及口外各属，扣至九月底止，共收捐监一万九千零十七名，共收各色粮八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六石。〖7〗乾隆帝以为此事不可解者有四：其一，甘省民贫，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其二，甘省安得有如此之多余粮供人采买？其三，半年监粮即达八十余万，如此年复一年，如何收贮？其四，民间既有余谷，何如春时劝谕富户减价平粜？又何必官为经理，收捐监生，多此一番周折？此四不可解令陕甘总督勒尔锦逐一查明覆奏。嗣据勒尔锦奏称“四不可解”

俱可解说，帝谕曰："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为之可也。"

四月十六日（5月25日）

6 御史李漱芳参奏额驸、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在金陵酒楼酗酒滋事，该巡城御史永明、陈憬仅予薄责，不无有心瞻徇；福隆安身为步军统领，而本府家奴在外滋事，平日约束不严，亦难辞咎。乾隆帝命将永明、陈憬交部严加议处，蓝大交部从重治罪，令福隆安明白回奏。又以李漱芳能据实参劾，甚属可嘉，命交部议叙。后福隆安部议革职，诏留任。李漱芳擢给事中。〖8〗

二十五日（6月3日）

7 乾隆帝为印刷《四库全书》所制之活字版定名为"武英殿聚珍版"。《四库全书》开馆后，金简以总管内务府大臣受命兼掌武英殿修书处，倡议以活字代替通行之雕版印刷《四库全书》，奉旨允行。至是，大小两种规格各二十五万三千五百枚枣木活字、字盘及其他设备办竣，乾隆帝赐名"武英殿聚珍版"。金简后编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总结活字刻印书籍经验。包括《程式》一书在内，用聚珍版印行书籍凡一百三十四种，统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9〗

五月十六日（6月24日）

8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八日回驻避暑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二十三日（7月1日）

9 向例旗员阵亡，子孙议给世职，其有年未及岁者，并照应得世职给与半俸。若旗人简用绿营，俱照此例，而汉员子孙则置之不论。至是奉旨定：嗣后无论旗人补用绿营，及绿营中汉员，阵亡议荫外，其子孙未及岁者，俱赏给马粮一分。

二十九日（7月7日）

10 谕陕抚毕沅慎重开矿。毕沅先已奏准于宁羌州（今宁强县）地方试采铜矿，至是乾隆帝特谕示：矿场初开，经理殊为不易，其砂线之是否旺盛，必须确切履访，方可举行。若不过偶露铜苗，一经试采，仍归有名无实，则工作繁复，恐致徒劳。而矿徒群集，易聚难散，皆不可不慎之于始。倘试采无效，亦不妨奏明停止。其地为入川孔道，且境属汉中，毗连楚省，山峒容易藏奸，现在军务尚未全竣，一切厘核之法，更宜加倍周详，即将来凯旋之后，其于川省之囤匪混入者，尤当加意稽防。毕沅自简用封疆以来，办事颇为认真，尚堪倚任，此等地方公事，固不可过于顾虑，坐失自然之利，亦不得急于求效，致昧未然之防。〖10〗

六月初五日（7月13日）

11 吏部奏请原以酷被劾之广东龙川县知县汪承霈捐复原官。汪承霈，原任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之子也。乾隆帝饬其办理错误，略谓：朕之恶酷吏，甚于恶贪官，贪官永不叙用，岂酷吏转可复令登进乎？岂能以汪由敦之故，废公义而曲徇恩施乎？吏部堂官前此为衍圣公孔昭焕奏请开复一案，办理即属错误，自因孔昭焕为大学士于敏中儿女姻

亲，为之瞻徇，业已传旨申饬。汪由敦原系留京管吏部大学士舒赫德业师，今为汪承霈具奏，显欲周旋世谊，其余众堂官，又从而随同瞻顾。遂命将舒赫德以下吏部全堂交都察院严加议处。初，雍正年间，徐元梦抚浙，其孙舒赫德年方幼，汪由敦以诸生为之师。〖11〗

二十一日（7月29日）

12 乾隆帝预计将来进攻金川勒乌围时，制胜之道，自必用炮轰摧，遂命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带冲天炮炮子及炮式，并测量之人驰驿前往四川军营，就地化铸。又以测量之法，西洋人较内地人员尤为精熟，命留京大学士舒赫德于蒋友仁、傅作霖二人内择一派往。随后三品京堂傅作霖被选中驰赴阿桂军营备用。〖12〗

二十五日（8月2日）

13《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为日后妥善贮藏，乾隆帝命杭州织造寅著就近询访范懋柱藏书楼“天一阁”之结构。寻据寅著奏，天一阁在范氏住宅之东，坐北朝南，左右砖瓦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取其透风，其梁柱俱为松杉，阁共六间。靠东一间因近墙壁，恐受潮气，并不贮书，靠西一间安设楼梯，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后乾隆帝下令仿“天一阁”规制，建造文渊、文津、文源、文溯四阁，以分别庋藏《四库全书》。〖13〗

14 是月，命永停新颁僧道度牒。先是，乾隆四年（1739）

议定不准新发僧道牒照。本年初，经礼部奏准，凡现在僧道实心焚修者，地方官将其年貌、籍贯及所住寺庙，册报汇咨，仍分别给照。至是，御史戈源提出异议，略谓：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余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数百万名，若纷纷查补，必多滋扰，请嗣后永停通颁度牒。乾隆帝以戈源所奏为是，礼部通查补给僧道度牒之议遂寝。

七月初四日（8月10日）

15克金川达尔图要隘，官军西南两路声息相通。

先是，将军阿桂西路军攻占罗博瓦山，而副将军丰升额一路攻凯立叶阻险不得进，阿桂遂令其来会师，丰升额乃留伍岱军于凯立叶，留五福军于党坝，自率军至西路。尔后西路数月之间亦受阻于喇穆喇穆。六月，阿桂侦知罗博瓦山峰下色淜普有间道，可绕出其后，乃分兵潜伏，令总兵成德等于喇穆喇穆之后作进取状，以缀敌势，普尔普率兵直上，连抢两大石卡，大金川番兵合力凭碉抗拒，枪石如雨，而海兰察等由间道直抵碉根，各队合攻连克第一、二、三碉。额森特、乌什哈达同时亦将左右三碉全部攻取。随后又相继克攻色淜普山西、山南两碉。计获战碉十一座、平碉四十余间，杀敌二百余名。随后额森特、乌什哈达、福康安、普尔普、海兰察等分队进攻，攻取喇穆喇穆山上碉座及日则丫口各碉，杀敌数百名。〖14〗南路副将军明亮前已攻占绒布寨、卡卡角，然顿兵于庚额特久不得进，其地危峰壁立，山脚直下至河，惟山关半有线路，又两石卡扼其旁，土人云是西南第一要隘。明亮料无路可进，乃奏

请从正地一路试探深入，及率军觅路进二十余里，但见箐林深黑，未逢敌踪，明亮不敢深入，暂扎营正地山口。乾隆帝命明亮撤兵，仍回绒布寨大营，或可潜兵往攻当噶尔拉。〖15〗明亮旋奉将军阿桂令率军前往宜喜，与舒常会师。当西路攻克色淜普岭时，明亮军亦冒雨破宜喜七碉，即移兵往攻达尔图山梁等要隘。

至是，南路明亮军冒雨连克达尔图、俄坡、格鲁克古，获战碉十五座，因达尔图为金川至要门户，明亮下令将石卡尽行拆毁，一路安营设垒。乾隆帝获悉明亮捷报前两日，已据阿桂所奏“于初六日辰刻，云开日出之时，遥望宜喜山梁，贼碉数座已俱不见，但见官兵营盘七座”，得知明亮于达尔图得手。达尔图山梁既克，阿桂西路军与明亮南路军遂隔河相望，军声更振，连克该布达什诺木城及色淜普一带碉卡，共计获大碉二十三座，烧毁寨落七八十处，杀敌三四百人。官兵遂进围逊克尔宗官寨。〖16〗

初九日（8月15日）

16 通晓外科、谙习天文之西洋人岳文辉、杨进德、常秉纲附搭商船到广，情愿进京效力。事闻。乾隆帝命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向来西洋人进京效力之后，即不准复回本国。近来在京西洋人竟有以亲老告假者，殊属非理，李侍尧当询问岳文辉等，若情愿长住中国不复告回者，方准送京，否则不必呈送。嗣后即照此办理。随经李侍尧询之岳文辉三人，俱表示有父母在家，势难长住中国，愿仍回本国。〖17〗

二十一日（8月27日）

17 晓谕不得以“宰相”称谓阁臣，更不得以“副相”称谓都察院。御史陈朝础具折奏请修内阁、都察院《则例》，乾隆帝以为殊可不必，并以折内有谓“都察院旧称副相”，谕曰：汉时虽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之语，其后沿革不常，且与今都察院之职迥异，何得牵引及之？况内阁自明初改置大学士以来，即不复称宰相，间遇赐诗赐匾时，或数典及之，而谕旨奏章从无相臣名目，内阁且然，都察院安得有副相之称乎？向来大学士加宫保衔者有之，献谀者或称为师相，而彼亦居之不疑，殊可鄙耳。

二十三日（8月29日）

18 饬谕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敏中交结内监高云从。命将高云从即行正法。

先是，兵部侍郎高朴赴热河引见时，向乾隆帝奏称风闻内监泄漏朱批记载。至是，查明泄密谕者系经管记载之太监高云从，乾隆帝命将其锁拿交御前大臣审讯。据高云从供，于敏中曾向其问及乾隆帝对观亮评论之记载，另曾为买地受骗，恳求于敏中转托顺天府尹蒋赐棨办理。高云从一案遂波及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敏中。经乾隆帝亲诘于敏中，于敏中回奏，高云从确曾面求转托，实无允从，但不即据实参奏，实属错谬。乾隆帝为此特明发谕旨，严饬于敏中交结内监，并命将其交部严加议处。略曰：内廷诸臣、内监等差使，交涉事所必有，若一言及私情，即当据实奏闻。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之办事，而思为此隐忍耶？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日蒙召对，

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问消息？用兵金川以来，于敏中书旨查办，始终经手，本欲大功告成时加恩议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授以世职，乃事属垂成，而于敏中适有此事，看来真无福承受。至朕日理庶政，事事躬亲，即所写谕旨，亦时多更改，即如从前大学士傅恒侍直禁廷最久，赞襄诸务，及其身后并不因少此一人遂致不能办事，于敏中岂不稔知？朕因其数十年来小心行走，为此姑息，免其重罪，著交部严议。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

与高云从案有牵连之观保、蒋赐棨及刑部侍郎吴坛俱革职，交刑部查审，另仓场侍郎倪承宽亦革职，交刑部讯问。观保、蒋赐棨、吴坛系高朴指奏，称此三人曾在九卿班上议论乾隆帝评论各道府人员之朱批记载，后经刑部查审，观保等三人坚不承认，乾隆帝以其狡词隐饰，令刑部按律定拟具奏。旋狱具，刑部概拟斩候，乾隆帝又以观保三人尚无交通结纳，行贿营私大弊，蒋赐棨、吴坛加恩释放，观保以无顶戴人仍在阿哥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至倪承宽，审明不过向高云从介绍仓场侍郎申保时称说："此是申仓场"，亦命加恩释放，以翰林编修在阿哥书房行走。〖18〗

嗣经刑部查究，太监高云从四弟高云惠在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处当长随，系李文照出京时，高云从面求带往。乾隆帝命将李文照革职，拿解来京，交内务府大臣审讯。又高云从三弟高云龙在山东临清州知州处当长随，乾隆帝命山东巡抚徐绩查奏。后查明乾隆三十六年（1771）高云从面求时任山东臬司之姚立德将高云龙收为长随，姚立德又转荐东昌知府胡德琳，随又转荐临清知州王溥。命将姚立德革职，仍留总河之任。〖19〗太监高云从以结交外廷官员，

泄漏朱批记载，即行处斩。

二十四日（8月30日）

19 命左都御史阿思哈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八日（9月3日）

20 以山东参将王普与高从云曾在宫门睹目交谈，听其嘱托，谕命整饬奏事处。〖20〗该谕略曰：向来在京部院各衙门陈奏事件，及外省督抚赍奏差弁赴宫门具折，设有奏事官员接递，转交奏事太监进呈，所以严内外之防，使宦寺人等不得与外人交接，法至善也。乃近来奏事官员，日久懈弛，高云从不过写字处下贱太监，何得与外省参将相识？嗣后除军机处应奏事件仍照旧交奏事太监呈递外，其余各部院衙门奏折俱悉从奏事官员接收转交，即内务府一切事件虽系家务，亦著由奏事官员转交，概不得由奏事太监等接奏，大臣官员等并不得与太监交谈，如敢再有违犯，必从重治罪！

八月初五日（9月10日）

21 命查缴禁书。自上年降旨督促各督抚加速征集群书后，各省陆续搜访及藏书家进献书籍已不下万余种，江苏进书最多，总数达四千八百零八部，其次浙江四千六百部。〖21〗“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之征书初衷已然基本实现，但乾隆帝却以“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为由，开始雷厉风行查办禁书。该谕略曰：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

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谕旨命江浙各省督抚，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往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22〗

在通谕全国查缴禁书之前，乾隆帝已先行部署江浙两省满洲督抚在征书时留心查办“稍有忌讳之书”。据两江总督高晋九月十三日折奏透露：“今春（三十九年春）臣曾接抚臣萨载密札会，有闽浙督臣钟音陛见回任过苏，口传谕旨：稍有忌讳之书，令臣等一体留心查办。”高晋奏折还提及：“臣在江年久，深知江南读书之人，于笔墨之间，毁誉任意，如沛县阎大镛之《俣俣集》、松江蔡显之《闲渔闲闲录》等书，皆臣经手奏办之案。又曾面奉圣谕，平日无不留心体访。此次采购遗书，更应加意稽查，凡有呈缴之书，或由总局选送，或由道府州县并委员购买送到者，臣自分文理浅陋，且时常公出，恐查阅未周，不敢放心。臣属幕友中有浙江举人吴蒋源，学问渊博，人尚可信，凡送到各书，臣即交其逐一选择，遇有明末及国初人著作，更复留心翻阅，选定后仍送臣酌定。臣虽不能全部全看，然亦必阅其书之大概，悉其书之总要，然后缮折恭进。”〖23〗

十五日（9月20日）

22 将军阿桂坚拒大金川索诺木乞降。先是，索诺木等已将小金川僧格桑药死，埋在逊克尔宗后石窖内。至是，

阿桂一军环攻逊克尔宗，索诺木力竭势穷，在军营前屡屡乞降被拒后，派头人绰窝斯甲将僧格桑尸身刨出呈献，并将僧格桑之妾侧累，及小金川大头人七图安堵尔、蒙固阿什咱阿拉一同献出，恳求停止进攻，赏给执照。阿桂遵旨将僧格桑尸身砍掉首级，交川督文绶存放省城，复将侧累、七图安堵尔、蒙固阿什咱阿拉，及大金川头人绰窝斯甲槛送京师。同时令海兰察、额森特等严诘索诺木、莎罗奔何以不亲至将军营盘？〖24〗

十九日（9月24日）

23 黄河南岸老坝口以下堤工漫溢七十余丈，大溜从缺口奔腾而下，经射阳湖归海，附近板闸、淮安一带汪洋一片。乾隆帝闻讯即命总督高晋、河督吴嗣爵迅往漫口上紧堵筑。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漫口合龙，黄河大溜全由故道入海。此次因黄河溃决，江苏清河、山阳、盐城、阜宁四县受灾严重，乾隆帝命将四十年（1775）应征钱粮全行豁免，此四县并淮安（今淮阴县）、大河（今淮阴县）二卫漕粮等亦一体按分蠲免。〖25〗

二十八日（10月3日）

24 山东寿张（今阳谷县东南寿张集）人王伦借秘密宗教〖26〗发动反清起义。

王伦，貌魁岸，有智谋，素习炼气拳棒，乾隆十六年（1751）曾从阳谷人张既成（袁公溥弟子）入教，三十六年（1771）始收徒十八人。自是借气功医病，广收教徒，游侠亡命、盐贩赌徒、衙役书吏、走马斗械者咸人伙为骨干。王伦被称为“收元之主”，遂起意聚众起事，欲从堂

邑（今聊城县西北堂邑）、临清，进取直隶一带。本年春夏，东省荒旱，收成歉薄，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民众蓄怨已深。会知县沈齐义、游击赶福差人严拿邪教，王伦决定提前举事，遂扬言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即与梵伟等密议，定于八月二十八日半夜子时起手显道，并预言其时有风雨。时梵伟为军师，王经隆（即王圣如）为正元帅，孟灿充元帅。至二十七日王伦在党家店已聚有数百人，王经隆奉命传集堂邑县同教到寿张会合。

是日夜，寿张、堂邑同时起事，梵伟、阎吉仁先带六七十人与城内入教之书役等约定拥入寿张县城，围住文武衙门，抢劫仓库，占据城池，知县沈齐义被杀。翌日，迎接王伦入城，王经隆亦率众来会。此二日适值风雨大作，众益信服，所过之处，附众甚多，寿张、堂邑、阳谷、临清一带聚集两千余人。〖27〗九月初，王伦教军陷阳谷。阳谷教徒本众，且胥役皆羽党，故破城极易。复克堂邑，破城之后，杀官劫库，开监放囚，声言“只杀官劫库，不杀百姓”。然已克之寿张、堂邑、阳谷三城俱弃而不守，盖三处城垣或低矮残损，或修理未完。王伦意欲攻得临清州（今临清县）或东昌府（治所在今聊城县）等坚固城池，以安顿随营家属。〖28〗

当是时，中原腹地自三藩乱后承平已近百年，而王伦教军遽起，攻城略地，畿辅震动。乾隆帝据山东巡抚徐绩奏报，获悉变起仓促，徐绩及布政使国泰带兵从东昌一路进发，兖州（府治在今兖州县）总兵惟一带兵从东阿一路进发，会同剿捕，遂命传谕曰：此案情罪甚为重大，即当按叛逆办理，非寻常纠众抗官可比，一经擒获到案，即应

迅速审明，将为首者立时凌迟，其同恶相济之逆党亦即应斩决，必须多办数人，俾众共知儆戒！又谕军前将领：俟破王伦贼营后，查系首犯及济恶逆犯者，即当全家处斩，余亦照律缘坐。随又谕示徐绩：寿张当水路之冲，且为回空粮艘所必经，该抚须将此案迅速办妥，勿使南下漕艘稍有阻碍。旋命大学士、军机大臣舒赫德即速启程，以督视南河为名，由天津驰往临清平定王伦起事。〖29〗命直督周元理、豫抚何煐于毗连山东地方，严饬文武，妥密巡防，不得使王伦等贼匪逸出。随即又命江督高晋亲赴徐州一带，调兵堵截。并调派健锐、火器营一千名，令额驸拉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带领前往山东会剿王伦。九月中钦差大学士舒赫德驰抵德州，拟调发天津绿营及沧州（今沧州市）驻防兵到齐后，与徐绩等定期会剿王伦。〖30〗

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

25 王伦军据临清旧城，阻断漕运。先是，王伦屯兵临清城南柳林，巡抚徐绩提兵于黎明时分至小邓家庄，探知王伦已不在柳林，遂令乡民引路追赶，至树林茂密处，王伦军放火阻挡，经官兵打退，复有两千余众从两腋蜂拥而来，将徐绩围住。总兵惟一督兵从旁策应，徐绩四面冲杀而走。王伦军复趁夜围攻临清新城，先攻西门，后攻南门，于城外纵火，用牛车拉秫秸、火药，焚烧城门。城上以劈山炮、佛郎机、过山乌轰击，王伦军伤亡惨重。自此白昼潜踪，每至夜分仍围攻不止，然终未能破城。〖31〗王伦攻临清新城不下，乃率领大队及车辆、妇女、辎重，移屯运河东岸旧城之内。临清旧城地势广阔，居民稠密，惟城墙

塌毁已久，王伦命将车辆塞街道巷口以备抵御官兵。其时附从王伦者已不下万人。〖32〗旋兖州总兵惟一、德州驻防城守尉格图肯率军与王伦兵交战于临清城外，惟一、格图肯败回东昌。王伦乘势欲阻断漕运，遂派人抢夺粮船，搭建浮桥，并在浮桥两岸分守，堵截官兵。〖33〗时回空漕船除已过临清六十八帮外，未过者俱留于临清以北，不敢南下。〖34〗事闻，乾隆帝即命直隶布政使杨景素迅速率兵数百，前往临清船桥西岸，扼住桥口，“遇有过桥之贼，尽行歼戮”。又以临清州新城坚守无虞，实授署知州秦震钧为临清州知州，副将叶信、参将乌大经各升衔一等。〖35〗惟一、格图肯以临阵退缩，斩于军前。〖36〗

二十三日（10月27日）

26 官军合围临清旧城。先是，钦差大学士舒赫德部署分路会剿：舒赫德、拉旺多尔济率兵从德州出发，攻临清东北；山东巡抚徐绩自东昌一路进兵，攻其东南，阿思哈率京兵二百往会徐绩助剿；直隶总督周元理遣兵攻其西北；河南巡抚何煐遣兵攻其西南。至是。周元理属下玛尔清阿率先直趋临清北水关浮桥西岸，将浮桥烧毁，王伦西走之路被截断，随即各路官兵合围临清旧城，除有部分教军溃围逸出外，王伦等千余人俱在旧城内固守。舒赫德分派各路官兵入旧城搜剿。〖37〗乾隆帝谕示会剿王伦军前将领：临阵被获之犯，断不可稍为姑息，必当尽行骈诛。即系徒手随行，并无抗拒实迹者，亦当分别发往伊犁、烟瘴，不宜复留内地。

二十八日（11月1日）

27 御史王宽奏严唆讼之禁，略言：历查各省钦差驰审之事，近年较多，其中诬告反坐者亦复屡见，一经审虚，仅反坐原告，而架词唆讼之讼师破露殊少。此等奸徒架词耸听，挟制株连，所关吏治民生者不小。请嗣后遇有奏审重案，如果虚诬，即严行根究有无唆讼，若究出讼师，除按律治罪外，地方官照失察讼师例，从重议处。下刑部议行。

二十九日（11月2日）

28 王伦自焚而死，反清起义失败。自合围临清旧城后，官兵连日搜剿，挨屋逐户严查，下及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城内所杀尸身，填塞街巷，人马行走，几无驻足之处。沿河一带，浮尸满岸，其巷内教军车辆，半皆焚毁，牛骡倒毙甚多。至是，官兵探知王伦在汪宅大楼之后一间小楼上，因楼房甚高，又无梯可上，遂将小楼团团围住。其时王经隆等见官兵跳上围墙，欲入楼擒拿，乃劝王伦投降，王伦称“我宁可烧死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即将堆积之乱纸、坏木点燃自焚。王经隆跳楼被捕，梵伟、孟灿等亦先后被拿获。据舒赫德所奏，自二十三日进剿以来，“杀死贼众不下一二千人，其余活口并直隶、河南两省擒捉送到者一千七百八十八名，又自寿张、阳谷、堂邑三县解到临清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已随时讯问正法”〖38〗。康乾鼎盛百余年来首次在内地爆发之大规模农民起义历时一月被镇压下去。

十月初三日（11月6日）

29 王珣以著书“悖逆”处斩。王珣，年五十八岁，直隶盐山县（今河北省盐山县）童生，自著书四本，欲以明正四书大义。因《论语》内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王珣以为“如今皇上是仁义之君，这‘夷狄’二字应当避讳”，故将“夷狄”改为“义帝”。书成后，王珣曾呈献名翰林纪昀及本县知县陈洪书，俱未受。本年九月王珣遣其兄王琦至京在侍郎金简家投递字帖，帖上附有家藏乩仙所写“神书”、“神联”并献上王珣之书，金简奏闻。至是，乾隆帝命提解王珣至京严讯。十一月，以王珣敢于编造字迹，妄肆诋毁本朝，命即行处斩；王琦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陈洪书照溺职例革职。“狂悖书词”四本烧毁。〖39〗

十九日（11月22日）

30 给事中李漱芳奏称临清“奸民滋事”系年成歉收、地方官讳灾所激而成。奉旨切责，命改调部属。

王伦事起，李漱芳即奏言：“山东省寿张县奸民聚众滋扰一案，臣于三四月间即闻进京人传说，各路上因雨泽稀少，麦收歉薄，行旅车马，动辄十数人围绕，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迩，可资接济。迨五六月后，虽节次得雨，总未透足。岁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复粉饰相沿，收成分数捏报七八分不等。抚字无闻，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机起衅。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乾隆帝以李漱芳此折“所见大不是”，谕军机大臣曰：奸民敢于聚众叛逆，劫库杀官，此等倡乱逆匪岂可不

及早剿平？无论其非饥民，即饥民敢于谋逆，亦为国法所不宥。李漱芳此折转代奸民饰词诿罪，止图为一己沽名，而置顺逆大义于不问，是诚何心？至所称山东被灾之说，殊不足信。乾隆帝以李漱芳奏折如在此时宣发，会“眩惑愚民，殴之从贼”，命将原折封存，俟事定之后另行办理，仍寄舒赫德就近访查具奏。〖40〗寻舒赫德覆奏，亦谓据孟灿等所供，地方官于荒歉之后，复额外加征，以致激变。迨临清平定，乾隆帝明发谕旨，断言“贼供本不足据”，又称据寿张县捐纳吏目杜安邦所言，“寿张收成实有对半，各处俱有盖藏，并非荒歉，该县民人亦无曾经告灾之事”。据此而严斥李漱芳“不察情理，为乱民设说，尚可谓之人类乎？”同时仍命舒赫德会同新任巡抚杨景素再行查奏。

至是，舒赫德等遵旨覆奏：“贼匪王伦起事之由，实系邪教谋为不轨，前孟灿所供岁歉加征激变之说，详悉访问，毫无影响，且别犯亦从无所供及此者，实系孟灿深恨地方官查拿严切，欲加祸以泄私忿，故尔混供。”因再度明降谕旨，略曰：李漱芳闻王伦叛逆之事，即妄云饥民聚众滋事，是转予乱民以借口之端，实不知其是何肺肠！李漱芳当逆贼倡乱之初，造作无稽之谈，转欲为贼饰词卸过，实不得复比于人类，即治以袒贼惑众之罪，亦所应得。但朕从不肯因言民隐之事加罪科道，惟是李漱芳识见如此，心术如此，若令其复居言路，实足为世道人心之害。遂置李漱芳于礼部闲曹。〖41〗

二十日（11月23日）

31 命查办原任云贵总督彰宝婪索下属事。先是，署云

贵总督图思德盘查永昌府属四厅县仓库，见永平、保山二县共亏缺米谷七万八千余石，遂将署保山知县王锡、署永平知县沈文亨参革究审。至是，图思德奏称：王锡供称仓储亏空系因病解任总督彰宝勒索供应，并呈出供应彰宝行署账目，内载自三十八年（1773）八月起至本年五月止，彰宝取用食物等项计银四万余两。乾隆帝命侍郎袁守侗驰驿往查，并以云南巡抚李湖其时曾往永昌，令其即速据实明白回奏。寻覆奏自称不能及早觉察，请交部治罪。乾隆帝命彰宝革职拿交刑部，刑部依律拟斩候。四十二年（1777）彰宝病故。滇抚李湖因不能据实奏明彰宝勒索下属供应事，亦被解任。

彰宝，鄂谟托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1748）由翻译举人授内阁中书，历官至云贵总督。本年春，奏患病，温旨慰问，并遣侍卫隆安带太医驰往诊视。五月，请解任，允之。〖42〗

二十六日（11月29日）

32 直隶总督周元理奏称：山东逆匪王伦聚众谋为不轨，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莲、白阳、清水等各种名色，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习学拳棒，以致流为谋逆。欲除邪教之根，惟有力行保甲之法。现已通饬各属，逐细查造，设立循环二簿以及门牌，如有不法事端，即令首报，官民容隐，分别查参治罪。乾隆帝命将周元理原折抄寄各省督抚，令其严饬所属一体实力奉行。并谕曰：清查保甲，原系弭盗诘奸良法，但州县往往视为具文，即设立门牌，亦属有名无实。此非保甲之无益，而行保甲之难

其人也。

33 是月，英国驻印总督哈斯汀士代表波格尔到达后藏扎什伦布寺拜会六世班禅。先是，不丹与印度孟加拉之间发生边境冲突，六世班禅应不丹法王之请，致书英印当局，居间调解。总督哈斯汀士获悉后，一面停止对不丹进攻，一面派波格尔自加尔各答启程赴藏。至是，波格尔抵达扎什伦布寺。波格尔来藏一事，六世班禅曾表示拒绝，在回覆哈斯汀士信中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大皇帝禁止外国人来藏。但哈斯汀士为达到印藏通商、在拉萨设立“使馆”，以及搜集西藏有关情报之目的，仍一意孤行，派波格尔进藏。六世班禅虽曾接见波格尔，但在会晤中强调：一、不丹是中国藩属，不丹之安危，西藏不能不过问。二、西藏是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命令办事。三、印商可按旧例到西藏斐利（即帕里）通商。四、不得在拉萨设立所谓“使馆”。波格尔在日喀则逗留四个多月，一无所获而返。〖43〗

十一月初八日（12 月 10 日）

34 命从宽发落收藏屈大均诗文案有关人犯。屈大均，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明季诸生，入清乃削发为僧。长于诗，与陈恭尹、梁佩兰称岭南三大家。诗文多有触犯清廷忌讳处，于雍正八年（1730）通谕销毁。至本年查办明末清初野史等违碍书籍，广东南海（今广州市）、番禺查出屈稔浈、屈昭泗收藏其族祖屈大均诗文，当即将其收禁。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以屈大均诗文非寻常字句违碍之书

可比，应比照“大逆子孙及同居之人皆斩律”，屈稔渢、屈昭泗均拟斩立决奏闻。至是，乾隆帝特降旨通行晓谕曰：朕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粤东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止须烧毁，毋庸查办。其收藏之屈稔渢、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又曰：若经此番诫谕，仍不呈缴，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即不能复为轻宥矣。此旨交内阁明发，同时密谕两江总督高晋访查屈大均“雨花台衣冠冢”，速为刨毁，毋使逆迹久留。高晋亲诣雨花台逐细查勘无获，遂奏称实无屈大均衣冠墓碑。此事不了了之。〖44〗

十八日（12月20日）

35 向例江河堤岸在保固期内陡被溃决，按“销六赔四”之比，令河员文职自道员至主簿，武职则守备、千总按股摊赔。至是，乾隆帝以总河及兼管河务之督抚独不议及，此尚相沿明季官官相护之陋习，命户部别议具奏。寻户部议准，“赔四”部分，河臣应赔二成，督抚应赔一成。

36 是月，官兵逼临促浸（番音金川为促浸）河岸。先是，大金川逊克尔宗久攻不克，乾隆帝命传谕将军阿桂，可分兵从凯立叶攻压日尔巴当噶，如得手，即可两面合击逊克尔宗。阿桂乃于十月中调集官兵五六千人，令海兰察、额森特、乌什哈达等分队往攻日尔巴当噶以下、荣噶尔博以上中间墨格尔山梁各碉寨，激战竟日彻夜，歼敌一百余名，占据大碉、寨房二百余间。副将军明亮一路亦抽派官兵二千五百名，令和隆武、奎林率军分路进攻日旁山后碉

寨，夺取战碉十余座、平碉二百余间。明亮与阿桂两军只隔一河，距勒乌围不过二十里。〖45〗至是，将军阿桂派兵攻过格鲁古丫口，将作固顶至穆尔津冈等大金川沿河各寨悉行剿洗焚烧，杀敌数百名，抢获大战碉五十余座、寨落三百余处。复饬令五福率兵从凯立叶而下，向党坝进攻。五福在党坝隔岭望见多处烟焰飞腾，知将军已至此，遂越岭与阿桂会师。其时大金川东北已扫除净尽，后路得恃以无虞。〖46〗

十二月初八日（1775年1月9日）

37 渥巴锡汗卒。〖47〗

渥巴锡（1742－1775），乾隆二十五年（1760）继其父为蒙古土尔扈特汗。三十五年（1770）率部自俄罗斯东返祖国，受封卓哩克图汗，管辖珠勒都斯旧土尔扈特蒙古乌纳恩素珠克图盟南路四旗（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8〗

二十三日（1月24日）

38 湖北巡抚陈辉祖查得明末《博物典汇》、《前明将略》两部“违碍书籍”后，分咨其他省份，如有此书及书版，尽数销毁。乾隆帝以为如各省自行办理，仍未能切实周到，故命传谕各督抚：遇有查出应禁书籍，一面将原书封固进呈，一面查明如有版片即行附便解京，交军机处奏闻销毁。〖49〗

39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二千一百二万七千二百二十四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八十六万零五百一千石〖50〗，户部

银库实存银七千三百九十万五千六百一十两。

40 上年（1773）闰三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74）三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三两，共到洋船三十一只，较上年多三只。〖51〗上年（1773）闰三月十六日至本年（1774）三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六万八千八百零五两。〖52〗

41 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1770—1774年）中英（包括印度）进出口贸易状况：进出口每年平均银三百五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四两，其中进口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六十六两，出口二百十一万九千零五十八两。中国对英贸易顺差年均银六十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二两。五年中，从欧美各国每年平均输入中国商品总值银二百零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两（其中英国占 70%），从中国每年平均输往欧美各国商品总值银四百三十六万二千六百七十六两（其中输往英国占 48.6%），每年平均出超银二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四十两。〖53〗

〖1〗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三四《诰授光禄大夫内廷供奉经筵讲官太子太傅刑部尚书晋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端钱公陈群墓志铭》、《刑部尚书加赠太傅钱文端公神道碑》；《国朝先正

事略》卷一五《钱文端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一九《钱陈群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34—36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四辑218页。

〖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59—160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八六、八七、九十、九一；《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五辑441—442页。

〖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五辑65—66页；《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189—190页。

〖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408页；《清高宗实录》卷九五五、九五七。

〖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408—409页。

〖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408—409页。

〖8〗参见：《清史列传》卷二五《福隆安传》；《听雨楼随笔》卷一《李漱芳》。

〖9〗参见：《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09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174—177页。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五辑429、431页。

〖11〗《簷曝杂记》卷二《揣骨史瞎子》。

〖1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0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百。

〖13〗内廷四阁虽仿天一阁而建，但比天一阁庄重典雅，且内部构造多有改进，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筑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61—163页）。

〖14〗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九、一百；《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0页；《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15〗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八；《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1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0 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百、一百一、一百二。

〖1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520 页。

〖18〗《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三、九六五、九六六。

〖19〗《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四、九六五、九六六。

〖20〗奏事处，清代专为皇帝传递文书、传宣谕旨，并办理部分具体事务之机构。其地在内廷，设立于康雍之际。以御前大臣兼管。掌传递奏折、谕旨，呈进贡物，及承办其他应进、应交、应传、应办之事。分内、外两处。外奏事处设侍卫一人、章京六人（以内务府司员兼充者四人，各部院司员兼充者二人）。内奏事处以八品太监一名领之，下设奏事太监、侍监、记档太监十余名。外奏事处传递之事件，须转内奏事处递进；内奏事处传出各事件，亦须由外奏事处转达（参见：单士元《清代奏事处考略》，载《明清档案论文选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354 页《奏事处》）。

〖21〗《四库全书纂修研究》35 页。

〖22〗《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674—676 页。

〖2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0—161 页；《平定大小金川方略》卷一百四。

〖25〗《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七、九六八。

〖26〗王伦传习何教，清档案、官书或曰“白莲教”，或曰“白阳教”、“清水教”。目击此次事变的俞蛟在《临清寇略》中记为清水教（《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一）。《清代八卦教》作者马西沙则以为王伦所倡之教虽名为清水教，但与正宗清水教不同，只能认为是清水教一个旁支，而清水教系八卦教异名同教（《清代

八卦教》187—188 页）。

〖27〗参见：《故宫档案述要》251—253 页；《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一、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634—635 页；《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750、759—760、765 页；《清代八卦教》185—198 页。

〖28〗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750—752 页；《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三、四；《故宫档案述要》252—253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564—566 页。

〖29〗参见：《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一；《故宫档案述要》254 页。

〖30〗《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二。

〖31〗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586—587 页；《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八；《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六。按俞蛟记王伦军围临清在初六日，与档案、官书不同。

〖3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736—738 页；《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八。

〖33〗《故宫档案述要》252—253 页。

〖34〗《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六。

〖35〗坚守临清新城事参见：《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八，及《啸亭杂录》卷四《乌大经》、卷十《叶副将》。

〖3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七；《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七；《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798 页。

〖37〗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七；《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六辑 836—837 页；《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二十五。

〖38〗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755—756 页；《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一一。

〖39〗《清代文字狱档》下册671—689页。

〖40〗《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四。李漱芳所奏是否属实，是判定临清民变性质的一个关键。据钦差大学士舒赫德覆奏："审讯贼党孟灿等，究其起事之由，据供因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以致激变。"（《临清纪略》卷十）另据《清实录》记载，本年春夏"山东亦甚缺雨"，"济宁上下运河盼雨甚殷"。乾隆帝也说过，"今年东省雨水短少，较畿辅尤甚"，徐绩"不得稍有讳饰"（《清高宗实录》卷九五八、九五九）。上述官方记载可以证实山东西部，即寿张、堂邑一带春夏确实干旱歉收。至于地方官讳灾粉饰，额外加征，则是乾隆朝后期司空见惯之事。

〖41〗《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

〖4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九六九、九七一；《清史列传》卷二三《彰宝传》。

〖43〗参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23—126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19页。

〖44〗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95—212页；《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337页《屈大均》。

〖45〗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百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46〗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百十；《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47〗《满文上尔扈特档案译编》237—239页。

〖48〗《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521页《渥巴锡》。

〖49〗《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33—34页。

〖50〗存仓米谷数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三，32页，似误。

〖5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 150—151 页。

〖5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 264 页。

〖53〗《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5 页。

清通鉴　卷一三二

乾隆四十年　乙未　公元1775年

正月十二日（2月11日）

1 谕命从重处置已援旨免其为奴之吕留良子孙。先是，雍正年间吕留良子孙照大逆缘坐律发遣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为奴，乾隆帝即位，谕令将为奴遣犯中出身职官及举贡生监者另编入旗，出户当差。吕留良之孙吕懿兼、曾孙吕敷先经刑部办理亦为八旗另户，嗣后又出资捐纳监生。至是，此事经盛京将军弘晌遵旨查明奏闻，帝谕曰：前为奴遣犯开户谕旨系指寻常为奴遣犯而言，若吕留良子孙，系大逆重犯缘坐，岂可援轻罪有职人员，概免为奴出户，致令恶逆余孽，得仍窜籍良民。嗣后如遇办理如吕留良大逆缘坐之类案件，不特举贡生监不应减免，即官职甚大者，既为逆犯子孙，罪在不赦，亦不当复为区别。吕懿兼、吕敷先及其家属从重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二月十二日（3月13日）

2 命重抄《无圈点老档》，并用加圈点新满文转抄一部。《无圈点老档》即通称《满文老档》原稿本。《满文老档》系清开国前后以满文书写之官方编年体史书，其中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至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俱用无圈点满文书写。迨乾隆年间，无圈点满文已很难辨识，六年（1741）奉旨编成《无圈点字书》，以备稽考。但借《无圈点字书》逐字翻阅《无圈点老档》既感不便，且《老档》只此一份，日久难免损坏。至是军机大臣奏准：将内阁大库恭藏之《无圈点老档》“照现在清字音出一分，同原本恭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各重抄一部，送盛京崇谟阁珍藏。〖1〗

四月初十日（5月9日）

3 谕命严切根究杨集、樊明德倡行混元教案。樊明德，河南鹿邑县人，务农度日，兼习医道。三十九年（1774）正月初间，身患病症，经杨集医治而愈，樊明德旋往杨集家拜谢，得杨集传给混元点化书并大小问道经各一本，指为仙人传留。大小问道经内有“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劫年”等字句；混元点化书亦有“末劫年，刀兵现”，并“子丑寅卯夏旱多”，及“龙虎二将中元斗”，“三十六将二十八宿临凡世”等语句。杨集故后，樊明德遂倡立混元教，约定每年清明、五月十五、九月初十、十二月初一等日聚会念经。入教之人拜师，各致送钱数百文不等，每于期赴会念经，又各给樊明德数十文，以备香资。鹿邑、淮宁（今淮阳县）、西华、上蔡、汝阳并

安徽亳州皆有入教者。本年三月经鹿邑知县访闻邪教骗钱，即将樊明德等拿获。至是，经巡抚徐绩奏闻，乾隆帝以混元教与收无、无为及白莲等均属同教异名，钞经内“换乾坤”等悖妄字样与山东王伦编造惑众之语大略相同，非寻常邪教经卷可比，命河南、安徽二省速拿要犯，尽法惩治。五月，狱具，樊明德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亲属照律缘坐；杨集起棺戮尸；同教九十余名分别斩、绞、流、徒有差。〖2〗

二十五日（5月24日）

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乙未科三鼎甲：状元吴锡龄，江南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人；榜眼汪镛，山东历城（今属济南市）人；探花沈清藻，浙江仁和（今属杭州市）人。至是，赐一甲吴锡龄、汪镛、沈清藻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春煦、王念孙、戴均元、汪辉祖、孙玉庭、觉罗长麟、杨于果、吴锡麒等一百五十五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3〗是科会试正考官为兵部尚书嵇璜，副考官为刑部侍郎王杰、左副都御史阿�six。进呈前十名试卷时，原拟以赵敬襄卷列第四，嵇璜以其卷中用“大歷”字，卒摈弃之，于是取中在后之卷。盖乾隆帝名“弘曆”。嵇璜“弱冠登朝，畏慎无过失，独尝于进呈文字内，有引《御制诗》用字未经改写者，坐是出南书房，故生平遇庙讳、御名，倍深敬畏”。〖4〗

5 是月，西北两路官兵夹击勒乌围之势完成。

先是，西路将军阿桂派兵攻占康萨尔山梁，此处系勒乌围外第一要隘，前进攻取噶尔丹喇嘛寺及噶郎噶，即勒

乌围正路。旋又克甲尔纳、堪布卓沿河各碉寨。但入春以来，连降雨雪数十日，西路攻势受阻，顿兵两月余。〖5〗阿桂奏请调南路等处兵七千名，会攻宜喜山梁。乾隆帝命参赞大臣富德速派兵六千名，前往明亮军营助攻，仍命富德带余兵驻守绒布寨。〖6〗北路明亮攻宜喜不克，阿桂筹及大兵如由宜喜下压，濒河夹击，直捣勒乌围，为行师全局关键，乃令参赞大臣海兰察前往北路军营会同筹度，复拨兵千余名，令海兰察及领队大臣福康安率领前往宜喜以助明亮，并约定西、北两路会攻日期。

是月中，雨雪连降数十日后始晴霁。北路明亮之兵先攻甲索，继而西路阿桂遣兵分攻荣噶尔博下木城，又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碉座，官兵即从康萨尔直至丫口一带山峰，设木栅占据，随即乘胜攻占得式梯官寨。明亮一路遂分路从萨克萨谷同时并进，将萨克萨谷山梁全部攻占，达尔图、得楞、沙坝等处金川番兵纷纷弃碉，从沿河山脚潜窜，所有自东至西环山五十余里之内大小数百余处寨落尽行剿洗。西北两路濒河夹击勒乌围之势已成。是役领队大臣福康安因功授内大臣。〖7〗乾隆帝在阿桂、明亮两路屡次克捷后，特谕示：此时务期扫穴擒渠，所有逆酋兄弟，及济恶之头人，虽降亦断不可恕。但彼既称来降，即可诱而擒之，以蔵斯役。

阿桂以荣噶尔博第八、九峰下即系勒乌围，中间隔噶尔丹寺及噶郎噶两处极险之地，拟先扫清此处，然后由此攻克荣噶尔博第八、九峰，直压勒乌围。五月初，官兵竭三日四夜之力，将噶郎噶一带寨落一百余处、战碉三十余座、寨房二千余间尽行扫荡，噶尔丹寺不攻自溃，该寺旋

被放火焚毁，“以绝奔布尔邪教”。西路前至勒乌围不过数里，且隔河与明亮基木斯丹当噶新营相望。阿桂军进至此地，逊克尔宗已位于后路，遂派副将军丰升额、总兵成德绕回，将前此攻取年余尚未得手之逊克尔宗攻克，西路官兵后路彻底清肃。乾隆帝接阅捷报后，谕示阿桂等：噶尔丹寺为金川第一大庙，喇嘛众多，莎罗奔在彼聚集念经已久，意在诅咒官兵，可将寺内外地皮刨起数尺，以绝其镇压之物。又以金川向来俱奉奔布尔喇嘛教，噶尔丹寺喇嘛且念经逞术，党助索诺木，命除临阵剿杀外，其余大小喇嘛均不应有姑息，查明应正法者即行正法，其余概行锁押解京。〖8〗

五月十五日（6月12日）

6 命改纂《明纪纲目》。《明纪纲目》，张廷玉奉旨仿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纂，刊行已久。至是，乾隆帝以其“未暇考核精当，尚不足以昭传信”，命交方略馆改纂。随又令将已刊《明史》一并查改，待《明纪纲目》、《明史》改纂完竣时，原书一并查缴。〖9〗《明纪纲目》纂入《四库全书》时，称《通鉴纲目三编》。〖10〗

十六日（6月13日）

7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土尔扈特等部选任盟长、副盟长，编设扎萨克、旗分佐领诸事宜：一、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亲王策伯克多尔济、郡王车凌德勒克、贝勒默门图、贝勒德勒克乌巴什分别为各游牧盟长。二、策凌纳木扎勒等九游牧台吉、扎萨克头等台吉伯尔哈什哈诺海等均为扎萨克，扎萨克等各给印信。三、编立佐领，按各游

牧台吉户下年届十五岁丁数，百人以上、一百五十人以下编一佐领，未及百人者编一管领。〖11〗

二十六日（6月23日）

8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六月初二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八日回驻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二十日（7月17日）

9 副将军明亮等奏称：盘获索诺木遣赴西藏之喇嘛达固拉僧格一名，搜出索诺木寄班禅、达赖、迪穆各喇嘛番字三封，及达赖喇嘛先年给小金川印信执照一纸。据达固拉僧格供，索诺木等屡次所具禀帖，将军们总不见回覆，想西藏活佛可在大皇帝前代为讨饶，故写三封书信，派我前去恳求。乾隆帝据奏谕示军前将领：将来攻围噶拉依时，加意防范索诺木等投藏求生。〖12〗

八月十五日（9月9日）

10 官兵合围金川勒乌围官寨，翌日子时克之。

勒乌围官寨临河靠山，且与转经楼各寨互为犄角，地势险要，墙垣坚固，官寨四角各立战碉，有高达二十四层者。阿桂一军于七月初两路会合夹攻勒乌围官寨，从舍图卡分路绕攻，夺占昆色尔山梁，并将果克多山峰战碉攻克，旋进克拉枯喇嘛寺、章噶大碉及碉旁木城，截出勒乌围以南。至七月中，已将直古脑、荣噶尔博八、九两峰及冷角喇嘛寺悉行攻克，压至勒乌围之上，阿桂即令海兰察、额

森特乘胜分兵进围勒乌围两面。惟是时河西明亮一路官兵尚未压至河岸，故河中金川皮船往来，水路一时不能遽断。官兵续攻占金川火药库隆斯得寨，寨内有房一间，堆贮铅子，积地二尺至数寸不等，火药一百余篓、劈山炮子一万一千余颗、枪子十四万三千余颗。随即发兵肃清勒乌围至转经楼各寨落，福康安、乌什哈达等于冷角喇嘛寺分攻，亦用大炮自北而南合轰勒乌围官寨，冲天炮位亦运往施放，其击中官寨者十居七八。大金川索诺木兄弟五人具禀乞降，愿交出勒乌围官寨，阿桂檄谕其罪无可逭，不准投降。官兵围攻日紧，而大金川抵抗益力。〖13〗乾隆帝逆料金川索诺木兄弟及用事大头人虽必然舍死抵御，但未必如山东王伦之情急自焚，故谕示阿桂：将来进攻噶拉依官寨时，可乘其窘迫，诱谕招降，如果来投，亦稍省我兵攻围之力，而逆酋仍无所逃罪。所谓兵不厌诈，原属无妨，阿桂等酌量行之。

是日亥刻时分，压至勒乌围之上阿桂西路官兵经一月之久层层密围，连续进击，始发动全面总攻：额森特、乌什哈达带兵夹攻近北木城，海兰察自官寨东南进攻，普尔普自南进攻，福康安、特成额自西北进攻，五岱攻其东北，丰升额带兵为各处策应。官兵四面合攻，呼声动地，抛掷火弹，如流星闪电，遂乘势各自攀援上登，大金川番兵始犹抗拒，及见官兵四面涌入，遂溃散而逃。翌日子刻将勒乌围官寨攻克，转经楼亦一并攻获。〖14〗阿桂为迅速直攻腹心，进捣噶拉依官寨，于当日晚间即令官兵从勒乌围官寨陆续开拔，往攻昆色尔。旋北路明亮过河至西路大营与阿桂会商进攻之计，明亮意欲暂调西路官兵数千过河，将

河西尚未克取扎乌古山梁帮同抢夺，如此部署亦符合乾隆帝所谕示，但阿桂以为勒乌围既克，迅速直指噶拉依，乃全局关键，是以坚持经昆色尔绕进达思里，抢占玛尔古当噶，以居噶拉依上游之既定方略。〖15〗

是月二十四日，阿桂驰奏攻克勒乌围官寨报捷红旗至乾隆帝行围所驻之都穆达乌拉岱大营。乾隆帝即令阿桂之子阿弥达赍红宝石帽顶赏给阿桂，并在其报捷奏折上朱批："嘉悦之外，几欲垂泪。"〖16〗旋谕示两金川善后事宜要点：一、于两金川故地设镇安营，令兵丁屯种戍守。二、驻防成都满兵移驻打箭炉，添设将军镇守。三、其余土司应令将军、总督一体管辖，在内，则属之理藩院。四、各土司照新疆年班之例，轮流入觐。

二十日（9月14日）

11 御史戈源参奏吏部选官有徇私之处，乾隆帝以其所参失实，降谕申斥，略曰：内外大臣如有婪赃不法、舞弊营私情节，言官等即能据实指参，朕方为之嘉许，而于被劾之人，必审明从重定罪。然方世俊、良卿、钱度辈贪黩败检，皆非科道纠劾，乃惟指摘部中一二案件，不问是非曲直，率行入告，以见其风力，谁不能之？御史凡有所见，如肯留心体察，真伪无难立辨，顾可捕风捉影而以无据游谈妄为诬蔑乎？御史参劾部院堂官，如其言果确，朕必不肯于大臣少有庇护，若语涉无稽，虚妄失实，欲以此自命敢言，朕深所不取。明季科、道往往与部臣抵牾，遇事生风，攻讦不已，久之遂成门户。朕披阅史册，每深恶而痛疾之。方今政治肃清，不愿言官蹈此恶习。如再有似此劾

参各部事件，查无实据者，即将言事之人交部议处。

三十日（9月24日）

12 贵州镇远知府苏挢用六百里驿递，直揭刑部，告发该省总督藩臬勾通一气，庇护参革台拱（今台江县）同知席缵，并述及护抚韦谦恒“权莫己操”。乾隆帝以为事关大员，不可不彻底查究，故派刑部侍郎袁守侗、阿扬阿驰驿前往贵州查办。嗣经查明，苏挢浮收税银，勒索船户、客民，收受本地乡绅馈金，贿款累累，总督图思德正欲参奏，苏挢竟先发制人，直揭部科。苏挢以是被即行斩决。〖17〗乾隆帝寻就知府苏挢违例揭报一事，申谕不得擅动驿马，略谓：上司如果不公不法，扶同欺蔽，致属员负屈难伸，原许其揭报部科，奏为昭雪，但需遣家人等赍投，从无由驿驰发之例。况驿站递送限行几百里事件，惟军营文报可以往行，其余外省递折行文，非有兵部火票，不能驰递。

护理贵州巡抚印务韦谦恒旋以知府苏挢一案不能查劾于前，又不请罪于后，且办理查办禁书不知轻重，命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13 是月，云南布政使王太岳上《铜政议》，略谓：今日滇省铜政之难，其在采办者四，而在输运者二：

一曰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官给铜本，虽一再议加，然限于旧定之价过少，虽累加至每百斤六两余而莫能偿也。四川之铜以九两、十两买百斤，广西以十三两买百斤，何以云南独有节缩乎？前杨名时抚滇，奏陈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九两二钱，至官买铜则定以四两、

五两以至六两，即所谓六两者，厂民实得五两一钱有奇，非惟蜀、粤之价，几减其半，即按之云南本价，亦只十六七耳。然在当时，莫有异辞，何也？盖雍正初始议开鼓铸，其时岁收之铜，不过八九十万，后数年，亦不过二三百万，比之今日十才二三。是名为归官，而厂民之私以为利者，犹且八九。官价之多寡，固不较也。自后讲求益详，综核益密，向之隐盗者，厘剔毕尽，于是厂民无复纤毫之盈溢，而官价之不足，始无所以取偿，加以垌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数倍于前，又益以课长之掊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来供亿，于是厂民受价六两四钱之外，尚需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以出？不过移后以补前，支左而绌右，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惫至于如此，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诚知度支之稽制有经，非可以发帑之请数相尝试也，且虽加以四钱六分之价，而积困犹未遽苏也。

曰取给之数，不能议减也。尝稽滇铜之采，其初一二百万不论矣，自乾隆四五年（1739、1740）以来，大抵岁产六七百万耳，其最多者，千有余万，至于一千二三百万止矣。今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1773、1774）皆以一千二百数十万告，此滇铜极盛之时，未尝减于他日也，然而不能给者，惟取之者多也。今日京师之运额，既无可缺，而自江南、江西以外，尚有浙、闽、黔、粤、秦、楚诸路开铸，纷纷并举。一则曰，此民用也，饷钱也，不可少也。再则曰，炉且停矣，待铸极矣，不可迟也。而滇之铜政骚然矣。夫以云南之产，不能供云南之用，而裁铸钱，以畀诸路。诸路之用铜者，均被其利，而产铜之云南，独受其

害，其产愈多，则求之益众，而责之益急。然则云南之铜何时足用乎？

一曰大厂之逋累，积重莫苏也。自有官厂，即有厂欠，非一日也。然其时凡有无追之厂欠，并得乞恩贷免。故岁岁采铜，数倍于前，而厂民之逋欠，亦复数倍。司厂之员，惧遭苛谴，少其数以报上官，而每至数年，辄有数万之积欠，上官以其实欠，不能豁免，于是委屈迁就，以姑补其缺。至于开采之远，工费之多，官本之不足，莫有计之者，故不数年而厂欠又复如旧。

一曰小厂之收买，涣散莫纪也。滇省矿厂之多，诸路取求之厂，而惟二三大厂是资，其余小厂，环布森列，以几十数，而合计几十厂之铜，比之二三大厂，不能半焉，则大厂安得不困？

若夫转运之难，滇省著籍之户才四十万，其蓄马牛者，十一二耳。此四十万户分隶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转运所必由者，十二三耳。由此言之，滇之牛马不过六七万，而运铜之牛马不过二三万。其岁运京铜及各省采买千二百万斤，盖非牛马十万不办矣。然民间马牛只供田作，不能多畜以待应官，岁一受雇，可运铜三四百万，其余八九百万斤者，尚需马牛七八万，而滇固已穷矣。

今滇铜具此五难，而铜固不可不办，不可不运也。尝窃求前人之议论，参得失之所由，其有已效于昔而可试行于今者曰：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借雇值以集牛马也。〖18〗

书上，不果行。其后铜政日衰敝，始取其说稍稍用之，

亦不能尽也。〖19〗

王太岳，字芥子，乾隆七年（1742）成进士，官至云南藩司。五十年（1785）卒，年六十有四。以弱冠入词林，海内交推其文学，而其独志于经世之务。所至必爬梳剔抉，据今考古，咨民之疾苦而讨论之。其《铜政议》最著名，王昶评论曰：综核铜政上下数十年之原委，切中经济之实，晁贾之文，后之人拾其绪论，皆鸣为奇策。然时势不同，盖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者，非当日立言之过也。〖20〗

十月十一日（11月3日）

14 谕饬各省督抚严格编查保甲，切实奏报户口人数。先是，乾隆五年（1740）降旨以保甲编查各直省户口，令各督抚岁计一省户口实数，于仲冬奏闻，并缮册由部臣汇核进呈。但行之既久，有司视为具文，督抚亦不加督察。凡统计入口，既有仍沿“按户核丁”旧法者，亦有将不在保甲“棚户”之类忽略不计者，甚至有州县每岁只报滋生数口，而岁岁数目一律雷同者，种种疏漏玩忽，不一而足。如江西三十七年（1772）人口数一千一百八十万四千二百零一人，与历年册报之数所差无几，经所属清查匿报隐丁，并将“棚户”等列入册籍，三十八年（1773）该省入口数遽增至一千二百九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七口。至是降旨曰：各省督抚所报之折及册竟有不及实数什之二三者，其何以体朕周知天下民生本计之心乎？嗣后各督抚命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朕以时披阅，既可悉亿兆之概，而直省编查保甲之尽心与否，即于此亦可以察看。鉴于时届冬令，恐各督抚等泥于岁底奏报之期，

仍不免草率从事，特命本年各省应进民册均著展至明年年底缮进，俾得从容确核，以期得实。经此一番诫谕，乾隆四十年（1775）各直省人口最终统计总数为二亿六千四百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五十五，较之三十九年（1774）人口数二亿二千一百二万七千二百二十四，增加四千三百五十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一人，增幅近五分之一。〖21〗

15 命两江总督高晋等酌筹引洪泽湖水以缓解下河高、宝等州县之旱情。洪泽湖水向来用于敌黄济运，高堰五坝非湖面异涨不得轻泄。是年江苏等省被旱，即下河高邮、宝应等濒湖州县，亦因缺水歉收，而高晋等拘泥旧规，仍未计及开放五坝，以洪泽湖水济下河之旱。乾隆帝遂命高晋等妥议章程，酌情分泄湖水以解下河旱情。寻高晋等议准：嗣后高堰志桩长至九尺以上，应听仁、义、礼三坝过水，下注高、宝诸湖以为储备；遇稍旱之处，洪湖水小，志桩在九尺以下，石脊不能过水，而高、宝诸湖之水充裕，则相机启用闸坝涵洞，入润下河，但应以运河存水五尺为度，余水尽归下河，以资灌溉。

闰十月十七日（12月9日）

16 命办理高纲为金堡《遍行堂集》制序及高秉家藏禁书案。先是，乾隆帝检阅呈缴应毁禁书时，发现僧澹归所著《遍行堂集》系已故韶州知府高纲做序，乃命搜查其家书籍。僧澹归，名金堡，明朝进士，明亡，坚持抗清，曾为南明桂王兵科给事中。清兵陷桂林，遂绝世事，托迹缁流，法名澹归，著有《遍行堂集》等，康熙时矢志以终。高纲，汉军旗人，为韶州知府时，丹霞寺僧人持《遍行堂

集》募化，高纲出资刻行，且做序。至是，乾隆帝谕称使高纲尚在，必当立置重典。又因在高纲之子高秉家中抄出明人陈建所著《皇明实记》（又名《皇明通纪》）和江宁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皆为违禁之书，乾隆帝命将高秉交刑部审办，陈建及清笑生两家子孙则均可不必深究。此案所涉《皇明实记》、《喜逢春传奇》及僧澹归其余著作一并查收，所有澹归碑石亦令推仆椎碎，不得复留人间。〖22〗

寻命查办僧函可《千山诗集》及其原在沈阳时之遗物、遗迹。僧函可，俗名韩家騋，广东惠州（治所在今惠州市）博罗县人。顺治四年（1647）因所著《变纪》触犯时忌，流放沈阳。至是，乾隆帝检阅各省呈缴禁书，发现函可所著《千山诗集》“语多狂悖”，命查收销毁，并命盛京将军弘晌等查毁函可原在沈阳所住庙宇，以及为其所立之砖塔、碑刻字迹。〖23〗

二十五日（12月17日）

17 命《通鉴辑览》附记明唐、桂二王事迹。先是，乾隆帝命《通鉴辑览》馆臣于崇祯末附记福王年号，至其芜湖被执，始书“明亡”。至是，又以唐王、桂王正与宋末昰、昺二王相类，亦命附记。朱璘《明纪辑略》一书原以附福、唐、桂三王纪年被禁毁，至是亦弛其禁。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1日）

18 命大学士、九卿等集议，予明末“殉节诸臣”谥典。略曰：史可法力矢孤忠，终陷一死，刘宗周、黄道周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以及俘擒骈戮、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

草。即自尽以全名节，其心亦并可矜怜。予谥宜下及福、唐、桂三王时殉节诸臣。该谕旨又称钱谦益自诩清流，靦颜降附，金堡、屈大均幸生畏死，诡托缁流，不得在予旌之列。如此一褒一贬，则足以公好恶，植纲常。翌年正月，又命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以及景清、铁铉等明初靖难之役殉节诸臣一并集议予谥。大学士、九卿等遵旨将明季及建文时殉节诸臣拟予专谥、通谥，及应入忠义祠者，分册具奏。乾隆帝定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行。〖24〗该书十二卷，凡三千六百余人，分专谥、通谥、祠祀三等，各录其事迹为传。〖25〗

二十二日（1776年1月12日）

19停止中国与安南边境互市。

先是，乾隆九年（1744），经两广总督马尔泰奏准，开放中国与安南交界之广西由村隘口，以通商旅客货前往安南贸易，故大量内地贫民进入安南开矿谋生。嗣后安南送星厂内张德裕等结伙械斗仇杀，厂众星散，纷纷奔回广西逃生。本年四月，大学士、两广总督李侍尧以“内地匪民频往外藩滋事”，奏请封禁由村隘口，嗣后只许殷实良民挟有资本者，发给印照，由平而、水口两关验照放出，按月造册报查。旋奉旨准行。〖26〗

本年秋，从安南陆续逃回厂徒、商民已达二三千人之多。乾隆帝以此事颇有关系，命李侍尧亲赴广西处置，并谕示：严究滋事要犯，从重定拟；其形迹稍觉犷悍者，发往乌鲁本齐等处屯田出力，其驯懦者，量于内地省份安插，惟蠢笨无能及有亲族产业可依者，可饬发本籍管束。并令

李侍尧檄谕安南国王，略谓：现严定章程，不许内地民人再往安南居住滋事，如有沿边百姓私越边界，潜居该国者，务须报闻，以便究治。〖27〗李侍尧奏请关闭广西由村隘口后，又与广西巡抚熊学鹏遵旨查议中国、安南边境互市贸易，以闽粤与安南海道相通，该国土产与中国货物原属流通，陆路关口贸易并非该国所需具奏。至是，据李侍尧奏，安南国亦表示实无土物可以互市，遂停止两国边境互市。乾隆帝命传谕李侍尧，严饬沿边文武员弁，实力稽查，毋许一人窜逸，如有内地商民潜赴安南，令该国拘拿呈送。〖28〗

十二月十五日（2月4日）

20 明发谕旨，饬责尚书嵇璜“不免与外吏稍通声气”。先是，嵇璜之弟嵇璇官广西明江同知，因失察边民出口，应议处，左江道秦廷基赴粤东谒见两广总督李侍尧，为其游说，希欲通融，李侍尧据实劾奏，请将秦廷基革审。嗣经秦廷基供认，袒庇嵇璇，实因畏惧尚书嵇璜。至是，乾隆帝谕曰：在廷大臣，受朕恩眷，理宜小心谨饬，以副任用，即如于敏中、程景伊、王际华俱朕所亲信老臣，伊等亦能谨凛自持，看来汉尚书中，惟嵇璜不免与外吏稍通声气。朕临御四十年，一切人情物理，何事能逃朕洞鉴？若内而大学士、尚书，外而督抚，不过二三十人之居心行事，尚不能察见底里，其何以知人任使，抚驭海宇乎？降谕之前，嵇璜已由兵部尚书改调工部尚书。

十八日（2月7日）

21 官兵四面合围金川噶拉依官寨。

大金川勒乌围官寨既克，北路明亮攻扎乌古山梁未下，

又受阻于碾占、巴札木，遂奏请亲赴西路与阿桂并力往攻噶拉依。其时阿桂西路兵虽共三万二千，但可供打仗者不过一万二千人。乾隆帝以阿桂若添兵力，只须令奎林、和隆武统率前往，明亮不可轻离北路军营。再绒布寨宜仍留富德牵缀金川，舒常应回北路，不必更换富德。〖29〗闰十月，北路明亮将久攻不克之扎乌古山梁全行攻占。扎乌古为金川河西紧要门户，大金川纳木迪官寨守兵一闻扎乌古失守即自行放火焚弃，官兵乘胜荡洗斯底叶安一带寨落，并赶搭浮桥，与对岸勒乌围以通往来，西北两路遂连为一气。既而明亮又攻克耳得谷、日斯满、甲索。〖30〗西路阿桂前拟从达斯里进兵，因金川兵设防严密，乃改由达乌达围绕进，连克当噶克底、绰尔丹、色木里各碉卡，并将原拟进攻之达斯里、噶拉宇、英鲁古各处碉卡寨落全行攻占，并乘胜将大金川紧要咽喉西里正寨及山梁各碉卡悉行攻取，又连克舍勒固租鲁、瓦喇占、雅玛朋各碉寨，并抢占科思果木官寨，扫清沿河卡布角一带寨落。〖31〗本月初，西路官军破险深入，北路官军屡战克捷，乾隆帝命在南路坚守要隘，牵缀金川兵力之参赞大臣富德即乘此时发兵，以收三路并进之效。至本月上旬，西路阿桂尽克科布曲山梁各碉寨，将最险最高之索隆古攻占，即从索隆古进攻，所向克捷，占据噶占山梁，拟顺梁下压，对噶拉依官寨发动最后攻势。〖32〗时北路明亮连克独古木、乃当、甲杂，将后路巴布里、日盖古洛一带全行剿洗，乘胜进抵独松隘口，克日会捣噶拉依。〖33〗南路富德亦攻克马尔邦等处。

至是，阿桂派兵攻克噶拉依外围最后两据点——舍齐喇嘛寺和雍中喇嘛寺，得知索诺木、莎罗奔兄弟五人，以

及大头人丹巴沃杂尔、阿木鲁绰窝斯甲等均在官寨内率众拒守，遂部署四面严密合围：海兰察率同福康安、普尔普、额尔特带兵拿卡，直至河沿，以截噶拉依之右；额森特带兵以截噶拉依之左；乌什哈达带兵据噶拉依之上；明亮于西岸沿河一带，联络营盘卡座，严密防堵；阿桂、丰升额复带兵过河，于拉古尔对面山腿多设卡座联络。为防范索诺木从水路逸走，又于噶拉依官寨上游、下游，饬令紧贴水面，以竹索、麻绳赶造浮桥，桥两边各设卡座巡守，非但皮船不得通过，即赴水自尽，顺流至此亦可拉住。至此，索诺木等所据守之噶拉依官寨已被官兵严密封固。〖34〗

索诺木之母阿仓、姑阿青，僧格桑之妻得什尔章，索诺木之妹得什安木楚，以及大头人阿卜策妄、丹巴僧格等见大势已去，群至大营投诚，阿桂为“生缚逆酋，献俘阙下”，遂设计“因其母以致其子”，故遣随阿仓投出之喇嘛噶布则回噶拉依，招索诺木兄弟出降。索诺木长兄莎罗奔冈达克见信即投来大营，据称“昨日我母亲阿仓打发喇嘛进来，我兄弟商量，因我居长，是以叫我出来，求将军大人恩典，容我与母亲商量，再差人去叫兄弟们出来”。阿桂即将莎罗奔冈达克严密扣留。计及噶拉依碉寨尚坚，“官兵断不能硬扑而入以为手缚逆酋之计”，阿桂遂设法借阿仓、莎罗奔冈达克劝诱索诺木等出降。〖35〗当是时，前来投顺之金川降人数以千计，阿桂以留于大营不便为由，除将大小头人暂留营中看守外，“番众内稍有可疑可恶情节，现即随时正法”，余俱分别安插绰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卓克采、从噶克、丹坝、明正、木坪、布拉克底、巴旺、鄂克什、瓦寺等十二土司地方。〖36〗

十九日（2月8日）

22命重处受安南伪职之粤民。

安南黎氏为清朝藩属，其境内阮氏控制南圻，割据一方，号“广南王”。乾隆三十八年（1773）西山阮文岳（又名阮岳、阮翁袞）自称“西山王”，以除奸立嫡为名，与其弟阮文惠（又名阮惠）、阮文吕正式起兵，反广南王阮氏，攻占归仁城，在安南华商集亭率忠义军、李才率和义军相继往投。广南王阮福淳之广义以南地方悉为西山阮氏所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黎显宗之权臣郑森乘机发兵，扬言援助广南王，共抗西山阮氏，欲图攻灭广南阮氏。阮福淳兵败南彝，富春被陷。西山阮氏处于腹背受敌不利境地，向黎氏乞降。郑森封阮文岳为前锋将军西山校长，西山阮氏遂据有升平、奠盘二府。被阮文岳封为“开国公”之李阿集当阮文岳存立不稳时，逃回广东，被拿获，李侍尧先已奏闻。

至是，闽浙总督钟音奏称：安南黎姓，驻扎东京，本受我朝封号，其西南一带，向为阮姓占踞。近因阮王身故，庶子继立，有阮岳即阮翁袞自称西山王，以除奸立嫡为名，招集内地民人李阿集、李阿智，分管兵马船只，争得地方，并索诈民番，受职役使。嗣有东京王遣国老带兵攻击，阮岳败走，李阿智、李阿集等始分头逃窜。乾隆帝据闽浙总督钟音所奏，遂命李侍尧将私越外番、听受“伪职”之李阿集等迅速审明，从重定拟。翌年正月李侍尧拟李阿集斩立决具奏。〖37〗

23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六千四百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五十五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零九十五万八千九十石，云南各铜厂产铜一千二百四十八万零三百九十二斤〖38〗。

24 上年（1774）三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75）三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四万一千八百六十三两。〖39〗四十年三月十六日至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五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40〗

〖1〗《满语语法》89 页。

〖2〗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7—17 页《混元教案》；《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三；《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694—695 页。此案之混元教，据马西沙考证，实渊源于雍正年间山西张进斗倡立之白莲教，与乾隆十八年（1753）冯进京混元教、三十三年（1768）徐国泰收元教皆属异派同源。但杨集、樊明德之混元教，又明显受到山东、河南流行的八卦教影响（《中国民间宗教史》1258—1293 页）。

〖3〗《清秘述闻》卷七。

〖4〗《冷庐杂识》卷二《赵太史》。

〖5〗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一二、一一三；《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1—162 页；《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6〗《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一三。

〖7〗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一七、一一八；《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8〗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一八、一一九；《皇朝武功纪盛》卷四。

〖9〗《清高宗实录》卷九八[illegible]。

〖10〗《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

〖11〗《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244—245页。

〖12〗《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百二十。

〖13〗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二一、一二二；《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2—163页。

〖1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3—165页；《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二[illegible]。

〖15〗《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二三。

〖1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九；《啸亭杂录》卷一《食鱼羹》。

〖17〗《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一、九九四。

〖18〗参见：《清经世文编》卷五二《铜政议》；《清代的矿业》上册106—119页。

〖19〗《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八六《国子监司业前云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状》。

〖20〗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八六《国子监司业前云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状》；《清代的矿业》上册119页。

〖2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三、九九五、九九九；《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九；《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三辑362—363、649页；陈桦《清代户口统计制度的演变》，载《清史研究集》一辑20—21页。

〖22〗《清代文字狱档》上册213—262页。

〖23〗《清朝文字狱》288页。

〖24〗《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千二。

〖25〗《熙朝新语》卷十三。

〖26〗《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95—596 页；《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二、九八五。

〖27〗参见：《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651—653 页；《清高宗实录》卷九八六、九八七、九八八、九八九、九九二。

〖28〗《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96—597 页。

〖29〗《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二五。

〖30〗《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二七、一二八。

〖3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二四、一二五、一二七。

〖32〗《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二八、一二九。

〖3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百三十、一三一。

〖34〗《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一。

〖35〗《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一。

〖36〗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一；《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6—168 页。

〖3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31—334 页；《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650、654—656 页。庄吉发认为李阿集、李阿智“似即”《大南实录》所载助西山阮氏起兵之集亭和李才。

〖3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38 页。是年系有闰之年。

〖39〗《粤海关志》卷十。

〖4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114 页。

清通鉴 卷一三三

乾隆四十一年　丙申　公元1776年

正月初二日（2月20日）

1 以定郡王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交结馈送，命革退王爵，令其弟绵恩承袭。乾隆帝谕曰：前据迈拉逊奏，拾获匿名揭帖一纸，内开写绵德阿哥赏给礼部郎中秦雄褒字画食物，并经相见送礼。随密谕福隆安查访，嗣经查明，秦雄褒曾进见绵德，致送画册、炉瓶等物，绵德亦赏给绸纱字扇。此事甚有关系！阿哥在内廷读书，理应谨慎自持，不当与外人交接。况秦雄褒不过一礼部汉郎中，与阿哥等毫无干涉，何所为而必欲谒见绵德，绵德亦何所为而必欲认识秦雄褒乎？秦雄褒系秦道然一家，从前秦道然在康熙年间即有交结塞思黑之事，其家风本不淳谨。今秦雄褒复敢如此，幸而早为发觉，尚不致久滋事端，此即阿哥等之福，若不示以惩儆，恐诸皇子皇孙无所畏惧，渐失我朝家

法。绵德著革爵，秦雄褒革职，即日发往伊犁，不准赎罪。绵德，乾隆帝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之子。翌年二月皇长孙绵德封为镇国公前往泰陵（雍正帝墓）、泰东陵（孝圣宪皇后墓）承祀。

十七日（3月6日）

2 协办大学士官保以老病原官致仕，命阿桂协办大学士事务。

初四日（3月23日）

3 金川土司索诺木投降，大小金川平定。

先是，将军阿桂用阿仓、阿青和莎罗奔冈达克图记，寄信索诺木兄弟等劝其出降，信中略云“若将小金川头人七图甲噶尔思甲布、七图阿申，及张坤忠等捆缚，亲身同头人前来献出，并禀从前抗拒大兵，皆系此数人唆使，汝兄弟及头人自可免罪”。索诺木兄弟接到母亲阿仓等书信，意已游移，然仍为大头人丹巴沃咱尔所阻。翌日，索诺木等禀称：“我们兄弟五人，已令长兄莎罗奔出去，他自然备细禀求大人们，转求大皇帝施恩，准我土司兄弟仍在噶拉依居住，算个头人；若是不准，求把我们尸首，留在噶拉依官寨”。阿桂见诱擒不成，遂命用炮四面轰摧官寨。〖1〗旋索诺木彭楚克同大头人达尔什桑卡尔、雅玛朋阿库鲁三人自噶拉依投出，被送往大营。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复恳求遣人前往噶拉依催促索诺木等出来，但索诺木仍托病不出。阿桂即传令四面开炮轰击，不但昼间并未歇手，即夜间亦乘月色环击。〖2〗

至是，官兵逼围官寨墙下，索诺木走投无路，只得跪捧印信，带领其兄弟莎罗奔、甲尔瓦沃杂尔、斯丹巴，其

妻布拉克底土女、章谷土女，以及大头人丹巴沃咱尔、阿木鲁绰窝斯甲、尼玛噶喇克巴、都角喇嘛、聂垄喇嘛等大小头目及男妇老幼二千余人出寨，乞免诛戮。大金川最后一个据点噶拉依陷落。

将军阿桂驰露布以闻。二月十二日报捷红旗递到桃花寺行在，乾隆帝特解身穿黑狐腿黄马褂先行随报赏赐阿桂。〖3〗噶拉依官寨攻克之前，乾隆帝以“金川之役已属蔵功”，而定西将军阿桂“惇诚体国，不惮艰劳，制胜运筹，克成伟绩，实为此事首功”，特封为头等诚谋英勇公。其他有功将领，副将军丰升额本袭公爵，再赏一等子；副将军明亮封为一等襄勇伯；参赞大臣海兰察封为一等超勇侯；领队大臣和隆武本系子爵，晋封三等果勇侯；额森特、奎林、福康安、普尔普分别封爵有差。大学士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赏给一等轻车都尉，并赐双眼孔雀翎。是为“儒臣从来未有之荣遇”〖4〗。

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乾隆帝决策先办小金川，至是大小金川全境彻底荡平，前后历时四年半之久。是役陆续拨军需银六千余万两。另有两淮、浙江、山西、长芦、广东等处商人捐输助饷银约一千万两，川运开捐约计银千余万两。〖5〗官兵阵亡人数，据清廷按年统计“准入昭忠祠”者，即有文武官员六百九十九人，护军、披甲、马步兵九千七百十三人。〖6〗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在所谓“十全武功”中历时最久、糜费军需最巨、损兵亦最为惨重，其对手，乃僻处大小金川一隅、兵力不过一万五千名〖7〗两个土司而已。

【考异】第二次金川之役军需银数，据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富勒浑、文绶折称："此次军需先后拨过部库并协拨邻省及本省备贮等项共银六千二百七十万两"（《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331—332页）。《实录》记为六千一百万两（《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十五，9、14页）。另赵翼据户部军需局结算之数，记"军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簷曝杂记》卷二《军需各数》）。富勒浑、文绶所报军需银数当为准确数字。

十七日（4月5日）

4 命侍郎袁守侗驰往四川，会同阿桂、文绶等查办原参赞大臣富德军中滥赏，又擅行违例支扣弥缝一案。嗣查明富德于"赏需"项下扣元宝六个入己，又收受保举知府曾承谟馈金五十两。此外，富德被参之后，曾密封清字奏单，诬陷"阿桂手持黄带，口发狂言"。本年五月，富德以诬告大逆反坐，即行处斩。〖8〗

富德，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驻防吉林。乾隆初，自护军擢至三等侍卫。平回之役，以军功封一等靖远成勇侯，寻命军机处行走，授理藩院尚书。〖9〗

三月初十日（4月27日）

5 命议成都将军统辖番地事宜。前已谕示将军阿桂等，两金川平定之后，于其地设镇安营，并拟新设驻防将军驻雅州，仍设驻防副都统，驻成都，另于美诺驻提督一员，于噶拉依添设总兵，勒乌围添设副将。至是，乾隆帝以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若新设将军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仍与内地之江宁、浙江等处将军无异，究属有名无实。故谕示成都将军应兼辖文武，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

补，及应参应讯，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同总督题参。如何准此酌定章程，令阿桂会同新任成都将军明亮议奏。嗣经阿桂、明亮等奏准：一、成都将军仍与总督同驻成都，四川提督移驻雅州，泰宁协副将移驻打箭炉。二、大金川驻兵三千名，归勒乌围所设总兵管辖，小金川驻兵三千名，归美诺所设总兵管辖。三、大小金川地土瘠薄，驻兵之初，兵丁三人给地亩一分，令两人当差，一人耕种，计一人所耕，足供两人之食。四、分建碉寨以令官兵居住。五、将军每年至金川营屯巡查两次，副都统每年巡查一次。〖10〗

十二日（4月29日）

6于大小金川旧地安插降番、屯练。

先是，阿桂、明亮西北两路合围噶拉依后，南路富德亦占据噶咱尔谷等寨落，与西北两路官兵会合，大金川各路番人纷纷投顺，乾隆帝以将降番尽予骈诛，“实觉心有不忍”，命由六百里加紧传谕军前将领：一、降番中大小头人及其眷属，应照平定准部时，所有台吉、宰桑、德木齐等概行迁徙例，妥为办理。二、一般降番不使移于他处编管，即于两金川旧地编立营屯，垦耕安业，其头目即于随营攻剿之他处土兵内，择其出力者充当。

至是，阿桂奏准：三路节次投出番人二万有零，已分别赏给各土司安插。〖11〗大小金川旧地除前议令所驻官兵授地垦种外，尚有投顺较早、打仗奋勉之汗牛等寨降番，凡一千四百十三户，俱令改土为屯，一体酌给种子、农具，三年后照屯练纳粮例交官以佐兵储。嗣后，随征金川之杂谷五寨屯练一百五十户，男妇大小三百六十五名，于四十

三年（1778）春命移驻金川安插垦种。杂谷地方自乾隆十七年（1752）改土为屯，五寨额设屯练三千名，以供差防。每寨各设千总、弁目，给予守备、千总土职。平定两金川时，曾派屯兵出征，甚为出力。

两金川既平，遂裁大金川安抚司，于原地设阿尔古直隶州，小金川地设美诺直隶厅。四十四年（1779）裁阿尔古直隶州，并入美诺直隶厅。四十八年（1783）改美诺直隶厅为懋功直隶厅（今四川省小金县）。〖12〗

二十九日（5月16日）

7 命户部侍郎和珅入直军机处。

和珅，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三十七年（1772）授三等侍卫，旋挑补粘杆处侍卫。四十年（1775）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擢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本年正月，授户部右侍郎。至是，授军机大臣。〖13〗

三十日（5月17日）

8 恢复关税盈余与雍正十三年（1735）成数比较旧例。先是，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谕定：嗣后关税正额有缺者，仍照定例处分，其各关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该部按所定分数议处。嗣因各关奏报盈余大抵较雍正十三年为多，经户部议改为仍与上届盈余比较。至是，因淮安、宿迁两关短少扃盈余银九万二千余两，且该二关历年盈余之数较雍正十三年短少者居多，遂令各关考核仍照雍正十三年之数比较。

翌年八月，复降旨停关税盈余与雍正十三年（1735）比较例，令各关征收盈余数目若较上届短少，则与再上两

年复行比较，如能较前无缺即可核准；若比上三年均有短少，再责令管关之员赔补。

四月初六日（5月23日）

9 申禁军营“赏号”。向例军前奋勉出力官兵，俱核定功绩，分别议赏议叙，以至赏“巴图鲁”名号，赏戴蓝翎、花翎等。但当军情紧急时，带兵大员为激励士气，于定例外往往加赏银两、缎匹等。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役，经略傅恒即将皇帝赏赐之物分赏将士，至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核销军需开支时，军营竟把例外滥赏列入“赏号”一项，甚至借赏分肥。有鉴于此，乾隆帝特谕户部将川省赏号一项，不准报销，着令备办之地方官及将军、参赞分赔示儆。至是，乾隆帝又谕嗣后永远删除“赏号”一项，略曰：富德此次在军营，止于无功，并非有罪，乃因有赏号一项，始则滥赏沽名，继则冒支混扣，以图弥补，甚至克扣赏银分两，侵用官备缎匹，身蹈重愆，虽其自取，实由地方官多备赏项以酿成之。现赏号一项，断不应有。“赏号”虽经厉禁，但禁而不止，军营统兵将领滥赏之风愈演愈烈。〖14〗

初十日（5月27日）

10 命协办大学士、尚书阿桂仍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六日（6月12日）

11 饬禁外省驿站逢迎糜费。

各省驿递，自裁归州县，百弊丛生。州县耗财之甚，未有过此者。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满汉酒席，种种糜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钞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类甚繁，自数十金至数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多寡。其他

如本省之上司，及邻省之大员，往来顿宿，亦需供应，其家人借势饱欲，不厌不止，而办差长随，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已成。〖15〗

至是，乾隆帝得悉参革大臣富德自四川解京审讯，成都县（今成都市）为其预备应需夫马，广元县竟预备马七十余匹、夫一百五十名，并公馆二座。阿桂所率凯旋官兵经各驿站时，州县亦多例外应酬。因谕曰：看来外省应酬风气未能革除，于吏治甚有关系，地方官岂肯费其养廉，不过仍出自民间。嗣后驿站官员应付差使，如有违例逢迎，稍涉糜费，及长随、胥役借差派累者，即行严参重究。

二十七日（6月13日）

12 举行郊劳大典。先是，两金川荡平，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先谒东陵，再谒西陵，然后奉皇太后巡幸山东，告功孔庙，即由水程回銮，拟于良乡（今属北京市）黄新庄举行效劳凯旋官兵大典。至是，乾隆帝龙袍衮服，骑驾卤簿导行，至良乡城南为行郊劳礼所筑之高台，定西将军阿桂率凯旋将士戎服跪迎。乾隆帝登坛拜天，御黄幄，升座。阿桂率众三跪九叩，礼毕，复行抱见礼，帝抚劳之。郊劳礼成，还京。〖16〗

翌日，行受俘礼。乾隆帝龙袍衮服，御午门楼受俘。旋至瀛台亲鞫俘囚索诺木等罪状，命刑部将索诺木等重犯凌迟处死。是时械送京师之索诺木兄弟、大小头人，及各犯家属共二百五十余人，索诺木、涉罗奔冈达克、索诺木朋楚克、甲尔瓦沃杂尔，其姑阿青，大头人山塔尔萨木坦、丹巴沃咱尔、庸中旺嘉勒、七图甲噶尔思甲布、阿木鲁绰

窝斯甲，都角喇嘛雍中泽旺、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灿十二人凌迟处死；索诺木之母阿仓、弟斯丹巴等十九人俱处斩，其余分别永远监禁，发往伊犁、三姓为奴或赏给功臣为奴。〖17〗

复勒碑太学及金川地方，御制碑文略曰：金川既受职为土司，则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远连卫藏，则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横生逆志，蚕食邻封，将欲大有作为，弗剿而灭之，则四川将不能安枕。余不咎人之议为穷兵黩武，而转咎己之姑息养奸。盖中国之制外域，张挞伐，则彼畏而敛迹；主和好，则彼轻而生心。汉唐宋明之覆辙，率可鉴也。若谓余穷兵黩武，则余赖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万余里，岂其尚不知足而欲灭蕞尔之金川，以为扬赫濯、纪勋烈之图哉？〖18〗

五月十三日（6月28日）

13 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九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八日回驻避暑山庄。十六日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本年木兰秋狝结束。

二十四日（7月9日）

14 据陕甘总督勒尔锦奏，数载以来，内地贫民愿往新疆垦种谋生者，尚觉寥寥。乾隆帝命传谕勒尔锦，应饬各属设法化导，务令边地贫民咸知口外垦种之利，踊跃前往。寻以甘省皋兰（今兰州市）等二十九州县夏旱成灾，再谕勒尔锦切实善为劝导，并出资办送，广为招徕。谕称此时多一人往边外耕作，将来边内即少一待赈之人，在国家为一劳永逸之计，在闾阎为去苦就乐之图。

六月二十六日（8月9日）

15 命改关羽谥“壮缪”为“忠义”。史书关羽谥“壮缪”；“缪”，非美称。陈寿撰《三国志》，以谥法‘名与实爽，曰缪’，传谓关羽刚而自用，戾以致败也。〖19〗清人推尊关羽，顺治皇帝特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加“灵佑”二字。至是，乾隆帝以正史关羽旧谥，隐寓讥评，命改为“忠义”。所办《四库全书》及其他官版、内府藏书一并改刊。〖20〗

二十八日（8月11日）

16 命边远省份不必查办苗、傜、黎、僮等族户口。据贵州巡抚裴宗锡奏称，黔省在在汉苗杂处，现通饬所属查报户口实在数目，分别汉苗，一体开报。乾隆帝以裴宗锡所办非是，因谕示：各省岁报民数，用以验盛世阎阎繁富之征，原只就内地编氓而言，其边徼苗傜本不在此例，且不独黔省为然，其云南、两广、两湖等省，凡有苗、傜、黎、僮等类，其户口皆不必查办，陕西、四川之番夷，及福建之生熟番境，并遵此旨。

七月二十八日（9月10日）

17 严谳私拟奏折，请立正宫，被即行处斩。严谳系都察院役满书吏，山西高平县人，乾隆三十一、三十二年（1766、1767）间风闻那拉皇后被废之事，及三十三年（1768）至京又听说皇后已故而并不颁诏，有一御史为此将礼部参奏即被发遣。严谳心慕此御史方正鲠直。本年七月，严谳私拟《请补行颁诏议立正宫折》，赴京投递大学士舒赫德宅邸，乞为代奏。舒赫德随将严谳看守，并派人赴其在京寓所逐一搜查，抄出誊清奏折一件、呈启四阿哥

一纸，及自著《瓦石集》一本。舒赫德阅后知事关匪轻，遂一并密封奏呈。乾隆帝将各件逐细披阅，以严谳折内称“纳皇后（皇后那拉氏）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等语，系“污蔑朕躬”，命交舒赫德、阿桂等在京严密审讯，务得实情。至是，大学士、九卿会同三法司拟将严谳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具奏。乾隆帝命从宽改为斩决，亲属毋庸照律缘坐。〖21〗

八月初九日（9月21日）

18 英军舰“海马”号事件了结。本月初四日，“海马”号载九十万卢比，从印度马德拉斯至澳门，该舰长法墨借口其为军舰，应享受免予丈量特权。至是，该舰为避台风强行驶入虎门，清朝官员则不派引水，不供给食物和淡水，不发卸货执照。嗣后英国大班向粤海关监督赔礼说情，中方应允发给卸货执照，并允许对停泊在黄埔口外之“海马”号免予丈量。〖22〗

二十一日（10月3日）

19 乾隆帝命传谕凡有苗、傜、黎、僮等族居住各省，留心整饬，不得使汉人窜入其中，并将平时如何防范据实具奏。寻湖南巡抚敦福遵旨奏言：查湖南九府四直隶州内，除长沙、常德、岳州、澧州外，其余各府州俱有苗、傜杂处之区。现如居近城市，剃发、衣冠、耕读无异编氓者十居其六；未经剃发改装，与齐民民耦居交易、互相姻娅者十居二三；其余箐居峒处，耕凿自安，畏官守法，从不与汉人往来。〖23〗

十月初三日（11月13日）

20 饬禁各省贡献。该谕略曰：各省督抚于例进方物外，踵事增华，购觅古玩充贡者，其始因恭逢皇太后七旬、八旬万寿大庆，及朕六旬万寿，各督抚备物以申忱悃，尚非过分。伊等遂习焉不察，于每年万寿、年节亦一例呈进。以致在京王公及头品大臣，今亦每年踵以为常，相率效尤。至藩司尤系不应进贡之人，近亦有陛见时面为陈恳者。又如内廷翰林于年节书写诗册、诗扇及春帖子恭进，分所应然，又何必以购及古玩为事耶？嗣后各省督抚除土贡外，毋得复有贡献，在京王公、头品大臣及内廷翰林等，亦当一体遵行。

十一月十六日（12月26日）

21 谕定《四库全书》抽毁改易“违碍悖逆”书籍各条：一、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应概行毁弃。二、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王允成、叶向高等，或为一代完人，或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杨涟、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赵南星、倪元璐等各直臣书集，并当以此类推，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三、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四、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24〗

二十四日（1777年1月3日）

22命妥办中国行商倪宏文赊欠英商货款案。〖25〗先是，丰进行商人倪宏文赊欠英商货银，乾隆三十七年（1772）初英国大班向两广总督索债时，债额已达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六两。广东巡抚李质颖以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夷商货银万余两不还，拟将“该犯问拟满流减徒，援赦减为杖责，饬令该犯亲属保领在外，设法措交给与夷商收领”，刑部议驳，改拟“杖流、监追”。至是，乾隆帝命照刑部所议行，并谕曰：此案李质颖办理甚属错谬。外国夷商贩货来售，内地民人与之交易，自应将价值照数清还。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紧严追给领，并将拖欠之人从重究治，庶免夷人羁滞中华，而奸徒知所惩儆。该抚仅将倪宏文减等拟徒，援赦杖责，殊属宽纵。幸而部臣议驳，改拟监追。若竟朦胧照覆，则是地方官庇护内地奸商，而令外夷受累，屈抑难伸，其事实乖平允，殊非体恤远人之道。乾隆帝命先将倪宏文监追，转饬该犯原籍查产变抵，照数给予夷商收领，其不敷之数，勒限一年追清，如限满不能全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审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按数摊赔。并令传旨给英商清账归国，仍将倪宏文照部议发配。〖26〗

寻就行商倪宏文“商欠”案，传谕各省督抚、将军曰：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日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致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少，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只为此事，盖深虑汉唐宋明

之末季，多昧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

翌年四月，经倪宏文胞弟倪宏业、外甥蔡文观代赔六千两，尚余五千七百二十五两零，遵旨由该省督抚等照数摊赔。倪宏文从重发往伊犁，永远安插。〖27〗

十二月初一日（1月9日）

23 命查缴销毁沈德潜所辑旧版《国朝诗别裁集》。初，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潜来京，进呈所选《国朝诗别裁集》，乾隆帝以该诗集将品行有亏之钱谦益列为卷首，命交内廷翰林厘正，并重新锓版以行。至是厉行查办禁书，因谕曰：《国朝诗别裁集》原版任听存留，而沈德潜身故后其门下士无识者流，又复潜行刷印，则大不可。命江苏巡抚杨魁查明该书原版现在何处，如未销毁，即将版本解京，并将未经删定之刷印原本一并查缴。

初三日（1月11日）

24 命于国史另立《贰臣传》，特明降谕旨曰：我朝定鼎前后，明末诸臣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王铎、宋权、谢升、金之俊、党崇雅，以及左梦庚、田雄等望风归降，其时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畏死幸生，靦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

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此辈若于我朝国史与范文程、李光地等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过绩尽掩，又岂所以示传信乎？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

四十三年（1778）二月，以应入《贰臣传》诸人如洪承畴、李永芳、钱谦益、龚鼎孳等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德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命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两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

初四日（1月12日）

25 据云贵总督图思德奏，缅甸国王懵驳已死，大头目得鲁缯具禀恳请纳贡还人，通关贸易。〖28〗乾隆帝命传谕图思德曰：缅甸若不将拘留内地之人送还，及实在进贡乞恩，断不能准其开关通市，其局不能完结。图思德此时惟当静听，并不必遣人向关外探访彼处信息。旋复谕曰：若缅甸有悔过输诚之意，将拘留之苏尔相、杨重英等尽行送回，并诚恳进贡，则可以完局。

初九日（1月17日）

26 命成都将军明亮在京之日兼军机处行走。

十三日（1月21日）

27 饬谕江浙等省督抚加紧查缴禁书。先是，江西巡抚海成奏称：为搜罗民间所藏断简遗编，现饬各属传集地保，逐户宣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按书价以倍价。乾隆帝以此法颇好，命各省督抚仿而行之。至是，海成奏称自展限倍价购买以来，前后查缴禁书八千余部，但仍不能

一时净尽，请再展限购求。乾隆帝据奏谕曰：看来查[illegible]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并以江、浙购获禁书不及江西之多，命传旨严行申饬高晋、三宝及杨魁，务使应毁之书尽行缴出。〖29〗

十八日（1月26日）

28 御史炳文奏请嗣后科、道京察，只令都御史带领引见，去留俱候钦定。乾隆帝有旨切责，略曰：言官既归都察院统辖，则当京察大典，自应听该堂官考察，以符体制。且科、道等平时言事，其识见孰优孰劣，朕原可约略而知，至其才具之短长，行走之勤惰，非堂官不能深悉，概候朕于引见时裁定，有是理乎？明季谏垣诸臣，遇事生风，喋喋不已，遂至党同伐异，贻害无穷，最为彼时秕政。我朝纲纪肃清，科、道咸知奉法，不敢复蹈覆辙。惟雍正初年，因六科改隶都察院，给事中等连章争竞，皇考严加惩儆，力为整饬，益复谨凛，恪遵至今。炳文妄为此奏，乃欲翻堂官考核成例，效明末谏垣门户恶习，其有关于世道人心者，良非浅鲜！况炳文身系宗室，尤不应为此沽名之事。著革去御史，发往伊犁，以司官效力赎罪。

二十日（1月28日）

29 命钦天监监正傅作霖于明春前往四川，将大小金川地方道里形势，及各土司疆域界址逐加测量，另绘新图。翌年四月，傅作霖由成都将军明亮等料理出口，约于六月测量完竣，绘成正本，由傅作霖亲赍进呈。〖30〗

二十一日（1月29日）

30 川西明正等土司首次入觐。前金川平定在即，[illegible]年阿桂即奏请邻近大小金川各土司头人于岁底入京觐见

称彼时正值入觐之各蒙古及土尔扈特王公扎萨克，并回城大小伯克等，俱集京师，在各土司等见王会辐辏，既益生其震叠，而轮班之王公伯克等，亦知无远不服之盛。至是，乾隆帝幸瀛台，明正土司甲尔参得沁等川西土司、土舍二十九人及南疆回城伯克、哈萨克使臣跪迎瞻观。是为川西土司首次入京朝觐。

31 是年，各直省人口总数为二亿六千八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一人，各直省存仓米谷总计四千三十万二千五百九十二石，云南各铜厂共产铜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六千五百零九斤〖31〗。

32 本年（1776）二月二十六日至明年（1777）二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八万八千四百零七两，进口洋船共三十九只。〖32〗本年（1776）二月十六日至明年（1777）二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五万二千八百六十一两。上年（1775）十一月初一日至本年（1776）十月底，江海关征收税银六万二千六百零八两。〖33〗

33 云南巡抚裴宗锡、云贵总督图思德等先后以铜价不敷，广力拮据，奏请将从前裁撤之九十一炉尽行复设，并称收回一分通商铜一百二十余万，加卯鼓铸，计可获息十六万四千八百余两，为加价之用，大厂每百斤可增价一两五钱，中小厂可增价一两，足敷工费。奉旨允行。然当年获铜仅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斤，证明加价不如通商。〖34〗

〖1〗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二；《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6 页。

〖2〗《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

〖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二。

〖4〗《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千三。

〖5〗《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九。

〖6〗《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三、九四九、九七三、一千二三、一千四七。

〖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75 页。

〖8〗《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八。

〖9〗《清史稿》卷三一四《富德传》。

〖10〗参见：《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三；《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9—170 页。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明亮等奏准，四川提督仍驻省城成都（《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八7 页）。

〖1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按乾隆帝谕示阿桂安插新降番众之前，阿桂已奏请将降番分别安插绰斯甲布等十二土司各寨，乾隆帝认为阿桂“所见亦是”，命暂时照其所请行（《清高宗实录》卷一千）。

〖1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二辑 689 页；李鸿彬等《评乾隆朝金川之役》，载《清史研究》1998 年 2 期。

〖13〗《清史列传》卷三五《和珅传》。

〖14〗《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四、一一八、一三三、一百四十一、一四二。

〖15〗参见：《清经世文编》卷一六《请核实亏空变通驿站疏》；《清史列传》卷二六《王杰传》。

〖16〗《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五。

〖17〗《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五。

〖18〗《清政府与喇嘛教》446—448页。

〖19〗《冷庐杂识》卷二《关帝谥》。

〖20〗此谕旨《四库全书总目》系于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该书卷首）《冷庐杂识》亦云"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上谕"（该书卷二《关帝谥》）。兹据《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己丑条（该书卷一千〇一）。

〖21〗《清代文字狱档》上册263—287页。

〖22〗《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40—142页。

〖2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十四辑185—186页。

〖24〗《四库全书》总裁等遵旨抽毁、删削、改易所谓"悖逆违碍"书籍的详情，见《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30—137页。

〖25〗中国行商与英国商人的债务纠纷，清代文献称之为"商欠"，主要是指中国行商预借英国商人的债款无力及时归还而引起的涉外商务案件。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通事洪仁辉到天津控告广州行商黎光华欠银五万余两之后，"商欠"案件便史不绝书，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时，这个问题始终未得解决。商欠之所以产生，中英双方商人俱有责任，但多由于英商有意造成的。每年当英商回国之际，将售卖未尽之货作价留交行商代售，售出货物所得银两，照复利滚算，而英商不能如期再来，日久本利滚积，遂成不堪偿还之巨债。另行商借领银两多借自港脚商人（系东印度公司许可，来自印度的商人），这类人贪图重利，以极高的年利和复利滚进的方式放债，行商因循负累，久而无偿，终成不了之局（参见：《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28页；《粤海关志》卷二五；郭廷以著《中国近代史纲》；《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27页；《清史研究集》

三辑 112—114 页)。

〖26〗《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34—136 页。

〖27〗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9—10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十。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206 页。

〖29〗《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 44 页。

〖3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九辑 22 页。

〖3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38 页。

〖3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 293 页。

〖3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283、114、275 页。

〖34〗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八;《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763—767 页;《章氏遗书》卷一七《兵部侍郎巡抚云南副都御史裴公家传》。

清通鉴　卷一三四

乾隆四十二年　丁酉　公元1777年

正月初十日（2月17日）

1 谕命严禁游方喇嘛经新疆、喀尔喀出境。先是，甘肃狄道州（今临洮县）大佛寺喇嘛逊朗素等八人行至归化城同知（归化城直隶厅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南隅）处，讨取前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处路引，该同知并未查核，又未禀明该管大臣，即换给路引。至是，伊犁将军伊勒图奏闻，并请嗣后由该处大臣核查换给路引。乾隆帝命通谕陕甘总督、山西巡抚、驻扎新疆各处大臣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将军大臣：伊犁、乌鲁木齐均系新疆地方，距哈萨克、布鲁特边界甚近。此等化缘喇嘛，行同乞丐，若任其在新疆各处行走，偶出边卡，至哈萨克、布鲁特地方，殊多关碍。非但不宜令往哈萨克、布鲁特地方，即喀尔喀地方，与俄罗斯境界相通，亦不可令其前往。嗣后如内地喇嘛及实在商人出境，驻扎该处将军大臣等查明，准其换

给路引前往，若此等化缘游方行乞之喇嘛务须严查，实力禁止，毋许出口。

2 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请将向其纳贡之塔什罕三万余户人丁献纳中国。乾隆帝以阿布赉素性多疑，近见大兵歼灭金川，恐乘胜办理哈萨克，是以托词试探。命伊犁将军伊勒图传谕阿布赉，宜善自保守游牧，结好邻邦。翌年，阿布赉遣人赴塔什罕地方，称言大皇帝降有谕旨，将塔什罕贡赋赏给阿布赉取用，并伪托现有印文可凭。被塔什罕人识破后，阿布赉妄念始息。〖1〗

十八日（2月25日）

3 命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前往云南办理缅甸投诚等事。乾隆帝先获悉缅甸准备将拘留之杨重英、苏尔相等官员送还，大头目得鲁蕴并欲亲自到关叩恳纳贡，遂欲就此而了结八年未了之局。但以受降通市，及善后章程，必须晓事之重臣相度妥办，遂命阿桂即速驰往云南办理受降诸事。为此，又调李侍尧为云贵总督以代替图思德，图思德回贵州巡抚之任。

嗣据图思德奏，得鲁蕴于正月二十四日差头目四名，持有缅字禀帖来至陇川，据称："小邦蒙大皇帝深恩，将孟矣等全行赦回，我王子感仰天朝厚德，极悔从前冒昧之罪，与各人万等计议，若不及早纳贡投诚，终非安全之道，况关久未开，商民亦多不便，是以遣得鲁蕴前来投诚贡象，送还官人。得鲁蕴因等候象只未齐，先差我等前来禀闻，定于二月十五日左右，得鲁蕴亲贡象只，并带同官人等交还。"〖2〗乾隆帝判断，若如图思德所奏，则是诚心来京朝

见，自应准其前来，且应格外加恩。遂命传谕新任云贵总督李侍尧及图思德，于得鲁蕴到关时，如其情愿来京，即令其将贡象并送还官人一齐送京。并谕前往云南受降之钦差大臣阿桂接到此旨后，兼程前进，到滇办理。

旋经深入思考，乾隆帝改变对缅甸纳贡投诚所持态度，再谕阿桂曰：图思德驰奏得鲁蕴差来头目供内有“将孟矣等全行赦回”之词，译出缅禀内亦有此语，虽似恭顺，而细思其语音情节，实为可恶。阿桂到滇时，如缅甸未将杨重英送出，切不可存一毫迁就完事之见，轻准开关。〖3〗

二十三日（3月2日）

4 皇太后卒。

皇太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四品典仪凌柱女。康熙四十三年（1704）侍世宗藩邸，五十年（1711）生皇四子弘历。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弘历嗣位，尊为“崇庆皇太后”。乾隆帝奉母后极孝顺，每巡幸木兰、江浙等处，必首奉慈舆，朝夕侍养。至是，逝于圆明园之长春仙馆，年八十有六。乾隆帝亲上尊谥“孝圣宪皇后”。〖4〗

5 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逝世。本年四月，乾隆帝敕书到达拉萨，命甘丹喜热图诺们汗阿旺楚臣继任摄政。〖5〗

二十四日（3月3日）

6 命普免天下钱粮。乾隆帝原拟皇太后九旬万寿之年再普蠲各省钱粮一次，不料大丧猝发，遂以此后更无可推广慈仁之处，且现在部库帑项又积至七千余万，谕令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起，分三年将各省应征地丁轮免一遍。

是为乾隆朝第二次普免全国地丁钱粮。此次各直省除芦课、漕项例不蠲免外，共蠲免地丁钱粮额银二千七百五十九万余两。〖6〗旋又传谕各督抚，遇轮蠲之年，劝谕各业户量减佃租，或其中有不能分逮者，亦听其便，毋庸官为勉强。〖7〗

二月十五日（3月23日）

7 陶庄引河放水，清黄分流。先是，洪泽湖水往往不能畅出清口，遇黄河盛涨，或倒灌湖中，以致黄、运两河频频淤垫。上年五月，两江总督高晋、南河总督萨载奏请于陶庄以上、积土之北开挖引河一道，使黄水离清口较远，清水全得畅流，至周家庄会黄东注。据称此举不惟可免倒灌，而二渎并流，河海淤沙，渐可攻刷，即堰圩工程，亦可资稳固，所谓治淮即以治黄，舍此别无良法。乾隆帝以开挖陶庄引河“是治黄一大关键”，批准霜降之后动工。上年九月十六日破土动工，工程估需银八万五千余两，岁底开挖陶庄引河完竣。至是，开坝放水，大溜归入引河，新河内大溜畅注，冲刷宽深。高晋、萨载奏称：从此清黄分流，直至周家庄汇归东注，清口可免倒灌之患。〖8〗

二十六日（4月3日）

8 不准各省民壮〖9〗演习鸟枪。据护理山东巡抚印务国泰奏，各属民壮应令实力操演鸟枪，乾隆帝命不必行，并密谕国泰曰：各省民壮本系乡民召募充当，若概使演习鸟枪，并令熟练进步连环之法，于戢暴防奸并无裨益。况各省训练纯熟火器者多人，则又不可不预防其弊。即如前年山东逆匪王伦滋扰一案，幸若辈乌合之众，不善施放枪炮，所以一举殄平，此其验也。命军机处将上述谕旨遇便密谕

各省督抚知之。

三月初八日（4月15日）

9 重申伏法罪人不得复仇之禁。先是，各省屡有子孙为父祖报复仇杀之案，乾隆帝俱谕示问刑衙门，国法既彰，岂容一介不逞之徒私行报复，并令不得援照“子孙报仇例”。至是，直隶总督周元理审拟沈万良殴杀王廷修一案，误引子孙报仇例，刑部议驳。此案沈万良之父沈三，因行窃被事主王廷修殴毙，王廷修照例拟徒。沈万良于结案十余年后将已伏罪之王廷修杀害。周元理援子孙报仇例从轻拟以杖流。乾隆帝以刑部所驳甚是，并就此宣谕：即子孙复仇之例，若因伊父死于非命，而凶手竟得漏网，冤无可伸，其复仇犹为有说。今沈三原系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结案，则国法已伸，王廷修即属无罪之人，乃沈万良复逞凶故杀，即应照故杀例问拟。

初九日（4月16日）

10 巡抚裴宗锡奏准开垦黔省古州一带深山荒地。先是，古州一带新辟苗疆奉旨安设屯军，但其间绵长百余里所谓“牛皮大箐”内尚有荒地未经垦辟。至是，裴宗锡以原设各卫屯军生齿日繁，额给田亩不敷耕食，奏请派拨屯军家属赴箐认段试垦。得旨：此事所办甚可嘉，可谓留心之封疆大臣，交新任黔抚图思德妥为之。〖10〗

初十日（4月17日）

11 浙江巡抚三宝奏陈分发教官清查禁书，据称该省穷乡僻壤，或因父祖所遗，束诸败笥，抑或笔耕在外，家存

妇女，未识清厘，故将试用教职各按籍分派，令前往面加谆嘱，因亲及友，易于访寻，并携带书价，尽力购求，即以缴书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乾隆帝谕以“所办甚好”，命各省均应照此办理。八月，三宝又奏，自分发教官，清查禁书后，第九、十两次缴解各书较前稍多。自查缴应毁各书以来，共获书连重复共四千一百三十四部。〖11〗

二十六日（5月3日）

12 命钦差大学士阿桂停止与缅甸议和。

先是，缅甸大头目得鲁蕴遣人声称二月十五日亲往还人贡象，但临期缅甸头目孟干、孟立拉持缅禀至张凤大营，告称因象只未到，是以不能来，另打发节盖到马脖子，请清方差官到彼，“还有话说”。译出缅禀内还有“此大事并非小可，不是速于完结的”等语。提督长清即将孟干暂留张凤大营，令孟干等差之跟役速回马脖子谕知节盖令其进关说话。图思德、阿桂据情先后奏闻。〖12〗缅甸贡象投诚、送还所拘留中国官员一事遽起反复，乾隆帝据奏同意阿桂“严饬边关”之对策，命阿桂与李侍尧悉心会商，严密妥办，示以威严，不可稍露迁就完事之意。以此事颇难完局，乾隆帝一再谕示阿桂等：此时已届三月，转瞬瘴气即起，难通信息，阿桂系钦差前往受降之人，众所周知，若不结局，延至秋深，又将如何办理？〖13〗

至是，命阿桂等或用计，或用力，使千弁带兵一二百至马脖子，将节盖拿进关内，然后传谕诘问得鲁蕴，何以贡象还人今忽起反复？如果因此复起事端，则正可乘此机宜，以逸待劳，大加惩创。阿桂、李侍尧奉旨后，以马脖

子山势极险，且防守严密，非单兵可以轻试覆奏。乾隆帝谕示竟可以付之不办矣，遂命阿桂于查办云南铜、盐之事完毕，即可回京。〖14〗阿桂等旋奏报缅甸送还乾隆三十五年（1770）被扣留之中方信使苏尔相等，乾隆帝以为其故殊不可解，谕示阿桂可暂驻永昌，与李侍尧会商妥办缅事，并向苏尔相等询明缅甸此次反复缘由具奏。寻奏称缅甸新王赘角牙及大头目得鲁蕴等畏惧悔祸，欲送出伊等并进贡象只，俱属实情，惟因万涛等中阻，以致迁延变更。因得鲁蕴所许还人、进贡、纳表之事仍然未办，则所请开关通市自然概不准行，惟其来禀未便竟置不答，来人亦不必扣留。〖15〗乾隆帝仍谕阿桂等令缅甸进表纳贡，送还杨重英。〖16〗

四月初九日（5月15日）

13 两江总督高晋审理安徽霍邱县知县琨玉冒领库银一案未能审出实情，乾隆帝命将高晋交部议处，同时又令福隆安密谕高晋：高晋系屡经革任注册之员，吏部照例办理，亦不过议以革任。朕念其平日办事尚属实心，断不肯因此一节即将高晋罢斥，仍当加恩从宽留任。是虽名为议处，与不处何异？即令伊抚心自问，亦当深致不安，且此次过愆更非寻常公罪可比，著传谕高晋令其自行议罪，具折密奏。高晋遵旨覆奏“情愿捐银二万两”，分四年缴完，按年奏解内务府造办处。奏入，报闻。〖17〗

二十二日（5月28日）

14 舒赫德卒。

舒赫德（1710—1777），舒穆鲁氏，字伯容，号明亭，满洲正白旗人，徐元梦之孙。雍正六年（1728）由笔帖式

授内阁中书，十三年（1735）迁监察御史，值军机处，乾隆四年（1739）擢副都御史，三十六年（1771）以办理土尔扈特蒙古抚恤事当上意，授户部尚书、伊犁将军，旋晋大学士。初任御史时，极言天下利弊，号为“铁汉”。后屡起屡蹶，锋芒日敛，及居首揆，殊蹈模棱之习。王伦临清之变复多杀无辜。至是，随扈大行皇太后梓宫至梁格庄遘疾卒，谥“文襄”。子舒常，官至尚书。〖18〗

旋以舒赫德病故，满大学士无人，令阿桂速将边境要务转交李侍尧，即行起程回京，入阁办事。阿桂接旨后覆奏：我皇上圣明天亶，宵旰万机，亲秉乾纲，裁衡指示，凡在臣工但能领会遵循，不致漏误过多，已属无几。而奴才身依日月之光，地分本当亲近，更何敢以赞佐无能之套语，蹈袭谦谦未遑之空文。惟是奴才阿桂近年以来仰沐鸿慈，格外殊荣异宠，骤荷叠膺，深恐不克承受，每一思维，时为惴惴。〖19〗

五月二十二日（6月26日）

15 恢复车里宣慰司。先是，云南普洱沿边十三版纳即所谓“十三猛”地方原隶车里宣慰司管辖，嗣因刁维屏父子兄弟等潜逃至缅，遂行裁汰，并于茨通改设专营，钤束各猛土弁夷人。至是，钦差大学士阿桂等以茨通地方瘴气最盛，且车里地方周围四百余里，十三版纳分处九龙江内外，内地流官实难控驭江外各猛，奏请撤出普安营汛，仍复宣慰土司，以刁维屏亲弟刁士宛为宣慰土司，专管车里地方。下军机大臣等议行。〖20〗

二十三日（6月27日）

16 命阿桂补授武英殿大学士，英廉协办大学士事务。寻又谕曰：阿桂系满洲大学士，其行走班次自应居首，至汉大学士，亦应有在前之人，于敏中行走班次，著在阿桂之后，高晋之前。〖21〗

二十六日（6月30日）

17 钦差大学士阿桂、总督李侍尧奏请复滇省一分通商之铜。先是，云贵总督图思德等以铜价不敷，厂力拮据，奏准收回一分通商之铜一百二十余万斤，加卯鼓铸，所获余息为加价之用。本年二月图思德又奏，自乾隆三十二、三十三等年（1767、1768）办铜短缺，已不敷年运之数，又将泸店底铜拨给外省，办理益形拮据，请将领运京铜展宽期限。乾隆帝命阿桂、李侍尧通盘筹议具奏。至是，阿桂等奏称：滇省每年办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斤，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汤丹、碌碌等厂凡乙年应运之铜俱系甲年预先发运，立法妥善，断难改移，而泸店存贮底铜以备临时凑拨，更为第一要务。自三十一年到三十七年（1766—1772），各厂出铜六七百万至八九百万不等，短数过多，所存底铜又节次拨给外省采买，并垫发沉铜，全无存贮，而历年办铜不下一千一百余万，以致移后补前，运限递年迟误。至三十八年（1773）奏准一分通商，炉户得获余利，采办踊跃，递年获铜均在一千二百四十五万上下。而上年图思德等奏准收回通商之铜，获铜转止一千一百五十二万，盈缩悬殊，相形益见加价不如通商。阿桂等建议将上年复设之五十一炉内暂停一半，岁可节用铜一百六十余万斤，

仍以一分通商为便。〖22〗下部行之。

二十七日（7月1日）

18 戴震卒。

戴震（1724—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号杲溪，安徽休宁人。早年家境贫寒，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于乡，三十八年（1773）奉召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三十九年（1774）奉旨得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翌年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学问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为皖派代表人物。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策算》和《勾股割圆记》等。《孟子字义疏证》酝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十八年（1763）首成《原善》三篇，经三十七年（1772）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三卷，尔后再集诸书精粹，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积二十年功力，终于在逝世前完成。辨证天理与人欲之关系，构成全书论究核心，提出“理者存乎欲”，否定宋儒“截然分理欲为二”之说。既可见其思想精髓，亦可见其与同时代汉学家学术旨趣之分野。〖23〗至是，卒于京。

六月初六日（7月10日）

19 命各省厘正州县佐杂滥行调委。据湖南巡抚颜希深奏，该省正佐杂职率多舍其本任，调署别缺，转将本缺改委别员署理，更有将苗疆人员亦调署腹内之缺。如此，官非本任则治无实心，职可屡改则人怀幸志。上司明以姑息市私恩，下属遂渐以逢迎开捷径。乾隆帝以颜希深此奏所系吏治官方甚巨，乃明降谕旨通谕各省督抚一体查明厘正，

同时命钦差大学士阿桂由滇回京途经湖南时密查以奏。寻覆奏，州县调委过多之事不独湖南，即如云贵二省亦然。州县正佐杂职率多互调委署，其中瞻徇情面恐有所不免。〖24〗本年七月，阿桂奏准：各省州县佐杂不得调署别缺，如必须调署，则按季报吏部，吏部每年五月汇奏一次。〖25〗

二十日（7月24日）

20 命国史馆将《史可法复睿亲王多尔衮书》载入《国史·多尔衮传》。先是，《国史》未载《史可法复睿亲王多尔衮书》，仅略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乾隆帝以"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命搜访史可法原书。至是，于内阁册库中检得，遂亲制《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事》一文，略谓：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词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

七月十三日（8月15日）

21 原任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奏称该省各属收捐监粮无缺。奉旨嘉奖。乾隆帝又命陕甘总督勒尔锦据实覆奏接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能否妥协办理收捐监粮一事。寻覆奏：新任布政使王廷赞朴诚干练，事事认真，从不知瞻顾情面，为通省属员敬畏之人。前在宁夏道任内稽查所属监粮，极属妥协。报闻。〖26〗

本年岁末，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奏称：奴才自抵任以来，收捐监粮一事照依升任巡抚王亶望所办成例，严饬各州县认真收捐，不得私折舞弊。查四十二年（1777）正月起至封印之日止，口内各属报捐监生共四万七千零五十二名，

共收京斗粮二百零一万九千余石。报闻。〖27〗

翌年三月，尚书袁守侗、侍郎阿扬阿奉旨前往盘查甘肃监粮。袁守侗等以该省“各州县监粮按其收发存贮实数通行盘验，俱系实贮在仓”具奏。乾隆帝以甘肃自收捐监粮以来，停止采买经费，且节年动用之外，现在尚有余粮百余万石，办理甚妥，命将总督勒尔锦交部议叙，自藩司以下各州县一并议叙。〖28〗四十六年(1781)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案发，始真相大白。

十八日（8月20日）

22 饬谕各督抚不得偏向文员，意为曲徇，略曰：朕近览《明史》，大率重文轻武，其时文员每妄自尊大，互相袒护，而蔑视将弁，至以“麾官”〖29〗目之，多方屈抑。一旦有事，文职既一筹莫展，其效力戎行者，朝臣复从而掣其肘，自速危亡而不可救，最为弊政。我朝列圣相承，文武并重，法良意美。嗣后各督抚务宜湔除积习，勿复稍涉偏畸。

八月十九日（9月20日）

23 谕命辑《满洲源流考》。该谕略曰：顷阅《金史·世纪》云，金世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我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与大金正同。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至于尊崇本朝者，谓虽与大金俱在东方，而非其同部。则所见殊小。我朝得姓曰“爱辛

觉罗氏”，国语谓“金”为“爱辛”，可为金源同派之证。又曰：有云我祖宗时，曾受明“龙虎将军”封号，亦无足异。我朝初起时，明国尚未削弱，因欲与我修好，借此以结两国之欢，我朝固不妨为乐天保世之计。又曰：我国家诞膺天眷，朱果发祥，亦如商之元鸟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纪以为受命之符。要之，仍系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池，即在长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其他如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为一书，垂示天下万世。

翌年书成，凡二十卷。该书参考史籍，证以地形之方位，验以旧俗之流传，博征详校，列为“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30〗

九月十六日（10月16日）

24 据陕西巡抚毕沅奏，本年陕西乡试，新疆士子不远万余里，担簦负笈，云集西安省城，入闱就试，揭晓后，中式第二名举人黄斌即籍隶新设迪化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阜康县。〖31〗乾隆帝为此特谕曰：黄斌中举，足见现关外人文渐盛，殊属可嘉。嗣后嘉峪关外士子赴西安乡试及进京会试，照云贵举人进京会试例，一体赏给驿马骑坐。〖32〗

十月初七日（11月6日）

25 乾隆帝检阅《四库全书》馆进呈宋人所著之《济南集》内有“渎徼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之语，又阅《北史·文苑传》叙内亦有“颉颃汉彻，跨蹑曹丕”之句，以为将汉武帝刘彻直书其名，于理未协，遂降旨馆臣厘正，因谕曰：

秦始皇焚书坑儒，其酷虐不可枚举，号为无道秦，后之人深恶痛绝，因而显斥其名，尚无不可。若曹丕躬为篡逆，称名亦宜。至汉武帝在汉室为振作之主，且与贤使能，独持纲纪，虽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岂得直书其名，与秦政、曹丕并论乎？

二十一日（11月20日）

26 王锡侯《字贯》案发。

王锡侯，原名王侯，字韩伯，江西新昌（今宜丰县）人。乾隆十五年（1750）乡试中举，后会试屡屡落第，遂改向故纸搜求，曾编辑《唐人试帖详解》、《国朝试帖详解》、《王氏源流》、《经史镜》等十余种书籍。又以《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于穿贯，乃仿类书之式，按字样各归其类，编成《字贯》。〖33〗在《字贯·凡例》中将“庙讳”（即“玄燁”、“胤禛”）和“御名”（弘曆）照原字直书，意在提醒年轻士子临场时务须避讳。本年新昌县民王泷南挟嫌赴县检举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叛逆无异”。本月初一日江西巡抚海成以王锡侯“指《（康熙）字典》为难以穿贯，且以《字典》收字太多，辄肆议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34〗原刻《字贯》一并粘签呈览。

至是，乾隆帝竟以《字贯·凡例》直书“庙讳”、“御名”，断定“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命将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又以海成未能见此，命传旨严饬，并令其即速

驰往王锡侯家搜查所有不法书籍字迹，封固进呈。并就海成未能看出《字贯》“悖逆”之处，其各省节次奏缴应毁各书单内亦未有此书一事，命传谕各省督抚曰：朕令各督抚查办应行销毁书籍，原因书内或有悖理狂诞者，不可存留于世，以除邪说而正人心。是以旧人著作尚且应查，岂有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之理？

寻以海成办理《字贯》一案，对“大逆之书恬不为怪，且称其语无悖逆”，将其革职，交刑部治罪。以两江总督高晋所奏应毁各书单内，并无《字贯》一书，命传谕高晋：即饬属通行访查，如有与《字贯》相类悖逆之书，无论旧刻新编，俱查出奏明，解京销毁。如有收藏之家此时即行缴出者，仍免治罪；若藏匿不交，后经发觉，断难轻宥，即该督抚亦难辞重谴矣。上述谕旨并命传谕各督抚，一体遵照妥办。〖35〗自是，查办所谓“违碍”、“悖逆”禁书范围，从“旧人著作”扩大到“现在刊行”各种书籍。

十一月初五日（12月4日）

27 甘肃河州（今临夏县）王伏林借元顿教聚众起事。

王伏林，籍隶狄道州（今临洮县），与其兄王九儿及河州人张志明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兴立元顿教，又名红单教。此教为清初山东王道人所倡圆顿教一支。本年十月，王伏林等至河州，自称弥勒佛转世，能点石成金，当地人民纷纷入教，聚至二千余人，奉王伏林为大教主，张志明为二教主，王九儿为三教主，石忠信为四教主，此外复有军师、将军、金刚、十二星、二十八宿、八卦头领等名号。王伏林又自称正教主，倡言十一月四日至河州白塔

寺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赴会者，待功德圆满，赐与众人全家都有好处。

至是，河州知州杨赓扬访闻州属白塔寺民人黄国其家中聚集多人，竖幡念经，并令居民供应粮食，即前往围捕，不料该地民人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陕甘总督勒尔锦据禀于初九日带兵前往剿捕。王伏林等原拟十二日攻破河州，抢劫仓库，得手后即抢兰州省城，而此时勒尔锦已率兵抵河州，经十三日一场激战，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等四百余人被击毙，另有五百余人被生擒。〖36〗事闻，乾隆帝谕示勒尔锦：此案与山东王伦叛逆无异，所有首伙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又命甘肃提督法灵阿选带精兵星夜驰往协剿，随即又命宁夏驻防兵一千名、乌鲁木齐驻防兵二千名就地待命，候勒尔锦之信遄行。勒尔锦遵旨将先后拿获之石忠信等七人凌迟处死，黄国其等十一人立斩、枭示，其余人犯一百六十七名从重发遣云贵等烟瘴地方。〖37〗

十六日（12月15日）

28 刊行《违碍书目》。先是，江苏为便于各属查缴禁书，率先刻成《违碍书目》，分发各州县教官晓谕士民逐一检点，凡有单内所开之书，分别呈缴苏州书局或江宁书局查办。至是，安徽巡抚闵鹗元奏报该省仿行此法，据称明末野史暨国初人所著伪妄各书，除严切出示晓谕，毋得仍前藏匿致获重罪，并将从前本省及各省业经奏明应销之书，刊刻禁目，广为宣示，并派委试用教职、佐杂等官，定以功过，分投各属，会同地方官剴切宣导，严加搜查。

继安徽之后，河南、浙江、江西、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等省，亦俱刻有禁书书目。一时各种禁书书目通行天下，成为各地督抚推动查缴禁书之得力工具。〖38〗

翌年五月，乾隆帝谕军机大臣：前各省将查出应毁违碍各书陆续送京，经该馆大臣派员查办，分别开单进呈，请旨销毁。所有应毁各书，着该馆开单行知各督抚，一并实力查办。〖39〗

二十三日（12月22日）

29 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台吉济木巴赴盟长齐默特多尔济处呈控民人梁依栋违例放债、酿酒、占河捕鱼、私娶台吉女为妻等款。齐默特多尔济咨请将梁依栋解回内地治罪。经理藩院转奏，乾隆帝派侍郎博清额等前往审办。至是，查明梁依栋放债并未违例取息，占河捕鱼并非私行占据，惟酿酒、聘娶台吉之女有干例禁，而聘娶台吉之女亦系两相情愿。此案系台吉济木巴负欠梁依栋银两不能偿还，遂图诬陷。乾隆帝谕示：内地民人居住蒙古地方，原以蒙古人等全赖耕种为生，或召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或民人携带货物贸易，以资生计，是以民人居住蒙古地方贸易，原所不禁。嗣后居住蒙古地方民人不得滋生事端，欺压蒙古；蒙古人等亦须加意约束，务使蒙古、民人互相和睦。旋又谕示梁依栋虽违例聘娶台吉之女，但其以礼聘并非强娶，不必离异。〖40〗

二十八日（12月27日）

30 王锡侯以编《字贯》处斩。

大学士、九卿遵旨会议，以王锡侯应照大逆律办理奏

闻，乾隆帝命从宽改为斩决。其家产入官，所著各项书籍及版片命各省搜罗净尽，解送军机处销毁。〖41〗本年十二月，又命律应缘坐斩决之王锡侯子孙王霖等八人俱从改宽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余缘坐人犯王锡侯妻及儿媳等、年未及岁之孙，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为王锡侯《字贯》案所牵涉，江西巡抚海成，刑部拟斩，旋即释放，带往乌什在章京上效力；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皆以失察革职，交刑部治罪，旋谕加恩发往江南，按同知委用；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降一级留任；侍郎李友棠于《字贯》书首题一古诗被革职；钱陈群以序王锡侯《经史镜》、《唐人试帖详解》，史贻直以序《王氏家谱》，俱以身故姑免深究，但各令其子钱汝诚、史奕昂将原书缴出销毁；裘曰修以籍隶江西，且“性喜奖借后进”，乾隆帝特密谕高晋亲至裘家查询是否藏有王锡侯所送书籍。〖42〗

31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七千八十六万三千七百六十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四千一百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二十四石。

32 本年（1777）二月二十六日至明年（1778）二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八万八千四百五十三两，共到洋船三十三只。〖43〗本年（1777）二月十六日至明年（1778）二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六万八千八百七十七两。〖44〗上年（1776）十一月初一日至本年（1777）十月底，江海关税银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两。〖45〗本年（1777）二月九日至明年（1778）二月八日，浙海关除应征额税征足外，共征盈余银五万三千八百四十四两。〖46〗

33 定滇省各厂每岁应办额铜一千零九十余万斤，于考成案内，计岁获之盈亏，定厂员之功过。〖47〗

〖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八四。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642—643页。

〖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780页。按孟矣、波一等系前此被扣留于京之缅甸信使，上年年底奉旨放归，经张凤街大营出口，前往阿瓦。乾隆帝认为缅人“将孟矣等全行赦回”一句，意在表明此次议和系由中方主动，因此经过一天的斟酌思索，决定慎重办理“受降”。

〖4〗参见：《清皇室四谱》卷二；《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107—109页；《啸亭杂录》卷一《孝亲》。

〖5〗《班禅额尔德尼传》126—127页。

〖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六。

〖7〗《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五。

〖8〗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781—782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九、一千一七、一千二三、一千二七、一千三四。

〖9〗民壮，为维护地方治安而招募的民间壮丁。清直省各州县额设经制民壮三十至五十名不等，以保护仓库，协缉盗贼。地方官拣选民壮，分派学习军械，选尤壮者点充头目，不时操练。雍正时有民壮四万余名（《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140页《民壮》）。

〖1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74—76页，四一辑7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七。

〖1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77—78 页，三九辑 602—603 页。

〖1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七辑 787—788、832 页。

〖1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208—209 页。

〖1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327—329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十。

〖1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580—581 页。

〖16〗《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三。

〖1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380—382 页。

〖18〗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七《太保大学士文襄公舒赫德墓志铭》；《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七《舒文襄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二十《舒赫德传》；《啸亭续录》卷三《舒文襄公本节》；《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27—131 页。按舒赫德病故日期《清高宗实录》记为四月二十二日（该书卷一千三一，10、16—17 页）。兹从《实录》。

〖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582—583 页。

〖2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711—713 页，三九辑 575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四。

〖2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七。

〖2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763—767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八。

〖23〗参见：《清代全史》六卷 388—395 页；《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五十《戴东原先生墓志铭》《戴先生震传》；《履霜集》93—10 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206—216 页。

〖2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 664—665 页，三九辑 190—191 页。

〖25〗《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六。

〖2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九辑148—149页。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一辑567页，四二辑110页。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798页。

〖29〗麁，“粗”之异体字。

〖30〗《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地理类一》。

〖3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十辑118—119页。

〖32〗《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一。按黄斌原名毛澄，并非“新设迪化州阜康县人”，而是冒阜康县籍贯的浙江人（《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七，36页）。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诗案中，黄斌因为徐著《和陶诗》作跋，被判处杖一百、徒三年之刑。

〖33〗《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573—576页。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十辑283—284页。

〖35〗《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52页。

〖3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十辑715—716页，四一辑365—368页。

〖37〗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十辑804—805、865—866页，四一辑365—368页；《中国民间宗教史》895—898页。

〖38〗参见：《四库全书纂修研究》58—59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一辑27页。

〖39〗《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56页。

〖40〗《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五。

〖41〗《掌故丛编》二辑《王锡侯字贯案》。

〖42〗参见：《掌故丛编》一、二、三辑《王锡侯字贯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一辑238、358—360页。

〖43〗参见：《粤海关志》卷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293

页。

〖4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二辑 364 页。

〖4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三辑 491 页。

〖4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 91 页。

〖47〗《清代的矿业》上册 163 页。

清通鉴　卷一三五

乾隆四十三年　戊戌　公元1778年

正月初十日（2月6日）

1 命追复睿亲王多尔衮封爵，及复开国有功诸王原号，并予配享。先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降旨修葺多尔衮茔墓，准其近支以时祭扫。至是，以睿亲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其削爵之罪，非出于“世祖圣裁”，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命复睿亲王封爵，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其爵号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承袭。豫亲王多铎战功为开国诸王之最，后为睿亲王诬狱株连，降封改号，他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讬等国初有功诸王后封号俱改，命各复其原号。又以配享太庙东庑诸王，国初仅有武功等四郡王，雍正中增祀怡贤亲王，而开创诸王功业伟著，却不得同侑馨香，因命增祀礼、睿、郑、豫、肃、克勤诸王于东庑中。〖1〗

寻复允禩、允禟原名，收入《玉牒》；并复弘晳原名，

亦收入《玉牒》。谕称：雍正年间，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因罪削除谱牒，分别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二人未尝无隐然悖逆之心，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且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此事，辄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留以有待者。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又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在乾隆初年曾获罪戾，经承办之庄亲王等奏请，削其原名，阅今已三十余年矣。念其所犯，更非必不可原之罪，弘皙亦于《玉牒》内复其原名。

十四日（2月10日）

2 改热河厅为承德府〖2〗，谕曰：热河地方，朕每岁木兰秋狝，先期驻跸，数十年来，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蕃殖，市肆殷繁，其秀民蒸蒸向化，现已兴建学宫，将来人文日盛，俨然成一大都会，而称名尚仍“热河”之旧，殊于体制未协。热河直隶厅，雍正元年（1723）设置，至是升府，领州一、县二、厅一。

十五日（2月11日）

3 云贵总督李侍尧奏报缅王懵驳死后，内讧外衅，日无休息。乾隆帝据奏命传谕李侍尧，缅甸送还苏尔相，其事已可完局，若继送出杨重英，遣使纳贡周善，自应准其开关通市；不然，只须付之不理，惟当严查关隘，勿令一人出入，偷漏货物。翌日，又命速传谕李侍尧，令其不可轻举妄动。寻李侍尧覆奏，当前惟有遵旨查禁边关一事，即使将来缅甸因内讧外衅，危亡立待，实有唾手可取之机，亦必备细陈奏，恭候睿算。〖3〗

二十一日（2月17日）

4 以闽浙总督钟音未将总兵孟兆熊来京陛见、遴委副将张继勋署理镇篆一事及时入奏，特饬谕曰：朕尝谓满洲进士出身之人无一好者，钟音平日似觉稍优，何以近来亦复如此？即此一节而论，其余亦不足信矣。嗣后务须实力痛改，毋再踵仍恶习，姑息市恩邀誉，致干咎戾。旋又严行申饬曰：钟音平日狃于满洲科甲陋习，自号文人，惟注意地方文员簿书期会之事，而于绿旗官弁之孰为优劣，营兵技艺之是否熟娴，一切置之不问。〔4〕

二月十八日（3月16日）

5 吏部尚书永贵因保奏李漱芳被革职。先是，御史李漱芳以奏陈王伦起事系饥民激而成变，被革去御史，降为礼部主事。至是，礼部指名奏请将李漱芳补授员外郎，乾隆帝查出此事系永贵主使，遂命将其所有职任悉行革退，并拔去花翎，给三品顶戴，前往乌什办事。并谕称：若仍不痛改前非，实心任事，必将伊在彼正法。翌日又明降谕旨，称我朝百余年来，朝纲独断，实无大臣敢于操窃，即或瞻徇情面，于小事偏护一二人亦所不免，从未有似永贵之逞其私智，于用人大端，公然擅干者。永贵之意不过以李漱芳因言事获谴，伊为保题升用，众必以彼为正人，此乃明季党援恶习。

四月初八日（5月4日）

6 命山西巡抚巴延三毋庸查办王尔扬撰《李范墓志》案。王尔杨，山西辽州（今左权县）举人，原任灵石县训导，所撰《李范墓志》以“皇考”为李范尊称，该墓志由本省

举人赵扩代为书写。本年四月，武乡县访得《李范墓志》有“悖逆”之处，即禀报巴延三，巴延三命查抄王尔扬、赵扩之家，并提解各犯来省严审。事闻，乾隆帝以“皇考”之字见于《礼经》、《离骚》，王尔扬撰《墓志》泥于用古，并非叛逆，命巴延三毋庸查办，并谕曰：“如王锡侯之实系叛逆，断不肯稍为宽纵；若此事并非叛逆，亦不肯漫无区别，率予严惩。”〖5〗

六月，复有湖南临湘县监生黎大本私刻《资孝集》，被人呈控“语多僭越”，巡抚李湖奏闻请旨。经乾隆帝亲加披阅，谕示此案与王尔扬代撰《墓志》一案相仿佛，皆系迂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并非狂悖不法，如王锡侯之显肆悖逆者可比，可毋庸深究。〖6〗

二十五日（5月21日）

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戊戌科三鼎甲：状元戴衢亨，江西大庾人；榜眼蔡廷衡，浙江仁和（今属杭州市）人；探花孙希旦，浙江瑞安人。至是，赐一甲戴衢亨、蔡廷衡、孙希旦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邵自昌、管世铭、祁韵士、章学诚、吴璥、冯敏昌等一百五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于敏中，副考官为侍郎王杰、内阁学士嵩贵。〖7〗

五月初一日（5月26日）

8 裁革两淮“老少余盐”名目。初，乾隆元年（1736）经两淮盐政尹会一题准，嗣后凡贫难、老幼、残疾，于不销官引地方负盐四十斤，易米度日，不得禁捕，即所谓“老少余盐”。其价较官盐为贱，故奸民偷买，转售有引州县。

上年冬间，山东峄县发生私盐拒捕之案，经查明私盐系买自“老少余盐”。因谕各督抚会同各盐政就“老少余盐”妥议具奏。嗣经直隶、山东奏准，散给老幼贫民钱文，以裁老少余盐，惟江南请设立官垣，收买余盐，令肩挑背负贫民赴官垣领买挑贩。本年四月，江苏盐城县又有盐枭聚集贩卖私盐船只二三十只持械拒捕，放火烧桥，致伤毙兵役多名。至是，两淮盐政寅著奏闻，乾隆帝命巡抚杨魁星速驰往该处查拿审办。杨魁旋即遵旨将所有为首纠伙及动手拒捕各犯捕获，于该处正法示众。此次盐城盐枭纠众贩私、持械拒捕案件表明“设立官垣，收买余盐”之法不惟不能杜弊，而转致借口贩私。故乾隆帝以伊龄阿代寅著为两淮盐政，命总督高晋会同伊龄阿另定章程。闰六月，伊龄阿奏陈筹办老少余盐章程，经军机大臣议准，将两淮“老少余盐”名目永远革除。〖8〗

初八日（6月2日）

9 暂停中俄恰克图贸易。据库伦办事大臣桑斋多尔济奏，拿获私行入口卖马俄罗斯人斐岳托尔〖9〗，章京巴达尔呼遣人知会俄罗斯玛玉尔令其前来会审，玛玉尔自谓衔大，不肯同章京办事。桑斋多尔济以暂停贸易咨示俄方，并奏闻请旨。乾隆帝允准如此办理。桑斋多尔济旋奏称，俄方来文未回答玛玉尔妄自尊大之事，且更翻旧事，请将贸易撤回库伦。乾隆帝命将中俄恰克图贸易暂停，并察看俄方情形，相机办理。〖10〗

六月，巴尔虎马甲吉木丕勒等偷窃俄罗斯马十一匹，经俄方呈报，即行拿获。乾隆帝命黑龙江将军傅玉将吉木

丕勒等照定例解至俄罗斯边界正法示众，并将所偷牲畜照以一罚十定例如数给还。同时命传谕桑斋多尔济，令其移咨俄方官员：今虽停止贸易，然内地人民偶有偷盗，一经呈报，即行拿获，照例押赴边界正法，并将所盗马匹如数罚十倍给还。其停止贸易一事，俟尔等回文，再行查办，并不以此遂废定例也。

翌年五月，因俄国将原任固毕尔纳托尔、玛玉尔俱撤回，新任玛玉尔恳求复开贸易，乾隆帝同意恢复恰克图中俄贸易，前此中止之黑龙江贸易亦准一体开放。并令钦差理藩院侍郎博清额与俄方交涉。〖11〗寻据博清额奏称，俄方已将从黑龙江越界之犯人擒至边界论罪，并再三恳请开通贸易，遂命博清额即遵前旨恢复中俄贸易。〖12〗中俄恰克图贸易正式恢复。

二十三日（6月17日）

10 命湖南巡抚颜希深严办刘翱呈《供状书》一案。刘翱，湖南安化县民，略晓文义，自雍正年间即开始采录本省官吏婪索之事，又据故老传述，记录康熙帝谕陈鹏年之旨，及雍正帝嗣位、曾静和吕留良之狱等事件，并附有己之评论，编成《供状书》。乾隆十年（1745），刘翱曾将此书呈巡抚蒋溥，被掷回。四十一年（1776）刘翱在乡闻听查办禁书，遂于《供状书》上添写："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者，何代蔑有？"此时，刘翱已八十余岁，乃于本年五月持《供状书》赴湖南巡抚衙门禀呈。颜希深以该书"字句多有悖逆之处"，奏闻请旨。乾隆帝即谕示：此等狂诞之徒，敢于妄谈朝政，即此外别无不法字迹，亦

当予以外遣。新任湖南巡抚李湖照“妄布邪言为首斩决例”，请旨将刘翱即行正法。〖13〗

六月二十八日（7月21日）

11 密谕约束妃嫔之母家。时扬州人陈济以其系明贵人陈氏之兄，到京具呈恳求当差，总管内务府大臣、尚书福隆安奏闻。乾隆帝恐将陈济驱令回籍不免招摇生事，令内务府将其留京赏给差使安插，并命传谕两淮盐政伊龄阿曰：朕于宫眷等亲属管束极严，从不容其在外滋事。恐伊等不知谨饬，妄欲以国戚自居，则大不可。凡妃嫔之家尚不得称为戚畹，即实为后族，朕亦不肯稍为假借，况若辈乎？上述谕旨又提及“陆常在系苏州籍贯”，亦令详查其有无亲属，严加管束。另明贵人、陆常在之亲属当四十五年（1780）南巡时“不可令其接驾乞恩”。〖14〗

二十九日（7月22日）

12 黄河于河南境内祥符县（今属开封市）时和驿大堤平漫三十余丈，漫出之水由贾鲁河入淮，幸尚未掣动大溜，东河总督姚立德随即赴工督办堵筑。至九月十八日正当堵筑之际，西北风暴起，全河大溜直注口门，漫口宽至一百余丈，全河溜势已有六七分入于漫口，尚有三四分由正河下注。〖15〗河决之势已成。

闰六月十七日（8月9日）

13 命查办袁继咸《六柳堂集》。袁继咸，明朝江西宜春人。至是，山西巡抚巴延三检阅本省购访之书中有袁继咸所著《六柳堂集》，以该书“语多悖逆”，遂飞咨江西

及其他各省一体查办。事闻，乾隆帝命传谕江西巡抚郝硕务将《六柳堂集》书籍、版片悉行查出，解京销毁，并命各省实力查缴。嗣经郝硕查出该书书籍、版片，及袁继咸所著《未优轩集》抄本，一并解京销毁。〖16〗

二十八日（8月20日）

14 河决仪封（今兰考县东仪封）。继祥符时和驿漫口之后，黄河又于祥符以下约百里处仪封县十六堡决口夺溜，乾隆帝据报命两江总督高晋即赴河南帮同姚立德堵筑。〖17〗寻漫口渐至刷宽二百余丈，全河之水尽由漫口下注。高晋到工后，以口门宽深，需料较多，奏请每百斤秸料于定例给价九分外，增加五分。乾隆帝同意增价，但指示所增料价令姚立德及河南巡抚郑大进、藩司荣柱等均摊赔补。此次河决豫省，直至四十五年（1780）二月方最后合龙〖18〗。

15 是年夏，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等省旱情严重，河南继春旱之后，入夏持续少雨，迨闰六月虽普降大雨，而河决仪封、考城（今兰考县），仪封等十州县复一片汪洋，安徽亳州（今亳县）等毗邻河南州县，亦被黄水漫淹。乾隆帝先后拨帑一百六十万两，派袁守侗前往查办赈恤，并节降谕旨，蠲缓兼施。〖19〗

七月初十日（8月31日）

16 命磨毁改刻有触碍文字之碑石。据陕西马栏镇总兵保宁奏，石门地方神祠，俗名将军庙，内碑文多有妨碍本朝之字，随将此碑掩埋。乾隆帝以掩埋土中百日后发掘，其字尚在，遂谕保宁将碑字尽行磨去，另拟碑文刊刻，并

命传谕周元理、巴延三，悉心查勘直隶、山西一带沿边地方碑文、碑记等，其中若有触碍文字即行磨毁改刻。经此一番查办，仅奉天地区，磨毁改刻之碑碣刻石即达一百六十六件之多。〖20〗

十三日（9月3日）

17 金川广法寺新塑黄教佛像开光。上年七月，大小金川平定，乾隆帝诏谕各土司屏弃奔布尔邪教，皈依黄教，并令四川总督文绶等在金川修葺广法寺，派令班第达堪布喇嘛桑载敖特杂尔前往该寺住持，以振兴黄教。文绶奏称：桑载敖特杂尔到寺后，见旧供塑像、画像形状怪异，查系奔布尔邪教所奉，即令撤毁，改塑黄教所奉佛像。另遵旨在美诺就近选派黄教喇嘛，量招徒众，赴广法寺学习经典，交堪布喇嘛收管。〖21〗至是，新塑佛像完竣，举行开光典礼，附近各土司均差头人来寺熬茶礼拜。〖22〗随后绰斯甲布、布拉克底及巴旺等土司亦俱兴建庙宇，改习黄教。巴旺土司并将幼子二人送广法寺学习黄教经典。〖23〗

翌年十月，小金川美诺喇嘛寺经整修后举行开光仪式，据称远近番民“莫不尊敬欢跃”。嗣据成都将军特成额奏称，两金川番子素来敬奉佛教，今蒙皇上天恩，复于美诺寺选派喇嘛住庙焚修，与广法寺互相联络，加以堪布喇嘛管理化导，往来讲经，番人信心崇奉，皈依日众，黄教益加振兴，于新疆地方甚为有益。〖24〗

二十日（9月10日）

18 乾隆帝自京师启銮诣盛京谒祖陵。此次谒陵，跸路往来俱由内地出山海关，因尚在大行皇太后二十七个月丧

期之内，途次不行围，至盛京时不筵宴。八月，谒永陵，行大飨礼，阅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城。嗣谒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福陵、昭陵，行大飨礼。降旨蠲免奉天所属府州县乾隆四十四年（1779）地丁正项钱粮，盛京户部各庄头本年应交仓粮一万余石亦免其交纳。九月，自盛京启銮还京师。驻跸盛京期间，循成例升殿、祀神、阅射、行赏，并令修葺盛京旧有之坛庙。又明发谕旨，历述昔日开创之艰难，并诫谕后世子孙，略谓：盛京为根本重地，发祥所自，后世不可不躬亲阅历，若其时无识之臣工，妄以为人主当端处法宫，待理庶政，不宜轻出关外，此即我朝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毋赦！九月二十六日车驾还京师。是为第三次东巡谒祖陵。

二十三日（9月13日）

19 以滇省产铜渐形拮据，命云贵总督李侍尧就“减炉”、“厂欠”二节，悉心从长筹画，据实奏闻。寻覆奏：现计各厂产铜共一千数十万斤，扣去一分通商，实止九百数十万斤，仅可资京局及本省鼓铸应用，而于各省采买缺数甚多，自应先从本省及贵州、广西等省酌减炉座，计每年可省铜一百一二十万斤。至各省采取滇铜，就数年中牵算，每年不过二百万斤。今就厂铜及减炉省出铜斤一并合算，每年共可供外省采买铜一百六七十万斤，缺额无多。至厂欠工本，多至累万，现饬司分别严办。〖25〗

寻命李侍尧彻底清查滇省铜厂“厂欠”，谕称朕此次清厘，专在剔除积弊，即或应免无着之项稍多，亦所不惜。嗣经李侍尧查明，无着“厂欠”共二十七万余两，其中三

万三千九百余两，因经放厂员业经家产尽绝，无可著追，应请豁免。其现任云南及补官外省与丁忧、事故回籍各员共应赔银二十四万二千四百余两。〖26〗翌年二月，乾隆帝将无可著追银三万三千九百余两与“历次未完无着银八万四千三百余两、销过铜价厂欠在十分之一以内银”十八万二千九百余两一并加恩豁免。令将来年清年款，不许复有丝毫拖欠。〖27〗

八月二十七日（10月17日）

20 命查缴徐述夔《一柱楼诗》。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乾隆三年（1738）举人，曾拣选知县，著有《一柱楼诗》、《和陶诗》、《小题诗》、《五色石传奇》、《蘧堂杂著》等诗文集十余种。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子徐怀祖将《一柱楼诗》等雕版付印。原任礼部侍郎沈德潜为徐述夔作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本年夏，东台监生蔡嘉树因与徐家构讼，欲首告徐述夔诗文违碍，其时徐述夔、徐怀祖业已物故，述夔之孙徐食田立即抱书赴县自首，蔡嘉树旋亦到官检举，并摘出《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指为“非常悖逆”之句。八月，正值扬州府审理蔡嘉树首控徐述夔逆书一案之际，又有如皋县民童志璘赴江苏学政刘墉处呈出徐述夔已刊诗集，刘墉以徐述夔诗语多愤激，当即移咨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查办，同时奏闻。至是，乾隆帝谕称：徐述夔身系举人，而所作诗词语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至沈德潜为此等人作传赞扬，亦属非是。念其已经身故，姑免深究。〖28〗当是时，乾隆

帝尚不以此为特大要案，而刘墉另折所奏丹徒县（今镇江市）生员殷宝山《岫亭集》更为乾隆帝所重视，谕示此案“实属叛逆，罪不容诛”，命将殷宝山解京审讯。〖29〗

旋杨魁奏称：接学政刘墉咨会徐述夔、殷宝山二案，据扬州知府谢启昆禀称徐食田先后缴书及蔡嘉树赴江宁藩司具控情节，蔡嘉树称其“在县先行呈首，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行呈缴”〖30〗。乾隆帝据蔡嘉树一面之词，即断定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缴，其诈伪殊为可恶”，命将徐食田及所受贿嘱之县书隔别管押解京，并派人往徐家严搜有无藏匿书籍之事。复据萨载奏，江宁藩司陶易于本年五六月间即得悉徐食田呈书及蔡嘉树具控之事，另扬州知府谢启昆已签出《一柱楼诗》中悖逆之句甚多。乾隆帝遂谕示萨载、杨魁曰：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一柱楼诗》稿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将来立案时，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遂列为钦定特大逆案。东台知县涂跃龙、扬州知府谢启昆、江宁藩司陶易以未能及时严究徐述夔逆诗案俱革职，隔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严审。

九月初九日（10月28日）

21杀锦县（今辽宁省锦州市）生员金从善。

乾隆帝自盛京返回京师途中，金从善在御道旁跪递呈词，条陈“立储”、“复立后”、“纳谏”、“请施德”四事。乾隆帝降旨逐条痛驳。

呈词批评清帝不立太子之家法，称“立太子，可杜分

门别户之嫌”，“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乾隆帝辩称：康熙年间未尝不立皇太子，乃因情性乖张，群小复从而蛊惑，遂致屡生事端。盖众人见神器有属，其庸碌者，必预为献媚逢迎，桀黠者，且隐图设机构陷，往牒昭然可鉴。若不立储，则同系皇子，并无分别，即有险邪之辈，又孰从而觊觎乎？皇祖有鉴于前事，自理密亲王既废，不复建储。雍正元年（1723）皇考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并不明降谕旨。及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皇考升遐，敬启御函，朕即缵承洪绪，人情辑宁。朕登极之初，恪遵家法，以皇次子为孝贤皇后所出，曾书其名立为皇太子，亦藏于“正大光明”匾内，未几薨逝，不复再立。然此等大事，朕未尝不计及也。曾于三十八年（1773）冬，密书封识，并以此意谕知军机大臣，但遵皇考旧例，不明示以所定何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子维持爱护之深心也。我朝得天下之正，实非汉唐宋明之可比，而金从善竟敢目为不正，其心显然存内外之见，肆其狂吠，非惟诋斥朕躬，并且干犯列祖，虽夷其三族，亦岂足蔽辜乎？总之，建储与封建、井田相似，封建、井田不可行于后世，建储亦何独不然？

呈词又请“复立后”，并欲帝下《罪己诏》，以平天下于废后之訾议。乾隆帝辩称：孝贤皇后崩逝时，以那拉氏本系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之侧福晋，遂奏闻圣母皇太后，册为皇贵妃，摄六宫事，越三年，乃册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乃优容如故，乃至自行剪发，则国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顾，然朕犹曲于包容，不行废斥。后因病薨逝，只令减其仪仗，并未降明旨削其位号。朕处此事，实

为仁至义尽，自此不复继立皇后。朕心事正大光明如此，洵可上对天祖，下对臣民，天下后世又何从訾议乎？乃欲朕下罪己之诏，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乎？

呈词又请“纳谏”。乾隆帝辩称：朕自临御以来，凡臣工条奏，果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无不即为采纳，或下部议行，从无拒谏之事。若各省水旱偏灾，俱严饬封疆大臣实力妥办，多方赈恤，并未有臣下陈奏，朕转拒而不听者。如有不公不法之事，原许诸臣劾奏，朕察核果实，无难立治其罪，又何尝有如明季言官弹劾大臣因而得祸者？

呈词又请乾隆帝“施德”。因辩称：朕践祚至今，四十三年，曾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漕粮一次，而灾赈之需，动辄数百万。即如今年豫省水灾，截漕三十万，发帑百余万，此尤近事之可征者。朕恩德之及民，不为不厚，而该逆犯何尚敢于妄逞横议耶？

乾隆帝将金从善比之于雍正年间之曾静，以为“此系逆犯，实属罪大恶极”，命行在大学士、九卿严审定拟具奏。旋以金从善应拟凌迟处死覆奏请旨，乾隆帝命从宽改斩决。〖31〗

迨车驾驻跸兴隆山大营，复明发谕旨，重申“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之深意，并首次宣示至乾隆六十年（1795）即传位皇子，归政退闲。该谕旨洋洋数千言，略谓：今占异宜，立太子实非万全无弊之道，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总之，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

最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者。倘亿万年后，或有拘泥古说复立太子之人，必不能安然无恙，及祸患既生，而始叹不悟朕言，悔当晚矣！该谕旨还针对金从善以乾隆帝贪恋宝位，遮道呈请“立储”，特为申明：朕乾隆元年、三十八年（1736、1773）两次预立皇子，天下臣民无由共闻，未尝无窃议朕为贪恋宝位，不肯立储者。不知朕践阼之初曾焚香告天云：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第此意向未宣示，众亦不能深悉也。

二十六日车驾还京师，第三次东巡谒祖陵结束。

十六日（11月4日）

22 高朴私鬻官玉、扰累回人案发。据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参奏，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盗鬻官玉，与商人串通渔利，且货买金珠宝石不发价值，扰累回民，现将高朴质审。乾隆帝命永贵秉公严审，如果属实，一面具奏，一面将高朴即于该处正法。并令大学士阿桂等即行查抄高朴在京家产。旋命以清字旨传谕永贵：此案倘若色提巴尔第不告发，永贵不具奏，久而久之，再有一年半载，回众被害，皆失生计，必将招致如同乌什之事变。高朴等肆意苦累我朝用兵戡定地域之百姓，诚为可恶！

高朴，慧贤皇贵妃之侄、已故大学士高斌之孙，乾隆四十一年（1776）被派往叶尔羌办事。叶尔羌城南密尔岱山产玉，质地极优，是为新疆进献重要贡物。高朴到任后，

奏准间年官为开采一次，选取色润而整重者入贡，其余六成令商民领票认买，四成赏给采玉回众。高朴遂役使回众三千余入入山采玉，并与内地商人张銮等勾结，派家人李福、常永等把大批玉石偷运入关，在苏州等地贩卖牟利。本年三月，色提巴尔第调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后，闻知高朴种种贪婪不法，即遮道向永贵呈控，高朴私鬻官玉等贪墨行径由此败露。〖32〗

二十八日（11月16日）

23 原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以贪婪就地正法。据永贵奏陈，已审实高朴婪赃各款，并查出其在叶尔羌任所仍有银一万六千余两、金五百余两，珠宝不计其数。乾隆帝命将高朴即于该地正法。总办回疆事务大臣、尚书绰克托以失于觉察，命革职，拿交刑部治罪。直接参与偷卖官玉之主事达三泰，高朴家入李福、常永、沈泰及熊濂，商人张銮、赵均瑞等俱处死。此外，高朴伯父、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河督萨载、巡抚杨魁、两淮盐政伊龄阿、苏州织造舒文、淮关监督寅著、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浙江巡抚王亶望，以及高朴堂伯父西宁等对高朴家人非法贩玉知情不报，徇私放行，俱受到革职、革职留任、降级、罚“自行议罪银”等不同处分。同时命永贵晓谕回众：尔等皆系皇上之庶民，今闻百般额外苦累尔等，圣心极为不忍，特降恩旨，查明尔等被勒索之数，动用官项偿还。大皇帝赏罚分明，高朴等扰累尔等，今从重治罪，毫不袒护。尔等自当感激皇恩，不误各自应纳之贡，各守本分，安居乐业，毋得妄滋事端，辜负大皇帝隆恩。其派往采玉之三

千六百余名回人，豁免来年贡赋一年。〖33〗

在审理高朴扰累回人、偷贩官玉一案时，查出原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鄂对对高朴挟同附和，且曾给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嘱其带回内地售卖。乾隆帝命革去其子鄂斯璊所袭贝勒职衔。〖34〗

寻命严新疆玉禁，并永远封禁叶尔羌城南产玉之密尔岱山。为此谕示喀什噶尔办事大臣永贵将现有之玉匀作数年，概行解京，不必分定成色召商承买。至和田之玉是否禁采，由永贵筹画请旨办理。通令嗣后凡盘获偷带玉石之回民、商贩，即行具奏治罪，并将玉石开明斤重、块数解京。本年冬复通行晓谕：嗣后复有私赴新疆偷贩玉石者，一经查获，即照窃盗满贯例，计赃论罪。〖35〗自是玉器价值不赀，为稀世之宝。

十月初三日（11 月 21 日）

24 两江总督高晋、闽浙总督杨景素等联衔奏请乾隆四十五年“圣主七旬万寿之期”再举南巡盛典〖36〗。乾隆帝准其所请，定于四十五年（1780）正月启銮巡幸江浙，便道亲阅河工、海塘，但不准就近举行七旬万寿庆典。为此明发谕旨，宣布四十四年（1779）八月举行恩科乡试，四十五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并以当年为始，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

寻命传谕高晋将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巡办差需用银两数查明核计，据实奏闻。谕称前四次南巡俱曾赏给银两以资筹办，而督抚至道府等大员亦有称自捐廉俸者。今春高晋在京亦曾奏及照上数届之例，于伊等养廉内公捐备

用。然高晋、杨魁俱有应缴之项（即所谓“自行议罪银”），势不能再捐养廉，若只令司道公捐，更属不成事体。嗣经高晋奏准，五次南巡办差所需从两淮运库拨银三十万两、从浙江盐项余银内拨银十万两。〖37〗翌年夏，两淮盐政伊龄阿又奏准照上数届南巡之例，从两淮应解内务府银库铜斤等款银两酌留银十二万两以备五次南巡时赏赉之用。〖38〗

25 是月，江苏巡抚杨魁以赣榆县廪生韦玉振为其亡父刊刻《行述》竟用“赦”字，另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县）职员范起凤家藏《顾亭林集》等违碍之书，即将有关人犯提省审办，并具折奏闻请旨。乾隆帝斥其所办殊属过当，并谕曰：韦玉振擅用“赦”字，理固不宜用，但此处并无悖逆之迹，岂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至范起凤案，禁书但经查出，其迟早原所不计，若始终隐匿不交，后经发觉，即不能复为宽贷，并当视所藏之书系何等违碍以定罪名耳。又曰：杨魁此次不论事之轻重，纷纷提讯，株累多人，不过是为掩饰其前次之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诗之罪。命杨魁交部议处，并借此事告谕各省督抚，在今后查办禁书中悉心研鞫首告逆案之人，如虚，仍当治以反坐之罪。〖39〗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19 日）

26 降谕严定查缴禁书期限。该谕旨命各督抚以接奉此旨之日为始，予限二年实力查缴。并再明白宣谕：凡收藏违碍悖逆之书，俱各及早呈缴，仍免治罪。至二年限满，即毋庸再查。如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违碍悖逆之书，一经

发觉，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不得复邀宽典，且惟于承办之督抚是问。〖40〗

初二日（12月20日）

27 通谕各督抚嗣后不得以和田整玉如意及大件玉器充贡。乾隆帝前于山西巡抚巴延三所奏得知，玉如意一枝竟售银四千两，对此“深为骇异”，并由玉如意价值不赀，联想其余玉器价值亦可概见，故有是谕。数日后上述玉如意解到呈览，乾隆帝检视后以为其玉质并非甚好，何至价值四千？又见其他开价数千玉器，也以为尚不及内府三等玉器，遂再次传谕各督抚不得再贡大件玉器等，略谓：朕前此遇督抚等呈进整玉如意者，其取征吉语，间亦收存，且料其价不过三四百金，极多亦至七八百金而止，初不意所值如此之多！朕转悔以前之收受，徒为奸商饱其欲壑矣。嗣后，各督抚除新玉大如意、大件玉器不可备办外，其他如围屏、玉屏风及紫檀几案椅凳等项，内府积存甚多，几无可陈设之处，亦不必因此糜费。乾隆帝在该谕旨中还自谓：“朕常时所用，悉系朴素木器，不尚奢华，督抚等若惟夸多斗靡，妄费呈献，朕非特不以为喜，转觉其可憎。”〖41〗

初六日（12月24日）

28 定驿站事务归守巡道分管例。初，各省驿站，直隶系臬司兼辖，其他省份系粮盐道兼管。迨高朴家人骚扰需索驿站事发，其家人常永供称他跟随高朴往叶尔羌时，“沿途驿站需索银两，少者四两、六两，多至五六十两，直隶境内少些，到了山西一带渐渐多了”，又称高朴在保定曾

喝令鞭打办差家人。遂降旨申斥周元理、巴延三、毕沅、勒尔锦等有关督抚曰：需索骚扰之事，屡降谕旨，严加饬禁，乃高朴奉差前往叶尔羌，沿途经过各驿站，纵容家人需索骚扰，该督抚岂毫无见闻，何以不行参奏？况高朴曾在保定喝令鞭打办差家人，周元理安得诿为不知？〖42〗至是，改令各省守巡道分管所属驿传事务，并令按察使总司其事。嗣后如有钦差往来，家人借端需索者，管驿之司道即具揭该督抚参奏。

初八日（12月26日）

29 以惇妃汪氏将使女毒殴立毙，降封为惇嫔，本宫首领太监郭进忠、刘良革去顶戴、罚钱粮二年，总管太监王成等罚钱粮一年，另由惇嫔出银一百两给被殴毙宫婢之父母殓埋，并就此事谕诸皇子等曰：纵性滥刑，虐殴奴婢，不但福晋、格格等不宜有，即诸子亦当切戒。又因惇妃所出皇十女为帝所钟爱，惇妃本人平日“恩眷较优”，复谕曰：朕临御四十三年以来，从不肯有溺爱徇情之事，如大臣等办理事务，今日有善，即从而眷遇；明日有过，即予以训饬，且不可有某事必须某人办理之心。

惇妃，都统四格之女，初入宫赐号永贵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册封惇嫔，三十九年（1774）晋惇妃，四十年（1775）生皇十女。降封后复封惇妃。〖43〗皇十女为乾隆帝最幼女，甚受钟爱，后封固伦和孝公主。〖44〗

二十一日（1779年1月8日）

30 命军机大臣、尚书福隆安驰驿前往奉天查办锦州协领富伸保借东巡办差科敛船户一案。本年乾隆帝往盛京谒

祖，该地设立总局经理办差，因办差所需银两不敷所用，将军弘晌以锦州、盖州、牛庄（今辽宁省海城县）三处协领“缺分较好”，令其量为帮贴，但并未授意科敛。锦州协领富伸保、锦县知县雅尔善遂传集店户及船客，按船只大小，共敛银万两，除六千两交总局外，四千两用于本境内办差赔垫。寻福隆安奏请将富伸保、雅尔善从重问拟，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弘晌革职，交宗人府会同刑部从重治罪。乾隆帝以弘晌对锦州科派之事漫无觉察，虽不至革职、治罪，亦应解任，以散秩大臣效力赎罪，其余所拟令刑部等核议具奏。〖45〗

31 命查办《圣讳实录》。据河南巡抚郑大进奏，该省祥符县（今开封市）民刘峨经营裱褙铺内刷印《圣讳实录》，刊有“庙讳”、“御名”。乾隆帝命根究刊著之人，按律治罪。谕称此书虽以欲使人知所避讳为名，乃敢将庙讳及朕御名，各依本字全体写刻，不法已极，实与王锡侯《字贯》无异。此案经新任豫抚陈辉祖审办，将刘峨、李伯行（刘之书版得之李伯行）俱拟斩立决具奏，三法司奉旨核拟，以为应如该抚所奏，刘峨、李伯行俱斩《圣讳实录》各省一律查缴，运京销毁。〖46〗

二十七日（1月14日）

32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结案。大学士、九卿等遵旨拟议有关各犯分别戮尸、斩决：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复兴明朝之意”，应照大逆律锉碎其尸，枭首

示众；徐述夔之子徐怀祖刊刻其父逆书，亦应照大逆律戮尸枭示；徐食田藏匿其祖逆书，应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徐食书系正犯之孙，缘坐拟斩；徐首发、沈成濯系徐述夔生徒，听其命取逆名，又复列为校对，且刊刻逆书时并不举发，均应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江宁藩司陶易之幕友陆琰“有心消弭重案”，应照故纵大逆律拟斩立决。此外，为《和陶诗》作跋之毛澄（即黄斌）应杖一百，流三千里；东台县知县涂跃龙玩延查办禁书，应杖一百，徒三年；扬州知府谢启昆难辞怠玩之咎，应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沈德潜称誉逆犯徐述夔，应请旨将其官爵、加衔、谥典尽行革去，御制祭葬碑文一并仆毁，并撤出乡贤祠内牌位。得旨：徐述夔、徐怀祖照议戮尸；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俱著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嗣后，徐述夔案律应缘坐之犯属经督抚查明，其年未及岁之曾孙徐道南、徐寿南及孙媳缪氏、沈氏、王氏等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徐述夔家产造册入宫，所著书籍及版片一并查缴销毁。〖47〗徐述夔逆诗一案审结前，革任江苏藩司陶易已照故纵大逆律拟斩监候，旋瘐毙狱中，其家产先已奉旨抄没。意在震慑民众与督责查办禁书之徐述夔《一柱楼诗》与王锡侯《字贯》两起文字冤狱，直至嘉庆帝亲政才加以甄别。〖48〗

33 是月，黄河仪封十六堡决口合而复决。先是，祥符时和驿八堡与仪封十六堡相继漫决，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遵旨前往相度堵筑，因时和驿水深沙活，而仪封溜势平缓，高晋先将仪封十六堡决口堵闭合龙。本月二十九日时

和驿八堡随后亦堵筑合龙，但大河水势下注仪封河段，水急浪涌，致使仪封新工被冲塌一段宽十六七丈决口。高晋自请交部严加处分。乾隆帝亦责其先将仪封合龙，原属权宜巧办，仪封与时和驿本应同时合龙。命将高晋交部严议。〖49〗

十二月初六日（1月23日）

34 乾隆帝邀请六世班禅前往北京。初，康熙帝曾邀请五世班禅罗桑益喜赴京，五世班禅亦想入京觐见，因第巴桑结嘉错从中阻挠而未果。乾隆帝即位，在提高达赖喇嘛政治地位后，亦欲抬高班禅地位，故拟邀六世班禅进京。六世班禅曾向入藏之章嘉活佛表示去京愿望，章嘉活佛遂向乾隆帝奏称六世班禅欲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赴京为大皇帝祝贺七十万寿。至是奏入，有旨俞允，令驻藏大臣留保住协同摄政甘丹喜热图诺门汗赴后藏扎什伦布传旨正式邀请班禅。随即又命在热河度地建庙，以备举行七旬万寿庆典时六世班禅居住。〖50〗

十九日（2月5日）

35 据直隶总督周元理奏，迩年以来，钱价平减，库平纹银一两换大制钱九百七八十文至一千文有零不等，而近日保定钱价较往年增长数十文，现酌拨局钱数千串发换，以平市价。〖51〗奉旨准行。谕称京城从前钱贵时，曾设官局平价，未能有益，盖京师地面宽广，稽查匪易，市侩转得借口居奇，是以不复办及。而十余年前，钱价忽然平减，直至于今，并非官为办理。今京师钱价较常虽昂，亦只可听从其便，大约度岁以后，价必渐平。

36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四千二百九十六万五千六百十八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九百四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九石。

37 本年（1778）二月二十六日至明年（1779）一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五万六千一百八十五两，共到洋船二十八只。〖52〗上年（1778）二月十六日至明年（1779）一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七万四千四百零七两。〖53〗上年（1777）十一月一日至本年（1778）九月底，江海关税银七万二千四百二十八两。〖54〗本年（1778）二月十九日至明年（1779）一月八日，浙海关除应征额税征足之外，共征盈余银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六两。〖55〗

〖1〗参见：《啸亭杂录》卷一《雪睿王冤》、卷十《配享》；《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九。

〖2〗《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五十。

〖3〗参见：《史料旬刊》二十二期，天 779—78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十。

〖4〗《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九。

〖5〗《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289—293 页。

〖6〗《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343—349 页。

〖7〗《清秘述闻》卷七。

〖8〗《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五六、一千五七、一千五八、一千六十。

〖9〗俄方档案记此人系俄国逃人费奥多尔·沙林（《俄中两国外交

文献汇编》360页）。

〖10〗《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一。

〖11〗参见：《史料旬刊》三九期，地420《清道光朝密奏专号第五·钞件》；《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八二。

〖12〗《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60页。

〖13〗《清代文字狱档》上册329—341页。

〖1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196—197、211、439页。

〖15〗《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七。

〖16〗《清代文字狱档》上册295—306页。

〖17〗《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二。

〖18〗《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一。

〖19〗《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十、一千六一、一千七四。

〖20〗参见：《四库全书纂修研究》48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九。

〖21〗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八辑186—187页，三九辑304、524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8—169页。

〖2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387页。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755—756页。

〖2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756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68—169页。

〖2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590—591页，四六辑249页。

〖2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六辑255—262页。

〖27〗《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六。

〖28〗参见：《掌故丛编》四至九辑《徐述夔诗案附殷宝山案》；《徐述夔及其〈一柱楼诗〉狱考略》，载《文献》1985年3期。

〖29〗嗣经查明殷宝山本无悖逆情事，乾隆帝命萨载等仅治其“狂

妄乖谬之罪”。

〖3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496页。

〖3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六。

〖32〗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377、381页；《史料旬刊》，《高朴私鬻玉石案》；《竹叶亭杂记》卷三；《乾隆查处新疆贪污大案述评》，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3期。查出高朴从叶尔羌带回玉器金珠等物清单详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391—392、397页。

〖33〗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381、386—387、795页；《史料旬刊》，《高朴私鬻玉石案》。其自行议罪的结果：高晋每年从养廉中扣罚银一万两；萨载缴银二万两；杨魁一次缴三万两，然后每年从养廉中扣罚八千两；舒文缴银五万两；寅著缴银二万两；勒尔锦缴银四万两之外，每年从养廉中扣罚一万两；毕沅缴银三万两；巴延三缴银四万两；王亶望缴银二万两；西宁缴银一万五千两。以上“自行议罪银”俱解交内务府库，且所谓“自行议罪”俱秘密进行，《实录》仅偶见“自行议罪”四字而已。下举舒文之例：十月初三日乾隆帝命福隆安、和珅传谕舒文，“令其自行议罪具奏”。十月初九日舒文奉旨恳请恩准缴银二万两，乾隆帝嫌少，于议罪折上朱批：“可恨之至！”令其“自行切实议罪”。十二日舒文奏请再缴银二万两，稍赎罪愆，乾隆帝又批示：“不足蔽辜，再议来！”二十七日，舒文遵旨“再行切实议罪”，“仰恳恩准”于先后答应缴银四万两外，再恭缴一万两。至此，乾隆帝才在奏折上批一“览”字，表示默许（详见《史料旬刊》二一期，天753—754；二二期，天782—783；二四期，天875—876）。

〖34〗《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613、619页。

〖35〗《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十。

〖3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四辑 594—595 页。其实乾隆帝已先期谕示庚子春再举南巡，高、杨此奏不过以“江浙臣民望幸甚殷”装点饰词而已。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五辑 335—336 页，四六辑 322 页。

〖3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八辑 14 页。

〖39〗《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59 页。

〖40〗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 59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 480 页。

〖4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六辑 317—318 页。

〖42〗参见：《史料旬刊》二四期，天 874；《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十。

〖43〗参见：《清皇室四谱》卷二；《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下。

〖44〗《啸亭续录》记：“和孝公主，惇妃所生，为纯皇帝最幼女，上甚钟爱，以其貌类己，尝曰：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该书卷五《和孝公主》）

〖45〗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五辑 791 页，四六辑 89、92、97—99 页。

〖46〗《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册 58 页。

〖47〗《掌故丛编》九辑 60—62 页。

〖48〗嘉庆四年（1799）二月二十四日谕旨云：“从前徐述夔、王锡侯皆因其著作狂悖，将家属子孙遂比照大逆缘坐定拟。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况此等人犯，生长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慕深仁厚泽，已有百数十余年，岂复系恋胜国？而挟仇抵隙者，遂不免借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清仁宗实录》卷三九）

〖49〗《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十、一千七二。

〖50〗参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27—129 页；《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342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二。

〖5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六辑 168 页。

〖5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 293 页。

〖5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六辑 726 页。

〖5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 374 页。

〖5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 91 页。

清通鉴　卷一三六

乾隆四十四年　己亥　公元1779年

正月初六日（2月21日）

1 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卒。寻命三宝补授东阁大学士，仍暂管湖广总督。派大学士阿桂驰驿前往河南，董理堵筑仪封决口及赈恤事宜。

高晋，字照德，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之侄。起于知县，自乾隆三十年（1765）继尹继善为两江总督，以谙习治河著称。上年为其侄高朴贪婪案牵连受重谴，复以仪封决口合而复决，久而无功，忧惧成疾，前一日灯下犹自行改稿，是日子时痰气上壅，遽尔逝于仪封工次。谥“文端”。本年三月乾隆帝制《怀旧诗》，列高晋于五督臣中。〖1〗

二十八日（3月15日）

2 李驎《虬峰集》案结。李驎，明崇祯七年（1634）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身故，江苏扬州人，岁贡生，身后

绝嗣。迨各省奉谕收缴违碍禁书，江苏兴化县购得李驎所著《虬峰集》，总督萨载等检阅该书，以为不只序、论俱有触碍，且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句，皆“系怀胜国，望明复兴，显属狂悖”，又有“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之句，“尤属大逆不道”。至是，萨载、杨魁具奏请旨将李驎锉尸枭首《虬峰集》书籍、版片解送军机处销毁，并咨会各督抚一体查缴。奏入，报闻。〖2〗

二十九日（3月16日）

3 命《国朝诗的》等案不必照徐述夔逆案办理。《国朝诗的》系陶煊、张灿同辑，书中载有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等诗。本年湖南查缴违碍书籍，查出《国朝诗的》书籍、版片及陶煊祖父、明末翰林陶汝鼐所著《荣木堂集》。巡抚李湖以《荣木堂集》与《国朝诗的》“或隐含怨谤，或显肆狂悖，虽本人俱已身故，但其子孙并不早行呈缴，即难稍为宽纵”具奏请旨。又江西查出明末进士黎元宽所著《进贤堂集》及黎元宽之子黎祖功所著《不已集》，巡抚郝硕以两书均有违碍之语入奏。乾隆帝谕示：陶汝鼐、黎元宽所刻诗集各种虽俱有违悖语句，但其人系明季科目，在本朝未经出仕。至陶煊、张灿选刻《国朝诗的》，将钱谦益、屈大均等诗选入，尚在未曾查禁之前，本人久已身故，其子孙亦无另行刊刻之事，均非徐述夔一案可比。所有各项书籍自应一体行查销毁，陶汝鼐、张灿之子孙免其治罪。〖3〗

4 军机大臣于敏中将各省汇奏事件详加酌议，以款项相

仿事件归并一折分类具奏：凡民数、谷数、各属城垣完固、交库银号无弊、发遣新疆人犯有无脱逃等款，应分折具奏；其甄别教职、佐杂、年满千总三项，归并一折；官员不准宴会换帖、官员扣展公出日期二款，归并一折；盘查各属仓库、藩库实有银数二款，归并一折；拿获寻常案犯、拿获新旧盗案记功记过、命案已未结各数、盗窃案已未获各数四款，归并一折。〖4〗

二月初四日（3月21日）

5 据四川总督文绶奏，荣县、富顺县奸民传布邪言，捏造伪印，招人入伙，现驰赴该处严速查拿，已将首伙各要犯缉获。嗣经查明，此案首犯韩培元曾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荣县地方商同县民龚海等雕刻伪印，铃盖黄绫，填写职官，散照骗钱，嗣因众人生疑，遂收敛行迹。另韩培元称有朱天龙其人，“现在云南，年仅十二，系张祖（乾隆初云南大乘教教首张保泰）扶助”。乾隆帝对此颇生警觉，特命传谕李侍尧等在云南查究朱天龙。韩培元等六名首犯先经文绶审明正法，另获伙犯一百余人续行定拟具奏。〖5〗

十三日（3月30日）

6 内务府庄头子弟及壮丁出旗，乾隆九年（1744）定例：除庄头子弟及缘罪发遣壮丁无庸置议，并鳏寡孤独、老幼废疾令庄头留养外，其愿为民之壮丁等，准该庄头陆续呈报，核咨户部，转令该州县改入民籍。至是，改定嗣后凡获罪革退之庄头，其家属有呈请为民者，除疏远族户准仍照旧例办理外，其本身及子孙俱发往打牲乌拉充当苦差。

二十一日（4月7日）

7明发谕旨，严饬福建巡抚黄检私刻其祖黄廷桂奏疏事。黄检，汉军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在山西按察使任内将其祖已故大学士黄廷桂雍正、乾隆年间朱批奏折底稿汇辑刊刻，分送同官巴延三等人。至是，乾隆帝检查犯官高朴家中抄出各种书籍时，发现黄廷桂奏疏刻本，其所刊雍正朱批一百七十余折，较之钦定《朱批谕旨》几多至两倍，而两相比较，字句亦多不符，遂命将黄廷桂奏疏及版片一并销毁，黄检交部严加议处，并令来京候旨。乾隆帝恐从前曾为大员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类此刊刻者，命各督抚详细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版片、书本一并缴出，送京查销。又谕曰：我朝祖宗以来，恩泽深入人心，一切皆由宸断。及朕侍皇考，亲见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于臣下之奏请，而下情亦毫无不能上达之处。朕临御四十四年，所办之事亦然。内外大臣亦从无擅权不法，及分门植党，经言官劾奏者。设果有之，皇考及朕非不能核实查办，而科、道中亦从无摭拾风闻，仅以纠弹塞责者。纲纪最为整肃。内外诸臣为国整饬纲纪，实心任事，及效命疆场者，无不生被殊恩，死而不朽，或优人贤良祠以表扬其善，并不借章奏虚词以为美谈也。若明季诸臣，惟以虚名相尚，彼此党同伐异，攻讦不休，并有虚拟一稿，未经陈奏，亦刊入文集以弋取虚誉者。其锢结不解之恶习，深可痛恨！今幸积弊久已廓清，岂宜复使潜滋暗长？若黄检之刊布伊祖黄廷桂奏疏，仍不免蹈前人覆辙。恐众皆效尤，其为患将无所底止，不可不预防其渐。〖6〗

翌日，就黄检私刻其祖黄廷桂奏疏一事再次宣谕曰：黄检身系汉军世仆，本不当学汉人之刻集沽名。朕御极以来不特朱批从未镌刻，即历年所降谕旨，前经大学士蒋溥奏请刊布，朕亦未允行。盖因习见皇考时，每召九卿等进见，冀人领悟，训诲开导，反复数千言。而诸臣退出，惟窃语跪聆逾晷，形体疲劳，从无言及圣训之当深体者，足见众情非可口舌化导。刊刻奏疏，乃明季陋习，甚至真伪混淆，深为世道人心之害，其事本非盛世所宜有。况自焚谏草，实古来人臣之大谊，必欲存稿以炫其长，已乖正理，然或将曾经采用之疏刻入集中，尚不为过，若已经部驳者，即不宜复行存刻，至以皇考及朕之朱批，亦并刊列，则尤不可。〖7〗

二十五日（4月11日）

8 明发谕旨，命辑《明季诸臣奏疏》，略曰：明自神宗以后，朝多秕政，而诸臣往往苦口极言，无所隐讳，虽其君置若罔闻，不能稍收补救之效。今遗篇具在，凡一时废弛瞀乱之迹，足资考镜。朕以为不若择其较有关系者，别加篇录，名为《明季奏疏》。

拟议中的《明季奏疏》，后来并未单独成编。乾隆四十六年（1781）命皇子等编辑《明臣奏议》时，将前此纪昀等遵旨选出之神宗以后各奏疏归入《明臣奏议》。〖8〗

三月初七日（4月22日）

9 命军机大臣、尚书福隆安前往直隶正定彻查井陉知县周尚亲派累情弊。

先是，井陉知县周尚亲短价派买谷石，又借修桥修庙，派钱累民，遂有生员李望春、梁绿野传单聚众，赴正定府

控告，及正定府饬委典史前往查拿，生员梁进文又聚集村民，殴伤差役。事闻，乾隆帝谕示直隶总督周元理，井陉县聚众抗官殴差一事情节甚为可恶，应严行审讯，从重定拟，并须多办数人，以示警戒。本月初被缉捕之案犯梁绿野赴京呈诉该县周尚亲科派侵肥等情，乾隆帝即派侍郎喀宁阿、钱汝诚驰驿前往查办。

至是，乾隆帝以周元理有心开脱知县周尚亲之罪，故加派尚书、军机大臣福隆安前往彻查。嗣经查明，周尚亲领价采买仓谷，短发价值，先侵后吞，赃至九百余两之多，依律拟绞。至周元理前已审结控官殴差各犯，福隆安等亦遵旨会审，另行定拟：梁进文依周元理原拟斩立决、枭示，李望春由立斩改为绞候，梁纯保、梁三学冈依原拟立斩。〖9〗周元理对其属下知县周尚亲派累激变一事有意消弭开脱，亦命解任听勘，直隶总督员缺，令英廉署理。后周元理降为三品职衔，在正定隆兴寺庙工效力赎罪，并遵旨自行议罪，交银五万两，解交直隶藩库。〖10〗

旋以一月之内发生直隶井陉、江西乐安、山东恩县（今平原县西恩城）三起聚众抗官之案，特明发谕旨，晓谕百姓不得轻蹈法网。谕称朕平日所抚绥惠爱者，乃良善平民，若强悍之徒敢于纠众抗官，必执法严惩，不稍轻纵。地方官果有科派累民之事，自应重究，而奸民胆敢借端抗官，亦诛所必加。

十六日（5月1日）

10 乾隆帝命将冯王孙《五经简咏》案照逆案办理。冯王孙，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捐贡、候选训导，于呈缴禁书限期之内交呈自著《五经简咏》二本。经湖广总督三

宝查核，以该书“语多狂悖，并有不避庙讳之处”，入奏请旨。至是，乾隆帝谕示曰：今阅签出诗内各句，悖妄狂诞，不可枚举，且有“复明削清”之语，并于庙讳全然不避，悖逆显然，应即严讯该犯，录取确供，照大逆凌迟缘坐例，迅速问拟具奏。旋狱具，冯王孙凌迟处死，传首本籍，其子冯生桐等三名缘坐拟斩，从宽改斩候；冯王孙之妻、媳及年未及岁之孙，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11〗

11 是月，甘肃武威等县贫民一千八百八十七户经官府办送全部出嘉裕关，前往乌鲁木齐落户垦种。乾隆帝在陕西巡抚毕沅奏报此事奏折折尾批示：“此或甘省贫民一救急生路，当从民之愿，亦不必强也。”〖12〗

四月初五日（5月20日）

12 以吐鲁番地处扼要，另行调整其管领体制。初，准噶尔、回部相继平定，吐鲁番回人悉由额敏和卓管辖，额敏和卓故后，由其子素赉瑞郡王接替。嗣以素赉瑞阉割家人，复致于死，令解京审办。乾隆帝以吐鲁番等处为通往乌鲁木齐扼要之地，该处回民众多，若令素赉瑞管领，延及数世，所领回民益多，终非经久之计，故欲借素赉瑞获罪解京之机，将其管领体制加以整顿。遂令素赉瑞留京居住，并命乌什办事大臣永贵、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从素赉瑞诸弟中选一人承袭其所降封之贝勒爵，作为扎萨克，驻扎游牧，管束额敏和卓旧有属人，其他回民悉行撤出，另设伯克管理。至是，永贵、索诺木策凌遵旨奏请令素赉瑞之弟色伊普拉管束哈喇和卓以东九百余户及罗布诺尔一带二百数十户，其邻近吐鲁番之数百户应令原设之伯克管

束。下军机大臣议行。〖13〗

乾隆帝在处理额敏和卓之子素赉璊郡王获罪一案时，已开始筹画吐鲁番设满兵驻防事。旋经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准吐鲁番建满城、拨满兵驻防各事宜。复经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等奏准，裁改辟展办事大臣，作为领队大臣，移驻吐鲁番，专门管理驻防吐鲁番满兵。〖14〗

二十九日（6月13日）

13 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书》坐斩。时乾隆帝往谒泰陵、泰东陵，有名张九霄者于御道旁跪献其师所编《本朝万年书》，当即被拿，讯得其师为直隶高邑县民智天豹。智天豹以卖药行医为业，嗣因生意平常，不能糊口，遂起意献书，邀求富贵。在其所撰《本朝万年书》编造年号内，按八卦名目，复于每卦后编设三项年号，以应三十三天之数，名为受天之命，借以证明“本朝国运比周朝八百年更为长久”，书内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条，预见当今皇上在位五十七年而止。乾隆帝命将智天豹等解交军机处审问质究，军机大臣于敏中等以智天豹“妄称天定大清运数”，“书内有乾隆年数一条，竟敢肆行咒诅，并于捏编年号内直书庙讳、御名，尤为罪大恶极”，应凌迟处死具奏请旨。乾隆帝不欲以智天豹妄言“乾隆五十七年”定为罪款，故命从宽改斩决，张九霄亦改斩候。〖15〗

14 是月，钦差大学士阿桂原预定初七八日仪封决口可以合龙，不料初七日黄河水势汹涌，风暴大作，将口门冲开二十余丈，至十九日新旧软镶复冲去八丈，黄河大溜全注涡河入淮。事闻，乾隆帝忧虑一月后即届伏汛，大水有

长无落，施工更难，不仅河南、安徽被淹地区水患更重，且黄水夺淮入洪泽湖，江南高、宝一带亦有被淹之虞。〖16〗旋获悉阿桂开放王家庄引河以掣动黄河大溜失败，乾隆帝谕示阿桂仪封漫口不独为豫省急图，实为全河关键，应熟思妥计，速使河循旧轨。谕称黄河漫口之事，所经已多，速或一两月，迟亦不过三四月，无不堵筑合龙，从无似此次之经年未成者。总之，漫口一日不堵，民患即一日不息，朕心亦一日不宁。

五月初二日（6月15日）

15 命沈大绶《硕果录》、《介寿词》一案照徐述夔逆诗案办理。沈大绶，湖南临湘县人，雍正四年（1726）举人，乾隆年间曾任知县，三十八年（1773）将其自作诗赋杂记刊刻，取名《硕果录》、《介寿词》，四十一年（1776）病故。本年二月，江西已将《硕果录》列入违碍书单，沈大绶之子沈荣英以有宽限二年呈缴、仍免治罪谕旨，遂抱书自呈。署湖南巡抚陈用敷具折入奏请旨。乾隆帝谕示：沈大绶心怀怨谤，肆其狂吠，情罪甚为可恶，其人已伏冥诛，亦当照徐述夔之例戮尸。旋狱具，沈大绶开棺戮尸，其亲属照大逆律缘坐：沈荣英及沈大绶之子孙、兄弟、侄甥俱斩监候，秋后处决；沈大绶之妾、媳及年未及岁之子孙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沈大绶所刻各书及别项应禁各书一并解京销毁。〖17〗

十二日（6月25日）

16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乾隆四十二、四十三两年（1777、1778），因皇太后去世，未举行木兰秋狝大典。本年四月，满二十七个月，释服礼毕，遂仍旧例

巡幸木兰。本月十八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七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八日回驻避暑山庄。十三日回銮，十九日还京师。本年本兰秋狝结束。

二十九日（7月12日）

17 命严办程树榴《爱竹轩诗稿·序》案。程树榴，安徽天长县贡生，为其友王沅《爱竹轩诗稿》写序，又复出资刊刷。本年四月生员王廷赞挟嫌告发程树榴所作序文悖逆，据称该序文中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二语，乃借指“造物者”讥诋当今皇上，显系为王锡侯、徐述夔二逆犯一吐不平。安徽巡抚闵鹗元奏闻请旨。乾隆帝以程树榴所作序文“牢骚肆愤，怨谤上苍，实属丧尽天良”，谕令两江总督萨载会同闵鹗元严审定拟具奏。寻奏请程树榴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乾隆帝又谕示：若以程树榴“怨天”拟以凌迟，尚未得其获罪实情，且无识者将妄议文网太密，而王廷赞原控中已点出之“造物者”二句隐喻讪谤，方为全案要害，但念其究未诋斥本朝及得罪于列祖列宗，尚不至如徐述夔之甚，命将程树榴从宽斩决，原拟应斩之天长知县高见龙及程树榴之子程瑛亦从宽改为斩候。上述旨意，通过内阁宣布国中周知。〖18〗

六月十七日（7月29日）

18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扎什伦布寺启程，拟于本年十月抵达青海塔尔寺过冬，准备翌年开春前往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七旬万寿大典。〖19〗迨六世班禅抵塔尔寺，受到三千名喇嘛热烈欢迎，乾隆帝特派钦差大臣苏拉、方福等赍奉上谕同时到达，谕旨曰：明年为朕七十大寿，望尔到避暑山庄参与盛典。并赐六世班禅珍珠念珠一串、金鞍

一套、骏马一匹，以及银茶桶、茶罐、袍料等。班禅则上奏谢恩，由钦差大臣转奏。〖20〗

寻通行晓谕明年七旬万寿庆典仍照常年之例在避暑山庄举行 。又称西藏班禅额尔德尼预请觐祝，实属吉祥盛事，是以允其前来，即令于山庄瞻谒，俾从其便，朕并非因其称祝，先期往就之也。

19 是月，长江湖北荆江段涨发异常，沿江之钟祥、京山等九州县堤垸漫溃，田禾被淹。〖21〗

七月

20 陕西巡抚毕沅奏称：兴安（今安康县）一州，地约四千余里，从前多属荒山，后因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来开垦，数年之中骤增户口数十万，弃地尽成膏腴。上年湖广歉收，穷黎就食者甚众，业饬地方官妥为安插。奉旨嘉奖 。

八月初一日（9月10日）

21 命辑《蒙古王公表传》〖22〗，成书后，即同《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以汉字录入《四库全书》〖23〗。寻又命辑《回部王公表传》。〖24〗

【考异】《蒙古王公表传》首先成书于何种文字，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是用蒙文写成的，此说最早由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提出；二是该书第一稿可能是由汉文和满文写成的，主此说者，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第三种看法是中国学者宝日吉根（包文汉）提出的汉文说，他认为是“谙习清文”的祁韵士充分利用内阁大库所藏满蒙文献资料后，用汉文撰写了第一部《蒙古王公表传》（详

见宝日吉根《〈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载《清史研究》1997年1期）。

二十六日（10月5日）

22 据云南总督李侍尧奏，滇省堕欠盐款，事历多年，官非一手，以致归款无着，因勒限于本岁奏销前，不准丝毫短缺。现任各员向井灶收买余卤，赶煎趲补，半年内盐已足数。乾隆帝特降谕褒奖曰：李侍尧系尚书李元亮之子，本属世家，且见其颇有才干，遂由热河副都统改授侍郎，旋即用为将军、总督，阅历日深，在封疆中实为杰出，遂即简畀纶扉，原属素所倚任之人，然不意其经理得宜，以数十年之积弊，一旦而廓清之，万妥万全，并非拟议之所及也。

九月初一日（10月10日）

23 俄罗斯多人私行越界贸易，为黑龙江将军属下守卡佐领衮布擒获，衮布未报明将军，竟收受贿赂，将越境俄国罪犯释放。乾隆帝命将衮布等押赴卡上，眼同俄罗斯头人，立行正法。并就此事通谕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等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及盛京、吉林、江南、浙江、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等省将军、督抚等，转行严饬各边卡及交界地方：嗣后如有外国人等私越我境，无论是否贼匪，即行擒拿，报明上司，听候办理。

十月初四日（11月11日）

24 两金川奉旨裁减额兵。金川新设屯防三载以来，前后拨银七十余万两。乾隆帝以两金川设镇安营本属绥靖边圉经久之计，若每年屯防经费多达数十余万两，则过为糜

费。且从前平定准噶尔筹办屯田事宜，将陕甘两省腹地各营兵额渐次裁减，不但足供新疆经费，且有盈余，故谕示成都将军特成额仿而行之。旋特成额奏准将两金川额设兵四千余名裁去千余名，同时将川省腹地各营酌裁兵一千五百名。至是，特成额等筹议两金川及四川营兵裁减方案被批准。〖25〗

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31日）

25 安徽巡抚闵鹗元奏，各省郡邑志书内如有登载应销毁各书名目及悖妄著书人诗文者，请一概俱行铲削。乾隆帝以闵鹗元所奏甚是，命传谕各督抚：将省志及府县志书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而志内尚复采录并及其人事实书目者，均详悉查明，概从芟节，不得草率从事，致有疏漏。各省遵旨相继查删当地志乘。即地处边远陕甘等省，也对省志及各府州县志书进行删削抽毁，并将原刊版片即行铲削。〖26〗

26 是月，黄河仪封堵筑决口再次失败。本月十一日决口接近合龙时，水势猛涨，将南坝埝塌二十余丈，嗣经钦差大学士阿桂指挥南北两坝赶进大埽后，决口于二十四日一早合龙，但大河水势积高至一丈五六尺，又将金门及北坝之埽冲开二十余丈。阿桂奏陈自恨无能，使决口久稽堵合，自本月以来胸隔填结，饮食顿减，肌肉渐消。乾隆帝谕示阿桂等筹办河工，不遗余力，无奈变生意外，实属无可如何。除祈天佑神助之外，又派阿桂之子阿弥达前往工所省视其父。〖27〗户部旋奉旨再拨银二百万两解往河南以接济堵筑黄河决口工程之用，连同前此节次拨出部饷及两

淮盐课三百六十万两，用于河南工赈银已达五百六十万两。

十二月初四日（1780年1月10日）

27 命户部侍郎董诰在军机处行走。

初八日（1月14日）

28 于敏中卒。

于敏中（1714—1780），字仲常，号叔子、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状元，二十五年（1760）以户部侍郎入直军机处，自是任军机大臣二十年，其间晋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为官精敏，且才学优长，凡内廷承旨书谕，记录编辑御制诗文，皆非人之所能及，故深为乾隆帝倚重。然其操守不谨，广接外吏，乾隆中期以后中枢腐败实自于敏中启之。至是病喘卒，谥“文襄”。寻以程景伊补授文渊阁大学士，嵇璜协办大学士事务。四十六年（1781）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大案牵涉于敏中，乾隆帝姑不深究，五十一年（1786）始命撤出贤良祠，六十年（1795）又撤革其孙于德裕所袭轻车都尉世职。〖28〗

29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七千五百零四万二千九百十六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八百八十七万二千九百五十八石。

30 本年（1779）一月二十六日至明年（1780）一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五万六千二百三十三两。〖29〗本年（1779）一月十六日至明年（1780）一月十五日，闽海收税银三十九万六千九百三十八两。〖30〗

31 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1775—1779）中英（包括印度）进出口贸易状况：进出口每年平均银三百二十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二两，其中进口一百二十四万七千四百七十一两，出口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一两。中国对英贸易顺差年均银七十二万一千三百两。五年中，每年平均从欧美各国输入中国商品总值银一百九十九万五千九百十三两（其中英国占 62.5%），从中国输往欧美各国商品总值银四百七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九两（其中输往英国占 41.7%），年均出超银为二百七十三万零七十六两。〖31〗

32 刘大櫆卒。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嗜读书，工为文章。以布衣游京师，时内阁学士同邑方苞以古文辞负重名，遂持所业谒苞。苞一见惊叹，告人曰："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雍正七年（1729）、十年（1732）两举副贡生。乾隆元年（1736）方苞举应博学鸿词科，为大学士张廷玉所黜，既乃知为大櫆，深惋惜。十五年（1750），廷玉特举大櫆经学，又报罢，出为黟县教谕。数年去官，归。至是，卒。其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著有《海峰文集》八卷。从游者多以诗文鸣，而姚鼐、吴定为最著。〖32〗

33 姚鼐选编《古文辞类纂》书成。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号惜抱，世为桐城姚氏。自康熙年间方苞（望溪）以古文鸣海内，刘大櫆（海峰）继之，姚鼐从刘大櫆游，世谓"望溪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

或不及，先生（姚鼐）乃文理兼至”。方、刘、姚皆桐城人，故后世言古文者称桐城派。《古文辞类纂》凡七十五卷，选文上起秦汉，下终方、刘，取舍有法，体例统一，不啻桐城派一部代表之作。〖33〗

〖1〗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六辑239、391—392页；《清史列传》卷二三《高晋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108—110页。

〖2〗《清代文字狱档》上册359—366页。

〖3〗《清代文字狱档》上册351—357页。

〖4〗《清代奏折制度》72页。

〖5〗《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六、一千七七。

〖6〗《清代文字狱档》上册375—398页。

〖7〗《清代文字狱档》上册382—384页。

〖8〗《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三。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169—170、174页。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367页，

〖11〗《文献丛编》二辑《乾隆朝文字狱·冯王孙〈五经简咏〉案》。

〖1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823页。

〖13〗《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三、一千七六、一千八五。

〖14〗《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六、一千八十、一千八五。

〖15〗《清代文字狱档》上册399—410页。

〖16〗《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八十、一千八一。

〖17〗参见：《文献丛编》五辑《乾隆朝文字狱·沈大绶〈介寿词〉〈硕果录〉案》；《清仁宗实录》卷四一；《文献丛编》十五辑《书

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名单》。

〔18〕《掌故丛编》十辑《王沅〈爱竹轩诗〉案》。

〔19〕参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30—133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九。庄吉发认为，班禅此次入觐的原因，除祝贺乾隆帝七旬万寿外，“似与班禅额尔德尼欲求清廷改善对西藏的关系有关”（《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25 页）。

〔20〕《班禅额尔德尼传》132 页。

〔2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八五、一千九三。

〔22〕《蒙古王公表传》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的通称，一般作《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祁韵士编撰。现有《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四库全书》本和殿本三个版本。据宝日吉根《〈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载《清史研究》1997 年 1 期

〔23〕《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史部·传记类二》。

〔24〕《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九十。

〔25〕《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八六、一千八九。

〔26〕《四库全书纂修研究》50—51 页。

〔27〕《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九一、一千九五、一千九六。

〔28〕《清史列传》卷二一《于敏中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44—148 页；《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卷七《于文襄之敏》；卷四《三姓门生》；《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29〕《粤海关志》卷十。

〔3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 564 页。

〔31〕《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5 页。

〔32〕《清史列传》卷七一《刘大櫆传》。

〖33〗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四一《姚先生鼐家状》；《清代全史》六卷453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261—262页。

清通鉴　卷一三七

乾隆四十五年　庚子　公元1780年

正月初一日（2月5日）

1 以七旬万寿，命再次普免天下漕粮。

十二日（2月15日）

2 乾隆帝自京师起驾，开始第五次南巡。此次南巡路线与前一次南巡相同。两淮盐商捐银一百万两资助南巡办差经费，乾隆帝命从此项银两中拨出三十万两给还直隶、山东、江南三省官员为准备南巡所摊交之养廉银，拨出三十万两留作江南办差之需。五月初九日乾隆帝回銮京师，五度南巡结束。

二十六日（3月1日）

3 命查办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侍尧贪婪各款。先是，原任云南粮道、擢任甘肃臬司海宁丁忧还京，曾与军机处司员私下议论李侍尧在滇操守不洁，乾隆帝有所风闻，召

其两次面询，海宁始终隐匿不奏，且谓李侍尧能办事。待传旨严讯，始向军机大臣呈禀李侍尧婪赃玩法各款。〖1〗至是，命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珅及刑部侍郎喀宁阿驰驿前往贵州查办事件。旋命传旨钦差大臣和珅等：查办李侍尧各款如得确据，即将其解任，以舒常署理云贵总督，颜希深署理贵州巡抚。或云，此案虽由海宁所举发，实和珅欲借此倾覆与己有仇怨之李侍尧也。〖2〗

二十七日（3月2日）

4 命署工部右侍郎福长安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福长安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逾月授户部侍郎。〖3〗

二月十一日（3月16日）

5 黄河仪封决口合龙。是日午时，钦差大学士阿桂惊闻顺黄南坝沉坠，即往勘视，见被洪水冲走之南坝埽根恰与北坝接连，遂命将合龙物料赶紧填压，两坝自行合龙，黄流顺归故道。乾隆帝称此事为“机缘巧合，因败为功”。此次堵筑黄河决口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河决，至是合龙，前后历时二十个月之久，陆续调发帑银五百余万两。乾隆帝特派大学士阿桂前往主持堵筑工程，并多次召见参与其事之直隶总督袁守侗、工部侍郎德成等询问工程情况，解决疑难，指示机宜。〖4〗

二十七日（4月1日）

6 据陕甘总督勒尔锦奏，镇番（今甘肃省民勤县）、平番（今甘肃省永登县）、中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静宁（今甘肃省静宁县）等州县无业贫民三百余户闻新疆

水上肥美，连岁丰收，呈请携眷前往垦种。乾隆帝谕示：只赏给每户盘费银四分之一即可，至将来四五年后，此等闻风愿往户民日多，即此再行减半之数亦毋庸给发，不过官为查照存案，听其自行前往而已。

三月初三日（4月7日）

7 乾隆帝南巡至浙江海宁，在尖山巡视海塘时谕示：绕海宁城之鱼鳞石塘内有二十余丈底桩业已霉朽，出现裂缝蹲矬；又城东石塘工七段共一百五六十丈，塘身单薄，微有裂缝，此两处塘工为全城保障，均应改建鱼鳞石工，并添建坦水。又谕示将老盐仓以西至章家庵四千二百余丈柴塘，可以改建石塘之处，一律修成鱼鳞大石塘，务期濒海群黎永享安恬之福。此项巨工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月完成，先后共修建鱼鳞石工三千九百四十丈。〖5〗照例价估需工料银六十二万余两，嗣因工料物价上涨，又加贴银一百万余两。〖6〗是年底，因浙江巡抚李质颖与原任浙抚、督办海塘工程王亶望对海宁改建柴塘为石塘所见不合，乾隆帝命大学士阿桂驰驿前往确勘。嗣经阿桂勘实，海塘工程除老盐仓一带一千七百丈难以下桩砌石外，所有应建二千二百丈可仿照条块石塘做法，较鱼鳞大石塘易而成速。乾隆帝同意阿桂建议。〖7〗

初四日（4月8日）

8 谕禁各省督抚本年八月七旬万寿时赴避暑山庄祝寿，谕称闻七旬万寿有取九九之义购备贡品，夸方斗靡，甚至力有不逮而随众效尤，勉为充数，尤属不必。

乾隆七旬万寿，臣工进贡多有金器。湖北巡抚郑大进

贡物中，除有多种金器外，复有金锭一千两。有旨申饬，并将郑大进所进金锭、金器发还。迨四十七年（1782）闽浙总督陈辉祖将王亶望入官金两抽换为银并勒索属员金叶金器之事败露，乾隆帝始略有自责之意，降旨称前因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庆祝，于热河建造扎什伦布庙有需用金两，及金如意等件，以备颁赏，其时各督抚即有呈进备赏金器者，以作加赏班禅之用，因量为赏收。此系朕失检点处，或督抚等即借此名色，向属员勒索，亦未可定。现在此事已过，不可不严行饬禁。

十八日（4月22日）

9 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以婪赃累累被革职拿问。云南巡抚孙士毅与李侍尧近在同城，并不据实劾奏，亦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后免其发往伊犁，令在《四库全书》处效力赎罪。此案自本年正月派出和珅、喀宁阿前往贵州、云南查办后，已将李侍尧在京寓所查抄，并由协办大学士英廉主持审讯李侍尧在京管事家人八十五等。和珅等驰抵云南省城后，究出李侍尧收受臬司汪圻、知府庄肇奎、铜厂厂员素尔方阿等下属银一万六千两〔8〕，又向属员发交珠子变卖，索银五千两。乾隆帝据和珅等所奏，命将李侍尧、汪圻、素尔方阿等一并革职，交和珅等严审定拟具奏。另据和珅奏，李侍尧婪索属员，滇省吏治废坏，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乾隆帝命新任总督福康安到任后严行根究，以清库项而整官方，同时命查封原任滇抚裴宗锡、孙士毅原籍家产，以备赔补该省亏空。

李侍尧所出系汉大学士缺，乾隆帝以英廉“系内务府人，

伊本姓冯，协办历年亦久”，以英廉补授东阁大学士，和珅补授户部尚书。寻以尚书永贵协办大学士。

四月十二日（5月15日）

10 广州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商欠”案审结。颜时瑛系泰和行商，张天球系裕源行商。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英方向李质颖、图明阿提出颜、张等人商欠问题，要求中方予以解决。英商提出华商欠款总计四百四十余万元，债务人系颜时瑛、张天球、蔡昭复、蔡世文等。而据颜时瑛所供，实借银十三万六千七百两，英商将多年利息滚算，其债额遂定为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元；张天球亦供称，除归还英商借款外，尚欠十六万五千六百两，英商把多年利息加上，将其债额定为四十三万八千元。〖9〗至是，广东巡抚李质颖、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将此案审结奏闻，提出颜时瑛、张天球除还本外，给予英商一倍利息。二商应照勾结外国诓骗财物例，从重问拟，革去原捐职衔，俱发伊犁当差，其家产全部变卖，以偿还英商本息。若仍不足偿还借款，则由联名具保之商人潘文岩等分摊偿付，计十年还清。奉旨允准。此案由行商摊赔欠款，日后遂成定例。〖10〗

十三日（5月16日）

11 魏塾批《徙戎论》立斩。魏塾，山东寿光县民，因唆人诬控，并代作呈状，经官审明，随差人赴其家搜出呈状底稿，一并查出应禁书籍《澹园续集》等及魏塾所批西晋人江统所作《徙戎论》。魏塾在批语中称赞江统思意深长，处分周密，而当朝诸臣不用，遂酿成五胡之灾；又借题发挥云：“然岂独晋朝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后续

矣”。山东巡抚国泰以魏塾妄批《徙戎论》，实属悖逆，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经批交行在九卿覆议后，乾隆帝命将魏塾从宽改为斩决，该犯嫡属应拟斩决各犯俱从宽改为斩监候，魏塾之母、妻及年未及岁子侄一并给付功臣之家为奴。〖11〗

五月初一日（6月3日）

12 据乌里雅苏台将军巴图奏，喀尔喀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二部牲畜孳生繁庶，请令杜尔伯特、乌梁海等向外迁移，空出游牧，即令扎萨克图汗等部接连移驻。乾隆帝以为断不可行，并派出理藩院尚书博清额即赴乌里雅苏台，与巴图秉公办理。嗣经博清额等查明，已故将军成衮扎布曾向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巴勒达尔捏称面奉拓展牧地谕旨，希图有益于赛因诺颜部。巴图瞻徇情面，奏请喀尔喀牧地向西拓展。

旋降旨谕曰：将军、参赞嗣后断不可办理游牧事务，凡遇有喀尔喀四部牧地之事，该扎萨克呈报该盟长判断，应报理藩院者，听候院示；不能候该院办理者，由该院请派大臣查办。〖12〗巴图革去乌里雅苏台将军。旋划定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与喀尔喀四部盟长权限：一、乌里雅苏台将军系办理边疆巡察四部落台卡之职，凡事关紧要及调发兵马诸务，该盟长等统归将军节制。二、将军、参赞不管理四部落游牧之事。三、四部落盟长嗣后如必须会盟，俱先报理藩院，由院示覆。四、贼盗人命等案件，该扎萨克呈该盟长报理藩院定夺。

初七日（6月9日）

13 会鞫“伪皇孙案”。乾隆帝南巡回銮驻跸涿州行宫时，一僧人携幼童接驾，声称此幼童系皇四子永瑊次子，永瑊侧福晋王氏妒嫉为他侧室所出，故而在其襁褓时逐出府门，僧人将其收养，至于成立。皇四子永瑊先已出继履亲王胤祹为孙，降袭郡王爵，乾隆四十二年（1777）卒。永瑊次子为侧福晋王氏所害，乾隆帝前亦有风闻，至是僧人携幼童指为皇孙，更增其疑，遂命召童子随驾还京，命军机大臣会鞫。据说该童子“相貌端庄，颇敦重，坐军机榻上见诸相国，端坐不起”，但后又供出系姓刘，为僧人所教冒称皇孙。乾隆帝亲询永瑊嫡福晋，亦坚称永瑊次子已痘殇，非为王氏所弃。“伪皇孙案”遂定案，斩僧人于市，戍童于于伊犁。该童子嗣后又在伊犁自称皇孙，为伊犁将军松筠所斩，其事已在嘉庆年间。〖13〗

初九日（6月11日）

14 回銮京师，五度南巡结束。此次南巡共历时一百十七天。

十五日（6月17日）

15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庚子恩科三鼎甲：状元汪如洋，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榜眼江德量，江南仪征人；探花程昌期，江南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至是，赐一甲汪如洋、江德量、程昌期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关槐、初彭龄、谢振定、金光悌、胡克家、法式善等一百五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德保、曹秀先，副考官为工部尚书周煌、侍

郎胡高望。〖14〗

十六日（6月18日）

16命查办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戴昆《约亭遗集》。戴移孝，籍安徽和州（今和县），顺治、康熙时人，著有《碧落后人诗集》。其子戴昆，名列胶庠，著有《约亭遗集》。乾隆九年（1744），戴昆之孙戴世道将戴昆《约亭遗集》抄本刊刷，并恳求原任道员鲁之裕为之作序。至本年和州生员林元英呈出《碧落后人诗集》，遂于戴世道家查出《约亭诗集》书籍、版片。安徽巡抚闵鹗元以《碧落后人诗集》中“悖逆狂吠之处甚多”《约亭遗集》内“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亦属狂悖”，戴世道为之刊刻，“殊属目无法纪”，鲁之裕序文“怨君违亲”，更属悖谬，遂奏请查办。至是，乾隆帝命彻查此案。旋狱具：戴移孝、戴昆虽已身故，仍戮尸示众；戴世道立斩；戴昆之子戴用霖等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戴用霖等之妻给功臣之家为奴；除《碧落后人诗集》已于雍正年间自行烧毁不究外《约亭遗集》书本、版片解京销毁。〖15〗

二十日（6月22日）

17乾隆帝赐和珅之子名“丰绅殷德”，并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举行指婚礼。乾隆帝最幼女十公主年六岁，稍长于丰绅殷德。〖16〗时来华朝鲜使臣有云：“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和珅，满洲人，属銮仪卫，不次升擢，宠幸无比。为人狡

黠，善于逢迎。年方三十一，为户部尚书、九门提督。而以最所钟爱之六岁皇女定婚于其子。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17〗

二十一日（6月23日）

18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幸避暑山庄，二十七日驻跸避暑山庄。因在山庄庆祝七旬万寿，兼以班禅额尔德尼来山庄朝觐，故停止进哨木兰行围。〖18〗八月二十八日始回銮，前往东陵、西陵祭奠。九月二十日还京。

二十五日（6月27日）

19 石卓槐以所著《芥圃诗钞》有“狂悖语句”被凌迟处死。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粗解作诗。乾隆四十年（1775）将平日所作诗九百余首结集刊刻，驾名沈德潜为之作序，并令人为己立传，以汉阳知县蒋业晋、黄梅知县曹麟开为鉴定，以叶世度等十人为同鉴，以黄庭等五十五人为参订，集名即取《芥圃诗钞》。四十四年（1779）有举发《芥圃诗钞》内有“狂悖语句”者，石卓槐被拘到案。经湖广总督富勒浑等鞫审，以《芥圃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乞”等狂悖语句，且“庙讳、御名未知恭避”，奏请照大逆律办理。至是，乾隆帝命处决石卓槐。石卓槐之子石六老年未及岁，并妻、妾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蒋业晋、曹麟开与石卓槐讲论诗文，书画交接，俱发往乌鲁木齐等处效力赎罪；《芥圃诗钞》悉行查缴销毁。〖19〗

六月二十一日（7月22日）

20 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孙于德裕讦告堂叔于时和自于敏中殁后，挟制家产，于本年三月拥赀回籍。乾隆帝命大学士阿桂、英廉查办，并以于时和先行回籍，传谕江苏巡抚吴坛即亲赴金坛，查明于时和所占于敏中原籍家产。此案查办中，乾隆帝判定于敏中巨额遗产“非得之以正者”，但仍欲保全其名节，故谕示办案大臣：大学士于敏中所遗财产，若生前营私不法之事已败露，即将伊正法，查抄入官。今既完名而没，朕亦惟始终保全，以存大体，本无庸究治其生前之罪。〖20〗此案嗣经吴坛审明于时和吞占于敏中家产属实，于时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带往原籍之于敏中遗赀，酌给于德裕三万余两，余留充金坛地方开河费用。

二十三日（7月24日）

21 成都将军特成额奏准筹办江卡（今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地方善后事宜：其三暗巴一带照金川等处安设流官之例，移驻绿营官兵，稽查弹压，并令德尔格忒土司酌派大头人协同管束。三暗巴地当川藏毗邻处，延袤南北五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居民约一千数百户。本年春，因三暗巴番人暗放“夹坝”，并焚劫麻塘寺，乾隆帝命特成额率兵分路剿捕，捕获首犯安错。至是议准善后事宜。〖21〗

七月二十日（8月19日）

22 六世班禅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本年春，六世班禅一行离开青海塔尔寺，取道宁夏、内蒙伊克昭盟、察哈尔部，前赴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22〗至是，六世

班禅一行抵达避暑山庄，受到乾隆帝钦派大臣及当地寺庙活佛、堪布喇嘛及蒙古王公贵族热烈欢迎。六世班禅先往须弥福寿之庙〖23〗略事休息，即乘轿前往山庄朝觐。乾隆帝在“澹泊敬诚”后殿“依清旷”门前等候，王公大臣数百人在西廊下站班侍候。六世班禅向乾隆帝敬献哈达等后，欲下跪磕头，乾隆帝拉住班禅之手，用藏语说：“喇嘛不要磕头”。随后，还赠班禅哈达一条，并拉着班禅手进入殿内，各就座位。乾隆帝又用藏语问：“喇嘛身体好吧，路上辛苦了吧？”答称：“托皇上宏福，沿途很好。”又问：“达赖喇嘛好吧？”答称：“很好。”又云：“喇嘛贵庚？朕今年已七十，以如此高龄，幸见喇嘛，甚慰朕怀。从此中土佛法弘扬可期，四海人民得歌升平。”班禅起身一一回答。翌日，六世班禅向乾隆帝进献祝寿礼品。乾隆帝亦亲赴须弥福寿之庙看望班禅。〖24〗

随后乾隆帝在万树园大蒙古包设宴，款待六世班禅以及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等，并赏赐冠服、金银、缎匹等物。班禅请求“行跪拜礼”，以示敬重大皇帝。〖25〗乾隆帝又在“卷阿胜境”赐六世班禅等宴。

八月十三日（9月11日）

23 乾隆帝七十岁诞辰，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回部郡王霍集斯及朝鲜使臣等行庆贺礼。自是连日赐宴于“卷阿胜境”。

以七旬万寿，颁御制《古稀说》，略谓：余以今年登

七帙，因用杜甫句，御刻“古稀天子”之宝。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

十六日（9月14日）

24 据两广总督巴延三、广东巡抚李湖奏，搜捕番禺县境沙湾、茭塘等处海洋大盗凌大头蓉等一百四十余名，请将首恶及行劫多次、持械伤人者即行正法。乾隆帝准其所请，并令将首恶凶犯家属发往黑龙江、伊犁为奴。嗣又查明，当地水陆弁兵与海盗暗相勾结，分受赃物，纵容出入，遂命将分赃之弁兵即照强盗律定罪。乾隆四十七年（1782）经兵部议准，在沙湾、茭塘之石碁地方设立专营，由游击、守备各一员率弁兵六百余名驻守。沙湾、茭塘大伙海洋剧盗横行海上已历时多年，新任广东巡抚李湖上任，始实力剿捕。〖26〗

九月初三日（9月30日）

25 大学士程景伊病逝，协办大学士嵇璜晋文渊阁大学士，蔡新协办大学士。

十四日（10月11日）

26 命从宽处理刘遴宗谱案。山东沂水县刘遴等修宗谱时，恐后世子孙起名有犯先人名讳，在《凡例》内定“卓

尔源本衍汉维新”等字，为子孙起名次序。本年有检举其谱序内《凡例》语句不经者，山东巡抚国泰以刘遴等远引汉裔，殊属狂悖，奏请严办。乾隆帝谕示：如搜查五犯家中果实有别项不法形迹，自应从重办理；若止于支谱内妄相援引，以为宗族荣宠，亦不过照例拟以不应重律。〖27〗

十七日（10月14日）

27 谕命《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编纂《历代职官表》。略曰：丞相之称历代不同，至明洪武改丞相为大学士，其实官名虽异，职守无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简用得人，则虽名丞相，不过承命奉行，即改称大学士，而所任非人，窃弄威福，严嵩之流，非仍名大学士者乎？盖有是君，方有是臣。又曰：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其言实似是而非也。寻《历代职官表》书成，凡六十二卷。〖28〗

二十四日（10月21日）

28 命大学士、九卿等核拟吴英拦舆献策案。吴英，广西平南生员，年六十，平日训蒙度日。本年七月吴英携自拟策书赴省，适逢藩司朱椿外出，吴英拦舆投递，请求代奏。朱椿查阅册书，以第一条内“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语多狂悖，且迭犯皇上御名，遂将吴英移解臬司衙门斥革收审。寻广西巡抚姚成烈请将吴英一案照大逆律办理。经大学士、九卿等遵旨核议，乾隆帝批准，吴英即行凌迟处死；吴英之子之弟吴简才等从宽改斩候；吴英之妻、妾、媳及年未及岁之子、侄、孙等俱给功臣之家为奴。〖29〗

29 是年夏秋，黄河、永定河漫决造成严重水灾。

六月，黄河于江苏睢宁县郭家渡漫决，其漫溢之水由沈家河入五湖，归洪泽湖。至本年九月郭家渡漫口始合龙。〖30〗七月，黄河在河南考城县境五堡外滩之麻庄漫溢，但未掣动大溜，旋决口合龙。〖31〗八月，黄河在河南考城县境内张家油房漫决，至九月初已掣动大溜，水势汹涌，将五堡漫口之东又刷宽四十余丈。张家油房决口至十二月中旬合龙。此项堵筑工程共用银五十一万余两。〖32〗河南考城、商丘等处，江苏淮安、徐州等处田庐禾稼被淹，漫溢黄水汇注于安徽之亳州、蒙城地区，多有被淹之处。

七月，永定河卢沟桥西岸漫溢出槽，北头工堤决七十余丈，由良乡县前官营散溢求贤村减河，归黄花店风河。八月合龙。兼以直隶夏秋雨水过多，武清（今天津市武清县）、房山（今北京市房山县）等六十三州县田禾被淹。而甘肃皋兰（今兰州市）等十八个州县却被旱成灾。〖33〗

十月初三日（10 月 30 日）

30 明发谕旨，将原云贵总督李侍尧改定斩监候，秋后处决。

先是，经钦差大臣和珅等定拟具奏，李侍尧拟斩，待秋后处决；复经大学士、九卿遵旨覆议，从重改为斩立决。乾隆帝特明降谕旨：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实朕意想所不到。同时将和珅原拟斩候、大学士等改拟斩决之原折一并发交各督抚

公议，命对李侍尧婪赃案各抒己见，定拟具题。乾隆帝如此破例之举，外间议论纷纷。据当时来华朝鲜使臣据见闻称：查抄李侍尧家产“有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盖藩镇进贡，有九种物则每以三种还给。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故皇帝心欲宥之”。〖34〗

至是，各督抚俱已覆奏。大多数督抚以大学士、九卿所拟为是，应予以立决。独有安徽巡抚闵鹗元以为“李侍尧历任封疆，其办事之勤干有为，实为中外所推服。设庸碌者以善于掩盖而幸逃法网，勤能者以猝经败露而决不待时，其情似有可悯。查律例开载‘八议’条内有‘议勤’、‘议能’之文，是国家慎重刑章，原有功过相权之典。今李侍尧晚节有亏，而勤劳久著，可否稍宽一线，不立予处决，出自皇上天恩。”〖35〗乾隆帝借此训饬多数督抚“身在局中”、“揣摩意旨”，称闵鹗元能据见直陈，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遂降旨改定李侍尧斩候。在议罪过程中，闽浙总督富勒浑自异其说，东河总督陈辉祖游移含混，分别受到议处。

初十日（11月6日）

31 敕封八世达赖喇嘛。班禅在京期间，乾隆帝曾向其询及达赖近况，据班禅称，达赖年渐长成，深明经典，可兴黄教。至是，降谕敕封，并命副都统乌尔图讷逊等携金册、银缎等物前往西藏册封赏赉。

二十五日（11月21日）

32 原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杨景素于物故之后家产大

部充公。乾隆帝对杨景素操守不谨早有所闻，因其身故而未予深究。至广东茭塘剧盗案发，则以杨景素在任时失察为由，罚令其家属承修江南河堤、城工，后又令两淮盐政伊龄阿清查杨景素家产。至是，杨景素之子杨炤呈出家产共值银三十三万余两，乾隆帝命酌留三四万两给杨家，金玉珍玩解交内务府外，其余留交高家堰等处工程之用。

杨景素，字朴园，江南甘泉（今江苏扬州市）人。初入赀授县丞，累迁至两广总督，复调闽浙、直隶总督。四十四年（1779）卒。〖36〗

十一月初二日（11 月 27 日）

33 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在京圆寂。先是，六世班禅离开承德，于九月初抵京，驻锡五世达赖曾居住之黄寺。在京期间，皇六子永瑢陪同班禅赴圆明园、香山昭庙、南苑德寿寺等处观瞻，后又在雍和宫等各大佛寺讲经说法。乾隆帝回京后，即亲赴黄寺看望六世班禅，旋又在保和殿赐班禅等宴。〖37〗十月二十六日班禅感觉身体不适，不思饮食，腿部发现红疹。二十九日乾隆帝亲临黄寺看望班禅，命章嘉呼图克图在班禅身边陪护，回宫后，即命御医前来诊治，断为天花。至是圆寂，乾隆帝派皇六子永瑢及王公大臣前往致祭。班禅遗体在黄寺停放六天，供王公大臣和各族各界信徒三千余人公祭。然后用防腐药水浸洗，移置乾隆帝“御赐”以七千两黄金制成之金塔中。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遣人返藏，向八世达赖等报告班禅圆寂，乾隆帝特赏仲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木图诺们汗之号。〖38〗并命都察院左都御史博清额于明年护送班禅灵骨金塔返回扎什伦布

寺。

十一日（12月6日）

34 谕命扬州、苏州盐政、关差、织造等留心查办语句“违碍”剧本、曲本。该谕略曰：演戏曲本内，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至失实者。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随即又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命有关各省督抚一体留心查察。〖39〗

十二月初六日（12月31日）

35 命鳌拜公爵停止承袭。康熙初权臣鳌拜因擅权纵恣革职治罪，及其死后，仍追赐一等男爵，雍正时，又复还公爵，世袭罔替。至是，乾隆帝阅《实录》，令现袭鳌拜公爵之德生且令承袭，俟出缺时，即停袭公爵，仍给一等男爵，世袭罔替。并谕曰：鳌拜当日自恃政柄在握，辄敢擅权玩法，邀结党羽，残害大臣，罪迹多端，难以枚举。今朕备稽事实，若不核其功罪，明示惩创，在鳌拜一家之侥幸所关犹小，而后之秉钧执政者无复知所顾忌，将何以肃朝纲而杜奸邪乎？朕办理庶务一秉大公至正，虽于以往臣工之功罪，亦必追论严明，惩奸回于既死，以为万世子孙有大臣擅权不法者戒！

36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七千七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一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七百七十二万五千五百六十九石，云南全省新旧大小各厂办铜一千一百二十七万一千

一百九十一斤。〖40〗

37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月二十六日至四十六年（1781）一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八万一千八百零二两。〖41〗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月十六日至四十六年（1781）一月十三日，闽海关税银三十九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两。〖42〗

38 重申严禁鸦片。自雍正七年（1729）禁止兴贩鸦片，鸦片输入有增无已，18 世纪 70—80 年代，每年进口已达一千余箱，每箱售价由二百元涨至五六百元。至是，为制止吸食鸦片，重申鸦片之禁，同时禁止烟具输入或贩卖。然惟禁鸦片烟，作为药材仍准纳税进口。〖43〗

〖1〗《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986 页。

〖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记载，李侍尧“为皇帝所信任，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珅衔之。年前侍尧为云贵总督，而贵州按察使海明（原文如此）为沈阳府尹入京谢恩，历辞和珅。珅私问侍尧动静，海明言，侍尧贪浊无厌，畏其消责，尝赂黄金二百两为寿于生日。珅乘间奏之，仍请按验”（该书下编卷十）。据《清高宗实录》，亦可知乾隆帝先闻海宁私下议论，而召询海宁两次，复又传旨严询，海宁方始向军机大臣呈禀李侍尧婪赃玩法各款（该书卷一千一百三）。

〖3〗《枢垣纪略》卷二。

〖4〗《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一、一千一百二。

〖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 103 页。

〖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八辑 850—854 页。

〖7〗《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四。

〖8〗李侍尧需索属员往往以“帮贡”为由，据庄肇奎供：“禀见李侍尧时说要打发人去苏州，需银一万六千两，素尔方阿等都已应允，你也要帮我一帮。”又称：“素尔方阿等说，因李侍尧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依从便有祸患，故此他们都应许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1053 页）对李侍尧的“傲戾”，云南巡抚孙士毅也说过：“其于属员进见，应对略有错误，必痛加呵斥，不留一毫余地，并有不敢措一词而出者。”（《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966 页）

〖9〗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张天球于 1770 年以 20%的利率向英商史密斯借了 103681 西班牙银元，九年后，偿还货款已达 1383976 西班牙银元，但应按复利计息，张仍欠 152450 西班牙银元（参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337 页；《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30 页）。

〖10〗《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36—138 页。

〖11〗《清朝文字狱档》下册 449—455 页。

〖12〗《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七。

〖13〗《啸亭杂录》卷六《伪皇孙事》。“伪皇孙案”虽已定谳，但昭槤仍自述曾“闻其邸太监杨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时实未尝殇，王氏暗以他尸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萨凌阿负出邸，弃之荒野，嫡妃所抚哭者非真也。’”故而昭槤以为，“僧人之教伪童，盖亦有所凭借，非无因而至者也”。

〖14〗《清秘述闻》卷七。

〖15〗《清代文字狱档》上册 457—491 页。

〖16〗“丰绅”，满语“福泽”、“福禄”之意。红绒结顶冠为皇子、皇孙礼服，双眼花翎则赐功绩伟茂之勋臣，金绒花褂亦为皇子服用者（《啸亭续录》卷一《红绒结顶冠》、《双眼花翎》）。

〖1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18〗《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六。

〖19〗《清代文字狱档》上册411—421页。

〖20〗《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一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亦载于敏中家产值银二百万两，“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许多赀？’命籍没其家产”（该书下编卷十）。

〖2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三、一千一百九、一千一百十一。

〖22〗《班禅额尔德尼传》133页。

〖23〗该庙在避暑山庄之北，专门为六世班禅来热河驻锡而建，故亦称“班禅行宫”，其型制规模略仿后藏扎什伦布寺，又名扎什伦布庙（《清政府与喇嘛教》462—464页）。

〖24〗参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33—135页；《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346页。

〖25〗《承德避暑山庄》171页。

〖26〗《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三、一一三十、一一五三、一一二三。

〖27〗《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03—505页。

〖28〗《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九《史部·职官类》。

〖29〗《清代文字狱档》下册493—501页。

〖30〗《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五。

〖3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四。

〖32〗《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一。

〖33〗《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六、一一一七、一一一九、一一二二。

〖3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35〗《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一册 1091—1092 页。

〖36〗《清史稿》卷三三七《杨景素传》。

〖37〗《班禅额尔德尼传》136 页。

〖38〗参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36—137 页；《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352—353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25 页。

〖39〗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 91 页；《四库全书纂修研究》49—50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九。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两淮盐政图明阿奏称，已查缴曲本二百八十四种（《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

〖4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一辑 533 页。

〖41〗《粤海关志》卷十。

〖4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 564 页。

〖43〗《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60—261 页。

清通鉴　卷一三八

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　公元1781年

正月十二日（2月4日）

1 甘肃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撒拉尔回人（今撒拉族）苏四十三聚众起事。

撒拉尔回人信奉伊斯兰教，乾隆二十六年（1761）甘肃安定回民马明心（亦作马明新）至循化撒拉尔回人聚居区创立新教，自为掌教，反对旧教“多收布施，敛教惑众”，诵经亦由默诵改为朗诵。马明心所创新教适应撒拉尔回人不满“门宦”制度情绪，向奉旧教之撒拉尔回人一千多户，有八百余户改奉新教，而穷民愿归新教者尤众，自是新旧两教仇杀不已。地方官吏偏袒旧教，将马明心逐出循化，但马明心之徒苏四十三等继续传播新教。

至是，苏四十三聚众千余人，攻入河东，杀死老教百余。苏四十三“戴大红顶”，自称“回王”。〖1〗兰州知府杨士

圻、副将新柱奉陕甘总督勒尔锦之命，率兵前往循化厅查拿苏四十三等新教回人，行至白庄子，被新教回人千余名包围，杨士圻、新柱俱被杀害。勒尔锦闻讯，飞调兵二千余名兼程驰往剿捕。〖2〗三月二十一日凌晨，苏四十三率撒拉尔新教回人男妇约二千余人各带马匹、器械，包围河州城，杀死守城官兵后占领该城。陕甘总督勒尔锦虞省城兰州有失，遂在狄道州（今甘肃临洮）城屯扎坚守待援。〖3〗撒拉尔新教回人则乘夜渡洮河，由间道进捣兰州。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辖督标兵八百困守省城，撒拉尔回人断黄河浮桥以拒援师，并焚烧关厢一带房屋，绕城喊索教首马明心。马明心先已下狱，王廷赞遂押马明心上城，令城下撒拉尔回人一见，即行杀害。乾隆帝获悉兰州危在旦夕，即派尚书和珅、内大臣海兰察等带领京中健锐、火器二营精兵四千名迅速赶赴甘肃剿办。又降特旨免李侍尧罪，给三品顶戴，亦驰驿前往，与黄检等总办甘省军需事务。〖4〗旋据勒尔锦奏，官兵现已收复河州，并擒获苏四十三弟、侄等要犯，回人退据兰州城西龙尾山梁，预计半月之内即可全歼，已无须复调多兵。遂降旨停派京兵二千五百名，及河南、山西、四川三省选调之绿营兵。

十三日（2月5日）

2 新任云贵总督福康安遵旨清厘滇省积年旧欠盐课，查出无着银三十二万余两，遂奏请在通省官员养廉内分八年摊扣以渐次弥补。乾隆帝以为令现任官员摊补旧欠不妥，改命原任滇抚裴宗锡赔十万两，图思德历任该省督抚多年，亦令其家属分赔，其余不足之处，将李侍尧入官家产划抵。

图思德家属后认赔银七万两。〖5〗

二十九日（2月21日）

3 命钦差大学士阿桂拿问杭嘉湖道王燧。据阿桂等参奏，杭嘉湖道王燧价买部民之女为妾，在本管地方建造私宅，拆毁民居，添盖花园，以致民怨沸腾，并与市井小民伙开银号希图牟利，请旨查办。阿桂奏折附片又称，上年南巡，办差总局实系王燧专主，其中难保无浮开情弊。乾隆帝先已风闻办差经费俱系王燧在总局支销，其中并有借名浮开物件价值，至差竣各自分用。〖6〗遂命阿桂即将王燧革职拿问。嗣经查抄王燧家产，竟值白银二十余万两之巨。〖7〗乾隆帝命阿桂严切根究其巨额赀产从何得来，而王燧供称总由做官廉俸积存并善于营运。〖8〗王燧后奉旨解京，刑部问拟绞候。同案被参嘉兴知府陈虞盛亦借南巡办差通同浮冒，但以身故免究，所遗家产，查封入官。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李质颖以失察王燧等贪纵不法，召京候旨，并令其自行议罪。〖9〗四十八年（1783）二月，又查出王燧串通原任浙江巡抚王亶望侵蚀粜米银款、浮收折色，得赃至数万两之多，奉旨立斩。

二月十三日（3月7日）

4 六世班禅灵塔由仲巴呼图克图等护送，自北京启程返藏。乾隆帝命理藩院尚书博清额等随同送至后藏扎什伦布寺，章嘉国师随同送至清化府地方返回。本年秋，班禅灵塔安抵扎什伦布寺，供养于则加大殿，并由扎什伦布寺制大银塔一，将金灵骨塔置于其中。博清额随往前藏，掌管

驻藏大臣印信。越三年，乾隆帝特命在班禅生前所居京师黄寺西侧，建立“清净化城塔，藏咒衣履”，并修筑围墙、庙门、大殿等，形成一座完整庙宇，俗称“西黄寺”。〖10〗

二十二日（3月16日）

5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西巡五台。三月初八日至初十日，驻跸山西五台菩萨顶行宫。二十七日还京。

三月十八日（4月11日）

6 命拿办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尹嘉铨，直隶博野人，父尹会一，以理学名世，官至巡抚，乾隆十三年（1748）卒。尹嘉铨自举人授刑部主事，官至布政使，内擢大理寺卿，后原品休致。至是，尹嘉铨以乾隆帝巡幸五台回跸驻保定，遣其子至行在为其父尹会一请求谥典。乾隆帝先览尹嘉铨求谥一折，以为谥乃国家重典，岂可妄求？批谕尹嘉铨安分家居。及阅尹嘉铨另一折，竟系乞请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与其父尹会一俱从祀孔庙，乃勃然大怒，命革去尹嘉铨顶戴，拿交刑部治罪，同时派员查抄其寓所，旋抄出尹嘉铨所著各种书籍。寻大学士三宝等签出书中种种“悖逆”之语，如自称“古稀老人”；“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哉”；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不愿作台谏官，缄默不能自甘，尽言又恐不测”等。三宝等奏请照大逆律将尹嘉铨凌迟处死，亲属照例缘坐。奉旨从宽改为绞立决，家属免其缘坐。尹嘉铨所著《近思录》、《皇清名臣言行录》等七十九种书籍，所辑《小学大全》等三种书籍奉旨全部查

缴销毁，其余由尹嘉铨疏辑之书籍则分别撤毁。〖11〗

尹嘉铨既斩，乾隆帝一再降谕明辟其种种“悖逆”之语。略曰：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又曰：尹嘉铨著有《名臣言行录》一编，无论此诸臣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又曰：尹嘉铨所著各书内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玩法，能移主柄也。为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则大学士备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班联。如我皇祖、皇考，暨朕躬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藉为大学士者之参赞乎?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君者不几如木偶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也。

7 命查办王仲儒所著《西斋集》。王仲儒，江苏兴化县贡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身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十一月，王仲儒曾孙王度将《西斋集》版片首缴该县，因在予限二年之内，蒙准其呈缴免罪。至是，江苏巡抚闵鹗元以王仲儒“既身入本朝，食毛履土，且曾为贡生，乃敢肆其狂吠，鸱张指斥，实属罪大恶极”，请旨将王仲儒斫棺锉尸。乾隆帝命王度及为《西斋集》作跋之汪之珩之子汪为霖俱免治罪；王仲儒之子王国栋所著《秋吟阁诗》有徐述夔序文等，与《西斋集》一并严查销毁。〖12〗

四月二十五日（5月18日）

8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辛丑科三鼎甲：状元钱棨，江南长洲（今苏州市）人；榜眼陈万青，浙江石门（今桐乡县）人；探花汪学金，江南镇洋（今太仓县）人。至是，赐一甲钱棨、陈万青、汪学金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秦承业、曹振镛、卢荫溥、方维甸、万承风、曾燠等一百六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德保、吏部侍郎谢墉，副考官为兵部侍郎沈初、副都御史吴玉纶。〖13〗

二十七日（5月20日）

9 以陕甘总督勒尔锦办理撒拉尔于起事之前不能消弭新教、旧教仇杀，及事发又复饰词具奏，迁延观望，命革职，拿交刑部治罪。闰五月，拟斩，秋后处决。陕甘总督由李侍尧驰驿前往署理。

五月初三日（5月25日）

10 以供事内廷西洋传教士艾启蒙、傅作霖等相继物故，乾隆帝再谕两广总督巴延三留心体察，凡有西洋人情愿进

京当差者，即行奏闻送京。翌年八月，有通晓天文之西洋人罗机淑、谙晓医理之西洋人麦守德来华，情愿赴京效力，巴延三委员伴送进京。〖14〗

初七日（5月29日）

11 革回教总掌教名目。钦差大学士阿桂赴甘后，查明撒拉尔回民向分十二“工”，每工包括几个毗邻村落，各有掌教。旧教韩哈济系总掌教，嗣后新教教首马明心之徒贺麻六乎与韩哈济争教，甘肃臬司以撒拉尔回人所信教派既有不同，因饬令撒拉尔十二工各举一人充当掌教，新、旧教教徒分开礼拜。〖15〗至是，乾隆帝命李侍尧不动声色，将总掌教名目革去，同时传谕各省督抚，如有此等回教名目，亦一并裁去。

寻谕示大学士阿桂等：处置撒拉尔回乱之吃紧关键系用旧教而除新教。谕称新教即系“邪教”，务使新教一类根株净尽，至旧教相沿已久，且人又众多，自须妥为抚辑，令其各安本业。在颁发此谕前后，乾隆帝又一再谕示阿桂，将来处理本案时，应首先分别新、旧名色，对新教痛加惩治，缘坐各犯亦应按律即予骈诛，其妇女、年幼之子侄等，就近发往伊犁等处给兵丁为奴。后又令幼丁改发云、贵等省极边烟瘴地区，妇女仍发厄鲁特等处为奴。

二十四日（6月15日）

12 命钦差大学士阿桂、总督李侍尧密查甘肃捐监情弊。

甘肃地瘠民贫，每年须户部调拨巨额银两采买粮食，以赈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接济新疆之不足。

为节省库帑，乾隆二十五年（1760）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以监粮解决当地之需。但行之数年，诸弊从生，遂下令甘省停止收捐监粮。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锦复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大学士于敏中管户部，为之疏通，乾隆帝竟予允准，特命能员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在兰州主持全省捐监。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擢升浙江巡抚，拥厚赀而去，王廷赞继任甘藩，接手办理通省捐监事宜。于敏中去世后，其侄于时和谋占遗产案发，于敏中生前不廉状败露〖16〗，乾隆帝犹不欲追治其罪，然对王亶望任甘藩时屡言监粮颗粒实在归仓云云，始不敢深信。至本年初查办杭嘉湖道王燧贪纵案，乾隆帝有意借此波及丁忧浙江巡抚王亶望，终因王燧力辩与王亶望并无违法交通情事，且王亶望心知罪重，自认罚银五十万两，捐助海塘工程，乾隆帝乃暂时按下，不予深究。〖17〗迨撒拉尔回人起事，尚书和珅提兵入甘，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绵密雨，随后大学士阿桂抵甘，亦称时有阴雨，乾隆帝更疑前此甘肃连年报旱，或有借灾冒销监粮之弊。而甘藩王廷赞恰于此时奏请缴银四万两以助军饷，联系此前丁忧浙抚王亶望自愿捐银五十万两办理海塘工程，乾隆帝判断王亶望、王廷赞于捐监一事，有染指情弊，故命阿桂等就近严密访查。〖18〗

旋阿桂初步查明奏称：近来全省监粮，全归首府办理，王亶望任藩司时，公然折色包捐。乾隆帝即命留京大学士就近提讯监候在押之原任陕甘总督勒尔锦，经勒尔锦供明，甘省捐监由兰州府包办，每名监生定银五十五两。乾隆帝随即命传谕浙抚杨魁会同陈辉祖在杭州严审王亶望。复令

将王亶望拿交刑部审办。七月，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侵帑大案主要情节业经审实，阿桂奏请将王廷赞、秦雄飞、福宁等现任官二十一员革职审讯，丁忧、事故官十三员革职，一并押赴甘省审办。乾隆帝以所涉人数未免过多，只令将兰州本道、首府及首县蒋全迪、程栋等拿解兰州审讯，其余各员如能供认，可恩开一线。

13 是月，暹罗国王郑昭贡船抵达广州，并请官为给照，前往厦门、宁波及日本等处伙贩。暹罗在缅甸东南，与缅甸为世仇。乾隆中，对缅战事起，暹罗尝约中国合攻缅甸，会金川事起、滇兵赴蜀而未果，缅兵遂破暹京。暹罗人奉流寓华人郑昭为主，再造新暹罗国。至是，郑昭请入贡。乾隆帝谕示两广总督巴延三准其入贡，惟请给执照一节，断乎不可。是年秋，暹罗使节抵京师，乾隆帝册封郑昭为暹罗国王。〖19〗

闰五月初八日（6 月 29 日）

14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七日结束行围，返回山庄。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本年木兰秋狝结束。

六月十八日（8 月 7 日）

15 命严办川省“啯噜”。四川太平（今万源县）等县“啯噜”百余人持械抗拒官兵剿捕，并分别窜往陕西、湖北、贵州等省。事闻，乾隆帝命毗邻各省务必尽数捕获，

毋使一名漏网，并从严办理。经刑部议定：凡在场市抢劫之啰噜为首者，加重改拟凌迟，家属缘坐，从犯俱拟斩决；凡在野拦抢、未经伤人之案，若十人以上，无论伤人与否，为首斩立决，为从拟绞候，仍入秋审情实。〖20〗

寻据周煌奏：川省啰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劫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啰匪。乾隆帝以为事态严重，若不及早严办，将来党羽日多，恐又酿成苏四十三之事。四川总督文绶以对“啰噜”为害玩纵姑息，被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21〗命福康安调补川督。又据湖广总督舒常奏称拿获“啰噜”一名，发辫被割。乾隆帝谕示舒常及四川总督福康安等：若以割辫为标志，则啰匪等必皆无辫发可知，若果如此，则是伊等行径，显有背叛之意。命福康安等亲提各犯严讯其割辫是何主意？随后湖北又奏称，“啰噜”张起陇一伙惟头目四人有辫，其余六十二人皆无发辫。嗣据湖南巡抚刘墉查明，四川“啰噜”各有记号，凡割辫伙内，成群结拜，割下之发，烧灰调入酒内，共饮盟誓，期于久聚不逃，被获不攀，各护其党，不相混杂；其“棚头”穿戴衣帽，住居铺店，因时欲出头露面，故不割辫。〖22〗

16 是月，江南、湖北、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水灾。因黄河魏家庄大堤漫决，江南睢宁、邳州、宿迁被洪水淹浸。湖北境内长江盛涨，大水灌入荆州府护城，钟祥等县田地均有冲漫。山东菏泽等三十余州、县、卫因河水泛滥俱报被淹。〖23〗

七月初五日（8 月 23 日）

17 河南仪封黄河北岸大堤五堡至十堡段多处漫决，十堡决口分溜四分，黄水北注，或由山东张秋入运河，从大清河归海，或汇入卫河，直达天津。至本月中旬，漫口相继移至孔家庄、青龙冈。黄河漫溢之水经山东下注江南境，汇入江南段运河。此次黄河决口经年未能合龙，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青龙冈等处决口，始合龙成功。〖24〗

初六日（8 月 24 日）

18 撒拉尔新教回人反清起事失败。

钦差尚书和珅与大学士阿桂于四月中先后驰抵兰州，和珅旋奉旨将钦差大臣关防交阿桂接受办理，立即驰驿还京。此前撒拉尔回人千人已退据华林山，临高负险，官兵虽聚万余，皆营于兰州城东，彼此观望。阿桂至后，派兵自西关外，从黄河河岸以南至龙尾山梁，安设卡栅，又于山包扎一大营，以断绝回人来路。撒拉尔回人则据华林山华林寺死守。〖25〗阿桂迅即完成围困华林寺之部署，并奏请添调川省屯练兵丁来援助攻。五月中，撒拉尔回人突下华林山袭扰官军，内大臣海兰察等率官军前往迎击，伤亡颇众。六月，海兰察等率各路官军乘密雨越壕而突进，苏四十三等撒拉尔新教回人一百余人被杀，余众二百余人退回华林寺死守。嗣后撒拉尔回人与官军在华林寺外接连激战，海兰察等官兵纵火将寺外板棚、土屋、帐房等全行烧毁。〖26〗六月末，撒拉尔回人所据华林寺被官军四面严密包围，水道断绝。

至是日晨，大股官兵攻入华林寺，寺内撒拉尔回人百

余名被迫从寺西滚下直墩，被官军重重围裹剿杀。撒拉尔新教回人反清起事失败。〖27〗此次平息撒拉尔新教回人起事共拨库银一百八十万两，经核实准销一百一十万余两。〖28〗

是年秋，以陕西、甘肃控制边陲，番回杂处，两省共增添绿营兵一万二千九百余名。提督仍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驻河州。嗣经大学士阿桂、署陕甘总督李侍尧奏准办理撒拉尔善后事宜，其中严禁新教条款规定：新教礼拜寺毁后不许复建，并不得妄称“阿浑”名目，及收留外来回人。复选老成回民充当乡约，劝诫稽查，年终将实无新教之处，联名具结咨部。关于严密稽查撒拉尔回人条款规定：该土司回人散处十二工，其贸易城镇者，令循化厅同知给票稽核，并严饬充当兵役之禁。先是，信奉新教撒拉尔回人壮丁已被剿洗殆尽，妇女、儿童俱发边远为奴，新教回人所遗“籽种地二百三十亩零”，经阿桂等奏准，俱赏给协助官军平息新教反清起事而伤亡之老教回人家属。〖29〗

三十日（9月17日）

19 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大案首犯王亶望处斩，已拟斩候之勒尔锦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候待决。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甘肃开例捐监以后，前任藩司王亶望倚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将全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甚至将所谓“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同时，令各州县捐监无需照例缴粮，而改折银两，不必买粮贮仓。凡折捐监生、报灾分数经藩司议定后，道、府、直隶州照例加结，不得详查阻止。如实遇灾需赈恤时，各州县除浮冒贪污之外〖30〗，其实散之数，亦多系放银抵粮。及王廷赞继

为甘肃布政使，规定每名监生折收银五十五两，除另加办公费四两之外，再加“心红纸张”费二两。据王廷赞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二十八日折奏，当年甘肃全省报捐监生共四万七千零五十二名。〖31〗王亶望、王廷赞主持捐监前后五六年间，甘肃收捐监生总计三十万零四百六十一名，折收银在一千五百万以上〖32〗，超过全国地丁银岁入之半，而地丁银约占国家岁入之六七成。此项巨款大半归于捏灾冒销，即被自王亶望、勒尔锦、王廷赞以下甘肃通省官员所贪污。是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系“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王廷赞于本年秋审时亦绞决伏法。随命将甘省捏灾冒赈、通同作弊之各道、府、直隶州之道员、知府、知州三十余员革职，归案审办，其现任地方及原籍所有家产一并严密查抄。〖33〗捏报灾赈、侵蚀帑项之州县官八十余员俱革职拿问，家产一并查抄。〖34〗嗣据署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称：该省原任道、府、直隶州，及各厅、州、县、州同、县丞，俱于滥行出结、捏灾冒赈案内革职治罪，而新任官员十居其九，故照例大计，不过徒属具文。奏入，报可。〖35〗甘肃大计不得已而暂停。寻明发谕旨，停止甘肃捐监。又将陕西、乌鲁木齐新疆收捐监粮一并停止。〖36〗

王亶望，山西临汾人，原任江苏巡抚王师之子。自举入捐纳知县，累迁至甘肃布政使，擢浙江巡抚。在任时刻意入贡以固宠，曾范金为如意，饰以珠。及得罪籍没，家赀竟达银三百余万两，其中金三千三百余两、银一百零三万七千余两，古董、字画、珍玩、玉器不暇细数。其就刑前自供云：“我自己家赀本来不多，所有现在查出银物，大半是婪索得来的。”在甘藩任内，外间有谓其“一千见

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之口号。其人又极善营运，在扬州、京城及原籍银号当铺放银数十万两生息，买置两淮盐引根窝价银十余万两，在京开设首饰楼、杂粮店、酱坊等。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将归政，览国史馆进《王师传》，乃赦王亶望子还，幼子罢勿遣，谓“勿令师绝嗣也”。〖37〗

八月

20 是月中旬，乾隆帝于避暑山庄抑斋著《知过论》一文，对吏治日渐败坏之源有所反省，略谓：予去岁为《古稀说》，历数古来秕政之过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而幸今都无其事，非骄也，盖纪其实，且以自励也。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作”。盖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会，且当胜朝二百余年废弛之后，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且凡兴工作皆弗用国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虽有工作，闾阎本不知，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如是，则所为兴工作者为无过矣，而予引以为过者，盖心有所萦系，必有所疏忽，得毋萦系于小而或有疏忽于大者乎？夫小者悦目赏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于虽不敏，实不敢因其小者废其大。若夫时巡所经，各督抚每缮行宫以备驻憩，虽云出自捐养廉、资商力，然争奇较胜，予不为之喜，且饬谕之。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夫不知其失犹小，过而弗改，又从而为之辞，是文过也，其失大。既知过矣，欲改矣。〖38〗

九月十五日（10月31日）

21 秋审，甘肃折捐冒赈大案程栋等二十二犯伏法。先是，钦差大学士阿桂主持审理此案，援照《大清律例》“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拟斩例”，将侵盗钱粮银千两以上至九万余两之皋兰（今兰州市）知县程栋等六十六犯俱拟斩监候具奏。乾隆帝以“问拟斩候人数未免太多，朕心有所不忍”为由，命将赃私入己二万两以上者问拟斩决；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者问拟斩候，入于情实；一万两以下者亦问拟斩候，请旨定夺。阿桂遵旨另行分别拟罪入奏，经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覆议奏准，侵冒赈银二万两以上之程栋等二十二犯改拟斩候，入于本年秋审处死；侵冒赈银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之闵鹓元等十五犯拟斩候，从宽免入本年秋审；侵冒赈银一千两以上、万两以下之韦之瑗等二十六犯拟斩候，俟明年秋审分别办理。兰州知府蒋全迪前已伏法。再王亶望之子俱革去官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年未及岁之子暂行收监，待年满十二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王廷赞等十二名重犯之子亦夺去官职，并发往伊犁充当苦差。至是，以王亶望为首之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大案暂告一段落。而情节尤恶劣如麦桓者，命另案处理。〖39〗为此，乾隆帝特明降谕旨宣示：甘省各州县朋比侵吞，毫无忌惮，且有于捏赈开销之外，复冒请建仓，设法以肥私橐，其奇贪肆黩，真有出于意想之外者！此案始由王亶望、蒋全迪等首先舞弊，勾通上下，狼狈为奸，但各州县遇有上司押令报荒、勒索银两之事，原许其直揭部科，朕可简派大臣按问。何数年以来，各该州县视

侵帑为故常，竟无一庸中佼佼者？阅各犯供内有称为驿站补贴者，从来驿站为州县之利薮，且各省皆有驿站，谁肯破产补贴？在述及本案曲法从宽处置时又称：朕于办理此案，不得不为已甚。今核诸人情罪，仍不忍令其骈首受诛，就其中情节最重之程栋等二十二犯先予勾决。所谓“不为已甚”，实因吏治民生，关系重大，不得不办之苦心。

十七日（11月2日）

22 第七届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道团修士大司祭希什科夫斯基抵北京。〖40〗

十月十五日（11月30日）

23 谕命《四库全书》馆臣录存元朝人杨维桢《三史正统辨》。该谕略曰：杨维桢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其论颇正。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偏安江左，所承为晋之正统；隋平陈以后，始得为大一统；宋以前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南宋偏处临安，其所承者，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为自古得天下最正。

十八日（12月3日）

24 命查办哈密通判经方侵帑亏空案。先是，甘肃折捐冒赈案发，钦差大学士阿桂、署陕甘总督李侍尧以监粮捐例章程内，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额收粮五至十万石不等，亦请饬交新任乌鲁木齐都统明亮彻查。至是，驻哈密办事大臣佛德查出哈密通判经方于冒赈之外，侵用库

银二万三千余两。乾隆帝命将其革职，交李侍尧审办。嗣经查明经方侵贪、亏空银共计十五万余两。据经方供称，亏空系因哈密地当新疆孔道，差务繁多，垫用一切车马饭食，每年约需银一万余两，又馈送上司绸缎金银不下二万两。〖41〗岁末，奉旨将经方即行正法。另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收受经方贿赂，从宽革职留任；原任镇西知府巴彦岱收受经方馈送银一千两，定拟斩候。〖42〗

十九日（12月4日）

25 广西僮民覃老贵以其父覃必俊受屈杖毙，赴总督衙门呈诉，被门役拦阻，即用刀自刎。事闻，乾隆帝命交广西巡抚姚成烈审办。嗣又以两广总督巴延三将覃老贵父子之案视同寻常，有回护瞻徇之意，令其自行议罪。巴延三遵旨自行议罪，“情愿罚银八万两，解缴内务府”〖43〗。

二十一日（12月6日）

26 命支给武职官员养廉银。雍正年间议定养廉银，仅限于各省文职官员与八旗旗员，独不及绿营各级官弁。各省提镇以下至将弁俱分扣兵丁名粮，以为津贴，旧例相沿，由来已久，甚且于定数之外，私自克扣增添，号曰“吃空粮”。本年六月，乾隆帝通谕各省督抚，将提督以下武职分扣名粮实数查明具奏，拟将虚额名粮改为武职养廉，动库帑正项开销，同时另行挑补实额，以使绿营额兵名符其实。为此，特征询大学士阿桂有何意见，令其就所见即行覆奏。时阿桂兼管户部三库，遵旨奏言：国家经费，岁有常规，有不得不通盘筹画者。现部库增至银七千余万两，

而普免天下地丁、漕粮，河工海塘，历年各处用兵，所费虽巨，尚非经费可比；然经费不同，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以为继。现陕甘、京营添兵，合之各省兵丁赏恤红白银两，岁支已有百余万两，若又将武职名粮改给养廉，其所扣兵饷，挑补实额，核计岁需，又约三百万两，以每年新增三百万经费而论，统计二十余年，即用至七千万两。阿桂建议武职议给养廉，应核实办理，但挑补实额应视各省不同而定。滇、黔、川及闽广海疆兵力不敷，可查明增添兵额，而陕甘业已添兵，并其他腹地省份所扣名粮，均可毋庸挑补实额。乾隆帝则以为阿桂于此事鳃鳃过计，当以多添兵力，不惜经费为是。遂下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议。至是，大学士等议覆：裁革虚额名粮均入武职养廉，另行挑补实额。挑补实额不论腹地、边陲，通行一律办理。遂定议。〖44〗

此次裁革绿营虚额名粮改给养廉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始。绿营官弁养廉银分别为：提督二千两，总兵一千五百两，副将八百两，参将五百两，游击四百两，都司二百六十两，守备二百两，千总一百二十两，把总九十两，经制外委十八两。此项经费全国岁支约银三百万两，于各省耗羡盈余项下动支；如不敷，则动用正项。〖45〗名粮虚额裁革后，按额招足实兵六万余名。〖46〗乾隆帝革除绿营名粮痼弊，支给武职养廉，并挑补实额以为足兵之计，以致岁增经费银三百万余两。后人对此举多有訾议，而谓阿桂之见为老成谋国之道。〖47〗

二十七日（12月12日）

27 命皇子等编辑《明臣奏议》。该谕略曰：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或折冲疆场，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议，剀切敷陈，设明之君能采而用之，犹不致败亡如此之极。其距今百十余年，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此事关系明季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敬怠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惊心。寻书成，凡二十卷。〖48〗

二十八日（12月13日）

28 刘天成奏请严浮费之禁，乾隆帝以为迂阔不可行。刘天成称居楼园馆，一日辄耗数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数人之用；甚至齐民妇女、官家奴隶，僭肆奢华，妄夸文绣。因谕曰：刘天成所奏未尝非真情实事，但此等风俗，积渐使然。国家承平，百有余年，生齿日繁，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地，各省省治与苏、杭、汉口、香山大码头之类，百姓耳濡目染，非乡愚偏僻可比。由俭入奢，势使然也。夫淳朴难复，古道不行。如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然亦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即均田亦称善政，穷儒往往以为必应行，而在今日亦断属难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亦何赖此调剂为耶？刘天成此奏，言之亦觉动听，而行之实有所难，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之良法，则未然。

乾隆帝非议传统崇俭抑奢思想，实由来已久，而当时颇不乏同调。翰林法式善即云："富商大贾、豪家巨室，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者，得

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谓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从而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也。”〖49〗嗣后钱泳亦云：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潘榕皋农部《游虎邱冶坊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50〗而追溯反禁奢主张之萌发，则更在乾隆年间之前，亦时势之所趋也。〖51〗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6日）

29 命查办《孝经对问》、《体孝录》。该书系明末人瞿罕所著，乾隆二十二年（1758）湖北黄梅县生员吴碧峰照旧本刊刻，自撰序文，并送瞿学富等人。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查办禁书，吴碧峰自行呈缴。时鄂抚陈辉祖以前人之书，后人收藏又自行首缴，应遵旨不加吹求。至是，湖广总督舒常、新任湖北巡抚郑大进奏称，查出《孝经对问》、《体孝录》两书语有悖违。乾隆帝命陈辉祖据实覆奏。翌年正月，舒常等定拟吴碧峰应斩，该犯业已监毙，应无庸议；瞿学富及作序之王摸拟流，加重发往乌鲁木齐给种地兵丁为奴；前任鄂抚陈辉祖应请交部议处；《孝经对问》、《体孝录》悉行查缴销毁。下部议奏。〖52〗

十一日（12 月 25 日）

30 重申鸟枪之禁。禁止民间私铸私藏鸟枪向有明令，因口外蒙古地方等处及内地民人打牲御盗，不便一概严禁，仍令民间旧藏鸟枪报官编号。至是，又以鸟枪乃军行利器，密谕各省督抚及驻防将军等实力严查，不准工匠私铸，如有民间私藏者，即可随时缴毁，总须不动声色，设法办理。〖53〗

二十七日（1782 年 1 月 10 日）

31 黄河仪封青龙冈决口合而复决。是日决口合龙，大溜全归引河，在工督办之大学士阿桂即时奏闻。乾隆帝以要工合龙，命将阿桂等交部议叙。不料合龙当天夜间，金门一带坝工又蛰塌五十余丈，大溜全掣，仍从漫口下注。乾隆帝据报指示阿桂不必惊惶，自当仍留工所，督率堵筑决口。〖54〗

自本年夏河决仪封，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其余经山东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协办大学士、尚书嵇璜在热河时曾建顺势复黄河故道之议，乾隆帝以其事难行，犹豫不决，遂博访广咨，而众论皆称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已阅数百年，未可轻议更张。会黄河青龙冈决口合而复开，乾隆帝谕示阿桂安心镇静，另筹妥办，并饬谕嵇璜“令河流仍归山东故道”之议为妄议更张。复降旨询问阿桂之见，阿桂奏言：黄河始而南流者八分，今则全归江南，地形北高南低，若导河北注，断无是理。乾隆帝以治河之策应集思广益，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再行妥议具奏。寻议上，嵇璜令黄河仍归山东故道之议遂寝。〖55〗

十二月初五日（1月18日）

32 饬谕江苏巡抚闵鹗元、闽浙总督陈辉祖。先是，甘肃冒赈侵贪案内，闵鹗元之弟知县闵鶕元贪污银一万九千八百余两，乾隆帝命闵鹗元“十倍罚出，解交浙江为海塘办公之用”。闵鹗元遵旨奏请先缴银三万两，其余十七万两由每年应得养廉中如数扣交。〖56〗至是，又以闵鹗元之弟闵鶕元、陈辉祖之弟陈严祖俱为甘肃冒赈大案中拟死罪犯，而闵鹗元、陈辉祖知情不举，始终掩护，命传谕闵、陈“各将伊弟在甘省与王亶望等通同作弊之事，有无往来家信，伊二人知而不举之处，据实具奏”。闵鹗元遵旨覆奏，称甘肃官场侵冒营私等种种弊混，先已得自传闻，亦知弟鶕元必有丧心昧良之事，故每遇亲族家人自甘省来，必详细询问，据称甘省上下通同一气，折捐办赈，均有侵欺，馈送上司银两，毫无顾忌。因恐一经奏闻，臣弟必罹重罪，是以隐忍不举。闵鹗元奏请“愿再缴银四万两，解交内务府以充公用，以稍赎前愆于万一”。〖57〗翌年正月，乾隆帝以陈辉祖、闵鹗元尚属能事，免其治罪，俱降为三品顶戴，各留本任，所有应得俸廉，永行停支。〖58〗

当是时，闵鹗元抚吴，苞苴日进，动逾千万，而平居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迨以其弟获罪，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59〗“昭信中堂”，盖指李侍尧，上年以贪纵营私拟斩，闵鹗元窥上意指，具折请援“议贵议功”律条，李侍尧因之末减其罪。

初六日（1月19日）

33《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纂修，至是第一部全书抄缮告成。翌年正月，以《四库全书》告成，总裁、质郡王永瑢等带领总纂纪昀、陆锡熊等引见。《四库全书》第二部全书于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完成，第三部全书于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完成，第四部全书于四十九（1784）年十一月告成。是为内四阁全书。南三阁三部全书则完成于五十二年（1787）。〖60〗

十一日（1月24日）

34 御史钱沣参劾陕西巡抚毕沅徇隐甘省贪婪大案。先是，乾隆帝以毕沅在甘肃邻省，又屡署陕甘总督印务，于甘省冒赈婪赃大案并不据实参奏，令其自行议罪。毕沅遵旨恳请先缴银三万两，再于养廉内罚银二万两，以赎前愆。奉旨留备甘省官兵犒赏之用。〖61〗

至是，御史钱沣复劾毕沅“彼时亲握督篆，一切钱粮案件，归其核定咨题，不啻瞭若观火”，其罪较捏结各员尤觉无减，请将毕沅比照议处。乾隆帝以钱沣所奏甚是，将毕沅降为三品顶戴，仍留陕西巡抚之任，俸廉永远停支。〖62〗钱沣参劾毕沅一折称甘肃贪污大案“作俑由于藩司，而纵之使成者总督。非有王亶望，则蒋全迪、程栋等无所于逞；非勒尔锦，则虽有王亶望亦莫之能为。凡诸弊端实缘大吏负恩所致”。〖63〗

十三日（1月26日）

35 谕命召商开采西山煤矿。京师西山盛产煤，素有“烧不尽的西山煤”之谚。嗣因开采成本日增，窑户多呈请地方官封闭，以致煤价昂贵。〖64〗乾隆帝以西山煤于民间生计大有关系，遂令步军统领衙门会同顺天府、直隶总督派员勘探新矿，召商开采。

二十五日（2月7日）

36 周鉴声诬告叶廷推纂辑县志狂悖，乾隆帝命照谋叛律反坐。周鉴声系福建海澄（今龙海县东南莲花）县民，与在籍知县叶廷推结怨，遂赴漳州府呈控叶廷推所纂《海澄县志》内有狂悖之句。署福建巡抚杨魁审明周鉴声系捏词诬控，而叶廷推所纂《海澄县志》内一碑文“皇清”二字下书“岁在丁亥”，未书年号，亦一并请旨严究审办。乾隆帝谕责杨魁所办，是欲两败俱伤，转使挟嫌诬控者得长刁风，而无辜良善，致滋扰累，命将叶廷推等即行释放，周鉴声照律定拟具奏。寻杨魁拟周鉴声斩立决、亲属缘坐奏入。奉旨交三法司核拟速奏。〖65〗

37 是月，直隶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县）破获传布天主教案。该县民人李天一故父李文禄曾供奉天主图像，李天一自幼即随父入教。乾隆十年（1745），李文禄病故，李天一与同庄张化陇等接奉此教。至三十五（1770）年李天一等在住房左近私建天主堂三间，每年赴京中天主堂取瞻礼单，按单中瞻礼日期齐集，同教张化陇等八人诵经一日而散。经署直隶总督英廉奏明提犯赴省严讯。翌年初，

新任直隶总督郑大进审拟该案具奏，同时奏报另访获宝坻县民张全等亦崇奉天主教，依瞻礼日单，聚众念经。李天一应照“左道惑众为从例”发边卫充军；张化陇、张全等应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经像、乐器等概行销毁。再京中天主堂西洋家人崔姓及傅姓家人康姓与李天一等交通往来，售卖经像，并付给瞻礼单，请旨一并查办。〖66〗

38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七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人，各省存仓米谷四千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四十九石，云南全省新旧大小各厂办铜一千三百八十二万五千八百六十斤。〖67〗

39 上年（1780）一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1）十二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三两。〖68〗本年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九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两。〖69〗

〖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97—698页；《简明清史》二册391—393页。

〖2〗《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

〖3〗《故宫档案述要》247—248页。

〖4〗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97页；《簷曝杂记》卷四《逆回之乱》。

〖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47—49页；《清高宗实

录》卷一一二三。

〖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2099—2100页。

〖7〗其中王燧杭州住所内抄出银九万余两、银器二千余两，又据王燧开出四万余两（内交苏州生息银二万两，交原籍如皋生息银二万二千两），又据同王燧伙开银号之何永利供出生息银三万两，又查出契纸内田房产业约值银八万余两。嗣后又于王燧原籍如皋查出田产房屋价值十余万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105—2106、2120—2134页）

〖8〗王燧供称，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捐纳运判，分发到浙，前后做官二十余年，廉俸积存原有八九万两，除用度之外，所余俱付当铺、银号辗转生息，又经营绸缎、洋货等物，遇贱置存，价贵转售，每年获利三五千金不等。上年南巡办差需用之处甚多，也有在本地销售，也有发往别处变卖，遇着人要，有我旧存下的或买的便宜，别人取去时，可以多得些价值。王燧自辩，家赀尚存如许数目，并非另有婪赃派累等事。（《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143—2145、2150—2151页）

〖9〗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2159—2164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四、一一二五、一一七四。富勒浑罚议罪银共八万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2107—2108页）。

〖10〗参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37—138页；《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353页。

〖11〗《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53—654页。

〖12〗《文献丛编》三辑《乾隆朝文字狱·王仲儒〈西斋集〉案》。

〖13〗《清秘述闻》卷八。本科状元钱棨，字湘舲，连中解元、会元、状元。自科举制实行以来，累朝连中三元者共十一人，钱棨系第十二名（《清诗纪事》九册5864页）。

〖1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二辑596页。

〖15〗《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十。

〖1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17〗《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2107、2117、2138页。

〖18〗《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一、一一三四、一一四八。

〖19〗参见：《故宫档案述要》154－156页；《清鉴纲目》371－372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七、一一四十。

〖20〗《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四。

〖21〗原任四川总督文绶先已获罪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后查出其于该省应行解京要犯办理迟误，遂降旨令其“自行议罪”。后由文绶之子、山东巡抚国泰“捐廉四万两，为伊父赎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329页）。

〖2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576－577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一、一一四五。

〖23〗《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四、一一三五、一一三六。

〖24〗《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四、卷一一三七、一一三八、一一七七。

〖25〗《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十、一一二九。

〖26〗《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五、一一三六。

〖27〗《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六。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285页。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498页。

〖30〗各州县浮开贪污所得，亦多落入王亶望等腰包。如原任平番知县何汝南乾隆四十年、四十一年（1701、1702）办灾，放过赈银、赈粮共合银十六万三千余两，浮冒贪污银五万余两中，被王亶望索去一万八千两，蒋全迪索去五千余两，勒尔锦派买物件

（进贡）银六千余两。再如原任泾州知州陈常，共办过灾赈粮折银十万八千余两，实散过银七万余两，共侵冒银三万八千两，被王亶望索去一万二千两，蒋全迪索去一万两。（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二册1703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八辑700—702页）

〖3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一辑567页。

〖32〗《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二册2069页。乾隆帝亦指出："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八）

〖3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八辑366页。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八辑619—620、700页。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381—382页。

〖36〗《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十、一一四一。

〖37〗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二册1312—1313、1332—1333、1342—1344页；《清史稿》卷三三九《王亶望传》；《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六。

〖38〗《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三。

〖39〗如甘肃冒赈侵贪大案中，原任靖远知县麦桓罔法营私、鬻官行贿，乾隆帝指示李侍尧严行讯究，另案处理。麦桓先于乾隆三十八年（1699）任河州州判，四十一年（1702）见靖远县缺出，通过贩卖南货商人翟二南从中说合，指补靖远县缺。兰州知府蒋全迪声言须送王亶望银四千两、送己四千两方可。麦桓一时无银，但称可于得缺后补送。蒋全迪应允，即向王亶望保举麦桓升补靖远知县。彼时正值报办夏灾，麦桓欲捏报灾赈，又托翟二南向蒋全迪说明再送王、蒋银各四千两。麦桓于请领捐监实收时，蒋全迪即如数扣填前后许送银一万六千两。当年秋间兰州府属报灾，麦桓遂捏报八九分灾不等，应销监粮三万二千八百五十石，内代蒋全迪开销二万四

千石，冒销入己监粮八千八百五十石。乾隆帝以为麦桓如此纳贿营求、冒赈殃民，其情罪尤属重大。遂谕示李侍尧，如有似此情节者，一律另案严办。麦桓后于解送中途亡故。（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二册 1509—1511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九 11—12 页）

〖40〗 参见：《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215—216 页；《史料旬刊》三九期《清道光朝密奏专号·钞件》。

〖41〗《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180、2198 页。

〖42〗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185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十、一一四六、一一五十。

〖4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 498 页。

〖44〗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四、一一三八、一一四一、一一六三；《清经世文编》卷二六阿桂《论增兵筹饷疏》。

〖4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一辑 678—679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七。

〖46〗《石渠余记》卷二《纪列朝各省兵数》。

〖47〗《清经世文编》卷二六英和《开源节流疏》；《啸亭杂录》卷八《舒梁阿三公远见》；《石渠余记》卷二《纪列朝各省兵数》；《清鉴纲目》372 页。

〖48〗《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史部·诏令奏议类》。

〖49〗《陶庐杂录》卷五。

〖50〗《履园丛话》一《旧闻·安顿穷人》。

〖51〗可以举出康雍之际魏世傚的看法，他以为“奢者割文绣以衣壁柱，琢珠玉而饰其用器，倡优饮酒日费百万，然必有得之者，其财未始不流于民间也”，而吝者“以积财为务，有入而无出，甚则坎土穴墙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积，则受其贫者百家，一人大积，

则受其贫者万家”，总之，吝之害甚于奢。（《清经世文编》卷五三《奢吝说》）

〖52〗《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07—572页。

〖5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二辑14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六。

〖54〗《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六。

〖55〗参见：《清史列传》卷一一《嵇璜传》；《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六、一一四七。

〖5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九辑46—47页。

〖5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232—233、234—235页。

〖58〗《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八。

〖59〗《啸亭杂录》卷八《闵抚军》。

〖60〗《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50—151页。

〖61〗毕沅前在高朴私鬻官玉案内已自行议罪，缴银三万两（《史料旬刊》二三辑天822）。

〖62〗参见：《履园丛话》五《景贤·书南园先生事》；《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七。

〖6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215—216页。

〖64〗据赵翼所记：都会之地，日益繁盛，是以煤价日贵。余在京时（按赵翼于乾隆三十一年离京外放广西），煤之捶碎而印成方墼者，每块价钱三文，重一斤十二两。今价尚如旧，而每块不过斤许矣。（《簷曝杂记·续》《西山煤》）

〖65〗《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13—519页。

〖6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383—385、819—820页；《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194页。

〖6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一辑533页。

〖68〗《粤海关志》卷十。

〖6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 564 页。

清通鉴　卷一三九

乾隆四十七年　壬寅　公元1782年

正月初八日（2月19日）

1 乾隆帝命分限完补直隶所属州县亏空。直隶州县之亏空由来已久，实因乾隆中期以后巡幸频频，“办差致有短缺”〖1〗。据暂署直隶总督英廉奏，该省大州大县多有亏空，此等亏空州县俱系繁剧冲要之缺，亏空始于一二十年以前，并非近年所积。若此时据实参处治罪，另易生手，转费周章，且于帑项仍属无补。请以四年为限，各按多寡竭力补交，逾限仍有亏缺，即将该州县加倍治罪。乾隆帝命新任直督郑大进来京会同军机大臣核办具奏。嗣经查明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四十五（1780）年共亏缺银三十五万余两。奉旨在历任督臣及司道府名下罚赔，复经军机处定议分别年限按数完缴，原任直隶总督杨景素名下应赔三万两，方观承名下应赔三万两，其余周元理等二十员已陆续照数完缴。〖2〗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

2 谕命严办卓长龄等诗词“悖逆”案。卓长龄，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监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物故，所著《高樟阁诗集》内有“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牢骚怨望之诗句。其子卓征、卓敏、卓慎及族人卓轶群亦分别写有“违碍”诗句，四人俱已先后故去。卓长龄之孙卓天柱藏有其祖等诗集，然两目青盲，未曾阅看。上年（1782）十二月，卓氏族人、监生卓汝偕挟嫌捏称卓氏先人著有《忆鸣集》，据称书题“忆鸣”，实“追忆前明之意”。至是，闽浙总督陈辉祖以卓长龄等实属“大逆狂吠”具奏请旨，乾隆帝命严审具奏。寻狱具：卓长龄、卓征、卓敏、卓慎及族人卓轶群俱照大逆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等私藏禁书，且为正犯之孙，应斩立决。乾隆帝以卓长龄等五犯究系康熙初年之人，且物故已久，免其戮尸，其缘坐各犯一体宽免；卓天柱从宽改斩候；卓长龄等“悖逆”诗集一律查缴销毁。〖3〗

十九日（4月1日）

3 以青龙冈坝工屡合屡开，黄河北岸大水泛滥经年，影响运道，乾隆帝一再密谕设法于黄河南岸刨挖决口，引黄水经洪泽湖入海。此前青龙冈决口本月十一日堵筑合龙，十二日又复塌陷四十余丈，大溜全掣。乾隆帝遂密谕钦差大学士阿桂：与其决在北岸，受害大而办理较难，毋宁漫在南岸，受害小而施工较易。若如此办理，须妥为筹画堤防，使下游百姓得事先迁移，以避其害。三月初十日青龙

闪黄河决口再次堵筑合龙，大溜全入引河，水头已入江南境，不意至十一日中午，西坝复塌陷三十余丈，大溜仍从漫口下注。乾隆帝获悉合龙失败后，再次密谕阿桂预筹在黄河南岸决口以泄水南下。〖4〗

阿桂旋以黄河北岸地形败坏，难于继续在该处筹办堵筑决口工程，奏请于南岸自兰阳（今兰考县）三堡起，筑堤改渠，共一百六十余里，俟渠已挑成，堤已筑数丈，即于兰阳三堡老堤挖宽缺口，导黄河水由引渠下注，从商邱七堡出堤归入正河，如此则大溜全掣，漫口自可堵闭。〖5〗经大学士、九卿等议覆，乾隆帝允准阿桂筑堤改渠、导黄下归故道入海方案。

二十四日（4月6日）

4乾隆帝命传谕各省督抚查办禁书不可吹求字句。

先是，河南光州（今潢川县）武生祝万青于家祠内起会诵经，萧芳在州呈告，光州知州以萧芳诬告，责掌监禁。萧芳之子萧万载遂赴都察院呈诉其父冤情，并指祝万青家祠匾额“豆登常新”及对联“吾祖吾孙，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语有违碍。至是，都察院奏闻。乾隆帝谕示：此等匾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遂命将萧万载解往河南，交大学士阿桂会同豫抚富勒浑查审。

又命停止查办《沧浪乡志》案。湖南龙阳（今汉寿县）监生高治清刊刻《沧浪乡志》，署湖南巡抚李世杰摘出该

书字句，指为“狂悖”，并将前后办理情形具折奏闻请旨。乾隆帝降旨申斥李世杰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略曰：所签“狂悖”之处，如“幕天席地”、“玉盏长明”，俱系成语相沿，至书中“德泽恩溥”、“运际升平”等语，乃系颂扬之词，该抚亦一例签出，是颂扬盛美亦干禁例，有是理乎？各省查办禁书，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命李世杰毋庸查办《沧浪乡志》，其刻书、作序并案内干连人犯俱加恩宽免，概予省释。并将办理此案原委通谕各督抚知之。〖6〗

复命从宽处理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一案。方国泰，安徽歙县人，其五世祖方芬生于明天启年间，入清后为岁贡生，著有《易经补义》、《涛浣亭诗集》等，康熙二十九年（1690）身故。安徽巡抚谭尚忠于五月间查出方芬《涛浣亭诗集》，以该书“语多狂悖”，方国泰隐藏不首，奏请将方芬刨坟戮尸，方国泰问斩。乾隆帝为此明降谕旨，申饬谭尚忠办理殊属失当，谕称谭尚忠所签出方芬集中“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鸟啼新”、“乱剩有心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等句虽隐约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却并非公然毁谤本朝可比，若如此即坐以大逆之罪，则杜甫集中穷愁之语最多，即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弃”之句，亦岂得谓之悖逆乎？此等失意之人在草泽中私自啸咏者甚多，若必一一吹求，绳以律法，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其将何所措手足耶？刑部遵旨覆议，以方芬久经物故，不加重罪；方国泰有心存匿禁书，杖一百、徒三年；《涛浣亭诗集》书籍、版片一体查缴销毁。在办理此案时，乾隆帝特申谕：“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言语文字

反过于推求？各省督抚尤当仰体朕意。”〔7〕

是年岁末，四库馆检查各省原进呈书籍全部完毕，以“各地奏缴违碍书籍大约重本居多，续获者渐少”具奏，军机大臣福隆安亦奏称“查办违碍各书已可得十之八九”〔8〕。嗣后查办禁书虽未明令结束，而“书案”之类文字狱则日渐减少，厉行查办禁书之高潮业已过去。

三月十九日（5月1日）

5 命通融办理甘肃亏帑案。据署陕甘总督李侍尧等奏，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亏缺库银八十八万八千余两、仓粮七十四万一百余石，及草束四百零五万余。此项亏空，自雍正年间始，乾隆二十年（1755）后，亏缺日甚。上司捏结报题，以致州县毫无忌惮，自二十年至四十年（1755—1775）共亏缺银四十二万两，四十年（1775）后，因该省折捐冒赈案，自总督以至州县，俱治罪抄产，无可追赔。请于四十年（1775）上溯至二十年（1755）累任各官，应照任内亏空四十二万之数，加倍赔补。尚有亏空八十二万余两，请于现任总督及司道厅州县各官养廉内摊扣三成，陆续归补。乾隆帝命毋庸加倍赔补，原任各官，按其在任久暂，照股分赔四十二万两即可；尚余八十二万余两，一体免其分赔。〔9〕

通过彻查甘肃积年亏空，李侍尧续查实甘肃冒赈贪污案中已拟斩候之闵鹓元等十一犯亏空钱粮自数千两至五万九千余两不等，总计亏空银数均已在二万两以上，乾隆帝命俱立行处斩。为此明发谕旨曰：近年侵贪案件屡经败露，岂水濡民玩，遂致侥幸身试，愍不畏法者多耶？

四月初四日（5月15日）

6 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等驰驿前往查办山东巡抚国泰勒索属员以致州县仓库亏空案，御史钱沣奉旨随同驰驿前往。先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帝风闻国泰声名不好，下属屡有怨言，遂召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来京询问。于易简奏称国泰驭下过严，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然其并无不法之事。乾隆帝即命传谕国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此事暂息。至是，御史钱沣参劾国泰吏事废弛，借纳贡名，按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今属济南市）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奏请按问。钱沣并奏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借口。”乾隆帝命军机处传讯钱沣，钱沣回称“确知历城、章丘等州县仓库实有亏空，故敢参奏”等语。遂派钦差大臣和珅等前往查办。恐国泰事先弥缝掩盖，明发谕旨称钦差和珅等“驰驿前往涿州、德州，至江省一带”查办事件。及和珅上路，又密谕曰：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和珅等到山东应明白晓谕，凡国泰下属能供出贿赂实情，其罪尚可量从末减。〖10〗

和珅等一行方从京城出发，国泰即“闻有钦差赴德州一带公干之信”，遂同于易简商议：“历城现有亏空，若来盘查，恐怕查出来，府里我有买办物件余有银两，叫他挪动，暂时顶补便了。”历城知县郭德平遵照国泰之意，挪移四万两银于县库内，以图掩饰。迨和珅等驰抵济南，

盘查历城县库，和珅先言不用全数弹兑，第抽盘数十封，无短绌可也，遂遽起回馆舍，钱沣则请封库。旋彻底拆封，则多圆丝杂色银，因诘问库使，得实，查出挪移掩饰之弊。于易简亦将挪移掩饰情弊和盘托出。〖11〗复查实国泰抑勒各府、州、县官帮助派买物件，以备办贡品。此事由济南知府吕尔昌、冯埏前后经手，经冯埏即勒索属员银八万两。凡州、县等官到省禀见国泰，俱不令即回本任，必应承派买物件，才叫回去，新到任之属员亦如此勒措，州县等官无力买办物件，以致挪移本管库银，造成亏空。〖12〗和珅等即以山东巡抚国泰婪索属员；历城知县郭德平亏空银两，且有挪移掩饰之弊；又于易简身为藩司，挟同弊混，甚至见巡抚国泰时长跪回话〖13〗等情奏闻请旨。乾隆帝命将国泰、于易简等一并革职拿问，山东巡抚员缺，著明兴即赴山东补授。然乾隆帝又密谕和珅曰：除历城、章邱、东平、益都等钱沣所指参州县外，不必通行盘查该省各州县，盖东省各州县被上司抑勒需索，原与甘省之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者有间。此朕不为已甚之心，和珅等自能遵照妥办也。

寻命山东通省各州县亏空以二三年为限，各该州县俱自行弥补。嗣经查实，山东各州县亏空银共达二百万两之巨。明兴奏称：东省积习相沿，竟有“原装原卸”之说，是以只望得缺到手，无论亏短盈千累万，一力担承。及至接印任事，以盈余为本分应得之财，不知餍足，以短少为前任亏挪之数，付之漠然。遇因事故离任，纵使囊橐有余，亦必照数短交，设或后任不肯接收，即直禀上司，以为前任亏缺，本有此数，与己毫不相干，上司亦因平日与之交

结夤缘，碍难查办，仍复勒交后任辗转蔓延，以致迄无底止。〖14〗

二十六日（6月6日）

7 改定宗室圈禁例。向例宗室圈禁，均照旗人折枷日期，以二日抵一日，俟限满释放。如发极边烟瘴充军者，折枷九十日，以圈禁二日抵一日计算，不过一百八十日即为限满释放之期。至是，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议准：宗室如犯极边烟瘴充军者，折圈禁三年；近边者，折圈禁二年半；犯流罪三千里者，圈禁二年；二千里者，圈禁一年半；犯徒罪者，圈禁一年或半年。乾隆帝为此谕宗室曰：朕定此例，原欲宗室等知戒知惩，不至任意妄为，自然犯法者少。〖15〗

三十日（6月10日）

8 乌鲁木齐迪化等州县捏报粮价、贪污采买粮食银两案查实。

乌鲁木齐地区由乌鲁木齐都统驻镇迪道，下辖镇西府宜禾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奇台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东南），以及迪化直隶州之阜康、昌吉、玛纳斯等县。驻该地八旗、绿营官兵及其眷属所需粮食除由当地兵屯和从农民所交粮赋中解决外，不足部分则由各县从民间购买。乾隆三十九年（1774）以前，该地区每京石小麦价银一两五钱左右，三十九年（1774）以后，粮麦价下跌，小麦每京石用银不过八九钱至一两九分不等。各州县乘机在收购粮食时按现行贱价付款，而报销时则按三十九年（1774）以前粮价具报，凡收购一石粮麦即可贪污中饱三四钱至五六钱，各州县官历年

侵冒银两盈千累万。〖16〗明亮调任乌鲁木齐都统后，查出历年违例折收、浮开粮价、冒销帑银等情弊，遂奏请钦派大臣会同审办。乾隆帝命刑部尚书喀宁阿驰驿前往乌鲁木齐，会同明亮查办。〖17〗

至是，经钦差大臣喀宁阿会同明亮查实各州县官侵蚀银自数百两至数万两不等，同时查出迪化州知州德平等官员馈送原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银自一千两至数千两不等。乾隆帝命将侵贪各官革职拿问，家产查抄，并派福长安驰往盛京，将现任盛京将军索诺木策凌革职拿问。嗣经军机大臣等将德平等各犯分别拟斩、绞立决或监候有差具奏。奉旨照甘肃贪污大案一例从宽处理：宜禾县知县瑚图里侵贪银三万三千余两，即行斩决；侵贪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之德平等三犯、侵贪一万两以下之徐维纔等四犯俱拟斩监候，秋后处决；索诺木策凌斩监候，秋后处决。〖18〗复查出原任奇台县知县窝什浑亏空银三万七千余两，并馈送索诺木策凌银一万五千余两，连同前已查出索诺木策凌收受德平等贿赂银数万余两，遂令索诺木策凌自尽。窝什浑及侵贪一万两以上之德平等三犯亦即行正法。〖19〗

五月初七日（6月17日）

9 命三法司从轻处理程明諲作寿文案。程明諲，湖北孝感县生员，为郑友清撰写寿幛文字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及“捧河中之剑”等语，郑友清恐语有违碍，用纸贴去数句。程明諲闻知不悦，致有程之弟子胡高同将郑友清之侄殴伤，并私写揭帖辱骂，替师泄忿，事端日益扩大。河南巡抚富勒浑据情入奏。至是，富勒浑遵

旨定拟：程明諲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乾隆帝谕示：程明諲不过文理不通，滥用恶套，与公然造作悖逆语言者有间。但程明諲师徒等党同恶习，实启师生门户之渐，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程明諲应改拟斩立决，所有缘坐各犯俱宽免，毋庸查办；胡高同等杖责。〖20〗

十二日（6月22日）

10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八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九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八日回驻山庄。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二日还京。本年木兰秋狝结束。

二十二日（7月2日）

11 命鲁豫两省根究“白莲邪教”。据山东巡抚明兴奏，拿获传习白莲教之崔廷珍、范志嘉等人犯，据供称：“有曹县刘家庄李大智家里传教，入了教，有官做、有饭吃，就不怕乱了”，又供称：“谁传的人多，就赐与他大事职份”。乾隆帝以崔廷珍等显有煽惑愚民谋为不轨之意，非寻常持咒念经、敛钱惑众者可比，密谕明兴及河南巡抚富勒浑迅速搜捕，尽绝根株。〖21〗嗣经明兴查出，在单县、曹县传教之教首系吴克己，吴克己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投已故菏泽人布伟为师，入已正法之单县人刘省过之清水教。明兴还拿获布伟之子布三、布文彬、布文起，布三又系已正法清水教教首王中外甥。迨夏末，山东单县、曹县已捕获加入邪教罪犯七十五名。然乾隆帝判断此案“尚无倡谋首逆之人，不至如王伦之纠聚匪徒，滋扰地方”，命明兴迅速结案。〖22〗吴克己等三名“为首之犯”后被斩

决，布文彬等发配两广烟瘴之地。

此案所谓“白莲邪教”，实系清水教，即八卦教。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水教教主刘省过被斩决、教首王中被绞决后，以山东菏泽为传教中心之清水教震卦势力渐趋沉寂。此次由于崔廷珍等被捕，大批震卦传教骨干或被杀害，或流放充军，震卦势力再次遭到严重摧残。但震卦卦长王子重仍逸出法网，作为震卦重要首领布文彬真实身份亦未完全暴露。〖23〗

12 是月，四川总督福康安奏准办理“咽噜”善后事宜：保甲量户口地址立法，清厘匪犯，则并父兄牌甲，各予治罪；窝家严缉查拿，赌博倍加禁戢，僧道、佣贩、乞丐、流民，分别稽查递籍；铜铅矿厂，水手桡夫，各有责成约束，严禁持造凶刀；停止海查兵役，讲《圣谕广训》、《律例》等，潜消暴戾；改“咽匪”名色为“川省匪徒”。〖24〗

六月初三日（7 月 12 日）

13 谕命不必查办海富润携带经书案。广东崖州（今崖县）回民海富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自本籍起身，游学传经，历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本年（1782）五月行至桂林府被盘获，查出其携有抄录回字经二十一本，及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书中“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广西巡抚朱椿以其所携经卷“狂悖荒唐”入奏，随往海富润家严密搜查，并移咨江苏等省拿解有关案犯。至是，乾隆帝饬谕朱椿所办殊属过当，略曰：甘省苏四十三系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力尽根株。

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陕西及北省居住者尤多，平日所诵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朱椿现在签出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此案毋庸查办，嗣后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亦俱不必查办。嗣以朱椿办理海富润携带经书错谬一事，乾隆帝一再通谕各省督抚不得查办回教经典，略谓：旧教回民在西北省份为多，而各省亦在在俱有，其所奉经典，回民中亦属家喻户晓，即与僧、道、喇嘛无异，焉能尽人其人、火其书乎？且伊等平日持诵经典，自唐、宋以来，早流传中国，迥非若白莲等邪教起立名色，专为敛钱聚众甚且作乱者可比。若过为搜求滋扰，则安分守法之回民转致不能自安，无所措其手足。〖25〗

十一日（7月20日）

14 原任山东巡抚国泰、藩司于易简论斩。

国泰勒索属员一案，经钦差和珅、刘墉等依律问拟斩候，大学士、九卿遵旨覆议，请旨即行正法。乾隆帝以国泰所得赃私，尚与枉法鬻爵者有间，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同案原任山东藩司于易简对国奏不法款迹不行参奏，亦由斩决改为斩候。本年（1782）七月，现任山东巡抚明兴查实山东各属亏空竟至银二百万两之多，乾隆帝以国泰、于易简但知罔上行私，通同舞弊，而于属员亏空帑项，概置不问，其罪实与王亶望、蒋全迪相埒，命即狱中令其自尽。〖26〗

寻明发谕旨，告诫各督抚不得以进贡为能事，略谓：

各省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在伊等本人养廉原属优厚，赡给身家及延请幕宾支用外，其盈余备物申悃，固所不禁，而伊等之升迁倚任，则全不系乎此矣。督抚中李侍尧、国泰所办贡物较他人为优，然李侍尧之久任总督，实因其才堪任事，国泰虽平日用心贡献，及得罪亦不能邀恩幸免。各省督抚惟当正己率属，若专以进献为能事，已非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况又借名以为肥身之计，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层层朘剥，闾阎生计尚可问乎？且督抚呈进方物，原以廉俸有余，借抒忱悃，若仍辗转取之民间，朕又何难明加赋敛，而必假手于督抚？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子。初授刑部主事，累迁至山东巡抚。文绶缘事得罪，自认罚银八万两，国泰奏请代父交银赎罪。其人以能员称，且工于办贡，日后乾隆帝屡言国泰小有才，至“优于贡献”，则与李侍尧并称。〖27〗

二十五日（8月3日）

15 云贵总督富纲奏报缅甸连年内讧、国王屡易等情。缅甸之役结束后，缅王懵驳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病故，其长子赘角牙继为王。赘角牙在位期间，暴虐好杀，残害亲族，朝野怨声载道。本年（1782）瓮借牙之孙孟鲁起兵攻占阿瓦城，但在位不满七日，即被瓮借牙第四子孟陨所杀，孟陨将孟鲁装进袋里，投入伊洛瓦底江中溺杀，自称“明塔亚吉”，即“正义大王”。时缅甸连年内乱，人心惶惑，十年之内，国君三易，暹罗陈兵边境，有乘虚而入

之势。〖28〗富纲将探得消息入奏。乾隆帝令富纲示以镇静，并谕示：缅事自罢兵许和以来，该酋等不敢侵扰边关，若遽因其争立内讧，兴问罪之师，不特师出无名，且转似为造恶之懵驳父子报仇。况得其地不足守，非如新疆伊犁等处，西师成功后可永远耕屯、巩固金汤者可比。此事竟可无庸办理。

七月初八日（8月16日）

16 命续缮《四库全书》三部，分藏江浙。先是《四库全书》第一部业于上年十二月告成，第二、三、四部全书正在续办，并定此四部全书分别庋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及盛京故宫文溯阁。至是，明发谕旨，以江浙为人文渊薮，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命续缮三部《四库全书》，分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29〗

十四日（8月22日）

17 命馆臣纪昀等编辑《河源纪略》。黄河之源，自古或以为在西域，或以为在吐蕃，至张骞通西域，始得其梗概。元世祖时遣使穷河源，仅至星宿海为止。康熙四十二年（1704）侍卫拉锡等奉命往穷河源，亦至星宿海，即指为河源，回程覆命。本年春间，因豫省青龙冈漫口久未合龙，特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告祭西宁河神，并务穷河源。五月，阿弥达返回避暑山庄覆命，并按指南针绘图具说呈览。乾隆帝面加垂询，阿弥达奏称：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水色独黄，回旋三百余

里穿入星宿海。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洒为百道，皆作黄色，入阿勒坦郭勒，是为黄河真源。乾隆帝以阿弥达所述详悉明确，遂制《河源诗》、《河源按语》及《河源简明语》，以正历来河源诸说之误，并命纪昀等四库馆臣将两汉以来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辩证诸书通行校阅，定其是非，辑为《河源纪略》。〖30〗旋书成，凡三十六卷，奉旨编入《四库全书》。〖31〗

18 是月，以《四库全书》告成，正总裁质郡王永瑢等进呈《表文》，随即奉旨开列办理《四库全书》诸臣职名：正总裁永瑢、刘统勋等王大臣十六人；副总裁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彭元瑞、钱汝诚、金简、董诰、曹文埴、沈初、德保、周煌、庄存与、汪廷玙、谢墉、达椿、胡高望、汪永锡、金士松、尹壮图、李绶、窦光鼐、倪承宽、李汪度、朱珪；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等。

据纪昀门人刘权之所记《四库全书》告成《表文》系纪昀所撰。刘权之曾为《表文》作跋，略谓：《四库全书》开馆，吾师即奉命总纂，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不惟过目不忘，而精神实足以相副。经手十年，故撰此表，振笔疾书，一气呵成，而其中条分缕晰，纤悉具备，同馆争先快睹，莫不叹服。总其事者，列名以进，帝谓“此表必纪某所撰”，遂特加赏一分。〖32〗

八月二十三日（9月29日）

19 台湾彰化县漳、泉二府籍民人聚众械斗。事缘彰属桐脚乡演戏，因赌角口，泉民廖老被漳人黄添之子黄璇等殴毙，由此引发漳、泉籍民人互相抢夺、械斗。黄添等因泉人众多，遂私约漳庄大里杙林姓出庄，连攻番仔沟等处。九月上旬，漳、泉民人械斗蔓延彰邑大小村庄二百余处。〖33〗福建巡抚雅德据情奏闻，并饬委台湾知府会同安平协副将带兵前往弹压。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闻报即带兵前往查办，先后捕获首伙要犯约二百名。乾隆帝命严审定拟，多办数人，俾海疆奸徒咸知儆畏。〖34〗嗣据黄仕简奏称：自渡台后严督文武兵役，拿获三百六十五犯，其中首恶凶犯已恭请王命，分别正法，现民情贴服安定。〖35〗

九月初八日（10月14日）

20 命大学士阿桂前往查究闽浙总督陈辉祖将查抄王亶望赀财入己一事。先是，乾隆帝怀疑查抄王亶望赀财中有抽换情弊，是以传谕浙江藩司盛住留心察访。盛住等随即查明：升任粮道王站住随同陈辉祖查抄王亶望任所赀财原底册内有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十八两，又有玉山子、玉瓶、玉寿山三件，而为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所无；进呈册内有朝珠、玉器多件，为王站住原册内所无。至是，命阿桂即赴河南工次提王站住究讯。〖36〗旋查出总督陈辉祖于查抄王亶望赀财时确有抽换藏匿之弊，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任所及原籍家产一并查抄。以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

初九日（10月15日）

21 乾隆帝前以顺治朝任克溥条陈各事，皆关系士习民风、官方吏治，命大学士、九卿、科、道及各督抚奏陈现在有无似此未经整顿者。山西巡抚农起遵旨奏称督抚乃吏治清浊之关键，略言：督抚统属全省，察吏安民是其专责。贤则可以登之荐剡，不肖则可以挂之弹章，如督抚洁志奉身，正己率属，劝惩所及，悉秉公正，则下属咸知自奋，由是牧令贤则一邑被其福，知府贤则一郡蒙其庥。倘督抚婪索苞苴，废弛徇纵，则下之州县先有以窥其浅深，虽有举劾之权而不畏，于是作奸犯科以苦累百姓，恐其流弊将不免如任克溥所陈诸款。〖37〗

陕西巡抚毕沅亦覆奏该省民生各事：一则曰“地利之宜开垦”，略言汉中兴安（治所在今安康县）、商州（治所在今商县）各府州属，延亘南山，水土沃饶，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即如乾隆四十三、四十四（1778、1779）等年，两湖被灾，小民流徙，络绎前来，臣督率有司，令就地开荒，男妇不下十余万人，俱得安然乐业，遂成土著。一则曰“水利之宜疏蓄”，略言秦川沃野千里，实为陆海奥区，然民间耕读相半，素鲜盖藏，殷实之户十不得一，缘其平时所恃不过农田，而偶遇干旱，便成荒歉。夫黄河为患数省，惟宁夏一府，引水灌田，五邑并蒙其利。泾阳龙洞一渠，为关内膏腴之最，秦汉至今，民沾渥泽。前因年久淤塞，灌田仅一万余亩，臣因奏请重加疏浚，今已灌田十万有余。可知民间利病，果能悉心经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况三秦为

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为沟洫，蓄作陂池，则入黄之水，其势并可少杀，于事理不无裨益。一则曰“畜牧之宜讲求”，略言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处，畜牧为天下饶，至以谷量牛马。兹者地土依然，水草犹在，倘能经画得宜，安知今不如古？毕沅又曰：州县为亲民之官，所关最要。得其人，则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则一邑之民受其害。如病在贪酷，则日事诛求，而良善难安生业；病在因循，则听从胥吏，而闾里鲜得安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复以酬应为能，不以地方为事。此等病民之官又当随时厘剔，大示惩创。一州一县，大者不过数百里，今有在任数年，而四乡未尝一至者。所谓司牧者谓何？臣现拟饬属嗣后于本境四乡，或一岁之内，或一季之内，务须轻车简从，周遍历行，如有利病所关、应行应革事宜，具禀上官，以便随时查办。〖38〗

十三日（10月19日）

22 安南国呈请分画边界，乾隆帝谕示据理驳斥。入清以来，中国与安南先已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有关云南开化府（治所在今文山县）属牛羊、蝴蝶、普圆等三地边界交涉，雍正三年至六年（1725—1728）有云南马白关外赌咒河以南都龙地区边界交涉。至是，安南国王又以“内地游民，混越占认界址，改名内隶”为由，申请分画疆界。此次安南方面提出建水县所属之猛赖、猛喇、猛丁、猛梭、猛蚌和猛异，即所谓“六猛”之争议，乾隆帝命礼部回文安南：“沿边六猛地方，自隶入版籍以来，迄今百数十载，历年久远，所辖寨名粮额，均有册籍可稽，无从混入尔国

所管夷地。”云贵督抚遂以云南沿边疆界天然划分，无所用其申画；并将六猛管辖各寨开单照会安南。〖39〗

十六日（10月22日）

23 密谕钦差大学士阿桂严究王亶望入官珍玩中米（芾）帖石刻，略曰：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其从前呈进各件未经赏收者，尚较他人为优。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拓必有石刻留存，或在其任所，或在其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内并无此项，其为私行藏匿，显而易见。著阿桂等查讯陈辉祖一案即从此逐细推究，务得实在下落。嗣经查明，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误将“清芬阁米帖石刻三百十六块”归入“留外估变物件”之内，故未解交内务府。〖40〗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日）

24 朝审。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婪赃大案结案。

先是，甘肃贪污大案首犯王亶望、王廷赞、勒尔锦、蒋全迪及婪赃二万两以上之犯官已陆续处决，而侵冒银二万两以下、已拟斩候入于本年秋审各犯官尚有五十三名。乾隆帝以“不忍其骈首就戮”，先已降旨将谢桓等五犯免死发遣，又以万邦英、舒玉龙等二十九犯在苏四十三撒拉尔回民起事时曾在甘效力为由，亦令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41〗

至是，朝审，甘省冒赈婪赃大案中侵冒银一万两以上又无守城微劳之史载衡等五犯，及冒赈银虽不及五千两、但为大臣子弟之成德、陈严祖俱处决。成德，高晋

之子、书麟之弟；陈严祖，陈大受之子、陈辉祖之弟。乾隆帝特将办理此案原委通行晓谕，略曰：甘省收捐监生，本欲借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济之用。前次开捐时，已不免稍有弊端，经大学士舒赫德奏请停止。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该省复奏请开捐，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设此时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终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盖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天下无不共知，朕亦早有风闻，而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朕心有所不忍，因于万无可宽之中，曲贷其一死，实仍不免失之姑息，引以为愧。内外大小臣工，经此番惩创之后，务须各凛冰渊，若再有愍不畏死以身试法者，即当按法处治，断不能如此次之曲为宽贷也。

二十九日（12月3日）

25 命查办毛奇龄所著《词话》。毛奇龄，字大可，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明末诸生，善词赋，兼工度曲。迨清兵南下，参加抗清。康熙中，召试博鸿，授检讨，令纂修《明史》。至是《四库全书》馆进呈毛奇龄

所著《词话》，乾隆帝查出该书内尚有“清师下浙”字样，因谕曰：毛奇龄既为康熙时翰林，叙我朝事，理应称“大兵”或“王师”等字样，乃指称“清师”抬写，竟似身事前朝未经在本朝出仕者，谬妄已极！然又以毛奇龄身故已久，命不必照从前戴名世等案办理，除将原书交馆改正外，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王燕绪，分校官刘源溥因漫不经心，未看出《词话》错谬，俱交部议处。并通谕各省督抚细心查办，有似此者，一体改录。

十一月二十八日（1783年1月1日）

26 命闽浙总督富勒浑等查办浙省仓库亏空，略曰：浙省吏治，自王亶望以来，废弛日久，陈辉祖又复营私牟利，国栋庸懦无能，其通省仓库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抑勒交代等弊。如有亏短情弊，即据实禀明，酌分年限，设法筹办，责成各该属，速行弥补全完。总期不动声色，而国帑仓储皆归实贮，方为妥善。如此办理，乃朕格外施恩，不欲更兴大狱。

富勒浑旋以访查浙、闽两省亏空，其仓谷一项，各州县俱未能足额具奏。〖42〗浙抚福崧寻奏该省吏治亟须整顿，略言：浙省自王亶望以来，上下因缘为利，相习成风，一切吏治民事，因循疲玩，废弛已极。除清理仓库亏空之外，闻各属征收漕南粮米，积习相沿，弊窦丛多，竟有官吏夤缘为奸，折色浮收等事；另有猥鄙之员，借端久留省会，希图结纳夤缘，旷职营私；再盐务向称腥膻之地，更易滋弊。〖43〗又奏称：浙省近年办理漕粮，上下视为利薮，经收官吏朋比作奸，层层剥削，各饱私囊，于是折收浮收，

弊端百出。良善花户只图完粮归业，不与争执，而劣衿地棍由此乘机挟制，包揽把持，强搀丑米，短数交收，并勒索漕书银钱，竟成规例，向有“光头米”、“吃仓油”等名目，稍有不遂，即煽惑乡愚，借名泄忿，殴打漕书，拆毁房屋，甚至聚众抗拿，喧闹公堂。地方官或以素染贪污，甘心隐忍；或以人数众多，难以查拿，往往隐匿不报。此近年漕务酿成锢弊实在情形。奉旨实力除弊。〖44〗

十二月初一日（1月3日）

27 以明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时“抒诚效命，所奏诸疏具见忠鲠”，谕命查明熊廷弼原籍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有无子孙。随又以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亦命查明广东东莞有无袁氏子孙。

嗣经湖北查明覆奏，授熊廷弼五世孙熊泗先训导。广东巡抚尚安亦奏陈袁崇焕后裔自述家世之传承：据广西平南县查有已故都司袁涛之孙袁炳、袁烘二人，据称伊祖袁涛曾任安徽都司，袁涛六世祖又名西堂者由广东东莞迁居广西藤县，生五子：长鹏生子崇焕，次龙生子文炳，余俱无考。崇焕无嗣，文炳生二子：长绍坤，此一支仍居藤县；次兆合，入继崇焕为嗣，现居平南。兆合生子国俊，国俊生二子：长子涛曾任安徽都司，次子汉。袁涛生三子：长廷植，安徽把总，无嗣；次廷柱，生子烘；三廷标，生子炳。现俱耕种为业。袁汉生一子廷松，廷松生子炽，年尚幼小，并无应试出仕之人。又据藤县查有白马村民袁廷藩，据称始祖袁西堂由广东迁

居藤县，生子心娱。心娱生二子：长文焕，次文焯，其文焕是否即系崇焕，并无碑谱存留，不能查考。伊系文焯支下子孙，并不知有袁涛其人。〖45〗乾隆帝随命袁炳如文理通顺，即照熊廷弼裔之例以训导咨补；如仅能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即以佐杂等官补用；若未经读书、以务农为业，即赏给八品顶戴荣身。

初二日（1月4日）

28 原任闽浙总督陈辉祖论斩。陈辉祖查办王亶望家赀时将金易银，隐匿玉器，抽换朝珠，及收受属员馈送金两、金器诸款审实，经大学士、九卿核拟立斩，乾隆帝命从宽改斩候。谕旨略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只一盗臣耳。其罪在身为总督，置地方要务于不办，以致诸事废弛，种种贻误，而侵盗者，止系入官之物，究非朘剥小民，以致贻误官方吏治者可比。〖46〗

此案原任藩司李承邺等馈送陈辉祖金两，命除拟以革职、杖徒外，分别加倍议罚：李承邺送金子一百余两，加十倍罚银二万两；周曰璜送金子一百两，罚银二万两；巴国柱送金子二百两，罚银四万两；张廷化送金子四十两，罚银一万两；何光晟送金子六十两，罚银一万二千两。均催缴解交豫省河工备用。〖47〗并再次降旨禁止贡献金器，并称：前以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庆祝，于热河建造扎什伦布庙有需用金两及金如意等件，以备颁赏，其时各督抚即有呈进备赏金器者，以作加赏班禅之用，因量为赏收，此系朕失检点处。

十六日（1月18日）

29 御史郑澂奏请饬禁进贡珠玉宝玩，略言：任土作贡，所以联上下之情，备赏赉之用，非有所利于其间也。况各督抚养廉至为优厚，果其出赀献纳，何至派累侵挪？乃不意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橐，求索无厌，贿赂公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今蒙皇上洞烛其奸，禁呈金器，但兼金之价，不过二十换上下而止，有无过费，其数易稽，而珠玉宝玩之属，为价无定，均宜假托营私，请一律饬禁。倘有配入贡品者，论以违制之罪。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48〗该部者，户部也。然臣工进贡，概由宫内奏事处传递，外朝户部从未参预其间。

二十日（1月22日）

30 乾隆四十二年（1777）奉旨：由内库发交盛京户部银库永远封贮元宝银一千万两。至是，分五次已全部解至封贮。〖49〗

31 乾隆帝批准六世班禅转世灵童丹白尼玛，完成七世班禅认定程序。〖50〗

二十三日（1月25日）

32 谕命严查台湾"小刀会"。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降，台湾小刀会案件层出不穷。台湾小刀会系因该处兵丁肆横强暴，凌辱民人，甚至放枪凶斗，以致民人相约结会，各持小刀，借以抵御。外人畏其威势，谓其敢与兵抗，大如王爷，亦称为"王爷小刀会"。〖51〗至是，福州将军永德、福建巡抚雅德奏称：台湾彰化有"王爷小刀会"名

色，经讯问得知，在台漳、泉匪类名为“罗汉脚”，三五成群，结盟拜把，遇事和人打架，大家就拿了小刀相帮，因此叫“小刀会”，人皆怕他，都说他们是王爷一般，不敢轻惹。〖52〗乾隆帝命将其党羽按名搜捕，务尽根株。嗣据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称：彰化县城西南门外，有“王爷小刀会”名目，系匪徒借名“父母会”，三五成群，遇有会内人父母身故，各助银一圆、米一斗，以资丧费。又各置小刀一把随带防身，凡会内与人争闹，即持刀群赴相帮，乡愚畏威惊避，是以指小刀会人为王爷，非小刀会之外另有王爷会。此等棍徒即系流匪，俗呼“罗汉脚”，多系遇事持刀逞凶。〖53〗

33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八千一百八十二万二千六百七十五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四千一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三十三石。

34 上年（1781）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2）十二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五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两。〖54〗

35 粤海关恢复公行制度。乾隆三十六年（1771）公行解散后，行商曾酝酿恢复而未果。迨四十五年（1780）处理颜时瑛、张天球商欠案，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为统一管理对西洋贸易，保证税课收入，偿还商欠，遂建议“自本年始，洋船载货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识之行居住，惟带有货物，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

另“所有行用余利，存贮公所，先完饷钞，再照分年之数提还夷人”。至是，清廷正式批准公行，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签订。所谓“行用余利”，即经各行商议定，将本轻易售之进口货物二十二种，奏明每银一两，抽“行用”三分，作为公行基金，用于摊还商欠及亏欠税饷之用。其实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官吏亦视之为利薮。〖55〗

36 英东印度公司货船“嫩实兹号”满载鸦片驶抵广州黄埔。据英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鉴于中国政府严禁鸦片输入，鸦片贸易多在澳门进行，而由一名为“先官”之“新行商”与散商船大量交易鸦片。及“嫩实兹号”载运一千六百箱鸦片进入中国内河，“先官”以为若停泊澳门，会引起麻烦，“潘启官”亦认为该船应驶入黄埔，以免被怀疑。“嫩实兹号”遂驶入黄埔，卸下鸦片二百箱。当“嫩实兹号”船长申请发给出口执照时，粤海关监督向该船保商索取规银二万两。〖56〗

37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书成。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始以词章名，与王鸣盛、王昶、赵文哲等号“吴中七子”，既研精经史，蔚为著述。其时天下学者但治古经，于三史以下则茫无所知。乃博考历代史籍，上自《史记》，下迄《元史》，撰写《廿二史考异》，凡一百卷，参用不同版本，对官制、舆地、氏族等详为校勘考释。乾嘉间

以经学考证转向史学考证，钱大昕乃关系最大、考证最精，且影响亦最深远者。〖57〗

〖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五四。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456页，六六辑50—51页。

〖3〗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39—552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十。

〖4〗《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五四。

〖5〗《清经世文编》卷九七阿杜《筹兰阳三堡改堤开河疏》。

〖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69、338、363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三。

〖7〗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下册731—734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244、494页。

〖8〗参见：《四库全书纂修研究》67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册528—529页。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316—317页；《清史列传》卷一一三《李侍尧传》。

〖10〗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2395—2398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107页；《履园丛话》五《景贤·书南园先生事》；《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二、一一一二四、一一一五四、一一一五六。

〖11〗《履园丛话》记此事，略云：国泰平日奔走和珅门下，和珅奉旨查办后，先已授意国泰弥缝掩盖，及抵济南，和珅令抽查库银即可。钱沣与刘墉决计彻查，遂封库，库中多系圆丝杂色银”，显

系借商人铺户以充数者，因诘问库吏，得其实。（《履园丛话》五《景贤·书南园先生事》及《清史列传》卷七二《钱沣传》亦有类似记载）

〖12〗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401—2403、2405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四辑 649—650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国泰之抑勒属员，据曾任历城知县陈珏成供称：我于四十三年（1778）三月因俸满要请咨赴部，在省守候了五个月，国巡抚总不给咨，我只得搭办了一千两银子，交吕尔昌处。又上年我因公上省，又值国巡抚要众人帮费，我又措办银一千两，交冯埏处。另据曾任历城知县许承苍供：我于四十二年（1777）在胶州知州任内，因公赴省，国巡抚屡次要我找寻物件，只得寻了嵌玉罗汉屏一座，那时于藩司做济南府，系他经手对我说，屏已看中了，叫我垫银买下。后来国巡抚只发银一千两，我赔了一千二百两。后又代买玉桃盒一件，赔垫银一千五百余两。至四十六年（1781）国巡抚要众人帮费，我又派银二千两，交冯埏收存。据曾任济南知府吕尔昌供，国巡抚再三吩咐说，你做首府，应该替我留心购觅物件，我只得替他找觅，记得有玉梅瓶、玉山子等件。至各州县有自己送巡抚看的，发价时短少是有的。我曾送过他碧霞玺朝珠一挂，又代各府经手送过金子二百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434 页）

〖13〗于易简之惧怕国泰，可见其自供："（国泰）性情偏执，我不能每事顺从，他时常不给脸面，又见他遇事苛求，每每参人，属员尽都害怕，我又无力量应酬，心里更加惧怕。"（《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四辑 649—650 页）

〖14〗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405、2455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三辑，487—488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

五九、一一一六十。

〖15〗《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145—146 页。

〖1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五五；齐清顺、周轩《乾隆查处新疆贪污大案述评》，载《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 3 期。

〖17〗《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228—2232 页。

〖18〗《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十。

〖19〗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386—2387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二、一一六三。索诺木策凌受贿详情，可略见德平之口供。据德平供称，在昌吉、迪化州任内，先后送索都统四千两，又送过盘费银一千两、元狐皮四张、黑骨种羊皮三百张。又索都统生日，先后送银二千两、重四十余两金如意一柄。四十五年索都统自京回任，送过盘费银八百两，索都统家眷进京，又送盘费银五百两。又陆续送过索都统管门家人等银六百余两，又送索都统署内办事人邬玉麟一千多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2256—2259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一辑 660—663 页）

〖20〗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下册 521—538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十辑 118 页。

〖21〗《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187 页。

〖2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二辑 133 页、211—214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七、一一五八。

〖23〗参见：《中国民间宗教史》971—973 页；《清代八卦教》95、106—108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九。

〖24〗《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传》。

〖25〗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下册 735—748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一辑 701、827 页，五二辑 46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

六十。

〖26〗《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十。

〖27〗参见：《清史稿》卷三三九《国泰传》；《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456－2457 页。

〖28〗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8－321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二辑 56－57 页。

〖29〗《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257 页。

〖30〗《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190、212 页。

〖31〗《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史部·地理类二》。

〖32〗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冷庐杂识》卷一《四库全书表文》。

〖33〗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 583－587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六、一一六七。

〖34〗《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 583－587 页。

〖3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二辑 151、640－641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四；《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347 页。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三辑 1－4 页。

〖38〗《清经世文编》卷二六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

〖39〗《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56、564、568 页。

〖40〗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533、2806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362 页。

〖41〗《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298 页。

〖4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七四；《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 393－394 页。

〖4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 399－400 页。

〖4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609页。

〖4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五辑692—693页。袁崇焕籍贯有广东东莞、广西藤县、平南三种说法，此条史料似可融通各异说。

〖46〗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2733—2737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489页。据陈辉祖自供，多次借提验查抄王亶望玉器古玩之机，暗中偷换，如“提验字画委员们送进时，适陈淮进见，随留便饭同看，当即将原物装箱存署，次日复亲自检看，将字画内刘松年宫蚕图一件又山水手卷一卷，苏东坡佛经一本又归去来辞册页一本、画竹墨迹手卷一件，贯休白描罗汉一件，米字手卷一件，冷枚麻姑图一轴，马湘兰兰草一轴，董其昌兰草一卷，唐寅山水一轴，明人泥金佛经一册，王蒙巨区林屋图一轴，宋旭山水一件抽出，另行检取署内字画归入箱内，加封发出，并未将前情告知陈淮。”

〖47〗《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495页。

〖48〗《乾隆朝上谕档》五四辑457—458页。

〖49〗《乾隆朝上谕档》五四辑488页。

〖50〗《班禅额尔尼传》139—140页。

〖51〗《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96—200页。

〖5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357—359页；《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91页。

〖5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583—587页。另见：五五辑3—5页。

〖54〗《粤海关志》卷十。

〖55〗参见：《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30—231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77—78页；《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37页。

〖56〗《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398－401 页。

〖57〗参见：《清代全史》六卷 383－384 页；《清史列传》卷六八《钱大昕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236－237 页。

清通鉴　卷一百四十

乾隆四十八年　癸卯　公元1783年

正月初十日（2月11日）

1 乾隆帝普宴宗室于乾清宫。自和硕亲王以至近支闲散宗室一千二百零八人与宴，各赐如意、朝珠、文玩、银币有差。有事未入宴三四品顶戴者五百六十九人亦予恩赏。论者谓“实为旷古所未有”〖1〗。

二十六日（2月27日）

2 御史秦清奏请严禁外省馈送以清亏空。有旨申饬。先是，以大吏百般勒派、下属馈送迎合，查处山东巡抚国泰等贪纵营私大案，并由此而命查办山东、浙江等省亏空，勒限弥补。至是，秦清奏请饬禁外省属员逢迎馈送，乾隆帝即降旨指斥秦清摭拾浮言，责令其将“现在各省内馈送者何人、受馈者何人、亏空者又有何处”逐一指实覆奏。寻秦清奏称实因一己之私见，冒昧入告。乾隆帝借此抨击

明季科道陋习，始则摭拾浮言，互相攻击，继且各立门户，伐异党同，甚至置国事于不问，转以廷杖博说直之名。并由此而论及臣工建言与君王纳谏，略谓：唐代魏征所上《十渐》等疏不过泛论事理，唐太宗以魏征本非秦府旧僚，意存笼络，从而嘉赏其犯颜强谏，魏征亦借此沽名邀宠，可见其君臣间相率为伪而未能相待以诚。

二月初三日（3月5日）

3 令原任闽浙总督陈辉祖自尽。上年陈辉祖于抽换王亶望入官财物一案拟斩，乾隆帝以其不过鼠窃狗偷，染指官物，究与王亶望等侵帑殃民者有别，故从宽改斩候。至是，查出浙省历年以来征收漕米，积弊相沿，并发生桐乡聚众闹漕之案，另闽省武备废弛，仓谷亏空，台湾又有聚众械斗大案，故赐令陈辉祖自尽，以为封疆大吏废弛地方者戒。〖2〗

陈辉祖，湖南祁阳人，协办大学士陈大受子。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累官广西、湖北、河南巡抚，擢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及得罪查抄，其任所贵财有金及金器一千余两，银及银器三万三千余两，珠宝镶嵌如意二柄、各色如意一百六十九柄，各色朝珠一百零三盘，大小玉器三百十三宗、计一千四百零一件，自鸣钟三十宗、计六十四件，墨刻碑帖并字画册页六百四十六件，其他绸缎、衣饰、皮张等细软不计其数。另在苏州置房产九所，价银二万余两。又在外放银十余万两，营运生息。其弟陈严祖上年亦于甘肃冒赈贪污大案正法。〖3〗

初七日（3月9日）

4 河南巡抚李世杰奏陈乘时种柳护堤事，据称豫省沿引

河新筑南堤一带每间五尺种柳一株，通共种柳十六万三千余株。得旨嘉奖。〖4〗嗣后署河东河道总督兰第锡亦奏报将黄河大堤两傍及月、格、鱼鳞等堤一带，遍栽长柳、卧柳，以固结河堤。

十六日（3月18日）

5 浙江桐乡县闹漕哄堂一案审结，钱征书等三人正法。浙省办理漕粮，上下向来视为利薮，上年办漕即有聚众喧闹之事。本年初，桐乡县已革漕书金德元怂恿漕书吴汉兴等加收斛面，分肥舞弊。该县监生钱征书家计稍裕，户下应完漕粮一百余石，遂聚众殴打漕书，哄闹公堂，浙江巡抚福崧亲赴该县弹压，拿获首要各犯一百余名。至是，福崧以钱征书起意为首聚众，应拟立斩枭示，金象山、陆在高同恶相济，应拟立斩，其余陈东旭及漕书金德元等二十二犯分别拟绞候或从重改发伊犁给种地官兵为奴。寻乾隆帝以钱征书等三人身罹重辟系由金德元浮收斛面所酿成，仅拟发遣伊犁殊属轻纵，特命将金德元一犯交部另行改拟。〖5〗

6 是月，乔廷英与李一互讦诗句悖逆，俱伏诛。乔、李为河南登封县同里生员，时以诗文相唱和。上年十二月李一之子李从先指告乔廷英唆讼，乔遂将存留及抄录李一所作《半痴解》、《糊涂词》禀呈到官，内有“天痴地痴”、“天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等语。李一反指乔家亦有悖逆诗稿，随于乔家搜出诗稿一本，内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又于其家起获明朝傅梅所刻《雉园存稿》，系应毁之禁书。至是，豫抚

李世杰据情入奏，请照大逆律将李一、乔廷英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乾隆帝命将李一、乔廷英俱凌迟处死；李一之子孙及乔廷英之子、分居胞弟加恩改斩候；李、乔二人之妻、媳及年未及岁之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6〗

三月十三日（4月14日）

7 曲家楼漫口合龙，全黄复归故道。前年七月，河决豫省青龙冈等处，黄水漫溢直隶、山东、江南各省，并严重影响漕运。乾隆帝特派大学士阿桂前往经理筹办，于南岸开挖引河一百六七十里，导黄归入正河。此次河工前后几阅两载，至是漫口合龙，黄河顺轨。

豫省青龙冈引河共用例价银一百五十八万余两，按照销六赔四成例，河东总河以下与河防有关各官共赔四分，计六十三万余两。〖7〗而堵筑青龙冈漫工等河工因物价工费大幅上涨，实际开销工料银两竟逾户部准销银数近一千万两。据河南巡抚李世杰奏称：河工采办料物、雇募人夫按部中定例每秸一斤价银九毫，麻一斤一分四厘四毫；夫一名日给工价四分。俱系分派通省州县采办拨雇。因工料价值上涨，青龙冈漫工等查照四十四年（1779）大学士阿桂等办理仪封坝口奏准加价摊征成案，按照秸一斤价银四厘，麻一斤六分，夫一名一钱四分采办拨雇。兹大工告竣，青龙冈案内酌增银三百八十五万八千五百九十余两，四十六年（1781）采办岁料案内酌增银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两，上年挑筑南岸堤河及本年善后工程案内酌增银五百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七十九两，以上共计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九百余两。查前此仪封坝工案内加价摊征银一百二万八千六百余

两分十年带还，每年仅应加征银十万余两，自四十六年起迄今几及三载，止完过银八万二千七十余两，民力拮据可见。而此次酌增工料价银若照仪封成案分十年摊征，是于常年额征之外，骤添九十余万两，值此大工初竣之后实形竭蹶。李世杰恳请恩准自四十八年（1783）开始，分三十年带征还款。乾隆帝原拟批准李世杰所请，故在其奏折上批谕“发部议行”，旋改变想法，接下朱批云：“既而思之，莫如宽免，有旨谕部。”〖8〗随降旨豁免豫工摊征银款，略曰：豫省河工其例价外酌增银两自应分年均摊带征还款，在百姓等依限输将，亦属分内之事。但此次为数甚多，上次漫工案内又有摊征未完银九十余万两，若按年带征，民力未免拮据，所有此次分年摊征银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余两，以及上次摊征未完银九十四万五千余两俱加恩普行豁免。随即又将山东所有酌增各项银二十二万余两一体宽免。

8 是月，原任江苏苏松粮道章攀桂前以为于敏中觅匠修盖花园被革职，至是呈请捐复，表示“情愿捐复正项银七千二百两之外，缴银三万两以赎罪愆”。据礼亲王昭槤所记：“淮阳道章攀桂，以吏员起家，入工献纳。上南巡，章司行宫陈设，欲媚上欢，以镂银丝造盂，设坐侧，上见之心甚恶之，终其身未迁其官。”〖9〗

四月

9 生员冯起炎投呈自注《易》、《诗》二经，获罪遣发黑龙江。冯起炎系山西临汾人，训蒙度日，因生活贫难，

抑郁成疾。本年初起程赴京，欲呈献自注《易》、《诗》二经，以获皇帝赏识，借此玉成其欲娶二表妹之志。冯先逗留长辛店一带，闻听皇帝往谒泰陵，遂起意在御道旁跪求献书，被清道官拿获。至是，直隶总督袁守侗以冯起炎私写呈词，欲于仪仗前呈递，实属蛊妄不法，故从重拟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10〗

五月十六日（6月15日）

10 永贵卒。

永贵，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十三年（1735）由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历官布政使、巡抚、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勤”。〖11〗寻以西安将军伍弥泰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十七日（6月16日）

11 命毋庸查办楼绳等呈首《河山氏喻家言》、《巢穴图略》案。楼绳，浙江义乌监生，其父楼德运著《河山氏喻家言》，自述如何持家之语，又作《巢穴图略》，将现住房屋及拟造房屋预定堂名匾额，绘成图样，敷衍铺张。楼绳见其父书中有“协坤承乾”、“龙蟠虎踞”等字样，且不知避讳“庙讳”、“御名”，屡屡规劝之。本年正月楼德运病故，楼绳等即将《河山氏喻家言》、《巢穴图略》书本及板片呈缴。至是，浙江巡抚福崧以楼德运所撰之书“狂妄悖谬，不法已极”，未使因其子自行呈首，稍存宽纵，奏请严办。乾隆帝以为福崧所办未免过当，并谕曰：楼绳等本知畏法，自可无庸治罪。除将缴出书本、板片销毁外，楼绳等著加恩宽免，其无干人犯概予省释。〖12〗

十八日（6月17日）

12 内务府商人范清济拖欠官项一案办结。范清济之伯父范毓馥于康熙、雍正年间承办运米、运盐及销售参票等，有拖欠未完各项银一百十四万余两。乾隆九年（1744）经户部议准，令其采办洋铜分解直隶、陕西、江苏、江西、湖北五省，分作六年还清。后范毓馥之长芦引地因其子范清洪不善经营，遂交其侄范清济代办。自二十九年（1764）范清济接办引盐、采办洋铜二十年来，复拖欠官项银一百二三十万两，且将范毓馥河东旧有盐地产业变抵二十余万两，抵消无几。而范清济之子范李经营引地，克扣自肥，积有厚赀。上年冬，范清济呈请以长芦二十州县引窝等产业抵交所欠官帑及本年课银，并言其受病根由，系近年百物昂贵，运本日增，不但无利，且时有亏短。每年尚需添凑运本，而铜费无出，又需另行全措，逐年挪东补西，遂至收不能支。长芦盐政徵瑞据情以闻，并奏称范清济承办洋铜，解供六省鼓铸，所关匪细。现在长芦众商中，并无可以承办之人，另易生手，亦不若范之尚为熟手。其前十余年之办铜易如者，赖有引地余息，年来行盐滋累，芦商人众皆然。今蒙恩准每斤增价二文，计范清济行办十万二千余引，每年仍可获息六七万两，以之办铜，其费可望有着。谕命户部等议奏。〖13〗嗣经长芦盐政徵瑞奏准，选派十名商人代办范清济引盐，并于十商内选派一商专办采买洋铜，以还清未完官项及所欠铜斤。复谕命山西巡抚农起查明范清济原籍自置产业，除勒限拨还原属范毓馥财产外，其余量其赀本，酌令议罚若干，以为赔缴前欠之用。

至是，徵瑞将查办范清济产业及筹补亏缺铜斤一案覆奏：一、范毓馥直、豫二省旧有引地交代商行盐生息，留为办铜抵帑之用。二、将京中、张家口旧有产业交范毓馥嫡派长孙范重棨接收管业，以资养赡。三、范清济、范李父子所有一切自置私产均应确查入官以抵前欠。谕命照拟结案。〖14〗范清济则恳请“情愿于查封产业之外罚银八万两”。〖15〗

十九日（6月18日）

13 命署工部尚书福康安在军机处行走。〖16〗

二十四日（6月23日）

14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本月三十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热河启銮，前往盛京谒祖。此次东巡谒祖，原拟七月十一日自热河起程，嗣因其时尚在三伏之内，雨水方多，天气炎热，扈从人员及驼马辎重诸多不便，故先期降旨改为八月十六日启銮。九月车驾至盛京，诣太庙行礼，阅奉安五朝册宝。旋自盛京启銮，取道山海关，谒东陵后，途经白涧、烟郊，于十月十七日还京，结束第三次东巡谒祖。朝鲜派遣沈阳问安使李福源等向朝鲜国王奏言：臣等十月初一日还渡江，所经八站及辽沈等处，今年秋事大抵免歉。今番巡行，令下已久，盛京宫殿之外，道路桥梁，无一不新，公私廨宇，亦多修饰。后宫之年幼之皇孙皇女，亦皆随来。随驾军兵，数不甚多，而辎重之车运驼载者，连亘道路，不可胜数。兵民劳费，市店收敛，颇有嗟怨之声。〖17〗东巡中途，乾隆帝所降谕旨亦言及巡幸盛京途次有搭盖买卖街席棚者，以及“各省盐政、织造、关

差皆系内府世仆，知公主随行，系朕所钟爱，间进衣服、食物，以博朕欢”等弊端。

七月初九日（8月6日）

15 乌鲁木齐都统明亮被控徇情枉法，乾隆帝命将明亮解任审办。旋查明所控是实，拿解刑部，拟绞监候。至朝审，乾隆帝以明亮私释永远枷号官犯，系为属员朦混，致罹重罪，所有金两又讯未入己，是以暂缓勾决。翌年，甘肃固原回民反清起事，明亮被释于狱。

明亮，傅察氏，孝贤皇后之侄，与福隆安、福康安俱为兄弟辈行。〖18〗

16 澳门葡萄牙士兵晏多尼未仙地因杀害中国民人被处绞。本年五月二十日深夜，在澳门佣工之广东新会县民陆亚顺往外出恭，适值晏多尼未仙地携剑赴炮台上岗，晏酒醉喝令陆让路，陆不谙葡语，直撞前行，晏酒后逞性，用剑戳吓，致伤陆左胁倒地，移时殒命。两广总督巴延三、广东巡抚尚安援照乾隆八年（1743）晏些卢戳伤民人致死之例，一面据实奏明，一面批司饬委广州知府魁文前往澳门，率同香山县知县吴光祖，饬令委黎多提出凶犯晏多尼未仙地予以绞决。〖19〗

二十六日（8月23日）

17 大学士英廉病势加剧，命在家休养，以协办大学士蔡新补授文华殿大学士，梁国治协办大学士。八月二十一日大学士英廉病卒，谥“文肃”。

八月初一日（8月28日）

18 署山东布政使陆燿奏陈该省近年库帑亏空原因及如何防范各条：一、征收钱粮例有火耗，除各州县养廉及留支各款外，均应随正项解司，但由于未定处分，各州县火耗一项甚至有延至四五年未清者，请嗣后务与地丁正项随同解报。二、存仓谷石每遇市价稍昂，即平价出粜，而所收价银最易侵挪，应请嗣后凡粜存谷价，俱令寄存司库，至应行买补之时，即将原银发还。三、各州县卫历年民欠未完银粮恐有以完作欠，冀图挪掩者，更有外县民人置买本县地亩者，名为“寄庄”，其粮银类多拖欠，而经征之州县无计可施，往往为其垫解，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请嗣后经征州县与住居州县协同征收。乾隆帝以此奏确有见地，命行在户部速议具奏。随经户部尚书和珅等遵旨议准，俱应如陆燿所请行。〖20〗

九月初三日（9月28日）

19 河南巡抚何裕城以微末细事自请议罪罚银。先是，何裕城因奏折不慎沾污香灰，奏请罚银三万两，乾隆帝命和珅寄谕何裕城，加恩宽免银二万两，其余一万两解交内务府。至是，何裕城复奏称：“臣于奏折重事不知小心谨慎，致沾香灰，仰蒙皇上不加罪谴，准罚示儆，已邀格外恩施，兹复荷圣慈，曲加体恤，仅予薄惩，渥恩周迭，实为臣梦想所不到，而犬马赎罪微忱，究未能稍伸万一，扪心揣分，惶悚靡宁，除臣遵旨先缴银一万两外，其余二万两合再叩恳鸿仁，准臣仍行陆续解交内务府充公，庶臣负罪愚诚得以少安，顶沐高厚益无涯涘。”奏入，报闻。〖21〗

十八日（10月13日）

20 命查办广西乡试作弊案。据广西巡抚孙士毅奏，本年乡试第一名岑照系土知州岑宜栋长子，家道素丰，向无文名。检查该生岁考、录遗试卷，与三场墨卷核对，文理相去悬殊，此次取中文字断非本人所作，请将岑照革去举人，以从严审办。乾隆帝命传谕孙士毅，革去岑照举人，即亲提研讯，按律定拟具奏。嗣经孙士毅查实，岑照科场舞弊一案系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知州叶道和之幕友、家人串通贿嘱代倩。叶道和以现任知州派委在闱中办理供给，遂私见应试生员岑照，当面商量代倩传递等事，复主使长随曾兴往来说合，讲定贿银一千两，令幕友曹文藻假充书办带入场中，代作三场文字，由曾兴暗中传递。而岑照来省应试，拜谒官长，许给千金重贿，营求钻刺。孙士毅奏请叶道和、岑照均应照考官举子交相嘱托贿买关节问实斩决例，即行正法。土知州岑宜栋虽不知其子贿嘱情节，但平日约束不严，亦请旨交部严议。乾隆帝命将叶道和于押解途中，不拘何地，传旨将该犯处斩，岑照、曹文藻、曾兴妥速解京审办。后岑、曹、曾分别正法、绞候。土知州岑宜栋以乾隆帝免其革职，“情愿自行议罚银十万两”。奉旨免其一半。〖22〗

二十九日（10月24日）

21 安徽颍州府阜阳县（今阜阳市）在监斩犯王刚等三十七名犯人打断锁铐，放火烧栅，并打伤典史、禁卒，越狱逃走。巡抚富躬奏闻。乾隆帝命传谕两江总督萨载即速亲往处置安徽阜阳反狱大案，严饬文武将逸犯全部擒拿，

其已获二十五犯，无论首从，概行正法。与阜阳县监反狱同时，河南、广西、江苏亦陆续发生奉文处决监犯越狱之事。乾隆帝以监犯越狱，从来未有今年奏报之多者，遂命传谕各督抚于紧要地方务使慎选妥员随时督饬。

嗣后萨载以办案迟缓交部严议；富躬降为三品顶戴，从宽留任，仍罚养廉一年；按察使袁鉴降三级调用；分巡道王懿德降二级，从宽留任。萨载自请缴银二万两，奉旨免缴一万两后，萨载“益觉局蹐难安”，仍仰恳缴银二万两；富躬自请缴银二万两；袁鉴、王懿德亦恳缴罚项，奉旨此项银两不必解京，留于江南为明岁南巡办差之用。〖23〗

十月十九日（11月13日）

22命辑《古今储贰金鉴》。

乾隆帝前于东巡谒祖途次，曾以立储一事之不可行明降谕旨，略谓：三代以后，人心不古，秦汉唐明各朝预立太子，以致争夺废立，祸乱相寻。我朝理密亲王亦尝立为皇太子，群小蛊惑，屡生事端。皇考虽不预立储位，而于宗社大计实早为筹定，雍正元年（1723）即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至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皇考升遐，朕同尔时大臣等敬谨启视传位于朕之御笔，复取出内务府缄盒密记，核对吻合，人心翕然。朕御极以后，曾书皇次子之名于“正大光明”匾额后，而未几皇次子薨逝。嗣后亦曾属意皇七子、皇五子，皆相继病逝。设若规仿古制，则朕三十余年之间，国储凡三易，尚复成何事体！是以前于癸巳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复书所立皇太子之名，藏于匣内，

常以自随。是年南郊大祀，曾以所定皇子默祷于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构，则祈昊苍眷佑，俾得年命延长；倘非天意所属，则速夺其算，朕亦可另为选择，毋误我国家、宗社、生民重寄。总之建储一事，即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虽未有明诏立储，而于天、祖之前，既先为斋心默告，实与立储无异，但不似往代覆辙之务虚名而受实祸耳。

至是，命诸皇子同军机大臣及上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采辑成书，书成，名为《古今储贰金鉴》。是年该书编纂完竣，凡六卷。〖24〗

十一月初二日（11月25日）

23 两金川全部完成改土为屯。两金川平定后，僭拉（小金川）境内降番先经改土为屯，而促浸（大金川）地方则选择首先投顺并在前敌打仗之头人暂充土守备，分管降番。八年以来，促浸降番各安耕种。成都将军特成额、四川总督李世杰遂奏请照僭拉之例改土为屯，除去降番名目。特成额等又称，近来两金川降番生齿日繁，约计男妇名口不下九千余人，须酌定专员经管。乾隆帝命军机大臣议奏。至是，大学士阿桂等议准应如该将军等所请，促浸降番照僭拉一例改为屯练，令懋功协中军都司与绥靖营游击管辖，仍饬懋功协副将统为控制。至地方银粮、命盗、殴斗案件，统归美诺同知办理。后经查实，两金川户口又多出一千一百六十余人。〖25〗

初八日（12月1日）

24 江苏巡抚闵鹗元遵旨密奏该省学政彭元瑞出题奇

巧，割裂圣贤语气。先是，学臣彭元瑞任满，闵鹗元奏陈彭元瑞所延阅卷幕友总在八九人以上，一切试卷俱能亲自复阅，所取岁科两试优等及新进生员士论颇称公允，其办理场务亦关防严整。乾隆帝对此奏极为不满，特批谕："此奏圆融不实，另奏来！彼学问有何说，朕所嘉赏，作弊亦断无。但闻其出题奇巧，世论不服，汝何不奏？"〖26〗闵鹗元随遵旨覆奏曰：臣先闻彭元瑞在浙江考试时喜出题奇巧，及臣调任江苏，知其在苏考试题目仍多零星纤巧，于圣贤语气不无割裂，且有数县同考一场者，每摘取经书中语类相近对偶之句命题，近涉恃才游戏，外人多所议论。〖27〗

十九日（12月12日）

25 以刑部堂司官有意瞻徇尚书、军机大臣福隆安，命交部严议。先是，乾隆帝阅朝审招册，即怀疑赵文达殴死夫役张二一案有顶凶情节，至朝审勾到之晨，据大学士阿桂奏此案颇有疑窦，请旨再行研审，因派阿桂、和珅、福康安会同刑部堂官覆讯，赵文达仍坚承自己喝令打死张二，及研鞫再三，始供实系福隆安管事家人富礼善主使责打，赵文达不过听从动手。至是，特明降谕旨，略谓：原案初供系福隆安署步军统领之时，移送刑部原咨内尚有家人富礼善喝打之语，而刑部定案，赵文达挺身直认，证佐、匠役等亦随同指供，司堂官遂不加深求，以致富礼善脱身事外。刑部司堂官有意瞻顾福隆安，俱交部严议。福隆安虽被家人瞒哄〖28〗，于本案实不知情，但致令刑部堂司官意存观望，可见其平素恃恩以致人畏。福隆安罚公俸十年，并革职留任，刑部堂官降为三品顶戴，仍带革职留任，承

办司员分别降调革职。富礼善即行处斩，赵文达改斩候。〖29〗

十二月二十八日（1784年1月20日）

26 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崧奏明海塘改建工程用过银两情况。本年七月自章家庵至老盐仓共计三千九百四十丈改建石塘工程全面完工〖30〗，乾隆帝即命富勒浑、福崧将所有用过银两及现存银两查明覆奏，另范公塘若一律改筑石塘，该处现存银是否敷用，亦一并覆奏。至是覆奏：章家庵至老盐仓改建石塘原报西塘二千二百西十丈，估需工料银九十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余两，其中例估银三十九万五千九百两，因工料物价上涨加贴银五十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两；续办塘工一千七百丈，估需工料银七十九万八千八百九十余两，其中例估银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两，加贴银四十八万九千一百二十两。以上加贴银一百万零四千一百余两，除皇上恩赏四十万两，余六十余万两经前藩司国栋禀请于通省各官每年应得养廉内各捐十分之二五，自西十六年（1781）秋季起，分二十年扣捐银六十万两。至范公塘一带现奉谕旨改建鱼鳞石塘，除例估外，约计加贴银不过百余万两，除前办鳞工节省银两动用外，又有抄家案下银二十余万，富勒浑等应交银十七万两，共计四十余万。不足部分则福建仿浙江之例，请自督抚以至州县于应得养廉内各扣十分之二五，分十年扣捐，共银三十万两；另外台湾翁云宽等抄家案下财产约计二十余万，仰恳一并赏给为浙省塘工之用。以上各项共计一百万有零。奏入，报闻。〖31〗

27 是年，各直省人口两亿八千四百零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五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四千一百三十四万九千八百三十一石，云南各铜厂办铜一千一百三十二万四千八百七十八斤，较之各厂定额每年供应一千零五十九万九千九百十二斤多七十二万四千九百余斤。〖32〗

28 上年（1782）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3）十二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七十九万七千八百六十一两。〖33〗上年（1782）十二月十六日至本年（1783）十二月十五日，闽海关税银三十四万九千七百零六两。〖34〗上年（1782）九月初一日至本年（1783）八月底，江海关税银七万二千六百七十一两。〖35〗上年（1782）十二月初九日至本年（1783）十二月初八日，浙海关除应征额税征足外，共征盈余银五万四千二百九十八两。〖36〗

〖1〗《熙朝新语》卷一二。

〖2〗《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570—575 页。

〖3〗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七；《陈文肃公事略》；《清史稿》卷三三九《陈辉祖传》；《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 2599、2803—2805 页。

〖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五辑 86 页。

〖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四辑 824—825 页，五五辑 159—164 页。

〖6〗《清代文字狱档》下册 831—836 页。

〖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847页。

〖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六辑35—37页。

〖9〗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五辑288页；《啸亭杂录》卷一《恶章攀柱》。

〖10〗《清代文字狱档》下册837—864页。

〖11〗《清史列传》卷二一。

〖12〗《清代文字狱档》下册753—756页。

〖1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三辑684—686页；五四辑517、698页。

〖14〗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六辑186—188页；《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734页。

〖15〗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六辑701—702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734页。

〖16〗《枢垣纪略》卷二。按《清高宗实录》此事系于二十日庚戌条。

〖1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18〗《清史列传》卷二九《明亮传》。

〖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13—14页。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20—21、24页。

〖2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331页。

〖2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八辑484—487页，五九辑196—197页；《清代科举考试述录》311—312页。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八辑233、234、460页。

〖24〗《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史部·史评类》。

〖25〗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868—869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530—531页。

〖2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503—504页。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八辑143—144页。

〖28〗据朝鲜来华使臣记载："昨年福隆安家人杀人，隆安威胁刑部，欲以他人顶偿。皇帝闻之，怒责隆安。"（《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29〗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890、896、897、906页；《清史列传》卷二五《福隆安传》。

〖3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103页。

〖3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850—854页。

〖3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270页。

〖33〗《粤海关志》卷十。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九辑106—107页。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九辑12页。

〖3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九辑291页。

清通鉴　卷一四一

乾隆四十九年　甲辰　公元1784年

正月二十一日（2月11日）

1 乾隆帝自京启銮，开始第六次，亦即最后一次南巡。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永琰、皇十七子永璘随驾，有令其随侍左右，观摩巡幸之意。

二十五日（2月15日）

2 谕命刑部秉公审办正黄旗包衣护军统领满斗殴死家奴郑荣，复将其有夫之女奸占一案。上年五月，满斗意图奸占契买家奴郑荣之女二妞为妾，二妞不从，满斗遂寻衅将郑荣及妻刘氏打骂，郑荣夫妇受苦不过，逃至保人家，欲借银赎身。满斗令家人追寻，二妞之夫闻风先逃，郑荣夫妇及二妞则被拿回。满斗即用拳脚将郑荣、刘氏、二妞殴踢一顿，复用木棍将郑荣臀腿上痛打流血，致两腿骨碎裂，于次日身死，满斗即将二妞收占为妾，并严密看守刘氏不

得外出。本年正月刘氏乘机逃出，到步军统领衙门控告。至是，乾隆帝谕示：此等事从前如舒宁、祖尚德俱经犯案，虽无甚奇，但满斗年逾八旬，尚有此少年无耻之事，实属可笑。命刑部研审定拟。旋狱具，刑部照“家主将奴仆之妻妾行占夺、图奸不遂，将奴仆毒殴至死发遣例”，拟遣发黑龙江，又以其曾任大员，应照舒宁、祖尚德之案，发往伊犁当差。乾隆帝以满斗年逾八旬，准其照三品以上罪犯军流者捐赎银七千二百两之例，照数缴出。令其嗣后守分家居，不许出外滋事。刘氏、二妞照例放出为民，不得追收身价。〖1〗

三十日（2月20日）

3命钦差尚书福康安彻底查办广东盐商派捐公费一案。

初，广东盐商谭体元赴都察院呈控总商沈冀川勒索银两，乾隆帝将此案发交广东巡抚尚安会同粤海关监督李质颖查办。经李质颖等审理，拟谭体元充军查产。上年十月，谭体元之兄谭达元复往行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广东巡抚等审断不公。乾隆帝以未便再交该督抚查办，故命福州将军永德前往广东重新审理盐商谭体元案。经永德审出广东盐商有私自派捐津贴之事，遂命军机大臣福康安驰驿前往，会同永德严行查究。嗣经查明，总商沈冀川确向众商派捐“公费”，而所谓“公费”实系帮贴两广总督等采买贡物之用。乾隆帝谕示福康安等深入根究，此案重点遂由审办广东盐商派捐公费转为查究该省大吏染指瞻徇等情节。〖2〗

至是，钦差大臣福康安奏谭达元呈控一案，原广东巡抚尚安等心存回护，朦胧定罪，难辞偏听误断之咎。但因

此案事涉采买贡物，福康安有心消弭掩盖，故另具清字折，奏请结案时，“派捐公费”一节可无须叙入。乾隆帝大不以为然，特谕曰：此事若不明白晓示，转以广东历任督臣密进贡物，朕亦为之徇庇也。且广东历任总督恐有借此分肥染指之处，即使无别项情弊，而派敛商人银两，以为己物呈进，即其罪也。命福康安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东盐务设立商头以来历任督抚有无借端肥己情事确查奏闻，交部议罪。并以两广总督巴延三未据实奏明广东盐商派捐公费一事，命到京候旨。

嗣经福康安等查明，广东自二十四年立总商以后，公然派令商人私捐公费，以助总督采买贡品，据盐商等呈出贴补公费清单，历任总督各用银三万余两至五六万两不等，而杨景素在任未及一年，竟倍用至六万余两之多。乾隆帝特命通行晓谕曰：向来各省督抚备贡土物抒忱，以联上下之情，原所不禁。在本人惟应将廉俸所余，自行置备，派令属员代办，尚且不可，而况商人乎？即不进贡，有何不可？乃粤省自二十四年立总商以来，竟公然派令商人私捐公费，已属有干禁例，该督等又攘为己物进贡，并未奏明，以致积弊相沿，竟成派累，尤属不成事体！福康安等另折又奏，商人帮办物件一事，请俟一二年后，商力充裕，督臣代为奏进贡物。乾隆帝亦不允准，略谓：商人等承领帑项，营运交课，不过微末之人，原不得越分进呈贡物，近如两淮、浙江、长芦商人，间有预备行宫等事，亦因省方问俗，经过该处，叠沛恩施，该商等自抒忱悃，是以准其呈进预备。粤东商人本无此等事，自不得援以为例。即使资借官盐，营运获利，商力益得宽裕，亦藏富于民之道。

乾隆帝命所有历任总督等派捐银两应照数缴出，解交浙江以备海塘工程应用。后查抄杨景素原籍财产，共值银二万一千余两，不足赔抵，遂命其子、现任兵部主事杨炤作速分限凑缴；曾任两广总督李侍尧革职留任；巴延三革职；另错拟谭体元呈控案之广东巡抚尚安、粤海关监督李质颖俱革任。巴延三、尚安、李质颖除陪补官项外，仍令自行议罪。李质颖以“审理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3〗；尚安自行议罪银四万两〖4〗；原任广东布政使郑源琦亦议罚银六万两〖5〗。

二月二十四日（3月15日）

4 命闽浙总督富勒浑严审吴文世《云氏草》悖逆案。吴文世系浙江淳安县生员，乾隆三十三年（1768）间曾在江山县郑涛、郑澜家教书。上年五月，江山县生员毛德聪赴县具呈首告吴文世在郑家撰写逆书《云氏草》，其文盖取“云从龙”之意；该书上卷《骰子序》有云：“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长之令庶民且逆”；又有《驳柳子厚封建论》一文末云：“自秦祛封建、建郡县以至于今，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贤皆用乎？”江山县知县王昭麟以无《云氏草》书本为证，故未据情详报。毛德聪奸计未售，遂径赴浙江巡抚衙门喊禀呈告，闽浙总督富勒浑及浙江巡抚福崧拘提人犯来省研鞫。郑涛、郑澜、吴文世及刻字匠等俱称并无《云氏草》其书，吴文世只著有《小蒿山麓乡言》，因惧毛德聪控告已全部烧毁。至是，富勒浑、福崧以原被各执一词难成信谳，奏请彻查；江山知县王昭麟亦请旨革职。乾隆帝命王昭麟等革职，交与该督等提同

案内人犯一并严审定拟具奏，并谕令江西巡抚郝硕查访《云氏草》印本。郝硕旋以江西进贤县查无《云氏草》一书奏覆。〖6〗

二十六日（3月17日）

5 乾隆帝于南巡途径江苏之际，降旨豁免两淮盐商未完提引余利银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四两。两淮提引大案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查办，至此终结。

三月初四日（3月24日）

6 原任两广总督巴延三奏内地民人唐阿矮私往安南，并私受“东山王”伪职、劫掠船只一案。乾隆帝特谕曰：唐阿矮以内地民人胆敢受外番伪职，娶妻生子，任听役使，代为劫掠船只，又复将所掠货船携回内地，售卖俵分。此等狡狯奸徒，情节甚为可恶，不可不严行惩创。新任两广总督舒常遵旨拟唐阿矮等分别拟斩决、绞候具奏。

先是，四十年（1775）乾隆帝已谕云：安南黎姓驻扎东京，本受我朝封号，其西南一带，向为阮姓占据，近因阮王身故，庶子继立，有阮岳即阮翁袞，自称西山王。〖7〗至是又谕曰：安南国王现系黎维禡素称恭顺，昨遣陪臣赴行在朝贡，曾优加恩眷，东山王、西山王既系阮姓，且各占地方，出兵攻击，自不服安南国王管束。遂命舒常等即提唐阿矮讯明阮氏王号起于何时、是否本属旧时国王后裔，再将该犯正法。所谓“西山王”即阮岳（阮文岳），“东山王”盖指阮福映。其时阮文岳已灭广南阮氏，即史家所称之“旧阮”。阮福映为旧阮后裔，据柴棍称王，与阮文岳互相攻击。〖8〗

十二日（4月1日）

7 命伊犁将军伊勒图审究已故大和卓木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与喀什噶尔回人潜通书信一案。初，大兵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木逃往巴达克山，旋被杀。其时萨木萨克年仅三四岁，被其乳母携往潜逃安集延境外。至是萨木萨克流落色默尔罕（撒马尔罕），同行仅十余人，求乞度日，遂遣回人前往喀什噶尔，寄书信于默罗色帕尔，敛取银物，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私自容留送信回人，经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斯璊访闻举发，驻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保成据情奏闻。乾隆帝命将默罗色帕尔等解送伊犁，交伊勒图妥协办理，迅速奏闻。在办理此案过程中，鄂斯璊献计遣派可信回人，前往色默尔罕，拟相机将萨木萨克诱擒，或用计剿除。乾隆帝谕示可密遣人将萨木萨克诱来，送至京师，照霍集斯例，赏给职衔安置，既以昭怀远之仁，兼可绝回众之望。

本年秋，军机大臣会同理藩院将默罗色帕尔私通萨木萨克敛给银物一案审结，额穆尔等三人即行正法，阿其睦改斩监候。在逮捕阿其睦解往北京时，其子燕起惊惧潜逃境外。〖9〗嗣后燕起多次纠众骚扰边境。

十五日（4月4日）

8 乾隆帝南巡至浙江海宁，登尖山，观潮，阅视塘工。翌日驻跸杭州府行宫，谕称海塘改建石工，并未筹及砌筑坦水，保护塘根，且石塘与柴塘之间有沟漕一道，其中积水势必淹浸石塘根脚，凡此种种不协之处皆需返工，范公塘一带亦必需一律接建石工。遂命拨给部库银五百万两，

连同从前发交各项帑银，定限五年，分段从东而西，陆续修筑。

二十四日（4月13日）

9 自杭州回銮前夕，颁发御制《南巡记》，略谓：临御以来，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西师宜速而莫迟，而南巡宜迟而莫速，故两大事皆幸以有成。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乾隆十六年，1751）、丁丑（二十二年，1757）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至壬午（二十七年，1762），始定清口水志；丙申（四十一年，1776），乃有改迁陶庄运河之为；庚子（四十五年，1780），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四十九年，1784）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盖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故迟之又迟。

10 福隆安卒。

福隆安（？—1784），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尚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驸。傅恒既逝，乾隆帝曾有意培养陶成之，然其行未尽如帝意。六度南巡中，闻其病剧，乾隆帝即令其子丰绅济伦驰驿回京省视。寻卒，谥“勤恪”。子丰绅济伦袭一等忠勇公爵。〖10〗据朝鲜来华使节记载，福隆安之死，与上年其家人杀人顶凶案有关，时帝怒责之，“隆安惶惧成疾身死”。福隆安既死，“和珅宠遇愈隆，威势日加，今年（五十年）又以军功晋封一等男”。〖11〗

闰三月

11 军机处复核汇奏事件议定章程。先是，乾隆四十四

年（1779）正月军机大臣于敏中将各省汇奏事件中款项相仿者，归并一折分单具奏，以归简易。至是，酌议章程，将专折具奏及并折具奏事件画一办理，凡属一事，不得分折具奏。各省督抚年终汇奏事件，俱由军机处将有无迟延遗漏之处，查明汇总具奏。〖12〗

四月初十日（5月28日）

12 乾隆帝命豁免山东运河工程加贴银五十三万余两，但谕此后不得援以为例。上年黄河决口合龙后，特命将山东运河官民堤堰土石工程一律兴修。因部定例价实有不敷，酌加津贴，如土方定例干土每方价银九分六厘，稀淤每方二钱四分，分别加贴银三钱至八钱不等，木料每例价银一两加银五钱，秸料定例每十斤价银九厘，加银二分一厘，以上原估共加银六十余万两。嗣经河东河道总督兰第锡、山东巡抚明兴屡次驳饬，各处工员一再详禀实因物料昂贵、程限紧迫，万难再减。至全部工程竣工，合计加贴银五十三万余两。至是工竣，明兴奏陈运河各工照例共用银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余两，因例价不敷，加用津贴银五十三万余两，请分年捐廉归款，毋庸按例摊派。乾隆帝虽允准加贴银两作正项开销，但特降旨谕曰：向来黄、运两河间遇紧急要工，采办料物，雇募人夫，诚恐一时难以取给，于例价之外酌加津贴亦不能免。然不过加至十分之二三，多亦不过十分之五，尽足敷用，何至如此多至加倍？而上届豫省堵筑青龙冈坝工，甚且加至三倍之多（该项工程共用例价银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余两，加贴银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九百余两）。若俱以此任意津贴，工竣后即准作正开销，将

来遇有要工，不但漫无限制，无所底止，且恐不肖工员，恃有加价之例，从中侵蚀，浮冒开销，以冀恩免，又复成何事体耶？所有历次津贴银两业已加恩宽免，此后倘遇各工皆不得援以为例。〖13〗

13 准新疆编排保甲。乌鲁木齐自分设郡县，安立满汉营制，数十年来商贾辐辏，市肆云集，民人聚处众多。至是，经乌鲁木齐都统海禄奏准，饬各府厅州县将城乡村市所有安插户民及各营兵丁、一切外来商客，详细查明原籍住址、出口年月，一体编入保甲，照例十户设立牌头，十牌设立甲长，十甲设立保长，按户各给门牌，填注男妇大小口数，随时查察。〖14〗

十二日（5月30日）

14 命筹议滇铜厂欠。云南铜厂厂欠由来已久，盖官给铜本过低，故几经设法清理，终无成效。据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刘秉恬奏称：滇省铜斤官给之价自四两五六钱至七两四钱五分不等，商买之价则十二三两至十四五两，较之官价多一二倍，若以蜀楚粤黔等省官给之价八九两及十二两相较，滇省原定官价尤少。在厂炉户俱为无业穷民，无力自措工本，全赖预领官银，是以滇省有厂而即有欠，官给工本不能年清年款乃势所必然。从前厂欠内无着之数，总于年终奏销册内题请豁除，自停止按年豁除之例，三十七年（1772）以东局加炉鼓铸弥补银十三万九千二百余两，四十年（1775）弥补银十七万八千九百余两，至四十三年（1778）又查出新欠银五十四万八千八百余两，分别追赔。总计六年之内三次清查，厂欠银共八十六万六千余两。四

十三年以来，油米日昂，炭山日远，礌洞日深，物力难齐，更非昔比。至今六年之内，共办获铜七千余万斤，而厂欠内无着银则有三十九万七千五百余两。今惟有仰恳皇上俯念办铜各厂预放工本实属事非得已，格外施恩免其治罪，厂欠银两准其分别追赔以归原款。富纲、刘秉恬在该折附片又称：刘秉恬于去岁冬间在京陛见，仰蒙圣谕，以滇铜预发工本，自宜隔数年将厂欠加恩豁免，但不敢将邀恩之处叙入正折内，仍将无着厂欠令经放之员赔补。如此，诚恐各该员挪新掩旧，借词赔累，于铜政转有妨碍。所有此次无着厂欠三十九万七千五百余两，可否加恩豁免，出自皇上天恩。乾隆帝批示："该部议奏，福康安亦著入议。"〖15〗

15 江苏巡抚闵鹗元奏陈采办洋铜商人吁请减价办铜。据称苏州商民自备资本出洋采买铜斤，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奏定，每年额发船六只，买回铜斤以六分交官，四分准商变卖以资运本，交官之铜例以每百斤十七两五钱收购。今该商等情愿每年额办官铜每百斤只领价银十五两二钱，统计浙江、江苏、江西三省每年抽收官铜四十八万斤，由此可省官价银共十万余两。〖16〗

16 湖广总督特成额奏审拟川楚民人争界、放火抢掠案。初，楚民王正明、杨朝珍与川民邢持试等为争占山界，自四十一年（1776）起连年讦讼不休，而历任地方官彼此推诿，并未勘讯完结，该管上司亦付之不问，并未查催。本年三月，邢持试为争地纠众放火抢掠，鸟枪伤人，湖广督抚特成额、姚成烈闻报即驰赴咸丰县弹压查办。至是，特成额将邢持试等分别定拟斩决、绞候奏闻请旨。乾隆帝为此特谕：外省推诿迟延积习，牢不可破，若不严加惩处，

何以惩玩愒而肃官方！所有此案历任互相推诿、不行审勘之各州县，著交部查明，加倍从重议处；其不行催查之历任各该督抚等，亦著交部严加议处。

十五日（6月2日）

17 固原新教回人田五率众在小山地方起事，攻破盐茶厅（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属西安州城堡。

乾隆四十六年（1781）循化厅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为营救新教教首马明心起事反清，历时三月。嗣后陕甘总督李侍尧遵旨惩创新教余党，拆毁新教礼拜寺，吏胥借机骚扰肆虐。马明心之徒、小山回民田五（即田富）为马明心复仇，遂暗兴新教，秘密准备起事，并从四十六年（1781）起即暗修石峰堡，至四十八年（1783）五月又加葺整固，预将家属迁于堡内。田五等于四十八九年之交制办矛子、库刀、鞠鞋等物，并制白布号褂以示不忘马明心之意。本年正月，田五至靖远，与掌教哈得成、头人哈彦密谋，复立新教。令哈得成、哈彦转约城内回民，俟起事后里应外合，攻取靖远。并趁三月十五日众新教回人齐集礼拜寺，哈得成将田五密谋告知众人。田五随即先与李可魁商谋，又与张文庆等新教回人订期八月十五日举事。李可魁即李胡子，系李自党之子，向随田五念经；张文庆即张阿浑，系马明心徒弟，又系马明心内侄。田五、李自党等先已在洪涝坝、界牌庄、马尾川、中弯、老鸦沟、白季村、黄羊坪滩等地招集徒众，传习新教。本月十二日有马尾川旧教回民李化雄、洪涝坝乡约李应得赴营举首，称李自党与小山回民田五纠众密谋滋事，平庆道沈鸣皋等文武官员即率

兵前往查拿。

至是，用五闻讯，在小山仓促起事，并于是日乘虚抢入西安州营，掳获军械、旗帜。旋率新教回人，向靖远一带发展，势力渐壮。固原提督刚塔带兵追剿，陕甘总督李侍尧亦于二十日自固原起程，驰往靖远一路，会同刚塔围剿。〖17〗事闻，乾隆帝即命传谕李侍尧、刚塔及陕西巡抚毕沅迅速剿捕，谕称此案系内地回民，非撒拉尔可比，尚易扑灭。并谕示李侍尧等查办时，务须明切晓谕慰安旧教，其新教不法之徒更可搜除净尽。同时命西安将军、宁夏将军预为筹备，俟李侍尧咨调时，即可作速带兵前往。〖18〗

二十三日（6月10日）

18 乾隆帝回銮京师，六度南巡结束。翌年朝鲜使臣追述此次南巡云："皇帝去岁南巡，供亿浩繁，州县凋敝，农民举未省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收，无异歉荒。至于蚕桑，亦失其时。绸缎之属，天下专靠于南边，而今年则燕京人衣裳之资，鞋袜之属，绝贵于常年。"〖19〗

三十日（6月17日）

1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甲辰科三鼎甲：状元茹棻，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榜眼邵瑛，浙江余姚人；探花邵玉清，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至是，赐一甲茹棻、邵瑛、邵玉清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李长森、蒋攸铦七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蔡新、礼部尚书德保，副考官为兵部侍郎纪昀、工部侍郎胡高望。〖20〗

五月初三日（6月20日）

20 命工部尚书庆桂在军机处行走。庆桂时由福州将军内擢工部尚书。〖21〗

初八日（6月25日）

21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乾隆帝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八日返回避暑山庄。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本年巡幸木兰结束。

十五日（7月2日）

22 以陕甘总督李侍尧等办理固原新教回民节节失误，命尚书福康安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督办。田五在小山聚众起事后，连日与清军交战，于四月下旬腹中枪伤，自刎身死。李可魁等率余众继续与进剿官兵交战。提督刚塔奏称："逆回打仗情形甚有次序，贼队大红、黄、黑旗中左右三杆，排列贼队之前，迎头带队之贼目手执小红旗冲队，调人皆系小白旗，衣帽皆白。我兵直冲贼队，枪箭齐发，离贼不远，贼队仍然不动，临近低头直入，不惧枪炮。"李可魁并两次设计摆脱官军追剿，同时，四出与新教回人互相呼应。张文庆、马四娃亦于五月初在石峰堡聚众响应，互为应援，攻打通渭、伏羌（今甘谷县）等处，复回至底店联合武举马文熹攻城掠堡，扎营屯寨。寻破通渭城，驻防西安副都统明善在石峰堡亦中矛身亡。各路围堵官军处处被动，一筹莫展。至是，乾隆帝方不再作"不日即可威事"之想，即命尚书福康安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率领巴图鲁侍卫等，带领西安旗兵及檄调宁夏、阿拉善等处官兵

进剿。〖22〗随又加派大学士阿桂佩将军印信前往甘肃会同福康安办理围剿事宜，并将李侍尧革职，暂留甘省，带罪效力，办理军需事务，以福康安补授陕甘总督。提督刚塔革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

二十九日（7月16日）

23 以到京候旨之原任江西巡抚郝硕婪索属员，命革职拿问，抄没家产，解至热河审讯治罪。先是，乾隆帝六度南巡时风闻郝硕操守不谨，即命到京候旨，并令两江总督萨载于赴江西查阅营伍之便，访查据实具奏。至是萨载奏称：郝硕前因进京陛见短少盘费，又因有应交海塘公项，屡次向各司道及各府州县等勒派银两。其各府厅州县“有因公在省者即自行呈送，有一府之中，或府或县一员在省，即回去告知所属各府州就现任人员视其力量，或缺分大小酌量分派，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共计银三万零四百两。上年有应交浙省海塘银五万两，以力不能完，谕令首府黄良栋告知各府帮捐，嗣各府州县量力呈送，自数百两至一千两不等，共银三万八千五百两”。司道中，藩司冯应榴二千两，升任臬司冯光熊一千两，臬司吴之黼一千两、饶九道额尔登布二千两，盐道杜宪三千两，粮道舒希忠一千两，南赣道边学海二千两。〖23〗寻以革任江西巡抚郝硕勒派属员，赐令自尽。以两江总督萨载为总督大员，不能举劾巡抚贪污，因循瞻徇，罚去养廉三年，仍革职留任；藩司冯应榴、臬司吴之黼等不据实奏闻，且馈送银两，俱革职发往军台效力；馈送银两之各府厅州县七十一员均加数倍议罚，共罚银十六万六千七百两，解交浙省海塘充用。〖24〗

郝硕，汉军镶黄旗人，总督郝玉麟之子。袭骑都尉世职，由军机章京外任司道，擢升巡抚。〖25〗其婪索、勒派属员银八万两，俱以进京盘费不足、应交海塘公项为口实。所谓“进京盘费”，无非为进贡及打点朝中权要〖26〗；至“海塘公项”，即郝硕被罚交议罪银六万两以充塘工之用者〖27〗。

六月初一日（7月17日）

24 明发上谕不必论回教之新旧，但以顺逆相区别。略曰：回人中查对经卷、讲习规条者，相习为常，例所不禁，惟顺则恩有必加，逆则法无可宥。阿桂、福康安于剿灭回匪后，只须将贼人经过煽诱之处，所有平时与贼勾结知情及贼人起事后代为往来送信、接济粮食之人，即系邪教乱民，必须实力搜捕正法，其余并未从逆之回人皆系良民，不必更分旧教、新教。总之，查办此事止当分别从逆与否、邪正之殊，不必论其教之新旧。嗣后凡从逆回匪俱称为邪教，不必复分新旧教名目。此谕表明清廷对回人新、旧教政策之转变。

十九日（8月4日）

25 东阁大学士三宝病卒。谥“文敬”。寻以伍弥泰补授东阁大学士，和珅调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七月初二日（8月17日）

26 河决河南睢州（今睢县），下汛二堡地方大河长水出漕，河堤塌宽七八十丈，漫口水深四丈余尺，正河溜势尚未全掣。河东河道总督兰第锡奏闻。乾隆帝命大学士阿

桂前往督办，并令两江总督萨载、南河总督李奉翰星速驰往，帮同办理。此次睢州漫口，开挑引河一万二千余丈，堵筑口门三百余丈，自八月兴工，至十一月初五日开放引河，金门断流，十七日全河大溜尽归引河。

河南巡抚何裕城于开工之际，以工料昂贵、部颁例假不敷，奏请河工物料、运脚照时价酌加，略言：河工料价，部例每秸一斤价银九毫，麻一斤价银一分四厘四毫，俱系通省州县采办，州县按粮派征里下。而时价每秸一斤需银一二厘不等，麻一斤需银三四分不等，是以例价不敷购买。睢州要工开厂已及旬日，物料未能拥集。另里下雇夫一名，自本地动身每名日给钱百文，到工之日每名日给银四分，嗣因食用不敷，于例发四分外，里下加给银一钱。何裕城据以上物料工价今昔变化，奏请所有夫料价值先于司库垫借，工竣核实报销。至加增各项银两，照例归于里下分年摊征。得旨准行。

初五日（8月20日）

27 石峰堡被攻破，固原回民反清起事失败。

钦差大臣福康安于六月初驰抵隆德军营后，以静宁州（今甘肃省静宁县）所属底店逼近固原、平凉，系进兵后路，该处约有回人四千余人，故定计先行带兵进剿，遂分兵四路进攻底店。迨进军合力进扑，回人约有千余，分作两翼从山梁压下，势甚凶猛，自辰至酉经反复厮杀始败退，据守石峰堡。其时武举马文熹带底店回民在东南山上扎营，见官兵一到，即率领妇女及回民数百跪迎，痛哭乞降，口称从未与官兵打仗，实系被贼胁从。福康安佯受其降〖28〗，

随分兵安设后路以通粮运，即统兵进攻石峰堡。

该堡处于万山之中，三面皆系悬崖峭壁，东南山包地势稍平，为出入孔道。新教回民先已修葺整固，将妇女幼孩迁入堡中，并四处挑挖深沟数重，以居险固守。底店之战后，新教回民数千名退据石峰堡。福康安带兵尾随而至，即四面设立营盘，并设法断其水道。大学士阿桂行抵军营后，遵旨四面围攻，严密堵截，俟有可乘之机即合力进攻，一鼓破堡。六月下旬，官兵攻占石峰堡西北、东南两处山腿，回人水道被断。七月初，连日晴霁，堡上三水窖积水剩余无几。初三日即有渴极困惫、挨忍不过之回人不顾禁阻，私从山墩滚下。翌日，投出男妇愈多，自早至晚已有一千五百余名。阿桂、福康安恐投降回人留在营中猝生他变，遂将其中男丁五百余名以十人为一起，陆续押往粮台附近，一面点名，一面斩戮。

是日凌晨，阿浑张文庆率众从石峰堡中突围，阿浑马四娃在后接应，拚杀竟夜，被截回堡内。及天色黎明，官军一拥而上，进堡搜捕擒杀，张文庆、马四娃等被拿获。据福康安奏，两日之内，阵斩及生擒、投出而屠戮之回人共二千余名，俘获回人眷属孩稚三千余口。固原新教回民反清起事历时八十日被镇压下去。通计回人或打仗被杀，或生擒、投出被杀共八千余口，李侍尧、刚塔等屠杀回人妇女一千余名，此外尚有各州县拿获处死或监禁待决者一千余名。张文庆、马四娃、马文熹等新教回人首领被解至热河凌迟处死，其妻女家属全行杀害，另没为奴之妇女幼孩共计四千五百余口。大学士阿桂因功加一轻车都尉世职，福康安晋封嘉勇侯，军机大臣和珅以承旨书谕亦封一

等男。〖29〗

初十日（8月25日）

28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中国皇后号”，三百六十吨，驶自纽约，贸易顺利。运入货物为人参、羽纱、棉花、毛皮、胡椒和铅，售价约银十三万六千余两；运出茶叶、瓷器、丝织品、南京布、肉桂，买价估计为七万一千七百余两。获纯利润为投资额四分之一。本年十一月十六日（12月27日）返航。〖30〗“中国皇后号”系第一艘美国来华贸易船只。自是，美国商人购买中国茶叶逐年增加，至乾隆朝末，已占西方茶叶贸易总量四分之一。〖31〗

八月初十日（9月24日）

29 以今昔粮价不同，命增给镇江卫运丁行月粮价。先是，漕运总督毓奇奏请增给镇江卫行月粮价，户部议驳。至是乾隆帝谕示：该卫两帮与苏州、太仓等卫俱在大江以南，壤地毗连，今昔粮价不同，生齿浩繁，买食不敷，丁力未免拮据。该督所奏，请循照苏州等卫行粮每石一两二钱、月粮每石一两之例，一体支给，系属该卫实在情形，因时调剂，期于运务有济。

十二日（9月26日）

30 七世班禅在后藏扎什伦布寺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由驻藏大臣博清额主持，钦差大臣札萨喇嘛郭莽呼图克图、夷大兴阿里“看视班禅坐床”。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亦亲临扎什伦布寺祝贺，并与七世班禅正式建立师徒关系。〖32〗

二十日（10月4日）

31 湖广查获私往陕西传布天主教案。据湖广总督特成额奏，盘获巴地里央等四名西洋人，起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玛当家所发，往陕西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等语。乾隆帝谕以“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即命军机大臣传谕特成额及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陕西巡抚毕沅严行查办。嗣经孙士毅、毕沅等查奏，西安原有天主堂，自饬禁改为民居，上年湖广人焦振纲、蔡禄商议欲请西洋人来此主持念经，遂于本年四月前往广东同福建龙溪县人蔡伯多禄到哆罗夷馆延请四名西洋人同往湖广，同行尚有乐昌县人谢伯多禄、高要县人谢禄茂。乾隆帝随命上紧缉拿蔡、谢等要犯，并令特成额将四名西洋人及西洋经卷、所画佛像等俱解京讯办。〖33〗

寻广州洋商潘文岩等以对哆罗罗玛当家住宿行中失于防范，听任蔡伯多禄往来勾通，致有揽送洋人越境之事，自请罚银十二万两。乾隆帝准其认罚，并令解交河南睢州漫工应用。罗玛当家听信内地民人遣洋人前往，殊干禁例，虽不令议罚，但嗣后所有番船往来书信不令其管理。〖34〗

九月初十日（10月23日）

32 军机大臣会同两广总督议准解决商欠章程。洋商拖欠外国商人款项之事先已一再发生，本年又有广东洋商蔡昭复拖欠外商番银十六万六千余两之案，经粤海关

监督穆腾额奏准，饬令出结之保商等按年照数分还。乾隆帝召见两广总督舒常时，令其与军机大臣议奏如何解决商欠。舒常以为洋商拖欠夷人银两，总由夷人回国时将售卖未尽之货作价留与洋商代售，售出银两言明年月、几分起息，洋商贪图货物不用现银，辄为应允。往往夷人逾期二三年始来者，遂致本利辗转，愈积愈多，洋商无力偿还。准此公同酌议：一、嗣后必须公平定价，并令众商立保将来可以清偿，始准存留。二、夷人回国只准于立定年限内按本起利，逾限不来，不得以利作本，违例滚剥。〖35〗

十八日（10月31日）

33 军机大臣遵旨查覆户部银库存银数及历年蠲免银两数：雍正十三年（1735）库贮实存银三千四百余万两，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今实存银七千四百余万两；乾隆年间普免天下钱粮三次共银七千六百余万两，普免漕粮二次约折银九百余万两，另积年各直省水旱灾荒蠲免钱粮及民欠未完银一千七百余万两，通共蠲免一亿余两。〖36〗

十月十二日（11月24日）

34“休斯夫人号”事件始发。

英国散商船“休斯夫人号”〖37〗前此由印度孟买驶抵广州，在黄埔下碇。至是，该船鸣放礼炮，轰伤内地民船水手吴亚科、王运发身死。因英方拒绝将肇事炮手的些华交出，广东巡抚孙士毅下令将在商馆内谈判之“休斯夫人号”大班士蔑，即乔治·史密斯予以扣押，带入广州城，

并令停止全部贸易，禁止与黄埔来往；派兵包围商馆。法国、荷兰、丹麦及美国商人支持英国联合抵制，下令所有船只将驳艇配备人员加以武装，驶往商馆。孙士毅遂致函各国大班，表示该炮手一旦交出，即释放士蔑；如拒不遵命，即令兵勇沿河直至虎门排列枪炮，切断英人退路。英方被迫将炮手的些华交出。孙士毅具折奏闻请旨，略言：今洋人会廉（即‘休斯夫人号’船长威廉斯）船内炮手的些华在舱眼放炮，轰毙人民，原系出自无心，第致伤二命，情节较重，是以臣未敢发还该国，可否照过失杀人问拟，发还该国自行惩治。乾隆帝降谕严责孙士毅办理甚属错谬，谕示“现在正当查办西洋人传教之时，尤当法在必惩，示以严肃”，并令孙士毅不拘行至何处，接奉此旨即驰驿兼程回粤，传集该国人众，将该犯勒毙正法。时孙士毅已遵旨赴京预备人千叟宴，以该案办理错误，不准赴京入宴，以示惩罚。十一月二十八日（1785年1月8日）孙士毅会同两广总督舒常复审的些华一案，旋将其处绞，并命臬司姚棻前往十三行传集各商通知此案处理结果。“休斯夫人号”事件至此结束。

该案了结后，英国大班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报告：“我们觉得是处在这样的处境，假如将来有任何意外死亡发生，我们恐怕无法解脱我们人身危险的状态，没有行动自由，我们必须永蒙耻辱，或者就放弃这个重要的贸易”，“从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个政府统治我们和对待他们的臣民一样是用极权和专制的——杀了人就必须交出一个人去偿命，不容犯罪者逃脱——在这种情况下，由代替者受罪；假如不将他交出，则该船的大班或该国的头目负罪行的连

带责任；为了使这种法律绝对化，不承认有所谓误杀，只有一命偿一命。这种案件，在欧洲则与其说是罪，无宁当作是一个人的不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作者马士对此有如下评论：英国大班“已勾画了治外法权的轮廓。六十年之后，璞鼎查爵士在《虎门条约》，而隔一年顾盛和拉萼尼在他们的条约中都相继采用”。〖38〗

十七日（11月29日）

35 鄂尔多斯蒙古与沿河一带民人争地，奉旨秉公查处。初，康熙五十二年（1713）鄂尔多斯请于察罕托辉之地暂行游牧，遣尚书穆和伦等前往勘明，以黄河东西为界，数十年来沿河蒙古、民人相安无事。至本年该处黄河改向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东，鄂尔多斯蒙古遂以现行黄河为界，呈控民人占据其土地。至是，总督福康安奏闻，恳请派员查处。乾隆帝命理藩院侍郎赛音伯尔格图驰驿前往，会同鄂尔多斯贝勒栋罗布色棱亲往详查，定拟具奏，以服蒙古、民人之心。赛音伯尔格图等经实地履勘，仍照从前所定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桩立碑，办理完结，鄂尔多斯蒙古甘心遵依。五十一年（1786）四月，乾隆帝谕称此等事件即如内地之乡里小民贪得便宜，控争陇亩，实无关紧要，并非若前明之河套，为末季边疆构衅失算者之可比也。

36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八千六百三十三万一千三百零七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九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十六石，云南各厂办铜一千二百零五万二百五十一斤，较年额多办铜一百四十五万零三百三十九斤〖39〗。

37 上年（1783）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4）十一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七十四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两。〖40〗

38 英国国会通过“减税法令”。茶叶于明末传入欧洲，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取代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嗣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大量购买中国茶叶，致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巴达维亚（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帆船贸易，原以中国商人购买胡椒为主，转变为荷兰购买中国茶叶。乾隆中期，英东印度公司购销中国茶叶数量激增，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超过六万担，占中国出口欧洲茶叶总量 37%以上。但因英国对进口茶叶征收高关税，欧洲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大量向英国走私茶叶。至是，为杜绝茶叶走私，英国会制定并通过“减税法令”。该法令规定：自 1785 年 8 月 1 日起对茶叶取消一切现有各税，而以单一税 12.5%代替之。“减税法令”很快取得成效，乾隆五十一年（1786）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达十五万七千一百十六担，占欧洲全年进口总量 65%。〖41〗

39 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1780—1784）中英（包括印度）进出口贸易状况：进出口每年平均银三百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其中进口年均一百三十万一千九百三十一两，出口年均二百零八万三千三百四十六两。中国对英贸易顺差年均七十八万一千四百十五两。此五年中，每年平均从欧美各国输入中国商品总值一百九十

九万四千六百十七两（其中英国占 65.3%），从中国输往欧美各国商品总值银五百万八千二百六十三两（其中输往英国占 41.6%），年均出超银三百零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两。〖12〗

〖1〗参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 398—400 页。

〖2〗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921、967 页。

〖3〗《文献丛编》二五辑《密记档》。

〖4〗《文献丛编》二五辑《密记档》。

〖5〗《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365 页。

〖6〗《文献丛编》一辑《乾隆朝文字狱吴文世〈云氏草〉案》。

〖7〗《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九。

〖8〗《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31—336 页。

〖9〗《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156—159、164—165 页。

〖10〗参见：《清皇室四谱》卷四；《清史列传》卷二五《福隆安传》。

〖1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12〗参见：《清代奏折制度》72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85—90 页。

〖13〗《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109 页。

〖14〗《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113—114 页。

〖1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 69—72 页。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 75—76 页。

〖17〗参见：《钦定石峰堡纪略》7、9、12、14、34、42、103、206、256、280、312—315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 133、140、172、526 等页；《故宫档案述要》249—250 页。

〖18〗《钦定石峰堡纪略》12—13 页。

〖1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

〖20〗《清秘述闻》卷八。

〖21〗《枢垣纪略》卷二。

〖2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 288—289、417 页；《钦定石峰堡纪略》3—5、21、29、35、36、47、48、50—53、171、172、257 等页。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 457—460 页。

〖24〗各府厅州县七十一员内，送银二千两者，一员；一千两以上者，共十九员；八百两以上者，共九员；六百两以上者，共三员；四百两以上者，共三十员；二百两以上者，共九员。其知府九员，照所馈银数议罚五倍；同知、知州六员，议罚四倍；通判、知县五十三员，议罚三倍；佐杂三员，议罚二倍（《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 2854—2859、2874 页）。

〖25〗《清史稿》卷三三九《郝硕传》。

〖26〗据两江总督萨载奏查封郝硕家产折称："本年（1784）闰三月郝硕差弁郝得禄运送备进贡物内之檀香炕屏、挂屏、桌屏由水路北上。又闰三月内将金笔筒等金器约重一千二百余两，熔成金锭大小一百三十余个，除存留九十锭已查出，其余四十多锭，同从前销化金围屏之金锭大小一百个随带进京。此外，尚有珍珠手串一挂、金银首饰一匣（三三十两）、红圆宝石一件并金如意一枝，碧霞玺、珊瑚朝珠各一盘，又朝珠一盘、手串九挂、玉器五宗。又四月内曾差把总茹飞虎运送备进贡物内嵌玉如意、玉无量寿佛、玉瓶、玉盆、

珠手串、伽南碧霞玺手串、伽南珊瑚朝珠、大呢雨缎洋缎等物，由旱路进京。”（《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565—567页）

〖27〗《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2851页。

〖28〗对于乞降回民之处置，乾隆帝特谕阿桂、福康安：“凡属先已从逆、后始投降之匪徒，年在十五岁以上者，俱应骈诛；其幼孩、妇女或原其一线，酌量发遣边远为奴。”福康安遵旨除将投出回人于军营正法外，其余羁押隆德县之回人二百二十九名中年在十五岁以上男丁一百九十二人于六月十四日被屠杀，“该县预掘大坑三处，派拨弁兵周围防护，每起十名，分作三处办理，该犯等俱俯首就戮”。另投出武举马文熹亦遵旨严加锁铐，解送热河（《钦定石峰堡纪略》183、185、190、218—219页）。

〖29〗《钦定石峰堡纪略》8—9、223—224、229、231、242、243、266、258、293等页。

〖30〗参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417—418页；《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37页。按“中国皇后号”首次来华时间两书记载不同，今从马士《编年史》。

〖31〗吴建雍《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载《清史研究》1998年3期。

〖32〗《班禅额尔德尼传》141页。

〖33〗《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260、285、326—327页。

〖34〗《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301页。

〖35〗《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274页。

〖36〗《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286页。

〖37〗该商船或译为“休士夫人号”、“赫符斯号”。

〖38〗参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421—428页；《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47—150页。

〖39〗《清代的矿业》上册 164—165 页。

〖40〗《粤海关志》卷十。

〖41〗吴建雍《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载《清史研究》1998 年 3 期。

〖42〗《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3—5 页。

清通鉴　卷一四二

乾隆五十年　乙巳　公元1785年

正月初六日（2月14日）

1 举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以六旬万寿开千叟宴于乾清宫，与宴者一千九百余人。至是，乾隆帝御极五十年，爰循祖典，重开千叟宴于乾清宫，王公、大臣、官员及士商兵民与宴者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官员兵民年在九十以上、文武大臣年逾七十者，其子孙一人扶掖入宴。〖1〗

二月初六日（3月16日）

2 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请整饬绿营，略言：陕甘两省绿营向来操演阵式，系两仪四象，方圆如式，皆传自前朝，徒有其表，临敌打仗竟无实用；又施放鸟枪未得要领，临阵未见贼而枪已乱放，及贼至而药已尽；至挑兵入伍，绿营积弊，凡有年衰技劣之兵，辄事姑容，占额糜饷，

迨出缺又复瞻徇情面，以幼丁滥充；一切军械虽年年查验无亏，仍不免有名无实，如枪鞘多系松木制成，外用朱油饰观，一经磕碰即有损坏，当临敌之时，损坏一杆即少一枪之用。福康安请革除绿营积弊，酌量各提、镇、标之大小，令其挑出备战之兵，自二三千名以至一千二百名，认真操练，常无间断，计将军督抚提镇各标共可得二万余，其各协营兵又可得兵万余，合之陕甘两省足有三万余兵，训练精娴，一呼即集，方为有备无患。乾隆帝命传谕各省总督及兼管营务之巡抚，令云贵、四川、两广、福建等沿边沿海重地照福康安所办，于各营内挑选壮健，勤加训习，使各有数万劲兵，临事可供调遣。山西、山东、河南、江西系巡抚兼提督衔，亦当如此留心简练。〖2〗

初七月（3月17日）

3 新建辟雍成，乾隆帝诣国学，即国子监临雍讲学。国学，即天子之学；天子之学曰“辟雍”，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北京之国学，自元历明以至于清，五百余年有国学而无辟雍。四十八年（1783）仲春，始有复建辟雍之谕，翌年冬工竣。新建辟雍坐落于文庙毗邻之国子监中心，四面环水，重檐方阁，典雅而庄重。至是，乾隆帝于文庙行释奠礼后，即临新建辟雍行讲学礼。衍圣公孔宪培及大学士率十哲子孙、五经博士行进讲之礼，数千名观礼之进士、举人、荫生、贡生、监生，并朝鲜使臣圜桥听之，以仿汉朝故事。〖3〗同日颁发《御制三老记》，述及乾隆三年（1738）初视太学欲行三老五更古礼，为军机大臣张廷

玉谏阻一事，自言“年少时犹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则洒然矣”。《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又曰：若夫三老五更之说，予以为括于养老化俗之仪，而非天子临雍所必应并行而不遗者。盖弗见于诗书，乃特出杜氏《通典》之私耳。予更有所惧于是举者，夫是举岂非复古兴学之懿，有何惧？而予惧之者，恐后之人执予复古之说，于一切衣冠典礼，皆欲效汉人之制，则予为得罪祖宗之人。予之子孙臣庶，体予此心，于可复古者复之，其不可复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

二十二日（4月1日）

4蒋士铨卒。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一字苕生，号清容，江西铅山人。祖、父皆不仕，生四岁，母钟令嘉授以四子书及唐人诗，过目不忘。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晚年患中风疟，回南昌故居“藏园”，旋病逝，年六十一。士铨风神散朗，如魏晋间人，而甄录寒畯，激扬忠义，有古烈士之风。博通淹雅，自古文辞及填词度曲无所不工，而最擅长者莫如诗，与同时代袁枚、赵翼鼎足诗坛。平生崇拜汤显祖，自作《藏园九种曲》。与尚书彭元瑞同乡、同年且同官翰林，乾隆帝尝以“江右两名士”称之；但元瑞置身华要，而士铨官不过七品，命运蹇滞，卒缠绵于恶疾。有《忠雅堂诗文集》传世。〔4〕

三月初十日（4月18日）

5孔继汾《孔氏家仪》案发。孔继汾，山东曲阜人，孔

子后裔，曾任司员，在军机处行走，后以居乡多事革职。上年为其母在孔林中预造生圹，欲将其母附葬，奉旨严饬，并命自行议罪。著有《孔氏家仪》一书，为原任四品执事官孔继戌呈出，指摘其书有增减《会典》服制，并有“今之显悖于古者”，“区区复古之苦心”等字样。至是，山东巡抚明兴奏闻，请将孔继汾送交刑部治罪。乾隆帝谕示：孔继汾著《家仪》一书，则因其抑郁不得志，借以沽名纾忿，其心更不可问！若使仕宦通显，必不以著述为能。此等进退无据之徒，最可鄙恨。命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又谕示：孔继汾身系圣裔，即其书果有狂妄，止应罪及其身，其子弟族众均毋庸连及。

二十二日（4月30日）

6审结西洋人私赴内地传教一案。

自上年秋湖广查获巴地里央等四名西洋人欲赴陕西传教一事，陕西渭南县续搜获西洋人尼马方济各，即范主教及马诺二名，并起出洋字经本、画像、书信等。其尼马方济各系“大西洋意打里亚人”，在陕二十三年，前经内地人苏神甫接引由洋至广，复由广至山、陕传教。马诺系澳门人，自幼往西洋学习经典，仍回广东，有陕西渭南人张多明我接至西安、渭南。据供该省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俱有西洋人在彼传教。本年罗玛当家寄信中亦言及现派神甫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等省。乾隆帝命将有关人犯迅速解京，归案审办，并传谕直隶等省一体

严密查拿，将紧要人犯迅速解京。旋据农起奏山西拿获西洋人安多尼一名，毕沅奏陕西拿获西洋人王亚各比一名。对内地民人传教、信教者，乾隆帝谕示：凡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帮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如曾受其番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入官；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悛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销毁，毋庸深究。〖5〗会甘肃固原回民起事甫经平定，故谕旨有曰："西洋人私至内地传教惑众，最为风俗人心之害。陕甘、湖广等省现已拿获多人，则其余各省亦恐所在多有，均应彻底查办。近闻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命福康安、毕沅严密防范。广东、陕西、直隶、山东、山西各省随后俱拿获在内地隐匿多年，或新近由广东私赴内地传教之西洋人，并遵旨将其陆续解往京师审办。

至是，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拟湖广、广东、陕西、直隶、山东及山西解到人犯具奏，乾隆帝命将各犯永远牢固监禁，并命孙士毅将办理此案缘由，就近传集在广东贸易各国商人，详悉晓谕。寻续获潜伏四川、福建、江西三省传教之西洋人亦解刑部牢固监禁。迨是年冬，奉旨将巴地里央等十二西洋人犯全部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谕称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事，念该犯究系外夷，未谙国法，若令永禁囹圄，

情殊可悯。〖6〗

7 查办襄阳邪教案。据湖广总督特成额奏，襄阳县访拿传习邪教之孙贵远等并搜获经咒。乾隆帝谕示：经咒内有“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之语尤为悖逆。命特成额严审定拟具奏。旋查实孙贵远系枣阳县人，住居襄、枣交界之区，三十三年（1768）八月在李从呼家拜师入教，李口传“南无天元太宝阿弥陀佛”十字，又“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丹，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咒语，并将徐国泰原给九莲、苦难、五女传道经各一本、咒语单一纸给与带回，嘱令劝人入教。迨四十九年（1784）冬起意复教，传徒二十余人。孙贵远供称“十门”四句咒语隐寓周、李、胡、张四姓，指从前传教之人。特成额拟孙贵远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王易荣等二犯斩立决；詹正林等二十余犯军、徒、杖有差具奏。〖7〗与特成额审奏同时，山东亦访获传授《五女传道经》之邪教人犯。〖8〗此次湖广、山东破获之收元教，实系三十三年（1768）河南徐国泰收元教之余绪。〖9〗

四月十七日（5月25日）

8 命严办闹漕水手。据漕运总督毓奇奏，处州卫前帮水手聚众勒加工钱，在直隶泊头地方停泊哄闹，不肯开行，并伤官抢犯，实属目无法纪，凶恶已极。乾隆帝命传谕直隶、山东督抚派兵严密截拿，拿获后即于该处正法示众，必须多办数人，以示惩儆。嗣经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西南淄川）衙役将首犯南玉等缉获。据南玉供称：该水手等受雇处州帮第八号船，因闻有官赏盐菜银两，遂向旗丁索

添工价，不肯拉船，旗丁等许俟至临清发给。迨船至泊头，闻白粮帮已经发银，遂住船不开，过河听戏。后闻交河县陈主簿、南皮汛陈外委带兵拿获水手四人，遂聚众将其夺回，并打伤陈外委。山东巡抚明兴据情奏闻，并将南玉等押解赴部，听候归案审办。〖10〗

十八日（5月26日）

9 刑部等错审军机章京海升殴妻致死一案，分别受到惩处。先是，海升殴死其妻，装点自缢身故，尸亲贵宁以其姐吴雅氏并非自缢不肯画供，刑部奏派左都御史纪昀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带同御史崇泰、郑澂及刑部司员前往开棺检验，纪昀等以实系自缢回奏。贵宁以海升系大学士阿桂姻亲，刑部显有回护，复往步军统领衙门具控。乾隆帝又拣派侍郎曹文埴、伊龄阿前往覆验，始得真情。复令大学士阿桂、和珅会同刑部堂官公同覆验，与曹文埴、伊龄阿所奏相符。至是，乾隆帝以阿桂虽无请托情弊，但先有袒护之言，命罚公俸五年，仍带革职留任；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伊于刑名事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其咎尚有可原”，命交部严议；刑部堂官喀宁阿、胡季堂、穆精阿、姜晟俱降为四品顶戴，仍带革职留任；景禄、杜玉林俱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御史崇泰、郑澂附会草率，从宽交部严议。

本年朝审，殴妻至死且装点自缢希图蒙混之海升处决。会大学士阿桂出差在外，特谕曰：该犯杀妻，虽非必死之罪，而实有必勾之情。外间无识之徒或以现在勾到时阿桂尚未到京，无人为其解救，以致予勾，则更属可笑。试思

朕何如主，岂阿桂在朕前竟能骫法救人，而朕即听信其言、竟置人命重案于不问耶？是海升之死，阿桂非惟不能救之，而适足以杀之。

十九日（5月27日）

10 诫谕内地官员勿踵元季尊崇喇嘛之习。先是，前后藏喇嘛年班来使进京途中，偶有遗失物件，地方官往往惧干处分，竟有赔至数百金者，以致来使人等，贪图便宜，屡报失物。适自京回藏之班禅来使又称在卢沟桥一带遗失包裹四个，因谕曰：卫藏不远万里向化而来，朕以其修行出家之人，厚加赏赉，亦不过厚往薄来之意，原非若元季护庇番僧，致有詈骂割舌、殴打截手之事。现在地方官等不能仰体朕意，惟知回护处分，因循赔偿，转似畏怯，使无知之徒，将以本朝或踵元季尊崇喇嘛之习，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不可不防其渐。倘嗣后该喇嘛等尚不知自爱，仍有此贪诈妄为之事，朕不难将伊等治罪，西洋天主教一案即其明验，况此等久隶臣仆者乎？随经军机大臣会同理藩院议定喇嘛来往内地章程。

11 文华殿大学士蔡新原官致仕，晋加太子太师。乾隆帝亲制诗章，相约“祝八旬期仍赴阙，俞哉嘉予意肫然”〖11〗。寻以梁国治补授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刘墉协办大学士。

12 是月，河南柘城县民聚众抗官，焚掠富户。时豫东连年大旱，富户囤积居奇，柘城县杨凤仪等伙劫县民吉绍先家，知县叶人奇据报拿获刘振德收禁，杨凤仪、王金、王立山等起意夺犯，先行聚众一百二十余人，经过王家集，

遂抢夺当铺银钱衣物，散给村民。复至监生赵方来家，将粮食、银钱、衣物尽行抢掠，并烧毁房屋。迨行至胡家庄王立山家已聚集三百余人，众议欲于五月初三日入县城夺犯。适归德府知府会同营员往捕，王金等持械抵拒，被兵役格杀十余名，复退回庄内据守。巡抚毕沅闻讯驰赴该地督同剿捕，先后拿获二百余名、家口男妇大小百余口。事闻，乾隆帝谕示：此非寻常聚众可比，不可以附合被胁，多所开脱。并命从两淮运库拨银一百万两，迅速解赴豫省以资赈济之用。

此案先经官兵剿杀者五十八人，拿获后凌迟、斩枭者九十六人，问拟斩决、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等处给索伦为奴者六十七人，家属按律缘坐者一百三十名。乾隆帝鉴于连年荒旱、地方富户囤积居奇终至缴起民变，故命军机大臣传谕毕沅：此案贼匪纠聚由于借贷不遂，究因地方灾歉所致，该省旱暵倍常，即是上天垂象示儆，小民虽属愚鲁，亦各具有天良。该抚可密行剴切晓谕各地方富户，令其稍存赒恤，毋得囤积居奇，以至激而滋事。但不可使贫民知觉，反致长其刁风，借端索诈。〖12〗

五月十三日（6月19日）

13 本年因天旱运河浅阻，漕船行走艰难，南漕抵津较往年迟至两月。乾隆帝以江南总河李奉翰、两江总督萨载等不能预筹妥协，贻误要工，命运河挑工、筑坝银十三万余两著李奉翰、萨载等分赔。〖13〗

十八日（6月24日）

14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四日驻跸避

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至九月初八日返回避暑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本年木兰秋狝结束。

六月十三日（7月18日）

15命将闽省番薯移植河南。

番薯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传入闽广，以其传自外番，因名番薯。明清之际，各地民间广为种植，既高产、多用，又能耐旱，贫者赖以充腹，人皆称之番薯、朱薯、红薯、白薯、甘薯、地瓜等等。乾隆以后，推广更为迅速。陈宏谋抚陕，曾发《劝种甘薯檄》等示谕多件，嗣为河南巡抚，复募闽入种红薯。直隶总督方观承抚浙时稔其利，乃购种雇觅宁、台能种者二十人来直，将番薯分配津属各州县，饬各属劝民种植，以佐食用。山东布政使李渭颁《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各县奉文劝种。嗣后山东按察使陆燿复颁刻《甘薯录》，以广劝导。〖14〗至是，以豫省连年亢旱，乾隆帝命传谕至热河陛见之闽浙总督富勒浑，即将番薯藤种多行采取，并开明如何栽种浇灌之法，一并由驿迅速寄交河南巡抚毕沅，转饬被旱各属依法栽种。

寻河南巡抚毕沅奏称：闻番薯其种易烂易干，须用木桶装藤，拥土其中，方易驰寄，而本省怀庆府（治所在今沁阳县）所出薯蓣与番薯同类。雅德赴京路过山东沂州府（治所在今临沂县），见该处亦种有番薯，亦据情奏闻。乾隆帝遂谕示：河南、山东二省频岁不登，小民艰食，毕沅、明兴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仿照怀庆、沂州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至豫省既产薯蓣，闽省

亦毋庸多寄。旋命直隶、河南仿山东所办，将陆燿所著《甘薯录》一编广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抄，使皆知种薯之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

二十三日（7月28日）

16 陆燿病卒。

陆燿，字朗夫，一字青夹，江南吴江人。自幼寒苦，官至湖南巡抚。为官廉直，不以奇珍充贡以固宠，亦不厚赂和珅以自媚。著有《切问斋文稿》、《朗夫诗稿》。〖15〗

17 是年夏，黄河中下游及江南地区亢旱成灾。安徽亳州（今亳县）、蒙城、和州（今和县）、铜陵等十九州县，江苏淮安、徐州、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海州）、江宁（今南京市）、扬州所属各州县，河南卫辉（治所在今汲县）、开封（治所在今开封市）、归德（治所在今商丘县）各属，直隶大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顺德（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等府属，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武昌、襄阳（今襄樊市）等二十六州县，以及浙西杭嘉湖三府属之仁和（今属杭州市）等十七州县灾情尤重。奉旨先后发放赈恤银七百余万两，并截漕及调运四川、江西米石等加以救济。然灾民仍衣食无着，触目所见皆饿殍载道、十室九空之凄惨景象。是年冬，天奇冷，赵翼有诗记黎明前粥厂门外饥民冻饿而死之状，可谓实录："霜威似刀风似镞，五更齐趁赈厂粥。厂犹未开冷不支，十三人傍野垣宿。急则生智计亦奇，谓可彼此互借燠。肩背相贴臂相抱，一团翻似屏风肉。岂知久饿气各微，那有余温起空腹？天明过

者赫然骇，都作僵尸尚一簇。吁嗟年饥少炊烟，犹冀冬暖喘稍延。岂天欲尽穷黎命，奇荒奇冷并一年……灾来偏杀无罪人，更从何处论公道！掩埋方悲无敝帷，有人又剥尸上衣。悲忍王孙竟裸葬，死无用此生尚资。明知旋亦供人剥，且救须臾未死皮。”〖16〗翌年春三月，江南“米至石五千文，饥民载道”，钱泳记其家乡“斗山田中忽生一种黑土，其色微黄而带白星，可以做饼煮粥，颇清香，食之亦饱，一时哄动，近乡居民来取土者，日以万计”〖17〗。

七月二十三日（8月27日）

18 饬谕署江西巡抚舒常办理《慎余堂集》一案失当，重申“不为已甚”之“素志”。先是，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市）生员郭榜赴京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该县修纂志书，将不应入传之顺治年间进士刘遇奇入志，并将其所作诗赋呈首。乾隆帝命交两江总督萨载会同舒常审办。舒常随起获刘遇奇著《慎余堂集》版片及《清风亭集》抄本，签出“狂谬语句”呈进，并将刘遇奇玄孙刘员位拿获，奏请从重办理。至是，乾隆帝就此案命通行晓谕曰：朕将其书详加披阅，其签出之处，如“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为醉侯”。“清风”、“明月”乃词人引用成语，此而目为悖妄，则欲将“清”、“明”二字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其余签出各处，俱系庙讳及朕御名未经避写，无论刘遇奇系顺治年间进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预知敬避？即现在乡曲愚民，其不知庙讳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此而指为语句狂谬，将其子孙治以悖逆之罪，则将来挟嫌告讦之徒，势必吹毛求疵，谬加指

摘，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外间所著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膴仕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所谓“不为已甚”之素志，实天下人所共见共闻者。

八月初五日（9月8日）

19 户部议准各省耗羡务必随同正项钱粮报解。先是，因安徽有节年未完耗羡银两，该抚书麟奏请派员清厘。经户部议以各省亦有积欠耗羡，应令仿照安省办理。乾隆帝以耗羡系征收正项钱粮时所加，断无正项钱粮全完而独欠耗羡之理，命户部将未完耗羡如何清厘究治，妥议具奏。至是，户部议奏各省所欠耗羡分年分远近分别追赔究治，嗣后责成藩司照原任山东布政使陆燿条奏，耗羡随同正项报解。奉旨准行。对积欠耗羡，乾隆帝命凡四十年（1775）以前所欠俱予宽免，四十一年（1776）以后拖欠耗羡，则令督抚、藩司于经征各官名下严切查催，逐一追缴全完，并不得向小民重征滋扰。又以州县官有于耗羡内自行动支抵算养廉者，乾隆帝特命嗣后州县应将耗羡尽数解司后，再由司库动支给发养廉，以杜弊混。

初八日（9月11日）

20 命严办郭大至《代宣圣谕广训》案。郭大至，湖南桑植县人，迁居湖北恩施县地方佃种生活。本年春，学政钱沣按试永顺府属，郭大至即将《代宣圣谕广训》稿本呈恩转奏，钱沣随咨会湖广总督特成额究办。至是，特成额以郭大至《代宣圣谕广训》“词语狂悖”具奏请旨，乾隆帝命即将该犯按律速行定拟具奏。特成额寻照大逆律拟郭

大至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奉旨改斩决；其律应缘坐之郭大至兄弟俱从宽改斩候；郭大至年未及岁之子侄及郭大至之妻女等俱给功臣之家为奴。学政钱沣于咨会特成额查办郭大至呈送书稿一事，未能自行奏闻，奉旨交部严加议处。〖18〗

九月初三日（10月5日）

21 乾隆帝获悉燕起与萨木萨克图掠喀什噶尔，命陕甘总督福康安速赴阿克苏一带密为侦探。先是，和卓后裔萨木萨克派人潜通喀什噶尔回众，散秩大臣阿其睦牵连案内，命逮京审办，其子燕起等逃往境外。至是，乌什参赞大臣海禄奏称燕起纠集萨木萨克图掠喀什噶尔，请调伊犁、乌鲁木齐兵四千名分防喀什噶尔、乌什、叶尔羌三城。乾隆帝以其畏葸张惶，措置失当，为回众所轻，命革去参赞大臣。又以此事重大，若不预为备办，转恐贻误事机，故命福康安前往料理，陕甘总督由庆桂暂为署理。

福康安驰抵回疆后奏称喀什噶尔回人俱各安静，惟宜添兵驻守。乾隆帝谕示：从前传播流言竟成子虚，即萨木萨克等亦未必能滋生事端，看来别无可虑，只须由伊犁派索伦兵二百名前往喀什噶尔驻扎。福康安此时正遣人赴境外缉捕燕起，乾隆帝又谕示，如木年雪化以前已获燕起，则遣派二百索伦兵足矣；如仍未获，则加派伊犁兵六百名遣往。

二十九日（10月31日）

22 命将《河防述言》录入《四库全书》。康熙时人张霭生追述其友陈潢治河之论，撰为《河防述言》。陈

潢，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为靳辅幕客，靳辅治河，多资其经画。《河防述言》凡十二篇，与靳辅《治河奏绩》足相发明。《河防述言》前冠黄河全图，乃张霭生自作。乾隆帝偶阅是书，见黄河全图所载源流，以及方向、山川适与四十七年（1782）往探河源之侍卫阿弥达所述相吻合，而其书早于《河源纪略》数十年，故命将《河防述言》录入《四库全书》，附于靳辅《治河奏绩》一书之后。〖19〗

十月二十七日（11月28日）

23 大学士嵇璜等遵旨查奏乾隆元年（1736）以来五十年内蠲免钱粮数目：一、普免天下地丁钱粮三次，共银七千六百六十八万余两、粮五十三万余石。二、普免天下漕粮二次，共九百余万石。三、历年各省水旱灾歉赈恤及蠲免民欠地丁、盐课共银一亿三千四百五十二万余两、米谷豆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余石。四、巡幸恩免地丁、盐课、漕仓、民欠等项共银一千四百四十六万余两、米麦豆七十六万余石。总计五十年来普免、蠲免共银二亿二千五百六十七万余两、米麦豆二千一百五十一万余石。〖20〗

十八日（12月19日）

24 安徽巡抚书麟奏请设法清厘荒地，略言：查阜阳县《赋役全书》开载荒地六千余顷，其余已垦未报，自必不少。惟有稍宽年限，立法清厘，俾令渐复旧额。查阜阳民间买卖田地，率多照契开界，过户纳粮，并不施弓查丈。间有丈交者，亦不过相沿旧例，以绳索纵横经丈，往往与粮额不符，致启争讼，而该县悉皆旱地，更非水田有塍畔

可比。其毗连荒地之处，未必无逐渐侵垦，以熟包荒者，日久无稽，职此之故。应请将部颁官弓照式刊刻木榜，分竖各里保，遍行晓谕。嗣后民间交易，悉照部颁官弓丈明亩数，载入契内，如有多余之地，照议定价值减半加增，仍以所增之价，一半入官，一半给主，则卖户既免已往之罪，又图多得价银，必不肯扶同欺隐，即买主照额升科，亦得粮清地实，以免纠缠，自所乐从。倘过割时，不用官弓丈量，私自成交，一经查出，即照欺隐律治罪。仍于每岁年底将清出报升顷亩、应征银粮，汇册题报。数年之后，自可渐复旧业，于国课民情，两有裨益。〖21〗乾隆帝据奏谕曰：此系历任督抚未经办理之事，朕亦不深追究。该抚务督率所属以实为之，毋徒事空言，但不可欲速，当为之以渐。至此项未升科地亩，多至六千余顷，自立法清厘之后，办至几年方可略有头绪，该抚亦应酌定年限，实力查办。嗣经书麟覆以五年为限。乾隆帝谕示俟至五十二年（1787）再行起限。

十二月初二日（1786年1月1日）

25御史富森阿条奏“民间征收地丁请兑收本色”、“捐纳贡监等俱照监粮之例以粮准银”、“禁止烧酒造曲不准栽种烟草”等款，乾隆帝以为“其言似是，而于事皆断不可行”。针对禁烟酒一事，谕曰：此二物固属无益，但烟草一项，不特遍天下皆然，即外藩诸部，亦无不相习成风；烧酒一项，虽为糜费谷食，而已为闾阎食用所不可少，况此项多系高粮，并非米谷。此二项民间借以贸易图利者不可胜数，虽欲禁止而势所不能，徒滋胥役借端需索诸弊，

究于实政，有何裨益？此谕可视为贯穿乾隆朝禁烟酒政策之总结。

十四日（1月13日）

26 谕准河东池盐暂增盐价为定额。乾隆中期以后，各省商盐告疲，山西尤甚，陆续采取调价加耗等措施加以调剂，二十六年（1761）每斤加增二厘，旋又暂增二厘。至是，山西巡抚伊桑阿以河东运盐成本不敷，请将续增二厘作为定价。户部议驳。乾隆帝命照伊桑阿所请，以纾商力。因谕曰：河东池盐全系陆运，需费浩繁，今户口日增，物价胥贵，则运盐之食物、脚价较之往来，自必有增无减。该抚既称现增之价不致有妨民力，而该商等亦借得稍为舒展。〖22〗

二十七日（1月26日）

27 明发上谕，不准广州经营外贸洋商呈进钟表、洋货等贡物，亦不准粤海关监督备物呈进。同时命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富勒浑，不得因商人停止进贡遂借端令其垫买物件，如阳奉阴违，必加倍治罪。另该省向有发价官办物件之事，亦一并停止采办。

然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嗣后至京，向军机大臣言及广东洋商“报效出于至诚，每年愿备银五万五千两解贮关库，如传办物件，即于此项动支，若无传办之件，俟存贮数多另行解交”。军机大臣于召见时将此回奏，据称“圣意似以为可，但必须该商等具呈吁请”。翌年四月，军机大臣以军机处名文致函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略谓：待洋商“吁请”时，“二位大人会同据情代奏，自可仰

邀恩准”，并嘱咐代奏时“不必提及此番寄信”。寻两广总督孙士毅奏称洋商潘文岩等“情愿”每年缴存备用银五万五千两。奉旨俞允。该奏折夹片问及此项银两存贮数多时应交何处，乾隆帝将夹片留中，并指示军机大臣曰：俟有积存，遇便解交内务府造办处。为此军机大臣又札知孙士毅等遵照办理，俟将来如无用项积多之时，一面咨覆军机处备查，一面竟行遇便搭解，不必屡形章牍。〖23〗

28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八千八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七十四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九百十七万五千六百三十余石，云南各铜厂办铜一千零七十二万五千四百四十五斤。〖24〗

29 上年（1784）十一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5）十一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八十七万二千一百五十两。〖25〗

30 广东巡抚孙士毅奏请开垦沿海沙坦，略言：粤东地方，每岁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全赖粤西谷船为接济。其故缘粤东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可耕之土，本属无几，而民居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又数倍于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即不免骤昂。向来滨海居民，见有涨出沙地，名曰“沙坦”，开垦成田，栽种禾稻，实为天地自然之美利。然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与水争地禁垦，而偷种暗垦者甚众，每滋事端。今查粤东沿海州县皆有沙坦，其近省之南海（今属广州市）、番禺

（今属广州市）、东莞、顺德、香山（今中山县）、新会六县为最多。国家休养生息百数十年，岭表生齿日繁，省会五方杂处，食指尤众。我皇上念切民依，凡山头地角，苟利耕耘，无不准令开垦。乃粤东原不碍水道之沙坦，一旦置为废业，实为可惜。臣请将沙坦照旧给民承垦升科，即以千顷为计，每岁约可添谷十万余石，即无庸全仗粤西之接济也。〖26〗

31 停止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先是，俄方拿获中国逃人乌拉勒斋及其同伙，拒绝按照恰克图条约有关规定，将逃人交还中国，而将乌拉勒斋等处以笞刑后流放远方。中俄双方遂就此事开始多次交涉。据俄方档案，本年二月初六日理藩院曾致函俄国枢密院，指责俄方拒不交犯，使两国间所达成协议遭致破坏，并通知俄方：现已责令本国界务官封闭所有通道，中断一切贸易；今后如有任何俄国人进入我方，将不予交还；中国界务官对在俄国边界地区之侵袭事件和盗窃活动将不再负任何责任。俄枢密院回函认为乌拉勒斋案件业已了结，中国理藩院就惩办一名微不足道小民竟如此大动肝火，难以理解。尽管中方要中断贸易，不许互相自由往来，但俄国不禁止任何人出入境。枢密院还要求中方派一名最显贵全权大臣前往边界，与俄方同级之官员商议修约事宜。翌年，中俄双方仍为此而争论，最终导致中止贸易。是为恰克图贸易第三次闭关。五十七年（1792）重开恰克图贸易。〖27〗

〖1〗参见：《啸亭续录》卷一《千叟宴》；《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熙朝新语》卷一二。入宴人数朝鲜使臣记为三千六百余人，与昭槤所记不同，今从《啸亭续录》。

〖2〗参见：《钦定石峰堡纪略》371—378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477—479 页。

〖3〗参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76 页；《熙朝新语》卷一六；《乾隆朝上谕档》十一册 585 页。

〖4〗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四九《翰林院编修蒋君上铨墓志铭》；《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224—226 页。

〖5〗《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374—375 页。

〖6〗《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472、487、532、534、581、660、868 页。

〖7〗《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 173—176 页。

〖8〗《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 573 页。按《上谕档》徐国泰为徐国东。

〖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 158—159 页。

〖10〗《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542—545 页。

〖11〗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六《蔡新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10—111 页；《啸亭续录》卷三《蔡葛山相公》。

〖12〗《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707—710 页。

〖13〗赔补河工官项亏缺，还可以举出乾隆四十六年（1781）青龙冈河工为例，该工程共用银三百二十余万两，按“销六赔四”之例，河东总河以下与河防有关官员共分赔一百三十余万两，总河姚立德累计应赔银约十八万两（《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五七辑 847 页，五四辑 837—838 页）。赔补官项除河工外，还普遍存在

于军需损失、库帑亏空、滇铜厂欠等。这类并非渎职而造成的国家财产损失，强令主管官员分赔，甚或毫无干系的其他官员一并摊赔，只能使督抚等地方各级官员以赔垫不起为借口肆行索贿贪污。

〖14〗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载《清史论丛》七辑。

〖15〗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七三《湖南巡抚陆君燿墓志铭》、《书陆中丞遗事》；《清史列传》卷二四《陆燿传》；《清史稿》卷三二四《陆燿传》。

〖16〗《赵翼诗选》134页。

〖17〗《履园丛话》一四《祥异·黑土》。

〖18〗参见：《文献丛编》十五辑《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名单》；《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840页。

〖19〗《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史部·地理类二》。

〖20〗《乾隆朝上谕档》十二册890—891页。

〖21〗《清史列传》卷二七《书麟传》。“仅据报垦三千余顷”一句《实录》为“仅据报出三十余顷”，按之乾隆帝谕旨，后者为是。

〖22〗参见：《石渠余记》卷五《纪河东盐法篇上》；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四。

〖23〗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131、271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623—624页。

〖2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十辑770—771页。

〖25〗《粤海关志》卷十。

〖26〗《清经世文编》卷三四《请开垦沿海沙坦疏》。

〖27〗参见：《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60—364页；《史料旬刊》三九期《清道光朝密奏专号第五·钞件》；《乾隆五十四年中俄贸

易史料选译》，载《历史档案》1987 年 3 期；《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42—243 页。

清通鉴　卷一四三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公元1786年

正月二十五日（2月23日）

1 饬谕江西巡抚何裕城不得遏粜。据何裕城奏，近日江楚商民贩米过多，以致江西粮价稍昂。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旨责其意存遏粜，略曰：民间遇有灾歉，自应以此省之有余，补彼省之不足。为督抚者，皆当以民食为心，不分此疆彼界，筹办得宜，俾得均匀接济。且邻省到境采买，小民等得价售卖，可沾余润，尚不应稍有居奇，何况封疆大臣，竟存彼此之见耶？随后复降明旨饬行。

二十六日（2月24日）

2 乾隆帝查询耗羡银每正银一两加耗若干，据户部覆称：各省征收耗银每两收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一钱及一钱一二三四五分至二钱不等，各省所收耗银互异，即一省之内，各州县所收耗银亦多寡不齐，大约每正项一

两加收耗银一钱以外者居多。〖1〗

二月初五日（3月4日）

3 命严究台湾淡水（今新竹县）同知潘凯赴猎里社验命案被杀一事。先是，雍正元年（1723）以台湾诸罗（今嘉义县）北境辽阔，增设彰化县及北淡水同知。六十余年以来，其俗日益淫侈，奸宄因芽孽其间，地方官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至是，淡水同知潘凯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往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事闻，乾隆帝以“此事不法已极，不可不严加究治，若系生番（指土著民族）所杀，即应派兵搜捕，速拿正犯严办。”然地方官弁不能得主犯，奏称杀害官役者系直加宋南及日怀二社之番，并谓番性嗜杀，途遇而戕之也。水师提督黄仕简等先后带兵渡台，分路进山捕剿。乾隆帝谕示：“此等生番，深居山箐，与禽兽无异，不可不大加歼戮以示惩创。”黄仕简寻以“业将二社凶番巢穴剿洗无余”奏闻，实乃使人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之，而杀人者仍脱然事外。于是民益轻视官吏而番亦衔刺骨。〖2〗

初八日（3月7日）

4 明发上谕，将原任大学士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先是，甘肃捏灾冒赈案发，乾隆帝即判定酿此巨案者实系于敏中，然以其身故免究。至是，乾隆帝把玩明朝嘉靖年间古董，因忆及其时严嵩专权而有感，谕曰：于敏中不过侍直枢庭、

承旨书谕，不特非前朝严嵩可比，其声势并不能如康熙时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前甘肃捐监经舒赫德奏请停止后，于敏中力言甘省捐监应开，部中既省拨解之烦而闾阎又得粜贩之利，实为一举两得。朕以其言尚属有理，是以准行。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锦岂敢遽行奏请，即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此，是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此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因其先已身故，不加深究。然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昭示来兹，盛典攸关，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朕宁受乏知人之鉴，断不使天下后世谓朕有为于敏中始终蒙蔽之名。

十七日（3月16日）

5 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伊龄阿驰驿前往浙江，盘查该省仓库亏空。先是，浙抚王亶望、闽浙总督陈辉祖贪黩败检之事相继败露，经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等将浙省仓库亏缺之数据实奏明，乾隆帝以甫经查办王、陈之案，不宜更兴大狱，故降旨令勒限弥补。迨富勒浑离任，据奏节年设法弥补已有十之六七，各属亏空数目尚有一百三四十万两。及福崧任浙江巡抚，历三四年之久，仍有数十万两亏缺，至是乃奏请展限弥补。乾隆帝大为不满，意欲严加惩创，以免各省效尤，是以派钦差大臣前往查办。旋以浙省亏空未能依限全完，命福崧到京候旨，浙江巡抚员缺由伊龄阿补授，又诫谕伊龄阿曰：尔系内务府人员，久任盐政，俸廉甚厚，自必积有余赀。今既擢用浙江巡抚，若再于地方盐务内稍思染指，不但不能承受朕恩，并恐不能保

其素有。

6 乾隆帝查询四十七年（1782）前后陕甘二省兵饷及新疆经费，据户部奏覆：陕甘二省现岁需兵饷银四百零四万五千余两，较前节省银七十一万七千余两；新疆各城经费向来每岁需银七十六万余两，自新疆设驻防后每岁只需银三十七万余两，其中调拨内地经费银十八万八千余两，新疆岁收屯粮等二十六万八千余石、房租税务等银四万余两。总计陕甘二省兵饷并新疆经费较乾隆四十七年以前每年节省银一百一十余万两。〖3〗

三月初六日（4月4日）

7 命钦差尚书曹文埴于查办亏空之便前往海塘阅视。先是，乾隆帝六度南巡至海宁，命将章家庵一带石塘之前沟槽填筑坚实，即以为石塘之坦水；又命于范公塘一带接续石塘，以五年为限完工。至是，据浙江巡抚福崧奏，改筑石塘后，仍需筹经费以岁修柴塘坦水。乾隆帝以为若如此则前后所建石塘竟属无益，徒费千百万帑金虚掷无用之地。是以令曹文埴等亲临其地，将柴塘坦水以及添建石塘究竟孰得孰失秉公筹画具奏。嗣据曹文埴等奏，柴塘需随时修补，坦水系竹篓装贮碎石，事不劳而工易办，并请将范公塘一带石塘二千九百余丈暂行停止修建。乾隆帝降旨准行。关于此举前后措置之不当，乾隆帝一再表示“倍深愧懑”〖4〗。

十二日（4月10日）

8 萨载卒。

萨载（？—1786），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初以翻译举人授理藩院笔帖式，累官江苏巡抚、江南河道

总督、两江总督。萨载故后，尚有未完赔、罚银九万一千余两，由其子刑部员外郎萨腾安等筹措完缴。〖5〗

十七日（4月15日）

9 准豫省河工岁修帮费通省摊征。该省河工岁抢物料向于沿河三十二州县给发例价，派民购买，运工交官，嗣经前抚臣阿思哈奏准，动款官为代办，每秸一斤除官价九毫外贴运费一文，即在沿何三十二州县地粮内摊征还款，每粮银一两摊运费六十九文。迨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黄河屡屡漫决，旧有险工不过七处，新添险工竟至十三处，而原摊运费每粮银一两已增至近三百文。自四十四年（1779）至五十年（1785）河南沿河各属共欠运费银六十八万余两。至是，巡抚毕沅奏请河工岁修帮费通省摊征。下军机大臣议行。〖6〗

四月初二日（4月29日）

10 三世章嘉活佛圆寂。

三世章嘉活佛，名若必多吉（又译罗赖毕多尔吉），康熙五十六年（1717）生于甘肃凉州（治所在今武威县），经五世班禅选认，并经康熙帝批准为章嘉活佛。雍正年间受敕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银印。乾隆元年（1736）命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授“扎萨克达喇嘛”印，十六年（1751）再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本年三月随扈乾隆帝至五台山，参与祈愿诵经法会后，病情恶化，至是圆寂，寿七十。乾隆帝遵其遗愿，命于五台山镇海寺造石塔，存放其舍利。并立即遣使进藏，向达赖喇嘛通报，请其祷告章嘉国师转世灵童早日出世。〖7〗

初七日（5月4日）

11 命大学士阿桂驰驿前往清口，筹办河工事务。

初，乾隆帝钦定清口水志，河臣恪守无失。适值上年淮南北大旱，八九月间湖水日渐消落，以致黄水倒灌，停沙梗阻，运道淤浅，漕艘不通。大学士阿桂奉命阅视筹办，不得已将湖水筑坝闭住，借黄济运，而乾隆帝以为此乃一时权宜、可一不可再之举。随即将清口东西坝酌量移建，并将口门按照高家堰水志，酌定收束尺寸。洪泽湖清水渐蓄至四尺二寸，已高于黄河，故开放两坝，以资济运。但随后桃汛长发，黄水复高于清水四尺余寸，又倒漾入口。至是，南河总河李奉翰只得将拦清坝仍旧堵筑。乾隆帝对此甚为忧虑，故命阿桂前往筹办。及阿桂至清口临视，覆奏黄水倒漾，恐浮沙漾入引河，是以将拦清坝堵住，俟黄水消落清水长发，再行启放。乾隆帝本以借黄济运为不可再行之权宜之举，至此亦不能不复加认可。

十二日（5月9日）

12 浙江学政窦光鼐奏称浙省亏空并未彻底查办，乾隆帝命钦差尚书曹文埴等秉公查奏。先是，曹文埴等前往浙省清查亏空，经询问浙抚福崧，据称实有未完亏空三十三万余两，乾隆帝以此系一面之词，未足凭信。至是，窦光鼐奏称：浙省仓库亏缺，前督臣富勒浑并未彻底查办，只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遇有升调事故，辄令接任之员出结。臣闻嘉兴（今嘉兴市）、海盐及平阳三县亏数皆逾十万。奏入，乾隆帝嘉其公正，命钦差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会同新任巡抚伊龄阿彻底清查，严参办理，窦光鼐会

同查办。寻窦光鼐又奏，仙居、黄岩等七县亏空多至累万，全未弥补，以致后任不敢接收交代。平阳知县黄梅借亏空科敛累民，丁忧演戏。再藩司盛住上年进京，携资过丰，外间颇有烦言。乾隆帝以此案重大，恐曹文埴等不能收束完案，遂命在清口督办河工之大学士阿桂即速前往会同曹文埴彻底查办浙省亏空案。

十六日（5月13日）

13 改订《大清律例》之“雇工致死家长条例”。

清律严主奴名分，凡雇工人谋杀家长，已杀者，皆凌迟处死。至于官民之家受雇服役之人，“凡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依雇工人论”〖8〗。外省问刑衙门遇有此等案件，往往援据条例“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之文，将并非雇工人身份者从重论拟，而遇有雇主殴死此等无主仆名分之雇工，转得以从轻拟徒。虽经刑部随案驳正，尚鲜错判，但逐案改驳究非酌改条例、申明例文为一劳永逸之计。是以刑部尚书喀宁阿等奏请嗣后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以及立有文契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之人，如无文契，不论议有年限与否，总以有无主仆名分、是否服役之人为断。如有主仆名分、为人服役者，即照例以雇工论；若非服役之人，只是农民雇请耕作、店铺小郎，既无主仆名分，不论是否亲族，俱依凡人科断。喀宁阿等以为如此明立界限，则援引既无牵混，平民不致轻入极刑，雇主亦不得幸邀宽纵。〖9〗

至是，乾隆帝谕示：刑部奏酌改雇工致死家长条例，立意虽觉近是，但雇工与雇请平民如何区别主奴名分及是

否服役之处，必须明立界限，庶问拟两不相混。此一节刑部所奏尚未详尽，著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详晰酌议。寻经军机大臣和珅等议准：嗣后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以及立有文契服役之雇工仍照旧例定议外，凡官民之家，如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者，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系听其使唤之人，是有主仆名分，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照例以雇工论。若农民佃户、雇请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者，此等人并无主仆名分，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及是否亲族，俱依凡人科断。〖10〗经改订之“雇工致死家长条例”纂入例册，并将旧例删除。

二十六日（5月23日）

14 命尚书舒常驰驿前往广东会同广东巡抚孙士毅查办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招摇婪索案。初，乾隆帝风闻富勒浑操守平常，曾于本年新正询及到京陛见之孙士毅，孙士毅只含糊回奏。迨西巡五台途次召见询问舒常，舒常对富勒浑操守亦不敢保。旋有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到行在陛见，乾隆帝又详加询问，并令军机大臣询问，据称其衙门热闹，并有家人李姓在衙门外边居住，不免有骇物听，至其操守亦不敢下保。乾隆帝遂将询问穆腾额奏片交孙士毅阅看，据实密奏。时和珅为军机大臣，承旨书谕，有意消弭此事，即奏称不如将富勒浑调回，徐行查察即可，不至遽兴大狱。乾隆帝未准。至是，孙士毅遵旨密奏，查出富勒浑长随殷士俊曾捐纳府经历职衔，其家积存银一万六千余两、金六

百六十余两，并本籍常熟尚有房屋田产不下二万余金。乾隆帝以富勒浑既不能约束家人，自难保无染指，命即解任。命孙士毅兼署两广总督印务，并令不必俟钦差大臣舒常到粤即行审办。又以大学士阿桂为富勒浑同族长辈，命传谕询问阿桂“此事应否办理及如何办理”。旋覆称受恩深重，非他人可比，断不敢因富勒浑系臣无服侄孙，遂萌将就完案之见。至此事有应查办者，可即行办理，无须照前密办。〖11〗寻命将富勒浑革职，解赴浙省交阿桂审办。此案遂由审究富勒浑家人、长随而转入查办富勒浑贪纵营私。

五月十七日（6月12日）

15 命李侍尧、勒保驰驿前往湖北查办江陵县民控告县书苏秉六等克扣赈银、舞弊侵吞一案，并命李侍尧暂行署理湖广总督，湖广总督特成额先已令到京陛见。李侍尧前以镇压甘肃回民田五反清起事玩愒贻误，定拟斩决，乾隆帝“念其历任总督多年，于地方事务尚属谙练通晓”，改斩监候，秋后处决，而当年朝审仍不予勾。上年十月加恩释放，旋命署正黄旗汉军都统，本年三月署户部尚书。〖12〗至是，再外用大吏。

二十四日（6月19日）

16 以云南仓库亏空历久未能弥补全完，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刘秉恬奉旨严饬。云南通省前经查有亏空一百余万两，自前督臣福康安催补，尚短少六十余万两。富纲到任后，会同刘秉恬又弥补银四十三万余两。至是富纲、刘秉恬以滇省地瘠民贫、缺多清苦，奏请暂缓催追。乾隆帝以此奏殊不成话，传旨严行申饬，责令于年内弥补全完。

二十九日（6月24日）

17 申邻省富民准折牟利之禁。先是，河南连岁灾荒，有地之家往往变卖糊口，甚至当青黄不接之际，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豪强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河南巡抚毕沅设法制止并据实奏闻。至是，乾隆帝详悉谕示如何筹画办理：凡贱买贱卖之田，核其原价，勒限听原主收赎；其连麦准价之地，令原主收回刈割，除原价归还外，酌量给与一二分利息；倘有财力不赡不能回赎者，自当于本利十分之中，酌减三四分听赎；经此次降旨明切谕劝之后，如有不放原主收赎，或勒取重利不肯减价者，一经查出，必当置之于法。复命河南、山西巡抚将该谕旨刊刻，遍行晓谕。旋又命传谕江苏、安徽、山东、湖广各督抚，倘有似此牟利者即行遵照谕旨办理。〖13〗至本年秋间，据报河南已赎归三十余万亩。〖14〗

18 以秋狝木兰，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六月五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八日返回山庄驻跸。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师。

六月十五日（7月10日）

19 御史曹锡宝奏称军机大臣和珅家人刘全儿衣服、车马、房屋逾制，乾隆帝命留京王大臣查办。曹锡宝将具奏，侍郎吴省钦因与其同乡里，闻其事，驰告扈从巡幸在热河之和珅，和珅得以先令刘全儿掩饰净尽。及乾隆帝面询和珅，和珅从容奏称刘全儿系世仆，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因家人众多，不敷居住，令其在兴化寺街居住，向来未闻在外招摇滋事，或扈从日久渐生事，请严查重处。

至是乾隆帝降旨查办，然并不以曹锡宝为是。翌日，降谕略谓：曹锡宝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或系纪昀因上年海升殴死其妻一案，和珅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嗾令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并称刘全儿代主办理崇文门税务有年，稍有积蓄，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事理之常，中外大臣家人中似此者恐又不少，概以车服房舍之故查拿治罪，则在京大臣之奴仆，安得人人而禁之，且必人人侧足而立，亦断无此政体！乾隆帝同时谕示留京王大臣对曹锡宝亦不要加以词色，有意吹求。时和珅当道已久，内外大臣中无一人敢投鼠者，闻曹锡宝此举，皆咋舌噤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惟仰屋窃叹，皆曰祸且不测矣。〖15〗

二十七日（7月22日）

20 两广总督孙士毅、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奏准裁撤路远之坐口委员长随，就近派委丞倅兼管。据称粤海关管理总口七处，以省城大关为总汇，稽查城外十三洋行及黄埔地方各国夷船进出口货物，以澳门为夷人聚集重地，向设防御二员分驻，一驻大关总口，一驻澳门总口。其一切关税事务，于大关、澳门两总口，又分为附省十小口，向由监督及兼管关务之督抚分派家人带同书役管理。此外惠、潮、高、琼州及雷廉五总口并分隶五总口之各小口四十余处，监督俱分派家丁带同书役分路查察，仍每一总口委佐杂官一员稽查约束。除附省之总口、小口夷船货出入点验及防范走私仍需派遣家丁外，其余五总口及分隶之小口，系内

地本港船只出入，距省自数百里至二千余里不等，向来因家丁不能敷用，每多派遣长随，若辈或留或去，既不比家丁易就约束，一经派管，惟利是图，非侵蚀课饷，即剥削客商。至每年详委之佐杂，本非熟习关务，且家丁书吏未能遵其约束。与其委用长随、佐杂稽查，不若责成就近之丞倅督率经理。〖16〗时革任督臣富勒浑之家人、长随殷士俊、李世荣婪索洋商及关口书办巡役等罪款败露，故孙士毅、穆腾额有上述奏请。

七月十八日（8月11日）

21 御史曹锡宝因参劾和珅家人，部议降二级调用，乾隆帝命改革职留任。先是，留京王大臣遵旨询问曹锡宝，据称与全儿素不相识，因闻其住屋、服用甚是完美，于路过兴化寺街时留心察看，见其房屋甚是高大，恐其借主势招摇撞骗，是以具奏。乾隆帝据奏又令在京大臣派员带同曹锡宝往刘全儿家及大臣阿桂等用事奴仆之家周历查看，曹锡宝遂自承“亲往各大臣家人住居阅看，始知家人住屋五六十间者系常有之事”。乾隆帝又命曹锡宝驰往行在，亲加询问，曹锡宝面奏“全儿没有十分不是”，又自称“冒昧糊涂，措词失当，咎无可逭”。至是，乾隆帝虽命曹锡宝革职留任，但又在明发上谕中嘲讽曹锡宝人格卑劣，略谓：曹锡宝之参奏刘全儿，“盖今年为乡试之年，伊不过欲因进折或记其名而出差耳，所见甚鄙。”〖17〗

曹锡宝（1719—1792），字鸿书，又字剑亭，江苏上海（今上海市旧城区）人，曹一士之侄。五十二年（1787）充文渊阁评校，翌年转掌陕西道巡视北城御史，充乡试同

考官，旋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级留任。五十五年（1790）病呕血，自是贫病惫甚。五十七年（1792）正月卒，年七十四。越八年，嘉庆帝亲政即赐令和珅自尽，而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锡宝一人而已。降明旨曰：从前已故御史曹锡宝曾经参奏和珅家人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正当声势薰灼之际，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曹锡宝能抗辞执奏，殊为可嘉，不愧诤臣之职。今和珅治罪后，查办刘全家产竟至二十余万之多，是曹锡宝前此所劾信不虚。遂追赠曹锡宝副都御史。〖18〗

22 是月，清、黄、运多处漫溢，淮北水灾，漕运受阻。月初，清口一带大雨滂沱，黄河北岸李家庄、汤家庄等处先后漫溢。旋因上游漫口，正流掣溜，水势顿耗，以致漕船搁浅。皖省安庆、凤、庐、滁、泗等府州民田庐舍俱被淹浸，下游清河（今清江市）、桃源（今泗阳县）、安东（今涟水县）、高邮、宝应等州县亦被水成灾。十月，汤家庄等处漫口合龙。〖19〗

两江总督李世杰以黄运两河漫口、河工赈恤需用甚巨，奏请开捐。乾隆帝谕断不可行，略曰：朕即位初年，户部银库不过三千余万两，现在则存七千余万。距归政之期，屈指九年，若非因上年各省荒旱，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则尚欲于此数年内设法施恩，以散帑项，至归政时库藏较即位时自必尚有盈余，又何必于此时转以要工费用而靳惜乎？

闰七月初一日（8月24日）

23 以浙江学政窦光鼐固执己见、哓哓争辩，命交部议处。先是，窦光鼐奏参浙省亏空及平阳知县黄梅假弥亏苛敛，且于母死日演剧，并及布政使盛住上年诣京师携赀过丰等款，乾隆帝命大学士阿桂赴浙按治。阿桂陆续查明奏闻，略谓：盛住诣京师附携应解参价银三万九千余两，并非已赀；浙省所有仓库未完银二十五万余两，较之福崧所报二十七万余两之数，有少无多；至黄梅丁忧演戏一节，实系本年正月黄梅为母庆九十生日演戏，其母即于是夕痰壅猝死。乾隆帝据奏，以窦光鼐言皆不实，深憎恶之。至是，窦光鼐又奏黄梅以亏空之多挟制上司，久据美缺，且纵子借名派索滥用。并以阿桂等于议处亏空各员未将黄梅从重办理，其所派司员海成为地方官所蒙蔽，故亲赴平阳访查。乾隆帝降旨怒斥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蹈袭明季科道怀挟私见而不顾国是之陋习，命交部议。浙江巡抚伊龄阿旋参奏窦光鼐赴平阳后传集生监，逼写亲供，咆哮生事，而置录遗之事于不办。有旨将其革职。伊龄阿旋又参窦光鼐在平阳城隍庙多备刑具，传集该县书役，追究黄梅款迹，并哓哓执辩，有“不欲做官、性命不要”之语，乾隆帝即命将其拿交刑部治罪。〖20〗

十三日（9月5日）

24 八卦教聚众杀官起事。

初，八卦教在直、鲁、豫三省毗邻处蔓延传布，而以离卦、震卦、坎卦势力最为雄厚，共奉山东刘省过为教主。迨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卦教败露，刘省过立斩，其长

子刘铨即刘大洪拟斩，二子刘二洪逃逸在外，其余诸子俱解赴京师给功臣之家为奴。由是八卦教一度归于沉寂。本年夏秋间，震卦头目、大名府捕快领班段文经及副头目、元城县（今大名县）捕役徐克展密谋杀官劫狱、抢占大名城，再到山东单县救出教主刘大洪。

至是，段文经、徐克展招约同教五十余人齐集大名城内许三家。三更过后，段文经等点香叩头，并封聚集诸人为军师、总兵、副将、知县等职，各用红白绸布包头，手执枪刀棍棒，由许三家推墙而出，先拥进道员衙门。大名道熊恩绂闻声出堂喝禁，被众人砍杀，登时殒命。段文经等遂分赴大名、元城二县，劫狱释囚。随因官兵鸣枪查拿，段文经等撤至西门，砍伤门军，夺门逸走。事闻，乾隆帝命直隶总督刘峨上紧搜缉，并命河南、山东督抚协同剿办。〖21〗嗣因办理大名八卦教聚众反清一案种种错舛，段文经等日久查拿未获，直隶巡抚刘峨罚银三万两；又藩司梁肯堂请缴银二万两，呈请军机大臣转奏〖22〗。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督抚藩臬除新补人员外，俱停发养廉。原任豫抚、署湖广总督毕沅亦恳恩准措缴银二万两留充河工之用。〖23〗

经直、鲁、豫、晋、陕、皖及湖广等省经年不懈搜捕，徐克展以下先后被获，分别凌迟、斩枭，而大小头目之妻孥亦不能免，惟段文经则逸出天罗地网，不知所终。刘省过诸子刘大洪以下虽供不知情，亦俱被斩戮。

十九日（9月11日）

25 革任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且于公项银两先侵后吐，拟斩候。富勒浑前以纵容家人婪索，革职抄家，

交钦差大学士阿桂并案审理，续审出富勒浑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勒令书役预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长随殷士俊等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24〗革任闽浙总督雅德则徇私曲法，并不据实直陈富勒浑诸劣迹。阿桂将富勒浑、雅德分别定拟斩候具奏。至是，乾隆帝命富勒浑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后；雅德免其治罪，因富勒浑家产业已查抄，其名下应赔银两令雅德全数代赔。富勒浑长随殷士俊、家人李世荣借主人名目招摇滋事，俱即行处绞〖25〗。因通行晓谕令内外大臣以富勒浑为戒，略曰：为大臣而受家人之累者不少，而惟旗人更多，即如福隆安家人富礼善殴命顶凶一案，福隆安心存庇护，朕特派大臣审明，将富礼善抵法，并将福隆安治罪。可见欲庇护家人，适足自贻伊戚，而貌法家奴，仍致自罹大辟。内外大臣嗣后务须正躬洁己，严肃驭下，当以前事为戒！

本年朝审，以富勒浑罪非卖官鬻爵、贪黩不法，且历任封疆，宣力有年，免予勾决，令其待罪图圄，愧悔思过。翌年开释。〖26〗雅德总督任内自行议罪银两及应赔、代赔官项共二十余万两，至五十三年（1788）其胞弟、安徽臬司玉德“情愿变产先交银一万两，其余在于养廉银六千两内每年坐扣一半”，代雅德完补官项。〖27〗

二十四日（9月16日）

26 以大学士伍弥泰病卒，命和珅补授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福康安补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之任，其吏部尚书事务由和珅兼管。

二十七日（9月19日）

27 命将窦光鼐宽释，由钦差大臣阿桂带回浙江，重审平阳知县黄梅贪劣案。先是，以窦光鼐举止近于疯狂，已令械送刑部治罪。至是，窦光鼐奏到，略言：臣亲赴平阳县，绅士民人呈送五十年（1785）派捐田单二百余张，称知县以弥补亏空为名，计亩派捐，每田一亩捐大钱五十文，每户给官印田票一纸，与征收钱粮无异。又呈送供票九张，共计大钱二千一百千文。四十四年（1779）、四十七年（1782）两次勒捐富户，自一百余千至三十、五十千不等。每岁采买仓谷并不给价，有飞头、印票、谷领、收帖各名色。该县在任八年所侵谷价与劝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万。窦光鼐还将田单、印票、飞头、谷领、收帖、催帖、借票各拣一纸随奏折进呈。乾隆帝深感此事关系重大，盖黄梅能否坐实贪劣，不仅系窦光鼐一身之安危，且必使钦差大臣阿桂等及浙抚伊龄阿原审已结大案再起翻覆，况浙省时值乡试，生监云集，众口藉藉，不将此疑案审明，将无以服天下舆论。而此时乾隆帝已据窦光鼐所提供之物证，初步判定断非窦光鼐捏饰，是以命阿桂即回浙江秉公重审，并加派江苏巡抚闵鹗元会同前往办理。在作出此项重大决定之际，乾隆帝反复权衡，以致一日之内三次召见军机大臣。在明发上谕宣告此大案之所以迭起翻覆同时，又长篇密谕逐层谆切开导阿桂等，令其知“朕办事之苦心”。〖28〗

八月十六日（10月7日）

28 直隶总督刘峨折奏“秋审留禁司监人犯内有罪在不赦者，即于审录时先行剔去脚筋”，乾隆帝于该折朱批“览”

字后，令此折不必发抄，并面谕军机大臣曰：既据刘峨具奏，应听该督自行办理，若将此折发抄，恐舆论又谓添出非刑，有碍政体。军机大臣遵旨寄信告之刘峨曰："希大人酌量自行办理，不必行文他省，亦不必专折覆奏，俟面晤时再行细叙也。"〖29〗刘峨之所以有此一奏，系因本月初六日夜间直隶按察司监内斩绞重犯徐兆兰等二十二犯商同越狱，彼此轮将长发剃去。徐兆兰等旋依原拟罪名即行正法。〖30〗嗣以近年越狱事件增多定越狱罪名：如有越狱人犯，既逃就获，其本罪系属斩绞应入情实者，俱即处决；如本罪系斩绞缓决者，俱入于秋审情实；其原拟军流以下人犯，无论原犯罪名，概行问拟绞候，入于秋审缓决。

二十五日（10月16日）

29 命闽浙总督常青严办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县）立会纠众、劫犯杀官案。先是，诸罗县捐职州同杨文麟养子捐贡生杨光勋与文麟亲子监生杨妈世争产不睦。本年秋间，杨光勋约素好何庆为主谋，设立"添（天）弟会"，陆续聚集七十五人，准备秋成抢割杨文麟家稻谷。杨妈世闻知，也商同素好潘吉为主谋，以防杨光勋抢斗为名，结成"雷公会"。杨文麟溺爱杨妈世，遂首告杨光勋结拜天地会，杨光勋反讦杨妈世纠合潘吉倡立雷公会。诸罗知县唐镒未即查办，旋经同知董启埏接署，拿获二会首伙要犯杨妈世等十余名。闰七月初把总陈和带兵护解要犯张烈行至斗六门，被杨光勋等四十余人持刀棍劫去，陈和等弃兵被杀多人。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等闻讯带领兵役驰赴诸罗，陆续拿获劫囚首要犯杨光勋等数十名。至是常青据情

奏闻，乾隆帝以台湾远隔重洋，非内地可比，命此等匪犯必须按名拿获，速正典刑。添弟、雷公二会合计会员一百零二名，先后拿获正法及发往伊犁、云贵、两广等地八十九名，而要犯张烈、赖荣、叶省、蔡福、张员等则逃匿彰化县大里杙，署彰化县知县同知刘亨基以逃犯系诸罗之人，心存推诿，不复严行查纠，雷公、添弟二会遂与林爽文为首之天地会合为一起，终致引发台湾天地会反清巨案。〖31〗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

30 骆愉呈《盐法策》被处极刑。骆愉，安徽滁州（今滁县）生员，客寓扬州，于本年春间向两淮盐政全德投书，全德置之不问，遂向两淮盐运使处呈送，全德知事不可掩，遂据情奏闻。骆愉在所呈书策中，除条陈盐务积弊外，内有“戊戌（乾隆四十三年）春间，由兵部驿递传赐总商江广达宫妃”，“扬州城内众口喧传”，以及“总商自二十二年起，每年送银十二万两给京中红人”等语。乾隆帝特旨命将骆愉严拿解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并传旨两江总督，彻查“赐总商宫妃”等事。两江总督、两淮盐政等旋以“赐妃”一事经查毫无影响覆奏，在京军机大臣亦审得骆愉因索诈而造言生事。乾隆帝谕示：该犯妄造逆词，核其情罪，即律以大逆缘坐亦不为过。姑念究系愚妄所致，只须罪及其身，不必将伊家属缘坐。〖32〗旋将骆愉凌迟处死，家属仍行缘坐。其妻吕氏及年未及岁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至嘉庆四年（1799）遵旨释放。〖33〗两淮盐政全德未及时将骆愉呈递书策一事奏闻，奉旨严饬，并命自行议罪具奏。全德奏请认罚银三万两解交内务府。奏入，

报闻。〖34〗

十七日（11月7日）

31 浙江平阳知县黄梅贪婪案审结。先是，黄梅一案迭起翻覆，阿桂等奉旨重审窦光鼐参黄梅婪索诸款迹。至是阿桂查明具奏：黄梅勒借吴荣烈等钱二千一百千文，又侵用田单公费钱及朋贴采买钱一万四千余千文，而于原报亏缺谷价仅弥补四千余两。乾隆帝特命通行晓谕，称窦光鼐所参黄梅婪索等三款既已确实，其从前冒昧固执之咎，尚属可宽，窦光鼐即来京署理光禄寺卿。又以福崧、盛住为浙省巡抚、藩司，对黄梅骫法侵贪未能据实参奏，命俱革去翎顶，到京候旨。浙抚伊龄阿轻听属员之言，两次将窦光鼐冒昧参奏，命在任听候部议。以钦差大臣阿桂、曹文埴、姜晟及伊龄阿奉旨查办浙省亏空只凭地方官结报就案完案，且于黄梅贪劣各款并不虚心访察，俱交部严议。寻以伊龄阿不可复膺封疆之任，命来京改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伊龄阿又自请罚缴银三万两，先行措缴二万两交内务府广储司，其余一万两统于年内缴清。〖35〗又以窦光鼐“哓哓执辩，咆哮生事，并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之语，亦殊乖大臣之体”，且参劾黄梅有三款审虚，谕称其亦不得为无过，只令署理光禄寺卿。窦光鼐前任吏部侍郎、出差浙江典学，署光禄寺卿显系贬抑。至此，波澜迭起之查办浙省亏空一案始告平息。

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

32 钦差尚书李侍尧奏参湖北孝感知县秦朴讳匿革生梅调元活埋多命大案，据称梅调元家业丰饶，素行刁恶，各

湾民户俱听其指使，且其子捐职州同，横行乡里。该省去年大旱失收，孝感县民刘金立等向族姓借贷不遂，即将谷麦等物搬抢，旋有未被抢之梅调元因虑及受累，邀同居民杨维智等，殴毙刘金立，并捉获帮抢之刘大幺等二十三人，于本年春主使村民将刘大幺等二十三人活埋于查家山地方，复拿尸亲，逼令具结。旋有孝感县民赴汉阳府控诉亲属被埋，经府行县，署县秦朴竟数月不覆。请将玩视多命、纵凶不究之知县革职审办。乾隆帝据奏严谕曰：此事较之直隶逆匪纠众戕官一案更为骇异！梅调元等凶徒竟得漏网，地方大小官员所司何事？此而不严加惩创，督抚等无所儆畏，因循怠玩，其流弊伊于何底？将何以整官方而饬吏治？命将原任湖广总督、现任云贵总督特成额及湖北藩臬两司永庆、王廷燮俱革职逮问。是月置梅调元置于法。〖36〗后藩司永庆以失察梅调元活埋多命大案，“情愿缴银五万两以充塘工”，臬司王廷燮“情愿缴银四万两以充塘工”。〖37〗寻实授李侍尧湖广总督，并谕李侍尧当知感愧奋勉，若再蹈愆尤，必当加倍治罪，断不能再为曲贷。

二十日（12月10日）

33 命查两淮盐务情弊。自乾隆初年起，由于额引畅销，向于正引之外预提下纲引目二十万至四十万，以一引三两计，每年可多收盐课六十余万两至一百二十余万两不等。但自四十六年（1781）预提壬寅纲二十万引后，四年间未经两淮盐政奏请预提纲引，户部请旨敕交新任盐政徵瑞详查具奏。乾隆帝怀疑此系两淮盐商于正引之内飞洒夹带，以无课之盐私销入己，转将正引积压，导致不复预提盐引，

遂降旨命两江总督李世杰会同徵瑞切实查办。经查两淮正额盐引积压系安徽、湖广各口岸因天旱销售萎缩所致，并无他项情弊。李世杰、徵瑞奏请嗣后自丁未纲为始，每间一纲预提一次，少则二十万道，多则随时酌增，其课银缓至下纲完补。再前四年未经预提，拟即照此例，派提两年盐课，饬商补纳。乾隆帝谕示：如正引实疏销畅速，即每年预提一次，自无不可；倘遇额引滞销，不妨间一二年或三四年再请预提，亦无不可。至前四年未经预提年份，派提两年课项，分作五年补交，则概予宽免，以纾商力。〖38〗

二十八日（12月18日）

34 命署陕甘总督永保等查办附天保假冒福康安兄弟撞骗案。本年八月有自称李虔炳者到甘肃狄道州生员廖珂所开歇店投宿，密告廖珂其实名附天保，“是驸马侯爷，曾署西安将军，奉旨往甘肃密访回民动静”，并与廖结为兄弟，令其送信到京，可保其做官。廖珂持信行至山西被盘获，至是山西巡抚勒保奏闻。乾隆帝以为此事实属大奇，判定所谓附天保系借福康安兄弟名色招摇撞骗，恐其摇惑甘省回民之心，遂密谕永保等饬属严拿。嗣后虽屡经严旨督催，并将廖珂解赴刑部由军机大臣讯问，但经年累月未将附天保拿获。翌年六月，以廖珂“不过乡曲愚民”，命解回原籍，交地方官取保释放，并革其生员。〖39〗

二十九日（12月19日）

35 河南巡抚毕沅覆奏查办该省八卦教离卦总头目高二情形。先是，大名戕官案内拿获郝润成一犯，经军机大臣审讯，郝润成自供：“原系离卦教的人，离卦总头目叫高

二，住河南，记不得县名，只记得是高家楼地方，另有住肥乡县的杨老五和住大名县的郅智远为副头目。离字教学拳棒，暗号用左手大指压住右手大指向人拱手，遇见同教不认识的人，问起尊姓只称本姓某，不称贱姓某；若问他是那一卦人，问他在那一座灵山走过，如答说东方就知是震教的人，答说南方就知是离教的。”又供：“震卦教的人商量要占大名城，知道我们离卦的人会拳棒，便于去年将我引入震卦教”。〖40〗乾隆帝即命直隶总督刘峨及毕沅按郝润成提供线索将高二等暗中访察，密行缉捕。

至是，毕沅奏称：三十七年（1772）山东拿获教主刘省过案，供有家住河南商丘县人郜二，已经正法。郝润成所供之离卦头目高二与郜二姓名相似。现饬提郜二之子审讯，据供称，其祖居商丘县金家楼，与高家楼相离数里。〖41〗追查高二一事至此不了了之〖42〗，但由震卦而根究离卦并未到此终止，郝润成所供“郅智远”即翟治元经直隶方面差拿到案，乾隆帝命将其迅速解京听候审讯。翟治元前于四十三年（1778）即被张九锡呈控系义和拳邪教，嗣经审系诬报，拟以枷责完结。被提解刑部后，翟治元坚供并非离卦教头目。〖43〗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23 日）

36 河南伊阳县（今汝阳县）秦国栋杀官案结案。本年七月，伊阳县农民秦国栋因其好友王大荣被差役捕去，遂商同秦国仕等多人将王大荣夺回，迨知县亲自率众查拿，秦国栋等即将其杀死，连夜逃逸。至九月二十八日始被拿获。乾隆帝对此案极为重视，尤其是接踵发生大名戕官案，

逃犯段文经等又久缉不获，故屡屡以大名、伊阳逃犯未能尽数拿获归案，严饬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大吏。至是，将秦国栋凌迟处死，帮同杀官之刘焕章即行处斩枭示。〖44〗

十四日（1787年1月3日）

37 内阁学士张若渟奏请于江浙地方学种甘薯以济民食，乾隆帝命直隶、山东、河南、江南、闽浙、湖广、江西、四川、两广各督抚酌量办理。〖45〗寻河南巡抚毕沅奏称：上年闽省运送薯种来豫，经在向阳隙地挖窖收藏，本年三月间开窖起发后，派往河南北九十六厅州县分领莳种，督同原来种夫，拣度半沙半土山园及田间隙地堆土成埂，中开水道，依法栽种。夏间枝叶发生，复剪枝分种，先种成熟，其老藤所种，每根结薯一二斤不等，其分枝栽种者，每根亦得一斤半斤不等，核计所收蕃薯较所领薯种已有数倍之多。各户民储蓄之余，复可售卖获利，是以济口食而佐盖藏。今豫省既已试有成效，复令将今岁所拨薯种收回一半，分给未领之户，务期年复一年，滋生蕃盛。另新薯体质腴润，食味甘和，若切片晾干，既可充饥，复耐久贮。〖46〗两广总督孙士毅覆奏：两粤栽种甘薯最为蕃盛，缘杂粮以内，惟甘薯最易长发。前遍历各府属，目击山头地角，一面起获，一面又复栽种，到处皆然。其性不畏干燥，间遇雨泽缺少亦无妨碍，实属上天笃生此种嘉植，惠养贫民。〖47〗四川总督保宁覆奏：甘薯川省土名为苕，有红白二种，相传自康熙年间招闽粤民人安插开垦，凡山头地角、沙碛洲滩，无不种植。近年开山垦地，各就土性所宜，遍种各种杂粮，树艺日繁。现仍通行劝谕使知甘薯性耐旱干，滋生

义易蕃衍，益加广种，用佐民食。〖48〗江西巡抚何裕城覆奏：江西间有种植番薯者，向不甚广，现劝民广为种植，以佐食用，并刊颁种法，饬行地方官实力晓谕，就其土之所宜，量为布种。〖49〗

二十七日（1月16日）

38 台湾林爽文反清起义爆发。

林爽文，福建平和县人，父林劝“贫无聊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携全家渡台，佣工于彰化县。林爽文成年后曾充县役，后被斥革，便在家中靠耕田赶车度日。是时天地会在台湾暗中传布，林爽文闻知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集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遂从闽人严烟入会。初，提喜在福建彰浦县高溪乡设天地会，先后与弟子陈彪、户茂、李少敏等发动过两次会党起事，失败后不再传会，而清廷也未获悉天地会之底蕴。四十七年（1782）陈彪复萌结会之志，翌年在平和县传严烟入会，严烟随以卖布为名，渡台传授天地会。四十九年（1784）三月，林爽文求严烟入会，严见其为入豪爽，慷慨好施，素孚众望，遂收其入会。本年八月十五日，林爽文与林泮、林领、林水返、张回、何有志、王芬、陈奉先、林里生等因平日意气相投，遂在大里杙山内车轮埔饮酒结拜天地会，互相约誓，有难相救，有事相助，武断一方，地方官不敢过问。当是时，天地会在台湾蔓延既广且速，北自淡水，南至凤山（今高雄县），声势联络，相互激荡。而台地孤悬海外，吏治腐败尤甚，百姓蓄怨已久，绿营闒冗废弛，更使官府控制能力大为削弱。适值本年秋间诸罗县添弟会与雷公会

因争产械斗，被镇压之后，会党赖荣、张烈等纷纷逃匿彰化大里杙，与天地会合为一道。十月新任彰化知县俞峻主急治大里杙会党，兵丁差役下乡搜捕，藉端骚扰索诈，林泮等房屋俱被焚毁，遂邀林爽文领导会党起事。十一月初七日，总兵柴大纪巡阅营伍至彰化，俞峻及副将赫生额禀报会党聚众抗官，并请拨兵前往查拿。柴大纪以调兵为由返回府城，十六日始派游击耿世文、知府孙景燧带兵役驰赴彰化，会同赫生额等缉治会党。大里杙距彰化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地，惟一径可达，官兵往捕，不敢入，驻营于五里外之大墩，谕村民擒献会党，否则村且毁，并先焚数小村以怵之，而被焚实无辜之居民。漳州籍村民被迫纷纷加入天地会，林爽文势力益众。

是日，夜四更，天地会众往劫大墩营盘，赫生额、耿世文、俞峻等猝不及防，俱被杀，全军覆没。翌日夜间，林爽文军乘势陷彰化，孙景燧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等文武员弁俱歼戮。既据彰化县城，林爽文在众会党拥戴下遂称“盟主大元帅”，初书“天运”年号，后改“顺天”，并出榜安民曰：“本盟主为众兄弟所推，今统雄兵猛士，诛杀贪官，以安百姓，贪官已死，百姓各安其业。”迅即分路往攻鹿仔港、淡水、诸罗等地，旋破诸罗县城。林爽文以“顺天盟主”发布告示云：“居官爱民如子，才称为民父母也。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盟誓，不仁不义，亡于万刀之下”。南北会党蜂起响应，全台震动。〖50〗

十二月初九日（1月27日）

39 回疆参赞大臣前驻乌什，至是以喀什噶尔地方紧要，事务殷繁，移驻回疆参赞大臣于喀什噶尔。

十二日（1月30日）

40 台南天地会首领庄大田率众陷凤山。庄大田，福建漳州平和县人，乾隆七年（1742）随父渡台谋生，初居诸罗，后迁居凤山县笃家港，种田度日，家道小康。四十九年（1784）与族弟庄大韭等入天地会，成为凤山一带天地会领袖。林爽文聚众起义攻占北路各地后，为增加声势，牵制清军，即派陈天送前往南路邀合会党起事响应，庄大韭等推举庄大田为“大哥”，庄大田于数日内聚集了二三千人，自称“洪号辅国大元帅”，率众攻打凤山县城，至是城陷，县令汤大奎自刎，参将瑚图里逃逸。其时，惟台湾府城有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同知杨廷理等率兵民固守，会党屡攻而不能破。〖51〗

十三日（1月31日）

41 梁国治卒。

梁国治（1723—1787），字阶平，号瑶峰、丰山，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科状元，历任内外大员，二十八年（1773）于湖南巡抚任上特旨内召值军机处，五十年（1785）晋东阁大学士。其生平无疾言遽色，学养为人所不及，侍帝左右，宠利不居，与同僚相处，亦大度容人，以致在军机时，和珅竟用佩刀剃其发以为嬉笑。卒年六十有四，谥“文定”。有《敬思堂集》传世。〖52〗

寻命兵部尚书王杰在军机处行走。

42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九千一百一十万二千四百八十六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三千七百四十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四石，云南各铜厂办铜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二百九十九斤，较年额多办一百一十万五千三百八十七斤。〖53〗

43 上年（1785）十一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6）十月二十五日，粤海关共征收税银九十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两。〖54〗上年（1785）八月初一日至本年（1786）七月底，江海关共征收税银七万二千七百二十八两。〖55〗

44 孔广森卒。

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号顨轩，又号撝约，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年少入官，翩翩华胄，一时争与之交，然性淡泊，耽著述，不与要人通谒。与治今文经学名世之庄存与不惟有座主门生之谊，且有学术师承关系。自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为毕生“最为惬心”之“属意之作”。是书以补释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为职志，先引何说，后以“谨案”申述己意，阐发《春秋》大义微言。又著《大戴礼记补注》、《诗声类》、《礼记卮言》、《经学卮言》等。至是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年三十五，世人惜之。〖56〗

〖1〗《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17页。

〖2〗《皇朝武功纪盛·平定台湾述略》，载《清经世文编》卷八四。

〖3〗《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44页。

〖4〗《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67、69、94、99、107页。

〖5〗参见：《清史稿》卷三二五《萨载传》；《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二辑480页。

〖6〗《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80—82页。

〖7〗参见：《清代四大活佛》145页；《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363—373页。

〖8〗《大清律例通考校注》777—778页。

〖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十一辑41—42页。

〖1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十一辑43—44页。

〖11〗《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2883—2899、2904—2905、2907—2908页。

〖12〗《清史列传》卷二三《李侍尧传》。

〖13〗《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193、194、195、216—218、231页。

〖14〗《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三。

〖15〗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五六《特赠副都御史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公锡宝墓志铭》；《清史稿》卷三二二《曹锡宝传》。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一辑2—4页。

〖17〗《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224—226、245、273页。

〖18〗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五六《特赠副都御史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公锡宝墓志铭》；《清史稿》卷三二二《曹锡宝传》；《史料旬刊》七册，天237。

〖19〗《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542页。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一辑 289—290、321—323 页。

〖21〗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 333、345、364、371、376、394、396、423、427—429、450、550、572 页；《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710—714 页；《清代八卦教》96—100 页。

〖22〗《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 471 页。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一辑 823—824 页。

〖24〗海关各口之书办、巡役，一年一换，掣签点派，一年内所收税银如有短少，着落各人自行赔补。五十一年（1786）初，富勒浑吩咐关口各书役等先交银以备将来赔补，各书役遂分别缴过番银数百圆不等，共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俱系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富勒浑署内。迨被参解任，富勒浑遂将勒派各口岸之银两解交粤海关监督衙门解京，以图掩饰（《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 2932、2951、2959、3001 页）。

〖25〗殷士俊罪款主要有：勒派洋商潘文岩等分买人参一斤，浮卖价银四千七百两；从李世荣手得各州县“门包”银二百两、番银四百圆。李世荣罪款主要有：富勒浑到任，众盐商逐日赴辕守候，被李世荣拦住不与通传，无奈送花银一千圆，方准各回安业；令洋商购买钟表、大呢、哔叽，短发价值三百二十圆；随同富勒浑由浙进京及回任，经过浙江各州县索取“门包”银一千二百两，又经过福建建宁等州县，索取“门包”花银一千二百余圆，又入广东各州县，索取“门包”花银二千三百余圆；索取口岸书役“门包”银三千二百余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 2930—2932、2955、3050、3083—3087 页）。在审办富勒浑一案过程中，浙江学政窦光鼐送大学士阿桂《略节》云：督臣往来供应渐盛，夫役增多，历任相沿，已成陋规。大县或借以见长，小县虽所费较少，而力已不给，非强项令自不免亏空。督臣富勒浑为人和厚，在大吏中素称安静，惟疏

于检下，家人中有李姓、殷姓者，颇见信用，属员禀见时，希图颜面，门包多寡不等，历任各县皆可质讯（《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2949页）。

〖26〗《清史稿》卷三三二《富勒浑传》。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781页。

〖28〗《清史列传》卷二四《窦光鼐传》。

〖29〗《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391页。

〖30〗《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392页。

〖31〗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13—216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404、416、635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594—597页。

〖32〗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415、417、445、473、479、503、506、535—536页；《乾隆五十一年骆愉因呈〈盐法策〉获罪案》，载《历史档案》1992年1期。

〖33〗《文献丛编》十五辑《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名单》。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一辑439—440页。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464—466页。

〖36〗参见：《乾隆末湖北孝感富户活埋抢粮农民案》，载《历史档案》1997年2期；《清史列传》卷二三《李侍尧传》。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四辑190页，六三辑447页。

〖38〗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540、544、593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二辑149—151页。

〖39〗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557、559、568、575、589、632、865页。《啸亭续录》卷四《副天保》条记云："乾隆中，福文襄王屡任督抚，权势赫濯。家奴随行，骚扰驿站，州县事之惟谨，苞苴赂遗，到处盈万。有无赖子副天保者，少尝为王家奴邻居，悉

知王情状嗜好，乃与其党数十人，假王名号，沿途讹诈，路上称疾，不会僚属。至湖南辰州，知府为清公安泰，乃王所荐擢者，手版谒见，从者遏之。清公心疑其诈，乃闯然入见，保卧重茵中。公直前揭被，始知非王，乃呼群役进，立时掩获，其党无一逃者。事闻，纯皇帝大喜，立擢其官。后公仕至浙江巡抚。”

〖40〗《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437—438页。

〖41〗《清代八卦教》116页。

〖42〗据马西沙研究，离卦教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河南，后向山东、直隶等省发展。离卦长为商丘郜大、郜二、郜三兄弟。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后，因郜三兄弟被捕杀，离卦活动沉寂了十余年。至五十一年（1786）大名戕官案发，清廷再次查究离卦的活动。毕沅覆奏高二与郜二并非一人，事实上很可能并不如此。郜氏家族从第二代起即改姓高，或郜、高不分。郜氏为地方大族，很可能分居于金家楼与高家楼，郝润成所供离卦总头目高二，传习拳棒，无疑应是郜氏子孙，在同族庇护下，于五十一年（1786）漏网逃脱（《清代八卦教》116页）。

〖43〗《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557、572—573页。

〖44〗《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564—567页。

〖45〗《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580页。

〖4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二辑482—483页。

〖4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三辑197—198页。

〖4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三辑229—230页。

〖4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五辑56页。

〖5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14—16、471—474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01—223页；《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48—254页；《平定台湾述略》；《天地会》一册153页，五册194

页。

〖51〗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19—224 页；《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55—256 页；《平定台湾述略》。

〖52〗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二八《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文定梁公国治墓志铭》、《梁文定公年谱书后》；《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八《梁文定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二一《梁国治传》；《啸亭杂录》卷七《梁瑶峰》；《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204—205 页。

〖5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四辑 400 页。

〖54〗《粤海关志》卷十。

〖5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二辑 247 页。

〖56〗参见：《清代全史》六卷 424—427 页；《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二四《孔广森传》；《清史列传》卷六八《孔广森传》。

清通鉴　卷一四四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公元1787年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

1 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兵渡台，抵鹿耳门，陆路提督任承恩随即率兵于鹿仔港登陆。先是，林爽文、庄大田天地会党连陷彰化、淡水（今新竹县）、诸罗（今嘉义县）、凤山（今高雄县）等厅县，守台绿营龟缩府城（今台南市）。闽浙总督常青遂急调黄仕简、任承恩于上年十二月分别从厦门蚶江出口，旋又命副将徐鼎士率兵自闽增援。至是，黄仕简抵台咽喉鹿耳门，即以府城为基地，分兵南北两路，以期收复凤山、诸罗及彰化。任承恩随于初六日抵鹿仔港，分兵以图规复彰化。徐鼎士所带之兵因风阻滞，至二月初旬始前赴淡水。其他各路援兵陆续渡台，总数已达一万余人。乾隆帝谕示黄仕简、任承恩务须俟各路兵丁到齐，约会日期，南北同时并力夹攻。〖1〗总兵柴大纪随即率官军收复诸罗。二月水陆两路会合夹攻凤山，庄大田军主动撤出，

总兵郝壮猷率军进入空城。庄大田旋反攻，再陷凤山，郝壮猷逃回府城，官兵溃散约二千名，遗失鸟枪一千余杆、炮五十门。庄大田军随即进围台湾府城。〖2〗

乾隆帝以台湾事起仓促，命湖广总督李侍尧与闽浙总督常青对调。谕称常青究系新任，恐未能料理裕如，而李侍尧久任封圻，能知事体轻重缓急。又命常青于李侍尧抵任前仍主持调度剿捕一切事宜。复以黄仕简、任承恩渡台以来各不相下，彼此观望，命常青于新任闽督李侍尧抵泉州交印后，即速渡台，督同黄仕简等剿捕。二月末，常青自泉州放洋渡台。〖3〗

十七日（3月6日）

2 命两江总督李世杰等查办江南各营岁需硝磺亏缺案。寻李世杰奏称：各营岁需硝磺不能依限到营，实因各属采办往返迟延以及盐运司衙门岁需烟花火炮磺斤所致。乾隆帝遂命李世杰会同两淮盐政徵瑞查明覆奏。嗣经查明，营伍硝磺缺额实由江宁藩司采运稽迟，与两淮岁进烟花爆竹无关。乾隆帝恐两淮每年例进烟盒火炮转滋军营亏缺硝磺之口实，命停止呈进。而对硝磺亏缺负有责任之历任江宁、江苏布政使除交部严议外，并照各营短缺硝磺例价各令十倍罚赔〖4〗，共银三十二万五千余两，革任苏州藩司袁鉴罚银约四万三千两〖5〗。

十八日（3月7日）

3 晋封十公主为固伦公主。十公主，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乾隆帝之最幼女，母惇妃。〖6〗四十五年（1780）指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为额驸，并降旨俟年及岁，再将指婚

一切礼仪正式举行。至是谕曰：兹公主已十三岁，朕之幼女，生质端庄，天性敏慧，温和笃厚，朕优爱之，本年又值及笄吉礼，著加恩晋封为固伦公主。所有指婚一切应行礼仪，该部即查例遵照办理。寻命固伦额驸丰绅殷德服色与贝子同，红宝石帽顶、三眼花翎、金黄带、紫缰。清制，公主分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两等：皇女由中宫皇后所出者，封固伦公主，品级视亲王。由妃嫔所出者，封和硕公主，品级视郡王。〖7〗十公主以惇妃所出而竟封固伦公主，洵属特例。

4 以兵部尚书王杰补授东阁大学士。

二十日（3月9日）

5 命查办天地会。据总督常青奏，被俘会党头目供称，天地会系福建平和县人严烟于五十二年（1787）过台起会，云系广东后溪凤花亭和尚洪二房同一十五六岁朱姓人倡立。乾隆帝命拿获严烟即妥速解京。嗣据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拿获天地会许阿协等四名，供出天地会“只用手指三个按住心坎，即为同伙暗号”，并传授“木立斗世知天下”等诗句，据云“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因天地会系起于乾隆三十二年，故以世字暗藏”。乾隆帝由此始对天地会源流及传播暗号有所了解，遂命闽浙总督李侍尧及孙士毅通饬各属密访严拿，痛予惩创，勿再稍留余孽。〖8〗旋密谕停止在闽省即行根究天地会，命李侍尧于剿捕林爽文一案办理完竣两三个月后再严行究办，而常青在台湾地方则即速行搜缉，毋稍迟缓。盖恐闽地查拿过急，激起内地天地会起事，

办理林爽文则更棘手。〖9〗

二月二十日（4月7日）

6 命将自称八卦教坎卦教长之孔玉显解京审办。先是，山东缉捕大名戕官案内逃犯，拿获传习坎卦教人犯孔玉显等。坎卦系八卦教支派，中心在直隶容城县。三十七年（1772）八卦教教主刘省过犯案，坎卦教首亦被拿办。〖10〗孔玉显系该案漏网余犯，后自称坎卦教长，指称养赡刘二洪为名，敛钱惑众。至是，经山东巡抚明兴严审定拟具奏，谕命新任山东巡抚长麟即将孔玉显等解京交军机大臣会同法司审办。〖11〗

二十七日（4月14日）

7 直隶蠡县民人董敏抄袭祖遗《收圆》、《收元》及《九莲救度》等经，编写成曲，并与附近村民结为白阳会，歌曲念经，诓骗钱财。案发，董敏即行正法，白阳会友郭林等分别拟绞、军、流、徒罪有差。〖12〗

三月十九日（5月6日）

8 乾隆帝亲自查出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将顺治帝与崇祯帝妄行比拟，命将该书搜查烧毁，所有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等、总校陆费墀等交部严加议处。此后在查办此案时，李清所撰其他著作《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注》和《列代不知姓名录》亦遭禁毁，此外，吴其贞撰《书画记》因所载《春宵秘戏图》“语涉猥亵”、周亮工所撰《读画记》、《闽小记》、《印人传》“语涉违碍”，及不著撰写者姓名之《国史考异》“多引

用钱谦益辨证”，俱被销毁。〖13〗

二十一日（5月8日）

9 谕命将提督黄仕简撤回候旨，提督任承恩革职拿问。自本年初官军渡台以来，黄仕简株守郡城，任承恩安居鹿港，仅派委将弁等零星打仗，二人彼此观望，惟事迁延，乾隆帝先已命常青前往台湾督办。至是，新任闽浙总督李侍尧奏称：北路之兵共有七千余名，柴大纪收复诸罗后，请兵协助；徐鼎士在淡水又恳求留驻；任承恩等在鹿仔港不敢轻进，又咨黄仕简拨兵会攻，“是该提、镇等各有牵制，不免坐费时日”〖14〗。乾隆帝据奏，即命将黄仕简、任承恩解任。

寻命常青为将军，恒瑞、蓝元枚为参赞，增调闽省驻防及内地官兵三千余名，令恒瑞赴府城，蓝元枚赴鹿仔港。前已命蓝元枚调补水师提督，随又命总兵柴大纪署陆路提督。复调粤兵四千赴台，命将军常青相机剿办。以总兵郝壮猷弃凤山溃逃回郡城，命军前正法。并将黄仕简亦革职，与任承恩赔出贻误军费。〖15〗任承恩、黄仕简后以贻误军机拟斩，本年朝审奉旨免勾。

四月十三日（5月29日）

10 饬谕闽省严缉海盗，并及台湾吏治败坏之由。先是，闽浙总督李侍尧奏称赴台兵船被海盗所劫，兵丁黑夜惊醒，猝不及防，受伤六人，失去鸟枪二杆、腰刀三把，而出事处距水师提督所驻之厦门不过十余里。〖16〗乾隆帝据奏命军机大臣传谕在监之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雅德，以及富纲，饬责闽省政务废弛已非一日，地方官怠玩讳饰，全不

以缉盗安民为事。并就台湾会党起事谕称：台湾远隔重洋，最关紧要，道府厅县必须才守兼优之员，方能胜任。朕久闻该省督抚，遇有台湾缺出，不问属员才具是否相宜，多以私人调补，而得缺之员，从不以冒险渡海为虞，反视为利薮，又安望其整顿地方，实心办事？此等劣员若到台湾无所津益，何以视为美缺？而其津益非取之商民，从何而得？则致民怨滋事，劫县戕官，实有由来矣。后雅德自行议罪，认罚银五万两，富纲认罚银四万两。〖17〗

台湾吏治腐败终致酿成天地会聚众起义，乾隆帝屡谕及此，而欲加以整饬。迨本年冬，将定例三年一次派巡台御史满、汉各一员前往巡视，改为令该省督抚及水师、陆路两提督每年轮值一人赴台严行稽查。同时将台湾道府之缺由该督抚奏请调补，改为请旨简放。

二十五日（6月10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丁未科三鼎甲：状元史致光，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榜眼孙星衍，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探花董教增，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至是，赐一甲史致光、孙星衍、董教增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朱理、瑚图礼、何道生等一百三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考官为大学士王杰，副考官为刑部侍郎姜晟、内阁学士瑞保。〖18〗

五月初八日（6月22日）

12 乾隆帝自京师启銮，巡幸木兰，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八日返回避暑山庄。十六日回銮，二十二日还京。

十三日（6月27日）

13 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勾补寨苗人石满宜等聚众抗官，署湖广总督舒常、湖南巡抚浦霖奏闻。据称本年三月，勾补寨苗人石满宜等潜赴路旁，抢劫行旅，勒人取赎，及官兵往捕，复高踞山梁，呐喊放枪，逞凶抗拒。浦霖等闻讯即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办理。乾隆帝谕以办理此事固不可遇事吹求，波及无辜，亦不可将就完案。寻浦霖等奏报剿平勾补寨，拿获石满宜等首伙男妇并幼孩一百余名，伤毙四十五名。随后，石满宜被凌迟处死，石老黑等九人被先行斩决，龙老贵等十一人请旨后处决，余军、流有差。〖19〗

十八日（7月2日）

14 乾隆帝驳复京师八旗米局之议。本年入春以来，京师米价渐昂，虽经出示禁止囤积，仍未见平减，因查出各铺户囤积米麦六万余石，遂勒令减价平粜。至是，副都御史刘权之条奏请复八旗官局，收买旗米，官为转粜。乾隆帝不准所请，并降旨申明官为经理之势不可行，略曰：米粮盈绌，民食攸关，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至市价腾踊，商民两受其益。前此令减价粜卖，不过为杜弊之法。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况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百物价值不能不较前增贵，即如从前一人之食，今且将二十人食之，其土地所产，仍不能有加，是以市集价值不能不随时增加。雍正年间设八旗、内务府米局原系一时调剂之法，行之日久，不免滋生弊端，今欲复设米局，是欲防弊而弊即丛生，仍属有名无实。嗣经留京办事王大臣奏准米粮价值平粜章程，将此次平粜米石交与殷实商户，

而由监察大臣、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轮流亲往抽查情弊。〖20〗

十九日（7月3日）

15 命覆查校改京师文渊、文源两阁所藏《四库全书》。先是，乾隆帝在热河披阅文津阁所贮《四库全书》，发现其中违碍、讹谬之处甚多，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有引用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黄庭坚诗集注有多页空白等处。嗣据纪昀奏请，除将上述各处遵照删改、陆续赔补外，并愿将文津阁所贮《四库全书》内明季国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说、杂记诸书，自认通行校勘，凡有违碍即行修改。乾隆帝即命随扈热河阿哥、军机大臣及各部院随出之阮葵生等参与校改之事，并由此推及京中文渊、文源二阁所贮《四库全书》讹舛之处也当校改，故命留京王大臣永瑢、阿桂专司其事，除校出一二错字即随时挖改，毋庸零星进呈，如有语句违碍、错乱简编及误书庙讳并缮写荒谬、错乱过多应换五页以上者，再随报进呈。寻阿桂等遵旨派出各衙门看书者二百五六十员，以每人每日二匣核计，约需两月即可将文渊、文源两阁书籍校改完竣。此次覆查校改全部工价着落总纂纪昀、陆锡熊分赔，而续办三部贮藏文澜、文汇、文宗三阁《四库全书》“所有面页装订、木匣刻字等项”，俱令总校陆费墀罚赔。〖21〗

寻纪昀奏呈应行撤毁及语意可疑各书，经军机大臣逐部阅看，建议如下：一、《国史考》引钱谦益之说甚多，应撤毁。二、《十六家词》有龚鼎孳词一种，龚鼎孳词业

经销毁，此词应一律抽毁，改为《十五家词》。三、朱彝尊《曝书亭集》并无违碍，惟纪昀摘出《谭贞良墓表》内称“贞良百折不回，卒保其发肤首领从君父于地下”等语，似有语病，应一律抽毁。四、吴伟业《绥寇纪略》、陈鼎《东林列传》二书均无违碍，而内外之词称谓有乖体制，应行一律改正。五、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多列已毁之书，应行一律删削。六、姚之駰《元明事类考》、仇兆鳌《杜诗详注》俱袭引钱谦益撰著而去其名，应一律删削。七、朱鹤龄《愚庵小集》记其未与钱谦益绝交之先往来诗文，有《赠某先生诗》等作，又笺注李义山诗注序内“红豆庄主人”皆系指钱谦益，应一律删削。八、吴绮《林蕙堂集》间有近于慨叹兴亡之语，多系文人习套，并非谤讪，仍应拟存。九、叶方蔼《读书斋偶存集》语无违碍，纪昀摘出《南海子诗》“何当小住三千岁，再见桑田变海时”系文人习用套语，仍拟存。十、王士正（祯）《精华录》内《秋柳诗》皆咏柳习用故典，似无所指，应拟存。十一、查慎行《敬业堂集》内《殿庭草绝句》，详其词句似系偶然寄托，尚无别意，应拟存。十二、王士正集内《赠一灵道人绝句》，其“一灵道人”即系屈大均，又查慎行集内《清明后一日同戴田有游南池》一首，其戴田有即戴名世，均不应有，应行挖改抽换。乾隆帝谕示：“所有四阁及江浙三分书均照此办理。”〔22〕此事管世铭有诗记云：“语关新故禁销宜，平地吹毛赖护持。辨雪仍登天禄阁，三家诗草一家词。”自注：“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内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时余甫内直，惟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

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绝句、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23〗管世铭于乾隆上年十月由户部主事入直〖24〗，是以自注称：“时余甫内直”。其“平地吹毛”之大宗伯，盖指礼部尚书纪昀（纪是年正月由左都御史改任礼部尚书）。其时军机大臣依次为阿桂、和珅、庆桂、福长安、王杰、董诰，阿桂素器重管世铭，故军机章京管世铭之议能为“当路”采纳。

二十八日（7月12日）

16 向例内外文武大臣有应得处分部议降革后，乾隆帝多命从宽留任或免其革任，而行之日久，当事者反视为故常，无所警惕。至是乾隆帝命吏、兵二部将文武大臣每人名下所积处分查明具奏，其案情较重、处分较多者或酌量议罚，再准开复，若情节尚轻、处分较少，则竟可予以开复。寻查明直隶总督刘峨九案、两广总督孙士毅九案、两江总督李世杰七案、江苏巡抚闵鹗元七案、河南巡抚毕沅六案、湖北巡抚姜晟九案、礼部尚书德保九案、刑部尚书喀宁阿七案、刑部侍郎李封十案、刑部侍郎穆精阿七案。分别议罚，准其开复，或竟予开复。〖25〗

六月初九日（7月23日）

17 黄河河南境内南岸睢州（今睢县）下汛十三堡漫溢，至二十日已成决口，大溜全掣。乾隆帝命大学士阿桂即驰驿前往督办堵筑事宜。此次决堤黄水由涡河入淮，泛滥下注，以致亳州（今亳县）、蒙城一带田禾庐舍俱被淹浸。至本年十月初十日睢州漫工合龙，前后用银近二百万两，

其中除动用河工例价银两六十万余两，照销六赔四之例核办，另例价不敷加贴银一百二十九万余两，奉旨匀分三四年在通省地粮内摊征。〖26〗

八月初二日（9月13日）

18 明发谕旨，即授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携带钦差关防，驰赴台湾，更换将军常青督办军务，并声言调兵十万灭贼。

先是，常青及参赞恒瑞、蓝元枚陆续东渡，虽屡次请兵赴援，但会党日聚日众，且渐知攻守。北路林爽文军进围诸罗，五月底克取诸罗通海口笨港，府城与诸罗、鹿仔港之间水陆联系至此俱被切断，官军遂陷入南北各自为战之困境。六月上旬，会党军将诸罗重重包围，柴大纪困守孤城，岌岌可危。南路庄大田军既收复凤山，即与林爽文南北呼应夹攻常青所驻之府城，乘雨直扑常青大营。常青再请添兵，奏称亲历行阵，目击贼势蔓延，曾调兵力，尚觉不敷进剿，请添调广东、湖广、贵州及京兵一万一千增援，并请另派大员来台督办军需。乾隆帝乃知其不足委任，遂密谕陕甘总督福康安即来行在陛见，略谓：常青、恒瑞殊不可恃，且常青请加派大员，其意已在言外。此事自应阿桂前往督办，但念其年逾七十，不忍令远涉重洋；和珅现在不时手足旧疾复发，且朝夕扈从，承旨书谕，难以分身；福康安则年力富强，素谙军旅，又能驾驭海兰察等，若以之前往督办，足资倚任。福康安接此密旨即带印由驿起程，前往行在。〖27〗

福康安驰赴热河行在后，乾隆帝召见七次，指授机宜。〖28〗

至是，授为将军。先已命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侍卫、章京等二十名，分队驰驿赴台。又命湖广、贵州各挑备兵二千名，川省挑选屯练、降番二千名前赴闽省。乾隆帝于调兵遣将之际，特将常青请兵奏折抄寄大学士阿桂阅看，令其密奏当如何办理。阿桂遵旨覆奏台湾机宜曰：台湾地方，西临大海，东凭高山。大山之东，系生番居住，为民人所不到。大山迤西之麓，则现为贼匪全行占据。山麓之下，以至滨海平衍地方始为建设郡县处所，官兵驻扎即在于此。此时贼匪占据山麓，官兵进剿，势须仰攻，无由察其虚实；而贼众居高临下，且其中如水沙连、虎仔坑、斗六门等处，南北又在在可通，足以伺官兵之隙，前邀后截，四处滋扰。若徒拨兵堵御，则山径丛杂，不但现有之兵不敷分派，即再添一倍之兵，恐仍不能一一尽堵（此句下朱批："常青等所办，正以此中贼计耳。"），现在惟有将紧要地方，如郡城、诸罗、鹿仔港等处先为驻兵防守，而防守之兵，必察其力保固实无可虞，再选择可战之兵二三万，进逼贼人巢穴，捣其要害，或两路夹攻，或全力专注，但得官兵连胜一两次，则贼人胆落，其党伙附从，当不攻而自溃。今则贼人已渐知战守，台湾复被占据过半，从贼者为数已多，实又有不得不增添兵力之势，此事现奉旨，令福康安前往督办。福康安近年经历军务，声威已著，各省兵丁情形均所深悉。计臣此折到日，福康安亦可驰抵行在。臣愚以为此时似应令福康安先行通盘筹画台湾现有兵丁若干，尚需添兵若干，及何省兵丁于山路崎岖之地用之方可得力？虽距闽隔远一两省者，亦准其檄调备用，或竟调惯于跋涉山

路之黔、楚兵各一万，合之粤兵万余，兵力充裕，贼必指日授首，虽目下似稍迟一两月，而功成反速矣。〖29〗

初六日（9月17日）

19 江西巡抚何裕城以“漕船失风一事不能防范觉察”，自请缴银二万两，解交内务府充公。乾隆帝批谕：“不必，汝又无大过，不过不能开展办事耳。”〖30〗

两广总督孙士毅亦愿认罚银一万两，以弥补前此与纪昀、陆锡熊同任《四库全书》总纂疏忽之过。孙士毅还有应罚银三万两，合计四万两，自请于年前先交一万两入于司库。〖31〗

二十五日（10月6日）

20 谕将军福康安不得先存畏怯之意。先是，福康安于途间两次奉旨启阅常青奏报诸罗危殆乞增援兵折，遂密陈台湾“实有添兵之势”。乾隆帝批谕：“毋畏难，毋多虑，勉力行之，以全朕用人颜面。”又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曰：“若福康安先有示怯之意，则以下将弁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气岂能振奋耶？”至是，再谕福康安勿为常青等奏折所惑，并指示渡台后即直捣鹿仔港，略谓：鹿港一带，贼势较属空虚，该处距大里杙贼庄甚近，福康安此时不必前赴台湾府城，竟应带巴图鲁侍卫等，由蚶江配渡，直抵鹿港。乾隆帝还恺切告谕曰：福康安简任有年，为国家屈指可数之人，若伊复有疑难，不能肩此重寄，朕又将简用何人？亦断无为此小事，派福康安前往，又令阿桂、和珅续往，又岂有朕亲征之理乎？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伊父傅恒事朕之心为心，惟应竭力奋勉。日后福康安忆及此事亦云：“起程后日奉

谕旨，训诫谆谆，不啻耳提面命。”〖32〗

时乾隆帝心中烦闷，为之辗转不寐，在两次训谕福康安后，又令出差在外之大学士阿桂阅看福康安奏折及所发谕旨，询问阿桂意以为何如？〖33〗寻阿桂覆奏，略谓：臣与福康安前在金川军营相处日久，四十九年（1784）又同在石峰堡剿贼，深知其于办理军务及临阵克敌，并非畏葸怯懦之人，其奏请添兵，自为速于完事起见。阿桂还奏请宽福康安过急之咎，俟其到后，亲历军营，察看情形，所奏自更确切。〖34〗阿桂另片又奏：大兵进剿，宜扼其要害，分路进攻。目下急务总在打通诸罗为要，诸罗一通，则南北声势联络，即可捣穴擒渠，自易蔵功。乾隆帝批谕：“所见与朕略同，已将一切机宜详悉指示福康安办理。”至增兵一事，乾隆帝已先令川省屯练兵及黔兵四千名迅速赴闽。台湾之役平定，大学士阿桂以功图像紫光阁，乾隆帝亲制赞语有云：“驰咨军务，志每予同”〖35〗。

21 是月，澳门葡萄牙当局逞凶挑衅，广东督抚令封锁澳门。先是，葡民政长官马托斯借口营地街中国酒肆卖酒给黑奴而发生纠纷，命拆毁该地上百座中国居地寮铺，并殴杀中国居民，妄图赶走望厦村民。香山县令彭翥闻讯赶赴澳门，澳葡当局拒不认错，扬言已作出清除中国人聚居区之决定。彭翥即返广州禀报，广东督抚调兵进驻望厦村等地，同时饬令广州知府到澳封关，禁断与澳门交通，不准向澳输送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至是，葡议事局被迫撤换马托斯，决定恢复服从中国官员管辖之“旧制度”，广东大吏遂下令结束对澳门之封锁。〖36〗

十一月初一日（12月9日）

22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率兵抵台，旋解诸罗之围。

先是，福康安驰抵厦门，即于十月十一日自大担门放洋，旋被风打回，十四日得顺风，与海兰察同舟出海，二十三日海上大风陡起，收入崇武澳守风，二十八日复与海兰察同舟放洋，翌日申刻已至鹿仔港，因潮退不能进口，至是日晨始登岸。舒亮、普尔普及巴图鲁侍卫船只带领广西兵丁皆已随至，成都将军鄂辉所带川省屯练兵丁由蚶江配渡，亦于是日陆续到来。此际渡台援兵合之台湾原额设官兵已几及六万。福康安遵照乾隆帝所授方略，以诸罗控扼南北要路，形势危殆，拟出偏师进取林爽文军根据地大里杙，实则以大军救援诸罗。〖37〗

初，林爽文军将诸罗团团围困，常青坐镇府城，节次派兵解围受阻，损失惨重，而诸罗危如累卵，提督柴大纪频频告急，据称诸罗被围两月，粮饷、铅药一切匮乏，外庄之民，迫于贼势，粒米不得到县。况新到之兵，其气甫挫，一时不能出剿，旧有之兵，为数无多，只堪力守。匪党分屯各庄，大出金帛，竖旗招人，无赖之徒，蚁附益众。而孤城坐困，深可忧虑。就地煮硝制药，所得无几，且米谷一项，日见空乏。〖38〗九月，乾隆帝命柴大纪不必死守空城，谕称万一贼匪猖獗，援应之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匮乏，火药不给，实有难支之势，则柴大纪当酌量情形，竟率领兵民出城力战，将贼匪乘势剿杀，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之见，致有意外之虞。柴大纪覆奏：诸罗一旦弃去，为贼所据，克复甚难。且城厢内外居住百

姓二万余，又加各庄避难入城者不下二万，实不忍将此数万生灵付贼。臣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乾隆帝览奏堕泪，谕称柴大纪当粮尽势急之时，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命封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令浙江巡抚以万金赏其家，俟大兵克复，与福康安同来瞻觐。复以柴大纪奏称诸罗被困三月有余，粮饷全无，有县民陈良翼多方劝捐。乾隆帝为褒奖义民，改诸罗县名为“嘉义”。〖39〗

迨福康安率援师起程解诸罗之围，行至仑仔顶，遭遇林爽文军伏击，福康安分兵反击，林爽文军退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内。官军由海兰察统带，前进至牛稠山地方，距诸罗约有六七里。林爽文军先已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见官兵至，四面围裹冲杀不下万余。海兰察带巴图鲁侍卫官兵直越溪河，抢上山梁，攻克竹栅，乘胜于天色向暮之际入诸罗城，福康安带兵继至。诸罗城内米谷已尽，官兵、义民以花生、地瓜为食，复以油糁、蕉根充饥，渐至油糁、蕉根亦将尽，兵民饿病相兼，望援心焦，及见福康安一日夜间解五月有余不解之围，无不欷歔啜泣。〖40〗

二十二日（12月30日）

23 以参赞大臣海禄参劾伊犁将军奎林任性乖张，听受贿赂，命革职拿解来京审讯。海禄参奎林一案解京审理后，经当面质对，奎林供认非刑致死有罪遣犯、毁弃佛像等款属实，其听情得受遣犯银两及将布匹买换羊只余价，俱留充公用，并未入己；而海禄挟嫌诬揑，情节显然。奎林、海禄俱被革职。因奎林系孝贤皇后之侄，因此乾隆帝办理

此案十分慎重，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将各款逐一研讯，并对原拟海禄罪重于奎林加以驳正，命一律定拟，方为平允。〖41〗

二十五日（1788年1月2日）

24 将军福康安攻陷大里杙，林爽文退入内山。自解诸罗之围后，福康安、海兰察率军在斗六门、庵古坑与林爽文军展开激战，林爽文不敌，退守大里杙。大里杙东倚大山，南绕溪河，砌筑土城，密排大炮，内设竹栅两重，城外沟壕重叠，防守极为坚密。前一日，福康安指挥海兰察等涉溪先渡，会党军万余人乘官军布阵未整，拥出城外，三面围裹，舍命前扑，屡败不退。福康安以日暮收兵，而是夜会党派兵扑压攻扰，至五六次之多。是日清晨，官军分路进攻，破大里杙西南、西北两门，而林爽文已于夜间带同眷属由东门僻路进入大山。福康安当即分派官兵搜捕，并晓谕内地生番一体堵截。〖42〗

十二月初二日（1月9日）

25 修订大挑举人章程。前于四十八年（1783）定各省分发一等举人试用知县到省后分为两班，其心地明白试有成效者，即以知县补用，其才识中平尚堪学习者先以佐贰借补，果能有志向上，留心吏治，再以知县调补。至是议准：将正印一班即以知县补用者再先行分别等第，其才具明晰、见事通达者定为一等，俟两字相兼缺出，以之请补；其心地虽然明白，而才具稍次者定为次等，俟专难、专冲等项一字缺出，以之请补；其心地明白而短于肆应者，定以专简之缺补用。〖43〗

初七日（1月14日）

26 福建漳浦县天地会张妈求等聚众起事，响应林爽文起义。张妈求，漳浦人，父、叔生前都是“会内之人”，与张南、邱哇等各结天地会。本年十一月，张妈求等密谋抢劫县城仓库，然后将银米散给众人起事，如不能据城，即抢夺商船，往投台湾林爽文。闻林爽文自称“顺天将军”，遂自制红绸方令旗一面、尖角小令旗一面，刻“顺天将军”印一方，原定于十二月十二日夜齐赴漳浦县城外关厢举事。至是，因事已败露，县城有备，张妈求等提前各持刀枪、铁弔、竹篙、木棍，高呼“台湾会众数千随后即至”，将盐场、衙署、税馆等焚抢，杀死汛兵多名，沿途附者益众。总督李侍尧据情奏称：漳浦一带，向多会匪，与台匪声息相通，一年以来，时有讹传虚警，臣密饬该地方文武时刻留心防范。今忽有抢杀之事，恐即系台匪党羽，因大兵过台剿捕，意内地兵少，是以敢于窃发，以为遥相呼应之势。乾隆帝据奏命李侍尧严切惩办。翌年正月，李侍尧将张妈求、张南、邱哇等八犯拟凌迟处死、胡仲江等七十九犯拟斩立决，即恭请王命处决。其他随众混同抢劫或未经抢劫而入天地会各犯五十四名从重改发伊犁给驻防官兵为奴。〖44〗李侍尧在具奏审办该案附片中称：臣因此案多系会匪，再三研究起会根由，据各犯所供，并悉心察访，缘此会由来已久，其始起于衙役下乡，借端滋扰，随有负气好事之徒，兴此一会，互相盟约，有事相帮，冀图抗差，使衙役不敢骚扰。〖45〗

十五日（1月22日）

27 浙省鱼鳞石塘工程全部完工。该工程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十八年（1783）章家庵至老盐仓三千九百四十丈首先告竣。四十九（1784）年乾隆帝六度南巡至海宁，又谕示自章家庵起再接筑鱼鳞石塘二千一百二十丈，当年十月开工，至是告竣。绵亘五十余里，用帑数百万金，历时七年之石塘巨工全部完成。〖46〗

二十五日（2月1日）

28 以柴大纪侵贪缴变，谕命福康安、李侍尧密访参奏。先是，诸罗围甫解，福康安即密参柴大纪为人诡谲取巧，所奏守城、打仗各情形多不确实。乾隆帝对福康安过事苛求人不以为然，特密降清字谕旨开导福康安，将所参各款逐一为柴大纪剖辩，并点出福康安或因柴大纪“屡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存礼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至是，前往浙省巡查海塘之工部侍郎德成还京，乾隆帝询及柴大纪声名，德成奏称柴大纪纵恣自大，居官贪黩，将守台兵丁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因而林爽文举事不能即时搜捕，遂酿成事端。乾隆帝遂转而欲究治柴大纪，故令福康安、李侍尧据实参奏。〖47〗随又谕浙抚琅玕、闽抚徐嗣曾查明柴大纪各款据实参奏，不得徇隐。

29 是年各省人口共计二亿九千二百四十二万九千零十八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八石，云南各铜厂办铜一千零九十二万八千四百八十七斤。〖48〗

30 上年（1786）十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7）十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九十八万一千六百八十六两。〖49〗乾上年（1786）闰七月初一日至本年（1787）六月底，江海关税银七万二千七百三十九两。〖50〗

31 遵旨修订军机处《密记档》管理制度。《密记档》为军机处档案之一种，始由尚书、军机大臣、额驸福隆安议准："广储司银库嗣后凡收盐政、织造、关钞等处自行议罪解交银两，务必按月将有无收过日期报明军机处以备查奏。"〖51〗据此可知《密记档》专门记载皇室特殊而隐秘之各项收入。至本年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遵旨将"各关例应交纳并裁革陋规以及窝利等项银两"从《密记档》中删除，而将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52〗自是《密记档》始为军机处下专门记载"自行议罪银"之机密档案。同时，和珅还明确规定："所有密记银两交圆明园、广储司造办处银库，嗣后将收到何项银两、数目若干，并收到日期，按月呈报军机处以备查核汇奏。"〖53〗

32 梁玉绳著《史记志疑》刊行。梁玉绳（1745——1819）字曜北，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大学士梁诗正孙，家世显贵，然乡试八次未中，终不至富贵，遂自号"清白士"。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积二十载功力，成《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是书据经传以纠乖违，凡文字之传伪，注解之傅会，一一加以辨析。初刊钱大昕为之序，称之有功于原著，可与《集解》、《索隐》、《正义》并

传。〖54〗

33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初刊。〖55〗

〖1〗《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26—227 页。

〖2〗《天地会》二册 7、84—85、124 页。

〖3〗《天地会》二册 2 页。

〖4〗《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 681、685、686、689、692、693、695、710、849 页。

〖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三辑 821 页，六四辑 73—74 页。

〖6〗《清皇室四谱》卷四。

〖7〗光绪《大清会典》卷一。

〖8〗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二辑 823—824 页，六三辑 88—90 页；《天地会》一册 70—72 页

〖9〗《天地会》一册 74 页。

〖10〗《清代八卦教》89 页。

〖11〗《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 706—707 页。

〖12〗《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 721—724 页。

〖13〗《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630、652 页。

〖1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三辑 559—560 页。

〖15〗革任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因玩延军务原命罚缴军需银四十万两，嗣减为三十万两，五十四年（1789）除完缴司库银八万两外，又将估值为二十五万余两的田园房产呈请入官，乾隆帝命再酌免十五万两，留为其家属养赡之资。革任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则于五十

三年（1788）令自行量力议罚，以备抵补军需之用（《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408—409页）。

〖16〗《天地会》二册90页。

〖17〗《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863、917页。

〖18〗《清秘述闻》卷八。

〖19〗参见：《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138—157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855页。

〖20〗《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823、835、854、867、871、880页。

〖21〗《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833、873、877页。

〖22〗《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14—15页。

〖23〗《枢垣纪略》卷二十。

〖24〗《枢垣纪略》卷十八。

〖25〗《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894—900页。

〖26〗《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三。

〖2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30—233、247页；《天地会》二册295—319页；《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66—268页。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248页。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五辑107—109页。

〖3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五辑198页。

〖3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五辑200页。

〖3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五辑248页。

〖33〗《天地会》三册254页。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五辑442—444页。

〖35〗参见：《天地会》二册308页；《清史列传》卷二六《阿桂传》。

〖36〗《澳门四百年》194—195页。

〖37〗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六辑 111—113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38—239 页；《天地会》四册 66 页。

〖38〗参见：《天地会》三册 228 页；《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68 页。

〖39〗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39、249、253 页；《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59—260 页。所谓“义民”，系指与漳州籍移民所立天地会敌对而支持官府的泉州籍及广东籍移民。林爽文起义之初，即有泉州籍义民数千协助官军袭击彰化，而府城、诸罗、鹿港之所以久攻不陷，亦借义民之助力。乾隆帝及闽广大吏、军前将领从台湾事起，即有意识地利用在台彰、泉、粤居民地域有别，各分气类的矛盾，并特别注重笼络泉、粤籍绅衿，以达到分化瓦解反清势力的目的。

〖40〗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六辑 237—239 页；《天地会》四册 189—190 页。

〖41〗《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148—161 页。

〖4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六辑 429—432 页。

〖4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六辑 521—524 页。

〖44〗《天地会》五册 363—373 页。

〖4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 43 页。

〖4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六辑 784—786 页。

〖47〗《天地会》四册 202—205、222—230 页。

〖4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259 页。

〖49〗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六辑 50—51 页；《粤海关志》卷十。

〖5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五辑 209 页。

〖51〗《文献丛编》二五辑《密记档》。

〖52〗《文献丛编》二五辑《密记档》。

〖53〗《文献丛编》二五辑《密记档》。

〖54〗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八；《清代名人传略中册》333 页。

〖55〗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八；《清代全史》六卷 385 页。

清通鉴　卷一四五

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公元1788年

正月初五日（2月11日）

1 林爽文被官军擒获，天地会北路起义军被镇压。自大里杙之战失败后林爽文即退据集集浦，其地前临大溪，溪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是为会党军预营据险扼守处。上年十二月林爽文军与福康安官军在此展开激战，不幸失败，被杀死二千余人，据福康安奏称“河滩上下，尸体遍地纵横”。林爽文带领余众六七千人向北路且战且退，而前有生番堵截去路，后有官兵沿山搜捕，至岁末仅剩随从一二百人潜藏于深山。福康安见该地草深树密，沟坎甚多，大队官兵恐难于隐僻地方逐处查到，遂拣派巴图鲁侍卫二十员，贵州、广东屯练兵丁数百名，改装易服，扮作民人，同淡水“义民”、差役及社丁通事等，分头搜缉。至是，林爽文等在老衢崎地方被捕获，随即被装入木笼押解赴京。〖1〗北路平定后，福康安转而进兵南路，至牛庄，庄大田军恃

险抵抗，败而走，官兵衔尾追击。庄大田于累败之后，乃率众数千人潜往台湾极南之地琅峤（今屏东县恒春镇），福康安先遣水师由海道绕而截之水，自以大兵环山围之，水陆并进，庄大田军被杀二千余名，投海溺毙及被枪杀者尸浮海面，庄大田等大小头目四十余名全数被擒。庄大田被押解府城后，病势沉重，已成奄息，于二月初凌迟枭示。〖2〗

台湾天地会反清起义历时一年三四个月之久，是役官军阵亡四五千人，无着溃兵二千三百余名〖3〗；耗费军需“约共银、米一千万”〖4〗。而盐商富贾捐输之银数百万两尚未计算在内。乾隆帝以大功告蔵，命绘从征二十功臣像于紫光阁，福康安、海兰察晋公爵，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福康安复加赏金黄腰带。以大学士和珅“始终承旨书谕，于一切清汉事件，巨细无遗”，命照从前大学士张廷玉之例，晋封三等伯，两广总督孙士毅照从前大学士蒋廷锡之例，赏给轻车都尉世职。

嗣经福康安奏准善后措施主要有：一、整饬吏治，停巡台御史旧例，改由福建督抚等每年轮派一人前往稽查，台湾道由调缺改为请旨缺，并给按察使衔，准专折奏事，各厅县照道府成例，一律改为五年报满，俾能多历岁时，以尽心民事。二、添设官弁，增设马兵，府城等厅县五处或改建城垣，或将原土城加高培厚。三、整顿绿营，严格操练，禁止兵丁贸易离营诸弊。四、严禁抢夺械斗，从严究办强盗、械斗杀人及起意纠约者，严禁私造器械旗帜，私藏寸铁，即从重治罪，私造旗帜即照私造军器一体治罪。五、实力奉行保甲制度，凡在台安分良民情愿携眷者，由地方官查实给照，准其渡海，编入民籍。六、台湾南北两

路安设铺递，修治道路、船只，以肃邮政。〖5〗

二十三日（2月29日）

2以参赞大臣、一等义勇伯柴大纪贪纵营私、玩延军机，命革职拿问，交福康安严行审拟。

先是，乾隆帝令福康安、李侍尧、琅玕等查奏柴大纪贪劣各款。李侍尧奏称：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缴钱，经年并不操练，迨各兵换班回来，鸟枪俱已锈涩难用。至前岁贼匪滋扰一事，臣亦闻贼匪将至府城，柴大纪恇怯不敢出战，杨廷理等催令进兵，并面加诮让，激以将总兵印付我，当代为杀贼，柴大纪始带兵出城。然柴大纪收复诸罗，且守城数月，与贼打仗，往来船户亦俱称其最为贼所畏惧，所闻柴大纪恇怯无能之说，又似难尽信。〖6〗琅玕覆奏，略谓：风闻柴大纪私令守兵渡回内地贸易，每月勒缴银钱，又驻守诸罗系畏贼不出，并非实心守城。

至是，乾隆帝以“此次贼匪滋事，竟由柴大纪平日废弛贪黩，积渐酿成，岂可以守城微劳置之不问？”命将其革职拿问。又以常青有心徇隐，亦将其革职。寻福康安以柴大纪身当海疆重任，竟纵容兵丁出钱替役，离伍贸易，包庇娼赌，以致营伍废弛，更复营私网利，巡查婪索夫价，海口得受陋规，拔补外委，公然受贿徇私，迨至巡查彰化，正值逆匪窃发，乃退缩府城，以致贼匪蔓延猖獗，故援照“统兵将帅玩视军务故意迁延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请旨即行正法。〖7〗迨解赴刑部，军机大臣奉旨

会同大学士、九卿覆讯，柴大纪对巡查婪索夫价、海口得受陋规、拔补外委徇私受贿各罪款供认不讳；而对彰化玩误军机重罪，柴大纪则辩称：我在彰化时，副将赫升额等报称贼匪叶省、蔡福逃匿大里杙，要添兵缉拿，我镇标官兵都在府城，是以回府城派拨，及闻彰化失陷，我即带兵出城，因等待人夫抬送军装，在演武厅暂歇，永福们恐致迁延误事，催促起身，我行至湾里溪又闻诸罗被贼攻破，只得退回盐埕桥扎营；对收复诸罗后安坐县城贻误军机一节，柴大纪辩称：我收复诸罗原要趁势赶贼，但我所带之兵止有二千九百名，又探得贼人去攻扰诸罗到府城的要路，我遣游击杨起麟带兵一千名去守盐水港，游击邱能成带兵五百名去守鹿仔草，我只有兵一千四百名赶上截杀，恐一时不能得手，而诸罗究系县城，最关紧要，倘有疏失，我越发当不起了，所以就在县城死守，以待大兵。在审讯时，柴大纪还指德成前在台湾有意罗织罪款，图谋陷害。军机大臣覆讯后，乾隆帝又亲行廷讯。八月，乾隆帝以柴大纪欲将德成扳陷，希冀脱罪，奸巧之极，甚属可恶，命照所拟，即行处斩。后又以柴大纪妄奏冒功，朦混回护，令无辜良民数十人陷于重辟，将柴大纪之子发往伊犁为奴。

柴大纪被诛，后世多以为冤案。〖8〗

二月初九日（3月16日）

3 据署陕甘总督勒保奏，新疆镇西府（治所在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属宜禾（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奇台二县，迪化直隶州（今乌鲁木齐市），并所属之昌吉、阜康、绥来（今玛纳斯县）、济木萨、呼图壁各州县及头屯、

芦草沟、塔西河三所，乾隆五十二年（1787）民数共十一万四千三百四十八口，存仓米谷京斗粮八十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二石。〖9〗

三月初六日（4月11日）

4 谕命严究天地会根源。先是，林爽文天地会起义爆发，被官军俘获之会党头目严烟供出天地会起会原由等情，清廷始知天地会深藏异谋且潜行流传已久，然其时会党军声势正盛，乾隆帝只得命事竣之后再行根究。至是，林爽文起义平，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等奏追查天地会根源，据称拿获在台传授天地会之福建漳州平和县人严烟，据供："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份久远了，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哪里，实在不知道。又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府来到漳州诏安县云霄地方传会。这云霄有个姓张的，不知名字，因面上疤痕甚多，绰号叫做张破脸狗，他常留赵明德等在家居住，附近高坑庵、马坑庙、丁仔峡、石磜尾溪都是传会之处。"又供："凡传会时，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兄弟，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立簿。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同传会的李姓，实在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做洪二房，贼旗上书写洪号字样，并有'五点二十一'隐语，都是取洪字的意思。晓得暗号就是同会，即素不认识之人，有事都要帮助。"据福康安

奏，已责信知会闽浙总督李侍尧、两广总督孙士毅严密查拿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10〗乾隆帝命福康安、李侍尧、孙士毅于闽粤二省务将起会之洪、朱二犯缉获。〖11〗李侍尧寻拿获张破脸狗，供有广东大埔县赵明德、陈丕、陈栋劝令入会，遂一面奏闻，一面飞咨两广总督孙士毅严密查缉。与此同时孙士毅亦据福康安咨会设法查缉洪、朱二姓。〖12〗复以严烟既有“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之供，乾隆帝命四川总督李世杰密查天地会根源。〖13〗李世杰奏称：现遵旨密札司道等官，饬属于四境留心察访，并密将历年所造门牌户口清册核查，有无朱鼎元其人、是否尚存，及其子孙现在作何事业，以期匪徒不致漏网。〖14〗

四月十九日（5月24日）

5 命乌鲁木齐所属新增地粮减半征收。先是，乌鲁木齐都统尚安奏称：乌鲁木齐所属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由内地迁移或在本处招募开垦田地以来，至五十一年（1786）有户民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余户，共垦地六十三万二千一百三十九亩，纳粮五万六千九百余石。五十二（1787）年四月于以上户民额地外，又丈出二十七万三千四百余亩，共增粮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三石，此即所谓“新粮”。然自上年七八月开征以来至今岁三月征期已竣，新粮尚欠十之六七。经查实系乌鲁木齐一带地瘠水缺，请酌量变通，将新增地粮减半征收。至是，乾隆帝以乌鲁木齐所属地方远在边陲，惟在广为招垦耕种，地亩日辟日广，则交纳粮石自可日渐加增，若新增余地一律按则征粮，小民艰于承种，

则新疆地亩可能转致闲旷，是以准照尚安所请行。〖15〗

五月初四日（6月7日）

6 命江苏、江西、浙江查办禁书勿得久而生懈。据安徽巡抚陈用敷奏，抵任三个月以来，各属先后缴到《通纪编年》等书三十种，计一百零七本，可见江南书籍繁多，呈缴尚未能净尽，请再予展限一年。乾隆帝以安徽尚非大省，应禁之书历年犹未能收缴净尽，江苏、江西、浙江素称人文之薮，民间书籍繁多而近年总未见续行查缴，是以命各该督抚务宜实力查办。

寻浙抚琅玕覆奏：该省自奉旨查办禁书以来，共缴过二十四次，计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自四十九年（1784）七月后未据各属呈缴，或系各属因限期已满，奉行不力，藏书之家亦因查禁稍懈，匿不呈出，均未可定。现已通行各属，剀切出示晓谕，并督同司道府实力查办，酌委妥员，于各处书坊，不动声色，分头购觅。〖16〗

翌年五月，安徽巡抚陈用敷奏称：现在缴到书籍为数无多，似已蒐罗殆尽，惟经江苏省查出之《休园省录》等书十八种及《谪仙楼诗集》一种，饬行未久，恐穷乡僻壤或未周知，请再予展限一年。〖17〗乾隆帝谕示，缴到书籍虽为数无多，然亦未必竟至蒐罗净尽，江浙为人文之薮，书籍繁多，可毋庸定以限期。

十九日（6月22日）

7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五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七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嗣因雨水较大，桥梁未成，而停止行围，回跸暂驻张三营行宫，

随即决定中止本年木兰秋狝，于本月二十九日还驻避暑山庄。九月十三日回銮，十九日还京。

六月初五日（7月8日）

8 谕责云贵总督富纲未能妥善办理缅甸入贡事。初，中缅战事结束，签订和约，大学士傅恒撤兵回国，但缅方并未如约奉表入贡。乾隆帝遂命阿桂等备战云南，及金川事起，无暇南顾，不得不停止再图缅甸之计。金川平定后，乾隆帝仍以缅甸未了之事萦怀于心。而此际缅甸内乱相寻，国王懵驳病故后，其长子赘角牙暴虐好杀，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孟鲁所诛，孟鲁旋又被孟陨装入袋里沉入伊洛瓦底江。孟陨，瓮藉牙第四子，已故缅王懵驳之弟，自幼为僧，国人迎其掌管国事。是时缅甸国势衰落，暹罗复陈兵边境，有乘虚而入之势。五十一年（1786）郑华又受清廷册封为暹罗国王，缅甸更形孤立。孟陨欲一反懵驳父子故辙，遂于本年四月遣使恳求进贡。云贵总督富纲据情入奏，略谓：缅酋孟陨遣大头目三名、小头人十二名、跟役一百余人恭赍金叶表文、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及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等，又具咨文一件，齐至滚弄江边恳求进贡。然又称孟陨虽情词恭顺诚恳，但缅夷情性猜疑，游移狡诈，是此来虚实不可不详请办理。〖18〗另片又奏，因缅使此次未带久羁缅方之杨重英同来，故尚难遽信。至是，乾隆帝降旨申斥富纲怀疑缅甸狡诈乃为过虑，且根究杨重英，尤属糊涂不晓事体，命富纲接奉此旨即遴选妥员护送缅使迅速赶赴热河，至杨重英若尚无送出之信，竟可付之不问。九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卷阿胜境

接受缅甸国使臣细哈觉控等四人觐见。敕谕缅甸国王孟陨，并赐孟陨佛像、文绮、珍玩、器皿等物。

十二日（7月15日）

9两淮盐政全德奏请淮盐不必官为定价。

初，淮南引盐行销湖广、江西，盐价各就成本之轻重随时长落。二十九年（1764）经湖广总督李侍尧与两淮盐政高恒奏准湖北盐价章程，以防商人增价牟利。近来淮南引盐积年递压至一百余万引之多，乾隆帝以纲盐积压滞销，一由楚省地方官巡缉不力，以致私盐充斥，一由口岸陋费繁重，商人获利无多，不能源源转运，命该督抚等实力整顿。随命严加查缉川盐走私，并革除地方各官陋费等一切陋规。其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至五十二年（1787）十二月共积压纲盐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余引，命历任盐政按积压纲引数目每十万引以上罚缴养廉一年，其中伊龄阿约六年任内积压四十一万余引，罚银八万两，缴进内务府广储司。〖19〗

至是全德奏称：淮盐成本甚重，不免较定价稍多，则上自官吏下至市井棍徒皆得持其短长，商人不得不广为酬应，以此陋费日多，其实仍取偿于盐价，是以盐价亦日贵。今奉旨革除陋费，各商虽去明索之规例，仍不免暗纳之苞苴，此又非法令所能禁绝者。何如仍照旧例，不必设以定价，在官吏无可挟制之端，各商自无无名之费，费既省则盐价自贱，商利转多，谁不思踊跃办运转输？从此官引得以畅销，课税可如期输纳，民间又免食淡之苦，实属一举而数善俱备。全德奏请将二十九年以来定价之例停止。下

部议奏。〖20〗

十三日（7月16日）

10 河南查获八卦教震卦教。先是，毕沅访获彰德府（治所在今安阳市）八卦会内震卦教周明、韩大儒等，至是奏称先后拿获刘臣、林进道等五十余名教犯，该犯自认山东单县已正法刘省过为教主，已犯案之王中为掌教。此案系山东刘教遗孽，与段文经教名相同，支派各别。现在严行审讯，并分咨直、东二省查拿。〖21〗乾隆帝谕示：传教首犯自应从严究拟，其余各犯既经入教者即不可留于内地，竟当分发回城如乌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回子为奴。回子另是一教，使该犯等到彼不致再行煽惑，此亦除净根株之一法。此案在审讯中，究出王中之子、震卦教长王子重，但山东巡抚并未审明其震卦教长身份，仅以其为王中之子发往喀什噶尔给回人为奴，直至五十六年（1791）始败露。嗣后二十几年间，震卦教在河南彰德府及其东南滑县等地迅速流衍传播，成为八卦教内实力最为雄厚之教派。〖22〗

十七日（7月20日）

11 乾隆帝获悉安南内乱加剧，命两广总督孙士毅驰赴广西龙州，办理安南事宜。

先是，乾隆五十年（1785）安南权臣郑栋鉴于政局不稳，西山阮氏声势日盛，欲扶黎王以收揽人心。翌年五月阮文岳借口伐郑扶黎，发兵北上，直取黎城，郑栋自刎身死，安南王黎维祗随亦病卒，嗣孙黎维祁继位，而国印于乱中遗失。黎维祁即咨两广总督孙士毅称安南战乱，其祖黎维祗病故，其父早亡，现以嫡长孙权管国事，并请补颁

国印。事闻，乾隆帝以其中疑窦多端，不便遽如所请，命孙士毅檄饬查询。〖23〗迨上年秋冬，安南局势又起剧变，西山阮氏再次攻破黎京，黎维祁命其弟护送母后、王妃、王子等先出城避难，旋亦流亡山南、京北一带。本年四月阮文惠入黎城，派兵追拿安南王眷属，王眷等逃往中国与安南界河——水口关大河，隔河呼救，因追兵已至，护送王眷之高平镇督同阮辉宿等即背负老幼眷口涉水过河，其不及过河者，俱为追兵所杀。〖24〗

至是，广西巡抚孙永清据情奏闻。乾隆帝即命孙士毅驰赴龙州主持处理安南求救内投之事，并谕示：黎氏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猝被强臣篡夺，其夷官带同该嗣孙眷属前来吁救，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寻孙士毅亦奏安南嗣孙挈眷内投，并称该国戴旧之心犹有可恃，阮岳一味犷悍，并无法令，若嗣孙乘隙而动，阮匪即可一举成擒。〖25〗乾隆帝深然之，复谕孙士毅曰：若阮姓攻破黎城后竟将安南地方尽行占据，或黎姓子孙俱被其戕害，是该嗣孙将来竟无国可归。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吁投，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矣。孙士毅奉此谕旨后亦奏称：倘阮岳竟欲全据安南，不容嗣孙得阶寸土，则百几十年来朝贡之国，忽焉澌灭，实与我朝体统攸关，不得不调集官兵伐暴讨罪（乾隆帝在此句旁加朱批："朕之所以踌躇，正为此尔。"），臣详征舆论，细访夷情，咸以阮岳包藏祸心，必欲全据安南而后已，如此时内地不为黎氏助势扬威，恐举国以嗣孙难与图存，渐就涣散，其时阮岳尽有安南之地，气局已成，非大费内地兵力，不能迅速蒇功，转

致上萦宵旰。臣闻阮岳虽极犷悍，颇晓事体，自问有何力量岂能抗拒各路王师？势必让出黎城，仍赴贼巢潜匿，以避各路之锋。黎城既复，嗣孙即日仍列藩封，而我皇上兴灭继绝，自可申大义于天下万世（旁朱批："若可如此，亦可完事矣。"）〖26〗

复以安南内乱，有旨令大学士阿桂自陈所见。阿桂奏言：安南自宋时建国以来政局反复，篡夺相仍。今黎姓不能自振，为强臣所制，殆不自今日始。若安南全境竟为阮氏所有，俟孙士毅查明黎维祁确信，具奏到日，圣明自有权衡。〖27〗乾隆帝遂谕曰：现在安南虽被阮姓攻占黎城，而嗣孙下落尚无确信，若遽声言进讨，不免太早。当是时，廷臣及地方大吏对出兵安南尚有分歧，大体孙士毅首倡兴灭继绝，出兵安南，孙永清似持异议，而阿桂持重，主静观事态演变再作决策。乾隆帝为孙士毅言词所动，但又倾向于阿桂老成之见。〖28〗

二十日（7月23日）

12 长江荆江段夏汛泛涨，江堤溃决，湖北荆州府（治所在今江陵县）城及驻防满城全被淹浸。事闻，乾隆帝命湖广总督舒常等速赴该处查办，旋又加派大学士阿桂往勘荆州被水情形。乾隆帝以荆州为古来重镇，城犹是城，江犹是江，何以从古俱未闻有被淹之事，而自本朝百余年来亦未闻此事，乃乾隆四十四、四十六及本年（1779、1781、1788）三次淹浸荆州，殊不可解。〖29〗及阿桂受命前往查勘是否应改建城垣，即奏称长江荆州段原泄水之路有八，其七处已湮废，而沙市对岸之窑金洲近来沙势增长，日加

宽阔，江流为其所逼，以致府城濒江堤岸易被冲溃。荆州此次被水，其故总因下游之窖金洲涨阻。〖30〗乾隆帝据奏谕示：荆州城不必复言移建，阿桂宜设法抽挑窖金洲，以期江流畅达，不致仍前壅遏为害。

寻阿桂又奏，查有本地萧姓民人于雍正年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陆续契买洲地，种植芦苇，因贪得利息，逐渐培植。每遇洲沙涨出，芦苇即环洲而生，洲面既宽，江流愈窄，一旦盛涨，必致溃决。乾隆帝命将萧姓家产查抄，交刑部治罪。并命传谕各督抚：嗣后凡濒临江海河湖处所沙涨地亩如有似窖金洲之阻遏水道致为堤工地方之害者，断不准任意开垦，妄报升科。如该处民人冒请认种以致酿成水患，即照萧姓之例严治其罪，并将代为详题之地方官等一并治罪。

13 是月，廓尔喀入侵西藏。

廓尔喀原为尼泊尔二十四部之一，其地当印藏孔道。巴勒布三部亦在此二十四部内，雍正年间各奉金叶表文，贡方物。乾隆三十四年（1769）廓尔喀部博赤纳喇征服尼泊尔各部，其地遂为廓尔喀国。西藏久列中国版图，惟因距内地较远，而与廓尔喀壤地毗邻，故与其宗教、商务关系向来密切。初，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赴热河祝乾隆帝七十寿辰，中外施舍，海溢山积，及班禅卒于京师，资送归藏，其财皆为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庙与藏兵，其弟沙玛尔巴亦未能分润。沙玛尔巴生来即系红帽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是为红教喇嘛，与六世班禅及仲巴呼图克图素不相睦，遂借分财不遂，前往廓尔

喀怂恿抢犯藏界。而廓尔喀其势方张，且与西藏时有贸易纠纷，结怨已非一日。

至是，廓尔喀即以藏盐糅土、商税增额为由，兴兵扰边，抢占后藏济咙和聂拉木等处。驻藏大臣庆麟闻讯即调驻藏绿营等兵一千二百名分路堵御。为保证七世班禅安全，庆麟将其从扎什伦布寺接赴拉萨。〖31〗。事闻，乾隆帝命四川派调满汉官兵及屯番各兵前往西藏，授成都将军鄂辉为将军，四川提督成德为参赞大臣，并令四川总督李世杰驻扎打箭炉，就近调度军需事宜。复以理藩院侍郎巴忠熟悉藏情，通晓番语，命为御前侍卫钦差大臣赴藏，会同鄂辉、成德办理“巴勒布”事务。〖32〗

七月十八日（8月19日）

14 命查办邪教悄悄会。署陕甘总督勒保奏称：破获宝鸡县（今宝鸡市）民雷得本所立悄悄会，先后拿获首伙雷得本、李如玺、侯荣、侯受廷等，搜出《数珠经》、《皇极经》，并究出会众大小男妇三百余口。《数珠经》内语多悖逆，如“南方丙丁，杨先要起”；“西北乾天李刘起，各引雄兵直止长安地”；“曲江池边生下姓李家，小心鼠尾木易兴，小心牛头卯金龙”等句。据云《数珠经》、《皇极经》系康熙年间刘姓游方道士所传。〖33〗乾隆帝命勒保严切根究，审明后，一面正法，一面奏闻。

二十四日（8月25日）

15 贺世盛以私著“逆书”《笃国策》被斩。贺世盛，湖南耒阳县生员，因科场困顿，常怀忿懑，平日居县城宗祠代人书写状词。本年六月以“代人作词”被拿，随于其

寓所中搜出自著尚未完稿之《笃国策》抄本，内有“捐路终为财动，有妨正途”及批评乾隆帝“拒谏”之语，意欲于书成后赴京进献，“图赏官职，以邀荣宠”。至是，湖南巡抚浦霖以贺世盛“妄诋朝政，肆其悖逆”，奏请照律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经大学士、九卿核议，仍请照浦霖所拟结案。乾隆帝谕示：该犯究因失志场屋，贫苦无聊，摭拾传闻，私自抄写，借以抒其抑郁，与显肆悖逆者尚属有间。命从宽改斩决，其名下应行缘坐各犯俱宽免，概予省释。〖34〗

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

16 谕准芦盐加价。长芦盐行销直隶及山东、河南部分州县，自雍正年间以来，即因物价上涨，盐本加重，而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原定价之上一再调价。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年来钱贱银贵，商人易银完课多亏成本，每斤已酌增制钱二文。至是，长芦盐政穆腾额奏称：长芦行盐各口岸俱用制钱，而商人则用银交课，从前银一两需钱八九百文，迨乾隆五十一年（1786）需钱一千文，商众已苦赔折，上年奏销竟需钱一千一百余文。又因钱贱物贵，运脚等费成本倍增，较之五十一年（1786）每引亏银五六钱，通计长芦行盐处所每年约亏银七八十万。穆腾额请于现行盐价外，每斤加制钱二文，以补用钱易银之不足。奉旨准行。银钱比价自乾隆中即由银贱钱贵而渐趋于银贵钱贱，其于国计民生之影响既深且广。〖35〗

九月初二日（9月30日）

17 台湾海口陋规案审结。先是，审办柴大纪一案，查

出台湾各海口收受陋规。至是，闽浙总督李侍尧遵旨将台湾海口得受陋规文武各员分别定拟具奏，据称鹿耳门海口安设文武两税馆，凡船只出入及多带米石，每年约收番银二万圆，送给总兵陋规银三千八百八十八圆，柴大纪到任又令春季加送六百圆，安平协副将得受陋规银二千余圆，又书吏工食、纸张费用一千余圆，余俱管口之游击、千总等收用；其文官系海防同知管理，每年约收番银三万余圆，除工食、纸张等费用二千余圆外，余俱同知收用。鹿仔港自四十九年（1784）添设口岸，陋规与鹿耳门无异，每年同知约得番银一万余圆，守备约得六千余圆，送给总兵陋规银一千二百圆。淡水八里坌海口，例不准船只出入，常有私自收入港口，因该处产米甚多，商贾图利，贩运出口，亦有陋规，每年淡水同知约得番银六七千圆，上淡水营都司约得番银四五千圆，分送总兵一千圆。是以应将乾隆三十一年（1766）以后、五十一年（1786）以前历任收受陋规武职八十九员、文职二十一员，分别问拟绞候，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仍照在任年月追赔银共计八十七万余两。乾隆帝命所有此案收受海口陋规文武官员一并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所得银两俱著按数追缴。嗣因文员武弁实在无力完缴，改令历任各上司摊赔。五十七年（1792）降旨全行宽免台湾海口陋规案内历任上司摊赔银。〖36〗

二十日（10月18日）

18 谕示将军鄂辉、提督成德收复聂拉木等处后，即统兵前往巴勒布界内，迫令其请降。先是，廓尔喀兵万余围掠后藏胁噶尔，随即退往墨尔木地方，另一路廓尔喀兵则

分抢宗喀、萨喀等处。至是，参赞大臣成德带兵已至乍丫、巴塘一带，巴勒布兵陆续从胁噶尔撤退。乾隆帝以若不将入侵贼众痛加歼戮，则无以永靖边圉，是以命成德、鄂辉即带兵亲往该处剿戮，使其慑服投诚。〖37〗

时后藏萨嘉呼图克图及仲巴呼图克图未经禀请达赖喇嘛，即差遣喇嘛二人前往廓尔喀军营说和，廓尔喀领兵头人表示，务于十月初八日以前派妥实人至聂拉木地方，共议拟定立字。经驻藏大臣庆麟与公班第达商定后告知达赖喇嘛，旋即差人前往立定字据。〖38〗庆麟同时具奏“经仲巴胡土克图及萨嘉胡土克图差人前往与之讲论和解，贼众等于九月初六日由第哩浪古向聂拉木撤回通拉地方，次日移退过山，所有第哩浪古之小乡村俱经收复”。迨乾隆帝接阅庆麟奏报，大不以为然，即谕将军鄂辉、参赞成德迅速赶赴后藏，务遵前旨严行剿办，再立疆界。〖39〗并谕示藏中断不可与巴勒布私下说和，略曰：藏内有达赖喇嘛，即第穆呼图克图职分较大，尚不应私自出名，与外夷部落交接，况仲巴呼图克图系班禅额尔德尼属下之人，何得任意自专若此？若在藏众喇嘛均可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耶？迨成德率兵抵藏，见庆麟等所办草率，即会同庆麟商之于达赖喇嘛，追回差去立约之堪布、第巴，并带兵由胁噶尔一路进剿。〖40〗旋以驻藏大臣庆麟贻误军机，办事错谬，降为蓝翎侍卫，雅满泰降为头等侍卫，前往后藏，专办粮务，其驻藏大臣印信，即交钦差大臣巴忠接管。

19 命各省督抚不得呈进五十五年（1790）万寿庆典贡品。然五十五年乾隆帝八旬万寿时，奉旨准其进呈贡物之督抚，

仍有总督梁肯堂等十人、巡抚福崧等十五人、将军嵩春等十一人，提督阎正祥等十二人。〖41〗时朝鲜使臣来华，亦称“外而各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42〗。

十月二十日（11月17日）

20 办理入藏军需之四川总督李世杰奏准粮运脚价：自打箭炉至藏地共计五千三百六十五里、一百三十二站，运粮脚价若照平定西藏旧例，每石需银七十八两，若照金川例需银六十余两，即照《军需则例》亦需三十两九钱。现定每米一石用牛马一只，每站给银一钱六分，每二只给夫一名，每名每站折给口粮一分。每米一石自炉直运至藏止需银二十六两八钱六分，已运米四千六百余石，均照此报销。〖43〗

二十三日（11月20日）

21 李侍尧卒。

李侍尧（？—1788），汉军镶黄旗人，高祖李永芳于清开国有功，授一等伯，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以荫生入仕，历任内外大臣，而尤有大吏才。时人称其“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窾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故謦欬之下，人皆悚栗”。然为官操守不谨，骄奢贪黩，又以先后任两广总督十余年之久，所贡之物极精巧，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为识者所讥。本年十月疾剧，命其长子侍卫毓秀前往省视，至是卒。谥“恭毅”。〖44〗以福康安补授闽浙总督。

二十八日（11月25日）

22 清军出镇南关，安南之役开始。

先是，乾隆帝获悉阮文惠退出黎城，分守险要，以作后图，以为机有可乘，遂决策令广西提督许世亨带兵数千名进入安南，两广总督孙士毅仍带兵在关隘驻扎，作为策应，毋庸轻进，只须将黎城收复，并得黎维祁下落，即可将该国眷属护送归国。乾隆帝据孙士毅节次奏报情形判断，“安南之事，似可无须多兵”。孙士毅旋自请率兵出镇南关进剿，奉旨十月中旬趁该处天气晴霁带兵趱紧前进。是为广西一路。嗣又命云南一路由提督乌大经带兵三千名出关进剿夹攻。孙士毅奉旨即调广东兵五千名，由总兵张朝龙等率领由水路前赴广西边境，至是不及候广东官兵到齐，即先将广西现有官兵会同提督许世亨开关启行，由谅山一路入安南境，全军共计四千三百名。〖45〗

23 是月，庄存与卒。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出身仕宦之家。乾隆十年（1745）一甲二名进士，历任学政、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一生成就在经学《春秋正辞》是其代表作。其治学与同时代汉学家相异趣，“不斤斤分别汉宋，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实开清代今文经学复兴之先河，龚自珍称其“以学自任，开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除《春秋正辞》外，还著有《春秋举例》、《春秋要指》、《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周官记》等。〖46〗

十一月二十日（12月17日）

24 清军入据安南黎京。先是，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军出关，至十一月中，广东、广西官兵俱已到齐，遂以二千名分拨沿途防守，以八千名进剿，号称十万。安南西山阮文惠则撤兵至寿昌江、市球江、富良江扼守。十三日大败阮军于寿昌，清军渡寿昌江，十七日再败阮军于市球江，清军渡江继进，十九日黎明抵达富良江北岸，夺船强渡，阮军溃败。至是，孙士毅、许世亨率军入黎城。夜二鼓，安南王嗣孙黎维祁赶赴军营与孙士毅相见。越二日，孙士毅遵旨传谕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赐予新印。黎维祁表谢，请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诣京祝八旬万寿。

捷闻，诏封孙士毅一等谋勇公，赏戴红宝石帽顶，许世亨封一等子，其余镇将文武俱赏赐有差。〖47〗并谕示：现在黎城已经收复，复传旨将该嗣孙敕封国王，于天朝字小存亡，体统已得。兹阮文惠畏惧逃窜，若仍在安南境内潜匿，自不难于设法围擒，以绝后患，倘竟潜逃入海，或窜匿附近他国，又不值以内地钱粮兵力，为属国搜缉逋逃，深入穷追，久耽时日。寻以孙士毅欲赴广南进剿阮文惠，乾隆帝令其于进退缓急机宜，自行筹酌妥善。复谕曰：此事办理至斯，已足撤兵定局，若此时必欲穷追深入，而贼巢险远，万一稍有阻滞，一时不能迅速擒渠，转致欲罢不能。孙士毅接奉此旨时，若未经起程前赴广南，即著妥为安顿，撤兵回粤。又谕曰：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将阮文惠等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后，不又有如阮文惠其人者复出？此事就朕意主于撤

兵者，已居大半。

孙士毅欲进捣广南，而乾隆帝日益倾向于即时撤兵之际，安南阮文惠则严密部署迎战清军进犯。为维系人心，乃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筑坛于屏山之南，自立为帝，改元“光中”，即日率将士水陆齐进，二十九日至义安，驻师十余日，得胜兵十万余、战象数百匹。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叠山大飨将士，传令三军听候差派。清阮大战迫在眉睫。〖48〗

二十六日（12月23日）

25 户部遵旨覆奏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各省水旱灾荒赈恤共用银一千八百五十一万八千九百余两、米谷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一百余石，因灾蠲免及豁免民欠共银六百零三万二千四百余两、米谷一百零五万九千五百余石，共计银二千四百五十五万二百余两、米谷二百二十万四千五百余石。另户、兵二部遵旨覆奏，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圆明园添设护军三百缺，直隶、山东、山西、浙江、湖北、甘肃等省添设驻防养育兵等共一千四百零三名，每岁在京八旗及驻防八旗较四十七年以前共增添饷银六万六千一百余两、兵米一万七千七百余石。〖49〗

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

26 命闽浙总督福康安务将天地会要犯提喜等人按名拿获。先是，在福建被拿获之天地会成员张破脸狗供出广东赵明德、陈丕、陈栋为首先在闽省传教之人。至是，广东巡抚图萨布奏已将陈丕捕获，并由此而究出传会之僧人提喜籍隶福建漳浦县，家住高溪乡观音亭，又同会之陈彪住在平和县云寮乡，赵明德住在漳浦县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

乾隆帝据奏命新任闽浙总督福康安即督饬所属严密查拿。嗣经闽省奏报，拿获漳浦县高溪地方僧人行义，供称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父亲在日曾教过三指诀，亦未传与别人，已于四十四年（1779）身故。乾隆帝判定洪二和尚实为此案要犯，命福康安向行义严切根究洪二和尚实在下落，是否身死。

27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五万二千零八十九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四千二百四十九万四千一百九十四石，云南大小铜厂办铜一千一百五十三万二千零九十七斤。〖50〗

28 上年（1787）十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8）十月二十五日，粤海关共征收税银一百零三万六千九百九十九两〖51〗，首次突破一百万两。据英方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出口贸易总值，1787—1788 贸易年度为六百零九万五千八百二十五两，比 1784—1785 年度（二百五十一万九千四百三十四两）增加 2.4 倍，比 1783—1784 年度（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三百一十六两）增加 2.1 倍，比 1782—1783 年度（一百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六两）增加 5.8 倍。〖52〗

〖1〗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六辑 818—820、863—864 页，六七辑 529—530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41—244 页。

〖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 240—242、369 页；《清

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44—246 页。

〖3〗《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47—248 页。

〖4〗《簷曝杂记》卷二《军需各数》。具体数字为：本省先用九十二万，邻省拨五百四十万，又续拨二百万，又拨各省米一百一十万，并本省米二十万石，此外尚有运费。

〖5〗《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53—258 页。

〖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 29—32 页。

〖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1—7 页。

〖8〗《啸亭杂录·台湾之役》记诸罗围解："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奸诈难信。待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而大纪部下诸将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后皆有所建树，立功海上，盖承大纪训也。"《圣武记》卷八，记：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櫜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又福康安抵诸罗后，凡有攻剿皆不派柴大纪、蔡攀龙，而于拥兵不救之恒瑞，非惟不劾，且屡叙其战功，曲为庇护。《清史稿·柴大纪传》记：十二月，福康安师至，嘉义围解，大纪出迎，自以功高拜爵赏，又在围城中，倥偬不具櫜鞬礼，福康安衔之，遂劾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侍郎德成自浙江奉使还，受福康安指，讦大纪。上命福康安、李侍尧、徐嗣曾、琅玕按治。军机大臣覆谳，大纪诉冤告，并言德成有意周内，迫嘉义民证其罪，下廷讯，大纪犹力辩。大纪有功无罪，为福康安所不容，高宗手诏，可谓曲折而详尽矣，乃终不能贷其死。《清鉴纲目》380 页，亦持此论，并谓：拥兵不救嘉义之恒瑞，前后失律之常青、黄仕简、任承恩、普吉保等反置之不问，且加以擢用，时论少之。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 264 页。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七辑 471—474 页。

〖11〗《天地会》一册 100—101 页。

〖1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192—193、196、196—197 页；《天地会》一册 107 页。

〖13〗《天地会》一册 110—113 页。

〖1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726—728 页。

〖15〗《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256—258 页。

〖16〗参见：《清代禁毁书目》39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47 页。

〖1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817 页。

〖18〗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312—313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15—322 页。

〖19〗《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224、248、268、278、317—319、328、356 页。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495—496 页。

〖21〗《清代八卦教》108 页。

〖22〗参见：《清代八卦教》108—110 页；《中国民间宗教史》1061—1063 页。

〖2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36—339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三册 839—840 页。

〖24〗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42—346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399—400 页。

〖2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447—449 页。

〖2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 753—756 页。

〖2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50 页。

〖28〗据越南文献《大南实录》载："初，升隆失守，召统帝（按即黎维祁）遣侍臣黎倜与尊室数十人扈国母阮氏及宫眷如高平，依督镇阮公宿，通书龙凭营，求两广总督孙士毅提兵赴援。巡抚孙永清曰：'开边大事，利害不细。请熟筹之。'毅曰：'贞臣之难，不可不救。若以伧荒赐隔，则九夷八蛮之臣事中国者将安赖乎？'"，"毅续奏：'安南，中国故地。若复黎之后，因以兵戍之，是存黎而得安南，尤为两得。'抚臣孙永清抗疏言：'方今黎阮相争，黎必为阮所并。莫若按兵不动，然后乘其敝而取之，未为晚也。'清帝竟从毅请。永清以与毅不合，称病不行。"（《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阮文惠传》，转引自《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44—545 页）孙士毅不仅欲出兵安南存亡继绝，且欲借此"以兵戍之"，则不见于清官书、档案，录此备考。

〖29〗实际上，湖北荆州地方自顺治十一、十三、十五、十七等年（1654、1656、1658、1660），康熙十一、二十、二十一、四十二等年（1672、1681、1682、1703）俱被水灾，雍正二、四、五年（1724、1726、1727）亦曾被水，只不过都未淹浸荆州。乾隆年间，四十四年（1779）以前未发生水灾，四十四年后，长江湖北荆江段连续三次漫决江岸，但江水冲入荆州城则以此次为最严重（《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402—405、423 页）。

〖30〗《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411—412 页。

〖31〗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18—428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463 页；《圣武记》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班禅额尔德尼传》143 页。

〖32〗《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35 页。清廷其时虽不深悉尼泊尔局势内情，但经向去过其地的后藏喇嘛询问，已初步了解"廓

尔喀王”已将巴勒布三部吞并，但在六百里加急发给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总督李世杰及四川提督成德的寄信上谕中，仍用“巴勒布”之称（《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465—466页）。

〖3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767—771页。

〖34〗《清代文字狱档》上册315—327页。

〖3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一。

〖36〗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八辑805—808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818—819页。

〖3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32页。

〖38〗《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35—436页。

〖39〗《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15—616页。

〖40〗《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32—633页。

〖41〗《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838—840页。

〖4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

〖43〗《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40—642页。

〖44〗《清史列传》卷二三《李侍尧传》；《啸亭杂录》卷四《李昭信相公》；《清代名人传记》中册150—154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六。

〖45〗《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60、363页。

〖46〗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四《庄存与传》；《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载《龚自珍全集》上册141—143页；《清儒学案》卷七五；《清代名人传略》中册170—172页。

〖4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68—371页。

〖48〗《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46—547、554页。

〖49〗《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89—690页。

〖5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二辑353—354页。

〖51〗《粤海关志》卷十。

〖52〗《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04—105页。

清通鉴　卷一四六

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　1789年

正月初四日（1月29日）

1 严禁内地大黄走私俄罗斯。大黄产于川陕等省，乾隆五十年（1785）关闭中俄恰克图互市后，以大黄为俄罗斯必需之物〖1〗，敕谕新疆与俄接壤之处严禁大黄走私透露。至是，南疆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处查出大黄七千余斤，乾隆帝命将走私大黄之商民回子从重治罪，并令通谕毗邻俄罗斯边界之将军、大臣实力查禁。

大黄除走私俄罗斯外，多运贩到粤，于省城、佛山两处售卖，每年约二十余万斤，其半出口外洋各国。是以又谕广东等沿海各省督抚，严禁私贩大黄出洋。本年十月，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酌定查禁大黄章程，下军机大臣议行。〖2〗

初五日（1月30日）

2 清军败绩，统帅孙士毅率残部北逃。

上年岁末，安南阮文惠军渡洞水，击溃安南王黎维祁所派守军，并将清军之远斥堠者，掩捕尽歼之。本年正月初二日，孙士毅闻警，仓皇御敌，派令总兵张朝龙挑选精兵三千名分屯河洞、玉洞以拒之，又令提督许世亨带兵一千五百名、自带兵一千二百名先后接应。初四日，阮文惠军蜂拥而至，张朝龙营盘被四面围裹，激战一日一夜，始溃围而出。

是日五鼓，阮文惠驱军大进，亲自督战，以雄象百头为前行。黎明，清军发精骑迎战，忽遇象群，马皆惊逸奔溃，遂退入营盘据守。垒外密布铁签，齐放枪炮拒敌。午时，阮军乱放火箭、火球，并以禾秆作大束乱滚而前，劲兵随之，前仆后继，齐力死战，各营盘清军同时溃走，阮军乘胜掩杀，清军死伤大半。提督许世亨见众寡悬殊，即命家人将提督印篆送出，力战阵亡。其时敌兵愈杀愈多，并将清军分割密围，统帅孙士毅见与许世亨等提镇大员失去联系，遂率副将庆成、德克精额带兵三百余名夺围北逃。迨孙士毅率残军撤至江岸，其驻扎富良江南岸清军三千名已由总兵尚维升等带领前往接应许世亨，遂先令总兵李化龙渡浮桥过江占住北岸，以便掩护过江。不意李化龙行至江心，失足落桥淹毙，所带弁兵惊慌失措，孙士毅急令庆成等在后掩护，向追至桥边之阮文惠军施放鸟枪，自带兵先由浮桥撤回北岸，随即斩断浮桥，率同庆成等撤回市球江。南岸清军见桥已沉断，遂义无返顾，杀回黎城。总兵尚维升、张朝龙，副将邢敦行，参将杨兴龙、王宣、英林等大员俱战殁，土田州知州岑宜栋援绝自缢，亲兵从缢者数百。安南王黎维祁当兵溃时方与孙士毅会与幕次，见孙

士毅败走，亦仓促渡河，从而北上，至是黎亡。阮文惠驱兵进城，所服战袍为焦黑色，皆火药气也。提督乌大经所率云南一路清军自上年十一月二十日始由马白关出口，十二月二十一日行抵宣光，及赶往富良江，见竹筏桥业已沉断，对岸火光四起，亦撤回宣光，随即整旅退回国内。〔3〕

【考异】清军黎城溃败，文献记载互异。

孙士毅正月初六日奏报战况原折称，臣与提督许世亨复督率官兵裹血力战，“无如愈杀愈多，将大兵四面密围，并中分数处，臣与许世亨等遂不复见面，臣以提镇均系大员，今虽杀贼甚多，并未败衄，但既为贼势截断，未卜凶吉存亡，若臣再攖锋镝，有关国体”，遂夺围而出，回至市球江驻扎。孙士毅此次奏报失利，尚未大段虚捏。安南之役结束，乾隆帝向随孙士毅败逃之副将庆成询问当时战况，据称“阮惠纠众抢夺黎城时，孙士毅与许世亨带兵前进，见贼匪众多，在富良等江据险抵拒，孙士毅即思渡江剿杀，意欲捐躯同殉，经许世亨再三拦阻，并告以总督系总统大臣，非镇将可比，设有疏虞，于国体攸关，未便轻入，遂派庆成护送，并令薛忠牵挽孙士毅马退出，即带领将弁等大呼直进，奋勇冲杀，旋即阵亡”（《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六）。庆成此番追述，已与孙士毅正月初六日奏报难于吻合，而纂修《钦定安南纪略》时，竟将此移入孙士毅原折，并添入孙士毅鞭打喝禁薛忠等情节，通融改造，构成一篇既掩饰孙士毅、庆成弃军败逃之罪，又迎合乾隆帝意欲粉饰之心的奇文：“我兵俱人人裹血力战，所向披靡，无如愈杀愈多，将大兵四面密围，臣率同将弁与提镇等直赴前敌，许世亨以臣系总督大臣，非镇将可比，设有疏虞，关系国体，再三劝阻，遂派副将庆成护送，并令千总薛忠将臣马缰牵挽，臣用鞭打喝禁，誓欲奋往，薛忠不肯放

手。臣复思许世亨之言，有关大体，因率领庆成等整队殿后而出，因思提镇处尚有兵五千余名，犹不为少，此外黎城各江岸尚有分驻兵三千余名，必须将此项官兵，分驻两边江面，以待全师而出。”（参见：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183—186 页；《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78—379 页）兹据孙士毅原折叙其弃军败走之状。

孙士毅断浮桥的时间，史籍记载歧异。孙士毅后具折称“在北岸候至一日，毫无提镇等消息，恐阮兵截断后路，遂率同庆成等回抵市球江”。魏源《圣武记》则记云：“孙士毅夺渡富良江，即斩浮桥以断后。”（《圣武记》卷六《外藩·乾隆征抚安南记》）庄吉发援据档案，断定“孙士毅所称候至一日的说法，实不足采信”（《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80 页）。兹从魏源、庄吉发说。

孙士毅为推卸败绩之罪责，首倡黎维祁先北奔而导致清军溃败之说。其初六日原折称，初二日派官兵前进剿杀，连败官兵，证黎维祁闻阮惠亲至，“心胆俱裂，即手抱幼孩，随同伊母逃过富良江，不及携带其妻，百姓见此情状，俱慌张乱窜，报至军营，贼人亦已闻信，其势愈张”。尔后乾隆帝据此屡屡指斥黎维祁先逃以图粉饰。魏源亦采此说，谓“黎维祁挈家先遁”（《圣武记》卷六《外藩·乾隆征抚安南记》）。庄吉发据《越南史通鉴纲目》指出：“首先弃城而北走者是孙士毅，并非黎维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79 页）兹从庄吉发说。

二十五日（2 月 19 日）

3 孙士毅败报至，谕命闽浙总督福康安往代孙士毅。孙士毅溃围回至市球江驻扎，即自请革职，从重治罪。乾隆帝谕称“该督夺围而出，所见甚是”，惟责孙士毅未能遵奉前旨，及时撤回。翌日又谕曰：孙士毅未免意存贪功，

因有此意外之变，朕与孙士毅均不能辞咎。遂降旨撤回孙士毅所封公爵及红宝石帽顶，并以孙士毅威望已损，仍留两广总督之任则不足以弹压海疆，命福康安为两广总督即驰往镇南关任事。其时孙士毅已走回镇南关内，阮文惠衔尾而至，声言“过关驱逐，厮杀无遗”。自镇南关以北，老幼扶携奔走，数百里绝无人烟。〖4〗

寻谕新任两广总督福康安及孙士毅安南不值大举进兵，略曰：方今国家全盛，阮文惠以安南土目，若集兵会剿，原不难为捣穴擒渠之计。但该处向多瘴疠，即使收入版图，照新疆之例，又须分派多员驻扎，而该处贡赋所入，必不敷经费，况安南民情反复，胜国以前，郡县其地者，不久即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乾隆帝同时谕示，对阮文惠“莫若量宽一线，俾其畏罪输诚”，对黎维祁则只可等诸编氓，予以衣食之资，俾足存活。清廷济弱扶颠、存亡继绝初衷，经黎城惨败，急遽转变为弃黎就阮、适应现实之政策。

二月初三日（2 月 27 日）

4 阮文惠叩关求和请封，孙士毅却之。

先是，安南已闻福康安代孙士毅为两广总督，“提督九省兵马，调兵五十万”，经理安南事。适阮文惠得孙士毅北走时所遗屡奉之朱批谕旨，体察出清廷“不过视强弱为左右耳，存黎之心，非出本心，特假此为名，而实图自利而已”，且“两国交兵亦非生民之福”，遂萌求和之意。会清左江兵备道汤雄业移书略言：黎维祁弃国而逃，天朝断不复以安南畀之。可趁此未奉谕旨之前，委人叩关吁求，

庶可仰邀恩典。阮文惠得书，窥知清人亦欲讲和，遂于正月二十二日遣通事赍表送进，略谓：本国自丁、黎、李、陈以来，世代迁革，不是一姓，有能为南郊屏翰，裁者培之，惟至公至仁而已。请恕臣迎敌孙士毅之罪，谅臣数番款开陈奏之渎，锡臣为安南国王，俾有统摄。《表文》还称有被俘清兵八百余口，已给之廪食。〖5〗孙士毅以阮文惠此举明系借此挟制，掷还《表文》，据情奏闻。〖6〗

至是，乾隆帝谕示两广总督福康安可即檄谕阮文惠，如必欲乞降，须将官兵先行送出，并将戕害提镇之人缚献。维时乾隆帝已决意罢兵，故密谕福康安，须至阮文惠“再四哀求”，再遵前旨相机请旨办理。二月初九日阮文惠又遣阮有啁、武辉璞二人赍表呈进，孙士毅令左江道汤雄业在关前面谕，并将《表文》拆阅，见《表文》尚属恭顺认罪，情愿纳贡受封。惟以官兵尚未全行送出，仍令指驳。〖7〗事闻，奉旨：“阮惠得罪天朝，此时虽遣夷目两次赍表至关，究难遽允所请。”

5 是月，将军鄂辉等奏称收复济咙、聂拉木。上年十一月将军鄂辉率军抵后藏扎什伦布寺，提督成德先已带兵前往第哩浪古寻觅收复宗喀、济咙、聂拉木路径，鄂辉随前往与成德汇合，以廓清边境。〖8〗寻奏称督率官兵自工达山颠盘旋而下，长驱深入，于本年正月齐抵宗喀，巴勒布兵先已弃地而逃。现闻巴勒布头目番众皆在聂拉木界所等候官兵到彼，尚有乞求申诉情事，拟日内即带兵赶赴济咙、聂拉木处。〖9〗乾隆帝据奏命传谕鄂辉等，此时如已收复聂拉木、济咙，即令巴勒布设誓定界，然后撤兵。

瘧

至此，第一次廓尔喀之役结束。然鄂辉、成德及驻藏大臣巴忠等所谓巴勒布畏罪输诚、米营乞降云云，实系巴忠等暗中主持藏内噶布伦等与廓尔喀迁就议和，许银赎地，故廓尔喀自行撤还。是役中廓未交一兵，而糜饷百万，且埋下廓尔喀再度侵入西藏之隐患。〖12〗

三月十九日（4月14日）

6 两广总督福康安主持安南奉藩修贡事宜。先是，阮文惠遣员阮有调等二次叩关进表，请求纳贡受封，经孙士毅令将《表文》“抬头款式”指驳后，阮有调即转回黎城禀请阮文惠。寻阮有调等第三次到关，呈进《表文》。开首阮文惠自称“安南国小目臣阮光平”，以下略言：今年正月初五日进抵城下，并不敢与官兵抗拒也。乃官兵杀戮太多，势难束手就缚，迹似抗衡，臣不胜惶惧，现在已将对垒之人查出正法。伏惟大皇帝体天行化，栽培倾覆，臣谨当奉藩修贡，以表至诚。阮光平者，即阮文惠、阮惠也。随即陆续送出陷入安南清军官兵五六百名。本月十六日新任两广总督福康安驰抵镇南关，先已迭奉旨谕，若安南恳切乞降，当开以一线之路，遂安排“受降”具体事宜。至是，福康安饬令在关将士，排列队伍，竖立旗帜，并于昭德台摆设香案，指示左江道汤雄业引导阮光平之侄阮光显等入关，福康安于昭德台后接受《表文》。《表文》略言损伤官兵，不胜惶恐，已屡次进关请罪，并送回未出官兵，其戕害提镇之人，业已目睹正法。本应躬诣阙廷，陈情请罪，因国内初罹兵革，人情未安，谨遣亲侄阮光显随表入觐。而此《表文》措辞，皆福康安授意也。寻议定阮光平

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乾隆帝八旬万寿时亲诣阙廷，输诚纳款。

广东、云南官兵遂遵旨陆续分起撤回。〖13〗安南之役结束。据原任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此次安南之役两广共征兵一万名，并防守各处粮台官兵三千三百名，通计出关共一万三千三百名，现由各处进口者将及八千。〖14〗魏源称此役“士马还者不及一半”〖15〗，而据《清实录》“出师安南阵亡”官兵则近一万二千人〖16〗。

二十日（4月15日）

7 命将广东所获天地会要犯陈丕解往福建并案审究。据陈丕供：系福建漳浦人，祖居云霄山尾乡，自幼学习拳棒。乾隆三十二年（1767）听得本县高溪乡观音亭有提喜和尚传授天地会，遇事大家帮助，不怕人欺负，即与张破脸狗去拜从提喜入会。后来因同乡人卢茂犯了重案，被兵役拿获治罪，官府凡遇地方有结盟拜会的人都要拿究，心里害怕，在家耕种，不敢说出拜会的事。那会内的人只认识陈彪、赵明德，不知天地会始于何年何人。广东巡抚图萨布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拟陈丕绞决，请旨即行正法。〖17〗乾隆帝以陈丕所供与陈彪在闽省所供稍异，遂命将陈丕解交闽省，与陈彪等质讯，以期究出会内要犯。

二十五日（4月20日）

8 军机大臣遵旨查覆历年八旗兵丁支借库银及此项本利银两使用情况：自乾隆七年（1742）六月至五十四年（1789）三月止，陆续借出本银一百十一万余两，共扣过利银三百二十三万余两，除节年年终赏银、随园车脚及各项宽免共

用银二百八十四万余两，现尚有余存利银三十八万七千六百五十余两在库，所有借出本银仍在各兵名下按月陆续坐扣。〖18〗

二十六日（4月21日）

9 军机大臣遵旨查覆各省每年额征地丁银及各省节年民欠未完地丁银数：各省每年额征地丁银二千八百七十八万八千三百七十两，现在各省节年民欠未完地丁缓带征银共一千零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二十两。〖19〗

四月初一日（4月25日）

10 命传谕两江总督书麟、南河总河兰第锡查看陶庄引河，据实覆奏。寻奏：前以清口屡有黄水倒漾之患，遵旨于四十一年（1776）开挑陶庄引河，原长一千零六十丈，河头宽四十丈，以下宽三十五丈及三十丈不等，深自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四十五年（1780）阿桂会同萨载查勘该河时，已刷宽六七十丈，复经奏明将北岸再行展挑一二十丈，通身宽至八十丈。今河面宽八十四五丈至百余丈不等，此时未届伏汛，河身已深一丈七八尺至二丈一二尺不等，黄流畅行，直出陶庄河尾，会清东下，极为畅顺。总之，自四十一年开挑陶庄引河，并筑拦黄、顺黄二坝以后，河势去清口较旧时已远五里，平日既无倒漾之虞，即五十一年（1786）黄水盛涨，亦未倒灌，惠济祠前埽工久已停做，是陶庄引河早已著有成效。〖20〗

初四日（4月28日）

11 准海塘岁修工程于例价之外加贴银两。据浙江巡抚

琅玕奏，老盐仓以西一带建筑石塘，凡料物工食均于例估之外给以加贴，今东塘应修石工及西塘岁修柴工，与鱼鳞石塘事例相符，而加贴银一项并未议给。查海塘则例所定各价均系数十年前之时值，此时实有难行之势，请一体加贴。至加贴银两，请于海塘费内现存一百余万两内赏借银五十万两给商生息，每年可得息银六万两，以为分贴岁修塘工之用。下军机大臣议行。〖21〗

十二日（5月6日）

12 首次举行会试复试。前以科场情弊百出，曾议定各省乡试及会试后严加复试，后以各省乡试后复试碍难实行，除顺天乡试后举行外，概行停止。本年系己酉恩科会试，首次举行复试。经军机大臣等检查复试各卷，与中式原卷文义、笔迹均属相符，惟不入等之单可虹经请旨后再出题而试卷中词意仍有属对未工及不甚贴切之处。至是，乾隆帝谕示：单可虹本应拿交刑部，姑念甫经举行复试，单可虹尚系初犯，著即全行斥革，从宽免其究办。〖22〗

十六日（5月10日）

13 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奏陈审明天地会起会缘由。先是，福建拿获天地会要犯僧行义、陈彪，广东续获要犯陈不，奉旨解闽并案审讯。适福康安调任两广，伍拉纳莅闽，遂会同徐嗣曾检阅全卷，悉心察核。至是奏言：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其传会口诀即以“五点三十二”为暗号，而悖妄诗句内胆敢嵌入“洪”字，以致台湾逆匪造作“洪号”、“顺天”等字样，皆缘此而起。该犯又编

出“木立斗世”等字，为三十二年起会之根，情节甚为可恶，非寻常惑众敛钱可比。乾隆三十三年（1768）卢茂一案首伙共三百余名，当时并未讯有天地会名色，明系该犯扳扯业经正法无可质证之人，支吾搪塞。因复督同司道等反复细勘，熬刑究诘，始据供认卢茂等与该犯复先俱拜提喜为师，卢茂之叛，提喜本属同谋，陈彪亦经邀允入伙，乃知提喜、陈彪均系卢茂案内漏网稽诛之犯，尤不可不从严办理。另据该犯等供称，提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在高溪观音庙传布天地会，卢茂等即于是年入会，陈彪由方劝指引入会。赵明德本名赵宋，于二十八年（1763）拜陈彪为师，带见提喜，改名入会。卢茂于三十二年（1767）起意纠集同会匪徒谋叛。陈彪系何哲邀允入伙，该犯又转邀赵明德入伙，因卢茂等于三十三年（1768）三月内先期破案，该犯等闻风逃逸，而僧提喜系暗中主使，不露名姓，众犯以其系传教之师，曾经穿刀设誓，均不供出。而所传天地会诀亦只用三指按心，并无标色登记可查，各犯遂皆隐匿未吐，以致漏网。又有李少敏即阿闵一犯，亦系同时入会，因提喜所编诗句内有“李朱洪”字样，李阿闵复于三十五年（1770）间捏造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纠众谋匪，旋即拿获正法。嗣后提喜、陈彪等均各敛迹，不敢复行传会。至四十四年（1779）提喜患病，有亲生之子郑继于十七岁时赘与潘姓为婿，生有子女，来庵探望，提喜传与会诀，并告知从前所传陈彪、陈丕、张破脸狗、张普等数人，以为将来依倚谋食之计。提喜病故，郑继因提喜遗有寺田，随于该处落发为僧，改名行义，又号续培和尚，接住耕种。有方汉到庵作工，始将会诀试传。而陈彪于四

十七年（1782）因提喜已故，年久案湮，故智复萌，又起意传会，时有该犯族叔陈粗及李摘、严烟等入会，各送给番银一二圆及钱千文不等。严烟于四十八年（1783）前往台湾，转传多人，官役搜捕不善，以致林爽文等聚众为匪。在追述天地会辗转传播原委后，该奏折归结："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妄诗句，而卢茂、李阿闵两次叛案皆该犯会中所传诗句，可见其本意实图不轨，借此结盟纠众，煽惑人心。"至于"严烟在部所供'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升天朱李洪'诗句，得自陈彪口传"，经诘讯陈彪，据供"只晓得'结万'是指结交万和尚，即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话万洪同音的缘故，朱李桃三姓实止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实在不知真假"。〖23〗

伍拉纳、徐嗣曾上述折奏系清廷自林爽文起义开始立案根究天地会以来最全面、最详尽之叙述。嘉庆年间闽浙总督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称"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主使，谋为不轨"〖24〗，即本于此奏折。但此次清廷追查天地会根由历时虽久，且遍及闽广以至四川，仍未能究出提喜以前传教内幕，至关重要之朱鼎元、马九龙二人以及"此教年代久远"〖25〗云云，仍是未解之谜。

二十五日（5月19日）

1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己酉恩科三鼎甲：状元胡长龄，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人；榜眼

汪廷珍，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人；探花刘凤诰，江西萍乡人。至是，赐一甲胡长龄、汪廷珍、刘凤诰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钱楷、阮元、那彦成、广善、何秉绶等九十五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王杰，副考官为侍郎铁保、侍郎管干珍。〖26〗

五月初九日（6月2日）

15 命查办湖北、河南收元教。先是，河南查获朱学顺、宋子宽等传习邪教，拜从湖北枣阳县姚应彩为师，口传“南无天元太宝阿弥陀佛”十字，又“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字一子单，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等咒语。随于湖北将姚应彩捕获，据供拜楚省同县已经正法之孙贵远为师，将收元教名改为三益教。〖27〗河南巡抚梁肯堂、湖广总督毕沅先后奏闻。有旨命彻底追究，严拿净尽，以绝根株。本年七月，姚应彩斩决，宋子宽、朱学顺等六犯绞决。〖28〗

闰五月初五日（6月27日）

16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一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七日返回避暑山庄。十四日回銮，二十日还京。

初七日（6月29日）

17 命川督李世杰查办马晏清叩阍案。前一日，乾隆帝行于密云途次，有自称四川太平县（今万源县）人马攀凤遮道叩阍，代其父马晏清进献《策论》，内有指斥地方官创造非刑及亲丁幕友虐诈之弊。乾隆帝以《策论》虽诉地

方官酷虐，而对上多颂美词，判定马晏清必属狡猾之徒。至是，命将《策论》及自制刑具连枷木笼图寄与李世杰，派员赴马晏清家中搜查有无不法字迹，同时下令搜捕马晏清。随于马攀凤衣服夹层内又搜出字迹一本，内详记达州（今达县）、太平县枉毙人命数条等款。据马攀凤供称，马晏清将此本交付时说《策论》原是空话，此本有指名案件，显系控告官府，恐怕将我们解回原籍审办，故不可轻易呈出。嗣经查明，马攀凤实系程宗圣，并非马晏清之子。程宗圣前于京西海甸地方路遇测字人马晏清，即拜为师。马晏清原名马波，系湖北松滋县人，又自称江陵县人，在建始县训蒙度日，曾于达州犯案，被囚入矮笼。然川督李世杰亦承认川省确有连二、连三、连四等枷及木笼等非法刑具。李世杰并从太平县马晏清家中查出马晏清所编《四书成语》，据称内有悖逆字句。此案由于马晏清长期未获，最后不了了之。〖29〗

二十日（7月12日）

18 巡漕御史和琳奏参湖北臬司李天培派令漕船分带桅木，乾隆帝命将李天培革职拿问，交大学士阿桂会同湖广总督毕沅等严行究办。各省漕船，向例只准运丁等携带土宜一百二十石，此次查出湖北帮船附带桅木一千八百根，经和琳亲往验勘丈量，内有周圆二三尺、长二五丈巨木。嗣经查明，此项木植系两广总督福康安托付李天培所购。据李天培供称，上年冬间福大人来信托我代购木植，即在汉阳张振扬等行内代买大杉木七百根、柏木一百根，价银八千五百二十二两，自买小杉木一千

余根，价银一千零三十三两，彼时因福大人驻扎镇南关，不便差人前去。

由于此案事涉屡为朝廷出力之勋戚大臣福康安，乾隆帝前后所降谕旨达数十道之多，谕旨之长者洋洋数千言，反复申谕对功臣勋戚固宜保全，但不能因其曾著微劳不加究治。对阿桂及毕沅等大臣官员始而力图隐匿消弭，案发后又揣摩帝旨意欲瞒混了结，则屡加严斥。六月初九日上谕略曰：李天培一案，毕沅等巧为尝试，窥伺意旨，朕何如主，宁有偏向之理？若再敢观望回护，该督抚应得何罪，自思能当此重戾否？六月二十六日上谕略曰：毕沅等初时本欲掩饰了事，迨闻阿桂业已密奏，万难再为隐讳，是以不得不为此奏，或阿桂与之密商，先图消灭，后知事大，又令其婉奏，此等情形断难逃朕洞鉴，是真是假，已谕阿桂据实登覆，倘毕沅再不逐一直陈，惟有革职拿解来京，与阿桂当面质对，朕亲加廷讯，试问毕沅能当此重罪否？在此案审讯过程中，严旨饬谕福康安自劾。福康安奏称接奉谕旨，战悚恐惧，无地自容，恳将公爵及红宝石帽顶、双眼花翎、四团龙褂，黄带紫缰全行撤回，并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两广总督概行革去，仍请罚缴总督养廉。而七月结案时，乾隆帝以安南阮光平等入觐在即，不宜将福康安公爵等撤革、章服改换，仅命罚总督养廉三年，仍加罚公俸十年，并带革职留任；阿桂、毕沅等未即据实奏出，究因系福康安之过，是以不加深究；李天培革职，发往伊犁效力，家产查抄入官。毕沅、湖北巡抚惠龄，及水路各关未加确查举报之各税关监督等自请罚银五万、二万、一万两

不等，均缴进内务府。〖30〗另漕运总督毓奇于洒带李天培木植一事不据实参奏，亦革职。

六月初六日（7月27日）

19 先是，命国史馆将身仕明清两朝者，列入《贰臣传》甲乙二编，至是，以馆臣所进冯铨、龚鼎孳、薛所蕴、钱谦益等进退无据，嗜利偷生，罔顾大义，不足齿于人类，命概行撤出《贰臣传》，仅为立表，排列姓名，摘叙事迹而已。

寻以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姜瓖、王辅臣等已经归顺复行叛逆，不得谓之“贰臣”，命国史馆总裁即行详悉查明，特立《逆臣传》，另为一编。

初九日（7月30日）

20 河决江南睢宁南岸周家楼，漫口至二百四十余丈，漫出黄水下注洪泽湖，沿湖邳州（今邳县）等处田庐淹没坍塌。至本年十月初三日堵筑合龙，大溜全归正河。

十六日（8月6日）

21 原任两广总督孙士毅前已内调兵部尚书，至是入直军机处。

二十一日（8月11日）

22 军机大臣议准防范福建等省洋盗各款。近年以来，福建沿海洋盗抢劫拒捕杀伤官兵大案连续发生，福建一次处决被获海盗五十五名。适原任浙江藩司顾学潮赴热河行在陛见，奏称闽省洋盗，散处海岛，难以肃清。军机大臣遵旨据以议奏：一、实力稽查出口入口之人。二、

烧毁海岛搭盖房屋。三、沿海省份额设战船于年满拆造时，照商船式样改造，以便驾驶。得旨：依议速行。并令各该督抚将各海岛有无建房居住及人数多寡，于岁终具折奏闻。

寻军机大臣奏请敕下沿海各省督抚提镇将额设战船酌留一半，其余一半于届应拆造之年，照外海民船式样，逐渐改造。略言：向闻沿海各处官造战船以部定例价系从前工料平减时所定，近年料物昂贵，或有不敷，承办之员惟求符合丈尺，涂饰油彩，以为观美，其实钉稀板薄，施之内洋港汊，居然艨艟大舰，一到大洋，即不足冲风破浪，遇有捕缉盗匪等事，多雇用民船驶驾。上年台湾配渡，复闻闽省本地官兵，多愿乘坐民船，虽未经听许易换，而官船不及民船之坚固已可概见。因思近日各省海洋地面捕缉凶匪，多托言官船高大，不便驾驶，易为贼匪认识，恐非实在情事。军机大臣建议，改造战船时，若原定例价实有不敷，当据实奏明，宁可量减额船数目，将工料归并津贴，以期官造一船即收一船之实用，方足以资巡缉而卫海疆。奉旨依议。〖31〗。

翌年八月，命毋庸改造沿海战船，以存旧制。从两广总督福康安所请也。

二十二日（8月12日）

23 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安南之役结束后，乾隆帝原拟明岁八旬万寿阮光平亲来叩觐时授予王爵，至是，阮光平进表称造邦伊始，必须仰赖天朝宠荣，锡之封号，方足以资驾驭。遂命即封为安南国王。〖32〗寻应安南国王阮

光平之请，颁给《时宪书》，并准边界开市贸易。

七月初八日（8月28日）

24 廓尔喀遣使入贡。据鄂辉等奏，巴勒布王子复遣大头人赴营禀请进表纳贡，遵奉天朝法度，再不敢侵犯边界。〖33〗乾隆帝谕示，俟其来使呈赍表贡至京时，量予封爵。寻巴勒布大头人噶吉等齐抵后藏扎什伦布，所赍贡品查系珊瑚、蜜蜡、金丝纱缎、千里镜、洋枪、洋刀并香料、药材等物。〖34〗

二十六日（9月15日）

25 乾隆帝驳闽抚徐嗣曾责成族正以靖地方之奏请。据徐嗣曾奏，闽民多聚族而居，漳泉尤甚，大者数千丁，小者亦百十名，各有宗祠，设立族正，其中桀黠之徒，恃丁口之众、祠产之丰，凡结会械斗、纠抢匿匪、拒捕抗官之案，半由此起，而猾胥蠹役，往往与为勾结，互相包庇。因博加询访，漳泉大族中宗祠族正，亦多读书明理、安分畏法者，其族中匪徒犯案，地方官竟有不事签票出差，但开指姓名，传知族正，予以限期，彼即自行缚送到官，不敢藏匿。现酌定章程，凡族中为匪不法，族正不行阻止举首者，分别治罪；如教约有方，族中全无命盗械斗等案，分别给匾、奏给顶戴。乾隆帝谕以其法于闽省断非所宜，略谓：族正大半多系绅衿土豪，未必尽属奉公守法之人，况既族居一处，则滋事者必有其子弟亲党，族正转得为之包庇，甚而挟嫌妄举，或将衰病者举出充数。况地方官拘拿人犯反假手于族正，又给以顶戴，岂不开把持官府之渐？行之日久，竟与世袭土司何异？徐嗣曾此议可行与否，并

令阿桂、福康安、孙士毅据实覆奏。寻陆续奏到，俱称实不可行 。再下军机大臣议。和珅等亦称徐嗣曾所奏断不可行。此议遂寝。〖35〗

八月初十日（9月28日）

26 驻藏办事大臣巴忠奏巴勒布即系“科尔喀”，略言：科尔喀即系巴勒布地方，其部落在后藏西南一隅，幅员相距三千余里，西南至缅甸界，西北至大西天，又通回疆界，大小部落总共三十余处，户口二十二万七百有零。由宗喀至该部落皆系大山狭路。向来崇信红教，其间惟有从前巴勒布之阳布、库科木、易隆三处番民尊奉黄教。科尔喀原系一小部落，因节次侵占阳布等三处地方，势力愈加，将附近之达纳隆等小部落又占取二十七处。该处素无盐茶，并无银两、马匹，所产惟米豆、牛羊、布帛、铜铁、珊瑚、玛瑙、孔雀，其有象者即称富户。然西藏素产盐斤，及内地贩运银茶，实为科尔喀必需之物，故向来藏属夷民往来驮运，彼此通商，相安已久。奏入，报闻。〖36〗“科尔喀”，即廓尔喀也。

十月初二日（11月17日）

27 本年顺天乡试查出万治亭顶冒张沄入场中式，并经万治亭供出代办联号之陈五麻子。乾隆帝谕示：顺天为五方辐辏之区，其应试之人，又系俊秀监生居多，未免良莠杂处，所有顺天中式举人著即于此科为始举行复试。本年十一月代办联号之陈五麻子即行绞决。翌年正月，特派大学士阿桂等主持复试己酉科顺天乡试中试举人，将不入等第之王谟等六名全行斥革，从宽免其究讯，列入四等之陈

侍廷等五名亦革去举人。〖37〗

二十二日（12月8日）

28 谕示化导新教回人以归于旧教，略曰：回民同是一样经咒，初无新旧之分，从前马明心亦不过因曾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地方学习回经，遂在甘肃设立新教，其实所念之经与旧教无异。近闻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若地方官留心劝导，使旧教舍多取少，或竟少于新教，则新教亦自必归于旧教，新教可不禁而止。总之新旧教回民皆吾赤子，若新教回民果能奉公守法，即属善良，又何必官为区分，扶旧教而除新教耶？

二十八日（12月14日）

29 浙江巡抚琅玕奏称：乾隆五十三、五十四（1788、1789）年节奉谕旨饬令搜缴禁书，毋庸定以限期。上年十一月、本年闰五月两次解京应禁之书《檀园集》等二十种、《今是堂集》二十六种，自本年六月至十月各州县又陆续收缴禁书共一百四十六种，计一千五百三十五本，其各书名目俱系军机处行知，及各省奏缴销毁，并浙省从前曾经缴过之书。〖38〗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4日）

30 册封诸皇子。乾隆帝凡十七子：皇长子永璜、皇二子永璉、皇三子永璋、皇四子永城、皇五子永琪、皇七子永琮、皇九子（早殇，未命名）、皇十子（早殇，未命名），皇十二子永瑆、皇十三子永璟、皇十四子永璐、皇十六子

（早殇，未命名）十二人先已亡故，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先已分别封质郡王、仪郡王。至是，以将届八旬万寿大庆，降旨晋封皇六子永瑢为质亲王，皇十一子永瑆封为成亲王，皇十五子永琰封为嘉亲王，皇十七子永璘封为贝勒。〖39〗

31 令原安南国王黎维祁等来京编入旗下。先是，黎维祁随孙士毅逃入广西避难，乾隆帝以天厌黎氏而放弃兴灭继绝之初衷，改而扶植已据有安南之阮光平，对黎维祁及其附从来华之部属亲眷，则悉令剃发易服，以编民安插于广西各府属。至是，复令黎维祁率同属下人户全行到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为佐领，即令黎维祁为世管佐领。其时阮光平已受清朝册封，并情愿来年亲自进京谢恩祝嘏。此举意在“使阮光平闻知黎氏支属全已来京，不致复留后患，自当倍加感激也。”黎维祁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客死中国，以公礼葬东直门外将台窝。令养子黎维康世袭佐领。〖40〗

二十二日（1790年1月7日）

32 河南巡抚梁肯堂参奏考城县（今兰考县）移建城垣多有浮冒，请旨查办。先是，考城县旧城原在黄河南岸，因河心冲塌，乾隆四十七年（1782）经巡抚富勒浑奏请移建，然该处荒僻无人，物料艰于采办，至伍拉纳、梁肯堂相继接任豫抚，亦未将兴工糜费之处参奏，以致工程帑项至十余万两之多。翌年三月，考城县移建工程案审结，历任巡抚、藩司、道府等官除分别交部察议降革外，藩司江兰自行缴罚银十万两，后奉旨减免一半，富勒浑、李世杰、

何裕城、伍拉纳、毕沅等分别著赔有差。〖41〗毕沅自请罚缴银二万两，乾隆帝命军机大臣查奏毕沅未交罚赔各项如已有十万两之数，即宽免考城案罚银。嗣查得毕沅节次应缴赔罚各项共银十三万八千九百余两，已完交四万两，尚有未交银九万八千九百余两。奉旨此次罚交银二万两著加恩宽免。〖42〗

二十七日（1月12日）

33 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乾隆四十五（1780）年皇十女指配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五十三年（1788）破例册封固伦和孝公主，至是奉旨完婚〖43〗，礼仪之隆重，衣妆之豪奢，轰动九城。翌年来华朝鲜使臣记云：昨年皇女下嫁于和珅之子，皇女今年十七，和珅子今年十八，有旨约婚已有年矣，乃于昨冬始行婚礼。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迨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千百。虽以首阁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44〗

十二月初七日（1月21日）

34 长芦盐政穆腾额奏山东盐商偿还内帑本利银等各项：一、应交备赏利银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至五十四年（1789）五月共一万六千六百八十两。二、赏借内帑本银十五万两，分十五年带还，应交五十四年第十三限帑项本利银一万五千二百两，又应交带征五十一年（1786）第十限帑本银一万两。三、另赏借内帑本银

十万两分十年带还，应交五十四年第十限帑项本利银一万二千六百两，又应交带征五十一年第七限帑本银一万两。以上各项俱已如数催齐，现已起程解赴内务府银库交纳。奏入，报闻。〖45〗帑本利银，乃内务府借盐商帑本之息，即所谓“帑利”。盐商“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犹甚”。〖46〗

35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九千七百七十一万七千四百九十六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共计四千三百二十万九千九百十八石，户部银库存银六千余万两。〖47〗

36 上年（1788）十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89）九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一百一十万一千三百六十一两。〖48〗到黄埔外国商船共八十六艘，其中六十一艘为英船，较之四十年前，即乾隆十六年仅外国商船十八艘（其中英船九艘），有大幅增长〖49〗。上年（1788）七月初一日至本年（1789）闰五月底，江海关共征收税银七万二千七百五十二两。〖50〗

37 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四年（1785—1789）中英（包括印度）进出口贸易状况：进出口每年平均银九百一十万四千二百七十一两，其中进口年均三百六十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三两，出口年均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五百零八两。中国对英贸易顺差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七百四十五两。五

年间，中英贸易额有巨幅增长。此五年中，每年平均从欧美各国输入中国商品总值银四百四十八万九千五百二十七两（其中英国占 80.5%），从中国输往欧美各国商品总值银八百四十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两（其中英国占 65%），年均出超银三百九十六万五千一百九十三两。〖51〗

〖1〗大黄，中药材，性寒、味苦，功能攻积导滞，泻火解毒，行瘀通经，产于陕、甘、川、青等地。清人以为大黄为俄罗斯必需之物《簷曝杂记·茶叶大黄》有云："俄罗斯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逾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另一物为茶叶）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2〗《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265—268 页。

〖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74、378—380 页；《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47、554—555 页。

〖4〗《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48 页。

〖5〗《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48—549 页。

〖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85—86 页。

〖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222—226 页。

〖8〗《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33—434 页。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4—5 页。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368—369 页。

〖1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二辑 77—80 页。

〖1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41—444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二辑 590 页；《圣武记》卷五《外藩·乾隆征廓尔喀记》。

〖13〗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84—387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299—300、316—320 页；《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49—550 页。

〖1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252—256 页。

〖15〗《圣武记》卷六《乾隆征抚安南记》。

〖16〗《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五、一一三六九、一一三九三。

〖1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258—260 页。

〖18〗《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811 页。

〖19〗《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812—813 页。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729—731 页。

〖21〗《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817—819 页。

〖22〗《乾隆朝上谕档》827—829 页。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一辑 666—671 页。

〖24〗《清经世文编》卷二三。

〖25〗《天地会》一册 111 页。

〖26〗《清秘述闻》卷八。是科探花刘凤诰于殿试日至天色昏黑尚未终篇，众监视大臣欲逐之出，惟礼部尚书常青曰："此生书法极秀劲，可给烛，使终篇。"榜发，擢高第，刘凤诰于常青终身执弟子礼（《啸亭杂录》卷二《刘凤诰》）。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755—757 页。

〖28〗《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866、918 页，十五册 115 页。

〖29〗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 912、937、938 页，十五册 24—25、65、86、322 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二辑 588—590

页。

〖30〗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930—934、935、939、940、948、950、951、967、976、979—984页，十五册1—3、5、15、43、45、61、94、107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二辑354、363、389、397、400、423、427—431、491、499、609、614—617、677、678、746—748、763—765、808页；七三辑131、186—187、223页。

〖31〗《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146—150页。

〖32〗《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391—392页。

〖3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二辑446—449页。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三辑30—31页。

〖35〗《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120、124、134、184页。

〖3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三辑212—213页。

〖37〗《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237—238、248、258、301—306、314、432、434—437页。

〖3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三辑837—838页。

〖39〗《清皇室四谱》卷三。

〖40〗《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55页。

〖41〗《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450—454页。

〖42〗《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424—425页。

〖43〗完婚之日据《清皇室四谱》卷四18页。

〖4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

〖4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四辑380—381页。

〖46〗《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志四》。

〖47〗《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三，41页。

〖48〗《粤海关志》卷十。

〖4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92—93 页。

〖5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二辑 856 页。

〖51〗《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3—5 页。

清通鉴　卷一四七

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　公元1790年

正月初一日（2月14日）

1 乾隆帝以年届八旬寿辰，普免天下钱粮。此次普免，由以往分省按年轮免，改为按照各省额征银数将所属各府州次第搭配，分作三次，按年轮免，以使“恩施早被，远近齐沾”。至一省之中应免府州，当先尽五十四年（1789）灾缓之区首先蠲免。〖1〗三年之中各省共蠲免钱粮二千七百七十万有奇。〖2〗旋又明谕：应令地方官出示晓谕，各就业主情愿，令其推朕爱民之心，自行酌量，将佃户应交地租，量予减收，亦不必定以限制，官为勉强抑勒。是为自乾隆十年（1745）以来第四次普免天下钱粮。

二月初八日（3月23日）

3 乾隆帝自京师启銮，谒东陵、西陵，巡幸山东。四月十五日还京。

二十六日（4月10日）

4 直隶总督刘峨因玩延重案，降补侍郎，以梁肯堂补授直隶总督。先是，京师拿获直隶建昌县（今辽宁省凌源县）盗犯王二等，供出乾隆五十二年（1788）二月随同马十行劫该县裕泰隆号钱铺等重要情节。嗣经查出，上年十月马十等首伙各犯提解省城保定后，总督刘峨并未督同臬司富尼善亲加研鞫，富尼善仅饬委首府审讯，首府又借查赈为名递委首县办理。嗣因各案犯屡供屡翻，盗首马十复坚不承认，是以长期延宕未结，直至该案伙犯王二等在京被获，巡城御史奏闻，乾隆帝始悉知此案原委。至是，以刘峨于劫盗重案，任听属员欺蔽，辗转玩延，降调侍郎。旋经行在军机处等将此案审明，马十等四名主犯即行处斩。臬司富尼善、署理臬司朱澜、保定知府王汝璧俱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清苑（今保定市）知县朱腹松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家产查抄。〖3〗富尼善并请罚缴银三万两。〖4〗嗣以直隶建昌马十行劫钱铺一案，因赃银俱为盗犯挥霍，命玩延此案之地方官分别赔出，交事主收领，并规定嗣后各省盗案，如原赃未能起获，即著该管地方官罚赔，以示惩儆，其盗犯赀产由查给事主改为追出地方公用，年终汇奏。

三月初四日（4月17日）

5 准山东省各属孤悬村庄就近改拨邻县管辖。据山东巡抚长麟奏，寿张县（今阳谷县东南寿张集）境内有邹县之李家集，距邹县三百五十里，距寿张五十里；峄县（今枣庄市南峄城镇）境内有兰山县（今临沂县）所辖之马兰屯，距兰山县一百八十里，距峄县四十里；海丰县（今无棣县）

境内有田家庄、高家庄二处，皆直隶盐山县所辖，距盐山一百余里，距海丰八十里；又海丰县境内有谭家庄一处系直隶沧州（今沧州市）所辖，距沧州二百五十里，距海丰七十里。其余各属似此孤悬村庄共计四十二处。遇有凶匪盗贼等事，报案差缉往返需时，一经避入邻庄，又更费周章。至缴纳钱粮，零星小户往返盘费致浮于正额，以致地方多包揽拖延之弊。请将此等孤悬村庄一概就近改拨邻县管辖。下军机大臣议行。〖5〗

初八日（4月21日）

6 饬谕步军统领绵恩等瞻徇原任大学士明珠后嗣承安。先是，伊犁将军保宁参奏伊犁之锡伯部落领队大臣承安玩愒性成，复耽曲蘖，乾隆帝命即将承安革职，作为披甲效力赎罪，并谕示绵恩及大学士阿桂将其在京家产严密查抄，其住宅宽敞，可改为王府，另赏承安住房十间、银二三万两以资养赡。至是，绵恩、阿桂等奏称：查抄承安家产，酌量留给住房九十余间，养赡之资每年租息二千余两。乾隆帝饬谕所办错误，略谓：承安之产业俱系明珠婪取所得，从前已耗去十之七八，绵恩、阿桂等与承安俱无瓜葛，乃竟留给二万余金地亩、九十余间住房，毋乃瞻顾福康安、福长安情分耶？若仍敢徇情，试问应得何罪？并命现已查出典当、粮店俱交内务府照常开设，地亩亦毋庸交部，并交内务府令庄头兼管，以备王等分府之用，其余别项物件，仍照旧办理。时乾隆帝尚在东巡归途，即命传旨索看承安查抄家产中之珍稀字画，密旨略曰：书籍卷帙浩繁，即有宋元旧版之书，只可小心存贮，俟回銮后进呈。惟字画一

项，伊系世家，必有唐宋名人真迹可供鉴赏之物。著彭元瑞、金简择其佳者数件，附本报之便，先行寄至行在，以备途间遣兴。其单内所开西洋器皿，想自非钟表，或另有制作精巧足供玩赏者，著金简挑出几种，一并随报附寄呈鉴。〖6〗承安之获罪查抄，时人议论系明珠所遗家产富厚，多书画极品，且承安以倨傲得罪和珅，终致治罪籍家。〖7〗

二十一日（5月4日）

7 命严行查禁私铸小钱。据四川总督孙士毅奏称：川省有搀和小钱之弊，若将小钱概行禁绝，实多窒碍，应暂准通融，酌定每钱一千重六斤者，作银六钱六分，五斤左右者，作五钱，余小碎者，不准行使，庶商贾无利可图，自不肯携至川中，仍分饬各属严拿私铸。乾隆帝谕示：亦只可如此办理。但小钱系私铸，若只收买小钱，随收随铸，其弊究未能净绝，且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江南等省从未闻有夹杂小钱之弊，自系该省为铜斤聚集之地，奸民射利于山僻地方，私行鼓铸，以致小钱充斥。除川省严禁私铸外，并令甘肃、陕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督抚一体严行查禁。

其时私铸小钱，并非仅川省等“铜斤聚集之地”而已，亦并非始于此时。乾隆三十四年（1769）两江总督高晋即奏称江苏一省数月之间即收买小钱二百四十余万斤。〖8〗但小钱之泛滥，川陕等省无疑居各省之最。嘉庆时人岳震川曾述及与四川毗邻之陕南私铸盛况，略谓：五十年（1785）后，承平日久，奸宄潜滋山南二郡，小钱之多，如水涌而山出。西、同、乾、凤诸郡无此患，兴、汉二郡其患独深，

以南连蜀山，东接楚洋，奸民之渊薮，此盗铸之巢穴也；贩小钱者，或马骡重载，或舟舫潜贮，百方掩匿，期于不败，此盗铸之骨肉也；城门、关隘、津渡，吏胥虽察其奸，得赂即纵，此盗铸之羽翼也；亦有迹同鼠，昼伏夜行，吏胥无从诘验，此盗铸骨肉之尤健者也，此其所载最多，获利最厚；富商大贾间有为之囊橐者，不过十之一二，至于小小商贩，见利忘害，此则盗铸之奴仆耳。〖9〗

二十二日（5月5日）

8 库伦办事大臣松筠与俄罗斯交涉事务妄行自专，被革去职衔。初，中俄恰克图互市以逃人乌拉勒斋事件于乾隆五十年（1785）奉旨关闭。至是，有术勒干卡伦巡兵为俄罗斯打牲人所害，松筠檄缉各犯，俄方交出布里雅牧人两名，并欲折抵乌拉勒斋一案，松筠即先行治罪，然后具奏。乾隆帝是以降旨切责，略曰：乌拉勒斋一案，松筠想欲了事，即朕亦思通融完结，但必须俄罗斯先行恳请，朕据奏再曲为准行，尚可示朕恩耳。似此并非不可稍待之事，松筠竟妄自专办，草率完结。命革去松筠侍郎、副都统并花翎，赏给四品职衔，仍留库伦办事。〖10〗

四月十六日（5月29日）

9 江苏巡抚闵鹗元弥缝回护书吏重罪，命解任听勘。先是，江苏高邮州（今高邮县）巡检陈倚道揭报户部，称查获该州粮书夏瑄私描印篆、假给串票、重征钱粮等情，而具禀该府州，俱未批发，本年正月初十日又将各禀稿录详抚藩各衙门，亦未经批发，因将所获各项钱粮伪串揭部。户部据情代奏，乾隆帝即命军机大臣、尚书庆桂及刑部侍

郎王昶驰驿前往查办，同时降旨令两江总督书麟、江苏巡抚闵鹗元据实先行覆奏。至是，闵鹗元覆奏，称此案先据巡检陈倚道禀报，即经批行江宁藩司会同臬司严查速办，仍候总督批示，嗣于二月十二日经过扬州，该府刘炳及高邮州知州吴瑛禀称，假印伪票一案现已拿获粮书夏琯，究出实情。乾隆帝以闵鹗元始终袒护吴瑛，曲为开脱，且案系该州禀出，而闵鹗元欲诿过总督书麟，实属狡诈，命将闵鹗元解任，交与钦差尚书庆桂等一并归案质审。嗣经新任苏抚福崧查出句容县粮书历年侵欺银三千七百两、漕米八百余石，以及闵鹗元瞻徇不办等情节。六月狱具，闵鹗元拟立斩，乾隆帝命从宽改斩候，吴瑛绞候，藩司康基田从宽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假印诓骗之户书林之佩、夏琯俱即行处斩。〖11〗以两江总督书麟久任封疆，不思正己率属，一味养尊处优，任听地方诸事废弛，革职拿问，发伊犁效力赎罪。

寻命究讯革任江苏巡抚闵鹗元于任所置产并与部民结姻事。闵鹗元既拟斩，续查出原任德安知府赵楠、捐职理问赵深及捐职员外郎祝徵萃俱系闵鹗元姻亲，家中有闵鹗元寄存银钱田产，另震泽县（今吴江县）查出该县有闵鹗元名下田产一百零九亩。因谕曰：各省大小官吏每年禄糈所入，积有余赀，置买田产，原属例所不禁，即与富户等缔结姻亲，亦事所常有。但以本省大吏，置买本省田产，与所属部民乡宦富家结亲往来，实为大干法纪之事。试思巡抚统辖全省，一切催征钱粮等事，俱应秉公稽查，乃于所属置买田亩，则完粮纳税，该县岂敢实力催征？而绅士富民等倚恃与巡抚谊属姻亲，假其声势，必至包揽词讼，

武断乡曲，其弊更无所不至！

是年朝审，江苏高邮州书吏假印重征案之革任江苏巡抚闵鹗元、革任知州吴瑛均未勾决，仍令牢固监候。五十六年（1791），闵鹗元释还里。嘉庆二年（1797），卒。〖12〗

二十三日（6月5日）

10 册封安南国王世子。据安南国王阮光平进表称：三月二十九日自国启程，四月十五日进关，带领亲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诣阙祝嘏。其《表文》有云："臣有母有亲，报答仰凭于大造；君为师为父，生成深冀于隆沾。"乾隆帝览表欣悦，特批谕曰："王既以父视朕，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13〗嗣经阮光平奏明尚有长子阮光缵，遂改封光缵为世子。

二十五日（6月7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庚戌科三鼎甲：状元石韫玉，江南吴县（今苏州市）人；榜眼洪亮吉，江南阳湖（今常州市）人；探花王宗诚，江南青阳（今安徽省青阳县）人。至是，赐一甲石韫玉、洪亮吉、王宗诚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辛从益、桂馥、张问陶、叶继雯等九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王杰，副考官为侍郎朱珪、内阁学士邹奕孝。〖14〗

五月初十日（6月22日）

12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六日驻跸避暑山庄。七月二十四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众呼图克图及蒙古王公等分起各回游牧，在万寿亭处送驾，二十日还跸圆明

园。以还京举行八旬万寿庆典，故未举行木兰行围。

六月十二日（7月23日）

13 停科、道内升外转三年请旨之例。向来满汉科、道相沿明朝内升外转之例，由都察院三年题请一次，候旨简任。至是，以京察三年原准都察院保送才具出众之人，且引见时记名俟用为道府，间亦命各部院保用道府，故停科、道三年内升外转之例。嗣后，又命汉科、道照六部汉郎中之例，都察院堂官分别才具，四年俸满送部截取，御史以知府用，给事中以道员用，以广外转之途。

寻以科、道俸满四年截取道府，责成都察院堂官出具考语，核实保送，若不上堂见面，都御史无从知其才具优绌，命六科给事中、十五道御史分日进署上堂。并谕曰：科、道有统无属，乃明朝恶习相沿，《会典》本无也。雍正年间，六科统归都察院，彼时御史给事中等，纷纷陈奏互相争执，经皇考降旨严饬，始行更定。今科、道等既由都察院堂官出考，自应分日进署，上堂接见办事。至科、道本有奏事之责，并不因有上堂接见之例，遂致壅塞言路。若科、道等因更定此例后复行渎奏自争身份者，必当重治其罪！

二十四日（8月4日）

14 御史谢清问条奏称“问刑定案不宜将‘从重’等字列叙”。有旨申饬，略曰：内外问刑衙门，凡谳狱定罪，俱照所犯情节，其中有罪浮于律者，不得不从重办理，岂不察其犯事之轻重而概予从重乎？该御史所言，竟似罪应绞者从重则改为斩罪，应斩者从重则改为凌迟，是于律例

条款，全未体认明晓，仅以虚言妄奏，阳博宽厚之名，而阴济其邀誉之见，其居心尤不可问！本朝纲纪肃清，凡身任台谏者，从不敢蹈明季陋习，纷纷以建白为长。乃谢清问率将此等毫无裨益于国计民生之事列条渎奏，是其沽名钓誉，妄希幸进，岂能逃朕洞鉴！

七月十一日（8月20日）

15 安南国王阮光平于避暑山庄入觐，行抱见礼。时届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哈萨克汗杭和卓之弟卓勒齐、金川土司俱来瞻觐。乾隆帝御卷阿胜境召见，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回部王公伯克，缅甸、南掌使臣及台湾生番筵宴，演大庆戏。十四日御澹泊敬诚殿，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各国使臣等宴，赏赐银物等分别列于两配殿廊下。当晚在万树园大蒙古包看烟火。十五日中元节，观河灯。十六至十八日连演三天大庆戏。安南国王、各国使臣、土司生番随即分起进京。

为招致阮光平亲行来朝，乾隆帝提前册封王爵，令福康安陪伴至直隶保定，行至良乡由礼部侍郎德明迎接赐茶，护送至热河，预备优厚赏赐并破例行抱见礼。可谓用心良苦。御制诗且云："瀛藩入祝值时巡，初见浑如旧识亲"。然令乾隆帝一见如故之"安南国王"，竟是阮光平以状貌类己之外甥范公治诈冒之。〖15〗

八月初一日（9月9日）

16 乾隆帝御圆明园内同乐园，王公大臣及安南国王、朝鲜、缅甸、南掌使臣等入宴，开"升平宝筏"大庆戏。初二至初六连日设宴开戏，并赐安南国王及外国使臣游福

海。〖16〗初九日乾隆帝幸万寿山，登朱漆龙舟游昆明湖，阿桂、和珅、福康安、福长安等王公大臣及安南国王、外国使臣同船。行船时，左右梢公皆唱棹歌。和珅承旨向外国使臣指点远近胜景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游湖后，复令下船纵览。翌日，在圆明园同乐园演大庆戏。〖17〗十二日乾隆帝乘礼舆还宫，自圆明园至西安门内，夹道左右彩棚绵亘，饰以金碧锦绣，皆两淮、长芦盐商及内外臣工精心备办。乾隆帝亦以此次景点缀设过于繁费，降旨表示“不但不以喜，抑且心觉不安”。〖18〗

十三日（9月21日）

17 八旬万寿节。乾隆帝于太和殿受贺。礼成，幸宁寿宫，赐王公大臣、外藩使臣等宴，演大庆戏。八旬万寿庆典极于顶峰。十六日乾隆帝自大内还圆明园，阅看沿途景点陈设。连日筵宴演戏。至二十一日同乐园演大庆戏，八旬万寿庆典持续一个半月之久始落下帷幕。〖19〗

赵翼曾目睹乾隆十六年（1751）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奢华铺张盛况，此时虽不在京，但“闻京师钜典繁盛，均不减辛未（十六年）”。嘉道间吴振棫记曰：高宗八旬万寿庆典，俱仿照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孝圣宪皇后万寿庆典办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分三段，令两淮、长芦、浙江商众承办。西直门至圆明园宫门前，由总理庆典大臣等承办。所需经费，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员，则于俸廉内坐扣，外省则于通省养廉内扣交十分之二五。又漕督、河督、学政、仓场侍郎、将军、副都统、盛京五部、盐政、织造、坐粮厅、各省关差、税务、城守尉，皆分别

银数交纳。原拟经费银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嗣减定一百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20〗

向例遇有庆典，各直省缘事罢职各员往往赴京建立经坛，择其不同情节，分别降旨量予录用或赏给职衔，以示恩泽均沾之意。八旬万寿庆典期间，满汉废员齐集京师，在广通寺、寿福禅林、双关帝庙及慈献寺设经坛四处。本年春间巡幸山东，直隶、山东废员先已在新城（今山东省桓台县西桓台城）、灵岩所设两处经坛顶祝。军机大臣将各废员分别核议具奏：凡在京文职三品京堂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在外武职将军提镇、文职巡抚等大员，开列名单、案由，应否加恩，伏候钦定。其余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各员分为三等，情节尚轻者列为一等共三十九员，请旨带领引见，列为二等者一百七十七员，拟赏给原衔，列为三等者一百六十九员拟降一等赏给职衔。〖21〗乾隆帝命革职文武大员三全、李友棠、谢溶生、敦福、任承恩、安麟、富珠礼、托宾泰、何俊、施国麟及列入一等之范衷等三十九员俱交吏、兵二部带领引见，余照军机大臣所议行。

十八日（9月26日）

18 命保泰接替普福为驻藏大臣。先是，八世达赖亲政，乾隆帝命噶勒丹锡呼图禅师驻藏继任摄政，掌管商上事务。其时藏中事务赖其经理，人心无不悦服。然自撤回京师，达赖喇嘛专习经典，且偏信旁人，其弟商卓巴特等舞弊殃民，转尊素不敬奉黄教之红帽喇嘛。乾隆帝遂令达赖喇嘛兄弟商卓巴特等七人解京安置，以期保全达赖。至是，以

驻藏大臣普福不能勤慎办事，一味颟顸，令保泰往代之，并谕示：达赖喇嘛系朕所立，诸事如此废弛，实不能仰体朕心。藏中之事朕若置之不管，亦无不可，但前藏僧俗蒙古人等俱致离心，不特国体攸关，即达赖喇嘛亦复何益？遂复令喝勒丹锡呼图禅师仍至藏帮同达赖喇嘛办事。〖22〗

九月二十七日（11月3日）

19 准海岛居民照旧居住，毋庸驱逐。

上年六月曾降旨令沿海督抚查明海岛情形，如有匪徒潜搭草寮房屋居住者，立即烧毁。旋据盛京将军嵩椿、奉天府尹宜兴奏称：金州（今辽宁省金县）、岫岩、复州（今辽宁省复县）、盖州（今辽宁省盖县）、熊岳（今辽宁省盖县西南熊岳镇）等五城所属海面共有岛屿三十二处，其中二十六岛尚无居民，长兴等七岛，旧有居人建房种地，但该岛等尚有通旱之路。另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界内之觉华岛，东西宽十一里，距海十八里，自顺治年间以来，陆续进岛五十八户、男妇大小四百三十六口，立有恒产，编有甲社乡保管束，俱恳恩准照旧在岛居住。奉朱批："自然，此非所论于盛京，部文义拘泥了。"〖23〗

至是，闽浙总督伍拉纳复奏称：福建所属海岛四百零五十七处，浙江所属海岛五百六十一处，多有民人居住，其中有搭盖寮房零星散处者，有建盖瓦房已编保甲者，亦有渔汛时暂行搭厂者。请将编甲输粮者免其驱逐；零星散处者将所搭寮房烧毁，人口递籍安插；渔户临时搭厂者应令地方官取结给照，认真稽查。乾隆帝据奏命所有海岛居民概免驱逐，沿海地方并一体遵行。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14 日）

20 浙江瑞安营巡船被海盗劫去枪炮，命新任浙抚福崧即速驰往温州（治所在今温州市）严密缉拿。本年九月该营巡船两次被盗船八只围住，抢去枪械衣物，副将王愈安等商同捏报系外洋出哨被劫，乾隆帝令提督陈杰前往查办，讯出实情，王愈安等革职拿问，并命福崧前往会办。此案陆续捕获海盗首伙各犯四十余名，正法枭示。

十九日（12 月 24 日）

21 内阁学士尹壮图请停罚议罪银，奉旨切责。尹壮图奏称：近来督抚获罪，不即罢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若干万两。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容不曲为庇护，请永停罚银之例。

尹壮图所称“自请认罚”，即所谓“罚议罪银”。督抚及盐政、织造、税监等遇有过误自行议罪罚银，创行于乾隆中，二十余年以来变本加厉，成为乾隆季年败坏吏治秕政之一。然乾隆帝饬谕尹壮图时尚为罚议罪银百般辩解，略谓：简用督抚，因一时无人而又非侵贪徇庇之过者，以爱惜人才起见，偶有过误，往往弃瑕录用，量予从宽，即或议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亦以督抚等廉俸丰腴，而所获之罪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该谕旨又以尹壮图奏折只系空言，令将所指之督抚何人、逢迎上司者何人、借端勒派致有亏空库项者何人，指实参奏，不得以风闻取誉。

寻尹壮图覆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

之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并请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乾隆帝览奏大怒，指斥尹壮图所奏“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因谕曰：朕临御五十五年，子惠元元，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啻万万？小民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咨？今寿跻八帙，综览万机，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兹距归政之期，仅有数载，犹于召见内外大小臣工时，以朕办理庶务情形时加咨访，佥称朕精神强固，办事日益勤励。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终于不知矣。该谕旨再令尹壮图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商民兴叹究系何人、月选官议论某缺亏空若干又系闻自何人传说，逐一指实具奏。旋派侍郎庆成带同尹壮图前往山西等省盘查仓库，以服其心。尹壮图则覆奏自承措词失当，实不能指出确据，并请治罪。

二十八日（1791年1月2日）

22 命严办仲绳《奈何吟》案。两江总督孙士毅奏称：江苏沭阳县民张怀路呈告监生仲见龙之祖仲绳所著《奈何吟》一书词多狂悖，现提犯来省，从严审办。乾隆帝谕示：朕将所著《奈何吟》一书详加披阅，虽不至如吕留良、徐述夔之狂吠，但其诗词中如“举世尽成狐假虎”及“石渠天禄，酿成祸种”等句，甚属谬妄。命从严惩办。仲见龙藏匿禁书，亦应提省严讯，定拟具奏。翌年三月，孙士毅

审明仲绳系明末清初人，张怀路因挟涉讼微嫌，将《奈何吟》首出。据张怀路供明，《奈何吟》中牢骚怨望之处，系仲绳为崇祯、弘光而发。仲见龙系仲绳远族，并非嫡派子孙。仲绳曾孙仲克顺等虽不知其曾祖刻有诗稿，但究系本犯子孙，应照律减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乾隆帝谕孙士毅所办未免过重，且“仲绳诗词谬妄，系指明季而言，更不值代胜国追究，将其裔孙治罪”。命将仲见龙省释，仲克顺予以责惩，其诬告之张怀路及唆讼之赵从仍照所奏办理。是为乾隆朝最后一起文字狱。

十二月二十二日（1月26日）

23 命吏部尚书彭元瑞协办大学士。

24 是年，各直省人口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十五人，存仓米谷四千五百四十八万六千六百一十石。

25 上年（1789）九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90）九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一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两。〖24〗

〖1〗《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408—409页。

〖2〗《石渠余记》卷一《纪蠲免》。

〖3〗《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516—521页。

〖4〗《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528页。

〖5〗《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507—509页。

〖6〗《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540—541 页。此件寄谕与一般廷寄有别，它以“启者本日奉旨”开头，结尾是“希即遵照办理，专此布达，顺候日祉，不宣”。

〖7〗《啸亭续录·明太傅家法》言明珠为郭琇参劾解职，曰：“勋名既不获树立，长持保家之道可也。”因广置田产，市卖奴仆，厚加赏赉，奴隶有不法者，许主家者立毙杖下，故其下爱戴，罔敢不法。其后田产丰盈，日进斗金，子孙历世富豪。至成公安（即承安）时以倨傲和相故，撄于法网，乃籍没其产，有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又《安三》条略云：明珠巨仆安三之子孙居津门，世为鹾商，家乃巨富（《啸亭续录》卷三）。安三，即安尚义，其子安歧以经营盐业获利，购得一批书画精品，藏于“古香书屋”，安家曾孝敬明珠大批珍宝（《清代名人传略》上册 804—806 页）。

〖8〗《清经世文编》卷五三《收小钱以供鼓铸疏》。

〖9〗《清经世文编》卷五三《兴安郡志食货论》。

〖10〗《清史列传》卷三二《松筠传》。

〖11〗《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683—695、704—707、725 页。

〖12〗《清史稿》卷三三七《闵鹗元传》。

〖13〗《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50—551 页。

〖14〗《清秘述闻》卷八。

〖15〗据《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阮文惠传》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成林赍敕印册封安南王时，阮光平即托病牵延，最后“以甥范公治诈冒行之”。迨五十五（1790）年春，“福康安促惠治装，惠复托言：‘母死，请以子光垂代己入觐。’康安不可，密使人往关上委曲诱掖，如不得已，须以状貌类己者代之。惠乃以范公治冒己名，使其臣吴文楚、邓文真、潘辉益、武辉瀛、武名标、阮进禄、杜文功偕。”（《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50—551 页）

〖16〗参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777－778 页。

〖17〗《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778 页。

〖18〗参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778 页。京师祝寿盛况详见《养吉斋丛录》卷一一。

〖19〗《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778 页。

〖20〗《簷曝杂记》卷一《庆典》；《养吉斋丛录》卷一一。

〖21〗《乾隆朝上谕档》十五册 964－973 页。

〖22〗《达赖喇嘛传》56 页。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七四辑 432－434 页。

〖24〗《粤海关志》卷十。

清通鉴　卷一四八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公元1791年

正月初九日（2月11日）

1 令两广总督福康安再行照会安南国王阮光平协缉海盗。先是，广东崖州（今崖县）洋面海盗劫掠军械、抗拒官兵，经搜捕，盗首及伙盗等逃往安南所属短棉、农耐地方藏匿，福康安遂移会阮光平命于境内一体挨查，并据情奏闻。至是，乾隆帝命再行照会该国王查缉。阮光平接到搜捕洋盗咨会后，即派吴文楚为水军都督，分布巡缉，但又移咨福康安称安南并无短棉、农耐等地名。时人以为乾隆五十四、五十五年（1789、1790）后海盗复起，“祸缘安南夷王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国内空虚，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资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渔，以充兵饷，名曰‘采办’，实为粤东海寇之始。其时太平日久，水师懈弛，各将官缉捕不力。商渔失业，从贼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渐防微，而接济销赃诸弊，无地不然”。〖1〗

初十日（2月12日）

2 内阁学士尹壮图革职治罪。

上年十一月尹壮图奏请永停罚议罪银之例，嗣又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各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并请派大臣密查各省仓库亏空。屡遭严旨切责。旋侍郎庆成奉旨带同尹壮图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切实盘查仓库，并令尹壮图指实谁人“蹙额兴叹”？婪索属员以完罚项之大吏又系何人？但各省官吏已预知盘查，且庆城每至省会，初不急为盘查，而先游宴终日，待其库藏挪移满数，然后启之榷对，故所至皆无亏空。〖2〗甫抵山西，尹壮图即奏称仓库整齐，并无亏缺，业已倾心贴服。复奏称经过各州县地方百姓俱报安帖，毫无兴叹情事，而问及山西巡抚书麟，原任山东巡抚、现任江苏巡抚长麟，又俱以罚项出于廉俸之余足以应对。〖3〗

至是，乾隆帝以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命革职拿问，并就此发表长篇旨谕，向天下剖白临御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略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食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即闻乳保等有物价昂贵、度日艰难之语，今又七十余年，户口滋生较前奚啻倍蓰，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有所不能。若如经生迂腐之见，拘执古制，均其田亩，限其服制，必致贫者未富而富者先贫，扰累纷纷，适以酿乱。本朝恭俭相承，惠民益下，偶有行军征讨，即乌秣亦从不取之民间，是以拓土开疆，大功屡蒇，虽用兵而民不知兵。至于宫中

嫔御以及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实从古宫闱所未有。朕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而太平日久，户口殷繁，小民生计，或有未能尽裕，朕正以盛满难居，每怀兢惕，更不能不时以爱民为急也。

迨尹壮图解京，大学士、九卿遵旨审讯，尹壮图“伏地碰头痛哭，战栗悚惧”，自请从重治罪。〖4〗大学士、九卿等援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问拟斩决具奏。乾隆帝降旨称尹壮图虽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值遽加之重罪，命免死以内阁侍读用。寻改礼部主事，尹壮图即告终养归。

尹壮图，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以忠鲠称。其草疏之夜，秉烛危坐，竟夕抄录，其弟英图代为之危，屡窥其户，壮图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忧虑，区区之头，早悬之都市矣！汝代余养老亲之天年可也。”〖5〗八年之后，嘉庆帝亲政，即将尹壮图冤抑昭雪。〖6〗

二月初七日（3月11日）

3 台湾彰化县彰州籍民张标等复兴天地会，钻刀设誓，暗立记号，相约有难相帮，被官府破获。张标等二十八名会众即行正法，林三元等从重发黑龙江为奴。乾隆帝命传谕该督抚，嗣后遇有台湾地方结会拜盟之案，似此情节重大者，俱加等治罪。〖7〗

初八日（3月12日）

4 豁免云南铜厂近年无着厂欠。滇铜厂欠由来已久，前于四十四、四十九年（1779、1784）曾两次降旨豁免无着厂欠。至是，云贵总督富纲奏称，自四十九年至五十四年

（1789）复积有无着厂欠三十九万八千四百余两，委系近年物价增昂、用费较多所致，请于通省官员养廉内摊捐弥补，另四十四、四十九年两次清查有着厂欠尚有未完银十一万九千二百余两，亦无力完缴。乾隆帝谕示四十九年至五十四年厂欠予以豁免，前两次清查有着厂欠未完银则归于该督抚藩司及经管厂务之道府养廉内摊扣完补。

十三日（3月17日）

5 翰詹大考〔8〕，阮元经乾隆帝亲加擢拔，定为一等一名。是年大考，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与不同”。阅卷大臣见阮元赋博雅，但不识赋中“崟”字之音义，置三等，继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列吴省兰之次。奉旨：“第二名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一等一名。所谓“疏更好”，阮元自谓“实因‘三不同’最合圣意”。“三不同”云：“臣伏见我皇上奋武开扬，平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凡汉唐以来羁縻未服之地，尽入版图，开屯置驿，中外一家，岂如郅支、呼韩叛服靡常，杀辱汉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来，出力大臣，无不加赏高爵，或有微罪，断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劳，亦无憾焉，未有若延寿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运筹九重之上，决胜万里之外，领兵大臣莫不仰承圣谟，指授机宜，有战必克。间有偶违庙算者，即不能速蔵丰功，又孰能于睿虑所未及之处，自出奇谋，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三也。”〔9〕

二十九日（4月2日）

6 乌鲁木齐领队大臣特成额办理土尔扈特蒙古事务错谬，革职枷号。先是，原土尔扈特喇嘛萨迈林从俄罗斯逃回，携有俄方欲诱致土尔扈特信件，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即将萨迈林及其所带俄方书信一并呈送特成额，信中有令土尔扈特蒙古携眷可由齐尔济斯一路前来之语。事闻，乾隆帝当即判断土尔扈特受恩深重，绝无投回俄罗斯之理，萨迈林所带之书系妄造谣言，挑拨离间，遂令伊犁将军保宁赶赴塔尔巴哈台安抚土尔扈特。至是，特成额复奏称车凌乌巴什欲赴塔尔巴哈台见参赞大臣，由此往见伊犁将军，并讨取火药，俱予饬驳。乾隆帝谕示，特成额此举转令车凌乌巴什疑惧，深负朕体恤土尔扈特之意，命革去翎顶，即在该处广众前枷号一月，并令保宁速赴车凌乌巴什游牧明白晓谕，以安其心。

三月二十日（4月22日）

7 谕示国史馆馆臣凡身事本朝而在明朝仅登科第、未列仕版者，一概不列入《贰臣传》。以“贰臣”一称辨名节，发端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谕责钱谦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四十一年（1776）又谕示《国史》内别立《贰臣传》一门，专载如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王铎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我朝仍忝为阁臣”，以及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降附后仍潜肆诋毁之钱谦益等辈；至四十六年（1781）又命分《贰臣传》为甲乙两编，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在明虽为不忠于主，在本朝则为宣力大臣，应列入甲编，其进退失据，谬托保身，

如钱谦益、龚鼎孳、冯铨等则列入乙编；五十四年（1789）复令钱谦益、冯铨等从《贰臣传》乙编概行撤出，不必立传；将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反复无常之叛逆从《贰臣传》乙编撤出，特立《逆臣传》，另为一编。至是，复将在前明仅登科第者撤出《贰臣传》。裁量明清鼎革时人物之准则，历经二十年始确定。

二十六日（4月28日）

8 命督抚等议酌拨引地，转移盐课。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各省商盐告疲，山西、江西尤甚〖10〗，揆其症结，大要不出浮费重与私盐盛两端。本年初两淮盐政全德奏陈江西官盐滞销，竟有数日不销一引者，盖地方官不实力禁缉，恐致官盐新旧递压。至是，江西巡抚姚棻奏称建昌（治所在今南城县）府属界连闽省，堵缉稍难。乾隆帝遂降旨筹画调整引地以杜私盐，略曰：江西建昌例食淮盐，而距淮南二千余里，其地距闽省邵武、汀州（今长汀县）等处不过二三百里，较之淮南近至十倍，其盐价自必贵贱悬殊，欲百姓舍近贱而食远贵，原非正道，故私盐多从闽省入。他如湖南之永顺、湖北之宜昌等府与川境毗连，该处私盐俱从四川运入。以此类推，各省多有。各省行销官盐，分疆画界，各销各地，原以杜偷漏引课、越境犯私之弊，但必须酌核远近情形，使民间食盐，不致舍近求远，去贱就贵，方为妥协。以引地调整势必转移盐课，牵动方方面面利益关系，乾隆帝特谕“此事行之既久，一涉更张，恐致滋扰，扞格难行”，命直隶、豫东、江浙、闽粤、山陕、甘肃、云贵等省督抚一并就酌拨引地一事，与邻省彼此确商。

寻两淮盐政全德执奏，称若将建昌一府改食闽盐，恐与建昌毗邻之抚州等府即渐有私盐阑入，于通省盐务有关。此前乾隆帝亦体察出建昌舍近而食淮盐盖为阻拦闽省私盐越过建昌，流往抚州，故称全德“所言甚是”。〖11〗遂命毋庸再议酌拨引地之事。嗣经军机大臣议准江西建昌盐务章程，规定建昌所属五县照闽省时价每斤减二文定为二十六文销售，嗣后视闽省盐价随时调整，并以江西通纲之力帮助建昌一府，以为江西淮引敌私之藩篱，同时切实严密巡缉私盐。〖12〗

四月二十三日（5月25日）

9 准内地出海商船携带炮位。向例严禁商船出海配带火炮等武器，近年以来海盗猖獗，内地商船屡被劫掠，是以两广总督福康安奏请解除携炮之禁。至是，奉旨允准，并谕商船出洋携带炮位，原为洋面御盗之用，倘遇匪船行劫，临时不能抵御，岂有转令束手待毙之理？

二十七日（5月29日）

10 彭元瑞革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孙士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先是，御史初彭龄参奏彭元瑞于其子顶买吏员一事经刑部审出后始行具奏；再武英殿、国子监皆系彭元瑞管理，上年武英殿出有校录一缺，彭元瑞即将伊婿饶文震咨送，嗣以诸生啧有烦言，复行驳回。乾隆帝据奏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提齐人证鞫审，并讯问彭元瑞。至是，大学士阿桂等奏请将彭元瑞革职，乾隆帝念其学问素优，命只革去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仍降授侍郎，在南书房行走。〖13〗

二十九日（5月31日）

11 命办理洋商吴昭平商欠案。吴昭平系广东丰泰行商，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揭买英商货物，价值久未清还。据债权人呈控吴昭平共欠番银四十万一千六百余圆，折合白银二十八万九千一百余两。经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审拟，将吴昭平革去职衔，从重发往伊犁当差，所籍家产五万九千余两除扣抵夷商所欠关饷，余银五千八百余两，先令夷商收领，尚欠货价银二十八万三千余两令原保各行商蔡世文等限五年内分六次代还。乾隆帝命福康安即于关税盈余银两内先行给与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

五月十六日（6月17日）

12 命各省酌量以大钱收换小钱。自上年因民间搀使小钱屡经降旨令各督严定章程通行禁止，复谕停止给换大钱之例，至是稍作变通，凡民间呈缴小钱若止数十文、数百文者，不必给换大钱，其呈缴数十百千串者，查明实系零星存积，并非私销私铸，即照缴出小钱斤两，量行酌给大钱。

二十一日（6月22日）

13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二十七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九月初三日还驻避暑山庄。十四日回銮，二十日还京。

六月十四日（7月14日）

14 军机大臣遵旨查明新疆岁需经费具奏：前以西北两路用兵，自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五年（1760）共用

军需银三百八十六万余两。自平定新疆撤兵后，每岁经费需银一百十一万三千九百余两。新疆各城岁收房地租银、牲畜税课及回民折收粮石普尔钱文、棉花、布匹及绸缎、茶叶变价等项每岁合计共值银十七万一千余两，除将此项银两抵用外，每岁尚需经费银九十四万余两。〖14〗

寻又遵旨查明西北两路用兵、平定新疆前后，陕甘两省岁需兵饷情况具奏：雍正年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陕甘两省驻防绿营每年俸饷需银三百七十九万余两，现在每年共需俸饷银三百七十七万余两。〖15〗

三十日（7月30日）

15廓尔喀再次入侵藏地，抢占聂拉木。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廓尔喀借口商税增额、食盐糅土，出兵侵占西藏聂拉木、济咙等地，乾隆帝闻报即派鄂辉为将军，成德为参赞大臣，侍郎巴忠为钦差大臣，调兵入藏，反击廓尔喀入侵。在巴忠抵藏之先，藏中已先行与廓尔喀私下议和，及廓尔喀得知清兵入藏，遂以红帽喇嘛沙玛尔巴从中说和。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请示巴忠，巴忠两次寄信令速将此事完结。沙玛尔巴、丹津班珠尔与廓尔喀头人最后讲定每年给廓尔喀元宝三百个（合银九千六百两）以换取廓尔喀撤兵，并写立合同一纸。是以鄂辉、成德率清军收复宗喀、聂拉木、济咙时并未与廓尔喀兵接仗。且许银赎地、私下议和一事，不仅为巴忠率意专擅允准，即鄂辉、成德亦属知情，惟其时俱以廓尔喀“畏罪乞降，输诚纳贡”奏闻，希图蒙混威事。然五十四、五十五年（1789、1790）藏中均未如约送银，达赖喇嘛亦欲撤回

合同，遂与廓尔喀开始争执，至本年六月廓尔喀索债，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奉达赖喇嘛之命携元宝前往聂拉木，与廓尔喀商议旧债事宜。

至是，廓尔喀兵千余名抢占聂拉木，并将丹津班珠尔及教习汉兵王刚等十余人掠往廓尔喀。〖16〗乾隆帝获悉廓尔喀再度入寇藏地，抢占聂拉木，即命四川总督鄂辉拣选绿营五千人，前往相机妥办，并指出前次巴勒布入侵时，鄂辉、成德、巴忠“含糊办理”，以致此次廓尔喀肆行滋扰。适巴忠随扈，闻讯于次日投河自杀。

七月十三日（8月12日）

16 命严行查办八卦教、天地会案内发遣新疆罪犯授徒、串连等活动。本年六月，八卦教重要骨干刘照魁在陕西被捕，供出震卦教长王子重在新疆、震卦掌爻步文彬等人在广东潜行传徒等情。刘照魁，陕西渭南人，三十七岁，六岁丧父，母亲改嫁后，在外讨饭度日，后随人学会变戏法，遂浪迹江湖。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广西养利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新县）从八卦教案内发配军犯刘书芳入教，受刘之托前往广东德庆州（今德庆县）探望同案发配之步文彬，并认步做义父。五十三年（1788）刘照魁带步文彬给其妻萧氏书信到山东，萧氏称已被正法之王中系步文彬表叔，其子王子重做掌卦，上年发往新疆，王子重之母王袁氏现在菏泽县。五十五年（1790）初王袁氏嘱托王子重到口外探子送信，十月抵喀什噶尔，沿途所经之处，同教遣犯屈进河等多人托其向教主“讨要封号”。王子重以刘照魁功行较大，封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17〗，并留住

一月，讲解教中诸事，随给银二十两、马一匹，打发起程，令刘照魁至山东“传教与伊侄王腊元儿”，再到江南沛县刘家庄转嘱艮卦行教之杨武、郭信、刘姓三人“料理会事”，又托带信与步文彬“复还他指路真人名号”，并嘱令路经叶尔羌、阿克苏、库车时许封屈进河、申文成、宋明、周法才、周进、毛有伦六人“全什”名号。刘照魁起身时，又有天地会案内广东遣犯詹清真等托带纸条两张，上书：“结万扶明李桃洪，顺天服明合和同”〖18〗。本年六月十八日刘照魁回到家乡渭南即被族人举发捉拿到官。陕西巡抚秦承恩奏闻，并将搜出书信、字条一并封寄呈览。乾隆帝即命传谕新疆办事大臣将此案罪魁王子重迅即拿获解京，并将屈进河等六犯即在该处正法示众，同时降旨令两广总督福康安、广东巡抚郭世勋、广西巡抚陈用敷、两江总督书麟、江苏巡抚长麟、山东巡抚惠伦、直隶总督梁肯堂、河南巡抚穆和蔺等将案内各犯严行查办。

翌年初，此案首犯王子重、步文彬、刘书芳、刘照魁在京被处死。经此番严密缉捕和镇压，八卦教中势力最为深厚之震卦教派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19〗至天地会案内遣犯詹清真托带“悖逆”字条一案，经福康安等严审追究，复查出詹清真胞弟詹含辉等六人业经入会，俱照例发往黑龙江为奴。〖20〗

八月二十一日（9月18日）

17 廓尔喀兵抢掠扎什伦布寺。本年六月底廓尔喀入侵西藏，六世班禅胞弟沙玛尔巴呼图克图以其与仲巴呼图克图俱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弟兄，所有扎什伦布寺内赀财均

属有分，遂唆使廓尔喀前往抢掠。本月初廓尔喀兵分路侵入后藏，逼近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驻藏大臣保泰先已将班禅额尔德尼由羊八井一路移送前藏。〖21〗十八日扎什伦布寺内众喇嘛闻廓尔喀兵将到之信，即连夜逃散。留寺喇嘛人心慌乱，济仲喇嘛罗布藏丹巴等起意占卜，告知管寺之仲巴呼图克图后，并未受阻止。罗卜藏丹巴及札仓堪布喇嘛罗卜藏策登等即在吉祥天母前占卜，占得“不打仗好”，遂一面禀知仲巴呼图克图，一面令小喇嘛将占卜结果告知众人毋庸打仗，以致人心涣散，纷纷散去。至是，廓尔喀兵轻易攻占扎什伦布，肆行抢掠，并将历辈班禅金塔残破，转而进攻日喀则官寨，官军都司徐南鹏率众坚守，并施放鸟枪，毙贼头人一名、士兵数十人。廓尔喀兵旋将册封班禅金册、班禅金塔镶嵌珍宝及扎什伦布庙内供奉宝器等抢掠一空后饱载而归。〖22〗

二十七日（9月24日）

18 河东盐课改归地丁。

河东引盐行销山、陕、豫三省，虽节经上调盐价，盐商仍不堪其累，乾隆帝意欲变通，适原任河东运使蒋兆奎入京，遂问以调剂之策，蒋兆奎熟谙盐务，以“盐归地丁为便”对。迨新任山西巡抚冯光熊至京，乃令与军机大臣酌议，可否将盐课改归地丁，于富户、贫民均有裨益。又以冯光熊究系新任，特调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到晋亲履其地，通盘筹画，帮同冯光熊妥为办理。寻军机大臣与冯光熊议奏，以为盐课归入地丁，计亩摊征，商民两便，应俟冯光熊抵任，与蒋兆奎详勘商办。议未定，署理山西巡抚

郑源璹奏至，谓改归地丁之议虽意在恤商，转与民食诸多不便，惟将疲商抽换，另募殷实富户承充。乾隆帝谕责郑源璹所言非实，略谓：晋省签商，向为富户之累，地方官借此讹诈，富户畏惧承充，罄赀图免，百弊丛生，现议酌情变通，但恐地方官向来得授盐规，今闻改归地丁，必有纷纷禀阻者，今郑源璹果以为不便，显为官吏留需索地步。于是中外咸知乾隆帝锐意改革，决心已定，浮言乃息。〖23〗

至是，山西巡抚冯光熊奏称：河东盐务，商力积疲，换商增价俱属无益，若课归地丁，听其自为贩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关津阻留，更为便宜。至盐课摊归地丁具体作法，冯光熊称河南引多而地丁少，山陕地丁多而引少，或将三省应纳正课、杂项共四十八万余两在三省引盐完课纳税之一百七十二厅州县地丁项下通计均摊，每两摊征九分。下大学士、九卿议行。惟河南引多而地丁少，应由该省酌量增摊。翌年五月，议定河南照原议酌增三分有零，每地丁一两摊银一钱三分，共摊八万六千六百余两；山西每两摊银九分九厘，共摊二十八万一千余两；陕西每两摊银九分九厘，共摊十四万六千余两。〖24〗

九月十六日（10月13日）

19 命侍郎和琳驰驿往勘陕西潼关厅（今潼关县东北港口镇）城工虚糜帑项案。前据陕甘总督勒保奏，潼关城垣工程完竣，用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乾隆帝以所费过多，命和琳前往确查核减。寻核减银七十余万两，原任侍郎德成、革任尚书巴延三各赔银十一万四千余两，总督勒保赔银七万六千余两，巡抚秦承恩赔银十万一千余两，其余令

承修各官赔偿有差。〖25〗

二十五日（10月22日）

20 决策对廓尔喀大张挞伐。乾隆帝获悉廓尔喀兵进围扎什伦布，并扬言分三路直入前藏，即降旨对廓尔喀痛加惩创，以为一劳永逸之计。除添调汉土官兵令鄂辉、成德率领分起前往外，又令传谕两广总督福康安迅速趱程来京，以便预备前往西藏督办。旋廓尔喀抢掠扎什伦布寺奏报至京，遂明发谕旨，宣谕剿办廓尔喀势在必办，略曰：朕之初意原不欲劳师远涉，今贼匪肆行侵扰，意敢抢占扎什伦布，不得不声罪致讨，非彼乞哀可完之事。俟明春大举，即可穷追深入，为一劳永逸之计。又谕示鄂辉将占卜惑众之喇嘛查出，即行正法；仲巴呼图克图本应一并正法，念系班禅额尔德尼之兄，从宽拿解来京。后鄂辉遵旨查办，将起意占卜惑众之罗卜藏丹巴审明后，传集众噶布伦及各大寺喇嘛等眼同剥黄正法，其札仓堪布喇嘛罗卜藏策登等四人及仲巴呼图克图解京，安插于德寿寺。〖26〗

寻再次宣谕对廓尔喀大张挞伐，略曰：朕临御五十六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金川，拓地开疆，远徼悉入版图，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戡定之地，久隶职方，僧俗人等胥沾醲化，百有余年。况该处为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地，蒙古番众素所崇奉，若任小丑侵凌，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徼外么麽不加挞伐？是此次用兵实朕不得已之苦心，此天下臣民所共见者，并非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

十月十六日（11月11日）

21 开放恰克图互市。先是，俄罗斯请恢复恰克图互市贸易，乾隆帝以其仍无恭顺求请之词，且现有原土尔扈特喇嘛萨迈林之案，如准其贸易反似畏怯，谕示须俟其穷蹙之日，然后准行。嗣将萨迈林解京审讯，因该犯不能确指实据，理藩院即行文俄枢密院查询回覆。旋覆称萨迈林所带信件系属伪造，并再次请求恢复恰克图贸易。至是，乾隆帝以俄国“恳求通贸易，措词恭顺”，降旨准其通市。本年冬，理藩院致函俄枢密院开放恰克图贸易，并声明嗣后遇有边界纠纷，双方均应据本国法令惩治肇事者，无需双方官员在边界会同审办。自乾隆五十年（1785）关闭之恰克图中俄互市至是重新开放。〖27〗

二十四日（11月19日）

22 裁议政大臣虚衔。议政王大臣会议肇端于太祖努尔哈赤时代诸王贝勒大臣议政制，至太宗皇太极时，诸王大臣议政制渐臻完备。迨入主中原，凡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奏，时人谓之曰“国议”。康熙帝亲政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限日渐缩小，及雍正年间创建军机处，重大机密事务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议政王大臣之权益微。然满洲大学士、军机大臣及各部院尚书等例兼议政虚衔，遇有特殊重大机密事务仍交议政处议奏。通例，凡奉旨交议事件，议政王大臣“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其会议处所即称“议政处”，而实无议政处衙门。至是，以议政大臣仅具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降旨裁革。在清初政治体制中

曾具有重要作用之议政王大臣会议至此寿终正寝。〖28〗

十一月初二日（11 月 27 日）

23 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前往征剿廓尔喀。本年九月廓尔喀兵自扎什伦布撤退后，复盘据聂拉木、第里浪古、定结等处。而奉命将往援藏之鄂辉、成德按站缓行，至十月中抵察木多，已坐失时机。至是，乾隆帝正式命福康安为将军，由青海一路计限四十日抵藏，以备明春大举征剿。海兰察则率领巴图鲁侍卫及调遣索伦兵一千名亦陆续起行。〖29〗寻革鄂辉四川总督，授副都统衔，驻藏办事。以舒濂为帮办大臣。革成德成都将军，以奎林代之。命惠龄补授四川总督。

二十一日（12 月 16 日）

24 命刻石经列于太学。自汉唐宋以来，有石刻儒经多种，但历年久远，碑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石经》、《南宋石经》尚存贮西安、杭州，亦非全经完本。《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至是，乾隆帝欲以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为本，刊之石版，列于辟雍，因命和珅、王杰为总裁，董浩、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并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刘凤诰、汪廷珍、邵晋涵随同校刊。

蒋衡，江苏金坛恩贡生，乾隆五年（1740）以手书《十三经》进呈，赐国子监学正。当写经时以恩贡选英山教谕，又举博学鸿词，皆力辞不赴，其精专如此。蒋衡为人作书，每自称曰“江南写十三经拙老人蒋衡”，后更名振生。乾隆八年（1743）卒，年七十二。〖30〗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5日）

25 将军福康安率军自青海西宁出口，冲寒冒雪，取捷径入藏。〖31〗先是，乾隆帝以从四川打箭炉出口迂回艰难，决策取道青海入藏，命青海蒙古照每名士兵分马二匹多备马匹，并令陕甘总督勒保前往西宁照料。待福康安自京起程后，勒保奏称青海口外俱系草地，时值隆冬，冰雪甚大，牧饲缺乏，途中恐有阻滞。乾隆帝遂命福康安到西宁后与勒保面商定议。至是，福康安为早日驰抵西藏，坚持定见，由西宁启程进发。海兰察所率巴图鲁侍卫等于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亦分起启程跟进。

福康安一行所经路径崎岖，高山层叠，且时值隆冬，冰雪甚厚，马草牛粪，俱被雪压，炊爨困难。官兵晓行夜宿，每致头晕气喘。岁末行至鄂林察林诺尔星宿海、白尔齐尔喇嘛陀罗海等处黄河源头，百里之内溪涧交错，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径，且该处多系沟壑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块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更加艰难。及过巴颜哈拉，地势更高，人行寸步即气喘眩晕，肌肤浮肿。翌年正月初二日，驰抵青藏交界多伦巴图尔，鄂辉遣人自前藏带领乌拉马匹至交界地方，迎接福康安。〖32〗正月二十日，福康安一行驰抵前藏。自西宁至前藏，共计四千六百里，福康安一行实际行走仅只二十九日。海兰察所带巴图鲁侍卫，乌什哈达所带索伦、达呼尔官兵陆续跟进抵藏。〖33〗其时藏内原驻官兵及鄂辉、成德带往汉屯等兵合之福康安所率索伦、达呼尔劲旅，共七千余名，而续调之四川屯练兵五千名正赶赴西藏前线。〖34〗其粮食、牛羊足敷官兵一万

四五千人一年之用。至所需饷银亦备足五六百万之多。〖35〗较之入侵西藏之廓尔喀兵，清军已占绝对优势。

初八日（1792年1月1日）

26 命直隶等省清查历年未完积欠钱粮。经军机大臣查明，除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并无积欠地丁钱粮，另陕甘两省系民借未完银粮外，直隶、江苏等十二省历年未完银共约五百八十余万两、未完粮共约六十九万一千余石，其中山东未完银二百一十八万余两，福建未完银八十一万六千余两，直隶未完银二十九万八千余两、未完带征地粮银七十八万五千余两。乾隆帝谕曰：此项积欠银两必非尽系实欠在民，总由地方官吏借口水旱歉收，因灾带缓，从中挪前移后，官侵吏蚀，借称积欠在民。遂命各督抚即将本省未完积欠银两民欠若干、官吏侵蚀若干查明具奏。翌年初，以直隶为首善之区，为他省所效法，勒限一年将积欠之项全数归款，山东、江苏、河南、福建、湖北、浙江积欠较多省份，一体实力查办。〖36〗其民欠数额最少依次为奉天一千七百八十八两、湖南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两、安徽一万五千余两、广东二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两，〖37〗则命全行豁免。

27 是年，各直省人口三亿零四百三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人〖38〗，各直省存仓米谷四千五百七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

28 上年（1790）九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91）九月二

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九十九万五千八百八十二两。〖39〗西洋各国来广州贸易船只三十五艘，其中英国二十三（东印度公司十一、散商十二），美国二，法国四，荷兰二，瑞典一，普鲁士一，西班牙一。英国东印度公司十一艘货船所售毛织品、铅、铜、锡、胡椒等共计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五两，各船运来白银十七万二千八百两。〖40〗

〖1〗《清经世文编》卷八五《上百制军筹办海匪书》。

〖2〗盘查仓库一事，据昭槤所记系和珅有意陷害尹壮图。《啸亭杂录·尹阁学》条载："时和相专擅于内，福文襄（康安）豪纵于外，天下督抚，习为奢侈，因之库藏空虚，民业凋敝。公（尹壮图）夙知其弊，故上疏详之，纯皇帝为之动色。和相忌公所为，因奏即命公驰传普查天下府库亏空，而令侍郎庆成监之。庆固贪酷者，每至省会，初不急为盘查，而先游宴终日。惟公枯坐馆舍，举动辄为肘掣，待其库藏挪移满数，然后启之榷对，故初无亏绌者。"

〖3〗当庆成、尹壮图外出盘查之际，乾隆帝特命军机处查明书麟、长麟罚项具奏。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奏覆：书麟曾罚议罪银三万两，现仍支巡抚养廉，长麟曾自请罚银三万两，恩免一万两，本年十月已交一万两，现署苏抚，不准支领养廉（《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65页）。

〖4〗《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138—143页。

〖5〗《啸亭杂录》卷七《尹阁学》。

〖6〗嘉庆四年（1799）正月二十八日谕："从前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曾以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借词弥补，层层剥削，以致民生受困

之处，具折陈奏。其事虽查无实据，而所奏实非无因。似此敢言之臣，亟宜录用”，令其即行来京候旨擢用（《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四月，尹壮图驰驿至京，又谕：“前因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曾奏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经派令庆成带同尹壮图前赴近省盘查，彼时各督抚等冀图蒙蔽，多系设法挪移，弥缝掩饰，遂致尹壮图以陈奏不实降调回籍，此皆朕所深知。”（《清仁宗实录》卷四二）

〖7〗《天地会》五册375—379页。

〖8〗清制，皇帝对翰詹官员的定期考试，称“大考”。始于顺治十年（1653），凡翰林出身官员，詹事府少詹事以下，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每十年左右，临时宣布召集考试，不许规避请假。最优者予以升擢，劣者分别罚俸、降调、休致、罢斥（《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22页《大考》）。

〖9〗《冷庐杂识》卷三《阮文达公拟疏》。

〖10〗《石渠余记》卷五《纪河东盐法篇中》。

〖11〗王庆云认为调剂引地系因“两淮盐政全德执奏，事寝不行”（《石渠余记》卷五《纪河东盐法篇中》）。

〖12〗《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301—304页。

〖13〗《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257—261页。

〖14〗《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316页。

〖15〗《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351页。十七册55页。

〖1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40—448页；《廓尔喀纪略辑补》（铅印本）卷十五、三八；《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一。

〖17〗据王子重称，八卦教有八个等级名号，入教后遇有功行，先封为“传仕”，由“传仕”递升为“全仕”、“点火”、“流水”、“总流水”、“挡末真人”、“开路真人”、“指路真人”（《天地会》五册405—406页）。

〔18〕《天地会》五册413页。

〔19〕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354—360、400—413、554—555、576、651—659页；《清代八卦教》109—110页；《天地会》五册404—408页。

〔20〕《天地会》五册404—424页。

〔21〕《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49—450页。

〔22〕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48—450页；《班禅额尔德尼传》145页。

〔23〕参见：《石渠余记》卷五《纪河东盐法篇中》；《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352—353、395页。

〔24〕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639、721页；《石渠余记》卷五《纪河东盐法篇中》。

〔25〕《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549—554页，十七册48—49、169—172、179—180页。

〔26〕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0页；《廓尔喀纪略辑补》卷十四。

〔27〕《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364页。

〔28〕参见：《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26—49页；《北游录·纪闻下·国议》；《啸亭杂录》卷四《议政大臣》；《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

〔29〕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0—453页；《达赖喇嘛传》59页。

〔30〕参见：《清史列传》卷七一《蒋衡传》；《竹叶亭杂记》卷四。

〔31〕由青海草地进藏，较四川打箭炉近三十程（《圣武记》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

〔32〕《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3—454页。昭槤谓和珅曾设计阻

滞福康安："五十七年（1792）春，福康安由青海路进兵，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速疾，于四旬至前藏。"（《啸亭杂录》卷六《廓尔喀之降》）和珅诚与福康安有暗中倾轧之事，但此次福康安从青海遄行，和珅似乎没有，也不可能从中阻格。一切驼马、口粮、柴薪等项，俱由陕甘总督勒保坐镇西宁预备齐全，一路台站亦先于福康安抵青海前安设完毕，福康安亦未奏及粮饷的竭蹶。

〖33〗《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4页。

〖34〗参见：《卫藏通志》卷一三上《纪略上》；《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一、一三九二。

〖35〗《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4页。

〖36〗《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594—597、659、668、684页。

〖37〗《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594—597页。

〖38〗《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载：是年人口数三亿四百三十五万三千人，各省人口分别为：奉天八十三万七千；吉林十五万七千；直隶二千三百六十九万七千；安徽二千九百五十六万四千；江苏三千二百七十一万；江西二千万六千；浙江二千二百八十二万九千；福建一千三百三十九万；湖北二千零八十七万二千；湖南一千六百五十五万六千；山东二千二百五十九万九千；河南二千一百四十九万六千；山西一千三百三十八万七千；陕西八百四十九万一千；甘肃一千五百一十七万二千；巴里坤、乌鲁木齐十二万四千；四川九百四十八万九千；广东一千六百四十五万；广西六百六十四万七千；云南三百六十八万九千；贵州五百十八万三千（该书362—363页）。

〖39〗《粤海关志》卷十。

〖40〗《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01—502页。

清通鉴　卷一四九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公元1792年

正月二十八日（2月20日）

1《恰克图市约》签订。先是，乾隆帝允准俄罗斯重开恰克图贸易之请，驻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奉旨与俄方妥议章程，以期永远遵守。至是，松筠与伊尔库茨克总督波利签订中俄《恰克图市约》。主要条款有：一、因俄枢密院吁请，中国允准恰克图互市，“若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二、两国货物原系各自商人自行定价，彼此交易后，应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欠，致起争端。三、边界官员慎选贤能，友好相接。四、禁束布里雅特、哈里雅特之人。五、此次通市一切照依旧章。《恰克图市约》重申中俄关系各项准则，自是中俄两国维持正常关系达半个多世纪之久。〔1〕

二月十七日（3月9日）

2 命重议河南摊征河工帮费章程。自乾隆中期以来因工料价值上涨，部定例价不敷需要，河南遇有漫决大工及岁修抢修工程俱临时加价，及工程完竣，将补贴价银在通省各州县摊征，间亦降恩旨豁免。至是，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睢汛漫工及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等年（1786、1787、1788、1789）摊征帮价银仍有一百八十八万余两未完，其未摊预发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年（1790、1791、1792）银亦有九十六万余两，河南巡抚穆和蔺奏请酌改征收河工帮费章程并将历年积欠银两分别著赔展限。经户部议驳，乾隆帝则以为部驳尚有不甚详备之处，特下军机大臣议奏。寻经军机大臣议覆，乾隆帝将未完银一百八十八万两豁免一百一十二万，其余按每年十八万八千余两之数，只征四年；其未完预派银九十六万余两免赔四十六万两，其余五十万两着落历任总河、巡抚、司道府厅州县等予限四年分赔。〖2〗

二十四日（3月16日）

3 以浙江巡抚福崧奏请补修海塘石工，与前任巡抚琅玕改筑柴坝异议，命江苏巡抚长麟往勘。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琅玕奏称范公塘一带所筑挑水石坝碎石堆积，不能排钉木桩，不若柴盘头可以钉木作桩，跟脚坚固。奉旨准行。至是，福崧奏称石坝基址尚属坚固，废弃可惜，若改筑柴坝不特需柴甚多，且挑溜不能得力，请将石坝如式捐修，以资捍卫。乾隆帝以两说皆各有理，难于遥定，遂交长麟前往查勘。

三月，长麟以福崧之说为是覆奏，命照长麟所议行。〖3〗福崧寻奏请于范公塘一带添建石坝十二道，嗣经继任浙抚长麟查勘，奏称应酌减水坝高度。乾隆帝谕示：水势宜于顺轨直趋，方不至遏激为患，浙省海塘已属与水争地，又添建石坝总计纵横不下百余丈，恐于潮汐往来不无阻碍。翌年十月命东河总督李奉翰前往浙江与南河总督兰第锡、浙江巡抚吉庆会商海塘工程。寻奏称：十二座石坝中内有九座非迎溜之区，应听其废去，惟第二、十、十二坝，适当迎溜处，应请留存。嗣经反复考察，率从李奉翰等所议。〖4〗

二十七日（3月19日）

4 将军福康安驰抵后藏。寻诏授福康安为大将军。福康安抵藏前，成德已率官兵一千名前往后藏收复为廓尔喀占据之要地聂拉木。廓尔喀国王喇特纳巴都尔及沙玛尔巴呼图克图等即呈寄鄂辉、成德禀帖及藏内呼图克图喇嘛等信件，陈明构衅缘由，并请罢兵。〖5〗福康安随即檄谕廓尔喀王喇特纳巴都尔，断然拒绝罢兵之请，略言：尔自外生成，辄敢称兵滋扰卫藏，不但占据边界，且敢侵犯扎什伦布，将庙宇塔座损坏，镶嵌金饰肆行抢掠。尔岂不思卫藏之地即天朝之地，岂容尔等作践？本将军恭行天罚，号令严明，即日统兵进剿，断不似从前与尔说和完事。〖6〗

三十日（3月22日）

5 命侍郎和琳为驻藏大臣，驰驿赴藏。廓尔喀再次侵入后藏，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欲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移往泰宁，达赖喇嘛坚意不从，称布达拉庙建在山顶，地势险峻，可以固守，若移泰宁，前藏喇嘛民众必致惊散。

事闻，乾隆帝降旨嘉奖达赖喇嘛，特给大哈达一方、正珠记念一串。并严斥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丧心病狂，昏乱已甚，命俱革职，派奎林前往西藏办事。〖7〗至是又命和琳为驻藏大臣。旋令将革任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再行枷责，并改保泰名为“俘习浑”〖8〗。

三月初八日（3月30日）

6 自京师启銮巡幸五台。四月十六日还京师。

二十六日（4月17日）

7 河东盐课归丁成效已著，褒奖首倡之蒋兆奎。先是，河东盐课改归地丁，命山西巡抚冯光熊、布政使蒋兆奎承办。至是，车驾幸五台，面询冯光熊、蒋兆奎，咸称本年晋省弛盐禁，盐价俱减，民间无摊课之累而有食贱之利。适陕西巡抚秦承恩奏到，亦称该省盐价有减无增。遂降旨称河东盐课改归地丁洵属有利无弊，并命豫抚穆和蔺将该省情形据实具奏。寻覆奏河南自更定章程，凡行销河东盐斤各属，价值减落三四文至七八文不等。旋以河东盐课归丁著有成效，山西布政使蒋兆奎赏戴花翎〖9〗，前已有旨赏巡抚冯光熊黄马褂、花翎〖10〗。

闰四月二十三日（6月12日）

8 广西候补州同王抚棠驳回安南国王阮光平非分之请，奉旨嘉奖。据阮光平寄两广总督福康安咨呈称：该国兴代镇高陵、醴泉、黄岩、绥阜、合肥、莱州、谨州等七州与内地云南开化府（治所在今文山县）毗连，从前莫氏旧人黄公缵父子据守，及内投后，该处土民黄缘内附，内地官

员概行征缮，吁祈详查。广西太平府（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龙州（今龙州县）通判候补同知王抚棠以该国王所请事不可行，即发书将文表地图驳回，并禀明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嗣经查明，雍正六年（1728）即以小赌咒河为中国与安南边界，乾隆三十四年（1769）黄公纘率眷进口，未载有带地内投字样。至是，乾隆帝据郭世勋所奏，特谕王抚棠所办甚为得体，饬驳阮光平之语义正词严，甚为得当。命先行传旨赏王抚棠大缎二匹，以示嘉奖，俟二三年后，再加恩擢用。〖11〗

二十八日（6月17日）

9 乾隆帝以天旱下诏，略有自责之意。本年自春迄夏，直隶、河南及山东部分地区亢旱成灾，京畿尤甚。至是，乾隆帝于御门听政毕，召见皇子、皇孙及大学士、九卿等，交相探求致旱之由，并颁发洋洋数千言长篇明谕，回顾用人行政诸大端，略曰：自古政治之失无如女谒、宦寺、权臣、外戚等，今俱不复见。其余如兴修工程等事，朕早已为过，且近十余年来亦未尝复兴大工，是朕之用人行政，天下臣民所共闻共见者。惟有进剿廓尔喀一事，外间或有议及不应劳师动众，以致雨泽愆期者。朕临御以来，拓土开疆，以廓尔喀弹丸之地，岂屑利其土地而为此劳师动众之举？无非为绥靖边圉、保护卫藏起见。朕反复推求，终莫能得致旱之故。但甘泽未施，总由朕躬不能感格，岂此自省无缺之一念，即不免为满盈之累，遂致恒旸示儆耶？〖12〗

因直隶、河南大旱绝收，陆续至京城各粥厂领赈者已不下二万人，而饥民扶老携幼就食关东、蒙古者，更络绎

不绝。〖13〗特谕直督梁肯堂转饬各州县通行晓谕：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尔沁、敖汉、八沟（今河北省平泉县）、三座塔（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均属丰收，无食贫民可前往佣工觅食，俟本处麦收有望，即可速回乡里。并令其或出山海关赴盛京一带，或出张家口、喜峰口赴八沟、三座塔及蒙古地方，不必专由古北口出口。〖14〗

五月初十日（6月28日）

10大将军福康安率清军攻克济咙官寨。

本年春福康安驰抵后藏，乌什哈达、岱森保所率索伦、达呼尔官兵一千名，以及添调四川屯土兵三千名先后到齐，为防守后路又命川督孙士毅再密为挑备屯练、降番三千名，合之从前节次派调续调兵丁，共有一万六七千名。福康安在后藏等候各路官兵，历时近三个月，其间廓尔喀大头人玛木萨野于济咙、绒辖等处砌卡筑墙，派兵拒守，并遣人潜探清军进剿信息。闰四月，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率劲旅六千人自第里浪古起程前往绒辖、聂拉木等处。〖15〗五月初七日清军首战告捷，攻克擦木碉寨，毙俘敌百余名，乘胜直前，进剿济咙。〖16〗清军旋于玛噶尔、辖尔甲与敌展开激战，擒杀大小头目及土兵二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海兰察所乘马匹左腿亦中枪。

至是，清军自凌晨至暮夜，鏖战一日，始将济咙官寨攻破，廓尔喀兵被杀六百四十七名、被擒一百九十八名，而清军乾清门侍卫桑吉斯塔尔、游击刘怀仁等俱受重伤，参将长春阵亡。擦木至济咙边境全行廓清，廓尔喀军退守热索桥。〖17〗

11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十六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初，以今岁值有闰月，围场内已降霜雪，降谕停止本年行围。八月二十五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九月初一日还京。

十五日（7月3日）

12 清军攻占热索桥，进入廓尔喀境内。清军既克济咙，略事休整，即大举深入。自济咙西南行八十里有热索桥一座，过此桥即入廓尔喀国界。热索桥系浮搭木板渡桥，其河自东向西，廓兵于北岸三四里外索喇山上砌石卡一处，南岸临河砌大石卡两处，阻险以扼清军。是日晨，大将军福康安派兵于正面仰攻，密遣巴图鲁侍卫等带领屯土土兵潜由上游筏渡，绕出山后，直扑石卡，正面官兵乘势搭桥夺卡，合击敌营。廓兵仓皇溃逃，自相践踏，纷纷滚跌河中，清军追剿百七十里至协布鲁。其时大军深入，恐敌绕袭后路，福康安遣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等各出左右一路，以分敌势。〖18〗

乾隆帝获悉大将军福康安连克擦木、玛噶尔及济咙，大军将直捣阳布（今尼泊尔加德满都），特谕若廓尔喀递禀乞降，福康安当以“受降完事系万不得已之办法”，应“力图上策也”。同时谕示福康安传檄附近廓尔喀之布鲁克巴（今不丹）、作木朗（即久姆拉，今属尼泊尔）、披楞〖19〗、哲孟雄（今锡金）、宗木等部落，乘大军深入，合力进兵。

七月初三日（8月20日）

13 清军与廓尔喀兵激战于帕朗古横河，双方伤亡惨重。

先是，清军自攻占热索桥大举深入，复于协布鲁、东觉大败廓尔喀军，六月初九日抵达雍鸦地方，因昼夜行军攻战，已形疲惫，暂令休整。〖20〗本月初二日，清军分左右两路自雍鸦进击，地势始不利。自后藏边界进入廓尔喀境内，其大山皆系东西对峙，中夹大河，官兵屡次攻夺，皆先绕道登上东面山巅，从上压下，势若建瓴，敌兵无不纷纷溃退；惟雍鸦以南，山势改为南北相向，层叠横亘，更加陡峭，官兵由山北登陟，步步均须仰攻。清军经噶勒拉、堆补木两次激战，进至帕朗古前横河北岸，廓尔喀兵于桥座南北两岸围砌石卡与木城不下数十处。

是日午前，福康安带兵从北岸高墩上以枪炮向下轰击，廓兵抵御不住，过桥退却，并以排枪数层交替射击，以掩护后路拆桥，官兵争扑上桥抢渡至南岸，仰攻甲尔古拉。另一路清军则由帕朗古横河上游进攻集木集，与福康安军同时冒雨并进。敌兵居高临下，枪炮齐施，清军无巨石密林掩护，急撤至山麓，敌兵乘高扑下，集木集山梁敌兵从旁抄出接应，下游敌兵又隔岸放枪，三路敌兵不下七八千名。福康安亲率台斐美阿、张芝元、德楞泰、七十五等往来冲杀，双方激战两日一夜之久。廓尔喀兵六百余名被击毙，清军亦死伤甚众，护军统领台斐英阿、侍卫英贵、索伦佐领棍德依等俱中枪阵亡。〖21〗当是时，清军已深入敌境七百余里，且逾八月即大雪封山难返，虽迫近其国都阳布，实已面临孤军深入不利境地。

【考异】帕朗古横河之役，各书记载不尽相同。礼亲王昭梿记此役因福康安轻敌而大败："七月庚子（初二日），裹粮再进。历

噶勒拉、堆补木、特帕朗古桥、甲尔古拉、集木集等处七百余里，凡六战皆捷，所杀四千余人。至热索桥，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拥肩舆挥羽扇以战，自比武侯也。我兵皆解櫜鞬负火枪以休息，贼乘间入，我兵狼狈而退，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阵亡者。”（《啸亭杂录》卷六《廓尔喀之降》）魏源亦谓此役福康安指挥有误：“贼踞守两山，中亘一桥。八月初，我兵三路攻夺其北岸之山，并破其桥北之贼。其南岸大山数十里，山后即其国都也。贼以十营踞山，守御甚固。海兰察欲扼河立营，福康安不可，逾桥攻之，冒雨上山二十余里，至陡绝处，贼乘高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贼三路来犯，我兵且战且却，死伤甚重，赖海兰察隔河接应，而额勒登保扼桥力战，乃退贼（《圣武记》卷五《外藩·乾隆征廓尔喀记》）。《清史列传·福康安》则记为：“由堆补木下山，为帕朗古横河，贼扼桥拒，官兵夺桥过，直攻甲尔古拉、集木集两要寨，贼八千人来援，且欲夺桥，督兵力战，败之。”兹据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65—466 页，所叙战况，将此役记为中廓双方俱损失惨重。

初八日（8 月 25 日）

14 廓尔喀再次乞降，大将军福康安允准。

先是，清军于雍鸦地方休整，适廓尔喀王喇特纳巴都尔派遣前被裹胁之汉兵王刚等四人携乞降禀至，略言：“今蒙文殊菩萨大皇帝差大将军前来，如同天上星宿一样救渡众生。上年有唐古忒之噶布伦到边界上说话，我们打发了头目同沙玛尔巴去见。到了聂拉木，沙玛尔巴说唐古忒不照乾隆五十三年（1788）说的话，带了兵来害我们，我们才把两个噶布伦、四个汉兵裹进来，就去抢扎什伦布，这

全是沙玛尔巴从中挑唆主使叫我们动的兵。如今正要把沙玛尔巴拿送出来，不料他就病死了。现朝廷发大兵来，我们实在抵敌不住，总求大将军奏大皇帝照施与唐古忒的恩典一样施与廓尔喀。”〖22〗其时清军长驱直入，迫近阳布，廓尔喀外援已绝〖23〗，遂将侵扰藏地、抢掠扎什伦布罪责一概推卸给业已亡故之沙玛尔巴〖24〗，借词请求息兵。福康安遂以大将军名义檄谕喇特纳巴都尔，饬驳其乞降要求，谕曰：来禀一味支吾搪塞，借为缓兵之计，而将侵犯边圉、大肆劫掠之罪全诿他人。总之尔负恩反复，自外生成，罪恶贯盈，擢发难数，本大将军奉命督师进讨，兵力精强，屡次大捷，从此乘胜直捣巢穴，务将廓尔喀痛加歼戮，噍类无遗。若于大兵未抵阳布之前，率同巴都尔萨野、玛木萨野等亲来请罪，泥首军门，本大将军察尔诚伪，再当奏明大皇帝，或能赦宥前罪。〖25〗旋进兵与廓尔喀军激战于帕朗古横河。

至是，廓尔喀王喇特纳巴都尔接奉大将军福康安饬驳檄谕，表示照依所列各条款，交出沙玛尔巴骨殖、抢掠扎什伦布珍宝法器，以及与唐古忒所立大小合同两张，并遣大头人具禀前来乞降。〖26〗福康安审时度势，虑及该地八九月大雪封山、后路粮饷援兵因道路险远不能源源接济、所带官兵除分防后路已不及五千之数、敌兵复调集大军处处布防等种种难处，若坚拒受降，直捣阳布绝非易事，故决策受降，命廓尔喀遣大头人具表纳贡，其银钱不准行使藏内。〖27〗乾隆帝其时尚不知福康安业已应允廓尔喀乞降纳款，但以藏内八九月冰雪封山，一再命传谕大将军福康安令就近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

事。万一福康安等锐于进取，冒险深入，转瞬冬令，设至进退两难，关系尤为重大。福康安即可遵旨受降，撤兵戍局。

十七日（9月3日）

15 限制督抚调补属员之权。先是，康熙帝创行奏折，督抚间有以密折奏请调补属员者。雍正帝即位，推广密折奏事，督抚奏请调补下属，率多允准。乾隆年间，凡各省督抚奏请调补升署人员有与例不合经吏部议驳者，乾隆帝亦每以其人地实在相需，特旨仍如该督抚所请行。本年三月陕甘总督勒保奏请以巩昌府（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经历张师升升署金县（今甘肃省榆中县）知县，因张师升系佐贰人员，未经保举卓异，且历俸未满五年，与升署之例种种不合，遂另片恳恩允准。奉旨饬行，略曰：如实有人地相需之处，即与例不符，经部议驳，俱特旨允行。该督即为要缺需员起见，亦只应照例陈奏，朕自能随时酌量准驳，又何必夹片声明？若俱以此纷纷渎请，则凡与例不合人员一经保奏，即应尽人予以升调，殊与吏治有关。至是降旨申明，凡各省题奏府州县各缺照例议驳复经奉特旨允行者，其奏请以次递请调补升署之员，俱应查照定例办理；如有不合例者，吏部仍行议驳，不得一律准行。

五十九年（1794）三月再次通谕各督抚慎重专折保奏，谕称近日各省不问员缺之是否实系繁要边远，率将与例不符之员专折保奏，以冀即用。似此滥行陈请，督抚等皆得用其私人，易启夤缘幸进之渐。嗣后州县缺出，如合例人员，俱照例具题，缺分关系紧要其不可待者，仍准具折速

奏，由该部按例办理，军机大臣复行查核，于本内夹片声明，实系要缺，仍特降谕旨允准，如系滥保，经部议驳，亦只得照议而行。

16 是月，福建晋江县破获“靑黑气会”，拿获人犯陈苏老等一百三十余名，续获苏叶等九十五名。闽浙总督伍拉纳据情奏闻。陈苏老、苏叶均籍隶同安，向在台湾耕种度日，乾隆五十一年（1786）拜天地会李水为师，林爽文起事失败，潜伏内山生番地方，五十七年（1792）内渡回家，至晋江聚众复起天地会，刊刻“靑黑气会”印版一块，暗代“天地”二字，作为暗号，刷印分给。又刷印“顺国源分”号纸八十余张。陈苏老并传授三指诀，令入会之人钻剑设誓，受拜为师，复令各备刀械，抗拒官兵拿捕。据陈苏老供称，闻得广东石城（今廉江县）高溪寺有天地会，为首系洪三房，姓朱名红竹，又名九桃，亦有起会之事。乾隆帝谕示闽粤两省督抚将已获之犯迅速定拟，一面尽行正法，即行具奏，并飞饬所属严密查拿洪三房。寻据伍拉纳奏，陈苏老、苏叶等十二犯依律应凌迟处死，庄堆等一百四十六犯斩立决，其余各犯发遣黑龙江为奴。后广东查无洪三房即朱九桃其人。翌年正月，乾隆帝判断所谓洪三房云云系陈苏老妄供，不必更事搜求。〖28〗

八月初七日（9 月 22 日）

17 以廓尔喀之役大功将次告成，实授福康安武英殿大学士，孙士毅文渊阁大学士。

初十日（9月25日）

18 大将军福康安自帕朗古军营具奏遵旨接受廓尔喀投降。先是，廓尔喀遵依福康安提出各项条款，将沙玛尔巴眷属、徒弟、什物等项，及抢掠扎什伦布金册、银两、物件并前次私立合同二纸呈缴，复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目噶箕弟乌达特塔巴等四名赍《表文》进京，特备乐工、驯象、番轿，及番马、孔雀、珍珠、珊瑚、金银丝缎、金花缎、毡片、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番叉、药材等三十八种，随表呈进。嗣后每五年朝贡一次。福康安随谕廓尔喀贡使，当将喇特纳巴都尔等恭顺忱悃，据实具奏。至是，福康安奏明受降原委，并引据前颁谕旨“令臣等酌量情形，或前抵贼境，打仗得胜数次，贼匪心怀慑服，差人投递禀帖，悔罪乞降，或可申明约束，俯允纳款班师”，以为受降依据。〖29〗二十一日大将军福康安率军自帕朗古班师回国，并派乾清门侍卫珠尔杭阿等护送廓尔喀贡使赴京。〖30〗

十一日（9月26日）

19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启程来华。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限定广州单口通商后，英商北上开辟新口岸企图被遏制，清廷复从严控制广州中外贸易。尔后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中英贸易额大幅上升，英东印度公司商人急欲打破广东粤海关行商垄断体制，英国内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亦力图扩大对华贸易。英政府大力支持海外贸易，此时则以“贸易自由”为词，期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英贸易种种障碍，以垄断世界对华贸易。乾

隆五十二年（1787）英政府即派遣凯思卡特使团来华，其使命由于凯思卡特中途病故而夭折。〖31〗

本年初，英政府组成以马戛尔尼勋爵〖32〗为特使，以斯当东〖33〗为秘书及特使缺席时全权代理之新访华使团。马戛尔尼提出此行至少应达到如下目的：摆脱广州官吏对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获得靠近商品产地之口岸，废除或降低进出口货物关税，准许在沿海某个岛屿有一个便利商站，把英国产品从各口岸引进北京以鼓励中国人使用英货，以及在法律上给予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安全保障。英政府则训示同中国谈判时除马戛尔尼提出各项要求外，如中国方面提出禁止鸦片走私时，“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主要利益的危险”，此外，还可与中国探讨中英互派使臣的可能。〖34〗为达到上述目的，访华使团精心准备呈献给乾隆皇帝种种礼品。〖35〗英海军部特派配置六十四门火炮之皇家军舰“狮子号”护送特使，包括使团成员薪金、礼物、维持费等全部费用则由英东印度公司支付。〖36〗至是，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由近百名成员组成之访华使团启碇离开朴茨茅斯。中英首次通使正式揭开序幕。〖37〗

二十二日（10月7日）

20 通行晓谕用兵廓尔喀之原委。乾隆帝接阅福康安于七月初九日拜发允准廓尔喀乞降之奏折，特明发谕旨曰：朕临御五十七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两金川，拓土开疆不下二万余里，区区廓尔喀，以后藏边外弹丸，朕岂值利其土地为穷兵黩武之举？第以卫藏为皇祖、皇考戡定之地，僧俗人众，沾濡醲化，百有余年，讵容小丑侵扰，置

之不问？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当为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又谕军机大臣曰：廓尔喀既经内附，或三年五年，遣头人赴京具表进贡，如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外藩一律办理，方成体制。从前来藏贸易之巴勒布人等，愿留藏者，即编入户籍，作藏内民人；不愿者，派兵押送出境，令回故土，永断葛藤。藏内行使钱文，设炉改铸“宝藏”字样，所有巴勒布银钱不许再行使用。自定立疆界后廓尔喀人众，固不许偷越藏界，即藏内人等，亦不得私越廓尔喀礼塔贸易。驻藏大员二员，嗣后应于后藏分驻一员，以资弹压。命传谕福康安等当会同驻藏大臣将应办各条参酌损益，以期经久遵行。福康安遵旨筹议善后章程自是始。

九月初十日（10月25日）

21 命萨迦呼图克图所奉红教〖38〗喇嘛仍归达赖喇嘛管辖，并交驻藏大臣严加约束。先是，因萨迦喇嘛于廓尔喀侵扰后藏时递过哈达，乾隆帝曾谕福康安于撤兵之便，慑以军威，勒令改归黄教。〖39〗至是，福康安奏称：黄教与红教原属分途，所供佛像，念诵经典，亦属大同小异，惟因黄教为佛法正宗，红教不敢抗衡，故红教喇嘛皆属达赖喇嘛管辖，于达赖、班禅前亦皆致敬，历久相安，并无争论。至于红帽之教〖40〗，派别支分，亦系各传教法。萨迦呼图克图所奉之红教本属不同，沙玛尔巴系因与前辈班禅、仲巴呼图克图兄弟不和，觊觎扎什伦布财富，勾通贼匪，希图泄忿，并非缘争教起衅。至萨迦呼图克图原非沙玛尔巴一教，俘习浑所奏萨迦喇嘛向贼递送哈达之事亦系得自传闻，并无确据，而萨迦红教素未与沙玛尔巴及贼匪勾通

相好。当大军至拉子时，萨迦呼图克图亲来谒见，与黄教所属番民一体应付乌拉，并采办糌粑五万斤接济军食，又捐办食牛五百头，不敢领价。且萨迦红教传行宽广，后藏所属庙宇甚多，即使将萨迦红教喇嘛安插内地，亦难逐处催查，概行驱逐，或办理不善，恐致滋生事端。福康安奏请应不动声色，饬令红教喇嘛仍旧归达赖喇嘛管辖，并令驻藏大臣一体留心稽查。奉旨允准。〖41〗

十月初三日（11月16日）

22 以廓尔喀之役蔵功完善，乾隆帝合之此前“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谓为“十全武功”。御制《十全记》略言：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42〗

初五日（11月18日）

23 大将军福康安回军至后藏会见班禅额尔德尼。事后福康安奏称：班禅额尔德尼虽年甫十三龄，极有慧性，一切言语，并无他人在傍代述，而应对明敏，居然成人。在经堂相见时，彼此递哈达。班禅言称我蒙大皇帝鸿恩，振兴黄教，护持佛法，奉教安祥，尤属十分感激。福康安告称藏内若不革除积弊，终非经久之策，俟到前藏会同驻藏大臣逐一筹议，兴利除弊，请大皇帝训示。班禅等惟称将

来应办事宜，悉听主持裁夺，于藏地大有裨益，惟当实力奉行。福康安又奏称班禅向来恭请圣安时，俱系向上端立，合掌稽首，此次特行跪礼，亦未便阻止。〖43〗

旋大将军福康安抵前藏，达赖喇嘛下山远迎，活佛、喇嘛、民众数千名前往迎接凯旋之师。达赖喇嘛在甲木参罗卜登庙与福康安会见。达赖言称藏地两被廓尔喀侵扰，越占边界，唐古忒不能守御，今蒙大皇帝天恩，劳师糜饷，为西藏收复边界，征服贼众，欢欣感激，尤切悚惶，即日专差喇嘛赴京，恭谢天恩。福康安告称达赖喇嘛惟知坐静安祥，不能深知外事，噶布伦等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御，必当更定一切章程，今蒙大皇帝训谕周详，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番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定议，自当敬谨遵办。达赖复言卫藏诸事，上烦大皇帝天心，订立法制，垂之久远，惟有同驻藏大人，督率噶布伦及番众等敬谨遵照，实力奉行。〖44〗

二十日（12月3日）

24 乾隆帝获悉英使马戛尔尼越海来贡，谕准所请。先是，英政府在派遣访华使团之际，即决定将此举及早通知中国，以避免误会与谣言，遂由英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发一正式信件。本年九月，培林信件经公司在广州专员波朗呈交署两广总督郭世勋。该信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英王陛下派遣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礼物。由于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京，恐路上招致损伤，故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船只直航天津港口

上岸。请将上述情况转呈北京。〖45〗郭世勋即行奏闻，称英吉利夷人波朗来广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恳求代为奏明。"〖46〗郭世勋还将所译《原禀》两件并附拉丁文原函一并呈览。经曲译之《原禀》译稿改为以下对上禀帖口气，略云："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晋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施恩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我国王感激不尽。现在马戛尔尼即自本国起身，因贡物极大极好，恐由广东进京，水陆路途遥远，致有损坏，令其径赴天津，免得路远难带，为此具禀求大人代奏大皇帝，恳祈由天津海口或附近地方进此贡物，想来必蒙大皇帝恩准。谨禀。"〖47〗

至是，乾隆帝据郭世勋所呈《原禀》译稿谕称：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原禀》译稿与培林信件原文语意实大相径庭。〖48〗

二十一日（12月4日）

25 以原任将军、副都统衔鄂辉隐匿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尔喀表贡未奏，命革职刑讯。谕称：我国家纲纪肃清，朕临御以来，一切政务无不躬亲综理，而大小臣工凡遇地方事件，亦无不据实陈奏，候朕裁夺，从未有敢于匿不上闻者。鄂辉于边外重务竟敢壅于上闻，则何事不可为？此而不严行查办，何以肃政治而饬官常？〖49〗鄂辉

奉旨后在前藏永远枷号。

26 是月上旬乾隆帝撰《喇嘛说》，阐述对喇嘛教之政策。主要内容一是“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略言：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二是“防范转世呼必勒罕之弊”。略言：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灵童之意）。幼而皆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能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三是“凡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略言：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询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

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议乎？〖50〗

十一月十七日（12月30日）

27 明谕改变封福康安王爵初衷之原委。

非宗室而晋封王爵，清初不乏其例，然至平定三藩而止。此次福康安进兵雪山绝域，乾隆帝原望其直捣阳布，生擒廓尔喀渠魁，解京献俘，俟红旗递到，即加封王爵，以昭异数。但结局以气候早凉，恐为雪阻，福康安遂传旨受降，班师蒇事，不克乾隆帝之初愿。至是，乃通行晓谕曰：福康安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如果能成钜功，或可晋封王爵。在朕止以其勋劳甚大，用示酬庸，而天下无识之徒，或谬议朕厚于后族，破格施恩，传之后世，亦且以为口实，几与汉唐之宠任外戚者无异，朕将何以自解？而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太盛，于伊家亦属无益。但福康安既成大功，朕又不得不加以殊恩，转觉两难。兹如此竣事，诸臻完善，朕既免加恩后族之嫌，福康安亦无盛满难居之虑。

十二月十二日（1793年1月23日）

28 召浙江巡抚福崧到京候旨，以长麟调补浙江巡抚。先是，两淮盐政全德奏参两淮盐运使柴桢前在浙江盐道任内私挪盐课银十七万两，交代未清即调两淮，遂将商人王履泰等应纳盐课银二十二万两在外截留，以填补浙省亏缺，其余五万两系已侵用。乾隆帝即降旨将柴桢革职拿问，交两江总督书麟等严审。虑及柴桢任浙江盐道甫逾一载竟亏空如此之多，恐另有别故。巡抚福崧近在同城，且兼管盐

政，必有与柴桢通同连手之处，方肯代为隐瞒，是以又召福崧来京候旨，令新任浙抚长麟彻底查明福崧是否与柴桢有交结勾通之处。乾隆帝为此反复斟酌，一日之间，有关柴桢一案，通过军机处共发出廷寄、明发谕旨九道。〖51〗

寻以两江总督书麟等无意根究福崧，且奏请钦派大臣会同质审，乾隆帝恼怒异常，在书麟及江苏巡抚奇丰额奏折上批谕："汝二人不是大臣、不是人乎"、"不是人，自己议罪来！"〖52〗书麟、奇丰额奏请各认罚缴银三万两，乾隆帝命每人宽免二万两。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壮图奏请停罚议罪银后，有旨命改罚养廉，此次乾隆帝再命罚议罪银，显与原旨相悖，而书麟等竟将此事形诸奏折。军机大臣阿桂、和珅特寄书提示书麟云："认缴银两一节，自应另缮夹片具奏，乃一并叙入折内，圣意甚以为不是，已将原折删节发抄，并以奉达，毋庸专折具奏。"〖53〗

29 是年，各直省人口三亿零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九人〖54〗，各直省存仓米谷共计四千五百六十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一石。

30 上年（1791）九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92）八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一百零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六两。〖55〗本贸易年度，来广州贸易欧美商船共计五十七艘，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十六艘、散商二十三艘。东印度公司十六艘商船运销英国产品（毛织品、铅锡）得一百九十万零一千六百八十三两、印度产品（棉花、胡椒、檀香木）得银十

三万六千四百五十六两，共计二百零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九两。十六艘公司船回程投资共计二百五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七两，购买中国商品主要有茶叶、生丝、南京布和棉花。〖56〗

31 从英属印度走私中国鸦片将近二十五万英镑（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每两白银兑换英币七先令三便士）。〖57〗

〖1〗《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42—244 页。

〖2〗《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 650、679—680、715—717、718—719 页。

〖3〗《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 692、722、724、748、796 页。

〖4〗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583、631、710、720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四六。

〖5〗《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5—457 页。

〖6〗参见：《卫藏通志》卷一三上《纪略上》；《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8—459 页。

〖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0 页。

〖8〗俘习浑，满语“下贱”之意。

〖9〗军机大臣所拟明发谕旨原文系“藩司蒋兆奎人本结实，于此事议改之初既能确有所见，而酌定章程以后，又能实力奉行，是始终承办实系该藩司一人之力”。经朱笔改定为：“此议实蒋兆奎所倡，朕不掩人之善，是以自甘肃调彼至山西，俾身任其事，今果能实力始终承办，已著成效。”（《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 790 页）

〖10〗《石渠余记》卷五《纪河东盐法篇中》。

〖11〗参见：《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566—567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 790—791 页。

〖12〗昭槤谓乾隆帝曾下《罪己诏》："壬子夏，旱既甚，上宣召九卿科道，召对于勤政殿，下《罪己诏》，言本朝并无女谒、宦官、权臣、佞幸之弊，惟土木繁兴，引为己责，命群臣直言以匡救其失。"（《啸亭杂录》卷一《至诚格天》）

〖1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

〖14〗《乾隆朝上谕档》十六册 911—912 页。

〖15〗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9 页；《卫藏通志》卷一三上《纪略上》。

〖16〗《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59—460 页。

〖17〗《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60—461 页。

〖18〗《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62—463 页。

〖19〗所谓"披楞"，系指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军机大臣奉旨询问安插京师之廓尔喀头目"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答曰："披楞并非部落名号，我们廓尔喀邻近有噶哩噶达地方，其人最为强横暴虐，人皆怨恨，称为披楞，犹言恶人。"（《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560—561 页）

〖20〗《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62—465 页。

〖21〗《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65—466 页。

〖22〗《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三七。

〖23〗当清军大举深入后，廓尔喀王喇特纳巴都尔乃遣使前往印度，请求孟加拉英东印度公司以武力支援，并与英人订立商约。英印孟加拉总督以西藏为中国领土，又欲维持在广州的商业利益，故未应允，但答应充当中廓争端的调停人（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467 页；《清代名人传略》中册 185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四）。

〖24〗据被廓尔喀放回的绿营兵丁王刚等供称，沙玛尔巴于五月十五日身死，经廓尔喀头目约同丹津班珠尔、王刚前往神塔庙内验看，“尸身右眼下有痣一点，痣上生毛，左手背当食指之下偏右有瘊子一点”，系沙玛尔巴无疑，但尸体“通身青紫”，自系服毒身死（《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三七）。

〖25〗《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三七。

〖26〗《卫藏通志》卷十三上《纪略上》。

〖27〗参见：《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69 页；《达赖喇嘛传》61 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一。

〖28〗《天地会》五册 454—482 页。

〖29〗《卫藏通志》卷十三下《纪略下》。

〖30〗参见：《卫藏通志》卷十三下《纪略下》；《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70 页。

〖31〗《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51—153 页。

〖32〗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英国著名外交家，曾任驻俄特使、格林纳达总督、印度马德拉斯圣乔治要塞总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532 页）。

〖33〗乔治·斯当东是马戛尔尼在马德拉斯总督任内秘书，在英国第一个派往中国的使团中，人们也称之为副使（见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的“出版说明”）。

〖34〗《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533—537 页。

〖35〗《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533—537 页。

〖36〗〔英〕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7—38 页。

〖37〗〔英〕乔治·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22 页，41—42

页。

〖38〗红教系藏传佛教宗派之一宁玛派的俗称。宁玛，藏语意为古、旧，因该派遵循前弘期所传之密宗，故名。其僧人戴红色僧帽（《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291页）。

〖39〗黄教系藏传佛教宗派之一格鲁派的俗称。格鲁，藏语意为善律，因该派倡导僧人应严守戒律而得名。其僧人戴黄色僧帽（《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31页）。

〖40〗红帽之教属藏传佛教宗派之一噶举派的支派噶玛噶举派。噶玛噶举派曾先后建立黑帽系、红帽系转世系统，经廓尔喀之役清廷下令禁红帽系转世，此系遂绝（《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27页）。

〖41〗《卫藏通志》卷十三下《纪略下》。

〖42〗《御制十全记》嗣经翻写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刻石立碑于拉萨布达拉庙前。此文收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43〗《卫藏通志》卷一三下《纪略下》。

〖44〗《卫藏通志》卷一三下《纪略下》。

〖45〗《掌故丛编》在发布此项档案时，将培林英文原函重加翻译，主要部分如下："前闻中国皇帝八秩正寿，原冀侨居广州之臣民应派委员赴京祝嘏，乃嗣闻祝嘏委员未克及时遣派，良用歉仄。兹欲中国皇帝发生友谊，并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特定派遣马戛尔尼充特派大使，其人贵胄显秩，历任国家要职，德行才能兼赅俱备，兹以全权代表敝国君主聘于中国皇帝御前，并代致其恳切之词"。"现在全权大使挈同随从人员即日放洋，所将敝国君主赠中国皇帝礼物多品，钜制机工，甚为珍贵。"（《掌故丛编》一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参照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载此信的译文，可知《掌故丛编》重译是准确的。

〖46〗《掌故丛编》一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

〖47〗《掌故丛编》一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

〖48〗郭世勋的《原禀》译稿为迎合乾隆帝虚骄之心，从根本上歪曲了培林信件所表述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的本意，因而乾隆帝和郭世勋才会说“马戛尔尼进贡”、“阅其情词，极其恭顺恳挚”之类的话。这一由广州的“通事”有意曲译而造成的误会，暂时掩盖了马戛尔尼访华真正目的，因此乾隆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英国的“航海向化之诚”表现出殷切的期待和极大的热忱。但马戛尔尼使团一旦踏上中国土地并与中国君臣直接接触之后，英国并非进贡而是欲打着主权国家地位对等及贸易自由旗号以推进在华贸易的真正目的自然会显现出来，乾隆帝遽然转为失望恼怒亦情理所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马戛尔尼访华最终失败的隐患恰恰在郭世勋奏呈英夷《原禀》译文中已经埋伏下来了。

〖49〗《卫藏通志》卷十三下《纪略下》。

〖50〗《喇嘛说》原碑现在北京雍和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另载《清高宗御制诗文集》，文末署“乾隆五十有七年岁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澣御笔”（另见《清政府与喇嘛教》339－343 页）。

〖51〗《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127－132 页。

〖52〗《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140 页。

〖53〗《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179 页。

〖54〗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访华期间，天津道乔人杰自始至终陪同，提供内地各省人口数字约为三亿三千三百万人，另有耕地、税收等项数字。这些数字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下半年提供的，故列于本年末（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537－539 页）。

〖55〗《粤海关志》卷十。

〖56〗《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09—510页。

〖57〗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541、549页。

清通鉴　卷一百五十

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公元1793年

正月十七日（2月27日）

1 命拿问调任长芦盐政穆腾额。据署长芦盐政巴宁阿参奏，穆腾额令盐商按次缴银自办贡物，前后共缴银二十五万余两，迨调任两淮盐政，始传集各商，将驳回贡物约值银一万六千余两发还。乾隆帝命将穆腾额革职拿问，查抄家产，解京治罪。嗣经查明，长芦盐商进贡，向例通纲摊派，总商承办，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穆腾额到任，改由穆腾额备办，六七年间共收银二十五万余两，较之总商承办时有减无增；此外，穆腾额曾收受山东盐商玉炉瓶一事一份、白玉宴碗一对。

寻经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等审拟具奏，应从重照侵盗钱粮入己在千两以上斩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审讯中，遵旨对穆腾额以穷微司员，十余年间竟聚集数十万金

家财一事向其诘讯。据穆腾额供称，历任粤海关监督及长芦盐政等，养廉优厚，所有积存银两复营运生息，陆续买办房地田产，实无别项婪索之事。〖1〗本年秋，以穆腾额不过“假公科敛，非罪无可逭”，加恩释放，充补圆明园拜唐阿。〖2〗

二十八日（3月10日）

2 以大学士福康安等上奏之《藏内善后章程》，详备周妥，可期经久无弊，大学士福康安、孙士毅，驻藏大臣和琳，四川总督惠龄俱交部议叙。

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获悉廓尔喀再度入侵藏地，乾隆帝即坚意彻底整顿藏政，福康安等亦先后奏陈西藏种种积弊：驻藏大臣从不与闻藏内事务，其人又多系中下之材，只图班满回京，于藏中诸事听之任之；噶布伦等因达赖喇嘛清净焚修，不能留心政务，遂借达赖喇嘛声势，率意径行，营私擅权，纵滋妄为，驻藏大臣形同虚设，以致藏务日就废弛；噶布伦、戴绷等缺向来虽由驻藏大臣奏补，实系由达赖喇嘛酌定补放，交驻藏大臣具奏，其余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及各寨落大小营官亦均由噶布伦等酌拟数人，然后由达赖喇嘛挑定，驻藏大臣俱不过问；达赖喇嘛亲属族人管理事务，倚仗权势，妄为滋事，噶布伦出缺时本应以戴绷升补，然多径由世家子弟补放，甚或营求贿嘱，弊窦丛生。其余积弊不胜枚举。廓尔喀再次侵扰藏地，使藏内诸弊暴露无遗。乾隆帝陆续降旨数十道，谕及驻藏大臣职权，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关系，西藏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司法、宗教之改革，以及与西藏有关之国防、

外交诸大端，并责成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筹办善后事宜，订立章程。〖3〗福康安等秉承谕旨，陆续酌筹善后章程各款具奏，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遵旨先后议定一百余款，即所谓《藏内善后章程》。大要有：

一、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各员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禀知办理。至扎什伦布寺诸务，亦令一体办理。

二、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绷管领唐古忒兵丁，商上孜绷、商卓特巴总司出纳，缺关紧要。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绷及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正陪奏补；商上孜绷、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口粮之业尔仓、管理刑名之协尔帮、噶厦办事之大中译及孜仲喇嘛升补。业尔仓以下各缺，亦按各等级拣选充补。至后藏商卓特巴缺出，绥绷、森本各大缺及管地方营官，均照前藏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补放。

三、大小各员及前后藏管理喇嘛均不得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挑补。

四、驻藏大臣二人同在前藏，应于春秋两季，轮流前往后藏巡查边界，顺便检阅官兵操练。

五、驻藏大臣衙门于向例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笔帖式一员外，应于前藏添派粮务一员，后藏添派县丞佐贰官一员。

六、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员听差兵丁应酌定数目。

七、接壤藏地之廓尔喀（今尼泊尔）、布鲁克巴（今不丹）、哲孟雄（今锡金）等国差人来藏，令边界营官禀

明驻藏大臣验放，其中有禀驻藏大臣者，由驻藏大臣给谕，有呈送达赖喇嘛者，俱禀送驻藏大臣详验，商发谕帖，其寄送噶布伦等，亦令呈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商给回谕，不准噶布伦等私通信息。

八、藏地边界如济咙、聂拉木、绒辖等处道通廓尔喀，向无界址，现各设鄂博，厘定疆域，不准私越。

九、边界营官选择干练之小缺营官及营兵中甲绷调补，三年换回，记名以戴绷等缺升用，不胜任者革退。

十、挑补大小官员不必尽出于东科尔世家子弟，应令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公选，非东科尔而技熟力勉者亦准由定绷升任戴绷，其余办事官员，仍选东科尔按等补用，不准袭祖、父职。

十一、堪布喇嘛系一寺首领，凡大寺坐床堪布缺出，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拣补，小寺堪布仍专令达赖喇嘛拣补。

十二、禁私给免差照票。

十三、僧俗人口，造册清查，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

十四、青海、蒙古王公延喇嘛诵经，由驻藏大臣给照前往。

十五、禁喇嘛、官员私用乌拉。

十六、卫藏旧制，犯罪罚赎，而噶布伦任意高下，倍罚肥私，甚至挟嫌捏耸达赖喇嘛，动辄抄没家产。应详写罚赎旧例一本，交驻藏大臣核办，其私行查抄家产之处，永远革除。

十七、官兵所需火药，就地配造，铅丸火绳，由川省

运解。

十八、达赖喇嘛赏给噶布伦、戴绷等官房庄田，不准私占。

十九、禁商上喇嘛预支钱粮。

二十、各寨租赋，按年收交商上，逃亡绝户豁免。

二十一、驻藏大臣衙门添设识廓尔喀语文通事。廓尔喀贡使往来由驻藏大臣派文武官员卫送。

二十二、商上银钱出入，应照新定数目，画一收放，每纹银一两，易换新铸银钱六圆，易换商上旧铸钱文及巴勒布旧钱八圆。

二十三、商上铸造银钱纯用纹银，每圆重一钱五分，另铸重一钱之银钱一种，正面用汉字，背面用唐古忒字，字铸“乾隆宝藏”四字。

二十四、济咙、聂拉木边界收税，仍照旧例，非请示驻藏大臣同意，不得私自增减。

二十五、外国商人来藏者，酌定次数，由驻藏大臣给照往来，由江孜、定日两汛官弁稽察，寻常交易，随时稽验，不得私越。

二十六、前后藏各设唐古忒兵（藏军）一千名，定日、江孜各设五百名，合计三千名，即在各处就近挑补。每五百名兵丁委一戴绷管辖。前藏戴绷由驻拉萨游击统辖，日喀则、江孜、定日戴绷由驻日喀则都司统辖。官兵清册二份，一呈驻藏大臣衙门，一交噶厦公所备查。

二十七、核定管兵各员。原设戴绷五员，添设一员，其下设如绷十二员，每员管兵二百五十人；如绷下设甲绷二十四员，每员管兵一百二十五人；甲绷下设定绷一百二

十员，每员管兵二十五人。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充补，给予委牌。发给额设三千名唐古忒兵粮饷，军中十分之五用火枪，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

二十八、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财务收支需经驻藏大臣审核，每年春秋两季汇报一次。

二十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灵童转世，向例俱由拉穆吹忠降神作法确认，类多舞弊。特御赐金奔巴即金瓶，派御前侍卫赍往，供设于前藏大昭寺。嗣后藏内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即将报出灵童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各写一签，收入瓶中，选派精通佛事活佛，诵经祈祷七日后，由驻藏大臣和各呼图克图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掣签认定。如报出灵童仅有一名，则须将一有灵童名字之签与一空白之签同置瓶内，抽出空白之签时，即不能认定已寻得之灵童，而须另外寻找。〔4〕

【考异】《藏内善后章程》究竟有多少条款，其说不一。

据《清高宗实录》所载，比较集中议准《善后章程》共两次，一是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善后章程》六条（该书卷一四一九，18—20页），一是五十八（1793）年正月《藏内善后章程》十五条（该书卷一四二一，11—15页）。另《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谓“军机大臣阿桂、和珅与福康安等遵旨筹酌妥议西藏问题善后章程，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起，先后议定一百余款”（该书477页）。

今所称《藏内善后章程》是福康安等秉承前后所奉谕旨，节次制定各章程，经军机大臣等遵旨议覆，最后由乾隆帝批准的一系列或多项条款或单一条款的总称，其名始见于《清高宗实录》乾隆五

十八年（1793）正月乙卯（二十一日）条："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覆钦差大学士、公、管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酌筹藏内善后章程"（该书卷一四二一）。此次共议准十五条，是节次所定章程中条款最多的一次，也是福康安离藏前最后一次奏请。此后《卫藏通志》（纂辑者不详，一说和琳或松筠辑）卷十二《条例》下载十二条重要条款，并加案语云："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钦定章程及大臣奏议，均已分载各门，谨遵照原案，纂成条例，汇为一门，以便检查"（《卫藏通志》卷十二《条例》）。牙含章《达赖喇嘛传》谓福康安等议定《钦定章程》二十九条，"藏文原本存于拉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内"，牙含章并将原文翻译出来，详列书中（《达赖喇嘛传》62—71 页），故又有《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说法。庄吉发则将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起先后议定的一百余款归纳出要点二十八条（《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77—482 页）。兹参考有关善后章程各种记述，仍将其最重要的内容列为二十九条，大致按《清高宗实录》所载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和五十八年（1793）正月两次议准之条排序，但个别条款也作了合并和归纳。

二月初六日（3 月 17 日）

3 革任浙江巡抚福崧以贪墨立斩。

先是，原任浙江巡抚福崧奉旨革职拿问，交钦差尚书庆桂、新任浙抚长麟审办。寻庆桂、长麟奏称，柴桢供出在浙江盐道任内，福崧曾向其婪索金银及派办玉器、朝珠等件不发价银，通共用去银十一万五千余两〖5〗，复侵用掣规及值月、差官进京盘费等项银六万六千余两〖6〗。此案重点遂由查办柴桢挪移巨额盐课转向讯究福崧婪索下属、贪纵不法等款迹。

至是，狱具，钦差尚书庆桂等拟罪奏闻请旨。乾隆帝谕示：福崧系硕色之孙，伊家世受国恩，历任封圻，自应廉隅谨饬，勉力图报，乃辄向盐道婪索多赃，以致柴桢亏缺库项，营私骫法，莫此为甚！著毋庸解京，即令庆桂于押带福崧所到地方，会同该督抚监视正法，以为辜恩骫法者戒。另柴桢即于浙省处决示众。原任浙江藩司归景照于此案尚未通同染指，但有代福崧购办金两之事，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7〗明保、张慎和系道府大员，于盐道库挪移亏缺扶同徇隐，均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所有柴桢挪用两淮盐课二十二万两，令盐商王履泰等加倍缴出。柴桢存缴浙库银十六万一千二百两，解送内务府，其浙省所短银两，令浙商赔缴。〖8〗浙江巡抚向例兼管盐政，遇有出纳之事，无人稽查。以巡抚福崧与盐道柴桢勾通作弊，命将杭州织造改为盐政，兼管织造事务，盐道改为运司，由巡抚随时稽查盐课出入。

福崧，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中，授内阁中书，累迁至浙江巡抚。〖9〗

【考异】礼亲王昭梿谓福崧系廉吏，因不能贿通和珅，被陷害致死。略言：吴雅中丞福崧为海大司空望之族孙，年二十余，即任封疆。辛丑夏，甘省回民苏四十三叛，据华林寺，公率兵捕获，争先入寺，至火枪击公翎顶堕，公屹然不动。阿文成公（桂）荐之。两任浙抚，遇事明决，有能吏风，下僚畏之如神。廉俸外，不受岁时苞苴，继王亶望贪纵后，故民易于感戴。事亲最孝，其母好游览，浙中湖山名胜，甲于天下，故朝夕往游，乐而忘返，下属供给丰腆，颇多赔累，啧有烦言。又未以贿通，和相衔之切骨，然公政绩昭炯，

无间可入也。会有盐道柴桢者，才庸懦，公素厌其人。桢升擢两淮运使去，库有亏帑，曾允至淮迁挪，已完补矣。公恐为人知觉，乃文移藩院，讯其淮库亏缺与否。藩使为戴金德，和相私人也，廉知其故，露章劾之。使者至，迎合和相意，傅会其狱。又柴簿书中有馈福公金一千两语，实馈送福尚书长安者，乃坐赃于公。纯皇帝命槛车征入，欲廷讯之。公扬言会当见上尽发和相之隐私，又为和所知觉，改易狱辞，以激上怒，命于中途赐死。适行至红花铺，公闻命，须髯奋张，大声疾呼，不肯就死。齐抚吉庆以鸩饮公，然后受法。至今铺人言之，犹代为报屈云。（《啸亭续录》卷四《吴雅中丞》）《清史稿》沿袭昭槤之说，亦云“福崧为巡抚，治事明决，御属吏有法度，民颂其治行。其得罪死，颇谓其忤和珅为所陷，尤虑至京师廷鞫，或发其阴私，故以蜚语激上怒，迫之死云。”（《清史稿》卷三二八）

兹据有关福崧一案之档案所载，盐道柴桢指供福崧婪索各款凿凿有据，且有柴桢幕友、家人供词为佐证；即质之福崧，亦无可置辩。惟柴桢原供福崧需索金子二百两，福崧只认得过金子一百两（《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 3317—3319、3335—3337 页）。昭槤所谓福崧“廉俸外，不受岁时苞苴”，“柴簿书中有馈福公金一千两语，实馈送福尚书长安者，乃坐赃于公”，语皆不实。即福崧就死之状，据档案载，山东巡抚吉庆奏称，差官等押解福崧行抵距（山东）沂州六十里之李家庄地方，臣即前赴该处，将福崧提到，敬谨宣读谕旨，一一遵旨诘讯，令其登答。福崧伏地叩头，据称种种荒谬之处，辜负圣恩，实在该死，无可置辩等语。臣当即督同委员等遵旨将福崧斩讫（《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 3370—3371 页）。此件档案，较之昭槤口后之道听途说似更可信。至昭槤将首发此案之两淮盐政全德误为“戴金德”，亦可见传闻之不确。

十九日（3月30日）

4 通谕不应禁止苏、杭、淮、扬等处民人进香游玩演剧。先是，福崧于浙抚任上奉母游玩西湖，每次预备食用灯彩游船，竟派令盐道预备供应，至数千两之多，累及地方。及福崧犯案，钦差大臣庆桂据情奏闻。乾隆帝特命通行晓谕曰：福崧奉母游湖扰及官民，固罪由自取，但新任浙抚长麟素属好名〖10〗，不可由此而矫枉过正，禁止民人进香游玩。且不特杭州为然，他如苏州之灵岩、虎邱，扬州之平山堂等处均为地方名胜，安能绝其游踪？即戏园演剧，虽俗尚奢靡，但无籍游民皆借此糊口，若一经严禁，则游手好闲之徒无所托业，甚至官吏奉行不善，转起需索讹诈之渐。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益繁，华靡之风亦已积重难返，而必欲执黜奢崇俭之说以期革俗化民，譬如均田井里，法非不良，断难施诸今日，即其明证也。封疆大吏均有牧养斯民之责，嗣后办理地方事件，务宜因利乘便，斟酌至当，去其已甚，不为过甚。固不可肆意扰民，亦不可违俗干誉，以副朕谆谆训诫至意。

二十三日（4月3日）

5 钦差大学士福康安与达赖喇嘛在拉萨布达拉经堂相见，告以廓尔喀畏惧声威，诚心归顺，藏地永宁，又奉大皇帝指示，一切章程现已遵照议定，一一奏准，此系大皇帝逾格恩慈，总为卫藏地方立法除弊，嗣后当永远遵行。达赖喇嘛口称大皇帝恩德如天，体恤至于此极，实为从古所无，感激之私，难喻万一。越二日，福康安自藏起程还京，达赖喇嘛已先期下山，率同济咙呼图克图及大呼图克

图、喝布伦、堪布喇嘛，以及僧俗人等恭设幄次，跪递哈达，恭请圣安，并向福康安告称：上年虽已专差喇嘛赴京进表谢恩，然感戴之忱尚未尽达，今大将军自藏回京，必应下山亲自跪谢圣恩，恳到京将万分铭感情形代为面奏。另据福康安奏称："跪呈哈达，恭请圣安，此系达赖喇嘛向来未有之事。"〖11〗

三月十五日（4月25日）

6 禁蒙古王公子弟私自作为呼毕勒罕（活佛之转世灵童）陋习，并令嗣后凡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送往京城雍和宫所设金奔巴瓶内掣签认定。先是，喀尔喀赛因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据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告称，其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遂赴藏营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指认，并呈报理藩院具奏。乾隆帝以其事可疑，遂派侍郎松筠前往喀尔喀查讯车登多尔济等，并令军机大臣讯之商卓特巴那旺达什。至是，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贿嘱将其子指为呼毕勒罕之真相大白，命革去汗爵，及花翎、黄褂，其汗爵仍令其嫡子承袭；那旺达什剥去黄衣，发往河南地方安置。并照藏地金瓶掣签之例，命在雍和宫中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认定，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禁止。〖12〗

7 是月，海兰察卒。

海兰察，满洲镶黄旗人，世居黑龙江呼伦贝尔（今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出生于索伦多拉尔氏。乾隆二十年（1755）以索伦马甲从征准噶尔，射辉特台吉巴雅尔坠马，生擒归，超授侍卫，命归入满洲镶黄旗。自是历缅甸、金川、台湾、廓尔喀之役，以功封超勇侯，晋封超勇公，曾四度图像紫光阁。此项殊荣，有清一代，阿桂之外仅此一人而已。乾隆帝称其“勇而有谋，索伦巨擘”。而其平生惟折服阿桂，任其驱使辱詈，听命惟谨，后南征台湾，福康安趋拜下风，始为之尽力。至是病卒于家，谥“武壮”，特旨入昭忠祠。〖13〗

四月十四日（5月23日）

8 停新疆营屯兵丁官为搬眷之例。初，大兵平定新疆，乌鲁木齐地方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设有屯田，差操兵丁均由内地派拨，三年更换，嗣后改为携眷常住，单身应募者准其搬取眷属，官为之料理，每户需银一百两至二百两不等。自是三十余年来，乌鲁木齐地方地亩日广，生齿日繁，历年搬来兵丁眷口及陆续携眷出口之户民、金妻发配之遣犯人等日聚日多，生男育女，互为嫁娶，与内地绿营无异，自足挑取差防之用，即有只身应募者亦可在本地觅配。至是经乌鲁木齐都统尚安奏请，军机大臣遵旨议准停止官为搬眷旧例，并令伊犁地方营屯一例办理。〖14〗

十六日（5月25日）

9 以雅克萨城距黑龙江千余里，且山峰、林菁、河渠较多，俄罗斯等不易相通，命黑龙江将军明亮每年巡查雅克

萨仍照旧办理，不必另添卡座兵丁。从明亮所请也。自是俄罗斯乃日渐向雅克萨等中国内地渗入。

十九日（5月28日）

10永行禁止藏地拉穆吹忠指认呼毕勒罕。

初，藏内出有呼毕勒罕时，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觅，其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年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据云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上年十一月乾隆帝谕大将军福康安当趁大军击败廓尔喀、达赖喇嘛恭顺感戴之天赐良机，将藏中积习湔除。并命福康安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可对众晓谕，勿为其惑。寻据福康安奏，吹忠法术原属不堪〖15〗，俱不能用刀自扎，以舌舔刀〖16〗。

至是，驻藏大臣和琳奉旨再令吹忠试法，遂于大昭寺公所会同达赖喇嘛并大小喇嘛、官员人等，传集吹忠四人令各将法术演试，当即授以刀剑，吹忠等俱恐惧战栗，环跪叩头，皆云刀剑乃戕人之具，不敢以性命为戏，并自认实无法术，全凭空言惑众。在旁观看之僧俗人众不免掩口而笑。和琳等随将吹忠之妄、钦定金奔巴瓶之公正可信，嘱令达赖喇嘛对众明白宣导。达赖喇嘛对众言称：我等从前对吹忠降神信以为真，今日才知道竟不足信，蒙大皇帝颁赐金奔巴瓶，于宗喀巴前掣签为定，实属至公至正。和琳据情奏闻。因谕曰：所有找寻呼毕勒罕一事，永远不准

吹忠指认。其番民推问吉凶等语暂听仍旧，日久吹忠法术不行，亦将自败。〖17〗

二十五日（6月3日）

1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癸丑科三鼎甲：状元潘世恩，江南吴县（今苏州市）人；榜眼陈云，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东城区内）人；探花陈希曾，江西新城（今黎川县）人。至是，赐一甲潘世恩、陈云、陈希曾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秋水、英和、戴三锡、魏元煜等七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吏部尚书刘墉，副考官为礼部侍郎铁保、工部侍郎吴省钦。〖18〗

二十八日（6月6日）

12 命户部侍郎松筠在军机处行走。

五月十三日（6月20日）

13 英国访华使团乘船历时近九个月航行，经大西洋马德拉岛、里约热内卢、印度洋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进入巽他海峡，在巴达维亚稍事停泊。至是，英使马戛尔尼所乘“狮子号”等船只驶抵中国澳门口外老万山岛，碇泊该处。副使斯当东前往澳门与英东印度公司专员接触。三日后，特使船队启航，驶往浙江舟山。〖19〗

十六日（6月23日）

14 乾隆帝以秋狝木兰自圆明园启銮，二十二日驻蹕避暑山庄。八月二十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六日还京。本年未进哨木兰围场行围。

二十六日（7月3日）

15 命将督抚等罚议罪银改为罚养廉。前以闽浙总督伍拉纳未据实参奏原任浙抚福崧，部议革职，命从宽改革职留任，停支三年养廉。〖20〗因谕曰：内外官员原有罚俸处分，廉与俸事同一例，嗣后各督抚有咎革职应行议罚者，著即自请停支养廉，不必另行议罚。自是督抚罚议罪银虽改为罚廉，但罚议罪银者，仍不乏其例。〖21〗

六月初八日（7月15日）

16 谕准大学士孙士毅等办理廓尔喀军务报销各款。廓尔喀之役督办粮饷系孙士毅、和琳、惠龄分段负责，至是孙士毅等奏，除米石价值遵照部驳核减外，其余乌拉加给回空守候、支给牵夫口粮及采买马价喂养草干等项实因道路险远，物价加昂，恳请敕部查照原奏准销。〖22〗乾隆帝即降旨允准，并谕曰：从前金川军需共用七千余万，其部驳不准报销银六百余万，朕尚加恩豁免，今藏内所用，合计东西两台，亦不过如金川军需所免之数。〖23〗但又谕嗣后不得援以为例。

二十九日（8月5日）

17 英使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抵达天津。

先是，获悉英吉利国遣使进贡，乾隆帝节次降旨，令沿海督抚留心探听，当该国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并谕令所有料理英吉利贡船一事专交长芦盐政徵瑞承办，若该贡

使六七月内始到，则由徵瑞带往热河，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入宴观剧。本月中，英使马戛尔尼所乘“狮子号”等船只驶抵大沽口抛锚停泊，船队旋被引至近口挂江沙一带停泊。钦差徵瑞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协副将王文雄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同时向英使索取《表文》和“贡单”查看。〖24〗

至是，英使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离开“狮子号”，乘船进入白河，原船“狮子号”返回浙江舟山。翌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马戛尔尼会见。随后由天津经水路到通州，在通州起旱，进入京师。〖25〗梁肯堂即将英使《原禀》、“贡单”奏呈，据称英使所携“贡品”计有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一座〖26〗、座钟〖27〗、天球全图〖28〗、地球全图〖29〗、试控气候架〖30〗、车二辆〖31〗、军器数件〖32〗、铜炮西瓜炮〖33〗、大小金银船〖34〗、包裹一切杂货〖35〗等十九件〖36〗。奏入，乾隆帝命传谕徵瑞：译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徵瑞可于无意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又谕无论该国正副使臣，俱不得谓之“钦差”，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37〗

七月初九日（8月15日）

18 钦差徵瑞与英使马戛尔尼就觐见乾隆皇帝礼仪一事开始争执。前一日，乾隆帝命传谕徵瑞，略曰：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封藩到天朝进贡觐见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

扎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贡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38〗至是，英使一行尚未到通州，徵瑞即按乾隆帝旨意对马戛尔尼提出，觐见皇帝应按中国礼仪，行三跪九叩首礼。马戛尔尼对此早有准备，答称"他猜想皇帝会同意英使以向本国国王施行的同样礼仪向他致意，如中国官员对他行英国礼有异议，他会在北京提交一份书面说明"〖39〗。然徵瑞随后却向乾隆帝奏称，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40〗

旋马戛尔尼抵京，即将觐见礼《备忘录》递交徵瑞，同意有条件地行三跪九叩礼。该《备忘录》略言：英王陛下抱着最崇高的敬意派遣使节觐见中国皇帝陛下。本特使以无限热诚来表达英王陛下的这种崇高的敬意。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严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特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本使认为皇帝陛下定能鉴谅其中的必要性而加以俯允。这样做法就可以使本特使既能向贵国皇帝致敬，而又不损及他所代表的本国国王在世界列强中的崇高地位，双方都能得到满意。〖41〗此件《备忘录》交钦差徵瑞时，据云其答应立刻转递。〖42〗而此时乾隆帝据徵瑞虚捏之奏，以为英使在觐见礼仪上业已就范，而马戛尔

尼等亦以为中国皇帝不会反对英使团之方案。礼仪之争僵局似已化解。〖43〗

十一日（8月17日）

19 命云贵总督富纲筹画增拨官发工本，收买盛产之余铜。先是，原任云南巡抚谭尚忠在京面奏，滇省每年额办京铜及本省鼓铸、外省采买，共需铜一千余万斤，需价银六十余万两，运脚等项三十余万两，向例部拨及各省铜本银一百万两，所余仅敷买办额铜之用。近年以来，各厂出铜旺盛，若不官为购买，恐启炉户等私卖盗铸之弊，似应加请工本，以资接济。至是乾隆帝命交富纲会同藩司核奏。寻覆奏：年来铜厂丰旺，除每年应办额铜一千零五十九万余斤，自五十一年（1786）起至五十七年（1792）止已陆续借款垫给工本银一百余万两，请再添拨工本一百万两。户部议覆认为，富纲折内未将借动何款、如何归还，声叙明白，且滇省积存钱文达一百零五万余串，富纲亦未计及以所积钱文发给采买各省，抵作铜斤。乾隆帝命富纲等将户部折内指出各条查实具奏。〖44〗

八月初四日（9月8日）

20 英使马戛尔尼一行抵达热河，礼仪之争激化。

上月中，英使团到达北京，住入圆明园宏雅园，随即迁回城内一“宽阔华美”馆舍。在京期间，奉旨赴热河照料英国使团之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与徵瑞前来拜会马戛尔尼，英国人以为此人性格阴险，于事多有阻挠。〖45〗马戛尔尼及副使斯当东等旋自京启程，取道古北

日，前往热河，同行共七十人，其中四十人系卫队。穿越长城时，使团巴瑞施上尉对长城及附属军事设施、军队配置等进行测量和记录，并受阻止。

至是，抵热河，中国军队列队欢迎，众僧俗人等观者如堵。副使斯当东即前往拜访大学士和珅。据斯当东记载，“和珅对英王《表文》似乎相当满意，但对马戛尔尼事先所准备有关觐见礼仪之《备忘录》，做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又称容他考虑之后回答特使。〖46〗翌日，钦差徵瑞再次前来劝说马戛尔尼按照中国礼仪，不必固执前议，如再拒绝，将有所不便。马戛尔尼坚持或者双方行对等礼，或者使独立国使节和属国代表在谒见礼上加以区别。他还指出，“中国把英王礼品写成‘贡品’字样，已经混淆了二者界限”。〖47〗事闻，乾隆帝颇不快，即命军机大臣传谕山东、江南、江西、广东各省督抚：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实为不惬。伊等前此进京时，经过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致该贡使等妄自骄矜。将来伊等回国，应令由内河水路前抵江南，即由长江至梅岭起旱，再由水路前往广东。该谕旨要求沿途只需照例供应，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繁费，盖“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48〗

旋钦差徵瑞奉旨再向英使提出施行叩见礼，复为马戛尔尼拒绝。据英方记载，乾隆皇帝特准“特使可以以觐见英王陛下同样的礼节来觐见中国皇帝”，特使马戛尔尼如释重负，十分满意。〖49〗而乾隆帝则命军机大臣和珅传谕留京王大臣：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止令

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珅等面加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必预备，俟照例筵宴，过万寿节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伊等到京后，著留京王大臣在中左门之东值房收拾一间传见，王大臣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机凳令其旁坐。乾隆帝特谕："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系驾驭外藩之道宜然。"〖50〗

初七日（9月11日）

21 英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前往拜访大学士和珅。据英方记载，由于"礼节争端既已圆满解决，中堂（和珅）接见特使的时候，虽保持了他的尊严身份，但态度十分坦白和蔼"，"双方对会谈情况俱感满意。特使回到住所之后，皇帝及和中堂都遣人送来水果和蜜饯食物"。据斯当东记载："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51〗

乾隆帝随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王大臣：昨因英吉利国使臣不谙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所有应赏物件，谕令留京王大臣于传见后，在午门外颁赏。今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遵

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该贡使祝庆先行回京时，王大臣等毋庸传见，仍令在馆舍住宿，所有京中各处前拟令其瞻仰处所及筵宴赏赉事宜，俱俟回銮后再行降旨遵行。

觐见礼仪僵持之局似因双方俱有所妥协而缓解。〖52〗

初十日（9月14日）

22 英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幄次觐见乾隆帝，呈递英王《国书》，乾隆帝亲手接过，温语慰问英使，并向英王致意，祝愿两国臣民永远和好。〖53〗随后宴请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及英国、缅甸使臣。

【考异】此次觐见，英使马戛尔尼是否叩拜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历史悬案。

作为这一著名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明确记载所行系英国臣民觐见英王之礼："（特使）到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词，呈书信于皇帝手中。"（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67页）随英使觐见的斯当东之子——年仅十二岁的小托马斯·斯当东未刊日记亦记有当时境况："我们排列在皇帝将要经过的路边，他坐在十六个人抬的金黄色的轿子里。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单膝跪地并俯首向地"。觐见时"马戛尔尼勋爵、爸爸、娄门先生和我一直走到地平边上，像刚才那样行礼"（据盖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载《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19页）。而《清高宗实录》对此事记载十分简略："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入觐"。乾隆帝所写《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等奉表贡至

志事诗》只以“博都雅（指葡萄牙）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葵诚”概括其事（《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四），回避了英使以何种礼仪觐见这一并非次要的情节。

这一历史事件中方当事人之一、随扈热河的军机章京管世铭在他的题为《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仲夏扈跸避暑山庄恭记四首》组诗中一首云：“献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诗后自注云：“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只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韫山堂诗文集》卷一六）管世铭所述“强之，止屈一膝”，与马戛尔尼觐见前中英双方礼仪之争情节相符，而他所谓觐见时英使“不觉双跽俯伏”，历来为主“叩头说”者引为力证。但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鲜来华使臣则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吉利国俗称红毛国，在广东南，水路屡千里之外，数十年来不通中国，昨年始入贡。而其人状貌黄毛卷发，丑恶狞悍，朝见之时，不知礼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嘉庆年间君臣述及此事时亦有分歧。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使阿美士德来华，以礼仪争执未得觐见，嘉庆帝于七月初八日敕谕英吉利国王曰：“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1793）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而历任封疆的孙玉庭在嘉庆帝为英使阿美士德不行三跪九叩礼而不怿时，曾面奏：“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夷贡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国礼拜之仪。其大班曰司当冬，尝于广东巡抚署拜领大皇帝赏物，弓身俯伏，臣亲见之。译者曰‘俯伏者’，夷礼之免冠顿首也。”（《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一《孙寄圃相国事略》）

除上述记载矛盾的史料外，也有同一条史料人们有不同解释者。《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记有和珅对英使觐见礼仪作出的

安排是“行三跪九叩头礼”，有人据此认定马戛尔尼确已行叩拜礼，有人则认为这份奏折系事先安排的文件，尚不能完全证实马戛尔尼是否行叩首礼（《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227 页；盖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载《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17 页）。

法国学者盖廷杰经过严密考证，认为“九屈膝，九鞠躬，这就是英国人用以替代三跪九叩的行礼方式，这也就是双方用以打破礼仪问题上的僵局而一致同意的中英合璧的礼仪”。主要依据一是英使团秘书文带未刊日记，他在日记中记述皇帝一行经过时的情景：“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有人命令我们面朝王公大臣排好队，我们依照当地习惯行礼致敬，九次下跪。”一是小斯当东的日记，9 月 17 日（夏历八月十三日）万寿节在澹泊敬诚殿，小斯当东有如下记述：“我们早早就到了大殿，在过厅里等了一阵，然后进到内院，在那里看到了二三百名排成行的大员。接着我们听到了庄严的乐曲；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再一个证据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来华英使臣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亦可证实当年马戛尔尼行礼的真相确如小斯当东所述。质言之，马戛尔尼固未行三跪九叩之礼，但他“九次单膝跪地九鞠躬”的真相，在其日记，即向英王提出的报告中精心作了粉饰，而斯当东首次出版于 1797 年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则大量引用了马戛尔尼日记中的材料，以致西方史家多主张英使觐见乾隆时所行系英国臣民觐见英王之礼（俱见盖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载《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14—129 页）。

总之，英使马戛尔尼是否叩拜，至今还只能作为历史疑案。以是罗列异说如上。

十三日（9月17日）

23 万寿节。乾隆帝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及蒙古王公并缅甸、英吉利使臣等行庆贺礼。〖54〗据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日记记载：英使团成员“单膝跪地，俯首向地”，“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55〗

二十六日（9月30日）

24 乾隆帝返回京城，即前往圆明园参观英国使团“贡品”。乾隆帝对装有一百一十门大炮英军舰模型颇感兴趣。〖56〗旋命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广东巡抚郭世勋及粤海关监督苏楞额，略曰：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其贡使欲由广东回国，其意必以此次向天朝进贡，大皇帝十分优待，并妄称许令总理西洋各国贸易之事，向各夷商夸大其词，欲思从中抽分税银，以为渔利之计。长麟等应先向各夷商晓谕，断不信英贡使谎言，总当安抚别国商人，使其各安生业，不令与英吉利勾合。〖57〗

二十八日（10月2日）

25 大学士和珅等在圆明园会见马戛尔尼、斯当东。八月十七日英使马戛尔尼一行从热河启程返京，二十三日抵京。〖58〗乾隆帝前已降旨于英吉利贡使“瞻观事竣”，即令九月初三日起身由水路前赴浙江，仍坐原船回国，沿途只须照常供应。至是和珅婉转促请及早启程回国，马戛尔尼遂将来华所要谈判各重大问题要点提出讨论，和珅置若

罔闻，顾而言他。〖59〗

二十九日（10月3日）

26英使驻京要求被断然拒绝。

先是，乾隆帝从译出英国王《表文》中得知英方有派遣使节留驻北京之请〖60〗，以为断不可行，特颁给英王《敕书》，加以批驳，同时命军机大臣传谕新任两广总督长麟等，略曰：伊等贸易远在澳门，即留人在京，岂能照料？至于天朝礼法，与该国风俗迥不相同，即使留人观习，伊亦岂能效法？〖61〗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繁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今又不准其留人在京，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心怀觖望，恃其险远，借词生事，于澳门小有滋扰。该处贸易之西洋人等并非所属，未必与彼一心，当先安顿在彼，使其各安其业，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吉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但此不过为先事防范，预先指示，长麟惟当存之于心，不可略有宣露，稍涉张皇，转致夷人疑虑。

至是，英使马戛尔尼应召前往大内太和门接受乾隆帝颁发给英王《敕书》。该《敕书》以“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开头，将英王《表文》中关于遣使驻京照看买卖之要求予以断然拒绝。略曰：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

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62〗

以上《敕书》内容，和珅当时并未向马戛尔尼说明。而马戛尔尼则再次言及谈判有关英国贸易问题，和珅请特使提交一份书面要求，应允将立刻加以考虑。

马戛尔尼旋回至住所，根据本国政府训令，拟出六项要求，并立即送交和珅：一、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贸易。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准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买卖货物。

三、准许他们把舟山附近一个独立的、非军事区的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该处可以停泊，存放货物，并当作他们居留地来管理。四、准许他们在广州附近有上述同样权利，及其他一些微小的自由。五、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转口税，若不能全部免税，亦请照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税率，从宽减税。六、禁止向英国商人于钦定税则之外另行勒索，并请颁给钦定税则抄本一份，以便遵守奉行。〖63〗

九月初一日（10月5日）

27 因全面拒绝英使各项要求，乾隆帝恐其心怀叵测，滋生事端，特命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及粤海关监督，于英使臣过境时务须督饬各营汛铠仗鲜明，队伍整肃，海疆一带如宁波之舟山等处海岛及附近澳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预筹防备，毋任英夷潜行占据，并强调严密防范内地汉奸勾结外夷，此为最要。该密谕又曰："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

初三日（10月7日）

28 马戛尔尼率英国首次访华使团由军机大臣、侍郎松筠陪同离京，和珅等大学士至城门送行。和珅将答复马戛尔尼日前提出六项要求之《敕书》〖64〗及赏赐物品清单命差官送往特使船上。对《敕书》内容，和珅秘而不宣，英使已意识到"这封信对于特使所提的要求绝对不会有利"〖65〗。

该《敕书》开首即曰：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下请？《敕书》以下又分别驳斥英使各项非分之请：

关于请求允许英船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贸易一节，略谓：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即舟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关于请求在京设立货栈一节，略谓：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亦系西洋各国聚会之所，往来便宜。若于京城设行发货，尔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辽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从前俄罗斯人在京城设馆贸易，因未立恰克图以前，不过暂行给屋居住，嗣因设立恰克图以后，俄罗斯在该处交易买卖，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数十年。现在俄罗斯在恰克图边界交易，即与尔国在澳门交易相似，尔国既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严明，从不

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请求在舟山居住一节，略谓：珠山（舟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在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关于请求拨给广州附近之处居住并商人出入自便一节，略谓：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夷民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

关于准英商免税或减税一节，略谓：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此时既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

关于请求准照明定税则上税一节，略谓：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于他处海口设行交易，自应仍在粤海关按例纳税，毋庸另行晓谕。

该谕旨在一一驳回马戛尔尼六项书面请求后，又提及

马戛尔尼并未请求之解除教禁，略曰：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重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66〗

【考异】上述《敕谕》是针对马戛尔尼提出的贸易方面六条要求而拟写的，但何以末尾又提出了不准传教？是否马戛尔尼提出了此项要求，抑或另有别故？亦是英使首次访华这一重大事件中悬而未决的一个疑案。

马戛尔尼本人在回程中曾向陪同他的大臣松筠矢口否认除六条商业问题外还涉及传教之事（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255—256 页）。多数中外学者都支持马戛尔尼之说，主要根据是：一、英国政府没有给马戛尔尼下达过这方面的训令，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据各种记载俱为六条。二、负责翻译《敕书》的意大利传教士贺清泰曾向中国官员解释，英国特使并无要求传教之意（见普里查德编《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北京传教士的来函》）。三、《敕书》批驳传教一节的遣词和语气也同驳回前六条略有不同。既然如此，第二道《敕书》何以有批驳传教的内容呢？马士认为“这个要求可能是在朝廷的传教士加入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544 页）。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进一步推测：“我觉得可能是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士在翻译马戛尔尼的外交请求时暗自添加上去的，以为他们的传教目的服务，这才使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规定了这一条。”（《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313 页）其实这种揣测始于马戛尔尼，他在其日记中说过：“恐怕是葡萄牙教士故意挑拨中英两国感情，在皇帝面前说英国人要在中国传教，因此当撰拟《敕书》时，就引教士之言以为材料。”（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

255—256 页）如果排除葡萄牙传教士暗中作了手脚这种揣测的话，那么就有另一种可能：乾隆帝想先发制人。朱雍认为："据清朝政府的官员说，因为所有前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抱有传教目的，所以清朝政府先发制人，事先提出来告诉英国政府方面，以免英国人以后到中国来传教。"（以上关于乾隆帝第二道《敕书》中何以提及禁教问题的不同观点，主要据黄兴涛《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载《清史研究》1993 年 3 期）

马戛尔尼是否提出解除教禁之请，兹从马戛尔尼的说法；至于他的揣测之词，尚缺乏实证。

十四日（10 月 18 日）

29 乾隆帝命查问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部落。初，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入藏，反击廓尔喀入侵，师次后藏，曾檄邻近廓尔喀之哲孟雄、布鲁克巴、披楞等部同时进攻，事未果。此事经福康安奏及，披楞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至是，有旨令军机大臣询问在京安插之廓尔喀头目岗噶勒塔则西〖67〗"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岗噶勒塔则西回称，披楞并非部落名号，其地名为噶哩噶达，其人最为强横暴虐，人皆怨恨，称为披楞，犹言恶人。该部长居住之地西北界与廓尔喀相接，其交界地方距阳布（今尼泊尔加德满都）约三十余日路程，南界哲布萨，北界布鲁克巴，俱约行二十余日，西界第哩巴察，也有一月多路程。廓尔喀与噶哩噶达并非服属，噶哩噶达要买廓尔喀木材，廓尔喀常到噶哩噶达置买鸟枪、腰刀、火镰等项。廓尔喀王子亦因噶哩噶达强悍，常遣人往彼馈送物件。据岗噶勒塔则西判断，此次进贡之英吉利人状貌、服饰与噶哩噶达相似，大

约喝哩噶达即系英吉利。至该处距广东澳门远近，岗噶勒塔则西亦不知其详。〖68〗自是清廷对披楞（噶哩噶答，即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的关系始有初步之认识。〖69〗

十月

30 江西奏缴十余种禁书，是为各省最后一次奏缴禁书。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下诏查办明末野史等违碍书籍，历时十九年，遍及全国城邑通衢、穷乡僻壤之查毁禁书，至是终告结束。此次查办禁书，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烧毁书版八万块以上。至于民间畏祸而拉杂摧烧之书则更不计其数。〖70〗

十一月十七日（12 月 19 日）

31 英使马戛尔尼到达广州。马戛尔尼一行前于十月到达杭州，原安排即由杭州经宁波，在舟山登“狮子号”船返回，经马戛尔尼请求，改道江西，经梅岭而到广州。由江西至广东一程，奉旨改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护。〖71〗至是，英使团到达广州，“狮子号”等船只已从浙江先期抵达。在广州停留期间，马戛尔尼与新任两广总督长麟等多次会面，他还向长麟递交包括十一项条款的书面要求，除在京已提出六点要求外，还有：一、英国商人可以随意与任何中国人贸易，不必有任何特别规定如公行、行商之类。二、如英国水手或其他人犯罪，或有不法行为，其同国人等，如无参与帮助犯罪者，一律不负连带责任。三、在船只离开后，如英国商人认为适宜或有必要长期留居广州者，应准其留居等条款。〖72〗英使马戛尔尼一行旋乘“狮

子号”启碇离开广州，前往澳门。〖73〗在澳门小住后即开洋返回英国。中英首次通使结束。

二十日（12月22日）

32 乾隆帝谕后世子孙不得复举行捐纳，略曰：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暂开捐例，原属一时权宜之计，不久即行停止，迄今已阅二十余年，而并不因此府库稍形支绌。可见捐纳一事，竟当不必举行。此不特慎重名器，并以嘉惠士林，我子孙亦应奉以为法。倘复有奏请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但这道谕旨把贡监列入捐纳之外，以为事尚可行。

二十九日（12月31日）

33 乾隆帝以人口剧增，通谕勤稼穑而惜物力，略曰：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74〗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口食。

然为之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各督抚务当随时剀切劝谕，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

时洪亮吉在贵州学政任，著《意言》二十篇，其《治平篇》亦对人口剧增表示忧虑，略言：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一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洪亮吉以为解决田地、房屋有限与人口增长无限二者矛盾之途径有二：其一为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也；其二为君相调剂之法，即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

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在洪亮吉看来，以上天地、君相调剂之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其《治平篇》结句“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可视为洪亮吉对人口增长所持悲观之看法。〔75〕

十二月初十日（1794年1月11日）

34 安徽巡抚朱珪进呈《御制说经古文·跋》，称誉乾隆帝说经之文“刊千古相承之误，宣群经未传之蕴，断千秋未定之案，开诸儒未解之惑”。乾隆帝虽以为“颂皆过当”，但又谕称：朱珪之《跋》，历举朕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各大端见诸设施者，与平日阐发经义实有符合，语皆纪实，并非泛为谀词。并由此而申谕曰：盖发为文章者，胥应见诸政事，我世世子孙果能善继善述，钦承法守，学于古训，见诸躬行，以朕之心为心，以朕之政为政，则是我国家亿万无疆之庥。

二十日（1月21日）

35 先是，有旨令滨海疆吏编查海岛居民户口，入于年底汇奏，至是，山东巡抚福宁奏山东海岛居民共三千二百户、二万三千余人。因谕曰：山东即有二万余名，各省海岛所居想亦不少，其势难概令迁徙，惟当遵旨不准添建房屋以致日聚日众，其沿河地方并宜一体查察。

二十八日（1月29日）

36 晋封定郡王绵恩为亲王。谕称绵恩为皇长子永璜之子，皇长子为皇考长孙，绵恩于现在诸皇孙中年又最长，自派管旗营诸务以来，谨慎妥协，甚为得力。当益思勤勉，倍矢虔恭，以期仰承恩眷。皇孙荣封亲王者，乾隆朝惟绵恩一人而已。

其时归政有期，而嗣位者尚不为人所知，绵恩以皇孙晋亲王，跻身于皇十一子成亲王、皇十五子嘉亲王之列，是以外间亦有所揣测。据朝鲜来华使节称："归政既有定期，皇意必有所属，而至严至秘，无论朝士贱人，不敢开口，故无以探知。而皇子四人中，第八王则沉湎酒色，又有脚病，素无人望；第十二王、十五王、十七王三人中，十五王长于禁中，勤于学业云，而人望所在，亦无以的知。皇孙定郡王绵恩即皇长子永璜之子，而最被恩眷。"〖76〗

37 是年，各直省人口三亿一千零四十九万七千二百一十人，各直省存仓米谷四千四百一十八万五千九百二十三石。

38 上年（1792）八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93）八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八十八万五千六百十二两。〖77〗该贸易年度欧美各国来广州贸易船只共五十一只，其中英国四十只（东印度公司十八只、散商二十二只），从中国所购买商品主要有棉花、茶叶、丝和南京布，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十八艘售出商品主要有毛织品、铅锡、毛皮及印度产

棉花和檀香木，共得货款银二百十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各船没有运来白银。〖78〗

〖1〗《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224—226、239—240页。

〖2〗《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七。

〖3〗《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76—477页

〖4〗《藏内善后章程》在清廷经营西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清廷对西藏的统治经历了一个逐步强化的漫长过程，依次分为封授蒙古和硕特汗代行统治（1653年）、授权四噶布伦联合掌政（1721年）、封授郡王掌政并始派驻藏大臣（1728年）、建立噶厦并授权达赖喇嘛兼掌政教（1751年）至制定《藏内善后章程》五个阶段（王辅仁《略论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载《清史研究集》二辑181—195页）。《藏内善后章程》的制定，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统治权的全面确立，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其历史意义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

〖5〗福崧令盐道柴桢代办贡物时说："你替我留心玉玩朝珠，各件务要好的。"柴桢遵命陆续送去珊瑚朝珠一盘（价银五千六百两）、洋金线一分（一千二百五十两）、各色宝石十八子手串九挂（四千七百两）、白玉炉瓶三事一分（五千八百两）、都盛盘内旧玉九件（一千五百两）、五百罗汉手卷一件（六百四十两）、一百二十花甲重周宋砚一方（六百两）、脂玉吉庆一件（一千四百两）、脂玉三镶如意二对（一千六百五十两）、子玉如意五枝（二千八百两）、白玉大炉瓶三事一分（八千二百两）、紫红太白坛一件（八百七十两）、白玉大梅瓶一件（八千二百两）、子玉刀靶三件（一千九百

两）、脂玉插牌合锦一件（六千六百两）、八音洋钟一对（一千六百两）、八宝炉瓶五事全分（二千八百两）、蜜腊朝珠一盘（二千两）。（俱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3317—3318页）

〔6〕掣规、值月及差费银两俱系盐务陋规。掣盐陋规起自福崧，值月银两系旧例相沿，其差官进京盘费，历任皆系即用值月银两发给，惟福崧系例外多索（《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3320页）。

〔7〕归景照后又"情愿交银三万两稍赎罪愆"（《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206页）。

〔8〕《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四册3299、3361页。

〔9〕《清史稿》卷三三八《福崧传》。

〔10〕长麟任吴抚时（乾隆五十五至五十七年，1790—1792）"禁止奢侈，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每就食于面馆"（《啸亭续录》卷三《牧庵相国》），是以乾隆帝特别告谕长麟不得矫枉过正。

〔11〕《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五二。

〔12〕《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五二。

〔13〕参见：《清史列传》卷二五《海兰察传》；《啸亭杂录》卷九《海超勇》；《清代碑传全集》卷一一六《书武壮公海兰察轶事》；《清代名人传略》中册190—192页。

〔14〕《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303—304页。

〔15〕《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五二。

〔16〕《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四。

〔17〕《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五二。

〔18〕《清秘述闻》卷八。

〔19〕参见：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8—9页；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98—204页。

〔20〕《密记档》"未经解到银两清单"项下记有"乾隆五十八年

（1793）三月二十五日伍拉纳奏交自行议罪银三万两”（《文献丛编》二六辑）。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五，载，本年三月命伍拉纳“将因何不参奏福崧及不自行请罪之处，据实明白回奏”。

〖21〗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两江总督书麟失查巴宁阿与商人交结，自请“罚银赎罪”（《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七）；江苏巡抚奇丰额因徇庇纵容不行参奏，“情愿罚缴银四万两”；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署闽浙总督长麟因查办伍拉纳之案迁延观望，“情愿认罚银三万两”，奉旨宽免二万两（《文献丛编》二六辑《密记档》）。

〖22〗详见《廓尔喀纪略辑补》卷五三。

〖23〗张晓堂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十八日惠龄题本，统计出二次廓尔喀之役军需银开支为八百零一万两（《清史研究集》七辑《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

〖24〗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41—259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621—623 页。

〖2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59—267 页。

〖26〗即天体运行仪，可演示地球、月球、太阳及其周围行星的运行；木星及外面的光环，环绕的卫星；日月蚀；行星的交会或相冲等等天文现象。此项礼品代表欧洲天文学和机械技术结合的最新成就。另附望远镜一架，可以观测天体各个部位如何运行，同天体运行仪所标示的完全一样，为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赫斯色尔所改进，其性能大大超过前人（以上据斯当东的说明，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48—251 页，下同，不另注）。

〖27〗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欧洲同样产品无出其右者。

〖28〗天体仪，淡蓝色的质地代表天空，星宿用金银制成，大小比例和相对位置同天空中实际情况相同。

〖29〗地球仪，画出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岛屿、山脉及各个国家及其首都，它包括了英人多次航海调查研究的最新发现。

〖30〗气象仪，可以预报气象。

〖31〗此车供御用，一为热天、一为冷天使用（此据《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433页）。

〖32〗毛瑟枪、连珠枪、刀剑，装饰华美，枪支射击准确，刀剑削铁如泥。

〖33〗铜炮和榴弹炮，能攻城摧坚，“并有一小分红毛国兵跟随贡差进京，能在御前演试”（此据《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433页）。

〖34〗英国是欧洲第一海军强国，被称为“海上之王”，英王本欲派遣最大船只载运特使，鉴于黄海水浅沙多作罢。此为全副装备的英国最大军舰模型，配有一百一十门重炮，军舰各细微部分在模型上表现无遗。

〖35〗包括英国出产的羊毛、棉织品和钢铁制成品。

〖36〗十九件礼品名称俱见《红毛国英吉利谨进天朝大皇帝贡件清单》（《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431—433页）。

〖37〗由天津至北京载运英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着旗子，上书“英国特使进贡”。马戛尔尼等怕过早提出这个问题会招致勒令回国，故而视若无睹，未向清廷提出抗议（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19页）。

〖38〗《掌故丛编》五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

〖39〗参见：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39—40页；《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220—221页。

〖40〗《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455页。

〖41〗参见：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92、94页；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4—325、321—322页。

〖42〗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5 页。

〖43〗从以后事态的进展得知，徵瑞似乎未将英使《备忘录》交给和珅。据斯当东的记载，马戛尔尼到热河后，有中国官员来代表皇帝与阁老和中堂前来致意，“那位钦差（指徵瑞）也来到馆舍，把特使在北京托他转递给和中堂的关于谒见礼节问题的说帖退还特使。在北京的时候曾把说帖内容告诉了他，他表示可以转给和中堂。但他竟把该件一直扣留在他手里。现在既不说明理由又不表示道歉，突然将原件退回。这个非常的举动实在令人难解”（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56 页）。这个徵瑞也没有把英使关于觐见礼的通融方案向皇帝奏明，他甚至一再制造英使演习跪拜渐至娴熟的谎言，希图蒙混敷衍（详见《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221—222 页）。

〖44〗《乾隆朝上谕档》十册 453 页。

〖4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2 页。

〖46〗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36—358 页；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109—126 页。

〖47〗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59 页。

〖48〗《掌故丛编》七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此时在承德的英使团已发觉“承办事务的下级官员突然把使节团的伙食标准大大降低”（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59—360 页）。

〖49〗马戛尔尼是这样记载本日交涉情况的，徵瑞在提出叩见礼被拒绝后说：“贵使如果不肯行中国的礼节，就行你们贵国的礼节亦可。”马戛尔尼说：“英国廷臣见君主之礼，系一足跪地、一手轻轻握着国王的手而以嘴吻之。”最后，徵瑞等似乎很满意，告辞去了。不久后，“钦差徵大人又来了，他说，他们最后作出决定，觐见时我可以行英国之礼，但照中国风俗来说，拉着皇帝陛下的手来亲个嘴，总不是个道理，请我免去此礼，不如改变为双足跪下。又

遭拒绝，徵瑞等说，好吧，双足、单足下跪且不去管它，只是拉手亲嘴的举动免去才是。”马戛尔尼答道：“悉随尊便。”（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133—134 页）。斯当东记载中国方面最后通知马戛尔尼同意其觐见礼方案后，特使“心中如释重负。又要完成任务，又要不失国体，这个矛盾圆满地解决了。据人们的窃窃私语，皇帝陛下饱享人间尊崇礼拜，是他的，而不是他的大臣们的，雅量恕免了特使的叩头礼节”（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61 页）。

〖50〗《掌故丛编》七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

〖5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62—363 页。

〖52〗据法国学者戴廷杰考证，中英双方当时终于找到了打破礼仪问题僵局的折中办法——英国人用“九屈膝九鞠躬”替代三跪九叩大礼（《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载《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20 页）。

〖5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06—308 页。

〖54〗斯当东记此次祝寿活动“全体祝寿的人根据指挥举行了三跪九叩礼。特使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大家同朝一个方向叩拜，而皇帝本人，则如天神一样，自始至终没有露面”（《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77 页）。

〖55〗《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载《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20 页。

〖56〗据斯当东所记，乾隆帝“对一个装有一百零十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的模型非常感到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可惜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许多技术上名词译不出来，迫使他不得不减短他的问题。皇帝居然肯同使节团的随员谈这许多话，

这足以证明，自从特使觐见皇帝以后，皇帝同特使直接谈话的次数不多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礼节上的限制，也不是由于皇帝对欧洲事务不关心，而完全是翻译上的麻烦，使谈话无法经常进行。”（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06 页）乾隆帝对英国科技、军事的关注，在马戛尔尼日记中也有反映（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217 页）。

〖57〗《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537—539 页。

〖58〗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206、210 页。

〖59〗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07—409 页；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218—220 页。

〖60〗表文详见《掌故丛编》八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另据马戛尔尼日记，前一日他已向和珅提出英遣使驻京之事，但和珅“好像不感兴趣，以赏赐物品来打断我的话头”（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192 页）。

〖61〗译出《英吉利国表文》中有：“恳准将所差的人在北京城切近观光，沐浴教化，以便回国时奉扬德政，化道本国众人。”（《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515—517 页）

〖62〗《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517—518 页。

〖63〗参见：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230—231 页；《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542—543 页。

〖64〗此件《敕书》于和珅收到马戛尔尼六项要求呈奏后很快拟写完竣，于八月二十日进呈，遵旨发下后即翻译满文，不再呈览，以便赶在九月三日英使离京前办妥（《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542 页）。《清高宗实录》将此第二件《敕谕》与第一件《敕谕》同系于八月己卯（十九日）条下，显然是错误的。

〖6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15 页。

〖66〗《乾隆朝上谕档》十七辑542—545页。

〖67〗岗噶勒塔则西原系廓尔喀头目，被清军所获，在军营颇为出力。后奉旨送京安插于健锐营降番佐领，并令教习廓尔喀文，以备通译（《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

〖68〗《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560—561页。

〖69〗清廷据内府舆图、英人所献地球仪及在京西洋传教士等所述，已确知英吉利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辽远”（《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543页），而披楞则系与廓尔喀毗邻之部落。乾隆帝何以于此时欲询问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看来此事似与当时正在避暑山庄的福康安有关。福康安前征廓尔喀时曾与披楞有过接触。据英方记载，他曾以高傲的口气给英属印度孟加拉总督写信，要求立刻遵照他的指示出兵进攻廓尔喀。这封信是用满文写的，当时加尔各答无法翻译，后达赖喇嘛亦写信给孟加拉政府，重述了这一封信的内容。孟加拉总督考虑到英国与西藏维持极好的友谊，同时在广东又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对中廓之争采取严格中立立场，并在致达赖喇嘛回信中表示希望中廓罢兵停战，愿为此作为调停人斡旋其间。当时正值雨季，送信人由加尔各答回拉萨的路上，因病又耽误了时间，及福康安了解到披楞即加尔各答英国总督的意图时，已接受廓尔喀求和之请（以上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84—287页）。但当时，福康安肯定不知披楞即系在加尔各答的英属孟加拉政府，不过在与廓尔喀交战过程中，廓尔喀从加尔各答购买的英国火枪、腰刀等武器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少数的印度逃兵非常可能跑到尼泊尔军队去参战，甚至穿着英国军装跑去”（是为斯当东的推测，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85页）这种情况。本年秋间福康安到了避暑山庄，目睹英特使及其荷枪的卫队，也参观了英王所贡的毛瑟枪、连珠枪、刀剑等武器，他不能不对英吉利

与披楞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有所怀疑和揣测。乾隆帝急于了解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的动机似乎缘于福康安的疑问。岗噶勒塔则西给了“英吉利即系披楞（噶哩噶达）”这样的肯定答案，但清廷当时并未完全搞明白“京城西北地方相距辽远”的英吉利国与廓尔喀南邻“噶哩噶达”之间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而是把“噶哩噶达”混同于英吉利国了。乾隆六十年（1795）英使再次通过广州“呈进贡物”，并解释前此马戛尔尼访华时未将孟加拉总督在中廓之争的立场加以说明。乾隆帝于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给的《敕书》中就此回答：“至天朝从前征剿廓尔喀时，大将军统领大兵深入，连得要隘，廓尔喀震慑兵威，匍匐乞降”，“是以允准投诚。彼时曾据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二）。至魏源著《圣武记》，则明确指出：“方是时（按指福康安深入廓尔喀境内），其国境南邻印度之地曰披楞者，久为英吉利属国，与廓夷积衅。”（《圣武记》卷五《外藩·乾隆征廓尔喀记》）

〖70〗《四库全书纂修研究》72、78页。

〖71〗参见：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277页；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54、457页。

〖72〗《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67—568页。

〖73〗马戛尔尼《英使谒见乾隆记实》310—311页。

〖74〗康熙年间《实录》所载所谓“民数”，实系丁数。其时人口数字，专家们估计虽不相同，但大致在一亿上下。

〖75〗《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写作时间据同书《洪北江先生年谱》。

〖7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第十二王”之说似误。

〖77〗《粤海关志》卷十二。

〖78〗《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24—525页。

清通鉴　卷一五一

乾隆五十九年　甲寅　公元1794年

正月初九日（2月8日）

1命福康安前往查办吉林参局亏缺库帑、勒派民户案。

清制，刨挖人参由官垄断，于吉林、盛京等处专设管理参务之参局，以将军总摄其事，局设协领，分掌散放参票、挑选官参、征收额课、赍送官参、售卖余参诸事。吉林参局每年例发吉林、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宁古塔（今吉林省宁安县）参票约三千张，交揽头领票雇募刨夫入山刨挖，吉林本城参务盛时每年放票多至一千四百张。嗣后因参山进路深远，物价昂贵，米粮衣履价倍于前，穷苦人夫往往需预支官项接济，迨至五十年（1785）将军都尔嘉任内，刨夫拖欠银至四万余两，每年实放票仅约四百余张，承办局员禀商都尔嘉劝令商人按所买余参数目，量增价值，送交参局买补

未经放出之票参及偿还积欠之官项。自是年复一年，官欠日多，未能放出之票亦日渐增多，至案发之前由于刨夫历年积欠而参局实亏官银已达十余万两。参局协领诺穆三等为弥补亏空，禀请将军恒秀暂放民票，恒秀遂准试行，于年额应放八百余张参票内未放出之一百八十八张散给铺户，四百张散给民户，每票一张交银二百两，铺户交银共三万七千余两，惟民户迁延不交。副都统秀林到任时，铺户等纷纷呈控，秀林遂上折参劾参局协领诺穆三侵帑累民。

至是，乾隆帝命大学士福康安、尚书胡季堂、侍郎松筠驰往吉林查办，并将恒秀解任，带往吉林质审。〔1〕嗣经钦差大学士福康安等查实，分别定拟具奏：参局协领诺穆三问拟斩候，勒限监追，追完缴接济刨夫银三万两，准其减等发落；革任将军恒秀问拟杖徒，系宗室，押带赴京交宗人府照例办理。乾隆帝以福康安等审拟吉林参局亏帑累民一案有意宽纵，特谕曰：所拟于诺穆三不免意存开脱，而恒秀与福康安谊属姑表弟兄，有心徇庇，从宽定拟，希图含混了事。然此事究因参务，且不为已甚，是以不复深加究诘。此明发谕旨并申饬军机大臣意存瞻顾，承旨当日未拟写饬谕进呈，略曰：朕今年八十有四，幸明昊眷，精神强固，办理庶务，日细靡不躬亲，于臣下功过权衡至当。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覆审，诺穆三仍拟斩候，恒秀改拟绞候，遂定案。〔2〕是年秋审，诺穆三免勾，发往伊犁；恒秀亦免罪释放，在家闭门思过。

2 是月，勘定西藏沿边鄂博。初，福康安率兵击退廓尔喀入侵，已于济咙、聂拉木、绒辖各边界酌中堆立鄂博，

而藏界西南通境外之萨迦、定结、帕克哩等处俱未定有鄂博。至是，驻藏大臣和琳、成德奏称：派遣游击张志林先行前往各边，自萨迦起，酌于紧要处所，将应立鄂博地方绘图贴说，待三月间驻藏大臣巡边时，亲自酌定，眼同堆立鄂博，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五月，和琳奏称于阅兵完竣即由萨迦、宗喀、聂拉木、绒辖、定结、帕克哩沿边一带，率同该处营官，查对底册，张志林所拟应立鄂博处所，均与噶厦底册及年老番民禀告相符。查各处路径崎岖，雪山重叠，已分派营弁，眼同各处营官，将旧有玛尼堆者，加高添砌；其形迹全无者，一律堆设整齐。现唐古忒西南与外蕃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均已划然清楚。〖3〗奏入，奉旨嘉奖。

3 李世杰卒。

李世杰（1716—1794），贵州黔西人，字汉三，一字云岩。少而倜傥，读书略观大意。年二十余，入赀为常熟黄泗浦巡检，累官至湖南、河南巡抚，四川、两江总督。为官廉洁，练达吏事。尝谓两江地大事剧，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抚、一漕督、一河督、两织造、一鹺使，巡漕、榷关复在外，动皆可以具折上达，以一人居十数大吏中，迁就不可，径情直行又不可，故江督不能为也。四川则不然，举十二府、九厅、九直隶州与诸边内外事，皆一人专之。余为川督庶可耳。至是卒于里，年七十有九。谥“恭勤”。〖4〗

二月二十三日（3月24日）

4 通谕各督抚寻常案犯不得概行从重定拟。此谕旨乃针对闽浙总督伍拉纳将内地寻常案犯照台湾漳泉械斗聚众之案从重定拟即行正法而发。越二日，又就云南巡抚冯光熊覆奏地方如遇重大案件自应将法无可贷之犯立正刑诛，再次通谕各省督抚审拟案件当准情定罪，以期情法得平。在上述谕旨中，还训谕督抚等戒除揣摩之痼弊，略谓：近来督抚非失之过当，即失之不及，或因有一案经朕改轻，即遇案不免意存宽减；若有一案经朕改重，即不问情罪之是否允当，概行从重定拟。

寻命慎重刑狱，不得概请王命，将人犯先行正法。据福建水师提督兼台湾总兵哈当阿奏，审明因奸谋死本夫之郑月娘、张荣，恭请王命，分别凌迟斩决。乾隆帝以为所办殊属错误，并谕曰：郑、张二犯虽法无可贷，但因奸谋死本夫之案何省无之？若此等寻常案件亦一律恭请王命，尚有何案应行按例请旨定夺耶？随后陆续发生直隶总督梁肯堂将劣监抗粮殴官一案首犯等审明后先行正法、奉天府尹宜兴将强劫、轮奸各犯先行正法等事，均饬谕不知缓急。〖5〗

5 豁免大臣官员兵丁应赔未完银两：一、原任督抚、将军、两司业经治罪查抄之陈辉祖、富勒浑、杨景素、索诺木策凌、张廷化、汪圻六员名下未完应赔银共十九万七千余两。二、已经离任共七十一员应赔未完银合计十七万四千余两，以上各员俱为家产尽绝及无可著追者。三、八旗绿营兵丁代父祖赔缴坐扣饷银者，共七十八案，计应扣缴银十九万余两。此次豁免银总计五十五万九千余两。〖6〗凡

现任官员及虽非现任而家属力能完缴者，仍令其继续完缴。〖7〗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

6 分别宽减新疆军台官犯：凡情节尚不甚重者，留戍所三年，分别减等，遇有需员差委，伊犁将军等先尽此项官犯择才具堪用者挑补。发遣新疆常犯内情节尚轻且年久者，亦依次递减，予杖徒完结；年浅者，俟满三年，按原罪递减。情节略重者，仍留三年，限满后，按原罪递减。其时刑部及各督抚审办刑案，往往从重问拟发遣新疆，以致历年发遣之犯，日积日多，新疆已难以安插。〖8〗

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

7 郑光彩在台湾潜立小刀会。郑光彩原籍福建龙溪（今漳州市），自幼长于台湾凤山县（今高雄县），靠替人看守田园度日。以结仇甚众，起意纠人结拜天地会，遇事可互相帮助。至是，与同伙陈旺等邀约五十余人，到庄外僻静空埔，排设香案，歃血饮酒，拜天立誓，众推郑光彩为大哥，陈旺第二，相约“一人有事，众人协力相帮，背盟之人，死于刀下”。令每人置小刀一把，用牛角做柄，随身携带，以为互相识别之暗号及防身自卫之用。又以“天地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换会名，掩人耳目”，因每人有小刀一把，遂将天地会变名“小刀会”。〖9〗

二十五日（6月23日）

8 乾隆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热河，六月初二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二十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六日还京。

9 是月，浙江义乌何世来、楼德新等密谋反清被破获。何世来籍隶义乌，向习拳棒，略知医方，与同县监生王元秩、武举杨国泰及宣平（今武义县西南柳城）县铁匠楼德新交好往来。本年三月何世来因医道不行及生活贫难，起意兴立教门，惑众敛钱，并与王元秩等称楼德新为教主，散布楼德新曾得天书、仙旗，已经脱胎换骨。寻入教之人渐多，何世来等商议抢夺金华府通远门内市集粮食及富户财物，又制作红绸小旗八面，上书“招动天下众英雄　弟兄人马共打点　奉旨　新主一到要发兵”，“皇札　开国定国”，“一比三国桃园义　二比宋朝三弟兄　三比好汉瓦江寨　兄弟下山保唐王　助得唐王登宝殿　弟兄封赠公侯王”等文字，约定本月初四日在王元秩家会齐举事。届期只有楼德新、何世来、王元秩等二十五人按约来会，其余有半路折回者，亦有畏祸未到者，何世来因人少难于动手，另约日期而散。旋被官府访闻破获，何世来等首从人犯四十七名被拿获。浙江巡抚吉庆具奏此案时，因小旗内“写有悖逆词句，未敢上渎圣聪”，是以乾隆帝不过目为散布邪言、传习拳棒之邪教。及闽浙总督伍拉纳将“逆词抄录”进呈，始判定为“狂悖”逆案，命根究除楼德新、何世来之外有无主谋起意之人并逆词内所称各情节。〖10〗

六月初三日（6 月 30 日）

10 命江苏巡抚奇丰额密查侍郎巴宁阿在原任两淮盐政任内有无贪黩败检情节。前一日车驾抵热河，适逢雨势甚大，安远庙大殿琉璃瓦坍塌损坏，而该庙监工者即系巴宁阿。乾隆帝因疑巴宁阿或有别项昧良害理之处，是以佛天

不佑，令其败露，遂将巴宁阿花翎、黄褂革去，命密查其有无营私黩货之事。寻浙江盐政全德参劾巴宁阿在两淮盐政任内与总商汪肇泰联宗、收受商人洪广顺为门生、离任时收受盘费银两及置买婢女等款，随将巴宁阿革职拿问，交留京王大臣严讯。嗣经查明，全德所参各款全部属实。本年十月以巴宁阿前在两淮盐政任内贪婪不职，且与商人联宗，定拟绞候。乾隆帝则以巴宁阿所犯款迹止于卑鄙无耻，且念其平日办理工程尚属谙习，命释放在热河工程处效力赎罪。

旋裁革两淮商人供应盐政饭食杂费等陋规。在查办前任两淮盐政巴宁阿一案时，曾任盐政之董椿供出，两淮盐政衙门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五十两、幕友束脩等一切杂费银七十两，共计一百二十两。乾隆帝就此宣谕曰：宫中玉食万方，每年膳房通计仅止三万余两，京中户部尚书得项较优，每年亦止五千余两，外省总督至多者不过二万金。盐政官秩微末司员，乃每年供应竟至四万三千余两之多。总因该盐政应得养廉尚有因公坐扣之项，辄借此为词，诸弊丛生，殊非政体。但此弊已久，今亦不加追问，所有商人一切日费供应一律裁革。凡收受商人供应银之历任两淮盐政俱照数罚出，而全德在任六十四个月，实收十九万二千余两，除全数缴出外，仍自请照数再罚一倍，共罚银三十八万四千两。〖11〗董椿在任十个月，情愿罚交银三万两。〖12〗

十一日（7月7日）

11 以钱价过贱，命传谕各督抚酌筹调剂，略曰：现因京城钱价过贱，欲将八旗兵饷及工程料价应行搭放钱文者，

概以银两满支，并将户工两局钱按数减卯，已令留京王大臣等妥议具奏。至各省如云南、贵州、四川、湖广等处，小钱充斥，以致下游江浙等省钱价亦为过贱，商民多有不便。上年江苏省曾奏请暂停鼓铸，亦不过仅停三月，钱价未能得平。在小民零星日用，虽不无便益，而商人往来运贩，既多累重，且交纳帑课，例用银两，以钱易银，更形折耗，以致成本多亏，不可不设法调剂。各省中每年经费如有搭放钱文之项，可以酌量改放银两，俾银两流通，钱价增长；其鼓铸酌行停减，市间钱文既经官为收买，自必将大钱交出易换，即或稍有夹杂，亦可官为拣出改铸，则小钱之弊亦可不禁自绝。但各省情形不同，难以悬定，各督抚可照各地情形，应如何筹办，各抒己见，据实具奏。各督抚奉旨后俱把调剂钱法视为大事，其应付措施亦不外停炉减卯、改放银两，以及严密查拿私铸私运小钱，厉行收缴小钱各项，并未计及鸦片走私日盛而白银大量外流，而禁私铸、收小钱最力之湖广、四川、云贵等省，则因吏胥借机滋扰，社会动荡尤剧。

七月十七日（8月12日）

12 嵇璜卒。

嵇璜（1711—1794），字尚佐，号黼庭，江苏无锡人，大学士嵇曾筠之子。雍正八年（1730）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长于治河，曾建议黄河改道北流。晚年虽屡以年老衰朽乞休，而终不获准，至是卒于官。谥“文恭”。〖13〗

13 是月，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秘密传布白莲教首

先在陕西破案。陕西巡抚秦承恩率先访闻安康县有萧贵等烧香念经、惑众敛钱情事，随即拿获萧贵、张大用等七十余犯。据萧贵供称：系湖北襄阳县（今襄樊市）人，来至陕西安康种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回至襄阳，见其妻弟樊学鸣称襄阳人宋之清传习西天大乘教，并预言将有五魔下降、水灾瘟疫诸劫，必须尊弥勒佛，烧香念佛，方能避祸。秦承恩随咨会湖广、四川等省严密缉拿同教案犯，并据情奏闻。〖14〗稍后，四川总督福康安亦访得四川大宁县（今巫溪县）民人谢添绣有传习邪教之事。据谢添绣供称：五十七年（1792）有湖北竹溪县民陈金玉来到大宁，即拜为师，先令过愿，传给灵文，后与升丹。〖15〗陈金玉并说将来到了下元甲子，百姓遭水火风三灾，而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保扶牛八起事，牛八即系“朱”字。入教之人出了根基银两，遇有劫数都能免难，如今河南、陕西之人多有学习此教的。又供称河南有张、高、薛、梅、梁、孟、丁、萧八姓，称为“八大功祖”，并有龙华三会名目。另据同案王友学供，牛八名叫朱红桃，住在河南登封无影山。福康安遂差人往拿竹溪县陈金玉、胡仲元等要犯，并将破获邪教之事驰驿奏闻。〖16〗

八月二十日福康安奏折由驿先行奏到，乾隆帝即命传谕川陕楚豫各省督抚，略曰：该犯等传教惑众，非止为骗钱起见，各处俱有伙党煽布，同恶相济，其为悖逆，已属显然！遂令山东巡抚福宁与河南巡抚穆和蔺对调，由福宁严密搜拿河南无影山牛八即朱红桃，另将“八大功祖”及龙华三会一体根究查缉；命湖广总督毕沅将案内所供之湖北省入教各犯一体严缉，毋使漏网；命陕西巡抚秦承恩亲

往各处督办；又命福康安暂不必赴云贵总督新任，仍留四川办此邪教大案。〖17〗翌日，秦承恩差人赍折迟到，乾隆帝以秦承恩照寻常事件奏闻邪教逆案，以至迟至二十余日始行递到，命交部严加议处。又谕陕省获犯已七十余名，将来各省查拿人数自必更众，若俱拟以骈首，未免人数过多，将来审明定案时，自应将首犯按律凌迟，其传教惑众要犯亦应问拟斩决，其余为从之犯，当分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索伦、达呼尔为奴。〖18〗

寻据湖广总督毕沅奏称：接到陕省咨会，当即饬属驰赴襄阳地方将首犯宋之清拿获，并究出同教各犯刘喜等十八名，搜出所传太阳灵文等经卷。据太阳经灵文咒语判断，似系从前楚豫二省办过收元邪教余孽。〖19〗乾隆帝降旨严饬毕沅于邪教大案既失查于前又回护于后，殊属非是。寻毕沅降调山东巡抚，摘去花翎，罚交湖广总督养廉五年，再罚山东巡抚养廉三年。以福宁补授湖广总督，穆和蔺仍留河南巡抚之任。命福宁驻扎湖北、河南交界地方，督办邪教大案，务将供出之牛八即朱红桃缉获。复据毕沅奏，访得湖北房县地方有王应琥一犯，系递上传教之人，现已拿获之陈金玉、王大烈、胡胖子等均从其入教，实此案巨魁，九月十一日猝至其家，将王应琥拿获。〖20〗乾隆帝谕示应由此切实查究倡教首犯。

【考异】此次邪教大案有混元教、收元教、荣华会、三阳教、白莲教、西天大乘教不同说法。清廷虽未明确名之何种教门，但由于它最终引发了川陕楚等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是以当时人皆认为刘松、刘之协为白莲教教首（《戡靖教匪述编》卷一《蜀述》；《养

吉斋余录》卷五。俱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825、831 页）。按此次教案各教首的渊流传承，虽然有混元教、收元教、荣华会等不同名目，但浑言之白莲也是有根据的。据马西沙的研究，刘松师承王怀玉，王怀玉师承混元教教首樊明德，樊明德之《混元点化书》等则得之于杨集，而杨集、樊明德所传混元教歌词系张仁之荣华会所传。湖北襄阳收元教首宋之清也为张仁至姚应彩一脉相传：张仁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传布荣华会犯案被杀，同案漏网之犯徐国泰三十三年（1768）改倡收元教，经李从呼传至孙贵远，于五十年（1785）一在湖北被破获，孙贵远弟子姚应彩又系宋之清之师。再看乾隆五十九年（1794）邪教大案另一教首——湖北房县之王应琥，王应琥之父王全与其好友艾秀俱系孙贵远之徒，孙贵远被捕杀后，王全令王应琥拜艾秀为师，艾秀传给王应琥偈经一本，称“习此经咒，尊奉弥勒，即是荣华会上人”。由此可知王应琥之荣华会亦可上溯至张仁之荣华会。张仁之荣华会则源于山西张进斗的白莲。张进斗，祖籍山西长治县，雍正年间传布无为教，官府称之为“白莲教首”，张进斗以下周隆筵、刘善经、卢应科至张仁递相师承。追根溯源，乾隆季年之邪教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王应琥虽教派有别，但俱出于山西白莲教首张进斗。这种同教异名、统系归一的复杂情况当时人即已点破，如乾隆四十年（1775）河南巡抚徐绩奏折中已提到：“混元教与收元教、无为及白莲均属同教异名”。马西沙经过研究雍乾年间晋豫楚陕等省教派之变迁后指出：“从晋省传播的收元教沿着晋、豫边界，逐渐向豫中、豫南发展，最终在乾隆中叶首次南传至湖北北部，教势日炽，传播越广，教义内容也日益添加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它说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临近，这支教派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爆发，而当局一次比一次的严厉镇压，更加速了两种社会势力的对抗。”（俱参见：《中国民间宗

教史》1258—1301 页），兹从马西沙的说法，将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传布之秘密教门概言之“白莲教”。

八月十五日（9月8日）

14 普免乾隆六十年（1795）各省应征漕粮。是为乾隆帝在位期间第三次、亦即即最后一次普免各省漕粮。寻御史甘立猷奏请于明年普免天下漕粮时，议定章程，每免有粮之户漕粮一石，酌减佃人额租若干。乾隆帝以其不达时务，降旨申饬，略曰：若议定章程，予以限制，势必官为勉强，抑勒滋弊，且各省顽佃平日已不免有抗租情事，若再定减租之例，更可得以借口。是以推恩行庆之典，转启扰累刁抗之端，成何政体？

九月初十日（10月3日）

15 原任四川总督福康安奏审办私铸匪犯情形，据称私铸所用铜铅系该处官厂奸商透漏，或系水摸捞获盗卖。乾隆帝谕曰：私铸一案，现已拿获首伙各犯二百余名，而邪教一案，川省及陕西、湖北先后获犯业已将及二百名，此外在逃及究出未获之犯尚多，以两案合计不下五六百人。将来定拟时，此两案为首起意主犯，自当按律问拟，其为从伙犯，在邪教案内应发黑龙江为奴，其私铸案内者，即可发往回疆。

十七日（10月10日）

16 以石经将核勘完竣，加总司其事之彭元瑞太子少保衔。太学石经凡一百九十碑，为江南人蒋衡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始勒石。彭元瑞司校雠，金简司工。彭元瑞

奉旨每晨携笔砚至乾清宫，遍校内府所藏宋刻各本，因得观人间罕见之本，考其同异，著为一书，名曰《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凡蒋衡所书不合于古者，俱改正之。至是，石经将核勘完竣，彭元瑞面奏云："石经将垂训万世，只臣与金简二人列后衔，臣以末学，金又高丽人，恐不足取信。"奉旨加派和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副之，而彭元瑞独邀宫衔。复命仿《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例，每经刻《考文提要》于后，并谕曰：近因刊刻石经，出内府所藏宋版各经及古今流传旧本，命总裁各官详细校对，并将与坊本、监本互异之处逐条摘出，厘定成编，名为《考文提要》。此书简核明备，无难家诵户习。著刊置经末，列树戟门，并镌版颁行天下，于明年乙卯科乡试为始，考试四书五经题文俱照颁发各条改正。〖21〗

然未逾月，又谕曰：抽阅《考文提要》数条，不过字句书体，间有异同，于圣贤经义初无出入。圣贤垂教之义，原不在章句之末，士子等操觚构艺，亦不必以一二字之增损、偏旁之同异为去取也。遂收回自乙卯科乡试试题照颁发各条改正之成命。盖《考文提要》谕定刻于每经之后，和珅嫉焉，大毁《提要》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22〗

17 是月，白莲教倡教教主刘松在甘肃隆德（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被捕获。刘松，年七十九岁，系河南鹿邑县人，从师王怀玉入混元教。乾隆四十年（1775）王怀玉之师樊明德倡立混元教一案在河南被查办，樊明德凌迟枭示，刘松以从犯问拟充军，金发甘省隆德安置。本年七月陕省破获邪教大案，牵连四川、河南、湖北数省，陕甘

总督勒保以甘肃与川陕毗连，即通饬各属密查。旋访闻隆德军犯刘松行迹诡秘，当即饬委按察使陆有仁驰往隆德查究，并于刘松卧房内炕下起出瓷缸一个，内装银约二千两，讯系刘松之徒刘之协与刘之协之徒宋之清向众人敛取打丹银陆续送往配所。勒保以宋之清既为传教重要案犯，而又系刘松旧徒刘之协之徒，故判定刘松“即系此案教首，案关重大”，于本月二十九日一面驰奏，一面亲往督率查拿究办。〖23〗

嗣经勒保严审，刘松始供吐倡教传教各情：刘松昔日曾收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为徒，乾隆四十年（1775）犯案时未将刘之协供出，因得漏网。五十三年（1788）刘之协来隆德配所探望，与刘松商复旧教，以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遂改为三阳教，并将旧教内《混元点化经》改为《三阳了道经》，灵文改为口诀。刘之协恐不能动众，复与刘松商量，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共推刘松为老教主，敛得银钱俱送刘松处收存，凑成整数，再为分用。刘松因令刘之协分赴各省传徒，先后收得宋之清、萧咏为徒，宋之清亦收得齐林、伍公美、王学陇为徒，从此互相传播，党徒日众。嗣因宋之清传徒众多，不肯将敛得银钱交与刘之协、刘松分用，遂自立一教，另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为真弥勒佛转世，并以李三瞎子之子名叫卯金刀，将来必定大贵，将刘之协教内之人尽行勾去。刘之协于五十七年（1792）带同刘四儿前往襄阳与宋之清理论，宋之清称刘四儿不像弥勒佛，亦未见过刘之协

所说的牛八，反令刘四儿归入其教门之下。刘之协随即回到安徽，找得太和县杨家集人王廷章之子双喜儿作为牛八，并带往隆德交刘松父子验看。五十八年（1793）初，刘之协即带领牛八前赴襄阳，交与宋之清看视，以见实有其人，希冀将教内之人分回。本年六月，刘松在配所得知，刘之协与宋之清争教，现已破案，官府查拿教内人犯甚紧。刘松遂将《三阳了道经》、灵文、口诀及一切字迹全行烧毁，直至全案破露。勒保在十月初六日折奏上述情节时，判断“此案邪教起自刘松，传于刘之协，盛于宋之清，而刘松实为此案首犯”。〖24〗

18 是年秋，直隶、山东及河南北部继大旱之后，　　复大水成灾。直隶永定、漳、卫诸河漫决，五十二州县被水；山西沁、丹诸河溢涨，下注豫省沿河州县，田禾房屋俱被淹浸；山东东昌（治所在今聊城县）、临清、德州（今德州市）等属因卫河涨发，秋禾被淹；山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或因河流下注，或因山水涨发，亦有程度不同水灾。乾隆帝屡命截漕并发库帑赈恤灾民。朝鲜使臣描述灾情云：“春夏之间，雨泽乏少，而秋间久涝，关内则殆同赤地，米直腾贵，倍于常年。”〖25〗

十月初五日（10 月 28 日）

19 命川陕楚豫各省速结邪教逆案。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传习白莲教一案，各省先后拿获案犯数百名之多。至是，陕抚秦承恩首先将该省首伙各犯定拟具奏。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法司核拟速奏，并通谕有关各省即照陕西

之例速行结案，若复逐层根究，恐不免辗转株连，延迟时日。随即将陕西倡立邪教之萧贵凌迟处死，樊学鸣等帮同传教之十四犯斩决；甘肃教首刘松凌迟处死，其子刘四儿处斩；湖北教首宋之清、王应琥凌迟处死，宋显功、齐林、伍公美等十九犯处斩。本案数百名从犯俱发遣黑龙江为奴。〖26〗惟有重大案犯刘之协已于另案被拘提，在解往河南扶沟县途中，乘间脱逃，终至放虎归山，为嘉庆元年（1796）爆发之川陕楚等五省白莲教大起义埋下伏线。

迨乾隆帝获悉白莲教要犯刘之协于扶沟县脱逃，即命将扶沟知县刘清鼐革职，拿交刑部治罪，河南巡抚及两司穆和蔺、吴璥、陈文纬即亲往分路督拿，并令湖广、四川、陕甘、安徽各督抚一体严缉。〖27〗寻以河南巡抚穆和蔺疏脱邪教要犯刘之协，命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十七日（11月9日）

20 军机大臣查明《永乐大典》现存卷数具奏：《永乐大典》只有一部，现存翰林院，原书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除原缺二千四百零四卷，实存二万零四百七十三卷，共九千八百八十一本，此外有目录六十卷。〖28〗

十一月初五日（11月27日）

21 第八届俄罗斯正教（东正教）传道团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修士大司祭率随行学生四名抵达北京。〖29〗

二十日（12月12日）

22 汪中卒。

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市）

人。七岁丧父，家酷贫，母邹氏授以小学、四子书，稍长，助书贾鬻书于市，因遍读经史百家，遂为通人。年二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以母老竟不赴考。中年以后，客游江湖，曾为毕沅等大吏入幕之宾。自述学术宗旨："少日问学，实私淑顾宁人（顾炎武）处士，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生平刚肠嫉恶，遇事便发，敢言人之不敢言，被世俗目为"狂士"。著《述学》，然其书稿草略具而未成，后乃即其考三代典礼及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论撰之文，为《述学》内外篇，凡六卷。至是客死杭州西湖，年五十。〖30〗

二十七日（12月19日）

23 饬谕各督抚收缴小钱不得扰累商民，略曰：各省奉行不善，往往派委佐杂微员，竟至铺户逐一搜查，而胥役人等借端勒索讹诈，弊窦丛生。倘各督抚仍漫不经心，致有扰累，一经查出，必从重治罪。

十二月二十日（1795年1月10日）

24 谕命不准芦东盐价改卖银两。

芦东引盐行销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五省，因商力日疲，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七年（1782）、五十三年（1788）三次调价，每斤已增至制钱六文。然近年来钱价愈贱，而芦东商人须以卖盐钱文易银交课，是以赔折更多。长芦盐政徵瑞为此奏请芦东盐价亦改为卖银。部覆奏言：现在市集钱价较贱，若如该盐政所奏，照依市

价，随时核算，则较之长芦现行盐价，每斤约多卖钱二三文至五六文，统计长芦每年额销引张，可多卖银一百数十万两。即芦东盐务须量为变通，亦应核明该商等每年约赔数目，量出为入，未可累及闾阎，徒饱商橐。乾隆帝是之，命交大学士、九卿重议，并令直隶等督抚据实回奏。〖31〗直隶总督梁肯堂覆奏芦东盐价改为卖银一折提及，长芦盐政徵瑞札称，商人应交正课外，尚有应交帑利等项，核计商人赔折实需一百余万两。梁肯堂遂以徵瑞奏请改卖银两为是。尔后山东巡抚毕沅覆奏也以改卖银两为是。

乾隆帝则大不以为然，特谕梁肯堂、徵瑞曰：若以内府帑利而论，则系商人应交内府借项，岂有因此转将盐价加增致民受困之理？况此项帑银原系该盐商等自行恳请借给者，只一分起息，为数甚轻。且从前借给时本系银两，并非钱文，此时何得以易银耗折牵合借口？现在钱价虽贱，然从前商人领帑之时纹银一两可易钱八九百文，以此核算则该盐商彼时得利已多。即就帑利言之，其所称每年交纳数目亦不应至如此之多。〖32〗随经查核，芦东盐商节年所借帑本银共计七百七十余万两，每年应交帑利银约一百万两。〖33〗

至是，大学士阿桂等秉承旨意，在议覆芦东盐价一案时，亦以为徵瑞前次改卖银两之请断不可行，然商力疲乏确系实情，建议将七百七十余万帑本银内二百四十六万余两停止交利，其本银展限三年，分限十年带交归款；另四百六十一万两所借帑本银，亦请展限三年，再按原限归缴；其余八万二千两则仍交该商等生息。奉旨依议。〖34〗

25 是月，金简卒。

金简，先世朝鲜义州地方人，清开国初，其先祖三达理内附，隶满洲正黄旗包衣第四参领下第二朝鲜佐领，父三保，屡任长芦巡盐御史，妹系乾隆帝淑嘉皇贵妃，诞育皇四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一子。金简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兼掌武英殿修书处，制定武英殿聚珍版及程式，刊印殿本书籍一百余种，质量上乘，为人称道。至是卒，谥“勤恪”。〖35〗

26 是年，各直省人口三亿一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九十五名，各直省存仓米谷总计四千五百万三千三百九十七石。

27 上年（1793）八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93）八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九十七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两。〖36〗该贸易年度欧美各国商船抵广州共五十八艘，其中英国四十四艘（东印度公司二十一艘，散商二十三艘）、美国七艘、荷兰四艘。英东印度公司二十一艘船售出毛织品、铅锡、麻布等共得货款银二百一十七万余两，从中国购得货物主要是茶叶、生丝、南京布、棉花等。来华东印度公司船只无白银携至。〖37〗

28 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1790—1794）中英（包括印度）贸易状况：进出口总值每年平均银一千八十五万一千四百零五两，其中进口五百万零七千六百九十一两，出口五百八十四万三千七百十四两。中国对英贸易顺差年

均银八十三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兩。此五年中，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1790—1794）欧美各国输入中国年均商品总值银五百八十七万六千六百六十三兩（其中英国占 85.2%），从中国输出欧美各国年均商品总值银七百三十四万八千四百二十兩（其中输往英国占 79.5%），年均出超银二百四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七兩。〖38〗

〖1〗《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 696—697、763—768、773 页。

〖2〗《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772—780 页。

〖3〗参见：《卫藏通志》卷二《疆域》；《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967 页。

〖4〗《清代碑传全集》卷七十《兵部尚书谥恭勤李公世杰墓志铭》、《书李恭勤遗事》。

〖5〗《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881、975 页。

〖6〗《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 742—751 页。

〖7〗《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 741 页。

〖8〗《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四六。

〖9〗《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92—293 页。小刀会名目在乾隆七年（1742）和四十七年（1782）已在福建及台湾出现。至于小刀会与天地会的关系，研究天地会源流的专家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七年（1742）、四十七（1782）年闽台小刀会乃属天地会系统，有人则主张五十九年（1792）郑光彩所立小刀会才是天地会系统内最早的小刀会（《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90—293 页）。

〖10〗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七册 963—964 页；《康雍乾时期

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722—723页。

〖11〗《文献丛编》三十六辑《密记档》。

〖12〗《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98页。

〖13〗《清史列传》卷二十《嵇璜传》。

〖14〗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82—183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150—151、192页。

〖15〗所谓“过愿”，即系赌誓学习此教，必须上不漏帅，下不漏徒，中不漏身。“升丹”，系将入教者姓名、籍贯写在黄表纸上，向空中焚烧，亦有称为“打丹”者（《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79页）。

〖16〗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77—180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144—145页。

〖17〗《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145—147页。

〖18〗《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150—152页。

〖1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82—183页。

〖2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92—193页。

〖21〗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216—217页；《竹叶亭杂记》卷四。

〖22〗《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283—284页。据姚元之所记《考文提要》谕定刻于每经之后，和珅嫉焉，大毁《提要》不善，并言非天子不考文，议元瑞重罪。帝谕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经’加其上，何得目为私书？”和珅计不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以为己作呈进。又皆《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上子，请饬禁销毁，并命彭某不得私藏。帝叹曰：“留为后人聚讼之端，亦无不可。”其事乃寝。和珅乃密令人将碑字从古者一夜尽挖改之，而元瑞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庆八年，元瑞奏请详加察核，但将碑字之草

率漏画略加修补而已。阮元抚浙，始以《考文提要》刊刻焉（《竹叶亭杂记》卷四）。

〖2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197—200页。

〖24〗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九辑202—206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271—276页。

〖25〗《乾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

〖26〗《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250—252、259、271—276、294页。

〖27〗刘之协潜逃一事，详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427—431页。

〖28〗《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288页。

〖29〗《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216—218页。

〖30〗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八《汪中传》；《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一三四《汪中传》、《汪君传》、《汪中记》；《清代名人传略》中册326—327页。汪中去世时间，从刘台拱《汪君传》。

〖31〗《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328—329、389—390页。

〖32〗《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352—353页。

〖33〗《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380—382页。

〖34〗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389—390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六。

〖35〗参见：《清代名人传略》中册174—176页；《清史稿》卷三二一《金简传》。

〖36〗《粤海关志》卷十。

〖37〗《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70页。

〖38〗《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5页。

清通鉴　卷一五二

乾隆六十年　乙卯　公元 1795 年

正月初一日（1 月 21 日）

1 日食。十五日复月食。

初七日（1 月 27 日）

2 上年降旨普免天下积欠，命各督抚查明具奏。至是直隶首先奏到，节年未完正耗地粮折色口粮等银二百十七万八千余两、未完出借仓粮及应征本色粮谷米豆等项一百零一万七千余石，奉旨全部予以豁免。嗣经各省将节年积欠陆续查明具奏，亦通行一体宽免。此次普免天下积欠共计银一千七百一十万余两、粮谷米豆三百七十五万余石。山西、四川、湖南、贵州、广西六省俱无积欠，命于下年正赋宽免十分之二。〖1〗

二十一日（2 月 10 日）

3 湖南、贵州苗民起义爆发。

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西南吉洞坪）与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境壤毗连，松桃又与四川秀山县交界，在在均系苗人居住，山高林密，岩洞丛深。该地区自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先后设置流官和营汛，地方遇有差事，“百姓皆系地方官出钱雇募，而苗民往往不给工食”〖2〗。长期以来，苗民“畏隶如官、官如神”〖3〗。而苗民尤不堪其苦者，乃客民将苗地蚕食殆尽。时人记曰：“苗寨中富民放账，其息甚大，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衣服，虽受其盘剥而仰以为生，或即所折山地转求佃耕，或易以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生死惟命”〖4〗，以致“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欠，田产罄尽”〖5〗。乾隆五十二年（1787）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勾补寨苗人石满宜等聚众伤官，苗民被杀甚众，已预伏再次举事之初因。迨上年冬间，苗寨纷纷倡言驱逐客民，以复故地。十二月永绥厅石三保之侄石由保“忽然发癫，口里喊着说我们苗子要做官，杀害客家，寨里的苗子也就有随着发癫的，后来又嚷说寨里要出苗王”。本年初石三保遂自称苗王，并邀约平陇之吴八月前来商量。石三保，永绥厅黄瓜寨寨长，五十岁，系吴八月姑表兄弟。吴八月，六十七岁，读书识字。二人随写传帖邀集石柳邓、吴陇登、吴天半等，“说苗子田地都被客民占了，心里不甘，声言各寨的苗子都要帮他夺回耕种”。石柳邓，贵州松桃厅人塘汛小营寨苗百户，五十二岁，一说系石三保族兄，一说系族叔；吴陇登，凤凰厅鸭保寨苗百户，其堂侄女为石三保之妻；吴天半〖6〗，二十三岁，湖南永绥厅苏麻寨人。正月十一日，湖南各苗寨长一百余人

赴石柳邓家密商举事，定期十八日两省同时动手，不幸事机不密，为官府所侦知，镇筸总兵明安图等立即驰往会营剿捕。

至是，蓄怨已久之苗民开始分路烧抢，石三保攻打正大营、嗅脑一路，石柳邓攻打松桃、秀山一路，吴陇登、吴八月攻打乾州一路，吴天半攻打苏麻、西梁、乌草河、雷公滩一路。乾嘉之际湘黔川苗民大起义由是爆发。〖7〗永绥副将伊萨纳、同知彭凤尧闻讯即以兵六百往捕，镇筸总兵明安图亦率兵八百以往，会营鸭酉，旋陷入数千苗民重围。夜半，但见火光烛天，遂弃寨逃逸。溃至盘打扣地方，苗民愈众，明安图被矛戳毙，伊萨纳、彭凤尧均死之。时二十三日也。苗民乘胜进围永绥，并攻陷乾州厅（今湖南省吉首县西南乾州），署同知宋如椿等被杀。贵州镇远总兵珠隆阿亦被围困于正大。〖8〗

二十六日（2月15日）

4 荷兰使臣德胜等于本月初九、十一日两次入宴，至是启程回国。〖9〗乾隆帝颁给荷兰国王《敕书》仅言“尔邦自贸易澳门，历有年所，天朝怀柔远人，无不曲加抚恤，如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里亚、英吉利等国，效顺献琛，天朝一视同仁，薄来厚往，尔邦谅备闻之。”〖10〗

二月初四日（2月22日）

5 获悉贵州、湖南苗民烧毁民房，杀毙客民，乾隆帝命传谕黔湘两省督抚：该处地方官吏及土著、客民等见苗民柔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止当将为首之犯拿获严办，安抚余众，苗民自然贴服。并命

湖广总督福宁即行前往该处驻扎办理，又谕云贵总督福康安若已驰赴黔省，止须不动声色，查明妥办。嗣据福宁奏，各路苗人数千往围乾州，抢劫仓库，署知州宋如椿等殉难，镇筸总兵明安图在绥州鸭酉被阻。乾隆帝以事态严重，遂谕示福康安、福宁及新任湖广总督毕沅："此事前据刘君辅奏到，朕尚以为不过该处民苗互相仇杀，毋须大办。今阅该督所奏，竟系逆苗等聚众不法，胆敢抢城伤官，必须痛加剿除，以儆凶顽而彰国宪。命福康安、福宁带兵前往督捕，剪除逆苗，擒拿首恶。"寻以松桃、永绥与四川接壤，命四川总督和琳速赴酉阳，以巡边为名，防范堵截。〖11〗

6 台湾凤山县（今高雄县）陈光爱等密谋复兴天地会，事机不密被害。陈光爱，台湾凤山县和尚庄人，本年正月与吕恭、陈周全邀得一百余人来至乌山后僻静之处，排列牺牲香烛，拜天立誓，歃血饮酒，结成天地会，推陈光爱为大哥。随即密谋袭击营汛，抢夺鸟枪，待附和人众，即行攻打县城。至是，陈光爱率众攻围石井汛地，汛兵有备，旋官兵大至围捕，陈光爱等六十四人被拿获，分别凌迟斩枭军流。〖12〗

十九日（3月9日）

7 总督福康安解正大、松桃之围。先是，福康安带兵驰至铜仁府，乾隆帝指示当剿洗松桃、正大一带逆苗，廓清后路，方可并力全趋楚境。至是，福康安命总兵花连布往解正大营之围，营内提督彭廷栋闻枪炮声，即带兵出城会合，正大营立时解围。〖13〗福康安复移兵将被困之嗅脑、松桃城解围。〖14〗时湖广已调兵一万三千余、四川调兵四

千余，福康安又带黔省兵数千名，共约三万。乾隆帝指示福康安带兵自南而北，和琳带兵自西而东，福宁自北而南，三路会攻，使苗人彼此不能兼顾。其为首之石柳邓、石三保、吴陇登等断不可任其漏网。至被胁入伙之人，于事竣后再查明照台湾、石峰堡例办理，目下行军之际，不可不剿抚兼施，以为离散党与之计。〖15〗旋四川总督和琳奉旨带兵由炮木山进发，攻克乾沟、洞口等处，福康安往攻大塘汛、大寨营一带，川黔两路官兵于满寨会合。福康安令总兵花连布等率精兵往援永绥，连战至城外，守城官兵出城接应，被围八十余日之永绥厅城于三月十五日围解。湖南提督刘君辅、总兵张廷彦自保靖合攻永绥西北，攻占花园，十七日与福康安所率黔省兵会于永绥。〖16〗黔省苗民起义首领石柳邓被迫转至湖南永绥黄瓜寨，与石三保等继续抵抗官军。福康安、和琳于略定贵州、廓清后路之后，准备同赴楚境剿捕。〖17〗

闰二月初五日（3月25日）

8 谕湖广等省督抚严拿邪教逸犯刘之协，但不可波及无辜，略曰：该督抚等未将正犯查明踪迹，仅将辗转牵涉之人纷纷拘提，即如前此惠龄在樊城查拿张华一犯，将字音相似之人张添华、张化等一并搜查拘讯，而现在周樽因查拿刘玉春，亦将太和县城内外之刘姓民人传齐盘问。外省派委佐杂及胥役人等，即遇无事之时尚思借端讹诈，犹累平民，况借查拿邪教为词，必混行搜捕及审非案犯。

三月十二日（4月30日）

9 陈周全率天地会众在台湾彰化起义。陈周全，原籍福

建同安，自幼在台湾长大，乾隆五十七年（1792）回籍参加“天地会”，事败逃归台湾凤山。本年正月，参与凤山县陈光爱复兴天地会，寻藏匿于彰化西螺地方。时值粮荒，米价骤增数倍，民情不稳，遂与洪栋等密谋起义，以陈光秀、许篇等为将军，复假称内地朱一贵之后朱九桃将率海船四千、兵马数万于三月十五日抵达鹿仔港，并制成书有“大盟主朱”字样大旗一面。本月初十日决定先攻鹿仔港，陈周全招集众人，“砌棹为坛，歃血祭旗”。至是，起兵往攻鹿仔港，清水师游击曾绍龙、理番同知朱慧昌被击毙，遂克鹿仔港，转而往攻八卦山，并攻陷彰化县城，署知县朱澜、署副将张无咎皆死之。时三月十四日也。既入城，以“大盟主朱”名义出榜安民，告示称“诸我兄弟等，今争天夺国”。事闻，乾隆帝命在湖南督办军务之福康安“即日驰赴闽省，相机剿办，方释朕南顾之忧”。〖18〗十六日福建水师提督兼台湾镇总兵哈当阿率大队官军至，维时“义民”林国泰、杨应选等助官兵先行收复彰化及鹿仔港。十九日陈周全于兵败后只身逃逸，行至埔心庄为监生庄南光诱擒。起义失败后，陈周全等一百四十余人被凌迟处死。〖19〗乾隆帝以台湾事平，收回调福康安赴台成命。

四月十二日（5月29日）

10 湖南苗民义军根据地永绥黄瓜寨失陷。黄瓜寨附近一带苗寨不可胜数，岩洞甚多，大者可容三四百人，石三保预先于山梁中筑卡刨壕，准备全力据守。本月初十日福康安令穆克登阿带领官兵从正面进攻苗民设防严密之榔木陀，又密为分派各路官兵从间道包抄，将黄瓜山大梁抢占。

其时起义苗民漫山遍野，有骑马执旗苗目十余人来往招呼，集聚苗众，力奔上山，争夺大梁。所有密林乱石之内，密排放枪，以为接应。经两昼夜激战，黄瓜寨被攻陷，苗寨被焚剿达五十六处。石三保等乘间逃逸。〖20〗福康安旋进军攻克吴天半所据苏麻寨，据吴天半手下之人供称，吴天半自称吴王〖21〗，石三保、石柳邓等皆服其管束，现已由苏麻寨过乌草河，往上下西梁集人，继续抗拒官兵。〖22〗

十三日（5月30日）

11 会试正考官、左都御史窦光鼐取士错谬，以四品休致。本科会试窦光鼐所定第一、二名皆浙人，其他考官欲易置其一，窦光鼐谓吾论文非论省，榜发则会元王以鋙，第二名以衔即其弟，群议哗然，乾隆帝亦觉可疑。及复试，王以衔列二等第四名，而王以鋙竟列三等七十一名。磨勘大臣复奏称，王以鋙会试中式之卷，用“一日万几”、“一日四事”等字样，于先贤身分，尤为引用不切。似此肤泛失当之卷，何以拔置第一？至是，以窦光鼐等考官于抡才大典，漫不经心，殊非慎重衡文之道，命交部议处。寻降窦光鼐四品休致，副考官刘跃云、瑚图礼降四级用。〖23〗旋殿试，居榜首者即王以衔。

二十日（6月6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乾隆帝亲定乙卯恩科会试三鼎甲：状元王以衔，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榜眼莫晋，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探花潘世璜，江南吴县（今属苏州市）人。至是，赐一甲王以衔、莫晋、潘世璜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廷柱、高鹗、王麟等一百零八人

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左都御史窦光鼐，副考官为礼部侍郎刘跃云、内阁学士瑚图礼。〖24〗

五月初六日（6月22日）

13 谕命查办福建仓库亏空及总督伍拉纳等贪纵事。先是，福州将军魁伦密奏："风闻各州县仓储大半多非实贮，似此情形，内地尤觉可虑。奴才在闽七载，虽有奏事之责，但地方官仓库事件闻有亏缺，经督抚设法办理，若混行冒渎宸聪，殊属不晓事体。今时势至此，再不据实陈明，即是背负天恩、丧尽良心之至。"有旨令魁伦查办。〖25〗福建督抚伍拉纳、浦霖贪贿大案由此而败露。魁伦复密奏伍拉纳、浦霖及福建藩司伊辙布通同舞弊〖26〗，乾隆帝据此降旨，将伍拉纳、浦霖、伊辙布革职，原任福建臬司、升任广西藩司钱受椿亦革职，一并交魁伦等质讯。命两广总督长麟驰往福建，接署闽浙总督。又以闽省吏治废弛已极，现在清厘查办一切，正关紧要，非福康安前往，不足以资整顿，命福康安调补闽浙总督，俟拿获石三保等后即驰赴新任。

14 乾隆帝巡幸热河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八月二十一日自避暑山庄回銮，二十七日还京。

15 是月，总督福康安、和琳受阻于大乌草河。四月下旬，官军连克苏麻寨、上下西梁等苗民据点，遂进抵大乌草河。其地水涨河宽，两山壁立，势极险峻。苗民于对面山梁分布木城石卡，抵御甚力。本月十二日，福康安督兵运木搭桥，被水冲散，只见对岸苗民无数排立，施放枪炮，

并力抵敌。随即分兵上下游，伺隙渡河，无奈苗民到处密布，各于对岸悬岩乱石之中，蛇行蚁伏，对放枪炮，官军渡河处处受阻。是时驻扎永绥提督刘君辅提孤军欲复通鸭保饷道，中途被苗民重重包围，并力夹攻，乃退保隆团，而鸭保饷道卒不通，苗民遂复围永绥。〖27〗七月，福康安、和琳所率官军始设计偷渡大乌草河，并与福宁等所率镇筸一路楚军会合。〖28〗八月，被围永绥副将富志那遣人告急，连数十辈不达，最后达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苗民并力拒援兵，提督刘君辅自隆团转战入，围始复解。〖29〗

六月十七日（8月1日）

16 福康安遵旨覆奏苗民情形，略谓：黔楚各苗，自食毛践土以来，本与编氓无异，且休养日久，生齿日繁，寨落亦日逐加增，即以永绥一厅所属户口而论，已不下二十万有零，乾州、镇筸两处大略相仿，黔省苗疆，则更为宽广。其中种类本属不一，首犯吴天半、吴陇登、石三保俱系黑苗，石柳邓住居贵州大寨营，系红苗地方，与石三保同族，是石柳邓亦系黑苗一种。至吴天半所勾结之花苗，系在乌草河一带，为镇筸前营管辖，颇知畏惧兵威，或即用此项花苗，为以苗攻苗之计。〖30〗

二十六日（8月10日）

17 画一各各省督抚应题应奏事件。奏折自康熙年间行用以来，各省寻常事件只系照例题报，然自乾隆中叶以后，督抚每将例应具题之件改为奏折，而既已奏到，乾隆帝又无不逐加批答，遂踵习成风，以致题奏淆杂、各省不能画一办理。有循例具题，仍复具折陈奏者；有各省俱系题达，

而一二省独用折奏者；有命盗案件已结，其案内续参人员即可一律题参，仍复有具折参劾者。应题应奏事件如此混淆不明、办理歧异，是以降旨命留京王大臣会同六部议定各省题奏事件界限。至是议定：凡事关奉旨，或命盗邪教重案，及更定旧章，关系民瘼一切紧要事宜，自应随时具奏；若寻常事宜，本系照例题报之件，部中俱有例案可稽、册档可核，自毋庸复行具奏。应题事件户部项下九款、吏部项下八款、兵部项下四款、刑部项下六款、礼部项下七款、工部项下四款。均包括年底汇奏事例改奏为咨、由部汇核具题各事件。〖31〗因谕曰：今经王大臣等议归简要，恐外间无识之徒疑朕批阅惮烦，大臣等因而迎合，以向来具奏之件大半改为题咨，不知国家创立奏折，原为关系民瘼，并一切紧要事宜而设，至于王大臣现在改题咨各款，皆系无关紧要之件。其实系重要急务，原仍许其随时专折具陈。该明发谕旨还提及：即明年归政以后，遇有紧要之件，尚当指授嗣皇帝率诸大臣等凛遵妥办，俾得闻朕教诫，有所禀承，仍与今日无异。

二十九日（8月13日）

18 严饬闽浙、江苏、山东各省上紧严拿洋盗。先是，天地会陈周全在台举事，福建水师提督即奏称有红头船数十号，俱穿白布褂领，又鹿耳门外有船十余只游弋；至五月内浙省台州洋面有闽省洋盗船只至二十七只之多，复有盗船五十余只迭劫官运米船、殴伤兵役。在夺获洋盗船上，查出鸟枪、腰刀、藤牌等军械，并有“闽右十号”字样，显系闽省兵船为盗所劫者。至是，浙抚吉庆又奏，匪船闯

拿畏惧，驶往北洋躲避。乾隆帝为此严饬沿海有关督抚协同围捕。

然嗣后洋盗之势愈张。闽广洋盗船四五十只复窜浙省温台洋面，与水师抵拒。甚至洋盗在福建福宁镇所属东冲汛上岸抢伤兵丁，抢夺炮械而逸，随又于连江营所属定海地方登陆，扰害兵民，抢夺炮位。乾隆帝严命福建及广东、浙江合力兜捕海盗。并一再谕示：若不实力严拿，使知敛戢，设日久横行，竟至聚啸岛屿，如宋季之宋江等，结成巨盗，于地方洋面大有关系！若非各省合力会拿，不足以绝根株而靖海疆。况洋匪聚集多人，四出劫掠，断非各处为群，其中必有首恶为之主持调度，必擒获首恶，其党自必溃散。

七月十一日（8月25日）

19 山东兖沂曹道德明骚扰驿站，拟绞，于省城济南先重责四十板，其家人陈锦即在该处绞决，以抵畏罪自缢而死滋阳（今兖州县）知县陈时之命。乾隆帝并命查德明上省擅用大车三辆所载何物覆奏。寻奏称：德明上省时带有如意、朝珠、蟒袍等物，系为馈送巡抚司道之用。〖32〗另本案查抄德明家产共有七八万两，此前德明已赔缴潼关工程银六万七千两，另有任所赀财及家产，合计不下二十万两。据德明自供：前任山西潞安知府时管理铁厂一年有余，剩余银至五万两。遂通行训谕各督抚，略曰：德明在潞安府管理铁厂仅止年余竟剩银五万两之多，设在任十年，不将有五十万两乎？若非朘削商民，何以得此多赀？可见外省道府中似此缺分丰腴不知洁己者，尚不一而足。总由督

抚等平时不加稽查，任听暗肥囊橐，或将其任用私人题调此等美缺，以为分肥沾润之地。近年以来，政刑未免稍宽，今外省遂有馈送婪索之事，自系宽之所致，不得不纠之以严。而德明案已败露，又不肯缘此逐一追求，此则于用严之中，仍寓之以宽。〖33〗复降旨饬谕各省督抚曰：督抚受国家厚恩，简任封圻，廉俸优裕，理宜洁己率属，何得私受馈送，相习成风，殊非肃清吏治之道。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但朕不为已甚，不肯因此遍加严查也。

十八日（9月1日）

20 洋商石中和商欠案结案。石中和系洋商潘振承去世后新一代行商，与英东印度公司及散商常有大宗贸易。上年石中和拖欠东印度公司及散商银竟达一百二十四万四千两，经公司呈报总督，石中和及其兄弟被收禁南海县监狱。至是，经广东巡抚朱珪审拟具奏，除将石中和家产抵还外，仍欠英商五十九万八千余两，遂令通商分六年代还。石中和之兄弟充军伊犁，其本人仍留监勒追欠款。乾隆帝就此案特谕曰：嗣后洋商拖欠夷人货银，每年结算不得过十余万两，如有拖欠过多者，随时勒令清还。翌年初，石中和在狱中受酷刑死去〖34〗。

八月初六日（9月18日）

21 署闽浙总督长麟等奏准改造水师营船。闽浙两省额设官船四百九十五只，因船身笨重，于外洋追捕洋盗，不如商船得力，长麟等奏请将已届拆造大修及将届大修者，依商船式，浙省酌改五十只、闽省酌改八十只。其改造工

料，即以应支修费及变价充用。下部议行。寻浙江巡抚吉庆亦奏请改造水师官船，据称水师官兵出洋捕匪，因营船过大，驾驶不便，向系添雇同安商船协缉。上年仿照同安船式捐造四十只交营驾驶，颇为灵便，本年赶办二十只，共船六十只，分发温、定、黄三镇。奏入，报可。随后通谕沿海各省，俱照浙江例办理。

九月初三日（10月15日）

22 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乾隆帝尝自述：即位之始，即焚香告天，谓若得在位六十年，即当禅位嗣子，不敢上同圣祖六十一年之数。及五旬之后，曾于圣母皇太后前奏及归政之事。迨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谕皇子时首次正式宣示“八旬开六归政”。翌年冬皇十五子永琰被密定为皇太子。四十三年（1778）则明谕：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至是，乾隆帝御圆明园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入见，将三十八年（1773）所定密缄，展开公同阅看，遂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1796），即于元旦举行授受之礼。随即降旨：皇太子永琰，上一字“永”改写“顒”字，即日移居毓庆宫，以定储位；皇太子之母令仪皇贵妃魏氏，追赠为“孝仪皇后”，升祔奉先殿，列孝贤皇后之次；归政后父皇帝称“太上皇帝”，太上皇帝谕旨称为“敕旨”，仍自称“朕”；太上皇帝生日称“万万寿节”，嗣皇帝生日称“万寿节”；嗣皇帝登极后主持办理“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太上皇帝“仍当躬亲指

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上述各条俱通谕中外知之。翌日，皇太子、皇子、王公大臣恳乞不愿改元归政，奉旨不准行。

十一日（10月23日）

23 乾隆帝谕后世子孙当世守秘密立储之法，略曰：储贰一建，其弊从生，不特金壬依附，易启嫌隙，而名分早著，日久必致流于骄佚。我国家不明诏立储，虑至深远。即缄名密贮，务当慎之又慎，不可豫为宣露，如朕现在举行归政，亦必俟为期至近，始行颁旨宣示，此实万年无弊之法。〖35〗

24 以福康安、和琳平苗勤奋出力，分别晋封贝子、一等宣勇伯。清制，非宗室皆不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封，福康安封宗室贝子爵，系开国之初额驸扬古利追封王爵后再度破例。

十二日（10月24日）

25 命台布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台布时为内阁学士，寻迁工部侍郎。〖36〗

十八日（10月30日）

26 钱沣卒。

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入直军机处。四十七年（1782）参劾山东库帑亏空，巡抚国泰终以贪纵置予法。乾隆晚年，以御史直军机处，时和珅为军机大臣，与大学士阿桂不和，常不在直，遂折奏请敕军机大臣进止

仍循旧制，略言：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每日止军机处，大学士和珅或入止于内右门旧许大臣暂止之庐，或即止于隆宗门外近造办处之庐，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则入止于南书房，尚书福康安则止于造办处。每日惟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则各还所处。一切咨事画稿，司员未免趋步两歧，虽不至因此启角立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无弊，实莫过于率由旧章，同止军机处，其圆明园办理亦同一体。得旨命照所请行。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生平正直敢言，不趋附和珅，自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家贫，衣裘薄，夜入暮出，积劳成疾，至是病卒，年五十六。有《钱南园遗集》传世。〖37〗

二十日（11月1日）

27 苗民起事首领吴天半（即吴半生）被重兵包围于高多寨，当即带同伙苗二名，直诣军前，自行投首。经福康安讯供后，即饬委大员解送京城。〖38〗吴天半既被捕，吴八月第四子吴廷义复称吴王，各寨苗民群相依附。〖39〗福康安、和琳率官军剿洗高多寨后，即克龙角硐，进牛练塘，围鸭保寨。鸭保前后左右苗寨极多，互相依托，并砌有木城、石城，沿坡开挖深壕，负隅自固。此寨系吴陇登所据，另有平陇苗民首领吴八月带领黑苗前来帮助守寨。鸭保与平陇相距七十里，可直达乾州，是苗民全力拒守之要地。〖40〗

十月初一日（11月11日）

28 颁嘉庆元年《时宪书》。宫中《时宪书》仍循乾隆纪年，翌年系乾隆六十一年。

初七日（11月17日）

29 以署闽浙总督长麟审办伍拉纳、浦霖一案袒护瞻徇，意存化大为小，命革职，到京候旨。令魁伦兼署闽浙总督，姚棻暂护福建巡抚。为检查长麟是否“家拥厚赀如伍拉纳、浦霖之贪污肥橐，以验伊在督抚任内是否尚能谨饬”，又命查抄长麟在京家产，经查，“房产、地亩、衣服等件尚不为多”，遂赏还部分家赀作为其赴新疆办事当差之用〖41〗。长麟感愧之余，情愿认罚银三万两，奉旨宽免二万两。〖42〗是为乾隆帝在位期间记录于军机处《密记档》之最后一笔地方大吏自行议罪银两。

初九日（11月19日）

30 原任闽浙总督伍拉纳、原任福建巡抚浦霖伏法。

自本年三月福州将军魁伦密奏闽省仓储不实，即开始追查福建自督抚以下大小官员侵挪婪贿等罪款，署闽浙总督长麟、署福建巡抚魁伦经数月究讯，始查明革任总督伍拉纳任内收受盐规十五万两、革任巡抚浦霖索要盐规二万两。乾隆帝命将伍拉纳、浦霖家产严密查抄。〖43〗嗣后在浦霖原籍查抄出金锭、金如意等七百八十余两，银二十八万四千余两，银圆一万三千余枚，另有朝珠、玉器、珊瑚、宝石、字画、自鸣钟表无算，仅玉镶玉如意即有一百五十七柄，其余房屋地契尚不在此数。〖44〗伍拉纳家赀亦至三四十万之多，亦有如意一百余柄。〖45〗嗣将伍拉纳、浦霖浦解京，乾隆帝亲加廷讯。

至是，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将伍、浦二人问拟斩候，请旨即行正法。主要罪款有：一、隐瞒通省亏空。该省亏空

由来已久，乾隆五十五年（1790）藩司伊辙布禀告库帑实亏银一百零五万两，伍拉纳令少报七十万两，随后陆续亏缺至二百五十万两以上，各属库帑亏短约计不及应贮帑银十分之二。〖46〗二、婪索盐规及下属银两，伍拉纳、浦霖各得盐务陋规十五万两和二万两，伍拉纳收受厦门同知黄奠邦银九千二百两，浦霖收受知府石永福花边银元二千圆、署知县史恒岱一千圆。〖47〗三、于械斗重案袒护臬司钱受椿抽换原卷，藐法徇情，拖毙无辜十命。〖48〗四、不认真缉拿洋盗，以致闽省洋面盗风日炽。乾隆帝命照所拟，将伍拉纳、浦霖即行处斩。并降旨自责曰：此皆由朕数年来率从宽典，以致竟有如此婪赃害民之督抚，朕当先自责己。嗣后各督抚等益当齐矢天良，倍加儆惕，倘不知洁己奉公，再有废弛婪索等事，伍拉纳、浦霖即其前车之鉴！此案中原任闽省臬司钱受椿则令在省城集众官先施刑夹板责，然后监同正法。藩司伊辙布以病故免究。伍拉纳、浦霖、钱受椿、伊辙布之子嗣斥革生监官职，俱照王亶望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归政大典在即，乾隆帝谕示除黄奠邦、石永福、史恒岱三人之外，不必辗转根究其他福建地方官员，俟石、史二人查讯明确后，此案即可完结。〖49〗福建仓库亏缺一案，前已将数逾一万两之秦为干、李廷彩斩决，李堂等八员绞决，复将续查出逾万之胡启文处绞，彭良谟绞候。〖50〗伍拉纳、浦霖案是归政前乾隆帝力图整肃吏治而亲自处理之最后一起贪污大案。

二十二日（12月2日）

31 谕诫后世子孙不得更改国制，略曰：从前皇祖升遐

时，皇考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劝止，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朕亦欲仿行古礼，圣母皇太后严谕：我朝旧制，服孝不应剃发，设三年之久不剃，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剃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行之事！即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朕归政后，嗣皇帝即仰承朕志，特恐后来书生之见，犹不免以事不师古为言，不知纯孝笃慕，惟在寸心之诚。若必泥行此礼，则蓄发三年，又与改装汉人何异？且必有因此而怂恿改服制者。前代北魏、辽、金、元，初亦循乎国俗，后因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是以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实万万年贻谋燕翼之道。若后世无识之徒复有循古衣冠之议者，即可执此谕以破其迷。

三十日（12月10日）

32 通饬各省督抚及管关各员一体切实查禁私铸小钱。前此饬禁小钱已逾年，但京城钱价仍日渐低落。乾隆帝以为皆因各省查禁私铸不力，否则各省现俱停铸，京城户工二局亦各减卯，并将应发兵饷实支银两，又赏借王公及文武各官俸银，银多钱少，钱价自当增长，何以转日就减落？此次严谕嗣后若仍盘获小钱必当彻底根究，系何处私铸及经过何处，即将该管督抚并管关各员一并从重惩治。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2日）

33 苗民起义领袖吴八月被反水降苗擒献官军。自官兵

攻围鸭保寨后，附近隆棚、廓家各寨陆续乞降，据守鸭保之吴陇登亦欲伺机投出。本月初一日，福康安调派各路官兵直扑鸭保寨，并令降苗随同严密搜捕，吴八月走往卧盘寨商约邀人时，吴陇登之子吴老观、女婿麻老贵，及廓家寨陇老又等，将其缚献官军。〖51〗吴陇登自官军一抵鸭保，即再四密嘱降苗哀求乞命，而被福康安驳回，是以擒献吴八月等欲求一线生路。福康安遂奏请将计就计，冀收以苗攻苗之用，准其拿获石三保等以赎前罪。〖52〗乾隆帝接奏即允准福康安之请，谕曰：贼人彼此相残，既无虑其复相勾结，而官兵相机进剿，正得趁贼匪离间之际一鼓成擒，更可不劳而集事，吴陇登如再能将石三保、石柳邓生擒，来营缚献，即贷其一死。〖53〗吴八月被吴陇登缚献官军之后，其子吴廷礼、吴廷义等与吴陇登挟忿成仇，即邀约乾州、平陇、镇筸、永绥各寨苗民，由雀儿寨、大高岩、小高岩等处，沿途焚掠而来，乘间占据鸭保，气势极盛。〖54〗而福康安孤军深入，苗寨前坚后险，虽集七省之兵，仍一筹莫展。〖55〗

十二月初四日（1796年1月13日）

34　云南巡抚江兰奏请禁民蒸酒，乾隆帝称此为无谓之奏，命传旨申斥，略谓：民间酿酒种烟等事所在皆有，势难官为禁止，从前科道中曾有条陈禁止种烟者，以其不达事理，交部议处。况滇省地方，夷人杂处，此等习俗相沿之事，又乌能饬禁？

初六日（1月15日）

35　署闽浙总督魁伦奏洋面杂有安南盗船，据称十月内

诏安县洋面自广东驶至盗船，内有数只系番子盗船，头缠红布。另魁伦之幕友亦述及其认识之生员等三人曾遇盗脱回，知盗首名李发枝，船共十二只，内有一只系安南人，其余系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人，皆头缠红布，装作番状，据说安南盗船约有十只。乾隆帝谕示：安南自阮光平内附以来极为恭顺，倘因此等洋面盗劫之事加以诘责，非所以示绥怀。嗣后闽广浙洋面遇有此等盗船，无论其果系安南并各外夷盗匪，抑系内地匪徒假装服饰，一经拿获即概行正法，不必行文查讯。翌日，署两广总督朱珪拿获洋盗定拟具奏，亦称洋盗各在安南捕鱼度日，夏初在洋行劫后，驶回夷地销赃。又命传谕朱珪，令严禁渔户人等潜赴夷地。其时洋盗猖獗，安南推波助澜实为不可忽视之重要原因。

二十五日（2月3日）

36 署两广总督朱珪奏英吉利国呈进表贡，命准予赏收，并发给《敕书》一道。初，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在与福康安等大臣官员接触中，觉察中方对英国在廓尔喀之役所持中立态度有所误解，但又未得确据。本年英王致书乾隆帝，特声明“从前有一次天朝差大将军带兵到的密地方，我的兵总也曾相助，前贡使到京时，未得我们因都士丹地方音信，是以未曾将此事奏明大皇帝，得见我们诚敬的真心”。“的密”，盖廓尔喀；“因都士丹”，系指印度。英王书信及礼品经洋商蔡世文呈禀朱珪及粤海关监督舒玺，朱珪等据情奏闻。〖56〗至是，命传谕朱珪将贡物收进，并颁给英王《敕书》一道，略曰：天

朝从前征剿廓尔喀时，大将军统领大兵深入，连得要隘，廓尔喀震慑兵威，匍匐乞降，大将军始据情入奏，天朝仁慈广被，中外一体，不忍该处生灵咸就歼除，是以允准投诚。彼时曾据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今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57〗

37 是年，各直省人口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八人，各直省存仓米谷二千九百七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五石，直省关税收入八百四十六万两〖58〗。

38 上年（1794）八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795）七月二十五日，粤海关税银一百十七万一千九百十一两。〖59〗该贸易年度欧美各国来广州贸易商船共计四十七艘，其中英国三十三艘（东印度公司十六艘、散商十七艘）、美国十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十六艘船运来货物共得货款约一百九十七万两，购回茶叶、南京布、生丝、丝织品、棉花等物。各船未运来白银。〖60〗

39 赵翼《廿二史札记》书成。〖61〗

〖1〗《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 419、420、421、425、433、440、441、

444、452、466、474、483、492、792 页。

〖2〗《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 178 页。

〖3〗《圣武记》卷七《上司苗瑶回民·乾隆湖广征苗记》。

〖4〗《苗防备览》卷八。

〖5〗《苗防备览》卷二十二。

〖6〗 吴天半即吴半生。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帝以吴天半诡谲多端，命改写“吴半生”，“以示釜底游鱼克日生擒之意”（《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 51 页）。

〖7〗《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166、190、281、313、322、338、339、485 页；下册 120、121、141、231、253、286、360 页。

〖8〗参见：《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169、170、198、201、274、416 页；《圣武记》卷七《上司苗瑶回民·乾隆湖广征苗记》。

〖9〗《文献丛编》五辑《荷兰国交聘案》。

〖10〗《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 424 页。此次荷兰使臣来华所行礼仪，中国及朝鲜史料俱未详载，而西方史料则记为：“据说，他们毫不犹豫地遵奉朝廷礼节，是以甚得皇帝陛下的赞许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 572 页）。英国学者马士还引用“一位稳重的历史学家”的话描述荷兰使臣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像罪犯一样解送到京师，在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像押送骗子一样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仪者们认为合式，他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跪九叩首大礼。”（《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 54—55 页）

〖11〗《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173、189 页。

〖12〗《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82—283 页。

〖13〗《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266 页。

〖14〗《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314、322、335、353—354 页。

〖15〗《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260—261 页。

〖16〗《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442、458、473、481 页。

〖17〗《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238、420、424，下册 253 页。

〖18〗《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87 页。

〖19〗参见：《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83—287 页；《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 622—624、631—633 页。

〖20〗《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484、504—506、510 页。

〖21〗"吴王"系指吴三桂，据吴天半（即吴半生）被俘后自供："石三保就同苏麻寨一带苗子都说小的是吴王转世，邀小的一同起事"，"他们说小的是吴王转世，连小的也不相信，其实吴陇登、石三保、石柳邓同小的原都算是头人"（《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 120—121 页）。

〖22〗《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515—520 页。

〖23〗参见：《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 552—555 页；《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07 页。

〖24〗《清秘述闻》卷八。

〖25〗《史料旬刊》三十一期，地 78—79。

〖26〗《史料旬刊》三十一期，地 79—80。

〖27〗参见：《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 543—545 页；《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湖广征苗记》。

〖28〗《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 19—22 页。

〖29〗《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湖广征苗记》。永

缓复被围至再解围，历时两月余，魏源记述此事时称“竟无奏牍”。按之《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可以印证魏源是说属实。

〔30〕《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册560—561页。

〔31〕《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641—642页。

〔32〕《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713页。

〔33〕《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683、689、713—714页。

〔34〕《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69、575—577、578、583—584页。

〔35〕据朝鲜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鲜来华使臣发回本国情报云：“归政既有定期，皇意必有所属，而至严至秘，无论朝士贱人，不敢开口，故无以探知。”又云皇子现存四人，“彼中物议，皆以为来头属意者，当不出”皇十五子及皇长孙绵恩两人之中。至五十九年（1794）六十年（1795）之交，朝鲜通事“试问于朝士及闾巷，则举皆缄口挥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由此可证实乾隆帝立储确实做得至为缜密。

〔36〕关于台布入直军机处的时间，《枢垣纪略》记为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十四日（该书卷二），今从《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六）。

〔37〕参见：《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五六《侍御钱先生沣别传》；《枢垣纪略》274—275页；《清史列传》卷七一《钱沣传》；《清代名人传略》中册，292—293页。

〔38〕《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66—67、96页。

〔39〕《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142、234页。

〔40〕参见：《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77、89—91、94—95页；《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湖广征苗记》。

〖41〗《史料旬刊》三四期，地238—239页。

〖42〗参见：《文献丛编》二六辑《密记档》；《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936—937页。

〖43〗《史料旬刊》三二期，地144—145。闽省盐务陋规起自乾隆四十四年，系由总商按引摊派，历任总督中杨景素收过银二万两、富勒浑三任共收过银五万五千两、除辉祖收过银二万两、雅德两任收过银四万五千两，惟伍拉纳收银最多，而巡抚衙门向无规礼，惟浦霖索取银二万两。

〖44〗《史料旬刊》三二期178—184页。

〖45〗《史料旬刊》三四期238—239页。

〖46〗《史料旬刊》三一期91、93、95页。

〖47〗《史料旬刊》三四期212、232页。

〖48〗《史料旬刊》三四期212、216页。

〖49〗《史料旬刊》三四期234页。

〖50〗《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906—908、947页。

〖51〗《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104、142、207页。

〖52〗《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113、114页。

〖53〗《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116—117页。

〖54〗《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113页。

〖55〗《圣武记》卷七《土司苗瑶回民·乾隆湖广征苗记》。

〖56〗参见：《文献丛编》五辑《英吉利国交聘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86—588页。

〖57〗《乾隆朝上谕档》十八册974页。

〖58〗《啸亭杂录》卷四《关税》。

〖59〗《粤海关志》卷十。

〖60〗《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卷578—579页。

〖61〗参见：《清代全史》六卷386—387页；《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八六《贵西兵备道赵先生翼家传》。

清通鉴　卷一五三

嘉庆元年　丙辰　公元1796年

正月初一日（2月9日）

1 嘉庆帝即位，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嘉庆帝，乾隆帝第十五子，名永琰。母孝仪皇后魏佳氏，原任内管领加封承恩公清泰之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生于圆明园之“天地一家春”〖1〗。其自六龄就傅，受书于兵部侍郎奉宽、工部侍郎谢墉、侍讲学士朱珪等人。工于诗文，尤喜读诸史通鉴，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遵密建储法，亲书永琰名，缄藏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五十四年（1789），封嘉亲王。乾隆帝践阼之初，尝焚香告天：若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因于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宣示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2〗，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至是，举行授受大典。

嘉庆帝侍太上皇诣奉先殿堂子行礼，太上皇御太和殿，亲授嘉庆帝玉玺。太上皇受贺毕还宫。嘉庆帝即位受贺，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颁行天下。略曰：朕缵绍丕基，勤求治理。仰赖上天眷佑，列圣贻谋，寰宇乂安，蒸黎康阜，声教四讫，中外一家。御极以来，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扩土开疆数万里，缅甸、安南、廓尔喀以及外藩属国咸震慑威棱，恪修职贡，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除。功迈十全，恩覃六合。普免各省漕粮者三，地丁钱粮者四。展义巡方，行庆施惠，蠲逋赈贷，不下数千万亿。朕持盈保泰，弗懈益虔，回忆践阼初元，曾默吁上苍，若纪年周甲，当传位嗣子，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今敬迓洪厖，幸符初愿，朕康强逢吉，九旬望帙，五代同堂，积庆延祺，光于往牒，非昊慈笃祜，申命用厥，曷克臻此？溯自癸巳南郊即以嗣位皇子之名默奏上帝，并于盛京恭谒祖陵，敬告列祖在天之鉴。昨冬颁朔届期，特宣布诏旨，明定储位，以丙辰为嘉庆元年，豫敕所司敬议归政典礼。皇太子秉性谦冲，胪诚固让，率同内外王公大臣等，具章请朕至百岁始行斯典，但天听维聪，朕志先定，再四申谕，勿得恳辞。皇太子仁孝端醇，克肩重器，宗祏有托，朕用嘉焉，已谨吉祗告天地宗庙社稷，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其尊号繁文，朕所弗取，毋庸奏上。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

初四日（2月12日）

2 立嫡妃喜塔腊氏为皇后，侧妃钮祜禄氏为贵妃。

3 嘉庆帝侍太上皇御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千叟宴首举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乾隆帝踵其故事，于乾隆五十年（1785），征年六十以上者凡三千人，赐筵乾清宫。至是，复举千叟宴，赐亲王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及回部、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贡使等宴。其一品大臣及年届九十以上者，太上皇帝召至座前，亲赐卮酒。其未入座者五千人，各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

初十日（2月18日）

4 天大寒，树木多冻死。安南国使臣阮光裕冻死于北京寓所。〖3〗京师乞食者亦多冻馁而亡。

十九日（2月27日）

5 朝鲜国进贺使李秉模诣圆明园行礼，太上皇使大学士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4〗

二十五日（3月4日）

6 湖北巡抚惠龄奏报聂杰人等率白莲教众于枝江（今属湖北宜都县）、宜都起事，命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率兵剿之。白莲教系民间秘密宗教，倡之者为元末乐城韩山童、韩林儿，明蓟州王森、山东徐鸿儒等继之，曾数度焚香聚众起兵。事虽无成，然徒侣甚众，流传渐广，

发展至黄河流域，禁止不绝。乾隆四十年（1775），安徽白莲教人刘松，于河南鹿邑聚众谋反，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其徒刘之协、宋之清等复赴川陕鄂等地布教。日久，徒侣益众，倡言劫运将至，奉安徽太和人王双喜儿为朱明后裔，谋为变。五十九年（1794），事觉各论死，惟刘之协乘间逸去。乾隆帝责所司穷索，自豫而皖而鄂，三省大吏，辗转根究；不肖州县，变本加厉，按户搜缉，胥吏乘之为奸。其尤甚者，如武昌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连罗织至数千人，民间坐是破家亡命者，不可胜计。会是时，以征苗军起，调兵转饷，牵动七省，各地失业无依之民，嚣然思反，而宜都人张正谟、聂杰人为之倡。

张正谟，初从房县人白培相习白莲教，继亦四处布教，徒众日多，聂杰人、刘盛才等皆与焉，拟于辰年辰月辰日起事〖5〗。本年正月初七日，因官府查拿教事甚急，正谟恐被拿治，遂集徒众数百于初八日至洋郑畈聂杰人家中，商谋起事。初十日，知县会营来拿，正谟等率众抗拒，击退官兵，旋至江家垱屯聚。署湖北巡抚惠龄闻讯，急与荆州副都统德福驰往剿捕，教众迎战不利，退驻灌湾脑。自此，教势渐张，迅速连及枝江、宜都、长乐（今湖北五峰县）、长阳四县。〖6〗

二十六日（3月5日）

7 朝鲜国王李祘遣使表贺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

8 是月，青浦雨雪大寒，伤果植；滦州大寒井冻，花木多萎；永嘉大风寒甚，冰冻不解；湖州大雪，苦寒杀麦；

义乌奇寒如冬；桐乡大风雪寒。十二月，金华大雪，[illegible]冻死。

二月初四日（3月12日）

9 嘉庆帝御文华殿首举经筵。

十三日（3月21日）

10 嘉庆帝御乾清门听政，居圆明园则御勤政殿，日以为常。

十五日（3月23日）

11 教军破当阳县城，知县黄仁死之。先是，宜都变起，教众闻风而动，东湖（今湖北宜昌市）、远安教首陈德本、杨起元等聚众而反，直趋当阳。知县黄仁闻之，急造枪矛，闭城御守。时城中习教者多，有县役熊道成、张世彬、席云峰等约为内应，至是夜窃启北门，教众一拥而进，城遂破，黄仁被执。越明日，教人高坐木凳，令黄仁跪前，讯之。要钱不应，掌嘴；点头，以制钱压其身。又问："尔惯打榔头？"打脚踝四十，割一耳。掷刀于地曰："我辈不屑杀尔，尔自杀！"仁执刀划喉，众以矛刺之，弃其尸于报恩寺后。〖7〗

当阳既破，教众推杨起元为帅，造炮制药，谋御官军。宜昌兵至，扎营西门山，畏不敢攻。既而来凤县则有教首杨子敖反于小坳，谭贵反于旗鼓寨；郧阳府则有曾士兴、曹海阳反于竹山，围房县，破竹山、保康二县。〖8〗时宜都教军由湖北巡抚惠龄、荆州将军成德统兵剿之；[illegible]总督毕沅剿之；来凤县则署四川总督大学士孙士毅因[illegible]

未靖驻四川酉阳州（今四川黔江、彭水、秀山三县所属），经理苗疆后路军需，就近剿之；郧阳府则西安将军宗室恒瑞率兵剿之，而陕西巡抚秦承恩驻防陕界；继又以前四川总督侍卫鄂辉、前西安将军侍卫舒亮为领队大臣，并调直隶提督庆成及各省总兵官所辖满汉官兵赴楚剿办。

十九日（3月27日）

12 定官员贻封限制例。向例遇有覃恩，大小官员原准贻封，但所请贻封之人并无限制明文。至是，命嗣后内外大小官员，恳请贻封者，俱著汇报吏部，核所奏情节，分别准驳汇题，以昭限制。

二十日（3月28日）

13 禁船民接济洋盗。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入版图后，海禁大开，航天万里，沿海商业遂日以兴，内外市舶往来于江浙闽粤沿岸者络绎不绝。及乾隆末而有艇盗之扰。艇盗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得国后，师老财乏，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师船，诱以爵赏，令劫内洋商舶以佐国用，大为商民患。其始犹仅至粤海，继而内地土盗风尾帮、水澳帮等亦附之，遂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而夷艇恃土盗为向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兵北则彼南，兵南则彼北；兵当艇则土盗肆其劫，兵当土盗则艇为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炮，即遇亦未必能胜；土盗狡又有内应，每暂遁而旋聚。而洋盗所以肆逞于海上者，得陆上水米接济。至是，嘉庆帝传谕福州将军魁伦、浙江巡抚吉庆等实力查禁，倘有渔户多带粮米，偷售海盗，立即究治。寻帝又以

海洋非出产硝磺之地，而洋盗每遇商船，即放炮为号，必系岸民暗中兜售，令地方官严行查察，于官为给照采办之外，毋许丝毫私售。

二十一日（3月29日）

14 惠龄生擒教首聂杰人。聂杰人、张正谟起事后，屯踞灌湾脑。灌湾脑地处枝江、宜都之界，形势险峻，惠龄督兵进剿，至是连破凤凰山、深冲口等卡。正当酣战之际，杰人见官兵骤至，难以遁走，即带同教人熊太山等五人自山而下，直至军前，叩头乞降。惠龄即委员将其解营关押。除聂杰人解京凌迟处死外，其余俱于军前处死。〖9〗而张正谟仍占驻太和山，设卡埋雷，抗拒官军，惠龄不敢进。

15 是月，湖北宜昌府属白莲教徒纷纷起事。林之华起长阳九州河；覃士辉起花兜屋场；覃加耀连结加兰、加藩，号八大山，出凤火山，与林之华、覃士辉屯榔坪。

16 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魁伦奏办洋面情形，略言：闽省近来洋盗充斥，兼漳泉被水后，失业贫民不无出洋为匪。但此等匪徒随聚随散，而粤省匪船遂有假装服饰，称为安南人，乘风入闽。臣以为海洋闽省最要之事，不敢稍有疏懈，亦不敢过于张皇，现派水师扮作商船，严密缉获。得旨："汝所办尚好，实力实为，毋懈！"

17 魁伦等奏请酌改岙岛海疆营制，略言：玉环同知所属石塘板殿等山岙，距太平县（今浙江温岭县）仅六十里，

而相距玉环二百余里，耳目难周，请将该处山岙，仍归太平县管辖，以专责成。太平县旧设守备、把总、外委各一员，兵二百六十五名，向无官舍，兵房亦多坍塌，请添建衙署，并于附近汛内，抽拨兵三十五名，凑足三百名之数，以严海防。象山县之石浦地方，虽设有昌石营千总一员，兵九十八名，而所设千总例与都司按季分巡洋汛，如遇千总出巡，则石浦无专员驻守，应于象山协所属内拨出守备、外委各一员，兵一百名，移驻石浦，以严稽查。奏入，下军机大臣议行。

三月十一日（4月18日）

18 命免湖北被乱之枝江、宜都、长乐、长阳、东湖、远安、当阳、兴山、南漳、谷城、钟祥等二十州县本年额赋。

19 朝鲜国王召见回返赴清使臣闵钟显等，问曰："新皇帝何如？" 钟显曰："仁孝端重，在诸王中最有令誉，观于宴飨之时，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观于此亦可见其人品矣！"〖10〗翌日，王又召见回返进贺使李秉模等，问曰："太上皇筋力康宁乎？"答曰："然矣！"又问："新皇帝仁孝诚勤，誉闻远播云，然否？"秉模曰："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可知者矣。" 王曰："谢表何以为之乎？" 答曰："臣亦屡问于彼中，则以为不必各各为之，只书皇上睿览，或云皇帝陛下，则太上皇、新皇帝自当见之云。而此亦不分明知委，盖太上皇，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故自下举行甚难云矣。"王曰：

“规模则虽欲省约，而在下则事面岂不难处乎？”〖11〗

20 是月，教首姚之富、齐王氏继起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黄龙垱，命湖广总督毕沅、西安将军恒瑞往攻。

齐王氏，名聪儿，襄阳总役齐林之妾，居黄龙垱。初，刘松遣戍甘肃，复使其徒宋之清、刘之协传教楚、豫、陇、蜀间。襄阳以樊学明、齐林为首，与陕西韩龙、四川谢添袖谋为变。时湖南、贵州苗民骚动，方用兵，约同时举事。适樊学明死，遂推齐林为首，期以嘉庆元年正月十五日破襄阳城。城中民或外徙，城外民或内徙，风谣四起。署襄阳县知县张翱与襄阳府知府张三纲、巡道王正常同城访查，俱莫得实。会除夕，教众于城中十字街发石取土，民莫敢言。翱素习一老库书，召入内署密询。库书曰：“感使君德，今不敢不以实告。某日城当破，吏请先出使君眷属。发十字街土者，将以和酒盟众也。”问其首，不告。穷诘之，曰：“事至此，毋问，吏亦与焉。”翱怒起，坐厅事，召皂役严鞫，知齐林为首，老库书为相。元旦凌晨，张翱奔告知府，计无所出，共白巡道。议以道府县吏役及营卒多习教，无以为战，乃集回民三百，闭城大索，勒兵守城。时齐林党悉在城外，城中不过数百，不能拒，几为悉数擒斩。悬齐林首于小北门。时正月三日也。〖12〗

齐林既死，其徒刘启荣、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谋为复仇。至是，迎齐王氏为总教师，聚万人而反，屯黄龙垱，大书旗上曰：“替夫报仇”。其初起时，“不过间有蠢动，原不敢齐心造反，因各处乡勇捉拿邪教，焚烧房屋，擅杀报功，凡有邪教见此情形，人人危惧，遂至激变，蔓

延四出。”三月二十九日焚吕家驿；四月初七日掠樊城，初九日攻扑襄阳府城。〔13〕永保、恒瑞等分路驰往堵御，直抵吕堰，教军东退双沟。官军分两路围击，教军不敢战，乘势东奔，进逼枣阳。官军急蹙之，解枣阳围，旋南渡滚河，连破教军于董家冈、张家坞、梓山、青潭。〔14〕

四月初一日（5月7日）

21 命分路攻堵白莲教军。陕甘总督宜绵、总兵百祥分攻郧县、郧西一带；乌鲁木齐都统永保、西安将军恒瑞分攻竹溪、保康一带；湖广总督毕沅、杭州将军成德分攻当阳、远安一带；湖北巡抚惠龄、富志那分攻枝江、宜都一带；湖广提督鄂辉、彭之年分攻襄阳、均州（今属湖北均县）一带；大学士署四川总督孙士毅督攻川、楚交界一带，以分攻合堵白莲教军。旋拨库银二万两，以备军需。〔15〕

十三日（5月19日）

22 官军克泥河口。初，郧县人王全礼从徐良习教，告以本年三月内起事。二月，竹山教首遣人来告竹山已破，约起事响应。全礼乃与其昆弟仁、义、智、信等，伙同周克贵、王朝栋等聚众分踞泥河口之广山、孤山等寨。提臣柯藩派委游击王清弼、张彪剿之，屡攻不下。本月十二日，宜绵率兵赶至，与柯藩筹议曰：“山寨虽小颇坚，若不出奇，难以制胜，必须诱令出战，方可一鼓歼擒。贼出战，乃可胜之。”随于是日晨，先遣王清弼带兵断其汲道；继乘教众慌乱，悉力猛攻。教众大溃，赴火陨岩者无算，王全礼被俘，凌迟处死。泥河口教事遂平。〔16〕

二十五日（5月31日）

23 嘉庆帝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丙辰恩科三鼎甲：状元赵文楷，江南太和（今安徽省太和县）人；榜眼汪守和，江西乐平人；探花帅承瀛，湖北黄梅人。至是，赐一甲赵文楷、汪守和、帅承瀛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鼎、吴邦庆、赵慎畛、吴廷燮、陆泌、黎世序、鄂山、祁顷、韩克均等一百四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纪昀，副考官为左都御史金士松、兵部侍郎李潢。

五月十二日（6月16日）

24 官军诱获苗首石三保。

石三保，湖南永绥厅（属今湖南花垣县）苗人，向充黄瓜寨寨长。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与吴八月聚众而反，据黄瓜寨抗清，石柳邓、吴陇登先后来投。黄瓜寨陷落，三保逃至龙牙半冲，仍聚合苗众，抗拒官军。嗣因官军围攻甚急，三保恐平陇一处不敌，拟退守六都地方，以为牵制计。六都系永绥、保靖交界，向为土蛮苗民错居之地。土蛮者，故土司遗民也。苗人起事时，惟沿边土蛮不从，聚众自保，甚为苗悍。先是，官军探知三保欲往土蛮地方，即晓谕降苗、土蛮：遇有苗首窜至，即行俘献。适三保潜至哄哄寨地方，土蛮龙子贵、降苗龙八月等火速具报。官军分路迎捕，其时三保已为龙子贵等设计诱至坳溪地方。至是，官军突至，三保被获，解京问罪。〖17〗七月十八日，被凌迟处死。三保既死，苗势受挫，余众仍据平陇、乾州（今属湖南吉首县）拒敌，官军久攻不下。

十三日（6月17日）

25 福康安卒。

福康安（1754—1796），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子。初以云骑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再迁头等侍卫，擢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调镶黄旗满洲副都统。福康安起戚里，然颇知兵略，久历戎行。先以领队大臣从征金川，继以参赞大臣同阿桂会剿田五，以将军偕海兰察征林爽文，后又统兵征安南、廓尔喀。所至有功，晋武英殿大学士。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苗石柳邓、湖南苗石三保等反，福康安再次受命讨之。连下苗寨，染瘴病，犹督兵进。至是，卒于军次。报闻，御制诗哭之曰："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那能酬？" 嗣命入祀昭忠祠、贤良祠，从其父配享太庙，谥"文襄"。福康安既殁，嘉庆帝命军前诸事专交四川总督和琳督办。

十八日（6月22日）

26 嘉庆帝侍太上皇自圆明园启銮，秋狝木兰，命怡亲王永琅、成亲王永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庆桂等留京办事。

27 是月，湖北孝感白莲教徒孙在公、刘世俊等聚众起事，分踞杨店、胡家砦地方，负险自固。得安营参将刘景龄、把总蔡国栋率兵六十，由云梦赴剿。教众假扮农夫，分布稻田耘草，而预埋铁齿钉耙秧田中。景龄至，询以入

砦途径，教众绐之，入泥淖中。教众一声啸聚，各挺长矛，四面围搠。景龄马陷，不能驰骤；步兵滑跌，多为铁齿所伤。全军覆没。寻参将傅成明、都司哈丰阿、把总马文亮等领兵亦至，教众先于黄金庙密林设伏千余人，突出抄截。官兵大溃，成明等皆死之。时参政明亮方获罪，以侍卫衔自西域归，帝命往剿。行至当阳，总督毕沅以固原西宁兵五百畀之。亮曰："今孝感啸聚数日，已伤官兵数千，是匪中必有知兵者，若不十倍其众，难以破敌，此王翦所以益兵破楚也。今若不谋而逃，以零丁积苦之兵，御锐气方张之贼，是驱羊入虎群耳！"沅无以对。适陕西镇总兵德光率兵二千至，愿随亮往。沅喜曰："此天助将军成功也，糗粮器械吾任之。"亮大喜，鼓行数日至教寨，相地分立四营御敌。教众乘机扑营，官兵悉力反击，教军败归寨内，发大炮御之，不慎将备用火药烘燃，自行轰毙多人。官军乘势一鼓而进，施放火箭，抛掷火弹。比时风微，焰不甚烈，教众犹复死守。移时南风大作，火焰四起，万屋骤焚，官兵合围，教众突烟出者，咸堕于壕，哭声震天，火光竟夕，三日始熄。教首孙在公、刘世俊，一死于火，一溺于水。此本年六月下旬事也。〖18〗

六月初九日（7月13日）

28 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先是，清廷定分路攻堵教军之策，然各自为战，不相统一，以致毕沅久困当阳不下，惠龄剿枝江亦无大效，屡以大雨为解，帝切责之。而教军得以从容转攻孝感，逼近汉阳，以致武昌戒严。至是，帝以毕沅、惠龄顿兵久，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俾先靖襄阳

而后分攻孝感、长阳两路。

初十日（7月14日）

29 修订大逆缘坐法。向例刑部定拟大逆缘坐等犯，请旨斩决者，皆改为监候，秋审时率免其勾决。至是，嘉庆帝以邪教造反之案，实为大逆，不法已极，无论其父兄子弟，皆当概予骈诛；但因其子不法，而遽置其父于重辟，于心究有所不忍，令嗣后凡系逆犯弟兄著即处斩；其逆犯之父改为应斩监候，永远禁锢，遇赦不赦。

十五日（7月19日）

30 邵晋涵卒。

邵晋涵（1743—1796），字與桐，号二雲，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越明年，征入四库馆，除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迁左中允，转补侍读，历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官，晋为提调官。典广西乡试者一，教习庶吉士二，而在国史馆最久，编纂亦最多。平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内传考》、《皇朝谥迹录》、《輶轩日记》、《南江诗文稿》。而《尔雅正义》一书，荟萃古训，尤为学者称。其于历代史事，融洽贯穿，囊括富有，更非他人所及。尝于《永乐大典》中采辑居正《五代史》，参以《册府元龟》，订其同异，遂为全书。又病《宋史》南渡以后粗疏无法，作《南都事略》。〔19〕

十六日（7月20日）

31 更定官员支领俸米例。各省运京漕粮，向例俱系交

贮通仓，嗣因文武微员远赴通州关米，不无糜费，因交部酌议，改运京仓收贮给发。至是，嘉庆帝以改贮京仓后，运丁又须赴京交米，徒增劳费，遂令江浙白粮俸米，仍旧运贮通仓，文武官员等皆赴通支领。

32 和琳率军克复乾州。乾州与平陇相近，周围险山层叠，两旁俱系深沟。苗寨既多，民田亦复不少。自上年官军进剿以来，各路剿散苗众，无不藉此为逋逃之薮。势虽穷蹙，而守御益坚。官军欲攻平陇，必得先克乾州，方可进捣。先是，和琳督率官兵克马鞍山，打开乾州门户，嗣又连克尖云山、黄连坡、晒谷坡等木城石卡六十七处，至是进克乾州〖20〗。乾州虽失，败散之苗仍出没于附近民田山沟，永绥、花园一带未降苗众亦复不少，而平陇苗军犹悉众拒守。帝命和琳相机剿办，务获苗首石柳邓。

十九日（7月23日）

33 黄河丰汛六堡决口，冲决运河余家庄堤，穿入运河，漫溢两岸，江苏山阳、清河多处被淹。〖21〗南河总督吉第锡导水入蔺家山坝，引河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又启放宿迁十家河竹络坝、桃源顾家庄堤，泄水仍入河下注，于漫口西南挖旧河，引溜东趋入正河，并绘图上奏。帝命吉第锡与两江总督苏凌阿、山东布政使康基田会勘筹办。十一月，丰汛坝工合拢；旋因凌水陡发，坝身坐蛰二十余丈，帝命另行移筑坝基。翌年二月塞。

34 是月，孙士毅卒。

孙士毅（1720—1796），字智治，浙江仁和（今杭州）

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成进士，历官地方学政、藩司、督抚，入为兵部、吏部尚书，充军机大臣，授文渊阁大学士。“生而颖异，顾瞻不凡，读书目数行下。”尝从傅恒征缅，一切羽书章奏皆出其手，排军布阵，动合机宜，傅恒尝叹曰：“古所谓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者，其孙君之谓乎？”安南变起，士毅自请统兵出关，连破阮惠兵，克黎城，晋封一等谋勇公。寻阮惠聚兵来攻，仓促拔兵，撤回镇南关。帝责其班师迟延，居功自满，罢两广总督任。自白莲教军起四川，士毅奉命讨之，克坐仙坪、茶园溪等处教垒。至是，卒于军次。帝闻震悼，命内臣护其丧归，赐祭葬，予谥“文靖”。诏以福宁署四川总督代领其军，办理剿办事宜。士毅之为治，精勤过人，“廉敏而仁强”。凡居处省约，舆从减少。用人不拘一格，必尽其长，能得人死力；一事之善，即加褒扬。笃亲念故，久而不忘；没齿称述者，不可胜数。生平无他嗜好，博弈游戏之事，终身不一为之。诗文洒洒千言，过辄散落，章奏、文移皆出己手。〖22〗

七月十二日（8月14日）

35 官军克复当阳。当阳城垣坚实，官军久攻不下，伤亡甚重。教众编谣歌于城上云：“拜上毕大哥（毕沅），吓死谢三哥（乡勇头目谢方升），舒二哥（侍卫舒亮）没奈何。官兵少，乡兵多，乡兵会爬城死得多！”先是，毕沅射告谕入城，宣布朝旨，许立功者赎罪。教首杨起元素严刻，凡逃出者戮其眷属，故城中益死守，无降志。有教人王之亮，与起元素相契厚，思立功免罪。夜呼起元门，

称有急相告，出则斩之，怀其头，坠城出，投毕沅营。教众复推陈德本为首，据城抗拒。嘉庆帝命毕沅加紧围攻，六月底攻破东门，教军退守城心高墙大屋内，并踞龟背山为抗守计。至是舒亮等带兵猛攻，焚毁房屋四百余间，烧杀俘获教众数千余人，生擒教首陈德本等，当阳全城克复。时乡勇入城，大肆抢劫，生人驱出，逐一讯问。言词不合者杀之，一日杀一千人。“有良民而无保者，有食教而获保者。妇女有亲属领归者，有少年被人冒领者。少童、稚女有营兵带归者，有跟官人携去者。三三五五，触目心伤。乡勇剥人肉，食人肝，取人胆；妇女以矛刺其阴，问如意否者。乡勇之作孽倍甚教匪矣！”〖23〗寻毕沅奏当阳善后六事：一、编审民户。二、分拨营兵。三、裁撤乡勇。四、赈恤良民。五、旌奖忠节。六、修建城垣〖24〗。又委员携银米分赴村庄，安抚难民，防其投入教营。奏入，奉旨：“此计是，正宜如此。”

十三日（8月15日）

36 和琳奏陈湖南苗疆善后章程。一曰：清厘苗疆界址，以杜争竞。二曰：归并苗疆营汛，以联声势。三曰：更定苗疆百户寨长名目，以专责成。四曰：分别修理苗疆城垣，以资捍护。五曰：收缴苗疆鸟枪等项器械，以去爪牙。六曰：安顿被难民人，以示体恤。〖25〗奏入，帝批：“可谓用心，更当熟筹。”下军机大臣核议。寻议，除搜缴鸟枪一条尚需斟酌，余依议。帝从之。〖26〗

37 是月，永保等破襄阳教军于随州红土山〖27〗，会兵

钟祥。教军东南自温浃口，西北至千弓埚仪山扎营，相连数十里，拟分南北两路迎敌，“何处无官兵堵截，即由何处窜逸。” 永保以九千余兵由北路上，绘图具奏。嘉庆帝以所进图内东北西北俱有官军，其东南一带并无进剿之兵，设教军由东南逃窜岂不又至蔓延，降旨切责。越日，明亮奏言：“钟祥，贼巢穴，宜四面夹击，以防漏网。今永保以九千余兵由北追压，而南路要截之兵止三千余，难杜窜逸。”诏责永保拥众自卫。九月，官军击败教军，教军南走不遂，仍转而北，兵至双沟、夹河洲，会合亡散，声势复振。旋因官兵堵截，教军分两路北上，一由东路枣阳直趋康县，一由西路吕家驿直趋邓州。营兵紧蹑西路教军，叶家店一战，教军伤亡殆尽。而东路教军已入唐县（今河南唐河县）之溥河镇，永保提兵迎击，奏言：“追贼已及一月，稍形疲乏，现饬南阳府知府完彦岱挑选乡勇数千迎剿。” 帝以永保一筹莫展，实属无能，严行申饬。寻请添派山东、直隶兵各三千名，吉林马兵五百名。从之。〖28〗

八月十一日（9月11日）

38 福宁、观成生俘来凤教首杨子敖。先是，杨子敖等起事后，屯踞小坳山，外以旗鼓寨、茶园溪为东西犄角，互相救应。时孙士毅驻酉阳，就近督兵往剿。三月二十日破小坳；四月十四日破茶溪园。旋孙士毅病卒，福宁、观成继续督兵进击，至七月十六日方下旗鼓寨。而杨子敖等先已乘教寨未破之时，逸入龙马山、三堡岭等地藏匿。福宁等带兵跟踪前往，子敖率余众屯聚指甲坡山梁。至是，清军四路并进，大破之。杨子敖等受伤被俘，皆凌迟处死，

来凤教军败。福宁、观成拟善后事宜四款：一、出力绅士人等，恳恩叙恤。二、被难民人，请加赈恤。三、难民产业严禁侵占。四、逆产查明入官。准如所请。〖29〗

十七日（9月17日）

39 官军克教军营垒灌湾脑。聂杰人被俘后，张正谟高踞灌湾脑山巅，于附近山梁及各要路筑石墙，布鹿角，伏地雷，守御甚固。先是，惠龄等督兵攻夺教军要卡杨家堰，复又连破王母洞、青草窝等多处营卡，杀教首刘盛鸣、张宗文等人。至是，惠龄先选派兵勇五百，各持草束，抛掷火弹，引发地雷，延烧山卡，继与成德、文图、富志那各率将弁兵勇分路齐进，克教军外层营墙。教军不敌，退二道墙内，官兵以尸平壕，鱼贯而入，教军溃散，张正谟、刘洪铎出降，枝江、宜都教事平。

三十日（9月30日）

40 和琳卒。

和琳（？—1796），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大学士和珅之弟。初由文生员补吏部笔帖式，历官湖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工部尚书等职。尝入藏办理粮务及出征廓尔喀善后事宜。乾隆五十九年（1794），授四川总督。苗民起事后，与福康安同受命剿办，以功封一等伯。至是，卒于军营。赠一等宜勇公，谥“忠壮”，命配飨太庙，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嘉庆四年（1799），和珅以罪赐死，廷臣以和琳借势邀功，议请撤出太庙，削除公爵。

和琳既卒，额勒登保亦染患痢疫，帝以剿苗方急，不

可无人督率，命将军明亮、提督鄂辉驰往总统湖南军务。

九月十五日（10月15日）

41 四川白莲教首徐天德于达州（今达县市）起事。天德，达州亭子铺人，世业农，尝充本州役，缘事斥革，习白莲教。时白莲教首刘之协在襄阳，有李某者捕鱼为业，沿江往来，联络相结，传报音信，名“通慧人”，故天德与湖北教徒消息常通。其初假烧香求福为名，民人多信之，而踪迹神秘，人莫能测。是春，湖北告警，传闻事由教徒，犹未知天德之欲为反。至六七月间，其家往来稠集，纷纷整衣粮，造器械，事始大露。乡约李文瑰、李元德前后迭报，本州不为意。至是，遂与弟天寿及王登廷、张泳寿、赵麻花、王学礼、汪瀛、熊翠、熊方青、陈侍学反于亭子铺。旬日间，有众万人。

天德既反，其党东乡（今四川宣汉县）人王三槐、冷天禄、张之聪、符日明、刘潮选等亦聚万人反，屯聚东乡之丰城。署四川总督英善统兵赴剿，军驻达州城，令川北中营游击尚维岳、左营游击范懋率二千人营娘娘庙，左营都司清福出东乡之天星桥，为犄角。天德自亭子铺居数日，走麻柳场，欲分兵以拒清福而夜劫娘娘庙，维岳、懋、清福及把总张大斌死之。由是达州教军辗转蔓延，四出游动，遂不可遏。〖30〗奏闻，嘉庆帝急命驻守湖北之四川总督福宁、成都将军观成速行返川，与英善会剿。毕沅力请罢湖南苗疆兵移剿教军。帝以苗事未靖，不许。

二十五日（10月25日）

42 贵州南笼镇总兵花连布阵亡。是月初旬，清溪县（今属镇远县）教民高承德等聚众起事，知县王懋德被戕。花连布率兵讨之，连克槐花坪等寨，破小竹山教营，击杀高承德。余众乘夜潜逃，由双岔、山溪、铁磺坪走大小鬼屯。鬼屯距小竹山二十余里，屯在高冈之上，陡坡深涧，迂回险峻。官军追至，于各要隘派兵严堵。至是，教众抢夏家冲乡勇营卡，花连布派副将海格、参将施缙两路攻扑山梁，而自由中路突进。教众见攻势甚急，俱于半坡掷石以拒；又遣别党从涧内出击，堵截官军。花连布已上坡，未及数丈，头中石，滚跌涧内而亡。奏闻，予骑都尉兼一等云骑尉世职，谥“壮节”。〖31〗

十月初三日（11月2日）

43 申严铸钱之禁。先是，清廷以各省小钱充斥，谕令各督抚实力查禁收缴。然小钱非但没有净尽，不肖吏胥等反藉查缴小钱为名，任意讹索，甚至暗中受贿，转将私铸私贩之人卖放，查办仍属有名无实。至是，复命地方督抚等务宜实心查察，如式鼓铸，勿令局员工匠等偷减薄小；其山僻处所，有奸民私铸者，当督饬所属严拿治罪，俾官无小钱，民无私铸，弊源可以杜绝。

初七日（11月6日）

44 以董诰为大学士。王杰以足疾疏辞军机处、南书房、礼部事，允之，命沈初为军机大臣。

十七日（11月16日）

45 官军攻陷苗寨平陇。平陇山势险峻，官军于克复乾州后，即全力围攻。苗众砌筑城卡，刨挖深沟，悉力抗拒。先是，额勒登保等督兵黄土坡、苍茅坳、磨子园等城卡，直至山家坳，控制平陇正面山口。该山口距平陇仅四五里，前有横河阻隔，右有横岭岩人坡一道，险峻异常。官军乃兵分三路，激战数日，方攻占岩人坡、大坝角等卡寨。适明亮、鄂辉驰抵军营，官军乘势分路合攻，至是下之。〖32〗平陇既失，苗首石柳邓、吴廷义等退贵鱼坡一带续继抗拒。

46 是月，徐天德等至东乡县之方家坪、冉家坝，署督英善遣甘肃大马营游击王相龙等扼子张家观，力战，擒数十人；教军气少衰，乃于马鞍山普子岭扎木城，掘深沟，埋铁签，断路拒守，并遣徐天富结太平（今四川万源县）同党黄富才、卿有义起事于城口鞍子坪，期互救援。英善饬夔州府（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副将富明阿、都司五十六等攻破马鞍山。教军走蒋家山，遭乡勇伏击，大败。面川北道李鋐亦破鞍子坪教营，富才、有义坠崖死。天富退走深林，被获磔死。寻英善驻达州，重庆镇总兵袁国璜由苗疆领兵五百至东乡，直逼天德营。教军出击，激战三昼夜，官军危甚。适陕西兴安镇总兵何元卿领兵至，急攻其旁，教军始退。官军遂合兵老营湾，扎营掘壕御敌，教军屡来攻，辄败去，子是四五日无动静。官军每黎明黄昏例出百人出营，放枪三周，喊号三声。偶侵晨大雾，号声未绝，教众伏壕边，突起火球，如流星百万，掷入营内，复用长

绳飞钩拔倒营栅。官军惊起仓促，未及披衣，火光满帐。教众乘势而入，杀声闻数十里。元卿、国璜死之，所属伤亡殆尽。二将最骁勇，袁尤特出。先是乡人夜见教军衔枚下山，知必劫营，乡勇桂涵间道走报。二将轻敌，不为备，故至于败。

时王三槐尚屯丰城。东乡人罗思举，少有胆智，膂力过人，尝为盗秦豫川楚间，久之自悔。至是合县役郑元、把总唐达，共兵勇千余，来击三槐。入其营，元、达被杀，思举脱身出。自是或昏夜独入教营，砍取首级，往返数四。副将艾如文领兵至丰城，知思举才可用，谓曰："丰城皆茅屋，可烧而走。汝能今夜三更爇其营，则以为汝功。"思举诺，乘夜风黑，潜入教营放火，匿马腹下而出。回视教营，火光蔽天。王三槐、冷天禄等遂走合天德。于是桂涵、思举起乡兵以拒敌，各数百人，设卡堵御，教军不敢犯；或率其精壮伺教营左右，教军备则止，稍懈则击之。教军整众来战，思举、桂涵以土著路熟，辄远飏而去，已复左右扰之，教军无可如何。由是两路乡勇遂成劲旅。〖33〗

十一月初六日（12月4日）

47 惠龄克凉山教营，擒教首覃士潮。先是，惠龄克灌湾脑后，即带兵往剿椰坪教首林之华。因顺路至凉山，有林之华分遣救应张正谟之部众在彼屯聚，即督兵先行剿办。教众人数无多，但占据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官军因艰于仰攻，是以相持日久不下。至本月二十五日，惠龄先以降卒为内应，设伏于卡上，继分兵四路攀援而上。时教军疲惫已极，官军直至卡前，始知觉。官军枪箭并发，

教军拼死抵拒，相持之际，伏兵从上杀来，教众大乱，官军乘势毁卡而进。教众退守庙内不出，惠龄督兵而上，堆积柴草，四面焚烧。教众开门奔逃，滚岩落涧者不可胜计，覃士潮受伤被俘，磔死军前。〖34〗于是宜都、枝江一带教事廓清。然姚之富等势犹盛，即败散之教众又多半入蜀，助徐天德等抗拒官军；复遣部众潜入陕西，结同教造反，俾官军奔走不暇。

寻惠龄奏枝江、宜都善后事宜：一、灌脑湾应移置武弁，改设塘汛。二、聂家河为宜都、长阳二县要冲，请暂留乡勇以资防守。三、枝江、宜都二县城中，请各留兵弹压。四、乡勇、绅士等器械应查明存贮销毁。五、逃出被掳良民应饬属妥为安抚。六、邪匪所遗田地房产应查明变价充公。七、枝江、宜都二县民人骂贼捐躯者应一体查办。下军机大臣议行。

十九日（12月17日）

48 定逃军投首例。军营逃脱兵丁，有在军务未竣以前投首者，向例俱发乌鲁木齐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至是，帝以原例失之宽纵，不足以示儆，令嗣后军营脱逃兵丁被获及在军务以后投首者，概行定拟监候，永远牢固监禁，以严纪律而肃戎行。

二十一日（12月19日）

49 两广总督吉庆奏粤洋防务事宜，略曰：粤省八郡皆系滨海，处处毗接外洋，今拟将海防分为三路：西路高、雷、廉、琼所属洋面，每有盗匪伺劫商旅。琼州孤悬海外，

雷州近接夷洋，盗船俱在江坪白龙尾一带藏匿，而雷属之海安与琼属之海口二营，隔洋对峙，中间水面，仅八十余里，向来盗船俱由此处潜驶来粤。现于二营各派兵船三十号，分作两帮，遴委将弁，往来巡稽，轮赴龙门等处搜拿。自惠州平海以东至潮州闽粤交界，是为东路。饬南澳镇总兵林国良领兵船二十只，上紧堵拿，并咨会闽浙总督魁伦札饬铜山营配兵船二十号协缉。至广州、肇庆所属之虎门、大鹏、广海寨、老万山等处洋面，是为中路。派参将黄标领兵船二十，实力追捕，总期将盗首擒获，悉绝根株。得旨嘉奖，如所请行。

二十四日（12月22日）

50 革江西巡抚陈淮职。先是，通政使司参议初彭龄参劾江西巡抚陈淮伙同南昌知县徐午串通舞弊，帝命查讯。至是讯明徐午代陈淮垫发骡价，又修造庙宇，勒派贪黩。命一并革职逮问。寻遣发新疆。

二十六日（12月24日）

51 改凤凰、永绥、乾州三厅为直隶厅。先是，明亮等奏：楚省凤凰、永绥、乾州地方辽阔，苗情诡诈，向称难治，前经钦奉谕旨，令于三厅内酌量改设知府一员。然三厅现系辰州府分驻厅员，若一经改设知府，则所属州县等官必须移改添设，未免纷更，不若将三厅改为直隶厅。凡苗民交涉事件，竟归辰沅道核转，则事权可期归一。奏入，下军机大臣核议。至是议上，嘉庆帝以为所奏可行。奉旨：依议。〖35〗

二十九日（12月27日）

52 以湖北教军偷渡滚河入秦，褫永保职逮问，以惠龄统其军。永保性畏葸，俟敌去后，率兵尾追之，不敢迎击。教徒四出攻扰，更无忌惮。以至教军由枣阳至黄龙垱，复偷渡滚河，出双沟，西南渡刘家河，击吕堰，趋谷城，攻光化，围河南巡抚景安于魏家集。越二日官军始至。奏闻，帝命宜绵、秦承恩、柯藩不必同赴四川，柯藩率兵速进紫阳一带，秦承恩仍镇守兴安地方，速赴商州、郧西堵剿；命河南巡抚景安驻兵魏家集严防教军北走豫境；命革永保、恒瑞、庆成等人花翎。至是，帝怒甚，又命将永保逮京治罪，以惠龄代统军务。〖36〗是为剿办以来，清廷首次撤换总统大员。十二月，教军折返襄阳，分两队，一西北走吴家集，一南走李食店。诸将南剿，恒瑞、硕云保急攻吴家集，教军佯拒敌，阴遣精壮数十队袭大营，永保几不支。舒亮急以马兵横击之，教众始却。诏勒保由湖南移军湖北剿教。

时惠龄至襄阳，乃建议严守汉水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断教徒东西通路，庶可卫民而蹙教。时教军分二路，每路二万。一姚之富、齐王氏等向东南，恒瑞等追之；一张汉潮、刘启荣等向东北，惠龄、庆成等追之，复南与之富合，惠龄、恒瑞约攻于兴隆集，破之。时陕督宜绵亦败教军于汉北，移攻汉南之洞、汝二河。教军已并人洞河之五作云，据险固守。官军乘雪夜绕山后，火其寨，郧阳教事略定。诏宜绵驰赴达州。〖37〗

53 是月，陕西兴安府安康县民冯德仕反于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反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智反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反于汝、洞二河。陕督宜绵、陕抚秦承恩率兵剿之，擒冯德仕、翁禄玉、林开泰、王可秀等。〖38〗

十二月初六日（1797年1月3日）

54 官军平苗军余部。平陇失守后，苗首吴廷义、石柳邓退守贵鱼坡一带聚众抵抗。贵鱼坡为平陇后山，山势极高，沟坎层叠。苗众屯聚山顶大木城之内，前后左右设卡无算。先是，清廷集中明亮、额勒登保、德楞泰、鄂辉四支兵力，由降苗带路，切断要道，四面夹击，夺占养牛塘山梁；复由养牛塘节节进击，连克麻狗坡、马头山等要卡，将贵鱼坡包围，轮番出击。苗军寡不敌众，死伤甚重。至是日晨，降苗吴老贵等率众突入苗寨，石柳邓阵亡，吴廷义负伤而逃。〖39〗十五日，降苗吴廷梁将廷义并石柳邓次于石老二等缚送清营，翌年二月十九日，同被凌迟处死。至此苗疆平。奏闻，论功行赏，封明亮为襄勇伯，额勒登保为威勇侯，德楞泰为于爵，鄂辉为男爵。

三十日（1月27日）

55 勒保交部议处。先是，缅甸国王闻清廷举行授受大典，乃遣使呈请入贡恭贺，勒保以非贡期却之。至是奏闻，嘉庆帝斥其率尔阻止外藩向化之诚，所办大错，命将勒保交部严议，并令军机大臣拟写檄文，将勒保办理错误缘由知会该国王。寻部议革职，加恩改为留任。〖40〗

56 是月，四川巴州（今巴中县）教首罗其清及苟文明、鲜大川反于方山坪；通江县则有冉文俦与其侄天元、天泗及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青、蒲天宝、景英反于王家寨；太平则有龙绍周、徐万富、龚建、唐大信、王国贤反于南津关，皆徐王之党也。是时，教众四起。为首者不下数十人，而东乡、太平、巴州、通江俱毗连陕楚，于是三省之教军互相出入，其势甚炽。而罗其清遂率众夜围巴州。游击王相龙率外委吴玉等冲突阵中，力竭死之。徐、王等亦于二十七日破洋列子、曾家山，直抵东乡城下。成都副都统佛住带兵镇守东乡，候补知县陆霖亦赴东乡，协护城池。邑令张宁阳及霖并县尉杨永锡等率民夫四面固守，以城壕太浅，兵民复不相习，教军薄益急。除夕城溃。宁阳、永锡、佛住、陆霖等皆死之。〖41〗奏闻，嘉庆帝命陕甘总督宜绵先赴达州，就近调用两省兵力，云贵总督勒保即由湖南苗疆取道驰赴达州会剿。

57 是年，除湖南、湖北及福建之福州等府未经查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七千五百六十六万二千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七百二十万余石。

58 禁止输入鸦片及栽种罂粟。康熙初，鸦片以药材入口，每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时吸食者尚少。至雍正时，因吸食之风渐盛，乃定兴贩鸦片烟之禁。〖42〗然此禁既未罪及吸食者，又未取缔鸦片进口，故收效甚微，至乾隆季年，鸦片年输入量竟至四千余箱，成一巨大社会弊害。至是，嘉庆帝以鸦片进口为烟毒泛滥之症结所在，

令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43〗是为清廷禁烟法令之一大转机，即从内禁转向外禁。

【考异】嘉庆元年禁烟之令《清实录》、《清代外交史料》诸书未载，其具体内容已不可考，惟《广州府志》、《中西纪事》等书言及，不知所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五三云："嘉庆元年，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查禁鸦片章程。奉上谕：鸦片一项流毒甚炽"云云。查蒋攸铦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后才接任两广总督，此时为御史，且上谕内容系摘自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二十三日上谕内容，故《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记有误。

59 英国王来书通好，赐谕嘉勉。

〖1〗九州清宴殿中之一偏殿。

〖2〗永琰自封皇太子起，改称顒琰。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5〗辰年辰月辰时，即嘉庆元年（1796）三月初十日七至九时。

〖6〗《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61—66、71—72、99—100 页。

〖7〗参见：《当阳县避难记》；《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201—203 页。另《戡靖教匪述编》卷九、《燕下乡脞录》卷一四亦记黄仁被执情形，与《当阳县避难记》有异。略曰：县令闻变，传集书役，谓曰："白莲教已反，与邑界近，本邑习教者严缉务获。"

役辈齐声曰："我等即白莲教也，更谁缉？"知县拍案怒骂曰："汝辈反乎？"役等漫应曰："反即反耳，何怒为？"知县拂袖起，群役即争前擒之出署，以钱一串置其左手，银一锭置其右手，拉杀之。〖8〗据载，二月十七日，来凤知县庄纫兰前赴黄艾沱（一作红岩坨）地方堵拿教众，不胜死之；十八日，教军陷来凤县治，训导甘杜死之。二十九日，绅士率乡勇复县治。二月十九日，教军围房县，三月中旬解围。二月二十日，教众陷保康。知县陈世章被执，旋走脱。三月十八日，乡勇复保康，生擒教首曾世兴。二月二十二日，教军陷竹山，知县刘大成死之。竹山本无城池，所设额兵除赴湖南、枝江、宜都并防汛外，存城止有六十余名。先是，该县刘大成闻有教军来抢县治之信，即同守备署游击孙抡魁、典史吴国华设立木栅，造械防守。至是，教徒潜来放火，百姓惊奔走，大成急率兵役追赶堵御。无如教徒甚众，蜂拥而入，势不可挡。大成等奔回署中，各带印信同出东栅门，商议赴府请兵，以图收复。行至武阳堡，闻郧阳城门已闭，三人相对哭曰：地方失陷，不能固守，亦无处请兵收复，惟一死而已。乃令兵丁赴前探听信息，及兵丁返，大成等已于路旁树上自缢。三月十六日，将军恒瑞复竹山，查获教首曹海扬所贴"海令"布告，内载禁止抢夺奸淫等款。曹海扬旋被乡勇搜获斩首。（以上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205—206、223、264、268—269、271—273、286—287页；《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一册81页；同治《来凤县志》卷一八《兵事》）

〖9〗《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69—71页。

〖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1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12〗《内自讼斋文集》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13〗《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293—294、298页。

〖14〗《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312—318页。

〖15〗《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正编卷二。

〖16〗《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282—284页。

〖17〗《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227—229页。

〖18〗参见：光绪《孝感县志》卷八《兵事》；民国《湖北通志》卷六九《武备志》七《兵事》三《教匪》一；《啸亭杂录》卷四《孝感之战》；《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528—542页。

〖19〗《碑传集》卷五十《翰林院侍讲学士充国史馆提调官邵君晋涵墓表》、《邵與桐别传》。

〖20〗《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243—245页。

〖21〗《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415页。

〖22〗《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二。

〖23〗参见：《当阳避难记》；《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194—199页。

〖24〗《碑传集》卷七三《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总督赠太子太保毕公沅神道碑》。

〖25〗《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260—266页。

〖26〗《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272—278页。

〖27〗红土山为襄阳教军黄玉贵部驻地。黄玉贵，襄阳樊城人。本年三月纠众于黄龙垱起事，先在龙门山结寨屯聚，嗣闻官军攻青潭，自料难保，即移红土山安营设卡。七月十四日，为永保、恒瑞等攻破，黄玉贵被俘。（《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320—322页）

〖28〗参见：《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二八《永保传》；《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322—340页；《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29〗《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213—215、218—219、245

—253 页。

〖30〗《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31〗《满汉名臣传》三集卷十四《花连布传》。

〖32〗《钦定平苗纪略》卷三十二。

〖33〗《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34〗《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卷首。

〖35〗参见：《钦定平苗纪略》卷三十五；《清代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 341—344 页。

〖36〗《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卷二二。

〖37〗《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38〗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九；道光《紫阳县新志》卷七《纪事志》。

〖39〗《清代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 332—334、344—347、352—355、357—360 页。

〖40〗《清史列传》卷二九《勒保传》。

〖41〗《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42〗《鸦片事略》卷上。

〖43〗《中西纪事》卷四。

清通鉴　卷一五四

嘉庆二年　丁巳　公元1797年

正月初九日（2月5日）

1 嘉庆帝谕两广总督吉庆严拿洋盗。先是，吉庆奏访出洋盗匿集安南境内；至是，又奏安南乌艚夷匪，皆受该国王封号，请知会该国王严拿。帝谕示吉庆：此项夷匪皆得受该国王封号，其出洋行动，似该国王并不知情，若令会合捕拿，彼岂肯听从？倘安南藉词抵饰，何从与之分辩，又岂值因此生衅？尔等惟当于闽粤浙三省洋面，饬属会擒，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倘拿获安南盗匪，审明后当即正法，毋庸解京。嗣安南官弁拿获洋盗六十余名，解送广东。帝奉太上皇命，敕谕安南国王阮光缵，嘉赞其恭顺矢诚。

二十六日（2月22日）

2 以贵州南笼（治所在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狆苗王囊仙反，命总督勒保剿之。王囊仙者，洞洒寨苗妇，本名王阿从。当丈寨苗首韦朝元（即韦七绺须）以其有“幻术”〖1〗，群苗信之，推为首，召苗众起事反清，建号“仙大”。分遣部属大王公（王阿禄）、李阿六、王抱羊等围南笼府及府属之永丰、黄草坝、新城、册亨，安顺府（治所在今贵州安顺市）属之永宁（今属贵州关岭县）、归化（今属贵州紫云苗族自治县）各城。又遣人赴粤西亚稿地方，联络苗首龙登连父子以应之。册亨陷，滇、黔道梗，南笼知府曹廷奎自缢。三月，勒保率兵五千至，令总兵德英额、扎郎阿、袁敏分堵东西北三面。其南界连滇、粤，咨吉庆、云南巡抚江兰拨兵防守；自率臬司常明、副将施缙等由镇宁进击，克关岭。四月，抵永宁州，副将巴图什里已解其围，都司周廷翰援归化，围亦解。勒保复令提督珠隆阿击永丰，自率总兵张玉龙、七格，解新城围。嗣引兵向南笼，激战越月，击杀大王公，六月始抵南笼城，解其围。诏嘉南笼固守，赐名兴义。时，吉庆亦督兵克亚稿，龙登连父子降。七月，勒保令德英阿、扎郎阿援捧鲊，袁敏援永丰，自率常明、施缙等连克李家寨、安有山、二龙口等处，苗众于是困守洞洒、当丈二寨，无敢出者。八月，德英阿等解捧鲊围，以兵来会。因分队八，五队向洞洒，扎郎阿等领之；三队向当丈，常明等领之，同时进剿。勒保率副将那麟泰往来督战，苗众不能支，纵火自焚。都司王宏信、千总洪保玉冒烈焰入，获苗首王囊仙、韦朝元以出，遂克洞洒、当丈，擒斩数千，获器械、牛马、米粮无算。旋率兵剿兴义北乡，擒王抱羊于额老寨，由北乡趋永丰，督袁敏等攻，解永丰围。吉庆亦从广西克板蚌、板阶

一带苗卡，复册亨，与勒保军合，分饬诸将搜剿花江、募役等处。狆苗平。帝嘉永丰官民坚守州城，赐名贞丰。勒保以功晋一等威勤侯。〖2〗十月，勒保、冯光熊疏陈苗疆善后四事：一、随征武举、武生及乡勇，分拨就近营分，充补兵丁，以资熟习而束游惰。二、招募难民，酌给农具银两，以俾复业而广皇仁。三、筹备仓粮，以利兵民就食。四、清厘田土，以靖苗、汉分争。下军机大臣议行。〖3〗

二十七日（2月23日）

3 以暹罗国王遣使恭贺太上皇归政，并进方物，嘉庆帝奉太上皇命，敕谕暹罗国王郑华，略曰：倍呈方物，实属可嘉，然国家厚往薄来，自有定制，此次所进贡物俱行收受，今后只须照常呈进一次，毋庸增添。

4 朝鲜国王遣使表贺万万寿、万寿、冬至、元旦四大节。

二月初七日（3月5日）

5 皇后喜塔腊氏卒。

喜塔腊氏，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女。乾隆三十九年（1774），册为嫡福晋；嘉庆帝受禅，册为皇后。至是病逝，予谥“孝淑”。帝甚哀，丧期作悼诗词多首，有“举觞非酒浆，倾洒皆泪涕。诚无可奈何，节哀以礼制”之语。

三月二十三日（4月19日）

6 以吏部尚书刘墉为大学士。

二十四日（4月20日）

7 朝鲜国王召见赴清回返书状官李翊模，问曰："新皇帝登极后，人心向背何如？"翊模答曰："人心则皆洽然，而太上皇老多忌讳，历日之颁布者书嘉庆，宫中进用者书乾隆。通宝之印出也，乾隆居七。"〖4〗

二十八日（4月24日）

8 官军克黄柏山。初，长阳教首林之华、覃加耀踞榔坪，与灌湾脑教军成犄角势。嗣因官军所迫，乃分两路行动：一至滋邱（今属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屯聚，系林之华为首；一赴归（今湖北秭归县）、巴一带，系覃加耀为首。福宁、观成等会兵合剿，先败覃加耀于巴东谭家村，俘教首覃靖钟等，加耀败归滋邱；继破林之华于滋邱，教众渡清溪河，遁入黄柏山拒守，福宁久攻不下。适因苗疆全定，嘉庆帝命额勒登保由镇筸（今湖南凤凰县）趋至协剿。既至，额勒登保、福宁督兵攀险猛攻，教军不支，至是撤出黄柏山，向西北败退，进入巴东县、建始县、鹤峰州（今湖北鹤峰土家族自治县）交界之芭叶山。额勒登保等率兵围击，教军拼死抗拒，至六月下旬始破之，之华、加耀率众突出，先踞长乐白鱼寨，复上帽子山。之华阴遣人视故里，知祖墓已发掘，乃泣曰："我无生望矣！"反志愈坚。继而又赴宜昌、郧、巫诸山。官军穷追不舍，十月始斩林之华于长阳县之大茅田。惟加耀败退施南（今属湖北恩施县）山内，寻又至长乐之朱里寨踞守。〖5〗

9 是月，襄阳教军突入豫、陕。初，惠龄、庆成等与

襄阳教军周旋于楚豫边界，先战赵家冈，歼敌三千；继战淡家港，歼敌四千；复追至刘家港，擒教首刘启荣于鲍家畈地方，解京处死。而景安拥兵四千屯南阳，不出一卒截击。教军窥北面可乘，至是兵分三路，突入豫境。其北路则王廷诏，焚叶县之保安驿，围官军于裕州（今河南方城县），景安、兴肇尾追之。西路则李全，由信阳转应山、随州，向确山，趋淅川，奔卢氏，出武关，庆成剿之。中路则姚之富、齐王氏，出南阳，攻嵩县、山阳，惠龄剿之。教军入豫后，裹胁日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制官兵，先后入陕，至商南、洛南一带。旋因官军堵截，李全、王廷诏复奔回楚境，于四月初七日攻占郧西；庆成追军至，复走山阳之漫川关，合姚之富、齐王氏部西上，至洵阳、白河一带，将由陕入川。时景安避敌驻军内乡，教军入陕后二十余日，始追至卢氏，“贼犹轻之，号为迎送伯”。而惠龄亦于庆成收复十余日后始抵郧西，遂合兵在洵阳、镇安一线兜剿。教军渡汉受阻，即挥师直趋安康、汉阴。御史宋澍奏言：惠龄奏歼楚贼不下数万，何以至今蜂聚？景安防御南阳逾年，何以任贼横行？秦承恩近屯兴、汉，何以武关全陕门户曾不设备？岂非各分畛域，怀观望？乞专简大臣督师三省，庶呼应灵而事权一。嘉庆帝命将宋折抄寄惠龄阅看，令其自省。〖6〗

四月初二日（4月28日）

10 议定苗疆善后事宜。先是，嘉庆帝以苗疆垂定，命毕沅速赴湖南筹画善后事宜。沅抵苗疆后，察看形势，相

度机宜，先后上苗疆添设营汛官兵及修城筑堡、酌给新设苗弁饷银等折。略言：乾州凤凰厅旧有边墙三百余里，墙内地亩向系苗产，寄居民人可令其就近移住龙山地界，耕种叛产。凤凰、永绥、乾州三厅地方甫经戡定，原设额兵不足以资控制，请于原额外增添五千一百九十名，并酌量增添将弁。永绥、乾州二厅城垣，应于紧要隘口，设卡驻兵，以资捍卫。镇筸、永绥所属，照各省土弁之例，酌放守备等缺，该苗弁自应酌给饷银有差。至是，帝命军机大臣详悉核议。谕称："地方事件，有治人，无治法，此次定议之后，若不实力奉行，仍属具文塞责！" 寻议上，以为所奏可行。奉旨：依议。

初三日（4月29日）

11 官军克清溪场、金峨寺。先是，徐天德、王三槐合陷东乡，屯聚张家观，又分伙据清溪场、金峨寺二处，与张家观为犄角。二月，宜绵、英善等督兵夺张家观，乘势复东乡，教众悉归清溪场、金峨寺，众各万余据险。适德楞泰、明亮亦以平苗兵入川，官军遂合兵击之，日久不下。金峨寺山颇高峻，旁有二硐，一名孙家硐，一名阴硐，土人避兵者居之。教军每出人与官军战，二硐民辄伺便与斗；教军过则击其尾，出则攻其寨，游徼者即缚入硐杀之。教军乃毁民居数百家，积材岩下，焚而薰灼，硐中以风板扇之，烟火四散。又掘山上水田注灌之，硐中另开一窦，随注随泻。教众或来探，硐民于两山筑高楼，匿人发鸟枪，来者辄毙，教军大困。〖7〗至是，官军以柯藩、观成、奎舒、达音泰、罗思举为一军，攻清溪场；以提镇索费英阿、朱

射斗、艾如文、穆克登阿、副都统西津泰为一军，攻金峨寺。两军攻守酣战，自早至晚，伤亡甚大。昏黑，徐天德率老幼退往重石子。翌日晨，王三槐率精兵自高压下，势甚猛，至重石子与天德会合，分屯重石子及香炉坪，将与巴州之王家寨、方山坪教军合。〖8〗是役，教军军师王学礼被俘。学礼，天德之舅也，被俘后供称天德、三槐皆有归顺意。宜绵乃命刘清携学礼书信，至三槐营诱降，意欲使“贼党离巢，痛加剿杀”。

刘清，字天一，贵州广顺（今属贵州长顺县）人。由拔贡议叙，授四川冕宁县丞，擢南充知县。有政声，深得人心。惟时刘清单骑入教营招降，教众欢呼迎入，呼为“刘青天”，款以酒食。翌日，三槐随清谒宜绵，约率所部出降，实欲乘机掩袭官兵，营救学礼。至期，王三槐至双庙场假称投降，令于山沟伏兵接应。宜绵等探访得实，先行设伏，派兵分击，教军败去。宜绵奏言：川省教众，非独邪教，凡盐枭、囤匪亡命之徒皆乘时集其中，故其凶悍狡黠，百倍寻常。今金峨寺、清溪场虽经攻破，而教众先后逃往重石子、香炉坪者仍有二万余人，又与巴州王家寨、方山坪两出教营相近，势甚猖獗。

初六日（5月2日）

12 令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湖北、四川、陕甘、云贵等省募补新兵。〖9〗

十五日（5月11日）

13 嘉庆帝降旨切责诸将帅，略曰：教匪东奔西走，往

来无定，若不急筹扫荡，仅事尾追，使未经蹂躏之区，复遭扰累，日复一日，伊于何底？各路领兵大臣，身列行间，目击情形，何以漫无筹画？若云军营事权不能画一，则襄阳一路原责成惠龄；达州一路，责成宜绵；黄柏山一路，责成额勒登保、福宁。若云兵力不敷，已节次派调邻省各兵、京营劲旅并湖南撤回胜兵，共至数万，军威不为不壮。即军饷一项，各省拨解及特发部帑，不下三千余万，岂尚不敷支给？即此外尚碍难情形，伊等亦应据实奏闻，或自揣才力，不能办贼，更当奏明，候朕另派大臣前往督剿。伊等若不再知激发天良，速擒首逆，扫除余匪，以致流毒蔓延，多耽时日，自思应得何罪。朕于有功自加懋赏，有罪亦予严惩，信赏必罚，惟在各路领兵大员自择耳，勿谓言者不豫也。慎之勉之！〖10〗

五月初三日（5月28日）

14 入陕楚省教军张汉潮部于兴安府（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县）张贴告示，赫然揭出“兴汉灭满”之号。〖11〗

二十九日（6月23日）

15 嘉庆帝侍太上皇启銮秋狝木兰，命怡亲王永琅、成亲王永瑆、大学士阿桂、尚书庆桂留京办事。

16 是月，襄阳教军偷渡汉江。先是，襄阳教军于镇安、洵阳受阻，不得渡汉，遂由北岸直趋汉阴、石泉渡上游，以为会合四川教军之计。惠龄等约恒瑞夹攻于黄龙铺，转战一昼夜，颇有杀获，教军复东西遁，恒瑞东追，惠龄西

追。柯藩奏言："襄、郧贼分路前来，臣防守兴安府城，兵止二百，其前所调赴汉中邀击之回兵二千，为督臣陆有仁檄止，至今未至。惟急催秦承恩、惠龄军速进会剿。"帝严诘陆有仁，逮至京，命英善驰督陕甘，宜绵移督四川。而襄阳教军已先后于本月十二、十九日分由紫阳上游白马石、汉阴汉王城夺船渡汉。后五日，惠龄始至，恒瑞尚未至。事闻，帝怒责惠龄、恒瑞、秦承恩、柯藩等追剿不力，防汉不严，尽夺世职孔雀翎，戴罪效力。命宜绵总统川陕军务，惠龄等悉受节制。〖12〗

六月初九日（7月3日）

17 白莲教军于进军途中发布告示，申明教众纪律。其文曰："示谕佛门引进及弟子人等知悉：照得时届末劫，统蒙圣道，普渡人天，自应守分，保固姓（性）命，不致亏损，是以集众一队，开列各条，严加管约，以便划一协办，特谕。计开：一、引进制教弟子，务要皈依佛法师，毋任猖狂。如有违犯，惟引进是问。二、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束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如有违犯，惟尔等是问。三、弟子驻扎营房各归各营，毋许乱营混杂，如有违犯，重责二十板。四、营房之内，火药丸弹及铺盖等项，甚属浩繁。如有违犯，重责四十板。五、弟子等务益慎重，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如有违犯，重责四十板；倘犯过三次，立即斩首。六、调遣出力之人，务要遵照示令，毋许擅发乱号。如有违犯，重责八十板。七、出阵、焚屋、抢粮，务依头目号令，必须空出饱入。如有空身回营者，重责四十板。八、出阵斗勇，务须奋勉，踊跃争先上前，

毋许一人退后，上前有功者，赏给顶戴，退后畏尾者，该头目随阵斩首。九、阵前遇有老人年至七八十岁以上者，毋许斩首，或遇幼男小女年将七八岁以下者，亦毋许斩决。遇有妇女，毋许奸淫，违者立斩。十、出阵回营，务须清点弟子数目，毋许脱逃。如有一人兔脱，拿获斩首，该头目一并重究不贷。”〖13〗

18 是月，川、楚教军会于川省。先是，宜绵任总统，使德楞泰攻重石子，明亮攻香炉坪。教军溃败，分二路奔逸：王三槐、徐天德走而西，明亮追之；孙士凤走而东，德楞泰追之。教众行抵精忠寺（一作净土庵），官军分路追至，朱射斗营其西，德楞泰营其北，明亮、费索英阿等营于东山，穆克登阿营南山。教军不能出，乃攻射斗。自晨及午，西营官兵弓折矢尽，营垂破；忽乡勇四山群出，头上各标树叶一支，弥山际岭。桂涵、罗思举虑无统率，令各折红布系臂，号起并发，蜂拥而下。教众大败，“尸积数丈”，孙士凤阵亡。孙士凤，在教众中辈分最高，教众均称为孙老师父，即徐天德等亦无不拱手听命，于陕西之兴安、四川之达州、巴州、湖北之来凤等处传徒甚众。士凤既死，余众南走，穆克登阿发炮轰击，死伤无算，余者“哭声震天，缢于林者如枣，树为之折。弃衣粮如丘阜，血留成溪，明年林木皆为尸气蒸死。乡勇兵士献耳级，篙笔囊橐担数十石。论者谓贼起以来，未有如此大创也。余贼二三千人，欲北走太平县，为田泥濡裹，无复人形，自顶至踵，惟见两目，路旁居民惊骇为鬼，争击之。子是东西奔窜矣。”〖14〗四川教军以徐、王为最，时已大耗，而

方山坪教军亦屡为百祥所截，林亮功亦被舒亮困于巴州白崖山，观成、刘君辅更破大宁（今四川巫溪县）教军于九龙池，进围之老木园，川省教军渐蹙。忽襄阳教军为官兵追逼，由陕入川，于是始有川、楚教军之会。

先是，襄阳教军渡汉，其防堵各兵分赴汉南追剿，湖广提督刘君辅移兵竹山、竹溪，以备大宁四川教军入楚。旋襄阳教军分三路入川：其两路由通江入巴州，欲合方家坪罗其清、冉文俦等；其一入太平、城口，欲合达州、大宁二路教军。宜绵奏言："官兵利合不利分，贼利分不利合。且川楚贼虽同教党，各不同计，三贼必各据一隅，以牵制我。"乃议分兵三千，令德楞泰追剿达州教军，而自同明亮率大兵赴中河、后河。会穆克登阿、柯藩先剿通江、东乡教军，再赴太平、城口，与惠龄、刘君辅两路会攻，并檄惠龄留兵四千守陕界，防其回走。时襄阳教军先后分数队，且战且走，以缀官军。击之，皆不迎战。散则匿箐，聚则据险，日数变，官军无可如何。至是，乃与徐王会合一处，定以青、黄、蓝、白等号，又设掌柜、元帅、先锋等名号。达州教首徐天德称青号，徐天寿、王登廷、张泳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熊万青、陈侍学等附之。东乡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称白号，张子聪、庹向瑶、符曰明、刘朝选、汤思蛟、张简等附之。太平教首龙绍周称黄号，唐大信、龚建、徐万富、王国贤、唐明万、赖飞龙等附之。巴州教首罗其清称白号，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附之。通江教首冉文俦称蓝号，冉天元、冉天泗、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青、蒲天宝、景英等附之。襄阳黄号则齐王氏、樊人杰、王廷诏、姚之富、王光祖为首，附以伍金

柱、伍怀志、辛聪、辛文、庞洪胜、曾芝秀、齐国谟、伍金元。襄阳白号则高均德、张天伦为首，附以宋国富、杨开甲、高二、高三、马五、王陵、高星斗、魏学盛、陈国珠、高见秀、杨开弟。襄阳蓝号则张汉潮为首，附以李潮、李槐、詹世爵、陈杰、刘允恭、张什、冉学胜、戴世杰、赵鉴、崔宗和、胡明远。〖15〗

教军既合，声势益振。帝以六百里加急传谕宜绵、明亮、德楞泰等悉力围堵教军。闰六月，宜绵正剿方山坪教军，而姚之富、徐天德等从云阳、奉节一路挺进，沿途教众响应。云阳则有林亮功称月蓝号，与其侄林定相及张长更、萧占国、包正洪等踞开县之白岩山；奉节则有龚文玉称线号，与其弟龚其位及卜三聘、陈得俸等踞铁瓦寺。〖16〗

【考异】川、楚教军会合之期《戡靖教匪述编》、《平定教匪纪事》等书均作五月，而《圣武记》则作六月。据清档宜绵等人奏折（《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406—408 页），应会合于六月下旬。兹从清档。

闰六月十五日（8 月 7 日）

19 申禁商民越境与外夷贸易。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官兵所在之处，向不禁民交易，然内地之民与外夷交易皆系外夷来至内地置买，并无内地民人越境任意前往之例。至是，以商民恭格上年曾赴乌梁海等处贸易，降旨申禁，略曰：乌梁海在卡伦外，若不禁止贸易，恐滋生事端。西北两路各城办事之将军大臣等惟当留心查察，嗣后总俟该夷来内地，方准交易，不得任意越卡妄为，著永远为例。

二十四日（8月16日）

20 命大学士王杰不必在军机处行走，令吴熊光、傅森、戴衢亨随同军机大臣学习行走。

21 是夏秋间，广州府属之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增城、新安、三水、花县等十县，连被飓风大雨，压毙溺毙男妇三十一口，毁坏房屋、船只甚多。〖17〗

七月初二日（8月23日）

22 京畿一带自上月二十九日起，大雨滂沱，平地水深二尺。至是，永定河决三百余丈，直隶固安、永清、东安等县田地被淹。旋以留京王大臣、顺天府尹、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报雨情不实，命交部议处，并停本年秋狝。

初三日（8月24日）

23 毕沅卒。

毕沅（1730—1797），字秋帆，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县）人。初以举人为内阁中书，直军机处。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庶子。出为地方藩臬，累迁至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湖北教徒起事，沅奉命搜剿。至是，以瘴疾发作，卒于辰州军营。奏闻，加太子太保，赐祭葬。沅“性畏懦无远略”，勤于文学而疏于公务，军旅更非所长。教事之起，人争咎之，及其身死，有言：“戮毕沅之尸，庶足以谢天下。”然生平习于掌故，笃于故旧，尤好汲引后进。如吴泰来、严长明、程晋芳、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皆招致幕府，暇

时诗酒唱酬无虚日。性好著书，有《续资治通鉴》、《史籍考》并《灵岩山人诗文集》等。〖18〗

24 是月，襄阳教军由川还楚。先是，川楚教军会合，分二路拒敌，一由李全与徐、王率领，屯温汤井（一作温阳井），一由姚之富等率领，俱屯南天洞、火焰坝一带。宜绵坐镇南坝场，督兵分路攻剿。旋据俘卒供称，襄阳教军惟李全留川，其余将尽还湖北，乃檄沿汉江之船尽移上游。教军以官军扼其北上之路，乃分攻大宁、云阳、万县，号召教众而东。宜绵遣兵分防要害，而明亮、德楞泰等踵其后，各路官军齐抵云、万交界。云阳教首高名贵聚众数千，欲与天德合。德楞泰偕宜绵、明亮等以计擒名贵，尽歼其众于陈家山。〖19〗

时襄阳教军分二路行进：王廷诏等由夔州将合大宁教众，惠龄、恒瑞、庆成等追之；姚之富、齐王氏走夔州，下巫山，且战且走，直趋归、巴。明亮声言由陆驰追，而登舟东下，七月初四日至巴东，姚之富等则已在隔岸，方屯归、巴界。王廷诏等万余复至，焚巴东对岸之石门，声言欲南渡攻县治。明亮等信之，回军攻石门，克其三营。翌日复攻，则教军大队已走，惟留千余断后，以缀官军。谍报前屯归、巴交界之教军已乘间陷兴山，两路教军约会宜昌、荆州，同赴襄阳。诏移荆州将军兴肇守归州，而德楞泰由水路径趋荆州，明亮由陆路赴宜昌，约夹剿于当阳。

时教军首队齐王氏，约二万余，由兴山、保康趋南漳，以向襄阳；后队王廷诏趋当阳、远安，向荆州。湖北巡抚汪新遣兵一守房县、保康以防襄；一守东湖、当阳以防荆，

并调荆州满兵守万城堤，以防盗决，而大兵后压，并檄各镇将据险驱逼入山，合围掩击。又奏言："襄阳为南北冲要，各贼尽还湖北，其在云、阳、开、万间者不过新起附从之党。目下大兵云集，而分防两省州县已约二万余。其备战之兵：川省则惠龄等五千余、舒亮五千余、百祥朱射斗四千余、明亮五千，已调湖南苗疆之兵千余助之。"并乞饬催所调东三省兵速赴襄阳。

八月初旬，教军由房县阑入竹山、竹溪，西安副都统丰绅布以满兵自陕驰剿，教军挥师击之，丰绅布战死关庙河。十五日，王廷诏袭宜城，明亮、德楞泰自荆门驰救之，教军败走。姚之富、齐王氏趋襄阳，王文雄固扼南漳，教军佯退，次日复倍道分进，由宜城、钟祥北走襄樊，分三路北进，每路相距百余里。明亮等邀之于宜城，适阿哈保统木兰进哨兵至，自北夹攻，教军逸入南漳山。教军窥视荆、襄既不遂，复折回房、竹，佯走陕西，欲引官兵追入山，而乘间北渡汉江。明亮等击之于茨河镇，教军分路来战，官军分据山冈夹攻，大败之。姚、齐乃经谷城走黄龙滩，欲北攻郧西，无舟可渡，乃北走长坪，旗帜蔽野，分五路以行。明亮、德楞泰分五队迎之。教卒勇甚，直扑二将营，却而复进者三。明亮窥教势衰，挥诸军竞进，教军披靡，惠伦阵亡。〖20〗

八月初一日（9月20日）

25 河东河道总督李奉翰奏报，砀山境内杨家坝河水漫溢，命两江总督苏凌阿等驰往堵筑。初五日又报，山东曹县黄河北岸二十五堡亦决，河水分道由单县、鱼台、江苏

沛县下注邳、宿。嘉庆帝谓运道所关，不可不先事筹画，命苏凌阿、兰第锡、康基田、伊江阿等悉心筹办。明年十一月，二十五堡始塞，用银七百一十九万余两。

二十一日（10月10日）

26 阿桂卒。

阿桂（1717—1797），字云岩，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初以父荫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后从兵部尚书班第参金川军事，获罪逮问。寻复官，擢江西按察使，召补内阁侍读学士。阿桂久历戎行，先后参与征准、平回、征缅等役。官至将军、总督、尚书、大学士。乾隆末，和珅横甚，阿桂不与合流，朝夕入直，必距彼数十步，和珅与语，漫应之，终不趋移一步。〖21〗至是卒，赠太保，谥“文成”。九月，嘉庆帝亲临祭典，并书悼诗云：“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公。将星落霞表，箕尾见云中。函丈仪曾侍，纶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风。”阿桂“器识宏远，智计沉默，遇大事必筹其始终得失，计出万全，然后行之。虽在万乘之前，不轻为然诺。及其肩荷大任，次第措置，有时诏书敦迫，从容陈奏，亦不肯苟且以就功名，故所作必有成”。生平善知人，文武大员由其密荐者甚多。“自少留心史事，凡古今成败治乱之迹，与邪正进退之机，皆默识其所以然。遇有绩学励行之士，教以修身直节，以成大器。而于佻巧营求之辈，必痛绝之。”〖22〗

九月初二日（10月21日）

27 命调剂闽省盐务。先是，闽浙总督魁伦奏调剂闽省盐务事宜：一、请改奏期，以资转运而免误课。二、场员请分别裁减以归核实。三、商运溢引，请展带征。命户部核议覆奏。至是奏上，得旨："闽省商运溢课，既据该督奏称从前场盐绌产，及海潮冲失等事，以致误运积欠，急应量为调剂，以抒积困。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加恩准将该省商运各帮年行溢引，自积欠三年起，应解元年溢额停征二年；再展至嘉庆五年起，将应征溢课项下，分作三年带征。共限五年全行完款，庶商力益臻充裕。"

十八日（11月6日）

28 命两江总督苏凌阿为大学士。

二十四日（11月12日）

29 明亮、德楞泰奏请广修民堡，以削教势。略曰：臣等自楚入陕，所经村庄皆焚烬，盖藏皆已搜劫，男妇皆已掳掠，目不忍见。已扰者固宜安恤，未扰者尤宜提防。查各州县在城之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贼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镇，仅恃一二隘口，乡勇或远不及防，或间道失守，仓皇逃避，不但衣粮尽为贼有，且备卫之火药器械，反以藉寇而资盗。而各贼所至之处，有房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导向负贩。是以自用兵以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为急，则村市已被虏刈；以保荆襄为急，则房竹、安康已难兼顾。为今之计，欲困贼必须卫民，莫若饬近贼

州县，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或数十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劳，贼匪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加以大兵乘压其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路即少一路。近日襄阳绅士梁有谷等，筑堡围守，贼屡攻不能进，此保障之成效。至川东各属，多有险峻山寨，只须令乡民临时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于以御贼安民必可克期扑灭。〖23〗奏上，诏以“筑堡烦民，不如专擒首逆”。而坚壁清野之议实始此。

二十八日（11月16日）

30 嘉庆帝责成明亮、德楞泰剿办姚之富、齐王氏；宜绵剿办徐天德、王三槐、冉文俦；额勒登保剿办林之华、覃加耀；观成、刘君辅剿办老木园教众；惠龄、恒瑞、庆成剿办李全。〖24〗

31 是月，襄阳东西两教军会于陕西安康。先是，襄阳教军窥荆襄不遂、渡汉水不得，乃西走陕境，一由香炉沟逼近安康界，一由花园寺逼近平利界。德楞泰、明亮追之。而前留川之襄阳教军李全时亦已自川入陕，欲东走还楚。庆成登舟下汉以邀其前，恒瑞、惠龄由陆蹑其后。东西两路教军且战且走，至是会于安康，势及平利、太平河、连线河一带。而惠龄、恒瑞及德楞泰、明亮两军亦先后追至，诸将议以教军东行不遂，必渡汉而北，乃令柯藩以兵千余助秦承恩守兴安，惠龄、富成以兵三千循汉南而西，与明亮等夹击。自襄阳变起，战事皆在汉北，及教军由川还楚

入陕，复经汉南之宜昌、荆门、安陆、襄阳、郧阳，攻扰十八州县，而房、保、二竹疮痍尤重。又长阳教军由施南奔巴东，往还几千里。诏分别蠲恤有差。〖25〗

十月十七日（12月4日）

32 奉太上皇帝命，遣大学士刘墉为正使、礼部左侍郎铁保为副使，册封贵妃钮钴禄氏为皇贵妃，以定继位中宫。

二十一日（12月8日）

33 宫禁失火，延烧乾清宫交泰殿。寻将首领太监张士太等发往黑龙江为奴，专管东暖阁之太监李祥等重责四十板，发往吴甸割草三年，其余四名太监革罚有差。

二十六日（12月13日）

34 命勒保赴川总统军务。当齐王氏、姚之富之入楚，徐天德、王三槐等未与同行，而与李全等合，从大宁趋太平一路。九月，复与巴州白号罗其清、通州蓝号冉文俦会合，入通江县境，有北上之势。时李全亦回陕，宜绵使百祥等扼通江竹峪溪，防四川教军入陕之路。而王、徐等本无意离川，但锐意欲断川东、川北运道，以困官军。三槐先攻巴州江口粮台不下，复领兵据巴州，欲从仪陇南部分击保宁、达州，夺运道。英善驰赴广元，教军不敢向保宁，遂合队攻营山，逼嘉陵江，川西戒严。宜绵使刘清以乡勇扼江口，防其回达州之路，檄百祥、保宁兵迎击而前。教军退屯营山之黄渡河，与官军对峙，而旁攻仪陇、渠县。而利川复有新起攻万县之教军，官渡口有欲攻粮台之教军，奉节有新起白崖山之教军。一时川东川北无完境，“处处

皆贼，兵勇疲于分应，非但贼之名目不可周知，即官民之战死亦不能枚举。”〖26〗宜绵奏言：“贼起以来，征调官兵，四川调至一万九千有奇，陕、甘合调二万有奇，湖北、湖南更无余兵可调。虽奉旨令各省补募，止资弹压，难备攻剿；而州县团练乡勇，各卫村庄，尤难责其长趋赴敌。目前贼势，如明亮、德楞泰统兵襄阳，则郧贼窜入兴安，宜昌贼折回夔、巫，况云阳、奉节新起伏莽之贼尚多，兵力日分日薄，乞敕令各省于新兵外，添练备战之兵，四川、陕甘各万，湖北、河南各五千，一月召募，两月训练。至目前随营乡勇，日支口粮费与兵等，究非纪律之师，即有畏缩不前，难遽绳以军法。不若选充行伍，其技艺不拘矢铳刀矛，贼平即补营额，则经费不虚糜，而骁悍游手有所约束。”帝允所请，诏宜绵、勒保、秦承恩、景安等分募乡勇入伍剿教。〖27〗寻宜绵又奏言：近日惠龄、恒瑞、明亮、德楞泰皆入陕，惟臣一人在川。诸贼齐扰川东北运道，嘉陵江防孔急，欲亲赴保宁，则川东千里无人调度，请别简总督治理地方，而已亲督师，专一办贼。至是，诏勒保赴川代宜绵总统军务，宜绵督四川兼理军需。

35 是月，教军破通江。初，总兵朱射斗侦知教军欲袭通江，遣卒赍檄往告。不意中途为教军所获，遂以檄给通江人云：“朱镇将至，当远迎。”通江人信之。翌日，教军伪效官军装至，兵勇鼓噪迎出，遇教军，歼焉。署令涂陈策以干才称，授仪陇令，调权通江。通江无城池，至是，力竭死。〖28〗

36 达州教军王三槐围营山。营山城高不及丈，不足以资守御。初，知县喻廷举闻变，督民夫昼夜兴筑，加土墙数尺。工毕而廷举病，接篆谢惟良凭上城以守。本月初十日，教军由双河口蜂拥而至，甘肃参将李吕率兵扎城西太白山，西充县教谕高凤仪率乡勇入城守御。时城中男丁堵御，妇女造饭，幼稚运石，昼夜不懈。教众登东林寺后楼，凿壁攻城，铳炮甚急。城中撤门扇、屠案以蔽之。不能御，乃命敢死上缒城焚庙。教众制云梯，负草及门桌蔽身，蜂拥扒城。城上刀矛齐集，灰粥俱下；教众不能进。围三日，城垂破，总兵富成、百祥等以兵至。教众伪为乡勇，将袭之。城内遣人间道以告，二镇预为备，督兵击之，杀获甚众，城围亦解。〖29〗时又有张映祥、阮正隆扰近南充，复流至阆中、广安、岳池。而王三槐等转攻渠县、大竹，于十一月初七日突围邻水城。先是，知县杨为龙札调乡勇救援，一面督率城中绅民预备守具。迨城被围，或飞炮石，或掷灰罐，或施鸟枪，趁势击打，多所杀伤。教军毁城外民居数百，积料城下，高与城等，欲乘以入。会日暮，城中人献计，用芦絮灌膏燃掷之，焚立尽。然教众无怯意，愈败愈炽，拼死攻扑，城危甚。适朱射斗兵驰至，教军无计可施，遂撤围而去。〖30〗是役历时七昼夜，邻属村场为之荡然。

三槐等撤围后，即历南丝垭、芭蕉河、袁市场、九龙场等地，达于长寿。长寿，水陆咽喉，上通合州（今四川合川县），下连重庆，为川东门户。知县程见隆率乡勇前往堵御，见教势甚炽，喊令众民逃避。教众满山遍野而行，一人传呼，万人响应，声震山谷，闻者莫不夺气。教军遂

入县治，县令出走，守备夏继元阵亡，典史章潮巷战被执，剖腹而死。屠其城，庠生傅昌黎等数百人俱死。〖31〗奏入，帝谕总统军务勒保曰："若能将长寿股匪歼擒净尽，即入川之第一功也。"〖32〗时各路官兵分入陕楚追击，川中之兵不敷调遣，多以乡勇继之，教势益张，其锋甚锐。寻教军又自长寿剽入垫江、梁山（今四川梁平县），千总李占魁等七百人战死。十二月，三槐等又自梁、垫转抄新宁（今四川开江县）。三槐、天德并樊人杰、张汉潮、王光祖等东奔西走，忽合数万人袭杀堵隘守备樊模，聚于开县临江市，连营四十里。川北又倏有襄阳教军姚之富等万余人，从陕西越云栈，入广元，然后合阮正隆扰昭化（今属四川广元县）、苍溪一路。〖33〗

十一月十六日（1798年1月2日）

37 定广西西隆州等处善后事宜。先是，贵州、广西边境狆苗事平，两广总督吉庆等奏广西西隆州（今广西隆林县）等处善后事宜：一、改建泗城府属之凌云县城楼。二、泗城及西隆州地方辽阔，原设额兵不敷调派，请添驻官兵。三、令该学政教官恭赍《圣谕广训》，按季下乡，周巡宣讲，务使民得迁善，风俗还淳。四、西隆州苗民齐心向善，应照湖南苗疆例，于州学额外增设苗学二名，以示鼓励。五、粤西藩库及南宁等府，共封贮银四十五万两，原备地方缓急之需，今已动用无存，应从杂项各款内分拨，补足原额，于藩库中另设木柜收贮，锁钥归巡抚收掌加封，以昭慎重，而杜挪用。六、西隆州村民复业后，家产荡然，应无分极贫次贫，每瓦屋一间，给银一两；草屋一间；给

银五钱；草披一间，给银二钱五分，俾自行搭盖栖止，并每户借给籽种五斗，赏给牛具银一钱五分，以资耕作。七、再拨饷银五十万两，以备赈恤及善后事宜之用。命军机大臣等核议具奏。至是奏上，请照所请办理。从之。

十七日（1月3日）

38 袁枚卒。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溧水知县，调江浦、沭阳，再调江宁。嗣以丁艰归里，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凡五十年，终不复仕。枚有吏才，虽不竟用，亦一代循吏。退而为诗，专主抒写性灵，不分门户，故其所作诗文，天才横溢，抑扬跌宕，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

39 是月，襄阳教军突入川境。先是，襄阳教军会于陕境，合为两股。一由王廷诏、高均德率领，由安康佐林沟西向石泉、西乡一带；一由姚之富、王聪儿、李全率领由安康砖坪西向紫阳。官军分头堵剿，教军退入汉中南岸山内，自黄官岭至新集连营二十余里据守。明亮、德楞泰率兵追至，教军欲北渡汉江不能，又西向宁羌被阻。至是，乃转向东南，突入四川通江地界，随后由乌林垭折向西北，进入南江。官军亦分追入川，尽移汉北防兵于汉南、川北。十二月初三日，宜绵奏报：南江地处万山之中，地势险要，教匪藏匿其中，如鱼得水，且如高均德、王廷诏、王聪儿

等首逆均在其中，川境王三槐、徐天德等正从长寿折回，滋扰垫江、大竹，逼近梁山、达州；罗其清又踞仪陇、营山一带。统计川省教军，在川东则夔州、重庆、达州、忠州；川北则顺庆、保宁，共系四府、两直隶州。二十一日，帝谕：宜绵处兵力无多，尚能派兵堵剿，而明亮一路，统领劲兵数千，又有各项官兵数万，何难将贼匪截住，著传旨严行申饬。二十二日，明亮、德楞泰于黄柏亚阻击教军，教军分两股向北撤走，官军在广元栈道等处设防，拦截姚之富、齐王氏部，防其北入陕境。教军受阻，力不能支，隐匿山林，进入巴山内。二十四日，襄阳教军高均德部，由四川南江复入陕境，在南郑周家坪渡过汉江，逼近汉中府城。陕抚秦承恩惊呼：省城兵备空虚，万一贼匪北窜，深为可虑！二十八日，教军东进城固、洋县，因清军拦截，乃北趋茅坪、五郎方向。时，德楞泰、明亮奏言："高逆北窜汉江，以贼情而论，齐、姚为各逆之魁，自宜先筹剿办；以地势而论，高均德既已渡江，如东窜兴安，则与西安省会甚近。是以臣等星夜带兵，由沔县、褒城驰抵汉中截剿，酌留弁兵于宁羌、沔县，防御齐、姚二逆北窜汉江之路。"帝以明亮、德楞泰舍大股教军于不问，辄带全队劲兵追剿高均德，仅留弁兵数百名在后防堵，茫无主见，调度失宜，命拔去花翎；旋又革退世职、紫缰，并追前所赏银五千两入官。末儿，又以防守汉江之爱星阿、柯藩不能堵截教军，革爱星阿护军统领、副都统职；拔去柯藩花翎，暂留提督之任。〔34〕

十二月十五日（1月31日）

40 总统军务勒保奏报各路军情，略曰：审度贼势，所以不能得手者，盖缘贼匪随处纷掠，即随处勾胁，是以日久愈多，而川陕楚三省犬牙交错，绵亘数千里，崇山峻岭，处处有险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择隘堵御，贼又向无兵处滋扰，以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犹未来，有兵到而贼已先去者。东剿西窜，南击北驰。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以言堵御，虽数十万兵亦不敷分布。再四思维，现在陕楚兵多贼少，川省则兵少贼多，若陕楚各路截剿严密，使贼匪不能北窜归入川境，诱令散者渐聚，则官兵层层逼剿，转觉易于为力。通盘筹画，惟有先从川东进剿，清一路，再进一路，以期与各路领兵大员及早会合，一鼓扫荡。奏入，谕军机大臣等：勒保所称剿办情形，切中向来各路带兵诸人之弊。勒保既能周知畅论，自当力除积习，大加振作，况总统责成较重，倘带兵大员从前实有因循怠玩，此时仍不听指示调遣，即当据实严参，不可稍徇情面，庶可迅勉成功。所有明亮处钦差关防，著即迅速送交勒保接收盖用，以专责成。

41 是月，王鸣盛卒。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历官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嗣以丁艰归，不复出仕。久之，迁居苏州，键户读书，垂三十年。鸣盛学问淹通，与吴泰来、赵文哲、钱大昕，皆以博学工诗词

文称，而群推鸣盛为渠帅。其为诗，少宗汉魏盛唐，排律则仿元、白、皮、陆。古文不专一家，于明先嗜王慎之，继效归有光。所著《尚书后案》、《军赋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义而折中之。又著《十七史商榷》，于一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丛说以证其舛。晚作《蛾术编》，有《说录》《说字》《说地》《说人》《说物》《说制》《说集》《说刻》《说通》《说系》十门，共九十五卷，亦渊灏称于世。〖35〗

42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七千一百三十三万三千五百四十四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一百三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九石。

〖1〗据王囊仙称：乾隆六十年（1795）发了疯颠，就会过阴医病，替众苗医好病，都拿来鸡猪酒米来酬谢，众苗都称我为囊仙。

〖2〗《清史列传》卷二九《勒保传》。

〖3〗参见：《清史列传》卷二九《勒保传》；《满汉名臣传》续集卷六六《冯光熊传》。

〖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5〗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110—113、116—122、125—146 页；民国《湖北通志》卷六九《武备志》七《兵事》三《教匪》一。

〖6〗参见：《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357—359、374—376、387—388 页。

〖7〗《戡定教匪述编》卷二。

〖8〗《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573—576 页。时巴州教首罗其清屯聚方山坪，通江教首冉文俦至方山坪以东之王家寨，相为首尾，与达州教军相呼应。

〖9〗《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十二。

〖10〗《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386—387 页。

〖11〗教军告示全文如下：

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子为招讨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

示谕军民人等知悉：勿听传言，不分清浊，更见吾等旗衣俱白，目为黄金（巾）、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营服孝之故。尔今真太子已出，观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扶老携幼何必远逃，各存通权达便之见。尔小民目观吾等焚杀俱全，实非本帅本意，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血战。尔等实系真心逃难，各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吾自测隐（恻隐）难昧，拔救尔等同逃目前大难，得受吾主日后重恩。谨遵勿违。

计开：三十六路都先锋五营总正副住襄阳城东黄龙垱

张世龙　副张世虎

詹世爵　刘永盛　刘永太　刘起华

周天绪　许朝恒　李　淮　李　潮

阮学盛　阮正龙　张　什　廖士学

右仰通知

丁巳年五月初三日 示贴

以上告示原贴兴安府墙上，后被清军揭去，由陕西巡抚秦承恩于嘉庆二年（1797）六月初七日驰递军机处封存。告示上宽 40 厘米，

下宽44.5厘米，高74厘米，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录自《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1页。告示所言张月梅《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等书均未提及，其生平待考。

〖12〗参见：《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396—403页；《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一册251—254页。

〖13〗《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2—3页。该告示书于长102厘米、宽95厘米之白布上，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于何地由何教军发布，待考。

〖14〗《戡定教匪述编》卷二。

〖15〗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二；光绪《达县志·纪事》；《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三五《德楞泰传》；《平定教匪纪事》；《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404—409页。

〖16〗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二；光绪《达县志·纪事》；《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三五《德楞泰传》；《平定教匪纪事》；《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404—409页。

〖17〗《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105页。

〖18〗参见：《啸亭杂录》卷十《毕制府》；《碑传集》卷七三《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总督赠太子太保毕沅神道碑》。

〖19〗《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五册57—58页。

〖20〗参见：民国《湖北通志》卷六九《武备志》七《兵事》三《教匪》一；《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21〗《碑传集》卷二八《书文成公阿桂遗事》。

〖22〗《碑传集》卷二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谥文成公阿桂行状》。

〖23〗参见：《德壮果公年谱》卷七；《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

五册 443—444 页。

〖24〗《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三四。

〖25〗《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26〗《戡定教匪述编》卷二。

〖27〗《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28〗《戡定教匪述编》卷二。又道光《通江县志·艺文》所记通江县被破情形，与上述记载有异。略曰：方教军至通江时，知县涂陈策拒不纳，忽贼蔽遮龙滩，突如其来，不知其几千人。环城环攻，石矢雨集。公大呼曰："事急矣，外无一军之援，内受三面之敌，不并力拒，城将不保。"兵抵死战斗，寡莫能之，东门先陷，贼蜂拥入。公犹执刃短兵接战，顷之，麾下尽溃，马蹶被执。贼以刃胁公降，公不曲，遂遇害。

〖29〗参见：同治《营山县志》卷一八《武备志》；《勘靖教匪述编》卷二。

〖30〗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二；道光《临水县志》卷二《兵燹记》；道光《临水县志》卷五，杨为龙《银鼎山碑记》；《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643—644 页。

〖31〗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二；道光《临水县志》卷二《兵燹记》；道光《临水县志》卷五杨为龙《银鼎山碑记》；《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 643—644 页。

〖32〗《戡定教匪述编》卷二。

〖33〗《戡定教匪述编》卷二。

〖34〗《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35〗《碑传集》卷四二《王鸣盛传》。

清通鉴　卷一五五

嘉庆三年　戊午　公元1798年

正月十七日（3月4日）

1 长阳教首覃加耀被俘。先是，长阳教首林之华阵亡，覃加耀败退利川，攻扰十子路。额勒登保、纶布春分两翼夹击，斩军师张驯龙。张驯龙者，通卜算杂术，与之华友善。自言测星气，识楚北有兵象，劝之华、加耀起事。二人信其说，遂起事。军中甚倚重之，呼为“龙先生”，教众见之必拜。驯龙既死，加耀益惧，走咸丰小水坪。官军追之，加耀由恩施遁长阳，屯朱里寨（一作朱履寨）。朱里寨，周五十里，三面悬崖，惟东南一径与两岭相连，其外悬崖二垭，螺旋鸟道，教军皆严守。上年十二月，额勒登保遣死士数十，缒登二垭，掘地通教卡，窖火药轰之，而各路伏兵同时进攻。教军大溃，死伤累累，惟覃加耀偕众百余缒崖遁踞归州终报寨（一作宗宝寨）。额勒登保督

兵围击，至是破之，覃加耀被俘。长阳教军至此覆没。奏闻，诏责额勒登保兵多“贼”少，持久一年，有过无功，夺额勒登保爵职、花翎，福宁革总督、花翎，均予副都统衔，命驰赴四川协剿襄阳教军。〖1〗

十九日（3月6日）

2 调勒保补四川总督，命宜绵回守陕甘。先是，诏以勒保总督湖广，赴四川代宜绵统军务，而以宜绵督四川，兼理军需。至是，四川境内教徒蜂起，宜绵率兵东西驰突，日不暇给，乃自陕西咨调恒瑞，自湖北咨调额勒登保、福宁等入川会剿。廷议以川省军务日棘，而事权纷属，无指臂之效，乃令宜绵回督陕甘，福宁治军需，而勒保以总统兼四川总督，调度诸军。

二十六日（3月13日）

3 琉球国中山王遣使表贡方物。越明日，嘉庆帝奉太上皇命，赐琉球国中山王世孙尚温敕谕曰：“朕惟昭德怀远，盛世之良规；修职献琛，藩臣之大节。输诚匪懈，宠赉宜颁。尔琉球国中山王世孙尚温，属在遐方，克抒丹悃，遣使赍表纳贡，忠荩之忱，良可嘉尚。是用降敕奖谕，并赐文绮等物。再尔世孙以天朝叠庆重厘，倍呈方物，固见输诚效顺，但国家厚往薄来，字小柔远，自有定制，惟念尔国僻处海陬，梯航远至，已敕所司将此次贡物俱行收受，格外加赏。嗣后止须照例呈进一分，毋庸增添，用示体恤。其祗承休命，世励忠贞，以副恩眷。钦哉！故敕。”

4 是月，勒保至梁山接任总统事。适值教首郭长俊、伍一凯新起于石坝山，勒保平之，诏嘉为入川第一功。时白号王三槐、冷天禄踞东乡之前河，与青号徐天德、黄号樊人杰及云阳月蓝号林亮功、奉节线号龚文玉、太平黄号龙绍周连营开县临江市。而罗其清、冉文俦之党亦合踞东乡之后河，皆太平、通江入陕之路，将三路赴陕。勒保使杨秀守太平，恒瑞等扼通江，保兴出其前夹击，破教军于固军坝，奏杀教众二千，请奖励将士。诏以勒保所杀皆胁从，无首逆，且军中积习于官兵阵亡则以多报少，而杀教众则以少报多，乃滥乞恩，其切戒之。〖2〗

二月初九日（3月25日）

5 谕令地方督抚严查仓谷。略曰：各省额设仓谷，原应如数贮仓，乃近来州县因买谷例价较之市价轻减，可有盈余，在任时辄将仓谷任意粜卖，肥私囊橐；及交代离任时，仅将例价留抵，日积月累，辗转因循，以致仓谷空虚，毫无储备。迨清查时，豫为挪借，以图掩饰目前，事后仍归无著。至常平及社义两仓，近闻出借时，于富户则抑之使借，而于贫民则靳而不予，且出借之斗斛，任意减少，而还仓之谷石，勒令加增，以致小民不沾实惠。是惠民之法，适以资贪官而病民。此等积弊，各省皆所不免，著通饬各该督抚，随时留心，严行查核。

初十日（3月26日）

6 革舒亮、穆克登阿职。初，云阳县民林亮功、林定相等聚众起事，踞开县之白岩山。提督穆克登阿、护军统

领舒亮剿之，教军危甚。本年正月，王三槐等遣人赴白岩山联络，林亮功等即带同部众万余人，陆续突出合伙，寻即攻扑开县城池，赴临江市屯聚。总统勒保奏言：此股贼匪系专交舒亮、穆克登阿办理，伊等带兵六千名，既未能将白岩山贼匪速行剿办，又未能严密围堵，致令逸出，与他路贼匪合伙，应请治罪。至是，奉旨革职，作为兵丁，留军营效力赎罪。〖3〗

二十一日（4月6日）

7 命那彦成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二十七日（4月12日）

8 大考翰林院詹事府各官，试《征邪教疏》。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略曰：今者教众起事，一因邪教蛊惑，一因官府压迫。臣以为欲平邪教，可行数端：

一曰贷胁从。邪教滋扰数省，首尾三年，无身家衣食者多所附丽。此非真贼也，倘能予以宽贷，则既开愚民之自新，又离邪教之党羽。党羽一散，真贼乃出，从此官兵刀箭所伤乃真贼也。

二曰肃吏治。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以臣所闻，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赈抚恤之项，中饱于有司，皆声言填补亏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州县以蒙其府道，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达，二也。有功则长随、幕友皆得

冒之，失事则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之大吏、统率之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乎？三也。

三曰专责成。楚抚守楚，豫抚守豫，陕抚守陕，战虽不足，守必有余。今行军数年，花翎之锡至千百，而贼势愈炽，蹂躏之地方愈多，盖因责成未专，赏罚未明。朝廷果能赏必当、罚必行，亲民之吏则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则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诿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4〗时人以其文切中时弊，争相传诵。

9 是月，巴州白号罗其清、通江蓝号冉文俦徙据仪陇之孙家坪，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直隶提督庆成剿之。时，教军往来川东北，居民散处，从者甚众，“其势与前明流寇无异”。总统勒保因采坚壁清野之议，通行各属，令百姓扎寨屯粮，团练乡勇，以期自卫，并设法招抚从教之人。

10 襄阳教军进逼西安。先是，襄阳白号高均德部窃渡汉江，明亮、德楞泰惧其攻扰全陕，蔓延豫楚，乃放任齐王氏等，而引大兵驰还汉中。于是，齐王氏、李全等乘虚分由石泉、城固渡汉。〖5〗奏闻，嘉庆帝以明亮、德楞泰拥劲旅，剿乌合众，老师糜饷，无方略，致其势日盛，而每奏皆德楞泰先趋，明亮后继，是明亮罪尤重，诏褫职逮问，旋以军务急，命留营作为领队带兵，听宜绵调度。又降旨切责军营积弊。略曰：朕闻官兵追剿之时，间有将贼匪擒获者，类皆老幼残弱之人，而真贼百不获一。兵勇阵亡，则以多报少；杀贼之数，则以少报多。或贼未来而先放枪

炮，以冀其远遁；若贼势逼近，则移营退后，以避其锋。贼匪登山越岭，往来便捷，而官兵转畏崎岖；贼匪测探水浅处即呼群而渡，而官兵必将待舟梁始过；贼匪日窜百余里，而官兵日行只四五十里，以致首逆远扬，胁从日众。此时宜绵接办剿贼事宜，惟当尽革前非，速将首逆擒获，以期陕境肃清，若稍踵前弊，则明亮等覆辙昭然，不能稍为宽假也。〖6〗

齐王氏既渡汉，速与高均德会于汉阴，然后引兵东北向，时合时分，先至安康界内，复分道而进，齐王氏一路直趋商州，高均德一路进袭山阳，明亮、德楞泰分头堵截，教军遂折向蓝田。而李全一路，自陕西城固北上，经留坝厅、凤县进抵宝鸡之虢川（今陕西太白县西）、岐山之桃川。陕抚秦承恩急奏：若由宝鸡、岐山窜出，即系凤翔进省大路；若由郿县（今陕西眉县）窜出，距省更近。帝连谕秦承恩、兴肇、柯藩、倭什布等速调兵堵截，不可复令李全东窜与齐王氏、高均德合伙，亦不可令其逼近省城向潼关等处逸出。〖7〗而李全时已出郿县，掠盩厔（今陕西周至县），直逼西安。秦承恩回防省城，总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拒战。教军分十余队，马步相间，围攻官军。王文雄为环阵四向，铳炮外列，矛矢佐之。教军骁骑千余冲阵，文雄急挥藤牌兵踊跃而出，砍其马足，乘势奋击，教军败入深山，由是不敢窥西安。时柯藩革职，诏进王文雄提督陕西。〖8〗

三月初六日（4月21日）

11 明亮、德楞泰败襄阳教军于郧西，齐王氏、姚之富

投崖死。先是，齐王氏、姚之富及高均德兵进蓝田，旋因官军堵截，高均德折回山阴、镇安交界一带南走；齐王氏、姚之富折向山阳石河铺一带东走。德楞泰、明亮惧齐王氏东入豫、楚，遂先令赛冲阿、温春等分带官军赴高坝店、漫川关堵截，而自返军由黄陇铺、宽坪向漫川关兜剿。

教军先分三路奔走，官军亦分三路急追；行至尖河口地方，教军合为两队，一走两河口，赛冲阿由高坝店抄击；一走漫川关，爱星阿、温春督兵堵截。两军一日驰骋百七十余里，“百余里内，尸横遍野，遗弃妇女幼孩啼哭号呼，声彻山谷。”教军东向不能，复折向西南甘沟一路逃遁。

德楞泰、明亮等督兵兜剿，随剿随进，至是与郧西乡勇将教军逼至郧西三岔河地方。教军抢上山梁拒守，兵勇四面围攻，移时败退，齐王氏、姚之富投崖死，枭示湖北本省及川陕。〖9〗齐王氏，勇捷善战，“每临阵，戴雉尾，衣红锦战袍，于马上运双刀，矫健如飞，所向无敌”。殁时，年仅二十有二。时人有诗惜之曰：“嫠也横行起祸胎，桃花马上看重来。不贻巾帼先逢怒，欲辨雄雌已自猜。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才！”〖10〗奏闻，嘉庆帝以明亮等剿匪久，且未生擒首逆，不为大功，各赏赉有差。

【考异】关于姚之富、齐王氏被歼时间，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平定教匪纪事》作嘉庆三年（1798）二月；《清史纲要》作嘉庆三年（1798）六月，均有误。据同治《郧西县志》卷九及清档路超吉、德楞泰等奏折（《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509—514页），应为三月初六日。

十二日（4月27日）

12 以京师缺雨，命刑部清理庶狱。

13 教军张汉潮、刘成栋部分队由川东入楚。走长峰，出归州，陷兴山，然后挥师东下。官军截之河溶，不克，退保安陆，荆州大震。继又北走襄阳，攻景安于白云山，击毙参将揆明、游击善福。四月十二日，教军直扑宜城，焚烧数十里，寻掠皮家集，沿江直下，抵沙洋，景安率广福等绕赴建阳驿截之，教军败走当阳积山寺。五月十六日，教军趋荆门州。额勒登保、兴肇驰击之，设伏山险，景安、高杞以兵击之。教军遁南漳，据观音寺，连营数十里。额勒登保由襄阳水陆并进，邀之于南漳，斩获大半。余部回走谷城，屯章棚村。官军四路蹙之，教军不敌，遁走郧阳。六月，张汉潮、徐天德入陕。额勒登保、明亮旋夹击之于镇坪。教军大败，奔四川太平。〖11〗

十八日（5月3日）

14 德楞泰、明亮败高均德于两岔河。先是，齐王氏、姚之富败死郧西，而李全、高均德、阮正通仍游动于孝义、镇安、山阳、蓝田间，时分时合，出没无定，将分攻楚豫。诸将以教势尽趋东北，乃议：明亮、宜绵于兴安遏其东，王文雄由鄠县、盩厔各峪扼其北，而额勒登保、德楞泰率大兵压其西南，与明亮夹击高均德于商洛交界之军岭川。教军败入老林，欲走洛南，官军分道驰追：德楞泰率同赛冲阿由洛南红口河、宝安街抄前迎击；额勒登保率同纶布春、杨遇春由蓝田牧护关紧蹑追剿；明亮率同温春由商州黑峪口、铁炉子横冲腰截。至是，将教军逼至洛南两岔河。

战甚急，白号元帅高大、蓝号元帅宋大、宋三等阵亡，高均德率余部败走秦岭，昼夜西奔五郎，复会李全、张天伦。〖12〗

二十二日（5月7日）

15 朝鲜使清臣向国王进闻见别单，略言：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老，而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皇帝平居与临朝，沉没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故筵臣之敷奏文义者，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13〗

二十八日（5月13日）

16 暂准举行捐纳。先是，户部侍郎蒋赐棨奏：上征剿狆苗、教匪，拨帑八千余万，请暂开捐例，以资储备。诏大学士九卿科道议奏，至是命仿乾隆川运例，权宜举行。至明年乃止，谓之“川、楚善后例”。

17 是月，云贵总督鄂辉等奏定会筹黔省苗疆善后事宜五条：一、查明民苗典买田产，以杜盘剥侵凌等弊。二、厘定民苗村寨，毋许混杂，并严禁差役擅入苗寨勾摄公事，以杜藏奸滋事。三、酌定夫徭工价，以资穷民口食。四、酌设苗弁，以资管束各寨。下军机大臣会同九卿议行。〖14〗

18 川楚教军西走甘肃阶州，延及文县。时，教军分两

路，各六千人。一白号杨开甲向宕昌，提督富成追击之；一蓝号张士龙向良恭县，广厚等御之于新市镇，擒斩千余，获马骡器械无算。教军奔宁远，击巩昌。官兵间道趋通渭，歼其后队，东走秦州。四月，富成所追白号亦至秦州，分屯渭河南北。广厚等多张旗帜于渭河南为疑兵，以精兵二千驰掩渭北之教军。教军惊溃，胁从逃散者二千余。教军乱流而渡，溺陷者又千余。渭南教军亦望风东走，由阳平关将入川。恒瑞邀之，复走成县。适广厚等追礼县蓝号教军至，冒雨突袭白号教军，擒斩七百，又与老回兵夹攻徽县，又追截于白水江。教军败，渡嘉陵江，走略阳，与白号合奔川北。其前队为额勒登保所歼。诏以嘉陵、白水二江为川西门户，令经略勒保拔兵严守。又以富成拥兵七千，专剿蓝白二号，徒尾追，不迎击，任蹂躏秦陇间，褫职逮问。旋留军前效力。〖15〗

四月

19 四川垫江县民彭士忠引王三槐来垫，集众多人起事。知县李毓玑毫无主张，任用蠹役、棍徒为之腹心，凡由教营逃出者，及与彭士忠等沾亲带故者，不分皂白，皆指为逆党。棍徒等报复私仇，招纳财贿，惟其所欲，稍不承认，即酷刑拷讯；但一招承，随即斩决。有近城乡民，言来城探信，顷刻而身首异处者，前后杀人至三百数十之多。〖16〗

五月初三日（6 月 16 日）

20 官军克老木园。四川大宁教首陈崇德自上年四月纠众起事，踞守老木园。其时将军观成、提督刘君辅带兵前

往剿捕，教军恃其地势险峻，抵死拒守，围剿逾年而不下，命革观成、刘君辅职，令其戴罪行间，以图自勉。至是，官军终将教营攻破，陈崇德自揣势不能支，率众从西北滚岩挑涧，连夜奔逸。复经官兵截住，观成、刘君辅督兵两面夹击，教众无路可走，伤亡殆尽。陈崇德见大势已去，自用矛枪戳伤心坎身亡。〖17〗

十一日（6月24日）

21 嘉庆帝侍太上皇启銮秋狝木兰，命怡亲王永琅、仪郡王永璇、大学士苏凌阿、尚书庆桂留京办事。

六月初一日（7月13日）

22 先是，匿居浩罕之大和卓木之子萨木萨克遣其总管迈玛特尼牙斯携表文禀帖，赴新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衙门，禀称将命其子先行进京瞻觐，候其子返至鄂罗退帕后再携眷同来。至是，奏闻，嘉庆帝谕：迈玛特尼牙斯返回，萨木萨克如真倾心向化，应亲自携家眷来京。

十七日（7月29日）

23 以剿教迟延，尽夺德楞泰爵职。先是，高均德兵败两岔河，西奔五郎，与李全、张天伦合。时阮正通与李全等分队，思还川北，由汉阴、石泉南窥汉江；明亮等歼其后队二千于石泉，其已渡之前队二千走通江、南江，檄勒保剿之。其襄阳教首高均德、李全自汉阴东走，额勒登保移军湖北，与德楞泰等合军，破之于两河关；教军又折回五郎、洋县。高均德、李全、张天伦皆楚、豫人，时欲引官兵西追，而乘间东遁。其所胁从川、陕之众皆不愿东走，

闻官军招抚，先后投出二千余。教军尚有万余人，官军连破之茅坪、褒城。教军分两路缀官兵：一北出凤县掠两当，为甘肃所却，遇明亮军歼诸略阳；一东奔武关，李全、张天伦、高均德皆在焉。官军邀其渡沔之路，复折奔宁羌巴山，将入川。德楞泰步骑七千余驰赴广元邀击，连败之，教军南走，赴罗、冉二教首于仪陇。其前渡江之阮正通、张正潮、龙绍周等亦由巴州被驱逼而至。盖陕、楚各教军自失姚、齐两渠魁，又不能还楚，欲倚四川教军为声势，遂俱会于冉文俦营，不下二万，踞渠县之大神山。至是，帝以德楞泰纵贼窜入川境合伙，种种迟缓，罪竟与明亮埒，命革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职，留副都统衔，戴罪图功。七月，德楞泰、惠龄、恒瑞攻克大神山左右卡，教军将走营山，官军蹙之于黄渡河，冉文宇等阵亡，高均德中箭逸，遂入营山之箕山与罗其清合。〖18〗

二十五日（8月6日）

24 谕定各路领兵大员责成。略曰：勒保系总统大员，所有陕楚各股贼匪，皆应通盘筹画，悉心调度，岂得专管川省一路？而各省窜匪，听各省自行剿办，以致彼此各不相顾，东击西窜，迄无成功。如此又安用总统为耶？今将各路带兵大员，为之分定责成：陕省令宜绵与额勒登保、兴肇为一路，专剿现窜平利之刘成栋等一股；楚省令景安与王凯、文图为一路，专堵现欲窜入楚境之川东贼匪；惠龄、德楞泰等剿办李全、高均德、阮正通等贼匪，如已与冉文俦、罗其清合伙，则惠龄、恒瑞、明亮、德楞泰作为一路，并力兜击；若贼首等尚在分窜，则惠龄、恒瑞专剿

冉文俦等一股，明亮、德楞泰专剿李全、高均德等一股。如此则各剿各股，庶责有攸归，无可诿卸，而勒保剿办王三槐等一股贼匪，仍当察探各路贼情，相机布置，为之声援策应，不拘何路，能将贼首拿获，俱系总统之功。若贼匪由何路窜逸，不特此一路领兵大员责有攸归，即总统亦无可诿罪，而各路领兵大员，仍不得推卸总统，稍存观望，必须各加策励，合力堵剿，贼匪方不致往来奔窜；若各股贼匪于何路逸出，即惟该路领兵大员是问！

七月二十日（8月31日）

25 明亮败襄阳教军于清池子。先是，明亮既歼略阳、西乡一带教军，于五月间驰赴平利，与额勒登保剿襄阳教军于镇平。教众奔骡马妇女，由老林奔四川太平、通江一带。明亮、兴肇等督兵围击，教军复分三股，张汉潮率黄号，詹世爵率蓝号，李槐率白号，每日轮先行走，欲从陕境隘口逸出，以避官军。明亮、兴肇督兵五路，前堵后截，至是将蓝、白两路教军堵于清池子山口。其地周仅三四里，官军分头压下，远用枪炮轰打，近则箭射矛扎。教军仓促应战，始犹短兵接仗，继即觅路奔逃。是役，激战五个时辰，教军伤亡数千，“积尸相属，沟壑填满。”教首詹世爵、李槐阵亡；汉潮因轮先行走，故得脱。〖19〗教军既不得北上逾汉，复奔川东，将由界岭还湖北。明亮由夔登舟，先至巴东，伏兵界岭，歼其前队；张汉潮复西遁太平、大宁山箐，逾汉江走镇安、洵阳、商、洛，思还楚豫。其樊人杰、龙绍周五千余，李树、龚建、唐大信万二千余，阮正通等七千余，复与四川教军分党，先后由城固、西乡入

陕。宜绵檄王文雄御其西，总兵庆溥御其东。

二十四日（9月4日）

26 勒保诱获教首王三槐。

王三槐，东乡人，素业巫祝，为人祈禳，习白莲教。与东乡、达州及陕、楚间教声息潜通。其传教之始，谓其师为神人，师言："近将遭大劫，天地皆暗，日月无光，人民非被刀兵水火，即罹奇疾，妻女为人淫掠，世界必大变，惟入吾教可冀免！"民人多信之，相率为徒，念经礼拜。久之益众，与本处同教张子聪、冷天禄等共十一人为倡首。嘉庆元年（1796），约徐天德反达州，罗其清反巴州，而自从东乡起事，称王元帅，聚万人，屯东乡之丰城。未几，走合天德，转战于川东北。

本年初，王三槐、冷天禄等屯据开县临江市，嗣因勒保等围击，上安乐坪、祖师观大山屯扎。安乐坪，层峦高耸，周遭壁立，勒保久攻不下，计无所出，至是乃令刘清偕都司司马龙、贡生刘星渠前往招抚。三槐意未决，恃前此出入军中无忌，约重质始出，勒保乃令贡生刘星渠质教营。三槐遂诣军门，至则被擒，而星渠乘乱逸出。勒保遽以生擒首逆，张皇入奏。时值帝奉太上皇驻跸避暑山庄，各蒙古王公祝厘瞻觐，乃下诏晋封勒保一等威勤公，将士赏赉有差；复释勒保弟永保于刑部狱。而王三槐党冷天禄仍据安乐坪，尽有三槐之众，倚险抗拒如故。〖20〗三槐被俘至京，廷讯时言："官逼民反"。帝诘之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曰："惟有刘青天一人。"刘青天者，川民以呼刘清也。帝深嘉许之，特谕："朕闻刘清官

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寻以清治绩战功奏上，晋秩同知直隶州。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嘉庆十年（1805），教事平，清入觐，帝赐诗首有“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之句。

八月初二日（9月11日）

27 嘉庆帝谕责诸将帅，略曰：勒保初抵川境，尚能振作，自专办王三槐以来，迄未擒获首逆。至大神山贼匪，虽经惠龄等剿散，而首逆高均德又向龙凤坪、大包山奔逸，明亮等追剿多日，总未成擒，尤属迟玩。总之，著名贼首若能擒获二三名，则余伙失所倚恃，自必纷纷溃散，以次殄平。无如伊等并不身先士卒，鼓舞直前。贼匪藏匿山中，则云路径险仄，难以进攻；贼匪四出奔逃，则云地方散漫，不能邀截。曲宥之而不知听劝，切责之而不知惧。冥顽不灵，形同聋聩。勒保、惠龄、恒瑞、明亮、德楞泰、兴肇俱著严行申饬，倘不能于八月内一律办峻，军律綦严，勿谓可以幸免！

二十九日（10月8日）

28 河南睢州大堤漫溢。漫水向南分流，一入睢州城东之十八里河旧河漕向东南，过睢州之东，宁陵之西，南至鹿邑县境归亳州，入洪泽湖；一股出堤向西南流，自仪封厅地方入杞县、睢县交界之惠济河，绕至睢州城南，仍归十八里河，入柘城交界，南至鹿邑、亳州统会一处。〔21〕

九月初二日（10月11日）

29 命闽浙总督魁伦缉拿海盗蔡牵。蔡牵（一作蔡骞），福建同安县西浦乡人。幼孤，以弹棉花为业。为人多谋善断，崇信重义。乾隆五十九年（1794），率失业渔民、船工等下海为盗，称“大老板”、“大出海”。或行抢、扣留客商船只；或预先打单卖票，势甚张。〖22〗至是，以蔡牵掠台湾，命魁伦缉拿。

十九日（10月27日）

30 准明蓟辽总督袁崇焕入祀乡贤祠。

31 是月，林亮功、王光祖、徐天德等突入忠州境，权州事王重华等百余人战死。教众旋经丰都、长寿，入合州，团首刘钟煌等百人阵亡。〖23〗

十月初四日（11月11日）

32 官军克箕山。初，巴州白号罗其清、通江蓝号冉文俦等踞仪陇之孙家坪，惠龄、庆成等合兵围之。蹊径险隘，不能进攻，乃檄南部知县王赞武抚之。赞武，贵州普安州（今贵州盘县特区）人，久有“青天”之称。遂单骑入教营，呼曰：“我来矣！”其清伫视良久曰：“王青天也，何为至是？”赞武曰：“圣朝赦汝，汝知之乎？”曰：“知之。”曰：“何不就抚？”其清曰：“无可奈何耳！某等本以一时愤激，为官役等所逼，败坏至此。抗拒以来，戕官杀吏，罪大恶极，自知不免。朝廷纵有好生之心，其如我辈疑阻不敢向前何？且某等室家败毁，父母妻子相继灭

亡，祖人庐墓为之一空，归将焉依？与其飘泊孤身，骈首就戮，以快仇雠之心，毋宁啸聚奔逃，求缓须臾之死，听其结局耳！”因泣下。赞武曰：“无惧！我能丐汝死。”曰：“呜呼！等死耳。为囚为贼，其罪一也。愿公无再来营。公在此，某等决不敢以一骑、一矢相加。”赞武曰：“何故伤百姓？”曰：“毋我梗，则免耳。”出蟒袍靴帽相赠，却之再。其清曰：“我知之矣。此贼物也，何敢污公！”令人护送下山，即撤众去。〖24〗六月，至营山县之箕山屯聚〖25〗，而襄阳黄号王廷诏、白号高均德、张天伦等亦至川境，与其清合，立左右寨依之，“诸贼多恃为声援”。箕山径围百余里，东西北三面皆陡崖，惟东南有路可通。徐天德、王登廷、樊人杰踞凤凰寺，阻运道，与为犄角。八月，官军克凤凰寺，教众奔箕山，负固不下。惠龄、德楞泰督兵仰攻，至是破左右寨，高均德、阮正通等走阆中、仪陇界，惠龄、额勒登保等追之，生获张汉潮之子张正隆。而罗其清见左右寨失守，自料难于坚守，遂与李全、王廷诏退踞大鹏山。大鹏山，周百里，形势绝险，西北有观紫山、龙台山、马山溪；东南则郑家山，逶迤绵亘，中隔一溪，为宝珠寺；其东北双山子，极高峻，居民旧寨其上，木栅石墙均极坚固。先是，其清遣其书、其秀等在营山、仪陇、巴州抄截官粮，副将杨遇春败之，饷道以通，因筑长围以困大鹏。至十一月初七日破之，其清之父定国（一作从国）阵亡，其清率余众遁入巴州方山坪。额勒登保等分兵兜剿七昼夜，生擒其清并其弟其书、其秀。罗其清，巴州方山坪人，自其父罗定国已习白莲教，故父子兄弟同谋为反，扰川北达两年之久。至是被俘，解京凌迟处死。〖26〗

其清既死，余部由鲜大川、苟文明率领，与冉文俦合。文俦初与其清同踞箕山，箕山破，还通江，据麻坝寨（一作脂麻坝），依险要地形，筑寨据守。惠龄等督兵往剿，先于本年除夕夜逼寨下营，断其樵汲路，继于明年正月初一日凌晨，分由东、西、南三面发起攻击。教军奋力抵抗，官兵几不支，而冉文俦骁勇异常，执旗跃出，拼死杀敌，力竭被俘。教军遂溃。〖27〗

十二月十九日（1799 年 1 月 24 日）

33 申禁各督抚年节呈进绸缎，裁减各盐政关差所进十分之二。

34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九千九十八万二千九百八十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七十五万七千七百六十二石。

35 兰州知府龚景瀚上《坚壁清野议》。略曰：邪匪滋事以来，蔓延四省，辗转两年，处处有贼，处处需兵，负固则经年累月不能克，奔窜则过都历郡不能御。议者每以兵少为辞，殊不知兵多无益而反有害也。为今之计，必行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坚壁清野既行，一可全良民之家；二可制奔窜之贼；三可灭负固之匪；四可保州县之安；五可省台站之费；六可防兵民生变；七可消乡勇之患；八可化不驯之民；九可杜后患之萌；十可图一劳永逸。今日急务，莫有先于此者。兵愈增而差徭愈重，

师愈久则扰累愈多。数月之后，恐民之见贼，将不逃而合之矣。今不早为，后悔无及！〖28〗

〖1〗参见：民国《湖北通志》卷六九《武备志》七《兵事》三《教匪》一；《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148—161页。

〖2〗参见：《平定教匪纪事》；《戡靖教匪述编》卷三；《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3〗《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654—655页。

〖4〗《卷施阁文甲集》卷十《征邪教疏》。

〖5〗据陕抚秦承恩奏报，齐王氏于正月二十七日在石泉之黑石头地方踩浅渡江；李全于二月初四日在城固之三河坎渡汉。（《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489—492页）

〖6〗《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496—498页。

〖7〗《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496页。

〖8〗据秦承恩奏折，盩厔之战发生于二月二十五、六日。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500—503页；《啸亭杂录》卷二下《盩厔之战》。

〖9〗《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509—514页。

〖10〗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二；《骨董琐记全编》卷六。

〖11〗参见：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八《兵事》四《教匪》二；《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卷六五；《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526—527页。

〖12〗《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523—525页。

〖1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一二。

〖14〗《满汉名臣传》续集卷六六《冯光熊传》。

〖15〗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四六《兵防志·戎事》。

〖16〗道光《垫江县志》卷六《纪乱》。

〖17〗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三；《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卷首。

〖18〗参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一册329—331页；《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册517—525页；《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135—144页。

〖19〗《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11—13页。

〖20〗《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一。

〖21〗《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421页。

〖22〗《清军机处“蔡牵反清斗争项”档案述略》，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23〗《戡靖教匪述编》卷三。

〖24〗参见：道光《巴州志》卷十《杂记》；道光《南部县志》卷二八《邑令王公堵贼遇害列传》。

〖25〗箕山，一作鸡山。《巴州志》云：“贼初入鸡山，识者曰：‘山以鸡名，恐致鸡飞狗走。’乃更名福山。”

〖26〗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三；《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三二《额勒登保传》。

〖27〗《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28〗《澹静斋文钞外篇》卷一《坚壁清野议》。

清通鉴　卷一五六

嘉庆四年　己未　公元1799年

正月初一日（2月5日）

1 嘉庆帝奉太上皇御乾清宫，率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蒙古王公外藩使臣等行庆贺礼。礼毕，帝出御太和殿受贺。

初三日（2月7日）

2 太上皇病逝，嘉庆帝亲政。上年腊月，太上皇偶感风寒，经医调治，虽犹日亲训政，体力已逊于往日，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1〗然直至正月初一，并无大碍。初二日，病情加剧，延至是日辰时病逝于养心殿，终年八十有九。嘉庆帝谕述太上皇功德，略曰：我皇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极六十年，抚御万邦，法天行健。遇郊庙大祀，必亲必敬。崇奉皇祖妣孝圣宪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弥隆，尊养备至。综览万机，爱民勤政，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所发

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綖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而且圣哲多能，聪明天纵。文阐六经之奥旨，诗开百代之正宗，钜制鸿篇，以及几余游览，莫不原本经训，系念百生。圣制诗文之富，尤为度越百家；又开四库以网罗载籍，刊石经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遗文，复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辑群编，此圣学渊深，文德之昭于千古也。

3 召吏部尚书署安徽巡抚朱珪赴京供职。珪初以文学受知，自出任地方大吏，颇负时望。嘉庆帝继位后，欲召入阁，委以重任，为和珅所阻。至是乃急召来京，珪闻命奔赴，途中上疏曰："臣闻天子之孝，不以毁形灭性为奇，而以继志述事为大。亲政伊始，远听近瞻，默运乾纲，滂施涣号。阳刚之气，如日重光，恻怛之仁，无幽不浃。孜孜以上天之心为心，祖考之志为志。思修身严诚欺之介，于观人辨义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简，崇奖清廉，万物昭苏，天佑民顺，则盗贼不足平，而财用不足阜也。惟愿陛下恒久不忘尧、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随时勉尽仁义事君之道。"〖2〗及至则时召独对，凡国家大政悉以咨之，初政之美，多出赞助。

初四日（2月8日）

4 革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

【考异】《清仁宗实录》、《东华续录》、《清史稿》诸书均不载此事，唯朝鲜《李朝实录》所载书状官徐有闻之闻见别单云："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仍命与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考之闻见别单所载其他事项，基本合乎事实，其于此事亦不至于无中生有，且先夺和珅两兼职与初八日夺其大学士职并不矛盾，官书之所以不载，或是为了突出初八日下和珅于狱之事。今从之。

5 降旨切责军营积弊。略曰：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未尝蔵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若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展转追捕，迄无蔵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虑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视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即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乎？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糜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

涤虑洗心，力图振奋，务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初五日（2月9日）

6 嘉庆帝下求言诏。略曰：凡九卿科、道，有奏事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诸臣务须实心奉公，将用人行政、兴利除弊，有裨实政者，各抒诚悃，据实敷陈。

寻给事中王念孙陈剿教事宜六条：一、除内贼以肃朝宁。二、择经略以专责成。三、扼险要以堵奔窜。四、广召问以知实情。五、明赏罚以课实效。六、抚良民以孤贼势〖3〗。山东道监察御史梁上国疏陈平贼事宜六条：一、正罪名以申国法。二尚谋议以筹胜算。三、设统率以一兵权。四、添士卒以壮军威。五、杜冒滥以收实用。六、妥招抚以尽贼根〖4〗。御史何道生疏陈新政四事：一曰禁贡献；二曰饬吏治；三曰达民隐；四曰厘驿政。〖5〗御史谷际岐亦上疏论平教事宜，略曰：三年以来，先帝颁师征讨邪教，川陕责之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楚北责之总督毕沅、巡抚汪新。诸臣酿衅于先，藏身于后，止以重兵自卫，裨弁奋勇者，无调度接应，由是兵无斗志。川、楚传言云："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云："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今宜绵等旷玩三年之久，幸荷宽典，而转益怀安，任贼越入河南卢氏、鲁山等县。景安虽无吞饷声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贼焚掠襄、光各境，均为法所不容。请旨惩究，另选能臣，则军令风行，贼必授首。

初六日（2月10日）

7 以太上皇丧，命停己未、庚申文武乡会试。

初八日（2月12日）

8 谕令各部院文武大臣及各省督抚藩臬，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御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6〗，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

9 以给事中王念孙、御使广兴等列款纠劾，革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狱治罪。

10 调整廷臣人选，命成亲王永瑆、前任大学士刑部尚书董诰、尚书庆桂在军机处行走，户部侍郎那彦成、戴衢亨仍留军机处，户部尚书沈初年老，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命仪亲王永璇总理吏部、成亲王永瑆总理户部兼三库；调兵部尚书庆桂为刑部尚书，以工部右侍郎盛住兼署工部尚书，睿亲王淳颖管理理藩院，定亲王绵恩管理步军统领；调户部左侍郎傅森为刑部侍郎，以户部右侍郎那彦成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左侍郎布彦达赉、上驷院卿永来为总管内务府大臣。

11 颁太上皇遗诏。诏曰："奉天承运太上皇帝诰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享祚久长，必有小心昭事之诚，与天无间，然后厥德不回，永绥多福。是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于天心。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易也。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谟，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惟难。数十年来，严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

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自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机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草，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欠，却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频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佑，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肤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回忆践阼之初，曾默祷上帝，若能仰邀眷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其时朕春秋方二十有五，预料六十年时日方长，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数。乃荷昊慈笃佑，康强逢吉，年跻望九，亲见五代元孙。周甲纪元，竟符初愿，抚衷循省，欣感交加。爰于丙辰正朝，亲授玺皇帝，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后，仍日亲训政，盖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优游颐养，则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惟不忍，实所不敢。训政以来，犹日孜孜，于兹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黔党，亦可计日成擒，蔵功在即。比岁环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纾，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日弛也。越岁庚申，为朕九旬万寿。昨冬皇帝率同王公内外大臣等，预请举行庆典，情词恳切，实出至诚，业降敕旨俞允。夫以朕年跻上耋，诸福备膺，皇帝合万国之欢，申

亿龄之祝，固为人子为人臣者无穷之愿，然朕之本衷，实不欲侈陈隆轨，过滋劳费。每思《洪范》以考终列五福之终，古帝王躬享遐龄，史册相望，终归有尽，且人生上寿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满许期颐，亦瞬息间事。朕惟庄敬日强，修身以俟，岂尚有所不足而奢望无已。朕体气素强，从无疾病，上年冬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岁正朝，犹御乾清宫受贺，日来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第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奏效。兹殆将大渐，特举朕在位数十年翼翼小心，承受天祖恩佑之由，永贻来叶。皇帝聪明仁孝，能深体朕之心，必能如朕之福，付托得人，实所深慰。内外大小臣工等，其各勤思厥职，精白乃心，用辅皇帝郅隆之治，俾亿兆黎庶，咸乐升平。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矣。其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天地宗庙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群祀，亦不可辍。特兹诰诫，其各宜遵行。”〔7〕

【考异】《清仁宗实录》、《东华续录》诸书俱不录，唯朝鲜《李朝实录》载之。按朝鲜史籍并无作伪之必要，且《清仁宗实录》多次提及遗诏，清廷亦曾遣使赴朝鲜等国恭颁遗诰，时人更有恭读遗诏之事（洪亮吉《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故可视为信史。又据上谕“朕于恭颁遗诏日，即将和珅革职拿问”之语（《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可断定初八日始颁太上皇遗诏。观此遗诏，于嘉庆帝并无关碍，清廷之所以延至此时才予颁布，官书之所以不予收录，或是基于如下原因：一、遗诏于军营积弊，避而不言，实是为和珅等人开脱罪责，若于太上皇崩逝之日即行颁布，于日后整饬内政、整顿军备、剪除和珅有碍。因此，嘉庆帝暂将遗诏搁置，

改发上谕述太上皇之功德，又发一谕切责种种积习流弊，为其后之维新作准备；二、遗诏于“剿匪”一事，言称“藏功在即”，实属自欺欺人，留之史籍将遗笑后世；三、据上谕，嘉庆帝于太上皇病逝前“并未别奉遗训”，故太上皇遗诏并非乾隆帝亲撰，而是由和珅等奉命所定，这与历来遗诏多出顾命大臣之手相合。因此，嘉庆帝才公然于白莲教事与遗诏唱反调，官书删而不录，亦非大逆不道。（参阅《明清史讲义》下570—573页）

初九日（2月13日）

12 命伊犁将军保宁为大学士，尚书庆桂为协办大学士。

十五日（2月19日）

13 谕定和珅二十大罪状，颁示天下。谕曰：“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

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十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令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蓟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赀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其余贪纵狂妄之处，

尚难悉数。”

【考异】朝鲜《李朝实录》载：初八日，“数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十一）有误。据《清仁宗实录》，先于逮治和珅之时，曾胪列其罪状，谕众知之；继经王大臣审讯，于十一日再次谕示其罪，并令各督抚指参是否还有其他罪款；至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又参和珅坟茔违制等罪，始定为二十款。故和珅二十大罪，系渐次颁布，非初八日一日之事。

14 申禁呈进贡物。令嗣后除貂皮、东珠、人参、药材、瓷器、茶叶、瓜果等仍准按例呈贡外，所有如意玉铜瓷书画挂屏插屏等玩物，概不许呈进，违者以抗旨论。时和阗贡玉，辇至陕、甘间，嘉庆帝命弃诸途中，不许解入。“故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云”〖8〗。

十六日（2月20日）

15 定军机处满汉章京人数。军机处章京，向未定有额数，俱由军机大臣挑补，并不带领引见。至是，帝谓各衙门、各旗官员无不由引见补授，而军机章京职事较重，岂有转不带领引见之理？令嗣后满、汉章京各定为十六员，由内阁、六部、理藩院堂官于司员中书、笔帖式等官择其人品端方、年力富强、字画端楷者，交军机大臣带领引见，候旨简用。其记名人员遇有缺出，按次陆续充补。〖9〗

十八日（2月22日）

16 赐令和珅自尽，福长安斩监候。时，经大学士、九

卿等文武大员及翰、詹、科、道官员会议，奏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立决。皇妹和孝固伦公主屡屡恳请全其肢体〖10〗，大臣董诰、刘墉也以其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11〗。于是嘉庆帝谕令从宽处置，略曰：和珅罪大恶极，于法不容丝毫宽宥。从前办理鳌拜、年羹尧，皆蒙恩赐令自尽，讷亲则因贻误军机，于军前正法。今就和珅罪状而论，即不照大逆律凌迟，亦应照讷亲例立正刑典。惟值皇考大丧之时，即将其处决，朕于心不忍，且其罪毕竟与讷亲有异，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免其弃市，加恩赐令自尽。至于福长安，既令从宽处置和珅，也开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谕下当日，和珅自缢狱中，临死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12〗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累迁满洲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直军机处兼内务府总管大臣。自此遍历重职，历管吏部、刑部事，又为翰林院掌院，充四库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封忠襄伯，前后柄权达二十余年。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凡不附己者，伺隙激帝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教事，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阿桂以勋臣为首辅，素不相能，被其梗轧。阿桂卒，益无顾忌，于军机寄谕独署己衔。同列嵇璜年老，以谗数被斥责。王杰持正，恒相忤，亦不能制。高宗虽遇事裁抑，和珅巧弥缝，不悛益恣。嘉庆帝在潜邸时已知其奸，及即位，以高宗春秋

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至是乃诛之。嘉庆帝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

二十日（2月22日）

17 大学士、九卿等拟太上皇尊谥徽称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

18 特诏申明军纪，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甘楚豫五省军务，明亮、额勒登保授副都统，为参赞大臣，分路领兵。寻勒保奏覆军务三事：一、军兴之始，调派官兵无多，不得不借乡勇，后经历战阵，渐觉谙练，而带兵各员恐兵丁损失过多，责令乡勇在前打仗。然乡勇中得力者不乏其人，无用者亦复不少，因各路兵力不敷，又未便概行裁汰。二、剿抚兼施，只应抚其胁从，未便抚其党逆。臣自办理军务以来，重在剿而不在抚。三、只擒首逆，而伙党未尽，听其远飏，其中强悍者又各自为首，聚众蔓延。帝批：“所见甚是！”

二十一日（2月25日）

19 命户部尚书、驻藏大臣松筠到京供职，以兵部尚书英善为驻藏大臣。

二十八日（3月4日）

20 追赠已故御史曹锡宝副都御史衔。曹锡宝，字鸿书，江苏上海（今属上海市）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进士，改庶吉士，累迁陕西道监察御史。乾隆五十一年（1786），上封事，劾奏大学士和珅家人刘全衣服车马房屋逾制。先有窃知其事者，漏言于珅，乃星夜毁其迹。待锡宝疏上，乾隆

帝遣官察视，因形迹全毁而无实据，锡宝被处以革职留任。乾隆五十七年（1792）含冤而逝。至是嘉庆帝特下明诏，为其昭雪。略曰：当和珅声势熏灼之际，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曹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殊为可嘉，不愧诤臣之职。今和珅治罪后，查办刘全家产竟至二十余万之多，是曹锡宝前此所劾信属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赠副都御史〖13〗，伊子照加赠官衔给予荫生。

21 令户、工二部复卯铸钱。先是，因民间钱价日贱，饬令京局及外省俱各减卯停铸。〖14〗嗣后各省所减之卯，多已照旧鼓铸，唯户、工二局尚未复旧。至是，因京城钱价仍不加增，清廷以为调剂钱法不系乎减卯与否，且恐京局工匠人等旷闲日久，生计维艰，乃令户部将从前停铸之三十五卯，先复十七卯；工部停铸之三十卯，先复十五卯。

22 是月，朝鲜国王 、暹罗国王遣使表贡。

23 令永瑆、绵恩等查抄和珅家产。

【考异】和珅家产之数量，为史界一大公案，诸史籍记载颇有出入。以野史、笔记言之《清稗类钞·讥讽类·嘉庆吃饱》云：籍没和珅家产，至“八百兆有奇”。《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载：“前令十一王爷、庆桂、盛住等查抄和珅家产，呈奉清单，朕已阅看，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计，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庄园笔谈》卷三曰：籍没之物见于邸抄者，银九千四百余万；金五千八百余万；玉器价七千万；外有玉马、珊瑚作价百三十

万。《殛珅志略》载："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赤金五万八千两；元宝五万六千六百个；青铜五百八十二万个；苏铜二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制钱一百五十万千文。总共合计共值银五千四百余万两。"《和珅犯罪全案档》载：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上有一百六号，内有八十一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五号，合算共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转引自《贪污之王和珅秘史》209页。该文献虽名曰"档"，实际并非档案）以档案、官书、正史言之《嘉庆诛和珅案》载：绵恩等所报查抄和珅及其家人刘全等家产有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通计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两零，价钱六千一百吊零；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共发出车价银九千六百两。内务府所报由提督衙门交到查抄和珅家产库平银二百八十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九两六钱一分。永锡等所报抄没和珅家产有花园内房一千零三间，游廊楼台共三百五十七间；金小如意一对、金锞九个、金盆十三个、金镶松石盆二个、银盆二十件、银壶三件、银渣斗十五件、银烛阡一对、银茶盘六件、银茶碟四个、马圈一所、善缘庵寓所一处，房八十六所，游廊四十二间。（《史料旬刊》七期）《清仁宗实录》卷三七载：和珅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三万二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藏银两百余万两；当铺、钱店资本不下十余万。此外尚有大量奇珍宝物。上述各种记载何者为实，已难于定论。因为在官书、档案中至今没有发现一份完整的抄家清单，只有若干零散的抄家材料；而笔记、野史虽载有一些抄家清单，但多得自"当时报房所刊小钞"或民间传闻，其可信度不能不大打折扣。以"八百兆说"言之，乾隆季年岁入在七千万两左右，如是和珅之家产约当清之岁入十余倍；换言之，和珅当国二十余年，其年收入

竟至当年岁入之半，实难令人置信。因此，吾人于和珅家产，只能进行推测。有学者估计，除去大量古玩、字画等难于估算之物外，和珅家能估价的现金、土地、房屋当在一二千万之谱（《贪污之王和珅秘史》240页），或可为一说。

24 浙江巡抚玉德呈奏《浙省缉盗章程》。略曰：一、水师三镇，酌定船只兵数，择要停泊巡缉。二、严禁米石出洋。三、严禁奸徒偷运硝黄火药出洋济匪。四、严禁私贩铁斤铁器出洋。五、设立甲长岙长，稽查私贩违禁食物通盗。六、酌以兵船乘便护送商船，避免盗劫。得旨：所办甚是，惟应实心实力，莫作空谈。

二月初五日（3月10日）

25 谕命成亲王永瑆不必总理户部事务，仪亲王永璇不必总理吏部事务。先是，和珅总理诸部时，凡事皆禀决，尚书侍郎皆备位而已。及上月二十八日，八王永璇总理吏部时，吏部尚书是暇，侍郎铁保专管诸务，王以侍郎之不随事禀决，责郎中曰："吾当因事驳奏之。"保不得已，使笔帖式有时往禀焉。帝闻之，恶其有珅余习，至是乃罢其总理之任。〖15〗

初六日（3月11日）

26 谕军机大臣等：自剿办"教匪"以来，时日已过三年，经费则逾七千万两。

27 弛私售新疆玉石例禁。初，新疆叶尔羌、和阗等地所产玉石，听任民间售买，并无例禁明文。乾隆四十三年

（1778），因高朴串通商贩采买玉石一案，始定禁例：凡私赴新疆偷贩玉石，一经查获，即照窃盗满贯例，计赃论罪。至是，应刑部之请，嘉庆帝下谕开禁，令嗣后贩卖新疆玉石，无论已未成器者，概免治罪。其从前办过贩玉案内各犯，准其报部核释。嗣又令将该地各卡官兵撤回，准商民请票出境，互相售买玉石。谕称："疆宇宁静，是朕之至愿，玉之多少有无，何足轻重？"

初九日（3月14日）

28 命纂《高宗纯皇帝实录》，以协办大学士庆桂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王杰、前任大学士署尚书董诰、尚书朱珪、那彦成为总裁官，尚书布彦达赉、沈初、德明、纪昀、彭元瑞、侍郎丰绅济伦为副总裁官。

十七日（3月22日）

29 定准宗室乡会试例，增各部司员宗室缺额。宗室向有会试之例，乾隆时，恐宗室成员由此专攻文艺，沾染汉人习俗，转致弓马生疏，泯没满洲旧俗，谕令停止。然自废止此例后，宗室成员之骑射非但未见精熟，其登进之路反受阻遏。至是，嘉庆帝下旨恢复旧例。略曰：天潢支派繁衍，自当仍准应试，广其登进之路，兼可使读书，变化气质，不致无所执业，别生事端；且应试之前，例应阅射马步箭，方准入场，于骑射原不致偏废。旧例宗室俱不由乡举，径赴会试，未免过优。嗣后宗室应考者，自辛酉科为始，与生监一体乡试，应定中额，著礼部核议奏闻，候旨酌定。再向来宗室人员，止在宗人府供职，升转科、道，其途亦属稍隘，嗣后各

部司员，准以宗室补用，其如何酌定额缺之处，著吏部会同宗人府议奏。

二十五日（3月30日）

30 命逮治武昌府同知常丹葵。时，御史谷际岐疏言：教众滋事，始于湖北宜都聂杰人，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彼于乾隆六十年（1795），委查湖北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殓。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连结拒捕。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两县同变。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臣思教匪之在今日，自应尽党枭磔。而其始犹是百数十年安居乐业人民，何求何憾，甘心弃身家、捐性命，铤而走险耶？臣闻贼当流窜时，犹哭念皇帝天恩，殊无一言怨及朝廷。向使地方官仰体皇仁，察教于平日，抚弭于临时，何至如此？常丹葵逞虐一时，上蔑圣仁，下殃良善，应请饬经略勒保严查奏办。帝准其所请，命将常丹葵革职拿问。

三月初一日（4月5日）

31 沈初卒。

沈初（？—1799），字景初，浙江平湖人。少有异禀，读书目数行下，同郡钱陈群称为异才。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擢侍讲，后督学河南、福建、江苏、江西。初以文学受知，历充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

裁，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校勘太学《石经》。嘉庆元年（1796），举千叟宴，充会试知贡举。擢左都御史，授军机大臣，迁兵部尚书，历吏、户二部。至是卒，谥“文恪”，祀贤良祠。

初六日（4月10日）

32 时，有人条奏外省积弊四款，一、督抚司道经过所属州县，随从动辄百余人，公馆至五六处，需索规礼供应，以致州县藉口科派百姓。二、由京出差大员，经过省份，督抚司道差人迎送，逐日随行，途中送宴，每站勒索分例。三、督抚司道衙门到任铺设器用，修理房屋，喂养马匹以及凉棚煤炭等，皆由所在县承办，摊派各邑。四、设宴征歌，广觅优伶，官为豢养，费数百金。帝命务当力加整顿，改涤前非。

初十日（4月14日）

33 定道员密折封奏例。谕曰：“本年皇考大事，外省督抚藩臬闻信后各具奏折。有具素折陈叙哀悃，劝慰朕躬者；有专递请安之素折者；亦有于请安折内添写叩慰睿怀字样者。虽款式有得体失体之不同，然皆不过以安慰为词，而于吏治官方、民生休戚，总未见伊等奏及。督抚身任封疆重寄，藩臬有奏事之责，于吏治民瘼，均当留心查察，随时据实入告，岂容视同膜外，匿不上闻。从前雍正年间，道府同知等员，俱准封章奏事，因思各省道员职司巡察，即与在京科、道有言责者相等，况科、道之条陈纠劾，尚多得自风闻，何如监司大员，身任地方，目击本省政务民情者，较为真知灼

见耶？嗣后除知府以下等官，仍不准奏事外，其各省道员，均著照藩臬两司之例，准其密折封奏，以副兼听并观、集思广益至意。”

十八日（4月22日）

34 定户关工关盈余额数。各关征税，清初定有正额。后货盛商多，遂有盈余，而司榷者竟相苛取。于是，朝廷制定盈余之例，令各关征税，于正额之外，将盈余一项，比较上三届征收最多年分征收，如有不敷，即著经征之员赔补。是后，见好者固日渐加增，缺数者亦多赔累，以致司榷各员藉端苛敛，而赔缴之项仍未能如数完交，徒属有名无实。至是，嘉庆帝下谕革除此弊，对各关盈余数目分别核减，制定新额〖16〗，令自此定额之后，倘各关每年盈余于新定之数再有短少，即行著落赔补；如于定额或有多余，亦即尽收尽解。其三年比较之例，著永行停止。至工部船科竹木等税，除渝关盈余向无定额，及由闸等关并无盈余外，其余亦经分别减定。嗣后即一律办理，毋庸再行比较。

二十日（4月24日）

35 定侍卫军政考试例。向例内外文职官员，三年一次京察；武职官员，五年一次军政，惟大门侍卫等并无考核之法。至是，令侍卫人员亦入于军政之例，列于本旗武职官员之前考试。其侍卫人员内，倘有差使懒惰，不守本分者，该管大臣等，可随时查出酌量参奏。从前应行军政人员，俱按左右两翼，分为两处阅看，耽延时日，嗣后左右两翼应行军政人员，分作四处阅看，著为例。

36 是月，月蓝号教军萧占国、张长庚部败死谭家山。萧占国、张长庚本为林功亮之部属，功亮战死后，乃与包正洪各自为首，游奕于川东北一带。先是包正洪在南山坪被击散后，撤往渠县，额勒登保率兵紧追，行至岩峰滩地方，获悉萧占国、张长庚复由阆州折回，已入营山地界，遂回兵截击。时教军踞黄土坪，额勒登保令总兵朱射斗绕出鸡猴寨截其西，自率杨遇春攻其东。教军交战不利，退至谭家山据守。该山后部均系峭壁悬崖，无路可走，额勒登保督总兵穆克登布等乘夜仰击，教军拼死抵抗。短兵相接，战事颇为激烈。是役，教军惨败，伤亡及被俘者竟至六千余人，萧占国、张长庚战死。〖17〗

时，额勒登保亦败教军于四川岳池，东乡白号教首冷天禄阵亡。冷天禄，四川东乡人，以卦课为业，与王三槐、张子聪等同习白莲教。嘉庆元年（1796）九月，同王三槐等于峰城起事，其后与徐天德合兵一处，攻陷东乡县城，转战于达州、开县、通江、巴州等地。上年六月，王三槐、冷天禄与徐天德分兵后，分据云阳安乐坪、祖师观，互为犄角，抵御官军。王三槐被俘后，天禄被推为大元帅，仍拒祖师观，并力守御。勒保先派兵攻占要塞蛇皮峰，然后烧毁山下粮食，从蛇皮峰出发，向祖师观层层推进。教军倚祖师观之险要地形，奋力抗御。双方激战数月，至十二月二十一日祖师观失守，冷天禄率余部六七百人突围，复与徐添德合兵作战，旋而又分兵，向邻水、岳池、定远、南充一带游动。本月初十日，额勒登保侦知冷天禄屯聚岳池悦来场，即派总兵杨遇春、穆克登布分由左右山沟内密往抄截，令刘君辅带兵前往诱

敌，自领一军由中路突进。教军迎战不利，败至广安州属城头堰地方，又遭侍卫噶喇、护军参领格布慎所领马队伏击，伤亡甚重。冷天禄中箭落马，被乱矛戳死。〖18〗天禄手舞蛇矛，“悍诈异常，官兵多中其诡计，在贼中最著名。天禄虽死，而其余党如张子聪、刘潮选等犹屡抗大军，猝难扑灭。”〖19〗四月，额勒登保遣朱射斗追包正洪，而自移剿张子聪于梁山、忠、万、云阳，连破之。忽大宁教军卜三聘、西乡教军樊人杰等分路来援，额勒登保及杨遇春分御之，连日冒雨山战。而德楞泰所追之徐天德复至，于是三路兵皆会。时川东教军皆聚开县、东乡间，官兵三路会攻，教军议复北走川、陕老林，乃使张子聪潜劫江口粮饷，额勒登保回军击之。卜三聘即乘间奔大宁，七十五追之。德楞泰所追教军亦分为二：徐天德、龚建走大宁、太平山箐；樊人杰、龙绍周、张天伦等赴陕。五月，德楞泰赢粮倍道邀之，乃分兵勇六千，使赛冲阿击天德等，而自以六千击樊、龙、张等于安康、紫阳，连日斩获，复驱入川。而朱射斗时亦督同副将王清弼、参将张文贵、游击罗定国等斩月蓝号教首包正洪于小毛坪地方，余部由其弟包三率领，撤往大宁尖山坝一带。〖20〗

四月初二日（5月6日）

37 禁京城内开设戏园。京城九门之内，初无开设戏园之事，后因查禁不力，夤缘开设，城内戏馆日益增多，以致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橐，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见其拮据。自本年正月，不少官员陈请取缔，嘉庆帝为此两次面询步军统领绵恩，而绵恩惟称此系粉饰太平之事，不宜禁

止。至是，乃谕令取缔。略曰：太平景象，岂在区区歌舞为之粉饰，况城内一经开设戏园，则各地段该员役即可藉端讹索，为舞弊肥橐之计。在步军统领衙门司员或有利于其间，自不愿将此事禁止，而绵恩亦以不宜禁止为词，其意殊不可解。嗣后除城外戏园仍准开设外，其城内戏园，一概永远禁止，不准复行开设。自禁止之后，著步军统领、八旗满洲都统一体查察，如该旗地段有违禁开设，经该都统查奏，即免置议；倘匿不奏闻，别经发觉者，除将步军统领及司员等严加议罪外，并将该旗都统一并严加议处。嗣因查办郑源涛一案，发现其署中蓄养唱戏之人，又禁各省督抚司道衙内自养戏班。

初七日（5月11日）

38 嘉庆帝率掖属二人微行，出正阳门外琉璃厂。吏部侍郎周兴岱乘轿而过，知其为皇帝，仓皇下轿，帝转身从间道避去。自是，“大小臣民，举皆惶惧，而前门外饭店，殆至一空。”〖21〗

十九日（5月23日）

39 谕禁畿辅开采银矿。时，宛平人潘世恩、汲县人苏廷禄呈请在直隶邢台等县境内，开采银矿，给事中明绳据以入告。嘉庆帝降旨切责，申明矿禁。略曰：夫矿藏于山，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毕事，必且千百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凿砂煎炼。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弊将无所不至。此在边省犹不可行，而况

近依畿辅；他府犹不可行，而况地近大名。各该处向有私习邪教之人，此时方禁约之不暇，顾可听其纠聚耶？且国家经费自有正贡常赋，川陕余匪指日即可殄平，国用本无虞不足，安可穷搜山泽、计及锱铢？潘世恩、苏廷禄自因现在开捐，揣摩迎合，觊觎矿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纳课为词。以小民而议及帑项，实属不安本分，俱著押递本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毋许出境滋事。至给事中明绳若系巡城，止当听断词讼，遇有此等呈词，亦应饬驳，况伊并非巡城，且系宗室，今以开矿事冒昧转奏，明系商人嘱托，冀幸事成分肥而已，殊属卑鄙。朕广开言路，非开言利之路也。聚敛之臣，朕断不用，著将明绳交部议处。

二十五日（5月29日）

40 以参劾不实，令将萨彬图交部议处。和珅案起，朝臣纷纷上章检举弹劾，素与珅结交者皆惴惴不安。嘉庆帝察知，虑有挟仇诬陷之事，谕令不必过分搜求，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然时隔不久，镶蓝旗蒙古副都统萨彬图奏称：和珅家产，断不止查出之数，必有埋藏隐寄侵蚀挪移等项情弊，刑部查审时司员等意存含混，请密派大臣严加追究。谕以其言不足取，不必追查。旋而萨彬图又请独自提讯和珅家管管金银内账使女，以追其隐寄之产。嘉庆帝本欲切责，恐其不服，特派怡亲王永琅、尚书布彦达赉与萨彬图一同研讯。至是，由于审无实据，令将其交部议处。部议请将萨彬图革职，嘉庆帝念其仅系言事获咎，加恩赏给七品笔帖式衔，前往万年吉地工程处，自备资斧，随同盛住、明德效力。

4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己未科三鼎甲：状元姚文田，浙江归安（今属湖州市）人；榜眼苏兆登，山东沾化（今沾化县西沾城镇）人；探花王引之，江苏高邮人。至是，赐一甲姚文田、苏兆登、王引之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汤金钊、张惠言、吴荣光、卢坤、程祖洛、康绍镛、觉罗桂芳二百一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吏部尚书朱珪、左都御史刘权之，副考官为户部侍郎阮元、内阁学士文幹。

42 是月，尹壮图奏请清查各省陋规。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成进士，累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五十六（1791）年，疏陈各省仓库多有亏缺，因查无实据，被处以革职留任，旋而奉旨归里。本年正月，嘉庆帝以其敢言，令驰驿至京，候旨擢用。至是抵京，疏请慎选廉洁重臣，令往各省，会同督抚清查陋规，以乾隆三十年（1765）前旧有者存之，乾隆三十年以后续加者去之。谓与其任凭隐瞒以酿无穷之弊，何如明为指破，以施调剂之恩耳。得旨："陋规一项原不应公然以此名目达于朕前，但州县于通都大邑差务较繁，颇资民力，皆系积习相延，不能一时概行革除。今若遽行明示科条，则地方州县或因办公竭蹶，设法病民，滋事巧取，其弊转较陋规为甚。至分别二千以上至于数万者，留办充公，其余分帮冲途，若缺定为成式，是明导以取财之方，流弊有不可胜言者。尹壮图所奏实不可行。"〖22〗

五月初二日（6月4日）

43 禁各省摊扣官员养廉银及兵丁月饷。谕称：从前设立养廉银，原为补贴大小官员办公日用之资，但外省遇有一切差使及无著款项，往往议将通省官员养廉银摊扣，以致用度未能宽裕。上司藉此勒派属员，州县于是需索百姓。此弊自当概行禁止，以清吏治而肃官方。至于州县教职佐杂及吏役等工食银，亦依旧例，即于各州县征收耗羡内支出。

44 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喇特纳巴都尔请以其子吉尔巴纳租塔毕噶尔玛萨野袭爵，准如所请。

十四日（6月16日）

45 以玩误军机，令将已革陕西巡抚秦承恩按律治罪。先是，本年二月，有人参奏：秦承恩自“剿办贼匪”以来，从未认真督率，上年教军逼近西安时，以防守为名，关闭城门，不纳难民，以致数万百姓投河而死。令将其革职解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至是，讯明秦承恩虽无安坐衙署，关闭城门，致难民触城投河之事，但身为巡抚，不能尽心办“贼”，玩误机宜，仍令按律定拟治罪。寻议请将秦承恩照玩误军机律定拟斩监候。嘉庆帝念其本系书生，未娴军旅，且陕西之“贼”，皆来自川、楚，从前未对惠龄等川楚官员严加惩处，若将秦承恩治罪，则有宽待满洲而苛于汉人之嫌，故从宽加恩释放，令其回籍守制，闭门思过。

三十日（7月2日）

46 驳派员巡查俄罗斯边界卡伦之议。初，清廷在俄罗斯边界安设卡伦时，并未特派侍卫巡查。至是，喀尔喀亲王

蕴端多尔济等奏请派员不时巡查，嘉庆帝下旨驳回。略曰：俄罗斯前在恰克图地方交易，通好已久，非厄鲁特、哈萨克等可比，安设卡伦时，未派侍卫巡查，殊有深意。今值太上皇帝大事，朕躬亲政，乃于俄罗斯卡伦派委多员，纷纷巡查，不特滋其疑惧，甚至疑朕于该地方或有所利，更属不成事体。

47 是月，湖南布政使郑源琦以贪劣不法论斩。郑源琦，直隶丰润人，以贡生授户部主事，累迁湖南布政使。本年三月，有人参奏郑源琦，凡选授州县官到省，必向其需索多金，方准到任，以致各员纵令书吏、衙役等吓诈浮收，苦累百姓。〖23〗命将其革职拿问，交湖南巡抚姜晟审办。经查郑源琦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下令斩决。

六月初一日（7月3日）

48 遣使往封琉球国王。时琉球国王尚穆已卒，孙尚温继位，请封册。清廷命修撰赵文楷为正使、内阁中书李鼎元为副使往封。

初四日（7月6日）

49 吴璥议请加征河工秸料运费银，交部议处。河工物料运费，例有正项开销，乾隆五十七年（1792），穆和蘭以物价昂贵，奏请酌改征收河工帮价章程，每年帮价三十万两，以为定额，曾被议处。至是吴璥与吴熊光又联衔奏请于地粮内按年摊征银十四五万两，以资补贴，亦被嘉庆帝驳回。谕称：所奏酌添运费，每秸一斤止有五毫，但一经州县吏胥之

手，则层层加派，所征必不止此数，且议加之后，不能复减，非暂时借资民力，竟永远累及百姓。向闻河工积弊，有滥用不能开销之款，往往借他项弥缝，该督之奏请添加运费，大约不出于此。著交部严加议处。

七月十六日（8月16日）

50 褫勒保职，以明亮为经略大臣，魁伦为四川总督。勒保自出任经略后，令额勒登保、德楞泰击徐天德、冷天禄，令明亮击张汉潮，而自往梁山、大竹适中之地，调度诸军。然从正月至六月，惟额勒登保一军灭萧占国、张长庚部于营山，败冷天禄部于岳池，逐张子聪部于通江，所至“有功”；德楞泰一军，虽败徐天德、樊人杰等于大宁、安康、紫阳，但始终未能遏止教军往来奔复之势，苦苦追剿于川、鄂之间；明亮一军，兵力不足，堵剿不能兼顾，在商洛、秦州山区间疲于奔命，几无所获。而川北之教军，西击阶州、巩昌，折奔秦州，蔓延甘肃东南；高均德等部又分队取道川东，思乘间还楚，沿途响应者甚众，大有“贼愈剿而愈炽”之势。面对如此情形，勒保惟知安坐达州，汇报军情，“不能出一策”。六月，福宁奏言：贼以胁从而日增，兵以分防而见少，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地方之伤残更甚，黎庶之疾苦更深。乞特申乾断，早决大计。嘉庆帝降旨斥责勒保“昏聩糊涂，大负委任”。至是，又下谕历数勒保罪状，革其经略之职。略曰：勒保经略半载，莫展一筹，惟汇报各路情形，按旬入告。近据倭什布奏，川贼接踵入楚不下两万，有北趋荆、襄之势，并无追剿之师，又蓝白二贼由秦、陇折回川北，亦未闻遣堵截之师，是勒保竟择一无贼之处驻营株守，罪一。且

屡奏均言不必增兵，而附奏又请拨饷五百万，若迫不及待，自相矛盾，意图浮冒，罪二。各路奏报多王三槐余党，勒保止将首逆诱擒，而置余匪于不问，罪三。军营保奏大半亲随之人，而兵勇钱粮并不按期给发，以致枵腹跣行，冻馁山谷，几同乞丐，士马何由饱腾，罪四。勒保上负两朝委任之恩，下贻烝民倒悬之苦。其即令尚书魁伦、副都御史广兴赴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明亮代之，魁伦署理四川总督。〖24〗

二十五日（8月25日）

51 令永停中秋节贡。谕称：各省呈进方物，原以备赏赉之需，现值二十七月丧期之内，万寿圣节并不举行筵宴，无需颁赏，所有各督抚及盐政关差织造应进方物，概行停止呈进。若中秋节令，外间不过以瓜饼食物，酬酢往来，内廷并无宴赉之例，尤非万寿及端阳岁除可比，嗣后中秋节贡永远停止。

二十六日（8月26日）

52 江南砀汛邵家坝河溢。

二十七日（8月27日）

53 云南石屏州及联界之建水两处发生地震。

54 是月，奉节线字号教军首领龚文玉等被俘。龚文玉在夔州一路为传教总师，以其弟奇位为元帅，卜三聘为先锋，聚众七八千人，与龚建、张天伦、辛聪等屯聚在大宁、巫山交界之八石坪。德楞泰侦知，与朱射斗分由宝塔山、大昌进兵夹击，山寨被破，龚文玉率余部向徐家坝方向急奔，欲赴

湖北竹溪与徐天德会合。德楞泰因令赛冲阿疾趋湖北界，截其去路。教军被迫回撤，行至大宁县之瓦屋沟，不意再遭夹击，大溃，文玉被俘。旋而龚奇位、卜三聘亦分别在香河、羊溪河地方被俘。〖25〗

55 朝鲜国王召见使清回返使臣具敏和等。书状官曹锡中进闻见别单，有云："和珅处置后，人皆谓皇帝有三达德。自即位以来，知和珅之必欲谋害，凡于政令，惟珅是听，以示亲信之意，俾不生疑惧，此智也。一日裁处，不动声色，使朝著一新，奸宄（宄）屏息，此勇也。不治党与，无所株连，使大小臣工，洗心涤虑，俾各自安；皇妹之为珅子妇者，另加抚恤，此仁也。" 首译金在和进闻见别单，有曰：皇帝御极以后，锐意图治，早朝晏罢，屏退奸党，升用名流，惩于和珅，权不下移，虽果断有余，而或临事生疑，下行群工之事，举朝惴栗，供职惟勤。而十一王永瑆，总理庶务，恣行专擅，士论不韪，颇有漆室之忧。太上皇晚年，边徼草寇，种种窃发，皆因官长侵渔，民不聊生，相聚为盗。而调兵往剿，频年不解，费用浩大，府藏渐耗。〖26〗

八月初十日（9月9日）

56 以违例呈贡，革福州将军庆霖职。嘉庆帝亲政之初，即下停罢贡献之诏，嗣又谕令永停中秋节贡。然至是月，庆霖竟以八月十三为乾隆帝万寿诞辰，违例呈贡方物。经兵部议，请照违制例革职。得旨：即照部议以违制例革职，实属罪有应得，姑念庆霖由侍卫出身，擢任将军，心地糊涂，于体制不能谙熟，且因兼管闽海关务，所进只系土物，又属初

次，从宽改为革职留任。倘臣工等误会朕意，欲藉此营私见好，仍冀得免严议，则是有意效尤，不但照违例革职，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宽。

十九日（9月18日）

57 赦免福长安，发还籍没家产。先是，福长安于和珅案内，被拟斩监候。至是已逾半载，嘉庆帝念其曾蒙皇考豢养二十余年，不忍于大丧之期，即将当年御用之物弃置，况福长安曾有微劳，加恩从宽释放。因其平日在太上皇前常有捧茶之职事，即令前往裕陵，永充供茶拜唐阿。

二十日（9月19日）

58 定各省刑具式。旧例各省刑具，皆系按刑部制度，官为印烙颁发，有一定尺寸式样，不得私自创设。时，都察院奏到湖北安陆县生员沈从隆控告知府盛德昌挟嫌锁押其子一案，内称该知府竟用数十斤大锁锁禁人犯。谕令各督抚，严饬所属，嗣后一切刑具，皆用官定尺寸，颁发印烙，如有私自创设刑具，非法滥用者，即行严参治罪，决不宽贷。

二十三日（9月22日）

59 命工部尚书那彦成以钦差大臣前往督同明亮剿办教军张汉潮部，并传旨将永保、庆成革职拿问。本年四月，署陕西巡抚永保、成都将军庆成奉命会同参赞明亮合剿张汉潮。然自受命以来，三人非但未能“并力合剿”，相反各执一词，相互推卸，最后竟至彼此争讼地步。明亮之折称现在直前追剿，若遇庆成、永保带兵前来，即可合围奋击；而庆成、永保之折又称倘若明亮追蹑前来，即可并力合剿。孰是

孰非，难以料定，帝降旨严饬，又命陕甘总督松筠秉公密查。至是，据松筠奏，永保、庆成既未与明亮配合拦截“贼匪”，亦未奋力跟踪追剿。帝乃责庆成、永保怀挟私见，坐误事机，丧尽天良，令那彦成驰赴军营，将其逮问，会同松筠审办。

二十五日（9月24日）

60 革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职。先是，洪亮吉乞假获准，拟于九月初二叩送高宗梓宫后南行。时川陕教事方炽，亮吉目击情状，欲有所言，顾编修例不奏事，奋曰：吾宁谔谔而死，不能默默而生！〖27〗乃反复极陈时事，为三函，一寄成亲王，一寄吏部尚书朱珪，一寄左都御使刘权之，“冀其转达圣听”。至是，成亲王永瑆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一书进呈，略曰：今天子求治之心急切，天下望治之心孔迫，而弊政之所以未见扭转，盖有如下原因：一曰未能尽法祖宗初政之勤；二曰未能尽改用人行政之弊。三曰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四曰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28〗语过激。有旨褫职，逮刑部狱，命王大臣等鞫讯。王大臣等请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奏上，免死遣发伊犁，交将军保宁管束。当是时，群议汹汹，谓亮吉将以大不敬伏法。亲友有知其事者，皆痛苦入唁。其友苏玉等人涕泣不止，亮吉从容口赞一绝赠诸君，有“丈夫自信头颅好，愿为朝廷吃一刀”之语〖29〗。其临难不变如此。

61 是月，额勒登保出任经略。本年正月，授额勒登保副都统、参赞大臣。自军兴以来，诸将中战功最著者，无逾额勒登保。福宁曾言：“川陕转运军需，繁难万状，诸将中

惟额勒登保一人能知大体，遇饷运偶缺，即自行筹办，从无藉口。余皆不问挽运之难易，惟归咎于粮饷之不充，明亮、德楞泰皆所不免。”勒保亦称：“欲增兵必先筹将。日前诸将惟额勒登保最得兵心，非惟久从征战者不见其疲，即疲兵归其营亦成劲旅。以此士皆用命，贼皆畏惮，虽以明亮之久历戎行，尚所不及。”诏以额勒登保奋勇忠荩，戒饬诸将。及革勒保职时，嘉庆帝本欲委以经略，但念其不识汉字，不能治军书，而明亮老于用兵，资望为诸将冠，姑令其出任经略，其实并不满意。会明亮以张汉潮之部迁延未灭之咎，与永保互讼。陕督松筠奏：“明亮老将，惟精力已惫，追贼不能神速。”副都御史广兴亦奏：明亮挟私纵贼，有意玩寇。清廷恐其终难膺此重任，乃决定再更经略人选，任用额勒登保。谕称：自用兵以来，各路将帅惟额勒登保英勇超伦，身先士卒，屡歼林之华、覃加耀、罗其清、萧占国、张长庚、冷天禄，厥功甚伟。民间闻其军过，知其能爱百姓，无不安堵欢迎。即如胡齐嵩一案，督抚将帅无不受其馈遗，独额勒登保无之。忠勇公清，实东三省人杰，不惟诸军悦服，即在京满汉臣工无不重其为人。著授为经略大臣，补授正白旗都统。〖30〗

九月十四日（10月12日）

62　葬高宗纯皇帝于裕陵。

63　是月，襄阳蓝号教军首领张汉潮在陕西张家坪阵亡。本年正月，因在商洛地区遭受明亮截击，张汉潮被迫放弃返归湖北之计划，由五郎进入陕西徽县、凤县地界，拟南走四

川，与川北教军合兵作战。明亮急驰沔县一带堵截，教军闻讯折回。二月初，在凤县进口关地方，遭官军四面围击，“大元帅”李淮被俘。张汉潮率余部突围而出，翻越秦岭，向河南方向急驰。时明亮军兵力甚单，堵剿不能兼顾，请拨官兵助剿。于是，永保奉命领陕甘兵二千、庆成领直隶兵千余前往会剿。四月，因东进受阻，教军沿山西走，行至终南山华阳地方，为永保阻击。经过激战，教军虽未冲过华阳要隘，但重创永保军，击杀副都统穆克登布，嗣后绕道继续西行，大有进入甘肃之势。明亮急忙派兵堵截，教军遂回军东进，潜入深山避敌。五月，教军分路由商南、洛南，逼近河南。河南巡抚吴熊光等领兵堵截，与明亮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教军被迫再度西走，中途遇恒瑞军，遂又东撤，在商州、五郎，再遭明亮等军阻击。六月，教军由子午峪翻越秦岭，因恒瑞、庆成、永保分别扼守北栈，复攻商州，趋山阳，将走二郧，皆为明亮所扼，遂复西走。八月，张汉潮分兵从镇安入山阳、汉阴，以牵制官兵，而大队北趋蓝田各峪，均为官兵堵回。九月，教军在陕西张家坪遭明亮围击，张汉潮阵亡。〖31〗

64 江苏巡抚岳起奏清查漕务积弊，曰：“京中所关俸饷米石，久有回漕米之名。积习相因，惟弊是营，竟置米数之盈绌，米色之纯杂于不问。是以旗丁领运，无处不以米为挟制，即无处不以贿为通融。糜费至今，有加无已。推原其故，沿途之抑勒，由于旗丁之有帮费；而旗丁之需索帮费，实由于州县之浮收。窃思欲除一弊，先绝其源，而禁止浮收，实为绝弊源之首。应请谕旨敕下有漕诸省，各按本省情形详细筹画，列款指明，严行禁止，俾各省旗丁及漕运仓场诸胥

役，无从更生观望侥幸之心。”朱批：“所指浮收折价，及旗丁挟制需索各事，实为切当。其另单所开帮船费用出运陋规，及南赈北赈名目，足见实心查核，将历来积弊和盘托出。从此按款清厘，逐条严禁，可期漕务肃清。”〖32〗

十月初五日（11月2日）

65 谕命直隶总督胡季堂交部议处。本月初二，以直隶长辛店地方铺户被劫，革胡季堂花翎，以示惩儆。至是，又因该督在所上折中，以虚词敷衍搪塞，只参列疏防文武员弁，并无认罪之语，亦不自请交议，令将其交部严加议处。寻议照溺职例革职。得旨：革去顶戴，仍带革职留任处分。

十二日（11月9日）

66 胡齐崙处绞。本年三月，景安劾湖北襄阳道胡齐崙擅杀难民、侵欺军饷，令景安、祖之望严行查办。寻祖之望查出胡齐崙动用军需底账，见有馈送军营大员情事，因牵连人数众多，未将底账及早陈奏，又令胡齐崙自行核实卷宗，以致此案耽延数月，未能了结。嘉庆帝因令将胡齐崙解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讯，并解祖之望职，改令湖广总督倭什布切实查办。经查胡齐崙经手底账，多系开载领兵大臣犒赏提用及督抚与该道馈送领兵官员款项，除额勒登保一人外，其他领兵大员如明亮、永保、庆成、恒瑞、德楞泰、舒亮等皆曾收受胡齐崙馈赠。至是，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议，请照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例，问拟斩监候。得旨：胡齐崙经手湖北襄阳军需局四百一十九万余两，并不按例支发，于奉文扣平之外，复又私扣银至二万九千余两，任情馈

送，其罪甚重，问拟监斩候，实属法无可贷。依其罪状，明年秋审时必当勾决，然该犯到彼时业已监禁一年之久，其间如若病毙，反而侥幸逃脱诛戮，胡齐崙即行处绞。

十五日（11月12日）

67 申严行保甲。保甲之法，为清代乡治组织，然于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往往奉行不力，视为具文，即有行者，亦不过于城厢内外，聊造一册，有总户之名，而无丁口细数，与不行等。康熙四十七年（1708），曾一度予以整饬，但时隔不久，又成故事，以致雍正四年（1726）不得不再度诫饬〖33〗。至是给事中甘立猷、御史叶绍奎、马履又奏请编查户口，申严保甲。得旨：保甲一法，原系比闾族党之遗制，稽查奸宄，肃清盗源，实为整顿地方良法，久经定有章程。只因地方官员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甚或办理不善，徒滋扰累，以致所管地方，盗匪潜纵，无从觉察。特此通谕各督抚，务须督饬所属，查照旧定章程，实心劝导，选充公正里长，编定户口门牌，务使一州一县之中，人丁户业，按册可稽，奸匪无所容身。倘仍前废弛，或日久生懈，有名无实，惟各督抚是问。

二十二日（11月19日）

68 令永瑆不必在军机处行走。谕称：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正月初，因军机处事务较繁，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观办事，但终究与国家定制不符。成亲王永瑆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七日（11月24日）

69 勒保以怠玩失职论斩。先是，经略大臣勒保以玩误

军情，被革职拿问。至是，经魁伦审讯，以明亮、恒瑞不听调度，副都统纳音兵哗变，不据实参奏，教众攻扰楚境不即驰报等罪，奏请将勒保问拟斩决。奏上，从宽改为斩监候，交刑部监禁。

70 是月，襄阳白号教军首领高均德等被俘。高均德，本名高新德，嘉庆元年（1796）三月，在三合镇竖立白号起事。先在襄阳、枣阳与官军周旋，继走河南邓州、桐柏、泌阳。二年三月，经陕西商南、山阳、镇安、石泉、汉阴，过汉江。时教军壮大，分出黄、蓝两号。马朝礼为总元帅，贾智谟为白号元帅，王临高为黄号元帅，曹明魁为蓝号元帅。六月，走紫阳、太平、东乡、大宁、巫山。七月，过兴山、房县、竹溪。八月，又入陕西，十二月，复入四川。又过汉江，走华阳、镇安、郧西、山阳、商州、商南。到秦岭，被官军截回，仍按原路折回。三年五月，过汉江，入四川广元、巴州、仪陇、营山。六月，与罗其清、冉文俦会合；九月到大鹏寨。后又走达州、大竹，十二月，到垫江。时官军追剿甚急，为转移官军注意力，高均德更名为郝以智。四年正月，复走邻水、广安、岳池、江北厅、万县、开县、云阳、新宁、大竹。三月，入陕西平利、白河一带。九月，复到平利，拟回湖北，在文彩沟受挫，走陕西观音堂。至是，高均德在高市川地方被俘。〖34〗

十一月十二日（12月8日）

71 命在京大员密保才守出众之员。谕称：前已降旨，令在京大臣等，于京外各员，就其平日所知者，秘密保举，

以备擢用，但至今未见有保奏者。出于慎选人才起见，自不可急遽塞责，若虑及所保之人不能善始善终，牵连举主，则大可不必。人才难得，保其既往，不能保其将来，且居官任事，岂能尽无一眚。若皆归咎保举之人，谁肯举荐？各该大臣等，惟当择其才守优长、堪资简擢者，各举所知入告，以收得人之效。若将来简用后，有大奸大恶及贪赃枉法者，自难辞滥保之愆；若不过因事获咎，即至于降黜者，亦断不求全责备，罪及举主。

二十四日（12 月 20 日）

72 以贻误军机、得受馈送等情，将明亮、永保解京议处，兴肇发乌鲁木齐赎罪，庆成发伊犁赎罪。

73 是月，两广总督吉庆奏：西洋商人来粤贸易，一向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也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巧取。得旨：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享，非矫性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查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

十二月初一日（12 月 26 日）

74 命解国子监祭酒法式善职。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

“性好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本年春，法式善上疏十八条，提出诏旨宜恪遵守、军务宜有专摄、督抚处分宜严、旗人无业者宜量加调剂、忠谠宜简拔、博学鸿词科宜举行等事，意在整顿吏治，行维新之政。嘉庆帝以所奏之事，或属揣摩迎合，或属荒谬之论，本欲下旨罢斥，但恐他人误会，不敢陈奏，未加追究。十一月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大臣丰绅济伦以“明白结实，办事妥协”保举法式善。帝以为“实属孟浪可笑”，且疑有请托之情，原欲交官讯问，又恐无人再敢保荐，遂将法式善之名一并写出，姑试是否有人论奏。至是时过一旬，帝见无人参劾，乃谕令将法式善解职，派军机大臣会同讯问。经查二人并无请托劣迹，遂从宽将丰绅济伦交部议处，法式善加恩赏给编修，在实录馆效力。

初九日（1800年1月3日）

75 罢漕运总督蒋兆奎职。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蒋兆奎以运丁用度不支为由，奏请于漕粮内每石加征米一斗，以资津贴，未获准。其后又奏请将漕项银两借给各丁，每船自五十两至一百两不等，再遭驳斥。至是，蒋兆奎仍固执前见，奏称“旗丁运费本有应得之项，应无不敷，惟所定领项在数十百余年以前，迨后生齿日繁，物价数倍，从前所定之领项不敷现在之费用”，仍须另筹。嘉庆帝认为，蒋兆奎总以运费不敷为词，频频渎奏，又不妥筹办法，其意总在加赋借帑，始终坚持己见，执拗不回，看来难胜漕督之任。遂罢其职，令铁保补任。

十一日（1月5日）

76 以杀降报捷之罪，逮治福宁。福宁，伊尔根觉罗氏，镶黄旗满洲包衣人。由翻译生员考补兵部笔帖式，升光禄寺署正。出为地方藩臬，累迁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七月间，福宁率兵攻破旗鼓寨〖35〗，教军残部三千余人乞降。福宁允准，将其带至龙山县城外驻扎。随后以该等系临阵穷蹙始降，非预先投降者可比，除将妇女、老幼释放外，以带同打仗为词，将其余男子诱入城内，于夜间陆续杀死，约计共有二千余人。嗣以平贼一股奏报。至是，经魁伦查实，福宁杀降事始明，嘉庆帝令将其拿问，按律定拟。寻议发往新疆，自备资斧效力。嘉庆帝念其办理错误，尚属有因，加恩免其发遣，令自备资斧前赴额勒登保军营效力赎罪。

十三日（1月7日）

77 额勒登保奏报擒获教首王登廷。王登廷，白莲教军达州青号首领。嘉庆元年九月，与徐天德率众起事。先是登廷在开县与额勒登保接战，击杀乾清门侍卫安禄，复与自陕折回之冉天元会合，“恃其党众，时时分突，以牵官兵，阻运道”。额勒登保紧追不舍，率杨遇春、穆克登布将其围于苍溪猫儿垭。登廷先击溃穆军，杀其副将以下二十四人，兵勇数百。继又力敌杨师，血战彻夜，力竭而溃。登廷逃至南江县大河口地方，为乡勇盘获。〖36〗登廷，达州石亭铺人，本未习教，因州役妄拿其叔学礼，愤极遂反。至是战败，只身藏岩间，冒作难民，云卖布，姓张，遇劫贼受伤，出觅食被执。〖37〗

二十七日（1月21日）

78 禁各省督抚私任属员。谕曰：督抚职任封圻，政务殷繁，不得不延请幕友，以资助理。近闻各省督抚多有挑取属员入幕之事，因其粗明例案，便于任使，是以多留在幕。谨饬者或无影射滋弊，而一二苍滑之辈，藉与同寅交好，暗通关节，私相结纳，到处招摇，逢人撞骗。司道资其通信，府州藉以逢迎，每遇升迁，辄出具上考，既拥厚赀，复邀迁擢，且此等人员，既经常在督抚署中，于本任应办事件必多贻误，于吏治官方，实有关碍。嗣后各督抚等不得将所属人员留人署中，致滋弊端，其延请署中幕友，亦毋许出外与地方官交结往来，如敢仍前私自留用属员，别经发觉，或被科道纠参，必将各该督抚及留入署中之员一并治罪，决不宽贷。

79 是月，蔡新卒。

蔡新（1706—1799），字次明，福建漳浦人，赠尚书世远之族子。乾隆元年（173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出为地方学政，累迁工、刑、礼等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学以求仁为宗，以不动心为要。尝辑先儒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诸语，曰《事心录》。直上书房四十二年，“培养启迪，动必称儒先。”乾隆帝以其究心根柢，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乾隆五十年（1785），乞致仕，语至切。许归，加太子太师，三赋诗以饯，有曰：“不忍言留合令归，及归言别又依依。”既归，每御制文，屡寄之，且曰：“在朝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称颂。”至是，卒于家，寿九十有四。赠太傅，谥“文端”。著有《绯斋诗文集》。

80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九千三百二十八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一百三十八万七百九十九石。

81 农耐王阮福映擒献海盗，诏示安南“纳叛之罪”。时安南王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国，国用空虚，商舶不至，乃遣乌艚船百余、总兵二十，以采办军饷为名，多召中国海盗为向导，入寇闽、粤、江、浙各省。两广总督吉庆奏称屡从所获海盗处发现安南兵将及总兵敕印，下诏移知安南王，谓并不知情。会农耐王阮福映乞师暹罗，克复农耐，夺其富春旧都，并缚海盗莫扶观等来献，皆中国人，俱受安南伪职，又上攻克富春时所获阮光缵封册、金印。诏云：“阮氏父子臣事天朝，乃招纳叛亡，薮奸海盗，负恩莫大，今国都、册印不保，灭亡已在旦夕，足征倾覆之不爽，其命两广总督吉庆赴镇南关勒兵备边，俟阮福映攻复安南全境以闻。”〔38〕

---

〔1〕《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

〔2〕《碑传集》卷二八《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赠太傅大兴朱文正公神道碑文》。

〔3〕《王石曜先生遗文》卷一《敬陈剿贼事宜折》。

〔4〕《皇清奏议续编》卷二《条陈平贼事宜疏》。

〔5〕《清经世文编》卷一一二《敬陈新政四事疏》。

〔6〕副封即副本。

〔7〕《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该书所录遗诰有个别文

字之误，今据《明清史讲义》所录予以更改。

〖8〗《啸亭杂录》卷一《却贡玉》。

〖9〗《枢垣纪略》卷一三。

〖10〗和孝公主，乾隆帝幼女，下嫁和珅子丰绅殷德。据载和孝公主“性刚毅，能弯十力弓”，深受乾隆帝喜爱，尝曰：“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啸亭续录》卷五《和孝公主》）

〖11〗《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

〖12〗《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

〖13〗定例：五品以下官，非殉寇难，无赠官给荫者；五品官亦无追赠至正二品者。故曹锡宝之受追赠，实系格外加恩。

〖14〗清代钱文鼓铸大致由京局和各省局分担，京局即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

〖1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16〗嘉庆四年（1799）核减工关盈余数目：辰关三千八百两；武元城二千两；临清关三千八百两；宿迁关七千八百两；芜湖关四万七千两；龙江关五万五千两；荆关一万三千两；通永道三千九百两。渝关、由闸关、南新关、蟠桃口、潘家口、古北口、杀虎口，以上木税，正额之外，向无盈余。嘉庆四年核减户关盈余数目：太平关七万五千五百两；粤海关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九江关三十六万七千两；淮安关十二万一千两；海关庙湾口三千八百四十两；闽海关一十一万三千两；芜湖关十二万两；扬州关七万一千两；浒墅关二十五万两；西新关八万八千两；凤阳关一万七千两；江海关四万二千两；赣关三万八千两；北新关六万五千两；浙海关四万四千两；天津关二万两；临清关一万一千两；坐粮厅六千两；崇文门盈余十七万三千二百两；左翼盈余一万八千两；右翼盈余七千三百二十两；夔关十一万两；武昌关一万二千两；归化城一千六百两；梧州厂七

千五百两；河州厂五千二百两；打箭炉向无例额，照例尽收尽解；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两零；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一十四两零；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两零。（《竹叶亭杂记》卷二）

〔17〕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四；《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393—394页。

〔18〕《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一册357—359、363—366、370—371、383—384、387—393、412—414页。

〔19〕《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一。

〔20〕《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397—399页。

〔2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22〕《满汉名臣传》续集卷六九《尹壮图传》。

〔23〕《竹叶亭杂记》卷二载有参劾郑源瑞之弹章，据说乃侍郎罗国俊所为，其衔名由内裁去。

〔24〕《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25〕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四；《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403—404页。

〔2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27〕《碑传集》卷五一《洪稚存先生传》。

〔28〕《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清史稿》、《碑传集》、《洪北江先生全集》诸书俱录，惟在措辞方面有些微差异。按：《卷施阁集》初并未收录此文，迟至光绪初年，授经堂重刊时，才由其曾孙洪用勤据家藏原稿补入。究其原因，或如用勤所言：曾大父上成邸言时政启，集中未梓，殆当时因书获咎，或以中有指斥权贵语，未便传播。然恭经睿庙谕旨，业将原书装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规，并经颁示中外臣工。似可无庸避匿，转使千载一时之盛，隐而勿彰。兹值重梓遗集，谨将家藏原稿附刊卷末。

〖29〗洪亮吉《伊犁日记》。

〖30〗《圣武记》卷九《嘉庆川陕湖靖寇记五》。

〖31〗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22—26、28—42页；《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一册398—399页。

〖32〗《清史列传》卷三十一《岳起传》。

〖33〗《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三《职役三》。

〖34〗《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192—195、153—161页。

〖35〗《清中期白莲教起义资料》一册154—156页。

〖36〗《圣武记》卷九《嘉庆川陕湖靖寇记五》。

〖37〗《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38〗《清朝柔远记》卷六。

清通鉴　卷一五七

嘉庆五年　庚申　公元1800年

正月初八日（2月1日）

1 以阮元为浙江巡抚。时，海盗横行闽越洋面，其在浙江者，最大为安南夷艇，其次则凤尾帮、水澳帮、箬黄帮。共数百船，盘踞浙洋，各行劫掠。上年腊月，定海镇军李长庚会闽中舟师，攻捕夷艇于温州之三盘洋，炮沉盗船一只，毙无算，无如艇船高大，驾驶灵快，虽伤不退。因此，阮元上任伊始，即疏请添设船炮。略曰：艇盗船高炮大，官兵船单炮小；盗匪计约万余人，三镇兵丁合计不过三四千人。弱强众寡之势，迥不相同，必当添设大船、大炮，始能痛加剿除。〖1〗疏入，玺书嘉奖。寻阮元又奏请捐造船炮、剿捕土盗，谓“绝土盗之根株，即以剪艇匪之羽翼”。旋奉谕云：“闻卿在浙，颇能整饬，守正才优，朕心深慰。果能常守此志，不因贵显更益素心，常忆寒窗

灯下辛苦，到此地位，应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不亦美欤？勉守朕言，毋懈！”〖2〗

初九日（2月2日）

2 命筹弥补亏空之法。略曰：国家设立仓库，岂容稍有亏缺。若清查过急，州县借弥补为名，复有劝捐派累之举；若勒限在任弥补，则是剜肉补疮，无益有害。大抵州县亏空，不畏上司盘查，而畏后任接手。然近年以来，后任非但不能监督前任，反而交相联络，不特任内亏空未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设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具欠券，公同画押，以国家仓库作交易，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凡此弊端，朕在深宫皆知，况亲临之督抚独不知乎？既知而不办之故，则因三节两生日之私情，有碍颜面。间有一二清正大员，又以不办为积阴功。殊不知保全一贪官，害百万生灵，其损阴功大矣。总之百姓不可剥削，仓库不肯亏损，其如何从容弥补之法，则在督抚悉心讲求，无欺无隐，密奏章程，候朕酌定。

寻地方大吏相率入奏。浙江巡抚阮元疏言：浙省从前亏缺之由，或因平时收受陋规，属员有所挟持，得遂其侵肥之计；或因台湾兵差供应、帮办海塘等项一时无措，即以公项支用，及至奏销紧要，则皆挪新掩旧；或因亏缺之员已逾数任，势难追缴；或因佐杂贪署县事，简缺已结调繁，情愿出结担承，不敢揭报，只图将来弥补。凡此弊端，不可枚举。惟是清查弥补，其法有三，而皆不能兼善。一

则径行奏明，将前任各官按数严参勒追。但亏空既在十余年之前，其中降革问罪、人亡产绝者实属不少，恐可以咨追完缴者十不得二三，而以后之弥补势难切责于后任之员，转致帑项无著。一则因新任已经出结，责令弥补归款。又恐现当清厘漕务、禁派采买之时，且缉匪兵勇口粮等事，向系捐廉办给，恐弥补不能多而且速。一则因有挪新掩旧之弊，定以本年为断，以本年征银勒清本年之款，使旧款无从掩饰。则上年征解不及分数之处，一经奏销之后，通省官员革职者十居八九，于吏治帑项似仍有碍。〖3〗得旨："所办是弥补之法，宜缓不宜急，于官有宜，于民无损，月计不足，月计有余。若绳以官法，现任者罹祸，取用者反置身事外，情理亦不得其平，又不能弥补足额，闽省即明验也。"

安徽巡抚荆道乾奏弥补亏空八款：一、各员旧亏，应各按各任，分别严追。二、勒提现任各员节省之项，按大小缺分，酌定银数，提归司库。三、离皖各员，应分别咨追。四、仓库抵款，应责成现任变追。五、年久无著之项，应于历任失察各上司及滥行出结之员摊赔。六、此次清厘之后，每年上司盘查及新旧官交代，不许沿习故套，率以无亏捏结，务将已未完各款，于结内声明，题咨存案。七、追出银两，买补仓谷，应责成该管道府州县赔补。八、现任州县开报旧亏不实，应著开报之员赔交，报后续亏，应将现亏之员参办，其徇情之接任官及明知不报之上司，一并严参，以绝流弊。得旨：除第二条外，余俱"是"。

广西巡抚谢启昆疏云：各省仓库大局约有三变，始则大吏之贪黩者利州县之馈赂，偾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

匿其私橐，而以公帑应之，一经离任，则亏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不得不抑勒后任接收，此亏空之缘起也。继则大吏之庸暗者任其欺朦，姑息者又恐兴大狱，甚至以敢接亏空者为能员，以禀揭亏空者多事，以致州县视若己资，取携如寄，并有藉口亏空过多，挟制上司，升迁美缺，此亏空之滥觞也。近年诸大吏共相濯磨，各州县亦争相弥补，但原亏之员大半死亡遣戍，现任者历年赔补，未免囊橐空虚，且弥补之法，宽则人心生玩，而胥吏因缘为奸；急则众志惊惶，而百姓先受其累。此立法之难也。况各省多寡不同，难易迥别，一法立即一弊生，惟在因地制宜，请敕下各督抚，先查明亏空数目及原亏职名，除本员现在者照例办理外，其亏损无著之项详记档案，使猾吏无可影射，多分年限，使后任量力补苴，不必辗转诛求，亦不必成功旦夕。仍责成督抚革陋规以清其源，倡节俭以绝其流，讲求爱民之术以培元气，奖擢清廉之员以励官常，似此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不数年间，休养生息，不独仓库完善，而吏治民生亦蒸蒸日上矣。得旨："所论甚是。三年有成，亦不为缓，总之仓库原不应有亏，必须实贮，然亏损之由，非一朝一日，则弥补之道，岂可遽施？况应酬交结之人，存亡离散，无可著追，忍令现任之人倾家荡产乎？况亦必不肯倾家荡产，反借此以剥夺小民，肥家入己。此事朕见得清，知得透，然则任其亏款耶？自应熟筹善法弥补，全在上司培养元气，躬行节俭，以不收之陋规、耗羡之盈余，缓缓归款，上行下效，未有不能完之理。卿其善为料理。"〔4〕

湖北布政使孙玉庭亦奏曰：弥补之法，办理不善，必至挪东掩西，甚或藉词科派，扰累地方，反成害民之举。

请将亏数在一万两以内者，先行革职离任，调至省城分别银数多寡，勒限完缴，如限内全完，奏请开复，逾限不完，即行监追，照例问拟，其在一万两以上者，仍立即奏参监追，毋庸先行予限措完，内有升调别省及已回旗籍者，均请照此办理；已故者照例在家属名下著追；该州县一有亏缺，即应离任，亦不致苛扰小民。得旨："朕所以不急办者，原恐病民。此谕只可同姜晟看，不可宣露于众。"

十三日（2月6日）

3 以各省积欠自嘉庆三四年以来竟至二千余万，谕令地方督抚将积欠认真查办，分别在民在官，核实清厘，妥为经理。

十五日（2月8日）

4 教军偷渡嘉陵江。先是，高、戴、马、罗等四股教军由潘家山老林突入陕境城固、南郑等处，因川省无粮可掠，希图由汉江上游抢入甘境觅食。陕省兵力较单，不能堵御，额勒登保拔营赴陕协剿；德楞泰闻信亦趋赴陕西。通江蓝号冉天元率同东乡白号张子聪、达州青号汪瀛、太平黄号徐万富、线字号陈得俸等部数万人，乘虚流转飘忽，越过渠河，至是驰入定远县石板沱地方，抢渡嘉陵江。时，乡民方于江岸演春灯，庆元宵。防江乡勇寥寥，且毕趋剧场。教众骤至，见无兵把守，且有空船泊岸，乃乘间西渡。"其方过河也，掳人不杀，皆慑以为兵。至七间房地方，民多逸，复日以杀人放火为事。"成都、重庆同时震动。"人语、马嘶，草木皆贼。"经略额勒登保急调七十五由

万县、梁山一路回守重庆，飞咨参赞德楞泰带兵速回川省赴援，并就近飞咨贵州抚臣，挑选勇健精兵三千来川协剿。〖5〗

时，四川总督魁伦方受命代统川军，在达州界，闻讯不直趋渠县，而绕梁山赴临水，二十日始至，由顺庆渡江。帝以数载以来，“贼氛”所及皆在川东北，其军饷皆赖川西、川南协济，而魁伦按兵纵寇，致川西完善腹地复遭蹂躏，罪更浮于勒保，命将魁伦革职留任。诏德楞泰速由昭化、广安回军赴援，并敕勒保以蓝领侍卫赴川；又调贵州兵五千，命总兵施缙援川西。

十七日（2月10日）

5 英国船员杀伤中国渔民。先是，英国兵船“朴维顿号”违令驶入虎门，停泊黄埔。至是，有中国民船经过，英国船员竟向民船开枪射击，船员蒋亚有受伤，刘亚实落水而死。粤海关监督闻报，即遣洋商潘致祥等传令英国大班交出凶手。寻英国兵船船长狄力士来广州，与广东按察使、广州知府会审此案。英方以中国船民有偷窃嫌疑为由，竭力为凶手开脱罪责；而中国官员始犹坚称惩办凶手，继而改变态度，谓死者系自行失足落水，主动取消此案。于是，此桩人命案件不了了之。朴维顿事件在中英交涉史上开创如下恶例：英人在华犯法，中国无权单独裁决，必须与英人会同审理。〖6〗

二十六日（2月19日）

6 朝鲜、琉球遣使表贺。

二十九日（2月22日）

7 川北镇总兵朱射斗阵亡。先是，教军渡嘉陵江西进，风驰雷疾，突围蓬溪县城。时总督魁伦屯狮象山，檄总兵朱射斗、阿哈保、百祥速援，约自率后队继进。三总兵督兵三千，星夜急驰，至是抵文井场。射斗等恐教军抄截后路，乃令百祥屯扎文井场，自与阿哈保督马步二千蹑踪追剿。行至高院场，陷入重围。官兵力斗，连发大炮。教军伏地而进，冒火冲杀，官军危甚。阿哈保督马队，冲杀而出，射斗阵亡。〖7〗是役，官军伤亡惨重，参将、参领、骁骑尉、守备、千总等官战死者八十名，兵勇几尽。

朱射斗，字文光，贵州贵筑人。初从征缅甸、金川，累擢至总兵。继从征廓尔喀、苗疆，历福建福宁镇、四川川北镇。苗疆事起，率本镇兵赴剿。嘉庆二年（1797）春，回撤川北剿教，至是而殁于阵。射斗从军三十四年，嘉庆帝以宿将重之。额勒登保入川征战，皆倚射斗及杨遇春如左右手，教卒畏之，号曰“朱虎”。教军既退，川民于战处收其遗骸，瘗于潼川凤凰山仙人掌，建祠以祀。

8 是月，漕运总督铁保奏：漕务陋规，现已革除，惟浮费之在官者能革，浮费之在无名宵小者不能尽革，只可逐渐清厘。得旨：“浮费在官吏者多，在宵小者少，多者能革，少者何害？富纲婪索盈千累万，以致层层剥削，若源清而流不洁，未之有也。持定见要做好官，再无不集之事，一切慎勉为之。”

二月初五日（2月28日）

9 富纲以婪赃拟绞。先是，两江总督费淳参奏富纲在漕运总督任内，有私受卫弁银两之事，帝命云贵总督书麟查办。旋据书麟覆奏，富纲在任时曾以赔项甚多，用度不敷为词，嘱令属员馈送银两。帝谓富纲系漕运总督大员，不知洁己奉公，公然需索帮费，实属卑鄙无耻，命革职拿问，交书麟严审定拟。至是，书麟奏审出富纲前又受过山东、湖广等省粮道馈送银两，罪应绞决，请旨即行正法。帝念其剿办猓黑有功，改为绞监候。冬伏法。〖8〗

初九日（3月4日）

10 命招募乡勇入伍。略曰：剿办教匪，已阅四年，尚未告竣，此时若再欲添兵，其最得力者自莫如黑龙江兵丁，但道路遥远，调派需时，而到营后既不能服习水土，又不能晓习地利，及凯旋时送回原处，尤多糜费。是各省防御贼匪，与其远为征调，不如就近招募乡勇。特此再行通谕用兵省份各督抚，若尚需添兵，应于乡勇内酌为招募，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再向来各军营遇贼打仗，总以绿营兵居前，令其冲锋接刃，而健锐、火器二营及东三省兵，俱在绿营之后。自添募乡勇后，则又令乡勇前敌，以攖贼锋，设遇挫衄，则绿营及满兵等相率先退；一得胜仗，则攘为己功，而首先陷阵之乡勇转致不能邀赏，此实向来积弊。行军之道，全在赏罚公平，方能鼓励戎行，争先效用；若任满兵及绿营等冒功请赏，而转使实在出力之乡勇多有屈抑，何得为事理之平？伊等见无功者屡邀奖赏，而有功者转置不理，岂能使之用命？〖9〗

初十日（3月5日）

11 命新疆鼓铸嘉庆钱。新疆各回城，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后，即铸造乾隆通宝钱文。至是，阿克苏奏请铸造嘉庆钱，帝命嗣后新疆地方鼓铸乾隆钱二成、嘉庆钱八成，一体行用，万世子孙敬谨遵循勿替。

二十三日（3月18日）

12 申严沿海水师统领巡海之责。各省沿海水师，向例设有统巡、总巡、分巡及专汛各员，出洋巡哨。嗣因各省奉行日久，渐有代巡之弊，遇有参案到部，则声明代巡之责，希图照离任官例罚俸完结。至是，帝谕沿海省份各督抚，嗣后均令总兵为统巡，以参将游击为总巡，以都司守备为分巡，倘总兵遇有事故，只准副将代巡，或副将亦有事故，准令参将代巡，不得以千总外委等滥行代替，以杜借端规避之弊。

二十四日（3月19日）

13 追论纵“贼”诸臣，秦承恩、宜绵成新疆。谕曰：教匪起于湖北，延及河南、陕甘、四川，往来奔窜，迄今四载有余，尚未荡平。推其蔓延之故，总缘领兵大员及各督抚等既不能即在本境将贼匪剿灭，任其奔逸，而邻省又未能实力堵御，纵贼入境。伊等贻误之咎，实属百喙难辞，今当列其罪状，俾众知之。湖北教匪在枝江、宜都起事时，惠龄系湖北巡抚，在彼剿办，并未设有总统。嗣因永保由乌鲁木齐回京，在西安地方具折请赴湖北军营，而福康安又保其人尚可用，是以授为总统，专剿湖北贼匪。乃永保

坐拥多兵，毫无调度，贼匪钟祥屯聚时，明亮驻扎钟祥之正南，合之东南西南三路，只有兵三千余名，不敷防堵；永保在钟祥之北面，带兵九千余名，多寡悬殊，明亮与永保以此遂生嫌隙，讵知贼匪不由明亮一路兵少处窜逸，转向永保北面兵多处奔逃，自此由钟祥北窜，焚掠滹河镇，窜至黄龙垱。皇考因明亮与永保彼此龃龉，恐误军务，令明亮前赴湖南，专办苗匪，而永保仍前怠玩，不将贼匪在湖北境内殄灭，纵令偷渡滚河，阑入豫境。此永保首先纵贼之罪。其时景安若能在豫省各要隘，督率堵御，则贼匪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亦不致肆行冲突。乃景安畏葸怯懦，有心避贼，仅在南阳株守，不发一兵，贼匪遂从武关窜往陕西，毫无阻挡。虽有庆成在河南一带打仗，稍挫贼锋，而已不能遏其西窜。此景安纵贼入豫，又复扰及陕境之罪。迨贼匪已窜至陕，秦承恩并未督率文武扼要堵截，听其由商州、镇安逃往石泉、紫阳，而汉江船只又未尽泊南岸，使贼匪得以抢船径渡汉江，从汉中直窜川境。此又秦承恩纵贼入陕，又复扰及川省之罪。至四川教匪，其始不过王三槐、徐添德二人，在东乡、达州滋扰，为数无多。彼时系英善、勒礼善剿办，若即能奋力攻击，原不难立时扑灭，乃亦因循迟缓，致贼匪四出勾结，日聚日多。勒礼善旋在东乡被贼戕害，英善虽带兵未久，尚未纵贼出境，办理迟误之罪，亦无可辞。至宜绵以陕甘总督总统军务，自到川省后，惟知在大城寨盖屋居住，一年有余，并未与贼接仗，使贼匪得以从容裹掠，肆扰频年，至今未能剿尽；伊即年老多病，亦应及早切实奏恳解任，乃贪恋因循，致滋贻误，其罪实不可恕。至惠龄，系接办永保总统之事，带兵总不

出力，因其在湖北时，曾将聂杰人、张正谟、刘启荣生擒，在四川时曾将罗其清、冉文俦拿获，尚有微劳可录，且在军营尚无婪索赃私之据，前已降为侍郎，姑免追问。此外贻误诸人，除永保业经定拟应斩监候外，景安现已拿问，俟解京时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定拟具奏；秦承恩前已革职，因伊有母丧，加恩令其回籍，今已将服阕，岂可任其安居故里，著费淳传旨将秦承恩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英善著革去吏部侍郎，加恩赏四品顶戴，随同和宁仍在西藏办事；宜绵若仍令以三等侍卫办理乌里雅苏台参赞事务，不足示儆，著传旨将宜绵革职，发伊犁效力赎罪。以上各员经朕此次分别惩办，罪状昭著，嗣后各路领兵大员督抚等任剿贼之责者，总须在本境将贼匪歼尽，不得纵令他窜；任堵御之责者，亦须在本境严密防守，不得任贼阑入，当以永保、景安、秦承恩、宜绵等为戒。

14 以陕甘川楚教军分投奔走、往来靡常，传旨各路领兵大员，各将所办之教众歼于本境；倘因剿捕紧急，遁逸出境，遂为了事，不但不能邀功，必当治以“纵贼”之罪；若各该省边界堵御不严，致教众逸入，亦必当重治疏防之咎。

15 德楞泰败教军于江油马蹄冈。先是，教军渡嘉陵江后，裹胁日众，由剑州之元山场，向彰、明、江油西走，拟接应甘省教军。德楞泰由广元疾驰，出江油之华堰、箐林口，据龙安要路。教军方围乌龙寨，寨民请救，官兵击之，转战至马蹄冈一带。教军蜂屯蚁集，占山阜九处，约众三万余，分四路迎战。德楞泰谓其部众曰：“贼势方盛，不挫其锋，西川危矣！期今日战，敢退者斩，吾亦不复反

顾。”乃命分路进击，教军不支，败走新店子。官军乘胜而进，猝遇伏军，赛冲阿、温春等被围。德楞泰赴援，复大败之。是役，线号教首陈得俸被俘，蓝号教首冉天恒阵亡、冉天元受伤。时人谓：“西川之无恙，赖有此战。”〖10〗

教军既败，复拥众走南部县，知县王赞武战死。初，教军攻苍溪，近南部界。赞武亲诣教营，教首包正洪曰：“青天何为至是？”率众罗拜。赞武谕之降，不从，令众护拥出营。至是，教军至县属之花牌坊，语乡人曰：“为我告王青天，不敢犯父母，聊假道。”赞武曰：“倘来倘去，为守土羞。且逆贼敢以甘言餂我乎？”以城事嘱同官，自率乡勇二千往。赞武奋前冲突，战竟日，兵饥甚，退守富村驿。俄教军大至，与邑举人李绍先等俱战死。时二月初六日夜也。后官军得谍报云：“贼始意在焚烧使之退，及闻赞武死，相与叹惜，以为暗中误伤。故市肆无恙，所熱数椽耳！”〖11〗

寻教军因前路受阻，复折转原路，屯马蹄冈一带。适德楞泰由梓潼追至，遂遣兵伏山后，仍四路分兵：赛冲阿等攻包家沟，阿哈保等攻火石垭，温春等攻龙子观，德楞泰督大队直趋马蹄冈。冉天元等分八路迎拒，弃马步战。人执树枝一束，箭来则左右麾。凡战三昼夜，鼓声振地，烟尘涨天。教众更番迭进不退，官兵饥疲，数路皆败。德楞泰率亲兵数十，下马据山岭，誓必死。冉天元督众登山，直取德楞泰。德楞泰乘高险，大呼冲击，一矢殪冉天元之马，蹶而擒之，教众遂溃。适山后乡勇亦至，乘胜穷追，擒斩元鼎。初将战，天元谓其党曰：“官兵在川者，惟德某可畏。且日战，退一步者斩。我不擒德某，必德擒我。”

故教众皆致死，无一敢退。〖12〗时人有曰：冉天元勇冠教军，专用伏以陷官兵，号令“群寇”，驰骋川东川北川西，攻扰数十州。德楞泰以血战破之，实为军兴以来战功之最。

二十五日（3月20日）

16 陕甘总督长麟奏剿办教军之方。略曰：教势难以消除，其故非尽由剿捕之不力，实半由于堵御之无方。欲破贼计而绝其利，有地方之责者，非修筑堡寨、团练乡勇不为功。若果堡寨处处修筑，乡勇团练整齐，能使百姓同心，则贼到一处，一处有守御，既不能恣意抢食，又不能迅速奔窜，官兵易于追夺，何患难于兼戮。奏入，谕以“切中军营情弊，朕早已经见及。长麟到处晓谕百姓，筑堡团练，派员于川陕豫楚各交界，一体遵照，所办极好！”

二十九日（3月24日）

17 浙江巡抚阮元奏获钱塘江乌鸦船盗韩球等。先是，钱塘江有小船曰乌鸦船，舟中仅数人，榜人卧船尾，以足踏浆。中流风起，虽大舰有时覆没，乌鸦船随潮上下，踏浪如土。潮未至之先，江岸寂无一舟，潮过转瞬间已十百为群矣。亡命之人，潜身其中，以操舟为名，辄乘昏暮劫掠沿江萧山、诸暨、仁和、钱塘、富阳五邑中。此境收捕，则逃之他境，聚散无常，栖泊不定。猾吏蠹役匿不为言，大为行旅之患。阮元下车，即访问利病，密饬富阳县典史韩棨，侦得虎爪山等处船户姓名居址隐匿之处，尽得其实。密札取萧山老役二人至辕，假以赴南沙捕盗为名，召至密室，诘之曰：“尔豢乌鸦盗船，为害商民，我已尽知，今

取尔命矣。”二役叩头出汗，曰：“非不知盗，以一县之力不能制，数县之力又不齐也。”元曰：“我以兵百人济之，能乎？”二役曰：“如此可矣。”遂亲授二役密函，曰：“尔至教场，可与带兵之官俱去。”时已预选水师、抚标、弁兵，期日落时会于教场。二役至，招之行。行至钱塘江心，开拆密函，乃非南沙事，实捕乌鸦船地境姓名也。官兵乃返棹西指，夜四鼓至盗窟，围屋鸣枪，获其渠魁韩球等。分别首从，置之于法。方兵役缚盗至辕时，元曰：“发按察司衙门可也。”盖前此省中文武无一知其事者，密速故也。此后江程清晏，旅行水宿之人，靡不歌颂其事。〖13〗

18 是月，尚书刘权之代四川举人朱俋条奏川省情形。略谓：欲平贼匪，必须保全蜀地；欲保蜀地，尤在保川西川南。其守御之道，尤以团练乡勇，严防潼江为重。今贼匪渡嘉陵江，顺庆所属已被滋扰，若贼再窥潼江，则潼江以内素未被贼之西南各处，岂能接济东北？帝谓所奏甚是。

三月初五日（3 月 29 日）

19 从山西巡抚伯麟之请，定口盐、池盐运销界限，不使混入淮、芦引地。

初六日（3 月 30 日）

20 申禁盐斤加价。先是，长芦盐政观豫奏请芦东盐斤加价，户部议驳。至是，帝又降谕申禁，略曰：现在军务尚未成功，一切兵饷供支，皆须发帑接济，固应宽为筹备，

但朕断不肯因此有累及闾阎之事。教匪何？民也。原因不肖官吏，勒索苦扣，激成此事。是欲铲平教军，必先使吾民各安生业。朕躬行节俭，永杜贡献，言利之徒，无所施其伎俩。惟近日臣工往往藉军需为名，在朕前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即如长芦加增盐价一事，虽计算食盐之人，每日所费不过一二文，似属有限，而不知盐斤为食用所必需，一经议增，则人人均受其累。今若允其所请，两淮等处亦复效尤，纷纷恳请加价，更无所底止矣！观豫所奏实属不合。

十五日（4月8日）

21 长麟奏设宁陕镇，准如所请。〖14〗

十八日（4月11日）

22 教军渡潼河。先是，教军兵败马蹄冈后，复走剑州之李家坪。德楞泰乘势追至关帝垭，与教军遇；复追击于石门寨，擒蓝号教首李斌、陈得俸妻。张子聪、汪瀛等率败卒，昼夜急奔，先后剽掠遂宁、安岳、乐至等县，至是抵射洪太和镇王家寨，偷渡潼河。初，嘉陵江口之定远县、潼河之射洪县俱有兵勇防守，主帅争撤以自卫。及教军至，潼河渡口太河镇又不预检船艘。故教军所至如无人之境。射洪令张明彝闻讯，惧而自缢。参赞德楞泰星夜渡河，由太和镇赴十字岭，紧蹑其踪。探知教军大队屯篷溪县之新店子，又分围附近之成谷、太和、仁和、仁义四寨。德楞泰督兵猛攻，喊杀连天。教众措手不及，牲畜衣包概行委弃，奔占打铜垭口，复掷石放枪，舍死抗拒，旗帜林立，勇猛万状。官兵冒矢猛

攻，教军涣散不支，纷纷向天星桥而遁。是役，教首雷世旺及襄阳堂教孙老六阵亡。〖15〗奏闻，帝以魁伦前既不守嘉陵江，兹复纵敌抢渡潼河，使川西无完土，褫职治罪，以勒保署四川总督。旋逮魁伦至京师，赐令自尽。谕称："失律之臣不诛，奋不顾身者何劝？岂有数万子民血膏原野，骸骨抛零，为君父者漠不关心，必欲曲法保全一偾事庸臣之理！"〖16〗

魁伦，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副将军查弼纳孙也。初袭世管佐领，累擢建昌镇总兵。尝入觐，乾隆帝询以家世，魁伦自述战功，口如泄水，因授福州将军。嗣以抗疏参劾伍拉纳贪纵事，擢闽浙总督。嘉庆四年（1799），署理四川总督，专任川省军事。至是，以潼河失守获罪赐死。然生平正直，"刚鲠之气时相发露"，非模棱诸臣所易及也。〖17〗

【考异】关于张子聪等偷渡潼河时间《戡靖教匪述编》卷五作三月二十三日，有误。据张子聪供词（《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293—295页）、《平定教匪纪事》，应为三月十八日。

四月初八日（5月1日）

23 川西教军复渡嘉陵江。教军既渡潼河，官军一时云集川西，悉力围堵。教军乃分两路避敌：白号张子聪部仍留川西，以缀官兵；而黄号徐万富等复渡潼河，将趋嘉陵江上游，以会阶、岷之教军。勒保截其后队于太和镇，乃议以川西教军付德楞泰，而自率施缙追潼河以东之教军。德楞泰沿安岳、中江、乐至、绵州一线追击，教军屡败，复折渡潼河。而勒保所追潼东之教军，屡谋渡嘉陵江不遂，西走保宁，复合白号教军，至是由柳树滩夺舟抢渡。甫半

渡，德楞泰、勒保追至，击以大炮，教众惊溃，赴水死者二千。由是，滹河东西一律肃清。〖18〗

十三日（5月6日）

24 直隶总督胡季堂奏陈川楚军务。略云：川陕汉楚连界之地崇山峻岭，深沟绝涧，路径丛杂，在在险阻。教匪窜匿其间，计图负固，抢掠而食，无需裹粮，迫民前驱，不烦招集。官兵一至，辄翻山越涧而逃，平民杀伤，奚关痛痒。惟官兵必先运粮相从，山路丛错，又须踹探明确，按队前进，诸费周章。臣以为教匪逸而官兵劳，要在使之不逃而战。盖教匪所至，半属蹂躏无遗，似可暂听延喘，其中不必与其急斗，先将该处紧要隘口，派拨兵将严密防守，俾匪众无路可奔，即随时宣布皇上恩旨，被难之人概准投出免罪，以散其胁从之势，然后临之以兵，分投进剿，则教匪途尽食穷，计日可擒。至乡勇随征，固资生力。闻陕省团练乡勇或有二村或数村联为一处，筑堡声援，尤合众志成城之道，川楚可推而行之。俟募充后，仍令各守本境，自护田庐。如此则教匪虽多，骤难肆扰；而官兵部勒周到，剿抚兼施，庶无顾此失彼之虞矣。奏入，帝批："卿所论与朕近日之旨无一字不同。总之，能防方能痛剿，能痛剿方能用抚，大端不外乎此。近日各路情形如前，时深焦急！"〖19〗

十四日（5月7日）

25 以京师缺雨，命刑部清厘庶狱。

26 是月，闽浙总督汪志伊疏报漳泉一带会党，节经剿捕，均知敛迹。谕曰："该处会匪素以三指为号，更非持咒念经之邪教可比。其滋事不法者，自应有犯必惩。若并无犯事实迹，递行查拿，徒滋纷扰，转恐激成事端。该抚惟当镇静妥办，固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操之已蹙。" 寻汪志伊又奏：漳、泉所属之龙溪、诏安、马港、海澄四县地方，经遴员力加整顿以来，现在民间均不械斗。谕曰："察吏为安民之本，欲使民风不变，必先吏治肃清。龙溪等厅、县一经良有司认真整饬，百姓皆知改除积习。是小民不难于化导，要在亲民之官得其人。汪志伊总当于平日遴择贤员，俾之实心任事，为正本清源之道。"〖20〗

闰四月十二日（6月4日）

27 罢松筠伊犁将军职。先是，松筠于陕督任内，曾奏请将私盐、私铸二项悉行弛禁，诏责其殊属迂谬。旋又以防堵不力，致川省教军阑入甘境，令长麟接总督事务，将松筠授为伊犁将军，仍令赴湖北暂署督篆，督办剿捕事宜。甫经到楚，松筠又以有必须面奏之事恳请陛见，随经获准。及松筠到京，嘉庆帝面加询问，则其所欲面陈之事仍系私盐、私铸请宽例禁二项。至是，命革松筠职，降为副都统，充伊犁领队大臣。谕曰：私盐私铸，律有明禁。祖宗定制，岂得轻议更张？若宽其禁，则盐政以下各官如何裁置？倘有私枭悍不交税，又将如何办理？倘国家泉币之权操之私人，则纲纪法度何以维持？

十六日（6月8日）

28 罢那彦成军机大臣职。上年秋间，因张汉潮阑入陕境，特派那彦成前往督兵剿办。那彦成未至陕省，张汉潮已被明亮击杀，其余部逸入老林。那彦成既至，非但未能将败逸教卒肃清，转任其西走甘境，而川省教军亦纷纷阑入陕境。至是，帝以其不胜戎务，命罢直军机，还京述事。寻那彦成回京，以奏对无状，降为翰林院侍讲。诏曰：朕召见军营之人，原以其身历戎行，闻见自确，异于遥度。乃那彦成回京以来，无一忠谋善画。游词荧听，纯任私心。那彦成外不能决胜千里，内不能运筹帷幄，念其为故大学士阿桂之孙，姑革去工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降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自后川、陕、楚三处贼情，惟以经略、参赞及明亮三人奏报为凭。自军机大臣外，毋得干预军务！

29 是月，德楞泰、勒保分破教军于川东、川西。先是，德楞泰、勒保合兵将张子聪等逐出川西，适襄阳白号余部高二、马五由甘肃折入龙安府境，分掠松潘番地，川西复震。乃议德楞泰由剑州趋广元，以遏黄、白号教军走陕之路，而勒保往攻龙安之教军。时川北教军以堡寨险、乡勇劲，无可掳掠，而陕境及嘉陵江复为官兵所扼，乃群趋川东。苟文明走巫山、奉节，鲜大川奔开县，龙绍周、唐大信扰太平，诸路教军皆向云、万，将乘机南渡大江。至是，德楞泰遣李绍祖追教军于岳池、大竹，遣许文谟追教军于梁山、忠州，而自败蓝号于长寿，又连破白号于忠州、梁山。教军不敢突江岸，复走开、达而西。五月，德楞泰追

白号张庚于达州，屡斩获，仅余数百，尽弃衣粮器械，奔东乡、太平。时川东教军惟刘朝选、汤思蛟各千余，李绍祖剿之。其樊、鲜、苟、龙、冉、张、阮等并走川北，官军追及通江、巴州，而龙绍周、唐大信已走西乡。

时，勒保一军亦于龙安府境连败高二、马五，总兵施缙阵亡于竹丝岭。教众东走不遂，复于五月折入番地。七十五、阿哈保督兵击之，教军不敌，由卓泥土司番地北走岷州，闻官军追急，复走秦州。勒保遂领兵过嘉陵江东岸，与德楞泰分剿川东、川北之教军。〖21〗

初，徐天德起达州时，汪瀛由探马头为北路总兵，后与王登廷合。登廷被擒后，青号推为元帅，同蓝、白、线号等渡嘉陵江。节经官军追捕，遁漩河口。至是，瀛闻大营招运粮夫，遂易名汪升，入营投充，被达州人萧文魁指破，槛送成都，凌迟处死。

五月初五日（6 月 26 日）

30 考试各省保举孝廉方正。湖南优贡严如熤陈叙平定三省方略数万言，略曰：军兴数载，师老财匮。以数万疲惫之众，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中，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和由弭？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田，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疏上，帝亲擢第一，以其疏末有“迫寸晷，限尺幅，未得尽摅愚忱”之语，

传旨次日诣军机处，俾罄所言。如煜乃复条上屯政方略十二事。蒙召见圆明园，以知县发往陕西。下其疏于三省大吏，令采行。〖22〗

初六日（6月27日）

31 朝鲜国王召见回返赴清使臣具敏和、柳畊等。柳畊进闻见别单，略曰：刘墉为人峭直，随事规箴，皇帝悯其年老勤苦，特拜体仁阁大学士，使之闲养，官是创设，而阁在太和殿东庑，别无所管之务，故人皆以为外示优老之礼，而内售疏远之意。满阁老庆桂、九门提督布彦达赉、兵部尚书傅森、川甘参赞那彦成、御前侍卫丰申济伦俱以勋戚兼有才颖，方用事。而布彦达赖、那彦成尤为宠幸。汉阁老刘墉、王杰、董诰，户部尚书朱珪、工部尚书彭元瑞各以所长，亦荷眷遇。刘墉之劲直，王杰之谨慎，董诰之经学，朱珪之清介，彭元瑞之文章，皆为一世之最。〖23〗

32 是月，帝密谕江西巡抚张诚基曰：朕闻汝前任官声平常，自去年以来，颇知谨饬，亦能整理地方，惟察吏一节，尚未详备。州县得人，民如戴慈父之恩，岂有干名犯义之事？若州县贪婪苛毒，或懈怠因循，民不聊生，尚不畏死，焉能畏罪，以致告讦仇杀，酿成重案，纵有好督抚，亦不可救药矣。即如知府一官，为州县之表率，不能正己，焉能责人。江西各知府每月薪米之费，多取之于知县。大县每月一百余两；小县八九十两，或云系旧规，名曰月费。知府进省一次，各县又送盘费七八十两不等。再亏空一事，最难处置，急则病民，其患更大；缓则帑乏，终无补期。

岂有各直省毫无积蓄，不论事之大小，用之多寡，皆取于内库之理？若不重惩劣员，法不能立；法不立则政不行，汝思之。寻覆奏：江西从前吏治废弛，州县遇事婪索，知府收受漕规月费节礼盘费，所在皆然。朱批："非无故也，因上司剥削耳！所要之钱，又不肯全奉上司，一半入己，层层如此，小民何堪？朕所以不准进贡者，意在此。大不法，必小不廉，至定不易之理。"

33 浙江巡抚阮元奏请以定海镇李长庚总统三镇舟师，以专号令；又疏请调粤闽舟师会剿洋盗。略曰：粤、闽、浙三省皆有洋匪，而艇匪为尤甚，日多一日，年众一年，若不急为剿灭，渐致酿成巨伙，侵扰岸民。前明东南倭寇，人民财赋为之伤耗，甚可鉴也！现在三镇兵船不过百号，而粤闽盗船皆萃于浙。臣愚以为分而御之，不若合而擒之之为得也。请皇上饬令两广督臣选派勇干镇臣，带兵艇二十号，乘南风来浙会剿。使外夷匪徒知内地兵力之厚，策应之灵，不敢妄生窥伺，实属三省为有益！得旨允行。六月，夷艇合水澳、凤尾百余艘萃于浙洋，直逼台州，将登岸，会飓风起，雷雨大作，盗艇覆溺者甚多。长庚率领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乘飓风雷雨，大破盗艘于松门卫。守备印得方生擒安南总兵侯爵伦贵利等四人。帝命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照会安南国王责之。长庚以功擢浙江提督，得方等各赏赉有差。

六月初五日（7 月 26 日）

34 以剿办教事以来，各处奏捷章疏，多滥冒军功，传

谕各路带兵大臣及陕甘、四川、湖广各督抚，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闻；若再因循陋习，定以军法从重治罪。

二十三日（8月13日）

35 河南宝丰、郏县白莲教众起事。河南郏县、宝丰、汝州一带，素系渐染“邪教”之区。先是，白莲教首刘之协潜至郏县孔家湾，适值同教人被拿，其徒李杰恐被究治，乃与刘之协密谋为反。之协谓人少器短，难以成事，须缓图之。李杰不从，至是焚烧村舍，纠众起事。县令率壮丁、乡勇往捕，教众退踞宝丰翟家集以抗。河南布政使马慧裕督兵围剿，于七月初七日，攻破寨门，纵火焚之，教众几为悉数擒斩。李杰等率溃众乘夜突围而出，旋遭兵勇截杀，李杰被俘。〖24〗而教首刘之协已先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叶县被获。

刘之协，江南太和县人。初从刘松习教，后赴湖北传徒宋之清等。刘松案发后，之协得闻脱逃，潜回江南山内隐藏，嗣与姚之富、齐王氏等谋于辰年辰月辰日起事。及湖北事起，之协虑事败受擒，不入教营，但于邓州、新野同教人家藏身。李杰起事后，之协意欲脱身，乃以将往南路招纳徒众为词，偕李杰之徒冀大荣出走。行至叶县，大荣心生变故，乘间向营兵朱中林告密，并将之协诳入茶肆内，而中林托言买酒，赴县禀告。移时知县廖寅率兵役拥至茶肆，当即将之协拿获。〖25〗奏闻，帝以刘之协首创“邪教”，“毒流五省，逋诛数载”，特命侍郎高杞、侍卫兴常驰驿槛送京师。

【考异】关于刘之协被获情形，诸书记载有异。《清史稿》卷三六二《廖寅传》云：寅有子思芳，省父至叶，任以守御事。一日，思芳巡历近郊，见二人絷马坐树下语，异之，归戒门者伺状。俄二人入城饮肆中，有识之者，其一即之协。寅趣思芳往与杂坐，出不意缚之。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七《书获刘之协事》云：宝郧教徒起事后，之协思遁去，乃以招兵为名，偕冀大荣南行。途中，大荣私念：官之捕之协者，相望于道，一旦就擒，己且不免，何如因而献之以赎罪。次日，入叶县城，之协问曰："此何地？"曰："叶县。"之协惊曰："吾总叶，故不交叶姓。今奈何入叶县？"大荣不应，安置之协于茶肆，而往寻中表朱中林。中林本营兵，闻大荣言，以告千总某，不知所为；知县廖寅谒郡未归，乃告公子某。某饭千总而私至茶肆缚之。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卷一二《候选道前两淮运使廖君墓表》云：方教众起事时，叶县列兵城门，为守御计。县令廖寅之子思芳奉命有所稽查，出城五里许，见两人露膊坐柳树下。某一人状貌怪伟，思芳讶而睨之。由他道还入城，以告城门兵朱中林。思芳去而两人者至。一为冀大荣，中林旧识也。因迎与语，询同行者知为张掌柜。语稍洽，相邀参饮肆中。大荣阴欲泄之，乘间语中林："此非张掌柜也。刘之协兵败于邓州，去其众，将迂道入南阳图再起耳。"中林大惊，使人驰报思芳。思芳方濯足，跣而往。从后掣之协佩刀，断其裤系，之协俯护裤，思芳扼其项而擒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五《书李方古》云：冀大荣，叶县人。尝负贩于外，遇大师傅刘之协阅各教营，微窥识之。翟家寨破后，之协将逃之湖北，过叶县，日已偏西。冀大荣方与人斗而胜，提壶沽酒自贺，闯然遇之，大师傅也。念骤执之，或致死时无对质证，是以人命自累也。追随于野，诡称某股使归募兵者，今得千人。之协信之，从之收兵，乃执以与知县廖寅。

据刘之协、冀大荣供词（《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425—438页），上述记载惟蒋湘南之说为近，其他说法均不足为信。今从之。

二十四日（8月14日）

36 申严赴京越诉治罪例。谕曰：国家设官分职，自有等差，各省民人，遇有冤抑之事，本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冤抑，原准来京控诉。乃近日来京呈诉之案，殆无虚日，其中多有以闾阎细故，琐屑上控，甚或挟嫌图诈，任意株连，并闻有不肖之徒，以不干己事，挺身包揽，科敛钱文。此等习气若不稍示限制，于人心风俗，殊有关系。向来民人越诉，定例綦严，而藉端倾陷，赴京告讦，历有明禁。嗣后各省军民人等，凡有赴京呈控之案，如果系实在冤枉，曾赴该管上司控诉，仍不准理，或批断失当及关涉官吏骫法营私者，审明得实，自当将原审各员及该上司先行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经结案，遽来京控告者，即所告属实，仍当治以越诉之罪。

37 固原提督王文雄战死法宝山。先是，樊人杰等入西乡时，文雄以一旅之师，四出抵御，呕血数次，力疾督师，多有斩获，帝令专办西乡一带防堵事。至是，甘肃高二、马五及戴家营教徒，突入西乡，倚法宝山潜屯。文雄侦知，夜令都司哈国龙自乔家店、副将鲍贵自索罗观，亲率都司邓飞龙、守备孙佑自中路进。教卒掷石抗拒，文雄身先士卒，奋力仰攻，突有教骑从沟中冲出，截其后，山上教卒由索罗观间道出扑鲍贵兵；文雄急救之，教卒乘势悉众下

山，鏖战至午，未少却，教卒围益急，文雄左右冲击，以众寡不敌，受伤被俘。教首曰："此手戮吾三十二头目，不可令其速死！"乃肢解竟日。教众既退，官兵于草中寻遗骸，惟余一臂而已。〖26〗

王文雄，字叔师，贵州玉屏人。由行伍随征缅甸、金川，擢至游击，累迁副将。白莲教起事后，赴湖北协剿，擢南阳镇总兵；后又回军豫、陕，以盩厔抗敌功，擢固原提督。至是败死，帝垂泪惜悼，加恩赏三等子爵。逾年，获戕文雄之人马应祥，命传首就其家致祭〖27〗。

七月十一日（8月30日）

38 以湖北兵多赴川、陕，命京营右翼总兵长龄为领队大臣，领吉林、黑龙江兵，赴湖北军营协剿。八月，樊人杰、冉天元等三路赴楚，每路二千余，约攻远安。总兵李绍祖追击至两河口；教军避路走木瓜铺，袭县城。绍祖移营牛鹿坡，阻其攻城之路。教军怒，分偏师扑绍祖营，以大队扑城。绍祖单骑追之，遇伏死；参将沈庆春、游击王家保等皆死焉。九月，明亮、孙清元击教众于房县之上瓮，教众日夜西南奔，欲引官军入山，而乘间东北向，官军两路截之，逼回大宁。明亮驰回二竹，以防平利教军东进。诏以"明亮前此驱贼入陕，今复趋贼入川，皆出境即塞责，降为蓝翎侍卫，不许奏事。"以长龄代明亮统湖北军，又以协办大学士书麟代姜晟督湖广。十月，长龄率索伦千余骑及粤兵千迎剿高、马于洵阳，复邀之白河。教军分数十队遍据险要，长龄使兵据山为四营，而遣乡勇诱之。教众下山突阵，长龄潜遣骑绕出其后夹攻，大败之。教众南向

竹山，欲由陡河走房、保。官军轻骑击，再败之。十一月，高天德、马学礼西走，留后队高天升于竹溪，昼伏夜出，四山纵火，以疑官军，欲乘间东走，孙清元、长龄、明亮遏之。教众不复焚掠，昼夜疾驰，由兴山直奔荆、宜，官军出远安邀击。而徐天德、王廷诏等复为额勒登保逼窜竹溪，长龄、明亮、孙清元三路迎击于房县，教众遂不敢东进。十二月，高天升、樊人杰、徐天德合队万余屯竹溪，将分赴川、陕，孙清元扼其西南，明亮、长龄邀其东北，合攻于太平关。天德奔西南山内，清元剿之；高、樊奔平利，而高遂由洵阳冒官兵给舟渡汉北。

39 是月，德楞泰、勒保歼巴州白号罗其清之余党鲜大川于巴州韩家硐。大川，初同其清在巴州起事，后与苟文明合。经德楞泰、勒保于定远、岳池、广安等处穷追，遁至仪陇蒿枝硐，典史倪霄督同寨首陈朝会等截剿，生擒教首吴效占、苏映品等。大川左臂受伤，因遁巴州韩家硐，欲投伊叔寨首鲜文芳。文芳与约投诚未果，旗首鲜文屏、杨士山歼之于响滩；其随行杨昌仕等十二人皆被杀。文明率其余党潜回三合塬，哭墓而去。与王士虎合，出入川、陕间。时参赞额勒登保复合勒保兵，歼大川之叔文炳及教目苟文礼等。〖28〗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

40 廷讯教首刘之协，以极刑处死。翌日，嘉庆帝宣办理刘之协之由，略曰：白莲教名目，由来已久，即据刘之协所诵经文，大意亦不过劝人为善，并无违悖字样。刘之

协之罪犯寸磔，在于托名牛八潜造逆谋，孽由自作，与白莲教无涉。譬如儒生诵习孔孟之书，尊崇正教，设现在川楚陕甘滋事贼匪或有一二文武生员胁从在内，岂因此而遂以儒相诟病？等而下之，其学习白莲教者持斋诵经，与齐民无异，讵因白莲教内有刘之协一人而遂指习教之人概为匪党，严行查拿乎？总之，现习白莲教者，安静守法，即是良民，地方官无庸查拿；若聚众煽惑，即非素习白莲教之人，必当按律惩治。

九月初七日（10 月 24 日）

41 准西洋人福文高等到京。时两广总督吉庆奏言：西洋人福文高、李拱辰、毕学源等抵粤，可否准令赴京当差。得旨：现在钦天监推算天文虽不乏人，但福文高等既已远涉重洋，前抵粤省，亦未便仍令归国，著吉庆将西洋人福文高等三人照例伴送来京效力。

二十二日（11 月 8 日）

42 先是，朝鲜国王李祘卒，世子李玧即位，遣使赴京请谥。至是，诏赐谥“恭宣”，命散秩大臣明俊、内阁学士纳青保前往致祭，并敕封世子李玧为朝鲜国王。

二十九日（11 月 15 日）

43 嘉庆帝密谕张诚基曰：闻得江西颇有吃斋念佛之徒，若久聚因循，恐滋事端，应留心防察，有生事者即行办理；若安静守法，亦勿搜求。朕愿汝常存奉公守法之心、爱民察吏之念，久久不懈。寻覆奏：持斋诵经，积习已久，惟严饬地方官留心密查。得旨：“吃斋念佛等事，总以聚众

不聚众为断，不可妄行查拿，致启胥役勒索，滋成事端，然亦不可姑息，必须委托得人，于事有济；如不得人，宁迟勿办。”

44 是月，德楞泰、勒保歼达州青号教首赵麻花于云阳大水田。初，德楞泰带兵驰抵太平，探知东乡白号庹向瑶等股，经勒保剿败后，潜至长坝渡河。德楞泰、勒保会合，分派将领追剿，转战于丰城寨、大团包、茅坪等地，歼毙教首汤司举、陈元等。德楞泰、勒保驻军紫水坝，探闻赵麻花勾窜大宁之青号从香坪、桂坝一带折回，至大水田，奔马鞍山。官兵击之，大溃。赵麻花阵亡。赵麻花本名易应，徐天德之徒，于汪瀛死后，始称元帅。麻花死后，余部由王珊率领向云阳、开县奔走。九月二十四日，官兵追至大茅坡斩之。川东教事平。〔29〕

十月十三日（11月29日）

45 准宗室参加科举考试，以明年正科乡试为始。

46 是月，额勒登保进军紫阳、安康，欲驱龙、张、冉、苟与高、马合队，而檄诸军四面会剿，教军望风东奔入楚。额勒登保以兵勇二千驰赴二竹，适杨遇春等追徐天德、王廷诏等自茅坪至。与大军夹击，破之；教军走西南。而四川教军为德楞泰剿急遽由略阳分路入陕。庆成遣将御之西乡。教军半窜回川，半趋白沔峡江岸，涉浅北渡；庆成令纶布春追之留坝，擒斩七千余。于是，川省教军竞相继至汉。长麟赴南郑、褒、沔以防上游；庆成屯西乡，以防下

游。而冉天士、樊人杰众二三千复奔石泉江岸，庆成截其半济。教军已先渡千骑，由五郎、华阳东奔。额勒登保即率杨遇春回汉北，邀其赴商、洛之路。庆成亦伏兵石泉江岸，击破高、马。时冉学胜、伍怀志残部各仅二三百。适樊、冉至，复合队，裹胁数千。杨遇春、穆克登布突击之于洵阳坝，教军奔江口，留樊人杰缀官军；而冉学胜步骑二千先趋商洛间道。杨遇春等败其步队于龙驹寨，复邀其骑队于武关、荆子关；教军始不敢东窜。额勒登保与诸军分路追逼而西；冉学胜奔汉阴，樊、冉等奔石泉、洋县。适高天德、马学礼、王廷诏复由安康渡汉，猝遇官军于汉阴，即东走。额勒登保先遣千骑击之，教军尽锐围攻。官军追及，复数路邀之五郎坪，薄暮逼教众上高山之巅；教众擂石如雨，官兵以其逼绝地，露宿围守，将俟旦一鼓歼之。教军竟缒山后绝壁窜。连日追杀两千，胁从解散殆尽。其杨遇春所追石泉之教军，樊人杰由褒城窜栈西，冉学胜奔华阳，遇伏败走，而高天升亦自楚回奔汉北山内。〖30〗

十一月十八日（1801 年 1 月 2 日）

47 谕命整饬军机处，略曰：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稍有漏泄。乃近来军机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拥挤多人，藉回事画稿为名，探听信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实非政体，必应严定章程，以昭法守。嗣后军机大臣止准在军机处承写本日所奉上谕，其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本管官员，不准在军机处回事；军机章京办事之处，不准闲人窥视，

自王贝勒贝子公文武满汉大臣，俱不准至军机处同军机大臣谈说事体，违者重处不赦。自今日，每日著都察院科、道一人轮流进内，在隆宗门内北首内务府官员直房监视；军机大臣散后，方准退直，如有前项情弊，即令直班科、道参奏，候旨严惩。若科、道旷班，或推故早散，亦准军机大臣指名参奏。再此后有通谕王公大臣之事，俱在乾清门外传述，不准在军机处传旨。军机之有科、道稽查，自此始也。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月初三日复裁撤。

48 是月，江苏巡抚岳起偕总督费淳奏陈："江浙轻赍米石，原定折价每石五钱，为数太少，本不足以服旗丁之心。但因旗丁运费不敷，竟全行改为本色，百姓以银交米，顿觉浮多，亦有难行之势。与其以虚名相沿，致旗丁转生觊觎，莫若征收实数，俾民丁永绝葛藤。应请嗣后江、浙轻赍折价，以十成折算分为四六，将六成改征本色，以抚旗丁，四成竟予豁免，以惠百姓。" 奏入，帝敕大学士、九卿会议，驳曰："据该省市价每石总在二两上下，约略核算，完纳前纳六斗之米，较原定折色价多至一倍有余。是使小民虚受豁免之名，转增六成加本之累，实与加赋无异。况折征银两，尚虞加耗滋弊，今若改征米石，更可藉口浮收。国家爱民薄敛之政，业经百有余年，未便轻议更张。"事遂寝。〖31〗

49 德楞泰歼襄阳白号教首杨开第、齐国谟。初，齐王氏败死郧西，余部推其夫兄齐国谟为帅；杨开第于其兄开甲死后，亦自立为帅，与李炳等合，复屡扰川、陕之交。

因栈道有兵防守，川东北团寨谨严，无可掳掠，议渡嘉陵江。德楞泰迎之巴州、渠县，先战安仁溪，再战骑龙垭，继战两台山，至是，斩国谟于官升寨、斩开第于柏林场，惟李炳等遁投陈潮观。川北渐次肃清。寻，李炳等由阆中、巴州奔走，德楞泰、勒保、七十五分三路截杀，败之。时，辛聪由陕入广元，李炳遂与之合。

时，总兵长龄亦剿高二、马五于陕西洵阳，擒其头目王必贵；又剿之于陈家庄，擒其先锋周顺等。经略额勒登保亦率总兵杨遇春剿马五、冉学胜、张世龙等于银珠坝，又剿徐天德于铁炉坝；又堵伍金柱余部曾芝秀于安康、西乡、紫阳一带；又剿徐天德、曾芝秀于湖北竹溪周家湾；又追贼于洵阳、平利、安康一带，逼向川境。

十二月初二日（1月16日）

50 命四面兜剿白莲教。先是，清廷有分路攻堵教军之令；至是，以教势已衰，命各路领兵大员无分畛域，协力兜剿。略曰：教匪东西奔窜，官兵虽随处追击，总不能遏其去路。推原其故，总因带兵大员及各督抚等仍存此疆彼界之见，只将贼匪驱逐出境，即为尽职，并不协力会剿。从前降旨令伊等各在本境堵剿，原因彼时股数甚多，不得不各顾疆界，以专责成。现在教势大衰，各股统计不过万余，而奔窜地方，亦仅在川陕楚边界，伊等正当无分畛域，或并力合剿；或互相策应，以期一鼓歼除。此时东面有倭什布、长龄，西面有长麟、庆成，南面有德楞泰、勒保，北面有额勒登保、杨遇春等，总须四面严堵，彼此通盘筹画，联络声势，协力以堵为剿，即在川陕楚边界，将各股

窃匪悉数歼擒，方为不负委任。是清廷剿办策略之一变也。

51 是月，安南王阮光缵呈覆。先是，安南伪总兵伦贵利等率艇船二十八只〖32〗，驾驶巡海，私至浙江行劫，碇泊太平县龙王堂洋面，不意陡起大风，打破船只，为清水师所获，磔于杭。奏闻，嘉庆帝命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照会安南国王责之。至是，安南王呈覆，略曰：小番世荷天朝恩庇，旷格逾涯，无能酬报，思以慎守疆圉，永作屏翰。只因本国极南沿海农耐地方有渠贼阮种，窃据其地，啸集齐桅盗伙，为海程之患。本国海防正紧，间亦收抚舱客，以离贼党，且助洋面帆柁之役。如伦贵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国听其住泊，同商伴随在巡防。讵知该犯暗藏顽狡，私瞒小番，敢尔潜约匪船，赴内洋肆行抢劫，又敢捏造印札，转相诓诱，尤为情罪重大，甘犯天宪，为法律所不容。仰蒙圣慈普鉴，洞悉肫诚，训诲有加，天日垂照，恭译圣谕，真感激于五衷，更怵惕而无似。当遵奉训彝，绥靖封守，嗣令本国所委巡海人员，一一严加警饬，密施钤勒，断不容结同匪伙，越境作非。务祈桂海永靖，以上副圣天子怀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33〗

52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九千五百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十一人；各省存仓米谷二千九百五十七万五千二百九十六石。

53 嘉庆帝以川北教军因堡寨团练逼走陇秦为守御成效，始诏陕西、湖北仿行，并经画南山、郧阳控制事宜。

诏曰："治流贼如治水，水之奔溃必堤以防之，故办贼无出剿堵二端。不堵其去路，则剿无所施；不杜其虏胁，则多剿无益。以川、陕、楚情形而论，川民自结寨守御以来，贼艰于掠食，日剿日减，及溃窜数队，每队亦止千余，未尝有新增之贼。何以一入陕界，每队辄七八千？良由川东、川北寨坚民奋，遇贼逼近，则各寨民百十成群，乘夜劫营，使贼不得休息，故小贼止出没边界，不敢深入。汉中、兴安居民散处，虽亦修堡，止知自顾，而任贼寨前奔逸，或贼攻他寨，即不相援应，是以川东、川北各贼每思窜往他境。自后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而团练守御责成督抚，务期众志成城，人自为战，限期半载修筑告竣，其先筹画以闻。"

54 从粤督吉庆之请，禁鸦片入口。烟船改泊澳门及急水门。

55 美国驻广州领事史诺善抵广州。

---

〔1〕《阮元年谱》卷一。

〔2〕《阮元年谱》卷一。

〔3〕《阮元年谱》卷一。

〔4〕《满汉名臣传》三集卷二十《谢启昆传》。

〔5〕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五；《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317—318页；《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二册1—5页。

〖6〗《达衷集》185—183 页。在审理此案过程中，狄力士要求中国官员示其中国法律。吉庆为之摘抄如下数条：一、疑窃杀人，即照斗杀论，拟绞。二、将鸟枪施放杀人者，以故杀论，斩；杀（伤）人者，充军。三、罪人已就拘执，及不拒捕而杀之，以斗杀论，绞。四、诬良为窃，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分首从，充军。五、误伤人者，以斗殴伤论，验伤之轻重，坐罪。六、酗酒生事犯，该发遣者，俱发烟瘴地方为奴。

〖7〗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五；《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319—321 页。

〖8〗《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二五《富纲传》。

〖9〗《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正编卷一四九。

〖10〗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五；《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321—324 页。

〖11〗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五；道光《南部县志》卷二八《邑令王公堵贼遇害列传》。

〖12〗《戡靖教匪述编》卷五。

〖13〗《阮元年谱》卷一。

〖14〗《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正编卷一五九。

〖15〗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404—407 页；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戡靖教匪述编》卷五。

〖16〗《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正编卷一六一。

〖17〗《啸亭杂录》卷九《魁制府》。

〖18〗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五；《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19〗《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473—475 页。

〖20〗《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八九《汪志伊》。

〖21〗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五；《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道光《龙安府志》卷五《武功》。

〖22〗《碑传集》卷末《诰授通议大夫陕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晋赠通奉大夫布政使衔严公如熤墓志铭》。

〖2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24〗参见：道光《宝丰县志》卷八《兵防志》；同治《续修郏县志》卷十《纪教匪事》；《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418—422页。

〖25〗参见：《七经楼文钞》卷五《书获刘之协事》；《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425—438页；《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一。

〖26〗《啸亭杂录》卷七《王文雄》。

〖27〗《满汉名臣传》三集卷二三《王文雄传》。

〖28〗道光《巴州志》卷十《杂记》。

〖29〗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

〖30〗《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六》。

〖31〗《满汉名臣传》续集卷四五《岳起传》。

〖32〗伦贵利即王贵利，广东澄海县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投入安南匪艇，跟随该国宝玉侯与农耐战有功，封为善艚队统兵贵利侯。因该国避称“王”字，改姓为“伦”，娶妻蓄发。后又加封为善艚队大统兵进禄侯。

〖33〗《阮元年谱》卷一。

清通鉴　卷一五八

嘉庆六年　辛酉　公元1801年

正月十一日（2月23日）

1 命清厘嘉庆三年（1798）以前军饷。谕曰：自嘉庆元年（1796）剿办教匪以来，所需饷项，部库及各省拨解，为数已不下十千万两。自朕亲政以后，迭降谕旨，严饬核实办理，各该督抚及承办之员，尚不敢任意侵渔，是嘉庆四年（1799）以后所拨饷银，核其成数，较之从前，减少不啻数倍。外省经手支发，尚有条理，其嘉庆三年以前每次所拨饷银，动辄二三百万，不逾数月，又复奏请续拨，此三年内拨饷甚多，伊等作何动用，尚未报部核销。其中浮冒情弊，自所不免，即如三年以前由部发出军需，各该省局内动称平兑短少，而四年以后所拨之银，一经平兑，多属有盈无绌。是从前经手之员有意侵欺，捏报短少，即此一节，已可概见，若统俟大功告竣，一并题销，则牵连

弊混，必致碍难稽核，自应截明年份，画出界限，以清帑项。所有嘉庆三年以前领发军需，著各该督抚先行题销，务须逐款详悉核查，如有浮冒分肥情弊，即行据实严参治罪，并著落照数赔缴。如从前办理军需之宜绵、福宁、英善、秦承恩、毕沅、胡齐崙，俱早经离任抵罪，亦无所用其回护。各该督抚接奉此旨，务须认真核查，迅速提报，倘有扶同徇隐情事，一经部臣核出，则惟该督抚是问。〖1〗

十四日（2月26日）

2 帝以六百里加急传谕领兵大员，购取著名教首首级。略曰：各路军营剿贼已及五年，虽招抚之旨屡下，而真贼投出者甚少。现在诸贼中，以徐天德、王廷诏、高天升、高天德、马朝礼最为凶悍，惟有速行擒戮，方可日就剿灭余贼。著经略、参赞等通行晓谕军营：此五逆中，有能歼擒一名者，官员则加二等超擢，兵勇即超补守备，赏银二千两；如贼队中有自行缚献者，不但免其从逆之罪，并加恩拔用千总，赏银一千两。其余如樊人杰、冉学胜、龙绍周、苟文明等，若悔罪投出，尚可贷其一死。若临阵歼擒一名，官员则加一等升擢；兵勇即拔补千总，赏银一千两；如贼队中有缚献樊人杰等逆者，免其治罪外，并加恩拔用把总，赏银五百两。〖2〗此又清廷剿教策略之一变也。

十八日（3月2日）

3 德楞泰击斩襄阳白号教首高天升。先是，德楞泰、额勒登保会于汉阴双乳铺，议以额勒登保督剿高天德、马朝礼、王廷诏，德楞泰赴洵阳一带，防堵高天升。德楞泰

受命后，即由安康追剿，途次探闻天升折走山阳，屯扎干沟屯，乃分两路围击，生俘襄阳传教老师龚如一，教众败走镇安。德楞泰以其地北走秦岭，西通蓝田，防其逸入，乃选精壮兵勇八百余，取山内小径，冒雪抄击，至是再败教军于野猪坪，高天升中乱矢死。〖3〗天升，一名高二，湖北襄阳人。嘉庆元年（1796），与高均德同时起事，流徙陕甘楚豫间，“在马五等股中，最为凶悍，屡次戕害大员，抗拒官兵”；至是被诛，德楞泰取其首级，祭奠王文雄、施缙等阵亡将士。

4 是月，勒保击斩教首张世龙、徐万富。初，教首张世龙等被杨遇春、格布舍在陕追亟，将复入川。提督七十五赴广元御之，嘉陵江戒严。教众兵分四路：一张世龙，二辛聪，三杨开第余部王姓，四魏棒棒、李得阳等，共数千人，并力攻扑陕西卡隘，思入南山；杨遇春督兵勇败之于陈家垭。辛聪遁燕于崖，王姓遁巫山垭，魏棒棒等遁崖方坪。官兵逐之，擒教首李得阳〖4〗。陈潮观、辛聪等分道由通江走西乡，张世龙等遁至通江。七十五自广元移师进剿，阵斩张世龙于通江黄龙背。〖5〗时，襄阳黄号教首樊人杰、太平黄号教首徐万富、王国贤、通江蓝号冉天泗及王士虎等率众五六千人，亦由宁羌州入广元县，至南部县之新郑坝，复谋渡嘉陵江。参将王威宁御之，教众蜂拥直前，战甚危。适总兵许文谟从下游驰至，枪炮轰击，相持尽夜。教众退红山场，走仪陇县。勒保料阳为东走，阴必南渡，饬将弁遏其来路，而檄阿哈保、薛大烈由红山场进击，徐万富于木兰寺（一作碑湾寺）中枪落马，死乱锋。阿哈保

等虑教众复走陕西，乃带兵北上截之，与刘清、七十五合击，擒斩甚众，余部奔川东，将与刘潮选、汤思蛟、辛聪、颜胜可、魏棒棒、陈潮观等合。川北教事渐平。

二月，薛大烈等由东乡追樊人杰，败之于广福院、苑家山，人杰弃马而逸。数日，复与冉天泗、辛聪等合，集众万余人，由开县、大宁转攻云阳。勒保派令七十五、薛大烈等由开县进击，遏其奔赴老林之路，许文谟率兵勇严堵定远江防。时，德楞泰亦败太平黄号龙绍周于大宁之鸡心岭，生获教首赵志成等。〖6〗

5 颁《御制邪教说》曰："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政刑，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于正道，恐为邪说所惑也。自二氏行于中国，始有释教、道教之名，因其说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劝人为善，戒人为恶，辅翼王化，无大差谬。是以圣帝明王姑存此类，不加沙汰。至于白莲教之始，则为骗钱惑众，假烧香治病为名，窃佛经仙箓之语，衣服与齐民无异，又无寺宇住持，所聚之人，皆失业无赖之徒，所以必流为盗贼。是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故查拿之始，原因谋逆之一二人，如刘松、宋之清、刘之协首犯耳。刘松、宋之清皆已伏法，并未株连，而刘之协自扶沟脱逃，所缉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图利者，胥役衙书四出滋扰闾阎，无赖借事吹求，将正犯反置于不问，妄拿无辜，名曰欲办白莲教，以致群起于襄阳，由豫入陕，而

川省达州徐添德、王三槐亦乘时蠢动，互相勾结，自此遂东奔西窜，疲我官兵，害我良民，伤心惨目，实难备书。现今贼营中非尽教匪也，乱民乘势图劫掠耳。大官军所诛者叛逆也，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即如刘之协虽为白莲教教首，其未谋逆以前，若俯首就擒，其罪仅止发遣耳，脱逃后，至湖北纠约姚齐二逆，并同教人等，定于辰年辰月辰时起事，是真叛逆，断不可赦矣。起事后，伊又潜往豫省，漏网七年之久，若从此安静匿藏，原可幸免，孰意又纠约李杰等，由宝郧起事，此由罪大恶盈，天神共愤，使之自投法网，得正宪章，岂人力哉！故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乃显而易见之理。设若贼营中有一二僧道，岂尽行沙汰二氏乎？有一二生员，岂遂废科举之典乎？然则白莲教为逆者，法在必诛，未谋逆之白莲教，岂忍尽行剿洗耶？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则五年以来所办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然聚众敛钱，终流为不靖，是在良有司实心训导，宣扬正学，渐仁摩义，蹈矩循规，化其暴戾，易俗移风，庶几世臻小康，民安本业，朕实有厚望焉。”

二月初三日（3月16日）

6 命地方官尽心教养。略曰：教匪滋事，今约五年，百姓创痍未复，正资绥辑，全赖封疆大吏督率亲民之官加意抚循。即如邪教起事之初，皆以官逼民反为词；若地方官平日勤求民隐，化导有方，何至激而生变。现在剿办大功指日告成，凡兹诛夷俘戮之徒无非赤子，朕心实为不忍，而其初皆由地方官失于教养所致。朕自亲政以来，屡经降

旨，训饬督抚州县等实心抚字，不啻至再至三，现在身任封圻者皆稍知自爱，不敢复蹈从前侈靡贪黩积习，而州县中玩视民瘼者仍复不少，督抚等不能查察，是大法而小不廉，仍于政治何裨？试思知县则知一县之事，知州则知一州之事，而督抚则当知通省之事，若仅以廉洁自持，即为尽职，而地方利弊、守令贤否，未能悉心体访，随时整饬，即操守果无可议，亦只能独善其身，岂朕简任疆吏之意乎？

初六日（3月19日）

7 驳开河工捐例。先是，两广总督吉庆、两江总督费淳先后奏请另开河工捐例，将捐贡、捐衔、捐封三项皆在外省报销，命下部核议。至是议驳，得旨：捐例原非善政，俟教乱平定，善有端绪，即将捐例停止，岂有重开河工捐例之理？且将贡生、职衔、封典三项准于各省报销，则京中常捐竟成虚设，则部中经费如何筹凑？嗣后内外大臣不得妄行条奏，开言利之端。

初八日（3月21日）

8 驳限期普免钱粮。先是，御史新柱奏言：普免钱粮，有田富户可沾重恩，无田贫民仍不能普沾恩泽，徒为史册美观，请以三十年为率，如果帑藏充裕，遇有喜庆巨典，再为举行。至是，嘉庆帝降旨驳曰：所奏大属非是！国家惠养子民，务期恩泽下逮，德意旁敷。行庆施惠，系属随时酌办，岂可限以年载？该御史所奏，立言甚属非体，意近言利，著传旨申饬。

十八日（3月31日）

9 额勒登保生俘襄阳白号教首王廷诏。先是，高天德、王廷诏等屯南山之西，冉学胜屯南山之东。额勒登保督兵击之，教军败走栈西，惟伍怀志留于山内。额勒登保乃檄长麟、杨遇春直趋陇西，而自督穆克登布留剿怀志。长麟等督兵急堵，高、马等走陇不遂，乃折而向川。杨遇春绕出沔县（今陕西勉县）黄和驿，长麟赴鸡头关，各伏兵旧州铺左右以待；教众前队至，官兵突起掩杀，仅余数百遁入川境。时，教军后队尚在武关西沟一带，高天升余部马应祥与之合，长麟随即督兵进击，败之于宁羌唐家坝，生俘大掌柜马应祥，余部奔入老林。而杨遇春则急驰南江，追击入川教众。教众不暇掠食，又川中团寨严密，乃折回两河口。杨遇春由南郑、西乡追回，至是生擒王廷诏于龙池场一带，搜获画像、经卷，槛送京师。惟高、马遁巴山，与陈潮观、辛聪等走西乡，窥江岸。额勒登保遣庆成、札克塔尔迎击，先后擒斩千余。〖7〗教众走宁羌州，四月初一日，杨遇春生俘高天德、马朝礼于铁索关、二郎坝一带〖8〗，余部由辛斗、高见奇率领继续奔越川陕间。额勒登保督兵穷追，九月俘辛斗于四川南江之黑洞沟；十月擒高见奇于陕西紫阳县之三仙寨。襄阳白号自此覆灭。

二十四日（4月6日）

10 增设湖北提督。先是，湖广总督书麟奏言：郧西据襄阳上游，向来仅设一协，不足以资控驭。湖广提督向驻常德，近因苗疆蠢动，专驻辰州，难以兼顾湖北。襄阳控引河南之邓州、新野，为全楚北门。武、汉、黄、德峙其

东，荆、宜、施扼其西南，实咽喉之巨镇，水路之冲要。是以教匪窜扰五载，而襄阳为首祸之地。应请设湖北提督一员，驻襄阳城；其湖广提督该为湖南提督，专辖湖南。郧阳镇总兵，距襄阳五百里，西北固陕豫之防，西南严川省之蔽，向驻郧阳副将，请移驻竹山，改为竹山协副将。如此节节钩连，营营棋布，不独靖此日之妖焰，实可成四省之边防矣。至是，嘉庆帝准如所请，增湖北提督一员，驻襄阳；改襄阳总兵为郧阳镇总兵；移郧阳之副将驻竹山，改为竹山协。湖北置提督自此始。〖9〗

二十七日（4月9日）

11 准乌里雅苏台、塔尔巴哈台帮办领队大臣，照回疆例，专折奏事。回疆地方，向例除总办大臣遇有公事，会同协办领队大臣等，列名具奏，其协办领队大臣如有应行具奏之事，亦准专折密陈，不得隐匿推诿。至是，嘉庆帝以乌里雅苏台、塔尔巴哈台两处，均系边圉重地，与回疆同属紧要，自应划一办理，命该处协办之参赞领队大臣等，嗣后遇有公同陈奏事件仍会衔具奏外，其有应行据实密陈者，俱著准其于请安折便，专折具奏，以符体制。

12 以成德为户部尚书，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三十日（4月12日）

13 谕命筹川楚陕善后事宜。略曰：川陕楚大功将次告竣，善后事宜以抚辑难民、饥民，安置乡勇为最要。湖北省饥民不下数万，川陕亦所不免，其裹胁之人，纷纷投出，不可胜计，除查明叛产，分别赏给外，或另有安抚之法，

著该督抚通盘筹画，详议具奏。至乡勇常与贼匪接仗，技艺素娴，若不妥为安插，更易流而为匪，当收其器械，或令入伍，充当民壮，妥为散遣。

14 是月，书麟奏：堡寨情形，广为劝谕，使村庄尽归堡寨。得旨："官不惜力，民知自守，不肯从贼，立可荡平矣。总由官不清、吏不洁，只图目前小利，以致酿成大害。五年以来，东西奔窜，皆系逃死之愚民，非真叛逆，但能官吏实心化诲，安抚流弊，则事半功倍。勉之。"寻，书麟又奏："新募练勇，艺疏粮重。剿办事竣，归农则无田可种，归伍则无缺可补。"因陈募勇之害，不如调兵之利。帝是之，命调广西、山西兵入楚助剿。

三月初四日（4月16日）

15 申严匿名文书坐罪例。《大清律》载：凡有投隐匿姓名文书，告言人罪者，拟绞监候，虽实亦坐；被告言者，虽有指实不坐。至是，帝以匿名讦告，多牵连无辜，实属可恨，命嗣后遇有布散匿名揭帖及在各衙门投递者，其所告之事俱不必办理，务当查拿投递之人，按律治罪。

初八日（4月20日）

16 再禁新疆开矿。先是，乾隆年间，伍弥乌逊等奏请采挖塔尔巴哈台所属各处金矿，不许。至是，以伊犁将军保宁、伊犁领队大臣松筠等复联衔奏请开采，降旨申饬。略曰：塔尔巴哈台所属金矿，久经严禁，今若官为开采，必招集多人，奸良莫辨，并恐内地游民纷纷踵至，于边地

治安殊有干系，断不可行。著保宁等将产金处所，严行封禁。

17 是月，陕西汧阳（今千阳县）教徒起事，屯武家半山子。陕督长麟督兵往剿，教军覆没，教首武振关等被俘。〔10〕

四月十五日（5月27日）

18 命文华殿大学士董诰为正使、内阁学士普恭为副使，册立皇贵妃钮钴禄氏为皇后。

19 饬禁捐廉办公。略曰：国家设官分职，务在养民，培植民之生业，使之家给人足，各安其生，不致流而为匪，国本自固矣。是居官清正者为国之宝，贪黩者为国之害，其理信而有征。若督抚为一方之表率，即古之诸侯，其经费原钜，稍形匮乏，不肖者藉口搜括，百般科敛，固不待言，即清廉者亦失其素守，渐成贪吏。上下言利，国事尚可问乎？我皇祖恐征收火耗，渐至厉民，降旨明给养廉，赡身家，养廉耻；量职秩之崇卑，定用度之多寡，诚先养后教，至当不易之道。现今一切陋规俱行裁革，只恃养廉为生计，若捐廉办公，以何费用，岂不仍取之于民耶？我国家经费岁用不下数千万，偶遇水旱偏灾，不惜帑金，立施厚泽。此皆直省大吏所亲见者，何乃以涓滴之费，希图见好，博能事之名，遂巧取之计。朕非好货之主，不必以此尝试，徒见轻于朕耳。特此书谕，以儆官心，愿吏治永清，民生永静，藏富于民，国本自固，天子不问有无，奚较量此锱铢进奉以为升转哉！诸臣共体朕意，信守无忽。

二十五日（6月6日）

2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辛酉科三鼎甲：状元顾皋，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榜眼刘彬士，湖北黄陂人；探花邹家燮，江西乐平人。至是，赐一甲顾皋、刘彬士、邹家燮三人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李鸿宾、邓廷桢、陈用光、伊里布等二百七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达椿、工部尚书彭元瑞，副考官为兵部侍郎平恕、工部侍郎蒋曰纶。

21 是月，贵州石砚苗反，知府傅鼐讨平之。先是，湖北、四川教事方棘，额勒登保等移征苗之师而北，草草奏报戡定，月给降苗粮银以羁縻之。时凤凰厅治镇筸，当苗冲，同知傅鼐有文武材，谓苗愈抚愈骄，乃日招流亡，栖之附郭，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妨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且战且修。三年（1798）苗大出，攻掠下五峒。大吏将中鼐开边衅罪，又兵备道田灏者阿大吏意，吝出约，以旁掣之，事且败。会四年（1799）镇筸黑苗吴陈受率众数千犯边，于是有“苗疆何尝底定”之诏，责巡抚姜晟严获首要。鼐为擒之，始奏加知府衔俸。是年碉堡成，明年边墙百余里亦竣，苗不能乘晦雾潜出没。至是，贵州变起，煽动十四寨，并纠合楚苗以反。鼐以乡勇千五百驰赴铜仁，贵州巡抚伊桑阿至，叱其越境邀功，鼐还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抚戡定奏，还贵阳。时苗首枪械皆未缴，各寨方沸然，边民赴诉云贵总督琅玕。琅玕急檄傅鼐会剿，二日而尽破诸寨。

其破崖屯沟也，前两路苗众皆垒石守，鼐使黔兵攻其前，自率乡勇夜探山后径，猱升而上，黎旦遂连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万山一峡，苗以死守，乃夜分黔兵左右围攻，而亲督勇炮击之，火其寨，歼苗二千有奇，建碉堡守之。是役，傅鼐之力独多，而巡抚伊桑阿攘为己功，为初彭龄劾奏。鼐遂奉旨总理边务。〖11〗寻从云贵总督琅玕之请，准于贵州石砚苗地建立碉卡，招募屯军，设汛控驭。

五月初二日（6月12日）

22 粤东陡起飓风，广州府属之南海、番禺、东莞、香山、顺德、增城、三水、清远各县，淹毙男女共五百十余名，吹损沉溺船只、房屋甚多。〖12〗

初八日（6月18日）

23 褫倭什布职。先是，德楞泰奏年来湖北办理粮饷，不能随时接济，军行乏食，是以教众不能克期剿竣。因令湖北巡抚倭什布解任来京候旨。至是，额勒登保又密奏湖北办理粮饷，甚不妥协，所派防堵官军，竟不给发粮饷，以致官军有勒索百姓之事，而乡勇等系每月给银三两，不给粮食，近则数月以来，并银两亦未给发。嘉庆帝乃命革倭什布职，锁解至京治罪。寻查明倭什布尚无贪婪枉法情事，惟经理军需多有贻误，并于饥民数目奏不实。廷臣议请发往军台效力。奉旨给予七品笔帖式，交陕西巡抚陆有仁，令其充当苦差。〖13〗

十一日（6月21日）

24 命各省总兵官轮班入觐。各省文武大员，向例三年

奏请陛见一次，但须本任现无应办紧要事件，方可循例来京，亦无一省提镇大员同时奏请之例。至是，帝以近日外省习气，不以地方职守为重，动辄奏请陛见，以伸忱悃；及到京召见后，又往往恳补京职，徒事虚文，无裨实政，命嗣后各省提镇，不必拘定陛见年份，亦不必限以年底，总视各镇现无应办要务者，每年酌令轮替来京展觐，以重地方而昭职守。

十七日（6月27日）

25 徐天德溺死瓦房店。本年正月，徐天德掠食房县、保康等处。楚督书麟曰："贼料天雪路歧，我军弗能苦追，将走腹地求食耳！"乃遣孙清元、吉兰泰出仓坪，倭什布、长龄出狮子岩，自偕明亮屯寿阳坪以待；令兵勇不带锅帐，裹三日粮糇，分道遄进。教军先遇清元，战不利，败走东南，复遭倭什布截击，冒死东奔。书麟望曰："贼来矣。彼劳我逸，利在速战！"乃乘势督兵迎击，教军大溃，走匿郧阳、竹山间。时，苟文明、李彬亦自平利至竹山，书麟方剿天德，乃命长龄、明亮剿之。三月，官军数路攻剿徐、苟于兴、房间，教众不敌，败走川楚交界。寻与樊人杰、王国贤合，西走陕境。德楞泰奏言：臣自用兵以来，三次肃清楚境，而边界绵长，与其布兵各卡，力单难堵御，不如分两路游兵：长龄率孙清元领兵六千于房县，专备川贼；明亮以兵六千于二竹，专备陕贼，与两省追兵夹击，以剿为堵。

时，西走教众分路奔逸，留后队于峪河口缀官军，而前队夺渡汉北，将由郧西赴河南。德楞泰追及洵河，扼其

东北，教众遂奔镇安，刘之仁、洛昂等扼其入山，庆成复迎击于两河口，遂复折渡汉南，庆成过汉江与德楞泰夹击。教众溃走川境。时留陕教军惟王国贤、张万林、戴仕杰三千余，由郧阳走房、保，长龄、孙清元击之。而徐天德等因官军所趋，寻亦复入陕西，据白河县黄石坂，分股围攻民寨，德楞泰督官军尾至，直取其营，陈潮观带伤滚崖，被寨民所获；天德东走西乡，至是抵仁河新滩，拟淌河奔老林，不意雨大水涨，只得觅船抢渡。船行河中，被浪掀翻，天德坠河死。其余部留汉北者，由洵阳夺舟渡江，亦为知县严如熤所覆。〖14〗而天德之弟天寿因先前被官军冲散，复与樊人杰、王登廷合，另路游动，得免。

天德既死，教众推天寿为首，折而入川掠食。六月，勒保督兵生俘天寿、登高于巴州土地坝。自是达州青号亦告结束。〖15〗

【考异】《从戎偶笔》谓徐天德投河而死，略言：天德败至瓦房店，值仁河水发，阻其进路。逆匪情急回斗，官军分东、南、北三路夹攻。逆匪不敌，遂舍命抢渡。官军枪箭齐发，逆匪不能冲出重围，顷刻间死伤累累。天德惊惶无措，虑被官兵擒获，遂携其妻子及侄尽投入仁河，尸随浪去。据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纪》、德楞泰折奏（《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239—242页），徐天德系覆舟而死。《从戎偶笔》所记有误。

六月初七日（7月17日）

26 京畿自六月朔日大雨五昼夜，河水骤涨，永定河两岸多处漫溢，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胜计；京师西

南隅几成泽国，秋禾尽伤，村落荡然。是日，嘉庆帝命内阁学士台费荫等四路分勘水灾。旋又令停止本年秋狝，清理刑部庶狱，改顺天府乡试期。

初九日（7月19日）

27 以直隶总督姜晟缓报畿辅灾情，下旨逮问。谕曰：京师自六月朔日连降大雨，已令众卿员分路查灾。然自初一至初八日，地方大吏竟无一字奏报，殊出情理之外。及本日姜晟奏到一折，竟称大雨迭沛，禾苗尚无妨碍，真如在梦中矣！姜晟辜恩尸位，昏愦瞀乱，此而不加惩办，何以整饬官廉。著革职拿问，解交军机处会同刑部严审。寻议发往军台，奉旨改发永定河工次效力。

28 是月，额勒登保、德楞泰会议于平利。先是，额勒登保奏言："川、陕各贼，除冉、龙、戴、苟、汤、刘等尚自成队；其余辛聪、王国贤、张天伦及樊、徐余匪，大率皆官兵剿败之余，延喘山林，有此队入彼队者、有数队合为一队者，无定名亦无定数。目前陕中亦无大队之贼，其余皆窜匿万山老林、寨堡较少之地。陕剿急则入川楚，楚剿急则入川、陕。贼中掌柜、元帅外，尚有总兵、先锋之目。一经剿散，则其总兵、先锋又各自为首，而首逆转莫测所向。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并非贼党外有所增益。至其党与人数，往往彼贼附入此贼，则此贼之数骤增；被剿溃散，则数又骤减。合计不过二万四千余人。此时堡寨完固，即有耕耘贸易猝被掳掠之人，皆能乘间逃出，不为所用。而各路兵勇十倍于贼。屡次斩获，自必有

增无减。业已逼贼入川，为一举扫荡之计。”至是，额勒登保、德楞泰会议于平利。德楞泰由西南逼攻，而额勒登保由东北邀击，会剿于三省之交。适龙绍周、戴仕杰等复分二队，额勒登保追戴等入陕，而德楞泰、七十五追龙入川。

其德楞泰一路，先将龙绍周逼回太平，先后歼擒教首陈文明、姜洪斌等，继于八月追绍周至巫山、巴东，获其妻子及其军师王鹏、老教首李天栋等，斩之。绍周仅以二百人遁入陕境，德楞泰督兵穷追，于九月二十七日击斩绍周于平利盘龙山，尽歼其众。〖16〗时教众数愈少，奔愈捷，每望兵即逃。德楞泰乃分选兵勇，每二百为队，冒教众服色、旗号，以降卒为向导，或佯与合队，或乘夜袭营，各给护牌为验。且密谕民寨：无论兵贼，皆不许入堡，但协力截击。教势日蹙。乃使薛大烈等分追汤思蛟、刘朝选于太平，而驰会额勒登保、勒保于通江。

其额勒登保一路，自七月追戴仕杰由安康至太平，适杨遇春追冉学胜由大小巴山老林至大宁。其冉部分队张天伦、曾芝秀等亦逾界岭入川。额勒登保以川陕楚各教军皆聚川境，乃令庆成等严防汉江南岸，而与杨遇春分路入川。寻遇春擒通江蓝号教首冉天泗、王士虎于通江报晓垭。士虎故川中“剧盗”，颇有膂力，屡创官军。冉天泗，天元弟也。先是，天元被擒于太和镇，众推为元帅，以让士虎，自为老掌柜。至是悉被擒杀。八月，额勒登保遣杨芳等击张天伦于西乡，遣穆克登布击戴仕杰后队于平利，教众仅数百奔老林。而通江李彬众三千，与庆成、杨遇春所追高见奇、魏学盛、辛斗等及杨芳等所追太平、开县之教众，

均至通江，东西分遁。额勒登保令庆成搜索南江老林中，令杨芳等歼东奔之辛斗于通江，而自率杨遇春追西走之高、魏等于广元。十月，川北各教军均思西走，穆克登布遣兵迎击高见奇于紫阳，擒斩殆尽。额勒登保督杨遇春剿魏、李等于广元、苍溪。教众急奔巴州，败田朝贵之兵，官军间道邀击于达州，擒斩千余。教众分路而遁：冉天璜七百奔广元、太平，杨芳追之；李彬数百奔西乡，与樊、苟、辛聪合，杨遇春歼之。诏以汤、刘、李、苟、樊、戴六股教众及藏匿陕、楚之无名教众，统计不过一万有奇，限额勒登保、德楞泰于本年冬间扫荡。〖17〗

七月

29 两江总督费淳覆奏御史黄照条奏防御海盗事宜：一、商船分别准带炮械。二、海边稽查宜专责成。三、沿海汛防宜严加防察。得旨："所议俱是，但看奉行若何耳。果盗净民安，自属一验功效，否皆纸上谈兵，何益之有？"

30 署直隶总督熊枚疏陈赈务事宜。先是，直隶水灾，总督姜晟以报灾延缓逮问，命枚署总督事。枚历查九十余州县被水轻重情形，至是疏陈赈务事宜：一、被灾各属，除已经奏报外，其续报灾重者，添银急赈；其灾轻者，令地方官酌为抚恤，并仿保甲旧例，责成地保造册存记，以省大赈时查造之繁，兼杜愚民觊觎刁控之渐。二、各学贫生向无给赈之名，而有资给口粮之例，已饬司行学查核，资给银两以供饘粥，并令各教官谕以生员例不给赈，系朝廷养其廉耻，别于齐民之意。三、查被灾定例，于急赈抚

恤之后，灾轻者统归十一月大赈，灾重者先于八月内普赈一月。此次直属被灾较早，灾民较众，国家经费有常，应将灾民若干，需费若干，应赈几月，通盘筹画，或照向例，或不拘成例，另行请旨。四、救灾有平粜之法，已饬州县禁止铺户囤积居奇，并禁书役藉端滋扰，至自行捐赈之户，少则酌赏，多则咨部题请奖励；不愿捐施者，各从其便。五、绿营兵向不给赈，查冲途营兵，差使较繁，其住房坍塌，未便听其栖身无所。应请给价修埋，其偏僻各营兵，仍不准滥邀，以昭限制。六、衙署令地方官自行捐修，其监狱仓廒尤关紧要，应即查明确估动项兴修，兼可以工代赈，以昭限制。奏入，皆如所请行。〖18〗

八月初六日（9月13日）

31 署直隶总督陈大文奏请拨赈银一百五十万两并筹办大赈章程：一、大赈日期，提至十月。二、应给赈粮，银米兼放。三、严查冒滥之弊，以杜侵蚀，委隔属大员，查明极次贫民大小口数，逐户填入印册，一发州县，一送上司复核，并照册载姓名丁口，填写告示，先期晓谕。四、设厂煮赈，应准报销。向来直属偶遇歉收，多有地方官捐办及详用义谷者，今岁被灾较重，所有七八九三月抚恤摘赈案内，准其一并报销。五、应给房屋修费。查瓦房一间，给银一两；土草房一间，给银五钱，应照例赏给。六、兵丁户口，应分别查赈。查兵丁既得月饷，自未便准其食赈。其兄弟叔侄，虽系同居，而该兵丁所支官粮，不能兼顾，应准与民人一体赈恤。七、各属屯居旗人、灶户，令理事同知等官及场员，查明分别给赈。奏入，准如所请。

初七日（9月14日）

32 勒保生俘襄阳蓝号教首冉学胜。冉学胜，世居襄阳黄龙垱。与张汉潮同反，依刘启荣为蓝号战手。再入陕，再入川，累与官军抗。嘉庆四年（1799），蓝号败，启荣之子允胜推为元帅。走甘肃，回安康，欲穿南山，道商、洛入豫；阻于武关，转镇安、汉阴、石泉。本年三月，败总兵杨奎猷于留坝，击杀总兵、副都统以下数百。嗣由凤县过汧阳、秦州，为官军败于陇州草白峪，谋往固原掠粮马，又败于张掖铺。涉渭及汉，遁黄安坝，流徙郧阳、兴安间，又败于八道河。率余部数百人，越巴山老林，抵通江空山坝，先后与齐家营、高家营合，议往南江、广元掠食。至是，勒保侦知，即督兵进击，败之于卢家湾。学胜弃马投崖，拔刀欲自刎，小卒敖吉驰缚之。“学胜生而左眼眶黑，贼呼为‘青眼元帅’，军中亦传之。”〖19〗襄阳蓝号自是败亡。寻奉旨，勒保赏还头品顶戴，赐三等男。

十一日（9月18日）

33 命编辑《辛酉工赈纪事》。翌年五月书成，嘉庆帝亲为序文，略曰：永定河向来虽经决口，为患不巨，即被淹浸，何至波及多方，从桥顶堤上漫过，人力难施，固非意料所及，若诿之气数，是遇灾不知惧，益获天谴矣。从来消息盈虚之理，总视人君敬怠感召之机。若稍不实力救民，获咎滋甚。故分命卿员多方赈恤，亟命大员督修石土堤工。工成于六年冬，而赈直至七年夏始毕。虽办理尚为迅速，全活者众，然仓促之间，转于沟壑者已不知凡几矣！古云救荒无善策，惟尽乎心耳。工赈毕，爰命内廷诸臣编

述节次所降谕旨及内外诸臣折奏，纂集成书，颁示直省，俾令知予赎咎之本意。设遇水旱偏灾，皆应实力拯救，庶几挽回天意，转歉为丰。

二十一日（9月28日）

34 初，乾隆帝有准令山东灾民出古北口觅食之旨，至是，嘉庆帝以直隶受灾深重，穷黎大半失业，又谕若有灾民出口觅食，地方官不必拦截。

九月十三日（10月20日）

35 传谕各路领兵大员及四川、陕西、湖北各督抚：剿贼大功即将告蒇，务应督饬各州县多派乡勇，严密查拿零星之贼，以绝根株。各路领兵大员尤应将成股之敌加紧殄灭，不得诿之地方官，以致余孽未尽。

十五日（10月22日）

36 从御史梁上国之请，命续修《大清会典》。

二十六日（11月2日）

37 申禁开矿。上年直隶总督胡季堂奏请开采大名铅矿，不准。至是，步军统领明安又奏：平泉州属四道沟、云梯沟等处有铜苗透出，大兴县民人张士恒呈请自备资本开采。因铜向为紧缺之物，请网开一面，准予开采。嘉庆帝谓开采矿藏易滋事端，勿得轻启利端，著地方官严加查察，禁止私挖，命明安革职留任。

十月初三日（11月8日）

38 先是，台布奏筹办河南河北事宜，谓蒙古强实为中国之患，蒙古弱乃中国之福。以番制蒙，诚为良策。至是，得旨：所奏甚属错谬。我朝开国以来，蒙古隶我臣仆，重以婚姻，联为一体。青海地方蒙古，虽非内外札萨克可比，亦不应稍有歧视。近因青海蒙古不能自强，屡经降旨，令其大加振作，原欲使之激励，焉有番众渐强，转听其胁制蒙古之理！

二十六日（12月1日）

39 命吉庆等筹议粤海关务事宜。先是，粤海关监督佶山条陈关税事宜：一、严杜英吉利公司船漏税，责成潘致祥一商承保，以杜规避。二、所到公司货物粗细一体酌抽行用并令八行公同分售，以杜垄断。至是，帝命吉庆、新任粤海关监督三义助详悉会筹。寻奏：查夷船到粤，不论公司、港脚船只，均有保商；如有漏税等事，按例罚出；若所有夷船均令潘致祥一人承保，不但稽查难周，亦不能钤束无虞。莫若循照旧章，俾众商各有责成，无可规避。查行用原系各行中所抽羡余，以为办公养商之用；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单商颜时瑛、张天球拖欠夷帐，著落各商摊还。据各商定议，将本轻易售之货公抽用银，分年还给，经前任总督巴延三、监督图明阿奏明，列款出示晓谕检查。此次原案亦止加抽进口货物共二十二样，并无呢羽匹头在内。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前监督李质颖因议速清夷欠，饬令洋商增抽行用。据旧商十家联名禀请加抽进口出口货物共四十七样，其匹头亦未入抽分之例。递

年清还夷欠，捐办军需，从无短少贻误。今佶山因原案内有不论粗细，一体酌抽用银之语，即饬商查照连呢羽匹头一概全抽，但夷人呢羽等货物缘本重利轻，向例不抽行用，今若更换新例，一体加抽，不但无利而日亏本，将来呢羽等货物进口自必短少，恐与天朝国课无益，而与夷人生意大有损碍，请照旧不入抽分。再夷人进出口货物，向系夷人自行择行交易，与内地铺户同客商交易相仿。富饶可信洋商，夷人自必多交货物售卖，艰穷商人，夷人即不肯将货物多交；此夷商之常情，难以官定按股均匀分受。得旨：佶山条奏关税事宜意存苛刻，著照旧章办理，不必更张。〖20〗

40 是月，浙江巡抚阮元订立《棚民保甲法》。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苞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山顶沙石乘雨而下，淤塞浍沟，争端滋起，大为禾稼之害。且户口庞杂，莫可究诘，往往因有山，绅士居民贪其租利，容匿不发。至是，元严立规条：一、现在棚民免其驱逐，编造保甲清册，并绘山溪全图。二、清查后不许外省棚民再行重入。三、自嘉庆七年（1802）以后，仍有以山地出租棚民者究治。四、租山地已满年限者，著陆续赎回。五、每年底各该县出具棚民有减无增印结。六、禁种苞芦。八、租山地未满年限者，量为赎回，改种靛青、番薯、茶叶等物。〖21〗

十一月十一日（12 月 16 日）

41 饬内外大臣实心勤职。略曰：人君革正治官，躬亲庶政，非勤无以率作兴事，整饬纪纲。是以我皇考临御六

十年，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皆以勤政为本。朕缵承统绪，夙夜勿遑，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实不敢稍自暇豫。至于臣工，膺股肱心膂之任，尤当各扬厥职，靖共匪懈。盖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君克勤，则百度惟贞；臣克勤，则庶司无缺。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仰体朕夕惕朝乾、勤求治理至意，振作精神，俾吏治蒸蒸日上，毋得狃于宴安，致干咎戾。

42 贵州巡抚伊桑阿以骄黩欺罔伏法。先是，初彭龄参奏：伊桑阿在贵州巡抚任内，性情乖戾，习尚骄奢，勒索花银，改造衙署，石砚苗之乱，傅鼐之功为多，伊桑阿未列行间，而奏保军情，历历如绘，帝命琅玕研讯。至是奏上，称伊桑阿之罪重在石砚苗乱，虚诳报功，欺骗朝廷。帝谓伊桑阿之罪，论其贪污婪索，较富纲为轻；论其罔上欺君，比魁伦更重，命将伊桑阿绞决。伊桑阿初闻旨，以为诈伪，不肯受命，侍郎瑚图灵阿使人缚之，乃叩头乞贷须臾，以待恩命之至。瑚图灵阿笑曰："曩者威望皆往何处去也？"因以帛勒毙。时人谓伊桑阿"以封疆世族，至于玩法致罪，已无颜以对人，乃摇尾乞怜如犬彘就死状，真不知是何肺腑也。"〖22〗

十九日（12月24日）

43 先是，驻藏大臣英善、福宁以前后藏应支兵饷银尚未解到，先后向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借银一万八千两。至是奏闻，帝斥其所办殊不成事，命勒保等速为拨解，将所借银两如数归还。

44 以教事渐平，嘉庆帝谕增要隘营伍，以资控制。略

曰：川、陕、楚军务将竣，其善后事宜，莫若扼形势为控制。近日湖北襄阳已增提督，陕西五郎已增总兵，固原提督亦议移汉中。至湖北竹溪距四川之大宁，陕西西乡距四川之太平、东乡，各七八百里，或千余里，地广兵稀，向为奸宄出没之所，如有今昔异形，必应增改之处，会筹以闻。其三省可垦荒地，及铜务、盐务有便于民无害于官者，各就现在情形，量为措置。寻额勒登保奏："以太平界川东北之中，请设太平协副将，而移旧都司于城口。其广元之黄杨堡，通江之竹峪关，大宁之徐家坝，巫山之大昌，皆踞万山中，应设守备。其达州改为绥定府，太平县改为直隶厅同知。其东乡之南坝，地当通衢，涪州之鹤游坪，武县之大印山，皆周数百里，居民数万户，应设州、同、主簿各一。又乾隆中移绵州治于罗江，去年贼渡嘉陵江，居民连夜修筑旧城，贼至无患，应移绵州，复旧制。"帝从之。

二十一日（12月26日）

45 两广总督吉庆奏报，阮福映与阮光缵交战，三路进攻黎城，帝命吉庆持以镇静，不必过问，并严加防范内地各边隘。

46 是月，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会于通江。经略、参赞即移军川北，而勒保赴川东。时，川东各路教卒奔逸老林者，冰雪冻馁，分出掠食，百十为群，或有首领，或无首领，官军各有斩获。惟川北苟文明潜与高、冉、姚余部合，众尚二千，骡马数百，昼夜西奔。七十五以兵疲就

饷太平。六日教众已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阳，直赴阶州，庆成、七十五先后驰击。额勒登保复令杨遇春兼程赴之，并檄严守白水江，扼其赴川西北之路。教军复折奔东南，回军广元。嘉庆帝严饬额勒登保逮问逗留纵教之四川提督七十五，额勒登保檄德楞泰驰抵广元协剿。时德楞泰方败苟部分队张天伦于苍溪，擒斩大半，令田朝贵追之南江，而自迎击苟文明于广元。十二月，教军至通江，德楞泰败之于瓦山溪，获苟文明之侄苟朝献、弟苟文举等。额勒登保扼竹峪关，扼其北走之路。文明率部走开县、大宁老林，李彬余部亦归之。德楞泰兼程邀其入楚，额勒登保亦督兵追截。文明急驰陕西紫阳，复改趋西乡，由七星坝抢船偷渡汉江北岸。额勒登保、薛大烈两路追之，杨遇春亦自秦岭西驰会剿。帝以七星坝一带，本有防兵，额勒登保前因教氛已远，遽行撤去，致教众偷渡，实属溺职，将其降为一等男爵。又命德楞泰以成都将军专搜川、楚教众，额勒登保以西安将军专搜陕西教众。时为七年正月。〖23〗

十二月十一日（1802年1月14日）

47 定四川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税额。

二十七日（1月30日）

48 先是，朝鲜国缉获天主教徒黄嗣永，搜得文书，有建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器，震骇东国，使之传教等语，乃拟讨邪奏文，命正使曹允大、副使徐美修等赴送清廷。〖24〗至是，嘉庆帝阅讨邪奏文，谓本内所言朝鲜邪党每借朝京使行程传书洋人，潜受邪术，殊不可信。〖25〗

49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九千七百五十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七十九石。

50 章学诚卒。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属绍兴市）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自少读书，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章钰游，习闻刘宗周、黄宗羲之说。熟于明季朝政始末，往往出于正史外。继游朱筠门，筠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与名流相讨论，学益宏富，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书院、肥乡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及《实斋文集》等，皆为世所推。

〖1〗《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正编卷二二九。

〖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二册 353—354 页。

〖3〗《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二册 167—173 页。

〖4〗李得阳，四川广安人。嘉庆三年（1798）九月，为杨开甲、辛聪裹入营内为针工，见其悍鸷，派当先锋，遂推为元帅，屡拒官军，至是被诛。

〖5〗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五编卷二十《白莲教匪犯境》；《戡靖教

匪述编》卷六。

〔6〕参见：《平定教匪纪事》；《戡靖教匪述编》卷六。

〔7〕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176—180 页；《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七《平定教匪》上。

〔8〕《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188 页。《平定教匪纪事》谓高三、马五被俘于六年八月，有误。

〔9〕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兵事·教匪》。

〔10〕《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439—444 页。

〔11〕《圣武记》卷七《嘉庆湖贵征苗记》。

〔12〕《清代韩江珠江洪涝档案史料》107 页。

〔13〕《满汉名臣传》续集卷四六《倭什布传》。

〔14〕参见：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兵事·教匪》；《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六》；《戡靖教匪述编》卷十。

〔15〕《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242—243 页。

〔16〕《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383—386 页。

〔17〕参见：《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七《平定教匪》上；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圣武记附录》卷一三。

〔18〕《清史列传》卷二八《熊枚传》。

〔19〕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六；《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六册 59—67、73—74 页；《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七《平定教匪》上。

〔20〕《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 4—8 页。

〔21〕《阮元年谱》卷二。

〔22〕《啸亭杂录》卷八《伊桑阿》。

〔23〕参见：《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七《平定教匪》上；《清

史列传》卷二九《额勒登保传》。

〖2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2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8—10页。

清通鉴　卷一五九

嘉庆七年　壬戌　公元1802年

正月初一日（2月3日）

1 以乾隆帝三周年忌辰，嘉庆帝启銮谒裕陵。

初七日（2月9日）

2 革周兴岱南书房行走。周兴岱，四川涪州（今涪陵县）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历充地方学政、副考官、正考官等职，乾隆六十年（1795）授礼部右侍郎，旋奉旨在南书房行走。嘉庆六年（1801），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先是，嘉庆帝闻周兴岱典试江西时，有擅出告示、收受程仪情弊，密令江西巡抚张诚基秉公详查。至是诚基据实陈奏，帝以周兴岱以二品大员而收受赆仪，殊属卑鄙，命退出南书房，仍交部议处；张诚基从中曲意周旋，仍蹈逢迎积习，亦著交部议处。寻议上，命将周兴岱降为四品京堂，张诚基改为革职留任。

初八日（2月10日）

3 四川总督勒保以旧日团练只能各自为守，无官统率，终觉散而无纪，奏请遴委熟悉军务大员，分路总理团练事宜。奏入，诏以“此事早应如此办理。兵与民同系蒸黎，本不区别，伊等均各有室家，一遇贼匪，协力捍御，为公即为私，是设兵固以卫民，而团勇等守望相助，亦与兵无异，但须地方官认真团练，务使声势联络，用收实效，勿徒作纸上空谈。”

十九日（2月21日）

4 先是，山西巡抚伯麟以晋盐私贩楚省，屡禁不止，奏请于晋豫关津，层层验票，以杜偷越。至是，嘉庆帝以晋盐课归地丁，原以便民，若层层验票，始令贩运，诚恐官吏等从中勒索，致滋弊端，而于稽查私贩越境，仍无裨益。其如何设法严禁越境，又不致扰累商民之处，著该部详悉妥议具奏。寻议，晋省池盐，向系行销豫省，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课归地丁，任听商贩，本以便民。兹恐其偷越楚省，遂欲明立限制，给票稽查，势有难行，应毋庸议。帝从之。

二十三日（2月25日）

5 革步军统领明安职。先是，户部司员袁锡等开店聚赌，番役金配探知，即起意往拿，希图诈财。袁锡惧乃托鄂罗锡叶勒图向步军统领明安求情，许其事后致谢。明安既未阻止，又未据实参奏，转听情将就完结，并经家人携回致谢银两。事发，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至

是审讯得实。帝谓：明安以提督大员而卑鄙无耻若此，实系自取罪戾。此而不加惩办，何以儆贪黩而肃官方？著将其革职拿问。寻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6 是月，王廷诏、曾芝秀、樊人杰诸教军乘官军度岁，结队东下窥湖北归州。湖北巡抚全保、总兵德昌等督兵击之。教军屯山梁以拒，杀伤官军颇众，旋即撤兵入川。二月，王廷诏、曾芝秀复由火峰、界岭还楚，合白号千人攻巴东、竹溪，越老林直下，近汉江。楚事复急。嘉庆帝以楚省兴山等处教事，专交吴熊光、全保、长龄办理。时楚省兵力甚单，吴熊光前经裁撤卡兵，警报络绎，无兵可派。总兵王懋赏、德昌等发兵进击，教军踞马鬃岭抵御。人杰骁勇耐战，振臂一号，教众拼死抗斗。官军大败，王懋赏战死。是役，官军将领死者十四人，教势益张。〖1〗

二月初一日（3月4日）

7 额勒登保奏川楚陕教情。先是，帝以剿捕教众，已逾六年，命额勒登保详查教众现有几何，能否于二月以前悉数歼除。至是奏上，略曰：川中教众有张天伦、魏洪升、李彬、刘朝选、汤思蛟等股，合计不过二千余人；陕西教众有刘用受、李贵诚、宋应伏、苟文明等部，合计一千数百人；湖北教众有曾、王、戴等股，亦不过二千有零。是刻下川陕楚三省边县教众合计不过五六千人。该教等如果稍微聚集，则以各路大兵，分路合剿，实不过三五仗，可以集事，两三旬，即可蒇功。无如教势愈穷，狡诈愈甚，白昼伏而不出，夜间潜地奔逃，不惟官兵难于侦探，即寨

侗民人亦莫测其踪迹。臣惟有与德楞泰、勒保等共矢血诚，益加勉励，设法赶办，以期迅速歼除。若必谓二三月之间，即能一律剿洗无遗，臣亦不敢自必。〖2〗翌日，嘉庆帝降谕布置防堵教众事宜，略曰：六年以来，剿教之法总系跟踪追剿，教众等多分股数牵制官兵。兵至则四散潜藏，兵退则分投滋扰。是该教等转得以轮番休息，以逸待劳，而我兵朝夕追驰，日形疲乏，以致中其诡计，日久迁延，迄无成效。是故欲平教众，必当亟筹变计，各专责成。陕境苟文明及各处零散教众，专交额勒登保督同杨遇春等办理；川东一带教众，专交德楞泰办理；川北一带教众，专交勒保、赛冲阿等办理；楚省兴山等处教众，专交吴熊光、全保、长龄等办理。诸将务将各人专办之教众，就地歼除，不得以驱逼出境了事。如有他境窜至之教众，亦当随时截杀，俾教众所到之地，皆有兵截剿，无从逃逸。

十五日（3月18日）

8 英国兵船驶抵零丁洋面，泊澳门附近。英人图占澳门，为时已久。乾隆四十九年（1784），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即议夺取澳门；五十二年（1787），加茨喀特使华东来，亦持此议；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自京南抵澳门时，亦以为可取葡萄牙而代之。嘉庆六年（1801），法国、西班牙联军侵入葡萄牙，英印总督威里斯恐法国趁势夺占澳门，妨碍英国远东商务，遂派舰队前来助葡防守。至是，英兵船六艘，劲兵上千，驶抵零丁洋面，拟随时登陆。葡人头目委黎多恐英人乘机抢夺澳门，密告香山县知县许乃来，请转禀两广总督吉庆，恳求保护。吉庆当即饬

谕英船回国，毋许登岸，并奏闻朝廷，诏以“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 嗣委黎多又寄信给供职钦天监之葡人索德超，请其代奏英船来粤情事。索德超乃禀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略曰：外洋到广交易诸国中有英吉利者，其在西洋素号谲诈。近数十年来，常怀蚕食之志，往往外假经商之名，遂其私计。乾隆季年，曾遣巨舶进贡，多所求假，不惟便其通商，且求海屿一所作久留计。幸蒙高宗洞其隐曲，未遂其私，怅怅而去。渠因未得所求之故，终不撒手，每有窥伺之意。此次前来，虽藉词预防佛郎西来抢澳门，实欲得高宗所不允之事。

八月初二日，苏楞额据实奏闻，帝速谕吉庆等曰：今据委黎多称，英国有战船六只，装有劲兵数千及器械炮具，停泊澳门，多日未返，是否确有其事？现在曾否驾驶出洋？得实迅速奏闻。寻据吉庆奏，英船已于四月十一日至六月初五等日陆续驶离中国海域。嘉庆帝饬谕索德超等曰：英船只因护货抵粤，一经饬令开行，即驾驶出洋，尚知畏法。所有索德超等具呈之语系属讹传。〖3〗

十九日（3月22日）

9 命查楚省盐务之弊。先是，御史乔远瑛奏言：楚省行销两淮纲引，近年私立封轮之禁，先到盐船准其验号开售，后到盐船则封贮汉河，不准抢货，奸商得以居奇垄断；且又征收已革汉商匣费，仅嘉庆元、二年（1796、1797）征银即至八十余万及百余万两。至是，帝命吴熊光彻底清查，据实奏闻。寻奏：封船轮售之例系为保护扬商而立；征收匣费原为各岸商房租伙食暨惠济乏商及缉私卡商俸工

等用。得旨：汉按销盐设立封轮之例，有无抑勒需索及抬价病民之处，著佶山、吴熊光合筹妥议。

10 以京外贫民到京就食者多至二万余，命于卢沟桥、黄村、东坝、采育四处添设粥厂给赈。

二十四日（3月27日）

11 申重皇权。时御史王宁焯奏请重军机大臣责成。嘉庆帝降旨切责，略曰：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于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中遴选数人在内行走，本为筹办军务。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令事有统汇，以昭画一。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此数人也。内外满汉大臣，俱经朕特加擢用，谁不宜尽心匡弼？必专责之军机大臣，则其权过重，若承奉谕旨之事，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遵皇考遗训，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4〗

12 是月，云南维西厅（在今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傈僳夷人恒乍绷聚众起事。腊者布从中主谋；秃树、出亨一同附合。总督琅玕闻讯往剿。五月，同署提督张玉龙等分派弁兵，先将呵晰多寨屯驻之夷众前后夹攻，后设伏进攻诸别古山内屯聚之夷众，并将秃树击斩。时恒乍绷屯扎

康普，腊者布据守小维西，抗拒官军。经张玉龙、署总兵永安带兵进剿，攻克维西营卡；并经投出之夷民禾总披结等乘腊者布败回，设计缚献。琅玕审明后，即将腊者布凌迟处死。寻官军攻克康普，恒乍绷逃至江外。琅玕又督兵攻破树苗、通甸、工江等处夷寨，江内略定。九月，琅玕请将官兵分别撤留，并设伏擒拿恒乍绷；帝以琅玕兼辖云贵两省，事务较繁，命即回省。十一月，夷众探知官兵已撤，乘江水浅涸，复行偷渡过江，联络江内降倮抢割稻谷、劫夺牲畜；帝命琅玕等即将所撤官兵仍行截回，严饬将备兵勇迅速剿办。琅玕督兵转战数月，先后获恒乍绷之女、妻舅、妻母、妻弟等。八年九月，探知恒乍绷逃至栖施罗、两箐交界雪山斗崖竹林内藏匿，成文率同守备罗伦、千总李元龙、张国相等分带兵勇齐集崖下，乘其不备，奋勇而上；乡勇头禾君相并力将恒乍绷擒缚，当即凌迟脔割。奏入，嘉庆帝谕曰："恒乍绷以边地夷人，胆敢布散妖言，勾结猓匪，乘机抢掠，至伪设头目官名，不法已极！琅玕督率官兵剿捕几及二年，虽稍为迟延，节经歼除著名贼目；此时又复将该逆生擒，伙党全行扫荡，并无一名漏网。现在江内、江外俱就肃清，边隅永靖，办理甚为妥协，琅玕著交部议叙。"〖5〗

13 李彬、辛文兵败被俘。本年正月，襄阳黄号教首辛聪奔栈东，复由沔县、宁羌入广元之大黑滩、登碑垭一带。参将朱槐等击之，擒辛聪于南江关门子。寻通江蓝号李彬及辛聪之弟辛文由南江、广元之交，扰白岩山。建昌道刘清等督兵进剿，至是，擒李彬、辛文于南江铁厂坪。奉旨：

刘清加按察使衔。五月，勒保又歼李彬部属杨步青于猫儿垭。步青向在冉文俦处充兵头，后随冉天元偷渡嘉陵江，与冉天泗、王士虎一并被获。因士虎供称：教众俱愿投诚，得一人前往晓谕，即可解散。当经给示，饬令步青前往。遂复与李彬合，驰骋川北。李彬被擒，自称元帅，流劫西乡、通江。直至被杀。〖6〗

三月十一日（4月12日）

14 命查江苏漕规。先是，嘉庆帝亲政伊始，曾命清厘漕规，漕务略有起色。至是，帝闻苏州府知府任兆炯仍旧加收陋规，以致劣监刁生藉此挟制取利，运员旗丁多方勒措，百弊丛生，百姓大受其累，命费淳、岳起、铁保等密为查访，严参具奏。寻据铁保奏，松江府属奉贤等县确有格外加收情事，命将任兆炯解任质审。而费淳、岳起旋亦覆奏，谓江苏有漕州县加收漕粮，实为弥补亏空、津贴旗丁起见。帝谓弥补亏空自应屏除浮费，撙节补苴，原不得藉此为名，任意加增，降旨切责。寻以岳起身为巡抚，不能实心整顿；铁保管辖全漕，不能约束旗丁；费淳系统辖大员，漫无觉察，均交部议处。

二十日（4月21日）

15 禁有漕省份浮收折色。各省征收漕粮，向例禁止折色。至是，嘉庆帝闻有漕省份往往于开仓时逾额浮收，迨米数既足，遂私行折色，并有于开仓之始，即先行折色，虚报漫廒，自用贱价买补，于兑粮时兼有折兑之弊，命嗣后州县官征收漕粮，概以本色兑收，无得仍前私收折色，

倘敢仍前弊混，一经查出，即照枉法治罪。

16 是月，陕安镇总兵田朝贵斩襄阳白号教首张天伦、魏学盛、陈国珠于巴州土地堡之金子寺。初田朝贵败教卒于木箐坝，张天伦由巴州之陈家坪走土地堡。官军四面围捕，歼天伦、学盛、国珠，并生擒天伦侄廷举。学盛骁勇善战，部卒落后者击以木棒，教中呼为“魏棒棒”云。〔7〕

四月十三日（5月14日）

17 以京师雨泽愆期，命展赈京城内外灾民。

十九日（5月20日）

18 四川总督勒保奏川省办理团练、酌定经费章程。一、团勇出寨打仗，宜酌给口粮，以示体恤。二、团勇打仗，遇有伤亡，宜分别酌给恤赏，以示矜恤。三、团勇擒杀贼匪，应酌定赏格，以资鼓励。四、办理团练各委员，应酌给月费，以资办公。〔8〕

二十五日（5月26日）

1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壬戌科三鼎甲：状元吴廷琛，江苏元和（今属苏州市）人；榜眼李宗昉，江苏山阳（今淮安县）人；探花朱士彦，江苏宝应人。至是，赐一甲吴廷琛、李宗昉、朱士彦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梁章钜、陶澍、黄中杰、果尔斯欢、卓秉恬等二百四十五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纪昀、左都御史熊枚，副考官为内阁学士戴均元、内阁学士玉麟。

二十八日（5月29日）

20 勒保生擒东乡白号教首庹向瑶。向瑶，冷天禄之徒，嘉庆元年（1796）与天德等同起事，旋入白号；五年（1800）八月，官军败之于杜家湾，向瑶投箭口河，泅水逸。至是，官军搜剿于龙潭河，向瑶奔匿古佛硐，被擒。越二日，另队官军搜索至丰城，复擒达州青号教首徐天培，即天德从兄，改名“铁板道人”。皆被诛。〖9〗时，参赞德楞泰亦斩杀教首龚其尧、李世汉。线号自龚其位、龚文玉、卜三聘等败亡后，余部以其尧为首，连年奔波于巴东、梁山、巫山、房县老林内，渐扰奉节。至是，德楞泰遣兵抄击，歼老教师李世汉于小神堡；杀其尧于凤凰山。〖10〗

时，帝以剿贼迟缓，降旨申饬曰：“额勒登保自用兵以来，从未有老师若此者。捕贼如捕鼠，当熏出穴而捕之。今困贼山内，仍不能绝其粮。贼屡欲窜栈西，何不纵令出山西窜，而我以十余倍之兵蹙之于平野？”额勒登保奏言：“贼皆徒步，知四面皆兵，一出平原，必为劲骑所蹙，始终不敢离老林，屡为官兵驱逼出山，旋复窜入。”五月，帝责额勒登保、札克塔尔旷日持久，无方略，均革职留任。又谕额勒登保遍访将士，献擒渠计；并悬重赏购募，如前购徐、王、高、马之例，限六月内剿灭。〖11〗

五月初一日（5月31日）

21 海盗蔡牵攻打大、小担二山炮台。大、小担二山，孤悬海中，南北对峙，相距水程五里余，离厦门水程三十余里，为商船出入门户。大担山周围长五里，宽二里，并无居民。前后设炮台二座，额设汛弁二员，兵八十名。小

担山长、宽各一里有余，亦无居民，系水师提标左营管辖，额设汛兵二十名。先是，蔡牵自浙回闽。至是，率船三十余只，突袭大、小担炮台，众数百人蜂拥登岸，抢夺炮械多位。寻金门镇何定江、护海坛镇罗江太等各督舟师赶至，海盗自料不敌，驾船东南逸。〖12〗

22 是月，樊人杰、曾芝秀等败死官渡河。先是，樊人杰及曾芝秀、崔宗和、胡明远、戴仕杰、蒲天宝等群聚湖北境，全保、长龄遏其东进，遂经二竹趋陕；穆克登布迎击于平利，乃东趋东湖、谷城。德楞泰使乡勇数百多张旗帜，声言大兵追蹑，而自率将士轻骑倍道，邀之东湖雾露河。教众溃败，折回兴山，沿途逃散，余部不及二千。而巴东教众蒲景等五千余，闻德楞泰兵西进，即分众千余缀孙清元军，而大队突渡雾露河。德楞泰乃使长龄、孙清元合剿樊、曾，而自追蒲天宝于房县、兴山，连败之。适长龄、孙清元所追樊、戴等又分二路：戴、崔、胡走东湖，副将李天林剿之；樊、曾由均州西奔，德楞泰乃令副都统色尔衮、总兵蒲尚佐以兵二千追天宝等，而自迎击樊、曾于房、竹界之官渡河。时久雨，山潦暴发，官军步骑相间，拽尾乱流数十里，追及于白铁峡，乘雾绕据山顶，四面逼围，尽驱教众入峡内，无路走。前惟阻一河，盛涨如雷，樊人杰、曾芝秀冒死赴之，急溜怒涛中无一免者。时为五月杪也。“人杰为襄阳教，诸贼中辈分最尊，王三槐、徐天德、冷天禄、冉文俦辈俯首听嗾使，伪封官职惟予夺，诸逆甚敬畏之。其战，善用伏、用诈、用偷营；自为官军剿败，犹隐姓名，出没诸部中，掌号令，出狡谋，困官军，

号为剧贼。”其前过官渡河之王国贤闻人杰死，大惧，走木瓜坪，游击阎俊烈等渡河攻之，国贤负伤而逸。德楞泰乃令孙清元、德昌搜二竹之教众，吉林泰、李天林搜东湖、归、巴之教众，而自与长龄、赛冲阿移剿蒲天宝于兴山。诏以德楞泰旬日连殄三寇，晋封三等侯。六月，天宝等纠众夺据兴房交界之鲍家山，持险抗拒。德楞泰派兵分扼前后，使不得遁，嗣遣兵勇乘夜凿道填坎以进，一举攻入教寨，获天保妻子兄弟。蒲天宝率余众奔逸老林，八月逃至竹溪之瓦房沟，色尔滚督兵围搜。天宝易衣断发走，闻杀声四起，自知不免，遂跳崖挂树死。〖13〗

时，勒保亦生擒白号冷天禄之分股教首刘朝选及襄阳黄号伍金柱之弟伍金元于大宁县界。诏封勒保一等男爵。

六月十五日（7月14日）

23 命吏部尚书刘权之、刑部尚书德瑛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二十四日（7月23日）

24 谕命大学士赴阁办事。略曰：内阁本丝纶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阅看本章。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散直后势难再令赴阁视事。至在城之日，偶遇枢务稍简，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稍涉闲旷？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著先赴内阁，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俱著常川到阁阅本，以

重纶扉而符体制。〔14〕

七月初九日（8月6日）

25 命妥协安置乡勇。谕曰："军务将次告蒇，所有善后事宜，惟安插乡勇一节为最要，亦为最难，现已谕令额勒登保趁大兵未撤之先，分别妥办。愿入伍者，听其入伍；愿回籍者，赏给路费，专派文武员弁护送回籍，除沿途经过地方各督抚务饬令妥协照料外，至到籍后全在地方官留心抚驭，处置得宜。此内本有产业之人，久役思归，各安生理，不难管辖。若只身无业之人，随营日久，习于战斗，今归乡里，衣食无资，难保不流而为匪。地方牧令如一味姑容，则习久生玩，日无法纪；若有意从严，则伊等自以著有微劳，乃地方官防范过甚，转不得与平民无事者等，亦失抚绥之道。惟在该督抚详切训诫地方官，令酌量情形，或挑充杂役，畀以衣食之资，间有不安本分者，亦须因事示儆，惩一而不及众，总期示以大公。恩威并用，俾伊等知感知畏，则岁月之间，皆为良民矣。此乃地方重大之务，各督抚其悉心筹办，以副委任。毋忽！"

二十日（8月17日）

26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仪亲王永璇、大学士保宁、尚书琳宁、张若渟、彭元瑞留京办事。

二十五日（8月22日）

27 两广总督吉庆、广东巡抚瑚图礼以失察属吏交部议处。先是，嘉庆帝帝闻博罗县有重犯越狱，知县刘嘉颖匿不详报，惠州府知府伊秉绶、藩司常龄、臬司陈文并不照

例揭参，彼此徇隐，密谕吉庆、瑚图礼确查具奏。至是，吉庆等覆奏实有其事，并将藩臬府县等分别参革。帝谓：直省设立督抚原以纠察属吏，惟在见闻周密，有弊必除，庶属员知所儆惧，吏治自臻整齐。若必待朕先有所闻，降旨询问，督抚始行查办，则安用督抚为耶？今粤东吏治若如此，而吉庆、瑚图礼竟懵然不知，以此类推，则各省似此通同舞弊之事，或更有大于此者。吉庆、瑚图礼著交部议处。寻议上，吏部议以革任实降。奉旨：吉庆从宽免其革任仍留注册，瑚图礼从宽改为革职留任。

28 是月，广东归善县破获天地会反清事件。天地会起于福建漳、泉，而延及广东惠、潮。先是，归善县民陈亚本、蔡步云等于本年四月结拜天地会，制五色布旗，上书“顺天行道”；陈亚本自称大王，蔡步云称大元帅，派许荣珠为军师，谢天生为东路元帅，罗亚五为西路元帅，陈应和为南路元帅，余扬寿为北路元帅，拟聚众起事。至是，因消息泄漏，蔡步云等百余人被营县拿获，陈亚本逃至阳江县境，旋亦被差役缉捕。〖15〗

时，博罗县天地会众则由陈烂屐四率领起事。烂屐四，广东博罗县人。嘉庆六年（1801）七月，纠人拜会，徒众日增。至是，打“顺天行道”之旗，集万余人起事，屯羊屎山罗溪营。总督吉庆闻警，急派兵往剿，会众据险抗拒。两军相持月余，罗溪营终被攻破，烂屐四之父母妻子被获，而烂屐四率余部逸入范家田山内。吉庆等督兵追剿，九月十五日擒烂屐四于周山地方。寻永安县亦有天地会起事，众数千人，以曾鬼六、官粤陇、曾清浩、黄亚程等为首，

屯义容圩、天字嶂、铁笼嶂等寨。诏责吉庆平日不能督饬地方官早为查察；及至归善、博罗滋生事端，又不能妥为办理，致令永安地方复遭滋扰，旋革其协办大学士，暂留总督任。翌年正月，官军破铁笼嶂。〖16〗

29 额勒登保击歼苟文明于宁陕厅之花石岩。文明，“性最诡谲”。初与罗其清、冉文俦同时起事。其清等败亡后，文明辗转奔走，出入老林，屡创官军。至是，文明为额勒登保逼匿大山密林中，因乏食，潜至花石岩，偷挖窖藏包谷。额勒登保督兵分路搜索，途获教卒，讯知苟文明藏匿花石岩，即往剿捕。文明无路可走，遂跳崖而下，跌成重伤。兵勇赶至，乱矛戳死。文明既死，“三省俱奏无成股贼匪。其零星余孽，败残窜伏于岩巅箐硐间，出掠食者，不过数百人，时聚时散。” 时帝驻跸热河，适捷奏至，诏还额勒登保三等伯，赏还双眼孔雀翎，命移军湖北，与德楞泰会剿。〖17〗

时，勒保亦督兵歼太平黄号龙绍周之余部赖飞陇于云阳。九月，勒保复擒东乡白号张子聪之余部张简于东乡之陈家坪，擒教首汤思蛟于芝包口。云阳月蓝号林亮功部内之张长青率属降。

30 嘉庆帝以军务不日告蒇，谕妥筹三省乡勇。额勒登保、德楞泰奏言：“乡勇之设，起自台湾，嗣后平定苗疆及此次剿办教匪，均有招募。元年、二年（1796、1797）间，川省应募者，有三十七万之多，陕、楚两省亦复不少。陕之汉江，川之嘉陵江，楚之郧西，并三省边界近山各属，

其城守卡隘台站，有兵力不敷防范者，不得不藉乡勇为协护，用以御贼，即使之自卫身家，又可制其从贼之心。其随征乡勇，藉本地之人为之哨探向导，故进剿抄袭，较为便捷；但不谙纪律，不知进退，每致失机偾事。是以川省节年裁汰，已去三十五六万。偶有一二不法之徒，臣与勒保先后奏明正法严办，至今帖然无事。此臣亲历情形也。现在三省征防乡勇，尚有一万七千数百名，事竣均须安插。查三省新添营制，应增兵一万余名，请将情愿入伍者，散于各营，挨次补额，作为新兵；其不愿入伍者听，仍优加赏赉，遣令回籍。俟遣散后，各处乡勇宁谧，然后再撤官兵。”帝是之。〖18〗

八月初一日（8月28日）

31 以日月薄蚀，嘉庆帝诏求谠言。略曰：本年八月朔日食九分有奇，望日又值月食。朕观象省躬，惟恐用人行政或有阙失，朝夕寅畏，莫敢或遑，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或智虑未周，德音未孚，心甚歉焉。凡内外大小臣工佐襄郅治，各宜勤思职业，恐惧修省，尤当齐心研虑，于朝廷政治、安内宁外之大者，恺切敷陈，谠言无隐。即如剿捕川楚邪匪一事，七载于兹，现在军营连次克捷，虽已将著名首逆殄灭殆尽，而一二败残余孽，尚在逋诛，或应靖以兵威，或应迪以德化，诸臣苟有真知灼见，不妨据事直陈。此外政事措施，或有不便于民，及一时行之，日久易滋流弊者，均当指陈利害，匡朕不逮，但不得毛举细故，摭拾浮词入奏。总之，为人君者克敬天戒，修德修刑，惟在本身徵民，规乎远大。所谓应天以实不以文，朕与在廷

诸臣所当交修共勉。自大学士、九卿、科、道及应行奏事者，其详绎谕旨，各抒所见，即时陈奏，朕将采纳焉。

初六日（（9月2日））

32 初，阮光平攻灭广南王阮某，阮某为黎王婿，妻黎氏有娠，逃于农耐。农耐为水真腊旧都，今之西贡也。黎氏生子曰阮福映，潜匿民间。及长，奔暹罗。暹罗王故与阮光平夙仇，乃以女弟归福映，助之兵，攻克农耐，据之，势渐强，号“旧阮”，而称阮光平父子为“新阮”。彼此连年构兵，阮光缵不敌，弃都潜逃。于是福映缚送莫观扶等三名来粤，并献其攻克富春时所获阮光缵封册、金印，奉表投诚。莫观扶等皆中国盗犯，受安南招往投顺，封东海王及总兵等职，仍令至内洋行劫商旅。至是奏闻，帝以“从前阮光平款阙内附，恩礼有加，阮光缵嗣服南交，复颁敕命，俾其世守勿替。乃藪奸窝盗，肆毒海洋，负恩反噬，莫此为甚！且印信名器至重，辄行舍弃潜逃，罪无可逭！”命两广总督吉庆赴镇南关备边，俟阮福映攻复安南全境以闻。十二月，阮福映灭安南，遣使入贡，备陈构兵始末，为先世黎氏复仇，并言其国本占越裳之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南越”名国。帝谕以“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界，亦在其内。阮福映边徼小夷，此时即全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安知非欲夸示外夷，故请易国号，先为尝试，自应加以驳斥。

初八日（9月4日）

33 给事中陈昌齐条陈时务事宜：一、各省督抚并无稽查之人，行止难免专擅，请加学政以稽查之衔，遇督抚有迟压蒙混等弊，随时举奏。二、请停督抚奏调首府之例，遇有首府缺出，请敕下各部院堂官于京察一等人员内保举，听候简放。三、请定无税章程，嗣后各关口上民往来，其衣服等箱在五件以内者，随到放行；在五件以上者，令先报明本处地方官，取具印票，到关验放。嘉庆帝谕以所奏俱不可行，原折掷还。

十一日（9月7日）

34 革贵州巡抚常明职。先是，本年春间，常明参奏道员孙文焕滥用军需、蒙混洒销。帝命百龄会同张长庚确审实情。嗣经孙曰秉奏到孙文焕差人呈控藩司百龄勒派瞻徇，捏饬欺妄各款，即派初彭龄、富尼善前往查办。至是，初彭龄等奏言：孙文焕所控百龄假公勒索各款均属虚诬，而常明久任黔藩，将军需款项牵混支抵，于应拨铅厂银两延宕未缴；又将军需用剩铅丸交商熔化，令幕友私卖。臬司张长庚于署藩司时，接收常明交代，并未清厘，又听从移藏案卷；贵西道吕云栋于常明应拨铅厂银两，代为担认；请将常明等一并革职严审。嘉庆帝准如所请。寻议发近边充军，赏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

35 准巡俄罗斯交界卡伦。俄罗斯交界四十七处卡伦，向来未定巡察之例。先是，喀尔喀亲王蕴端多尔济奏称：明年四月亲察恰克图西十九处卡伦，后年再察恰克图东二十八处卡伦；逾十年与库伦办事大臣轮流一次往察，亦属

严肃边界之意。至是，嘉庆帝诏以“著照所请行，但俄罗斯人等多疑，蕴端多尔济于巡察卡伦以前明白晓谕，使俄罗斯固毕尔纳托尔等知巡察原欲永清二处交界，并无别故，自不至心生疑惧也。”

二十七日（9月23日）

36 革山东巡抚和宁职。先是，帝以和宁查办皂吏冒考案，并不亲提严讯，一任承审之员偏袒徇私，株累多人；又以山东飞蝗入境，和宁匿而不报，玩视民瘼，命交部议处。至是，部议请照溺职例革职，准如所请。寻又以山东十之六七皆被蝗灾，和宁身为巡抚，漫无觉察，已属形同木偶；及经降谕查询，仍不知畏惧，始终回护，有心讳匿，命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时，新任山东巡抚祖之望奏谢。得旨：“山东西连畿辅，东接海滨，民风刚劲，颇不易治。惟事事秉公，悉心妥办，遇词讼虚心断理，遇灾荒尽力抚恤，慎防属员欺蔽，严察家人生事，勿回护己非，勿视民如草，则大端既备，思过半矣！勉之。”

九月初六日（10月2日）

37 定蒙古留孤养亲例。

十一日（10月7日）

38 复蒙古会盟派大员同办例。向例蒙古会盟齐集，由特派大员一同办理。乾隆帝因派员恐滋扰累，特旨停止。至是，蕴端多尔济仍请遇有喀尔喀四部会盟比丁之年，一切应办事宜，会同乌里雅苏台将军等办理。嘉庆帝准如所

请，命赛音诺颜汗、扎萨克图汗二部事务，即就近在乌里雅苏台会集，与定边左将军一同办理；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事务，即就近在库伦会集，与办事大臣一同办理。

39 是月，湖北按察使乔人杰奏报到任。得旨："楚省刑名，颇不易治。此处教匪虽平，嗣后恐有挟嫌报复等事项，须秉公办理，方可服人。勉之。"

40 德楞泰擒达州青号余部教首陈侍学。侍学随徐天德于亭子铺起事，往来陕、楚。天德溺死后，侍学自称元帅，于火峰、界岭收聚青、蓝、白、线数百人，抗拒官兵。至是，德楞泰于归州、兴山搜捕教众，抵巴东江家坪，探知青号教众全数屯巫山之黄泡池，督兵进剿，陈侍学不敌被擒。计楚省东南两面告平。〖19〗

十月十三日（11月8日）

41 禁番役子孙出仕应试。谕曰：番役一项，专司缉捕盗犯，原与隶卒无异。凡各衙门皂役人等，例不准其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其应试。乃从前步军统领衙门往往因番役拿获要犯，辄请赏给顶戴，并有番役子孙应试出仕者，殊不足以别流品而重名器。著步军统领衙门查明番役中从前得过顶戴者，只准暂留顶戴，不准以实缺补；其子孙应试曾经进学及中式者，留其举贡生员，不准选用官职，此后亦不准再行应考；如现有出仕者，概令撤回。嗣后步军统领衙门遇有番役缉捕勤奋，只准量加奖赏，毋许给予顶戴。倘再行滥请，即以违制论。

十四日（11月9日）

42 申禁军营报销赏项。乾隆四十一年（1776），令嗣后不得报销赏项，载入户部军需则例。然自福康安办理各处军务，任意浮加赏项，甚至于军需正项，亦复恣意提用，以致费无所出，捏款开销，各路军营无不踵其流弊。至是，帝命现在办理军需报销各督抚，均不得将赏项一款，滥行添入军需，以符定制。

二十四日（11月19日）

43 以披楞入侵廓尔喀，谕英善等曰：此等蛮触相争，竟可不必过问；倘乞兵相救，英善等惟当请旨遵办；若情急来投，断不可遽令入境，惟令其在唐古忒境内暂行停顿。

二十五日（11月20日）

44 申禁阅看传播小说。乾隆年间，曾禁阅看小说。至是，嘉庆帝谓小说所言不外乎草窃奸宄之事，于世道人心大有妨碍，不可不重申严禁，令在京之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及外省各督抚，通饬地方官出示劝谕，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版，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以端风化而息诐词。

十一月二十日（12月14日）

45 两广总督吉庆自戕身亡。

觉罗吉庆，隶正白旗。初由官学生补内阁中书，迁侍读，历御史，擢蒙古副都统，累迁侍郎。出为地方巡抚。嘉庆元年（1796），授两广总督。至是，自戕于任上。

【考异】吉庆之死，为嘉庆朝“大奇之事”。关于其自戕情形，有两种说法。《啸亭杂录·吉制府之死》、《清史稿·吉庆传》云：吉庆与巡抚瑚图礼素有隙，博罗之变，瑚图礼密劾吉庆疲懦不职，帝命其究诘。那彦成犹未至，独鞫之，据高坐，设囚具，隶卒故加诃辱。吉庆恚曰：“某虽不肖，曾备位政府，不可受辱伤国体！”因引佩刀欲自刎。瑚图礼扼其左腕，吉庆遂取烟壶吞之，逾时而死。而瑚图礼奏折（《清代吏治探微》104—105 页）云：本月十九日，吉庆自永安返归省城，“精神委顿，形容憔悴”，询知患病未愈。明日巳刻，吉庆至臣署回看，叙谈未久，忽然语言恍惚，惶恐靡宁，拔取身带小刀，欲行自戕。臣即喝令伊跟随家人及臣署家人上前抱住，将小刀夺下，伊忽又将桌上鼻烟壶塞入口内，狠力吞下，以致中气隔截，延至未刻身故。

上述说法，前者出于时人之口，想必无造假之可能与必要，且吉庆奏折有“恐瑚图礼作贱”之语，不可视为谣传。而后者虽出当事人之口，然所述含糊，亦不能否认有捏饰之可能。到底何者为是，何者为非，目前尚缺乏充分材料加以说明。今两存。

二十三日（12 月 7 日）

46 褫江西巡抚张诚基职。先是，原任江西建昌县知县刘光，遣子赴步军统领衙门，控告诚基剿捕义宁州“逆匪”时冒功，嘉庆帝命侍郎姜晟前往审办。至是，姜晟奏覆：张诚基实有冒功粉饰情事，帝谓张诚基以巡抚大员，于地方“逆匪”滋事之案，平日不能留心查察，及破案之后，尚不将办理情形据实陈奏，又复粉饰情节，命将张诚基革职，解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拟治罪。寻议上，拟以斩监候。嘉庆帝宽之，改为绞监候，交刑部监禁。十一年（1806），

奉旨发伊犁效力赎罪。

47 是月，浙江巡抚阮元、盐政延丰会奏《南沙收盐章程》。南沙界在仁和、海宁、山阴、萧山数州县间，贫民篷居煎卤，以为私贩。官府或以兵搜毁，兵至而私枭逃逸，篷灶尽撤，兵去复集，集乃益贫，且至四出为盗。至是，阮元等会奏收盐章程，以官帑收买私盐，化私煎以为官灶，盐务为之整顿，“南沙二百里民安物阜，无逃亡盗贼矣！”〖20〗

48 勒保生擒太平黄号唐大信余部教首唐明万于大宁石柱坪。明万于嘉庆三年（1798）在陕西西乡起事，带千五百人投龙绍周，为元帅。屡与官军周旋，走湖北竹溪老林，又遁入四川云阳、开县一带。至是，被游击罗思举等击败俘获。时，额勒登保率提督穆克登布，擒通江蓝号余部教目景英于铁灯台。川、楚、陕教首几尽，额勒登保自陕南来，德楞泰亦自楚西下，俱至川北，将三路会剿教众残部。

十二月初一日（12 月 25 日）

49 那彦成奏永安等三县天地会起事缘由。先是，博罗、永安天地会相继起事，两广总督吉庆既未能妥协办理，又不能确查起事之由，命革协办大学士，派那彦成抵粤查询。至是，那彦成奏天地会起事之由，略曰：天地会名起于福建漳、泉，粤之惠、潮与之接壤，沿习既久，遂成土俗。粤省民人多聚族而居，其客籍寄居者，均系无业游民，性复犷悍，聚党成群，遂结为天地会。遇事互相帮助，会内亦间有本处之人，而系客籍者十居八九。其上著民人因客

籍结会，恐被扰害，亦于乡内纠众立会；每户按牛派钱，存为公项使用，名之曰“牛头会”。两会之人，彼此争竞，互为仇敌，已非一日。此次归善、博罗、永安三处滋事，归善天地会系陈亚本为首，纠党数百人，欲抢劫牛头会村庄，未及举事，即被查获；博罗县天地会系陈烂屐四为首，纠合会众，盘据山隘，抗拒官兵，业经剿平；永安则因牛头会众闻博罗之乱，恐本地天地会众闻风响应，集众捕拿会首送官监毙，曾清浩、官粤陇等遂纠众作难，焚杀牛头会村庄。是此三案，归善则谋逆未成，博罗则实为叛逆，永安则因本地民人激起，始非谋反，后以抗拒官兵，竟成叛逆之势。奏入，谕禁创立牛头会。〖21〗

十六日（1803年1月9日）

50 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等联衔递到六百里加急奏报，川陕楚“剿教”大功戡定。略曰：窃查教匪之起，始自奸民刘松、宋之清、刘之协等，假以烧香治病为名，惑众敛钱。愚民无知，被其煽诱。丑类既多，遂作不靖。其在楚则起于宜都、当阳、襄阳，而延及郧、宜、施南；其在川则起于达州、东乡，而遍及川东、川北；其在陕则起于兴安、大小米溪、安岭、汝洞二河等处。先后窃发，始则蚁聚以负隅，继且狼奔而走险。楚匪由豫入陕，又由陕入川。而川匪与之勾结，伪设元帅、先锋、总兵等名，妄立黄、蓝、青、白、线字之号，焚杀虏掠，毒害生灵。我高宗纯皇帝十全伟烈，震铄古今，征三涵之劲旅，集七萃之雄师，分投围捕，逐处虔刘。天戈所指，每仗歼杀辄盈千；然或元凶已剪而余党尚存，或此界方安而

彼疆又扰。仰惟圣德好生，犹以匪众悉皆赤子，不忍骈诛。我皇上继承鸿绪，亲政之初，复沛德音，兼施剿抚，载悬懋赏，并示恩威。武臣授钺以专征，疆吏持筹以固圉。发帑金而数逾万万。飞刍挽粟，总期士马饱腾；降玺书而恩逮元元，除税蠲租，益见群黎鼓舞。秦陇蜀栈，列卡云屯；白水汉江，连营雾布。人有同仇之义，集团练而民尽知方；野无赍盗之粮，缮寨硐而室皆安堵。军声叠震，凶党披靡；数年以来，次第扫除。所有首逆如覃加耀、张正潮、王廷诏、聂杰人、张正谟、刘启荣、王三槐、罗其清、罗其书、高均德、高成杰等均献俘阙下；张什、高三、马五、冉学胜、李彬、冉天元、冉天泗、王士虎、龚文玉、龚其位、卜三聘、龚建、王登廷、陈杰、伍怀志、张子聪、徐天寿、汪瀛、王凌高、李槐、高见奇、庹向瑶、刘朝选、杨麟生、辛斗、辛聪等均生擒正法；林之华、齐王氏、姚之富、张汉潮、樊人杰、张天伦、徐天德、陈崇德、冉文俦、冷天禄、林亮功、林定相、萧占国、张长更、包正洪、李潮、符曰明、徐万富、王珊、李树、伍金柱、阮正隆、庞洪胜、鲜大川、赵麻花、朱国富、雷士旺、张世龙、刘允恭、高二、杨开甲、张允寿、张世虎、龙绍周、苟文明、蒲天宝、魏棒棒、陈国珠、赖飞陇等均临阵歼毙。计斩擒著名首逆百余人，积恶头目数百名，并扫除党与二十余万，悔罪投首者数万人。三省渐即肃清，惟戴四、赵鏊、景英、陈士学、张简、汤思蛟、熊翠、熊芳青、唐明万等，蔓草未除，困兽犹斗，尚于边界奔窜稽诛。仰蒙皇上重申巽命，谕令臣等会剿蔵功。兹又将该匪等先后殄灭，统计川陕楚成股逆匪一律荡平。标营分驻，击柝无惊；耕凿咸安，受廛复

业。三省之辑宁同庆，七年之兵革全消。此皆仰赖我皇上缵绪迪光，圣谟广运，神机默运于一心，胜算不遗于万里，用能昭兹耆武，集此睿功，上承纯皇帝未竟之瘗谋，永绥我国家无疆之景祚。

奏入，诏以三省荡平，上终先帝耄期未竟之志，祭告裕陵，宣示中外。晋封额勒登保一等威勇侯，德楞泰一等继勇侯，皆世袭罔替，并加太子太保，授御前大臣，赏用紫缰。勒保一等伯，明亮一等男，赛冲阿、杨遇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其亲王、军机大臣、户兵二部及各省承办军需之督抚司道，赏赉有差。遣官祭告川、陕、豫、楚四省山川神祇。又诏免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被乱各州县自元年至七年带征缓征逋欠钱粮。〖22〗

二十四日（1月17日）

51 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奏善后事宜七条：一、凯旋各省官兵宜分别应付。二、三省被难穷黎宜酌加抚恤。三、三省堡寨枪炮应分别缴收。四、武职各员请酌予奖励。五、出力文员宜分别查办，以奖勤劳。六、义勇首领顶戴荣身宜咨部备查。七、被贼戕害士民宜酌加彰阐。奏入，奉旨允行。〖23〗

52 是月，安徽宿州民人王潮名戕官滋事，按察使珠隆阿闻报驰赴宿州，令凤阳知府杨廷瑛督率义民乡勇分头堵御，自率守备刘连升等由西门攻进，杀获殆尽，王潮名中枪死。〖24〗

53 护理山西巡抚布政使张师诚密奏督办各属弥补仓

库，逐款清厘，现已陆续完缴。得旨："此等事总防累民，若有派累，不如仓库不实，应知此意。"

54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九千九百七十四万九千七百七十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一十八万四千五十二石。

---

〔1〕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兵事·教匪》。

〔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二册 130—133 页。

〔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 32—38 页。

〔4〕《枢垣纪略》卷一。

〔5〕《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九二《琅玕》。

〔6〕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七；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道光《通江县志》卷五《武备志·平定教匪》。

〔7〕参见：道光《巴州志》卷十《杂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

〔8〕《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二册 144—146 页。

〔9〕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

〔10〕《戡靖教匪述编》卷七。

〔11〕《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12〕《蔡牵攻打大小担清军炮台史料》，载《历史档案》1986 年 3 期。

〔13〕参见：《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兵事·教匪》。

〖14〗《枢垣纪略》卷一。

〖15〗《天地会》七，3—5、29—31 页。

〖16〗《天地会》七，7—13、26—35 页。

〖17〗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七；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

〖18〗《清史列传》卷二九《德楞泰传》。

〖19〗嘉庆《四川通志》卷八三《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

〖20〗《阮元年谱》卷二。

〖21〗《天地会》七，97—104 页。

〖22〗《钦定剿平三省教匪方略》正编卷二五二。

〖23〗《德壮果公年谱》卷二二。

〖24〗《满汉名臣传》续集卷四四《珠勒亨传》。

清通鉴　卷一百六十

嘉庆八年　癸亥　公元1803年

正月初十日（2月1日）

1 云南大理府云南县、宾川州地震。

十一日（2月2日）

2 谕命伊犁广开屯田，无耕牛者官给之。乾隆二十九年（1764），有旨以伊犁田土肥润，饬将军明瑞等查明地亩，分给满洲官兵，以资养赡。嗣明瑞查明可耕之地甚多，请俟满兵到齐办理。迨五十年（1785）及五十五年（1790），复历奉谕旨，饬令筹画耕种，历任将军均以灌溉乏水为词。至是，伊犁将军松筠疏言："臣自上年接任后，探明近水可耕之田，由惠远、惠宁两城酌派闲散试种，通计所获十分有余。本年秋麦又布种一千余石，急当广行汲引，因于惠远城东伊犁河北岸，新开大渠，迤逦数十里；又于城西北草湖中觅得泉源，设法开渠，修筑堤岸，疏引支流，其

地即分给惠远城八旗耕种。至惠宁城八旗所耕，本系裁撤绿营屯地，原有渠泉足资灌溉，惟种地必资牛力，请于官厂内赏借惠远城每旗牛八十只，惠宁城每旗牛四十只，庶令边地驻防兵农并习。”〖1〗得旨嘉允。

二十八日（2月19日）

3 朝鲜国王遣使表贺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

二十九日（2月20日）

4 以琉球国贡船漂没，诏免补进土贡，嗣后凡遇外藩贡船，遭风漂没沉失贡物之事，均照此办理。

5 是月，浙江提督李长庚败蔡牵于定海。蔡牵，善捭阖，能使其众。时越南阮福映新受封，杜绝海寇，夷艇不复至，由是艇匪无所巢穴。其在闽者，悉为蔡牵所并，势大猖獗，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圆，回船倍之，乃免劫，且结陆地会众，阴济船械硝磺米粮，而官修战船，笨窳不能放洋，转雇商船为剿捕之用。长庚与浙抚阮元议造大舰，凌盗艇上，阮元率官商捐金十余万，造大舰数十，名曰霆船。铸大炮四百余配之。船成，遂连败蔡牵于岐头、东霍等洋，兵威大震。至是，蔡牵以进香普陀故，至定海，李长庚、温州镇总兵胡振声出蔡牵不意，率舟师掩袭之，蔡牵仅以身免，穷追至闽海，蔡牵船粮尽，艇且朽，而在下风，度不得脱，乃遣其人干兴泉道，乞降于闽督玉德。玉德遣兴泉道赴三沙招抚之。蔡牵又言：“果许降，勿令浙师由上风逼我。”玉德信之，遽以令箭挥浙兵收港，蔡

牵得以其间缮樯械，备糇粮，扬帆去，浙兵追之无及矣！自是势愈炽，无所惮；至于渡台湾称王，攻掠城野。〖2〗

二月初九日（3月2日）

6 谕驳伊犁设学。先是，给事中永祚奏请伊犁地方设学，命大学士会同礼部核议。至是议驳，得旨：所驳甚是。伊犁地处极边，多系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游牧之地，迥非乌鲁木齐建立府厅州县设有学额者可比。该处毗连外域，自当以娴熟武备为重；若令其诵读汉文，势必荒疏艺勇，风气日趋于弱，于边防大有关碍。寻松筠亦请于伊犁设学，降旨申饬。

7 是月，嘉庆帝密谕闽浙总督玉德："朕闻近日闽省洋匪与会匪颇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等弊。海口各商船出洋，要费用洋钱四百块，回内地者费用加倍。此项费用俱系给洋盗蔡牵，给则无事，不给则财命俱失。再陆地天地会匪甚多，即衙役书吏亦有入会者，州县官无可奈何，不敢办理，若致养痈遗患，又成大案矣。汝应不动声色，密为察访，派能事之人改扮客商，随彼入会，得其实据，并紧要头目住址姓名，一鼓成擒，立行正法，胁从勿问。如此办理几处，自可潜移默化。诛数十名不法棍徒，可保无限生灵涂炭，阴功亦不大乎？至于蔡牵为洋巨恶，此贼一日不除，洋面一日不清，而坐地分赃者，大约皆系会匪。密访之法，必须于大小寺院及花船鸦片馆等处，方能得其底细；若大张告示，明派兵役，是速之使乱，非徒无益而有害。慎之密之。朱谕先行回缴，并将办理之法先行覆奏。"

8 致仕大学士王杰疏陈时务事宜。略言：皇上亲政以来，宵旰勤劳，恩威并济；内外臣工，无不洗心涤虑，共砥廉隅。臣年齿既衰，智识愈钝，更何有千虑之得？惟是积弊相沿，有极重难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饬者：一、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之虚出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从风，恬不为怪。至于名为设法弥补，而弥补无期。清查之数，一次多于一次；完缴之银，一限不如一限。辗转相蒙，年复一年，未知所极。窃谓嘉庆四年（1799）以前之州县，此时或迁他处，或经物故，原难责之现任补偿；然从前州县用度不节，因而侵挪仓库。今皇上饬纪整纲，大吏皆以廉节相尚，岂从前上司专讲酬应，州县尽属从容，今兹上司各失清廉，州县转形拮据耶？乃州县则任催罔应，上司亦一筹莫展，意或有苦乐不均，未之调剂欤？有贤否不分，因以观望欤？固宜广求整饬之法，以冀仓库渐归充实也。二、各省驿递，设立驿丞，专司驿递。凡有差使，各按品级，乘骑之外，加增不过二三骑，多则驿丞不能派之民间也。照常给廪之外，一无使费，使臣及家人等，亦知驿丞之位卑俸薄，无可诛求也。迨后裁归州县，百弊丛生。请先言其病民者，州县

管驿可以调派里下，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有增至数十倍者，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由是管号、长随、办差、书役，乘间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飞驰，需车数辆及十余辆者，调至数十辆、百余辆不等。骡马亦然。小民舍其农务，自备口粮、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虑告发也，则按亩均摊，甚而过往客商之车骡，稽留卖放，无可告诉，无怪小民之含怨也。至于州县之耗帑，又有无可如何者，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糜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钞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类甚繁。自数十金至数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临省之大员，往来顿宿，亦需供应，其家人藉势饱欲，不餍不止，而办差长随，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议者谓驿站裁归州县，当时自为调剂邮政起见，每年一驿钱粮，自数百金至数千金，付之微员，既非慎重之道，抑且遇有紧要差使，及护送兵差之类，额马不足，必须借用民力，是以定议裁改。夫驿站未归州县以前，岂无紧要差使？岂无护送兵差之类？当其时要已另设台站，或调拨营马，或筹项购买，事竣各有报销，与驿站两不相关。若州县管驿，则平常供应，即有不可数计者，然则亏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亏空，先清驿站，当亦由渐转移之策也。况体恤民隐，尤为急务乎！今当军务既竣，我皇上勤求治理，似无大于此二者。但以积重之势，不可不思至当之方，或追溯旧章，或博访众论，斟酌尽善，断自睿裁。从此仓库盈而邮政肃，天下幸甚！奏入，帝嘉

纳之。〖3〗

闰二月二十日（4月11日）

9 陈德行刺嘉庆帝。先是，嘉庆帝拜谒东陵，返归圆明园。至是，由圆明园回宫斋戒。将入顺贞门，突遇陈德持刀行刺。陈德者，内务府之革役也。时变起肘腋，猝不及防，幸定亲王绵恩及额驸拉旺多尔济等六人奋力擒之。因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讯，但云迫于饥寒，无以救死，宁求速死耳。又添派大学士、六部尚书九卿、科、道连日刑鞫，仍矢口不移，云“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而已。承审大员最终只得以“陈德实系失业奴仆，辄因签语梦幻，顿萌逆念”复命。帝不欲穷追，命按律定拟，略曰：朕为天下共主，以诚心御下，毫无猜忌。八年以来，虽无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诛戮。天下之人，何所不有，譬如猘犬噬人，原无主使，鸱枭食母，岂有同谋？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是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耳！

旋奉旨诛陈德及其二子。行刑之日，押陈德至菜市，缚诸桩；复解其二子至，长禄儿，年十六，次对儿，年十四，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陈德叩头讫，先就刑。陈德瞑目不视。已而乃割陈德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次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尚刀刀见血，继则血尽，但流黄水而已。割上体竣，陈德忽张目呼曰：“快些！”监刑者谓之曰：“皇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德

遂瞑目不复言，脔割至尽乃死。〖4〗

【考异】陈德为何行刺嘉庆帝，有说法二。一曰：官为指使。陈德案结之后，有人匿名指控兴德保父子潜与陈德往来勾结，谕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办。寻查明系兆昌挟仇诬陷，遂处斩监候。此自属子虚乌有。二曰：天理教策划。此多出于野史，而萧一山《清代通史》亦采此说，略言：林清之变，其酝酿已非一时。先是，嘉庆八年（1803），陈德行刺嘉庆帝，因无实供，世莫知其所由。及十八年（1813）变起，山东金乡令吴阶捕获林清党崔世俊，究出八年（1803）陈德曾偕祝现至世俊家，宿一日，御者为支世才。始知陈德本系林清党。而山东巡抚以事属既往，删不入奏，遂为千秋疑案。然考之于史，此说亦难成立。其一，据陈德及有关之孟启基、姜六格、黄五福等供：陈德从嘉庆三年（1798）至八年（1803）二月二十五日一直于孟明家充当厨役；从二月二十六日至闰二月十五日，一直寄居其外甥姜六格家中，从未前往山东（参见：《嘉庆八年仁宗遇刺案》，载《掌故丛编》）。其二，据林清所供，其于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始经董伯旺引见教首宋景耀，入荣华会，十三年（1808）方出掌坎卦教。而崔世俊乃于嘉庆九年（1804）入离卦教。故陈德行刺之时，林清、崔世俊尚非天理教徒，显非林清党。其三，如金乡令吴阶确系审明陈德系林清党，从情理上讲，山东巡抚亦不会因事属既往，删而不奏。既无人指使，陈德为何要行刺嘉庆帝？从其供词看，或因生活艰难，要寻死路；或因患有精神病症，故有刺杀皇帝之举。

二十五日（4月16日）

10 命定宫禁门卫章程。以京城有犯驾之事，御史费锡章奏请整肃门禁，谓紫禁城内向来当差行走之人，俱应添

设腰牌，以严出入。谕曰：朕临莅所在，皆属禁地，如驻跸圆明园，巡幸热河、木兰等处各行在，即与宫廷无异，总应环卫森严，其如何设法警卫，著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妥议具奏。寻议定章程二十九余条。从之。

11 是月，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奏政务事宜。略谓："天下之大，万机之繁，皆系皇上一人独理，而内外诸臣，俱不过浮沉旅进旅退之中，无一人能匡扶弼亮。请于内之卿贰、翰詹、科道，外之藩、臬、道府，慎选二十人，轮直内廷，将每日奏章谕旨，于进呈后尽心检校，然后发钞，有疏忽偏倚之处，许其就近详办可否。"得旨：尹壮图所言，皆迂阔纰缪，断不可行。〖5〗

三月初十日（4 月 30 日）

12 额勒登保奏通筹三省大局事宜。略曰：贼数愈少，而贼情愈为狡悍，请发帑兴筑城营，制贼奔窜，并借此收养游民，以工代赈。奏入，嘉庆帝谕曰：现在零星散窜之贼，不过在深山老林潜匿奔逃。此时即使择要兴筑，贼匪早经绕道远避，安能制其死命？况将附近寨硐百姓迁徙入城，是直以民田庐舍委之贼匪。贼踪所至，无人抵御，更得来往自如，乃转称贼匪不敢由彼奔突乎？至以工代赈一节，地方现有兴作，游民得藉此谋生，设将来工程完竣，亦难保游民不仍散为贼，额勒登保又将如何安置乎？又据称川陕两省城营各工，约需银四十万两，如蒙恩给发督抚赶办，并可就近查核督催等语。额勒登保总统师干，自应以戡暴安良为己任，乃不思办贼，转欲监工，岂经略重任

仅在监督工程乎？七年以来，所奏之折，从无似此不通事体之至！至称三省军饷，每月需银二十四五万两，恳恩鉴核一节。军营饷项，朕先事预筹，源源接济，从未令有缺乏。额勒登保岂不知之，犹以此为藉口乎？额勒登保殊负委任，著革去御前大臣，并紫缰，仍授御前侍卫，并传旨严行申饬。〖6〗

十七日（5月7日）

13 命议翻译乡会试事宜。向来翻译乡会试照文乡会试之例办理〖7〗；至是，翻译会试考官蕴布请将翻译乡会试归并文闱考试，命礼部核议。寻议奏事宜五条：一、年份宜通融归并。旧例乡会文场五年一举，翻译乡会试五年一举，彼此参差，难以归一，应改为三年一举。二、号舍宜量为区别。翻译与文场事体各殊，请以内龙门左右两旁六号为翻译座号，庶与文场两不相混。三、试期宜量为挪移。乡会试之弊窦多在头场，请于会试二场点进翻译头场，会试三场点进翻译二场。四、阅卷宜酌复旧制。即乡试应照殿试例，在文华殿阅看；会试照朝考例在内廷阅看。五、关防宜有分别。凡内廷阅卷禁御森严，可不必再加防范，惟文华殿阅卷，地在外廷，关防不可不严，请派满汉御史四员巡视稽查。帝从之。

14 是月，嘉庆帝密谕玉德、李殿图：闽省漳泉二府，最为难治，而泉人甚于漳，总须培养出几个好府州县官来，庶几可望移风易俗。近年以来，各省督抚奉公守法者居多，但止知洁己，未能用人，所以政不行而民益困，颇有大法

小廉之弊，有何益处？汝等患在不知人，斯所以不能安民。亟须勉之。

15 是春，额勒登保使杨遇春迎击教军于砖坪，而自督罗声皋等剿苟朝九于通江，使穆克登布歼姚馨佐、陈文江于南江。而南江复有宋应伏出没，其党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皆百战之魁，诱官军入林搜捕，而突出格杀，穆克登布中矛死。穆克登布与杨遇春俱为经略左右翼长，每战辄冠军，年三十余而殒。额勒登保痛惜之，斩先退亲卒以殉。诏世袭轻车都尉。二月，罗声皋追教众于东乡、太平，额勒登保邀其东北。教众复西走，兵进亦进，兵止亦止，官军屡擒斩，尚余四百。苟朝九诡死，使靳思庆、赵金友领其众，齐国典亦投之。其田朝贵剿应伏部于开县，斩冯天保、宗赖于，惟熊老八、余佐斌率百余遁太平、东乡老林，复败富僧德、蒲尚佐之兵，官弁死者十余。四月，朝九余部复分二队：齐、靳百余众走东乡，罗声皋追之；赵金友三百余众北突奔陕，窥汉江，额勒登保邀击，冒雨昼夜分路搜捕，先后擒斩殆尽。西乡近川界数百里已无教众，复集兵勇回搜开县、太平。五月，田朝贵、罗声皋等斩靳思庆于太平。六月，擒赵金友于大宁。又参将陈弼报擒熊老八于太平，传首京师，以祭穆克登布之墓。

其德楞泰川东一路，自正月王国贤、陈云、刘学礼等先后入巴东。时庆成养伤襄阳，诏德楞泰赴湖北。闰二月，德楞泰袭攻学礼于老鸦寨，断其走路，蹙诸当阳河，擒斩漂溺，仅窜遁二百，追歼之竹山。三月，陈云与苟朝阁、吕宗明合队六百，走房县，庆溥、吉林泰剿之。其富僧德、蒲尚佐所搜太平、大宁教军，亦先后奔楚。德楞泰乃自川

东移剿。四月，张瑗、李天林逼两路教军入川。其庆溥及吉林泰所追二队擒斩逃散外，各存百余，合计兴、巴之教众不过三百。德楞泰乃奏：将各路分捕之兵，再分多路，裹粮五日，会哨排搜，令其具结无遗匪。以巴东责吉林泰，竹溪责庆溥，房县责李天林，巫山责蒲尚佐，大宁责丰绅，其丰溪、平利各处责杨遇春。嘉庆帝诏川陕仿行之。

时川省教军之就抚者：赖应举降于达县；广元教军青蓝、黄号降于刘清；王国贤、黄国隆、黄朝举、申三亨、王相、胡大年等，先后降于云阳。诏奖云阳知县梁怀招抚之力。又参将桂涵歼宋国品于大竹，副将马元歼唐大信余部百余于开县。其汉江以北南山教众，杨芳屡次捕斩，仅三十余众，乃分兵勇五路排搜，自东而西，自南而北，或数日不见教军踪迹。额勒登保奏言：陕境已无贼，惟楚贼仅二三百，川贼山内山外亦各二三百，皆散窜延喘，其势已成囤匪，拟别筹变通之策。六月，额勒登保与勒保会于开县，督诸将分二十余路排搜老林而西，先后复擒斩二百余。各寨勇亦沿途截杀。德楞泰亦扫荡川、楚边界各教众，移师入川。〖8〗

四月初二日（5月22日）

16 命平息“番乱”。先是，甘肃循化、贵德两厅地方“番众”滋事〖9〗，抢掠青海蒙古二十五旗，杀伤贝子齐默特丹巴妻媳。至是奏闻，帝谓藐法已极，命西宁办事大臣都尔嘉亲往督办，不可姑息了事。五月，都尔嘉将为首之人擒获，分别斩枭。六月，理藩院侍郎贡楚克扎布奏言：番众强悍，非仅以空言慑伏，势须大兵临巢，伊等方知震

惧。帝命陕甘总督惠龄亲往督办。

初五日（5月25日）

17 改安南为越南。先是，安南阮福映进表文，请册封并请改国号为“南越”。至是，命改“安南”为“越南”。谕曰：“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境，褒赐国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 六月二十六日，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

18 是月，直隶总督颜检覆奏：广平府知府徐烺品端才练，能察吏恤民；大名知府张休公才具精干；东安县知县金鸣琴悃愊无华，办事可靠；武清县知县朱杰才尤强干。得旨：“贤员不可多得，当加意训勉，为民保障，勿忽！培植好官，乃安民之本。”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

19 申禁民人携眷出关。东三省地方，例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嘉庆六年（1801），以畿南州县被水成灾，准令穷黎携眷出口谋生。至是，帝以直隶收成丰稔，民气已复，而尚有民人携眷出口，命嗣后民人出人，除只身前往之贸易佣工就食贫民，仍令呈明地方官给票，到关查验放行造册报部外，其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偶值荒歉之年，贫民亟思移家谋食，情愿出口营生者，亦应由地方官察看灾分轻重，人数多寡，报明督抚，据实陈奏，候旨允行后，始准出关，仍当明定限期，饬令遵限停止，毋得日

久因循，致滋弊端。

20 是月，颜检以面奉训谕，具折谢恩。得旨："君臣相得，亦非常之缘，不可思议。卿当思颂不忘规，朕若有从脞之处，必密行进谏，切勿不言，不言则为负恩矣！卿若有失算之处，朕必加谴责，断不姑息，姑息转为私德矣！勉之志之。"

六月初四日（7月22日）

21 增设满洲日讲起居注官二。

二十四日（8月11日）

22 军机大臣会同户部等部议覆陕甘总督惠龄条奏善后事宜：一、南山内西乡、平利、商州、镇安各州县均准改为繁缺。二、南山内各州县准就地方大小，各添壮丁数十名，于随征乡勇内挑选，其口食先以查出绝产叛产变价生息支放，再行筹款。三、陕省各属因军需动拨常平仓谷，应买补，其山内各州县原贮仓谷少者，酌量加增，并令妥议章程办理。四、留坝、宁陕、石泉等厅县应行建筑城垣，栈道内东河桥、草凉驿、废邱关、南星、马道、大安驿、黄坝驿等处，应行添建土堡，令其照例估办。帝从之。

23 是月，额勒登保以兵事将蒇，奏言拟留防搜捕善后章程：一、请全撤外省客兵及东三省马队，以节糜费而示体恤。二、请酌留四川本省兵勇一万五千名，分布川东、川北一带，湖北本省兵勇一万名，分布归、巴、兴、房、

三竹一带，陕西兵勇一万五千名，分布营卡，常川会哨，以绝川、楚余匪窜陕之路。三、请将随征乡勇有家业者，听其回家安业外，其无家业愿归营者，照新兵例，各给守粮一分，俟制兵缺出拨补，约一二年即可补竣，守粮亦可裁尽，于安插乡勇之法万全无弊。四、请川、陕、楚三省分驻大员统率。五、请俟奏报肃清后，申缴经略、参赞印信。谕曰："暂留东三省马队、官兵，并止其缴还经略印信，统俟善后事竣，亲赍入都，余俱如所议行。"〖10〗

七月初六日（8月22日）

24 命查办江西万载县土棚分籍考试案。江西各县棚民，雍正二年（1724）准其报县收考，九年（1731）准其另额取进，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人数无多，年久合例，准其归并土籍考试。万载县自裁棚归土后，遇县考时，土著童生取具邻里廪保本童，谓之三单；棚童于三单之外，加用五童互结。虽卷面并无分别，而保结两歧，土童、棚童仍自为区分，棚童取进一名，即占土籍一名之额，由是彼此结讼，案卷累累。至是，因有万载县副贡生辛梅臣赴京呈请复分籍考试，帝命两江总督陈大文会同江西学政李钧简察核情形，悉心筹议具奏。寻陈大文、李钧简先后入奏，大文奏请加额分进，即将万载县棚童仍照雍正九年定例，按五十名以上另额取进一名，数至一二百名以上，以次递加，仍不得过四名之额；卷面注明土、棚字样，于考试时通用互结，合考分取，各进各额。而钧简则请加额合考，即于本额之外，另加额四名，归于正额，一律衡校录取，并裁去三单，通用互结。帝复命交江西巡抚秦承恩会同新

任学政曹振镛再行筹议。承恩等以棚民住居江西百有余年，强为分别，于理不顺，奏请加文童额四名、武童额一名，照李钧简之议合考。经礼部议准，奉旨依议。〖11〗

十三日（8月29日）

25 以办理孝淑皇后奉安事宜措词有误，王大臣、礼部堂官降革有差。

十五日（8月31日）

26 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由六百里驰奏戡定。诏予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军机大臣等优叙：命德楞泰入觐，额勒登保留搜余匪，俟德楞泰回川后，再还朝奏凯。〖12〗

27 传谕额勒登保曰：目下所有余剩零匪，楚省不及百名，川境不及二百名，额勒登保仍当督率镇将上紧搜缉净尽，不可稍有松劲。上年驰递大功告竣黄折后，究因带兵入员不免稍存懈缓，以致搜捕迟延，又将及八月；今此次已奏报全局肃清，务须鼓励弁兵，乘此精锐之气，将各处深山老林偷窜残匪，一律搜捕无遗，方为妥善。惟是此后搜捕余匪，除临时抗拒被擒者，仍照旧办理外，其零星搜获者，总当讯明确供，分别惩治；若仍前一概诛戮，不特弁兵等有意邀功，或至戕及无辜，并恐兵丁寨民等有仇杀等事累及善良，殊有关系。〖13〗

二十日（9月5日）

28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大学士保宁、协办大学士尚书朱珪留京办事。

二十八日（9月13日）

29 禁民人携眷偷渡海口。山东民人前赴奉天，由海道、陆路两途，而海道较陆路更为径捷。至是，帝以山海关稽查既严，民人乘桴者必众，命沿海文武员弁实力稽查，毋许私行偷渡。

30 是月，署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奏：闽省仓库自乾隆六十年（1795）清查以后，有留交无著之款，分摊后任，而接任之员以为非己任内之事，迁延诿卸，迄无清款之期。又海洋船工经费及缉匪口粮等项，皆取盐商生息项下及本省官员捐廉银两，遇有不敷，则动用司库杂款，先行发给，此则以官帑垫私捐也。又州县应交摊捐各款一时不能措缴，转挪地丁钱粮，先行解送，此则以正项垫杂款也。节年头绪不清，以致司库杂款项下，垫用较多，致干部诘。州县经征项下丁耗私挪，转多悬宕，此则为各省所仅有。臣现在严核州县正项，按款批解，不许与摊捐各款稍涉通融。至司库动用项下，详慎出年纳，即船工口粮等项，有可节者，即详明立案。得旨："甚是！"又奏：闽省风气，俗悍民刁，向称难治，然臣察访闾里小民，最畏官势，亦甚有良心。官长如果清廉，即听断偶误，亦皆心服，以为官长未得钱也。自贪吏辈出，以词讼为取利之源，以械斗为敛财之薮，不但不能养之，并其所养者而夺之；不但不能教之，并其服教者而诬之，而民心始难矣！始而怨官，继而仇官，遂至抗粮械斗之风，日益滋甚，罪岂在民？实地方官有以启也。得旨："平心之论，即从前教匪之事，亦

由官逼民反也！”

八月初四日（9月19日）

31 先是，帝以蒙古地方容留民人，租种地亩，日久必致有碍游牧，曾命驱逐种地民人。至是，蕴端多尔济等奏：土谢图汗部落扎萨克齐旺多尔济齐巴克扎布旗分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地方，皆有游民栖止，而蒙古等多有负欠民债者，今若概行驱逐，则负欠之蒙古措偿拮据，而贫农亦无所归。得旨：已在蒙古留居种地之民，免于驱逐，给予执照，嗣后凡无执照而任意留居者，从重治罪。

32 越南国王阮福映遣陪臣表贡方物。

33 是月，颜检以查办水利工程，请酌加盐价，为兴修之用，嘉庆帝命大学士、九卿会议。寻议驳，得旨：此事本属难行！盐斤加价，不独系病民之举，且官盐价昂，则私贩愈多，滞销愈甚，于盐务亦属无益。若以兴修水利为词，则该督等所奏，每岁仅将加价银六十余万两归入河工，于目前修浚事宜，亦属缓不济急。颜检向来办事认真，此奏显系听人怂恿，殊属非是。

34 山东巡抚铁保奏清查仓库、酌立弥补章程。略言：东省亏项共一百八十余万两，通计每年各州县可弥补银二十余万两，约计六七年可以全数归款。得旨：弥补之法，原不能责效旦夕，该省亏缺各项果能按照现定章程，于每年弥补二十万两，则六七年后不难陆续清厘，全行归款，亦不为迟，但此事总须行之以实，不可徒托空言。至外省

州县，俱有相沿陋规，该管上司自无庸刻意剔除，俾各州县得藉以从容弥补，稍有所余，并可为伊等津贴办公之用，但不可任其借弥补为名，将规例私肥己橐，竟不实力补偿，甚至有劝捐派累等弊。总之，既属官亏，并非民欠，若不肖官吏，有藉端丝毫扰及百姓者，必当严参惩办。

九月十三日（10月28日）

35 河决豫省封丘衡家楼。黄水直注东北封丘、考城，下达山东曹州府属。大溜经过之处，田亩多处被淹。〖14〗明年三月塞，用银七百三十万两。

十六日（10月31日）

36 彭元瑞卒。

彭元瑞（1731—1803），字芸楣，江西南昌人。少负隽才，多读书，工词翰。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改庶吉士。历官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吏部尚书等职，擢协办大学士。以文字受知两朝，入直南书房垂四十年。内廷排架，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西清宝鉴》、《宁寿鉴古》、《天禄琳琅》诸书，皆与编纂。所为文章，锻炼精到。本年正月，以疾请解职，温谕慰留，至六月始得请开缺，仍留充实录馆总裁，食尚书俸。至是病卒，遗疏吁请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帝震悼，赞其学问素优，行走勤慎，凡进文字，每邀奖赏；遇有敷陈，多可采纳。赐祭葬如例，谥“文勤”。十一年（1806），以疆臣请，命入祀乡贤祠。〖15〗

十九日（11月3日）

37 敕谕管理国子监事大学士刘墉等曰："我国家列圣重光，以典学亲师为首务。群士沾濡化雨，浃髓沦肌。朕绍承大烈，嘉庆三年，即举临雍大典，八年于兹，兢兢业业，不敢昕夕愆忘。今仰荷洪慈，武功藏事，文教宜修。首善之地，尤宜加意焉。大学以明伦为首务，士以喻义为先。伦不修而以文责师饰，义不明而以利计私，何以为士子之倡乎？学校之科条，非不灿然，顾或于伦物不躬行，则三德六行皆空华矣；或于义利不明辨，则服古入官，皆市道矣。尔诸臣不可不孜孜以是道其国子，尔多士可不汲汲以是臻于高明，毋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毋以为陈言而不求切己。朕所厚望于臣工庶士，涤濯其心，诚勤无懈，以培植贤才，为国桢干焉，各宜交勉！"

38 是月，山东巡抚铁保奏：东省地处冲衢，官兵除解犯、护饷、缉匪外，有催漕差使，遇有出差，每摊扣饷银，相沿帮贴。众兵得项既少，差使又繁，易启勒索帮规之事。查藩库有积年所存朋银及马乾等项，现拟动借银一万八千两交商生息，按大小营头，自数十两至百余两，均匀摊派，以为兵丁差费，修理器械之用，于戎政大有裨益。得旨："依议妥办，勿令不肖胥役入己，兵不得实惠矣！"

39 江苏巡抚汪志伊奏江苏仓库亏缺情形。略言：江宁各属未补银共十四万五千五百余两，仍照旧定章程勒催，于嘉庆十年（1805）归补全完；苏藩所属未完银两共三十

万九千余两，限每年补银五万七千余两，计至嘉庆十二年（1807）全数补完。得旨：该省漕务素多积弊，经朕节年降旨饬谕，此时正在力加整顿之际，诚恐不肖官员或以现办弥补为词，又于漕务内有所派累，则大不可。

十月初三日（11月16日）

40 定蒙古盐斤行销山西章程。先是，因晋省行销蒙古盐斤，日久漫无限制，命伯麟会同阿拉善王会商妥议。至是议定章程，请以明年二月为始，所有蒙古水运盐斤，照旧例每年用船五百只，装载额定盐斤，均由阿拉善王旺沁班巴尔给发执照，交与地方官并各卡委员，验明放行；其所收执照，俱汇送巡抚衙门，查对数目相符，再行销毁。此外不得再逾定数；如有越界多贩者，即照内地查拿私贩之例，一律办理。嘉庆帝准如所请。

二十六日（12月9日）

41 定《青海蒙古野番诸例》：一、定界设卡，以资防守，立鄂博，使不得私越。二、设头目，给翎顶，使野番有所约束。三、循化、贵德两厅营，令每年会哨，使知震慑。四、民番交易，示定市期，以便督察。五、劫夺杀伤，以交踪相验为据，使不得捏报。六、明示劝惩，一靖盗源。七、不容蒙古、野番人户混处，以绝串通。八、两厅营定为三年更替，衡其功过，以专责成。

42 是月，江西天地会会首廖干周等集众起事。初，闽人李凌魁拜邵武人吴韬为师，入天地会。嗣因官府查拿会

徒甚急，不便以天地会名目活动，凌魁遂将天地会分为两支，曰阳盘教、阴盘教。本年春，凌魁传广昌人赖达忠、石城人廖干周、李奇天、宁都人李步高、胡仪书等人教，并预谋集众起事，李凌魁自称“后唐天子转世”，编四句歌诀云：“天空降下一炷香，一半阴来一半阳。若得阴阳归一处，寅卯时中坐朝堂。”七月，李凌魁于闽省被捕身死，廖干周闻知，欲为复仇，遂赴贵溪，求老母教教首王添祖协助举事，许以事成之后，封其为教主。添祖闻言甚喜，当即应允。干周旋至广昌，与赖达忠等密定于十月十二日竖旗起事。至期，廖干周等聚会众于姚坊地方，祭旗举事，忽狂风大作，吹折旗杆。众以为不祥，欲暂时散去，再择日而动。然事已泄露，明日凌晨，兵勇突至，干周等仓促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溃散。〖16〗

十一月初十日（12 月 23 日）

43 驻藏办事大臣英善回京，以驻藏帮办大臣福宁为驻藏办事大臣，蓝翎侍卫成林为帮办大臣。

十八日（12 月 31 日）

44 禁上控案件发原审官。谕曰：各省民间词讼，经州县审断不公，复赴上司衙门控告者，各督抚应令原审之州县回避；或亲提研鞫，或派员审办，方足以昭雪民冤。乃各督抚日久怠生，往往于上控之案，仍发原审各员讯究，以致百姓报屈莫伸，纷纷赴京呈控。嗣后各省案件，如有离省较近地方，赴上司衙门控告者，即著督抚提齐人卷至省，亲率藩臬，秉公审讯；其犯证较多，距省较远，未便

亲提者，若令临近州县前往究办，或彼此袒护，亦不足恃，当于隔属道府大员内，择其公明干练者，派委办理。

二十五日（1804年1月7日）

45 申严番役子弟入仕应试之禁。先是，禄康等以招募无人，请准番役子弟居官，敕交部核议具奏。至是，御史王麟书上疏劾奏。得旨：隶卒人等所以不准入仕考试者，贱其役，非贱其人。寻常氓庶，原系良民，一经充当差捕，则执役微贱，自不得滥邀登进；若谓系由良民而来，则各衙门皂役独不自良民来乎？禄康等率行此奏，未免为番役挟制，或受其怂恿，著交部议处。

十二月

46 两江总督陈大文等奏：给事中萧芝请于南方产米之乡官为采买，由海道北运。查江苏每年漕米共计二百二十万余石，江苏地隘人稠，日食浩繁，倘遇川湖等省商贩，市贾即不免增昂。且江省买补常平仓谷，均系赴外省采买；若再加采买，必致有妨民食。至海运径抵直沽，汪洋巨浸之中，风信靡常，洪涛难测，利少害多，稽古历有明证，实属窒碍难行。得旨："原系必不可行之事，然若不交部议，又谓朕不听言矣！为君难，此益知。"

47 是年，除湖北、陕西、福建三省未经查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二百二十五万六百七十三人；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五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三石。

48 传入西洋种痘法。〖17〗

〖1〗《清史列传》卷二二《松筠传》。

〖2〗《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九《阮元》。

〖3〗《清史列传》卷二六《王杰传》。

〖4〗《庸闲斋笔记·成得行刺案》。

〖5〗《清史列传》卷二七《尹壮图传》。

〖6〗《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续编卷二。

〖7〗翻译试为清代特定考试科目之一。以满文译汉文或汉文译满文，并写作满文论文者，为满洲翻译；以蒙文译满文或满文译蒙文者，为蒙古翻译。乾隆时定会试考中、复试合格者，赐进士出身，以六部主事用。

〖8〗《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山靖寇记八》。

〖9〗番众系指当地少数民族撒拉族人。

〖10〗《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百《额勒登保》。

〖11〗《嘉庆朝江西万载县上棚学额纷争案》，载《历史档案》1994年1期。

〖12〗《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续编卷一六。

〖13〗《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续编卷一六。

〖14〗《清代淮河洪涝档案史料》434页。

〖15〗《清史列传》卷二六《彭元瑞传》。

〖16〗《洪门真史》83—85页。

〖17〗《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31页。

清通鉴　卷一六一

嘉庆九年　甲子　公元1804年

正月十一日（2月21日）

1 谕命将高杞交部议处。先是，湖广总督吴熊光参奏：湖南巡抚高杞于州县纷纷调署，以不合例之员调补，并不商酌，即列衔具题；迨吏部议驳，复拖延时日，有任用私人、借为择缺情弊；又采买仓谷，亦恐有挪移亏空、借采买以为弥补之弊。嘉庆帝命高杞到京候旨，适钦差大臣侍郎赓音、光禄寺卿邵自昌至湖南鞫案，命将各情节详悉确查。至是，赓音等奏详查三事均无舞弊营私之处，止于办理迟延，请将高杞等交部察议。帝谓处置过轻，改为交部议处。寻议高杞降一级调用，帝加恩赏给副都统衔为喀什噶尔帮办大臣。〖1〗

十六日（2月26日）

2 嘉庆帝驳海运之议。上年豫省衡家楼河溢，黄水由

山东张秋穿运径行，运道梗塞。给事中萧芝请行海运，命江浙各督抚妥议具奏。寻两江总督陈大文、江苏巡抚汪志伊奏称，海运风信靡常，耗费亦为繁重，实属窒碍难行。至是，浙江巡抚阮元亦奏言：海运一事，原非必不可行，但非万不得已而后用之。〖2〗帝谓该督抚等久任封圻，谙习政务，前后所奏，不谋而同，是海运一事，必不可行，因降旨驳回海运之议。

十八日（2月28日）

3 谕命德楞泰速行剿洗教军余部，不得迁延时日。略曰：剿办邪匪，自前年腊月奏报大局戡定，上年七月又续奏三省肃清，而败残零匪至今仍辗转奔逃，总未净尽。现在已届春融，贼匪必思到处掠食，即已散之乡勇，闻伊等伙党尚在各处抢掠，互相效尤，愈集愈多，岂不又成大股剧贼？即如元年（1796）贼匪初起时，不过数百人，后来到处裹胁，人数日众，遂至猖獗。此时统计贼匪，虽不过三百余人，若不上紧办竣，必致遗灰复燃。德楞泰务于二月内将此起贼匪速行剿洗无遗，以赎迁延之咎。

二十三日（3月4日）

4 命詹事府詹事照翰林院掌院学士例，坐充日讲起居注官。

二十四日（3月5日）

5 饬将军、都统、督抚、提镇整饬营伍，不得募用乡勇。略曰：国家设兵，所以卫民，内而八旗劲旅，外而驻防绿营，原以备一时征调之用。我朝军政修明，从前用兵

外域，平定准噶尔、回部、大小金川以及剿捕乱民，均系调用额兵，随征奏凯，从未有雇募乡勇之事。自台湾匪徒林爽文滋事时，该处地隔海洋，本有义民等急公慕义，请效驰驱，因而随宜量用，协同官兵分司搜剿。迨至剿办邪匪，带兵大员及地方官等，召募乡勇多名，辗转随征，以致愈集愈多，数盈累万。在乡里小民等，各卫身家，遇地方偶有不靖，自行团集什伍，保护田产，原属通晓大义，分所当然。若竟官为雇募，随营接仗，甚或调往隔省从征，经年累月，成何体制！况国家兵制之设，有将军都统督抚提镇，以资统辖，设立营伍，搜简军实，岂尚不能为国宣力，乃必借闾阎未经练习之人，供疆场折冲之用，则又安用官兵为耶？揆厥所由，皆因武职大员不能实心办公，平居无事，往往令本标兵丁，充仆隶厮养之役，或兼习手艺，在署佣工，而于训练操演转视为具文。属下将弁相率效尤，而督抚大吏又不能随时整饬，遂致隶名营伍，步伐茫然，一旦有事征调，其能知纪律陷阵冲锋者，寥寥无几，势不得不募民充勇，以供调拨。是非惟兵不能卫民，而转率民以充兵，则大非立制之意矣。现在三省邪匪肃清，干戈永靖，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况兵之强弱，总视乎练兵之勤惰。如勤加训练，则弱者可渐使之强；倘玩愒从事，则强者亦流而为弱。嗣后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镇等，均应严饬营员，痛改积弊，于所辖官兵，认真操演，俾标兵皆成劲旅，以肃军政而励戎行。

二月初一日（3月12日）

6 嘉庆帝御文华殿经筵。直讲官刘权之、曹振镛进讲

毕，帝宣御论，略曰：俭为美德，贵乎有节。土地有节，则四时流行；王者有节，则庶民藏富。人君有中正之德，敷善俗养民之政，立为制度，损己益人，得甘节之吉矣！人臣守顺正之理，消肥家利己之私，奉为制度，致君泽民，得安节之道矣！

十三日（3月24日）

7 谕命遣送编置佐领及安置各处之安南人回籍。先是，安南国王黎维祁率众内投，清廷将其所带人员编置佐领，分别安置于江宁、热河、张家口、黑龙江、伊犁等地。至是，帝以编置佐领之安南人等，虽经给以廪粮，团聚安居，但远离乡土，已阅多年，情殊可悯，命酌给银两，分别遣送回国。

十五日（3月26日）

8 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吉尔巴纳租塔毕噶喇玛萨野遣使表贺凯旋，赐敕赏赉如例。

二十二日（4月2日）

9 命江省改造战船。先是，粤闽浙等省以水师战船笨重，不便放洋剿盗，先后仿照商船式样，改造战船。至是，御史周廷栋奏言：各省水师战船向照部颁定式，只能在海边巡查，不能放洋远出，请改照商船制度，以收实用。帝谓所奏亦为整饬水师起见，但各省战船亦难一律纷纷改造，命江省亦仿照粤闽浙等省之例妥为筹办。〖3〗

三月十三日（4月22日）

10 嘉庆帝谒明成祖陵奠酒，并御制《谒明陵纪事》。

略曰：明十三陵，我朝定鼎后，代为保护，恩泽之隆，自古未有。皇考特发帑金，一律修葺，朕缵承遗志，亲来叩奠，益钦圣德之高深，弥凛守成之不易。殷鉴不远，天命靡常，惟日孜孜，犹恐有失。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可不慎其几欤？夫明代诸君，洪武、永乐皆大有为之主，中叶以后，荒淫失德者鲜，亦无暴虐放恣诸弊，然其大病，则在于不勤政，耽宴安。夫不勤政，则上不敬天，下不爱民。人君为天之子，不敬则不孝；不孝之子，天必降罚。人君为民之父，不爱则不慈；不慈之父，民必偕之。天罚民偕，国事尚有为乎？前明亡于宦官，固不待言，然深信宦官之故，亦由于怠惰偷安，不亲朝政，使此辈乘机弄权；而外廷臣工，君门万里，抱忠者徒上弹章，佥壬者竞图富贵。上下不交，遂成倾否，不可救药矣。呜呼！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騃，虽系流贼作乱，而亡于宦寺之蒙蔽。蒙蔽之来，总由于君心不正，耽逸厌劳之君，始则明知蒙蔽而甘受，继则入其术中而不觉矣。欲免臣下之蒙蔽，必先克勤政事，不自暇逸，宵小乌能施其伎俩哉！《丹书》曰："敬胜怠者吉。"周公曰："君子所其无逸。"古圣先贤，孰不以是为亟？敬怠之几系于治乱，勤惰之别验于安危。兹谒明陵，思及明亡之由，由于君心之怠忽，以致群小乘机，内外蒙蔽，遂沦于败。予敬守慈训，曷敢稍忽，万机之繁，宵旰治理，庶几常承天眷，永保天命，以巩固我大清亿万年丕基。时以怠忽之戒为戒，勤敬之心为心，则政无阙失，民隐上达。予深信此理之不爽，书之自警，永绥我皇祚，可期郅隆之世，无疆之庥，敢不勉诸？

二十一日（4月30日）

11 禁廓尔喀噶箕入境。先是，廓尔喀噶箕乃尔兴差人来告，意欲携家逃入唐古特境内，驻藏大臣英善等宣谕不准。至是奏闻，嘉庆帝传谕英善等曰：廓尔喀臣服天朝，颇称恭顺。该噶箕等背主潜逃，天朝岂有容纳之理？若准其入境，何以抚驭外藩。乃尔兴如不内投则已，若再差人渎请，英善等并当谕知来人，以乃尔兴背弃国王，即属天朝所恶，若逃至境上，不但不应收留，并当交该国王，听其自行办理。

四月十六日（5月24日）

12 从将军成宽之请，严禁内地民人潜往乌里雅苏台北面等处贸易。

五月初八日（6月15日）

13 先是，嘉庆帝以晋省盐务自改归地丁后，盐禁废弛，致蒙古盐乘间侵越，谕山西巡抚伯麟等悉心筹办。至是，伯麟等密奏增定禁截口盐章程并缓筹官办池盐，略曰：改商运行，有纳课延伙等事，盐价必致增昂，更恐贩运贫民纷纷失业；且检查佥商旧案，诸弊丛生，一时不敢轻言复旧。得旨：调剂各省盐务，所以便民，朕岂肯轻复河东官盐，直令晋省稍有不便乎？惟中国自然之利若任外藩图占，此则所关非细，自应禁其水运，方可严杜偷越。伯麟等此时既未便遽行更张，惟应于碛口上下，另择要隘地方，添派干员，会同该各管官严行查禁，倘有无照盐船私自偷越，即行截拿，按律惩治。

十八日（6月25日）

14 降革额勒登保、德楞泰等职。本年正月，教众屡由安康窥汉岸，欲入南山，皆为杨芳兵勇所却。其分队王世贵等百余众，亦由平利入川，赛冲阿追之。杨芳复屡擒山内教众百余。于是南山无教众，惟严防汉北。二月，兵部奏请简派大员轮阅湖北、陕西营伍，帝命额勒登保驰驿前往，兼颁钦差大臣关防入川，偕德楞泰协捕零散教众，并筹办裁撤兵勇、安设边防各事宜。四月，额勒登保由兴安渡江督师，分兵五路搜剿，然连日为大雨所阻，几无斩获；而教众辗转奔走，逸入川境，一路裹胁，人数增至一倍。至是，帝以额勒登保、德楞泰合兵以来，老师糜饷，一筹莫展，降德楞泰为二等侯、革去内大臣；降赛冲阿为骑都尉并拔去花翎；革额勒登保紫缰，降戴单眼花翎。

十九日（6月26日）

15 山东巡抚铁保奏进八旗诗一百三十四卷，嘉庆帝赐名《熙朝雅颂集》。

六月初五日（7月11日）

16 温州镇总兵胡振声败死竿塘洋。先是，浙抚阮元造艇既成，命曰“霆船”。船坚壮，载以巨炮；故渔山之役，蔡牵几为所获。牵畏甚，遂厚赂闽商，更造船大于霆，令商载货出洋济其用，而伪以被劫报官；牵遂能渡横洋，劫台湾米数千石及大横洋台湾船。粤盗朱濆粮断，牵分米饱之，与濆合；濆驾红头艚艌船猝入闽海。牵、濆共船八十余，势甚炽。四月二十六日，胡振声因闽省兵船未送木料

入浙，遂带所部兵船二十八只赴闽。适蔡牵在台湾鹿耳门戕官破寨，抢掠商船，总督檄留振声堵御。至是，振声独以二十余船攻蔡牵于闽省竿塘洋，众寡不敌；而闽总兵孙大刚救援不前，振声遂与同船弁兵八十余人同时战殁，失总兵官印。秋七月，牵、濆以九十船分三帮入浙，至于黄龙。八月二十日，总统李长庚率海坛镇孙大刚、温州镇李景曾、黄岩镇张成、定海镇罗江泰出普陀东，击盗于定海北岸，大破之。牵责濆不用命，濆怒，先返；牵、濆分，牵势乃稍衰。〖4〗

十一日（7月17日）

17 革协办大学士琳宁等职。先是，因顺天府治中赵曰濂告病，工部尚书戴衢亨偕府尹阎泰和具题报部，吏部以未奉科钞，不与开缺，将赵曰濂铨升广东运同。衢亨等参奏吏部开缺，不照成例，且系虚选病员，有心压缺。帝命大学士保宁等会同刑部秉公查讯。至是，讯得治中告病，应照京官五品以下，据本衙门咨到之日开缺，不候科钞；吏部铨选病员，虽讯非官吏串弊压缺，办理已属谬妄，又失察文选司帖写姚承裕等勾通顺天府书吏豫先盗印，将赵曰濂开缺。帝以吏部诸官于如此舞弊事件竟毫无觉察，实属昏愦无能，命革文选司掌印官员阿勒经阿、贵徵职，发伊犁效力；革琳宁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革范建中、钱越吏部侍郎；并命瑚素通阿、初彭龄不必兼署吏部，俱交都察院议处。刘权之、庆桂、戴衢亨、阎泰和等交都察院议处。诏曰：朕德薄才疏，寅承大统，惟求天下乂安，兆民蒙福，孜孜图治，不敢暇逸。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

因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是甘于旅进旅退，忘职思其居之义矣！诸臣皆我皇考所用之人，似此萎靡不振，自暴自弃，诸臣自为计则可矣，何以报皇考数十年之恩遇乎？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从。今吏部京兆相争一事，任书吏之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各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觉，所争之情节与所为之弊窦，毫无干涉，良可慨叹！一部推而至于五部，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此案虽经分别治罪，诸臣各宜痛改前非，急图后效。念朕求治之苦心，佐予不逮，亟思致君泽民之实政，莫存尸禄保位之鄙见，使朕成一代之令主，诸臣亦得为千古之名臣。经朕此次训谕之后，尚不知悛改，是激朕之怒，必欲朕受薄待大臣之名。朕宁受此名，曷敢废法，必挽回乃止，其无悔！

18 调整廷臣人选。命户部尚书禄康为协办大学士；调刑部尚书德瑛为吏部尚书，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命长麟为刑部尚书，以镶蓝旗蒙古都统明亮为兵部尚书；调兵部尚书费淳为吏部尚书；命礼部尚书那彦成仍在军机处行走，户部侍郎英和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不必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是为嘉庆帝亲政以来，又一次大举调整廷臣人选。

19 减直省各关盈余课税。

十四日（7月20日）

20 诏责科、道怠玩。略曰：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

责任尤重，凡政治利弊攸关，如有真知灼见，自应据实上陈，直言无隐。乃近年各科道等多有摭拾浮词，毛举细故，封章入告，徒博建白之名，而敷陈毫无实际。且每遇查办事件，率于事后纷纷条奏，殊失言事之任。嗣后各科道惟当共相勉勖，实心奉职，遇有国计民生所系及官方吏治一切弊端，应行厘剔者，如果确有所见，总应事先恺切抒陈，为杜渐防微之举，切勿徒作事后空言，补苴罅漏，尤不可以捕风捉影之谈，辄行执简而陈。

21 是月，京畿遭蝗灾，命直隶总督、顺天府尹饬属上紧督捕，并派员分四路查勘。寻报直隶宛平、大兴等十数州县皆被蝗灾，帝以直隶总督颜检于蝗灾发生之时，不先行入告，已属粉饰；而既报之后，又言“飞蝗只食青草，不伤禾稼”，命交部议处。

22 嘉庆帝密谕陕甘总督那彦成：“任官唯才，得人则治，陕甘重镇，外接新疆，非公正廉明，不能率属；非精明强干，不能治民。以诚信取番回，以清介示僚吏。谳狱不厌精详，练兵必求精锐，汝诚国家柱石之臣，有为有守，惟有稍恃己之聪明，不求人之谋议。夫一己之才力有限，仕途之丘壑难穷，务资兼听并观之益，莫为掩耳盗铃之事。汝虽署理，实同实授，莫存五日京兆之见，当体朕用人之苦衷，不可固辞！”寻那彦成奏陈感激下忱，并恳办理善后事宜完竣，换令回京。得旨：“每日所行之事，不论钜细，先以毋欺为主，上可以对朕，下可以对民，即可无憾，切勿自以为是，尤须容人讲论。是者力行，非者置之。勉

此数端，诸事思过半矣！”

23 广东巡抚孙玉庭奏粤东防剿洋匪情形。略言：舟师终年在洋，迄无成效。从古以来，治海疆，论海防，而未闻海战，是以此时以严守口岸、添驻兵丁为第一要务。得旨：“此论尚属近理。粤东水师废弛已久，纪律全无，遂致盗船四出为患，遂有上岸抢劫之事。孙玉庭以洋面绵亘三千余里，兵分势单，营员又不得力，是以注意防守，为保护村庄之计，所奏不为无见，但所谓海防者，亦非专事株守，竟置舟师于不用。粤东官运盐船及贸易船只俱由海道行走，若无兵船巡护，任令盗匪抢劫，亦不成事体。仍应责成营员于洋面梭织巡查，往来缉捕，与防兵互相接应；设遇近岸之贼，实力捕拿，庶盗船畏惧远飏，沿海地方渐臻宁谧。”

七月初一日（8月5日）

24 命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以温州镇、海坛镇为两翼，专捕蔡牵。

十一日（8月15日）

25 革初彭龄顶戴。先是，初彭龄密参吴熊光受贿营私，数至七万余两，帝密降朱谕，令湖北巡抚全保、盐政佶山据实详查；复召见初彭龄，究问消息得自何人。彭龄称系高杞告知，因召其返京质讯。寻查明吴熊光并无贪鄙情事，高杞所言系闻自湖北通判魏耀，而初彭龄于参奏后竟将密奏事件及面奉谕旨向高杞一一详述。至是，帝谓初彭龄之

罪不在参奏失实，而在泄漏密谕，其意是欲博侃直之名，在外藉张声势，命革初彭龄顶戴，交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具奏。寻议照漏泄机密重事律拟斩，诏斥诸臣所拟过当，有意杜言事者之口，又念彭龄亲老，免远谪，罢职家居，闭门思过；而高杞则照议发遣伊犁，交与将军松筠派委苦差；魏耀照拟总徒四年。

十八日（8月22日）

26 宝泉局亏短铜斤案审结。先是，宝泉局亏缺铜斤事发，命宗人府会同刑部研讯。至是，查明嘉庆四年（1799）以来，宝泉局亏缺铜斤至七十余万之多，皆系书吏串通舞弊所为，而各任监督佯为不知，分得赃银自三百两至一千八百两不等。帝命将该管官员五灵泰、遐龄、董成谦、祁韵士、凤麟、丁树本等照枉法赃问拟绞监候。寻又将失察溺职之户部侍郎、管理钱法堂、总管内务府大臣额勒布降补郎中，那彦成、戴衢亨、禄康等降级留任。

二十日（8月24日）

27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仪亲王永璇、大学士保宁、协办大学士尚书朱珪、尚书德瑛等留京办事。旋以木兰鹿少，诏停秋狝。

二十七日（8月31日）

28 以岁周浃甲，停本年决囚。谕曰："我国家重熙累洽，世际承平，从前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曾祖圣祖仁皇帝以岁逢甲子，渥沛恩纶，停止秋审。逮乾隆九年(1744)，甲子再周，皇考高宗纯皇帝式循前典，解泽载敷，曾奉特

旨，将是年情实人犯停止勾决。兹又届甲子纪年，朕绍承洪绪，寰宇恬熙，允宜恪遵成宪，省岁恤刑，所有本年朝审秋审各省情实人犯，著加恩停其勾决。一切条款，著该部查议具奏。”

29 是月，直隶总督颜检覆奏捕蝗虚实事宜。得旨：“卿之诚敬，尚有可谕，恐误听人言，再加粉饰太平，以为颂扬，则大谬矣！人情孰不好谀恶直，朕独不然，常存‘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之见，期与吾民共享太平，方遂素志。卿其勉之戒之！”

八月

30 左副都御史周廷栋以川省军务告竣，闾阎复业，奏言体察时宜，亟须整顿四事：一、裁汰冗役，以省扰害。二、清理词讼。以免拖累。三、严治奸匪，以安良善。四、举劾州县，以示激扬。从前军务旁午，不得不多设差役，地方控案，势难依限完结；义民乡勇，踊跃从公者固多，其中劣监豪衿，把持衙门者亦不少，州县贤否亦未暇详细甄别，均宜逐一清厘，以符体制。”帝韪之。〖5〗

九月初五日（10 月 8 日）

31 德楞泰由驿六百里奏报三省全功告蕆。本年六月，诏额勒登保回京，以钦差大臣关防交德楞泰。德楞泰击教众于川陕界之凤凰寨，擒斩百有六十，尚余二百。杨遇春邀之平利，复折回化龙山。八月，教首赵洪周闻购捕之令，乘间斩苟文润出降，余众解散。乃令杨遇春、赛冲阿两路

入山搜捕，而杨遇春搜汉北，丰绅、马瑜、田朝贵三路分搜川境，先后擒斩无虚日。会寨勇擒苟朝九于南郑，罗思举擒王世贵于太平，各路皆报肃清。至是，德楞泰奏报三省全功告蒇。嘉庆帝谕曰：三省剿办零匪一事，上年七月间，额勒登保、德楞泰以成股之贼业经次第翦灭，地方廓清，当经驰报全捷。嗣缘南山内逃匿之匪三五成群，复行啸聚，特命额勒登保、德楞泰先后接办。一年以来，官兵四路穷搜，川陕一带大山老林，踪迹殆遍，复将首逆苟文华、罗思兰、苟文润及各号头目等以次歼擒，其伙匪皆悉数斩获。三省更无一名遗孽，全境宁谧。〖6〗

白莲教之役，首尾九年，所费帑银几二万万两，而官军副将以下战殁至四百余员，兵勇之阵亡与五省之罹难者，更无得而稽焉。揆诸当日教情，最为炽烈者，湖北则宜都、当阳、襄阳、枝江、竹山、竹溪、房县、保康、郧西、郧县、枣阳、宜城、兴山、归州、巴东、宜昌、施南等处；四川则达州、巴州、大宁、昭化、东乡、太平、云阳、南江、广元、通江、奉节、保宁、苍溪、剑州、蓬州、大竹、邻水、仪陇、夔州、巫山、万县、梁山、大足等处；河南则光山、唐县、南阳、邓州、淅川、卢氏、南召、镇平、内乡、新野等处；陕西则安康、洵阳、白河、紫阳、平利、汉阴、石泉、商州、商南、洛南、山阳、镇安、宁陕、孝义、南郑、城固、洋县、西乡、定远、褒城、留坝、凤县、沔县、宁羌、略阳、陇州、汧阳、宝鸡、岐山、郿县、盩厔、鄠县（今陕西户县）、长安、咸宁、蓝田等处；甘肃则华亭、灵台、固原、秦州、阶州、隆德、文县、礼县、清水、成县、两当、徽县、平凉、会宁等处。然其时五省

教情亦轻重不等，大约川陕教众，皆应楚省而起；豫境教众，以南阳一府为最，且旋即折而入楚；楚则襄阳、樊城、荆州、施南、宜昌、郧阳、黄州各府皆教众云集。陕甘从教者少，其入陕者多楚省教徒，次川省教徒。若高、马、杨、冉等之流入甘肃者，又由陕而及也。然入陕皆教众之精锐，故兴安、汉中、商州三属教情尤炽。故五省教情，豫最轻，甘肃次之，川陕楚为甚。其前后经理军务之大员，不一其人。在川则勒保、宜绵、英善、朱射斗、穆克登阿；在陕则恒瑞、长龄、福宁、赛冲阿、杨芳、陆有仁；在楚则明亮、书麟、惠龄、吴熊光、倭什布为最著。而往来剿捕，始终其役者，则额勒登保、德楞泰也。〖7〗

初六日（10月9日）

32 先是，两广总督倭什布奏防剿洋盗事宜：一、沿海村庄，准殷实之户捐建望楼，派拨壮丁，轮流瞭望，拿获匪徒。二、编立保甲，以清盗源。三、修理艚艇船只，以资防守。四、米艇停泊虎门，为中权扼要之地，宜多屯舰，以便调遣。五、沿海村庄，愿出壮丁，自卫身家，毋庸派人领班经理。六、派委员弁，查验渔船，应严查委员等扶同捏报。七、调防兵丁，于腹地陆路营内派往，远离汛营，应加体恤。八、请令委员并验商船，如有得贿纵漏，准民人赴县首告。至是，下军机大臣议行。

33 是月，山东巡抚铁保奏筹办河道事宜。得旨：所见甚是。凡事应分缓急，东省运道淤浅多，而通畅少，自应大加挑浚，然总以疏导泉源，蓄养微山诸湖之水为本。来

源若畅，胜人力多矣。偶见及此，并谕卿知。

34 八世达赖喇嘛圆寂。

八世达赖喇嘛（1758—1804），法名强白嘉措，后藏拖结热拉冈人。父索南达吉，为当地贵族。乾隆二十七年（1762），迎至布达拉坐床。三十年（1765），由六世班禅巴丹益喜传授沙弥戒。四十二年（1777），又从班禅受比丘戒。四十六年（1781），遵旨亲政。方八世达赖治藏期间，廓尔喀两度入侵西藏，乾隆帝先后命巴忠、福康安等督兵出征。逮廓尔喀降后，福康安等会同达赖、班禅方面要员，共同议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款。清廷对西藏之治理遂更趋制度化。至是，八世达赖喇嘛于布达拉圆寂，年四十有七。嘉庆帝命掌办商上事务之功德林大拭呼图克图摄政，并寻达赖转世灵童。

十月十八日（11月19日）

35 武缘县知县孙廷标以枉法处绞。先是，广西武缘县民黄銮翘占地行凶，戳死黄文炀，知县孙廷标得贿纵凶，毁灭尸痕，严刑逼拷，反诬尸亲黄万镠残尸诬告，拟绞候。万镠之子赴省呈告，巡抚百龄究出原审官得赃刑求、屈打成招等情，缮折参劾。帝先命广东布政使广厚驰往会审，继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核实。至是俱得实情，命将孙廷标处绞，并嘉百龄所行，赏太子太保衔。谕称："朕断不袒护污吏，而使良民抱屈。天日昭然，朕心可对！"

十九日（11月20日）

36 命驻藏大臣福宁赴京，以熊岳副都统策拔克为驻藏

办事大臣。〖8〗

二十日（11 月 21 日）

37 钱大昕卒。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人。“生而颖悟，读书十行俱下”。乾隆十九年（1753）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官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地方主考官等职。嗣归里不出，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门下士积二千余人，其为台阁侍从、发名成业者，不可胜计。其淡于名利，学问淹通，“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清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详加考订，研精究理。所著《经史答问》、《廿二史考异》、《通鉴注辨正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三通术衍》、《四史朔闰考》、《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诸书，悉流传于世。

38 是月，江南清口一带河口淤浅，回空帮船未能飞挽渡黄，帝念军船停泊日久，食米恐致短缺，谕汪志伊豫筹米石。旋奏称：“碾动常平仓谷三千石备拨”。寻河流通畅，另行存贮。会新漕减运，命酌量采买米石搭解。旋奏称：“安省民田，有每岁两收者。若令花户于七月内完纳漕粮，派拨减歇军船领运，则九十月内必可到通。江西、湖广两省均可如此办理。”谕曰：“前经降旨令有漕省份酌量采买米石，搭运解通。原因江、浙等省明岁新增蠲缓

多至百余万石，计算通仓之数，将来恐有不敷，是以不得不预为筹备。乃本日汪志伊覆奏，殊不成话，向来完纳漕粮，例于十月开征。若于七月间先令完纳，无论小民未必乐从，即或照此办理，如届月内仍行征收，则是一岁两征，国家无此加赋病民之事。若十月内不再征收，来岁到通米石仍属短绌；又于国计何益！所见甚属迂谬，断不可行。”寻覆奏陆续采买米十二万石，搭帮洒带，报闻。〖9〗

十一月初二日（12月3日）

39 饬各部臣勤于奏事。略曰：衙门政务殷繁，臣工等理宜敬共朝夕，遇有应奏事件，随时陈奏，方免丛脞之虞。乃近来各部堂官，意图安逸，每闻有御门日期，将应奏之事及引见人员，俱于是日汇齐奏办；其前后两三日间，竟不进内，奏事者绝少。朕留心察看，已非一次。朕未明求衣，灯下办事，同此劳者，惟军机内廷数人耳。别部堂官遇应奏事件及应带领引见人员，延玩不奏，在家高卧，以避晓寒，于心安乎？于理得乎？京员如此怠惰，外任尚可问乎？朕此时不难降旨，令各部堂官每晨趋直，以儆怠惰，但念此中尚有年老诸臣，趋走艰难，朕亦不为已甚。嗣后各部臣务宜力加振作，于应办之事，随时陈奏，即朕拜庙拈香各处所，无不照常办事，非务游观。各衙门尽可呈递奏章，其有可带领引见之处，并应酌量带领，何必因朕偶有临莅，辄称不便奏事，自耽安逸。

十七日（12月18日）

40 以御史王瑶台奏请定升迁人员引见期限，命吏兵二

部酌定限期，以杜流弊。寻吏兵二部议奏：嗣后在京各衙门应行题补之缺，定以出缺后二十日内带领；内外杂项人员，定以验限到后二十日内带领；如有辗转行查者，均宽限十日。其各衙门引见人员，统限三十日内带领，武职人员赴兵部验到，定于十日内考验弓马，十五日内带领引见。从之。

二十四日（12 月 25 日）

41 申禁短铸私毁钱币。先是，朱桓奏言：京城钱价过昂，请严察积弊，禁止居奇，以便民生，下部核议。至是，户部等衙门议覆，得旨：国家设局铸钱，原以利用便民，而钱价之昂，总不外局中短铸及奸商私毁二端。京城宝泉、宝源二局，按卯兑发铜铅，鼓铸钱数，自有定额，该钱法侍郎自应督饬各该监督厘剔弊窦，实心经理，而奸商私毁之弊，即京师亦所不免。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访拿，以清弊源。至外省设立钱局，按卯鼓铸，何以钱价腾贵，更甚于京师，自由各该督抚及各该地方官不实力督办，或系局中短铸，或有奸徒私毁，以致钱文不能充裕，价值日昂。嗣后各直省督抚当转饬各地方官一体严察，如查有短铸及私毁情弊，立即查拿惩办，毋得视为具文，以重钱法，而利民用。

二十七日（12 月 28 日）

42 准外洋商船仍旧携带炮械。先是，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奏请禁止商船配带出洋，命玉德等体察情形，详议具奏。至是奏上，略言：往贩外夷之大洋船，该商等赀本重大，

应仍准其照例每船携带炮位火药鸟枪、腰刀弓箭等项，不得逾例多带；其在内地南北两洋贸易商船，一概不准配带炮械。得旨：外洋商贩船只，贵重道远，若不准令配带炮械，设中途遇盗，不足以资防御，然准令配带，漫无稽核，恐出洋以后，盗匪乘机劫夺，转致藉寇兵而赍盗粮，并恐奸商牟利，以之济匪，亦所不免。嗣后除内洋船只不准配带外，其外洋商船，著照所议，准其按照旧例，携带炮位器械等件，不得有逾定额，仍著于船只出洋时，饬令海口员弁，将携带炮械数目验明，并无多带。

十二月初三日（1805年1月3日）

43 兵部侍郎刘凤诰等以参奏不实分别降调。先是，兵部职方司汉主事员缺，凤诰等欲以京察调部之李鼎元拟补，尚书刘权之以系题缺，应用候补主事卢坤，令咨查吏部。吏部定例，凡京察调部人员专补选缺，一切留部人员题选兼补，及纂例时误入此条于满官例册，遂误以例文系专指满员指驳，并以汉官别有专条咨覆。权之欲取阅专条声叙，复令叙稿行查，凤诰等益疑其有私，遂偕侍郎成书等联衔劾奏，谓卢坤为权之中式门生，明知违例，妄希设法变通，以曲遂其瞻徇之私，实为有心弊混，并劾同官蕴布等附和调停。帝命大学士董诰等查询，旋查明权之系照例办理，吏部亦将前后歧误缘由，自行检举，命询问凤诰等，皆自认冒昧，并云见权之始终坚持，不能无疑。帝谓参劾事件必须查有确据，方可形之章奏；不可以私心疑揣，遽将瞻徇弊混等词砌列弹章，命交部议处。至是议上，命将刘凤诰、德文降一级以内阁学士补用；成书、陈霞蔚降四级调

用。〖10〗

十五日（1月15日）

44 命伊犁将军松筠妥协筹办新疆驻防满兵生计、防守事宜。先是，松筠以伊犁屯种有效，惠远城得地八万亩，惠宁城得地四万亩，请照伊犁锡伯营八旗屯种之例，按名给地，各令自耕自食，永为世业。命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议奏。至是议上，谓新疆重地，设兵驻防，武备最为紧要，此项田亩即分给官兵，只可令其转交闲散余丁代为耕种，不当令官兵亲身力作，有妨操练。帝以此事惟在该将军妥协经理，既使旗人有田可耕，永资养赡，而于新疆重镇设兵防守事宜，无少窒碍，始为尽善，务使兵农不致偏废。〖11〗

十八日（1月18日）

45 革盛住公爵及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先是，西陵赞礼郎清安泰参奏盛住于陵寝青桩以内，开采山石，及虚开廪饩，点放烟火，朔望委员行礼各款，命户部侍郎英和、戴均元驰往秉公查讯，先行拔去花翎，解任严讯。至是，据英和等奏，所参属实，命将其革职，锁拿至京，按律定拟。经军机大臣问逆斩决，嘉庆帝宽之，加恩免死，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二十五日（1月25日）

46 刘墉卒。

刘墉（1720—1804），字崇如，山东诸城人，东阁大学士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1751）成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出为地方知府、巡抚，累迁左都御史、工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嘉庆二年（1797），授体仁阁大学士。至是病卒，年八十有五。事闻，帝深为轸惜，赞其克承家世，清介持躬，扬历中外，洊陟纶扉，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寻赐祭葬，予谥“文清”。刘墉少跻馆阁，通掌故；中年扬历封圻，娴于政术；及继正揆席，天下呼为“小诸城”。所学贯经史百家，诗遒练清雄，题跋尤典雅。尤擅书法，为清中叶四大书法家之一。平生“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

47 是月，直隶总督颜检奏陈各属文武年终考语。得旨：“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今之人慎终如始者鲜，见利忘义者多。朕实愧知人之明，愿卿常留意，勿被人欺。勉之。”

48 英吉利国王呈进表贡。嘉庆七年（1802），曾有英国兵船停泊零丁洋面。至是，英王具表文、方物，遣多林文附本国商船来粤，禀请总督倭什布代为奏进；并称该国宰相罗加事里有寄呈天朝中堂书一封、总督书一封并礼物各一份。其表文曰：“英吉利国王雅治管爱伦等处地方，呈天朝大皇帝。从前太上皇帝恩威远播，四海升平，今大皇帝仁慈威武，天下太平，均同一德，凡有本国人来中国贸易，俱蒙一体公平恩待。因天朝百姓不能来我国贸易，我已分付在港脚等处地方官员，如与中国相连地方，遇有天朝百姓兵丁人等，务要加意相待。即遇有别项情事，要我出力，我亦十分欢喜效力。我与法兰西国前已修好，因和之后伊国强悍无理，是以我今复与伊国战争。我今本意原欲和好无事，岂料伊国强横凌辱，致我不能忍受，又于海

口地方设立重兵，显有歹意，我恐被伊国独占，无奈亦止得设立重兵防守，并非意存好斗。我虽然与伊国战争，仍可照旧来中国贸易通好，并无阻滞。那法兰西国海口虽有重兵，我已用兵围住，伊不能出口，此外又多派兵船护送，是以我贸易船只可保无虞。又幸遇大皇帝圣明，即使法兰西国有著人到中国谣言疏间我国，我想大皇帝必不听信。再伊国不独存心想战，占夺我国，并欲占夺我之属国。伊国若兵力不能相敌，伊必另设阴谋。即伊国恃强设计，我国均能设备提防，可保无虞。查该法兰西国内已乱十三年，法兰西老国王为人甚好，竟被伊国人弑害，深为可悯可恨。如今伊国有一人作国长，存心无道，意欲惑乱人心，使通国之人不顾五伦，不畏天地。我想伊断不能惑乱中国，大皇帝英明素著，定然洞悉其奸。恭祝大皇帝长享四海升平之福，具本国些许土物，伏乞大皇帝赏收。”

奏闻，帝命贡贡入京，按例颁赏，并谕新任总督那彦成“整饬戒备，勿令澳门近地有窃掠，贻笑远人。其护货兵船停泊，总当循照旧规，勿令逾越为要！”旋那彦成传谕夷目曰：汝国王呈进表贡，业荷大皇帝赏收。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即汝国钟表大呢羽毛等物，原非中国必须之物，所以准汝国贸易通商者，皆出大皇帝垂怜外夷子民，一视同仁之恩。此次汝国王恭进表贡，大皇帝鉴汝等恭顺之心，谕令赏收，令我等大人们好生恩待汝等，并管束内地商人平允交易。汝国来此贸易之人，亦须安分，谨遵禁令，毋得有违。至汝国王子大臣等与中国中堂大人们书信礼物，天朝法度森严，大臣从无外交之事，汝等带来礼物断不必送出，惟所

带书信，必须交出，我大人们也不敢私自拆阅，将原封贡呈大皇帝御览，再请发回。至汝国管理贸易之人，不过专为汝国贸易事务，并无别项面见禀议事件，只须在此好好管束汝国之人，不得违禁生事。自来中国大人从无私谒私见之例。〔12〕

49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四千四百六十万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二千九百七十万六千二百四十七石。

---

〔1〕《清史列传》卷三二《高杞传》。

〔2〕《阮元年谱》卷二。

〔3〕《粤海关志》卷二十。

〔4〕参见：《阮元年谱》卷二；《国朝类征初编》卷三九《阮元》。

〔5〕《清史列传》卷二八《周廷栋传》。

〔6〕《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续编卷三二。

〔7〕参见：《戡靖教匪述编》卷十；《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七《平定教匪》，上。

〔8〕《清史稿·疆臣年表》作十月十八日，有误。今从《清仁宗实录》。

〔9〕《国朝类征初编》卷一八九《汪志伊》。

〔10〕《清史列传》卷二八《刘凤诰传》。

〔11〕《清史列传》卷三二《松筠传》。

〔12〕参见：《国朝柔远记》卷六；《粤海关志》卷二三。

清通鉴　卷一六二

嘉庆十年　乙丑　公元1805年

正月初十日（2月9日）

1 王杰卒。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殿试第一。寻直南书房，属司文柄。五迁至内阁学士。三十九年（1774），调吏部，擢左都御史。五十一年（1786），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翌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于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屈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遇有不可，辄力争，终不与附。乾隆帝知之深，和珅虽厌之，亦不能去。每议军政，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及嘉庆帝临政，以足疾乞免军机、书房及管理部事，允之。有大事，帝必咨询。

嘉庆二年（1797），复召直军机。七年（1802），以老病乞休，诏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制诗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既归，奏折批答如家人礼。九年（1804），与夫人齐眉开秩，谢恩赴阙。其历魁台四十年，为两朝所重。持文柄者十二次，所进多佳士。于门下士，相待甚笃，然未尝少涉私引，教以必为君子而已。尝训及门人云：“为政之道，当开诚布公，不可有意除弊。此弊除，他弊兴矣。”性宽厚，然于世之以姑息为宽大者，极不然之，曰：“纵恶以取名，如国家何？”少从武功孙酉峰游，闻关闽正学，生平于浮屠老子法未尝言及，亦不加排斥，有语及者，辄不对，曰：“吾未尝习此也。”至是，卒于京邸，寿八十有一。赠太子太保，谥“文端”。著有《葆醇阁集》、《惺园易说》。〖1〗

二十六日（2月25日）

2 命协办大学士朱珪为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礼部尚书纪昀为协办大学士。

3 是月，河东河道总督李亨特奏报挑浚运河工程。得旨：“东河自王秉韬任事以来，惟知节省，以致工不坚，料不足，受病在此。山东运河淤浅，亟应疏浚七十二泉，多蓄两湖之水，以时启闭，斯为正办。专事挑淤，徒劳无益。勉之。”

4 裘行简覆奏直隶仓库情形。先是，裘行简由福建布

政使调为直隶布政使，命清厘直隶仓库。行简彻底清核，至是逐条覆奏，略曰：直隶州县，动以皇差为名，藉口赔累。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三十年（1765），四举南巡，两幸五台，六次差务，何以并无亏空？四十五年（1780）至五十七年（1792），两举南巡，二幸五台，差务较少，而亏空日增。总由地方大吏，贪黩营私，结交馈送，非差务之踵事增华，实上司之借端需索。近年一不加察，任其藉词影射，相习成风。试令州县扪心自问，其捐官肥己之钱，究从何出？此臣不敢代为宽解者也。分年弥补，则有二难：直隶驿务繁多，所有优缺，只可调剂冲途，又别无陋规可提，此为难一也。现任亏空，革留勒限，彼必爱惜官职，卖田鬻产，亦思全完。若责以代前任按年弥补，焉肯解囊，势必取给仓库。前欠未清，后亏复至，此为难二也。州县亏项无著，例应道府分赔；道府赔项无著，例应院司摊赔。今直隶未申明定例，请于两次清查应行监追者，再限一年。如财产实属尽绝，著落上司分别赔缴。嘉庆十年（1805）以后，交代亏缺，惟有执法从事，不得混入清查，致有宽纵。疏入，帝奖其所奏明晰，令大学士、六部尚书议行。〖2〗

二月十五日（3月15日）

5 纪昀卒。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再迁左春坊左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八年（1773），

开《四库全书》馆，以大学士刘统勋荐充纂修官。昀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经传注得失，诸史异同，子集支分派别以及词曲医卜之类，罔不抉奥提纲，溯源竟委。每进一书，仿刘向、曾巩例，作提要冠诸简首，帝辄览而善之。又奉诏撰简明目录，存书、存目多至万余种，皆其一手所订。评骘精审，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有“本朝大手笔”之誉〖3〗。学问淹通，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不复自为撰著。其所欲言悉于《四库全书》发之，而惟以觉世之心自托于小说、稗官之列。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或以为言，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范围。”〖4〗性坦率，喜吸烟，好滑稽，有亚陈之称。骤闻其语，近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历任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至是卒，赐葬祭如例，谥“文达”。

6 礼亲王永恩卒，子昭槤袭。

十七日（3月17日）

7 命兵部尚书刘权之为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日（3月20日）

8 民人刘士兴持械直奔神武门甬道，值班护军章京舒当阿等当即毙之。寻查明士兴系直隶藁城县民，平日学习枪棒；拘其家属，严讯究问，终无可验之端，故归之于狂。〖5〗帝以刘士兴竟敢于禁门之外持械逞凶，实为罪大恶极！而地方官于此等匪徒传习枪棒，毫无见闻，亦属失职，命将直

求总督颜检交部议处。部议降调，命改为降一级留任。

二十六日（3月26日）

9 德楞泰、勒保会奏三省一律肃清、大兵凯撤事宜。一、各厅州县支领军米，宜及早设法筹变。二、各厅州县存军火枪炮弓箭帐房等项，宜就近拨归营汛备用。三、马步塘站，宜查明一律裁撤。四、川东川北现存洞寨，宜责成地方官经理稽查。五、民间自制枪炮器械，宜即时收缴。六、零星土匪，宜责成地方官实力查拿。七、兵勇积欠粮饷，宜及早清厘找领。八、新添太平等处协营兵丁米折银两，应按年先行预支。九、各处应修城垣营堡工程，宜分别急修缓修。十、各属出力绅士，宜量予奖励。奏入，命军机大臣会同额勒登保、明亮议奏。旋经庆桂等会议，除第七款未便议准，其余各条应如所奏办理。从之。〖6〗

10 是月，李亨特奏报盘查两河道库贮钱粮，并无亏短。得旨："朕闻汝待属员，过于严厉。河工员弁，作弊者多，理应如是，然亦勿过刻，恐不能忍受，又生别事。必须上下联情，除其太甚，莫为已甚。勉之！"

三月初三日（4月2日）

11 命助捕洋盗葡船回澳。先是，两广总督倭什布奏言：上年筹配兵船，出洋捕盗。住澳葡人委黎多赴前监督三义助衙门禀称，现值捕盗吃紧之际，情愿自备资斧，配备洋船四只，协同师船缉捕。臣以东西两路洋面兵威已属壮盛，原可毋藉夷船之力，因其恳请至再，出自真诚，准令备船

二只，随帮缉捕，并咨会水师提镇妥为带往。嗣因夷船吃水较深，只可在外洋堵御，不能跟同师船在内洋捕贼，命撤回澳门。至是，帝命新任两广总督那彦成谕知委黎多速归澳门，略曰：粤省缉捕洋匪，自应练习水师兵船驾驶，何必借资夷船帮助。且天朝缉匪之事，与外夷何涉？其呈请出力，安知非伊等欲借此窥探虚实。倭什布于藉夷捕盗之事，未经详查，又不具奏请旨，率行允准，竟似内地水师不能捕盗，转藉伊等帮助，未免启其轻视之心，于事殊有关系。此等夷船如果捕盗有功，天朝何以奖赏，倘不认真出力，又岂可加之责备？种种窒碍难行，实属不成事体！那彦成抵任后，惟当将水师事宜大为整顿，俾兵船壮盛，缉捕得力；并令夷船速行驾驶回澳，嗣后勿得再用夷船帮同捕盗。〖7〗

四月初九日（5月7日）

12 令查禁广州“番摊馆”。先是，御史郑士超奏言：广东省开设赌局，名曰“番摊馆”，为洋土各匪勾通兵役，探听消息。其主持开局，多系各衙门长随吏役人等，省城关厢内外，即不下二百余处，匪徒溷迹其中。其于缉捕消息，知之最确最速，地方不肖官员及查街道之委员、兵役人等，每日收受陋规，因而纵容包庇，请敕下该督抚等严行查禁。至是，帝降谕申禁，略曰：粤东查拿匪犯，正在吃紧之时，今各衙门长随兵役人等，公然开设赌局，日与匪徒勾引，以致缉捕消息动即透漏，甚至不肖官吏听受陋规，纵容包庇，尚安望其缉盗安民乎？那彦成、百龄当实

力严查省城及各府州县，有似此开局聚赌，踪迹诡秘者，即严行究办；倘地方官得受陋规，尤当严参示儆，方与缉捕有益。至洋匪土匪，办理之法，总当使洋匪不能登岸，以杜其勾结之缘；土匪不能下洋，以绝其逋逃之路。二者不能合一，则盗匪势单，踪迹不能联络，再加以分投缉捕，自可全数扫除。

十五日（5月13日）

13 署山东巡抚全保代奏监生况元礼条陈时务策。先是，江西监生况元礼北上建言，中途马毙资罄，因赴全保衙门，恳乞代奏。保诘其因何越分言事，是否意图干进。元礼对曰："皇上求治若渴，广开言路，草茅下贱，不过藉达愚诚；且年已衰老，实无希幸之心！"保然其言，代为呈进。至是奏上，条列五事：一曰足兵；二曰理财；三曰靖洋；四曰除弊要得情法之平；五曰善后当图久远之计。帝谓所陈五款，皆系条列时事利弊，其中不但无违碍字句，且有可采之处，尚堪嘉许，命全保赏银百两、缎二匹，令其自行回籍。〖8〗

十六日（5月14日）

14 命整饬营伍。略曰：国家设兵卫民，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是以训练卒伍，必申儆于无事之时，所以谨戎政、饬武备也。乃比年每遇征调，于额兵之外，多有藉资乡勇之力冲锋陷阵者。岂非以官兵怯懦，不若练勇之矫健乎？推求其故，实由绿营习气，废弛已甚。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

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且有克扣额饷，以衙署杂色技艺服役之人，支领虚粮，冒充兵目，而兵丁等亦因此心存怠玩，无所儆畏，不特技勇毫无足恃，甚至有潜通匪党，毒害平民者。戎政旷废如此，若不急加整顿，则国家岁用数百万帑金，豢养师徒，岂不竟同虚设耶？各省督抚提镇等务当各发天良，通饬所属，嗣后挑补兵额，务取精壮骁勇之人，讲明纪律，勤加训练。

十八日（5月16日）

15 申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先是，御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至是，奉谕："京师设立西洋教堂，原因推算天文、参酌西法之用。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者，均得在堂栖止。乃各堂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该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立说成书，原所不禁；至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创其异说，妄思传播，而愚民无知，往往易为所惑，不可不申明旧例，以杜歧趋。嗣后著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民人往来交接，仍著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但不得任听胥役藉端滋扰，致干咎戾！"〔9〕

二十五日（5月23日）

16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乙丑科三鼎甲：状元彭浚，湖南衡山人；榜眼徐颋，江苏长洲（今属苏州市）人；探花何凌汉，湖南道州（今道县）人。至是，赐一甲彭浚、徐颋、何凌汉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穆彰阿、李兆洛、郑祖琛、孙尔准、姚元之、王圻等二百四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朱珪、户部尚书戴衢亨，副考官为吏部侍郎恩普、户部侍郎英和。

三十日（5月28日）

17 圈禁西洋人德天赐于厄鲁特营房。先是，江西查获广东民人陈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命拿交刑部审讯。嗣查明德天赐汉译西洋经卷数十种，私行传布，旗民人等多人入教。至是，刑部请将各犯分别定拟。得旨：德天赐胆敢私行传教，不惟愚民妇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复信奉，并用汉字编造西洋经卷，至三十一种之多，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辟异说而杜歧趋？且该国原系书写西洋字，内地民人从无传习，今查出所造经卷俱系刊刻汉字，其居心实不可问。此在内地愚民已不得传习，而旗人尤不应出此，关系人心风俗者甚钜。所有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之汉军周炳德、会长民人刘朝栋、赵廷畛、朱长泰、汉军汪茂德，或往来寄信，或展转传惑，著照刑部所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仍先用重枷枷号三个月，以示惩儆。民妇陈杨氏，以妇女充当会长，尤属不安本分，著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不准拆枷收赎。民人简恒曾代

为寄信，请人传教；汉军佟恒善，经反复开导，执迷不悟，俱著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周炳德、汪茂德、佟恒善既自背根本，甘心习学洋教，实不齿于人类，均令销去旗档。德天赐来京当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书传教，实为可恶，著圈禁厄鲁特营房，交庆杰严为管束，以杜煽惑。〖10〗

翌日，以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常福，不能实心经理，其派委司员亦不常稽查，以致德天赐等妄行刊书传教，煽惑旗民，命常福不必兼管堂务，改派禄康、长龄、英和管理，并就如何设立章程、严加管束之处，悉心妥议具奏。寻禄康等议奏酌派司员到堂稽查，设立堆拨轮流巡绰，撤毁堂额天主字样，禁止旗民彼此来往，封禁该堂女堂房屋，稽查海淀各堂寓所，译验该国投寄书信，编造服役人数册档，示谕习教治罪条款，禁止收买药材洋草。从之。〖11〗

18 是月，直隶总督颜检奏敬承谕旨，嗣后加意整饬属吏。得旨："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总尚因循，每多观望。大臣不肯实心，惟恐朕斥其专擅，小官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

五月初四日（6月1日）

19 命驻藏大臣策拔克等详查噶布伦事件。先是，藏民匿名控告噶布伦于达赖喇嘛圆寂后，乘机侵占达赖喇嘛地方庄屋，随意更换执事人员。至是奏闻，帝谓噶布伦系藏

内经管事务之人，倘所控属实，实为卫藏之害，命策拔克、成林详悉审理。旋经策拔克等讯，所控噶布伦各款不实。

十九日（6月16日）

20 驳更改军机处名目之议。先是，御史何元烺奏请酌改军机处名目，略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戎政者不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似应更改名目，以纪偃武之隆。至是，帝降旨驳曰："军机处名目，自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目前三省邪匪，久已肃清，大功告蒇，薄海内外，共庆升平，又何必改易'军机'二字，始为偃武，即如兵部专司戎政，自周官分职以来，相沿至今。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现在内外旗营，均有定制，新疆西北两路，皆号军营，若如该御史所请，势必讳兵不言，岂国家承平日久，并古大司马之职，亦竟可不设乎？何元烺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

二十日（6月17日）

21 申禁传习西洋教。略曰：朕几余披览天主教书籍，其所称耶稣为万邦之大君、听父母所命相反于天之命等论，支离狂妄，怪诞不经，蔑伦绝理，直同狂吠。似此造作无稽，充其伎俩，尚有何言不可出诸口，何事不可笔之书；若不及早严行禁止，任令传播，设其编造之语背谬更有重于此者，势不得不大加惩办。与其日后酿成巨案，莫若先事豫为之防。嗣后旗民人等务当恪守本朝清语骑射，读圣

贤书，遵守经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亟应翦除旧染，勿再听信邪言，执迷不悟，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有负朕谆谆训诫至意矣！〖12〗

二十六日（6月23日）

22 严饬生监把持漕务。先是，江苏吴县生监等三百十四名，挟制官长，吵闹仓库，强索规费，以致该县亏缺库米银达二万两之多。至是，刑部定拟具奏，谕曰：朕闻各省劣衿往往出入公门，干与非分，以收漕一节把持地方官之长短，而江苏为尤甚。各该州县或平日与之交结，遂其取求；欲壑既盈，即遇不肖官吏实有罔利营私等事，亦复袒庇不言，徒使乡里小民，暗遭朘削，设稍不遂意，则遇事辄生枝节。每届开征时，挫交丑米，藉端滋事，动即以浮收漕粮，列名上控，其实家无担石，无非包揽交收，视为利薮。此等恶习，大坏名教。今吴江一县，分得漕规生监，已有三百人，其余郡县，可想而知。朕培养士子，至优至渥，原望其束身自爱，键户读书，并当劝化闾里愚民，知所观法，方不愧四民之首。乃荡检逾闲，至于此极，尚靦然厕身士林乎？嗣后生监等务当凛遵训谕，立品怀刑，慎毋听之藐藐，自蹈罪愆！

23 是月，两江总督铁保奏：总督兼管盐务，向有永丰坝、泰坝二处，稽查盐包夹带，每引提公费银二分，归总督衙门因公动用，每年约得银二万两有奇。历任督臣或于偶被偏灾时，捐办煮赈，于此内提用。帝批：“应积存些

许，办理急赈为是。”又奏：前项引费系属外销之项，并无定款。与其日久混淆，不若酌定章程，以收实用。请以八千两给三省兵丁差费，禁止扣饷；五千两贮备海口缉匪，添给口粮，并免扣武职养廉；三千两酌添各府书院膏火，并地方紧要公用；余项仍留为总督衙门阅兵防汛办公之用。帝批：“固系好事，若有不肖营弁，仍扣兵饷，断不可恕，从严办理。江宁、苏州耳目较近，易于查核；安徽、江西鞭长莫及，恐中饱不肖营弁之私囊，仍属无益耳！”又批：“且莫定数，试行二三年后再定。营伍固宜体恤，汝之费用颇多，不止此一项。宽余最妙，勿太拘谨。朕不罚大吏养廉，不令自行议罪之故，非惜大吏也，保全大吏之清操，保全小民之性命。汝当知此意，毋忽！”

六月初八日（7月4日）

24 降直隶总督颜检职。先是，颜检奏劾易州知州陈渼亏空累累，并自请严议。帝以陈渼在任八年，亏空正杂款项至十一万余两之多；而颜检身为总督，于属员仓库亏缺，并不早为参办，令交部议处。至是议上，请将颜检褫任。谕曰：各省仓库钱粮，均系国帑，倘有亏缺，即当按律治罪，节经降旨通谕各省督抚，令其督率清厘，毋须属员续有亏挪，不啻至再至三；而颜检历任直隶藩司、总督，总未据实入告。每于差次逐日召对，面加垂询，亦未将实在亏缺情形，备悉密陈，只图含糊了事，实则并未上紧查办。颜检好为虚语，意存粉饰，屡经训饬，仍不悛改，一味徇庇属员，因循推诿，以致各该州县无所畏惧，藐法营私，

不惟前欠未补，抑且任意续亏。今易州一处，亏空正杂款项至十一万余两之多，皆由各上司沽名见好、迁延不办所致。颜检本应革职治罪，姑念其平日尚能办事，操守亦属谨饬，著赏主事衔，在吉地工程效力，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六月，又以办理秋审，直隶竟失出至二十案之多，命革颜检主事衔，仍在工次效力。〖13〗

十三日（7月9日）

25 调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为浙江提督，广东提督许文谟为福建水师提督；以前任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钱梦虎为广东提督。

二十四日（7月20日）

26 永定河溢，令那彦成驰往堵筑。

二十九日（7月25日）

27 令刘权之、英和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先是，刘权之于保奏军机处章京时，瞻徇情面，欲将房师纪昀之婿袁煦列入，户部侍郎英和劾之。至是，帝以权之所为实属罔顾公议，错谬不堪；而英和既以权之所言为非，不但未与庆桂、董诰、戴衢亨等会同商议，据实参奏，反而私行密奏，言称："不必询问刘权之，寻事退出军机"，亦属狂妄胆大，命俱退出南书房，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听候议处。寻议刘权之革职，加恩降为编修，仍带革职留任；英和降三级调用，加恩降补太仆寺卿员。

28 是月，颁《御制勤政殿记》曰："我皇考于理事正殿，皆颜勤政，诚以持心，不可不敬，为政不可不勤也。六十年身体力行，垂教后嗣子孙臣庶，触目惊心，知所效法，永保无疆之休，常警怠忽之念。予小子敬承大业，夕惕朝乾，无时或懈，盖天下至大，惟日孜孜，恒恐不及，若听政不勤，或勤而不加审察，则丛脞随之，流弊滋甚矣。夫敬为勤政之本，惟敬胜怠，心主于敬，则无时不提撕警省，所谓清明在躬，气志如神，遇事洞烛，见理精详，虽克勤而不觉其劳，无所用其勉强，从容中道，心主于敬之功效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敬勤为立身之本。君勤则国治，怠则国危。臣勤则政自理，怠则政不纲。为学不勤，则学业无成，力农偶怠，则田功必弃，以至工商贱业，事虽异而理则同也。然勤胜怠，人所同知，彼好逸厌劳者，皆心不能主于敬，故不胜怠惰之念耳。我朝家法，无一日不听政临轩，中外臣工内殿进见，君臣无间隔睽违，上下交泰，民隐周知，视前明之君深居大内，隔绝臣工，竟有不识宰相之面者，相去奚啻霄壤？朕承考训，曷敢忘敬勤，曷敢耽逸乐。一日二日万机至繁且重，内而六部九卿，外而直省大吏，诚能夙夜在公，存心匪懈，各勉敬勤，匡予不逮，众志成城，何患不治乎？若心存懈怠，身耽安逸，惟知尸禄保位，国计民生，漠不动念，则政事废弛，其害可胜言哉！故书此记于殿壁，既以自戒，兼告诸臣，庶几永持此敬勤不怠之志，仰副我皇考垂示后人，立身图治之大经大法，期共勉以毋忘，是予之至愿也。谨记。"

闰六月初一日（7月26日）

29 命托津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30 是月，四川总督勒保奏报抵任。得旨："朕付汝川中万姓，务期家给人足，比户盈宁。察吏为安民之本，慎刑为保元之要。贪官断不可姑容，良吏必加之奖励。勉此数言，即报知遇之恩矣！谨记毋忽。"

31 铁保奏言：河防之病，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此三说皆可勿论。惟宜专力于清口，大修各闸坝，借湖水刷沙而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滞，而湖亦治。帝嘉其言明晰扼要。时有议由王营减坝改河经六塘河入海者，铁保偕南河总督戴均元上言：新河堤长四百里，中段漫水甚广，急难施工，必须二三年之久，约费三四百万。堵筑减坝，不过二三月，费只二百余万。且旧河有故道可寻，施工较易。从之。

七月十八日（9月10日）

32 嘉庆帝启銮诣盛京谒祖陵，命成亲王永瑆、大学士保宁、协办大学士尚书费淳、尚书长麟等留京办事。

【考异】《清史稿·仁宗本纪》云："秋七月壬辰，上诣盛京谒陵启銮。"有误。按《清仁宗实录》，应作戊辰。

33 是月，粤东海盗盗首订立"合约"。初，安南夷艇

败窜，其余党留粤者，各不相能，相互攻掠。至是，为避免自相残杀，增强抗御官军之力，盗首郑文显（郑一）、麦有金（乌石二）、吴智清、李相清（金占养）、郑流唐（郑老童）、郭学显（郭婆带）、梁宝（总兵保）定约结盟。〖14〗寻郑流唐投诚，其余盗首分以红、黑、白、绿、蓝、黄六旗〖15〗，游弋粤洋，相互呼应，声势甚壮。

八月十九日（10月11日）

34 命议奉天官缺事宜。奉天所属州县，向来只用旗员，嗣因齐民编户渐多，遂参用汉员。至是，帝以承平日久，闾阎生齿日增，地方事务较形繁剧，旗员等多有从部院笔帖式等官铨补者，于吏治未经练习，不足以资治理，命将如何补用旗员者、如何专用汉员等事悉心妥议具奏。寻议，奉天所属州县内，义州、广宁、开原、铁岭四州县，系附近蒙古边界地方，自应专用满洲人员；其辽阳、宁远、复州、海城、盖平、宁海六州县，应请专用汉员。至义州一缺，原系调缺，既经改为专用满洲人员，应请改为在外题补之缺，遇有缺出，由满洲知县内题升；如不得人，仍奏请由部拣补。从之。

二十一日（10月13日）

35 额勒登保卒。

额勒登保（1748—1805），字珠轩，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吉林乌拉。初以马甲从征缅甸、金川，后从福康安、海兰察征台湾、廓尔喀、苗疆，累立战功。嘉庆四年（1799），授经略，督办三省教事。教事平，论功

第一，晋封一等威勇侯。旋晋封三等公。至是病卒，年五十有八。时帝方东巡，奏至行在，涕泗交集，诏称其一生忠悫，夙娴韬略，实力督师，身经百战，艰险备尝，为国宣劳，力矢清操，实为不可多得之才。九月，帝回銮，亲临赐典，御制《述悲》诗曰："家国栋梁痛摧折，积劳成疾不言功。一腔心血全予愿，三爵椒浆酬汝忠。封晋上公答劳绩，祠开京邑表恩崇。孤儿襁抱尤珍惜，泪洒空阶悲郁衷。" 命将军秀林修理额勒登保吉林祖墓，并为立碑；命步军统领禄康于地安门外建立专祠，赐名"褒忠"，岁时致祭，予谥"忠毅"。〖16〗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

36 复秋审失入失出处分例。

初十日（10月31日）

37 严饬地方大吏延搁控案。先是，帝于东巡往返途中，屡见旗民人等于道旁叩阍呈诉。至是，帝谓旗民人等越诉上控，多由地方官遇事延搁所致，因降旨切责，略曰：设官所以理民，若事事待朕敕交审办，又安用此地方大小官僚为耶？试问各直省官员坐享厚禄，遇事延挨不办，于心安乎？于理得乎？嗣后著通饬各直省文武大吏，有管辖旗民之责者，遇有控诉案件，均当即时秉公讯结。其有应亲行研鞫者，亦即提集勘断。如果所控虚诬，则刁健之徒，尤当即行惩办，俾知儆畏，而被诬者亦早得申雪，总应速就清厘。毋得仍蹈稽迟积习，致民隐稍有壅蔽。

十五日（11月5日）

38 嘉庆帝回銮，驻跸夷齐庙行宫（在今河北卢龙县境内）。直隶总督吴熊光前来迎驾，与大学士董诰、尚书戴衢亨同对。帝曰："外人言不可听，此次有言道路崎岖，风景略无可观者。今到彼道路甚平，风景甚好，人言岂可信哉！"熊光对曰："皇上此行，欲面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少顷，帝又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熊光曰："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帝又曰："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熊光叩头曰："皇上至孝，臣从前曾侍皇上进谒太上皇，奉圣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诲，言犹在耳！"同列皆震怵，帝为之动容纳之。后熊光告人，"坟堆"、"粪船"两语，乃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重述之耳。〖17〗

十月十七日（12月7日）

39 以英吉利国王进表献物，回书并与文绮。敕谕英吉利国王："尔邦远界海域，恪守藩维，遥申向日之忱，载肃来庭之使，循览陈奏，情词恪恭，已令将贡品进收，俾遂殷悃。至尔邦民人，前来贸易，历有岁年，天朝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亦无需尔邦出力之处。"〖18〗

二十二日（12月12日）

40 解两广总督那彦成职，命吴熊光驰往接任。先是，粤东土匪洋盗勾结日炽，盗首李崇玉、黄正嵩依朱濆，横行海澨。那彦成初至，缉获甚众。嗣以官兵不得力，遂行间谍招抚，降正嵩，计擒崇玉，槛送京师。先后招降五千余人，悉赏银币。率先降者，予千总外委衔。巡抚孙玉庭与之意见不合，至是以滥赏劾之，略曰：那彦成办理投首盗匪，酌赏顶戴，并每名赏银十两，计海盗不下数万，若尽行招抚，经费为难；其杀贼投首之人，未可尽信，且此等盗犯罪皆凌迟斩枭，今准其投首，概置不问，荣以顶戴，加以重赏，以致民间有“为民不如为盗”之谣。帝以那彦成办理缉捕洋匪，徒事招徕投首，只图海洋盗匪稀少，有意见好见长，大负委任，命其自行来京候旨，所有两广总督印务，由吴熊光驰往接办。寻据吴熊光奏，那彦成不仅办理洋盗错误，且与布政使广厚看戏饮酒，命降那彦成为蓝翎侍卫，派往新疆为伊犁领队大臣；降广厚为三等侍卫，派往新疆为库车办事大臣。嗣又查明洋盗黄正嵩投首时，那彦成先行赏给四品蓝翎，旋即撤回，改给千总顶戴；洋盗李崇玉投首时，亦给与四品蓝顶。帝谓四品顶戴，等级较崇，那彦成辄以赏给投出盗首，实属任意妄为，命将其革职拿问。寻谪戍伊犁。

二十四日 （12月14日）

41 饬人吏严查属员交代。谕曰：外省州县官有经管仓库钱粮之责，关系綦重，遇新旧任交代时，自须逐款清查；

如有亏缺，经新任禀明上司，该上司即应据实查参。近来各直省州县交代，遇有款项亏短，该上司往往因规避失察处分，不加查办，转抑令新任之员含混接收。该员迫于上官之命，畏于参罚，勉强担承，虚出通关。莅任后，以本系接收前任款项，有恃无恐，并不上紧弥补。日久因循，其不肖者甚或以此藉词贪婪苛敛，朘及闾阎，私肥囊橐，各上司虽明知劣迹，瞻顾姑容，迨该员任满卸事，又复依样交代，辗转数手，帑项仍悬。即如近开捐例，现任捐升者甚多，在京官员尚系自出己资，至外省州县，若非挪移官项，即系剥削民膏，虽未必尽人皆然，而似此营私利己者亦不少。一经捐升，铨除他省，于本任原亏款项，脱然事外。其或亏空过多，又复夤缘上官，恳乞奏留，以图掩饰，皆所不免。此等外省恶习相沿，于帑项吏治大有关系，不可不力加整顿。著各督抚通饬藩司道府等，嗣后各州县新旧任交代时，务将仓库款项，逐一清厘。如实系旧任亏缺者，即将旧任之员揭参治罪，仍责令照数赔补，毋许抑勒新任接收，以归核实。各督抚皆受恩深重之人，不应瞻徇私情，不恤国事，务宜各发天良，存公正之心，屏邀誉之念，以期政治蒸蒸日上，勿负朕谆谆教诫。倘不以朕言为是，只顾私交，彼时执法重惩，悔无及矣！

二十九日（12月19日）

42 粤海关监督延丰奏俄罗斯船来粤贸易。俄国系北地陆路通商之国，其法定之互市地点在恰克图。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因北美皮货源源运入广州，俄在恰克图之贸

易受到冲击，俄廷乃起开辟广州市场之议。〖19〗于是始有俄国美洲公司遣船赴广之行。〖20〗

赴广俄船共两艘，一曰“希望号”，船长噜哑吨；一曰“涅瓦号”，船长尔赞时〖21〗，是年十月初八日、十七日先后抵达澳门〖22〗，请求卸货贸易。粤海关监督延丰闻讯，以俄罗斯商船冲涉重洋，吁请贸易，事虽创始，其情词却颇为恭顺，若不准其开舱卸货，仍令原载回帆，似非仰体天朝柔远怀夷之至意，乃一面循例咨明督臣那彦成，派委营弁弹压稽查，饬洋商秉公交易；一面缮折具奏〖23〗。奏入，帝谓所办粗率之至，传谕总督吴熊光、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等曰：外夷通市，皆有一定地界，不准逾越。广东澳门等处聚集各岛夷船，皆系常至之国，自可准其贸易。至于嘟哑国之名，从未经见，此次忽然来广贸易，甚属新异。此等交涉外夷之事，自当慎重办理。乃该监督率尔擅准卸货交易，且称嘟哑国即俄罗斯。广东向无俄罗斯通事之人，凭何译出？著将延丰交部议处，那彦成、孙玉庭俱交部察议。吴熊光等于接奉谕旨后，著查明该夷船货物尚未卸完，且暂停纳税；或已卸货纳税，尚未驶回，即详悉究询该国究竟是否俄罗斯；如已卸货驶回，此时自无从根究，将来澳门等处如再有此等外洋夷船，向来未来粤者，其恳请贸易之处，断不可擅自允准。〖24〗

十一月初七日（12月27日）

43 革湖广总督百龄职。先是，两广总督那彦成奏言：已革南海、番禺二县王栻等禀，百龄在广东巡抚任内，用

非刑联枷，致二人毙命；复派家人任二传令两首县代办供给，并于离任时，将署内一切玻璃、紫檀物件，用人夫二千余名搬运下船；又以曾与总督联衔具奏各折，于到湖北后，将折差截留，仅抄录朱批行文知会。命直隶总督吴熊光、吏部侍郎托津驰往查办。至是，熊光等奏言：百龄在广东曾用联枷及将折差截留，俱经供认，惟搬运物件下船一节，坚不承认。帝谓百龄擅自截留会奏折件，实属妄为；联枷拘禁人犯，实系非刑；如果搬运物件一节属实，更是贪婪无状，命将百龄革职拿问。寻查明百龄确将广东署中之物运抵湖北，现买房六处、买地五十余顷。帝命按律定拟。旋拟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加恩免其发遣，令在实录馆行走。〖25〗

初十日（12月30日）

44 监禁西洋人若亚敬。先是，山西省阳曲县民人李如赴粤贸易，于澳门地方结识西洋人若亚敬，即起意欲引若亚敬回原籍传教。事发，命刑部查究。至是议上，请将若亚敬解往热河厄鲁特营房监候。得旨：若亚敬一犯籍隶西洋，在广东澳门居住，若解往热河圈禁，不惟路途遥远，且该处亦非圈禁西洋人犯之所，著留于广东，监禁三年，俟期满后，遇有西洋人回国之便，令其携带回洋，不必永远监禁，以示矜恤远人，法外施仁至意。〖26〗旋申严粤省传教之禁。略曰：粤省澳门地方洋舶往来，西洋人等自因赴广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始能惑众传教，如果粤省稽查严密，何至私越内地乎？本年因江西省拿获为西洋人送

信之陈若望，及山西省民人李如接引西洋人若亚敬传教等案，业经根讯明确，分别惩创。嗣后著该督抚等饬知地方官，于澳门地方严查西洋人等，除贸易外如有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即随时饬禁，勿任潜赴他省，致滋煽诱。其有内地民人暗为接引者，即当访拿惩办，庶知儆惧。并当晓谕民人等，以西洋邪教例禁綦严，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网，俾无知愚民各知迁善远罪，则西洋人等自无所肆其簧鼓，即旧设有天主堂之处亦不禁而自绝，此尤潜移默化之方。该督抚等惟当善为经理，实力稽查，绝其根株，正其趋向，亦整风饬俗之要务也。

十八日（1806年1月7日）

45 《皇朝词林典故》书成。

十二月初一日（1月20日）

46 铁保等奏安徽宿州、蒙城民人起事，安徽巡抚长龄往剿，歼四百余人。

47 定广东陆路镇协各营属广州将军节制。

初六日（1月25日）

48 命诸大臣遇有会议事件，务须悉心筹画。略曰：朕勤求治理，凡遇国计民生，大政所关，往往敕交大学士九卿会议具奏，原以军机大臣数人或一部尚书、侍郎识虑未能周详，是以特交会议，系属集思广益之意。诸大臣自应各抒所见，据事直陈，如果询谋佥同，亦当恺切敷言。乃近日遇有会议事件，率皆无所建白，随同覆奏，而且退有

后言，殊失大臣公忠体国之道，较之本部所议，耽延倍多时日，徒成具文，并无实际，于国政何益？诸大臣皆受恩深重，惟当实心任事。嗣后遇有会议事件，务须悉心筹酌，就事指陈，慎勿稍存推诿，随同画诺。

49 是月，厦门行商以洋匪蔡牵乘间肆劫，呈请捐造巡船二十只、添募兵丁八百名，各行商每年公捐番银四万圆，以为兵丁月饷、出洋口粮及煎洗船只修换篷索之费；玉德偕巡抚李殿图以闻，并请将兵丁所用火药、铅丸，令各商缴价还营。谕曰：该商等捐造巡船，藉资保护；其事尚属可行；即煎洗船只、更换篷索捐资修整，亦无不可。至添设兵丁所用火药、铅丸令各商缴价还营，则实不成政体！国家设兵卫民，岂有以岁支粮饷、例用药铅取资商捐之理！玉德、李殿图均著传旨申饬。〖27〗

50 是年，除福建、陕西未经查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三千三百一十八万一千四百三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二千九百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石。

51 琉球国遣其子弟入监读书。琉球国遣官生入监之制，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部议准行，无年限。每逢册封之年，请于使臣回京代奏。其来也四人，率以四年而归，归其国则授四品官。方此次来也，吴兰雪时以博士教之，颇聪颖。后兰雪为候补中书，尝作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盖为此而发也。〖28〗

52 美商始向中国偷运鸦片。〖29〗

〖1〗《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王文端公事略》。

〖2〗《清史列传》卷三十一《裘行简传》。

〖3〗《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纪文达公事略》。

〖4〗《清代名人轶事·文艺类·纪文达生平不著书》。

〖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三。

〖6〗《德壮果公年谱》卷二十。

〖7〗《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21—23页。

〖8〗参见：《嘉庆十年江西监生况元礼时务条陈》，载《历史档案》1992年4期；《竹叶亭杂记》卷二。

〖9〗《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23—24页。

〖10〗《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24—28页。

〖11〗《清朝柔远记》卷六。

〖12〗《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29页。

〖13〗《清史列传》卷三十一《颜检传》。

〖14〗该合约载《历史档案》1989年4期。其文曰：

立合约人郑文显、麦有金、吴智清、李相清、郑流唐、郭学宪、梁宝等，为公同众议，以肃公令事。窃闻令不严不足以儆众，弊不革不足以通商。今我等合众出单，诚为美举，然必始未（末）清佳，方能遐迩取信，凡我各支快艇，良恶不齐，妍强各异，苟非约束有方，势必抗行弗顾。兹议后开款条，各宜遵守，矢志如一，无论权势高低，总以不阿为尚。倘有恃强不恤、抗议例约者，合众究办。今恐无凭，立合约七纸，每头船各执一张为照。计议款条开列于后：

一、议通海大小船只边（编）作天、地、玄、黄、宇、宙、洪七支。各支将行纲花名登簿列号，每快艇于悝尖书某字若干号，头桅亦依本支旗号。如悝尖无字号，以及头桅旗色不符者，即将船艇炮火充公，并将行纲处决。

一、议某支原有某支旗号，如有假冒别支旗号色者，一经察出，将其船艇、炮火归众。行网立心不轨，候众处决。

一、议快艇不遵例禁阻截有单之船，甚至毁卖船货，以及抢夺银两、衣裳，计赃填偿，船艇、炮火一概充公，行网分别轻重议处。如赃重填披（赔）不起者，则照本支分子扣除。

一、议打货船，所有船艇货物，系某先到者应得。倘有恃强冒占，计其所夺赃物多寡，加倍赔偿。如有不遵者，合众攻之。

一、议不拘何支快艇牵取有单之船，旁观出首拿捉者，赏银一百大员（圆）。对打兄弟被伤者，系众议（请）医调治，另听公议酌偿；从旁坐视不首者，以串同论罪。

一、议有私自驶往各港口海面劫掠顺校（投）贩卖之小船，以及带银领照之商客者，一经各支巡哨之船拿获，将船烧毁，炮火、器械归众，该老板处死。

一、议不拘水陆客商，平日于海内有大仇者来，有不潜综（踪）远遁及其放胆出入卖买者，虽略有口气亦可相忘，不得恃势架（借）端扳害，以及借以同乡亲属波连，拿酷赎水。如违察出真情，则以诬陷议罪。

一、议头船遇通海有事酌议，则于大桅树旗，各支大老板宜齐集会议。倘有话致嘱本支快艇，则于三桅树旗，本支行网宜进船听令。如有不到者，以窥法议处。

奉上公命，抄发各船，以示遵守。

天运乙丑六月　日（年号处钤“以金记号”印）　吴尚德　执

〖15〗红旗帮帮主郑一，出身于海盗世家，初效力于越南西山军，后回粤洋活动。嘉庆十二年（1807）死于越南，部属由其妻郑一嫂及养子张保统领。蓝旗帮帮主麦有金，海康县乌石村人，绰号“乌石二”。初被海盗所掳，遂入伙，在广东沿海各港口活动。后亦入西山军，被封为“大将军”。黄旗帮帮主吴知青，广东东海村人，人称“东海霸”、“东海伯”，与白旗帮帮主梁保（梁宝）均曾效力于西山军。绿旗帮帮主李尚清（李相清），人称“金古养”，但他是否入西山军，史无记载。黑旗帮帮主郭学显（郭学宪），出身于番禺县（蛋日）家，幼时即被郑一拐骗入伙，亦曾效力于西山军。在这六大帮中，以红旗帮势力最大，蓝旗帮次之。（《华南海盗》四章）

〖16〗《清史列传》卷二九《额勒登保传》。

〖17〗参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六《清人逸事》；《清史稿》卷三五七《吴熊光传》。

〖18〗《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33—34页。

〖19〗1800年，俄国美洲殖民地总管巴兰诺夫警告：“大量皮货多次转手输入广州，由这里运销全中国，使我们在恰克图的便宜买卖大受打击，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俄国商务大臣鲁缅采夫于1803年4月及1805年1月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疏请开辟广州市场。（蔡鸿生《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载《中外关系史论丛》二辑）

〖20〗俄美公司于1799年经沙皇保罗一世批准正式成立，由枢密院授予特许状，获得“在美洲东北海岸从北纬五十五度到白令海峡及其以外的地方，还有在位于东北海洋中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和其他群岛”全部贸易和矿藏的垄断权。

〖21〗“希望号”和“涅瓦号”均为三桅舰，为俄美公司于1802年为组织环球航行而在伦敦购置，耗资共二万五千英镑。希望号船长

噜哌吨（伊·费·克鲁逊什特恩，1770—1846）和涅瓦号船长尔赞时（尤·费·李香斯基，1773—1839 年）均为水师武备学堂出身，属于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培养起来的新一代海军士官。为了打开广州市场并展望对日本及其他亚洲地区的贸易，两艘船于 1803 年 8 月 7 日由喀琅斯塔特港启碇，到檀香山后分航，各自执行任务：希望号负责接送俄美公司总经理列札诺夫出使日本，并勘察黑龙江江口，旋即由堪察加南下，湾泊澳门；涅瓦号则直航北美西岸的科迪亚克，协助沙俄殖民头目巴兰诺夫镇压印地安人，于 1804 年在锡特卡重建殖民据点，然后满载皮货赶来与希望号会合，希图一举打开中国广州市场。

〖22〗据延丰奏，噜哌吨船即希望号初报为“巡船”，至尔赞时船即涅瓦号到达后，又改报为货船，要求粤海关准予卸货。据噜哌吨记述，“希望号”是 1805 年 11 月 21 日下午二时驶入潭仔湾泊的。次日一早，即前往澳门同知衙门以“巡船”之名报验了。那么，俄船为何作此改变呢？“希望号”商务代表谢梅林在同年 12 月 21 日致总理处的报告中说得颇为明白：“希望号载货少，只有 412 件海獭皮和 10,000 张海狗皮，凭这点货是进不了黄埔的。据悉，中国对货船征收的船钞、杂项捐税以及孝敬清朝官吏的规礼，已大大超过我们的全部货款；纵然希望号勉强张罗，按中国人的规例，货船也不得在澳门寄碇超过一昼夜，就非移泊黄埔或另找去处不可。我们无论要对船只稍事修整，或是等待下落不明的涅瓦号，都必须赢得时间。为了找个体面的理由，船长克鲁逊什特恩先生不得已向澳门的中国当局报验自己的船是巡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对外政策》卷三，17 页。转引自《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显然，噜哌吨以“巡船”之名报验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赢得时间，以便实现两船会合来广贸易的预定计划。

〖2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37—38页。

〖24〗《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45—46页。

〖25〗《清史列传》卷二十二《百龄传》。

〖26〗《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41页。

〖27〗《清史列传》卷二十七《玉德传》。

〖28〗《竹叶亭杂记》卷五。

〖29〗据载，1805年，有三艘美船自土耳其之司迈纳运出鸦片一百二十四箱。自1805年至1808年，年运销量未超过二百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抵广州，运至西班牙币，值十一万美元，鸦片六十箱，值二万零十五美元，一船而有六十箱，足见其时数量已增加。据美国鸦片走私商估计，1827—1830年，美商每年向中国贩运鸦片为一千二百箱至一千四百箱，约值六七十万美元，约占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九分之一。与英国于1827年走私九千九百六十五箱鸦片价值九百六十一万零八十五美元相比，瞠乎其后。（参见《中美早期外交史》70页）

清通鉴　卷一六三

嘉庆十一年　丙寅　公元1806年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

1 以纪年开秩，命大学士会同刑部核减大辟以下至徒杖各罪。

初八日（2月25日）

2 命严防中越边界。先是，越南兴化镇目忽递送传词，欲令临安府所属六猛地方外附。云贵总督伯麟等闻报，一面饬令镇道等将六猛掌寨妥为抚慰，严谕各界加意巡防，并令该掌寨等自行具文，先行回覆越南镇目；一面拟缮照会该国王文稿进呈。至是，帝命伯麟严防边界，略曰：临安府所属六猛地方，久隶版图，从前安南黎维祁、阮光平时，两次恳请申画地界，俱经饬驳有案。阮福映自得国以后，恭顺输诚，未必敢冒昧出此。此事谅系该镇目所为，应交该国王严行惩办，已命军机处于原拟照会内添叙发往，

该督等接奉后，著即照缮如式，由广西省转递该国，仍饬该处镇道等，凡与越南接壤之处，严密防范，并严谕六猛掌寨，毋许越南夷人偷串入境，俟该国接奉照会之后，如何申覆，即由驿奏闻。〖1〗

初九日（2月26日）

3 禁俄罗斯商船来粤互市。先是，粤海关监督延丰奏俄船来粤贸易，命吴熊光等确查详情具奏。寻吴熊光等先后奏报：嘞咂国确系俄罗斯，其船抵粤时，前监督延丰以该国来粤通市系属创始，于咨商总督后，并不候那彦成回咨即擅准进埔。旋那彦成以该国今由海道至粤，恐其熟习海道及内地情形，因札新任监督阿克当阿止其开舱卸货。然其时俄船已经西成行商人黎颜裕作保将货物起卸。〖2〗吴熊光等以俄商远赴重洋贸易，货物既已起卸，海洋风信靡常，若俟奉到谕旨，方准开放，设致船只阻隔经年，既非体恤远夷之道，亦恐该国心生疑畏，乃准开船回国。至是，帝降旨申禁，略曰：俄罗斯贸易船只既经行商承保起卸货物，自未便复行稽阻，此次姑著准其贸易，嗣后再有该国船只来至澳门，即应严行斥驳，不得擅自通市！旋以吴熊光、孙玉庭、阿克当阿办理草率，交部议处。〖3〗

4 命查办免死改遣罪犯，分别减释。向来免死改遣吉林、黑龙江及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人犯，为常赦所不原者，终身不能援例释回。至是，帝谓此等案犯，率皆桀骜不驯之徒，历年遣发，日聚日多，或犯法滋事，或脱身潜匿，均所不免。除特旨发遣不准减免各犯外，其余照例改遣之犯，莫若定以配限及本犯年岁为断，量加贯宥，予以自新。

著刑部堂官检核例案，参勘情罪，将此如何定限分别减等之处，妥议具奏。寻议奏减释之法多条，从之。

5 是月，云贵总督伯麟奏："滇省办解京铜，请于江、楚两省递运。" 敕下汪志伊议覆。疏言："江南一省，沿海、沿江以及河工、漕务事务殷繁，各州厅县断难骤易生手。若令解运京铜，势必纷纷调派，尽委试用人员署事；于河工、海防、收漕等项，均恐有误。" 疏入，命仍循旧章：滇省委员径运，以归简易。〖4〗

二月初七日（3月26日）

6 朝鲜国王召见赴清回返正使徐龙辅，问曰："彼中有何所闻？"龙辅对曰："教匪果已平定，彼中亦有邪狱，极为严治云矣。" 又问："皇帝为人何如云耶？"对曰："状貌则肉多骨少，而颇有和气。政令则凭之传说，虽未可详知，然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纪律颇严，事务无滞，亦可谓勤矣！但责备则察察以为明，煦煦以为仁，或有苛细之病矣。臣于年前入去后，成班于午门外，则颇觉杂乱矣。今番则皇帝之从孙称以贝子者押班，而极为整齐，即此亦可见束湿之严矣。"王曰："然则束湿之严，胜于乾隆时耶？"对曰："乾隆初年，恐不如晚年之太弛，而今皇则规模盖尚严矣！"书状官尹尚圭进闻见别单，略曰：近来汉人之稍有文学者，各立门户，有所谓考据之学，诋斥宋儒，专主注疏之说。礼部尚书纪昀为首，而阁老刘权之等从之。有所谓尊朱学者，专主朱子之训，大学士彭元瑞为首，而阁老朱珪、尚书王懿

修等从之，使成一种党论。〖5〗

初九日（3月28日）

7 申禁州县逗留省会。谕曰：各州县为亲民之官，有地方之责，不应擅离职守。各督抚初莅该省，凡州县未经认识者，原许其因公调省，咨询地方事务，并藉以察识人材，或遇有紧要案件，必须面为商办者，亦不过接见数日，事毕即可令其速归。乃外省风气，往往州县奉调赴省，日久逗留，以致本任事多旷误，实为恶习。嗣后各省督抚，遇有州县因公赴省者，事竣即令速回，毋得任其无故逗留，致旷职守！

8 命修整兵船并禁招抚海盗。略曰：粤省滨海地方，洋匪充斥，缉捕紧要，而缉捕尤以船只为先。从前该省设有米艇，较艚艇尤为得力。嗣因米艇日渐黝旧，地方官以修理不赀，意存推诿，营官则以无船驾驶，藉口偷安。偶有盗警，官兵需船配渡，一时猝不及办，辄将商船雇募应用。商船无编号可查，设被洋匪抢占，岂不转为贼用？甚或肆其诡计，转将抢占船只，作为商船，受雇与官兵驾坐，探听消息，皆属事之所有。现在该省实有米艇若干，是否一律修整，著吴熊光等查明具奏。至招抚一节，永远停止，勿得踵行！

9 是月，李长庚击蔡牵于鹿耳门，大破之，牵走闽海。先是，蔡牵屡为长庚所败，不敢犯浙，遂于上年冬率舟百余转攻台湾。以别部屯洲仔尾，沉舟塞鹿耳门，号召土匪万余围攻台南府城。自称镇海王，谋袭郑成功故事。事闻，

帝以赛冲阿久历行阵，于剿捕事宜素为谙练，命其驰赴福建督剿，提督李长庚以下均受节制；又调吉林、黑龙江兵三百名，命副都统富翰、富僧德等带赴台协剿。旋又诏德楞泰督川兵往剿。德楞泰未至，而李长庚已以浙师三千渡台，水陆并进，五战皆捷。至鹿耳门，不得入，谍知南北汕、大港门可通小舟，长庚扼南、北汕，遣总兵许松年、协镇印得方乘澎船进攻，焚三十余艘。得方夜率锐师，泅海水，登州仔尾，焚其寨。牵返救，长庚出南汕，自后焚其舟，得方进迫，蔡牵大败。遂登陆，燔其小舟。蔡牵弃洲仔尾，困守北汕，以鹿耳门沉舟自塞去路也。长庚分兵包围蔡牵于鹿耳门，旦夕奏凯。而蔡牵散钱四百余万赂闽兵，越二日，潮骤涨，沉舟漂起，得以残舰三十余艘出海。长庚急追之，夺余船十余，卒以闽师不能助扼各港竟遁去，诏褫长庚翎顶。是役也，许松年、印得方为前锋，前后歼敌数万，尸横数十里，台湾获全，长庚所将止三千人耳。嗣长庚复击蔡牵于定海渔山，蔡牵额身皆受创。诏复长庚翎顶，而罢德楞泰之行。

10 太常寺卿秦瀛奏防盗之条，略曰：广东濒临巨海，东西延亘三千余里，盗匪不靖，出没重洋，横肆劫掠。比年且至登岸，始犹远在高、廉一带，上年则广州所属，且有盗船阑入。海上大股盗匪如郑一、乌石二、总兵宝、朱濆等，连艘接舰，声势甚张。内地则顺德、香山、新会三县，上年连有内盗肆劫之案。臣以为剿捕之法，一曰讨军实。水师废弛，则帑饷虚糜。广东情形，辄以经费不敷为虑。今洋盐两商，捐输宽裕。惟恐经手之员尚有侵渔，遣委之

将仍复骄惰。此非立法痛惩，难免徒资耗费。二曰树声威。盗党善于侦探，非我兵先声足以詟人，则盗已从而轻我。古人用兵，以虚运实，以寡击众，自操胜算。臣拟兵行之日，督抚宜举觞欢饮，有功而归，开辕行赏，不用命者，杀无赦。三曰戒虚饰。舟师擒捕盗匪，真假岂能豫必。但存一邀功之念，势将以假乱真，谳成多失其实。即偶有平反，亦每以获盗为重，不复深咎。嗣后总期真盗弋获，毋纵毋枉。至守御之法，尤宜亟讲。沿海分设炮台，原为防守口岸。然口岸多而汛兵少，一经调拨，倍觉空虚。即未调拨，而无兵之处，盗船乘间直入内港。各县虽设有巡船，船少不能御盗，且为盗资。又保甲一法，仅属虚名。且纵令胥役讹索，反成厉政。欲行保甲团练，必须百姓服从，一号令而民无不应。臣以为严防守，必先澄吏治；澄吏治必先固民心。四曰清狱讼。粤民好讼，大小案件，频奉谕旨严饬，尚多耽搁。殆由案之初起，迟延不办，土棍讼师，从而把持，遂至供情屡易，莫可穷究。惟有督饬州县，有一案即清一案，务洗慵惰偏私之习。五曰抑冗滥。六计尚廉，近海州县有缉盗解犯之费，尤宜撙节，庶不致亏仓库而累闾阎。乃一令到任，即有荐幕友、长随者，多人坐食，势不能复为廉吏。至杂职武弁，惟利是图。武弁稍授以权，即挟制文员。而杂职差委过多，亦滋扰累。六曰惩蠹役。地方官不能不用胥役，而不可为胥役用。胥役熟悉地方情形，官用胥役，胥役即能用官，而转不为官用。迨至串同官亲家属，肆为民害，羽翼已成，辄付之无可奈何。上官复以人能办盗，曲为开脱，殊不知广东胥役，每有暗通盗匪、收受陋规者，此尤不可不严行惩创也。三者既举而吏

治澄，吏治澄而民心固，于以举行保甲团练，无不可使之民，即无不可行之法。众志成城，守御有资矣。帝以所奏各条，俱属可采，命两广总督吴熊光详细查核，分别酌办。〖6〗

三月初一日（4月19日）

11 从两江总督铁保之请，命挑浚江苏淮扬下游旧江河道。

十六日（5月4日）

12 再禁浙江贩米出洋。谕曰：各省盗匪在洋肆劫，设非有内地奸民私行接济口粮，则该匪等何由得食，必致束手待毙。是米石出洋之禁，即遇价平岁稔之时，亦当严密查禁，勿使少有偷漏，况江浙等省地方官全不实心查察，任令商贩等乘机渔利，因缘为奸，甚或不肖员弁亦有交通情弊。似此既妨民食，又资盗粮。近年来海洋盗风不靖，实由于此。著传谕各督抚，饬属严禁，于各商船领票出口时，逐一认真盘验，毋得阳奉阴违，稍有弊混。倘各该省兵不实力查禁，将来设有放洋出米之案，别经发觉，则惟该管督抚是问。

二十六日（5月14日）

13 申禁绅士包漕、州县苛敛。绅士包漕，由来已久。时，御史邱勋奏外省地方官，于收漕时例外浮加，虑劣衿从中挟制，先采访绅士中平素好事者，豫行贿嘱，许其包漕若干，其余乡曲贫民，因得任意浮收，重受其累，请旨严禁。得旨：州县征收钱粮，均有一定科则，如果斗斛公平，严禁胥吏等从中侵渔需索，地方绅士谁能持其短长？

乃州县官不知洁己爱民，以收漕为利薮，而刁劣绅士遂尔生心挟制，私与官吏分肥，包收包纳，其苦累者乃系里党穷民，亟宜严行整顿。著各该督抚先饬禁地方官力除加征苛敛之弊，如尚有不肖绅士，敢于受贿包漕，习为民蠹者，一经查实，如系职官，即指名严参；若系生监即行斥革究治，务期贪墨知儆，而不肖劣衿亦无由逞其把持挟制之计，于吏治民风庶有裨益。

四月十六日（6月2日）

14 革河东河道总督李亨特职，以吴璥代之。时，河南巡抚马慧裕参奏李亨特勒索派累厅员，略言：亨特防汛驻工，每日需银六七十两，勒令下北厅同知垫发；凡遇临工，每次勒要门包二百七十两；又勒派属员修建公馆，俱不发价。帝谓马慧裕参奏各款，俱有厅员等可以质证，无难研讯得实，命侍郎托津、广兴、吴璥驰驿前往，将李亨特革职拿问，所有河东河道总督员缺，著吴璥补授。寻据托津等奏，所参属实，李亨特发伊犁效力赎罪。

吴璥既抵任，疏言：黄河北岸险工，以秦家厂、衡家楼为最，宜力加培筑。帝以所言皆得要领，如所请行。九月，璥以料物例价不敷，请照南河按时价报销，允之。十二月，复请将河工岁料帮价，归入地丁摊征。河南岁以三十万两为额，通省摊征；山东岁以三万千两为额，于兖、沂、曹、济四府州属摊征。帝谓岁向小民摊征料价，实与加赋无异，怒责吴璥妄行奏请，谬误之极，命交部议处。寻议降调，奉旨改为留任。吴璥具折奏谢，得旨："严察冒滥，工归实用，勉力办理。自洁其身而不能除弊，仍属

无益，须大加整顿方妥！”

二十四日（6月10日）

15 革策拔克、成林职。先是，驻藏大臣策拔克与帮办大臣成林互相攻讦。成林言：策拔克因受污不平〖7〗，妄拿多人审讯，屡劝不从；策拔克则言：成林与伊素有嫌隙，于此事心存成见，且有借支银两之事。帝命西宁办事大臣玉宁赴藏查办。至是查明策拔克尚无婪贿营私及妄拿无辜情事，惟于被控之案不知引嫌静候查办；而策拔克所控成林之事，亦系挟嫌指讦。命将策拔克、成林革职，发往伊犁、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16 命藏地遵守旧章。上年十月，策拔克奏酌改布达拉商上章程四条：一、布达拉庙时有妇女出入，不足以昭清肃，嗣后应照扎布伦等寺庙之例，妇女入庙，定立日期，不准仍前常川行走。二、寨本、色拉、噶勒丹三庙买办人等，照尼叶忠吹忠买卖人例，给与路引。三、达赖喇嘛古敦琪布及咱尼特教习喇嘛，均著在寨本、色拉、噶勒丹三庙喇嘛内挑选。四、噶布伦、戴本等应领马驼钱粮等项，所需驮运均令自行雇觅。至是，帝谓碍难遵行，命遵守旧章。略曰：卫藏风俗，原与内地不同，从前所定旧章，相沿既久，自不必轻议更张。驻藏大臣玉宁惟应申明旧例，令喇嘛番族等敬谨遵循，便可相安无事。如有肆意违犯旧定章程者，则量加惩治。〖8〗

五月初七日（6月23日）

17 命定违例拣调处分。先是，各省督抚因州县员缺紧

要，拣调需人，往往将不合例之员，奏恳补用。部中皆照例议驳，帝以地方治理需人，不得不破格录用，每有仍照该督抚所请，准其升调，并将该上司处分宽免。至是，帝以近来督抚等违例保奏者渐多，明知部议必驳，部驳之后仍可邀准，而一经恩准，则处分亦无不宽免，遂尔心存玩易，任意保题，积习相沿，成为故套，命吏部详议章程，定违例拣调处分。寻议违例保举之员，如犯贪赃骫法，应拟斩绞罪名者，将原保之督抚革职，司道府降三级调用；如犯军流私罪者，督抚降三级调用，司道府降二级调用；如犯杖徒私罪者，督抚降二级调用，司道府降一级留任；如不由司道府申详者，只将督抚议处。其有违例题请，既经部驳，奉旨依议后，该督抚复专折奏请特旨允准者，如犯有前项事故，原保之上司获咎较重，应加等议处。从之。

十二日（6月28日）

18 先是，廓尔喀内讧，国王喇特纳巴都尔被戕。至是，嘉庆帝谕驻藏大臣玉宁等：倘其款关求救，则断无因蛮触相争，致内地劳师之理！玉宁等惟当严守卡隘，勿令该国逃人入界。

十五日（7月1日）

19 申禁各旗满洲、蒙古秀女缠足。

二十六日（7月12日）

20 命逮治已革闽浙总督玉德。先是，阮元抚浙时，知李长庚才，奏请以长庚总统闽浙水师。长庚屡立战功，玉德忌之，故言招抚，后被给，益忿怒，而阮元又以忧去，

玉德益阻挠长庚。阮元尝欲造巨舟远过霆船者，既去浙，长庚乃请于总督，愿与三镇总兵，预支养廉，捐造大船三十。当蔡牵自鹿耳门败遁时，甚狼狈，篷柁皆毁，长庚追至福宁，牵得岸民接济，势复张。至是，长庚皆列状上闻。时，玉德已因不能整顿海疆事务，以致海盗蔡牵勾结陆路盗匪，窜赴台湾滋扰，革职回旗。命逮赴刑部，审讯治罪。并谕福州将军杨遇春密查玉德声名款迹。九月，杨遇春覆奏：玉德在厦门公馆时，每日需用洋银二百八十圆，其家人等每日每人需用洋银二十圆。玉德先在苏州开有当铺，今知事将败露，潜遣人速赴苏将当铺售卖；又在厦门置造‘免死’金牌，欲招致洋盗朱濆。帝命留京王大臣亲赴刑部监，提玉德详悉研究。寻讯明勒索供应一节，并无其事；苏州开档一节，仅止存寄玉器、银两，委无合伙之事。惟误听人言，往招盗首朱濆，并打金牌，旋经销毁，及办理洋盗事务，种种废弛错误，应请发伊犁效力赎罪。奉旨：依议。〖9〗

玉德既革职治罪，以阿林保代之。时闽省文武吏以不协剿、不断岸奸惧获罪，交谮长庚于阿林保，阿林保即密劾长庚于剿盗不力，请革职治罪。疏五上，嘉庆帝疑其诬，密询浙抚清安泰。清安泰力言长庚可用，略曰：长庚熟悉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国，两载在外，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赀，所俘获尽以赏功，故士争效死。且身先士卒，屡冒危险，渔山之战，身受多创，将士亦伤百有四十人，鏖战不退，故贼中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之语，实水师诸将冠。惟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否则苔粘蛎结，驾

驶不灵，其收港并非逗留。且海战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风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恃巨炮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纲，以大炮坏其柁牙篷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飘然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浩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惟遇剿急时，始间以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追诛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忧。每遇大风，一舟折桅，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尝屡月不获一贼。近日长庚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擒获为功，而李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而不能为擒贼擒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返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尤宜两省合理，乃可期效。

奏入，帝乃责阿林保，命将剿贼事宜专责李长庚一人，如阿林保忌功掣肘，玉德即其前车之鉴，并饬造大同安梭

船三十，其未成以前，先雇大商船剿办。〖10〗

21 是月，阿拉善王玛哈巴拉献吉兰泰盐池〖11〗。吉兰泰盐池，在宁夏边外贺兰山之西。康熙二十五年（1686）划归阿拉善王，所产之盐仅限于蒙古地区食用。乾隆元年（1736）始准由陆路贩运，经杀虎口进入内地。二十八年（1763），又准当地盐贩持引采买吉盐，由归绥道稽查，岁底造册上报。然因吉盐入口侵越官盐引纲，于四十五年（1780）下令禁止入口。越二年，山西巡抚农起又奏准弛禁。五十一年（1786），吉盐首次获准水运，其运销骤长。旋又逢山陕一带推行盐课归地丁，贩盐再无限制，于是吉盐行销大盛，私越楚、豫，淮引历年为滞。时有马君选者，初为阿拉善王管家，后主经营吉兰泰盐池，依势贩运私盐，“中外皆闻其声势”。嘉庆十年（1805），为人告发，君选发边充军，吉兰泰盐池遂无人经理。陕甘总督倭什布恐晋省淡食，飞咨阿拉善王迅速派人经理。诏以吉盐未准运行时，晋省并未淡食；准许运行后，吉盐非但侵越晋省，而且侵越淮纲，办理总无良法，吉盐尽可不必派人经理，倭什布所为诚冠履倒置矣！阿拉善王玛哈巴拉惧，乃于本年五月十三日亲至宁夏，向办理蒙古事务之理藩院主事释迦保“亲投印文一角”，恳其代为转奏。其文曰：吉兰泰盐池本是圣主地方，赏与奴才祖父。奴才与下属人合议，恳将蒙古盐请归国赋，充内地公用。盐池永远奉官，亦可禁止私引偷贩之弊。奏闻，准如所请，赏阿拉善王三眼花翎，在乾清门行走。时，办理河东盐务钦差英和、初彭龄请将吉兰泰盐池归于河东，一体招商办运。帝谓其请可行，

命英和、初彭龄会同倭什布、方维甸、同兴等将晋陕甘三省盐务一律招商之法通盘筹画，妥议章程具奏。〖12〗

寻英和、倭什布、方维甸、同兴等先后会奏，略言：潞盐获利未丰，吉盐池产较旺，一并招商，以有余补不足，报充自必踊跃。山西殷户多于甘省，准晋民充甘商，仍令山西兼辖，毋庸另设盐政。查晋商赔累，由从前以贱价定为常额，恳仍照乾隆十年（1745）以前按本科价。其河东引地一百一十九处，畅滞匀配，以免偏枯。从前课税摊入地丁者，除土盐之税核实酌留，余悉归商完纳。至吉盐向由船运至山西省北，所有山西兼食吉盐之处，查照实销定引。又改陕西神木等八州县食吉盐。吉兰泰为捞盐之地，磴口为发运之所，河口镇为入晋停泊要区，各设大使一。其陕西对岸有鄂尔多斯盐，侵越碛口龙王辿以下，即非吉盐引地，均设官稽查。事下大学士九卿议，从之。惟言不定价值，恐漫无限制。俟一年酌中定价。

六月十四日（7月29日）

22 复设南河副总河缺。南河尝设正副河督两员，后经裁撤。是日，以江境湖河异涨，办理河工吃紧，命复旧制。授戴均元为江南河道总督，徐端为副总河。

23 是月，江苏巡抚汪志伊奏恳颁发《御制诗文集》于江南各书院。得旨："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炫长？所请不必。"

24 新授江西巡抚张师诚奏谢。得旨："长守素行，切

勿心随境迁。地方属员谄媚者多，莫为所误。衙门长随只知图利，不顾汝之名声。宵小为害匪浅，须慎防之。勉之！此后朕有所见，必训汝知。汝有所闻，亦应进谏。莫忘此谕。”

七月初六日（8月19日）

25 宁陕镇新兵哗变。先是，白莲教之役，清廷以汉满额兵征发不便之故，而广募乡勇，以佐战守。又以川陕鄂边地形势阻奥，建置疏阔，艰于统治之故，而议增郡县营汛，保将来之治安。新兵者，即于要害之地，增设营汛，而以从征乡勇充伍者也。〖13〗宁陕扼秦岭之腹，为汉北第一雄镇，地险而粮贵，建议者惧例饷不足以养兵，乃于例饷外月给盐米银人五钱，议三年而减一钱。至是，当实行减给之议，布政使朱勋以未奉部文，并四钱停发。新兵大哗。时陕西提督杨遇春方入都，宁陕总兵杨芳调署提督，而副将杨之震护宁陕镇，辄以威力笞治哗者。于是营兵陈达顺、陈先伦等纠众二百，焚掠新旧二城，戕副将游击，劫库狱以叛。寻攻陷洋县，走城固、石泉、郿县、盩厔，各境滋扰。遇春行次西安闻变，急调集各汛新兵之未叛者归大营，以绝其响应，杨芳亦驰守石泉，阻叛兵南下。奏闻，诏以德楞泰为钦差大臣，赴陕督剿。

二十二日（9月4日）

26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仪亲王永璇、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费淳、兵部尚书明亮、刑部尚书长麟留京办事。

八月二十一日（10月2日）

27 命查办直隶司书假印舞弊案。先是，新任直隶布政使庆格究出司书假雕印信，勾串舞弊，随即传讯承办司书王丽南等，查明丽南等历年以来，有将司发库收小数贴改大数者；有将领款抵解钱粮又蒙混发给者；有串通银匠，给与假印批收者，为弊不一，共虚收过定州等十九州县地粮、正耗、杂税等银二十八万余两，并起出藩司及库官假印二颗。至是奏闻，帝大为惊骇，日为从来未有之案，不可不严行根究，命费淳、长麟等驰往查究。寻查明：自嘉庆元年（1796）起至本年止，地丁耗羡杂税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弊，计有二十四州县，共侵盗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此内竟有与州县讲明，每虚收重抵冒支银一万两，给与司书及说事人使费银二三千两不等。此外尚有幕友、长随知情分赃；州县借领应解之款，每贿书吏将案卷销毁，或诳印库收、挖改数字等等，不一而足。帝谓此案甚于甘肃捏灾冒赈之案，怒斥罪员目无法纪，令人发指；而历任总督、藩司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命计赃严行定拟。寻除将书吏王丽南及州县官陈锡钰、徐承勋等二十余抵法并查抄家产外，对失察之历任直隶总督、藩司，各按其任内虚收数目多寡分别惩治。藩司方面：瞻柱任内虚收最多，计有十九万余两；颜检任内虚收六万三千余两；郑制锦任内虚收二万二千余两；同兴任内虚收二万余两。总督方面：颜检失察虚收二十万八千余两；胡季堂失察虚收六万二千余两；梁肯堂失察虚收二万二千余两；陈大文失察虚收二万七千余两；熊枚失察虚收二千六百余两；姜

晟失察虚收一千五百余两。帝命除病故各员外，均交部严加议处；侵亏各数，俱令在各任总督、藩司名下分赔；已故各员，亦当责令其家属按数追缴。寻议上，得旨：颜检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同兴照议革职；姜晟、陈大文、熊枚降为四品京堂；裘行简革职留任；吴熊光交部议处。是为嘉庆帝亲政以来，惩办官员人数最多之案。

九月二十九日（11月9日）

28 命查办湖北银匠、书役侵亏舞弊案。先是，湖北藩司章煦究出前任台斐音任内，有银匠陈信义及其子士芳侵蚀武昌、通城、枣阳、光化、谷城等五县征解钱粮，数至两万四千余两，信义旋畏罪自杀。至是奏闻，帝命全保、瑚图礼会同章煦严加审讯，并将台斐音拿交刑部究治。明年，总督汪志伊、章煦等将信义之子士芳问拟斩候，帝以此案与直隶司书王丽南挖收库收虚冒钱粮一案，如出一辙；王丽南即行正法，而士芳问拟斩候，事属轻纵。命吏部侍郎玉麟往鞫，将陈士芳正法，总督以下各官，分别议处有差。〖14〗

29 是月，宁陕兵变平。先是，德楞泰奉命赴陕督剿叛卒。八月，驰抵汉中，奏言叛卒势炽，宜厚集兵力，复调四川兵五千，湖北兵二千，及木兰进哨兵百人助剿。时叛兵已增至万人，又选步骑三千为前锋，改推蒲大芳为首魁。陕西提督杨遇春督诸军击之于方柴关，官兵与叛卒多旧相识，隔河而语，战甫合，西安、河州、固原兵皆溃，扎克塔尔被围数重，叛卒势甚张，将分突秦、陇、楚、蜀，踵

故智。总兵杨芳驰至，谓遇春曰："叛兵皆百战之余，骁悍习地利，而官兵勤劳九载，疮痍未复，且与叛兵皆同功一体之人，以兵攻兵，终无斗志。贼两战见吾二人皆辟易，尚有旧部之谊，请公按兵缓攻，而谋单骑入贼营，晓以顺逆。" 遇春然之。芳素得士心，新兵之叛也，先护送芳家属于兴安而后举事。方其入营时，叛兵矛戟森立，势不可测，或扣马力阻，芳曰："我与杨公计之熟矣。天佑苍生，我必不死，为国息兵，即死且得所，何恨？" 遂策马前，万众错愕。芳故得新兵心，又善操纵，见大芳等，即痛哭曰："吾与若曹戮力数年，同患难生死，今对垒如仇敌，吾不忍见若曹罹族灭祸，请先杀我。" 于是众皆哭。逾两日，大芳缚先伦、达顺以众降，磔于军前。芳遂率大芳击诸叛兵之不降者，斩朱先贵千人于江口。宁陕悉平。翌年，德楞泰以宁陕厅城不得地势，现又残破，奏请择地移建。从之。

30 两江总督铁保等议奏海防章程。一、酌留沿海必需船只往来之岸，建立栅栏，依时启闭，支河小港，概行截堵，委佐杂一员驻扎，再于海口附近村庄留心访察，委员以三个月更替，俾跟役人等无从勾串。二、保甲先办乡镇，照例设立门牌。至船只较陆地更易藏奸，即于本家门牌内注明有农船渔船若干，以县印小照粘贴船上，其揽载船只及以船为家之网船，均给船照，凡写载行埠，先验有照之船，方准留埠代为写雇。三、上海地方设立闽广浙江会馆，各有董事多人，凡商船到口，先令董事审办，果系真商，出具保结，准其进口；迨销变完竣，置货而回，或商民雇

募出口，何省之船，即由何省会馆出结，计口给米粮，然后放行；倘有假冒进口私运出口等事，该董事一并治罪。四、委员巡查河道船只及编查保甲，每年春秋二季派委藩臬两司，轮往察勘，抽查门牌船照，再委巡役及营汛弁兵等拿获销赃济匪之犯，审讯得实，即将盗赃全行赏给；倘诬陷平民并将匪徒得钱卖放，察出重治，该管备弁及委员等一并参办。得旨：实力办理，期有成效！

31 云贵总督伯麟等奏添设普洱府属小江边、思茅厅属那莫田、威远厅属斗母江、课里、暖里、蛮谷、西萨等七汛。得旨：所办俱妥，但须时加训练，不可以老弱充数，致猓夷姗笑，于事何益？

十月十一日（11月20日）

32 罢德楞泰职。先是，蒲大芳降，德楞泰将叛卒二百二十四人尽归原营约束、操防。至是奏闻，帝震怒，责德楞泰专擅废法，纵叛损威，罢其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及一切差使，交部议处。谕称："贼匪罪犯不赦，即因其畏罪乞降，亦不过贷其一死，已属法外施恩。岂有仍令各归原营，充当兵丁之理？"寻命补西安将军，部议请照溺职例革职，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十一月，德楞泰会同总督全保、巡抚方维甸奏请将降卒二百二十余人，与各处未动新兵三百余名，以新疆换防为名，分起调出。凡系降卒头目，入于末起，中途相机拿解，到戍后，拨给各回城为奴。嘉庆帝谕曰："国家明罚敕法，措正施行，不值于此等顽愚驭之以术。今既以换防为名，莫若加恩，即令永作新疆

回城戍兵，不准换回。将来亦不得再有升擢，以示惩创。如稍不安分，在彼滋事，即当从重办理。”

十一月十四日（12月23日）

33 命玉宁为进表纳贡之廓尔喀嗣王颁发敕书、赏件。

十七日（12月26日）

34 命禄康为东阁大学士，长麟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九日（1807年1月7日）

35 命增八旗养育兵额。先是，乾隆年间，以八旗生齿日繁，命于每佐领下，各添兵额，以为赡养旗人计。至是，帝以八旗户口又益加增，命大学士等会议加增之法。寻议：国家经费有常，请俟河工办竣后，再筹闲款银两办理。帝以八旗宜添养育兵，亟应筹款，拨内务府广储司造办处银各十万两并命户部筹拨银五十万两，交商生息；其每年息银可添养育兵若干名，仍令户兵二部、八旗都统议奏。寻议：每年共得息银八万四千两，除汉军旗分，毋庸添设养育兵外，应于八旗满洲蒙古、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共增设月给一两五钱饷银无米养育兵四千七十六名。从之。

36 是月，嘉庆帝密谕两广总督吴熊光曰：“粤东洋匪最为难办，闻高州府属之吴川、雷州府属之遂溪，为洋盗泊船销赃之所，而东海土饶地僻，尤易藏奸，应设法擒治巨窝，以绝盗源。洋盗所必需者，水米火药，以及蒲席木料麻索桐油等项，皆应严禁断绝，洋盗不攻自溃，事半功

倍矣！出示晓谕，贼来贸易，若能拿解，即以贼银赏之；或贼伴中有首告者，即将别贼银货全赏之；若获贼后，先究其何处买米，何处置器械，即如炮位，断非洋面上所能熔铸，必用小船装载出港，令兵船分堵紧要港口，严查出入船只，胜于冲风冒险多矣！以及打单、赎水、收港规诸弊，一概断绝，更易成功。保甲团练之法，皆应实力办理，然必须才能任事之员课其殿最，量予优迁，若偷安逭茸之员，即应严参革究，切勿姑息。再水师习气，不堪之至。如查有避盗退缩疏纵接济等事，应以军法从事。但先养后教，闻兵船向有扣半示惩之例。此非良法，洋盗到处劫掠，挥霍自如，官兵分例本属有限，若再扣半，则气馁益疲，焉能敌劲悍之贼乎？现在郑一、乌石二皆有船百号，亡命啸聚，日积日多。汝地方大吏，悉心熟筹，上报国恩，下除民患，切勿苟安旦夕，养痈遗患。天下无不能办之事，所难得者，能办之人耳！勉力办理，副朕期望。”

十二月初五日（1月13日）

37 朱珪卒。

朱珪（1731—1806），字石君，号南厓，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幼有“神童”之称。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累迁侍读学士。出为地方道员，洊历两司；内用为翰林学士，特命入直上书房，为嘉庆帝师。尝上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五箴”，帝深许之。嗣以卿贰出任封圻，有守有为，“贤声益懋”。嘉庆帝亲政后，召令还朝，侍直南书房有年，凡所陈奏，均得大体。嘉庆十年（1805），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章奥博，学无不通，与叔

兄筠齐名。历充河南、福建、江南考官各一，会试同考官二，总裁三，殿试读卷官二，为士林所宗仰。著有《知足斋文集》、《知足斋进呈文稿》。至是病卒，享年七十有六。帝亲奠，哭之恸。诏嘉其持躬正直，砥砺清廉，经术淹通，器宇醇厚，服官五十余年，启沃甚多，洵不愧为端人正士。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赐谥“文正”。二十一年(1816)三月，帝临珪坟园赐奠，御制《志感》诗曰：“讲帷昔年共，五箴诲早垂。入阁赞机务，辅治惠泽施。方期久论道，岂料身骑箕？永别倏十载，路便亲酹卮。荒村不封树，俭德后代遗。洒泪乘骝去，回望萦悲思。”〖15〗

初七日（1月15日）

38 特诏旗民力求节俭。略曰：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即使雨旸时若，岁获屡丰，小民盖藏犹虞不足，又况水旱不时，岂能尽获丰稔？设遇歉岁，支绌倍形，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近来八旗户口亦岁有增添，而所得钱粮限于定数，若平时不知节省，焉能自赡身家？乃迩年风气，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争鲜，毫无节制，以致数日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钱粮入手，任意花销，不顾身家，罔虑后日，岂非自取困穷乎？朕崇俭黜奢，务敦厚朴，此后旗人等尤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俭朴，以期仰事俯育，共庆生成，无负朕谆谆训诲至意。

十八日（1月26日）

39 定《河东盐务章程》。先是，山西巡抚成宁奏《河东盐务章程》，下部核议。至是，户部议准：一、陕西凤翔府八属，向食花马池盐，今应改销潞盐，邠州并所属二县，向行潞盐，但其地距花马池较近，应令食花马池盐。二、请于巡按河东盐政监察御史印内，添铸吉兰泰三字，并铸颁河东道兼管山西、陕西、河南盐务关防，陕西凤邠道、甘肃宁夏道兼管盐务关防。三、改宁武府同知为河东监掣同知，仍驻运城。四、陕西花马池盐课大使，旧改为分防县丞，今应复设大使，原设盐知事，并归经历管理。五、监掣同知、磴口运判、河口批验大使定为繁难要缺，东场大使改为繁缺，西场、中场及新设之磴口、吉兰泰大使均定为简缺。从之。

二十二日（1月30日）

40 四川绥定府新兵哗变。绥定府营制系川北镇所辖，添有乡勇入伍新兵。先是，宁陕叛兵招抚后，上骄甚，流言无忌。马兵王得先以守备王国雄扣其饷银，心怀忿恨，乃向其友孔传仕、刘金定哭诉。孔、刘俱怀不服，商议杀死王国雄泄忿。至是，得先等邀集素恨国雄之新兵多人起事，毁打守备衙署，抢去营库存银，口称额设粮饷不敷日用，要与官员闹事，不与文员相干。时，各文武官员率领兵役查拿，众叛卒乘火蜂拥，打入监门，引出囚犯，出城焚掠。国雄、知府王世涛皆逾城遁。副将桂涵督兵勇星夜驰往剿捕，二十七日，平之于檀木场，擒王得先等。〖16〗诏斩弃城激变之王国雄以殉。翌年二月，陕西西乡营瓦石

坪汛新兵亦滋事，德楞泰率将弁全数歼之。时兵部奏派轮阅营伍大员，命德楞泰查阅陕西、四川二省。寻奏请西乡营瓦石坪汛改归定远城渔渡营辖，以西乡营游击改都司，以渔渡营督司改游击。得旨允行。

41 江西会昌南地震。

二十三日（1月31日）

42 德楞泰、全保、方维甸疏言宁陕善后事宜：一、山内匪徒赌博，应密派兵役严拿处置。二、南山、汉南一带游匪，派员清查，仿照保甲之法，分别土著、客民，将姓名、田产、男女，雇工询明造册，填给门牌，责令乡约、牌头稽查。三、宁陕厅城右系高山，难于守御，应择地方另建，留坝厅城垣土性夹沙，秋雨淋塌，地势狭窄，请另择形势改建砖城，洋县旧筑土城，土性不坚，请改用灰土包筑。四、抚恤难民，请将军务余粮拨归常平仓存贮，就近查被贼地方有地之户，借给一月籽粮，无地极贫之户，赏给一月口粮。五、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四厅，镇安、凤县二县，各该处山境瘠薄，民俗刁悍，均须明干之员方能胜任，请改照边俸之例，以示劝惩。六、陕安兵备道，请照例节制营员，以符体制。奏入，下部议行。〖17〗

二十八日（2月5日）

43 定陕西宁陕各镇营善后事宜。先是，西安将军德楞泰等奏议改营制章程〖18〗，下军机大臣及兵部议。至是议上：一、移西江口营游击驻留坝，归固原提督管辖，裁原设千总、把总、额外外委，改孝义营归陕安镇总兵管辖，

移厚畛之守备驻阳平关，改留坝都司为守备，驻略阳，改驻黄官岭之提属铜厂营守备为汉中协右营守备，驻汉中府城，移铜厂之把总驻黄官岭，归汉中协管辖，改城守都司为左营都司。二、撤砖坪垭汛把总、外委归陕安镇城中营，毛坝关汛额外外委归紫阳营，钟家汛把总归西乡营，穆王坪汛外委归镇安营。三、裁宁陕镇兵二千二百四十名，并汰金鸡河等处汛兵。四、改陕安中营、略阳营、镇安城守营游击、兴安城守营、紫阳营都司、陕安左营守备为题缺，芦塘营、黄甫营、阶州营游击、高家堡、临洮营都司、会宁营守备为部题缺。五、宁陕陕安汉中各营新置营地，请招佃收租，无庸兵丁垦种。六、换给移改各营员弁关防。七、汉中协及汉凤阳平沔县宁羌等营兵丁米折，未便遽议加增。帝以汉中协等处兵丁生计寒苦，仍准加给米折银一钱，余俱如所议行。

44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三千五百三十六万九千四百六十九人；各省存仓米谷二千八百十一万余石。

45 左副都御史诚存疏陈弭盗之方。诚存，满洲正红旗人。初由官学生考补缮本笔帖式，累迁大理寺卿。至是，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浙闽粤三省洋盗横行，诚存上弭盗之方八款：一、外洋无耕种之地，近来米船出洋，该处地方发米牌一纸，贩民射利结运逆匪，宜禁米出洋，以绝匪类粮食。二、外洋水尽盐卤，皆仰食内河，宜令弁兵堵御，以绝内河取水。三、严巡逻弁兵按日报明驻扎，以专责成；遇有劫案，按照驻防日期察究。四、炮台重地多添

弁兵，以严防堵。如有私通逆匪买米取水并私贩火药、器械等事，该营查出，从重究办。五、除盗之根源，外洋之盗半属内地内地积匪，令一乡之保甲、族长，如有匪类首先密报州县，从重惩办，则奸宄自不能容身。六、查盗之隐匿，盗贼偷窃随在有寄顿之所，令地方保甲遇有窝匪之家，密行首报，免其株连，贼及赃物更易于追捕。七、州县规避处分，讳盗为窃，应令报盗者由州县以及大吏一体呈明，不坐以越控罪。八、绅衿出资捕盗，宜量加鼓励，毋许州县冒为己功。奏入，帝以所奏多有可采，饬督抚议行。

〖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二册 2—3 页。

〖2〗按：西成行为顺德人黎颜裕于嘉庆九年（1804）所创。俄船来粤时，仅开张一年，是“十三行”中资历短浅之新商。俄船之所以选中其承保，据俄文史料载，“涅瓦号”于 1805 年 12 月 8 日（嘉庆十年十月八日）进抵黄埔，次日，噜啦吨即乘板艇入广州，宿于其老相识英商比尔“夷馆”。是晚拟定，俄方付百分之五佣金，托比尔代觅保商卸货。据噜啦吨记述，比尔到“十三行”奔走的结果如下：资格最老的商人怕和我们打交道，他们并不晓得俄国与中国毗邻，并有某种商业来往。他们是深知本国政府脾性的，预料俄国人初次来广，势必引起麻烦，不能不望而生畏。比尔虽多方设法到老牌行商中为我们物色可信的商人，惟事与愿违，迄无成效。他们谁都不愿承办创新之事。最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借助自己私人的信用，才说动新行商黎颜裕来承保。（见蔡鸿生《俄美公司与

广州口岸》，载《中外关系史论丛》二辑）

〖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一册46—49页，《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二册1—4页。

〖4〗《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七二《汪志伊传》。

〖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三。

〖6〗《清史列传》卷三二《秦瀛传》。

〖7〗先是，藏民阿旺素巴等造作匿名呈词，控告噶布伦等办事不公，命策拔克研讯。嗣有人匿名控告策拔克于审理此案时，办理不公，且有得受金银之事，命成都副都统文弼赴藏会同成林审办。寻成林奏言：策拔克于匿名控告一案，并不静候访查，私行拿人审讯，成林屡次劝阻，置若罔闻，命将策拔克交部议处。“受污不平”，即指此事。

〖8〗《清代藏事辑要》一，368—371页。

〖9〗《清史列传》卷二七《玉德传》。

〖10〗《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

〖11〗吉兰泰盐池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之北二百多里处，东西计一十五六里不等，南北计一十四五里不等。所产之盐质地洁白，味道极佳，俗称红盐，又称口盐或吉盐。

〖12〗参见：《石渠余纪》卷五《纪河东盐法》下；方裕瑾《嘉庆中期商办吉兰泰盐务述论》，载《历史档案》1991年2期。

〖13〗湖北则襄阳置提督一，郧阳置总兵道员各一，凡增兵三千五百。陕西则五郎置总兵一，改称宁陕镇，增兵六千。四川则达州升为绥定府，设副将一，驻太平。

〖14〗《清史列传》卷三四《玉麟传》。

〖15〗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八《朱珪传》；《碑传集》卷三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大兴朱文正公珪神道碑》、《光禄大夫经筵讲

官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赠太傅大兴朱文正公神道碑文》。

〖16〗《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附编卷九。

〖17〗参见：《德壮果公年谱》卷三一；《清史列传》卷三三《方维甸传》。

〖18〗《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附编卷七。

清通鉴　卷一六四

嘉庆十二年　丁卯　公元1807年

正月初四日（2月10日）

1 命协办大学士费淳为大学士，户部尚书戴衢亨为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二十五日（3月3日）

2 申禁开矿。时，宛平民人杜茂封请于直隶顺德府属之邢台、内丘地方，开采银、铅各矿。嘉庆帝降旨申禁，略曰：山场开采，不独有妨地脉，且雇夫刨挖，均不过游手好闲之徒，将来日聚日多，互相争竞，所获之利有限，而流弊无穷。杜茂封无知牟利，冒昧渎请，著治以应得之罪。

二十七日（3月5日）

3 朝鲜国王遣使表贺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

4 是月，盛京将军富俊等奏请将奉省高粱粟米暂禁海船运卖，以资本地民食。得旨："依议。中外一家，不可遏禁，因时制宜尚可。"

二月十二日（3月20日）

5 江西巡抚金光悌奏：江西积案繁多，巡抚藩臬等衙门未结案件至一千六百余起，请设局清厘。帝谓省城附近未结之案竟至如许之多，则其余府厅州县未结词讼当不下万余起，吏治疲玩若此，不可不示以惩儆，命将秦承恩、先福等历任巡抚藩臬交部议处，并在省城设立总局，赶办清厘。

十四日（3月22日）

6 申禁廷臣与诸王交接。雍正、乾隆年间，曾降旨严禁朝臣与诸王交结往来。至是，帝恐习久相忘，再行申禁。略曰：诸王派衍天潢，世膺封爵，安富尊荣。此内有派管衙门职事者，大小臣工或与同事，或隶所属，自不能不因公接见。诸王等务须在官言官，阖门自重，绝不应往来交结，干与外事。

7 是月，陕甘总督全保奏陕省事竣，起程前赴甘肃，并陈整顿各营伍事宜。得旨："所论皆是。然必须言行相符，不虚委任。汝在楚诸事因循，竟有'全不管'三字美称。试问于心，如何对朕及百姓，再不勉励，恐不免左迁矣。慎之！"寻全保奏陈感悚下忱，得旨："今时因循废

弛者多，振作有为者少。目下似乎镇静，异日受患无穷。朕之所忧者，不在目下而在异日，汝虽有守而不能有为，好因循而不能振作，目下亦无不是处。然异日之患，皆汝辈大吏基之也。勉思朕言，勿徇流俗！”

8 陕西巡抚方维甸疏陈河东盐务事宜。先是，河东盐务复归商运，吉兰泰池盐亦归公招商承办，帝命侍郎英和、内阁学士初彭龄等偕维甸等筹议。寻经英和、初彭龄等议以陕西之府谷、神木、葭州（今陕西佳县）、绥德、吴堡、清涧、延川、宜川等八州县，俱改食吉兰泰池盐。至是，维甸奏称府谷、神木、葭州三处向食鄂尔多斯盐，若改食吉兰泰池盐，禁止鄂尔多斯蒙古盐，办理多有窒碍，请免其改食吉兰泰池盐。又疏陈盐务事宜：一、陕西盐道自改课归丁后，移驻凤翔。今盐课复归商办，请仍驻省城，以便经理，印信改铸“管理盐法分巡凤、邠兼管水利道”字样。二、陕省汉中、延安、邠州等属地方及清涧一县所领盐引，请由山西巡抚照各该处应领额数，于领引之便，一并咨部领回，移交陕西巡抚衙门，转发盐法道封法各州县，及土商领引行运，所有额销盐引，仍旧以二年一次，俱由盐大使截角，统归盐法道委员解交山西巡抚呈缴，至额解西安藩司盐课，统由地方官征收，解交藩库，汇请奏销。榆林、绥德、吴堡、米脂等县向食土盐，由州县发给小票，请将小票裁撤，一并由山西巡抚咨部领引，移交陕西巡抚转发，以归画一而除积弊。三、西乡分出之定远厅，居民向食西乡之盐，应令各该商分设子店售卖。四、酌拨兴安引张以济民食，请将邠州、淳化、三水三厅每年行销河东

引领额内，准照凤课例改食花马小池盐，仍认销河东引一千道，拨入兴安各府属，照例均匀代销，仍照河东规例办课。五、南山内山径丛杂，小民背负销售，行走道路应听民便，嗣后以官店发票为凭，但有发票，即准销售，则南山肩负贫民，藉资生计，不致去而为匪，而小民亦无食淡之虞。皆下部议行。〖1〗

三月初五日（4月12日）

9 谕命议处荆州将军积拉堪。先是，有匿名控告积拉堪与地方官往来交结等事者，帝命湖北巡抚汪志伊等查办。至是，汪志伊等覆奏：积拉堪曾与知府林岚在署宴会观剧，去年三月由知府衙门借取养廉银二千二百五十两，至今尚未扣还；又因知县方遵辙办理盗案，缉捕不善，寄信与该省总督全保，欲将遵辙参奏革职。帝谓积拉堪身为将军，不知洁身自爱，太属多事，命交部议处。寻议将积拉堪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降三级调用。得旨：革去公爵，仍留四品顶戴，以其弟伊丰额袭爵。

十五日（4月22日）

10 《高宗纯皇帝实录》告成。

11 是月，福建巡抚张师诚奏盘兑司道各库实存无亏，并清厘已往纷繁款项，妥定以后收放章程。得旨："细心考核，务期得实。书吏作弊，各省皆同，彼亦视上司之精粗尔。即如直隶大案，惟吴熊光在任时不敢妄为。即此可见，今世宽厚长者四字，误事者多。汝系特达之知，简在

之人，不可不勉力也。志之。”

四月初十日（5月17日）

12 谕命议处两江总督铁保。先是，安徽寿州武举张大有，因奸毒毙其族侄张纶及雇工李赓堂父子，前任总督陈大文坐罪于大有亡父体文。嗣因讼师刘儒恒具呈控告，复命铁保按之。铁保委臬司遇昌、苏州府知府周锷等提讯。锷等听受贿嘱，以张纶等猝中蛇毒定谳，而铁保以平反有功，请将承审各员议叙。旋因有人上控，又命安徽巡抚初彭龄等复审，勘问得实，置大有子法。至是，帝以铁保于特旨交审之案，并不亲提严讯，复失察周锷等徇情蒙混之弊，转以平反的实，代请议叙，实属错谬，命革退宫保衔，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寻议革职，命降为二品顶戴，革职留任。铁保缮折奏谢，得旨：“实心体会，不可恃才自用。人情诈伪百出，岂可以浮光掠影处之，必为所误矣！勉力作贴题文章，切勿慕虚忘实！”

十一日（5月18日）

13 密谕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朕闻粤省水师全不得力，兵骄将玩，于缉捕毫不认真，实堪痛恨。即如造船一节，向系州县领帑建造，而船之可用与否，则全自营员操纵之。偶遇风涛，即报损坏，归咎于文员造船不坚，以掩饰其缉捕不力。朕再四思维，造船一节，即应令营员自造，设立保限，严课参罚，以专责成而免推诿，是否可行，朕亦不为遥制，汝等详悉妥议具奏。” 寻奏上，得旨：“海疆新造战船，旧用文员承办，若改令营员自造，

又恐寒苦将备承领巨工，办理亦未能妥实。此事总须文武官员公同经理。船只造成后，该管大员亲身查验，其偷减工料者核实参赔；若工料坚固，而管驾之员藉词刁难，立即严参示惩。如果统率之员秉公持平，功过自两无遁饰也。”

二十二日（5月29日）

14 以京师雨泽稀少，命刑部清厘庶狱。

五月初五日（6月10日）

15 以端午节并非大节，又值干旱不雨，无喜可贺，谕命将当日非承直奏事而入圆明园行庆贺礼之礼亲王昭槤、郑亲王乌尔恭阿、肃亲王永锡、顺承郡王伦柱、裕郡王亮焕、克勤郡王尚格、协办大学士长麟等人俱各罚俸三个月。

初六日（6月11日）

16 命议各直省奏咨案件违限处分。先是，给事中茅豫请定各省奏咨案件违限处分，以惩怠玩。至是，嘉庆帝准如所请，命吏部参考旧例，定议具奏。寻议：钦交案件，以提齐人犯之日起，限四个月；咨交案件，仍照旧例，以接奉咨文之日起，限四个月，其限内有难结缘由，钦件咨报军机处，咨件报原交衙门，奏结后，将展限月日申报吏部，其无故迟延，逾限不及一月者，将该督抚罚俸三月；一月以上，罚俸一年；三月以上，降一级调用；半年以上，革职。帝从之。

初七日（6月12日）

17 嘉庆帝申训臣工勤政。略曰：国家诏糈受禄，各有

职司。一日在乎其位，即当一日业乎其官；若一日不得乎其官，即一日不敢立乎其位。此实古今通义，如果自揣精神不能振奋，筋力实已衰颓，于应管诸务不能经理，原可据实陈情，恳请退休，朝廷自有恤老之典，任其优游自适；若既怀恋职，又复遇事模棱，惟耽安逸，是直自便私图，罔顾公议，国家又安赖此充位之大臣乎？嗣后内外大小臣工，惟当仰体朕心，随时循省，以怠荒为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庶几殚精竭虑，各扬其职，用副朕缵承鸿绪，整饬百度之至意。

初八日（6月13日）

18 京师东城智化寺米厂门口，领粜民人挤倒压毙一十五口。奏闻，嘉庆帝命将米厂监督恭阿拉、安柱交部议处。

十九日（6月24日）

19 申禁地方官讳盗及胥役勒索。谕曰：民间呈报盗案，地方官虑干处分，往往恐吓事主，抑令勒改呈词，或逼递悔状。间有报案，或因供证未确，情节稍岐，先将事主多方告累。其派出兵役并不上紧缉拿正犯，转向事主之家诛求无已，索取酒食，讲说规礼，一切盘缠花用，无不取给于事主。小民计算呈控到官，为费不赀，辄相率隐忍不报。可见胥役之为害，甚于盗贼，而地方官置若罔闻，一任胥役横索，贻害无穷，无怪盗风愈炽而上控之案多也。著申明定例，嗣后凡遇民间盗案，地方官踹看明确，立时缉办；如有讳盗不报者，即当严参治罪，俾知失察之咎轻，而讳饰之罚重，庶可挽回锢习。其捕役人等尤当严禁需索事主，

勒限缉拿，速为断结，勿任往返拖累；倘仍有讳盗勒改呈词，故勘事主，或任听胥役等恣意勒索等事，一经告发，或被人参奏，必将地方官从严惩治，其该管上司亦一体交部议处。

二十五日（6月30日）

20 增定河工料价。雍正以来，常年工费率六十万，自此增至百六十万。

21 是月，吴熊光奏访闻蔡牵船只高大坚固，不特粤省米艇势成仰攻，即李长庚师船，亦未能赶拢直上。得旨："汝本省郑、乌二逆，未接一仗，未擒一贼目，何暇筹及邻省洋盗情形，真可谓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太不知耻。责备李长庚，何不责备钱梦龙？"

六月二十六日（7月30日）

22 定吉兰泰盐池界址。先是，阿拉善王呈献吉兰泰盐池，帝谓倘不明定界限，或内地人夫任意侵越，或蒙古游牧涉及办盐地方，均易启事端，命陕甘总督饬委大员前往履勘，画明界址。嗣甘肃布政使蔡廷衡奏画定吉兰泰盐池界址并筹弁兵衙署事宜，下户部核议。至是议上，定吉兰泰盐池地界：东至察汉托罗圭，南至哈尔噶纳扎哈，西至三音托里大沙土梁，北至珠勒扎噶，东南至窝铺布陇，西南至菠罗乌珠古尔，西北至扎克扎哈，东北至贺锥，各设看守池盐兵五名，设外委一员、兵十名，驻附近黄河之察汉库尔；把总一员、兵十名驻平罗县属之石嘴；守备一员、

兵二十名驻磴口，一年更换，应得分例，照口外换防例支给。〖2〗

三十日（8月3日）

23 准湖广江西两省行销淮盐加价。先是，湖广总督汪志伊奏请湖广江西行销淮盐每引酌增银四钱二分，下部核议。至是，户部议准，得旨：盐斤为民食攸关，该二省引盐成本，加价已非一次，若只为商人沾润起见，屡请加增，则恤商转以病民，不足以昭平允，姑念两淮场灶，连年被灾，该商等成本加重，办理竭蹶，著照汪志伊所请，一体准其援照余息成例，每引酌增银四钱二分。此系因商力疲乏，暂为调剂；俟商力稍裕，即行奏减，仍复旧归。

24 是月，河漫安马港口、张家庄，分流由灌口入海，旋塞。七月，河决云梯关外陈家浦，分流强半由五辛港入射阳湖注入海。明年二月，陈家浦塞。

七月初五日（8月8日）

25 以故琉球国中山尚温孙灏袭爵，遣翰林院编修齐鲲为正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为副使往封。

十八日（8月21日）

26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成亲王永瑆、大学士禄康、费淳、协办大学士尚书书麟留京办事。

27 西安将军德楞泰奏调剂川省营伍事宜。一、请将太平协属新设城口都司，定为分营，改协标右营守备，为左营都司，随副将在城防守，其分驻竹峪关守备，定为协标

右营，裁平番营都司，改为守备，以符营制。二、请于达州通、巴两营增设马步兵一百五十名，即于此内拨外委一员，兵四十名，设为石桥河汛。再达州已改绥定府，达州营亦应改为绥定营。三、请将随征兵勇军功赏给翎顶人员，考验弓马，分别等第，以把总、外委拔补，并恳于未补缺前，支食外委分例。下兵部议。寻议：军营人员拨补章程，前经奏定赏五六品顶戴者，以把总、外委拨捕，七八品顶戴者，以外委、额外外委拨补，应遵原奏办理，其未得缺以前，应照候补千总、把总随营之例，给与马粮一分，均应如所请。从之。

二十日（8月23日）

28 署直隶总督温承惠奏，永定河南岸七汛原设州同、州判、县丞七缺，北岸八汛仅有县丞一缺，余皆巡检主簿；嘉庆六年（1801）以后，北岸情形与南岸无异，汛官阶级悬殊，应酌量就河缺更换，以昭慎重。下吏部议。寻议改武清、宛平（属今北京市东城区）、良乡、固安、永清五县主簿为县丞，涿、霸二州巡检为州判，分置北岸各汛。其玉田、元城、正定管河县丞，分防南岸之东安（今河北省安次县）、武清县丞，均改为主簿；蓟州管河州判、霸州淀河州判，俱改为巡检。从之。

二十五日（8月28日）

29 以江苏、安徽水灾，命截留江西、湖南、湖北漕米三十万石备赈。

30 以科布多杜尔伯特等出卡游牧，命乌里雅苏台将军

成宽筹建卡伦，以杜侵越。

八月初六日（9月7日）

31 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抵粤。马礼逊，英吉利诺森伯兰人。初入传教士传习所训练，嗣在伦敦习医学、天文学，并向旅英华人杨三达习汉语。旋渡大西洋，至纽约，然后乘帆船屈利登号驶向中国。至是，抵达广州。先在澳门学习汉语，后在英东印度公司办事处任汉文翻译。及阿美士德使华时，以“在澳贸易夷商”之资格，为汉文翻译，随阿美士德进京，从事外交活动。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成立，马礼逊被任命为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卒于广州。〖3〗

九月初九日（10月9日）

32 禁民人代驾暹罗国船只进口贸易。先是，闽人金协顺、粤人陈澄发代驾暹罗国船来粤贸易。至是奏闻，帝特谕暹罗国王，申明例禁。略曰：天朝绥怀藩服，准令外域民人，赴内地懋迁货物，惠逮远人，恩至渥也。惟是中外之限，申画厘然，设关讥禁，古有明训。我朝抚御诸邦，如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各以本地物产来中土贸易，皆系其本国民人，附朝贡之使赍带前来，从未有中国之人代彼经纪者。今金协顺、陈澄发以闽广商民，代暹罗营运，即属违禁。中土良民，谨守法度，断不敢越制牟利，其私涉外域者，此中良莠不齐，设将贩运货物隐匿拖欠，致启讼端，亦于该国诸多未便。嗣后该国王如有自置货船，务用本国人管驾，专差官目，带领同来，以为信验，不得再

交中国民人营运；若经此次敕禁之后，仍有私交内地商民，冒托往来者，经关津官吏人等查出，除不准进口起货外，仍将该商治罪，该国王亦难辞违例之咎。柔远能迩，宽既往以示含宏之义；宅中驭外，申明禁以严逾越之防。尔国王其凛遵毋忽！

十二日（10月12日）

33 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会同宁夏将军兴奎、陕甘总督长龄奏筹议西宁善后章程。先是，“野番”揣咱族番目尖木赞之侄克什抢劫蒙古牲畜及堪布喇嘛牛只，帝命西宁办事大臣贡楚克札布、甘州提督百祥带兵剿办，虽获连胜，而番众仍未就范，竟抢内地居民，戕伤兵丁。帝复命宁夏将军兴奎剿之，仍未就绪；又调长龄为陕甘总督，以那彦成为西宁办事大臣参赞军务。至是，官兵攻克沙卜浪，番地平，那彦成等议定善后五事：一、黄河北案宜拨兵驻守，来往巡查，以臻严密。二、严禁通事人等私入番地，以免勾结。三、严谕各寺喇嘛不准滥与番子念经，以生其愧悔之心。四、蒙古户口丁数宜切实清查以便稽核也。五、循、贵两厅同知应请不拘旗汉人员，以便易于得人。奏入，允行其四。〖4〗

二十四日（11月24日）

34 先是，缅甸与暹罗交战，缅甸遣使求援，云贵总督伯麟奉旨驳回。至是，帝复降旨申明对藩政策，略曰：天朝抚绥外藩，一视同仁，断无偏助之理。缅甸与暹罗同列藩服，彼此称兵构衅，蛮触相争，惟当置之不问。若此时

允缅甸之请，遽为出兵援助，设暹罗亦复遣使叩关，欲求援救，彼时又将何以处之？〖5〗

二十七日（11月26日）

35 严禁八旗抱养民子为嗣，紊乱旗籍。

36 是月，福建水师在鸡笼洋面重创朱濆。初，濆与蔡牵分，自领其众，游奕海上。本年秋七月，为澄海副将孙全谋所追，走入鹿港，或至淡水，伺隙劫掠。时王得禄驻铜山，闻其攻台，放舟索之；夜至鸡笼，见濆船匿港内，突击之。濆走噶玛兰，载农具入苏澳，谋夺溪南地。苏澳为台东番界，距噶玛兰东南，官军未至也。五围头人陈奠邦告急。知府杨廷理北上，与得禄合，会水陆军剿之。岸里社番土目潘贤文处罗东社，势力颇强，濆思结之。廷理知其实，召贤文至，晓以大义，犒番哔吱十疋、红布五百疋、银九千圆，皆奋起，愿效命；乃设本栅于海口，捕通盗者。本月初九日，廷理自艋舺至五围，集众抚慰。义首林永福、翁清和愿率勇效用，得禄舟师亦至苏澳，濆以巨缆系铁锹沉港口阻之。而廷理已命义首各领番人，随山砍本，达苏澳；贤文亦断樵汲。二十日，两军夹攻，焚贼船三、巨舟一，濆大败，率十六艘顺流而东。嗣为许松年所灭。自是台湾无海寇。事平，诏收噶玛兰，设官经理。〖6〗

十月初五日（11月4日）

37 禁汉人私入番地，并禁蒙古人改用番装。

十七日（11月16日）

38 命浚直隶南运河分泄各减河。直隶天津迤南，旧有减河四道，每遇运河水势盛涨，藉资宣泄。至是，因日久淤垫，贾允濂奏请挑浚，以利漕运。得旨：前人立法之意实为尽善，自应挑浚通畅，以复旧规；若任其日久淤垫，不惟漕艘往来恐一阻滞，于南北行旅亦多未便。

二十七日（11月27日）

39 罢武乡试、会试内场策论，改令默写《武经》。

40 是月，御史郑士超奏粤东吏治废弛情形，略曰：盗犯劫人取赎，公然于沿海港口，设立税局，商船俱纳洋税，地方官束手无策；奸徒结会拜盟，甚至有大货手名目，带刀横行，官员不行查办；棍徒开设赌局，名番摊馆，省城为甚，各衙门长随书吏兵役人等互相盘结，收纳赃银；鸦片一项，不遵例禁，私贩私销，起由闽粤，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内外，应请严密查拿；钱粮多有浮收，而地方官催征之酷，不仅鞭扑，往往一丁未完，勒令殷户完纳，致有数家破产。得旨：所奏俱属切中时弊，著吴熊光、孙玉庭明白回奏，并速行分别核办。寻吴熊光等覆奏，略曰：粤东民风犷悍，外洋内河，节次严饬舟师巡缉，获犯痛惩而盗踪终未能净尽。其商渔船只，或因沧波浩淼之中，救援不及，匪船得以肆行无忌；若沿海港口要隘，则有舟师巡缉，其余亦有营汛炮台，向未闻有盗犯公然设立税局之事。至棍徒开设赌局，每年收纳赃银一节，已密委明干之员分投密访。鸦片烟一项，已通行严禁。

41 河东河道总督吴璥奏启放蔺家山坝，委员勘估牛头河工段各情形。得旨："果有益民生，何惮而不为？况地本河身，因淤始种。小民见小利而忘大害，不肯让地于水，所以阻挠，应会同州县办理始妥。此谕寄与吉纶看。"

十一月初五日（12 月 3 日）

42 朝鲜义州商人白大贤、李士楫潜运米至獐子岛，与边民朱、张二姓私市，朝鲜国王将白大贤等监禁，地方官革究，并缴进钱文、铜钱等物。帝以王恭顺可嘉，颁赏大缎四匹、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茶叶四瓶，以示恩奖。谕饬盛京将军督饬沿边官弁严缉朱、张二姓，查明内地疏防官员，严行惩处。

十五日（12 月 13 日）

43 河南知府熊之书病疯赴京，控告河南大小官员侵欺舞弊各款，命署理户部侍郎阮元赴河南审办。寻查明，所控全属虚诬，惟彰德府知府黄鸣岐前在祥符县任内捐升知府时亏欠银一千二百余两，事后始将解项划补；而马慧裕于奏留鸣岐时未将其亏项查出，俱命交部议处。〖7〗

十六日（12 月 14 日）

44 吴熊光等奏请饬禁洋钱。略曰：自前年抵任以来，因海疆重地商夷云集，易滋弊端，时时留心访察，窃见粤东民风浇薄，富者徇利忘义，贫者重利轻生，积习相仍，骤难化导。揆厥所由，盖缘省会及佛山镇五方杂处，贸易皆以洋钱，遂流行通省，小民唯利是图，趋之若鹜，虽绅

士等亦沾沾以洋钱常挂齿颊。即如鸦片烟之流毒内地、番摊馆之诱惑良民及西洋邪教易于煽惑人心者，未始不由于此，甚至民间行使必须先将纹银兑换洋钱，再将洋钱兑换制钱使用。是国宝流通转使外夷潜操交易之柄，于国政甚有关系。臣悉心体察，总因为日既久，积重难返，若专于东省示禁，操之太蹙，不特徒滋扰累，兼虑激成事端，再四筹思，骤无善策，因思行使洋钱，北方甚少，惟江苏浙江福建较多，江西广西亦有使用之处，粤东近地猝行查办，其势既不能断绝，似不如先在远方禁其流通，可否仰恳皇上饬行江浙各督抚，凡有洋钱俱令倾熔银锭，始准行使，先由江苏、浙江，次及江西、广西，又次及闽省，逐渐饬禁，俾洋钱难以行远，再于广东亦饬熔化使用，则西洋人不能暗操利柄，庶可不禁而自绝，而粤东奢淫之俗或可稍为移易也。奏入，诏以“江浙闽广等省行使洋钱，相沿已久，民间称便；若纷纷饬禁，概令倾熔，无论势有难行，且恐滋扰累，激生事端，所奏不可行。”〖8〗

二十九日（12月27日）

45 命议定汉教习考试之期。各学汉教习，向例遇有缺出，按考取名次新旧间补，统俟所考人数无多，始行奏请考试。至是，山西监察御史陆言奏请三年一考，统于正科殿试后举行，下礼部议。寻议：请照该御史所奏，嗣后每逢考期，查明各学旧班未补人数，拟定应取名数，于定额之外酌余数名，以备各项事故补用，至多仍不过倍。从之。

46 是月，江苏巡抚汪日章奏，密访粮道及各州县于征

收时详加察看米色。得旨："小民具有天良，岂有交丑米之理？然不肖州县盘剥刁难，收好米之价，易丑米上兑。此弊不可不除，汝等大吏总勉求察吏，自然诸弊渐革矣。"

十二月初二日（12月30日）

47 命整顿漕运。先是，给事中严烺条陈漕运事宜。一、淮安盘验宜速。二、漕船吃水宜按照定例。三、漕标委员不宜太多。四、直隶郑家口地方宜派专阅大员驻扎专催。五、临清卫守备宜于每岁新漕北上之时移驻催趱。六、东境闸河太宽，宜量为严紧。至是，除第六款外，余皆准行。

初七日（1808年1月4日）

48 户部议准陕甘总督长龄疏报乌鲁木齐塔西河所开垦地三顷九十亩有奇，照例升科。从之。

二十四日（1月21日）

49 申定钱粮积欠处分章程。先是，户部奏言：各省钱粮，自嘉庆元年（1796）起至十一年（1806）止，除因灾缓带征外，仍有未完银八百八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两，诚恐不肖官吏有侵蚀亏挪情弊，应将钱粮未完处分严定章程，如有参限将满例应降革者，该督抚不得代为推卸，擅请调署。至是，得旨允准，略曰：各省钱粮，关系度支经费。国家生齿日繁，费用倍增，我朝取民有制，从无加赋之事，惟藉此每岁正供，量入为出，岂容积有亏欠？乃江南等省从嘉庆元年（1796）至十一年（1806），竟有未完银八百八十万余两。朕廑念民依，凡稍有灾歉之区，无不降旨施恩，立予蠲免。小民具有人心，于岁入正供自当输将踊跃，

即间有拖欠，亦何至多至数百万两。总由地方官任意因循，征催怠惰，甚或有侵挪亏蚀情弊，皆未可知；而上司护惜属员，往往曲为地步，凡涉参限将满，应罹降革处分，则为之调署别缺，俾接征之员另行开限。州县恃有此规避之法，又复何所儆畏？无怪乎各省积欠如此之多也。嗣后州县遇有钱粮处分参限将满，户部随时知照吏部，不准调署他处；如该上司违例调署，将该上司一并参处。

二十五日（1月22日）

50 浙江提督李长庚阵亡。先是，长庚击蔡牵于浮鹰洋面，牵败走粤洋。长庚会同福建水师提督张见升联舰宗尾之，至是追至粤海黑水洋中。牵党败散，止余三舟。长庚亲率军及副将印得方当牵大艇，自擂鼓搏战，击破牵船。又以火船维后艄，将燔之。得方跃入牵船，几擒牵者再。牵奴林阿小素识长庚，暗由艄尾发炮，中长庚喉，血涌不可止，遂仆。得方急回救，已不及。当是时，闽、粤水师合剿，其众十倍于敌，少持之，立可殄灭。而福建提督张见升本庸弱，见中军船乱，遽引舟师退，牵遂逸走安南。

李长庚，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浙江提督。治兵有纪律，恩威并用，敌最畏惮之。牵尝遣心腹伪降，欲行刺，长庚搜衣得刀，斩之。海盗沈振元，自言为盗时泊浙海，夜梦长庚至，一夕数惊，遂革心投诚，为水师健弁。阿林保初督闽时，置酒款长庚曰："大海捕鱼，何时入网？海外事无左证，公但斩一酋以牵首报，某即飞章报捷，而以余贼归善后办理。则公受上赏，某亦邀次功。孰与穷年冒鲸波，侥幸万一哉！"

长庚慨然曰："于清端之捉贼，姚制府之用兵，长庚所知也。石三保、聂杰人之擒，长庚所未解者。皇上之所以委任长庚者，盖欲使永靖海氛，以绥民命，其成功与否则天也。公以文吏，倘佯中外，故宜幸其事，早蔵其功，仆则视海舶如庐舍，不畏其险也。公今以逗挠劾长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讳长庚之死，皆维公命之是从也。仆一武夫，犹知以死报国，公以世臣名族，敭历封疆，纵未娴于军旅，亦罔识忠孝二字乎？公何其浅视仆也？"阿林保不怿，屡劾之，并及得方。既不得逞，则屡飞檄趋战，动以逗挠为词。长庚斫舷怒誓，决战擒牵。长庚既死，得方遂愤走岭南。事闻，嘉庆帝谕有"览奏心摇手战，震悼之至"等语。追封长庚为壮烈伯，予谥"忠毅"。遣使访得方，竟不可得。命以所部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军无总统，命阿林保择驻厦门、漳州一带调度。〖9〗

51 是月，吴熊光奏查明通省未结积案，赶紧清厘。得旨："卿等勉矣，诚以立心，勤以治事，恩以安良，威以去莠，则次第就绪，驯至太平。若因循姑息，不可问矣！勉之。"

52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三千八百六万二千四百二十九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二十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二石。

〖1〗《清史列传》卷二二《方维甸传》。

〖2〗《嘉庆十二年河东盐务改归商运档案史料选刊》，载《历史档案》1990年2期。

〖3〗郑天挺《马礼逊父子》，载《历史教学》1954年2期。

〖4〗参见：《那彦成奏议》卷一六；《清史列传》卷三六《长龄传》。

〖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二，8页。

〖6〗《台湾通史》卷三二《海寇列传》。

〖7〗《阮元年谱》卷三。

〖8〗《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二，8—10页。

〖9〗参见：《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啸亭杂录》卷三《李壮烈战绩》。

清通鉴　卷一六五

嘉庆十三年　戊辰　公元1808年

正月初二日（1月29日）

1 以来岁五旬万寿，命于本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来年三月举行会试。

初七日（2月3日）

2 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吉尔巴纳租塔毕尔玛萨野遣使贡献方物。

初十日（2月6日）

3 粤海关监督常显奏定白铅出洋数目。先是，帝以粤海关每年出口白铅为数甚多，而各省卡局铅斤日形短少，命常显查明每年出口数目，大加裁减，或设禁停止出洋。至是，常显缮折覆奏，略言：白铅一项，每年出洋数目，多寡不一。嘉庆十年(1805)以内，每年出口少者七十余万

斤，多者三百三十余万斤，其余年份一二百万斤不等；每年收白铅税银约计四五千两至一万数千两不等。臣思白铅一项，出洋由来已久，虽征税有限，实为夷人岁需之资；今若一旦禁止，不许出洋，在远夷无知，不免心生疑虑，似不足以昭体恤而示怀柔。但白铅为内地鼓铸必须之物，不可不定以限制，应请嗣后夷船回货置买白铅，每年通计各船先以最少年份七十万斤为率，俟裁减后察看各省鼓铸情形，再行酌定。奏入，下部议行。〖1〗

二十七日（2月23日）

4 朝鲜、琉球遣使表贡方物。

二月初一日（2月26日）

5 以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早悟前身，命无须掣签。先是，七世班禅、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及三大寺代表，赴驻藏大臣衙门，言称在西康邓柯地方觅得灵童，确系达赖喇嘛转世，请奏明皇上，免予金瓶掣签。至是，帝允其所请，略曰：此次呼毕勒罕出世，诸多征验，实为吉事有祥，殊堪嘉慰。今达赖喇嘛甫逾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似此信而有征为从来所未有，设当高宗纯皇帝时，亦必立沛恩施，无须复令贮瓶掣签。但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倘因稍有端倪，即附会妄指，一经查明，必当治以虚捏之罪。并著驻藏大臣等将此旨敬谨存记，一体钦遵办理。〖2〗

初三日（2月28日）

6 定新疆卡伦回京侍卫、章京六年更派例。

初十日（3月6日）

7 保宁卒。

保宁（？—1808），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祖拉锡，官领侍卫内大臣。父纳木扎勒，以靖边将军平回阵亡，赠三等义烈公。宁初由亲军袭公爵，授三等侍卫，随征金川，历任总兵、提督、将军、总督等职。嘉庆四年（1799），擢大学士。十一年（1806），以疾乞修，命于家食公爵全俸。至是卒，诏嘉其老成端谨，练达有为，派荣郡王前往祭奠。寻赐祭葬，谥“文端”。四月，伊犁将军松筠奏请保宁于伊犁入祠致祭。准如所请。〖3〗

十七日（3月13日）

8 两江总督铁保等以筹画河工经费，奏请暂开捐例，不准。

二十九日（3月25日）

9 以明年五旬万寿，预饬直省督抚，毋进献珍玩。

三月二十日（4月15日）

10 江南河道总督戴均元因病解任，以副总河徐端为河道总督。先是，端屡言河身淤垫由海口流缓，宜于云梯关外接筑长堤，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缘要工林立，未及举行。至是，两江总督铁保条陈三事：一、请培筑高堰、山盱堤后土坡，并修补智礼二坝，以备湖水盛涨。二、请修复毛城铺石坝、王营减坝，以节宣黄水。三、请普培黄河两岸大堤，接筑云梯关外长堤，以资束溜归海。〖4〗命交徐

端悉心斟酌，端如其议。复交大学士九卿议奏。寻太仆寺卿莫瞻菉言："河入江南，惟资淮以为抵御。淮萃七十二河之水汇于洪泽，以堰、盱石堤五坝束之，令出清口汇黄入海，此即束水攻沙之道。今治南河，宜先治清口，保守五坝。五坝不轻启泄，则湖水可并力刷黄。黄不倒灌，运河自可疏通。今河臣请接筑云梯关外长堤二百余里，则于坐湾取直处，必须添筑埽段以为防护。既设修防，必添建厅营，多设官兵。是徒多糜费之烦，未必收束刷之效。至谓修复毛城滚坝，挑挖洪、濉，为减黄流异涨，以保徐城则可，若恃此助清济运则不可。自黄水入湖淤停，水势奔注，堰、盱五坝且难防守，又何能使之畅出清口？故加培五坝，使湖水畅出，悉力敌黄，顺流直下，即可淘刷河身以入海。" 御史徐亮言："铁保等条陈修防各事，惟于原议高堰石坦坡，未曾筹及蓄清刷黄，专在固守高堰，实得全河关键，以柔制刚，其法最善。风浪冲击，至坡则平。然全堰俱得坦坡外护，则五坝可永闭不开，清水可全力刷黄，淮扬可长登衽席，此万世永图而目前急务也。海口，尾闾也。清口，咽喉也。高堰，则心腹也。要害之地，宜先著力。" 吴璥亦以为言。协办大学士长麟等复称："毛城坝易致冲决，应无庸议。王营减坝积水太深，难以施工。请改建滚坝于西，并添筑石坝。至碎石坦坡，工段绵长，时难猝办，先筑土坡。"余如铁保言。

初，陈家浦漫溢，由射阳湖旁趋入海。铁保等以挑河费巨，径由射阳湖入海，较正河为近，因有改河道之议。至是，命吴璥等履勘。璥等言："前明及康熙间所有灌河入海之路，覆辙俱在。现北潮河汇流马港口、张家庄漫水

尚在，壅积可见。去路不畅，又不能刷出河漕，此外更无可另辟海口之路。仍请修复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束水东注。”帝如其言。

11 是月，四川凉山彝众滋事。先是，嘉庆七八（1802、1803）年间，凉山彝人乘官兵方剿教众，出扰峨眉、雷波、马边各境，勒保叠遣提督丰绅、总兵张志林往剿。彝众不敌，遁入彝界，并缚献首目六儿、普色，求罢兵，未大创也。至是，彝人复出滋扰，犯峨眉县归化汛，后又潜由山后绕至太平堡焚掠，并扰及马边厅。闰五月，勒保督兵进击，彝众退踞土曾村、挖黑等处，官兵连破之，斩彝首业贵、神丈等，惟乌卜逃入大木杆。六月，官兵移驻太平堡，分由平彝岭、月儿坪发起攻击，连克赶山坪、瓜家冈、牛心山等处彝寨，将十二支滋事“岭夷”全行扫荡。七月，官兵进至胆巴、大木杆，彝首挖海等缚乌卜以降。凉山彝平。〖5〗

四月二十四日（5月19日）

12 以诞育皇孙，内阁连日未进刑名本章，下旨切责，并饬嗣后诞育皇子、皇孙，均不准呈递如意，违者治罪。

二十五日（5月20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戊辰科三鼎甲：状元吴信中，江苏吴县人（今属苏州市）；榜眼谢阶树，江西宜黄人；探花石承藻，湖南湘潭人。至是，赐一甲吴信中、谢阶树、石承藻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官俊、

贺长龄、罗家彦、钱仪吉、姚莹、强克捷、李毓昌、钟祥等二百五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董诰、吏部尚书邹炳泰，副考官为礼部侍郎秀堃、内阁学士顾德庆。

五月初五日（5月29日）

14 以节届端阳，各部院大臣无一陈奏事件，嘉庆帝降旨申饬。略曰：端阳不过为屈原故事，旧俗相沿，实属无关紧要。乃诸臣竟因此延阁奏章，置公事于不办，大属非是。自十四年（1809）始，每遇端阳，俱不必推班，仍照常值日奏事。

十九日（6月12日）

15 命整饬八旗风习。略曰：近年以来，旗人风气日渐浇薄，居恒在家，率皆不务弓马，徒以游惰骄奢，愈趋愈下。其不肖者动辄于歌场酒肆，恣意游荡，并或设局聚赌，稍有睚眦，即逞凶持刀相向，以致将国家养赡衣食之资，尽成荡废，生计日形其艰，而轻蹈王章者愈见其众。嗣后八旗都统、副都统等务当督饬所属，实心训导，俾旗人等革薄从忠，痛除积习。

二十五日（6月18日）

16 命重修山东阙里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庙。

闰五月初一日（6月24日）

17 命工部侍郎英和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18 是月，少詹事梁上国条奏整顿八旗官学汉教习事宜：一、旗学之振兴，首在责备教习。二、旗学所以笃栽培，惟多师乃能广益。三、官学上多寡悬殊，宜调剂填补，以免偏枯。四、学舍年久坍颓，宜即时量加修葺。得旨：设学教育，原属善政，近日因循废弛，有名无实，应作何整顿，管理各学大臣及八旗满洲都统八人，会同礼部并议具奏，各殚心竭虑，均勿唯诺两可，取和了事。〖6〗

六月十一日（8月2日）

19 命降革刑部、宗人府堂司各官职。先是，宗室敏学不戴帽、不系带，在街游逛，与卖白薯者斗殴，并将看街步甲殴伤，毁坏堆拨房门窗，命交刑部究办。寻奏上，帝谓所讯情节俱属不实，问拟尤属轻纵，明系刑部卖法徇情，欲图见好于管理宗室之王贝勒，故为开脱罪责；而宗人府会同审办时，亦未驳回更正，甚属非是。命将承审各官交部议处，敏学重责四十板，押解热河圈禁。至是议上，得旨：刑部尚书秦承恩降为编修，侍郎韩崶降补广东按察使，其余各官降革有差。

二十五日（8月16日）

20 追革已故镶黄旗蒙古副都统盛住衔。盛住，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孝淑皇后之兄。初由监生考取中书，累迁总管内务府大臣，晋封三等承恩公。嗣获罪革职，发乌鲁木齐效力。嘉庆十二年(1807)，擢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寻卒。先是，砖商孙兴邦控告笔帖式双福等侵冒万年吉地工程银两，命军机大臣会同审讯。至是，究出盛住曾于管

理万年吉地工程任内，前后侵用工程银两九万两之多，命革盛住副都统衔，并追回所给恤典，所遗家产严密查抄，其子孙一并革职，交部归案问拟。旋以失察盛住贪冒劣迹，那彦宝、戴均元、苏楞额、常福降革有差。

21 是月，皖省潜山蛟水骤发，汇归洪泽湖，志桩涨水一丈九尺有余。徐端等启放智信两坝不敷宣泄；又因风雨掣通，临湖砖工一百余丈，淮扬两郡势甚危。旋漫开淮关百子堂南岸，并酌启余家坝、千根旗杆两处运堤，水由高宝湖下注入江，高堰获全。帝以徐端专司河务，业已数载，不能预为防范，革去翎顶，降三级留任。

七月初九日（8月30日）

22 申戒科场严查弊窦。略曰：考试为抡才大典，惩奸除伪，定例綦严。乃比年以来，屡闻科场中有传递代请、接谈换卷，诸弊丛生，兹特降旨申戒：凡乡会试派出之监临、知贡举及有稽查巡缉之责者，务各振刷精神，严查弊弊窦，设有一二行险侥幸之徒，一经缉获，即指参究办。若经此番训饬后，仍因循怠玩，市惠沽名，将来别经发觉，在作弊者固身罹重典，其监理稽查场务之人，亦必从严惩处，断不宽贷。

十四日（9月4日）

23 以江南、河南、山东交界处有无赖棍徒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饬令严行惩办。

十六日（9月6日）

24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成亲王永瑆、大学士禄康、费淳、协办大学士长麟留京办事。

25 是月，江南副总河那彦成奏：现在要工俱举，钱粮浩繁，诚如圣训，工员侵冒，事所必有，臣等会同查核，务期实用实销，不任少有糜费，并以不参劾盛住各官为戒，断不敢扶同徇隐。帝批："知人不易，得人最难。如盛住之举，实出意想之外，不恨彼昧良丧心，转恨己糊涂看人耳！夫复何言？"又批："汝屡遭挫抑，应动心忍性，舍身报国，无可训谕。勉之！"

八月初二日（9月21日）

26 英国兵船进占澳门炮台。先是，英吉利、葡萄牙等国与法兰西构战，法国出兵占领葡萄牙；英国恐法国乘机夺占澳门，乃遣海军少将度路利率舰东来防御。本年七月二十一日，英舰进泊虎门外鸡颈洋面，旋即禀告两广总督吴熊光，欲登陆帮扶葡人。〖7〗熊光接禀，既未奏报朝廷，亦未加强戒备，惟遣员前往晓谕，促其旦夕回帆。度路利不听，将入澳登岸定居。澳人理事官委多黎许之，声称国主有书，准令安置。至是，英兵登岸，分占东望、娘妈阁、伽思兰炮台。熊光与监督常显遣洋商赴澳慰遣，坚不肯行，乃于八月十六日下令封舱，禁贸易，断买办，移驻澳左翼、碣石二镇师船五十、红单船三十六，自虎门进省防护。而英吉利复续来兵船八，每船番梢六七百，泊鸡头九州洋，并于九月朔日，以三兵船闯入虎门，进泊黄埔。

熊光等见势态扩大，无法隐瞒，遂于九月初四日含糊上报。奏入，帝饬吴熊光加强戒备，略曰：英吉利夷人藉称大西洋地方被法兰西占踞，该国因与大西洋邻好，恐大西洋人之在澳门者，被法兰西欺阻贸易，辄派夷目带领兵船前来帮护，所言全不可信，而且断无此理。吴熊光等现将该国夷船停止开舱，派员恺切晓谕，俟夷兵退出澳门方准起货，并称夷人若再挨延，即封进澳水路，绝其粮食，所办尚是。但究竟如何严切晓谕，及现在作何准备之处，全未奏及，所办太软！边疆重地，外夷敢存心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此时如该国兵船业经退出澳门则已，如尚未退出澳门，吴熊光即行遴派晓事文武大员，前往澳门严加诘责，以“天朝禁令綦严，不容稍有越犯。大西洋与法兰西彼此构衅，自相争杀，原属外夷情事之常，中国并不过问。即如近年缅甸、暹罗二国互相仇杀，节经叩关求援，大皇帝一视同仁，毫无偏向。至于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若云因恐法兰西欺侮西洋，前来帮护，殊不知西洋夷人既在中国地方居住，法兰西焉敢前来侵夺，以致冒犯天朝？即使法兰西果有此事，天朝法令俱在，断不能稍为姑容，必当立调劲兵，大加剿杀，申明海禁，又何必尔国派兵前来，代为防护？若云洋匪未净，欲思效力天朝，尤属无谓。海洋盗匪屡经剿办，不过东窜西逃，既经兵船四路擒拿，不日即可歼净余孽，又何藉尔国兵力乎？看来竟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住，大干天朝例禁矣。尔国臣事天朝，平素遣使进贡，尚称恭顺，

乃此次无知冒犯，实出情理之外！本当即行拿究，姑先明白晓谕。尔若自知悚惧，即速撤兵开帆，不敢片刻逗留，尚可曲恕尔罪，仍准尔国贸易，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面即当封禁进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无及。”如此逐层晓谕，义正词严，该夷人自当畏惧懔遵。吴熊光等仍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路官兵，整顿预备；设该夷人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庶足以伸国威而清海澨。此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该督抚不此之虑，而惟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吴熊光、孙玉庭均懦弱不知大体！

时英兵全无退意，吴熊光等无可如何，乃于九月二十日复行奏言：英吉利兵船前后有十三只来粤，登岸夷人共七百六十名，虽经封舱，仍迁延不去。臣等本拟将买办一并停止，然思操之太蹙，使其口食无资，或未免铤而走险，再四斟酌，惟有持以镇静，仍严谕该夷目如回帆归国，尚可照旧贸易，但有一兵留澳，即不准贸易。奏入，帝责熊光处事懦弱。略曰：英兵登岸，阅时已久，为数益多。吴熊光等并未严行驱逐，实属软弱，殊不可解。试问乾隆年间若有此等事，汝等敢如此办理乎？不但开门揖盗，而且示之以弱，大损天朝体制。吴熊光只称按例批驳，殊不思夷兵擅入内地，有何旧例可循，竟腼颜为此语？前次奏折内，尚称停止开舱、绝其买办食物；今复称操之太蹙，使口食无资，或未免铤而走险，自相矛盾，殊不成话！试思内地炮台地界岂容外夷驻守？吴熊光一味迟缓因循，示之以弱，岂不为外夷轻视？此时英兵如已退出则已，如尚在

停留，即当作速斥逐，义正词严，俾知惶惧回驶。倘仍任其藉词久延，则吴熊光等不能辞贻误封疆之罪！凛之慎之。〖8〗

27 是月，直隶总督温承惠、山西巡抚成宁覆奏：晋省河道宽窄深浅不一，冬春水涸，浅处不过涓滴细流，或竟干竭；一遇夏秋水涨，汹涌异常。且多沙滩乱石，随水冲激壅滞，不能循轨顺溜，非黄河之深通迅驶可比。迨入直隶境，更有崇崖峭壁，一线中流，山径潆洄，时伏时现。现拟于大同县境内，众水会集之处，设立志桩，以为定准，每夏秋大汛，责令大同府督同该县专派妥役，昼夜驻守，一遇大雨时行，河水势将长发，即飞报治理总督及永定河道厅，豫为防护。帝批："所议是！"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7日）

28 禁丁忧人员稽留省会。职官丁忧，例应回籍守制。时，御史花杰奏言：近来每有丁忧人员稽留省会，夤缘督抚，藉帮办事务为名，希冀该省有保奏之机，为之列入荐章。帝降旨申禁，略曰：丁忧人员不思归里守孝，反行出入衙门，营私奔竞，实属忘本。嗣后各省官员于丁忧后，即饬令将经手事务作速完竣，回籍守制；如延挨不行，交该督抚驱逐出省；倘再有不遵者，即行参奏。

29 定民人出关查验之法。先是，盛京将军富俊等奏：嗣后民人出山海关至奉天属各处者，令由原籍起关照一张，填注姓名及前往处所，到关验明放行，仍令在原籍起随身护票一张，填注所住地方，缴官备查。如出山海关至威远堡、法库边门外，令由原籍起关照二张，一照山海关存留，

照边门存留。下部议覆。至是议准，得旨允行。

30 是月，河那彦成奏谢议叙。帝批："实心讲求，除弊尤要。若云无弊，是欺天矣！工程迭出非弊乎？堤不坚固非弊乎？料物不足非弊乎？勉力报恩，严察此弊。密之。"

十月十三日（11 月 30 日）

31 命驻藏大臣玉宁回京，以帮办大臣文弼为驻藏办事大臣，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隆福为帮办大臣。

十一月初五日（12 月 21 日）

32 命议定分发候补道府章程。各省分发候补道府人员，有由特旨拣发者，有由报捐签掣者，其人数之多寡，年份之久暂，以及才具之贤否，向无甄核之法。至是，帝命交吏部议定章程，酌分年限，令督抚等详加试看，将分发各该省道赴府若干员，才具是否堪胜外任，分别繁简奏闻，以凭稽核。

十四日（12 月 30 日）

33 先是，因各省积欠为数甚多，特命勒限严催完报。至是，户部奏报直隶等十五省，除去缓征带征，仍有未完地丁等银八百一十七万八千二百九十余两，较上年具报积欠数目所完尚不及十分之一，而十二年份又续增未完地丁等银三百一十九万八千九百余两，连前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余两之多，请旨饬催。帝谓此皆由地方官任意因循，总未实力征催，每至参限将满，该管上司往往曲为庇护，将经征之员，设法调署，俾接征者另行起限，以

致州县各官恃有此规避之法，率皆怠惰征催，各欠愈积愈多。命嗣后遇有调署人员，著将该员名下详查果无应征未完钱粮，咨部核明，方准调署；如有经征参限届满违例调署者，将该督抚查参示儆，仍著各督抚将节年积欠银两，一体立限严催，并确查是否实欠在民。如各州县有从中侵挪亏蚀情弊立即指名参办，务期国课得就清厘。

二十一日（1809年1月6日）

34 革两广总督吴熊光职。先是，吴熊光接奉谕旨，乃撤香山虎门兵回营自卫，九月二十三日，度路利率兵日十余、散兵四十、水梢二百，自黄埔以三板船三十余直抵会城，入洋馆。二十六日，又载三板船十余，以禁断买办为名，云至十三行公司洋馆取其储蓄，碣石总兵黄飞鹏时统师驻省河，飞炮击之，毙英兵一，伤英兵三，始惧而退，其入夷馆者自若也。又值封舱令下，大班请还累年洋帐，载所已市茶出口，或退茶洋行，而价银、息银全偿，监督常显严词饬驳，继来商船皆泊零丁洋，停其带引入埔。会一英国船主至，以封舱对大班曰："犯中国而绝市，虽得澳门，犹石田也，不如已。"先时英船七月抵广，换货后十月即可回帆，至是停滞港外数月，各国商人亦咸怨之。十月十日，奉抗延剿办之谕，各路官军云集，距澳门八里之关闸，二十里之前山寨复增兵防守，英人乃大恐，虑其贸易之停也，始议迁贿澳番，约以番银六十万圆犒军。

澳番输款，英吉利之兵总悦，大班乃具状归诚，请给买办、复开舱以入埔，其入澳英兵撤遣回国，熊光许焉。是月七日，遂先后起碇去。十一日，复开舱验货。熊光遂

以英吉利兵船全数退出澳门入奏。奉谕："此次该国夷人自七月来至澳门，住守数月有余，夷情叵测，必有所为而来，何以又无故而去？且所称'见圣谕严明、兵威壮盛，业已不敢抗违'之语，所见系何谕旨？所派系属何兵？并未一一声叙。况夷禀尚未呈递，吴熊光辄称'夷船风信一过，即不能开行，如果切实恳求，即准其开船'，见好于夷人，岂非示之以弱乎？外夷来至内地贸易，输纳税课，原因其恪守藩服，用示怀柔，并非利其财货，若沾沾以征榷为重，无怪该夷人肆意居奇，意存轻视也。永保驰抵粤东，即会同韩封详查英吉利夷船因何擅入内地？自七月至今，呈递夷禀几次？吴熊光如何批示？所称水陆两途严密布置官兵，所派系属何兵？节次称奏派员恺切晓谕，并'圣谕严明'之语，所见系何谕旨？所派系属何员？因何全行退出？有无豫准开舱贸易之事？逐一奏闻。仍严切晓谕英吉利夷人，以'尔等擅入澳门，实属冒昧，断不能仍准贸易。倘自知悔罪畏服，倍加恭顺，于二三年后再行恳请，彼时尔国货船亦止准在澳门以外停泊，俟奏闻大皇帝，候旨遵行。设再欲携带兵船，即当永断贸易，声罪致讨。'倘永保到彼后吴熊光业已准令开舱，即当查明因何允准，是否系该国夷人具禀恳求，抑系吴熊光先行准令开舱，该夷始行退出之处，一并据实具奏，不可稍有隐饰。"至是，罢吴熊光，以永保为两广总督，韩封为广东巡抚。〖9〗

二十三日（1月8日）

35 革刑部侍郎广兴职。先是，内库绸缎不敷支用，帝面诘广兴；广兴言总管太监孙进忠挑斥绸缎，与库官串通

一气，欲交通外省织造，藉遂需索规费之计。帝谓事关外廷官员交结近侍，命军机大臣详悉询查；广兴言称只系疑心，并无指证。旋查明内库例应支给宫中绸缎少至数十件，且物料平常、不堪应用者甚多，均系广兴主使扣减。帝以广兴挟诈面欺，颠倒是非，命交部议处。至是，议请革职。得旨：著照所请行，从宽免其治罪，令伊家居，闭门思过。

36 是月，山东布政使百龄奏：查藩司库项，有因本款不敷，借支别款者；有正款已解，拨归杂款者，条目纷如，总因各州县分年弥补之项，未能全完，以致挪新掩旧，历久因循。现在逐款查办，庶使夙弊渐消，吏治肃整。得旨："所奏切中时弊，弥补之事，有名无实，各省皆同，总由不肯实心耳！"

十二月初一日（1 月 16 日）

37 申严浮收钱粮之禁。先是，嘉庆帝亲政之初，曾明降谕旨，严饬各地方官不得稍有浮收，致滋扰累。至是，帝以自前次颁谕之后，迄今已及十载，恐各省督抚不免视为具文，而不肖州县以及奸胥蠹役遂各阳奉阴违，从中侵肥，特重申例禁，谕令各省督抚转饬所属，于钱粮正项务当按额征收，不得侵浮舞弊。

初六日（1 月 21 日）

38 禁督抚奏留丁忧人员。先是，御史陆言奏请敕下各督抚，嗣后不得以河工水利及地方一切工程，将丁忧人员违例奏留，以崇孝治。至是，准其所奏。谕曰：近来丁忧

人员夤缘请托以及督抚等市恩取巧，率请奏留者甚多，实属违制。试思此等人员，若由督抚勉强羁留，则该员等遭父母之事，方寸已乱，焉能照常办工；若系该员等自愿留省，便于钻营，是其于父母丧葬等事，且置之不顾，此等忘本之人，又安望其移孝作忠，为国宣力乎？嗣后督抚等概不得再以河工及地方工程为辞，将丁艰各员违例奏留。

初七日（1月22日）

39 颁御制《慎刑论》曰："天道好生，然不能专以春温而成岁，必有秋收以济之；圣王尚德，然不能专用宽柔以治世，必设律例以齐之。得情勿喜，原属不得已之苦心，若锻炼罗织，斯流为残忍暴戾，相去愈远矣。世道人心，变幻诈伪，竟有出于律例之外者，必求一至当不易，务使生者无憾，死者释恨，两得其平，唯视其自取，勿以己意重轻，曲直自在，应念一死不能复生，可不慎乎？刑期无刑，辟以止辟，保全良善，翦除邪慝，诚仁者之用心也。弼教化，正风俗，皆从慎刑始，所系岂浅鲜哉！酷吏纵欲乱法，以济其贪，王法所必诛，由于大不慎也，亦有惑于积阴功之见，妄谈救生不救死之论，是诚见牛未见羊矣。被害之人，呼号凄惨，反不加怜悯，转惜顽梗之凶徒，是欲积阴功，殊不知大损阴功，亦不慎之所致也。慎之一字，为用刑之大纲，岂可玩视人命，逞一时之喜怒，以致宽大失当，则民无所措手足，冤抑不得伸矣。从严固宜慎，从宽亦宜慎也。生者虽可矜，死者尤可悯也。刑罚不中，上干天和，水旱灾荒，皆由此起，可不慎欤？近日细阅各省招册，殚心竭虑，惟求一是，勉于慎刑，爱惜民命，曷敢

稍有忽略乎？故著此论以示法司，我君臣同折衷于慎，庶几狱讼渐鲜，所保全者众矣。”

十一日（1月26日）

40 命逮治广兴。先是，广兴以擅自扣减宫中支应绸缎革职，帝以其曾两赴山东审案，不免有贪劣情事，命吉纶、百龄等详悉查核。至是奏上，略曰：广兴前赴东省审案，任性作威，供顿必须华美，稍不如意，即肆行呵斥，通省摊派差费，前后共计银数万余两；临行又收受府县程仪，亦至数千两之多。帝深为骇异，命将广兴逮治研讯，查抄家产。旋大学士长麟等奏：广兴家内，不但房产甚多，财物尤夥，除现银及借出存帐银七千余两不计外，又访出存放局银三万七千两，并整玉如意多至六柄、洋呢羽缎等料多至一千余件。帝以广兴赃私累累，其由来不可不问，命添派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又命河南巡抚清安泰详查广兴前在河南办案时有无劣迹。寻清安泰奏：广兴在豫，起居饮食无不挑剔，是以三次来豫办理供案，每次差费用银约一万两，俱系府县挪借垫用；又起身时每次公送程仪二千两，系通省摊派。帝益怒，命按律定拟。部议绞决，帝复亲加廷讯，尚欲缓其罪，广兴犹抗辩无引罪语，而赃私有实据，遂命置之法，籍其家。时为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十二日。

广兴，字赓虞，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晋之子。“少聪敏，熟子案牍，背诵卷宗如瓶泻水，不余一字”。初官给事中，以参劾和珅著有直声，与初彭龄同为嘉庆帝倚任之人。广兴伉爽无城府，疾恶严，喜诋人阴私。既得志，

骄奢日甚，纵容家人贪鄙，不复稽查；又性耽风月，以致日拥优伶，饮酒终夕，纵情声色，卒以是败。

十七日（2月1日）

41 以阮元、齐布森、长龄等豫、鲁二省官员于广兴出差时各送公帮银有差，命交部议处。寻议以降三级调用，帝以三人获咎情节微有不同，阮元、长龄身任巡抚，加恩降四级留任；齐布森实降一级，作为头等侍卫，留于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办事，仍带降四级留任。

42 是月，两广总督永保奏：粤东为海疆要区，一切吏治边防以及督缉洋匪各事宜，惟当即时整饬，以冀官常振作，海澨肃清。得旨："用人最难，得人则治，朕于此事实切焦思，汝资深才敏，久荷皇考厚恩，今又受朕简用，若不发见天良，尽心办事，朕虽可欺，在天之灵，必不宥汝。勉效桑榆，长承恩眷，谨志毋忽。"

43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五千二十九万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各省存仓米谷二千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七十四石。

44 通州大水，运河康家沟坝冲决成河，张家湾河道遂淤。仓场侍郎达庆请来年粮艘由康家沟试行一年，暂缓挑复张家湾河身。帝命尚书吴璥往勘，与达庆议合，遂允之。明年，御史史祐言：康家沟河道难行，请得张家湾正河。下直隶总督温承惠。承惠言：康家沟溜势奔腾，漕船逆流而上，大费牵挽。该处地势正高，恐旱干之岁，河水一泻

无余，漕行更为棘手。惟张家湾两岸沙滩，坝基难立，而正河积淤日久，挑浚亦甚不易。帝复遣工部尚书戴均元往勘，亦言坝基难立，且时日已迫，恐河道未复，漕运已来，请仍由康家沟行，再察看一年酌定。如所请行。

时淮、扬运河三百余里浅阻，两滩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堵闭清江三坝，筑坝断流，自清江至瓜洲分段挑浚。下部议。覆称："近年运河浅阻，固由叠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河底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济，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源。果使清得畅出敌黄，并分流济运，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旧淤并可刷涤。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运河为事，恐旋挑旋淤，运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势愈猛，决堤吸溜，为患滋多。"帝命尚书托津等偕河督勘办。

---

〔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二册12—13页。

〔2〕《清代藏事辑要》376页。

〔3〕《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二一《保宁传》。

〔4〕《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七七《徐端传》。

〔5〕《清史列传》卷二九《勒保传》。

〔6〕《嘉庆年间整顿八旗官学史料》，载《历史档案》1989年2期。

〔7〕《英吉利国夷目禀》：

禀呈广东总督大人：威廉阿鼻黎·度路利奉本处将军命发此兵

船，来天朝地方。今禀知大人，因法兰西占了大西洋（葡萄牙）国都地方，该国王所有合家大小人口俱系我们保护搬迁，往米利坚罢剌西利西洋地面居住，我国王发了许多船，前往帮扶他。法兰西搅乱各祖家（指英吉利本土）地方，又要发兵船往取米利坚罢剌西利西洋地面，我国王亦发兵船，时常留心保护米利坚西洋地面，不许法兰西占取。今法兰西有无数人占据西洋国都地方居住，法兰西尚无餍足，他已得了许多国分，尚要各处侵占，十分奸毒，各国都被他搅乱。因英吉利与西洋系旧日亲友相好，是以多发船只，保护各港脚以及澳门。因英吉利及西洋皆与中华贸易，往来不断，以免法兰西占住澳门，英吉利及西洋就不能与中华贸易。现在海面，法兰西兵船日积日多，又在小吕宋地方装造多船，我国王发许多兵船往各处港脚搜擒法兰西船只，拦截法兰西兵船，不许到澳门。今我国王发此战船来澳，为帮扶澳门西洋人。今禀知总督大人，本国兵船湾泊澳门，防备法兰西来澳，以备御敌。因澳门西洋人微弱，故此著些夷兵上岸，好帮扶西洋人，兼且各人在船日久，亦得抖艘（擞）精神，其兵船仍往外洋巡缉法兰西兵船，今此夷兵在澳并非想夺西洋贸易，实系来防护西洋，恐西洋如有粮食往来，免被法兰西抢劫。我等谨遵天朝制度，不敢违犯，断不敢生事。因孟了剌将军闻得近来洋匪滋事，情愿将此兵船代天朝效力，保佑我国与中华永远两国和好。特此禀明，如蒙赏见，就十分欢喜。恭请总督大人金安。嘉庆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二册25页）

〖8〗《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二册27—31页。

〖9〗《国朝柔远记》卷六。

清通鉴　卷一六六

嘉庆十四年　己巳　1809年

正月初一日（2月14日）

1 嘉庆帝以五旬万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

初五日（2月18日）

2 命地方督抚、盐政体察情形，筹议酌加盐价。先是，江南河道总督吴璥、两江总督铁保等以南河经费不敷，奏请增加盐价。略言：盐斤一项，乃民间日用所必需，而每口日食不过三钱，请于现行盐价每斤酌加三厘，统计两淮、长芦、山东、河东、两浙、两广、福建、陕西、甘肃九处，约计每年共可得银四百余万，似与民生无损而经费少充，实于要工有裨。至是，嘉庆帝准其所请，谕曰：河防关系漕运民生，时廑宵旰，遇有应办各工，原不惜多费帑金，为一劳永逸之计。惟是近年以来，河患频仍，如海口运河及高堰堤坝等处要工，屡见叠出，需用浩繁。国家经费有

常，岂能尽供工用，势不得不设法调剂。吴璥等现请酌加盐价，以备工需，朕思盐斤一项，虽出之于民而与加赋少异，似于闾阎生计不至大碍。但各省情形亦有不同，自难一概而论，即如两淮地方濒临河岸，小民无不藉资保卫，则将官盐量为加增，谅所乐从。其两浙、山东与江境毗连，且每年漕运亦所必经，谊难漠视。他如长芦、河东以及闽粤陕甘等省，相距较远，于河防利害实无关涉，若概令按照加价征课，事理殊觉未协。著各该督抚盐政体察情形，如以为事尚可行，不必拘定吴璥等酌加二厘之数，或就原额量增一二厘，准其暂行售卖；倘有碍难办理之处，亦不妨据实奏闻，惟当悉心筹议，俟奏到时，再降谕旨。

初七日（2月20日）

3 永保卒。

永保（？—1809），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父大学士温福。初以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迁侍读学士。继随伊父效力金川军营，木果木之役，温福战殁，永保冒矢石夺回父尸，袭轻车都尉，迁吏部郎中。后擢地方巡抚，调新疆办事，历有年所。白莲教之役起，奉诏带兵往剿，嗣以剿办迟延获咎，褫职逮问。复经录用，擢为云南巡抚。前因两广总督员缺紧要，特加简用。至是，行抵沅江，病卒于舟次。诏以永保才猷干练，资性明敏，赏给恤典，其任内降革处分悉予开复。寻赐祭葬，谥“恪敏”。

十三日（2月26日）

4 命议处山东科、道。先是，广兴以贪婪处绞。至是，

帝以广兴前在东省，擅作威福，贿私累累，而科、道官员竟无一人弹劾，殊失公忠体国之道，命将所有嘉庆十一年（1806）以后籍隶山东之科道，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寻议降二级留任，奉旨改为降一级调用。旋帝又以广兴之祸虽由自作，而亦实由东省官员酿成，命嗣后钦差官员至所差省份及经过地方，永不许有差费名目，亦不准地方官员差人迎送。谕曰："为大臣者，惟思敬以事上，廉以律身，平居以节俭为先，临事以公义为重，一切非分之利，丝毫勿取。为下吏者，勤于政事，洁己爱民，虽有贪暴上官，不能持其短长，亦无庸夤缘结纳，曲意承迎。天道福善祸淫，清白之吏，身名俱泰，子孙蒙休，较之贪利忘义、悖入悖出、祸不旋踵者，其得失奚啻霄壤。利害从违，惟视其人之自择耳！"

二十六日（3月11日）

5 朝鲜国王遣使表贺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进贡方物，命例外豫进本年万寿贡物，准作下年正贡，并赏赉筵宴如例。

二十七日（3月12日）

6 命限期清完安徽亏空。先是，安徽各州县亏空达一百八十余万两，议定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全数补完。至是，安徽巡抚董教增奏：核明节年提解银数，仅完银五十余万两，而自八年（1803）以后，实又亏银三十万九千余两。帝命该抚裁减通省浮费，准其将新亏之项自本年为始，分限四年完缴；旧亏之项，准其于院司道府州县养廉

银，每年酌扣五成，逐渐补完。

二月二十二日（4月6日）

7 命会议三库章程。三库事务向例简派大学士、六部尚书管理，一年更代，交替时并无接收章程。至是，以金明等偷窃银库案发，帝责管库司员怠玩，命会议三库事务章程，以严稽查。寻议上，得旨："向来简派三库大臣，俱系一年更换，于库贮利弊未能尽悉。嗣后著定为三年更代，每届三年之期，即著派出之管库大臣奏请奏请简派大臣数员，将库贮各项会同盘验，再行交替，用昭核实。"

二十三日（4月7日）

8 琉球国中山王尚灏遣使表谢册封。

9 是月，增筑澳门炮台。时，永保道卒，韩封抵任，查阅澳门，奏称："澳门西洋人旧设炮台六坐，自伽思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一带，石坎形势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由此登岸，今拟加筑女墙一道，增高四五尺，共长二百余丈。该处夷民等亦欢欣愿办。"奉旨俞允。于是前山寨设游击、守备、水师千总各一，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各二，募马步兵四百，分左右哨，为前山营。一把总率兵六十防关闸，汛其闸外之望厦村，并派弁兵协防。又于虎门亭之新埔山添建炮台，蕉门海口排桩沈石，以杜绕虎门进狮子洋之路，层叠钤束，以资控制。〖1〗

三月初九日（4月23日）

10 德楞泰卒。

德楞泰(1745—1809)，字惇堂，伍弥特氏，正黄旗蒙古人。初以蓝翎长随征金川、石峰堡、台湾，俱有功，累迁参领，赐号继勇巴图鲁。继随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征廓尔喀。事定，图形紫光阁。旋补镶蓝旗副都统，迁护军统领。后又从福康安征湖南苗，与额勒登保并为军锋；续往三省剿白莲教，以功晋封一等侯。德楞泰膂力过人，战必身先陷阵，名与额勒登保相亚。马蹄冈之战，转败为胜，“时称奇绩”。至是，卒于西安将军任上。柩至京师，帝亲奠，御制诗挽之曰：“将星陨落报秦邮，褒鄂继亡挽不留。月下共推双俊杰，川中益著大谋猷。至今三省无遗孽，忆昔八年未解忧。赐典灵前和泪滴，入祠晋爵旧勋酬。”予谥“壮果”，诏四川建立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

十九日（5月3日）

11 伊犁将军松筠以滥杀遣戍，交部议处。先是，蒲大芳等宁陕叛卒遣戍新疆。是年正月，在塔尔巴哈台安插之蒲大芳等三十一人聚谋不轨，松筠侦知其事，密遣领队大臣色尔衮带兵前往，以巡查金厂为名，悉数擒戮。帝嘉其妥速。寻松筠又以戍兵马友元、王文龙等一百六十九名，皆与逆谋，尽邀杀之。至是，帝责松筠未鞫而杀，实属草菅人命，命解伊犁将军之任，交部议处。〖2〗又调乌里雅苏台将军晋昌为伊犁将军，帝训曰：抚驭外藩之要道，总不出乎畏威怀德，然必先使之有可畏之威，后方可怀之德，皆以实心行实政也。卿派衍天潢，才钟宗族。今寄干城，抒大有为之才德，宽严并用，相济刚柔，刑赏必公，无过不及。训练营伍，勿惮勤劳，绥抚群藩，勿存偏袒。授官

先拔功勋，听讼务宜详慎。待同寅不卑不亢，御属吏无隐无私。除莠安良，绥边和众，为国家之屏翰，树奕叶之勋名。虽君门有万里之遥，然瞻宇觉帝京之近。勿辜训词，钦哉毋忽！

12 是月，江西巡抚先福奏清厘地方要务。得旨："仓库宜补，不可有名无实，新旧牵混；狱讼宜清，不可草率了结，致有枉纵；营伍必须整顿，严查剥削穷兵之将弁；工作亦必经营，须防侵蚀钱粮之污吏。四端既得，庶事咸修，勉之。"

13 韩封密陈粤东洋面情形，略言：沿海村落随处可达外洋，贼匪易生窥伺；必先固内，而后御外。凡属扼要炮台，宜多拨弁兵严固防守；并令沿海地方衿耆董率丁壮互相捍护，各守段落、自卫身家，较为得力。帝以"良法美意，全在有治人"勖勉之。

四月初八日（5 月 21 日）

14 两广总督百龄密奏英国情形。上月二十二日，百龄抵粤接总督印，翌日即驰赴澳门查勘防务情形，并传询葡萄牙理事官委黎多及英国大班刺佛。委黎多禀告上年英船来澳情形〖3〗，而刺佛则就英军登岸一事表示道谢，并出具一禀一结〖4〗，力言英国兵船不再来粤。至是，百龄将查勘情形缮折奏报，并密陈英国情形。略曰：英吉利国素性强横奸诈，闻近年来惟法兰西国足与相抗，其余贺兰单鹰（荷兰）等国多被并吞，大小西洋及吕宋、米利坚诸夷人均受

其欺凌抢劫，无不含恨，未敢与争。上年带兵来澳，不过欲使西洋人畏惧相让，或可乘间诡词，多纳租银，希图邀恩允准。其鬼蜮伎俩，必有夷汉奸徒，从中勾通胁诱，否则焉敢远涉重洋，轻入内地。该夷亦具知识，岂竟不畏干犯天朝之罪，但一时不能得其实情，遽难查办。惟细察该夷人自入澳后，从未敢逞强出外滋扰，及退回时亦未闻在洋面生事，是其尚知凛慑法度。今该国商人剌佛言称，夷兵不敢再来，似非虚语。若遽信其无他，不为申明禁约，仍令照常贸易，恐蠢愚不知所警，或渐启轻视之心；若永绝其往来，致令生计无资，则顽夷走险，或竟扰劫各港口蕃舶，甚至勾结洋匪，别肇衅端于海疆，亦有关系。臣现拟筹备控御章程，俟本年英吉利国货船到时，先期侦探，倘于常年护送货船之兵船二三只外，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调集水陆官兵，相机扼要堵剿；如果止系贸易船只，并投递谢罪哀恳禀件，亦饬令将货船停泊外洋等候，不准入港。臣思办理外夷事务，固不可因循示弱，亦未便孟浪失宜，必须计出万全，策垂永远，令其畏天威而怀圣德，始可以靖边隅而弭后衅。奏入，帝批："所见甚是。前既失于宽，应以猛济之。"〔5〕

二十日（6月2日）

15 褫给事中英纶职。先是，嘉庆帝闻英纶巡视东漕，声名狼藉，查勘泉源，勒索使费，南粮过济，勒索帮银，并私唤妓女至署唱曲住宿等事，命河南巡抚马慧裕、山东巡抚吉纶查讯。至是奏上，所闻属实，命褫职治罪。谕曰：本年因广兴赴东审案，性情乖戾，威吓取财，甫经惩办。

英纶身为言官，钦命巡漕，竟罔知儆惕，辄敢效尤，任意挑斥，为需索地步，得受帮银，甚至唤妓住宿，有玷官箴，较之广兴品行，更为卑鄙不堪。广兴系高晋之子，英纶系温福之孙。世家大族，竟同匪类，此而不加之惩治，何以肃法纪而正官方？英纶著即革职拿问，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并著步军统领衙门将英纶家产查抄。寻议绞，帝命重责二十大板，押赴市曹处决。

16 两广总督百龄等奏《华夷交易章程》。一、各国货船到时，无论所带护货兵船大小，概不许擅入十字门及虎门各海口。如敢违例擅进，经守口员弁报明，即行驱逐，停止贸易。二、各夷商销货归本后，令其依期随同原船归国，不得在澳逗留。即有行欠未清，只准酌留司事者一二名在澳住冬清理，并将留澳人员姓名造册申报总督及粤海关衙门存案。俟次年即令归国，如敢任意久住或人数增多，查出立即驱逐。三、澳内为地无多，华夷杂处，若不定以限制，恐日久蔓延。应将西洋人现有房屋若干、户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册申报。已添房屋姑免拆除，不许再行添造寸椽。华人挈眷在澳居住者，亦令查造户口，造册存案，止准迁移出澳，不许再有增添。四、夷船到口，即令引水先报澳门同知，给予印照，注明引水船户姓名，由守口营弁验照放行，仍将印照移回同知衙门缴销。如无引照，不准出澳，不许再有增添。五、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予腰牌印照。在澳门者，由该同知稽查；如在黄埔，即交番禺县就近稽查。如敢于代买违禁货物及勾通走私舞弊，并代雇华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其罪。地方官徇纵，一并

查参。六、嗣后夷货到时，由监督亲督洋行总商于公司馆内，秉公按股签掣，均匀分拨，不得任令乏商影射多买，亏欠夷帐，庶足以昭平允，而杜争端。奏入，命军机大臣会同长麟议奏。寻议除第六款外，余皆如所请。从之。〖6〗

二十五日（6月7日）

1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己巳恩科三鼎甲：状元洪莹，安徽歙县人；榜眼廖金城，福建侯官人；探花张岳崧，广东安定人。至是，赐一甲洪莹、廖金城、张岳崧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许乃济、王家相二百三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费淳、礼部尚书王懿修，副考官为吏部侍郎英和、内阁学士贵庆。

18 是月，安徽学政玉麟奏凤、颍一带民情。得旨："官不办事，吏尽卑污，刁风必起，讼师乘间播弄，此必然之势，汝身为大吏，当以地方大吏贤否入告。一片虚词，虽奏何益？"

五月初二日（6月14日）

19 吴熊光谪戍伊犁。先是，两广总督吴熊光以办理夷务不善革职，命新任两广总督百龄查明实在情形。寻百龄奏言：上年英兵抵澳时，地方文武节次禀报，吴熊光批令照常防范。香山县等请兵堵逐，亦批以镇静，不可张皇，并未亲往查办。英兵见无准备，将兵船驶进虎门，停泊黄埔。又驾驶三板船至省城外停住，求见总督，恳代奏在澳

寓居，熊光总未见面。该夷兵欲向十三行装取火食，总兵黄飞鹏开炮轰毙英兵一名，带伤三名，英兵即行退回。熊光檄兵防守，并未攻击。及至恭宣谕旨，英兵畏惧，情愿撤兵，复求开仓。熊光谕令全行退去始准贸易，英兵陆续退至外洋。得旨：此次英兵遇官兵开炮，并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严饬谕旨，亦即开帆远去。是尚知震慑天威，尤他伎俩。设吴熊光于英兵登案之初，即亲往弹压，晓以大义，一面派兵防守，英人自必知所畏惧，即时退出，庶足宣示国威。吴熊光于此等事迟至月余始行具奏，既未亲往查办，又不面询斥逐，虽开仓在兵退之后，而许其开仓究在未退之先。奏报既属迟延，办理又形畏葸。且屡次英人具禀，及吴熊光批示，并轰毙英兵等事，俱未入奏，亦属含糊。吴熊光由军机章京蒙皇考高宗纯皇帝不次超擢，用至军机大臣，经朕简用，历任三省总督，非新进不晓事者可比。乃种种错谬，实负委任。吴熊光前已革职，著拿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定拟具奏。至是，议发伊犁效力赎罪。从之。〖7〗

十二日（6月24日）

20 洪亮吉卒。

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属江苏常州）人。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校刊古书。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贵州学政，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亮吉性情豪迈，喜论当世事。嘉庆四年（1799），因上书论政获罪，遣发伊犁。时人论曰：先生上书时，岂复知有生

死哉？忠义愤发于中，有不能自已者焉。“当斯时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谏臣不言，而文学侍从之臣言之。呜呼！其志亦可哀也已。”〖8〗翌年，京师久旱不雨，帝亲书谕旨，释令回籍，旋得甘雨，御制《得雨敬述诗纪事》，有“纳言克己，乃为民请命之大端”之句。既归，自号“更生居士”，好游，觞饮无虚日。至是，卒于家。友人赵翼赋诗悼之，有云：“生为狂言投万里，死后遗稿待千秋。”生平著述最富，有《附鲒轩》、《卷施阁》二集，及诗文志乘若干卷。其所著《治平》、《生计》二文，阐论人口生计，颇有见地，今人犹嘉许之。

十八日（6月30日）

21 诏责廷臣泄沓。略曰：近日朕观科、道诸臣，尚时有章奏，而部院大臣、都御史、副都御史等则寂寂无闻。近日山东两案，皆系朕访察所得，并非言官弹劾。盖科、道自居台谏，冀博敢言之称，数上封事，欲朕识其姓名。究其所言，或议改成例，或毛举细故，亦未有能除大奸、厘大弊者。及洊历升阶，考其行事与其言论，前后多不相侔。揆厥初意，本以建言为梯荣之具，甚或邀名听嘱，潜遂己私。如斯人者，尚安望其为国宣猷乎？至大臣等职分既优、倚任尤重，并非无言责者，且不时召对，遇事皆可敷陈，乃迩来罕有以直言著者。都御史、副都御史则除间月具奏控案之外，别无建白，其何以副朕明目达聪之意？夫人臣事君之道，首在毋欺，当嘉谋入告，一切毁誉荣辱之念，俱不应存于中。惟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或除奸剔弊，确有见闻，均当恺切直陈，毋有隐讳。至于揣摩陋习，

心有所冀，则矫饰以沽名；意无所图，则缄默以保位，尤当深以为戒。言行相顾，始终不渝，朝廷收说言之意，国家著直臣之效，朕实有厚望焉。

二十三日（7月5日）

22 命查办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先是，福庆、许兆椿密奏，通州中、西二仓所贮白米多有亏缺，仓书高天凤私用花押白票装米出仓，命侍郎托津、福庆前往会同新任仓场侍郎玉宁、戴均元查勘。至是，托津等奏：中仓存贮白米二十六廒，抽查五廒，短米一千一百余石；西仓存贮白米五十二廒，抽查十二廒，短米八千五百余石。帝忿甚，命托津同刘镮之、桂芳、副都御使秦瀛四人为头班；福庆同左都御使周兴岱、侍郎潘世恩、副都御使润祥四人为二班，自二十四日为始，五日一班，前往通州，递相更换，详悉查勘。寻查明高天凤等自嘉庆三年（1798）以来，盘踞仓库，始而多出斤面、少收斤面，既而乘运送上米出仓之时，夹带好米，甚至私出黑档，蒙混盗领，以致各仓亏短甚多。帝责管仓官员怠玩因循，毫无整顿，命将邹炳泰、吴璥、李钧简、和宁、萨彬图、德文、贡楚克扎布、那彦宝等历任仓场侍郎分别降革，并令分赔任内所亏仓粮。旋命将高天凤、张连芳、宋均等主犯处斩。〖9〗

23 是月，命福建文武官员轮巡台湾。谕曰："噶玛兰（今台湾宜兰县）田土膏腴，米价较贱，民番流寓日多。若不官为经理，必致滋生事端。现在检查户口，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百四十余丁，又

有生熟各番杂处其中。该处居民大半漳人，以强凌弱，势所不免，必须有所钤制，方可相安无事。其未垦荒埔，查明地界，某处令某籍人开垦，某处令某社藩耕作，尤须分划公平，以杜争端。至所设官职，应视力其地方之广狭，酌量议添。或建为一地，或设为分防厅镇，俱无不可。惟台湾窵处海外，诸务废弛。今方维甸到彼，于地方营伍，力加整顿，酌改章程，若地方官谨守奉行，自可渐有起色。第恐日久生懈，且该处俱系漳、泉民人杂处，素性强悍，总须时有大员前往巡阅，使知儆畏。嗣后福建总督、将军，每隔三年，轮赴台湾巡查一次，用资弹压。”〖10〗

24 御史李鸿宾奏陈南漕各弊，请旨剔除。略曰：江西有漕各县仓廒多设省城，该县并不将所收米石解省，只令积惯包漕之家人携银赴省，向米铺贱价购买低潮米石，搀水和糠，无所不有；各帮头伍刁丁，又从而勾串该家人等通同舞弊，虑及众丁不肯受兑，遂私议每石贴给旗丁银三五钱不等，名曰仓廒使费。其实大半为刁丁吞蚀，懦丁不过得其一二，遂至隐忍受兑，迨潮米入船日久，势不免于蒸潮霉损，抵通后虑难交卸，头伍刁丁复贿商坐粮厅经胥人等折价回漕，无弊不作，至重空运弁，苦累旗丁，则有演戏设席，敛取分金等事，头伍刁丁，又复从中冒滥开销，藉端勒派，扣去应领水脚银两，或至百余金不等，名曰各衙门使费。甚至粮船行抵内河，提溜打闸，刁丁复勾通运弁漕标批单勒取，每大闸向不过需钱二三千文，今每船用至二十余千之多。得旨：所奏情形均属切中时弊，江西如此，恐他省亦复不免，著有漕省份各督抚认真厘剔。

六月十六日（7月28日）

25 复监督会同督抚稽核粤海关例。粤海关税务，自乾隆十五年（1750）以后，均系监督征收，会同总督题报。迨五十七年（1792），改令监督专管，仍责成该督抚查明，按月造册密行咨部，俟期满核对。至是，帝以近来该督抚以事不关己，漫不留心，以致稽核之例，有名无实，令嗣后粤海关税务仍著该督抚一体稽查，倘有情弊，即当随时参奏，并著按月造册，密行咨报户部，俟一年期满，该部将该督抚与该监督所报清册核对。如查有弊端，即行参核。

26 命造米艇。先是，吴熊光督粤，请造登花战船，缉捕洋盗。至是，百龄奏言：登花船难于购料成造，计其一船所需，足造米艇两只，请将原估登花船二十只工料银十五万四千余两，改作大、中、小米艇四十号，以期迅速竣工，俾资缉捕。得旨：粤省剿捕匪船，米艇具有成效。前此吴熊光忽以米艇不能远出外洋，请改造登花舰二十号，往来外洋缉捕，将米艇全行收入内洋防守，现经百龄等查明，此项船只所需桅舵大料因须在外洋购觅，是以二年以来未能购得，且此时即购料成造，一经风浪掣损，将来亦无料换修，仍属不能应用。况粤洋绵亘四千余里，止仗此二十船之力在外洋策应捕盗，宁不顾此遗彼？皆吴熊光全无主见，不过逞其臆度之词，妄思更改，而于空言陈奏之外，仍无实际，断不可行，著照百龄所奏办理。〖11〗

27 是月，河南巡抚恩长奏报接印任事日期。得旨："今时大弊，不出八字：因循疲玩，交接逢迎。各省皆然，全

在督抚实力挽回，实心整顿，汝尚可讲办事，不比其他。勉之望之！”

七月初二日（8月12日）

28 诏停本年秋决。

初六日（8月16日）

29 降革直隶总督温承惠、布政使方受畴等职。先是，直隶宝坻县知县单幅昌等藉灾冒赈，侵蚀赈银达二万余两。事发，除将单幅昌等逮问外，又以失察之罪，命将温承惠、布政使方受畴等交部议处。至是，议请革职，奉旨：温承惠降为二品顶戴，方受畴降为三品顶戴，仍带革职留任。

十一日（8月21日）

30 李毓昌冤死案审结。上年秋间，两江总督铁保以淮安报灾办赈，派候补知县李毓昌赴山阳（今江苏淮安县）往查。山阳令王伸汉，墨吏也，捏报户口，浮冒赈款二万三千余两。毓昌亲行乡曲，查点户口，廉得实情，具清册将揭诸府。伸汉探知惧，赂巨金，立却之，请知府王毂代缓颊，亦不从。乃谋窃其册，使仆包祥与毓昌仆李祥、顾祥、马连升合谋。李祥曰：“稿册收行箧，奈钥挂主人身，当先盗钥乃可。” 包祥曰：“是无庸。吾观此人，不可以利动，不可以哀求，欲灭口，计惟有死之耳！” 翌日，毓昌饮于山阳廨，归渴甚，李祥等以毒茶进；毓昌寝，苦腹痛起，仆等急从后持其颈。毓昌张目叱之，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 马连升解己所系带缢之。伸汉遂以疯疾自缢牒知府王毂。毂遣役验，还报曰：“尸有血也。” 毂

怒杖验者，遂以状上。而伸汉则将毓昌所记稿册检出烧毁。未几，毓昌叔李泰清来迎丧，伸汉以与毓昌相好，赠以盘费一百五十两。泰清亦未生疑，领柩回籍。嗣因检视遗物，见衣有血迹，心疑身死不明，因自行开验，尸身青黑。遂走京师，诉都察院。本年五月十二日，帝命山东巡抚吉纶、按察使朱锡爵将毓昌尸棺提至省城验视，并将应行解京人员解送刑部归案审办；又命两江总督铁保迅速传集山阳县听差人员，秉公研讯。寻山东验明毓昌实系受毒缢死，而刑部亦讯出王伸汉谋毒实状。至是，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奏报结案：王伸汉残毒藐法，拟斩决，因尚有质对缘故，暂缓行刑；包祥身充长随，胆敢为伊主设计谋毒，亦应一律拟斩；李祥、顾祥、马连升谋毒本主，罪大恶极，均凌迟处死。得旨允从。李毓昌冤死案得雪。〖12〗

李毓昌，字皋言，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候补，因守正清廉不肯冒领赈银，而遭毒手。其节可赞，其死亦哀。帝亲制《悯忠诗》为毓昌阐扬幽郁。其诗曰：

君以民为体，宅中抚万方。分劳资守牧，佐洁倚贤良。
切念同胞与，授时较歉康。罹灾逢水旱，发帑布银粮。
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昨秋泛淮泗，异涨并清黄。
触目怜昏垫，含悲览奏章。恫瘝原在抱，黎庶视如伤。
救济苏穷姓，拯援及僻乡。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
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浊流溢盐渎，怨狱起山唐。
施赈忍吞赈，义忘祸亦忘。随波等瘐狗，持正犯贪狼。
筮仕临江省，察灾莅县庄。欲为真杰士，肯逐黩琴堂。
揭帖才书就，杀机已暗藏。善缘遭苦业，恶仆逞凶铛。

不虑干刑典，惟知饱宦囊。造谋始一令，助逆继三祥。
义魄沉杯茗，旅魂绕屋梁。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
骨黑心终赤，诚求案尽详。孤忠天必鉴，五贼罪难偿。
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
爵锡亿龄焕，诗褒百代香。何年降申甫，辅弼协明扬。〖13〗

旋以失察王伸汉冒赈及判案不明，革两江总督铁保职，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革江苏巡抚王日章职，勒令回籍；革江宁布政使杨馥职，留河工效力；革按察使胡克家职，留河工效力。

十八日（8月28日）

31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大学士费淳、尚书明亮留京办事。寻以春夏雨多、道路泥泞，诏停秋狝。

二十七日（9月6日）

32 申禁贩米出洋。先是，御史潘恭辰奏言：浙江本年并无水旱偏灾，年成丰稔，然自三四五等月以来，米每石自银三两三四至三两八九不等，甚为昂贵。究其原因，盖由米石入市者少，出海者多所致。至是，帝责地方官怠玩，命浙闽粤督抚严密查察，杜绝米石出洋。寻给事中史祐亦奏言：近年苏、松、常、镇秋收丰稔，川广米贩又多，乃自上年五六月以来，米价骤贵，涨至每石四至五两以上，皆由海禁不严所致。帝再饬地方官大加整顿。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

33 褫浙江学政刘凤诰职，交部审讯。先是，御史陆言

参奏：刘凤诰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上年乡试，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习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以致众士子纷纷不服，将生员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并造为联句书文；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竹园阑入署内，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帝命户部侍郎托津、刑部侍郎周兆基等往按。至是，究出凤诰于代办监临时，听受请托，代素识士子徐步鳌印用联号，但讯无受贿情事，其将章堃竹园圈入署内，亦查勘属实，请比照官吏未接财物枉法杖一百流三千律，加重问拟，请旨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帝谓问拟尚轻，命革职拿问，交刑部严审定拟。寻大学士庆桂等覆按无异，以加罪不入于死，仍照原拟具奏。帝以伊犁路途遥远，命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14〗

二十六日（10月5日）

34 准英商照常贸易。先是，以上年英兵入澳，命两广总督百龄察看夷情，如果畏罪感恩，俟其货船到日，均令停泊外洋，奏明请旨定夺。本月初六日，英国大班剌佛等禀告总督衙门：本国货船十六只即将抵粤，若俟船到时奏恳恩旨，恐货船久泊外洋，有风涛之险，祈请总督大人先为具奏，俾货船得以早行进港。百龄遂缮折奏闻。至是，奉旨准许英商照常贸易。〖15〗

35 是月，暹罗国王遣使入贡，并恳请内地商民代驾货船，嘉庆帝不准。谕曰：向来诸国夷人货船，均令其专差夷目亲身管驾；若准请用内地商民，代为贩运，恐奸徒等

从中诓骗，接济销赃，难以查禁。况暹罗国民人生长外夷，于洋面情形谅所熟习；若云不谙沙线，则伊等贡船并未请用内地商民驾驶，何以能如期而至？所言不可信，所请不必行。嗣后该国货船不准请雇商民，以杜流弊。〖16〗

36 王得禄、邱良功合击蔡牵于渔山外洋，牵自沉死。先是，长庚死，朝廷访求印得方不得，乃命其裨将王得禄任福建提督，邱良功任浙江提督，勉以同心敌忾，为长庚、得方雪仇愤。嘉庆十三年（1808），蔡牵自安南回棹，得朱濆资助，复联合游弋浙海，并与土盗张阿治相应。会阮元复为浙抚，用反间计离之。濆独走闽，为长庚部将许松年所轰毙，其弟渥代领其众。牵亦为浙兵击败走闽，其党骆亚卢歼于邱良功。于是，阿治率五百人、炮八十余乞降。本年，闽督亦易方维甸，而大学士戴衢亨在军机与相得，所请无不允。于是，朱渥率众三千人，船四十二，炮八百尊，降于闽。牵因往来闽、浙两岸，势益孤。至是，得禄、良功合剿于定海之渔山外洋，俱乘上风，盗船溃，仅余三十余，而炮弹已尽，乃用番银代之。两军以全力击牵船，血战一日夜，毁其柁楼。牵知不免，举炮自裂其船，沉于海。余众千三百人以次年缴械，降于得功，闽海遂平。诏封王得禄为二等子，邱良功为二等男。又以两广总督百龄严断接济，致余党先后出降，赏骑都尉世职。于是闽浙二洋巨盗皆灭。〖17〗

九月十五日（10月23日）

37 令粤盐改海运为陆运。粤东引盐，其在省河酌运者，

向由外海运至省河候配。至是，百龄以近年洋氛未靖，凡运盐之红单船只涉外洋，其中不肖船户或竟私带水米，济匪获利，奏请酌改路运。得旨：著即照所请行，如试办一二年，陆运不至稽迟，商民均属便利，竟可永远遵行。

二十六日（11月3日）

38 先是，俄罗斯恳请遣使进贡，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因来使不行叩拜，竟行斥回。至是，绷武布奏，俄罗斯固毕尔纳托尔遣使赍书请于明年冬令冰冻时，在哈克图地方来会，讲办一切事宜。得旨："著传谕绷武布告知伊等，此事已奏知，大皇帝施恩准其来会，即发给咨文，但明年来会时，若提及仍照前次遣使进贡，亦不必过于拘泥斥驳。若其恳请之词恭顺，即可据实陈奏，准其所请，谅俄罗斯人等来京，断无胆敢不行叩拜之理。届时若与来使同来之人过多，量加裁减，尚属可行。"

十月初三日（11月10日）

39 江南高堰、山盱两厅属堤坝冲溢。

初四日（11月11日）

40 越南国王表贺万寿，并进贡方物。

初六日（11月13日）

41 嘉庆帝以五旬万寿，御太和殿受贺，赐宴。

十六日（11月23日）

42 定部院各衙门轮流值日例。

43 是月，内外官员先后陈奏漕务积弊。御史马履泰奏言：吏役需索旗丁，自巡抚藩司粮道总漕仓场等各衙门以及沿途文武各员书吏经纪人等，内外共十九处，每处需索使费，或数百两，或数十两不等，皆有一定之数，不能短少。即一帮五十船而论，每年即需费至七千四百余两之多，旗丁力不能支，自不能不横索州县；而州县计无所出，遂不得不向百姓浮收。得旨：此等陋规一日不革，漕弊一日不除。著有漕各督抚暨总漕仓场等，自本年新漕为始，所有单开各衙门书吏以及委员经纪人等各项陋规，俱著一概裁革，无许需索并责成巡漕御史，一体严查密访；如官吏等有不遵禁约、私自勒索者，著分别查拿究办！

吴璥奏言：漕务积弊由于帮丁索费、刁户包漕，而欲除奸丁包户之弊，必先自州县始。州县既不浮收，包户亦不禁自绝。旗丁知州县并无盈余，自不能肆意多索。帝谓所奏自属正本正清源之论。袁秉直亦奏：清厘漕弊，首重米色。花户之敢交丑米，由于州县之浮收，旗丁之勒索，由于米色之不净，并有一种武生衿监包漕渔利。得旨：此尚未得其要领。近年漕务积弊，各督抚总以旗丁苦累需索帮费，遂致各州县藉端收取为词，而剔弊厘奸之要，全未筹及！前已饬令各督抚查禁陋规，陋规一日不除，漕弊一日不清。

十一月初一日（12月7日）

44 嘉庆四年(1799)，曾减各关税盈余银两，令嗣后不等再有短少。至是，浒墅关、九江关均短少盈余银两至二十余万两之多，诏降浒墅关监督舒明阿为笔帖式，降九江

关监督广惠为主事，所有短少银两，予限十年赔缴。

十二月初九日（1810年1月13日）

45 粤东洋盗郭婆带降。自蔡牵死，闽、浙二海皆平，而粤海余党尚在。吴熊光督粤时，立禁绝岸奸策，以绝其生资及接济，并塞高州、雷州各港。及百龄督粤，又尽改粤粮水道为陆运，其硝磺各厂亦改商为官，而巡哨周严，遇盗辄击之沉海。粤盗大困。本年秋，总兵许廷桂击歼盗首总兵保，围其数十船。适郑一帮之张保三百余艘蜂拥而至，据上风，众寡不敌，廷桂战死。张保遂入掠香山之大黄埔。百龄调兵内外夹攻，断其走路。盗旋突围遁。奏劾提督孙全谋、总兵顺德等，军无节制，置塞港之石舟与焚盗之火艇皆不用，失机误事。诏革职戴罪效力。时粤盗诸帮矛盾重重，郭婆带与张保竟至发生大战。适两广总督百龄出示招抚，郭婆带乃遣部将请降，百龄许之。至是，郭婆带率众五千余，携船九十余艘、炮四百余位投诚。旋又有红、黄等帮盗众相继投出，二旬间数至九千余。〖18〗

十二日（1月16日）

46 英船“夏罗德号”水手于广州十三行附近杀害民人黄亚胜。案发，南海知县遣行商促令大班剌佛速行查明真凶，逮交县衙治罪。乃该大班坚不承认英人行凶，粤海关监督常显遂拒绝发放出口红牌，禁英船离去。旋英国船主亚士但分别致书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声言：凶犯无从查找，或系米利坚人，或系英吉利人，均未可知。广州将军等接禀后，讯明黄亚胜系因诓骗银两被杀，谓“兹

夷人戳毙犯罪之人，按律定罪，亦不致于实抵。” 时英国大班致书总督，略曰：凶手一时尚难查出，如再不予发放红牌，风汛一过，便难以回国。不若先准船只出口，俟吾等将案情报知本国王，倘真有是凶，即当交出治罪。百龄许之，英船遂即先后离去。翌年五月，南海知县讯明凶犯系晏多尼、委林、百力刺三人，遂传令刺佛逮交究治。刺佛答以英人同名者多，无法查办。迨英船重返广州贸易，粤省官员再度要求交出真凶，新任大班布郎仍以无从查找回绝。粤省当局遂又拒绝发放红牌。布郎给曰：此事尚待本年秋冬，方可查讯明确，请先准令回国。时行商卢观恒、伍敦元等亦为之说情，且具结保证刺佛回国后确查凶犯。〖19〗时为嘉庆十六年（1811）正月十四日。英船遂又放洋而去。历时二年之久之黄亚胜案如是不了了之。〖20〗

十五日（1 月 19 日）

47 申严讲约旧例。先是，顺治年间钦定六谕文，康熙年间颁发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复颁发圣谕广训万言，通饬各直省地方于每月朔望恺切宣讲。至是，帝以近年以来，各地方官历久懈生，率视为奉行故事，竟至日形废弛，命嗣后顺天府五城所属地方并各直省督抚所属州县，务当饬令一体恪遵旧例，于每月朔望日，传集城乡居民，将圣谕各条，晓谕宣讲，行之以实，毋得视为具文。

二十四日（1 月 28 日）

48 工部书吏假印舞弊案审结。先是，工部书吏王书常等私雕假印、冒领库银事发，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办。

至是，查明王书常等或于岁修工程，捏造大员姓名，重复向内务府、户部支领库银；或捏款移咨户部，经户部凭文办札，及交库陆续冒领三库银两物料，自嘉庆十一年(1806)至本年共达十四次之多。奉旨：王书常、蔡泳受、吴玉即著处斩，仍先刑夹一次，再行正法，并传集各部院书吏环视，俾知警惧；其为从之蒋得明即著处绞，谢兴邦、商会祺俱著绞监候，秋后处决；王嘉鼎等六犯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旋又以失察之罪，命将禄康、德瑛、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费淳、曹振镛、成书等户工二部堂官分别降革。〖21〗

49 是月，嘉庆帝谕两广总督百龄曰："治大病者，不可过于攻伐；理极疲者，不可过于躁急。朕用汝治粤，原期力挽颓风，整饬吏治，剿捕洋匪，练习士卒。汝莅任以来，深感朕恩，不辞劳瘁，实力办理，自应大有功效，而洋匪转盛于前，内河巨盗连结，肆行焚掠，近逼省城者，何也？皆缘汝操之太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故也。夫选将练兵，申明纪律，非一朝一夕之事。以无纪律之兵，忘廉耻之将，使之剿堵亡命凶狠之盗，必无可胜之理，徒贻败逃之诮而已。况洪波巨浪之中，操楫不暇，焉能直前搏击？所具禀之事，未可信也。昔人谓有海防无海战，非虚语也。洋盗巢穴，接济皆在乡镇，故查禁废弛，转相安于无事；查禁严紧，绝其生命，势在必争。若只知断接济而不严防口岸，是开门揖盗，转不如听其浮游海上矣。欲断接济，必先严防口岸，能使一贼不登岸，一人不上船，方可渐有成效。若水陆勾结，狼狈为奸，虽有强兵猛将，日

事诛戮，终无了期。所谓抱薪救火，益增势焰矣。严防口岸为最要机宜，不可不细心讲求也。朕又闻汝过于焦急，身弱呕血，又增朕廑念矣。宜时加调摄，慰朕远怀，谨记毋忘！”

50 山东道监察御史陈中孚疏陈科场防弊事宜：一、试差进呈名单，宜禁止泄漏。二、各省乡试调派内簾，宜加慎重。三、禁止闱员馈送士子，以防传递之弊。四、随带家人书吏代为士子夹带，宜严加搜查。五、各省士子交通誊录，宜行申禁。请饬令各督抚严禁，并责成誊录所官实力究惩。谕曰：“每次考差，外间即有如此传闻，及加以根究，又不能确为指实，将凭何办理？嗣后阅卷大臣惟当守口如瓶，各知愧励，倍加慎密，以息物议，有则痛改，无则加勉，以全朕用人之苦衷。至于外省调派内簾应用科甲出身人员，闻各省士子往往有预先拜谒交通关节之事。该督抚等尤应慎选素行端方、学问优长，方行檄派，毋得滥行调取，至启钻营之端。”〖22〗

51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四千五百七十一万七千二百一十四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七石。

52 凌廷堪卒。

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幼孤，弃学经商。年二十余，始复读书向学。乾隆五十五年（1780）进士。例授知县，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

乃可养母、治经。”遂选宁国府学教授。嘉庆十一年（1806），以母丧去官。廷琪博览强记，识力精卓，贯通群经，而尤深于《礼经》。至于声音、训诂、九章、八线，皆造其极而抉其奥。于史，则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其于诗也，不分唐宋门户，专论声韵之协，对偶之工。诗余也不主一家，而严于律。著有《礼经释例》十三卷及《校礼堂文集》、《校礼堂诗集》等。〖23〗

〖1〗《国朝柔远记》卷七。

〖2〗《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附编卷一二。

〖3〗《西洋理事官委黎多禀》：

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委黎多等叩禀敬禀者：窃多等荷蒙天朝大皇帝覆载之恩，二百年来，食毛践土，感戴难言。向来各国夷人，来广贸易，俱恪遵天朝法律，从不敢多事。十三年（1808）七月，忽有英吉利兵头都路厘带兵船来澳，欲与多等同住，因其出视小西洋总管与都路厘书信，有令多等将澳地暂时借与居住，伊自行求见大宪请示等语。多等原未敢定其真假，奈势力不敌，是以不能拦阻，当即呈明香山县，转禀前任吴制宪，先遣洋商，继又委员前来传谕，令其速行回国。英吉利兵头总欲见吴宪制面求，经委员代为禀请，因吴制宪未允，往返数次，遂致迁延日久。嗣钦奉大皇帝谕旨，严饬发兵驱逐，该兵头都路厘震慑天威，恐惶失措，即与多等立有议约，此后不敢再有冒犯，随于十一月初三日登舟，初九日尽数回国。多等闻得都路厘此来，并非奉英吉利国王之命，业经

呈明本国主，转行知会英吉利国王矣。即其前此来澳兵丁，向来本有护送货船之兵船四只，亦有巡洋兵船于途中相遇，随相约偕来，并非由都路厘自行带领，惟是多等受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每年准免额船税饷二十五号，合澳夷人得有衣食，无可图报，英吉利兵丁登岸不能拦阻，已属万分罪戾，今又蒙大人亲临，责以大义，益觉置身无地，总望大人垂怜多等愚昧远人，施恩矜宥，先将多等感激请罪下忱，并不得已隐情代为陈奏，仍准照旧安居，俾多等世世子孙永沾大皇帝万万年恩德，顶祝靡既，多等谨禀两广总督大人麾下作主施行。嘉庆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禀。（《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6页）

〖4〗其结曰："具甘结英吉利国夷商刺佛，情因十三年（1808）七月，我们孟呀刺地方兵头度路厘冒昧带兵来澳，蒙大皇帝谕旨，即行回国，不敢违抗。今大人亲临训斥，词意明切，刺等不胜惶惧感激之至。刺等从前遵奉天朝法度，嗣后益当慎凛，恳祈大人垂怜远人，代奏大皇帝施恩免罪，阖国沾恩，所结是实。嘉庆十四年三月日结，即英吉利国一千八百零九年五月八号。"其禀曰："英吉利国夷商刺佛禀请两广总督大人万福金安，恳大人准商等禀诉。商等系专司英吉利贸易，素仰大人公忠体国，薄海内外，无不颂扬。刺等本不敢进禀台前，恐致烦渎，但下情有不得不申诉者。旧岁英吉利有些兵丁来澳，乃为保护自己生意起见，并无敢犯天朝之法度。因佛兰西屡欺西洋人，将其国主赶逐，迁于咪喱吓地方，我们孟了刺统兵与兵头都路利闻其欲来澳侵犯，将英吉利生理阻隔，不及禀知国王，即就近来澳防护，并无他意图。因屡次求见前任吴制宪，总不允准，后投谢禀，亦复不收，下情不能上达，以致耽延数月。自钦奉大皇帝圣旨，不许兵丁在澳，都路利立即扬帆退回，不敢违抗。但都路利不先禀明，即行登岸，自知冒昧，幸蒙天恩浩荡，不

加诛戮，仅予驱逐，感激无地。剌等已将始末缘由禀明，本国主自必将都路利究明办理。今蒙大人申明大义，严词训斥，并准剌等面见，得以历诉下情，剌等不胜欣跃之至，更乞大人格外鸿慈，代为陈奏，转求大皇帝天高地厚之仁，加恩免罪。至于上年都路利兵船来澳，传言剌等欲分占西洋额船生理，实在并无此心。嗣后设再有讹言，仰恳大人施恩准见，俾下情得以上达，免遭疑谤。剌等业经禀知国王，断不许兵船再来滋事。为此谨具甘结禀，赴两广总督大人台前鉴察施行。嘉庆十四年三月日禀，即英吉利国一千八百零九年五月八号。”（《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5页）

〖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6—7页。

〖6〗《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9—11、17—19页。

〖7〗《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2—5、11—12、15—16页。

〖8〗《碑传集》卷五一《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墓志铭》、《洪稚存先生传》、《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

〖9〗《嘉庆十四年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载《历史档案》1990年1期。

〖10〗《台湾通史》卷三。

〖11〗《国朝柔远记》卷七。

〖12〗参见：《啸亭杂录》卷八《李毓昌》；《簷曝杂记》卷六《冒赈大案》。

〖13〗《清代吏治探微》130—131页。

〖14〗《清史列传》卷二八《刘凤诰传》。

〖1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20—21、27页。

〖16〗《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24—27页。

〖17〗参见：《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阮元年谱》卷三。

〖18〗参见：《华南海盗》144—147 页；《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

〖19〗行商结文如下：具结行商人十家，今赴大人台全，结得缘民人黄亚胜身死一案，现刺佛回国，确查有姓委林之凶夷，得有回信，即当据实禀明，不敢徇庇，所结是实。嘉庆十六年（1811）正月十四日。（《达衷集》120 页）

〖20〗《达衷集》86—126 页。另见《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84—287 页。

〖21〗《簷曝杂记》卷五《假印大案》。

〖22〗《清史列传》卷三五《陈中孚传》。

〖23〗参见：《碑传集》卷一三五《凌君廷堪传》；《汉学师承记》卷七。

清通鉴　卷一六七

嘉庆十五年　庚午　公元1810年

正月初一日（2月4日）

1 以瑞雪时晴，予在京文武官员加级纪录有差。

初七日（2月10日）

2 责部院衙门因循怠玩。先是，以失察书吏私雕假印，冒领库项，户工二部官员分别降革。至是，嘉庆帝敕谕部院诸臣奋勉振作，略曰：国家设官分职，大小臣工，均应殚心竭力，剔弊厘奸。乃近日各部院衙门因循怠玩，相沿成风，推原其故，总由各大臣等思避专擅之迹，惟以含容博宽大之誉，推诿邀安静之名，虚称办事，实则废弛，不肯正色率下，综核名实，一切文移奏牍，委之司员，而司员中又无实心任事之人，一切委之胥吏，听其播弄，画诺施行。胥吏等蔑视日久，舞文弄法，无所不为，渐至肆无忌惮，朋谋盗窃，成此巨案。试思朝廷政柄操之自上，若

大臣盗权坏法，则为太阿倒持。今幸纲纪肃清，大臣等尚无此弊，而大臣委权于所司，所司委权于书吏，若辈奸猾性生，勾结蒙混，竟层层受其欺蔽，无一人能擿奸发伏者。部院衙门如此，则外省吏治尚可问乎？经此严惩后，部院诸臣各宜洗心涤虑，振刷精神，视国事如家事，堂官严率所属，司官严察吏胥，大小相维，贤愚有别，庶人举其职，不难诸弊澄清，日臻上理矣！

二十一日（2月24日）

3 命兵部尚书刘权之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五日（2月28日）

4 命勒保为武英殿大学士。

二十六日（3月1日）

5 先是，庄亲王府太监李来喜串通书吏韩振邦捏造匿名揭帖，讹诈本府亲王有奸私重情，交部审讯。至是，讯明全属虚诬，命将李来喜处绞，韩振邦处绞监候。

6 是月，谕各直省督抚查讯漕船陋规，严行禁革。湖广总督汪志伊疏请自本年为始，令旗丁由粮道衙门领银时，以至过淮抵通，出具书役、经纪人等并无需索陋规甘结，该旗丁等倘被克需索，必不甘心出结；或有扶同徇隐者，与受同罪。得旨："裁革陋规，最为切要，勉力办理。"〔1〕

二月初二日（3月6日）

7 准修复旧河。先是，江南河溢，黄水倒漾，河口淤

垫，江南河道总督吴璥以工重费繁、时日紧逼，不能赶办为由，奏请改由北潮河入海，得旨允行。至是，两江总督松筠偕吴璥又请修复旧河，使全黄仍归故道。帝谓所奏自系斟酌再四，确有把握，准如所请。时南河有医生王勋诣松筠，献疏沙器具图，以坚木为架，每架用铁百余斤，钉镶铁齿，以巨绳系于船尾而行，能刷淤沙，使河流通畅。松筠仿其式制造四十架，亲自乘舟，随处疏浚，果有成效。事闻，命仿照制造，愈多愈妙！寻松筠又以河口淤浅，粮运递迟，请造剥船一千只，停泊御黄坝外，以备拨运，并以江、广漕船笨重，请照江西漕船，一律改小，以利遄行。均如所请。〖2〗

初八日（3月12日）

8 禁民人典八旗兵丁钱粮。先是，曾禁民人向八旗兵丁施放转子、印子等钱。至是，御史琅阿奏言：山东民人在八旗衙门左近，托开店铺，潜身放债，名曰典钱粮；以一月之期，取倍蓰之利，每月届兵丁等支领钱粮，该民人即在该衙门首拦去扣算，该兵丁于本月养赡不敷，势不能不将次月钱粮逐月递典，致被层层盘剥，受亏无穷。帝谓似此设计取利，较施放转子、印子等钱尤为刁恶，命步军统领衙门严密查拿。旋又命整饬旗人风俗，谕曰：近来八旗兵丁不知勤苦上进，钱粮恩赏随得随尽，逞一时之挥霍，而不顾终岁之拮据；快一己之花销，而不顾全家之赡养，致有房产变易，生计荡然，风气改移，而现在管理旗务之王大臣因循怠忽，意存漠视。嗣后八旗都统等务当各矢忠诚，尽心职守，视国事为家事。实力诲导，严加查察，并

随时分别惩奖，俾兵丁等共知剪除恶习，崇俭戒奢，庶生计日饶，凛遵法度。

二十五日（3月29日）

9 命查出口民人管理事宜。雍正初年，以出口民人加增，陆续设立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同知管理稽查。至是，帝以出口谋生者益复加增，即原先出口之人，亦自复滋息日多，命户部查明自添设同知以后，现又增设官若干员；各寄居种地民人，现在作何稽查，遇有民人出口者，各该地方是否记档，该口外官员等是否将有无过犯等情咨查本籍，再行安插，年终是否造册报部。寻户部奏：自雍正年间设立三同知管理以后，归化城种地民人，由该同知、通判，各按所管地界，照编造保甲之例，每年将旧存新到及回籍病故人数各若干，注明系何州县民人，造册咨送户部查核。除嘉庆十四年（1809）人数尚未造报外，计十三年（1808）分实在民人四千九百余名。古北口以外滦平、丰宁二县，向系土著民人，按册输粮；热河迤北一带，系蒙古外藩游牧处所，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设州县以后，民人集聚渐多，山岩平原尽行开垦，均向蒙古输租。有家资稍裕搬移眷属者，亦有偶值歉收投亲觅食者。张家口地方偏僻，关外东西两沟，虽有山坡，垦种地亩无多，数十里外，即系游牧草地，并无可开垦，亦无村落，商贩往来，俱由都统衙门给与照票。其余只身出入民人，亦俱取关内铺户保状，方准放行。至古北口、张家口外寄居种地民人，现作何稽查，未据咨报；口外官员等是否将有无过犯等情，咨查原籍，再行安插之处，归化城并古北、张

家二口外，均未咨报，应请旨敕交直隶总督、山西巡抚查明，妥为安置，按年造册报部查核。从之。

二十六日（3月30日）

10 命议处陕西巡抚初彭龄。先是，山西河东道刘大观以彭龄前在山西巡抚任内，任情乖张，列款揭参，命户部尚书托津、刑部左侍郎穆克登额往按之，饬彭龄回晋听勘。至是，讯明彭龄审办临晋县假硝案，因前任巡抚金应琦查看号簿，怒斥其非，试用知县陶荣淦以受贿事觉，畏罪自缢，彭龄并未奏明，又于署知府朱锡庚办事乖谬，知情徇隐，均属不合，余坐诬。谕曰：初彭龄到晋之后，遇事搜求，动行白简，计前后数月，所参司道府县等官，为数实属不少。其中固有实在应参者，而其偏执己见，任情憎恶，率行纠参者，亦所不免，著交部严加议处。寻议革职，命以四品京堂降补。

二十八日（4月1日）

11 命议办海运。谕曰：治河所以利漕，东南数省漕粮，上供天庾，是必运道畅通，方能源源转输。近年河工敝坏，而漕运亦日见阻滞，推源其故，其始因河湖多故，此冲彼漫，逐处淤垫，以致运道节节梗阻，有碍船行；继又漕务紧要，不能须臾停待，每年回空重运，相继而行，催趱不遑，更无修防之暇，引黄济运，为害滋深，故无一日不言治河，亦无一年不虞误运，欲求两治，转致两防，殊为廑虑。从前康熙年间，曾因办理河工停运数次，始能经理获效，然彼时京通各仓储积充裕，足备数载之需，非如目下

情形，每年仅敷支放可比。揆之事势，欲仿照办理，盖有所难，但先事之虞，岂可漫无筹画。前吴璥曾有由清江陆转之议，而费重事繁，碍难经理，溯查元明时本有海运之法，后因积久弊生，遂议停止。然其始转输利赖，未尝不有裨国计，此时亦并非轻言改易，惟未雨绸缪，不得不作万一之想，设竟须计出于此，若不先为试办，岂可冒昧径行。闻江浙各海口，本有商船，赴关东一带贩运粮石者，每年络绎不绝，其船只习于风涛，熟于沙线，该二省均有出海之路，著松筠、章煦、蒋攸铦体察情形，或将本年漕米，就近酌交商船洒带若干，先为试行，以观成效，不妨使商船略沾微利，俾各踊跃承办，一面仍催趲重运北来，总期于运务有备无患。是否可行，该督抚即熟筹妥议，据实具奏。寻江苏巡抚章煦覆奏：苏省惟有大号沙船，尚可洒带米石，约计装运之费，每一百石即需费三百两；且商船与军船不同，不能安设气筒，易滋霉变。得旨：海运一事，流弊本多，原非必欲如此办理，但年来河道阻滞，重空船只行走诸多不便，万一运漕稍有贻误，自不得不设法筹办。今苏省碍难办理，浙省大略相同，此时竟无庸试办。然漕粮关系重大，筹办不可不周，著该督抚除海运外尚有何法，详加筹画，妥议章程，豫行陈奏。

三月初二日（4月5日）

12 命查禁鸦片。先是，京城广宁门巡役缉获一杨姓烟贩，身藏鸦片烟六盒进城。至是，大学士庆桂请交刑部审办。准如所请，命严密查禁。谕曰：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人命，大为风俗

人心之害。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理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查，恐尚未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初七日（4月10日）

13 先是，俄罗斯使臣赴恰克图，请清廷遣使赴俄，喀尔喀亲王蕴端多尔济却之。至是奏闻，帝谓所请断不可行，谕曰：俄罗斯等若言及天朝遣使赴该国之事，蕴端多尔济即云“天朝入觐纳贡，属国甚多，从无遣使赴外国之例。此等边疆之事，王大臣等断不敢渎请”。

十七日（4月20日）

14 海盗张保降。先是，黑帮帮主郭婆带投诚，张保闻讯忿甚，率船数百艘扰珠江，劫洋船“爱德华·佩罗爵士”号，又分股袭击顺德、香山等处村庄。嗣见婆带投诚后颇受优待，亦起降意，然惧诛，未敢遽进，扬言必须总督亲临，望见颜色乃降。百龄许之。或谓海盗无信，不宜身蹈不测。百龄曰：“粤人苦盗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怀待之，海氛何由息？”至是，单舸出虎门，从者十余人。保率巨舰数百，轰炮如雷，烟焰蔽天日，环百龄船，作跪迓状。百龄危坐舟中，屹然不为动，麾左右呼保驶近前，晓以利害。见者睢盱胆落，诧为天人，皆面缚丐命。百龄立抚其众，许奏乞贷死。旬日间解散二万余人，缴船四百余艘，炮械无算。〖3〗

15 朝鲜国王召见赴清回返使臣朴宗来、金鲁敬。问曰："彼中情事，详知以来，而近则无兵革之事乎？"宗来曰："苗匪犹未踏平，而海浪贼之患，无岁无之。甚至僭称王号，巢穴漭苍，实无大破之势云矣。"王曰："扫荡之难，若是甚乎？"鲁敬曰："出没海岛，窟宅难寻，实无拔本之道矣！"王曰："其巢穴在何处云乎？"鲁景曰："往往多在于登、莱海岛间。故彼人或有'为他日贵国之隐忧'为言者矣！"〖4〗

四月十七日（5月19日）

16 改设热河统辖大员。口外沿边地方，因流寓民人日多，自雍正元年（1723）以后，节次添设官员，吉林、盛京、直隶、山西口外毗连一带，共设有一府一州五县十二厅。是日，帝以承德府所属各州县及宣化府口外三厅，地方辽阔，于吏治察核、刑名审转，诸多不便，命于热河地方设一大员，将承德府等处附近各属专令统辖，其应如何改隶统属并建置各事宜，著大学士会同各该部妥议具奏。寻议：热河原设副都统一员，应请裁汰，改设都统一员，除管辖驻防官兵外，所有附近一带蒙古事件，向属税员兼管者，俱改归该都统专办。惟查八沟、三座塔、乌兰哈达三处，向派理藩院司官各一员收税；塔子沟系八沟分口，向派理藩院笔帖式一员收税，地方辽阔，应添派司员，将笔帖式撤回。此四处请照察哈尔游牧理事司员之例，俱改为蒙古理事官，为都统之属。都统衙门应添设笔帖式二员。至民人租种蒙古地亩，向无存官册档，自应及时清厘，并交理藩院行文该盟长扎萨克等，谕以皇上轸念蒙古久远生

计，虑及开垦益多，有妨游牧，嗣后各部落内，除先经开垦地亩外，不准再有私招民人开垦之事。现在该处聚集民人，既有十万八千六百余户，应责成理事司员州县等严查，勿令再添外来流民，庶可杜蒙古地亩日逐增垦，其穷苦者得以孳息牧产，流寓民人安居耕种，该扎萨克等亦长得租银，津贴办公，一切均有裨益。从之。

17 是月，闽浙总督方维甸、福建提督徐文谟奏台湾班兵章程。一、台湾、澎湖等处戍兵，稽查换班限期，以免旷误。二、班兵应核实点验，按期派渡。三、台湾班满兵丁，应分由鹿耳门、鹿仔港两口内渡，毋许逗留。四、换班来往兵丁，供支口粮，酌定限制，如班兵登舟后，实因风汛不顺，又候半月者，准借一次，或班期已满，新兵未到，又候一月者，仍准借支，其余概不准借。五、遵例操演，具册呈报，以资考核。六、各营房现饬勘估，兴修竣后，兵丁照例归住营房，以便约束。七、禁止坐扣班兵粮饷，以杜影射。八、兵丁旷缺日期，核实查报，除渡洋漂失，不知存亡者，仍暂留钱粮养赡眷族，俟查无下落，始行开除，其余遇有事故及脱逃革伍等，即日具报停支，以杜侵蚀。九、调派兵丁缉捕弹压，请酌给口粮，于台湾生息银两内支给，其抬运军装夫价，应由镇道府厅县捐给。十、营员到台应行试看，以定去留。疏入，帝命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寻议：调派兵丁抬运军装夫价，一体由官支给，在生息项下动用，余皆如所请行。〖5〗

五月初九日（6月10日）

18 命疏浚直隶河淀。整治河道，耗资巨大，然因关系

漕运，清廷亦不惜拨巨帑兴办。先是，嘉庆帝曾告诫河东河道总督王秉韬，治河“勿偏于节省”。至是，直隶总督温承惠奏言：直隶河淀淤垫，疏挖约需数百万金，一时碍难请拨，且南河大工未竣，应俟经费充裕，再行办理。帝曰：所见尚浅，国家经费有常，原不可以滥用，然关系民生要务，则虽多不容靳惜。若如温承惠之意，必俟南河一切工竣始行兴办，则南河工程甚多，难以克期办竣，岂有因此而令畿辅要工日久延误之理？遂命核实银数，发帑兴办。

初十日（6月11日）

19 革勒保大学士衔。先是，给事中胡大成参奏勒保任四川总督时，有匿名揭帖指讦督藩款迹，寝息未办，命勒保明白回奏。勒保奏当时实有所闻，因查询无据，遂寝其事。至是，吏部议请革勒保任，帝以其匿不陈奏，迨奉旨询问，复不自请议处，命革去大学士，降补工部尚书。又命复还禄康大学士太子少保衔，戴衢亨补授大学士。

20 是月，方维甸疏陈约束台湾械斗章程。略曰：台湾匪徒最多，如赌匪、会匪等，素以抢窃为事，间有械斗，不遵约束，自来到处攻庄肆掠，斗案之所以蔓延者，皆由于此。请责成台湾文武官员，随地随时严缉查拿，解送镇、道讯办，即应问流遣之犯，亦由该镇、道定拟汇案具奏。庶办理迅速，人知警畏。惟是镇市村庄，各有总董、义首，各有本保隶役，嘉义一县隶役又全系漳人，缉捕人犯多由伊等故纵，互相党护，应饬行各厅、县隶役听官佥差，不许擅自分保，不许同籍盘踞，总董等无论职员生监，悉听

厅、县调遣。倘有怠玩，禀请革究，如敢包庇抗违，即照故纵罪人之例，一体治罪，并令每庄各佥约长，大姓并设族长，官给戳记，管束本庄本族。如有私弊，照总董例一体惩治。各庄之事，仍不许尽由总董指使，以杜把持。至各籍民人，同庄杂处，每多猜忌，同籍各庄之中，偶间一异籍村庄，众寡不敌，易致欺凌。应令地方官查明此等村庄，责成总董、约长、族长等约束庄民，毋许滋事，并出保甘结，一有衅端，将总董一并惩治。遇有争论难平之事，禀知地方官，秉公伸理曲直，以平其心。倘敢藉端纠斗，即使纠聚人少，旋即解散，尚未杀伤，亦将为首之人，立拿究办。如此豫立禁约，偶犯必惩，自可咸知忌惮。设或凶狡之徒，愍不畏法，仍敢恃众械斗，臣请于初起之时，速令该镇整兵前往，不听晓谕，即系乱民，竟当相机剿捕，大加惩创。一处震惧，他处皆可息争。较之弹压往来，旋止旋斗，似易于慑服。再查地方官失察会匪，例应降调；失察械斗，若非全获，亦应降调。失察例参疏防。但台湾恶习已经数十载，会名约有四五种，抢夺匪伙，不下数十名，械斗党与，更不可以数计，实非他省可比。现在府县更易，新任莅事未久，势不能骤挽习风，立时全获。若据实报出，尽力查拿，尚不免于吏议。似不足杜因循之弊，适以启讳饰之端。请嗣后如能查出禀报，严缉查拿，即案犯未能全获，免其失察处分。倘不禀不办，即照讳盗例革职。庶使地方官咸知欺饰罪重，失察过轻，竭力认真，无所瞻顾。得旨：方维甸奏请严禁总董及本保隶役，党护把持，立法究治，并佥设约长、族长，责令管束本庄、本族等事，均照所议行。至所请酌减官兵处分一节，该地方官

果能随时访查，据实禀报，俾奸宄得以破露，虽不能全宽处分，该督等具奏到时，朕尚可酌量加恩免其实降实革。〖6〗

21 方维甸疏陈三口通行章程。略曰：台湾商船向来鹿耳门港口对渡厦门，鹿仔港口对渡泉州蚶江，八里岔港对渡福州五虎门，各有指定口岸。然风汛靡常，商民并不遵例对渡，往往因牌照不符，勾串丁役，捏报遭风，既可私贩货物，又可免配官谷。八里岔一口又向无应运兵谷，规避船只尤多，以致台湾现在未运官谷，积压至十五万余石之多，皆由商船规避所致。应请三口通行，据实填写船照，务令相符。八里岔商船亦令配运官谷，则船户无所规避，一切捏报遭风，兵役需索弊端，可以不禁自绝。得旨：商船往来贩易，驶赴海口，自应听其乘风信之便，径往收泊；若必指定口岸，令其对渡，不但守风折戟，来往稽迟，且弊窦丛生，转难究诘。嗣后准令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将官谷按船配运，并层层稽查，互相考核之处，均照所请行。〖7〗

22 江苏巡抚章煦奏上海海口米禁四事：一、奸商勾通吏役，于放米出洋，责成苏松太道实力稽查。二、军民探有偷放之人赴官禀报者，给赏。三、文武员弁能于海口内外泊船各山岙起获出洋米石，加以升擢。四、客米入境，今将销售米数五日一报，仍责成员弁于出海口要隘随时稽查。得旨允准。〖8〗

六月初八日（7月9日）

23 申禁刊刻小说。坊本小说，向例不准刊行。御史伯

依保以坊市有小说流传，奏请查禁，帝谓小说所言，无非好勇斗狠秽亵不端之事，于稍知自爱者，尚不为其所惑，而无知之徒，一经入目，往往被其牵诱，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命五城御史出示晓谕禁止，如有此等刻本，即行销毁。

二十八日（7月29日）

24 申严门禁。先是，太监于进忠之侄擅入紫禁城，在外膳房居住两月，投井身死，因命将各门进班章京护军分别议处。至是，帝复降旨申严门禁，命值班官兵以及该管大臣等务当随时随地，留心管辖，不可仍前泄泄，尤不可专务一时之严紧，日久又复懈弛。

25 是月，海盗蓝旗帮帮首乌石二被俘。先是，盗首张保降，而粤洋尚有乌石二、东海霸等帮，游弋于雷州半岛一带，帝命百龄乘势灭之。于是，官军兵分三路，以帆船一百三十艘、兵勇万人出征，郭婆带、张保从之。乌石二迎战不利，遣人向张保乞降，旋因张保扣留使者，遂心生疑惧，督众决战。至是，战败被俘，磔死。蓝旗帮遂灭。寻黄旗帮帮主东海霸因势力孤单，亦率众数千降。于是粤海亦平。〖9〗

七月初二日（8月1日）

26 松筠、吴璥等奏报漕船全数渡黄，得旨嘉奖，下部议叙。谕曰：治河之要，全在海口畅流。近年河工多事，皆由海口淤塞，下缚上溃，百弊俱生，若果海口畅通，则

河湖之水皆有归宿，何至漫决为患。朕数年来屡次降旨饬办海口，而伊等相率泄泄，总不肯认真疏导，其节次挑挖亦皆有名无实，徒费帑金，以致尾闾不通，漫溢如故。甚至旁趋漫溢之水，辄妄希更改正河，因循观望，徒致耽延。伊等惟当立心坚定，加意奋兴，勿听浮言，勿萌怠志，和衷协力，共成大功！

初六日（8月5日）

27 以上书房师傅周系英、果齐斯欢、秦承业无故旷班，命分别降革。

初十日（8月9日）

28 以永定河多处漫溢，命将河道王念孙革职严议。

二十日（8月19日）

29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仪亲王永璇、协办大学士尚书明亮、刘权之、尚书勒保留京办事。

八月初五日（9月3日）

30 命嗣后凡有指定额驸者，无论贡举各项出身，均不准再应乡会试。著为令。

二十五日（9月23日）

31 以热河围场牲兽、林木较前稀少，传旨申饬热河都统等：嗣后如不留心管束，当加倍治罪。

三十日（9月28日）

32 增设广东水师提督一员。先是，百龄奏：粤东地滨

海洋，水陆营务甚繁，非提督一员所能经理，请添设水师提督一员，驻扎虎门地方；虎门左翼镇总兵请移驻阳江，改为阳江镇水师总兵；并请移改副将、守备、县丞各员，酌添兵丁，以重边防而专职守。至是，得旨允行。

九月初六日（10月4日）

33 吏部尚书秀林以贪劣拟斩监候。先是，吉林等处违禁掺杂秧参案发，命大理寺少卿文宁等前往查办，究出该处历任将军、副都统等无不侵用参银，而秀林侵蚀之数为甚，自十二年（1807）以后，共侵用银三万数千两；又于大员获咎遣戍者，循情废法，不令其习苦当差，转多资助，命将秀林革职拿问，查抄家产，押京审讯。至是，刑部覆按无异，议请拟斩监候，准如所请，入于本年朝审情实。嗣赐令自尽。秀林，满洲镶白旗人。初由监生补吏部司务，历官吏部主事、吉林将军、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二十九日（10月27日）

34 复东省漕船春兑春开制。初，东省漕船春兑春开，后改为冬兑春开。至是，给事中吴邦庆请复旧制，帝谓自改冬兑春开后，漕船每年仍须在闸河守冻，而米豆存仓日久，转有霉变之虞，准其所请。

35 是月，百龄奏筹议商船出洋，分别准带炮械，定以限制。得旨："依议办理。从来立法，务期久远可行，不可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勉思久安之策为要！"

36 江苏学政刘镮之奏谢。得旨："江省文风固佳，士

习不堪，包漕包讼，刁诈异常，留心整饬为要！”

十月初三日（10月30日）

37 江南高堰、山盱两厅属堤坝冲溢。奏闻，帝以近年来巨工林立，费用浩繁，一遇大汛，即有蛰塌淤垫之事，恐承办工员偷减浮冒，命户部侍郎托津偕顺天府尹初彭龄驰往上次，彻底清查。翌年二月，托津等奏：查明银米出入尚无虚捏，惟支领后不能如式办理，致旧工未竣，新工复生。历任河督亦未能经理得宜，均难辞咎，请将办理草率之厅营各官四十八员，悉予褫职，仍留工效力。其历任河督，分别交部察议、议处。从之。寻议上，得旨：吴璥照部议，降四级调用，戴均元革职留任，那彦成降四级留任。〖10〗

二十八日（11月24日）

38 密谕方维甸查访南河事宜。时，闽浙总督方维甸以母老多病，开缺回籍。帝以南河工程紧急，而维甸家住江宁，相距甚近，命就有关事宜查访具奏。谕曰：方维甸身为大臣，虽在家事母，宁不以国事为念？就现在政治而论，惟南河工程最为重大。方维甸向能留心公事，此时当悉心访求实能经理河务之人、访查河工是否有妄兴工作、偷减工料之事，据实密奏。

39 是月，帝密谕百龄曰：“近闻张保仔、东海霸二人，现在省城，因汝宠待过优，行为骄纵。百姓曾遭其焚劫，积恶方深，今见寇仇得志，莫可如何，未免心含悲忿。此

亦人情之常，不可以王法惩治也。此二人系匪帮盗首，拥赀既厚，旧党尚多，又自恃熟习海洋情形，纵之日益不驯，绳之又虞激变，积久终不能相安，恐又生枝节矣！莫若调往他省，勿露形迹，消患于未萌，息事于未起。民情大定，而二人亦不致又犯刑章，岂非两得乎？再此二帮余匪，除被掳胁从者已回籍安业，其余党伙尚不下数千人，虽交州县官分投安插，此辈皆游手好闲之徒，所给赏需随手辄尽，此外别无生计。无恒产焉有恒心哉！闻已有乘间逃逸，或仍流窜海洋者，若辗转勾连，必蹈故辙，岂非前功尽弃乎？何如择其年力少壮者，分拨各营伍当差，其老弱者散给各衙门充役，文武员弁严加约束，有犯必惩，既得养赡，以全其余生，且便稽查，以防其滋事。其已经逃窜者，搜捕务获，加倍治罪，切勿姑息。汝勉力毋忽。特谕。”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7日）

40 申禁流民出关。先是，帝曾屡降诏旨，禁止流民出关。至是，吉林将军赛冲阿奏：吉林、长春二厅，新增流民八千四百余户，帝再降旨申禁，略曰：流民出口，虽经降旨查禁，各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以致每查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予入册安插，再届查办复然。是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试思此等流民，多至数千户，岂一时所能聚集，该地方官果能于入境之始，认真稽查，何难即时驱逐。且各该流民经过关隘处所，若守口员弁果能严密稽查，何能挈族偷越？除此次吉林、长春两厅查出流民，姑照所请入册安置外，嗣后责成该将军等督率厅员，实力查

禁，毋许再增添流民一户。如再有续至流民，讯系从何关口经过者，即将该守口官参处。

初三日（11月29日）

41 两广总督百龄等奏陈洋商负欠关饷夷账安情。向来各国夷商获船到粤，将货物议定价值，交各行户报税发卖，兑换货物，如短少价银，均俟下年夷船到粤算还旧欠，另交新货，往往牵前搭后，不能年清年款。先是，行商郑崇谦因所买货物不能得利，每至亏本负债。截止嘉庆十四年（1809）冬间，共计欠饷银八万九千余两，又拖欠英吉利公司夷人番银四十五万余两、港脚花旗蓝旗夷人等番银五十二万九千余两。行商倪秉发亦因不善经理，递年亏折，至本年四月止，共欠饷银八万八千余两，港脚花旗等夷人银二十三万余两。英吉利大班剌佛因与郑崇谦交易多年，知其不善经理，欠账又多，料难一时清结，随向崇谦商允，情愿代出资本，邀曾在夷馆受雇之民人吴士琼代管行务。事发，百龄等会同广东藩臬二司亲加研讯。至是，审得实情，缮折具奏，请照交接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发边远充军例，将郑崇谦、倪秉发、吴士琼等发边远充军，仍从重改发伊犁，充当苦差。奏入，下部议行。〖11〗

寻英吉得公司以皮郎代剌佛，充驻粤商务大班。

42 是月，两广总督百龄奏：粤东盐斤加价，原为捕盗之需。今大小匪帮俱已办竣，应请停止，并以前因筹杜接济，将粤东盐务奏改陆运，今全洋平静，请仍海陆兼运，以便商力。从之。

43 大风激浪，河决山盱属仁、义、智三坝砖石堤三千余丈，及高堰属砖石堤千七百余丈。南河总督徐端启高邮车逻大坝及下游归江各闸坝，并先堵仁、智坝以泄水势。时吴璥养病家居，帝垂询堵筑办法。璥言义坝应一律堵筑，高堰石工尤须于明年大汛前修竣。帝嘉其所论切要。未几，仁、义、智三坝及马港俱塞，河归正道入海。

十二月十四日（1811年1月8日）

44 理藩院奏：嗣后凡乾隆五十八年（1793）设金奔巴瓶后，新增之呼毕勒罕，俱驳回不准具题，亦不准进京请安。得旨：依议。〖12〗

十八日（1月12日）

45 命严催各省积欠钱粮。先是，户部查明各省积欠至一千五百余万两，命依限完缴。至是，户部以阅时已久，仍未能清厘，奏请严催。帝命各督抚将未完积欠银两，严饬所属，上紧催征，勒限一年完半，二年全完。

十九日（1月13日）

46 调河东河道总督陈凤翔为江南河道总督。谕曰："南河敝坏已久，河湖受病日深，而究其受病之源，皆由底高淤垫所致。盖黄水挟沙而行，非清水不能刷涤；而欲多蓄清水，非堰工坚固不能保无漫溢之虞。此时全河大局，全在蓄清敌黄，去其淤垫，使清水无旁泄之途，黄河绝倒灌之路，方能日有起色。至蓄清要法，则先须修复高堰堤工。所有风掣石工四千余丈，亟须大汛前一律修整完固，然后有恃无恐。陈凤翔到彼，即速购料兴工，将盱堰工程克期

办竣，庶将来清水力旺，不致旁泄，以之刷黄利运，可收专注之功。”

二十一日（1月15日）

47 以纂辑《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告成，总裁官庆桂等优叙有差。

48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四千五百七十一万七千二百一十四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七石。

49 英商请减行用银，不许。行用者，每价银一两，奏抽三分，以给洋行商人之辛工也。继而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货亦出其中，遂分内用、外用名目。此外尚有官吏之需求，与闲游之款接，亦皆出于入口、出口长落之货价，以故洋利渐薄。时，大班刺佛等诉于广东巡抚韩封，略曰：“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无大损益，今行用日夥，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各洋行费用皆由祖家贸易摊还，其何以堪？伏恳照旧酌量裁减，远人甚幸！” 韩封与总督、监督及属僚核议，佥谓洋人无利可获，或可杜其偕来，遂不许。〖13〗

50 帅承瀛授浙江巡抚。时浙盐疲敝，议裁浙江盐政，归巡抚兼理，诏责承瀛整顿，疏言：“浙江运库尚无亏挪，惟多移垫。拟以报存余价追补，须足额后拨解。至收支数

目，务划清纲款，即有急务，不再以内款垫支。每年加价，应许停输。向例洒带盐引，豫占年额，愈积愈多，请并停止，以纾商力。” 又酌改章程十事：定盐务官制，裁盐政养廉，革掣规供应，灶课由场征解，销引先正后余，引目通融行销，收支力杜弊混，枭私商私并禁，掣验改复两季，甲商酌裁节费，下部议行。浙鹺自此渐有起色。

51 英人斯当东译《大清律例》成。

---

〔1〕《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七二《汪志伊传》。

〔2〕参见：《清史列传》卷三二《松筠传》；《清史列传》卷二九《吴璥传》。

〔3〕参见：《清鉴》卷九；《华南海盗》147—151页。

〔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三。

〔5〕《清史列传》卷三三《方维甸传》。

〔6〕《清史列传》卷三三《方维甸传》。

〔7〕《清史列传》卷三三《方维甸传》。

〔8〕《清史列传》卷三二《章煦传》。

〔9〕《华南海盗》151—153页。据载，海盗张保降时，有投降文书。其文曰：

窃惟英雄之创业，原出处之不同；官吏之居心，有仁忍之各异。故梁山三劫城邑，蒙恩赦而竟作栋梁；瓦岗屡抗天兵，苟不诛而终为柱石；他若孔明七纵孟获、关公三放曹操、马援之穷寇莫追、岳飞之降人不杀。是以四海豪杰，效命归心；天下英雄，远来近悦。

事非一辙，愿实相同。

今蚁等生逢胜世，本乃良民，或因结交不慎而陷入萑苻，或因俯仰无资而充逆侣，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其后遂至盈千累万，加以年岁荒歉，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夺无以延生，不抗师无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残商贾，势所必然也。

然而，别井离乡，谁无家室之慕；随风逐浪，每深萍梗之忧。倘遇官兵巡截，则炮火矢石，魄丧魂飞；若逢河伯行威，则风雨波涛，心惊胆落。东奔西走，时防战舰之追；露宿风餐，受尽穷洋之苦。斯时也，欲脱身归故里，而乡党不容；欲结伴投诚，而官威莫测。不得不逗留海岛，观望徘徊，嗟嗟。罪固当诛，梗化难逃国典；情殊可悯，超生所赖之人。欣际大人重临东粤，节制南帮；处己如冰，爱民若赤。恭承屡出示谕，劝令归降，怜下民获罪之由，道在宽严互用；体上天好生之德，义惟剿抚兼施。

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用是纠合全帮，联名呈叩，伏悯虫蚁之余生，拯斯民于水火；赦从前冒犯之愆，许今日自新之路。将见卖刀买牛，共作躬耕于陇亩；焚香顶祝，咸歌化日于帡幪。敢有二心，即祈诛戮。

有人认为此份文书不是张保所作，而是由郭婆带“令随库作呈投递”。但不管何人所作，该文是一份绝妙的对海盗生活及其思想动机进行详细描述的文件。（《靖海氛记》卷二。另参见《华南海盗》178—179页）

〖10〗《清史列传》卷三四《初彭龄传》。

〖1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32—34页。

〖12〗《清代藏事辑要》一，377页。

〖13〗《国朝柔远记》卷七。

清通鉴　卷一六八

嘉庆十六年　辛未　公元1811年

正月初八日（2月1日）

1 以马港口堵闭合龙，河复故道，两江总督松筠请于南北新堤两岸各设同知、守备、把总、协办把总各一员，专驻巡防，增设淮海道驻扎中河，专管桃北中河、山安海防，及新设两厅河务。得旨允行。

初九日（2月2日）

2 陕西扶风县缉获天主教徒。乾隆五十七年（1792），陕西兴平县人张铎德至京，赴天主堂习念经书。嘉庆四年（1799），考得品级。后奉总牧之命，前往山西寻西洋教士路姓。时路姓在平遥传教，德铎既至，帮同讲究经卷，为时长达四年之久。十一年（1806），路姓遣德铎往甘肃各处访问同教，讲究经卷。上年腊月，行至扶风，在教友陈洪智家讲说经理，传徒多人。至是被拿，解省审讯。奏

闻，命将张德铎发伊犁给额鲁特为奴，又令查拿路姓教士。寻管理西洋堂事务户部尚书禄康等奏，西洋堂内并无路姓教士。〖1〗

二十三日（2月16日）

3 以百龄为刑部尚书，调松筠总督两广。先是，粤洋患盗，筹议盐船，海陆兼运。至是，松筠以洋面肃清，请照旧全由海运；又疏称：立法之严，又贵行法之速。粤东惩办土匪，因部覆稽迟，有瘐毙狱中，幸逃显戮者，未能触目惊心，请嗣后有伙众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夺犯殴官各情，俱先行正法枭示。均从之。〖2〗

二十八日（2月21日）

4 朝鲜、暹罗国王遣使表贡方物。

二月初四日（2月26日）

5 定台湾镇总兵官非升调不准奏请陛见例。谕曰：台湾远隔重洋，在海疆中尤为最重之区。该处文武大员惟镇道二人，管辖兵民，职守綦重。现虽洋面肃清，漳泉客民斗案亦已完结，但地处重镇，时资弹压，该镇岂容暂离！即如新疆办事大臣，从无奏请陛见之事。边疆外海，宜同一例。嗣后台湾镇总兵，除有升调，准其奏请陛见外，余俱不得奏请陛见。著为令。

初七日（3月1日）

6 申定军机章京回避例。先是，御史吴邦庆条奏大员子弟不准充补军机章京，经军机大臣议覆，自道员以上子

弟，皆令回避，其有行走在先者，并随时请旨定夺。至是，帝以军机为枢密重地，满汉章京，趋公执事，先以谨慎为本，命嗣后文职京官三品以上、外省臬司以上，武职京官副都统以上、外省总兵以上，其亲子弟均不准在军机章京行走；其行走在先者，亦无庸随时具奏，即令照例回本衙门当差。

十六日（3月10日）

7 申禁私销制钱。谕曰：私销制钱，例禁綦严，乃奸民冒法趋利，巧将官铸钱文熔化，改制器皿，总由地方官查禁不力所致。著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留心察访，如有招匠设局，私收制钱，潜行熔化者，一经访获，即将为首奸民缉拿到案，从重治罪。

8 是月，四川总督常明核奏川省契税章程，请于业户置产后，限以半年，逾限不税者坐之，并责令中邻约甲等随时具报，以凭稽核。如地方官有虚捏添报及减税收纳者，查出参办示惩，则隐漏短税之弊可除，而税额亦可倍增。得旨："依议办理，总期官不多侵，民少扰累，相安于无事而已。至于所收之数，不必锱铢较量。"

三月初一日（3月24日）

9 申禁鸦片烟入口。先是，湖北巡抚钱楷奏言：外洋鸦片烟一项，奸商巧为夹带，粤省匪类之纠结多由于此。请严饬闽粤海口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一体严饬管关委员等，嗣后凡遇商货抵岸，务即到船盘验；如有夹带鸦片烟

泥者，立拿按律究办；倘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即应穷究来路，务使来踪尽绝〖3〗。至是，帝可其奏，降旨申禁，略曰：鸦片烟一项，流毒无穷，无赖匪徒沉迷癖嗜，刻不可离，至不惜以衣食之资，恣为邪僻，非特自甘烟毒，伐性戕生，而类聚朋从，其踪迹殆不可问，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前经降旨饬禁，而奸商贩鬻如故，流行浸广，皆由滨海各关查禁不力，纵容偷越所致。著责成各处海关监督严加禁遏，并交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重惩；倘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自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十一日（4月3日）

10 再命筹议海运。先是，以运道梗阻，曾命两江总督松筠试行海运。至是，又命新任两江总督勒保等筹议。寻勒保、蒋攸铦奏海运不可行者十二款：一、海运自元至元十九年(1282)讫明永乐十三年(1415)，当时仍有河运。今河运亦不能废，则御黄坝仍不能闭，运弁仍不能减，徒增海运之费。二、江南至天津海道，如吴淞口之阴沙，黄河之大沙、五条沙，山东之猫儿岛、沙门岛，皆沙礁丛杂，天庾正供，非可尝试于不测之地。三、前代欲避外洋之险，议由胶西开陆地，迳通直沽海口，劳费不赀；雍正初，朱轼亦奏开胶莱运道，卒以工力难施而止。四、旗丁不习海洋，必责成船户，又非如旗丁有册可稽，且不能设官出洋

巡视，必至偷卖缺额，捏报沉失，甚或有通盗济匪诸弊。五、海行风信靡常，迟速平险，皆非人力可施。六、海运须筹经费，至元间每石给中统钞八两五钱，迨至大、延祐间，相距才数十年，已加至十三两，以古准今，其费更大。七、海船载二三千石，计造一船工价不下万两，全漕需船一千七八百号，即需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八、造船既不能行，必雇商船，照民价给之，则费不赀，若只给官价，则在官支发之数已多，而船户犹以赔累为辞，必多规避，况吴淞头号沙船，始谙海道，数亦不敷，粤省相距更远，其船向不能北行，浙省相距近，无船可雇。九、元、明海运，米多漂失，到仓欠交者，每石自数合至一斗数升不等，今生齿日繁，人之所食，浮于地之所产，岂堪再有漂失？十、海运须设水师，若令现有水师分段护送，则兵船少而漕船多，必至有名无实，若每船配兵一二十名，即须增兵三四万名，粮饷又复不赀。十一、京师百货之集，悉来自粮艘，若由海运，断不能多携货物，将来京地物价骤腾，亦碍生计。十二、运丁所用兵工短纤等项，总计八九万人，穷民资以为生，若由海运，则须另募熟悉海道者，而此常年运漕之众，一旦失业，难保不流而为匪。奏入，事遂寝。〔4〕

十五日（4月7日）

11 翰林院掌院学士戴衢亨等奏考取供事章程。得旨：依议。各衙门考试供事，往往于招考之后，日久宕延；又缘收考太多，以致弊端丛生，有营倩冒考之事。今翰林院酌拟章程，称该衙门额设供事十六名，照定例再备额外供事十六名，额外悬缺五名，即行招考，如数补足五名，收

考不得过三四十人；出示后即令投考。似此人数既少，办理迅速，便于稽查，则诸弊可以尽除。嗣后各衙门考取供事，均著照此章程随时妥办。

十八日（4月10日）

12 嘉庆帝启銮恭谒西陵并巡幸五台，命成亲王永瑆、协办大学士尚书明亮、刘权之、尚书瑚图礼留京办事。

二十七日（4月19日）

13 费淳卒。

费淳（？—1811），字筠浦，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充军机章京。出为地方知府、道员，累迁两江总督。后召授兵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嗣因失察王书常等舞弊之案降革。淳居官廉谨，为帝所重。至是卒，命赏还大学士衔，所有任内一切降罚处分，悉予开复。寻赐祭葬，予谥“文恪”。

闰三月十八日（5月10日）

14 从云南巡抚孙玉庭之请，改云南大理府同知为东川府巧家同知，宾川州赤石崖巡检为普洱府他郎厅知事。

十九日（5月11日）

15 定盛京七庙养赡喇嘛丁地科则。先是，七庙喇嘛等于官拨养赡地加差累丁，致兴狱讼，经盛京户部侍郎萨彬图等会议章程具奏，下军机大臣议。至是议覆：各庙庄地、园地并自行招佃纳租地，计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六亩零，概

三升科，每亩纳银八分，交各界官征收，按照喇嘛名目，分别支给口粮；其丁银照奉天民丁例，按则征收，分给各庙以充公用。从之。

16 是月，广西巡抚成林奏查拿会匪盗匪各情形。得旨："立法原备，奈奉行不力，苟且因循，不过幕友作一篇好文字，于实政何益？故为政不在多言，只须躬行实践。勉之。"

四月初一日（5月22日）

17 戴衢亨卒。

戴衢亨（1755—1811），字荷之，江西大庾人。年十七，举于乡，寻应天津召试，赐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寻命仍直军机。累典江南、湖南乡试，督山西、广东学政，历迁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与其父第元、叔父均元、兄心亨均列要职，号称"西江四戴"。本年三月，扈从巡幸五台，途次得疾先归。至是，卒于京邸。温诏优恤，称其谨饬清慎，实为国家得力大臣；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予谥"文端"。衢亨相貌清癯，天性聪敏，由大魁秉政，前后直枢廷三十年。其庙谟制谟，鸿谠之论，敷陈密勿者，不可以一事计。迨教事戡定，帝以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诏示天下。其燕闲之论，则以为先代党祸，皆骤加摧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渐去之，必无他变。论度支，主减费，守常赋；论治河，主谨堤防，不改道；而论三省教事，则以为"小丑跳梁"，无远略，当以忠勇将帅驱殄

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间。然颇喜财货，屡纳苞苴，海淀别墅，大厦千间，雄壮瑰丽，虽王公第莫若也。乙丑会试，去取多所不公，朱珪甚怒，至以“于门四犬”讥之。语虽过激，亦可觇其行矣！〖5〗

初二日（5月23日）

18 以军机处汉大臣人少，特简方维甸为军机大臣。旋因其母精神恍惚，母子不能暂离，命不必来京。

初九日（5月30日）

19 先是，俄罗斯固毕尔纳托尔特忒斯沁恩请遣人探望伊之喇嘛及学生，并赍送盘费，下部核议。至是议驳，略曰：向来俄罗斯驻京之喇嘛，并无遣人前来接济盘费探望之例，其请沿途供应驼马路费廪给之处，应不准行。帝谓所驳甚是，命蕴端多尔济咨覆俄人，不准前来。

十七日（6月7日）

20 长麟卒。

觉罗长麟（？—1811），字牧庵，隶正蓝旗。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道员、布政使，累迁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召授兵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其任吴抚时，禁止奢侈，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每就食于面馆，吴人传为美谈。嘉庆十五年（1810），以目眚久告退，特诏解职。至是卒，赐祭葬，予谥“文敏”。长麟赤皙，修髯伟貌，言语隽雅，坐谈竟日，使人忘倦，人亦乐与之交。然性好奢华，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友人尝规之，答曰：“吾久历外任，亦知置宅过多，但日

后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足矣！”〖6〗

二十一日（6月11日）

21 以京师及河南、山东旱，命清理庶狱。

二十五日（6月15日）

2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辛未科三鼎甲：状元蒋立镛，湖北天门人；榜眼王毓英，江苏吴县（今属苏州市）人；探花吴廷珍，江苏吴县人。至是，赐一甲蒋立镛、王毓英、吴廷珍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林则徐、程裔采、周天爵等二百三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董诰、曹振镛，副考官为兵部侍郎胡长龄、内阁学士文幹。

23 是月，户部右侍郎钱楷奏湖北地方事宜应请酌调剂四款：一、楚省额定南北二漕下游水次粮艘交兑赴通，谓之北漕运；至荆州支放满营兵食者，谓之南漕。州县窎隔，抵兑参查，请以荆州满营兵食额定若干，于最近荆州及次近有漕州县粮额内派定供支，其余有漕州县征收之米均归北漕。二、沿江洲地应令各州县将现纳钱粮者，造册用印备案，契卖者呈官实注明册内，无契者一律登载。设遇坍卸呈明报豁，额粮不准留粮。待淤原地复涨，有契者仍准丈量给还耕种，无契者作为官地召佃承种，庶争讼可以稍减。三、湖北新设提督一员，应移驻襄阳府城。四、楚北均食淮盐，食川盐者绝少，而淮盐之行于襄阳、宜昌等府者，难于畅销，请筹议减价。奏入，命交湖广总督马慧裕、

湖北巡抚张映汉、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议奏。寻据马慧裕等会以覆奏，惟沿江洲地一款应如所奏办理，其余各款均有窒碍难行之处，仍循旧章。〖7〗

24 孙维俭教案案发。孙维俭，直隶巨鹿人。初，维俭从邑人吴洛兴习离卦教〖8〗。嘉庆六年（1801），偶得《性命归旨》一书，日夜诵习，自觉功夫渐深，遂收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等为徒，另立大乘教。师徒辗转布教，徒众日增。十四年（1809）正月，维俭遣李景福、吕兴旺等前赴曲阜，面见执事官孔传标，捐银数百两，修理祭器，以为久远计。嗣经执事官孔传标引见，维俭拜谒衍圣公孔庆镕，又捐银四万余两，修缮尼山祠宇。寻传标保举孙维俭为孔府书写六品之职，李景福等分别为赍奏、掌书、启事、伴官等职。至是，孙维俭等以“传演邪教”为人告发，下狱严鞫。维俭拟绞，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发黑龙江为奴，其余九十五名皆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9〗

五月初四日（6月24日）

25 命兵部尚书刘权之为大学士，吏部尚书邹炳泰为协办大学士。

初七日（6月27日）

26 准甘省分限弥补亏空。先是，陕甘总督那彦成密陈甘省弥补亏空章程。略曰：口外之镇西府迪化州等处俱无亏短，惟口内各厅州县，截至十五年（1810）年底止，尚

有未归库项、未归仓粮，共银二百一十一万五千余两。内除已经报部核销，尚未拨给之军需，又提贮粮价及流抵摊销各项外，其无抵者，共银一百七万五千二百余两，其中在甘人员共亏银六十七万九千三百余两，离甘人员共亏银三十九万五千九百四十八两，均请勒限十年分别追缴。银数不及千两者限半年；一千两以上者限一年；二千两以上者限二年；四千两以上者限三年，六千两以上者限四年，一万两以上者限五年，二万两以上者限七年，三万两以上者限十年。如逾限未完，由本省外省分别参奏治罪。至是，得旨允准。谕曰：甘省瘠苦情形倍于他省，仓库亏缺已非一日，姑照该省所请，准其分限十年扣数追完，以清款项。惟是清查之法，总以截止新亏，实筹弥补为要。近来各省督抚往往立限于前，及届期不能全完，又复请展于后，是名为弥补，实启延宕之端。且旧亏未补，新亏续增，年复一年，终无了期，成何事体？该省仓库既以截至嘉庆十五年年底为止，即著按限严追，提贮司库，勿任稍涉延缓。至十五年以后仓库，该督尤当严饬所属，认真稽查，不准再有丝毫亏短；倘有前项情事，立即严参究办；若该督未能查参，别经发觉，除将该州县治罪外，并将该督等严办示惩。该督惟当实力奉行，勿得视为具文也！〖10〗

二十九日（7月19日）

27 颁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先是，陕西道监察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略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我国家准情制法，于倡立邪教暨造妖言妖书治罪綦重，所以严盗贼之防也。其师巫邪术、左

道异端，亦因以邪害正，易于滋事，俱分别首从，严治其罪，并将地方官交部议处，原使有所儆畏，不敢轻犯，故此等教匪尚少蔓延。惟天主教自康熙年间流入内地，曾延及广东、陕西、四川、湖广、山东、山西、直隶等省，以至京师皆被煽惑，历经查办，毫无底止。推原其故，总因该教性最狡黠，巧于避就，又因办案时人数过多，难加深究，故同系邪教惑人，而治罪独轻。且地方官并无处分，不免因循，即令查办，亦不过遵照成案，难以示惩，以致肆无忌惮，任意蔓延，殊为风俗人心之害，并恐积而愈众，滋生事端。查该教不敬天地，不祀祖先，不孝父母，不畏刑罚，种种欺公藐法，背名叛义，实属以邪害正，情理难容，既经造书煽惑，动买数千户人民泯蔑纲常，背违法纪，即系妖言惑众。其设立十字架，诱众礼拜，亦与隐匿图像、烧香集众者情节相同，未便治罪独轻，致无顾忌。且闻该教能以符咒蛊惑诱污妇女，诳取病人，目精律，贵诛心。该教既非图财，又非劝善，果何所为，而必只身传教，迷人行恶，亦未便任其狡展，不实不尽。至内地民人，食德服畴，胆敢信从邪教，目无尊亲，不惟转相转授，罪无可逭，即自行学习，亦有应得之罪。虽犯案之后，法难及众，然必严定条例，以杜其渐，乃为辟以止辟之道。〖11〗

奏入，命刑部核议具奏。至是议上，得旨：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问。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甫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其诱惑，递相传教，迷惘不解，岂不敬神明，不奉祖先，显叛正道。内地民人听从传习，受其诡立名号，此与悖逆何异？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

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12〗

28 命不谙天文之西洋人归国。谕曰：西洋人现在京师居住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至直省地方，更无西洋人应当差役，岂得容其潜往传习邪教。著各该督抚等实力严查，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

寻查明西洋人在京者共十一人，除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等准令留京，在西洋堂安静居住；其余高临渊等四人俱遣令归国。〖13〗

29 是月，两广总督松筠赴澳门查访夷情。夷目纷来谒见，恳请遣使入贡。松筠曰："尔等外夷仰沐大皇帝恩泽，图报寸诚，固属可嘉，惟念尔各国远涉重洋，往返动需逾年，大皇帝悯念尔等跋涉艰难，或来使不服内地水土，致生疾病，是以从前尔等国王恳求入贡，俱经恩免。尔等应以大皇帝悯念至意，寄知尔国王遵照。"夷目又请派遣熟习算法之人赴京当差，松筠曰："京中如果需用此项人等，

该管衙门自必奏明，行文调取，本督部堂未便率行据情代奏。”又曰：“尔西洋各国，贩货来粤贸易，应照先年总以有用之物贩运，自能获利兼可获福。如鸦片烟一项，究竟何以配造，无人知其详细。尔等贩来粤东，熬以为烟，人吸之精神顿长，无恶不作，甚至吸惯欲戒不能，因而败家戕生者甚众。尔试思之，如此害人获利，必致上干天和，将来倾家败产，其罪孽较之吸鸦片烟者尤甚。尔等各宜寄信尔国，严禁贩此毒货。”〔14〕

30 大雨如注，河水骤长，王营减坝陡然坐蛰。奏闻，帝责河道总督陈凤翔负恩溺职，命革去翎顶，交部议处。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革职留任。寻凤翔偕勒保奏：王营减坝旁注，实由海口逼紧，水无他路可行，致有漫溢。请俟水落，修筑减坝，其海口之新堤，请但保南岸，以为民居田庐之卫；勿筑北岸，以免逼水之虞。谕曰：从前云梯关外尽系濒海沙滩，无居民村落。今则马港口外村落分布，非昔可比。若如所奏，将马港口北岸无庸修筑，任其废弃，是使上年挑浚工程尽归虚掷，北岸居民尽付波流。且北岸既废，水势旁泄，设南岸又不能保护，岂复任其废弃，置民田庐舍于不问耶？设水势散漫，不惟海口更淤，即全河亦必势缓沙停，为恶更大，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即如束水攻沙，亦前人疏浚之一法，又岂可尽废？看来陈凤翔竟有恃才妄作，轻视要务光景，著两江总督百龄会同陈凤翔亲赴海口及北岸湖河处所详细查勘据实奏闻。会上游徐属邳萧厅境绵拐山、李家楼两处，因大风异涨，河水漫堤塌蜇，帝复责凤翔身任河臣，不能豫为筹办，命交部议处。寻经

部议革任，帝加恩改为革职留任。〖15〗

六月初六日（7月25日）

31 兵部尚书明亮交部议处。先是，御史韩鼎晋密奏内城有诸大臣轿夫开局聚赌，帝命禄康、英和查办，访知明亮轿夫亦与其事，令其明白回奏。至是，帝以明亮所奏，多有谎饰，命交部议处。寻议革职，得旨：明亮身为协办大学士，于轿夫开场聚赌，平日既不能约束，得信后又授意家人进城送信，致令该轿夫等闻风逃逸，种种回护欺饰，殊失大臣之体。著削太子少保衔，尽革协办大学士、尚书诸任，留三等伯爵、单眼花翎，降补正黄旗蒙古副都统。

时，英和又访知禄康轿夫亦开局聚赌，帝谓禄康不但失察轿夫在外为匪，而于伊宅内家人内监等包庇纵容，联为一气，亦竟懵然不知，无能已极，命交都察院议处。寻议上，得旨：禄康身为步军统领，于地方应办事件，一味废弛，毫无振作，实属疲软无能。本应照议罢黜，姑念其供职有年，时常患病，著革去太子少保、内大臣、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步军统领等职衔，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寻又以失察轿夫开局聚赌，大学士庆桂、贝勒丹巴多尔济降二级留任；兵部尚书恭阿拉、内阁学士和世泰降一级留任；前任理藩院侍郎右翼总兵本智革职，户部侍郎英和革职留任。

十一日（7月30日）

32 命勒保为武英殿大学士。

十二日（7月31日）

33 御制《训谕八旗简明语》曰："八旗子弟，国之世仆也。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然生齿日繁，间有失于教训之子弟，又遇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尸禄保位之都统、副都统，加之以作奸犯科、开局哄骗之莠民，以致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惟图片时逸乐，罔恤一世身家，深可悯也。奸匪棍徒，多方引诱，最可恨者，无如聚赌。盖开局之恶棍，其意总在敛钱，受其愚弄，昏迷不觉，诚可哀也。好赌之人，其弊有五，为我八旗子弟言之。食禄于朝，罔知节俭，妄希恩泽，终至困穷，其弊一也。上不能供父母之甘旨，下不能顾妻子之饥寒，其弊二也。学习文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之物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偶为鼠窃，未犯王章，胆益放恣，卒致身名皆丧，其弊五也。此五弊贤者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特书此数语，诞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尔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何忍视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不为朕加意训导耶？诸臣中能尽一分心力，国家受一分之福，八旗子弟观朕此旨，能翻然改悔，日引月长，皆复旧习，成佳士，诚国家之大福也。若诸臣无一人尽心尽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是国家之大不幸！此篇文字不必存，朕亦不再饶舌也。"

34 命嗣后九卿科道等有陈奏事件，如呈递之前或奏事处及在朝之人，向其询问所奏何事，著即指名参奏；若无人询问，而其折陈奏之后，或向外人叙说，亦著闻其言者

立即揭参。

35 是月，御史李可蕃条奏粤东积弊四款。一、粤东劫案甚多，州县官每借盗销案严审并招，诱令兼认，只图规避处分。二、广州驻防兵丁内，汉军多有出城交接外人，勾伙谋利，并屡有抢劫等案，该管员弁徇庇纵恣，请严加管束。三、粤东有河道之州县，近日添设巡船，并不认真巡缉，转滥索商民船只，或勾匪贩私，包运鸦片硝磺，地方官讳匿不办。四、粤东仰食广西、湖南米石，近因关口及交界地方文武衙门，并各埠土匪留难讹诈，商贩观望不前。请旨饬禁。

36 江南河道总督陈凤翔奏，文职佐杂，尚无应行甄别人员。得旨："未到任之先，必云可劾者多。既居此任，即无可劾者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因循回护，今之大病也。"

37 贵州巡抚颜检奏谢。得旨："清洁立身，汝之长处；刚方御下，汝未能及，所以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于君子，一味厚道，断乎不可。勉力振作为要！"

七月初二日（8月20日）

38 加光禄寺少卿卢荫溥四品衔，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六日（9月3日）

39 禁西洋人潜住内地。谕曰：西洋人居住京师，原因其谙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之选。现在西洋人之留京者，止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职差使者，出入往来俱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结；其老病者，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谅不敢有听其传教惑众之事。至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之处，即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从前外省拿获习教人犯，每称传播始于京师，今京师业已按名稽核、彻底清厘，若外省再有传习此教者，必系另有西洋人在彼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留，不可不加之厉禁。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治惩外，其余各直省著该督抚等饬属通行详查，如见有西洋人在境，及续有西洋人潜来者，均令地方官查拿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回国。如地方官办理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民人私习其教，复影射传惑者，著地方官一律查拿。〖16〗

40 吏部、兵部议定失察西洋人传教之地方文武各官处分例。略曰：西洋人传教惑众，与奸民自称神佛，传布符水经板者无异，所有失察之文武各官应即查照向例，另立议处专条，以便遵守。臣等公同筹议，应请嗣后除于一年限内，凡被诱入教之人，改悔出教，自行投首，经刑部免罪者，失察之地方官免其议处，或系地方官自行查拿究办，毋论年限内外，均予免议外，如地方有西洋人传教，刊刻

经卷，倡立讲会，并内地民人转为传习西洋教，诵经立会者，不行查拿之州县官，降二级调用，该管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个月。如州县官能拿获过半兼获首犯者，免其议处。如西洋人在地方潜住，并无传教情事，及内地民人习西洋教，并未转为传习诵经立会者，不行查拿之州县官，降一级调用，该管各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如西洋人仅止过境，并未逗留，失察之州县官降一级留任，该管各上司罚俸六个月，督抚免议。如地方有西洋人传教及内地民人转传西洋教，地方官讳匿不报者，照讳盗例革职，该管上司均照讳盗例分别议处。至于武职官员，应请嗣后地方如有西洋人潜入传教，并民人传习西洋教者，失察之地方专汛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九个月，知情讳匿不报者，专汛官照讳盗例革职，该管上司照讳盗例分别议处；若能拿获过半，兼获首犯，免其议处。如在地方潜住并未传教者，专汛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镇罚俸六个月。如西洋人仅止过境，并未逗留，失察之专汛官降一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六个月，提镇免议。至失察旗人习教之该管各官，应请嗣后如有旗人习西洋教者，将失察之该管官照地方官之例，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大臣照地方统辖官之例降一级留任。如该管官自行查拿者，免议。得旨允行。〖17〗

二十日（9月7日）

41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仪亲王永璇、大学士勒保、刘权之、协办大学士尚书书麟、邹炳泰留京办事。

42 是月，直隶总督温承惠奏请恭诣中关接驾。得旨：九月间不必接至中关，至远常山峪足矣。看完热河兵回至常山峪候接，若任汝意，明岁必求入哨矣！总之地方大吏劳心为本，劳力为末。切勿仿学俗吏，以多见面为荣。

八月初五日（9月22日）

43 从两广总督松筠之请，改广东雷琼镇总兵官为琼州镇水师总兵官。

初十日（9月27日）

44 打箭炉、百川、甘孜、绰倭地方地震，震毙彝汉民四百八十一人。

九月初二日（10月18日）

45 禁扣捐养廉银。先是，两江总督百龄以河工经费紧缺，奏请各直省督抚盐政关差司道府州县等官扣捐养廉。至是，帝严旨驳回，略曰：国家养廉之设，系为办公之用。若普行摊扣，在贤者自以急公奉上为重，不改廉隅；而不肖者或因此藉口多方巧取。其弊岂可胜言？况为政有体，从前办理军务，费帑数千万，尚未令官员扣捐廉俸，此时岂值为河工创为此举？

二十日（11月5日）

46 降革吏部官员职。先是，御史刘奕煜参奏吏部铨选兵部主事员缺错误，帝命吏部明白回奏。吏部各堂官覆奏，均自认错误，未经更正。旋兵部候补主事程同文等以吏部奏明错误后仍将此缺扣归，即用班选补，以致兵部屡次出

缺，不能留补一人，具呈申诉，特派大学士勒保等四人查核。嗣以勒保等覆奏意存偏袒，派令大学士庆桂、兵部尚书刘镮之覆查。至是，庆桂等奏言：吏部于铨选时不遵成例，转将从前未经入例旧案牵连援引，请旨将吏部堂司官交都察院分别议处，并将勒保等交部议处。得旨：吏部综理铨政，必应谨遵定例，严杜牵混，以绝弊端。乃此次吏部仍听司员将久应注销之尘案牵引枝梧，而各堂官亦不详察，转惑于其说，固执回护。瑚图礼系吏部满尚书，不能虚公定议，庸碌无能，不胜吏部尚书之任，著降为副都统衔，补放阿克苏办事大臣，仍交部议。玉麟、戴联奎、秀宁、宋镕随同画稿，茫无主见，俱著交都察院议处。勒保于奉旨交查吏部事件，不能公慎查办，著无庸管理吏部，仍交部议处。刘权之于此案先曾异议，后亦随同入奏，曹振镛、吉纶唯诺附和，俱著交部议处。

三十日（11月15日）

47 褫御史景德职。先是，景德奏请于万寿节令城内演戏，设剧十日，岁以为例。帝以其所言不成事体，交部议处。至是，议请革职。从之。谕曰：朕寅承丕绪，惟日孜孜，时以崇俭黜奢，倡导寰宇，以冀亿兆阜康，风俗淳懋，并不许民间广陈戏乐，巷舞衢歌。乃该御史竟敢以此言尝试，其视朕为何主耶？著革职，发往盛京，充当苦差。

48 是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遵旨密奏：百龄筹办河工，悉心经理，不避嫌怨，地方及属员贤否纤悉皆知，吏治为之肃清，惟秉性刚方，不免过严；且河工缓则易办，不能

欲速见功，以一人之心思，恐难敌工员千百人之蒙蔽。督抚责任綦重，培养尤难，仰望曲赐矜全，时颁训诲。得旨："言言公允，字字切实。百龄实当代贤臣，朕必保护爱惜之，汝亦当时常劝导。"

十月初一日（11月16日）

49 琉球国中山王尚灏遣使表贡方物。

十七日（12月2日）

50 从闽浙总督汪志伊之请，建福建台湾噶玛兰城楼四座，设通判、县丞、巡检各一员，守备、千总各一员，把总、外委各二员。

二十二日（12月7日）

51 命议改守口官弁贿纵及失察无票民人出口处分。失察无票民人出口，向有处分则例。至是，帝以近年口外游民增多，而从前所定处分则例较轻，命吏兵二部核议，加重处分。寻议：嗣后边关隘口，查民人无用印文票及有文票而人数浮多情节不符，该管文武员弁失察偷渡一二名者，降一级留任，三四名者降一级调用，五名以上降二级调用，十名以上，降三级调用。放出私贩人口者革职，受贿纵放者革职治罪；若夹带违禁货物，守口官员徇纵放出者，按其所带之物，分别治罪；其有盗犯逃犯偷渡边口，失察一名者，降一级留任；二名降一级调用，三名以上降二级调用；五名以上，降三级调用，十名以上，革职。从之。

二十九日（12月14日）

52 以山东曹州府一带，有义和拳名目，传谕山东巡抚同兴密饬该地方官设法查禁，“不可张皇株累，惊扰闾阎，亦不可因循姑息，纵恶养奸，总须不动声色，严密访拿，将为首者惩办数人，则徒众必闻风畏惧，立时解散”。

53 是月，两江总督百龄等奏赴办南河要工，分段疏浚情形。奉朱批：“勉益加勉。能于正月内李家楼合龙，百龄之功懋矣，而陈凤翔亦可赎咎。”又批：“实心勉力办理，仍膺上赏，汝尽心竭力，已蒙上苍昭鉴，赐汝麟儿，必能长沐朕恩，平成奏绩。勉之。”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7日）

54 张良璧采生毙命案审结。先是，钱楷抵安徽巡抚任。有歙县监生张良璧采生毙命一案，绅士公同具控，府县不为究办。经御史吴椿奏闻，命钱楷亲提严审。初到案，张良璧挺身长跪，抗论不挠，谓“从古无此事，何得以莫须有之事诬陷人？”严讯三日，并呼其妻质对，始吐实。〖18〗至是，钱楷据以奏闻，略曰：张良璧舐吸婴女精髓，前后共十六人，致毙十一人，成残一人，请拟斩决。帝谓良璧人形兽性，残毙多命，岂斩决所能蔽辜，命凌迟处死。又以钱楷错拟罪名，交部察议。寻议降一级调用，改为降二级留任。

55 是月，驻藏大臣瑚图礼奏报赴任。得旨：“西藏为极边要地，二大喇嘛住锡之所。汝才非肆应，切勿任意更

张，惟谨守成宪，以俭持躬，以严御下。兵宜练习，勿滥赏刑，恩威并济。勉之。”

56 湖广总督马慧裕奏参湖北臬司周季堂心术不醇，妄作威福，命初彭龄往偕慧裕按之；复经给事中乔远埙劾季堂袒庇属员等款，褫季堂职，并交彭龄严讯。寻鞫无贪污劣迹，惟袒庇属员，及失察代书私收呈费，并因田土细故，滥票差提，业经革职，法无可加，其余案犯，依律问拟有差。十二月，给事中赵慎畛奏参湖南学政徐松需索陋规及出题割裂圣经等款，命彭龄赴湖南会同巡抚广厚查办，鞫实，褫松职，戍乌鲁木齐。〖19〗

十二月初六日（1812年1月19日）

57 两江总督百龄等奏减坝合拢，下游诸工完竣。得旨奖赉，下部议叙，赏河道总督陈凤翔四品顶戴，道员黎世序按察使衔，升叙有差。

初七日（1月20日）

58 盛京将军观明等交部议处。先是，奉天岫岩、复州、宁海等处被灾歉收，饥民流徙，地方官匿而不奏。至是，吉林将军赛冲阿以实情告，帝责盛京将军观明、府尹博庆额、继善等玩视民瘼，斥盛京侍郎萨彬图、花尚阿、哈鲁堪等形同木偶，均交部议处。寻议上，得旨：观明、博庆额、继善俱革职，萨彬图、花尚阿、哈鲁堪均降四级留任。

十四日（1月27日）

59 命驱逐英人出藏。先是，英人马吝由噶哩噶达（今

印度加尔各答）至藏，同通事汉人赵金秀到拉萨朝佛〖20〗。驻藏大臣阳春等见马吝面似西洋人，恐其素习天主教，假借朝佛之名，希图暗中传教，具折入奏。至是，帝谕阳春等驱逐夷人出境。略曰：近来西洋夷入散布各处，传习天主邪教，意图煽惑，甚不安分，必应加意严防。夷人马吝，据称系噶哩噶达部落，其地滨海，路通西洋，向不信奉佛教，今迂道赴西藏，显系托名朝佛，潜来窥伺，或有隙可乘，即渐图传教惑众，断不可任其久留藏中，著瑚图礼等即将夷人驱逐出境，并通饬藏卫各卡伦于该夷人出境后随时防范，勿令再行混入。嗣后如有西洋一带夷人以朝佛为名前来藏地，即概行阻回，毋令入境，以杜奸萌。

二十八日（2月10日）

60 缅甸国王遣使表贡方物。

61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五千八百六十一万三十九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三百三十九万六十五石。

62 颁《御制勤政论》曰："《语》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职业，无不以勤为先务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君为天之子，董正治官，安民保极，一日万机，非勤何以克副，必致丛脞废弛矣。从来治世之君，未有不勤；乱世之主，未有不怠。勤则治，怠则乱。治乱之几本于勤怠，非浅鲜也。我朝列圣丰功骏烈，载在实录，不可殚述。仰窥心法，以勤为本，子孙世守，永保皇图，不可忽也。若云君勤臣

怠，事终无成，是仍心甘怠慢，诿过于臣下，予断不存此念也。惟孜孜不息，日勤庶政，即有一二疲玩之臣，亦必翻然改悟，协力同心，共成郅治。上行下效，总自君心所在也。天下未有不能办之事，所患者无能办之人耳！若振策精神，奋勉有为，自然政务就理，民风丕变。在君上一心潜移默化，充实而有光辉，以驯至于治平，皆勤之功效也。即以养身而论，唯勤胜怠。《记》云：‘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圣人常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莫不以勤自勉，惟恐涉于怠也。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上知必勤，下愚必怠，性之所近，故不移也。进德败度之分，勤怠所系也。予小子渥承考泽，付以邦家，中外亿兆，一人治理，任大责重，兢业存心，恒恐陨越。训政三年言犹在耳，何可不勤，何敢不勤，又何忍不勤乎？曾制《勤政殿记》、《勤政箴》，尚未深切著明，兹特引申其义，诞告百工，各勤乃职，无怠尔心，弼予成一代贤君，愿诸臣毋自弃焉。予惟日加自勉，曷敢少懈勤政，致贻史册之讥评。我君臣愿互相劝戒，用成交泰明良之盛世，不亦休欤！”

63 颁《御制守成论》曰：我皇考著《创业守成难易说》，申明义理，阐发精微。予小子何能复赘一辞于后呼？敬绎圣言，谨述守成二字，续论其奥旨，垂示后人，益光前训于奕祀。夫成者，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于孙守而不易也。盖创业之君，继前朝敝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之不变，

丕基至于万世可也。历观汉唐宋元明，载之史册，皆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即有贪功幸进之臣从而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钜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惟百有余年，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予宵旰勤求，殚心修复，永昭法守，仰副训政授宝之深恩于万一。守成大旨，在于勤修欲废之章程，莫为无益之新图。成法不变不坏，屡更屡敝，徒自贻戚耳！况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大本在是，岂浅鲜哉！

〖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36—41页。

〖2〗《清史列传》卷三二《松筠传》。

〖3〗《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七九《钱楷传》。

〖4〗《清史列传》卷三四《蒋攸铦传》。

〖5〗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一《戴文端公事略》；《啸亭续录》卷五《戴文端》。

〖6〗《啸亭续录》卷三《牧庵相国》。

〖7〗《满汉名臣传》卷七九《钱楷传》。

〖8〗离卦教为八卦教之支派，其开山祖师为河南商丘人郜云龙。云龙卒，其子晋中执教；晋中卒，其子从化执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

从化卒，其子郜三出任离卦长。乾隆三十七年（1772），官府破获八卦教案，郜家兄弟先后被捕，郜大、郜二拟绞，郜三斩立决，郜五因未曾习教，免予查办。

〔9〕《清代八卦教》298—303页。

〔10〕《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二四。

〔1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41-42页。

〔12〕《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45—47页。

〔1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47页。

〔14〕《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42—43页。

〔15〕《清史列传》卷三三《陈凤翔传》。

〔16〕《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51页。

〔17〕《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册48—51页。

〔18〕《簷曝杂记续·妖民吸精髓》。

〔19〕《满汉名臣传》续集卷二四《初彭龄传》。

〔20〕英人马吝，1881年10月受印度总督明多委派入藏。据英人荣赫鹏之《英国侵略西藏史》载，马吝曾往布达拉宫见达赖喇嘛，随带大呢、瓷瓶、铜烛台、香水、茶叶等礼物。

清通鉴　卷一六九

嘉庆十七年　壬申　公元1812年

正月初一日（2月13日）

1 以岁前叠逢瑞雪，赉亲王、郡王等银有差，加庆桂、董诰太保，温承惠太子少保，在京官员及年班来京之蒙古王公各一级，并赏八旗兵丁半月钱粮。

十七日（2月29日）

2 以乾清门行走之王大臣侍卫等多人旷班，降革有差，并令嗣后凡遇节令，应赴同乐园之期，御前大臣轮流一人，在奏事门稽查乾清门侍卫事毕，再赴同乐园，如有迟到及空误之人员，立即参奏。

十九日（3月2日）

3 准廓尔喀王派噶箕表贡进京。廓尔喀国王向例每届五年差噶箕头目进京呈进表贡一次，嗣于嘉庆七年（1802）

以该国王年幼，办事需人，止令将表贡敬谨送至交界，由内地派员接收，俟该国王能理国事时，再遵照定例，遣派贡使来京。至是，驻藏大臣阳春等奏，廓尔喀国王禀恳仍照向例，专遣噶箕头目进京呈进表贺。准如所请。寻廓尔喀国王欲借明年进表之便，送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第穆胡图克图象各一只，达赖喇嘛等均表不予收受。得旨："甚属明白可嘉！"〔1〕

二十日（3月3日）

4 令闽省盐场官员赔缴虚报银两。时，闽浙总督汪志伊奏：闽省盐场官员，因规避处分，虚报盐斤，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后，以少报多，共虚报额盐一百七十五万余担，计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帝以事阅多年，不便参革，命于原报各员名下分别罚赔，勒限追缴。

5 是月，贵州巡抚颜检奏谢颁赏福字。得旨："贵州民情，不似从前淳朴，有习西洋教者，有贩卖人口者。汝不加严究，又似先时懦弱情形矣。若再犯国法，朕断不轻恕。慎之勉之！"寻给事中何学林奏：贵州传习天主教各乡，聚集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省城北门外尤甚；思州府等处又有成群拐匪，各据巢穴，诱拐妇女至数十人，贩往湖南、江西发卖。御史王开云亦奏：黔省近年掠贩人口之风甚炽，地棍关役窝藏包庇，且有隐语，目为贩卖"高脚驴"。帝命颜检严密查拿。

二月二十日（4月1日）

6 以京城内外窃案繁多，命步军统领、五城御史、顺天府督饬所属，认真盘诘，严密巡查。

7 是月，江南河道总督陈凤翔奏陈感悚下忱。得旨："河工关系至重，稍有疏失，民命无穷。汝扪心自问，安乎？今命汝办一案，即有错误，止于一二人命，若河工走失，尚可问耶？国法虽疏，天网甚密，河工大小员弁咸宜凛戒，常存自作孽、不可活之心。"

8 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言："粤东劫案多，与其惩于事发之后，不若防于未发之先；又必得其地以截伏窜之途，得其人以收督捕之效。臣查广、肇、韶、连各府州，内河则汊港多歧，陆路则冈岭环亘，水严即由陆窜，陆严即由水逃。如顺德、花县、从化、增城、三水、清远、英德、高要、鹤山等县，大者八九百里，小者六七百里，其中何处险要，何处通达，为县令者苟非熟于地径，则不能胜缉捕之任。夫匪徒聚散无常，必有窝藏之地，当于适中要隘，选派勤干文武大员，给以随员，居中调度，益以兵役，四路侦探。一有贼踪，即分投围截，而又以时饬州县官亲历民间，与绅衿耆老讲明劝导，使境内不得藏奸。如此，则刑教兼施，文武用命，拔本塞源，莫急于此。"因劾三水知县章家麟、海阳知县姜树、鹤山知县冯克巩、灵山知县彭应征、乐昌知县励世馨等不职，举三江协都司张仁、南韶连镇总兵何君佐可用。谕曰："能如此察吏，方不愧督

抚之职。”〖2〗

三月初一日（4月11日）

9 两江总督百龄等奏李家楼大工合龙，河归故道，得旨奖赉，下部优叙，赏南河总督陈凤翔三品顶戴，仍下部议叙，在工出力员弁升赏有差。

初八日（4月18日）

10 以云南土目张辅国纠众滋扰，命云贵总督伯麟往查。先是，僧人铜金从倮黑李文明滋事，后具结悔罪投诚，更名张辅国，充南兴土目，约束三猛五圈等处倮黑。至是，辅国暗招汉奸，勾结倮众，抢劫南甸、耿马、猛猛三土司地方各寨。帝命伯麟檄调辅国至省，按律发落；如果抗谕不至，即加以兵威。寻因辅国抗不到省，伯麟遂驰赴缅宁督各土司会剿。翌年正月，官军进逼南兴，破其寨，辅国就戮，边境肃清。七月，伯麟等奏筹酌缅宁边外善后事宜：一、现在克复村寨及投归倮众，令听土司约束，并饬各土司妥为抚戢。二、猛猛黄草岭倮黑伙头杨文星自五年投诚后，曾招致张辅国，寻以辅国抗调不法，遣人协助官兵擒获。今年逾七十，请免其迁徙，归农养老。三、黄草岭等五十四寨，分属六大寨，请暂设掌寨一人，令公举倮众悦服者充当，报缅宁厅转报顺宁府立案。掌寨催征钱粮，亦由厅解府，汇入猛猛土司额征项下转解；如有汉夷交涉事件，呈报缅宁厅办理；如系倮黑事件，即听掌寨自行完结。其与倮夷交涉事件，令土司秉公处置。四、令各土司于要隘处所，自行设练防范。五、缅宁南路之天生桥、猛托、

三岔河及西路之两野、雾露寨应添设五汛，并于马台、圈内二汛适中之撒马厂添设一汛，再将云州之白石汛移驻东南万年桩，共应添设四百三十名。六、请暂缓裁撤练兵。七、请修葺缅宁坍塌城垣。从之。

十二日（4月22日）

11 先是，哲孟雄（今锡金）部长禀请将唐古忒庄子赏给一所，俾资居住，并求差派汉番官员，前往分断界址。驻藏大臣阳春等严词驳回，并饬帕克哩营官等豫为防范，不令偷越。至是奏闻，帝谓所办甚是，谕阳春等曰：哲孟雄并非藏属，因畏惧廓尔喀侵欺，虑及日后不能保守疆土，禀求在唐古忒居住。伊现在尚存日昵、杵冈多二处地方，非比失土无归，辄豫为营窟之计，妄希赏给藏属庄子。边外部落甚多，若因强邻侵逼，俱纷纷效尤乞赏地方，则藏内疆域岂能遍为容纳？至外番犬牙相错，各守地界，亦不能差派官员一一代为清厘界址。嗣后若再有此等情事，阳春等俱当严词檄谕，绝其妄想，一面严饬边界营官，加意巡防，毋致偷越为要！

二十日（4月30日）

12 嘉庆帝御晾鹰台大阅八旗官兵。是为嘉庆帝即位以来首次举行阅兵典礼。

四月初二日（5月12日）

13 议移在京闲散八旗往吉林垦种。先是，乾隆年间，曾拨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县）、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

阿城）地方，给与在京闲散八旗垦种。然因移驻之人留恋京华，潜回京师者甚多，而存留之人，因不能耕作土地，始而雇觅流民代为力田，久之亦多为民有。至是，帝以八旗生齿日繁，吉林土膏沃衍、地广人稀，命吉林将军赛冲阿等议章程，拟将在京闲散旗人陆续资送吉林，以闲旷地亩拨给管业，或自耕，或招佃，以资养赡。十一月，赛冲阿覆奏：勘得拉林东北有闲荒一处，可垦五千余晌，又有东北夹信子沟一处，可垦二万余晌。但该两处距阿勒楚喀城四五十里不等，恐该副都统难以约束新驻旗人，请俟三五年后从容办理。得旨：今既勘明拉林附近有可垦土地，不必延至三五年后，推诿时日。著赛冲阿检查乾隆年间移驻旧案，先期试垦。〖3〗

初十日（5月20日）

14 命工部侍郎阮元、内阁学士文孚查勘吉兰泰盐务。先是，阿拉善王将吉兰泰盐池献归官办，办者议立吉兰泰盐课，岁六万余两，招商承办。至是，帝以吉兰泰盐务自招商承办以来，屡经误运亏课，办理总未妥协，命阮元、文孚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寻阮元等奏言：晋省介休以南皆系河东引地，当年课归地丁，马君选在吉兰泰兴贩无课之盐，由黄河南下，既占潞引，且冲淮纲，畅销不计其数。是以定议每年吉引八万七千五百道，正杂课银六万三千五百八十两，引课皆属过多。后因河东复商稽查严密，吉盐引地内又行销土盐、蒙盐，吉盐遂不能畅销如前，以致商人赔累，误运亏课。请停止吉盐官运，改并潞商认额。以

潞引之有余，补吉课之不足。其吉盐照旧许民捞贩，惟限制水运，只准至皇甫川而止，不使充斥潞纲，庶商民皆无扰累，帑项不致有亏。并酌议章程八条：一、奏销宜各划清。二、吉盐引目，宜前后接算。三、商办章程，宜逐层分晰。四、领引纳课，宜使便商。五、办盐官员，宜加考察。六、廉俸宜归河东给发。七、早归运本，毋庸起息。八、旧存商物，毋许勒抵。奏入，下部议行。〖4〗

二十一日（5月31日）

15 改江苏川沙同知为抚民同知，划上海县二十二保、南汇县十七、二十保各图地漕税契等项银米归同知征解。

二十八日（6月7日）

16 本年粮艘全数渡黄。奏闻，帝谓近十余年来，南粮帮船渡黄，皆系于五、六、七月间报竣，今提前全数渡过，显系办理河漕，俱有起色。河道总督陈凤翔等，著下部议叙。

17 是月，湖广道监察御史杨怿曾奏言："京师为首善之区，商贾云集，列肆贸易，宜肃清街道，毋许侵占轨辙，以便往来。"命步军统领及督理街道衙门随时查办。

五月初七日（6月15日）

18 以武英殿御书处校刻之《高宗纯皇帝圣训》字画讹误处甚多，至将雍正帝、乾隆帝庙号讹写，将校对官大理寺评事曹江、内阁中书顾英、工部员外郎彭凤仪俱革职发

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提调官编修陈鸿墀革职；提调侍讲姚元之降为编修，仍罚俸二年；总裁英和、陈希曾降三级调用；仪亲王、大学士庆桂退去管理武英殿御书处差使，仪亲王仍罚俸三年，庆桂仍罚俸三年。董诰、曹振镛交部察议。

十七日（6月25日）

19 命处分历任直隶总督藩臬。时，直隶总督温承惠查获滦州民人董太、董怀信父子传习金丹、八卦教，为时达四十年之久，徒众至五千余人。帝忿甚，谕令惩处历任直隶总督藩臬，略曰：畿辅重地，有此等匪徒倡立邪教，惑众敛钱，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今，已及四十年，现始破案。此在初起之时，不过三五莠民邪说煽惑，如地方官留心查拿，立时剪除净尽，原属易办之事，乃漫无觉察，听其流毒数十年渐传渐广，以致从教者五千余人之多，碍难全办。四十年以来，一味因循姑息，历任大员均无良心，实堪痛恨。直隶失察之总督藩臬除乾隆年间者免究外，其自嘉庆元年（1796）以后历任各员，俱交军机大臣会同吏部详查具奏，分别治罪。寻议上，帝以颜检在总督任内最久，并曾任藩司，其咎较重，降二级以京员用；陈大文、吴熊光俱在任未久，吴熊光著降一级留任，陈大文俟补官之日，降一级留任；温承惠在任已阅数年，惟此案经伊查办始行破获，亦著加恩降一级留任。其藩臬各员，同兴、庆裕均兼任藩臬，在任日久，俱著降二级留任；景安、素纳、福昂、傅修俱著降一级留任；杨志信著降一级留任注

册，方受畴、灵保随同温承惠查办，亦著加恩降一级留任。

20 是月，新任贵州巡抚景敏奏谢。得旨："封疆任重，勤慎为本，切忌怠缓。贵州近日民情，不似从前安静，加以四川传染天主邪教并兴贩人口、拐诱良家子弟等事，颇不易治。勉力办理，勿负任使。"

21 腾越边外野寨头目拉干纠众焚劫，伤毙兵弁，伯麟派员率兵练进剿，夷众将拉干缚献，事平。七月奏言：边外野夷乘间抢劫，从前设土练防范，嗣经裁撤，请于绵宁、腾越等处要隘，照额复设一千六百名，拨给旷土耕种。准如所请。〖5〗

六月初四日（7月12日）

22 禁军流人犯呈递封章。民人向例不准呈递封章，越职言事。至是，以军流人犯每遣人来京呈递封章，命刑部议定治罪专条。寻议：军流人犯在配所遣人呈递封章条陈事务，毋论所言有无可采，原犯军流加一等调发，遣罪无可再加，即在配所枷号六个月。若呈递密折奏告人罪，毋论所控是否得实，原犯流罪改发极边烟瘴充军，原犯军罪改发黑龙江，仍照例分别当差为奴；原犯遣罪，无可再加，即在配所枷号一年，倘本案实有屈抑，不赴内外风宪衙门申诉，违例递折，除本案准予审明更正外，仍将该犯照冲突仪仗妄行奏诉例，发近边充军；如因呈递封章，另犯应死罪名，仍各从其重者论。从之。

初八日（7月16日）

23 命减新疆贡玉。谕曰：自平定西域以来，和阗、叶尔羌岁贡璞玉，历年所积，不可胜数。新疆距京万有余里，长途辇运，劳费颇繁，顿置无用，何如损之为益乎？嗣后宜减其额，岁贡以二千斤为率。

十三日（7月21日）

24 申禁“邪教”。略曰：自古圣贤立教，敦叙彝伦，惟君臣父子之经、仁义礼智之性为万世不易之道。朝廷之所修明，师儒之所讲习，必以此为正轨。他如二氏之学虽儒者弗尚，以其法归于劝善惩恶，亦犹《虞书》迪吉逆凶之义。故神佛祠宇，列入祀典，瞻礼祈祷，亦律所弗禁。至若创立教名，私相授受，其意专在传徒敛钱。近日直隶、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省，每有奏办邪教及会匪等案，其案由虽各不侔，而蚩愚被诱，其情节大率相类。此等顽民或可冀其觉悟改悔，陷法者少，著该督抚各就该省情形，叙次简明告示，通行晓谕，使乡曲小民，群知三纲五常之外，别无所谓教；天理王法之外，他无可求福。从正则吉，从邪则凶，即间有一二莠民设法煽诱，而附和无人，邪教自以渐灭熄；风俗人心，庶可日臻淳朴。

十六日（7月24日）

25 降直隶总督温承惠职。先是，钜鹿县民孙维俭以倡立大乘教伏诛。至是，刑部审讯孙维俭案内有被诬之王肇兴控直隶承审官刑逼教供，分别定拟，帝以承惠办理此案

本失之柔懦，复被属员蒙蔽，致案情屈抑制，命革太子太保衔，拨去花翎，褫黄马褂，降为二品顶戴，仍交部议处。部议革职，特予革留，八年无过，方准开复。〖6〗

二十九日（8月6日）

26 命刊刻《漕运全书》。

27 是月，两江总督百龄等议覆给事中周钺奏南河善后事宜十款。得旨：河工大利所在，难免以身试法之徒，总在大吏秉公守则，不徇情面；犯者严惩，善者力保，心无私而政必理，人事尽斯天亦佑，至万民沐福，岁岁安澜，不必多设科条，纷更成法。朕与卿等共勉之。

28 驻藏大臣瑚图礼等整顿商上积弊五条，译行噶布伦等：一、达赖喇嘛左右宜择人辅导。二、外番宜加意和睦以息边衅。三、唐古特百姓宜认真体恤。四、噶布伦等宜廉洁自守，实心任事，以励番众。五、营官第巴宜慎加选择。〖7〗

七月初三日（8月9日）

29 复东省运河挑工旧制。东省运河募夫挑工，旧例系沿河州县卫承办，嗣因陈大文及百龄先后奏准，改委河员办理。至是，巡视东漕御史韩鼎晋奏请恢复旧制。得旨："东省应挑运河，分隶沿河各州县卫地方，其募夫挑工，著仍归沿河十九州县卫承办，应领津贴银两，亦由该州县卫承领，并责令该抚督率稽查。如有藉词亏缺派累者，指

名参处，其额设兵浅泉闸等夫及疏浚修治各事宜，仍专责河员经理，勿得互相推诿，妄议更张。”

初八日（8月14日）

30 先是，云南边外一带，安设土练，嗣经裁撤。至是，云贵总督伯麟等奏请恢复旧制。得旨允行。

十八日（8月24日）

31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成亲王永瑆，大学士庆桂、勒保、刘权之留京办事。

二十五日（8月31日）

32 申禁私造非刑。谕曰：国家谳狱用刑，自有常法，即使狱囚狡不吐实，不得不加以刑讯，如轻则施以棰楚，重则威以三木，皆系古有其制，至今颁为令典；若擅用非刑，则具供成招，实难保无畏刑诬伏之事。前经屡次降旨饬谕，而外省酷暴之习，仍未尽除。嗣后著各督抚严查所属，如有私造非刑问狱者，即指名参处，虽用以成招定谳，案非诬罔，除将本案拟结外，其承审官滥刑之罪，仍一并附参示惩。

33 是月，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报，舟师在洋节次歼获匪盗。得旨：“粤洋安静，闽洋又炽，若不速除，将来又成蔡朱之续矣。水师固宜奋勇，陆地仍须严拿接济为本，不可舍本逐末。勉之！”

34 山东巡抚同兴奏谢降职留任。得旨："既往不咎，现在山东亦有匪徒，较之直隶，更加强横，宜留心察访，勿愦愦从事。勉之！"

八月十二日（9月17日）

35 革河道总督陈凤翔职。先是，百龄参奏：陈凤翔自李家楼回浦后，安坐衙斋数月，于礼坝要工开放后，并未亲往查勘。迨至六月，水已冲动坝下土石桩木，始经察看。行至高堰，仍不亲身筹办，仅委游击陈岱堵筑，以致堤工历久未竣，清水大泄，下河州县被水成灾。至是，帝责凤翔因循贻误，糜帑殃民，命革凤翔职，留于工次当差。嗣百龄因礼坝急难堵合，复劾凤翔急于开坝，迟于堵筑，以致办理棘手，请旨严加议处。谕曰："本年李家楼坝工合龙之后，河流畅顺，海口深通，黄河两岸大堤又俱保护平稳，溜势直走中泓。再能清水畅出刷沙，则全河积病渐除，实为南河极好机会。乃陈凤翔不知守蓄清定见，怠玩乖舛，贻误全河大局，殊堪痛恨！著百龄将陈凤翔在礼坝工次，枷号两个月示众。如礼坝刻期堵合，再移往他工。限满疏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十四日（9月19日）

36 逮治长芦纲总。先是，御史李仲昭奏言：长芦现用砝码，斤两增重，以致额引之外，多有侵欺，请旨严拿。命交留京王大臣等审办。至是，据王大臣等奏，增多斤两属实，命将查有圻、冯昶、樊宗鉴、任秉衡等八纲总解案严审，其校兑砝码之工部主事黄暇年、前任户部郎中张大

维解任归案质讯。寻查明此案系总纲樊宗澄起意贿嘱铸匠，加重砝码，其他纲总及众商明知违法加重，伙同侵用余利。帝以樊宗澄业已身故，无庸查办；其他纲总及众商，凡曾经侵用余利者，著革去职衔顶戴，仍照旧充商，勒限追罚银两。

十八日（9月23日）

37 以各省积欠钱粮达一千九百余万两，传旨申饬。略曰：直省丁赋钱粮，皆国家惟正之供，每岁量入为出，以给俸饷诸大端。乃各省积欠竟至如许之多，此实历任直省大吏催征不力所致。除奉天、山西、广西、四川、贵州五省皆年清年款，并无积欠，云南省仅有积欠五百余两，均无庸议外，其安徽、山东积欠各多至四百余万两，江宁、江苏积欠各多至二百余万两，疲玩尤甚，著严行申饬；其积欠自百余万数十万至数万两之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等省各督征不力之督抚藩司均著传旨申饬。自此次奉旨之日，著督率所属实力催征，毋任延玩拖欠。

38 是月，百龄奏通筹南河善后工需事宜，请照靳辅旧议，每亩出银一钱，算计可得银三百一二十万两，以资工需。得旨："朕惠爱黎元，与民休息，从不肯议及加赋。今按亩出银，非加赋而何？所有前议，著即停止，无庸筹办。"

39 山东巡抚同兴奏兴修行宫座落。得旨："各处行宫，均不过一宿而已，所有游廊、山石、山洞、厂亭、水池等项，俱停办理，止用正殿、寝殿、照房、耳房、厢房、群房，样式如南石槽行宫之类；若能一处节省三四万两，十处即三四十万矣！勉力遵循，毋为属员摇惑。志之。"

40 松筠奏盛京地方试垦事宜。先是，帝以京城八旗生计日繁，不敷养赡，命松筠前往盛京会勘永陵工程，并筹办移驻宗室房地各事宜。至是，松筠奏：查明西厂自大凌河东岸至秃婆婆店西首，有可耕地三千顷，可移驻旗人二千余户；东厂周围数百里，地多积水，其积水皆自北山柳条边而来，若自边墙相地开河，使入川归海，则可涸出沃壤。又东柳河沟一带亦多积水，若自北山东由巨流河至鹞鹰河横开大渠，束水入川归海，亦可得壤数千顷。又奏：续勘彰武台边门外养什木河迤西一带，牧场闲地，东西宽三四十里，南北长六七十里，足可移驻；并请于大凌河西场东界一带酌垦田数十顷，先行试种。帝以东厂柳河沟等处相地开渠，经费不敷，无庸办理，命盛京将军于西厂地方即行试垦。九月，松筠奏：盛京小东门外东北里许，共建房屋七十所，除现给宗室五十五户，尚余住房十五所，请将现在闲散宗室添派十五户，每户给田三十六亩。得旨允行。〖8〗

九月十五日（10月19日）

41 西宁办事大臣福克精阿交部议处。先是，福克精阿奏：西宁办事大臣衙门主事笔帖式请加二级顶戴，并请将

通事头目六名准戴金顶。至是，帝传旨驳回，略曰：从前新疆甫隶版图，派往办事章京，有暂用加级顶戴者，嗣因该处办事大臣有私给回目兵丁顶戴之事，改定章程，通饬不准私用加级顶戴，著为定例。至西宁尤属内地，福克精阿甫历外任，率请将该衙门主事笔帖式，赏用加级顶戴，此端一开，若各处皆纷纷渎请，殊乖体制。福克精阿受人怂恿，妄意市恩，糊涂胆大，著交部议处。寻议上，得旨："福克精阿著革去副都统，降为头等侍卫，仍留西宁办事大臣之任。"

二十五日（10月29日）

42 以庆桂年老，罢直军机，命松筠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43 是月，四川总督常明奏筹定编查汉民私佃夷地章程。一、查夷地在万山之中，佃耕汉民，各自成家，相距数里十数里不等，势难编连十甲一牌。但所佃之地，各有业主，如系土司地方，即以土司为纲，列佃耕汉民于后；夷人地方即以夷人为纲，列佃耕汉民于后，各以道里远近，挨顺编连，将户口填入牌内。如有在彼窝匪滋事者，同牌之人，赴地方官呈首，倘该佃民情愿搬回内地，责成土司夷人投明立案，准其退佃注册，但不准将所佃之地，转佃他人，土司夷人亦不得将所退出之地，再招汉佃，违者照私入夷地例治罪，夷人一律究治；若土司有蹈前项情弊，更当从严惩治。二、查宁远府西昌县之缺，前以地方紧要，奏请改为在外题调之缺，惟该府所属州县，地方辽阔，耳目难

周，必须有分驻之员，方可就近稽查弹压。除原设之县丞、巡检等官应请移驻外，尚需添员之处，即于通省额缺内，照例裁抵，择要添安，以期防范。三、查建昌各营，从前分别汛地，原为防边而设；今汛地之外，增添场市，防边讯地转在场市以内。现在编连保甲责重巡防，须择扼要之区，将原安各营汛，移查分拨驻扎，以资控制。得旨："此皆汝应办之事，持之以久，行之以勤，毋托空言为要。"

十一月初三日（12月6日）

44 命议定封递呈词坐罪例。定例民间词讼，先赴州县衙门呈控，州县官听断不公，则由府道司院以次申诉；如实有冤抑重情，准于刑部、都察院等衙门呈诉，奏明代为审理。至是，帝以民人每以琐屑讼案，封词投递，挟制官员代为陈奏，有干人心风俗，命刑部议定治罪条例。寻议，嗣后军民人等控诉事件，俱令向该管官露呈投递，倘有将呈词封固者，即令本人开具控情节略，一并进呈，如所开节略与原呈相符，而所告又得实者，照冲突仪仗、妄行奏诉例加一等发边远充军；若所控虚诬，除罪应斩绞立决者无可复加外，原犯斩绞监候秋审应入缓决者，改为情实，应入情实者，改为立决；原犯军流遣罪，无论已未到配，即照本年议定在配遣犯，遣人递折之例，分别治罪；如系应拟笞杖枷号徒罪者，即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倘呈递封词之人不肯开写控情略节，即行掷还，无庸具奏。如已开具略节，接收官员不为具奏，别经发觉者，即将从前接收不奏之员照应奏不奏例议处。从之。

寻又申禁庶民呈递封章：嗣后如有民人呈递封章者，

接收之员一面将所递封章具奏，一面即将进呈者锁拿，解交刑部押禁；然后核其案情轻重，或即照封递呈词新例治罪；或词语悖谬，再加等治罪，交刑部分别惩办。

二十六日（12月29日）

45 百龄交部议处。先是，河督陈凤翔以贻误河工褫职枷号。凤翔不服，遣家人赴京呈控，略云：当日启放礼、智二坝，百龄亦曾画诺，今只卸责一人；百龄委用江宁盐巡道朱尔赓额督率苇荡营柴束短绌，转以节省工银，将朱尔赓额保奏。帝命初彭龄偕协办大学士松筠驰往江南查办。至是，松筠、初彭龄奏：前升任淮扬道黎世序请开智、礼两坝，凤翔与百龄俱经批准；朱尔赓额办理荡柴，捏词邀功蒙禀，百龄毫无觉察；陈凤翔自李家楼工竣后安坐衙斋数月亦属虚诬。命褫百龄太子少保衔，并双眼花翎，降二品顶戴，仍交部议处；陈凤翔即日疏枷，仍照前旨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朱尔赓额枷号三个月，满日发遣伊犁。寻议百龄革职，黎世序等降三级调用。得旨：百龄加恩改为革职留任，黎世序等降四级留任。〖9〗

十二月初一日（1813年1月3日）

46 命改发遣犯。吉林、黑龙江地气苦寒，从前定例将获罪人犯，发往该处给兵丁为奴。至是，以该处遣犯人数日众，八旗兵丁生计受累，命在彼年久者，量减军流，分别发烟瘴极边等处；其到配未久者，改发新疆；并著改定条例，嗣后各省案犯有例应发遣该二处为奴者，量为区别，酌留数条，其余如洋盗会匪人数较多之案，均酌拟改发新

疆及烟瘴等处，奏明条款，入律例遵行。

47 以河南汝、光一带有红胡子活动，命长龄严饬地方官，认真查缉。

初九日（1月11日）

48 四川总督常明交部议处。先是，常明奏请将川省计引盐课，改归地丁完纳，下部会议。至是议驳，得旨："川省盐务，行商等抬价病民，复虑盐不畅销，招集匪徒，妄拿滋事。该省无业之人，聚充私贩，渐与官商为敌。常明系本省总督，既屡有抢夺案件，自当严行查办，免滋弊端。今遽请将盐课改归地丁，听民兴贩。此议若行，不但该省奸民趋利若鹜，为害滋甚，且川省与两湖毗连，私贩顺流而下，浸灌淮纲，诸多窒碍。常明身任封疆，不为地方计及久远，又不通盘筹画，于邻省利弊，显分畛域，除所请不准行外，常明仍著交部议处。"

十二日（1月14日）

49 从御史王泽之请，命文颖馆刊刻《治河方略》。

十六日（1月18日）

50 册封朝鲜世子。先是，朝鲜国王遣使赴清，请册封世子，清廷遣使往封。至是，国王诣慕华馆迎敕，还诣仁政殿受敕。敕书云："皇帝敕谕朝鲜国王：览王奏，以伊子年已四岁，请豫建储位，以慰一国之望，情词恳至。朕念王宗祧远绍，国本攸关，特沛恩纶，允兹陈请，专遣大臣赍奉诰命，封世子为朝鲜国王世子，并赐彩币等物。惟暨世子维藩维垣，益衍本支之庆；如带如砺，克绵宗社之

休。钦哉，无替朕命！特谕。”〖10〗

二十四日（1月26日）

51 申禁滥行铸币。鼓铸钱文，向有规定品式。凡铸冶之工八，曰看火、翻砂、刷灰、杂作、锉边、滚边、磨钱、洗眼；钱文质地大率以铜七铅三为准。〖11〗至是，帝闻江苏宝泉局所铸钱文，多搀和沙子，钱质薄脆，掷地即碎，下旨饬禁。略曰：外省设立钱局，鼓铸钱文，应遵照定式斤重。今苏省钱质如此薄脆，自系经手官吏匠役人等克扣铜斤，搀和沙子所致。事关钱法，不可不加以整顿。著百龄、朱理等留心查察，革除此弊！

52 是月，那彦成奏请定护送喇嘛，改由外省逐程接护，免派京员，以节糜费。得旨允行。

53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三千三百七十万无百六十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三百五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五石。

〖1〗《清代藏事辑要》一，378—380页。

〖2〗《清史列传》卷三四《蒋攸铦传》。

〖3〗《清史列传》卷三十《赛冲阿传》。

〖4〗参见：《清史列传》卷三六《文孚传》；《阮元年谱》卷四。

〖5〗《清史列传》卷三四《伯麟传》。

〖6〗《清史列传》卷三三《温承惠传》。

〖7〗《清代藏事辑要》一，380页。

〖8〗《清史列传》卷三二《松筠传》。

〖9〗参见：《清史列传》卷三三《陈凤翔传》；《清史列传》卷三四《初彭龄传》。

〖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三。

〖11〗《石渠余纪》卷五《纪制钱品式》。

清通鉴　卷一百七十

嘉庆十八年　癸酉　公元1813年

正月初七日（2月7日）

1 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松筠为御前大臣，罢军机处行走，大学士勒保为军机大臣。

二十三日（2月23日）

2 从署理河道总督初彭龄之请，命浚江苏高邮、宝应下游各河。

3 是月，直隶、河南所属地方粮价腾贵。顺德府属粟米每仓石价银二两五钱一分至四两三钱二分，较上月贵一钱至一钱一分；高粱每仓石价银一两八钱五分至三两七钱，较上月贵五分至一钱三分；黍米每仓石价银二两七钱至四两四钱三分，与上月相同；麦每仓石价银二两八钱五分至四两三钱，较上月贵一钱；黑豆每仓石价银二两三分至三

两五钱四分，较上月贵一钱二分。大名府属粟米每仓石价银二两四钱至三两二钱五分，较上月贵一钱五分；高粮每仓石价银一两九钱六分至二两五钱一分，较上月贵一钱六分；黍米每仓石价银二两五分至三两二分，较上月贵九分至一钱二分；麦每仓石价银三两三分至三两五钱五分，较上月贵一钱五分；黑豆每仓石价银二两二钱至三两，较上月贵二钱。赵州属粟米每仓石价银二两四钱八分至三两六钱九分，较上月贵四分；高粱每仓石价银二两二钱五分至二两五钱八分，较上月贵七分；黍米每仓石价银二两六钱至三两七钱五分，较上月贵五分；麦每仓石价银二两七钱四分至三两九钱七分，较上月贵四分；黑豆每仓石价银二两五分至二两七钱九分，与上月相同。开封府属：粟米每石价银一两七钱二分，较上月贵二分；小麦每石价银一两二钱六分，较上月贵一分；谷子每石价银八钱六分，较上月贵二分；高粱每石价银七钱六分，较上月贵一分；黑豆每石价银八钱五分，与上月相同。卫辉府属粟米每石价银一两九钱二分，较上月贵三分；小麦每石价银一两四钱六分至一两五钱，较上月贵一分；谷子每石价银九钱六分，较上月贵二分；高粱每石价银九钱一分，与上月相同；黑豆每石价银九钱五分，与上月相同。〖1〗

二月初一日（3月3日）

4 驳商捐官兵俸饷之议。先是，两江总督百龄等以江南海州地方，私贩充斥，时有械斗拒捕之案，而扬州存城额兵亦不敷巡缉，议于该二处增设官兵，其俸饷等项概由商人捐办，毋庸移改漕标左营。至是，嘉庆帝严旨驳回，

略曰：国家设兵卫民，一切廉俸饷糈，悉皆支用正帑，直省营伍皆然，从无令民间捐办之事。夫缉私禁暴，皆保卫民生之事，商亦民也，亦复何所区别？若谓商人等自顾纲引，出赀雇募巡丁，屏御枭贩，例所不禁，听其自办。今既定制建营，额设官兵，而令商人等捐给俸饷，朝廷岂有此政体乎？百龄、阮元、阿克当阿何陋见若此？均著传旨申饬，仍交部议处。

初三日（3月5日）

5 改备选秀女之例。先是，挑选八旗女子，官员兵丁闲散之女，均经一体挑选。嘉庆十一年（1806），曾令将汉军自笔帖式、骁骑校以上之女备选。至是，以八旗满洲蒙古应行挑选女子人数渐多，命下届挑选时，除八旗满洲蒙古女子自护军领催以上女子，仍照旧备选外，其各项拜唐阿马甲以下女子，均不必备选。著为令。

6 命嗣后外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年逾六十五岁者，如遇年班，毋庸到京，均赴热河，以节其劳。

7 是月，江苏巡抚朱理奏酌筹弥补各州县亏缺章程。先是，嘉庆十四年（1809），曾查明江藩所属共亏银一百七万三千五百余两，米八千八百余石；苏藩所属共亏银三百三十三万五千二百余两，米豆三千九百余石。至是，朱理查明截至上年十一月，江藩所属已完银共六万三千四百余两，未完银一百一万余两，已完米六百余石，未完米七千九百余石；苏藩所属已完银七十一万三千八百余两，未完银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余两，已完米豆二千六百余石，

未完米豆一千二百余石，并奏弥补章程：一、现任离任人员，宜分别勒限追补。二、限补银两，宜分别先后次第。三、抵垫项下，应著落追补。四、常平仓谷攸关储备，应即核实。五、征存兵、南等米，应责成原征之员照数移交。六、苏属垫完远年民欠地漕、钱粮，应酌定限制，分年勒令催追，以免积压。七、各属书役欠项自此次饬追之后，不准再有借给流抵，以绝滥支。均如所议行。〖2〗

三月十六日（4月16日）

8 议改建仁、义、礼三坝。山盱五坝为宣泄洪湖盛涨，保护堰工而设，历有年所。先是，两江总督百龄等以仁、义、礼三坝近年屡经开发冲跌，坝基损坏，刷成深塘，难以修复，即修复亦难经久，奏请于蒋家坝以南附近山冈之处，移建仁、义、礼三坝，并挑挖引河三道，计需费五十余万两。至是，帝以所奏未能明晰，饬令再议。寻百龄等复加履勘，力称稳便，命即照所请改建。

二十八日（4月28日）

9 河南学政姚文田奉调回京，帝询问河南地方情形。文田曰：卫辉府所属地方，去冬雪泽稀少，二麦多未播种；春间又未得有透雨，大田至今未能翻犁耕种，粮价腾昂，贫民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官路两旁柳叶采食殆尽。帝责河南巡抚长龄玩视民瘼，令其速行奏报被灾情形。寻命缓征河南滑县、淇县等二十九厅县新旧额赋。

三十日（4月30日）

10 准设洋行总商。先是，粤海关监督德庆奏言：向来

开设洋行，仅凭一二商保举，即准充商，并不专案报部，遇有一商亏饷，每致贻累通行，而不肖疲商于夷船进口时，每有自向夷人私议货价，情愿贵买贱卖，只图目前多揽夷货，不顾日后亏折。迨至开征，即形支绌。揆厥所由，只因向无总商办理，未能画一，众商争先私揽，相率效尤，遂成积习。臣到任后，访悉前情，当即严行饬禁，并督同一二诚实殷商随时稽查，极力整顿。两年以来，各商办理尚无贻误，惟商力急切，未能全臻充裕，催征税课，仍有竭蹶情形。如将稍乏之商概行革退，另招新商，则一时难得其人，且生手不谙夷情，更恐办理不善。臣与督臣蒋攸铦再四讲求，与其纷更而无当，不若因时以制宜。商人之弊巧虽多，同行之耳目难掩，只以向无董率之责，殷商避怨而隐容，乏商效尤而竞利，遂致积习难返，关务日疲。今欲整关务，须察商情；欲除弊端，须专责任。惟有于各行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公正者一二人，饬令总理洋行事务，率领众商与夷人交易货物，照时价一律公平办理，不得任意高下，私向争揽。倘有阳奉阴违，总商据实禀究。臣仍不时勉谕各商崇俭黜华，各顾大体，以期积弊尽除，商力渐裕，并嗣后如遇选充新商，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司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结保，专案咨部备查。倘所举不实，或有亏欠饷项情事，著落原保商赔缴；其因事革退者，亦随时咨部注销。每年满关后，仍将商名造册，随同各册档送部查考，以昭慎重。如此立定章程，庶现在各商可望日有起色，将来亦不致滥用非人，贻累关务。至是，帝允其所请，略曰：粤东洋商承保税饷，向来仅凭一二商人保举准充，旋因亏折疲乏，拖欠逋逃，弊窦丛滋。著照该监

督所请，准于各行商中择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率领众商公平整顿。其所选总商先行报部存案，遇有选充新商时，即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同联名保结，专案咨部；如有黜退报部注销，并于每年满关日，将商名通行造册送部，以备稽考。〖3〗

四月二十四日（5月24日）

11 命刑部清厘刑狱，凡轻罪细故，可由五城及步军统领衙门审结者，俱令自行拟结，其不应送部而率行送部审理者，俱将原案驳回；凡在监人犯，轻罪及待质者，立即清理省释，毋稍稽滞。

12 是月，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谢因叠获积匪，交部议叙。得旨："去莠安良，固属善政，妄拿邀功，翻成虐政，总求一是字耳。勉之！"

五月二十九日（6月27日）

13 复满洲、蒙古旗人武场乡会试。

六月初九日（7月6日）

14 申禁宗室、觉罗与汉人通婚。

十四日（7月11日）

15 命议定贩卖、吸食鸦片烟科条。谕曰：自鸦片烟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从前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淫，自趋死路，大有关系，深惑人心，不可不严行饬禁。著刑

部定立科条，凡商贩售卖鸦片烟者，应作何治罪，侍卫官员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军民人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区别轻重，奏定后通行颁示，俾知警戒。

寻议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违禁故犯者，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为奴。谕曰："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曾降旨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著再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各关，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抛弃人海，奸商按律治罪。倘各关监督等阳奉阴违，私收税课，著该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监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朕必从重惩治。其各处辗转运贩之徒，并著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等一体严查，按律究办。"〔4〕

二十日（7月17日）

16 以宋范祖禹所撰《唐鉴》，考镜得失，有裨治道，命仿《唐鉴》体例，纂修《明鉴》。

二十五日（7月22日）

17 革伊犁将军晋昌职。先是，因贸易纠纷，哈萨克杀安集延人口三名。安集延人怒，遂纠结俄罗斯人共一百八十二人，至北路哈达苏卡伦外，向哈萨克台吉罕巴尔讨要

人口。晋昌闻讯，即拣派伊犁协领哈芬布前往巡查。哈芬布至，罕巴尔率其子叩求守卡防御，出面调解纠纷。哈芬布察看情形，恐别滋事端，即出卡伦外数十里之地，安设帐房，摘传俄罗斯安集延头目数人，面为开导，令两造相见，自行公议偿还之项。旋双方达成协议，罕巴尔以财物抵偿杀死人命，分还各部，哈芬布亦撤回卡伦内。奏闻，谕责晋昌多事，命交部议处，曰：外夷因交易起衅，自相理论，系常有之事，既在卡伦以外，即与中国无涉。乃晋昌竟派员调停，实属多事！幸而俄罗斯恭顺，彼此将财物偿还，安静归部；若使当哈芬布剖断之时，稍有抗违情形，又将如何办理？岂非自生边衅？总之，卡伦以外各夷部落，自相争论之事，天朝断不值代为剖判，嗣后遇有此事件，该将军惟当严饬卡伦官员，谨守边界；即使夷人禀请投诉，亦当词严义正，告以不应越界管理之故，切毋轻举妄动，有乖体制。慎之！至是，部议请革任，得旨：晋昌革去领侍卫内大臣，斥退伊犁将军；哈芬布降四级调用。〖5〗

二十八日（7月25日）

18 准驻防子弟应本省乡试。先是，驻防子弟，需来京乡试。至是，帝以入京道路遥远，应试者每艰于资斧，裹足不前，命其就近参加本省乡试，其如何编号录取，著礼兵二部妥议具奏。寻议：各省驻防生员，请自丙子科为始，于本省乡试编立旗字号，另额取中，学政录送十名，准取一名，其零数过半者，再取中一名。其武乡试编号定额，俱照文场之例。

七月初二日（7月28日）

19 以发往吉林、黑龙江为奴人犯过多，兵丁无力养赡，命刑部酌量变通条例，改发黑龙江、吉林、盛京及各处驻防官员名下为奴。寻议：发遣人犯，其情罪较重者五条，仍发黑龙江、吉林；其情罪稍重者五条，改发盛京；情节稍轻者十五条，改发各省驻防，均给各该处官员为奴。从之。

十二日（8月7日）

20 命查办红教、黄教喇嘛争竞案。先是，西宁布赉绷寺所管之噶勒丹彭错岭寺院，兴旺黄教，嗣有红教扎乌喇嘛江巴曲达尔，欲毁坏该寺，于是两教派发生争执，诉驻藏大臣衙门。至是奏闻，帝命那彦成亲赴西宁，会同福克精阿秉公剖断。寻查明噶勒丹彭错岭寺原属扎乌喇嘛之地，旧有西藏黄教喇嘛二人来寺坐床教经，每届六年换班一次，近因在扎乌坐床已久，希图并占扎乌之粮户，以致发生争端。帝命嗣后西藏喇嘛无庸派往更换，以期永绝争端。

十八日（8月13日）

21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诸皇子扈从，命仪亲王永璇、大学士勒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邹炳泰、尚书福庆留京办事。八月十九日，帝至布克崖口。时天气晴爽，帝命进哨十三围，于九月初五日，出哨回跸。是夕，忽暴雨，历三昼夜，溪水骤溢，沙渍泥淖，人马皆不得前。雨霁，仅行五围，即从中哨门伊马图口，回驻山庄。诸皇子先归。

八月十八日（9月12日）

22 命停明岁大挑。嘉庆帝亲政以来，每阅六年大挑一次。至是，吏部奏言：各省举人自十三年戊辰科大挑后，至明岁甲戌科，已阅六载，应否举行挑选，请旨定夺。帝谓目下分发各省者为数过多，命暂缓一科，并著嗣后每届四科奏请大挑一次。

九月初七日（9月30日）

23 河南滑县八卦教徒起事。八卦教，亦系民间秘密宗教。倡之者为清初单县人刘佐臣，分乾、坤、离、坎、震、兑、艮、巽八派，辗转流传，徒众遍布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而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为之魁。

林清，大兴县宋家庄人，本籍浙江绍兴。初于京中药肆学徒，略懂医道。嗣因染患梅毒，被店主逐出，为宣武门庸役，击柝守夜。继充黄村衙门书吏，旋以事革去，与人伙开茶肆。寻往江南，充官署长随，又至江宁一带行医。后窘甚，雇与粮船拉纤，北返通州。寻入京挑卖鹌鹑，与人同开雀鸟铺。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拜宋景耀为师，入荣华会。荣华会者，八卦教之别名也。考其派属，当为坎卦教〖6〗，教首为郭潮俊。十三年（1808），因教徒陈茂林为人告发，宋景耀、刘呈祥等教目俱拟徒罪，林清亦受杖责，释回后，乘间取代郭潮俊，出任教首，改荣华会为天理教〖7〗。清之初入教也，意图敛钱，无大志。既掌教，因教势日增，遂萌聚众反清之志。十六年（1811）二月，南下河南滑县布教，自称“后天祖师”，经故人牛亮臣引见〖8〗，识李文成。

李文成，滑县谢家庄人。少孤，为木工佣保，人呼李四木匠。时，滑县流行九宫教。九宫教，震卦教之别名也，安阳人梁健忠为其首。文成尝从健忠之再传弟子刘国明习教。既识林清，闻清言健忠教伪，乃聚众夺其经卷而自称卦主。方是时，冯克善亦于豫、鲁间力收离卦教徒。克善，文成表弟也。少猛鸷，有膂力，善骑射，尤精枪法。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从山东济宁人王祥习离卦教。嗣后牛亮臣之子文成、浚县人李大成、滑县人熊自华、张九成，俱师事克善。自华、九成等又各授其徒，徒侣渐多，众遂奉克善为离卦头目。自是，清与文成、克善等往来不断，徒众益增，而山东德州以宋跃隆为首之离卦教、定陶以徐安国为首之震卦教、金乡以崔世俊为首之离卦教、曹县以朱成贵为首之震卦教，亦先后经冯克善、刘国明奔走联络，纷纷听命于林清。

同年九月，林清三下滑县。因上月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以其占主兵，奏改十八年闰八月于次年二月。清等窃喜，谓清朝不利闰八月，又以民谣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落地”之语，遂转相附会，推定于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举事。十七年（1812）正月，林清复率陈爽、陈文魁、支进财赴滑，与文成等再商举事计划。是为道口之会。诸教首议以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又议立八宫王，每宫下设八卦伯，皆听命于三皇；并走举事旗号、服色、口令。〖9〗

【考异】关于道口会议之期，史书记载有异。蒋予潇《七经楼

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云："（嘉庆）十六年二月，文成大会林清于道口，谋举大事。"《靖逆记》卷五《林清》曰："壬申（嘉庆十七年）春正月，清率陈爽、陈文魁、支进才往滑，大会诸贼于道口，二月归黄村。"《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云："（嘉庆）十七年七月，林清到道口孔继太店内，有同教李文成、冯学礼、于克敬、冯克善来见。"《靖逆记》卷五《冯克善》云："（癸酉）秋九月，林清至滑，诸贼众大会于道口，歃血饮酒，誓告师期，定三皇之僭号，清与文成欲分割燕、豫，克善欲据德州，以扼南北。"依史籍所记，林清首下滑县为嘉庆十六年（1811）二月，而其时李文成尚未出掌震卦教，举事日期亦未确定，故蒋予潇所言不足为信，疑系将林清首次南下与道口之会相混。再十八年（1813）九月，滑县、金乡等地因密谋事泄，李文成、崔世俊等已被捕下狱，故亦不可能"大会于道口"。至于《那文毅公奏议》所载十七年（1812）七月之说，亦似有疑，因据董国太所供（《董国太又供词》，载《故宫周刊》二二一期），是年林清仅于正月间南下滑县一次。且供词与《靖逆记》卷五《林清》所记，无论从赴滑人员，抑或从返归黄村时间看，均完全吻合。故十七年（1812）正月之说，当属可信。

道口之会后，各路教首分头行动，招收徒众。文成党最盛，而林清密迩京师，交通内侍刘金、刘得才、杨进忠、阎进喜等，外依文成之众为援，将乘是年嘉庆帝巡幸木兰时袭据京师。滑县老安司巡检刘斌，闻将有变，因微服行村中，夜气惨淡，闻冶兵杖声甚厉；侦铁工，知文成等谋起事。木月初五日，知县强克捷突发兵役，逮李文成、牛亮臣于狱，严刑拷问，文成坚不吐实，足胫皆断，而亮臣亦血流遍体。收禁下狱，将解省正法。其党黄兴宰、黄兴

相、宋元成等先受文成之封，居于县境之老安，闻文成事败，与众议曰："吾闻先发制人，后发即为人制。今事已急，十五之期，断不及待。此间兵食既足，鼓行而前，径取滑城，据而守之。直隶之开州、长垣，山东之之金乡、定、曹，皆吾声援。官兵四路牵制，措手不及，然后成师以出，数百里可传檄而定也。"众然之。至是，聚众三千陷滑，出文成、亮臣于狱，屠克捷及其家属数十人。刘斌持械街战，亦阖家死焉。旋直隶之长垣、东明，山东之曹县、定陶、金乡亦起而响应。曹及定陶皆陷。〖10〗

事闻，帝方自木兰回跸，驻两间房，命温承惠为钦差大臣，率护军统领富兰、副都统格布等驰往长垣、滑县统兵剿办，命河南巡抚高杞、山东巡抚同兴督兵防堵；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选带将弁驰赴大名一带协同温承惠剿办。

十五日（10月8日）

24 天理教军攻打紫禁城。滑县教徒既仓促举事，林清等未及与闻。有汉军独石口都司曹纶者，侍郎曹瑛后也。家素贫，尝得林清资助，遂亦入教。适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与之勾连，许为城中内应。福昌度十七日嘉庆帝次白涧，留守诸王大臣且出迎，欲以是日乘虚窃发。而林清狃于经谶，不欲改期，密令党徒二百人先后入京，而自伏黄村，尚觊河南援集而后进。至是，教徒由宣武门潜入内城，各藏兵械，混酒肆中。日晡，分攻东华、西华门。其东入者，陈爽居首，刘呈祥押后，太监刘金等导之；其西入者，陈文魁居首，刘永泰押后，太监高广福等引之；而太监阎进喜、王福禄等在内接应。其东路教徒，将入东华门，会

有卖煤者与之争道，教众脱衣露刃，为司阍官兵觉察，闭关格拒，仅陈爽等数人阑入，余悉奔散。而入者终因寡不敌众，旋被悉数擒毙。其入西华门者，数十人，反关以拒官军。教徒得内监向导，已知大内在西，而误由尚衣监、文颖馆斩关入，侍卫急闭隆宗门，教徒遂不得入。时诸皇子在上书房，皇次子绵宁闻变，立命进撒袋、鸟枪、腰刀，饬太监登垣以望。俄有手白旗，攀垣将逾养心门入者，绵宁发鸟枪殪之，再发再殪。贝勒绵志亦以铳续毙其一，群徒乃不敢逾垣入。其二人潜至内膳房，众内监击杀之。适王大臣等先后率侍卫、兵丁自神武门入卫，教众不敢，出西华门奔匿。明日，京师大雨如注，官兵大肆搜捕，教众歼获略尽，其通谋内监亦就擒焉。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由八百里加急驰奏。〖11〗

十六日（10月9日）

25 帝回跸至白涧，惊闻京师警报。诸臣有议奉驾之京东，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大学士董浩力请回銮，帝然之，命革步军统领吉纶、左翼总兵玉麟职，令内大臣托津、侍郎英和、御前大臣额驸拉旺多尔济、御前侍卫和世泰等先行回京查办事件，封皇次子绵宁为智亲王；又命直隶总督温承惠等查拿京畿一带教众，命陕甘总督驰驿来京，令江南提督乌尔卿额赴徐州边界，安徽寿春镇总兵官喀勒吉善赴颍、亳一带，各带兵驻守。〖12〗翌日，帝自白涧回跸，驻烟郊，颁示《遇变罪己诏》，曰："朕以凉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初，白莲教煽乱四省，黎民遭劫，惨不忍言，命将出师，八年始定。

方期与吾赤子永乐升平，忽于九月初六日，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隶长垣至山东曹县，亟命总督温承惠率兵剿办。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天理教逆匪七十余众犯禁门，入大内，戕害兵役。进宫四贼，立即捆缚，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朕之皇次子亲执鸟枪，连毙二贼；贝勒绵志续击一贼，始行退下。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门外诸王大臣督率鸟枪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拿净尽矣！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爱民如子，圣德仁心，奚能缕述？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惟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止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反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13〗十九日，帝自烟郊还宫。而林清则于十七日被捕于黄村。〖14〗

二十日（10月13日）

26 命大学士庆桂、刘权之，尚书祖之望、王懿修以原品休致。

27 嘉庆帝御乾清宫，召见诸皇子及诸王文武大臣，诏求直言。略曰：禁门事变，幸得平定。事定思痛，此实非

常未有之变。寇贼叛逆，何代无之，今事起仓促，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非朕之凉德，何以致此？但诸王大臣同国休戚，今使皇子亲执火器，御贼于禁御之中，诸臣其何以为颜？返而思之，更何以为心乎？嗣后尔等当各殚忠竭虑，以匡国治，勿再因循怠玩，平日文恬武嬉，事至则措置失宜，事过则泄沓如故，素餐尸位，益重朕辜。夫涓涓不塞，将为江河，祸变之来，必有由致，不究其本，患将未已。诸王大臣及各言官，如能洞见致患之原，官常吏治有亟须整饬修明者，各据所知，剴切直陈，朕必衷而行之；若琐琐焉摘一事，改一则，博建言之名，以图塞责，朕甚无取焉。〖15〗

寻诸臣纷纷入奏。两广总督蒋攸铦疏言：皇上临御以来，戡定四省教匪，登斯民于衽席，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昏不知恩、愍不畏死之乱民。以臣思之，亦非尽地方官仓促激变所致，诚如圣谕‘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始而萌蘖方滋，漫无觉察；继而燎原将炽，尚冀消弭。苟且目前，规避处分，以致水懦民玩，酿成乱逆。此因循怠玩之弊，咎在州县，而表率无方，劝惩不力，则督抚藩臬道府之责尤重、咎尤深。欲防乱于未然，首在甄别道府州县。近日州县贪酷者尚少，而委靡者甚多。该管道府耳目切近，非不知某员遢冗、某员勤干；每以遢冗者为安详，勤干者为多事，黑白莫分，是非倒置。督抚藩臬稍不加意，即受其欺蒙。夫遢冗之酿患，与贪酷等。臣窃以为目前急务，莫先于察吏，而欲振相沿之聋聩，当用破格之劝惩。凡贪酷者固应严参，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不必俟计典之年始行核办；其有守有为，勤能爱民者，即密奏请旨，

优奖以为之劝。道府得人，则州县治；州县得人，则闾阎安。将祸乱之萌自消，太平之福可致矣！得旨："此系非常大变，总由因循而成。朕力除此弊，必期振作。知人安民，洵至言也！"〖16〗

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用光奏言：臣深思致患之原，窃以为大端有二：一则大兴、宛平之选吏，未得慎简之方；一则山东、河南之察吏，未得举措之道。大兴、宛平属于顺天府，而选大兴、宛平者，第由直隶总督之题升，府尹虽会衔而不能专主。闻升此而县，大抵以资格深而遑冗无才者授之，积习相沿，数十年于兹。彼既无才，安能责以发伏擿奸之治？臣度向来题升者之意，必以京师之地，百司具焉，纲维所布，固已条教详明，为大兴、宛平者，但能不失期会簿书之责，即为称职，非若畿辅他县差务殷繁，必须才吏，始能无误。然则虽升其官而不求其才，浸失乎郑重牧民之意。臣以为应请旨饬下直隶总督，嗣后题升大兴、宛平不得徒循资格，必择其治行尤异者，方与题升，而顺天府尹亦使之得兼保举参劾之权，则良吏必出矣。山东、河南之察吏未得其道者，逆党之谋，匪伊朝夕，其踪迹如此之广，往来数年之间，两省守土之吏，岂其绝无闻见？先事之疏，固不得辞其责。近来州县之保举，只叙虚词，鲜胪实事。臣以为苟有其私，虽循例之保举，未尝不可以市恩；苟其无私，虽破格之超擢，不必复疑其逾格。方今山东已大就安谧，河南军务亦降次奏凯，闻河以南饥民颇众，可否特诏两省大吏于所属州县中，能抚恤饥民，兼有解散盗贼之方者，自州县丞倅以及将弁，准其保奏，予以超擢，则不独激劝有方，而亦可消患于无形矣！得旨：

“嗣后各直省首县要缺，该督抚遴选贤能之员，专折保奏，除该员现有私罪处分，吏部仍奏明饬驳外，其任内一切因公处分，均可无庸核计。著吏部详定章程，奏明颁发遵行，以收推贤举能实效。其大兴、宛平二县应如何责成顺天府尹遴选贤否、考课最善之处，著详议具奏。”寻议奏：“嗣后大兴、宛平二县缺出，请归府尹于所属之员详加遴选，出具考语，奏请升调。其外二十二州县拣选题调，均令府尹主稿、总督会衔。如顺天府属无可保题，再咨行总督，于通省拣选，令总督主稿、府尹会衔。顺天府属佐杂各缺，亦归府尹专主办理。”从之。〖17〗

国子监祭酒姚文田疏言：为治之本，无非教养二端。南方之民，患在赋重；北方之民，患在徭多。然在州县亦不得不然者何也？督抚遇应办事件，不过下行两司，两司又转行府州，府州又各行其所属之州县而已。至于州县，无可更诿，事事必须措办。所入廉俸，即尽支领，亦不敷延请幕友，况又多方减扣，则每日经费，更何所出？故钱粮不能不额外加增，差徭不能不民间摊派，如遇歉收之岁，该员循例报荒，则征收必须停止，日费无出，而公事亦皆束手。故非至民力殚竭，无可再征之时，必不肯轻言岁歉。彼非皆残忍性成，实势有所不得已也。然小民偶遇偏灾，即加抚恤，则根本未伤而元气易复。乃至十室九空之日，始为议及灾荒，虽复蠲赈叠施，其何及乎？此又因官贫以致民困之大概情形也。臣再四熟思，求一善术而不可得，得其策之下者，则惟有省事一法。而省事之要，则在久官员之任，其他苟无害于变通者，随事详思，可省则省，务俾官有余力，然后可责以养民之政。〖18〗

二十二日（10月15日）

28 御史程赞宁奏稽查京城内外章程：一、紫禁城当多设立兵卫，皇城东安、西安、地安等门及内外城各门亦应多派官兵，分别防守。二、皇城、内外城以及城外关厢等处，应各按步军统领、五城御史、顺天府所管地段，酌派官员，实力编查保甲；偏僻空旷之所，必须严饬官弁实力搜查，不使匪徒藏匿。三、各城营汛司坊，夜间应实力巡查；各街道胡同，应令官宅、居民、铺户每家各出一人，彻夜巡更；其堆房栅栏等处，仍责成官兵看守巡缉。四、内城之朝阳等门，外城之彰义等门，为商旅必由之路，宜遴派明干官员严密稽查。帝命军机大臣会同步军统领衙门速议具奏。寻议上，准驳有差。〖19〗

二十三日（10月16日）

29 嘉庆帝御丰泽园，亲讯林清、刘进亭、刘得财、刘金。诸侍卫佩刀环立，威仪甚肃。刘得财、刘金先入，帝曰："汝等皆朕内侍，朕有何待错汝等，乃萌此逆谋也？"二阉俯首称主子饶命者再。帝笑曰："汝既顺林清，应与朕作尔汝之辞，何得尚称君上？"遂命夹打牵去，磔死。复引林清至，帝问其何故蓄逆谋，清曰："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遂命尽法惩治，凌迟梟示，将林清首级传示直隶、河南、山东教徒滋事地方。〖20〗翌日，帝颁示朱笔谕诸王大臣曰："逆匪突入紫禁城，实非常之大变，今虽首逆伏诛，余党就戮，闾阎安辑，城市如常，此在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日，永怀安不忘危之念，励精图治，夙夜在公，庶几补救前非，仰承天

眷。因思十月初六日为朕寿辰，国家典礼，自初三日至初九日，俱穿蟒袍补褂；正日御正大光明殿受贺，此定例也。今岁突遇此祸，若仍照常年典礼而行，朕实无颜受贺。况军书交驰，邪氛未靖，尚有何心宴乐乎？非博虚名，实无暇也。向年俱进如意，即日回赏，原上下联情之意耳。今遇大不如意之事，岂可复行呈进？朕不见此物，转觉心安，见物思名，益增烦闷矣！今酌省繁文，副予警惕之念，诸王大臣爱戴之忱仍可得伸。著于初五、初六、初七三日穿蟒袍补褂；初六日，朕御乾清宫，皇子、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头品大臣、二品内廷行走诸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俱在乾清门内行礼；二品文武大臣、三四五品京堂，俱在保和殿阶下，向乾清门行礼。除此俱在本衙门行礼，作乐排仪仗照常，不必宣表。行礼后，朕酌简数人进宁寿宫入座赐宴，勉尽一日之欢而已。至岁朝礼节，一切如常，彼时亦不矫情删改。此次寿辰，实无心绪，尔诸臣勿行奏吁，副朕苦衷为是。特谕！”〖21〗

二十七日（10月20日）

30 颁示朱笔《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曰：“九月十五日之变，史册所无，我君臣相率怠玩于平时，方罹此重罚。幸承天祖垂佑，雷厉风行，大逆立诛，余邪渐熄，若仍诸事怠忽，苟且依违，是自作孽，不可活矣！只知私家为重，国事我轻，诚昏愚之极矣。有国然后有家，国破家岂能存，保国斯能保家，一定之理也。为今之计，密访以涤其源，安良以杜其慝，譬诸虎狼噬人，焉能绝其种类，曳尾潜逃，亦可网开一面矣！以仁心化天下，尚有此等逆徒，若专事

残暴，祸不旋踵而至。上苍断不保佑，可不畏乎？自今各思尽心竭力，保国保家，平日恩怨，勿借此有事之秋，先图报复，先公后私，正心为主，先本后末，安民为急也。邪教之起，匪伊朝夕操刀犯阙，诡计有年，州县惧干处分，隐忍姑容，养痈遗患，至于如此。试问地方大小官员何国之人，则曰大清国之人也；问其禄，则曰君上所赐也；问其职守，则曰我不知也，或曰与我何涉也。朕用是寒心，况本无才德之主，而庸碌者居半，实心保国之臣力不能敌，深可悲也。诸臣各尽乃心，各竭乃力，办实事与朕看，庶几仰答天恩，转祸为福，在此寸心耳！勉听朕言，愿同朕志，特谕中外文武知之。”〖22〗

31 是月，直隶按察使庆格以失察匪徒潜匿，奏请交部严加惩处。帝批：“总朕之咎，罪汝何益？但京中如此大变，通省文武，将来史册为何等样人，惟有尽一分心力，赎一分罪耳。无可再谕矣！”

32 新授山东学政黄钺奏谢。得旨：“山东士习宜加整饬，下帷读书者少，包揽公事者多。勉力教诲，勿专以文章为事也。试思学政为名，政者正也，正人心、厚风俗之责，非浅鲜也。汝人品学业，朕所深知，从此循分做法，自能永乘恩泽。大吏官声，民间疾苦，随时密奏，切不可隐饰，但须字字切实，勿以风闻塞责。志之。特谕。”

33 河决睢州及睢南薛家楼、桃北丁家庄，褫东河总督李亨特职，以戴均元代之。翌年（1814）正月，均元内召，

起吴墩再督东河，董理睢工。二十年（1815）二月塞。

十月初三日（10月26日）

34 颁朱笔《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曰："天佑我国家，迅雷除贼，大逆立擒，枪毙逾垣之盗，雨熄举火之谋，余党全诛，无一幸免。朕遭非常之大变，受非常之天恩，惊惧之余，益深乾惕，敬同内外诸臣，洗心涤虑，尽心尽职，仰答昊慈，以迓承平之福。念兹毋忽，予之至愿也！奸民以教诱人，邪说充塞，积有年矣。直隶、山东、河南自督抚至州县，岂尽聋瞽乎？缘私心太重，以致吏治不肃也。大吏待属员，明以奔竞为才能，暗以苞苴定高下，遇一公务，彼此推诿，各顾处分，上下回护，所办无实政，所议皆游辞，良知泯而利心深，恋人爵而轻天爵，小事吹毛以求疵，大事养痈而贻患。丛脞疲玩，怠惰因循，吏治之坏，至今极矣。逆贼窃视官庸吏玩，至于如此，有何畏惮顾忌乎？始则敛钱聚众，官吏不办；终则揭竿肆逆，官吏不知，若非天佑，尚可言哉！朕无知人之明，乏驭世之才，屡申劝诫，徒费苦心，依违迁就，习与性成。事前则漫无觉察，临事则张皇失措，事后仍漠不关心，皆朕不德之所致也。诸臣各勉致君泽民，扬名后世，切勿视此朱谕，又不领会，相率颂扬，具折了事，真不知朕之苦心矣。九重皋应，何等尊严；八旗守卫，何等雄壮，岂有数十逆贼哄然直进，官兵空手遮拦，立被杀害，皆由经年累月，不修军器，弓无弦，矢无镞，刀枪钝敝，火药潮湿。日前击贼，皆用瓦砾，言之可羞。军威不振，毫无纪律，此皆管兵大臣之咎，亦朕误用之过也。逆贼盘踞京畿，伏藏禁闼，

官吏废弛，兵丁怠惰，军器无用，皆见惯之事。是以大逆林清自六月至九月，毫无顾虑，公然布置，勾结为奸，竟无一人举发，诚怪诞之极矣！近日言事诸臣，可采用者，立见施行；留中不报者，实不可行者也。若显斥其非，又以朕为拒谏。为君难，至朕尤难；为臣不易，诸臣未必能留意体会，亦太觉容易矣！惟祈上天启迪渺躬，用股肱心膂之臣，同心协力，挽回污俗，庶几补救于万一耳！特谕。”〖23〗

初十日（11月2日）

35 那彦成接钦差大臣关防。先是，帝命温承惠为钦差大臣，赴河南剿办天理教，召陕甘总督那彦成来京。然承惠行动迟慢，欲待厚集兵力，然后进剿，而山东巡抚同兴亦逾旬不发兵，盐运使刘清力争始发。乃诏以那彦成代温承惠佩钦差大臣关防，节制山东、河南兵剿教，陕西提督杨遇春副之。途次，那彦成上“剿匪事宜六条”：一、筹办三省防堵。二、酌定进兵道路。三、请宽宥胁从。四、请团练义勇。五、请暂缓堵筑漫口。六、请普设粥厂。帝谓其言有甚是者，有不可行者，传谕那彦成曰：办贼之法，以剿捕迅速为主，那彦成受朕厚恩，今付以统兵重任，惟当一意除贼安民，凡军营应行调遣布置事宜，果计出万全，即迅速办理，不必一一条陈请旨。兵贵神速，机宜朝夕不同，往返迁延，于事无益！〖24〗至是，那彦成抵河南卫辉，接收钦差大臣关防。然那彦成接印后，亦以兵不敷剿为词，奏请增调兵力，然后进剿。奏闻，帝怒责其因循怠玩，略曰：李文成谋危社稷，株守滑县，朕日夜焦急，寝食俱废，望汝速剿大逆，奠安民社，不想汝到卫辉，迟疑不进，逗

留观望，以等兵为词，大失朕望，具何肺肠，忍心病狂，天良何在？非阿桂之孙，非朕之臣，任汝为之可也。近因温承惠迟回贻误，所以用汝，孰意汝之因循疲玩，更甚于彼。汝以世家满洲，不及一山西人，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间乎？匪贼一日不灭，良民一日不安。汝一日不进兵，贼匪多裹胁一日。若等兵齐进剿，须至腊月，彼时贼匪又增数万矣！况汝安坐卫辉，有何良策不令贼匪裹胁；又有何策不令贼匪窜逸？直入大内之逆党，为覆载所不容，稍有人心者，孰不思灭此朝食，而汝漫不关心，可恨之极！可恨朕屡用庸臣，败坏国事。今日之旨，是汝生死关头，信与不信，凭汝自议。掷笔付汝，好自为之。三路进兵，攻打桃源道口，以重兵围住滑县，勿令一贼潜逃，此为上策，勉力办理，稍赎重咎。朕计日以待捷音，汝若再有迟疑，朕永不见汝之面矣！〖25〗寻那彦成又奏：教军数万，我兵数千，攻之则有余，围之则不足，合之则可顾一路，分之则未免单弱，不在接仗之迟早，总期一鼓而奏功。帝批曰：看汝造化，无可训示！

时，帝又以林清传教已阅八年之久，温承惠既未能先事访拿，复不自请处分，只论门禁不严，官兵皆应治罪；及带兵赴剿，沿途逗留，至十月始抵滑县，接仗二次，未获大胜，教众仍四出滋扰，而屡次奏报，尚以兵力未厚，不便进兵为辞，命褫职，拔去花翎，赏五品职衔，责令办理那彦成一路军营粮饷。

二十一日（11月13日）

36 以托津出差、勒保患病，军机处满大臣乏人，命桂

芳哲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26〗

二十五日（11月17日）

37 鸿胪寺少卿叶少榷再奏州县保甲规条。先是，湖南布政使叶佩荪，曾于山西河东道任内，详立保甲规条，饬属力行，颇有收效。嘉庆四年（1799），其子少榷将其父拟定规条缮录进呈，帝谕各督抚行之。至是，叶少榷以地方保甲严重废弛，再行缮录原拟条规以进，请敕下各督抚切实举行。其规条略曰：保甲一法，实为整顿地方、提纲挈领之要务。禁暴戢奸，化民成俗，皆由于此。今保甲之所以卒莫能行者，推求其故，约有数端：一则地方辽阔，户口畸零，官必不能遍历乡村，细询姓氏，只凭乡约造报，错误相仍，则编审之不真，其弊一也。一则册籍繁多，纸笔馆工需费不少，书吏既难赔垫，辄借册费为由派钱肥橐，甚则以点充乡约为利津，以取具保结为奇货，闾阎骚扰，怨谤盈腾，则衙蠹之需索，其弊二也。一则州县视为具文，茫不知所以设立保甲之意，有何实政，不过奉文造册，潦草塞责，一切惩劝之方，官未尝明定章程，民何由知而呈报？乡保等既无专责，谁肯以不干己之事，向诉于不理事之官，所以虚置尘封，无关读法，则有名无实，其弊三也。一则百姓之迁移，事故日新月异，初造之册，甫历数时，即多更易，若欲随时改造，事既冗琐，事亦滋多，遂致缮写甫完，已成废纸，则有始无终，其弊四也。用是博采舆情，参稽成法，拟定数则，通行各属。

一、缮造之法。每甲发给空白循环册二百页，空白门牌一百张；每牌发给空白循环册二十页，空白门牌十张，

令其将本牌人户姓名、丁口、年岁等项于空白册牌内详悉填注。填写完毕，牌长将册牌各十张汇交甲长处，甲长合十牌之册百页挨次订成循环二本，自发册至缮完日，一牌写则各牌俱写，一里完则一邑俱完，定期或二旬或半月，令里长各携牌册，准于某日齐集至县，牌长、甲长均不必来。县令将循册存署，次日合集里长，令其将循环册及门牌带回，分交甲长，令甲长以门牌交牌长发各户用板悬挂，循环册存于甲长处，以便改注倒换。

二、牌册之式。计一邑若干户，每户需循环册二张、门牌一张，册用坚韧绵纸，牌方尺余为度。

三、循环之法。各户如有迁移生故婚嫁增减等项，牌长当随时告知甲长，公同于牌册内添注涂改，定期于每年三、六、九、腊四季月之朔日，由里长携带已添改之环册，交与州县官。

四、稽查之法。州县官先于发册时开诚晓谕，俾知亲身查察，自不敢任意捏开。嗣后只须于因公下乡之日，携带所过村落之册，阅对牌册所书；又于审理词讼之时，听断既毕，两造具存，随意详诘数家，取结核校。间或亲赴附近村庄，抽查数处，遇有开造不符者，戒惩原办之甲牌长。

五、禁奸之法。地方有干犯禁例之事，牌甲知情不举，律有罪名。州县官当摘叙应禁各条，每村给与简明告示，专责牌甲邻佑，据实举首，立刻严拿讯办。

六、劝善之法。谆嘱乡保及耆老绅衿，遍为训诫，其有厚德笃行、足为一乡表式者，公举以闻，官为优礼。读书苦志之士、耐贫守节之妇，或周以布粟，或表其门闾；

违背教约、素行不检者，先以训饬，续以鞭笞，官于册内注明劣迹，许其自新。

奏入，帝深以为然，命直省督抚实力推行。〖27〗

二十六日（11月18日）

38 禄康、裕瑞遣发盛京。先是，以失察所属兵丁曹福昌从习邪教，与知谋逆，革正黄旗汉军都统禄康、副都统裕瑞职，仍赏四品顶戴，禄康以宗人府副理事官用，裕瑞以宗人府笔帖式用。至是，因讯出曹福昌之父独石口都司曹纶亦听从林清入教，预知谋逆，允为收众接应，帝谓曹纶以四品职官从逆，罪大恶极，而该管都统、副都统漫无觉察，其咎尤重，命革禄康、裕瑞所有职衔，俱发往盛京，派令管束移居宗室各户。旋又以失察邪教谋逆，谪降汉军籍、直隶籍之科、道官。

二十七日（11月19日）

39 官军攻克道口镇。先是，李文成既据滑，以胫创甚，不能四出征战，遂出兵围浚，而萃精锐于道口镇。道口为滑、浚屯粮大镇，距滑十八里，临运河，通太行，可守可战。十月初九日，督臣温承惠、抚臣高杞、提臣杨遇春、马瑜由运河西进兵，距道口五六里，与教众遭遇。官兵大呼突击，教众东渡，败入道口，溺水死者众。官兵乃扎营道口周围，伺机而动。至是，那彦成督兵七路猛攻，教众二万人前拒，官兵枪炮并发，矢石齐击，相持未久，教众惊溃。官兵越壕沟径进，乘胜突入道口。教众见遇春挥刀而前，大惊，曰："须避杨胡子！"遇春修髯，善战，临

阵挽须成结，教众皆呼为杨胡子云。滑县教众闻道口危急，率众二千人援，桑吉斯塔尔、格布舍等以兵截回，裨将马光宇、吕天俸等率乡兵焚滑县之南关，教众不敢出。道口之教营，遂为官军所焚。自旦至暮，烧杀万余人，生擒三百八十余人。自教众得滑县，全恃道口为守战之计，目为直隶开州、东明、辰通，山东曹县、定陶、金乡之逋逃薮。道口既破，而教众之气受挫矣。滑城东偏复有桃源教众三千余人来拒战，那彦成等击走之，官军进逼滑城，围其三门，其正北与西北门，以兵少不能合围。那彦成奏：滑城周围数里，城郭完固，臣之兵攻贼则有余，围城则不足，将俟续调陕甘兵到营，方可集事。帝谕之曰：陕甘官兵此时已出潼关，日内即可到营，正可补北面围城之不足。那彦成等惟当督率将士合围严密，使贼匪无路遁逃，先用大炮毁其垣壁，我军奋勇先登，即可将贼首夥或歼或擒，一鼓全行扫荡矣。三十日黎明，桃源教众与官兵战于滑县之城下，官兵三战三捷，焚滑城之北郭。帝命尚书托津檄调吉林、黑龙江马队兵齐至滑城；又传谕督臣章煦即派委大员执令箭沿途传旨，饬知领兵大员，督催吉林、黑龙江兵速赴河南，不得复停于开州。〖28〗

方是时，帝命尚书托津统吉林、索伦兵以办直隶开州教众，又命副都统苏尔慎往山东助剿曹州。时金乡以知县吴阶守御得不破。而山东盐运使刘清故在四川将乡兵剿教有名，至是以文吏将官兵，大破曹州教众于定陶之髣山，复定陶。十月，刘清复破教众韩家庙，再破教众扈家集，皆刘清身先士卒，而总兵陈某反随后策应云。于是，山东教众略尽。帝命苏尔慎回开州助托津会剿。十一月，破教

众数千于汤二庄。署直隶总督章煦复奏擒教首冯克善于献县，直隶之教事亦定。乃诏索伦兵悉赴河南滑县。〖29〗

40 是月，署直隶总督、工部尚书章煦奏团练乡勇，请将口粮及制造号衣、器械等费，由官支给。谕曰："国家经费有常，从无此例，且人数聚散无时，何所稽考。此必系承办军需劣员倡为此议，豫为冒销地步，章煦受其怂恿，妄行陈奏。著交部议处，先传旨严行申斥。"寻议降调，帝加恩改为留任。〖30〗

十一月初三日（11 月 25 日）

41 敕删减公罪则例。谕曰：近来吏兵二部所定则例科条太多繁，动多窒碍，地方文武员弁，遇有应办事件，往往顾惜处分，惮于举发。贤者困于成法，不敢变通；不肖者工于舞文，巧为规避，以致积渐因循，酿成钜案。国家设官分职，期于得人而理，其定立处分，加之察劾者，原以举直错枉，俾共知警惕，无旷庶官。从前立法之意，私罪立予创惩，公罪量为原宥，所以区分贤不肖者，至为简当。自定例屡经增改之后，条目滋多，日趋苛细，书吏因缘为奸，虽贤能之员日诘吏议，而庸碌者或以幸免，于甄别人材、澄叙官方之道，甚无益也。著吏兵二部，将文武处分则例公罪各条，逐加细劾，凡事涉具文，无关政治者，一切处分，奏明大加删减，务使简而易遵，信而可守，贤员不致掣肘，不肖者无所施其伎俩，书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地方文武各官，少所牵碍，得以展布谟猷，尽心职守，用副朕蠲涤烦苛，敦崇实政之至意。

初九日（12月1日）

42 嘉庆帝廷讯曹纶等，磔于市。谕曰：曹纶系正黄旗汉军，伊伯祖曹瑛曾任侍郎，伊祖曹瑊曾任知府，伊父曹廷奎曾任同知。曹纶身任都司，以四品职官，竟敢扶助林清，通同谋逆，欲为一二品大员。乱臣贼子，行同枭獍，处以极刑，所以彰国宪而快人心。现在曹纶一家已销除旗档，我汉军臣仆，皆当视曹纶为异类，不必引以为愧。所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惟当感激国家培养厚恩，勿忘祖父勤劳世泽，共矢天良，力抒忠荩！

二十日（12月12日）

43 官兵攻克司寨。先是，滑城将拔，李文成部下刘国明从南湖率兵八百骑，偕宋克俊、王学义等，夜赴滑。三鼓，八百骑潜宿北，国明自将二十骑入城，与徐安国、牛亮臣会议。四鼓，国明护李文成从北门出。时文成被创甚，不能骑，乃乘轻车至南湖，刘国明从八百骑送之；而官军惟北门之兵未集，故国明得负文成以走。尚书托津获教首魏得中于开州，讯以文成所在，得中诡云逃至曹县之扈家集，盖欲纵文成西走也。山东巡抚同兴获教首宋国新，始得其实。李文成、刘国明自南湖出，欲往太行山，率众四千人，入辉县山内，攻占司寨。本月十八日，文成遣教众二千，攻林县之临淇镇，闻前有官兵，仍归司寨。总兵杨芳等选步队六百名、吉林黑龙江马队兵六百名分两翼，伏于白土冈之山坳。十九日平明，侍卫苏伦保等率兵赴司寨诱教众出战，教众见官兵少，即以三千余人来战，苏伦保佯走。教众急追之，至白土冈，已入伏中。总兵杨芳、特

依顺保各率马步伏兵，两翼齐出。苏伦保反旗鸣鼓夹击之，吉林、黑龙江兵突出冲杀，教众退保南首山，以巨石掷官军，登高而战。官兵怯于仰攻，河南西安诸营兵有不肯向前者，特依顺保与杨芳立斩二人，以徇于军，士皆股栗，乃冒矢石开山梁。侍卫伊尔通阿、扎兰保等率马队兵，从山岭绕出山前，截教众去路。上下夹攻，杀教众二千余人，颠崖坠水者无算。于是，官军进薄司寨，围之数重。至是日平明，官军越壕而入，冒矢苦战，尸如山积。日将昃，寨墙始毁。教众以砖木抵塞之，官军拥而登，直入寨内。寨内街市狭窄，短兵巷战，教众不支，退匿民房。吉林委参领福林德跃前冲杀，教众奋力反击，福林德死，其弟甲兵伊常德怒而往战，又死；其弟领催哲明德、其侄灵星德又往，教众已走匿他舍。司寨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亭亭屹立，坚不可破。教众据险掷石，枪炮齐发，官军死伤甚众。日已暮，相持不下，总兵杨芳下令举火焚寨，哲明德、灵星德束大炬而进，且焚且攻。须臾，烟焰蔽天，教众尸体塞路。有冒烟突火，焦头烂额而逸者，悉被生缚。李文成匿于碉楼，杨芳、特依顺保、色尔滚、德宁阿率众登楼，楼上突出一人，自称刘国明，持刀跃出，击杀兵士数人，官军以长枪刺之，国明死。杨芳等下令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 文成大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 官兵入，文成已举火自焚，教众数十人群相拥抱而死。翌日，官军往视尸体，见李文成头戴网巾，蓄长发，两股刑伤，用膏药敷贴，两臂被焚，肩膊焦烂，左目有伤，面带枪箭伤痕。座帐皆毁，惟存大白

旗，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是役也，寨内之教众数千，无一人得脱者。〖31〗

二十三日（12月15日）

44 申严诬告叛逆之禁。谕曰：林清首倡作乱，其附近村庄随同助逆者，竟有二三百人，实属罪大恶极，断不能使其一名漏网。乃连次各处拿获人犯，其中真伪相参，在十月十五日以前者审明多系真正逆贼；其十月十五以后所拿之犯或仅止习教，或全无干涉，徒令承审官日夜严鞫，废时旷事，所审者皆系无稽之事，转令有名逆犯远飏漏网。且似此拖累无辜，必至人人危惧，岂称绥众宁民之义？朕爱育黎首，除莠安良，多保一良民，增朕之福，枉杀一无辜，心实不忍。著通行晓谕畿辅亿万户，除有数莠民外，其余皆朕善良赤子，宜各安生业，无惑浮言。若妄报邀功，照例治罪，其或挟仇扳诬，则诬告叛逆律有明条，即以叛逆之罪罪之。

十二月初三日（12月25日）

45 命松筠、长龄筹议新疆经费。新疆经费例由内地拨解备用，岁以为常。至是，嘉庆帝以巴里坤、乌鲁木齐已列为郡县，南路各城回民岁输贡赋，亦比于齐民，伊犁、塔尔巴哈台兵丁亦多给与屯田，传谕松筠、长龄将新疆南北各城及镇西（治所在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迪化（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市）二府州所属每年出纳大数通盘核计，但使经费岁有所减。

初八日（12月30日）

46 申禁民间聚众结会。谕曰：地方不逞之徒，学习拳棒、拜会结盟及愚民聚众烧香等事，地方官原应随时饬禁。无如各省官吏怠玩成习，不加以禁止，以致民间视为故常。著通谕京城及各省地方官严行出示晓谕，以四民各有本业，内修伦纪，外奉王章，即为致福之本。若结会烧香聚众迎神，例有明禁。自此示谕后，如再有击鼓鸣锣，扬幡赛会者，该地方官即将为首之人，严拿惩办，以端风俗而正人心。

初十日（1814年1月1日）

47 官兵攻克滑县。滑县城坚厚，外砖内土中沙，大炮击之，遇沙而止。教众运道口粮峙其中，足支一载，严胁居民，无敢内应。官军围之数旬不克，教众守愈坚。督师那彦成率总兵杨芳等于城西南角掘地道，提督杨遇春率副将何占鳌、游击朱保等于西门掘地道。本月初九日戌刻，下令载地雷火药，分置城穴，外以引线发火。那彦成督同庆祥、杨芳、桑吉斯塔尔、副将张大振、巴图鲁德海、刘泰、永海等攻城西南角并令参将祖祥、都司窦德、赵启贵为后应；高杞同格布舍、富僧德等攻其东门，并令游击富克精阿、都司沙武德等为后应；杨遇春同特依顺保、德宁阿、色尔滚、长庆等攻其大小西门，并令副将舒丰阿、章京富明阿、额勒登、游击广瑞等为后应；总兵马元同苏尔慎、协领七克唐阿、游击马光宇等攻其北门，并令参将薛升、游击李建勋为后应。各路悉备云梯沙土布袋，以俟登城，又命吉林黑龙江及兰州固原官兵马队，密伏四隅，以

防教众窜逸。至是日平明，进兵合攻五门。教众登隅抗拒，矢集如雨，钲鼓之声震天，一贼大言曰："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教众以受接矢，左右驰突。俄而城西南角地雷轰发，南门城垣裂二十余丈，瓦石皆乱飞击，如神人助之者。教众大惧。那彦成与杨芳、桑吉斯塔尔，攻左角，杨遇春攻右角，直逼大小西门。时西门地雷亦发，诸将乘云梯以登城，高杞、马元分路并进，杀教众数千人，各门皆破。大军齐入，城中教众巷战良久。酣战一昼夜，三鼓官兵暂息城外，骤有教众三千突入鏖战，昏黑中兵教不分。李文成妻张氏挥双刀死斗，手击杀数十人，乃闭门自缢。徐安国、牛亮臣匿于地窖中。格布舍、阿勒罕保及固原游击李士林等擒获之，械送京师，磔死枭首。宋元成中枪死。艮宫主王道隆、震宫主刘荣、顺宫主冯相林、坎宫主尹振、乾宫主寿光德俱被擒，枭首军前。是役也，教众死伤及被擒者几三万余人。滑县平，捷书六百里奏入。奉旨：各领兵大员赏赉有差。〖32〗

十七日（1月8日）

48 定传习邪教治罪条例。嗣后审办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凡传徒为首者，定拟绞决。

二十四日（1月15日）

49 颁《御制致变之源说》曰："禁城之变，必有本也。夙夜思之，盖有故焉。夫宋家庄一乱民，本无恶不为一棍徒耳，非有才德能感化人心，亦无邪术能混人耳目，惟利

口澜翻，妄谈怪诞，假劫数以惑乱痴愚，遂其大逆之谋而已。愚民闻约而从，不顾后患者何也？只图目前之小利，所谓穷斯滥矣，舍生就死而不恤也。百姓困穷，为致变之源，而其本又在州县亦多困穷，无暇抚字也。治乱系于州县，必先有守而后有为，今则或困于亏缺，或困于民欠，或困于摊捐。有此三困，难为清官矣。官不清，则民不畏，挟制控告，首足倒置，罔上之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罪至于谋反，刑至于凌迟，无可再加，而民不畏者，不识尊卑，不知利害也。官有廉耻，必有操守，方可言化导禁令。今之时势，官民交困，悠忽度日，难言操守，民反制官。若不竭力振作，患将未已也。邪说诱民，总以利动其贪心，贪心起则无恶不作矣。督抚大吏，诚能培养州县，使无匮乏，然后责以治理，奖善惩贪，至公无私、民心爱戴者为上等，畏服者次之，怨声载道者去之，经正民兴，未有不可教训之民，皆是不能教训之官耳。官困必取之于民，民穷则邪慝作，一定不易之理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此理财之要道也。横征暴敛，所损益大矣。禁城之变，深感天恩，佑国除邪，彰明显著，朕若不知感畏，不勤政事，天必降灾。内外臣工，若仍挟诈怀私，因循观望，欺朕甚易，欺天甚难，身家性命，立时瓦解矣！内外臣工信朕之言，是朕大福；不信朕言，是朕之大不幸，亦诸臣之大不幸也。愿诸臣以实心行实政，以实力保国家，成全朕一片苦心。几篇絮论，或可稍赎前愆，勉收后效，朕有厚望焉！”

50 颁《御制行实政论》曰：“季秋禁城之变，非浮言泛论所能弭，必以实心行实政，庶几补救于万一也。几暇

静思其故，总因穷困而起，始则鼠窃狗偷，继以逾垣肆劫，终于谋反作乱，其心为救急度命耳！加以王畿杂处，不肖混迹，倡立邪教，妄言劫运，揭竿而起，直入禁城，乱民罪大恶极，固不待言，而潜逆近畿，往来约会，自十六年（1811）夏季，林清即造谋，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先抢宫禁，次劫京城，既得此地，皇上必避往关东。如此逆谋，已三年之久，朕竟不知，实深惭愧，实切痛心。国家设立王公文武大臣以及侍卫章京不下千员，八旗步营将弁兵士几及十余万人，竟无一人出首者。呜呼痛哉！若云实不知觉，是欺天矣。总由泄沓成风，苟且从事，悠忽度日，怠玩居心，视国事漠不相关，积陋习牢不可破，穷本探源，总因予之德薄才疏，心存姑息。水懦民玩，予之咎也。《书》云：‘威克厥爱允济。’《传》云：‘猛以济宽’。欲起废策颓，非共奋精神，大加振作，不可问矣。内外臣工，勿慕虚荣而贻实祸，勿保一时之爵禄，而遗万古之臭名。尽心致敬，实政力行，激天下忠良之气，挽向来玩愒之风，勿以习俗为不足忧，勿以廉耻为不足惜。民风之淳薄，轨物之废兴，实关系于吏治之勤惰也。礼教既弛于平日，人心久溺于非几，忠孝廉节，斥为腐谈，诈伪刁顽，习为秘计，修礼明教，秉正抑邪，此实今日刻不可缓之急务也。我朝龙兴东海，定鼎燕京，八旗劲旅一可当百。今居旧土之兵，娴熟骑射，未致废弛，而从居京师者，仅健锐、火器二营日事操演，略觉可观。若前锋、护军、骁骑诸营，虽有其名，而无其实，军器钝敝，技艺生疏，岁糜帑项几及百万，而管理诸王大臣不知教训，不勤练习，除挑补差缺之外，一概漫不关心，实属可诧。予苦口训诲，置若罔

闻。呜呼痛哉！无事则安坐而食，有事则潜匿畏葸。试问我八旗子弟，有是理乎？然十五日捕贼奋勇仍藉我八旗子弟，舍身尽力，全数奸擒。不患兵之不精，但虑诸王大臣不以实心行实政耳。试能勤求家法，率由旧章，简拔俊雄，汰裁惟怯，务使人人知方有勇，能执弓箭刀枪，则处常可壮干城，遇事即成劲旅。屏藩既固，乌有殄行惊师之变哉！望诸臣皆以实心行实政，勤敬公慎，顾惜廉耻，智者竭其谋，勇者尽其力，上报皇天列圣垂佑之恩，下挽愚民流风污俗，佐朕中兴之治，俱为盛世之忠良，补今时之重咎，垂奕代之勋名。是予至愿也。”

51 是月，陕西三才峡木工起事。陕西岐山三才峡，有木商集于老林，伐木作薪，贸易山外，谓之“木厢”，佣作者多无赖子。是秋，岐阳大饥，谷价腾贵，木商停工。伐木者无工作，遂纠众持器械掠食。吏捕之，有万五、傅老八、杨二、胡二等率众四百人，入盩厔县山中，屯集独独河边，胁从者八九百人。小王涧有众三百余，持旗帜刀矛，与万五回合。陕西巡抚朱勋、总兵吴廷刚分道击之，移檄西安将军穆克登布，协力防御。事闻，帝命陕甘总督长龄领兵平之，并命杨遇春等移兵击之，诫谕勿得以招抚了事，使教徒之潜伏者无所忌惮，相率效尤。万五部署其众，分青号、绿号，大旗手、小旗手，正元帅、副元帅，皆冠服鲜美，被曳锦绣，徒众互相夸耀，声势转振。十二月二十七日，陕西总兵吴廷刚、祝廷彪等败之于西江口、平木山，获其骡马器械无算。明年正月，万五入太白老林，吴廷刚令都司党联升、守备刘藻合击之，五奔入盩厔山中。

长龄、杨遇春等会师老君岭，侦知五为联升等穷追，日夜东奔，必出于宽沟口，因设伏以待。翌日，万五等果由老林逸入宽沟，伏发被擒，磔死军前。其后尤九亦为部众所杀。尤党陈四，复据金竹园之手板崖，为祝廷彪所擒。其余三才峡南山之徒，亦大半战死，乃以一律戡定奏闻。〖33〗

52 方受畴疏言善后事宜：一、滑县自收复后，抚绥化导，非初任人员所能胜任，应请改为繁缺，在外题补。二、所募乡勇，应令原保之人保回安业，并收缴器械。三、禁铁厂私造军器。四、滑县被贼村庄，请将历年积欠及本年钱粮俱豁免。五、查办逆匪，勿任隐匿牵连。六、道口镇应设立县丞、把总各一员。七、被戕文武员弁及阵亡兵丁，请分别恤赏，士民妇女守节捐躯者，查明咨部旌表。得旨允行。〖34〗

53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三千六百四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四千四百六十八石。

54 廓尔喀、朝鲜、琉球、暹罗、越南等国遣使表贡方物。

〖1〗《嘉庆十八年冀鲁豫三省灾荒史料》，载《历史档案》1990年4期。

〖2〗参见：《满汉名臣传》续集卷八十《朱理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九四《朱理》。

〖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6—7页。

〖4〗《粤海关志》卷一八。

〖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7—14页。

〖6〗按林清所入之荣华会属于八卦中之坎卦教，教首为郭潮俊。据《郭潮俊供词》（《故宫周刊》二二一期）所称：他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一月间，拜顾亮为师，入白阳教荣华会，他教我八字真经。十二年（1807）六月间，顾亮病故，我的徒弟宋进惠、宋进耀推我掌坎卦教。宋进惠、宋进耀的手下约有二百余人"，而林清即宋进耀之徒。《宋进耀供词》（《故宫周刊》二二二期）亦曰："嘉庆十年（1805），我拜青云店顾亮为师，入白阳教。十二年（1807）春间，我引林清入教，传他'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林清实系我的徒弟。"

〖7〗参见：《靖逆记》卷五《林清》；《董国太又供词》《故宫周刊》二二一期。

〖8〗牛亮臣，河南滑县人。少习帖括，应童子试，屡被黜，乃弃去，为县库书吏。嘉庆十三年（1808），以盗窃库存赃衣，获罪亡匿保定，居于唐家胡同之马家店。适林清亦以坐陈茂功案，往保定，同居马家店，遂结为死友。清语亮臣曰："吾教是京南人所授"。八月，林清偕亮臣回宋家庄。案结后，林清偕亮臣回宋家庄。寻亮臣即拜林清为师，入坎卦教。清荐亮臣充塾师。十五年（1810）二月，亮臣回到滑县。（参见：《靖逆记》卷五《牛亮臣》；《那文毅公奏议》卷三一）

〖9〗参见：《靖逆记》卷五《林清》、《李文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三一、三二。

〖10〗直隶长垣县，与河南滑县毗连。九月初六日，知县赵纶因风闻县属东北乡之苇园村有“邪教”活动，遂率衙役往查。途遇教众，纶被执身死。山东方面，九月十日，八卦教徒同时攻击曹县、金乡、城武、定陶、鱼台诸县，曹县、定陶皆县。知县姚国梅、贺德瀚身死。

〖11〗参见：《清朝通史》二，344—345 页；《圣武记》卷十《嘉庆畿辅靖变记》；《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12〗参见：《郎潜纪闻》二笔卷六；《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

〖13〗《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

〖14〗据《啸亭杂录》，当禁城之变后，由东华门溃散者，已归告林清，清踌躇竟夕不寐，绕床嗟叹，然犹希冀曹福昌起事，或有所侥幸，因而未逃。十七日清晨，兵役张吉等三人至其家，扉尚阖，张扣门久之，林清始着燕服出。张吉伪告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请入朝。”清大喜过望，欲登车，其姊闯然出曰：“事吉凶未可知，不可独往。”张吉等推妇仆地，遂趋车返。妇踉跄归，命数十人追之，车已入南苑门。

〖15〗《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四。

〖16〗《清史列传》卷三四《蒋攸铦传》。

〖17〗《清史列传》卷三四《陈用光传》。

〖18〗《清史列传》卷三四《姚文田传》。

〖19〗《嘉庆十八年京畿地区编查保甲史料》上，载《历史档案》1990 年 2 期。

〖20〗《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21〗《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六。

〖22〗《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七。

〖23〗《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九。

〖24〗《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

〖25〗《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一。

〖26〗《枢垣纪略》卷二。

〖27〗《嘉庆十八年京畿地区编查保甲史料》上，载《历史档案》1990年2期。

〖28〗《靖逆记》卷三《道口之捷》。

〖29〗《圣武记》卷十《嘉庆畿辅靖变记》。

〖30〗《清史列传》卷三二《章煦传》。

〖31〗《靖逆记》卷三《司寨之捷》。

〖32〗《靖逆记》卷三《平定滑县》。

〖33〗参见：《清代通史》二，349—350页；《靖逆记》卷四《平定陕西三才峡匪》。

〖34〗《清史列传》卷三三《方受畴传》。

清通鉴　卷一七一

嘉庆十九年　甲戌　公元1814年

正月初七日（1月27日）

1 命议开捐例。先是，吏部侍郎吴璥奏开捐例，嘉庆帝以捐例本非善政，恐无实济而徒滋流弊，交户部核议。至是议上，有请推广常捐事例者，有请暂开捐例者，帝虑前者窒碍难行，又虑后者亦未能确计其足裨国用，乃命曹振镛、托津、铁保、英和四人另行妥议。寻议上，曹振镛等三人仍以暂开捐例为请，而英和则单衔具奏，极言捐例之弊，略曰：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大捐为权宜之计，本朝屡经举行。但观前事，即职此次未必大效。窃以开捐不如节用，开捐暂时取给，节用岁有所余，请嗣后谒陵，或三年五年一举行，民力可纾。木兰秋狝，为我朝家法，然蒙古迥非昔比，亦请间岁一行，于外藩生计所全实大。各处工程奉旨停止，每岁可省数十万至百余万不等。天下

无名之费甚多，苟于国体无伤，不得任其糜费。即如裁撤武职名粮，未必能禁武官不役兵丁，而骤增养廉百余万，应请敕下部臣详查正项经费外，历年增出各款，可裁则裁，可减则减，积久行之，国计日裕。至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新疆岁支饷百数十万，为内地之累，其地金银矿久经封闭，开之而矿苗旺盛，足敷兵饷；各省矿厂，亦应详查兴办。又户部入官地亩，请严催升科，于国用亦有裨益。〖1〗诏以名粮已饬核办，开矿流弊滋多，仍依众议。豫工事例遂开。

初八日（1月28日）

2 驳摊捐养廉之议。时，山东巡抚同兴等奏：山东军需已支七十余万两，尚有各州县应行找领之项，统计约须百万，恳请一概毋庸报销，在通省地方官养廉内摊捐，分十年归款。帝下旨驳回。略曰：此次贼匪滋事，山东省曹定一带虽有剿捕事宜，但官兵在本境内剿贼供支有限，何至军需用项计有百万之多？此必局员等滥支滥应，漫无撙节，因恐报销，致干饬驳，遂倡为通省捐廉之说，以便浮开冒混，不思国家办理军需，例应作正开销，部臣勾稽考核，应准应驳，皆有一定准则，岂容臣下博捐输之名，而转遂其冒滥之实？所奏不准行。该抚即督率局员速将军需支款，按照定例核实报部。

寻直隶总督那彦成奏：直隶军需用款约计将及九十万两，请照擒捕内地贼匪本省自行办理之例，于现在大小官员养廉内，分作十五年均匀摊扣归款。得旨：应照所请办

理，惟州县等官职分较小，廉俸无多，无庸一律摊扣。著查明嘉庆十一年（1806）起至十八年（1813）止各历任总督、顺天府尹、藩臬两司及该管道员等，按其在任年月，秉公核算，分别摊赔，以清款项。

十一日（1月31日）

3 诏令地方督抚缉捕刘呈祥、刘第五、祝现、董伯旺、支进才、刘成进等六名在逃案犯。翌日，帝廷讯滑县教首牛亮臣、冯克善，悉凌迟处死。

二十五日（2月14日）

4 禁洋商运银出境。民、夷交易，向例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内地铁铅铜锡与外夷洋钱银两互相贩运。至是，户部右侍郎苏楞额奏言：近年以来，夷商贿通洋行商人，藉护回夷兵盘费为名，每年将内地银两偷运出洋，至百数十万两之多，复将低潮洋银运进，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旨饬禁。谕曰：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俾中外通易有无，以便民用，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著蒋攸铦、祥绍查明每岁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有若干，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议具奏。〖2〗

寻两广总督蒋攸铦等覆奏：闽粤等省濒临海洋，夷商辐辏，使用洋钱，由来已久，如果夷商等将低潮洋钱运进，而内地足色银两络绎偷运出洋，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然据洋商供吐，夷商来粤交易，向系以货换货，其贩来呢羽哔叽棉花皮张钟表等物，换内地之绸缎布匹湖

丝茶叶瓷器，彼此互定贸易，如应找不敷尾数，皆用洋钱，每圆以七钱二分结算，两无加补，往往出口货价多于进口货价，只有找回洋钱，实无偷运纹银出洋情事。臣等密加察访，情形尚属相符，并取各种洋钱，煎试比较，足色均在九成上下，不至过于低潮。吊查洋商贸易出入货簿，嘉庆十七年（1812）进口货价一千二百七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十八年（1813）进口货价一千二百六十二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二百九十三万余两，则所称只有找回洋钱之语尚属可信。至于洋钱进口，民间以其使用简便，颇觉流通，每年夷船带来洋钱或二三百万圆，或四五百万圆以及数十万圆不等。现在粤省市价每元换制钱七百二三十文，若至浙江、江苏等省可值制钱八百数十文，江浙商民贩货来粤，销售后间有以贩回洋货，不能获利，经带回洋钱者，此系该处洋钱市价昂贵，非由于夷人抬价欺蒙。仰恳皇上天恩，俯顺舆情，免其饬禁，仍准照常行使，以安夷商而便民用。惟内地银两现虽查无偷运情弊，而商人惟利是图，不可不申明旧例，严行查禁。〖3〗

二十七日（2月16日）

5 朝鲜国王遣使表贺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及岁贡方物。

6 是月，詹事姚文田疏言：去岁畿南、秦、豫数省荐饥，致有奸民乘机俶扰，皇上引咎责躬，叠颁谕旨，爱民之诚，流于肺腑。乃愆阳犹积，雪泽未沾，东南河流，迄

今为患。以勤恤民隐如皇上，而人事尚如此者，何也？臣思承平既久，户口日滋，天地所生，不足以赡其用，于是不肖之心生而奸诈之事起。将欲禁其奸诈，而徒恃刑法以齐之，其源不清，其流必不能制也。臣以为事案愈多，则纷扰愈众，莠民易逞其机谋，而良善惟增其苦累。应令各省大小官吏，凡遇案牍可以早结者，酌其便宜，即时速结，无多株引，以扰闾阎。庶官民上下相爱，暴乱不作而休和可致矣！所谓养民之政，不能有外于农桑本务。臣请以大江以南言之，田亩丈尺之窄隘，既不如中原之广，岁输赋税之繁重，又不如北地之轻。然每岁漕储正供，以东南一方之民力，而京畿亿万生灵皆于是仰给者，无他，人尽力也。兖州以北，古称沃衍之地；河南一省，皆昔殷周畿内；燕赵之间，亦夙称富国。今则小民自翻犁播种之后，一无设施，惟束手以待雨泽之至，水至而田亩皆淹，水去又干涸立见，地成旷土，人尽惰民，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哉？总之，民之犯刑，由于不知率教；其不率教，则又由于衣食缺乏，而廉耻不兴。其次第实如此，故养民为首务也。奏入，得旨：国家政在养民，农桑者天下之大本。古者物土之宜，耕九余三，岁有丰歉，民无冻馁。近者膏腴之产，多以莳菸，仓廪所储，兼以酿酒，地利未尽，禁令复弛。地方偶值偏灾，虽蠲赈频施，民犹不免饥寒，本务不修，无怪乎闾阎之贫且病也。著通谕各直省督抚各饬所属，务知朝廷重农贵桑之意，以劝课农桑为亟。〖4〗

7 直隶、河南所属地方粮价益贵。顺德府属粟米每仓

石价银三两一分至五两三钱八分；高粱每仓石价银三两九分至四两一钱；黍米每仓石价银三两三钱五分至五两三钱九分；麦每仓石价银四两八分至七两一钱一分；黑豆每仓石价银三两一钱七分至四两二钱五分。大名府属粟米每仓石价银三两九钱至五两九钱八分；高粱每仓石价银三两三钱三分至四两五钱六分；黍米每仓石价银三两二钱六分至四两七钱；麦每仓石价银五两二钱五分至八两九钱；黑豆每仓石价银三两六钱五分至五两二分。赵州属粟米每仓石价银三两二钱七分至四两四钱三分；高粱每仓石价银二两四钱三分至三两一钱二分；黍米每仓石价银三两至四两一钱八分；麦每仓石价银三两一钱七分至四两九钱七分；黑豆每仓石价银二两四钱至三两五钱。开封府属粟米每石价银一两九钱；小麦每石价银一两四钱二分；谷子每石价银九钱五分；高粱每石价银八钱九分；黑豆每石价银九钱三分。卫辉府属粟米每石价银二两六分；小麦每石价银一两五钱九分至一两六钱三分；谷子每石价银一两三分；高粱每石价银一两三分；黑豆每石价银一两。〖5〗

二月初一日（2月20日）

8 给事中李鸿宾条陈赈恤饥民、严禁私渡事宜。一、赈恤饥民，宜令普沾实惠。二、查禁地窖，以免潜匿匪徒。三、严禁私渡，以防逃匪而济穷黎。四、仿行会哨，以省繁费而示兵威。奏入，嘉庆帝批曰："所奏切中时弊，皆应速办！"〖6〗

初二日（2月21日）

9 帝御文华殿经筵。直讲官英和、曹振镛等进讲毕，帝宣御论曰：人心不正之故，总由邪说横行，其咎在上而不在下。为人上者，不能彰明教化，宣扬礼义；司牧之官，惟知尸禄保位，视民如草芥，德不修，学不讲，乃有奸徒煽惑，假邪说以诬民。正人正己，实为探本之论；谨身率下，诚为不易之理！

十九日（3月10日）

10 颁御制《甄别贤愚以澄吏治谕》曰："知人安民，古今通谊，未有不可教诲之民，所忧者多半不能教诲之官耳。国家设立督抚，即古诸侯也，亿万苍生所托，责任綦重。藩臬道府州县，星罗棋布，全为治民而设也。甄别贤否，诚为至要，督抚果能公忠为国，明政体，达时务，举一人而属吏知劝，黜一人而属吏知儆，坦白无私，有何疑畏乎？若居心未净，所识又偏，或徇私容庇，或任性喜怒，则必有夤缘奔竞之徒，请谒营求，希免参劾，仍属无益有损矣！所谓才识平庸，各有不同，或姑息养奸，积小阴功而贻大患，或迟延废事，托名镇静，实属怠惰，此类为当今之大蠹，必当立去勿疑；亦有审断迂谬，徇纵吏役，耽安逸，好声色，此等人年虽壮盛，在所必黜，无足惜也；亦有年力虽老，而志气不衰，办事勤敏，老成练达，方资倚任，岂可入于沙汰之列乎？督抚以察吏为要，尤以通达下情为本，勿存成见为主。盖性情不一，好尚各殊，刚决明敏者喜果锐，温柔恭俭者喜好静。投其所好，以保功名，

稍不留心，去取不当，名为甄别属员，反受属员之甄别矣！州县有当切责之处，亦应有体恤之处，私罪不容，公罪可恕，先存公忠体国之心，行实惠及民之政，持廉法之大纲，略趋承之末节，入疆知政，任事考勤，因地制宜，量才授职，敬慎之心不可忘，为臣不易一语，时存衷曲，稍不留意，必流为徇私任性而不自觉，则举措未必妥协，贤不肖混淆间杂，吏治愈敝，民风愈坏，天下事不可问矣！今日急务，在靖人心，欲靖人心，务崇教化，总在贤良守吏，宣化承流，奖善惩恶，躬行实政耳。正教失而后邪教肆，昏冥戾气，积来已久，无赖小人，自趋沟壑，茫如醉梦，至死不悟者何也？其本在亲民之官，不实心化导，散而无纪，任其所向，全不教诲，痴愚小民，不自知为邪教，尚谓行善学好，养生度世；又有大逆不逞之徒，从而煽诱，以利动之，以威胁之，曾无一处昌明正道。嗟我良民，焉得不陷于邪教乎？《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吏治之坏，皆自不学来也。今之亲民之官，首重在利，缺之肥瘠，赔之多寡，习应酬，结声援，患失之心太重，民事漠不动念。靦颜服官，尸居余气，心先不靖，尚能靖民耶？澄吏治为转移之机，督抚宜善体朕言，力矫风气，造就贤才，更化善俗，以教化之兴替，定官吏之去留，于鼓励之方，更为切至焉。甄别贤愚，为治之本；敦崇教化，为治之原。一心不懈，三年有成。惟愿督抚体朕苦衷，化民邪说，若仍因循怠玩，置之不论，则太负国恩，良心尽泯，朕亦无颜屡谕矣！明则有法律，幽则有鬼神，未必能瞒昧也。”

二十三日（3月14日）

11 申重循吏。谕曰："国家亲民之官，首重循吏，循吏之所为，不专在簿书钱谷，而必以教化及民为先务。民不知教，贪利忘义，平日见利则趋，靡所不为，虽至丧身亡家之事，亦陷溺其中而不觉。所以大奸巨猾如林清者，窥见此等无知之民，皆可动之以利，辗转煽惑，诱之从逆，其实蚩蚩之民，并不知谋逆为何事，但思乘机劫掠而已。今大憝已除，政治维新，化民之道，当先自察吏始。夫吏者，皆国家培养人材，拔之齐民之中，畀以牧民之职者也。乃自习尚日偷，上了读书，只知弋猎科名，于五经四子圣贤淑世善民之旨，全未能身体力行。及其仕也，较缺分之肥瘠，以为趋避，何上官之喜怒，以为荣辱，凡为国为民之义，茫然无所动于中，甚且朘削膏脂，陵侮鳏寡，小民将何所观感而率从耶？上下交征利，国事尚可问乎？著各省督抚大吏，深求致治本原，留心察看属吏，勿专以便捷武健，任奔走承意旨者为贤，必其惠爱及民，于境内兴举教化，使士民爱如父母，敬如师保者，方不愧循吏之称。为上官者，不苛以文法，俾得展其志学，其著有成效者，据实察举，久之阖省官吏，知所趋向，长吏日以农桑学校为事，小民群以孝悌忠信为俗，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先义后利之教行，斯尊君亲上，共臻上理矣！"

二十四日（3月15日）

12 褫礼部尚书铁保职。先是，铁保在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任内，阿奇木伯克玉努斯禀报有回众等私敛金钱，资助叛裔，当经审办，奏请将案犯正法。至是，伊犁将军松筠

查明，此案系玉努斯捏造情节，刑逼诬认，铁保为其蒙蔽，枉杀邀功。帝谓铁保失于觉察，枉杀四命，其咎甚重，不能宽恕，命革职，发往吉林当差。寻又命将玉努斯解往伊犁，永远监禁。

二十六日（3月17日）

13 两江总督百龄、江苏巡抚朱理交部议处。先是，百龄、朱理奏请于江苏各当铺按照成本多寡，将息银输纳二成，以捐输之次年为始，分作五年，即于各州县每年所征钱粮内就近照数给还，并请于出资开当之本商有职衔者，按等酌予加衔，无职衔者，查明量给顶戴。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核议。至是议驳，得旨：国家理财制用，政有常经，即权宜取济，亦当准事理之平；若商民权子亩、逐锥刀，其事至为纤细，岂应官为核计？今该督等欲按当商成本，责以输纳，又恐取民非制，请分作五年，如数给还，无论一出一入，甚滋烦扰。试思地方官勒借所部物，尚干功令，况以经国之需而谋及庶人，不已亵乎？百龄、朱理身为封疆，为此不学无术之言，著交部议处。

14 是月，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报到任日期，得旨："清勤慎三字，汝其勉之；自满自是四字，汝其戒之。其余诸务，随时训诲。为政不在多言，惟致诚耳！"

15 陕西巡抚朱勋奏谢议叙，得旨："因循疲玩，官吏之大病；贪利忘害，愚民之大病。不能去此二大病，皆朕一人之咎。此三言尽之矣，我君臣各自勉旃！"

16 微山湖水竭，骆马湖亦无蓄水。

闰二月初九日（3月30日）

17 翰林院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发行纸钞。略曰：方今至要至切之务莫大于理财，亦莫难于理财。臣揆之事理，行钞有五利三便：无烦开采熔铸，工本轻而饶益宏，利一。不损上、不厉下，顿增数百千万于寻常财用之外，能令公私并裕，利二。钞法既行，宝源、宝泉等局无需增添炉卯，滇黔等铅铜运额亦可酌减，利三。用则与银钱等，不用则一废纸，富家巨贾无敢囤积居奇，利四。行之不变，则数十百年可免匮乏之虞，利五。纸钞既行，乡市贸易无肩承车运之劳顿，无劣钱私铸短数缺底之纷繁，则于民便；赍数千万缗不烦变易轻货，安然行运，可免盗贼窥伺劫夺之患，则于商旅便；州县之折纳，坊场关埠之课息，河工军需之调拨，往返可减省脚价运费，则官私俱便。臣尝详求史册，参考群书，谨取其法议之尽善者，酌拟章程条列于后，敬备采择。一曰：行钞首宜示人以公信；二曰：钞纸宜专造；三曰：钞文宜工细；四曰：行钞之始宜与银钱相参；五曰：钞法宜积钱以为之本；六曰：行钞宜分年立界；七曰：钞宜别设库局；八曰：各省亦宜设局置官；九曰：私造钞张宜严其禁令。〖7〗得旨："所奏泥古迂谬，断不可行。前代行用钞法，其弊百端，小民趋利若鹜。楮币较之金钱，尤易作伪，必致讼狱繁兴，丽法者众，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国家经费，量入为出，不致遽形匮乏，何得轻改旧章，利未兴而害已滋甚乎？如系台谏之员，建言纰缪，因其与有言责，尚可将原折掷还，无庸置议。该学士系文

学之臣，以迂腐之见率陈奏牍，实属越职。蔡之定著交部议处，以为妄言乱政者戒！”

二十五日（4月15日）

18 命裁兵节饷。乾隆四十六年（1781），曾增设名粮额缺，各省一时添兵六万六千余名。至是，帝以自增设名粮额缺以来，各省营伍积弊相沿，仍属有名无实，命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将所增名粮额数酌量汰减详议。寻议：除直隶、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六省及河东河标或兵额本简或控制紧要，难以酌减外，江苏裁额兵三百六十五名，漕标裁八十四名，河标裁二十五名，江西裁额兵一千八十三名，浙江裁额兵七百二十八名，福建裁添募暂设兵一千三百五十名，马五百六十匹，湖北裁额兵一千六百三十六名，湖南裁额兵一千五百五十四名，山西裁额兵一千八百六十五名，四川裁额兵六百三十名，广东裁马六百九十六匹，广西裁额兵六百三十名，云南裁额兵二千三百三十二名，贵州裁额兵一千九百五十八名，统计裁兵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名，马一千二百五十六匹，每岁共节省饷乾银二十七万一千九百三十二两有奇，米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石有奇。从之。

二十六日（4月16日）

19 大学士董诰等纂辑《全唐文》成书。该书系以《唐文》为蓝本，并采辑《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而成。全书一千卷，共收作家三千余人，文一万八千四百余篇。

20 是月，御史卓秉恬奏：河南南阳等州县倒毙饥民，自樊城以下，至黄河口以上，不下数万人，沿途暴露。得旨：豫省大河以南，灾歉较重，现在该处饥民流离，尸骸暴露，至于如此，闻之实堪悯恻。方受畴职任封圻，通省地方皆应悉心经理，乃仅就耳目较近之区，粉饰弥缝，其离省较远之州县，竟漠不关心，一任地方官因循怠玩，生者辗转流徙，亡者骸骨暴露，岂不上干天和乎！寻方受畴奏办理赈灾事宜，嘉庆帝批："问心无愧，何惧浮言，稍涉欺饰，天鉴在上，朕亦不能保全汝身家。慎之，勉力为之！"〖8〗

21 陕甘总督长龄筹议善后五事：一、酌留官兵。二、抚恤被贼地方。三、稽查木厂佣工。四、修葺寨堡，编记军器。五、严办游手匪徒。得旨允行。〖9〗

22 两广总督蒋攸铦疏言："天下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院外擢者十之七八。诚以司员持进退准驳之衡，俾之练习日深，通今不至于泥古，然后敷施有本，坐言即可以起行。闻近来司员少卓然众著者，非今之人必不肖若也，一由满洲之荫生太易，一由汉员之捐班太多。请饬部臣随时考核，于部务不甚相宜者，奏明以同知、通判分发各省，使之勉于猷为，以供器使，而部曹亦渐疏通。数月以来，迭奉谕旨谆谆，严甄别以汰衰庸，减处分以全干吏。但恐汰之而复来者，犹是等伦；全之而进用者，不无冒滥，究无以仰副勤求治理之盛心。今之才守克兼，沉于下位者众矣！请饬公正大臣荐达皇上，择其名实相副者，

擢而用之，使之连茹汇征，相观而善。抑臣更有陈者，任事之与专擅，有义利之分，若一人任事，即以专擅陷之，则众口可以铄金，官常乐推诿以苟全矣。协恭之与党援，有公私之别，若两人协恭，即以党援目之，则立异可以远嫌，书吏得乘机而舞弊矣。此近今之积习，为大臣者当力除之。至于翰林固属词臣，然务在崇正学，抑浮华，养成明体达用之才，似不必专以文章课殿最。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如果真知灼见，则地方大吏之优劣，得自舆论者为最详也。然同一敷陈，能否得体，均之纠劾，是否为公，询事考言，难逃洞鉴。其有识见卓越，才品清正者，似当由京堂而擢卿贰，与翰詹衙门参用。总之有治人无治法，而用人之道，因才因地因时，臣下无可市之恩，君上有特操之鉴。人无求备，惩贪者不宥其暇；政在集思，职要者弗挠于众。”疏入，谕曰：“慎简乃僚，勤修厥职，俾贤杰奋兴，庶明励翼，朕实有厚望焉！”〖10〗

三月十六日（5月5日）

23 革豫亲王裕丰王爵。上年十月，以裕丰失察所属包衣陈爽等人参与林清之变，命罚俸十年。嗣因追缉在逃之犯祝现，闻其潜匿于豫王府中，遂委庄亲王绵课、步军统领英和前往查询。至是讯明，裕丰在事变之前，竟有隐匿谋逆重情之事，帝责其不知国家大义，命暂行革去王爵，交宗人府、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议罪具奏。寻议上，请将裕丰问拟杖流折圈，奉旨改为革去王爵，免其圈禁，令在王府外间房屋居住，不准出门闲游，以其弟裕兴袭爵。又颁示《御制书裕丰获咎事》于天下，略曰：

去秋贼入禁城，非常大变。朕思逆谋已有二三年之久，勾结已有数百人之多，京城内外官员旗民，竟无一人举首，诚不可解矣！列圣一百七十余年养育深恩，竟无一人念及，朕惟有仰天挥泪而已。今幸内安外靖，民气渐淳，仍有未获逆犯祝现等七十余犯，屡命严缉，尚未就获。祝现系豫王府屯居包衣，二月初闻有在府中潜匿之说，朕意断无此事，然世风卑下，人心浇薄，恐亦不免竟有意外之事，因加密访，得有端倪。乃命英和捕获祝海庆三人，始悉原委，案情毕露矣。癸酉季秋八日，海庆在桑垡遇见嵩山，密告祝现同林清、陈爽等于十三日会齐，十五日进城造反之事。海庆连夜回京，即告知佐领善贵、护卫拜绷阿；拜绷阿即于初十日密禀裕丰。孰意视为泛常，寂然不动，仍令补写呈词，出具甘结。试思海庆三人不过王府微末员弁，一闻此信，即行禀诉，惟恐不及。乃裕丰从幼袭爵，受恩深重，陡闻此信，即应立时具折，由驿速奏。十一日可至行在，朕立遣大臣究办，渠魁可获，逆谋可消，即不能全数就擒，断不至突入禁城，而裕丰居首功，受上赏，其勋与乃祖等矣。即或计不及此，亦应速告留京王大臣或管理宗人府王贝子公或都统或提督，彼若具奏，功仍归于裕丰。倘若沉搁，咎在彼而不在裕丰。不意因循怠玩，酿成大变。此裕丰重罪一也。至十五日午时，逆贼犯门斩关，诸王大臣皆进内日夜守御，直至朕回宫后，始命归家，而裕丰于十六日潜回府第，拜绷阿等呈词具禀，又不具奏，乃云事已至此，权且收存，不必张扬，是何言欤？彼时逆犯皆未就获，若早呈出，亦可速擒伏法。以诛心之论责之，百口难辞，百身莫赎矣。此裕丰重罪二也。自九月至三月，隐匿原告

在府，不令彼查拿祝现，及至官讯海庆得实，尚不请罪。朕差庄亲王及英和至府查起原呈，仍不请罪，具何肺腑，敢于如此？亲王虽尊，未必大过皇帝，太不知分量矣！此裕丰重罪三也。此非朕欲加之罪，过刻之论，实据事直书，无一虚假也。裕丰虽失维屏维翰之道，国家原有议功议亲之典，况天潢同派，亦不忍自剪枝叶也。除明降谕旨治裕丰之罪，朕保全宗族之心，不可不明示诸王大臣，能改因循积习者为国家之桢干，不改者听之而已。天鉴在上，岂能逃罪乎？

四月初十日（5月29日）

24 桂芳卒。

觉罗桂芳（？—1814），字香东，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尝诏对，帝曰："奇才也！"不数年，累擢内阁学士。嗣入直上书房，迁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侍郎，兼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迭典顺天、江南乡试。帝遇变癸酉之变修省，训诫臣工，颁御制文七篇，示内廷诸臣，命各抒所见，书以进御。书《罪己诏》后曰：皇上临遇以来，日以爱民为政，今兹事变，岂不怪异？而臣以为此未足为圣德之累。夫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而决其无一夫之梗者，盖自古其难之。然揆之人事，则事有未尽者。夫林清先以习教被系，既释归，转益煽乱。数年之间，往来纠结于曹、卫、齐、鲁之间，其党至数千人。阉寺职官，竟有与谋者，而未事之先，曾无一人抉发，是吏无政也。藏利刃，怀白帜，度越门关，饮于都市，无诇而知者，是逻者、门者无

禁也。禁兵千计，贼不及百，阖门而击之，俄顷可尽，乃两日一夜始悉数擒戮，是军无律也。夫吏惰卒骄，文武并弛，而法制禁令为虚器，则事之可忧，岂独在贼？臣敬绎之，盖因因循怠玩，亦有所由。无才与识，则有因循而已；无志与气，则有怠玩而已。是故得人而任之，则因循怠玩之习不患不除。是在皇上询事考言，循名责实，器使之奏其能，专任之以收其效，因小失而崇丕业，在陛下一旋转间耳！又书《致变之源说》后曰：治变之源，由于民穷，民穷由于币轻，币轻则国与民交病。论刑用重典而不得其平，则不能格奸定乱。论民惑邪教，由士大夫好言因果利益有以导之。〖11〗及上，帝嘉纳之，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未几授军机大臣。本年初，擢漕运总督，行抵湖北省城，染患时疫，至是病卒。奏闻，帝赋诗悼曰："应运生明哲，仕朝仅十年。才华学有本，直爽性无偏。枢府新参政，书斋久待筵。何因遘痼疾，难得是英贤。酹酒酬师谊，挽诗述已捐。楚疆殒三世，定数总萦牵。"寻赐祭葬，予谥"文敏"。

二十五日（6月13日）

25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甲戌科三鼎甲：状元龙汝言，安徽桐城人；榜眼祝庆蕃，河南固始人；探花伍长华，江苏上元（今属南京市）人。至是，赐一甲龙汝言、祝庆蕃、伍长华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祁寯藻、牛鉴、吴振棫等二百二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吏部尚书章煦、周兆基，副考官礼部侍郎王宗诚、礼部侍郎宝兴。

五月初四日（6月21日）

26 申禁鸦片烟及传习天主教。先是，崇文门监督崇禄等于卢沟桥盘获广东贡生芦赞跟随仆人张四携带鸦片烟。至是奏闻，传谕蒋攸铦等严密查禁，略曰：鸦片烟其性至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实与自饵鸩毒无异，辗转流传，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其来由于番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各省，若粤海关各口查验认真，不许丝毫透入内地，则外夷商人皆知中国厉禁之物，不能售卖获利，自必不复携带，如仍有违禁私与中国商民交易者，查出按例治罪，杜其来源，较之内地纷纷查拿实为事半功倍。再天主教绝灭伦理，乃异端为害之尤者，此在西洋人自习其教，原可置之不问，若传习内地民人，不止大干例禁，为国家之隐忧，贻害最大，比白莲教为尤甚，岂可不思深虑远乎？蒋攸铦等广为刊示晓谕该处沿海商民并来粤交易之西洋人等，一体知悉，如中国民人有私习天主教者，地方官立即访拿，从重治罪。其西洋人诱惑内地商民者，一经究出拿获，一体治罪，断不宽贷，务各凛遵例禁，以熄邪说而正人心。〖12〗

二十七日（7月14日）

27 命查处国史馆馆臣。时，国史馆进呈《和珅列传》。其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袭官至嘉庆四年(1799)褫职，三十年间，但将官阶履历挨次编辑，篇幅寥寥，至其一生事实，全未查载，惟将逮问以后各谕旨详加叙述。帝谓纂修失当，谕曰：和珅在乾隆年间，由侍卫洊擢大学士，晋封公爵，精神敏捷，原有微劳足录，是以皇考加以厚恩。奈

伊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积有罪愆。朕亲政时，是以加以重罚，似此叙载简略，数百年后，但据本传所载，考厥生平，则功罪不明，何以辨贤奸而昭赏罚？所有承办《和珅列传》之纂修官，著查明交部严加议处。董诰在官年久，精神未能周到，著毋庸兼充正总裁，仍交部议处，景安、章煦毋庸兼充副总裁，著派曹振镛、托津、潘世恩充国史馆正总裁，卢荫溥充副总裁。寻奏删纂《和珅列传》之编修席煜，请革职审讯。得旨：席煜押解回籍，闭门思过。

28 是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卓秉恬以各案积压不办，奏陈二条：一、严捕强窃，以惩凶横。二、速结讼狱，以省拖累。得旨："著该督抚通饬所属，于缉捕听断事宜，力为振刷，俾盗风尽熄，讼案日稀。如因循怠玩，仍蹈故习，即严加纠劾，以肃官常。"〖13〗

29 伊犁将军松筠疏言：乌鲁木齐从前调派绿营兵择地垦种，嗣因积种渐多，撤屯归伍，其屯地六万余亩，招民领种，每户三十亩，征粮二石八斗八升九合。核之屯兵每名二十亩，交粮十二石者，多寡悬殊，年复一年，仓储渐少，于边地兵食大有关系，请复屯兵旧制。从之。

六月十三日（7月29日）

30 颁御制《化民成俗论》，略曰：人不学，不知道。道者何？天经地义，日用伦常，皆道也。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国之四维，民之大用也。知者则为贤臣循吏，孝子

良民；不知者则为贪官污吏，逆子乱民。今之大弊，在正学式微，官常疲惰，故邪说日炽，蛊惑乡愚，顽俗固结而不可解者，总由于不学之人多之故也。学者知大义，不学者图小利而不顾大义。犯上作乱之徒，皆因利也。天下未有不可化之人，未有不能办之事，所患者官不尽职，苟且因循，民不能化，俗不能成，坐视流于污俗，不肯援救，激成变乱，惟用严刑峻法，锻炼株连，波累无辜，流离颠沛。不教而杀谓之虐，是可忍，孰不可忍？

31 是月，两江总督百龄奏，历年查办外来游民，严杜内地米粮出洋章程。得旨："有治人，无治法。因计民生，以诚求之，则能就绪，铺叙折奏，无益于事。"

32 山东金乡县窃匪聚众拒捕，巡抚同兴率以邪教余盗上闻，命署理直隶总督章煦往勘得实，首从均问拟如律；以知县袁洁误报，褫其职。时臬司程国仁参奏济南府知府凝图徇庇劣员，通同舞弊，煦等查出章丘县崔起龙因催比漕粮杖毙九命，凝图徇庇属实，均治其罪。旋帝又以山东吏治废弛，同兴毫无整顿，命煦详查劣迹以闻。七月，章煦奏山东地方凋敝，仓库空虚，皆同兴玩误所致，藩司朱锡爵徇私废公，终日宴乐，综理财赋，漫不经心，支发军需，毫无头绪，奉旨均褫职，以章煦署山东巡抚清查亏空。

八月初五日（9月18日）

33 颁御制《申命捕贼谕》曰：去岁之变，实内外臣工，因循疲玩所酿成者也。而因循疲玩之臣工，皆予所用，是

在予知人不明之咎也。回思此变，情状险恶之至，我君臣无才无德，竟能于三月之中，安内平外，弭兵息民，岂人力哉？天也。上天垂佑，保我国家如此之深厚，尚不竭尽心力，捕余贼而净根株；正人心以彰国法。又形疲玩，渐涉因循。是予之咎重，总不能感化诸臣，启聋振聩，焉能肃清余孽乎？夫不知感天之佑，承君之训，视同陌路，纵贼贻忧，试观史册为何如人。予虽极力保全，了此一生，将来盖棺论定，未必能逃后世公论也。予深恐辜负天泽，又留遗忘，不觉言之过激，所谓诲尔谆谆，听我藐藐，愿内外诸臣翻然改悟，竭力振作，克去己私，扬名树绩，予有厚望焉。

二十日（10月3日）

34 大学士勒保以病致仕，命托津为大学士，明亮为协办大学士。

35 是秋，山东招远、黄县大寒，海冻百余里，两月始解。

九月初一日（10月13日）

36 颁《御制除莠安良诏》曰："稂莠不去，嘉禾不生；邪说不净，良民不安，此一定之理也。承平日久，游惰者多，乃有奸人邪言蛊惑，能使善良变为凶暴，干名犯义，迷而不悟，直至俯首就戮之时，嬉笑自若，尚云转生贵官。哀我蒸民，何罪而遇此等狗彘不如之徒，为所引诱，昏沉至于此极。去秋及冬大加惩创，十去八九矣。尚有祝现等

六逆及次重五十七犯，累月经年，终未就获，督催严饬，几于腕脱唇焦，漫不经心，相率因循疲玩。大吏不肯实心，属吏贪功妄报，或教供，或刑逼，苟图目前塞责，无诚心，无实政，何日能净根株。前已养痈遗患，今又纵贼埋忧，试问何心，必欲再乱？在生前为大清国无用之臣僚，身后尚贻恶名于百世，甘心庸庸碌碌，实不可解矣！总宜密访习教之家，再寻伏藏之穴，一二勇士，必能束缚，何用多兵，转令免脱。国家酬勋之典立施，闾里勾结之患永绝。此时正法者不过数十名，他日保全者不下数十万，孰轻孰重，其慎思之。直省臣工，各抒忠悫，为国除忧，为家造福，为万民之保障，垂万代之忠贞，朕宵旰以俟，忍不动心乎？勉与否任诸臣耳。甲戌季秋月朔，御书手诏，通谕中外，毋忽朕意！”

二十八日（11月9日）

37 颁《御制实心行政论》曰：“以实心行实政则治，否则乱。一身一家，推而至于朝廷天下，总不外乎务实也。方今大弊，官无实心，民多伪诈；官则因循怠玩，民皆鹄张为幻。上下不交，寡廉鲜耻。不但不能遵守朕训，甚至奸徒丑诋，竟漫不关心，毫无动念，诚怪诞之极矣。身家念重，国政念轻，以实心为国则流芳百世，否则遗臭万年。人生上寿，不过期颐，既出仕于朝廷，而又甘居庸碌，悠忽度日，是何心哉？圣贤心法，只一诚字。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试问诸臣能致诚乎？能无妄念乎？恐未然也。小人之德草，在上位者实心既少，庶民妄想必多。始而敛钱惑众，尚属小妄想；驯而至于揭竿作乱，则大妄想动矣。

自古乱贼称王称帝者有之，从未闻有僭上古三皇之号者。是世道人心日趋污浊。我君臣既为斯民之长，岂忍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补救于万一乎？若旅进旅退，惟利是图，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自思后代评论为何如人，当必汗流浃背矣。诸臣尽一分实心，国家受一分实福，民生免一分实祸。承上接下，惟诸臣是赖。唐虞庶绩咸熙，皆岳牧赞襄之力也。朕多失德，故遭去秋之变，昕夕不能去诸怀，孜孜求治，曷敢懈弛，诸臣近日渐忘斯事，召对之时，又云无事矣。呜呼！余逆未擒，谣言煽惑，侧席不遑，尚恐怠忽，忍心言无事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以实心著实说，遍告朝宁，以实心行实政之良臣，必能副朕实心，从朕实说。若不能领会，谓朕之言无关紧要者，是诚顽石不若，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之咎在朕。欺饰伪诈之名，难逃史笔也。忠奸之辨，在实伪二字之分，清夜扪心，不言而喻矣！”

38 是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卓秉恬疏言：近日盗风未息，总由捕役与盗贼因缘为奸，捕役藉盗贼为渔利之资，盗贼仗捕役为护身之计。或夤夜窃取，或拦路劫掠，富户不敢报，贫民不敢控，恐官不为理，或转坐以诬告，盗贼积恨，又将荼毒。甚至不肖捕厅，非惟不能缉拿，而且因以为利。捕役取财于盗，捕厅取财于役，公然议定数目，按月收受，谓之“月规”。若直隶之大名、沧州，河南之卫辉、陈州，山东之曹州、东昌、武定，江苏之徐州，比比皆是，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计惟封疆大吏，严饬所属，实力稽查，如捕厅捕役有扶同豢盗实迹，加等惩处。得旨允行。〖14〗

39 江西破获胡秉耀“谋逆”案。上年（1813）秋间，金溪县民胡秉耀偶得残书一本，内有阵图及悖逆俚语，即向邑人邱忝泽、杨易、卢胜辉夸称解得书内阵图，如得有为首起事之人，便可用兵图取富贵。杨易随以朱毛俚与前明同姓，可以假托后裔，共相扶助。毛俚闻邀，欣然应之。秉耀等遂推朱毛俚为主，改名天龙，建号后明小朝；封胡秉耀、邱忝泽为平肩王，杨易为兵部伴驾王，卢胜辉为镇国大将军，言称天下将有刀兵，凡听信之人，临时可免杀戮，如能转纠出力，即可封官给札。至是，被兵役先后访获。胡秉耀等依谋反律凌迟处死。后阮元又相继于龙南县、崇义县、进贤县、长宁县、泸溪县破获天地会案。于是，江西“大局肃清，邪教全熄，民心始不惶惑矣！”〖15〗

40 是秋，美国商船两艘来华贸易，英国兵船在中国海域将美国商船拘捕。两广总督蒋攸铦要求释放，英国不从。攸铦令停止贸易，拘留通事，逼其从命；英国则令本国商船退出，以示决绝。蒋攸铦惧怕引起事端，复主动作出让步。东印度公司大班益花臣及二班司当东趁机提出改善贸易要求：一、办理贸易，遇有递禀，恐致译错，请允准用汉文。二、地方官行用文书，谕内用蛮夷等字，似有轻侮之意。三、地方官若有事至行，请先为通知。四、公司船户有事，驾三板来往关口，巡役请勿拦截。五、夷商来粤贸易，须民人为挑夫、守门，所用不下数百丁，若用夷人，恐与小民争执。六、历来护送货船来粤之兵船，在穿鼻、交椅、零丁、鸡颈等洋面湾泊，因乘风时（待）便，难常在一处，请给照给买办。七、货船在内，巡船在外，不得

不以三板往来相通，求禁止关口师船拦截。八、前日有港脚船出口，已得红牌，被师船放炮向击，求定章程禁止。九、米利坚国与英吉利国不睦，所有英吉利货船常被米利坚在洋拿获，其掠过货物，亦不容随便售卖。

蒋攸铦命交广州知府陈镇及广东布政使曾燠覆议。结果除对第二款略作解释外，其余各款均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认可，惟对某些条款略加限制：一、如该大班能写汉字，准其自书，若本不谙习，仍用夷字。二、遇有公事，准其坐驾三板往来，由粤海关查照向例办理，倘有携带违禁货物，仍须由各关口查办，以示体恤，而免疏虞。三、挑夫人等，若一概禁止，该夷人来粤贸易，未免不能熟习，自应仍准雇佣，惟省城十三行及澳门公司馆每处需用若干名，应请移知粤海关酌定名数，饬行遵照，俾易稽核。其沙文名目，仍应严行禁止。四、护货兵船湾泊，只准在外洋地方，不得逼近内洋。祖家货船贸易事竣归国，即应随同护送回帆，不得逗留，亦不准再买办。五、三板出入各关口，税馆必须严查，如无违禁货物军械，给予照票，始准放行；如查有弊混，仍行阻止。六、货船领牌出口，由税口知会炮台验放，以免阻止。七、各国货船来粤，惟以该国批照为凭，其货物来历，本难稽考，至该夷人等互相争执，系外夷踪迹事，不值过问。〖16〗

【考异】关于此次放宽对英商限制之时间，《粤海关志》作嘉庆十五年（1810）。此时英美第二次战争尚未发生，提出放宽限制要求之益花臣尚未接任公司大班，且两广总督蒋攸铦为此事的上奏则迟至嘉庆十九年（1814）十月十九日，至同年十二月初二日才获

准。故《粤海关志》记载有误。

十月初一日（11月12日）

41 以保贪劣之县孟屺瞻补滑县，命将那彦成、方受畴交部议处。上年滑县失守，县缺无人，那彦成以地方急需干员，会同方受畴将孟屺瞻保奏。克复滑县后，孟屺瞻不能惠恤灾黎，转恣意贪淫，声名狼藉，计其在任将及一年，方受畴并不参奏。至是，董诰等查明孟屺瞻之劣迹，帝命将那彦成、方受畴交部议处。寻议上，得旨：那彦成著改为降三级留任；方受畴改为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十三日（11月24日）

42 云南石屏地震。

十九日（11月30日）

43 蒋攸铦等密陈夷商贸易情形及酌筹整饬洋行事宜。略言：粤东省地居湾海，番舶云集，各国夷商藉资贸易以裕生计。溯查贸易各国有佛兰西、荷兰、吕宋、米利坚、英吉利等处货船，每年多寡不齐，自嘉庆七年（1802）以后，各国船只稀少，惟英吉利国祖家船、港脚船、米利坚国船为多。近闻英吉利、米利坚彼此构衅，时相劫夺货财。本年夏间，有米利坚货船一只进口，随有英吉利兵船尾追，被守口员弁逐出外洋。旋因英吉利及米利坚时有货船驶至，而英吉利之护货兵船虽不敢驶入内洋，时至虎门外海口往来游奕，屡经驱逐，倏去倏来，情形诡谲。臣等一面调派员弁严密防范，一面派员饬传英国大班益花臣，面加诘责。

现在南洋诸夷，以英吉利为最强，而并非富饶，惟藉贸易为资生之计。其贸易不到内地，亦别无销售之处，且呢羽钟表，中华尽可不需；茶叶土丝，彼国断不可少，是其不能不仰给于贸易者，其理易明。惟是怀柔驾驭，必当杜渐防微，粤民趋利若鹜，首在查禁汉奸。臣等已饬地方密加侦访，并不准民人私为夷人服役，责成洋商通事稽查；其住居澳门及省城十三行之贸易民人，不得搭盖夷式房；即售卖夷人衣履之铺户，亦不得用夷字店号，以杜勾通而严区别。向来兵船护送货船到粤，货船自行进口，兵船即驶往零丁洋面停泊。嘉庆十四年（1809）原奏但称不许进十字门及虎门各海口，语涉笼统，嗣后应仍循其旧，不得驶近内洋；亦不准于所护货船出口之后，复有逗留，致干驱逐。至设立洋商，令其互相贸易，即藉以稽查夷情，必需身家殷实，办事明妥者，交易始能公平，不欠夷人私债，庶不至为夷人所轻视。尔来充当洋商者共有十人，实在资财素裕者不过三四家，其余虽皆有同商互保承充，而本非殷实，不过图得行规，承充后又不善经理，无处揭借，不能不欠夷人之账。既有夷账即不能不赊客商之货，以抵还夷人；迨至积欠愈多，不敷挪掩，为夷商所挟制，是以评估货价，不得其平，内地客商转受亏折之累。若俟该疲商陆续乏败时再行清理，恐有积重难返之势。向例货船出口，海关监督衙门发给印照回国，即取有夷人两无蒂欠夷字甘结存案。此事竟成故套，难以凭信。臣等再四熟商，拟俟冬春交易事毕，派委明干人员督饬总商确查各商私欠夷账多寡，如为数有限，易于归结者，勒限清完，准其承充外，倘拖欠过多，不肯据实供吐，即应奏明斥革，将承办贸易

行规归于殷商分办，仍照向办章程查抄，变抵不敷之数，令众商按股摊还。如此则夷人不能抬价居奇，以挟制洋行，洋行亦不敢低估侵期，以拖累商贾。且夷账既已清厘，每年货船回国即有未售完之货，可交住澳大班等料理，或酌留数人亦属无多，仍严禁内地民人私往夷馆，庶立法益臻而弊端可期剔除。奏入，帝深以为然，命照所请行。〔17〕

二十日（12月31日）

44 命英和暂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一日（1815年1月1日）

45 命查拿红胡捻子。河南等地民间行傩驱疫，裹纸燃膏为龙戏之称，起于康熙年间，山东、河南、安徽乡民相聚拜福拜捻，其后日益增多。至是，陶澍奏：河南南阳、汝南、光州、项城、息县、正阳、罗山、汝阳，安徽颍州、亳州等地，向多红胡捻子，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结队，公肆抢劫，或夺人赀财。或抢人妻女，甚至挖人目睛，有头目指挥。命河南巡抚方受畴、安徽巡抚胡克家严密查拿。寻将河南为首之王妮子，安徽为首之李东山、马大振等捕获。

二十二日（1月2日）

46 命开垦伊犁养息牧厂荒地。

二十六日（1月6日）

47 命开垦吉林荒地。先是，议筹八旗生计，诏勘吉林荒地开垦，移驻京旗，将军赛冲阿言拉林近地闲荒可垦，

未有规画。至是，新任吉林将军富俊疏言："乾隆中移驻京旗，建屋垦地，多藉吉林兵力，垦而不种，酌留数人教耕，一年后裁汰。京旗苏拉不能耕作，始而雇觅流民，久之田为民有，殊失国家爱育旗人之意。今筹试垦，莫若先办屯田。请发吉林闲散旗人一千名为屯丁，每丁给银二十五两、籽种二石，官置牛具，人给荒地三十晌。垦种二十晌，留荒十晌，四年征粮，每晌一石。十年后移驻京旗，人给熟地十五晌，荒五晌，余十晌荒、熟各半，给原驻屯丁为恒产，免征其租。因利而利，糜帑无多，将来京旗移到，得种熟地，与本处旗屯犬牙交错，学耕黍种，实为有益。"并详列屯垦、出纳、设官、经理事宜。诏如议行。

十二月初二日（1月11日）

48 以浙江杭嘉湖三府旱灾，命浚西湖以工代赈。

49 是月，御史陶澍奏言：各省州县铜弊日深，皆由该管上司不能正己率属，如勒接交代，多摊捐款，预备赏号，派办供给，压荐幕友，滥送长随，委员需索，提省羁留诸弊，督抚藩臬中，虽贤者或亦不免，以致不肖之州县，既有所挟持以无恐；而循良之州县，又有所牵制而不能应。请悉予裁革，庶吏治日有起色。从之。

50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一千六百五十七万四千八百九十五人；各省存仓三千八十二万二千八百六十九石零。

51 传教士马礼逊翻译之《新约全书》出版；其所编《英

华字典》亦付梓。

52 赵翼卒。

赵翼（1727—1814），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属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出为广西镇安、广东广州知府，擢任贵西兵备道。嗣入两广总督李侍尧幕，赞画军机，参与平林爽文之役。事竣，辞归故里，以著述自娱。善诗，与同时袁枚斋、蒋士铨齐名。至是，卒于家。著有《瓯北集》等凡十余种，其中《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尤为人所称道。〖18〗

53 教皇庇亚七复允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1〗《清经世文编》卷二六《开源节流疏》。

〖2〗《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 17—18 页。苏楞额奏折中，在谈到夷商用银元换取中国纹银时还说，外国银元只有七钱三分五厘，由于在浙闽省畅行无阻，价值每块提高了七八分。此说不确。蒋攸铦在覆奏中已说明，洋银折换是按每元以七钱二分结算，两无加补，而洋钱银水实际合足纹银总有九成，可见纹银与洋银元折换并不吃亏。《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一书的作者潭中对此作了更精确的分析。他指出：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精确的手段确定外国银元的纯度，因此常常被估价过高。1767 年四位广州行商对印度卢比的估价，把纯度为 92.80%的 Banaras 卢比分别估计为 97.5%、97%和 96.45%；

纯度为 96.45%的 Patna Sonnet 分别估计为 100%,99%,98.5%和98%。因此，在广州的兑换率始终是这样的：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四两银锭；一百块新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二两银锭。而银锭的纯度一般是 94%，旧西班牙元的纯度只 90%，加上西班牙重量不足，“因此，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只有纯银 41 600 谷(grains)，而七十四两标准银锭则有 42 120 谷，比西班牙银含量多 520 谷，或者说多 1.25%。”（参见《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290—291 页）

〖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 18—19 页。

〖4〗《清史列传》卷三四《姚文田传》。

〖5〗《嘉庆十八年冀鲁豫三省灾荒史料》，载《历史档案》1990 年 4 期。

〖6〗《嘉庆十八年冀鲁豫三省灾荒史料》，载《历史档案》1990 年 4 期。

〖7〗《嘉庆十九年蔡之定议行纸钞奏折》，载《历史档案》1995 年 3 期。

〖8〗《嘉庆十八年冀鲁豫三省灾荒史料》，载《历史档案》1990 年 4 期。

〖9〗《清史列传》卷三六《长龄传》。

〖10〗《清史列传》卷三四《蒋攸铦传》。

〖11〗《清经世文编》卷九《御制遇变罪己诏恭跋》、《御制致变之源说恭跋》。

〖12〗《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 19—20 页。

〖13〗《清史列传》卷四十《卓秉恬传》。

〖14〗《清史列传》卷四十《卓秉恬传》。

〖15〗《阮元年谱》卷四。

〖16〗参见：《粤海关志》卷二九《夷商四》；《鸦片战争前中西

关系纪事》291—295页。

〖17〗《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22—26页。

〖18〗《碑传集》卷八六《贵西兵备道赵先生翼家传》。

清通鉴　卷一七二

嘉庆二十年　乙亥　公元1815年

正月初三日（2月11日）

1 准吉林开采煤矿。先是，嘉庆帝曾屡下诏旨，禁止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至是，吉林将军富俊以旗民生齿日繁，木山采伐渐远，取薪不易，奏请于缸窑、胡家屯、营盘沟、田家屯、丁家沟等地开采煤斤，帝允准，并命富俊妥立章程，以便约束稽查。

初十日（2月18日）

2 兴亮贩卖鸦片烟案审结。兴亮，广州驻防正红旗满洲骁骑校。上年秋间，广东副都统萧昌年班进京，派兴亮跟随同行；兴亮遂起意贩烟进京，凑银一百四十两，向广东民人石二买得鸦片烟十四罐，共十一斤。腊月初十日，行至长辛店地方，虑及关口盘查，乃托店主段大偷运进城，许给银十八两。段大遂雇人由永定河上潜过卢沟桥，行至

小井地方被兵役盘获。至是，鞫讯得实，兴亮照例革去骁骑校，枷号一个月，发新疆效力赎罪；段大杖一百，徒三年，再由顺天府定地发配安置；又以失察兴亮贩卖鸦片，命将广州将军本智、粤海关监督祥绍交部议处。〖1〗寻广东亦查获朱梅官贩烟案。〖2〗

十一日（2月19日）

3 署江苏巡抚初彭龄交部议处。先是，彭龄奏参两江总督百龄兼署巡抚时，管关道员钟琦帮贴折差盘费银一千二百两，又收受永丰坝、泰坝委员馈送银二万余两；江苏巡抚张师诚告假在籍时，差弁奏事，及到任后，遣人回家盘费，俱滥支关税，又收受管关道员刘沄馈送银二千两，命大学士托津、户部尚书景安往按之。嗣又参劾江宁藩司陈桂生册报溧水县亏缺银数，先后多寡不符，有心弊混，逮系之，并交托津等严鞫。至是，讯明彭龄所参百龄、师诚各款，均属虚诬，桂生先后禀报亦无含混隐匿情弊，命交部议处。寻议上，得旨："初彭龄秉性偏急，素以纠弹为能。经朕屡加训诫，以嫉恶过严，本属为公，然轻于举发，不察虚实，久之为人窥测，即有造为萋斐之辞，嫌令排击者。在己方以为持正，而不知适为人所用，藉以快其私忿。此次所参百龄、张师诚各款，如果属实，试思伊等当得何罪？乃率以无据浮词，飞章入奏，殊属轻躁。部议降二级调用。因伊任内有革职留任之案，议以革任。初彭龄尚不至废弃，著加恩照所降之级，以内阁学士来京候补。"

二十二日（3月2日）

4 准四川清溪夷众改土归流。先是，四川总督常明奏清溪县松平土司马骆氏并所辖楠木园等二十八堡夷众，请改土归流，下部核议。至是议准，以其地之深溪沟为界，东北牛心山楠木园一带夷民八百四十三户，归峨边厅管辖；西南松平上堡下堡一带夷民九百九十户，归清溪县管辖，照例纳粮，该土司仍世给土千户职衔。从之。

5 是月，浙江巡抚颜检奏谢。得旨：汝操守好，才干优，所欠者爱积小阴功，心慈面懦，不能振作，是以属员只知怀德而不畏威，吏治敝坏，皆由此起。猛以济宽，汝其勉之！

二月初五日（3月15日）

6 命西藏营汛加强边防。先是，廓尔喀与披楞交兵。廓尔喀屡求西藏地方赏助金银，并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求为帮给口粮，驻藏大臣喜明皆严加驳斥。至是，帝传谕喜明等严密防范，略曰：天朝抚驭外藩，从无赏给饷银，令与邻国构兵之理。喜明当督率边界营汛，加强阳布地区防卫，倘若披楞入犯，必当示以兵威，痛加剿杀，立时驱逐出境，勿稍疏懈。

十九日（3月29日）

7 驳申严铜禁之议。先是，乾隆初年，诏弛铜禁。嗣永祚、杨怿增节次奏请禁用铜器，皆经户部议驳。至是，给事中黄中杰又请恢复禁铜收铜旧例，令民家内所存黄铜

器皿概以三年为限，悉数缴官，以裕钱法。帝严旨驳回，略曰：国家因时立政，期于便民，安能以数十年弛禁之物，设为苛令，察及锱铢？该给事中所请实属不知政体，断不可行！

二十一日（3月31日）

8 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查禁鸦片条规。先是，京城、广东先后破获贩卖鸦片烟案，蒋攸铦等粤省官员颇受震动，至是奏请定立条规，以严其禁。略曰：粤东州县濒海者十居六七，而香山县属澳门地方为西洋夷人赁居之所，向来西洋夷船赴别国贩运回澳，并不经关查验，即将货物运贮澳地，俟卖货时方行报验纳税，难保无夹带违禁货物之事。臣等与海关监督臣祥绍熟商，嗣后西洋船运货到澳，先令将所贩各货开单报明，逐件查验后，始准卸截，仍俟售卖货物时纳税，以符旧制而绝弊端。至鸦片虽来自外夷，其贩卖实由汉奸，如果汉奸畏法，则鸦片岂能不胫而走？惟流弊已非一日，或地方文武虑及从前失察处分，恐拿获贩卖匪徒，到案供出历年旧案，是未受获犯之功，先受失察之咎，瞻顾因循，势所难免，非明令赏罚，无以鼓其气而坚其心，应请嗣后拿获鸦片烟之案，如系本任失察，能将兴贩首犯拿获，并获犯及半者免其议处；其前任之员除得规故纵，仍照律办理外，如止失于觉察，准其减等议处，该管之员能将邻境兴贩首犯及鸦片烟一并拿获，应计其获烟斤数，给予议叙，每二百斤给予纪录一次；每千斤给予加级一次，以次递加，获至五千斤以上者，准予送部引见；若军民人等能将人烟并获解官者，亦照所获鸦片烟斤数酌

加奖赏，每烟一百斤以上者，赏银十两，以次递加；倘地方官及管关委员并守口员弁胆敢得受陋规，徇情故纵，立即特参拿问，兵差人等挟嫌诬拿，即治以诬良之罪。似此酌定条规，庶各知有惩劝，而查禁益昭慎密矣。〖3〗奏入，得旨：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倘有携带，即禁其贸易。至粤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查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竟当概行宽免处分。至所请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即送部引见，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以及诬良治罪之处，俱著照该督等所请行。〖4〗

9 是月，章煦等奏弥补山东亏空章程。先是，上年秋间，帝命山东巡抚陈预会同钦差大臣章煦清查山东亏空。寻章煦等奏："前任巡抚吉纶曾于十四年（1809）清查一次，但奏报不实，其原奏亏缺银一百七十九万八千余两及另案参追银六万一千七百余两外，现又查出亏缺银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余两，共银三百四十一万二千余两，系十四年以前亏缺实数。其十四年以后亏空，现因册报不符，饬道府分赴所属督催盘查。" 命严行惩办。至是，章煦查明：山东自十四年（1809）以后截至十九年（1814）九月止，续亏银三百三十四万七千余两，新旧共亏六百余万两；其余十四年（1809）以后亏项，某员某任究系若干，请立限一年，调集离任回籍各员，详加核计。先拟章程十四款上之：一、清厘藩库。二、严查交代。三、酌定征解分数。

四、严立追缴限期。五、追缴限期，再分别升任及降调、革职等员，量予增减。六、酌定土司分赔限期。七、催征民欠。八、核减提解节省银。九、确查无著亏项。十、摊捐各款，查有无详禀案据核办。十一、流抵房屋、器物，勒限估变。十二、州县应领司库各款，尽正项扣抵，不准先抵摊捐。十三、仓项与捐项库项，一律筹补。十四、州县垫办军需，应俟查明再入抵款。下部议行。〖5〗寻陈预奏查明泰安、兖州、沂州、登州四府属十五年（1810）以后共亏银九十三万六千四百三十七两，得旨：亏缺各员，除病故者仍照原议章程办理外，其亏缺在一万两以上者，俱著革职拿问，解交刑部。一万两以上者，问拟斩监候；二万两以上者，问拟斩决，将所亏银数，令刑部分别定限，较例限加紧，奏明监追，限内全完，贷其一死释放，永不叙用；其逾限不完者，刑部于限满日，按名具奏，请旨立即处斩，断不宽宥。

10 江西巡抚阮元奏：江西仓库钱粮皆有亏欠，清查之法可一试，不可屡行。州县虚出通关，胆愈大而办理愈难，国帑反多无著。请立二法：一则以交代为盘查，一则以比较验弥补。皆从之。

11 九世达赖喇嘛圆寂。

九世达赖喇嘛（1805—1815），法名隆朵嘉措。父丹增曲结，为西康邓柯地方春科土司。年三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七世班禅丹白尼马会同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及三大寺代表，一致声言隆朵嘉措确系五世达赖转世，奉

特旨即定为呼毕勒罕，毋庸入瓶签掣。十二年（1808）九月，迎至布达拉坐床。十八年（1813），由班禅传授小戒。至是，于布达拉圆寂，年甫十一岁。帝命一面寻访转世灵童，一面由掌办商上事务之第穆呼图克图摄政。翌年，第穆呼图克图卒，帝复命甘丹锡热图诺门汗继任摄政。

三月初四日（4月13日）

12 嘉庆帝启銮恭谒东陵，命肃亲王永锡、大学士曹振镛、尚书英和、景安、苏楞额留京办事。

初八日（4月17日）

13 褫内阁学士初彭龄职。先是，彭龄赴广西审案，随带司员茅豫；及署江苏巡抚，仍请带往佐理，帝以向无此例，授豫知府，在江苏候补。后彭龄又以茅豫两耳重听，代为乞假，帝以豫系江省候补人员，因病乞假，应由督抚题奏，彭龄侵占事权，殊属专擅，命交部严加议处。寻议革职，命以翰林院侍读侍讲降补。至是，百龄奏参彭龄在江苏巡抚任内，沉湎于酒，稿案率委茅豫画诺，并文致陈桂生罪名，又将百龄前奏查办亏空章程批回原折，私行拆阅，见有“不敢冒昧辜恩”之语，谓百龄等有心将伊参斥，遂胪款将百龄等纠参。至茅豫并未耳聋，徇私捏报。谕曰：初彭龄两经部议革职，初次朕念其平日尚称敢言，且历官资格较深，加恩降为内阁学士；嗣又从宽宥过，降为侍读、侍讲。兹复查出种种谬妄，本应革职发往伊犁，以示惩创。姑念伊母年已九旬，著革职，令在家闭门思过。

14 是月，蒋攸铦奏：粤东尚未完银十三万七千余两，潮阳、揭阳劣衿大户包纳抗拒，差役不敢下乡催征。得旨：国家任土纳赋，钱粮为维正之供，岂容小民抗欠？著勒限两年，查勘造册，务于限内将新旧银米征齐。

15 四川查获鸿均教，福建查获父母会。为首者皆斩首。

四月初四日（5月12日）

16 命查封新疆铅矿。先是，为筹集乌鲁木齐经费，命试采都兰哈拉铅厂。至是，伊犁参赞大臣长龄奏言：开采铅矿，每年可得课银一万余两，于经费未能多为节省。得旨：新疆地方，总以镇静为本，不宜轻易更张。都兰哈拉开采铅矿，所得课银，不过一万余两，于经费实属无裨。该处与土尔扈特等处接壤，恐聚集多人，或致越界偷挖金沙，滋生事端，著将铅厂永远封闭。

二十七日（6月4日）

17 颁《御制官箴》二十六章，宣示臣工。

五月初三日（6月9日）

18 褫仓场侍郎蒋予蒲职。先是，御史石承藻参奏湖北襄阳府知府王树勋原系京城广慧寺僧，法名明心，后因犯禁，褫解还俗，隐匿罪名，混捐官职，荐升知府，命交部审讯。至是，讯明属实，方其在广慧寺为僧时，曾有官员及举人生员等数人皈依受戒，而仓场侍郎蒋予蒲亦在受戒之列。帝以蒋予蒲身为四品京官，惑于异说，实属有玷官箴，命褫职。寻将王树勋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

二十五日（7月1日）

19 命整饬吏治。略曰：我国家之大弊，实在州县之因循；州县之因循实在大吏之怠玩；而用此怠玩之大吏，其咎在予不明。予不知人，咎将谁委？惟自恨耳！州县受国家牧民之责，所治之地，数十万生民所仰赖。此虽早夜孜孜讲求教养之法，犹恐不逮，乃下劣者纵饮博以自佚，疏庸者托诗酒以鸣高。其于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利弊，漠然不以关心。遇有讼案，任意迁延，以致京控案日益增多，如此而望吏治民风日有起色，其可得乎？督抚职任封圻，务各整纲饬纪，警惰起颓，于所属州县，必以政平讼理为考绩，综名核实，大彰黜陟，勿徇私以废公，毋舍本而求末，行之以实，持之以久，而民不被正德厚生之化者，未之有也。

十三日（7月19日）

20 饬禁州县供应。略曰：牧令为亲民之官，政治得失系于民生之休戚，惟在大吏为之表率。慎爱憎以端其趋，若不尚实心爱民之吏，而但以逢迎供应为能，此吏治之所以日偷也。督抚大吏，养廉优厚，原以励其清白之心，若房舍器具日用薪水之需，皆取给属员，或授意摊派吹嘘，或苛责厨传夫马，所属州县将焉取之，仍不过朘削民膏。是又与大吏自取于民何异乎？近日直省督抚奉公守法者固不乏人，矜夸服食、不知检束者恐亦不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各思无愧于心而已！至转移风气之法，不过举劾两端。各督抚于尽心民事、悃愊无华之员，相与扶持爱护，奖之擢之；其虐取予下，以献媚于上者，严劾而痛绳以法。

举措既公，斯劝惩立效；循良登进，贪墨屏除，而中材之士，亦感发而勉为良吏。

十四日（7月20日）

21 颁《御制勤政爱民论》曰："勤政为爱民之本，君临兆庶，奚能独理，内外公卿百官，总为治民而设也。德礼政刑、春露秋霜，皆爱民之实心也。惟勤斯实，有实心而后有实政；有实政则实惠及于庶民，可称实爱矣。君民一体，休戚相关，若疏而实亲，似远而实近。《记》曰：'身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民情大可畏也。三代治世，君臣交泰，咸有一德，民情质朴，故易为治。然犹兢业为怀，克勤克俭，不敢逸乐。世道人心，日流日下，岂可不亟图挽回乎？今之大弊在因循，大病在怠玩。因循则庶政不勤，怠玩则视民如草。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并无实惠。慢易居心，悠忽度日。此等具臣，即尧舜汤武遇之，亦难图治，况中才之主乎？予既受大宝，曷敢不勤政？既抚区夏，曷忍不爱民？虽日勤政事，多有不能及于庶民者，是则内外臣工，勤者鲜而怠者多，故不能以实心行实政，视为奉行故事耳！勤有二义，不可不知。一曰身勤，日效奔走，夙兴夜寐，直宿不娱，风霜不惮，身实勤矣。若询事考言，茫然不解，政治民生，全不系念，虽勤何益，外勤而内怠也。一曰心勤，坐而论道，事必三思，好谋而成，言必有中，鞠躬尽瘁，国而忘家，为朝廷之良佐，保天下之蒸黎，斯为勤之全体大用，胜于身勤远矣。心勤者不待勉强，出于良知，殚思尽智，竭力输忱，必欲致吾君于尧舜之列，登斯民于衽席之上，心勤之极则

也。身勤者迫于不得已，意实不愿持被入直，心仍恋家，所谈论者，非朝廷要务，皆无谓之言，身勤不如心勤远矣。盖心身皆勤者诚也，身勤而心怠者伪也。臣工以诚事上，政治聿修，实惠及民，则民仰之如父母，乌有作奸犯科之变哉！即间有不逞之徒，亦以诚心化之，实力治之，则迁善改过，经正民兴，自归正道矣。天下无不可行之政，所忧者无能郅治之臣，无不可化之民，所虑者大半皆因循怠玩之吏，所以作伪日甚也。吾君臣日勤政治，常存爱民之诚，时戒疲庸，痛改悠游之习，庶几化莠安良，保民绥国，孰谓三代之隆轨，不能见于今世哉！”

22 更定文职轮班值日。向例圆明园奏事，文职衙门轮为九班，武职衙门轮为十班，相沿数十年。至是，帝谓文职九班内，六部各衙门值班之日，俱多陈奏事件；其銮仪卫、光禄寺值班之日，无事可奏，殊觉闲旷，命除武职十班仍照旧例外，所有文职九班减去一班，以都察院归入刑部、大理寺，合三法司为第五班，以内务府、国子监为第七班，理藩院与銮仪卫、光禄寺为第八班。其事繁之部院衙门，仍不论班次，随时来园奏事。

二十日（7月26日）

23 方维甸卒。

方维甸（1758—1815）号葆岩，字南耦，安徽桐城人，总督方观承子。观承年逾六十，始生之，乾隆帝命抱至御前，解佩囊赐之。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巡幸山东，以贡生迎驾，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六年（1781）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历郎中，累迁太常寺卿。出为地方

盐政、藩臬、督抚，召授军机大臣。曾与镇压林爽文起事、抗击廓尔喀入侵，并率部督捕白莲教余部，平定宁陕新兵哗变，且详定保甲之制，整顿台湾防务，加强商船管理。至是，卒于家。帝以其忠诚清慎，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谥“勤襄”。

七月初六日（8月10日）

24 嘉庆十二年（1807），闽省商民金协顺等代暹罗国载货到粤，奉旨饬禁；嗣于十四年（1809），暹罗国王遣使恳请内地商民代驾货船贸易，被严旨驳回。至是，暹罗国王又以夷目昧于船务，请仍用中华商民代驾贡船来粤，蒋攸铦循例驳回。奏闻，帝批：“断不可准，皆奸商欺弄耳！”

十一日（8月15日）

25 官兵攻克热陇。先是，四川中瞻对地方（在今四川新龙一带）藏民首领洛布力七，连年侵扰各部落，总督常明督兵往剿。至是，提督多隆武、总兵罗思举克热笼，洛布力七举家焚毙。

二十日（8月24日）

26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肃亲王永锡、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明亮、英和、景安、苏楞额留京办事。

八月初二日（9月4日）

27 以河南、安徽、湖北有红胡子、白撞手、拽刀手等，命刑部仿照四川啯匪之例，从重定拟罪名，另立专条，奏

明颁示。寻议：嗣后三省地方红胡子、白撞手、拽刀手等如纠伙五人以上，在场市肆行抢劫者，不论曾否得财，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若拒捕伤人，首犯即行正法枭示，在场加功者，俱拟绞立决，同谋抢夺并未在场者，拟绞监候。其在野拦抢，未经伤人之案，除实犯死罪外，数在三人以下，不分首从，俱发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如四人以上至九人者，不分首从，俱发伊犁，分给官兵为奴；若十人以上，无论伤人与否，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发乌鲁木齐，给官兵为奴。倘有杀人夺犯伤差等事，即将首伙各犯分别斩枭、绞决、监候。从之。寻给事中孙汶奏言：山东之兖州、沂州、曹州三府，江苏之淮安、徐州、海州，亦有拽刀手活动，请与河南、安徽、湖北之红胡子一律严办。准如所请。

初十日（9月12日）

28 热河都统和宁奏起获天主教邪书二部。一名《圣年广益全编》，远西耶稣会士冯秉正译述，叙云题于皇城西安门之仁爱圣所；一名《万物真原》，泰西艾儒略撰序，皇城首善堂重梓。命步军统领英和派员审查。寻英和奏：西洋堂内并无《圣年广益全编》等书版片，艾儒略、冯秉正俱系西洋人，前者于前明来京，卒于顺治六年（1649），后者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来京，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嘉庆十年（1805）五月以前，堂内原存一汉字《圣年广益全编》、《万物真原》等书，自十年（1805）五月间查办西洋堂时，将所存汉字书籍全行抄去，烧毁所有版片。报闻。〔6〕

二十七日（9月29日）

29 四川总督常明奏破获徐鉴牧传教案。先是，西洋人废斯（即李多林），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经四川民人张万效在粤接引，至川传教；五十年（1785），与冯若望等同时被获，解京定罪，蒙恩释回。废斯出洋后，又至吕宋国传教多年，自称为鉴牧；后思前在中国四川年久，精熟汉语，教友谅肯容留，遂改名徐德彰，于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由广东、云南偏僻路径至川，先后在宜宾县、崇庆州、彭山县等地传教。至是，于彭山县属王文仲家被拿，解省审讯，依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例，定拟斩立决。奏入，得旨：西洋人徐鉴牧胆敢再来内地，潜至四川，变易姓名，辗转传教，以致川省习染西洋邪教者日多，著即处斩。〖7〗是为嘉庆朝首次援引律例处死西洋传教士。

二十八日（9月30日）

30 以破获方荣升教案，复百龄太子少保衔。先是，安徽巢县人方荣升，拜金悰有为师，入收圆教。后因吃斋犯案，金悰发遣黑龙江，荣升发遣安徽灵壁县。嘉庆十八年（1813）秋间，黄河泛滥，荣升乘间逃至和州地方，重整收圆教，自称弥勒佛转世，下凡普渡众生，重返“真空家乡”；又编造匿名揭帖，上有九龙木戳，文曰：“执掌山河，圣寿无疆”，遣徒众四处布散。本年春夏间，鄂、豫、皖、苏等省先后发现揭帖，帝命各督抚一体严缉。至是，百龄奏拿获首犯方荣升，并起获九龙木戳及伪造时宪书、经卷。荣升磔死，家属缘坐。帝嘉百龄督缉认真，赏复太

子少保衔，交部议叙。

【考异】关于方荣升教案《啸亭续录》卷四《方荣升》谓其系白龄蓄意捏造。其略曰：白龄素与方维甸不睦，方居忧，寓金陵，帝眷颇厚。白龄有贪纵事，皆为方所窥，恐方起复时发其罪，荣升故方远族，故假是事，既以邀功，又复撼方，其檄文中有“用方公为右辅”，及指斥妖言，及九龙方印诸逆迹，皆白龄所自撰刻，并非出自荣升也。此说系和州人王某所言，无史料依据，不足为信。

31 是月，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查明海洋土匪出没，请饬剿捕。得旨：严谕王得禄即日带兵出洋，迅速办理近海各口岸，严断接济，文武同心合力，共办一事，勉之毋忽。如有因循疲玩、迟疑观望者，即行参劾，重惩不贷！

九月初九日（10月11日）

32 以塔什密里克回人孜牙墩纠众滋事，命伊犁将军松筠往剿。孜牙墩，黑山宗阿訇密齐特之孙。先是，孜牙墩娶公爵喀伸和卓之女为妻，因该女住喀什噶尔回城外，乃禀阿奇木伯克玉素普，欲将妻室搬至塔什密里克本庄居住；玉素普不准，孜牙墩愤恨不已，乃纠集回人、布鲁特人（今柯尔克孜族）等焚烧马厂，戕害官兵。帮办大臣永芹带领官兵及回兵追捕，孜牙墩等奔窜出卡，逃往塔克地方固守。至是奏闻，帝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成宁年老，命松筠往剿。寻孜牙墩就擒，处死。又以失察孜牙墩谋逆，降成宁为乌什办事大臣，永芹为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十一日（10月13日）

33 台湾淡水地震。

二十日（10月22日）

34 河南陕州暨所属之灵宝、阌乡二县地震，城垣庙工、考棚、仓廒、监狱及民间房屋皆有塌损，并压毙、压伤多人。翌日，山西运城并蒲州府解州及所属各县等亦同时地震，文武庙宇、衙署、仓库、城垣、监狱并居民房间均有坍塌，压毙人口至七千人之多。平陆县知县陆樟因猝遭重灾，赴庙申诉，愿以身禳，自缢而死。奏闻，帝谓陆樟与民同患，忧戚捐躯，殊堪悯惜，命照军营病故例赐恤。

二十四日（10月26日）

35 护理湖南巡抚翁元圻奏破获兰月旺传教案。兰月旺，原名蓝图勒哇若冈乃斯，大西洋落码甫人。嘉庆五年（1800）腊月，至广东肇庆，寄住曾习天主教之倪若瑟、李多默家中，改名兰月旺，剃头更衣，学习汉语，传徒习教。旋经湖北汉口，赴陕西兴安、汉中传教。本年四月，因闻出示查禁，不敢停留，遂返身南下；行至衡阳，又寄居郭甫一家中，传徒念经。寻又偕甫一至耒阳县，借住贺代贵家中设堂传教。至是被获，解省审讯。奏闻，谕曰：兰月旺以西洋夷人潜入内地，远历数省，收徒传教，煽惑多人，不法已极。著翁元圻严切讯究，审明后将该犯问拟绞决。〖8〗

36 是月，姚鼐卒。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

十八年（1763）进士，授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副考官及辛卯恩科会试同考官。四库馆启，以部郎入局。书竣，乞养归里，潜心治学。至是，卒于江宁书院。鼐“貌清而癯，如不胜衣，而神采秀越，风仪闲远，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事私干。自少及耄，未尝废学”。[9]生平著述颇丰，除《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等官书外，自著《九经说》十九卷、《三传补注》三卷等。

十月十二日（11月12日）

37 命直省督抚提镇慎核衰老员弁。谕曰：直省设立文武官员，分寄职司，有一官即有一官应办之事，若其人不能称职，或精力衰惫，不足以副之，则文官必致贻误地方，武官必致贻误营伍。朕勤求治理，屡经饬谕文武各官，力除因循怠玩之习，若统率之大吏，不加整顿，一任衰老无能之员，素餐尸位，将安望其起颓振惰乎？著通谕直省督抚提镇务各激发天良，于所属大小员弁，实力察核，慎加甄别，痛改沽名邀誉恶习，为国培养良才，整饬吏治，如有将衰病之员滥留充职者，经朕查出，或别经发觉，必将该督抚提镇实予降调，决不宽恕。

三十日（11月30日）

38 以直省连破“邪教”之案，命地方学政悉心化导民众。谕曰：“治民之道，不外教养二端。六礼节性，八政防淫。古者道人木铎，宣谕化导，使人易知易从，意至善也。直省生齿日繁，民愚易惑。近日传习邪教匪徒，如白

阳、红阳、大乘、无为以及天主教各种名目，辗转煽惑，罹法者众，朕甚悯之。地方有司日役役于簿书钱谷，而于化民成俗之原，恝焉不讲，甚非所以佐朕致治之意也。因思各省学政，皆慎简儒臣，界以教化之责，且按试州县，远迩必周，于该省风土人情，无难察访周知，奸民倡为邪说，颛蒙从而习之，或诱于财利，或溺于淫邪，均各有受蔽之由。著该学政各就按试之地，察其民人所易惑者，作为论说，恺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俾家喻户晓，知所从违。至士为四民之首，该学政于接见士子时，尤当谆切训诲，使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倡率乡闾，身以先之，言以喻之，由寡以及众，由亲以及疏，蚩蚩者氓，耳濡目染，有所观感而兴，将日用饮食，群黎遍德，久之迁善远恶，翕然成风，斯邪说不足以诱之矣。该学政等所作论说，遇有奏事之便，各录稿进呈，朕将亲览焉。”

39 是月，命户部尚书景安偕仓场侍郎朱理查办甘肃亏帑事。过泾州，即查知仓谷缺四千余石；次及平原、固原、隆德、静宁、会宁，诸处皆亏。俄讯出皋兰县李淳和二年中亏空至十二万有奇，灵台等县散赈浮开银十四万有奇；帝命穷究毋隐。最终，乃得署藩司某授意冒销，已故藩司某通融津贴、勒取散赈各属，空印册结，以为弥缝少开之数，指称捐廉归款、蒙混具奏诸弊，并提银二万四千为户部书吏奏销费。帝以为甄实揭参，公正可嘉。旋酌章程五：一、新旧亏空，请分别追缴。二、新亏内有摊捐杂款、无

关正项钱粮者，请免与正项并追。三、新亏各员有代前任认赔者，请与本身实亏项分别治罪。四、新亏案内流抵摊销之公馆、考棚二项，均请准其抵销，免与实亏数并计。五、新亏各员见有设措归款者，请按未完实数分别著追。嘉庆帝皆是之，命枢臣议行。〖10〗

十一月初八日（12月8日）

40 令广东行商限期归还积欠夷商货款。先是，蒋攸铦等奉旨查办商欠。嗣攸铦等奏：查洋商拖欠夷人货帐银两，业经停利归本，请勒限分年清还。〖11〗至是，奉上谕："此项洋商节年拖欠夷人货帐银两，据该督等查明，各行欠项自嘉庆十七年（1812）至十九年（1814），共还过银一百二十万两零，见尚欠夷账一百六万两，按照欠数多寡，分定年限归还，该商等经此次清厘之后，自应遵照定限，一律清还，毋令再有拖欠。惟是该夷人以货易货，乃垄断盘剥，任令疲商赊欠，即明知有不得过十万之旧章，朦胧匿报，亦应严行饬禁。近年内地银两为外夷贸易携去者，动逾百万，日久几同漏卮，著该督抚及该监督留心稽查，如外夷有以奇货巧物携至洋行，私行留用此等物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令其将中土财俱潜就消耗，殊为可惜，果能实力禁绝，该夷人等知内地不宝异物，不能行销，则来者渐少，易去银两亦必日减，亦节财流之一道也。"〖12〗

二十六日（12月26日）

41 革礼亲王昭槤王爵。先是，御史果良额奏报拾获匿名揭帖一封，讦告礼亲王昭凌辱大臣、滥用非刑，命宗人

府会同军机大臣查讯。至是究讯得实，帝责其妄自尊大，贪得无厌，命革去王爵，按律定拟。寻议圈禁三年，从之。

十二月十二日（1816年1月10日）

42 以蒙古地方传习邪教，命理藩院通饬内外扎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俾各遵循旧俗，倘有游民习学邪教，即拿获报理藩院治罪；倘该管扎萨克不行查办，另案捕获时，将扎萨克等从重治罪不贷。

二十二日（1月20日）

43 以甘肃藩库私借无著银至二十万余两之多，命将历任正署各藩司，除已故、已革者外，俱行革职。

44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二千六百五十七万四千八百九十五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八十万二千八百六十九石。

45 贵州巡抚曾燠奏言："黔俗苗倮杂处，不知礼仪。谨于《圣谕广训》各条后附以解说，刊发城乡民户，广为化导。"又奏："屯军自乾隆二年（1737）按户授田，护卫苗疆，最外良法。日久旷废，军田有与苗田界址不明者，悉行划拨。拟定章程：一、稽查仓贮，以免亏缺。二、移居屯堡，随时编入册籍。三、卫弁应酌定考察举劾之法，以示劝惩。四、各卫小旗散军出缺，归厅员验放，以昭核实。五、屯军原授田亩，应换给新照，以杜隐混。六、各军新垦畸零地土，请免升科，以示体恤。"奉旨准行。〖13〗

46 《理藩院则例》纂成，凡七百一十三条。

〖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26—27页。

〖2〗《鸦片战争》一，213页。

〖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29页。

〖4〗《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29—30页。

〖5〗《清史列传》卷三二《章煦传》。

〖6〗《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32—33页。

〖7〗《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34—36页。

〖8〗《清嘉庆朝外交史料》36—38、41页。

〖9〗《碑传集》卷一四二《姚先生鼐家状》。

〖10〗《国朝类征初编》卷一九四《疆臣》四六。

〖11〗经蒋攸铦等委员查验，查明福隆行商关成发拖欠夷人货银三十二万八千九百余两；亚成行商黎光元欠银二十九万五千余两；丽泉行潘长耀欠银二十二万八千余两，东裕行商谢庆泰欠银九万一千九百余两；同泰行商麦觐廷欠银八万八千九百余两；万源行商李协发欠银一万一千余两；天宝行商梁经国迁银六千九百余两。（《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38—40页）

〖12〗《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四册38—40页。

〖13〗《清史列传》卷三三《曾燠传》。

清通鉴　卷一七三

嘉庆二十一年　丙子　公元1816年

正月初六日（2月3日）

1 饬禁诸王与内监交接。向例外奏事官员负责接收奏章，内奏事太监负责呈进，不准内监与外廷诸王臣工交接。至是，嘉庆帝闻在内行走诸王，往往于奏事太监处所闲坐，探听内事，命嗣后在内行走之亲王、郡王等，遇有应奏事件，交外奏事官员呈递，不准径交奏事太监，其奏事太监亦不准接收；非遇召见及带领引见，不准进乾清门。

二十日（2月17日）

2 粤海关监督祥绍奏获烟案三宗：一由澳门口巡役于马溜洲洋面查获，烟贩携带鸦片烟泥三十块；二由潮阳口书役在渡船查获，烟贩携带鸦片烟泥十一团；三由总巡口丁役查获，烟贩携带鸦片烟泥大小八十四块。奏入，帝批："勉力办理，毋懈！"〔1〕

二十三日（2月20日）

3 先是，廓尔喀因与披楞构衅，致函驻藏大臣喜明曰：现在与天朝进贡，若投诚披楞，就不能容我与天朝进贡。至是奏闻，帝令喜明传谕廓尔喀王曰：尔国来禀之意，不过要求帮助，但天朝于边外部落彼此相争，从无发兵偏助一国之事。尔国与披楞或和或战，即或投诚披楞，天朝总置不问，但届至贡期，仍当按例进贡。倘至期不来，即当奏闻大皇帝，发兵进剿，彼时尔国追悔何及？至尔国境内，天朝断无驻兵之理；若系唐古忒边境，自有大兵镇守，披楞不敢窥视，倘敢侵及边界，立即剿杀。〖2〗寻喜明奏檄驳廓尔喀来禀情形，帝又谕曰："就此时两国情形而论，披楞势颇猖獗，廓尔喀兵败地蹙，将来披楞或竟将廓尔喀国土并吞，并将其王子戮害，总系外夷之事，蛮触相争，得失俱可不问。惟披楞于侵夺廓尔喀后，若竟敢恃强不戢，扰及唐古忒边境，则必当示以兵威，驱逐远遁。又或廓尔喀逼于披楞，该王子弃其国都来唐古忒边界叩关求纳，赛冲阿即当准其投入，择地安插；但此一节，当密存于心，所有文武员弁不可使一人知之！"

二十六日（2月23日）

4 朝鲜国王遣使表贺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

5 是月，两江总督百龄等奏编查保甲各事宜。得旨：良法在好官办理，不可废弛，亦勿胶柱鼓瑟，仍在随时密访。若编入者即信为良善，漏名者即为匪徒，又失之远矣！

6 成都兵丁孙占鳌等因挟私忿，纠众逞凶，乘夜赴府县衙署纵火。成都将军赛冲阿闻知，持以镇定，分派兵役看守仓库、监狱、军装、火药。翌日，城门照常启闭，市廛安堵，先后将首夥十六人全数拿获。孙占鳌凌迟处死。〖3〗

二月十八日（3月16日）

7 饬各督抚慎选首邑并繁缺州县。略曰：牧令为亲民之官，总以勤理民事为重。首县为通省倡率，要缺亦赋重事繁，必须慎选贤能，方克称职。乃向来督抚大吏，专以浮华便捷，工于周旋应酬之人，奏请升调，甚至视首县如奴隶，各上司衙署一切日用所需，悉皆取给，该县令日役役于供顿逢迎，非朘削闾里之膏脂，即侵挪国家之帑藏，直省州县敢于公然亏缺，肆无忌惮，其风气实开于此。著通谕各督抚，凡有升调首邑、繁缺州县，务择悃愊无华，尽心民瘼者，以端风尚，如德品端方，又才能干济，自属上选，即德优于才，虽器局稍谨，而朴诚任事，廉洁爱民，亦必不致贻累地方，较之流俗波靡者，其相去远矣。

二十四日（3月22日）

8 嘉庆帝启銮恭谒东陵，命肃亲王永锡、大学士曹振镛、尚书英和、苏楞额留京办事。

三月初三日（3月31日）

9 定保甲互保制。时，御史卢浙奏编查保甲，请加保结。帝下旨允行，略曰：现在各直省举行保甲，核对门牌，而责成不专，里长甲长等恐不免有容隐之弊。各省督抚当严饬地方官，于编查保甲时，责令里长甲长等取具联名互

保甘结，如有来历不明、踪迹可疑者，该里长畏其株连，自不肯代为具结，立时首报；倘一经具结，其所保之人，或曾经作奸犯科，或竟系逆案逸犯，查出后将出结之里长甲长，按律连坐，庶群知警惕，不敢轻易容隐，在逃逆匪无难悉数缉获。

初四日（4月1日）

10 饬禁鬻妻溺女。略曰：民间溺女，最为恶俗。各省州县果能实力查禁，恶习自可渐革。至鬻妻一事，大率出于无赖穷民，然果使衣食有资，亦孰肯轻于离异家室？此又在亲民之官为小民熟筹生计，能使人习勤劳，俗敦俭朴，富者余于所蓄而有周恤之施；贫者足以自完而无饥寒之迫，则衣食足而廉耻生，庶妻孥皆可以相保，是又教与养相因，不徒恃法令之禁止也。

二十日（4月17日）

11 复三联串票征收旧制。州县征收钱粮，例用三联串票。先是，御史卢浙以串票只钤州县印信，难免有亏挪之弊，请饬令盖用该管道府印信，经户部议准通行。至是，两江总督百龄等奏言新制窒碍难行之处甚多，帝命复还旧制，略曰：征收钱粮串票，钤用州县印信，奉行已久，即加用道府印信，如已征之银，仍不催提报解，亦难杜亏挪之弊，徒使官病稽迟，民滋扰累，吏胥往返，亦易作奸，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情形如此，推之他省皆然。与其纷更无益，不若仍循旧章，以归简易。所有前议三联串票盖用道府印信之例，著通谕各直省即行停止。

四月十五日（5月11日）

12 准增复铸钱料价。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额给炉头料价，曾于雍正五年（1727）间同时酌减。至是，成格等以宝泉局额给炉头料价，因物价增昂，不敷办公，奏请增复。得旨允行，准其照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旧价，每卯增复料钱一百四十七串六百文，每年共增复料钱一万六百二十七串二百文，将局库现存余钱内拨出钱十万串，交芦商生息，其增复料钱，即以此项息钱给发。旋佛住亦请增复宝源局额设炉头料价，准其照雍正十二年以前旧价，每卯增钱七十三串八百文，每年共增钱五千一百六十六串文，由户局存贮余钱内，再拨钱五万串，同户局前请拨钱十万串，一并发交芦商生息，按年解交户部。

五月十一日（6月6日）

13 广东巡抚董教增等奏英吉利遣使入贡。初，英吉利迭修职贡，未如所望，举兵来澳门，又不得逞，仍思藉贡输诚，以希得益，乃以阿美士德为正使，斯当东、埃利斯为副使，马礼逊为翻译，组成规模庞大之使团，于本年正月十一日启碇来华。至是，英吉利公使加拉威礼来粤递禀，略云：英国太子摄政有年，感念高宗纯皇帝恩德，仰慕大皇帝仁圣，已遣使起程，来献方物，仍循乾隆五十八年（1793）贡道，由海洋舟山一路至天津赴都，恳总督先奏。

时，总督蒋攸铦方入朝，巡抚董教增权总督事，许番官晋见。故事督抚大吏见暹罗诸国贡使于节堂，贡使皆拜伏，如陪臣礼，加拉威礼不肯，迫洋商白总督，议相见仪，往复再三。教增不得已，许之。其日，总督及将军、两副

都统、海关监督毕坐节堂，大陈仪卫。加拉威礼上谒，免冠致礼，通事为达意。教增离座起立，问英吉利国王好，复坐，乃询贡使行日程图，允为入告。加拉威礼径出。此即所议相见仪也。当教增立询时，将军以下皆振衣起，副都统张永清独据案不稍动，意殊拂然。〖4〗

奏入，帝一谕董教增准其赴京入贡；二谕直隶总督那彦成派员迅赴天津探听信息，贡船一到，即亲赴天津，会同长芦盐政广惠筹办接待事宜；三谕闽、浙、苏、鲁各督抚各饬沿海州县，察探贡船行程路线，只准由天津登岸，不许擅自改道，亦不准私行登岸。〖5〗

十九日（6月14日）

14 降赛冲阿职。先是，廓尔喀因与披楞交兵，禀请救援，帝命成都将军赛冲阿为钦差大臣，带兵赴藏防卫。谕曰："命汝带兵至藏，总为严防边界，断勿协助廓尔喀。若披楞扰及藏地，必应痛剿驱逐，切勿贪功穷追；若廓尔喀王子情急，本身来投，亦可收留，妥为安插，严堵披楞，勿令阑入。若两处讲和罢兵，汝即回成都可也。"并谕至藏时，以奉旨讯问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为名，切勿宣露带兵卫边之意，即廓尔喀又来请助，总置不问，仍令喜明、珂什克二人寄信，勿令彼知汝在藏方妥。至是，赛冲阿奏称：廓尔喀、披楞交兵渎请，先行持檄诘责，随后带兵前越边境，胁以兵威。谕曰："所奏实属妄诞纰缪之至！此次令赛冲阿带兵赴藏，原为严防边界，并令该将军到藏，以奉旨询问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为名，不可稍露风声。乃赛冲阿竟不钦遵办理，辄首先出名，将让路阻贡之词，分驰二檄，

诘责廓尔喀、披楞。其诘责廓尔喀之词已属糊涂无理，至诘责披楞，则谬妄更出情理之外。如披楞接到檄谕，该国王以让路阻贡之言，系廓尔喀捏禀，恳请天朝发兵，其将何以应之？若恃其险远，竟承认伊向廓尔喀曾有是言，又岂能因此一言，即大兴师旅，穷兵黩武乎？至廓尔喀屡次投禀请兵请赏，今接到檄文，即回禀以前次屡禀驻藏大臣，未蒙转奏，今闻大皇帝特差将军带兵前来，感恩欢喜，其让路阻贡之言，实系披楞所说，恳请天朝发兵。万里远征，国家何为出此？若如赛冲阿所言，我兵两路进捣阳布，檄饬披楞攻其南面，则廓尔喀臣顺多年，不恤其难，转率同外夷夹攻其地，堂堂天朝，大体安在？赛冲阿此举，首鼠两端，进退无据。看来伊因朕派令赴藏，妄起贪功之念，欲构成边衅，以邀爵赏，而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是诚何心？太不度德量力矣！况如此重大军情，不待奏闻，先行驰檄，专擅之咎，亦无可辞。赛冲阿著传旨严行申饬，先拔去双眼花翎，降为二品顶戴。” 九月，赛冲阿奏称廓尔喀王专遣噶箕恭进表贺，披楞部长头人遵檄禀覆，现在两国讲和，边界清谧，遵旨撤兵回川。帝加恩赏还双眼花翎、头品顶戴。

六月初六日（6月30日）

15 京师宝泉局铸匠罢工。上月初，工部宝源局工匠因将增复料钱只发给炉头，贾喜子等率众关闭厂门，扣留司员、监督，听炉罢工。至是，户部宝泉局工匠亦相继罢工，包围炉头，并在大厅喧聚。寻英和带兵往拿，捕贾喜子等。帝以侍郎佛住等办理过于软弱，事后又希图掩饰，革职。

二十九日（7月23日）

16 庆桂卒。

庆桂（1735—1816），字树斋，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继善子。初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嗣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出官库伦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盛京将军、福州将军、荆州将军等职，入为工、兵、刑诸部尚书及国史馆总裁，充军机大臣。嘉庆四年（1799），授文渊阁大学士。十八年（1813），因年老多病，以原品休致。性和平，外任将军，内管部务，居枢廷数十年，小心谨慎，“举趾不离跬步，时咸称其风度。”至是，卒于京邸。寻赐祭葬，谥“文恪”。

闰六月十九日（8月12日）

17 英使阿美士德抵天津。英使阿美士德一行于本年正月起程，六月十六日，抵老万山外香山港洋面停泊；本月初四日，抵天津口外。至是，携贡品三十九项共五十二件抵津。翌日，钦差大臣苏楞额奉旨赐宴，双方就礼仪问题发生争执。苏楞额等提议首先向皇帝牌位行三跪九叩礼谢宴，然后入席；而马礼逊则曰：“贡使等来朝，一心无不诚敬。惟英吉利国礼节与天朝不能相似，在本国遇贵官尊者，系免冠拱立一俯首；在国王前系免冠跪一膝一俯首；如向国王之位，系免冠拜揖一俯首，是极大之礼。”争执再三，苏楞额只好让步，清朝官员自行望阙行三拜九叩礼，英国使臣则向嘉庆帝牌位三免冠、九拜揖、九俯首。翌日，苏楞额即照预定计划带使团进京。奏闻，诏责其大错，略曰：前派苏楞额赴京照料英国贡使，即面谕务使贡使等礼

节调习娴熟，方可令其入觐；如稍不恭顺，即令在津等候，毋庸亟亟起程来京。乃苏楞额、广惠竟不遵前旨，率然带领起程，实属冒昧。倘将来进表之日，行礼仍不能如仪，必将贡使押送天津，再将苏楞额、广惠交部治罪。朕实不愿受此虚誉，有损国体！

时又有报：停泊天津口外之五艘英国贡船擅自起碇南去。帝怒甚，大责苏楞额为无能之臣，立即改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为钦差大臣，迎赴通州演礼，以七月初六日为限，限内行礼，即日带来，满限尚未如仪，即行参奏候旨。〖6〗

二十九日（8月22日）

18 命大沽口复设水师营汛。雍正年间，雍正帝念津门附近京畿，海防綦重，因设满洲水师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兵三千名，守御海口，以防鲸涛不测之变。然满兵虽雄健，不利水师，初设时，章程草率，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巡幸津甸，遇大风，海船逆势，难以施演。时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既衰老，复戎装繁重，所传令俱错误。兵丁技艺既疏，队伍紊乱，竟操，喧哗不绝。帝大怒，因裁革焉。〖7〗至是，嘉庆帝以天津形势紧要，命复设水师营汛。谕曰：直省沿海地方，如广州、福州、浙江之乍浦、江南之京口，俱设有水师驻防，其绿营在各沿海省分者，设有外海水师，岁时操演，按期会哨，定制周详。天津为畿辅左掖，大沽等海口直达外洋，从前曾建水师驻防，后经裁撤，该处拱卫神京，东接陪都，形势紧要，自应参考旧制，复设水师营汛，以

重巡防。其如何分驻满汉官兵，增设统辖大员及一切建置事宜、操防规则，著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详细妥议。

19 是月，山东省叠降大雨，连宵达旦，几无三日之晴，以致汶、泗诸河及金乡、曹、单、定陶各路山河坡水处处涨发，汇入诸湖，而微山一湖尤为众水所归，盈堤拍岸，倍极浩瀚。〖8〗

20 新授伊犁将军长龄奏谢。得旨："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长讨好之念。驭外藩以威为要，以德继之，切不可姑息，亦不可暴戾。各城大臣时刻察访，如不胜任者，随时密奏。兵丁时加训练，武备不可废弛，正己率属，宽猛相济，公正居心，勤明莅事。新疆从无请陛见之事，汝守此训，谨记无忽。前任松筠可为法守，晋昌不过中才而已。"

七月初七日（8月29日）

21 命英使入见。先是，帝命和世泰等赴通演礼，英使固执不从。迫于期限，和世泰等隐瞒真相，于本月初五日含混具奏，捏称"该贡使等仰荷天恩，至诚感服。奴才等随令其演习礼节，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尚堪成礼。"初六日晚，和世泰等即偕英使由通州起程，至是日晨径抵圆明园。时王公大臣齐集殿上，帝于卯正二刻传旨升殿受礼。然英使以礼服未备、国书未带为由，坚拒入园觐见。和世泰无奈，先是奏称"使臣不能快走，俟至门时再请"；及第二次传见时，又慌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迨第三

次传见时，复言“正使病倒，不能进见。”传谕曰：“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令副使进见。”和世泰又称“副使亦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进见。”帝怒甚，立命遣送英使回国，谕曰：“英吉利贡使瞻觐之期，正贡使罗耳阿美士德已到宫门，忽患重病，不能行动；副使亦俱患病，竟系无福承受天朝恩赉。该贡使等即日遣还，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俱发还，所有该贡使行程及沿途伴送弹压之处，仍遵照前旨行！”〖9〗

翌日，帝怒稍减，命乾清门侍卫布彦泰赍带白玉如意一支、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对，赏与英国国王；又命苏楞额驰往通州，赏收英国部分贡品，计地理图四张、英国王妃像二张、英国山水人物像画九十五张。复作敕谕一道，由陆路递与蒋攸铦，令其转交英使，带回英国。敕谕曰：“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前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先朝高宗纯皇帝御极时，曾遣使航海来庭。维时尔国使臣恪恭成礼，不愆于仪，用能仰承恩宠，瞻觐筵宴，锡赉便蕃。本年尔国王复遣使赍奉表章，备进方物，朕念尔国王笃于恭顺，深为愉悦，循考旧典，爰饬百司，俟尔使臣至日，瞻觐宴赉，悉仿先朝之礼举行。尔使臣始达天津，朕饬派官吏在彼赐宴，讵尔使臣于谢宴时，即不遵礼节。朕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恕，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1793），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尔使臣面告我大臣，以临期遵行跪叩，不致愆仪。我大臣据以入奏，朕乃降旨于七月初七日，令尔使臣瞻觐。初八日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陛辞，并于是日赐

游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门颁赏，再赴礼部筵宴。十二日遣行，其行礼日期仪节，我大臣俱已告知尔使臣矣。初七日瞻觐之期，尔使臣已至宫门，朕将御殿。尔正使忽称急病，不能动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祗令副使入见，乃副使二人亦同称患病，其为无礼，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尔使臣既未瞻觐，则尔国王表文亦不便进呈，仍由尔使臣赍回，但念尔国王数万里外，奉表纳赆，尔使臣不能敬恭将事，代达悃忱，乃尔使臣之咎。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至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闲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10〕

寻以办理英使入贡事宜舛谬，苏楞额革去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加恩以三品顶戴降补工部左侍郎，仍留总管内务府大臣；广惠降内务府八品笔帖式；和世泰革去理藩院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仍留公爵、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革去礼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降补镶蓝旗汉军副都统。

十八日（9月9日）

22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

镛、协办大学士尚书章煦、尚书英和留京办事。

23 是月，江苏布政使陈桂生奏英吉利国使臣过境，防范谨严，不许逗留停泊。得旨："怀远以德，不必慑以兵威。沿途晓行夜宿，岂可不容停泊。所奏过犹不及矣！"

八月初一日（9月21日）

24 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密奏英吉利贸易情形。略曰：粤海关征收夷商税课，旧通贸易者，有大西洋、米利坚、荷兰、吕宋等国及该英吉利国，每年统计约收税银一百二三十万，英吉利一国约收税银九十余万两，实居各国税银十之七八，在天朝国帑充盈，原不在此区区数十万两之税，而该国习与水居，每年所到之祖家船，系载运国王贸易之货，港脚船系载运国人贸易之货。是英吉利举国君民专藉与内地贸易为生；若粤东省边口停其贸易，诚恐该国货船既两次经历中华海道，或冒充各处夷商与沿海奸民私相买卖，转难稽核，而别国货船载回茶叶等物，难保无拦截抢夺之事，倘别滋事端，竟需堵剿。我皇上怀柔万邦，于外藩各国厚往薄来，原不过示以羁縻，遽劳兵力，殊属不值。且英吉利地处极西，与俄罗斯相近，其人贪狡多疑，较之越南、暹罗各国禀奉正朔，稍知礼义者不同。此次该国贡使愚妄无知，尚非该国王所能逆料，可否饬谕该国王，以遣使不慎，殊失敬事之诚，是以不收表贡，并当停止贸易。姑念其咎在使臣，非该国王预料所及，且羽毛呢、钟表中国尽可不用，茶叶、丝斤，该国在所必需，皇上怙冒如天，不欲以一二人获咎，累及通国，姑准照常贸易，此系格外

恩施。嗣后该国王务宜慎选诚实可靠之人，来粤经理贸易事件，如斯当东等愚昧狡猾，断不许复行来粤。至该国距京遥远，无须跋涉贡献，即或必须进献表文，当查照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十三年（1808）成案，由广东代为呈进，不得径赴天津；倘不恪守章程，或任听无知夷人来粤贸易，有违天朝制度，不特不准贡献，并即停止贸易。如此明白晓谕，该国王自必感激圣恩，益深敬畏，而于防边裕课之道两有裨益。〖11〗

奏入，帝传谕蒋攸铦，英吉利贡使抵粤，仍当以礼遣归，并檄饬该国王嗣后贸易须在指定地点并选诚实之人经理。谕曰：英吉利夷人向不习中国跪叩礼仪，朕预行计及，是以于该贡使到津后，两次派员前往察看情形，如实不能跪叩，原令不必来京，纳其贡献，赏赉遣回，于词甚顺。乃苏楞额、和世泰俱不钦遵办理，将该贡使连夜带至宫门，和世泰又不以实奏，以致不能成礼，该贡使之咎本轻。至该国王于数万里外输诚纳赆，极为恭顺，其使臣不能恪恭将命，非其国王所能逆料，是以仍择其贡物之轻者赏收数件，颁予珍品，以示厚往薄来之意。此次该贡使抵粤后，该督接见时，其在京失礼之处不必一语提及，仍照乾隆五十八年之例，给予筵宴，亦不必强其跪叩谢礼；其兑换回国之茶丝等物，仍照向例免税。怀远以德，总当以礼遣归，方为正办。至该督另折覆奏酌议贸易一事，所见甚是，颁赐该国王敕谕，昨已由驿发交该督转交该使臣赍回，此时未便再与敕谕。著该督即以己意檄谕该国王，以贵国王远慕天朝声教，遣时来庭，大皇帝深为嘉悦，惟所遣使臣不能恪恭将事，以致不能成礼。此使臣等无福承受天朝宠赉，

大皇帝既不召见使臣，即不使纳收表贡，然犹念贵国王远隔重洋，使臣失礼非贵国王意料所及，仍择收贡物数件，优颁珍品，以示怀柔。此乃大皇帝高厚鸿恩，贵国王当知钦感。至使臣等既有失礼之咎，本应示以罚惩，停止尔国贸易，大皇帝仍念尔国货船来粤贸易有年，若遽行饬停，恐尔国缺少茶叶、丝斤，艰于生计，大皇帝不肯以一二人之咎罚及举国，仍播仁恩，准通贸易。惟是外藩属国，凡来中国贸易进贡者，俱有一定处所，如俄罗斯在恰克图，琉球在福建，暹罗在广东，越南在广西，南掌、缅甸在云南。若非例定处所，概行拒绝。尔国向在黄埔贸易，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十三年（1808），尔国来贡，亦俱在粤东收泊，嗣后尔国贸易船只总遵照定例前来粤东，不准驶至他省，即再来进贡亦应至澳门报明广东督抚转奏候旨，若径赴天津，彼处文武官员恪遵谕旨，断不敢令尔国贡船收泊，仍必驳回广东，岂非徒劳跋涉。其尔国遣来粤东经理贸易事件，亦必慎选诚实之人，方可任用。如司当东之狡猾愚昧，不知礼体者，断不可令其复来粤省，贵国王务当恪守章程，勿稍违越。〖12〗

二十八日（10月18日）

25 申严木兰秋狝家法。上年秋狝，庄亲王绵课曾因阻止进哨而遭降革。至是，帝旧事重提，谕曰：岁举秋狝，系我朝家法，必当永远遵循。嗣后每遇进哨，大小臣工概不准以雨水寒冷为词，妄生浮议。届期如实有应行停减之处，朕自行降旨，倘有敢于尝试，仍复造作浮言，希图阻止者，则行围之事与行军等，必将其人按军法治罪，立正

典刑，不稍宽贷！

26 是月，蒋攸铦示谕各国夷商曰：各国夷商来粤贸易，其由各国带来羽呢、钟表等物，皆中国可不用；其由中国带回丝斤、茶叶等物，皆各国所必需；且夷商到粤，设立洋行，为之经理贸易，派拨买办，为之置备食物，凡行商负欠夷帐，无不为之分限追完。百余年来，各国夷商得以贸易资生，仰沐大皇帝深仁厚泽，至优极渥，其感戴之忱，谅早已沦肌浃髓。即如本年夏间，英吉利国王遣使进贡，其贡船行抵天津海口，贡使登岸后，所有贡船不行禀明，擅行驶去，已属不合，乃正贡使阿美士德行抵宫门，忽患重病，副使司当东亦称患病，不能成礼，此系该贡使等无福承受天朝恩德，亦甚有负该国王遣使进贡之本意。我大皇帝圣德如天，俯念该国王航海输诚，极为恭顺，该贡使愚昧无知，该国王远在数万里外，不能逆料，是以仍赏收所贡画片等至轻之物三件，颁赐白玉如意翡翠朝珠大小荷包至重之物四件，以嘉该国王效顺之诚。其斯当东在粤年久，奉使进贡不能成礼，有辱该国王之命，遣令偕同正贡使回国，听该国王自行谴责，以为奉使辱命者戒，不许复行来粤。我大皇帝视中外为一家，不忍因一二使臣无知，累及通国，更不忍以一国之使臣无知，波及各国，准令照常贸易。〖13〗

九月十三日（11月2日）

27 以直隶按察使盛泰于护送英吉利贡使回国时，擅自与该夷官论及该国表文并该国兵船数目，革盛泰职，发往盛京当差。

十月初三日（11月21日）

28 以失察匠役私卖时宪书稿本，命将钦天监满监正额尔登布、西洋监正福文高、前任满监副工部员外郎图宁、前任汉监副户部员外郎陈伦、西洋左监副李拱辰、西洋右监副高守廉俱降二级留任；司书方履亨降二级调用，如无官可补，即行革职。

二十三日（12月11日）

29 命礼部尚书章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14〗

二十九日（12月17日）

30 命嗣后凡遇特交会议事件，各堂官务须公同定议，必意见毫无异同，方可会衔陈奏；若意见不合，即单衔具奏。其会奏折内，无庸列名。倘有遏抑群言，阻其独奏者，准其人指名参劾；若于画稿具奏后别生异议，则是首鼠两端，殊不足取。谕曰：国家设立部院衙门，遇有交议事件，各堂官应虚衷商榷，俟询谋佥同，方可画稿联衔具奏。如事关重大，有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议奏者，原以一人之心思有限，众人之才识无穷，尤应公同筹酌，以期事臻尽善；或其事众人皆以为是，中有一人独觉其非，即应抒其所见，向众人恺切陈说。其言果当，众人自当择善而从，其言不当，众人亦可面折其非。如其人心仍不服，朝廷本有两议之例，即当自抒己见，据实直陈。

十一月初五日（12月23日）

31 命议地方刊刻时宪书章程。各省所颁时宪书，向于

每年四月初一日由钦天监豫将样本发交各布政司衙门刊刷，至十月初一日颁朔后颁行。至是，为禁止颁朔之前私行售卖，命钦天监详议章程具奏。寻议上，得旨："嗣后直省各布政使刊刻时宪书，仍钤盖库贮钦天监时宪书印信，各州县照刻之时宪书，即钤盖各州县印信，其无附郭首县之府，即钤盖该府印信，各布政使均于颁朔之日，即将样本分发各府州县，遵照刊刻。"

初七日（12月25日）

32 百龄卒。

百龄（1748—1816），字子颐，号菊溪，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掌院阿桂见曰："公辅器也，异日功名当不在老夫下！"其后官阶蹭蹬，翱翔科、道二十余年。嘉庆初始，立擢山东按察使，不数载遂至封疆，授协办大学士。少负文名，复研贯史籍，经济闳深。性聪察，遇事敏干，不屑随人俯仰。然操守不佳，其初任封圻，尚能以廉直自矢，逮名誉既彰，乃顿改初节，搜求苞苴，动以巨万。总督江南时，每出巡阅，后车数十乘，征收珍错海物，至数百桶之多。又以重贿交接权要，侦探秘旨，然后傅会迎合，故人莫敢撄其锋锐。至是，以劳瘵卒于江宁任上。赐祭葬如例，予谥"文敏"。著有《守意龛集》。〖15〗

初九日（12月27日）

33 驳旗民从事纺织之议。先是，御史罗家彦条奏筹画旗民生计章程，以为旗民生计艰难，欲令八旗老幼男妇，

皆以纺织为业，命八旗都统议奏。至是，八旗都统公同议驳。得旨：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即非所重，不学亦可。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业，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致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罗家彦著革退御史，仍回原衙门，以编修用。

十一日（12月29日）

34 大学士会同兵部议奏天津安设八旗驻防及添设绿营水师。得旨：安设驻防应需各项事宜过于繁重，此时且无庸办理；至添设水师绿营兵一千名，著两江闽浙两广总督各就该处地方情形，共抽裁名粮一千名，交天津新设之水师营官弁照额募充。

十七日（1817年1月4日）

35 驳长芦半文加价全数归商之议。先是，因芦东商力疲乏，准其正余引票官盐每斤加制钱一文，以一半归商，俾资成本，一半交官，抵完各商积欠。至是，长芦盐政嵩年请将交官之半文加价一并归商，户部议驳。得旨：芦盐自加价以来，该商等岁得一半归商所加之价，而交官之项仅于十八年（1813）交过一限，其余屡经奏请展缓。今该盐政复请将交官之半文加价一并归商，明系轻听商人怂恿，率为乞恩，除不准行外，嵩年仍著交内务府议处。

二十日（1月7日）

36 蒋攸铦等奏英吉利使如请求再来进贡，即遵旨谕以

须在粤东收泊，不得径赴天津。奏入，帝批："甚是！永远遵行。"

十二月初四日（1月20日）

37 英吉利贡使启碇回国。先是，英使返粤，总督蒋攸铦亦宴赉如常，仍免其归舟茶税，遵将办理一切奏闻。奉上谕："英吉利国贡使不能行谢宴礼仪，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粤时，并未给与筵宴，此次自无庸令入宴行礼。该督等所奏颁赏使臣筵席三桌，仍赏给牛羊等物，所办甚是。至另片所请再行颁发谕旨，宣明该贡使等失礼之咎，令该国王自行查办，殊可不必。前该督所奏刊刷告示，发给该国来粤贸易各船，朕即谕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降旨饬令停止。该督尚未接到，复为此奏。总之，此事苏楞额一误于前，和世泰再误于后，朕权衡裁度，恩威并济，厚往薄来，办理已为允协，此后勿庸多烦词说。该贡使如此狡诈，即颁发谕旨，伊归国后亦岂不能隐匿，捏造虚词以自文其过？竟当置之不论，较为得体。俟该贡使到粤，该督于接见时，当堂堂正正，谕以'此次尔等奉国王之命来天朝纳贡，不能成礼，即属尔等之咎。仰荷大皇帝深仁大度，不加谴罚，仍赏收尔国王贡物，颁赏珍品，此乃天高地厚之恩，尔等回国，不可不知感激。至尔国向在粤东贸易，即系尔国一定口岸，倘将来再有进贡之事，总须在粤东收泊，候督抚具奏，请旨遵办，毋得径往天津。即驶至彼处，该官吏亦必遵旨驳回，尔等岂非跋涉徒劳？'如此明白宣谕，伊等自当畏威怀德，不必与之辩论曲直也。朕又思，英吉利国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入贡时，恳请

在浙江宁波贸易，此次该国贡船来往经过浙洋，并未寄碇，其意似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总督当设法将伊国来津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即来亦不能径达，方为妥善。至波臣等五人，既均系夷商，现在仍准该国贸易，自不必全行驱逐，致启其疑，即听从其便可也。”至是，英吉利使臣回国。临行，攸铦等复宴于海幢寺，晓之曰：“大皇帝不宝异物，后可勿劳贡献。如必欲入贡，广东为尔国贸易之所，贡舟应收泊广东，毋径赴天津，致令驳回。” 使臣唯唯。攸铦复曰：“尔国通市广州，于今百年，凡尔之俸饷经费，一惟于市，取办市之资，每岁以数千万计，其利溥矣！中国之裨益于尔尤大矣！继今以往，宜效顺，毋自误。” 使臣应声曰：“凡市，中国与本国两利，毋徒为我计也。”〖16〗

十四日（1月30日）

38 蒋攸铦等密陈英吉利之情。略曰：英吉利贡使等在粤居住两旬，极为安静。惟斯当东密向洋商告知在京由通州坐车赶至宫门，一夜无眠，次日未经洗面，朝服未到，不敢朝见。维时汉夷通事，俱未赶到，不知如何，传说参差，未能仰体大皇帝天颜。查乾隆五十八年（1793），贡使回国时，前督臣长麟奏明，准其再来进贡，并无不准径赴天津之语；嗣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十年（1805）两次贡进贡表，均系由该国贸易大班赍呈，督抚代为呈进，并无贡使来粤。嗣后该国王如再恳求遣使进贡臣等，当谕令将贡船收泊粤洋，听候具奏，但恐又将贡船驶往天津，应请敕下直隶总督、长芦盐政存记请旨遵行。查该国全藉

与内地贸易资生，而懋迁各物内，以闽茶为至要之资。闽茶产武彝山与江西连界，向由江省铅山县河口镇水路运茶至粤，路途极顺，若在闽浙海口，俱甚迂远，该国贸易断不能舍粤东而赴别处。其奉表进贡系欲仰邀恩眷，夸耀诸夷，或别有祈求，以遂其垄断牟利之计。此番希荣未遂，而冀幸之心恐难尽泯。夷情叵测，一二年间或竟如是。嘉庆七年（1802）、十三年（1808）擅将兵船驶入澳门及附近海岛，希冀要求，事难逆料，虽该国远隔重洋，断不能久停贸易，自绝生路，而边禁海疆不可不预筹防范。奏入，得旨：倘该国一二年后有表请训示，或备文询问该督抚等之处，彼时即行奏明，候旨饬遵，其天津海口早已谕知直隶总督、盐政等勿许该国夷船收泊。至粤东为海疆重地，毗连外洋，所有海口炮台及各岛屿原应严密防范，以昭慎重。〖17〗

十九日（2月4日）

39 以各省积欠地丁耗羡杂税等款银两多至一千七百二十余万两，命除年清年款之湖南、奉天、四川、贵州四省外，其欠项在二万两及数千两并十余两之广西、山西、云南三省督抚等勒限督催报完，均免其议处，欠项较多之山东、福建、河南、江苏、江宁、广东、浙江、江西、安徽、陕西、湖北、甘肃各督抚藩司俱交部议处。

二十四日（2月9日）

40 以故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吉尔巴纳租塔毕噶尔玛萨野子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袭爵。

41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二千八百八十一万四千九百五十七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六十五万一千四十三石。

42 河南祥符张家湾河溢，省城开封被困，大溜至开封西北分而为二，由西绕南者十之八九，由北股溜东者十之一二，均汇向东南，下注至距省十余里之苏村口；以下又分为南北两股：其北股溜止三分，由惠济河经陈留、杞县、睢州、柘城至鹿邑之北归涡河，注安省亳州、蒙城至怀远境荆山口入淮，归洪泽湖；其南股溜有七分，经通许、太康至淮阳、鹿邑交界之观武集，冲成河漕九处，弥漫下注清水河、茨河、霍河，直趋安省太和县境，至宋塘河又分为二，其一由西肥河至硖石山入淮，其一由大沙河、颍河至八里垛入淮。两股均历阜阳、颍上两县地界，入淮后经临淮关及五河、盱眙境归洪泽湖。受灾共五府二十三县。

43 销毁鸦片三千二百箱。

〖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1页。

〖2〗《东华录》、《清代藏事辑要》一，均作二十二日。

〖3〗《清史列传》卷三十《赛冲阿传》。

〖4〗参见：《国朝柔远记》卷七；《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1—3页。

〖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3—5页。

〖6〗《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29—30、38—40页。

〖7〗《啸亭杂录》卷四《天津水师》。

〖8〗《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519页。

〖9〗《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57—58页。

〖10〗《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59—60页。

〖1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12—13页。

〖12〗《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21—22页。

〖1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20页。

〖14〗《枢垣记略》卷二作二十四日。

〖15〗参见：《啸亭续录》卷二《百菊溪制府》；《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一《百文敏公事略》。

〖16〗《国朝柔远记》卷七。

〖17〗《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37—39页。

清通鉴　卷一七四

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　公元1817年

正月初五日（2月20日）

1 先是，湖北省先后有传习牛八教、天主教者赴官具结改悔。至是，嘉庆帝以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向来传习邪教者甚多，令各督抚效法湖北，晓谕教徒将经卷邪书投缴于官，具结免罪。寻直隶总督方受畴奏：出示晓谕民人，凡向习邪教者，真心改悔，准其投首免罪，并设法严缉祝现等。得旨："呈出邪书，方准免罪，口说难信，仍应治罪，从逆之徒，断不姑恕，勿涉疲玩。勉之！"山西巡抚衡龄亦奏：出示晓谕习教民人，准其投首免罪。得旨："汝不可因有此旨，又起因循疲玩，将就了事，无羞耻之念，仍须严密查访，实力缉拿，以期速获逆犯。汝若妄行招致，有意弥缝，立刻将汝革职拿问。慎之！"

二月初六日（3月23日）

2 改京师盗案限满题参例。向例京城地方盗案，三月无获，始行题参。至是，嘉庆帝以原例过宽，不足以惩盗，命嗣后京师外城寻常盗窃案，三个月限满题参；持械抢劫案，二个月无获题参。内城寻常盗窃案，二个月限满题参；抢劫案，一个月无获题参。

三月初九日（4月24日）

3 嘉庆帝启銮谒东陵，命庄亲王绵课、大学士董诰、尚书英和、成宁留京办事。

十六日（5月1日）

4 命云贵总督伯麟平高罗衣。先是，云南临安府夷人高罗衣，以江西、湖广等处汉人于夷地贸易取利，甚为苛刻，遂借驱逐汉人为名，纠众万余而反，自称窝泥王，以汉人章喜为军师，攻杀土目龙定国，抢掠瓦遮、溪边两土司地方；复率众渡江，窥视内地。伯麟急调本省官兵及广南土练定期进剿。至是奏闻，帝命伯麟等务须一鼓扑灭，不可因循疲玩；如兵力不敷，即行添调贵州官兵，将高罗衣等克期擒获，未几，高罗衣等被擒斩。谕曰：夷民愚蠢无知，多因内地民人私往夷地，或潜相煽惑，或激生事端，酿成大案，致劳兵力，戕害生灵。现将首从各逆悉数歼获，边境敉宁，正当趁此出示晓谕，严饬沿边各州县，凡内地私越边境者，查明严禁治罪，务令弭患未形，勿再滋生边隙为要！〖1〗

二十五日（5月10日）

5 四川总督常明奏破获袁在德教案。袁在德，四川彭水县人，自幼随父迁至宜宾县落难沟居住。乾隆四十七年（1782），西洋人冯若望、李多林在宜宾县地方讲说天主教经义，劝人习教〖2〗，在德即拜若望为师；若望为取教名袁若瑟，授给刻板经本、教衣、念珠、十字架等物。冯若望被获后，在德逃往各处躲藏，寻探知若望复返川省，改名郭恒凯，在崇庆州地方传教，即前往探问。若望见在德略通拉丁文，即任命为铎德，嘱其自往各处传教。上年七月初九日，在德携带经卷至合州城外，甫入饭店投宿，即被兵役拿获。至是，审讯明确，袁在德拟绞立决，常明缮折入奏。〖3〗

二十八日（5月13日）

6 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章煦因病解任，命吏部尚书戴均元为协办大学士。

7 是月，山西巡抚衡龄奏奉到颁赏《御制因循玻玩谕》墨刻。得旨："四字是衡龄之考语，汝尚为此奏耶？幕友浮词，览之生厌！" 山西巡抚朱勋亦奏奉到墨刻，得旨："百篇申儆，尽为君之心。一字不循，失为臣之道。中外皆同，奈何奈何？"

四月初四日（5月19日）

8 申明武职违禁例。武职官员，定例不准乘坐肩舆，私役兵丁。至是，嘉庆帝恐将军、都统、提镇等复有养尊

处优、故违定制者，再行降旨，申明例禁：嗣后将军、都统、提镇、总兵官，如有乘坐肩舆者，经人纠参，即行照例革职；城守尉、协领、副将、参将以下等官，如有乘坐肩舆者，该管官员一面提参，一面即行革职。

十九日（6月3日）

9 沈仁澍侵贪案审结。先是，甘肃巡抚和宁等奏：河州知州、前任西宁县知县沈仁澍，与已革西宁县知县杨毓锦交代纠葛不清；仁澍于离任三年后，忽遣家人赴西宁县私自开仓，搬运豌豆二千九百余石。帝责沈仁澍胆大妄为，命将其革职拿问；又以陕甘总督先福有心徇庇，革去顶戴，交部议处。寻仁澍以劣迹暴露，畏罪自杀。至是，查明沈仁澍盗卖仓粮、侵蚀运脚，并亏缺仓库，共银九万余两。得旨：所亏银两著于沈仁澍家属名下勒追，再将其子沈德林发往乌鲁木齐；先福身任封疆，滥保贪墨劣员，罪无可逭，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前署陕甘总督高杞于沈仁澍领运仓粮，率行批准，实属溺职，著即革职。

二十五日（6月9日）

1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丁丑科三鼎甲：状元吴其浚，河南固始人；榜眼凌泰封，安徽定远人；探花吴清鹏，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至是，赐一甲吴其浚、凌泰封、吴清鹏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吴敬恒、裕谦等二百五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戴均元，副考官为户部尚书姚文田、刑部侍郎秀堃。

二十九日（6月13日）

11 以雨泽愆期，命刑部清理庶狱。

12 是月，广东香山蛋民李奉广等殴毙美国烟贩。本月初十日，李奉广出海捕鱼，途经老万山外洋，见美船渥巴希号停泊于此，在船面晾晒鸦片。翌日，奉广又驾船出洋，适遇蛋民陈亚红、林复如、林亚胜等十余人亦至，乃告知老万山洋面停有洋船，载带鸦片烟，可同去吓诈得银，陈亚红等然之。于是，奉广等一行十五人驶向老万山，昏黑，抵渥巴希号。奉广略会英语，登船吓诈，不允，遂喊令陈亚红等将木箱十八只搬抢过船。美人夏利持刀戳伤奉广左后胁，奉广夺刀拒伤夏利左胸，落水淹毙，嗣回手砍伤墨衣瓦里。时，陈亚红等亦与英人厮打一处，又毙洋人四名。奉广等随即撤离美船，逃到龙穴外洋海滩，打开各箱查看，内有鸦片十六箱，番银两箱，共五千圆，遂将番银按股俵分，将鸦片丢在海滩，分路而逸。寻被兵役先后查获，李奉广枭首，陈亚红等四人斩立决，其余九人充军，一人在逃。〖4〗

时，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请量加赏恤美国船主澳地。帝严旨驳回，略曰：澳地夷船如系装载正当货物运赴粤省销售，被内地奸民抢劫杀伤，除将匪犯正法外，自应优加赏恤，以示怀柔。兹该夷人所带鸦片烟泥系例禁之物，如该夷人私运入口，即应按律治罪，今因其横被劫夺，戕害数命，不行究治，已属恩施，何得再加赏恤？蒋攸铦即通行晓示各商，鸦片烟产自外夷，不准私入内地，天朝例禁綦

严。此次澳地夷船私贩烟泥，因其未经进口，又遭劫掠，是以只将烟泥烧毁，免其治罪。嗣后各夷船倘再有私带鸦片烟泥者，进口之日，兵役等照例严搜，一经搜出，除将烟泥焚烧沉溺外，必将私贩之人从重治罪，决不宽贷！〔5〕

五月初三日（6月17日）

13 命改朝考试题。向来新进士朝考，以论、诏、疏、诗四项命题，其诏题多系拟古。至是，帝谓士子文艺，试以论疏诗三项，其优劣已可概见，拟作古诏，不过临时强记，敷衍成篇，命嗣后新进士朝考减去诏一道，以论疏诗三项命题。

十九日（7月3日）

14 以入夏以来，雨泽稀少，命内外各官省过思愆，勉修人事。谕云：诚能格天，大小臣工惟当人人实心实力，为国为民，不可存邀功之见，并不可存避过之心，果能群相策励，共矢公忠，必能感召天和，甘霖立霈。感应之理，固较然不爽者也。

15 命严考试教习关防。谕曰：官学教习，有训课之责，报满后多得除授知县，自应慎选以端始进；若关防疏懈，任听顶冒代请，以伪乱真，殊非慎重遴才之道。其应如何关防严密，于入场及复试时设法稽查之处，著礼部妥议具奏。寻议：投考人等真伪，全以出具印结之认识官为凭，嗣后认识官员应令于点名处所逐细认识；如考取后有冒名顶替等事发觉者，本生照科场舞弊例治罪，认识官照例议处。至场内诸弊，请照翻译乡会试外帘监试之例，加派满

汉御史六员稽查究办；其考试各卷，如有数卷笔迹相同，显系一手所书者，应令该考官概黜勿录。至复试时，于例试排律诗一首外，添默原卷数行，严加校勘，如字句笔迹不符，即行扣除，并仍由监试御史稽查，令该士子于聚奎堂按号列坐，无得错乱，则真伪不难立见。从之。

二十四日（7月8日）

16 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自尽案审结。李赓芸，江苏奉贤县人。历任郡县，“时以为天下清官第一”。先是，福建龙溪县知县朱履中改教后，因欠盐课银二千余两，请以吏欠追抵，不允；遂讦藩司李赓芸任道府时，有受陋规事。总督汪志伊派福州府涂以辀会审，讯据朱履中供明，属诬控。志伊与巡抚王绍兰疑有贿和消弭情事，固执驳饬。涂以辀即心存迎合，逼令诬承。赓芸不服，以辀拍案厉声诟之，日夜锻炼不休。赓芸怫然入寓，自缢死。事闻，帝命吏部侍郎熙昌偕礼部左侍郎王引之往按，闽中士大夫争赴钦差寓门，为其鸣冤。至是，白其诬，帝震怒，褫志伊、绍兰职，涂以辀以迎合故，遣戍黑龙江。〖6〗

二十九日（7月13日）

17 颁御制《望雨省愆说》曰：“今岁河淮顺轨，漕运迅速，齐豫晋秦麦收七八分有余，惟直隶通省缺雨，而顺天府所属尤甚焉。斋心默祷，省愆思咎，尚未感召和甘，连日密云不雨，旱气昼夜薰蒸，麦已无收，禾恐失望矣！靦颜治事，蒿目焦心，虽因循疲玩，未能挽回。然臣工深染之由，总予一人之咎，曷敢推卸？试思癸酉九月之变，

非因循疲玩酿成乎？今夏上天独在三辅昭示旱象，甚可畏也。予宵旰勤求，诸臣忍心疲怠，于心安乎？愿诸臣勿以趋走为勤，而以尽心为本；勿以虚言塞责，必以实政敷陈，正直忠诚为法，诡随迁就为耻，一时之爵禄有限，千秋之名节无穷，致君泽民，惟诸臣是赖。朕有过愆，据实入告，断不加罪责也。君臣交儆，庶可挽救荒歉，消弭邪念，化莠为良，敬承昊贶。若视为泛常，漠不动念，恐未必止于旱灾也！”

六月初二日（7月15日）

18 革松筠大学士等职。先是，畿辅亢旱，帝下诏求言。松筠上疏谏阻东巡，略曰：今顺天府所属缺雨，皇上引咎自责，深诫臣工因循疲玩。臣忝列首揆，若徒以虚言塞责，不惟辜恩负职，亦恐天理难容。因念皇上于来年诣盛京，恭谒列祖陵寝以告成平，典礼攸关，固不宜缓。唯今夏亢旱尤甚，上天昭示，独在三辅之区，臣以为皇上展敬之诚，已荷列祖列宗在天昭格。伏思十七年（1812）臣奉差奉天，查勘陵寝工程，沿途曾见旗民，颇形艰窘，是以于十九年（1814）春间，由新疆曾经奏请皇上缓诣盛京，荷蒙谕允。自去年八月，臣入都之后，屡蒙谕及二十二年（1818）恭谒祖宗陵寝，彼时臣以为连年雨旸时若，收成丰稔，固应举行斯典。今乃三辅旱象已成，或系祖宗眷佑，昭示景象，请暂停举行，以为苏息岐豳父老之意〔7〕。帝谓所奏甚谬，命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处。至是议上，命革去松筠大学士并各项差使，以二品衔补授察哈尔八旗都统。

19 以协办大学士明亮为大学士，云贵总督伯麟为协办

大学士。

二十日（8月2日）

20 命革除常平仓、社仓积弊。各省州县，例设常平仓，又准民间报官自设社仓，每年出陈易新，以平谷价，以备歉岁。至是，御史盛惇大以二仓积弊丛生，小民难沾实惠，奏请实力整顿。帝命各督抚通饬所属州县，将常平仓存粜谷数核实查清，其遇市价昂贵，应行出粜之时，即按门牌内应领户口，平价粜给，并饬该管道府随时稽查；如有官吏作弊侵渔之处，即分别揭参惩办。其社仓，饬令各乡公举殷实老成之人，报充社长，以司出纳，官吏不得干预；如有侵吞及强借等弊，官为秉公查究，务俾实惠及民，永除扰累。

二十四日（8月6日）

21 命整饬各省营伍纪律。谕曰：国家设立营伍，训练兵丁，原应讲明纪律，俾各有勇知方。若但演习技艺，而于杀敌致果之义，不能晓然于心，一经亲历行阵，或退缩不前，即平日技艺精良，亦徒为虚饰而鲜实用。凡有将帅之责者，平日教演兵丁，即当明白晓谕，以兵法有进无退，临阵退缩者，国有常刑；奋勇捐躯者，恤及后裔。况果敢直前，成功者多而伤夷者少；若怯懦奔逃，军法杀无赦，无一能苟免者。是与其死于法，何若死于敌？死敌者百世流芳，死法者骂名千古。使兵丁习闻此言，人人心知大义，则勇敢倍增，节制之师自莫非干城之选矣！

二十六日（8月8日）

22 命封闭新疆哈密小南路。新疆地方，经由道路，俱设有墩台营汛，稽查往来行旅，且沿途更换路照，定制綦严。哈密小南路，绵延三百余里，系后来踹出僻径，并无台汛。至是，陕甘总督长龄奏请封闭，以重巡防。得旨：著将由哈密至奇台之小南路永远封闭，如再有商民私由此路行走者，查获照律治罪；如有新疆大臣奏请复开，或私令商民行走者，亦治以违旨重罪，决不宽贷！

二十九日（8月11日）

23 以京师米价昂贵，命严禁奸商囤积、运米出城。寻查获偷运米石案，巡城御史伊绵泰、肖镇俱以索诈得贿获罪伏法。

24 是月，御史熊墀奏请将滇省岁运京铜改熔大块，以免盗卖，命交云贵总督伯麟等详查利弊，悉心妥议具奏。寻议：滇省每年应运京铜七百万斤，向例铜色八成以上，方准起运。今若改用足色铜块，必须再加熔炼，糜费逾多，且改煎尤须时日，恐误运限，应请照旧办理。得旨：原不可行，仍照旧例。

七月初十日（8月22日）

25 命定宗室觉罗养赡孤寡例。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例有养赡孤寡钱粮。至是，帝以宗室觉罗内孤寡人口无养赡成例，命宗人府核议具奏。寻奏上，得旨：除宗室觉罗孀妇亲子继子仍照向例不待及岁给予养赡外，其宗室孀妇

无子可继者，著每月给予二两养赡银米，无伯叔兄弟之孤女，著每月给予养赡银一两五钱；觉罗孀妇无子可继者，著每月给予一两五钱养赡银米；无伯叔兄弟之孤女，著每月给予养赡银一两。

十六日（8月28日）

26 禁乡会试骑射请人顶替。向例旗人考试进士、举人、生员以及考试翻译，均先阅看骑射；其弓马生疏者，即不准应试。至是，御史李振祜以旗人考试骑射，多有临场请人替代者，奏请禁止。得旨：临场请人替代，即与文场考试枪替无异，必应按律治罪。嗣后凡遇此项考试，著各旗都统等亲身先行考验，能骑射者始准送名，派出监试之王大臣于考试时，令各旗章京等逐排认识，射毕步箭，即射马箭，仍令本人下马至阶前报名。如查有替代情弊，将雇请之人，与顶替之人一并治罪；倘监试王大臣等市惠徇纵，别经发觉，定将王大臣等一并惩处。

十八日（8月30日）

27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尚书英和、景安留京办事。

二十一日（9月2日）

28 命审办宗室从逆案。先是，宗室庆丰自首，供与胞兄庆遥曾从宗室海康习白莲教，且豫知癸酉之变；后又改供伊因向庆遥借钱不遂，心生忿恨，遂赴步军统领衙门混喊入教，实不曾习教。至是奏闻，帝谓所讯情节不实，命将庆遥革去奉恩将军、庆丰革去翻译举人，严加鞫审。寻

讯明：庆丰兄弟俱从海康习教，嘉庆十八年（1813）八月，教徒刘得山邀约海康入伙，攻打禁城，并称事成之后，即授以大官职，海康当即应允；而庆遥经海康将起事日期告知，约令入伙，亦即应允，并于九月十四日至海康家候信；庆丰于获悉事变消息后，尚未明露逆谋。帝命按律定拟治罪。旋奏上，请将海康、庆遥凌迟处死。得旨：自开国以来，宗室中贤才辈出，虽支分派别，谱系蕃衍，其中贤愚不一，然从未有干名犯义如海康、庆遥之自外生成者。该二犯拜奸民为师，学习邪教，已属玷污宗支，乃公然甘心背叛，问拟凌迟处死，实属罪有应得。惟是朕以仁治天下，虽情真罪当，犹念其究属宗支，实不忍处以极刑。海康、庆遥俱著改为绞立决，派奕颢将海康带往伊祖坟前监视勒毙，派永珠将庆遥带往伊祖坟前监视勒毙。庆丰入教后改悔自首，且并未明露逆谋，著发往吉林，严加管束。

二十六日（9月7日）

29 禁浙、皖、闽三省茶叶由海上贩运至广州。闽、皖茶商，向由江西内河入粤，嘉庆十八年（1813）始有海运。至是，蒋攸铦奏请禁止，略曰：福建之武彝茶及安徽入浙之松罗茶为西洋夷人必需之物，而各夷中又英吉利销售更多。〖8〗茶叶为夷人生命所关，实为控制之要道，今若听任商人惯由海运，难保无奸商串通黠夷，于海中偏僻岛屿，随处寄碇，私相买卖；又起运之时，装捆坚密，多至盈千累万，设有夹带违禁之物，亦无从觉察，应请敕下闽浙安徽各督抚严行查禁，并出示晓谕产茶之区及各海口，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为始，概令仍归内河过山贩运，以收

控驭之益。得旨：闽浙皖商人贩运武彝松罗茶叶赴粤省销售，自嘉庆十八年（1813）渐由海道贩运，近则日益增多，洋面辽阔，漫无稽查，难保不夹带违禁货物，私行售卖。从前该二省巡抚并不查禁，殊属疏懈，念其事属已往，姑免深究。嗣后著福建、安徽及经由入粤之浙江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倘有违禁出海口者，一经拿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若不实力禁止，仍听私运出洋，别经发觉，查明系由何处海口偷漏，除将守口员弁严参外，并将该巡抚惩处不贷。漏税事小，通夷事大，不可不实心实力，杜绝弊端也。〖9〗

八月初六日（9月16日）

30 以河南汝、光一带有“白吃”负贩私盐，纠众为盗；安徽“捻子”每在江南、山东、河南交界处所乘间抢劫，命各省督抚严密稽查。

初八日（9月18日）

31 命审办八卦教案〖10〗。先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破获八卦教案，教首刘省过伏法，其族弟刘廷献及其子成立、成器等被遣戍乌鲁木齐济木萨地方。时离卦长河南商丘郜氏兄弟，坎卦长直隶容城张柏等亦被究出，而震卦教首侯朴等漏网。〖11〗迨乾隆四十五年（1780），侯朴谓刘省过死后，八卦教无人掌管，乃令人携带银信，赴新疆探候省过近亲刘廷献，推其为中天教首。嘉庆七年（1802），侯朴物故，其侄侯绳武接续教权；乃凑银四千两，派刘元

善、冯青云等六人，赴济木萨参拜刘氏教首。时廷献业已故世，元善等遂拜廷献子成林为中天教首，总掌八卦教。成林则将大印一方，上刻“崇德堂”，小印二方上刻“克己堂”、“儒林堂”，送与侯绳武，以为掌教凭据。嘉庆十四年（1809），绳武复命冯青云等四人赴济木萨，送银三千两；成林回信，内有“仍烦侯绳武代管教中之事，众人俱各安静，不必记挂”等语。同年，侯绳武故世，教事由其侄侯位南所掌。至是，因位南于山东齐河县被获，供出前情。帝以内地八卦教徒万里迢迢，赴疆送银，显系八卦教相沿固结不解，命庆祥兼程往拿刘成林兄弟。嗣成林被诛，其父廷献戮尸。〖12〗

三十日（10月10日）

32 颁御制《训管理宗人府及诸族长文》曰：“予曾著《宗室训》，于应为之事，三复告诫，不待言矣！前训又曰：若问予不应为之事，则一二不肖子弟自知，予实不忍言也。诸王思予不忍言之意，谅必动心矣，然向所不忍言之事，不过酗酒斗殴、淫邪放荡耳。盖天潢一派，万枝同本，何忍言我宗人竟为下流之事，此所以不忍言也。孰意又有大不忍言之事，又下流之不若矣。然百顷嘉禾，难免几茎稂莠；千群骐骥，岂无一二驽骀？我宗族中从未有若辈之丧心病狂，至于如此。非我族类，何必抱愧负疚乎？若只知事后空谈，曷若修平时实政。管理宗人府之王公族长，知养而不知教，知因循而不知策励，知回护弥缝而不知流患贻害。诚能父教子，兄教弟，有过必惩，绝无瞻顾，何致出此败类耶？王公族长，皆朕所命，不能尽心教导，

皆朕不知人之愆，愿王公族长免朕之过愆，弼朕之政治，自今伊始，各矢天良，诚心教训，庶副朕齐家治国之本怀，实有厚望焉。”

九月十四日（10月24日）

33 嘉庆帝回銮驻跸两间房行宫。明日，顺天府尹刘镮之等前来接驾，帝询问缉捕盗匪、赈恤灾民情形，镮之以尚未明确入奏，帝责其因循疲玩，全不办理公事，命交部议处。寻议革职，奉旨降补侍郎。

二十日（10月30日）

34 饬禁民入越境酬神。直省名山古刹，例准民人焚香瞻礼；若联群结会，越境酬神，则有干例禁。至是，御史盛惇大奏言：江苏之茅山，每年春秋二季，四方进香男妇动以万计；临近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民人，亦联翩踵至，千百为群。帝谓此风耗费资财，败坏风俗，命直省督抚各于境内有名山寺院地方，出示严禁，如本境士民岁时瞻礼，各听其便；若外省客民结队而来，立即严拿。

二十七日（11月6日）

35 命严海关稽查。商船出海贩运，其所带货物，应准出洋，与不应准出洋，向有定例。至是，以近年商船多由海运径行，以致内河例课多不能足额，命海关省份各省督抚严饬管理关税之员，于商船到口时，验其所带货物，除例准出洋者，令其纳课放行外，其例不准出洋货物，一概截留，不许出口；如管关之员贪得税余，私行卖放，一经查出，即行参处。

二十九日（11月8日）

36 颁御制《谏臣论》曰："人君治政临民，未能尽善尽美也。天下几物极繁，百官庶司，岂能毫无欺隐乎？若无谏诤之臣，政不纲矣。是以特设科道事上，存有犯无隐之忠心，效朱云魏征之劲节，立志公正，不畏权要，见坏法乱纪之事，直进弹章，毫无瞻顾，斯不负设官之意也。明目达聪之职，责任至重，君有失德，尚欲绳愆纠谬，格其非心，若一味缄默，徒贻寒蝉之诮耳！内外臣工，倘有营私作弊而上不知者，立时封奏参劾，不避嫌怨，斯为尽心尽职之言官，朝廷之大福也。世道人心，日流日下。近年言事诸臣为公者少，为私者多，避人焚草者少，张扬于众者多。甚至假借题目，作弄威福，营私纳贿，枉法贪财。此端岂可开？此风不可长也。若不力加整饬，驯至于前明结党恶习，诚朝廷之大患也。忠告必嘉纳，佞口必屏斥。若不论忠佞公私，惟言官之言信用，博纳谏之虚名，受乱政之实祸矣。惟望言官洗心涤虑，大公无私，常存言事君子之诚，尽屏取巧谋利之伪，作天子之耳目，为朝廷之腹心。上章进谏，置祸福于度外；密封不露，虽至亲手足，不令与闻，方不愧此职任。顾名思义，王章不可玩也，以执法之臣，为此犯法之事，甚辜朕求言之诚意矣！为私之一二败类，不得不除；为公之诸臣，益当勉励，不必妄生疑惧。当言则言，言必有中，若仍存私见，自此绝口不言，竟以朕为拒谏之主，心更不可问，罪浮于彼矣。"

37 是月，两江总督孙玉庭奏漕运章程。先是，本年五

月，给事中陆泌奏江苏运漕旗丁于兑费外，复向地方官借索，帝命孙玉庭将该丁等每岁办运，每船实在需费若干，确查密访，大加撙节，酌定章程，以清积弊。至是，玉庭奏言：江南漕粮，大要在恤丁除弊。欲禁州县之浮收，先杜旗丁之苛索；欲减帮船之浮收，先恤丁力之积疲。应恤丁者，一在无屯田之赔垫，一在无漕委之滋累；而弁丁刁难州县者，一在无故停兑开行，一在勒措通关米结。请筹款生息，津贴无屯之丁，减省漕委，以杜扰累；并令州县于兑竣时，以兑单先呈粮道，饬令即出米结，不得过五日限。命如所议行。〖13〗

十月十五日（11月23日）

38 定于明年七月二十二日自京启銮亲往盛京恭谒三陵。

39 是月，陕甘总督长龄奏遵谕严防采买兵粮积弊。得旨："能不徇隐，不顾情面，有弊即参，力加振作，自然积习可除矣。若稍姑息，则朕之谕，与汝之奏，皆成空言，将来又烦朕心更易大吏，太不成事矣！"

40 新调四川总督蒋攸铦奏报交篆起程，驰赴新任日期。得旨：西南保疆，疆宇寥廓，五方杂处，讼狱滋繁，以清慎居心，勤明任事，察吏宜严，治民以正，切忌疲玩因循，常思威克厥爱。勉之勿怠！

41 福长安卒。

福长安（？—1817），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子。初授蓝翎侍卫，累迁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军机处学习行走。嗣任户、工二部侍郎，擢尚书。台湾林爽文事平，列二十功臣，绘像紫光阁。御制赞曰："父兄及己，胥国勋亲。英年习政，其心孔纯。承旨参议，亦克敬申。忠良之报，并得图麟。"廓尔喀平，钦定十五功臣，与焉。御制赞曰："戚畹阀门，家国一体。兄勤远征，弟赞近理。鸿邱之隔，樽俎之间。无不同心，弗称己关。"嘉庆三年（1798），教首王三槐就擒，以日直枢禁，恩赏厚爵。后坐和珅案知情阿附，处斩监候，寻发裕陵充供事拜唐阿。嗣任热河副都统、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至是卒，以曾获重咎，毋给恤典。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0日）

42 罚方受畴等职俸。先是，嘉庆帝曾降旨通谕不准以参罚过多之员，奏请升用。至是，直隶总督方受畴等以参罚六十余案之黄克昌奏请升署大兴县知县，帝谓实属故违谕旨，命将方受畴、章煦、汪如渊各实罚俸九个月，不准抵销；嗣后各省保题官员除寻常违例处分仍准其查抵外，其奉特旨交议者，俱不准抵销。著为令。

十一日（12月18日）

43 命整饬学校。直省各府州县，均置学校，用以训诲士子，宣扬教化。至是，御史周鸣銮以各省教官废弃职业，懒于月课；书院、义学夤缘推荐，滥膺讲习，请降旨整饬。

得旨：各省督抚学政务当时加考核所属教官，令其勤修职业，以明伦讲学，为士子倡率。其书院、义学，务延经明行修之士，讲习讨论，如有学品庸陋之人，滥竽充数者，立即斥退，以励师儒而端教术。

44 申严笔帖式考试章程。各衙门实缺笔帖式人员，向例三年考试一次。至是，以本年七月考试各衙门额设笔帖式一千五百余员，咨送赴考者仅止三百八十余人，其余率注患病出差。命嗣后笔帖式三年考试，如该衙门需员办公，不能同时送考，务遵照定例，只准酌留十分之一二，其余概不准托故不到，并于考试时严加查察，如查有枪代等弊，即行参奏。

二十九日（1818年1月5日）

45 禁种植水烟。谕曰：从来食为民天，树艺五谷，是为本务。近日烟草之植，无处不有。更复有水烟一种，产自甘肃，栽种颇广。此皆无益民生，有妨稼穑。甘肃地土狭瘠，尤当种谷，庶免艰食之虞。著该督饬知地方官，遍行晓谕，凡种水烟地亩，概令改种黍米，并随时查禁。再闻近日都城中，亦有以水烟入市售卖者，甚至每岁随往热河，逐队营趁，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行查禁。

46 是月，察哈尔都统松筠奏谢。得旨："汝岂不知典故，总为耳软心慈所误。近年汝之性情，亦觉喜怒失常，任意径行，亦不受规劝，过宽之处固多，过刻之处亦不少。汝扪心自问，即知矣！执中二字，汝其勉之！" 又奏：伏读训谕，感凛钦佩。得旨："敬事持心，切忌偏听，若非

汝多年大臣，朕必以汝为市恩于己，归怨于上。汝何能当此重咎？汝本无此念，总为耳软心慈所误耳。勉之改之！”

十二月初四日（1月10日）

47 饬禁督抚遇事滥请议叙。略曰：近日各督抚于地方官应办事务，往往铺张声叙，为属员乞求恩泽，甚至拿获一二寻常案犯，亦辄登之荐章，实属滥冒。嗣后各督抚务当正己率属，勿存市恩干誉之见。果有循良卓著、劳绩优迈之人，准其据实保荐；若一切循分应为事件，概不得恳请甄叙，若有仍前滥保者，除所奏不准行外，仍将上司惩处不贷。

48 是月，贵州破获贩卖妇女案，查获缪宗扬五十九名人贩，拐贩妇女至一百二十余口。

49 《高宗纯皇帝圣训》清汉本刊印全竣，颁赐臣工。

50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三千一百三十三万四百三十三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四百九万七千七百十石。

51 朝鲜、越南、琉球来贡。

〖1〗《国朝柔远记》卷七。

〖2〗冯若望，西洋方济亚国人，本名得三马尔定，于乾隆二十九年

（1774）到川，五十年（1785）与李多林等同时被获解京，讯明后释回西洋。后改名郭恒凯，潜回四川，于嘉庆六年（1801）病卒于成都。李多林后改名徐鉴牧，亦潜回川，于嘉庆二十年（1815）被获正法。

〖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41—43页。

〖4〗《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43—44页。

〖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46页。

〖6〗参见：《清史列传》卷三四《王引之传》；《啸亭续录》卷三《李赓芸之死》。

〖7〗《啸亭续录》卷三《松相之谪》。

〖8〗据蒋攸铦所言，嘉庆十八年（1813），海运进口之茶七十六万四千七百九十余斤，至二十一年（1816）增至六百七十二万三千九十余斤。

〖9〗《粤海关志》卷一八。

〖10〗八卦教系由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于康熙初年，初名五荤道或收元教。佐臣物故后，伊子刘如汉、伊孙刘恪踵行此教。从康熙初年刘姓创教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刘姓第四代掌门者刘省过犯案前，清政府曾三次触及到这个教门的统治中枢，但刘姓家族均侥幸漏网。康熙四十五年（1706），刘如汉被人首告，拿问审讯，但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旋如汉以捐纳选授山西省荣河县知县。五十六年（1717）九月，河南、山东发生白莲教“叛案”，教徒生员李雪臣、李义山、监生曹锡等人欲聚众戕官，被密行围拿，立毙杖下，扳供出刘佐臣。然因佐臣已故，其子孙并无行教情事，题结在案，惟其子知县刘如汉、候选教谕刘如清俱行革职。乾隆十三年（1748），山西定襄县破获韩德荣倡立收元教案，供出其师即刘如汉。然其时如汉已故，其子恪并未踵行八卦教，释放。直到三十七

年（1772），因山东濮州人李孟炳等携带“邪书”至河南传教被获，才辗转究出刘省过，最终开清八卦教之起始情况。省过处斩立决。然八卦教活动并未就此止息。五十一年（1712）闰七月十四日，直隶大名府捕快、八卦教头目段文经等纠众五十余人，夜袭大名府道，戕官劫狱。刘省过诸子刘洪、刘二洪、刘三洪、刘四洪皆被牵连处死。（马西沙《清乾嘉时期八卦教案考》，载《历史档案》1986年4期）

〖11〗按刘省过犯案时，震卦教第一代掌门人为侯棠，系由刘佐臣传给。侯棠故后，传其子侯朴。

〖12〗马西沙《清乾嘉时期八卦教案考》，载《历史档案》1986年4期。

〖13〗《清史列传》卷二四《孙玉庭传》。

清通鉴　卷一七五

嘉庆二十三年　戊寅　公元1818年

正月初八日（2月12日）

1 以来岁六旬万寿，命于本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来年三月举行会试。

三十日（3月6日）

2 禁燃放爆竹。先是，嘉庆帝自圆明园进宫，于倚虹堂传膳，闻迤北有点放爆竹之声；迨进西安门至玉河桥，又闻东北有点放爆竹之声。至是，下旨饬禁，凡遇圣驾进宫下园及临幸经由之处，附近铺户居民概不准点放爆竹。

3 是月，廓尔喀、朝鲜国王遣使表贡。

4 两江总督孙玉庭奏：前于萧南厅堤工程，请改官堤一事，未能详筹，率行会奏实属冒昧。得旨：耳软心活，

岂能率属？严明刚决，方能治事。勉之！

二月初三日（3月9日）

5 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戴均元、兵部尚书和宁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

十一日（3月17日）

6 革山东臬司张五纬职。先是，御史王允辉奏山东省城有匿名揭帖，指参巡抚臬司等贪黩夤缘，命内大臣景安等前往查办。至是，景安奏言：因上年九月臬司张五纬署理藩司，委署曲阜、长山二缺不公，外间纷纷訾议，嗣后遂贴有匿名揭帖。帝谓张五纬人本平常，自任山东臬司以来，办事甚不认真，又吸食鸦片烟，命革职质讯。寻查讯得实，张五纬发军台效力赎罪。

十六日（3月22日）

7 改蒙古治罪条例。蒙古风气，向来淳朴，遇有过犯，情节不重，是以蒙古条例较刑律为轻。至是，帝以近来内地无赖游民，潜赴蒙古地方，引诱蒙人肆行不法，盗窃之案日多，命嗣后蒙古人犯法事，如无民人在内者，仍照蒙古例办理；若案内有一民人，均照刑律问拟。寻又定：嗣后蒙古地方抢劫案件，如俱系蒙古人，专用蒙古例；俱系民人，专用刑律；如蒙古与民人伙同抢劫，核其罪名，蒙古例重于刑律者，蒙古与民人俱照蒙古例问拟，刑律重于蒙古例者，蒙古与民人俱照刑律问拟。著为令。

十七日（3月23日）

8 革上书房师傅果齐斯欢职。时，嘉庆帝召见果齐斯欢，询问皇四子功课。果齐斯欢曰：甫学属对，诗文俱未能作。帝谓尝在藩邸时，十一岁即能属对，十二岁即能赋诗，而今皇四子绵忻年已十四，诗文俱未学习，其过在师傅果齐斯欢学问平常，因循疲玩，命革去一切差使。

二十五日（3月31日）

9 帝五旬诞辰时，曾先期饬禁地方督抚进献金珠玩好等物。是日，帝以来年为六旬正诞，命直省督抚，除应进土贡仍循例备进外，所有金珠玉器陈设，仍概不准呈进。

10 是月，御史蒋诗奏：山西苛岚、交城、平阳、霍州一带，大山连结，近为匪棍藏匿之薮；和顺、榆次、平定、辽州等处亦有匪棍藏匿山内，或出山纠约抢劫，或潜入城市攘窃多赃，甚至拒捕伤人。得旨：实属目无法纪！著成格严查拿究。

11 两广总督阮元密陈豫防英人事宜，略言：英人恃强桀骜，性复贪利。以目前情形论，似宜多镇以威，未便全绥以德。否则所求或遂，所望愈奢，贪得之心曾无厌足。倘敢擅入内洋，即随机应变，加之惩创，一则停止贸易，一则断其食用买办，一则开炮火攻。惟当严饬各炮台备弁督率兵丁，不动声色，暗加严备。彼国伎俩，惟恃船坚炮利，一经上岸，则无拳无勇，与东倭不同。或谓攻击，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论也。疏入，帝批："总须德威相

济，不可妄动，慎之！”〔2〕

三月初三日（4月7日）

12 嘉庆帝启銮恭谒西陵，命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尚书英和留京办事。

十三日（4月17日）

13 命协办大学士章煦为大学士。

四月初五日（5月9日）

14 申严贩卖私盐之禁。先是，湖广总督庆保奏楚省私盐充斥各口岸，命各邻省督抚协同查缉。至是，帝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内有查禁私盐之旨，遂再行申禁，略曰：缉私一事，所重者奸商大枭，不特有妨鹺务，且足为害闾阎。乃地方文武员弁或受其贿赂，公然包庇卖放；或畏其党与众多，强横拒捕，不认真缉拿，以致私盐充斥，肆无忌惮。各督抚务当严饬所属文武员弁，各于要隘地方访察奸商夹带，大枭私贩，一体实力缉拿，按律惩办，但不得滥拿肩挑背负之人，徒滋扰累。

初八日（5月12日）

15 京师风霾。暴风自东南来，俄顷之间，尘霾四塞，室中燃烛始能辨色。翌日，帝诏求直言。略曰：昨日尘霾四塞，其象甚异，皆朕莅事不明、用人不当之所致也。或意存怠忽，不能力勤，或有下情不能上达者，其政事缺失，无所匡救欤？抑小民冤苦，壅遏莫闻欤？或内外大臣有奸佞倾邪，而朕不及觉欤？有言事之责者，体朕遇灾而惧之

心，屏除私意，献纳忠言，如朝廷所行之事，有似前代秕政，应行改革者，即恺切论列，无有所隐；下民横被冤抑，有覆盆莫白者，亦据事直陈，代为昭雪；其奸邪之病国虐民者，或模棱巧宦，旅进旅退者，即列款纠参，指其实迹，登之弹章。如此则言者出于为国之公心，朕听之即为应天之实政；若怀挟私意，只图便一身之谋，又或造作无稽，以报夙嫌而泄私忿，则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不特负朕求言之意，更足以增晦蒙之象矣！

寻给事中卢浙疏奏风沙示警，请禁员弁贪功妄捕，扰累平民。得旨：所奏甚是！林清案内逸犯，日久未获，朕所以降旨饬缉者，原以除莠安良，乃承缉员弁，辄以他犯塞责；而番役兵丁遂乘机肆虐，诬陷索掳，无所不至。今首先谋叛之元恶大憝均已伏诛，必应缉捕者亦惟有祝现等六犯；其余各犯不过胁从，况在疑似之间，著概行停缉。即次要各犯，亦只令刑部存记，获日再行办理。若兵役人等再藉捕逆为名，妄行搜拿，必严惩不贷！

初九日（5月13日）

16 京师通州东门内大火，延烧至鼓楼，焚毁房屋至千余间之多。

十二日（5月16日）

17 以京师风霾，诏责内外臣工乖离。略曰：我朝家法相承，君臣一体。然诸臣中实与朕同心望治者，十不一二。其余召对时，虽虚怀访问，总以政治毫无缺失，颂美圣明，谀词容悦。试问其心，岂真以为万机咸理，无可拾遗补缺

乎？不敢面折，退有后言，总回护己之爵位，罔恤政之得失。所谓貌合情睽，是即乖之义也。即诸臣于同僚之中，亦每心知其非，不肯直言匡正，坐视其失而不救，甘为小人之同，而不为君子之和。是亦所谓乖也。嗣后当公矢忠诚，痛改前非，以尽人事而感天和。亶告在廷，勿负朕意！

18 申明销毁匿名揭帖。谕云：匿名讦告，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其意本因挟有私嫌，藉图倾害，一经查办，不特所告之人枉受诬蔑，并波及案外之人酷遭拖累。以无名之飞语，令官司荼毒平民，而阴谋者乃袖手旁观，以快其私忿。其险恶之情，甚于鬼蜮。嗣后凡有拾获匿名揭帖者，著即将原帖销毁，不准具奏，惟关系国家重大事务者，密行奏闻，候旨密办。

十三日（5月17日）

19 以雨泽愆期，命刑部清理庶狱。旋又命免顺天府属二十四州县旗租并缓征逋赋。

十七日（5月21日）

20 以山东积案至四千余件之多，命迅速审断发落。旋以山东巡抚陈预不能整顿地方，命降三品京堂，调和舜武为山东巡抚。和舜武缮折奏谢，得旨："山东最为难治。官吏疲玩，捕役养贼，民刁健讼，兵弁懈弛，而拽刀手、虎尾鞭、红胡子、盐枭各项匪徒，成何世界？尚有待时而动之邪教，隐跃其间。每思及此，寝食不安。汝须大加整顿，严缉匪徒，尽心竭力，毋负委任。勉之！"

21 是月，御史汪彦博、吴杰各奏应诏陈言弭变折。得旨："朕寅承丕绪，奉若天道，无日不乾乾惕厉。兹蒙上苍示警，曷敢不益深祗惧，夙夜修省。惟天下之大，朕一日万几，虽孜孜求治，而政事仍恐不免阙失。所赖左右大臣矢忠直而效赞襄，封疆大吏重民事而饬纲纪。朕前降谕旨，俱已痛切言之，岂恶闻逆耳之言乎？惟空言无以责实效，必内外臣工视国事如己事，以民心为己心，如所谓调停诿卸、容隐瞻徇各积习，痛加湔除，使吏治日清，民生日厚，则转咎为祥，自克承天心之仁爱。我君臣其交儆焉。"

五月初一日（6月4日）

22 降革《明鉴》纂辑官员。先是，嘉庆帝以范祖禹所作《唐鉴》一书，论列得失，有裨治道，命馆臣仿其义例，作《明鉴》一书。至是，以馆臣进呈之《明鉴》，于万历、天启间载入清朝开创之事后，加按语颂扬，并论及前明用人不称其职，于体例殊为背谬，命将该馆总裁曹振镛、戴均元、戴联奎、秀宁以及总纂官朱珔等，俱交部议处，原书发交该馆另行纂辑。未几议上，所有纂修官员降革有差，改派托津、英和、卢荫溥、和宁等重纂《明鉴》。

初九日（6月12日）

23 驳楚省四府改食邻盐。先是，湖广总督庆保等奏言：湖广行销淮引界内，有淮盐挽运维艰之永州、保庆二府，请就近改食粤盐；郧阳一府请就近改食潞盐，宜昌一府请就近改食川盐。至是，嘉庆帝严旨驳回，略曰：淮盐行销地界，系百余年久定之例。近日楚省地方官不能实力缉私，

以致邻盐浸灌，额引缺销，乃辄议将楚省四府淮盐引地改食邻盐。不知私盐充斥之区，全赖自固藩篱，若退让一步，必愈致进侵一步，是何异引盗入室，自撤藩篱乎？所奏实属纰缪！庆保、张映汉俱著交部议处。

24 是月，阮元复陈英人情形。略言：定例，夷人货船不准擅入内洋，天朝界限极为严肃。向设各处炮台，正为豫防偷越之用。查英人惧强欺弱，其伎俩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弱于内洋。汪洋巨海之中，横行无忌，不值与之相角。倘违例禁，驶进炮台地界，则以石台之炮，攻木板之船，使彼望而生怯，其势如鱼困辙，一人之力足以制彼数人。盖势强则彼不敢轻犯，理足则彼不敢藉口。各国商船皆知彼犯我禁，非我轻启彼衅也。〖3〗得旨："国家抚驭外夷，具有一定规制尺寸，不可稍逾。遵守者怀之以德，干犯者示之以威。英吉利在粤贸易，其货船及护货兵船停泊处所，久有定例。如该夷人恪守旧章，照前贸易，仍当一例怀柔；若该夷人不遵定制，妄希进口，以违禁令，亦先当恺切晓谕，宣示德威，妥为镇抚，以杜其觊觎之心。倘竟敢恃其强悍，扬帆直进，擅越界址，则不能不开炮轰击，使之慑我兵威。总之，怀远之道，当先以理胜，使直常在我，则彼无所藉口，断不可孟浪从事，先启兵端，亦不可过示怯弱，使彼无所畏惧也。"〖4〗

六月初一日（7月3日）

25 云贵总督伯麟奏平临安江外"逆夷"。先是，高罗衣兵败被擒，其侄高老五逃赴藤条江外，复纠众抢掠土司

地方，偷渡江内，窥视临安府城。伯麟急调官兵土练，驰往剿办。高老五不敌，逃逸出江，潜藏打雀山顶。伯麟督兵两路，兜围抄击，生擒高老五，歼除余党。全是奏闻，伯麟交部议叙。寻免云南“逆夷”滋扰及办理兵差之建水等四十二厅州县并贵州威宁州额赋。

初六日（7月8日）

26 河南武陟沁河溢。

十六日（7月18日）

27 准于景陵、裕陵两处内务府官圈之内各设官学一所。

二十一日（7月23日）

28 申禁州县官等赴省干谒。谕曰：州县为守土之官，事繁责重，若无故赴省禀谒上官，不特旷鳏职守，且启营竞之风。嗣后州县等官应各在本任办理地方事务，非遇紧要公事及奉上司札调，概不准赴省干谒。其贺节拜寿等事，尤干例禁，如有藉口缺分苦瘠，逗留省会，希冀调署他缺，委员递署本缺者，并著该督抚严行查禁，以杜夤缘而肃吏治。

二十五日（7月27日）

29 命地方官重农务本。略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为民谋生计、敦本俗者，良有司之责也。近日直省州县官关心民瘼者甚少，即有一二勤于所事者，亦不过催科听讼，自顾考成，苟幸无过。不知国家设立州县，号为司牧，以教养斯民，举凡田里树畜，民之所利，必为之尽

心劝导，俾衣食有资，足以仰事俯畜，而后可以使之迁善而远罪。即如私枭、拽刀手、邪教匪徒，屡禁不绝，原其初皆因迫于饥寒，不过藉此罔利以谋朝夕，而不知其身已罹于刑辟。诚使衣食既赡，则亦知重于犯法。此在各州县尽心民事，不以朘削竭其生理，使闾阎安乐，得以力耕南亩，实其仓廪。督抚责任封疆，为朝廷宣猷布化，当以此课州县之殿最，而不徒斤斤于簿书期会之间，以厚民生，以正民俗。

二十六日（7月28日）

30 命福建分限完解积欠钱粮。时，史致光奏：福建省自嘉庆元年（1796）至二十一年（1816）止，共积欠地丁银一百六十三万一千八十二两零、耗羡银一十三万八千六百六十三两零，请分限追完。帝以闽省积欠历年既久，为数较多，其或系畸零贫户，或系鬻产逃亡，命将元年至十三年（1808）止积欠丁耗银两，予限一年半；十四年（1809）至二十一年止，积欠丁耗银两，予限三年，均自奉旨之日起限，认真督催于限内全数完解。

七月初六日（8月7日）

31 原任大学士刘权之卒。

刘权之（？—1818），字德舆，号云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晋中允洗马，累迁吏部尚书。嘉庆六年（1801），命为军机大臣，后以瞻徇故旧罢直，降为编修。未几，擢侍讲，历迁兵部尚书。十五年（1810），拜体仁阁大学士。癸酉之变后，

朝臣衰病者多罢退，诏以原品休致回籍。秉性精明，扬历京秩五十余年，以学行为帝所重。计分校顺天府乡试三，校礼部试一，典江南乡试二，贵州乡试一，顺天乡试二，主礼部试一，督安徽、山东、江苏学政各一，监临顺天乡闱再，读殿试卷四，阅大考翰詹卷二。“门生故吏遍天下，而公鉴空衡平，未尝有所私昵也。”〖5〗至是，卒于家。赐祭葬如例，予谥“文恪”。

二十八日（8月29日）

32 嘉庆帝启銮东巡，命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章煦、尚书英和、和宁留京办事。

33 是月，两江总督孙玉庭、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奏陈实在用项情形。得旨：工归实用，帑不虚糜，视国事如家事，以百姓为子孙，保卫民生，永期巩固。天不可欺，财不可贪。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大小臣工，戒之在心，守之在志。

34 阮元设沿海扮商诱缉小盗船。先是，洋盗虽已投诚，而沿海小盗船间尚窃发。阮元莅任后，拿办数船，即已敛迹。惟中路东西间有小盗船伺劫，并无枪炮，但在浅滩小港之间，官兵船大不能入浅，一经察见追拿，此船即走入浅沙，抛弃刀械，四散而去。元谓此等如蝗有蝻，尤宜扑灭，遂立扮商诱缉法，东自南澳，西止吴川，分为三段，州县配雇民船，加配弁兵，扮作客商，专走浅沙小港，诱缉小盗，从此小匪亦皆净尽矣。〖6〗

八月初九日（9月9日）

35 改东省窃贼窝主条例。先是，山东巡抚和舜武以东省纠众伙窃之案甚多，且有窝家为之渊薮，请改窃贼窝主条例，严加惩治。至是，准其所请，命嗣后山东一省窃贼，除赃数满贯，罪无可加及行窃仅止一二人，并窝窃未及三名，仍照旧例办理外，其窃贼结伙在三人以上，执持绳鞭器械者，不分首从藏赃数次数，俱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三人以上徒手行窃者，于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若结伙至十人以上，虽徒手亦照三人以上执绳鞭器械之例办理；窝窃三名以上，坐地分赃及代变赃物者，发近边充军；五名以上者，即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地保及在官人役有窝贼分赃者，悉照捕役豢窃例办理。寻又定嗣后如有曾任职官及在籍职官窝藏窃盗强盗者，按平民窝主本律本例，罪应斩决者，加拟枭示；罪应绞候者，加拟绞立决；罪应徒流充军者，概行发遣黑龙江当差。

二十二日（9月22日）

36 颁《皇朝通礼》于直省。

37 是月，粤东琼州府属叠遭飓风，其中万州、乐会被灾最重，压毙溺毙大小男妇竟达九十一名口。〔7〕

九月二十二日（10月21日）

38 定盐捕通判惰销处分。湖北宜昌府拨贮淮盐十万包，设立盐捕通判，领运分销，向止定有缺销罚扣薪水章程，并未明定惰销处分，以致川私浸灌，不特宜昌一府销不足

额，下游纲引，悉受其累。至是，两江总督孙玉庭奏请定立惰销处分，俾有专责，并令宜昌镇派弁督兵会同缉私。得旨：著照所请，即以每年运盐十万包，作为十分销数，责成该通判缉私运售，如销不足数，按照惰销分数，据实参处，分别降革；其宜昌上游归州一带，并著宜昌镇派弁督兵会同移驻文员，实力缉私。

二十三日（10月22日）

39 除商民造船禁限。先是，闽省商民置造海船，大小并无限制，嗣因洋盗滋事，劫坐商船，始定商民造船，只以一丈八尺为准。至是，闽浙总督董教增以商民船小，不能重载，难涉风涛，多致失业，并官运兵粮，亦多积压，奏请免立禁限。得旨：著照所请，嗣后商民置造船只，梁头尺寸，照前听民自便，免立禁限，仍报官给照验烙放行。其配载米谷，亦令查照旧章，如数配运，毋任积压。

三十日（10月29日）

40 禁地方官结交绅士。谕曰：直省地方官有临民之责，如遇所属绅士中有横行乡曲者，俱当秉公惩办，自不应交结往来，致招物议。其绅士家居，亦宜恪守礼法，引嫌自爱，方合非公不至之义。嗣后直省官吏绅衿各宜凛遵法度，慎守廉隅，毋得私相接纳，以端士习而肃官方。

十月初五日（11月3日）

41 嘉庆帝以万寿节，御兴隆寺行宫，赐扈从王公大臣等食，赏赉有差；赏迎銮老民银币有差。明日，赏办差兵丁钱粮，免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二。

十二日（11月10日）

42 大学士董诰卒。

董诰（1740—1818），字雅伦，号蕉林，浙江富阳人，尚书邦达子。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庶吉士，预修《国史》、《三通》，累迁内阁学士。历官工、户、吏、刑等部侍郎，充四库馆副总裁，四十四年（1779），命为军机大臣。嘉庆初，超拜东阁大学士。本年二月休致。其嗜学工诗，直军机先后四十年，熟于朝章故事，有以咨者，无不悉。凡所献纳皆面陈，未尝用奏牍。和珅用事时，张威福，排异己，其与王杰等“搘柱其间，遇事多所救正。”〔8〕至是卒于家。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赐祭葬如例，予谥“文恭”。

二十日（11月18日）

43 议复盐价旧规。湖广、江西盐价，嘉庆十二年（1807）酌议每引增银四分二钱。其时，降旨令该督抚盐政等随时察看，或将届三年，或再展三年，俟商力稍裕即行奏减。至是，御史黄中模奏请复盐价旧规，命两江总督、两淮盐政查明湖广、江西两省淮盐价值，酌量奏请裁减，以敌私贩而裕民食。明年二月，孙玉庭奏：运销成本较前增加，若再议减，必致商力拮据，请仍准其暂免裁减。从之。

十一月初十日（12月7日）

44 御史程伯銮奏用省积弊四条：一、州县造有弼杆、钓杆、踮笼等刑具，往往滥刑毙命。二、官员有未临前敌，安坐省城，冒膺甄叙者。三、州县衙门听理诉讼，竟有呈

子钱、座堂礼、鞋脚钱、轿马钱、酒食钱、差使钱、辛苦钱、酬谢钱等陋规。四、缉捕盗贼，往往案外苦累平民，以供需索。帝命四川总督蒋攸铦逐款实力整顿。寻蒋攸铦奏：遵查非刑器具，严饬一律销毁，惟川省最多滋事游民，川东为尤甚，匪徒踪迹，视州县之宽严为去住，稍存姑息，则水懦之患，甚于火猛。得旨："此言洵属切当，今时多蹈此弊。实力整顿，宽严并用，习俗流于姑息，必应挽回。勉之！"

十七日（12月14日）

45 谕命整饬人心风俗。略曰：自古国家长享太平，未有不加意于人心风俗者，而人心之正，风俗之醇，则系于政教之得失。其间消息甚微，系于国脉甚重，未可视为迂图也。天下事有万殊，理归一是。从严、从宽，必准诸理。施行所及，乃能大畏民志。民志定，民心正矣。凡我君臣，当以忧盛危明之心，不为苟且便安之计。其于风俗之淳薄，尤当时时体察，潜移默化，整纲饬纪，正人心以正风俗。亮工熙绩，莫重于斯，期与内外臣工交勉之！

十八日（12月15日）

46 诏责部院大臣疲玩。略曰：近日风气，惟军机大臣承旨书谕，办理事件，均系公同筹酌，不敢辞劳。至各部院事件，则无论巨细，均先由书吏拟稿，呈送司员阅看，然后司员呈送堂官画诺具奏。是大权移于在下，岂非冠履倒置乎？各衙门堂官，身居高位。嗣后凡事皆当尽心竭力，自出权衡，不得诿卸属员，身耽暇逸；其有特交会议事件，

凡与议之王大臣，俱限于一二日内齐集公所，当面公同商办，不准令司员章京往来传禀，互相推卸；如有不到者，即著到班之王大臣指名参奏，毋稍徇隐，到班后在官言官，毋许口若悬河，泛论别事！

寻又责臣工办事狃于观望迎合。略曰：夫天下事有万殊，而以理裁决，一事自有一事之权衡，故其事应宽，则因而宽之，其事应严，则因而严之。在朕本无成见，即一日之内，此事从严，彼事从宽，亦以事理为准，并非以一日之喜怒，有畸轻畸重于其间也。诸臣乃欲就一事之宽严，揣朕意之所向，相率迎合，不亦左乎？大臣膺朝廷重寄，果能心存至公，为国为民，即是非意见，与朕不相符合，守官执法，中立不倚，朕亦必能鉴其悃忱，若揣测朕意，以取容悦，是皆希恩固宠，为身家利禄之计，将匡弼奚赖乎？嗣后内外臣工，办理一切公事，宽严轻重惟当以斟酌情理为去就，不可以揣摩意旨为从违。

十二月初九日（1819年1月4日）

47 定部院行查事件逾限处分：嗣后凡逾限十一案至二十案，罚俸六个月；二十一案至四十案，罚俸二年；四十一案至六十案，降一级留任；六十一案至八十案，降四级留任；八十一案以上，降二级调用。

十二日（1月7日）

48 普免天下民欠钱粮。谕曰：皇考临御六十年，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三次。朕嗣位以来，每思广施辂惠，大赉寰区。始缘教匪不靖，军兴孔棘；继以黄河泛滥，屡

举大工。十余年间，所费帑金，数逾十千万，国家财赋，岁有常经，实有入不敷出之势。是以嘉庆十四（1809）年，朕五旬正庆，虽恩纶载锡，而未能普惠闾阎。比年仰荷昊苍垂佑，稂莠荡除，万方宁谧，河流顺轨，久庆安澜，以正供所入，谨制国用，尚可无虞匮乏。朕子惠元元，深念损上益下之义，俟将来府藏充盈，仍欲覃敷渥泽。明岁为朕六旬正寿，宜先蠲除积逋，俾小民户免追呼，共享含哺之乐。所有各省节年正耗民欠及因灾缓征带征钱谷，著各督抚详细查明速奏，以次降旨豁免。

49 命蒋攸铦等会议川铜采运章程。伯麟等奏：滇省厂铜不敷定额，请收买四川商铜接济，下部会议。至是，议以由川买铜回滇，须另开山路，多糜帑项，莫若即令四川省采办，径行起运，较为便捷。得旨：滇省每年应运京铜并本省局铸以及各省采买官铜近年均办不足额，今川省既产铜丰旺，以有余补不足，实于铜务有益，惟一切开采发运，必须妥议章程，方足以资经久。著蒋攸铦会同伯麟、李克栋悉心妥议具奏。

50 是月，陕甘总督长龄偕巡抚朱逊、学政苏兆登奏请将镇西府迪化州乡试卷编聿中字号，于陕、甘两省取中，原额外增额一名，甘州、西宁二府照宁夏、榆林丁木字号之例，一科与通省合试，一科仍编聿左字号，照旧取中。如所请行。〖9〗

51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四千八百八十二万三十七人；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五百五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

〖1〗《枢垣纪略》卷二作初四日。

〖2〗《清史列传》卷三六《阮元传》。

〖3〗《清史列传》卷三六《阮元传》。

〖4〗《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48页。

〖5〗《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刘文恪事略》。

〖6〗《阮元年谱》卷五。

〖7〗《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119页。

〖8〗参见：《清史列传》卷二八《董诰传》；《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董文恭公事略》。

〖9〗《清史列传》卷三六《长龄传》。

清通鉴　卷一七六

嘉庆二十四年　己卯　公元1819年

正月初一日（1月26日）

1 以本年为六旬万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封皇三子绵恺为惇郡王，皇四子绵忻为瑞亲王，皇长孙奕纬为贝勒。

初四日（1月29日）

2 以瑞雪普沾，加赏八旗及内务府三旗兵丁半月钱粮。

二十四日（2月18日）

3 罢和宁军机处行走，命刑部右侍郎文孚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二十五日（2月19日）

4 走大青山外界巡缉章程。先是，大青山一带，屡有

劫案发生，察哈尔八旗都统松筠等奏设卡巡缉事宜，命大学士托津等议奏。至是奏上：一、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共添设卡伦十处，轮住该蒙古官兵巡缉。二、缉捕不力蒙古员弁，分别三限惩处，俟数年后，一无劫案，再停止此例。三、被劫案件，经同知详报，将军派员带同事主，与乘骑乌拉，赴就近该扎萨克印务处，守候缉拿贼犯。其扎萨克属下人，有能拿送者，奖赏；窝留者，从重治罪。四、山后商旅经行要路，准商民捐盖房间，以为官兵住所，并设卡伦，就近令土默特四佐领，轮住巡缉；其乌兰布拉克地方，非商民经行之路，所设官兵，裁归有房间处驻扎巡缉，其房间应令交官经管，不许民人居住，致匪徒引诱蒙古。五、沙毕诺尔窝藏抢劫黑徒，应交锡勒图呼图克图严行查拿，倘有窝留及不查缉者，该管十家长发遣，该管事扎萨克喇嘛斥革。六、蒙古穷苦无依者，令本属有牲畜台吉章京喇嘛等收养，为其牧放牲畜，糊口有资，庶不盗窃；其每年收养若干，册报将军衙门。七、商民被劫，俱于三五日内呈报，其迟逾一两月，致查勘无踪者，即不为准理，并讯明除身被盗伤及患病并抢去脚力，不能速报外，如无故迟延，仍加责惩；其售卖马驼等项，俱令牙行查询来历。蒙古黑人，令税口一体严查。八、商民捏报，该同知查出情弊，即令申报将军、副都统及归绥道亲加提讯，果系假捏，于旧例杖一百外，加枷号一月，如系同知讳盗，即严参惩办。从之。

二十六日（2月20日）

5 朝鲜、琉球遣使表贡方物。

6 是月，云贵总督伯麟奏筹办临安江外善后事宜：一、江外夷民，责成土司掌寨严密稽查。二、土司掌寨带练会哨。三、叛绝各产报拨充公。四、砍山木以杜藏奸。五、收缴鸟枪器械。六、严禁夷民私置军器。七、严禁土司苛派。八、严禁汉民私入夷地。九、命盗案件随时惩办。十、广宣教化以易夷俗。十一、土司土舍案件该归附近州县办理。十二、沿江渡口责成土司掌寨稽查。帝准驳有差。

7 两广总督孙玉庭奏编查保甲章程。得旨：言易行难，言果符合，何患丛脞？勉之。

二月初五日（2月28日）

8 以浙江宁波府鄞、慈二学生员有“破靴党”名目，结党包讼，婪索扰累，挟制官长，甚至煽众劫掠、持械伤人，命大加整饬。

初七日（3月2日）

9 以觉罗舒廉造卖赌具，命将其圈禁一年，满日发盛京居住。

十二日（3月7日）

10 饬杜刑曹弊端。略曰：各部院办理公事，原应和衷共济，况刑部为刑名总汇，各司满汉官员甚众，不得专听掌印主稿之员，徇私自用，务各虚怀商榷，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至现审案件，拖累无辜，尤失慎刑之义。嗣后传讯人证，务将犯供讯确，回明堂官，再行发票指传，不得以影响牵连之词，遽行传质，以杜冤滥。其咨题稿件、书写

罪名及稿本接连之处，钤用印信，以防挖补割截，并提查旧案，往返盖印封送。

十六日（3月11日）

11 饬州县官尽心民事。略曰：近日外省州县官一命甫膺，凡报国济民之事，俱不暇及，鳃鳃焉先为身家衣食是谋；履任之后，复思朘削民膏，厚殖田产，以为子孙计，读书致用之为何？扪心自问，岂不深愧乎？试思朝廷以百姓之地，责以司牧，此四境之内，老弱之颠连，愚顽之梗化，皆州县官不容已之责，诚能视民如子，察其饥寒，则如痛关一体，悯其匪僻，则如患在一家，必思有以抚恤之、化导之，而后不忝厥职，于心始安。乃自肥而忍民之瘠，自安而忍民危，返之于心，何以堪此？嗣后各州县务当以教养为先，实心实力，劝课农桑，风谕孝悌，使小民衣食足而不尚华靡，礼仪兴而耻为诈伪。

寻又饬地方各官勤于政事。略曰：治民之道，教养兼资，人君不能独理，于是设官分职，布于天下，皆所以分教养之责也。朕夙夜孜孜，诚和万民，舍此二事，亦无以为群工劝者。乃身任牧民之职务，目视其民之陷于匪僻，罹于饥寒而莫之省，肆行邪教而不能禁，其独能安于心乎？夫知民所疾苦，莫亲于州县，其视民如子，则民亦必视之如父母。诚能使百里之内，官民相习，闾阎利弊，无不周知，劝其勤俭，化其偷惰，俾之衣食足而礼仪兴，则虽古之循吏，何以逾此？若但以簿书期会为称职，甚或只顾身家，朘民自殖，一任其民之冥顽颠连，而视同秦越，则于朕诚求保赤之心，背之远矣！此又在督抚体朕此意，善为

董率。一省之中，州县不下百人，其间贤不肖亦至不齐，为督抚者不可以爱憎为取舍，其考课殿最，必以实政为先。牧令之中，察其尽心教养者，即奖而荐举之，玩视民瘼者，即参劾而惩创之，俾中材亦知自奋，久之百尔向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民生可底于厚，民俗可底于醇，庶慰朕勤求上治，谆谆训诫之意焉！

12 是月，以四川、贵州无逋赋，命免明年正赋十分之二。

三月初四日（3月29日）

13 议定各省咨报各缺限期。各省应行咨部铨选之缺，向无行文报缺期限。至是，御史蒋云宽奏请严禁报缺迟延，命吏部核议章程具奏。寻议：外省应咨部之缺，由县府司申院咨部，各予限十日，除程限外，计有五十日之期，惟督抚咨部与具题事件，当有区别，以后督抚具题，准于定限十日外，加展十日，以便详核。从之。

14 山东道监察御史李达烈请禁天主教广置房舍。略曰：天主教来自西洋，最为陷害人心。臣尝见因习教而枷号者，虽经开导，始终执迷不悟，不肯出教；邪术之惑人如此，在圣世良莠并育，不加剪除，已属恩施格外，该教理宜安静自处，何得与民人交易，广置房宇，雇游手之民，代为取租，恐日久难保无引诱入教等事，应请饬禁，嗣后倘有民人包揽置典房屋，代为取租，一经查出，从重治罪。〔1〕得旨：天主教实为人心风俗之害，惟应严禁传徒，若将其置典取租房屋概行掣出人官，召民认买，事属难行。嗣后

著严行稽查，如有借租屋为名，被诱习教者，一经查出，将传教与入教之人，一体严行治罪。

15 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改题本案审结。先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正月间，余继生在司务任内收文时，见有四川剑州错拟田敬贵罪名遵驳改正一案。因其素与该知州吕兆麒交好，恐有应得处分，遂向四川司书吏莫泳泉声称："此案该省科抄原无处分，将来核复稿内不必添叙该州承问失入职名。"泳泉始虽应允，然因继生空言嘱托，办理时仍照例查取职名，送交本房照缮。嗣余继生索稿阅看，见仍有查取职名字样，即向莫泳泉查问，并许以酬谢，令其设法改正。泳泉遂将稿尾裁改。又因已交本房缮写，复商之办本书吏苏琦，许给酬谢，将改缮稿底复交苏琦照改本章。苏琦裁割本尾后，即将裁去本尾收存，留为异日索谢凭据。继生旋向苏琦要本阅看，并告以曾托过莫泳泉，将来在彼处取偿之语。五月间，本已题结，苏琦因所许银两久未给付，向莫泳泉查问借贷。泳泉当赴余继生寓所，索得京钱四十千，分给苏琦京钱十千。苏琦旋以回籍无资，具禀向余继生讹诈。泳泉闻知，恐致生事败露，先后措给京钱八十千、银二十两，送给苏琦回籍。继生随于事后信知吕兆麒，告以事情原委。上年六月间，苏琦因穷苦至京，与四川司帖写刘锦江会遇，告知与余继生有交手之事，随赴继生寓所求见借贷，彼此口角。苏琦回向锦江告知舞弊情由，锦江怂恿控告，商为代作呈词，令苏琦照缮呈底，再往挟制。苏琦复赴余继生寓所，声言欲控。继生惧，商令伊弟继坛出面调处，许给银三百两，除代苏琦报捐监生外，先后找付银一百七十两。苏琦随谢给刘锦江京钱二十

千，锦江向索银百两，苏琦未允，旋即出京。刘锦江因未得分肥，遂起意讹诈。先寻莫泳泉扬言欲控，冀图挟制，复赴员外郎章庆治处投告。奏闻，命大学士托津等详悉审办。至是审结，俱得其实，余继生发伊犁充当苦差，莫泳泉、苏琦各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黑龙江为奴，刘锦江发近边充军。旋又以余继生舞弊获罪，原保之刑部堂官实难辞咎，命交部议处。寻议上，得旨：松筠、崇禄、吴璥、秀宁、帅承瀛、成格均著降三级留任。〖2〗

初七日（4月1日）

16 嘉庆帝启銮谒东西陵，命庄亲王绵课、大学士章煦、尚书英和、松筠留京办事。

十六日（4月10日）

17 重申金奔巴瓶缄名掣签之制。先是，藏中僧俗人等，以所报里塘幼孩灵异，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至是，驻藏大臣玉麟奏闻，帝命仍应掣签。略曰：从前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洞烛其情，设金本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今理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何足征言。若遽听其言，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此次里塘幼孩，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俟续有报者，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照定制对众讽经掣签。〖3〗

二十八日（4月22日）

18 先是，国家遇有旬庆大典及銮辂时巡，臣工等俱准呈献词章。嗣因漫无限制，特降旨定以等差，自能文之宗

室王公以及内而满汉大臣、京堂、翰、詹、科、道；外而督抚，凡由科甲出身者，准其备进，此外概不准呈递。至是，帝以节届六旬大典，特放宽限制，命凡在京满汉文职三品以上，在外督抚、学政及科甲出身之藩臬并司员、中书等之例得考差者，如愿呈献，均准一体备进词章。

19 是月，新授河南巡抚琦善奏谢。得旨：清心寡欲，正己率属，力矫因循，培植民俗，严缉匪类，密访逆踪。勉之慎之，毋负朕望！

四月十六日（5月9日）

20 命考试试差人员自此次为始，四书题文二篇内减去一篇，添五经题文一篇，仍用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著为令。

二十三日（5月16日）

21 御史盛唐奏请除直隶积弊四款。得旨：所奏俱是！崇俭黜奢，为阜财善俗之先务，州县亲民之官，自当躬为倡率。乃近日膺民社之责者，不以教养为亟，率先华其衣服，美其饮食，且置良田、构大厦，以豫为子孙计。考其封殖之由，非侵蚀国帑，即朘削民膏，甚至颠倒讼狱，贿赂公行，取非义之财，以济其侈靡。吏民相忌，上有苛刻之政，下泯爱戴之忱，是治民者适以害民，国家奚赖焉？著各督抚实力整饬，留心考察，所属中如有恣意骄奢、贪婪不法者，立即严行参办，以儆浇风。至州县衙门，不能不设吏役以供驱使，而若辈善良者少，舞文弄法，视为惯常，

且官有去留、吏无更易，盘据一方，肆行荼毒。其新任官员，不加查察，或转向其咨询利弊，无不堕其术中。各该督抚当饬所属州县官，先自洁己勤民，严以御下，其有奸胥蠹役，惟执法重惩，毋使小民重受其害！

二十五日（5月18日）

2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己卯恩科三鼎甲：状元陈沆，湖北蕲水人；榜眼杨九畹，浙江慈溪人；探花胡达源，湖南益阳人。至是，赐一甲陈沆、杨九畹、胡达源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吴文镕等二百二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吏部尚书戴均元、兵部尚书戴联奎，副考官为礼部左侍郎王引之、詹事那彦成。

二十七日（5月20日）

23 罢安徽凤阳关、江西九江关监督，以道员管理。

闰四月初二日（5月25日）

24 革贝子德麟爵职。先是，帝御太和殿传胪，因导引侍卫乌凌阿、广喜行走错误，以致全场礼仪紊乱，命革去定亲王绵恩领侍卫内大臣职。至是，查明当日导引侍卫应为德麟，因其旷班，故令广喜代充。帝斥德麟人本下流，屡次误差，并吸食鸦片，玷污家声，命革去贝子及二等侍卫，重责四十，交伊母管押在家。又命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留心严查各侍卫，如有私食鸦片烟者，即行指名参奏革职；若徇隐不奏，一经查出，定将严惩不贷！旋御前侍卫安成以平日当差疏懒及吸食鸦片烟革职。

二十五日（6月17日）

25 免河南睢工、衡工摊征逋银。

二十八日（6月20日）

26 从御史喻世藩之请，定翻译乡会试复试例。

二十九日（6月21日）

27 俄罗斯人在库克多博卡伦地方抢劫马匹物件，并打伤卡兵。〖4〗

28 是月，山东巡抚程国仁奏：东省亏空，若再通查，不但无此政体，实亦并非良法，请遇州县交代，如有前任亏缺，但缺一款，即揭一款，每发一案，即办一案。得旨："所论甚是！前任亏缺，后任知之最真，若短一款，即揭一款，该管上司于揭报到日，有一案，即参一案，何难水落石出。但如此办理，则必须执定不移，不可高下其手；若有参有不参，有办有不办，则人心不服，又开讦告之门矣！" 又奏：各学教官，应每月亲至乡堡，宣读《圣谕广训》，详悉讲解，以崇教化，以消邪慝。得旨："虽系探本正论，但只能教导良民；若邪慝顽民，仍须刑以齐之。宽猛相济，方能易俗移风，未可执一而论也。若搜查积窝，以清盗薮；严拿讼棍，以清讼源，此皆东省现在亟应整理要务。" 又奏：欲使属员之畏上司，在有以服其心；欲使百姓之畏州县，在有以达其情。得旨："二语可谓切中窾要！但不可托之空言。惟在该督抚身体力行，正色率下，果能行之以实，持之以久，吏治民风，定当日有起色也。"

五月初二日（6月23日）

29 命查官员赔项案由。谕曰：朕本年六旬大庆，业经降旨蠲免直省积欠银粮，普惠黎元，因念内外大小官员有赔缴官项者，或其人已亡而子姓单微，或累本因人而摊追无已。朕意欲量为宽免，除本身著赔之款，无庸查办外，其本身已故，子孙名下著追，而子孙无现任四品以上职官者，又本身原系分赔代赔者，及其身已故，又将分赔代赔之款，在伊子孙名下著追者，著八旗及各督抚查明案由银数，各归各款，分晰开单，并于各名下注明已完若干、未完若干，有官者归现任省份查办，无官者归原旗籍查办，务各详细查明，不可稍有遗漏舛错。具奏到日，交户工二部分别查核汇齐覆奏，候朕酌量施恩。

十一日（7月2日）

30 禁旗人抱养民人及户下人为嗣。

二十一日（7日12日）

31 禁行盐口岸设立私卡。时，御史程伯銮奏：湖北巴东县一带，有借巡查私盐名目，勒捎下水船只者。自巴东以下，如八幅亭、小新滩、清滩、平山坝、红花茶以及宜昌属之白阳等地方，计程仅二百余里，设立卡盐七处之多，每处巡船约十余只，巡役约数十人，下水船到，必令挂号，先索挂号钱，始行查验。其有女眷船只，往往计口索钱，谓之免验钱。行旅等因有奉旨缉私黄旗，不敢与较，不得不多与钱物，恳其放行，谓之验放钱。帝命庆保饬令所属，实力查禁，毋得徇纵。

二十五日（7月16日）

32 前御史唐鉴奏请行销淮盐之江西吉安、湖南衡州等府改行粤盐，下户部核议。至是，户部议驳。得旨：盐引行销地界，定例已久。上年庆保等奏酌改湖广行销盐引章程，户部议驳，曾降旨将该督等议处。今该御史复为此奏，显系受人怂恿，轻议更张，唐鉴不胜御史之任，著以六部员外郎用。

33 以告祭大典终献时赞引次序错误，革成亲王永瑆各项差使，令于邸内闭门思过。

三十日（7月21日）

34 前蕴端多尔济奏请于汗山、肯特依汗山，设巡查兵丁缉捕，下理藩院核议。至是议驳。得旨：所驳甚是。蕴端多尔济近来办事，甚属高兴，库伦办事大臣于所属俄罗斯交界事务，是其专责，并无统理喀尔喀四部落之责。汗山、肯特依汗山系喀尔喀部落地方，如应设巡查兵丁，何以喀尔喀四部落盟长等，未经公同奏请？此事与蕴端多尔济何涉，遽尔入奏？殊属好事妄为！蕴端多尔济著退出御前侍卫，在乾清门行走。

35 是月，山东巡抚程国仁奏“设法严缉习教从逆匪犯”。得旨：有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丧尽天良之辈，早已付之云烟之外。二语毕赅，朕看尔等所行耳。

六月十三日（8月3日）

36 命整饬书院。谕曰：直省各府州县设立书院，延师

训课，原令讲明正学，造就人才，与学校互相表里。乃各处书院多由本省大吏推荐亲友，以充院长，只图索取束修，并不亲到书院，甚至屋宇坍塌，栖止无所，殊失教育人材之意。著通谕各省督抚于所属书院，饬令随时修葺，务延经明行修之士讲习讨论，毋得滥竽充数，致成旷废！

十七日（8月7日）

37 颁赐南掌国敕印。先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曾颁给南掌国王敕印，嗣因该国王召温猛懦弱不振，流徙越南，经越南国王将敕印交与清廷。至是，伯麟等奏南掌国王遣使进贡，并呈恳颁赐敕印。准如所请。

38 是月，湖广总督庆保等覆奏官设盐卡相符，仍密查私设。得旨：有官卡必有私设，影射图利势所不免，总在随时查察，不可懈怠！

七月初二日（8月22日）

39 禁王公大臣探听内外公事。谕曰：朝廷设官分职，各有职守，分内之事，尚且自顾不暇，何必旁求他务。大廷日行政事，自有内阁传宣，布告天下，原不秘密，必欲先知，差人听探，其心不可问矣。至于日日召见内外大小臣工，乃我朝之善政良法，永远奉行，切勿怠忽，若前明专任中涓，宰相皆不识面，沦胥以亡，可不戒乎？孰意近来恶习，竟将按日召见人名先后次序，各处报知，以为趋奉钻营之本，其心益不可问矣。有职守者，藉口探听本任差务，而别衙门之事，皆推卸于附禀，事后遁辞，其谁欺

乎？尤可异者，毫无职任闲散王公，日日差人侦探政事，分旗结伴，又假手吏胥，非但心不可问，而且形迹可疑。若再不力加整顿，必致政出多门，坏法乱纪，朝纲委靡，不能救药，揣摩迎合，狗苟蝇营，成何政体乎？嗣后再有探听召见起数及任外公事者，本人革职，探听之人发往伊犁。

初四日（8月24日）

40 申重秋狝之典。略曰：骑射乃满洲旧俗，根本重务，必当万年无忘。是以巡幸盛京最为钜典，其次即木兰秋狝。嗣后每岁举行狝典，或偶值天时水旱，朕心自有权衡。倘有无识之徒，敢于朕前建言阻止者，必将其人立予革职，发往伊犁，以为阻挠大典、委靡不振者戒！

二十日（9月9日）

41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肃亲王永锡、大学士曹振镛、章煦、英和、和宁留京办事。寻以水灾河患，诏罢秋狝。

二十二日（9月11日）

42 直隶永定河北岸二工、南岸四工同时漫溢，大兴、宛平、南苑所属多处被淹，命吴璥、那彦宝前往堵筑。旋以永定河道李逢亨经理不力革职。

二十三日（9月12日）

43 河南兰阳、仪封河溢。漫水由安徽凤、颍、涡、淮等处，纡曲串注汇入洪泽湖。〖5〗事闻，命吴璥驰驿前往，

会同叶观潮、琦善相机筹堵；旋又以河东河道总督叶观潮疏防漫口革职，以漕运总督李鸿宾为河东河道总督，正白旗蒙古都统成宁为漕运总督。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

44 勒保卒。

勒保（1740—1819），字宜轩，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温福子。监生。由中书科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内用侍郎，外任总督。尝督兵出征苗疆，以功锡封一等侯爵，号曰“威勤”。嗣入川征白莲教，授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旋以军务日久废弛，褫职问罪。适教军偷渡嘉陵江，事急起复，赴川督办。教事定，与额勒登保、德楞泰并称平教三功臣，晋封一等伯爵。嘉庆十四年(1809)，拜武英殿大学士。十八年(1813)，充军机大臣。本年(1814)以病乞休，食威勤伯全俸。勒保短小精悍，多智数。知其父金川之役以刚愎败，一反所为，寄心膂于诸将帅，优礼寮属，俾各尽其长，卒成大功。晚入阁，益敛锋芒，结同朝之欢，而内分泾、渭。然数任封圻，簠簋不饰，在蜀数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赋”之谣。至是，卒于京邸。诏赠一等侯，谥“文襄”。

九月十五日（11月2日）

45 禁学政收受陋规。贵州学政按试，向有红案银两名目，帝曾降旨饬禁，并酌增养廉银贴补考费。至是，御史程伯銮奏言：四川近日又有院费名目，各直省所在有之。得旨：直省学政养廉优厚，足敷办公，岂可复于新进士子

收受陋规，致开教官等需索之渐。嗣后各学政务当洁己奉公，如有前项陋规名目，概行裁革。

二十四日（11月11日）

46 以六旬万寿，开复内外文武一二品大臣降革留任处分有差；旋又宽免王贝勒贝子公等降罚处分有差，赏已革礼亲王昭槤、豫亲王裕丰四品顶戴。

十月初一日（11月18日）

47 嘉庆帝以万寿节御宁寿宫，赐皇子皇孙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臣、四川土司等食，至乙未皆如之。

48 越南国王阮福映、暹罗国王郑佛、南掌国王召蟒塔度腊各遣使表贺万寿，并进贡方物。

初四日（11月21日）

49 以军机处章京张允垂误将黄河水利图携回寓所，革职，并命嗣后满汉章京办理公事，总当在官言官，毋得携回私寓。军机大臣戴均元交部议处，托津、卢荫溥、文孚失于查察，交部察议。

二十日（12月7日）

50 武殿试传胪，帝御太和殿。胪唱时，一甲一名武进士徐开业、一甲三名梅万清，均未到班。奉谕：事关典礼，非寻常疏忽可比，本应全行斥革，念其草茅新进，徐开业革去一甲一名并斗等侍卫，梅万清革去一甲三名并二等侍卫，俱仍留武进士，再罚停明年殿试一科，俟下届会试，

再与新中式武进士一体殿试。即以一甲二名秦钟英拔补一甲一名，授为头等侍卫，其一甲二名、三名，无庸再补。〖6〗

二十四日（12月11日）

51 程国仁奏豫省黄河北岸武陟县漫溢，黄流由直隶入东属之曹县，穿入张秋运河，东趋汇归大清河，由利津、沾化分流入海，以致东省上游濮、范等州县，及下游近河濒海各属，均被淹浸。〖7〗寻蠲缓山东章邱、邹平、长山等二十六州县及德州济宁东昌、临清四卫水灾雹灾本年及上年额赋。明年三月塞，用银一千余万两。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6日）

52 御史黄大名条陈粤东积弊：一、粤东有三合会名目。二、禁承办战船员弁克扣工料价银。三、禁海关监督家人私受鸦片贩子贿赂。四、禁停柩不葬、溺女不举之习。五、禁书吏克扣会试水脚银两。准如所请。

53 是月，美国海军巡洋舰“国会号”抵澳门，泊于零丁洋面。粤省官员视其为商船之护航舰，令其在商船驶离后，不得在中国沿海逗留。〖8〗

十二月初二日（1820年1月17日）

54 命除藩库积弊。谕曰：藩司为钱粮总汇，勾稽出纳，款目繁多，于各州县支销抵发等款，察核未周，易启书吏蒙混之弊。著各该督抚饬知藩司，嗣后每年皆令造具各州县应支应解清册二分，一存藩署，遇有收支各款，随时填注；一发州县，于年终将已未支解数目，分款登载钤印，

送司磨对，如有不符，立即究办，以杜侵欺而慎库贮。

初三日（1月18日）

55 申禁讼、唆讼之禁。谕曰：地方命盗案件，一经呈报到官，速为缉拿审理，自然狱讼日稀。乃近日地方官因循疲玩，积习相沿，平时不能整饬，遇有报案，辄先计规避本身处分，置小民冤苦于不问，多方讳饰。嗣后各督抚务当严督所属，凡有司牧之责者，各宜勤恤民隐，遇事秉公速办，勿再存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之见，扶同掩饰，以启上控之端。至讼棍教唆把持，情本可恶，然亦由地方官详案，先多虚捏，听断又不公明，使彼得以操其短长，果能剔弊厘奸，境内访有讼棍，立即执法严惩，亦何虑其挟私反噬乎？

十八日（2月2日）

56 禁厦门洋船运茶。时，董教增奏请闽省厦门洋船仍贩运茶叶，嘉庆帝谕军机大臣等：所奏甚属非是。前闽浙等省贩粤茶叶，多由海道运往，经蒋攸铦以洋面辽阔、漫无稽查，恐有违例夹带等弊，奏请仍照旧例，改由内河行走，业经明降谕旨，通行饬禁。自谕禁之后，洋面日见肃清，海口无从偷漏，即黠夷如英吉利，不能串通奸商私用售买，亦皆遵奉禁令，虔受约束，为法甚善，必应永远遵行。今董教增忽请准厦门洋船仍贩运茶叶，则与由海贩粤河异？明系受奸商怂恿，冒昧陈奏。董教增著传旨申饬，所奏不准行。

57 是年，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四千五百人；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三千五百五十四石。

〖1〗《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53页。

〖2〗《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革题本案》，载《历史档案》1994年3期。

〖3〗《清代藏事辑要》一，390页。

〖4〗《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53—56页。

〖5〗《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533—544页。

〖6〗《郎潜纪闻三笔》卷四《武进士胪唱误班降中》。

〖7〗《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539页。

〖8〗《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78页。

清通鉴　卷一七七

嘉庆二十五年　庚辰　公元1820年

正月初一日（2月14日）

1 展赈、缓征直隶、山东、河南、安徽、陕西、甘肃上年被水、被雹灾民。

初二日（2月15日）

2 以元旦令节、万寿庆辰，王大臣等呈递如意者甚多，谕令自本年万寿暨明年元旦为始，按官员品级职别加以限制：亲王、郡王、贝勒无论内廷外廷行走，俱准呈递；贝子、公惟内廷行走者准其呈递；军机大臣、南书房翰林、内务府大臣无论品级俱准呈递；上书房行走各员，俱不准呈递；大学士、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俱准呈递；都统在内廷行走者，方准呈递，侍郎、副都统俱不准呈递；御前侍卫一品者准其呈递，乾清门侍卫概不准呈递，年班来京文

武大员亦惟一品者方准呈递。

十二日（2月25日）

3 嘉庆十年（1813）间，因场灶被水，商力拮据，准两淮纲引每引加盐十斤，以补亏折，限以三年停止。嗣每届限满，均准展限。至是，因又届限满，两淮盐政延丰以上年夏秋缺雨，荡草歉收，盐价增昂，请予展限三年。得旨允行。

十九日（3月3日）

4 禁江省私铸小钱。鼓铸钱文，向有规定品式。康熙钱有轻重二品，轻者重一钱，重者重一钱四分；雍正十二年（1734），改钱重为一钱二分，轻重适中，后虽钱齐不同，而品式无改。至是，御史王家相奏言：近日江省宝苏局所铸官钱，铜少铅多，而以官铜偷铸小样钱，每钱一千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钱。自苏松至浙江、江西流通渐广，以致银价日贵，官民商贾，胥受其累。其私铸藏匿之地，则于局内深挖地窖，上盖煤炭，掩人耳目；其搬运之时，则于每日两次放水，买嘱水夫，随身带出；其私售之人，则附近宝苏局之钱店，接受窝藏，辗转流布，一年之中，惟应解兵饷，不得不铸官钱，此外尽铸小钱。其火工饭食，仍开销公项银两。若藩司到局，则藏匿新铸小钱，而以旧存备解兵饷之官钱，磨新蒙混。宝苏局监督、协理各委员得受陋规，每开一卯，监督得陋规二百两，协理得陋规二百两，以致炉头益无忌惮，历任藩司未必全无见闻，特以因循姑息，流弊愈深。得旨：钱局鼓铸，圜法攸关，岂容

官局铸私，致商民胥受其累，著严密查验，力除弊窦。

二十六日（3月10日）

5朝鲜、暹罗国王遣使表贡方物。

二月初五日（3月18日）

6 两淮盐政延丰奏：淮南各口岸邻私浸灌，场灶透漏，以致累年销绌引滞，课悬本搁。楚岸则有四川巫山、大宁一带盐埠口岸越境侵销，一由水路入宜昌、荆州等处，一由陆路入房县、竹溪等处。其陕西之商南、平利一带私贩，由汉中顺流而下，至襄阳、德安等处分售，名曰“潞私”。河南自南阳之李官桥各铺，贩至谷城等处售卖，名曰“豫私”。湖南衡州府属之常宁、耒阳、安化各县毗连广东永州府属之江华、永明、零陵、东安，各县毗连广西，俱由各该商埠越界浸灌。江西口岸则有闽浙粤东私盐，处处可通，粤私陆路由兴国县入吉安府属之万安等处，水路由赣县入下游之吉安、临江等府。闽私一由崇安县经过江西之铅山、弋阳入饶州府属；一由光泽县入江西新城县境，赴建昌、抚州等府销售。浙私一由广信府属之贵溪入饶州府属之安仁等县；一由徽州府属之祁门、建德等县，入江西之饶州府属浮梁、德兴等处，至安庆、池州、太平、江宁，为淮南纲食口岸，又为场盐偷漏船户夹带，沿途偷卖，侵占引额，请饬各该督抚实力缉私。得旨：各官当无分畛域，实力侦缉，务将巨枭窝囤，随时随地，严拿惩办！

初八日（3月21日）

7 命整饬山东吏治民风。谕曰：山东吏治民风，积久敝坏，而近日尤甚。朕闻该省词讼之繁，始由于官吏之不办事，今又变而为不敢办事。欲结一案，而辄虑翻案；欲用一刑，而辄虑反噬。鞫案之时，有倚老逞刁者，有妇女肆泼者，有当堂愤起者，有抗不画供者。地方官平日全无恩信及民，临事又多畏葸，以致莠民日益得志，良懦甘受欺凌。州县若此，地方何由得治？统辖州县者知府，其案为州县不能结者，即应由各该管知府、直隶州县办理，乃山东遇案动辄提省，更或各府州因其事难办，具禀请提，冀图卸责；及提至省城，则尽委之于首府，稽压拖累，百弊丛生。在首府舍己芸人，日不暇接，而省外各府食禄而怠于事，岂不竟同虚设？著程国仁大破情面，实力整顿。

十二日（3月25日）

8 乾隆年间，以甘肃西宁道衙门所办案件，多有与蒙古交涉事务，命该道专用满洲、蒙古人员；后经那彦成以汉员奏调，遂相沿兼用汉员。至是，命仍遵照成宪，专用满洲蒙古人员，不用汉员。

十七日（3月30日）

9 大学士章煦以疾致仕，命协办大学士戴均元为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事，调刑部尚书吴璥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10 是月，两广总督阮元奏覆广东积弊。得旨：览奏俱悉，时刻留心，查拿盗匪，严禁鸦片。其余诸事，有弊即参。

三月初八日（4 月 20 日）

11 命查办兵部行印遗失案。兵部关防，有堂印、行印两枚。堂印存留衙门，行印专为随营携带钤用。先是，兵部监印吏鲍干以嘉庆帝即将谒陵，入库取印，发现印信遗失。至是奏闻，命将兵部堂官明亮、戴联奎、常福、曹师曾交部议处。寻议上，得旨：此案兵部遗失行在印信，若系该堂官等早经查出，自行检举，部议上时，朕必量予恩施。乃平日漫不经心，至请领印信时，始行查出，并不知何时失去，该堂官等实属疏懈，毫无觉察，勒吏部等衙门分别议以降调革职，固属咎所应得。姑念明亮有勋绩，现已年老，不能常川到署，著加恩改为降五级留任，无庸管理部旗事务，仍留内大臣职任。戴联奎著加恩以从三品翰林京堂补用，曹师曾、常英著加恩以四品京堂补用，常福著加恩赏给四品顶戴，管理圆明园。

初九日（4 月 21 日）

12 诣明成祖、明宣宗、明孝宗陵墓酹奠，并谕地方官员时加修葺。

二十八日（5 月 10 日）

13 革吴璥太子少保衔。上年河南兰阳、仪封河溢，武陟马营坝继决，命吴璥会同巡抚琦善前往堵筑。至是，马

营坝甫经堵合，南岸仪封三堡复决，命革吴璥太子少保衔，署理河东河道总督，那彦宝革去都统，降补内阁学士；叶观潮革去河道总督，留于工次效力赎罪；琦善革去巡抚，赏给主事衔，随同吴璥办理大工。寻以吴璥年老，难胜任河督繁重之任，命张文浩以道衔署理河东河道总督，专驻豫省办理大工。文浩体察情形，会同姚祖同奏防护大汛事宜，得旨：上年黄水异涨，豫省南北两岸河堤，漫缺频仍，始而南岸，继而北岸，迨北案之马营坝将次堵合，而南岸之仪封三堡又复刷塌。河防溃坏，未有甚于此者。皆由于前任河督玩愒因循，狃于惜费之见，平日不加意修培，以致临时无从措手。张文浩、姚祖同会筹全局，凡所称著名险要之区，有应先事防护者，务当设法修守，并多备料物，断不可靳惜小费，致误事机；即无工处所，一经大汛，亦难保不临时生险。总当处处派员，无分晴雨昼夜，时刻小心防守，以保完全。

四月二十三日（6月3日）

14 以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伯麟为兵部尚书，调湖广总督庆保为云贵总督，

二十五日（6月5日）

15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嘉庆帝亲定庚辰科三鼎甲：状元陈继昌，广西临桂（今属桂林市）人；榜眼许乃普，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探花陈銮，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武昌）人。至是，赐一甲陈继昌、许乃普、陈銮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周作楫、吴其泰、徐广缙、恒春等二

百四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户部尚书卢荫溥、礼部尚书黄钺，副考官为刑部尚书吴芳培、工部右侍郎善庆。

16 是月，山东巡抚钱臻奏报接任日期。得旨："山东毗连畿辅，为京师门户，政务殷繁，现在运河通畅，湖水充盈，漕粮铜铅船只行走顺利，该抚不过饬属催趱，即可无误。惟吏治废弛，民情刁健，近年以来，积弊已深，亟须大加整顿，力挽颓风。朕闻东省官场，全不以公务为重，专以赌博饮宴为事，因循玩愒，不畏上官。其民风之刁健，甚至有当堂鞫讯之时，辄敢挺身起立，声言此处不能审理，另赴他处控告者。地方官畏其凶横，不敢拿究，因而相率效尤，京控上控案益增多。钱臻任事后，惟当于此二事加意振作，如属官有敢于玩误公事，不听约束者，立即严参惩办。其地方讼棍，通饬严拿；如有藐抗官长，当堂无状者，立即拿回，先行责惩，再行审讯。总之吏治民风，不可稍有偏纵，不可使官不爱民，贻害闾里，亦不可使民不畏官，益长刁风。至省西一带，向为邪教流染之区，近虽敛戢，仍当随时查察，有犯必惩，勿稍疏懈！"

五月十七日（6 月 27 日）

17 上年八月，命盛京将军富俊奏议双城堡开垦屯田。至是，富俊奏言："双城堡左右二屯屯丁到齐，比屋环居，安土乐业；又筹议中、左、右三屯应增条款：一、每屯应添井一眼，以裕食用。二、三屯屯丁户婚钱债及争斗讼事，

由各佐领呈报协领讯办，人命盗案，报解阿勒楚喀副都统验讯，转咨将军核办。三、双城堡协领处添设无品级笔帖式二员、委官二员。三屯佐领每处添设无品级笔帖式一员、委官一员，以资差委稽查。四、总屯达二十四人，约束屯丁，请给金顶，并月给工食银一两。五、领催兵丁应得赏银，向由将军衙门给发，未免稽迟，请准由管理三屯协领处支存，就近给领。”得旨：允准。〖1〗

二十一日（7月1日）

18 前命整饬东省吏治民风。至是，山东钱臻奏整饬章程。略曰：东省积习，民不畏官，官转畏民，畏民之弊，更甚于不爱民。究其致弊之由，皆因上司不能正本清源，以致官愈怯而民愈骄。此时欲加整饬，先在辨上下，定民志，使民不敢犯上。得旨：地方官之于百姓，犹父母之于子。子非生而忤逆，因父母不善训诲，日渐纵恣使然。为地方官者，果能周恤民隐，听断勤明，官知爱民，民亦知畏官，则大顺之象成；若冠履倒置，则其象为逆。该抚此时力加整顿，总在使官能展其猷为，民无可施其挟制，挽其逆者而使之顺，而其要尤在于严拿讼棍。盖民之敢于告讦频仍，皆讼棍之使然；使讼棍敛戢，则民气自靖矣！寻吴璥由山东回京，帝询问山东吏治民风。璥曰：山东民情，悍而不习，近日讼狱虽繁，地方官果能听断公明，速审速结，不难转移风气。惟该省所可隐虑者，曹州府属向为邪教渊薮，伏而未动者尚多；其次则沂州府属，两处匪徒，如掖刀手、金钟罩、虎尾鞭，所在皆有。连岁收成丰稔，

现在地方宁谧无事，设遇荒歉之年，不能不思患豫防。谕曰：东省曹沂两府，民情强悍，邪教伏匿，由来已久，是以新设曹州镇以资弹压。但该镇标额兵仅止七百名，尚不足以壮声望，著钱臻等体察情形，如兵力尚单，据实奏明添设。嗣钱臻奏请暂设局员，审理京控案件。帝准如所请。

19 是月，安徽巡抚吴邦庆奏查看涡河水势平减，亳州民堤请归于民捐民修。得旨："依议办理。既系民修，何必验收？即有草率之处，令其赶紧补造。该府州赔修，无此办法。勿令吏役经管方妥，自卫桑梓，必能妥协，加之以官吏，又生枝节矣！"

六月二十一日（7月30日）

20 嘉庆帝谕伊犁将军庆祥曰："伊犁疆域辽阔，准噶尔部落久占据其地，因其内乱，降而复叛，戕害大臣。我皇考承先志，昭大猷，五年之间，两勋并集。辟二万里之新疆，设官建邑，养民屯田，沙碛化作膏腴，荒服直同腹地，五十余年，安恬生聚，回部永怀德化，深感圣恩。朕守法治，曷敢稍易？今授汝钜任，勉矢忠诚，勿作小聪明，须存大见识。外夷各部落，宜恩威并用，切忌优柔，训士卒诸营汛，在纪律严明，毋令懈惰；抚黎民如保赤子，察罪犯务尽实心，明刑弼教，除莠安良，宽不至于姑息，严勿流为残刻。致中和，绥远服，恪守皇考之鸿规，继汝先父之旧业。钦哉勿忽，汝其勉旃！"

二十五日（8月3日）

21 河南许州地震。

二十七日（8月5日）

22 禁王公私买民女为妾。先是，贝勒绵志买民人李长幅之女为妾。后长幅冒充护卫，捏造谕帖，赴河间县诈求免差，事发被拿。至是奏闻，帝责绵志失体，命革去郡王衔，革退镶蓝旗汉军都统、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并拔去花翎，罚俸四年；又命宗人府议定王公私买民女为妾治罪之例。寻议：嗣后亲王至奉恩辅国公，有私买民女为妾者，一经查出，即行革爵。从之。

七月初四日（8月12日）

23 嘉庆四年（1899），曾令各省京控案件，凡案情重大者，不准驳斥。至是，贾允升又请无论案情大小，京控案件概不准发还。帝降旨驳回，略曰：国家设官分职，大小相维，若以部院衙门理及琐屑之务，则直省地方官所司何事？且近来讼风日炽，使奸民臆计赴京控诉，必当一概准理，岂不益长刁风，倍增讼狱，拖累株连，流弊更大？惟都察院向有一两月汇奏咨案之例，嗣后凡发还案件，著存记档册，摘叙案情，一两月汇奏一次，即可防掩重为轻之弊。

十四日（8月22日）

24 前因绵课阻止秋狝，曾降旨申重秋狝之典。至是，帝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内有不忘讲武习劳，岁举秋狝之

训，再行申言：骑射为国家根本重务，秋狝岁举，讲武习劳，即藉以倡率戎行，不忘旧俗。朕钦承彝训，每诵遗编，辄深儆惕，成宪昭垂，所当万年遵守勿替也。诸臣若存偷安之心，微言示意，经朕觉察，立置于法，决不轻恕，慎之戒之！

十八日（8月26日）

25 嘉庆帝启銮秋狝木兰，命皇次子智亲王绵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皇孙贝勒奕纬随行，命肃亲王永锡、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留京办事。

二十五日（9月2日）

26 嘉庆帝病卒。前一日，嘉庆帝抵热河行宫，虽因途中感暑，略有不适，仍诣城隍庙拈香，诣永佑寺行礼。是日晨，帝犹治事如常，擢詹事府少詹事朱士彦为内阁学士，命翰林院侍读学士顾皋为詹事府詹事，皇次子绵宁、皇四子绵忻侍侧。然至午后，病剧，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鐍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绵宁〔2〕”朱谕一纸。戌刻，嘉庆帝病卒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终年六十有一。遗诏曰：“朕仰蒙皇考高宗纯皇帝授玺嗣位，亲承训政三年，惟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保邦制治之大经。履位以来，严恭寅畏，惟日孜孜。思天立君以为民，以养以教，责在一人。亲政之初，值川陕邪匪未靖，训励统兵大员，整饬戎行，筹笔四载，逋寇以次歼除。嗣是海宇乂安，阖闾乐业。朕

怀保惠鲜，与民休息，乃十八年（1818）复有奸民作慝，阑入禁门，逆党勾连曹滑，蔓延三省。幸赖上天佑顺，渠魁捕戮，余孽殄灭，为期曾不再月，中外肃清。朕深思邪教之害民，屡申训谕，以肃吏治，以正人心，整饬纲纪，期于政清而俗厚，盖未尝一日释诸怀也。黄河自古为中国患，先是梯云关下海口垫淤，下壅上决，屡有漫溢之警，朕不惜帑金，堤防疏浚，俾复故道，奏安澜者越六七年。上年秋霖异涨，豫河南北漫口数处，而武陟横流，穿运入海，为害最重。今春督治，甫告成功，而南岸仪封复溃，饬谕河臣于秋后兴筑，业已程工拨帑，计今冬可期蒇事。朕轸念民生，惟惧一夫失所，遇四方水旱之灾，蠲租发粟，随奏辄下。上年朕六旬正庆，薄海臣民，胪欢献祝，爱戴出于至诚。朕思逮以实惠，诏蠲免积欠银谷，凡二千余万，以期家给人足，共登熙皞。今岁自春徂夏以及于秋，旸雨应时，各省皆报丰登，朕心豫悦。孟秋中旬，恪遵彝训，将举木兰狝典，先驻跸避暑山庄。朕素体壮，未尝疾病，虽年逾六旬，登陟川原，不觉其劳。此次跸途，偶感溽暑，昨仍策马度广仁岭，迨抵山庄，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甚，恐弗克瘳。朕仰遵列圣家法，曾于嘉庆四年（1804）四月初十日卯初豫立皇太子绵宁，亲书密缄，鐍置秘柜。十八年（1813）禁门之役，贼逾宫垣，皇太子手发火枪，连毙二贼，余党惊坠，禁御获安，厥功甚巨。因建储之命未宣，先封智亲王以奖殊庸。今疾弥留，神器至重，允宜传付，乃命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公启密缄。皇太子仁孝智勇，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为君之

道在知人，在安民，朕尝论之详矣。然而行之实难，其深思而力持之。登进贤良，爱养黎庶，以保我国亿万年丕丕基。《记》曰：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不勉哉！朕贵为天子，年逾周甲，获福亦云孔厚。惟我后嗣，克承予志，使天下永享太平之福，则朕之愿慰矣！朕受玺后，二兄一弟，同予侍养。今春庆亲王先逝，自兹存者惟仪亲王、成亲王，遂不获相见。其二王一应罚俸处分，著概予宽免。《书》载：虞舜陟方，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考异】有关道光帝继位经过，史料记载颇多歧异。除《清实录》上述记载外，尚有以下两种：其一、《清史稿》记载：“二十五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清史稿》卷三八《禧恩传》）其二、包世臣为其恩师戴均元所作墓志铭记：“七月，公（戴均元）偕满相托文恪公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促，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事。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清代碑传全集》下册 803 页）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所记，与包世臣作戴均元墓志铭略同。孟森以为包氏所述当为信史，论曰：“世臣童试时即受均元知。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

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事，岂能以无据之言，诬蔑宫寝，将不为戴及己身家计乎？然则语必可信。”（《明清史讲义》下册613—614页）

史家印鑾章论曰：嘉庆一朝，如巡幸五台诸举，颇思规访前代，然核厥内容，实为清室由盛而衰之枢纽。其所以致衰之故，一由于和珅之怙势揽权，虽即诛夷，而纪纲已替；一由于白莲教之蚁屯蜂起，虽已荡平，而元气大伤。试历述其中衰之现象，约有三端：一曰满兵之不竞也。如嘉庆元年（1796）四月，命直隶总督庆成率兵往河南南阳，堵剿湖北教匪，迨四年（1799）八月，以师久无功，庆成与永保并革职逮问；又五年（1800）二月，遣朱射斗击叛徒，四川总督魁伦驻达州，拥兵不救，致朱射斗战死，复以防潼河为名，退屯潼川，旋奉命严守潼河，又撤兵留船，致敌前队得宵渡，因逮至都赐自尽；又七年（1802）十一月，以博罗会匪作乱，吉庆办理张皇草率，革去协办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吉庆旋于十二月畏罪自杀，则满兵之葸懦有如此者。清初御敌，全恃满兵，积久骄惰，情见势绌，是中衰之现象一。二曰河患之见告也。当时库款用度，除军需以外，河费亦为一大宗。如嘉庆六年（1801）六月，京师大雨，宫门水深数尺，永定与桑干两河并溢，停止木兰秋狝，褫隐匿不奏之直隶总督姜晟，效力河干；又八年（1803）九月，东河衡家楼河溢，命刘权之、那彦宝往勘，并开衡工捐例；又十年（1805）六月，直隶永定河决，遣那彦宝驰往修筑；又十三年（1808）三月，以南

河频溢，命大学士长麟、戴衢恒往勘；又十四年（1809）二月，命福康安子德麟自行捐资修理南河要工；又十五年（1810）二月，以河工敝坏，漕运滞阻，命试办海运；又十七年（1812）八月，以河工礼坝急难堵合，则诏以河督陈凤翔荷枷工次，旋谪戍乌鲁木齐；又二十四年（1819）七月，直隶永定河溢，命吴璥、那彦宝往筑；又是年八月，河南兰仪北岸河决，命吴璥、琦善会同堵修，则河患之频仍有如此者。康熙时治河，实事求是，嘉庆以还，官吏则视为利源，国家则成为漏卮。年复一年，糜帑无算。是中衰之现象二。三曰吏治之大坏也。雍正一朝，及乾隆之初，君相英察，吏不敢因缘为奸。至和珅柄政，而官常日替；嘉庆即位，和珅虽戮，而积习已成，不可挽救。如四年（1796）八月，以编修洪亮吉上书成亲王，指斥乘舆，遣戍伊犁，将军保宁希旨，将毙以法，赖朱珪言，始释回；又八年（1803）八月，和孝公主府长史奎福，控额驸丰绅殷德诸款，鞫讯全虚，以挟私诬告拟斩；又九年（1804）六月，吏部书吏舞弊，将告病治中赵曰濂虚选运同，事觉，尚书侍郎等多被议褫职；又十年（1805）六月，大学士刘权之徇私保荐纪昀婿袁煦军机章京，为侍郎英和所劾，权之降编修；又十一年（1806）九月，直隶官员，串通藩司书吏王丽南等私雕假印，事发，分别治罪；又十四年（1809）正月，广兴前往山东河南审案，威吓婪索，讯实处绞，动帑办差之藩司并谪戍；又是年六月，淮安府县王伸汉、王毂毒毙查赈委员，王伸汉、王毂伏法；又二十二年（1817）二月，福建知县朱履中禀揭原管道府得受陋规一案，藩司李赓芸

自裁，派熙昌、王引之往鞫，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均革职，知府涂以辀坐勒供凌逼远戍。其吏治之败坏有如此者。然则宦途蒙蔽失实，请谒公行之风，盖断自嘉庆朝始。是中衰之现象三。〔3〕

二十九日（9月6日）

27 皇太后命绵宁继承大统，即正尊位。

绵宁接奉皇太后懿旨：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促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绵宁即覆奏，曰：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子臣震惊哀恸，五中摧裂，昏迷失据。维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恭启鐍匣，有皇父御书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朱谕一纸。该大臣等合词请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为重，继承大统。子臣逊让至再三，该大臣等固请不已。本月恭奉懿旨，命子臣即正尊位。惟是子臣德薄才疏，神器至重，实深愧惧，惟有勉力图治，以期仰副恩命。谨将鐍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

八月十二日（9月18日）

28 本月初二日，两广总督阮元奏报，越南国王阮福映身故，该嗣阮福皎遵例缮表告哀，并遣陪臣诣关叩陈。绵宁谕曰：越南国备位藩封，今该国王身故，遣使告哀，自

应令其恭诣阙廷。著阮元等即行传旨，准令该陪臣入关。所有袭封诸事宜，届时再行查办。寻阮元另片奏报，越南国内有叔侄争位情事。绵宁训谕：外藩之事，听其自为，天朝一概付之不见不闻。该督惟当饬知边关文武各员，不动声色，密为侦探，静守边境可也。

十四日（9月20日）

29 云南道御史袁铣上奏，请于亲政之始，先定规模，明正好恶，并建言清君心，远奸谀，裁冗费，停捐例，严赋课，平刑罚，广教化等七事。绵宁谕曰：规模制度，典册俱存，朕曷敢更易？一守成宪，犹惧不及，何好恶之有？

二十六日（10月2日）

30 向例，凡有犯罪遣发之人，皆发往吉林、黑龙江等地。而绵宁以为吉林、黑龙江为本朝根本重地，近年发遣人犯过多，应另行酌定条款，将拟遣人犯改发新疆及各烟瘴地方，遂命刑部详查核议具奏。至是，刑部奏称：发吉林、黑龙江人犯，原例十六条，请概行停止，以其中九条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以七条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从之。

二十七日（10月3日）

31 绵宁即位于太和殿。

本月初五日，大学士奉嘉庆帝遗诏至澹泊敬诚殿檐下，宣读遗诏，颁示天下。王以下文武官员，俱齐集跪听。二十四日，礼部奏：登极仪注，请停止举哀一日。谕曰：各

王大臣等援引皇祖高宗纯皇帝登极成宪，合词吁请，朕曷敢逾？著仍照定例，停止举哀一日。二十五日，又谕：大学士九卿，会同议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谥曰睿皇帝，庙号曰仁宗，上配列祖，同为百世不祧之庙。廷臣所拟，详慎公允。谨据所奏，恭上尊谥庙号。所有应行典礼，该部稽成例以闻。

至是，绵宁于太和殿即位，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百官至太和殿行朝贺礼。以明年为道光元年。内外王公宗亲俱加恩赐，内外满汉大小官员俱加一级，赦免罪犯，停本年各省情实罪犯秋决，优恤老者。加礼部尚书黄钺、兵部尚书刘环之、理藩院尚书赛冲阿、两江总督孙玉庭、四川总督蒋攸铦太子少保。

九月初七日（10 月 13 日）

32 命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黄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33 命修撰《嘉庆朝实录》。八月二十九日，已命将紫禁城内会典馆移至棉花胡同官房，以原会典馆为实录馆，修纂《嘉庆帝实录》。至是，命大学士托津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戴均元、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伯麟、吏部尚书英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廷珍为总裁官。翌日，命曹振镛为实录馆监修总裁官。

34 以缮写嘉庆帝遗诏有误，予托津、戴均元等处分。

先是，内阁缮呈嘉庆帝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查阅。道光帝发现遗诏之末，有皇祖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之语。经

与《乾隆朝实录》查对，知乾隆帝于康熙辛卯（1711）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乾隆帝御制诗集，凡叙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因命曹振镛、伯麟、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

旋军机大臣奏称：恭查大行皇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注相同。然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

至是，道光帝谕：皇考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阴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据朕恭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显系误会诗意。军机大臣等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御制诗集，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托津、戴均元俱已年老，毋在军机处行走，亦不必恭理丧仪，与卢荫溥、文孚一并交部严加议处。卢荫溥、文孚年力尚强，与托津、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有间，仍留军机大臣。

初九日，吏部以托津、戴均元缮写嘉庆帝遗诏有误，请予革职。谕曰：托津等于敬缮皇考大行皇帝遗诏，内有错误之处，非寻常错误可比。吏部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第念皇考梓宫在殡，而两大学士同时罢斥，朕心实有不忍。托津、戴均元，业已退出军机处，著各降四级留任，

六年无过，方准开复。卢荫溥、文孚仍留军机处行走，著各降五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4〗

初十日（10月16日）

35 以黄河堤身需帮宽加高，歉区贫民需赈济，两江总督孙玉庭奏请以工代赈，增培河堤，略言：江省黄河两岸长堤，自上年涨水落后，淤滩甚高。现豫省堤工已普律加高培厚，江省境内堤身自豫东交界处起，至海口一带，亦应分别帮宽加高，以资防护。现已勘明，此次堤工可于岁内兴办，并可使徐州各属歉区贫民，及时佣趁，以工代赈，无须另议抚恤，洵属一举两得。道光帝准其所请。

十七日（10月23日）

36 道光帝谕内阁：国家立政，首重人才。我朝列圣御极之初，均于三年大比之外，特开乡、会试恩科。今朕缵承大统，宜遵成式，嘉惠士林，著于道光元年举行乡试恩科。二年举行会试恩科。

37 从御史大夫朱鸿之奏，命嗣后言官条奏，指陈弊端，务将如何措施可以挽回积习之处，切实敷陈，以凭采择。毋仅以虚言塞责，徒博建白之名。

二十三日（10月29日）

38 准茶商船只出江海关，赴山东、奉天等地。

清廷禁止茶商贩茶出口，意在禁其夹带，或与外洋通商。有人奏称，自江海关出口之茶船，不习南洋沙线，皆系北赴山东、奉天等省，并无偷越外洋之弊，且例给关牌

税单，互相稽查，非南往粤省商贩可比，请准照海关则例，输税放行。至是得旨照准，并令各口岸认真稽查，无使偷漏。

翌年正月，给事中孙世昌上奏，力辟江海关弛禁，准茶船北赴山东、奉天之议，略言：海关弛禁，必滋管关胥役得钱卖放、听任船只夹带米粮火药铁器诸弊。所谓茶船水手不习南洋沙线，难于南驶之说，亦不可信。奸商牟利，无难另觅熟于南洋沙线之人，驶往交易，且恐有外洋匪船接引，关牌税单皆属具文。请饬下仍遵旧例，茶船只准由内河行走。道光帝命吏部会同户部议奏。

寻，道光帝从户部与吏部之请，命两江总督孙玉庭、江苏巡抚魏元煜详加查察，务使商民胥吏皆便，奸弊悉除。

五月二十二日，孙玉庭等奏复称：江海关出口茶船，与闽广浙省之船可以历涉深洋者不同，舵水人等又不能谙习沙线，势难偷越。有旨，命遵照旧例，凡北赴山东、天津、奉天等处茶船，仍准其纳税放行，并命各管关道员、守口员弁，认真稽查，毋得私纵，否则严参惩办。

二十六日（11月1日）

39 准直隶总督方受畴所拟追缴官亏章程。据方受畴奏称，直隶省官亏银两，除已缴之款，尚有未完银九十三万余两，现拟定分限勒追章程。该章程规定：现任官员亏欠五千两以下者，限一年缴清；五千两以上者，限二年；一万两以上者，限三年；二万两以上者，限四年；三万两以上者，限五年。逾限未完，或完不足数者，无论现任候补，

丁忧事故，均参革监追，并查抄家产作抵。

十月初四日（11月9日）

40 命刊发条规，以挽奢靡之习。近年京师外省，皆竞尚浮夸，多务虚文，侈靡过费，尤以婚丧为甚。道光帝继位后，力倡崇俭去奢，谕内阁称：国家定制，凡婚丧祭祀，官员士庶，各有一定规制。若以侈靡互相矜诩，动致非礼僭越。以一事之趋于习尚，荡费资产，不念生计，甚至务虚文而蹈侈逾，其有关于风俗人心者甚大，亟宜严申禁令，以挽积习。著步军统领及各直省督抚等，各饬所属，将民间婚丧等事，悉照会典所载规条刊发，遍行晓谕，务令祗遵。

初七日（11月12日）

41 清厘河务积弊。

以河务积弊已深，有人奏上河务积弊四条，并陈清理之法。诏命军机大臣等会议。至是，议上，略曰：一、支用河银，各道厅均有克扣，丁胥经手，复层层剥削，兼之验收、报销、供帐，浮费百出，帑金实在用工者，不过十之六七。应令河督饬属洁己奉公，禁绝浮费，有弊立参。二、堤岸溃坏，或因汛期水涨，邻堤官役，欲保己堤，伺决他处，或夫役利于有事，百计阴坏。应令河督率员昼夜巡守，如有懈弛，严加惩办。三、河兵例应每年植柳百株，以护堤根，并供埽用。然河员往往蒙混虚冒，以少报多，柳株日见稀少。应令河督责成河员，认真办理，购料则严查架空之弊，种柳则需勤加培护。四、所筑堤工，尽用虚

土，并未夯实。应令河督等，筑堤禁用虚土，必须按例，每虚土一尺，行碾一遍，筑成六寸之堤，总以锥试不漏为断。得旨：河防关系国计民生，至关重大，著江南、河东两河道总督，遵照所议，申明例禁，各率所属道将厅营，湔除锢习，实力修守。

初八日（11月13日）

42 新任杭嘉湖道林则徐勘察所属海塘，以旧塘每有搀杂薄脆石料者，隐忧伏患，令重修海塘，规定新塘采石必择坚厚。寻工竣，新塘较旧塘增高二尺许，且于旧制五纵五横之外添椿石，塘固安澜。〖5〗

十四日（11月19日）

43 道光帝谕内阁：会典汉书业已告成，交武英殿刊刻。清书现亦将次办竣，清文帙卷浩繁，毋庸发刊，著该馆将缮写进呈样本一份，送入大内陈设，另缮一份，交武英殿存贮，以备查阅。

十九日（11月24日）

44 令查明张格尔起衅缘由。

先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清军平定南疆大和卓博罗尼多、小和卓霍集占之乱。次年七月，大小和卓皆以兵败伏诛。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逃至浩罕（又称霍罕、敖罕）汗国。萨木萨克共有三子，长子玉素甫，次子张格尔〖6〗，三子巴布顶。张格尔本名为和卓·亚海亚，张格尔为尊称，全称为“张格尔和卓”，意为“世界之和卓”。

张格尔成年后，以“诵经祈福，传食诸部”〖7〗等方法，网罗徒众，编练武装，伺机叛乱。适因清驻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威福自出，敛派回户，奸宿回妇，致当地回众不满，张格尔遂于本年八月乘机作乱。乌什办事大臣巴哈布带兵三百急赴喀什噶尔防堵。时值嘉庆帝大丧之期，清廷对此未予重视。九月初七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奏：图舒克塔什卡伦外冲巴噶什爱曼布鲁特比苏兰奇，串通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滋事，其众约三百人，现经色普征额率兵追杀，毙五十名，生擒八十名，其余逃溃出卡。道光帝览奏惊甚，特谕伊犁将军庆祥：此事恐斌静不能办理，色普征额亦仅能带兵，未能筹画全局，调度得宜。著庆祥接奉此旨后，即日选派得力将备兵丁，星夜兼程，驰赴该处，将为首滋事贼匪奋力擒捕，讯明谋叛情由，按律严办。其余胁从之犯，不可株连，妄加杀戮，致令各回众相率惶惧，别滋事端。至于此次苏兰奇等滋事，究因何起衅，是否内地官兵因事激变，著庆祥详细察访。如有激变情事，据实参奏，勿得稍有瞻徇。

十三日，又谕军机大臣：斌静原奏内称，系苏兰奇串通张格尔滋事。苏兰奇系阿瓦勒之孙，博硕辉之子。阿瓦勒于乾隆三十年（1765）平定乌什叛回时曾经出力。博硕辉并曾赏给二品翎顶。苏兰奇袭职受封，安居已久，何以此次忽萌异志，且仅有众三百人，遽思抢掠城池，谋为不轨，亦觉太不自量。恐斌静前奏尚多不实不尽，庆祥须详加访察，并讯获犯供词，如内地官兵有激变情事，或别有起衅之由，即行据实参奏，不可稍有隐饰。必得相机妥办，

擒缉贼首，解散胁从，勿妄杀戮，以安众心而靖疆圉。

二十二日，斌静又有奏，称已将擒获叛回数十人正法。道光帝又生疑窦，谕曰：于所获活贼，本应先将起衅缘由讯问明确，并查明孰为起意，孰为胁从，分别办理。而斌静等但云俱系情罪重大，并无切实犯供，恐系斌静等因事激变，此时转妄行杀戮，希图灭口。著庆祥细访起事根由，如实有激变情事，及妄杀情事，即行据实严参，不可瞻徇讳饰。

然斌静始终未将张格尔起衅因由明白奏报，致道光帝颇疑其因事激变，有意欺饰，甚至怀疑张格尔是否确有其人，至是，又谕庆祥等，必得查明情由，据实奏报，不可代人受过，否则难辞其咎。

十一月二十七日，庆祥等以张格尔与苏兰奇勾结谋逆，内地官兵并无激变枉杀情事奏报，略言：现叛逆贼众或被擒拿，或四散而逃，惟张格尔、苏兰奇未获。有旨：命庆祥晓谕当地众伯克及布鲁特、安集延等，协力访拿，并悬赏购线，必得设法诱擒祸首张格尔、苏兰奇等。并以斌静大干法纪，命将其革职拿问，交庆祥严加审讯。

二十三日（11月28日）

45 道光帝以军机大臣及六部议奏整饬部务条陈，谕曰：六部律令，不可过于繁多，持其大纲，则政清而易理。如部中多立科条，州县无日不奉为具文，转荒其教养本务。而所定公罪繁多，贤吏或因此废黜，不肖者巧于规避，部书得以舞文纳贿，皆由于此。著吏、兵二部，各将处分则

例，悉心确核，于各条下注明公罪私罪字样。凡因公罪而降革者，除非事关重大者，可酌改从宽。各部繁苛无当处分例文，需互商裁汰，务归简明。凡公罪之员，除盗案及正项钱粮停升外，其他皆不碍升迁。至题调要缺，一切因公处分，皆无庸计算。堂官不能每日全行进署办公，若有紧要事件，禁止私宅禀商，势必坐待以致延误，除弊之道，殊不在此。

二十七日（12月2日）

46 向例，军机处选用满汉章京，皆内阁、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先行保荐，再由军机大臣考试，分别弃取，其中有大员子弟应行回避一条。而道光帝以为无庸回避，是日谕：大员子弟回避一例，殊可不必。防弊之道，初不在此。如大臣子弟确堪造就而入选军机处者，藉以学习政事，未尝不可造就人材。嗣后保送军机章京，无庸回避大员子弟。然其军机章京，有升至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及补授科道者，即回本衙门行走，仍照旧例施行。

二十九日（12月4日）

47 以各省官荒地亩及挑抵入官地亩，多有听任官吏侵吞，户民隐占之弊，御史李肄颂奏请按限报垦升科，招佃估变。经户部议奏，至是得旨：命直隶等各省督抚、将军等，严饬所属，各将前项地亩迅速认真查勘，已垦者照例升科，未垦者招佃，应变者估变，勒限逐一清厘，报部查核，以清赋课而杜侵欺。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0日）

48 限制各省向官员摊捐款项，防其流弊。初，外省每有因办理军需而款费不敷，经奏明报户部后，按缺向各级官员分派摊捐款项之事，然其所扣廉俸不过一至三成而止。而现今其他本无摊捐案据各省，亦纷纷借故按缺派累，自数百两至数千两不等。州县官员皆竭蹶以供，遂生侵公款而朘民生之弊。

是日，英和奏请限制摊捐流弊。道光帝谕令各直省督抚，嗣后应用款项，务令按例支销；如例支实有不敷，必应按缺扣廉者，各将应扣成数奏明请旨；其已扣银两数目，仍于岁底汇奏一次，以资考核而示限制；其向来浮多不清之扣款，概行删除。

初八日（12月13日）

49 两淮盐政延丰奏，因盐务款项积欠过多，请多宽年限，以俾清理。经户部议奏，得旨：除玉贡折价银七十余万两恩免外，其余积欠各款，俱照户部所议，分年展缓。此次彻底清厘之后，所有正杂课项，务须年清年款，不得再有新项亏缺。展缓各款，亦应按限完缴，倘仍前拖欠，定当执法惩治。

十九日（12月24日）

50 按嘉庆十八年（1813）所定之制，武科考试，凡汉军汉人，于马步射外，均试以开弓、舞刀、掇石，以验技击勇力。而满洲蒙古士子，则只试马步射硬弓。道光帝以

满洲蒙古士子，亦应一体练习舞刀，故颁谕命以道光三年（1823）为始，凡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之应试武童，俱仍试以舞刀，至五年乡试，六年会试，一体考试，以复旧规。

二十五日（12月30日）

51 向例，翰林进士出身之内阁中书，翰詹大考改用部属及教习，进士以主事用，汉荫生额外行走者，其于未补缺前，均不食俸。时英和以该员等俱系正途出身，并在衙署行走，与其他官员一体趋事奉公，独未得仰沾禄糈，办理殊不画一为由，奏请于此类正途出身人员恩准给予正俸，以示体恤。从其所请。

十二月十三日（1821年1月16日）

52 命停止查办陋规。道光帝继位后，亟亟于整饬吏治，刷新政治。九月初接受英和建议，令循名责实，清理陋规，谕曰：直省大小官员，自雍正年间议设养廉，由督抚以至州县，藉以为办公之资，迄今将届百年。督抚司道俸廉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厅州县，养廉只此定额，而差务之费，捐摊之款，日益加增，往往有全行坐扣，禄入毫无者。虽在洁清自好之吏，一经履任，公事丛集，难为无米之炊，势不得不取给陋规，以资挹注。而不肖者，则以为少取多取均干吏议，转恣意征求，除办公之外，悉以肥其私橐。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而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使民生困弊。职此之由，与其私取之，

何如明以与之？直省相沿陋规，如舟车行户、火耗平余、杂税存剩、盐当规礼，其名不一，有此邑有而彼邑无者，有彼邑可裁而此邑断不能裁者。与其号为禁革巧取如常，上司可藉以恐吓属员，小民可藉以控告长吏，何如明定章程，立以限制，使无所藉口乎？惟各省情形不同，著该省督抚藩司等，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勿博宽厚之名，勿为谿刻之举，务各秉公详议，期于久远可行，或以此之有余，补彼之不足，俾府厅州县足敷办公而止。

旨下，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京外大员多以酌取陋规为非。吏部左侍郎汤金钊、山西学陈官俊、礼部尚书汪廷珍、两江总督孙玉庭、直隶总督方受畴、四川总督蒋攸铦等，或上疏，或面奏，皆力陈不可。如汤金钊奏言：陋规皆出于民，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畏上知之治其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为例所应得，势必明目张胆，求多于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8〗孙玉庭奏称：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果督抚两司皆得其人，则大法小廉，自不虞所属苛取病民；非然者，虽立限制，仍同虚设，弊且滋甚。各省陋规，本干例禁。禁人之取，犹不能不取；若许取之，势必益无顾忌。迨发觉治罪，民已大受其累。府厅州县，禄入无多，向来不能不藉陋规为办公之需，然未闻准其加取于民垂为令甲者，诚以自古无此制禄之经也。吏治贵在得人，得其人，虽取于民而民爱戴之，不害其清；非其人，虽不取于民而民嫉仇之，何论其为清？有治人无治法，惟在督抚举措公明。道光帝见奏朱批：朝有诤臣，使朕胸中黑白分明，

无伤于政体，不胜欣悦。〖9〗

至是，道光帝不得不收回前谕，另颁谕曰：英和奏请清查陋规，因其时仁宗梓宫始回京，朕心绪瞀乱；又值初亲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更兼以英和本人明白敢言，所言又颇近理，故降谕命各省督抚详议具奏。既众臣皆以清查陋规多有未协，朕非文过饰非之主，自然迁善改过。著各督抚即停止查办陋规。英和著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余一切管项，俱照旧供职。

旋嘉奖汪廷珍、汤金钊、方受畴、蒋攸铦、陈官俊等，俱著交部议叙。

十五日（1月18日）

53 仪封大工合龙。先是，河南仪封黄河决口，道光帝命河臣筹堵，先后拨款近百万两。十一月二十六日，仪封大工口门续经进占，仅剩十七丈即可合龙，旋因口门以上天冷冻结，暂缓放河进占。道光帝闻报，谕河臣等督率在工员弁兵夫，小心保护埽段，察看天气和好，可以放河进占之时，再乘机办理，即合龙之期稍宽时日，亦无不可，总期一举成功，务保万全。至是，协办大学士吴璥奏报，仪封大工合龙稳固，黄河复归旧道。道光帝谕命发去大藏香十炷，遣员赴工次各处河神庙代为祀谢。同时加恩宽免各河工官员处分。吴璥下部议叙，赏河东河道总督张文浩二品顶戴，其他有关人员亦加衔升叙有差。

十六日（1月19日）

54 经查至嘉庆十二年（1807），湖北各属仓库亏空银

两共计五十五万八千余万两，自嘉庆十三年（1808）始，至本年五月底，湖北各属州县已按限全部解清，全数完缴，至是报闻。得旨：倘日后再有挪掩亏缺，一经查出，必从严惩办。

二十二日（1月25日）

55 道光帝谕内阁：每年时值皇太后万寿及元旦、冬至三大节，各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均于皇太后前具表称贺，用备礼仪。嗣后著无庸再递黄折，以省繁文而归画一。

56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五千三百三十七万七千六百九十四人〖10〗，各省存仓米谷三千六百七十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八石。

57 自上年（1819）十月二十六日至本年（1820）十月二十五日，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两。〖11〗

58 包世臣作《庚辰杂著》，论曰：鸦片之害，不异鸩毒，近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拔本塞源之计，不过“绝夷舶”“裁海关”而已，如此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莫大于是。〖12〗

〖1〗《清史列传》卷三四《富俊传》。

〖2〗绵宁继位后，其名改写为“旻宁”。

〖3〗《清鉴》卷九。

〖4〗参见：《清史列传》卷三二《托津传》；卷三六《文孚传》。

〖5〗《文忠公年谱草稿》。

〖6〗据英国人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俄国人库罗帕特金著《喀什噶尔》载，萨木萨克有三子，其长子为玉素甫，次子为巴布顶，三子为张格尔。

〖7〗《清史纪事本末》卷四一。

〖8〗《清史稿》卷三六四《汤金钊传》。

〖9〗《清史稿》卷三六六《孙玉庭传》。

〖10〗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八千五十四万四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2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三亿七千五百七十七万三千三百九十四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11〗《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 册 2 页。

〖12〗《安吴四种》卷二七。

清通鉴　卷一七八

道光元年　辛巳　公元1821年

正月初六日（2月8日）

1 议迁移京师部分旗人至双城堡垦荒。京师八旗人等不耕不织，向由朝廷供养，日久人口繁增，生计日形艰难。廷议遂筹解决之法。据吉林将军富俊奏称：现已开垦阿勒楚喀、双城堡等处地亩九万数千垧，其地可移驻在京旗人三千户，拟请于道光二年（1822）伐木筑屋，按户给与房间、地亩、牛具、盘费等，自道光四年始，分四起送屯，每年移驻二百户。道光帝准其所请。然旗人多不愿移迁，至道光四年（1824）仅移去五十三户，道光五年（1825）亦仅七十六户。〖1〗

初十日（2月12日）

2 广西查禁会党，擒拿会众。广西巡抚赵慎畛奏：广东省于嘉庆十二年（1807）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遂潜至

广西省内，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及本地民人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有会薄腰凭，结伙抢劫，滋生事端，现已严饬官兵访拿，擒获盗犯会匪一千二百余名，并通饬各地建设望楼，发给规条，守望相助。

十九日（2月21日）

3 陕甘总督长龄请裁改马兵为步兵。

乾隆四十六年（1781），添设武职养廉之时，将从前虚缺名粮，概募实兵，计约六万余名，每年需银四十余万两。嘉庆末年，各省额兵六十余万。嘉庆十九年（1814），谕令各省酌量裁减兵员，然并无实效。

上年十一月初一日，道光帝曾谕军机大臣：国家为民设兵，民出赋税以养兵，兵任操防以卫民，其事相权而行。国家取民有常制，岂可糜饷养冗？著各省督抚详察地方情形，无论差操各兵，凡在可省者，酌加裁减，不必留冗兵以糜饷，然亦不可因节费而裁有用之兵。

陕甘两省额设兵员九万五千五百余名，其中马兵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五名。长龄以该省马兵较他省多逾数倍，且陕甘地方山岭崎岖，马兵不若步兵得力适用为由，请将马兵三千六百三十名裁改为步兵，拟一年办竣。据称马兵改步兵后，每年可节兵饷七万余两。道光帝准照所议办理。然亦有多省督抚以地方紧要，兵无浮设为由，表示“额兵未能裁减”〖2〗。云贵总督史致光、云南巡抚韩克均、贵州巡抚明山等亦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以“边省苗疆与腹里情形不同，兵无浮设”，奏请“免其裁汰，以资控制而重地方”。〖3〗均下有司议。

二十二日（2月24日）

4 严禁滥用非刑。御史余本敦曾奏，各省问案之官，多有于常刑之外擅用非刑之事，其刑具有天平架、阎王架、鹦哥架、燕子飞、美人桩等名目。是日，刑部右侍郎张映汉复奏，钟祥知县王余葺命人以木棒敲击人犯脚踝，案未审定而正犯拷毙至死。道光帝谕曰：问刑衙门审理案件，皆应平情推鞫，即犯有死罪者，亦应于狱成后方可绳之以法。若于取供时滥用非刑，甚至非刑致死，是狱囚不死于法而死于问刑之官。严令各级官吏不得于国家定制刑罚外，私行增减，一切非刑，概行禁绝，日后凡有滥用非刑者，必当据实严参。

5 是月，前伊犁将军松筠受命所辑《新疆识略》告成，将缮本进呈。道光帝制序曰：圣清以前，西陲僻处要荒，各朝多以羁縻为事，未有隶入版图。高宗平准噶尔、定回部后，于是二万里之新疆，列诸编氓，经乾嘉两朝经营，成宪旧章粗已赅具，因之命名《钦定新疆识略》。卷首为皇祖圣藻，以下厘卷十二，有图有表有叙论，虽于古迹土俗物产略而弗书，而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备、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件系，颠末详胪。

二月初四日（3月7日）

6 令整顿社义二仓。

社义各仓，起于康熙十八年（1679）。由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4〗向例，遇有天灾之

年，社义二仓仓米，可周赡穷黎，民间称便。但日久弊生，仓正偷卖分肥，或州县藉端挪借，或胥役从中侵蚀，遂致社义二仓日就亏缺，仅剩空廒，更有甚者，并廒座亦不复存。是日，御史陈继义奏请整顿社义二仓。得旨：粮谷积贮，为生民之大命，此事废弛已久，自应及时兴复，以裕民食。著通谕各省督抚察看所属州县社义二仓情况，以次修复。然社义二仓皆系民间自为输纳，若官吏因缘为奸，甫经输纳，旋即亏缺，既已亏缺，又复派输，是闾阎未受其益，先受其害。务必检查从前办理旧章，劝谕各地绅民殷户，于丰稔之年量力捐输，妥慎存贮。选举诚实信义之人为仓正，一切谨守成法，责以出借交还诸事。地方官不得抑勒挪移，致多侵扰。如有从前弊端，各该管上司，应立即严参惩办。

初七日（3月10日）

7 通政副使童槐奏，前在山东臬司任内，访闻海州、宿迁、邳州一带，私枭联结，竟有千余人之多，分为二十四拨，每隔数十里，安设一拨，俱以刘三毛为首，竖立旗号，上书“替天行道”字样。道光帝谕令两江总督孙玉庭、江西巡抚魏元煜选派明干员弁，访明首犯刘三毛盘踞之处，设法拿获，以次根究伙党，严密查拿惩办。

三月十八日（4月19日）

8 酌减江西、湖北帮费。

江西漕额虽较江浙为轻，然其漕务积弊相沿，并不逊于江浙。是日，江西巡抚瑞弼奏请酌减江西帮费，谓帮费

未能尽革，因之浮收不能尽除，此时当先去其已甚，俾岁减一岁，漕弊以次清厘。得旨：江西帮费、陋规两项，亦仿照江苏，概令酌减一半。其津贴银两，如于额外需索加增，即将头伍严拿治罪。除南昌府武宁、奉新两县，因有随漕津贴，毋庸征收余米外，其余有漕州县，每漕米一石，准收余米二斗五升。于八折征收外，不许稍加颗粒。

寻湖北省亦以剔除漕弊，奏请裁减各项陋规。帝从其所议，命湖北帮费每正米一石，令州县贴银二钱，各项陋规，概行裁减一半，其州县征收漕粮，无论绅民，概以八折收纳，每漕米一石，收余米二斗五升。

四月初三日（5月4日）

9 豫筹大汛防守。江苏巡抚魏元煜奏，黄河桃汛安澜，请于海安厅八套地方，河势向北坐湾之处，另筑越堤一道，其他地方或添修埽坝，或酌镶护埽，或作碎石坦坡，以固堤防。道光帝谕曰：全河大局，首在下游通畅。黄河入海处所，虽宽至四五百丈，深至三丈有余，水势趋东顺利，仍不得麻痹懈弛。此时桃汛已过，大汛即次届临，著该督等当董率在工文武各员，在在留心，敬谨修防，以期永保安澜。

初四日（5月5日）

10 御史马步蟾奏称，京师外城开设戏园戏庄多处，有害于人心风俗，请严令禁止。得旨：京城前三门外，岁时伏腊，戏园演剧，本非例禁之内。然往往有士民挟优酿饮，耗竭资财，旷废职业，则因此导侈长恶，不可不严行饬禁。

著步军统领等，于五城豫行示禁，将来仍有前项征逐歌场，招摇侈肆者，随时严拿惩办，以杜奢靡而端习尚。

初十日（5月11日）

11平息云南永北、四川大姚县（今属云南）苗民起事。

二月间，四川会理州（今会理县）人梅依老十（即谷朝得）在云南永北厅（今云南永胜县）招喇阿止得一带，聚苗民千余人，焚阿剌山旧衙坪及附近村寨，杀伤种山汉人甚多。复派人潜赴与永北接壤之四川大姚县，与当地苗民联合，声势日大。至三月初，永北起事者已达七八千人，过江在大姚滋扰者有三四千人。

云贵总督庆保闻讯，调集官兵八千余名，土练四千余人，分路进击。道光帝闻报，即从四川调兵往援，并命成都将军呢玛善赶赴云南，帮同庆保统率官兵，办理进兵事宜。

三月三十日，庆保又奏：永北、大姚一带野夷滋事，业已两月有余，非但蔓延滋患，且恐扰及腹内完善之区，本应加紧进剿，然永北天气渐已炎热，雨水盛行，山路险峻，致使军行诸多不便，进剿迟缓。

至是，道光帝连降四谕，令庆保来京陛见，授呢玛善为钦差大臣，颁发关防，专办军务，自提督李锦麟、罗思举以下，悉听其节制，并令川督蒋攸铦再筹银二三十万两，解滇备用。

然庆保尚未奉旨，前军已报大捷。大姚一路，经分路进兵，已将起事首领陈添培等按名拿获，并荡平苗寨。永北一路，经会合兵练，亦将起事者据点公母二寨攻占，拿

获首领唐老大。

四月二十四日庆保等奏报：大姚全境肃清，永北亦将克期竣事。有旨：令庆保赶赴永北军营，将余孽迅速扫除，并办理善后事宜。

经查，此次苗民起事，系因汉民耕种苗民之地，汉苗相仇所致。为此庆保发布告，规定：凡入苗区之汉民，或将所种土地，酌给地价十之二成，各回原籍，不得复行占踞，或编入当地夷甲，听土司管辖。旋四川总督蒋攸铦上奏剖辩，称：汉民在苗地垦种者，所在多有。将熟地典卖，系当地土司所为，非汉民强占或无偿白占。若仅给地价之二成，责令汉民回归原籍，则肇衅之土司转为得计，滋事之夷匪更获便宜，殊不足伸国法而服人心。道光帝是之，命新任云贵总督史致光等体察情形，酌定章程，务令汉民苗人，俱各心服，庶可杜绝争端，为一劳永逸之计。

六月，庆保等奏陈《筹办永北、大姚善后事宜条款》十条：

一、被难汉民分别安插抚恤。二、汉苗典卖田土，分别查办。前因苗人将田准折典卖给汉人，而汉人多不过户纳粮，致苗人无田有赋，酿发事端，现规定汉人除过户纳粮，仍准执业外，其余未过户纳粮者，均按漏税律办理。三、禁革土司苛派。苗人本无恒产，该地土司既纳其租，又复苛派差徭，殊滋苦累，嗣后严行饬禁。四、裁革土司冗役。土司属下，除原有之行捕、目把、总管、伙头、甲长外，其余各项冗役，皆永远革除。五、凡有民苗争控事件，应由地方官督饬土司查办，不得由土司自行颟顸了结。六、土司应定期会哨。每年四季仲月，土司各带土练在阿

喇山前后，周历会哨一次。七、各土司地方分编保甲。八、严禁客民扣留苗人及误践田亩之牲畜，以杜衅端。九、宣广教化。因苗俗素信神鬼，常有狡谲之人藉以惑众，故地方官应留心化导，革其陋习。十、酌惩再犯苗人。此次苗人滋事，随同附和者，准其投诚免罪，但需造册另存档案，嗣后若其复被人控告或犯命盗等案，按律从重加等治罪。从之。

寻谕：免除因此次苗人起事而颇受滋扰之永北、大姚二厅县旧欠银米，并永北厅应办额铜，免减邻近武定、元雄等二十五厅州县旧欠银十之五，免减呈贡、昆阳、嵩明等三十四厅州县旧欠银十之三。

12 筹议湖南苗疆诸事。朝廷于湖南苗疆曾立有章程，期使永远相安无事。然近来该章程日渐废弛，遇有屯丁缺出，屯官不遵旧立章程，擅将随带私人顶充，其屯丁子弟，转致失业，日久屡起争端。前湖南巡抚张映汉奉旨筹议湖南苗疆事宜四款，至是奏上：一、苗疆租赋，应从轻减，俾安乐利。二、稍宽盐禁，以免苗人淡食。三、严禁差役私入苗寨。四、苗额举人，例准一体应试，严禁书吏需索，应酌给公车路费。道光帝以张映汉在楚多年，体察较真，谕湖广总督陈若霖会同湖南巡抚左辅，逐一查明，妥筹办理，务令苗民不受扰累。

二十四日（5月25日）

13 暂停新疆贡玉。乾隆年间，新疆平定后，和阗（今和田县）、叶尔羌（今莎车县）每岁进贡玉四千斤。嘉庆十七年（1812）清廷因造办处所贮之玉甚多，减额为每岁

二千斤。至是，道光帝以所存之玉尚多，足以敷用，命和阗、叶尔羌办事大臣，将每岁应进贡玉暂行停采。

二十七日（5月28日）

14 令黄河修防仍行抛石之法。

初，御史马步蟾奏称，近年南河多用碎石包护埽坝，因石性沉重，掣入中流，易于挂淤，现已形浅阻，请停此法。道光帝命两江总督孙玉庭等确加勘查，据实覆奏。至是，覆奏：以往黄河修防，向恃埽工柴秸，然不过二三年即已朽腐，需年年拆镶，劳费无已。自用抛护碎石之法，上下倚以为固，埽前不致刷深，且黄水泥浆灌入凝结，永无蛰塌之患，而所省费用将及一半。况河工南北两堤，至狭处亦相距七八百丈，埽段碎石宽不过十余丈，何能壅滞？亦断不能掣入中流挂淤浅阻。道光帝谕曰：该督等身亲阅历目击，情形可信，永无流弊，其言实为剀切。著嗣后如有应行修防之处，仍照式妥办，以期永保安澜，勿为浮言所惑。

十二月，孙玉庭又奏：江苏境内河工，兼用碎石，连年已著成效，而豫东黄河，向未抛护碎石，以致漫决仍频，请饬东河河臣仿照江境，兼用碎石。虽创始之初，多费数十万金，而日后工固澜安，不惟节费，实可利民。然道光帝未从其所请，而令东河河道总督严烺，将豫省黄河应否仿照江境办理之处，确加体察，详细访问，或酌量试办一二段工程，是否有效，据实奏明。

五月二十日（6月19日）

15 清承古制，曾颁发明诏，令府州县卫，保举孝廉方正，及荐举才品优长之士，以广砺人材，冀收得贤之效。然近年外省皆视为不急之务，或数郡不举一人，或其所举者，牵于情贿，漫以衰庸充数，以致此事竟成具文。是日御史许乃济奏，请嗣后保举孝廉方正，必应核实奉行。有旨：谕令各直省督抚各饬所属，悉心采访，务得操履纯洁，才猷杰出，物望允孚，可备国家任使者，登诸荐牍，实力举荐。

二十一日（6月20日）

16 停淮南、淮北未运残引盐斤加价，以纾商力。

孙玉庭曾奏请停止淮南、淮北盐斤加价。道光帝询以减价之后是否即可敌私盐，命其通盘筹画，切实奏陈。二月，孙玉庭奏称，与其务加价之虚名，而转碍国课，不若轻商人之运本，而利捷转输。有旨，如其所请，准自辛巳（道光元年）纲始，所有淮南、淮北纲食各岸盐斤加价，概行停止，以纾商力。但淮北戊寅（嘉庆二十三年，1818）、己卯（二十四年，1819），淮南己卯、庚辰（二十五年，1820）各纲，未请未运未销之引，并未停止加价。

至是，孙玉庭再次奏称，辛巳以后盐斤加价既已停止，辛巳以前未行销之引，未便照旧加售，致使新残两歧，又未便令商人加纳，致转输更形竭蹶。道光帝谕准其请，令将辛巳以前未销残引，一律停免三厘加价，以归画一。

六月初七日（7月5日）

17 令将奉天旗民事件归州县审理。先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经刑部奏准，凡遇旗人词讼事件，悉归州县审理。而近来盛京将军松筠奏请将旗人事件，改令旗员办理。至是，军机处与刑部遵旨议覆称：文职旗员于刑名例案，非所素习，若强使听讼，必难保其明允妥协。设武职人员任性妄为，其弊尤不可言。得旨：该将军所奏，尤为非理，所有奉天州县旗民事件，著照定例，悉归州县自行审理，旗员不得干预。

18 吏部奏上《捐复准驳条例》。其准核办捐复者七：一、凡降革人员，除内官自翰詹科道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仍照例不准捐复原官外，其余内外各官，一切失防失察，凡属因公获咎，呈请捐复者。二、废员迎銮祝嘏，奉旨赏给职衔，呈请捐复原官者。三、外官因公被议，奉旨送部引见，仍照部议降革，呈请捐复原官者。四、科道因公降革，呈请改捐部属，编检因公降革，请改捐中书者。五、捐复原官，虽业经奏驳，而呈请降捐改捐者，及科目出身，呈请捐教者。六、奉特旨革职及特旨加级纪录不准抵销之员，呈请降捐改捐者。七、过误犯罪，连累致罪等情节较轻者。不准核办捐复者十：一、奸赃不法，事涉营私者。二、京察大计劾参，及平时以懈弛等罪劾参者。三、曾拟死罪，后经赎免者。四、革职永不叙用者。五、承问案件故人人罪及失入斩绞而因已决者。六、降调后，已补官者。七、废员蒙恩录用者。八、外员降革，送部引见，奉旨改用京职及指明以何官降补者。九、近京五百里内疏

防盗案，特参革职者。十、失察邪教，酿成滋事重案者。依议。

十三日（7月11日）

19 谕各州县协力捕蝗。

因顺天府（今北京市及河北省部分地区）、直隶、山东等地，多有蝻孽萌生，饬令各地赶紧扑捕。然地方官若按亩派夫扑捕，胥吏则藉端索费，往往蝗孽未除，而民已先受其害。本月初七日，清廷从吏部右侍郎王引之奏请，颁发《康济录》，推广捕蝗之法。《康济录》内载捕蝗十宜，其中设厂收买，以钱米易蝗，立法最为简易。〖5〗

是日，顺天府尹申启贤录呈户部通行捕蝗章程。此章程为乾隆年间所拟，其中有究查蝗虫自何而来之条，遂致各地方官不肯实力捕蝗，转以究查蝗虫来源为由互相推诿。故申启贤于原捕蝗章程六条外，酌增四条，规定凡现有飞蝗，地方官捕蝗不力者，无论蝗虫来自何处，皆即予处分。得旨：顺天府所属有蝗地方，业经申启贤严督州县官扑捕将尽，其他如直隶、山东有蝗之处，著方受畴、钱臻等，各申明例禁，严饬地方官协力扑捕，不得存此疆彼界之念，互相推诿。

十五日（7月13日）

20 禁止收漕加米。

上年九月，御史王家相上奏：漕务积弊，首在浮收。而州县之浮收，则以津贴旗丁帮费为词。旗丁之勒索，又以沿途需费及漕运衙门规礼为词。今欲革除浮收，必先禁

止帮费；帮费既禁，则不能不讲恤丁之法。道光帝即谕有漕各省督抚及漕运总督、仓场侍郎等，将如何裁革漕项陋规，查禁帮费，限制浮收等事宜，通盘筹画，妥议具奏。十二月，孙玉庭等就限制漕务陋规事议复称：直省漕赋以江南为最多，而积弊亦最甚。若将一切陋规全行裁革，徒务虚名而不求实济，恐不免有格碍之处。故旗丁帮费不能遽裁，沿途陋规不能尽革，州县浮收不能尽去。道光帝以孙玉庭等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准其所议，命所有旗丁帮费，准其计米津贴，照每石五钱、四钱递减之数给发，此外不准丝毫浮索；沿途陋规，照旧有之数，酌减一半；州县收漕，照每石余米二斗五升，无分绅民，概定八折收纳。命各督抚严饬官吏旗丁，实力遵行，不可名为裁减，实则仍前滥索浮收，其现裁之数，仍期递年量减，不可再有增添，至粮道知府收受漕规，本干例禁，应即行革除。

至是，王家相再次奏陈，以为收漕加米，事类加赋，八折收漕之议，有十不可行，若经费不敷，可酌量加银，如此较收漕加米，更易限制。道光帝以为，漕粮为国家正供，果能颗粒无浮，照额兑运，直达天庾，诚为尽善，无如近年百弊丛生，日甚一日，几于积重难返，故不得不议以八折收漕，先去其太甚，期于积弊渐除，但仍谕孙玉庭等有漕各省督抚议复，若八折之议，实有窒碍难行之处，不妨奏明更正，不可回护前议。

寻侍郎汤金钊奏称：收漕之弊，非定以八折所能有济。不肖州县欲壑难填，于八折收漕之外，仍复加增，恐如此办法，虽有限制之名，仍无限制之实，使朝廷空被加赋之名，于事毫无实济。〖6〗

以群臣皆言八折收漕之弊无穷，事遂寝。然州县困于丁费，浮收仍难禁绝，胥役上下其手，专累良懦。因孙玉庭之议不行，疆臣不敢复请。至同治初，始定漕耗，卒如孙玉庭议〖7〗。

二十一日（7月19日）

21 向例，每逢年节万寿，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官差等，均需呈进方物。道光帝以此有踵事增华之忧，遂将从前贡目详加披阅，凡例应贡者，仍准其呈进，凡可删者即行删去。且谕令各督抚等，嗣后应进方物之处，应遵照朱批圈出之物件数目，照例进呈，不得任意加增，若某物件不敷采办，可缺而不贡，不准以别物代进。一切贡物，需于二十个月后，再行递进，至其他吉祥贡物一端，令永行停止。

十二月二十八日，各盐政、织造、关差等呈递如意及彩绣等物，以贺新正。道光帝颁谕，斥责该盐政等实属拘泥糊涂，不晓事体，命将所递如意及彩绣发还，留俟明年再行呈进，并命传旨申饬呈递方物之人。

七月二十六日（8月23日）

22 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促病毙者，无力买棺敛埋。道光帝闻报，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等，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并设局散给棺木掩埋，无使尸身暴露，至疫气全消之日止。

八月初三日（8月29日）

23 谕内阁：本年八月天气暑热，京城内外兼有时疫流行，贡院号舍栉比湫隘，士子等萃处于此，湿热郁蒸，恐致传染疾疠，著今科顺天乡试展期一月，于九月举行。

初十日（9月5日）

24 命吏部尚书松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九月初四日（9月29日）

25 命查办江苏各属捐廉摊款事。先据孙玉庭奏，查明江苏省各属捐廉摊款，皆系办公所必需，请仍照常捐办理。谕命户部核议。至是，议驳：江淮及苏州等属，常年实捐养廉银数，均在二三成以内，加遇事摊捐各款，则江淮等属，所扣成数已觉过多，而苏州等属额设养廉，几于全行摊扣。州县办公，恐不能宽裕，所请照旧捐办之处，未便议准。道光帝以为额设养廉，原给各官公私之用，其因事摊捐，亦事非得已，然摊捐成数不可过多，遂命孙玉庭等再行确查，如有可以酌减，及以闲款调剂之处，另行速筹妥议具奏。

翌年闰三月，孙玉庭回奏称：江淮等属，常年摊捐各款，不及二成，苏松等属，亦止二成有余，仍可照旧捐办。其苏州等属，遇事派捐稍多，请于司库筹拨银两生息，以为调剂。道光帝从其所请，于江苏藩库耗羡项下拨银十万两，发典生息，以为办公费用之补充。

十四日（10月19日）

26 严禁州县佐杂滥差虐民。近来各地方官，认真理政者少，大多庸碌无为，更有贪酷之吏，任胥役为爪牙，视斯民为鱼肉，以致佐杂微员亦复擅受民词，滥差横索。逮至酿成命案，州县先纵而袒护，上司复加瞻徇，抑勒弥缝，草菅人命，以致覆盆之下，冤抑不能伸。先是，姚祖同奏报称，本年河南省已查实重审佐杂差役虐民四案。道光帝朱批：朕之赤子，其（岂）可任此贪酷之吏横行荼毒？〖8〗是日，又有人揭报州县虐民之弊。为整饬吏治，道光帝谕曰：国家为民设官，自督抚以至州县，皆应以教化黎元为责。著各省督抚严饬所属地方官员，慎守牧民之意，以子惠为心，以廉平为政，遇有狱讼，衡情剖断，禁止佐杂官擅受滥差。其有不遵功令，敢肆苛虐者，一经访闻，立即据实严参。务使守令交勉循良，闾阎共安耕凿，吏治清而民生遂。

三十日（10月25日）

27 封禁江西省高安县金矿。高安县古楼冈山场内，产有金苗，当地民人呈请开采。护理江西巡抚邱树棠则以江西为东南腹地，四省通衢，该山附近省城，坐落大路之旁，且与居民田庐逼近，一经开采，必致聚集多人，奸良莫辨，故请禁止开挖。〖9〗道光帝从其所请，令将古楼冈邓姓荒山五岭入官，永远封禁。

十月初五日（10月30日）

28 命于京师随时稽查户口。

嘉庆十九年（1814）、二十年（1815），清廷曾谕令各省编查保甲，十家联为一牌，十牌联为一甲，十家之人，“出则稽其所往，入则询其来历，夜则轮派巡更支守，一家有警，十家查护，以期匪徒无所托足，闾阎得以安贴”〖10〗。道光元年，各省皆已清编完毕。然各地保甲多有名无实，即京城内亦如此。

八月初五日，御史李德立奏称，京师正阳、宣武门外，竟有把棍会名目，十百为群，扰害地方。道光帝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等各饬所属严查。初六日，英和等又奏，拿获贩卖人口匪犯三人。道光帝谕步军统领衙门等：京城地面辽阔，五方杂处，必应严密稽查，访有不法匪徒，立即严拿，按律惩办，务使辇毂之下，风纪肃清。

是日，有御史奏请严查门牌户册，以防隐匿遗漏等弊。得旨：京城内外，居民稠密，设立门牌户册，原以稽查奸宄。但恐日久视为具文，有名无实，特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督所属，于铺家业户，门牌户册，随时严密稽查。如有迁徙增减，按照章程，逐一更正，务使耳目常周，勿扰勿漏，辇毂肃清。

初八日（11月2日）

29 加固河南黄河两岸大堤。黄河两岸大堤，去年虽节经增培添筑，并普加子堰，然今夏河水漫滩之处，滩因淤而高，故大堤即因淤而见卑，且子堰单薄，难资经久。缘此，东河河道总督严烺拟酌情分别加高或帮宽，请拨银款。清廷以为此系堤防久远之计，准其所请，命户部将所需银五十四万八千余两速行筹议，于附近豫省藩关各库赶紧拨

解，限年内解交豫省藩库。

前此，道光元年（1821）四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孙玉庭曾以江境河工，兼用碎石，卓著成效，奏请于豫省亦仿江境，抛护碎石，以俾工固安澜。然此次严烺未用抛护碎石之法，致使险工叠出，后于道光五年亦改抛护碎石固堤之法。

二十四日（11月18日）

30 命整饬旗营训练。谕称：乾隆年间，西陲用兵、平定两金川之时，八旗劲旅，甚为得力，人才亦复辈出。嘉庆初年，三省白莲教事起，八旗官兵打仗出力者，固不乏人，然究未能全收其实效如昔。凡此种种，皆管领教练之人，平时漠不关心，因循懈弛所致。健锐、火器两营，操练本属认真，遇事亦能得力，然近日风气亦不逮此前远甚。至于前锋、护军诸营，亦远非从前可比。而满汉二十四旗之兵，更难过问。各该管大臣，务须遵照旧规，加意操练，否则，惟该管之人是问。各省将军、督抚，必应力反积习，加意训练，将于平日常操外，并应如何操练之处悉心定拟，不必会衔，一一明白回奏，务期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兵有一兵之用。

二十八日（11月22日）

31 河南道御史牟惇儒奏，请明定当铺行息限制，以便贫民。然道光帝以为，此事例应由地方官随时调剂，出示晓谕，若朝廷通行饬谕，屑屑以典当利息，锱铢比较，则不成政体，故令所奏毋庸议。

十一月初五日（11月29日）

32 经查，江苏省境内黄河，自清口以下，历经清水畅出，现已刷涤深通，惟徐城上下，河身窄狭，本年伏汛盛涨，两岸河滩淤高七八尺不等。至是孙玉庭奏请于冬令水落枯浅之时，及早筹办，将铜沛一厅，及毗连丰、萧、邳、睢四厅上下堤工加培，并添筑土坝，另将徐城北门石工，一律加高，将徐城对岸河道，展宽四十丈。帝从其所请，所需银六十万两，令从两淮运库及就近藩关各库筹解借拨。

初八日（12月2日）

33 道光帝继位后，力倡黜奢崇俭，遂颁《御制声色货利谕》曰：

孔子曰：放郑声。《书》曰：比顽童。时谓乱风。又曰：不役耳目，百度为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记》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由是观之，声色之为害大矣。盖知之非艰，而行之艰也。在常人犹不可不检束身心，屏除声色，为人君者尤当以礼自防，无为所惑。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朕本当立除此弊，然兹难于概行除却者，实朕之苦衷，不能以言喻之也。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其后宫嫔御之制，简约详明，遵而勿改可也。

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宫中府中，原属一体，非同士庶之私自盖藏也。故人君不可有私财，有私财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则不为所愚者鲜矣。是以货利之害尚小，而立身行政之害大

矣。我朝立法严明，言利之臣，立加贬斥，惠民之政，不惜帑金。惟是行之既久，未免世俗相因，渐生侈靡。要在为人上者，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即向应入贡者，亦必察其义之所在，定以限制，不可稍存自奉之心。在谄谀者必曰，寻常之物，非珠玉可比，价廉值贱。独不思一丝一粟，从何而出哉？且由数千里而来，以至达于九重，其费不知凡几矣。故省一分，天下阴受一分之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福也。

至于亭台苑囿，夙有规模，淳朴之风，尽美尽备，足以供几余游憩，其可复待经营乎？试思府库之藏来自何所耶？仍是吾民脂膏也。设非坛庙、宫室、城郭、官署外，又何忍以有常之费，恣意消耗于无用之地耶？

我后世子孙，若不遵循旧制，纵欲无厌，或有谗佞荧惑，罔顾是非，当时之满汉大学士、军机大臣、都察院堂官，暨科道等，即持朕谕，交章进谏。若谏而弗纳，则为君者甘为祖宗之罪人，臣工无与焉。若不能犯颜强谏，惟知自顾身家，苟且旁观，尸禄保位，则是自外生成，为万世不忠之臣矣。著将此谕交内阁、军机处、都察院各录一道，缄密存记。

十四日（12月8日）

34 筹议旗人生计。

先是，六月初十日，大学士伯麟为调剂旗人生计密陈三款，请稍筹通变之法：其一、如有旗人情愿出京，投奔其外任亲眷者，令其报明该管上司详咨，准其前往。其二、严禁旗人抱养他人之子滥入旗籍，冒领钱粮。其三、汉军

八旗穷苦之家，听其出旗，自谋生理。旋有旨：八旗都统等妥议具奏。如有异议，著自行具奏。要在无伤国体，于旗人实有裨益，且能经久无弊，方为至善。〖11〗

其后，诸臣各陈所见。内阁侍读学士福彰阿奏请将赎回八旗老圈地二万七千余顷，赏售于民，由此所得银两，发交长芦、两淮、崇文门等处一分生息，每年得利银八十一万余两，以补八旗钱粮之不足。然此议为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等议驳。〖12〗

十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遵旨密陈旗人生计，请于各直省督抚提镇各标马兵额内，酌分一半作为旗缺，由各直省驻防八旗马甲养育兵内，就近轮流送补，责令三年补充足额；千总、外委缺出，一体拨补，并准携眷分赴各府州县就近应差，一应户婚田土命盗各案，均归地方官管理；此项旗丁，入于该处旗籍；其子弟愿挑绿营守战马粮者，准与绿营兵丁一体考补；请将驻防满兵充补绿营之缺，以八成调取在京旗籍人往补，以二成补本营驻防闲散；有父经拨补，子系闲散，听其带往，如兄弟叔侄情愿随往，准其呈带。道光帝命八旗都统、副都统等公同阅看武隆阿等折，且谕：未议定具奏之前，不必在朕前提及一字，朕亦不向王大臣等论其可否，统于议奏后再降谕旨。〖13〗

至是，英和等将武隆阿等所奏议驳。道光帝颁谕称：我朝定鼎以来，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屯驻京师，以绿营兵隶督抚提镇，其紧要地方，更设立驻防旗营，统以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立法至为周密。以在京旗人往补绿营兵缺，无论兵丁得项本微，携眷远行，诸多不便，且从此不复回旗，是以百数十年豢养之旗人，无故屏之远土，朕何

忍焉？至绿营兵丁，平日在营差操，倚饷为生，一旦遽撤其半，亦何能使之帖服？紊旧制而失人心，莫此为甚。著将武隆阿等交部严加议处。寻部议革职。得旨：武隆阿加恩降为二等侍卫，仍留参赞大臣。

35 有英吉利头目果乃尔，向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递信，欲在叶尔羌、喀什噶尔一带买马贸易。武隆阿闻悉，即命阿奇木伯克以己意作字驳斥。至是报闻。道光帝是之，且谕：疆圉之外诸夷之事，原可置之不问，然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一带卡伦，均与外夷接壤，地方紧要，总当留心稽查，严密防范。著武隆阿等派人，分起探访此事，该夷人究有多少，其来意何居。一俟探有确情，即行迅速奏闻。〖14〗

十九日（12月13日）

36 从阮元奏请，命摘去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伍敦元顶戴。谕曰：鸦片流行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15〗

37 近年以来，各省水师懈怠废弛日甚，各营额设兵船并不妥为看守修理，任其朽坏，以致不堪配驾。及届配兵出洋之时，则配封商船，恣意婪索，最为商民之害。此风各省皆有，而闽省为尤甚。以此，御史朱为弼奏，请严饬水师提镇，务将战船足额坚固，严禁封雇商船。道光帝谕闽浙总督庆保、福建巡抚颜检等：查察闽省各营战船是否足额，如有损坏，即应勒限修造坚固。若巡洋之时，兵船

不敷，需暂配商船，亦应定以限制，毋得滥拿商船。

十二月初三日（12月26日）

38 杨芳奏报其所创练兵新法，略言：教演兵丁，练射练枪练骑练矛，均需随时随地，且暮为之，方收实效。且拟于常操之外，另加车骑合步连环三项，融结参合。日操一队，以五队更番演习，六日合操为一阵。道光帝以该提督所绘图式，颇为明悉，俱照所议办理，令其务当认真操练，俾所管营伍，悉成劲旅。

初七日（12月30日）

39 以吏部会审有拖延、请托诸弊，御史任伯寅奏请饬严禁，略言：刑部审问案件之时，皆掣签分司，另派司员会审，往往数人杂坐，致生各存意见之弊。临审之时，一人未到，则彼此拖延。本司司员拱手陪坐，转将应办别案耽搁不问。派审之员，藉端夸耀于外，以致请托贿赂，弊端丛生。请严饬禁止。道光帝谕刑部堂官：嗣后于各司所分现审案件，即责成本司人员悉心审理，不必先行派员会审。如案情确有疑难，该司不能发奸擿伏，再遴委贤能之员，另行审办，庶本司不能藉词推诿，派审之员不能遇事把持。

二十二日（1822年1月14日）

40 令清查直省亏空积弊。

道光帝继位之初，欲彻底清厘各省所亏钱粮，正月二十日，分别谕令江苏新任巡抚魏元煜、安徽巡抚李鸿宾、浙江巡抚帅承瀛，将各省仓库实在亏空钱粮数目详查明确，

究其亏空之由，且设法调剂，使帑项不致虚悬。

三月，魏元煜奏称，江苏仓库亏缺，节年追补未清，若不暂免处分，州县官多方回护，仍不免挪新掩旧，致滋胶葛，请将从前完解不足各州县暂缓议处，俟新赋提解如额，再行核办。允之。〖16〗六月，魏元煜再请暂宽处分，略言：江苏仓谷亏数，虽多年追补而未能清完，究其因在于各州县官吏每每多方回护，层递挪掩。欲杜绝新亏，必当先禁挪移；先禁挪移，又必当先暂宽处分。道光帝从其所请，命江苏本年奏销，按嘉庆二十五年（1820）实在未完分数议处，从前节年钱粮完解分数不足各州县，暂缓议处。

至是，军机大臣遵旨会议清厘各直省州县亏空仓库积弊办法，奏曰：杜绝各直省仓库钱粮之亏缺，全在该督抚能否随时认真查察；而杜亏之法，总以严查交代为清厘仓库之关键。请嗣后凡遇州县交代，无论升调及告病人员，各令依限揭报。其业经报明弥补，列入清查之州县，如正展限内结算未清，该督抚奏明先行完结本员交代。历任欠交钱粮者，即酌定限期，另案完结。若未经报明弥补列入清查者，不得援以为例。各州县私立亏短约议，皆即严行禁止。倘结报无亏后，复有呈出约议，以诿前任旧亏者，除不准作据外，新旧官及监盘官一并治罪，以杜挪新掩旧之弊。从之。

41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五千五百五十四万二百五十八人〖17〗，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五百一十二万九石。

42 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月二十六日至道光元年（1821）十月二十五日，粤海关共征税银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两。〖18〗

43 京师宣武门外“消寒诗社”更名为“宣南诗社”，先后入社者四十余人，有陶澍、林则徐、潘曾沂、贺长龄、梁章钜等。士大夫褒衣博带，雅壶投歌，相与扬翊藻翰，集会之风盛行。其后出任外官者，“莫不沈毅阔达，卓卓然有所表见”〖19〗。

〖1〗《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等为筹计旗人疏通惩劝之法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2期。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军务·营制类》。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军务·营制类》。

〖4〗《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二。

〖5〗《清史列传》卷三四《王引之传》。

〖6〗《清史列传》卷四一《汤金钊传》。

〖7〗《清史稿》卷三六六《孙玉庭传》。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内政·其他类》。

〖9〗《清史列传》卷三五《邱树棠传》。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内政·保警类》。

〖11〗《大学士伯麟为密陈调剂旗人生计二款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2期。

〖12〗《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等为议驳福彰阿请售旗地一折并请清

理旗地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2期。

〖13〗参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为密陈旗人生计缘由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2期。

〖14〗《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道光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军机处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英夷求通贸易作字驳斥所办甚是惟叶尔羌一带地方当严密防范并探明该夷人数及来意上谕》。

〖15〗《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伍敦元摘去所得顶戴上谕》。

〖16〗《清史列传》卷三五《邱树棠传》。

〖17〗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八千一百八十五万四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2页）。

〖18〗《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4页。

〖19〗《功甫小集》卷八自题诗后附。

清通鉴　卷一七九

道光二年　壬午　公元1822年

正月十二日（2月3日）

1 州县蠲贷赈恤积弊已深，恒有州县等官，每于民间青黄不接之时，借子种予百姓，秋后取偿竟至数倍，幕友胥吏，均各分肥。其散放口粮之时，全凭书役地保开报花名，蒙混贿嘱，致使灾黎向隅，刁民反得获利。是月，御史王云锦奏请严除州县赈恤积弊。道光帝谕曰：各直省州县，偶被偏灾，经督抚奏到，立沛恩施，分别蠲贷赈恤。嗣后各督抚需责成各州县，实力奉行，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使闾阎贫民均沾实惠，施放口粮，务令穷乡僻壤，均被恩膏。如地方辽阔，即分地多设数厂，督饬散放，以使穷民就近给颁，严禁胥役侵渔；嗣后借子种予百姓，秋后毋许

加倍取偿，致滋朘削。

2 禁皇子皇孙婚娶奢靡。道光帝继位之始，颁《御制声色货利谕》，意在黜奢崇俭，复满人淳朴旧俗。是日，又谕内务府：嗣后，皇子皇孙一经指婚，其福晋父家置备妆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俭约。将来呈进妆奁清单，如有浮费靡丽之物，经朕看出，不惟将原物发还，并加议处。俟经指婚后，内务府即将此旨交福晋之父家阅看，不得逾制。另皇族向有开箱之礼，福晋例应向皇帝及皇后进呈衣服各九套。道光帝谕令各福晋，嗣后不必预备呈进，以示黜华崇实之意。

十六日（2月7日）

3 严格州县交代事宜。

向例，各州县等官员接任、离任之时，互相交代钱款，本有一定章程。但日久生玩，各州县并不照章办事。湖南布政使钱臻奏称：湖南州县官员相互交代逾限，胶葛甚多，皆由各员卸事后，并不俟交代清楚，即擅自进省，接任之员，无凭核算，辗转迟延，几成痼习，请严定州县交接章程，亟加整顿。道光帝谕令：嗣后各省州县交代之时，责成该管府州就近督催，依限结报。如交代未清，即将该员扣留，勒限核算。凡逾例限者，除咨部照例查议外，并将该员委署补缺概行停止。倘接任之员故意刁难勒索，亦需据实惩办。如府州偏徇玩视，查明一并参处。

十八日（2月9日）

4 谕将山西孟县等丁归地粮。

山西各州县，向系丁徭地粮，分款征收。后经奏准，虽将八十一州县丁徭银两归入地粮摊征，然盂县等二十州县未经议改〖1〗。上年，盂县民人秦美章赴京呈控，谓丁地分征，贫民苦累。据称：丁银归入地粮，每亩摊银一分有零，即贫民亦易输纳。若丁地分征，则每丁征银自六钱八分九厘至一钱三分六厘不等，更有一丁顶充一二十丁，及逃亡故绝之户，势难完纳。〖2〗经户部查明，该县民人所陈情形属实，遂奏称：该省编丁已久，若仍照原额催征，贫民势难完纳，请循照成案，将盂县丁银归入地粮摊征。道光帝谕山西巡抚成格体访舆情，就尚未将丁银摊归地粮之盂县等二十州县情形查明具奏。

至是，护理山西巡抚叶世倬奏覆查办丁归地粮及民间情形。道光帝旋以平定州（今平定县）、盂县二处情形相同，谕命将所有盂县丁徭银两，自道光二年起，即摊入地粮项下征收；其平定州丁银，亦一律归并办理，造册咨部；至兴县等十九州县，情形不一，应次第确查，分别核办。后因叶世倬已简任福建巡抚，凡查办未尽之事，令新任巡抚邱树棠筹办妥议具奏。

至道光四年（1824），山西巡抚福绵奏称：山西省阳曲、阳高、灵丘、稷山等八州县民，愿将丁银摊入地粮；兴县一半摊入，另一半仍随丁纳；宁武、神池、五寨、平鲁、寿阳等十州县，均不愿摊丁入地；另乾隆年摊丁入地未尽之和顺、黎城、长治、宁乡、沁源等十六州县，请全部摊入；屯留、壶关、河曲等六州县仍照旧不变。旋得旨：依议妥办。

二十七日（2月18日）

5 暂停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屯田。于吉林开垦屯田，本为移驻京城闲散旗人。上年吉林将军富俊等奏定双城堡屯田章程后，虽经各都统晓谕八旗人等，然迄今已逾一年，情愿移住者仅二十八户。原拟十五年内移驻三千户，届期必将展限，已建各住房，亦必多有空闲。至伯都讷屯田移驻之事，原定在道光十八年（1838）后，计日尚遥。是日，谕命伯都讷屯田事即行停止。

二月初九日（3月2日）

6 令收缴民间私造鸟枪。以民间私藏鸟枪，日久贻患滋事，两江总督孙玉庭奏请立即出示收缴。道光帝以为，民人私藏鸟枪等武器，本应加以重惩，惟是积习相沿，一旦严拿惩办，难免滋扰，且地方官顾虑处分，转恐心存讳匿。缘此，令通谕各省，出示晓谕：凡民间家有抬枪、鸟枪、火器者，予限半年，准其赴官呈缴给价。如逾限不缴，并有贩私逞凶斗狠等事者，仍按律加重治罪。其他只系私造私藏者，一经查获，除按律拟杖外，私造者加枷号两个月，私藏者加枷号一个月。地方官虽失察，但遇案能连械起获者，可免其议处。至近山滨海地方，必应存留鸟枪守御者，亦需报明地方官，于枪械上錾刻姓名，编号立册存案。

十五日（3月8日）

7 向例，广东洋商与外商交易，只准以货收买转贸，不准用银，然近年有洋商以银收洋货，收买洋钱，致使纹

银偷漏出洋。是日，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偷漏，略言：近来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其亏折咸以为苦。臣细加采访，实因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以致内地银两渐少，其价日增。至偷漏之由，系因广东民间喜用洋钱。于是洋商私用纹银收买洋钱，且不免用银收洋货，此实属违例病民。请严行查禁。〖3〗道光帝是之，令广东督抚暨海关监督派委员弁，认真巡查出口洋船，不准偷漏银两。谕曰：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致流传甚广，著该督抚密访粤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之事，据实奏闻。〖4〗

十九日（3月12日）

8 直隶书院弊端丛生，其书院院长平日并不到馆，只令教职兼充，且有并非科第出身之人，滥竽教席之事。道光帝闻报，谕曰：各省府厅州县，分设书院，原与学校相辅而行，然近日废弛者多而整顿者少。通谕各直省督抚，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其向不到馆，支取乾俸之弊，永行禁止。各属教职，俱有任课专责，嗣后不得兼充。

三月初七日（3月29日）

9 正月，有英国护货兵船停泊外洋伶仃山，其水手赴山汲水，与当地民人斗殴，互有伤毙。两广总督阮元饬令英国大班及兵官交出凶手，然英方支吾推诿。阮元即命货船封仓，禁止贸易。〖5〗

至是，道光帝闻报，谕知阮元：天朝定例，凡斗殴致死人命，无论先后动手，均应拟抵。该夷兵在内地犯事，应遵内地法律办理。可准英商各船开仓卸货，但需饬令该国大班，告知该国王，查出凶夷，附搭货船，押解来粤。并令阮元转谕英王：现在粤洋无盗，以后无庸再派兵船赴粤。如必欲派兵船保护货船，亦只可停泊外洋，买物取水，例应由买办承管。其领兵官，必须恪遵内地法度，弹压船内夷兵。〖6〗

闰三月初四日（4月25日）

10 敕命噶勒桑建灿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

九世达赖圆寂后，西藏僧俗人等开始寻找转世灵童。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驻藏办事大臣玉麟奏称：西藏僧俗人等，以里塘地方之幼童具有灵异之象，请允准以其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7〗嘉庆帝循清廷传统金奔巴瓶缄名掣定之制，传旨申饬玉麟等：今里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何足征信？若遽听其言，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玉麟等不严行驳饬，实属错误。令玉麟等：此次里塘幼孩，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俟续有报者，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照定制对众讽经掣签。

十年九月初四日，驻藏大臣文干奏：虽前驻藏大臣玉麟称，里塘幼孩有灵异之迹，今察木多所属复出有幼孩二人，均有吉祥佳兆，已符入瓶签掣之例，〖8〗仍需详加确验。道光帝令已获三名幼孩之亲丁师傅等携幼孩至前藏，由文干等会同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确加试验，如均有灵异之性，即照例写签入瓶，对众讽经，掣定核实奏闻。

若试验未确，仍令另行访查，俟灵异幼孩数足三人，再行照例办理。

寻经驻藏大臣文干、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确验认定，三名幼童虽皆有灵异，但里塘七岁幼童噶勒桑建灿，容貌端庄，举止大方，并能认识前代达赖喇嘛供用佛尊什物，全藏僧俗，尤为倾心悦服。

二月十二日，即释迦牟尼传教吉期，行金瓶掣签仪式。先期，布达拉等庙，令呼图克图等念经七日。当日，班禅额尔德尼念经祷祝后，文干将金瓶供奉黄案之上。副大臣灵海，将用藏、满、汉三种文字写就之三支名签贮入瓶内，摇转后放下。班禅等复念经三遍，文干至乾隆帝像前行三叩礼毕，于金奔巴瓶内抽出一签，宣布掣定灵童姓名噶勒桑建灿。

至是，掣签结果上奏清廷，道光帝敕谕噶勒桑建灿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谕曰：朕抚驭天下，惟期万方各安生业，振兴道学。兹降旨将尔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尔正聪明长进之时，理应感戴朕恩，勤习经卷，阐兴黄教，俾僧俗人等，均安居乐业。毋忽，特谕。

经班禅额尔德尼奏请，噶勒桑建灿在布达拉庙内坐床之时，清廷将特派文干、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等赴藏，颁给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诏书，及赏赐各种物件。

道光帝以班禅额尔德尼能仰体圣意，寻得呼毕勒罕，向其颁发诏书，并赐蟒缎二端、闪缎一端、片金缎一端、八丝缎六端、大哈达五方、小哈达十方。又谕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阿旺札木巴勒粗勒木：自尔等

办理西藏事务以来，推衍黄教，训导喇嘛等事，均能代达赖喇嘛妥协办理，并率藏内各寺僧众等，诚心祷祝，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寻得，朕甚嘉悦。今惟有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年岁尚小，尔萨玛第巴克什务须仰体朕推广黄教，子视群生之意，加意照管呼毕勒罕，令其勤习经卷。并训导阖藏堪布等，熟悉经卷毋怠。兹特问尔好，颁给诏书，并赐蟒缎一端、妆缎一端、闪缎一端、八丝锦缎四端、大哈达五方。旋以文干之请，谕准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作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正师傅，以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及荣增班第达嘉木巴勒伊什丹贝嘉木磋二人作为副师傅，俾令传习经典。

达赖喇嘛坐床后，道光帝于六月初二日，又特谕准现在达赖喇嘛享用前世达赖喇嘛赏用之黄轿、黄缰、黄鞍座，并准其钤用赏给前世达赖喇嘛之金印。

初六日（4月27日）

11 山东登州、青州等地方，滨海环山，产粮不敷食用，向赖奉天粮食调剂，因陆运路长而艰，故多由海运而来。本年二月，奉天因当地粮价增昂，遂将高粱、粟米两项，奏准暂停海运。奉天暂停海运，山东穷民纷纷逃荒乞食，望粟甚殷。以此御史孙贯一奏请仍开海运以济食需。道光帝是之，谕曰：现在山东滨海居民，既资海运接济，自应量为调剂，以裕民食。著盛京将军晋昌查明，现该省粮价是否已有平减。若粮价已有平减回落，所存高粱、粟米两项，准其分半出运，俾两省居民均无乏食之虞。

二十日(5月11日)

12 定惩办械斗章程。

南方各省，械斗之风盛行。初起于福建漳、泉二属，江西、湖南、浙江、广西等省亦间有致毙多命，近乎械斗之案，其中尤以广东惠、潮为甚。本月初旬，广东咨到人命案内，潮州府所属贿买他人顶凶，旋即破案，将顶凶之人依例拟徒，另缉正犯者，共计三十七件之多。其起衅多因口角细故，大半皆以火器竹铳杀人。

刑部以数日之内，报部顶凶之案多达三十七件，其中必有主谋敛钱买凶之人，于是日奏请饬各督抚查明械斗情形，妥议章程。道光帝谕曰：械斗逞凶，纠杀多命，最为风俗人心之害。而地方官为规避处分，往往将此类械斗，分作寻常命案办理，不究首祸之犯，以致凶徒无所儆畏。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各省督抚，查明近年械斗情形，并将应如何申明禁令，将各等人犯如何治罪之处，详细妥议章程具奏。

四月，闽浙总督庆保奏覆闽省械斗情形称：现福建漳、泉二属一带地方，民情尚为安帖。道光帝令庆保及福建巡抚叶世倬，将民间争控案件，平情剖断，以清其源，并严查保甲，收缴器械，随时剴切晓谕，实力化导，一有纠众械斗之案，立即将为首之犯查拿，严行惩办，毋得任令地方官化大为小，意存粉饰。

九月，刑部奏准惩办械斗章程：一、造谋首祸之人，宜严行究拟。二、胁从下手之犯，宜稍予从宽。三、敛财以备械斗买凶之积习，宜设法严禁。四、审办械斗案件之

地方官，宜分别劝惩。

二十一日（5月12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壬午恩科三鼎甲：状元戴兰芬，安徽天长人；榜眼郑秉恬，江西上高人；探花罗文俊，广东南海人。至是，赐一甲戴兰芬、郑秉恬、罗文俊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嘉树、郭彬图、翁心存、陆建瀛、文庆、李棠阶、梅曾亮、曾望颜等二百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户部尚书英和，副考官为礼部尚书汪廷珍、户部侍郎汤金钊、礼部侍郎李宗昉。

四月初一日（5月21日）

14 清理词讼诸弊。

向例，农忙停讼，炎热减刑，以示国家重农恤刑之德意。然日久诸弊丛生，近来各州县于命盗案件，或牵系多人，虽值农忙之际，亦不为及时审断；凡讼案可一审而结者，或援停讼之例，将证人释回，或援减刑之例，将罪人免坐；州县相验命案，或多带随从人役，恣意婪索，或将词讼滥批佐杂审理。

是日，有奏请清理词讼者。道光帝谕曰：著各省督抚饬知司道知府，严令所属各州县，务将积存案件及时审断，速行拟结。若遇农忙炎热之时，既不得藉人证紧要为词，将应行省释减免者概行拘系，又不得将本可速结案件，滥援停讼减刑之例，任意延纵。嗣后如有积压拖累，致农民废时失业，或州县多带人役，肆行婪索等情事，该管上司

应随时访察揭报，以清讼狱而重农功。

初十日（5月30日）

15 京师粮米，关系至重，为防奸商囤积居奇，道光帝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等人之请，命仍遵旧章，凡细米一石以内，实系乡民自买自食者，准其出城；其粗米颗粒不准出城；城外之米，无论粗细，概不准其出境；米店、碓房，如违例囤积五百石以上者，必查明照例严办。

十八日（6月7日）

16 经查，浙江钱塘县（治所即今杭州市）境内开化寺六合塔，为塘工保障，现因年久倒塌，亟应修复；其北新关外官河纤塘，系舟楫往来要道，于农田水利攸关，亦已倒塌，俱需修复。至是，浙江巡抚帅承瀛奏请修复，估计共需工料银七千八百八十三两。道光帝准其所请，照数拨解银两。

五月十一日（6月29日）

17 命盘查京仓，以放代盘。

以仓场侍郎和桂、莫晋奏请筹画京仓米石以放代盘章程，旨令户部议奏。四月初九日，户部议覆八款，于莫晋等所议多有驳议。旋以莫晋参奏户部议覆章程自相矛盾，有旨：命户部明白回奏。十九日，户部回奏辩驳。道光帝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九卿核议莫晋所奏仓场盘查利弊章程，并令户部堂官及前任仓场侍郎等概行回避。

至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九卿核议具奏，以为不必逐廒彻底清查，只需随时派员抽查各仓即可。而道光帝

谕曰：仓储为天庾重地，欲杜亏挪，立法必臻妥善。大学士等所请派员抽查之法虽不为无见，但朕以为剔奸厘弊之法，总须按照仓廒实储清册，逐廒查验见底，俾新陈不能牵混，难于掩饰，自不如以放代盘，事归简易。著仍照户部原议，自本年七月为始，务使盘放之于仓陈米颗粒不存，验明无弊再进新粮。以后挨次盘放，递至三年，京仓即可全部盘竣。果能实力奉行，不特目前挪移可杜，即后进新粮，册档可稽，众目共睹，如有亏缺，责有攸关。如此立定章程，于仓储实有裨益。

道光帝以户部之以放代盘，所议皆是，然屡次措置皆有失宜，故命将所有户部堂官交部议处。道光帝又以莫晋于盘查事宜，与户部意见不同，负气辩论，殊失敬事办公之道，然所议皆属为公，命无庸交部议处，降为内阁学士候补。〖9〗翌日，将莫晋奏折及朱批公布于各大臣，其中一段为：

莫晋奏：查仓简易之法，惩弊于事后，不若杜弊于其先，以意用法，则权变无方。批：以智术驭下，朕不为也。奏：如户部新例，则处处窒碍，势必公私交病，咎戾横生。批：又不能指出所以然，恫疑虚喝，将谁欺耶？奏：徒使各仓场胥役，巧借弥补之名，阴肆克扣之术。批：朕恐无暇及此。奏：法有限而弊无穷，决非一定之章程所能箝制。批：一切章程例制，全系无用之举，惟一诈字是汝之护身符也。奏：莫若先声后实，以势驱之。批：又是一派智术。

18 是月，阮元奉命查阅两广营伍，旋奏陈广东省额设马步战守兵六万二千八百十五名，又添设六千四百九十名，

请于马多营分酌裁马五百三十五匹，以马兵作为守兵；广西额设马步战守兵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名，又添设二千一百五十三名，除地居边要，额设无多营分外，酌裁兵六百三十名。道光帝允其所请。〖10〗

六月十四日（7月31日）

19 本年浙江蚕丝丰产，多有商贾携带银两兑换钱文，致浙江钱贵银贱。帅承瀛奏请暂借钱文以平减钱价。道光帝从其所请，谕准于宝浙局存款内借支钱八万串，饬发杭州府，督同仁和、钱塘二县，于省城内设厂收兑银两，以平市价而便民生。如市价平减，即行停止，将余钱仍行缴局。其收换银两，或陆续换钱归款，或即作为钱本收库。

十八日（8月4日）

20 青海助勒盖、克克乌苏一带，原为蒙古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游牧地方，后为青海上著民人占踞。清军出兵驱逐，移蒙古人前赴驻守。为筹长治久安之策，陕甘总督长龄奏准青海善后章程八条：一、令蒙古体恤属下，以期庶富。二、正蒙古衣冠，以防诡混。三、严查蒙番歇家，以清盗源。四、急筹蒙古生计，以免流离。五、严禁野番渡河，以靖边圉。六、选立野番头目，以资约束。七、令野番垦种田地，以裕生计。八、番地严禁硝磺，以重军火。〖11〗

二十日（8月6日）

21 松筠以删改理藩院折稿获罪。

乌里雅苏台将军特依顺曾奏请驱逐潜住于乌梁海地方哈萨克，禁科布多商人私自与杜尔伯特交易。谕命理藩院

议覆。理藩院议覆定稿后，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松筠曾向理藩院尚书禧恩索要稿件阅看，并将稿件删改。旋为理藩院尚书禧恩所参。

道光帝大为震怒，谕内阁：六卿分职，各有专司，若将别衙门所办之事妄加删改，实为罕见罕闻，即和珅当日之专权横恣，亦未敢公然出此。朕御极以来，于松筠特加录用，外而都统，内而尚书，并简任军机大臣，然其非但不勉图报称，乃越俎专擅，至于此极，实属胆大妄为。设军机大臣于各部院应办之事皆得越分干预，尚复成何政体？著将松筠交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会同九卿议罪。

至是，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议覆具奏，以松筠删改理藩院折稿，实为从来未有之事，议将其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道光帝以松筠年过七旬，于清文尚为谙熟，命加恩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在上书房翻译谙达上行走。

二十二日（8月8日）

22 近来各省大小衙门于走额之外，任意增添书役，毫无限制。不肖书役多互相勾结，以致弊端从生。御史曹熊奏请饬禁。得旨：著各省督抚饬属查明，将现在各省额外增置书役全行裁汰，并造具额存书役名册，申送该上司存案备查。日后如有衙蠹滋事之案，经查系额外增添之人，该督抚即于参奏折内声明，将该管官及失察各上司职名，分别交部议处。

二十八日（8月14日）

23 庆保等奏：闽省之建宁（今建宁县）、延平（今南

平县）、邵武（今邵武县）三府，帮匪盛行，有会匪、担匪、丐匪等名目，往往聚众抢掠，甚至掠人勒赎，商民为其所害。已先后缉捕首伙各犯一百二十余名，然首匪阙春乔及各逸犯尚未缉获，现正设法缉捕。得旨：著闽省督抚务必将匪首拿获归案，并查明向来办理此类案件章程，分别定拟其罪。固不可拖累无辜，尤不可稍存宽纵，与其姑息养奸，以致酿成巨案，伤人实多，不如目前遇案严惩，按名缉捕，俾顽梗之徒畏法敛迹，以期净绝根株。

24 禁止发遣废员专司教读。吉林设有白山书院，聘当地诸生教读八旗及民人子弟。吉林将军富俊以本地诸生学识有限，难收实效，奏请将发遣废员马瑞辰改发吉林，专司教读。〖12〗道光帝斥其所奏实属谬悠之见，谕曰：东三省为我朝根本之地，原以清语骑射为重，朕屡次申谕，总期崇实黜华，弓马娴熟，俾知其守淳风。富俊系满洲大员，且在东三省年份最久，于该处旗民生计自应遵照旧规，实力讲求，方为不负委任。乃议课生徒，学习文艺，必致清语日益生疏，弓马渐形软弱。究之书院，仍属具文，于造就人材毫无裨益，是舍本逐末，大失朕望矣。况马瑞辰系发遣黑龙江充当苦差之员，何得率请改发吉林，俾司课读？所奏断不可行。富俊著严旨申饬。寻富俊调任理藩院尚书。

七月十二日（8 月 28 日）

25 查办仪封大工奏销不实大概情形。

经查，河南仪封大工所用秸秆五千四百余垛，合银九十八万四千余两，今共销银一百七十九万六千余两，浮销几至加倍。又将易钱之银，每两扣制钱八十文，名为八子。

前后共换银八十余万两，共扣得八子钱五万六千余串。又引河抽沟线项下，实发银一百九十八万五千余两，今销银二百六十万九千余两，计浮销银六十二万四千余两，并提取东西两坝银两与八子一项，均为致送路费、恤赏官弁、弥补吴锡宽领买料价长支等项之用。巨工冒销，数逾百万。至是，兵部左侍郎玉麟奏请查处。

而仪封大工局员奏称，将秸料夫工各项互相增减，挹彼注兹，仍属实用实销。道光帝以其所言，殊不足信，降旨将河南巡抚姚祖同、陆楷、范玉琨、吴璥等人解职或革职，命玉麟提齐人犯，根查确情奏报，不得稍涉迁就。

寻玉麟覆奏，现经查明，仪封大工既有以少报多之秸料、引河等款项，亦有以多报少之夫工、杂料等项，该省历经办有成案，委无含混支饰。有旨准核实报销，然各在工官员分别以实属办理谬误、有意含混等因交部严加议处。

二十日（9月5日）

26 从吏部请，增减吏部则例：一、捐纳人员身家不清白，地方官给文赴选，旧例斥革，改为徇情者革职，失察者降调。二、身家不清白之人，久经出仕，地方官为其子弟出结起文，旧例未载，定为前出结官降调，后出结官降留。三、回避寄籍祖籍，如有弊混，旧例并将验看官及供事出身之各官提调议处，改为将出结之地方官及同乡京官分别议处。四、文册内遗漏赴选赴补字样，旧例罚俸六个月，改为罚俸一年。五、拣发不到，旧例未载，定为无故者革职，因病者补官日罚俸。六、大（兴）宛（平）两县赴选人员，如有假冒，旧例出结之同乡官及地方官均降留，

改为失察者降留，听情受贿者降调。七、举劾自为一门，条例已经赅备，毋庸于升选门错出。至候补候选赴部逾限、特用人员不赴部、月选官掣签不到、月选官倩人代写履历等情处分，旧例多属具文，均予删除。

二十六日（9月11日）

27 各省遇有偏灾，清廷每有赈济之举，然赈弊丛生，有名无实。报灾之初，吏役藉端敛费；查灾之时，村庄多有遗漏；于户口则以多报少，给赈则玩延不发，甚至村民守候等待之时，吏役愈是乘急勒价买票；领银时折侵时价，放钱每千，克扣多寡不等；报销时增造诡姓假名等。御史宋其沅奏请革除赈弊。得旨：种种弊窦，总由官吏勾通舞弊所致，而该管上司虽有所见闻，率皆调停了事。是朝廷抚恤灾黎之款，徒为官吏饱其私橐，大失朕爱斯养民之意。著各直省督抚凡遇地方办赈，务当激发天良，实心实力，随时稽查，如有前项情弊，立即据实严参。

八月初六日（9月20日）

28 命楚岸盐斤开轮销售。

楚岸销盐本有封轮之制，始于乾隆年间。时两淮盐船抵达楚岸（即今之湖北汉口），到盐多壅滞，竞相跌价抛售。乾隆五十年（1785），盐政酌定封轮章程，规定无论总商、散商，盐船到岸，皆由盐道加封，按其到岸先后，依次轮流销售，此即封轮之制。到岸盐少之时，可随到随卖，并不封轮。封轮之制，行之年久，尚可商民相安，然近年弊端日渐突出。

上年三月，两江总督孙玉庭奏称：行封轮之法，致盐商本重价昂。轮规愈严，行销益滞，且私盐益得乘间侵越，引愈积而课愈悬。封轮之法，于贸易招徕大有窒碍，只可为一时权宜调剂之策，非可持久奉行。盖封轮之利，只在疏销潮包旧盐务足售价而已，而其为害则有六端，请停封轮而改散卖。然封轮之法亦不可偏废，当视岸市疲畅，因时制宜。如散轮而争先抢卖，盐价日跌，仍可暂封。倘价昂而行贩不前，即当尽开以广招徕，岂可株守一辙？〖13〗

道光帝命有关官员就封轮与散卖事宜查核妥议。各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六月，湖广总督陈若霖于散轮销盐一事颇表疑虑，遵旨覆奏称：现楚岸未经开封之船四百十三只，盐一千五百七十八万一千包，若此时即令全行开售，恐变法太骤，商众志纷，不但一时疏销不及，必致盐行水贩乘机压价，致亏商本。矧盐船多至四百余只，船户水手数千人，一闻散卖之信，均思卸载赶回，各向本商纷纷争闹，恐将酿成事端。请于积引行销有效、续到之盐易于流通之时，再令随到随卖。〖14〗

而本年正月和五月，陈若霖两次力陈散轮之利，略言：汉岸自散轮后，上冬今春两季，销数较前数届甚为畅旺，实已卓有成效，岸商极称散轮为便。盐院信称盐引壅滞、岸商抢跌及水贩煞价情形，未免言之过甚。〖15〗然两淮盐政曾燠却以“上年散轮后，商船抢售，水贩挑剔，众商观望”〖16〗为由，请整复轮规。谕命陈若霖就此详查妥议。

至是，陈若霖再次奏称：自上年散轮之后，各路水贩云集，向来官引未能流通之处，客贩亦源源而至。一年之

内，比较封轮之年，共溢销盐二十六万四千余引，行销实为畅旺，商船水贩并无抢售跌价、乘机压勒等事。道光帝谕内阁：既据陈若霖查明，散轮后商民两便，并无抢售压勒之事，著照所议，仍行开轮销售，倘实有商情未协之处，俟试行一二年后，再将实在情形奏明办理。〖17〗

数年后，湖广总督李鸿宾又言抢售难免，于道光八年（1828）复封轮。〖18〗

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

29 自七月二十八日以来，陕西地方连续阴雨，南山各州县所种包谷，一经久雨，子粒青空，收成歉薄。木厢等处做工游民，恐粮贵失业，人心浮动。至是，那彦成奏请设法预防游民滋事，且说明已采取措施，委派员弁分投确看，酌借资本，仍令安业。道光帝谕曰：陕西木厢纸厂、铁厂工人，计约八九万人，全赖所种包谷以资口食。包谷子粒青空，必致粮价昂贵，客头无力收聚此等游民，必将滋生事端。著署陕西巡抚卢坤督同藩司，迅即选派明干员弁，前往南山地方，确查实在情形，各厢厂如因粮贵而停歇工作，可酌借资本予客头，务令各安生业，毋致散荡为非。

二十六日（10月10日）

30 追查库款。

本年，直隶被灾地方较多，总督颜检曾奏请拨银八十万两，以备赈灾之需。经户部筹议，拟拨银三十万两，其余五十万两由直隶盐价生息及实存木税、河道、钱粮等项

银内拨用。直隶总督报称，前项银两，除去历年动用借支外，所剩银两不过十万两，不敷之四十万两，请由附近省份动拨。道光帝再命户部速议。户部核查该省奏销册簿，覆奏称：该省应存盐价生息银二十五万两，通永道木税银十二万六千两，并河道钱粮银九万三千余两，实应存司库闲款五十余万两。

八月十六日，道光帝谕称：直隶现应存银五十余万两，前此并无因公动用款项及报户部核销之事，其数足资赈项不敷之用，何以复请于邻省拨解？如确已因公动支，即应及时报户部核销。著颜检饬本省藩司，速将前项实存司库银两查明，提取备用，毋庸复于邻省筹款拨解。

至是，颜检回奏称：经查，直省司库存款应为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余两，历任藩司因公借支未归银四十七万六千二百余两，现实存银三万九千四百余两，其盐斤加价生息等项银两，除因公动用外，多有借支，以待归补，是以并未报销，仍于奏销册内虚列银款，实则并无现银实存在库。道光帝览奏，以直隶督抚藩司大吏竟通同舞弊，殊为骇异，谕曰：州县官因公挪移库项，尚有应得罪名，乃直隶历任督藩，私行借支库项，并未报销，非亏空而何？从前总督、藩司，皆存官官相护之见，并不认真究办，置国帑于不问，倘遇地方事在急需，迫不及待，竟至无可支应，则所关甚大。如云司库并无亏挪情弊，其谁信之？著颜检督饬藩司查明此项银两，究系因何动支借用，起自何人，始自何年，逐一严行查办，据实参奏，仍将借动款项，按任分别著赔。

二十七日（10月11日）

31 直隶一百四十三州县，本年被水成灾者八十州县。御史郭泰成奏称，此次水灾系因直隶入夏以来，大雨不断，河渠淤浅，雨水泻流不畅所致，请将赈济之帑金，作为兴工之费，以工代赈，开挖河渠。道光帝朱批：直隶被灾州县较多，将待振（赈）之不暇，仍恐不能均沾实惠，又何忍藉此返（反）用民力乎？〖19〗同日又降旨称：该御史所奏，是未给民食，先用民力，俾数万饥民驱令枵腹从事工作，大失朕拯恤穷黎之意。且被灾非止一区，疏通非止一处，直隶各州县所属河渠难以计数，如尽使嗷嗷待哺之民，赴功趋事，实属窒碍难行。况天气严寒伊迩，小民衣食尚艰，又迫以力役，未蒙赈而先受扰累。所奏纰缪，断不可行。

二十九日（10月13日）

32 贵州所有买补额贮仓谷价银，向例或提存藩库，或存于各道府库，甚有存留各厅州县者，未能画一。至是，贵州巡抚糜奇瑜奏请将所有买谷银两，一并提至司库，以归画一。有旨：令照所议章程办理，且令察看地方秋季收成丰稔情形，发价买补该省仓谷，以地方之大小，定采买之多寡：其应买谷数，在二三千石以内者，勒限一年买足；五六千石以内者，勒限两年；七八千石以上者，勒限三年；一万石以上者，勒限四年；如所欠谷数较多，可于年丰谷贱之时，酌量加买补足，然总不得逾五年之限。

九月初四日（10月18日）

33 查拿河南会党。

豫皖交界处，“捻党私枭”甚多，其中尤以阜阳县为巨。据称：此地民风强悍，为会党逋逃渊薮，向有捻党私枭。此类人等虽非习教传徒，然其声势最易联络。阜阳西南一百六十里艾亭集，捻党最多。艾亭集北十五里马家店，为马姓盘踞之区，马皮显即马二为该处捻头，伙党殆难数计。其周近处之桃花店、韦家寨、地里城等地，捻党盐枭，成群结队，最为地方之害。阜阳县方家集地方，有巨窝大盗伏处潜藏，与捻党肆行抢劫，其他地方亦有捻党滋事。

御史程矞采以习教之徒与匪盗互相纠集，恐滋事端为忧，奏称：与其惩创已发，不如弭患未萌，应饬皖、豫两省文武，就近查缉，以靖地方。〖20〗道光帝谕两江总督孙玉庭、安徽巡抚孙尔准、河南巡抚程祖洛等严饬各地方官，不分畛域，密速按名掩捕，勿任远逸漏网。

道光三年（1823）孙玉庭又以该处时有红胡匪出没，请将凤颍捕盗同知移驻阜阳之艾亭集，作为抚民总捕同知。宿州时村集增置巡检一员，并于艾亭集、方家集暨亳州之减种店、张村铺，宿州之时村集、夹沟驿，各增置外委一员。并请添颍州营存城兵五十名，艾亭集四十名，鲖阳城、方家集各二十五名，减种店、张村铺各十名，夹沟驿十名，以重巡防。〖21〗从之。

十月初九日（11月22日）

34 严禁各州县滥索部费。清廷六部综理各省事件，应准应驳，本有定例，不准内外私自关通。然近年外省督抚

多有听任所属向部中书吏贿托营求之事。据御史余文铨奏称：外省每遇奏销地丁，则向州县提取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则提取报销部费。甚至调一缺，题一官，请一议叙，及办理刑名案件，皆以部费为词。其部费有打点、照应、招呼、斡旋各名目。河工、军需、城工、赈恤诸务，则曰讲分头，所需部费，自五六万至三四万不等。此等银两，非事先于公项提存，即事后于各属摊派。各州县焉肯自己出资，势必横征苛敛，虐取于民。各部书役受嘱舞弊，诚所不免，而外省司书、幕友、局员，串通京师奸猾，藉名部费诈骗分肥者，更十居七八。有旨：令各直省督抚查明所属，如有倡为部费名目者，即指名参奏，其事有今昔情形实在不同者，凡接奉部驳后，可据实奏明办理，严禁贿送部费。

二十六日（12月9日）

35 详议救火章程。

九月十八日亥刻至十九日亥刻，广东新城西门外店铺失火，风大火猛，延烧店铺、洋行、洋人楼馆二千二百四十三所，伤毙二十二人。至是报闻。道光帝命分别予以抚恤，且谕两广总督阮元：弭灾之术，总在平时。该省人烟稠密，汉夷杂处，惟在地方官平素将救火之具，扑灭之方，一一讲求，方合思患豫防之义。著该督饬属相度该处情形，详议救火章程。

寻又谕：经此火灾，中外商贾损失惨重，准将外商应交税银十四万二百四十三两，全行豁免。华商应交税银五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六两，明年先交二十六万二千七十八

两，所余一半，自道光四年（1824）起，视被灾轻重，分别定为三限或五限，带征归款，以纾商力。〖22〗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4日）

36 严禁幕友舞弊。各省州县，办理地方事务时，大多延聘幕友襄佐。其中刑名幕友尤为切要，以其关系民命。地方官平时留心案例，或久任而熟习者，遇案尚可与幕友彼此商酌。官员系为初任，或于律例生疏及才识平常者，则全赖幕友。故延请幕友不得其人，不特贻害本官，并至百姓。是日，御史陶廷杰揭报幕友之劣行及危害，奏请严禁，略言：外省官员所延幕友，有本事平庸，勉强塞责者，亦有性情疏懒，办事延稽者。更有品行不端，小则私卖批语，大则受贿舞弊者，甚至有因与本官不合而故意办理错误，以速本官之咎者。至于督抚大吏所延幕友，更是盘踞上游，其若不肖，为害益巨。各省换官不换幕，遂致官生幕熟，百弊丛生。间或明干督抚知其叵测，却骤难屏去。各府州县，往往趋承恐后，委曲周旋。州县之幕，往往上下结党，挟制本官，不论案情确否，悉听主裁。本官若于案情稍有更移，即密札通知在省督抚所延幕友，使遭驳斥。每有断谳不差，而一经驳斥，解回复讯，拖累无穷者。甚至有上司明知前驳之谬，不肯认错，而属员不得不将案情更改，以迁就上司者。迨至案件错误，本官获咎，而幕友转置身事外。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严行查禁，责成各州县随时将有前项劣迹幕友等逐出境外，或从严究治，革除幕友盘踞把持诸弊。

十二月初五日（1823年1月16日）

37 严禁庸劣之员改行教职。

以近日各省甄别州县，凡才具平庸，不谙吏治，年力就衰各员，率请改教。御史赵柄奏，请慎核改教，以重学校。经查，乾隆五十一年（1786）有旨：各省知县，凡已得缺，到任数月，后因不胜民牧者，一律以原品休致，概不准复行改教。

是日，道光帝引述乾隆谕旨，重申不许劣员改教，谕曰：嗣后各直省督抚，于才不胜任之知县，如未经得缺，而该员品学尚堪胜任秉铎司教者，可切实声明，酌量奏请改教。而其他已获实缺，履任已在半年以外者，概予休致，不得因其正途出身而率请改教。

初八日（1月19日）

38 近来福建、浙江、江南各省海口，多有私带鸦片烟入口之事，其中尤以广东为最。查其缘由，一因地方官不肯认真查拿，仅差一二武弁巡查，不肖武弁乘机中饱私囊；二因粤海关之包税，凡洋船一到，即有包揽上税者，先雇渔船将鸦片运走寄放，然后查船。是日，御史尹佩棻奏请严禁私贩、私食鸦片烟。道光帝谕曰：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入心风俗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例禁。著两广总督阮元、海关监督达三等，于通海各口岸，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倘查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

39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七千二百四十五万七千五

百三十九人〖23〗，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五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九石。

〖1〗道光二年（1822）正月十八日上谕称，山西改丁归地粮者为八十厅州县，未改者为二十一州县。

〖2〗光绪《山西县志》卷五八《田赋略》一。

〖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6—57页。

〖4〗《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61页。

〖5〗《清史列传》卷三六《阮元传》。

〖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66—75页。

〖7〗清廷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后，寻访九世达赖灵童时，驻藏大臣及当地僧众以其特别灵异为由，曾免于掣签，清廷予以批准。

〖8〗《清实录藏族史料》（八）3827页。

〖9〗《清史列传》卷三五《莫晋传》。

〖10〗《清史列传》卷三六《阮元传》。

〖11〗《清史列传》卷三六《长龄传》。

〖12〗《清史列传》卷三四《富俊传》。

〖13〗《两江总督孙玉庭为陈楚岸销售淮盐封轮利弊事奏折》，《历史档案》1991年1期。

〖14〗《湖广总督陈若霖为遵旨查核楚岸封轮销盐旧章并筹复散卖事奏折》，《历史档案》1991年1期。

〖15〗《陈若霖道光二年五月初七日信》，《历史档案》1991年1期。

〖16〗《著楚岸仍行开轮销售试行一二年后将实情具奏不得回护上

谕》，《历史档案》1991年2期。

〖17〗《著楚岸仍行开轮销售试行一二年后将实情具奏不得回护上谕》，《历史档案》1991年2期。

〖18〗《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四。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水利工程类》。

〖20〗《清史列传》卷四二《程矞采传》。

〖21〗《清史列传》卷三四《孙玉庭传》。

〖22〗《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道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阮元广东省城失火延烧店铺洋行及夷人楼馆至千余家之多情殊可怜即迅速确查分别抚恤并详议救火章程上谕》；道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蠲缓被灾商夷税银上谕》。

〖23〗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八千三百六十三万一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2页）。

清通鉴　卷一百八十

道光三年　癸未　公元1823年

正月十八日（2月28日）

1 仍复漳河故道。

河南巡抚程祖洛上年冬以河南安阳冯宿村漳河北岸漫口溃决，漳河北徙，旧河高于平地，经勘断难复令南趋，奏请毋庸将漫口堵筑，即就新河量为疏浚，以轻水患。道光帝派大学士戴均元前往会同勘查。〖1〗

至是，戴均元所奏与程祖洛上年冬天所奏不同，请仍挑筑旧河，使之复归故道。有旨：著照所议，旧河既有民埝可守，即将停淤处所挑挖宽深，挑出之土，即以加培民埝，并将伏恩村北岸坍埝修补完好，勒限三月内完竣。旧河既由窦公河入流卫河，自窦公河至楚旺一带，又为盐运要津，该处河路窄浅，如有壅塞，必至上溃，著长芦盐政于每年春秋两季水浅之时，派员实力勘估挑挖，务使一律

通深，俾漳、卫合流济运。

三月二十九日，堤坝合龙，漳河复归故道，畅流而入卫河。四月初十日，道光帝命河南督抚等，选派明干大员，随时督率巡查，加强保护，不可稍存大意。

二十五日（3月7日）

2 命大学士长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月初六日（3月18日）

3 命赐各藩属国国王匾额。道光帝亲书“海表同文”匾额，赐朝鲜国王；“屏翰东南”匾额，赐琉球国王；“永奠海邦”匾额，赐暹罗国王。以各国使臣已起程出京，命盛京将军晋昌、闽浙总督赵慎畛、两广总督阮元接奉御书匾额后，于使臣过境时发给该使臣赍回。

十三日（3月25日）

4 道光帝至文庙行释奠礼，礼成，亲临辟雍讲学。各王公、衍圣公、大学士、九卿等，圜桥肃立。大学士长龄、曹振镛首先进讲《大学》：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正其意。讲毕，道光帝宣论曰：圣人垂训后世，齐家治国平天下，胥本于一身也者。修身有道，不事外求。心为身之主宰，意乃心之发端。其理本属于一贯，其次第则有不可紊者。大君以一身上承尧舜禹汤之绪，下慰亿兆黎民之望，万机至赜，一心应之，无偏无倚，始足以昭感化。欲心之正难，欲身之修尤难。必也敬以直内，虚以应物，去私克己，复见天心。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也。

十九日（3月31日）

5 向例，闽省战船驾厂，随时修理，然近缘木料短少，未能克期兴办，以致年积一年，愈积愈多。福建巡抚叶世倬奏请嗣后福、泉、漳三厂所有应修战船，自上年（1822）正月为始，每月修船一只，遇闰加修一只，其集成字号大船，以一只抵二只，凡遭风击碎补造之船，不在额修之内。从之。

二十七日（4月8日）

6 定各帮船轮兑州县漕粮之制。

向例，江南苏、松、常、镇、太等五府州属漕粮，分由各帮船兑运，某一整帮兑运某一整县漕粮。为防各帮船日久与地方不肖蠹吏勾串夤缘，规定每三年调整变换一次兑运州县，以杜其久恋情熟之弊。此立意固然良苦，无奈日久弊生，各帮船竞相争肥争瘦。以州县米色好而津贴优者为上，米色差而津贴少者为次，致有一县或分兑三四帮，一帮或跨兑三四县，与原定整帮兑整县定例不符。帮船似此垄断营私，必致帮丁勒索日增，州县征收无节，于漕运吏治大有关系。两江总督孙玉庭等奏，请将兑运漕粮之各帮船，每三年一调水次之例，量为变通。

得旨：所有苏松等属漕船四十三帮，除白粮、江淮、镇江等七帮无须更改外，其余苏、太、松、常三十六帮，由该督会同藩司秉公掣定整帮，余帮分拨找补，明定何年何帮应兑何县漕粮，造册送部存案。此次掣定水次后，三年到届，毋庸再掣，即将上届各帮，挨次轮流受兑。凡上届找补各县之散帮，下届即可并为整帮，优先受兑。上届

序在最末之某一整帮，下届则作为散帮，分拨找补，递相轮转，以免偏枯。

寻漕运总督魏元煜奏请将江西各帮兑漕县仓，援照苏松帮船之例，挨次递推。道光帝以江西兑运漕仓，百年来议拈议派，屡次更张，并无一定办法，未免日久滋弊，准照其所请，除饶州（今波阳县）、抚州（今抚州市）两帮，便兑饶州府属漕粮，仍循旧章办理外，其余十一帮船，领兑四十余厅县漕仓，准按苏松新定章程，交该漕督等即饬有关司道，将各属漕仓秉公搭配，分作十一签，传齐帮弁旗丁，眼同掣定县仓，自道光三年起，三年一届，不必再掣，挨次轮转，如船多米少，则以后仓米数拨补，如米多而船少，则以后帮船数找兑。

三月初三日（4月13日）

7 黄河宿北厅夏家马路迤下河堡一带，坐湾太急太甚，南北两岸，坐当河流顶冲，虽有镶埽护堤，仍不免险情环生。孙玉庭等绘图贴说，请自夏家马路迤下，取直挑挖河渠一道，约长七百五十余丈，底宽四丈，深一丈一尺至一丈四尺五寸；兵十一堡迤下，亦取直挑挖河渠一道，约长七百六十余丈，底宽八丈，深一丈至一丈四尺；于河头河尾，先筑土坝拦截河水，俟河水盛涨之时，相机启放，使黄河之水溜直行下注，将河床冲刷宽深，如此非但省工且节费较多。道光帝从其所请，拨发河工银四万余两，令其于大汛之前赶紧兴办挑挖，限于四月底前完工。

初五日（4月15日）

8 令各省力节经费，不得例外请支。

以户部开单呈览近三年岁出岁入，每年皆有亏缺，道光帝谕内阁：国家财政出纳，岁有常经常额。若各省钱粮皆全额征解，除岁出开支外，可有盈余，近年多有亏缺，实因定额应支之款，势不能减，其原无定额者，又复加增所致。如各省纷纷陈请增支，将来一旦遇有要需，必致无从筹拨。嗣后各直省督抚不得任意垫动藩库款项，尤不得违例格外请支。至于地丁各款，全完省份甚少，固皆不肖官员，以完作欠。惟在地方大吏认真考核督催，力除积弊。此外认真考核、督催各省地丁各款，不得以完作欠。至盐务如何畅销引课，关税如何定额无亏，铜铅如何不致短缺，各该管上司均应力矢公忠，劝惩严明。道光帝特别申明，此谕本为澄源节流，撙节糜费，而并非与官与民言利也。

三十日（5月10日）

9 经查，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安徽共计亏缺银十三万余两，谷米麦豆一万余石。查其致亏之由，多系因公赔累以及冲途歉区，入不敷出，辗转挪垫成亏，尚非侵盗入己。是日，安徽巡抚陶澍奏请于亏欠各官暂缓治罪，勒限追补，并拟订皖省清查章程十条〔2〕：一、查清亏数，作速追缴。二、追补期限，量为区别。三、上司分赔，一体立限。四、交代物件，认真售变。五、书役借欠，分别追赔。六、仓谷短缺，核实买补。七、流摊名目，严密裁革。八、捐款裁减，赶紧提解。九、交代不准立存库名目。十、盘查不准立议单票据。从之。

10 暹罗国使臣于回国途中，共买内地民人子女八名，行至安徽境内，为陶澍截获。经查，原雷州府知府王文苑职司护送使臣之责，而听任家人通事沿途购买人口。至是，报闻。得旨：倘使臣俱各效尤，竟将内地人民远携外夷役使，尚复成何体制？著湖北督抚于王文苑路经本境时，详加查问，据实具奏。

寻阮元等奏，按乾隆年护军参领经文等照料哈萨克来使，在途中买带子女，奉旨革职之案，拟将专司护送暹罗使臣之王文苑、百顺、文泰等革职。道光帝以此次买带幼孩，实系其家人所为，该委员失于查禁，究与自行买带不同，命改为降五级调用。

11 是月，以西安所管营伍额存军器，年久动用，多有遗失损坏，赛冲阿奏请仿照吉林枪式制造长矛、鸟枪五百杆，及撒袋、弓箭等项，俾军器一律坚利齐整。允其所请。〖3〗

四月十六日（5 月 26 日）

12 经查，贵州各属常平仓缺谷二十万九千六百七十五石，所缺谷数，实因该省地气潮湿，谷物霉变折耗，及从前认摊之员，在任时未能全数摊还所致，并非不肖吏役侵蚀挪移。至是，云贵总督明山奏报查明原委，并请订立章程，按限摊缴。得旨：限于五年内，按部价每石五钱，由有关官员摊缴完毕。应摊银款，按限解送司库，随时平价买补谷物还仓。以此案相沿日久，且关涉人数较多，道光帝命免各有关人员参处，然申明嗣后必须于实存仓谷，认真经理，倘有再犯，决不宽贷。

二十五日（6月4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癸未科三鼎甲：状元林召棠，广东吴川人；榜眼王广荫，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探花周开麟，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至是，赐一甲林召棠、王广荫、周开麟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杜受田、汪树滑、黄爵滋、许球等二百四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副考官为礼部尚书汪廷珍、吏部侍郎王引之、户部侍郎穆彰阿。

五月初一日（6月9日）

14 查禁私铜。铜斤为钱法所关，鼓铸钱币之资，主要产自云南。近年贵州、湖北等省皆因铜斤短缺，先后奏请暂停鼓铸。据御史龚绶奏称：云南多有奸商盘踞各铜厂内，铸铜为锣锅，其质粗具，谓之锣锅铜，每件重约三四十斤，转发各地行销售卖。此外，又往往另铸小钱，搀杂使用，各衙门不肖胥役，与之勾通为奸。地方官查拿私钱，户铺颇受其累，而奸宄之徒却无一人被获归案。道光帝谕曰：铜斤短缺，固由物产丰歉有时，实因私铜充斥，积弊未除所致，著明山等通饬文武员弁，严缉私铜。私铜渐息，则官铜自裕，于各省采办，可期无误。

十八日（6月26日）

15 经户部查明，除盛京、山西、湖南、浙江、四川、陕西、贵州等省，年清年款，甘肃、云南两省未完银两为数无多外，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

湖北、广东、广西等省节年积欠银两，自道光元年（1821）奏催后，尚有未完银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二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并道光元年，复有未完银四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三两。至是奏请饬催。谕曰：各省杂税银两，向系随同地丁钱粮奏销，自应尽收尽解。各省地方官恃无展参处分，任意迟玩，延不报解，历年积欠竟达数十万两之多，其中显有亏挪情弊。著各省督抚饬藩司等，将未完银两，于六个月内，严提解司报拨。著该部核议章程，通行各省。

16 萨秉阿等以福建距京遥远，奏请赏给参加会试旗籍举人，及引见员弁盘费等。得旨：著于闽省海关库贮平余、罚科、截旷三项闲款存银内拨银一万两，发商生息。凡遇会试之年，每名举人除照例由藩司给水脚银三十余两外，加赏银四十两。其各旗骁骑校、笔帖式、领催、前锋等进京引见各员弁，向无官给盘费，亦准在前项息银内，每名给银四十两，以示体恤。

六月初二日（7月9日）

17 命于蒙古幼童中寻访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

向例，蒙古各处寻访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俱从蒙古幼孩中访查二至三名，将其姓名送至西藏，入于金奔巴瓶内掣签。

上年（1822）七月初一日，西宁办事大臣松廷奏，栋廓尔呼图克图之徒弟商卓特巴喇嘛等，查访出番族达什车凌之子，名为济尔噶勒，民人王志之子，名为桑济扎布，请咨行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同至大昭寺金奔巴瓶内掣出

一人，作为栋廓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从之。

至是，道光帝复以松廷未循旧章办理，率由栋廓尔呼图克图之徒弟呈报，将民人王志之子桑济扎布咨送西藏掣出，甚属非是。谕命此次掣出民人王志之子，不准作为呼毕勒罕，嗣后务照旧章，断不准在民人幼孩内访寻。

十三日（7月20日）

18 变通各仓放粮章程。按旧例章程，各仓监督子放粮前，将各旗所领米样送交户部，各旗领米完竣，亦呈送米样核对，意在防范管库官员胥役等从中以次充好，舞弊营私。然此等办法仅可防胥役舞弊于放粮之时，实难防其放粮前偷换搀杂之弊。且近年此例已成具文，故户部议请改为嗣后各仓收米时，令监督将各廒贮米，按廒包取米样，钤印送部，将来各旗赴仓领米，如果米色平常，即可报明查仓御史，并由户部提取原送米样核对，如有不符，即行照例严参。有旨：令实力奉行，不可日久仍成具文。

二十九日（8月5日）

19 近来内地各关口岸奸丁蠹吏，或勒征卖放，或以正作罚，通同舞弊，上下分肥，兼之各奸商有意偷漏绕越，运漕粮船包揽夹带等，致百弊丛生，亏短日甚。以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工部，奏上《征收关税折》，请饬各督抚查明关税亏短原因。谕曰：各关税课之盈绌，由商贡之多寡，然裕课必先恤商，恤商必先除弊。著各省督抚，速将各关因何亏缺，商货如何流通等，查明妥议章程具奏。著漕运总督严禁粮船夹带商货，各关监督即将各口岸家人

大加裁减，严行约束，不得假公济私，或例外横征。

七月初八日（8月13日）

20 清厘赈务积弊。每遇旱涝之灾，清廷多视被灾轻重，分别予以全免、缓征、赈济、给贷等灾蠲。然各地胥役报荒之时，每每受贿舞弊，不肯据实呈报。州县漕书、区书等员，更多藉造报丰荒册籍之机，肆意纳贿勒索。

据御史杨希铨奏称：被灾之地，凡于报明注册时，每漕粮一石，需花费制钱约四百余文。豪富之户，与漕书等勾结，多给钱文，即可将其熟收之田注入荒册，漕粮得以蠲缓。实系被灾穷黎，无钱贿买书役，或无钱注荒，反被以荒作熟，不能蠲缓。至实粮开征之时，此等穷黎无力完纳，地方官即以实欠在民为由开报。地方赈济灾民，查灾胥役同是需索牵混，百弊丛生，以次贫为极贫者有之，以极贫为次贫者有之，虚报户口，以图从中侵蚀者有之，而无业贫民竟遗漏不报。此弊各地皆有，尤以江苏省常熟、昭文（与常熟县同城而治，今属常熟市）两县为甚。道光帝闻奏，命江苏巡抚韩文绮严饬所属，实力稽查，如有前项弊端，即严行惩办，不可徇隐。

初九日（8月14日）

21 蠲缓江浙部分地区钱粮。

本年五月，江浙各府州县大水，江浙十余郡，稻田多被淹没，秋获仅三分之一，饥民满路。〖4〗湖州府（今湖州市）为江浙九灾郡之最，大江灌而南，海潮溢而西，郡治以东数百里间，平地水深一二尺、三四尺不等，浩洪滔天，

无注泻处。〖5〗滨江居民田庐被淹没，溺死者无算，棺柩乘流而下。〖6〗

至是，孙玉庭以水灾奏闻，谕命其详查被灾轻重再行奏报。寻孙玉庭以江苏灾区粮价增昂，奏请借款采买米石，又请向江苏被水地区拨赈款一百万两白银。如所请行。

此次大水，缘因此地河道年久失修。自嘉庆十七年（1812），太湖入海要道浏河，长年淤积，多处地方已成平陆。

十五日（8月20日）

22 松江各地乡民因本地水灾，纷纷各携饭箩，到府求食。众乡民先至松江府署附近之城隍庙烧香还愿，后至府署围观。因地窄人多，致将大堂暖阁外栏杆挤倒。站堂大声喝禁，与众乡民冲突，该府纱挂被撕破。〖7〗事发，提督带兵前往督捕。按察使林则徐力陈于灾民不可一味弹压，而应抚慰，并扁舟往解，民皆悦服。〖8〗

十九日（8月24日）

23 再申太监不得干政禁令。清帝于内廷存备各省道府名单，以随时查阅。先是，道光帝以所存名册历年已久，名实不符者颇多，命吏部将新单另抄一份，面交军机大臣。未久，内廷太监曹进喜竟擅命吏部开列名单，首先送其阅看，定以期限，声称到期未换新单，其须查问。同时欲向兵部堂官索要武职各官名册。更有甚者，其竟于勤政门外径向军机大臣查问另换名单之事，词色俱厉，斥户部办事疲玩。

至是，报闻。道光帝以本朝家法严肃，向不许太监干政，曹进喜竟敢越分干预，出言无状，实属狂妄可恶之至，命将其革去五品总管，交乾清宫总管太监重责二十板，另派差使，并将此旨载入宫中现行则例。

二十日（8月25日）

24 令顺天府择地设厂煮粥，五城出粜。

本年，直隶各地连降大雨，通州等八十一州县，农田庐舍，均遭冲淹，尤以固安等十州县受灾最重。官府借拨旗租银予以抚恤停征，仍有众多贫民来至京城觅食。

先一日，从御史程裔采所请，道光帝命顺天府于卢沟桥、黄村、东坝、清河四地设厂煮赈，以俾外来贫民就食糊口。而吏部右侍郎裕恩奏称：直隶各州县被水，黄村等处设厂煮赈，然通州所属马驹桥一带灾黎众多，距饭厂较远，请于附近添设一厂，俾便于就食。〖9〗是日，道光帝又准户部所拟拨米减价章程，命于海运仓内拨粳米三万石，棱米二万石，分给五城平粜。粳米每石减制钱五百文，以一千八百文出粜；棱米每石减制钱六百文，以一千二百文出粜。〖10〗又谕：仍照向来之例，不许多买，以防奸胥市侩乘机囤积居奇。粜卖钱文，照例解部。据道光帝十一月十六日谕称，此次直隶办理大赈，节经拨发帑银一百八十万两。

二十二日（8月27日）

25 向例，各衙门如有缺出，由京察一等人员中题升，一等无人，再由二等人员内拣选。时太常寺寺丞缺出，该

衙门拟以京察一等读祝官福廉为正选，以二等读祝官善祥为陪选，而一等保列人员恩庆，因现任笔帖式，非赞读出身，未谙典礼，未能列为陪选。道光帝闻报，以太常寺所拟人选名单，实与定例不符，命该堂官将太常寺寺丞一缺仍照例由一等之福廉、恩庆拟定正陪，带领引见，其所请以善祥拟陪之处，著不准行。

二十六日（8月31日）

26 道光帝谕内阁：国家设官分职，内外并重。外省道府州县等官，固有察吏安民之责，在京各部院之司员，综核外省奏咨事件，政务殷繁，亦须明干勤慎，方资治理。乃近年以来，各省督抚率请将衰庸之员以京职改补。将来人数增多，必致庶司旷误，于吏治大有关系。嗣后外任道府以下，知县以上各官，如有才具平常，及年力衰迈者，当遵照定例甄别改简降补，及勒令休致，概不得奏请以京职改补。从前已改补京职各员，各该堂官应留心察看，如有衰庸不能胜任者，即随时澄汰，不得稍事姑容。

八月初二日（9月6日）

27 定失察鸦片烟条例。先是，御史尹佩棻奏请饬明山认真办理管束烟瘴军犯、严禁鸦片等四事。道光帝以云南地方种植罂粟，熬制鸦片，且文武衙门幕友官亲、武弁兵丁亦有吸食鸦片者，命明山等实力查缉，严拿究办，并令吏部、兵部就地方官查缉鸦片奖惩诸事妥议具奏。

至是，吏、兵两部奏称：鸦片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来于地方官只有严参贿纵之例，并无议

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烟斤未曾议及，条例尚未周备。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察觉，按其烟斤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其文武官拿获烟斤议叙，均照旧例施行。从之。

初四日（9月8日）

28 各省遇有偏灾之年，清廷时有蠲缓钱粮之举。然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并不立即誊黄晓谕，致不肖吏役等乘机私征。为除此弊，道光帝令通谕各省，嗣后办理蠲缓之案，各督抚必须责成该管道府，就近稽查，如已奉恩旨，未贴誊黄者，立即严参惩办，倘该道府扶同徇隐，一并严行参处。

初九日（9月13日）

29 准直隶贫民出口谋生。

按例，凡民人出入各关口，必得持有官府所给凭票。本年直隶大水成灾，贫苦民人车载襁负，纷纷出关，或为依附亲族，或为出口佣趁。因无官给凭票，不能出口，复又长途折回，颠沛流离，困苦不堪。御史程矞采奏请饬令各关员弁，将各出口贫民放行。〖11〗道光帝谕曰：饥馑之年，贫民出口谋生，本为事所恒有，乾隆、嘉庆年间办理荒政，皆曾准令出口谋生。著直隶总督蒋攸铦接奉此旨，

即行知直隶所属各关，除商贾行旅及形迹可疑之人，仍照旧例验票放行外，其实系觅食灾民，只需问明来历，询其将往何处，知其所往地方，俾得有所稽核，即可放行，毋得概行拦截。俟来岁春融，情愿回籍耕种者，即任其复业可也。

二十二日（9月26日）

30 从直隶总督蒋攸铦之请，准将直隶报升地亩九千九百六十余顷，照节次荒地租则造册报升，统于道光四年（1824）一律起征；试垦地九百七十余顷，准俟八年限满，察量荒熟情况分别报升；难垦地七万三百六十余顷，因系水冲沙压，难以召佃开垦，准于履勘后报部查核。

九月初四日（10月7日）

31 暂开海禁，招商赴台购米。本年浙江省雨水过多，兼之山洪暴发，低洼之田多被冲淹，粮食歉收，米谷价涨。邻省福建却获丰收，台湾亦有余米可以出粜。浙江巡抚赵慎畛奏请暂开海禁，招募商船，赴台采买米石，由海路运至浙省，以济民需。得旨：准立即招商给照，并免征买米商船税科。商船所经各海口，均应验照放行，不得任意留阻。俟浙江米价稍平，即行停止，仍遵旧制，饬禁海运。

初五日（10月8日）

32 命将林清案逸犯家属交地方官取保管束。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率天理教徒二百余人攻袭皇宫，旋败亡。至是，已逾十年。刑部奏：林清案逃逸犯缉获无期，其家属久禁囹圄，可否发交地方官取保严加管束。得旨：逃逸

犯辛百岁之妻辛王氏、张龄儿之母张李氏等，俱已监禁年久，准其发交地方官，取具切实的保，严加管束，俟获到逸犯，再行讯明各家属应否缘坐，分别办理。

十二日（10月15日）

33 永定河漫口合龙。

六月，北京地区连降大雨，道光帝于十五日曾特降谕旨，严饬永定河道等督率厅汛各员加意防范。十七日，永定河水势异涨，北三工水高堤顶，漫口约宽四五十丈，南二工漫口约五六十丈。道光帝以现当伏汛吃紧之时，各工巡防，正须相机妥办，令暂缓将该河道总督张泰运交部议处，责成其戴罪立功，将各漫口赶紧盘做裹头，勿致口门愈刷愈宽，并将其他危险各工，实力防护。其后，道光帝多次就永定河工降谕，命必得霜降前完工。

至是，张文浩等奏，昨日丑刻，永定河漫口合龙，全河复归故道。查此次河工，共用银十三万五千四百九十余两，较原估节省一万四千五百两。

二十九日（12月1日）

34 奏定《酌筹苗疆善后章程》。

五月，贵州黎平府下江厅（今下江县）“生苗”与“红苗”，因租种山地争闹而挟仇械斗，毙杀多命。道光帝闻报，即令贵州巡抚程国仁饬地方官府，将首从各犯缉拿到案，详究互斗确情，平允剖断，使两造之心折服。

寻程国仁奏：现已令生苗各归原业，将红苗递籍安插于古州厅（今榕江县）、荔波两处，参与械斗之生苗与红

苗人犯，现正审讯，苗寨已趋安定。

至是，为防再起争端，程国仁拟定防范章程：一、开泰、永从等八寨，丹江、荔波等厅州县境内，山路荒僻，拟添设卡座，派役巡察，并令古州、下江等寨协营，加强巡逻，禁止红苗复入生苗寨落滋事。二、古州、荔波等地村寨中红苗户口，各归土司管辖，如无土司，就近交苗寨头人管束，并责成地方官不时稽查。三、改生苗各寨头人自行接充为苗众公举诚实者，官给腰牌承充办法。遇有命盗斗殴及争执户婚田土等事，仍命官为剖断，不准擅自仇害。四、严禁汉奸擅入苗疆扰害。从之。

十一月初九日（12月10日）

35 喀尔喀蒙古贼犯扎雅图棍布札布因越境偷窃俄罗斯牛只，被获。道光帝闻报，以该犯竟敢越境行窃，情殊可恶，命其按以一罚十之例，赔偿俄罗斯；并命将该贼犯押至中俄边界地方，重责示儆，从重枷号两个月，期满后仍带回库伦，严加管束。同时命蕴端多尔济将清廷对窃牛犯照例罚牛，从重惩办之处，通告俄罗斯地方长官，俾使其此后益加感恩恭顺。

二十四日（12月25日）

36 近年京城治安混乱，不特报窃累累，而破案甚少，且竟有各处匪徒结伴游行，白昼抢取衣物等事。京师城内，本有步军统领、顺天府衙门，城外设有顺天府所辖四路捕盗同知，额设各路官兵，分司巡查缉捕之事。然日久弊生，各捕盗同知等仅限于核转刑钱诸务，而于缉捕诸事则无所

讲求，不能约束弁兵。或缺额不补，或以老弱充数敷衍，甚至藉名讹诈。本年八月初四日，御史陶廷杰曾奏请整饬五城捕务。现给事中朱为弼复奏请酌筹京城内外缉捕事宜。

道光帝闻奏，谕曰：京师为辇毂重地，除莠安良，缉捕尤关紧要。若如该给事中所言，则京师捕务形同废弛，不可不亟加整顿。命顺天府府尹确查所属额兵是否足数精壮，该同知等如何约束稽查，及承缉各员分别勤惰奖罚之处，明定章程，庶足以收实效。其城内专司缉捕衙门，尤应不分畛域，并力查拿，以期畿辅肃清。至外省往来通道，该管地方官弁，尤宜严密稽查。著各直省督抚，凡通衢大道，以及城市村庄，遇有盗窃之案，饬属立即严拿究治，务使奸徒敛迹，良善安全。

十二月十二日（1824年1月12日）

37厘除各省书吏幕友积弊。

各直省大小衙门，皆有额设书役，以供使令。各官延请幕友，襄办事务。然近来大小衙门内书吏幕友人等，往往借势作奸，弊端百出。据御史王世纱称：直隶藩司、臬司各衙门，除经承外，另有缺主名目，分为内班、外班，包揽州县公事，是准是驳，皆归其把持。各州县幕友，多出身书吏，每遇案件，辄密与缺主商议，撞骗分肥。

事闻，道光帝谕曰：此等书吏朋比为奸，把持政务，实属地方之害。直隶近在畿辅，尤当整饬吏治，以端表率，著直隶总督饬令各该司等随时查察，将缺主名目，立即革除。此等恶习，直隶尤甚，其他各省恐亦所不免，通谕各省督抚，亦需明白查访，一体严禁。

二十三日（1月23日）

38 惩处海运仓豆石霉变有关人员。

京师海运仓所贮历年陈豆，本年八月已全部发粜出仓，所存豆石，皆系本年三月入仓新豆。然本年九月，侍卫处领取马豆，所领之豆已霉变不堪。十二月初二日，道光帝命仓场侍郎明白回奏，并命查仓御史逐廒清查，咨报户部。

初四日，仓场侍郎和桂等回奏称，收贮之时，即已察觉豆石潮湿，自捐二百两银，充为挑晾之费。有旨：新收之豆，既有潮湿，本当奏明驳回，不可收贮，仓场侍郎混将湿豆贮仓，并自捐银二百两，以为晾晒之费，更是向来无有之法。可见该仓监督与花户等偷换搀和，通同舞弊，在所不免。该侍郎等或明知有弊而代为弥缝，将和桂、张映汉先行交部议处。

初七日，给事中朱为弼参奏仓场侍郎所奏不实。道光帝谕曰：该侍郎回奏之时，朕即觉其不实，和桂等实属大负委任。著将和桂、张映汉解任，由托津、英和等会同刑部堂官，提同已革海运仓监督雅隆阿、曹松龄，及已革治罪之花户李锐等，严行审讯，务令水落石出。

十九日，据署仓场侍郎博启图奏：海运仓内义字等十五廒，应存豆四万一千一十八石七斗，经查，共盘出未经霉变可以支放豆一万六千七百五十一石，已霉变不堪支放豆为二万五千八十三石。虽其总数较原贮数目稍有盈余，但其他仓廒多有亏缺。如生字廒应存豆六千九百五十石，仅盘出四千四百一十九石，亏缺二千五百三十一石。

至是，此案已明。已革海运仓监督雅隆阿，及解任监

督吉升阿，于花户等放豆舞弊之时，曾先向其挑斥，迨得钱后，即任听其开放，致使该花户等肆行无忌。道光帝令将雅隆阿、吉升阿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解任监督何元瀛，即行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已革监督曹松龄，无通同舞弊情事，受贿较少，可完赃后免罪；解任仓场侍郎和桂、张映汉等，虽办事错瞒，但无通同隐饰情弊，加恩以六品主事用。

此案至此并未结束。次年正月二十五日，新任仓场侍郎博启图奏报，经续查海运仓黍字、地字二廒梗米，共亏缺二千八百余石。道光帝见奏怒不可遏，谕称：前任该监督等，相互交代时通同舞弊，著刑部立提集已革监督雅隆阿、曹松龄，并革退花户纪永祥、李锐等，严切根究，按律惩办。同时特谕户部：其他各廒所存米石尚多，必须逐一盘查，将应领米数较多各旗，札行该仓，按月发放，尽速放罄，彻底清查有无亏缺。原定新任监督两个月内具结接收之限，亦准暂缓结报。

清廷曾明确规定，每于各仓廒贮米之时，皆由仓场侍郎当场验收加封，以防粮米亏缺等弊，然近来海运仓频有缺短米石之事。道光帝以为，此系书攒花户放米时勾通盗卖，该仓监督不能实心防弊所致。缘此，翌年二月降旨，命漕运总督严饬文武员弁沿途认真稽查，禁旗丁盗卖，凡旗丁有短交正米、耗米者，均令领运官照数补足；仓场侍郎及各监督、各经纪花户人等，定例期满后，必须全部革退，另募新户，以防其长期盘踞，与胥役勾结舞弊。

39 是年，除直隶武清等三十一州县，江苏、福建、台

湾等处未经咨报外，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七千五百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二人〖12〗，各省存仓米谷三千四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六十六石。

〖1〗《清史列传》卷三七《程祖洛传》。

〖2〗《清史列传》卷三七《陶澍传》。

〖3〗《清史列传》卷三七《赛冲阿传》。

〖4〗《校经廎文稿·诗文注》，道光三年。

〖5〗《铁桥漫稿》卷三《与姚秋农侍郎书》，道光三年。

〖6〗《白下琐言》卷三。

〖7〗《恭寿堂奏议》卷五《审办藉灾肆闹乡民疏》。

〖8〗《续碑传集》卷二四，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9〗《清史列传》卷三七《禧恩传》。

〖10〗清代京师历年漕粮平粜价格不等，一般皆较当时市价便宜一百文至三百文。其降价幅度上下波动亦较大，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每石米市价为一千五百五十文，平粜价为一千四百五十文，降价幅度不过 6.45%；而乾隆三十六年，每石粟米市价为一千二百六十七文，平粜价为一千文，降价幅度为 21%。道光三年的降价幅度更大些，粳米当时的市价为二千二百文，平粜价一千八百文，价差为五百文，降价幅度为 21.7%。棱米市价为一千八百文，平粜价为一千二百文，价差为六百文，降价幅度达 33%以上。参见光绪《漕运全书》卷三四。

〖11〗《清史列传》卷三七《程矞采传》。

〖12〗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八千六百四

十万八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三亿八千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九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清通鉴　卷一八一

道光四年　甲申　公元1824年

正月二十一日（2月20日）

1 防仓贮新旧混杂积弊。

每年运至通州豆类，皆贮于旧太、海运、万安、储济四仓。每月发放豆石，亦自此四仓内发放。日久弊生，花户藉旧豆尚未放尽，即交纳新豆之机，压陈放新，搀和舞弊。为杜此弊，户部请将新豆、旧豆分别贮存，以免新旧牵混。

道光帝允其所请，命将今年新豆存贮南新、北新二仓空廒。且谕：嗣后南新、北新、旧太、海运、万安、储济六仓，何仓先行放竣，即于何仓收贮新豆。发放豆石，按仓口次序，放竣一仓，接放一仓。著该监督等出具并无颗粒陈豆印结，报部查核，复由仓场侍郎派委妥员查验属实，再贮新豆，以清积弊。收贮新豆之时，各仓满汉监督，必

得遵循定例，一员在官厅检查米档，另一员亲坐廒口监督，不得委任胥役代为收放，违者责令查仓御史指名参奏。

二十九日（2月28日）

2 《清仁宗实录》纂修告成，道光帝命所有皇史宬、盛京尊藏本二份，首页应列前衔。命查照旧式，将监修总裁曹振镛、戴均元、英和、汪廷珍四人衔名，排次缮写。四月十九日，道光帝又以仁宗睿皇帝圣训、实录告成，御殿祗肃受书，于编辑各官，特加优奖。大学士曹振镛，赏戴花翎，其长子候选员外郎遇缺即补，次子赏给举人，准一体应试。大学士戴均元长子候补员外郎，遇缺即补，长孙监生赏给举人，准一体应试。其他各官及其子孙，亦赏加有差。

3 是月，吉林将军松筠以参务疲累，奏请恢复旧规，并请准挖参人夫等在小绥芬、双城子、达塌河一带屯田垦种。道光帝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寻议上，得旨：吉林参务节经立定章程，所议尚形苦累，自应量为调剂。所有绥芬、乌苏里产参山场，住山过冬刨夫，准其仍复旧规办理。所采之参，按额交足上等好参，所剩方可售卖。守卡弁兵，随时按票查验，不得潜居偷漏，不得夹带私参。道光帝以松筠所请准刨夫屯田垦种，易启奸民窝藏寄顿等弊，著不准行。以松筠所请遇事纷更，种种错谬，罢其吉林将军之职，以富俊代之。〖1〗

二月初四日（3月4日）

4 减价平粜米粮。

去岁直隶大水，京畿市集粮价增昂，七月二十日，道光帝命拨海运仓粳米三万石、棱米二万石，分以一千八百文和一千二百文出粜，较市价分别便宜五百文和六百文。本年初春，又准户部所奏，自北新仓内再拨粳米三万石、棱米二万石，分予五城，即速平粜。粳米每石减制钱八百文，棱米减制钱一千文，然因此时京城米价上涨，其价仍较去年七月为高，出粜价格分别为一千九百文和一千五百文。粜卖所得钱文，照例解部。此次出粜，清廷虽仍照旧例，毋许逾限多买，以防奸胥市侩囤积居奇，命五城御史及都察院堂官随时稽查，以防设厂平粜时偷漏米石，及其他挤压伤人事件等，然仍是弊端百出。

此次平粜粮米，其官价较市价减少十之三四，次贫者或有少许钱文籴买，勉强糊口，受得实惠。而极贫之户或流离觅食之人，无钱籴买，仍归无食待哺。至是，御史王世绂奏请酌拨平粜米粮，接济饭厂，煮粥济贫。道光帝以其所请系实在情形，命于京城内外饭厂，酌量加米，展期散放。平粜十厂，每厂粜米四千石，共粜米四万石。为防奸商雇人代买，命将每人只准买米二斗之例，改为每人限买米一斗。

平粜米粮，设立粥厂，行之京畿，他处仍是百姓流离，粮价上涨。二十一日，直隶总督蒋攸铦奏：直隶地方粮米市价仍高，若照历年成案办理，小民仍艰于买食，仍需大加减粜，以平市价。

道光帝从其所请，命无论棱米、粟米，统按市集次粟米价计，价在一两八钱至二两一钱者，每石减银三钱；二两一钱以上至二两四钱者，每石减银四钱；二两五钱以上，不必按价递减，每石总以二两定价出粜；价在一两八钱至一两七钱余者，俱减至一两五钱；价在一两六钱及一两六钱以内者，仍照常例，每石减银一钱，无庸再行议减；平粜所需米石，先本地存贮仓谷，并上年赈济剩余米石动粜；所存不足敷用，或本处无米谷可粜者，可于上年原拨奉天粟米内拨用。

二十七日（3月27日）

5 福建暂停鼓铸钱文，兵饷皆以银两发放。近年，福建地方银贵于钱，宝福局鼓铸钱文，成本过高，折耗甚多。兵丁人等领饷，皆以银、钱搭放，领饷后以钱易银，计约每两短钱二百余文。从闽浙总督赵慎畛之请，道光帝命自道光四年（1824）始，宝福局暂停鼓铸钱文，其应搭兵饷，自夏季始，停止搭放钱文，统以银两全支，局内所存钱文，及旧存铜铅，均暂存贮局内。命该督随时察看情形，如钱价稍贵，即行奏明开始鼓铸。各营兵饷，亦仍照旧例，银、钱搭放。

三月初二日（3月31日）

6 招商赴台购米运津。

御史佘文铨以福建、台湾等地米多价贱，奏请官为采买，北运天津，以实仓储而济民食。道光帝命交户部议复。户部以官为出面采买，恐难免滋生强勒逼索等弊，奏请暂

开海禁，官给贩米之票，招募殷实商人，自行购贩。商船运米抵津，呈验米票，免其纳税，听其各自投发米行，按市价粜济民食，庶可免吏胥勒索之累。

道光帝是之，命福建巡抚孙尔准于本年四五月巡台时悉心查看，若台湾果真米多价贱，即将如何招商给照，或糖船装载，或另船贩运，并该处时价及运津水脚，每石应得价银若干，分晰议定章程具奏。

至八月，承运商计向天津运米十四万石。直隶秋收丰稔，京津米价始渐回落。〖2〗

八月初四日，道光帝谕曰：运米商人自备资本，远涉重洋而至，现直隶米价回落，如仍令其自行投行，按市价粜卖，必致亏本赔累，且米石未能售罄，不能尽快南回，更形苦累，如此殊非恤商之道，著户部妥筹恤商办法。

经户部筹议，请将此次自台所运米谷，皆官为收买，其价按当时孙尔准所报米价另加运费，每石给库平银三两六钱；官府买米谷，须先行出示晓谕，如有官役乘机克扣平色，浮加斗斛，或于运粮船回驶之时，留难勒索等，准该商等指名控告；此次运米商船带回货物，官给印照，所遇关津，一律免税。道光帝以该商人等急公应募，远历海洋，命孙尔准将率领办运，资本最多，尤为出力者，分别生监民人，给予顶戴职衔，及酌量奖赏，以示鼓励。

初四日（4月2日）

7 礼部尚书管国子监事汪廷珍等奏，请颁御集，以惠艺林。得旨：著武英殿将《养正书屋全集》，刷印装潢三十部，赏给国子监分贮，俾多士得资诵习。

初五日（4月3日）

8 定洋米易货之例。

广东粤海关一口，向准洋米进口粜卖，并准其免输船钞，粜买完毕，即刻回国，不得装载中国货物。而近来外国米船来粤日少，广东大员委员向洋商查询，答以其国地广人稀，产谷本多，本亟思贩运内地贸易，第运米远来，虽免完纳船钞，而放空回国，远涉重洋，并无货压舱以抵御风浪，又无多利可图，是以罕愿载运。至是，两广总督阮元、广东巡抚陈中孚、海关监督达三等奏请将旧例量为变通。

道光帝准其所请，谕曰：嗣后各国夷船来粤，如专运米石，并无夹带别项货物者，进口时，仍照旧免其丈输船钞。所运米谷，由洋商报明起贮粜卖。粜竣，准其原船装载货物出口，然需与别项夷船一体征收税课，汇册报部。〔3〕

初六日（4月4日）

9 议定严禁粮船水手滋事章程。各运粮帮船水手，多雇用本地人夫，间有外来无籍游民。此等人员往往恃众强横，甚至肆恶逞刁，凌虐商民船只。漕运总督魏元煜奏请严定章程，以为约束。道光帝准其所请，命其责成各帮船舵头，雇用水手之时，必得确知其姓名、籍贯，保结存案，毋许其滋事潜逃。为防随帮船作恶之匪徒与水手勾串，饬令运弁需将头舵及水手年貌、籍贯等，造册呈送官府，每人发给腰牌，每于船泊时，按船查验。又因苏州、常州、镇江、扬州等各府，城河窄狭，时有拦阻商民船只，勒索滋闹情事，谕令各有关营员亲驻河干，轮流弹压，务俾凶

悍有所儆畏，以肃漕运而安行旅。

四月十三日（5月11日）

10 经查，江苏各属历任未解及新任征存未解银两已达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三两，道光元年（1821）至今三载，虽经屡次奏催，但该省既未将此项款银专案报解入拨，亦不将报解迟延及督催不力各员职名开列送议。至是，户部报闻，并请饬催。得旨：令江苏巡抚韩文绮勒限严提，解司报部，并将督催不力各官职名，查取送部核议，如再仍前延宕，即行参办示惩。

11 修订父母殴子误杀旁人律例。按律：父母殴杀其子，罪止徒杖，与其他凶犯应拟绞抵不同。若因其殴子而误杀旁人，则按寻常殴斗误杀旁人致毙例拟绞监候。至是，刑部奏称：父母殴子误伤他人性命拟绞，殊不平允。请嗣后父母殴子，误伤旁人致毙者，减等治罪，于斗杀绞监候律上，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因谋杀子误杀旁人一命者，子故杀斩监候律上，减为近边充军；如因殴子或谋杀子，误杀有服卑幼者，各于殴故杀卑幼律上，减一等问拟；若误杀有服尊长者，仍依殴故杀尊长及误杀尊长各律例问拟。道光帝从之。

十五日（5月13日）

12 各督抚及盐政等，屡以有职人员舍官就幕为由，奏请对其议叙。是日，御史蔡学川奏请严禁幕友滥邀议叙。道光帝是之，谕曰：朝廷议叙之典，原所以鼓励人材。至幕友襄理幕务，由本官自行延请，与在官供职者不同。若

以有职人员舍官就幕，遂得滥邀甄叙，既难免大员市恩瞻徇等弊，且开各项人员规避取巧之端。嗣后，各督抚、盐政等奏请一切议叙，概不准将幕友保列。

二十三日（5月21日）

13 近来，直隶提督武隆阿等阅看提标四营演习梅花车炮阵，未能如式整齐。至是，奏请裁撤梅花车炮阵。道光帝谕曰：梅花车炮阵，系为杨芳奏请添设，历时已有两年，因其所配兵械庞杂，迄今仍无成效。著武隆阿仍严饬将弁，专习兵部所颁九进连环阵势，如此非但队伍分明，且省兵力而归实用。所有杨芳奏添车炮阵势，即行裁撤。

五月初八日（6月4日）

14 兴修三吴水利。

江浙系富庶之区，如何修治河道，使兴利除弊，向为当地督抚所重。本年正月，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奏：太湖地跨江浙苏、常、湖三郡，凡杭嘉湖宣歙之水，无不汇归太湖，后由浏河、黄浦、吴淞三江分趋于海。太湖水系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大加疏浚，虽历年时有兴挑，然因海潮挟带沙土，日久渐形淤垫。旱则水不流通，难资灌溉，涝则诸水汇于太湖，仅吴淞江一水可为入海之道，往往汛溢为患。请予以疏通。道光帝以工程巨大，所费颇多，须通盘计算，次第兴办，命其悉心勘查，妥议具奏。

三月，给事中朱为弼、御史郎葆辰等屡次奏请趁水涝未降之时，将浏河、吴淞及太湖等大加疏挖，以为一劳永逸之举。林则徐亦建议以江宁、江苏两藩司所存捐银为挑

浚工需，工竣，按照得沾水利之各州县分别摊征还款。〖4〗道光帝命孙玉庭等迅速勘估覆奏。

至是，孙玉庭覆奏称，江苏吴淞、浏河等处，及江震下游一带泖湖浦港，积年久远，淤垫甚多，若统加修浚，工巨费繁，请于各条水道中，择要先加疏治，其余分年兴办。道光帝允其所请，吴淞江、浏河、白茆均暂缓办理，先行疏浚本年被水较重，急需泻泄深通之黄浦江一路，河工所需银两，准借帑兴修，工竣，由得沾河工水利各州县，分年摊征还款。

十二月，孙玉庭又奏言：经查，黄浦、娄县、吴江、震泽、华亭五属，承太湖下注，黄浦各支河，浅滞淤阻，应挑应切，共估需土方，并柴坝单长，计需银九万五千八百余两。又吴淞江为太湖下注干河，由上海出闸，与黄浦合流入海，因去路阻塞，流行不畅，应于受淤最厚之处，大加挑浚，共估需土方银三十万五千一百两。道光帝命有关衙门筹解河工之款，且谕孙玉庭等：吴淞江口四孔大闸，近日因上游杭嘉湖等府溪河，每多沙壅，若再向下游修建闸坝，堵御浑潮，必致阻遏上游来水，殊于浙省未便。其应否修筑之处，著孙玉庭等悉心酌商。

此次兴修三吴水利，因经费困难，只疏浚黄浦江一路，未及三年，其他河道淤垫更甚。故道光七年（1827）七月复有御史李鹏请彻底疏浚东南三吴水利之奏。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

15 去岁直隶大灾，赴京城就食流民颇多。五月初，道光帝以时届五月二十日，京师五城饭厂停止，命顺天府及

五城豫期出示，并于每日放饭时，对流民面加晓谕，勿使久留京师，游手失业。至是，年力强壮、力能佣趁耕作者，多已出城谋生，惟年老病弱者，难回乡里，滞留京师，仰赖粥厂度日。御史程矞采奏：请将五城十厂已拨而未领余米一千五百石，分予五城栖留所，仍照放赈之例，每日大口散给五合，小口减半。道光帝以此等老弱流民，糊口无资，情殊可怜，从其所请，命各有关官员于领米散米之时，将各流民籍贯、姓名等询明注册，给予戳记签牌，随时稽查，务期实惠在民，毋许假手书役胥吏，致有侵蚀克扣之弊。

六月初五日（7月1日）

16 命各省及时审断各案。外省官吏或受贿徇私枉法，或错聩糊涂，审案不公不平，近年赴京控告事件日增。道光帝特旨发交或都察院转咨各省京控案件，重审完结者亦不过百之二三。

道光帝以为，外省民人赴京控告，虽不无逞刁讦讼之徒为之播弄者，然众多羸老穷嫠之人，背井离乡，跋涉饥寒，迢迢千里，必有冤屈。前有山西阎思虎强奸酿命一案，曾降旨交审，始终未能剖断明晰。至刑部提集人犯，严行研鞫，始使被害妇女明白昭雪。道光帝忧心忡忡，以此案之外，其他是非颠倒之案，又岂能以数计？遂谕曰：似此案牍繁多，草率从事，含冤莫诉，苦累愚氓，亦安用此督抚大吏为乎？著各督抚、将军、都统等，嗣后凡有特旨发交或都察院转咨各案，不得委派他员，均应亲提人证审结，冤抑者立予伸理，刁诬者从严惩治，各州县若再有任意延

宥不结者，即将提解逾限之员，先行参办，以冀谳狱持平，期于无讼。

二十六日（7月22日）

17令各省迅速完解税课钱粮。

户部于道光二年（1824）四月查明，各省拖欠未解正杂税课银六百三十二万三千余两、钱一万五百余串、米谷六万五千余石。道光帝曾降旨严催，命各地接到户部行文之日起，一年内全部追完解部，若逾限不解，即查取该管追解不力各官职名，严参惩办。

其时，吏治官风日坏，办事拖沓疲玩，即奉旨交办之事，亦多敷衍塞责。追缴银款之事，虽已历二年之久，除四川省原亏银两米谷无多，业已依限全完外，他省仍有未能全部完竣者，有完缴未过半者，甚有仅完解十之二三者。

现又经户部查明：各省尚有未完银四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一十余两，钱七千七百八十七串，未完米谷六万五千二百六十余石，与道光二年亏缺无异。除陕甘总督将该省未完银两咨报户部，并请展限一年外，其他未完银粮各省督抚，于催缴银粮上谕置若罔闻，既不将因何原故逾期未行完解奏报，亦未将追解不力官员职名查报参办。至是，报闻。道光帝怒斥其实属玩延，谕曰：著户部行文各省督抚，先将追解不力各员职名查取送部严议，其未完银米，各省须迅速催令全完，实有他故不能完结者，须专折奏报。此次严催之后，倘仍有抗不报解者，令户部即将该管督抚等奏参惩处，以儆玩违。

18 是月，富俊议奏双城堡移驻京旗章程四条：一、京旗闲散有愿赴双城堡者，著各旗于十月报齐户部具奏，十一月初即知照顺天府尹、直隶总督、盛京吉林将军，正月初十以前定期启行，地方官计程筹备。二、移驻京旗，大都无力觅工，请将户部应拨银两，俟抵吉林后，由将军衙门备用银两项下发给，作为雇工之用，俾得全获地利。其荒地五垧，亦可随时开种。三、弹压大臣改派年班，仍令地方官随同护送，给与车辆，分段递送。四、每年应修住房百所，于本年冬季备料，以省运费。〖5〗如所请行。

七月初九日（8月3日）

19 定江苏清查仓库章程。

以查出江苏又亏缺银二百六十二万两，巡抚韩文绮奏清查仓库亏垫章程八款：一、垫完民欠，分年勒限催追。二、本省外省官欠，分别立限追补。三、本省外省追赔银两，酌展限期完缴。四、领变价银款，勒限追补。五、摊捐银款，分别流摊追补。六、书役欠项，分限严追归款。七、无著银两，仍提羡余弥补。八、存仓米谷，勒限买补足额。旨令户部议覆。

至是，户部议覆。道光帝令依议行，谕曰：各省仓库亏缺，总由该州县挪新掩旧，积习相沿，是以每遇清查，名为追补，实开新亏之渐。江苏此次查办，复又亏缺二百六十二万两，现准其勒限追补，姑免治罪。韩文绮务当实心实力，将各员亏欠银两，认真催追弥补。

十六日（8月10日）

20 从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陈若霖等请，封闭直隶宛平县中兴煤窑。

二十四日（8月16日）

21 据称，各省知府养廉，惟山西最优，故山西吏治较他省清明。以此，御史程德润奏：请照山西之例，议增他省知府养廉，以使仓库无亏，一切命盗案件，可随时清厘，有裨于整肃吏治官风。

道光帝颇不以为然，谕曰：阎思虎强奸民妇一案，即在山西，知府沈琮即在养廉优厚之列，然于属县吕锡龄枉法营私，却有心回护，不能据实平反。可见知府之贤否，不在养廉之厚薄。雍正年依各省官其缺之繁简，增设养廉，行之百年，从无人以养廉不敷办公而请增加者。若各省纷纷奏请增加，成何政体？国家治理之要，总在督抚大吏于所属知府实力稽查，遇有贪劣及徇庇属员者，立即参奏，自可收察吏安民之效。该御史所请，著不准行。

闰七月十一日（9月3日）

22 按旧例，凡劫夺妇女为从人犯，不论情节轻重，从严概入情实，拟绞监候。现刑部奏称，如此拟罪，实有未协。请酌改为从人犯，帮同拒捕杀人，或在场助势者，仍照旧例，拟入情实；如仅只在外瞭望，并无拒捕助势情事，应自本年秋审为始，俱改缓决。从之。

二十七日（9月19日）

23 前江西巡抚程含章以江西各县缺分，苦乐不均，请于缺分较优之庐陵等三十二县，每年提若干羡余银两，补贴贫瘠之大庾等十厅县，以资办公。道光帝命新任江西巡抚毓岱等详查议覆。

至是，毓岱等具奏称，按现今情形而论，各州县办公尚无窒碍，至将来是否应有变通，或应行停止，随时察看情形，再行斟酌办理。帝谕曰：各州县缺分，繁简不同，情形亦随时互异。若就目前赔累之缺，为权宜补救之方，将来又复叠议饬更，转生枝节。且地方官除应得养廉外，皆为陋规，本非令典，今若较量肥瘠，挹彼注兹，一或办理不善，则地方官皆得藉口赔累，必致乘机贪污中饱，于吏治民生，两无裨益，程含章所请津贴之处，皆不准行。

八月初五日（9月27日）

24 改建大梁书院。

以河南省城大梁书院，地势低洼狭小，难以栖止授读，河南巡抚程祖洛奏请将城内官房一所改建书院。道光帝以作育人材为念，从其所请，准其将此官房改建书院，俾中州士子藉资肄业授读。

道光五年（1825）三月，大梁书院建成。三月二十八日，道光帝命该书院将原有康熙帝御书匾额敬谨悬挂，并加赏御书“正学渊源”匾额一方，以示乐育人材之意。

初十日（10月2日）

25 申斥考试翰詹阅卷大臣。

考试翰詹各员试卷，例由阅卷大臣按其文字之优劣，拟定等第之高下，进呈皇帝钦定。凡有违式及平仄不谐，失贴错误者，均应定置四等或不列等。

是日，以阅卷大臣进呈初拟等级之翰詹试卷，有将违式之卷列入二三等者，有将文理荒谬之卷列入四等者。道光帝颇为不悦，以为此次错误，非阅卷大臣不明旧例，或一时失慎所致，而系有意瞻徇情面，不肯如实指出纰谬，以为见好地步，故降旨申斥：殿试朝考试卷，多至二百数十本之多，朕何能一一披览？若阅卷大臣皆如此草率行事，尚成何事体？警告阅卷大臣，日后如再有拟定等第前后舛错者，定当惩处不贷。

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

26准筑直隶千里长堤。

经查，高阳县之刘家沟至天津县西沽炮台，河岸年久失修，一遇水涝，田庐被淹。工部侍郎程含章奏请修直隶千里长堤。据其估算，修筑堤工，及沿岸栽种芦苇、柳树、防护桩埽等土方工料银，共需三十四万七千一百两。道光帝准其所请，命将全线分作十段，选派熟谙工程之员，动项兴办。

翌年五月，直隶总督蒋攸铦奏准防守千里长堤善后事宜六条：一、责成汛官，实力防守。二、仍循旧制，责令民修。三、严禁占碍河淀，以资蓄泄。四、酌设衩夫垡船，以复旧制。五、添设汛弁水手，并移驻汛员。六、濒河险工，应建堡房，并筑防风埽段，以御大汛。得旨：本章程均属明备，无庸指驳。然立法非艰，行法维艰，故为政要

在立法必行。即以长堤善后事宜而论，拟议未尝不妥，若该管文武员弁，奉行不力，或有名而无实，于事何济？

十一日（11月1日）

27 继昌之父任内欠亏运脚银四万一千八百八十七两，其父已故，例由继昌代赔。继昌以代赔欠项，无力完缴为由，奏请将本人及弟钟昌廉俸坐扣一半完缴。道光帝不准，谕曰：向来分赔代赔之项，必须实系无力完缴，方准坐扣廉俸。继昌曾任两司，理应勉矢天良，设法完缴。现请坐扣廉俸一半，名为扣缴，实则遥遥无期。若允其所请，各员纷纷奏请仿行，必致赔款俱归无著。所有该员请将兄弟廉俸坐扣之处，著不准行，仍令按限全部完缴。

十七日（11月7日）

28 命严查滋事宗室。

宗室闲散子弟，时有不知自重者，外出游荡，滋生事端。本年三月，有宗室全胜率人赴贝勒奕绮府内恃强肆骂。近日，复有宗室拉尔森，身穿平常小褂，不系黄带，闯至西城副指挥衙门，推翻公案，如泼皮一般卧地喊骂。道光帝以其自甘下贱，有玷宗潢，命革去黄带子，作为红带子，以示惩教。

未久，御史王丙奏：京城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外，有三五成群之人，自称闲散宗室，索诈滋扰，刁讹百出，有称为春三爷及外号为麻赵等名目者。道光帝闻奏，至是降旨：此等人员，如系奸徒假冒宗室所为，已大干法纪；若其果为不肖宗室所为，在外滋扰，岂不更属不成事

体？著宗人府、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等衙门，一体严密查拿惩办。

九月二十八日（11月18日）

29 不准盐斤加价。

以长芦盐商商力日疲，阿尔邦阿奏请照嘉庆十四年（1809）成案，盐斤加价二文，津贴商人，以清积欠。事交蒋攸铦、程祖洛会商具奏。寻具奏，请加价一文。复经户部议奏，请俟本年秋后，视收成之丰歉再议。

旋御史蔡学川奏：嘉庆十四年（1809）盐斤加价，系为南河要工筹款，此次长芦不过捐办卫河袁村等处工需，远非南河大工可比。盐斤加价取偿，是使民代商捐，亦属不成事体，请停长芦盐斤加价。道光帝是之，谕曰：今秋虽报丰稔，然直隶节年受灾，民困未苏，岂可再议加征？芦商积欠九百九十余万两，屡次加价，皆以抵完积欠为词，及至奏销之期，正课仍是频年请缓，于帑项仍属无益。况盐斤加价，官盐愈贵，必致私盐充斥，官引愈滞，商人愈困，是恤商而转以累商也。所有会议酌增盐价之处，著毋庸议。

然至道光六年（1826），道光帝因张格尔之乱及修治黄河河工所需，从阿尔邦阿之请，准将两淮、两浙、广东等省盐价，按嘉庆十四年成案，照旧一体加价。

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

30 张格尔入卡滋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底，张格尔率三百余人自浩罕

国入境酿乱，旋为清军击溃，张格尔率三十余人逃脱。

本年四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悉闻张格尔由浩罕纠约布鲁特多人，欲来喀什噶尔滋事，即拟派兵出卡堵截。旋张格尔自阿赖地方纠合二百余人，至乌鲁克卡伦焚抢滋扰。清游击刘发恒排队放枪，连毙数贼，余者逃出卡外，清军伤亡三十余人。至是报闻。得旨：著永芹、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等趁此雪未封山之际，两路合围。如能拿获张格尔及其弟巴布顶，明正典刑，永绝根株，实为妥善。倘该逆等杳无踪迹，亦不必带兵深入，总在该大臣相机妥办，以靖边圉。

寻永芹奏：此次斩获布鲁特贼匪二十余名，拿获贼目伊斯拉木，张格尔仅带二十六人逃奔喀拉提锦部落。道光帝命于各可资防守卡伦，增兵严守巡缉，加意防范。

十一月十七日（1825年1月5日）

31奏准训练兵丁条约。

为励养军兵忠君之忱，征战之勇，守纪之方，浙江处州镇（今丽江县）总兵哈丰阿奏陈训练兵丁条约十则：一曰训忠。士农工商，自食其力。一挑营伍，合家即有钱粮养赡，又得红白赏费，若平日偷安，临阵退缩，便是不忠，天理不容，即军法不赦。二曰训守法。既为兵丁，须知王法，不可包娼窝赌，接交匪类，欺扰良民。或分守汛塘堆卡，当诘奸缉贼，不可收受陋规，私卖军火。偶调出师，懔遵号令，行走则鸡犬不惊，入村则秋毫无犯。三曰训和睦。同营之人，非亲即友，若欺弱凌幼，情性乖张，入人怨恨，出师之日，寒暑疾病，谁来看顾？生死交关，无入

帮助，虽悔何及？故必平素亲爱，临阵时生死相依，守战相助，共成一团和气，不待战而自胜矣。四曰训节俭。当兵钱粮几何，稍不俭省，饥寒交至。更可恨者，钱粮到手，攒饮聚赌，顷刻已空，致令合家受饿，于心何忍？此钱粮乃百姓脂膏，国家恩泽。养活家口，乃能专心防练，如此一想，自然不敢滥费。五曰练心。入伍之初，就宜想做名将，先把心志立定，勤习技艺，及至临阵，又知感激报效，毫不畏缩，何攻不克？六曰练胆。见事不明，则胆不壮，虽身高力大，亦无用处。当知除暴安良，系分内之事，且本领高强，有何怕惧？如此一想，胆自壮矣。七曰练身。身不练，则耳目不聪明，手足不灵快。军营中耳听号令，眼看旗帜，夜间看灯火。旗指东则东，指西则西。耳目既专，手足自灵，又常学登山、涉水、跑路、纵跳，有不健勇强壮者乎？八曰练技艺。枪炮弓箭，军中利器，先练准头，再练灵快。贼多占踞山巅，想来犯营，必从低处潜来，须练仰击仰射、低打低射之法。又贼人散聚躲闪，须练左右变换之法。练习既精，互相传授，自然人人精熟。九曰汛防。兵丁分驻，各有专管地方，如贼匪潜匿，须禀汛弁拿送。于行踪诡秘人等，应送汛弁诘问，不可疏纵。公文随到随递，不许托人代递。十曰缉捕。侦有窃匪，禀明备弁，移会严拿。若有过往贼匪，亦即拿交惩治。掏包剪绺，实力查拿，毋许暗通消息，得钱卖放。得旨：实力奉行，日久无懈方好。

二十一日（1月9日）

32 清廷极重妇女贞节旌表，其旧例规定：节妇三十岁

以内守节，如未逾五十身故，必守节已届十五年者，方准旌表。现礼部以乾隆三十六年（1771）曾题准旌表贞女不拘年限，请修改旌表节妇条例，旌表安徽已故民妇王杨氏奏称：王杨氏守节十三年而故，按例不得旌表。节妇与贞女，名虽有异，事情略同。请嗣后旌表已故节妇，按现行节妇守节二十年例限之半，即守节已及十年者，即可旌表。从之。

二十四日（1月12日）

33 内务府奏定严惩太监犯赌则例五条：一、压宝诱赌，及斗鹌鹑、蟋蟀，开场及同赌者，俱照赌博例治罪，出首者免。二、开场诱赌，放头抽头者，初犯枷号两个月，责四十板，发黑龙江给官为奴。再犯，拟绞监候。附近赌场处所，知情徇隐不报者，责三十板。得财者，计赃按窃盗罪，从重论处。三、首领与所属太监同赌者，革职并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作为太监，永不升用。四、邀集抓金钱会、终身会等名目，邀集者，枷号两个月，责四十板。入会者，枷号一个月，责三十板。均永发外围当差。失察之总管首领，照失察赌博例科罪。五、在园及随围犯事，不随往之本管首领免议，住班代管，并本地面总管首领，照该管总管首领失察罪名处治。

二十六日（1月14日）

34 命兵部尚书玉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二月初一日（1月19日）

35 整饬京师钱法。道光朝币制混乱，私铸、盗铸钱文

之风愈演愈烈。即辇毂之下京师地区，亦多有钱铺于制钱内夹入小钱，有意短少钱文之事。道光帝闻报，谕曰：奸徒私铸钱文，及搀和行用，向干禁令。况户部、工部钱局，每月按卯鼓铸之钱，皆一律标准大钱，支放于民间流通，各铺户本当恪奉功令，遵照行使，何得任意搀杂扣减，罔顾法纪？著顺天府、五城一体出示严禁，如再有牟利之徒仍前搀私短数，立即查拿惩办。

二十一日（2月8日）

36 台湾彰化所辖水里、埔里二社，向在山内土著居民（“生番”）界内，设有标界，禁民人入内樵采。近年，山内土著以不谙耕作，招山外土著居民（“熟番”）进界开垦种植。赵慎畛认为：熟番入生番地界，似无关碍，然熟番与汉民交契结姻者颇多，恐有汉奸乘机私入，或溷杂难稽，或乘机逞强欺占生番土地，而该地生番野性难驯，恐酿成争斗巨案。〖6〗至是，奏请禁止民人私垦生番境内地亩。得旨：著该督饬令当地官府，将入生番界内熟番概行招回，不准在内逗留，嗣后亦不许再有潜往。生番界内土地开垦一事，永当禁止。

二十五日（2月12日）

37 严惩治河失误诸臣。

黄河与运河交汇于苏北。如何治黄，保持运道，向为清廷重视。黄河自西而东，挟大量泥沙而下，淤积严重，危及运河运道。清初，于洪泽湖周边高筑堤岸蓄清，俟湖水盛涨之时，开闸放水，用以冲刷黄河泥沙，即“借清刷

黄”。道光初年，黄河河道已较洪泽湖水为高，非但不能“借清刷黄”，反致黄河浊水倒灌洪泽湖，洪泽湖湖底亦随之渐高。为防湖水溃堤溢出，冲毁运河河道，清廷拨巨款于湖东岸修筑高堰大堤，即高家堰。

本年五六月，黄河水日渐升长，有人请河督张文浩关闭御黄闸，但张为节省启闭闸坝钱粮，迟迟未能关闭。及洪泽湖蓄水已多，复有人请开闸减泄湖水，张文浩又一味固执，致使湖水蓄积过多。适遇暴风激起巨浪，高家堰十三堡、山盱六堡被大风掣塌万余丈，洪泽湖水外注，山阴、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五州县及下游之泰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等处，均被水淹，冲毁运道。〔7〕

洪泽湖溃漫后，孙玉庭上奏为张文浩开脱，略言：此次堰盱湖工，掣通过水，实由暴风狂猛，人力难防。张文浩但为节省启闭钱粮，堵迟御黄坝，蓄清过旺，转致棘手。请另简贤能，令该河督留工效力。道光帝大怒，于十二月初一日降旨斥责：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若因节省一二万金起见，朕断不信。总因任性自用，不守前规，不恤人言，以致坐令偾事。此等刚愎自用，误国溺职之人，朕断不能姑息也。

初三日，道光帝命吏部尚书文孚驰赴工地筹堵，并命其就本年湖水宣泄太过，明春运粮之时，河水不能浮送，应否照嘉庆年办法“借黄济运”事，妥议具奏。道光帝亦知引黄河水入运河，以利浮送粮船办法，实非善策，故于初九日、十八日两次谕文孚及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人：借黄济运，本属下策。若只顾目前，将来运河受病愈深，谁执其咎？侍讲学士潘锡恩亦进言称：蓄清敌黄，为相传成法。

今年张文浩迟堵御黄坝，致倒灌停淤，酿成巨患。若更引黄入运，河道淤满，处处壅溢，恐有决口之患。〖8〗

二十一日，孙玉庭奏：已将息浪庵缺口圈筑合龙一百七十六丈，十三堡缺口合龙三百八十八丈。其他扬河、扬粮运道各闸坝，现已次第赶紧堵闭，即可竣事。

至是，道光帝以河督张文浩刚愎自用，不守前规，不恤人言，误国殃民，令将其在工次枷号一个月，满日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孙玉庭节制两江，兼辖河务，明知张文浩堵坝迟延，不早严参，有心徇隐回护，命将其交部严加议处。其他淮扬道沈学廉、参将张光、游击黄廷珠等，俱摘去顶戴，一并在工效力。

38 是年，除直隶三河等州县、福建台湾府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七千四百六十万一千一百三十二人〖9〗，除江苏、福建未报外，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八十八万四千四百六十二石。

〖1〗《清史列传》卷三二《松筠传》。

〖2〗《清史列传》卷三五《孙尔准传》。

〖3〗《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道光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等请定洋米易货之例折》。

〖4〗《林则徐集·公牍》，《为筹浚三江水道需费动用银款请具奏事》12页。

〖5〗《清史列传》卷三四《富俊传》。

〖6〗《清史列传》卷三三《赵慎畛传》。

〖7〗《龚自珍年谱》道光四年。

〖8〗《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

〖9〗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八千五百八十三万九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

清通鉴　卷一八二

道光五年　乙酉　公元1825年

正月初八日（2月25日）

1 防灭各地蝗虫，向为清廷所重，屡命各地及时查察扑捕。直隶上年蝗害，经过扑捕，未成大灾。本年入冬，降雪较少，天气晴暖。近日，霸县、安肃（今徐水县）、定州（今定县）等州县，有蝗蝻蠕动，已出土者长约二三分，未出土者，亦复不少。御史杨煊奏请防患未然，即行刨挖净尽。道光帝命直隶总督蒋攸铦及陆以庄、申启贤等，迅即查明生有蝻虫地方，严饬各该州县，趁此农隙之时，实心设法扑捕，限十日内将蝻子全行刨挖，毋任滋蔓为害。

此次直隶扑捕蝗虫，未能尽绝。五月十五日，蒋攸铦又报，直隶香河等十四州县，近日又有蝻子出土，或报有蚂蚱，目前尚属零星散漫，并未成灾，现正派人扑捕。道光帝闻奏，命将扑蝗迟延之署宁河（今天津市宁河县）知

县欧声振、宝坻知县蒋超等摘去顶戴，以示惩戒。谕各州县，宜趁蝻子刚刚出土，尚未长翅飞腾之际，作速扑捕，勿使其残害稼禾。告诫各地官府，只可晓谕乡民设法捕捉，赴官府所设厅厂交售，断不可因扑捕蝗蝻转致滋扰闾阎。

二月初三日（3月22日）

2 以淮盐开轮，渐有跌价争售之害，湖广总督李鸿宾令于楚岸设立公局，行销淮盐。其法为：签商经理，无论盐船到岸先后，小商随到随售，大商按所至各家计引均销。试行两月后，贩运踊跃。〖1〗至是，李鸿宾以销引较畅，例价无增，于商民均有裨益，奏请永远遵行。从之。

初五日（3月24日）

3 严禁随扈人员租住民房。按定例，清帝驻跸各处行营，随行人等均应于大营周围支搭帐篷住宿，不许租住民房，以免滋扰情事。然近来支搭帐房者甚少，租住民房者多，与旧例不合。道光帝命总理行营王大臣通谕各部院衙门：嗣后各随扈人员，务循旧例，各按所分地址，支搭帐房住宿，倘有租住民房者，经总理王大臣等查出，即行指名严参。

十九日（4月7日）

4 近来，吉林将军衙门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拟罪名，立案等，多用汉文。以此，吉林将军富俊奏请颁发官刻善本书籍。〖2〗道光帝谕曰：吉林乃本朝根本重地，俗厚风醇，八旗臣仆于国语骑射而外，自当教以清汉文艺。然若诸事皆用汉文，必至清文日渐生疏，自应更正，以敦旧俗。其

满洲、蒙古官学，并未颁发书籍，而坊间购买，讹舛甚多，亦应颁发官刻善本，以资矜式。著武英殿查照该将军单开各种书籍，装订齐全，预备该将军派员祗领。

二十二日（4月10日）

5 江苏各州县官员养廉，初皆先解至司库，然后请领支放。嘉庆四年（1779）后，遂改为留属坐支，即不赴司请领。各州县坐支养廉后，以摊捐银两，无关考成，竟延不完解，致使江苏两藩库垫款多达数万两。江苏巡抚张师诚以为，如此办法，是州县徒有岁捐之名，而无济用之实，日久天长，垫款日增，无所底止，请量为变通。

道光帝准其所请，命按山东、湖南等省成例，自道光五年春始，江苏各州县官员养廉，皆暂行解司；各于按季请领之时，随时扣归垫款；扣银次序，由近及远，先尽本任新捐，次及远年陈欠；俟将积垫各款扣收清完后，再行奏归州县留支。

六月初六日，八月十七日，道光帝又从江西巡抚成格、浙江巡抚程含章所请，准江西、浙江援照山东等省成例，亦将该省州县各官养廉自道光五年秋季始，暂行解司，按季请领，以便随时扣归垫款，扣银次序，亦如山东，由近而远。

三月初九日（4月26日）

6 定南营巡察章程。京城为辇毂重地，前三门外，尤为五方杂居之地，清廷于此所设司坊捕役无多，然南营弁兵星罗棋布，如其能认真查稽，不肖之徒断难混迹其间。

而日久生弊，南营弁兵多将移营会缉视同具文，甚至街道之堆拨，仅存空屋，并无人当值。据御史降勋奏称，近来报窃之案，几无虚日。道光帝命步军统领衙门严饬该营参将、游击等，督率各汛员弁，无分畛域，严密稽查，有犯必惩，各处堆拨，亦须昼夜巡逻，无许旷班贻误。

十二日（4月29日）

7 太平仓雨字空廒，及贮米之钧字、恩字二廒，被火烧毁。道光帝闻报，谕曰：仓廒重地，理宜慎重防范，从未有被火之事。放米之期，仓廒失火，恐系有人因亏缺仓米，故意纵火掩盖。著将仓场侍郎博启图、程含章，查仓给事中李振庸，监督善成、李德明等交部分别议处，将所有太平仓管廒花户人等交部严行审讯，务得确情。

四月初二日，刑部奏，此次火灾，系因有人携带烟火所致，并非有意纵火。道光帝严令仓场侍郎及监督等，督同花户，嗣后于进仓人员严行搜查，毋得携带烟火，违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十五日（5月2日）

8 山西汾阳、介休、平遥、孝义等县，狱卒横行无法，公然向犯人勒索监费，不遂其所欲，或受人贿嘱，辄私制刑具，以非法手段害人致死，甚至有纸打等名目，惨毒残忍。御史郎葆辰以此奏闻，请明令禁止。得旨：国家设监立狱，羁禁犯人，狱卒只可小心看守，不得横加凌虐。况私制非刑器具，久有禁例，监狱重地，更不准任意威逼。著山西巡抚确查各属有无此等情弊，一经查出，非但狱卒

从重治罪，州县等官，亦应严参示惩。同时，通谕各直省督抚，一体饬禁。

十七日（5月4日）

9 道光元年（1821），时任两江总督孙玉庭曾请豫省仿照江境，用碎石护堤之法。此法创始之初，虽多费数十万金，然河工稳固，实则费省利民。豫省始终未用此法。本年，河工处处险象环生。黄河南岸兰仪厅（辖当时兰阳、仪封二县，即今兰考县）兰阳汛处所，河面狭窄，从前漫工时开挖引河，北岸挑积土山复行壅阻，溜势全注南岸，原设柴坝工程，难资抵御。缘此，河东河道总督张井请仿南河抛护碎石之法，俾得工固澜安，先行择要抛护柴坝四埽、九埽、十一埽险要地段，计需碎石六千八百余方，约需银七万余两。道光帝以豫省江段屡修屡险，乃允其所请，命酌拨银两，务必于大汛前先行抛护三段，以资捍御。

四月二十六日（6月12日）

10 道光帝继位以来，为筹旗人生计，曾准令屯居种地，添盖空地官房，清查入官地亩，移住双城堡屯田，官员准带族亲随任等，然旗人生计终未解决。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以为，本朝立法，已极完善，但因历年久远，后人不能深悉前人立法之意，往往奉行不力，或苛求过当，应宽反严，以致束缚而不得疏通；或日久懈弛，应严反宽，以致姑息而无所惩创，故拟疏通、惩劝办法四条奏上：

一、旗人告假，闲散与兵丁、官员人等，定例原有区别，不应一概严禁。官员与兵丁，各有职守，原不应听其

任意告假外出，自应勒限回旗。至闲散人员，并无差使，亦无粮饷，岂有与兵丁一例严禁之理？请嗣后除官员、兵丁告假及私自出境，均照旧办理外，所有闲散告假，无论前往何处，但令照例报明佐领，告知参领注册，由佐领给与图记，即准外出营生。才能可用者，习武习文，仍不碍其上进；庸碌无能者，士农工商，亦可听其谋生。二、窃犯刺字、寡廉鲜耻、甘心下贱者，销除旗档各例，宜实力奉行。向例，凡旗人犯窃应刺字、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均予销档。其他诬告讹诈、行同无赖、赌博生事者，发遣。日久诸臣以姑息为慈祥，诸例渐次废弛，以致近年有旗人肆行无忌，窝窃、窝娼、窝赌犯案者日众，甚至托言谋生，登台唱戏，习为优伶下贱之役等情形。上玷祖父，下辱子孙，实系旗人败类。稂莠不去，嘉禾不生。请实力奉行旧例，不当有意从宽。三、汉军有考职、捐职之例，满洲、蒙古宜画一办理。满洲、蒙古举贡生监，不乏品学兼优，谙练民事之士，请即照汉军之例，一体准其考职、捐职。四、双城堡屯田，经始维艰，宜大力推广，以竟成功。〖3〗

二十八日（6月14日）

11 修辑安徽省志。自乾隆元年修辑《江南通志》后，江南各省多未再修通志。尤其安徽分省以来，未辑省志，于该省掌故等难免缺漏。以此，安徽巡抚陶澍请于省城设局纂修。道光帝允其所请，命酌定章程，督饬所属，博加采访，毋滥毋遗，限一年内纂辑成书，以重文献而资考镜。

安徽省志于道光九年（1829）方告完成。时任安徽巡抚邓廷桢上奏称，安徽省志业经修辑完竣，并缮写正本呈

览。道光帝以此书由陶澍具奏创修，邓廷桢督办藏事，命将两人交部议叙。

五月初八日（6月23日）

12 清廷于宫内太监管束甚严，例不准其与外人交接，更无差往各地办差之事。本年有在逃太监马长喜，假冒顶戴，捏写奉旨进香黄旗，标插坐船。所至各处，皆住公馆，令人代雇船只，官为给价。该太监行至浒墅关，方被盘获。道光帝得奏，以该太监固属可恶，但沿途文武各员，竟毫无闻见，任令其长途招摇，不成事体，遂令通谕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凡遇通缉在逃太监，务当认真缉拿，若再有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办。

十一日（6月26日）

13 道光帝谕内阁：户部尚书黄钺年逾七旬，夙夜趋直，未免劳苦，著无庸在军机处行走，仍入直南书房。王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著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八日（7月3日）

14 令刑部先期将秋审案卷分送有关科、道。

每年秋谳，为明刑巨典，按例均由与议诸臣公同集议。其中案情介乎可实可缓者，关系人之生死，自应慎重。然刑部办理秋审各案之时，向例只摘叙各案略节，刊刻招册，分送九卿、詹事、科、道。秋审会议之时，各案由缓改实，或由实改缓，或由缓改矜，由矜改缓等，并不将拟定看语方签豫行知照，仅由书役宣唱一次。如此做法，徒有会议之名，而无核议之实。

此弊经御史万方雍揭报，道光帝谕刑部曰：嗣后刑部需将议定改拟各案看语，汇齐缮刻，于会议上班前五日，分送九卿詹事科道，俾使豫行查对招册案情，是否改拟允协，于会议时得各抒所见，以重刑狱而昭核实。

15 向例，各铺户所存米麦杂粮等，不得逾数囤积，以防年岁歉收，奸商垄断居奇，有碍民食。然因本年二麦丰收，给事中郭泰成遂奏请暂弛囤积例禁。道光帝即予严斥，谕曰：京师为五方辐辏之地，人烟稠密，必使米粮流通无滞，方可使居民无食贵之虞，严囤积例禁，并非专为歉岁而设。现二麦丰收，民食正可稍裕，如就此允开例禁，是使奸商于丰收之际恣意收买，将来囤积居奇，必致粮价增昂，有碍民食。该御史显系受人怂恿，所奏断不可行，著传旨严行申斥。

六月初六日（7 月 21 日）

16 令严拿械斗漕船水手。

京师百官及兵士口粮，皆以漕船自南方经运河北运。运漕船以康熙年为最，达一万四千五百零五只。每船金卫所军一名领运，即旗丁。旗丁另行雇募水手十数名不等，协助挽运。此外，沿运河尚有众多纤夫，计约十数万人。漕船及水手，按地区分成江淮卫帮、扬州卫帮、苏州卫帮、镇江卫帮等等。各帮多设有会道门组织，或相互殴斗，或恃众抗官，向为清廷严禁。

本年三月，御史钱仪吉奏称：各粮船水手，均系强狠无籍之人，每于运漕途中扰累。漕务各官，恐耽搁赶路行程，故对其多不深究。地方官则以事关漕务，非己专责，

亦多推诿不究，往往酿成互殴巨案。近年浙江帮船水手，设有老安教、潘安教等名目。二月初四日至初七日，两教于嘉兴西丽桥水次斗狠仇杀，怵目惊心。其斗杀之时，该教等朱墨涂面，各为标认，持刀凶斗，昼夜不散。有逃逸上岸者，即登岸追斫。过往客船，俱被拦截搜拿，或断截手足，投诸河流，伤毙不止数十人。且闻有行人走避不及，误遭刃毙者。斗杀四日，该地府县营汛皆坐观无策，城门昼闭，既无兵丁上船会拿殴斗之人，亦无晓谕解散之事。道光帝命浙江巡抚程含章迅即察访该帮水手滋事因由，是否有立教名目，该管文武员弁因何任其凶斗惨杀四日而不问。

五月二十日，程含章回奏称，钱仪吉所奏属实。道光帝命将该省署抚黄鸣杰、嘉兴知府罗尹孚、嘉兴协副将庆康等革职。

至是，御史王世绂又奏：各帮粮船舵手、水手等，设有三教，一曰潘安，一曰老安，一曰新安〖4〗，所祀之神，名曰罗祖〖5〗。每教内各有主教，名曰老官〖6〗。每帮有老官船一只，供设罗祖。入其教者，投拜老官为师，各船水手，联名资助，三教不下四五万人，沿途纤手尚不在此数。水手纠纷争斗或其他事端，皆送老官处发落，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沿途所招纤夫，必推曾经械斗受伤者为头目。遇有争斗，以红箸为号，人即立聚。此等水手不但结帮殴斗，且动辄挟制运漕旗丁。向例，水手雇值不过一两二钱，近来每名水手索要价值二三十千不等。漕船于衔尾前进之时，忽然停船，由老官传出一纸，名曰溜子，向旗丁要求添增价值。旗丁恐误漕船行期，往往不敢不从。

道光帝谕曰：粮船水手，创立名教，不法已极。近日又械斗四日之久，若不严惩，将来藐法之徒，何所底止？著程含章将在逃各犯，严拿重办。著漕运总督及有漕各省督抚，细心察访，应如何示以惩创，分其党羽，俾运官旗丁不受挟制，地方官不至因规避处分而有心消弭，并两岸奸民不致互相勾结，悉心筹议，弭患未然。固不可酿成巨案，尤不可激生事端。

七月二十二日（9月4日）

17 近年各地拐卖妇女猖獗，上年曾拿获兴贩妇女之江西人黄定邦、李帼太、张长高、黄仁章四犯。近日，四川竟有案犯陈老七一次拐掠妇女八十余名，公然撑驾大船，至湖北地方贩卖。四川地方官员，平时未能访缉其拐卖妇女之事，及至该犯驾船出境，沿途各官又不能截拿就获，仅以追获不及，移知前途一推了之。至湖北境内，方由官兵追拿就获。道光帝闻报，谕令四川总督严饬各地方官，将掠卖及窝囤妇女在逃逸犯，迅速查拿究办，嗣后当实力稽查。令将各被拐妇女，由亲属领回完聚，无亲属者，可由地方官代为择配，免使复流离失所，或再被转卖。

二十三日（9月5日）

18 筹议海运。

上年高堰漫口，洪泽湖水宣泄过多，致运河内清水少浅，自高宝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节节淤浅，使漕运困难。道光帝颇为本年漕运重船能否直通京津担忧，屡命吏部尚书文孚会同两江总督及河漕诸臣筹商办法。文孚等称，洪泽

湖所蓄清水无多，难以畅注运河济运，请引黄河之水入运河，以资浮送漕运重船。

二月初五日，道光帝谕曰：引黄济运，藉其浮送，乃不得已权宜之计。然黄水挟带泥沙入运，必致运道淤垫更甚，目前偶资济运，日久贻患滋深，终非善策。此时道光帝有意采行海运之法〖7〗，故上谕又称：从前海运之说，各臣工有谓可以试行者，有谓断不可行者。如河流顺畅，自可照常由内河行走。如必欲舍河运成规，轻冒洪波之巨险，一切更张旧制，固属势所不能。然漕粮为天庾正供，所关匪轻，设将来运道竟至淤滞，各帮船因而迟误，岂能就此束手？江苏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直驶山东、直隶、奉天各海口卸运售卖，每年往来数次，似海道尚非并不可行。道光帝明确提出：朕意若将各该府属应纳漕米照常征兑，改雇大号沙船分起装运，严饬舵水人等小心管驾，伊等熟悉水性，定能履险如夷。改行海运，事系创始，因命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鸣杰等，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谘博采，通盘经画，悉心熟筹，据实具奏。

三月二十六日，魏元煜等将会议海运情形上奏，以试行海运，诸多窒碍，开列不得不慎重者七：海运实不放心；经费甚巨；海船装运易致蒸变；江广军船与海船交兑，尤多掣肘；沙船是否受雇，尚未可定；旗丁不谙海性；以盘坝较之海运为稳妥。〖8〗意在仍行河运。但孙玉庭奏报，河口至里河一带，日见淤垫，漕船起盘倍为艰涩。

初十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请通筹漕河全局，略言：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河道既阻，重运

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盖滞漕全行盘坝剥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9〗力请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资治河，河工、漕运并治。

对英和力主漕河兼治，道光帝大为称许，谕曰：所奏甚属明晰。国家漕运河防，均关重大，若只以转运漕艘为目前急务，而不顾将来河工之贻害，则为患甚巨。四月初十日又谕令魏元煜等人再行悉心会议，总期不误转漕，有裨河务。

然魏元煜等仍不赞成海运，复奏称：江浙漕额较重，一经折色，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恐小民观望拖延，办理转形掣肘。所有江浙漕米，应请仍循旧章，概征本色，尽数运通。又称：现洪泽湖堰盱堤工，已砌十余层，清水已蓄积八尺八寸之深，明春可达一丈以上。清水若能敌黄，固可照常济运，即不能敌黄，亦可趁清水直达河口，开坝趱挽，一个月内所有粮船可期全数渡尽。魏元煜等意在仍循旧章办理，然其知此时道光帝有意改行海运，故又模棱奏称：至海运一切章程，事关创始，头绪极繁，如蒙宸断敕施行，容臣再督饬司道详细妥议。〖10〗

道光帝对此颇为愤恼，六月初六日谕曰：试行海运，原因运道浅阻，为一时权宜之计，朕意本在周谘博访，择

善而从，是以谕令诸臣悉心妥议，魏元煜乃欲（海运之事）出自宸断，意存推诿，殊非实心任事之道。再命琦善、魏元煜、陶澍、程含章等，仍遵照前旨，悉心议奏。〖11〗

六月十五日，江苏巡抚陶澍奏称：来岁当以海河并运为宜，广招商船，分作两次装运，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余仍由运河而行。秋冬之间，即由河臣派员将运河挑挖深通，俾次顺利。计来春湖水增益，自可引导济运，不至如借黄之累也。大抵专办海运，则恐商船之不足，专办河运，又恐清水之难恃，惟有两者相辅而行，可期无误。〖12〗

数日后，两江总督琦善等奏称：治漕必先治河。现高宝一带运河淤垫既宽且厚，将此长一百余里之河段挑挖宽二三十丈，深一丈五六尺，无论经费重巨，筹拨为难，亦无如许贤员可资任使。是河不治则漕不行，舍海运一策，实别无良法。筹办海运之事，经与陶澍等面商，已派藩司贺长龄亲至海口，督同地方官设法招徕商船，筹议章程。关于折漕之事，琦善奏称：江苏漕额较重，欲令以米易银，完纳足数，民力未必裕如。更恐不肖官吏，乘机增价病民，甚至任意侵垫，以完作欠。拟请先定明年海运漕粮数目，余者设法变价折色。其他无海道可通各省，或量收折色，或变价归公，或设法存贮，待至下年搭运。应请敕下浙江等五省督抚诸臣，各就本地情形预为筹计，以免临事周章。〖13〗同时，琦善以仅自上海一处放洋海运，必致米多船少，奏请浙江省于本省宁波、乍浦就近起运。

寻琦善以海运事关重大，必期经理得人，奏调前江苏臬司林则徐赴上海筹画海运事。旋又与穆彰阿、陶澍等酌定江苏省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海运章程六条：一、

沙船运送漕粮，交兑盘量，难免折耗，应酌给耗米。二、海运漕粮如无故短少、霉变，应令沙船赔补，以专责成。三、验米交米应专派大员经理。四、海运漕粮，宜饬沿海水师会哨巡防。五、海运商船宜分别奖叙，以示鼓励。六、苏松等四府一州军船，宜酌加调剂〖14〗。

湖南、湖北等内地省份督抚，纷以本省距海口较远，又无赴海商船为由，奏请本省仍征粮米本色，再由收漕州县卖米易银，转解河工。

筹画海运及漕粮改征折色，诸臣多言窒碍，而此时高堰堤工已砌至八分有余，清水蓄至一丈一尺九寸。

至是，道光帝又决定明年仅江苏一省海运，其余仍行河运，谕曰：前此命各省督抚筹议海运折漕事宜，原为来年疏治河道之计。各督抚覆议，皆以折漕必多窒碍纷扰，海运亦只可行于江苏一省，其余各省不能概由海运，所余漕米仍需筹画河运。现高堰堤工即将告竣，俟蓄清充裕，使之专刷运河之淤，以济漕行，于河漕两有裨益。明年即可仍复旧制，岂不较目前所议折漕济工，停运治河为得计？

二十六日（9月8日）

19 制定劝惩宗室章程。

近年，非但常有闲散旗人行止不端，作奸犯科，即闲散宗室亦多有在外滋生事端者。道光帝以宗室生齿日繁，令绵课等议立章程，用昭惩劝。

至是，绵课上呈章程十一条，道光帝逐条朱批。

于严办滋事一条，朱批：向例宗室罪犯，只分别折罚圈禁。惟法轻则日久生玩，必应严定律令，庶辟以止辟，

多所保全。嗣后管理宗人府王公等，需随时稽查弹压，并出示晓谕，凡有被宗室伤害者，可据实向问刑衙门呈诉，并饬番役等一体查拿，送官究治。其犯笞杖军流徒等罪，审系不安分者，即照此次议定科条，分别加责实发。有酿成命案者，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问拟斩绞，分别实缓。如被害之人，不据实呈诉，按其有无应得罪名，分别办理。将此纂入则例，永远遵行。

于宗室外任官员恩赏银两一条，朱批：外任官员，非京职可比，国家经费有常，岂能将红白事件概加恩赏。命仍照旧例办理，毋庸议增。

于宗室宜广登进一条，朱批：自嘉庆年准宗室乡试、会试，并添设六部司员以来，已为至优极渥，内阁衙门向无宗室额缺，今议增宗室中书，三年后添设侍读等，皆徒增冗员，无裨公事，可毋庸议。但于銮仪卫、太常寺内酌增额缺，事尚可行，准照所议办理。

于宗室觉罗滋事，严定惩罚一条，朱批：此等滋事之人，大半为利而起，若因犯至三案，辄将本人及父母妻于恩赏银两概不给与，犯至六案，将每月蓝甲银米尽追入官，是令其俯仰无资，适足驱之为恶，著毋庸议。

八月初八日（9月19日）

20 严定惩处失察水手滋事官员条例。

本年六月初六日，道光帝因杭州帮船水手械斗事，命各有漕督抚分查各省情形，妥议具奏。七月十九日、八月初三日和初八日，湖北、江西、河南三省督抚，相继奏报本省无有水手立教滋事情弊。

河南巡抚程祖洛奏称，河南漕船本少，路程又近，每年所用水手，皆随时暂雇，由运弁开造姓名籍册，易于约束，从无立教争执之事。程祖洛以为，浙江水手设教拜师，本为敛钱树党，与实在习教之徒不同，故现核定章程，官员于漕船水手处置不当所得处分，似应从轻，科条不宜过严，期于法在必行。

道光帝谕吏部、兵部称：前此，浙江巡抚程含章议奏稽查水手章程，意在从严，以为不严不足以儆惩疲玩。而程祖洛所奏又以处分科条太重，各级官员则难免讳饰消弭，究应如何立定章程，著吏部、兵部再行折衷详核，另行妥议。

是日，吏、兵部具奏称，漕船水手，人多势众，易生事端，倘地方官员畏葸不拿，必致其愈加肆行无忌，自应将该管各官，严定失察处分，明示奖励。从之。

二十九日（10月10日）

21命水师将弁认真巡查。

嘉道以来，军备日渐废弛，弊端丛生，尤以水师为甚。御史熊遇泰曾奏言：每届师船大修或小修之日，营弁多侵蚀分肥，造报船只并不足额，遇事出洋，难资驾驶。各汛额设炮台兵丁，器械率多浮冒虚捏，虽有巡哨之名，而无缉捕之实。

是日，御史王云岫奏称：水师将弁巡哨，不过例行公事，或高张官军旗号，俾使踪迹可疑之船及时走避，或途遇可疑之船，并不盘查，有匪徒栖泊之处，更不予过问缉察；海防同知，巡防是其专责，近来竟有经年留居省城者。

道光帝谕令近海各督抚提镇，严饬巡洋将弁实力稽查，各海防同知等员，须亲自出洋查察，以重海防。

九月初十日（10月21日）

22 以六部各司官员勤惰不一，御史但明伦奏请订立章程，以随时考核，凡十日不进署者分别记过，一月不进署者，即行参处。道光帝谕曰：各部司员之勤惰，本应由各堂官随时查察，若徒设科条，无关激劝，于治道官常，均无裨益。京察为考绩巨典，各堂官自应秉公甄核，不宜有举而无劾，各堂官果能核以办事之勤惰，激浊扬清，奖勤惩怠，岂不较该御史所奏更有实济？著通谕各部院堂官：平时将各司员留心稽考，遇京察之年，勤慎公明者，注以上考。怠惰庸劣者，予以甄劾，以严职守而肃吏治。

二十日（10月31日）

23 道光帝自以为其惟日孜孜，明慎用刑，各省案件自应年少一年，然近来诉讼非但毫无减少，反日愈滋繁，一时难悉其中原委。适有御史贺熙龄奏称，狱讼日多，系因生监滋讼，藉端诬告，讼师复乘机播弄，以及胥役作奸，积案不结所致。道光帝深以为是，谕曰：该御史所奏，具为切中时弊，不可不严行饬禁。士为四民之首，欲正民风，先端士习。著各省学政严饬各学教官，随时稽查，如有刁生劣监，即分别戒饬褫革。至巧构讼端，潜身局外者，必应严行惩办。其刁健之徒，凡审系虚诬，例严反坐。地方官不据实究办，该管上司查明参处。讼师包揽词讼案件，多方挑唆，以致一案化为数案，小案变成大案，更为可恶，

尤须访拿惩治。凡案件经审为虚诬者，必得追究主唆之人。至京师前三门外，时有奸棍讼师包揽京控之事，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从重惩办。著各省督抚等密访所属，如有纵任胥役，私禁私刑，弊延索诈，以致平民受累者，除将胥役严拿究治外，并将该管官立即严参，用副朕政平讼理之至意。

十月初一日（11月10日）

24 熟筹治河之法。

上年（1824）大水后，清廷命各大臣亟筹治河之法。先是，琦善请“改导黄河入海，以期黄水掣溜迅疾，（使黄河河床）渐次落低”。经勘，拟改海口之灌河口，滩地较高，以此导河，必致顶阻，掣流难期迅疾。且口内河形窄狭，土质胶淤，不能刷深，一经下游顶阻，势必泛溢四出，较之现在海口，转无把握。琦善亦认为此举弊大利小，未便率行更张。其又请于湖堤抛筑碎石坦坡，可渐收以蓄清刷黄之益。道光帝以碎石坦坡之法，本为护堤之计，然恐将来塌卸，亦有流弊，仍命诸臣通筹河湖全局，计出万全。

至是，东河河道总督张并上奏，请熟筹河工久远大局，讲求疏导良规，略言：今日之黄河，则有防无治，而以防为治，即治之而终不效。历年以来，当伏秋大汛，司河各员率皆仓皇奔走，抢救不遑，其竭蹶情形，真有惟日不足之势。及至水落霜清，则以现在可保无虞，而不复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至河底垫高，清水不能畅出。现河高堤险，处处可虞，无论其漫口决堤之险，即使岁岁安澜，而常年

修守之资，动以数百万计。长此以往，河底递年垫高，堤身递年请增，使城郭居民，尽在水底之下，惟仗岁请无数金钱，将黄河抬于最高之处。今每年以淤高一二尺为率，计至数十年、百余年之后，其高下情形，殆不可以设想。〖15〗张井以为治河之法，在疏浚与修防并重。力倡依河水就下自然之性，逢弯取直，设法疏浚，复靳辅〖16〗浚船成法，采用筑做对头坝工等治河之法。道光帝是之，以为切中时弊，谕曰：国家岁出数百万金，以增培堤堰，而河身却愈垫愈高，何所底止？著张井与两江总督琦善、河南巡抚程祖洛、江南河道总督严烺等会同筹议，将海口如何可以大畅，河底如何可以刷深，悉心讲求。总期遂就下之性，复旧日成规，于河工大局，计深虑远，筹画万全，以冀永庆平成。

十一月十七日（12月26日）

25 命大学士托津无庸管刑部事，以大学士蒋攸铦管刑部事，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五日（1826年1月3日）

26 催查各省咨办事件。清廷六部向各省咨查事件，向来皆有一定期限。然近来外省接到各部咨文，大多视为具文，任意迟逾，诸案悬而不结，以致书吏夤缘为奸，员弁规避取巧，弊端百出。道光帝于此疲玩懈怠官风，痛恨异常，命六部各衙门派专员将历年咨查直省各案逐一检出，分别奏催或咨催，如各省仍如前延搁不办，即查取迟玩延宕官员职名，参奏办理，以惩疲玩。

十二月十三日（1月20日）

27 张格尔自上年九月进犯边卡败逃后，屡次遣人向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示意愿降，永芹亦多次派伯克护卫出卡，与之申约晓谕。然张格尔等并未出降，反要求释放被捕同伙伊斯拉木出卡与之见面。道光帝闻报，以张格尔等心存叵测，于五月二十七日，谕令永芹等：该逆如敢再来，当相机尽力歼擒，不可轻信其言。

九月，张格尔又纠集布鲁特至卡外滋事，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卡剿捕，斩杀贼匪百余名，后于撤退时误入山险被围，致随带官兵同时阵亡。〖17〗道光帝闻报，以为官军覆没，乃永芹轻率用兵远出卡外所致，遂将其革职，而命长龄任伊犁将军，原伊犁将军庆祥以将军衔署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调查此次官兵失利真相。

至是，庆祥奏称：逆匪张格尔于本年七月至萨雅克部落居住，跟随者仅十八人。永芹得阿奇木迈玛萨依特等人报告，即令巴彦巴图带兵二百名，以巡查卡伦为名，前往擒捕。张格尔已于五六天前潜逃至拜巴哈什处。巴彦巴图等行至都尔伯津地方，将布鲁特首领汰劣克及属下人等之家口大小男女百余名，全行杀害。汰劣克闻讯率二千余骑追赶而来。在山谷内，经一夜战斗，杀布鲁特百余人，清军官兵亦几被全歼，巴彦巴图因臂中枪伤，自刎身死。

永芹此时虽已病故，道光帝仍余恨不消，命将其子革去辅国将军，降为奉恩将军。巴彦巴图轻率出卡，妄杀多人，转致逆夷张格尔先期窜匿，罪有应得，但念其事急捐躯，加恩仍留都统衔。

28 禁止俄人在中国境内盖房侵地。

九月，伊犁将军庆祥接哈萨克公阿布拉禀告，有俄罗斯人私入边界，进至哈喇塔拉地方，占据水草丰好之处，私盖房间，并声称“哈萨克本其旧属，今来收取租赋”。庆祥即奏报朝廷。十月初六日有旨，命理藩院行文俄国萨那特衙门，查询此事究系俄国君主之意，抑或其属下头人之意。〖18〗十三日，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松筠奏，办理对俄交涉之事应慎重从事，略言：此事或缘以前哈萨克侵占俄罗斯游牧地方，今俄罗斯不过意欲讨还，哈萨克报以一面之词，希图清廷为之檄询。理藩院行文俄萨那特衙门，如俄罗斯以此系讨还被哈萨克侵占之地为词，理藩院转将无词以对。松筠建议朝廷晓谕哈萨克公：天朝定例，外藩之地，有疆界者，方可查办；无疆界者，例不办理，令其和睦邻封。道光帝见其奏折，顿生犹疑，以为庆祥必明白当地情形，命将理藩院询问俄罗斯之清、汉咨文，及松筠奏折一并抄录，由其相机妥办，既不可有失天朝体制，又不可开启边衅。〖19〗二十一日，大学士托津又就此上奏称：哈萨克人平时并不安分，经常越边抢掠，赋性险猾，该台吉（即哈萨克公阿布拉）所称俄罗斯人筑城种地之说，未可尽信。且哈喇塔拉是否系哈萨克境界，无凭可查，难保其非仰藉天威，希图微利，请勿咨行俄罗斯萨那特衙门。道光帝以为松筠、托津皆曾历任新疆之职，较为熟悉当地情形，所奏自不为无见，然今昔情形不同，至于应如何办理此事，仍应由庆祥详查办理。

至是，庆祥将当地舆图摘绘图说呈上，并奏言：哈喇塔拉地方，虽不在哈萨克境内，但确系我朝厘定疆界，立

有鄂博地方，距俄罗斯境界甚远。现俄罗斯人竟越哈萨克境数千里，进至哈喇塔拉地方盖房，若不行禁止，将来侵及卡伦，于地方大有关系。道光帝谕曰：该处既不与俄罗斯毗连，亦非哈萨克境内，确有可据，自应仍照前旨，由理藩院行文查询。〖20〗

翌年六月，俄国萨那特衙门咨复理藩院之文到京。该文称：哈萨克人数众多，究应归何国统属，从前订立条约并未议及。前因哈萨克前往贸易，屡次向其求兵资助，故曾谕驻边大臣酌量办理。上年虽派兵赴该处，但事毕旋即撤回。至于有无在哈萨克界内建盖房间，本国驻边大臣并未呈明，即或兵丁等确有建盖土房之事，亦系为暂避风雨起见，此时谅已坍塌。现已札知驻边大臣，令其详察停止。

清廷于俄罗斯复文颇为满意。道光帝谕称：哈萨克人先向俄人求兵资助，现俄罗斯人既未再来筑房，其萨那特衙门回文又近情理，其为哈萨克借端妄禀，亦可概见。著新任伊犁将军长龄，于秋间派员收取哈萨克马税之便，向哈萨克公阿布拉详细谕告此次俄罗斯建房交涉原委。如所盖土房尚未坍塌，饬令即时拆毁，并剴切晓示：哈萨克自臣服我朝以来，向只准在爱古斯河以外游牧。嗣蒙恩赏借卡伦外千余里之地，令其住牧，仍在我鄂博以内。该部落自当慎守藩篱，静安生计。嗣后断不准以悬揣之词妄禀，徒劳文檄查询。〖21〗

29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七千九百八十八万五千三百四十人〖22〗，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六十一万一百六十石。

〖1〗《清史稿》卷三六六《李鸿宾传》。

〖2〗《清史列传》卷三四《富俊传》。

〖3〗《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为筹计旗人疏通惩劝办法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2期。

〖4〗即老潘庵、老庵、新庵。最初，罗教各派均设有庵堂，供水手栖身，并奉有神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钱庵、翁庵、潘庵等。钱庵因年久而改称为老庵。道光年间，罗教各派，以老庵、潘庵势力最大。同时又新生一派，名为新庵。后改庵为安，遂有潘安、老安、新安之称。

〖5〗罗祖，名清，甘肃渭源人，曾任明嘉靖朝户部侍郎。后辞官隐退，皈依碧峰禅师，为清门第二代祖师，后被远托为教祖。罗教分有宗派。其流传至江西者有大成教、三成教之名；流传至江苏者有大乘教、无为教名目。罗教以佛教为主，杂以道教，故其教义多引释道之文（参见：雍正七年十二月六日江西巡抚谢旻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日江苏巡抚彰宝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二期、一五期）

〖6〗据陶澍称："至老官之称，即凡丁舵水手之年长者，彼此称呼，均称某老官，乃指年老之意，非谓头目也。"（《复奏粮船水手敛钱恃众大概情形折》，《陶云汀先生奏议》卷一一）

〖7〗海运之法于元代即曾实行过，至明永乐年间，惠通河修成而罢止。

〖8〗《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为复陈不宜海运事奏折》，《历史档案》1988年3期。

〖9〗《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三。

〖10〗《漕运总督魏元煜为筹议漕河全局及明年试行海运事奏折》，《历史档案》1988年3期。

〖11〗《清史列传》卷三四《魏元煜传》。

〖12〗《江苏巡抚陶澍为筹海运暂收折色及停运治河各情事奏折》，《历史档案》1988年3期。

〖13〗《两江总督琦善为陈海运需详计章程变通折漕大概事奏折》，《历史档案》1988年4期。

〖14〗《两江总督琦善等为苏松等府州漕粮全由海运并酌定章程事奏折》，《历史档案》1988年4期。

〖15〗《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553页。

〖16〗靳辅，清康熙朝治河专家，在治河方面有独到之处，于筑堤塞决之外，复以海口增设浚船，往来疏浚，较有成效，著有《治河方略》等书。

〖17〗据《清史纪事本末》卷四一记载："至九月，领队大臣巴彦巴图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复无所遇，乃纵杀布鲁特游牧妇孺百余而还。其酋汰劣克愤甚，率所部二千，追袭之于山谷间，巴彦巴图全军覆没。"

〖18〗《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道光五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寄伊犁将军庆祥俄罗斯人越界建房之事已由理藩院行文查询俟其回复再行谕知妥办现边防紧要务当加意防守上谕》。

〖19〗《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道光五年十月初十日《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松筠奏俄罗斯人越界建房事详察哈萨克情形似可无庸行文查询折》，道光五年十月十三日《军机处寄伊犁将军庆祥俄罗斯人越界建房之事松筠奏请毋庸行文查询兹将原折及理藩院咨文钞给阅看并相机妥办勿开边衅上谕》。

〖20〗《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军机处寄伊犁将军长龄等俄罗斯人越界建房之事仍照前旨由理藩院行文查询俟其如何回复再行斟酌办理上谕》。

〖21〗《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俄罗斯咨复在哈萨克界内建房一事文》，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军机处寄伊犁将军长龄俄罗斯人越界建房之事该国已咨复理藩院著于秋间派员赴哈萨克收取马税之便将咨查原委告谕公阿布拉并谕嗣后不得妄禀上谕》。

〖22〗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三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三亿八千七百二万六千八百八十八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清通鉴　卷一八三

道光六年　丙戌　公元 1826 年

正月二十一日（2 月 27 日）

1 各省新进童生于复试之时，皆需先期赴学填册画保，以杜请人枪冒及身家不清等弊。后经礼部奏准，新生复试，改由提调造册申送。

至是，御史黄德濂以提调造册申送，其弊尤甚，请复旧例，略言：各提调管辖事务较多，公事亦较繁杂，于各生有无枪冒及身家是否清白，不能如教官切近周知，必致蒙混滋多。由是，教官反得谢责，且书役门丁串通勒索印卷册费，较各学书斗，其弊尤甚，请仍复旧制。得旨：本年各直省岁试之期，所有复试取进童生，各省学政仍照旧例办理，于正场出案之日，饬令该学教官，将取进童生三代、年貌、籍贯清册，与复试印卷，即日并送学政衙门，听候复试，不得藉端延迟。仍照正场之例，黎明点名，申

刻完场，不准给烛。其无故不到者，该学政查系该童迟误，方准扣除。若系教官书斗等需索留难，即行严参惩办。

二十四日（3月2日）

2 班禅额尔德尼在扎喜曲达地方新建寺院，铸造佛像已竣。道光帝从其所请，赐该寺名“广佑寺”，御书匾额“法界庄严”。

二月十九日（3月27日）

3 京师各衙门，本为官衙重地，毋许闲杂人等混迹其间。而据御史何辉绶奏称：近来京师各衙署内人员混杂，刑部署内有皂役挈眷居住至七十余家之多，亲友往来，妇女出入，毫无稽查。难免无匪徒混处其中，小则探听事件，大则教唆供词，以及赌博、行贿等弊，贻害匪浅。〖1〗请严定章程，通令各衙门一体遵守。道光帝谕曰：各衙门胥役，例有定额，何至在署居住者日益增多，刑部为刑名总汇，尤宜肃清。著该堂官严行稽查，如有非本身著役，潜行寄居者，即行黜逐，并随时稽查出入，杜绝弊端。

4 禁教职佐杂干政。安徽巡抚张师诚于上年参奏代理巢县知县万年淳时，密札教官代为查禀。御史何辉绶闻悉，于是日上奏，以教官干预地方公事，于体制多有未协，请饬禁教官干政。得旨：各省州县，例由督抚、两司、道府层层稽查，若待教职等官查禀，始行核办，该管上司，所司何事？且恐不肖属员，藉端挟制，尤非政体。著通谕各省督抚一秉大公，随时自行查访，无使教职佐杂干预公事。固不可意存姑息，博宽大之虚名，尤不得假手末僚，启倾

陷之流弊。

三月十七日（4月23日）

5 重惩持械会党。

江苏北部徐邳淮海一带，与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境壤毗连，会党众多，民风强悍，每以佩刀持械为能。始则三五成群，藉端吓诈，继则肆意横行，凶抢仇杀。

江苏巡抚陶澍奏称：此等佩持凶器之徒，平时并无犯法实迹，偶尔挟诈逞凶，按照本例，仅止枷杖，不便照携刀匪徒结伙抢夺及棍徒生事行凶之例严惩。此等人犯责释后，往往故智复萌，转以轻于尝试，长其犯法之心。宜援照四川、广东惩办绺匪棍徒之例，将此等人犯锁系铁杆，以期小惩而大诫。道光帝允之，命嗣后有佩带凶器刀械，挟诈逞凶者，一经拿获，每名系铁杆一枝，重约四十斤，为期一年，若不悛改，再系一年，倘始终不改，即按其情节，照棍徒屡次行凶例，分别从严惩办。

寻直隶总督那彦成以直隶与山东、河南交界处，匪徒出没，窃盗抢劫案日增，被捕获者多为犯有前科惯犯，奏请援照四川绺匪和江苏徐淮匪徒之例，予以严惩。道光帝亦从其所请，谕曰：嗣后直隶除寻常窃盗，计赃次数，罪应军遣流徒，仍依本例问拟外，其行窃初犯，不及四次，再犯不及三次，罪止枷杖。讯无结伙携带凶器刀械者，仍照例定拟。如有结伙四名以下，并带器械者，均于所犯本罪之处，枷号一个月。行窃初犯四次以上，再犯三次以上，结伙已有四名，并持凶器刀械，计赃科罪，亦只杖枷者，于责刺后，加系铁杆一枝，以四十斤为度，定限一年释放。

其因窃拟徒，限满释回，复犯罪止杖枷，无论次数，并有无结伙携械，于责刺后加系铁杆一枝，定限二年释放。倘仍不知悛改，滋生事端，再系一年。如限满释回，仍复犯案，即加重严办。

四月二十五日（5月31日）

6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丙戌科三鼎甲：状元朱昌颐，浙江海盐人；榜眼贾桢，山东黄县人；探花帅方蔚，江西奉新人。至是，赐一甲朱颐昌、贾桢、帅方蔚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麟魁、熊炳离、徐继畬等二百六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正考官为大学士蒋攸铦，副考官为工部尚书陆以庄、署工部侍郎王鼎〔2〕、署礼部右侍郎汤金钊。

六月初十日（7月14日）

7 近来宫内太监出逃者日多，内务府奏准出逃太监治罪条例：初逃复自行投回者，责六十，仍可当差，然需减食五钱，停赏银一年；被获，或二次逃走，俱系投回，均责六十，发吴甸铡草一年；二次逃走，内有一次自行投回者，责八十，发吴甸铡草一年半。俱系被获，责一百，发吴甸铡草二年；三四五次逃走，无论投回或被获，均责一百。出逃三次，发吴甸铡草三年，四次四年，五次五年。铡草未满年限逃走，及五年期满，交进后复行逃走，无论投回或被获，俱永远枷号。

十五日（7月19日）

8 据观喜等奏，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县）万城迤西上

道遥湖堤，被水冲决二处。山水与江水接连，势如建瓴，直向堤内灌注，居民田庐被淹，地方官正相机调度抢堵。道光帝谕令当地官员速堵决口，将被水灾民妥为抚恤，同时将山水来自何处，现水势若何，堤身冲决，民田被淹及有无伤毙人口等情形，详勘奏报。

十七日（7月21日）

9 以江苏试行海运漕粮顺利，议叙有功官员。先据江苏巡抚陶澍奏称，截至二月二十一日止，已兑过正耗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事机极为顺利。然海运米石，除正耗漕白等米外，尚有给船耗米，共计米数当有一百六十三万三千石，各运船不敷装载，需分二次装运。至是，漕粮海运抵津，道光帝以办理妥顺，予两江总督琦善议叙，赏陶澍花翎，文武员弁升叙有差。

二十三日（7月27日）

10 各省书役蠹吏征收钱粮之时，横征苛敛，百姓苦不堪言，时有至京控告之事。据御史李逢辰奏称：自道光五年（1825）五月至本年四月，除案情重大事件，经奏直接交各省审办外，各部院衙门咨交各案内，呈控吏胥舞弊，侵吞科敛者达五十三件。涉及地区，各省皆有，尤以江苏为多，而且粘呈印串，确有实据。五十三件呈控案中，已结完者十八件。属原告诬陷，书役免议，及将书役一并斥革者，仅有五件。余者以怀疑误控，事出有因，吏胥亦讯无弊窦，或免置议，或从轻处置完结。各省于此类上控案件，显系有意弭缝讳饰，不肯认真办理，请严饬各省督抚

亲提严究。道光帝谕曰：各省征收钱粮，皆小民惟正之供，如有刁劣衿民把持抗纳，或敢挟制官长，播弄乡愚，原不应姑息养奸，致长刁风。若地方官吏有重征苛敛，扰累闾阎之事，即当严行惩办。倘地方官平时任听吏胥多方勒索，架词耸禀，迨粮户上控，率多委曲弭缝，调停徇庇，以致健讼之徒，有所藉口，讼狱日滋，为督抚者所司何事？著通谕各直省督抚，凡特交、咨交案件，务须一秉大公，确切究办。如系刁衿恶棍藉端妄告，即从严究坐，以惩刁诬。倘所控属实，亦当将奸胥墨吏严行惩治，断不可存将就完案之见，益致其无所畏忌。

二十九日（8月2日）

11 本年初，山东各地大旱成灾，市镇萧条，穷民觅食艰难，贩男鬻女。入夏，又遭水涝，积水甚多，田禾无不被淹。各州县意存粉饰，并不据实上奏。至是，署山东巡抚武隆阿奏报被灾情形，请予赈济。道光帝谕曰：地方封疆大吏，值此偏灾，自当饬属将被灾地方详察具报，无滥无遗，岂可意存粉饰，置民瘼于不问？州县各官如有意迎合，延不报灾，或所报有不实不尽，以致穷黎流离失所，岂朕恫瘝在抱之意？著武隆阿再将前次被旱各州县成灾实在程度详加查勘，或有成灾未报，或有酌减分数具报者，此时应否补加抚恤等，一面据实奏闻，一面将讳饰之地方官严行参办。倘若回护前奏，如被查出，惟武隆阿是问。

七月十五日（8月18日）

12 奏准开辟噶玛兰应行查办事宜。

嘉庆元年（1796），福建漳州、泉州及广东民人至台湾噶玛兰（又作蛤仔难、甲子兰，即今台湾东北部宜兰平原）垦种。道光初年，此处垦殖初具规模。道光四年（1824）正月，福建巡抚赵慎畛以噶玛兰地处台湾极北，地势险要，请改艋舺营游击为水师参将，兼辖噶玛兰，添设都司、千总各一员，外委二员，拨台湾城守嘉义艋舺三营兵三百驻防。〖3〗

至是，闽浙总督孙尔准又拟定开辟噶玛兰事宜十四条：一、番社未垦荒埔，分给民人开垦。二、田园租谷，请仍照原议，每亩一甲，征租六石。园一甲，征租四石。三、请免纳余租，以纾民力。四、垦未成熟埔地，请缓报升科。五、建筑城垣署舍，占用民人垦熟田园店屋作为基地，换给埔地，请另列一款征收，以免混淆。六、历年水冲沙压田园无征银谷，请予豁免。七、嘉庆二十二年（1817）以前民欠钱粮，请予补豁。八、奏销限期应划清年份，更定奏限。九、筹存常平仓谷，以资储备。十、额编文武员弁廉俸、兵饷、役食，就本厅所征供赋支给，毋庸由司动拨。十一、裁移营制，新添官兵俸饷，在本厅年征供耗余租等项支给，其不敷之项，应就余谷变价，并税契项下凑给。十二、加留余埔，以资归化社番生计。十三、分别添设役寮，以防生番。十四、编查保甲，设立族正，以资稽查约束。

旋户部奉旨议覆，奏上。从之。

二十三日（8月26日）

13 仍行编查苗疆保甲。

贵州各地多为汉苗杂居，近年进入苗疆地方客民渐多，非当地土司所能约束。为防汉民擅入苗疆，致起汉苗相仇，六月三十日，贵州巡抚嵩溥奏请筹办苗疆保甲，将进入苗疆客民编入保甲，以便稽查。道光帝允其所请，命除苗民众多之地，仍照例停止外，其余现居寨内客民，无论户口田土多寡，俱著一律详细编查，由地方官随时稽核；日后倘再有勾引流民，擅入苗寨，续增户口，及盘剥准折等事，立时驱逐，田产给还苗人，追价入官，仍照例加倍治罪。为避免编查保甲官员扰累地方，道光帝特申谕：编查官员及委带员弁、随同帮办等，所需饭食夫马等项，皆由藩库筹项发给。若地方官徇庇不究，并纵令差役擅入苗寨滋事，必严参惩办。

然御史但明伦以为苗疆编查保甲多有不便，至是奏言：夷苗性愚多疑，若派大员随带员弁同往，必使之惊惧不安，并恐所带胥役，及经过州县书差里保滋弊。现汉苗相安无事，自不宜稍事纷更，请停止派员，仍责成各州县筹办。道光帝当即驳回，谕曰：此次编查保甲，仅系查办客民，其苗人居多之地，并不编查；且随带员弁等饭食夫马等项，皆由藩库开支，自不致扰累地方。各官束约严明，有犯必惩，一切自可肃清。若虑其烦扰，遽行停止，岂非因噎废食，成何事体？令嵩溥仍遵前旨，饬各官妥为办理。

道光七年（1827）九月，嵩溥奏报，编查附居苗寨客民保甲完竣，并拟定随时稽查章程：一、禁续增流民。二、禁续置苗产。三、禁盘剥准折。四、禁加租逐佃。五、禁棚户垦占。从之。

二十四日（8月27日）

14 张格尔入侵新疆西四城。

道光四年（1824）九月，张格尔二次进犯卡内，又遭重创，仅带二十六人脱逃。此后，其在卡外四处游移，伺机再犯。清廷命长龄为伊犁将军，庆祥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从伊犁和乌鲁木齐调兵二千五百余名，赴喀什噶尔防剿。

本年初，张格尔复纠集匪众三四千人。六月中旬，率安集延、布鲁特五百余人，从伊斯里克、图舒克塔什两卡伦间穿过，由开齐路窜至距喀什噶尔百余里之阿尔图什。喀什噶尔协办大臣舒尔哈善、领队大臣乌凌阿率官兵前往剿杀，斩杀贼匪四百余人，生擒四十余人。

张格尔率其余贼匪窜至喀什噶尔以北十余里之阿帕克和加玛杂，此地为回人（即维吾尔族人）白山派首领之墓地。〖4〗张格尔至此，意在以朝拜先祖和卓木为名，煽动当地大批回民参与叛乱。乌凌阿、穆克登布率清军将张格尔等围困于玛杂之内，张格尔等恃凭玛杂墙垣顽抗，与清军对峙。白山派首领则唆使众多教徒聚集于清军外围鼓噪袭扰，遂使张格尔得以乘隙脱逃。此役，清军歼敌四百余名。乌凌阿、穆克登布被枪阵亡。

此后新疆形势顿为一变，喀什噶尔等地回众，全行变乱，张格尔队伍迅速扩大，开始向喀什噶尔城进军。随后，驻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等处清军，亦被围困城内。

张格尔为尽速攻下喀什噶尔，以“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5〗为诱饵，乞安集延相

助。安集延欲乘火打劫，出兵万余人〖6〗，开至喀什噶尔城外。未久双方火并，张格尔收编安集延兵三千。〖7〗

至是，道光帝大规模调兵遣将，谕内阁：惟思命将出师，事权宜归统一。大学士、伊犁将军长龄公忠体国，老成谙练，著授为扬威将军，并由京颁给印信，军营大小官员悉听节制。杨遇春前已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计已自甘肃起程。武隆阿由山东来京陛见，亦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与杨遇春俱参赞军务。〖8〗又命原陕西巡抚鄂山署理陕甘总督，将一切应用军需、粮饷、驮载等项，随时妥速筹备。〖9〗旋长龄奏陈：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动。喀城距阿克苏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非伊犁、乌鲁木齐六千援兵所能克。请速发大兵四万，以一万五千分护粮台，以二万五千进战。〖10〗那彦成亦在通筹全局折中提出调集马步官兵五万，方敷应用。〖11〗

八月十六日，道光帝谕长龄、杨遇春、武隆阿等，指示机宜：行军之道，出奇乃可制胜。前经降旨，令长龄等于进兵时筹画奇策，要截兜剿，以期聚而歼旃。近日，朕披览舆图，有由乌什之巴什雅哈玛山至喀什喀尔之巴尔昌山草地，一路甚属偏僻，非若巴尔楚克由树窝至喀城，为回民往来熟径可比，且更近捷。若彼时一面统领大兵，由台站进发，一面酌分参赞一人，潜率奇兵，由草地抄出前路，兜转与大兵会合，两面夹击，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将该逆裔等就地歼擒，不使临阵窜逸，漏网稽诛。〖12〗此后，又连下数旨，指示方略。

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道路险阻，清军不能迅速集结赴援，西四城形势危殆。

清军驻新疆各城兵力薄弱，喀什噶尔虽为参赞大臣驻地，额定驻军亦仅二千七百余名，除前敌追剿及运输粮饷、军械者外，实际守城者已属无多。清军经两个月抵抗，喀什噶尔汉城于八月二十五日失陷。庆祥迎战于浑河，败绩，自缢死。〖13〗张格尔入喀什噶尔，自称“赛伊德张格尔苏丹”，意为圣裔张格尔国王。

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清军兵力亦不足。英吉沙尔满汉官兵仅止二百三十余名。〖14〗叶尔羌额设满洲兵、汉兵八百五十一名，除调赴喀什噶尔及各军台、卡伦等处外，仅余兵一百三十余名。〖15〗和阗守军仅一百二十余名。故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亦很快失陷。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苏伦保，叶尔羌帮办大臣多隆武、办事大臣印登额，和阗领队大臣奕湄、帮办大臣桂斌等相继殉难。而“群回悉变”〖16〗。

张格尔于围陷西四城同时，复分军直逼阿克苏，企图经此而占北疆。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命参将王鸿仪率兵六百余人堵剿，全军覆没。长清再派额尔古伦率锡伯营官兵三百名堵剿，经过七月二十七日激战，杀敌一百余名，夺获马匹器械等物。

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敌骑兵五六千人，屡次企图渡浑巴什河北上。八月二十二日激战中，清军毙敌三百余名，生擒五十余名。但同时，另有敌军二三千人，乘机渡托什罕河，至距阿克苏仅二十里处。此时驻阿克苏清军多在前敌，守城者不过三百余人，形势万分危急。长清急命马队三十余人，骑马“往来驰骋，飞沙扬尘，使贼知有备”而退。回援清军与守军配合，于二十三、二十四日，歼敌

二千人，遏止敌军攻势。

十月初，开至阿克苏清军已达一万余人。十月初十日，长龄命杨芳率军三千六百余名，由阿克苏进军柯尔坪。张格尔派兵前来夜袭，杨芳统清军“一鼓而破，焚回庄，斩贼酋伊瞒及安集延伪帅约勒达什，大军无阻”〖17〗。

阿克苏、柯尔坪之战后，清军打通进军南疆西四城通道，已“无后顾之忧，然后可成破竹之势”〖18〗，所调兵力亦近四万人。但天气渐寒，难以大规模用兵，故自此至明年春，暂无战事。

二十九日（9月1日）

15 山西巡抚福绵五十岁生日时，各府州县多赴省城拜寿送礼，福绵则设席演戏以为酬谢。事为御史吴杰闻悉，遂上奏参劾。有旨令松筠查办。

至是，松筠覆奏：福绵与各司道皆称，福绵仅收屏幅，未受馈赠礼物等，确曾演戏设席，然仅为酬谢属员。道光帝于松筠所奏颇为怀疑，谕曰：福绵生日之时，外府厅州县赴省禀谒者，有数十员之多，未必皆系因公。如有拜寿进省，岂能竟无馈赠礼物？至于该抚演戏设席，亦应查明其所酬谢者俱系何员。

松筠奉旨再查，复奏：福绵于五十寿辰时，封门未见客，亦曾事先出示禁止拜寿送礼。因某属员所送挂屏已经落款，方勉强收取。其演戏设席，只为酬谢赠送挂屏者，并无馈送苞苴情弊。外府州县等官在省者，确系因公，有案可据，实非专为拜寿。道光帝以福绵事先既曾严禁属员送礼，又复收受挂屏，设席酬谢，皆为率属不能严肃所致，

本应交部严议，念其平日尚属谨慎，加恩降为三品顶戴，革职留任。〖19〗

八月初一日（9月2日）

16 平息在台闽粤民人械斗。

先是，台湾嘉义县闽籍盗匪李通，因疑粤民黄文润家杀害同伙，欲图报复。适有匪徒乘机造谣煽惑，抢掠粤民。粤民被迫逃往淡水，力图聚结报复。闽人见事不妙，亦结伙集众准备互斗。

清廷不明事情真相，以为台湾及闽、粤三籍民人，大多犷悍尚气，深恐其联为一气。六月十九日，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奏称：此次匪徒滋事，均系随地纠邀，各有首领，并非合而为一。清廷命调内地军兵三千名赴台，由许松年调度，迅速抚良捕匪，以靖地方。

七月初，台湾械斗非但未息，反愈演愈烈。淡水、南坎、大甲等地方，闽粤民人互相焚杀，彰化之四张犁、葫芦墩等处，亦连日焚杀，淡、彰一带道路梗塞，文报稽迟。每处村庄难民多达数千人。

七月十二日，清廷以山东巡抚武隆阿久任台湾镇，情形熟悉，命其为钦差大臣，会同闽浙总督孙尔准等督办军务。事隔仅两天，清廷接新疆奏报称，张格尔复分兵进犯，喀城回子全行变乱，贼势猖獗。道光帝权衡新疆与台湾变乱利害关系，命武隆阿暂缓赴台，回山东省城听候谕旨，命孙尔准赴台查办械斗之事。

至是，孙尔准奏报查办台湾械斗情形，略言：此次械斗，系因闽籍匪徒与粤籍匪徒挟嫌寻斗而起，遂有匪徒制

造闽粤民人将分类械斗之谣，乘机焚抢。许松年等以为，此次争斗系为民人相互械斗，官兵只可派兵弹压，不便加以诛杀，遂致当地民人无所顾忌，聚结复斗，参预者达五百余人。现官军大兵已到，械斗者均已解散，械斗指日即可肃清。道光帝谕令孙尔准等，务将著名匪首严拿务获，尽法惩治，而于附和者，可随时解散，不必多加株连，以除稂莠而安良善。以许松年于事发之初未能痛加惩办，办理错谬，将其革职。〖20〗

寻道光帝令孙尔准妥筹善后事宜，晓谕被扰难民，一律归田，查明户口，给予赈银，盖房栖身，无使一夫失所。同时谕令务将在逃匪犯擒获，毋留余孽。

二十五日（9月26日）

17 严令迁移吉林卡伦外流民。

清廷于吉林舒兰河等地方设有卡伦，卡伦之外，为产参之地，向不准流民潜往偷砍树木，尤不得在此居住。

木年七月初六日，吉林将军富俊奏称：舒兰霍伦等处，现居住流民一千余户，男女老幼共五千七百余人，请允其居住，免于驱逐。并添设乡地保甲，按户将其所种地亩升科。为防其滋扰参区，可另行向外展立卡伦，并挖封堆，安设官兵，严密稽查。嗣后卡伦以外，再不准容留一人。各卡伦官换班之时，令其出具无流民出卡甘结。道光帝谕曰：各流民在此盖房垦地，已费工木，一旦悉数驱逐，无以谋生，固堪怜悯。然竟听其安土重迁，不令其迁移，该地卡伦官兵势必日久生玩，流民亦必愈积愈多，迨至发觉查出，复以人数众多，再次恳请免予驱逐。现该地流民已

达五千七百余口，将来孳生蕃衍，所增奚止倍蓰？长此以往，是卡伦以外尽系无籍游民，成何事体？著富俊晓谕该游民等，潜往禁山，偷砍树木，例干重罪，即从宽办理，亦应立时驱逐。姑念其人数较多，盖房垦地，已费工本，可酌量给与工价，按照地亩房间多寡，均匀给领。令其分起各归原籍，自谋生理，已属格外施恩，曲加体恤。又命富俊查明此等流民究系何年进山，开具当时地方历任将军、副都统职名，奏明交部议处。

各流民均称无籍可回，请仍留当地。八月初六日，富俊再次上奏，以流民无籍可归，一时难令迁移为由，奏请免其驱逐。道光帝深以为虑，谕曰：吉林为我朝根本重地，此等流民始而为佣工远出，投身服役；继则渐向旗人，佃种田亩，迨佃种既多，旗人则咸图安逸，不知力作，必致生计日蹙，且耳濡目染，习成汉俗，不复知有骑射本艺，积重难返，其害岂可胜言？该将军所言日后令官兵常川稽查，不准再往，不过纸上空言而已。涓涓不塞，遂成江河。该处东近参山，西近围场，万难容令其仍前居住。著该将军当另筹善策，于吉林所属各厅，或盛京所属各厅州县，酌分流民户口，指划地方，即令其迁移。

至是，富俊奏报具体办理情形：现已遵旨出示，告以凡种田四垧以上者，不给钱文，四垧以下者，共计流民四千余口，每大口发给八百文，小口四百文，作为路费；限九月内搬尽，如有违抗，即行严办，以清山界。

道光帝以为富俊此举“但以驱逐为事，而无安插之道”，令另行妥办，谕曰：富俊接奉此旨，即确查吉林所属伯都讷及长春厅新分荒地，并盛京所属闲荒，出示通告流民，

任其自便。其种地四垧以下流民，自应给予安插之费；种田四垧以上者，虽系较为富裕之家，然其宅宅畝田，亦费成本，亦应酌给搬迁之费，俾使各等流民，皆可以所得房价地价之钱，垦田筑室，各安生计。此次迁移，务使其陆续迁移尽净，然不必刻期迫促。

流民在此居住多年，生活较为安定。清廷突令迁移他处，虽给补偿，损失仍大，故多数流民皆不愿迁移，纷至将军衙署请愿。富俊不允，引起众多流民不满与骚动。富俊将为首者杨帼仁、祖亮斩杀，从者亦分别拟罪。道光帝闻报，称富俊办理妥当，命其仍照前旨，指定荒地，令流民迁移散居垦种。

十一月，富俊再奏，已有流民六百余户陆续迁入卡伦内分散居住，其余三百余户，月内亦可全部迁出。

二十八日（9月29日）

18 御史钱仪吉闻浙江学政朱士彦不知教化，专事威刑，遂于七月十二日奏参。道光帝命浙江巡抚程含章，详细确查，据实具奏。

至是，程含章奏称：原参学政朱士彦终日沉酒，及教职小误，辄加夏楚二款，查询并无其事；致所谓创为小枷，令士子带枷誊录一款，系因童生夹带文字作弊，用小枷枷号示众。所枷之人，不得入场作文，无所用其誊录。又贫生拖欠钱粮，无论奇零，悉行扣考一款，查系据该府县教官详报欠粮扣考。所欠银米，自数两数石至千余两数百石不等，并非贫生小户，完粮后即准补考。以上各款，所参皆不属实。该学政之父，随棚分阅试卷，出题割裂太甚，

不成句读，取进童生，写字错讹，令教官掌责，及嘉兴试院，于场事毕后演剧各款，原参虽事出有因，然未尽实。

道光帝谕曰：浙省士习轻薄，该学政遇事整顿，原无不合。惟其父朱彬，迎养到浙，只宜在署居住，不应随棚阅卷。帮同校阅，岂不与干预公事无异？试院演剧，虽系场事已竣，亦不应漫无关防。至生童抄袭旧文，及字画错讹，原应出示晓谕告诫，有犯者弃置不录，究不宜出题割裂句读，取进后辄予掌责。此数节朱士彦不能辞咎，著交部议处。御史钱仪吉本司纠察，然必当访查确切。现经查明，所参数款，虽事出有因，然措词未免过当。且有数款查无其事，何得率行奏陈？念其究系言官，从宽交部察议。〖21〗

道光帝于此事颇多感慨，又谕：浙江士习不端，朕所夙知。实心整顿，怨者必多，以前学政之因循姑纵，不问可知矣。吁世道人心日下，为政者一从实整顿，则怨谤沸腾。朕为天下主，焉可不力挽颓风，昌明正学，俾臣下各扬其职，佐臻上理也。道光帝且特命程含章：将此朱批奏折，令朱士彦观看。

朱士彦阅后，于十一月初二日上奏，感惧下忱。道光帝又谕：亲当娱，不当预政，戒之。

九月初十日（10月10日）

19 令盐斤加价。

道光四年（1824）九月，阿尔邦阿以长芦商力日疲，请照嘉庆十四年（1809）成案，盐斤加价二钱。经交蒋攸铦、程祖洛等会议后，请加价一钱。时道光帝曾以盐斤加

价，究非朝廷善政，且必使官盐愈贵，私盐充斥，命所有盐斤加价之事，毋庸议行。

至是，阿尔邦阿又以现在军需、河工并举，需用浩繁，再次奏请将两淮、两浙、广东等省盐价，按嘉庆十四年成案，照旧一体加价。道光帝因张格尔之乱及黄河河工需费甚多，急需筹款，遂准其所请，谕曰：朕思从前嘉庆年间，奏准加价，行之十有余年，商民相安。自二十五年（1820）停止以后，各处销引仍未见通畅，是滞销总由缉私不力，并非盐斤加价所致。顷因逆回滋事，调派大兵进剿，拨饷甚多。南河启坝挑河，修筑高堰，工用浩繁。国家经费有常，自应宽为筹备。著各省督抚、盐政等，就盐斤加价事妥议速奏。

十月十七日（11月16日）

20 变通复试武举章程。

按旧例，会试中式武举，凡因殿试不能合式，罚停殿试一科者，下届仍令复试。积至复试三次，仍不能合式者，即行革斥。后清廷以为此种处罚过于严厉，于嘉庆六年（1801）照文会试复试停科之例，予以变改。即凡复试不能合式者，下届可随新科殿试，无需再行复试。然上项规定，又生弊端，以诸多补试武举，技艺仍不合式者居多，以致不得不再行罚停殿试。为此，道光帝于十月初八日命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就应如何酌中定议之处，妥议具奏。至是，议奏：嗣后，凡武举乡会试，各考官必须悉心甄别，除弓刀石三项皆系三号者，不准定为合式外，如有一二项头二号者，固为合式。即一项头号，二项二号，或三项俱

系二号者，亦俱准合式。仍以三项头号者为最优。取中复试时，即照初次填注字号，认真考校。所有中试武举，复试技勇不符及复试合式，而殿试技勇不符，罚令停科者，下届仍概令随同新科武举复试。积至三次复试不能合式，即将中式字样注销，仍留武举资格，准其入营差操。该武举等初次复试，因何项不符而罚科者，下届即复试何项，以归简易。从之。

21 是年，总计各省入口三亿八千二十八万七千七入〖22〗，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七十万二千四百八十三石。

22 桐城派宋学家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批评江藩之《汉学师承记》及汉学诸人，“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千百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国家，了无益处”。攻诘汉学之害“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23〗

〖1〗《御史何辉绶为皂役挈眷居住各衙署请严定章程稽查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 年 4 期。

〖2〗清人法式善等撰《清秘述闻三种》，记其为户部侍郎，笔者从《宣宗成皇帝实录》。

〖3〗《清史列传》卷三三《赵慎畛传》。

〖4〗玛杂又作麻札，即回入先祖之墓。康熙三十四年（1695），

回民首领阿帕克和加死后葬于此地，故称阿帕克和加玛杂，后遂成为回民白山派的朝圣地。白山派为回教中的一个派别，其信徒崇奉阿帕克和加，头戴白帽，故称白山派，又称白帽回子。其对立派别为黑山派，因其信徒头戴黑帽而得名，又称黑帽回子。

〖5〗《清史稿》卷五二九《属国传》四。

〖6〗《清鉴纲目》、《清史纪事本末》等书，均记为三千人。

〖7〗安集延军队战斗力颇强《清史纪事本末》卷四一记载："时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

〖8〗《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一五。

〖9〗《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一二。

〖10〗《清史稿》卷三六七《长龄传》。

〖11〗《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2页。

〖12〗《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二十。

〖13〗《清史纪事本末》卷四一。

〖14〗《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一二。

〖15〗《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一三。

〖16〗《清史纪事本末》卷四一。

〖17〗《清史稿》卷三六八《杨芳传》。

〖18〗《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三四。

〖19〗《清史列传》卷三五《福绵传》。

〖20〗《清史列传》卷三五《许松年传》。

〖21〗《清史列传》卷三七《朱士彦传》。

〖22〗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八千七百八十九万三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三亿八千六百八万一千九百五十八人（《中国近代

人口史》33 页）。

〖23〗《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清通鉴　卷一八四

道光七年　丁亥　公元1827年

正月初三日（1月29日）

1 清廷极重朝廷礼制礼仪，逢重大朝会之期，皆有御史、礼部司官及侍卫等分列各处，专司纠察各级官员越班失仪之职。先是，新正之日，朝贺礼成，百官甫退，即有身着补服官员二人于太和门阶下，自东而西趋行，并无人即予纠参。朝鲜、琉球等国及蒙古台吉、回子伯克等，分列东西两班官员之末，行朝贺礼亦参差不齐。以此，道光帝降旨，责问有关御史及礼部司官等，于任意趋走之人，竟不照例指拿，所司何事？命吏部查取此次专司越班失仪御史，及礼部司员职名，照例察议。至是，道光帝命将东班纠察御史福智、王云岫，西班纠察御史佟济、但明伦，及各相关礼部主事等分予罚俸六个月至三个月不等。

二月二十六日（3 月 23 日）

2 山西平陆县地震。该县盘南三十三村庄，共塌窑房五十五间，压毙男妇大小八十四人，另有被压受伤者。

三月二十三日（4 月 18 日）

3 先是，因黄河淤垫，回空漕船阻隔河北，两江总督琦善等人议决，启放王营旧减坝，将正河加大疏浚。道光帝允其所请，筹拨数百万银两动工兴办，期望河湖渐复旧规，漕运永臻畅顺。兴工期间道光帝屡谕琦善等，须通盘筹画，毋遗后患。琦善等复奏称，此次河工经再三筹商，并非全无把握，经逐段挑挖，全黄已挽归正河，并力赶堵减坝，俾使河溜不致分泄。本月十三日，琦善等人报称，减坝于初三日挂缆合龙完竣，下游被水村庄，立见涸复，举耜翻犁，无误东作。

然而自初三日堵合减坝，黄河之水恰逢桃汛水涨，倒漾运河。为防黄水继续倒灌运河，不得已又将御黄坝封闭。至是，报闻。道光帝于琦善等人所奏颇表怀疑，责问：何以开放减坝以来，皆系清（水）高于黄（水），甫经放河，适遇黄水陡长？致使此次河工所费数百万帑金，竟成虚掷。命将琦善拔去花翎，张井（南河总督）降为三品顶戴，潘锡恩（南河副总河）降为四品顶戴，俱令戴罪自赎；所有倒塘灌放各费，即由各员按成赔补，不准开销。同日又命军机大臣等寄谕琦善等人，将所办治河督漕之事，每隔五日奏报一次。

四月初二日（4月27日）

4 严定京城兵役窝贼及包庇科条。

近年京城治安混乱，窃案日多。三月初九日，道光帝从御史盛思本所请，以“京师为辇毂重地，近来窃案累累，贼犯日久无获，显有兵役包庇徇纵情弊，必应亟加整顿”，命刑部将各营兵丁，及各项在官人役窝贼分赃及包庇者，严定科条，妥议具奏。十四日，东便门内又有多人抢去官府麦车七辆。道光帝复以辇毂之下，竟有此等棍徒白昼抢劫官物，藐法已极，命步军统领衙门会同五城严拿惩办。

至是，刑部复奏京城兵役窝贼及包庇科条：凡捕役兵丁地保等，自行犯窃，罪应军流徒杖，无论首从，各枷号两个月，兵丁仍插箭游营；勾通豢养窃贼及抢劫各匪，坐地分赃，或受贿包庇窝家，俱发极边烟瘴充军；窝藏窃盗一二名者，杖一百，徒三年；窝藏窃盗三名以上及强盗一名者，俱发近边充军；窝藏窃盗五名及强盗二名以上者，发极边烟瘴充军；窝留积匪，无论有无造意，但经容留分赃代卖者，亦发极边烟瘴充军。其应拟死罪者，仍从其重者论。

初七日（5月2日）

5 清军克复喀什噶尔等城。

去岁张格尔占踞西四城后，清廷迅速调兵遣将，筹集饷械。然因即将大雪封山，不便大规模用兵，双方遂处对峙状态。

本年正月，道光帝屡谕长龄等人，妥筹今春进军时日及用兵机宜，且指示方策：或分正奇兵为三路，或分为二

路，以奇兵一路掩其不备，从后拦截，勿令张格尔等逆首脱逃，而无论奇兵分作二路，抑或并为一路，皆不可正兵先发深入，而奇兵未到，致令张格尔等见机不妙窜逸而逃。

二月二十六日，道光帝得长龄等人奏报，清军定于二月初六日分队进剿。其奏称：前奉谕旨，应分正奇两路，俾牵贼势而免窜逸。惟是节次查探道路情形，自乌什卡伦以外，直抵巴尔昌，均系险窄山沟，且有数站戈壁，并无水草。加以水石错杂，马队难行，后路兵粮尤难跟运。卡外各布鲁特，除劣汰克阿坦台已听纠从逆外，其余各部落，亦大半皆为张逆煽惑勾通。实在现时进剿满汉马步官兵共只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余名，如以两路分进，不特相距二十余站，声息难通，倘一路稍有阻滞，即于全局大有关系。张逆恃其丑众，正欲以城郭之凭借，力图螳臂之支撑，若非大兵全力相向，断不能震慑声威，迅成破竹。是以臣等审度机宜，酌量兵力，必须归并一路，改由中道，出其不料，突往围攻，庶可反正为奇，易于得手。〖1〗道光帝是之，且催令于三四月间一鼓蔵功。

三月二十一日，长龄首报官军进剿大捷。据报称：长龄等率官兵二万二千余名由阿克苏进军南疆，张格尔纠集叛军五万余人于洋阿尔巴特迎拒，清军遂扎营备战。当夜，叛军数千人欲趁清军初至，立足未稳之机，偷袭清军营地，为清军击退。翌日，长龄与参赞大臣杨遇春、武隆阿统兵三路扑杀占据沙冈叛军。此役，计歼敌一万余人，生擒三千二百余名，夺获军械马匹牛羊无算。

二十四日，长龄再报大捷。据报称：张格尔于洋阿尔巴特大败后，复纠约十余万人，于沙布都尔庄外，凭临河

渠，据险施放枪炮。清军先以连环枪炮轰击，复以马队抄袭，追杀残敌三四十里。此役击毙贼匪不下四五万人，夺获器械马匹无算。道光帝命将长龄、杨遇春等交部从优议叙。同日，以六百里加急谕令长龄等：张格尔暴虐已极，当地回众心生怨恨，可乘此机会，谕其相约效顺天朝，缚献首逆。张格尔虽在喀什噶尔纠集四五十万人抵拒官兵，负隅固守，然此辈不过乌合之徒，正可聚而歼之，攻围尤易得手。道光帝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伫望捷音迅至。

四月初三日，长龄三次报捷。据报称：张格尔等自沙布都尔败后，复纠集贼众十余万，在阿瓦巴特地方负隅抗拒。清军分为两翼，一鼓齐进，枪炮兼施，贼势不支，纷纷奔窜。此役毙贼二三万之众，生擒二千余名。安集延大头目阿瓦子迈玛底、那尔巴特阿浑当场毙亡。道光帝十余日内三获捷报，欣悦之至，再次大赏前敌将帅。长龄前已赏加太子太保衔，此次赏加紫缰；杨遇春晋加太子太保衔；武隆阿赏加太子少保衔。

至是，长龄四次报捷。据报称：张格尔于喀什噶尔城外浑河南岸结贼众十余万人，构筑土冈，列炮抗拒，清军则于河之北岸扎营相峙。是夜，狂风大作，杨遇春以为此乃“天赞我也，贼不知我兵多少，又虞我即渡，时不可失。且客军利速战”，先遣千余骑兵绕趋下游，以牵贼势，而自率大兵乘晦雾骤渡上游，占据上风，发炮轰击，“炮声与风沙相并，乘势冲入贼阵，贼大奔”〔2〕。清军乘势全军渡河，猛扑喀什噶尔城。当日先克汉城，再下回城。

此役歼敌六万余人，生擒四千余人，张格尔之妻、之侄等要犯被擒。然道光帝颇为不满，降谕申斥长龄等：前

此，屡次饬谕设法堵截，以防张格尔势穷潜遁。现大兵已临城下，功在垂成，犹任逆裔乘间窜逸，殊失朕望。此次兴师致讨，若仅获一二逆裔家属，即可塞责，岂非徒劳师旅，虚糜帑项？该将军等屡承谆训，将来何颜见朕？据长龄报告，张格尔逃往英吉沙尔、叶尔羌方向。道光帝命长龄等务将张格尔等拿获。

四月十六日，长龄又奏，收复英吉沙尔，张格尔仍未擒获。四月十九日，五月初五日，长龄分别奏报官军收复叶尔羌、和阗，然张格尔仍无下落。

五月十六日，长龄等以六百加急驰递奏折，道光帝以为必系报捷已拿获张格尔，或探得其实在下落。览罢方知不过长龄带队出卡搜捕而已。道光帝大失所望，直斥长龄等一派空言，敷衍塞责。谕曰：自长龄到军营，即节经降旨，勿令张逆逃出卡外，不啻再至再三。乃张逆于三月初一日从数十骑遁去，距四月二十二日发折时，已五十余日，该逆虽如鬼如蜮，何至毫无踪影，该将军所办何事？试思兴师动众，如不速得首逆，作何了局，长龄等将何颜对朕耶？为此，道光帝命以六百里加急谕长龄等，令其派官兵于各要隘安营，联络声势，飞谕各回部首领，令其帮同探查张格尔下落，设法擒拿，期于必获。同时，道光帝以西四城全部收复，张格尔不过苟延残喘，不值于此久驻重兵，致糜粮饷〖3〗，命长龄等将出卡兵若干，留防兵若干，其余先行撤回若干，通盘筹画具奏。

闰五月初一日，长龄等奏称，拿获贼匪巴依莫特，搜出其与张格尔潜通之信，经讯得知张格尔目下潜匿于木吉地方，已派安福等带兵二千余名出卡掩捕。道光帝以兵力

太过单薄，命杨芳或齐慎，再带兵五百前往接应。初六日，又谕令长龄等，既然张逆现在木吉地方，即应督饬官兵出其不意，密速掩捕，晓谕当地回族首领，令其协助擒拿，万不可任张逆远遁，又致费手。

七月下旬，鄂山上奏称：自三月至七月，“逆首张格尔逃脱未获，今阅四月，屡接军营来信，或称该逆窜往阿赖，或在拉克沙，或在木吉，或在喀拉提锦，昨又窜到达尔瓦斯地方”〔4〕。官军长久深入，似非所宜，请除留兵一万，或八千之数分布四城，筹办善后，其余出卡及军前各大兵全部速撤回营。

张格尔久不能获，长途转输军饷军械愈加困难，耗费巨大，道光帝早有撤军之意。览罢鄂山奏折，即于七月二十一日降谕称：自新疆四城收复以来，各回首协同官军探查并擒捕张格尔云云，恐系虚词搪塞，为尝试官兵之计。长期陈大军于卡外，转饷困难，尚属其次，官军不能出卡深入穷追，必使外夷由此窥我虚实，启其轻视天朝之心，此节所关甚巨。著长龄接奉此旨，于西四城等处留兵八千，其余官兵皆分批凯旋。仍传檄外夷各部落，谕以张格尔入卡肆虐，荼害生灵，实为元恶大憝，罪不容诛，现各部落既多输诚效顺，情愿擒拿，谅该逆不难擒缚。大皇帝因官兵出卡驻札，恐尔恭顺部落不无惊惧，并恐官兵不无滋扰，特降恩旨，曲加体恤，即将大兵全行撤回卡内。后经长龄等多次奏请，清廷始允新疆留驻官兵一万八千名。

五月十二日（6月6日）

6 命工部尚书穆彰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闰五月初四日（6月27日）

7 命将劣幕驱逐回籍。谕曰：朕风闻各直省幕宾盘踞省会，联络声气，招揽事权，招致亲串，布散党羽。或依仗上司，借声援以图影射。或勒荐属吏，分脩脯以遂私谋。甚至以不谙律例者指名推荐，亦必重资聘请。遇有重案，则包封送省代办。如各员另有延请，遇案件上详，多方驳斥，或行提官吏，藉图拖累，遂令幕友别图一馆，必先与伊等关通。各官别延一幕，必先托若辈照应。此等劣幕，本系无业游民。一经盘踞，大为地方之蠹，不可不严行饬禁。著各省督抚大吏破除情面，将此等劣幕逐回原籍，不得以其办事熟谙为词，致若辈互结党援，肆行无忌。

初七日（（6月30日）

8 以州县亏缺钱粮，限满无完，户部奏请核实著赔，略言：向例，州县亏空，限满无完，仅令该管知府、直隶州知州分赔一半，而道员藩司督抚，例内并无著赔专条，均得置身事外，不足以示惩儆。嗣后请援照江南、安徽办过成案，著令该管上司，一律摊赔。得旨：著通谕各直省，嗣后各州县亏空银米被参，先在本犯及家属名下照例按限催追，如限满完不足数，查明家产尽绝，实在不能追交者，即将未完数目作为十成，无论原案是侵是挪，俱令不即行揭报之知府、直隶州知州分赔五成，勒限追缴。其余五成，令失察之道员分赔二成，巡抚分赔一成。各员均照代赔例限，按银数多寡，分年完缴。如亏空两案，准前案银两依限清完后，再行续接后案银两清缴。

二十九日（7月22日）

9 四月初，原浙江巡抚程含章参奏署浙江巡抚刘彬士称：其署任以来，不能清白乃心，声名甚属平常，常自言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因此，人咸谓之饿虎出林，急不能待。再浙江盐务，业经帅承瀛办有起色，只须率由旧章足矣，然该署抚诸多挑驳，致商人心多不服。又仁和县（今属杭州市）闹漕一案，该署抚到任之初，即扬言官府不应动兵围拿粮户。其见识偏谬，品节不清已可概见。道光帝闻报，密令即将离京之闽浙总督孙尔准细心体察，据实密奏。

本月中下旬，浙江提督萧福禄参奏程含章并不知照，擅自调兵弹压仁和县民闹漕事件，刘彬士亦参程含章将所存商纲全行提用，不留后任办公之资。程含章矢口否认。道光帝以程含章与刘彬士彼此各执一词，断无两可之理，必须剖别曲直，折衷一是，且此事关涉巡抚大员争利参揭，于心术官方，甚有关系，故又于本月十九日命交卸两江总督印务之琦善前赴浙江，会同学政朱士彦等秉公按款详悉确查。

至是，孙尔准覆奏称：程含章指参刘彬士各款，多为不实之词。所奏刘彬士扬言不应动兵一节，最初，刘彬士闻程含章动兵围拿，颇疑其办理过当。然于提集各犯审讯，得知各犯聚众毁厂，捆殴书役，拒伤官兵案情后，已改变态度，以为动兵乃势所不得不然，且已将此案审结；所奏挑驳商人，诸商不服一节，亦属不实；所奏负欠还债一节，经细加察访，未见浙江有向其索债之人。刘彬士莅任数月，

办理庶务，颇为尽心，操守亦属谨饬，舆论佥同。

道光帝谕曰：朕于行政用人，一秉大公至正，各督抚大吏中，如果有贪卑不谨，声名狼藉者，原许大小臣工风闻入奏。但参革大员必得确有凭据，岂容捕风捉影，妄行参揭？程含章率听不根之言，无端入告，视朕为何如主，辄敢以此等伎俩巧为尝试。程含章著交部严加议处，以为陈奏不实者戒。〖5〗

七月初三日，琦善奏报查办上述事件结果称，程含章于任内提用商纲银虽无额外滥支之弊，但其回奏所存商纲银两数目舛错；甄别副将、参将，未及时知照提督，亦与体制未协；其以不根之言，妄行入告，诬及大吏，以为先发制人之举，其咎尤重。吏部议以革职，道光帝以其平日居官尚好，命加恩以员外郎用，以观后效。

六月十七日（8月9日）

10 废浙江廪生呈告游学开缺例。

据浙江学政朱士彦奏称，该省向有廪生呈告游学开缺之例，此为他省所无。道光帝以向例廪生呈告游学，限三个月内补考，逾限未补考者，于出贡时扣算作旷，命礼部就此议覆。

是日，礼部覆奏称：嗣后廪生呈告游学，俱遵定例，勒限补考，逾限不补者，开粮不作缺。限外补考者，查明逾限月日，均扣算作为旷学。其上届开报下届岁考，无故不到者，即照例斥革。如果系游学未归，应由该教官确查详情展限。凡至三次以上岁考不到，亦即行斥革，以符定例而杜弊端。从之。

二十二日（8月14日）

11命来年江苏新漕仍行海运。

近年运河逐渐淤高，清水不能畅出，以致漕运阻滞。琦善等治河办理不善，至今仍不能如法通漕。本年倒塘灌运之法，不可常恃，新漕仍行海运，实为有备无患之举。以此，道光帝从两江总督蒋攸铦所请，明年仍行海运，准江苏来年新漕，除江宁、扬州、淮安、徐州、通海等四府两州，照旧各归本帮漕船兑收转运外，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仍雇海船运赴天津。道光帝又称："海运本非良策，朕所以勉从所请者，原以河漕不能兼办，腾出河身，俾去其受病之源，用复以清刷黄之旧。"谕张井等，万不可因行海运而稍有懈怠，必得激发天良，实力讲求，疏淤导滞，务令黄水落低，清水畅出，以期渐复旧规。

六月，山东巡抚贺长龄奏陈海运章程五条：一、在途各商船，应催令南回受兑。二、最要岛屿，令该管将弁亲督弹压。三、陆路委员，应行酌减。四、收入津口船数日期，应归直隶奏报。五、收岛船只，应相风催令开行。〖6〗八月十九日，蒋攸铦又奏准新漕海运章程十一条：一、沙船运送漕粮，照旧给予耗米。二、沙船给发水脚等项，仍由外筹给。三、天津京仓，需用经杂各费，由苏省筹款解交。四、验米交米，仍专派大员经理。五、佘山应派武职大员驻札，弹压稽查。六、饬令沿海水师会哨巡防。七、如有短少霉变，及松仓等事，应分别豁免赔补。八、商船奖叙，宜酌量分别。九、商船不准揽带客货，如有自带零

星土宜，查明仍准免税。十、通仓席竹二项，仍请折银购办。十一、粮米自津运至通仓，宜加慎遮盖，查禁搀水，并令各经纪亲自押送到通交纳，以免霉变而专责成。

七月初六日（8月27日）

12 准前盛京将军晋昌所请，封闭盛京新洞沟、白土岭、西柳塘等处煤窑。

二十日（9月10日）

13 以英和隐庇家人私增佃租，革去理藩院尚书等职。

先是，有通州民人王文弼等经都察院呈递封章，控告理藩院尚书、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置买土地之时，并不问明原租数目多少，听任家人张天成私自加租。道光帝命大学士托津、曹振镛等秉公严审，并命英和就此明白回奏。英和并未据实陈明，意存隐饰。英和坐徇隐罪夺任，被革去紫缰，开去协办大学士之职，交部严加议处。〖7〗

本月十七日，道光帝深以不法大臣恃势强横，失察家人，为害百姓之事为忧，特谕内阁：国家简用大臣，匡襄治理，必须谨慎持躬，公忠任事，方为无负职任。如非英和平时信任驱使，其家人张天成何至狐假虎威，肆无忌惮？英和受三朝之恩，本应戒满持盈，益加儆惧，却不能自检自律，竟至声势赫耀，使非其所属之州县各官，仰希风指，意存见好之意。我朝纲纪肃清，官方砥砺，岂容恃势妄为至此？从前和珅专擅，其始不过一二无识之徒，趋承依附，渐至作威作福，中外侧目，莫敢上闻。所谓涓涓不塞，遂成江河者，不至于溃败决裂不止。如若大员少有凭藉，即

可妄行，则位冠列卿，职居津要者，将复无所底止。朝廷岂尚有法纪乎？为此特降谕旨，剀切申诫，嗣后在廷满汉大臣，务各益矢公忠，倍加恪慎。

至是，吏部议处英和，请照违制私罪革职。道光帝以英和平日办事尚属认真，亦曾出力，命革去理藩院尚书、镶黄旗满洲都统，并太子太保衔，拔去花翎，加恩赏给二品顶戴，补授热河都统，以观后效。

十月，道光帝又以前署通州（今北京通县）知州蔡元禧、前宛平县（今属北京丰台区）知县吴承宠，并非英和所属，亦复希图见好，有意迎合，俱降三级调用。

二十四日（9月14日）

14 据两广总督李鸿宾奏，暹罗国王因受敕封，特遣使赍进表文方物，来京谢恩，情词恳挚，出于至诚。道光帝谕李鸿宾：准其进呈表文，并由该督委员伴送该使臣按程前来，务子本年封印前到京。所有原贡船货物，并准照例免税。

二十七日（9月17日）

15 道光四年（1824）五月，给事中朱为弼、御史郎葆辰等奏请疏浚三江水利，而两江总督孙玉庭以三江同时疏浚，工巨费繁，请先行疏浚黄浦江一路。道光帝从其所请，拨款挑挖疏浚。

是日，御史李鹏又奏：江浙各郡，苏松最居下游，诸水汇入太湖，由三江东流入海。其东北由浏河入海者为娄江，东南由黄浦入海者为东江，吴淞口一江，独当太湖下

注之冲，尤关紧要。近则浏河口淤成平陆，吴淞下游仅如沟洫。虽黄浦前经疏浚，势尚通畅，而吴淞不通，则苏松及浙湖交界之水，无从入海；浏河不通，则苏州东北之水，无从入海，以致水旱均灾，民田被害。请及早设法疏浚，变水害为水利。道光帝是之，命蒋攸铦、陶澍派委妥干大员，通盘筹画，定议具奏，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十月初五日（11月23日）

16 移建略阳县（治所即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陇城镇）城垣。陕西略阳城垣三面临水，累年叠受水患。本年七月，江河异涨，冲塌城外石堤，洪水涌入城内，坍塌民房十之七八，未坍之处，亦经水汕刷，岌岌可危。陕甘总督鄂山等经实地勘察以为：若仍照旧于原址兴修，必须重培基址，加之兼筑石堤，不特经费甚巨，且势难期经久，而该县城东三里处之文家坪，地居高阜，无需补筑石堤，可免水患，较兴修旧城，更为节省工费。至是，奏请移建新城，于新城内相度基址，兴修旧城内坍塌庙宇、衙署、兵房等。道光帝允之。

初七日（11月25日）

17 禁满员渐染汉人习俗。

清廷入主中原后，极力维持清文清语及其习俗，甚至新生满人取名，亦多有限制。乾隆帝曾为旗员取名不当，屡次降谕训饬。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又降谕规定，旗人命名，有取汉文字义者，不准连用三字。道光帝继位以来，于宗室取名未协者，亦曾降旨申谕。然近年命

名连用三汉字之风却屡禁不止。前不久，吏部带领引见各员中，有刑部郎中明安福、理藩院员外郎庆长安二员，道光帝以为其命名有违定制，于闰五月二十三日再次饬谕八旗都统：嗣后旗人取名，务宜恪遵圣训，不准连用汉文三字。其现取名未协者，亦即一体饬改。

是日，广州将军庆保具奏甄别各官员奏折及请安折，皆以汉字书写。道光帝甚为不满，谕曰：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驻防各省之满洲人，非绿营可比，亦应一体学习清语。庆保等人于循例事件，竟率用汉折，深染汉人习气，殊为可笑，若不加整顿，久之满洲旧业，必致废弛。命传旨对庆保等予以申斥，并谕各省将军、副都统，嗣后除遇有人命词讼，以及奏销钱粮数目等事，可用汉折陈奏外，其他满营循例应办事件，俱以清折具奏。同时命各将军、副都统于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使之精熟，毋得渐染汉人习气。

然说者谆谆，听者藐藐。十月十九日，观喜、普恭于考验满营军政官员时，复用汉折具奏。十一月初一日，英和于考验满营官员时，仍以汉折具奏。道光帝再次传旨申饬，命嗣后遇此应行循例事件，务须遵照十月初七日通谕之旨，缮写清折具奏，毋得似此因循，渐染汉人习气。

十月十八日（12月6日）

18 经查，直隶各项荒地，共九万四百五十一顷有奇，除历年勘报升科，及试垦尚未限满议租地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九顷有奇，其余实在难垦地七万三百六十四顷有奇。至是，报闻。

二十一日（12月9日）

19 降惇亲王绵恺为郡王。

绵恺年轻时，纨绔轻浮，于文史弓马，并不留心学习，狎比便佞，不喜正言，嘉庆帝对其屡加训诫，仍罔知悛改。道光帝继位，晋封亲王，令其管理旗务，补授宗人府宗令。然其不知自重，以宗亲贵胄，先与太监张明得私相往来，后又将太监苑长青辗转引出宫廷，将其藏匿王府之中。事发，内务府行文该王府，令其将苑长青交出，绵恺竟以府中无苑姓太监支吾搪塞。后因人证确凿，苑长青不能继续藏匿，绵恺又指使舒凌阿将其带至清河地方，作为九月间逃走之犯，欲图掩饰此等劣迹。

本月十七日，道光帝令绵恺退出内廷行走，其他一切差使，亦无庸管理。十八日，又令将绵恺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至是，宗人府请将绵恺王爵革去。道光帝命加恩降为郡王，小惩大诫，望其改过自新。

道光八年（1828）十月，道光帝以追思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事件中，绵恺有亲携所拟折稿驰报之功，且其自获咎以来，尚知愧悔，加恩赏还亲王。

二十五日（12月13日）

20 通谕各衙门堂官于京察时举劾并行。

清廷定期举行京察、大计，以考核京城内外各官，激浊扬清。然日久生玩，各官于下级官员之考核，多举荐而少弹劾。

是日，给事中吴杰奏，请京察届期举劾并行。道光帝是之，谕称：京察为激扬大典，现在各省督抚藩臬，曾任

京职者居多。今日部员之贤否，关系他日外省人才之盛衰。嗣后各衙门堂官办理京察，务须和衷商榷，拔取贤才。于终年未经到署，案件全不留心，或奔走仅事趋承，文理未能通晓，暨浮躁不谨，徇庇书役，声名平常者，概予甄汰，毋得稍事姑容。于勤慎在公，实心任事，才堪造就者，可据实保列。将操守廉洁，通达治体者，列之上考。如此方有望吏治蒸蒸日上。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9日）

21 整饬漕运诸弊。

漕粮为京师官员兵士俸米，关系匪轻。清初，吏治、漕政均较整肃，漕运运转尚灵。据曹振镛称：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尚无所谓浮收之事，稍后虽有浮收之弊，不过就斛面浮收而已。然未几有折扣之法，始于每石不过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户应完粮百石，彼既如数运仓，并外赍一二十石不等，以备折收书吏。日久弊生，州县则任意征求，旗丁则藉端勒索，民间受累日甚。州县既有浮收之弊，遂不能不受勒索于旗丁，旗丁既有需索州县之事，则沿途各衙门奸胥蠹役亦不免勒索旗丁。于是，浮收一开，竟至逐层剥削，无所底止。〖8〗

嘉庆朝及道光朝初期，清廷皆曾整饬漕政积弊，因积弊甚深，各种陋规及帮费不能尽革。道光元年（1821），清廷拟准州县浮收，以每石二斗五升为限；允准旗丁向兑粮州县索取帮费，每船载运米一千石，可得额外帮费四百两，意在以限制为禁革。然在官场腐败风气之下，所谓于此之外不可另行加增云云，不过具文而已，漕政愈加败坏。

道光六七年，江苏巡抚陶澍、漕运总督讷尔经额等，均力请整顿漕政。陶澍以为整顿漕务，首禁绅衿包揽、分吃漕规等情弊；讷尔经额则力主首禁漕务官吏勒索运丁。

地方绅衿，盘根错节，或恃强把持漕赋；或依势拖欠短交漕粮；或包揽民户之漕，以图中饱。陶澍曾在一奏折中揭露：大约富豪之家与稍有势力者，皆为大户。每于开征之始，兜收花户由单，以同姓为一家，集零户为总户。一经揽收入手，或丑米拙交，或挂筹短数，或任意迁延。挨至漕船紧迫时，勾通吏胥，不呈由单，硬开户名包交。呼朋引类，昼夜喧呶。稍不遂意，非逞凶闹仓，即联名捏控不休。〖9〗

地方绅衿，刁生劣监，贪索漕规，为漕务弊端之一。据江苏太仓直隶州志载："嘉道年间，州县浮收勒折，开仓之时，绅衿告漕者纷纷，尤其狡者，名曰白头。官吏惮其滋扰，啖吻厚贿，谓之漕规。"〖10〗松江、太仓一带绅衿吃漕规者最多，且有举、贡在内。〖11〗若地方官吏不遂所欲，此等劣绅必群起联名告漕，挟制州县。道光六年（1826）江苏部分地区改行海运后，地方绅衿已失挟控吃漕之凭藉，控案减少，仍不下数十起。〖12〗

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御史蒋泰阶奏称：江苏漕务之弊，由于浮收，不肖生监，藉此挟制分肥，近来更甚于前，"于前漕规之外，又添忙规名目"〖13〗。各州县征漕之时，公然设立册籍，将每人应得漕规、忙规若干登记在册，按名照给，使之几成合法。尤以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镇洋（治所在今江苏太仓县）为甚，竟有就职举贡，故绅弟侄视为成例，首先瓜分。所分规银自二三十元至一二百元

不等。一县之中，分吃漕规者不下百数十人之多，共需银三四千两。道光帝谕蒋攸铦通饬各州县，实力整顿，除将漕规勒令裁革外，并将新增忙规于开征前严密查禁，永远革除。

漕务官员对旗丁使费之勒索，为漕务弊端之二。漕船于运粮途中，常受漕务官吏、催攒稽查官吏及闸坝吏胥、淮安漕督衙门、通州仓场衙门等层层勒索盘剥，故帮船运丁每以所运漕米成色低劣为词，于兑粮州县索取帮费，以为补偿。据孙鼎臣称，最初每船索取帮费不过二十两，后逐年加增，“至道光初，乃七八百”〖14〗。道光帝屡令革除、限制运丁强索帮费，然终未能尽除。

本年闰五月十六日，御史钱仪吉奏称：江南办漕各省，前此虽已议定津贴旗丁运费，每船二百两至四百两，但旗丁并未遵依，转更多索。州县浮收于前，故难免受其挟制于后。向日每船间有多至七八百两者，今则各船多至千两。钱仪吉指出：以此项帮费，济目前运务，无庸额外请帑，固属至便，但若以政务而言之，实为该省一大积弊，所当亟议减除。道光帝即令讷尔经额妥筹，谕曰：在各旗丁则藉口于长途之繁费，在州县则藉口于帮丁之需索，而刁绅劣衿，因得持其短长，有所挟制，惟安分士子、良懦乡民则任其苦累而不之恤，尚复成何政体？著该督等悉心体察，如何尽蠲宿弊，官民既可相安，旗丁足资办运，详细妥筹，奏明遵办。

是日，讷尔经额奏陈筹议漕运事，略言：帮船津贴，向有定例，不容额外加增。各州县任意浮收，致该帮丁藉词需索，自应一体严禁。除来岁新漕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

系由海运外，嗣后河运年份，所有各帮津贴，责成该粮道遵照嘉庆二十二年奏定章程，核实办理，不准丝毫格外取与。如刁丁敢于需索，许该州县禀揭，从重惩办，倘州县意存回护，暗中加增，即命粮道查明，一道详参；漕务委员人数过多，或派委非人，固滋扰累，惟向来多由候补备弁派委，此项人等，本无廉俸可支，难保无收受土宜陋规情事，可设实缺千总二员，酌给廉俸，轮流领运；山东各闸坝所设漕夫头名目，向由委员临时雇募附近民人充当，漕竣后撤回。此等应募之人，多系积年漕蠹，决非在官人役可比，并有以闸夫头兼充者，沿途易启挟制把持之弊。嗣后山东各闸漕夫，照江南之例，一律由漕运总督转饬地方官验充，造册申送，并令河厅随时严查，不许闸夫头冒混兼充。另帮船例准携带土宜，然多带土宜，必使船只吃水过深，请定重运之时，可带一百五十石，空回准带八十石，均免输税。嗣后各省重空帮次，自来岁新漕为始，均准其每船于额带土宜之外，加带三十石，一律免税，以资调剂。如所请行。

22 更定吏部杂项考试办法。

清廷极重抡才大典，科考关防颇严，然于其他杂项考试则场规懈弛。以此，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富俊奏称，吏部杂项考试多在朝房举行，防范难以周密，请嗣后将此类考试一律改在贡院，某项报考不足二百人，可两项并于一场，考试时日定于每年三月初至九月底，以免考生呵冻之苦，及加给灯烛之烦。下有司议。

寻吏部遵旨议复称：御史、孝廉方正、荫生等考试，可于当日完场，无需复试，可仍照旧办理。助教、学正、

学录、候补贴写中书、贡监考职等，因俱需复试，且需数日始克完场，可如其所请，归入贡院考试。其复试满百人者，即可归入贡院，不必两项归并一场。考试日期亦不必限定于三月初至九月底以前。从之。

十二日（12月29日）

23 严惩不法宗室。

宗室闲杂人等，常自恃天潢贵胄，不知自忌，无法无天，在外滋生事端。道光五年（1825）曾颁定劝惩宗室章程十一条，仍屡有宗室招摇滋事。宗室硕海，曾因屡次犯案拟绞，后缓决减流。复因捆绑官兵，照凶恶棍徒加拒捕罪，发黑龙江严加管束。年满释回盛京，又因代人讨保不遂，竟直入承德县衙，击鼓闹堂，辱骂职官。向来宗室犯案，不准地方官加予板责，因硕海过于张狂，被县官痛加板责。道光帝闻奏，谕曰：硕海本系屡次犯罪之人，此次肆闹公堂，实属目无法纪，经该县饬役板责，辱由自取，该知县加恩免其议处。硕海竟敢辱骂职官，实属怙恶不悛。硕海著并其家口，俱发黑龙江，交该地方将军严加管束。

十三日（12月30日）

24 向例，丁忧官员除遇重要事件，从不夺情起用，一律回籍守制，然近来多有不遵定制之官员。给事中程德润以此奏请饬令守制，略言：丁忧官员并不遵制回籍，而藉口营葬无资，向地方督抚大吏干谒求助。各省皆然，而有洋商、盐商地方尤甚。非授意属吏，即勒派商人。纷至沓来，争先恐后，实有关于人心风俗。请一体查禁。得旨：

著各督抚查明，现在丁忧官员饬令回籍守制，有不遵功令者，即据实参奏，以崇孝治而维风化。

三十日（1828年1月16日）

25 以武职衙门扑役滥支兵饷，御史汪琳奏请严行禁革，略言：近来各省旗绿营伍，皆兵不足额，自提镇以至将弁，每以署中杂役人员，列名营伍，支取钱粮，宽其校阅训练，专供役使。甚有以一身而兼两役者，名为双分钱粮。遇有操差，则雇人代班。此于军政大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道光帝谕曰：养兵所以卫民，自应实力操防，岂容稍有滥冒。著通谕各省提镇，转饬所属将弁，嗣后不得将役使之人挂名营伍，滥占钱粮，务择年壮技优者入伍，老弱不堪训练者，即行革退，以实兵额而肃营伍。

26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八千三百六十九万六千九十五人〖15〗，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七百六十九石。

〖1〗《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三八。

〖2〗《清史稿》卷三四七《杨遇春传》。

〖3〗据鄂山二月二十一日奏称，拨发新疆前线军饷已达六百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六十九两，现大兵云集，每月需银二十余万两。

〖4〗《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四八。

〖5〗《清史列传》卷三五《程含章传》。

〖6〗《清史列传》卷三八《贺长龄传》。

〖7〗《清史列传》卷三八《英和传》。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曹振镛等奏，道光元年六月十九日。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苏巡抚陶澍奏，道光六年，转引自《清代漕运》298页。

〖10〗光绪《太仓直隶州志》卷六《风俗》。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苏巡抚陶澍奏，道光七年六月初六日。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苏巡抚陶澍奏，道光六年十二月，转引自《清代漕运》299页。

〖13〗《宣宗成皇帝圣训》卷一二三《漕运》。

〖14〗《清经世文编》卷五二，孙鼎臣《论漕》。

〖15〗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九千一百三十七万一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三亿八千八百六十万八千二百一十五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页）。

清通鉴　卷一八五

道光八年　戊子　公元1828年

正月十二日（2月26日）

1 江西学政福申之家人萧三（一作萧岱）随福申出棚考试，冒充学政前站，到处挑斥供应之丰俭，借端勒索多赃，威吓办差之员，肆无忌惮。甚至夜间乘坐四人大轿，私自外出，轿前张挂学政官衔灯笼，招摇撞骗。福申于此并不过问，致招物议，被人参劾。道光帝令刑部尚书陈若霖查办。旋查实。

至是，吏部奉旨议奏，将福申照纵容家人长随招摇诈骗例革职。得旨：福申以视学大员，乃不能严行约束家人，著革职。又查江西巡抚韩文绮、原两江总督琦善于福申年终之考语，均称场规严肃，关防慎密，并无弊窦。道光帝以为二人蹈官官相护之陋习，令将韩文绮降二级留任，琦善降一级留任。

二十三日（3月8日）

2 张格尔伏法。

清军于去岁秋冬收复喀什噶尔等城，然张格尔等在逃，且复纠集各布鲁特人马，企图再犯卡内。

上年（1827）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率骑兵三百余人，步兵二百余人，乘岁末之机，仍由开齐山潜入卡内，行至阿尔图什回庄，遭黑山派回众持械拦截。张格尔见回众不肯从其为乱，复原路退回，行至喀尔铁盖山，杨芳带官兵追上，分路兜剿，毙贼二百余名。张格尔率前队反扑失败，向山沟逃逸。清军追剿，复歼敌三百人。张格尔仅率十余人逃上山梁，负隅顽抗。清军拥上山巅，欲生擒之。张格尔见势不妙，欲拔刀自刎。总兵胡超、都司段永福、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兵丁杨发、田大武等猛冲上前，奋力夺刀，生擒张格尔，获贼目八名，余贼尽戮无遗。

长龄以八百里加急向皇帝红旗报捷。本年正月初六日，副都御史诚瑞、副都统吉勒通阿、祥云保率官兵二千人启程，槛送张格尔赴京。中途，转由镶红旗蒙古都统哈朗阿押解。

是日，长龄奏报先行到京。道光帝大赏前敌将帅。谕曰：若于克复喀什噶尔时，即将逆首张格尔生擒，则长龄等之显功丕绩，当与兆惠、阿桂后先媲美。现迟至十月之久，始将该逆擒获，功已稍次。惟该将军等督率官兵，不畏艰险，于卡外临阵生擒巨憝，槛送京师。其在事将领官兵争先用命，自系该将军等督率有方，著加恩锡封威勇公爵，世袭罔替，赏戴宝石帽顶，授为御前大臣，赏用紫缰，

换戴双眼花翎，开复一切处分；杨芳著加恩锡封果勇侯爵，世袭罔替，赏用紫缰，换戴双眼花翎，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开复一切处分。杨遇春、武隆阿等亦量予恩施，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总兵胡超著加提督衔。总管额尔古伦赏加副都统衔。都司段永福以参将即时升用。其他有关官兵，亦升赏有差。

同日，道光帝又以八百里加紧谕命钦差大臣那彦成，迅速驰赴喀什噶尔，与扬威将军长龄详细交代一切事件，办理新疆一切善后事宜。

二十五日，道光帝又以用兵以来，各军机大臣辅佐运筹军务，夙夜勤劳，承书谕旨，巨细无遗等，命将大学士曹振镛晋加太傅衔，赏用紫缰；吏部尚书文孚晋加太子太傅衔，赏用紫缰；户部尚书王鼎赏戴花翎；兵部尚书玉麟晋加太子太保衔；工部尚书穆彰阿晋加太子少保衔，即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翌日，道光帝以平走张格尔之乱，加赏在廷诸大臣：大学士托津著赏还紫缰，大学士、两江总督蒋攸铦晋加太子太傅衔，其他各部尚书皆交部议叙。

五月初十日，哈朗阿等解送张格尔至京。

十一日，献俘于太庙、社稷。哈朗阿等解俘将校，押解俘囚张格尔自天安门入，至太庙街门外，俟承祭王至，使张格尔北向跪伏。承祭王入，行礼毕。哈朗阿等率诸将校，押张格尔至社稷街门外，北向跪伏。承祭王入，行礼如前仪。

十二日，道光帝至午门楼受俘。哈朗阿等解俘将校将张格尔豫先解至午门外之西，大乐鼓吹，金鼓大作。道光

帝升座，解俘将校行礼毕，令张格尔北向跪伏。兵部尚书跪奏平定回疆，生获张格尔，谨献阙下请旨。道光帝命王大臣会同刑部严讯。刑部尚书跪领旨，兵部司官以俘囚张格尔交刑部司官，自天安门出。王公百官行庆贺礼。

十四日，道光帝至廓然大公殿，廷讯张格尔罪状毕，谕内阁将张格尔即行磔枭示众，命协办大学士、尚书富俊，尚书明山，侍郎钟昌，奕经前往监刑。

十九日，命绘画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功臣，扬威将军大学士威勇公长龄、参赞大臣原提督果勇侯杨芳、参赞大臣陕甘总督一等男杨遇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钦差大臣直隶总督那彦成等四十功臣之像于紫光阁。同日，复命将军机大臣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文孚、户部尚书王鼎、兵部尚书玉麟等绘像于紫光阁。道光帝分别为之作序，以彰显前敌将帅之伟绩殊勋，嘉奖军机大臣襄赞机谋，尽心辅弼之功。

历时八九年之张格尔叛乱终于平定。此役清廷征调各地军队三万六千余人，耗银一千一百余万两。

二十六日（3月11日）

3 道光帝继位之初，曾降旨申明厚生之道，首在崇俭，禁革奢糜之风。实则各地奉行不力，日久乃成具文。理藩院尚书富俊奏称：近日，京、外竟尚浮奢，官民服饰及冠婚、丧祭，任意逾制，有关风俗人心。请依会典仪制，刊布条规，宣谕民间。道光帝以为，官员军民人等一切冠履服饰及其他冠婚丧祭等事，虽载于会典，具有品级等差，然因卷帙浩繁，民间不能家有其书，致民人因无知而争相

夸耀，积惯成习，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为此通谕京师内外大小衙门：将民间应用服色及婚丧仪制，悉照会典所载，刊刻简明规条，遍行示谕，务令家喻户晓，毋再蹈侈糜故习。

三月初四日（4月17日）

4 严禁占湖围田，以防水灾。

湖南洞庭湖为川黔楚粤诸水总汇，既可遇水分洪，又可蓄水灌溉。沿湖民人围湖造田，湖面日小，致湖水泛滥成灾。清廷曾多次严禁民间围筑私垸，已修筑者，不准再行修整。而地方官每每意存姑息，凡有私筑，不肯究办，或虽派员查勘，亦多接受规费而去。湘阴附近之莲蓬赛、杨林赛、傅家山等处，皆于乾隆年间明令刨毁，现又更名复修。

道光帝以民间增占湖地，阻塞水道，破坏水利，造成洪水泛滥，或淹官围，或淹民庐，贻害颇大，命湖广总督李鸿宾、湖南巡抚嵩孚等选派贤员，督同地方官详查，除旧准存留围垸外，如有新筑围田，阻碍水道之处，即令其拆毁，以利蓄洪。

然因地方官吏因循疲玩，小民趋利若鹜，此风非但未能禁绝，反愈演愈烈。当地民人或于旧日应毁而未经毁尽及禁修之处，私行加修，或于依山傍岸处堆筑土埂，播种杂粮。地方官府于围湖所造之田征收鱼草各课，报垦升科，遂使几成合法之田。

至是，湖广总督嵩孚等奏，请将洞庭湖滨湖增筑私垸湖田，分别情况予以刨毁存留，并永禁升科，所有私筑及

应毁堤垸，如偶遇偏灾，毋庸蠲缓，以杜影射。道光帝即命嵩孚严饬地方官员，随时认真稽查，除现在勘明免毁禁修各私垸外，不准再有增添，每届年终，须出具并无私筑堤垸印结，以专责任。

5 是月，那彦成抵新疆，加紧筹办善后事宜。

张格尔之乱虽已平定，诸多善后事宜尚需筹谋措置，清廷内部对此颇多分歧。扬威将军长龄以为“回子执迷经教，崇信和卓，以致不畏官兵，不恤身命”，大军撤后，张格尔之兄玉素普等必将复来窥伺，终非长治久安之法，故奏请弃西四城直接辖权，赏给较为恭顺之张格尔之叔阿布都哈里以职衔，“令其管理西四城回众事务”〖1〗。武隆阿亦奏言：新疆各地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如归并东四城，兵费之半，即可巩如金瓯，似无需更守此漏卮。〖2〗

道光帝于长龄、武隆阿等善后之策颇为不满，命军机大臣传旨申斥：长龄所奏善后之策，竟请以久经羁留之逆裔阿布都哈里赏给职衔，放归回部，管理西四城之回众，尤为纰缪之极。长龄老悖糊涂，一至于此，武隆阿随声附和，俱著严行申饬。新疆善后重任交付那彦成办理。

那彦成字韶九，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工部、礼部尚书、军机大臣、陕甘总督、直隶总督等。抵达新疆后，计奏事一百四十余件，其有关兴利除弊，国计边防及整饬官兵，抚绥回众，控制外夷者，共八十余件。〖3〗清廷据那彦成及

其他进疆大臣建议，采取善后措施九项：

一、厘定新疆各城官员考察制度。以往新疆各城官员，或每每各长其疆，彼此不相顾忌，无所稽查；或虽有统制之名，而无考核之实，〖4〗彼此迁就，不肯持正为公。那彦成奏准严定考核办法，每届年终，由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将各城大臣出具切实考语，密行奏陈。如有人地不宜及才不胜任者，随时奏明更换。如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不能正己秉公，亦准各城大臣据实参奏，以资维制。

二、增给新疆官员养廉，以正吏治。伊犁将军养廉三千两加增一千两，伊犁参赞大臣养廉一千两加增五百两；领队大臣养廉七百两加增二百两，乌鲁木齐都统养廉一千八百八十八两加增五百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养廉一千五百两加增五百两，其他各城大臣加增四百至二百两不等。

三、不必强令卡外各部落或浩罕国献缚张格尔家属。张格尔被擒后，其家属及兄长玉素普等逃至浩罕布噶尔地方，长龄曾檄谕命其缚送清营。三月二十五日，道光帝谕曰：张格尔逆裔家属潜匿外夷，苟全生命，原无足重轻，如果该部落遵檄解送，尽绝根株，固属妥善。倘竟视为奇货，断不值与之相较。切勿重劳远出，严索穷搜，方为得体。〖5〗

四、更定回疆补放大小伯克章程。按旧例，各城大小伯克如有缺出，向由本城大臣拟定正陪人选，咨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验放。回众头目，竟相贿嘱营谋，无弊不有，回民受累颇深。那彦成奏准明定补放伯克章程，规定：嗣后各城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查明，仿内地体制，造具劳绩、资格、人才、家世四柱清册，填注切实考

语，开列四五人，全部咨送参赞大臣验放；六七品伯克及金顶回子缺出，亦由各城大臣遴选，造具四柱清册，亦必酌保三四员，送参赞大臣验放；凡升补伯克，阿奇木、伊什罕、都管等伯克，回避本城，六七品伯克，回避本庄。〖6〗

五、制定新疆北路茶叶、大黄章程，严禁与安集延贸易，迫其悔罪就范。然不禁止其他布鲁特贸易。

六、驱逐寓居内地安集延人。先前，安集延人多进卡内贸易，转贩内地大黄、茶叶、硝磺等物，从中渔利。甚至定居各城，置产安家。在阿克苏以西各城，有数千余户。〖7〗那彦成赴新疆后，以张格尔谋乱时，流寓各城安集延人多相率助虐，戕害官兵，蹂践回民，拟派人“尽逐内地流夷，以断其耳目”〖8〗。经奏准，决定先将流寓于南路各城不及十年之安集延人驱逐出卡，其所囤茶叶、大黄入官；其余未经驱逐者一体编入回户，当差种地，严加管束，以后每年驱逐一批，数年后驱逐净尽。

七、裁禁各城陋规。新疆各城大臣及章京、司员、笔帖式，大小各伯克等，收取各种陋规，苛敛无度，引起回众公愤。经那彦成奏准，各城陋规，永远革除，于各城大臣衙门、各城阿奇木衙门前勒石记之，并通行印刷，分贴于各回庄。各城回众，如受该处大小衙门勒索，可至参赞大臣衙门呈控，乃至京控。〖9〗

八、仍复回疆各城印房章京由京拣派旧制。按旧制，回疆各城印房章京系由京内拣派。后因京内所派之员于地方情形不能熟悉，办事难资得力，而改由当地驻防笔帖式内遴才奏补。然日久相沿，致滋该员把持固结等流弊。故那彦成奏准仍复由京内拣补章京办法，但为鼓励当地驻防

笔帖式等员上进，酌留三缺，以为其上进之阶。

九、移改军台道路，择地改建军台。阿克苏至叶尔羌所设军台，及乌什所辖察哈拉克军台等，或因浑河水大漫溢，大路不通，或因军台所在地方，濒临大河，土性松浮，不宜建立军台，那彦成奏准酌改或裁撤部分军台，以资防卫。

四月二十一日（6月3日）

6 奏定清查广西各属种山游民条规。

先是，御史周炳绪奏称，广西地处边隅，诸多外省游民来此租山种地，往往窝藏匪徒，致滋会匪盗劫重案，为害闾阎，不可不立法防范。请饬广西地方州县将现在外来种山民人，开载户口，详纪年貌、籍贯，公举诚实客长，令其约束，一体编入保甲，由地方随时稽查。道光帝令广西巡抚苏成额认真办理。

至是，苏成额遵旨奏定条规：严饬各府厅州县及苗疆土司，将现在种山客民逐细清查；除来历不明，形迹可疑者，即行递籍管束外，其余概令详载户口姓名、年貌、籍贯，各举诚实之人作为客长，令其约束，一体编入保甲册内，由地方官随时稽查，毋许滋事；其有退佃还籍者，所盖篷房无人居住者，即行拆毁；严禁书差人等藉端需索，及里保私租官地，以杜弊扰。

二十二日（6月4日）

7 令慎行普尔当十大钱。办理新疆善后事宜钦差大臣那彦成，以新疆所采矿铜未能丰旺，多方采买，必苦累兵

回为由，请于普尔当五钱行用同时，另铸当十大钱，相间通行。道光帝以为需慎重行事，谕曰：普尔钱以一当五，已行用多年，改铸当十大钱，事属创始，须度行无弊，方为妥协。著那彦成体察情形，如当十大钱通行便利，固属甚善，倘有轻重搀杂，格碍难行之处，即据实奏明停止。〖10〗寻那彦成奏称：行用当十大钱以来，商民回户，咸称便利。现拟每年额铸当十大钱六百四十一千文，由此所省铜斤工价，及增出钱文，共计二千二百余两。〖11〗

六月十七日（7月28日）

8 令督练各驻防绿旗将弁。

先是，长龄、杨遇春等奏称，此次平定张格尔之乱，所征各地官兵，以乌鲁木齐驻防官兵最为软弱。那彦成亦奏称，该处马队，弓马平常，技艺生疏，难期得力。道光帝以事属既往，于前任都统领队大臣等，姑免查究，然饬令嗣后勤加操练，谕曰：国家建立营伍，修明武备，全在平时训练精熟，方能得用。惟承平日久，各省驻防绿营将弁，不免自耽安逸，诸多废弛。著通谕各地将军、都统、督抚、提镇等，于驻防绿、旗将弁士卒等，督率练习，务期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兵有一兵之用，断不可任其委靡不振，无裨战守。经此次训敕之后，若各地官兵仍软弱懈怠，一经察觉，无论现任、历任主管大员，必一并从严治罪，决不宽恕。道光帝特谕将此旨各录一通，实贴各衙署或教场，俾触目警心，日久毋懈。

七月初五日（8月15日）

9 严禁部院大臣简放督抚者各带所属司员赴任。嘉庆年间规定，在京部院大臣，除有兵差审案等可随带司员外，其他简放督抚及署理督抚者，不得请带御史或属员，以杜属官营求之弊。上年（1827），蒋攸铦简任两江总督，奏请随带刑部司员王瑞徵前往差委，俟有相当知府缺出时，酌量奏补。时道光帝并不知晓嘉庆帝对此已有圣谕，准其所请。

至是，道光帝检阅嘉庆帝实录，方知先皇已有明谕，故特谕内阁：彼时虽准所请，但究与皇考前降谕旨不符。且人才随地皆堪任用，岂必需随带之员方足以资治理？王瑞徵即行撤任回京，仍在原衙门行走。嗣后在京各部院大臣简放督抚及署理督抚者，皆遵照旧章，不准奏带所属官员，以符定制。违者，重加惩处不贷。

八月初三日（9月11日）

10 皇帝每日分起召对大小臣工，本为保守朝廷机密起见。然宫廷或圆明园内，以及巡幸处所，殿宇建制不一，往往人员混杂，不能严保秘密。为此，道光帝令嗣后无论何处，凡预备次起召对之臣，及奏事处带领之总管首领太监等，一律在宫殿檐下祗候，无令概不准擅进明殿。并著将此旨于宫内、圆明园、军机处、奏事处各录一通，敬谨悬挂，永远遵循毋忽。

二十三日（10月1日）

11 议增滇省运铜经费。滇铜向为清廷鼓铸钱币之资，

运铜经费，例由督运之员于运途中借支，事后向户部报销，而往往借支之数浮于报销之数，俟于运员名下著追，则多有名而无实，流弊滋生。以此，云贵总督阮元等奏请停止借支，而增给运费，即每年正运每起增给银二千五百两，加运每起增给银一千五百两，正运加运共六起，计需增银一万三千两。得旨：经此次奏定章程后，各运员不得再以经费不敷，仍前借支。

二十七日（10月5日）

12 重建新疆喀什噶尔等新城。

新疆各城于张格尔之乱中，均遭破坏，长龄等请营建喀什噶尔等新城。据长龄奏称，原叶尔羌之满城，建于回城之西，形势不足以壮观瞻而资捍御，请于旧城以西三里处之罕那里克，移建城垣衙署。道光帝从其所请，准以查抄逆产变价之银为建筑新城之费。同日，道光帝特谕钦差大臣那彦成，喀什噶尔、叶尔羌等新筑各城，应另锡嘉名，令将各该处旧有名目，一并奏明，以便颁给。

寻那彦成等又以英吉沙尔旧满城向在回城之内，地势湫隘，兵回杂处，既多未便，且衙署兵房，俱经焚毁，与其修复旧城，不如择地另建。道光帝从其所请，于距回城不及一里处另建新城，官兵另据一城，一切均照旧制办理。

至是，道光帝正式颁定喀什噶尔城名“恢武”，叶尔羌城名“嘉艺”，英吉沙尔城名“辑远”，和阗城名“威靖”，阿克苏城名“普安”，乌什城名“孚化”，库车城名“巩平”，喀拉沙尔城名“协顺”，〖12〗分别以满、蒙、汉、回四种文字书写颁给。

九月初八日（10月16日）

13令查办浙江水手械斗案。

道光五年（1825），曾有浙江老安与潘安教水手互殴之事。本年七月，粮船水手又于京西通州大械斗。据御史阿成奏称，浙江嘉兴白粮帮水手与台州前帮水手，在通州刘格庄运河东岸聚众械斗，双方各持枪刀，伤毙多命，遂将死尸抛弃，并伤及无辜平民，迨官兵前往捉拿之时，各犯皆已逃逸。八月初二日，道光帝谕署直隶总督屠之申、漕运总督讷尔经额等，务必全数拿获械斗水手，并将不能约束水手之该帮弁查明参处。旋谕刑部：浙江嘉兴帮粮船水手，前因械斗，曾经惩创，何以仍未稍知儆戒？该水手各立教名，是否传习邪教，抑系各树党羽？所称老官，是何名色。著该部就所获案犯，严究教首，饬拿惩治。

八月三十日，刑部讯明此次械斗原因。据双方水手供称：自道光五年浙江械斗后，双方夙仇始终未解。本年七月，嘉兴白粮帮水手王大小上街购物，台州前帮水手李大愣欲报复前仇，将王大小杀死。白粮帮闻讯遂纠合本帮水手一百余人，各持枪刀器械前往寻殴。台州前帮水手人少力单，被伤之人甚多，斗杀之人，被弃河中。事后，台州前帮水手复纠众至处州后帮，与处州后帮中之老安教水手杀死潘安教水手多人。道光帝以案情严重，命屠之申、讷尔经额会同顺天府迅将各犯拿获到案，不得互相推诿。

至是，讷尔经额奏，滋事水手已解部，请将该管运弁先行革职归案审办。得旨：浙江处州后帮千总张京魁，于该帮水手在通州滋事，蒙混具禀，任听离船远扬，殊属疏

纵，著即革职，解交刑部归案审讯。所有现获之徐永年等九名，及耿胡子等十一名，并原告朱上奎等三名，一并押解刑部。至未获各犯，饬令浙江粮道暨地方官上紧查拿。

十四日（10月22日）

14斥革办理不善知县。

山东各县征收钱粮，普遍加派勒折。嘉庆年，每两折钱至三千一二百文，今有加至四千文者。以市价二千六百计算，折收几于加倍。此外，尚有诸多勒折名目，如逼富户之捐输；勒里长之摊派；养牛马者，按头索息；为商贾者，逐户敛钱。种种剥削，鸡犬皆空，致当地民怨沸腾，动荡不安。无论灾荒之年，有人乘机蔓延煽惑，即丰熟之年，亦是劫盗之案不断。结会敛钱，设局聚赌者，比比皆是，毫无畏忌。本年三四月，终于酿发百姓抗漕事件。

山东登州府黄县征收钱粮，每两向折京钱三千四百文，已较其他地方浮收许多。本年三四月间，知县李肇敏又每两加征二百文。百姓进署陈请仍照旧完纳，遭受杖责。是日，正值集市，众多民人遂哄至大堂，将屏门挤倒。知县以民叛劫夺为由，调官兵前来弹压，拿获数人。其后，县衙差役又纷纷四出，搜拿不止，甚至有黄夜入人家室，肆行威吓扰害者。该县新任知县仍令百姓按新漕之数完纳。百姓虽怨声载道，亦不敢违，竭力输将。数月之内，被拿人等并无审结，反有人在府城被拖毙而亡。

七月二十三日，此事上奏朝廷。道光帝谕山东巡抚琦善，责问此案至今已三月有余，何以未将处置情况奏报。严谕琦善：该抚身为大吏，既已延宕于前，若此时再涉瞻

徇回护，将来一经查觉，惟该抚是问。

九月初六日，山东黄县民人阎世鹏赴京呈控李肇敏加征丁银，锁禁乡保，诈诬民叛劫夺。据称其父阎浩，本为务农安分之人，忽被捆拿解府，以致被刑殒命。道光帝再谕琦善：黄县知县以民叛为名，恣意锁拿，滥刑酿命，如果属实，殊属大干法纪，著将此案实在情形详细确查，秉公审断。

经琦善查实，至是，奏请将李肇敏革斥。谕曰：知县李肇敏在黄县任内征收钱粮，并不循照旧章办理，藉银价昂贵为词，勒照市价折钱，以致舆情不协。虽讯无侵蚀人己及非法酷刑情事，实属溺职，李肇敏著即革职。

李肇敏虽经革职，而加收钱文却未停止，其后任知县及其他州县官员仍随意加收。十二月十八日，御史王兆琛奏言：本年黄县藉银价昂贵加增钱粮，其他州县亦皆持此说，巧为掩饰，致山东各属征收钱粮，折钱日加日多。宁海州（今牟平县）每银一两，折收京钱达四千二百文，诸城县更达四千二百六十文。王兆琛且指出：近来，山东银价，库平一两，值京钱二千五六七百文不等。虽时盈时绌，但相差无殊，非惟今年独贵。如果确因银价昂贵，倾解不敷，可遵照旧例收取银两。州县不肯征收银两，若仍照旧收之数折钱，亦可安于无事，但官府却肆意加征，日加日多。官有不足，则搜括于民，民有不足，又将如何？况且此官一加，后之贤者亦必不复减，其不贤者，更照此加增。官之获利，只在莅位数年，而民之受困，则在数十百年而不能复去。道光帝谕曰：偏僻地方，畸零小户，或不能以银完纳钱粮，尚可折收钱文，但纳银与纳钱，应听民自便。

著琦善严饬各州县征收钱粮，务照旧章办理，不得藉端于银价昂贵，辄行增耗，亦不得概令折钱，任意加增。

十九日（10月27日）

15以新建宝华峪地宫渗水，惩处监办官员。

九月初十日内务府大臣敬徵奏称，宝华峪孝穆皇后地宫内多处渗水，有地方阴湿霉溽尺余，有地方积水至一二分不等。道光帝览奏，怒责工程监督等办理不善，偷工减料，命将总监督内阁侍读学士牛坤、后期工程监督郎中庆玉、监修主事定善等，俱行革职，交留京办事大臣会同刑部严审。英和承办万年吉地工程，始终其事，其罪尤重，命先行革去顶戴，拔去花翎。

同日，道光帝余怒不消，复谕曰：庄亲王绵课、戴均元、英和三人在工最久，始终其事，责任最大。绵课因已身故，姑免议其罪，但日后定案，须照例罚赔；大学士戴均元前因工程加恩赏加太子太师衔，著革去宫衔，降为三品顶戴；其子赏加之以郎中补用，亦即革去，仍降为员外郎候补；英和即行革职。另穆彰阿接办宝华峪工程后，不能指斥妥办，交部严加议处。其他兼办工程之员，亦分别交部议处，仍俟定案后分别议赔。

道光帝旋亲勘宝华峪地宫，发现今夏地宫积水高达一尺六七寸，即孝穆皇后梓宫，霉湿之痕亦有二寸，遂命奕绍将有关人等分别严审，据实具奏。

至是，道光帝以宝华峪工程粗劣草率，显有偷窃侵蚀情弊，命耆英、福泰即将英和、牛坤，及已革监督百寿、延凤，已革监修定善、长淳、玛彦布等七人在京及原籍家

产，严密查抄。旋以同样罪名将戴均元拿交刑部问罪，查抄本籍财产。复令其他有关当事各员，照例罚赔。绵课办工最久，罚赔银十万两；穆克登额系相度之员，罚赔银三万两；阿克当阿亦系相度之员，兼派办工，罚赔银四万两；接办未久之穆彰阿罚赔银八千两；阿尔邦阿罚赔银二千两；前马兰镇总兵兼办工程之嵩年、继昌，各罚赔银三万两；其余人等亦罚赔银二千两至八千两不等。

十月初四日，道光帝定宝华峪工程办理不善各员之罪。谕曰：英和等人办理万年吉地工程，信用牛坤一人，以致工多草率，按例应拟斩监候。姑念其曾任尚书、协办大学士，于此案讯无赃私，尚可宽其一线，且吉地工程，系朕一人之事，不肯因办理不善诛戮大臣。〖13〗英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牛坤充任总监督，常川驻工监视，较之各监督责任尤大，虽讯无克扣侵蚀情弊，惟不能监视妥办，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已革监督百寿、延凤等，讯无偷减侵蚀情弊，然办理草率，俱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二十二日（10月30日）

16 拨银易钱，以平市价。

银两与制钱，向有一定比价。值此秋收之际，岁末亦近，各商贾纷纷以钱易银，各地多有钱贱现象。

河南巡抚杨国桢奏称，农民粜卖粮石，均系用钱，现豫省钱价平平，无论官府采办岁料，抑或农民百姓等，必皆受钱贱之累，请照先前江南地方因银贵钱贱，拨银易钱之例，筹拨银两至豫，易换制钱暂贮，平抑银、钱之价。道光帝命照其所请，拨白银二十万两，由司库发给府县，

易换制钱贮库，如所拨银两尚未发完，银价已减，即行停止，以平市价而裕国课。

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

17 严禁赌博。

近年各省赌博之风日渐盛行，尤以江浙闽粤为甚。浙江温、台等府，开局者制筹三十三根，每根皆有字志，其抽掣一根，封存橱柜之中，令人猜押，每隔十日或半月启封一次。猜中者，每押一文，可得钱十五文。参与者所押赌注，自一文至数十金不等，有顷刻获利数百金而一夜暴富者。愚民闻风奔赴，有不远数十里而往者，甚有数百里之外，辗转寄托，遥相猜压者。每次聚赌，胜负以数千两计。同时，流娼土妓，游民奸棍，蜂拥蚁聚，经年累月，窝窃藏奸，地方骚然不靖。此外，江浙相交之地，春季多有花鼓戏场，初不过祀神报赛，后则男女混杂，搬演淫亵戏剧，秋季则为斗蟋蟀之会。此外各种赌博，亦无所不有，外来船只聚集千艘以上。各州县官员，自顾考成，每每只将此类赌场逐出本境而止。

御史姜梅风闻上奏，请饬令严禁开场聚赌等。得旨：此等开场聚赌，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若不认真查拿惩办，其何以警刁顽而靖地方。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督抚，严饬各该府州县，不分畛域，一体协拿。

二十六日（12月2日）

18 严禁山东、直隶等省贫民流迁盛京。

山东、直隶等省灾荒频仍，贫民生活无着。道光二年、

三年，被灾尤重，大批贫民携眷出口，流至东北盛京地区，垦种官荒之地。据御史彭浚七月十四日奏称，近年盛京附近，新增户口二三万，尽系种地谋生者，恐日积日多，驱逐不易，请饬严禁。清廷以盛京乃其发祥重地，风气素本淳朴，众多流民聚居于此，日久难免滋生事端，严谕禁饬。因该处流民以直隶、山东两省居多，故特谕直隶护理总督屠之申、山东巡抚琦善筹议章程，据实具奏。

至是，琦善遵旨覆奏筹议严禁条规：拟将越度关塞，私出口外，及夹带流民，私渡奉天者，分别问拟流徒各律例，由登、莱、青道摘叙简明告示，就近遍行晓谕，并刊板刷印，每有商渔船只，俱发给一张，实贴船上，俾各知禁令；如有故违，照例究办；严饬地方官员，责令牌头保甲等就近稽查，遇有出口民人，晓之以禁令，实力劝阻，如所言不听，许指明禀究；专管海口之巡检汛弁，于商船出口之时，务先亲往该船按票传验，其沿边采捕小船，亦令一体查察，如有混冒夹带，人票不符，立即严究；有久在奉天等处种地成家，挈眷贸易者，或只身回籍，准其据实呈明地方官，给予印照出口，然不准于本籍出口时增添人数；奉天等处海口营县，凡遇船只收口，逐加查验，如有无照流民，即行严拿，同夹带船户照例分别治罪。从之。

寻屠之申亦遵旨议覆严禁章程，所议办法与山东略同。

二十九日（12月5日）

19斥禁河工之弊。

清廷年拨五六百万银两，修筑河工。而各官非特乘机中饱私囊，影射舞弊，且于例拨岁修、抢修银两外，复有

另案名目，追加银两。其中固不乏必须之款，但亦多有借机营私之举。本年四月十七日，御史曹宗瀚奏陈河工四大积弊：堆筑料垛，外实中空；锥试堤工，灌水舞弊；堆积土牛，以旧作新；堤内植柳，日渐废弛。道光帝谕江南河道总督严烺、河南巡抚杨国桢等，随时留心查察，亲往验收，以重河防而除积习。

是日，严烺奏请拨发修堤建坝等项银一百二十九万两。道光帝愤于屡拨巨款而河终未能大治，痛斥河工积弊，指斥此次请拨款项为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谕曰：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黄河挑工耗费，不下一千余万两之多，果使河湖日有起色，岂复靳此帑金？惟常年所拨例项，原为修防抢险而设，若一切修治得宜，则不应险工、新工层见叠出。各河道总督于请帑折内虽屡次声言，如所请之费有所节省，必不糜费，存为下年工用，然从未见实有节省。向来河工积弊，厅汛员弁，总图于办理河工之中谋利个人。如黄河坐湾迎溜之处，时而镶做埽段，固有不得不然之势，然其间有不应镶而妄施工段者，尚不知其凡几，总不过为开销钱粮地步。甚至溜随埽斜，对岸生险，险生而工费迄无已时。迨至失事，则又指其为无工程处所，冀图影射规避。道光帝于此虽愤懑不已，实则无可奈何，只得再谕河道总督，务将年例拨解工需之银，加意撙节，如有应办之工，亦必激发天良，认真督办，如有虚糜帑项情事，必执法严惩不贷。

十二月十八日（1829年1月22日）

20 命各省州县协同缉捕抢盗窃犯。

先是，直隶开州（今辽宁省凤城县）地方擒获盗犯季考、马遂等人，但于押解途中，季丙寅纠邀数十人追抢。虽未能抢走季、马二犯，却致使官兵二死九伤。后从季丙寅家搜出铁炮、鸟枪等，而季丙寅在逃。

本年七月十五日，御史常恒昌上奏称：直隶大名与山东曹州、河南卫辉各府属地方，境壤参错，三省毗连，向为逋逃渊薮，系因地方官各存此疆尔界之心，以致宵小易于潜匿。道光帝以为，本年季丙寅持械抗官、谋抢人犯之时，若该管地方文武各官，当时不分畛域，一体截拿，何至窜逸无迹，至今未能就获？为此专谕屠之申、杨国桢、琦善等，令其改变各省互相推诿，致要犯逃匿别省弊端，于各该省毗连扼要地方，妥议三省会缉章程具奏。

三省督抚遵旨覆奏称：三省情形不同，办理恐难画一，移驻佐杂，专司缉捕，责成文武按期会哨，亦不过有名而无实，徒涉纷更。道光帝不便坚持原谕，命各省督抚各饬所属州县营汛，责成乡保，添派兵役，实力稽查，一有匪徒窜匿，即知会邻境一体协拿；各按本境捕务之勤惰，以定赏罚；如邻境协缉不力，致令匪徒远逸，各该督抚即查明一并惩办；倘兵役乡保有包庇故纵情弊，照例从严治罪，并将失察之文武员弁一体参处。

21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八千六百五十三万一千五百十三人〖14〗，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九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四石。

22 福建莆田木兰陂水利，始建于宋熙宁年间，筑有石

堤一千一百余丈，以御海潮，可灌溉民田四十余万亩，但近年多有倾圮。以孙尔准奏请修复〖15〗，至是，木兰陂工竣。

〖1〗《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四九。

〖2〗《清史稿》卷三八六《武隆阿传》。

〖3〗《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八十。

〖4〗《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4页。

〖5〗《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道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寄钦差大臣那彦成等浩罕及布噶尔如不送出逆回家属但当严守卡伦不准通商贸易切勿劳师穷搜上谕》。

〖6〗《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16页。

〖7〗《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

〖8〗《圣武记》卷四。

〖9〗《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29页。

〖10〗《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8页。

〖11〗《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37页。

〖12〗《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30页。

〖13〗据《清史稿》卷三六三《英和传》载：宝华峪地宫浸水，诏以英和始终其事，责尤重，夺职，籍其家。谳拟大辟，会太后为上言，不欲以家事诛大臣。

〖14〗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九千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三亿九千七十五万五千七百一十八人（《中国近代

人口史》33 页）。

〖15〗《清史列传》卷三五《孙尔准传》。

清通鉴　卷一八六

道光九年　己丑　公元1829年

正月二十三日（2月26日）

1 定严惩告讦生事宗室条例。

近来，宗室人等不知自尊、自爱，荡检逾闲，往往以并不干己之事，挺身出控，藉端讹诈。宗室祥佩曾因健讼刁诈，并包奸妇女各案，被革去顶戴，发往盛京，严加管束。近又以他人犯案被审，私戴顶戴，挺身纠众渎禀不休。事闻，道光帝命重责三十板，改发吉林，交地方严加管束。

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酌议宗室犯案情事相应条例，以警刁顽而挽颓俗。

至是，军机大臣、宗人府等奏覆严惩宗室人等条例：嗣后觉罗宗室人等，如以不干己之事告讦，诈骗不遂，拟将该原告咨送宗人府，杖一百；有敢向官府妄称事关自己，胁迫官府者，即将原告先行摘去顶戴，严行审讯。倘若狡

辩不肯承认，可照例先行板责讯问；除罪至斩绞者仍需按例请旨外，其余各罪，无论诈赃多寡，是否实际收赃，不分首从，俱实发吉林安置，到配仍重责四十板，概不准以事出有因为由，量为援减。得旨，命宗人府、刑部将此条例各纂入例册，并由宗人府刊刷，通传近支、远支各族，一体永远遵行。

然条例公布不及两个月，即有宗室绵翱以不干己之事，希图诈钱，具控库丁吞帑受贿等情不实之事。有人以绵翱系为世袭职官，请旨对其宽贷援减。道光帝谕曰：绵翱虽系世袭职官，亦应事同一例，若遽予宽贷，不足以昭平允，著革去奉恩将军，交宗人府照例办理。本年十二月，又有宗室淳池事本不关己，却捏称干己之事。道光帝以其怙恶不悛，情殊可恶，命将其照新定条例，实发吉林安置，到配重责四十板，以示惩儆。

二月十四日（3 月 18 日）

2 重申新疆抽收外商税课定例。

向例，凡外商货物入卡贸易，三十税一。其课税非重，不过藉此稽查各外商出入，慎重边防起见。近年，驻新疆各城大臣，每因外商恳求免税，即或量减，甚至全免。

张格尔之乱后，清廷重定边贸条规，以为减税弊端极大。是日，道光帝令通谕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各城大臣，嗣后各夷入卡贩易，务当遵照旧制，每三十分抽税一分，无论何处部落，概不准丝毫减免；如各城大臣滥行减免，由参赞大臣据实参奏；倘参赞大臣有减免情事，由伊犁将军及各城大臣据实参奏，均照违制例交部严加议处。

二十五日（3月29日）

3 严令收缴“夷钱”。

广东、福建等滨海地方，因与外商交接较多，故多有行用夷钱者。其夷钱有景兴通宝、景兴巨宝、景兴大宝、嘉隆通宝等名目，尤以光中通宝、景盛通宝为多。此类夷钱，往往与银两、制钱等搀杂使用，甚有专使夷钱地方。此外，内地民人以夷钱钱质浇薄，依样仿铸，图谋暴利。上年十一月初六日，御史张曾奏请予以严禁。道光帝谕广东、福建地方督抚，严饬所属，确切查明，如有前项弊端，立即严拿究办。

至是，两广总督李鸿宾遵旨复奏称：广东各属，多系滨海，向与外夷各国通市贸易，各店铺搀用洋钱，实所不免。现已饬严禁，惟恐日久民间仍旧行使，必须设法收缴净尽，方足以塞源截流，永杜弊端。

道光帝从其所请，令通饬各属，晓谕铺户居民人等：如有积存夷钱，立即检出，交地方保甲，于每月朔望，各赴该管州县汇缴。每斤照户部所议，给制钱六十文，限半年内呈缴净尽。所收夷钱，无庸解局搭铸，俟限满解省销毁。如逾期不缴，复敢存留搀使，一经查出，立即严拿，照例治罪，并将收缴不力之地方官员严行参惩。又命海关监督严谕洋行各商，嗣后各国夷人买卖，俱令以银易换制钱，并于洋船进口时详加查察，如有夹带夷钱来粤，晓以天朝禁令，不准开仓，饬令带回本国行使。如违，惟洋商是问。〖1〗

四月三十日，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克均亦奏

言：福建各地方虽有持使夷钱者，然不及百分之一，且民人百姓并不知其为夷钱，有干例禁。现已令各地出示，限钱铺及存有夷钱者，于两个月内将夷钱交官，当堂按数以制钱换给，并不照收缴小钱之例，每斤仅给钱六十文，以免小民计较锱铢。收缴夷钱，即行销毁。两个月后仍行用者，按搀用私钱之例从重治罪。〖2〗

二十六日（3月30日）

4 京城严行保甲之制。

清廷以京师为五方杂处之地，宵小极易混迹其间。为加强辇毂治安，定有五城保甲之制。惟日久生玩，各该管衙门并不照章认真稽查、填注户籍人口等项，兼之捕役人等故意纵容，致贼人潜匿京城，各城之杂院茶馆，尤为藏垢纳污之所。是日，御史李逢辰上奏，指陈上述种种弊端，请仍严申保甲之制。道光帝谕五城御史严饬司坊各官：将城内各街道门牌户册，分款认真稽核，无论军民人等，或自立门户，或数家共处一院，务需随时按名点验，详悉注明。其茶肆中有深夜聚赌喧嗷，及容留来历不明之人住宿者，并命司坊营汛，各按地面时加巡察禁止，然不得藉端骚扰良民，复滋流弊。

京城原稽查十家户之法，系由步军统领衙门造具印册，分交各旗，令看街兵丁逐户查问姓氏登记在册。然分居于各胡同之兵民人家，庵观寺院及大小铺户，则归并于一册登记，并不分晰造报，难以稽查所有兵民人家。

五月十三日，耆英奏陈整顿十家户章程：各散居兵民，庵观寺院及大小铺户，均专立一册，将旗民姓氏、籍贯等

详载册内。如兵民有迁居者，责令该旗官将其原居何处，迁往何处登记在册，以便查其往来踪迹。各庵观寺院出租房屋者，必令该住持将租房人之姓氏、籍贯等登记在册，并令出具不敢容留匪人甘结，贴连登记册后。如潜住来历不明，及为匪不法者，即该住持实不知情，亦从严将其于本庙前枷号示众。步军统领衙门派委司员、笔帖式等，每月按册抽查，以查验各旗协副尉及步军校等之勤惰，分别记功记过。看街兵丁等若借机勒索，即严行惩办。如一月之失察容留匪人，窝隐窃贼等在四案以上，必将主管校尉分别交部严加议处，将看街兵丁及本地面催领，于犯事地点枷责。从之。

三月初六日（4月9日）

5 定对新疆卡外各部落及浩罕国之方策。

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如何处理与新疆卡外各国各部落之关系，成为重要善后事宜之一。钦差大臣那彦成以为，张格尔之乱，实因驻疆大臣失布鲁特之心，自坏藩篱所致，故善后事宜，“惟收服布鲁特为第一要事”〖3〗。

本年二月初一日，道光帝接那彦成奏报，称卡外各布鲁特现皆表恭顺，纷纷遣人入卡请安递马，请制定酌赏布鲁特章程，对其分别等差，发给札付，使按年分季领取翎领、银两、缎匹等，以示羁縻。那彦成且称：如此通盘赏赐，所费无多，而各外夷无不欢欣顶戴，浴沐皇仁。自此，各布鲁特与浩罕互相携贰，我边疆可以休息。〖4〗道光帝颇不以为然，谕曰：卡外各夷现虽相率来归，并无劳绩，不过请安递马，那彦成遂欲给俸，以为羁縻之计，国家无此

政体。道光帝对那彦成未先行具奏请旨，即擅行给发各夷札付一事尤为不满，以为殊属不成事体。一面对其传旨申斥，一面令其设法停止。

二月十四日，那彦成又报称卡外之达尔瓦斯（清史料又作达尔瓦斯布鲁特部，在喀尔提锦南，喷赤河北）伯克差人前来请安递马，呈递请帖，情词恭顺，故请依照筹议酌赏布鲁特章程，一体办理。道光帝遂降旨申明对卡外各部落及浩罕国之方策：一、边疆重务，首在镇静抚绥，布鲁特果有诚心归附，亦仅可于当地羁縻，从无酌给岁俸之例。二、外夷部落，如有蛮触相争事件，天朝从不过问。那彦成以达尔瓦斯部落向与浩罕为仇，其民人亦属强富，遂欲将该部落招致收服，以为钳制浩罕之计，尤属不成事体。三、那彦成办理善后事宜，不应妄图卡外之事，所有谕帖内酌赏达尔瓦斯银缎，给与札付之处，断不可行。

至是，那彦成再次奏报，浩罕国日见削弱，难为中国之患。道光帝谕曰：浩罕以蕞尔之区，近复剪其羽翼，日就削弱，不致为我边患，固属甚善。然当处以镇静，听其自毙，断不可喜事邀功，别滋衅端。

二十三日（4月26日）

6 酌开煤窑。

前署热河都统松筠曾以热河所属各地方，煤薪昂贵，奏请允开已被封禁之小冰沟等处煤窑。道光帝命热河都统成格体察情形具奏。

至是，成格奏称：各地所开煤窑，前因水大煤尽，皆已报明停采。现若不准开采，恐樵采更形缺乏，于民人生

计殊有关系，应酌加筹办。道光帝谕令成格，将产煤最旺，距县城最近之建昌县属小冰沟、距县城数十里之丰宁县属四道沟、赤峰县属条子沟、朝阳县属大杨树沟等处煤窑，招商试采半年，如煤旺窑成，即令其领帖输课。同时严令地方官认真稽查弹压，毋许匪徒乘机滋事，亦不准他人以煤线透露为词，纷纷呈报开采。

四月初五日（5月7日）

7 变通招募新洋商章程。

初，凡呈请开设洋行者，只需一二名商人保结，即可承充。嘉庆年间，清廷设立总商经理制，规定日后凡选充新洋商，必由总商及各散商联名保结方可。

近年，夷船来粤日多，总商却意存推诿，不愿出面保结，致新洋商日少，于贸易大有关碍，且易滋弊窦。粤海关监督延隆奏请量予变通。道光帝从其所请，命嗣后如有身家殷实，呈请充商者，该监督查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能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饷项不致亏缺，即仍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其总散各商联名保结之例，著即停止。〖5〗

二十五日（5月27日）

8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己丑科三鼎甲：状元李振钧，安徽太湖人；榜眼钱福昌，浙江平湖人；探花朱兰，浙江余姚人。至是，赐一甲李振钧、钱福昌、朱兰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朱淳、何浚、倭仁、龚自珍、张集馨等二百一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

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副考官为兵部尚书玉麟、兵部侍郎朱士彦、户部侍郎李宗昉、光禄寺卿吴椿。

五月初三日(6月4日)

9 改定清厘案牍章程。

署直隶总督松筠检校各府州县积案，酌定清理案牍章程，以严考核，是日奏上。得旨：著照所请，嗣后各州县将所收呈词，按月详报已结若干，未结若干，两造自请息讼若干，续接呈词若干，逐案声叙，报明该督、该司及本管道府查核，分别记功记过，以昭劝惩。不实之案，于上控或审转之时，如能据实平反，可报部奏请鼓励。倘该管上司于上控之案，不能虚衷提讯，或仍批回原审州县审理，致拖累无辜者，即将该管上司一并参办。松筠又奏称，将自六月初一日始，按月稽查已结、未结各案，以核各官功过，总期案件早完一日，百姓即少受一日之累。从之。

该章程施行未及四个月，即弊随法生，清廷只得再次修改清厘积案章程。九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称：自六月初一日，至今三个月，已届汇奏之期。现查明，直隶各属详报自理词讼，每月不下数千件，三个月累积达一万余件，琐细繁多，殊于政体未协。请嗣后各州县自理词讼，仍责成道府稽查，以符定制。道光帝允其所请，命嗣后除题奏咨部外，其各州县自理词讼，仍照定例，责成道府，严查循环簿籍，将已结、未结、请息、续控案件数目，按季造册，报明督抚衙门及藩臬两司查考，分别功过，于年终甄别案内汇总核办，以符定制。所有松筠所议，请三个月具奏一次之处，即行停止。

十九日（6月20日）

10严禁官吏借机勒派浮收诸弊。

为调剂春秋两季粮食之盈缺，清廷于各省地方均设有常平仓。春季缺粮，出借予民，秋收再令其按秋成分数交还。此举本为便民之德政，惟因各州县官吏从中舞弊，反成害民、病民之弊政。近日，各州县出借常平仓粮谷，按户强行勒派。给领粮谷，胥役人等复乘机从中克扣斛面。秋后收还仓谷，不按秋成分数一例追还，斛面往往加三加五不等。另加所谓斛口耗折抛撒，百姓需交二斛之数方足还偿一斛。

是日，御史慕维德上奏陈请严禁勒派借食仓谷，浮收苛累等弊。道光帝令通谕各省督抚严饬各州县，于每年春放秋收之时，刊刻告示，颁发各州县村庄，使不许按户勒派浮收之令，家喻户晓；如有州县不遵功令，仍有勒派浮收等弊，致有上控或哄闹滋事，立即严参议处，倘该管上司不认真申理查办，亦将该上司一并重惩不贷。

二十六日（6月27日）

11 乾隆、嘉庆朝皆曾谕令各衙门于题奏事件之时，凡遇地名，字面不得率用省略。然近来各官却听任幕友胥吏贪图简便，任意简写地名。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奏折内，叶尔羌写为叶城，并将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写为“阿乌喀三城”字样。道光帝以其实属简率，不成文理，再行谕令京师内外各衙门，嗣后于应载地名字面，务遵定例，全行书写，断不可任听幕友胥吏，只图省便，任意简写，致于体制有乖。

六月十二日(7月6日)

12 命礼部尚书汤金钊为上书房总师傅,龚守正为大阿哥师傅。

七月初七日(8月6日)

13 定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

清廷规定,外商至粤贸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内地民人以银钱购买。然外商来华后,百计千方,用尽心机,买物之时则概用"番银夷钱",卖货必索官银制钱。内地民人仍以"番银"给还,外商则断不肯收纳。"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十之六七,行之日久,官银折耗甚多。此外,外商以其他货物名目夹带大量鸦片进口,使中国每岁白银外流数百万两,鸦片毒害泛滥。

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御史章沅上奏指陈此弊,请旨令有关督抚妥议章程,务期外洋上物无敢私入,内地货财无敢私出。〖6〗

道光帝以为,外商私易银钱,走私鸦片,决非寻常偷漏可比,谕令广东督抚务当恪遵定例,只准以货易货,毋许易银,内地官银,分毫不准私出,违禁之鸦片,尤应随时稽查,不准私入。且命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海关监督延隆等,会同妥议章程具奏。

至是,李鸿宾等复奏严禁官银出洋、私货入口章程七条。旋得旨:览奏,均属周妥,实力奉行,日久无懈为要。章程规定:一、例载洋商人等将银两私运夷船出口者,照例治罪。嗣后洋行找给夷人货价,如搀用官银者,一经查出,无论银数多寡,尽行充公,仍将洋商照私运例治罪。

二、例载内地银两，偷运出洋，各口员弁丁役人等，扶同隐漏者，查出从严究办。嗣后查获船载赴洋官银，先交地方官查明在何处起获，除重赏拿获之人外，所有该船经过之上游各口员弁丁役，照扶同隐漏例究治。三、责成各关口员弁，大关巡洋舟师及地方文武，于各夷船将次回国之时倍加严查。遇有私载官银，立即拿解，究明来历。倘系洋行中发出，将该行商加等治罪，并将该船经过各口而未能查获失职之员弁兵役等，从重究惩。四、各行商人与外商以货易货，如需找给夷商银两，须有数洋商同至海关监督衙门，联名出具并无搀和官银甘结。倘事后于夷船查出官银，即将找付官银之洋商严行治罪，联名具结各行商亦一体治罪。五、澳门地方，向许内地民人与各国商人交易，责成澳门同知等，随时稽查，办法与广东省城相同。六、番银可折官银九成四五，嗣后夷商有以七八成低色番银勒买货物，许内地卖货商人呈官，由官送交该国大班，从重究惩。倘华商隐忍收受，将所收低色番银概行充公，并将该华商照例治罪。七、严饬巡洋舟师及地方文武，严密巡查，倘有民船拢近夷船，立即拿解究办，以防代运鸦片。夷船进口时，仍饬沿途守口员弁，逐一严查，倘带有鸦片，即时飞禀查办。〖7〗

二十四日（8月23日）

14 禁巡幸途中纷扰百姓。

本年，道光帝拟东巡盛京。按旧例，皇帝所经御路正道两旁另行修垫配道，以供其他官员人等行走。本年七月，受命整修御道之盛京将军奕颢奏称，正道与配道相连，恐

于配道行走之车马践踏正道，官兵稽查难周，请另修副道，使与正道隔离，各行其道。道光帝以为，于配道外另修副道，既侵民田，复须重劳民力，徒滋纷扰，所请著不准行。仍令其督饬管道各员，认真稽查，严禁他员人等擅走御道，有不服劝阻者，即行参明惩办。

是日，吏部尚书禧恩、正红旗满洲都统敬徵奏言：向来地方官藉端苛派，指称内廷支应款目，例外需索，无非藉此开销，弥补亏欠。请命顺天府、直隶总督等饬属革除，一经发觉，俱照新例治罪。〖8〗道光帝因以往皇帝出巡，时有銮仪卫校卫及各侍卫跟役人等，沿途滋事，强抢民物，强买食物，致被抢夺失业之人于御路旁跪喊冤屈等情弊，谕令总理行营王大臣、銮仪卫堂官，随时约束稽查，遇有强取民间物品者，一经查出，即照抢夺例治罪，有犯必惩。

二十五日（8月24日）

15 命越南仍遵陆路进贡旧制。

越南来华朝贡贸易等，向例由陆路行走。本年初，有内地监生因海上遇风漂至越南，越南国王命给以衣粮盘费，并派差官护送，随越南商船回至广州。越王乘此机会，向清廷提出日后改由海道来粤要求。李鸿宾即奏报。

五月二十八日，道光帝谕李鸿宾，越南所载货物及将来出口货物，均加恩免其纳税，惟请改由海道来粤贸易一事，应照例驳回。且命李鸿宾等向越南差官宣谕：清国大皇帝以尔国王久列藩封，素为恭顺，尔国地界毗连两广，向与内地民人有陆路交易处所，货物流通，足资利用，非他国远隔重洋，必须航海载运可比。若从尔国之请，其他

夷船乘机搀越混入，滋生事端，于尔国反而不利，是以仍令尔国王恪守旧章，仍由广东钦州及广西水口等关各陆路往来贸易，毋庸海路前来。

至是，越南国贡使至京呈进表文后，复向礼部呈递禀启，再请由海路至粤贸易。礼部以事涉更张，实不可行，予以驳回。道光帝是之，且谕内阁：所有该陪臣禀请改由水路，以省劳费之处，著毋庸议。然道光帝于越南国王请求赏赐人参，以调养老母一事，却颇表同情，认为此系该国王孝养至情，命加恩赏给人参一斤。

二十六日（8月25日）

16 令禁绝私枭会党。

江南各省，多有私枭会党。江西吉安府所属泰和、万安等县，向为私枭出没之所，会党繁多，两者往往合而为一，或名添弟会，或名添刀会（又称千刀会）。此类人等，最初尚知畏法，较为安分。然近来党类日多，势力渐大。地方官因顾虑考成，规避处分，既不敢上报朝廷，更惧会党等滋生事端，不敢弹压缉捕，遇事敷衍调停，即酿成重案，仍一味姑息，往往草率了事。甚有地方乡勇拿获会匪送交官府，地方官或化大为小，或从宽免纵。

御史王赠芳上奏指陈，各地方官为规避处分而纵匪养奸，为害甚大，请明定考成，以靖地方而安良善。道光帝谕两江总督蒋攸铦、江西巡抚韩文绮等，通饬所属各地面，严密缉查，遇有此项匪徒，立即捕获，于重要河段，添设巡船，专捕劫盗，剿抚兼施，肃清地方。

八月初三日（8月31日）

17 议定督缉窃案劝惩章程。

京城为首善之区，然近年京师地面窃案日增，秩序混乱。七月初五日，步军统领衙门奏称，前因于京城八旗五营之翼尉副将等官，无缉获窃案惩处规定，故各官皆不能认真督捕，请议定章程，以示劝惩。

至是，兵部奉旨议定步军统领衙门八旗五营督缉章程：京城内外地面，除重大案件及缉捕废弛之员，由步军统领随时奏参外，其寻常报窃，承缉官例止罚俸之案，嗣后各翼各营于一个季度内窃案较多，而未获正贼十案以上者，其翼正、副翼尉、副将、参将、游击等官，罚俸六个月，如一季内并无报窃之案，各给纪录一次。

九月十二日（10月9日）

18 贵州营伍演练速战阵法。上年六月，道光帝曾令通谕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镇等，于驻防旗营将弁认真督练。至是，贵州巡抚嵩溥奏报新演速战阵法。其法为马队居先，抬炮继之，鸟枪横扒，钩镰长矛，以次叠进，首尾相顾，声势联络。据称此等战法，于狭隘之处甚为便利。道光帝谕曰：既饬学习，务须认真教习，不可日久生怠，有名无实。

十二月初五日（12月30日）

19 英船藉端要挟，清廷命妥为防备。

近来，中国行商与外商贸易，时有亏缺闭歇，无力完结外商货款。外商屡请清廷查办，给还银两。广东地方虽

咨提行商讯追欠款，外商仍不满意，尤以英国商人为甚。数月来，英商船来粤后，多停泊外洋，延不进口。其商务大班屡以中国行商拖欠银两为词，哓哓渎辩，语言不逊，甚以其每年向粤海关输税六七十万两，“恃以输税独多，往往意存挟制，故作刁难”〖9〗。李鸿宾将此事上奏，并陈豫为防备缘由。道光帝览奏，颇不以为然，谕曰：该夷每言在粤海关约纳税银六七十万两，在该夷以为奇货可居，殊不知在天朝视之，实属无关毫末。且该夷船私带鸦片烟泥入口，偷买内地官银出洋，以外夷之腐秽，巧获重赀，使内地之精华，潜归远耗，得少失多，为害不可胜言，必应实力严查。〖10〗

二十日（1830年1月14日）

20 本年秋冬之季，西藏、蒙古地区连降大雪。驻藏大臣惠显以当地被灾过重，恳请量加抚恤。道光帝为羁縻笼络蒙藏王公及民人百姓，特谕：西藏三十九族，连遭大雪，加恩著照所请，于藏台公费存余银两内动拨银三千两，即派委妥员前往，确查实在被灾无业番民，分别重轻，购买牛羊，均匀散给，俾资游牧。同时，令于达木蒙古官兵及其偏灾失业民人量加抚恤，分别散给青稞、银两等。〖11〗

21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九千五十万六百五十人〖12〗，各省存仓米谷三千三百八十万六千一百六十石。

〖1〗《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33—535页。

〖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57页。

〖3〗《那文毅公奏议》卷八十。

〖4〗《那文毅公奏议》卷八十。

〖5〗《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51页。

〖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31页。

〖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72—577页。

〖8〗《清史列传》卷四一《敬徵传》。

〖9〗《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591页。

〖10〗《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道光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奏详查江苏民人白维一呈出之夷钱来历并饬属严禁各情形折》。

〖11〗《清代藏事辑要》（一）398页。

〖12〗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三亿九千八百三十五万一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清通鉴　卷一八七

道光十年　庚寅　公元1830年

正月十八日（2月11日）

1 以民人杨生发，违禁向私越开齐之布鲁特，以茶易换绸匹金线，令发边远充军；布鲁特胡达巴尔、阿布都尔哈偷越进卡贸易，令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为此特重申严禁浩罕通商，并定违禁贸易惩处专条：嗣后商人有携带引茶货物，在喀什噶尔（今喀什）等处与私越进卡之布鲁特等易换货物，或相买卖者，除违禁军器实犯死罪外，余俱照私通土苗互相买卖例，发边远充军。如系私茶，即照私茶与外国人交易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容留之歇家，说合之牙保，各与本犯同罪，货物入官。如商人携货，私越卡外，及越卡进内交易之布鲁特，仍从重照私越开齐奏定章程，发往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

二月初六日（2 月 28 日）

2 清例，各部所定则例，十年一修，但往往不能依限告成，每迟至六七年，始刊刻完竣，又未能即时颁发，其间数年之久，各省官员，既无新例可遵，又谓旧例已改，茫无所措，而书吏得以高下其手。及至刊刻颁行，已将届则例重修之时，新例又成废本，无所遵循。且有旧例本属美备，因回护办法两歧，或致舍例就案，轻为更改，弊端层出。至是，御史王玮庆奏请改订则例，不必以十年为期，应随时改定。得旨：嗣后各部已颁成例，无得轻议更张，如有因时制宜，必应更正之处，随时专折奏明改定，立即颁行各省，一体遵照，以免书吏影射弊混，不必定限十年开馆重修，致滋流弊。

3 给事中孙兰枝奏请严查私盐。两淮盐务敝坏，由来已久，私盐充斥，官引滞销。两江总督蒋攸銛等虽已订立缉私章程，奏明办理，然成效未显。孙兰枝奏中又揭露种种弊端：两湖、江西等处行运之盐，俱用泥土搀杂，名曰脚盐，民间不愿买食，是以私贩益销，官引益滞。并有中途私卖，蒙混领出到境印照，其实官盐并未到境，而邻私均系白盐，易于销售。又准北盐船载运，守浅守冻之时，往往沿途售卖。且商人收买灶户之盐，每多赊欠，以致灶户多不服盘查，商人不能禁其私售。谕曰：著蒋攸銛等妥议章程，务须革除积弊，以期官引畅销。

二十四日（3 月 18 日）

4 命伊犁旗兵扩大屯田。先是，乾隆年间，伊犁驻防旗兵因生齿日繁，难以养赡，乾隆帝屡诏在该地屯田，如乾

隆五十五年（1790）谕：若果因伊地人口众多，钱粮有限，不能养赡，伊犁地方现有可耕之地，甚属宽广，满洲兵丁即不谙耕作，自可酌按名数，分给伊等地亩，令其雇人耕种，即以取得租息养赡，用资生计。然以灌溉乏水，未能大兴。嘉庆七年（1802），松筠新任伊犁将军，即相度泉源，设法疏渠，以资灌溉，于伊犁河北引水开渠，逶迤数十里，又于城西北导水泉，凡惠远（今属新疆霍城县）、惠宁（今属新疆伊宁市）两城有水之地皆开渠。屯田渐兴。〖1〗至是，以伊犁驻防旗兵生计困难，松筠奏请采择营腴地亩，分给各旗闲散余丁，开垦屯种。得旨允行。

二十六日（3月20日）

5 因各衙门实缺笔帖式考试作弊屡禁不止，吏部奏请严格监考制度：届期奏派搜检大臣数员，弹压副都统一员，外场监试御史六员，内场监试御史二员。在贡院考试。试前一日，监试御史在贡院门外点名搜检，并令本衙门认识官逐名认识。如有假冒入场者，按例惩办外，并将认识官交部议处。至入场后，监试御史于龙门外按名给卷，各按卷面座号归号，如有越号者，查出参办。责令弹压副都统、监试御史，不时巡查，务期诸弊肃清。从之。

二十八日（3月22日）

6 以上年秋间，漳河水势异涨，由豫省内黄县之庆丰庄，夺溜南趋，挟洹水并归新卫河下注，以致直省之漳河故道，断流淤塞。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挖浚自张儿庄至岔河嘴河段，共估需银一万九千八百七两，由官商筹议捐办。得

旨：著照所请，责成大名道稽查督办，务与豫省同时兴工，统限本年三月底完竣。

三月初五日（3月28日）

7 外国商船来粤贸易，于船钞、货税之外，另有进口规银一项，与正饷不同。货税，即按货价征税，平均税率为百分之四。船钞，即对货船之征税，按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税率为货值之千分之四。规银，则指货税、船钞两项定额正税外之附加征课，有缴送、归公、行用等名目，税率不轻，仅行用一项，即征货值之百分之三。外商多有怨言。〖2〗至是，经两广总督李鸿宾等查明，奏请量为变通，酌减进口规银，嗣后各国商船进口规银，依照乾隆二十四年（1759）酌减洋船钞银二分之例，将一、二、三等各船规银，均减去十分之二。得旨：著照所请，以示体恤。

十六日（4月8日）

8 盛京将军奕颢与副都统常明喜演戏、宴会，为道光帝闻知，即派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富俊等前往详查。富俊等出关，沿途采访舆论，又到省密访，查知沈阳城本有弋腔戏两班，近又到一徽班，将军府内时常演戏，奕颢服用奢华，常明性近奢靡。即奏报。至是有旨：盛京为根本重地，风俗素称淳朴。将军、副都统表率一方，乃竟时常宴乐，自蹈繁华，岂能胜将军、副都统之任？陪都地方，断不容戏班聚集，日趋侈靡。著将城内外所有戏班杂剧，概行驱逐，再不准潜行入境。

旋命将奕颢革去盛京将军并镇国公爵，赏给头等侍卫，

常明革去盛京副都统，赏给四等侍卫，俱在大门上行走，以为习尚奢靡者戒。

十月，奕颢调任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

四月二十九日（5月21日）

9 更改榷关奖惩例。前因各省关税，每多征不足额，降旨令户部会同内务府分别功过，妥议章程。至是具奏定例，将各关应征盈余银数，以六成作为额内，以四成作为额外，核其溢额绌额，分别功过。从之。

闰四月十六日（6月6日）

10 颁行审案限期则例。刑部及各衙门承审案件，本有定限完结，然定例尚未划一。至是，刑部划一承审期限，根据案情不同，分别规定一个月、二十日、十日等不同完结期限，严令各衙门遵行。倘司员因循，或法司不即会审，以致逾限，如系书役作弊者，将书役严加治罪，承审司员及会审迟延之堂司官，一并交部分别议处。内外移咨行查，如催文三次无回文者，照例题参。行文八旗、内务府、五城、顺天府提人，于文到三日内，无故不行送部者，亦照例参处。得旨颁行。

五月初七日（6月26日）

11 直隶磁州（今河北磁县）一带，自闰四月二十三日以后，地常微震，至是又复大动，前此被震所剩房屋，全行坍塌。

初八日（6月27日）

12 裁汰差役。先是直隶总督那彦成因直隶各州县挂名吏役过多，奏请以八十名为限，经降旨允准。至是御史王玮庆又奏请裁革白役。道光帝谕曰：州县额设官役，原有定数，繁要州县，量招散役，然须定以限制。现山东州县差役，大县一千余名，小县亦多至数百名。一省如此，他省可知。此等白役，遇事生风，在官多一巨猾，即地方添一积蠹。著各督抚酌量州县缺分之繁简，严定章程，大加裁汰。至繁地方差役不准过八十名，其余递减。

初十日（6月29日）

13 订立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

清代除在新疆天山南路八城使用“普尔钱”，在西藏使用银钱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行银两和制钱并行之货币政策。银、钱之比价通常为一两纹银兑换一千文制钱。嘉庆年间，因中外贸易扩大，外国银币流入中国。民间称外国银币为“洋钱”，以其携带方便，成色、重量准确，计算简单，多乐用之。广东及与之有贸易的其他省份均流通洋钱。然道光年间，因鸦片走私激增，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扩大，洋钱输入大幅减少，而中国白银转为外流，遂出现“银荒”，并成为朝野议论之焦点。初，论者多谓“银荒”系由洋钱套换纹银出洋所致，故主张禁止洋钱输入和白银出口。

如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

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又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迩来居然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请严行禁止。〖3〗

道光二年（1822），御史黄中模奏：白银外流系因广东民间喜用洋钱，故洋商私用纹银收买洋钱，与江浙茶客交易，作价反高于纹银。〖4〗

上年正月，御史章沅奏：夷商赋性狡黠，纯用机心，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什七，或仍以番银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又言：鸦片烟一物，流毒滋甚，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建议饬议章程，不得违例私易银钱。〖5〗章沅较早认识到鸦片走私造成白银外流，并将禁烟与堵塞白银外流并提。

道光帝将章沅奏折转发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令妥议章程。

六月，李鸿宾等奉旨呈奏《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一、夷商与内地行商交易，除以货抵货外，价有不敷，彼此均以番银找给。二、官银偷漏，责成各口文武员役稽查，如有疏纵，应加惩办。三、责成大关总巡口及地方文武派拨巡船，于各夷船将次回国之时，倍加严密巡查，遇有私载官银前往洋面，立即拿解，并究明官银来历，照例惩治。四、夷商与行商交易，遇有须找给夷商银两情形，必同赴粤海关监督衙门，联名出具并无搀和官银甘结。五、责成澳门同知严切示谕民人，凡与夷人买物，不许使用官银，亦不许将官银换给夷人。六、番银如有成

色不及九成者，不准行用。七、凡夷船进泊黄埔，即令夷商写立并无夹带鸦片字据，交洋行保商加结。如有夹带鸦片，即将该夷船禀请驱逐出口。严饬巡洋舟师及地方文武，派拨巡船，于夷船来粤湾泊洋面之时，严密巡查，倘有民船拢近，立即拿解究办，以防代运鸦片及违禁货物。至夷船进口，仍饬沿途守口员弁逐一严查，倘带有鸦片等物，即飞禀查办。〖6〗

十二月，道光帝再谕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朕闻外夷洋钱，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纹银计折耗银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又鸦片流行内地，吸者日众，耗财伤人，日甚一日，且潜耗内地银两。著李鸿宾等查办。

至是，李鸿宾等拟订《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六条，为上年七条章程之补充。内容为：一、洋商与夷人交易，除以货抵货外，如有尾数找给夷人，只准给付番银。二、巡洋舟师分段查察，严查有无匪艇运销鸦片和运送纹银。三、如有内河拿获鸦片，必究明何处进口。外洋拿获纹银，必究明何处出口。立提该口委员书役弁兵同匪犯严行质讯，是否贿纵，抑止失于查察，分别治罪议处。四、责成洋商、通事买办，随时查察，如夷商有夹带鸦片入口，偷买纹银下载出洋，该洋商、通事、买办立即呈明查办。倘知而不报，一经查出，斥革究治。五、遇有拿获鸦片之案，应提至省城，跟究何衙门书差兵役，如何包庇，得规放纵，与贩卖之人一体治罪。六、托名巡丁搜查私货而强

行入己者，准被抢之人据实报官，照自首例办理；其抢鸦片入己转卖之人，系强盗，照强盗例办理；系抢夺，照抢夺办理，计赃以贩卖鸦片例，从重治罪。其在官人役及各关家丁，搜出鸦片并不呈报，私行入己者，计赃以枉法论。从之。〖7〗

六月十七日（8月5日）

14 谕令添建广东东莞县大角山炮台，从两广总督李鸿宾等请。

七月二十四日（9月10日）

15 严惩私造假照案犯。

上年八月，有民人周载控告蔡绳祖私造假照，吏部接报后，即调取安徽省捐纳从九品职衔之林德先等原奉部文，咨查户部，户部查出林德先等并无部案，经咨取部文核对，与户部咨文板片式样迥不相同，且文内并无取具该捐生等清白册结字样。又将道光六年（1826）至八年（1828）之报捐职衔一并开载，亦与户部向来各按各卯行文者不同。户部疑其有伪造印文私给假造情弊，即于本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奏请查办。得旨：安徽一省如此，恐他省亦复不免，著各省督抚、府尹详查前接部文，有无漏取身家清白册结字样，据实复奏。〖8〗又命大学士托津、长龄，协办大学士卢荫溥，军机大臣曹振镛、文孚、穆彰阿会同刑部堂官审理此案。〖9〗

其时，私造假照要犯蔡绳祖、庞煐、任松宇、刘东升、赏淳等均在逃，道光帝一再谕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

及有关督抚严拿。至七月，主要案犯已从顺天府、浙江、江苏、山西等地拿获归案，牵连获罪者达二十余人。经审讯，查明：

蔡绳祖，籍隶浙江萧山县，曾充户部堂房帖写，嘉庆四年（1799）充补捐纳房额设帖写，十年役满后仍时常进署办事。庞焕，籍隶浙江山阴县（今属绍兴市），曾充捐纳房帖写，报捐县丞，嗣于道光元年（1821）复充捐纳房帖写。任松宇，籍隶浙江会稽（今属绍兴市），道光元年充当捐纳房帖写。刘东升，籍隶四川成都，嘉庆二十三年（1818）充当捐纳房帖写。四人彼此素识。嘉庆十九年（1814），捐纳房帖写符延等因假照犯案，蔡绳祖探知尚有捐纳房帖写沈载希、赏七、老朱二伙办假照，即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人伙，揽得捐项，赴沈载希处钤用假印，分得银两。道光二年（1822）沈载希病故，将砚石所刻假司印、关防各一颗，交蔡绳祖存留。蔡继续与庞焕、任松宇、刘东升、赏淳等私造贡监职衔封典之假照，十数年间，获赃累万。仅据蔡绳祖供认，其先后揽办监贡职衔封典约六七百名，得银约六七万两；庞焕供认揽办约三四百名，得银约三四万两；任松宇供认揽办约三百余名，得银约三万两。〖10〗而经户部核查，嘉庆二十一年（1816）后，有假捐监贡三千四百七十七名，假职衔加级一千二百二十三名，窜名稿内者三百五十六名。此外尚有其他各类顶冒假捐二十一名。〖11〗

蔡绳祖等仅为捐纳房书吏，却能大量私造假照，实因户部堂官及其属员玩忽职守，使之有机可乘。户部捐纳房司员，于各省送到捐生身家清白册结从不核对，迨至将假

贡监职衔加捐各项率据扣改稿件，及呈验假照批符，并不详查，而照簿库收，致使蔡绳祖等屡屡得手。

至是，道光帝谕令严惩罪犯，并追究户部各堂官及属员责任。谕曰：此案蔡绳祖、庞焕、任松宇、刘东升胆敢雕刻部监假印，私办贡监职衔封典文照，致冒名器，累月经年，得赃难以数计，且敢勾串帖写赏淳等偷出稿件，窜改弥缝，藐法作奸，莫此为甚。蔡绳祖、庞焕著先行处斩。任松宇、刘东升著照拟斩决，暂留备质，一俟无可质讯，奏明即予处决。赏淳著绞监候秋后处决。至户部捐纳司员之失察，现派汤金钊等详查稿案，俟查对明确，与失察之该堂官及各该衙门应议各员，再降谕旨分别惩处。〖12〗

寻经吏部等衙门查实，奏请惩处有关官员。十月十四日，道光帝谕令，以各堂官因失察而造成冒捐人数多寡不同，分别惩处：英和失察三千一百十七名，顾皋失察三千一百九十六名，为数最多，除英和业经缘案发遣毋庸议外，顾皋著降四级顶戴休致。黄钺失察二千八百五十一名，著降三品顶戴。敬征失察二千四百十名，著降四品顶戴留任。禧恩失察一千八百七十四名，王鼎失察一千七百九十四名，耆英失察一千四百四十六名，均著降二品顶戴留任。李宗昉失察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著降三品顶戴留任。卢荫溥失察一百九十九名，那彦宝失察二百十六名，均著降三级留任。托津失察四百七十五名，裕恩失察五百六十名，汤金钊失察九百六十九名，穆彰阿失察七百四十四名，恩铭失察六百二十一名，均著降四级留任。文孚失察二十九名，成格失察二名，均著降一级留任。王引之失察一百八十七名，博启图失察一百六十九名，汪守和失察一百八十四名，

海龄失察三十五名，均著降二级留任。颜检失察一百七十五名，著降六品顶戴。宝兴失察七名，著降一级留任。有关承办司员，亦分别受革职、降调、罚俸处罚。〖13〗

为杜绝假照，托津等于十一月十三日奏准防范假照核对册稿章程：嗣后在京各衙门接到户部知照捐生文书，即将捐生姓名开载册档，每月将所收文书汇总，咨送户部核对一次，其册档于每月初十日各派司员持赴户部会同科道及捐纳房银库眼同磨对。至各旗各省接到知照捐生文书，即照原文开造人名银数清册，先行咨复，仍按卯造具身家清白册结，依限送部。〖14〗

二十七日（9月13日）

16 命散秩大臣额勒浑为正使、内阁学士裕诚为副使，赐故朝鲜国世子祭。所派正副使，务宜恪守旧章，不准于例外收受礼物。

八月初二日（9月18日）

17 理藩院拟定蒙古公文递送章程：无论内外扎萨克，遇有应投蒙古公文，无庸遣人来京，均就近在该将军、都统大臣衙门投递。接收后，由驿径达兵部，移交理藩院办理。及蒙古人员到京，不许携带别项公文。从之。

初十日（9月26日）

18 浩罕入侵新疆。

道光八年（1828）平定张格尔之后，钦差大臣那彦成筹办新疆善后，驱逐居住卡内之安集延人，并禁止茶叶、大黄贸易。此举引起安集延人和从事贸易之回众不满，边

卡一带时起纠纷。浩罕伯克迈买底里汗即乘机谋划入侵。五月间，迈买底里汗派人将流寓布哈尔国的张格尔之兄玉素甫接至浩罕〖15〗，劝诱其入卡作乱，称："你兄弟张格尔被天朝杀了，你该到喀什噶尔报仇去。"玉素普答："我无钱使用，带几百人怎么去呢？"迈买底里汗表示："你的钱、人、衣服、口粮，我都管着。"〖16〗玉素普乃同意随同入疆。迈买底里汗又派将领哈库库尔与勒西克尔为其募兵，募集"二万名浩罕人，一万五千名塔什干人，二千名喀拉提锦的塔吉克山民以及数千名喀什噶尔移民，总共四万人，携带十门适于骆驼翻山的小炮"〖17〗。

在浩罕募兵时，阿奇木伯克伊萨克得到情报，知浩罕将入侵，遂向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报告，但扎隆阿不以为然，且向道光帝保证："南路（回疆）如果有事，惟臣是问。"〖18〗

至是，浩罕军在浩罕宰相明巴什阿哈胡里〖19〗与玉素甫指挥下，突入喀什噶尔卡伦，袭击清军。扎隆阿急令帮办大臣塔斯哈率兵御敌，副将赖永贵策应。伊萨克以马队太少，不可轻出，再三劝阻。塔斯哈告之："六月内具奏卡外无事之折，尚未批回，现已有贼，当时参赞（扎隆阿）不听我言，致有今日。"遂引马队一百二十名先往喀浪圭卡伦抵御，赖永贵领兵一千六百名往明约洛夹击。十一日，两军于明约洛地方遇伏，塔斯哈阵亡，赖永贵生死不明。

浩罕初胜，势大张，遂长驱入境，先后包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新疆英吉沙县)、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十二日，英吉沙尔回城陷落。十三日，喀什噶尔回城失守。十四日，浩罕军围攻喀什噶尔汉城，不克。十五日，进攻

叶尔羌汉城，亦不克。二十日，浩罕军向树窝子窜出，抢掠叶尔羌至阿克苏之间阿克萨克玛拉尔诸站台，企图切断两地之联系。二十五日，万余名浩罕军扑向叶尔羌回、汉两城。〖20〗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及参将任贵邦等先已布置，将汉城西、北两门堵砌，于垛口多插旗帜，排列鸟枪兵丁，以壮声威；又派拨矛手、台炮兵丁于东门外分布列队；并令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约会阿浑等，带领回众，在回汉两城适中大路堵截。发现浩罕军分路而来，璧昌即命城上守军齐放枪炮，并力攻击，毙敌二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复经把总罗延带领兵丁、商民、遣犯等，于浩罕军窜赴南关时，剿毙六十余名。其余浩罕军扑向回城西门抢劫，被城中回众殴毙许多，擒获二百余名。浩罕军遂溃散。

九月初，道光帝接参赞大臣扎隆阿与陕甘总督杨遇春奏报，得知“安集延回匪滋事”，立即调兵遣将，令伊犁将军玉麟、参赞大臣容安、都统成格、办事大臣萨迎阿等，即照该处所调兵数，各一二千名，派员迅速驰往救援；四川总督琦善选调官兵三千名，驰赴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固原提督杨芳率官兵三千名，甘州提督胡超率官兵三千名，再带肃州兵一千名，迅速出口，一路迎探情形，至阿克苏相机进剿；鄂山驰驿往署陕甘总督，杨遇春挑带督标官兵一千八百名，驰赴肃州驻扎，妥办后路事宜。又颁给杨遇春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军务。命镶红旗蒙古都统哈良阿驰往回疆，会同杨芳、胡超办理军务。十二日，颁给大学士长龄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回疆，督办军务。

二十五日（10月11日）

19 命大学士两江总督蒋攸銛到京供职，实授陶澍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

九月十五日（10月31日）

20 严令查拿私盐。前因两淮盐引滞销，私枭充斥，降旨令各督抚饬所属，实力查拿。至是，湖广总督嵩孚等奏：自本年三月以后，湖北各卡文武员弁暨各州县，先后报获私盐二十五起，人犯二十九名，计盐一万八千余斤。又湖南报获私盐四十三起，人犯一百六十五名，计盐二万三千余斤。道光帝谕：湖广及邻近省区各州县应会同营员，严密查办，遇有大伙私枭，不分畛域，协力搜拿，不得将零星小贩报获塞责。

二十三日（11月8日）

21 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卢荫溥为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为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

十月初七日（11月21日）

22 驱逐侵入新疆之浩罕军。

八月下旬，浩罕军在叶尔羌战败后，复又聚集，勾结惰兰回民，并在附近驱逐本地回民，抢掳马匹，不时骚扰。璧昌派人侦察，得知在城东北二十里亮噶尔处，有“骑马贼匪五六百名，步贼六七千人”屯扎，即命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伊什罕伯克斯底克等，将通叶尔羌河之渠道上游挖开，使敌不能近城。至是，有“骑马贼匪”五六十人，

欲扑回城。时叶尔羌可迎战之兵民仅八百余名。璧昌即派副将任贵邦、守备黄泰等分队迎击，并自督商民三百余人出城，随后排列，调拨各队。常丰带领城守营都司那尔扎普，并满汉印房章京、笔帖式、书吏等，上城督办备送铅丸等事。阿布都尔满带领伯克等亦皆出城，分拨迎敌。而贼匪后续马步兵三四千人亦赶到。双方隔河相拒，对放鸟枪。贼匪涉水而过，将及南岸。任贵邦命将后队抬炮调前，连环打放。贼匪始向北后退。而回城中之伯克回兵，并巴达克山、乾竺特、巴勒底等回兵马队二百余匹，亦向北追去。此役，击毙贼匪三百余名，生擒四五十名。

三十日，大批贼匪再次汇聚叶尔羌。十一月初一日，绕城而攻，被璧昌击退。初三日，贼匪扑回城，再被击退。连日贼众退聚城西南附近回庄屯扎，致使台路文报不通，叶尔羌形势甚危。幸有乌鲁木齐提督哈丰阿率援军赶到。

哈丰阿乃奉伊犁参赞大臣容安之命赴援。容安在闻知浩罕入侵后，即亲率四千五百官兵南下增援，九月十二日抵阿克苏，但畏葸不前。十月初，阿克苏附近已聚集各路人马近万名。而容安仍不敢进军，仅派哈丰阿率三千兵民绕道和阗（今新疆和田县）转赴叶尔羌，以致贻误战机。容安因此被革职拿办。

哈丰阿抵叶尔羌后，于初五日向贼匪大营发起攻击，贼匪拔营西去。璧昌与哈丰阿合兵一处，追至西路喀拉布扎什头台戈壁迤西英吉沙尔交界地方，暂为扎营。被围困三月之久的叶尔羌终于解围。

初六日，哈丰阿在喀拉布扎什头台五十里湖滩处与贼匪二千余名遭遇，即命分三路夹攻，将贼截为两段，击毙

一百余名，生擒五十余名，又追至回庄，烧毙一百余名。

初九日，浩罕兵闻知清大队援兵将至，即声称浩罕有事须回，逃窜出卡。〖21〗

十二日，哈丰阿率军向英吉沙尔进发，一路追剿散匪，至英吉沙尔，先在附近村庄进行擒捕，拿获三百余名从逆，讯后正法，其余远窜。英吉沙尔解围。十五日，喀什噶尔解围。

此时，道光帝调派之内地援军尚在遥远途中，固原提督杨芳和甘州提督胡超所率之主力军正在英吉沙尔、巴尔楚克、阿克苏一线。二十日，胡超率军抵喀什噶尔。随后哈郎阿、杨芳亦至。回疆大局底定。

浩罕八月之入寇，其势颇凶，然尚未与清军主力接战，即告溃败，究其原因，一则浩罕入侵军中多有被裹挟而来者，二则卡内汉、回一心破敌。

入侵新疆之浩罕军有部分来自布鲁特，其与浩罕并不同心。一被俘之浩罕军头目巴拉特供称："今年八月有浩罕的人舒都鲁伯克、玉素普和卓同着博巴克并带着张格尔儿子推里和卓来到我们爱曼说：'会着我们人上喀什噶尔同北京官兵打仗去，要不跟着，你们就搬开我们浩罕的地方。'我们就会了三百余，跟着玉素普和卓去合布鲁特阿坦台、汰劣克，一同上喀什噶尔。阿坦台的哥哥依里斯满底说：'天朝的兵多，你们就是得了喀什噶尔各城，也保守不住，倒惹的官兵来了，将我们的地方洗了夺了去，可往哪里去住着？'汰劣克听了他哥哥的话，说是'我现在病着，不能去'。阿坦台也不去了。舒都鲁伯克不依，他们两下里打了一仗，都伤了好些人。"〖22〗浩罕军成分复

杂，内部不和，目的不一，实乃乌合之众。

在卡内，虽有少数回族“附逆”，然“多系逼从”，与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叛乱时西四城全失之情形迥异。浩罕入侵后，大肆抢掠，无论汉、回均深受其害，广大回众亦企盼清军早日到来，“即可活命”。回族首领，伯克、阿浑等并号召回众抗击浩罕。其中叶尔羌回众在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之率领下，设伏、堵截，屡立奇功，贡献尤为突出。〖23〗魏源论曰：“是役，回汉一心，以少破众，全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助顺之力。”〖24〗

二十四日（12月8日）

23 初，云南六猛地方拿获应行治罪及拘讯之人刁国麟、刁政定等，越南国王闻悉，即咨照云贵总督阮元，称此系中国内地官员擅拿越南人。阮元为此奏报朝廷，请示照会越南，申明六猛并非彼境。其奏言：云南建水县之礼社江以外，巴发河以内，六猛地方，自国初以来，投诚内附，久隶版图。乾隆年间，安南国王屡次以申划疆界为词，均经驳斥。嘉庆年间，越南国镇目传词各猛，意图越占，复经奏明驳斥，并将各猛各寨开写清单，照会该国，恪守旧规。兹该国来咨，乃佯为不知，干预查问，自系故智复萌，先行尝试，以为罩占猛地之端。内地与外夷毗连地方，界划分明，丝毫不准占越。猛赖等六处，久归内地管辖，纳粮请袭，且有土练兵丁数千，安设多年，岂容该国妄生觊觎，借名罩占？至是，道光帝谕令阮元照会越南，将乾隆、嘉庆年间叠次旧案，详晰行知该国王，晓以大义，谕令懔遵旧规，不得搀越滋衅。

24 令驱逐进入广州之西洋妇女。

清廷对到广州贸易之外国商人有若干限制规条，其中之一为禁止外国妇女入城。道光朝以前，仅有两次外国妇女入城事件，一次在乾隆十六年（1751），一次在乾隆四十三年（1769），均被广州官员制止，勒令其退回澳门。间有外国妇女潜入城中居住，均不敢久留，来去匆匆。〖25〗本年八月十八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携其妻自澳门至广州城，且乘绿呢小轿进入公司商馆。总督李鸿宾闻报，命行商转饬盼师，令“番妇”退回澳门。盼师答称：“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无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平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26〗九月初四日，行商伍受昌向盼师传达总督谕令，二三日内，大班如不将“番妇”遣去，即派兵入馆驱逐。盼师则通知泊于黄埔湾之英国海军，派水手百余人，乘夜将几门短炮及鸟枪等，潜运商馆，准备对抗。李鸿宾担心事态扩大，派行商婉言开导。盼师亦作让步，将英兵撤出商馆，但留下短炮。伍受昌从中调解，向李鸿宾解释，盼师因素患痰疾，屡发未愈，现需“番妇”调护，恳俟稍愈，遣令回澳。〖27〗

至是，道光帝接广州将军庆保奏报“番妇”入城事，即谕令庆保、李鸿宾等，务当严切晓谕，令夷人遵守旧章，倘仍敢延抗，即当设法驱逐，不可稍存迁就。随后盼师被迫将其妻送回澳门。

十一月，李鸿宾等查出，盼师入城所乘之轿乃广东洋行司事谢五（治安）所赠，即将其以汉奸拿办。二十一日得旨，令革去州同职衔，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尚未执行，

已瘐毙狱中。〖28〗

此事发生后，清廷决定对乾隆二十四年（1759）颁布之《防范外夷章程》五条作修改，以适应中外交往日趋频繁之形势。十一年二月，李鸿宾等奏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四月初一日在广州公布：一、夷商进口后泊船处所，照旧派拨弁兵稽查，其住居行商馆内，即令行商约束，以免滋事。二、夷人私带番妇住馆，及在省乘坐肩舆，均禁止。三、夷人偷运枪炮至省，责成关口巡查弁兵，严加禁遏。四、夷商雇请民人服役，看货、守门及挑水、挑货人等，均由买办代为雇请民人，将姓名告知洋商，由该管买办及洋商稽查管束。五、夷商具禀事务，酌量是否紧要，分别自、代递禀。嗣后遇有事关紧要，必须赴总督衙门禀控者，应将禀词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擅至城门自投。倘总商、保商执意拦阻，不为代递，致商情不能申诉，方准夷人携禀前赴城门口营员接交。其投禀时，只准一二夷人前往，不准带领多人，张皇其事。六、借贷夷商银两，应杜绝拖欠弊端。商民借贷夷商银两，串引勾结，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例问拟，所借之银，查追入官究治外，每年行商与夷商交易，买卖事毕后，令行商与夷商检查有无尾欠，分别报粤海关存案。如有行商亏本歇业，拖欠夷商银两，查明曾经具报者，照例赔缴；未经报明者，即不赔缴，控告亦不审理。七、夷商不得在粤过冬，应变通旧章，随时防范。现在夷船倍多于前，收泊之期无定，一俟货销事竣，不论何时，即行随船回国，或前往澳门居住，不得无故潜留。八、英吉利公司船户驾艇往来，及夷商货船领牌出口，均应遵定制。〖29〗修订之章程与原章程比较，主

要不同之处在于：雇请民人一节，以前完全禁止，现在某些活路可以雇人；以前完全不准商欠，现在备案后可以商欠；以前外商不得在粤过冬，现在不分季节，均不得无故潜留。〖30〗

二十七日（12月11日）

25 禁铸私钱。按例，禁止私铸小钱。而黔省地方，离州县稍远处所，往往设炉私铸，成色甚低，又销毁官钱，搀入铅沙。有二黄、三毛等名目。每文重不过四分，每千值银三钱六七分不等。始则搀入官钱，继则公然行使。私钱既多，官钱价值亦不能独昂，病民又病兵。地方官支放工食，雇备夫役，多系发给钱文，利其以银易钱，因而听其行使，以图自便。关隘处所，亦不实力盘查，偶有拿获，辄以充公销变为词，钱则官自行使，犯则任其逃逸。如此，致使私铸充斥。至是，御史徐培深奏请饬禁私钱。得旨：著贵州巡抚认真查访，严行究办，并著各直省督抚一体饬属查禁，以肃钱法。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5日）

26 广西浔州府（治所在今桂平县）等地发生民众抢米风潮。本年闰四月间，广西浔州府属之大黄江地方，得雨稍迟，乡民藉此为由，于殷实人家，抢夺谷米。未几而桂林平乐等府叠连被抢。它府闻风而起。各乡每起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五六两月，各处报抢，殆无虚日。桂林、平乐等府，递年丰稔，并无偏荒，亦竟遭滋扰。抢夺者不尽系本地乡民，首府则湖南衡、永游民，外府则广东惠、

潮、嘉、肇等处游民。其群相慕效，鸣锣聚众，出具揭帖，某日抢某村某家，外村闻风而来，竟至一家数次被抢。各邻村自相纠禁，不准谷米出村粜卖，四城以外，沿途截阻，省会之中，竟数日无米上市，城厢内外，斗米昂至制钱八百余文。地方官开仓平粜，桂林府知府郎锦骐，致被裂冠毁轿。至是，有上奏者，指责地方官镇压不力，对抢夺谷米者仅予枷责，情重法轻，未能使“凶徒”儆惧。有旨：令李鸿宾认真查察，如有抢夺谷米事，即行严拿究办。

十二月初七日（1831年1月20日）

27 严禁小贩入署销货。京师各部院衙门貌似森严，实则管理混乱。常有小贩等公然进署，销售货物，有时将衣服玩物等陈列满堂，或竟偷窃文书稿件。本年十一月，工部奏遗失稿件号簿四百余件，光禄寺奏遗失稿件号簿九百余件。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拿，偷稿件者系捡拾烂纸之人。御史卞士云乃于是日上奏，请通饬各部院寺，详查现在实贮稿件，明立章程，并严禁市侩入署销货，以端治体。且谓稿件遗失非尽由外来之人偷窃，难保不肖胥吏藏匿，甚至抽换接扣，请责成各司掌印主稿人员，于每月不拘时日，抽查数件，或按季或按月出具并无遗失稿件切结，呈堂存案。得旨：著六部九卿议奏。〖31〗

十八日（1月31日）

28 严禁种植鸦片。近年，内地民人有种植鸦片者，以浙江台州府（治所在今临海县）属种植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与外洋鸦片烟

无异。大伙小贩，到处分销。此外福建、广东、云南亦皆种卖，有建浆、广浆、芙蓉膏等名目。本年六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奏请令各省详查妥议，严加禁止。〖32〗有旨，令地方官究明惩办，并将如何严禁之处，妥议章程具奏。闽浙总督孙尔准首先复奏，查明闽省种植情形，并酌拟严禁章程。道光帝谕令刑部议复。至是，刑部会同吏部、兵部拟定《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章程》：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诏令通谕知之。

二十一日（2月3日）

29 因两淮盐务疲敝，亟待整顿，道光帝命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苏，会同两江总督陶澍查办。至是，王鼎、宝兴奏，两淮官引滞销，鹾务疲敝，盖由两淮盐政无管辖地方之责，文武员弁，均非所属，疏销巡缉，难期令行禁止，请裁撤盐政，将盐务归两江总督管理。得旨：依议，两淮盐政钟灵著回京当差。至此，全国各地盐务，除长芦专设盐政管理外，均由总督、巡抚兼管。〖33〗

【考异】《清盐法志》记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管理事在道光十七年（1837），而《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八二“道光十年十二月乙巳”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七《征榷考九·盐法》均记在道光十年（1830）。当以《实录》所记为准。

30 王鼎、宝兴与陶澍奏准改革两淮盐法十五条：一、裁减浮费。二、议减窝价。三、删减繁文。四、慎重出纳。五、裁选商总。六、酌核带销。七、积欠宜缓。八、宜恤灶丁。九、实给船价。十、严究淹销。十一、疏浚运道。十二、添置岸店。十三、亟散轮规。十四、整饬纪纲。十五、淮北另筹。〖34〗十五条中，裁减浮费和议减窝价两项最为重要，因降低成本才能使积盐易于销售。新盐法实施后，淮南盐区共裁减浮费二百六十余万两。原来纲盐每引纳课银五两二钱多，裁减后，每引纳课银四两一钱多；革除规费二百万后，摊派给商人之费用，从每引十二两三钱余，减至十两二钱余。减费后，仍不能与私盐竞争。王鼎、陶澍等又增加盐斤数量，每引捆盐除额盐三百六十四斤外，再增加二十斤额盐和十六斤耗盐。如此，淮南引盐成本大大降低，运销较前略有起色。

31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四千六百八十一人〖35〗，各省存仓米谷三千四百五万四千一百七十二石。

32 中国棉货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仅英国输入中国之棉织品已由道光元年（1821）十九万余元（银元）增至四十四万余元。〖36〗

〖1〗《清史稿》卷三百四十《松筠传》。

〖2〗《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21—24页。

〖3〗《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嘉庆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户部左侍郎苏楞额请严禁海洋夷商私运内地银两及贩运洋钱折》。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册139页《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请严禁纹银偷漏出洋》。

〖5〗《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道光九年正月十六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复奏查办夷钱情形折》。

〖6〗《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道光九年六月十一日《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遵旨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并会议章程七条》。

〖7〗《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道光十年五月初十日《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奉遵旨查禁纹银出洋鸦片分销各弊并会议章程呈览折》附《章程》。

〖8〗道光十年闰四月二十四日《著各督抚等详查部文有无漏取身家清白册结字样上谕》，《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历史档案》1993年4期。

〖9〗道光十年闰四月二十四日《著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会同刑部堂官审理私给假照案》，《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历史档案》1993年4期。

〖10〗道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托津等为遵旨严审假照案犯并定拟罪名事奏折》，《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历史档案》1993年4期。

〖11〗道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托津等为假照数目现已查明请将案内要犯正法并将各犯证分别定拟罪名事奏折》，《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历史档案》1993年4期。

〖12〗道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著照托津等所定拟假照案犯之罪并详查失察各堂官及应议各员上谕》，《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历史档案》1993年4期。

〖13〗道光十年十月十四日《著将失察假照之历任堂司各官降调降留上谕》，《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历史档案》1993年4期。

〖14〗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著照所拟稽查防范及核对册稿章程并朕改之处办理上谕》，《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历史档案》1993年4期。

〖15〗据《伊萨克呈递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禀函》（《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称，六月初二日萨雅克爱曼布鲁特比伊里斯满底递文说，五月内浩罕伯克将玉素普偷至浩罕。

〖16〗《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贼匪库图鲁克供词》，原件附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折》内。

〖17〗《喀什噶尔》128页。

〖18〗《圣武记》卷四《道光重定回疆记》。

〖19〗明巴什阿哈胡里，一说是浩罕伯克义兄弟，一说为其妹夫。见《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22页。

〖20〗《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20—121页。

〖21〗《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军机处寄长龄据常德奏称浩罕贼众因事退去上谕》。

〖22〗《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籍隶浩罕安集延队目巴拉特供词》，原件附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乌鲁木齐提督哈丰阿等奏折内。

〖23〗《道光帝》182页。

〖24〗《圣武记》卷四《道光重定回疆记》。

〖25〗《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341 页。

〖26〗《史料旬刊》十期 360—365 页 。

〖27〗《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道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密奏英吉利大班已将炮位搬回黄埔各船其番妇因病恳俟稍愈遣回并商夷交易安贴片》。

〖28〗《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343 页。

〖29〗《粤海关志》卷二九《夷商》。

〖30〗《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350 页。

〖31〗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御史卞士云为请明立档案检查章程严禁小贩入署销货事奏折》，《嘉道间禁城及部院衙门秩序混乱史料》，《历史档案》1994 年 4 期。

〖32〗《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道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请严禁种卖鸦片折》。

〖33〗清代盐官承袭明制，以盐务根本在场产，枢纽在转运，归墟在岸销，故设长芦、山东、两淮、两浙、两广各运司并河东、四川、云南各盐道，以司产运；设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南、江西、广西各盐道，以司岸销。（《清盐法志》卷五《职官门·官制》）又设巡盐御史，或称盐课监察御史、盐政监察御史，雍正后通常称为盐政，系户部差遣至各盐区之最高盐务专官，无定品，统辖一区盐务，任期一年。至道光元年，对盐官作重大改革，除长芦和两淮专设盐政管理外，其他盐区均由总督或巡抚管理，而不设盐政。道光十年两淮盐务改归总督管理。咸丰十年撤长芦盐政，改归直隶总督管理。巡盐御史遂不再设。（《中国盐业史》古代编 674—676 页）

〖34〗《陶云汀先生奏议》卷十二。

〖35〗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七十一万五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36〗《清代漕运》353页。

清通鉴　卷一八八

道光十一年　辛卯　公元1831年

正月十一日（2月23日）

1查办伊萨克被诬案。

阿奇木伯克伊萨克，以在平定张格尔之乱时有功，加封王爵，授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上年八月，浩罕入侵，攻喀什噶尔受阻，宰相明巴什向巴图鲁爱散问计，爱散告以现有伊萨克在城，是以回心固守，须行反间计，将其除掉。遂散布流言，制造假信，似有伊萨克与浩罕暗中勾结情事。伊萨克自知受诬，放声大哭，辩言："受大皇帝之恩典深重，现戴宝石顶双眼花翎，儿子又是阿奇木，如何能起歹心？此是贼人害我，赖我有内应。"〖1〗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与城中汉族兵民却对其有怀疑。及浩罕军再次攻城时，城中即有兵民冲进伊萨克衙署，杀毙大小伯克回民二百余人，并称此次贼匪进卡滋事，系伊萨克指使，强令

札隆阿将其看守。浩罕军再次围城时，有兵民千余人称伊萨克有勾结情事，齐赴阿奇木署中，拿住伯克、回民等约二三百名，登时杀戮净尽，财物抢掳一空。伊萨克夫妇因先赴参赞署中，仅以身免。札隆阿旋即搜集伊萨克通敌之“证据”，驰奏朝廷。

然道光帝不信伊萨克通敌，以为其受恩深重，不应遽怀携贰，而怀疑札隆阿因与其不和，误听蜚言，有心倾害，即令扬威将军长龄根究此案。长龄行抵阿克苏，向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等询问，又提审俘获之布鲁特毛拉，查清伊萨克被诬经过。旋行文喀什噶尔参赞札隆阿，令将伊萨克及一干人证解至阿克苏审办。札隆阿却以“恐奸细探听，在途劫夺”为借口，拒不起解。长龄遂奏请将札隆阿解任，并申明，因折报往还需时，恐该员稽留多日，或致别生枝节，已一面奏明，一面先将其撤任。

至是，道光帝闻报，谕曰：所奏情节虽未可遽为深信，而于伊萨克勾结情事未真，札隆阿办理谬误，已可概见。且听任兵民人等恣行杀掠，并将大小伯克、回子杀毙至数百人之多，姑无论所称伊萨克勾结内应是否属实，即此任听妄杀一节，札隆阿昏谬之咎，实属难辞，著即革职。将伊萨克一干人证，迅速解赴阿克苏，秉公查办。

然起解伊萨克事一再受到喀什噶尔兵民阻拦。而长龄自忖与札隆阿有隙，办案未必顺利，即于二月初上奏，谓仅其一人在阿克苏定谳，不仅耽延时日，且恐无以折服札隆阿之心，请将伊萨克全案解京，钦派大臣审办。道光帝体会其苦心，好言抚慰，却仍令其在阿克苏办案及筹画回疆善后事宜，并命伊犁将军玉麟驰赴阿克苏会同办理。

至七月，伊萨克案审结。道光帝遂降旨：札隆阿参究伊萨克勾结谋逆一案，审明尽属虚诬，其诬蔑伊萨克之罪尚小，其以无据之词妄行入奏、欺君罔上之罪为重，本应军前正法，姑念其在喀什噶尔防堵三月，究有微劳，著斩监候秋后处决。伊萨克著仍留军功王爵，驻京当差，其长子爱玛特仍回阿克苏阿奇木伯克之任。

十二日（2月24日）

2 以乾隆十一年（1746）、嘉庆十一年（1806）均特颁省刑谕旨，道光帝亦当纪年开秩之时，循照旧章，于是日颁省刑谕旨，令将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经结案监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所不原者无庸查办外，其余著大学士会同刑部，酌量案情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其军流徒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晰减等完结，俾获邀肆赦，勉图自新。

3 是月，编刊《御制文初集》成。

二月初九日（3月22日）

4 那彦成以处理新疆善后不妥被革职。

上年浩罕入侵，道光帝令驻新疆大臣调查起衅缘由。伊犁将军玉麟与参赞大臣布彦泰率先上奏，将起衅缘由归于上届回疆善后章程规定禁止茶叶、大黄出卡及驱逐安集延人出卡。关于禁止茶叶、大黄出卡，奏称：上届善后案内，先经长龄具奏，因张格尔在逃，请禁茶叶、大黄出卡，用制外夷生命〖2〗，以期擒获逆酋。迨后张格尔被俘，复经那彦成奏明，严禁茶叶、大黄，断绝浩罕贸易，亦因张格

尔家属在浩罕收留，不值用兵搜索，故为此控制之计。然而自奴才等任事以来，留心体察，回夷嗜茶并需大黄，乃其素性。两年以来，禁令虽森严，浩罕却仍得由它处以重价购求，而其力不能买者，则皆垂涎而不得食。计浩罕而外，各夷部落尚多，以日用饮食之资，群焉求之不得，蚩蚩夷众，岂能安之若素？是则未能制浩罕而适以激群夷。关于驱逐安集延人，奏称：该夷人寄居卡内数十年，多有置产授室者，一旦财业两空，被逐而去，计南北两路逐出之安集延不下数千人，既已无业可执，又复无家可归，流离卡外，散处聚谋，或顾惜其财产，或系恋其妻孥，肆抢掠以延残喘，行煽惑以启衅端，均属势所必至。据此，玉麟、布彦泰认为，禁止茶叶、大黄，驱逐安集延二事，只可为一时权宜，而究非中外相安之策。〖3〗

长龄进疆时，亦奉旨一路询查起衅根由，抵阿克苏后，又询问布鲁特比等，佥称浩罕、安集延逆贼入卡滋事，由于抄没货物，驱逐出卡，以致怀恨勾结。〖4〗据称，当贼人围攻喀什噶尔时，一日，有安集延一人，向城上告称“且不要放枪炮”。同时，围城之千余贼都已跪下，令通事来说：“我们是喀什噶尔、阿克苏、伊犁等逐出的安集延，在卡内买卖多年，并未随张格尔造反。忽于八年（1828）间将我们的茶叶、大黄全行抄没入官，并不给价，驱逐出卡，无以为生。后来有布鲁特在我们爱曼拿着茶叶、大黄夸说，这是大皇帝赏还的。我们更加气忿，因此进卡，止求将茶叶、大黄给还，仍准在卡内作买卖。”长龄将查访所得，陆续奏上。

至是，道光帝根据长龄及回疆各城奏覆，认定起衅根

由系驱逐安集延，查抄家财，断离眷口，禁止茶叶、大黄所致，遂令追究那彦成责任，谕曰：那彦成上届系特奉谕旨，前往办理善后事宜，乃不能体察情形，筹画妥善，行之未及二年，又有逆回滋扰之事，误国肇衅，罪有攸归。著先行革去太子太保衔，拔去双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

旋命将直隶总督那彦成革职，调四川总督琦善为直隶总督，陕西巡抚鄂山为四川总督。

二十二日（4月4日）

5 道光帝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又亲临阅看禧恩等于西陵红桩界内选勘之万年吉地，甚为合意，即命名为龙泉峪。且谕：将来建立规模，因地制宜，一切俱从简约。著派尚书穆彰阿，侍郎敬徵、宝兴、阿尔邦阿于今岁谋吉开工。

嗣穆彰阿等以所拟定工程规制奏上，得旨：方城、明楼、穿堂诸券，琉璃花门、石像生，俱撤去，大殿三间，单檐成做，甬路不接至大红门，至地宫、宝顶、月台、丹陛，并建石牌楼一座，著俱照所议办理。

三月初一日（4月12日）

6 以道光帝本年五旬万寿庆辰，英和著即加恩释回，伊子奎照、奎耀著随同回京。

六月初九日（7月17日）

7 皇四子奕诒生。其母孝全皇后钮祜禄氏。

十六日（7月24日）

8 定买食鸦片惩处律例。雍正以来，清廷颁布若干禁烟令，多为针对贩卖者，很少针对吸食者，即有涉及，惩处亦不重，难以起到儆戒作用。本年五月，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请严惩吸食者，谓鸦片烟之害倍甚于赌具，则食烟之罪不应轻于赌博，请比照惩处赌徒律例，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先从衙门官吏禁烟，“除恶务本，而法行自近”。至是，刑部遵旨议复，依刘光三所议，严定律例：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并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令各督抚及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卖、吸食鸦片烟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5〗从之。

七月初八日（8月15日）

9 夏秋间，以高邮、洪泽湖、扬河漫口，令将河道总督张井交部议处，署扬河通判张心渊摘印撤回，扬河营守备王拱寿摘去顶戴。又令两江总督陶澍会同张井筹办救灾。陶澍奉旨沿江视察，直抵高邮。报称：沿途所勘江水形势，圩田均已被淹，江水仍未消落，且有增长。所有上元（治所即今南京市）、江宁、句容、高淳、江浦、六合、江都、仪征等县沿江被水各处，一片汪洋，仅存屋脊。镇江府属之丹徒、丹阳两县滨江田庐，被淹亦多。淮安府属之桃源县，扬州府属之高邮州、甘泉县、宝应县，情形尤为著紧。至是，有旨：著陶澍会同江苏巡抚程祖洛认真妥办，务期实惠及民，毋致流离失所。

寻陶澍往洪泽湖查阅，奏言：因各坝河早开，林家西滚坝亦经启放，过水极畅，湖水渐形消落；又幸天晴，得以赶施工作，附近各厅，不分畛域，购备料物协济，于十日之间，抢办土埽各工百数十段，俾得御风捍浪，化险为夷；至马棚湾、十四堡两处漫口，尚系湖河一片。估计将来兴工正杂料物及一切费用，需银一百万两内外。得旨：马棚湾、十四堡两处漫口工程，俟水势大消，著张井亲诣该工，妥为筹办。

八月，江南扬河厅永安汛十四堡漫口堵筑合龙。十二月马棚湾塞。〖6〗

二十三日（8月30日）

10 长龄等会办新疆善后事宜。

上年八月，浩罕入侵时，玉麟与布彦泰建议出兵浩罕，一举征服之，奏言：请简派熟谙行阵之大员，管带精兵二万，出关后，分路直抵伊犁，再由伊犁出卡，先灭塔什坦伯克部落，直下吹、塔拉各城，进剿浩罕，与南路同时夹击，使浩罕腹背受敌，庶可净扫贼氛，永除边患。〖7〗然道光帝不赞成，谕曰：此计早在朕心，思维已久。如尔等所议，乃攻心之计，一劳永逸，久治长安之思，使人观之，孰不以为然？然可言而不可行。试思卡外步步非吾土，处处非吾人，各布鲁特爱曼，必应厚加抚恤，粮饷必应充足，后路必应接续，台站必应安设，兵饷不知几何矣。即获全胜而归，在浩罕可谓落魄，而日后奸回中如浩罕者，又能保其必无乎？即欲人彰天讨，永定边疆，亦必筹一万全之策。若以二万师干，成此大举，或前或后，稍有疏失，汝

二人虽万死不能偿误国之罪也。朕非柔懦畏难，乃审天时、度人力之苦心也。〖8〗

玉麟等之奏折上于上年八月。十月，陕甘总督鄂山建议捐弃西四城，略言：四城卡伦、开齐数十处，在在与布鲁特相通，防守实难周密，兵到贼遁，兵撤贼来，万无重兵久戍、任其牵制之理。若大举深入，则安集延、布鲁特等不过犬羊之类，夷其族不足为武，得其地亦不能耕，又不值糜饷劳师，以国家有用之经费，用之于无益之荒陬。为今之计，莫若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仿照各省土司之例，于各城阿奇木伯克中，择其忠勤且有能力者，令分守四城，以防外夷侵侮，而我兵可以以逸待劳。道光帝颇为赞赏，谕曰：大旨甚是，应细心商酌，未尽之意尚多。然玉麟等坚决反对捐西之议，奏言：伏思回疆自入版图，设官驻兵，不惟西四城为东道藩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番子部落，皆赖以巩固。若西四城不设官兵，仅令回人守土，诚恐回性无恒，又最畏布鲁特强横，转瞬即为外夷所有，则阿克苏又将为极边矣。其迤东之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哈密等城必渐不安堵。以形势论，唇亡齿寒；以地利论，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之处为回疆殷实之区，舍沃壤而守瘠土，是藉寇兵而赍盗粮也。〖9〗

击退浩罕之后，道光帝命内外诸臣筹议回疆善后，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道光帝遂将各条奏发交长龄核议，并派玉麟一同筹酌。长龄与玉麟皆主张设重兵防守回疆。至是，奏上善后措施：参赞总理八城，应移驻叶尔羌，乃能适中扼要，措置咸宜。该处地广户繁，可以多驻官兵。

其帮办大臣，仍照例专管本城事务。再将和阗领队大臣，移驻一员，随同参赞，就近听其调遣。喀什噶尔即留换防总兵一员，再于叶尔羌、阿克苏适中之巴尔楚克一带，添调总兵一员，统兵驻守，以为树窝子咽喉锁钥。添此一镇，则六城相距均不过数百里，声气易为联络。和阗僻在一偶，只留领队一员，足资办理。其满汉兵额数，请于西四城现有兵六千余名，增至一万二千余名。〖10〗

按照善后措施，驻西四城兵力比先前增加一倍，军饷遂成为沉重负担。长龄等旋又请屯田，奏言：请将回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回民地亩亦不禁其租给民人耕种。眷属中有愿入伍者，准其充食名粮。收一眷兵，即撤一换防兵额。数年之后，可成一半眷兵一半换防之局，节费自属不少。且既有眷兵，即有余丁，种地之人日多，挑兵之人不患其寡，彼时换防之额，不难陆续撤回内地。

因回疆增兵，且驻防大臣有所调动，遂又改定回疆官制：所有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有总理八城统辖两镇之责，兼提督衔。参赞大臣业经移驻，其印房等处各官，将喀什噶尔、叶尔羌现设之章京笔帖式互相移易，并于叶尔羌添设经牧章京一员，专司牧事。喀什噶尔、叶尔羌粮饷章京二缺裁去，改设喀什噶尔粮饷同知一员、叶尔羌粮饷同知一员，添设巴尔楚克粮饷同知一员。再于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巴尔楚克等处，各设巡检一员。同知管商民、回子词讼、户籍、屯田；巡检管缉捕、监狱、税课，均作为边远差缺，由陕甘两省派往。其英吉沙尔分防巡检，归喀什噶尔粮饷同知兼辖。新添文职各员，由各该大臣专

辖，参赞大臣统辖。拜城距阿克苏较远，添设分防拜城巡检一员，管理拜城、赛哩木二处商民回子词讼，由陕甘选派，作为差缺。

长龄等所拟善后措施，均得允准。

二十七日（9月3日）

11 经户部查明，近年直隶等十五省未完地丁银八百二十五万余两，未完缓征地丁银九百三十九万余两，共欠正课银一千七百七十万余两。本年三月，户部已奏催一次，而无一省查明报部。至是，户部再奏催。有旨：令各督抚嗣后钦遵嘉庆十五年（1810）谕旨，勒限一年完半，二年扫数全完，其届期不完者，将经征之员严参。

八月初四日（9月9日）

12 定浒墅等关赔缴短缺关税则例。浒墅关、淮安关、龙江西新关、九江关、南新北关之监督向由内务府司员简放，而近年各监督征收税课，累年亏缺银两，动逾万数。至是降旨，严定章程，遇有缺亏，均令依限完纳，限满不完，革职监追，后仍延宕不交，则永远监追。

旋经户部议准赔缴短征关税银两期限：嗣后除三百两以下定限半年，三百两以上定限一年，仍照承追例限办理外，其银数自一千两至五千两者予限二年，五千两以上至二万两者予限三年，二万两以上至五万两者予限六年，五万两以上至十万两者予限七年，十万两以上者予限八年。得旨，著纂入则例，永远遵行。〖11〗

初七日（9月12日）

13 以山西银价昂贵，暂停宝晋局鼓铸。

二十九日（10月4日）

14 以浙江米价昂贵，命暂停海禁，招贩台湾米。从闽浙总督孙尔准请。

三十日（10月5日）

15 查办万安仓革役揽买俸票案。

京师万安仓花户许九（即许和）于道光五年（1825）因事被革，后与张老（即张裕昌）在西安门外伙开裕诚米局。道光九年（1829），八旗官员应领俸米，经户部札交万安仓搭放三成。各官员领票后，有向米局换食细米者，亦有得受价值而卖给米局者。各米局有持票赴仓领米者，亦有携至米市辗转卖与他人者。许九闻之，即与张老赴米市，先后收买俸票三百余张（每张开载三四石至五六石不等），陆续持票赴仓将米领出，来与贩米之人，余米存贮所开米局内，常川售卖。通计领出米一千数百石，每石扣除本钱外，计赚京钱二百余文。

本年三月间，万安仓又经开放镶红等旗俸米，许九又与张老商议收买俸票。然被给事中局贻徽风闻，即具奏请饬拿。步军统领衙门随即拿获二犯。刑部讯后，至是具奏，以许九、张老所犯，律例无正条，只得援引它律比附定罪，拟比照把持行市、囤积居奇罪，定许九杖一百，流三千里，张老杖一百，徒三年。〔12〕

九月十五日（10月20日）

16 定新城局屯田收租章程。

新城局属吉林伯都讷厅（治所在今吉林扶余县），在双城堡附近，原为一片围场。道光元年（1821），吉林将军富俊奏请在此垦荒，据称可垦二万余垧，计划移驻京城闲散旗人，移驻之前，先招附近民人与旗人认垦。经理藩院会议奏准，令富俊妥议垦荒章程。二年（1822），道光帝以京旗愿移垦者太少，令停止筹办围场垦荒，并严禁民人私垦。四年（1824），富俊再次奏请开垦围场，略言：空闲围场荒芜既久，地甚肥饶，可敏于成功，俭于经费，较之双城堡事半功倍，应及时承办，俾旗人生计益裕。且吉林、伯都讷、阿勒楚喀等处，现在纳丁纳粮民户生齿日繁，均愿认荒开垦，无须另招流民。得旨：令出示招垦，以五年（1825）为始，每人准领地三十大垧，俟移驻京旗闲散到日，交京旗地二十垧，其余十垧，作为己产，按数纳租，至认垦之初，凿井盖房，准于双城堡章程，按丁按屯，给与银两，届起租之年，仍先行归款。富俊遵旨办理，颇见成效，至八年（1828）全行募足。十年（1830），已任理藩院尚书之富俊奏请将新城局改名为堡，令热河驻防闲散移驻该处，给与围场荒地垦种，与京旗另立一区。旨令吉林将军福克精阿酌办。

本年秋间，福克精阿等奏，伯都讷新城局屯田所收租项，承办各员并不随征随收贮库，又不即时呈解，显有挪移侵用情弊。富俊与侍读学士赛尚阿奉旨驰赴黑龙江查办，遂于八月二十九日具奏：新城局屯田大租，系属奏明正款，

本应随征随解，今前任副都统硕德于交待时并无库贮钱文移交〖13〗，又不督饬承办各员按数催纳，所称钱文仍存各铺之处，显系支饰，难保无侵挪徇隐及以征作欠情事，必须提案质讯，以期水落石出。有旨：令将调任齐齐哈尔副都统硕德及有关人员暂行解任，交富俊等审讯。

正审讯间，富俊等又接到佐领永奎对福克精阿之呈控，谓其致祭长白山时，并不敬谨亲往，而遣协领代祭，又私派官兵，送其妾柩回京，支领官项银两，裁汰兵丁赏项、学房膏火，并摊扣俸饷等。经查所控属实。同时又查出其于征收新城局屯租时，率欲加增，商令前任伯都讷副都统硕德，派员往谕，以致各佃户畏避欠租。奏上，谕令将福克精阿革职，牵连人等分别处罚。

至是，富俊等奉旨拟定新城局屯田收租章程，规定：新城局每年征收大租钱文，搭放伯都讷官兵俸饷，其小租钱文，每年开销弁兵工食等项；每年大租市钱六万四千八百串，俸饷每年需用银三万余两，不足之数，以同知征收地丁银找给；每年取征小租六千四百八十串，弁兵工食等定以三千串为额，其余作为副都统奖赏官兵、养赡孤寡、贴补官房之用。

十月初一日（11月4日）

17 以陕西银价昂贵，暂停宝陕局鼓铸。

初四日（11月7日）

18 书肆间向有各种墨卷、时文、试策、杂选等出售，名目繁多，如《文海》、《文备》、《历科正墨》、《文

选》、《新增五经文萃》等，均为考生备考抄袭之用。给事中王云锦见其流传京师，即奏请严禁。经步军统领衙门查办，追源各小本文策多来自江南。至是，谕令两江总督陶澍严查，务将刻板销毁净尽。

初八日（11月11日）

19 处罚买运鸦片之太监张进幅。太监张进幅素患胃气疼痛病症，吸食鸦片，已阅三十年，并经常与太监刘成、王帼裕、郭志等一起吸食。张进幅闻天津县每逢夏秋海船来时烟土较贱，即起意至彼多买烟土熬食，转卖渔利。本年七月间，带同民人秦宝全赴天津县，辗转向元记吕老庭买得烟土一百六十余两。回京时，于朝阳门外被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盘获，解送刑部。经讯，供出同伙。至是，刑部奏请将张进幅革去太监，枷号三个月，发往新疆为奴，刘成、王帼裕等亦分别处罚。〖14〗从之。

20 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礼部遵旨会议给事中刘光三所拟场规十条：一、砖门内东西左右四路，用本栏截，各不相逾，以防拥挤。二、添派左右翼总兵一员，酌带弁兵，分巡督率，以严稽查。三、士子点名不到，须通场点完后，方准补点。四、照入签上应各注明牌数，以便查对。五、士子入场，不准携带木柜、本盒、坐褥，以杜怀挟。六、八旗及南皿士子，人数众多，动辄喧闹，应分归四门点名，四路领卷，以便弹压。七、士子领卷后，立即催入号舍，不许复出。八、封门后，监临等官须按号亲查，或分段抽查，八旗号舍，并由弹压副都统亲身巡察。九、号口栅栏，封开须用锁钥，士子交卷后，不准复入。十、号板以铺满

为度，板标号记，责令号军看守，遇有破坏不平者，准向委官换用。得旨：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即照新定章程认真妥办。

21 是月，蠲缓安徽无为、庐江等四十二被灾州县新旧额赋，赈无为等二十三州县被灾军民，给桐城等十五州县灾民一月口粮。又蠲缓江苏上元、江宁等六十六被灾州县新旧正杂额赋，赈上元、江宁等二十三州县。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22 日）

22 有朝鲜人张高丽，上年带同其子张丫头，偷越至吉林地界挖参，与民人于蒿相遇。于蒿原籍山东，其与侄于福谦将张高丽父子领至窝棚，给与衣服换参，复令至城窝藏。协领穆隆阿闻悉张高丽越界挖参，即向福克精阿具禀，福克精阿饬令监禁，却未办理。直至富俊来吉林，才将张高丽等拿获。至是报闻。有旨：令将越界挖参之张高丽父子解送该国查明治罪，将并不首告之于蒿满流，子福谦满徒，追查福克精阿并不具奏之责。

二十四日（12 月 27 日）

23 与浩罕媾和。

在击退入侵之浩罕军后，扬威将军长龄试探与浩罕媾和。本年正月，命参赞哈朗阿檄谕浩罕，令其擒献博巴克〖15〗，并具禀认罪，若能遵行，可赏还抄没物件，并为奏恳通商贸易。〖16〗然浩罕伯克拒绝，且派人传话："我差了三次额尔沁去，都赶回来了。布噶尔去的额尔沁，又赏茶叶、

又赏元宝。我因此给玉素普和卓凑人抢喀什噶尔去。我们两家仍照从前和气才好，若不和好，三两月间我把这里十二岁以上的人都带往喀什噶尔去。”〖17〗其时，清军云集喀什噶尔至阿克苏一线，浩罕伯克担心清军出卡进攻，遂向达瓦尔斯及俄国求援，均遭拒绝。俄国且向清廷通报：浩罕遣使，欲叩见俄罗斯汗，俄罗斯汗因思浩罕曾纠结各部落侵犯天朝边界，是以未准该使进入俄国边界，饬令旋回。浩罕伯克深感孤立，不得已，向清朝求和。七月，浩罕伯克使者密孜依斯等抵喀什噶尔，呈递信帖，“追叙七十余年通商纳贡之悃诚，申诉五年以来断绝贸易之苦累，哓哓置辩，总以抄没、驱逐为词，呈恳天恩，照旧通商”〖18〗。长龄令其缚献贼目及送回裹去之回民，并派五品伯克迈买热依木与依山阿吉赴浩罕交涉。

交涉并不顺利。浩罕宰相明巴什答允放回裹去之回民，却不肯交出博巴克，且将使节依山阿吉扣下作人质，让迈买热依木回去传话：“如不要人，准我们通商，大家和好，就把留在喀什噶尔的吊噶尔拜打发回来。”长龄闻言大怒，欲调集几万大军直捣浩罕，却又虑及途程辽远，费饷需时，而不敢轻易劳师远涉，只得奏请将扣留之浩罕来使吊噶尔拜等遣回，并令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寄信谕知浩罕伯克，不献贼目断不能为其奏恳通商。〖19〗

然道光帝急于与浩罕媾和。至是，谕令长龄明白宣谕与浩罕通好，不禁茶叶、大黄，且发还以前抄没物件，免其货税，而不必要求缚献贼目与送归民回。长龄遂令作霍尔敦再寄信浩罕伯克，言明已奉旨，恩准通商，永远通好。

次年二月，浩罕使节吊噶尔拜、迈玛特哪海递上浩罕

伯克来禀，提出四项条件：一、通商免税。二、发还抄没田产、茶叶。三、准设商目。四、赦免张格尔余党。三月，谕准一切如其所请。长龄奉旨后，即令作霍尔敦派人向浩罕宣示。五月，参赞大臣哈朗阿会同各提镇在喀什噶尔大营会见浩罕使节吊噶尔拜。吊噶尔拜呈上浩罕伯克迈买底里所具表文，称：恳求四件事，俱奉大皇上允准，浩罕的小回子都沾上如天之仁、如日之明，俱各欢喜，从此就过平安好日子；迈买底里身子虽是外国的人，心里与中原人一般，以后此心万不能改变。为此秉心抱经发誓，惟有永远恭顺，常念天朝恩典，为此用图书表文叩请圣安。哈朗阿设筵款待吊噶尔拜等，并赏赉绸缎、布匹、茶叶等。〖20〗

【考异】外国学者瓦里汉诺夫、库罗帕特金、包罗杰、瓦森、贝柳、佐口透等均认为浩罕使节爱连巴依到北京与清廷谈判缔结道光十二年（1832）之和约。佐口透且认为《清实录》遗漏此项条约。而事实上，清档案表明，清朝与浩罕之媾和乃在喀什噶尔地方达成。至于浩罕使节爱连巴依在北京之活动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系觐见，与媾和无关。（参见《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45页）

十二月二十二日（1832年1月24日）

24整顿两淮盐务。

江西引盐滞销原因之一，乃由粤省私盐侵占。在赣县攸镇地方，粤省开设子店，熬锅日增，全行冲销淮地。至是两江总督陶澍奏请于赣州淮粤交界之地设厂，凡粤盐之冲入者，照淮课之数收税，即以其税拨补淮纲之引课。得旨，著江西巡抚吴光悦就近切实确勘地界，广为察访，可

否设厂试行。

陶澍又奏：自两淮开纲以来，淮北只捆二万余引，较定额不及十分之一。本年将官收灶盐，督商办运，择畅销之岸，先行运往，以冀早收库项，而滞岸仍无盐济售，民间既无官盐，不得不买向民贩，灶丁积有余盐，亦不能不卖与民贩。嗣后请将淮北畅岸，仍归商运，其余滞岸，即仿照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于海州所属之中正、板浦、临兴三场，分设行店，听民投行购买，运往售卖。择各场要隘之地，设立税局，给以照票，注明斤数，及运往何处字样，凡无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论。〖21〗有旨：令陶澍饬运司妥议条款，酌量试行。

25 是年，除湖南、福建二省暨台湾府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九千五百八十二万一千九十二人〖22〗，存仓米谷三千三百六十八万六千三百四十二石。

26 王清任卒。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玉田人。著名医学家。平素重视对人体结构与脏腑之研究，谓“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23〗曾亲至坟冢与刑场观察尸体及脏器。所著《医林改错》为人体解剖学著作，纠正前人著述中若干错误，正确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区分出腹腔与胸腔，并绘有“亲见诸脏腑图”。在医术上擅长活血化瘀。〖24〗

〖1〗《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大学士长龄奏讯办伊萨克勾结浩罕安集延等一案折》附《伊犁防御富隆阿供词》。

〖2〗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官员和士子普遍认为“外夷”仅食牛羊肉，难以消化，必须饮服茶叶和大黄，否则不能活命。

〖3〗《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伊犁将军玉麟等奏新疆茶政及夷商贸易似应酌复旧章以安夷众折》。

〖4〗《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大学士长龄奏查明浩罕安集延入卡滋事起衅根由折》。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册 413—415 页《刑部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

〖6〗《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黄河。

〖7〗《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伊犁将军玉麟等奏请分兵征剿浩罕折》。

〖8〗《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伊犁将军玉麟等奏请分兵征剿浩罕折》内朱批。

〖9〗《清史稿》卷三六七《玉麟传》。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长龄玉麟奏为会筹善后事宜权衡大局折》，转引自《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32 页。

〖1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九《征榷》一，7812—7813 页。

〖12〗道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大学士卢荫溥等为审拟万安仓革役许九等揽买俸票一案事奏折》，《道光朝北京粮仓吏役舞弊史料》上《历史档案》1994 年 2 期。

〖13〗四月初五日，硕德调为齐齐哈尔副都统，盛京协领富升为伯都讷副都统。

〖14〗《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 册，道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刑部奏审拟买运鸦片烟土案由》786—792 页。

〖15〗博巴克曾任四品伯克，深悉卡内情形，浩罕入侵后从逆。

〖16〗《清朝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移交参赞查办事件单》。

〖17〗《清朝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浩罕安集延逃归被裘回子雅和普供词》。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类，中俄关系，656 号卷 13 号，转引自《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38 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长龄等奏为伊处自浩罕旋回之伯克回子等挈述情形悉心筹议遵旨据实具奏折》，转引自《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40 页。

〖20〗《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43—144 页。

〖21〗《陶文毅公全集》卷一三。

〖22〗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百三十六万一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

〖23〗《医林改错》卷上。

〖2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223—224 页。

清通鉴　卷一八九

道光十二年　壬辰　公元1832年

正月初五日（2月6日）

1 道光帝谕内阁：向来盛京五部侍郎，各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总管等，有年班轮替进京之例，嗣后著自到任之日起，扣满三年，奏请陛见，俱毋庸年班进京。

二十九日（3月1日）

2 定处罚习教者章程。有红阳会首孟六，先经拜谷老为师，入红阳会，烧香念经，治病传徒，迨谷老病故后，复在家供奉飘高老祖图像，聚众拜会。事发，被捕。经军机大臣等审明属实。道光帝令将其发往乌鲁木齐为奴，遇赦不赦，并令刑部就各项习教为首人犯有应行遇赦不赦者，酌定章程。至是刑部议准：嗣后白阳、白莲、八卦、红阳等项邪教为首之犯，无论罪名轻重，恭逢恩赦，不准查办，并逐案声明遇赦不赦字样；其为从之犯，亦俱不准援减。

二月初一日（3月2日）

3 平息赵金龙起义。

赵金龙，湖南永州府江华县锦田乡长塘寨人，瑶族。永州及附近之衡州、郴州、桂阳、连州、全州，地处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处，跨五岭之脊，乃瑶族聚居地。经常有汉人与官役勾结，虐待瑶族，而凡遇诉讼，官为裁判，恒左袒汉民，致使瑶族积怨日深，间或激起事变。〖1〗

赵金龙于嘉庆年间迁住江华县。时有湖南长宁县瑶人李德明住在石宝山，素善符咒，自称瑶王，知赵金龙亦能书符医病，遂于上年四五月间，遣人送信，令其纠邀瑶人，前往石宝山，一同起事。赵金龙即嘱亲近瑶人，向众瑶纠约。赵帼学、黄经周等俱入伙。十二月二十九日，赵金龙等在锦田乡揭旗起义，称金龙王。义军有千余人，皆头裹红巾。本年正月，义军转至洪江寨、黄竹寨一带，打死打伤兵丁、书差四十余人。永州镇总兵鲍友智驰抵江华镇压，拿获义军二十余人。

至是，道光帝接湖广总督卢坤及提督海凌阿奏报，即命卢坤、海陵阿赴永州剿捕。旋令广东、广西两省督抚提镇李鸿宾、朱桂桢、祁𡎴等于交界地方严密防堵。

义军在长塘寨与清军激战，伤亡三百余人，被迫转移至蓝山县之五水瑶山，队伍迅速扩大至二三千人。十四日，海陵阿率军进入五水瑶山、九嶷山，行至池塘墟地方，遭伏击，副将马韬中枪毙命，海陵阿坠马被刺死，官军伤亡惨重。

清廷速向永州、桂阳交界地方增派援军。至三月中旬，

汇集前线之官军达八千余人，其中有湖北提督罗思举与贵州提督余步云各率一千人。

义军在永州、桂阳交界地区转战，队伍扩大至一万余人。赵金龙决定分三路出击。一路由赵金龙率领，多为八排散瑶及江华、锦田各寨瑶民。一路由赵福才率领，多为常宁、桂阳瑶民。一路由赵文风率领，多为新田、宁远、蓝山瑶民。三路义军，每支二三千人，成犄角之势，配合作战。而官军则分数路兜剿，逼使义军出山，在平野之地作战。赵福才一路先遭失败，赵福才战死。赵文风接受招抚，解散过半。赵金龙一支则齐集常宁境内之羊泉镇坚守。

三月底至四月中旬，罗思举指挥官军强攻羊泉镇。三月二十九日夜，官军乘义军不备，冒雨进兵，于街前街尾两下夹攻。义军四五千人，居中拼力死守。激战四昼夜，义军阵亡三千余人。官军又调来大炮，轰开城墙，大队官军拥入，义军不敌。至下旬，赵金龙战死，其子赵福金、赵福银，其弟赵金旺等被俘，旋被处死。〖2〗起义失败。

初五日（3月6日）

4 定查禁洋面走私鸦片章程。

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查鸦片来源，多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人从印度贩运之公班土和白皮土，亦有美国商人转贩于土耳其之金花土，其中白皮土因价格低廉，吸食者众，销量猛增。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以前，尚无白皮土输入，嘉庆六年（1801）至十五年（1810）亦仅有一万三千二百十九箱，而同期公班土为二万五千六百四十八箱。十年后，自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白

皮土输入已达六万二千零六十七箱，而同期公班土为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七箱。两者合计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四箱，年均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三箱，年均输入量相当于嘉庆六年至十五年十年间之输入量。〖3〗

鸦片从印度贩来，由英国鸦片贩子勾结奸商、土棍乃至官吏、水师，在广州走私入口，然后运销各地。上年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上奏揭露走私情弊，略言：夷船私带烟土来粤，竟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勾通土棍，以开设栈店为名，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又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鞋〖4〗，来往如飞，呼为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过关津，遇有巡丁追逻，竟敢施放枪炮，关吏莫敢谁何，又不报官惩办，是以肆无忌惮。此种快鞋，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等船包揽。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包庇行私，其弊尤甚。其销售各路，如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皆由窑口立券，到趸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入口出境，均系快鞋船包送。出境必由之口，如南海属之仙管汛、阑石汛、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今中山市）属之黄圃，三水属之西南汛、芦包埠等处，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悉因奸民串同各衙门蠹役，开设私局，名为小窑口，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奏中又论其危害曰：烟土一项，私相售卖，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5〗疏入，有旨，令

两广总督李鸿宾等查核，务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将来源杜绝，以净根株。

至是，李鸿宾等奏上查禁洋面走私鸦片章程：嗣后夷人来粤贸易，不得将烟土夹带货舱，倘经查出，不准开舱卖货；货船之外，毋许另设船只，以杜私入之源，仍于省河禁止走私快艇，潮、琼各属商船，不得拢近零丁洋面；直隶、闽、浙等省各海口地方官，发给出洋贩贸船只牌票，并验出入货物，毋许偷贩。从之。

四月初五日（5月4日）

5 筹议崖州善后事宜。

道光十年（1830）春，广东崖州（治所在今崖县）因歉收乏食，有黎民出村抢掠，经琼州镇道府督兵围捕，旋即平息。上年春，有汉民卖盐，高抬价值，且以黎民赊欠盐钱不还，捏称奉官示禁，不准将盐售给，引起黎民不满，汉民陈振魁等乘机从中唆使，韦色容、张红须遂率黎民起事。两广总督李鸿宾亲赴雷州督兵镇压，拿获张红须等。〖6〗事平后，李鸿宾上奏，论及起衅缘由，称：历来起衅之由，大率皆汉奸盘剥教唆，书吏勒收苛索所致，如徒重办黎人，而不将奸民蠹吏加以严惩，则弊源未绝，旋又激成事端。道光帝是之，并令筹议善后事宜。

至是，李鸿宾等遵旨奏上筹议崖州善后事宜章程：汉奸入黎盘剥，及攒充粮总，浮收勒索，最为黎人之害，应申明定例严禁。至黎人设立黎总、峝长、哨管，原所以专责成，应饬大小各黎村公同充选。如有黎丁不遵管束，及汉奸放债滋扰，许立即捆送究治。黎人犯事，除劫夺谋杀

重情，向由地方官饬差协拿外，其余情罪较轻，即著黎总等交出审究，概不许差役擅入勾拘，藉端索扰。黎人食盐，及牛羊器具等物，应准其照常售买，不得抬价阻买，以杜衅端。至铁器除应用外，如鸟枪、利刃近于军械者，俱不准卖给，并不准铁匠代为制造。黎俗不通有无，田无沟洫，应出示晓谕，责令黎总、岗长等，谕以通力合作，多开沟渠，庶旱涝有备，岁丰境谧。从之。

二十五（5月24日）

6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壬辰恩科三鼎甲：状元吴钟骏，江苏吴县人；榜眼朱凤标，浙江萧山人；探花季芝昌，江苏江阴人。至是，赐一甲吴钟骏、朱凤标、季芝昌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花沙纳、骆秉章、舒兴阿、劳崇光、陈庆庸、李星沅、刘光第等二百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吏部尚书潘世恩，副考官为刑部尚书戴敦元，工部尚书穆彰阿、朱士彦。

五月初九日（6月7日）

7 惩办离卦教首尹老须。

离卦教系八卦教之一支派。八卦教于嘉庆十八年（1813）起义失败（亦称“癸酉之变”），遭受严重打击，而离卦教未参与起义，得以保存实力。嘉庆末年及道光年间，离卦教及其支派颇为活跃，其教派名目繁多，如圣贤教、先天教、大乘教、一字教、音乐会、佛门教、明天教、白阳教、如意教、未来真教、离卦救苦教、义和门离卦教等等。其中尹老须一支势力较大。

尹老须本名尹资源，直隶清河县杜家务村人。乾隆六十年（1795），拜直隶南宫县田尽忠为师，入离卦教。田尽忠向其传道，念诵："耳为东方甲乙木，目为南方丙丁火，鼻为西方庚辛金，口为北方壬癸水。性在两眉中间，外为十字街，内为方寸宝地，是中央戊己土。"又称："性是无生老母所给，无生老母住在三十三天中黄天，名为真空家乡。"并传授闭门运气功夫，气从鼻孔收入，名为采清，又从鼻内放出，名为换浊，统名'而'字功夫。且谓用此功夫生前免受灾病，死后不至转生畜类。复传"在理"二字，每遇同教之人，彼此问答，均以之作暗号。〖7〗田尽忠又带伊老须至清河离卦教总当家刘功处"领法"。刘功向其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及数句"灵文"。由此尹老须取得传徒敛钱之资格。

嘉庆十八年（1813），刘功事发，在押解途中病故。随后尹老须被推为离卦教总当家。刘功生前之门徒已遍及鲁、直、苏北数十州县，达五千余众，其死后均拜在伊老须门下。因教徒不断增加，尹老须延请同教谢老闻至家中帮办教中事务。尹老须敛钱有术。其捏称无生老母与先天老爷随时考察众人功夫，增添福力，遂创为大场、小场、期考、均正、巡香等名目，令谢老闻开写传单，载明日月时刻，以次传给同教之人，由各头目向教徒敛钱，汇送其家，置办祭供。又创"黑风劫"、"臭风劫"等名目吓人，蛊惑教中人送钱消灾。尹老须以此暴富。〖8〗

尹老须所作所为，引起同教人不满与忌妒，遂有人张贴揭帖，甚至向官府投信揭发。有一揭帖称："清河县杜家务村殷老须父子是未来真命皇帝，国号大兴。甲午年承

天齐天下，普天下同庆。先占了山东六府，后占了河南八府，再占了山西五府，又得了里八府，何愁北京。天鸡叫，地鸡应，聚大五土立中京，一朝八帝不为真，九宫出世灭八门。书信传到州城县，时晨（辰）到了天下通。”〖9〗官府顺此追究，尹老须被捕。

至是，有旨：令将自称南阳佛之尹老须凌迟处死，并传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其子尹明仁及同伙韩老吉斩首，其失察之地方官及查办不实各员著吏部分别议处。〖10〗

十四日（6月12日）

8 定淮北试行票盐章程。

陶澍任两江总督后，即整顿两淮盐务。道光十年（1830），与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筹商，在淮南盐区裁减浮费、议减窝价。上年奏准在淮北实行票引兼行之法。本年五月，亲自到海州（治所在今连云港市）调查。至是与幕僚魏源等商定淮北票盐章程：

一、由盐运司刷印三联空白票式，一为运署票根，一留分司存查，一给民贩行运。民贩纳税请票时，该大使于票内填注民贩姓名、籍贯、运盐引数及所欲行销之州县，按道里远近，立限到岸，听其销卖。票与盐不准相离。

二、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场盐价格六钱四分，抽税照一般商税酌减三分之一，即交银七钱二分，再征收其他费用（如委员薪水、缉私经费等）五钱二分，共计一引收银一两八钱八分。此外不得另有需索。

三、滨岸各州县所招徕之民贩，由该州县发给赴场买盐之护照，上面载明姓名、年貌和籍贯。海州附近居民及

各省客民到海州贸易者就近在海州请领护照。

四、民贩买盐出场后，须经卡员查验，然后到指定口岸销售。盐包以净一百斤为一包，每引四包，到认销口岸后，向当地州县衙门缴票。

五、各口岸衙门及胥役兵丁不得再行陋规向民贩索取，如有违反，即行究办。〖11〗

奏准后，定于七月实行。

自从淮北改行票盐，“招徕民贩运销，减繁重之科则，省驳扛之周章，设局以综理之，设卡以稽查之，其法简易而便民，故初行之时，获利数倍。于是远近闻风而来者若鹜趋焉”〖12〗。

二十一日（6月19日）

9 平息赵金龙余部。赵金龙起义失败后，另一首领赵子青率广东连州瑶民进入湖南蓝山、江华等地，收集赵金龙余部，声言为其报仇。至是，在江华锦田之濠江冲附近，与围堵之官军展开激战。义军占据三座山头，凭险与官军对峙。提督余步云督军进攻，先用大炮轰击，因有土埂间隔，炮火未显威力。山上义军乘势下攻。余步云命参将张必禄、王锡朋率军抢攻正面山头，总兵曾胜攻击右面山头，余步云攻击左面山头。义军不敌，伤亡惨重。赵子青率残部撤往麻冈冲一带，不幸被俘，遇害。〖13〗

二十二日（6月20日）

10 英船“阿美士德”号来华。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贸易大班查理·马奇儿班斯为

扩大对华贸易，决定派遣“阿美士德”号商船到中国沿海侦察。该船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从澳门起碇，载七十八人，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商馆职员林德赛、船长礼士、德国籍传教士郭士立。林德赛化名胡夏米，冒充船主，主持侦察活动。礼士负责测量沿海海湾与河道之深浅，绘制航海地图。郭士立充当翻译兼医生。船上载有毛呢、羽纱、洋布等货物，以贸易为掩护；并有书籍《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人事略说》、《崇真实弃假谎略说》、《赌博明论略讲》、《说诚》等，准备向沿海居民散发。

“阿美士德”号因遇风暴，三月初二日方抵厦门海面。驻厦门提督陈化成闻报，即派员登船查问来此目的。胡夏米回答：“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粮食与淡水，但如果有利的话，我们也愿意进行贸易。”〖14〗次日，陈化成会晤胡夏米等，告以英船停泊厦门属违法，必须立即驶出港口，若能离港，将提供淡水和食物。胡夏米拒绝，坚持要上岸随意购买所需物品。

英船在厦门港停泊六天，后往福州。三月二十一日抵闽江口，并沿闽江上驶，直抵福州城畔。胡夏米、郭士立等五人径行登岸，赴县衙，求见闽浙总督，并要求在城中居住，均遭拒绝。胡夏米等只得退居船中，但不时登岸，或招民人上船，以治病与贸易为由，联络民人，为之收集情报。有一举人名“三山”，即给胡夏米送去“内河水图”等，并写有一份通知书，文为：

特字通知：有内河水图，送你知道。我前一日上省探听，现在抚台总（准）锣心塔（罗星塔）地方，存火炮打汝全船。现在将军不肯总（准）上本。本章四月初二日起

行，十八天到京都，自（住）四五天，又十八天到福州省。皇上本章总（准）船中货物，一起卖完。皇上本章不总（准）汝货不通卖。四处告示，而行（衍文）百姓无一人敢买。我意见，大船不可入闽安口内。皇上总（准）入出，不要奉章（慌张），不准大船不能出来，未（有）翅难飞，无处成柴米，悔之晚矣。在馆头好，有钱四处买物，船中卖其卖，卖（买）其买，吃人远省中，行主大盘写去，又吃人买货，不来可也。金（近安）。大英贵国大船主大驾请安。三山举人通知。〖15〗

英船在福州逗留二十余日。四月十八日起碇，二十七日抵宁波，五月初十日转赴上海。至是抵吴淞口。翌日登岸，向苏淞太道吴其泰呈禀，要求通商。吴其泰将禀帖掷还，令人向其传谕：查该夷船向无在上海贸易之例，未便违例据情上转，合行驳斥，原呈掷还，即速开船，照旧例回粤贸易，毋得迁延自误。〖16〗胡夏米等对文中用“夷”相称甚为不满，认为是污辱，遂抗议。吴其泰反驳，称：“夷”仅系一种称呼而已，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俱如此称呼，甚至孟子称圣人舜和文王亦如此：“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17〗胡夏米亦引中国典籍争辩，称：苏东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人治，必至大乱”，由此观之，称夷人者为蛮貊而已矣，倘以大英国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人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18〗吴其泰只得让步，将“该夷”改为“该商”。胡夏米表示满意，二日后离去。而行前，已探测长江与黄浦江水道，观察记录中国南北各地商船出入上海贸易情形，并以参观为名，登岸窥探清兵

军营之武器装备。〖19〗

六月十一日，英船离开吴淞口，北上山东，又赴朝鲜、琉球等地侦察。

当“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海域活动时，有关地方官不断将其情况奏报道光帝，道光帝均及时降旨，令不得轻启衅端。如谕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等：抚驭外夷，尤当遵守旧章，示以严肃，俾无得藉口启衅，何可率逞私臆，不顾政体？

遵奉道光帝谕令，沿海地方官未对“阿美士德”号作阻拦，“阿美士德”号顺利完成其侦察任务。

“阿美士德”号于八月十一日返回澳门。胡夏米随后将侦察情况报告给东印度公司，其中有中国沿海军备状况。如关于南澳，报告称：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总兵官或提督驻于此。在其指挥下，共有军队五千二百三十七名，其中四千七十八名属广东，一千一百五十九名属福建。然这些军队之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外，很可怀疑。此根据地之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外形类似小型福建商船，各方面均比我们在广州所见战船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一处有炮八尊，较低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20〗

胡夏米根据此次侦察之结果，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二十九日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武装侵略中国之建议：

依我所见，采取恰当策略，配以有力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我乐于看到从英国派出

一位大使，去与印度舰队司令联合行动。武装力量可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巡洋舰、六艘三等军舰、三十四艘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六百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足够了。这支武力的绝大部分，印度已有，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行动起来，例如皇家海军假定提供：七十四尊炮主力舰一艘，五百人；大型巡洋舰一艘，三百人；小型巡洋舰二艘，三百二十人。印度海军则提供：三等军舰二艘，三百人；武装轮船二艘，二百人。加尔各答提供：武装轮船一艘，一百人。需要从国内派遣大型巡洋舰一艘，三百人；小型巡洋舰二艘，三百二十人；陆上部队六百人。共计二千九百四十人。

这支武装足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我甚至于可以这样说，而我也深深地这样相信，就在整个作战期间，只要发给中国商船通行证，还可以做很大的生意。〖21〗

此项建议成为道光十九年（1839 年）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之重要依据之一。

【考异】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等认为胡夏米与礼士为同一人。查胡夏米是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在此次侦察活动中冒充船主，其中文名字胡夏米取英文名字字头之谐音而成。而礼士则是英文名

字译音，其为“阿美士德”号船长。在胡夏米《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中多次提到船长礼士，如路过海坛时，胡夏米记道：“关于这一带海岸，图籍记载很不准确，但我相信船长礼士靠观察所绘制的航行图表，对于将来要在这一带海面航行的人们会有好处。”可见胡夏米和礼士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参见：《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368—369 页）

六月初八日（7 月 5 日）

11 户部左侍郎兼顺天府尹事中启贤等奏准保甲条例四款：一、清户口，以便稽查。凡编门牌，无论城乡远近，户定以三，曰居户、铺户、庙户。口定以四，曰男大口、男小口、女大口，女小口。凡男大口一名，皆开载住址、籍贯、本业，并某人之子孙弟侄。女大口则开明姓氏、年岁，系某人之妻母嫂妹。男小口、女小口均开明名字、年岁，系某人之子女弟妹。末并载明东西邻某。其有生育嫁娶病故，须逐级上报，注册查核。船户居岸者，汇于户内。以船厂为家者，于该船粘贴门牌，一体稽查。二、严比伍，以核奸慝。城厢分四街为四保，四厢为四保。在乡村者，村自为保，均令十家为甲，每月轮作甲长。其有传习邪教、窝贼窝娼、私铸钱文、私藏军器等项，知而不举，一犯到官，将同甲之人、甲长、乡地一律责惩。同保同甲首告得实，即予优奖。至各处破庙荒坟，以及畸零单户，最易藏奸，于编查保甲时，另册存记。该州县不时查察，如有窝藏奸宄，从重惩办。三、散册簿，以免滋扰。每村造空白册簿，令诚实绅富挨户填写名口，州县牧令抽查无讹，即可缮写门牌。四、省繁文，以杜需索。令州县造册一份，

逐层申解，钤盖印信，其册发还，仍存州县署内备查。

二十四日（7月21日）

12 入夏以来，京畿一带，甚形亢旱，麦收歉薄，粮价增昂。近日，东直、朝阳等门，日进贫民百余人及数十人不等，携男负女，沿街乞食。道光帝闻报，谕令仓场侍郎于仓贮粮石内可以动拨若干，发交五城，分设厂座，减价平粜，以济民食。旋在京城内外分厂出粜，京五城正副十厂，加大兴、宛平之黄村、采育、定福庄、孙河、沙河、卢沟桥、庞各庄七厂，平粜。

七月十一日（8月6日）

13 以外洋各国均已产铅，令暂停白铅出洋。从两广总督李鸿宾请。

八月二十七日（9月21日）

14 禁止兵丁吸食鸦片。鸦片烟屡经降旨严禁，然吸食之风总未静息。查其原因，固由积习已久，骤难转移，亦缘各省大吏未能实力查禁。近年粤闽等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亦复不少。相率效尤，愈食愈众。将不能禁弁，弁不能禁兵。远近成风，恬不为怪。至是，湖广道御史冯赞勋奏请查禁弁兵吸食鸦片，其历陈兵弁吸食鸦片引起种种弊端，且指出近日连州（今连县）瑶族起事，官兵因吸烟而疲弱误事，并由此推论：若不严行查禁鸦片，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之用，恐一省不得一兵之用，其为贻患不可胜言。〖22〗道光帝览奏，亦以连州进兵误事为恨，遂降旨：粤闽既有此习，其余各省恐亦不免，著各

直省督抚提镇，通饬陆路水师各营将弁，务须正己率属，不得仍蹈故习。经此次严禁之后，如将弁私食，即将该将弁揭参。如兵丁私食，即将该兵丁治罪，并将该管将弁议处。

15 是月，黄河大水。八月初九日至十七日，大雨九昼夜，北风涌浪，拍岸平堤。十八日辰刻，祥符下汛三十二堡，风浪涌过堤顶，人力难施，登时塌陷。漫水由堤顶下注，计宽六十丈。惟大溜尚未掣动，幸天气骤晴，河水日落，缺口业已挂淤。藩司栗毓美驻工督办，竭力抢筑。二十一日，桃源县民赵步堂聚众驾船，携带鸟枪器械，捆缚巡逻兵丁，将龙窝汛十三堡于家湾处黄河大堤挖决，口宽九十余丈，水深三尺，黄水尽行灌入洪泽湖。据查，挖堤之民均有地亩濒临湖边，连年被水，故欲放黄水，淤积地亩。

经抢修，祥符当月塞。明年正月于家湾塞。〖23〗

九月十五日（10月8日）

16 定土默特、茂明安等四旗地界章程。七月，达尔汉、茂明安、土默特三旗争地，道光帝令署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松筠督同副都统惠显、副盟长公喇特那巴拉等前往履勘。松筠等查明自克筹堆记东北一带，直至哈达玛勒河，山后系达尔汉所属，山前系土默特游牧，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图记，茂明安争土默特之沙拉哈达地方属实。自克鄂博东至哈达玛勒河，山前系土默特游牧，山后系达尔汉游牧，有乾隆二十八年图记，达尔汉争土默特山前地方属实。松

筠按照原字原图堆记，履勘晓谕，茂明安扎萨克及达尔汉贝勒皆折服。〖24〗至是，署理藩院左侍郎松筠等奏准勘定土默特、茂明安等四旗地界章程十条：一、除原设封堆，重新修理外，请就界连茂明安、达尔汉贝勒、土默特三旗之克稠封堆西北，土默特官房之西，添设二堆，西为茂明安牧场，东为土默特牧场。二、请自克稠封堆稍趋东北之山巅，以及喀喇图等处，添设封堆，山北为达尔汉贝勒牧场，山南为土默特牧场。三、重修乌兰察布源泉地方号堆，东为四子牧场，西为土默特牧场。四、哈达玛勒河源，当达尔汉贝勒、土默特两旗适中之处，东为托苏图山，西为克稠封堆，以山之南北分界，请立石刻字，以免侵越。五、各旗于原设号堆之间，酌量适中之处，添设数堆，载入旗档备查，以杜争端。六、移土默特之乌兰胡都克、乌兰诺尔旧设达尔汉贝勒旗坐卡二处，仍回该旗境内。现锡呼图呼图克图等，情愿由僧徒内每卡拣派十人防守。七、嗣后各扎萨克地界之案，俟报明将军、副都统查验后，转行报部。如有任意径行报部者，严参示惩。八、嗣后各旗于每年秋季派员定期验修号堆一次，报明副都统衙门备查。九、界连土默特、茂明安两旗之民户，应于该处多设封堆，详细划明，界东在土默特交租，界西在茂明安交租。十、详查土默特、茂明安两旗交界处所民户垦田数目，将土默特游牧之沙喇哈达巴彦化河以北，并沙喇图地方开渠之东，均为牧场，渠西河南地亩，仍听开垦。

十九日（10月12日）

17 准乌什卡外之布鲁特进卡贸易之人免税。从叶尔羌

参赞大臣璧昌请。

二十四日（10月17日）

18 释阿布都哈里眷属回京。先是，乾隆年间，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叛伏诛，布拉呢敦之子阿布都哈里因年幼无知，贷其一死，赏给功臣为奴。道光三年（1823），道光帝以其尚属安静，加恩照当差回子之例，将其一家入于正白旗蒙古，赏给差使。道光七年（1827）六月，因张格尔入卡肆逆，法当缘坐，然道光帝不忍概予骈诛，命将阿布都哈里及其子孙分拨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安置，永远监禁，其眷属发江宁、杭州驻防为奴。据各该省巡抚奏报，其眷属子孙等在监安静。至是，有旨：今张格尔久已明正典刑，阿布都哈里、伯巴克俱经病故。查张格尔入卡滋事时，阿布都哈里等并无同谋知情，亦无遥应情事。朕仰体皇祖高宗纯皇帝宽仁之德，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阿布都色莫特、阿什木、冯氏、怕特买、杨氏、大妞俱著加恩准其释回，派员妥送来京，仍隶正白旗蒙古旗籍。

闰九月十七日（11月9日）

19 定广东排瑶善后章程。赵金龙起义时，广东北部连山厅八排瑶亦有响应。所谓八排，系瑶民聚居之行祥、军寮、火烧坪、犬掌岭、油岭、马箭、横坑、里八崮八个地区，其地山势周环，毗连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瑶民居住山峒中，分布于七八十个小冲，每排分领十至二十冲不等，计有瑶民五六万。本年正月，八排之黄瓜冲瑶入与汉民、官府结怨，瑶民四出袭击官兵。在得知赵金龙起义消

息后，更趋活跃，准备大举。两广总督李鸿宾获悉，即派兵往剿。道光帝闻报，谕令“截楚瑶之外来，靖粤瑶之内忧”。所谓“截楚瑶之外来”即防堵赵金龙与粤瑶会合。李鸿宾不敢怠慢，亲率六千兵，分三路向八排瑶进军。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瑶民在八排与官军展开战斗，互有伤亡。至八月，道光帝以李鸿宾平瑶无力，将其革职，著卢坤接任两广总督，并令钦差大臣禧恩前往督师。

禧恩抵连山，先派军搜山，无奈瑶民分布零散，难以得手。后派人至各寨招抚，但李鸿宾前曾杀降，瑶民心存疑惧，不肯出山。禧恩责令按察使杨振麟限期招抚，否则严劾。杨振麟情急之下，悬赏购募，以洋银、盐、布为诱饵，招引瑶民出山。少数瑶民试探出山，果然得利，随后瑶民纷纷出降。禧恩乘机进兵，剿抚并用，将义军首领房大第六、盘麻三、李成意一等斩首。八月底，奏报瑶山全境平息。〖25〗

至是，禧恩等拟定排瑶善后章程八条：一、连山绥瑶直隶同知，专管八排瑶务，定为边疆要缺，俸满即升，一切瑶人词讼，及民瑶互控词讼，均责令就近审讯。二、三江扼要地方，设副将一员，统帅都守备弁三十员、兵丁二千名，随时缉捕，并按月分季带兵与界连之湖南、广西各营汛巡查会哨。三、在民墟之外，另设瑶墟，以免汉人欺诈瑶民。四、应征瑶粮，统令瑶长率领瑶户自行赴厅交纳，不准胥吏经手，以免需索。五、各排瑶出山扰害良民者，责令瑶老千长交出，如徇庇不送，并治瑶老千长之罪。六、瑶民山田地亩，从前售卖民人者，听其照旧执业，契限已满，仍准瑶户备价收赎。嗣后瑶人产业，只准与瑶人互相

买卖，不准民人契买。七、有收藏鸟枪者须缴出，官为给价收买，并禁奸民入寨私贩火药，及不得违例制造铁器。八、瑶人向分八大排、七八十小冲错处，应编立门牌，以备稽查。从之。

十月初三日（11月24日）

20 台湾嘉义县天地会起义。

台湾为天地会发祥地之一，经常发生天地会起义。本年闰九月二十一日，台湾嘉义县天地会张丙、陈连、詹通、陈办、黄凤举事，大股二十七，小股十四，〖26〗建号“天运”，有“元帅”、“先锋”、“军师”诸称，股首称“大哥”，所部称“脚旗”，推张丙为“总大哥”。〖27〗许成在凤山起而响应，亦号“天运”。黄城在彰化响应，称“兴汉大元帅，用大明主年号”。起义发展迅速，以嘉义为中心，北抵彰化，南达凤山，席卷台湾南部。台湾知府吕志恒闻讯，即与嘉义知县邵用之、护安平协副将周承恩分率官兵，前往剿捕。二十七日，义军在红山仔、牛朝山、埔姜仑、店仔口等地与前来剿捕之官军展开战斗。义军首领陈办、陈连、陈丙、詹通、黄凤等各执旗帜，聚散无定，每伙约五六百人，在店仔口将嘉义知县邵用之包围，并毙之。

至是，各路义军会聚嘉义城外，将城团团包围。台湾镇总兵刘廷斌闻讯，急忙率军前往救援。经过四天激战，双方损失惨重。而义军影响扩大，已有万余人。

清廷得报台湾嘉义形势紧张，迅速调兵遣将，先向台湾解银十万两，飞调福建陆路提督马济胜及金门镇总兵窦

振彪等统兵五千余人赴台增援，令闽浙总督程祖洛赶赴福建，相机调度。旋命瑚松为钦差大臣、哈朗阿为参赞大臣前往台湾视师，令河南巡抚杨国桢选派兵丁一千、西安将军桓格选派兵丁三百、四川总督鄂山选派兵丁一千五百，起程赴台。

提督马济胜于十月二十八日抵台湾南部之鹿耳门，窦振彪等所率援军亦陆续抵台。至十一月初，在台清军已达万人，另有临时招募之壮丁乡勇二万余人。二十日，窦振彪一支进入嘉义城，嘉义城解围。继之，马济胜亦抵嘉义。义军始溃散，首领陈连、刘仲、詹通等相继阵亡。十二月末，起义失败。

次年五月，义军余部亦失败。总计义军牺牲三千余人。〖28〗六月，陈办被捕，遇害。

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

21 皇六子奕訢生。

22 是年，除福建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九千七百一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九人〖29〗，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二十三万四千五百五十七石。

23 王念孙卒。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官至永定河道。师从戴震，以文字、音韵、校勘见长。著有《广雅疏证》二十二卷，《释大》八卷，《方言疏证补》一卷，《读书杂志》八十二卷等。

曾于嘉庆帝亲政时，疏劾大学士和珅黩货揽权，帝览疏称善，即日明罚敕法，政府肃清。天下比之凤鸣朝阳。〖30〗

24 章学诚《文史通义》刊行。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精于史学。历三十载撰成《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泛论文史，主张“六经皆史”，外篇论修志条例。

〖1〗《清史纪事本末》卷四二。

〖2〗《清史列传》卷三五《卢坤传》。

〖3〗统计数字见《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83—89 页。

〖4〗“快鞋”，通常写作“快蟹”。

〖5〗《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 册 711—715 页，冯赞勋《请严禁鸦片烟来源由》。

〖6〗《清史列传》卷三六《李鸿宾传》。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曹振镛奏折。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曹振镛奏折。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日月不清）关于殷老须之揭帖。

〖10〗《清代八卦教》309—316 页。

〖11〗《陶云汀先生奏议》卷一四。

〖12〗《票盐备览·跋》。

〖13〗《道光帝》410页。

〖14〗《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109—110页。

〖15〗《达衷集》45—46页。

〖16〗《达衷集》49—50页。

〖17〗《达衷集》52页。

〖18〗《达衷集》52—54页。

〖19〗《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109—110页，《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

〖20〗《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106—107页，《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

〖21〗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39—41页。

〖2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930—932页，冯赞勋《请查禁弁兵吸食鸦片烟折》。

〖23〗《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黄河。

〖24〗《清史列传》卷三二《松筠传》。

〖25〗《道光帝》412—414页。

〖26〗《近代中国史事日志》48—49页。

〖27〗《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235—238页。

〖28〗《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238页。

〖29〗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三百五十一万八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30〗《续碑传集》卷七二《封光禄大夫原任直隶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状》。

清通鉴 卷一百九十

道光十三年　癸巳　公元 1833 年

正月十七日（3 月 8 日）

1 初，江南河道总督张井以上年黄运湖河各工残损，奏请分别估办，诏命工部尚书朱士彦、左都御史敬徵等履勘。至是，朱士彦等奏上《履勘高堰山盱扬河扬粮里河各厅工程分别急修缓修赔补折》，道光帝详加披览，命张井即照该尚书等所奏情形，确核银数，奏明办理，且命朱士彦等酌量轻重缓急具奏。寻朱士彦等奏言：堰、盱卑矮石工，应请改砌碎石，分年核办，旧信坝及智坝、仁河、义河坝应分别补还石工，慎修石底，其坝下束水之堤，应补还缺口。又里河厅属福兴正闸亦应赶紧修办。惟扬河西岸加高，包砌碎石，并倒御石工，拟令改抛碎石，虽均属紧要，而工程较大，且已交春令，粮艘将到，运办需时，应请分年修理。〖1〗从之。

二十日（3月11日）

2 定防堵外国船只违例北驶章程。上年七月间，英商胡夏米乘“阿美士德”号船北驶，道光帝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查明其北驶缘由是否如胡夏米所称因广东贸易不公，并令妥筹防堵章程，重申只准外国船在广东贸易，不准任意驶入内洋。李鸿宾即与广东巡抚朱桂桢咨会粤海关监督中祥并水师提督李增阶商办。正商办间，李鸿宾因平息赵金龙起义不力被革职，卢坤接任。卢坤抵省后，询及中祥，中祥否定胡夏米所谓广东贸易不公之说词，称：自道光十年（1830）奏准酌减夷船规费，该商等感激皇上柔远深恩，无不遵照关税则例，踊跃输纳。每岁英吉利到粤夷船二十只，本年（按指道光十二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止，英吉利已来船二十二只，较上两年至船不相上下。该大班开仓取货，输税如常，情形极为绥顺。其米利坚、港脚各国夷商来粤通贸者，亦均无异词。〖2〗中祥等又向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询问胡夏米船之来历，大班称不知有此船名。卢坤等推断，胡夏米船可能因浙江、山东等省洋货价值比粤省加昂，图获重利，遂假捏船名，违例四窜，希图就地销货。为防止外国船只违例北驶，卢坤等拟定防堵章程，至是奏准：嗣后著粤省水师提镇严督舟师官兵，在近省之外洋至万山一带，及粤闽交界洋面，实力巡查，一遇夷船东驶，立令舟师严行堵截，务令折回粤洋。倘再有闌入闽浙江南山东等省者，即著将疏玩之提督镇将弁严参重处。〖3〗

二月十二日（4月1日）

3 令整顿台湾营务。道光朝，内地向台湾移民愈益增多。

移民多来自用狠好斗之漳泉潮粤地区，又有偷渡而来之游手之徒及重罪逋逃之犯，故台湾部分地区形成剽悍、浮嚣之民风。据称，当无事时，有人立市一呼，今日抢某处某家，顷刻之间，从者数百，绝不为怪，甚至群起而为盗。如此地方，需官吏严密稽查，倍加防范。然台湾镇将等甚为昏庸，致使营务长期废弛。至是有人奏：台湾一镇设班兵一万四千六百有奇，到台即住宿娼家。日以聚赌为事，揽载违禁货物，欺虐平民。官若查拿，辄故噪欲变，甚至械斗杀人，不服地方官审理，不听本管官钤束，违禁犯法，无所不为。而水提金门二标为尤甚。又有身列行伍，不事训练，每操演时，本地别有习武匪徒，专为受雇替代。道光帝遂降旨，严责福建、台湾有关官员程祖洛等，务须大加整顿，破除积习，妥立章程。

三月初三日（4 月 22 日）

4 博窝藏人争夺头人而构衅。博窝地处唐古特界外，在察木多属迤西之硕板汛、连坝汛鄂博外，其部落虽不归唐古特管属，但向来尚属安静。道光元年（1821），该处头人宜玛结布故后，未遗亲丁，属下小头人扎布、旺鲁二人各占地土，致起衅端，连年争竞，互相杀伤。上年秋间，经商上拣派卓泥尔罗桑坚参前往查办。讵该藏人竟将卓泥尔罗桑坚参并边坝藏官杀毙，且藉势在硕板多、边坝所管地方抢掠牛马、粮食，骚扰当地藏民。驻藏办事大臣兴科〖4〗闻讯，即派驻防前藏游击孙如藻拣带弁兵四十名，督同噶布伦等各带所属土兵数十名驰往查办。至是，道光帝闻报，谕令兴科与新任驻藏办事大臣隆文会同办理，不得酿成别

故。

孙如藻赴赴博窝，发现该处皆系深山密箐，道险雪深，该部落藏人无一人出巢，大道塘汛地方极为安静，文报无滞，行旅如常。博窝两头人至大营向其禀称：该部落素知畏法，不敢滋事，前因争夺头人起衅，致无知生番杀伤番目，头人等实不知情，现愿将滋事凶夷押解来营，听候惩办。随后交出“凶夷”。道光帝闻报，以其有畏罪之心，著隆文等示以恩威诚信，并订立该地藏人每年出巢市易章程。

寻奏：嗣后该夷定于每年五月初一日出巢，十月底回牧，由商上指定博窝路南地方，不准越界。从之。

二十七日（5月16日）

5平息四川清溪土司马林起事。

上年十二月初，四川南部宁远府越嶲厅大树堡一带之曲曲乌、窝石等支彝民因与汉民争夺田亩，在土司马林率领下起事，占据附近山梁，屡屡向官军各据点发动攻击，势力蔓延至雅安府之清溪县。成都将军那彦宝令四川提督桂涵调派官兵二千名，前往查办。起事彝民在清溪县城与官军激战，官军守备杨宗彪、把总屈怀贵被杀。彼时，毗连之嘉定府所属峨边厅彝民亦有响应，在蓑衣坪、金河口一带起事。官军顾此失彼，遂添调兵员二千余，并征调附近土司兵一千余，前往镇压。十二月中旬，起事彝民在老瓦岩地方遭官军围攻，阵亡二百余人，其余进入深山老林。下旬，马林、马英明、杨文斌、马新明等各路起事彝民汇合一处，计三四千人，聚集几子山，凭险抗拒。桂涵遂派

兵进攻几子山、沙坪、水桶沟等处，击杀一千余人，并焚烧水桶沟马林住居之寨堡。彝民再转入老林。

本年三月初，官军分三路，进逼所角老林，副将马光宇占据山包，用枪炮轰击。时将昏黑，彝民扑向清游击李德溥营盘，但遭连环枪炮轰击。三路官兵乘势并进，一日一夜，杀伤彝民甚众。中旬，将马林、罗木则所属屯寨十一处悉行烧毁，并俘获数十名起事者，讯明处死。

马林率彝民转移至黑吗溪一带活动。那彦宝侦知后，令上司岭华封前往诱捕，并派游击马庆封率兵八百尾随入山。至是岭华封等抵黑吗溪，将马林及其妻女一并拿获。马林等旋被解省，经讯处死。清溪彝民起事平息。

四月初六日（5 月 24 日）

6 定纹银出洋禁例。

上年闰九月，户部给事中孙兰枝奏上《为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宜清积弊而裕财源折》，以江浙两省为例，揭露因钱贱银昂所引发之种种弊端，略言：

一、州县经征地丁银两，民间大半以钱折银，溯嘉庆十年（1805）以前，每库平纹银一两合市价制钱一千文，嗣后银价日昂，钱价日贱，现在纹银一两合市价制钱一千三百五十文。江浙两省每年额征地丁银六百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两，以嘉庆十年前钱价计之，合制钱六百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余串，今则需钱八百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余串。是民间每年多出钱二百十一万一千一百余串。此外明贴火耗解费及州县浮收，不在数内。额征地丁银两并未丝毫增益，而民间暗中贴耗已以一年四月之粮完一年之赋。

二、州县往往以银价昂贵，藉口于奏销之艰，迨至征收漕米，每向孱懦之民多方勒折。以杭嘉湖三府而论，往时交米一石，不过勒折制钱二千四五百文，行之数年，每石增至三千九百九十文，尚不出四千之数，又行之一二年，每石竟需四千二三百文矣。自此逐渐加增，至道光六（1826）七八年，每石需四千九百九十文。而近今数年，初开仓时，仍照四千九百九十文之数，不过一日二日，复加增至五千三四百文不等。致闾阎饥寒交迫，贫累日深。

三、江浙盐务之坏，亦半由钱价之贱。两淮之官盐运赴口岸，定例售银，而民间向铺户买盐，例皆用钱，价贱则不敷进本，价贵则不能敌私，以致官引滞销，运本日绌，而亏累终归于两淮。至浙江之盐，定例售钱，以贵银纳课，以贱钱售盐，累亦因此。以江浙所定纲食正票等引而论，每岁额征银二百十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余两，以嘉庆十年前钱价计之，合制钱二百十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余串，今则需制钱二百九十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余串。是商人每年多出钱七十五万七千七百余串。其余盐规匣费节省耗羡等项每年不下六百数十万两，又需多出钱二百数十万串，而摊征不在此数。夫以数十百家商人，每年暗耗约有三百万串之多，是以日形困乏，而商力益疲。

四、关税之多莫如江浙，而江浙之税尤莫多于苏州之浒墅关，其为众商辐辏之处，而近年该关榷有绌无盈。一则因门丁胥吏舞弊百端，一则因钱贱银昂，商贩稀少。今以该关榷税论之，凡商人纳课，向例由银铺代完，从前该关与银铺私定价值，每银一两，勒折制钱一千五六百文，数年来钱贱银贵，竟加至二千四五百文矣，此外尚有各项

需索大约非五千文不能完银一两，浮收勒索莫甚于此。兹闻南北商贩以关税过重无可生息，歇业者多矣。其历年税课有绌无盈，其端未始不因钱贱银贵而起。

五、民间日用所需莫切于米麦两项，向来江浙所产米麦不敷民食，全藉湖广、江西、四川各省及福建之台湾络绎接济，而各处所来米麦俱系售银，即以中等价论，从前计米一石，照市价纹银二两，合江浙市平制钱一千九百二十文，今亦计米一石价银二两，需制钱二千六百文，同一银数，而钱价悬殊。民间暗耗已属不少。

针对以上弊端，孙兰枝提出五项对策：一、私铸之弊宜清其源。私铸起于官局，近年江苏所铸钱文磨鑢不精，轻重不等，更于正卯之外，另铸小钱，较民间私铸钱大，铅多铜少，江苏谓之局私，又谓之新钱。新钱较大钱约以八折作算。欲禁私铸之弊，宜自官局始。二、蠹吏包庇私铸私贩之弊，宜严密查办。奸民私铸多在荒村僻壤，踪迹诡密，然地保胥吏无有不知，但以利薮所在，坐地分肥，代为耳目。故宜先禁胥吏之分肥包庇，惩关吏之纳贿放行。三、小钱之弊宜援照旧例，设局收买销毁，不宜委员查禁。四、纹银出洋之弊宜禁。五、外洋银钱宜核实平价，外洋宽永钱〖5〗宜严禁搀用。〖6〗

道光帝将此折发交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等议覆。陶澍、林则徐等即与江宁藩司赵盛奎、苏州藩司陈銮等会议覆奏。

覆奏针对孙兰枝“外洋银钱宜核实平价”之建议，指出：银钱贵在流通，而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若不详加体察，欲使银价骤平，恐法有难行，转滋窒碍。洋

钱一项，江苏商贾辐辏，行使最多，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之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闾阎市肆久已通行，涨落听其自然，恬不为怪。一旦勒令平价，则凡生意营运之人，先以贵价收入洋钱者，皆令以贱价出之，每洋钱一枚，折耗百数十文，合计千枚即折耗百数十千文，恐民间生计日绌，非穷蹙停闭，即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且毋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惟自洋钱通用以来，内地之纹银日耗，此时抑价固多窒碍，究宜设法以截其流，只得于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嗣后商民日用洋钱，悉照纹银为准，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钱反浮于足纹之上。

奏中又建议官铸银钱，称：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

【考异】巫宝山根据林则徐之建议，认为林是中国提出铸造银币的第一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 1840—1864》67 页）。胡寄窗则指出：与林则徐同时而稍早，山东肥城知县丁履恒已在道光初年就提出铸造金银币的主张，而且早于他们四百多年前，王祎在元末已提出铸金银币与铜钱并行流通的主张。（《中国

经济思想史》下册622页）

奏中并就堵截鸦片走私、禁止私铸小钱等提出对策。〖7〗

至是，道光帝降旨，肯定陶澍、林则徐等关于洋钱势难骤禁之论，而否定其改铸银钱之建议，谓其“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并令刑部拟定纹银出洋禁例。

寻刑部奏准：嗣后纹银出洋，一百两以上，照偷运米谷一百石以上例，发往近边充军。一百两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两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为从知情不首之船户，各减一等问拟。

十五日（6月2日）

7禁止浩罕向中国所属哈萨克等部落收税。

上年准令浩罕通商后，浩罕即请在卡内设立管理商务之头目。是日，叶尔羌参赞大臣长清等奏：浩罕伯克遣额尔沁密尔杂阿依普进卡，照料贸易，并求在叶尔羌等城自派妥靠夷目，充当商头，抽取行用费钱，自可俯顺其情，准令仍旧设立；至请别部落夷人入卡贸易，由该商头抽取货税，自不当允其所请。从之。

浩罕胡什伯克并不甘心，嗣又遣使，要求将附近卡伦游牧之哈萨克等驱逐出境，以便收取马租，并扬言将亲自带领二万人前往索马。道光帝得报，即谕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妥为抚驭，勿生边衅，令其向浩罕明谕大义：哈萨克臣服已久，其在附近伊犁游牧，本系天朝地方，系大皇帝恩赉，是以纳马为租，尔浩罕与哈萨克争竞，则是尔自外生

成，不畏德威，妄生觊觎，务当遵守旧界，长受厚恩，其哈萨克内有愿给尔马者，亦不过问。道光帝并告诫特依顺保不可夸大虚词，向浩罕恐吓，致起衅端，更不许轻出卡外邀功，但浩罕若敢带兵以驱逐哈萨克为名，犯我卡伦，则当审时度势，可守则守，可战则战，若竟擅入卡内，则当示以兵威，痛加剿戮，如逃出卡外，则穷寇莫追。

九月，浩罕头目诺尔巴依带领布鲁特五百余人，至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勒库勒回庄抢掠，并称欲向该庄收税。维时浩罕额尔沁吊噶尔拜正在叶尔羌，长清即令人责问，吊噶尔拜极口分辩，复遣人回浩罕，请伯克将诺尔巴依等撤回。

十八日（6月5日）

8 以大学士潘世恩为体仁阁大学士。

二十日（6月7日）

9 平息四川越嶲厅彝民起事。

马林被获后，清溪彝民起事已被平息，然越嶲厅和峨边厅之起事彝民仍在活动。新任四川提督杨芳奉旨前往剿捕。越嶲厅起事彝民约四五千人在黑吗溪、恰路果果、临日河一带活动，据路守险，抵死抗击官军。杨芳抵前线后，迅速部署：令副将何占魁领兵二千在黑吗溪、恰路果果一带剿捕，游击杨麟领兵三百前往大树堡以南之宁越营，与建昌镇万荣所部会合；大树堡为积贮粮石、接应各路之要地，留兵二千一百名驻守，并修堡浚濠，以为捍卫；抽出新疆、松潘之官兵一千九百名归并峨边，以为进剿之用。

分派既定，各路分头出击。何占魁所部在土司岭华封导引下，直抵恰路果果、临日河地方，准备仰攻山上之彝民。至是，官军兵分三路，发起攻击。黎明时分，三路军会合，“攀藤附葛，直抵夷巢，奋力攻击，火箭枪炮齐施”，彝民拥至临日河边，被杀及跌崖扑河者不计其数。彝民寨堡百余间，全被焚烧。越嶲厅彝民起事平息。

二十九日（6月16日）

10 皇后佟佳氏病逝。佟佳氏于嘉庆十三年（1808）与旻宁（道光帝）大婚，嘉庆二十五年（1820）旻宁登基后立为皇后。

三十日（6月17日）

11 平定四川峨边厅彝民起事。

平息越嶲厅彝民起事后，杨芳奉旨驰赴峨边“进剿夷匪”。峨边厅起事彝民在鹿畜根、桑树格、木鸡子、毛喀、哈只格等率领下，聚集在牛磨落一带山峒，每峒数十户至三四百户不等。本月二十九日，杨芳率军冒雨抵达松坪，访得牛磨落一带山峒五处，奇险异常，即连夜分兵出击，夺下大峒要隘，分阻旁峒去路。是日，天色将明，各路官兵抢到大峒，并分队攻打旁峒。桑树格、鹿畜根等率彝民拒峒门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激烈。鹿畜根、本鸡子等战死。至晚，彝民镖矢已尽，官兵一拥攻入。桑树格等被俘，几百彝民或被杀，或跳崖，其余逃散。

杨芳旋移师老木孔山峒、咽噜崖老林。彝首甘户移等哨聚于此。官兵先攻老木孔山峒，俘获甘木移等。继又往

攻嗣噜崖老林。老林山高林深，彝民或于高山飞石坠击，或于深林暗施镖弩，官兵多有伤亡。经连日战斗，官兵分投兜截，俘获彝首越时保等，格毙九十余人。

官兵平定老木孔、嗣噜崖彝民后，即将甘户移等斩枭。

寻万家石等“十二地熟夷皆降，山内倮夷亦就抚”〖8〗。

五月初一日（6月18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癸巳科三鼎甲：状元汪鸣相，江西彭泽人；榜眼履泰，江西都昌人；探花蒋元溥，湖南天门人。至是，赐一甲汪鸣相、履泰、蒋元溥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谭廷襄、许楣等二百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副考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兵部尚书那清安、工部侍郎恩铭。

二十二日（7月9日）

13 以皇后佟佳氏病逝，惇亲王绵恺等奉旨议奏军民薙发及停止宴会限制，误引《虞书》“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于义未协。〖9〗至是令将绵恺、禧恩、文庆、裕诚交部严加议处。寻谕：文庆系翰林出身《虞书》二语，深切著明。若竟不知，则学问亦太浅薄，若知而不言，大臣遇此等事，不肯开诚布公，随声附和，尤属非是。〖10〗

六月十二日（7月28日）

14 令查禁江西宜黄县会党。

有人奏：江西、福建交界处之宜黄县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自号“梁王”、“松王”，设立天罡会、新

天罡会，各有党徒六七百人，每月皆有会期，文武生监、书吏衙役多有入会者。曾经监生邹江文首告，而邹姓兄弟贿串刑书熊元良、班头邹松等，连名具保，地方官畏惧而不敢追究。此后益肆猖獗。界连宜黄之宁都州横石地方，亦有萧都管与邹姓兄弟声气相通，时在宁都，时在福建，立有真君会，又名铁尺会，会内亦有千余人，置有田产，设立名册号簿，有金柜、走关各名目。又有食斋之徒，名曰一字教，与真君会朋比为奸。有旨：令两江总督陶澍、闽浙总督程祖洛等查办。

九月，陶澍奏：已将邹姓兄弟、萧都管等全行拿获。经讯，邹良俚、邹松俚平日为人强横，赌博讹诈，人皆畏之，是以乡邻称有“梁王”、“松王”绰号，并非自行称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然无符咒经谶。萧都管设立铁尺会属实，并曾打死“窃贼”。得旨：令将立会结党之邹氏兄弟和萧都管等穷治罪状，务求根株。

二十七日（8月12日）

15 以部中书吏与外省官吏交通，生出种种弊端，御史周开麟奏请查禁，略言：部中书吏与外省各衙门书吏交结往来，遇事串诈需索，夤缘为奸，并有不肖员弁，与部中书吏素相认识者，即代一省官弁包揽贿嘱，一切引见赴选，及解运银物各员，并皆藉其嘱托，传递消息，百弊丛生。有旨：著一体认真查办。

七月十五日（8月29日）

16 命不得改定逆案缘坐犯属旧例。先是，刑部议改逆

案缘坐犯属则例，拟将阉割犯属一条，改为发配后禁其婚娶。奏上，遭道光帝严斥，谕曰：此等叛逆，荼毒一方，实属罪大恶极，其子孙不概予骈诛，贷其一死，已属宽之又宽。若如刑部所议，到配后禁其婚娶，不过徒托空言，有名无实，必致孽种滋生，殊非所以示惩创。著该部再行妥议具奏。至是奏准：嗣后逆案，律应问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照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例，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其年在十岁以下者，令该省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再行发往。此次台湾逆匪张丙等家属，即照此办理。

二十一日（9月4日）

17 禁止民间仿铸洋钱。

以刑部奏定之纹银出洋禁例中，只禁纹银出洋，而不禁洋钱出洋，御史黄爵滋上奏，请纹银、洋银并禁出洋，略言：刑部所定例，只概言白银，并未指称洋银亦在禁例。是纹银出洋有禁，而洋银无禁，意以洋银本来自外洋，不妨转用出去，而不知内地实积有仿铸洋银之弊。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子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子江西者曰土板、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则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也。既禁纹银出洋，又准以洋银易货，则商民知纹

银有禁而洋银无禁，将尽以纹银铸为洋银，不过一炉火转旋之间，遂可置身法外。是一而禁之，一面纵之，臣恐内地纹银，且相率化为洋银，而纹银自是益少而日贵也。奏中且建议订立严禁洋银出洋则例，出洋洋银百枚，即照私铸铜钱科罪。〖11〗下有司议。

寻吏部议复：仿铸洋银，究与私铸铜钱不同，未便遽问拟重辟。请嗣后内地奸民有摹造洋板，销化白银，仿铸洋钱图利者，一经当场拿获，如数在一百圆以上者，即照白银出洋一百两以上例发近边充军，一百圆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圆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至洋银并禁出洋，于海洋交易事宜有无窒碍，请饬下沿海各督抚酌复。得旨：著照所议办理。

寻沿海督抚陆续复奏。其中江苏巡抚林则徐称：洋银行用情形，各省本不相同。其始仅用于粤、闽，渐次乃及于江、浙，而奉天、山东两省向不用洋钱。故上海出口沙船只有带货北行，并无带洋银前往者。盖南货贩北，可以取盈，若带洋银，全不适用，是以不待禁止而人自不肯为。其浙江、闽、粤海船，携带洋银来至上海置买苏、松货物者，往往有之，若将苏省洋银载运往南，则又百不得一。盖江、浙洋银价值向比闽、粤等省为昂，缘其物本由南来，辗转流行愈远则作价愈贵。以苏省而论，洋银行用只在内地，不往外洋，故毋庸另立章程禁止。〖12〗

革职留任两广总督卢坤等奏：粤省洋银出洋，有内地商贾携带者，有外洋夷船携带者。在内地商贾或由别省载货来售，或由粤省揭资径贩，多系航海往还，资本盈千累万，其中固多贸迁货物，而有时无货可贩，或货少本多，

即挟资而归，或携本往别省置货，制钱既难多带，金银出洋又干例禁，势不能不携带洋银，亦势不能无出海之洋银也。至夷船载运洋银来粤，系备买货找价之需，所带洋银多寡不定，其置买内地货物或多或少，亦听其自便，如进口货多，出口货省，该夷船所带洋银即有余剩，势不能禁其不仍行带回。即内地洋商与夷人交易，除以茶叶、大黄、湖丝、绸缎等物易换洋货之外，价值如有不敷，不便强令夷人添置货物，又不准官银交兑，向以番银找给。是禁洋银出洋，于广东商夷交易均有窒碍。〖13〗

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亦奏“洋银无庸禁止出洋”。〖14〗

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奏“洋银出洋未便概行禁止”。〖15〗

均有旨依议。

二十三日（9月6日）

18 巳刻，云南省城昆明地震，时动时止。

十月十三日（11月24日）

19 道光帝登基以来，水灾旱灾频仍，受灾省份巡抚经常奏请蠲免给赈，几乎每奏即准，致使蠲免成为常例。道光帝怀疑其中有捏报灾荒而从中侵吞者，故申谕：近年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江西、湖北等省，虽丰欠有时，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为大吏者，遇有灾歉，匿不以闻，诚非为民父母之义。惟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此必有不肖之州县、不堪之胥吏，希图沾润，于勘不成灾者而报灾，以便侵吞。著各抚认真稽覆，断不可讳灾，亦断不准捏报。〖16〗

十一月初六日（12月16日）

20 黄爵滋建议杜绝银库收捐“五两之法”。

先是，银库库丁戴云峰勾通库官奎秀、福英阿，截留侵蚀库银，贪赃一万余两，其中奎秀与福英阿各得一千两。其贪赃手法之一为“复旧规五两”。所谓旧规五两，系由各银号每捐银一千两，交库时外给费银五两。捐生凡由银号代交捐银者，有此规费。此五两规费乃银号藉以打点库丁之用。库丁得此规费，则上兑银两时“平为倚轻”。银号所用规费只五两，而取偿于轻收者十倍于五两。捐生其不由银号者，无此规费，则上兑时“平为倚重”，其所省规费银只五两，而被耗于重收者十倍于五两。如此，则驱捐生尽归银号，使库丁大量获取规费，更使银库因“平为依轻”而严重亏短。以每年常捐二百余万两计之，使轻收十成之一，则亏短二十余万两。而值开捐之期，捐银不下千万两，使轻收十成之一，亏短当有百万两之巨。

至是御史黄爵滋上《银库收捐疏》，针对戴云峰舞弊案，结合亲身稽查银库之经验，提出杜绝“旧规五两”之法：请饬户部，自后银号交捐之银，每锭须照库平倾成五两足数，锞面添镌五两字样；其不由银号投交者，亦自向银匠倾成库平五两足数，锞面添载五两字样及各银匠牌记。由此报数上平，得免重收之累，可以杜绝一切包揽之缘。〖17〗

初七日（12月17日）

21 令查禁外省州县淹禁人犯。

清律，监狱不得滥行收禁人犯，对“故禁”、“淹禁”等，载有治罪明条，即使必应监候待质之犯，例内亦有一

定年限，届期应分别决罪取保，并须将待质缘由，先行咨部查核。立法不谓不严，然日久玩生，因州县咨意迁延而致使多年淹禁之案累有发生。琦善在任四川总督时，曾查出泉县一起淹禁案，随后饬属通查，陆续有所揭发。鄂山继任四川总督后，继续饬查。上年闰九月奏，查明收禁人犯，从前漏未咨部，积有七起之多，其中庆符县梁贵一起，自嘉庆三年（1798）监禁后，在监三十五年，而未审断，梁贵涉嫌命案，但并非正凶，亦未查出凶器，仅听凭差役贿供，使其含冤缧絏半生。经鄂山提讯明确，先拟杖徒，复经刑部议覆免罪。其余六起或系命案，或系劫窃人犯，均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元年（1821）、四年（1824）、五年（1825）先后监禁，而历久不为清理。

至是，御史许球以梁贵一案为例，奏请查禁外省州县淹禁人犯。有旨：著所有四川查出淹禁人犯，并不详请咨部之各厅县，其年份较浅者，姑从宽交部照例议处，历任庆符知县，尤属怠玩不职，按其在任时日久暂，分别严加议处。又谕令各省督抚饬属清理庶狱。

十二月十四日（1834年1月23日）

22 以四川清溪等三厅彝民起事旋就廓清，总督鄂山等奉旨筹议善后章程十条。至是，理藩院奉旨议复：一、酌拨兵弁。于宁越营属添设二汛，移外委三员驻扎。越嶲营属添设二汛，移千总、把总各一员驻扎。拨建昌镇标额兵二百四十三名。二、安设屯练。于越嶲临日河一带，挑熟夷精壮八百名，立为三屯，改夷目为屯把总、外委、统领，每岁每名给银三两六钱，由本省摊捐。三、添筑碉堡。于

大堡、敲脚户汛、洱子厂、大岩硐等处，建筑石碉、土堡各八座。四、划清界址。明立石碣，清溪以阿吾为界，峨边以木城冈为界，越嶲以马日槓为界，不许汉民搀入，亦不许夷人私行招种。五、断明产业。查明汉买夷业，确有契据，验定四至，照旧管理。如系典当，及以债抵押，夷人不能赎者，亦照数酌断地土，另立卖契，以杜葛藤。至佃种纳租，仍听其便。六、酌改官制。改越嶲抚民通判为抚夷同知，由外升调，定为边要题缺，归宁远府考核，仍于通省题缺同知内，择其事务较简者，奏改一缺归选，以符定制。至雷波通判、清溪县知县，如必应改题缺，亦应于通省题调缺内，酌改二缺归选。七、酌改营制。改普安营参将、马边营游击守备千总、阜和右营都司千总、越嶲营参将守备左右哨千总、宁越营都司千总、安阜营都司千总、峨边左营守备千总，为边俸题缺。八、酌改处分。责令该厅文武严行稽查禀报，如一年内报案至三四起者，降顶戴一级，拿获别案，亦准抵消，应议降级留任。积算至五案者，革职另袭。讳匿不报，一经查出，从重治罪。九、添设夷官。于清溪之撤角、木须、松坪一带，各设夷长一人、夷目一人，在阿吾地方稽查夷汉出入。峨边之曲曲鸟，设立夷长二人、夷目二人，在木城冈地方稽查汉人出入。凉山以内土土司所管，另立夷长二人、夷目一人，遇有案件，归同知审理，营汛员弁不准擅理夷案。十、定地交易。饬该厅县各定赶集日期，清溪之撤角一带酌定在马烈交易，峨边之曲曲鸟一带酌定在盐井溪交易，越嶲之临日河一带酌定在马日槓交易，初二、十六，一月两次。越嶲所属之凉山，以河为界，初二为期，一月一次。从之。

23 是年，除福建、湖南未报人口、谷数外，总计各省人口三亿九千八百九十四万二千三十六人〖18〗，存仓米谷三千五十五万五千七百一十五石。

24 是年始，将废引改票推行于全淮北引地。〖19〗

〖1〗《清史列传》卷三七《朱士彦传》。

〖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14—21 页，卢坤《筹堵夷船章程由》，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26—27 页，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上谕。

〖4〗兴科于道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调任山海关副都统，赴任前，仍驻藏办事。

〖5〗“宽永钱”是从外洋偷运进内地的一种质薄而轻的铜钱，每官钱九百可易宽永钱一千，常被掺入官钱使用。

〖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 册 933—934 页，孙兰枝《为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宜清积弊而裕财源折》，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二日。

〖7〗《林则徐集·奏稿》上册 134—135 页，《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

〖8〗《清史稿》卷一五五《杨芳传》。

〖9〗“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语出《虞书》。言尧圣德广大，恩泽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据仪礼，斩

内之民，为天子斋衰三月，圻外之民无服，令服三月者如丧考妣，应无服者遏密八音。道光帝在谕中特别指出，此二语系指帝尧而言，非指帝尧之后。

〖10〗《清史列传》卷四十《文庆传》。

〖11〗《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23—24 页，黄爵滋《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12〗《林则徐集·奏稿》上册 224—225 页，《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毋庸另立章程禁止折》。

〖1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254—258 页，卢坤等《遵查洋银出口应免查禁由》，道光十五年闰六月二十一日。

〖14〗《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263—265 页，乌尔恭额《洋银无庸禁止出洋由》，道光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15〗《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305—308 页，程祖洛等《复查洋银未便概行禁止由》，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

〖16〗捏报之事容或有之，而水旱之灾日益严重却是不争事实。有论者谓：至道光癸未（道光三年）大水，元气倾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然犹勉强支撑者十年。迨癸巳（道光十三年）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请减苏、松、太浮粮疏》）

〖17〗《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24—25 页，黄爵滋《银库收捐疏》，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18〗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五百二十七万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

〖19〗《盐业史》817 页。

清通鉴　卷一九一

道光十四年　甲午　公元1834年

正月初八日（2月16日）

1 礼部奏请修改科场条例六条：一、房考误用墨笔，罚俸一年。二、试卷内有墨笔添改者，主考降三级调用。因脱落一二字代为添注者，罚俸一年。三、文内字句有疵者，罚停一科。四、卷内有挖补抬头者，罚停二科。五、卷内誊录漏写姓名者，将该书吏责革，誊录官罚俸。六、试卷于应抬头字样不行抬写者，罚俸一科；其双单抬头偶误者，免议。得旨：嗣后中式墨卷有于抬头处挖补者，仍照挖补字数之例，罚停一科。余依议。

二十一日（3月1日）

2 大学士潘世恩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月初一日（3月10日）

3 令巴尔楚克屯田起征。新疆巴尔楚克之毛拉巴什赛克三一带荒地，前经奏准开垦屯田后，认垦之民源源踵至，已开田二万四千余亩，共招种地民人三百六十余名，水畅土肥，夏秋二禾收成均在九分以上。至是，叶尔羌参赞大臣长清奏请自道光十四年（1834）起按亩升科。得旨：所有巴尔楚克新垦地亩，准其仿照北路升科则例，及民屯认垦成案，酌中轻定科则，同喀什噶尔屯田，均自道光十四年起征，以供兵糈。

但长清等不同意照北路成案办理，寻奏：回疆距口内较远，兹当创办之始，只有民人到屯认垦，尚无携眷而来者，若仿照北路招民开垦成案办理，每亩粮额输纳八升，科则稍重，未免无所区别，非所以广招徕而示体恤。奏中建议每亩征收小麦三升，俾屯民易于输将，并请广为招集，如有内地无业贫民，携眷踵至者，拨给地亩，令其开垦谋生。

道光帝降旨允行，且谕：不得假开荒名目，强占回民产业，别生事端。著长清等确切查明，所有现在试垦屯田，如实系荒地，即划清界址，拨给开垦，倘查有回产在内，趁此试办之初，早为清理。现在试垦业有成效，可否即以回易民，令其就近承种，尤可日久相安，彼时即可将认垦民人，陆续妥遣回籍，亦属一劳永逸，庶无后患。

初十日（3月19日）

4 释遣戍新疆已革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提督刘荣庆回籍。二人前因平息湖南瑶族赵金龙起义不力而获罪。

十四日（3月23日）

5 以湖北武昌、汉阳粮价增昂，令贷司库银，招商赴四川、湖南买米，免各关津米税。

二十四日（4月2日）

6 令在四爱曼蒙古地区弛禁鹿茸。为解决河工修费，伊犁将军特依顺保等曾奏请弛禁商民贩运鹿茸，以增加税收。经大学士、军机大臣议覆后，又谕令特依顺保等复加详核，是否永无流弊，不至苦累四爱曼蒙古。至是奏覆：四爱曼蒙古等多以打牲为业，如蒙弛禁，将来所获鹿茸，即可随时赴城售卖，自无从前讹诈之弊，实于蒙古生计有益。至各爱曼向不准商民前往贸易，定例极严，将来所获鹿茸，系各蒙古携至城中交易，且既系奉官不禁，亦不肯被商民减价收买，商民向不准私赴各爱曼，猎户更不敢私打牲畜，是弛禁鹿茸之事，于蒙古等生计尚无流弊。从之。

7 是月，江苏巡抚林则徐为李彦章所编《江南催耕课稻编》作序，提倡在江苏种早稻，略言：近者潘功甫舍人劝行区田法，曰深耕、早种、稀种、多收，此诚不刊之论，而从之者盖寡，非不知区田之利远且大也，惮目前之多费，以改图为弗便，所谓难与虑始耳。夫农民习其事而不明其理，惟以循常蹈故为安。吾侪读书稽古，明其理矣，而于事未习，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有难以口舌争者。余因就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具耰褫襮，举所闻树艺之法与谷种之可致者，咸与老农谋所以试之，以示率作兴事之义。于是得早稻数种，自四十日籽至六十日籽皆于惊蛰后浸种，

春分后入土，俟苗茁而分莳之。此数种者，固吾闽所传占城之稻，自宋时流布中国，至今两粤、荆湖、江右、浙东皆艺之。所获与晚稻等，岁得两熟。吴都赋云“国税再熟之稻”，是早晚两禾皆吴中所宜也。吴民纵不欲行区田法，而于两熟之利，岂独无动于中乎？然春耕之废久矣。〖1〗

三月初一日（4月9日）

8 以州县仓储弊端已深，致使常平几为虚设，给事中黄爵滋奏请清理。其在奏中详细揭露州县仓储积弊，概之为“四弊”：一、交待之侵挪掩饰：州县仓储谷数，往往有簿无谷，印官交接，虚出通关，只取仓书一结，后任若以接收为难，监临转嫌其挑剔。其久任之员，遇上司认真盘查，则挪东垫西，支吾凑款，卸事之日，辄据册结为凭。上官避失察之咎，新任畏委盘之累，相蒙相忍，总以迁去为幸。二、赈拨之侵挪掩饰：仓谷既不敷额，不但散给变价，岁捏支销，或遇放赈开仓，动碾平粜，往往虚增户口，开除谷银。又或申造花名虚册，捏称闻赈归来。是以报销之巧，遂其干没之私。偶遇接济别区，辄又挪移社仓，勒捐富户，及至奉文买补，又复借端抑派，民赔垫解，官收价银，以致胥役吏书，将有粮之家，逐户索求，争营免买，而良农之苦累不堪。三、借放之侵挪掩饰：社仓分建各乡，听民春借秋还，原以济常平之不及。其有不应借而私给，并不愿借而勒领，有司不加查察，所报正副社长，率多雇名顶充，任听差里保乡约牌头私相递交，或有仓无谷，或仓谷具无，仅存册籍。每年各甲，轮年接受，甚至变谷为钱，加息收放，从无其事。间有谷尚存仓，蠹役耸官，托

言厘弊，将社谷尽移入城，以为挪垫之地。四、经理之侵挪掩饰：义仓系多民捐，或买或输，存以备赈，不准借粜。其初承管者身家颇裕，才识较长，迨经理有年，岁积羡余，垂涎染指，非官吏授意，即借此夤缘，朋分捏报，巧为支销。或托称霉变，或添置田亩，竟至价虚谷蚀，有契无田，尽归乌有。以上四弊，皆从有名无实而起，愿者尚止讳饰，黠者遂肆侵吞。臣不敢谓各直省州县皆然，实各直省州县通病。〖2〗有旨：命各直省督抚府尹确切访查，饬令各道府亲加查核，一有亏挪，从严参办。

二十日（4月28日）

9 禁止流民藉词蒙混出关。山海关自准令贫民出口之日起，共放出四千六百余人，多来自直隶、山东，俱前赴盛京、吉林所属地方谋生，以边外地尽膏腴，能耕种营生。根据已定章程，每年庄稼成熟后，应饬令流民回籍，然因上年丰收，流民安居乐土，迄今竟无一户回籍进关，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至是，山海关副都统孟魁奏请查禁，不许流民藉词蒙混出关，占种官荒。得旨：盛京、吉林乃国家开基根本之地，风气素淳，此等流民，趋之若鹜，势须占种官荒，不免滋生讼端，且恐会匪蔓生，藉此诡计弊混。著直隶总督琦善、山东巡抚钟祥迅即通饬所属府州县，遍行晓谕，俾穷乡僻壤，咸使闻知，不可轻去其乡。嗣后除贸易探亲，及实系贫民，形同乞丐，襁负而至，虽携带妻子，仍照例发给执照出关外，其藉贫民名目，迁徙眷属，乘坐大小车辆，前往奉天、吉林种地营生者，概行截回，以杜蒙混。

五月十九日（6月25日）

10 命刀正宗承袭云南思茅车里土司。云南思茅厅所属之车里土司刀绳武，屡次集练，向其叔土舍刀太康哄斗。云贵总督阮元闻讯，派员晓谕，令其解散。然刀绳武藐抗不遵，“反纠结倮夷，纵夷激衅”。阮元派兵攻剿，卡破练散，刀绳武带印潜逃。至是报闻，著阮元不必令兵练深入穷追，只须派人留心侦查，密为购缉。又依例，车里土司世职，以刀绳武负罪在逃，其子不得再袭，而令将刀太康之长子刀正宗断与刀太和为嗣，承袭车里土司为世职。

11 是月，江西大雨时行，滨江湖一带低洼田地民居多被水淹。南昌府之南昌、新建、丰城、进贤，瑞州府之高安，临江府之清江、新淦、峡江，吉安府之庐陵，建昌府之广昌，南康府之建昌等县，俱被水冲坍田庐圩堤，淹毙人口，间有城垣、监狱、仓库、驿马被淹之处。

12 福州地区连降大雨，上游溪水溢涨，省城之西南、东南被水，城厢内外积水丈余及四五尺不等，营房、塘汛、衙署、仓廒及乡民田园俱淹浸。

六月初三日（7月9日）

13 河东河道总督吴帮庆丈量黄河、运河官堤民堰，划清界址，建立石碣，禁止居民偷种麦菜。有旨：令逐渐清理整饬，勉力为之，勿懈。

初十日（7月16日）

14 定流民租种苗田章程。近年来，湖广因水患，有流民进入贵州苗疆，其始不过数十人，散入苗族地区，租种山田，庄稼成熟后，获利颇丰，遂结盖草房，搬运妻孥前往。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均往兴义府一带。至是，道光帝闻报，以汉苗杂处，易起衅端，命云贵总督阮元、湖广总督讷尔经额等查禁，并妥议章程。

九月，湖南巡抚吴荣光奏准查禁流民潜越苗疆章程四条：一、严查流民来路，以清其源。二、严禁流民去路，以遏其流。三、严禁流民潜入苗瑶地方租种山田。四、严禁湖面土棍、渔户勾引流民，潜匿滋事。十二月，阮元奏准禁止流民租种苗田章程三条：一、外省流民私佃苗田，应严明立禁。二、近苗客户，不得续行当买苗产。三、续来流民，预宜盘诘递送，稽查游棍，以安苗境。均从之。

十七日（7月23日）

15 封闭甘肃安西州普城山铅洞。从总督杨遇春请。

二十八日（8月3日）

16 谕令于达赖喇嘛正师傅萨玛第巴克什之衍宗禅师名号内赏加“翊教”二字，其副师傅嘉木巴勒伊什丹贝嘉木磋赏给诺们汗敕书印信，副师傅噶拉丹旧池巴阿旺念扎赏给班第达，以示鼓励。

七月十一日（8月15日）

17 四川峨边厅雅扎支彝再起事。

六月，四川峨边厅十三支彝中之雅扎支彝，因当地荒歉乏食，有娃子窃挖汉民竹笋，致被殴毙，引起彝汉冲突。雅扎支彝出寨滋衅，且联络马边厅支彝，纠众焚掠。提督杨芳闻讯，督军前往剿办。十三支彝闻官军抵临，有十二支头人俱往投首，情愿将本支附和滋事娃子清出捆献。但此案起首之雅扎与乌拋家石毕，恃其地险，抗不出见。经杨芳调兵进剿，歼毙三十余名，俘获首领石毕、双甲等。“其余未投各支，闻风知畏，陆续投见，愿同十二支赤夷公举夷长，各自钤束娃子，永保安静”。

至是，道光帝闻报，令成都将军瑚松额、四川总督鄂山等悉心筹画，毋贻后患。

然仅隔月余，雅扎彝民又起事，乘夜间突袭双卡、白沙河，掠走汉族男女六十余人，以之作人质，要求换回上次被俘之双甲。瑚松额等派城守营参将唐永清与峨边厅徐久道率兵前往，“谕以恩威”，夺回人质。十二月初，官军进攻彝军据点黄草坪，俘获其首领木勒等。起事暂时平息。

事后，道光帝回溯峨边厅彝族聚居地区不断起事之经过，以为四川地方文武官员办理不善，令将瑚松额、鄂山、杨芳等降级使用。

十六日（8月20日）

18 梁发在广州散发《劝世良言》。

梁发又名梁亚发，广东高明（今高鹤）人。嘉庆九年

（1804）至广州作雕版印刷工，后为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雇用，刻印中译本《圣经》等。嘉庆二十一年（1816）受洗入基督教（新教）。道光三年（1823），在澳门被马礼逊指派为宣教士，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道光十二年（1832），在广州著《劝世良言》，经马礼逊修订后付印。此书共九卷，分九册，约九万字。其内容多半集《圣经》章节而成，又结合中国风土人情，阐发基督教教义，“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3〗。道光十三年（1833）秋广州举行童子试，梁发即在考场附近将《圣经》和《劝世良言》等分发给考生。〖4〗

本年秋，在广州举行乡试，梁发再次到考场散发《圣经》和《劝世良言》等，遂被捕。其自述被捕经过曰：今年适逢三年一次之乡试，各县秀才皆齐集省城（按指广州）应试，于是我遂想从速将布道小书派送于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阴历七月十六日）我遂约同吴亚清（按以下人名皆译名）、周亚生及梁亚新将书籍携往派送。是日共派出圣经日课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喜欢接受，并无任何滋扰；我侪皆甚为快慰。翌日又同样派送一千份，亦并无事情发生。到第三日，当我侪派完数百份之时，有巡卒前来将吴亚清及书籍一份拿去，将亚清押至南海县知县之前。该知县将书籍阅过之后，随嘱该巡卒等以后不必干涉此等闲事，因此巡卒遂停止彼等之干涉，而吴亚清即被释回矣。第四日，我等见知县已表示不干涉此派送圣经日课及小书之事，遂继续进行我等之工作。谁知当我等派完了数百份之后，突有数人带领巡卒数名前来，将我及圣经十份抓去，我幸而半途从彼之掌握中脱逃回家。三十一

日，广州知府差人至我省城之寓所，将周亚生及其同伴捕至面前审讯。第二日，知府遂派出多人来缉捕我，但捕我不着。九月二日，由周亚生带彼等重来，将印刷人吴英泰捕去。四日，周亚生又带彼等到邻村中捕去别一印刷人亚集，同时又搜去圣经日课四百本，木版一大束。六日，彼等又捕雕版人亚清。八日，我听见以上所发生之事，遂立刻带我之妻女逃至江门，后逃往赤坎。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35年1月15）之一封信中亦讲到此事〖5〗：

吾人须知此等书籍在中国人之眼光看来，直为外国书而非播传基督真理之书，故此次迫害之起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如果当时中国未与英国政府发生冲突，则我侪相信此种书籍之分送一定无人阻挠。此事在八月廿五日〖6〗呈报知府后几已平息，后来因为三十日〖7〗晨那俾亚〖8〗贴出用华文所写成之布告（内列述中国政府待遇英侨之不公），遂致旧案重翻。自从那俾亚之布告一出之后，立即引起中国人一片反对卖国贼之声浪。当时就有人将此事报告南海县知县及广州知府，三十一日〖9〗官府即派巡卒至梁发寓所搜查，并于翌日发表下列之告示：

南海县正堂黄为特别严禁事，照得刊印诲淫及有害心术之书籍，久干厉禁，但查近有不逞之徒竟胆敢刊印诲淫及有害心术之外国异端书籍，诈称劝世文，以派送与人，实属目无王法。除饬巡卒严密查拿，如有犯此者，一经审讯属实，定必严为究办，所有木版概予搜毁外，合行出示严禁，仰生员人等一体知悉，尔等如藏有违禁之不良书籍，

可立刻将版销毁。如有胆敢故违功令，印行及散播此等书籍，定必严拿究办，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贻后悔。特示。道光十四年 月 日。〖10〗

二十九日（9月2日）

19 英国派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

上年七月，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独占权。十一月，枢密院下令将其改组为统治印度之行政机关，禁绝其一切商务活动。在废止东印度公司特权之前，清两广总督卢坤风闻公司将解散，其担心嗣后来华英商将因无人管理而惹事生非，遂传谕英国大班，要求英国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接替公司大班，总管贸易事务。英国政府决定乘此机会设立驻华商务监督，以接替东印度公司大班。英王任命律劳卑为第一监督（又称总监督）、德庇时为第二监督、罗宾生为第三监督，且有三条训令：一、采取和善态度，不要激起中国的猜忌与恶感。二、处理英人在华所发生的纠纷。三、非万不得已，不要借助陆海军。英国外相亦给律劳卑五点指示：一、到广州后，以书函通知两广总督。二、设法推广商业于广州以外的其他中国地方。三、设法与北京政府直接往来。四、除特别情形外，暂勿与中国另生新的关系，但如有机会，可先报告政府，等待训令。五、除特别必要情形外，勿令兵舰驶入虎门。〖11〗

律劳卑携家眷于六月初九日抵澳门，即草拟致两广总督信件，并改变以往之禀帖格式为平行公函款式。然后乘军舰前往穿鼻岛，换乘一只单桅船驶入黄埔，再换乘一只

商用小艇抵广州，住进英商馆，并令升起英国国旗。

卢坤闻知有新派英商头目抵华，即令行商前去传谕天朝定例。行商伍浩官等赶赴商馆与律劳卑接洽，律劳卑拒绝行商从中转达总督指示，坚持直接与总督交涉。二十日，律劳卑派秘书携带一封中文信件，前往总督衙门投递，然该秘书未能进入城门，其在城外等候三时许，无一位中国官员愿为代递。有官员告之，信既来自商务监督，即应由行商转递，且不得用公函款式。

卢坤闻报，令行商传谕律劳卑：

天朝大臣，均不得与外夷私通函信。夷目即以私函送余，本部堂例不收阅。至省城以外之夷馆，原系夷人来粤通商暂居之地，虽许其在商馆中饮食起卧与买卖货物，但不许其走出商馆任意游散。此皆法律所规定，不得妄违。总之，国家之有法律，到处皆然。英国且有法律，况堂堂天朝乎！天朝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胜于雷霆；光天之下，谁敢不服？天朝之庇护，普及四海，沐浴恩泽之国，数以万计。该夷目越波涛万里而来，职司商务考查与监督之责，理应深明处世自尊之道；况身为夷目，尤须认识自身之职，如不谦慎从事，将何以管束夷商耶？〖12〗

伍浩官等奉命赴商馆传谕，并向律劳卑建议将封面上总督之称呼稍加修改，将公函款式改为禀帖。律劳卑同意修改封面，而拒绝改公函为禀帖。〖13〗

卢坤与律劳卑各持己见，不肯让步。后经行商斡旋，卢坤决定派遣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东协台到商馆与英国头目会谈，以了解律劳卑来华之目的。会谈定于七月十九日在英商馆举行，但会谈之前，双方为排座次发生争执，

俱要求坐上座而不肯相让，结果中国官员决定不举行会谈，而只询问三件事：律劳卑来广州之原因；其职务之性质；何时回澳门。律劳卑回答，其应中国方面要求，受英王任命，来广州管理一切商务事宜；职务性质其在致总督信中已经谈到，如果他们愿意代递，尽可先行启阅；回澳门时间要视其方便而定。“这次会议，除了寻常的礼貌之外，就是这样结束了。”〖14〗

七月二十二日律劳卑发布一份用石版印刷之中文公告，解释其来华目的，说明中英之争影响中国人之利益，并告诫英商不必以断绝贸易为虑。〖15〗

卢坤则作出严厉反应，至是发布文告，谴责英人种种破坏天朝法令之行径，并下封舱令：除未经停止以前买卖已定各货，仍准发运外，兹本部堂、院会同酌议，自本月十二日〖16〗起，将英吉利国买卖一概停止，除谕饬各洋商遵照，将夷馆买办、通事及雇役人等一概撤出。〖17〗事后，卢坤奏报朝廷，说明事情经过及封仓理由。道光帝肯定封仓之举，并指示：该夷目既执拗顽梗，不遵法度，自当照例封舱，稍示惩抑，俾知畏惧。如该夷目及早改悔，照常恭顺，恳求贸易，即准奏请开舱，只期以情理之真诚，化犬羊之桀骜。但能无伤大体，即无庸过事苛求。倘若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则反噬，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至于外夷在内地通市，如能照常安静，自当一视同仁，曲加体恤，况天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该国贸易百数十年，诸事均有旧章，岂能以该夷目一人之执谬，绝商舶之往来？

律劳卑亦不示弱，决定对中国用兵。其认为清朝军队

极为无能，曾致函在印度之格雷伯爵称："一支只有弓箭、长矛和盾的军队怎么能抵挡住一队富有经验的英国老兵呢？我确信他们任何时候都不敢进攻，在虎门的炮台根本不足挂齿的，炮台上根本没有人。"〖18〗八月初三日，其命令巡洋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灭古"号驶入内河，随后强行驶过虎门，并击毁虎门、横档各炮台，初九日进泊黄埔。广州将军哈丰阿急令统带左廷桐、协领海明率兵三百五十名，驾船前往猎德隘口，会同绿营将弁堵防。〖19〗

律劳卑于八月初六日发出布告，指责卢坤封舱之举，警告广东地方官负有挑起战争之责任，并扬言将向北京皇帝控诉总督之行为，最后夸耀其君主与国家，称："卢督宪节次谕内擅称，吾君主向来恭顺等因，缘着即诉知以英国大主权能嵬嵬，版图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属广汪，土产丰盛，即大清亦非能比权；有勇猛兵卒，集成大军，所攻皆胜；亦有水师大船，内有带至百二十大炮者，巡奕各洋，并中华之人所未敢驶到各海，亦无不到。故请督宪自问，此吾大君焉有恭顺何人之意耶？"〖20〗

卢坤针对律劳卑之武装挑衅，亦加强战备，下令用大船十二只，每只用大石块十万斤，横沉水内，用粗大锚缆系碇。复用水排在水面阻塞，堵其人省水路。并调集提标大师船二只，军标大小师船六只，及新会、顺德各营县内河巡船二十余只，配足弁兵，整备军械，在该处河面巡防。又调拨督标兵丁三百名，抚标兵丁三百名，提标兵丁七百名，府县壮丁三百名，均听提督调用。预备大柴船二十余只，草船百余只，并檄调碣石镇师船八只，阳江、广海师船四只，添调督提二标陆营锐卒，一俟外海师船驶到数只，

即与提督曾胜密筹，督率弁兵，水陆并进，严行驱逐。〖21〗

英商见水上兵船被围堵，陆上商馆被监视，买办等服务人员全部撤离，食物供应被切断，贸易停止，遂对律劳卑表示强烈不满。律劳卑只得妥协。八月十九日其命令两艘巡洋舰离开黄埔。同日与随员从广州乘船启程，在八只武装船只护送下，缓缓驶出珠江，奔赴澳门。二十七日，卢坤下令恢复贸易。

律劳卑于九月初九日在澳门病死。医生诊断，“病源完全由于他在广州时操劳过度和忧虑不安所造成的”〖22〗。

八月十二日（9月14日）

20 十世达赖喇嘛于四月初七日在释迦牟尼佛前，由七世班禅为其授比丘戒。道光帝为此特降谕旨，并赏赐黄哈达、珊瑚念珠等，由驻藏大臣于是日在布达拉宫颁赐，达赖喇嘛行九叩礼跪受。〖23〗

九月初三日（10月5日）

21 以江南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

初十日（10月12日）

22 广东官员试探弛禁鸦片。道光帝对鸦片输入持严禁态度，封疆大吏、御史言官亦纷纷上书言禁，然私下亦有人在议论弛禁，尤其在广东部分官员和士子中，已逐渐形成较为成熟之弛禁论。广东按察使许乃济即其中之一。许认为鸦片决非文告可以禁止，而任其下去，其危害无所底止〖24〗，故萌生弛禁想法。广东顺德人何太青向其进言，应“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

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25〗。许乃济为之所动，又与监课书院之吴兰修商议，吴亦赞同何太青意见，并撰写《弭害论》，阐述弛禁主张。本年夏，有人奏，英国趸船终年停泊伶仃洋及大屿山，快艇飞行递送，鸦片输入愈禁愈多，纹银出洋，禁而不止。道光帝即令广东督抚督促属下“将趸船设法驱逐”。是日，两广总督卢坤与粤海关监督彭年复奏，委婉说明驱逐趸船十分困难，并递上附片一件，题为《粤士私议》。《粤士私议》乃据《弭害论》改写而成，谓“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闽，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入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26〗以私议形式，试探可否弛禁。道光帝对此未加表态，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27〗

十月十八日（11 月 18 日）

23 册立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

二十五日（11 月 25 日）

24 令查澳门所设炮台。

有人奏：广东省澳门地方，距省城三百余里，向有夷商携眷寄住，已历二百余年，各国夷恭顺奉法，惟英吉利夷情狡悍。该夷等于澳门自筑炮台六座，曰东望洋炮台，

置炮七位，曰西望洋炮台，置炮五位，曰娘妈角炮台，置炮二十六位，曰南环炮台，置炮三位，曰噶兰斯炮台，置炮七位，其最大者曰三巴炮台，置炮二十八位，各贮火药于左侧，此外尚闻置炮百余位。约计置炮共二百余位，有大炮六十余位，余炮差小，其最大者重二千斤，长二丈，炮口能容蛇行而入者三人。又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鬼奴为之，终年训练无间寒暑。有旨：著两广总督等务查明实情，设法办理。

寻工部侍郎赛尚阿奉旨前往广东查办，其覆奏称，澳门炮台并非英人所建，而是“澳夷自筑炮台，训练番哨”〖28〗。

继之，广州将军哈丰阿等亦奏，澳门炮台确系“澳夷自筑”，其驻军有二百四十名，又头目兵总五六十人。并查明，住澳夷入共五百余家，男丁大小一千余人，黑夷奴二百余人。此外，现有英吉利商人十九人，花旗、佛兰西各国自一二人至七八人不等。〖29〗

十一月二十三日（12 月 23 日）

25 以巴燕岱满洲营八旗生齿日繁，其不能得食钱粮之壮丁日事旷闲，谕令照惠远城添设壮丁章程，每旗佐领下添设壮丁三名，十六佐领共添壮丁四十八名，每名每月给公费银一两。

二十五日（12 月 25 日）

26 查察四川地方蠹役。吏役横行乃道光朝一大弊政，而四川吏役人数最多，蠹役尤横。有人奏：四川吏役在大州县或有千余人，小州县亦数百人、百余人不等，遇有民间词讼事件，官准一案，差派数役往传，以致差役勒索多

方，动辄破产。至缉捕窃盗，亦向事主索发脚钱，私取乞丐，导致窝家诈脏，以饱私囊，真贼反令远扬。诬扳有隙之家，逐户磕索，以乞丐送官搪塞。此等差役相继承充，良民受累。又川省文武衙门书役弁兵多于衙署侧近设局招赌，名曰厅子，而武署尤甚。每日招引城乡富民、土豪地棍设局赌钱，抽头分利，破家荡产，贻害匪细。又川省佐杂等官，皆设有书役多人，串唆擅受，需索多赃，牵连贫民受累。并不肖生监，盘踞说合，及至卸任，将牌票稿件，概行烧毁，一无凭证。擅受之巧，无过于此。故川省谓佐杂官为买卖衙门。道光帝闻报，著瑚松额、鄂山将各项情弊，逐细搜查，设法妥立章程。

至是，鄂山等覆奏：川省递解人犯及护送铜铅船只，差事太繁，额外多设差役，在所不免。经前督臣全行裁撤，准于额设外量添帮役，大缺不得过二百名，小缺一百五十名。严稽查章程，恪遵办理。兹复严饬厅县，实力奉行，仍责成该管道府，就近查察。

27 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文孚为大学士，户部尚书穆彰阿为协办大学士。

28 是月，王引之卒。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治学，以父王念孙为师，从事声音、文字、训诂之学。著作有《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经传释词》十卷，《太岁考》二卷，《春秋名字解诂》二卷，《字典考证》十二卷等。论者谓其著述“不为凿空之谈，不为墨守之见，聚讼之说，则求其是，假借

之字，则正其解”。〖30〗

十二月二十日（1835年1月18日）

29 追缴广州行商拖次海关饷银。广东行商近年疲敝，致使粤海关拖欠饷银有增无减，至道光十二年（1832）欠新旧饷银二百六十余万两。查其缘由，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查办泰和行商颜时英一案。该行倒歇后，查出欠款。此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吴昭平案、五十九年（1794）有石中和案，嘉庆年间有沐时芳、郑崇谦等案，均在倒歇后查出欠款。所有欠款，无论“饷欠夷欠”，均由现商分摊代赔。道光四年（1824）以后，丽泉等五行倒歇，现商代赔欠项达二百余万两，加之比年洋货滞销，商力转输竭蹷，致饷项不能依限全完。本年十月，道光帝令调查商欠原因，妥议章程，杜绝弊端。至是，卢坤等奏上《查办粤海关商欠饷银大概情形由》，在说明商欠原委后，又报告查抄追赔经过。〖31〗有旨：再令妥议章程，俾商力不致日疲，饷欠不致悬宕。〖32〗次年四月，卢坤、彭年联衔奏上《分别查办粤海关旧欠新收各款由》，请将新饷加紧催征，力杜挪掩，旧欠分限带征，五年全完。〖33〗从之。

二十二日（1月20日）

30 两淮盐务之论争。

陶澍改革两淮盐务，引起有关方面之利益冲突，故时有论争。上年，漕督贵庆奏，沿途派委漕弁搜查回空私盐，有碍遄行，请将漕弁撤回，并江、广道远苦丁，请于例带食盐外，加增买带，过扬州时纳课给照，准其售卖。而陶

澍认为，若将漕弁撤退，则帮丁舵水人等放胆买盐，必使长芦之私盐畅销，淮南之盐则无从销售。旋御史许球上奏，指责淘澍一味济之以猛，堵截搜查，致使漕运回空军船，因所带芦盐被查，非旦未获利，反倒触科条，全亏资本，是贵庆筹议恤丁，非徒有益而又害之，殊不足折服帮丁之心。又言：江、广军船人数众多，万一起衅，必致贻误归次。道光帝命陶澍查办。寻陶澍覆奏：盐为官物，在平民不能纵任贩私，况粮船水手，律有专条。今只搜起其盐，趱行而过，是正因漕务而济以宽，似不得谓一味以猛。道光帝是之。

至是，许球又奏，两淮盐务办理支饰。户部奉旨核查，称：两淮历年题报额征课款，上年纲征完银数较十一年（1831）少征二十三万余两，较十二年（1832）少征四十四万余两。道光帝即谕陶澍：该督如有天良，即当实力疏销，通盘筹画，倘毫无实效，必治以应得之罪。而陶澍上奏辩言：上三年纲收银二百七万六千余两，比较十一年实多收银十四万三千余两，比较十二年仅少收银五万三千余两。现在未运各引，多至一纲有余，此系旧纲未竣，并非本纲应运之引。兼值频年灾歉，商人之成本既增，各岸之疏销未畅。本年新引现已开纲，饬运司赶紧设法办理。因思裁革浮费，为众怨所归，复以议驳太戆，难免藉端报复，浮言所至，商情观望，应办事宜，不免阻滞，然亦不敢避嫌避怨。道光帝即予鼓励，谕曰：嗣后若果有成效，年胜一年，朕岂不为卿作主之理？无恤其他。〖34〗

31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百万八千五百七十四人〖35〗，存仓米谷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七十六石。

〖1〗《林则徐年谱》449—450页。

〖2〗《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黄爵滋《州县仓储有名无实疏》。

〖3〗《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2期。

〖4〗邹身成《〈劝世良言〉与洪秀全早期的宗教思想》，见《天国史事释论》。

〖5〗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2期。

〖6〗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二十三日。

〖7〗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二十六日。

〖8〗那俾亚可能即是律劳卑。

〖9〗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二十七日。

〖10〗此处应为公元1834年8月30日，道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11〗《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371页。

〖1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144—145页。

〖1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142页。

〖1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142页。

〖15〗《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8页。

〖16〗"本月十二日"疑为本月二日，即9月2日，阴历七月二十九日。

〖17〗《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8—9页。

〖18〗转引自《林钦差与鸦片战争》57页。

〖19〗《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85—86页《哈丰阿等奏防堵英吉利情形由》。

〖20〗《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16—17页。

〖21〗《史料旬刊》23期842—844页。

〖2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157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七世班禅为给十世达赖喇嘛授比

丘戒事奏书》，藏历木马年（道光十四年）；西藏档案馆藏：《十世达赖喇嘛为蒙赏赐受比丘戒礼及正副经师名号事谢恩奏书稿》，藏历木马年（道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两件均见《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220—221页。

〖24〗《夷氛闻记》卷一。

〖25〗《夷氛闻记》卷一。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册133页。

〖27〗《夷氛闻记》卷一。

〖28〗《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144页，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赛尚阿《复奏澳夷炮台番哨并未得之传闻由》。

〖29〗《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163页，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哈丰阿等《查明澳门炮台情形由》。

〖30〗《续碑传集》卷十，汤金钊《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工部尚书加二级谥文简伯申王公墓志铭》。

〖31〗《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146—152页，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卢坤《查办粤海关商欠饷银大概情形由》。

〖3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154页，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

〖3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221—222页，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卢坤等《分别查办粤海关旧欠新收各款由》。

〖34〗《清史列传》卷三七《陶澍传》。

〖35〗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七百零三万九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清通鉴　卷一九二

道光十五年　乙未　公元1835年

正月初四日（2月1日）

1 曹振镛卒。

曹振镛（1750—1835），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历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多次任学政、考官，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为官之道，自谓“多磕头，少说话”。〖1〗

初十日（2月7日）

2 令古城（今新疆奇台县西南）茶税仍行尽收尽解。

道光六年（1826），署伊犁将军长龄等会议新疆茶税，定于古城设局抽收，分别杂茶之粗细，以定税则之多寡，统计一岁所征税课，约得银八千两，但以商贩销售多寡难

以预定，试行三年再为定额。〖2〗嗣因新疆筹办善后，禁止行茶，商贩各色茶斤暂为封贮。自道光八年（1828）十月始开局弛禁，至十一年（1831）九月底，三年期满，统计每年所收税银均未达原估八千两之数。乌鲁木齐都统成格奏，该处试收茶税定于未准通商以前，若依之定额，恐以后商贩流通，税课充裕，难保无抽多报少之弊，请再展限三年，继续试收。得旨：依议。〖3〗至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底，又届三年期满。至是，乌鲁木齐都统长清奏请再展限三年，略言：今展限期满，每年抽获税银一万一百至一万五千余两不等，照依原估八千余两之数有盈无绌，自应遵照前奏，酌中定额，但商贩往来售销之盈缩难以预定，虽现在古城来茶壅积，价亦渐落，而此次展限以后，较之上次未准通商以前，抽获税银几至加倍，此即数年来回疆茶路通行之明征也。若遽定以税额，如遇抽收不足，固难着落赔补，而此后回疆靖谧，如茶贩畅销，较展限期内更有盈余，日久弊生，即不免有抽多报少之弊，转于税课无益。请仍责成该县尽收尽报，按季批解。〖4〗从之。

新疆茶叶贸易弛禁后，古城茶税增加，却影响甘肃官茶之行销。甘肃设立茶商，每年行销官引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道，交纳课银十二万二百九十三两，以充兵饷用。此项官茶向行西宁、庄浪、甘州（今属甘肃张掖）三司地方，庄司地面稍狭，惟西司则与蒙古、西藏接壤，甘司则直达新疆，引地宽广，销售极为疏畅。迨至道光二年（1822），陕甘总督那彦成酌议蒙民买粮配茶章程，每粮一石，只准配茶二封，若单买茶者，亦不得过三封。此举原为一时控制权宜起见，而西司地方由此需茶较少，运销渐形塞滞，

所赖者惟甘州一司。该官商将茶封运至凉州（今甘肃武威）、肃州，交给各商贩运出口，前赴新疆南北各城销售，以资纳课。近年以来，因北路商民经前任伊犁将军庆祥等奏准兴贩杂茶，在于口外地方行销纳税，遂以官商所附茶〖5〗改名易式，影射售私，致将官茶行引之区，尽为若辈牟利之薮，引课日积，商力不前。杨遇春任陕甘总督时，曾查禁北商私贩，然收效甚微。瑚松额于本年正月接任陕甘总督后，应官商所请，访察行茶利弊，设法疏通。寻奏：查北商原定茶色本只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以及安化、广合、大小斤砖等项，因其无碍官商附茶，是以就其茶色粗细定为税则多寡，于古城设局抽收，年终拨归甘肃茶商汇报，以补引课不足。如有私带附茶者，仍以私论罪。嗣该商民等又贩有千两、百两二种，经乌鲁木齐都统以质色与安化斤砖相仿，请即照安化斤砖定则纳税销售，咨部复准。从兹茶色愈杂，影射愈多，充斥新疆不可禁遏。古城所收税项今所增不下一倍，若非夹带附茶改装贩卖，何能畅销如此？且官商税课重，北商轻，致使北商充满边城，而官商竟无销茶之路，既无销路，课何从出？如今若要疏引，必以杜私为要。嗣后凡有口外行引之区，止准北商贩卖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等六色杂茶，其余千两、百两大小砖茶、红封、蓝封、帽合、甬子等一切茶斤，一概不许兴贩。〖6〗

二十二日（2月19日）

3 长龄因收受馈赠被罚。向例，新疆西北两路各城将军大臣等，镇守地方，统驭“夷众”，遇有“夷使”致送马

匹等物，准其量为收受，加恩赏赉，此系于因时制宜之中，寓怀远人之意；至在京文武大臣等义无外交，应概绝馈赠，以避嫌疑。然大学士长龄近日于浩罕使节馈送葡萄时，并不正词晓谕，而率行收受，并将原呈代奏，殊不合于例。至是，刑部奉旨议处，拟降三级调用。道光帝念其前在喀什噶尔军营著有微劳，著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仍革退御前大臣职衔，毋庸管理户部事务。

二月初十日（3月8日）

4修订《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上年因发生律劳卑事件，已革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彭年等对道光十一年（1831）颁布之《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作修订，成《增易防范夷人章程八条》，至是奏准：一、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若有擅入十字门及虎门各海口者，即将夷商货船全行封舱，停止贸易。二、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番哨人等至省，责成行商一体稽查，若有违规进入者，不准令其入馆，如有容留隐匿，即将该行商照私通外国治罪。三、夷船引水、买办，应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准私雇。四、夷船雇用民人，明定限制，每夷馆一间，只准用看门人二名，挑水四名，夷商一人雇看货夫一名，不许额外多用。五、夷人在内河驶用船只，分别裁节，并禁不时闲游。六、夷人应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如系控告洋商事件，或洋商有抑揞不为代转禀之事，仍准夷人自赴地方官衙门禀讦，立提洋商讯究。七、洋商承保夷船，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八、夷船在洋私买税货，责成水师查拿，并咨沿海各省稽查。〔7〕

【考异】与卢坤会奏防夷新规八条之粤海关监督《粤海关志》作中祥《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据此转载时亦作中祥。实误。此时粤海关监督应为彭年。查卢坤等上奏防夷新章事在道光十五年初，而中祥已于道光十四年任满离粤。新任监督彭年于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抵粤接任，并在到任后有专门接印奏报，同时附有一片，报告律劳卑已离广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册135—136页《道光朝外洋通商案》）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载道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卢坤等奏折中亦说明《增易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系由卢坤、祁𡎴和粤海关监督彭年酌议并奏上。

二十五日（3月23日）

5 命文孚为文渊阁大学士，潘世恩为东阁大学士，阮元为体仁阁大学士。

三月初四日（4月1日）

6 先天教曹顺起事。

先天教乃八卦教中离卦教之一支。离卦教于康熙乾隆年间流传于河南商丘一带，其教首为“透天真人”郜云龙。郜氏传徒跪香，口授心法，赌咒发誓，收受基钱，颇有势力。乾隆三十七年（1772），教首刘省过犯案，供出郜氏，郜云龙后人郜大、郜二、郜三被杀。此后，离卦教分为两支。一支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从河南迁徙至山东聊城。一支仍留在河南暗中传教，为首者乃郜与。嘉庆十八年（1813）秋，直鲁豫三省爆发大规模八卦教起义，离卦教郜姓虽无一人参与其变，但皆因习教，受到牵连。为躲避

官府追究，离卦教徒讳称离卦教，而改称它名。其中叶生宽、王宁一支称先天教。叶生宽原籍山西平定，寄居直隶钜鹿，曾向钜鹿之傅济学习离卦教，傅济乃受河南郜氏一支传承。〖8〗叶生宽再传于王宁。王宁籍隶忻州，寄居赵城。经叶生宽和王宁，离卦教传入山西省，但改称先天教。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王宁在赵县传教时犯案，牵连被捕教徒二十余人，王宁和叶生宽被处以绞立决。〖9〗

王宁死后，王宁一系先天教由其徒韩鉴掌管。韩鉴曾于道光二年（1822）传徒曹顺。曹顺又向直隶人傅邦凝习教。道光十四年（1834）秋，韩鉴因年老力衰，无力经营教业，遂把教权交与曹顺。曹顺居山西赵城耿峪村，粗晓医道，习阴阳业，兼练拳棒，在当地颇有影响。其自称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因信者日众，遂自立教门，〖10〗宣称其门徒各有来历，为海瑞、魏延、杨四郎、徐庶、杨业、哪吒、孙猴等“转世”，以坚其信念。

本年正月，曹顺修房取土，偶获铜印一颗，大喜过望。据其后来供词称：“因想铜印非常之物，小人既能得授，将来自当大贵。又因徒众渐多，遂起意造反。”〖11〗

二月中旬，曹顺等始谋起事，“煽惑人众，陆续敛钱，打造军器。定期八月十五日遣人分往平阳府、霍州、洪洞、赵城四处，同时起事”〖12〗。三月初二日，起事计划为乡约张进武探得，张即进城准备告发，而先与赵城县吏董良史相商，董良史为先天教徒，“恐被供出，阻止未报”〖13〗。初三日，赵城县知县杨延亮访闻先天教“谋逆”消息，即令衙役郭二魁等往拿。衙役耿思亮亦为先天教徒，闻知此举，速往耿峪村送信，“嘱令赶早起事”。

曹顺等闻信，颇为慌张。韩鉴言："人少没有兵器，难敌官兵。"曹顺称："若被县官拿住，都没性命，不如先行动手。"遂定于初四日夜动手。〖14〗曹顺令门徒苗三娃等书写传单，并知会僧人道洪在城内接应。韩鉴等人则在村内搜取各家刀棍、农具，"将弯的改直，圆的出尖，像是矛枪样子，连夜打造"。曹顺恐众人畏惧枪炮，声称其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封韩奇、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李吉星、苗三娃为军师。共招集教徒二百余人，头上扎绸布作记号，红色为大，蓝色为中，其余惧挽青结。

是日三更，韩奇带领六七十人由赵城西面墙坍缺口处爬越进城，在道洪庙内汇齐。四更时开启北门，放入其余人众。韩奇、张汶斌携同道洪与众教徒进攻县衙，赵法玉、耿思亮在衙内接应，举火引路。徒众杀死知县杨延亮全家及幕友杨成鼎全家。杨延亮家丁焦福乘间逃出，赴州禀报。〖15〗

先天教徒占领县城后，分兵两路，于初五日向霍州城和洪洞县进发。攻打洪洞县之教徒约四五百人。洪洞县知县俞佐发于午刻闻报有"贼匪"势欲攻城，即与文武各员督率兵役，施放鸟枪，使"匪徒退避"。〖16〗攻打霍州城教徒约二千余人。〖17〗迨至城下，被城上施放枪炮击毙数人，徒众始知能避火器者系属妄诞，均各退避。〖18〗

当晚，杨法潮和韩五达先后从霍州与洪洞县逃回赵城县耿峪村，向曹顺报告"霍州、洪洞的人马都被城上官兵放枪打败"、"大众纷纷逃散"。曹顺即与李吉兴逃命而去。其七八年前听韩鉴告称，此教由山东一刘姓传到直隶，由直隶传到山西，遂往山东去寻姓刘。〖19〗途中与张汶斌相遇，三人同行，至山东曹州府观城县，躲避在城外荒僻

之破庙中。旋为巡查之营弁拿获，解省审讯。〖20〗曹顺、韩奇、郭世杰等二十人被凌迟处死，有七十七人被斩决枭示。〖21〗

二十四日（4月21日）

7令封闭甘肃玉门县磺洞。

四月十四日（5月11日）

8增改广东虎门炮台。两广总督卢坤奉旨查勘虎门海口炮台后，于兹奏请增建修改，添铸六千斤以上大炮四十位，于南山炮台前面余地添筑石基，建设月台，移置炮位，于横档背面山麓，及对岸卢湾山脚，各添建炮台一座。有旨：著照所议筹办，所需费用，令粤海关商人捐办。

十一月，工竣。署两广总督祁贡疏言：大角、沙角炮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中隔海面千数百丈，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为信炮望台；其镇远、横档两台南北斜峙，南山台在镇远迤东，形如品字，中隔水面止三百余丈，势甚联络，实为要害之地。大虎台海面虽阔，常有暗沙。提臣关天培已于沙上立桩，并用旧船载石压沉，即水涨时船必须由桩外行走，炮火亦属得力。现在各台完固坚整，控制远近，气象雄壮。其南山新建月台，尤足以严备御。〖22〗

二十五日（5月22日）

9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乙未科三鼎甲：状元刘绎，江西永丰人；榜眼曹联桂，江西新建人；探花乔晋芳，山西闻喜人。至是，赐一甲刘绎、曹联桂、乔晋芳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叶名琛、何桂清、袁甲三等二百

六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穆彰阿，副考官为工部尚书何凌汉，吏部侍郎文庆、张龄。

五月初九日（6月4日）

10 以浙江温州府属永嘉、双穗、长林、舵艚廒四处丁力疲乏，浙江巡抚乌尔泰额奏请于盐务量为变通，试办票引兼行，除商人纳课请引听其照旧捆运外，如有殷实货殖之人，许其领票运销，庶灶丁煎熬成盐，即可变价，转运较易，不致透鹾售私，使有盐俱属官销，商贩悉为良贾。旨令先行试办。

二十七日（6月22日）

11 驱逐英船“架运拿番厘”号。

福建洋面，时有外国夹板船往来游弋，且有奸民图利，勾引前往贩卖鸦片，并告以内地官员驱逐洋船不用火器轰击，遂致洋船一见官船竟敢施放枪炮。本年四月初九日，有英商爱敦等七十五人乘“架运拿番厘”号双桅帆船，由五虎门偏东，乘潮驶入熨斗洋停泊。当夜有十四人换乘杉板小船，欲入内港。福州将军乐善等闻报，即调集文武员弁驰往驱逐。英船窜入小港，时值退潮而搁浅。把总林朝江等驾船赶及询问，船上英人俱持刀相向。林朝江等告以“余系天朝把总，特来查拿奸民，尔等要斫我，恐尔大船亦不能出洋”，英人即各收刀，取出皮凳与坐，并送茶汤。林朝江向其“宣示国威”，并将英船牵引出港。爱敦等复向督署呈禀，请求在闽贸易，并称愿运米来闽销售，又送

给“夷书”。经查，其船内实无米石，其书则荒诞不经。乐善等即将英船驱逐出洋。至是报闻。〖23〗

军机处将“夷书”呈览，道光帝详加披阅，见首面标明道光甲午年（按道光十四年）夏镌字样，内中引用经书，断定非外夷所刻，必有内地奸民通同勾引，刊刻传播，遂令两广总督等密速访查，务将刊刻夷书之铺户拿获到案，究明夷书来历。〖24〗

寻总督邓廷桢等奏：拿获刻字匠屈亚熙，供称英吉利国住粤夷雇伊父屈亚昂、并梁亚发，与伊三人，刊刻夷书，其底本不知来历。复据该夷商供称，此书由来已久，该国刊刻汉字，不能工致，故携至澳门刊版，并非内地编造。屈亚昂、梁亚发闻拿逃匿。屈亚熙按律杖徒。

12 禁止台湾米越口贩运。

台湾产米，向例可运往福建售卖，因福建省城地狭人稠，产米不敷民食，然不准贩运浙江、广东各省。道光四年（1824）福建巡抚孙尔准奏准招商采买台米，贩运天津。当时虽奏明事竣仍照例停止，然海禁一开，数年以来，台米散出，犯禁图利，来福建销卖甚少，闽中深受其害。至是御史陈功奏请禁止台米越口贩运。有旨：令闽浙总督程祖洛等通饬各海口申明例禁，实力稽查，不准台米越口贩运。

寻程祖洛等奏：台湾产米素称饶裕，漳泉地方赖以接济民食。本年据各口报称，运到台米二十万石，核计该郡民食，所余不过此数，并查明沿海各省米价与台湾不相上下，客贩无利可图，自不舍近行远，似无违禁偷漏之事。道光帝谕曰：菽粟为民食攸关，有无相通，原属酌盈济虚

之义。台湾米石除本地食用外，如有盈余，不特运往本省漳泉各郡在所不禁，即邻近之江浙各省，偶值米价昂贵，该商等运往贩卖，藉以平减时价，亦所时有。且以此地之有余，补彼处之不足，同系内地民人，原可准其通融办理。惟近来沿海各省，屡有英吉利夷船往来游弋，兼之盗匪曾武历年未获，抢劫之案层见叠出，难保无商贩资其食用，以致夷船恃以无恐，盗犯日久稽诛，不可不严行查禁。倘有奸商偷漏渔利，暨兵役澳甲人等得规故纵，一经查出，立即从严惩办。

六月二十二日（7月17日）

13 以湖北市钱价贱，暂停宝武局鼓铸。

七月初四日（8月27日）

14 御史常大淳奏：近年会匪势炽，北方直隶、河南、山东各省教徒辗转传习，惑众敛钱，一遇荒歉之时，恃众强横，白昼伙抢，名曰“均粮”。南中则湖南之永郴桂，江西之南赣，与两广接壤处所，会匪充斥，结党成群，掖刀持械，施放鸟枪，包送私盐、私钱、鸦片等物。该处良民及商旅经由者，亦多出钱挂名入会，藉免抢劫之害。往往匪徒煽诱，动成巨案。请饬地方官巡查化导，除邪慝而正民心。从之。

初五日（8月28日）

15 经查，贵州之贵阳、大定两府钱局，于铸饷钱之余，皆另铸有小钱，号为底火钱，每千约重四五斤不等，民间因其出自官局，将其与饷钱并用，实与私钱混淆莫辨。至

是，御史袁文祥奏请查禁私铸底火小钱。有旨：著各直省督抚严饬该管钱局各员，不准另铸底火小钱，如查有此弊，即照私铸例治罪。

初七日（8月30日）

16 达赖喇嘛已及岁受戒坐床，与早经受戒坐床之班禅额尔德尼均只有金印，未经赏给金册。至是，驻藏大臣文蔚奏请为之换金册。得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俱著赏给金册。〖25〗

十七日（9月9日）

17 文孚著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无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刑部侍郎赵盛奎、工部侍郎赛尚阿俱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九日（9月11日）

18 山东刘公岛洋面发现一只双桅夹板洋船，经讯船主为英商麦发达，自称载有该国米石售卖，并好行舍药，前来要求通商，且散发“夷书”。山东巡抚钟祥派员弁巡堵驱逐，不准其进口。〖26〗至是报闻，著钟祥驱令夷船启碇南还，并将各岛严加防范，毋许内地奸民交易接济。〖27〗

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

19 以近来科道中冯赞勋、金应麟、黄爵滋、曾望颜等遇事敢言，切中时宜，多被采纳，立见施行，道光帝命嘉奖，且谕：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责任至重，凡政治利弊攸关，如有真知灼见，俱应据实上陈，直言无隐，嗣后务

当摒除私见，尽心尽职，不避嫌怨，力矢公忠，不特政务关系民生国计，及牵涉内外臣工者，仍应据实指陈，不可妄生疑惧，即朕用人行政之际，稍有阙失，亦当随时进言，以资采纳。

二十七日（10月18日）

20 栗毓美行抛砖法治河。

本年夏，黄河大水，河南省黄河北岸，黄沁、卫粮两厅，因原武分溜刷成支河，受水宽三百余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汛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原武、阳武两汛素无工，故无秸、石等料物。堤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筑坝。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即收买民砖，督工于受冲处抛砖成坝。四十余昼夜，成砖坝六十余所。溜势外移，堤根藉资保护。坝始成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开数十丈，而堤不伤。〖28〗至是奏报安澜。

寻又疏言：王屋庄进水之口，较前更宽百余丈，由中泓大滩益向南淤，溜势南缓而北紧。南股正河成为迂道，弱股之溜势转建瓴。其故由广武山前老滩坍千余丈，溜趋山根，为山所遏，折回东北，中泓挺生淤滩。水口既日见刷宽，从省估计，约需银十余万两。至原阳两岸堤根，因沿陂试抛砖块，深资偎护。月石坝堵合，加高帮宽，迤下杨村、封丘二讯，滩水已停淤，坝下七十余庄居民安堵。惟串沟分溜，关系北岸全局，不能缓至来年兴工，已借拨银两估办。〖29〗允之。

是役支河危险，赖砖工化险为夷。

查历来抢修险工〖30〗多用石、木、竹、草等物，但至

清中叶盛行用高粱秸、谷子杆等，草料易腐，须年年加镶、抢修。嘉庆末年，南河总督黎世序用碎石坦坡，因遭反对而中止。而栗毓美本年改用抛砖法，初见成效。次年，又在黄沁厅拦黄埝用砖块接筑坝工，在祥符黑冈迎溜吃重处用砖块抛坝挑溜，亦获成功。〖31〗且用砖较秸、石为省。遂请减秸石银，兼备砖价，令沿河民设窑烧砖，每方石可购二方砖。行之数年，省帑百三十余万，而工愈坚。

三十日（10月21日）

21 以江浙粮船水手习教滋事，给事中周开麒奏请查禁，略言：粮船水手向有老安、潘安二教，并老管师父名目，编号传徒，分党滋事。除粮船水手外，又有无籍游匪，多至各船水手数倍，均系盐枭劫盗，因犯案逃入教内，藉其庇护。此项匪徒，犷悍性成，以粮船为逋逃渊薮，于经过地方，往来劫夺。文武官员因其人数众多，恐激成拒捕重案，相率容隐，不敢查拿，遂致该匪徒益逞凶顽。即如现在粮船水手内有破面王七、萧老三人，均经屡次杀人犯案未获者。王七现在镇海帮船上，萧老现在金衢帮船上，并非毫无踪迹之犯，而各该省严拿无获者，总缘该犯等同教徒党众多，数至千百，一呼麇集，且与各衙门书役声息相通，一闻查拿，即行逃匿，以致略无畏惧，竟有白昼抢夺、斗殴杀伤等事。有旨：著两江漕运各总督、江苏浙江各巡抚饬各该粮道悉心妥议章程，绝游匪，缉凶顽。

十月，浙江道员桂菖拿获水手萧老。

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

22 谕令整饬武备。

道光帝于八月下旬谒西陵，临视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移龙泉峪，九月初回銮，途经卢沟桥时，阅看满洲火器营演炮，令其连放两次，有中牌者，亦有未中而能致远者，亦有放出铅丸半道落地未能到牌者。道光帝当即责问奕绍、僧格林沁等："何以殊属不成事体？"奕绍等回答："炮位年久，间有损坏之处。"道光帝曰："既如此，应随时早为修理，何至朕亲阅之时，尚复任意点放，致铅丸落地、竟未到牌？"至是有旨，令将平日并不尽心督饬官兵演放之王大臣奕绍、僧格林沁、绵岫、哈朗阿均交部察议。

寻御史章炜奏上《外省兵丁缺额请饬严查疏》，略谓：国家设兵卫民，各省俱有定额，而外省不肖营弁，于应有兵数内虚捏姓名，冒支月饷，或遇兵丁事故，并不将册内姓名开除，任听缺久虚悬，隐为侵蚀地步。迨操演时雇人代替，该管将弁，明知其故，不肯认真查核，以致营伍废弛，一切守卫缉捕，不得实用。有旨：著通谕各直省督抚提镇整饬武备，认真稽查，庶几兵皆足额，饷不虚糜。

十四日（11月4日）

23 美国医生伯驾在广州新豆兰街丰泰行三号举行博济医院开幕典礼〖32〗，该院设眼科。〖33〗

二十一日（11月11日）

24 道光帝于正大光明殿复试本年顺天乡试取中举人，

派大臣严行校阅试卷，分别等地进呈，并令将原卷逐细磨对，且亲加披览。次日降旨，其列入一等之十一名、二等之二十五名、三等之七十八名俱著准其中式举人，照例会试；其列入四等之五名俱著罚停会试三科；列入四等末及不入等三人俱著革去举人；其笔迹不符之叶卓桂，文理不符之载颐、承恩，文理笔迹均不符之珠隆阿，俱著革去举人，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严讯。

向例，乡试举人不经殿试，自本年起始行殿试。

二十六日（11月16日）

25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界连山场，向有封禁条例，在江西设卡汛二十处，福建设卡汛六处，然近年违例垦荒者渐多。兹据两江总督陶澍等勘明，封禁山界，山高路险，可垦之地无多，且恐奸徒牟利，阑入其中，聚众滋事。请仍照旧封禁，并筹议稽查章程。从之。

十月初一日（11月20日）

26 越南捕弁拿获内地抢掠商船匪犯梁开发等三名，遣使由水路解粤审办，并带有压舱土物，恳准销售，遵例报税。越南国王且有一份咨呈交广东巡抚祁𡎴，内有南来米船入口及停泊海岸各加盘诘之语，似欲藉词来粤贸易。祁𡎴一面令行开舱起货，一面请旨应否免税。谕曰：越南毗连两广，向有陆路交易处所，非若他国远隔重洋，必须航海载运。若该国偶有搀越混入，必致滋生事端。前据该国于道光九年（1829）恳请货船由海道往来通市，曾令该国王恪守旧章，未经允准。嗣后仍应遵照办理。

二十日（12月9日）

27 严禁兵丁书役加入会党。民间秘密教门会党，其成分多为游民、手工业者、农民，亦有兵丁书役，后者人数不多，而作用不小。据御史易镜清《请饬查兵丁书役潜习教会折》称：匪徒私立教会名目，煽惑愚民，勾引入伙，甚至兵丁书役，潜附交通，平素则为之庇护包容，阻止首告，无从举发，及地方官认真访拿，则又透漏消息，俾得闻风远扬，或竟恃众蠢动，诚不可不防其渐。至是有旨：令各直省于所隶兵丁书役，务当随时稽查防范，倘有潜入教会之人，立即严密拿获，尽法惩治。

二十八日（12月17日）

28 托津卒。

托津（1755—1835），字知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以笔帖式累迁副都统、仓场侍郎、军机大臣、大学士。为嘉庆帝赏识，于行省有重事大狱，率以任之，无岁不奉使命。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教徒闯紫禁城，奉旨察治。继又赴河南镇压李文成起义。嘉庆二十五年（1820）帝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促，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绵宁即位。道光元年（1821）晋太子太傅，调管刑部。道光十一年（1831）致仕。卒年八十一。谥“文定”。〖34〗

十一月初四日（12月23日）

29 户部奏报全国常平仓实贮谷数：各省现存谷仅止二千四百余万石，历年动缺谷一千二百五十余万石，亏缺霉变谷二百七余万石，果缺借缺谷三百十余万石，虽尚存有

粜价银一百十余万两，并未随时买补，统计缺短谷一千八百余万石之多，几及额贮之半。谕曰：积贮为民食所关，国家设立常平仓，为有备无患之计，各该省遇有动用，必须随时买补，颗粒无亏，以期缓急有恃。现除因公动缺谷石较多，一时全行买补，恐于民食有妨，责成各督抚另筹陆续归补外，其存贮谷价银一百十余万两，著各该省督抚迅饬各该属察看情形，即行补买还仓。至各员亏缺霉变谷石，著查明按限追缴，如仍前延宕，即指名严参治罪。

初九日（12 月 28 日）

30 山东运河为漕船经由要道，然自道光三年（1823）大挑之后，十余年来河底未能处处通畅，是以本年首进漕船，节节磨浅，行船困难。至是，河督栗毓美等奏：已查明南自台庄，北至临清，计程八百里零，山河之水挟沙带泥，多有淤垫，必须一律深通方资济运。请分别轻重缓急，酌加挑浚，以利漕行。所有上捕运泇泗厅塘长各河，共估挑工三百一十九段，共长万九千四百一十五丈，除兵浅泉闸额夫挑土不计外，通计例津二价银六万二千九百九十三两零。旨令依限完竣。

31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百七十六万七千五十三人〖35〗，存仓米谷三千五十三万一千九百八十二石。

〖1〗《清史稿》卷一百五十《曹振镛传》。

〖2〗道光六年六月初三日《伊犁将军长龄等为请定新疆茶税税则并试行三年事奏折》，《道光年间茶课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2期。

〖3〗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乌鲁木齐都统成格为古城征收茶税请再为展限一年事奏折》，《道光年间茶课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2期。

〖4〗道光十五年正月初十日《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为古城试收茶税展限期满仍请尽收尽解事奏折》，《道光年间茶课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2期。

〖5〗甘肃官商所运“附茶”，系湖南安化县所产之湖茶，该商运至陕省泾阳地方拣做成封，谓之附茶。

〖6〗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四日《陕甘总督瑚松额为酌议贩运新疆各茶名色以杜弊混而疏官引事奏折》，《道光年间茶课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2期。

〖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194—203页，卢坤等《增易防范夷人章程八条》。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奏折。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奏折。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四月三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初四日曹顺供词。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四月三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初四日曹顺供词。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初四日曹顺供词。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17〗关于围攻霍州的教徒人数，说法不一。据山西巡抚鄂顺安三月初八日奏折称："是日（三月初五日）接据灵石县祥玉禀报，该县与霍州毗连，速探得霍州城垣约有匪徒二千人围住，现在严密防堵等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而鄂顺安六月初四日的奏折说三月初五日教徒在往攻霍州和洪洞县时"沿途掳掠裹胁各有三四百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初四日曹顺供词。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21〗《清代八卦教》316—326页。

〖22〗《清史列传》卷三七《祁寯传》。

〖2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225—237页，乐善等《驱逐夷船等由》。

〖24〗《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250 页，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谕。

〖25〗《清代藏事辑要》一，401 页，道光十五年七月初七日《谕准达赖喇嘛班禅更换金册》。

〖2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273—278 页，钟祥《驱逐英吉利夷船由》。

〖2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279 页，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上谕。

〖28〗参见：《历代治黄》卷五；《明清治河概论》144 页；《清宣宗实录》卷二百七十。

〖29〗《清史稿》卷八三《栗毓美传》。

〖30〗水流冲刷堤根，日久坍塌，或遇急流顶冲倏忽崩塌，均能造成决口。在这种危险地段，经常修建保护工程，称为险工。

〖31〗《明清治河概论》94 页。

〖32〗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 年 2 期。

〖33〗博济医院又称眼科医局，或新豆栏医局。此为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04 页）

〖34〗《清史稿》卷一二八《托津传》。

〖35〗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九百二万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四亿三百五万二千八十六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清通鉴　卷一九三

道光十六年　丙申　公元1836年

正月二十六日（3月13日）

1 道光帝谕：四阿哥、五阿哥著于四月初三日入学读书。杜受田充四阿哥师傅，徐士芬充五阿哥师傅，潘世恩、穆彰阿充上书房总师傅。

二月初五日(3月21日)

2 蓝正樽起事。

蓝正樽又名蓝元（沅）旷，湖南武冈州（今武冈县）新宁县（今属常宁县）瑶族生员。道光十五年（1835）春，拜新宁县人雷倡和为师，习青莲教。

青莲教亦称五行十地佛教，供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流传于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等地。武冈青莲教传自四川。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四川成都府人王又名来至武冈算命，自称会青莲教坐功运气，乃金丹大道，

如能学习，可祛病祈福成佛成仙。信者渐多。〖1〗

蓝正樽入教后，自称出生时其母梦见玉玺悬天，定亲时其妻梦见双龙将来，富贵无比。人多信从。六月间，与县属圳源峒内九陇庵僧人张和尚（张永禄）及平素好友陈仲潮结拜兄弟，商议聚众起事。八月，令陈仲潮等制作黄布令旗多面，分给徒众收执，转相招引，每旗一面议招一百壮丁，每招一丁给一千文。欲俟多集徒众，制齐枪炮器械，即行起事。蓝正樽并编写《王政本子》三十三条，令人抄写多本散发，内中宣讲仁义，抨击时事，劝各路学习青莲教者早归其门下。

正筹画间，地方官访闻武冈州有潘姓习教传徒情事，于十一月将潘明德、程恒忠等十五人拿获，并起获经卷图章。然经解省审讯，潘明德等仅止习教，并无异谋。蓝正樽闻知，即加紧准备起事。本年二月初，已招集千余人。

至是，在圳源峒祭旗起事。蓝正樽称“卫王”，年号“刚健”。封罗才清为带令大元帅，张和尚为大军师，陈仲潮、陈汶拔等六人为敬贤司、敬良司等。派邹沅佐持“诏”赴武冈城，晓谕文武官员让城，免遭杀害。知州徐瑃将邹沅佐拿获，并调兵防备，令居民、杂丁等登城守御。〖2〗

初六日卯时，蓝正樽等出阵，欲取武冈。出发前告谕徒众：仁义之师，不许妄杀一人、劫掠一户。〖3〗义军兵分三路，蓝正樽与罗才清、张和尚指挥西路一股，蒋玉元指挥东路，陈仲潮指挥南路。出发时有一千余人，沿路招集，酉时抵武冈城，已达二千余人。

先是，约定城内兵丁王连三等作内应，王等却临事畏惧，未能行动。义军只得强攻，然仅持鸟枪刀矛，攻城困

难。清守城千总张大宏首先开枪，打死一名义军，随后城上开抬炮，先后击中二十余人。义军后退，有落水淹毙者。〖4〗

初七日，义军退至蔡家塘。乡绅张谦一面遣人密报官府，一面假意盛情招待义军，将义军灌醉。旋官军赶到，与乡勇配合，枪毙杀死义军数十人，拿获二十余人，并起获黄布令字旗等。彭先耀等十一人当即被枭首示众。初八日，官军复于山岩竹林内，搜获义军四十余名，将杨猪富等登时枭示。义军首领张和尚、陈仲潮等亦被俘。而蓝正樽逃逸。〖5〗

此次起义规模不大，且事起仓促，旋即失败。然清廷如临大敌，异常紧张。道光帝在接到已平定起事之奏报后，仍令湖广总督讷尔经额会同应卸任之湖南巡抚吴荣光“剿办余匪”，于该省界连紧要隘口派兵兜拿，严密防堵，且三令五申，限期捕获蓝正樽。

讷尔经额以日久未获蓝正樽，于八月初自请议处。道光帝令革职留任，并严谕赶紧弋获，倘再延玩，必将重处不贷。〖6〗寻谕处罚此次失察之文武官员，宝庆府理瑶通判德庆、武冈州知州徐琦、前署新宁县事长沙府同知朱士锦、宝庆府知府惠体廉、前任湖南盐法长宝道今升广东盐政使梁恩照、前任湖南巡抚今以四品京堂候补吴荣光等分别革职、降职。

次年正月，令将讷尔经额降补湖南巡抚，再予限一年，缉拿蓝正樽务获，以观后效，调江苏巡抚林则徐为湖广总督。六月下旬，讷尔经额奏称：拿获从逆人犯钟顺二等七名，又史组发等八名，讯据钟顺二供称，上年二月初七日，蓝正樽在武冈兵败后，即改装易服，逃至城步县漆家湾地

方，被当地乡勇拦住，双方冲突，乡勇漆国良用石块、木棍将蓝正樽殴毙。质之随同该逆行走之伙犯史纽发、易方德，亦供称亲见蓝正樽被人截住殴打。复据漆国良等供明该逆衣服、年貌，并用石块、木棍将该逆殴毙。

然道光帝心存怀疑，以为尸骨难认，口供难凭，令交林则徐再行会核审办。寻林则徐奏报，蓝正樽确在城步县被殴毙，除前述证据外，又有蓝正樽身上之大衫、小帽，随身携带之火镰、煤管等物为证，并经蓝正樽之妻、子女认实。道光帝仍不信，切责讷尔经额智穷诈生、草率完案，林则徐随同附和、迁就了事，令将讷尔经额降为三等侍卫，调任驻藏帮办大臣，林则徐降五级任用。

初七日（3月23日）

3 在江西广信府属之上饶、广丰等县，福建建宁府属之崇安、浦城、松溪等县，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庆元等县，三省毗连之区，封禁山内，有一种号称花子会之丐帮。其会有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大会首潜住浙江金华府义乌、永康二县一带地方，行踪诡秘，四乡村镇穷民，每多被其诱胁。每年五月十三日，于僻野占庙，聚会一次，蒸捣糯米为食，又名为糍巴会。凡欲纠众讹诈，则以竹筷缠扎鸡毛，上系铜钱一枚，分头传示，会中人一见，立即赶往。其钱分红黑白三色，以红者为最急，百里外闻信，一日必至。又有“吃水”、“放水”之称，以会中人有私为官差作眼往拿者，立毙其命，无敢控诉。又此会转入彼教，有钻圈跳圈之号。居民畏其人众报复，不敢告发。地保乡约，得规包庇。地方官因流丐强索，不甚置意。且丐

帮平时散处各境，此拿彼窜，查办每多掣肘。道光帝闻报，令两江总督陶澍、闽浙总督程祖洛等会同邻境，协办搜拿。至是署闽浙总督魏元烺奏，拿获花子会老周等二十五犯，分别拟发回城为奴及杖徒。从之。

十三日（3月29日）

4 修订恩贡、优贡试卷解部磨勘则例。各省恩贡优贡原卷，例无解部明文，岁贡原卷印封解部，由部磨勘，拔贡正复原卷解部磨勘，副贡朱墨卷解部贮库而不磨勘。至是，以江南道御史黄仲容奏请，将例内详加增改，以归画一，礼部奉旨议覆：拔贡卷解送到部，由礼部会同礼科磨勘，签出应议者，请派大臣复勘。其恩贡、优贡、岁贡试卷到部，日期先后不齐，嗣后如在岁试卷以前送部者，即归入岁试卷一体磨勘复勘，在科试卷以前送部者，即归入科试卷一体磨勘。至副榜一项，有因文字不及正榜，取中副榜者，亦有文字甚佳，或因二三场偶犯小疵，抑置副榜者，若再加以磨勘，是既经抑置于前，又复被议于后，自应仍遵现行定例办理，以昭平允。从之。

三十日（4月15日）

5 朝鲜贡使馆设立门禁。朝鲜贡使来京，随带从人，例无定额，自一百七八十人至三百名不等，向无稽查约束明文。至是，礼部议奏，请设立门禁，各专责成，略言：嗣后朝鲜人到馆，即责成该使臣拣派妥实从人，分别开具出馆缘由，酌定出馆人数，及出入时刻，由书状官造册，送交监督，由监督按册给发腰牌照验，并另缮二本，分送稽

查，会同四译馆大臣察核。仍由该使臣严饬从人，不得在外贸易，违禁滋事。至内地商民照旧责成该监督取具连环保结，给发腰牌，方准进馆交易。仍按日轮派通官大使一员，在门按册稽查。该使臣及监督、帮办监督仍不时亲自查察，并各约束所属该馆人役，不得藉端勒索，该国从人亦不得藉词生事。如有违禁及滋事之处，查系该馆人役应议者，由礼部分别核办，如系朝鲜从人应议者，案轻交该使臣即行酌办，案重由礼部行知该国王自行办理。至内地莠民，诓骗外国，拟请照内地诓骗之案，加等严办。从之。

三月初十日（4月25日）

6 海塘大工完竣。浙江海塘，捍御潮汐，为下游七郡田庐保障。前因南沙中亘，逼潮北趋，险工叠出，经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请兴修，道光帝先后简派赵盛奎、严烺、乌尔恭额、敬徵、吴椿等前往会勘，并令吴椿留于该省，会同乌尔恭额督办各工。至是，左都御史吴椿等奏报大工完竣，称：自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开工，至十六年二月工程完竣，共一万七千余丈，动用工料银一百五十七万二千余两。谕曰：数十年来未修之工，得以同时竣事，办理尚为迅速。

十三日（4月28日）

7 定旗、民通婚则例。刑部律例向无旗民结姻作何办理专条，仅户部则例规定民人之女准与旗人联姻，一体给与恩赏银两，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然无明文规定违者如何治罪。近有一案，旗人陈陈氏将次女许给民人高纬保

为妻，业经聘定。道光帝闻报，准其完配，并令户部就此明定旗民结姻条例。至是，户部奏：请嗣后八旗内务府三旗旗人内，如将未经挑选之女许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违制律治罪，若将已挑选及例不入选取之女许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违令例治罪。民人聘娶旗人之女者亦一例科断。至已嫁暨已受聘旗人之女，俱遵此次恩旨，准其配合，仍将旗女开除户册，以示区别。从之。

四月初一日（5月15日）

8 以中式捐纳部员选补过优，御史沈金荣奏请量为限制，至是吏部奉旨议覆：查捐纳部员俟捐纳到班，方准按掣签名次铨选，即分部学习，亦不准补题缺，而一经中进士，奉旨即用，其投供候选者则归双单月即用，尽压铨选之班，其指定部分者则以题选缺统补，概占升补之路，自属过优。请嗣后由捐纳郎中、员外、主事中式进士者，如奉旨归部即选，只准归于捐纳本班尽先选用，不得统压别班，奉旨以本衙门员缺即补，只准以本项选缺尽先补用，不得奏补题缺，以示限制。从之。

二十五日（6月8日）

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丙申恩科三鼎甲：状元林鸿年，福建侯官人；榜眼何冠英，福建闽侯人；探花苏敬衡，山东沾化人。至是，赐一甲林鸿年、何冠英、苏敬衡进士及第，二甲、三甲何绍基、沈兆霖、胡林翼、乔松年等一百六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潘世恩，副考官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

书王鼎、工部侍郎吴杰、内阁学士王植。

二十九日（6月12日）

10 鸦片弛禁与严禁之争。

先是，道光十一年（1831），两广总督李鸿宾奏请每年年终各地将禁烟情况奏报朝廷，得谕旨，遂成定例。至十五年，道光帝谕令取消此项奏报制度。弛禁论者由此以为皇帝之禁烟立场有所动摇，遂有奏请在民间弛禁鸦片者。

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于本年四月初上《请定兵丁吸食鸦片科条》，称：凡吸食鸦片者无非闲荡之徒，但若辈既已不知爱惜，上负生成原德，即使身命自戕，要皆孽由自作，似亦不足计论。若兵丁者吸食鸦片，以鸠形鹄面之徒如何能折冲御侮？是关系甚重。请另议律条，对吸食鸦片之兵丁从重治罪。〖7〗

至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阐述弛禁鸦片之理由，提出相应措施：

乾隆以前，海关则例，鸦片入药材项下，其后始有例禁。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时每年约来数百箱，近年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向常纹银每两易制钱千文上下，比岁每两易制钱至千三四百文。银价有增无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

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损此百余万两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船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廪，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

或谓有司官查禁不力，致令鸦片来者日多。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自道光元年（1821），夷商自贩于零丁洋，其水路四通，有大船七八只，终岁停泊，收贮鸦片，谓之趸船。有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于夷馆，由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往来护艇，名曰快蟹，炮械毕具，亡命数十辈，运桨如飞。所过关卡，均有重贿，遇兵役巡船向捕，辄敢抗拒，互致杀伤。前督臣卢坤等查办非不认真，而此风终未能戢。

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

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衍。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保结统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概勿论。

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此折另有一附片，请允许民间种植罂粟。略言：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叠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易于断绝。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8〗

有旨：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妥议具奏。

邓廷桢奉旨后，会同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商办，于七月下旬联衔复奏，表示赞成弛禁。略言：嗣后如有外夷贸易带有鸦片，准令该夷商人入关报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私售。由此实力奉行，递年可免中国千余万金之漏卮，洵属清源遏流之急务。而税额轻于行贿，偷越之弊不戢自消。兴贩等诸常货，诈扰之风不禁自绝。闾阎省无穷之讼狱，即犴狴省若干之罪囚。如蒙俞允弛禁通

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邓廷桢等并拟定弛禁章程九条，有“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以货易货”、“民间栽种罂粟似可稍宽厉禁”等项。〖9〗

在广州之鸦片贩子闻知朝廷有弛禁议论，颇为欢喜。英国商务监督义律预料“采纳许乃济奏折中政策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10〗。九月，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函中写道：我们正期待着不久将接奉来自北京的开禁鸦片贸易的最后命令。无疑的，这是这个朝代自从定鼎以来在贸易方面所采取的最堪注目的措施。这些奏折使我们相信，只需审慎从事，便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十分重要的弛禁。〖11〗

然而，邓廷桢等拟定之弛禁章程于九月初到京后，即被置之高阁。其时道光帝已接受严禁派朱嶟、许球等人意见，继续严禁鸦片。朱、许之奏折上于八月。给事中朱嶟题为《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略言：言弛禁仅听民间贩卖吸食，若官弁士于兵丁仍不在此类，是则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于市廛游民，而官弁士兵亦渐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之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禁之勿食，犹惧或食，导之以食，有不食乎？今天下人心之陷溺深矣，愚者惑于邪教而执迷不悟，默者鸩于鸦片面漓窨莫返。臣尝思所以觉之之方而不可问。然每有国家之法之则，良懦之夫终有所畏而不敢，俊秀之子当知其非而不为，岂但具文，而隐为防范者正不少也。若一旦废弛，朝廷不以

为非，愚贱安知其失，明目张胆，公然贩卖吸食，久之藐视国法，竟如日用饮食之不可少而恬不为怪矣。廉耻丧尽，忌弹毫无，其有系于世道人心者，实非浅鲜。〖12〗

御史许球驳斥弛禁论，奏言：是禁一弛，而纹银偷漏愈多，此必然之势也。且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兵，而官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耶？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体统。〖13〗

嗣有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从是非与利害两面立论，批驳弛禁言论，略言：臣惟政有得失，治有隆污，要在辨其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而已。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窃以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暗于利害者有六：鸦片禁例，载诸谟训，炳炳煌煌。议者乃欲变易旧章，是违祖制而背谕旨也。其戾于是非者一。朝廷政令，最宜画一。今吸食鸦片，但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半禁半弛，先紊其例，是坏政体而伤治化也。其戾于是非者二。国家经费有常，钱粮、关税、盐课数大端，综理得宜，帑藏自裕，若必鸦片抽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也。其戾于是非者三。此是非之辨者也。纹银出洋，诚为可虑，要视查办之认真与否耳。不认真，则鸦片之禁弛，纹银出洋之禁亦自弛，并非鸦片弛禁而后查办易，严禁鸦片而即查办难也。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其暗于利害者一。准令内地布种罂粟，使膏腴之区且尽化为鸦片之壤，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也。其暗于利害者二。若明弛其禁令，公然行之，其已食者习为故常，其未食者争相仿效，靡靡昏昏，何所底

极？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其暗于利害者三。今禁兵而不禁民，现充之兵既多违禁私吸之患，继充之兵又系开禁久食之民。外夷借毒物以疲内地，实属猾夷故智，今若竟为所愚，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也。其暗于利害者四。洋行奸商，勾串夷匪，种种不法已极，今反令其兴贩，此后更复何所顾忌？是济奸民而通洋匪也。其暗于利害者五。尤有大可虑者，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迨至禁已开而害益烈，然后悔弛禁之非，起视天下，已成一积重难返之势。不禁则横流靡极，再禁则滋蔓难图，是又狃目前而贻后患也。其暗于利害者六。此利害之当辨者也。衡之是非即如彼，絜之利害又如此，禁之不可弛也，昭昭然矣。〖14〗

五月初一日（6月14日）

11 禁止浩罕向卡内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商人收税。道光十一年（1831）清廷与浩罕媾和，在媾和四项条款中，有一项为浩罕在喀什噶尔设商目。清廷允许浩罕设商目，乃虑及“若通买卖，没个头目管着，外米做买卖的回子，恐怕他们不懂事，不能安静守法”。〖15〗而浩罕设商目之目的，却因看到清廷免除卡内之外国商人货税，以为有隙可乘，可由其商目向外国商人征税。十五年（1835），浩罕遣使爱连巴依入觐，向理藩院投书，称各处免纳税银，下剩二处，一巴达克山，一克什米尔，恳求施恩。理藩院答复：道光十二年（1832）准令浩罕通商，并免纳税，所有克什米尔、巴达克山以及布鲁特诸外夷进卡贸易，均经免税，而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商人免税与浩罕无关。驳回爱连巴依所请。〖16〗其实浩罕亦知进卡贸易之克什米尔、

巴达克山商人已免税，而仍然代请免税，乃欲使清廷承认其为两国代表，以便收税。本年春，浩罕又遣使递呈，要求向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商人抽取货税。叶尔羌参赞大臣兴德再次驳回，告以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并非浩罕所属，前准在此设立商目，只为约束浩罕之买卖人安静贸易，并无准抽税之词。至是道光帝闻报，谕令叶尔羌参赞大臣兴德等，应饬所属，勤加操演，务使兵力精锐，备预不测。

初二日（6月15日）

12 上年，哈萨克伊扎噶土带领多户，入乌梁海潜居，经科布多参赞大臣富呢扬阿派员会同塔尔巴哈台委员及乌梁海官兵，前往驱逐。而伊扎噶土带领六百余户，藉词推诿，不肯搬移。复经富呢扬阿调取土尔扈特、乌梁海二处官兵弹压，催逐出境。至是，科布多参赞大臣毓书〖17〗奏称，本年三月，伊扎噶土带领数百余户哈萨克复渡博尔济河，在乌尔布图拉克地方潜居，抗拒不移。道光帝令严切晓谕，驱逐出境。

初六日（6月19日）

13 查处残疾武进士庆廉案。本日引见新中武进士时，道光帝发现内中有正白旗满洲进士庆廉形同残疾，步履甚艰，即谕：录用旗员，首重骑射，合适者方准入场，此乃一定之例。庆廉既有残疾，岂能考试马步箭？著兵部查明派出监射之王大臣如何定为合式，准其会试之处。

寻兵部及该旗都统监射王大臣等奏，《中枢政考》内载，凡遇考试进士、举人、生员人等，其有手拐者，免考

马步箭。兵部等并进呈《大清会典》暨《中枢政考》。道光帝阅后，发现二者所载不同，《会典》内载系“手疾”字样，《中枢政考》内载系“手拐”字样，即著兵部遵照《会典》改正，以归画一。且谕：庆廉会试虽属遵例免其考试马步箭，但其形同残废，尚不止于手疾。该都统等不行驳斥，率准送考，自系瞻徇情面，不肯认真。该监射王大臣按照原册，不复行查，依样葫芦，不能实心任事，于此可见。睿亲王仁寿、绵偲及正白旗满洲都统文孚著革职。庆廉著归班铨选。

七月初一日（8月12日）

14 以山西寿阳、辽州、武宁府等处有三教庙，至圣先师孔子与佛老同庙供奉，积习相沿，著令更正，无得同庙供奉，以崇正学而昭定制。

初四日（8月15日）

15 御前侍卫都统高喀鼐私自致函黑龙江将军哈丰阿，嘱托公事，为哈丰阿参奏。谕令将干预地方公事之高喀鼐革职，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会审，同时嘉奖哈丰阿秉公持正，不避嫌怨，赏加太子太保衔。

嗣经会审，高喀鼐被发往热河充当苦差。

初八日（8月19日）

16 增订官员回避则例。先是，总兵万荣将其子收入本标，希图徇庇，已经兵部查处。继之，副将卢必沅亦将其子卢良弼升为外委把总，被御史况澄参劾。经兵部查证，卢良弼之拔补，系其有获盗劳绩，由两广总督邓廷桢会同提督

关天培擢升，并非其父徇私舞弊，然究属违反应行回避例。道光帝闻报，令兵部会同吏部议覆，如何议处文武官员应行回避而不行申报者。至是覆奏：嗣后文职官员遇应行回避之缺，不行呈明，到任后别经发觉者，将扶同捏报之司属员一并议处。至应选应升人员，于过堂时不行呈明，及补行呈明在未经到任以前，仍止将本员照例议处。武职官员遇有应回避之缺，其捏饰假借，有意择缺者，将上司属员一律革职。如仅止未经申报，到任后别经发觉者，将上司属员一并降调。从之。

十九日（8月30日）

17 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穆彰阿为大学士，管工部事，直隶总督琦善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日（8月31日）

18 大学士长龄等议复伊犁将军特依顺保等奏巴尔楚克等城屯田情形，并酌撤防兵事宜：一、巴尔楚克等处旷土本多，应广招眷民，尽力开垦。二、巴尔楚克岁需兵粮，向由喀什噶尔等四城拨运。今请自十六年（1836）为始，将该处所征搭放兵粮，抵作喀什噶尔应拨之七百余石。三、南疆八城共驻满汉防兵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名，今边氛久靖，自应于官兵换防时陆续减调。四、巴尔楚克开垦旷地，应照伊犁、乌鲁木齐废员效力之例，准该废员等捐资报效，招致眷民，如办及百户，由该大臣等奏请鼓励。五、巴尔楚克人烟日众，虽有城守营员，不足以资治理，应准添设文职，弹压抚绥。

二十五日（9月5日）

19 近年盛京有演戏、赌博风气，道光帝屡次饬令盛京将军等实力严禁，然禁而不止。至是再申谕：盛京为根本重地，风俗素称淳朴，近因五方辐辏，难免渐染纷华。著该将军、府尹等随时整顿，实力稽查，戏班赌棍，驱逐严拿，其有服饰新奇，不合旧式者，立即严行禁止，以期还淳返朴，力挽颓风。

九月二十九日（11月7日）

20 先是，太监张进忠因赌博被获，总管太监张尔汉向内务府大臣耆英恳求释放，首领太监许福喜从旁帮说，耆英即令所属员弁留供取保，解回当差。事发，道光帝令正在江西查办事件之耆英到京听候谕旨，交都察院严加议处。至是，著革去尚书、都统、步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加恩以侍郎降补。

十月初三日（11月11日）

21 浩罕侵扰色勒库勒。

浩罕列什格尔什伯胡克率军二千余人入侵色勒库勒，用炮轰开城垣。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率众奋力抗击，互有伤亡。库尔察克负伤被擒。色勒库勒陷落。

道光帝闻报，令伊犁参赞大臣奕山赶赴叶尔羌会同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妥筹，严加防范，并令向浩罕伯克晓谕：该伯克深受天朝浩荡之恩，务即查明此次进卡滋事之人，自行惩办，并严谕所属，嗣后务当各守藩篱，永遵约束，倘再擅入边界，致生事端，恐大皇帝闻之，天威震怒，断

绝贸易，不准通商。

然浩罕伯克并不理会，其一面差人分赴达尔瓦斯、什克南、干竺特各部落招摇煽惑，一面派人到叶尔羌投递禀帖，宣称因库尔察克伤害布鲁特甚多，已将其杀死，现已占据色勒库勒，欲向克什米尔、巴达克山诸外夷索税，然非敢抗违天朝。

入冬，列什格尔胡什伯克撤回浩罕，仅留二百余人在色勒库勒。十七年（1837）四月，吐尔阿沙率领当地民众驱逐浩罕人侵者，将头目阿达那等擒获，解送叶尔羌。阿达那经讯正法。道光帝闻报，切责奕山等处置不当，谕曰：此次滋事贼目阿达那等，经该回众设法拿获，系色勒库勒回子等遭其荼毒，自报私仇。即解至叶尔羌，该大臣等自应奏明请旨办理，何得辄行正法，致该夷有以藉口。倘因此起衅，以至兵连祸结，重烦区划，是以国家有用之财，仅为色勒库勒私忿之泄，尚复成何事体？朕必先将奕山等三人重治其罪。入夏，浩罕伯克派使节至叶尔羌投禀，保证“再不准我们的人往卡内骚扰地方”。

初八日（11月16日）

22 江宁知府善庆负欠京债，累至五万余两，经人告发后，两江总督陶澍据控咨行顺天府，提取京城恒太成帐局之王允恭、张克昌等，赴江宁质讯。经查，善庆不善经理，所派家人复被帐局滚剥，然尚无侵帑剥民情事。至是，经部议，善庆照约束不严例，降一级调用，查其有捐加二级，应销一级，免其降调，赴部候补。从之。

善庆负债一案，实由京城恒太成帐局重利盘剥而起。

据查，帐局起于清代，最早一家帐局乃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于乾隆元年（1736）在张家口开设之“祥发永”帐局，有资本四万两。〖18〗此后逐渐增多，北京亦有设立。其业务多为借贷，通常一年为期。每年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钱持归。每年如此。〖19〗

十八日（11月26日）

23 台湾嘉义县民变。台湾嘉义县因粮食歉收，下加冬沈知等数百人竖旗聚众，沈知自称大元帅，于是日率众焚抢粮馆，并击毙前往镇压之把总柯青山。尔后，沈知等向它处转移。台湾镇总兵达洪阿闻讯，带自练精兵六百名，并挑选安平等标营兵丁六百名，派员管带前往捕办。而嘉义县知县陈文起已将沈知等拿获。翌年二月，沈知等被杀。

十一月十一日（12月18日）

24 缓征山东齐河、德州等五十七县，并临清等四卫被水被旱村庄新旧额赋。嗣缓征江苏江宁、句容等四十五州县及淮安等七卫，江西丰城、进贤等西十三厅县被水歉区新旧额赋。

十二月十九日（1837年1月25日）

25 谕令各扎萨克通饬蒙古人等，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得取用汉人字义，以符定制。

二十七日（2月2日）

26 道光帝谕：番子确锡锡勇之子桑济阿勒巴图、额尔克完布之子班第，既经那噶克噶布藏等访出，著将伊等名送藏，归入金奔巴瓶内掣定一名，作为呼毕勒罕。

27 是年，除福建、湖南省未报人口、米谷数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亿四百九十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八人〖20〗，存仓米谷二千九百六十七万六千七十四石。

〖1〗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湖南巡抚裕泰为将已审明之青莲教众按律拟处事奏折》，《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下，《历史档案》1992年4期。

〖2〗道光十六年四月初十日《湖广总督讷尔经额为审办已获武冈青莲教众及凯撒留捕官兵事奏折》，《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下，《历史档案》1992年4期。

〖3〗道光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湖广总督讷尔经额为叠获武冈起事青莲教众并审理情形事奏折》，《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上，《历史档案》1992年3期。

〖4〗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著讷尔经额等于武冈剿捕完竣后再赴镇筸亲提犯证确查起事要由上谕》，《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上，《历史档案》1992年3期。

〖5〗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著讷尔经额等于武冈剿捕完竣后再赴镇筸亲提犯证确查起事要由上谕》，《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

莲教案》上，《历史档案》1992年3期。

〖6〗道光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著将讷尔经额改为革职留任事上谕》，《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下，《历史档案》1992年4期。

〖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355—356页，王玥《请定兵丁吸食鸦片科条》。

〖8〗《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216—219页。

〖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日《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𡎴 粤海关监督文祥奏准照许乃济所奏弛禁鸦片并拟章程呈览折》。

〖10〗《义律大佐致巴麦尊子爵函》，《中国问题有关通信汇编》，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218页。

〖11〗《义律大佐致巴麦尊子爵函》，《中国问题有关通信汇编》，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218页。

〖12〗朱嶟《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见《林则徐年谱》478—480页。

〖13〗许球《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折》，见《林则徐年谱》482页。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议开鸦片禁例有妨国计民生折》。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类，中俄关系652号卷4号，转引自《中亚浩罕国与清代边疆》146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兴德等遵旨查明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外夷进卡贸易概行免税由》，转引自《中亚浩罕国与清代边疆》，147页。

〖17〗毓书于道光十五年十一月继富呢扬阿任科布多参赞大臣。

〖18〗清户部档《帐局注册册》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到局，转引自黄鉴晖《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四辑。

〖19〗《王侍郎奏议》卷三。

〖20〗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一千七十五万六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6 页）。

清通鉴　卷一九四

道光十七年　丁酉　公元1837年

正月初八日（2月12日）

1 上年四月间，广州汉军副都统孟魁前赴教场挑缺，该协领、佐领等以计较家口养赡为重挑缺，而不论骑射之强弱。至是，孟魁奏上《请挽驻防积习折》，称此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且查明未及成丁而食钱粮者有九十余名，甚至腾挪底缺，弊端滋多，请嗣后挑选差使，应破除情面，以成劲旅，并严查违例。从之。

初九日（2月13日）

2 道光帝命六阿哥本年二月入学读书，翁心存著在上书房行走，授六阿哥读。

十七日（2月21日）

3 查办山东潍县添柱教。

山东曹州、德州、东昌等处，有人诵经传徒，私立名号。其头目分掌教旗，或管百人，或数百人。一经掌旗，数口之家，可得饱暖。掌旗者颇有威望，时率众滋事，甚至戕官劫狱。潍县有添柱教，掌旗人名马刚。其先曾向安丘县逃犯马俊习教，后在潍县传教，有教徒几百人。知县林士骏访闻其有传教活动，在教徒徐忻家中将其拿获。添柱教徒众闻讯，有三四十人各持刀械，闯至县署滋闹，扎伤数人，将委员候补从九品吕文山戕毙，并撬开监门，放犯逸出。

山东巡抚额布闻讯，即派委署臬司宝清会同登莱青道吴振棫、参将福升等带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围捕讯办，又飞札防堵缉拿，令于沿海各处设有渡船、渔船之处，加意伺察，以防教徒浮海逃窜。

潍县添柱教起事规模不大，旋被平息，马刚、王德亮等一百五十余人先后被捕。至是报闻，马刚等已被处死。

十九日（2月23日）

4 直隶总督琦善奏准查禁畿辅私藏鸟枪章程：一、发价收买。每杆给银二两，令民间按限缴呈。二、严禁私造。查明制造几家，令匠人出具甘结。三、编列字号，以便稽查。直隶环山滨海，或所必需，惟每户止许一杆，报官编号。四、明定功过，以昭劝惩。州县收缴鸟枪，以多寡定功过。有旨：著照所议办理，然张家口等地多系蒙古，无庸查禁，民间削木镶铁，藉图防暴，亦无庸查缴。

二十二日（2月26日）

5 以京察之期吏部将京外诸臣开单题奏，道光帝详加酌核，谕内阁：大学士长龄宣办多年，年登八十，而精神强健。大学士潘世恩、穆彰阿，协办大学士王鼎，克勤克敬，不愧赞襄。吏部尚书汤金钊品学醇正，奉使公明。刑部尚书史致俨精力如常，刑名详慎。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办事认真，营伍整饬。陕甘总督瑚松额不露锋芒，细心任事。云贵总督伊里布熟悉边务，镇抚得宜。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修防无误，获保安澜。俱著加恩交部议叙。内阁学士桂森粗率无能，不堪造就，著以二等侍卫降补。盛京工部侍郎奕泽才具平庸，不胜侍郎之任，著以头等侍卫降补。湖广总督讷尔经额，两省文武是其统辖，乃妖魔小丑，日久不获，既失察于前，复玩泄于后，实属无能，著降补湖南巡抚，再予限一年，缉拿蓝正樽务获，以观后效。余著照旧供职。至两江总督陶澍，办事勇敢，但盐务尚未大见起色。闽浙总督钟祥精明沉细，两广总督邓廷桢才学俱可，山西巡抚申启贤办事实心。皆履任未久。诸臣务当清慎持躬，公勤莅事，朕有厚望焉。

6 令江苏巡抚林则徐为湖广总督。

二月十二日（3月18日）

7 准英人义律来粤。

英人义律于道光十四年（1834）随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携一妻一子住澳门。十六年（1836）升任驻华“首席监督”，自署“总监督”。上任伊始，在致英国外交部函中称：“照我看来，英王政府所要维持和促进同

这个帝国商业交往的那种和平妥协政策，在广州五六十名侨商中，一般是不很受拥护的；要是想把这种政策的实施靠我来作决定的话，那么将会是我所要作的一件最不得人心的事。”〖1〗表明将要打破前任罗治臣之“沉默”政策，而采取“积极”政策。十一月中旬，其以通常之禀帖形式致书两广总督，说明已就任“总监督”，要求进驻广州。禀帖由行商转呈邓廷桢。邓廷桢立即奏报朝廷，略言：臣查英吉利国公司（按指东印度公司）散局后，大班不来，近年夷商回国船牌签字，系该夷义律住澳管理，尚称安分。现值该国来船络绎，商船人等，实繁有徒，亟资钤束，以期绥静。今该夷既领有该国公书文凭，派令经管商梢事务，虽核与向派大班不符，但名异实同。总之，以夷驭夷，不许别有干预，似可量为变通，查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2〗，准其至省照料。〖3〗有旨：著准其依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至省照料，一切循照旧章，不准逾期逗留，不准干预滋事，倘有勾结汉奸营私玩法情事，立即驱逐回国。〖4〗

至是，义律接到准令驻粤之谕帖。三月十二日抵粤。

十六日（3月22日）

8 定收缴洋钱章程。

行用洋钱事，在道光十二三年曾经议论，有谓应严行禁止，有谓势难禁绝，莫衷一是，后经部议，未加禁止，仅规定洋钱与纹银之比价，每洋钱一元作银七钱有零，按时价换钱，不得高抬价值。然民间并不按此比价换钱，实际洋钱一元可换纹银八九钱，可换制钱一千一二百文。上年五月，御史沈金荣上《外省行用洋钱请量为裁制折》，略

言：洋钱来自外洋，虽系用银铸造，成色甚属低潮，外夷携来内地，换回足色纹银，每年难以计数。内地商民多以洋钱便于使用，更可多换钱文，甚至元宝银两，亦须换作洋钱，再换制钱，方为得利。其荒僻之区，则但知有洋钱而不知有银两。数年以后，到处俱以洋钱交易，关系匪浅。嗣后请严定洋钱与纹银比价，洋钱一元只准换库平银六钱有零，制钱六百余文。〖5〗道光帝将此折发下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令酌定章程，使洋钱价值不至昂贵。〖6〗寻邓廷桢奏言：洋钱之弊在于不计分两之轻重，不较成色之高低，仅以枚计，嗣后沿海各省行使洋钱必以成色分两为凭，不得计枚定价，洋钱、纹银兑换时，只准洋钱补纹银之水，不准纹银转补洋钱之水。〖7〗下有司议。

上年十月，御史黄仲容奏请将地方私用洋钱一律严行查禁，曰：广东潮州府一带洋面海船到日，携带外国景兴、光中二样钱文，钱质薄小，每一千文计重不过三斤，较之制钱分两，轻至一半。广东省纹银一两，市价换制钱一千四百余文，在外国换景兴、光中每两可换二千余文。乡愚贪其多换，相沿成风，始则搀杂制钱并用，今则只用景兴、光中及私铸小钱，并有将制钱销毁搀和沙泥，私铸景兴、光中小钱。有旨，令邓廷桢等严饬所属，务须明定章程，设立官局，计价收买，将外国钱文尽行销毁。〖8〗

经查，道光九年（1829），前两广总督李鸿宾即奏准设局收缴洋钱章程，当时系查照乾隆年间收买小钱由部议定之价，每斤给制钱六十文，予限半年，收缴净尽。但原定部价历年已久，今昔价值贵贱不同，今若照旧每斤给制钱六十文，恐小民不能踊跃投缴。至是，邓廷桢等奏请改

立新章程，每斤给制钱一百文，通饬所属，即于城乡设局，照依现定价值收买，并宽以一年期限，责成保甲，遇有市间所用制钱搀杂景兴、光中等项夷钱及小钱行使者，即令将夷钱、小钱一并缴出，由该地方官每斤给制钱一百文，依限缴销净尽。章程并规定，嗣后如有私藏并仿照私铸夷钱、小钱行使，一经查出，定行从严惩办，并将铺户查封入官。〖9〗从之。

三月十二日（4月16日）

9 上年西藏班禅额尔德尼派堪布罗布桑嘉勒灿进京纳贡，行至通天河岐米加纳并托逊诺尔地方，遭四川所属格尔次及果洛克“番贼”两次抢劫。本年二月，经派出之扎萨克等在通天河脑曲麻尔地方，探明“番贼”踪迹，击毙数十人，捕获六人，起获堪布原物，皮包、牛、羊、马、枪若干，并救出被掳去之藏民十四人。

堪布罗布桑嘉勒灿抵京后，尚不知失物已被起获，其晋见皇帝时，呈递控词，有大臣以为实属唐突。至是，经理藩院讯明，以“冲突仪仗，妄行奏诉”例，拟发近边充军。道光帝以其为贡使，且呈进丹书克，著免其按例惩处。

二十四日（4月28日）

10 杨遇春卒。

杨遇春（1761—1837），字时斋，四川崇庆人。以武举效用督标，以善战，累有升迁。嘉庆年间，参与镇压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道光五年（1825），署陕甘总督。六年，奉诏驰赴回疆平息张格尔叛乱，连获胜仗。八年正

月，亲率军擒张格尔于铁盖山。道光帝大悦，授陕甘总督。一生历大小数百战，皆陷阵冒矢石，未尝受毫发伤，人称“福将”。谥“忠武”。〖10〗

四月初七日（5月11日）

11 以棚民开山种植，病农藏奸，两江总督陶澍奉旨严饬所属各州县严密管束查禁，至是奏言：自上年收成丰稔以来，开山流民渐次回籍，其搭棚居住各户，均照屡次章程办理，不致滋生事端。惟棚民来自远方，资本无多，若无本境之人招引租留，岂能自行开垦？嗣后无论公山私产，概不准其违例召租开垦，如有违犯，即查照旧定章程问拟重办。其向无棚民地方，责成地方官严行禁止，年终出具并无棚民印结。从之。

二十三日（5月27日）

12 查处陈亚二、刘赐林等运银出洋贩卖鸦片。

上年八月，在广州经商之潘老大、谢廷钊、冯清等相商，目下生意淡薄，不如贩卖鸦片获利较厚，遂议定开设快蟹馆，包揽雇艇走私，获利分用。潘老大、陈亚二等共伙十二人，共出本银一千三百两，雇工匠制造快蟹艇五只，并揽定郭元章等人之七只快蟹，于九月在广州附近新沙地方开设快蟹馆。十月初，有彭水鬼二，起意私运纹银出洋向洋船购买鸦片，遂向快蟹馆雇艇一只，付给艇价洋银一百元。其将纹银三千两用箱装贮，搬上快蟹，运至佛堂外洋面，再运至伶丁洋面，拢近洋船，将银箱搬过洋船，贩取鸦片八箱，搬过快蟹艇内，驶回大屿山洋面，另雇红单

船一只，载运鸦片驶去。潘老大等在一个月内，先后包揽雇艇载送纹银出洋三次。事发，陈亚二等十一人被捕，起获快蟹艇四只、纹银一万九千八百余两及刀枪器械。而潘老大在逃。

又有广州人刘赐林，于上年十一月与陈亚鸡等出纹银三千两，雇坐梁亚锦之快蟹，驶至伶丁洋面，向洋船贩买鸦片十一担、羽毛五十疋。羽毛已陆续贩出。鸦片欲在省河向往来客船贩卖，然未及出手，即在省河被巡弁查获。

至是，报闻，以陈亚二、刘赐林等运银出洋，贩买鸦片，均属“违禁通夷”，分别拟以充军、杖徒。下刑部议。〖11〗

13 以四川制钱壅滞，暂停川局丙申年（道光十六年，1836）后六卯正铸钱文。

六月初四日（7月6日）

14 禁止纹银出洋。

道光十二年（1822），户部给事中孙兰枝以钱贱银贵，奏请严禁纹银出洋，嗣经中外臣工议论，于十三年订立禁止纹银出洋章程。然纹银仍不断出洋，且日趋严重。至是，御史刘梦兰又请严禁纹银出洋，略言：依定制，每库纹银一两，易制钱一千文，虽市价长落不齐，与例价总不甚上下。而现因纹银出洋，银价过昂，畿辅一带及各省地方，每市平银一两，至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不等，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事。兵民商贾皆受其病，谨略举而言之：兵丁支领饷银，兼用制钱，按成搭放，每钱一千抵银一两，今制钱一千不及纹银七折，兵丁生计日艰。其病一也。州县征收地丁钱粮，乡村农户无从得银，大都以钱折银完纳，不

以钱合市价，则官以征解为苦，如必市价计算，假如完正银一两，耗银一钱，便须制钱一千六七百文，加以火工、解费约计征银一两，便应完制钱二千余文，朝廷正赋并未稍有加增，小民完交，实已多至过半。其病二也。各省盐价俱有定例，不容任意增加，商人以所售钱文易银交课，每银一两，势必折耗制钱数百文，坐是疲乏，课款因以宕延，故现在各省盐务均无起色。其病三也。商贾贩运一切货物，概用纹银置买，及其转售，大率得钱交易，商贩顾及成本，银价昂则物价不得不昂，近日民间衣食所需较从前价几增倍，贫民一日力作不足供一日之食。其病四也。何以今昔情形如此悬绝？盖因纹银出洋及鸦片入关之禁不严，恐将来内地银两有日少而无日增也。请设法严查，如有运银出洋及贩烟入境者严惩。〖12〗

寻御史朱成烈亦奏请禁止纹银出洋，折中揭露纹银出洋而引出种种弊端，并指出纹银出洋不限于广州一口，已遍及各海口，略言：禁烟一物，贻患尤甚，骗银尤多。闻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臣初闻骇异，以为断不至此，既而思之，近日吸食禁烟者无处不有，无论远省近省、通都大邑、偏僻州县，降而至于乡曲小民，均有食者，此无怪耗银之日多也。上年两广督臣查拿纹银出洋已非一次，所拿不及百分之一，而浙、闽、江苏、天津诸海口，未经查拿，依然透漏。请令各海口一体查拿。〖13〗从之。

初十日（7月12日）

15 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总理藏内事务，赏赉如例。

十一日（7月13日）

16 以故琉球国王尚灏世子育袭爵，命翰林院修撰林鸿年为使臣、编修高人鑑为副使往封。

17 令驱逐趸船。

向例，外国至广州贸易船只停泊于黄埔，黄埔地属内河，外国船只须经行商出具甘结，始能进口停泊，故私贩鸦片之船只不能进口，只得停泊于洋面。自道光元年（1821），有英商载鸦片之趸船十余只，每年四五月时人急水门停泊，九月后回伶丁洋。十三年（1833），又由急水门移至水面较稳之金星门。该处海口与香山县（今中山市）最近，驾驶快蟹，朝发夕至，兼之各处港汊可以偷越者甚多，趸船遂成为鸦片入口、纹银出口之逋逃渊薮。至是，给事中黎攀镠奏请驱逐趸船，禁绝鸦片入口和纹银出口。〖14〗有旨：令邓廷桢等严饬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归国，无许托故逗留。〖15〗

邓廷桢等于七月初三日（8月3日）奉谕，次日即饬行商伍绍荣等传谕英领事义律：趸船久泊各洋，既犯天朝之禁令，复违该国之教条，该领事务即钦遵谕旨，将伶丁等处洋面寄泊趸船，概行遣行回国。〖16〗但义律不加理会。八月下旬，邓廷桢两次通过行商谕令义律，尽快令趸船回国。义律回覆称，其无法分辨停泊港外船只之国籍，并且无权过问非悬挂英国旗之船只。〖17〗邓廷桢复告以若不将

趸船全数遣令回国，即命封舱，停止贸易。然仅威胁而已。邓廷桢随后向道光帝说明封仓之困难：通商国数甚多，趸船仅此数国，仍应确查，以分泾渭，俾免良夷向隅。〖18〗

趸船既不能驱逐，邓廷桢转而设法切断趸船之供应，督饬下属，堵捕往来接济趸船之“办艇”，使趸船不能久居。〖19〗然亦无效。

十六日（7月18日）

18 修订约束宗室简明条例。因宗室人等往往以不干己事，藉端具控，道光九年（1829）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已议订约束宗室条例。无如日久因循，积习未除。至是，宗人府将《约束宗室条例》择其简明易晓者，详加酌定，奏请颁行。《条例》规定：嗣后凡遇宗室控告仓库案件，不论是否曲直，有无情弊，概置不问，亦毋庸会部，以免拖累该衙门，即将该宗室问以不应为而为，按律拟罪。如有素不安生，兼有绰号黄姓、赵姓者，该管亲郡王等酌量责惩，并究明引诱怂恿之人，严行惩办。如系该宗室挟嫌妄供，审明后加倍重责。如审明系引诱为非之人，即将该宗室应行重责之处，核其情节轻重，酌量办理。其赌博、斗殴、地亩案件，并被仓库差役及商贾人等控告，照例应会部者，仍会部办理，应由该衙门自行查办者，照例查办。若该宗室控告仓库舞弊以及钱铺小钱，凡不干己事，稍涉讹诈不遂，藉端起衅等情，无论何处控告，但将该宗室送宗人府，按此次新定章程，自行惩办。若罪应发遣，亦由该衙门奏请，奉旨后先行重责四十板，再交兵部起解，被告之人均毋庸传讯，以息讼端。依议。

19 命都察院左都御史奎照、户部侍郎文庆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七月十五日（8月15日）

20 湖南巡抚讷尔经额奏定湖南永明县属下源、雷洞源、上木源、白云冲四处山场巡防章程：一、永禁垦种，以杜民瑶争端。二、设兵驻守，以防复聚，俟奸民实无私种，再行议撤。三、责成各该管员弁亲赴各山稽查，以防徇隐。四、筹给驻守弁兵口粮、盘费。五、责成附近居民团练协兵防守，并严禁私批佃种。从之。

十六日（8月16日）

21 先是，道光十五年（1835），河督栗毓美以原阳一带堤工吃重，抛砖挡护，试有成效，遂建议多办砖工，以期减埽节费。然御史李莼以为砖工不可靠，请停止烧砖。道光帝即派工部尚书敬徵与李莼驰往查办。敬征等履勘下北、祥河等厅，发现砖工不完全适用，在水浅溜缓之处，抛砖压石，以及保滩护崖，均堪得力，其水深溜急之处，有砖石并用，放手加抛，始经站稳定者，有屡抛屡塌，改用埽工，方能稳固者。至是报闻。有旨：令将未抛之砖存储河干，且毋庸再行烧造。

敬徵、栗毓美遂在东河停办砖工，改办碎石。

十八日（8月18日）

22 重修圆明园之圆明园、奉三无私、九洲清晏三殿成。道光帝亲做《御制记》，以志其事。三殿于上年九月二十六日因火灾毁坏。

二十二日（8月22日）

23 道光帝谕：山东省盐务现当设法清理之际，非就近督催，难期得力，而盐政驻扎天津，相隔千里，遇有筹议事件，禀函往返，动须月余，鞭长莫及，著将山东盐务改归巡抚管理，以归简易。

九月初一日（9月30日）

24 恢复承商旧制。广州商行之承商制度始于嘉庆年间，时粤东洋商由总商经理，其选充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后因外国商船日多，行户日少，照料难周，易滋弊窦，是以量为变通，准以殷户自请充商，而停止联名保结之例。至是，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现在招补缺商，已复旧额，足数办公，自应仍复旧例，以示限制。得旨：嗣后该商遇有歇业，或缘事黜退，方准随时招补，此外不得无故添设一商，亦不必限年试办，以归核实。其承商之时，责令通关总散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著充。

初七日（10月6日）

25 以南河库贮出入支销前后牵混，命工部尚书朱士彦驰往查核。至是，朱士彦等覆奏：江南河库款项繁多，道光七年（1827）以前，业经设局清查，奏明咨部，其道光八年（1828）以后至上年收支册卷，调集盘查，库存实数，与册不符。道光帝遂降旨痛责江南河库道李相莅糊涂不职，著即行革职。

以李相莅事，复追究有关官员及其年终密封具奏考语，

谕曰：令各督抚年终密封具奏一次，原以严考察而备简用。该督抚等宜如何破除情面，于密注考语时，字字核实，不稍假借，以副国家旌别淑慝之望。乃近年各督抚视为具文，仅以一奏塞责。经朕留心察看，往往与所注密考大不相符。即如江南河库道李湘莅在任多年，库款牵混，是该员才难胜任，已不待言。检查道光十五年（1835）林则徐密封内，称该员明练朴诚，办事细致。十六年，陶澍密封内，又称该员心地明白，谨饬安详。似此支销出入，种种错误，尚得谓之细致、明白乎？可见该督等平日非隐受欺蒙，即意存瞻徇。除将李湘莅革职示惩外，陶澍、林则徐均著交部议处。嗣后各省督抚，惟当仰体朕用人之苦心，事事求一实字，其考察属吏，认真稽核，如不据实注考，定严行惩处。

十月初三日（10月31日）

26 以江西钱价过贱，暂停宝昌局卯钱鼓铸。

二十四日（11月21日）

27 内务府大臣奏准《逃走太监治罪章程》：太监逃至河南、山东、山西及东三省，枷号一年，发往黑龙江给官员为奴，遇赦不赦。如逃至各省，即系越省远扬，永远枷号禁毙。另有案情，从重办理，仍将容留之人治罪。如止逃回顺天府、直隶本籍者，照旧例办理。逃往别州县，虽本籍五百里以外，枷号六个月，发往打牲乌拉，给官员为奴，三年释回。如复行逃走，即照逃往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之例治罪。

二十六日（11月23日）

28平息四川马边厅彝民起事。

马边厅在叙州西部，与雷波厅、峨边厅、屏山等环列凉山周围，系彝族聚居地区。本年七月，马边厅地方阿什子家“黑夷”三和挟嫌聚众与大乌抛家“黑夷”熟果打冤家，路过大鱼孔等处，顺使抢扰，并有乏食彝民乘机附和。成都将军凯音布等闻讯，即委派署峨边营参将督标中军副将唐永清等前往查办，又飞饬建昌镇总兵张必禄酌带汉屯官兵迅往督办。道光帝闻报，急调提督余步云、齐慎往援。而起事彝民已进入老林深处，且有“凉山野人”加入，使官军进剿困难，迟迟无进展。

至是，道光帝责问凯音布：计余步云带兵前往，迄今已两月有余，齐慎到省后，亦即前往分路进剿，何以迄今未见续奏？

官军见彝民进入老林，决定分两路夹击。总兵张必禄带领将弁，由走马坪进攻老林等处险要，或分或合，计获胜仗八次。提督余步云、齐慎等由那比汛油罗沟进攻千万贯等处要隘，或分投夹击，或并力攻剿，计获胜仗五次。然后两军在天喜会合，逼近凉山。

官军进人凉山后，张必禄首先率军进攻吉萨、拉姑、依达、月鹿、山水、本角等地，攻占凉山彝族大支阿合彝据点，然后驱兵大进，直捣阿合之根据地。彝民在首领纳兹率领下据山抵抗，不幸纳兹战死，彝民大多阵亡。其他各处干洛、三溪、皎米等起事彝民亦相继失败。〖20〗

寻凯音布等奉旨订立善后章程：一、马边厅大有凶设

汛一处，派千总一员，防兵一百名。在雷波厅之黑角设汛一处，派把总一员，防兵五十名。在千万贯设汛一处，派守备一员，防兵二百五十名。在屏山县茨竹坪设汛一处，派把总一员，防兵六十名。二、饬令马边厅等厅各边界居民设立寨堡，借以自卫，官给编号鸟枪。三、马边厅前后各支彝及雷波厅内外生熟各彝，依照越嶲厅，每支添设彝长一人、彝目一人，由官捐给工食，分守各界。

十一月初二日（11月29日）

29 前因各衙门保送内阁侍读学士，除户部郎中宝寿外，皆非京察一等人员，道光帝令吏部妥议章程，以优先保送京察一等人员。至是吏部奏：查核各条例内所载不一，以致各衙门历次保送，不无参差，嗣后内阁满洲侍读学士、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少卿，并内阁蒙古侍读学士，各项京堂缺出，轮应部员升用，应由各衙门先尽一等人员拣选保送，依次保送二等人员。此项人员于引见时有患病告假扣除者，照侍班不到例议处，再遇京堂缺出，仍将该员保送，不得另行更换，其汉员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少卿二项轮用郎中时，亦照此次酌定满洲人章程一律办理。从之。

30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五百九十二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人〖21〗，存仓米谷三千三十五万三百一十五石。

31 王鎏刊行《钱币刍言》。王鎏（1786—1843），字亮生，江苏吴县人。以科考不中，弃举业，事考证，并研

究钞法。道光八年（1828）著成《钞币刍言》，十一年（1831）刊行，其父以为体例未精，必致人驳诘。遂毁版。经修改，是年刊行，易名《钱币刍言》。嗣刊行《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钱币刍言》刊行后，颇有反响，据称“学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22〗。

清代，发行纸币之议论起于嘉庆道光间。嘉庆十九年（1814）侍读学士蔡之定奏请行楮币以救时艰〖23〗，但嘉庆帝以为所奏泥古迂谬，断不可行〖24〗。

王瑩《钱币刍言》主张禁银行钞，倡人君操钱币之柄，发行不受数量限制之纸币，并自诩此为“富国富民第一策”。其好友包世臣亦主张行钞，曾致书与之讨论，但包不赞成废钱，而主张以钞辅钱。〖25〗

道光二十六年许楣刊行《钞币论》，驳斥王瑩《钱币刍言》，称“以纸代钱，而欲尽易天下百姓之财，此宋金元币法所无有也”，仍主张以银为货币。〖26〗

32 英商要求广东兴泰行与天宝行清偿债务。兴泰行乃行商严启昌于道光九年（1829）开设，资本不足六万，经营茶叶、鸦片之进出口贸易，贸易额一度占广州对外贸易之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然至十六年（1836）底，因大肆投机并受外国商人商业高利贷之盘剥，负欠外商债务达二百七十三万余元（银元），不能维持信用，宣告倒歇。本年，行商梁承禧开设之天宝行，亦因负欠外商债务约一百万元，宣告倒歇。英商要求两商行清偿债务，广东公行提出以十五年为期摊还，英商不同意，并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控告。经反复协商，广州公行答允将兴泰行之债款在八年

内分期无息偿还，天宝行债款在十年内摊还，年息六厘。〔27〕

---

〔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176—177页。

〔2〕在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时期，派令大二三四班来广州经理贸易。其公司船只每年于七八月间陆续抵粤，兑换货物，至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内，出口回国。该大班等于公司船只出口完竣后，请牌前往澳门居住，俟七八月间，该公司货船至粤，大班等复请牌，赴广州料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邓廷桢《奏英国派义律来粤管理商船片》）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邓廷桢《奏英国派义律来粤管理商船片》。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廷寄》。

〔5〕《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 362—364页，沈鍒《外省行用洋银请量为裁制由》。

〔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 366—367页，道光十六年五月十八日上谕。

〔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382—387页，邓廷桢等《议复御史沈鍒条陈行用洋钱由》。

〔8〕《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422—423页，邓廷桢等《设局收缴夷钱并议立章程由》。

〔9〕《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422—427页，邓廷桢等《设局收缴夷钱并议立章程由》。

〔10〕《清史稿》卷一三四《杨遇春》。

〖11〗《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437—455 页，邓廷桢《审拟刘赐林等运银出洋案由》。

〖1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458—461 页，刘梦兰《请禁纹银出洋等由》。

〖1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462—467 页，朱成烈《请禁纹银出洋由》。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黎攀鏐奏英人趸船不去难禁鸦片入口纹银出口折》。

〖1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廷寄》。

〖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邓廷桢等奏已谕英领事令趸船回国并筹议禁止窑口走私章程》。

〖17〗《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 卷 221 页。

〖1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邓廷桢等奏已谕英领事令趸船回国并筹议禁止窑口走私章程》。

〖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邓廷桢等奏已谕英领事令趸船回国并筹议禁止窑口走私章程》。

〖20〗《道光传》430 页。

〖21〗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一千二百九十七万五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四亿六百九十八万四千一百一十四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22〗《钞币论·许楗叙》。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九年二月初九日《翰林院侍读学士蔡之定奏折》，转引自宋秀元《简述嘉道年间对行钞的议论及咸丰朝纸币的发行》，《历史档案》1993 年 2 期。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嘉庆十九年闰二月，转引自宋秀元《简述嘉道年间对行钞的议论及咸丰朝纸币的发行》，《历史档案》1993年2期。

〖25〗《安吴四种》卷二六《再答王亮生书》。

〖26〗宋秀元《简述嘉道年间对行钞的议论及咸丰朝纸币的发行》，《历史档案》1993年2期。

〖27〗《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6—7页。

清通鉴　卷一九五

道光十八年　戊戌　公元1838年

正月初一日（1月26日）

1 谕命左都御史奎照、户部侍郎文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初二日（1月27日）

2 长龄卒。

长龄（1758—1838），字懋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年间，由翻译生员补工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屡有升迁，道光五年（1825）任伊犁将军。张格尔叛乱时，奏请派大军四万进剿，诏授扬威将军，率军讨伐。七年（1827），平定张格尔之乱。十年（1830），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叛乱，复受命为扬威将军，督师剿办，寻平乱。与伊犁将军玉麟筹办新疆善后事宜，请在西四城招民垦荒，颇有成效。〖1〗道光十七年晋一等威勇侯。享年八十一岁。

诏命入贤良祠，谥“文襄”。

十四日（2月8日）

3 广西巡抚梁章钜于奏报校阅省城营伍时，言及连珠弓箭与滴水鸟枪，引起道光帝注意，命其绘图说明。梁章钜至是复奏，略言：连珠弓箭较平常弓箭缩小十分之四，弓背有纽，可以折叠收携，施放不用架式，较为便利。滴水鸟枪，即用平常鸟枪，以高粱杆切成马蹄式，塞住枪口，防止子药脱掉，利于居高临下射击。得旨：因地制宜，原属可行。

二十九日（2月23日）

4 处决鸦片烟贩郭亚平。

上年秋间，广州提标参将佘清督带备弁，会同海丰县营，在于鲈门洋面拿获闽省艚船鸦片犯郭康等，并舵手人等共二十六名，起获烟泥一百七十斤，究出在逃之船户郭安、郭浅及澳门开设窑口之郭亚平。两广总督邓廷桢闻报，即密派员弁驰赴澳门，会同该管文武，将郭亚平并工人陈亚玉拿获，起出数簿烟杆铜锅各物。查郭亚平籍隶海澄县，先年在澳门地方福建客民林恭货铺内佣工。道光十三年（1833），其起意勾通荷兰人只咕等，向其购买烟泥，开窑囤积，贩卖图利。各处小贩匪徒均零星向其转贩。其每年囤积烟泥自八九百斤至一二千斤不等，因历年资本无多，随时囤积烟泥不过数十斤。有福建及本省潮州府属素识船户驾船至澳，向其贩烟泥数较多，其不能应付，即充为鸦片经纪，串令只咕等，带同该船户备银驾艇，引至伶丁等

处洋面，向夷船私买运回。各船户每买烟泥一担，郭亚平抽取经纪洋银四元。

至是，邓廷桢奏报查办郭亚平一案经过，请将郭亚平解回澳门地方，即行处绞正法，其余分别判处。〖2〗有旨：如所请行。

5 兵部奏定世职犯罪惩处条例：嗣后满汉世职，职任内有行止不端，因私罪革职者，将世职一并革退，另请承袭。若因公罪即照溺职例革职者，恩骑尉革去职任，准留世职，云骑尉以上，世职应留应革，于议处时照例声请。至八旗世职，向无随标学习之例，其汉世职发标学习之员，如系未经保送者，令该督抚于展限期满后，察其不堪造就，即勒令回籍，另议承袭。如系期满随营候补之世职，除行止卑污，革退另袭外，其有弓马生疏，营伍未谙，并无别项劣迹，革去随营候补，仍留世职，支食半俸。

二月初一日（2 月 24 日）

6 命协办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为大学士，云贵总督伊里布为协办大学士。

三月初六日（3 月 31 日）

7 宗室图升阿曾习教犯案，于改悔免罪后，复又供奉十字架图像，同其子文广习教念经。经宗人府等衙门会审，至是报闻。有旨：图升阿、文广均著革去红带子，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嗣后，改悔免罪后复奉教者，均照本例治罪。

四月初一日（4 月 24 日）

8 令停建乌鲁木齐书院。乌鲁本齐筹建书院始于道光十

四年（1824），时长清任都统，富呢扬阿任都统后继续筹办，然两任都统均未奏明。至是，新任都统中福〖3〗奏请鼓励创建书院捐修人员，当即受谴。道光帝谕曰：书院之设，培养人才，振兴文教，系各督抚地方官应办之事。乌鲁木齐地处边陲，与内地各省情形不同。该都统等惟当讲求武备，实力操防，开垦屯田，广储粮饷，方合足食足兵之道。其抚驭商民，尤宜示以恩信，俾人人知感知奋，缓急有资。若照各省州县建立书院之例，徒务虚名，是重其所轻，必至轻其所重，又安望其认真训练，恪尽职守耶？除长清业经身故毋庸议外，富呢扬阿、中福著交部议处。

初四日（4月27日）

9 湖南巡抚钱宝琛以钱价过贱，请暂停鼓铸局钱，以平市价而恤兵艰。其奏言：湖南省宝南钱局，现设栈十座，每年额铸三十六卯，铸获钱文，为搭放各营兵饷之用。前因银贵钱贱，兵情不愿多搭钱文，曾于道光四年（1824）奏准，按二成搭钱。嗣因钱价愈贱，局铸钱文除搭放兵饷外，别无支用，而局贮铜铅可供七十三卯。现南省市钱价较前愈贱，每钱一千仅合纹银七钱，而宝南局钱搭放兵饷每钱一千，照例扣库平银一两，是兵丁得钱一千即少银三钱，察访兵情惟愿免搭钱文，应请暂停鼓铸。〖4〗如所请行。

二十五日（5月18日）

1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戊戌科三鼎甲：状元钮福保，浙江乌程人；榜眼金国钧，湖北黄陂人；探花江国霖，四川大竹人。至是，赐一甲钮福保、金国钧、

江国霖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林汝舟、何桂珍、曾国藩等一百九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副考官为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工部侍郎廖鸿荃。

11 是月，总管内务府奏：上年乌梁海进到各样皮张，并库贮各样皮张、貂尾等项，照例售变，合值价银七千六百十八两一钱五分。请照向年分发之例，仍交两淮等六处（两淮、长芦、浙江、苏州、江宁、淮关），一体售变。其变价银两照例给限一年，交纳广储司银库。又奏：上年乌梁海、黑龙江、吉林等三处进到黄貂皮，并库贮黄貂皮内，除各处领用及赏用外，现存黄貂皮二千七百七十一张内，拣选堪做貂褂之黄貂皮一千六百张，计数貂褂二十件，拟仍照上年编为等第，赏给在京大臣、御前侍卫、前清门侍卫等，交价承领。〖5〗

闰四月初三日（5月26日）

12 以户部宝泉局炉匠史端等辍工出厂，聚集东直门外三里屯炉神庙内，胁众停炉，著步军统领衙门按名严拿。

初四日（5月27日）

13 道光帝谕：嗣后刑部审办天主教案，无论该犯等悔改与否，均著该部堂官亲讯明确，其情愿改悔者，著即将该犯家内供奉之十字架，令其跨越，以昭核实。

初十日（6月2日）

14 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禁烟，其文为：

奏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事。

臣维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渐积，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考诸纯庙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月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

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诰诫谆谆，例有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使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查例载：凡夷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保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尔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1823）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各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

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纷纷讲求。或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无如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每岁既有数千余万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偶有所获，已属寥寥。况沿海万余里，随在皆可出入。此不能塞漏卮者一也。

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与所载出茶叶、大黄、湖丝，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其中沾润利息，不过数百万两，尚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今虽割弃粤海关税，不准通商，而烟船本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此不能塞漏卮者二也。

或曰查拿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来，兴贩鸦片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罪至绞。今天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而各省办此案者绝少。盖原粤省总办鸦片之人，据设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

沿途包送，关津胥吏，容隐放行，转于来往客商，藉查烟为名，咨意留难勒索。其各州府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滑吏役、兵丁，勾结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人，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同好。此不能塞漏卮者三也。

或又曰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当外夷所人，积之渐久，不致纹银出洋。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不过兴贩之人用以掺和洋烟，希图重利。此虽开种罂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者四也。

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断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至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重刑，并无流弊。

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咬嚼吧本轻捷善斗，红毛番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地竟为所据。

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今中国之鸦片，来自英吉利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臣又闻夷船到广，由孟迈经安南边境，初诱安南食之，安南觉其阴谋，立即严行禁止，凡有食鸦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人，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但天下大计，非常情所及，惟圣明乾纲独断，不必众言皆合。诚恐畏事之人，未肯为国任怨，明知非严刑不治，托言吸食人多，治之过骤，则有决裂之患。今宽限一年，是缓图也。在谕旨初降之时，总以严切为要。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奉法之吏肃，则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

伏请饬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面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有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请恩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

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6〗

有旨：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7〗

十三日（6月5日）

15 以向年南苑行围，獐鹿繁多，近二十年来，獐只稀少，令盛京将军于每年解送鹿只之便，将活獐十余只或二十余只，一并解交。

南苑獐鹿减少系围场内有民人违禁垦荒所致。经查，南苑垦荒，多未奏明，而由该管大臣等妄变旧章，令民租垦。道光帝闻报，即令曾经管理各员及已故各员子孙，将各任内租垦民户陆续给予赡养资本，谕令迁移，务使所开各地亩尽行抛荒，予限二年。

五月十三日（7月4日）

16 允大学士阮元致仕，赏半俸；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王鼎为大学士，仍管刑部事。

十七日（7月8日）

17 因缅甸争王内讧，国王遣一目官至九龙江，欲令车

里土司带练赴缅镇抚。迤南道会镇晓谕该目，内地土司从不越赴外域。至是报闻。有旨：令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严饬腾越文武各员，于沿边关隘率练巡防，毋许出边滋事。

二十六日（7月17日）

18 命穆彰阿为文华殿大学士，潘世恩为武英殿大学士，王鼎为东阁大学士。

七月初一日（8月20日）

19 钱票议。

五月间，四川总督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至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而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有旨：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尹五城会议具奏，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至是，山西巡抚申启贤奏言：新任四川督臣宝兴因银价日昂，请严禁钱铺行用钱票，以平市价，自缘前在盛京将军任内，见东三省空票太多，因发此议。然以利国便民之计，通盘筹画，有未可遽行禁止者。查民间置买房地，粜籴米粟，贸易货物，用银之处少用钱之处多，其价在千文者，尚系现钱交易，若至数十千数百千以上，不特转运维艰，且盘查知数、收剔小钱，尤为非片时所能完竣，是以江浙闽广等省行用洋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则用钱票。若一旦禁绝钱票，势必概用洋钱，更受外洋折耗。再各省藩库所存制钱无多，民间藏亦不充足，今将钱票禁止，则现钱必日见其少，恐致商民交困。查晋省行用

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有钱铺上给当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应听照常行使。此外有别项铺户并非钱铺所出之帖，亦曰上票，又有年被债逼索，自行开给钱票，盖用图章，以为搪塞地步，俗名谓之壹瓶帖、期帖名目，均非现钱交易，应请禁止。〖8〗奉旨：依议妥办。

七月初五日，琦善奏上《钱票章程》，略言：各省情形不同，直隶钱铺之票系随支随付，有票即可取钱，不同于虚票，与奉省情形稍异，未便因噎废食。然奉天虚票，难保奸商不私相仿效，故仍应严防。嗣后如钱铺有虚票不能兑现，经告发，通计钱数在一百千以内，枷号一个月，责令照数偿完，百千以外，将铺内管事之人先行枷号，勒限两个月，逾限不完，即照诓骗财物律论罪。奉旨：交刑部议。〖9〗

湖广总督林则徐于八月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以为宝兴所言钱票之弊治亦不难，只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自可以遏其流。

奏中又言，银贵钱贱并非如宝兴所言由于钱票流行，而系鸦片走私所致。且举在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商业繁华之地所作调查为例，称：臣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估算吸烟人数及其所费，

曰：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不止于四万万两，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奏中最后之结论为：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10〗

寻陕甘总督瑚松额〖11〗，河南巡抚桂良〖12〗亦奉旨议覆，均不赞成宝兴意见，而主张听从民便。

二十八日（9月16日）

20令查拿天津走私烟贩。

天津为北方走私鸦片之渊薮。有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从泊于外洋之洋船上转贩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每年约计船一百数十只，于五六月间陆续抵津，九十月间回转。向有潮义客店、大有客店、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分销各货及鸦片烟土。在洋货街开设之洋货铺，在针市街之洋货局，亦代售。大伙兴贩则由潮义、大有、岭南栈房三处经手。凡山西、陕西等处商贾赴津销货后，即转贩烟土回籍。京城往贩烟土者，该铺户遣人包送。

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验货，仅能大概观看，如欲入仓搜查烟土，船户水手约数十人势将抗拒，委员等恐滋事端，只得迁就。

洋船船户并洋货铺，俱系闽粤人，乃与天津本处棍徒联络一气，恃众横行。当船只抵关，将烟土囤积店铺，竟敢白昼扛抬，多人护送。烟铺则随处皆有，烟具则陈列街

前。积习成风，肆无顾忌。〖13〗

至是御史狄听请饬拿天津烟犯。有旨：著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并妥议章程。

寻琦善奏言：奸商猾贾，鬼蜮莫测，即如本年情形已与从前不同，刻当捕获烟土之后，又不知如何舞弊。欲期摘奸发伏，全在相机变通。有一定之法，无一定之弊。若章程一定，势不能朝更暮改，转恐致有窒碍。惟有认真设法商办，并力查拿，冀收实效。〖14〗

二十九日（9月17日）

21 刑部修改律例中之刺字专条：一、窃盗刺字发落后，如实能改悔，历二三年无过，又经缉获强盗二名以上、窃盗五名以上者，准其起除刺字。二、审办案件，凡应行刺字者，照例声明刺臂刺面，或左或右，并所刺何字，以昭详慎。三、凡有触犯祖父母、父母被呈之犯，如系民人，照例右面刺“烟瘴改发”四字。旗人无庸刺字。

八月

22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湖北省已拿获及首缴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余杆，湖南报获烟土十余起，收缴烟枪三千五百四十余杆，均已分别劈毁。〖15〗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拿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人犯十一名。〖16〗

九月初六日（10月23日）

23 以各地将军督抚遵旨议覆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至是陆续奏到，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

前后计有二十九位封疆大吏议覆〖17〗，均赞成严禁鸦

片〖18〗，然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有分歧。其中有八位大臣即湖广总督林则徐、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湖南巡抚钱宝琛、河南巡抚桂良、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陈銮、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均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如色卜星额奏言：夫市海外害人之物，耗中土有用之财，以致银短价增，钱贱银贵，民生国计，关系匪轻，诚不得不重食烟之禁，俾留养命之资也。惟积重之势，非大力莫能回，苟非峻法严刑，令之仍不行，禁之必不止。或恐习染太重，诛之不胜其诛。不知人之患莫大于死，尤莫惨于刑，白刃在前，虽饮食可使立断，以饥渴犹愈于刑也，况断此不必果死耶？且嗜此者皆狡黠之徒，善于趋避，今诚见罪名甚重，查拿甚力，改悔之期限甚宽，利害分明，谁不早自为计？其悍然不顾以冀幸逃法网者，类皆玩法莠民，无可姑息。或疑法重情轻，非盛朝宽大之政，殊不知开设鸦片烟馆，例应拟绞，已有明条。今若推广例文，定以年限，是导其自新之路，非遽加以不测之刑，辟以止辟，其保全者正未可量。抑臣更有请者：原奏专重吸食，略于兴贩，自非拔本塞源之意。窃思吸食者骄奢淫荡，尚非侵损于人，罪且论死，若兴贩者挟赀出海，为夷人代销毒物，贻害同类，实为中国之蠹，比之开设烟馆，厥罪更甚。命下之日，应令沿海地方官，严拿趸贩之船，人赃务获，不分首从，立正典刑，海滨枭示。先为食烟者立此标榜，亦足以破奸回之胆，而寒嗜者之心，庶治本不遗其末，清源亦节其流矣。〖19〗

另外二十一位大臣即盛京将军宝兴、山东巡抚经额布、山西巡抚申启贤、黑龙江将军哈丰阿、直隶总督琦善、护

理湖北巡抚张岳崧、吉林将军祥康、陕西巡抚富呢扬阿、漕运总督周天爵、贵州巡抚贺长龄、江西巡抚裕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南河总督麟庆、云南巡抚颜焘、陕甘总督瑚松额、云贵总督伊里布、广西巡抚梁章钜、福建巡抚魏元烺、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闽浙总督钟祥，均不赞成对吸食者处以死刑，以为对吸食者施以极刑，处罚过重，窒碍难行。如琦善奏言：至于鸦片流毒，凡吸食者，治以斩决，既无吸烟之人，自无进口之烟，截其流即可塞其源，此特鉴咬嚼吧之前辙，师安南人之故智，而不知其大谬不然也。彼安南于孟迈经过之时，诱食未行，而即发其覆，故一禁即止。今则数十年之久，十八省之大，岂能令出惟行乎？即如江浙两省，其人畏法怀刑，偶有一州一县，不敢不遵，而不可以例其余。如楚黔蜀三省州县，苗民杂处屯寨，犬牙相错，其人素不奉法。粤西桂柳平梧浔五府，僮人多于民人，甚或僮七民三，修仁、上龙、天河尤为桀悍，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藉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且夫吸食之人，贵贱贫富，贤愚善恶不齐，其游惰无能，为匪作恶者，无论矣。若夫忠良后裔，簪缨世胄，其人温恭尔雅，或富而好礼，捐输乐善，其人品行端方，或生监孝廉，具有鸿才大略，或幕友书役，深知洁己奉公，或贤媛而未知训令，或孀居而节凛冰霜，以及农工商贾，安分守己之人，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贯索略

重，不待部文复转，而瘐毙者已盈千累万矣。夫夷匪叛逆，提兵剿灭，搜其党羽，戮其妻子，不过十千八千人而止矣。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况我国家仁厚开基，明慎用刑，虽一命之微，亦情实而后勾。故刑法之善，为亘古所未有。是以二百年来，重熙累洽，国祚绵长。今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且兆姓者，子民也。子民受外夷之荼毒，为吸此烟，身家罄尽，性命不保，岂无悔过自怨自艾，而沾染既深，未能既脱。圣天子为万民之父母，洞悉隐情，定将矜其愚顽，悯其沉溺，疮痍之民，起而登之衽席之上，跻之仁寿之域，安肯执斧钺之威，伤残自己之子民，而快遂外夷之毒计耶？〖20〗

初八日（10月25日）

24 以庄亲王奕赉、辅国公溥喜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著革爵，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

十一日（10月28日）

25 以太常寺卿许乃济冒昧渎陈，奏请弛禁鸦片，不得政体，著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21〗

十月二十日（12月6日）

26 以贵州银价日昂，暂停贵阳、大定两局鼓铸。

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

27 谕：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广东水师兼

归节制。〖22〗

先是，五月间议覆黄爵滋奏折时，林则徐即支持黄爵滋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之意见〖23〗，继之在八月一奏片中再申行重典之必要，曰：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4〗言之痛切。道光帝为之动容，特将“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用朱笔圈出。九月二十三日谕令入觐。林则徐于十一月初十日抵京。次日召见。先后共召见八次，确定禁烟方策。

林则徐奉旨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出都南下。临行前，向座师沈维鋐辞行，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言迄，相顾涕下，遂出都。〖25〗

28 御史万超请禁革京师一切浮奢游戏，略言：近有无赖棍徒，施舍路灯，演放花盒，夤夜聚众，挑灯击鼓，并奇装异服，驰马跑车，甚且招引妇女，乘间奸拐。殊为风俗人心之害，不可不严行禁止。有旨：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认真查拿。

二十九日（1839年1月14日）

29 禁止旗人妇女仿效汉人缠足。嘉庆九年（1804），以汉军旗秀女有缠足者及衣袖宽大如汉人装饰者，嘉庆帝谕令禁止。然相沿日久，奉行不力。至是，道光帝重申前谕，曰：近来旗人妇女，往往衣袖宽大，其费数倍于前，

总由竞尚奢靡所致。至仿效汉人缠足，尤属违制。著都统、副都统等随时详查，有违制者，一经查出，即将家长指名参奏。

十二月十七日（1月31日）

30 从盛京将军耆英请，禁止在兴京、开原、铁岭、抚顺所属界内采煤，以保护盛京三陵地脉。

二十七日（2月10日）

31 青海察罕诺们汗一旗前因滋事，被驱逐过河，近来因被抢穷蹙，恳请移驻河北。至是报闻。有旨：准其所请，并饬贵德厅文武员弁妥为照料，移过河北。

32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九百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人〖26〗，存仓米谷三千八十二万八千八百四石。

33 在台湾仿本洋铸造银元，俗称“台湾寿星币”。币面有寿星像，左右两边分别篆书“道光年铸”、“足纹银币”，寿星像下有“库平柒式”字样，背铸一鼎，另有“台湾府铸”四个满文字。初铸重如其文，后减重百分之五。〖27〗

〖1〗《清史稿》卷一五四《长龄传》。

〖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册509—518页，邓廷桢《审拟郭亚平兴贩鸦片由》。

〖3〗中福任都统事载《清史稿》卷二百七《疆臣年表》，十一《各边将军都统大臣》，而《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漏载。

〖4〗《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537—539 页，钱宝琛《请停鼓铸由》。

〖5〗《清宫述闻》140 页。

〖6〗《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69—72 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上谕。

〖8〗《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562—568 页，申启贤《遵议行使钱票由》。

〖9〗《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569—572 页，琦善：《钱票章程》。

〖10〗《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598—601 页《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11〗《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604—606 页。

〖1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607—608 页。

〖1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576—579 页，狄听《请饬拿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由》。

〖14〗《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583—587 页，琦善《拿获兴贩鸦片人犯请鼓励员弁由》。

〖15〗《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597—598 页《楚省查拿烟犯收缴烟具情形折》。

〖1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2 册 583—587 页，琦善《拿获兴贩鸦片人犯请鼓励员弁由》。

〖1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谓议覆者共二十八人（上册 15 页）。而实有二十九人。

〖18〗有论者认为议覆者中分为严禁派与弛禁派，划分之根据为是否完全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此说不妥。大多数官员不赞成黄爵滋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的意见，但主张严禁鸦片。

〖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十日《色卜星额奏覆严禁鸦片章程折》。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册494—495页。

〖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道光十八年九月十一日《上谕》。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谕。

〖23〗《林则徐集·奏稿》中册567—571页，《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

〖24〗《林则徐集·奏稿》中册599页，《钱票无其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25〗《续碑传集》卷二四《林文忠公传》。

〖26〗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一千五百一十万九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27〗《中国货币史纲要》193—194页。

清通鉴　卷一九六

道光十九年　己亥　公元1839年

正月十七日（3月2日）

1 以御史陈光亨奏请饬禁内外臣僚竞认师生，道光帝谕：乡会试考官凭文取士，中式者感其识拔，谊等师生，尚属礼缘义起。然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断不可以私废公。至新进士殿试朝考，一经馆选，即与阅卷官认师生，已属非是。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者，概与堂官上司认师生，是身荷简擢之恩，心感保举之力，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甚非国家考绩求贤之义。至近来外省风气，州县辄与府道认师生，府道辄与督抚认师生，是以势利为结纳。拜门下者品已不端，难保不恃门生之情面，专事情托，假上司之声势，相与招摇，各种夤缘，皆由此起，又安望其持正秉公，各尽职守耶？嗣后内外臣工，总当守分励品，断不准藉师生称谓，以为攀援干进之阶，至部院大臣，及各省督抚等，

尤当正己率属，以人事君，遇有藉端干谒者，即行面为屏斥，概不准因逊词卑礼，稍事姑容，庶属吏共知敦品，以杜奔竞而肃官方。

二十五日（3 月 10 日）

2 以礼部尚书奎照气体不充，命回本衙门办事，无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六日（3 月 11 日）

3 道光帝谕：向来回子伯克，每年朝觐，九班轮流，四川土司，三年朝觐，两班轮流。在该伯克、土司等输忱展觐，不敢告劳。惟念万里驰驱，载途雨雪，朕俯怀况瘁，为期未免过勤。著加恩自道光十九年（1839）起，回子伯克年班，改为间二年朝觐，仍照旧班轮流；四川土司年班，改为五年朝觐一次，仍照旧班轮流。

二月初四日（3 月 18 日）

4 林则徐令外商呈缴鸦片。

钦差大臣林则徐于正月二十五日抵广州，以越华书院为行辕。次日，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豫坤商讨禁烟方策，决定对内查处鸦片贩卖者和吸食者，对外查禁海口鸦片走私。至是，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在越华书院传见十三行行商，揭露行商伍绍荣等勾结外国鸦片贩子走私鸦片之劣行，并发下谕帖历数其罪状，曰：

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仓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

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挟带，岂非梦呓！

且闻从前夷人来馆，先穿大服，佩刀剑，拜候各商，多有辞而不见，候其再来，而后答之。近年乃有托言照应过关，下澳远迎者矣。在尔等只知致富由于通商，遂尔巴结夷人为利薮，岂知夷之利皆天朝所予。尔等乃不知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问及夷情，转为多方掩饰，不肯吐实。

即如纹银出洋，最干例禁，夷人果皆以货易货，安有银两带回？况经该商等禀明，每年交易之外，夷人总应找人内地洋钱四五百万元不等。如果属实，何以近来夷船并无携带新洋钱到港，而内地洋钱日少一日，该商中之败类者，又何至拖欠夷债百余万两之多？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更有奇者，该商借有前任粤海关阿所奏余剩洋银带回三成暂时试行之案，遂援为定例，年年影射，禀请下船，多制木箱，如同解饷。甚且称某年夷人寄存某处银若干，今托某夷人带回，因与海关书吏串通作案，商则一面出结，银则一面出洋。言与行违，恬不为怪。

今计历年中国之银耗于外洋者，不下几万万矣。叠奉谕旨，以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之事，责备大小官员，十分严切，而该商等毫无干系，依然藏垢纳污，实堪令人切齿！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1〗

起初行商对此谕帖不以为然，其据多年之经验，以为林则徐不过故作严厉，而实欲索取巨贿。伍绍荣遂试探曰：“愿以家资报效。”不料遭林则徐怒斥：“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2〗行商始自危。林则徐当即又发下一件令

各国商人呈缴鸦片之谕帖，命行商速往传谕。

伍绍荣等即至十三行公所，传见外商，宣示谕帖。谕帖中指斥外商走私鸦片骗财害命，责令将存放于趸船之鸦片尽数缴出，并须填写英、汉两种文字之合同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谕帖中并严厉申明：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3〗

谕帖规定外商必须于三日内呈缴全部鸦片，然外商拒缴。届时，林则徐令行商传谕外商，重申查办鸦片，法在必行，令速将英国烟犯颠地交出，听候审办。〖4〗颠地其时躲在商馆中，极力阻挠呈缴鸦片。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初八日（3 月 22 日）在澳门接到钦差大臣谕帖之抄本，即令停泊在洋面之英国商船驶往香港，置于英国军舰“拉茵”号保护之下。同时，具禀邓廷桢，称：“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问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的船只作战。”〖5〗两日后，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商馆，与颠地等商讨对策，策划逃跑。然林则徐等早已暗设防维。颠地等企图逃跑之消息传出后，兵役和民众即将商馆包围。林则徐令将泊于黄埔之外国货船暂行封舱，并撤出夷馆之买办和雇佣。

义律万般无奈，遂于十三日在商馆中向英商宣布，他

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之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所有女王陛下之臣民，为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之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他保证英商之财产和鸦片之损失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之原则及办法予以补偿。〖6〗随后，英国烟贩向林则徐呈递禀帖，保证其个人不再夹带鸦片来华贩卖，但不肯按照林则徐所要求“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之式样具结。〖7〗次日，义律呈禀林则徐，表示愿意严格地负责、忠诚而迅速地呈缴英商所有之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8〗

二十三日（4月6日）

5 林则徐催令外商具结。

林则徐以为外商缴烟仅可堵塞目前之鸦片走私，具结方可永远断绝，故于外商陆续缴烟时，一再催令具结，并派人送一份甘结文本给义律，令遵式具结。此甘结式样如下：

具甘结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脚夷商等，为出具切结永断鸦片事。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贸易，渥沾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买，有干天朝法纪。今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大皇帝格外施恩，宽免既往之罪。其已经启空之趸船，均令驶回本国。现在义律等禀明本国主严示各商，凛遵天朝禁令，不得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并不许制造鸦片。

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服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9〗

但义律不肯遵式具结，亦不作答复。至是，林则徐又发出《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令义律转谕英商，恪守天朝法度，遵照颁发结式，分写汉字夷字切结各一份，凡在夷馆之人，均须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10〗然义律仍然拒绝，其申辩：远职谨依本国定例，实不能转令遵行，至取结其事，乃指后来者，或有嗣后不遵，安可当其重责？其祸又不止贻及出结者，而且连累他人，则依本国明例，虽在国主尊位，尚不能令其如此，而何况在远职乎？〖11〗

林则徐即予驳斥，曰：若别国有人至英吉利贸易而不遵尔国法令，尔国主岂肯容之乎？尔等既要来港贸易，即尔国主亦必令尔等遵守天朝法度，岂能将尔国之例带到天朝耶？〖12〗义律承认林则徐所言“其理甚是”，但仍以“与英国之例不符”为由，拒绝具结。

三月初九日（4月22日）

6 调林则徐为两江总督。此前，原两江总督陶澍因病重奏请辞职，并推荐林则徐继任，奏中有“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13〗等语。

十一日（4月24日）

7 河南巡抚桂良奉旨查办河南省境内无生老母庙宇，至

是覆奏，共查出无生老母庙三十九处，俱系明朝时建，现已全部拆毁。无生老母为民间秘密教门所崇拜之教主，在河南一带主要为天理教供奉，而天理教在嘉庆间曾有过较大规模起事，故道光帝对查处一事十分重视，谕令河南及直隶、山东、山西各督抚继续严查淫祠，一律拆毁，以正风俗而净根株。

二十四日（5月7日）

8 谕内阁：向来越南国二年一贡，琉球国间岁一贡，暹罗国三年一贡，嗣后均改为四年一贡。

琉球国王于翌年五月接奉此旨，即派王舅向邦正等赍捧表文方物，坐驾海船二只赴闽，陈请照旧进贡，称：琉球弹丸荒服，人愚俗陋，全赖间岁朝贡，仰沐圣朝德化，得知君父之道，永享太平。琉球每值进接船入闽，例蒙天朝颁赐时宪书，遵一王之正朔，祝万寿于无疆，而海隅节候有常，得以因时趋事，家桑庶务，皆合早晚之宜。琉球不产药材，叨蒙天朝准令装载回船，藉以养生，人多老寿，虽有疾病，服食可痊。〖14〗福建巡抚吴文熔遂将琉球之陈请转呈朝廷。旋奉旨：向来琉球国间岁一贡，上年降旨，改为四年遣使朝贡一次，原所以体恤外藩。兹据该抚奏，该国王遣使来贡，请照旧间年进贡，情词真挚，著如所请。〖15〗

四月初四日（5月16日）

9 林则徐视察虎门炮台。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险要天成。其第一道门户为大角、沙角，两山斜峙，第二道门户为横档、南山，在进口七里处屹立；第三道门户为大

虎山、小虎山，港汊旁出，岛屿周回，易守难攻。自康熙年间在此设防，建有炮台，嘉庆、道光续有添设。本年二月，邓廷桢、关天培在横档一带水中安置排链两道，新建炮台一座。林则徐视察后，向道光帝详细奏报，谓虎门炮台足以阻挡夷船进口，略言：即谓夷船坚厚，竟能将铁链冲开，而越过一层，尚有一层阻拦，即令都能闯断，亦已羁绊多时，各台炮火连轰，岂有不成灰烬之理。似此重重布置，均极森严。闻黄埔及十三行出入夷人，行舟过此，皆懔然生惮心，于海防实属有益。〖16〗

初六日（5月18日）

10 哈萨克扎喇罕拜、乌特依英斯、霍勒博克等率千余户哈萨克在胡素地方居住，抗拒官兵，并陆续由塔尔巴哈台所属卡伦、开齐，越入乌梁海游牧居住。至是报闻。道光帝谕令喀尔喀土谢图汗车林多尔济驰赴该处，相机办理，妥为驱逐。本年七月，车林多尔济奏报，已将滋事之哈萨克首领正法，余俱驱逐出境。

二十二日（6月3日）

11 虎门销烟。

收缴外商鸦片，从二月二十八日始，至四月初六日毕，共收到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中美国商人缴出一千五百四十箱，余为英商缴出），计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原拟将鸦片全部运往京师销毁，然路途遥远，费用太高，有旨令就地销毁，以使沿海居民和外国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讋”。林则徐与邓廷桢等会商，

定于二十二日在虎门海滩销烟。

是日午后，久雨初晴，海风潮润。在虎门寨下，搭起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礼台前高挑一幅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林则徐与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坤、广东布政使常鎏等于礼台就座，监督销烟。林则徐一声令下，礼炮轰鸣，销烟开始。

先已在海滩上挖好两座销烟池，每座长宽各十五丈，池底铺石，四旁栏桩钉板，不令少有渗漏，池前设一涵洞通海，池后通一水沟，可以车水进池。负责销烟之兵丁听见命令，立即行动，先车水入池，撒盐成卤，然后将一箱箱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烟箱，用刀将鸦片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浸泡之后，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爨自燃。又有入夫多名，各执铁锄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戳，务使鸦片颗粒悉化。鸦片在池中销溶，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向迩。俟至退潮，启放涵洞，随浪出海，复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任涓滴留存。〖17〗围观者成千上万，不时欢呼。

销烟进行约二十天，除八箱鸦片留作送京之样品外，其余全部销毁。〖18〗

【考异】这里收清鸦片的日期和数量，系据林则徐《奏为英国等船只所缴之鸦片已一律收清折》的记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 170 页）。但据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所载缴烟凭据，缴清日为四月初九日（5 月 21 日），总数为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二十八斤又七个。凭据全文如下：“四月初八日，据收照已缴

一万九千三百二十六箱零二十八斤，本月初九日，巴利三板缴公上一十五箱，又登船缴白上、公上九百四十二箱零公上七个，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二十八斤又七个，照数收清，已发给总收照矣。今将数目归总清折，呈请鉴赐，总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收照，以立凭据。”（210页）

又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义律在3月28日（二月十四日）申报将呈缴鸦片数为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但后来发现趸船上的鸦片实际只有一万九千七百六十箱，因为有两家港脚公司申报重复，一家重四百零六箱，一家重一百一十七箱，共五百二十三箱，为补足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义律只好从即将入口的鸦片中购买，每箱价五百元，货主是颠地。此外澳门葡萄牙总管委黎多遵照林则徐谕令，查获在澳英商因义士的鸦片八箱，一并呈缴，但未计入义律呈缴数内（1卷252页）。

二十八日（6月9日）

12 禁止英商在澳门贸易。广州商馆中之英商于呈缴鸦片之后，即随义律移往澳门。离开之前，四月初十日义律向英商发布一公告，攻击林则徐之禁烟举措为鼓动公开抢劫，声称他迫于实际压力不得不让英商缴出鸦片，并许诺将由女王陛下亲自行使正确而有效的安全权力，以及要求赔偿的权利，最后他命令女王陛下臣民，无论已在中国，或将到中国之商人、售货员、大班、船长、水手，或正在开来广州之英船之驾驶员、服务员，无须要求任何英国船只，用任何方法，协助运载货物入该港广州。〖19〗企图以中断入港贸易向林则徐抗议。然义律与英商并不愿完全绝断获利丰厚之对华贸易，他们企图以澳门为根据，无须具

结而继续从事贸易。二十四日义律禀呈林则徐，要求准许已经呈缴鸦片之英商在澳门起货装运，开行驶回。林则徐以为澳门孤悬海隅，实可周通内地，若允英商在此贸易，则粤海关几同虚设，故予驳回。〖20〗至是，粤海关下令，除当地商业照旧外，禁止一切贸易在澳门进行。

五月初二日（6月12日）

13 自上年闰四月初十日，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各将军督抚遵旨各抒所见，并科道等官先后条陈，又经王大臣等会议，至是由宗人府宗令敬敏领衔奏上《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一、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二、沿海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拟绞立决。知情徇纵，俱发往新疆，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失察者，员弁分别议处，兵丁杖徒。三、合伙开设窑口并合伙兴贩者，以造意者为首，余俱以为从论。四、沿海奸徒，寄囤夷船烟土，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五、官役拿获贩烟吸食之犯，得财卖放者，与犯同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六、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将鸦片烟私行传递，或为代买者，发极边烟瘴充军。其解递之犯，解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发近边充军。赃重者计赃以枉法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七、兵役匪棍，以查烟为由，肆行抢夺，并挟仇诬赖者，俱发边远充军。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为首拟绞监候。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八、鸦片烟案内流罪以上人犯，告称留

养者，概不查办。九、事未发而自首者免罪，闻拿投首者减一等，首后复犯，加一等治罪。十、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拿，不许旁人讦告。十一、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从犯及知情租屋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兵役包庇，与犯同罪。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十二、栽种罂粟，制造烟土，及贩烟至五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兴贩一二次，数不及五百两者，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兵役贿庇，与首犯同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租给房地之业主，受雇之船户，一年以外者发边远充军，一年以内杖流，半年以内杖徒。州县官知情故纵者革职，永不叙用。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十三、栽种罂粟，尚未制烟售卖，及收买烟土膏未售卖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为从杖流。十四、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十五、平民吸烟在一年六个月限内者，拟杖流，如系旗人，销除旗档，一体实发。十六、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等，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降调。十七、职官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新疆充当苦差。十八、兵丁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近边充军。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十九、开设烟馆，栽种罂粟，制烟与兴贩，首从各犯，除现拟死罪外，其余俟一年六个月后，均拟绞监候。二十、吸烟人犯，虽经悔改戒绝，但存有烟灰者，杖一百。二十一、制卖鸦片烟器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失察及拿获之该管官，分别议处议叙。二十二、同

居子弟有吸烟者，家长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窃例治罪。二十三、职官因吸烟发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二十四、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宗人府会同刑部，恭进黄册请旨。二十五、太监内如有从前吸食者，限一个月内，自首免罪，再限三个月内，令总管太监认真搜查，如有收藏烟具者，审明从重治罪。如三个月限满，半年以内，有在禁门以内各值房吸食者，均拟绞监候。在外围值房吸食者，枷号六个月，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遇赦不赦。失察之总管首领及同屋太监，奏请分别降革治罪。如系首领吸食，均照禁门以内新拟罪名办理。失察之本管总管，奏请发遣。究出贩烟之人，若系太监，与吸烟之人同罪。若系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陵寝首领太监等有吸食者，照外围办理。其王公门上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监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如半年以后，仍有吸食，在宫门以内者，拟斩监候。外围等处及陵寝当差并王公门上大臣宅中并已为民太监等，拟绞监候。各项失察处分，仍照前议办理。二十六、夷商驻粤驻行，卖货完竣，即饬遵照定限起程，如逾限久留，照违制律治罪。二十七、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伙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二十八、销毁烟土，令督抚亲验真伪，以防偷换。二十九、沿海各省洋船进口，督抚派公正大员，实力搜查。三十、各省海关监督，于洋船带烟进口，知情纵放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三十一、各省拿获烟犯，将由何处购买，何人包庇护送，及经过地方，逐一根究，分别惩办。该管

官受贿故纵者革职治罪。知情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三十二、拿获吸烟人犯，承审官徇情开脱，照故出人罪例治罪。三十三、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职官为民表率，如曾经吸食者，均勒令休致。三十四、拿获囤积与兴贩各犯，无论邻境本境，均准给予议叙，仍分别送部引见。三十五、访获吸食者，亦准酌请议叙。三十六、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将吸烟之员列入京察卓异，即将原保举官议处。三十七、京城地面，五方杂处，稽查尤应严密，应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随时访察，仍严禁番役等讹索扰累。三十八、各省保甲，饬地方官认真编查，如牌长有受贿知情等弊，一体惩办。三十九、地方官朔望宣讲后，即将吸食鸦片之害，传集众人，明白宣示，庶父诫兄勉，咸知自爱。〖21〗奏入，得旨：命将其纂入《则例》，永远遵行，并令各该衙门速行刊刻，颁发各地，一体遵照。

清代自禁烟以来，该禁烟章程最为严密，然亦多有互相抵牾、滞碍难行之处，如规定“只准地方员弁访拿究办，不许旁人讦告”，如此，则使里巷小民“以为讦告则有干例禁，不举则大恐获谴”，〖22〗无所适从。

十三日（6月23日）

14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覆林则徐《夷人携带鸦片烟土入口售卖治罪专条》，拟定章程：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立决，为从同谋者绞立决。由该督抚审明，确系带买鸦片烟，首从正犯并无替冒情弊，即交该地方官督同该夷人头目，将各犯分别正法，起获烟土全行销毁。同船知情之犯，由该督抚酌量惩治，所带货

物概行入官。仍予一年六个月限期。如于限内自首，将烟土全行呈缴者，免其治罪。〖23〗诏准。

寻林则徐奏请将《专条》中“入口”二字改为“来内地”，从之。

十七、十八日（6月27、28日）

15 台湾嘉义县地震，城垣衙署，无不坍塌，并塌倒民房，伤毙人口。

二十七日（7月7日）

16 英人殴毙林维喜。英国水手窜至尖沙嘴村酗酒作乐，寻衅生事，殴伤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头部被击，次日毙命。寻义律前往“调查”，予林维喜家属一千五百元赔偿费，另加四百元以防被人勒索，并诱逼林维喜之子出具证明，称林维喜“被夷人身挨跌地，撞石毙命。此安子天命，不关夷人之事”〖24〗。林则徐闻报，派新安（今宝安）知县梁星源查办。经查，林维喜确系英国水手殴毙。林则徐派员至澳门令义律交出凶犯，由官府审理。义律拒之。

17 是月，卢荫溥卒。

卢荫溥（1760—1839），字南石，山东德州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河南学政、光禄寺卿等。嘉庆十八年（1813），擢兵部侍郎，调户部。扈从热河，会天理教起事，林清入犯禁城，夜半闻报，至行在面进机宜，越日从驾还京。事平，优叙。二十三年，馆臣撰进《明鉴》，未合上意，命其为总裁，遴选翰林，重加核改，书

成，诏褒之。二十五年秋，嘉庆帝卒，以军机大臣，与赛冲阿、托津、戴均元等公启立储鐍匣，拥立绵宁继位。旋因参与撰拟遗诏不慎，降五级留任。道光间屡有升迁，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为股肱之臣。享年八十。赠太子太师，谥“文肃”。〖25〗

六月初四日（7月14日）

18 向例，各省应纳之赋及其余税课，均应于征收后随时入拨报解，而近年延欠频仍。总计积年欠解银数，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准其分别展缓外，其余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至是，户部奏请催解。有旨：令各直省督抚、将军、府尹、盐政监督暨该管司道等认真稽考，将未完各款逐一清理，应解者按限起解，应拨者赶令入拨，如查有州县弥缝掩饰等弊，迅即严参示惩，断不准通融隐饰，将就目前，经此次查办之后，倘仍延宕不完，一经发觉，定将各该管大吏重惩不贷。

初六日（7月16日）

19 定四川防边章程。上年六月，四川凉山雷波厅、马边厅彝民起事平息后，清廷以为剿办完竣。不料本年二月又起，四月初四川总督宝兴奏报“夷匪出巢扰害”，请酌添防兵。道光帝谕：该厅地方绵长数百里，兵力单弱，不足以资防堵，著照所请酌添兵丁，分段设守。并饬令署提督桂明，分派各兵，周密布置，竭力防范，相机剿堵。五月初云贵总督伊里布又奏请在滇蜀交界处所设卡，防堵川省“夷匪出巢焚掠”。得旨：准于要隘处所，建立坚固卡

房数座，分扼其冲，使声势联络，防御较易。事遂平。道光帝即令宝兴筹办善后事宜。至是，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复宝兴筹议防边章程五条：一、添兵额以资防御。二、改营制以资控驭。三、筑碉堡以严保卫。四、定巡查以壮声威。五、优奖励以昭激劝。从之。

十五日（7月25日）

20 林则徐为调查鸦片走私情形，在广州学政考棚举行观风考试，参加者为广州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数百名学生，所问三事：一、大窑口所在及开设者姓名。二、零星贩户。三、断绝禁物法。〖26〗考生各以所闻，详书于纸。于此前后，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等经过多方调查，尽悉囤户姓名及水师欺蒙情弊，且惩办一批烟贩和水师官弁。

21 是月，陶澍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陶澍（1779—1839），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为官“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在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改革漕政，试行海运，整顿盐务，创行票盐，颇有成效。其力倡经世致用，转移学风，影响深远。张佩纶论及道光末年人才，以其为第一，称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27〗。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七月十六日（8月24日）

22 驱逐英商出澳门。林则徐屡次令英商“具结”，令义律交出殴毙林维喜之凶手，然义律以种种借口而拒绝，

且纵容英商继续走私鸦片。〖28〗林则徐为迫使英人遵守天朝法令，于七月初七日下令断绝澳门等处英商之柴米食物供应，并与邓廷桢移扎香山（今中山）县城，勒兵分布各处要口，实行戒严。且据清朝对外法令中关于“夷商销货后，不得在澳逗留”之规定，宣布：英商既不进口贸易，是不销货，即不当住澳。〖29〗至是，澳门葡萄牙当局执行林则徐之谕令，宣告驱逐英商出境。在澳门之英商及家属随后转移至尖沙嘴洋面之货船与潭仔洋之空趸船上。

二十四日（9月1日）

23 林则徐上《英国非不可制请严谕将英船新烟查明全缴片》。自林则徐奉旨赴粤后，屡有谕旨，令其使夷人慑服，且不开边衅。如五月二十八日谕：著林则徐、邓廷桢体查情形，相机筹办，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针对道光帝担心开边衅，林则徐在此片中称英人不敢轻启衅端，请道光帝放心。其奏言：

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且该国所都兰顿地方来中华，须历海程七万里，中间

过峡一处，风涛之恶，四海所无，行舟至此，莫不股栗。是则越国鄙远，尤知其难，迥非西北口外，得以纵辔长驱之比。

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力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去胠箧奸谋，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又闻该国现系女主，在位四载，年仅二十，其叔父分封外埠，恒有觊觎之心，内顾不遑，窥边何暇？

仔细熟商，咸知该夷别无伎俩。即使私约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律劳卑、马他伦之类，并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至粤洋游奕，虚张声势，亦惟严防各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30〕

此奏片表明，其时林则徐尚不知英国正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其实，义律与英商一直在鼓动英国政府借机侵华。林则徐禁烟方始，义律即于二月二十日（4 月 3 日）寄函英国外相巴麦尊，建议利用中国禁烟作为发动战争之借口。六月二十八日（8 月 7 日），在伦敦之鸦片贩子召开紧急会议，叫嚣对华开战。会后，他们谒见巴麦尊，巴麦尊表示将采取强硬行动。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1 日）英国内阁决定派一支舰队到中国海。

二十七日（9 月 4 日）

24 中英九龙之战。

大鹏营参将赖恩爵带领师船三只，在九龙山口岸巡查，防护炮台。该处距尖沙嘴约二十余里。午刻，义律忽带大小船只五艘驶近，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要求供应食物。赖恩爵遣弁兵传谕，令义律具结、交凶，然后才可接济食

物。义律遂令英船开炮轰击师船。水师兵丁欧仁乾正弯身料理军械，猝不及防，被炮弹打穿胁下殒命。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船一只，在漩涡中滚转，英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英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水师兵弁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连放大炮，轰击英人多名，英人急放三板，下海捞救。水师兵丁陈瑞龙手举鸟枪，毙一英人，被回炮打伤阵亡。下午六时许，英船遁回尖沙嘴。

寻林则徐奏报：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吉喇士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臣等查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战，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即空趸屡驱不去，故智复萌，一炬成灰，亦可惩一儆百。

【考异】这里记述的战斗经过及结果是根据林则徐的奏报（见《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夷义律率船偷袭已予反击及葡人代为转圜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79—680页），而一名参战的英国士兵亚当·艾姆斯理的记述则有所不同，他说将清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上午九时，我和义律及皇家海军军舰“伏莱基”号舰

长斯密斯以及其他几位登上军用小艇“路易沙”号，到九龙去向中国官员获取供应品，随行的有巡洋舰“珍珠号”和“伏莱基”号的一只附属快艇。正午十二时到达该镇，那儿舶有三条大型水师兵船，有一座强固的炮台。经过和官员的长时间会议以后，“路易沙”号、“珍珠”号和“伏莱基”号附属快艇就距离水师兵船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下午二时，义律给官员送过一个通知去告诉他们说，如果在半小时以内还不备好供应物品，他就要轰沉水师兵船。半小时过去了，没有送来供应品，于是斯密斯舰长就命令附属快艇开火，这命令立刻被执行了（附属快艇船头有十八磅大炮一尊）。于是水师兵船拼力张起网绳，就在一半手枪射程的距离以内和我们搏斗起来。我们的炮是备好了火药和炮弹的，第一炮打过去以后，他们所有的炮都对我们展开了骇人的轰击，并且打的相当准（每只水师兵船有炮十门，他们把所有的炮都搬到和我们接战的这边船舷上了）。“路易沙”号有十门旋回炮和四门三磅长筒炮，附属快艇船头有十八磅炮一尊，“珍珠号”有六磅炮六尊。水师兵船上的炮火，谢谢上帝！是不够充足的，被压制下去了；否则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幕历史了。我们的主帆被打中了十九炮。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们在偏舷上的辰光是不快活的，所有的人都必须为火炮奔忙。炮台也向我们开火，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因为“路易沙”号悬有长旗，所以炮台上所有的炮火都打向这只小艇，绝少有炮弹落到“珍珠号”甲板上去的。“路易沙”号的司令官战斗得很优异，打到四时半，计发炮一百零四发，弹药打完了不得不退出战斗，这使我大为高兴。可是水师兵船一经发现这样情况，立刻就扬帆向我们尾追而来，等到他们追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备好了四十四副弹药，于是我们把小艇的右舷转向来船，“珍珠号”则以左舷船头相向，如此，我们就以三面船舷的炮火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第四次装备弹药以后，

一炮连一炮地打去。甲板上的尖叫声音是骇人的，但是我并不害怕，这是我有生以来使人类流血的第一个日子，我希望这也就是最后一天。（《亚当·艾姆斯理致威廉·艾姆斯理》，见严中平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4期）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奏报，异常兴奋，遂在奏折中加朱批：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31〗寻特降旨：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画。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林则徐等经朕谆谕，谅必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敢轻率偾事，亦不致畏葸无能也。〖32〗

八月初五日（9月12日）

25 以江苏钱价日贱，暂停宝苏局额铸。

初六日（9月13日）

26 查处和世泰等侵用银钱案。先是，宁夏前锋依克唐阿控告该旗协领富忠等克扣兵饷，牵涉原宁夏将军和世泰（于道光十八年六月调离）和副都统存华（于道光十八年十月调离）。道光帝派刑部尚书隆文驰往甘肃，会同宁夏将军特依顺、副都统恒通，严行审讯富忠等，究出和世泰、存华有私行借给兵丁库银从中扣留情弊，遂降旨将和世泰等革职拿问，并严令隆文等按照所控原呈，逐层悉心研鞫，务使各款俱有着落。隆文等遵旨，讯明和世泰等侵用银钱

赃据，起获历年实账，并按律分别定拟。道光帝复令大学士九卿会同速议。至是，穆彰阿等奏称，应如隆文等所议，将和世泰、存华照例拟斩监候，协领兼佐领哈兴阿、富忠、阿玺达、富勒炳阿、倭兴阿，佐领那朗阿、廉明、春格，俱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从之。

九月初六日（10月12日）

27 宗人府会同刑部定例：嗣后宗室除酿成命案，或情罪重大，奉特旨革去宗室外，其因寻常案件，依照康熙八年（1669）例文，不革去宗室；嗣后红带子、紫带子除犯习教等重罪，另行奏明办理外，其犯寻常杖枷徒流军及绞斩等罪，俱无庸照旗人销档例，而免其销档，其罪名轻重，仍由刑部照旗人科断，但此后不准食养赡钱粮，以及该旗一切优恤旗人之处。

二十八日（11月3日）

28 中英穿鼻洋之战。午时，已遵式具结之英国商船“皇家萨克逊”号，由中国引水导引，驶至穿鼻洋面，欲报关入口。而此前一日，义律同士密率领之“窝刺疑”号与新到之“海阿新”号两艘军舰从澳门驶至穿鼻洋面，拦截英国商船入口。先是，五月初七日英商在澳门集会，通过决议，一致遵守义律之命令，禁止英国船只和财产在中英现存关系下驶运虎门以内。〖33〗然此项决议不能阻挡从事正当贸易之英商具结后入港贸易，“担麻士葛”号等已遵式具结后入港。义律对此十分不满，决定以武力阻止。正在巡查中，士密发现“萨克逊”号意欲入口，即令向其开炮，

迫其折回。水师提督关天培闻讯，率水师前往查询，不料遭“窝剌疑”号炮击，关天培亟令开炮回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其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者斩”。适有英舰炮弹飞过桅边，剥落桅木，由其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仍持刀屹立，并取银锭置案上，声言“击中夷船一炮者赏银两锭”。其坐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为得力，首先击中“窝剌疑”号船头，约有数十英兵滚跌入海。左营游击麦廷章亦督率弁兵，连击两炮，击破该船后楼，英兵亦随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海阿新”号不甚向前，未致受创。交战约一时许，“窝剌疑”号帆斜旗落，且御且逃，“海阿新”号亦随同遁去。水师本欲追蹑，无如师船下旁灰路多被英炮击开，内有三船渐见进水，势难远驶。事后，林则徐奏报战斗结果称：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外，有提标左营二号米艇，适被炮火落在火药舱内，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继已扑灭。又有烧伤之额外黄凤腾，与受伤各弁兵，俱饬委为医治。

【考异】这里记述的战斗经过及结果是根据林则徐的奏报（见《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迭被击退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731 页），而义律的报告有所不同。关于起因，义律说是因为九月二十二日（10 月 28 日）与士密上校率英舰两艘前往穿鼻，准备递交士密致钦差大臣之信件，要求林则徐收回其“嗣后货物总须照式具结，若不如式，万万不准

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的谕令，二十七日（11 月 2 日）派人递交关天培，次日，信被退回。士密又派通事送信给关天培，要求各船立即回至沙角之北湾停泊。关天培回复称，英方必须交出打死林维喜的凶手，“即可收兵回口，否则断不依也”。士密认为清水师已威胁到英国商船，于是率先开炮。关于战斗经过和双方的表现，义律说“中国人以他们固有的精神回击，但是我方可怕效力的火力很快便显示出优势”，战斗进行不到三刻钟，关天培“和舰队中尚存的师船便极其悲伤地撤回到原先的锚泊地”。义律报告称，清水师三艘船被击沉，一艘被击中火药仓而爆炸，还有几艘明显进水，而“窝剌疑”号仅受轻微损伤，无人员伤亡。（义律的报告见《英国议会文件》，《关于中国的通讯续编 1840 年》814 页）

“窝剌疑”号上的一名军官也记述了这次战斗，下面是其片断：中国船普遍放一二炮，就急行离去。只有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个船，据着原地猛力对我方进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从距离看，中国的炮和火药，是很好的，只不能自由地上升下降，炮弹太高，多无效果，只有少数落于船桅或上层甲板之上。“窝剌疑”号船上中了几弹，“海阿新”号船桅上层甲板，也中了炮弹。此时“海阿新”号正与提督的舰船相近，不久就要将它击沉，我方认为惩罚已够，即时收兵。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沉了三只沙船，炸毁一只，许多逃走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册 46 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比较中外文献，可以看到：

关于这次战斗的直接起因，林则徐的奏报和义律的报告均有隐饰。林则徐只说英舰“窝剌疑”号拦截“皇家萨克逊”号商船，未提关天培拒收英方禀帖事。这大概是因为拒收禀帖可能引起道光帝的责难。而林则徐当天的日记载：“下午闻英夷兵船在龙穴向关提

军递禀未收，开炮来攻，经提军抵御，击坏夷船后尾，夷人被击落水，始行遁去。”（《林则徐集·日记》358 页）可见，未收禀帖是引起冲突的重要原因。义律的报告中未提拦截“萨克逊”号商船事，是因为此事他属越权。而据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记载，当日“窝刺疑”号曾向“萨克逊”号开炮，以阻止它开进虎门。

关于战斗胜败，林则徐在奏报中有意隐讳清水师的严重损失。在奏报中，他只轻描淡写地说“有三船渐见进水”，但是八个月后，他又奏称，由于该次战斗，两艘师船“被炮伤损过甚，难以修复，必须另行拆造”，另两艘师船“皆有损坏，应行大修”。（《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857 页）

穿鼻洋之战后，从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初八日，旬日间，英军连续六次向驻在官涌（在尖沙嘴以北一座山梁）之清军发动进攻，均被击退。六次为小规模冲突。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关于穿鼻洋与官涌战胜之奏报后，于十一月十八日降旨：此次士密夷船复敢首先开放大炮，又于官涌地方占据巢穴，接仗六次，我兵连获胜仗，并将尖沙嘴夷船全数逐出外洋。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时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当啷（按即“皇家萨克逊”号）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着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俾知英夷自绝天朝，与尔各

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倘敢包庇英夷潜带入口，一经查出，从重治罪。〖34〗

十月二十三日（11月28日）

29 御史汪于泗、张灏曾先后奏请在天津海口设立水师，以重巡防。道光帝令直隶总督琦善筹议。至是琦善复奏称：天津多滨海而不通海，而天津海口、北塘两处均有拦江沙，外洋巨艇不能越沙而进，惟有昌黎县浪窝较大，但大舟亦不能进口，其他沿海村庄，人烟尚属稠密，盗船不能潜入。从前天津虽有水师，因北人不谙风涛，屡设屡裁，如果复设，势难周匝，徒事虚糜。得旨：毋庸添设。

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

30 林则徐遵旨宣布断绝英吉利贸易。

先是，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谕令林则徐、邓廷桢，严饬沿海各营认真防范，倘英夷逼于势蹙，暂作缓兵之计，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接旨后，林则徐会同邓廷桢、豫坤，于十一月初一日宣布停止英国贸易，但允许已经具结之英船“担麻士葛”号、“皇家萨克逊”号等入口贸易，以示区别。道光帝在接到穿鼻洋战报之后，令将英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林则徐只得遵旨行事。十二月初二日，道光帝又谕令林则徐、邓廷桢将英国船只一概驱逐出境，不准逗留，具结船只亦不得招令入口，以归画一，并严饬林则徐务当趁此警动之机，为一劳永逸之策。〖35〗

义律与士密对广州封港迅速做出反应，士密于十二月初四日宣布，应义律要求，英舰自十一月起封锁广州湾与珠江口。

奉旨封港后，朝中闭关之论骤起。初十日，顺天府尹曾望颜上《请封关禁海断绝对外贸易并设法剿办折》，建议封关禁海，断绝中外一切贸易，以彻底禁绝鸦片。〖36〗道光帝将此折发交林则徐等议覆。林则徐与怡良于明年三月二十六议覆，逐一批驳曾望颜封关禁海之主张，略言：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不准出海，则又不能，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大黄、茶叶二物，固属外夷要需，但并非夷人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37〗

31 邓廷桢调补两江总督，林则徐调补两广总督。

十四日（1月18日）

32 林则徐请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船主弯刺转交给英女王一份照会。先是，林则徐在奉召觐见时，即请道光帝向英王发一道檄谕，要英王下令禁止英商贩卖鸦片。道光帝亦以为然，令其到广州后与邓廷桢等拟稿。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等将所拟之《致英国国王檄谕稿》呈递审阅，道光帝阅后谕：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俾知遵守。林则徐遂将《檄谕稿》交袁德辉译成

英文，复请美国商人威廉·亨德将英文回译为中文，再请传教士伯驾另译一份英文稿，藉以互相校核，务使译文准确。最后，经英国医生喜尔修订英文稿后，始交付弯刺。《檄谕》全文如下：

为照会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禀请缴收，全行毁化。迭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王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即不使为害于该国，

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毕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白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也。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觉察。今既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兰顿及斯葛兰、爱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孟啊啦、曼哒啦萨、孟买、叭哒拿默、拿麻尔洼数处，连山栽种，开地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寿，长于孙，必在此举矣。

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

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需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需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至义尽矣。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复，切勿诿延。须至照会者。

英国外交部拒绝接受此照会。

【考异】这份照会录自《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44—646页），其文句和所署拟稿日期与《林则徐·文牍》中所收的完全相同。但梁廷枏《夷氛闻记》和李圭《鸦片事略》所录照会的文句和日期则不同，两书均署二月。当林则徐主持禁烟时，梁廷枏正在广州，为越华书院监院，与林则徐、邓廷桢等有交往。关于照会事，梁说是在二月间，林则徐考虑今中国虽禁绝吸食，而来源未断，是

当责诸其王，于是会同邓廷桢照会英国，而梁廷枏则建议奏请敕谕。梁在书中写道："予言于林公谓宜奏请敕谕，且引乾隆、嘉庆两贡并颁以敕，似可率由旧章为言。林公以前次之赐敕，皆有使臣可带，今既不便以人往，事当敬慎，不如由大臣照会为当。惟虑义律未必肯代寄。予举康熙中赐敕俄罗斯，亦虑及边日阻隔，因荷兰人至，交其转行赍发，此次似可交西洋在粤舟，令其代寄。"林接受他的意见，"乃缮封数十，按其在粤（英）国船及他国船之必抵其兰城者，船与一通，使归投焉，以期必至"。（《夷氛闻记》卷一）看梁的记述，似可信。但六月二十四日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呈拟具致英国国王檄谕底稿折》中却另有说法，折中说："臣林则徐上年在京陛见，面奏禁止鸦片一事，拟颁发檄谕，晓示外夷，容俟到粤，与督臣邓廷桢商酌，奏请训示。迨到粤之后，节钦奉上谕：著与邓廷桢商酌，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颁发。"（《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43页）按这里所说，拟稿后必须请示道光帝是觐见时就已确定的，因此林则徐绝不会在二月间不经奏请就擅发照会。或曰梁廷枏所录是照会的最初草稿，但据二月二十九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覆洋商已缴鸦片请暂缓断绝互市片》所叙，二月并未起稿，其言曰："至臣林则徐面奏请颁外夷檄谕一节，原拟抵粤后与臣邓廷桢悉心商酌，如须颁发，自应先拟底稿进呈，恭候训示。嗣思英吉利国既有在粤之领事义律及住省夷人，不如就近谕知，饬将鸦片悉数缴官，趸船迅速回国。现已办理应手，则檄谕该国之处，似可暂缓颁行。俟将来奉到部颁罪名新例，暨议定善后章程，一并汇同备文照会。仍遵迭次谕旨，妥拟底稿，恭呈御览，再行颁发。"据此说，起稿当在"部颁罪名新例"即严禁鸦片烟条例之后。而"部颁罪名新例"在五月间，所以迟至六月才拟稿。

另据《夷氛闻记》、《鸦片事略》、夏燮《中西纪事》记林则

徐两次照会英王，此外《澳门新闻纸》十一月初九日（12月14日）也说到“于今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11—412页）。但从上引《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呈拟具致英国国王檄谕底稿折》和《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覆洋商已缴鸦片请暂缓断绝互市片》两道奏折看，应只有一份照会。至于两次照会的说法，可能因为曾流传过一份假照会而引起的。四月间在广州坊市有刊卖致英国的假照会，其内容是摭拾林则徐会同邓廷桢颁给英商的谕帖、告示等，牵合添凑而成，经林则徐查处，刊印者被“杖一百，徒三年”。（《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590—591页，《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拿获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折》）

十七日（1月21日）

33 调邓廷桢为云贵总督。

二十一日（1月25日）

34 命刑部尚书隆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35 是年，除湖南、福建及台湾府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千八十五万六百三十九人〖38〗，存仓米谷三千一百六十一万五千四百石。

36 龚自珍写《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次年有自刻本，题为《定庵续集》。

37 美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开办一所小学。

〖1〗《林则徐集·公牍》57 页《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

〖2〗《东莞县志·逸事余录》。

〖3〗《林则徐集·公牍》59 页《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

〖4〗《林则徐集·公牍》60 页《饬拿贩烟犯颠地稿》。

〖5〗《英国议会档案》，《中国通信汇编》362 页。

〖6〗《英国议会档案》，《中国通信汇编》375 页。

〖7〗《批各国商人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禀》附录《原禀》，《林则徐集·公牍》67 页。

〖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 卷 255 页。

〖9〗《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185 页。

〖10〗《林则徐集·公牍》80 页。

〖11〗《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187 页。

〖12〗《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188—189 页。

〖13〗《陶云汀先生奏议》卷三十《恭谢恩准开缺折子》。

〖14〗《福建巡抚吴文熔为琉球国遣使来闽吁请照旧间年进贡事奏折》，转引自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 年 4 期。

〖15〗《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二。

〖1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548 页《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覆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情形折》。

〖1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594 页《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

〖18〗留下的八箱，后亦奉旨就地销毁。

〖19〗《鸦片贸易危机：述评续篇附官方文件等》，《中国丛报》，1839 年 5 月 8 卷 1 期 3 篇，见《鸦片战争史料选译》157—158 页。

〖20〗《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670 页《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

义律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勒兵分堵海口折》。

〖2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567—580页《大学士敬敏等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严禁鸦片章程折》。

〖22〗《养和堂遗集》卷一《请酌议新定严禁鸦片疏》。

〖2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02页。

〖24〗《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218页。

〖25〗《清史稿》卷三四一《卢荫溥传》。

〖26〗《夷氛闻记》卷一。

〖27〗《涧于日记》己卯下。

〖2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叙述当时鸦片走私情况：沿海一带从事于这一非法交易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相比拟，甚至还要更多。价格好像荒年的物价一样，继续增高，据说在刚刚缴烟之后，在广州城里交货的每箱价格，就从五百元涨到三千元；在十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一千到一千六百元；在十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到年底降到七百元到一千二百元。交易情形和代理商家，现在已经完全变更了。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都带有武装人员和武器，足能向中国水师挑衅。并且有不少中国本地走私商也武装起来，借以保卫自己，反抗他们政府的官兵。结果是鸦片交易的活跃似乎和以前一样，其安全和利润的厚实也和从前一样。（1卷262—263页）

〖29〗《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72页《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义律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勒兵分堵海口折》。

〖30〗《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73—675页。

〖3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81页《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夷义律率船偷袭已予反击及葡人代为转圜折》中之批谕。

〖3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703 页《英船开炮逞凶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不可示弱相机筹画并奖励有功员弁事上谕》。

〖3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 册 265 页。

〖3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742 页《为英船胆敢首先开炮接仗著即停止对英贸易等事上谕》。

〖3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756 页。

〖3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 册 768 页《顺天府尹曾望颜奏请封关禁海断绝对外贸易并设法剿办折》。

〖37〗《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795—796 页。

〖38〗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一千六百八十九万七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

清通鉴　卷一九七

道光二十年　庚子　公元1840年

正月初四日（2月6日）

1 林则徐就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离粤赴闽。

十一日（2月13日）

2 皇后钮祜禄氏病逝。

十八日（2月20日）

3 定整饬洋务章程。先是，御史骆秉章奏请整饬洋务，提出四项措施，以禁绝“夷人弊混及汉奸勾通”〖1〗。至是，两广总督林则徐等遵旨议覆，对其略加修订，成《整饬洋务章程》四条：一、严禁烟土，如查有夹带分毫，即将该夷商及保办之洋商一并斥革治罪，并访查洋商，如尚有朋充负欠者，轻者革退，重则治罪。二、查夷语有“孖毡”名目，华言所谓买卖人也，而汉奸即在其内，以致暗地勾

通。现饬洋商，令通事、买办等逐层担保，如有营私舞弊者，惟保人是问。三、现在停止英国贸易，所有英夷并不准一名住省，其各国贸易良夷，亦勒令遵例如期回国，酌留一二夷人住冬，仍防闲出入，不准与内地人民交接。三、前因三板船向无定额，于十八年（1838）十一月设立顺字三板七只，现议将此三板一并裁撤。给米利坚等国护照二张。凡各国夷人进省及寄信往来，均令另雇民艇，赴各炮台隘口验明，方准内驶。四、夷人带来洋银，务令以银准货，不使剩余带回。〖2〗

嗣经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覆，诏准。〖3〗

4 英国政府任命驻好望角海军司令乔治·懿律为对华谈判全权公使，查理·义律为副，并由外交大臣巴麦尊发交《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要求通商、割地、偿还赎金〖4〗、待遇平等等。〖5〗巴麦尊并指示懿律，对中国交涉应提出居住自由、领事裁判权、私货可没收而人不得伤及、订立税则等要求。〖6〗

英国政府同时拟定《对华条约草案》十条，要求开放口岸、设置领事、割让岛屿、赔偿烟价、废除洋行、赔偿军费等，并附有备忘录，说明如中国不愿割让岛屿，则另以建造房屋、商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五项条款替换。〖7〗

二十九日（3月2日）

5 定新疆禁烟章程。

新疆地区遵旨查禁鸦片，至是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奏报，在克什米尔等处夷商缴烟九万七千九百余两；和阗办事大臣达明阿奏报，和阗安集延呼岱达沙木沙迈玛特

外夷缴烟五百四十余两；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富兴阿奏报，查出夷商带来烟土二千六百六十余两。有旨：缴烟夷商，准照限内自首例，免其治罪。

嗣经伊犁将军奕山奏准，将新定鸦片章程，就边地情形，量为变通，共五条：一、夷人有明知例禁、伙贩烟土入卡者，应分别首从，拟斩绞立决。其仅止零星误带者，枷号示惩。二、伊犁等处奸民有向外来夷人接买烟土、囤积发买者，照新例分别办理。三、伊犁等处遣犯，在限内吸烟者，照军犯在配复犯军流调发之例办理，给伯克为奴，到配后枷号三个月。在限外吸烟者，照在配罪犯绞候之例斩决。其开烟馆、贩烟土、制烟具、种罂粟者，查照严禁章程，罪应枷死者斩决，犯在徒罪以上者斩候。禁卒解役等有传递代买，照严禁章程办理。四、各路夷货入卡，派员查验，并令夷人按限贸易，完竣出卡，逐层稽核。五、各处爱曼距城较远，令于四季出具并无栽种罂粟甘结，并饬文武地方，按季具结。

二月初七日（3月10日）

6查处西陵管库郎中侵盗僭越案。

上年十二月初五日，马兰镇总兵琦琛上奏，特参西陵管库郎中庆玉，揭发其侵吞帑项二千一百余两、私自收受遵化州批解租银五百两、家中私藏有关钱粮工程文稿等劣行。〖8〗道光帝即命琦琛查抄庆玉家产，并令工部侍郎文蔚驰往会同查办。

其时，庆玉已作防备，将部分财产转移，或送往当铺，或寄存亲友家中，但均被琦琛等查出。其京外家产有：

金二百两，银一千六百六十两零，东市钱二百五十串，合制钱四十一吊六百六十五文。

皮棉袷单纱衣共一千一百五十五件（按衣物明细略）。夏布衣服被褥等物共二百四十九件，零星绸缎等物共二十二箱，绸缎、毡、纱袍褂料共四箱。

人参二匣计三十一枝，松石朝珠一盘（珊瑚佛头记念宝石镶珠背之坠脚计大珠十四颗），玉子朝珠一盘，木子朝珠二盘，翡翠烟壶一个，翡翠带头一个、带钩一个，翡翠烟嘴一个，翡翠耳环一对，玉烟壶七个，玛瑙烟壶十个，烧料烟壶二个，碧霞玺带头一个，红宝石带头一个，玉石带钩七个，玉镯子二十只，玉簪十六件，宝石耳坠一对，玉子一块，玉珮九个，赤金镯一只（约重五两），金簪二十八只，包金镯一对，包金扁簪一只，镀金簪镯二十六件，银簪镯共二百七十四件，珐琅表一个，沉香木手串二挂，木子手串一挂，云南玉整如意一柄，沉香如意一柄（嵌石不全），玉三镶如意十一柄，破如意二柄。

玻璃对联一副，玻璃挂屏五件，雕漆小盒一分（计十件），雕花漆地挂屏一件，红雕漆挂屏一对（破损），嵌石起花挂屏二件（镶嵌不全），铜镶玉塔一对，磁五供一分，青玉五供一分（计五件），盆景四对，坐挂钟共十二架，玻璃围屏一副（计十二扇），大小插屏镜十面，大小玻璃挂镜五面，玻璃方灯五对，磁墩四件，羊肚鱼盆一件，玻璃四箱（计大小三十三块），五彩玻璃宫灯四对，大小穿衣镜六架，玻璃插屏三件，大铜火盆二件，银祭器六十二件，竹根大圈椅一张（随虎皮一张），紫檀嵌石插屏一面，木提壶一件，楠木嵌石桌一张，楠木嵌石罗汉床一张，

紫檀桌椅等项共四十七件，花梨桌案共七件，楠木桌椅等项共一百零二件，杂木桌椅等项共二百九十九件，铜器共四十五件，锡器共四十四件（又二箱），各色磁缸等项共一百七十三件，零星磁木玩器等项共一百零七件，书一百八十二套，风枪、线枪共九杆，弓五张，车五辆，骡马三十一匹，驴二头，楠木大小三十三件，回干木大小五百三十二件。

住房一所计二百四十五间，茔地内房五十六间，地契二百十一张（计地二百三十二顷七十六亩零），房契七十九张（计房间铺面五十所），收租账簿二十二木，当铺二座，钱铺一座，钱酒铺一座，酒铺一座，估衣铺一座，布铺一座，棚杠铺一座。〖9〗

又查：庆玉于道光十六年（1836）修孝陵隆恩殿时，令载石车行走神路，轧有车迹，殊不足以昭敬慎；其住居建造颇似行宫款式，有汉白玉台阶，并违禁用楠木装修，私挂行宫旧画，实属僭越。

经定郡王载铨等会审，庆玉招供。至是，降旨：庆玉著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年逾七十，不准收赎，其子魁明著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同时，为庆玉隐匿寄顿家产各犯亦分别惩处。

庆玉在京中尚有住房一所、绸缎铺一座、木厂一处，亦于上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旨查抄，步军统领衙门于查抄时发现有隐匿送信等情。经查，送信者为庆玉侄孙文生员恒伦，恒伦供出查抄消息系闻自其业师户部主事全孚，全孚供出系闻自工部尚书陈官俊。原来，工部侍郎文蔚接奉查办庆玉案谕旨后，与管理工部之大学士穆彰阿在工部堂商

议派遣事，为陈官俊知悉，其回宅即招来全孚，询问庆玉所办东陵工程质量，且告以将查办庆玉事。〖10〗全孚乃庆玉亲戚，遂将此事告诉恒伦。以上经讯属实，陈官俊革职，全孚发往军台效力赎罪。〖11〗

在庆玉及其子魁明受审时，又反控琦琛收受庆玉所送银二百两并食米、马匹等，经讯所控属实。琦琛被革职。

二十一日（3月24日）

7 向例，前后藏堪布每年轮班入贡，至是，谕令每间二年入贡一次，以示体恤。

二十三日（3月26日）

8 道光帝谕：嗣后传习天主教人犯，于赴官首明出教，及被获到官，情愿出教，俱著遵照嘉庆年间谕旨，将该犯等家内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令其跨越，果系欣然跨越，方准免罪释放。如免罪之后复犯习教，除犯该死罪外，余俱于应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已至遣罪无可复加者，即在犯事地方，用重枷枷号三个月，满日再行发遣。

三月初六日（4月7日）

9 命大理寺少卿何汝霖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初九日（4月10日）

10 英国议会下院正式通过侵华军费支出案。十九日，上院一致通过。

十九日（4月20日）

11 闽浙总督按期移驻泉州。

闽浙总督与巡抚向驻省城福州，但近年因走私鸦片洋船经常游弋闽洋，遂有议论请大员按期移驻泉州。

查洋船赴闽始于嘉庆十九年（1814），其初每年仅止一二次，或数次，或全年竟无游弋。迨近年来，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或数十次不等。其游弋寄泊地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今则多在铜山管辖之布袋澳、悬钟及金门管辖之梅林等处。〖12〗洋船赴闽，多为走私鸦片。上年广州海口严厉查禁鸦片，致使来闽洋船增多，常与闽省水师冲突，且使鸦片流毒闽地。为便于巡查、防堵赴闽走私洋船，上年十二月御史杜彦士建议闽省大员按期移扎泉州，其奏言：夷船停泊多在漳、泉海口，漳、泉离省太远，呼应较难，今欲断绝鸦片，查办夷船，必须大员弹压，方足以穷弊窦而振声威，请饬下该巡抚暂行驻扎泉州，相机办理。〖13〗

兵部尚书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黄爵滋、闽浙总督邓廷桢遵旨议覆，至是奏上，赞成大员移驻泉州，略言：伏查闽省海口现在情形，漳、泉一带，实为夷船出没之区。据近年各属禀报，有在五虎门、鸟觜尾、塔仔脚等处外洋游弋者，有在大坠、梅林、深沪、衙口、獭窟、布袋澳各洋面停泊者，自一二只至七八只不等。虽经随时驱逐，而倏去倏来，毫无顾忌。上年十月及本年二月大坠、梅林洋面，叠有开炮拒毙兵丁之案。今欲内外兼治，水陆交严，自非大吏亲临，认真督办，难收实功。然巡抚为通省钱粮刑名

总汇，政务较繁，势难兼顾，而总督有边防之责，请令总督每岁亲赴泉州暂驻数月，不必拘定何时。〖14〗从之。

四月十五日（5月16日）

12林则徐整军备战。

二月，传闻英国有“大号兵船将次至粤”〖15〗，林则徐一面奏报，一面整军备战。三月，奏请在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略言：广东水师大鹏营所辖洋面，延袤四百余里，为夷船经由寄泊之区。其尖沙嘴一带，东北背负冈陵，西则有急水门、难踏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恰浪静，水势宽深，英夷船只久欲倚为巢穴。而就粤省海道论，则凡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万一中途梗阻，则为患匪轻。查尖沙嘴山麓，有石脚一段，其形方长，直对夷船向来聚泊之所。又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排一段，天生磐固，正对夷船南洋来路。若两处各建炮台一座，声势既相联络，而控制亦及得宜。〖16〗奏中且请改大鹏营营制。大鹏营原额设参将一员，守备二员，步守兵五百余人，不足以敷巡守。现拟在尖沙嘴、官涌添设炮台，必须调兵防守。故请将大鹏改营为协，拨驻副将大员统带。〖17〗从之。

至是，林则徐检阅水师，对之颇有信心。

广东水师已有若干新装备。本年二月林则徐购进一艘英国商船“甘米力治”号，将其改装成兵船，设有能移动之炮位，装备尚可。另有两艘二十五吨重之纵帆船，油漆为黄色，绘有黄龙。有一艘明轮推动之小船和许多沙船。〖18〗

据称共备战舰六十，火舟二十，小舟百余，以备攻剿。〖19〗

二十五日（5月26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庚子科三鼎甲：状元李承霖，江苏丹徒人；榜眼冯桂芬，江苏吴县人；探花张百揆，浙江萧山人。至是，赐一甲李承霖、冯桂芬、张百揆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殷寿彭、何其仁、翁同书等一百七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潘世恩，副考官为礼部尚书龚守正、户部尚书隆文、户部侍郎王玮庆。

五月二十二日（6月21日）

14 英国舰队由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率先抵达澳门外海。懿律等随后抵达。其时在广州海面之英国兵力，有军舰十六艘，载炮五百四十门，武装轮船四艘，运兵舰一艘，运输舰二十七艘，各兵种陆军四千人，内中包括两个英国联队（按联队相当于团）。〖20〗懿律任海陆联军最高司令，伯麦准将任海军司令，布利尔上校任陆军司令，奥格兰德上校任副司令。

二十三日，伯麦发出通告，自二十九日起封锁广州江面与海口。届时，实施封锁，中英战争正式爆发。

二十七日（6月26日）

15 江苏巡抚裕谦以为妇女出家为尼，例虽不禁，然伤风败俗，请酌定章程，将著名淫乱及幽僻小巷各庵全行拆毁，令四十岁以上老尼妇归并居住，三十岁以下幼尼均勒令还俗。道光帝是之。

六月初四日（7月2日）

16 英军进攻厦门。

自五月二十五日，英舰留下“都鲁壹”号等五艘船舰，其余陆续北上。六月初二日懿律率四十三艘船舰，由“康威”号领航，离粤北侵。至是，抵厦门海面。次日向岸上开火，清军还击。从上午十时起，交战约三小时，双方各有伤亡，英军死两人，清军伤亡二十三人。一艘英船曾企图靠近炮台去张贴一张告示，未能得逞。下午一时许，英军留下“伯兰汉”号封锁厦门港，而舰队按计划继续北上。〖21〗

初五日（7月3日）

17 林则徐通过行商，从美国商人处获悉英船已赴浙江、江苏，或称已北上天津，即上奏提出对策，略言：若英船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英国夷官罗耳啊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借可散其牙爪，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至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22〗

初六日（7月4日）

18 英军犯定海。

英军四艘军舰、两艘运输船在陆军准将乔治·布尔利指挥下到达舟山锚地，继之，伯麦亦率船舰抵达，共有船

舰二十九艘（一说二十七艘）。

舟山岛之定海县早为英商所觊觎。在英舰到达中国海面后，《澳门新闻纸》即发表文章鼓吹：现在所做之大戏已经开台。中国乃系英吉利兵丁及英国官府之新战场。论及兵丁驻扎之处，众人之意见不同，大抵舟山岛，乃系现在兵丁驻扎之处。因见此岛乃系在中国之中，邻近之处皆系富厚省份，又与产茶叶、丝发之省份相近，即在其内地之港口，亦系甚好，可为外国贸易之大市镇。我等若由中国人手内夺得此岛，即定必令此岛比广东省城更为紧要，其路程虽系略远，而经过台湾之港口，大半年虽系有暴风之险，惟舟山之天气甚好，土地肥美，而居民亦甚稠密。在此岛上有定海城，即在如今亦系大贸易之处。此岛之样子，正与新奇坡（按即新加坡）相同，大抵比新奇坡更宽大。〖23〗

伯麦抵达后，即向定海县令发出一封事先拟好之中文照会，令于次日下午二时前“速将所属海岛堡台一切投献”〖24〗。

定海镇额设兵逾万，然实际仅有二千余，且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之佣，以洋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25〗

定海县令姚怀祥接到照会后，即与总兵张朝发商议，张朝发答以“城非吾责，吾领水师，知扼海口而已，若纵之登岸，大事去矣”〖26〗。次日下午二时，英舰“威里士厘”号首先开炮轰击清水师，水师不堪一击。张朝发左腿受伤落水，被救起后送往镇海。英军遂登岸，四更自东门梯城而入。城陷后，姚怀祥以“守土之义，不可以不死”〖27〗，行经普慈寺前，投梵宫池殉难。

英军占领定海后，即筹画建立殖民统治，以陆军司令布利尔管理军务，以翻译郭士立治理民政。

定海居民对英军之统治极为愤恨，遂展开斗争，如捉拿汉奸、坚壁清野等，使定海“街上难得看见一个中国人，没有可能得到新鲜食物。城的附近看不见公鸡和母鸡，就是听到一只鸟叫，也难得再叫了。（英军）从军的非战斗人员整天在沟渠里垂钓，四周围着仆役，专等收买第一条鱼。就连蔬菜可怜的供给都停止了”〖28〗。定海民众且不时袭击英军，曾抓获皇家海军少校得总刺士及一位随军之拿布夫人。

七月初九日（8月6日）

19 懿律白河口投书。

英军占领定海后，又迅速分兵北上，至是懿律率舰抵大沽口外。

此前直隶总督琦善已得到道光帝训令：粤海英夷兵船，传言有往天津之说，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29〗琦善奉旨后，驰赴海口，亲自筹办。时天津存兵仅八百名，其余葛沽、大沽等海口亦只有额设兵一百余人及数十名不等，兵力单薄。琦善不得已，只得从正定、河间调兵一千，往海口堵截。〖30〗旋又有旨：如英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投递禀帖，无论夷字，即将原禀进呈。〖31〗

十四日，英小艇到白河口致书琦善，要求派人赴船上

接受英国照会。十八日琦善奉旨派千总白含章赴英船取回“公文”。这份“公文”系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清宰相书，其中文译本之开头写道：“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内中并提出五条要求：一、偿给货（鸦片）价。二、中英官吏平等相待。三、割让一岛或数岛。四、索还商欠。五、赔偿军费。〖32〗

琦善立即将《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呈递皇上，并将白含章所见英船情状奏上：现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其次则中分二层，吃水较浅，炮亦不少。又其次据称名为火焰船，即前日驶进海口者是也。舟中所载，均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33〗

道光帝于二十二日接到致宰相书，次日命琦善晓谕英夷：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洁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率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

可也。〖34〗

八月初四日（8月30日）

20 中英大沽口会谈。

懿律投书后，在等候答复期间，率舰队离开大沽，至渤海湾、辽东各口窥探。八月初一日复回大沽口。至是，琦善与义律等在大沽口南岸搭帐篷会议。会谈经六小时，琦善劝义律只提部分要求，否则可能丧失全部，并称英人受到虐待，林则徐应受惩罚。〖35〗

会谈于初六日结束，英舰又离开大沽，前往山海关“观看古迹”，发现该地仅有弓箭，并无炮位。十日后返回。十七日，白含章赴英舰，传达琦善告谕：琦善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将到广州去调查并为英人申冤，其以大清皇帝名义请英国全权大臣到广州相会，商讨解决办法。英军考虑当时“季节已经太晚，湾中不能进行充分而适当效果的攻势”，遂表示同意。〖36〗

次日，白含章又送去照会二件。一件写道：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上意，以致办理不善，现已恩准查办，定当重治其罪，冤抑无难立申。〖37〗另一件要懿律“返棹南还，听候钦派大臣驰往办理”〖38〗。

二十日，英军离白河南下。

二十二日（9月17日）

21 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办事件，直隶总督著讷尔经额署理。

九月初三日（9月28日）

22 道光帝谕内阁：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暂行护理。此次英夷各处投递禀帖，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其所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际，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加惩处，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39〗

寻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

初七日（10月2日）

23 伊里布与懿律签订定海休战条约。

两江总督伊里布与义律、马礼逊等人在镇海东岳宫会谈。先是，八月二十一日，侵占定海之一名英陆军上尉安突德在山上测量地势时，被定海乡民活捉。至是英方要求释放安突德等，伊里布则要求英军归还定海。经反复商议，至十月十三日（11月6日）伊里布与懿律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懿律遂即向英军发出通告：两国谈判期间，钦差大臣及其本人之间业已订立停战协定，其条款大致为：任何一方皆不得逾越所划归该方之界限，不得阻止人民往来。英方界限业已指定包括舟山岛及近旁小岛。〖40〗

二十一日，懿律率“麦尔威厘”号等离开舟山，南下赴澳门。次日，英军从定海撤军一半。伊里布亦从浙江撤退防兵。

二十日（10月15日）

24 俄罗斯达噶玛勒萨满等所属男女大小一百二十余人，越入科布多卡伦，声称伊国差重法严，逃出偷生。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派人晓谕，令其折回本国。至是道光帝闻报，令甘肃提督阿精阿、固庆等断不可收留越界外夷，有潜入者，派人护送出卡，但不可强逐滋事。

25 是月，总管内务府奏准，援案咨行豫省，解交绸、绫、布匹等以济应用。〖41〗

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

26 琦善与义律谈判。

琦善于十一月初六日抵广东。至是，接任两广总督，立即派鲍鹏与义律交涉。其时，懿律因病退职，由伯麦继任，负责军事，由义律负责外交。

琦善在与英方交涉时，多依靠鲍鹏。鲍鹏籍隶广东香山，自幼学习英语，后在澳门宝顺洋行为鸦片贩于颠地作买办，亦有时私贩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冬，禁烟风声日紧，伊担心被告发，遂于次年二月潜往山东潍县，旋闻两广总督林则徐饬令捉拿。本年八月，适逢英船至山东，潍县令招子庸将其推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托浑布令其向英人开导。〖42〗九月，琦善南下赴粤路过山东，经托浑布

推荐，将鲍鹏带走。

谈判中，义律提出八项要求：一、索取兵费。二、偿还两年来所损船只什物。三、偿还洋商欠项。四、赔还烟价一千二百万。五、于粤、闽、浙任择一口通商。六、文书平行。七、取消洋商限制。八、遇事可到天津交涉。经双方反复交涉，至二十六日琦善将英方要求概括为三条，向皇帝奏报：一、酌酬洋银六百万元，先给一百万元，余银分期五年，添付利息。二、广州之外，于福建、浙江、江苏三省酌准通商二处。三、酌予寓居之所。所谓“寓居之所”系指大屿或香港其中之一处。奏中且言及其对策：拟请于广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商，冀得借以羁縻，仍将所求寄居及余银请给利息等情，驳斥不准，庶使该夷不得逞志。〖43〗

道光帝览奏，龙颜震怒，当即降旨：览奏愤恨之至！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往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44〗同时令新任两江总督伊里布亦停止与英人交涉，相机痛加剿洗。〖45〗

十二月初四日（12 月 27 日）

27 给事中朱成烈奏请垦种屯田，以地利所入添补海防，略言：吉林、阿勒楚喀、双城堡三屯地亩共有九万数千垧，曾移驻京旗闲散一千户，每户授田二十五垧。今闻移驻并

不足额。伯都讷围场、大封堆地方有可垦之田六万余顷，均未开垦，请旨查办。从之。

十五日（1841年1月7日）

28沙角、大角炮台陷落。

义律在与琦善谈判时，亦做军事进攻准备，当其认定不能同琦善迅速达成协议时，即决定“请舰队司令官去试试他的说服力，看大船的排炮对于天朝人民能起什么作用”〖46〗。

是日，上午八时，英军在虎门外发出登陆信号，进攻沙角、大角炮台。两炮台为拱卫虎门之要塞。

英军登陆部队总数约一千四五百人，由一支舰队运到穿鼻之上水处登陆。其右分队由“加略普”号等四艘舰船组成，在荷伯特船长指挥下攻打沙角与新穿鼻炮台。其左分队由“萨马兰”号等四艘舰船组成，在斯哥德船长指挥下攻打大角炮台。

右分队之“海阿新”号首先向沙角开火，英军几乎未遇抵抗，即从一沙湾登陆，在几百名身着清军号衣或英军军服之汉奸导引下，用竹梯从后山爬上去，两小时后登上山顶，从那里俯瞰清军阵地。一个英国兵士看到：

一座山上炮台，这座炮台之下有一个有很坚强的壕堑的军营，炮台周围有栅栏编成的胸墙，还有一道深而宽的干沟。胸墙和沟在山的西北坡绵延而上，与瞭望台炮台联接，并保护之。军营两边各有两个野战炮台以为侧翼，面向敌人可能逼近的方向。右边的山谷中，在主要的军营以东，有第二座炮台，还有一座大丘，丘上放着三门大炮，另有三门架在侧面的一座炮台上。在所有这些工事的东边，

有第三座圆形炮台，通到圆形炮台去的入口都有类似的炮台来保护。总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坚强很可怕的阵地。大炮后面一律掘有深沟，以供兵士在内藏躲，以避开敌人的炮火。在这些阵地中全都挤满密丛丛的军队，人数一定在两三千之间。〖47〗

清军发现英军在山顶上，即大声向其挑激，摇旗，敲锣，并发炮轰击。英军用野战炮还击，陆战队冲下山谷，驱逐壕堑中之清军。清军稍作抵抗，即溃散。副将陈连升设法集合部队，不幸中弹牺牲。其子见状，投水而死。

此役清军阵亡六百余人。英军伤三十余人。

【考异】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记载此役清军人数两三千，阵亡六百余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165页）。而林则徐在一封家信中说“我兵止有六百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2册563页《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

大角炮台战斗进行约一时半，炮台亦失陷，清军阵亡二十余人。

二十九日（1月21日）

29义律公布所谓《穿鼻草约》：

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

一、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大清帝国对于香港商业应征收一切正当捐税，按在黄埔贸易例缴纳。

二、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其中一百万元立刻交付，

余数按年平均交付，至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付清。

三、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四、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内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48〗

义律公布之该草约，并未经琦善签字。而且在双方会谈中，琦善亦未曾完全同意过该草约之全部内容。据其向皇帝奏报之《草约》内容为：一、准英人到粤通商，在香港寄居。二、英船在黄埔纳税，贸易由洋商议办。三、鸦片及违禁物入口，船货没官，人即治罪。四、代申冤抑。而道光帝之朱批为："一片呓语"〖49〗。

【考异】关于琦善是否与义律订立《穿鼻草约》及琦善是否答应割让香港，有异说。马士说："一月二十日义律和琦善签订协定，香港割让。"（《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 卷 305 页）姚薇元亦持同样观点（《鸦片战争史实考》71 页）。而胡思庸、郑永福认为，琦善与义律在广东谈判中，始终未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其寄居香港一隅，他更未在所谓《穿鼻草约》上签字（《川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 年 2 月 2 日）。琦善等否认有《穿鼻草约》。他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至二十九日在京受审时，述及《穿鼻草约》事，其二十九日供词称："大兵将到（按指靖逆将军奕山将率兵赴粤），逆夷知必攻剿，时思蠢动。琦善窃虑虎门危蹙，正月廿八日，曾差鲍鹏给义律文书一件，内叙会议条款，现病不能斟酌，谕其等候，如有滋扰，全归乌有。另备一件，则言必欲香港全岛，须奏明定议，亦令其等待面谕。鲍鹏到彼，查看光景安静，则并付后件，冀其不扰，俟靖逆将军至而酌办，倘情形凶恶，即仅付前件。过一两日，鲍鹏回禀，该逆夷颇形不顺，因将

后件带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册 250—251 页《犀烛留观记事》）鲍鹏供述：“义律索烟价六百，中堂已允，惟要香港全岛，只肯给一处，议论多时，并未定见。（十二月）二十日，在蛇头湾，义律过船来见，又说香港必需全岛，但给一处，恐与居民争斗动兵。中堂仍未应允。二十八日，交给我文书一件，云是许他香港全岛，叫我看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复，不要给他。我到澳门，见了义律，看光景不好，没有付与，回缴中堂。”（同上书 253 页）两人供述一致。以情理推断，琦善所述大体可信，因为义律索要香港，涉及领土，事关重大，断非琦善敢于私允，必待奏允后才能签约。

30 是年，除福建、湖南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八人〖50〗，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三十六万九千六百二十五石。

31 俞正燮卒。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多有著述，其《癸巳类稿》十五卷、《癸巳存稿》十五卷，皆考订经史之作。另有《四养斋诗》。张穆称读其书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货俱陈，无不满之量。其于世俗男女不平现象多有批评。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谓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未安。《妒非妇人恶德论》批评买妾制度。其他如《女》、《妻》、《女人称谓贵重》、《出夫》等篇，“皆足为妇权张目”〖51〗。

32 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52〗该书译自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讲述世界地理历史，对沙俄彼得大帝向外扩张之历史介绍颇详。

【考异】一说此书有 1841 年刊印本，一说未曾刊印。今所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中之《四洲志》系辑自魏源《海国图志》，似未单独刊印过。

33《伊索寓言》之中译本《意拾喻言》在《广东报》上发表。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骆秉章奏条陈整饬洋务以绝弊端折》。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两广总督林则徐新调闽浙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坤奏议复御史骆秉章条陈整饬洋务章程》。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穆彰阿等议复广东筹议洋务章程折》。

〖4〗指赔偿鸦片烟价。

〖5〗《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 540—546 页。

〖6〗《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 534—537 页《巴麦尊子爵致女王陛下驻华的两位全权大臣、尊敬的海军少将懿律和皇家海军上校义律函》。

〖7〗《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 547—551 页《拟同中国订立的条约草案》。

〖8〗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马兰镇总兵琦琛为特参隐匿公文意图侵吞之管库郎中庆玉事奏折》，《道光年间西陵管库郎中庆玉侵盗僭越案》上，《历史档案》1994 年 4 期。

〖9〗《查抄京外庆玉家产清单》，《道光年间西陵管库郎中庆玉侵盗僭越案》下，《历史档案》1995 年 1 期。

〖10〗《解任工部尚书陈官俊供词》，《道光年间西陵管库郎中庆玉侵盗僭越案》上，《历史档案》1994 年 4 期。

〖11〗《著将陈官俊革职全孚发往军台效力事上谕》，《道光年间西陵管库郎中庆玉侵盗僭越案》上，《历史档案》1994 年 4 期。

〖1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十，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祁寯藻等奏查明闽省烟贩情形并现办水陆巡防折》。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杜彦士奏饬福建巡抚暂行驻扎泉州以资弹压片》。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十，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祁寯藻等奏议令闽浙总督每岁驻泉州数月督办海防折》。

〖15〗《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777 页《传闻英国添派兵船来粤已饬水陆严防片》。

〖16〗《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797—798 页《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折》。

〖17〗《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799—800 页《请改大鹏营营制折》。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册 56 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册 111 页《夷艘入寇记》。

〖2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 卷 295—296 页。

〖21〗一说，懿律派“布朗底”号船长胞弟进入港口，递交巴麦尊致中国钦命大臣书，被退回。初五日，罗伯聃乘小驳船再去递交巴麦尊致中国钦命大臣书，仍未接收。“布朗底”发炮轰击厦门，厦门炮台发炮还击。“布朗底”号于下午四时离开厦门北驶。

〖22〗《林则徐集·奏稿》中册844页。

〖23〗《澳门新闻纸》1840年6月27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2册484—485页。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49页《中西纪事》。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240页《定海被陷纪略》。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49页《中西纪事》。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51页《中西纪事》。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123—124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2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一，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廷寄》。

〖3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筹防各海口情形折》。

〖3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廷寄》。

〖3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巴麦尊照会》。

〖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六，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琦善又奏查看现到英船式样片》。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三，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廷寄》。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91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92—93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给懿律照会》。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给懿律照会二》。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五。

〖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129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41〗《内务府奏销档》，转引自《清宫述闻》133页。

〖4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255—256页《犀烛留观记事》。

〖4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琦善奏英人强索香港拟准在厦门福州通商折》。

〖4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廷寄》。

〖4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廷寄二》。

〖4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162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4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163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4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305—306页。

〖4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三。

〖50〗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一千八百八十八万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51〗《清人文集别录》卷一三。

〖52〗一说书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下半年。

清通鉴　卷一九八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公元1841年

正月初四日（1月26日）

1英军依据所谓《穿鼻草约》占领香港。

香港位于广东省珠江口东南，系九龙司尖沙嘴南边之一岛。〖1〗

香港并非英军侵华割占领土之首选目标，首选目标乃舟山。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1839年10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函义律通告英国政府决定对华用兵时，即指出："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城，或其他任何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英国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2〗而香港亦系英人觊觎之地。最先提出占据香港者乃律劳卑，其于道光十四年（1834）任英国对华贸易总监督时，即看

中香港具有重要之战略价值与商业价值，鼓吹占领。鸦片贩子查顿和孖地臣，一个主张占据舟山，一个主张占据台湾，亦同时看好香港，认为它乃一优良港口，在贸易上可替代广州之地位。

懿律率军侵华，首先占领舟山，并建置行政官吏，企图长久占据。然而占领军遇到极大困难：一者舟山人民不断反抗，使其生活艰难，生命危险；二者疾疫流行，使兵士“成百地死亡，成千地生病”。〖3〗英军不得不分批撤离舟山。义律遂以撤离舟山为条件，要求占领香港，且不等清廷允许，竟强行武装占领。

初十日，义律发布公告，宣布对香港实行统治，规定凡在港英人及外人均受英国法律保护，在港华人即作为英国国民。〖4〗香港居民异常愤怒，即撕下布告，交送广东巡抚怡良转奏清廷。〖5〗

初五日（1月27日）

2 以沙角和大角炮台失守，令将琦善交部议处，关天培摘除顶戴，戴罪立功。〖6〗又征调江西兵二千、湖南兵一千、四川兵二千、贵州兵一千，分赴广东，听候调用。〖7〗

初八日（1月30日）

3 琦善为英商请求恢复黄埔贸易之奏报到京，道光帝览奏异常愤懑，即降旨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驰赴广东“擒逆夷”，又添派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速赴广东接应。〖8〗

奕山，爱新觉罗氏，字静轩，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帝

侄。道光七年（1827）从征喀什噶尔。历任伊犁参赞大臣、伊犁将军。道光二十年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

十五日（2月6日）

4 驻藏办事大臣孟保奏，寻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幼童四人。道光帝令将其带至前藏，由该大臣照例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面加试验，并令识认从前达赖喇嘛所用什物，缮签入瓶，对众签掣，俟掣定何人，再行奏明办理。

十九日（2月10日）

5 命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接替伊里布，驰赴浙江镇海，专办攻剿；命伊里布仍回两江总督任，会同提督陈化成，认真防堵江苏各海口，毋使夷船驶入。

二十五日（2月16日）

6 清廷收到琦善请割予香港之奏报，内称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只得暂行羁縻。道光帝朱批：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9〗

二月初三日（2月23日）

7 道光帝命将四公主指配奈曼王阿宛都瓦第扎布之子头等台吉德木楚克扎布，并授之为固伦额驸。

初四日（2月24日）

8 英军交还定海。义律在与琦善会谈时，即提出归还定海与沙角，以换取香港，在得到琦善“代为奏请”之保证后，于正月初一日下令从舟山全部撤军。十六日，两江总督伊里布接到两广总督琦善咨文，得知英人缴还定海与沙角，琦善已允为代恳天恩，准其仍前来粤通商，并请仿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门之例，将广东外洋之香港地方，给与泊舟寄住，业已据情代奏。咨文中并嘱咐伊里布即收回定海。〖10〗伊里布遂派家人张喜赴定海与英方驻舟山统帅胞诅交涉，议定清方交还英俘安突德等，英方交还定海。至是，张喜将安突德等交还英军。下午二时英军退出定海，次日晨起航离去。

初六日（2月26日）

9 英军进攻虎门。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之后，即准备攻占虎门。二月初三日，英军总司令伯麦派荷伯特船长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虎门。荷伯特指挥“复仇神”号等船舰，冲进三门口内，破坏清军设置之木桩栅栏及八十门大炮，并施放火箭，焚烧附近之官厂、民房。二十五日下午，陆军上尉诺尔斯率军在清军未设防之下横档登陆。

是日清晨，英军开始炮击上横档。清军在上横档岛之防御工事异常坚固，但炮台后方几乎不设防。上横档后面有小河，适逢潮水盛涨，英军分船闯越后河，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下午一时半许，由“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运送英军在上横档后方登陆，大部清军几乎未加还击即

溃散，仅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少数官兵作殊死抵抗。关天培“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将负以出。天培挥刀拟之，弁亟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众拥入。天培与都司署提标游击麦廷章俱阵亡”〖11〗。

【考异】关天培殉难，夏燮《中西纪事》记载系自刎：“关提军善识炮性，凡高下远近，发皆洞中。因虎门之役，水师贪受上规，火药皆杂以沙土，军门后发之炮，辄试不中，方知受绐，愤激自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55页）而英方记载，关天培“正在同他的敌人决斗的时候，由于其胸膛被一把刺刀刺伤而阵亡的”（《中国人眼光中的鸦片战争》139页）。

经过一天战斗，英军攻陷横档、永安、巩固等炮台，夺取大炮三百八十尊，完全占领虎门。

当晚，林则徐闻知虎门失陷，关天培、麦廷章二人死难，悲愤不已，痛书挽联：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12〗

10 清廷收到怡良揭露琦善私割香港之奏折。

正月，义律、伯麦合出告示，张于新安赤柱，称：“尔总督琦善将香港地方让给英国，存有文据，是居香港者为英国子民，事须禀英官治理。”复以此语照会大鹏营副将赖恩爵，赖恩爵以之呈怡良。时林则徐仍在广州，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谓“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徘徊不决。林则徐揣

怡良之意必俟绅士呈请而后奏，遂召梁廷枏等商议。有东莞士绅邓淳知其事，慨然集众绅于学，以朔日具词进。怡良遂答允上奏。〖13〗

道光帝览奏后，即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进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又命祁𡎴继任两广总督。

步军统领衙门奉旨后，连日查抄琦善家产，计抄出金锭、金条、金叶七千余两，元宝一千三百九十八个，散碎锞锭银四万六千余两。〖14〗

初七日（2月27日）

11 英军从虎门溯流而上，进攻乌涌炮台。炮台守将新从湖南调来之署提督祥福、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等力战殉国，守军一千六百余人大部逃散，四十余艘水师船只，除被炸沉者外，亦逃散一空。

十一日（3月3日）

12 令协办大学士四川总督宝兴为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吏部尚书奕经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八日（3月20日）

13 杨芳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

英军占领虎门与乌涌炮台后，决定向广州进军。二月初九日伯麦率援兵到达。次日，英驻印度陆军少将郭富亦到达，负责指挥地面部队。十一日，英军攻占定功台，兵临广州城。广州知府余保纯亲至黄埔与义律会谈，议定停战三日。英军乘机探悉内河虚实，随后派遣分队攻陷并毁

坏广州城附近各要塞。二十六日占领广州西南角之商馆，义律向广州“钦差大臣”发出照会，要求会谈。此时广州已无钦差大臣。琦善已于二十一日被押解离粤，靖逆将军奕山尚未到达，仅有于十三日抵达广州之参赞大臣杨芳。杨芳时年六十五岁，已无当年平定张格尔之锐气与果敢，在稍稍领略英军之船坚炮利之后，即由主战转向妥协。其接到义律之照会后，即复照同意会谈。次日，广州知府余保纯至香港与义律谈判，义律交付余保纯一份照会及一份备忘录，提出若能恢复通商，英即撤军。余保纯返回后，杨芳与林则徐、怡良商讨对策，决定暂行羁縻，以待大军。至是，杨芳派余保纯照会义律，答允通商，一如旧例。

以当时英军之兵力，可轻而易举地攻占广州城，然义律却主动要求谈判，以恢复通商，系因当时已进入贸易季节，英国鸦片贩子急于出货，以换回国内市场急需之茶叶。

14 清廷增派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赴粤，命广西、两湖调兵四千五百名入粤。

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

15 奕山抵广州。奕山于正月初八受命赴粤，二十五日离京南下。一位驻北京之俄国教士团成员曾目睹此次出征场面，其在一份报告中描述道：“我有幸看到这一美妙的场面。将军被人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就有 50 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 10 人。有的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

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20天，而抬他就得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须走两站路程。”〖15〗南下之大军行动迟缓，道光帝不断有旨催令“星夜兼程”，经过五十七天，至是抵达广州。〖16〗

二十五日（4月16日）

16 赏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四品卿衔，命驰赴浙江军营听候谕旨。

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

17 英国改派璞鼎查为驻华贸易监督。

三月中旬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接到义律寄去之《穿鼻草约》，非常不满，认为它未能满足要求，为此特致书英女王：

义律大佐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舰队的行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可以自由规定条款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鸦片赔款不及被勒缴的鸦片实价，而且此次远征费用以及倒闭行商所欠英商债款都毫无着落。全权公使所接奉的要为在中国的英侨获得安全保证的明确的命令并没有执行；曾经特别通知他们要保留到全部赔款付清为止的舟山岛已经匆遽地并且莫名其妙地撤出了。甚至香港的割让还结合着一项有关缴纳捐税的条款，这样就使那个岛屿变成一个并不是英王的属地，只是像澳门一样，在大清皇帝的国土上经许可才保持着的居留地。〖17〗

至是，英国政府否决义律关于缔结《穿鼻草约》经过

之报告，决定将其撤职，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大臣兼贸易监督，并命在华之卧乌古与巴尔克协助璞鼎查。

璞鼎查，爱尔兰人，生于 1789 年（乾隆三十四年）。十四岁去印度，十五岁参加东印度公司之陆军。后逐渐升迁，1840 年（道光二十年）回到英国，为陆军少将，受封爵士。以其具有统治东方殖民地之经验，被英国政府选中，接替义律。临行前，巴麦尊给他一道训令，令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

你要清楚了解，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是完全托付给你的：并且，只靠你自己，以你全权公使的资格，来决定在什么地方进行交涉；交涉继续多久；并且交涉如果不成功，在什么时候破裂。但是不论什么时候，你要是断定进一步交涉已经无用，而要使中国人依允英国的要求，使用武力已成为必要，那么你就把这种事实通知统率远征军的海军官员；以后就要靠他去决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和用什么方式使用他所支配的武力；你就不要干求他停止军事行动，除非你从中国政府适当授权的一个官员处，得到（中国）皇帝对你以英国政府名义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完全无条件地依允。〖18〗

十三日（5 月 3 日）

18 命伊里布进京，以裕谦为两江总督。

二十二日（5 月 12 日）

19 琉球国王命都通事王兆杜同司养赡大使秋文明，随带人伴水梢共六十七人，坐驾海船一只，护送浙江省杭州府

仁和县难民顾云生等六十一名并朝鲜难民八名至福建。〖19〗

三十日（5月20日）

20 以斡诛尔巴、诺们汗违例开牧场，照理藩院议，革去封号，饬回游牧处所。

四月初七日（5月27日）

21 奕山与英军订立《广州协定》。

奕山抵粤后，接受杨芳、怡良、林则徐等人建议，同意义律之通商要求，以待各省援军。而道光帝不断发出“进剿”之谕令，尤以闰三月十二日到粤之谕旨严厉：奕山等接奉此旨，著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俾知敬畏。倘该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是问。〖20〗奕山接旨后不敢怠慢，待各省援军一万七千多人陆续到达后，即一面布置城防，一面制订进攻计划。

义律探知奕山将要进攻，决定先发制人。四月初一日，英军全部驶入虎门，泊于城外十三行。奕山闻知英军将有动作，遂决定分三路进攻英军：中路以提督张青云守西炮台，以总兵段永福守靖海天字码头；左路以总兵琦忠守北帝庙东炮台；右路以副将岱昌守泥城。

四月初一日傍晚，由都司胡俸伸率领之一千七百余水勇，暗携火箭、火弹、喷筒、钩帘出城，乘小舟进攻停泊于白鹅潭之“摩底士底”号及停泊于定功台附近之“鳄鱼”号英船。“摩底士底”号上有三人受伤，两根护桅索被切断。同时，清军在十三行码头架起一门大炮轰击英船“路易沙”号与“曙光”号，两船遭重创。

初二日黎明，英军反攻。“摩底士底”号等三艘英船进攻西炮台，并登陆破坏防御工事。守卫炮台之水勇败退，逃至十三行时，顺便抢劫商馆，“肩挑背负，各餍所欲”〖21〗。

初三日，英军进攻西炮台、天字码头等处，焚毁新墩石公祠、金利埠、河南洲嘴及城外临江民房。

初四日，英军进攻东炮台和珠海炮台，并强行登陆。右队英军窜至十三行码头，时段永福领勇千余，守天字码头，望见英军飘旗，速放空炮，一哄而散。左队英军进至泥城，守将岱昌、刘大忠等不战而走，军资尽失。

初五日，英军攻占城北四个重要炮台即拱极台、保极台、永康台、耆定台。其中永康台（亦称四方炮台）经过激烈战斗，清军阵亡五百余名，伤千余，英军亦有伤亡。当日，英军对广州城实行包围，炮声不断，城中及城郊多处被烧。

初六日，英军继续炮击，炮弹打入老城，直指贡院。奕山等伏处一隅，一筹莫展。下午，奕山令人在城上挂起白旗，并派余保纯出城与英军议和。

至是，奕山与英方订立《广州协定》：一、三位钦差大臣和所有外省军队限六日内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二、限一星期内交出六百万元备英方使用；在五月二十七日（阴历四月初七日）落日以前先交一百万元。三、在前条款项付清后，英军开回虎门以外，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但在两国交涉各事获得解决以前，中国方面不得重新予以武装。四、赔偿商馆及西班牙帆船“比尔拜诺”号之损失。〖22〗

《广州协定》订立后，奕山即向朝廷奏报，将此赎城

条约谎称为“英人乞请通商”，其奏称：初七日，据守垛兵丁探报，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升陴看视，见有夷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何语，即唤通事询之。据云要禀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去左右，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段永福向奴才禀请询问，即差通事下城，问以抗拒中华，屡次猖獗，有何冤抑？据称英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旋据众洋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等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奴才等通盘筹画，虎门藩篱既失，内洋无所凭依，与其以全城百万生灵，与之争不可必得之数，似不若俯顺舆情，以保危城，以苏民困。窃计广东一省，关榷赋税每岁不下三百万两，只须夷务清理，数岁后元气可复，若坚持日久，或致意外之虞，不特收复大费周章，而民为邦本，或遭荼毒，关系匪轻。是以公同商酌，派署广州知府余保纯妥为查办，姑如商民所请，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先苏民困。〖23〗得旨：朕谅汝等不得以之苦衷，准令通商。

奕山又编造在与英人作战时有观音菩萨显灵保佑，称：四月初三日至初六日等日英夷攻城之际，据捉获汉奸声称：贼攻靖海门，扑近城墙，正欲开炮，烟雾中望见白衣神像，立于城上，遂不敢轰击。火药局在观音山下，贮药三万斤，汉奸潜抛火弹，火焰冲起，倘药力发动，全城灰烬。当兵

弁抢救之时，居民望见白衣女装，在屋上展袖拂灰，登时扑灭。〖24〗道光帝信以为真，即颁给匾额“慈祐清海”。

初九日（5月29日）

22 三元里人民抗英。

停战协定签订后，英军仍占领广州城外永康炮台与耆定炮台，且肆行无忌，于附近各乡，昼夜巡扰，打破门窗，抢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种种贻害，不可胜言。〖25〗英军之暴行引起广州城乡人民之极大愤恨，人人为之发指。是日，英军又到泥城、西村、萧岗乡一带抢掠。萧岗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余乡，率乡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山等村亦闻声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

英军头目毕霞领其兵与村民交战。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栏冈。附近居民大至，转瞬民人多，英军少，英军急匿丛薄间，放枪自卫。村民但遥围之。入夜，英军脱衣悬树杪，迎风摇扬，作疑兵，使村民不敢前。及天明，村民入林内搜杀。逃者不识途径，亦多被截击。

英军舍命突围，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村民以其困不复逞，亦即不杀。其留耆定台之英兵尚众，一人不敢下。村民但环立山麓，相约听其饿毙。

十一日，义律驰至，亦被围。郭富与义律商议，密遣人间道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余保纯闻报，急请示两广总督祁𡎴。有人建议派福建新至生力军助村民活缚义律，

监而勿杀，挟使悉其船出外洋。然祁顶 等相顾无敢任者，咸以为事在和后，不欲更为戎首，且款银已先给，设败盟，于我有害无利，坚却不用其策，遂令南海县令梁星源、番禺县令张熙宇，随余保纯出城，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英军乞免。越数时许，绅士潜避，民亦散去。〖26〗此役，英军死百余人。

十二日 英军撤出四方炮台。十六日撤出泥城。十八日全部撤出广州城。奕山、隆文等亦撤出，仅杨芳留城。

【考异】关于三元里战斗经过、情景、伤亡状况，中英文献及口述史料所载不尽相同。《王廷兰致曾望颜书》谓共毙英兵百余人，斩兵目二人（《中西纪事》卷六）。林福祥谓杀英兵二百余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册 600 页，林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记》）。而英方记载其阵亡者十几人或几十人（参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288 页，《一八四一年六月三日郭富向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的报告》；《“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2 卷 58 页；《中国总论》2 卷 523—524 页）。

二十五日（6 月 14 日）

2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辛丑恩科三鼎甲：状元龙启瑞，广西临桂人；榜眼龚宝莲，顺天大兴人（今属北京）；探花胡家玉，江西新建人。至是，赐一甲龙启瑞、龚宝莲、胡家玉进士及第，二甲、三甲何若瑶、吴荣楷等一百九十九人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王鼎，副考官为户部尚书祁寯藻，户部侍郎文蔚、杜受田。

五月初十日（6月28日）

24 道光帝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至该省兵丁柔懦无能，诸多畏葸，虎门之役，竟有为夷匪买通者。思之殊堪痛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亦当德威并用，控驭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二十五日（7月13日）

25 签掣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于道光十七年（1837）圆寂。三年后即道光二十年，在西藏所属之桑昂曲宗及打箭炉所属孔萨等处寻访到四名转世灵童。经驻藏办事大臣孟保等奏请，定于是日掣签。先是布达拉山上及各寺呼图克图众喇嘛等念经七日，届期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复率领众喇嘛在高宗纯皇帝圣容前念诵经典，虔心默祷。驻藏办事大臣孟保等诣布达拉山，将金奔巴瓶供奉黄案，焚香九叩，将灵童等之乳名及其父名用满文、唐古特文写签，给与该亲丁、师傅及众喇嘛等看视毕，海朴俟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将名签缄封，贮入金奔巴瓶中。复俟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孟保向案上瓶内用手将签拨转数次后，敬掣一签，与该亲丁、师傅、众喇嘛等同观。签写泰凝寺番民策旺登柱之子乳名那木觉木多尔济，现年四岁。其余

三签，亦眼同大众取出看毕。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及大小呼图克图、众喇嘛等诚欢诚忭，佥称：仰蒙大皇帝振兴黄教，遵照定制签掣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今掣得此幼子系出平素卖柴贫苦番民之家，灵敏异常，诚符众望，实是达赖喇嘛真正呼毕勒罕出世，黄教得有主持，众心悦服，小僧等实在钦感不尽。随即向上敬谨行九叩礼恭谢天恩。〖27〗

八月初一日，道光帝颁发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敕文，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旦喇达赖喇嘛，改受金册。〖28〗

六月十一日（7月28日）

26 清廷以为既已订立《广州协定》，大局已定，即命浙江、广东等地裁撤从各地所调官兵。

旋令将“迁延观望，畏葸不前”之伊里布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将“守备不设，失陷城寨”之琦善斩监候。

二十四日（8月10日）

27 璞鼎查偕巴加海军少将抵达澳门，向两广总督祁𡎴发出照会，声称必须以《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作为谈判基础，而在英方未得到满意结果之前，英军将北上进攻。两日后，璞鼎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上。

二十九日（8月15日）

28 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咨行理藩院，称其闻悉天朝严禁鸦片入界，已谆饬所属，不准在中国交界处贩带偷运。道光帝闻报，谕军机大臣：库伦地方与俄罗斯接壤，该国办

理既如此认真，该大臣等务当严禁内地贸易人等，毋许在交界处所私行贩运鸦片，以绥外藩而除积弊。

七月初四日（8月20日）

29 河南黄河大水。

六月二十九日，以河南祥符上汛三十一堡堤顶漫塌，漫决之处已刷宽八十余丈，追究河东河道总督文冲未能事先防范之责，谕令革职留任，并河南巡抚牛鉴交部议处。七月初三日命遣戍伊犁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至是，命大学士王鼎、通政使司通政使慧成驰往河南督办黄河大工。

当省城被水包围之时，文冲以其地处卑湿，主张另择善地，早为迁徙。牛鉴与开封知府邹鸣鹤反对。王鼎亦主张全力治河，以保省城，其奏言：河水方灌归德、陈州，安徽亳、颍，合淮东注，洪泽湖湖底日受淤，万一渲泻不及，则高堰危。高堰危，则淮扬一带尽成巨浸。江之北，河之南，数百万生灵饱鱼鳖矣！无论舍旧址筑新堤，自豫达海将数千里，工费不可数计。且自古无任黄水横流南趋之理。请饬户部具帑，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愿执其咎。且具陈民情安土重迁，省垣可守。〖29〗得旨允行。

初十日（8月26日）

30 英军攻占厦门。

英军于七月初五日从广州湾启碇北犯，共有军舰十艘，载炮三百二十门，武装轮船四艘，载炮十六门，运输船二十二艘，陆军官兵二千五百余人。初九日，英舰闯进厦门

青屿口门。闽浙总督颜伯焘亲自督战，令向英舰开炮。

是日晨，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乘轮船侦察厦门设防情况，制定作战计划，并发出一份致福建水师提督之最后通牒，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颜伯焘不予理睬。下午一时许，英军左分队首先开炮轰击鼓浪屿，右分队则进攻厦门沿岸炮台。厦门驻军开炮还击。三时许，英军攻占鼓浪屿炮台。四时许，英军在厦门南普陀附近登陆。

颜伯焘于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受命闽浙总督，到任后即苦心经营厦门城防，请朝廷拨银三百万两，造战舰、买商船二十余只，募伍数千为新兵，招海滨勇士八千，铸大炮上千门，而以花岗石构筑之炮台尤为坚固，英军认为此种炮台“即使战舰放炮到世界的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30〗。但仅经过半日战斗，英军即攻破城防。颜伯焘连夜率文武官员撤出厦门，渡海退往同安。次日晨，英军进入厦门，未遇抵抗。英军在城中烧杀抢掠之后，仅留下三艘军舰、五百余人驻守鼓浪屿，主力则于七月二十日北上浙江。

31 是月，林则徐在京口（今镇江）与魏源相见。两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将《四洲志》资料全部交给魏源，嘱咐继续编撰。魏源遵嘱，后编成《海国图志》。

八月十二日（9月26日）

32 龚自珍卒。

龚自珍（1792—1841），原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

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进士，历官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诗文俱有名。其诗想象奇特，文辞瑰丽。其文议论风发，文笔恣横。其学驳杂，喜谈今文。魏源论其学曰："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古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掌故、世情民稳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按指佛学书），自云造深微云。"〔31〕著有《定庵文集》、《己亥杂诗》等。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下。至是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考异】龚自珍暴卒之原因，说法不一，颇流行者谓其与女诗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而遭太清夫家谋害。然孟森《丁香花公案》、王寿南《龚自珍先生年谱》为之辩驳，谓死因虽不可确知，但与顾太清无涉。

十五日（9月29日）

33 户部奏请各省鼓铸钱文，搭放兵饷，以便流通。据查，现停铸已有十一省，且停铸多年，恐钱法渐至废弛。有旨，令直隶、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各省，务照每年应铸卯额，迅速开铸。

十六日（9月30日）

34 英舰犯台湾鸡笼炮台。

英国一艘运输舰"纳尔不达"号驶抵台湾鸡笼（今基隆）海口外万人滩洋面，卯刻，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二炮，打坏兵房一间。清参将邱镇功、守备许长明、欧阳实发炮回击，一炮中其船桅，立折。"纳尔不达"号即随水退出，

适口外骤起潮头，撞礁船碎，船上人多落水。清守将即分带兵勇驾船出港，生擒黑人百有十四人，杀五人。有驾舢板逃亡者，千总陈大坤在野鼻头拦住一舢板，杀一名白人，俘获二十名黑人。同知曹谨在大武仑港外，杀二名白人、十七名黑人，擒九人。十七日，在草屿杀白人五名，并获其图册。〖32〗

十七日（10月1日）

35 英军攻占定海。

自厦门北犯之英军于八月十二日下午抵达舟山群岛洋面，此后三四日中，不断在定海附近进行侦察，并试探进攻。

定海自二月初四日从英军手中收回后，已加强防御。清廷令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守定海，率军五千六百余人，并修筑土城，设置八十位火炮，而县城亦有四十余位火炮。

是日拂晓，英军分两队发起进攻。第一纵队约有一千五百人，向晓峰岭进攻。王锡朋在此驻守，其见英军来攻，即督兵开放枪炮，多次击退英军之进攻。但英军愈来愈多，清兵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药，虽拼命死战，终于不支，晓峰岭陷落。〖33〗王锡朋及属下朱汇源、吕林环等战死。英军继续向竹山方面进攻，郑国鸿中炮牺牲。

英军第二纵队进攻东港浦，并仰轰关山炮台。葛云飞督兵回击。攻占竹山之英军一部，沿土城东进，与停泊东港浦之战船，及五奎山上之炮队，三面夹攻关山炮台。葛云飞率部二百余人与英军作殊死战，不幸殉难。此战清军

表现异常英勇，一个英国军官记述："他（按指葛云飞）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从轮船打来的炮弹。最后'弗莱吉森'号的一颗炮弹把他打倒，另一个人赶紧取其位而代之。"〔34〕

定海陷落。

二十六日（10月10日）

36 镇海与宁波失陷。

英军攻陷定海后，留下三艘运输船和四百名士兵驻守，而主力继续北犯。八月二十五日兵临镇海。

镇海乃宁波门户，位于杭州湾之南，大峡江（今称甬江）之出海口，为海防重镇，其西有招宝山，东有金鸡山，均设防。两江总督裕谦亲自在此驻守，有防兵三四千，火炮一百五十七位。

是日黎明，英舰"复仇"号载兵员四百余，在"巡洋"号掩护下，由大峡江南岸登陆，"弗莱吉森"号载兵员一千余，由小浃港登陆，两路夹击金鸡山炮台。清军仓促应战，总兵谢朝恩中炮落水，金鸡山陷落。

英军在进攻金鸡山同时，由"威里士厘"号等组成之主力舰队向招宝山发起攻击，先以炮火轰毁清军炮垒，随后在西北海塘登陆。清军稍事抵抗，即纷纷溃散。

交战之初，裕谦亲自在镇海城上督战，驻守招宝山下东岳宫之浙江提督余步云忽至城上谒见，以保全百姓为词，建议派人与英军议和。裕谦告以此不过苟且旦夕，况有伤国体。余步云去而复返，哀求道："我一人身死，分所宜

然，但家中妻子儿女三十余口，实属可怜，且吾女今日出阁！”裕谦答道：“儿女长情，英雄不免，但忠义事大，此志断不可夺！”〖35〗

中午，英军自东城缘梯攀墙攻入城中，城中兵民由西门退出。裕谦见事无可为，即望阙磕头，跳入泮池自尽，随即被家丁、亲兵救起，抢护出城，行至余姚，吞烟气绝。〖36〗

自裕谦投水后，军民失去指挥，纷纷惊惶逃避，拥挤道途，自相践踏，局面无可收拾。

余步云由镇海退至宁波，后被逮问处死。〖37〗

英军攻占镇海后，即溯大峡江而上，进军宁波。二十九日下午一时，海军司令巴加率军舰四艘，载兵员七百余，抵宁波城下。城中文武官员及士兵已溃散一空。次日英军登陆入城，如入无人之境。

九月初四日（10月18日）

37 扬威将军奕经奉旨出征。

道光帝接到杭州将军之奏报，得知定海、镇海相继失守，即命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办理军务。

奕经为皇侄，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红旗宗室总族长等职。曾于道光十年（1830）随长龄出征新疆，征讨张格尔，然而疏于兵事。

初六日，诏命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随奕经出征；命将琦善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二十二日，升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道光帝决心对“英逆”再申挞伐。

奕经等于九月十六日离京南下，带领侍卫等官及数百

京兵，沿途需索，十月二十日抵苏州。其闻英军凶猛，枪炮迅利，即以等待豫陕甘川之援兵为由，驻兵不前。在苏州数十旬，其僚属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无所不为。每日令吴县（属苏州府）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县令竟被逼勒吸血而死。〖38〗

初八日（10月22日）

38 命户部尚书祁寯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一月二十九日（1842年1月10日）

39 英军占领宁波后，即以之为根据向内地侵扰。十一月十五日，巴加和郭富率领三艘武装轮船和十余只沙板船，载军七百余人，溯流西上。十六日攻入余姚，劫掠谷仓。继而东犯，十九日进入城门洞开之慈溪，“把谷仓打开，毁坏一切公共建筑”〖39〗，然后返回宁波。

至是，英军又乘船舰沿大峡江南下，进掠奉化。奉化守军闻风先遁。英军入城后，将衙署仓库焚掠殆尽。次日退还宁波。

十二月初九日（1月19日）

40 令将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调山西巡抚杨国桢任闽浙总督。

十二日（1月22日）

41 钟人杰起义。

钟人杰，湖北崇阳县桥墩堡人。道光七年（1827）参

加科考，录为生员。因代人作申辩呈词，被革去功名。本年秋，征收漕米时，差吏盘剥，引起农民不满，聚众攻入崇阳城，打砸粮房，捣毁兵役营房。钟人杰参预其中。劣绅蔡绍勋出首诬告其谋反。其即与好友陈宝铭、汪敦族密商起事。

十二月初九日夜，钟人杰召集会议，决定起义。初十日，各路义军约三千人齐集钟人杰住地横截街。当晚，义军渡河至白霓桥，火烧蔡绍勋住宅，闻悉蔡已逃入县城，遂扑向县城。知县师长治令紧闭城门，不许义军入城。

是日，黎明时分，义军用炸药爆破西城墙，攻入城内，将知县斩首示众。众人公推钟人杰为元帅，陈宝铭、汪敦族为副帅，设大小头目，集众万余人。钟人杰在临时搭起之帅台上宣布进军计划："破通城，有银粮；破通山，有硝磺；破蒲圻，有战场；破了咸宁下武昌，到了武昌做国王。"〖40〗随即钟人杰建号"钟勤王"，分设知县、千总等职官，并派军攻打附近州县。

二十七日派汪敦族率众三千，攻打崇阳以南之通城县，城下，汪敦族任知县。次年正月初一日，派金恢先等率众一千余人攻打崇阳以东之通山县，不克。初九日派陈宝铭等率众四千余人，攻打崇阳以西之浦圻县城，亦不克。而清廷已速调军队围剿义军。湖广总督裕泰、湖北提督刘允孝、四川提督齐慎、湖南巡抚吴其浚等奉命层层防堵，附近省区则不断派军增援。二十日，刘允孝与参将清保、游击谢正国等会师白霓桥，经过激战，攻占义军根据地横截街。二十三日，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由一绅士诱带出

城，被官军和乡勇围捕，缚送至刘允孝大营，旋解往京师。四月二十八日，钟人杰等被处死。

42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千三百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一人〖41〗，存仓米谷三千二百零六万一千五百四十石。

43 李兆洛卒。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任安徽凤台县知县，后主讲江阴书院几二十年。治学归于致用，研究天文、舆地，皆极精微。学为朱墨二图以识历代舆地沿革。著有《养一斋文集》二十卷，辑有《皇朝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地理韵编》等。

44 琉球国中山王尚育遣陪臣子弟阮宣诏、郑学楷、向克秀、东国兴四人来中国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选派贡生教习，派博士、助教董率，国子监堂官不时稽查，一切按定制进行。次年，阮宣诏等学习期满，照例随贡使一同回国。琉球国派官生来中国入监学习，第一批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此次为第八批。〖42〗

〖1〗“香港”原并非指全岛，而系岛东南之一隅，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中英江宁条约》时香港始作全岛名称。香港名称之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来自香港村，即今之香港仔，村里有一条泉水流注入海，成为一小港口，泉水甘香可口，香江之港口即被称为香港。一说来自一种名“莞香”之香料，此种香料产自东莞县，莞香由东莞经九龙尖沙嘴，渡海运至香港之香港仔集中，再装船运销各省，此港口即被称作香港。（参见牟安世《鸦片战争》208页）

〖2〗《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522页《巴麦尊子爵致商务监督、海军皇家上校义律函》。

〖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310页。

〖4〗参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313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241页。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三，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广东巡抚怡良奏英人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上谕。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廷寄》二。

〖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上谕、《廷寄》。

〖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琦善奏义律缴还炮台船只并沥陈不堪作战情形折》及上谕。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88页。

〖11〗《夷氛闻记》卷二。

〖12〗《颐志斋文抄》卷一，丁晏《诰授振威将军广东全省水师提

督关忠节公传》。

〖13〗《夷氛闻记》卷二。

〖1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3册459—460页，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议以琦善入官地亩等生息银两添设兵额折》。

〖15〗阿·伊帕托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及战争后的中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3期。

〖16〗奕山从北京到广州，行动并不迟缓。同样行程，林则徐用六十二天，琦善用五十六天，林则徐和琦善都不带兵。

〖17〗《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306—307页。

〖18〗《巴麦尊致璞鼎查》，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746页。

〖19〗《历代宝案》卷一二，7242页，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琉球国王为护送浙江及朝鲜难民事致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咨文》。

〖20〗《鸦片战争档案史料》3册368页。

〖21〗《夷氛闻记》卷三。

〖2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319—320页。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九，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奕山等奏英船攻击省城并请权宜准其贸易折》。

〖2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奕山等又奏神祇显应请额供奉折》。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32—33页《广东军务记》。

〖26〗《夷氛闻记》卷三。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孟保等奏掣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情形折》，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见《清代以来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229—230页。

〖28〗西藏档案馆藏：《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敕文》，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吉日，见《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234页。

〖29〗《显志堂稿》卷七。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258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31〗《龚定庵文录序》。

〖32〗参见：《夷氛闻记》卷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八，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姚莹奏击沉英船擒斩英兵夺获炮位折》。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113页。

〖3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264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56页《中西纪事》。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56页《中西纪事》。

〖37〗关于余步云登城向裕谦建议议和之情节，最初系由裕谦之家丁余升向浙江巡抚刘韵珂禀报的，刘韵珂即奏报道光帝，但后来余升在受审时又含糊其词，称未亲闻余步云所言，仅得自兵民传闻。余升后来之供词，有串供嫌疑。余升之禀告和供词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4册201—202页。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154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277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40〗《钟人杰起义·汪敦族口述》，《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

〖41〗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九十八

万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42〗秦国经《清代国子监的琉球官学》，《历史档案》1993年1期。

清通鉴　卷一九九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公元1842年

正月初七日（2月16日）

1 闽浙总督杨国桢以病免，命广东巡抚怡良为闽浙总督，广东布政使梁宝常升任巡抚。

2 璞鼎查宣布香港、定海为自由贸易港。

初九日（2月18日）

3 黑水党袭击英军。

英军一艘运输船“衣那”号在宁波岸边搁浅，有三个当地人前往搭话，说服英军官及两名随从到前面儿所房子里去，行至不远，即遭到埋伏在附近之四五十人袭击，军官被打死，一名随从被俘，一名逃脱。〖1〗

此次袭击事件系黑水党所为。黑水党原被清官方称作“剧贼”，活动于宁波一带，以徐保〖2〗、张小火、钱大才为首领，“逾越墙屋，矫捷如飞”。定海失陷时，葛云飞

等殉难，徐保窃其尸回营，以此奉旨录用。徐保等选其党六十人，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英人。〖3〗

黑水党出奇计，使英军防不胜防。时人记载："洋人之据府城（按指宁波）也，夜必巡街巷，两洋人先后行，方磔格语笑，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若槁木，俄顷又失其头。偷儿（按指黑水党）或著夷衣冠，持竹杖，橐橐然曳鸟皮屐以来，洋人近与语，遽刺杀之。其生致之也，则以布自后扣其颈，使不得鸣，而绞布两端，负而趋至幽僻，钳口实诸橐，捆之以缒出城。或为夷人所见，则负以趋曲巷，追者迷失道，又惧其害己也，废然而返。洋人巡视城上，亦往来通夕。群盗（按指黑水党）数十名，以长藤为环，暗默候城外，闻城上巡者过，为怪声惊之，洋人偶一倚堞俯视，遽以藤环钩其头而坠，既坠塞口中以物，而反缚之，而候之如初。城上洋人谓坠者误失足，且闻其颠蹶，皆伸头下视，思援之，又尽为偷所钩致，乃始哗然拥所获大笑以去，疾如风。凡城内外之以窃洋人头者，其党日益盛，所获日益众，其奇策秘术，人莫得而详也。"〖4〗

二十九日（3月10日）

4奕经袭剿宁波、镇海。

奕经在苏州驻扎期间，浙江巡抚刘韵珂多次往晤，催其赴浙。上年岁末，川陕援军四千余人陆续抵达苏浙，奕经即移师浙江嘉兴。某夜，奕经与文蔚同作一梦，梦见英军悉弃陆登船，联帆出海，宁波、镇海、定海三城"已绝夷迹"，二人大喜，以为吉兆，遂决定同时收复三城。本

年正月初一日奕经赴杭州，命特依顺留守杭州，文蔚出渡曹江，驻慈溪。十六日奕经抵绍兴，以泗州知州张应云为前营总理，驻扎曹娥江，调遣各路兵勇。按计划，奕经等分遣投效者潜入宁波、镇海、定海三城侦探，又招募壮勇，令陆续分伏定海、镇海各城内外，三五成群，暗地联络，策应攻剿。布置大体妥当，即定于是日四更向宁波、镇海发起攻击。〖5〗

清军之作战计划早为英人侦知。原来，慈溪人陆心兰为英军收买，作间谍，而得奕经信任，给五品顶戴。陆将清军计划报送英军，却欺骗奕经，言宁波、镇海二城守备虚弱，潜师袭之可得。奕经信而不疑。

当晚，清军主力从余姚东南之大隐山出发，约三千六百人，攻击宁波西门和南门。攻西门者有三队，金川副将阿木穰率屯兵四百人为头敌，游击梁有才、守备王国英等率四川提标五百人为前锋策应，提督段永福率贵州提标八百人，为总翼长。攻南门者三队，游击黄泰、守备魏启明等率甘肃提标五百人为头敌，总兵李廷扬率江西水师六百人为前锋策应，提督余步云率湖北抚标八百人为总翼长。

阿木穰一支率先攻入月城，不幸中英军埋伏，阿木穰等一百余人战死。守备王国英亦攻入月城，受伤被俘，不屈而死。黄泰闻西门炮响，即率队攻入南门，与英军激战二时许，因无后援，被迫退出，适与登陆之英军相遇，黄泰、魏启明等阵亡。收复宁波一战失败，清军伤亡五六百人。

收复镇海之战由文蔚部署，计兵分两路。一路攻镇海城，分三队，游击刘天保等率河南乡勇五百人为头敌，参

将凌长星率陕西提标五百人为前锋策应，副将朱贵率固原提标五百人为翼长。一路攻招宝山威远城，分二队，金川瓦寺土守备哈克里率屯兵三百人为头敌，都司聂廷楷率山东、河南北勇六百人为前锋策应。两路总计二千四百兵勇。

是夜，游击刘天保率先进攻镇海，市及城下，英军按队而出，枪炮齐发。而清军无一人携带鸟枪，惟以长矛接战，势遂不支，退至十里亭。遇前锋策应凌长星，合兵复进，但不敌英军炮火猛烈，刘天保右臂中弹，晕坠马下，旗鼓既失，队伍遂乱。英军复以火箭来射，清军益不支。时总翼长朱贵因取道慈溪，昏夜不辨路径，误入凤浦嶴，翌日中午，始至骆驼桥，而前军业已败归。

金川土守备哈克里攻夺招宝山炮台，英军用大炮俯击，而火性炎上，不能命中。屯兵登山最矫疾，攀援而上，抢入威远城，英军将遁。适一英船自金鸡山剪江而至，用炮仰攻，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遇前锋策应聂廷楷，相与布阵，将复鏖战。时英兵数不及三百，见清军兵众，不敢冲突，相持久之。乡勇头目谢宝树奋勇先进，不幸中炮，仆入深涧中，余众见而欲遁。时刘天保、凌长星已自镇海城下败去，聂廷楷恐腹背受敌，遂亦弃营退归骆驼桥。〖6〗

次日，清军从骆驼桥退往慈溪。时参赞大臣文蔚帅率兵屯于城东北二十里之长溪岭，副将朱贵扎营在慈郭门（西门）外西北一里半之大宝山，余步云、李廷扬等屯兵大宝山旁之西苑岭，成犄角之势。

三十日（3月11日）

5英船犯台湾。英国双桅船“阿纳”号自舟山起碇南下，

是日晨驶至台湾大安港洋面（今大甲溪北大甲街附近之洋面）。船长颠林系奉璞鼎查之命前往窥测台湾，其“挟粤奸黄舟等七人，持（台湾）奸目刘相、苏旺书至，将招台内逃匪张从等，勾结为夷内应，觅机便入口”。同知曹谨等在港口迤北土地公港设伏。巡检高春如等雇用渔舟驶近英船，使粤人周梓以粤语向英船问答，英人许以重利，令其指引海口。周梓即诱使从土地公港进，旋为暗礁拦搁，船倾入水。伏勇齐起，摇荡水势，英船不能开驶。副将关桂、游击安定邦督令发炮，至十时许，英船破裂，船上人纷纷落水，或跳上舢板逃窜，复有数十人持短械，跳上渔舟，欲夺以逃命。兵勇合力围击，“斩首无数，生擒白、红、黑夷四十九人，夺获炮械图书，并将通夷汉奸一同拿获”。〖7〗

二月初四日（3月15日）

6 英军攻陷大宝山。

英陆军总司令郭富和海军总司令巴加率陆海军一千二百余人，乘“皇后”号、“复仇神”号、“弗莱吉森”号三艘武装轮船及两艘武装小火轮，自宁波溯流而上。午前，英军登陆，中午占领慈溪县城，随即分两队夹攻大宝山。

驻扎于大宝山之朱贵亲执大旗，挥部迎击，一时枪炮并发。清军“无不以一当百，自辰至申，饥不得食，渴不得饮，誓死格斗”〖8〗。朱贵右臂中炮，又以左手掣红旗，指挥部下短兵接战，及咽喉为火箭击中，坠马牺牲。其子昭南、韪南，复取其旗，指挥众军，继续战斗，直到中炮仆倒。朱贵以下阵亡四百三十六人。〖9〗

在英军进攻大宝山时，文蔚正在长溪寺军营中，束手无策，“盘旋一室中，口唤奈何者两时许”。至黄昏时，忽然寺后失火，其以为英军已至，竟不通知部下，仅携左右数人，徒跣下山而逸。众既失主将，合营大哄，互相惊窜，黑暗中呼救之声满山谷，及天明始知自为扰乱，英军并未来犯。然而将已奔，众亦遂奔矣。〖10〗

初五日夜，文蔚逃至绍兴关东大营，向奕经报告战败经过，奕经当即下令退兵，渡钱塘江遁回杭州，以文蔚留守绍兴。

初七日（3月18日）

7 命河东差委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初八日（3月19日）

8 王鼎于上年七月受命赴河南祥符督办河工，亲临现场，监督夫役，日夜施工，历时六月余，费帑金六百万，至是两坝同时进占，金门断流，大溜东趋。

初十日（3月21日）

9 江苏巡抚刘韵珂以战事不可为，上《大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略言：

目前之局面，深属可危，臣焦虑私衷，难以枚举，谨为我皇上胪陈其概：

查此次调集之各省兵勇，两遭挫衄，锐气全消，即防守他处未经接仗之兵，亦皆闻败中馁，若复欲鼓而用之，其势必难再振。臣所焦虑者一也。

现在各兵既难深恃，似宜另调，然西北省距浙窵远，非四五月之后不能到齐。该逆骄纵已极，未必如前此之伏而不动，事等燃眉，岂能远待于四五月之后？况各省额兵类皆强弱参半，即如浙省初次所调之寿春兵，极为精勇，及第二次复行调派，其膂力材技，与初次迥不相同，他省情形谅亦如是，是即续行添调，亦恐无济于用。臣所焦虑者二也。

该逆夷火器之精，不独大炮一项，其火箭火弹，亦无不猛烈异常，无可抵御。我兵以血肉之躯，安能抵此毒焰？临阵之际，该逆先在远处施放火器，我兵但有数十百人被其所伤，则余众自然瓦解，虽有技勇，亦无所施。臣所焦虑者三也。

论者本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反为熟悉。其阴谋诡计，复在在出我所备之外，使我万难防闲。臣所焦虑者四也。

水战尤为该逆之所习，我欲制其死命，必当筹海洋制胜之策，若仅攻之于陆路，无论现在师徒挠败，未能取胜，即使日后幸获胜仗，而该逆登舟遁去，我既无精练之水师，又无坚大之战舰，只能望洋而叹，逆焰未息，后患无穷。臣所焦虑者五也。

该逆前此在定海，半载有余，兹在宁波等处，又经数月，以小信小惠，要结人心。在大家巨室，自不致为所诱，至无赖之徒，则皆被该逆勾充汉奸，乐为尽力。即有不甘从逆之人，亦因该逆并未凌虐，彼此相安，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已鲜同仇敌忾之心。况此次将军等往彼攻剿，

先在宁波、慈溪一带屯扎兵勇，现被该逆侦知，将曾经住歇之房屋，悉用炮火击毁。各民人因急公好义，横罹摧残，此后人皆畏祸，孰肯用命？迟之又久，恐为该逆之耳目者，将不独在汉奸。臣所虑者六也。

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惟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为不易，恐该逆所到之处，无复完城，而乍浦为江、浙咽喉，省城为根本重地，尤为紧要。现在乍浦虽驻有兵勇六千余名，然本省之兵与闽省之勇，本不足恃，陕、甘等处兵勇，为数又属无多，设被该逆豕突，恐难堵御。至省城距尖山一百余里，道路绵长，兵勇之数，转不如乍浦之众。议者以尖山口内，水浅沙淤，恃以无恐。不知该逆之杉板船到处可达，原不论水势之深浅。况月下春潮日长，水渐充盈，不特杉板船可进，恐火轮船亦可驶入。此际人情震动，士气不扬，虽经臣督率文武，竭力镇抚，而风鹤皆惊，迥非复从前之安帖。倘有逆船数只，突然内窜，必致全城鼎沸，不战自溃。且臣闻近来无业游民，希图抢掠，竟有以该逆之内犯为可喜者，绍兴、嘉兴等府，比比皆然，即省中亦不免。人心如此，又何望共谋保卫？臣所焦虑者七也。

浙省上年秋成，固属歉薄，然未经成灾之处，仍属有收。乃有漕各属，收纳漕粮业已数月，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实为从来所未有。皆由逆氛不靖，花户人等，半已流离，半怀观望，遂致输纳不前，追呼罔应。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体察情形，实难免于贻误，而地丁南米之不能催纳，更可类推。且乍浦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臣所焦虑者八也。

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属各县，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虽由十一月间，猝被雪灾而起，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故遂藐法逞凶。经臣分委文武，多方弹压，威惠兼施，甫就解散，然首要各犯，尚未尽弋获。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春花多未布种，现在未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维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臣所焦虑者九也。

自该逆犯顺以来，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而逆势转益骄横，不惟浙省之防剿皆难，即他省亦在在吃重，该逆屡有至天津、上海滋扰之谣，难保其不果行窜突。在各将军督抚，思患豫防，自已尽臻严密，然以浙省之前后覆辙推之，臣不敢谓他省竟尔无虞，设令再有失事，实属大亏国体。且就令该逆不复他扰，而浙省一日不能罢兵，他省即一日不能弛备，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臣所焦虑者十也。

凡此十端，皆属必然之患，亦皆属莫解之忧，若不早为筹画，则国家之事，岂容屡误？臣病躯掐拄，心急如焚，寝食俱废，辗转思维，并无良策。将军现赴海宁州查勘海口情形，参赞大臣文蔚留驻绍兴府城，调度前路防守事宜，究竟此后应作何筹办，将军等似亦尚无定见。臣渥被生成，若不将实在情形直陈于圣主之前，设日后省垣不守，臣虽碎骨粉身，亦属罪人。伏乞皇上俯念浙省事在危急，独操乾断，敕令将军等随机应变，妥协办理。俾浙省危而复安，即天下亦胥受其福，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11〗

道光帝览奏后，更倾向对英妥协，旋即降旨，命广州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驰赴浙江防守省城，命遣戍军台已革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并赏七品顶戴。

三月初二日（4月12日）

10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定防范闽广商船夹带奸匪章程：嗣后福州、厦门、潮州之洋船出口，该省地方官择令天津有字号之商人，出具并无夹带奸匪切结。到津之时，复责令原字号商人，先行确查，如有来历不明之人，即行呈报，仍令出结。以后如有发觉，两处商人一体治罪。其广州诏安之洋船出口，该地方官责令保船税行出结。倘该船有夹带奸匪情事，即将出结之税行治罪。至洋船未经装载之先，雇定水手，每名发给腰牌，粘贴印花，以凭到京查验，如有奸匪混匿，将粘单盖印之员参处。其有客民临时搭载来津贸易，亦应遵例赴厅州县衙门，请给印照。天津镇道督率文武弁员，逐加查验。如有姓名年貌与印照不符者，即行严讯究办。

初四日（4月14日）

11 郑鼎臣攻击定海港之英舰。

先是奕经决定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定海，定海一路由海州知州王用宾办理，以在定海殉难之处州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为先锋，计划在乍浦雇渔船潜渡岱山岛，以图定海。王用宾先调北方兵勇，而北方兵勇不习水战，又召募江苏水勇，而江苏水勇“熟于苏洋，而不熟于浙洋”，

因之行动迟缓。英军侦知岱山清军动向，即于正月二十六日派“复仇神”号驶往岱山。次日晨，六十余名英军登陆，攻击水勇，水勇死伤五十余人。收复定海之计划受挫。而奕经逃遁杭州后，又下令尽撤战火诸船，不许进攻英军。然郑鼎臣以父仇未报，不肯听命，仍在岱山、大嵩山一带活动，伺机进攻。是日，其令水勇乘火船，由梅山港出发，乘夜冲入定海道头港，围攻三只英船；并亲自督火筏，进攻正在修理之“复仇神”号。英军仓促应战，被烧毁几只舢板。事后，奕经以海港焚攻英船事上奏，道光帝令赏复其双眼翎，文蔚复一品顶戴。〖12〗

初九日（5月18日）

12乍浦陷落。

英军在占领宁波后，即休整过冬，并等待援军。英国政府与璞鼎查已制订继续作战计划，即溯长江而上，攻占镇江。

第一批从英国和印度开来之援军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冬月抵达浙东，后不断增加。总计英军在长江流域作战投入之陆海军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加上辅助人员约二万人，有军舰二十五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医院船、测量船等九艘，运输船舰约六十艘。〖13〗四月初四日英舰离开甬江口外之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进犯。初八日，英军舰七艘、汽船四只、运输船及舢板十只驶抵乍浦海域。

乍浦位于浙江钱塘江口，为江浙两省之海防重镇，设副都统，归杭州将军统领。因浙东战事吃紧，已增建炮台，

并增调陕甘兵，兵力总计约八千人，其中驻防旗兵一千七百人。

至是，英军向乍浦发起进攻。英舰“皋华丽”号、“布郎底”号等从正面攻击，掩护三支纵队从两侧登陆，共二千二百余人。英军在天尊庙遇到清军顽强抵抗。天尊庙位于乍浦城东南三里远之观音山湾。佐领隆福率八旗官兵二百余人驻守，四次击退英军。一名参战之英军记录下战斗经过：“在这里有三百个满兵看见退路已经被第二十六团切断，投进一条隘径上的一所钻有枪眼的庙，以最毅然决然的勇气自卫了相当之久。炮兵加以驱逐，然而无效。以寥寥几个人而阻止了全军，是不能忍受的。我军几次冲撞，想撞开门进去，混在他们中间，然而无效。第十八团的勇敢的汤林森陆军上校在某次率领冲撞时颈部被弹射穿，还有几位别的军官士兵在此阵亡。最后，用火箭来射击这个地方，用火药袋将它毁坏，由皮尔斯陆军上尉监管该地，又俘获了约五十名守兵，但是他们几乎全是受了伤的。”〖14〗鏖战三小时，佐领隆福、同知韦逢甲及大部分守军战死或自缢。英军亦遭重创，死九人，伤五十五人。

英军攻入乍浦后，大肆杀掠报复，英军承认他们“亲自埋葬了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15〗。英陆军总司令郭富在看到堆积之尸体后，亦表示“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战争”〖16〗。

十八日（5月27日）

13 驻藏大臣孟保等奏报看视十一辈达赖之呼毕勒罕坐床经过：本年四月十三日，臣等会同章嘉呼图克图等先赴日甲山寺迎接达赖呼毕勒罕下山，在藏迤东支搭黄布城，

在彼住宿，臣等谨按照前辈达赖之例，出派绿营弁兵，安设营盘，随侍两宿。于十五日，臣等迎达赖之呼毕勒罕于布达拉山寺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恭叩行礼。十六日，臣等谨将颁赐达赖呼毕勒罕金册、敕谕并赏赐貂褂等件及银一万两，用黄亭赍至布达拉山寺大都纲殿内供放，随将坐褥靠背安设床上，俟达赖呼毕勒罕至大都纲殿时，臣等及章嘉呼图克图司员谨将金册、敕谕宣读，达赖呼毕勒罕向东跪听。读毕祗领赏赐物件，向阙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随将御赐衣帽均与呼毕勒罕穿毕，扶持坐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率僧众讽诵吉祥经咒。各呼图克图喇嘛等均行礼毕，大设筵席。坐床礼成。〖17〗

五月初一日（6月9日）

14 王鼎尸谏。

东河工竣，祥符大工合龙，总办河务之军机大臣王鼎回京，向道光帝力荐林则徐，而道光帝不允。时奕经在浙江战败，清廷“议抚”之论又起，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亦主抚，王鼎常与论争，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彰阿笑而避之。或两人同时召见，王鼎复于道光帝前盛气诘责之，斥为秦桧、严嵩，穆彰阿默然不与辩。道光帝笑视王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道光帝怒拂衣而起，王鼎牵裾，终不获伸其说。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是夕自缢。〖18〗

初四日（6月12日）

15 送交英军战俘。在英军攻陷乍浦之后，钦差大臣、

署杭州将军耆英和江苏巡抚刘韵珂联衔会奏，以为事无可为，略言：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而羁縻又无从措手。臣刘韵珂愤恨之余，哭不成声，讫无良策；臣等亦皆束手，惟有相向而泣。惟羁縻之策，行之于该逆伏处宁波之时，较易为力。兹逆势已张，诚恐难冀驯服，亦必要挟多端，难以理论。〖19〗

此时耆英、刘韵珂等非但不敢再战，连求和亦不知从何下手，一切仰仗七品衔之伊里布，以其一贯主和，且有与英人交涉之经验。四月十一日，伊里布致书英陆军司令郭富，称：两国交兵一年之久，杀伤兵民无数，实属上干天和，自以及早息事为贵，免兴天怒，致有天罚。何况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至于劳师糜饷，均所不愿也。此本前任阁督部堂之所深望，亦知为贵帅之所深期，何不按兵不动，徐商通关之事，岂不两国俱安，共免佳兵之不祥，而同享贩货之收利？〖20〗郭富立即答复，一面称赞伊里布曾厚待英俘，一面声明议和之事须咨会“本国钦差大臣”璞鼎查查办，并告知“本国大臣，最愿除战祸，而遵照所奉上谕，令两国彼此享泰平之福，倘若贵国按照叠次致之文书内条款，一切允准，则和平即结无难”。〖21〗耆英等接到复信，以为议和有望，遂决定送还英俘，希图换得“以慈报慈”。至是，将在舟山俘获之十六名英俘送往英军占领之镇海招宝山。耆英等虑及英军释放战俘时每人发放三银元，决定给英俘每名印度兵十五元，英兵三十元。英方接收战俘后，“益深佩服老中堂（按指伊里布）之为人”〖22〗。然并未“以慈报慈”，仍按计划加紧军事

进攻。

初八日（6月16日）

16吴淞陷落。

英军于四月十八日从乍浦出发，五月初五日抵吴淞口。总计有舰船二十八艘，载军二千人。

吴淞位于黄浦江口，带江控海，南为上海门户，西为苏常藩篱，乃东南第一险要。江南提督陈化成督军在此驻防。

陈化成，字莲峰，福建同安人。嘉庆二年（1797）由行伍拔补额外外委，后不断升迁。道光十年（1830）擢升福建水师提督。二十年（1840）调任江南提督。其目睹英军恣意北犯，即加紧在吴淞布防。从吴淞镇至宝山沿江西岸筑有炮台，置炮一百三十四门，称西炮台。镇南筑有新月形炮台，置炮十门。镇东炮台置炮二十门。陈化成与参将周世荣率军千余人驻守西炮台。川沙参将崔吉瑞与游击董永清率军千余人驻守东炮台。两江总督牛鉴坐镇宝山县，有防兵二千余人。

是日晨，英军发起进攻。英舰向东西炮台开火，掩护登陆部队在吴淞镇登陆。陈化成在西炮台督战。双方进行炮战。英方记载交战之情形：

中国军队始终打得很凶猛，我方战舰在指定地点停妥后始行回击。双方连续炮战达两个半小时。我方军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我军旗舰（按即“皋华丽”号）被击中多次，后樯被击中三炮。“布郎底”号被击中十四次，希威特海军中尉在甲板上被

一颗炮弹击中而阵亡。“西索斯梯斯”号被击中十一次，其他舰只也都被击中多次。〖23〗

牛鉴在宝山初闻炮声，以为告捷，即出署，乘官轿，设仪仗，至南门观战。仪仗目标显著，被英军发现，发炮轰击。牛鉴惊慌失措，弃轿而逃，随行之八百藤牌军即溃散，吴淞守军亦动摇。

至中午，仅陈化成及八十余亲兵死守西炮台。陈中炮负伤，血涔涔下沾袍襟，犹左手秉旗督战，厉声叱咤，未几，声渐微，曰“尔毋畏，尔施枪炮”，旋卒〖24〗。同时殉难之将弁有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把总龚龄垣等。

时宝山知县周恭寿领兵二千守城。其号为知兵，战前曾向牛鉴建议，以台城两逼汪洋，惟口内东沟、江湾并号险隘，可扼以固守，弃海口，但设伏口内，诱敌至击之。而牛鉴不用。至时，其见吴淞失利，力既孤，惧被围，亦与塘兵及东炮台兵一时并溃。〖25〗英军进入宝山城，几乎未遇抵抗。

十一日（6月19日）

17 英军进攻上海。此前，上海地方官自苏松太道以下及富商大贾已相继逃离。英军入城时未遇抵抗。英方记载其经过：“当我军进抵上海北门口时，那边显然没有准备进行什么抵抗，我们看到城门口仅有的两门大炮，对于我们似乎也不足为害。实际上，城门口已经找不到一个中国兵，我军派出两三名士兵，设法爬过城墙，把城门打开，其余的士兵也就由此进了城。我们这时才知道，中国地方当局于前一天晚上，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26〗在上海，

英军掠获大炮一百七十一门，火药九吨；得赎城金三十万银元。

六月初八日（7月15日）

18清廷试探与英军议和。

早在五月初七日，道光帝赏伊里布四品卿衔、署乍浦副都统时，已有令其与英方接触、议和之意。十二日，伊里布赴乍浦接任，行前向奕经辞行，奕经嘱其接印后立即回省，谓刘韵珂告病，“抚篆非七叔（按伊里布）署理不可”。奕经且密告：“上意赏衔署职，天心大有转机，并有密旨，命我与七叔相机办理，不必强攻。”〖27〗伊里布深有领会，当英军舰船抵吴淞时，即以“前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部堂伊”之名义向其发出“戢兵”照会，称：乃今两国议和之际，又有全帮船只，忽向上海海口放炮寻衅，是一面讲和，书函往复，一面又往他处生怨结仇，信尚何在？义尚何在？深为本部堂所不取也。两国交兵三年之久，杀害兵民不计其数，惨伤何极，言之已为痛心！贵国素以通商为重，交战为非，尚望戢兵之殃，开市之利，如此则贵国之人均得归国乐业，我国之人各得归家谋生，共享升平之福，岂不胜于连年交战，积尸满地之为愈哉？〖28〗英方接到照会，已在攻陷吴淞、上海之后，由海军司令巴加与陆军司令郭富复照，祝贺伊里布荣任乍浦副都统之职，并告知议和条件：“迨及大清皇帝或大清国家钦派大臣讲和，俾得议和，致两国彼此守体面，又大清全准前后所照会御政之义，讨各条款矣。况且本统领等虽敬贵阁部堂遵位普义，尚不知贵阁部堂奉命按照大英国家所著之条款办

行也。”故“本统领等不能顷间罢水陆官兵”。〖29〗十九日，璞鼎查自香港抵吴淞，照会耆英、伊里布，称议和事须蒙大清皇上特派大臣钦赐全权妥议，在此之前，英方断不能“戢兵”。〖30〗

耆英与伊里布将与英方往来照会呈递朝廷，道光帝见璞鼎查无意“就抚”，即令“剿办”，谕曰：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与牛鉴、程矞采（按新任江苏巡抚）专意剿办，无稍游移。〖31〗然牛鉴仍主议和，于六月初七日奏言：英人情形日肆鸱张，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请仿照乾隆年间征缅罢兵，仍许朝贡事，准予通商。道光帝立予严斥，谕曰：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缅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倘将士有所窥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同时令伊里布回任乍浦、广州将军耆英留江苏会同牛鉴等商办防剿事宜。

至是，耆英呈上一份英人在宝山县城外张贴之告示，文为：

大英国大元帅吴夏密谕尔吴淞口居民知悉。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致经五载。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只因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因我主发员叩阙杀尽奸徒，非干尔等百姓，毋得惊慌乱窜，仍可安居耕种勿惧。倘我黑鬼私行横掠，尔众民便可杀之，无以为罪。十日内本帅整顿三军，再叩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百姓其勿扰。特示。〖32〗

告示中用“大元帅”、“黑鬼”等词，此为中方习用语，而非英方用语，可知其为伪造。然道光帝不辨真伪，

见有“求和”二字，以为可以羁縻，且惧英军“再叩北阙”，故速降旨：该逆夷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外，别无妄求，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著耆英即作为己意，谕以大皇帝恩威并用，大度包容，未有因误伤人命不许尔国通商之意。今汝既有悔罪之意，如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我必奏明大皇帝降旨允和，同享太平之福。著耆英得有复信，即著据实密奏，断不准走漏消息，致懈军心，倘该逆夷执迷不悟，妄肆要求，出于情理之外，朕亦惟有一面防堵，一面攻剿而已。

十四日（7月21日）

19 镇江失陷。

英军于五月十五日从上海撤退，集结于吴淞。同时璞鼎查自香港率新增援军亦到达。总计舰船七十三艘，分为一个先行舰队、五个纵队；陆军六千九百零七人，分成四个旅。二十八日自吴淞启航，留下战舰“北极星”号与“阿吉林”号封锁长江口。六月初五日，舰队至江阴鹅鼻嘴。初七日至圌山。初九日，“威克逊”号与“麦都逊”号两轮驶过镇江城，到达上游大运河入口处，进行侦察。初十日，英舰队驶抵镇江江面。自焦山西属之金山，帆樯如蛛网，高若峻塔，烟气腾霄。〖33〗十三日，英舰泊于运河入口处。

是日拂晓，英军发起攻击。

镇江亦称京口，处南北交通要冲。道光帝曾谕示：京口系各路会总要道，英人船只所必经，若将京口设法守住，自不至分窜各处，并直犯省城。在吴淞失陷后，道光帝即

从四川、湖北调兵增援镇江。然耆英、牛鉴、伊里布等一心求和，江南防务已处瘫痪状态，镇江城中人心惶惶，大小官吏逃避一空，仅副都统海龄誓死坚守。

海龄，满洲镶白旗人，郭洛罗氏。嘉庆十五年（1810年）由骁骑校升张家口协中营守备，后屡有升迁，道光二十年（1840）调任京口副都统。其虽有拒敌之志，却无制敌之策。当英军驶抵镇江江面时，其下令紧闭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以防“汉奸”；又令捉拿陌生人与形迹可疑者，致使平民百姓惊慌不已。闭城六日，“城内断粮大乱，旗兵抢夺百姓，至十四日，城内百姓登城，反喊夷人救命”〖34〗。

在四川提督齐慎与署江南提督刘允孝等率军近三千人赶到镇江后，海龄亦不许其进城，令驻扎城外。而城内仅有旗兵一千六百人。

英军分两路登陆，一路攻西门，一路攻北门，均遇城内守军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寻攻北门之英军在一“土棍”引导下，从城外掘开鲁肃墓，沿一条旧隧道进入城中〖35〗，遂破北门。继之转攻西门，将内城门攻破，适城外英军攻破外城门，蜂拥而入。守城清军节节抵抗，战斗异常惨烈。一名英军记载：

许多参加这次战役而亲眼见到满军坚决作战的人，都能够讲出一些故事。很多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满军士兵在被我军刺刀刺伤以前，居然能够把我方士兵摔下城墙去。

在第三旅沿着城墙脚下集合的时候，一队满兵突然向其打来激烈的炮火，因此，我方两名军官阵亡、两名军官

受伤，还有几名士兵被打倒在地上。

当我军行经旗营内一条狭窄街道（在一个小城门后面）时，一队满兵忽然从街的对面向我军打来几枪，而且看来他们要在那里进行极坚决的抵抗。

就在有组织的抵抗停止许久以后，我方几位军官还得用大刀来防卫他们的生命。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十四团某军官，曾和三名满兵进行一次短兵相接的肉搏。

镇江府是满军认为一个坚强的据点，他们难以忍受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亵渎他们的家园，来践踏他们的土地，因而每一家房子里，都有它的殉难者。〖36〗

英军侵华以来，镇江一战伤亡最重，有三十九人毙命，一百三十人受伤，三人失踪。清军伤亡亦惨重，阵亡二百三十九人，伤二百六十四人，失踪六十八人。〖37〗海龄于城陷后，投火自焚。

【考异】海龄之死，有不同记载。贝青乔《咄咄吟》记："被乱兵缚投诸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217页）佚名《镇城竹枝词》记："都统何尝尽难臣，传闻已做出家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711页）陈庆年《横山乡人稿·道光英舰破镇江记》引《出围城记》云："副都统闻北城破，乘篮车至南城，知府祥随至，请开门放难民，副都统畏人指摘，意欲独窜，仍不允，反以鸟枪击众，众惊散。知府愤然策回。副都统既出，家属避居金坛，遣家丁至丹阳，为报白尽。"引《京口偾城录》云："破城后，郡民纷传都统遁去，营中逃弁则云自焚，然无实据。"引《圣武记》云："英先焚满营，海龄为乱兵所杀。"引

《英人强卖鸦片记》云：海龄见北门火焰飞扬，引军返，过己馆，妻曰："君但督士卒，至死勿弃城。"因掖小儿走于北门，跃入猛火中以自死。海龄见之大怒，欲报妻子之仇。因见北门火势未灭，亦投其中，就妻子死所而死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701页）

夏燮《中西纪事·海疆殉难记下》为海龄辩诬：当日西兵攻城，城中仅驻防一军，都统闭城登陴而守，民不得出，遂有怨言。周顼见满城文武，惟副都统一人殉难，惧干重谴，乃讦以误杀良民，被民残害等情，时又有言都统开城逸去，不知下落者。及奉旨查办，乃得其尸及一妻一孙于灰烬中。又取据驻防合营绅士切结奏闻，方知副都统固全家殉难者。以夏说近情理。道光帝当年在调查海龄下落一案之奏报上朱批为"大节无亏"。

20 仪征盐商颜崇礼在仪征河口庙交呈英军五十万银元，英军答允不进入扬州和仪征等地。

21 以英人船坚炮利，内地师船不能相敌，道光帝谕令造巨船：朕屡降谕旨，饬令将军督抚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两载以来，迄无成效。推原其故，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而其去不能追，故一切夹攻埋伏抄前袭后之法，皆不能用，以致沿海州县，屡经失挫，七省防边，劳师糜饷。言之愤恨。因思逆夷所恃者，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若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各能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度其力量，堪与逆船海洋接仗，上之足歼丑类，次亦不失为尾追牵制之计。设有如定海、镇海、厦门之事，我陆兵战于前，水师战于后，该逆夷将无所逃命。著福建、浙江、

广东各督抚，各就本省情形，详加筹画，密为办理。

十五日（7月22日）

22 新疆东路巴里坤宜禾县地方猝遭地震，受灾甚重。报闻，著都统惠吉即饬镇迪道速往抚恤。

十九日（7月26日）

23 谕令与英人议和。

江宁将军德珠布进呈常镇道周顼禀帖，报告镇江、扬州、江宁告急，并转述璞鼎查在吴淞发布之一份告示，内中有英方“伸冤之三端”：一则还烟价，还战费；二则内外臣工用平行礼；三则量割海滨地，作贸易之所。〖38〗道光帝阅后，即令耆英、伊里布与英军再商戢兵，并就英方“伸冤三事”作指示：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39〗

至是又谕：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朕不为遥制。〖40〗

次日，接到耆英、牛鉴等人奏报，镇江陷落。牛鉴奏言：“危迫实不可言，伏乞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41〗得旨：著耆英、伊呈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不可稍涉游移。〖42〗

耆英在无锡于二十五日接奉此旨，即密寄在苏州之伊里布，请速往无锡商办，伊里布遂前往。二十九日，伊里

布之亲信张喜亦抵无锡。张喜，天津人，为伊里布家奴。道光二十年（1840）夏曾随伊里布办理洋务，常与英军交涉，深得伊里布信赖，后遭裕谦弹劾，获罪还乡。伊里布再度起用，任乍浦副都统，立即招其南下办理“议抚”事宜，并告以“将此事我与你到底办完，才了两人心愿，且好剖白前冤，真是难遇之机，何可失之？”张喜方抵无锡，立即拜见伊里布和耆英，耆英道：“好难请！好容易才聘请来了！你辜负我，教我对不住皇上。”张喜道：“实系因病，非敢辜负将军。”耆英道：“我亦知道你系患病，中堂（按指伊里布）原要夹片奏明，我说不必，教皇上看着非你不可吗？以先原是我错，我只说浑大胆罢咧，大胆的人那里莫有呢？如今竟是非你不可，你既来了，必得拿个主意怎样办法。”〖43〗张喜果然不负伊里布、耆英所望，后在与英方谈判中确实尽力。

七月初七日（8月12日）

24 中英会谈。

英军攻陷镇江后，稍事休整，于二十六日留二千人驻守，而主力沿江向江宁（今南京）进犯。二十八日，英舰抵达江宁江面。

江宁为两江总督驻地，面临长江，背负钟山，号为“虎踞龙蟠”，形势险要。然在兵临城下之际，竟无战备。时有兵力约四千五百人，且多为外省调来，其中提督刘允孝、总兵王志元等俱系遇敌即溃之败将。面江宁将军已年逾八旬，风烛余光耳。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黄恩彤与之商办御敌之策，其默无一语，但云：“人死只污一片土，何惧

哉？”〖44〗

伊里布于七月初三日抵南京，寓居督署西花厅内，即派张喜赴英舰投书，探听议和条件。张喜乘船出大江，至璞鼎查舰上投递照会，曰：六月二十七日接到来文，以本大臣无全权字样，碍难公议通商之事。查本朝向无全权大臣官名，凡有钦差大臣字样，即与贵国全权二字相同。至通商一事，钦奉大皇帝简派本大臣都统前来会议，是以叠次声明在案。今若实心愿通旧好，即按兵不动，拣派人员，会同公议，以期早定全局，复书告知，尚望贵公使熟思之。〖45〗英翻译马礼逊拆阅后，向璞鼎查详述文意，璞鼎查等俱各张手摇头，互商良久，均有可笑之容，又有为难之状。

马里逊曰：“伊中堂此文，俱系空话，于事何益？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船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言讫，取出一张地图、一册路程图，指与张喜看，由某处某处进攻。

张喜曰：“尔等动言攻打北京，谈何容易。京城满蒙汉与绿营，核计额设马步兵二十余万。居庸关外有察哈尔蒙古兵，并有蒙古王四十八家，每家俱各养兵数十万众，而东北尚有各盟及东三省马队，为我国劲旅，护城大小炮位，不下数万。汝等虽有百万之众，亦不能敌我国之锋镝。倘或不能守御，皇上尚可迁都，亦未见得我国人民就有肯遵尔英夷为中华之主。何况京城尚不易攻，其余城池，任尔占据，有何关系？尔等虽善用兵，断不能操必胜之权。再者亦不可不知伊中堂为国为民一片苦心。”

马礼逊曰：“伊中堂虽系一片苦心，争奈无权，既不

是钦差，又无全权字样，并且又无钦差大臣关防，只一乍浦副都统，何能了此大事？即耆将军亦未必能了此事。”

张喜曰：“伊中堂现已奉旨会同耆将军办事，即是钦差便宜行事，即与贵国全权字样相同，钦差关防只有一颗，现在耆将军之关防，即伊中堂之关防也。皇上既然准尔通市，就该听候钦差办理。”

马礼逊曰：“若能依我们告示所说，并屡次照会所言，便可了事。”

张喜问：“不知屡次照会何言？告示通知何事？”

马礼逊曰：“即伸冤等事。”

张喜问：“此冤作何伸法？”

马礼逊曰：“皇上若服了错，便是伸冤。”

张喜曰：“皇上并无错处，皇帝乃天下共主，如何向尔外夷服错呢？”

马礼逊曰：“若不服错，终不是伸冤。”

张喜曰：“除伸冤之外，还有何事？”

马礼逊曰：“给了赎城银子，赔了烟价若干，给了战费，还了行欠，准了马头，便可了事。”

当晚张喜返回，向伊里布、牛鉴报告投递照会经过，而二位大人皆无定议。〖46〗

初六日，耆英抵江宁，与伊里布等商议，决定继续议和。

至是，派张喜、盛京佐领塔芬布、外委陈志刚前往英舰会谈。三人首先向英方递上耆英、伊里布之“双衔照会”，内称：“兹公同派遣委员张士淳（按即张喜）、塔芬布前来，面为熟商一切，不难早定，所有本大臣等讲话通商之

意，张士淳等必能代达也。”〖47〗

张喜系伊里布之家奴，并非朝廷命官，为交涉需要，耆英自作主张，赏其“暂戴五品顶戴”之头衔。璞鼎查以张喜品级太低，亦仅派秘书麻恭少校和翻译马礼逊等为谈判代表。马礼逊以天气炎热、船舱狭窄，建议到岸上不远处静海寺（又作净海寺）议事。上午十一时，会谈在静海寺举行。马礼逊等取出事先准备好之条款，上面开列赔款、割地、废除行商、平行外交等项要求。张喜仅就其中赔款三千万元一项提出异议，要求减少，马礼逊、麻恭等筹商良久，同意减去九百万元。张喜表示满意，且曰：“贵国来意，我却明白，不过是来争竞通商之气，非争货财而来。况且贵国素称富饶，岂为些须薄资动此干戈？倘若彼此和好，准尔通商，即烟价等项，全数不给，亦无损于贵国。”马礼逊等皆鼓掌而笑，俱言极是。

当晚，张喜等回城销差。耆英在后庭设座，曰：“你们功在社稷，必得坐下说话。”张喜惴惴而坐，即将英方所列条款呈与耆英、伊里布、牛鉴，并请早定大局。而耆英等并不阅看，即命送与幕宾，幕宾略观数行，即曰窒碍难行，置之高阁。

初八日，耆英等再派张喜等去谈判，指示只讲论清理以后税务事，其他均不答允，至于要看全权任命之上谕，亦无庸议，并要张喜“变着方法去说”。张喜索昨日英方开列条款之分单三张，牛鉴着人向幕宾要，幕宾出门拜客未归。张喜等只好空手而去。十二时许，谈判在静海寺继续进行。英方指责张喜等：“昨日所开各条，既无回话，上谕又不给看，便是无心讲和。”尽管张喜“变着方法去

说”，英方一概不听，口口声声只说“贵国处处相欺”，最后宣布：“我们候至天明为度，天明若无回信，即便开炮，那时勿怪！”

张喜等回城，向耆英等报告谈判经过。耆英等茫无主见。城中旗民汹汹然，大有不安之状。耆英等惧怕英军攻城，急忙找出昨日英方开列之议和条款分单三纸，稍事商议，即决定“一概允准”，并命张喜携带“双衔照会”连夜前去通知英人，连同皇帝命耆英等“便宜行事”之谕旨亦给阅看。〖48〗

此后，英方以塔芬布、张喜等系微末员弁，不足以取信，请另派大员出城面订和约，耆英等即改派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与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等为谈判代表，继续在静海寺谈判。至七月十九日双方完全同意议和条款。

二十四日（8月29日）

25 中英签订《江宁条约》。

二十一日，璞鼎查及其随员麻恭少校、马礼逊翻译等进入江宁城，赴上江考棚，与耆英等举行签约谈判。在谈判前，耆英等设宴款待璞鼎查等。英方参加会议人员利洛在《缔约日记》中记下宴会情景：

“当我们入座之后，音乐又作，似比我们第一次所听到的较好，在我们吃饭时，一直未停。年青的戴白顶子的官吏们端茶敬酒，捧上点心，几位钦差通过翻译，和大使谈天。

“各种的食品如细肉馅的点心、猪肉、竹笋、肉丝汤

面、猪耳汤和许多别的奇怪的菜品，盛在小磁碗中，置于银碟之上。一样一样地上来，我们吃的愈多就愈引起观众的赞叹，但人类的食量究属有限。最后耆英为了表示致敬，要求亨利爵士（按即璞鼎查）将嘴张开，用灵巧的手法扔进几块大的糖饯梅子。”〖49〗

宴会之后开始会谈。先将英方拟好之条款用中英文朗读一遍，然后讨论。洛利记述耆英等之表现：“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的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因此等他承认条约以后，就要求大使将运河中的船只转移到江中。对于这个问题大使的回答是：等到条约签订后，这个封锁就可解除，等到第一期的六百万赔款全部偿还后，英方必将扬子江的每一个城和每一个炮台交还于中国。”〖50〗正式谈判至此结束。

条约中未涉及鸦片事，璞鼎查提议作为私人谈话之题目进行讨论，耆英等同意。耆英等急切地询问英国方面因何不禁止在英国属地内种植鸦片，因何不严加禁止此害人之贸易，因何对中国如此不公道？璞鼎查回答：“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中国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与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

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耆英等承认其言有理，但表示大皇帝不会听从这种议论。〖51〗

是日，耆英、牛鉴于上午十一时抵英舰“皋华丽”号，准备签约。伊里布迟到，其昨日参加谈判时已生病，发冷发烧，英国医生为其诊治，张喜取药，然张喜因喝醉酒，将药方丢失，竟告以将药片药水一起吞服，结果使病势加重。签约当天，伊里布被抬进舱中，安置于沙发之上，在在整个会见中，一直躺着，“他感谢大夫，他说药性越猛，收效愈大”〖52〗。

条约用中英两种文字缮写四份，装成四册，装订所用之丝带两头均贴于纸上，加盖火漆。如此，除非将丝带剪断，不能取出一张。英国人如此装订，乃为防止耆英等“这些滑头的先生们，为了欺骗皇帝，不将全文呈上”〖53〗。

双方代表在条约上签字，耆英、牛鉴、伊里布俱加盖关防。

签约后，双方代表到前舱去饮酒。英海军司令为英国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陛下之健康干杯，于是鸣炮致敬。〖54〗

条约全文如下：

兹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息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璞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1839 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计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壹千贰百万元，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41 年 8 月 1 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贰千壹百万元，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元；

癸卯年（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共银六百万元；

甲辰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共银五百万元；

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共银四百万元；

自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起至乙巳年（道光二十五，1845 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元。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加息五[illegible]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illegible]国所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

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元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俟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彼此各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钤关防。〖55〗

道光帝于八月初二日接到耆英等所奏“夷务已定，和约钤用关防”，对条约详加披阅后，谕：“俱著照所议办理。”

26 是月，黄河桃源决口，十五堡、萧家庄等处掣动大溜，正河断流。〖56〗

十月初五日（11月7日）

27 命释放台湾所获英军俘虏。先是璞鼎查派“夷目”赴台湾，索要前被俘人员，然总兵达洪阿不收文书，不令进见，故该“夷目”转而投书厦门。至是报闻。道光帝以“夷人业已就抚”，命将台湾所获夷人施恩放还。

但达洪阿与姚莹并不遵旨释放，在复讯英俘后，拟将颠林等分别禁锢、正法。道光帝为此再申前谕，派人将英俘解省，交怡良等转交英方。

十一日（11月13日）

28 以奕山、奕经、文蔚前在广东、浙江办理攻剿，坐失机宜，辜恩昧良，著革职，定为监候，秋后处决。

十二月二十七日（1843年1月27日）

29 重修《大清一统志》成，道光帝为作序。

30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千四百六十八万六千九百九十四人〖57〗，存仓米谷三千二百十四万九千零三十石。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278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2〗徐保又称徐福，俞樾《光绪镇海县志》记“定海义民徐福兄弟，负葛、郑两总兵残尸来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401页。

〖3〗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407—408页；《光绪鄞县志》。

〖4〗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28—629页；《烟屿楼文集》卷一六《偷头记》。

〖5〗奕经决定是日晚四更发动攻击，并非因为已准备妥当，而是以为吉利。贝青乔《咄咄吟》记载：先是扬威将军奕经在杭州时，曾前往西湖关帝庙祈祷，“占一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越三日，所调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众至，皆戴虎头帽，将军喜谓收功当在此，特厚赏之。于是军中相效，有黄虎头、黑虎头、飞虎头等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186页）又杨泰亨《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奕经信日者言，议以五虎制敌，定期寅年寅月二十九日戊寅寅刻，三路进兵，而诸大将惟安义总兵段永福生年属寅，使督西兵，会余步云攻宁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424页）按十二生肖之一虎，与十二时辰中之寅对应，奕经既迷信虎，亦迷信寅，所谓“五虎制敌”，即以属虎之将领督兵，选寅年寅月寅日寅刻所谓四寅期进攻，而道光二十二年系壬寅年，正月系壬寅月，二十九日系戊寅日，四更适值甲寅时。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193—194页，《咄咄吟》。

〖7〗参见：《夷氛闻记》卷四；《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七。

〖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67页，《中西纪事》。

〖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197页，《咄咄吟》。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198—199页，《咄咄吟》。

〖1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

日《刘韵珂奏大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

〖12〗《夷氛闻记》卷四。

〖1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331页。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293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295页，《英军在华作战记》。

〖16〗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147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224页。

〖17〗《西藏奏疏》卷二，见《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244页。

〖18〗《庸庵笔记》卷一《蒲城王文恪公尸谏》。

〖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八，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耆英等又奏战无长策惟有羁縻片》。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45页，《伊里布致英帅书》。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46页，《英将郭恩（按即郭富）致伊里布照会》。

〖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356—357页，《抚夷日记》。

〖23〗《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228页，《“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404页，《平夷录·军门陈公殉节记》。

〖25〗《夷氛闻记》卷四。

〖26〗《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60页《“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357页，《抚夷日记》。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49页，《伊里布致英方照会》。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50页，《英方致伊里布照会》。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51页，《璞鼎查致耆英伊里布照会》。

〖3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5册537页。

〖3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5册593页。注：佚名《夷匪犯境闻见录》收录此告示文字略异（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从这件告示所用词“大元帅”、“黑鬼”等可断定其为中方伪造。佐佐木正哉认为可能由耆英、伊里布伪造（见其《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其后的一些问题》，日本《近代中国》21卷）。而茅海建认为不能确定何人伪造（见其《天朝的崩溃》478页注释第150）。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99页，《横山乡人类稿》。

〖3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451页，《鸦片战争新史料·镇江陷落》。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162页，《鸦片战争史料》。

〖36〗《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90—100页，《“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37〗中英伤亡数字，此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中的统计（见该书443—444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

日《德珠布奏英船大帮已将瓜洲口门封堵江宁危急折》附周顼禀。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廷寄二》。

〔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80页，《军机处寄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上谕》。

〔4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5册739页。

〔4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5册742—743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356—363页，《抚夷日记》

〔4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15页，《抚远纪略》。

〔4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474—475页，《耆英伊里布致璞鼎查照会》。

〔4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365—372页，《抚夷日记》。

〔47〕《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170页。

〔4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374—379页，《抚夷日记》。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513页，《缔约日记》

〔5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514页，《缔约日记》。

〔5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515页，《缔约日记》。

〔5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516页，《缔约日记》。

〔5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516页，《缔约日记》。

〔5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册516—517页，《缔约日记》。

〔55〕《海关中外条约》卷1，351—356页。注：此约原无题目，通常所题《南京条约》、《江宁条约》等，均为后加。

〖56〗《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

〖57〗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二百二十二万八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四亿一千六百十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九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清通鉴　卷二百

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公元1843年

正月二十六日（2月24日）

1 达洪阿、姚莹以台湾杀俘事受诬蒙冤。

先是，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于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与二十二年正月两次俘获英人一百八十九名，后病死数十人，其他有被处死者，有在《江宁条约》签订后送还英军者。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璞鼎查多次照会，称达洪阿所俘戮者皆为遭风难民，而非兵员。达洪阿、姚莹风闻，于是月上奏，申明原委，略言：前年八月，夷船在台湾洋面游弋，是时并无风暴，该夷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我兵随后放炮回击。九月又有三桅夷船至鸡笼洋面攻破我炮台石壁，烧我哨船。上年正月，生擒颠林等夷众，起获炮械号衣旗帜及印文等件，均系浙江各营之物，实非遭风商船。奏中对于杀俘一事亦

作申辩，称：且事在和议未定以前，薄海同仇，即使夷船实系遭风，亦当乘势攻击，方为不失兵机，岂有释而不击，擒而不杀之理？况夷人夹板虽众，其中多系派用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无足怪。乃于议和已成之后，追寻前事，谓台湾不当将其人正法，成何理耶？〖1〗疏入，有旨，令闽浙总督怡良详细查访。〖2〗

怡良渡台查访，寻奏言：沿途访查及询及各官，无不异口同声，佥谓两次夷船之破，一系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搁沉，并无与之接仗计诱如该道所奏者。〖3〗即降旨，斥责达洪阿、姚莹“欺饰冒功，情殊可恶”，著革职，交刑部审讯。〖4〗

达洪阿与姚莹以抗英获罪，时人多不平，台谏交章论救。鲁一同撰《拟论姚莹功罪状》，谓英人“焚杀淫掠，动以万计，就如逆虏失风被剿，送死东陲，亦足以雪数年之深耻，偿士卒之冤痛”〖5〗。清廷畏于舆论，于姚莹下狱六日，即特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达洪阿亦获释，以三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

二月二十六日（3月26日）

2 议订天津善后章程。上年十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上《筹议天津各海口善后章程》十五条：一、练兵必兼水陆。二、备船务在适用。三、巡哨必须核实。四、防兵须练马队。五、炮兵必有专责。六、防兵之轮班宜定。七、设伏之器具宜存。八、本地商渔船只不准偷越外洋。九、闽广商船停泊处所宜酌量变通。十、上海、宁波等处商船

宜酌定稽查章程。十一、夏秋之间总兵仍应驻大沽。十二、城乡义勇各局宜仍其旧，以资保卫。十三、场灶造盐民夫宜仿保甲之法仍旧编查。十四、大沽地方宜设海防同知一员，以资弹压。十五、经费必应预筹。〖6〗此章程经军机大臣议覆后，提出若干修订意见，道光帝阅后，于十一月初五日降旨，令讷尔经额筹议妥办天津善后事宜，并特颁旨，令悉心妥议天津防务。〖7〗本年正月，讷尔经额奏上《复议天津善后章程折》。至是，军机大臣奉旨议覆，共八条：一、在天津镇所属大沽等营、通永镇所属北塘各营练习水师，大沽等营以七百名为率，北塘各营以三百名为率。二、现已购得坚实商船二十只，用作巡哨，大沽各营分领十三只，北塘各营分领七只。三、于天津镇与通永镇所属各营及山海路等营新旧马步守兵内，挑选二千六百名，练习马队。四、于天津附近之督标内挑兵五百名，河间、通州二协挑兵五百名，练习马枪。五、三省会哨日期、地界：每年自三月至九月会哨，直隶与奉天会巡定于天桥厂地方，直隶与山东会哨定于庙岛。六、大沽、北塘、山海关、洺河、刘家河、清河口、泉水沟、浪窝口、浦河口、洋河口、祁口河、狼坨于十处，地方辽阔，所设炮台，宜分别轻重，酌量添兵防守。七、沿海墩台六十九处，饬天津镇、山永协每墩台各添兵八名驻守，轮班替换，责以瞭望之事。八、火药火器在天津府分贮两处，在大沽分贮三处，均由天津道派员专管，不时稽查。〖8〗从之。

二十九日（3月29日）

3 令制造船炮。《江宁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痛定思

痛，以为所以战败，皆因船炮不如英人。道光帝多次谕令仿制洋船洋炮，各督抚纷纷行动。仅本月，即有湖广总督裕泰奏已造成战船“鼇脊”号一只；闽浙总督怡良已得到耆英咨送炮架图四件，两广总督祁𡎴咨到制造船图五件，均将择式制造；署陕西巡抚陶廷杰在陕西铸成二千斤以上大炮十尊，一千斤大炮十尊，演放可及二十至五十里远；江西、江苏等省亦造炮多尊。至是，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呈上绘制操演速战阵式情形图，道光帝颇欣赏，谕曰：所铸五百斤铜炮六十尊，添设在速战阵头层，三十斤铜炮一百尊，添设二层，有炮车推挽，炮架支放，轮转装药，均可连环套打，用之陆路，足可制胜，甚合朕意。

此后造炮造船之风益盛。

三月初二日（4月1日）

4 以迩年英人犯顺，黄河再决，御史苏廷魁奏请皇上下罪己诏，开直谏之门。道光帝即下罪己诏：近年灾患频仍，朕深宫循省，负疚良多，自当刻意慎修，勉益加勉，在廷诸臣，其各尽心献替，匡弼朕躬，毋辜期望。至求言纳谏，系朕本心。近来科道建言，凡有裨于实政者，无不立见施行。嗣后大小臣工，务各力矢公忠，屏除私见，遇有用人行政阙失，尽言无隐。朕非饰非文过之君，诸臣不必存畏罪取容之见，但必揆诸时势，实在可行，方可登之奏牍，倘泥古不化，徒托空言，仍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则大非朕虚己听言之本意也。

四月初四日（5月3日）

5陈庆镛劾琦善、奕经、文蔚。

陈庆镛，字乾翔，别字颂南，福建晋江人。道光进士。先后任户部主事、监察御史，敢于言事。

先是，琦善、奕山、奕经、文蔚、牛鉴、余步云等以败将逃官，后先就逮，按律问拟斩监候，余步云则因情节较重，于上年十二月正法。然本年二月，忽降旨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未几赏三品顶戴调任热河都统，旋命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一时朝野震动。是日，陈庆庸上奏，以刑赏失措，无以服民，请皇上收回成命。其奏曰：

窃惟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上，而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也。民何好恶？好贤而恶不善耳。倘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其端不过优柔寡断，而其后遂贻害于国家。经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纷纷藉藉，惟知船炮之足惊，谁复典刑之是惧？去年秋后，夷船退出大江，烽烟稍静，我皇上赫然震怒，于失律之罪，法有难宽，始命沿海疆臣，将一切败将逃官，详查确复，交部治罪。于是最辱国之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两江总督牛鉴、浙江提督余步云后先就逮，部臣按律问拟斩候。余步云情节较重，即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几有血气之伦，莫不拊掌称快，佥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

余步云，而今而后，前车之鉴凛然，谁复肯蹈必然之诛，而不求生于一战哉！乃二十六日即奉上谕，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哄传，人情震骇，既而徐徐解曰："古圣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类是？"未几且以三品顶戴为热河都统矣。旋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夫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将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鸥群飞，鲸鲵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谁何者，实由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今海内糜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犹恐不足以作士气而餍民心，何况鞶带再加，脱俘囚而薰沐之乎？至奕经之罪，虽较之琦善少减，文蔚之罪较奕经又可少减，然我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乃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顿兵半载，并未身历行间，骋其虚骄之气，志盈意满，期于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杀将覆军，一败不振，此不待别科其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事，而罪已不胜诛矣。臣亦知奕经为天潢贵胄，我皇上笃念亲亲，必不忍遽加显戮。窃意即幸邀宽典，亦应圈禁终身，销除册档，以无贻宗室之羞。岂图（徒）收禁未及三月，辄已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我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经、奕山、文蔚、牛鉴诸人，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直道犹存，公论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为热河都统。密迩神畿，有识无识之徒，无不抚膺太息，以为我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

宸聪者，必仍系此人。履霜坚冰，深足惧也。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凡百臣工，能无惕息？而今兹刑赏若此，臣之愚昧，未审皇上所谓阿者何人，所谓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以阿为即墨，将无誉者毁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皇上力奋天威，收还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庭毁誉之真，国法稍伸，舆情可慰。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9〗

此折“直辞謇謇，字挟风霜”〖10〗。时人称其“一疏而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11〗。

道光帝不得已而收回成命，谕曰：前因琦善、奕经、文蔚，先后办理夷务，未能奏效，当将琦善等革职治罪，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何肯诿罪臣工，以自宽解？琦善等韬略未娴，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是以弃瑕录用，予以自新。今据该御史剀切指陈，请收成命。览其所奏，亢直敢言。朕非饰非文过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无成见。琦善、奕经、文蔚著革职，即令闭门思过，以昭赏罚之平。

初七日（5月6日）

6查处库丁盗户部大库案。

先是，库丁张诚保，于其兄张亨智为子交纳银两时，起意虚报平数，盗回四千两之多。事发，道光帝令将张诚保拟斩，前任查库御史宜崇等革职；令管理三大库大臣会同户部妥议章程，就大库银两之收放程序与手续作细致规定，以杜绝蒙混舞弊；令载铨、穆彰阿等就如何分别罚赔

及设法弥补之处，悉心妥议具奏。

至是，载铨等奏上罚赔办法：自嘉庆五年（1800）起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历任库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赔，其银一千二百两，已故者照数减半，其因此案先行降革之荣庆等六员并甫经卸任之萨霖、宋林曙，均加一倍罚赔。其历任管库查库王大臣亦应核其年月次数，分别罚赔，所有嘉庆五年以后管库大臣著每月罚赔银五百两，查库王大臣第次罚赔银六千两，已故各员减半。从之。

旋定户部三库稽查章程：嗣后外库每隔一年，奏派王大臣盘查一次。内库及缎匹、颜料二库，每隔二年盘查一次。均与管理及兼管库务大臣一同稽查。

五月二十九日（6月26日）

7中英交换《江宁条约》批准书。

应英国驻香港总督璞鼎查之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耆英于五月二十六日晨，带同广东按察使黄恩同、侍卫咸龄等，由黄埔乘船出洋，于下午抵香港，与璞鼎查会议五口通商章程及输税事例，经反复辩论，大局粗定。耆英以为事已有头绪，亟应坚其所约，以免再生反复，即于是日与璞鼎查交换《江宁条约》批准书。〖12〗

璞鼎查以五口通商章程已大体商定，遂要求于七月一日在广州按新例开市。耆英虑生反侧，便“不揣冒昧，衡其轻重，擅自从权，宣布皇仁”，准其所请。事后，耆英奏报办事经过，得皇帝赞许，有朱批：所办可嘉，何冒昧之有？深得大臣之体。〖13〗

七月初六日（8月1日）

8释回遣戍已革闽浙总督邓廷桢。

初七日（8月2日）

9 以河南黄河漫口，慧成著革职，暂留东河河道总督之任。其时中河口门刷宽二百余丈，大溜圈注东岸。

寻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安徽巡抚程楙采奏：豫省中牟漫口，全黄下注，洪泽湖吃紧，水势日长，高堰标志，存水至一丈七尺三寸。黄河漫入皖界，淝河水势陡长六尺。

十六日（8月11日）

10通筹沿海五关收税事宜。

耆英于五月与璞鼎查商定五口通商章程后，虑其影响粤海关原税收数额及出口贸易，遂与两广总督祁𡎴、广东巡抚程矞采、粤海关监督文丰、按察使黄恩彤、侍卫海龄等会商，通筹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关收税事宜，“期于粤海关务不致废弛，税额常能充足，并可杜绝沿海漏卮，藉以整顿内地各关之税务”。至是奏上《通筹沿海五关收税并解支禁革各事宜折》，酌拟九条：一、粤海关原定税额，应暂归五口匀摊，以免偏枯。二、五口征收西洋各国税额，应试行三年，再行酌定，以归核实。三、粤海关杂税款目应行删除，以归简易。四、平余备贡等款，应归于额外盈余项下开销，以免无着。五、粤海关应酌留余羡，以备公用。六、四口应补征内地各关湖丝税银，以补不足。七、内地各省贩卖茶叶、湖丝、绸缎，不准由海载运，以杜影射。八、与西洋各国货税无涉之客货，仍照

旧章办理，以免纷更。九、各项浮费，应全行革除，以杜弊端。〖14〗

户部奉旨核议后，又发交有关督抚筹议，署两江总督璧昌、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对涉及茶叶、湖丝、绸缎贸易之款项提出异议。

在《通筹沿海五关收税事宜条款》第七款中规定："嗣后除往返东洋等国进出货税，与本地民间日用各物，仍循其旧外，所有内地各省，行销茶叶、湖丝、绸缎三项，止准由内地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愿由海贩运者，即照与西洋各国贸易例，一体完税，方准贩运出口。"〖15〗璧昌针对此项规定，于十一月十三日上奏指出：按新税则，出口茶叶每百斤税银二两五钱，而向例，在上海装载茶叶，前赴奉天、天津、山东等地行销，芽茶、片茶照细茶例，每百斤完税三钱，黄茶照粗茶例，完税一钱。在奉天等地销黄茶多，黄茶收买价值每百斤约银二两五六钱，连水脚税银不过四两内外，核之各处时价，尚可稍获余利。若遵新例完税，已与买价相埒，不特价值骤昂，行销窒碍，即资本亦属有亏。其建议：嗣后由海运赴奉天、天津、山东等处行销黄茶，于粗茶每百斤完税一钱旧例上酌加一倍，完税二钱，余俱照新章一律办理。〖16〗

刘韵珂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奏上《酌议贩运台湾府茶叶等稽查章程》，略言：台湾一府孤悬海外，重洋远隔，并无陆路可通，民间所需茶叶、绸缎、丝斤等项，向皆仰给于内地，全赖商民航海运往销售，以资衣食。若照外夷通商之例一体增税，则该商等运往售卖，价值势必增昂，于小民日用殊有关碍。请嗣后商船运载茶叶、绸缎、湖丝三

项前赴台湾销售，仍照旧例，按则输税，免其增加，以济民用。〖17〗得旨：著照所议办理。

二十四年（1844）五月，璧昌又奏：江苏与闽浙不同，向来海运茶叶、丝斤、绸缎，上海地方例本禁止出口，未便议请更张。且湖丝出自浙江，茶叶产于福建，由闽浙两路赴台均属近便，无取迂道上海。即绸缎一项，江浙两省均为出产处所，由苏州内河至浙江一水可达，不必特开例禁，准令上海出口，致启奸商影射避重就轻之渐。所有茶叶、湖丝、绸缎由上海出口之处，应请仍行停止，以复旧章。〖18〗从之。

闰七月初二日（8月26日）

11 以候选道潘仕成制造水雷成功，诏赏加布政使衔。旋令学习制造之生员李光铃等带同匠役赍京试演。李光铃等奉旨，将水雷、火药带至天津海口，择水深宽敞之处会同试演。经演放，水雷轰击虽力，然无善水之人将其送至船底，故不合用。道光帝令将水雷妥为贮存，再行推求。

12 是月，江西巡抚吴文镕奏请将宋臣文天祥从祀文庙，略言：查宋少保信国公右丞相文天祥，志宗孔孟，生死不渝。高宗纯皇帝御制文曰："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盖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也。"煌煌圣训，千古定论。所著《文山集》十六卷，其举进士策，以法天不息为言。考官王应麟称其古谊若龟鉴，忠肝若铁石。此外发为文词，无非扶植纲常，维持名教。其为学以立诚为

主，以程朱为宗，黜异端，崇孔氏，以之祔祀学宫，洵为不愧。下部议行。〖19〗

二十三日（9月16日）

13 福州将军保昌奏，闽省八旗满洲营向止有鸟枪，现于额设鸟枪一千二百五十四杆内，裁去二百四十杆，另造一百二十抬枪替补，并以裁撤之二百四十名鸟枪兵演习抬枪。从之。

八月初四日（9月27日）

14 直隶坝州（今坝县）处永定河决口二十丈，漫淹二十余里。

十五日（10月8日）

15 七月初二日，已在香港公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有《章程》十五条《海关税则》一项。条款严重损害中国之权益，如《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海关税则》将约一百九十种进出口货物，分类开列应完税则，所定关税税率约为时价5%。〖20〗

至是，耆英、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21〗条款共十六项，其要点为：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开辟之后，其英商贸易处所只准在五港口，不准赴他处港口，亦不许华民在他处港口串同私相贸易。二、前经在江南业经议定，以后商欠断

不可官为保交，又新定贸易章程第四条英商与华商交易一款内，复将不能执洋行代赔之旧例呈请着赔，切实声明在案，嗣后不拘华商欠英商及英商欠华商之债，如果账据确凿，人在产存，均应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以昭平允，仍照原约，彼此代为着追，均不代为保偿。三、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往来，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俟管事官与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四、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五、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藉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六、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一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倘华官或探闻在先，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其英国水手、兵丁或别项英人，无论何故，倘有逃至中国地方藏匿者，华官亦必严行捉拿监禁，交给近地英官收办。均不可庇护隐匿，有乖和好。七、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上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其官船之水手悉听驻船英官约束，所有议定

不许进内地远游章程，官船水手及货船水手一体奉行。其官船将去之时，必另有一只接代，该港口之管事官或领事官必先具报中国地方官，以免生疑；凡有此等接代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22〗

二十日（10月13日）

16 先是，道光帝以驻防八旗子弟近来轻疏武备，忽视清语，命其应文武乡试者皆改考翻译。至是，军机大臣会同礼部议定翻译章程二十条，规定各省驻防贡监，应与驻防生员一体改为翻译乡试，不准复应文闱；各省翻译乡试，准照文闱，各就本省举行；各省蒙古翻译亦应照满汉翻译乡试之例办理；驻防中式翻译举人应于会试前一月来京，由礼部奏定日期复试，如迟至三科不复试者，永远不准会试，亦不准赴部铨选。

九月初六日（10月28日）

17 衍圣公孔繁灏奏到籍日期。得旨：行者本也，文者末也。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勉力而行，以端风化，以阐正宗，朕有厚望于卿，即所以钦慕先师于无既矣。

十六日（11月7日）

18 耆英奏，璞鼎查已派定通商各口英方管理贸易官员，广州为李太郭，厦门为记里布，上海为巴富尔，宁波为罗伯聘，福州一口，暂无人可派。

清廷亦确定管理通商各口官员，广东省著祁埙、程矞采督同藩司黄恩彤一手经理，江苏省著璧昌、孙宝善督同咸龄、宫慕久核实办理，福建省著刘韵珂、刘鸿翔督同藩司

徐继畬妥为办理，至浙省规模甫定，海口纷岐，著刘韵珂、管遹遴派熟悉夷务大员前往各海口，协同地方官实心经理。〖23〗

二十四日（11月15日）

19 中英《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驻华官员亦要求按新章程通商，耆英在确查其身份后，即行传见，当面要约，分别向美国“夷目”福士和法国“夷目”拉地蒙冬表示同意其按新章程通商。至是报闻，著准其一体通商，以示抚绥之意。〖24〗

二十六日（11月17日）

20 上海开埠，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抵达。

十月初九日（11月30日）

21 张际亮卒。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建宁人。以屡试不中，乃遍游天下山川，以其穷秋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沉雄悲壮。与姚莹、黄爵滋、汤鹏等友善。姚莹以英军俘虏事蒙冤，其多方奔走营救，在姚莹、达洪阿获释后，因放纵豪饮，客死京城。〖25〗

十一日（12月2日）

22 赏琦善二等侍卫，为驻藏大臣。

二十二日（12月13日）

23 从两广总督祁𡎴请，以香港为重要商船集散地，将广东新安县之官富司巡查移驻香港九龙，改名九龙巡检，

为海疆要缺，负责稽查出入香港船只之牌照。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0日）

24 驻藏办事大臣孟保奏，在西藏所属地方访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聪慧幼孩三名。得旨：著班禅额尔德尼即赴前藏会同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及其德达喇嘛罗布桑楚勒特木等，将此三孩名姓入于金奔巴瓶内，捧经签掣，拟定呼毕勒罕名号。是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涅槃已逾二载。

十二月初九日（1844年1月28日）

25 为在新疆伊犁三棵树等地开垦地亩，分安民户回屯，伊犁将军布彦泰至是奏上核办章程一折，奉旨下部议。寻议：伊犁三棵树地方及红柳湾迤东，其新垦地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亩，以五十亩为一分，其地六百六十七分，安设正户民人五百七十一户，量借籽种，每亩纳粮小麦八升，每年应征小麦二千六百六十八石，以为惠远城续设壮丁一百六十名及孤寡养赡之需。阿勒卜斯地方共垦得地十六万一千余亩，分设回庄五处，共安回族民人五百户及商伯克等。每户拨地二百亩，所余为歇乏换种之地，每户征用三色粮十六石，每石斛面三升，每年应征粮八千一百四十石，作为满营操练演马队之用。为便于管理，于阿勒卜斯地方添设五品商伯克、六品明伯克各一员，玉子伯克五名。从之。

二十四日（2月12日）

26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议给事中和丰条陈推广复试，奏言：复试请于贡院举行，以归简易，各省新中举人，定

于会试年二月十五日入场复试，阅卷大臣分拟等第进呈后，交磨勘官及复勘大臣对原中各卷文理笔迹，其道路遥远，逾期始到者，归入顺天一体补行复试。如三科复试未到，永远不准会试，亦不准赴部截取铨选。诏如所议，著为令。〖26〗

27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九千零九十七人〖27〗，存仓米谷三千二百零一万八千零二十一石。

28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五十卷初刊。其卷首有《叙》一篇，文曰：

《海国图志》六十卷〖28〗，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九；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

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叙《海国图志》。〖29〗

29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采用印刷机械，以铅活字排版，以牛为动力拖动印刷机排印。〖30〗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五，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达洪阿等奏上年驶进台湾口门英船实非遭风商船折》。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五，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廷寄》。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六，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怡良奏台湾两次英船之破俱系遭风请将达洪阿等治罪折》。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六，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谕》。

〖5〗《通逋类稿》卷四。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讷尔经额奏筹天津各海口善后章程折》。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廷寄》、《廷寄二》。

〖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五，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穆彰阿等奏续议天津善后章程折》。

〖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36—638页，《浪迹丛谈》。此折亦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六，但有删改。

〖10〗《味雪斋文钞》甲集卷五。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册638页，《浪迹丛谈》。

〖1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七，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耆英奏与璞鼎查面定通商输税章程并换和约折》。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七，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耆英奏已允璞鼎查所请于七月初一日先在广州开市片》。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七，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耆英等又奏通筹沿海五关收税并解支禁革各事宜折》。

〖1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七，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耆英等又奏通筹沿海五关收税并解支禁革各事宜折》。

〖16〗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署两江总督璧昌等为应分别征收江海关商贩茶叶出口税银事奏折》，《道光年间茶课史料续编》，《历史档案》 1998年3期。

〖17〗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酌议贩运台湾府茶叶等稽查章程事奏折》，《道光年间茶课史料续编》，《历史档案》1998年3期。

〖18〗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署两江总督璧昌等为会议渡台商船贩运茶叶等分别查办情形事奏折》，《道光年间茶课史料续编》，《历史档案》1998年3期。

〖19〗《清史列传》卷四二《吴文镕传》。

〖20〗《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40—51页，《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

〖21〗《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虎门条约》。

〖22〗《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34—39页，《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九，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十日《廷寄》。

〖2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九，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耆英等奏美利坚等国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折》、《廷寄》。

〖25〗参见：《清史稿》卷二七三《张际亮传》；《续碑传集》卷七八《张亨甫传》。

〖26〗《清史列传》卷四一《何当霖传》。

〖27〗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三百四十万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28〗此《叙》原为五十卷本所写。《叙》末注明叙于“道光二十有三载岁在嘉平月”，五十卷本刊于二十三年十二月，而六十卷本刊于二十七年。

〖29〗《海国图志原叙》。

〖30〗胡道静《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史料》1987年4期。

清通鉴　卷二百一

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公元1844年

正月初七日（2月24日）

1 道光帝谕：朕闻近来江南河工，时有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等，前往求助，该河督及道厅等官碍于情面，不能不量为资助，以致往者日众，竟有应接不暇之势。不知河工银两，丝毫皆关国帑。河员承领钱粮，均有购料修防之责，倘过往官员举贡监生幕友等视为利途，纷纷前往，该员等焉有自出己资之理，无非滥请支领，克减工程，以为应酬之费。于河务甚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因思此等游客，不能无因至前，往往向在京官员求索书信，以为先容。甚至嘱托该河督授意属员，广为吹嘘，此风可恶之至。著该河督潘锡恩通饬各属一律严禁。嗣后如有求助者，即将其人扣留，指名参奏，并将牵连人等一并参奏。

初九日（2月26日）

2 新疆所用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清廷欲将之推广至陕甘地区。是日道光帝谕：陕西、甘肃二省与回疆相距非远，地方情形大略相同，当可仿照铸行，疏通圜法。著富呢扬阿、李星沅体察情形，妥议章程。

寻陕甘总督富呢扬阿、陕西巡抚李星沅奏言：普尔钱一项惟南路八城通行，北至吐鲁番，东至哈密，即不能行，其吐鲁番所产棉花，亦不能以普尔钱收买，民间不能施行，在官即难搭放。又言：陕省概以制钱交易，有自回疆携归普尔钱者，或遂传为珍异，盖商民所不习见也。以不习见之钱，遽令试行，其信从必不坚，而转流必不速，虽明立章程，究恐阳奉阴违，终无实济。〖1〗

道光帝再令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体察回疆南北两路各城情形，能否一律行使。布彦泰等复奏称，普尔钱系净红铜铸造，仿铸反增工费，其带至东北各城，每个只作一文之用，不能当五当十。议遂寝。

十九日（3月7日）

3 上年，两江总督耆英奏陈意大里亚（此指葡萄牙）通商章程四条，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复，称：意大里亚僦居澳门，输纳地租，遇有修造，请领牌照，立法具有深意，未可听其任便修造：所称澳门上税，不必定以担数，是否指贩货之多寡，抑论收税之轻重，令耆英查明声复。〖2〗至是，耆英复奏：各国领事皆文移往来，独意大里亚仍照旧章，事转窒碍。各国兴造，议定三巴门围墙为界，不妨宽其禁令。若仍领牌照，彼将有词侵轶，恐不成事体。至限

定担数，杜弊适以滋弊，不如宽其限制，就贩货之多寡，验明抽税，犹可冀日有起色。〖3〗从之。

二十六日（3月14日）

4 近来，各旗营由库领饷，时有低潮假银，又在炉房起出成锭假银。给事中扎克丹风闻，怀疑有奸商勾通库丁验匠，夹杂收纳。至是上奏，请严饬查拿。谕曰：库储捐项，多系炉房倾造，现在该炉房存有假银，难保不于交库时，夹杂交纳，于库项大有关系。著管库大臣严饬该司员认真查办。

二十九日（3月17日）

5 御史舒明阿风闻各省未经报部荒地有私垦隐赋情弊，奏请通查各省荒地。有旨令户部议奏。寻议：有无私垦隐赋，殊难悬定，请饬查。谕曰：著各直省督抚府尹都统悉心体察，将所有荒地，核实查明，是否可以召买，均以有无情愿认买之人为断。如办有大概情形，即著先行据实复奏。至有人承买荒地，著该督抚府尹都统酌量定价，收解部库，仍将每年收纳粮额，核定报部造册，其无人认买各地，应俟承买有人，随时办理。

二月初六日（3月24日）

6 驻藏办事大臣孟保遵旨会同达赖、班禅、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在布达拉山高宗纯皇帝圣容前，经金奔巴瓶掣签，掣出藏民绥那玛之子聂尔阿，定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命名罗布桑巴勒垫丹拜佳木粲。

初九日（3月27日）

7 以甘肃、新疆多有未垦地亩，户部奏请饬查试垦，略言：甘肃口内、口外，地处边陲，兵食所需，为费甚巨。近年以来，叠据伊犁将军奏报，开垦荒地四十三万亩有奇，按户升科，已著成效。其甘肃各州县及乌鲁木齐所属，旷土必多，倘能筹画水利，开垦荒地，劝垦升科，日久储蓄充盈，以本地之利，供本处之用，即可减调饷银，更可节省采买，并以额征所余，津贴八旗支款，实为经久有益之举。应请饬下陕甘总督、乌鲁木齐都统体察情形，将甘肃、新疆未垦地亩，饬查试垦。〖4〗如所请行。旋富呢扬阿覆奏，请专办招垦，立限升科。六月，有旨，令新任甘肃布政使邓廷桢查办。邓廷桢先由银州一带勘明招垦，查出即行升科地亩各半，复东尽洮、陇，西极酒泉，共查荒熟地一万九千四百余顷，又番贡地以段折亩一千五百余顷，宁夏马厂归公地一百余顷，次第奏报。〖5〗

三月初五日（4月22日）

8 美国公使顾盛来华。

本年正月初八日，有一艘美国巡船，泊于九洲湾，船上载员五百余名，大炮六十四门，经查系美国专使顾盛来粤。寻顾盛派人致照会于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称伊奉本国正统领派为亚墨理驾合众国全权公使善定事宜大臣，前来与中华大臣商议两国民人相交章程，立定和好条约，不日进京，即将正统领玺书内开列各款重事，呈献大皇帝御览，不日即驶往天津北河口而去。程矞采当即派委藩司黄恩彤同署广州知府刘开域前往与美领事福士等交涉，谕以

该国既系慕义远来，若遽以兵船驶往天津，殊失恭顺之义，况天津距京尚远，舟楫难通，必至由津折回，岂不徒劳跋涉？〖6〗顾盛复称：此次专为进京朝觐及和好条约二事而来，曾奉正统领谕令不得与各等官员商论，止与钦差大臣商酌，因不遇钦差大臣在边省，大失所望，现在仍愿进京，倘不令其引带兵船赴北河口，则自愿由内河进京，免生疑虑。〖7〗至是，报闻，有旨：该抚接奉此旨，即饬黄恩彤明白开导，谕以天朝抚驭外夷，凡向无朝觐之各夷，俱不准其恳请。此次该国无论由海由内河，皆不得准其进京，惟有令其在粤守候钦差大臣。〖8〗同日，又谕：耆英现已调任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著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钤用，以昭慎重。〖9〗

初七日（4月24日）

9 调剂双城堡移驻京旗章程。先是侍郎斌良等奏请调剂双城堡移驻京旗，请在大封堆外圈存荒地拨三万垧，令附近纳丁陈民来春开种。经部议，以为此项地亩雇民代垦，或私行租佃，将来必至悉为流民所据，移驻旗人转致无地可耕。有旨：令吉林将军经额布悉心访察，再行妥议，勿使膏腴沃壤，任民佃稍有侵欺，而使京旗仍虞贫窘。寻奏，拟定章程十六条。经部议，至是归并为八条，其要点为：近屯荒地八千余垧，准经三屯屯丁及官兵子弟领种；未种之地，令屯丁代种；到屯京旗，无论贫富，一律调剂，分三月十月分给，五年停止；满汉义学，照旧添设。

初九日（4月26日）

10 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坐宗喀巴床年满上谢恩折，谕军机大臣等：坐宗喀巴床，西藏向例七年更换一次。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所坐宗喀巴床，由达赖喇嘛照例另选经典上好喇嘛令其坐床。惟该喇嘛感激朕恩，在藏多年办事妥协，朕深喜悦。令伊坐宗喀巴床年满，著加恩赏发大哈达一方等。孟保等即交该喇嘛祗领，仍令伊妥办藏务，俟达赖经典熟习，能办事务，达赖若不用伊时，著驻藏大臣另行具奏请旨。〖10〗

二十一日（5月8日）

11 泉州府马港厅之陈头乡为有名盗区，千总吴金魁带兵前往查拿匪犯，陈扭、陈得意等竟逞凶拒捕，用枪轰伤吴金魁殒命。陈扭现已拿获，而陈得意在逃。至是，报闻。有旨：令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严拿，务必全获，且将如何整顿陈头乡等处妥议章程具奏。寻奏，酌拟四条：一、选立族正族副，以资约束。二、出洋船只编列船甲，严禁偷渡。三、缉捕宜水陆交严。四、绅衿获盗，准予优叙。下部议行。

12 令严拿台湾嘉义县起事“要犯”郭崇高。初，台湾嘉义县已革武生郭崇高诓收民钱，代为完粮，贱买坏谷上仓。事发，该县令派员弁查拿，郭崇高遂勾通“巨匪”洪协，聚众竖旗起事，约共二千余人。经台湾镇道等督同各员弁带兵剿捕，接仗六次，杀毙一千余人，洪协及股首林孕等先后被拿获，而郭崇高逃逸。至是，报闻。有旨：将所有已获各犯，讯取确供，即在台湾地方分别正法，其在

逃之郭崇高等，著上紧严拿，务获惩办。

13 是月，贵州巡抚贺长龄奏：黔省安置各省流人及新疆改发人犯，现有三千余名，恐地方官约束难周，加以苗、民错处，衅隙易生。请将改发黔省者，仍发新疆安插。下部议奏。旋经刑部议上，复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妥议，敕下伊犁将军办理。〖11〗

四月初五日（5月21日）

14 洪秀全、冯云山至广西省贵县赐谷村，传播拜上帝教。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嘉庆十八年（1814年1月）出生一农家。七岁入村塾读书。自十五岁（道光七年）至三十一岁（道光二十三年），多次赴广州应童子试，均未中。道光十三年（1833）应考时，其于考场附近，得到传教士梁发所散发之宣传基督教读物《劝世良言》，归乡后曾经浏览。道光十七年，因赴考不中，得一场热病。据其后来称述，此次病中常作异梦，见“天父”遣使将其接上高天，为之取出罪恶心肠，换上圣洁肝胆，并赐“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差其下凡作“真命天子”，“斩邪留正”。病愈后，其言行举止与前判若两人。道光二十三年科考又失败，遂对仕途完全绝望。同年，与表兄李敬芳一起研读《劝世良言》，将其中之内容与自己热病中之梦境结合，始信奉基督。其自行施洗，并向上帝祈祷，发誓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行天诫。且自题诗云：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勿信邪魔遵圣诫，推崇上帝力心田。天堂荣

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12〗

洪秀全信拜上帝后，即向亲友宣讲拜上帝，并说服父母兄嫂侄辈及友人等信奉，且为之施洗，其中有族弟洪仁玕和同窗冯云山。

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之次子、耶稣之胞弟，并以此身份宣播崇拜上帝，劝人崇奉“独一真神皇上帝”、不得信奉其他“邪神”。

其传教活动遭到族内长辈反对，在家乡难以存身，即与冯云山于本年春外出传教。先在广东境内，后到广西。至是，抵广西贵县赐谷村，寄居于表兄王盛均家。赐谷村多为客家人，与其语言相通，情感相近，故传教活动颇顺利，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

至十月，其离开赐谷，转回家乡。〖13〗

【考异】洪秀全何时得到《劝世良言》有异说。洪仁玕在《洪秀全来历》中说得于道光十六年，在《洪仁玕自述》中说得于十七年。而邹身城《〈劝世良言〉与洪秀全早期的宗教思想》（见《天国史事释论》）和彭泽益《洪秀全得〈劝世良言〉考证——兼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88年5期），则认为得于道光十三年。查梁发编著之《劝世良言》出版于道光十二年，并于十三年和十四年在广州举行科考时向考生散发。十四年遭禁后未再散发过。而十三年是童子试，十四年为乡试，洪秀全只能参加童子试，尚无资格参加乡试，故可断定他于十三年得到《劝世良言》（邹身城《〈劝世良言〉与洪秀全早期的宗教思想》）。

初九日（5月25日）

15 以云南等省多有矿产，令民开采，谕曰：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国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惟经理得宜，方可推行无弊。即如开矿一事，前朝屡行，而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我朝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向有银厂，每岁抽收课银，历年以来，照常输出纳，并无丝毫扰累于民，可见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是亦藏富于民之一道。因思云南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尚多可采之处。著宝兴、桂良、吴其浚、贺长龄、周之琦体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场，民间情愿采者，准照现开各场一律办理。断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蚀滋扰诸弊。

寻云贵总督桂良、云南巡抚吴其浚奏：滇省旧厂现只存十五处，并新开各厂，岁课四万余两。查石曹硐情形不一，往往见有矿苗，呈请开采，商丁甫集，旋以无砂废散。其设厂之所，先不过数十人，裹粮结棚，略有所获，则四方商贾，百工技艺，走集日众，多或至万余人。向委厂员弹压，平其争讼，择吏役诚实者数人，司文书出纳，官之薪水，吏之工食，皆有一定旧章，并无扰累。至可采矿地虽多，亦有不能尽准者。盖深林密箐，民、夷杂居，夷人嗜利轻生，动与汉民结讼。若再令挖取银砂，势必劫掠斗争，酿成事端，即土司境内亦必无碍田庐及附近边防，始可核办。报闻。〖14〗

十三日（5月29日）

16 向例，琉球国进贡回时，其接贡船一只，随带货物，

由闽海关奏明免税，而暹罗向无此例。近来，暹罗国王面谕其贡使，恳求接贡之年，免输关税。道光帝即谕两广总督祁𡎴、广东巡抚程矞采查照成案办理。至是，祁𡎴等覆奏称：暹罗国正副贡船所载货物，向免输税，至接贡船只，并无免税之例，惟念该国恪守藩封，输忱效顺，自应格外优恤，以示怀柔。请准其仿照琉球贡使京旋之正贡船一只，随带货物，免其纳税，其余副贡船一只，或此外另有货船，仍照例收纳，以昭限制。从之。

二十五日（6月10日）

1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甲辰科三鼎甲：状元孙毓汶，山东济宁人；榜眼周学浚，浙江乌程人；探花冯培元，浙江仁和人。至是，赐一甲孙毓汶、周学浚、冯培元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王景淳、孙廷元、刘熙载等二百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正考官为工部尚书陈官俊，副考官为左都御史文庆、工部侍郎徐士芬。

五月初六日（6月21日）

18 英公使璞鼎查自香港起身回国，公使一职由德庇时接替。〖15〗

十四日（6月29日）

19 先是，因各省扣存藩库应解部库之款久未解报，道光帝降旨，令各督抚等统限三个月解部交纳，然经户部查明，各省应解库之款六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五万两零，至今限期已满，已经解部或已报起解尚未至部者，计银五万五千七百六十余两，尚有银六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余两仍

未完解。至是，再谕令各省督抚迅即委员起解交部，如再迟逾，必据实参奏，以示惩儆。

十八日（7月3日）

20中美订立《望厦条约》。

耆英于四月十四日抵广州，五月初六日与美国公使顾盛正式谈判，至是，于澳门界栅外望厦村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亦称《望厦条约》）。〖16〗此约共计三十四款，除无割地赔款外，全部继承英国于《江宁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虎门条约》中所享有之一切特权，且有扩大和增加。

其扩大特权之条款主要有：一、领事裁判权方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华民有交涉词讼，其如何科罪，各依本国法律治办，通常限于刑事范围，而《望厦条约》则将中美民人间争执确定并扩大为既包括刑事之争斗、词讼、交涉，又包括民事因财产或人身权利之涉讼；并将此项规定扩大到其他外侨，“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二、协定关税方面：《江宁条约》第十条只言税率“秉公议定则例”《望厦条约》第二条则确定为“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即须得到美国领事同意，方可变更税率。〖17〗

其新增加之特权与利益主要有：“一、商船如不卸货，得在五口中的任何一口停留两天，毋庸缴税。二、既经缴纳吨税，船舶得前往另一口岸，毋庸重纳。三、货物既经起岸并已完纳关税，得转装另一口岸，并于进口时得凭海

关证件免税通关。四、准聘用中国人充任外国人的教习和采购书籍。五、据规定自美国条约签订之日起十二年后，得重新考虑修约。”〔18〕

21 福州开埠。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先于十五日到达。

十九日（7月4日）

22 御史刘良驹奏，淮北票盐试行有效，淮南事同一律，现在官引滞销，积疲已甚，亦宜设法变通，以期便民裕课。有旨，令两江总督璧昌详查情形，是否可以仿照淮北现办章程改行票盐。寻奏，淮南淮北情形悬殊，未便轻为试行。从之。

六月初七日（7月21日）

23 以班禅额尔德尼等控诉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额尔德蒙额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贪黩营私，谕令驻藏办事大臣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等逐款确查，据实参办。且谕：该诺们汗现掌之商上事务，暂由班禅额尔德尼兼管，第穆、济咙、呼征三人随同学习，俟一二年后，由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保举一人参办商上事务。

经查，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心存傲慢，藐视达赖喇嘛，动辄贪婪，扰害藏内人民。谕令革职。

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贪黩案发后，琦善以为其贪黩妄为，有出乎情理之外者，而推原其故，盖缘科条未备，遂得高下其手，故拟定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于九月二十六日奏上。章程重申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规定嗣后除事关外番及六品以上番目，与有

关地方之七品营官升调，无论僧俗，均应会同拣放外，其余悉令遵照章程，自行秉公办理，攸关黜陟者，按季呈报，以备考核，如有改易弊混，分别查参。〖19〗十二月初四日，理藩院议复章程二十八条，并奏言：所有臣等拟议该大臣所定章程二十八条，如蒙谕允，所有臣院《西藏通制》所载条款多与章程不符，且多未备，请即将不符条款删除，自奉旨后统以新定各章为断。得旨，依议。〖20〗

八月初三日（9月14日）

24 先是，因赴台商船稀少，应运内地米谷不敷搭配，刘韵珂奏请各营兵酌量改为一半折色。现经查明，台商困累，船只仍属无多，而各营兵粮自改议半本半折以来，按期领价，随时买食，亦于民食毫无妨碍。至是，刘韵珂奏请，所有台运内地各府厅县兵米兵谷，仍改为折色一半。从之。

初六日（9月17日）

25 准各国商船赴澳门贸易，照五口通商章程，一体纳税。〖21〗

九月初五日（10月16日）

26 京师禄米仓本年以放代盘，于春夏两季放过俸米、甲米十余万石，尚存米十余万石。花户承永奎、李昆等商议，将仓中旧斛十四支底面挫去寸余，待放米时使用。八月十四日放正白旗甲米时，即用此私斛量兑，装米十车。但被领米之副参领庆英等看破，当即用封条将车上米袋封好，用蓝靛于袋口涂画，并在廒底提出私斛四支，用封条

糊好画押，声称明日请本旗都统验明。承永奎等恐查出获罪，随将原封揭下，请人照依刻板刷印封条；又至仓监督四庆、刘涵家中禀明，以量米时荡刮过深，恐不足数，求监督开仓将米补足，得允后，另用官斛四支量米，抽换短缺米袋一百四十六条，企图弥缝。事发后，道光帝谕令宗室恩桂等查办，后移交刑部。至是，刑部奏请将禄米仓监督四庆、刘涵革职严审，负连带责任之海运仓监督王奉阿解任归案质讯。〖22〗

十二日（10月23日）

27 以伊犁将军布彦泰奏请，谕令于伊拉里克及布拉克泉红柳滩一带招户开垦，并令勘查其附近可垦之地。寻奏，伊拉里克附近之奎屯、苏沁滩荒地皆可开垦，只须挑挖渠道，引水入地，俱成沃壤。得旨：依议。

十三日（10月24日）

28 中法订立《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法国公使剌萼尼于六月三十日抵澳门，随行船舰八艘。两广总督耆英闻讯，即派员前往探问其来华目的，而剌萼尼不肯吐实。寻经剌萼尼请求，耆英于八月十八日赴澳门与之会见。二十九日，耆英拟折，向朝廷奏报交涉情形，略言：佛兰西夷使剌萼尼，来粤求见。奴才于十八日抵澳，即于二十日接见。该夷使剌萼尼及随从夷目斐例勤等，执礼甚恭，而于此来所为何事，初无一语提及。向久经住澳该国夷人加略利设法侦探，据称伊国使臣专为和好而来，欲求天朝加以恩礼，并无别情。迨诘以究竟有何请求，则

坚不吐露。溯查该夷到粤月余以来，叠经派员密访，有以为欲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夷者，有以为欲赴天津吁请朝觐者，有以为欲求西洋天主教弛禁者，甚且以为欲效英夷之所为，寻衅构难图据虎门者。复据西洋夷目委黎多禀称，闻佛兰西人欲求大皇帝恩准进京，在西洋堂居住，该堂本系伊国故址，未便给与别国。倘需用明习天文之人，伊国王情愿派遣，转送进京，仍复旧制等语。传闻不一，真伪难分。总因该国贸易无多，素称强悍，而此次忽来兵船八只，迹涉可疑。〖23〗

迨经相持数日，刺萼尼始带同领事北古，与耆英会谈。刺萼尼表示，法国向中国出口之货不过钟表等物，销路不畅，由中国进口之茶叶、湖丝等物，均非法国所需，故中英、中美所订之贸易章程，对法国无关轻重。其后，刺萼尼提出若干超出中英、中美贸易章程条款之要求，耆英以为多属必不可行，而遂加驳斥，仅准弛禁天主教一项。〖24〗

至是，耆英在停泊于黄浦江之法国一艘军舰上，与刺萼尼签订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亦称《黄埔条约》），共三十六款，乃依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订立。〖25〗

十月二十九日（12月8日）

29 先是，因阿克苏、和阗等处办理垦荒，酌给回户承种，又乌什办事大臣请裁屯撤兵等事宜，道光帝令哈密办事大臣达洪阿等查勘，然达洪阿旧疾复发，不能履任，至是改派林则徐查勘。谕曰：阿克苏等城民回杂处，现在开垦荒地，若令民户认种，究竟能否相安，及酌给回户承种，

日后有无流弊之处，必须另行派员，亲历各该城，体察情形，熟筹定议。伊犁前办开垦事宜，经该将军奏明委林则徐查勘，办理尚为妥协。著即传谕林则徐前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历履勘，并著布彦泰选派明白晓事之协领一员，随同前往勘视。再据常清奏，查出库车可垦荒地，捐廉兴工，请给无业回子承种。著一并交林则徐就近往勘。

清代新疆屯田，初以哈密为中心，逐步向天山南北路推广，主要形式为“兵屯”与“犯屯”，后“民屯”与“回屯”逐渐增多。招集内地汉民进行开发之“民屯”，集中于乌鲁木齐及其附近一带；由当地维吾尔等族民人进行开发之“回屯”，集中于伊犁河谷一带。道光十一年（1831）起，在喀什噶尔之喀拉赫依、巴尔楚克之毛拉巴什赛三等地，试办民屯，招集内地汉民修渠筑坝，垦地试种。二三年间，认垦之民源源踵至。喀什噶尔垦地有二万二百四十亩，认种民人五百零六人，巴尔楚克屯田已开二万四千余亩，招民人三百六十余名，试种夏秋二禾，均在九分以上，颇有成效。此后，因定则升科等，有屯民逃散，屯田未得发展。十六年，伊犁将军特依顺等奏请鼓励废员捐资招募眷民垦荒，奉旨允准。从此有废员报效招垦，如前河南道淡春台即招募眷民一百户赴巴尔楚克屯田，以此获赏六品顶戴，准予释回。上年，伊犁将军布彦泰在塔什图毕等处发动垦荒，并周历相度，准备劝谕捐工，在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上开垦，计划在三棵树一带推广民屯，在阿勒卜斯一带推广回屯。林则徐对屯务和兴修水利事均有建议。

阿齐乌苏废地系八旗兵屯之地，开辟于嘉庆七年（1802），后因乏水而废置。重新开垦，须先解决水利灌

溉。布彦泰拟引哈什河之水以资灌注，将塔什鄂斯坦回庄旧有渠道，展宽加深，即开接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并间段酌挖支渠，俾新垦之田便于浇灌。〖26〗林则徐上呈布彦泰，表示情愿认修龙口工程，藉图报效。〖27〗本年六月龙口工程兴工，林则徐承修龙口首段。其自备斧资，督率民夫，历时四个月，筑成一条六里有奇，宽三丈至三丈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之水渠。〖28〗布彦泰随即具折奏报林则徐等捐办之阿齐乌苏垦地完竣，且请皇帝起用林则徐，略言：查林则徐到戍，已及两年，深知愧奋。奴才每于接见时，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奴才鼠目寸光，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以其有用之材，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实可收得人之效。〖29〗于是有旨令林则徐赴阿克苏等地履勘。

30是月，广东潮阳天地会起事。

近年广东天地会活跃。上年八月，顺德县句容乡三合会与卧龙会械斗，参加者千余人，伤毙三命。本年正月，械斗规模扩大，顺德桂州乡三合会集合数县之众，与卧龙会械斗，凡数千人，死伤各达百人。七八月间，香山县港口、隆都各乡有外来三合会纠邀入会，“始犹数十人于夜间结拜，后竟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其结拜之处皆有路口，俱用枪炮把守，以防官兵围拿”〖30〗。八月二十八日，潮阳人黄悟空在港内乡空庙内与林大眉、黄河隆等拜双刀会，以黄为大哥，设坛立牌，扎篾圈为门，众人从双

刀下钻过，各给会单一纸。复制红布三角洪令小旗，交给林大眉等十人为凭，分头纠人入会。九月初八、初九、十三、十八、二十六，先后五起，共一百八十人，在港内、港尾、浦东、港边、灶浦等处陆续拜会，以林大眉、黄阿隆、李阿宅、黄阿五、黄阿璧为大哥，黄悟空为会总。漳浦人戴仙闻讯，亦同揭阳人林阿隆、黄大头等纠人结拜，取出抄自长乐人曾阿三之天地会歌诀图，添写“雄兵百万，英雄尽招”等字，自称天地会大哥，共纠得一百五十二人，九月二十八日、十月初八、十三日、十六日等日在揭阳县杨厝庵、坡嘴、马路、三洲等处分头拜会，以林阿隆、黄大头、郑阿葆和陈阿五为大哥，戴为会总，照双刀会仪式盟誓，分给黄悟空之会单。此两股双刀会声势甚盛，“应者万计，围揭阳城，郡中震动”〖31〗。兵巡道李煒煜檄令攻杀，当场杀死二十一人，林大眉等二百三十六人陆续被获，戴仙、林大眉、黄阿隆被凌迟处死，李阿宅等一百一十九人斩枭、斩决，其余一百二十五人绞死。黄悟空亦因潮阳县购捕，被妻弟缚献。〖32〗

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13 日）

31 敕谕十一辈达赖喇嘛：兹以尔慧性深沉，经文谙习，既著灵踪于韶岁，益坚戒律以壮年，承袭以来，皈依者众，朕甚喜之，故特依前辈达赖之例，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 喇嘛”，改授金册。尔尚振修黄，主持乌斯，本利济以佑民，迓庥祥而护国。所有图伯特事务，其悉依例董率噶布伦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延厘，众生蒙福，弥勤启迪，用副

绥怀。兹随册赍往银曼达等，尔其敬承，以光我国家无疆之休命。〖33〗

初五（12月14日）

32弛禁天主教。

在两广总督耆英与法国公使剌萼尼商订贸易章程时，剌萼尼坚请列入弛禁天主教一条。耆英无奈，只得代为奏请，九月十一日具《奏请将学习天主教之人稍宽禁令以示羁縻折》，说明交涉经过及弛禁理由，略言：查天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玛窦传入中国，各省愚民被惑人教，所在难免。惟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白莲、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嗣因其藉教为非，致有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之事，是以定例严禁。其随同习教之人，虽罪拟遣戍，但肯当堂跨过十字木架，即准改悔免罪，本属法严意宽。且自定例以来，京中间有破案，而各省拿办者甚属无多，亦系因其尚无不法重情，姑免深究，几与禁而不禁无异。现据该夷使剌萼尼再四吁请，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恩，将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如有诱污娼妇诓取病人目睛及另犯别项罪名，仍照定例办理。至佛兰西及各外国习教之人，止准其在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不得擅入内地传教煽惑，倘有违背条约，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经拿获，即解送各国领事官管束惩办，但不得遽加刑戮，致生衅隙。〖34〗谕曰：我朝于该国天主教本未严申禁令，且近年来中国亦无传习此教之人，现在该国条约内既经载明，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即许以开禁，亦无不可。惟此事大有关系，万无明降谕旨通

谕中外之理，其应如何措辞晓谕该夷，准其弛禁之处，著该督细心筹度，既可令该夷输服，且不至有伤大体。〖35〗

至是，耆英上《天主教弛禁简明节略附陈折》，说明依贴黄述旨事例，已将天主教弛禁之处，酌拟简明节略附陈，并拟谕旨依议二字，粘贴黄签恭候钦定。并称：如蒙俞允，奴才即行知该夷使钦依遵照，并移咨各督抚，一体查照办理。〖36〗

十一月十九日，耆英以述旨方式向外人公布弛禁天主教之上谕。〖37〗

33 是月，两广总督祁𡎴奏，广东琼州、廉州等府，近接外洋，有匪徒在交界地方劫掠，经越南国会同擒拿，请嗣后侦有匪迹，即知会该国一体堵缉。诏下部会议。寻兵部尚书裕诚奏：夷夏之防宜谨于未事，若以中国应捕匪犯，轻用外人兵力，即于体制未协，且恐沿边将士恃有外人协缉，废弛捕务，于海防转无裨益。〖38〗奏寝之。

十二月十六日（1845年1月23日）

34 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卓秉恬为大学士，调工部尚书陈官俊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日（1月31日）

35 河南中牟黄河堵口大工，同时挂缆，料士并进，迫压至底，复因水势涌激，间有刷蛰，竭两昼夜抢办，大工合龙，金门断流，黄水复归故道，畅达东趋。

36 是年，除福建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千九百四十四万一千三百三十六人〖39〗，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三十七万九千八百一十四石。

37 汤鹏卒。

汤鹏（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二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诗名，有《海秋诗集》二十六卷，于鸦片战争时期之时势，多感慨抑郁、悲愤沉痛之作。龚自珍评其诗曰："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40〗

38 福建漳州仿铸外洋银元，称"漳州军饷币"，以币面铸有此五字得名。重七钱四分，后减重15%。〖41〗

〖1〗《清史列传》卷四二《李星沅传》。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穆彰阿等奏遵旨再议耆英等奏葡萄牙人通商章程》。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耆英奏遵照部复妥议葡萄牙人通商章程折》。

〖4〗《清史列传》卷四十《潘世恩传》。

〖5〗《清史列传》卷三八《邓廷桢传》。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程矞采奏阻止美使顾盛晋京折》。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程裔采奏美使仍请晋京愿由内河行走折》。

〖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廷寄》。

〖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上谕》。

〖10〗《清代藏事辑要》一，410—411页。

〖11〗《清史列传》卷三八《贺长龄传》。

〖12〗《太平天国起义记》四节。

〖13〗洪秀全的传教活动，参见：《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起义记》。

〖14〗《清史列传》卷三八《吴其浚传》。

〖1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二，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耆英奏英使更换情形折》。

〖16〗《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51—57页，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17〗《鸦片战争》377—378页。

〖18〗《美国人在东亚》142页。

〖19〗《琦善等奏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折》，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见《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58—65页。

〖20〗《清代藏事辑要》一，417—430页。

〖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二，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耆英等又奏令各国商船准赴澳门贸易片》。

〖22〗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等为禄米仓花户私改官斛仓监督扶同隐饰请旨革审事奏折》，《道光朝北京粮仓吏役舞弊史料》下，《历史档案》1994年3期。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二，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耆英又奏连日接见法使大概情形折》。

〖2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二，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耆英又奏连日接见法使大概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耆英奏请将学习天主教之人稍宽禁令以示羁縻折》。

〖25〗《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57—64页，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26〗《清史列传》卷五四《布彦泰传》。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513页，《布彦泰片》。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512页，《布彦泰片》。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册513页，《布彦泰片》。

〖30〗《太平天国史料》1册500—504页，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31〗《海阳县志》卷二五《前事略》二。

〖32〗《清代会党史》202—203页。

〖33〗《清代藏事辑要》一，435页。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耆英奏请将学习天主教之人稍宽禁令以示羁縻折》。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廷寄》二。

〖3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三，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耆英奏天主教弛禁酌拟简明节略附陈折》。

〖37〗原件未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附录二十二，有一份《弛禁天主教的上谕》，即是“贴黄述旨”形式，然原是英文，末署十一月十九日（12月28日）。由此可知，向外人公布当

在此时。

〖38〗《清史列传》卷四十《裕诚传》。

〖39〗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五百六十万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40〗《龚自珍全集》241页，《书汤海秋诗集后》。

〖41〗《中国货币史纲要》194页。

清通鉴　卷二百二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公元1845年

正月初三日（2月9日）

1 黄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牟漫口后，上年三月，东河河道总督钟祥复勘，以上游四厅长堤均形单薄，请将堤堰坝工，择要兴修，估需银两，即由豫省动拨。如所请行。然七月又奉谕旨：频年军饷、河工一时并集，正供所入不无支绌之虞。倘此次大工可缓至明岁秋间再行办理，诸事益当顺手。钟祥、鄂顺安（河南巡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著即密筹全局，据实直陈。旋复奏，谓中牟大工势难缓办。得旨：赶紧修筑，钟祥、鄂顺安办理大工，责无旁贷。惟当相度机宜，实心经理，于慎重之中，力求妥速。固不可草率从事，尤不可迁延迟玩，坐失事机。钟祥、鄂顺安遂专心督办，并随时奏报办理情形。十二月二十四日，两坝同时挂缆，料土并进，追压至底。复因水势涌激，

间有刷蛰，竭两昼夜之力，赶饬抢办。大工合龙，金门断流，全河大溜，悉归故道，畅达东趋。至是报闻。有旨嘉奖之，并令督饬各员弁妥办善后工程。〖1〗

十九日（2月25日）

2 缓征江苏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铜山、丰、萧、砀山、宿迁、睢宁、海、沭阳、赣榆、江阴三十一州县及淮安、大河、徐州三卫积欠额赋。

3 是月，户部尚书敬徵奏：河南兰陵县下北河厅之庙工地方，系北岸七厅适中处，请令河臣常川驻扎，庶于上下洲控制得宜。寻东河河道总督钟祥疏称不便。谕曰：河工修防紧要，必需酌量变通，以期周密。嗣后著该河督于伏汛前半月迁驻庙工，先时布置，立冬后回济。〖2〗

二月初一日（3月8日）

4 道光帝颁敕封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册文，封其为宣化绥疆班禅额尔德尼，主持札什伦布寺一带寺宇。〖3〗

旋谕理藩院于本年三月内将额尔德尼应换之金册赶办完竣，命驻藏大臣琦善向七世班禅颁发金册，并传知下届年班赏换金印。

十三日（3月20日）

5 礼部奏准同城异县考试章程：嗣后各省童试，父子籍贯同城异县舛错者，于文到日，限一年内呈明更正。如其

父已故，间有兄弟异籍者，应令各入各籍，所生子孙，即以本身之籍为籍，不得复行两县通考。初应童试者，若其祖父未曾应试，应于初届报考时，查明现在所居室庐，并取具各结送考。既考此县，无论取进与否，以后纵有迁移，亦不得复考彼县。至浙江商籍童生例系取进后，分拨杭州府、仁和县、钱塘县三学，以致父子籍贯未能画一。嗣后其商籍各生，父子异籍者，限一年呈明更正。其应考童生，父兄曾拨何县，即从父兄之籍。如初次报考，则以现居室庐为断。卷面注明仁和、钱塘字样，各按本籍取进分拨。

6 以驻藏大臣琦善参奏前任大臣孟保、前任帮办大臣钟芳等滥提官物，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文庆驰赴四川，会同总督宝兴、成都将军廉敬查办。寻按实，奏请将孟保等分别严议、议处。又已革诺们罕挟嫌讦控琦善各款，讯系全诬，奏办如律。〖4〗

十五日（3月22日）

7 英军撤出鼓浪屿。根据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江宁条约》之有关规定，在中国全部还清战争赔款和五口通商前，英军继续占领定海县之舟山岛及厦门厅之鼓浪屿，迨还清赔款和五口通商以后，再归还中国，又规定须于道光二十五年还清战争赔款。〖5〗但二十四年五月，英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即向耆英提出，拟年底交还鼓浪屿。耆英以为“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而回绝德庇时，令其按约办事。德庇时又提出，英驻厦门领事在厦门无合适居所，故在鼓浪屿交还后，领事等仍住鼓浪屿，待厦门建好合适屋宇后，方可移居。耆

英认为此虽非用强占据，究非实在退还，故坚持英领事不得在鼓浪屿租居，而必须居于厦门，并飞咨闽浙总督，速为英领事拣择房屋，公平议租，俾及早租定，免致有所藉口。〖6〗英驻厦门两届领事记里布和阿利国均托故迁延，欲留住鼓浪屿，但耆英和刘韵珂坚不让步，并在厦门择一地段，令人为之建造房屋。阿利国只得同意，并表示将鼓浪屿全境交还中国，不再逗留。十二月，英军从鼓浪屿撤出一队。至是，英军全行撤走，仅英官英商五人因厦门住所甫经兴工建造，仍住屿内。〖7〗

二十二日（3月29日）

8 命两江总督耆英为协办大学士。

9 是月，贵州巡抚贺长龄请在镇远等处设兵捕盗。贺长龄以为：黔省下游镇远、黎平、都匀三府及古州厅所属，苗俗桀骜，以盗为生，州县差役，缉捕难周，故拟于古州、镇远两镇兵内挑选，或十名或五名，酌量地方冲僻，令其专拿盗贼，另选数名，作为余额，遇缺即补，无事仍就本营操演，不使旷废。至是奏请，且谓如此设兵，“责成既专，缉捕自倍臻周密”。诏下部议行。〖8〗

10 台湾府彰化县地方，陡遭地震，坍塌民房四千二百余户，压毙三百八十余人，此外受伤者为数尚多。〖9〗

三月初五日（4月11日）

11 向例，常捐大捐，均照例取具各该旗佐领图结及同

乡京官印结，然捐输各员，系各该生自行具呈，并不取具图结印结，此项捐生人数众多，常有隐匿犯案、改名朦捐之事。至是，给事中雷以諴奏请将捐输各员，随时详查，以清流品。有旨，令吏部于捐输各员铨选到班时，留心详查。

四月初二日（5月7日）

12 令查办青莲教。

青莲教总教主朱中立，暗号八牛，在湖北掌教。河南亦有教主，为范秉书。四川则为李一原。其中李一原最为活跃，在四川、陕西、甘肃一带传教，劝令吃斋，扶乩骗钱，布散妖言，转传徒众。前不久事发，李一原潜逃，其弟及子在四川被拿获。至是，报闻。有旨，令陕甘四川等省克期弋获。

经查，青莲教遍及四川、陕西、甘肃、湖南、湖北、云南、江苏、浙江、山东等地。湖南人谢致良随带徐传贵、文先觉、钟大环等在河南传教，兼传直隶，住处在开封府城门上，有“任洗心堂”条子。湖北之言致让等九人有经卷图像，语多荒诞。四五月间各被拿获。李一原亦在四川乐山县境被捕，寻正法。

十五日（5月20日）

13 英人进入福州城。

上年五月，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抵福州，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布政使徐继畬饬地方官为其在城外台南地方代觅民房一所，给令居住。九月间，英驻香港总督德庇时

至福州查看码头，徐继畬出城与之接晤，德庇时提出李太郭住所卑陋，李太郭即要求移居城内白塔寺地方。刘韵珂与徐继畬等认为《江宁条约》载有“领事住居城邑”之语，所云“城邑”二字原指城内而言〖10〗，英人所请并非违约妄求，但以省垣重地，与省外之郡县不同，且其所指之白塔寺地方民居稠密，未便使英人错处其间，故将和约内“城邑”二字解释为“兼指城内城外”，与英方交涉，以阻挡其进城。

刘韵珂对英人进福州城事，实则早有布置。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其任闽浙总督时，对福州作细心考察后，即形成一对策，曾在一奏折中称：“福州地势虽属省会，而民物之殷阜不但不如上海、宁波，并亦不如厦门。且民间交易皆用钱票，并无现银，即逆料该夷到此，即使开市，其贸易亦必不丰旺。惟茶叶一项产于建宁府属之崇安县等，为外夷必需之物，向来闽省茶贩至粤省售销，其价甚贵。即贩往宁波、上海、厦门等处，虽较粤省稍廉，而与福州茶价互相比絜，则福州更属轻减。该夷于中国各处，道里之远近，物价之低昂，无不深悉。其前在江南坚求此口，未必非专为收买茶叶起见。若先将此物阻令来省，则该夷之贪谋已折，再将别项贸易设法禁阻，俾令无一可图，则福州一口虽有如无。该夷不能开市，其势自难久住。”〖11〗至上年二月间，在李太郭抵省之前，刘韵珂即奏明，在茶商应行经由及可以绕越各处，节节设卡稽查，使内地茶贩先多阻碍，不以为便，必仍贩往粤东等省行销，不复来福州。道光帝对其“节节设卡稽查”之做法甚为赞赏，朱批：“所见所办俱好，切不可令该夷知觉，是为至要。”〖12〗

及五月间，李太郭抵省后，刘韵珂即与徐继畬商议，密派文武员弁，分赴各处查访，不准稍有偷漏。一面又委派熟悉情形之员，向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密加晓谕，谓外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商勿得即与互市，俾免外人在此勾留。各商均称不愿与之交易。故李太郭来后，虽屡将所带作样之洋布等物给人查看，欲图销卖，然民间绝无顾问之人。李太郭见情形如此，从不言及开市。其间，有美国货船一只进口，停泊月余，愿将各货减价出售，商民仍无人往向置买，船内美商因盘费罄尽，不能出口，遂向海关委员等吁求设法销变，俾令它往。刘韵珂即令各店铺向该船买得各货少许，该船得有资斧，即行出口，其临去之时，留下“此后断不再来”〖13〗之语。此后李太郭意更索然，将通商一事置之度外。

李太郭因福州通商困难，在城外无事可办，且恐有盗贼水火之虞，坚请入城居住，在所求白塔寺遭拒绝后，又另求乌石山积翠寺。刘韵珂等认为积翠寺在城内荒凉僻静之区，与居民并不毗连，无虞华夷杂处，且英人在省城者连领事不过两三人，其势甚孤，无虑其向民滋扰，遂准其移入积翠寺，以示笼络。据称，“该夷移寓之后，欢欣鼓舞，历赴各署踵谢，与民间亦毫无猜贰，彼此俱极相安”〖14〗。

刘韵珂以限制福州贸易，暂时达到阻止福州开市之目的。自美国商船离去后，再无他国船来。直至本年二月，始有一艘英国货船驶抵五虎门口外，英商驾舢板船进省，与李太郭相商，李太郭告以此地难以销货，该商停歇三四日，即至口外将货船开去。此事发生后，刘韵珂深为自得，

其奏言：臣等材识愚昧，原不能保此后该夷必不在福州开市，但以现在情形而论，则互市势有所不能。臣等惟有与藩司尽乎力之所能，阴加阻挠，密为钳制，使该夷不能即遂所谋。外则仍待以德意，曲示羁縻，使其冥然罔觉，无从藉词生衅，以免生枝节。如能所赖皇上福庇，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奏中且总结其数年来与英人交涉之经验，谓已稍窥英人“底蕴”，称：其意止在图利，并无不轨之谋。盖其国离中国七八万里，水程绵远，势不能跨越大海，尽率丑类，占我地方。况中国广土众民，总总林林，数逾万亿，无不以该夷为异类，羞与为伍。该夷见地势如此，人情如此，深知伊不能非分妄干，是以专惟谋利为事，未尝稍存异志。论者以该夷受抚以后，不免仍有桀黠之端，恐本年银款交清，或又启边衅。不知该夷之间形桀黠者，半则仍为谋利之计，半则欲中国加以优待，以为荣幸，初无别情。此时抚之之法，惟有刚柔互用，持大纲以折其骄，宽小节以顺其意，则边圉自必久安，可以所仰纾宵旰。道光帝称赞其“所论俱是”。〖15〗

三月十五日，刘韵珂等将英人移居积翠寺前后经过如实奏报。〖16〗至是，道光帝谕准英人暂行租住积翠寺僧房，并告诫刘韵珂等驾驭英人于一切机宜密之又密，不可稍暴端倪，致令有所藉口。〖17〗

二十五日（5月30日）

1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乙巳恩科三鼎甲：状元萧锦忠，湖南茶陵人；榜眼金鹤清，浙江桐乡

人；探花吴福年，浙江钱塘人。至是，赐一甲萧锦忠、金鹤清、吴福年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阎敬铭、胡瑞澜、徐鼐、何秋涛、文祥等二百一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副考官为兵部尚书许乃普、户部侍郎贾桢、工部侍郎周祖培。

五月初二日（6月6日）

15 布鲁特滋扰英吉沙尔。

四月间，英吉沙尔卡外，忽有布鲁特多人扑入图木舒克卡伦，并有布鲁特传牌，有分扑各卡、至城见面之语。据传，此系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大阿浑勾结卡外布鲁特滋事。伊犁将军布彦泰闻讯，即派员驰往侦探，且向朝廷奏报。是日，道光帝降旨，令迅速剿办，不可稍事迁延，并命布彦泰探访起衅缘由。

此次布鲁特入卡侵扰，规模不大，经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两城派出伯克带领回兵，在索胡鲁克将其击溃，擒获多名，余众旋即远窜。

寻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奕经奏报，已查明起衅缘由，称：此案逆首胡完即布孜尔罕因幼时从母依随张格尔，竟以逆裔自居，事隔多年，仍复蓄志报复，且自称和卓，以图煽惑勾结。谕曰：著将布孜尔罕及现在捕获从逆各犯内紧要人犯，一并解赴伊犁审讯。

布彦泰奉旨派员审讯，发现胡完供词与原卷迥不相符。道光帝闻报，以此案关系重大，著布彦泰、舒兴阿将该犯亲提研讯，不可稍存回护。

布彦泰正办理间，奉旨调任陕甘总督，即将此案移交

新任伊犁将军萨迎阿。经萨迎阿讯明，胡完本名萨密斯顶，并非布孜尔罕，亦无从逆情事。翌年七月报闻。道光帝遂追究此案责任，谕曰：奕经等审办此案，并不悉心研鞫，任听伯克诬拿教供，委员刑逼妄认，几至误入叛逆重罪，昏愦谬妄，莫此为甚。奕经著即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其他有关官员亦分别处罚。

十六日（6月20日）

16 礼部奏准乡会试士子怀挟章程五条：一、头场怀挟经书诗文，斥革枷杖，虽系误带，不准援减。二、头场挟带二、三场，二场夹带三场，埋藏取巧，斥革枷杖。三、二场误带头场文字，三场误带头二场文字，免其枷杖，仍斥革。其二、三场误带头二场自作文稿者，免其斥革，仍逐出不准入场。四、误带字纸包裹食物，及误带闲废字纸者，免其斥革，仍逐出不准入场。

六月初四日（7月8日）

17 准许比利时通商。

先是，北尔喀国领事兰瓦（按为比利时驻印度支那总领事），请法国公使刺萼尼带信给两广总督耆英，内称：伊国前百年间，曾来天朝贸易，嗣遭国难，遂以中止。今闻大皇帝恩施各国，心殊仰望，冀得一视同仁，并邀旷典。〖18〗经耆英等查明，北尔喀国即系曾经来粤通商之比利时国，该国停市已久。旋奉旨：比利时此次应否暂准贸易，并所请五口贸易章程，应否一体颁发，著该督体察情形，悉心妥酌办理。〖19〗至是，议覆：伏查西洋诸夷来粤贸易，惟

佛兰西、英吉利、美利坚三国设有领事，其余如荷兰、吕宋、大尼、黄旗、港脚、瑞典诸夷，间有货船驶到，多系由各国领事代为报验输税，该夷等衣服言语面貌，小异大同，其究系何国之人，实亦难从深考。兹若将兰瓦严行拒绝，难保其不潜附它国仍来贸易，转不足以示怀柔。拟俟查询明确，即将五口通商章程一体颁发。〖20〗从之。

六月二十一日，耆英派员“致送一道正式公文给专使，传达上谕，准许比利时在中国现有条约的办法下通商”〖21〗。

二十九日（8月2日）

18 南河总督潘锡恩奏报，运河中河厅桃源汛盛家河头段连日大雨，北岸纤堤被冲塌四十余丈，漫水冲过遥堤。

19 是月初旬，台湾府大雨连宵，飓风间作，近海处受灾极为严重，仅嘉义境内之下湖等九庄，悉为巨浸，其民人之沦入大洋者无从稽核，捞获海边及内港一带遗尸即有二千三百八十四具。统计造成难民近万人。另有“吕宋国〖22〗夷船一只”在港中被风击碎，二十六人遇难。〖23〗

七月初二日（8月4日）

20 钦天监奏，恒星表卷告成，道光帝命名为《仪象考成续编》。

二十六日（8月28日）

21 叶尔羌所属霍尔罕和巴尔楚克地方有若干新垦、未垦地亩，且有民户、回庄杂处其间，其如何开垦、升科，需妥订章程。伊犁将军布彦泰为此上奏，提出分别处理办

法。有旨：令大学士穆彰阿等议覆。至是议奏：叶尔羌所属霍尔罕新垦田九万八千余亩，已开挑渠道足资灌溉，因其地处偏隅，与回庄杂错，未便招民承种，应分给回户认种。至巴尔楚克地方，向无回庄夹杂，未种余地甚多，令该城大臣设法招徕，将余地全数招垦。新垦地亩征粮，照库车、阿克苏成案，每亩五升。因系新垦，收成尚薄，令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起科，该年只征收一半，至二十九年全数征收，照部价，每石折银五钱，留充该处经费。

寻议奏喀什噶尔开垦新地事宜，略言：该处地亩有河东、河西两块。河东之巴依托海，计地六万七千二百亩，因毗连回庄，无民可招，即拨给回户承种。河西之阿奇克雅黑，计地一万六千零九十八亩，招徕民户垦种。所有地亩，均仿照阿克苏成案，每亩征粮五升，每石折价五钱。自道光二十八年升科起征，当年征收一半，二十九年全数征收。得旨：依议。

22 耆英奏，丹麻尔国（丹麦）呈请设立领事，发给通商章程税则。得旨：丹麻尔国既系向来通商之黄旗国，贸易最久，并未间断，准其所请。

23 是月，广东香山天地会起事。香山人高名远（一作高明远）先年在山洞边拾得洪门会簿，即蓄意结天地会。上年十二月，其在香山县属草旅山与周佩居（一作周配琚）、黄孔怀等六十八人拜天地会。设洪令牌位，结篾圈为门，会众从门口纸刀下钻过。后改名为隆兴会〖24〗。本年七月，高名远率众起事于卓旗山，设文武都督、将军、元帅、军师名号。九月，香山协洪各香、知县陆孙鼎等前往剿捕，

高名远等五十八人被拿获。〖25〗

九月初二日（10月2日）

24 云南永昌府保山地区汉、回械斗。

本年四月间，回民马大等在保山板桥地方唱曲讥笑汉民，引起汉、回口角相争，以至互斗。汉族豪绅万林桂等利用此一事件，煽动汉民拆毁回民房屋，不许其居住板桥。马大、张世贤等即召集回民一千余人，齐集板桥附近之上村、金鸡村一带，传帖申明：不惹别处汉人，只与板桥万林桂讲理；不敢抗拒官兵，实与哨民作对。〖26〗而永昌地方官未能秉公处理，反而纵容汉族地方势力扑杀回民。金鸡村练头沈聚成等遂纠集“香把会”乡练，四出击杀回民。回民被迫举行抗官起事。八月，回民聚集于保山猛庭寨，连续出击思母车寨、枯柯街、陶家寨等地，杀死世职高朗、都司杨朝勋、守备潘惠扬及兵丁百余人。维时，迤西道罗天池、署邓川州知州恒文先后奉札前往查办，然回众越聚越多，屡有攻打营盘之事。汉民亦喧传回民起意进保山县城，欲将汉人杀尽。

至是，金鸡、板桥之“香把会”头目以官给“防匪之谕”为凭，纷纷带练进城，声称援救，遂与官兵一起将城内回民无分男女老幼混行杀戮，城外五十余回庄亦遭洗劫，回民惨死者四千余人（又作八千余人，或一万余人）。

事后，迤西道罗天池诬回为匪，向云贵总督贺长龄禀称：“因永昌回匪滋事，城内回民众多，恐其乘机窃发，率领兵练，昼夜提防。是月初二日寅刻，忽闻城内清真寺楼上，枪炮齐发，各街巷回民四路杀出，喊声沸腾。各弁

兵立即开放枪炮，奋力攻捕，烧其住房。保山县练总沈聚成，飞带哨练，以一半在城外防截，一半入城赴救，合力围打。而寺楼坚固异常，鸟枪劈山等炮，发至百余出，分毫无损。因火枪穿入窗槅，将该匪私藏火药一时轰起，寺楼尽倾。于是兵练得手，将该寺藏伏各匪，尽行击杀。复经署提标右营游击刘桂茂侦知军器库旁伏有回匪多人，带同兵练攻击，直至酉刻，始尽歼除。而先经收监之回民杨忠家楼上，枪炮又起，时值天黑，人心慌乱，该文武与调赴军前之邓川州知州恒文、练总沈聚成等，分派兵练，围住不动。一至黎明，即将各匪击杀，搜获龙文铁甲、红蓝各色顶子、绿缎补子、枪炮火药等件。”〖27〗罗天池等因平“匪”有功，均受到朝廷嘉奖。

二十八日（10月28日）

25 上年十月，林则徐受命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历履勘，遂于十二月十七日从伊犁起程。本年三月，与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会合。全庆于正月奉旨偕则徐履勘。林则徐等历经半年，查勘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喀喇沙尔八城，勘查地亩五十七万八千余亩。〖28〗

在履勘中，林则徐等随处提倡兴修水利，以资灌溉。如勘查喀喇沙尔后，即提出建议：库尔勒距喀喇沙尔二百余里，查环城一带所用之水，应于前年开浚北大渠南岸，接挖中渠一道，引入新垦地内，又于地内分挖支渠两道。其库尔勒北山根地亩，须用开都河之水，该河南岸山根，旧有龙口一处，为回庄引水之渠，今新垦民田，未便仍用

回渠之水，应展宽龙口，加工修筑，并别挖大渠一道，即与回渠并排，并于新垦之地，分挖支渠四道，地尾别挖退水渠一道。〖29〗在吐鲁番则倡修卡井（亦称坎井），其奏言〖30〗：查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掘井取泉，以资浇灌，名曰卡井。每隔丈余，淘挖一口，连环导引，水由井内通流，其利甚溥，其法颇奇，为关外所仅见。此次垦地，不无高阜之田，难令渠水逆流而上，应听该民户于盐碱空闲之处，自行出夫挖井，冬春山水微时，可补不足。〖31〗

至是，以林则徐履勘新疆南北各城开垦事务著有微劳，饬令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二十九日（10月29日）

26 理藩院接朝鲜国王咨文，称英国船只屡次移泊该国境内，量山测水，并有交易之说，请饬禁。谕曰：朝鲜臣属天朝，恪守藩服，迥非他国之比。英国自定约以来，一切章程均应遵守，彼此相安。

27 是月，御史张修育奏请将向例赏各省耆民绢棉米肉，改给顶戴，九十以上者八品顶戴，百岁以上者七品顶戴，百二十岁以上者六品顶戴，其百岁以外者，除给顶戴外，仍给建坊银两。有旨，命大学士及军机大臣会议。寻议奏：据奏，此项每至层层剥削，与其虚糜帑项，徒便侵吞，何若恩赐衔名，弥彰宠异。应如所请，并分别年岁，以示限制。允之。〖32〗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9日）

28 上海开埠初时，抵埠之英国人仅为少数教会中人及来自广东之商人，暂住城外乡村，房屋窄小简陋，且交通不便。英国派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官巴富尔为改善此种状况，拟出资向华人购地，自行建筑，居住营商。经与上海道宫慕久反复磋商，至是订立《上海土地章程》（亦称《上海地皮章程》）〖33〗。章程划定四至，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东临黄浦江，北及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为英人居留地界。西界当时未定，后定为界路（今河南路）。全部面积八百三十亩。章程并规定洋商租地后，得建造房屋，供家属居住并供适当货物储存，得修造教堂、医院、慈善机关、学校及会堂，并得种花、植树及设娱乐场所，但不得储藏违禁物品，亦不得乱放枪弹，更不得击枪射箭，或作扰乱行为，伤害他人，惊吓居民。

初四日（12月2日）

29 先是，民人周文盛呈控给事中双寿嘱托巡城御史万超受贿妄拿，有旨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至是，讯明覆奏。得旨：此案已革吏目蒋勤培，以不应承审之案，经该城御史批委，并不禀辞，且听许嘱托，辄将无辜妇女，滥行责押，实属任性妄为，仅予革职，不足蔽辜，著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给事中双寿，为铺户再三情托，复串嘱捏供，殊属卑鄙。御史万超，于副指挥审报之案，违例改派吏目，虽讯无授意曲法情事，惟以风宪官听受嘱托，并谕令吏目追问妇女，以致该吏目滥行拷讯，实属乖谬。双寿、万超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给事中陈庆镛于万超

向商改派吏目讯案时，随同批发，咎亦难辞，著交部严加议处。

30 以伊犁将军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赏加四五品京堂林则徐三品顶戴，署陕甘总督。

初五日（12 月 3 日）

31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准回疆新垦地亩事宜：内地换防各城官兵例准告驻，班满酌留十分之三。以后告驻兵丁愿领地承种者，准其徙眷常驻，不限以十分之三。发遣伊犁、乌鲁木齐罪犯，择其情有可原、携有妻室者，赴回疆承种地亩。陕甘等省暨关外各处文武官员能资送眷民到回疆领种地亩者，按户口多寡，道路远近，分别奖励。发遣新疆革职官员，如能捐资招徕户口，准减年限。

十二月二十四日（1846 年 1 月 21 日）

32 国史馆缮写《大清一统志》成。

33 是年，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二千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七百三十人〖34〗，存仓米谷三千二百三十万一千二百十八石。

34 英国人在广州设立柯拜船坞，是为外资在华经营之最早船舶修造业。

〖1〗《清史列传》卷三八《钟祥传》。

〖2〗《清史列传》卷四一《敬徵传》。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杂档：《敕封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册文》，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吉日，见《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354页。

〖4〗《清史列传》卷四十《文庆传》。

〖5〗《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31—32页，《江宁条约》。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四，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耆英奏与英使交涉收回鼓浪屿及令在厦门租房片》。

〖7〗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报福州厦门英人已有住处及鼓浪屿兵已退事奏折》，《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2期。

〖8〗《清史列传》卷三八《贺长龄传》。

〖9〗据《中国地震目录》载，此次震级七级，烈度九度（《中国地震目录》167页）。

〖10〗刘韵珂等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所上《为报福州厦门英人已有住处及鼓浪屿兵已退事奏折》中谓“原议和约内所载领事住于五处城邑一语，并未分别内外”，而在同一日所上《为陈年余筹办福州夷务并揣测英情事奏片》中又谓“臣等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住居城邑之语，所云城邑二字原指城内而言”。（《奏折》与《奏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2期）如此则对“城邑”一词有两种解释，前一种解释写在“奏折”中，可能抄载《邸抄》，对外公开，后一种解释写在“奏片”中，乃专给道光帝看，不对外公开。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陈年余筹办福州夷务并揣测英情事奏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2期。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陈年余筹办福州夷务并揣测英情事奏片》。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陈年余筹办福州夷务并揣测英情事奏片》。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陈年余筹办福州夷务并揣测英情事奏片》。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陈年余筹办福州夷务并揣测英情事奏片》。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报福州厦门英人已有住处及鼓浪屿兵已退事奏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陈年余筹办福州夷务并揣测英情事奏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2期。

〖17〗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为驾驭英人事宜密之又密事上谕》，《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2期。

〖1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四，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耆英等奏比利时遣领事兰瓦来澳求市请旨办理折》。

〖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四，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廷寄》。

〖2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四，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耆英等奏请准比利时一体通商并美利坚立国大概情形折》。

〖2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374页。

〖22〗清代通常以“大吕宋”指西班牙，“小吕宋”指菲律宾，此处“吕宋国”何指，不明。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台湾

镇总兵武攀凤、台湾道熊一本折，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47—48页。

〖24〗《清代天地会源流考》108页。

〖25〗《清代会党史》203—204页。

〖26〗《耐庵奏议存稿》卷一一《审办永昌滋事匪犯折》。

〖27〗《耐庵奏议存稿》卷一一《搜捕永昌府城内应回匪片》。

〖28〗《林则徐传》（增订本）512页。

〖29〗《清史列传》卷五二《全庆传》。

〖30〗林则徐与全庆在履勘中，随时奏报，均由全庆奏上。

〖31〗《清史列传》卷五二《全庆传》。卡井其法颇奇，林竞所著《西北丛编》对其记述颇详："公（按指林则徐）察吐鲁番地苦热，缺水，又不雨，乃熟勘地形，发明坎井之法"（按实为推广坎井之法），"开井之法，先择雪山之下，察其地为立上，而其下有伏流，便可试于低处开掘，深则数十丈，浅则数丈，如得水，则向前距离丈许，再掘同样之井，愈前而掘愈浅，至地面为止，向后亦距离丈许，掘法如前，愈后而掘愈深，然后复于井底通阴沟，使各井相通，则水不需人力，自从最浅之井流出地面，其旁另筑淖池以贮水，设闸以司启闭。（241—242页）

〖32〗《清史列传》卷四十《卓秉恬传》。

〖33〗《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65—70页。

〖34〗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七百六十一万二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

并不查照办理，本有应得处分，并非法外加严。〖1〗谕曰：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学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惑，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2〗

当法使为天主教事与耆英交涉时，美国传教士亦为基督教新教向耆英交涉，要求享有天主教在华传教同样权利。耆英答称：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至规矩之或异或同，断无分拒之理。〖3〗于是基督教新教亦获得与天主教同样传教权利。〖4〗

三月初三日（3月29日）

2 查办福州南台港事件。

福州开埠一载有余，中外大体相安。是日，一艘英国商船驶入福州，停泊在南台港内，一群水手登岸，赴市购买鱼肉，价未给足，即将鱼肉携回，各店铺为此均抱不平。适一英人阿金带同一广东跟役在街行走，道路狭窄，阿金被乡民林森森误碰一下，阿金即持拄手小木棍殴伤林森森颏角，林森森负痛逃避至杨焕枝油蜡店内。杨焕枝上前解劝，阿金又将其油缸打碎。维时，附近居民铺户及过路人等，相继踵至，聚集街衢，咸谓英人、粤人欺人太甚。恰

又有英商记连及广东人先后走出，民众疑其帮护，即投掷柴棍、石块、瓦片，将其击伤，并连及其他过路英商及跟役。初六日，有民人扛抬酒瓮经过洋馆门首，被管门之广东人误将酒瓮碰破，致相争论，店户、路人愈聚愈多。适有广东数人在街上走来，内有一人见众人拥挤，施放手枪，希冀将人惊散，却伤及两个过路人。民众愈加不平，相呼赶至洋馆，欲找英人理论。路遇一黑人，即将其殴伤。至洋馆，福州人黄坤坤等欲乘机抢劫，便鼓动众人闯进洋馆，抢出一只银箱及零星物件。黄坤坤等打开银箱，将里面二千三百元全部分光，然后逃散。

事发后，福州地方官一面派兵捕拿抢劫者，一面派员弁密察英驻福州领事阿利国动静。其时阿利国住在福州城里乌石山，闻讯颇为紧张，要求地方官加以保护。员弁即答以此番闹事，本系尔等起衅，现在南台百姓百数十万，皆动公愤，嗣后尔等再不约束“夷众”，激成众怒，官为保护，亦属无济。阿利国表示必当明定条规，严谕船馆各色人等，不许再惹事端。十三日，阿利国等谒见福建巡抚徐继畬，徐即谕以此后必须严行管束“夷众”，中国官员亦禁止百姓，不许欺凌远人，两不偏袒，方可永敦和好。

“闹事者”被捕后，经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审问，将黄坤坤处以绞刑，其他或流徒，或仗责，共判罚二十八人。而滋事之英人，则交给英国领事自行查办。〖5〗其中施放手枪者系假冒通事，先逃回广东，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到福州假冒通事，被拿获。〖6〗

初六日（4月1日）

3云南永昌保山县回民起事。

上年九月，永昌保山县回、汉械斗，官府介入，屠杀大量无辜回民，引起广大回民强烈不满，猛庭寨回民马大、张世贤遂聚众报复，滋扰汉民村庄，攻打官兵营盘。云贵总督贺长龄派迤西道罗天池、提督张必禄等督兵堵剿，击毙马大等五六百人，至十一月平息。本年初，逃散之回民逐渐返回，且杂有外来回民，共百余人，至永平县衙要求归还遗产，知县景尧村谕以“田各有主，固不准汉民霸种，亦难听回民妄认，致起争端”〔7〕。该回民散去，辄于城乡市集粘挂揭帖，谓上年永昌汉回互斗，回民死者较多，必须报复，方雪此恨。随于县属龙街，邀抢客货。后各处回民陆续汇聚猛庭寨，约二千余人。至是，在黄巴巴率领下攻打飞石口营盘，署守备赵发元、外委杨廷佐死之。初九日，黄巴巴等欲攻永昌，为张必禄击败，黄巴巴等数百人被杀。余众在蔡阿洪等率领下退回猛庭寨，据险相持。

四月初，贺长龄调威远、东川、开化、昭通、蒙化等处兵弁前往助剿。起事回民被包围在猛庭寨中，人多食少，多次冲出抢掠，伤亡惨重。蔡阿洪等见势不敌，率众出逃，而一路遭追杀。蔡阿洪等三十余人逃至永平县，被兵练格毙。

事平后，贺长龄上《汉回夙嫌未释亟宜化导片》，分析汉、回构衅原因，提出善后措施，略言：查滇省汉回构隙，始于嘉庆初年。彼时争利斗狠，均在厂地。至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缅宁、云州、顺宁连次互斗，其祸遂

及于地方。臣悉心体访，因近年厂务渐疲，四外游匪散在各处，汉回夙嫌未释，偶有争端，而游匪之好事者，非怂恿汉民，即附和回民，遂致迤西一带，凡有汉回错处之区，内相疑忌，外各猜防。回民本护其同类，汉民又私设牛丛，分朋树党，积不相能，往往酿成巨案。上年之张世贤，此次之黄巴巴等，虽首要均就歼除，而余孽终未净尽。化之实难遽化，诛之不可胜诛。总由气类各分，是以猜嫌易起。必须破除界限，方能永杜祸根。臣现会同抚臣，剀切示谕，责成道府督率所属州县，禁革牛丛，力行保甲。无论汉回，凡上著民人悉令互相保结，联为一体。牛从革，则众无可持，互相保，则隙无自生。并择明白诚实衿耆，遇事劝导，驱逐游匪，以绝其交构互煽之端。〖8〗下部议行。

二十三日（4月18日）

4 道光帝谕曰：避名之典，我皇祖高宗纯皇帝特降谕旨，以后不经用之字改避，复谕以奕字辈以下亦可推广此意，永远遵行。朕御极初年，曾经降旨豫示奕、载、溥、毓、恒、启等字，缺笔书写。因念国家燕翼相承，宗支蕃衍，依次命名者，久而逾多，自宜推广前奉谕旨，援引二名不偏讳之义，用示折衷。将来继体承绪者，上一字仍旧毋庸改避，亦无庸缺笔，下一字应如何缺笔之处，临时酌定。是著为令典。

二十八日（4月23日）

5 订立约束雍希叶布族章程。署陕甘总督林则徐据甘州、凉州一带士民告称，驻牧大通河脑之雍希叶布番族，

有勾通果洛克番贼滋扰情事，又据各营县拿获汉奸供述，与士民所称略同，即饬令西宁镇总兵站柱、西宁府知府庄俊元等率兵前往大通河脑查办。经查，雍希叶布并无滋扰情事。林则徐等以为：西宁边外番族种类极繁，或者别种番贼，先则嫁名影射，今已移步换形。为分别良莠，防止嫁名影射，至是特奏请订立约束雍希叶布族章程四条，略言：一、令该番堵截贼路，奋剿立功。二、令该番全行薙发，以免混淆。查甘省住牧之蒙古熟番，率皆薙发留辫，惟河南之野番及川省之果洛克等族，均系留发被面，故生番熟番之异，即以薙发为分。而雍希叶布一族，自道光十八年（1838）准其依附蒙古住牧以来，仅止该百户长薙发留辫，其所属众番，仍蓄留全发，与野番等初无二致，无怪沿边及附近军民群疑该番为贼伙党。兹经站柱等传集百户长头人等，宣示德威，伊等带领番众多人，同至营盘，环跪感泣，佥称情愿薙发留辫，以释群疑。即饬站柱等取具该百户等番字切结，倘以后再有该族番子蓄留全发，混入野番行抢，一经被获，除将本犯加等治罪外，该百户等亦必从重示惩。三、番族户口，应责成盟长百户随时认真查报，以祛流弊。四、买易粮茶，应严禁溢额，以杜接济。〖9〗下部议行。

四月初二日（4月27日）

6 以江省商米运津，筹议收买，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派员前往经理，略言：江苏省招商买米，由海道运至天津售卖，今米船抵津已有数只，白米销售甚形踊跃，粳米一项，议定由官收买，现已筹款办理。所有此项米石，请令

仓场侍郎派委坐粮厅监督一员，带同经纪斛只，速赴天津按船验明米色，再由天津道按照市价公平收买，委员分运解通，以重储备。从之。

初五日（4月30日）

7 以台郡孤悬海外，民情浮动，且近年来地震、械斗以及风水之灾，层见叠出，必须库贮充盈，方可有备无患，诏准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请续拨银十万两，准其即在捐监归补贮银两内，如数动拨，解台贮备。

闰五月初八日（7月1日）

8 焚毁循化厅属黑错寺。

以近年甘肃藏族居住地区经常发生抢劫及戕官之案，道光帝命署陕甘总督林则徐会办“番务”。林则徐于本年二月初五日移扎西宁，以便与西宁办事大臣达洪阿商办。经查，上年循化厅卡外发生四起“番贼”拒捕戕官事件，有三起已究出端倪，并派营员陆续拿获行凶各匪，惟洮州厅所属土千户杨国成捕贼被戕一案，凶贼束奴脱巴等躲藏于黑错寺中，未能拿获。

黑错寺系甘肃西宁府循化厅卡外之一喇嘛寺，僧院达数百余所，僧众逾八万，寺内职事之僧有“捏勒巴”、“大吉哇”、“小吉哇”、“香佐”、“盖魁”等名目，系由在寺喇嘛轮流充当。该寺占有大量土地、佃户，分置八十余庄，由各庄头人负责收租，派夫当差。黑错寺且有武装，“平时则率众行抢，犯案则匿犯抗官，恶习相沿，几于莫敢过问”〖10〗。

以黑错寺距循化甚远，而与洮州切近，林则徐派洮州副将札勒罕带官兵三百人及土兵一千余人前往查拿凶犯，并令署循化营参将张奉明带兵驰往协缉。官兵在黑错寺附近遭“番贼”袭击，互有伤亡。林则徐以札勒罕老迈无能，请旨令休致，又委派西宁镇总兵站柱前往剿办。站柱于四月二十九日到营，令黑错寺交出凶犯。黑错寺交出五人，但均非主犯。于是站柱挥兵进剿，黑错寺又交出六人，仍无主犯。林则徐与到任之陕甘总督布彦泰商议〖11〗，令站柱务必攻其要害，歼其渠魁。而站柱却具禀力请撤兵，谓可就此收场，免致聚众复抗。布彦泰即将站柱撤回，而令达洪阿统兵剿办。

至是，达洪阿驰抵距黑错寺二十五里扎立营盘。经侦察部署，于十一日督兵进剿，一路击溃迎敌之马步兵，后将黑错寺包围。寺内僧众闭门抵拒，官兵奋勇撞入，且将该寺放火焚烧，是夕光焰通宵。洮州、河州附近民人闻信来观者，数以千计，“无不同声称快，洵足以大振军威”〖12〗。

寻向黑错寺附近藏族及僧众严立条约数事：一、不许劫掠仇杀。二、不许勾结汉奸。三、不许私置鸟枪。四、但许牧养牛羊，不许蓄马。五、官粮不许抗欠，差传不许玩违。〖13〗

六月初三日（7月25日）

9英军撤离舟山。

《江宁条约》规定，迨中国偿还全部赔款后，英方归还所占舟山。上年，赔款已偿清。本年三月初九日，钦差大臣耆英与英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虎门签订《英军退还舟

山条约》，其中规定：英军退还舟山后，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大英主上应为保护无虞，乃归中国据守；此系两国友睦之谊，无庸中国给与兵费。〖14〗

此后，驻舟山岛一千余名英军分别于闰五月二十八日、六月初一日，陆续登舟，至是一并开行，撤离南去。英商亦离去。〖15〗

三十日（8月21日）

10 在道光二十二年（1844），订有章程，不准民人私越边界，至朝鲜界内垦田结舍，然地方官奉行不力，越界恒有发生。盛京将军奕湘方接朝鲜来咨，告有民人越界。奕湘即行奏报，且请严禁在江边盖房垦地。谕曰：内地与朝鲜交界之处，前已有旨，不准民人私越边界，垦田构舍。何至甫越三四年，仍有民人潜往结舍垦田之事？著奕湘等遴派明干之员，将各犯拿获，严行究办，并将草舍山土全行平毁。

寻奏，奉天越边各犯，多系山东、直隶流民，屡次出边。有旨，著刑部妥议章程。旋刑部议奏：嗣后出边偷窃人犯，递回后仍复出窃，即照再犯例，先在犯事地方枷号两个月，加等问拟杖徒，再犯、三犯即以次递加。该州县等于流民收管仍复逃脱滋事者，一名罚俸六个月，二三名罚俸一年，四名至六名罚俸二年，七名至九名降一级留任，十名以上，降二级留任。从之。

七月十一日（9月1日）

11 先是，二月间，浩罕明巴什木素满库里遣额尔沁到叶尔羌呈递禀字，内称欲抽七城贸易之巴达克山、克什米尔、推依博特等外商货税，并收取希皮察克布鲁特租子，经叶尔羌参赞大臣赛什雅勒泰驳回。寻赛什雅勒泰派浩罕之托胡塔等出卡侦探，报告称，前次差来额尔沁实系木素满库里所遣。旋据喀什噶尔贸易之安集延呼岱达奈迈提呈递浩罕明巴什木素满库里禀字，称：于卡内居住克什米尔、巴达克山货税、希皮察克布鲁特地租，前已赏了他们；于推依博特路上色列克尔雅地方，将回子迈买底里敏放了卡子伯克，在彼抽收货税；要在巴达克山路上筑城安卡收税。经赛什雅勒泰据理晓谕，该呼岱达方为馨服，已唤回迈买底里敏，并将卡子概行拆毁。至是报闻。有旨：令选派妥当晓事之回子，出卡密访确情，据实具奏。

12 是月，胡有禄起事。胡有禄，广西武宣人，被称为“斋匪”〖16〗，实为天地会人。至是，率众攻湖南永州府宁远县，为官军所败。次年，与其兄胡有福及罗大纲等攻扑广西阳朔。胡有福被杀，胡有禄与罗大纲逃逸。〖17〗

八月初五日（9月24日）

13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覆伊犁将军萨迎阿奏开垦乌鲁木齐地亩章程：镇西府所属宜禾、奇台，迪化州及所属昌吉、阜康、绥来、济木萨、呼图壁，噶逊所属柴节博，库尔喀喇乌苏所属奎屯，精河所属托托克台，共十一处，开垦地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九亩，其所招徕各户实系旧户旗族，

非口内新迁者可比，定限二年升科。而新疆定例本系六年升科。

14 是月，两广总督耆英奏上练兵储饷事宜，并缮唐陆贽《守备事宜状》。有旨：各将军、督抚、提督等咸录一道，置诸座右。〖18〗

九月初九日（10 月 28 日）

15 为筹款招商运米，以济仓储，御史朱昌颐奏，请将上年准给老民顶戴而节省之银两（按，向例赏给老民银两），酌提若干，令各州县招商买米，由乍浦、上海海道，运至天津。有旨：令酌量情形，妥议章程。寻两江总督璧昌等奏：查本年商人王学敏等，备价买米，运赴天津售卖，已有成效，自应仿照举行。兹据商人沈杏堂、顾坤等具禀承认，买米贩运到津，其有资本不敷，每石请借运本银一两，出具互保切结，于应给米价内扣还，万一重洋有不测之虞，均摊赔补。现以老民节省银两内，实无存款可提，所有该商等请借运本，拟即于海关夷税项下，就近拨给作正开销。从之。

16 朱昌颐复奏陈清除漕务积弊。江南漕务积弊极深，其中最为突出者乃层层需索，至使费用繁重。朱昌颐对此作详细揭露，其奏言：窃查南漕定额四百数十万石，现当南方连岁丰收，如果各省粮数如额运通，岁额支放外，足可有余，乃近年江浙漕额最多之州县每有展缓者，则以费用繁重故耳。小民之所有者米也，州县取之于民，弁丁取之于州县，部书仓役又取之于弁丁，层层需索，无非闾里

之脂膏。于是狡者包揽，悍者抗违，更有刁猾串通胥吏捏报灾分，地方官恐其滋事，不得不预请展缓，督抚亦以敷衍。目前之计，不得不据详入告。皇上轸念民生，无不恩膏立沛，岂知额数虽减，而民间所纳实倍于向时未减之数，是江浙频岁减漕有损于国，无益于民，而官又惴惴焉视若畏途，皆徒饱内外奸蠹之囊橐而已矣。若不严加禁革，恐数年间，民力难堪，将贻患不独漕务也。奏中提出三项建议：一、仓储诸费应裁。二、帮弁诸费应裁。三、地方诸费应裁。〖19〗下部议行。

寻钦差户部左侍郎柏葰上奏揭露“包揽完漕”之弊病，略言：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目，以致畸轻畸重。至旗丁津贴，原有定额，近来总以米色为词，多方挑斥，逐渐加增。请饬下督抚认真查察，倘有前项大户、小户、包户各名目，概行禁绝，一律均收，不准旗丁额外多索帮费。如所议行。〖20〗

十月十五日（12月3日）

17 云南大小猛统地方回民起事。

大小猛统地方回民一千余人，在马帼海、海连升等率领下起事，闯入缅宁新寨，强抢烧杀。署云贵总督程矞采闻讯，急令腾越镇总兵李能臣、署迤西道黄德濂酌带兵练，驰往堵剿。

马帼海系甘肃大通县回民，曾因在缅宁厅地方误买赃马，被控差拿，其戮伤差役身死，经审拟斩候，在由省发

回监禁途中脱逃。本年九月，其在大小猛统地方起意，商令回民海连升、谢郎子等，辗转招集一千余人，藉道光十九年（1839）客民械斗杀死回民之嫌，同赴缅宁厅抢杀滋扰。

十月二十八日，代理云州知州顾壬浚，奉文处决该州拟绞监犯马子鸣、易帼亮二名。回民马登霄闻信，因怀同教相好，起意纠抢放走。随向同寨回民掌教马帼相等商允，聚众百余人，持械中途抢夺。遂将二犯劫去。

十一月初，新任云贵总督李星沅到任，接受署提督荫德布建议，调腾越、龙陵、鹤丽、普洱、威远、维西、开广、楚雄及提标兵一千八百余人，分两路包抄，预备同时夹攻。

缅宁起事回民，闻知官兵将至，共商他窜。海连升商于马帼海等，率六七百人，奔赴云州，抗拒官兵。马登霄亦带人加入。

十二月初三日，总兵李能臣统兵进剿云州，“先后接仗数十次，约毙贼匪六七百名，生擒三十七名，又寨回勒献二十名，又各乡练堵拿截杀，击沉无数，匪党始就肃清”〖21〗。马登霄、海连升、马帼海被俘，遇害。

明年三月，李星沅奏上《复陈办理云回通盘筹画片子》，分析近年汉回互斗原因，提出对策，略言：

滇省汉回杂处，迤西各属尤多，非外寇诸夷可比。从前互斗之案，不过民与民仇，近则渐移之官，甚且各厅之匪。盖回民心齐性悍，频年逞忿报复，汉民力不能支。节经地方官请兵查拿，回始受创。若止知有汉民，而回民怨官矣。汉民既受荼毒，藉兵雪仇，喜为官必灭回之说。一

有官兵治回，辄欲尽杀乃止，官未允许，又若不知有汉民，而汉民亦怨官矣。于是回民之狠戾者，愈结匪为心腹，以肆其强横。汉民之狡黠者，亦藉匪为爪牙，以巧于讹索。而各路各厂游匪，因以为利，任其所之。人众则数无可稽，地广则势不易禁。

边郡不知有法，由来久矣。方今亟务，莫如执法，莫如持平以执法。汉回同体，犯则重惩。如治乱丝，必徐为理。如束急水，必大为坊。准除暴安良之施，绝欲速见小之弊。慎选文武，责成公当，保甲以清内匪，团练以御外匪，各路严巡卡以杜匪之往来，各厂严簿籍以防匪之出人，庶于元气无损，而于大局有裨。〖22〗

道光帝是之。

十六日（12月4日）

18 本年多次发现外国传教士违法在内地传教。三月间，西藏盘获法国天主教士噶毕约则等三人，经由四川押解至广东。五月间，湖北拿获大吕宋天主教传教士纳巴罗（即陆怀仁），解赴广东。七月间，直隶盘获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牧若瑟，亦解赴广东。至是，道光帝谕：各国夷人不准潜赴内地传教，载在条约，限制甚严，虽此次赴藏之噶毕约则等，及前次由湖北拿获之大吕宋夷人纳巴罗，计期均在未定条约之先，以后惟当自行约束，恪遵成约，以息事端而免藉口，是为至要。〖23〗

二十二日（12月10日）

19 因银贵钱贱，国家于支放饷银、河工开销、发放俸

银等，愈益困难，为此道光帝曾令户部订立银钱兼用章程，并令各省督抚议覆。而各省议覆结果，多以兼用窒碍难行，请仍循旧章。至是，道光帝再令议覆银钱兼用章程，谕曰：银贵病民，所关匪细，必应力求通变，前降谕旨甚明，乃各该督抚之已经议覆者，率皆无可通变，即所请按成搭放之处，为数亦属无几，于银贵钱贱，殊未足以资补救。其尤甚者，河工人员但知用银甚便，总以搭钱为难，即谓岁修工程，及豫购秸料土方等项，责令以钱搭放，恐致贻误要工。此外俸廉盘费书吏役食并杂支等款，何难量予搭放？仍著各该督按照前项名目，悉心覆议。

寻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奏，河库额支俸廉书吏役食盘费杂项，暨江宁藩司转解武职养廉，均拟按银七钱三搭放，以制钱一千五百作银一两，各厅自运并转运荡柴水脚三项，亦拟搭钱三成，又各厅经费除拨归心红额银外，余拟全数以钱抵放，计每年可用制钱十万千文。

东河河道总督钟祥亦作出搭放钱文规定。

而云贵总督李星沅覆奏称：滇省跬步皆山，不通舟楫，商贾用银而不用钱。自乾隆年间额定钱价，不至大有长落，至放给兵饷，实因营汛区分，运费繁重，未能搭放钱文，应请仍循其旧。〖24〗允之。

十一月二十五日（1847年1月11日）

20 经查，近年漕粮运京多有短少，本年尤甚，较之全漕竟短至一万石。为此，道光帝谕令各漕省先行报明额征数目，谕曰：现届开征兑漕之时，著通谕有漕省份各督抚，自今年为始，漕粮一经征齐，即将该省额征若干，本年起

运若干，缓缺若干，逐一比较上三届数目，据实奏明，迅即造具清册报部，俾得豫先核计，不得沿向来旧习，于开总以后始行咨报。倘比较有减无增，即由该省设法将短数补足起运。

21 为保证漕粮海运成功，并照顾海运各方利益，道光帝特谕：此次商运米石一经到津，特派大臣前往克期收买，该处地方市侩人等，概不经手，俾各商咸沾利益，毫无阻滞。如有运米较多之商，一俟收买完竣，该督抚即查明奏恳奖叙，候朕施恩。其商运米船，著查照道光六年（1826）海运章程，每船准其八成载米，二成载货，由该处海关查明，免税放行。

旋命户部左侍郎柏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孚恩赴天津督买海船商米。

十二月初四日（1 月 20 日）

22 饬禁规礼。

晚清官场规礼繁多。陕西督粮道张集馨自述，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补授粮道，在离京赴任前，即遍为应酬，为此托人向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向包怡庄观察借千两，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本年三月赴陕视事，所行规礼更多，计有：

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

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鳟、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群主将客送出登舆，然后地方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帖，到客公馆道乏，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小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满城协领、绿营参游，亦于春秋筵请一次。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

万金上下，而告帮告助者不在其内。〖25〗

是日，御史曹澍钟奏上《州县亏挪钱漕供给规礼请饬大吏廉俭率属折》，略言：近年钱漕积弊，皆由州县趋承上司，供给规礼，因而浮收勒折，朘及小民，又复不自撙节，以致钱漕愈累，仓库愈亏。如楚北之折价完纳，蠹串分肥，江浙之捏报水旱，挪借库款办漕，无非以小民之脂膏，供长官之糜费。又如所称督抚巡阅，学政按棚，藩臬道府节寿等项名目，此皆州县赔累之由。朘之于民，实亏于国。得旨：严查禁止。

初八日（1月24日）

23 以京仓储米亏额，准江苏省照官员捐米例，准各省官民赴江苏捐办米石，照捐输银两议叙。

二十日（2月5日）

24 英使德庇时请于西藏定界通商。

英驻华公使德庇时致函两广总督耆英，声称英国与西刻人构兵，已据有加治弥耳（克什米尔）山地，其地与后藏交界，业经兵头哈丁备文，派人前往拉萨，请中国办事大臣明定界址，且请与后藏通商。耆英照覆，称：西藏与加治弥耳等处，既有相沿界址可循，自应各守旧疆，无庸再行勘定。至于通商，条约已载明除广州等五口外，不准在他处港口通商。〖26〗至是，报闻。有旨：令耆英坚守成约，持以镇静，勿为所惑，勿任其巧辩。〖27〗

旋西藏办事大臣琦善〖28〗奏：据唐古特西界堆噶尔本营禀报，有披楞人（即英国人）投递洋禀，据来人口述，

系披楞战胜，森巴已经归附，并将所属之拉达克、克什米尔分与管辖，欲向唐古特交易，定有章程，令人前往会议。谕曰：披楞其意殊属叵测，难保无藉端寻衅情事。现在琦善即赴后藏阅伍，就近探访信息，训练巡防。〖29〗

25 是年，除福建及台湾册报未到，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二千三百一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九人〖30〗，存仓米谷三千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三百一石。

26 邓廷桢卒。

邓廷桢（1766—1846），字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历任台湾遗缺知府、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安徽巡抚等。道光十五年（1835）擢两广总督。与提督关天培整备海防，查禁鸦片走私。十九年（1839），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同心协力，尽获趸船积烟，焚之。旋调两江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二十年（1840），英军来犯，六月攻厦门，退之。九月，诏以在粤办理不善，转滋事端，与林则徐同夺职，继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二十三年（1843）释回，授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其治行为时所称，且绩学好士，论学不辍，尤精于音韵之学，所著笔记、诗、词并行世。〖31〗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五，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耆英等奏审察法人请弛教禁情形折》。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五，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廷寄》。

〖3〗《江南传教史》1卷82页。

〖4〗《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23—125页。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五，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福州英人欺侮民人激起公愤当经分别审办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六，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刘韵珂等奏查办南台英馆被抢情形折》。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刘韵珂等奏拿获假冒洋人通事各犯折》。

〖7〗《耐庵奏议存稿》卷一二《匪徒窜入永平滋扰现饬缉拿片》。

〖8〗《耐庵奏议存稿》卷一二《汉回夙嫌未释亟宜化导片》。

〖9〗《林则徐集·奏稿》下册908—909页，《确查雍希叶布族实无不法之人并拟约束章程折》。

〖10〗《林则徐集·奏稿》下册913页，《黑错寺拒缴凶犯已被焚毁并酌量撤兵折》。

〖11〗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廷命林则徐任陕西巡抚，然仍留甘肃与陕甘总督布彦泰会办“番务”。

〖12〗《林则徐集·奏稿》下册915页，《黑错寺拒缴凶犯已被焚毁并酌量撤兵折》。

〖13〗《林则徐集·奏稿》下册915页，《续攻黑错寺众败退聚匿之仲巴喀果岔地方情形折》。

〖14〗《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71页。

〖1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六，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等奏舟山全境肃清折》。

〖16〗《宁远县志》卷六《武备·记事》。

〖17〗《清代会党史》252 页。

〖18〗《清史列传》卷四十《耆英传》。

〖19〗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山西道监察御史朱昌颐奏陈清除漕务积弊折》，转引自《清代漕运》345—348 页。

〖20〗《清史列传》卷四十《柏葰传》。

〖21〗《李文恭公奏议》卷一四《审结云州回匪全案折子》。

〖22〗《李文恭公奏议》卷一四《附奏覆陈办理云回通盘筹画片子》。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耆英等奏明至藏传教之法人酌办情形折》。

〖24〗《清史列传》卷四二《李星沅传》。

〖25〗《道咸宦海见闻录》78—80 页。

〖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耆英等奏英使德庇时请于西藏定界通商业经正言拒绝折》。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廷寄》。

〖28〗本月十九日，已谕加驻藏大臣琦善二品顶戴，为四川总督，以刑部侍郎斌良为驻藏大臣。

〖29〗以上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琦善奏唐古特西界披楞人投禀欲向唐古特交易片》；《廷寄》、《廷寄》二、《廷寄》三。

〖30〗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九百二十六万九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四亿六百九十八万四千一百一十四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31〗参见：《清史列传》卷三八《邓廷桢传》；《清史稿》卷三六九《邓廷桢传》。

清通鉴　卷二百四

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公元1847年

正月初一日（2月15日）

1 以扎萨克郡王伯锡尔呈献土地，乌鲁木齐都统惟勤奉旨查看，至是奏言：扎萨克郡王伯锡尔呈献之地，熟田五千七百二十亩，已有旧渠，足资灌溉。生地四千八百三十二亩，拟接浚新渠两道，添挖支渠三道。其经理渠道，拟每户设渠长一名，给地六十亩，每百户设总渠长一名，给地九十亩，专司其事。其余招集耕种户民，每户给地三十亩。应共招户二百七十二户。熟田已令新招户民及时播种，每户征粮一斗，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照例升科。

二十一日（3月7日）

2 向例，吉林一带地方，因系根本重地，其官荒地亩不准开垦，而现已查出，诛尔山之闲地五万六千余垧，已招垦地二千六百二十六垧，仍余荒地五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垧。

为此，户部奏请，已招垦地亩姑准各民佃垦交租，其余荒地停止认种，严禁开垦，以重龙兴之地。得旨：令吉林将军等亲往各处查勘闲荒地，一律自本年为始，各于扼要处所，赶立封堆，永远禁止，并令各边口严遏流民，毋许阑入。

3 是月，福州将军璧昌奏招商运米赴津，道光帝命吏部侍郎花沙纳前往督同地方官收买运通。寻花沙纳疏陈：积储期于经久，杜弊即以恤商。天津掣验米色，仅收十分之四，若挑选过甚，该商等所余之米，无从出售，于招商捐米事宜，皆有窒碍。现将黑色之米一百八石，驳斥不收，应找价银，当堂给发，不敢以顾全局之事上烦圣心，亦不敢以不堪食用之米滥行收买。〖1〗道光帝嘉纳之。

十月，仓场侍郎德诚等奏，现放商米，与原样不符。花沙纳奉旨前往查验，旋奏：存仓商米甫及一年，何至霉暗如此之速？且添堆浮面，与原封米样不符。显有影射于前，掩饰于后情弊。请将花户人等交刑部严办。〖2〗下部议行。

二月初四日（3 月 20 日）

4 与瑞典、挪威订立《五口通商章程》。瑞典于雍正时来粤贸易，粤人称为兰旗国。时挪威从属瑞典，以瑞典王兼辖。〖3〗瑞典王派遣特命全权公使窝疏男李利华来华，至是于广州与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与《海关税则》，《章程》与中美《望厦条约》相同，《海关税则》与中英《海关税则》相同。〖4〗

十三日（3月29日）

5 因上年云南缅宁回民起事，道光帝查问此次缅宁之扰，与永昌前案有无牵涉，并从前各员有无办理不善之处，命云贵总督李星沅确查覆奏。至是，奏言：云州回匪与缅匪勾结拒捕，虽讯与永昌前案未据供有牵涉，而姓名间或相同，安知非上届逃出之犯？且前年永昌之变，迤西道罗天池仓促掩捕，未能区分良莠，以致众回寒心，大局遂多丛脞，即提督张必禄之带兵主抚，总督贺长龄之准匪投诚，皆罗天池为厉之阶。应请褫罗天池职，永不叙用。至贺长龄办理回案，未审受病之源，即蹈欲速之戒，虑事终失于疏。即如张富、马效青，始而投诚，继而被胁，固非初念所及，究无先见之明。〖5〗得旨：所奏甚详。贺长龄先已降调，至是夺职。〖6〗

二十六日（4月11日）

6 以闽海关税从无缺额，乃近年每有不足，道光帝令闽浙总督刘韵珂访查其由。寻奏：查闽海关税务虽分六口，而厦门一口向居税额之半。厦门贩海之船有透北、出洋、过台、广拨，四项货船自五口通商以后，夷船所贩之货，即系出洋、广拨两项船只所贩之货，以致出洋、广拨二船收帆歇业，夷税日增，常税日绌。

二十八日（4月13日）

7 英使德庇时带领火轮船二只，划艇三板二十余只，英兵一千余名，突入省河，在十三行马头河面停泊，声称系因佛山民人殴逐英人，及要求进广州城而来。先是，道光

二十五年（1845）十月间，德庇时曾数次提出英人进住广州城之议，均被拒绝。佛山距广州城甚近，时有英人登岸游眺，被民人驱逐。至是，耆英杖责佛山镇居民数人，并答允英人，准其二年后进城。事始息。英船退出虎门。〖7〗报闻，有旨：此次夷船突入省河，所带夷兵只千余名，若以粤省兵勇之众，调齐攻击，亦何难聚而歼旃？惟此时夷船既已退归夷巢，原不妨为息事安民之计。犬羊反复无常，难保不归巢以后，又复别生事端，不可不于安静无事之时预为防范。惟在该督留心人材，勤加操演。练兵尤在练将，有勇更期知方。平日固结民心，以为根本，临时激扬士气，以作干城。总期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三月二十一日（5月5日）

8 严禁乡会试回避士子另行考试。经查，乡会试回避士子，雍正年间曾于内阁另行考试，或将试卷另封进呈，派员校阅，均系出自特恩，并未著为定制。迨乾隆年间，即经先后停止。嗣后因御史眭朝栋率行陈请，瞻顾徇私，当奉严旨，将该御史拿交刑部治罪。嘉庆四年（1799），复有御史郭仪长条陈此事，经部议准，而仍奉特旨驳饬。此后，未有再议加行考试者。而是日，现任礼部尚书祝庆蕃以本科回避士子较多为由，率行面奏加试。当即降旨斥之，曰：该尚书明知此事早经停止，乃率行面奏，实属沽名钓誉，著交部严加议处。嗣后乡会试回避士子，无论人数多少，其另行考试之处，并著永远停止。寻将祝庆蕃降二级调用。

二十四日（5月8日）

9 向例，西藏世职“公”与“台吉”二项均无顶戴。驻藏大臣琦善为抚恤藏人，奏请嗣后公爵一经奏蒙恩旨，即准戴用头品顶戴，其台吉无论头等、二等，俱准戴二品顶戴。至是，理藩院议准。

10 是月，洪秀全向美国传教士学习基督教。

初，广州礼拜堂之美国牧师罗孝全从助手朱道兴等人口中，得悉花县洪秀全劝人拜上帝，颇感兴趣，令朱道兴约洪秀全来粤。朱即致函洪秀全称：“闻得尊兄约在十年前得接一本书，其内容与此处教堂所宣传者相符。如足下惠然肯来，助弟等在此处宣教，则传教士及各兄弟极为欢迎。”〖8〗至是，洪秀全偕洪仁玕至广州，跟从罗孝全研读《圣经》，并听其布道。寻罗孝全派周道全等二人随同洪秀全、洪仁玕去花县传教。后洪秀全再返广州，继续研读新旧约《圣经》。其间，罗孝全曾与洪秀全长谈，以考察其信仰及宗教知识，结果，罗孝全大失所望，其在一封信中评论洪秀全称：“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其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9〗因怀疑洪秀全所传播之拜上帝教乃是异端，罗孝全拒绝为其施水洗礼。而洪秀全亦坚持其信仰不肯屈服，终于愤然离开教堂。

四月十八日（5月31日）

11 建九龙寨城。九龙寨城（简称九龙城）位于九龙半岛白鹤山南麓，该地曾名官富寨、官富九龙寨、九龙寨。

明洪武三年（1370），设官富巡检司，衙署即在该地，其管辖范围包括香港岛。康熙年间，衙署迁往深圳赤尾村。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于英国，九龙半岛岌岌可危。清廷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将官富巡检司改为九龙巡检司，衙署迁回官富九龙寨，移驻大鹏协副将和九龙司巡检，九龙巡检为海防要缺。然九龙寨既无城垣，亦无衙署，诸多不便。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两广总督耆英奏请修建九龙城，略言：查九龙山地方，在急水门外，与香港逼近，势居上游，香港偶有动静，九龙山声息相通。是以前经移驻大鹏营副将及九龙山巡检，藉以侦察防维，颇为得力。第山势延袤，驻守员弁兵丁无险可据，且系赁住民居，并无衙署兵房堪以栖止。现英夷虽入我范围，不致复生枝节，而夷情叵测，仍应加意防备。今于该处添建寨城，用石砌筑，环列炮台，多安炮位，内设衙署兵房，不惟屯兵操练足壮声威，而逼近夷巢，更可藉资牵制，似于海防大有裨益。〖10〗得旨允行。十月初七日动工，至是完竣。该城修建于白鹤山南麓距海三里之一片官荒地上，周长一百九十九丈，城墙上筑有城门、敌楼各四座。置炮三十二门。另有水池、腰墙、武帝庙、副将衙署、巡检衙署、演武亭、大校场、军装火药局、兵房等。〖11〗

二十五日（6月7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道光帝亲定丁未科三鼎甲：状元张之万，直隶南皮人；榜眼袁绩懋，顺天宛平人；探花庞钟璐，江苏常熟人。至是，赐一甲张之万、袁绩懋、庞钟璐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沈桂芬、李鸿章、沈葆桢、

何璟、郭嵩焘、马新贻等二百二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潘世恩，副考官为工部尚书杜受田、吏部侍郎福济、兵部侍郎朱凤标。

13 是月，以御史朱昌颐奏陈漕务积弊，请将帮弁及地方诸费明定章程，给事中雷以諴奏请裁减旗丁津贴各款，均遵旨议覆。至是，江西巡抚吴文镕疏言：查江西粮额较轻，津贴亦少。嘉庆年间，叠次将旗丁各项陋规十五款，分别裁革。近年复严切查禁，并无踵事加增，官民亦属相安。今若将帮丁及地方诸费明立章程，是以本非例给之银，额定之项，一一悬为令甲，不特事多窒碍，抑且迹类加征。在昔申明例禁，犹虑不肖之员暗中需索，若令明定章程，更恐有所影射，例外浮加。与其纷更而事有未便，不若循旧而察核从严。〖12〗从之。

五月初九日（6月21日）

14 谕命文庆、陈孚恩俱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九日（7月11日）

15 命翰林院侍读学士曾国藩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16 是月，总管内务府奏准：嗣后每年九江关烧造大瓷器，除琢器樽、瓶、壶、罐照旧烧造，其圆器盘、碗、钟、碟减成烧造，所需工价银两不得过二千两。〖13〗

六月初九日（7月20日）

17 先是，以翻译人员升途较隘，道光帝令吏部等会议

章程，加以疏通，谕曰：翻译为满洲本业，每科翻译会试获隽者，止用部属，升途较隘。若将此项人员转入翰詹衙门，专心学习翻译，与各员一体升转，遇有考试之年，即照向例考试翻译，免致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其应如何分缺录用之处，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议奏。至蒙古翻译进士以主事用者，得缺较难，应如何疏通，俾无积滞，亦著一并议奏。至是吏部尚书陈官俊偕大学士穆彰阿等奏，将翻译出身满蒙人员分缺转补，并分别内班、外班及应行考试抵补之处，拟就九条呈览，并请将蒙古翻译进士以主事用者，掣分六部、理藩院、太仆寺行走三年奏留后，遇有题选缺出，酌量补用。〖14〗允之。

十一日（7月22日）

18 住京之俄罗斯达喇嘛佟正笏呈请于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三处通商。理藩院以例载俄罗斯只准在恰克图地方交易，拒绝其请。

七月初二日（8月12日）

19 丁灿庭、杜文秀京控。

此案起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云南永昌府保山地区汉、回械斗。其时，署邓川州知州恒文之家丁黄溃与回民本有仇隙，乘机执刀至杜文秀未婚妻马小有姑之家，砍杀其父毙命，将马小有姑带回寓处窝藏。旋经恒文押令送交保山县，转发官媒看管。黄溃又伙同王均、杨茂等各带练丁，名为防变，实则纵其抢杀。回民丁灿庭、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家，均被惨杀多命。〖15〗

保山县回民遭屠杀后，云贵总督贺长龄有意偏袒汉民，诬指被杀回民系“互相械斗，力不能支，自取灭亡”，对逃难回民意欲断草除根，竟发兵攻杀，造成“尸山血海”。〖16〗

丁灿庭、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不服，相商先后赴京控告。本年三月，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六月二十日在昆明履任视事。至是奉旨：本日据都察院奏，云南回民丁灿庭等控告香匪串谋，灭杀无辜一折，已明降谕旨，交林则徐审办矣。此案控关奸匪挟仇寻衅，串谋倡乱，被害至一万余命之多，如果属实，必须彻底根究，水落石出，庶足以服难民之心，而除地方之害。林则徐、程矞采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著即平心研鞫，毋枉毋纵，务将棍徒会匪严行查禁，首恶各犯从重惩办，以纾积忿而快人心。倘系从前办理不善，亦应据实平反，奏明办理。不得因案已将就了结，颟顸塞责，遂将万余人之屈抑，郁而不伸。代人受过，已属不可，况数万生灵之沉冤，身为大吏者竟置之不问耶？凛之，慎之！旋又奉旨：此次复据云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刘书等挟嫌藉端，诬控从逆，致被搜杀抢掠，迨招抚回籍后，又被杀多名等情，著仍交林则徐等亲提人证卷宗，秉公严讯，按律定拟具奏。

林则徐接办丁灿庭、杜文秀等京控案后，即着手调查。其反对贺长龄等“助汉杀回”之滥杀，主张“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17〗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初三日，丁灿庭、杜文秀等两起京控案原告陆续解至昆明，林则徐亲自审理，并令永昌府将被告保山“香把会”首恶周曰庠等解省对质。十一月二十九日，永昌府县会营带兵押解京控案内被证周曰庠等，行至距城四十里之官坡，被

保山哨民劫去。次日，哨民拥入城内，焚烧保山县署，监犯尽行放出，先经招复之回民亦被搜杀无存。沿途哨民聚集，阻塞道路，搜检公文，凡有关系之文件，均不能递送。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接到该处镇道及府县营员会禀，称十二月初一日起解京控人证周曰庠等九名行至官坡，因闻前途有回匪聚众图抢，伊等恐被杀害，于是走散。旋又有报，称城内回民放火，延烧县署监狱，汉民救火，匪回齐出抢杀，被兵练格杀多命，监犯亦乘间逸出。林则徐等将这两份禀报与邻境文武所报相核，情节大相悬殊。其后查知，官坡事件系由周曰庠、沈聚成等所为。周、沈俱为金鸡村练头，当周曰庠被提获作人证时，即密令其子周际岐等向沈聚成求救，沈聚成亦恐被解，遂令其义子沈振达出面勾通游方卖药之道士“铁帽子”金混秋，招集“香把会”万余人，在官坡埋伏，劫走周曰庠，并进城搜杀回众，且捏造禀文，诬陷回民。林则徐侦得确情后，于翌年二月挥兵进入永昌，并发布告示，令保山“香把会”立即献出劫犯抗官之匪徒。以大兵压境，保山团练不得不将周曰庠、沈聚成等凶犯献出，各哨练匪亦纷纷向官军缴械投降。经审讯，先后惩处匪徒四百余名。五月，林则徐回大理，了结了灿庭、杜文秀京控案。凡有人命之哨匪均处死刑。黄溃被枭示。黄溃所掳之马小有姑被杜文秀领回完娶。〖18〗林则徐处理京控案比较公正，受到当地回民称颂。

十七日（8月27日）

20 洪秀全与冯云山于紫荆山传教。

冯云山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离开贵县赐谷村，

二十五年春，辗转来至桂平紫荆山区。紫荆山区居住有瑶族、壮族及来自广东之客家人。冯云山在紫荆山以教书为业，宣传拜上帝教，发展信徒。两年间，吸收信徒两千余人。

洪秀全离开广州礼拜堂后，决定到广西寻找冯云山。其先到贵县赐谷村，得悉冯云山在紫荆山，即翻山越岭往寻。至是，在紫荆山大冲村与冯云山相会。

紫荆山之拜上帝会众，早已从冯云山口中知悉洪秀全名字及“异梦”事迹等，故洪秀全一到，即受到礼敬。洪秀全在高坑冲设立拜上帝会总部，并制订规章、纪律及宗教仪式，发放宣传品，使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影响已超出紫荆山，“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19〗。

21 是月，耶稣会士于上海徐家汇设立中心会院。

罗马教廷传信部于道光十九年（1839）初派遣意大利圣家书院传教士罗类思来华，从澳门潜入湖广。次年，传信部任命其为“南京主教”，且要求耶稣会派遣神父协助其传教。耶稣会总会遂派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来华。南格禄等来至江南时，当地之教务处于停顿状态，至二十一年（1841），江南共有教堂四百处，教徒四万八千余人。二十四年（1844）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因其有保护天主教堂之条款，故传教事业得到发展。耶稣会长南格禄决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耶稣会中心会院。本年七月，耶稣会于毗连徐家汇之小堂附近购置地皮，始建会院。翌年，于徐家汇建造神学院，从意大利、法国等来华之传教士均

至此学习中文。〖20〗

八月十八日（9月26日）

22 七和卓之乱。

七月中旬，以卡塔条勒、倭里罕和卓、克希克罕条勒、塔瓦克尔条勒、萨比尔罕条勒、阿克恰干条勒、伊善罕条勒为首之和卓后裔发动叛乱，由浩罕出发，纠集安集延布鲁特回众，于七月十七日攻破图什克卡伦，进入阿尔图什庄。次日，围攻喀什噶尔回城。浩罕呼岱达奈玛特于夜间将叛匪引进城内，回城失陷。旋围攻喀什噶尔汉城，并分兵攻打英沙吉尔。

至是，道光帝闻报，即命陕甘总督布彦泰为定西将军，一切军务悉听节制，伊犁参赞大臣奕山为参赞大臣襄办军务，负责平乱。次日，命叶尔羌帮办大臣吉明署参赞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舒兴阿署叶尔羌帮办大臣。

八月下旬，叛匪已达巴尔楚克西四十里之沙虎尔地方，势极嚣张。喀什噶尔汉城有清守军三千余人，固守待援，形势危急。伊犁将军萨迎阿调伊犁、乌鲁木齐、土尔扈特、霍硕特各路官兵，由奕山统领驰援。〖21〗

奕山于九月中旬抵巴尔楚克，汇集各路援军四千八百余人，先向叶尔羌，再转向英吉沙尔。旋在科科热瓦依克地方与和卓二万兵相遇，迅速击溃和卓。二十九日，追和卓残军至英吉沙尔。英吉沙尔解围。喀什噶尔方面叛匪闻大军将至，遂逃散。

道光帝令查明此次起衅缘由。奕山奏称：此次七和卓作乱并非浩罕伯克指使，当呼岱达奈玛特献喀什噶尔城时，

浩罕伯克曾致信告诫“千万不要把喀什噶尔城与讨着饭吃的和卓”〖22〗。卡塔条勒逃回浩罕后，即被浩罕伯克解除武装。浩罕伯克并派使节至喀什噶尔解释，称其并不知情。清廷亦不再追究，准照旧通商免税。

二十二日（9月30日）

23 廓尔喀国王之子承袭王位，派噶箕呈进贡物，依例，赏给该王宝石顶戴一顶。

九月初八日（10月16日）

24 直隶河间、冀州及顺天之霸州、文安一带，盐枭结伙，百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不等，用驴驮载私盐，执持枪炮器械，强行售卖。此等盐枭，大半籍隶沧州，以驴驮为记，以枪炮为号，一闻枪炮之声，则各处闻声往助。若遇地方官查拿，辄敢拒捕，施放枪炮。御史张廷瑞奏请饬拿惩办。有旨，令顺天府尹卓秉恬、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分别密饬所属，设法严行查访，务期尽获。

十四日（10月22日）

25 经绥远将军英隆等查明，大清山后沙拉穆楞召内聚宝庄等二十三村，及诺们罕召内五道洼等九村，无碍牧场，可以开放，而沙拉穆楞召内苏托罗盖等十八村、诺们罕召内巴汉沁等四村有碍牧场，应行封禁。至是，户部奏准，将应禁各村民人迁移至开放各村，计亩拨地认种；并将地亩四至，挑挖濠堑，立为标识，由蒙古与土默特官兵巡查；各村户口责成归化厅编立保甲，每年详报都统汇查。

十六日（10月24日）

26 洪秀全捣毁甘王庙。洪秀全于高坑冲，闻象州有一甘王庙，庙中供奉甘王，人多敬畏。查甘王来历，据称生前为一农民，以杀死其母血葬而闻名。洪秀全认为“此正是妖魔也”，于是日带领冯云山等四人，动身往象州。十八日，抵甘王庙。洪秀全先以大竹猛击甘王塑像，历数其杀母、迷惑人众等罪行。继命冯云山等“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最后，以“太平天王”名义题诗壁上，指斥甘王。诗云：“题诗行檄斥甘妖，该诛该灭罪不饶。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火定烧。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持龙袍？”〖23〗

捣毁甘王庙后，洪秀全声誉大起，信奉拜上帝者日众。

十八日（10月26日）

27 雷再浩起义。

雷再浩，湖南新宁瑶族，本年六月，与五十余人各出一百八十文结拜棒棒会。棒棒会属青莲教系统。时李世德亦于广西全州结会。两人联络议定寻机起事。雷与李原本系“茹素邀福”者，故倡会之初，即以“吃斋诵经为名，多集党羽”，后为扩大势力，又吸收食荤者，且将吃斋者名为青教，吃荤者名为红教。为吸引徒众，雷再浩等以消灾避劫说教，“捏称近有刀兵之劫，如肯入会，即可过此关”。入会者，每人分小白布一方，上写“关口渡牌牒”五字，盖用保和宝堂戳记作为暗号。〖24〗

起义前夕，众人共推雷再浩、李世德为总大哥，听从

指挥。又分派前营红旗、后营黑旗、左营蓝旗、右营白旗、中营黄旗各头目。约定是日起义。因风声走漏，转移至广西全州。二十五日，义军击毙千总刘春林等。清廷闻报，急从湖南、广西调兵进剿。十月初十日，广西提督马殿甲在全州西延击败李世德部，李世德阵亡。十三日，雷再浩所部于全州把火市斩守备李廷扬等。时平乐天地会范连得等闻风响应，密约雷军攻袭府城，事泄未成。又有道州人李魔湾（李木黄）接雷再浩急信“帮助”，遂集天地会众一百余人前往灌阳县接应。然雷军遭江忠源团练和官军围困，只好折回新宁。二十六日，雷再浩因叛徒李尚开等出卖而被俘。二十九日，李魔湾在灌阳县长乐被俘。起义失败。

二十四日（11月1日）

28 英人租赁广州新豆栏、猪腰冈等地。

英人在广州居住城外十三行洋楼。新豆栏在其英国商馆与美国商馆中间，为一小巷，地极湫隘，而往来行人甚多，“民夷杂沓，易生事端”。英人屡欲在巷口租地建房，而民人坚执不从。本年六七月间，两广总督耆英等派员传集民人，反复劝说，始议定将该处南口外铺户六间租给英人。计每年地租洋银三百余两，另补屋顶钱洋银三千余元。立契交执后，英人即筑起围墙，将英、美两商馆联络为一。〖25〗

英使德庇时又请租地建设栈房，初拟在十三行对面河南地方，指租民田数十亩，因业户均不情愿，作罢。寻又欲租黄埔近岸之猪腰冈坟地。民人疑其租地后建坟圈，有

碍风水，亦不允。耆英派候补知府铜麟等办理，令其带同英人，传集该处绅民，勘明界址，计空地五亩余，议定租价，每年每亩银五两。英人请于地界建筑围墙，民人以其有碍风水，令改用竹篱为界。〖26〗

至是报闻。

十月十三日（11月20日）

29 九月，两江总督李星沅以江苏漕务疲困，请将常、镇、徐、扬等府仍由河运，苏、松、太漕白粮暂由海运。疏入，谕曰：办理全漕，自当以河运为主，如有酌量变通之处，所属漕船如何轮流减歇，著通盘预筹。寻李星沅议奏海运章程五条：一、交仓米数应分别实征筹补，以备稽核。二、缓征兵粮局恤等米，亦应筹补。三、天津、通仓经费，应行筹补。四、沙船雇定编号停泊受兑，并将应募各商拟照前案奖励。五、各州县驳船固宜体恤，弊窦尤宜严防。〖27〗下有司议。

至是，漕运总督杨殿邦对海运提出异议，请缓办，其言曰：漕粮为天庾正供，凡在船丁舵人等以及沿途居民，赖以生活者不下亿万。若改海运，必令万余游民无船可运，致使生计孔艰，颠连无告，及流为匪类，从而绳之以法，亦殊可悯。且水手率皆桀骜难驯，使不逞之徒麇集畿辅重地天津，熟习北洋沙线，其流弊尤不可胜言。又现在洋面情形不及从前恬靖，间有盗劫之案。〖28〗道光帝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迅速议奏。旋议奏，仍请河海并运。

二十八日（12月5日）

30 查办黄竹岐事件。

黄竹岐地方毗近黄浦江，距十三行不远。麦刻地等六名英人携带火枪至该地游玩，因走近村前打雀，惊扰村民，遂与村民发生殴斗。麦刻地等六人全部毙命，而村民一死一伤。

英公使德庇时闻讯，于十一月初乘船由香港赴广州，要求将本案凶犯全数处决，并洗平黄竹岐及与之毗邻数村。时广州府衙获参与殴斗之村民梁亚来等十五人。经与英使谈判周旋，十一月十四日于黄竹岐地方，将本案为首之梁亚来等四人处斩。〖29〗

以黄竹岐事件，耆英等于次年四月奏请设立章程，派拨差役跟同洋人，有事随时排解，略言：粤省民情，数年以来，对外夷怀恨未释，而于英人仇恨尤深，是以将该夷人六命尽行惨杀。现经臣等叠次设法劝谕，复又设立章程，派拨通事差役，交靖远汛委员管带，遇有夷人出外游行，先期通知委员，酌派跟同行走，遇有事端，随时排解，并严禁夷人，不准阑入村内，以后似可渐期相安。〖30〗如所请行。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0日）

31 向例，察哈尔八旗蒙古官兵，都统及副都统隔年轮查，每旗仅选兵数十名，以备校阅，余均系该总管按月操演。察哈尔都统裕诚以隔年查旗之举徒滋糜费，奏请改于查验军政之年，该都统等轮流出口，全数校阅，此外年份责成各该总管认真经理，切实呈报。至是，经理藩院会同

兵部奉旨议覆，得旨允行。〖31〗

二十日（12月27日）

32 道光帝以各省引见官员，有题咨到部者，有专折具奏者，殊未画一，命吏部明定章程，画一办理。寻吏部奏言：如有丞倅州县以下等官获盗，与引见之例相符者，均题请引见，如有续获多案，止题请给与加级纪录者，毋庸调取。若未经引见该员已另案升补，其所获之案仍照例调取引见，其续获多起、并案赴部者，于引见签内，逐一声叙。再文职获盗例准调取人员，州县以上由该督抚专折奏请，州县以下，具题。如所议行。〖32〗

十二月二十九日（1848年2月3日）

33 命协办大学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来京陛见，以广东巡抚徐广缙署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布政使叶铭琛护巡抚。

34 是年，除福建台湾未报人口及谷数，江苏未报谷数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二千四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九人〖33〗，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五十万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35 姚莹写成《康輶纪行》。该书十六卷，记述康藏交通，风土人情，及“外藩异域之事”，涉及孟加拉、东印度、廓尔喀、哲孟雄等之历史地理；有地图《西藏外各国地形图》、《今订中外四海总图》等。

〖1〗《清史列传》卷四一《花沙纳传》。

〖2〗《清史列传》卷四一《花沙纳传》。

〖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五，10761 页。

〖4〗《中外旧约章汇编》1 册 71—77 页，中瑞挪《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

〖5〗《李文恭公奏议》卷一三《复奏查明原办回务实在情形折子》。

〖6〗《清史列传》卷四二《李星沅传》。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耆英奏已杖责佛山抗英民人并英使请明定进城日期折》。

〖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 册 854 页，《太平天国起义记》。

〖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 册 824 页，《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1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六，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耆英奏九龙山逼近香港亟应建立城寨以资防守折》。

〖11〗刘蜀永《香港的历史》30 页。

〖12〗《清史列传》卷四二《吴文镕传》。

〖13〗《清宫述闻》144 页《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

景德镇设御器厂始于明建文四年（1402）。清承明制，于顺治十一年（1654）继设御器厂，奉造龙缸，然未成。康熙十年（1671）奉造祭器等。十九年（1680）始造御器。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销算公帑，俱按工给值。陶成之器，每岁照限解京。二十二年（1683）以后渐罢。雍正六年（1728），复奏烧造，遣内务府官驻厂协理，以榷淮关使遥管厂事，政善工勤，陶器盛备。乾隆初，协理仍内务府人员，八年（1743）改属九江关使总管，其内务府协理如故。五十一年（1786）裁去驻厂协理官，命榷九江关使总理，岁巡视，以

驻镇饶州同知、景德巡检司共监造督运。嘉庆继位，诏崇节俭，每年陶器需用无多。（《清宫述闻》《景德镇陶录·国朝御窑厂碑记》，142 页）四年（1799）奏准，九江关烧造瓷器，每年动支该关盈余项下银一万两，以后每年以五千两为率。十五年（1810）奉旨，九江关十六年（1811）分烧造盘、碗、钟、碟，著暂行停止烧造，改造瓷砖等项，酌核工价不得过二千五百两之数。俟将来需用盘、碗、钟、碟时，再行照例烧造。（《清宫述闻》142 页《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至道光二十七年后（1847），烧造瓷器工价不得过二千两。

〖14〗《清史列传》卷三六《陈官俊传》。

〖15〗《林则徐集·奏稿》下册 1050—1051 页，《丁灿庭等两次京控案审明定拟折》。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1 册 92 页，《永昌回民檄文》。

〖17〗《林则徐集·奏稿》下册 987 页，《复陈汉回情形折》。

〖18〗《林则徐集·奏稿》下册 1050—1051 页，《丁灿庭等两次京控案审明定拟折》。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起义》6 册 858 页，《太平天国起义记》。

〖20〗《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09—111 页。

〖21〗《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158 页。

〖22〗《奕山新疆奏稿》卷下 41—42 页。

〖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 册 854 页，《太平天国起义记》。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琼奏。

〖2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八，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等奏缕陈近日办理洋务体察情形折》。

〖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八，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耆英等奏办理英人租赁猪腰冈坟地情形折》。

〖27〗《清史列传》卷四二《李星沅传》。

〖28〗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漕运总督杨殿邦为明年河海并运谨陈帮船减歇利弊事奏折》、《漕运总督杨殿邦为陈近日洋面不靖事片》，《道光间海运漕粮史料选辑》上，《历史档案》1995 年 2 期。

〖2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八，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耆英等奏黄竹岐命案缉凶十五名已将情重四名正法德庇时亦回香港折》。

〖3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耆英等奏设立章程派拨差役跟同洋人有事随时排解折》。

〖31〗《清史列传》卷四十《裕诚传》。

〖32〗《清史列传》卷三六《陈官俊传》。

〖33〗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四亿二千五百一十万六千二百一人（《中国近代人口史 33 页》）。

清通鉴　卷二百五

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公元1848年

正月十八日（2月22日）

1云南弥渡回民起事。

弥渡地方为迤西买卖码头，常有川陕汉、回民人往来贩贸，因地方颇称富庶，往往流连不去，易生事端。上年秋冬间，沙金陇、沙玉陇兄弟与古明发等，先后到弥渡杂货生理，遂与本地素称强梁之回民麻汝淮等交好。儿人勾串，敲诈铺户，屡屡得手。本年正月初九日，有川省回民张国幅与军犯张世保私相赌博争殴，张国幅被张世保杀死，沙金陇等藉称死者系其亲戚，遂约川回多人，执持刀械，将各军犯住处抢劫一空，并闯入通判署衙，将甫经拘讯之张世保杀死。麻汝淮等又起意恐吓市肆民家，声言四外来人，若不安顿，即日必被焚抢。各户无不惊惧，逐日纠集

银三百二十两，由麻汝淮交与沙金陇等，谎称作为盘缠，使一二日离去。而沙金陇将银分与麻汝淮等，并不离去，却以良懦可欺，愈图搜抢。然恐人心不齐，遂起意结盟拜会。

是日，沙金陇、麻汝淮等于弥渡北门外之五显宫烧香结拜，歃血饮酒，谓之进山。其入会之人约分九排，皆有总领，曰大爷、二爷、么大、满大等，总共六七百人。次日会毕，谓之出山。各备马匹，分队出抢，连日焚劫，并围攻通判衙署。

维时云贵总督林则徐在楚雄府，闻报，急令提督荣玉材、总兵音德布等速往剿办。二月初一日，荣玉材等率兵二千余名，赶至弥渡，扎成大营。次日进兵。沙金陇等占据一清真寺拒守。经过激战，沙金陇等不敌，或被歼毙，或逃散。沙金陇等四五百人毙命，麻汝淮等一百余名被俘。经讯，麻汝淮等六十四人处死，杨沅等十八人发配两广充军。〖1〗

二十日（2月24日）

2 海运漕粮定于二月下旬从上海起航，然尚有许多未尽事宜，沿线大员两江总督李星沅、山东巡抚张澧中、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正加紧筹办。至是李星沅奏上海运章程四条：一、海运漕白粮米，斛收最关紧要。上年直隶验收江浙商运米石，系用市斛。每米一石，较漕斛多三升四合。查与道光六年（1826）海运成案不符。伏思漕粮本用漕斛，即向来河运抵通，以洪斛交，仍折算漕斛报销，现饬各属自备漕斛，并部颁铁斗带津较验，以昭画一。二、常年河

运白粮，俱雇民剥运通，现在官剥船只不敷，海运白粮应请添雇民剥。三、各船样米，原备收兑时考较之资。上年商捐各米，用木桶盛收赴津，米色受淹，不足为米色查验比对之据。常年河运白粮，均用麻袋妥装，此次海运样米，应请仿照办理。维时，讷尔经额亦奏上海运章程五条：一、官剥船只不敷，添雇民船。二、交米石卸存，无庸起岸露囤。三、剥船应加修坚固，以昭慎重。四、官民剥船在津守候，应给口粮，以免苦累。五、天津交兑后，责成经纪一手经理。均下部知之。〖2〗

二月初四日（3月8日）

3 查办青浦教案。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雒魏林三人至江苏省青浦县传教散书，与粮船舵水发生争殴，受轻伤。该县抓获粮船水手两名，并将麦都思送回上海。

英国领事阿利国闻讯，于初九日通知苏松太道咸龄，要求惩办凶手，声称在未得到完全满意处理之前，将停止英国船只交纳所有税款，中国之漕船亦不许离开上海口岸，倘若四十八小时之内不能把十名主犯逮捕，则将采取其他手段。为施加压力，阿利国还调来一艘装有十门大炮之双桅帆船“奇尔德”号，且令此船封锁港口，阻挡待发北上之漕船。十五日，阿利国决定派员乘船往南京，直接与两江总督交涉。〖3〗

英船未至，两江总督李星沅已获悉青浦一案，即派江苏臬司倪良耀、候补道吴健彰驰赴上海，分别查办。二十六日，英副领事罗伯孙乘船抵南京交涉。次日，李星沅传

见，告以滋事水手已经拿获，令其往上海办理。〖4〗

三月二十九日，臬司倪良耀等在上海审理殴人水手，为首之王名会拟流，为从之倪万年拟徒。由李星沅咨部完结。〖5〗

初八日（3月12日）

4 以袭奉恩将军次数未能画一，定郡王载铨等奏请将军功王公旁支子孙奉恩将军分别规定承袭次数，略言：嗣后凡承袭奉恩将军，著查明原立官之人，系军功王公余子之嫡长子，如无嫡出子，或庶长子之子孙，其后嗣子孙降等袭封之奉恩将军者，方准照例袭至五次而至。如原立官之人，系军功王公之余子，或庶子之余子，及有缘事削去爵职，其子孙内尚有已经考封并袭封者，自与恩封之人无间，即不得均谓之军功旁支子孙。如降等袭封至奉恩将军，或考封奉恩将军者，均照恩封之例，袭至三次而止。谕令纂入则例，永远遵行。

初九日（3月13日）

5 命文庆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并带印钥，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三日（3月27日）

6 以地方拖欠应解部库及属库银两，户部屡奏催款，前经奏准，令各省立限完报，然完解银两，以及报拨各款，仍属寥寥。至是，户部密陈部库情形，谓部库每岁例支各款，均系京饷要需，万难缺缓，各省积欠，其应解部库及属库应解司库各款，共银八百万两有奇，再请立限完报。

有旨：所有户部前奏应解部库及属库各款银两，著各直省督抚等限三个月内扫数通完。

二十六日（3月30日）

7英国政府任命文翰为香港总督及驻华公使。

三月十九日（4月22日）

8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遵旨会议盐务章程四条，下部议，寻议上：一、缉私巡役应准酌添，仍饬各场严查火伏，不得颗粒透漏。二、误运商人，酌定罪名。查商人领运办盐，全在销路疏通，如查明系该商玩误，即照本商欠运分数惩办。倘由州县督销不力，仍查取职名开参。三、招徕新商，暂停官租。查按引输息与课并重，且已减半交纳，不为现商之累。应令按数催征报解。四、滞引代销，照旧免议。查州县经销盐额，例应销足本纲额数，确核造报。如不论何年引目统以销足额数免议，非但新陈套搭，纲分不清，抑且名为按额销盐，实则递年减引，何以杜取巧而昭核实？仍令各该督等饬运司俟奏销时，查明缺销各官，照例题参，不准牵混。从之。

二十三日（4月26日）

9海运沙船抵津。

江南苏州、松江、太仓之海运漕粮，自二月二十四日从上海陆续装船起运。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拣派副将顾清涟率兵丁一千名沿途护送。〖6〗至是，首批漕船抵达天津。兵部右侍郎朱凤标在天津负责验收，其亲自到沙船查验，所见各船装运漕白二米，大致均属干净，即

令起卸装运。

至五月底，抵津沙船八百余只。道光帝令海运未到米石，著两江总督等筹买补额交兑。六月底，以海运正漕事竣，朱凤标奏：自四月初旬抵次开斛以来，原报沙船八百五十一只，装运漕白粮米一百八万三千一百一十五石五升七合六勺，现具查验斛收，内有未到尾零粳米一万四千二百石，经苏省委员采买白粮抵补足额，扣数全完，颗粒无亏。又言：江苏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府州属，十余年来，未经报有全漕。本年苏州、松江、太仓三属改由海运，不独该三属漕额无亏，即河运之常州、镇江两属漕粮，内有丹徒等县缓缺交仓米石，亦经该督抚于海运节省项下筹补足额，由海搭运。计共筹补米将及三十万石，较之上年河运计，今届交仓多运米五十一万一千三百余石。查验米色，始终一律干洁。〖7〗

二十八日（5月1日）

10 衍圣公家奴百户刘永振勾通赍奏官等盗伐林树二百余棵，并雇人刷染，希图掩饰。至是有山东举人孔昭塘等四十人联名呈控。有旨：著山东巡抚张澧中即亲身前诣圣林察勘，亲提人证严讯。圣林树木，瞻礼攸关。著该地方官随时禁止砍伐，以肃观瞻而昭敬慎。

二十九日（5月2日）

11 经查，各省藩库应解部库，及属库应解库银，新旧共积欠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八百两，制钱五千零五十串，其积欠案内登记未经入拨之款，计积欠银一千一十四万四千

八百两，制钱二千零十六串。至是，户部奏请饬各省迅速起解报拨。如所请行。

四月初八日（5月10日）

12 二月间，有两名英国人在距离广州商馆一英里地方，被对河投石袭击。英领事阿利国当即与两广总督徐广缙交涉。徐广缙即令人将投石“犯人”拿获，且将其押至商馆院内与出事地点枷号示众。阿利国又要求赔偿，徐广缙称，“这两个英国人‘没有警察和通事伴随’，所以不能赔偿”〖8〗。阿利国即以拒纳关税相威胁，是日发布公告：“该省府既已破坏和漠视《南京条约》第五条，并已送来复文，对本口岸英王陛下的领事所提出的赔款要求和抗议表示决绝拒绝，因而本领事不得不要求所有英国商人的应付帝国海关的关税和吨税，在接奉英王陛下全权公使指示之前，暂停交纳。此项争论业经呈报全权公使请示。”〖9〗然五天后，阿利国又遵照全权公使文翰之训令，将此通告撤销。〖10〗

估计阿利国发布之公告，事前并未经文翰同意。文翰曾于三月二十六日与徐广缙相见，徐广缙设宴款待，据徐观察，“文翰人尚平静，词色之间，亦颇为驯扰”。宴后，文翰邀徐广缙登其所乘大船，亦设酒筵，“殷殷敦劝，并无要求”。而翻译郭士立且说明，从前照会措词，每多失常，皆由前公使德庇时所为，伊系其属下，碍难力阻。徐广缙由此推断，大约因文翰人素安分，不能播弄是非，且其国中连年贸易缺本，无力滋扰，是以故示恭顺，将从前骄纵之行，尽归咎于德酋，以自文其奸。〖11〗文翰在会见中之言行，表明其方才履任，尚不欲挑起事端。

二十七日（5月29日）

13 经伊犁将军萨迎阿查明，和阗续垦余荒二万八千一百亩，现已开渠招户承种，内尚余四千一百亩。至是，该将军奏明拟定试种升科年限，并请将尚余之地赏给新设伯克作为燕齐地亩，以资养赡。从之。

二十八日（5月30日）

14 拜上帝会众营救冯云山。

洪秀全等捣毁象州甘王庙后，拜上帝会众又捣毁紫荆山内之大大小小神坛庙宇，其中包括雷庙。早对拜上帝会心存不满之乡绅王作新，以雷庙为其先人倡首重建，誓要铲除洪秀全等，即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冬调集团练，秘密搜拿。洪秀全已去贵县赐谷村，而冯云山被捕。拜上帝会众闻悉，在曾亚孙等带领下，将冯云山抢回。王作新不甘心，遂呈文赴桂平县衙控告冯云山，文曰：

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乞恩严拿究办事。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业经两载，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余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生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察，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乡民，捉获奸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奸匪党曾亚孙、卢六等抢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伏乞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则沾恩无既。〖12〗

冯云山闻讯，亦呈文上诉，称：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大宪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

文可查。某因遵旨教人教天，不意被人诬控。〖13〗

桂平知县王烈以为冯云山申诉有理，遂作批示，指斥王作新“捏饰大题架控”，令“严提两造人供，质讯确情办理”。〖14〗江口司巡检奉命将冯云山拘捕，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解送桂平县管押。而王作新已躲避。

洪秀全在贵县获悉冯云山被捕，即于本年二月赶至广州，欲向两广总督耆英申诉，据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初五日弛禁天主教上谕，冯云山应无罪释放。然耆英已于十天前奉诏进京，洪秀全只得返回。

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远在广东，紫荆山拜上帝会众一时群龙无首，有所动摇，且有分裂迹象。在此危急时刻，杨秀清于本年三月初三日借民间“降僮”方式，伪托天父下凡传言，稳定众心。

杨秀清，客家人，以耕山烧炭为业，性机警，有异志，受冯云山宣传，入拜上帝会。初无甚表现，此后多次假托天父附体传言，成为一领袖人物。

冯云山一案因证据不足，拖延不能结案。三月初，知县王烈调离，将人卷交与署桂平知县贾柱办理。至是，冯云山将冤情向浔州知府顾恺元呈诉，顾令贾柱讯明，慎勿稽延滋累。贾柱即命将冯云山释放，押解回籍管束。

两名解差奉命押解冯云山回籍。在路上，冯云山说服二人加入拜上帝会，二人反水，跟随冯云山潜往紫荆山。

五月初九日（6月9日）

15 以南河工需不敷，河督潘锡恩奏请添拨银两。至是户部奉旨议覆，以河防紧要，请如数筹给。道光帝令依议

行，并饬谕：南河每岁部拨及各省例解等项，共银三百四五十万两。此内豫防大汛银一百五十万两，即系专为防险而设，乃近来一遇险工，无不另行请拨，竟以每年防险之银，视为例所应得，逐渐增添，何所底止？在部臣以河工平险无常，不得不议准请旨，多方拨给，致免藉口，然似此漫无限制，于另案之外，复添另案，无论帑项盈绌，日久将何以为继耶？推原其故，总由河员等奢靡相尚，挥霍性成，甚或假公济私，侵帑肥橐，以报险为恐吓，滥支滥应，丧尽天良。又如过往官员，以及游幕人等，求助纷纷，尤为河工漏卮。前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经降旨禁革，并未见该河督举发一事，参劾一人。近闻此风更甚，于帑项大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经此饬谕之后，每年除例拨款外，著户部存记，丝毫不准再拨。

六月初二日（7月2日）

16 以近年漕船帮费加增无已，左副都御史彭蕴章奏请裁减帮费，略言：近来自州县之征收，沿途之转运，以及各仓之出纳，节节视为利薮，致使旗丁需索帮费，每岁加增，几成积重难返之势。因而绅衿之包庇，船户之偷窃，胥役之侵渔，种种弊端，相沿日甚。若不从严整顿，流弊何所终极？请令各督抚嗣后先行出示，申明本年征收漕粮只准循照旧章，不得丝毫增益，且须剴谕旗丁不得需索州县。又州县办漕，应令督抚察其洁己爱民者，每岁酌保一二员，办理不善者，劾一二员。运漕官及坐粮厅如能洁己剔弊，准漕督、仓场保奏，不称职者劾罢。〖15〗下部议行。

初四日（7月4日）

17 命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耆英留京，管礼部事，以广东巡抚徐广缙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接办洋务，布政使叶名琛为巡抚。

七月初一日（7月30日）

18 一艘俄罗斯商船驶至浦江，欲在上海销货贸易。两江总督李星沅以俄罗斯向在北方陆路通商，不比西洋各国航海贸易，上海非该国商船所到之地，劝令回帆。该船遂于八月十三日起碇，驶向东南大洋。〖16〗

十二日（8月10日）

19 五口通商后，粤海关进出口竟然贸易不旺，海关税收减少。经两广总督徐广缙、粤海关监督基溥等查明：

粤海关征收出口进口货物税，向以茶叶、湖丝、洋布、大呢、羽缎为大宗，每年五六月间税课，多则收至六七十万两，少亦收至五十余万两。而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新季开征起至五月二十五日止，五个月收银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余两，比较上年已短收银二十二万三千六百余两。将出口进口各货物，与上年逐加核计，本年仅茶叶一项，竟少至八百余万斤。至五月结算，上年进口外国船一百余只，本年止七十余只，比上年少四十余只，且所报进口大半为棉花、檀香等类粗货。究其原因，自五口通商以后，进口货物较多，日久渐形壅滞，各国商人因之折本者甚多，现在内地洋货，时价不及前二三年之半。

至出口货物，其茶叶一项，每年五六月间，新茶贩运

到粤，外商俱争买恐后，今新茶早到者贮栈半月之久，外商并不议买，询其情由，据称尚待该国之信。而实因外商亏本。

粤海关进出口贸易不旺，使税收短绌，现在每日钱粮不过一二千两至数百两。

至是，徐广缙、基溥联衔奏上，详陈贸易不旺情形，表示因税收日见短绌而万分焦急，冀望相机筹办，以恤商为通商，以赢补绌。〖17〗

道光帝察觉出此奏意欲扩大与外国通商，立即降旨追问：关税岁有定额，何以忽形短绌？所谓以恤商为通商，冀可以赢补绌，意果安在？并警告该督等，耆英曾与英人约定二年后可以进住广州城，来春（按二十九年春）计已届期，断无先期往问文翰，无故示弱之理。〖18〗徐广缙、基溥此后未敢再言及“以恤商为通商”事。

八月初三日（8月31日）

20 初，御史方允鐶奏参河南知府州县各官有违法劣行，其中禹州知州李嘉礼不按章程办理赈务，听凭其子捐职布政司理问李承恩、候补库大使李承敬干预赈务，汝阳县知县黎士华与其子候补府经历黎溪在同一府当差，黎士华听凭官亲出入衙署。吏部侍郎福济、右庶子骆秉章奉旨驰往查办，将违法各员一一审明定拟。道光帝闻报，发觉李嘉礼父子、黎士华父子同府当差，即命吏部查明，应否回避。经查，自臬司以下，其非所属者，向不回避，本有定例，惟补缺虽有明文，而差委殊为弊混，弊窦甚多。至是，道光帝令吏部详议回避之法。

寻吏部奏：查祖孙父子胞伯叔兄弟，同官一省，即在别府别州县当差，声气相通，辗转营谋，其弊滋甚，不可不严予限制。嗣后祖孙父子胞伯叔兄弟，自道府以至佐杂等官，概不准同官一省，令官小者回避。如其官相同，祖孙父子，令其子其孙回避，胞伯兄弟，令候补后至者回避。至同祖兄弟及例应回避之外姻亲族，有同在一府为丞倅牧令佐杂等官，虽非统辖，令官小者回避。以别府之缺补用，试用人员，亦不准同在一府当差。河工人员照地方办理。再河道总督及盐政督抚，系属祖孙父子兄弟外姻戚族，虽系隔省，有关考核纠参之责者，亦令回避，分别调补。从之。

21 是月，浙江巡抚吴文镕，以浙江各厅州县有七十七缺多系署事之员，奏言：此中纷纷更署，甚有一员递署他缺二三处，久不回本缺者，有卸署后不回本缺，间住省垣者，以致交代之案愈多，辗转不能算结，且官无定所，即政难考成。现在访司分别核办，勒回本缺，或不堪回任者，即令揭参，其实系空缺，及要地需才，亦只准专员署理，不得纷纷更调，以专责成。又以各府州县，一书院掌教多至数人，幕友中并有书启征收号件等名色，每年支取干修，其实均不到馆，上司徇绅士游客之请，荐之属员，属员勉为应酬，而其中苍猾之员，即隐以此挟制上司，藉口赔累、亏库项求调济，弊端不可胜言，请严檄通行禁绝。疏入，有旨嘉勉之。〖19〗

十月十七日（11月12日）

22 户部查明，各省未完地丁正耗，道光二十年（1840）前逋赋，共免银九百三十余万两，此后至今又积欠正征、缓征银二千三百九十余万两。至是，请旨饬催。有旨：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未完地丁正耗银两，务令勒限全完，缓征之款，亦令遵照原展年限，随同正征完纳。

23 以江苏、安徽、湖北各省水灾，诏发帑金赈恤，礼科给事中吕贤基，陈荒政积弊，并赈恤急务，略言：办赈之弊，莫如造册稽延。定例水旱成灾，督抚统报，即先给饥民一月口粮，再查被灾轻重，分别给赈，诚以饥寒待哺，若必等查取户口完竣，则老弱之流离转徙已多。应请敕下该督抚，饬各属遵照定例，一面查取户口，一面先行放赈，无论极贫、次贫，均俾先沾实惠。俟册籍已定，务于限内具题加赈，即按照极贫、次贫应给米石，分别给与。其加赈日期，务与初赈接续，毋许间断。户口或有开除，续增随时具报。倘有报勘后故意延缓者，即予严参，庶有司不致贻误，而恺泽得已旁流。其办赈急务数条：一、多设粥厂，并严革克扣掺和积弊。二、兼筹放钱籴米之法。三、赈缓恩诏，急行宣示。四、招商采买邻省米谷，接济民食。五、收恤遗弃幼孩，收买贩卖牛只。疏入，下所司议。〖20〗

24 是月，山东巡抚徐泽醇奏请添制捕盗快船。先是，七月，徐泽醇奏东省洋面叠遭劫掠，水师将弁玩忽不前，请将游击陈振疆等革职，仍责令随营协补，如所请行。八月，奏缉获著名匪犯过半，并续获“捻、幅各匪”。道光

帝嘉勉之。时山东洋面屡有闽、广匪船闯入劫掠。至是，以阅伍顺赴登州亲勘，遂奏言：东洋三千余里，惟登州之蓬莱、福山、文登、荣城四县，为全洋扼要，盗案最多。水师战船重笨，非风不行，雇用商船，旁无遮护，又不能多载炮位。请添制捕盗快船，如奉天盖州红头小鸟船式。水师前后两营，南北东三汛，共需船二十五只，合计造费及添制器械需银三万五千两，请于司库现存庙工生息项下，借动备用。〖21〗下部议行。

十一月初二日（11 月 27 日）

25 英驻上海领事阿利国与上海道台麟桂订立协定，将租界西面从界路推展至泥城浜（今西藏路），北面从李家庄推展至苏州河。订明四至如下：西南至周泾浜，西北至苏州河滨之苏宅，东南以洋泾浜桥为界，东北至苏州河第一渡桥，全部面积增至二千八百二十亩，比原划定之面积增加三倍以上。〖22〗

初三日（11 月 28 日）

26 定明年江苏苏松太三府起运漕白粮米仍归河运，从两江总督李星沅请。

初五日（11 月 30 日）

27 以故越南王嗣子阮福时袭爵，命广西按察使劳崇光往封。

初八日（12 月 3 日）

28 台湾彰化、嘉义两县并鹿港厅地方地震，城垣衙署

均有坍塌，倒坏民房，伤毙人口。

初九日（12月4日）

29 命协办大学士耆英为大学士、署镶黄旗蒙古都统，四川总督琦善为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十五日（12月10日）

30 前因户部奏请筹备库款，有旨令宗人府、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妥议，至是议奏，拟定章程五条，道光帝详加披阅，以为尚属周妥，谕曰：

该王大臣所议数条，或循成宪，或顺舆情，无非就自然之利，斟酌损益。盐务乃裕课之源，生齿日繁，理应转运不竭，乃现在长芦山东盐务，疲累已极，特派定郡王载铨等分别核办。至各省钱粮，著各直省督抚赶紧先造四柱清册一分，每省各以一府为一册，统以文到之日，限八个月办齐，咨明户部，随到随即咨报军机处存记。不拘何时请旨，顺派钦差前往各府县抽查。漕粮本有折色之条，著有漕各省督抚，详察各属情形，酌量应折几成，即以此银循照成案，分于北省各处丰收地方，购买米麦，或招商由海运抵津。至缓征带征漕粮，与本年秋收无涉。届启征之年，无论正米耗米，尽数改征折色。至河工浮冒之弊，人所共知，本年已明降谕旨，著户部存记，除例应发给银两外，丝毫不准再拨。至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乃是藏富于民。如果地方官办理得宜，何至藉口于人众易聚难散，因噎而废食？著四川、云、贵、两广、江西各督抚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其余各省督抚

亦著留心访查，如有苗旺之区，酌量开采，断不准畏难苟安，托词观望。至于官办民办商办，其应如何统辖，朕亦不为遥制。惟在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议，定立章程具奏。

两江总督李星沅对章程有异议，旋奏言：如钱粮积欠一条，非清查不能截数，非抽查不能见真。诚得钦使巡行，立可破除徇隐。惟清查重在弥补，江苏州县向多垫银完漕，而以漕尾作抵，此外官亏役欠、待追待变之款，非尽实在现银，节经抚臣会同饬办，必先分别有著无著，现官本省外省，由藩司核实催追，提银报拨。若钦使周历外郡，既恐顾此失彼，复虑暮四朝三，追逋而外，恐益差徭。此积欠可藉抽查，而抽查宜有利无弊也。如漕粮折色一条，原有成例，惟州县本折兼收，原为帮费之用。银钱完无定数，各视地方情形裒益多寡。若榜示定价折收，则必省一律，全数征银，银价日昂，递年分成加展，尚属豫为计及。至天庾之储，最为紧要，奉天、河南、陕西各省，虽循案采买，然年景粮价脚运不等，招商海运，更难悬定数目。似应于来年试办，能否津市云集，共得若干，京仓支放有余，外省再定成数，折银解部。此漕粮可收折色，而折色宜有利无弊也。

道光帝再谕：积欠一节，现经定限八个月，令各督抚等饬属造册，自应依限查核，将实亏数目，设法弥补。南漕改折一层，该督果能因地制宜，酌量轻重以为变通，何须通省一律，定为科则？即准米折银，以百万石为率，系约略之词，亦在该督权衡缓急施行，不得概以难办为词。

李星沅又奏言：造报积欠一节，即应同抚臣饬司督属，

依限赶办。至南粮改折，臣所见为难办者，惟恐州县开浮勒之端，吏胥长讹索之渐，谨再披沥言之。查户部则例漕米改折江苏粳米，每石折银一两，粟米每石折银七钱五分。照此折收，官民称便。惟南方粮贱，北方粮贵，加以水陆运脚，非例价能买，势且议增，而例有明文，迥非州县通融办法。若就州县折色分轻重等差，无论各州县情形不同，即一州一县中亦各不同，且不能舍户部定例，转执州县勒价为凭。多则征收不前，少则采买不足。此国计之难也。至以额漕应折米若干，注明粮册粮票，畸零细碎，开载愈烦，且如折银完漕，按照市价而银价时有长落，年景时有丰歉，小民正愁谷贱钱贵，以有易无，辗转亏折。此民生之难也。州县藉有帮需，不免私收折色，亦皆制钱洋钱随便抵算。今如明示折收，又未通行定价，州县将假公济私，征收愈重，视帮需为盈余，藉火耗以加费。况运费能减不能裁，势非折而又折不止。此防州县浮勒之难也。吏胥为害已久，江漕科则最重，粮书勾串诈混亦最重。若复兼收折色，听其参差不齐，更可高下其手。多一名色，多一利孔，脂膏朘削，究惟编氓任之。此防吏胥讹索之难也。〖23〗疏入，上韪之，议遂寝。

十二月十一日（1849年1月5日）

31 酌改长芦盐务章程。

长芦盐务疲敝已久，虽叠次整顿，总无起色，至道光二十八年，商倒课悬，河南则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一百余万道，未完积欠至二千余万两。论者谓“若不改弦更张，立见全纲倾败矣”〖24〗。清廷决定再加

整顿，派定郡王载铨等前往会同查办。至是王大臣会奏，酌改长芦盐务章程，请试行办理。得旨允行。章程规定：所有长芦悬岸四十四处之内，河南悬岸二十州县，尽改票盐，即仿照淮北成案，先课后引。直隶所悬之二十四州县，予限半年，令各州县招商招贩。倘商贩无人，即责成各州县自行领运，或由盐政遴员官运。此后商欲改票，票欲改商，皆可随时施行。至该处各项支销浮费，皆即停减。相沿陋规，永远裁汰。又每年应完内外帑利银二十万一千零，即按额引均摊，无论行引行票，悉按此数同正课一并核计征收，分款支解，遇闰加增。并此后行盐，每引准加斤免课，每斤准减价敌私。其各项积欠银二千二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余两，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起，按引分摊，征收解部。再缉查私盐，兵役不如商巡得力，嗣后仍复商巡旧规，以杜偷漏而节糜费。〖25〗

32 是月，以山东盐务积弊已深，命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偕户部右侍郎朱凤标驰往查办。寻耆英、朱凤标偕巡抚徐泽醇会筹变通章程，奏言：东省盐务，受弊已深。其引地票地，或辗转出租，或认商抵欠，或商逃引悬，无人行运，或子店关闭，难禁食私，且纲总易滋盘踞，浮费贻误正供。积引以旧溷新，认商以此冒彼。种种情形，甚于他省。两月以来，确查远近引地，综核古今成法，如课场地丁摊征，系雍正七年（1729）以来成案，东省惟近海之安丘等十八州县行之。此外山河间阻，西南各引地距场千有余里，贩运不前。若按亩摊征，则赋有加增而民多淡食，设遇偏灾，不能不随正供蠲缓。至就场收税，其法始于唐臣刘晏，近

惟淮北河湖水运，节节可通。票盐设局验贤，参用其意。东省则水陆俱艰，若行票招商，恐致无人承领，当此力求变通，期于可久。惟有先纳课而急惟正之供，参官运而无虚悬之引，成本已减，积欠可清。加斤则商有余贤，减价则民多沾利，认真整顿，奉行得人，庶几可挽积习而振嵯纲。〖26〗下部议行。

33 是年，除福建谷数、台湾府人口数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二千六百七十三万零一十六人〖27〗，存仓米谷二千九百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八十四石。

34 徐松卒。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十年进士。于任湖南学政时，因需索及出题割裂圣经等获罪，嘉庆十七年（1812）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十九年，伊犁将军松筠奉旨编修新疆志书，遂命其修订祁韵士等所编《伊犁总统事略》。为此，其作实地考察，天山南北二路，驰驱殆遍。〖28〗历时十年，完成修订。二十五年进呈，道光帝阅后，改名《新疆识略》。又著《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二十五年二月释还，居京师，常与张穆、陈潮、沈垚、魏源等切磋西北史地，形成西北边疆地理学派。

35 贺长龄卒。

贺长龄（17851—1848），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贵州巡抚、云贵总督。提倡经世致用之

学，与陶澍、唐鉴等交往密切，于湖南学风多有影响。尝招延魏源入幕，同辑《皇朝经世文编》。是书仿明末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体例，而条贯愈清晰。全书一百二十卷，纂辑清初至道光前有关经世之论著、奏疏、书札、叙记文字等，分类编辑。道光六年（1826）编成，次年刊行。在贵州任职时，以其州县多种罂粟，令拔除，劝种木棉。以贵州文教不振，倡办书院义学，刊刻经籍，颁行州县。后以处理云南永昌汉、回争斗不当，褫职。论者谓其“儒而不武，不足以奠岩疆也”〖29〗。

36 以北上海运米石完竣，道光帝加封天后“恬波宣惠”四字。同时，发去藏香十炷，遣官诣苏州、上海等处祠宇虔诚祀谢。〖30〗

37 徐继畬《瀛寰志略》在福州刻版问世。〖31〗该书十卷，有地图四十二幅，十五万言。以图为纲，辅以文字，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概况。多用外国资料，记述较准确。

〖1〗《林则徐集·奏稿》下册 1004—1007 页，《生擒弥渡回众审明定拟折》。

〖2〗《清史列传》卷四十《讷尔经额传》。

〖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 卷 443 页。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李星沅等奏英人麦都思等违约至青浦与舵手争殴英副领事来省控

诉折》。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李星沅等奏麦都思案已拟结并申明洋人控诉应由总理五口大臣受理折》。

〖6〗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两江总督李星沅等为报拣派押粮武员并筹海运防护事奏折》，《道光间海运漕粮史料选辑》上，《历史档案》1995年2期。

〖7〗道光二十八七月初三日《兵部右侍郎朱凤标等为海运正漕起卸全完事奏折》，《道光间海运漕粮史料选辑》下，《历史档案》1995年3期。

〖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444页。

〖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445页。

〖1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444—445页。

〖1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徐广缙奏接见新任英使文翰并与之同登其大船折》。

〖12〗《中兴别记》卷一。

〖13〗《中兴别记》卷一。

〖14〗《中兴别记》卷一。

〖15〗《清史稿》卷三八五《彭蕴章传》。

〖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李星沅等奏俄罗斯商船至上海销卖核与定例不符谕令加帆折》。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徐广缙等奏粤海关税收短绌进出口贸易不旺情形折》。

〖1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廷寄》。

〖19〗《清史列传》卷四二《吴文镕传》。

〖20〗《清史列传》卷四十《吕贤基传》。

〖21〗《清史列传》卷四十《徐泽醇传》。

〖22〗《列强在中国的租界》5页，朱梦华《上海租界的形成及其扩充》。

〖23〗《清史列传》卷四二《李星沅传》。

〖24〗《皇朝政典类纂》卷七十，王守基《长芦盐法议略》。

〖25〗《清盐法志》卷一一七《长芦·运销门》。

〖26〗《清史列传》卷四十《耆英传》。

〖27〗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三千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四亿二千六百九十二万八千八百五十四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页）。

〖28〗《续碑传集》卷七八《徐松传》。

〖29〗《清史稿》卷三百八十《贺长龄传》。

〖30〗"天后"即妈祖。妈祖受封起于宋朝宣和年间，元、明、清均有加封。有清一代从康熙至同治共加封十四次，其中道光朝加封三次。道光六年，以办理海运完竣，奉旨于江苏上海县天后神庙加封"安澜利运"四字。十八年，据册封琉球使臣林鸿年奏报，因舟中供奉天后神像，故得以平安回棹。谕加封天后"泽覃海宇"四字。（杨永占《清代对妈祖的敕封与祭祀》，《历史档案》1994年4期）

〖31〗一说该书撰成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于三十年（1850）。

清通鉴　卷二百六

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公元1849年

正月十九日（2月11日）

1弹压腾越厅边外滋扰之山地人。

云南腾越厅地方为迤西极边之区，所属沿边卡外，有各种族人，既非外域齐民，又不归土司管辖，杂居山谷，分寨自立头人，每乘虚突至汉村抢掳人畜财物。有汉人马六、张小老，均系沿边居民，向与卡外贸易，近因亏本负债难归，潜入野山交结其人，指引抢掳，冀图得赃分肥。经其煽惑，古勇、盏西边外之山地人即于上年秋冬出寨抢掠。

云贵总督林则徐闻报，命明光隘土守备左大雄率领各土弁，调集劲练，出卡相机剿办。至是，左大雄偕五百名劲练出卡。二月初四抵老草坡与山地人交战，砍毙二十余人，焚毁山寨，其余逃往它寨。初八日，进至熊家山，二

十九日焚毁其寨。至四月初，边卡始安静。〖1〗

二月十一日（3月5日）

2 葡萄牙人封闭中国澳门海关。

时，英人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民众不允，正交涉间，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亚马勒于是日宣布："澳门已成为自由港，葡萄牙海关业已关闭，当然不能容许一个外国海关继续在澳门。"〖2〗并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谓香港既不设关，澳门关口亦当仿照裁撤，且要求在广州设立领事，一如英人所为。徐广缙复照称：尔国在省城并无贸易，何必设立领事，徒饰外观？澳门税口，历久相安，更何得扰乱旧制？尔国频年穷蹙，共见共闻，倘再无知妄作，中外各商俱抱不平，生理必至愈见消耗，切宜熟思，勿遗后悔。然二月十七日，亚马勒突率兵丁数十人，钉闭关门，推倒旗杆，驱逐丁役。然后，亚马勒赴香港借兵船一只，马兵四百名，以助守炮台。

徐广缙等以为亚马勒所为，系与英人狼狈为奸，目的在激怒中国，倘各师船进剿澳门，英人即乘虚而入广州。又虑及美国、法国、吕宋等各"夷酋"，皆在澳租楼居住，若进攻澳门，其必将群起与我为敌；且大兵势难久驻澳门，一经撤防，仍必窜回。经再四筹思，决定"用商制夷"，另立码头于距省城六十里之黄埔。

随后，粤海关监督基溥会同督粮道柏贵，传到省中福建、潮州、嘉应各栈商，谕以利害，令随同搬迁至新码头。众商均遵办。〖3〗

寻徐广缙等向朝廷奏报设立新码头之经过，且称：另

立新码头，众商既去，则澳门生意全无，不必糜帑兴师，已可使蜀人坐困。得旨：筹计较为周全，著即照议办理。〔4〕

十二日（3月6日）

3 祁寯藻、杜受田均著充上书房总师傅，仍授四阿哥读。

二十七日（3月21日）

4 先是，两江总督李星沅奏请将运河所有寨子民堰工程由民修民筑改归东河厅员经营，而东河河道总督钟祥有异议，请将沛县寨子堰工程仍归江南省民办。疏入，令交军机大臣会同工部速议具奏。至是奏上，谓运河一带堤堰工程，分别官修民修，办理本有旧章，若将民筑民修之工，纷纷改为官办，工费日增，何所底止？有旨：李星沅等所议官修著无庸议，惟该处为运道所关，著李星沅、陆建瀛（江苏巡抚）会同杨殿邦（漕运总督）等迅即查照该堰历届修工成案，克日兴办。

5 是月，林鍼旅美归来。林鍼，家居厦门，通英语，为洋商作通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随美国商人赴美，“舌耕海外”，历时年余。归国后将在美国所见所闻，写成《西海纪游诗》、《西海纪游自序》，其为清人亲眼观察美国之最早记录。如记录对美国纽约之印象：百丈之楼台重叠，铁石参差（以石为瓦，各家兼竖铁支，自地至屋顶，以防电患）；万家之亭榭嵯峨，桅樯错杂（学校、行店以及舟车，浩瀚而齐整）。舻舳出洋入口，引水掀轮（货

物出口无饷，而入税甚重。以火烟舟引水，时行百里）；街衢运货行装，拖车驭马（无肩挑背负之役）。浑浑则老少安怀；嬉嬉而男女混杂（男女出入携手同行）。田园为重，农夫乐岁兴歌；山海之珍，商贾应墟载市（每七日为安息，期则官民罢业）。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巧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予知其法甚详）；沿开百里河源，四民资益（地名纽约克，为花旗之大马头，番人毕集。初患无水，故沿开至百里外，用大铁管为水筒藏于地中，以承河溜；兼筑石室以蓄水，高与楼齐，且积水可供四亿人民四月之需。各家楼台，暗藏铜管于壁上，以承放清浊之水，极工尽巧。而平地喷水，高出数丈，如天花乱坠）。〖5〗

林鍼在美期间，曾营救被诱骗至美之二十六名华人。在林鍼赴美之前，已闻知有英人在广州买下一条中国船，诱拐二十六名潮州人上船，“意欲归国藉奇以获利”。林鍼抵纽约后，在港口见到此船，华人在船上被当作展品，“欲观之人，与英人银钱半枚，始得上船遍览，（英人）日得银钱数千”。其登船探望，众人泣诉，告以受骗经过。原来英人谎称带同赴爪鸦（爪哇）贸易，却来至美国，且在船上“数受鞭笞之惨，求死不能”。林鍼得一位美国律师帮助，最终将二十六人解救回国。〖6〗

三月初十日（4月2日）

6 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私挖直隶鳌鱼山银矿之民人杨玉贵、刘怀相等，请旨办理。有旨，令将其交刑部审理，而鳌鱼山银矿应禁应开，及如何呈报方准施行，令顺天府查议具奏。

顺天府尹奉旨，即饬委员前往鳌鱼山履勘。经查验，其石块与顽石无异。然发现距京二百七十里之泥皮山，及距京二百里之猪窝山等处，石块颇近银色，似属矿苗。当交宛平县，饬匠煎炼，惟只泥皮山矿砂十斤化银三钱，余皆顽石及礬石不等。以此，顺天府尹奏言：泥皮山矿砂稀少，成色低微，如使官为经理，则所入不敷所出，断不能以现成之本，求影响之利。若听民间开采，则获利既微，殷商富贾未必前往，徒令无业游民，借为逋逃渊薮。开之无益，不若封之无弊。得旨：著严行封闭。

十四日（4月6日）

7 署贵州巡抚罗绕典奉旨查勘省内水银、朱磺各矿厂情形，至是奏覆：现据定番、贵筑两州县报获金鳌山、白马洞等处矿苗甚旺，贵西道报有柞子厂附近清水站地方矿苗丰厚。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正月止，增收课银三千八百余两。至厂户砂丁，自当严明禁约。现已酌定厂规，以十人或二十人为一班，责成班长管束，设立号簿，开明籍贯，取具不敢窝匪甘结。得旨：令妥协办理。

旋云贵总督林则徐上《黔省矿厂开采情形片》称，查得永宁、婺川县等处发现水银矿砂，已饬令招募砂丁，定地开采。〔7〕

8 是月，山东巡抚徐泽醇奏请清查仓库亏缺摊赔各案。徐泽醇于上年六月由山东布政使升任巡抚，即大力整顿吏治、财政、盐务各弊端。经查：东省地广赋轻，州县旧有经费，足资办公，然近来银价增昂，州县岁入稍绌，官员又不思量入为出，相习奢靡，故造成仓库亏缺。既已亏缺，则不得不多方掩饰，而其大端即在流摊列抵。所谓流摊列抵，即假垫办公事为名，恣意开销，详禀立案，入于交待分任流摊。以此，经一官必增一二摊案，而应摊银两，并不照数解存司库。甚且有本无亏项，而藉款摊抵以饱私囊者，更有前任无亏，而后任转为捏饰蒙混者。前任巡抚张澧中曾议请摊赔各款，照案摊追，而未料及摊案之弊，至于此极。徐泽醇上任后，严饬各属将历年摊款据实报出，结果竟有一州一邑于一年中为前任摊银七八千两者。而摊数既巨，终属虚悬。至是，徐泽醇奏请停止摊赔各款，而限期追赔，略言：若再回护前议，不将摊款截止，仍令后任照案摊抵，必至辗转纠缠，库款永归无著。现办清查，总以归补旧亏、杜绝新亏为提纲紧要。应请将现在各属报出流摊各案，系虚款列抵者，尽行剔除，公同筹款弥补，一面就现在各员照数分别著追。查通省州县地丁项下，有坐支官俸役食，多系支银用钱，银价倍昔，用项实有盈余。按各属年额坐支多寡，核提数成，饬令随同地丁批解，如有延欠，照地丁未完例参处。其原抵各员，除病故废斥无庸议外，现任候补及丁艰告病，并本员虽有事故，子孙尚有官职各员，无论已未离东，均各按其现抵亏数，著落分别追赔。万两以上限五年，万两以下限三年，依限解还。

如该员有应追正杂等款，俟前款完缴，再将摊案追赔之款起限接追，总期十余年内将前项摊款清结，此后不准再有流摊名目。如敢蹈习前弊，将蒙混捏报之州县，滥行批准之上司，均照侵盗钱粮律治罪。〖8〗下部议行。

四月十四日（5月6日）

9 拨借伊犁回民籽种口粮。春间，伊犁阿奇木伯克哈里杂特等向管理回务协领图们泰、理事同知祥林报称：伊犁回子八千户承称地亩，每年应交各仓三色粮石，俱系年清年款。上年秋收较好，各回户将上年春间所借籽种口粮一万六千石并应交三色粮十二万七十石，于本年三月初已全数交清。查各回户本无盖藏，上年所收粮石，除交仓外，余剩无多。当此春耕之际，青黄不接，籽种口粮挨户尚形缺歉，必须纷纷赴集籴买。伊犁粮价，每到春间籴买者多，市价必长，如有赊欠，利息更重，各贫苦回户实系力不能支。请由惠远城固尔札两仓内拨借各回户籽种小麦四千石、口粮小麦四千石，俾各回户得有接济，及时播种，无误春耕。一候秋收，即赶紧将所借麦石如数还仓，断不敢颗粒亏短。图们泰等随即会查其所禀，均属实在情形，当即据情向伊犁将军萨迎阿禀报。萨迎阿查明属实，遂令借出小麦八千石。至是报闻。依议。〖9〗

十五日（5月7日）

10 英人暂时放弃进广州城之要求。

上年五月十二日、二十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两次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重申前任驻华公使德庇

时与前任两广总督耆英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之约定，以二年为期，许英人进入广州城。文翰要求于二十九年二月践约。徐广缙答以“广东民情剽悍，迥殊他省，不许外夷进城，妇孺同声”〖10〗，难以践约。文翰却坚请入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徐广缙与文翰在虎门会晤，徐广缙反复向文翰说明，广东民情浮动，英人不便入城。而文翰告以“情愿助兵弹压”，并以英国兵船驶入长江相威胁。徐广缙无奈，只得如实奏报，请指授机宜。〖11〗道光帝谕曰：可准英使入城一游，以表明天朝抚驭外夷，总以信义相待，然只准暂入，不准常住。维时，广州城厢民情汹汹，到处张贴反对英人进城之揭帖，“城厢保卫壮丁已将及十万人，名为御匪，实则防夷”。面对如此形势，徐广缙与广东巡抚叶名琛相继上奏，说明不得让英人进城，以为“英人进城一事，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交讧”〖12〗。同时徐广缙和叶名琛密召各乡团练，共同协防；鼓动士绅，制造反入城气势。道员许祥光遂以士绅名义致书文翰：“今贵使谬执前约，而不深思远虑，不过欲以贵国体面，夸耀于人，以为入城则荣，不入城则辱耳。不知无端而召众怨，举足而蹈危机，是慕虚名而贾实祸，求荣反辱，智者必有所不为也。”〖13〗而文翰仍不肯让步，三月初七日，其亲率兵船、火轮船三只抵港，闯入内河，但见两岸练勇严阵待发，杀声震天，深感可畏。

三月初九日，徐广缙照会文翰，引述一道上谕，正告英人不得入城。文为：

本月初八日十二点钟，恭奉大皇帝谕旨，以本大臣由驿驰奏，贵国现议进城一节，谕以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全保国。民心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齐心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夷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舒商力。更须严禁土匪，勿令乘机滋事，扰我居民。外国商人远涉重洋，总为安居乐业，亦当一体保护，庶几永敦和好，共享太平矣。钦此。可见本大臣等与贵公使面议之言，非固执己见，即远奉谕旨，亦不出引公论也。为此照会。〖14〗

照会中所引上谕乃徐广缙伪造。〖15〗然而广州绅民不知底里，以为抗英得到皇帝之支持，情绪更为高涨。一份《公启》称："我大皇帝以中外为一家，怀远人无分畛域，现在钦奉谕旨，亦以民心为重。盖顺民心即顺天心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16〗

道光帝接到徐广缙关于阻止英人入城之奏报后，即收回"只准暂入"之前谕，而嘉奖徐广缙等所办，谓该督等同心敌忾，深堪嘉尚。

文翰终于暂时放弃入城要求，三月二十二日，照复徐广缙：现经议定之后，再不辩论进城之事。〖17〗

至是，徐广缙与叶名琛联衔奏报，称英人进城之议已寝。道光帝大悦，朱批："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赏徐广缙子衔、叶名琛男爵。〖18〗

闰四月十四日（6月4日）

11初，四川雅州府里塘司所属之中瞻对所居之"野番"，在头人噶罗布、恰必阿索等带领下，"出巢滋事"，将各

土司印信号纸、土地人民，肆行抢掠，复欲侵占里塘，势将梗塞通藏大路。四川总督琦善闻讯，饬汉、土官兵击走之，歼其渠，夺获马匹甚多。又详探路径，筹充粮饷，以期捣穴穷搜。至是报闻。

五月，琦善移师进剿，“野番”震慑，献出所夺地土、人民，各土司仍各安住牧，其接壤之卓巴塞尔野番经开导投诚。奏入，道光帝嘉其调度有方，迅速蒇事，下部优叙。〖19〗

12 是月，清查浙江仓库。仓场侍郎季芝昌奉旨，从正月起偕大学士耆英驰赴浙江查阅营伍，并清查仓库，酌办盐务，顺道查东南两河节浮费、裁冗员事宜。嗣抵东河，再至浙省，清查仓库。经查，各州县统计不敷各项，多至三百九十余万两。至是，奏请追赔各款，略言：体察各属，现值凋敝之时，循案分摊，必难补足，且各州县以办公支绌，任意挪移，虽与侵盗不同，究有应得之咎。若将亏缺之款，再归通省代摊，而原亏之员转置身事外。请将全完之员优奖，亏数最多者，革职勒追。其处分之轻重，限期之远近，应核其挪数，量予区别。如各员追不足数，即由原任上司按成分赔，或由本省各官分成提补。其有欠在胥吏差保者，尤须严予补追；有抵以房屋什物者，亦须速为估变。庶既往之辈无可幸逃，悬抵之银悉归实在。〖20〗道光帝韪之，下所司议行。

寻王大臣等会议，奏上浙江清查仓库章程十条，严定追补处分期限。从之。

五月二十八日（7月17日）

13 二月间，叶尔羌参赞大臣吉明等，以英吉沙尔所属该庄额设伯克不敷分理，奏请于该处添设六七品伯克各一员，以资襄理，其每岁应支养廉，即在本处闲散回子内，核计数目，酌拨燕齐，以资养赡。理藩院奉旨议覆，称：前此叶尔羌和阗开垦罕达瓦克等处地亩，添设伯克，或由开荒余地，拨给燕齐，或由岁征余项支给养廉，均于帑项无关糜费。今英吉沙尔既请添设伯克，其应支养廉，即由闲散回子内拨给燕齐，其中有无抑勒科派以致未洽回情之处，该处情形未能深悉，臣等不能悬拟，请饬下伊犁将军悉心体察，咨商该参赞大臣，再行妥议具奏。四月间，萨迎阿奉旨，即咨商新任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英吉沙尔领队吉鲁木图。经查，英城六品伯克向给地二十亩，种地燕齐回子三户，七品伯克向给地十五亩，种地燕齐回子二户。而现有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哈里克情愿献出闲地四十五亩，作为新添伯克养廉之用。然如此办理，与向例不符。查上年叶尔羌添设五六品伯克各一员，因该处并无余地可拨，即由库贮余剩红钱内分别拨给七串五百文、五串作为养廉。依照此例，现新添设两名伯克，亦应于库贮剩余红钱内拨给养廉。而分给园地之处，应无庸议。至是奏上。旋奉旨依议。〖21〗

七月初五日（8月22日）

14 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亚马勒骑马在关闸以外游玩，傍晚回至三门巴外时，被人杀毙，头手被割去。

澳葡当局闻讯，十分惊恐，急忙组成以玛塔主教为首

之委员会代行总督职务。次日，向两广总督徐广缙发出抗议书，以广州城曾出现悬赏亚马勒人头之揭帖为词，指责亚马勒被刺系中国官府指使所为。初八日，澳葡当局派一队葡兵计一百二十人进至界栅处，占领中国炮台，俘获三名汛兵。同时英国驻香港总督文翰会同美使戴维斯、法使福斯罗昂向两广总督抗议此次刺杀。

初七日，徐广缙闻悉亚马勒被刺，为防备澳葡当局报复，即飞饬香山县令会同副将率部驻扎澳门附近炮台，令广东水师提督洪名香督领师船遥为接应；并通饬严拿凶犯。

二十六日，广东顺德知县郭汝诚缉获凶手沈志亮，当在该县桑田中起获亚马勒之头手。沈志亮即被解省，徐广缙亲讯。沈志亮供认不讳。其为香山县人，向在澳门生理。亲见亚马勒行为凶暴。亚马勒在澳门各店铺编立字号，勒取税银，如不依允，即带夷兵拘拿鞭打。又在三巴门外开辟马道，平毁附近坟墓，内中有沈志亮家祖坟六穴。沈心怀忿恨，起意将亚马勒杀死除害。其听闻亚马勒将于七月初五日下午出关闸游玩，即约集郭亚安等帮同行事。傍晚，亚马勒骑马走来，沈志亮夹着雨伞，将尖刀藏在伞内，假装外人告状模样，声喊伸冤，亚马勒伸手来接呈词，遂拔刀砍断其臂膊，滚下马来。

讯明后，沈志亮被枭示。其帮手，或被击毙，或被俘。〖22〗

九月十四日（10月29日）

15 命署礼部右侍郎季芝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四日（11月8日）

16 命服阕尚书何汝霖以一品衔署礼部左侍郎，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月初六日（11月20日）

17 以故朝鲜国王之子李昇袭爵，命兵部左侍郎瑞常为正使、内阁学士和色本为副使，往封。

十三日（11月27日）

18 李沅发起义。

李沅发，湖南新宁县水头村人。自幼家贫，并无田业。〖23〗长期在外谋生，“素蓄异谋”〖24〗。曾参加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宁雷再浩起义，“所谓铁板（侦探）者也”〖25〗。起义失败后，其流落外乡，在贫苦农民中串连，谋机举事。本年五月，新宁境内雨水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八月收获后，富户又勒索重利。李沅发乘“人心不服”，决定再起义，为雷再浩报仇。〖26〗

九月某日，其联络杨倡实、李世英等人，于新宁县城附近之金峰山倡立“兄弟会”〖27〗。入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决定起义，立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28〗众人推李沅发为大哥，余依齿序列。盟誓后，众人即分赴各地招纳会众，作起义准备。

兄弟会之活动，为新宁代理知县万鼎恩察觉，即派员弁将杨倡实、李世英捕俘。猝发之变，迫使兄弟会速定对策，李沅发乃决定劫狱起事。

是日夜，李沅发率三百余人奔赴县城，先期隐伏城内之兄弟会成员卢万先等买通胥吏，阴启东门，将李沅发等迎入城内。众人奔监狱将杨倡实、李世英救出。万鼎恩闻讯前来阻遏，在东门被起义军擒杀。李沅发与众人商议，决定“蓄发变服，占据县城”〖29〗。

起义后几天之内聚集两千余人，内中多瑶族、苗族贫苦农民。李沅发自称“总大哥”，以下头领称“大哥”，分前后左中右五营，由谢有兴、罗沅拔、陈尔坤、罗登爵、刘复倡分领之。各以青红黄白黑旗为标帜。李沅发所居后营，树有“三军司命”、“劫富济贫”大旗。〖30〗

二十日（12月4日）

19 八月，俄罗斯头人巴兰带领百余人，在新疆库库鄂罗木河口扎营，阻止清官兵过河巡查。佐领富珠尔泰下属一章京闻讯，即去查问。二人用哈萨克语对答。巴兰说：“我们驻边的上司派我来把守河口，河西一带哈萨克是我们收租，你们从此不必过河来了。”章京回答：“我们年年是过河至哈喇塔拉、勒布什巡查一次，从来没见过你们的人，也没听说有你们收租的话，这是我们边界内的地方，你们就不该来。”双方争执不下。伊犁将军萨迎阿闻报，即令领队大臣伊昌阿在卡外巡查多住十余日，操演弹压，并探听巴兰动静。同时奏报朝廷。〖31〗至是，理藩院知照俄罗斯萨纳特衙门，申明：我朝平定准噶尔之后，厘定疆界，立有鄂博，是哈喇塔拉等处，系我朝戡定疆土，与俄罗斯毗连。乾隆五十七年（1792）与贵国立定条约，各守边圉，毋相侵越。〖32〗道光五年（1825），哈萨克勾结俄

罗斯数人，于哈喇塔拉地方搭盖房屋，经本院行咨贵萨纳特衙门查询，据复，即行札知驻边大臣，令其详查停止。可见俄罗斯与我朝和好以来，不肯越界滋扰，正合睦邻之谊。今俄罗斯头人巴兰乃自带领多人，远出俄罗斯边界，于库库鄂罗木河西扎营，特此行知萨纳特衙门，饬令其撤回，务须各守各界。〖33〗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6日）

20 阮元卒。

阮元（1764—1849），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累官侍郎、巡抚、总督、大学士。一生好学，于文化教育多有贡献。创办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为扬州学派巨擘。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尝主持编纂《经籍纂诂》，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时人评论："文达早膺通显，年又老寿，为魁硕所仰，其学盖衣被天下矣。"〖34〗著有《揅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

十九日（1850年1月1日）

21 李沅发新宁突围。

新宁起义后，宝庆（今邵阳）知府张镇南等率官兵进攻新宁，与新宁团练将县城包围。湖南巡抚万贡珍亦急忙调兵一千八百人驰赴新宁会攻，新任湖南提督英俊亦亲率常德兵二百名赴新宁。湖南巡抚冯德馨等则分派兵勇于湖南、广西两省交界地带相机阻御，以防李沅发与广西天地

会联合。广西巡抚郑祖琛亦急调省标兵四百名星夜驰赴西延（今资源县）各要隘，堵截义军后路。

李沅发等决定突围。十月二十三、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十一月初三日，接连四次突围均未成功。至十一月中旬，各路会攻之官军陆续抵达，连同乡勇，聚集城下约两万人。至是，官军胁迫一批挖煤乡夫，在西南城角开挖地道，用地雷炸垮城身，发起强攻。义军站在两边城垛内还击，“枪炮木石，乱击如雨”〖35〗。官军“每进必伤十人”〖36〗。官军见攻城失利，遂将大炮置于溃口附近，向城内轰击。因敌我悬殊，且城墙已被轰垮，义军伤亡惨重。李沅发知城陷难免，决计突围。其派人在南门缺口放火开炮，作突围状。当北门官军中计往救时，其率义军主力，乘黑夜阴雨，从东北角越墙冲出，城外官军未敢抵抗〖37〗。义军突围至离城二十余里之罗源洞，与雷登甲部会合。雷登甲先期受命赴广西边境联络会众，此时闻讯前来接应。

后李沅发转战三省，威震湘桂黔，至咸丰朝失败。

十二月十一日（1月23日）

22 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病逝。

二十五日（2月6日）

23 六月间，住京之俄罗斯达喇嘛佟正笏〖38〗呈请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清廷以其与旧例不符，驳回。寻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咨行理藩院，以生齿日繁，所在恰克图贸易货物，实不敷用，请于恰克图之外，再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贸易，一并通商。

至是报闻。有旨：俄罗斯暗中贸易，已难掩人耳目，若明准其通商，其有流弊，又何待言？然又不便径行拒绝，致激事端。著萨迎阿一面设法延缓，一面将此三地情形广咨博采，酌量事之重轻，究竟有无窒碍，据实迅速密陈。

24 是年，除甘肃、台湾未报人口，甘肃、江苏、浙江、福建未报谷数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亿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人〖39〗，存仓米谷二千五百七十二万六千六百零六石。

25 《荡寇志》刊刻。作者俞万春（1794—1849），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道光十一年（1831）至十二年，参与镇压赵金龙领导之瑶族起义。自道光六年起撰《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道光二十八年完成。该书共七十回，演述陈希真、陈丽卿等“荡平”梁山，将水泊英雄一一诛灭之故事，宣扬“民反官荡”。

〖1〗《林则徐集·奏稿》下册 1157—1158 页，《弹压腾越厅边外山地居民情形折》。

〖2〗《中国丛报》18 卷 550 页，转引自《澳门问题始末》108 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徐广缙等奏葡人钉闭澳门关门栈商禀称另立码头现在黄埔开市折》。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

《廷寄》。

〖5〗《走向世界丛书》1辑1种，林鍼《西海纪游自序》。

〖6〗《走向世界丛书》1辑1种，林鍼《救回被诱潮人记》。

〖7〗《林则徐集·奏稿》下册1156页，《黔省矿厂开采情形折》。

〖8〗《清史列传》卷四一《徐泽醇传》。

〖9〗《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463—464页，萨迎阿《请拨借回民籽种口粮片》。

〖10〗道光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徐广缙片》，转引自郦永庆《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伪诏"考析》，《历史档案》1992年2期。

〖11〗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徐广缙折》，转引自郦永庆《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伪诏"考析》，《历史档案》1992年2期。

〖12〗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四日《徐广缙奏折》，转引自郦永庆《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伪诏"考析》，《历史档案》1992年2期。

〖13〗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徐广缙片》，转引自郦永庆《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伪诏"考析》，《历史档案》1992年2期。

〖14〗《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140页。

〖15〗关于徐广缙伪造这道诏书，参见：英国学者John.G.Nold《1849年的伪诏》，《亚洲研究》1961年；郦永庆《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伪诏"考析》，《历史档案》1992年2期。

〖16〗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徐广缙片》，转引自郦永庆：《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伪诏"考析》，《历史档案》1992年2期。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徐广缙等奏英人进城之议已寝折》。

〖1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上谕》。

〖19〗《清史列传》卷四十《琦善传》。

〖20〗《清史列传》卷四二《季芝昌传》。

〖21〗《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471—473页，萨迎阿《请将库贮红钱作为新添英吉沙尔伯克养廉折》。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徐广缙等奏荷兵头亚马勒被杀缉获凶手正法折》。

〖2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139页，《李沅发供单》。

〖24〗《黎平府志》卷五下《武备·师旅》。

〖25〗《新宁县志》卷一六《兵事志》。

〖26〗《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138页，《李沅发供单》。

〖27〗兄弟会为天地会一支派。

〖2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25页，《冯德馨奏查明李沅发起义根由及攻剿情形折》。

〖2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147页，《裕泰奏审明李沅发起义经过及审拟拿获义军折》。

〖3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139页，《李沅发供单》。

〖31〗《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477—480页，萨迎阿《俄罗斯头人私入边界拦阻官兵查边道路折》。

〖32〗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29—30页。

〖33〗《理藩院知照俄罗斯萨纳特衙门》，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外交类，五六六卷四号，转引自《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40—341页。

〖34〗《传雅堂文集》卷一《沤宦夜集记》。

〖35〗《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27页，《冯德馨等奏收复新宁县城并酌撤官兵归伍折》。

〖36〗《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73页，《密谕湖广总督裕泰查参

冯德馨贻误情形并将失职武官拿问》。

〖37〗《清代档案史料从编》2 辑 74 页，《乔用迁奏义军进逼黔境及堵剿情形折》。

〖38〗佟正笏系俄国驻北京传道团第十二届团长。

〖39〗据赵文林、谢淑君研究，本年全境人口数为四亿二千四百七十四万七千余人（《中国人口史》383 页）。又据姜涛研究，本年民数之校正数为四亿二千八百四十二万六百六十七人（《中国近代人口史》33 页）。

清通鉴　卷二百七

道光三十年　庚戌　公元1850年

正月十四日（2月25日）

1 道光帝自上年春天以来，屡有不适，逢皇太后病故，病益剧。至是，疾大渐。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又朱谕：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

午刻，卒于圆明园慎德堂苫次。

2 颁发遗诏，曰：朕蒙皇考仁宗睿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临御天下，盈三十年。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薄德，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故自御极至今，凡披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

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并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嗣位之初，即颁手谕，首戒声色货利，一切游观玩好，稍涉侈靡之事，禁绝勿为，此薄海臣民共见。溯自西陲小蠢，出师挞伐，旋致敉平，何敢自矜武略？迨后东南濒海之区，因贸易而启纷争，朕惟古之君子，爱人为大，何忍无辜赤子，惨罹锋镝，是用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此朕孳孳爱民之隐衷，至今日而庶堪共谅者也。至水旱成灾，朕窃自愧致累吾民，昕夕忧劳，不惜特发帑金，拯民疾苦，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从未屯膏靳泽，己饥己溺之怀，亦中外所共见。侍奉皇太后已及卅年，娱志承欢，敬谨罔懈，慎终尽礼，差免衍尤。朕体气素强，自上年春夏之交，偶尔违和，加意调摄，总未复元。去腊还宫后，痛遭大行皇太后大事，擗踊摧伤，渐形亏弱。迩来气益上逆，病势日臻。追维在位历三十年，寿登六十有九，亦复何憾？顾念统绪至重，亟宜慎简元良，缵承大业。本日卯刻，特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亲降朱笔谕旨，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并谕王大臣等同心赞辅，无恤其他。乃降旨甫经半日，神气渐散，岂非天乎？皇太子秉性仁孝，植德贞醇，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刻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丕基。至于观人之法，鉴空衡平，妍蚩轻重自见，惟无私乃克有济。兼愿中外文武臣僚，精白乃心，各勤厥职，用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益慰矣。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十七日（2月28日）

3 封奕訢为恭亲王，奕譞为醇郡王，奕诒为钟郡王，奕䜣为孚郡王。寻追封已故长兄奕纬、次兄奕纲、三兄奕绎为郡王；惇郡王奕誴加恩在内廷行走。

二十六日（3月9日）

4 奕詝升太和殿，即皇帝位，颁诏天下，以明年为咸丰元年，遍赏内外王公大臣，满汉文武，并大赦天下，嘉惠士林。寻上大行皇帝尊谥为成皇帝，庙号宣宗，并追封元妃萨克达氏为孝德皇后。〖1〗

二月初八日（3月21日）

5 颁求言诏。咸丰帝即位之初，求治之心甚切，为除弊起衰，屡颁求言诏。谕曰：盖一人之聪明智虑，或有未周，必公听并观，而后上下之情通，措施可期于允协。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诸臣务须虚公详慎，毋偏毋私，凡有裨于官方吏治国计民生者，各抒所见，切实论奏，以副朕集思广益之至意。

寻大理寺卿倭仁应诏陈言：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夫君子小人之分，藏于心术者难知，发乎事迹者易知。大抵君子朴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为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辅，为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

就逢迎，导人主逐非长傲者小人也。进忧危之议，悚动当宁之敬心者君子也，动言气数，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2〗

疏入，咸丰帝嘉其直率，谕曰：所言辨君子小人之分，洵为切直之言，朕虚怀纳焉。嗣后凡大小臣工，尤须以国计民生为重，有所见闻，剀切直陈，以倭仁之直谏为法。

倭仁（1804—1871），字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理学家唐鉴之弟子。道光九年（1829）进士，二十四年（1844）升大理寺卿，与曾国藩等讲求宋儒之学。

初十日（3月23日）

6 鸦片战争后，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几于无处无之，而最多且甚者，莫如两粤。〖3〗据光绪十五年《堂匪总录》载："广西自道光二十七年，土匪纷起。南、太、泗、镇四府，道路阻隔者，将及十年。弱肉强食，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居民亦贼。到处裹胁，转徙无定，乘虚窜扰，击散复聚。或旋起旋灭，或附外匪大股，是为流贼。逼胁村民，招纳亡命，负隅抗拒，少或数十人，多至数百人、数千人者，为土贼。"〖4〗其中主要为三股势力：一为纵横西江及其各支流之艇军；二为活跃于左右江流域之张嘉祥军；三为转战在湘桂边境与桂北地区之雷再浩、李沅发军。稍后又有广西中部至北部之陈亚贵军，而李沅发军势力尤盛。

李沅发，湖南新宁水头村人，出身寒微，系当地天地会首领。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宁暴雨成灾，米价飞涨，"贫民求升斗而不可得"〖5〗，以致民怨沸腾。李沅发即以

“劫富济贫为名，聚党七八百人，头裹红巾”〖6〗，于同年十月十三日竖旗举事，攻占新宁县城，抗击围城官军四十余日。寻率部突围入广西，转战于湘、桂、黔三省二十余州县。本年正月，李沅发军回师怀远（今三江县），败知县江忠源练勇，斩训导邓树堃，声势大张。旋入绥宁，破古宜。至是，清廷闻讯，革湖南提督英俊职，著四川提督向荣调补，并命广西提督闵正凤由桂林移师龙胜，命贵州巡抚乔用迁派兵扼守要隘，欲四面合围，将李沅发军尽歼。四月，李沅发挥师复返新宁。五月，其兵败被俘，被解至京师杀害。

十六日（3月29日）

7 赏工部尚书杜受田太子太傅衔，寻命兼署吏部尚书。

十七日（3月30日）

8 命整顿沿海水师。浙省水师废弛已极，兵则怠惰偷安，官则因循推诿，且有吸食鸦片烟者，间或搜捕零匪塞责，遇大帮洋盗则不敢过问。至是，御史王本梧奏请饬令整顿。咸丰帝谕曰：水师缉捕之要，首在整饬舟船炮械，严杜奸民接济，而总在将弁得人，方足励戎行而收实效。著沿海各督抚认真整顿，督饬弁兵按期出洋会哨，不准虚应故事。倘查明将弁中有怯懦无能，视巡洋为畏途者，即行据实严参惩治。寻御史范承典参奏：山东登州（今牟平县）洋面盗匪横行，屡肆劫掠，道协各员畏葸推诿，文武员弁束手无策。嗣经查明属实，登莱青道、登州府知府诸镇虽别无劣迹，亦撤任交部严加议处。

二十日（4月2日）

9 拟修宣宗成皇帝实录。命大学士穆彰阿为监修总裁官，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吏部尚书文庆、户部尚书赛尚阿、工部尚书杜受田四人为总裁官，户部左侍郎阿灵阿等六人为副总裁官，赛尚阿兼蒙古副总裁官。

10 是月，广西拜上帝会决定起义。

值两广天地会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拜上帝会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西迄贵县，东至平南、藤县，北达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及广东信宜之广大地区迅速发展。其以一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7〗拜上帝会众与地主团练壁垒分明，“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8〗。时，拜上帝会首领洪秀全、冯云山二人密藏于平在山蓝永成家，洪已黄袍加身。胡以晃、张维坤诸人则将家产变卖归公。萧朝贵假天兄频频下凡，告诫会众：“慎行谨言，坚耐灵变”，“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9〗并谕石隆等曰：“转谕尔上，现要避吉先。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急，然后天父及天兄自然有圣旨分发做事也。”〖10〗

三月初二日（4月13日）

11 侍郎曾国藩应诏陈言，论用人之道。略谓：用人行政，二者并重。然凡百庶政，著有成宪，未可轻议。今日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

者不可废一。

所谓转移之道，时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而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而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皇上表率，尔后督励百官，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疲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

所谓培养之方，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不可缓也。嘉庆四年（1799）、十八年（1813），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犹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

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且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

为此，臣之愚见，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

所谓考察之法，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 ZE 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但见有益，不见有损。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11〗

初三日（4 月 14 日）

12 以保甲、社仓、营务弊端已深，御史黄兆麟上“急筹三事”折，提出整顿措施。得旨：保甲为弭盗要务，不可不急思整顿。著各直省督抚，严饬各州县，力复旧章，

实心办理。至社仓广建，尤为备荒善政。著饬各州县，按照里数酌设社仓，劝令富民捐输米石，以备积储，断不可令胥吏经手，致滋弊端。各省营务，捍御攸资，若如所奏，操防训练，视为具文，提镇参游，役使兵丁，发饷克扣，种种弊端，废弛已极。著各督抚提镇，严率所属，实力操防，严除积弊，毋稍瞻徇。

二十八日（5月9日）

13 以营伍废弛，近日京官相继奏参。御史赵光奏称：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弛，亏空累积。军中将帅惟耽安逸，养尊处优，以营卒为厮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钱粮，专事肥己，沿海水师率皆畏葸无能。候补京堂张锡庚奏言：营务之弊，莫大于冒滥，顶名二端。致盗之由，一在州县赔偿推诿，一在地方文武不协。因冒滥、顶名，倘有征调，则顶替者逃亡，遂不成营伍。遇有强劫之案，地方官因惧干吏议，往往赔赃，希图消弭。其于交界犯事之案，互相推诿，以致盗风日炽。间有一二贤员，留心捕务，而将弁不协，畛域各分，缉捕亦难得力。

至是，奏闻，咸丰帝谕令各直省督抚提镇悉心讲求，实力整饬，务期兵归实用，饷不虚糜，盗源净尽，良民安堵。

14 御史长秀奏，外藩使臣入贡，途经各处，夫马缺乏，到京供具任意克扣，伴送各员亦非慎加遴选，殊非抚驭远人之道，不可不急加整顿。谕曰：著各该省督抚并光禄寺、内务府等衙门，严饬承办各员，认真查察。如于供具、赏赐各物，查有克扣情事，即从严参处。所有伴送之人，不

得以衰迈庸员，率行派委。如仍积习相沿，致失怀柔之意，必将中外司事各员重惩，以恤藩封而肃体制。

四月初三日（5月14日）

15 允增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两处与俄通商。中俄陆路贸易向于恰克图一处。鸦片战后，俄国为谋求在陆路增辟对华贸易市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通过在京之俄国传教士团首领佟正笏，向清廷提出在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三处通商之请求。清廷以“所请与例不符”，断然拒绝。道光二十九年(1849)，俄国派遣科瓦列夫斯基为监护官，携照会来京，声称“近日生齿日繁，属下人众，所有在恰克图贸易货物，实不敷用”〖12〗。再次提出于中国西北扩大贸易范围之请求。伊犁将军萨迎阿奉旨考察后，奏曰：“只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交易，其喀什噶尔离该国太远，似勿庸通商。”咸丰帝谕：“著理藩院悉心酌核，妥议具奏。”〖13〗至是，理藩院回复俄人曰：所请添设贸易三处，惟喀什噶尔为中国极边之地，商人运货艰难，无庸添设贸易，至伊犁、塔尔巴哈台二处，距贵国边城较近，货物流通，如果试行贸易，不无小补。请俄人选派明练晓事大臣，前赴伊犁地方，与该将军大臣等公同定议。〖14〗

寻叠谕继任伊犁将军奕山：此事关系极重，须加意慎重，于国体边防必须面面顾到，断不可草率定议，致贻后患。

二十三日（6月3日）

16 英人欲入广州城之企图，虽多次被广州城乡人民挫

败，对此，英人不肯罢休。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将致清廷之亲笔照会寄予文翰，命其交由上海官员转递穆彰阿与耆英。但上海官宪未敢承接，原封停搁上海。本年二月，文翰复遣翻译官麦华陀等赴沪投文，因不纳，旋北上津沽。三月，文翰亲赴上海要求转递巴麦尊致清廷照会等，两江总督陆建瀛命苏松太道麟桂代收，并转递京师。

巴麦尊在照会中声称：徐广缙与英国使臣交往中有贻危两国和好之处，深可痛恨，并胁迫曰："谅大清军机大臣等一经核悉，自必即立所需之法，俾免为其贻累。"〖15〗

至是，咸丰帝自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中得知，英人复至天津口外投书，且情殊骄悍。命该督等接收，由驿驰递览，并严谕各弁兵，不得首先开炮，致酿事端。旋直隶清河道陈之骥传见麦华陀，询明所递照会与前在上海所投之文无异，即抄录穆彰阿等覆两江总督陆建瀛咨文给其阅看。其文略谓：英国定约进城一节，已于上年定议中止。今若复以进城一事追论不休，不惟粤民众志成城，必至激而生变，即各国贸易，亦必因此停歇。嗣后，如有商办之件，仍应照会广东钦差大臣，切不可擅往各处，徒劳往返。〖16〗经反复交涉，英人始起碇南旋。五月初五日（6月14日），咸丰帝以夷性倜张，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虽已南返，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更恐美、法相率效尤，遂严谕江南、闽浙、广东等地督抚，各就要紧处所悉心察看，豫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17〗。

一时间，沿海各地北起奉天海口，南至广东虎门，以

及直隶、江苏等内河通海之处，纷纷筹画，严密设防。

二十五日（6月5日）

1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咸丰帝亲定庚戌科三鼎甲：状元陆增祥，江苏太仓人；榜眼许其光，广东番禺人；探花谢增，江苏仪征人。至是，赐一甲陆增祥、许其光、谢增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黄统、俞樾等二百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卓秉恬，副考官为吏部尚书贾桢、左都御史花沙纳、兵部侍郎孙葆元。

二十六日（6月6日）

18 经查，近来各省，于向有本款可支，无待协济者，率请协济。于常年例用之项，不应改拨者，率请改拨。而于该省积欠未完之款，反延不催解。以此，户部奏请饬各省不得率请必拨协济。咸丰帝谕曰：嗣后，著各直省督抚、盐政、监督等，于户部指拨各款，务须核实筹解，不得恃有成案，率请改拨。其本省应支之项，即偶有不敷，亦当自行筹画，不得率请协济。其积欠未完之款，必应破除情面，上紧严催。至各省造送春秋二季拨册，每逾例限，向由户部随折附参。嗣后，著该部于每年二月八月到限之时，查明拨册未到省份，专案奏参，以重帑项而肃功令。

19 是月，以两淮鹾务积疲，欠款甚巨，两江总督陆建瀛奏请起用前福建台湾道姚莹协助淮鹾，并请立限清查运库，酌拟章程，仿淮北行票盐法。咸丰帝韪之。至是，复

责成陆建瀛统筹全局，除弊兴利，总期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18〗寻陆建瀛复奏新章未尽事宜，略言：于扬州设局收呈纳银，以清运司衙门需索之源。于九江等处验照发贩，以清楚西等省岸费之源。其把握则在正杂钱粮同时并纳，无虑课额之亏欠，新旧商贩一体准运，无虑引额之虚悬。至缉灶私、缉场私，专责江南，缉江私、缉邻私，兼责各省。若招徕商贩，收缴帑课，则臣责无旁贷，断不敢稍有推诿。〖19〗并胪陈具禀纳课，减折引数，新纲科则，仪徵解捆，秦坝掣盐，雇船运岸，苗疆酌带，五岸科则，盐价随行，禁除黑费，盐照编号，盐照截角，司房归并，旧盐酌办各条，均下部议行。由是，夺官吏岁赋百余万，享盐利者人人谤恨之。

20 代天父传言之杨秀清利用其“耳孔出脓，眼内流水”之病，装聋作哑，以试探拜上帝会众之人心向背，时拜上帝会内部权力之争，矛盾冲突有增无已。〖20〗

五月初二日（6月11日）

21 以宝源局匠役图借官银，纠众闹事，著严加整顿，严定规条。寻户部、工部奏拟约束匠役章程五条：各厂匠役平时责成大使查察，朔望点验，责成满汉监督核对年貌。各厂开门各有定期，责成中厂大使，并派笔帖式一名，分赴抽查。闲匠额数，炉房八人，磨坊六人，不得于额外私相容留。各匠出外买办食物，责成地面堆拨弁兵，随时查察。各广闲匠，令八行正匠管束，八行正匠，令炉头管束，有不安本分者，禀明本厂大使究办。从之。

初七日（6月16日）

22 咸丰帝即位之初，即通谕："为政以得人为首务"，诏命内外大臣切实保举才德兼优之员，以备简用。至是，帝谕：此次大学士潘世恩、礼部尚书孙瑞珍、工部尚书杜受田同保之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等人所保举之翰林院修撰刘绎等七人，迅速赴京，听候简用。

十九日（6月28日）

23 近来，民变四起，言官等接连奏参。侍读学士董瀛山奏：江苏淮安，直隶天津、静海、沧州，山东滕、峄、兰山等处教匪，以盗贼为生业，竟至父子传习，师徒授受。近来广西、贵州均有大伙劫抢拒捕之案，直隶、山东亦有劫夺赍本折差之案。请饬部严定交界协缉章程。奏入，下部议行。

至是，候补四品京堂李纯先奏：广西自去年张家祥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广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贵、陈亚分、陈山猪羊，武宣则梁亚九、刘官生，象州则区振祖，浔州（今桂平县）则谢江殿，平乐则紫金山一夥，皆分股肆扰，而陈亚贵一股为尤甚。帝命巡抚郑祖琛实力查拿，上紧会缉，无任一名漏网，以除民害而安边境。

六月初三日（7月11日）

24 大学士潘世恩因病乞休，命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全俸。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为大学士，刑部尚书杜

受田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日（7月28日）

25 洪秀全眷属安抵旧合。先是，洪秀全编造“上帝的默示”与会众言：“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21〗并密遣亲信赴其花县故里，迎眷属入桂。至是，其继母、兄嫂、妻赖氏及儿女等平安抵达。寻萧朝贵安排洪秀全及其眷属，先后于金田韦昌辉、洪山胡以晃家“避吉”。并多次借天兄下凡，命韦昌辉对洪氏之行踪严格保密，规定除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及萧朝贵所派送之人外，其他不论远近兄弟，一律不得见洪秀全。〖22〗

26 是月，永定河北七工堤埝漫口，浙江海塘屡被冲坍。永定河北遥堤，地势低洼，因上游山水下泄，其支流大清河水又同时暴涨，致使北七工八九两号相连之处，堤顶漫溢三十余丈，直隶部分州县低洼田地遭淹。浙省海塘为杭嘉湖及苏松常镇七郡田庐之保障，攸关紧要。因本年夏间，浙省雨水较多，潮势汹涌，致将海塘石工，冲决六十余丈，后又刷宽百丈，周围水深三丈有奇，遂使潮涨海溢，附近之仁和、海宁（今海宁市）二州县沿河地方田庐被淹。咸丰帝闻报后，令两地督抚严饬有关厅汛，赶紧设法抢护。

七月初四日（8月13日）

27 俄国在黑龙江口建立尼古拉耶夫尼克哨所。

自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之一百五十年间，俄国政府从未放弃侵吞中国黑龙江之野心。鸦片战争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急欲武力夺取黑龙江，以攫得东北亚之出海口。道光二十三年(1843)，俄国旨在扩张远东地区之“特别委员会”成立。二十七年(1847)七月，俄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加紧实施其侵华步骤。三十年（1850），穆拉维约夫获悉道光帝卒，即上疏俄皇曰：应利用清廷目前之事件，趁英人尚未完全统治中国之际，迅往中俄交界处增兵镇守，进而占据黑龙江。〖23〗

为调查黑龙江流域情况，穆拉维约夫相继派遣各种名目之勘察队，分别潜入该地区。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俄国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依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前往黑龙江口与库页岛“探险”，获得有关黑龙江口附近之重要情报，向俄国当局汇报。〖24〗本年六月初三日，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口附近之海岸，建立彼得冬营。旋其率兵溯江而上，抵达特林，即中国明朝奴尔干都司衙门和永宁寺所在地。

至是，涅维尔斯科依复窜至黑龙江口之庙街。面对众多满洲人与基里亚克人，“在鹰炮和火炮鸣放声中，升起了俄国军旗”，宣布于该地建立以俄皇尼古拉一世之名命名的尼古拉耶夫尼克哨所〖25〗，派驻水兵六名，配以一尊鹰炮与一只舰艇。为此，俄皇尼古拉一世赐予涅维尔斯科依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并宣称：“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26〗

二十二日（8月29日）

28广东信宜大寮凌十八起义。

凌十八，名才锦，广东信宜县燕古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结识拜上帝会之胡以晃，旋亦礼拜上帝。本年正月，其回乡聚众，以“有饭同吃，有衣同结”、“有田同耕”、“共食天禄”为号召，按拜上帝之教义、教规结成信宜大寮拜上帝会。凌十八率先变卖家产，所得款项尽缴“圣库”，后命“入会者将房屋畜产变卖以充粮食，将金铁田器铸军械，其腴田华屋不能尽卖者，弃之”〖27〗。

至五月初，大寮拜上帝会“已聚集约有二三千之众，军械炮火亦属不少”〖28〗信宜县令宫步霄闻讯，先是逮捕部众会众，传谕解散之。继则，调兵募勇，进驻怀乡，迫陵十八率部撤出。至是，凌十八命义军“尽灭诸妖”，力挫清军，复得大寮。尔后，凌十八挥师西进，赴广西金田团营。

二十六日（9月2日）

29 自鸦片战争后，英人即觊觎台湾鸡笼（今基隆）之煤，道光二十八年(1848)，英国海军中将卡登私至该地查勘煤层。三月二十六日，有一英火轮船闯入鸡笼口内停泊，声称欲赴天津公干，船中缺少煤炭，求为代买，遭拒绝。寻英使文翰照会闽浙总督刘韵珂等，要求采购台湾煤炭。刘等以“鸡笼山为全台总脉，该处居民，系闽粤两籍，性情强悍，保护甚严，久禁开挖，以培风水，断非官员所能强，此事断不能行”等词照覆〖29〗。

至是，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称，文翰“连日在港与商人

私议，福建港口亏折甚多，思换台湾作为港口”。咸丰帝严谕：台湾为悬海要区，民番杂处，平时尚易生事，岂容奸夷到彼，借贸易为窥伺？著刘韵珂等密饬台湾镇道，督率文武，严密防备。如该夷目有求换港口文书，即答以成约内通商五口本无台湾地方，断难允准。〖30〗

30 是月，石达开回乡团营，与当地团练冲突，于六合村发生战斗。初，石达开返归故里广西贵县龙山奇石墟团营，仅十天左右，即招集徒众千余人。旋取道六乌山口赴白沙屯〖31〗，行至石梯附近时，遇北山刘垂道纠合十三村“联团”拦阻，随即折回，行至福庆村附近，又遭六合村团练阻击，石达开率众攻入六合村，将团练击败。〖32〗尔后，石率队经六乌山口出兵大圩，进占据浔江北岸之要地白沙圩，于此“竖本为东西辕门，开炉铸炮”，屯扎三十余日，队伍扩至四千人。〖33〗后自白沙墟取道赵里伯公坳，经大湾肚，渡北河，经姜里人金田。〖34〗

八月初七日（9月12日）

31 四川西昌县城发生强烈地震。城垣、衙署、仓廒、庙宇、监狱等，概行倒塌。除外来客民被压身死者不计外，共计灾户二万七千八百八十家，灾民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二人，倒塌居民瓦屋、草房二万六千一百六间，压毙男妇二万六百五十二人。官无栖止，民多露处。〖35〗附近城乡亦均被震受灾，损失惨重。

初八日（9月13日）

32广西天地会陈亚贵军败于紫荆山。

陈亚贵又作陈阿贵，浔州府武宣县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联合广东波山水手罗亚丙、任文丙及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劫掠浔江，被官方视为“艇匪”。二十九年(1849)冬，陈亚贵势力渐强，拥有人马数千，自称“大王”，头裹红巾，建旗“顺天行道”，杀富济贫、水陆并据，官兵不能敌。同年七月，陈亚贵率众袭取平乐府属之修仁、荔浦县城，拒伤清兵多人，声威大振。寻弃城西走，经四排入桂林府南部之寨沙、运江等地，威胁省城桂林。

至是，清廷急谕徐广缙调拨广东官兵一二千名迅赴广西，会同郑祖琛等合力剿办，并谕令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由四川驰赴广西，毋得延误。八月二十五日，再调向荣为广西提督驰驿前往。尔后陈亚贵军在然望、老运江两地受挫，退至湾龙、峒岭一带。

十月初，陈亚贵兵败退入紫荆山，藏于桂平县属之罗渌洞山中，被地方团练生擒，遇害。余部四散。

二十八日（10月3日）

33广西贵县土客大械斗。鸦片战争后，桂省土客之争亦愈演愈烈。有土逐客，有客欺土，亦有土客争雄，各集亡命，以致土客械斗之血案时有发生。〖36〗

此次贵县土客械斗起于何村，该村客家地主与壮族地主为争田地，早已结仇，复因客家地主温阿玉艳土人农氏女美，胁夫家退婚，强娶之，遂相争执。当地县官不能判其曲直，延宕不理。至是，爆发牵连数村，涉及多姓之土客

大械斗。适有宾州（今宾阳县）会党陈香晚率众三千入贵县龙山，声言寻仇。土人疑为客家人勾结而来，遂集团练与战，残杀千余人。陈香晚率部遁走。客家人复约黄阿左、叶阿长及钟阿春等会党万余入分路渡江北来，土人殊死抵御，互杀四十余日。旋会党退去，客家人见势孤，急挈家奔南岸及桂平蒙墟等处。〖37〗与陆川、博白等地之拜上帝会众相会，同往金山团营。

二十九日（10月4日）

34 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纳奏报：南宁府宣化县举人李宜用等遣入控告广西被劫数十州县，地方官查办不力。初，广西各地天地会首领张家祥、陈亚贵等数十百人，皆聚众成百数千，各项枪炮、器械、马匹俱全。到处焚劫村庄，抢掠财物，官兵屡御屡溃，民不聊生，纷纷逃避。“居民先后被劫共有数万余家，现在田野荒废，道路梗塞，逆匪水陆并据，官饷不行，是以联名具呈”，遣人赴京奔诉。〖38〗至是，咸丰帝严谕：著徐广缙等，按照原呈及抄单所开案由姓名，确切查明，指名严拿，断不可稍有回护。〖39〗

九月初二日（10月6日）

35 前因有人奏“两广盗匪充斥，种种扰害”，有旨令两广总督徐广缙等查办，至是奏覆，略曰：匪党李自葵即李士奎一股，已在东省灵山县歼擒首伙。节晚即方晚一股，经弁兵先后歼毙二百余名，匪首尚未就擒。苏宁三即苏凝三一股，因官兵堵拿严紧，已窜回西省之下思州地方。所称掳人勒赎一事，溯此风始于潮州，有同族而掳者，有姻

亲而掳者，大半由于挟仇，名曰“仇掳”，以后渐及于广州府属之东莞、顺德、新会等处。又因匪徒赃不满欲，掳人勒索，名曰“抢掳”。至于分界打单，广东惟外洋盗匪向商渔农蛋船只恃强勒索者居多，而内河尚无此事。惟西省游匪多向墟市、商船勒诈，殊堪痛恨。此等游匪，兵至则逃，兵散则返，安能处处设兵，终年防捕，是乡村团练壮勇，实为目前要务。查游匪人数，每股或数十人，百余人及二三百人不等。若人数过多，不特劫掠乡村难供口食，且亦无栖止容身，每到之处，必须勾结本处土匪，随同劫抢。外匪藉内匪为眼线，内匪赖外匪为声援，表里为奸，同恶相济。如果乡村均能举行团练，实力缉拿，杜外匪之勾结，自可绝内匪之声援。〖40〗

有旨：令该督等严饬搜捕，并照广西省横州（今横县）、博白两处团练章程认真办理团练，俾官民合力同心，不至互相推诿，有裨于捕务。〖41〗

十八日（10月22日）

36 五月间，广东英德三合会起事，由怀集入贺县，知县鹤年募勇抵御，因兵单饷乏，情急自缢。六月，会党数千人围攻肇庆府之广宁县城，知县赂以银二千五百两，始行解围。七月初，会党复犯韶州府之英德县，千总梁恩升抵御不力，被掳，索银数百两收赎。又广州府所属之清远县，水陆两路为行旅出入所必经，会党自七月十五日为始，在各隘口设厂，拦截往来船只行李，以收重税，必索足买路钱始肯放过。其首领有睦和、李和、李法善、黎东狗、单眼德、大鲤鱼、大头羊等，号为八千子弟，与广西勾通

一气，枪炮器械各极精良。在广东，由新会县之江门，四会县之仓江、江村，以及清远县之大庙峡至浈阳峡一路，迄于韶关、南雄、廉州（今合浦县）等处，会党往来如织，商旅不行，各处道路阻艰。据称屡年以来，三合会掳人勒赎不下百数十次，从未闻严办一案。凡打劫典铺、渡船不下千数百次，又未闻参劾地方官一案。〖42〗

与此同时，广西三合会亦活动频仍。七月初八日，会党袭扰明江，抢掠营署民房。翌日，攻入宁明州城，劫掠衙署民房。八月初七日，广西大生堂会首潘大率众突入龙州厅署，伤毙兵卒，劫狱释囚，龙州都司谭永德豫遁，同知王淑元死之，其家丁、乡勇等十余人遇害，被劫去饷银、杂款八百余两。八月初十日，广西贵县复义堂会党张亚珍、钟亚春等陷迁江（今来宾县西）。八月二十六日，会党再扑永康州（今扶绥县）城，杀毙该署州妻女、幕友及兵役书差多人，并开监释囚，劫掠仓谷。九月初七日，会党千余拥入万承土州衙署，未踞而走。九月十九日，复有会众数百人拥入左州，打毁州署，未踞而遁。九月二十一日，会党拥入河池州，伤毙吏目张文栋等人，劫去监犯九名。

至是，报闻，咸丰帝急谕向荣添派官兵驰赴广西军营，调贵州、云南兵各二千，赴广西协剿，并寄谕两广总督徐广缙：粤西匪徒分窜县城，粤东英德一带贼匪亦甚披猖，务须择要防剿，勿使两省贼匪合而为一，转致愈难翦除。寻谕湖广总督裕泰等，严饬员弁，务于界连要隘处所，并力截拿，认真防堵，切不可稍存大意。〖43〗

二十五日（10月29日）

37 本年六月，拜上帝会发出团营令〖44〗后，各地准备情况不一，且有部分教徒不守天条，制造事端，大起义之机尚未成熟。但各地官绅团练相逼日甚。九月初，天兄萧朝贵云："八面烧起，起不复息"，命刘子机等教徒："若果外小来侵害，尔千祈转嘱各兄弟不可临阵退缩，不妨同他厮杀也。"至是，萧复命近处团方不动，密谕远方兄弟集中待命，并告知洪秀全"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45〗

【考异】关于金田团营令之有无及发出之时间，诸说有异。王庆成在《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一文中认为，"系在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前后发出"，后在《天父天兄圣旨》一书附录中改为六月前后，"传信各地会众团营起义，先近后远"。朱哲芳、黎斐然在《金田团营考释》一文中则将团营时间明确为六月。牟安世《太平天国》、王戎笙等《太平天国运动史》二书中，亦均记：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要求各地会众于十月初一日到达金田，史称"团营"。钟文典在《太平天国开国史》一书中以为，"拜上帝会发布团营令，当在1850年7—8月（道光三十年六七月）之间"。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提出：八月初，拜上帝会命令各地会众团方。十月初一日，金田团营。张向阳在《对拜上帝教"金田团营"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拜上帝教大约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开始"团方"，至三十年(1850)五月，各地团方基本形成，约在同年七月至九月，金田、花洲两地于各地团方的基础上开始"团营"，但迟至九月底，拜上帝教仍未

发出全体教徒向金田集中的命令。而茅家琦在《太平天国兴亡史》一书中则认为："所谓庚戌（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云云，概属子虚。"

考诸史籍，光绪《平桂纪略》卷一载：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桂平县金田村"贼洪秀全作乱"。光绪《广西昭忠录》卷一载：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洪秀全初踞金田村，聚众谋反"。李滨《中兴别记》卷一载：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洪秀全等会商于金田村起叛"。魏子安《咄咄录》卷一载：道光庚戌（三十年）六月，"洪秀全以三百人自白沙至，大集党羽"。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三十三载：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洪秀全起兵于金田"。联系上述石达开七月回乡聚众，凌十八七月率众起事等情，笔者以六月说为宜。

十月初二日（11月5日）

38 在籍之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叠次蒙旨宣召，因病体未愈，迟未进京。旋徐广缙因东省剿捕正紧，不便远离，奏请特简大员专驻广西督办。九月十三日，咸丰帝从通政使罗惇衍之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速赴广西，剿办起义队伍。至是，林则徐自侯官扶病登驿。临行时将旧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付林昌彝，内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明志。有顷，咸丰帝以郑祖琛专事慈柔，工于粉饰，至酿巨案为由，予革职处分，由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讵料林已于十月十九日，道卒于潮州普宁，年六十七岁〖46〗。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号元抚，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御

史、杭嘉湖道、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等。其受命为钦差大臣，于广东禁烟期间，大力整顿海防，备战守，并注重了解外国之情，主持编译《四洲志》，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在充军伊犁期间，兴水利，辟屯田，曾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林则徐集》等。十一月十二日，帝得讣讯，殊深悼惜，著晋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旋赐祭葬，谥“文忠”。云南、江苏并祀名宦，陕西建专祠。

二十八日（12月1日）

39 朱笔宣示穆彰阿、耆英罪。先是，本年四月，耆英应诏，奏陈用人行政理财诸事。咸丰帝览后，斥其“于君子小人之辨，持论过偏，显违古训”。至是，复颁朱谕历数穆彰阿、耆英之过。略曰：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洋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以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

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怙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本年正月，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人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往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炫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办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二朝旧臣，若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

40 是月，广西陆川县赖九率拜上帝会众抵达金田。初，赖九集结本邑之下壁，博白之车田，石城之石角，及广东化州之平定等地会众，由陆川前赴金田。知县恩龄饬四乡

团练围捕，会众获胜突围。九月，全队进至郁林州南之水车江，人数增至数千。郁林知州顾谐庚督勇围剿，至哈母垌，“各村皆假团练出迎。讵官军深入，遂尽变红巾，四出红旗接仗，勇练大惊溃败”。〖47〗团总唐桂攀死之，顾谐庚侥幸逃脱。赖九则率队移往龙安墟，继赴浦塘，北流知县阮正惠亲督练勇要击之，败绩。拜上帝会众遂经桂平大洋，夺下湾船只，扬帆而去，奔赴金田。

41 扎于广西平南大黄江天地会之罗大纲、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大只贝关钜等八首领，自请投入拜上帝会，洪秀全许之。除罗大纲外，张钊等旋即叛离。

十一月初十日（12 月 13 日）

42 军机大臣祁寯藻等奏，遵旨酌拟军机处章程九条：一、军机处应立用印簿。于用印之日，满汉章京内轮派一员监印。二、兵部送来印花数目，应与用过数目，详细核对。三、字寄中遇有机密查办事件，于承旨后，派章京二员，在堂上缮写密封，呈递发下后，仍由堂上用印，封交兵部领去，将底稿押封封记，俟查办事竣，再行拆封登档。四、逐日改定草稿，应责成每日该班章京，与领班章京，公同检齐焚销。五、每日明发谕旨同奏折，交内阁发钞，寄信印封夹板，交兵部驿递，速议事件，交各该衙门领去，应严饬各衙门，仍遵照旧有堂谕，承领事件人员，未到传领时，不得进军机直房，违者参处。六、方略馆值宿章京，佩带请印金牌，接收各处文书，关系较重，应责令稽查馆上库上一切事务，不得旷班贻误。七、军机堂章

京直房苏拉人等，由堂司随时稽查，其方略馆供事苏拉厨役，应责令满汉提调收掌各员，认真稽查，毋许任意出入。八、隆宗门内军机章京直房后身，另有小门空院，恐供事等于此传递透漏消息，应请将此门封闭，以昭慎重。九、军机册档二分，一存方略馆，一存圆明园，该章京等在内该班，不及兼顾园中直房，应片行圆明园八旗值宿官兵，小心守护，如有应行取用档案，开单交片提取，派员领回。从之。

二十四日（12月27日）

43 太平军与清军战于广西桂平。

各地拜上帝会众团营金田时，郑祖琛急调所属兵勇驰赴桂平、平南一带相机剿捕。十一月初一日，平南知县倪涛督率兵壮及惠政、大同、鹏化里之团练、瑶丁围剿拜上帝会于花洲，胡以晃率队反击，阵毙练丁四十八人、瑶丁八人，倪涛败逃。寻署广西巡抚劳崇光派副将李殿元、署游击宗煜等率兵勇进踞思旺墟，扼要驻扎。至是，为打破清军围剿，蒙得恩奉杨秀清之命，率精壮数百，突攻思旺墟，乡兵惊溃。胡以晃亦率众杀来，阵斩署秦川巡检张镛及兵壮十余人。翌日，洪秀全、冯云山自思旺返归金田，史称“迎主之战”。

旋驻守浔州之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岐闻败，遣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于二十六日渡江，进犯金田。洪秀全等分三路迎敌。适黄文金所率博白教徒，会合贵县之客家人、龙山矿工及桂平饥民等到达金田。拜上帝会气势愈壮。二十九日，双方大战于蔡村江畔，伊克坦布不支，欲抢渡蔡

村江桥，退走新墟，拜上帝会众跃入水中，摧坍木桥，伊连人带马坠入桥下，被斩。千总田继寿、把总潘继邦等兵壮三百余人死之。周凤岐率兵驰援，堵御一昼夜，始将被围之余部救出，逃回桂平。此为“蔡村江之战”。

44 是月，秦日纲所率龙山矿徒千余人，黄文金所率博白教徒数百人，苏十九所率桂平饥民队伍千余人，并前述贵县土客械斗中无家可归者三千余人，均至金田。

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

45 太平天国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时值洪秀全三十八岁诞辰，拜上帝会众在团营之中，于金田村恭祝万寿，誓师起义。

【考异】金田起义时间问题，历来史家纷争不一，缘由时人记载有异。简又文在《太平军起义日期之考证》一文内，列出《浔洲府志》等中外史籍中七种异说，并依次给予否定。而引证《幼王赞王家书》与《洪仁玕自述》中相关史料，断定起义日期为十二月初十日。

罗尔纲在《金田起义考》一文中，于此归纳出十种观点，并据《洪仁玕自述》等，断为十二月初十日（见《太平天国史事考》）。

今人与古人观念之别，为金田起义“日期”纷争不一之主要原因。起义、起事一词，作为举兵首事，仗义起兵之意，虽古已有之，但今人与古人之理解差距甚大。洪秀全所重之纪念日在“登极节”，而非“起义日”。而太平天国人士于金田起义时间，虽人言人殊，但基本相同之处，即其起义与团营为同一概念。而今之研究者，则

大都以团营与起义为两回事。查太平天国史之团营，无论时间、地域，均为一头绪繁多之复杂过程。同样，清方与外人之记载，亦主要是以其所知这一过程中所发生之事件为标准，以此载之史册，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既然太平天国文献中“起义”与“团营”为同一概念，团营又为一复杂过程，则不必硬性规定哪一天为金田起义日期，而应以道光三十年(1850)秋为金田起义之时。

十二日（1851年1月13日）

46 谕曰：近来邪教流传，蔓延各省，始不过烧香敛钱，煽惑愚民，渐至聚众滋事，总因地方官平日化导无方，民间父兄师长又不能随时训迪，俾颛蒙服教畏刑，不至为邪说所惑。朕思性理诸书，均为导民正轨，著各直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转饬地方官及各学教官，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自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经正民兴，庶收实效。各该督抚等务当实力奉行，毋得视为迂阔，日久生懈，则风俗人心，蒸蒸日上。

十四日（1月15日）

47 先是，以湖南提督向荣镇压湘省新宁天地会起义，捕首领李沅发，咸丰帝命交部从优议叙。八月，向荣调广西提督。寻林则徐卒讯上闻，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迅赴广西督师，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向荣闻知，奏请将现任陕甘总督琦善饬赴粤西会同剿办。至是，咸丰帝谕曰：行军命将，朕心自有权衡，岂容妄参末议，所请著

不准行。李星沅、周天爵等均经朕特派前往广西，会同剿办，计该提督现已接奉谕旨，务当同心协力，荡涤贼氛。果能认真剿捕，克期蕆事，朕必立加恩奖。倘始勤终怠，致贼匪日就蔓延，该提督亦难辞重咎。〖48〗

48 先是，咸丰帝于贵州巡抚乔用迁奏报拿获陈亚贵余党丁二旺等分别正法严办折内，朱批：如再续有擒获，务须讯明现在粤西究有几股盗匪，是否声势相通，据实陈奏。至是，乔用迁奏曰：所有广西各处股匪，均系随地纠聚，并听人自投入伙。由广东纠来者，谓之广马；在广西纠合者，谓之土马。其有枪炮器械并跟随多人者，为大头目；随时自投入伙者，择有膂力胆量之人，派为小头目，悉听大头目指使。凡遇打仗对敌，均令小头目当先，行李器械及抢掳物件，分派小头目管带，裹胁之人挑抬尾随行走。遇有掠获银钱，酌为分给。平乐、思恩、柳州、浔州、南宁、太平等处均有股匪滋扰，立有大胜、广胜、广义、忠义、允义、结义、福义等堂名。各镌图章，以为记认。匪头有陈亚溃、大头羊、大鲤鱼、覃香晚、郑廷威、杨捞家、黄晚、钟亚春、颜大、陶八诸人，约有二三十股，姓名不能尽知。据供每股各有暗号，或用竹牌、布旗传信，或于衣带用红布红线作记。该匪股内系用红绳穿钱，挂在胸前，小头目执蓝布三角小旗。每到一处，即向附近裹胁之人探询某处住有富商及殷实之家，先令小头目持帖向索银钱，如肯给予，即率众另赴他处，否则焚杀掳掠。如遇另股匪犯，亦彼此知会，结众前往。所有抢得财物，各归各股，俱不争夺，枪炮器械随便分用。

臣先经屡次谆饬文武分途差探，陆续据报南宁、太平（今

崇左县）二郡蔓延最甚，来宾、贵县、宾州（今宾阳县）、宜山皆有贼匪窜扰。其余武宣、上林、平南、郁林州及所属之兴业县尚有另股贼匪，人数自千余至数千不等，沿村勒索抢劫。此外则浔州桂平县属金田村一带有尚弟（上帝）会匪，啸聚万人，皆系乌合之众，且多有老弱妇女掺杂其中。其大黄江一股盗匪，船多伙众，聚泊江中，大炮亦多，拦截商船，与金田村会匪并不联络。〖49〗

十八日（1月19日）

49 李星沅十二月初五日奏报抵粤日期，并陈统计筹剿大略六条，要在振士气而寒贼胆，合群力以固民心，解散胁从之党，堵截分窜之路。谕曰：著该大臣等因地制宜，于所拟六条斟酌妥办，朕亦不为遥制，总期迅速蒇事，不致糜饷劳师，方为不负委任。〖50〗

二十八日（1月29日）

50 安徽布政使蒋文庆曾奏请饬沿海州县讲求团练，并令海疆道府，仿照台湾定制，兼管兵事。咸丰帝命各督抚筹议。至是，山东巡抚陈庆偕奏称，御戎之策，在外修战备，内固人心，查沿海居民贫苦，团练恐致扰民，东省登莱青道，本兼兵备，似无庸仿照台湾办理。得旨：旧章甚妥，固不必擅议纷更。

51 是年，除江苏、福建暨台湾府未报外，各省人口总计四亿一千四百四十九万三千八百九十九人，存仓米谷二千七百四十九万二千四百二十石。

〖1〗萨克达氏，太常寺少卿富泰女。道光二十七年(1847)，宣宗册其为奕訢嫡福晋。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二日卒。

〖2〗《倭文端公（艮斋）遗书》卷二。

〖3〗宣统《番禺县续志》卷一九。

〖4〗光绪十五年《堂匪总录》卷一。

〖5〗《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1期50页。

〖6〗《三江县志》卷七。

〖7〗《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3页。

〖8〗《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4页。

〖9〗《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

〖10〗《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此段天兄圣旨中之“主”指洪秀全，“妖对妖相杀”指清廷镇压天地会起义。

〖11〗《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1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

〖1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

〖1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

〖1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

〖18〗《清史列传》卷四二。

〖19〗《清史列传》卷四二。

〖20〗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初三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拜上帝教之主要首领人只有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洪为天王，冯为军师。但同年九月初九日，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并得洪秀全认可之后，拜上帝会内部之领导权即发生重要变化。即洪氏亦须服从传天父、天兄圣旨之

杨、萧之命。如本年正月十七日，天兄在平在山下凡，故意问会众曰："众小弟，识得禾乃（按：指杨秀清）么？"众小等奏曰："识得。"天兄曰：千乃万乃，乃团聚天下万郭（国）人上天朝也。不独尔等要过他两姊妹口（按指杨秀清、萧朝贵），即秀全亦要过他两姊妹口也。并教训洪秀全曰："秀全，已分不可逞高。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也。"洪秀全对曰："谨受教。"而在萧朝贵首次借天兄下凡时，就已分夺冯云山之军师权。又如天兄在答洪秀全太平举事，谁是军师时，略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且洪为日头，其妻为月亮，杨、萧二人是双凤朝阳（《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一）。迨本年七月二十九日，萧朝贵更对洪明言："朕天父天兄若不是差秀清、朝贵二人下来扶尔，尔实难矣。"洪谢曰："小弟知得天父天兄看顾扶持之恩矣（《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军师权位遂以天兄宣布、洪秀全之承认，逐步转入杨、萧二人之手。

其间，杨秀清利用"耳孔出脓，眼内流水"之病，装聋作哑，萧朝贵其明，或此事本身即二人之合谋。因当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诸人信以为真，叠次请求天兄差杨秀清赴金田或蓝厂休养时，均遭萧朝贵拒绝。萧并反复下凡云："尔清兄不妨，有高看顾，开恩是定矣。迟早也。"（《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当杨秀清退居幕后之时，萧朝贵则处于前台，命洪、冯于密处"避吉"、"藏沉"，而由其独掌起义之领导权。

至十月初一日，金田团营之际，杨秀清"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天情道理书》）。及至东乡建制时，杨秀清任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任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任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军师实权乃名正言顺地归于杨、萧二人，冯、韦仅是挂名而已。

除领导核心内部权力争夺激烈外，拜上帝教内部之混乱与分裂，亦时有发生。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冯云山被捕之时，拜上帝会内即有多人伪托“神灵附体”，各自发号施令。旋杨、萧联手，相继假借天父（基督）、天兄（耶稣）下凡，战胜其他神灵，并以其实力得到洪秀全之认可。其后，假托各星宿下凡，各自为政之人层出不穷，洪秀全、韦昌辉等人亦多次“转奏天父，拿稳大权，永不准妖魔作怪”（《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天兄圣旨中亦多次出现拜上帝教内部“不信真道，乱语传扬”，“一时真草（心），一时反草”之记载。直到团营令发布后，仍有“这团方不守天条，该杖几百”，“这团方有人变生妖魔，该砍”（《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之事发生。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册 867 页，《太平天国起义记》。

〖22〗《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

〖23〗《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2 卷 56 页。

〖24〗俄国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欲占黑龙江，其原因在于：黑龙江为亚洲东北部流入太平洋之惟一大河，侵占黑龙江，不仅可使俄国获得通向太平洋之出海口，使之牢固控制勘察加和北美洲之领地，发展太平洋贸易，并可使其扩张北太平洋之政治、经济利益，以便争霸太平洋。故《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之一百五十年中，沙俄不断派人“考察”黑龙江口地区，以确定该地是否能通航。但所有“考察”之结果，均言黑龙江口布满浅滩，不能行驶海船。另外，1783 与 1793 年，法国与英国航海家拉彼鲁兹与布罗顿船长先后考察之结果，亦得出相同之结论。这给沙俄侵占黑龙江之图谋以沉重打击，致使沙俄特别委员会于 1848 年作出放弃黑龙江之决议：“厘定沿兴安斯塔诺夫山脉南坡至鄂霍次克海，到图古尔湾的俄中边界，这样就将整

个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流域永远交给中国，阿穆尔河流域因阿穆尔河口不通海船，其沿岸又无港湾而对俄国无用”（《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79 页）。但涅维尔斯科依之考察，完全推翻上述结论。其认识到：库页岛为一岛屿，并非半岛，海船从南北两方都能进入黑龙江河口湾和黑龙江，由黑龙江经库页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可直接抵达日本海。与此同时，其还在黑龙江河口以北，寻到一巨大港湾和一可避风之停泊场，并擅自命名为幸运湾与圣尼古拉湾。此为俄国人有史以来，首次对黑龙江口附近作出较为客观之描述。由此，沙俄政府吞并中国黑龙江地区之野心，死灰复燃。

〖25〗《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37 页。

〖26〗《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40 页。

〖27〗《凌十八起义史料集》203 页。

〖28〗《凌十八起义史料集》253 页。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 册 104 页。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 册 111 页。

〖31〗《贵县志》卷一七。

〖32〗《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43—144 页。

〖33〗《贵县志》卷六、卷一七。

〖34〗《桂平县志》卷三三《纪事下编》。

〖35〗《清代地震档案史料》133－134 页。

〖36〗土客之争为一长期、复杂之历史现象，其不仅有经济原因，且有政治背景，既是社会问题，亦是民族问题。所谓“土”、“客”（或称“来”）之分，光绪《贵县志》中载：贵县土著，惟农、黄、邬、韦各姓，余俱外来占籍者，今概称为土人，独于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无论其年代远近，均谓来人，以其离故土而乡音不变也。其人自成村落，或三五家为一村，或一家为一村，但择膏腴，不嫌

幽静。各硗瘠之乡，则裹足不至焉。可见，其称谓是相对而言，可因时因地而异。如粤东嘉应州一带之土籍指的是畲族等，桂西一带之土籍指的是壮族等，而太平天国起义之广西浔州一带之土籍指的是讲上白话的汉族和壮、瑶族。其原自外省迁移广西，只不过入籍较早，对于后来之客籍人言，即为土籍。

太平天国时期之土客之争，主要为广西土籍与广东客家人间之纠纷。壮、瑶族人或于土人一边，或来人一边。早在清初时，广西土客之争，即时有发生。鸦片战争后，以地域、宗族划分之民间械斗更愈演愈烈，并由此发展为大规模土客团练械斗。其初为土客团之间互相残杀，“继则土团与土团争，客团与客团争，其不胜者，或不尽为贼，而胜者，且不异于贼矣。何者，不胜者，团小练弱，方谓从贼可以报仇，而淫掳焚杀，因之无所不至。其胜者团大练强，方谓仇家即为贼党，而淫掳焚杀皆可为所欲为”（刘长佑：《谕柳州团练》）。土客团相残之后，继而出现土籍团练或客籍团练内部各自火并之现象，这说明地域范围之划分愈来愈窄，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深刻。其战败之客民，往往多归附拜上帝会。

对此土客之争，地方官或放任以为治，或贪财重利卷入其中。如贵县地方官多为土籍，土客械斗中就支持土籍，甚至暗中怂恿土逐客。而永淳情况则不同，县官受贿后支持客家大户压制壮民，但知府受贿后，态度又截然相反。但此种民间械斗一旦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危及其统治时，地方当局亦不得不出面严办，并针对土客纠纷之核心——土地问题加以整治（参见：梁碧兰：《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的土客团练》，载《太平天国学刊》四辑；邢凤麟《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载《天国史事释论》）。

〖37〗《光绪·浔州府志》。

〖38〗《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34—35页。

〖39〗《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40页。

〖40〗《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11—12页。

〖41〗《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40—41页。

〖42〗《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49—50页。

〖43〗《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55、67页。

〖44〗“团营”为洪秀全领导之拜上帝会于起义准备阶段之重要部署。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凡指会众汇集皆以“团”名之，如“未团”、“团接”、“团集”、“团方”、“团营”等。“团接”与“团集”显然有接引与聚合之意。“未团”应是尚未团营之意，即指金田团营之前。如《天父诗》第八有句云：“凭据权能天作主，未团敢碎妖如尘”（《太平天国印书》下573页）。

“团方”与“团营”之内涵更为丰富。从太平天国之文献资料分析，“团方”主要是指一地方之拜上帝会。如本年八月初七日，萧朝贵于鹏隘山假天兄下凡责“妖魔”李来得后，转谕众人：“这团方有人变生妖魔该砍，尔各人打醒精辰（神）也。”（《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意为此处拜上帝会中有人变妖该斩，众人当警惕。

因太平天国起义前，数以万计之拜上帝会众居处分散，交通不便，难以一次集结成军，加之地方、团练与地方势力之压迫，故在决定起义之后，各地首领在洪秀全指导之下，组织会众，武装自卫，逐步形成局部之团方。初时，尚未离居离耕，其后则“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每人的衣食都由这笔钱支付，平均享用”。并已“准备好了一旦召唤就放弃他们的家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835页《太平天国起义记》）。

至于团营，则是大起义之前奏，它是各地拜上帝会首领遵命于团方基础上，率众从四面八方向金田集中之过程，是有统一部署之行动。从整体看，这一重大行动又有一由局部到全局、由被迫防御

到主动出击之发展过程。而其“同食同穿”之圣库制、“男女别营”制及与军制相辅相成之册籍制度等，亦在此时初步形成。

〖45〗《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

〖46〗关于林则徐之死，杨国桢言：福建和广东均有其被广州十三行洋商暗害之传说。张幼珊《果庵随笔》云：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普宁），厨人进糜，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或劝其公子穷究其事。清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忍而不请。其时疆吏虽微有所闻，亦不欲多事。余六姑丈林兰岭秀才，字梵宣，为公曾孙，生时曾为余道此事。今福州林氏后裔中亦有如上说法，广东普宁民间传说亦与此相同。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则称谋害者为十三行总商伍氏：相传则徐抵粤，即锁拿洋商伍到粤秀（应为越华）书院。咸丰初（应为道光三十年），则徐起为广西巡抚，伍忧其复督粤也，遣亲信携巨金贿其厨人，以夷药鸩之，使泄泻不止，行至潮州，遂委顿而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还说：传闻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此说虽尚无更多佐证，但也可备一说，特附按于此。此外，近人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中引张之洞族孙张祖继《拜林文忠小像》诗有：“伤心新豆阑犹在，竟死奸民一寸香”，注云：新豆阑，广东要地。公临殁连呼之，人讹为星斗南。孝达公莅此，始悟其语，恐世不知，告予记之。此亦可备史料者（《林则徐年谱》440—441页）。

〖47〗《郁林州志》卷一八。

〖48〗《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139—140页。

〖49〗《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128页。

〖50〗《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116、129页。

清通鉴　卷二百八

咸丰元年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

辛亥　公元1851年

正月初一日（2月1日）

1 咸丰帝谕内阁：当兹建元肇始之时，宜行体仁长人之政。所有道光三十年（1850）以前，各省节年民欠正耗钱粮，及因灾缓征带征银谷，并借给子种、口粮、牛具及漕项、芦课、学租、杂税等项，全行豁免。

2 以固伦额驸德木楚克扎布为御前大臣。命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赛尚阿为大学士，管户部事，旋迁文华殿大学士。命大学士卓秉恬管兵部事，大学士祁寯藻管工部事。

初四日（2月4日）

3 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奉旨，将咸丰帝“履信书屋”存稿校勘编次进呈，俟阅定，再发交缮刻。

初五日（2月5日）

4 调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后，钦差大臣李星沅等即向朝廷奏报：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昌辉）、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上帝）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至是，清廷始知拜上帝会洪秀全等之名，即诏命贵州巡抚乔用迁，再调黔兵一千人前往广西，贵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驰赴广西，毋稍迟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于关税等款内筹拨饷银二三十万两，迅解广西，以资支应。寻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并酌带火器前往。命湖北盐道姚莹、江苏淮扬道严正基驰赴广西。又命云、贵两省各选精兵一千，均听李星沅等差遣咨调。

十三日（2月13日）

5 以御史嵩龄奏请开垦南苑闲地，咸丰帝谕：南苑为我朝肄武之地，春秋蒐狝，藉以习劳。祖制昭垂，具有深意，何以冒昧具陈，但见小利，罔失大体，所奏实属鄙陋。又谕：贵州学政翁同书奏陈修水利、练水师二条，农田以畎浍为先，戎政以海防为重，水利不常修，则灌溉之区，转多壅遏，水师不豫练，则巡缉所至，未尽肃清，亟宜实力讲求，策颓振怠。著直省各督抚，于境内应修塘堰陂障，认真修复宣潴，以除害为兴利之要。其沿海地方，务当督率水师将弁，将炮械船只，加意振新，随时训练，俾沟洫洁而井里皆丰，岛溆安而萑苻悉靖。

十八日（2月18日）

6 清军与太平军战于广西平南牛排岭。

太平军占据江口墟后，环山绕洞，构筑营盘炮垒，并借江河分汊、山径丛集之有利地形，挖掘陷阱，预设伏兵。时临元镇总兵李能臣、副将王锦绣率滇兵二千抵浔，兵勇盈万，统归广西提督向荣指挥。至是，向荣、李能臣、总兵周凤歧分三路进攻大黄江牛排岭。候补知府刘继祖、署陆川知县张琳率兵勇由水路直下，形成东西夹攻之势。洪秀全、杨秀清等分九路迎敌，势极勇猛。双方枪炮立施，刀矛并击。太平军又出两队，暗袭清军后路。云、贵之兵甫经交战，即弃械丢戈，夺路先走。向荣亲督中路楚兵顽抗，但左右失援，被迫退却。太平军分路穷追，向军遁走官塘。

东路清军败退之际，刘继祖、张琳所率兵勇始从石咀进至江口，与太平军战于大湟江上游之屈甲洲。太平军诱敌深入，致清军腹背受敌，大败，守备王崇山、千总汤成光、把总李茂等死之。经营数十日，遭此惨败，清军“大半寒心，已难得力”〖1〗。遂转取守势，深沟高垒，以防太平军东出。寻太平军退往桂平新墟。二月初八日，又自桂平紫荆山入武宣县东乡，设大营。

二十四日（2月24日）

7 咸丰帝谕内阁：朕念深典学，欲于几务余闲，将于翰詹诸臣中轮流选派，亲命题目，各拟讲义，分日进呈，在朕既可以古为鉴，且以观诸臣器识学问，为量能授任之资。庶几上下交相勉励，用副朕集思广益、崇实黜浮至意。著各省督抚、学政，务将品学兼优，众所推服之人，切实保

举，以备录用。

二十八日（2月28日）

8 命整顿吏治。谕曰：吏治废弛，苦口训诫，何啻再三，无奈各省州县亲民之官，深染积习，因循不振，总由大吏甄劾不明，劝惩不公，以工于趋承者为开展，以拙于应接者为迁拘，遂至惘愊之吏，沉抑下僚，奔竞之徒，滥膺荐牍。人才不振，国计民生将何赖焉？各督抚大吏于用人行政之际，果能破除情面，懔遵成法，事事矢以实心，济以实力，何虑颓风不能尽挽，贤才不能奋兴。转移之权，操之自上，诸臣亦分任其责，其各洗心涤虑，共襄郅治，勿复视朕言为具文。

寻御史吴若准奏请严禁差役积弊，咸丰帝因之复谕各省督抚曰：州县设有胥役，原为办公差遣之用，而蠹役即因之舞弊，假公济私，大为民害。如该御史所称，假催科为名，扰及保甲，复假办差为名，科敛钱文。至缉捕不力，豢盗分赃，及遇地方失事，诬报良民，任意需索。似此种种积弊，若不严行申禁，何以靖闾阎而肃吏治。著各直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查察，倘有前项各弊，立即严行惩办。如州县袒庇故纵，著即从严参处。至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若如所奏，其扰害地方，不问可知，并著该督抚严查禁革，毋稍徇隐。

二月十二日（3月14日）

9 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勇二百名自柳州抵武宣，进攻太平军。其以为广西民风、官风深为可虑，在致友人函中

曾言及于此：广西其地土广，民惰而愚，客民皆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虐，且欲大逐客民，于是仇结互杀，而黠桀者乘间啸聚，以千计以万计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下民怨嗟，邪教乘民冤抑而倡为蛊惑之词，以俗好鬼，设为鬼神之说。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2〗

二十八日（3月30日）

10 前因琉球使臣迭次向礼部呈禀，谓英人伯德令以行医为名，在琉球传习天主教，逗留不去。咸丰帝即命徐广缙向英使文翰开导撤回。据徐广缙奏称，文翰在中国为公使，其令不行于琉球，若明知其不能行而照会之，是取侮也。至是，命其仍当随时体察情形，加意控驭，原不在多费词说也。

三月初二日（4月3日）

11 太平军与清军战于广西武宣之三里墟。

太平军如“虎兕出柙”进抵东乡后，向荣即率兵赶抵武宣。同时，秦定三率黔兵从柳州兼程南下，李能臣带滇兵由新墟接踵而至。上月十七日，清军各路人马喘息未定，洪秀全即先发制人，兵分三路直捣东岭向荣大营。清兵不支，周天爵率知府张敬修指挥东勇往援，始将向荣救出。时太平军以东岭、三里墟为东乡之门户，以台村、灵湖之淤田为关拦，以马鞍岭为域限，以莫村一带十余村为埋伏

之所〖3〗，设兵布垒，以御清军。

至是，周天爵、向荣分兵四路，再攻三里墟。洪秀全、冯云山先机设伏，亲身督战，太平军将士赤身赴敌，视死如归。其先以火罐乱清军之队，继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敌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置诸短兵之中。秦定三督黔兵由北路夹攻，溃败先奔，余军皆败退。周天爵手刃数人，亦不能止。尔后，清军改取“坐战之法”，坚垒固守，以待援军。

初三日（4月4日）

12 因土弁苛派，汉商盘剥，云南思茅之土著愤起举事，旋被知府张之旭派兵镇压。至是，湖广总督程矞采奏报筹办思茅边外善后章程：一、严禁土弁苛派。二、永杜汉奸盘剥。三、严防猓匪侵犯。四、添拨汛卡巡逻。得旨：均照所拟办理。

初五日（4月6日）

13 先是，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现广西群盗如毛，据周天爵奏，大湟江一股会匪，地险人众，急宜先事戡除，与李星沅等前奏择要进攻，所见不谋而合，此处办理得手，则右江各属股数虽多，自然闻风瓦解。现周天爵甫抵桂林，向荣在浔，李星沅在柳，三人须协力同心，刚柔互济，泯意见而杜推诿，于事方为有济。迨三里墟围剿太平军败后，将帅不睦，士气大跌。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联名奏报：广西贼势披猖，连日各处警报纷至沓来，而武宣正在吃紧，大兵断难派拨。李星沅随护行营并无一兵一将，即兼筹各

路，亦只因地因人设法支持，不能以无为有。本省兵既不足，客兵数复无多，不合则力难专攻，不分则势难兼顾。目前贼势蚁聚蜂屯，少亦数千，多辄累万。西匪固倏远倏近，东匪亦时往时来，若非添调劲兵重臣为统领，一力分堵合剿，全局殆不可问。〖4〗

是日，咸丰帝接报，谕曰：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均经朕特简，授以重任，深资倚畀，添兵筹饷，无不立允，所请毫无掣肘之处，何以此次奏请特简总统将军来粤督办？无论命将远来，必致耽延时日，且兵将等一闻另有遣将之谕，势将纷纷观望，设有贻误，罪将谁归？即诸臣意见偶有不同，无非因公起见，兵贵神速，间不容发，岂得遽思诿卸，坐失事机？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俱著严行申饬。〖5〗同时，命湖南、安徽各选精兵一千，驰赴广西。

有顷，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往湖南办理防堵事宜，并著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随往协同办理，所有应带司员及酌带官兵，均准其一并驰驿。复寄谕李星沅等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观望，务当督率将弁，激励兵民，因地因时，协谋攻剿。另调四川兵一千名听候赛尚阿调遣。

初九日（4月10日）

14 礼部侍郎兼兵部左侍郎曾国藩奏称：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当此饷项奇绌，惟有量为减汰，痛加训练，庶饷不虚糜，而兵归实用。又称：昔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人，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6〗

十三日（4月14日）

15 定郡王载铨等会议陕甘总督琦善复查甘肃各属仓库亏数，分别弥补追赔，酌定章程七条：一、清查册报，以已征未征实亏仓库，勒限著赔，扣廉弥补。二、原请亏银三千两以下者，予限一年，三千两以上者二年，六千两以上者三年，一万两以上者四年，一万五千两以上者五年，二万两以上者六年，三万两以上者七年，其本员现任，或已故而子孙现任知县以上者照限追缴，并由户部移咨吏部，停其升调选补，倘逾限不完，监追查抄，令该上司分成赔缴。至亏赔并追之员，应令两案并计，数在四万两以上者，予限八年，每年各缴八分之一。三、州县征收钱粮，尽征尽解，红簿串根，即时调验，其按缺摊销之项，于通省文职养廉内，分成酌扣。四、官垫民欠银粮草束，按照现报册内原垫各员，勒限赔交，民欠之项，概予豁免，如各员借口带征，以后仍有官垫民欠名目，道府州县，一并参处。五、实亏各员，或已故而子孙无官，原管上司亦系家产尽绝，应将道光十一年（1831）奏明摊扣一成养廉，于咸丰八年（1858）摊销补完之后，接续扣补，并每年酌提草价息银一半，以为通省摊捐之用。六、甘州、平凉、西宁三府，所亏封存银两，应将擅动各员勒限三个月，如数追缴。其升任他省，并回籍病故者，即由各省及原旗籍家属严追，倘限满不能完足，著落滥准借支道府赔缴。七、道府各库提存所属银钱，如系交存粮价，即分别买补还仓，并将日期咨部，如系完缴正项，应存司库者，即入册候拨，随案造报，俾有稽查。从之。

二十二日（4月23日）

16 初，福建兴泉永道张熙宇拿获漳州府属“会匪”头目陈庆真，及嫌疑犯周德等三人讯办。英国驻厦门领事苏哩文照会该道，以陈庆真等生长该国所属息力地方，应为英国民人，归该领事办理，并率英人多名至署强索。张熙宇因陈庆真罪犯应死，若任听领回，殊无以肃法纪而儆奸顽，若拒绝不与，又恐仓促酿事，随将陈庆真重责垂毙，与周德等三人并交该英人收领。嗣据该领事照会称陈庆真已死，并以华官杖毙英人，当禀知该国公使较论。〖7〗张熙宇即照复驳斥，略谓：前定条约，并无中国民人生长英国所属地方，归至中国仍作为英国民人之例，现在五口通商夷人，携眷居住者不少，其在五口生长之人，并无作为中国民人之说，将来回到英国，更无作为中国编民之理，彼此易观，事理不难分晓。

至是，咸丰帝闻奏，谕闽浙总督裕泰：现获各犯，严行审讯，从重定拟，断不可因有英夷照会稍为迁就，亦不可滥及穷黎，致生枝节。朕调汝督闽，欲资整饬，勿效刘韵珂之消弭，亦不必过为见好，沽虚誉而无济于实。〖8〗

二十九日（4月30日）

17 清军与太平军战于广西郁林。

广东凌十八军挫败信宜知县宫步宵所率兵勇之后，并未迳赴广西团营，迄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始以王晚为军师，凌二十八为先锋，率会众四千余人，西出高州入茂名（今广东茂名市），据化州之宝墟。各地天地会首领刘八、赖八、陈十六、梁十八、梁二十等各率所部，群相

呼应，众逾万人。寻凌十八与刘八等率众入博白，围攻陆川县城，不克，北走郁林州境，谋与太平军会合。本年三月初，凌十八与天地会梁十八、梁二十等义军万余人围攻郁林州城。清军将帅闻报，“三军无不变色”〖9〗。洪秀全闻讯，自东乡三次调兵西出，进攻墟江口与勒马渡，拟渡河接应，均为张钊水勇所阻。

旋李星沅调李能臣、王锦绣率滇兵二千驰赴郁林，并饬署贵县知县张汝瀛赶募练勇二千及博白、北流等县厚集团练，星夜兼程驰往。前后救援之兵勇几近万人，形成对凌十八义军之反包围。双方多次激战，互有伤亡。

至是，清军再分两路猛扑文昌阁凌十八大营，义军亦分队迎战，枪炮并施，军师王晚排阵迎敌，亡于阵中。子刻，大雨如注，凌十八等兵分两路突围而去。

尔后，凌十八军经陆川退回广东，据守罗定重镇罗定墟。刘八率军攻博白县城，为知县游长龄所败，其部下冯子材、黄锦泗率属降清。刘八退走广东合浦（今属广西），兵败被俘。

四月初二日（5月2日）

18 自广西军兴以来，需饷孔殷，咸丰帝一再谕令户部筹拨款项，至三月，已拨饷一百八十万两，另由内务府广储司给发内帑银一百万两。

至是，命钦差大臣赛尚阿驰赴广西接办军务。旋命户部于邻近省份拨银二十万两，命两江总督陆建瀛拨江南盐关银六十万两解赴广西。

十二日（5月12日）

19 清军于武宣惨败之后，复于贺县遇伏受挫，庆远协副将齐清阿、参将左炘等死之。败讯上闻，咸丰帝严令李星沅迅速蒇事。讵李星沅以诸将不协，自往武宣视师，舟中疾复作。至是，疾愈甚，伏枕口授子概缮遗疏，荐向荣为代，遂卒。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授编修，历任广东学政，陕西汉中知府，河南粮储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江西、江苏布政使，陕西、江苏巡抚，陕甘、云贵、两江总督等职。著有《李文恭公奏议》、《芋香山馆诗文集》、《李文恭公文集》等。李星沅为最初攻打太平军之清军主帅，督师数月，调兵万余，糜饷百万，却屡遭败绩，卒于军中。奉旨照总督例赐恤，谥“文恭”。

旋命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

二十日（5月20日）

20 初，天地会头目张钊（大头羊）、田芳（大鲤鱼）、侯志（卷嘴狗）等降清后，叠次与太平军交战，颇肯出力。咸丰帝闻报，起初将信将疑，曾命李星沅等查核。后经周天爵等奏请，赏张钊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至是，又以降将张国梁〖10〗、谢锡祥“杀贼立功”，命张国梁以千总补用，赏戴蓝翎，谢锡祥赏给六品顶戴，以观后效。

五月初七日（6月6日）

21 先是，诏命将原任广西巡抚郑祖琛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为封疆大吏玩误者戒。至是，又谕内阁将庸懦溺职

之已革副将李殿元等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另据查参浔州府县等官释放冯云山一案，咸丰帝命将浔州府知府顾元凯、桂平县知县王烈、江口司巡检王基拿问，交广西巡抚邹鸣鹤严讯确情，按律惩办。

初十日（6月9日）

22 太平军与清军战于广西象州中坪。

初，以凌十八顿兵郁林，未及时北上，太平军南北两军无由会师。太平军主力久驻武宣，盐粮俱缺。闻知李星沅病卒、清军军心摇动，遂冒雨经大林突围北上，入象州境，大败贵州古州镇总兵李瑞，再进取古城、寺村、中坪等地。向荣、乌兰泰率兵踵至，复实施围攻坐战之法。乌兰泰率黔军四千人由罗秀进据独鳌山南之梁山村，扼中坪之西北。向荣率楚军由桐木进据界岭，扼中坪之东北。周天爵、云南昭通镇总兵经文岱、署右江道张敬修等率滇兵、东勇进据寺村，扼中坪之西南。各营随带壮练环峙其旁。

太平军先乘清军立足未稳，由独鳌村、马鞍山分七路进攻黔军在梁山之威宁镇营盘，被清军炮火所阻，乃退。至是，太平军四千余人，分兵十余路，自中坪、仁义等处抢渡梁山河，进攻独鳌岭、梁山村威宁镇营盘，“炮子如雨”。乌兰泰命清军施放大炮、火箭抗拒。太平军诱敌深入，清参将马善宝率众大呼，策马竞渡，方逾河里许，佯败之太平军回师反击，上游伏兵决堰灌水，横拦归路，二百余清军死于锋刃者十之二，死于湍流者十之八，马善宝亦死之。夜晚，太平军复出小队，冲至独鳌岭西麓，架炮轰击清军营盘，七勇士赤膊提刀，冲上梁山，清军千人乱作一团，

弃营奔溃，乌兰泰遁走罗秀旧营。

太平军以粮盐器械匮乏，不得已复自中坪南撤，仍经武宣东乡，回抵紫荆山、金田一带。

十五日（6月14日）

23 以步军统领衙门代呈民人马咸龄奏，请复康熙年间混江龙铁埽刷沙旧法，咸丰帝命陆建瀛、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查明此法于何年裁撤，因何不能行。黄河形势日淤日高，受病滋深，自宜力筹疏通海口之策，以为久远之计。寻陆建瀛等奏称，混江龙及石垒等法，窒碍难行。报闻。

十八日（6月17日）

24 初，以陕甘总督琦善办理雍沙“番族”一案屡被蒙古郡王参劾，咸丰帝降旨令满洲都统萨迎阿查办。旋萨迎阿奏称：琦善剿办黑城撒拉回子及黄喀洼番人，尚无过当之处，惟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至是，咸丰帝谕曰：向来甘凉一带，时有番人抢掠，居民行旅，均受其害。边疆大吏原应随时查拿惩办，以绥奸宄而卫善良。而琦善妄加诛戮，实属大负委任。著革职交刑部审讯。命都统萨迎阿暂署陕甘总督。

十九日（6月18日）

25 以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现专司勘办实录稿本，职任綦重，著加恩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命户部尚书裕诚为协办大学士。诏周天爵交卸署巡抚篆务后，即行回京，调闽浙总督裕泰为陕甘总督，季芝昌为闽浙总督，蒋文庆为安徽巡抚。

二十二日（6月21日）

26 先是，以黑龙江副都统清安奏请各省驻防修制鸟枪并满营挑放各缺考验鸟枪事，咸丰帝命交各驻防将军等查议，并由兵部会同八旗都统核议具奏。至是，谕曰：驻防兵丁，以骑射为根本，并演习火器，历来办理自有旧章。惟在实力训练，随时操防无懈，悉成劲旅，正不在变更成法，徒事虚文。所有各驻防旗员勒限演习，及来京考验加看鸟枪之处，著毋庸议。再上年兵部议准光禄寺卿许乃普条奏，各省陆路武职到京考验，兼看火器，予限自咸丰二年（1852）起，一体练习。因思绿营与旗营事同一律，考验未便两歧，嗣后绿营除水师人员赴部，仍阅看枪炮外，其陆路武职到京，著仍照旧制考验，毋庸兼看火器，以归画一。

旋谕伊犁将军奕山：各驻防旗员来京考验，加看鸟枪之处，毋庸置议。至伊犁所属之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爱曼，或专习骑射，或向习权子枪，若令改其素习，转非用其所长，所见甚是，亦著仍循旧章办理。

二十七日（6月26日）

27 命行保甲法。初，咸丰帝屡命李星沅等：仿行嘉庆年间剿灭川楚白莲教之法，劝民修筑堡寨，守望相助，力行坚壁清野。劝谕绅耆，广募练勇，互查保卫，俾良民不至胁从，匪徒一无接济，贼势穷蹙，而后捣穴擒渠。

至是，再谕赛尚阿、邹鸣鹤：粤匪未靖，叠经言事者以坚壁清野上陈，均降旨令该大臣体察情形，饬令地方官筹办。唐鉴曾任广西知府，于该省情形熟悉，所论尤为亲切。剿匪以安民为亟，若民有险可守，自不致被贼裹胁，民气益固，

则贼势益孤，剿办更易得力。邹鸣鹤系新任巡抚，地方是其专责，现已谕令督率司道，实力办理，即需费一二十万两，亦非所惜。想该大臣与该抚必能善体朕意，妥为经画。〖11〗

28 前因太平军由武宣突围入象州，咸丰帝命革去周天爵总督衔，毋庸署理钦差大臣，即回省暂署巡抚，向荣、秦定三均拔去花翎，与周天爵一并交部议处，并谕乌兰泰与赛尚阿据实密陈统兵大员不和等情。至是，乌兰泰密陈周天爵、向荣、秦定三不和情由，略称：闻知本年三月初二日因与贼匪打仗不利后，向荣见周天爵，说话间，秦定三已至，周天爵闻秦定三不前，脚踢大骂。后访知秦定三并无不前之处，差伊子周光岳与秦定三谢过。年老之性，反自不忍，即言向荣推卸。而周天爵与向荣，向荣与秦定三，均似因之有隙，以致不和。更因逆匪凶悍，兵不用命，遂旷日无功，互相推过，而以小嫌借口，彼此訾议。

尔后，赛尚阿亦奏：以奴才访闻，向荣每得一胜仗，每兵赏银一两，其时带兵尚少。及李星沅到时，谓其难以为继，令减作三钱。军中哗然，誓不出力，后虽复改回一两，而兵心已涣，竟难复振。又以带兵愈多，保举不能平允，因而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周天爵性情过急，一不如意，往往未及详察即立加斥责，全数参劾。自脚踢秦定三之后，各营解体，势所必然。向荣统带楚兵，始而攻剿流匪，屡战屡捷，后遇金田会匪，较流匪伎俩凶悍，屡次打仗，未能得手，即欲制兵，兵心已骄。又因向继雄不知避嫌，以致楚兵藉口，情亦不免。更因周天爵精神不及，未能设法调处。向荣知楚兵心离，自挽无术，是以战之恐不利，不战则虑误事机，故有诿卸之处。

六月初七日（7月5日）

29 赛尚阿奏报广西通省情形。

六月初，赛尚阿、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等人先后驰抵广西。是日，赛尚阿一日连上九折。其中先奏：粤西通省情形，除桂林一属尚称完善，此外各府属群盗如毛，百姓流离颠沛，十室九虚。各股土匪多者数千，少者数百，必痛加剿洗，方足以保全善类。而会匪之凶悍更甚于土匪，会匪之党与亦更众于土匪。从前李星沅到粤，于前任巡抚未免有所回护，不肯和盘托出，以致蔓延弥甚。周天爵屡言贼势穷蹙，欲以坐困毙之，而武宣大股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寺村，逼近象州。诸将各怀意见，屡失机宜。〖12〗

继奏筹办大局布置一切事宜，略言：伏思贼众万余人，时思移地就粮，自必时思窜越，亟当迅速围剿。惟会匪人众心齐，而且善战，官兵先到者已形疲懈，又数见小挫，锐气不振。新调之兵未到，俟会齐尚需旬日。又现在六月盛暑，南方炎湿，非进兵之时，应令各营照前坚堵。倘贼匪出巢窜扑，则相机击退，不必穷追，但不令窜出，以待新兵。一面多购间谍，解散党与，计诱各贼首自相携贰，内既有隙可乘，俟我新兵云集，八面进攻，可为一鼓歼除之计。〖13〗

再报沿途密访湖南、广西会党及官习民情等，称：武官久受州县轻侮，遇事退缩，英气俱消，故兵弁无不气馁。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至湖南民情，远不如广西之淳朴，若不急加整顿，恐二三五年后，粤西之祸可立待也。〖14〗

咸丰帝览奏，即降旨，称赛尚阿所陈均合机宜，赏给

赛尚阿、巴清德、达洪阿黄马褂等物，命徐广缙等于关税项下连前统筹备银一百万两，听候赛尚阿咨拨委解。

二十二日（7月20日）

30 河南捻党于道光末年已很活跃，杀富济贫，抗拒官兵，逐渐形成以归德府（今商丘市）、南阳府（今南阳市）和汝宁府（今汝阳县）三个中心。本年五月，南阳乔建德率捻党于角子山起义。旋南召、唐县（今唐河县）、邓州（今邓县）、桐柏、新野等地捻党亦揭竿而起，几至围城。至是，咸丰帝闻报，严命河南巡抚潘铎上紧捕治，并令毗邻之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合力堵缉，毋任此拿彼窜。

七月初六日（8月2日）

31 因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知县易学超贪婪不法，上年劝捐办赈，捏称赔累，勒令各铺户再行捐银以肥私橐，其门丁张福、蠹役王洲等逐案诈赃，开设钱店之吴姓因案逃走，该县即将其店中所存银钱金器，带归衙署，将店改易名号，自行开设。张福又唆使窝娼之李氏，控告书吏侵渔，案牵王姓，因即滥押得赃。且该县于城中酒馆盖造戏台，时往听戏，以致邑民相率效尤。平江县知县张宗世，遇案索费，私设非刑，其所索之费，系其父及胞兄收，前年因事赴乡被民人纠众殴打，狼狈归署，不敢上禀。咸丰帝命湖广总督程矞采按照所奏各款，逐一访查，务得确情，从严参办。

32 先是，有人奏报：河南祥符县（今开封市）有吴光汉称赤天大王，四川綦江县有马武成称赤地大王，广东英德县有李三文称赤人大王，均为各省邪教总目之首。咸丰

帝即命四川总督徐泽醇、两广总督徐广缙、河南巡抚潘铎等严密访拿，以杜其勾结之渐。

至是，谕各省督抚：近来四川之啯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东之兖、沂、曹，安徽之庐、凤、颍地方，匪徒结党成群，几于所在皆有，若不力加搜捕，何以除莠安良。著该督抚等各饬所属文武，严密查拿，以期消患未形，毋得因循坐误。

寻又有上奏：湖南之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今长沙市）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每号总领数百人至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会，头目乘轿骑马，动辄数百人，抢夺淫掠，无所不至，地方官不敢撄锋。遇有呈报会匪字样，逼令更换呈词，或改盗为窃，反将事主收押凌虐，遂至匪焰愈炽。又宝庆府之邵阳、新化、武冈等处教匪，以阻米出境为名，肆行抢夺。

帝命湖广总督程矞采、湖南巡抚骆秉章及徐泽醇分别严密访拿，务期消患未然，勿使酿成巨案，并命武英殿勒石拓印《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颁行天下，以广流传，俾山陬海澨，乡塾颛蒙，咸晓然于名教之可乐，邪说之难容，父师以是为教，子弟以是为守，正道既明，群情不惑。

初九日（8月5日）

33 以太平军自象州回守东乡，趋赴桂平等地，咸丰帝恐其南合凌十八等股，剿办更为棘手，遂寄谕赛尚阿密扎桂平、平南、贵县一带严防江口，令候补知府刘继祖带领水勇，防其偷渡，分遣巴清德、达洪阿两路会赴浔州策应，务须前截后追，勿令勾结蔓延。〖15〗寻命徐广缙，设法歼除凌十八军。谕曰：凌十八一日不除，则韦正得借资援应，西省剿办亦难得手。〖16〗又寄谕湖广总督程矞采、云贵总督吴文镕等严饬文武，于湖南、云南、贵州各属与广西毗连处所分头防堵，毋令粤匪越境蔓延。

初十日（8月6日）

34 中俄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上月，新任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与俄使科瓦列夫斯基于伊犁谈判通商事宜，俄方提出三处通商议案，中方拒绝在喀什噶尔通商，答允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通商。至是，中俄在伊犁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章程共十七款，其要点为：

一、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实行免税贸易。条约第三款规定："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

二、俄国在伊、塔设立领事，照管俄商利益。条约第二款规定："两国商人互相交易，虽系自定价值，不能不为之设官照管，中国由伊犁营务处派员，俄罗斯国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官照管。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

三、俄国享有领事裁判权。条约第七款规定："两边商人遇有争斗小事，即著两边管贸易官员究办。倘遇人命重

案，即照恰克图现办之例办理。”第九款规定：“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亭居住，自有俄罗斯管贸易官管束，两国商人交易之事自行往来贸易。如俄罗斯商人前往街市，必由俄罗斯管贸易官给与执照，方准前往，不得任意出外。如无执照者，即送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

四、建立“贸易圈”。条约第十三款规定：“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存货、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贸易亭，就近由中国指定一区，令俄罗斯商人自行盖造，以使住人、存货。”

寻国子监祭酒胜保上奏，请思患预防，严定限制，略曰：伊犁、塔尔巴哈台与俄人通商章程，规定清明后入卡至冬至止，又规定如货物未售完，仍听该国商人居住，见其入卡人数未限定数目，可否仿照恰克图通商章程，自十一月开卡，来年二月闭卡，平时即不通往来，入卡总人数不得过二百人，事竣即行出卡，不准稽留。咸丰帝命奕山等妥为筹计，悉心拟议具奏，总期防患未然，经久无弊。

十五日（8月11日）

35 清军夺占猪仔峡、双髻山要隘。

太平军回撤紫荆山后，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双髻山、猪仔峡为要隘，凭险固守。六月下旬，抵桂之钦差大臣赛尚阿协调各路清军，以乌兰泰等军围攻新墟，以向荣等军进攻猪仔峡、双髻山，形成前后夹攻之势。六月二十七日，乌兰泰前路清军分三路猛扑新墟，太平军分队迎敌，因清军炮火猛烈，不支，乃退回新墟坚守。同时，向荣后路清军向猪仔峡进逼。猪仔峡两山并峙，中通一线，十分陡险。

太平军或架炮于石壁之上，或用滚木擂石以击清军。向荣军连日仰攻，均为太平军击退。〖17〗

旋达洪阿与巴清德相继带川兵三千余人抵浔。七月初十日，乌兰泰、达洪阿等兵分五路围攻新墟，太平军坚守不退。先一日，向荣密派兵勇攀藤附葛，由间道翻山越岭，乘夜至猪仔峡、双髻山诸隘口，欲从背后夹击太平军。至是，向荣、巴清德、总兵刘长清分路进攻紫荆山后路，夺占猪仔峡、双髻山要隘，太平军被围。

八月初二日，清军乘夜三路进攻桂平紫荆山风门坳，坳中大雾弥漫，太平军疏于戒备，及闻炮声，仓促应战，大败。向荣等即夺占风门坳，韦正弟韦志先、韦十一等中炮阵亡。尔后，向荣约乌兰泰军再攻新墟，乌等忌向荣首功，不肯配合，“支吾迁延，向、乌之隙，由此遂起”。〖18〗

十七日（8月13日）

36 先是，邹鸣鹤奏报广西十二府州县筹办团练情形，于省城设立团练总局，以严正基为总办，拟定章程十四条，札饬各厅州县一律出示，广布各邑乡，实行团练，解散胁从。〖19〗

至是，以御史宗稷辰上奏行保甲事宜十条，咸丰帝谕内阁：保甲为弭盗良法，向例编查完竣，年终归奏一次，原以昭核实而期经久，乃近来沿为具文，有名无实。该御史所奏各条，如果实力举行，地方必臻安谧。著各直省督抚，各就该处情形，详加体察，参酌行之，但不得视为故事，徒托空言，其或循良之吏，规画于前，庸劣之员，废弛于后，则徒法不行，终归无济。惟在封疆大吏，知人善任，

使良法美意，经久不渝，于吏治民风庶有裨益。

八月二十日（9月15日）

37 猪仔峡、双髻山陷落后，太平军紫荆山后路屏障洞开，固守极为困难。洪秀全遂于茶地发布移营诏，命前军主将萧朝贵、左军主将石达开统率四军为前队，中军主将杨秀清统率二军护中，后军主将冯云山、右军主将韦昌辉统率四军殿后。〖20〗旋风门坳亦失，清军围逼益甚。八月十六日，太平军乘夜分批撤出新墟、金田等地，从大简翻山东走平南鹏化。尔后，兵分两路，左路由洪秀全、杨秀清统率，从鹏化罗简至花洲，前锋直捣大旺墟。右路由萧朝贵、冯云山统领从鹏化直入会政，一举占据思旺墟。向荣、乌兰泰闻太平军突围，遂督兵尾追。十七日，乌兰泰军阻于山险，不得进。十八日，向荣、巴清德移营横岭，欲截击太平军，为雨所阻。

至是日，凌晨，大雨稍止。萧、冯所领太平军趁向荣立足未稳，分兵三路将其包围于官村岭至苏茅之间。太平军将士奋勇冲杀，阵斩千总杨成贵，尽得清军锅帐、炮械。向荣叹曰："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21〗从此不敢轻易言战。尔后，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率军屯于藤县大黎。李秀成于此时入伍，充卒长。旋太平军从水旱两路进向永安。闰八月初一日，陆路先锋罗大纲克永安州城，清代理知州吴江、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死之。

38 黄河决口。

先是，浙江巡抚常大淳奏报，潮势盛大，海塘坍圮。

寻陆建瀛等亦称，甘泉县境之运河溃口，顶冲之村庄间有漂没。至是，黄河于江苏丰县北岸大决，口门始宽四五十丈，继塌宽至一百八十余丈，水深三四丈不等，大溜全行掣动，丰下汛三堡迤下正河断流。顷刻，丰、沛浸成泽国，邻近山东等县亦被水冲，淹毙人口不计其数。其田庐之漂没，生民之荡析，更不知凡几。其间，南至通州，北至盐城之十八处盐场，灶田庐舍，多被淹浸，埕场坍塌，卤灰漂淌，损失甚重。

咸丰帝闻讯，先命被灾省份督抚迅速筹款派员抚恤难民，专管厅汛疏防失事之丰北厅通判王熙善、丰北营守备郝瀛东即行革职，枷号河干示众，其他丰北主簿钟乃澄等，革职处分有差。继则命陆建瀛、杨以增严督厅汛各员将漫口赶紧盘裹，毋使刷宽。并命瑞常于盐场事竣后，即前往丰北一带，访查该处漫口是否实系无工处所；其民田庐舍淹没若干；被水居民如何安抚；沛县一带村庄被灾尤重，饥民众多，有无匪徒乘机抢掠，滋生事端；河流串入运河于回空漕船果否无碍。以上各情，命详细查明具奏。

闰八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接陆建瀛奏报丰北漫口堵合情形，并徐属民情等，遂降旨：此次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漕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现回空漕船衔尾南下，不能片刻停留，如何急筹宣泄，俾运道纤堤涸出，回空可以无误？其丰、沛、铜山、砀山各县及毗连山东境内灾黎荡折离居，不堪设想。虽据该督奏称酌提银两，分饬该管道府县抚恤并捐廉倡率，以资接济，能否不致流离失所，俾逃亡者可以次第复业，著该督等赶紧设法饬属妥为办理，并移咨山东一体实力安

抚，徐属民情强悍，尤当随时查察，有无匪徒乘机抢掠，或勾结饥民，致酿事端。

二十九日（9月24日）

39 广西巡抚邹鸣鹤莅任后，密陈粤西积弊已深，至此已极。略言：如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借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迭更，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稽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之废弛尤甚。除大股小股匪徒已成滋事巨案不计外，具报连劫数家十数家，甚至截江焚村，拒捕劫官之案，层见叠出，行旅处处戒严，通省无一完善之区。臣骇目惊心，不得不细询乡绅之诚实者，均谓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22〗至是有旨，令照该抚所请次第筹办，先将积案择要清厘，万勿再任积压，尤须身先率作，以整饬廉隅为本，劝去贪浊，兴起循良，庶吾民疮痍凋敝之余，得所倚赖。

闰八月初一日（9月25日）

40 上年(1850)四月，法国领事敏体尼妄言松江府华亭县仓廒系天主堂基址，要求给还。陆建瀛以条约规定外国人不准赴内地传教，据理驳斥。迨本年六月初六日，法水师提督罗格睦耳乘兵船闯入吴淞口，敏体尼复借兵要挟，

照会苏松太道麟桂，再次要求给还府城天主堂地基，而陆建瀛坚持不允。时英商在沪私租民地筑路，引起闽籍商人不满，痛詈外人，且牵及索还天主堂一事，有鸣鼓而攻之之势。敏体尼即将兵船调回，以护洋馆。

至是，陆建瀛以天主教诱惑愚民，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奏请禁止天主教，并酌拟章程呈览。咸丰帝谕曰：该督等办理此事，甚为妥协。惟与外夷交涉事件，自应循守旧章，以杜饶渎，尤须随时应机通变，期于制驭得宜。将拟办事宜，咨行内地，饬属自行办理，并将该省现办情形，咨会广东，毋庸将此章程，给与夷人照会。凡事慎之于始，勿自我发端，转启将来饶舌也。〖23〗

初三日（9月27日）

41 初，御史张廷瑞奏请酌改新疆换防兵丁，并侍郎恒春奏请一体改为眷兵各折，均交伊犁将军，会同陕甘总督等妥议。至是，据奕山、萨迎阿等通盘筹画，胪列各条具奏。咸丰帝谕曰：所陈车辆之糜费浩繁，盐菜有增无减，以及添置锅帐，房屋展宽，各城添设官员，耗费粮食，已属诸多窒碍。且回疆各城，向无内地妇女，如改防兵为眷兵，纷纷迁驻，更易滋生事端。计各城迁改眷兵费用，先须筹垫银二百四五十万两，迨三十余年后，每年始能节省银六万两，是所省尚在异日，而所费已在目前，自无须轻议更张，转滋流弊。所有该处操防兵丁，均著仍照旧章办理，并著该将军等行知各城大臣，认真操练，如有庸懦将弁及老弱兵丁，务须随时甄别裁汰，以重边防。

十二日（10月6日）

42 工部钱法堂奏请严催铜运。得旨：铜运为鼓铸攸关，断不容迟延贻误，现户、工两局铜斤短绌，著沿途各督抚及藩臬大员飞饬提催，倘各该运员沿途逗留，或地方官不能实力催趱，即著指名严参惩办。

十五日（10月9日）

43 有人奏，前任湖南巡抚陆费瑔在任时贪赃卖缺，以巡捕蔡鼎新、王逢吉为腹心，致佐杂人员争先进贿，知县张宗世、俞舜钦、俞会昌皆有贿赂情事。咸丰帝命程矞采按照折内所称，逐款访查，如有前项劣迹，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另俞舜钦前在江西铅山县任内贪贿庇差，以练保兼催漕米，各都未完之米勒令练保赔垫，以致该县五十余都胥受其累，又私设班馆，滥押无辜，非刑拷打致毙练保余添福等数十人之多，或捏称病故，或抑勒家属出结。谕曰：州县为亲民之官，保甲为弭盗之法，若如所奏，种种扰累贪酷，大干法纪。著陆建瀛、陆应穀，按照折内各款，逐一访查，其有案可据者，提省秉公讯办，据实参奏，毋得稍有不实不尽。

二十四日（10月18日）

44 祁寯藻等遵旨会议申明夺佃增租例禁，请饬直隶总督、顺天府尹，将各属新编庄头详查坐落州县，及旧系某庄头退交之每亩原租，并现在官租实数，一并分晰开造，咨报户部、内务府，以凭查核。其新庄头，已领一钱以上之地者，租项永远照数征收，与旧庄头数目相等，以免日后庄佃抗租之弊。其一钱以下之地，业已报明户部者，亦

即令新庄头照现征租数收取，内务府计亩收租，新旧佃户，俱毋得借词妄希轻减。至尚未议租报明户部者，现已令该督暨府尹，饬属一律详查退交原租，并现征租数，核实定议，不得擅行轻减，亦不得任意取盈，迅即造报，以便庄头照议收租交产。其佃户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抗欠租项不交者，应檄饬各该地方官，查明如何抗欠，分别办理。嗣后遇有庄头误差被革，遵照内务府奏定章程，退交地方官，令该州县按革退庄头原租征收，得内务府派员牌取，以昭核实而重差项。如仍有佃户抗欠，庄头勒增，以及书吏勾串等弊，或控告到部，或被内务府查出，一经核实，即照定例分别治罪。从之。

二十七日（10月21日）

45 咸丰帝谕内阁：漕粮为天庾正供，近来重运漕船不能如期抵坝，以致回空归次，兑收新漕，节节耽延。本年帮船北上，据该漕督称，运河水势充盈，行走较为顺利，惟南河丰北漫口，黄流下注，屡经降旨饬令东南两河总督，妥筹宣泄，谅可无碍漕行。现在节近霜降，亟应严催回空帮船，赶趱归次，庶于来年受兑新漕，不致有误。著漕运总督严饬起卸空船，即日连樯南下，不准片刻停留，并著东河、南河总督，及有漕各督抚，分饬地方官严切催提，及早归次，来年新漕尤当赶紧办理，按限兑开，于四月初十日以前，催抵清江，克期渡黄，无许稍有延误。

九月十四日（11月6日）

46 以江苏省频遭水患，阁闾拮据，两江总督陆建瀛饬属劝捐乡谷。两月间，上元县乡捐谷三万二千石，江宁县

乡捐谷三万二千石，颇见成效。至是奏报，并呈所拟劝捐乡谷章程。得旨：命该督按照所定章程，广为劝导，并命各省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妥为办理。

十九日（11月11日）

47 御使王茂荫奏请振兴人才，并酌拟五条呈览。得旨：我朝人才蔚起，宗室八旗，文武谋略超越前代，良由习尚淳朴，不事浮华，以清语骑射为本务，登进之途，原不必尽由科甲。盖学为有用之学，斯才皆有用之才，近来文风日盛，留心经济者固不乏人，第恐沾染时习，以文章风雅自诩，不思谋求本务，殊非崇实黜华之道。我宗室及八旗大小臣工，谅必咸喻朕意，嗣后益当奋勉砥砺，求为有用之学，以备国家腹心干城之选。该管王大臣等，尤当因才造就，俾文事武备，各尽其长，毋负朕培养教诲之意。

二十七日（11月19日）

48 清厘催缴地方积欠各款。

先是，陆建瀛等奏：江苏清查仓库，江宁藩司所属共亏银二十二万六千有奇，苏州藩司所属共亏银四十八万五千有奇。定郡王载铨等奏：会议湖北清查一案，计亏短正项杂捐及米谷折价，共银四十六万八千有奇。户部奏：河南省驿站项下，积欠较多，自嘉庆二十年（1815）起至道光二十年（1840）止，未完建旷银二十九万二千余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起至二十九年（1849）止，未完裁扣建旷银四十万三千余两，皆例应入拨之款。分别降旨严追。

至是，谕内阁：各直省例应入拨银两，向由户部登记备

拨，自应赶紧造报，以凭拨用，乃经该部叠次奏催，而江宁、江苏、安徽各藩司，延未造报之款，自道光三年（1823）起至本年八月止，竟至一千五十九款，银数至九百二十六万余两之多。此中款项，即有应行厘剔之处，其实存在库者，为数甚巨，岂容任意玩延，致起侵挪之渐？

寻户部奏请饬催广东省未完借垫银两，及杂款摊捐等项，共二百一十九万二千余两之多。有旨令徐广缙、叶名琛督同藩司柏贵，按照户部单开未完各款，勒限催追，扫数清完，报部拨用。

十月初八日（11月30日）

49 初，浙江秀水（今嘉兴县）知县江忠源居湖南新宁，以乡团佐官兵平青莲教首雷再浩，于是楚勇之名闻远近。乌兰泰属致之，作书与其弟江忠淑，募五百人领至，勇皆皂布缠首，粗衣草履，结束下于官兵。至是，江忠淑率新募楚勇至永安军营，隶乌兰泰部。湖南乡勇出境作战自此始。

十六日（12月8日）

50 以海盗频仍，御史宗稷辰以山东海防紧要，奏请将登州镇改为水师提督，兼辖陆路。咸丰帝谕：山东巡抚本兼提督衔，如专设提督，于水陆操防及一切征调是否有碍，著巡抚陈庆偕妥议具奏。至是，帝接奏报，谓东省巡抚向以提督衔节制各镇，一切征调稽查，呼应较易，若专设登州水师提督，兼辖兖曹两镇陆路各营，转易延误，该御史所奏，应毋庸议。

二十五日（12月17日）

51 太平天国封王建制。

太平军于武宣三里墟大败清军后，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于东乡即天王位，正号太平天国，并封立幼主，建五军主将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太平军占据永安后，复建全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及两司马等官职，并建有记功、记罪制度。〖24〗

至是，洪秀全诏令通军大小兵将，略曰：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不宜称圣，致冒犯天父天兄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25〗是为封王与后宫建置之始。〖26〗

【考异】太平天国何时建号，洪秀全何时称天王，时人记载不一，史学界亦众说纷纭。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一云：咸丰元年(1851)辛亥正月，洪秀全等僭伪号为太平王于大黄江。同书附记一又曰："初踞永安州，僭伪号为太平天国，称天王。"韩山明《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亦谓洪秀全在永安即位，建号"太平天国"。《洪仁玕自述》言："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洪秀

全“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乱，伪号太平天国天王”。陈徽言《武昌纪事》卷二云：“贼初起衅时，窃据金田村，僭号天德，而今贼伪示，皆署太平天国字样，呼首逆曰天王，自湖南来，并未闻有天德之说。”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附大事记云：“时（道光三十年）广西盗贼蜂起十余队，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少亡赖，散千金结客，至是与其党杨秀清、冯云山、韦正等起事于浔州府平南县金廷（田）村，推秀全为长，称天德王，国号太平，奉耶稣教，月一祀之。”

钦差大臣李星沅于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二十日奏报：“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131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于本年四月十四日奏称：“武宣、东乡会匪谋为不轨，已立有伪王、伪官名目，留发易服，众至万余，凶勇鬼蜮，是此股贼匪实为广西腹心之患。”（《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405页）寻谕旨中有“前据赛尚阿奏，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永安州城之语”（《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八）。九月二十三日，赛尚阿又奏：“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示、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其伪太平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全，供词往往不一。而洪秀全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但未闻有朱九涛之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408页）佚名《浔州府志》卷五六载：洪秀全称王为金田起义之后，驻跸大黄江口之时，而其改国号为太平天国事则在永安州。《湘军记》卷一《粤湘战守篇》言：“闰八月壬申陷永安，始僭伪号曰太平天国。”程大璋《桂平县志》卷四一记：“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洪秀全陷永安州，建号太平天国。”

郭廷以据上引洪仁玕之言，认为洪秀全之建号称王当在庚戌十

二月初旬（1851年1月中旬），洪等之谋举大事，处心积虑已久，一切当预有筹画，国号称谓，自必早定。不过初起草创，制度设施，容有未周，“姑从凡间歪例”之事，自必不少，入永安后，始再加厘订改正耳。洪秀全最初称号，应即系“天王”，或“太平天王”，中西文书多以“太平王”称之，但太平天国本身文件中则未见有此名词，大约为太平天王之简称。至于太平军初起，外人多以天德王称洪秀全一事，则因道光末年两粤乱事，实以三合会（天地会）为中心，“天德”为三合会之年号或其主，其名特著，知者独多。洪秀全举事较迟，势亦较微，天王或太平天国之称不张。咸丰元年后，其声势骤盛，闻者即以为彼即先之“天德”。“天王”与“天德王”所差只一字，其或以前者为后者之省称。同时洪氏或亦有意利用之，且太平军中固有不少三合会分子也（《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11—115页）。

谢兴尧认为关于洪杨于金田之建制问题，言者极不一致，仍以洪秀全称太平王为最可信。又谓洪杨之典章制度与建国称号，均定于永安时期（《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十一章）。

简又文之结论基本与郭氏同。其略言：洪秀全、冯云山等倡义之始，即存心以“太平”二字为新建国度之称号，洪秀全亦以天王自居。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十二月初十日，太平军于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此为其起义建国时即明定国号及改元之确凿证据。洪氏之尊号自始至终为“天王”，诚为铁定事实，或谓其称“太平王”，或“天德王”，其或“太平天德王”等号，皆误传。关于“天德”与秀全之关系，简又文认为，从宗教、道德、政治各方面立场，无论如何，洪氏断不能有“利用”或“混合”三合会之事，而国号、年号、及王号三者尤为立国之基本，更不容稍有假借者也。（《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

罗尔纲据上引乌兰泰与洪秀全《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

及《洪仁玕自述》等史料，认为："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一文，是记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发生之两件不同之事。太平天国建立国号，为辛开（亥）元年(1851)二月二十一日驻军广西武宣东乡之时，同日，洪秀全即天王位，立幼主，封百官，留发易服，宣布太平天国之建立。而近人著作一般定于辛开(亥)元年(1851)十月封建五王，或庚戌年(1850)十二月初十日金田宣布起义之时，均误。（《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太平天国在何时何地建国》）

钟文典据《天父天兄圣旨》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二十九日，萧朝贵伪托天兄下凡与韦昌辉等对话中，两次提及"太平王"，另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江忠源与友人信、《洪大全自述》以及赛尚阿等人奏报中，均有洪秀全"自称太平王"之记载，认为郭廷以、简又文之论断有误。据钟分析：金田起义时，起义者以"太平"为号，其首领洪秀全称太平王。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王在武宣东乡正式"登极"，改称天王，并更号"太平"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开国史》170页）

兹从罗尔纲、钟文典说。

二十八日（12月20日）

52 上年，户部奏准暂开捐例，酌议办法二条：一、历届奏开事例，捐生赴部报捐，零费甚为繁重，应请将归公饭银照费，并四分平余，具呈领照诸费，概行裁撤。二、外省捐输章程，有加无已，所捐银数，动用并不报销，无从稽核，此次拟开事例，系在部库交银，应将外省捐输一律停止。从之。

本年闰八月，南河丰工漫口，江苏、山东被水，给事中

袁甲三奏请饬令江苏、山东各督抚，设局收养，劝谕各绅商捐赀助赈。旋户部奏：粤省军需孔亟，请准该省商民出赀助饷，如有急公好义，捐赀较多者，不妨专折奏请，候旨破格施恩，以昭激劝。

至是，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由户部行知山西、陕西等省一律遵办，妥定章程，明白晓喻，务使上下相信，不得假手吏胥。各该管道府，随时稽查。倘有不肖官吏，从中渔利，或办理不善，致生物议，立即指名严参。总期民不扰而事易集，于军国要需，方有裨益。

翌年三月，再谕户部：著于未经行知各省份，体察情形，分别筹议。

二十九日（12月21日）

53 杨秀清拿获内奸周锡能。

太平军攻克永安后，军帅周锡能获杨秀清允准，回博白招集旧部。寻周锡能招得一百九十余人，却投入新墟赛尚阿大营，受赏六品顶戴，并带朱八、陈五等潜回永安谋内应。至是，杨秀清侦知周锡能勾敌叛变，遂假天父下凡审讯之，并命天王、南王、北王、翼王等观审。周锡能自知奸谋败露，供认“出外错从妖人（按指赛尚阿等人），被其诱惑，曲从妖计回来，以为妖魔内攻外应”〖27〗。次日，东王假天父下凡，命将周锡能处斩。

54 是月，江忠源致友人书云：贼踞永安及城外东平、莫家、水窦各村，与城贼相为犄角。欲复州城，必先克城外各处。而城外各村，俱得地势，深沟高垒，守备完固。而我军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我无合力致死

之心，贼有凭险负隅之势。虽见调各省兵勇，不下四万有奇，其抚循有素者，未尝不获胜战，杀贼或数百或数千余，然焚掠裹胁，贼愈杀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28〗

十二月初五日（1852年1月25日）

55 初，以黄河丰北漫口，户部尚书孙瑞珍奏陈从前海运成效丰帝谕曰：所有来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府州漕白粮米，著准其一律改由海运。该督抚即查照成案，迅将筹办章程，详议奏闻，并著严饬各属，核实认真办理，毋致滋生弊端。寻浙江巡抚常大淳奏称，浙省漕粮碍难海运，请仍循旧章办理。从之。

初六日（1月26日）

56 先是，陕甘总督萨迎阿与西宁办事大臣哈勒吉那议奏，请裁撤察汉城蒙古防兵，并请令右翼郡王仍暂居永安，请将新漕援照办理。又御史张祥晋等奏，请推广成案，试办海运。至是，咸事，略言：今昔情形不同，筹议断难执一，不得不通权酌办，以安众蒙古之心。所有蒙古驻防兵丁，仍请裁撤，拟留盟长各官，蒙古右翼郡王仍请暂居永安，俟二年后即令搬回原牧。咸丰帝以事关变易旧章，且系边防要地，命新任陕甘总督舒兴阿到甘后悉心体察，通盘筹画，不可将就目前，致滋流弊。

至是，帝接舒兴阿谢恩折，谕曰：永安城一事，妥为经理，不可张惶，蒙古固宜体恤，然不可受其欺蒙。总之，操纵在我，毋遽认其哀告为真也，密之。

明年三月，咸丰帝复谕军机大臣等：蒙古右翼郡王暂居永安，已届一年，舒兴阿拟限至本年夏季草青水旺之时，

饬令归还原牧，以符旧制，自应如此办理。著舒兴阿、哈勒吉那妥为晓喻。至察汉托洛亥等处蒙古防兵，向系五百名，现据查明该蒙古生计艰难，著即裁撤一半，仍酌留兵二百五十名分班轮派，以备侦探野番，接递文报等项差使。该督等即会同筹议，明定章程，并剖谕各蒙古，经此次变通调剂之后，务各勤奋当差，毋得自甘怠惰，仍蹈旧习也。

初十日（1月30日）

57 宁夏将军成凯奏报遵旨训练骑射，得旨：操演日期既添，尤应认真训练，庶可名实相副，断不准奉有朱谕，一奏塞责，过此仍怠忽也。是时天下之通病，因循不振，大可恨，大可惧。朕知汝非糊涂不晓事者，然此等积习，断非官话数语所能挽回。

十四日（2月3日）

58 太平天国颁行天历〖29〗。

十七日（2月6日）

59 清军围剿太平军于永安。

先是，太平军克永安之次日，乌兰泰军尾追至永安城南十余里之文墟，立足未稳，即遭太平军狙击，未能接近州城。旋乌兰泰与继到之署广西提督刘长清、总兵李能臣军南北夹击太平军，复败。适时巴清德、向荣所统之清军亦先后追抵永安以东之昭平，渐形成对太平军南北东三面夹击之势。讵向荣、巴清德相继称病，各赴梧州调养。赛尚阿“严责之不动，善谕之不动”〖30〗。总兵李瑞一军进至古束村，亦败还昭平。赛尚阿遂具疏悉劾之。咸丰帝闻

报，将向荣、巴清德革职，留营自效，广西提督著刘长清暂行署理。李瑞著即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旋赛尚阿几次督兵南北夹攻，但将惰兵疲，均被太平军击退，刘长清资浅望轻，北路诸军漫不听调，赛尚阿复起用向荣总办北路军务（时巴清德病死于平乐）。向荣主张“开路攻城”之法，即围师缺隅，然后尾追歼除。〖31〗乌兰泰则属意江忠源之锁围法，“深沟高垒困之，贼食尽援绝，必死”〖32〗。翼长姚莹则调处其间，无一定见。

至是，咸丰帝开复向荣原官，严令赛尚阿就近调度，尽快蔵事。且谕：如再不能迅速攻剿，徒延时日，朕惟赛尚阿是问，若或防堵不周，致贼匪溃窜，再扰他处，朕惟乌兰泰、向荣是问。越二日，复谕赛尚阿：其有临阵退缩，不能用命，或守御不严，致贼窜逸，贻误事机者，该大臣即用朕所赐遏必隆刀立正典刑，以肃军纪，毋稍姑息。〖33〗

严诏之下，南北两路清军连营进逼，大小战斗日夜不断，赛尚阿亦接连移营，从阳朔至荔浦，复从荔浦至永安城北督镇。明年正月，清军连用大炮四面轰击，永安城内外房屋被击塌无数，〖34〗连洪秀全、杨秀清所居之“天王府”、“东王府”亦被炮弹击穿。太平军处境极为困难。

二十八日（2月17日）

60 闽粤海盗布兴有等降清。

近年以来，山东登州洋面不靖，闽粤海盗猖獗，劫掠往来船只，且攻击水师。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闽粤海盗布兴有及其弟布良大，破山东登州水师于荣成石角洋面。清副将郑连登兵败落水，关防印信皆失。布兴有等夺取战船九只，并

登岸掠人勒赎。寻复扰浙江洋面，掳捉商人水手，勒银取赎。咸丰帝闻报，诏命沿海督抚合力堵剿，并饬陆建瀛等选派得力将备，酌拨上海战船水勇协捕，务将盗船悉数拿获。

尔后，常大淳会同陆建瀛、季芝昌先后奏报，广艇海盗布兴有等畏罪投诚，出自实心，缴出山东师船、勇船共二十一只，水勇二百余名，商船船户水手一百八十余名，并被掳难民全数送出，大小铁炮共三百余位及器械等件一并呈缴。

至是，咸丰帝谕曰：布兴有等六百二十四人著加恩免其治罪，其恳请递回原籍之陈亚福等五百六十余人，分起由海递解回广东，交各该地方官严行管束，布兴有等五十余人解回广东，交徐广缙分拨各营，酌量安插，令其戴罪自效，倘不遵管束，即著从重惩办，断难再事姑容。

61 科尔沁扎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奏，该旗昌图农民吴保泰等抗不交租，惑众敛钱，请特派大员率领官员查办，所需银两，情愿由伊应得地租银两内照数备拨，以补库款。咸丰帝谕曰：僧格林沁所请，系地方应办之事，伊情愿从应得地租内备补，虽实出至诚，惟念蒙古等生齿日繁，自必赖此度日，所有兵丁需费银两，加恩著毋庸僧格林沁弥补，用示朕轸念蒙古世仆之至意。寻盛京将军奕兴等上奏，查办蒙古王旗地酌议章程，开单呈览，内称：奉天捕盗弁兵，责成该管厅员认真考核，该管府尹衙门，按年核其获犯多寡以定功过去留。其滋事首犯王柏龄、易发增、吴保泰等所种地亩，撤归该王旗另行招佃，不准扣还押荒银两。其余从犯暂免撤地，以观后效。从之。

62 是年，除湖南、湖北、江苏三省未报外，各省人口

总计为四亿三千二百十六万四千零四十七名，存仓米谷总计二千七百一十一万一千五百零二石。

63 诏免道光三十年（1850）以前民欠钱粮，免直隶六十一州县民欠旗租，浙江五十一州县带征银米，奉天十五厅州县、吉林四城、黑龙江一城及湖南七厅州县灾赋，浙江、福建盐场欠课，广西被太平军所扰及之八十六州县额赋。

64 英国从广州口岸诱拐中国苦力三千五百零八人赴加利福尼亚，从厦门口岸诱拐一千四百三十八人去悉尼，另有二百人去火奴鲁鲁。〖35〗

〖1〗《李文恭公文集》卷一二。

〖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3页。

〖3〗《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

〖4〗《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242—243页。

〖5〗《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册271页。

〖6〗《曾国藩全集·奏稿一》19—22页。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

〖9〗《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5页。

〖10〗张国梁即前述之天地会首领张家祥，广东高要县（今肇庆）人，道光三十年（1850）降清，改名国梁，隶广西提督向荣，为把总。

〖11〗《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30页。

〖12〗《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66页。

〖13〗《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73页。

〖14〗《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79页。

〖15〗《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129页。

〖16〗《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179页。

〖17〗《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169—176页。

〖18〗《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112—114页。

〖19〗《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11页。

〖20〗《太平天国印书》上120页。

〖2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11页。

〖22〗《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册227页。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

〖24〗太平天国记功、记罪制度，即每场战后，由两司马记录其管下之兵。遵令向前者，于其名上画圈以记其功；逆令退缩者，则于其名上画叉以记其罪；中等者免记录。记录册成，两司马执册达卒长，卒长达旅帅，旅帅达师帅，师帅达军帅，军帅达监军，监军达总制，总制次递达丞相，丞相达军师，军师转奏。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太平天国印书》上121页）。

〖25〗《太平天国印书》上122页。

〖26〗太平天国官制有一逐步完善之过程。洪秀全于武宣东乡即位时，立幼主，设军师，建五军主将制。其下有营长、百长、先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寻增改为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等职。迨移营象州时，又封陈承镕、蒙得恩、吉文元等为御林侍卫。回师紫荆山、新墟地区后，又改前军长为军帅，并在军帅之上置监军、总制（《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卷二）。占据永安后，复建全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总制、监军、军帅、

师帅、旅帅、卒长及两司马等官职，并分封诸王，将军政大权统归杨秀清执掌。尔后，建都天京，广设官职，既有朝内、军中、守上之分，又有正职、职同、恩赏之别，而所署官衔更系以六官、五行、方位、数目、正副等字以作编排，变为一庞大复杂之官制系统。

与官制发展同步，太平天国之称谓制度、服饰制度及文书制度等亦相继出现、发展和完善。

先是，拜上帝者皆兄弟姊妹相称，不分贵贱，有无相恤，患难相救。但随官制之发展，此种关系渐被等级制所取代。刊刻于辛开元年(1851)之《太平礼制》中，对诸王子女之称谓，丞相以下至两司马及其子女之称谓，各级女官、军师以下各妻子之称谓，以及各王家族、亲戚间之称谓等，均有明确规定，“各宜凛遵”（《太平天国印书》上52—55页）。

其服饰，据史载：太平军“由粤西至长沙，尚皆布衣褴褛，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记号。因首垢面，鹑衣百结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杨秀清等，亦止红袍红风帽而已。打仗则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轻便，故掳来之人，无论士农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袜，惟以包巾分别新旧与尊卑。兵及新掳之人皆扎红巾，伪官与老长发则包黄巾，旅帅以下黄布巾，以上黄绸巾，拖长一寸，官大一级”（《贼情汇纂》卷六）。其中在永安时，洪秀全诏令内已有“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升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掌打大旗升天功臣职同将军、侍卫世袭。现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风帽一概尽与两司马同。既封及者一体，未封及者一样。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之语（《太平天国印书》上121页）。迨建都天京，太平天国各级官吏之服饰、仪仗、舆马、饮食等均有严格界限。

太平天国文书制度亦于永安时初步形成。据《贼情汇纂》载：

太平天国初起，并无所谓文告，从无由下具禀之事。“及攻陷永安州，始署伪官，颁条教，有本章、禀奏、诰谕、诫谕诸名色，然朝更夕改，究无定制。癸丑二月陷江宁，文士吏胥多被掳胁，于是则标新立异，修饰而润色之，居然成文。”（《贼情汇纂》卷七）

〖27〗《太平天国印书》上96—103页。

〖28〗《中兴别记》卷三。

〖29〗中国上古，王者易姓，改正朔以示改朝换代。太平天国改行天历，即以太平天国之正朔，否定清王朝正朔。此种以太阳在黄道上之位置而定之节气，取代中国自古行使之阴阳历，为南王冯云山所创。据罗尔纲考证：洪秀全登天王位是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二月二十一日，是年正月初一日，其尚未登位，不能先改正朔，故辛开元年（1851）仍用夏历。天历颁行于壬子二年（1852）正月元旦，即清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十四日乙未，一八五二年二月三日礼拜二。其立春、干支、礼拜都早一日。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不用闰法，单月大，三十一日，双月小，三十日。每月一节、一气。节为月首，从初一日开始，大月十六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六节），小月十五日（惊蛰、立夏、小暑、白露、立冬、小寒六节）。气为月中，大月从十七日开始（雨水、谷雨、夏至、处暑、霜降、冬至六气），小月从十六日开始（春分、小满、大暑、秋分、小雪、大寒六气），俱十五日（《太平天国史》二册卷三二）。

〖30〗《中复堂遗稿》卷三。

〖31〗《中复堂遗稿》卷三，《中复堂遗稿续编》卷一。

〖32〗《江忠烈公行状》。

〖33〗《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九。

〖34〗《从军日记》。

〖3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二辑8、30页。

清通鉴　卷二百九

咸丰二年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

壬子　公元1852年

正月初一日（2月20日）

1 以国服未除，咸丰帝不御殿受贺。王大臣于乾清门外，众官暨朝鲜国使臣等于午门外行礼。

初四日（2月23日）

2 陕甘总督舒兴阿奏，遵办甘肃保甲情形，酌议章程八条：一、稽查保甲，宜归核实。二、慎选保正，俾专责成。三、编册挨查，弗假手吏胥。四、乡闾丁壮，兼行团练。五、宣示教化，互相劝诫。六、有司勤惰，宜明定举措。七、各境番回，宜分别种类。八、各境汉奸，宜协同侦缉。得旨：所议章程，尚属妥善，汝系朕特简之人，天良具在，断不准沾染外官习气，扶同粉饰，致负委任。

初十日（2月29日）

3 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裕诚为大学士，管兵部事；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协办大学士。

十一日（3月1日）

4 以御史张炜奏请严禁演戏奢靡积习。咸丰帝谕内阁曰：京师五城向有戏园戏庄，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竞尚奢华，或添夜唱，或列女座，宴会饭馔，日侈一日，殊非崇俭黜奢之道。至所演各剧，原为劝善惩恶，俾知观感，若靡曼之音，斗狠之技，长奸诲盗，流弊滋多，于风俗人心更有关系。现国服将除，必应及早严禁。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先期刊示晓喻，届时认真查办，如仍蹈前项弊端，即将开设园庄之人，严拿惩办，以振靡俗而除积习。

十三日（3月3日）

5 两江总督陆建瀛等奏筹办海运事宜，并酌议章程十条：一、海运事繁任重，必期经理得人。二、交仓漕米，必须筹补足额。三、筹银款以备拨用。四、筹补缓缺南粮，毋庸援案截拨。五、停运旗丁水手，分别调剂资遣。六、沙船领运漕粮，悉遵成案。七、巡哨防护，倍宜周密。八、筹备天津通仓经费，照案支用。九、剥船经纪食耗等米，备带本色。十、天津交米之后，循例责成经纪。下部议行。

寻以江苏巡抚杨文定奏，江苏钱漕积弊日深，现筹整顿情形一折。谕曰：江苏漕务疲玩，与大户把持之弊，朕早有所闻。其大户之包揽，小户之诡寄，刁生劣监之把持公

事，图吃漕规，以及州县帮弁之借词勒索，书吏门丁之借势中饱，种种弊端，皆应实力访查，随时惩办。

二十三日（3月13日）

6 咸丰帝谕内阁：兹届京察之期，吏部将京外各大员开单题请，朕详加酌定。大学士赛尚阿、祁寯藻、礼部尚书何汝霖在军机处行走有年，实力匡襄，殚心竭虑，自军兴以来，夙夜在公，勤劳倍著。赛尚阿总统军务，调度有方。工部侍郎彭蕴章，自参枢务以来，克尽厥职。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学醇品正，在上书房行走多年，深资训诲，现承办实录底本，详慎纂辑，不遗余力。户部尚书孙瑞珍，办理部务，事事实心，尽力筹维，任劳任怨。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久任畿疆，于吏治营伍亦能整顿，办事谙练。湖广总督程矞采，除暴安良，克膺疆寄。两广总督徐广缙，缜密有为，操纵合宜，虽所辖两省地方不靖，而平日办理一切，朕甚嘉许，均著加恩交部议叙。吏部左侍郎侯桐，年力衰迈，右侍郎明训办事颟顸，难期振作，精神太觉颓败，俱著原品休致。余著照旧供职。

7 是月，俄国派兵侵略黑龙江。

上年正月，俄国因黑龙江口兵力不足，在沙俄皇太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主持下召开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决定以“俄美公司零售店”之形式，保留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从西伯利亚舰队抽调官兵六十三名，组成黑龙江勘察队，任命涅维尔斯科伊为队长，归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统一调遣，加强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

哨所。

寻涅维尔斯科伊率军再次闯入幸运湾，入侵库艾格达岬，煽动当地之费雅喀人，“不要听满洲人的话”〖1〗，并利用东正教扩大俄国之影响。而穆拉维约夫则连续向俄廷建议，图谋趁火打劫，以干涉中国内政。〖2〗

至是，涅维尔斯科伊以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为中心，先后派出十余支“考察队”，足迹遍及图古尔河、亨滚河流域，外兴安岭东端、洪加里屯以下之黑龙江下游地区及由哈吉湾至黑龙江口，包括库页岛之沿海地带，大肆搜集地形、水文、物产等各方面情报。并借口从乌第河上游得到信息，谎称外兴安岭从乌第河上游起不是向东北而是向西南延伸，横跨黑龙江中游及松花江，直达朝鲜边境和日本海。因此断言：“根据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第一条的准确含义，整个阿穆尔河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至海均属俄国，而不属于中国。”〖3〗同时，涅维尔斯科伊提出：占据奇集屯与南格玛尔湾（克默尔湾），将其作为距尼古拉耶夫斯克最近之据点，并向南勘察鞑靼海峡沿岸，直至朝鲜边界为止。另遣特别勘察队赴乌苏里江勘察，于江口附近建立冬营。为此，他要求增拨经费，增派二名军官及五十名队员。〖4〗对此，穆拉维约夫完全赞同，并呈请彼得堡当局予以批准。

旋“勘察”格尔必齐河以东山脉之走向与乌第河未划界地区之阿赫杰“陆上考察队”，亦返回伊尔库次克，向穆拉维约夫呈交有关黑龙江之重要情报与地图。为此，穆拉维约夫如获至宝，极力倡言俄国“应当采取相应措施”，立即将黑龙江以北及沿海广大地区“置于我（俄）国保护

之下”。〖5〗

二月初八日（3月28日）

8 是日及次日，咸丰帝于宫中初选秀女。旋敬事房口传谕旨：贞嫔、云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于五月初九日进内。贞嫔，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杨阿女，旋晋为贞贵妃；云嫔，武佳氏，帝为皇子时侍妾，即位后封为云贵人；兰贵人，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女；丽贵人，他他拉氏，主事庆海之女。

【考异】惠征女叶赫那拉氏，即后来慈禧皇太后之身世、家族、出生地及入宫时间、封号等问题，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

首先，叶赫那拉氏之家世，即其父惠征之族籍，仕途出身及官职状况等情。《清史稿·外戚表》中载：惠征“隶满洲镶黄旗”；濮兰德与白克好司合著之《慈禧外纪》云：惠征为“镶蓝旗”人；《清朝野史大观》则言：惠征是“正黄旗”人。俞炳坤据《上谕档》考证，惠征原是镶蓝旗满洲人，其家先后隶属镶蓝旗之惠隆佐领与恩祥佐领。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慈禧正式被封为圣母皇太后之后，其娘家照例予以抬旗。清制，满洲八旗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所谓上三旗，即指镶黄旗、正黄旗与正白旗。其余之镶白、正红、镶红、正蓝和镶蓝等旗，则属下五旗。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率，故其政治地位高于下五旗。但按清制规定，旗籍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可以变更的，即可由下五旗升入上三旗，时称之为“抬旗”。此种抬旗，均出于特旨，即对功臣、宠臣，或是皇太后与皇后之娘家，以示奖赏和恩眷。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诏曰：“慈禧皇太后母家著抬入镶黄旗满洲”（《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一三）。从此，慈禧娘

家之旗籍，便由镶蓝旗改成镶黄旗。

惠征生于嘉庆十年(1805)，《大清缙绅全书》与《上谕档》均载其为监生出身。至于其出仕后任何官职，记载不一。德龄《御苑兰馨记》中言其为“大将军”；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载其为“湖南副将”；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中谓其是“安徽候补道员”；裕容龄《清宫琐记》中记其为“福建漳汀龙道”；《清史稿·后妃》传中则载其任“安徽宁池太广道”；《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中又云其为“正黄旗参领”。俞炳坤考证认为：慈禧祖上三代为官，其外祖父惠显于道光年间，历任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工部左侍郎兼京营右翼总兵，最后调任归化城副都统，是位居二品之封疆大吏。其父惠征，出仕后长期任笔帖式之职。道光二十六年(1846)前，补授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调升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二十九年(1849)二月，列为京察一等，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闰四月升任郎中，兼工部宝源局监督，同月外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二月，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三年(1853)三月，以“携带饷银印信避至镇江”而被开缺，六月初三日病死于江苏镇江府，终年四十九岁。同治元年(1862)八月，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赐谥“端恪”。故慈禧少时家境绝非贫寒，其入宫前，即为一养尊处优之官宦之女。曾任知县的吴棠与叶赫那拉氏之间，并不存在义父、干女之关系，所传吴棠曾解囊资助年轻时之慈禧太后，购买钗环、衣履等，以及慈禧太后以恩相报之说，或云慈禧太后曾当过丧娘等，纯属虚构(《西太后》，《慈禧家世》)。

其次，关于叶赫那拉氏之出生地，史学界迄今流传有六种说法：一、《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载，慈禧“生长南中”，“雅善南方诸小曲”，因而得到咸丰帝之宠幸。二、有人认为：惠征曾官任山西归绥道，驻地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故当

地口传，呼市新城落凤街，就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团结报》1984年5月19日）。二、《团结报》1984年登载张慎徽《慈禧和甘肃》一文，提出惠征曾任甘肃布政使衙门之笔帖式，住兰州八旗会馆以南之马坊门，即今永昌路门牌179号院落。慈禧太后就“生于乃父驻防兰州之时”。四、《人民日报》1993年8月23日载文《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乍浦》云慈禧之出生地为“浙江省平湖市乍浦城内满洲旗下营”。五、俞炳坤考证：惠征自道光十四年(1834)至道光十九年(1839)间，充任京师部院衙门之笔帖式，其祖父景瑞也正在刑部郎中任上，两人都在京城作官，慈禧的母亲也在京城。故慈禧之出生地，当在北京（《西太后》，《慈禧家世》）。六、刘奇在《慈禧童年》一书中认为：慈禧原为山西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卖给上秦村宋四元，改名龄娥。旋宋家又将她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征作丫环，被惠征夫人认做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所以，慈禧太后是山西长治人。王道成赞同俞炳坤之意见，认为：慈禧太后之出生地，应根据其父母所在地来确定。慈禧太后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此时其祖父和父亲均在京城。慈禧太后之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二年(1832)至道光十七年(1837)，向在山西归化城任副都统，离京师较远，慈禧太后之母至娘家分娩之可能性甚微。故慈禧太后之出生地当在北京，其一生酷爱京戏，亦可作为旁证（《清史研究》1994年1期）。

其三，关于叶赫那拉氏入宫之时间及封号，《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中描写，叶赫那拉氏于咸丰初年被选入圆明园充宫女，以雅善南方小曲，撩逗咸丰帝，从此得幸。《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慈禧太后是咸丰元年(1851)入宫，其最初之封号为“懿”字，名位是贵人。张孟劬《清列朝后妃传稿》与金梁《清后外传》中均

认为，慈禧太后入宫时“封兰贵人”，而非役使之宫女。俞炳坤考证指出：咸丰元年（1851）始选秀女，次年二月，咸丰帝正式选定，同月十一日发出谕旨，命中选秀女陆续进宫。叶赫那拉氏于五月初九日进宫，初封为兰贵人。虽依清朝惯例，秀女一经选中，即由皇帝确定名位，并赐予封号，以后晋升时，一般是名位虽屡有变更，但封号却始终不变。但慈禧之封号，则为例外。咸丰四年(1854)二月，得旨：“贵人那拉氏著晋封为懿嫔。”从此，慈禧之封号便由“兰”变为“懿”（《西太后》，《慈禧入宫时间、身份和封号》）。

兹从俞炳坤说。

十四日（4月3日）

9 太平军自永安（今蒙山县）突围。初，前锋罗大纲部奉命进至富豪，兵分两路，一路伏击古苏冲口之清军，得火药十余担；一路翻越金鸡岭，克清军防守之玉龙关。至是，天王洪秀全发布破围诏令，命全军坚耐威武，放胆诛妖。十六日深夜，大雨方止，太平军大队偃旗息鼓，自永安经古苏冲突围。次日黎明，广东副都统乌兰泰、广西提督向荣察觉，急带兵南北两路追之。时秦日纲带兵断后，清兵追至龙寮岭之平冲，居高临下，太平军后队陷山谷之中，战死男妇老幼二千余人。〖6〗洪大全（焦亮）身负锁纽，被守备金玉贵俘获，解送钦差大臣赛尚阿大营。旋赛以“逆首”槛送京师，遇害。

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闻后队失利，即在龙寮坳经平冲、旱冲、崩冲等丛山峻岭间设伏。乌、向追兵尽入峡谷，太平军突于两侧山梁猛攻冲底，滚木擂石齐发，因径仄地滑，清军人马拥挤，死伤惨重，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

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副将成林、田学韬以下官兵数千人死之。乌兰泰落涧负伤，向荣仅以身免。三冲大胜之后，杨秀清命全军不走昭平，沿小径，翻瑶山，经马岭、高田北上。

【考异】天德王洪大全一案，自本年赛尚阿献俘京师后，即成为太平天国史之谜，时人与后人于此争论不休。罗尔纲将此百年争议划分为五个时期，即：一、否认洪大全地位时期（清咸丰初年）。二、记载洪大全事迹时期（清同治时代）。三、否认洪大全事迹时期（清光绪末年）。四、怀疑洪大全事迹时期（五四时代）。五、争论洪大全事迹时期（从 1934 年至今）。第一期之代表人物，如礼科给事中陈坛，其在《奏陈时事艰难疏》附片中言："我朝故事，凡解京正法者，皆实系逆首方可示天威而昭武功。今闻洪大全不过供贼驱使，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藉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臣愚以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第二期之代表人物，如两湖总督官文，其在监修之《平定粤匪纪略》中云：洪大全知秀全倡乱，即往依附，咸丰二年二月，官兵收复永安，阵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平定粤匪纪略》卷一）。第三期之代表人物，如光绪末年，韩孔厂在跋黄钧宰《金壶七墨》，《洪大全传》中认为："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过一极寻常流辈。"（《近世中国秘史》第二编）第四期之代表人物，如梁启超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提出："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

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其后，治太平天国史之人对此亦纷争不一。

俞大纲在《读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后论洪大全事迹》一文中，引故宫文献馆所藏《洪大全供》为据，证明太平天国实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与秀全骈比为王”，但其“本非洪、杨旧党，号称王位，实等虚设”。又言洪秀全之所以尊崇洪大全，想“大全亦有实力之凭藉耳。今者史料之集证，依常识之判断，则大全之所凭藉者，当为三合会之党徒，与署天德年号之会匪，实二而一者也”。

萧一山认为：洪大全原名焦亮，湖南衡山县人，始假托明裔，自称“天德皇帝”，开山堂曰“老万山”于广东，欲借以统率会党，联合反清。所谓朱九涛与洪德元，皆焦亮洪大全之假托者耳。其之才略学识，既为当时中外官私所一致称赞，其人自应高标史册，为吾民族革命之一先烈，乃以后来太平天国排斥天地会，故意泯灭其迹，而清廷复惑于当时舆论，对洪大全亦复轻慢视之，遂引起后人之怀疑。所谓赛尚阿机要幕僚、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丁守存给大全暗药，故不能发言，以为赛尚阿弥缝。殊不知赛尚阿明明奏称“犹恐其中不实不尽，因远道解京，未便刑讯，请饬刑部再行严究”。丁守存敢以暗药封其喉而自罹罪戾乎？齐东野语，何足置信？其实洪大全之称天德王，为洪秀全所尊，并非为其所封。二人在永安，同称“万岁”，居朝内正屋，俨然两头政治之规模。洪大全之被尊为天德王，一曰天地会实力之凭藉，二曰大明天德皇帝名义之尊崇。然洪、杨既别倡所谓天父、天兄之说，即已与洪门之旧规隔离。两种思想，颇不相容，故天地会头目不久辄散去，而大全亦不免被陷身死焉。洪秀全后日之排斥三合会，亦由于此（《清代通史》卷下，一篇，一章；《太平天国诏谕》，《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

郭廷以据咸丰六年(1856)正月湖南巡抚骆秉章所奏：“投案之

首逆焦三，即焦玉晶，女贼许氏，即许月桂到省，当即饬臬司提讯，据焦三供，即咸丰二年广西阵擒首逆洪大全之弟，许氏即洪大全之妻。”（《骆文忠奏稿》卷四）同年十一月，安徽巡抚福济等奏：“擒获伪大将军段立纲一名，解赴巢营，据供与杨秀清、洪秀全、洪大全结为死党，历破城池。”（《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三）以及明心道人《发逆初记》所云焦亮一节、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记“伪天德王洪大全”一传、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天堂通路碑”中有慜王洪大全等，认为：洪大全并非子虚乌有，其与太平军有若干关系，应为事实。郭氏复考“军机大臣刑部会审之记录”、“洪大全原供”等史料后，提出：洪大全之正式加入太平军，时为咸丰元年二月，即 1851 年三四月间。而其供状中必有一部分为洪大全或承审大臣等之杜撰或增改，不全系事实。其与太平军有若干关系，但并不深切，仅虚挟天地会以自重，一如杨萧之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洪秀全等利用其为傀儡，建其号曰天德王，以示为天地会之领袖。但其与洪杨诸人，多有争执，故《贼情汇纂》云“杨秀清既忌其才，又恶其说，遂囚之”，《发逆初记》谓“弟兄不睦”，要为事实。

罗尔纲与朱谦之则力持否定洪大全之说，其中罗尔纲考证最详。罗氏研究此案始于 1934 年，初写《洪大全考》（《社会科学》一卷，三期）；续写《天德王洪大全考》、《史官窜改史迹举例》两文（《太平天国史辨伪集》）；旋根据新发现之史料，三写《洪大全考》；1979 年 1 月复作《洪大全考补》；尔后，于《太平天国史》中，再作《焦亮传考释》。综合其主要观点，首先，陈坛之“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一疏，与咸丰帝赞同其主张，洪大全“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是为有力之根据。其次，罗尔纲驳正荣孟源所持洪大全确为太平天国重要首领之证据，认为《钦定剿平粤匪

方略》之编纂者将周天爵折内“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晃、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泉、冯云山为之最。”中之洪泉（洪秀全）二字，盗改为洪大泉。而沈懋良之《江南春梦庵笔记》则是一部大伪书。　其三，罗尔纲据在清季曾加入天地会之陶成章言：天地会之起义者常联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以及李星沅所查两广境内天地会股数、堂名之详细奏报中，明言其“每股各有堂名，各有头目”，其“旗帜图章字样，亦非一律”。从而认为，天地会非但无共同拥戴之最高领袖，且无统一之旗帜。故荣孟源所谓，“天德王洪大泉”为代表天地会之势力，天王洪秀全为代表拜上帝会之势力，太平天国在永安州建国时，天王与天德王同称万岁，即表明拜上帝会与天地会之联合，而自“天德王洪大泉”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此拒绝天地会之加入，复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此结论为误。其四，罗氏据《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太平天日》、《天命诏旨书》、《天父下凡诏书》、《天王改历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咸丰三年广西巡抚劳崇光之调查报告、张德坚《贼情汇纂》、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金田韦氏族谱》、罗尔纲《金田调查记》等十二种资料，提出：《洪大全供》中存在七条违反太平天国宗教信仰及与史实完全不符之处。进而认为：丁守存等交刑部上奏之“洪大全上咸丰表”，赛尚阿所奏之“洪大全供”和军机大臣与刑部会奏之“洪大全供辞”均为捏造。而协助赛尚阿捏造此案之主要人物为丁守存。探其原委则是永安惨败之后，赛尚阿为免朝廷问罪，把俘获之焦亮捏称为“天德王洪大泉”。尔后，清廷为宣扬“圣武”，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匪纪略》等书中，复进行种种掩饰。

简又文与罗尔纲之结论大致相同，所不同者，除“其人其事”

四字理解有别外，要在简氏亦认为：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中“天堂通路碑”之记载，及所传洪大全遗词一阕可信，而鲁人牟某所告，丁守存押解洪大全入京时，途中令以喑药使之不能作供，乃绝不可信之传说（《太平天国全史》上册，《天德王之谜——洪大全案之研究》）。

上述萧一山、郭廷以、罗尔纲、简又文诸人于洪大全即焦亮及其身世之考订，甚为精当。区别要在丁守存等交刑部上奏之“洪大全上咸丰表”、赛尚阿所奏之“洪大全供”和军机大臣与刑部会奏之“洪大全供辞”、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中“天堂通路碑”之记载，以及所传洪大全遗词一阕，是全为捏造，抑或有真有假。焦亮以其智能才干及湘南天地会之潜在势力，投靠洪秀全，在太平军中，若言其非著名渠魁固然不虚，但如谓其为极寻常流辈则不确。其“天德王”之谓，或为其在会党势力中自称之尊号，而其被俘后，赛尚阿等人为掩己之败，夸己之功，故意增其身份，这于“掩败为胜，军营通病”之咸丰朝，自是不争之事实。但若言《洪大全传》、《洪大全供辞》等全为捏造，恐亦有武断之嫌，至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中“天堂通路碑”，及所传洪大全遗词一阕之记载，在证据不足之前，亦不可强指为伪。

10 二月初一日，美国苦力船“罗伯特·包恩”号自厦门起航前往旧金山，船中载有四百七十五名被拐骗华工。因不堪船主暴虐，至是，华工群起暴动，杀死船主、大副、二副等人欲赴台湾，迷航后于琉球之八重山登陆，劫余之水手将船驶返厦门。寻美国驻厦门领事向英人求援，英兵船遂至琉球追捕。结果六十九名华工被英人绑送香港，数十人或被迫上吊，或饿病而死。其余二百余未被英军捕获

之华工沦落琉球，其中九十余人病故身亡，存活之林玉等一百七十五名华工，翌年被琉球政府送归福建。〖7〗

美船拐卖中国苦力事件之后，厦门民众恨拐匪与洋人日甚。本年十月，一为英合记洋行拐卖华人之掮客，被厦门民众捕获，送交参将衙门候审。讵料该行英商纠约多人将其强行带走，厦门绅商民众大哗，集众示威。泊于厦门港之英国水师登陆，枪杀华人十二人，伤十六人。〖8〗

二十一日（4月10日）

11 颁浙江宁波府殉节原两江总督裕谦专祠，御书匾额："忠荩承家"。明日，复准于陕西建原任巡抚林则徐专祠，以表其功绩而顺乎民情。

三月二十一日（5月9日）

12 咸丰帝下诏求言。略曰：朕登极后，特诏求言，内外臣工条奏，凡有可采取者，均已见诸施行。现粤西军务未平，丰北河工漫口未合，内外诸务因循，未能振作。著再申谕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责者，于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补偏去弊，力图挽救之处，各据见闻，直陈无隐。朕非好谀恶直之主，亦非欲博下诏求言之名，尔诸臣其各力矢公忠，悉心献替，惟不得徒托空言，浮泛塞责。若或受人指使，诈伪居心，或欲沽直名，置国事于不问，殊负朕集思广益之苦衷也。

寻光禄寺卿胜保奏，市井细民时或私论主德，谕曰：胜保所称游观之所焕然一新等语，不为无因，现重华宫小有工作，所云万方欢乐人歌谣楹联，乃嘉庆年间旧句，并非

新撰，若采办梨园服饰，以备进奉，更无此事。至饮博二端，朕本无此好，万机之余，观书习射，游艺兼资，又何暇为此无益之举？况时艰孔亟，朕方宵旰焦劳，岂敢稍耽安逸。古语云："止谤莫如自修。"胜保采风闻以入告，朕即并无此事，亦可引以为鉴。

四月十八日，帝接太仆寺少卿徐继畬奏，释服之后，三渐宜防：一曰上木之渐；二曰晏安之渐；三曰壅蔽之渐。得旨：该少卿所奏，援古证今，深切事理，于朕修身、制行、听言、用人之道，裨益良多。其末条所论，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于不觉，尤为切中时弊。朕思听言不可不广，择言不可不精，惟以理为权衡，以见诸行事为符验，则是非可否灼然不淆，乃有合于敷奏明试之义。嗣后有言责诸臣，惟当竭诚匡弼，朕亦虚怀受纳，上以实求，下以实应，庶几宏济艰难，俾治理蒸蒸日上也。徐继畬此奏，朕当置之座右，用资省览。

二十九日（5月17日）

13 咸丰帝下罪己诏。诏曰：自登极二载以来，朕无日不以敬天爱民为念，兢兢业业，夙夜不遑，曷敢稍存满溢之志，致开逸欲之萌？惟思与中外臣工，洗涤前非，共图上理。乃因循疲玩，积习相沿，法令废弛，抚循无术，以致盗贼横行，重烦兵力。自上年粤西小丑不靖，调兵剿办，各属盗匪渐次解散扑灭，独金田会匪尤为狡诈凶悍，大兵节次进攻，相持日久，仍被突围而出，甚至挫师折将，省城戒严。前此破陷永安，合城文武殉难捐躯，城内居民，或不得已而被其裹胁，或不甘从逆而遭其屠戮者，不知凡

几。现又窜扰桂林省城，焚烧掠掳，伤心惨目，不言可知，赤子何辜，毒罹锋镝？兴言及此，寝馈难安。回思前任疆吏，粉饰因循，深堪痛恨！然劳师糜饷，俾幺麽小丑，未能迅就荡平，皆予罪也。而南河丰工漫口，至今尚未堵合，灾民荡析离居，更为可悯。自惟薄德，时切忧勤，宵旰苦衷，原难共喻，亦不愿天下知，惟有自省愆尤，倍深刻责而已。

四月初一日（5月19日）

14 太平军撤桂林之围北上。

清军于龙寮岭惨败后，向荣知太平军北上必攻桂林，乃督军尾追，并轻骑间道，驰抵桂林城。太平军接踵而至，冒称向军，至南门偷袭，未果。寻太平军夹漓江而营，猛攻桂林南门、西门，并于东南文昌门外象鼻山上架炮轰击，向荣与广西巡抚邹鸣鹤等督兵力守。

三月初一日，乌兰泰率军追至南门，争将军桥隘，太平军发炮轰击，候选知县梁士超、把总杨通瑞等皆殁于阵。炮弹创乌兰泰右腿，随从救之，旋死于阳朔。

乌兰泰（？—1852），字远芳，满洲正红旗人，由香山健锐营行伍，从征张格尔立功，累官广州副都统。其治军严整，所过无犯，尤恤士卒，行军遇雨，见兵弁淋湿，不自张盖，战胜辄椎牛燕飨以相劳苦，临阵必躬自督率，不避矢石。治军之暇，喜录武备诸书，日有战事，夜记于册，著有《乌兰泰函牍》。清廷闻其卒讯，即开复原官，予祭葬世职，如都统例，谥“武壮”，赏银一千一百两治丧。

先是，乌兰泰负伤后，清南路军暂由贵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督带，各路援军相继赶到，桂林城内外兵勇不下两万。至是，太平军围城三十三日，大小二十四战，或乘吕公车强攻，或用穴地法轰城，均为清军所却。是夜，太平军撤桂林城围，由斗鸡潭等处逾漓江北走，船只数十，沿河而上。

15 前因甘肃提督索文奏报到任日期。得旨："文武相济，事克有成，断不准自甘愚蠢，反畏文员。武弁习气固坏，然较之不肖文吏，犹为彼胜于此。"至是，帝接山东兖州镇总兵百胜奏报，校阅营伍情形。谕曰：现在天下提镇大员，遇事退后，若稍有振作，即被文员驳斥，积习既深，朕必欲力加挽回，俾有猷者不敢卸责，疲庸者断难恋栈，庶营伍稍有起色，不致临时掣肘也。

初三日（5 月 21 日）

16 初，道光帝遗诏，毋庸升配、升祔，毋建碑颂扬功德。咸丰帝即位，交廷臣议。议上，诏曰：先帝谦谦，所不敢从，曲体先怀，宜定限制，即以三祖五宗为断，嗣后不复举行。本年三月初二日，大葬宣宗成皇帝于慕陵。又谕内阁：祗承先志，不敢建立圣德神功碑，谨述感恩哀恋之忱，含泪濡毫，撰成慕陵碑文一篇，用志孺慕，并当敬谨书写，即镌于隆恩门外碑石，以垂永久。

寻咸丰帝还京，恭奉宣宗成皇帝及孝穆、孝慎、孝全三皇后神牌升祔太庙，并颁诏天下：一、内外大小各官，于从前恩诏后升职加衔补官者，悉照现在职衔，给与封典。二、试职各官，俱准实授。三、贡生、监生仍派大臣官员

考定职衔，照旧例送吏部注册。四、各省儒学，以正贡作恩贡，次贡作岁贡。五、贡生、监生在监肄业者，免坐监一月。六、军民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使。七、穷民无力营葬并无亲族收瘗者，该地方官择隙地，多设义冢，随时掩埋，毋使抛露。

前一日，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祀天于圜丘，恭奉宣宗成皇帝配享。至是，复颁诏天下：一、历代帝王陵寝先师阙里应遣官致祭，著察例举行。二、五岳四渎等祀，应遣官致祭，著察例举行。三、各省童生入学额数，大学著增七名，中学增五名，小学增三名，诏到举行一次，不著为例。四、地方有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著该督抚核实具奏，酌予录用。五、各省民人孤贫残疾无人养赡者，地方官加意抚恤。六、各省要路桥梁及过渡船只，向有损坏，妨碍行旅者，地方官查明随时修理。七、直省军流以下人犯，分别减等发落。八、伤痛留营兵丁不能充伍者，该管将弁查明本家如有子弟至戚，可以教练差操，即令顶食名粮，免致失所。旋帝谒慕陵，行释服礼。

初四日（5月22日）

17 前以孙瑞珍奏，淮南盐务急需严杜川私。谕曰：淮南盐引销路，全仗两湖。近来粤私、潞私浸灌尚少，惟四川与湖北毗连，由长江顺流而下，驶入楚境，大为淮南之害。著程矞采体察情形，应如何添设卡座，分拨弁兵，妥议章程，明定赏罚，即责成宜昌镇总兵，认真稽查。总期私盐无透越之虞，官盐有畅销之势，庶于国课民食，两有裨益。寻户部侍郎王庆云等会同山西巡抚兆那苏图奏，通

筹河东鹾务，酌议留商改票，先课后盐章程，并交户部逐条核明，分晰议奏。

至是，得旨：著即照新定章程妥为办理，整顿鹾务，总以裁费、缉私为剔弊大端。裁费务尽，不得名去实留。缉私本地方官之责，现池价既定，恐坐商罔利售私，必应认真巡缉，不得藉口减费，稍存玩泄。该抚惟当饬属力除积弊，恪守新章，鹾务自日有起色。

初八日（5月26日）

18 甘肃中卫县城乡地方连次地震，居民房舍倒塌二万余间，压毙男女大小三百余口，受伤者四百余人。

十五日（6月2日）

19 以吉林将军固庆奏请饬禁无票流民私出边卡，谕曰：吉林为根本重地，向不准无业流民，私往潜住。近闻各边卡稽查疏懈，难保无逃亡人户，溷迹潜踪，冀图私垦，若不严行禁止，于旗民生计风俗均有关碍。著山海关副都统、盛京将军等，严饬各属按照旧例，于要隘地方，往来行旅，认真稽查。概不准无票流民私往潜住，毋任因循积久，致滋弊端。

十六日（6月3日）

20 太平军与清军血战于广西全州。

初，太平军经灵田墟，克兴安，路经全州城外，毁城西之飞鸾桥，以断清军之追路，并焚楚南第一刹之湘山寺。时乌兰泰伤重不起，向荣称病羁留省城，清廷加总兵和春提督衔，为大营翼长，总统诸军随后尾追。太平军原无进

攻全州之意，讵守城清军发炮轰击太平军后队，致南王冯云山中弹负伤，太平军遂回师全力攻城。清军拼死抵抗，或以松胶沥糠为饼燃火下掷，或以桐油煎沸粥当头倾灌，太平军伤亡颇重，攻城愈急。知州曹燮培三次洒血飞书，吁请尾追之清军救援，湖南提督余万清、总兵刘长清等扎营十里之外，不敢妄动。

至是，太平军首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城墙二丈余，蜂拥而上，守军不能御，城遂克。知州曹燮培、参将杨映河、前任知州瑞麟、湖南都司武昌显等及兵勇千余人，无一生还。〖9〗越二日，太平军从全州水陆并进，顺湘江而下。

清军为防太平军沿水路东趋长沙，知州江忠源等先督兵勇数百砍取大树，于蓑衣渡之水塘湾拦江密下排桩，入地出水，各皆三尺有余。及太平军至，楚勇四起，上游两岸追兵跟压，和春亲督兵勇全行围逼，并用劈山炮向河流钉塞处所彻夜轰打。〖10〗太平军仓促应战，鏖战两昼夜，损失惨重，南王冯云山伤势恶化而亡。寻太平军弃船由东岸越山入湖南境。二十五日，不战而克道州（今道县）。

冯云山（约 1815—1852），本名乙龙，广东花县禾落地村人。自幼入塾读书，诵习经史，饱览诸家。成年后以教读为业，屡试不售。道光二十三年（1843），受基督教之影响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旋赴广西教书传教，组织民众。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冯与洪秀全等领导金田起义，旋被封为后军主将、前导副军师。明年十月，被封为南王，七千岁。太平天国初期之军制、军律、历法、官制、礼制，多出其手，故清方称：“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倡乱以来，用兵诡谲，几于不测，所有伪

谕，悉出主裁。”〖11〗洪秀全闻其噩耗，痛哭终日，曰：“天不欲我定天下耶？何夺我良辅之速也。”〖12〗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亦言：“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13〗

【考异】关于南王冯云山之死地，素有两说。《贼情汇纂》卷一载，冯云山死于围攻全州之役。《李秀成自述》则云：“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洪仁玕自述》亦言：“攻全州下之，南王冯云山中炮升天。”因蓑衣渡、水塘湾都属全州，即是攻下全州之后南王中炮死，则或死于全州城下，或死于水塘湾之役。左宗棠撰《江忠烈公行状》则明确说：蓑衣渡“鏖战两昏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王定安《湘军记》亦载：冯云山在蓑衣渡“中炮死”。其他如曾国荃等纂《湖南通志》卷八九、李滨《中兴别记》卷二，以及《清史稿》之《洪秀全传》、《江忠源传》皆如是说。尔后，简又文经采访而认定南王在全州中炮受伤，至蓑衣渡伤重而死（《太平天国全史》第六章《南王死事之研究》）。钟文典实地调查后，赞同此说。此处从之。

十九日（6月6日）

21 以户部请复绿营兵制旧额以节糜费，并礼部侍郎曾国藩条陈裁兵事宜，咸丰帝谕曰：乾隆四十六年(1781)添给武职养廉一案，增兵六万六千余名，嘉庆、道光年间节次裁改，尚余四万八千余名。此项增添兵数，原因旧设空名钱粮，挑补足额，而自增兵以后，空粮之弊，仍复不免。朕访闻各省皆然，是国家未收增兵之益，而徒受增饷之害。无论现在帑项未充，极应裁节，即以整饬营务而论，亦必

严汰虚伍，而后养一兵可得一兵之用。著通谕各直省督抚会同各该提镇，查明某营某汛原额兵若干，续增若干，先行据实具奏，一面确查所属空名钱粮，宽其既往失察之罪，即由该督抚总核裁汰。如裁汰后，尚浮于乾隆年间旧额，以后遇有缺出，毋庸挑补，并随时斥退老弱残废，约计三年，必可裁复旧额。嗣后武职官员，如再有隐匿空粮等弊，即著该管大吏严参重处。

二十日（6月7日）

22 咸丰帝谕内阁：吐鲁番满洲营兵饷，向系与经费及俸工役食等项，归并支用。若将饷银一项，另行封存，办理转多周折，至每月散放饷银，本系文武各员会同支放，毋庸另议更张。其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今奇台县），三处情形大略相同，均著仍照旧章办理，该都统惟当随时认真稽查，如有亏挪情弊，即行从严参办。嗣后，散放银色，应遵照口内议定成数搭放，设遇借垫之时，责令散放之员，补足银色，不得含混滋弊。

二十一日（6月8日）

23 策试天下贡士孙庆咸等二百三十九人于保和殿，制曰：圣学之要，在于主敬存诚，何以审端用力，辨危微而致精一？物力之盛衰，系乎民俗之奢俭。夫士大夫者，庶民之所则效也，乃习俗相沿，渐成侈靡，衣服舆马，竞为美观，冠昏宾祭，动多逾制，果何由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欤？陆贽有言，生物之丰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裁制之术，厥道何由？自来太平日久，武臣边帅，往往故

事奉行，不能尽心简阅，役使兵丁，摊扣粮饷，流弊孔多，宜何如随时操演，加意稽查，选精锐、汰老羸、简器械、协伍两，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乎？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京仓为天庾正供，自伯颜建海运之议，岁输三百余万石，史称其便，明初海陆兼运，其后运河成而海运罢，然昔人往往力陈其利，能详举其说欤？出纳之经，盖藏之道，转运之方，果何由而尽善欤？凡兹四事，尔多士讲求有素，蕴蓄自深，其各据见闻，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二十五日（6月12日）

2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咸丰帝亲定壬子恩科三鼎甲：状元章鋆，浙江鄞县人。榜眼杨泗孙，江苏常熟人。探花潘祖荫，江苏吴县人。至是，赐一甲章鋆、杨泗孙、潘祖荫三人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彭瑞毓、李鸿藻、何桂芳、王文韶等二百三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刑部尚书周祖培，副考官为户部侍郎何桂清、兵部侍郎杜翻、内阁学士载龄。

寻授章鋆翰林院修撰；杨泗孙、潘祖荫编修；彭瑞毓等八十二名，俱改为翰林院庶吉士；郑世恭等七十二名，俱分部学习；曹翰书等十四名，俱以内阁中书用；张启辰等六十五名，俱交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户部候补主事梁元桂以主事即用，余归班铨选。

二十六（6月13日）

25 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明甘肃番案各员，分别定拟，得旨：已革陕甘总督琦善，办理雍沙番族，并无抢劫确据，

辄行调兵剿洗，已属谬妄，且并未先期奏明，尤属专擅。著发往吉林效力赎罪。其审办此案，并未研究确情，率行定拟斩枭重罪之已革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已革西宁道文桂，已革署兰州府知府步际桐，承审此案，始终其事之已革知州赵桂芳，已革知县尹泗，均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游击冷震东，非刑逼供，任性妄为，著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嗣后，甘肃边界地方，遇有野番抢劫，并熟番及内地奸民，勾引扰害之案，该督仍严饬该管文武，随时随地实力查拿，尽法惩治，不得因琦善以错谬获罪，遂于应办之案，相率因循，致蹈废弛恶习，自干咎戾。寻释发往吉林效力之琦善回旗。

二十九日（6月16日）

26 因黄河丰北决口，大工缓堵，命山东赈务著派藩司刘沅灏、江南赈务著派藩司祁宿藻，率属查勘，专司督办，并由江广各帮漕粮内截留六十万石，分拨山东、江南各三十万石，以备赈济。其应如何拨运存储散放之处，即由各该藩司酌定章程，妥为经理。

27 是月，太平军于北上途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之名义，颁布檄文三篇。

其一，《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略言：今满妖咸丰，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嗟尔团勇，不知木本水源，情愿□上首下，贪蝇头之微利，反颜事仇；受蛇魔之迷缠，忘恩背主。不思已为中国之善士，本

属天朝之良民，竟轻举其足于亡灭之路，而不知爱惜耶？况查尔等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体上帝好生之德，痌瘝在抱；行仁义之师，胞与为怀，统帅将士，尽忠报国，不得不彻始彻终，实情谕尔等知悉也。独不思天既生真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开国，纵妖魔百万，诡计千端，焉能同天打斗乎？但不教而诛，问心何忍，坐视不救，仁者弗为，故特剴切晓谕。尔等凡民，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庶几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执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时噬脐，悔之晚矣。

其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略曰：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

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据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其三，《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略称：今天父上主皇上帝恩怜凡人中魔鬼毒计，丁酉岁差天使接天王升天，上帝亲命天王诛妖，复差天王降凡，作主救人。戊申岁三月，上帝降凡主张，九月天兄耶稣降凡拯救，今既五年矣。故今特剴切谕明尔等，速即丢魔鬼，归亲爷，方可受天百禄也。本军师又实情救尔等，尔等多是中国人民，既是中国人民，何其愚蠢，剃发从妖，胡衣胡服，甘做妖胡奴狗，□上首下，尊卑颠倒。尔等知否？以中国制妖胡，主御奴也，顺也；以妖胡制中国，奴欺主也，逆也。中国其大，谅多明识大义之人。今幸上帝大开天恩，差天王降凡，作天下万国太平真主。特谕中国人民，从前误在妖营，帮妖逆天，今闻本军师谕，有能即明大义，约同中国人民，

擒斩妖胡头目首级亲到天朝投降者，本军师不独赦宥尔等前愆，且将奏明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禄封赏尔等。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必有能辨之者。如有能辨之人，速即反戈替天诛妖，以奖上帝主意，上帝幸甚，其自高天以下，实嘉尔等同心翊赞之力。本军师决不食言，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各宜遵行。〖14〗

五月初一日（6月18日）

28 伊犁将军奕山、伊犁参赞大臣布彦泰奏称：伊犁库存回布壅积过多，连起运在途多至四十七万余匹，每年需用不过二万匹，若不及早变通，必至积久糟朽。咸丰帝命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会同奕山等，查明叶尔羌（今莎车县）、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和阗（今和田县）等城，每年回户布匹正赋，应如何变通折征，仍不致苦累回户，悉心筹议奏明办理。其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分运布匹，著即暂行停运。

十二日（6月29日）

29 咸丰帝谕内阁：倭仁奏敬陈治本一折，意在责难陈善，其言尚无不合，惟朕特授倭仁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原使其扬历边疆，俾资练习。今观所奏，仍系统论治道，并未及边陲切要情形，岂忽近图远，转以职守为无关轻重耶？嗣后总宜留心边务，实力讲求，于任内应办事件，毋稍疏忽，如有地方要务，切实敷陈，朕亦可验其学识，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

二十五日（7月12日）

30 前因赛尚阿劾邹鸣鹤拥兵自卫，怯弱无能，咸丰帝命将其革职，以劳崇光为广西巡抚。俄尔，道州失守上闻，降旨将前任湖南提督余万清、游击瞿我谦、知州王揆一革职拿问，交程矞采严行审讯。至是，复命程矞采查明余万清如实系弃城逃避，著即按律定拟，请旨正法。并谕：嗣后，统兵大员，如有临阵脱逃，或托病迁延，致误军机者，即行据实参奏，请旨正法。其参、游以下各员，著一面奏闻，一面即于军前正法，以肃军律，不得巧为开脱，致启徇纵之渐。寻以失守江华、永明（今江永县）二县，帝命将已革总兵刘长清、永明知县常连革职拿问，赛尚阿、程矞采、骆秉章、和春一并交部议处。

二十七日（7月14日）

31 户部奏旗民交产，拟请量为变通。咸丰帝谕曰：向来旗民交产例禁綦严，无如日久弊生，或指地借钱，或支使长租，显避交易之名，阴行典卖之实。此项地亩，从前免纳官租，原系体恤旗人生计。今既私相授受，适启胥役人等讹诈勾串等弊，争讼繁多，未始不由于此。若仍照旧例禁止，殊属有名无实。著照该部所请，除奉天一省旗地，盗典盗卖，仍照旧例严行查禁外，嗣后坐落顺天、直隶等处旗地，无论老圈自置，亦无论京旗屯居，及何项民人，俱准互相买卖，照例税契升科，其从前已卖之田，业主售主均免治罪，一切应办事宜，仍著该部妥议章程具奏。

十四日（7月30日）

32 因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奏称，御前大臣端华于大考翰詹时，为已革学士保清修补试卷，咸丰帝即命端华及监试王大臣载垣等明白回奏。至是，谕曰：殿廷考试，功令綦严，端华经朕特派监试，辄为已革侍讲学士保清修补试卷，实属违例。著退出御前大臣，交宗人府议处，载垣未能阻止，著一并交宗人府议处。

七月初九日（8月23日）

33 初，咸丰帝命杜受田偕福州将军怡良赴山东、江苏办理赈务。至是，杜受田卒于江苏清江浦。

杜受田（1788—1852），字芝农，山东滨州（今滨县）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山西学政。十五年(1835)特召还京，直上书房，授奕詝读。累迁至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十余年中，恪勤罔懈，致奕詝受益良多。三十年(1850)，奕詝即位，加太子太傅，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其虽未入枢廷，但朝廷大政及进退大臣，帝必咨而后行。旋帝闻噩耗，不胜哀悼。赏其陀罗经被，由驿发往，并晋赠太师、大学士，入祀贤良祠，即照大学士例赐恤，谥“文正”。杜受田灵柩抵京后，帝初命恭亲王奕訢领侍卫十员前往奠茶酒，继则亲临杜宅赐奠，以伸悲悯。

十一日（8月25日）

34 兵部奏请将八旗及各省驻防官员告休定例，改归画一。定例，绿营官员凡遇军政之年，不准告病乞休，八旗

则例虽无专条，向俱照绿营办理。惟各省驻防，多有临考告休，仍请食俸者，办理并未画一。得旨：嗣后各省驻防旗员，均著与在京八旗，按照经营定例，如有于军政之年告病乞休者，即行勒令休致。其出兵受伤，非在三处以上，亦不得题请给俸，以杜规避而免歧异。该部即纂入则例，永远遵行。

二十三日（9月6日）

35 因给事中袁甲三奏参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私谒定郡王载铨并有泄漏情事。咸丰帝谕曰：诸王与在廷臣工不得往来交接，例有明禁，载铨著交宗人府严加议处，恒春、书元著交部严加议处。至载铨所绘息肩图，题咏甚多，内阁学士载龄、内阁侍读许诵恒等十七人，亦交各该衙门分别议处。至是，诏命：载铨著改为罚王俸二年，不准抵销，所兼领侍卫内大臣著即开缺，并毋庸管理键锐营事务。寻恒春、书元等人均受到降级、罚俸处分。二十六日，为杜绝卑鄙谄谀之习，咸丰帝重申例禁，曰："嗣后各臣工于亲王、郡王遇有公事接见，礼仪自有定分，不得长跪请安。其侍卫、部院司员，接见本管堂官，只应侍立回事。倘有不遵定制，屈膝请安者，即著指名参奏，以尊体制而除陋习。"

九月初二日（10月14日）

36 前因镇压广东罗境凌十八起义，咸丰帝晋两广总督徐广缙太子太保，广东巡抚叶名琛总督衔。继命徐广缙带同总兵福兴率精兵驰赴湖南会剿，著叶名琛署两广总督，

柏贵署广东巡抚，赛尚阿、程矞采、骆秉章均革职留任。寻以湘省危急，帝催令徐广缙速往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又以湘、赣接界，先命前任湖北巡抚罗尧典署江西巡抚，复改罗为湖北巡抚，江西学政张芾署江西巡抚，并命陆建瀛会同安徽巡抚蒋文庆、江苏巡抚杨文定于苏、皖二省调兵二千援赣。

至是，以赛尚阿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诏命革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程矞采堵御无方，闻警即退，复株守衡州（今衡阳市），一筹莫展，著即革职，仍留军营办理粮台事务。明令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并署理湖广总督，所有军营及地方文武统归节制。旋命徐广缙全力会剿，如有将弁临阵退避，仍蹈从前恶习者，著即一面奏闻，一面于军前正法，以肃军律。

37 先是有人奏：广西难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处，其召募之广勇及各处壮勇均不受节制，战不向前，处不安静，并有暗中通贼者。其招安之巨匪张钊、田芳等仍在浔、梧一带江面包货抽税，剽劫如常等情。咸丰帝谕曰：向来召募乡勇，最难遣撤，现因兵力不敷，不能不兼资练勇。将来事平之后，或抽精壮充任，或择出力得功者留营拨用，其余遣归复业，应先事妥为筹计，务期万全无弊。至张钊、田芳投诚以来之表现，著赛尚阿严密访查，若仍在沿江劫掠抽税，据实惩办，切勿受人蒙混。

至是，徐广缙奏：讯明投诚之张钊等，潜通贼匪，接济火药，即行正法。并谕各属，如果该投诚人等，真知改悔，即予以自新之路，必不遇事苛求，倘仍有通贼等弊，断难法外施仁。得旨：办理甚好，以此等反侧无常之徒，诛之

以作先声，俟卿到楚后，军营耳目，自必一新。

初四日（10月16日）

38 以载铨为步军统领；以讷尔经额为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禧恩协办大学士。

初七日（10月19日）

39 舒兴阿奏：甘肃凉州镇羌卡外番贼窜扰松山一带，纠合族番二千三百余人，分股抢掠沿边牲畜四万有奇，经官兵叠次追剿，生擒贼首阿里克公住，斩之。得旨：不得因此股番贼剿除殆尽，稍涉大意，仍著于沿边一带要隘处所，随时严密搜捕，以肃边境。

十一日（10月23日）

40 本年五六月间，有外匪铁完库里与倭里罕率众多次侵入乌什、喀什噶尔二处卡伦，焚烧卡房，伤毙官兵，旋被剿窜逸。七月十一日，铁完库里与倭里罕复在喀什噶尔卡外阿克萨伊地方会合，并有贼目克奇克、卡提条列等，窜至小阿尔吐什庄滋扰。喀什噶尔领队大臣特克兴额一面派阿奇木伯克迈玛特抚谕回庄，一面令桂龄带兵防剿。外匪不支，出卡逃窜。

至是，咸丰帝谕曰：该匪等窜扰卡伦，已至四次，其中必有巨匪为之主谋。据拿获安集延、布鲁特奸匪供称，勾结潜办铅子、火药，又探听官兵数目，是该匪等蓄谋煽乱已久。现在卡内回子，虽未被其煽惑，而贼匪总未大受惩创，仍在卡外窥伺，难保不去而复来。桂龄现移营托古萨克，务与特克兴额确侦严防，毋稍疏忽。并著伊犁将军奕

山、伊犁参赞大臣布彦泰、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严饬所属，并附近各城一体严密防堵，不得以叠获胜仗，稍涉大意，总以安抚回众，绝其勾结为要。

41 因吐鲁番地方，民回互斗，伤毙多命。都统乐斌奉旨严饬缉拿要犯，并查明起衅根由。至是，咸丰帝闻民回互斗，系因争占庙摊地址，及抢钱起衅，并无约期械斗情事，署吐鲁番同知萨斌泰，访拿案犯，未能全行弋获。谕曰：萨斌泰著先行革职留任，勒限三个月饬将案内凶犯悉数拿获，严行审办，如限满无获，著即严参。

十九日（10 月 31 日）

42 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役。

太平军入楚地后，进军方向颇有分歧，怀乡之情亦颇浓重，争论之结果，决定进军两湖，“专意金陵（今南京）”〖15〗。六月初八日，太平军南取江华，知县刘兴桓死之，旋太平军自江华、道州拨兵径取永明（今江永县），知县常连先期遁走。时清军虽定议“以万一千人拦头，九千人尾追”，但因诸将懦不用命，拦头之师迟延不进，而所过州县又皆望风披靡，无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故自嘉禾以至桂阳、郴州（今郴州市），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16〗太平军入湘南后，先后招取道州、江华、永明、郴州等地五万之众，兵威大振。其中，多有挖煤山人，另立土营，“专充穴地之役，鲜使打仗。既陷一城，贼自为守，又必将轰损城垣补葺，所开地道填塞，亦皆此辈为之”〖17〗。

太平军既克桂阳、郴州，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城卑防疏，若假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唾手可得”〖18〗。遂率精兵千

余，间道往袭，连克永兴、安仁、攸县、醴陵，进抵长沙城南之石马铺。二十八日晨，太平军猛攻清营，守将西安镇总兵福诚、副将尹培立、参将萨保、都司塔勒等死之。太平军进扎妙文峰、鳌山庙等处，兵临城下。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提督鲍起豹等率兵勇五千余人登陴固守。次日，萧朝贵督战攻城，不幸中炮损伤，抢救无效，死于军营。

萧朝贵（约 1820—1852），广西桂平人，原籍武宣，壮族，以种山烧炭为业。道光二十六年（1846），结识冯云山，入拜上帝教。二十八年（1848）九月初九日，其假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被洪秀全认可，自此取得“代天兄传言”之特权，后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为异姓兄弟，序为天父上帝第五子。二十年（1850）十二月，其参与金田起义，旋被封为前军主将、右弼又正师。咸丰元年（1851）十月，被封为西王，八千岁。萧统帅前军，“勇敢刚强，冲锋第一”〖19〗。死时年仅三十余岁。后人赞其“天排西王真英勇，冲锋破敌武略精”〖20〗。“丰功盖世，永远威风”〖21〗。

寻洪秀全、杨秀清于郴州闻报，即率大队兵马进援长沙。迨九月初，洪杨等赶至长沙时，清诸路援军大集，兵勇六万有奇。先是，徐广缙奏参向荣称病不出，咸丰帝命将其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为辜恩巧避者戒，另授高州镇总兵福兴为广西提督。旋向荣遵赛尚阿檄调，由粤赴楚，帝命其暂缓发遣，戴罪图功。八月十九日，向荣率军抵长沙，缒城入议战。二十二日，驰援之太平军直扑清军东南要地蔡公坟。和春、秦定三等力拒受挫，副将德安、知府江忠源受伤，参将任大贵阵亡。尔后，双方多次激战，

互有伤亡。但太平军囿于城南一隅，三面受敌，盐粮日渐短缺，杨秀清乃派翼王石达开领军一部渡湘水西进，筑垒于西岸，并搭浮桥于湘水通往来，取洋湖晚稻以济军粮。〖22〗

至是，向荣亲督清兵三千，从西岸渡湘水，攻太平军之据点水陆洲（一作水鹭洲，今桔洲），拟切断两岸太平军之联系。太平军伏于丛林中，以游骑诱之，忽三面杀出，疾趋如旋风，清军惊溃不能止。游击萧逢春、都司姬圣脉及士卒千余人死之，向荣与总兵王家琳骑善马逃脱。城上清军聚观，众皆惊惧。〖23〗

寻太平军以久攻长沙不下，遂加紧穴地轰城。九月二十九日，南城魁星楼崩塌四丈余，太平军将士呼啸而起，与清军在缺口处短兵厮杀，毙参将张协忠等人，副将邓绍良督军挡城缺，拼死抵拒。十月初二日，太平军再以地雷炸塌南月城垛口，二千余人奋勇直前，和春与江忠源督兵扑来，鏖战逾时，太平军功败垂成。十月十八日，太平军乘风雨再次轰塌魁星楼附近城墙八丈余，乘势抢城，又为副将瞿腾龙督兵所拒。次日，太平军乘雨夜撤围，渡湘江西趋。清军将帅闻报，登城探视，见太平军营垒已空，“皆愕且惧，无敢言贺”〖24〗。

【考异】时清援守长沙之兵数，众说不一。张延琦《长沙县志》卷二二载，“援军壁城下者十余万”；《粤匪犯湖南纪略》言：清守城兵勇共有“四提、十四镇，兵勇六万有余”；但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则云：长沙守兵“近五万”人；王定安《湘军记·粤湘战守篇》亦言：“九月丙辰（初九），赛尚阿至，诸援军大集，近五万，皆遥壁数里外，相顾莫肯进”；曾国荃《湖南通

志》卷八九，《武备志十二·兵事四》载：时长沙“城里两巡抚、一帮办、两提督，城外十总兵，莫相统摄，令出多梗”；《骆文忠公自订年谱》卷上亦谓：长沙“城内及城外，河东、河西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二巡抚，二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此处从六万有奇说。

二十二日（11月3日）

43 因直隶藩库自道光十一年(1831)起至三十年(1850)止，历任借垫杂款未归银四十八万八千二百四十八两；山东欠交各款银两自道光四年(1824)以后，共至一百二十余万两之多；两淮欠解息银四十万五千两；长芦欠解息银二十九万八千二百余两；山东欠解息银十一万两；两淮应交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生息利银，自道光七年(1827)至是年，共欠十六万二千两之多。故户部等屡请饬催地方解交积欠银两，但应者甚寡。

至是，户部奏称，安徽募勇留饷，请饬核实办理。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自粤西军兴以来，国用支绌，现逆贼滋扰，湖南、安徽尚非邻省，该抚思患预防，固不得不密筹储备，惟请将全省下忙地丁、关税、契杂、监银，一并存留，作为防堵之用，通计约银一百三十余万两之多，殊属不知缓急。前经户部指拨该省南河岁科银，及湖南军饷各银，均未据该抚奏明拨解，辄请将该省正杂各款，全行扣留，倘拨解之项，稍有贻误，咎将谁执。

旋接御史周有簠奏称：军营员弁，浮冒钱粮，捏报名数，以少报多，管带练勇之员，亦皆效尤，阵亡兵勇数目，并不据实开报，总局大员，明知不查，预为奏请地步，致军

需要款，半归私囊。咸丰帝谕曰：所奏切中情弊，自军兴以来，叠经该部行查调兵到营日期，及伤亡裁撤数目等款，并未据该省奏到，其为意存虚捏，已可概见。当此纷纷筹饷之时，何堪任听劣员从中渔利。著现办理军务之大臣督抚等，严饬管理粮台总局各员，详细稽查，指名严参。又各省动用帑项，每于奏销时，先遣人与户部经承议定部费，预防部驳。各部院衙门书吏，因公需索，大干例禁。著各该堂官督饬司员，随时密查，如有部费名目，及各项弊端，著即奏交刑部，严行治罪，毋稍姑容。

44 清廷闻报：西藏乍丫小喇嘛，因挟夙嫌，胆敢纠集多人，将诺们罕属下大小头人，杀毙十七名。敕书印信及寺院财物俱被焚抢。驻藏大臣穆腾额等差人劝解，执拗不从，并抢劫塘兵马匹，将诺们罕拘禁。复敢私拟断牌，擅盖印信，勒令遵依。咸丰帝命穆腾额，秉公晓谕办理，并详查此次因何复起衅端，务令两造输服，彼此相安。倘小喇嘛抗不遵断，即著查照道光二十七年(1847)琦善办法，饬令乍丫连界各属，预备土兵，示以军威，消其桀骜之气，俾道路不致梗阻。总期妥慎办理，以绥边圉。

十月十七日（11月28日）

45 咸丰帝御太和殿，宣制，册立皇后，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行庆贺礼。命大学士裕诚为正使，礼部尚书奕湘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

二十一日（12月2日）

46 以御史张沣翰奏，军流徒犯动辄脱逃，逞凶肆扰，

请严加管束一折。帝谕曰：据称各省州县，安置军流徒犯，往往由配脱逃，潜往他处滋事，或在配所结党联盟，肆行不法，商民辄受其害。此等人犯大率凶恶性成，若地方官严加管束，无难消其桀骜，化为善良。无如近来该管积习相沿，漫不经心，或听其散处，或任其远扬，及至别滋事端，又复意存回护，巧为开脱。即如兵部前奏，乌鲁木齐脱逃遣犯，竟至六百七十八名之多，其未经查出者尚不知凡几。著各该将军、都统、督抚、府尹，暨新疆大臣等，严饬所属于各处安置人犯，严密防范，勿任潜逃。如有在配所滋事逞凶者，即行从重惩治。至发遣人犯经过地方，尤当妥为护解，不得稍有松懈。其过赦释回人犯，责令地方官严行约束，认真稽查，用副朕除莠安良至意。

二十二日（12月3日）

47 因朝鲜国王咨称，近年以来，中国船只前往该处沿海各岛捕鱼，每次渔船或八九十只，或数百只，船载多人，并有鸟铳器械等件，未便擅行驱逐。咸丰帝谕曰：沿海居民越界渔采，例禁綦严，康熙五十一年(1712)曾奉谕旨，朝鲜海洋渔采船，曾经申饬严缉。今尚有船至朝鲜边界捕鱼，是即海寇。嗣后，许该国即行追剿，如有生擒者，即速解送。著盛京将军、奉天府府尹，并沿海各督抚饬属一体严禁，认真稽查，如有船只越境渔采，即行照例惩办，并行之该国王，遵照康熙年间谕旨，严查办理，以肃边防而申禁令。

二十三日（12月4日）

48 本年正月，闽浙总督季芝昌奏：匪首洪纪等于台湾嘉义交界之附近内山地方歃血结盟，竖旗滋事，并纠约林漏等多人伪称元帅、先锋，分为四大股，辗转裹胁，今首要各犯已悉数就擒。咸丰帝命遍行搜捕，务期有犯必惩，毋任一名漏网。至是，以镇压台湾洪纪等人起事有功，赏台湾道徐宗干、参将常存花翎，余升叙有差。

二十八日（12月9日）

49 前因镇压太平军用饷浩繁，谕曰：现楚粤军务未能克期竣事，应用军饷浩繁，各省疆吏自应迅速筹画，以资接济。除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或用兵防堵，或地近边陲，均毋庸议外。其余各省，著该督抚盐政等，督饬藩运各司，确查各该省可减可删之款，及留支待用正杂等项，开具清单奏报，候朕饬部分拨。

至是，载铨等奏，酌拟宽筹军饷章程二十二条，要曰：一、王公文武京外各官及致仕、休致、降革、丁忧、告病大小官员，一体量力捐输。二、八旗已未出仕之宗室量力捐输，应如何奖励之处，请旨定夺。三、翰詹科道准捐外任。四、京察一等记名道府各员准捐分发。五、京外各官已补缺者，试俸、历俸年限，准全行捐免。六、内阁中书准捐免试俸。七、各项回原衙门行走之员，准报捐外任。八、告假、告病及丁忧服满，在恩诏以前各员，准仍照原官捐请封典，并准加级请封。九、捐封不限服制，并准照例定应封品级酌加推广。十、准推广外姻尊长捐封。十一、

休致人员，准照原衔捐封。十二、降革不准捐复人员除实犯赃私外，其余准加倍半捐复。十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准报捐国子监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十四、文武各官分别京外准各按品级报捐花翎。十五、降革一品以下文武官员向不在捐复之列者，准捐复原官顶戴。十六、军台效力官犯准先缴台费，分别释回免遣。十七、发遣新疆等处官犯分别已未到戍，酌定赎罪银数，准释回免遣。十八、军营官员兵勇所得领项及商贾汇兑银两，暂行交官充饷，给与印单，酌定限期给领。十九、用广储司旧存金牌，以抵军营赏需。二十、照浙江夷务案内，用赏银执照。二十一、京外置买房田未税契者，于文到日，限三月内补税。二十二、招商开采热河及新疆各城，并各直省所属金银矿。

得旨：览所议各条、各项，回原衙门行走之员，报捐外任，仍应归吏部带领引见，候朕钦定。京外文武一二品降革人员，如有愿捐复原衔者，亦须奏明请旨，以示限制而惩恶劣，新疆等处官犯赎罪一条，著暂不必行。余依议。〖25〗

50 是月，皖豫边界十八路捻党，俗称十八铺，有众数千人于蒙、亳交界之雉河集聚义结盟，公推张乐行为总首领，于蒙城、亳州地区进行抗清活动。翌年正月，张乐行等“十八铺人”接受安徽巡抚周天爵之招抚。旋复离去，再度抗清。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13 日）

51 据通政使罗惇衍奏，一月之中日月食，请严饬廷臣实力修省，以回天变。谕曰：日月薄蚀，躔度固有定数，

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深戒惧。我朝列圣每因灾异特降谕旨，戒饬群臣共图修省，盖以上苍垂象，必当君臣交儆，克谨天戒。现盗贼未平，河决未堵，国用未足，民困未苏，总由朕用人行政多有缺失，适见于天，敢不自省？所有本年冬至升殿受贺典礼，著即停止。

初六日（12月16日）

52 因福建巡抚王懿德奏筹行钞法以备急需，帝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旋奏覆：民间行用铺户银钱各票，乃取银取钱之据，若用钞，则钞即为银，钞即为钱，与铺户各票之持以取银钱者不同，必致民情不信，滞碍难行。得旨：该抚所请改行钞法之说，应毋庸议。

是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请铸用大钱以复古救时一折上闻。得旨：所奏不为无见。然小钱大钱制虽异，用实同。现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铜，原干例禁，本年曾经降旨，况古制亦非尽善，举一事必欲复古，试问井田封建尚可复乎？此折著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

二十二日（1853年1月1日）

53 驻藏大臣穆腾额奏，班禅额尔德尼七旬生辰，接受赏件，呈请谢恩，并呈进吉祥丹书克，乞为转奏。帝谕曰：班禅额尔德尼历居后藏有年，深通经术，推演黄教，且其照顾喇嘛黑人，为年更久，兹又请进丹书克，其诚之忱，朕心尤为欢悦。著照所请，准其交明年年班进京之堪布代为呈进。

二十六日（1月5日）

54 先一日，咸丰帝御乾清门听政，特谕统兵大员，严明纪律，信赏必罚。至是，接署湖广总督徐广缙等条陈军务一折，复谕：其有能擒斩逆首者，除赏银十万两外，即封爵之荣、世职之赏，朕亦不吝。该大臣等即宣示赏格，俾人人晓喻。倘陷于贼营之人，有能杀贼效命，自拔来归者，亦可予以自新，加之重赏。其将弁兵勇有不用命，及退避不前者，即分别严惩，无稍姑息。

十二月初四日（1月12日）

55 太平军首克武汉。

太平军夜离长沙后，分小股南走以为疑兵，清军中计，调东岸各军南向追之，而太平军大队则轻取宁乡，继占益阳（今益阳市），得民船数千只。旋太平军兵分两路，一支浮湖北上，一支由营田登岸，水陆兼程，直指岳州（今岳阳市）。防守岳州之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盐法道王东槐、岳州知府廉昌、岳州营参将阿克东阿等闻风先逃。太平军兵不血刃，尽得城内火药、大炮、饷糈及湖船五千只，并获大批旧藏吴三桂炮械，军容益盛。十一月初七日，太平军离岳州，分水陆东向，连占蒲圻（今蒲圻市）、咸宁（今咸宁市），直指武昌。道是“千船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营鹦鹉洲。”〖26〗十二日，检点黄玉昆、指挥林凤祥、李开芳统军登陆，一举而克汉阳，清副将朱瀚、知府董振铎等死之。明日，太平军陆路大军经咸宁进抵武昌城外，扎营城东钵盂山、洪山、小龟山、紫荆山等地，并在城南筑长墙以阻清之援军，进

围武昌。〖27〗

自太平军撤离长沙，向荣即率军一路尾追，经湘阴、岳州，至武昌城南之白木岭，因无法立足，乃绕往城东之单刀泉扎营。旋广西提督福兴、四川提督苏布通阿、高州总兵玉山等相继抵达，但中隔太平军营垒，与城兵不能通。二十八日，向荣督军夺城东洪山，破太平军营垒十五座，太平军分兵堵拒，并加紧合围武昌，日夜环攻。

以汉阳与武昌中隔长江，水阔浪涌，渡江匪易，杨秀清令典水匠唐正才以铁索系巨舟造浮桥两道，上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咀至大堤口，沟通南北，一夜而成，太平军往来如履平地。寻太平军分兵占据汉口，复在汉水上架起浮桥一座，武汉三镇遂互为连通。十一月十五日，太平军大举进攻，先后用大炮、火箭、云梯等器具攻城，清军则以火炮、唧水筒、滚木礌石抵御。太平军攻城未下，复采用“穴地攻城法”。

至是日黎明，武昌大雾漫天，文昌门附近地雷突然轰发，城墙缺口二十余丈，检点林凤祥、李开芳、指挥罗大纲等率军呼啸而入，阵斩提督双福、总兵常禄、王锦绣等多人。城外清军离城十余里，中被太平军阻隔，欲救不得。城破后，一时城中鼎沸，“杀妖”之声四起，巡抚常大淳、学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武昌知府明善等均死之。

太平军入城后，即号令武昌居民崇拜上帝，分组男馆女馆，初以十人为一馆，后以二十五人为一馆，并设圣库于长街，凡官仓公库所有钱银、物资、军械、火药等，全部收之，又设进贡公所，令民间进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等。

初九日，天王洪秀全等进城，改巡抚衙署为天王府，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亦分别以藩署、臬署与学政署为王府，并分兵夺取黄州府及武昌县，所有官库银钱、公仓谷米，悉予没收，以船装载，运归武昌。

56 咸丰帝先以徐广缙沉毅有为，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后，必能壁垒一新。但徐统领诸军后，畏缩支吾，徒以远“贼”为计。岳州失守后，帝自知用人有误，先将徐广缙革职留任，命其统兵间道驰赴岳州迤北督战。继将提督博勒恭武革职，知县胡方谷、参将阿克东阿处斩，知府廉昌斩监候。并调署河南布政使郑敦谨迅赴信阳一带，会同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筹防；赏已革陕甘总督琦善三品顶戴，继赏其二品顶戴署河南巡抚，迅赴楚粤交界地方督战；命署江西巡抚张芾驰赴九江扼守；安徽按察使张熙宇与总兵恩常驰赴沿江扼要处所办理防堵事宜，安徽巡抚蒋文庆驻省城就近调度。

旋以琦善奏请，先后遣正黄旗蒙古副都统明庆，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德崇额，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忠泰，御前侍卫穆克登阿、德兴阿，察哈尔都统西凌阿，莫尔根副都统乌凌阿等，统带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今嫩江县）城、打牲（今吉林市北乌拉街镇）、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双城堡（今黑龙江省双城县）、呼仑贝尔（今内蒙古海拉尔市）等地满蒙八旗，以及直隶、陕甘、山东、山西等地绿营兵丁两万有奇，前赴河南听候琦善调遣。

至是，帝命陆建瀛为钦差大臣，所有苏、皖、赣三省毗连湖北各要隘，责成其妥为布置。命琦善为钦差大臣，河

南各要隘责其带兵防堵，其湖南、湖北两路即责成徐广缙、向荣专办，三路并进，约期会攻。

二十日（1月28日）

57蒙古诸王、贝勒等呈请捐赀助饷。

先是，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落汗王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堪布诺们罕率领喇嘛等；喀尔喀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部落汗王等；讷勒亨额及其部属章京主事、笔帖式蒙古等官；喀尔喀扎萨克郡王托克托瑚图噜率伊弟扎勒翰扎布、伊子莽朱巴咱尔、赛苏察尔拉图等，闻太平军反清起义，纷纷呈请捐赀助饷。至是，理藩院复奏：内外扎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等，因军务未竣，情愿将一年俸银，捐备军需，呈请代奏。

咸丰帝谕曰：蒙古诸王公等来京，值此军需孔亟，情愿将伊等所得一年俸银呈请捐输，忠悃出于至诚，朕甚嘉悦。惟该汗王等所得俸银，即系藉以当差，其所捐银两，著毋庸赏收。汗车林多尔济亲王等诸王、贝勒、贝子，俱著各赏给大卷袍料一件，台吉阿勒坦鄂齐尔等额驸、塔布囊等俱各赏给小卷袍料一件，八丝缎褂料一件，由广储司拨给，以体恤蒙古世仆之至意。

寻御前行走哲里木盟长亲王巴图、昭乌达盟长郡王那木济勒旺楚克、卓索图盟长郡王色伯克多尔济等呈称：伊等现因年班来京，闻湖北逆匪攻扑城池，凡属蒙古臣仆同深愤恨，愿各拣精兵，自备资斧，前往报效。谕曰：该盟长等世受国恩，情殷图报，具见忠悃。惟现在军营拨调各省

精兵，足资剿办，所有呈请备兵赴剿之处，著暂行毋庸前往，仍听候谕旨调遣。该盟长等志切同仇，深堪嘉尚，著俟军务告竣时，再予恩施。

二十二日（1月30日）

58 初，礼部左侍郎曾国藩奉旨为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小池驿，闻母丧，即回湘乡原籍奔丧。十一月二十九日，帝命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务。

至是，曾国藩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内称：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拟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28〗

会湘乡知县朱孙诒用儒生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鑫与李续宾兄弟承办团练有名，巡抚张亮基已檄调三营约千人至长沙防守，遂隶曾国藩，逐日训练之。湘军之兴，自此始。

二十六日（2月3日）

59 咸丰帝初闻武昌失守，严诏前敌诸臣曰：览奏愤恨，莫可言喻。徐广缙著革去两广总督，拔去双眼花翎，仍以钦差大臣暂署湖广总督；向荣著革职，仍帮办军务，戴罪自效；著琦善、陆建瀛速行进兵，成都将军署四川总督裕瑞、陕甘总督舒兴阿，各选精兵，驰往楚省交界合力剿堵；著直隶提督陈金绶帮办琦善军务。又谕讷尔经额派员将直隶所属，与豫省毗连处所绘图贴说具奏；并以江南防务紧要，著已革广西巡抚邹鸣鹤帮办南京防务；赏钦差大臣琦善都统衔专办军务，毋庸署河南巡抚；实授叶名琛两广总督、柏贵广东巡抚、陆应穀河南巡抚、张芾江西巡抚。再调山东绿营兵一千名赴湖北荆州（今江陵县）防剿，山东青州（今益都县）驻防兵一千名赴琦善军营。

至是，命将徐广缙革职拿问，授向荣为钦差大臣，赏还提督顶戴，专办军务，所有军营文武统归节制。以张亮基署湖广总督，潘铎署湖南巡抚，易棠为山西巡抚，并令琦善派直隶提督陈金绶由河南驰赴安徽一带，合力堵截。

60 是日为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之除夕，明日为太平天国之新年，百官皆至天王府庆贺，爆竹如雷。天王洪秀全在武昌阅马厂选妃六十人。

二十八日（2月5日）

61 户部遵议变通旗民交产章程：一、查出私买旗地，免追花利。二、清查各项旗地，划除民地。三、民人呈报升科，宽予期限。四、带地投充等弊，严行杜绝。五、应报升科地亩，不准徇隐。六、从前典当旗地，改立卖契。

七、借名私买旗地，改归买主。八、屯居各项旗人，分别办理。九、补纳税课银两，先行解部。十、新升旗产科则，酌中定额。十一、新卖旗地，设法稽查。十二、奏销考成，从严核定。十三、每岁钱粮，定期解部。十四、随地庄园，准其并售。十五、旗产归旗，照旧纳粮。十六、责成州县办理，分别劝惩。从之。

三十日（2月7日）

62 先是，科尔沁扎萨克图谢图亲王色登端噜布、喀尔喀土谢图汗车林多尔济，浩齐特扎萨克郡王、吐鲁番扎萨克郡王，喀尔喀贝勒、扎鲁特扎萨克贝勒等，先后分别于遵义门外、隆宗门内、西苑门外、神武门观瞻。又咸丰帝御勤政殿，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等宴，赏赉有差。

至是，帝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等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等及朝鲜正副使臣、土司等，随文武大臣依次就座。诸乐并作，上进酒，召科尔沁扎萨克图谢图汗亲王色登端噜布等诸王、贝勒、贝子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63 是年，除江苏、湖北、湖南未经册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三千四百四十万三千零三十五名，存仓米谷总计二千四百二十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七石。

64 太平天国旨准颁行《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条规》、《天父下凡诏书》（一）、《幼学诗》、《太平军目》、《颁行诏书》、《太平礼制》。

【考异】关于太平天国早期出版物之出版时间问题，史学界意见不一。罗尔纲考证认为：迄九十年代初，有出版年代可考，现存最早之太平天国出版物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所刻之《太平礼制》与《幼学诗》，最晚为壬戌十二年（1862）印行之《太平天日》。其中《幼学诗》现存三种版本：一、初刻本封面署《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新刻，共十四页，现还保存有封面刻板一块，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二、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刻本，封面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新刻，共十四页，上海图书馆收藏。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刻本，其内容与壬子二年（1852）刻本同，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收藏。《太平礼制》现存有两种版本：一为辛开元年(1851)刻本，二为壬子二年(1852)刻本。寻戊午八年(1858)《太平礼制》重新刊定，内容与前不同。尔后，复有补增重刻本。《天命诏旨书》版本较多，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之版本，封面虽题刻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但书内所刊有癸好三年（1853）正月二十八日之天王诏旨，可知此本乃为后来增补之重刻本。

《天条书》初刻本，现藏德国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封面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新刻。但在此前，已有手写本问世。壬子二年（1852）后亦有重刻本。《颁行诏书》现存有三个版本：初刻本与修改本均为壬子二年（1852）刊刻，另有癸好三年(1853)刻本。《天父下凡诏书》现存两种版本，封面均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太平军目》与《太平条规》均为壬子二年（1852）刻本（《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一，志二十）。

祁龙威认为：封面题有“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之《幼学诗》、《太平军目》、《颁行诏书》、《天命诏旨书》等，均非壬子二年

（1852）之初刻本，而是癸好三年(1853)刊本或再刊本。

兹从罗尔纲说。

65 太平天国颁布《定营规条十要》与《行营规矩》，要在恪遵天令，遵守营规。〖29〗

〖1〗《黑龙江问题》145页。

〖2〗咸丰元年（1851）九月初六日，穆拉维约夫向俄内务府大臣彼罗夫斯基报告曰：中国的内乱，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向我们求援。我会根据我国一贯支持他们合法政府平定叛乱的对外政策，作出这种答复（《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一卷295页）。

本年正月初六日，穆拉维约夫又上奏沙皇。略称：（清）政府由于国内暴乱正在继续和扩大，目前处境已岌岌可危。“一旦当前的朝廷被推翻，这种友好关系便不能继续下去了。陛下如果愿意对中国皇帝的困难处境表示同情，窃以为目前正是时机。首先陛下只须致书清朝皇帝，表示乐于援助，便足以使年轻的中国皇帝及其摇摇欲坠的政府振作起来。倘若在书信往来之际，清朝政府已经垮台，那么我国的友好建议，大概可以促使中国皇帝在逃亡时请求我国庇护”（《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二卷305页）。

〖3〗《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150、175页、151—152页。

〖4〗《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150、175页、151—152页。

〖5〗《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二卷102页。

〖6〗关于此役太平军死亡人数，据邹鸣鹤奏曰数千人（参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一；《咸丰朝东华录》卷一四）；姚莹于《十八日各路追兵胜败状》中云千余人，在其《与严方伯》一文中言二千余，在《请速进兵议》中又曰千余人；《洪大全供》及《粤西桂林守城记》、《永安州志》亦云为千余人；《复前教授唐先生书》载“斩馘实以千数”；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四《平寇一》言太平军亡二百余人；《李秀成自述》曰为二千余人。兹从李秀成说。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

〖8〗关于此次事件，华人伤毙人数。田汝康《1852 年厦门人民对英国侵略者掠卖华工罪行的反抗运动》（载《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111 期，1957 年 7 月 4 日）一文谓，华人死者 8 人、伤者 16 人。颜清湟在《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一书中载，英国水兵在此次骚乱中枪杀华人四名。吴剑雄《十九世纪前往古巴的华工》一文中载，英水兵在此事件中，打死华人十二人，伤十六人。兹从吴文。

〖9〗参见：《全县志》九编《前事》；《粤氛纪事》卷一《两粤起兵》。

〖10〗《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3 册 223、224 页。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 1669 页，《金陵癸甲纪事略》。

〖12〗《清史纪事本末》卷五一。

〖13〗《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82 页，《李秀成自述》。

〖14〗《太平天国印书》上 107—112 页。

〖15〗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后，其领导集团内部对今后之进军方向，产生各种想法：或提出南下广东，或主张东出湖南，或主张北入四川，甚或有部分将领要求返归粤西。争论之结果，决定进军两湖，“专意金陵”。张德坚《贼情汇纂》中云：“群贼怀土重迁，

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此事史称“道州决策”。

〖16〗《答刘霞仙茂才书》。

〖17〗《贼情汇纂》卷四。

〖18〗《贼情汇纂》卷一一。

〖19〗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82页，《李秀成自述》。

〖20〗《太平天国印书》下664页。

〖21〗《太平天国印书》下549页。

〖22〗参见：《江忠烈公行状》；《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4册1—4页、19页。

〖23〗参见：《江忠烈公行状》；《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4册1—4页、19页。

〖24〗《湘军志》卷一《湖南防守篇第一》。

〖25〗《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4册61—70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册5页，《镜山野史》。

〖27〗参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一；《向荣奏稿》卷一，《复奏武昌失守筹备堵剿情形折》。

〖2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39—41页。

〖29〗太平天国所定营规条十要：一、要恪遵天令。二、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三、要炼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公正和僻，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五、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六、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七、

要无干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八、要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九、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十、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

太平天国所定行营规矩：一、令各内外将兵凡自十五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枪无杆。二、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三、令内外官兵各回避道傍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中间。四、令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五、令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药材铺户并州府县司衙门。六、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七、令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火困睡，耽阻行程，务要前后联络，不得脱徒。八、令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九、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十、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发，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太平天国印书》上66—67页）。

清通鉴　卷二百一十

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

癸丑　公元1853年

正月初二日（2月9日）

1 诏命青州（今山东益都县）副都统常青统兵移防豫、楚，听候钦差大臣琦善调遣。

2 太平军克武汉之后，拥船万艘，人数不下十万。是日，弃武汉，沿江东进。天王洪秀全登舟先行，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丞相秦日纲、罗大纲，指挥赖汉英等统率水路各军，前后呼应；丞相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指挥吉文元等，统率陆路各军夹江护卫。两岸千军万马，水上帆樯蔽江，旌旗如云，浩荡东下。所过州县，望风披靡。

初六日（2月13日）

3 朝鲜国王李升，遣使表贺冬至、元旦二大节，并进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暹罗国王郑明遣使表贡方物，赏赉如例。

初八日（2月15日）

4 咸丰帝借祈谷大祀，颁诏天下，略曰：念自逆匪滋扰以来，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数万生灵惨遭荼毒。朕为天下生民主，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盗贼肆行，闾阎惊扰，兴言及此，寝馈难安。今广西、湖南地方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著各省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朕以薄德，绍承大统，三载以来勤求民瘼，惕厉时深，虽因各省水旱偏灾，并南河决口，蠲缓钱粮，截漕赈济，而小惠恐难遍及，每念生民涂炭，抚育无方，即再三引咎自责，亦属虚文。惟有恐惧修省，叩吁昊苍，宥予之辜，拯我穷黎。中外文武大臣及地方官吏，亦当激发天良，为民除害，各省绅民人等，自必同仇敌忾，速殄妖氛，从此永庆绥丰。

5 先是，咸丰帝命两江总督陆建瀛驰赴九江上游，以遏太平军东下之路，并命户部拨帑银三十万两，以济军需。旋江苏巡抚杨文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亦相继自苏州、松江前往南京办理防守事宜，并设保卫、筹防两局，以江南布政使祁寯藻主持保卫局，广西巡抚邹鸣鹤主持筹防局。

本年初，陆建瀛拨兵一千交寿春镇总兵恩长，督队至广济县之老鼠峡扎营，会合前之守兵共筹防堵。陆自带二千兵马，由水路驰抵广济之龙坪镇。至是，恩长督舟师未及

登岸，即遇秦日纲、罗大纲所率太平军前队，一战全军尽覆，恩长投水自杀，参将遇寿亦死于黄石港。陆建瀛闻败，急乘小舟自龙坪遁往九江，旋即逃归南京。

咸丰帝闻太平军水陆东下，急命陆建瀛、江西巡抚张芾妥筹九江防务，命直隶提督陈金绶自河南从安徽一路绕前堵截，并令杨文定转饬苏松太道吴健彰雇募广艇水勇，严防镇江、瓜洲（今属江苏邗江县）之水路咽喉，断不可稍有阻隔。又谕山东巡抚李僖于黄河渡口要隘，编列船号，实力盘查，倘有奸细溷迹，即行拿讯严办，设遇紧急，即先将渡船收至北岸，分派重兵防堵。并寄谕两江、江苏、河南，暨河东与江南河道各督抚一体查办。寻命湖南巡抚张亮基、署湖北巡抚骆秉章迅赴武昌，办理抚绥事宜；江宁将军祥厚、巡抚杨文定严防江宁（今南京市）省城；漕运总督杨殿邦驰赴瓜洲，督同两淮盐运史刘良驹，会同京口（今镇江）副都统文艺防堵江隘，前任盐运使但明伦留扬州协防。

十七日（2月24日）

6太平军攻占安庆。

石达开督太平军水路前锋进抵九江后，张芾以防堵为名，先期逃往瑞昌，太平军不费一兵一卒进占九江。十三日，太平军过湖口，克彭泽。越日，大队扬帆直逼小孤山，驻小孤山按察使张熙宇闻讯，遁走桐城。至是，石达开督军攻安庆，三千余守军溃散，巡抚蒋文庆、通判杨序镛等皆死之。总兵王鹏飞、参将嵩瑞等走桐城，布政使李本仁以护饷为名，先期避往舒城。太平军得银三十余万两、炮

一百余尊、米谷三万余石。寻太平军自安庆东下，连克池州府（今贵池县）、铜陵县、太平府之芜湖，直逼金陵西路之要地东西梁山。二十六日，太平军先锋水师败清军于东梁山，毙福山镇总兵陈胜元。旋太平军至太平府，破和州（今和县），兵锋直抵江宁城（今南京）下。

【考异】关于安庆清军人数，诸说不一。据蒋文庆奏：安省额兵本少，自前次调赴粤楚，所存更属无几。臣前调江苏、山东、浙江兵数千名，距今两月，抵省兵丁只有浙江一千名，其各后起官兵尚无到省确期。核计皖省已到兵丁统共不过二千多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4册329页）。稍后又奏：日内据山东官兵八百名、江苏官兵九百名陆续具报到省。当即分拨兵丁七百名交浙江副将田大武、游击孙国安带赴宿松陆路要隘，会同带勇文员防堵。又拨兵三百名前赴小孤山，交臬司张熙宇督令协同前派兵勇实力防剿。（《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4册386页）当时太平军已东下，此后未见增兵奏报，则安庆守军约仅三千余人。向荣《请恤安庆省城殉难官员片》云："查得该处防堵之安徽、江南、山东官兵，并兵勇共约七千余名，分扎省城内外。"（《向荣奏稿》卷二）核与蒋文庆奏不合，事实上恐无此数。胡潜甫《风鹤实录》载："守兵万余人骤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5册5页）。似误，不足据。

十八日（2月25日）

7 陆建瀛自龙坪单舸遁后，上奏退守江宁，自请治罪，命革两江总督职，戴罪自效。是夜，其舟抵江宁，乘民轿叩关而入，举城骇愕，纷纷迁徙出城，杨文定亦借词退避

镇江。祥厚请陆建瀛再赴上游督战，陆乃避居督署，三日不见僚属。旋帝命将陆建瀛拿问，杨文定革职留守镇江，以祥厚为钦差大臣兼署两江总督（诏谕未到，太平军已到南京）。

次日，以琦善迁延不进，命革去都统衔，令陈金绶迅带精兵驰赴安徽，琦善亦兼程前进，为陈金绶接应。寻实授钦差大臣向荣湖北提督，以云南楚雄协副将邓绍良为江南寿春镇总兵。赏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兵部侍郎衔，命其与工部左侍郎吕贤基驰赴安徽，会同巡抚蒋文庆（其时尚不知蒋已死）办理军务。并命向荣由陆路驰抵江宁，与祥厚、陆建瀛、杨文定会筹守御，其江口上下并与文艺、杨殿邦等扼险设防，勿令贼匪占据要口，致逼南北之路。命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调广东外海水师战船百只赴南京，令张芾速筹军饷十万两，解交向荣军营应用。

二十六日（3月5日）

8 户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遵查各省捐饷事宜。初，太平军兴，清廷需饷孔亟，户部奏令各省劝谕绅商士民捐助军饷，核其捐赀之多寡，分别奏请破格施恩，及查照海疆捐输成案，酌减银数，议给职衔。嗣于上年四月钦奉上谕，准将原议劝捐章程量为推广，并照筹饷条款一体报捐。其捐赀较多者，准该督抚酌量请奖。又于十月间王大臣等会同户部，遵旨议令王公一品以下京外文武大小官员量力捐输。至是，祁寯藻等奏称：溯自咸丰二年（1852）二月起截至本年正月止，官捐备饷银两除在京官员节次捐输数目，由户部随时奏报不另开列外，统计各省督抚、将军以及所

属文武官员先后共捐银一百二十九万零五百五十三两，并陆续报收绅商士民捐银四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十六两，钱四万三千串，分别给予奖叙。其中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山西共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陕西九十三万余两，四川七十八万七千五百余两。

寻大学士裕诚等会同户部奏请申劝捐输，以裕军饷，咸丰帝谕曰：著照大学士等所请，由各省督抚妥为劝导，无论已捐未捐省份，凡绅士商民捐赀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推展。倘捐数较多，展至数次，犹有盈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酌加永广定额。加额银数，及如何归并划除之处，悉照大学士等所议办理。其捐生本身应得奖叙，仍准奏请另予恩施。如有一人一家捐赀累万，及毁家纾难接济粮台者，破格殊恩不在此列。咸丰六年(1856)以后，此捐输奖叙之策亦广及蒙古、新疆等地。〔1〕

二十七日（3月6日）

9 初，太平军陆路先锋地官正丞相林凤祥、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指挥吉文元等率大队先抵江宁城之西南善桥一带，筑垒二十四座。随即分军占据雨花台报恩寺，炮击江宁城。至是，太平军水营大队亦抵江宁，分泊上河、下关。水陆大军十万，合围江宁。

【考异】关于太平军攻克江宁时之人数，时人记载不一。张德坚《贼情汇纂》谓："（太平军）东出湘岳，尽掳商贾民船近十五

万人矣，迨陷武汉，裹胁男妇老幼水陆东下，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至安庆增至七十余万，及至江宁，兼掳镇扬，男丁增至百八十万，妇女三十余万。”汪士铎《乙丙日记》云：太平军“其勇犹可（百人困一人则胜矣），其众难敌也。破江宁日，口称二百万，七八十万人足数也。故或登三山门望之，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故既众且整，吾人望之夺气。”

与上述不同之记载则有，沈梓《养拙轩笔记》曰：“东王杨秀清率众登岸，号称百万，统计掳胁商民，实不过十数万人。”（《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2册265页）时有湖南李君于南京围城中致靖江县令，记曰：“（太平军）兵船多湖广划子及大小剥（驳）船，自下关至上河接次排泊，军师之船有女兵卫护，大约船上四万余人，攻城兵三万余人，所招上匪流民数亦相等，总计不下十余万人。”（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附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3册32页）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癸丑正月二十九日，粤逆洪秀全、杨秀清等至金陵，其陆路分贼营二十四座，每营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五六十人，老长发贼不过十之二三，余皆掳诸湖北、安徽及各省者。其水陆贼船自新州戴胜关上游夹江泊起，至七里洲下游夹江泊止，船虽数千号，究之贼数，男子约五万，女子约二万，幼童约一万。”

郭毅生考证认为：时人陈徽言所云：太平军自武汉东下时陆营共为十军（《武昌纪事》），十军之数不过十二万余人，此当指陆营总额，其自益阳以下所招得船户水手尚不在内。盖因其时只封唐正才为“典水匠”，尚未严编军旅，至一八五三年五月，“乃升唐正才为殿前丞相，即以被掳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旋增至九军。每军以军帅领之。”（《贼情汇纂》卷五）在克南京前，此船户水手只操舟管驾而不任战。其未被计入军数之

内，原因或在于此。然则其人数当是多少呢？按《李秀成自述》所记：太平军抵南京时，“水面舟只万余”，此万余船分立九军，每军约有一千三百条船（《贼情汇纂》卷十），如每船水手人等小船亦有七八人，万余船容或有十万之众，如按“太平军目”规定额数计，则九军职官、伍卒约为十二万余人（《贼情汇纂》卷十）。故统计太平军克南京总人数时，应将此十万左右之水手人等加在其内，如此则斯时水陆两军共约二十万有奇，而以二十五万人为其最大限。（《文史哲》1963年6期）

罗尔纲则认为：汪士铎记太平天国攻南京时人数为七八十万，与张德坚所记太平军至安庆时之人数同，此非巧合，其估计当有一定之根据。但须指出，在武汉时之五十万，攻南京时之七十万，均包括老弱妇孺在内。时太平天国之军队，从守天京、镇江、扬州与北伐、西征之全部兵力看来，大约不足十万。（《太平天国史》卷一）

笔者认为：太平军克南京时，漕运总督杨殿邦曾驰奏，略谓：“江陵省城于本月十一日失守，现在逆匪盘踞城内外，不下十数万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九），此奏为二月十八日前发出，即当时太平军尚未分兵进取镇江、扬州，兵力全部集于南京及其附近。因之，其所云“十数万人”，亦即太平军克南京时之总人数。

时江宁城周九十余里，旗、绿营兵五千有余，城大兵单，疲于奔命。祥厚、陆建瀛等连疏告急，而向荣、琦善、陈金绶等迭奉严旨趣援，固皆不及至。二月初一日，祁宿藻忧愤呕血，死于城围中。死前面告廪生张汝庚云：“官不尽力，兵不用命，富者吝财，贫者吝力，城虽大，不可

保也。”〔2〕

三十日（3月9日）

10 命在籍之前任左都御史沈岐、闽浙总督季芝昌、吏部侍郎侯相、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宗人府府丞温葆淳、江西巡抚钱宝琛、湖南布政使王藻、浙江布政使汪本铨等酌办江苏团练事宜，并谕各部堂官及翰詹科道各举在籍绅士，一律治团。寻命加强京师旗营官兵训练，谕曰：京师重地，各旗营官兵共计十四万九千有奇，素称劲旅，若不勤加训练，俾技艺日精，何以备干城之选？著该管大臣勤加操练，如有技艺生疏、老弱充数者，一经查出，必从重惩处，决不宽贷。

二月初二日（3月11日）

11 据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驰奏丰北大工合拢，全黄归正。帝谕曰：此皆仰赖天恩神佑，朕欣幸之余，即派恭亲王奕訢，敬诣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代朕拈香叩谢。著发去大藏香十炷，交杨以增虔赴工次各处河神庙，代朕敬谨祀谢，以答神庥。杨以增著开复原职，给还顶戴，赏加三级。现在大工甫经告成，善后各工，俱关紧要，仍著杨以增督饬各员弁，妥协办理。务须慎益加慎，以期全工稳固，永庆安澜。并谕太常寺少卿雷以諴、侍讲学士晋康前往南河，少詹事王履谦、刑部员外郎邵懿辰前赴东河，分别会同杨以增、河东河道总督福济巡查黄河两岸，将各处渡口，归并大渡，非有官票，不准私渡。如查有奸宄潜溷，即严拿惩办，此事最关紧要，万勿稍有大意。

初十日（3月19日）

12 太平军攻占江宁城。

是日黎明，太平军轰塌江宁仪凤门城垣两丈余，林凤祥督军自缺口冲入。太平军兵分为二，一向鼓楼，一循金川门、神策门，经成贤街进向小营，阵斩陆建瀛，旋遇旗兵，力战不胜，由缺口退出，清军复填塌处。少顷，第二雷又发，垣再圮，太平军自缺口处冒死冲入，李开芳、赖汉英、吉文元等率军架云梯由三山、通济、神策各门奋勇登城，清军溃败。前广西巡抚邹鸣鹤、提督福珠洪阿、徐州镇总兵程三光、代理布政使涂文钧等文武大员均死之。祥厚率旗兵退守内城，妇稚皆登城固守。太平军四面环攻，杀声如雷，血战一昼夜，死亡相枕藉。至次日，内城破，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协领增福、佐领海明等均战死，旗营男妇三万余人，几同一炉。〖3〗寻东王杨秀清布告江宁百姓，认识天父，归顺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并传令男女分馆，分别男行女行〖4〗，百工亦各归行。

十二日（3月21日）

13 初，户部侍郎曾国藩治团练于长沙，为省文移之烦，不用公牍告示，“手书告各郡邑官绅，遇匪徒窃发，密函达省，用巡抚令旗诛之，或杖毙，不以烦狱吏”〖5〗。至是，曾国藩复上《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略称：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盖缘近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

以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吾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二人，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除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地方之有益。〖6〗寻得旨："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十三日（3月22日）

14 先是，杨文定授意吴健彰两次照会驻沪各国领事，请求派遣兵船，救援江宁。〖7〗时吴健彰已从外商手中购得帆船二只，租到美国收容海军新兵之旧兵船一艘，以及葡萄牙划艇十三只，皆上驶镇江，并宣称英兵船即将攻击太平军。至是，英驻沪领事阿礼国复照吴健彰，内言英国全权大臣已到上海，请两江总督直接与之商援。俟太平军攻克江宁，署两江总督杨文定复向上海各国领事发出第三次求援照会，英使文翰派译员密迪乐持文往见吴健彰，声明除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外，不能以兵相助。

15 前因军务、河工用度浩繁，大小臣工各上筹款事宜，太仆寺卿李维翰奏请暂停养廉以充军饷，咸丰帝命军机大臣等会同户部议奏。至是，议上，武职自三品以上停给二成，文职自一品至七品暂给廉银六成，八品以下免其停扣，俟军务告竣，仍复旧额。从之。旋命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各员仍照数给领，并谕内阁：所有布彦泰、德瑛、黎吉云征收铺银，计户收钱等折片，及户部劝谕京师商贾捐输各条，均著毋庸议。至钞法由来已久，本朝初年亦行

之。此事原以济国用之不足，既非废银用钞，亦非责商缴银，部库出入通行，不会稍有畸轻畸重。正当行之久远，俾天下咸知钞为国宝，与银钱并重，部库收发一律，既足示信而祛疑，而民间以渐而通，亦可利用而行远，仍著户部妥议速行。

十七日（3月26日）

16 先是，向荣、琦善、陈金绶等于安庆会商进军路线，议定琦、陈二军由江北桐城、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无为、巢县、含山、和州东行，向军由南岸水陆并进，直抵江宁。〖8〗至是，江宁失守上闻。旨趣追至芜湖之向荣一军，绕前堵御，以保苏常；琦善、陈金绶速赴北岸浦口，以堵太平军之北上。李僖、杨以增、福济等严防黄河两岸；调福州将军怡良为两江总督，未到任前，以杨文定暂署。寻命署四川总督慧成转赴淮、徐，会同杨殿邦办理防堵，令邓绍良为江南提督，内阁学士许乃钊帮办江南军务。

17 初，太平军叠克楚、皖省城，黄河南北之捻党闻风响应者不下二三十股。其中安徽定远县豪强陆遐龄，曾因命案被捕入狱，太平军克安庆后，其获救返乡，聚众万人。至是，陆遐龄竖“随天大王”旗，宣布起义，并焚烧驿号，抢劫质库。旋兵部侍郎衔周天爵调兵镇压，剿抚兼施，陆遐龄兵败遇害，余部投奔太平军。

十九日（3月28日）

18 咸丰帝颁予朝鲜国御书匾额“海邦屏翰”、琉球国“同文式化”、暹罗国“弼服海隅”。

19 初，阿礼国闻太平天国起义，两次致信文翰，建言英国把握契机，以无限制进出中国最僻远之禁区为条件，解救咸丰帝；或联合列强，制止此毁灭性战争，以便向清廷索取干涉之报酬。其后，文翰上书英外交大臣马斯伯雷，力主援助清廷，并拟付诸实施以扩张在华之权益。至是，文翰获悉太平军已占江宁，复翻然变计，上书英首相罗塞尔，言称将采取中立政策，以避免延长中国之内战，而有损英国在华之利益。旋获英政府之允准。〖9〗

二十日（3月29日）

20 天王洪秀全由水西门乘黄轿入城，万人恭迎，仪卫甚盛，改督署为天王府，以江宁为天京。太平天国正式建都。

【考异】关于太平军何时产生进取江南之意及建都之争等，史学界向有不同看法。郭廷以认为：当洪杨未出广西时，已决定攻取江南。其所据谭熙龄《紫荆事略》云：官军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及明心道人《发逆初记》云：杨秀清出广西金州时，已有窥窃江宁之计（《太平天国史事日志》208、209页）。

简又文据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及王定安《湘军记》，《规复湖北篇》认为：太平军在广西时曾言至金陵（今南京市）为登天堂，实为初期号召人心之理想，其决定实施则在攻克武昌之后（《太平天国全史》上，八章）。

牟安世引《清史稿·洪秀全传》认为：以罗大纲为首之部分太平军将领不赞成建都南京，而洪、杨等人之战略思想则始终是直捣

南京，并建都南京，不过受形势左右一度曾倾向罗之主张“欲取得河南为业”，但因一老水手之言，“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结果铸成大错（《太平天国》138—142 页）。

沈嘉荣在《太平天国史略》中提出，太平军克武昌后，其去向有五种选择：直捣北京；建都于中州之地；顺江东下，建天京于金陵；立足武汉；入川。沈氏认为：太平军如直接北上，取胜把握极小，败亡可能性很大。在太平军首领中，杨秀清始终主张建都南京，而洪秀全初“欲到南京”（《李开芳又供》，《清代档案史料汇编》五辑 167 页），入湘时亦赞同东王“专意金陵”之主张，克武昌后则摇摆于河南与金陵之间，及杨秀清假天父下凡迫之，其复同意进军南京，建都之争就此结束。其余反对建都金陵者，先是武昌时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杨逆不从”（江左明心道人：《发逆初记》）。其后，指挥罗大纲又提出：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秀清不纳，乃命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众东下（《清史稿·洪秀全传》）。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卷四二中考证，《清史稿·洪秀全传》内罗大纲所言，全系《太平天国战纪》罗惇曧所捏造。而据《李秀成自述》与《金陵癸甲新乐府·天下凡》一诗所载，洪秀全早已主张建都河南，只因到益阳忽得民船数千，才改作顺流而下。攻克南京后，其仍拟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向河南挺进，取河南建都。

王庆成认为：攻取南京并不是太平军初始之既定政策，而是伴随战争发展，经过长期争议之结果。其间可分为三阶段：其一，咸丰二年(1852)夏，太平军出广西前后，时“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

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贼情汇纂》卷一一）。其二，同年秋长沙撤围之前，太平军内部有至南京、四川及“欲取河南为家”之三种方案。其三，太平军得船数千东取武昌后，内部仍有西入四川、北据中原及东取南京之争议，结果“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径取江宁为巢穴，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盾鼻随闻录》卷二）。迨破南京后，“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东王从之（《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建都南京后，洪秀全虽有迁都河南之主张（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天下凡》），但未果。

21 向荣军因抵江宁县板桥镇受阻，绕道秣陵关。是日，向军结营沙子岗，旋移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有兵一万三千九百余名。

【考异】清江南大营之兵数，因统计时间不同，各家说法不一。就前期而言，有万人、万四千人、万七千人、三万人诸说。考诸史料，本年二月十七日，向荣自芜湖所发《由芜湖登陆驰救金陵折》之附片《陈明兵数并调取各省官兵片》中云：“臣现统各省兵丁，通共一万二千九百余名，此内有阵亡，均系随时募补。其有打仗受伤及患病者，随留附近各州县调养，并无一定。至实在出队官兵，兹有一万二千七百余名，又提勇捷勇共二千四百名。其荆襄调拨各官兵，只得总兵音德布所带之兵，并岳州驻扎之广东潮州镇游击长

桂所带潮州官兵六百余名，均行调取来营外，其疲乏者，均已撤回归伍，非独以收实用，亦所以节糜费也”（《向荣奏稿》卷二）。三月初八日，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曰：“向荣营中兵勇一万七千余名”（《清文宗实录》卷八七）。二者所言兵与勇数额基本吻合。但七月初九日，向荣于紫金山大营上《覆奏现在布置形折》中言：“查大营兵勇分往镇江、东坝及江西、扬州者已有九千七百余名，刻下存营兵数一万零九百余名，又广东广西各勇共三千八百余名，由紫金山以至七桥瓮，在城正东及东南隅，计路十二三里，分扎营共十九座。其余周城七十余里，皆为兵力之所不到，是以措手倍难”（《向荣奏稿》卷四）。兵勇人数由二万四千余人复减至一万四千七百余。及至咸丰六年(1856)五月二十九日，向荣在《请调广东官兵助剿折》中诉苦曰：“伏念臣自三年春东下之时，兵勇原有一万六七千众，战守均资得力。自抵金陵以来，分调镇江、江北、庐州、舒城、徽宁各处，已不下万余，故存营不及五千，所有兵勇情形，早蒙圣鉴。”（《向荣奏稿》卷一二）尔后，咸丰八年(1858)初，钦差大臣和春等重建江南大营时，“兵勇约四万有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九五）。迨十年(1860)正月，江南大营合围天京时，兵力已高达六万有余。可见，江南大营之兵额是随着战争之发展，不断增减变化的。其初建时兵勇数额当在一万七千人左右。

又关于向荣“江南大营”之驻地，有关太平天国之论著多认为是孝陵卫。韩品峥在《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史事考》中提出：向荣初抵南京城东时，其大营位置不断由东向西移动。从本年二月二十日，向荣离开丹阳军营之时起，至四月十日止，短短五十天内，其移营四次，先后扎营沙子岗、土城、孝陵卫及钟山，其方向均由东向西，逐步向南京城边推进。从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六日，向荣大营移驻紫金山以后，直到咸丰六年（1856）五月十八日被太平军打

破，始终未再移动，其间长达三年之久。又自本年二月二十日至六年(1856)五月二十二日，向荣共发出奏折 124 件，并附片 154 件，共 278 件。其中在江宁土城军营发出奏折 1 件，附片 2 件，共 3 件；在钟山大营发出奏折 8 件，附片 18 件，共 26 件；在紫金山大营发出奏折 71 件，附片 98 件，共 169 件；在金陵大营发出奏折 7 件，附片 8 件，共 15 件；在江宁大营发出奏折 2 件，附片 2 件，共 4 件；在上海、镇江及九华山大营等处发出奏折计 17 件，附片 8 件，共 25 件；另有未注明拜发地点之奏折 19 件，附片 20 件，共 39 件。而其中，向荣于江宁城外土城军营及钟山大营所发之奏折甚少，于沙子岗军营及孝陵卫军营未发奏折，而于紫金山大营所发奏折占其于江南大营期间所发奏折总数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至所谓金陵大营及江宁大营，实即紫金山大营，而未注明拜发地点之奏折，考其内容及时间，多数亦发自紫金山大营。因此，江南大营之位置应是紫金山，而非孝陵卫（《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史事考》载《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

罗尔纲据《向荣奏稿》、胡恩燮《患难一家言》、杜文澜《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平定粤匪纪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李秀成自述原稿》等资料，加以考证认为：身任江南大营翼长之张集馨就居于孝陵卫。钟山即紫金山。向荣营盘在紫金山麓，离孝陵卫三里。据张集馨所记与《李秀成自述原稿》所记“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独乘（剩）向帅左右数营”之语，知江南大营之驻地分布在孝陵卫至紫金山麓一带。向荣统帅营盘在紫金山麓，因此奏折作“自紫金山大营发”，而胡恩燮、杜文澜、李秀成之记载是据江南大营之全部驻地而言，故于称谓上有此分歧，而实际则一（《太平天国史》卷二）。兹从罗尔纲言。

二十二日（3月31日）

22 太平军指挥罗大纲、总制吴如孝率军东攻镇江，清陆师不战而溃，苏松镇总兵叶长春统水师及吴健彰所雇葡萄牙划艇亦败绩。杨文定、文艺、署常镇通海道胡调元等各自遁走江阴、丹阳、常州。知府豫立欲闭城拒守，兵民逃散，无一应者，豫立投水自尽，遇救得生。太平军长驱直入，轻取镇江。

二十三日（4月1日）

23 先一日，李开芳、林凤祥等率军克仪征（今仪征市）。是日，兵不血刃占领扬州，漕运总督杨殿邦、两淮盐运使刘良驹、知府张廷瑞等先期遁往高邮。

二十七日（4月5日）

24 命户部发行官票与大钱。

太平军兴，清廷铸钱原料匮乏，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上《条议钞法折》，主张颁行纸币，以应军需。咸丰二年(1852)，福建巡抚王懿德、左都御史花沙纳、四川学政何绍基先后奏请发行钞票、铸造大钱，户部审议未准。寻库款告竭，帝命花沙纳、王茂荫会同户部妥议钞法。至是，花沙纳等会同酌议具奏，并绘具官票式样进呈。得旨：所拟章程各条尚属周密，著即照所请，走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行颁发各省一律遵办。官票之行与银钱并重，部库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间银钱私票行用仍听其便，商贾交易亦无抑勒，洵为裕国便民良法。总期上下相信，历久无弊，即使国用充裕，官票照旧通行。

本年三月十八日，户部覆奏，准试办发行铜大钱。十一月，户部又议覆巡防王大臣等奏请推广铸造大钱一事，内称，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率，以次酌量递减，以便民利用。咸丰帝谕曰：著照部议，所有当千当五百大钱，均用净铜铸造。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大钱，亦须配铸精良，俾民间咸知宝贵，便于行用。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等款，均准以官票宝钞五成为率。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其余仍交纳实钱以资周转。京外各库应放之项，官票宝钞亦以五成为限。如此明定章程，权衡出纳，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翌年二月，户部再奏准添铸当一当五当十铁钱。六月又试制铅钱，旋止。

25 定郡王载铨奏请申明会议旧章。得旨，略曰：国家有大政事，特交会议，诸王大臣等自应公同会集，虚衷商榷，讨论精详，方于政事有益。讵料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托故不到，或推诿不言，或借端闲谈，置公事于不问。其首先发言之人，或目为擅专，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之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或明知未协而不肯言，或依违将就而退有后言。似此因循委卸，相习成风，又何用会议为耶！嗣后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会议事件，务须遵照旧章，公同面商，虚心筹酌，迅速定议具奏，毋得推诿耽延。

二十九日（4月7日）

26 大学士、军机大臣、九卿会同户部奏，自军兴以来，已征调各省绿营及旗兵共八万四千七百余名，连本省额兵

共计九万七千七百余名，共拨军饷二千五百十余万两。〖10〗

27 是月，太平天国在天京续行圣库制度。金田起义之初，拜上帝会众即将田屋房产变卖，易为现金缴于圣库，所需衣食均由圣库开支。尔后，“定营规条十要”中亦明文：不得藏匿金银器饰。咸丰元年(1851)秋，太平军克永安后，洪秀全重申“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11〗。二年(1852)七月初三日，天王复“诏令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12〗。至是，天朝圣库制度在天京施行。时圣库设于天京水西门灯笼巷，计设总圣库四员（内分正、副、又正、又副），总圣库协理二员，专司其事。原则上从天王到士兵均不准私蓄财产，衣食器物一切费用（包括医药、残废院、老人馆）全由公家供给，实则不然。尔后，男馆女馆撤销，此制渐废。

28 太平天国颁布《待百姓条例》。太平天国起义后，虽征战频仍，但仍取保护工商之策，沿途号召：“士农工商，各力其业”，“商者商而贾者贾，尽可乐业以如常”〖13〗；所到之处，“买饭求浆，多给市值”。本年二月初六日，太平军兵临江宁城下，杨秀清即发布安民告示，略曰：兹建王业，切告苍生，士宜横经，农须负耒，工人居其肆，商贾转其筹。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故土，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无庸震慑。当廛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14〗至是，杨秀清又发布《待百姓条例》〖15〗，实行废除工商业之政策，一切田亩，皆归天王，并设官典衙，

没收私产。〖16〗

三月初三日（4月10日）

29 署安徽巡抚周天爵奏：自安庆失守后，皖省土匪闻风四起，宿州、怀远、亳州（今亳县）、蒙城、灵璧等州县尤多著名捻匪，聚众抢劫，经派兵勇先后斩获刁生牛文礼等五百九十八名，现督兵勇亲往庐、凤一带剿捕。得旨：务将著名各犯悉数歼擒，并将定远之盐枭、合肥之土棍、巢湖之匪船全行剿洗，毋留余孽。又命吕贤基暂驻宿州，以资坐镇，俟周天爵回宿后，再赴各属巡查团练事宜。

初七日（4月14日）

30 先是，向荣督军进占江宁东南附郭土城，旋挖筑营垒，分扎要隘。至是，清军分路进犯钟山、中和桥，袭击江宁通济门，破太平军营垒三座，抢夺大炮十二尊，鸟枪二百四十余杆。十二日，向荣再遣军袭占城东南之七桥瓮，隔断钟山与报恩寺之太平军。明日，复陷太平军钟山营垒，擒总制陈转。

初九日（4月16日）

31 琦善、陈金绶及帮办军务大臣胜保率军先后抵扬州城外，琦善扎营城北雷塘集，陈金绶、胜保扎营城西北帽儿墩，距城数里，初有兵万人左右，是为江北大营。〖17〗

32 以陈金绶等奏，拟克复扬州后，再行南渡。咸丰帝谕曰：扬州复后，犹须随时酌度，断断不可拘泥。若兵至贼走，目为克复，适足长贼志而堕士气，此时万不可狃于小节，致失大事。旬日前，江南江北原应兼顾，辰下则北

方为不可缓之势。朕为天下主，非惑于浮言忍置江南不顾，第根本微摇，将来不堪设想。

初十日（4月17日）

33 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以乾清门侍卫肃顺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日，迁肃顺为銮仪卫銮仪使。翌年三月，命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34 因江面太平军船只林立，向荣奏请迅将所调广东水师及上海火轮等战船，不分昼夜，驶入长江，约同陆路清军一齐进剿，“则贼船虽多，不难悉数扫除”。至是，咸丰帝复谕吴健彰：速雇火轮船，驶往江宁，以助攻剿。旋命叶名琛雇募广东红单船与外人火轮船，迅速北上，交向荣调用。

35 以云贵总督蒋霨远奏，请饬部迅催解饷，咸丰帝谕曰：贵州省原拨浙江、广东、福建及改拨山东、山西、江苏等省应解壬子年夏秋冬季、癸丑年春季兵饷，未到银六十一万八百三十六两零，叠经户部严催，均尚未据报解，其另拨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应解癸丑年夏秋冬季兵饷银五十万五千五百八十五两，亦未据报起解日期，兵饷待用孔殷，岂容日久悬宕？著户部饬催原拨改拨各省，将壬子、癸丑两年未解饷银，迅速解黔，毋得再行迟误。旋据河道总督杨以增奏，河库现银，仅敷十数日支放，请饬催部拨银三十万两，星夜驰解。又据张芾奏向荣大营及江西防堵等项，需银孔亟，各省拨银一无解到，并称部拨陕西银一万七千一百余两，据陕西巡抚咨覆，实存三千八百八十余两，部拨粤海关银四十八万五千八百两，据该关知会，

止解实征银十二万二千两。似此阻滞耽延，致各路军营停兵待饷，设有贻误所关非浅。著户部迅速查明，何项已报启程，何项尚非实数，飞催原拨各省分，赶紧起解，以济急需。

十三日（4月日20）

36 初，因江宁、镇江、扬州相继失守，咸丰帝命向荣、琦善、陈金绶、胜保等人加紧进攻三城。同时，调兵遣将，以防太平军北上。初调盛京兵八千名赴京，察哈尔兵四千名赴张家口备用，调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城兵二千五百名、绥远城五百名、热河（今承德市）城兵一千名，以及路经东境之黑龙江马队，驰赴山东、江南交界地方备用。继命山西兵三千名，陕甘兵四千名，赴山东扼要驻扎。旋命李僖、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刑部右侍郎奕兴等人严防登莱（今山东省牟平县、蓬莱县）、天津、金州（今辽宁省金州区）、旅顺、盖平（今辽宁省盖县）、牛庄诸口，以防太平军由海路北上。并谕总管内务府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遵照嘉庆年间旧章，严行门禁，以防奸宄溷入。至是，复命绥远城将军托明阿统带前调之归化、绥远等城官兵三千五百人，赴山东会剿。俄又命察哈尔都统华山泰预备马队官兵四千名，赴张家口屯驻备用，另调察哈尔马五千匹解赴直隶、山东备用。

37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上海外侨在英领事馆集会，决议即由英侨组成义勇队，于夜间巡逻街市，参与租界内之防务，以保护其家宅财产，并深沟高垒，派兵驻守，以抗拒太平军势力之东进。至是，文翰上书英外相克拉兰敦，

欲留何木斯号与莉莉号两舰驻沪。〖18〗

十五日（4月22日）

38 先是，美使马沙利乘色士奎哈那号赴天京，欲探太平军之状况，讵自吴淞口上行三十英里即搁浅折回。英使文翰亦派译员密迪乐赴苏常、丹阳等地调查有关太平军及清军之情报。〖19〗

至是，文翰会同船长费熙班等乘哈尔米士号兵舰自上海溯江西上。寻文翰一行抵镇江府江面，遭岸上太平军之炮击，尾随之清军艇船亦发炮反击。文翰以费熙班之名义修书一封，交舟子送往镇江，解释误会。此书为清方所获，未达。

二十日，文翰抵江宁江面，遣密迪乐登岸与韦昌辉、石达开相晤，首述英国之中立态度，次询太平天国对外之意旨，并商接待英使之仪式。次日，韦、石致书文翰，告之会见天王应遵守礼节。因函中有天王“为天下万国之真主”字句，文翰不受，将原函退还，并附中英《南京条约》之中译本，以示英国在华之地位。二十二日，检点赖汉英晤密迪乐解释误会，另商定翌日十一时迎文翰上岸，谒东王、北王。届时，文翰爽约，致书声明英国之中立原则，并询太平军是否进攻上海，及对英人之态度。旋文翰自江宁乘舰西上，行约十二英里，后返回。

二十五日，杨秀清以东、西二王之名义复书文翰，重申“天王为万国真主”，英人或效力、或通商，均不禁阻。文翰对来书措词不满，即复书再次言明英国在华之条约权利，如有侵及英人及其财产时，即采取十年前之报复行动，

随即乘船离开江宁江面。次日，文翰一行抵镇江，得太平军守将罗大纲三月二十日书，愿与英人友好。〖20〗文翰即遣密迪乐上岸晤罗大纲等，罗解释开炮之误会，并劝英人襄助太平军，放弃鸦片贸易。密则声称“严守中立”，鸦片贸易则为商人之事，“英政府对之向来不加理会”。〖21〗二十八日文翰一行回抵上海。翌日，文翰向英外相克拉兰敦报告江宁之行，内称：已向太平军告知英国之中立立场，望其对英侨之生命财产勿加侵犯。否则，必事抵抗。太平军在江宁已建立政权，其所奉宗教中搀杂迷信及谬误，完全为其首领作为政治之工具。其后之行动，似趋向北京推进，结果如何，尚难断定。

三十日（5月7日）

39 先是，向荣奏称：通筹全局，拟先清江面，使江宁、镇江、扬州三城之贼，首尾不能兼顾，并拟先从镇江下手，以遏贼援。又称：杨文定寄来缮拟借英轮船助攻照会一纸，欲臣盖用钦差大臣关防，因剿贼是臣重任，自应尊崇国体，未敢擅便。至是，咸丰帝谕曰：该大臣所筹水陆全局，宜先清江面，与朕意正相吻合，水陆夹攻，总以神速为妙。至杨文定所拟照会，朕详加披览，未尽妥协，不可遽行。

旋向荣督军三路攻扑江宁城西南太平军营垒，未果；邓绍良、文艺带兵进犯镇江南门外观音山之太平军，败绩，佐领万清、广庆等死之；琦善、陈金绶、胜保督军三路进攻扬州，毁城西北太平军土垒、木城，太平军入城固守。

40 是月，苏、鲁各地均有地震。据《勾吴癸甲录》载：

吴锡“三月初八夜子[时]，地大震。自西南至东北，有声如风吼，房屋掀侧殊甚，逾刻乃定。前岁十一月初五日夜戌刻地震，大致相同。至是再震，不半年也。十七日申刻，地又震”。

四月初六日（5月13日）

41 太平军出师北伐。初，林凤祥、李开芳奉东王命留指挥曾立昌、陈仕保守扬州，自率军乘船西上。至是，林、李之军与天京派出之春官正丞相吉文元军会师，共约一万数千人，分三路由浦口登岸，是为北伐太平军。

【考异】关于北伐太平军人数，迄今未发现太平天国之文献记载。清方将帅及相关著述记载则差距甚大。当北伐太平军从浦口登陆后，驻防浦口之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等奏报：“四月初六日晨刻，突有贼船数千只，贼匪数千名，各路攻扑”（《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八）。北伐太平军入皖后，太常寺少卿王茂荫奏：“闻现窜滁、凤之贼，不过二三千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六）。周天爵等初奏：“贼匪初窜浦口，不过二三千人，沿途裹胁勾结，不止倍于正贼”（《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七）。俄尔周等复奏：“据所获粤匪杨悰传等供称，正贼不过千人，裹胁虽有两万，号令实不能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八）。北伐太平军入豫省后，沈兆霖、林扬祖奏：“连日研讯生擒之贼，据供自扬州逃出，不过千人，沿途裹胁，于汴梁约万余人，亦有称两万人者。随裹随散，现剩五六千人。”陆应穀初奏：“贼匪至蒙城滋扰，约有一万余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七）。寻陆又奏，“探闻贼有数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九）。北伐太平军过河攻怀庆时，据

讷尔经额奏："攻扑府城约有三千余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五）。旋又会同托明阿奏："探知贼匪约有三四千名攻打府城，其沁河堤北约一千余贼，设有木垒，遥作声势"（《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六）。恩华则奏："据怀庆府知府余炳焘等遣人缒城禀称：现在府城东北两门贼匪约各有一二千人，南门不过千余，西门不过数百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八）。另据《平定粤匪纪略》卷二载：林凤祥"率贼二十一军北窜，每军数千人"。《豫军纪略》卷一亦谓：林凤祥等"率二十一军北窜，军数千人，扰滁州，踞临淮关，旋陷凤阳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二册，159 页）。又《癸丑中州罹名纪略》则云北伐太平军于巩县汜水口渡河时，"贼来九军，每军诈称一万，其实所谓一万者只二千五百人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册 174 页）。而陈思伯在其《复生录》中回忆曰：林凤祥等督带九军约十一万人，奉伪旨扫北。

郦纯据上述史料考证认为：林凤祥、李开芳所率之北伐太平军出发时，全军约为一万数千人（《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一册四章）。张守常在《太平军北伐考实》一文中认为：北伐太平军之前路为九军二万余人（《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74 页）。罗尔纲据《张维城供》、陈思伯《复生录》、佚名《虏在目中》、《林凤祥供》等史料考证认为：林凤祥统率之北伐军名曰九军，而其九军人数，并不以《太平军目》之规定，而是照每军二千五百人之实际人数，即共约二万二千五百人。故当时清方奏报北伐军进入河南时为二万人，此与太平军每军之实际人数相符合。又据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言，北伐军"共有九军，约三万余名"，则包括豫省沿途加入之民众（《困学丛书》上 272 页）。

兹从郦纯说。

驻守浦口之黑龙江马队察哈尔都统西凌阿、副都统明庆等一触即溃，遁走滁州（今滁州市）。初八日，杨秀清复派检点朱锡锟、指挥许宗扬、黄益芸等督军数千人于浦口登陆，是为北伐后续之军。寻朱锡锟等误入六合县境，为吉林副都统德崇额所败，太平军死伤过半，黄益芸阵亡，许宗扬等折回天京，朱锡锟率部分将士走入林凤祥军。〖22〗

42 闽南小刀会即天地会支派黄德（得）美、黄威（位）揭竿起事，聚众万人，占领海澄县（今福建龙海县）。旋攻取府城漳州，总兵曹三祝、汀漳龙道文秀死之。十一日，二黄率众克同安、厦门，毙游击郑振缨。次日，占漳浦，黄位自称“汉大明统兵大元帅”，年号“天德”，布告反清，曰：“贪官污吏，政皆流为虎之苛；竭髓脧脂，民尽叹夫鼠之硕。以致山崩海溢，年凶岁饥；盗贼蜂起，黎庶鱼赖。我大明天德皇帝，体天行仁，奉旨征厦，应天顺人。”〖23〗寻清军水陆围困厦门，义军给养匮乏。十月十一日，厦门失陷，黄德美突围退至龙溪县（今属福建龙海县）乌屿桥被执，解厦门遇害。黄威率船队退至海上。四年(1854)，黄欲谋晋江与台湾鸡笼港，均未果。五年(1855)，黄复反攻厦门，于莱芜洋战败，后侨居越南。

初十日（5 月 17 日）

43 先是，叶名琛奏报：英国因道光二十一年（1841)间签订条约时，曾允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实为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载有“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

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之条款）。本年正计届期，难保其不乘此内地匪扰兵分之际，从旁窥伺，别有要求。咸丰帝命叶名琛等密为筹度，以备不虞，切不可稍露端倪，启该夷窥伺之渐。〖24〗至是，英国政府照会法、俄政府，阐明英国向清廷寻求“修约”之意向，请两国在此活动中予以合作。寻英政府亦与美国发出同样之照会。

十三日（5月20日）

44 太平军克江宁后，咸丰帝从向荣等人之请，屡谕叶名琛等人雇觅火轮船只前往江南助剿。至是，向荣奏称：文翰自江宁返沪之后，吴健彰等至各国领事馆商借兵船，英领事阿礼国称：彼国兵船驶往金陵，不过去探贼情虚实，并非入江帮剿，亦不前去勾结。法兰西领事仍称：公使未来，不能作主。美国领事称：彼处兵船，曾来助战，行至江口，阻浅而回，今将与日本国打仗，不能借用剿贼。该道以各国无船可借，仍将署督臣照会交郑士魁带回。向荣又称“臣等查夷情谲诈，必须严为防范。现在我处师船将次到齐，堪以剿捕，外夷各船既无可借，即须停止，以免滋事生波”。得旨：“著照所奏办理。英夷既非助逆，甚妥，亦不必再兴波澜。吴建彰将杨文定照会未行，驾驭轻重得宜，可嘉之至。”〖25〗

十五日（5月22日）

45 湖北臬司江忠源奏陈军务，请严军法，撤提镇，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等八条。

谕曰：该臬司亲历行间，两载以来，目击军情，自非空谈韬钤者可比。现已统带楚勇一千七百余人，前赴江南军营。著即将所陈各条，与向荣、帮办军务许乃钊等悉人商榷，认真办理。

46 因将佐乏人，太平天国拟开武科，以四月一日为乡试，令投考者先期五日赴诏命衙报名，届期佐天侯陈承镕赴教场校阅。先试马上箭五枝，次试步下箭三枝，无后场，技艺当日完场，应试者三百余人，皆各衙牌刀手，取中谷光辉等一百四十七名为武举。至是，北王韦昌辉赴教场校阅，谓之会武试，加试马上炮三声，取中刘元合等二百三十余名，为武进士。五月初一日，东王杨秀清复试于教场，并奏请洪秀全，以刘元合为武状元，职同指挥，谷光辉、周得三为榜眼、探花，职同将军，余二百余人皆职同总制。次日于天朝门设宴，谓之会武宴。中第之人，一无除授，仍回原衙听候调用。〖26〗

十九日（5 月 26 日）

47 户部奏称：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余名，岁需经费一百四五十万两。现值军兴数载，议款维艰，拟将陕甘两省调往口外换防官兵，自本年为始，概行停止。其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英吉沙尔（今新疆英吉沙县）、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和阗（今新疆和田县）、乌什、阿克苏（今新疆阿克苏市）、库车、喀喇沙尔八城应设防兵，即由伊犁、乌鲁木齐绿营内如数酌拨。如绿营不敷抽换，准其于满洲营官兵内通融调拨，一律定为五年更换。咸丰帝命陕甘总督、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通盘筹画，如

事属可行，即酌议章程，迅速奏明办理。于节省经费之中，仍寓相为维制之意。

二十日（5月27日）

48 俄外交大臣照会清廷理藩院，内称：俄人对中国蒙古之动乱，绝不会漠然置之。〖27〗

二十一日（5月28日）

49 策试天下贡士于保和殿。制曰：周制立学，天子辟雍，或取字义，或象物形，诸家之说，可胪陈欤？兵法之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生聚教训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能言其大略欤？其著有明效者，当以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为切于实用，所称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者，能阐其义欤？夫足兵必先足食，国家岁有常供，征发频仍则度支不给，开矿行钞亦补救之急务，必如之何而利可兴，弊可弭，征兵千里，士饱马腾也。银日贵，钱日贱，民间便以银论价市易，能详其源流迁变欤？户工二部设宝源、宝泉两局，近复因臣工奏请铸大钱，以济食货之用，果何如而权衡轻重，各得其宜，俾国用饶而民用赡乎？多士学古入官，通知时事，以敷奏为明试，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二十五日（6月1日）

5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咸丰帝亲定癸丑科三鼎甲：状元孙如僅，山东济宁人；榜眼吴凤藻，浙江钱塘人；探花吕朝瑞，安徽旌德人。至是，赐一甲孙如僅、吴凤藻、吕朝瑞三人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兰彬、朱学勤、丁宝

桢、张殿元等二百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徐泽醇，副考官为吏部侍郎邵灿、内阁学士潘曾莹。

二十七日（6月3日）

51 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国宗石凤魁等领战船千余号、太平军二万余人自天京溯江西上，欲取皖赣，图湘鄂，踞长江上游，以屏蔽天京，是为太平军西征。旋五月初四日太平军克安庆，初七日占彭泽，初八日夺湖口，十六日取南康（今江西星子县），十七日据吴城镇（今属南昌市），兵锋直抵南昌城下。

52 是月，副都御史雷以諴纳浙江名士钱江之议，首创厘捐法。于行商坐贾中视其买卖之数，值百抽一，并遣钱江与同幕五人，赴扬州城附近之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等镇督劝。初仅“劝谕米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俄即“推之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各大铺户，一律照捐。”〖28〗时人畏之，目为“五虎”，厘金制度由此肇端。厘金分活厘与板厘两种。活厘亦名行厘，板厘亦名坐厘。前者为货物通过税，抽之于行商；后者为商品交易税，抽之于坐贾。“居者设局，行者设卡，月会其数，以济军需”。〖29〗俄尔，捐厘助饷初见成效，钱江恃功自傲，负才使气愈甚，雷以諴不能平，遂借端杀之。

【考异】雷以諴采钱江之议创设厘金一事，究竟始于何时，黄钧宰《金壶遁墨·钱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二《钱东平

创厘捐事》、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卷上等书，所载不尽相同，今人研究亦语焉不详。据《清史稿》卷四二二，《雷以諴传》载，厘捐创设之初，江与同幕五人赴下河督劝，“民间目为五虎”。另据《清文宗实录》卷九二载：是年五月初五日，咸丰帝接雷以諴奏报，“募勇筹饷，尚有可为”，即当指试行商贾捐厘之法，业有成效。而十天之后，帝复接雷氏之奏，已将“妄陈图谶，摇惑人心”之已革监生钱江正法。可见，钱江系在四月底至五月初被杀，而雷以諴试行厘金一事，当在是年四月。

五月十七日（6月23日）

53 清廷布置京城防御。

初，咸丰帝以琦善、向荣等领兵分驻大江南北，期以防剿兼施，力遏太平军之北上。然北伐太平军由皖而豫，直扑汴梁，如入无人之境。清廷于北省各地几于无兵可调，无款可筹。为此，咸丰帝寝食难安，严谕讷尔经额严密设防，江宁将军托明阿、贵州提督善禄、刑部侍郎奕经、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等急趋赴援。继命署四川总督慧成驰往河北会同剿捕，向荣即饬郧阳镇总兵瞿腾龙酌带兵勇驰往河南、山东一带，确探贼踪，协力攻剿。并谕：陕甘总督舒兴阿、陕西巡抚张祥河，抽拨精兵四五千名，由河南一带分起前进，相机进剿，山西巡抚哈芬调兵三千迅赴直隶，交讷尔经额派拨防剿。命将已定斩监候之赛尚阿发往直隶，交讷尔经额差遣委用，已定斩监候之徐广缙发往河南，交河南巡抚陆应穀差遣委用，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之已革漕运总督杨殿邦、前盐运使但明伦暂留清江浦，协同杨以增办理防剿。

至是，帝接豫抚陆应穀《河北防守宜严并请添调精兵保卫京城折》。朱批道："汴省能守与否，惟在天也，非人也。朕心不敢惶惑，亦甚定，或可挽回补救于万一。呜呼！汝不必念朕，竭力为之。"寻直隶布政使张集馨、御史黎吉云等人亦纷纷上奏，要求添调兵丁保卫畿辅，严扼入都之路。咸丰帝即命署察哈尔都统华山泰将前调屯扎张家口之骑兵四千人带赴北京，东三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各派兵一千赴热河木兰围场，驻扎听调，舒兴阿即亲带官兵赴河南，以易索署陕甘总督，实授哈芬为山西巡抚，雷以諴帮办扬州军务。

次日，帝复命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步军统领左副都御史花纱纳、右翼总兵达洪阿、军机大臣内阁学士穆荫专办北京巡防事宜。命河南诸军，统归托明阿调遣。俄改命已革大学士赛尚阿襄办京城巡防事宜，调锦州副都统维禄率盛京步兵四千名、伯都讷副都统倭克精额率吉林马兵二千名赴天津备调。命兵部尚书桂良赴保定督办巡防事宜。

54 咸丰帝谕内阁：逆匪负固金陵、扬镇，分窜皖豫，叠陷城池，狡谲凶残，神人共愤。当此逆氛未靖，必有忠义勇敢之士，奋迹草茅，建奇功而膺懋赏者。如帮办军务之湖北臬司江忠源，亦以居乡团练，屡著劳绩，超擢监司，可见练勇之中，人才辈出。其有自备资斧、募勇投效军营、杀贼立功者，统兵大臣即核明该士民募勇名数，立即奏请优奖，或给官职，或给翎枝勇号，以为急公向义者劝。至从前被胁之徒，若能剿贼自效，即可立荷恩施。如张国梁之荐擢都司，张凤山等之赏给顶戴，明证具在。朕仰体上

天好生之德，除恶安民之意，各该大臣将军督抚等，著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咸使闻之。

二十二日（6月28日）

55 北伐太平军抢渡黄河。初，林凤祥等率军自浦口经乌衣北上，四月初九日，克安徽滁州，知州潘忠褧死之，都统西凌阿退走定远。寻太平军连克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亳州，蒙城知县宗维屏、署亳州知州孙椿死之。太平军直入豫境，败河南巡抚陆应穀军于宋家集，攻占归德府（今商丘市）城。随即太平军觅船渡河，欲由山东北上，时清军封河，无法北渡。旋太平军西进，一路破宁陵、睢州（今河南睢县）、杞县、陈留（今属河南开封县），逼近开封省城四十里。以大雨，不克攻城，十三日移屯朱仙镇。于此太平军侦知巩县停有运煤之船，遂又西进，连克中牟、郑州（今郑州市）、荥阳、汜水（今属荥阳县）、巩县，如疾风扫落叶。

至是，太平军始于汜水口抢渡黄河。讵太平军人多船少，渡河缓慢，至五月二十八日尚未渡竣。而托明阿、善禄、西凌阿等所统官兵已追至汜水，阻之北渡。先已过河之太平军轻取河南温县，六月初三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县）。未渡河之千余北伐军折回巩县，辗转南下，归入西征太平军。

【考异】南归太平军人数，史料记载纷歧。陈思伯《复生录》云有四五万人；《张维城口述》言："约有二三万人。"据胜保奏报，南归太平军经密县、新郑、长葛围攻许州（今许昌市）时，"不

过二三千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六）。陆应穀先后奏称：“贼匪数千，窜逼州城”。“贼匪由巩县窜出，裹胁不少。”（《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六）南归太平军过麻城宋埠时，前任湖北布政使唐树义秉报曰：“细询长发不过五六百，裹胁者亦只二千余。”此时唐树义派往追击之兵不及一千，却说“若能追及，必获大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五册 213、214 页）。另据《癸丑中州罹兵纪略》云，南归太平军仅千余人，该书作者为巩县幕友，且南归军经其避居之村口，其说当可信。

二十八日（7 月 4 日）

56 五月初，美国务卿麻西曾训令驻华公使马沙利，对华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诏马沙利认为：西方列强若能联合向北京或南京派出使节，以及时之干涉，结束中华之内战，这对美国及全世界而言，均为重要。与此内战而发展，将是未来岁月商业之全面停顿。〖30〗至是，马沙利借呈递国书，复至昆山晤怡良，表示愿为清廷效劳，并提出援助清廷之条件。被婉拒。〖31〗时任美驻远东舰队司令之培理则主张：美国应保持沉默，等待时机，以追求更大之世界权益。

六月初五日，马沙利致书麻西，内称：中国之长期内战，将使英、俄得逞，俄国将取得它在太平洋之有利地位，美国应不惜代价以阻止俄国在太平洋之扩张。美国之最高利益为支持清政府，但条件是其对外全面开放，使在华之美国公民获得权益；太平军之领袖必须服从此安排，“否则就给予抵抗，以摧毁它”〖32〗。

二十九日（7月5日）

57 先是，河决丰北两载，本年春始堵合，讵料连日雷雨大作，至是，堵合不久之丰工再次复蛰，黄水漫溢过堤，刷开口门三十余丈，溜向北趋，灌入微山，漫入运河。寻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奏：漫塌口门至八十七丈之多。咸丰帝命将所有在事人员交部严加议处，仍责令该员等赶紧设法裹筑盘头，并遵前旨于例赔之外，加倍罚赔。六月初八日，永定河亦因水势骤涨，塌宽堤坝三十七丈，掣动大溜，民房田禾间有淹没。

六月初二日（7月7日）

58 以北伐太平军渡过黄河，咸丰帝急命恩华迅速由济宁进兵，慧成循黄河北岸而行，胜保迅速北上跟踪追蹑，李僖、瑞昌严防山东，山陕督抚于两省交界之处侦探“剿捕”，断不能令“逆贼”北入山东、直隶，西入山陕。

初五日（7月10日）

59 清廷举借内债。

先是，以广东、山西为富庶之区，咸丰帝命叶名琛、柏贵、哈芬等传旨劝谕商民人等：有能捐资至百万或数十万者，即赏加五等封爵，其次赏加轻车都尉等官，并准予袭次，俾民间咸知捐资助饷，即与效力行间无异。至是，又以刑部尚书周祖培奏，请饬各该督抚详察殷实之家剀切晓谕，暂时挪借，以助国用。谕曰：现值军饷浩繁，藉资民力，实亦万不得已之计。陕西、广东、山西等省素称殷实，近来踊跃输将者，亦复不少，仍著各该督抚，妥为劝

谕，并将此旨宣示绅民，俾知此举实为军需紧要，暂时挪借，以期速殄凶氛，军务告竣，即当如数发还。仍先行给予优奖，所有藩司印照，即饬令地方官面为付给，不假胥吏之手，以杜流弊。

次年正月、闰七月，清廷又先后谕晋、陕二省，如有借至十万两以上者，除按年拨还银两外，或本身已得功名，准其赏给祖父封典。如能自一万捐至数万十数万者，随时按照银数，立即奏请奖励。倘有不愿请奖者，并著陕西巡抚王庆云饬令藩司，按数给予借贷印票，分年给还，作正开销，仍按照银数多寡分别建坊给匾，以示优奖。

初十日（7月15日）

60 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奏俄罗斯遣人呈递文件，谓普提雅廷欲至上海歇息，并恳祈贸易。得旨：上海本非俄罗斯应至之地，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三十年（1850），该国船只前来海口寄泊，均由英夷领事转求通商，此次自行呈请，是其希冀通商，妄念未息，著怡良、许乃钊密饬吴健彰，该国船只果有寄泊上海，恳求贸易之事，即照成案妥为开导，杜其妄念，万不可稍露迁就之意。

十六日（7月21日）

61 因户部密陈军饷支绌，度支万分窘迫。咸丰帝谕曰：国家经费有常，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即已日形短绌，近复军兴三载，糜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部库之款，原以各省为来源，乃地丁多不足额，税课仅存虚名。朕轸念时艰，特发内帑数百万金，并命部臣等预筹经费，

拟定条款，颁行各直省酌量试行，迄今数月，覆奏者甚属寥寥。在督抚不过因事非易办，委之部臣，抑思部臣筹款，岂能不取给外省耶？即如各路粮台需饷孔亟，部拨各款，该省既不能克期起解，而遇事辄复请拨邻省款项，徒托空言。现在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月份应发兵饷，尚多不敷，而三城尚未克复，贼势日见蔓延，若不及早筹维，岂能以有限之帑金，供无穷之军饷乎？特再申谕各直省督抚大吏，其各就本省地方情形，力筹济时之策，权宜变通，其势不得不然，惟须得人经理，自有实效。岂可坐视大局涣散，一筹莫展。户部现行之官银票，招商分设官钱铺，俾官兵领票易钱，并购买铜斤添炉鼓铸，制钱之外，加铸大钱，以为票本，京师试行，颇有实际，已饬户部妥议章程，迅速通行各省办理。

十八日（7月23日）

62 因太平军围攻南昌，曾国藩派江忠源之弟江忠济募新宁勇千人，知县朱孙诒募湘乡勇千二百人，合前署盐法道夏廷樾、编修郭嵩焘、训导罗泽南等带兵勇千四百人往援。此为湘军出省作战之始。旋向荣所遣之总兵音德布率兵勇与夏廷樾等人分七路进犯南昌之太平军。太平军佯败诱敌，从后分军两路包抄，大败清军，阵斩湘勇五百余人，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镇南、罗信东等死之。曾国藩闻报，“以为湘军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33〗

二十三日（7月28日）

63 西征太平军克安庆后，挥师西进，南昌震动，江西

巡抚张芾、前刑部尚书陈孚恩等飞檄召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驰援。五月十六日，江忠源率勇赶至南昌，立足未稳，西征太平军即兵临城下。清廷闻讯，急命张亮基、向荣、骆秉章等人派兵援应。六月初四日，太平军用地雷轰陷德胜门西月城墙六丈余，将士蜂拥而上，被江忠源及其弟江忠济率勇封堵。至是，太平军又三次轰陷德胜门附近城墙二十余丈，复被江忠源督兵堵御，未能入城。次日，数千太平军出攻清之援军，阵斩九江镇总兵马济美。

尔后，以援赣之清军陆续驰抵南昌，赖汉英等久攻不下，即遥向天京请援。旋国宗韦俊、石祥祯等率西征援军万人，船只五六百艘援至，留石祥祯等部分援军与赖汉英合攻南昌，其余则分军上驶，筹粮打援。七月初一日，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率兵据丰城，得漕粮五六万石。次日至瑞州府（今属江西省高安县）之江邮市，适遇训导江忠淑由长沙率楚勇至，败之，得其辎重，并占瑞州，毙知县胡志辅。十三日太平军攻饶州府（今属江西波阳县），斩鄱阳（饶州府附郭邑）知县沈衍庆、乐平知县李仁地，得漕粮一万数千石。二十四日，曾天养分兵至乐平，民众据城以献。八月初六日，太平军得景德镇练勇八百人内应，占之。明日夺浮梁（今属江西景德镇市），斩知县谢方润，附近各县民众闻太平军至，纷纷进贡纳粮，不啻“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曾天养将征得物资或援南昌大营，或顺流重载运至天京。

三十日（8月4日）

64 文翰自香港复致书克拉兰敦，力言：“从任何观点

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目前，我们对于叛军（太平军）的将来动向与北方的局势，并无积极的认识。因而，我们所可作为者，也只限于注意局势的发展。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惟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明的政策。”〖34〗

65 是月，太平天国当局诏令：妇女悉将两足裹带除去。〖35〗

66 太平天国于天京铜匠中觅能铸钱者十二人，封四人为铸钱匠，职同指挥。并设厂开炉鼓铸，其大小如番钱，正面“天国圣宝”四字，幕无字。铜匠不谙，铅铜不匀，屡铸皆不成轮廓，字亦模糊莫辨，遂停止。〖36〗后隔年余，复命开铸，称为完善。有当十当一等大小名目，钱面印“太平天国”四字。〖37〗

七月二十五日（8 月 29 日）

67 先是，京师户工两局添铸当十大钱，与制钱搭放，咸丰帝命各直省照式增铸大钱，酌拟章程试办。至是，帝接王懿德奏，请于福建宝福局添设两炉，试铸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大钱，其原设炉座，仍按卯鼓铸制钱，与大钱相辅而行，并将大钱式样进呈。诏命即照所议办理，其铜斤分数如何配制，各省收放款项如何通行利用之处，著户部妥议章程具奏。

68 是月，俄国外交大臣两次急电在华之普提雅廷：命

其在中国政权发生变动之时，迅即进入天津湾，除现有权利之外，从中国新政府处“再取得某些新的权利，同其他列强均等地自由进行海上贸易”〖38〗。

八月初五日（9月7日）

69 太平军克江宁后，风声所播，各地会党纷谋举事。八月初三日，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小刀会周立春等首揭义旗，攻占嘉定（今属上海市）县城。是日，上海小刀会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亦率众起义，据县城，杀知县袁祖德，焚毁江海关署，捕苏松太道吴健彰，建立大明国。刘丽川为统理正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林阿福为副元帅。并布告安民，曰：鞑夷当灭，明当复兴。兹因童君昏暗，污吏贪官，残害庶民，殊深可悯。本帅应顺天人，兴起义师，剿灭贪官，以除残暴。〖39〗旋义军连占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四县（今均属上海市），并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十三日，刘丽川向各国驻沪领事正式宣布：上海义军为太平天国之部属，在太平王之指挥下一致行动。〖40〗但太平天国始终未正式承认之。

【考异】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之关系，中外史学界争议较大。罗尔纲与茅家琦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取消大明国之称号，改称太平天国，奉行太平天国之正朔，升太平天国之旗帜，接受太平天国之信仰，已成为太平天国之一部。（《太平天国史》卷八十；《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113页）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梅朋与弗莱台合著之《上海法

租界史》、高龙倍勒《江南传史》、塞尔维埃《江南传教史》、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书，于此均持否定态度。如呤唎认为：上海小刀会“曾派代表向天王通款。但天王竟不顾据有通商口岸的极大利益而加以拒绝。天王认为必须要等到会党明白了并相信了基督教之后，才能接受他们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132页）

郭廷以认为：刘丽川等借上海英人以通好于太平军，具折称臣。但太平天国派人赴沪调查，以丽川等未毁神偶，吸食鸦片，且政治主张不合，未予认可（《太平天国史事日志》268页）。

萧一山在《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中亦曰：太平军不与三合会联络，有请援者亦遭拒绝，如上海刘丽川是已。（《清代通史》卷下，一篇，一章）

简又文考证认为：上海小刀会举事受太平天国大起义之影响，举事之后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天朝，冀免势孤。洪秀全等人对小刀会等三合会党之态度，并非抱闭关主义，拒绝不纳。但于行动上，天朝确未派兵赴沪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究其原因，主要是迫于军事形势，欲出不能，但天朝当政者对小刀会宗教、道德、政治等条件与之不合而常怀芥蒂之心，亦是不可忽视之重要原因（《太平天国全史》上，十章）。

兹从简又文言。

十二日（9月14日）

70 太平天国于天京开科取试。先是，定都之初，东王出告示，令士子于试前十日，各赴“典诏命”衙报名。因来者不及五十，遂展限十日，鸣钲传令，不应者斩。至是，应试者仍不及三百人。诗题曰：“四海之内有东王”。〖41〗

论题为："真道岂与世道相同"。文题："皇上帝是万郭（国）大父母，人人是其所生，人人是其所养"。旋取鼎甲三人：状元朱世杰，榜眼王廷福，探花方兴。以黄纸写榜，在东王府前张挂，是为东试。〖42〗十月初九日，复举行天试，取状元武立勋。翌年二月，翼试；六月，北试。其余太平军所据郡县均举行文武各级考试。或传天朝特开女科之事，不确。

【考异】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是否有特开女科一事，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颇有争论。罗尔纲据上元生员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一诗，胡恩燮《患难一家言》云太平天国"令女官举女子应试"，及孙文川《读雪斋诗集》卷二《朱烈女歌》注云太平天国"女子能文必应试"等史料认为："应试"为科举之通谓，太平天国男女一律平等，前既有女军、女官，亦自然应有女科。但癸好三年（1853）之考试女子一事，既没有某年某科之分别，又不曾开过县试、省试，故不好称作"女科"而应称之为"女试"。（《太平天国史》卷三三）

简又文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等七种史料后分析认为：天朝绝无女科之制度。天京奠定后，各王府内皆用女官。初于女馆中考选识字女子入掌簿书职。其一、二、三名沿成例称为三元，时人或以此称之，必非如正式朝试之殿选也。以其时女子受教育者无多，即富贵人家妇女间有识字作文者，多非自尽即先行逃去，所余者都中下级家庭女子，纵开特科，恐应试者亦寥寥无几，断不能经常开女科取女士也。

兹从简又文言。

71 江忠源奏，请制战船，以清江面。咸丰帝命四川、湖广督抚，仿照广东拖罟船式，造战船百余只，并命叶名琛等购夷炮千余尊，解赴武昌，配搭船只。

十九日（9月21日）

72 因有人奏：外藩蒙古人等，沾染汉人习气，渐失根本，请降旨严行禁止。诏谕：蒙古地方素性淳朴，不事浮饰，近来蒙古人起用汉名，又学习汉字文艺，殊失旧制。著理藩院通行晓谕内外各扎萨克部落，嗣后凡蒙古人，务当学习蒙文，不可任令学习汉字，以副朕敦厚蒙古淳朴风俗之至意。

二十日（9月22日）

73 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咸丰帝初命驻藏帮办大臣谆龄前往赐奠茶酒，并赏银五千两治丧。继以藏务紧要，命后藏事务，暂由扎萨克喇嘛朗结曲丕代办。并谕：该喇嘛办事能否妥协，番夷人等是否信服，著驻藏大臣穆胜额等，详细访察奏闻。

至是，帝闻奏，扎萨克喇嘛朗结曲丕为人老成，经理通达，平日徒众倾服。谕曰：现班禅额尔德尼涅槃，其呼毕勒罕降凡后，所有后藏徒众，皆交该喇嘛管束。著赏加朗结曲丕色勒木诺们罕名号，一切应办印信敕书等项，著交理藩院查例议奏给予。寻后藏金塔寺修理工程将竣，众佛徒将故班禅额尔德尼之舍利奉入金塔。有旨：著赏给故班禅额尔德尼白哈达一幅，捻珠一串，以副朕怀想有功之意。

74 咸丰帝谕：穆腾额等代奏，达赖喇嘛因贼匪扰害数

省，军民不能安生，情愿各率呼图克图喇嘛等，唪经祈祷，俾贼及早歼除，迅奏肤功，实出伊等诚悃，朕甚嘉之。加恩著赏给达赖喇嘛哈达一方，捻珠一串，著交穆腾额转赏。

75 曾国藩致书同知王鑫函，略称：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43〗

越十日，曾国藩致函江忠源。内称：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今欲扫除而更张之。〖44〗

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复将变革军制之说致书翰林院编修李鸿章，略言：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自今逆舟满万，横行大江。皖楚江面，祸无息日。欲为四省合防之计，亦宜各练精勇，以剿为堵。〖45〗

二十八日（9月30日）

76 北伐太平军突入晋省后，八月初二日克垣曲，斩河东道张锡蕃、知县晏宗望；初五日破绛县，毙知县渊名魁；次日下曲沃，杀知县丁璜；初十日占平阳府（今临汾市），知县何维墀、周春杨等死之。寻太平军克洪洞、潞城、黎

城，复入河南境，占涉县、武安（今属河北省）。

至是，北伐太平军攻占直隶临洺关（今永年县），夺取沙河，大败讷尔经额、总兵经文岱等军，斩同知周宪曾、知县玉衡。尔后，北伐太平军挥师北进，连下任县、隆平（今隆尧县）、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藁城，遇胜保清军阻截，折而向东。九月初六日，太平军克晋州（今晋县），知州杨云鳌死之。次日，克深州（今深县），知州陈希敬死之，兵锋直指省城保定。捷报至天京，洪秀全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朱锡琨为剿胡侯，追封黄益芸为灭胡侯。此为太平天国封侯之始。

77 先是，帮办军务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奏：请在江南泰州、宝应分设捐局，按照粮台酌减二成收捐，银钱米石均准交纳，并以足制钱一千六百文，作银一两，下部议。旋户部议奏：据雷以諴奏称，给发实收，有关防可用，稽查捐局，声息相通，支放并无亏折，钱米按时值银价扣算，其制钱百千，加费二千，毋庸另议运脚，章程尚为核实，应如所奏办理。从之。

至是，户部又议覆向荣等奏，请将江苏各属捐项典本，提充军饷，并漕米折银转运章程，拟准将苏松各属捐项及典本催提动用。江北各款，除场灶一项由部另行拨用外，其各州县收捐银钱，存典本息，均准划分一半，解充金陵、镇江兵饷，仍留一半为江北各路粮台待支之用。其征存漕米，责令各州县按数征解，备充军饷。至所称各捐局，均宜仿照筹饷例，减二成收捐，应如所奏办理。从之。

九月初二日（10月4日）

78 据给事中雷维翰奏，州县浮收激变。咸丰帝谕曰：国家征收赋税各有定额，岂容不肖贪吏于正供之外，任意勒折浮收，以致民力告匮，民欠日多，中饱在于吏胥，而亏损在于国课。若如该给事中所奏，州县收漕，竟有应交一石，浮收至两石之多，并有运米不收，勒折交银，以致民怨沸腾，激成事变，遂有聚众戕官之案，不得不发兵剿捕，而各州县反借词于抗粮滋事，以掩其浮勒之咎。究其起衅根由，皆此不肖官吏贪婪所致。著有漕各督抚于州县征漕之际，留心察访，如有浮收勒折，激成事变，仅借抗粮为名，希图蒙蔽者，即将该员严参治罪。

79 三月初，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上书俄皇尼古拉一世，力主于远东先发制人，修改中俄边界，扩大“黑龙江勘察队”之编制，占据库页岛。旋上述要求均获批准，并允许其占据中国之克默尔湾与奇集屯，同时俄皇宣称：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下游以北与鞑靼海峡沿岸之克默尔湾等地，均“属于俄国”。〖46〗尔后，俄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依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带兵相继侵入中国哈吉湾、克默尔湾等地，非法建立康士坦丁、亚历山大、马林斯克哨所。

至是，涅维尔斯科依等复乘“尼古拉”号侵入库页岛阿尼瓦湾，强行登陆，并升起俄国国旗，设立哨所，以穆拉维约夫之名命之。声称：“库页岛作为黑龙江下游之延续地区，属俄国所有。”〖47〗

初七日（10月9日）

80 以北伐太平军挺进直隶，命惠亲王绵愉总理京城巡防事宜，加强京畿防卫。初，讷尔经额等谎报攻破北伐太平军营垒，“歼贼殆尽，怀庆城围立解，余匪仓皇逃窜”。咸丰帝闻奏，喜出望外，亲书“喜报红旌”四字，并大加封赏，讷尔经额、恩华、托明阿、胜保均赏穿黄马褂，并赏讷尔经额双眼花翎，托明阿等巴图鲁名号有差。寻太平军连克山西绛县、曲沃，直扑平阳（今临汾市）。咸丰帝始知怀庆解围并非战胜，怒甚，命褫去钦差大臣讷尔经额黄马褂，严饬援兵迅进。又以晋抚哈芬逗留潞郡（今长治市），畏葸不前，命将其革职拿问，以恒春为山西巡抚，未到任前由布政使郭梦麟署理。命胜保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仍由恩华、托明阿帮办军务，并颁给胜保神雀刀，严诏谕曰：如有不遵调遣、任意迁延、临阵退缩者，提镇以上据实参奏，副将以下，即一面正法、一面奏闻。

九月初一日，以北伐太平军挺进直隶临洺关，京畿震动，帝命拔去讷尔经额花翎，革职留任，恩华、托明阿、胜保均降革有差。旋以桂良为直隶总督，革讷尔经额职，随同防剿，并添派理藩院侍郎培成、护军统领多尔济那木凯领南苑之察哈尔马队三四千人前往正定，京营两翼总兵达洪阿管带八旗兵二千名赴临洺关。侍郎庆祺、荆州副都统维禄管带驻扎天津之盛京官兵二千名驰赴保定，拨山西司库银三十万两、盐库银五万两、捐输银十万两、陕西捐输银二十五万两，解京以备饷需。另再调热河马三千匹、察哈尔马二千匹，到京备用。

至是，以北伐太平军连陷直隶柏乡、栾城等地，兵锋逼近保定，咸丰帝命绵愉总理京城巡防事宜，设京城巡防处。〖48〗

次日，因讷尔经额、恩华畏葸避敌，毫无筹策，命均革职拿问，由桂良、胜保派员押解至京。令耆英在京城巡防处效力，调热河、东三盟官兵三千五百人赴京。初九日，复命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御前大臣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东三盟蒙古诸王兵共四千五百人出京，会同胜保抵拒北伐太平军，添派载铨、内大臣璧昌办理北京巡防事宜。同日，帝御乾清宫行出征典礼，亲颁大将军印、参赞大臣关防，并颁给锐捷刀交惠亲王祇领，讷库尼素光刀交僧格林沁祇领，即日出征。旋添派恭亲王奕訢办理京城巡防事宜，并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初九日（10月11日）

81 台湾天地会李石率众起事。

四月，台湾县李石于县北曾文溪流域首竖义旗，以兴汉灭满为号召。知县高鸣飞带兵往剿，不敌，死之。五月，义军攻府城，势甚张，凤山县属之林恭、嘉义县属之张古、罗阿沙、赖粽等人亦率众响应。旋林恭克凤山县城，张、罗、赖等合围嘉仪县城，全台震动。清廷闻之，命福建巡抚王懿德调兵镇压。至是，帝接台湾总兵恒裕奏：台湾府属南、北、中三路匪首全部被歼，全台肃清。翌年，李石余党赖脣复在嘉义县属之布袋嘴起事，分巡台湾兵备道裕铎遣兵平之。

十三日（10月15日）

82 太平军攻占江北天险田家镇（今属湖北黄冈县），再占汉口、汉阳。

先是，赖汉英等久攻南昌不下，杨秀清命即撤围，以石达开率地官又副丞相刘承芳、殿前左七指挥许宗扬等赴安庆，主持西征全局。尔后，围南昌之太平军退至湖口，兵分两路：一由韦俊、石祥祯统领，西取湖北；一由曾天养率之，折回安庆，拟攻皖北。赖汉英则解职回京，入删书衙。

八月十三日，石达开率军五六千人抵安庆，随即布置战守，组建地方，施政安民，征收赋税。二十七日，太平军韦俊、石祥祯部占九江，留指挥林启荣据守，韦、石移师湖北。张亮基闻太平军入鄂，即遣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率新造炮船，驰至田家镇布防。田家镇当江北，诸山峻峙，江南大山曰半壁，突兀江心，屹如关隘，其与北岸田家镇互为犄角。该处流急地险，又是入鄂咽喉，故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劳光泰在此江面编巨筏拦江，载炮其上，以阻太平军水师。另由湖北按察使唐树义率兵勇两千驻防蕲州（今蕲春县）、黄州（今黄冈县）一带，由陆路阻击太平军。九月初六日，太平军先占半壁山，江忠源率楚勇及音德布之滇军接踵而来。至是，太平军大破江忠源部及湖北江防军，阵斩粮道徐丰玉、汉黄道张汝赢，唐树义、劳光泰侥幸逃生，江忠源遁走广济。田家镇既破，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石、韦即率太平军长驱直入，十五日克黄州、占武昌县（今鄂城县），杀知府金云门，旋退。〖49〗十八日太

平军再占汉口、汉阳，知府俞舜卿、知县刘鸿庚死之。

83 先一日，北伐太平军克深州，兵锋逼近保定，蠡县等地纷纷告急。咸丰帝急命僧格林沁等进驻保定，与胜保等合力堵御。是日，帝接僧格林沁奏报，蠡县以北无险可恃，所统之兵总宜驻扎涿州（今涿县），不可远离。从之。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文瑞、蒙古副都统乌尔棍泰前往通州，带兵防堵。次日，谕军机大臣等：惠亲王现须留京，调度京城内外一切巡防事宜，僧格林沁驻涿州以为京师保障，所有保定省城防守事宜，仍著桂良妥为布置。并密令东北诸省及热河、察哈尔诸将军、都统，各于所部挑选精壮，操演纯熟，备齐军装器械，一经调拨，即行赴京。

十八日（10月20日）

84 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各省地丁征银，乃国家惟正之供，岂容任意拖欠，以致帑藏日亏。现逆匪滋扰，凡被兵各州县，以及被灾各区，业经叠沛恩施，分别蠲缓，其未经被兵被灾地方，自应照旧输将，以充国课。乃自豁免积欠之后，至今各省复有民欠钱粮，即如山东省，应征未解之款，尚有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此外，如河南等省及江浙财赋之区，未完积欠均复不少。是以每逢恩诏豁免之数，动以千万计；而每遇清查，无著摊赔之款，又以千万计。国家经费有常，何堪此层层虚耗，日积月累，几成习惯。嗣后，著各督抚等严饬所属，除应行蠲缓之区，均已刊刻誊黄，遍行晓谕，此外各州县征收钱粮，毋许仍前浮滥，并严惩吏胥侵渔积弊。

85 本年四月，户部奏准设立乾豫、乾恒、乾丰、乾益

官银号，以户部宝泉局与工部宝源局所铸之钱文为“票本”，发行“京钱票”，用以发放八旗兵饷。〖50〗

至是，惠亲王等复奏请颁行银钱钞法。奏称：银票以便出纳，钱钞除江苏、湖北、湖南未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五十六人，存仓米谷总计二千零六十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七石五斗。以利流通，请令京师及各直省均由户部颁行银票钱钞，任凭民间日用行使，并完纳地丁钱粮、盐关税课及一切交官等项，俾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咸知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核定成数，搭放搭收，以期上下一律流通。得旨：现在银价昂贵，需用浩繁，民间生计维艰，必须与时通变，使钞票与银钱兼权并用，以冀裒多益寡，日见充盈。即照所议，由户部制造钱钞，颁发中外，与现行银票相辅通行，其应如何搭收搭放，酌定成数，以昭限制。

二十三日（10月25日）

86 北伐太平军挺进河南后，咸丰帝即命东三盟诸蒙古王，各派兵一千名，自备军械，赴热河屯扎听调，并命察哈尔都统速带马队官兵四千名，驰赴南苑屯扎。寻以节气变化，先后降旨命理藩院、内务府为察哈尔兵拨医治病，制办冬衣，并赏其羊一千一百余只。至是，诏命土默特贝子德勒克色楞带东三盟官兵三千人赴胜保军营，并赏银五千两。

二十七日（10月29日）

87 漕运总督福济奏：贼窜直隶，恐讹传惊慌，或妄进

巡幸之说，伏愿乾纲独断，始终不疑。得旨：览奏具见汝之诚悃，现在毫无此意，亦无此奏，胜保屡挫贼锋，畿疆指日可肃清矣，朕心甚定，特谕汝知。

【考异】在北伐太平军挺进京畿，直接威胁北京之际，咸丰帝有无北上热河之举。某些史家据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西班牙——中国》一文中所载，“从最近东方来的邮件我们知道：中国皇帝预见到北京会失守，曾命令各省总督把皇帝的收入交到热河——这是皇帝的旧的氏族领土和他现在在满洲的夏宫，在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卷）和《在平县志》所云：“咸丰三年（1853），洪逆遣伪将李开芳北犯，京师戒严，征调转运，国帑日绌。忽传圣驾幸热河，同列者纷纷作出京计。”以及《醒睡录》初集卷二中所描述：“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咸丰帝“召王公、四辅、六部、九卿等会议，皆泣泪丧胆，眼眶肿若樱桃。”等史料认为：咸丰帝已准备逃亡。朱金甫、秦国经在查阅大量《上谕档》和《随手档》之后认为：本年九月初四日，在得知太平军突破临洺关入直隶之当日，咸丰帝连下十五道上谕，严斥讷尔经额等人之无能，同时调兵遣将，但其中并无一条令粮饷改道运解之谕旨。八月二十八日之后，太平军于直隶连克沙河、任县、柏乡、赵州、深州等州县，至九月二十七日据静海，二十八日进逼天津城下。此间，咸丰帝既惊且怒，一月之内，共发谕旨四百零八道，或明发，或廷寄，或亲笔朱谕，然其中绝无令粮饷改道解运之谕旨。再扩而言之，自太平军于本年四月出师北伐，到北伐军于咸丰五年(1855)四月十六日最终失败。清廷所发布之上谕中，均未见改道运解饷项之谕旨。故马克思所引东方邮件之消息仅是传闻，而非实事。

朱、秦还认为《醒睡录》所云，京中“官绅无不各鸟兽散”之言，亦不可信。因官员擅离职守，在当时或事后，必然会被查问参处。如：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山东东昌府知府王观澄与前江苏巡抚傅绳勋等，因迁移家属被劾为扰乱人心，咸丰帝命山东巡抚李僖负责查奏。再如：本年六月三十日，有在京之书吏金崇坫擅离职役，被南城御史上奏拿交刑部究办。今于清方档案内并未发现在太平军进入直隶后，有大批京官逃离职守之记载。相反，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可知，当时清廷各部院官员仍照常办事。若言有许多绅商士民及官员家属以各种借口纷纷出城逃难，时或有之，但言朝廷官员各作鸟兽散，显然有悖于史实。（《太平天国北伐时期清廷在北京弃守方面的决策》，载《太平天国学刊》二辑））

88 北伐太平军抵深州之后，胜保即督各路清军于州之西、北两面防堵。北伐军几次出击不胜，遂于九月二十日弃城东走，连克献县、交河，自泊头镇沿运河北上。二十五日，太平军攻取沧州（今沧州市），斩知县沈如潮，次日，过青县。至是，北伐太平军进占天津以南之静海（今属天津市）。寻分军克独流镇、杨柳青，前锋直抵津西十里之稍直口村。因秋雨连绵，交通阻断，胜保又率军接踵而至，北伐军乃兵分为二，林凤祥屯静海，李开芳守独流，各建土垒木栅，以待援军。时胜保大营扎于独流东之梁王庄，庆祺扎营独流西北，经文岱驻守独流以西，西凌阿、善禄扎营静海东南。僧格林沁则统军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之王庆坨，既为声援，且遏太平军北上之路。其后，双方屡次接仗，互有伤亡。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开芳于独流镇诱敌深入，大败胜保、德勒克色楞军，阵斩蒙古副都统

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夺获神威炮四尊，军械无算。咸丰帝闻报，命将胜保、德勒克色楞降四级留任，达洪阿革职，并查封家产，戴罪自效。

89 是秋，太平天国始建乡官制度。初，太平军所破州县，均未尝设官据守。自本年秋，太平军撤南吕围回守安庆后，始建乡官制度。凡初定州县，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官，大张布告，命各州县编造户册，在本乡公举军帅以下各官，赴省呈投，发给各户门牌。其军帅假以令旗，得有征调权。自师帅至两司马均设公堂，建三角旗，以旗长短分别统属。凡征粮、诉讼等民政，以及军队过境之供应，均由各级乡官担任，而由军帅总其成。

十月初七日（11 月 7）

90 命恭亲王奕訢、礼部左侍郎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四日（11 月 14 日）

91 因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咸丰帝前命向产有金银矿之四川、江西、热河等地督抚不必因封禁在前，仍事拘泥，即速派干员，查勘开采，毋得畏难苟安。至是，户部议驳兵科给事中吴廷傅奏，花户等捐输无补军需，徒伤政体。得旨：有伤政体，固不可行，然所伤少而稍有益者，未尝不可试行，该花户经纪，犯案固多，然年老退役者，必是平素安静，犯事尚少，俾其坐拥厚赀，苟延余年，莫若量力输将，或可群期踊跃，著交顺天府翁心存等酌量情形，变通办理。旋刑部左侍郎罗惇衍奏，粤东官屯可变价改作

民田，以济军饷，共有一千九百余顷，据称变价出售，每亩可取银十两，统计可得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帝命叶名琛、柏贵按照该侍郎所奏，并变价事宜十二条，悉心体察情形，若可行，即据实具奏，酌量办理。

十八日（11月18日）

92 因胜保拟分兵先攻静海，以分北伐太平军之势，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由王庆坨移营前进，与胜保相互接应，并嘱其莫受所带司员之左右。谕曰：汝之可以被欺处，反因心里公平，无稍曲折。朕非教汝不公不平，总期公而能明，外浑厚而内分明，不受人欺，即是可以用人处。末世人心，未能概以推诚论也。

93 是月，新疆英吉沙尔连续地震，城楼、城墙、濠墙损坏，南城门楼向东歪斜七寸，城门顶墙裂开一缝，宽二至七寸，长二三丈，城楼歪斜，城门下陷有达一尺者。

94 闽北红钱会〖51〗林万青发布反清文告。

四月，闽南小刀会于海澄（今属龙海县）起事，福建霞陵村人林万青亦率红钱会在永春州（今永春县）起义，攻占县衙，生擒知县申逢吉。一时，德化、大田、尤溪、永福（今永泰县）、仙游等州县民众群起响应。八月，林乘清军犯厦门，率军攻克仙游县，斩知县黄曾惠与团练之首王捷南，改仙游为兴明县。

至是，红钱会以钦命统兵大元帅林万青、统兵副元帅林元勋、统领三军李增龄，调署兴明县潘宗达之名义，发布

告示，略曰：天道不能不盛衰，世运不能无升降，帝王不能无鼎革，惟顺天而动，应运而兴，相时而起，斯救民除暴，为天下万世之仁人，即为天下万世之元辅。凡厥庶民有济世之奇才者，诚投而奉令，本帅即降以宾师之位，任以良将之权。充入营伍者，有功书赏，异日一体奏明，酬功勋以昭盛典。其余农工商贾各安本职，自不使一卒一兵扰尔乐业。倘有顽夫敢领满奴义勇，大兵一临，即灭其身家，领首之奸，立夷其三族。至所到州郡，贪官则除之，良吏则宥之，无非欲救生民于水火，以效忠悃于圣王也。愿尔庶民体本帅之苦心，共作新朝之臣子，勿昏迷不悟，以蹈我王之法网焉。

寻清军镇压闽南小刀会之后，调兵围攻红钱军。林万青率军撤出仙游，扼守德化之虎豹关。关陷，退守永春州帽顶寨。复退往安溪、南安。时仙游县有乌白旗组织，树旗东抵莆田，南到惠安，绵亘百多里，上下百数十乡，以村分旗。首领朱三、陈尾迎林万青入盖尾乡。乡处千岩万壑间，途歧而险。林于此率军两次进攻仙游，不果。十月，盖尾乡失陷，红钱军损失严重。迄咸丰五年（1855）冬，林万青接受太平天国之封职，率部加入太平军。

十一月初二日（12月2日）

95 先是，太平军据扬州后，林凤祥、李开芳带兵北伐，以曾立昌留守兵单，扬州渐被江北大营合围。五月二十七日，琦善自團山关运抵旧存一万六千斤大炮猛轰扬州，击毁城垣数处，总兵双来及雷以諴部知事张翊国乘势登城。曾立昌命火烧跑马楼，清军难骤退，多被焚死，双来、张

翊国伤遁。尔后，瓜洲太平军乘船北上增援，屡被清军截回，扬州接济断绝。

至是，东王调国宗韦俊、石镇嵩率西征军一部东归，并由天京抽军一部，令赖汉英统率援扬州守军突围。旋赖汉英等率部占仪征，东进与瓜洲太平军合，击败参将冯景尼、师长镳及张翊国部，入扬州城。随即召扬州民众同撤，免遭清军屠戮。

初十日（12月10日）

96 先是，法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主张干涉中国内政，清除因太平军起义给天主教带来之不利影响，并拟协助危困中之清王朝，但法国政府却命其效法英国，坚守中立。为窥伺太平天国之内幕，布尔布隆率译员马吉士等人离沪西上。至是，布尔布隆一行乘船抵天京江面，随即登岸晤顶天侯秦日纲。布氏阐明列强对华之中立主张，并执意维护天主教之利益及与清廷所订之条约。秦日纲向法使说明：天主教从未受到太平军之压迫与骚扰，其教徒可自由信守教规。旋布尔布隆归船，传教士葛必达应邀留居城内两日，搜集有关太平天国之情报。十四日，布尔布隆一行返抵上海。

十一日（12月11日）

97 穆拉维约夫秘报俄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内称：西伯利亚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系俄罗斯之未来，而欲保有西伯利亚，即须确实占有堪察加、库页岛、黑龙江口，掌握黑龙江之航行权，且丰固控制中国。而“我们可以用

近五年来东西伯利亚逐步培训出来的地方部队来实现这一切。”〖52〗

十八日（12月18日）

98 据庄亲王奕仁奏，请谕外藩捐输。咸丰帝谕曰：我朝抚驭外藩，恩义兼至，岁时朝觐，方且赏赉有加。前因筹备军需，外扎萨克各蒙古部落，呈请报效，朕嘉其忠悃，优予褒奖，不令捐输，岂有因其爱戴情殷，不加体恤之理？奕仁妄言无知，不识大体，著传旨申饬。

二十六日（12月26日）

99 杨秀清欲杖责洪秀全。杨秀清为将朱九妹等人从天王府夺为己有，假托天父下凡，怒责洪秀全“性气太烈”，苛待女官，命“即杖四十”。北王与众官伏地哀求，乞天父免责或愿代受杖。天父不准所求，仍令杖责天王。天王对曰：“小子遵旨”。即俯伏受杖。天父诏曰：“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旋杨秀清、韦昌辉等因天王被责，登朝劝慰。天王以“劝慰师圣神风”名号归杨秀清。〖53〗

100 是月，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54〗

十二月初五日（1854年1月3日）

101 先一日，咸丰帝以久围扬州仅克空城，命将琦善、陈金绶、雷以諴、慧成及江苏按察使查文经等均革职，戴罪自效。并严诏：此时贼已退出扬城，即当督兵前进，自北而南扼要堵击。无论东西两路，如有贼匪回窜，扰及扬州上游，必将琦善等尽置重典，决不宽宥。

是日，复严责向荣曰：自抵金陵以来，向荣与贼接仗，仅止钟山、七桥瓮两次。嗣后迭次奏报，非言攻城之难，即铺张进攻之法，从未见一真实胜仗。岂亦欲效琦善之听贼自窜，收复空城，然后自请治罪耶！向荣接奉此旨，若再不迅速进攻，仍前迁延观望，国法具在，必当立置重典，断不能以东南暂保无事，遂从宽宥也。

初七日（1月5日）

102 初，以西征太平军围攻南昌、庐州二城，咸丰帝连降四道谕旨，急命曾国藩派兵勇炮船赴援，曾均以船炮未齐，暂不能赴援奏报。至是，帝接曾国藩筹备水陆各勇，俟石江道张敬修解炮到楚，即赴安徽会剿一折，谕曰：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著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越三日，曾国藩与同知罗泽南于衡州更定湘勇陆军营制，以五百人为一营，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每营用长夫百八十人，并刊定营官、哨官以至队长、勇夫之薪粮，立营制、营规数十条。其招募之制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之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55〗

十五日（1月13日）

103 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抵武昌后，因太平军围攻武昌甚急，湖北巡抚崇伦拟弃城远避，吴则主张登陴固守，二人意见相左，上奏各执己见。咸丰帝谕吴文镕速带官兵，出省迎剿，崇纶专办省城内外防守事宜。旋吴文镕奏：带兵出省剿贼，并与侍郎曾国藩商办炮船，俟水勇器械齐集，约于明岁正月水陆进剿。得旨：朕总以汝所办之事若何为凭，是时哓哓置辩，何能掩前之失。

至是，曾国藩致函吴文镕（吴为国藩之师）：请坚守省垣，不必轻言进剿，即以此获戾，似当剖切痛陈，待明春二月，国藩率南省之勇水陆并下，然后与鄂省之师会合进剿。〖56〗

十六日（1月14日）

104 初，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自安庆往攻庐州。先后克练潭、占桐城、下舒城，清刑部主事朱麟祺死之，工部侍郎督办安徽团练吕贤基投水自尽。十一月初十日，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率兵两千七百余人，先于太平军两日赶至庐州布防。清廷闻讯，急调舒兴阿、和春、已革按察使张印塘、总兵玉山、音德布、都司戴文澜、候补同知刘长佑等一万余人，从各处驰援庐州。太平军一面阻援，一面攻城。十八日，太平军大败清援军于拱辰门外，总兵玉山死之，张印塘收集残兵逃往店埠。次日，音德布自六安至庐州城西，太平军又败之，音德布退守城西二十里处。寻太平军三次轰塌水西门城墙，均被江忠源督军抢堵。

至是，太平军采取“双层埋雷法”，初发，炸毁水西

门附近城墙五六丈，清军抢堵。俄顷，下层火药又发，清军惊溃。太平军奋勇入城，布政使刘裕珍、前任布政使李本仁、副将松安、都司戴文澜、马良勋等死之。巡抚江忠源投水关桥古塘自尽，知府胡元炜投降。

二十四日，庐州失守上闻，得旨：江忠源著追赠总督，照例赐恤。舒兴阿不能督兵竭力救援，大负委任，著即革职。所有舒兴阿管带之兵，即交和春统带，并命琦善于扬州军营拨兵四千，交副都统萨炳阿管带，向荣拨兵一二千交总兵秦定三带领，即日驰赴庐州，统归和春调遣。又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于省内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六七万两，迅解安徽军营。安徽巡抚由福济补授，著即驰赴新任，会同和春全力攻剿，总以迅复庐州，严防北上为要。

105 是冬，清廷颁布《推广捐例章程》。咸丰帝即位之初，清廷曾颁发《筹饷事例条款》，规定捐纳京官、外官、武官各种职衔，按照道光元年(1821)条例所载银数核减一成。至是，又颁定《推广捐例章程》六条，规定照定例银核减二成，即以八成收捐，同时将捐纳权下放，除准各省开捐外，军事机构之粮台亦可设局劝捐，并“酌减十分之一”交银。无论虚衔、实缺、分发荣封，皆可顷刻而待。而地方当局为多得捐银，不仅对捐纳之数“减之又减”，且对减后应收现银复加折扣。翌年四月，清廷复规定：出捐者本人如有不愿捐官，或无议叙可加者，可以为其兄、弟、子、侄及五服以内同宗及外姻有服亲属捐取官阶职衔。

106 是年，除江苏、湖北、湖南未报外，各省人口总

计二亿九千七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五十六人，存仓米谷总计二千零六十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七石五斗。

107 太平军于天京建起坚固之指挥防御系统。天京防务，初由韦昌辉主之，北王府前高搭红望楼一座，高约五丈余，上有平顶，四围红色栏杆。有兵于此楼值更，日则吹角摇旗，夜则悬灯以传军令，通城之太平军，皆觇此楼之令，先奔至北王府前，听候分遣各门拒敌。〖57〗时太平军以旗帜之颜色规定方位：如遇东方兵来，则于楼上挥青旗，南方兵来挥红旗，西方兵来挥白旗，北方兵来挥乌旗，即黑旗；如须城内之兵出城帮同拒敌则挥黄旗；如城外大兵攻急则于旗尾加拖乌布数尺。又于楼上吹螺击鼓，由城外传至城头，由城头串至城内各街巷，以至北王红望楼。北王处如须调北门外之兵添赴东门帮同拒敌，则于红望楼上挥黑旗；如调南门之兵赴东门，则挥红旗；其余类推。〖58〗并于城内街巷及诸营遍设望楼，楼高四五丈，上为平台，置大鼓一面，轮流值守，平时击鼓报更，遇有敌情则吹角竖旗，直传至主持城防之王府。〖59〗

其城防之设施，则将诸门砌小，内安炮位，设木栅，入夜加锁。城上亦安炮，设更棚，置火药包、石块诸物，日夜巡守。城外挖沟一道，沟外择地筑营，营垣筑厚三四尺、高丈余之土城，内安炮位，外开壕沟，密布竹签蒺藜，以营护城，复以城护营，防守极其严密。沿江防务多由水营承之，其总部设于下关江畔之大王庙，以木筏木城为营垒，连营固守。夹江口内，用浮桥断路，复以江中沙洲，安营设炮以护浮桥。另于夹江口外及下游地方，厚集木簰，通

连两岸，横截大江，以阻清军上下之攻击。大队船只则泊于浦口，以便南北往来。

〖1〗《清代边政通考》327—330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758页，《致祁公子书》。

〖3〗关于太平军克南京时，旗营死亡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据本年三月十六日步军统领衙门转奏，江宁驻防前锋校松柏等呈诉，内城陷落，“所有官兵妇女，或奋勇捐躯，或临难自决，无一偷生”（《清文宗实录》卷八八）。其后，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三日，江宁将军富明阿奏：“江宁驻防，额设官一百二十三员，兵四千七百余名，自被敌之后，仅余男妇老弱六百余口”（同治《东华续录》卷三六）。八月十三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昔岁贼陷江宁，旗营三万余人，几同一炉，被害之惨，甚于京口，殉节之烈，甲于天下。”（《曾国藩奏稿》卷二一）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富明阿复奏：“咸丰三年，粤匪窃扰江宁省城，前任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及八旗协佐各官，或力竭捐躯，或临难自尽，同时阵亡殉难者文武各官计二百余员，兵丁妇女不下三万余人”（同治《东华续录》卷四一）。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230页注内称：江宁驻防旗人三万余人，其中能战之士约八千人，城陷之后，此三万余人几完全被杀，逃免者约四百余人，或云三百人，或云百人，一说六人。不知所据，记此以备参考。

〖4〗据《金陵省难纪略》，《贼破城后大略》载：其女行之法，女人无论老少，呼曰新姊妹，聚二十余人为一馆。女馆多在西华门，比屋而居，谓之女营。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虽广西老贼不

贷。男行之法，男子无论老少，呼曰新兄弟，聚二十余人为一馆，馆中五十以上二十以下为牌尾，少壮为牌面。无论男馆女馆，均按军事组织编制。另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男女馆设，逼人敬天父，代具黄纸奏章作誓语，谓之悔罪。又朝夕吟诵赞美诗，“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神灵，享福无穷。知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人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又每茶饭，先默诵：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祝福，小子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夕睡朝起，亦诵：小子跪在地下，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时赐圣神风，化醒迷朦，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

〖5〗《湘军记》卷二《湖南防守篇》。

〖6〗《曾国藩全集·奏稿一》43—46页。

〖7〗据阿礼国称：“（吴）道台这封信正式请求（女王）陛下政府的兵船百合花号驶入扬子江去阻挡叛军前进，并掩护南京。言词干脆明了，整个求援的口气是迫不及待的。”（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

〖8〗参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九；《向荣奏稿》卷二《请恤安庆省城殉难官员片》。

〖9〗关于英国对华政策，此时有一变化之过程。本年正月十九日，英驻沪领事阿礼国致书英驻华公使文翰，预测清王朝必然要覆灭，因此提出干涉中国内战之计划。略言：法国为了宣传天主教，英国为了两千五百万英镑左右的商业投资和每年约达九百万英镑的英印税收，是否把当前的时机，看做一个机会，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挽救出来，从而大大

地扩张我们的活动领域。请阁下注意，情况是何等的微妙，凭三四只轮船与兵舰，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独断自己的要求条件，其事是何等轻而易举又何等信而无疑呵！最后，根据我所得到的一切情报，我以为，这已经不是单纯地武装调停或武装干涉可否扩张我们利益的问题，而是不去及时地坚决地采取这类行动，则那些利益——商业的、税收的——会不会被政治的解体和无政府状态所彻底毁灭的问题了，而只要及时行动，我们却又是有力量扭转这样局势的。”（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

正月二十四日，阿礼国在另一报告中又提出：或不列颠一国，或联合列强，“趁（中国）皇帝还具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从他那里取得下列让步：“无限制地进入内地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以及鸦片的合法化，都是当前可以获得的权益，并且，满可以在今后两个月以内用正式条约获致之”（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但文翰得知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二月十九日其自上海又向英首相罗塞尔报告曰：“无论其（太平军）行动如何，以及其动向如何，在谨候朝命之间，吾已决定：在任何形式之下，绝不左袒中国政府而加以干涉。因为吾信吾之干涉，虽或在最初时似可得完全不同之结果，但适足以延长其战争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册882页）。寻英外相克拉兰敦致书文翰，内称：“来书备悉，现已奏明皇后，报告关于中国革命军进展之情报，并陈述阁下现在静待朝命当中，决定对中国乱事不加以任何形式之干涉而左袒中国政府。阁下关于此事之主张，与政府之愿望及宗旨极相吻合，自应准如所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册882页）

〖1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此征调之兵额尚不包括各省随时雇募之壮勇。

〖11〗《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

〖12〗《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

〖13〗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11 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 751 页。

〖14〗《粤匪杂录》，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501—502 页。

〖15〗时人上元锋镝余生所著《金陵述略》中载：《待百姓条例》诡称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天父）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天父）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天父）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天父）。如此魂得升天，不如此，即是邪心，即为妖魔，不得升天，其罪极大云云。

〖16〗太平军于永安建国时，即对百工技艺人等，编制成营，设典官主之。初建土营，尔后，陆续设置典炮、典铅码（子弹）、典红粉（火药）等官，负责军需物资之供应。如张德坚《贼情汇纂》中云：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鞋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亦如土营、水营之制。总之，掳得诸色目人，则分送各匠营，及各典官处，谓之听使，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此等匠营，暨典官所属散卒，随营奏技，欲不役使打仗（《贼情汇纂》卷四）。而此百工之匠人，但有口粮，并无雇钱（《金陵癸甲新乐府》，《造工殿》），结果，逃者纷纷，“营”、“衙”渐废。

〖17〗关于江北大营初建时之兵数，据大学士军机大臣九卿会奏，原拨给琦善、陈金绶之兵共为一万七千余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其时，据琦善等奏：初到者约仅万人左右（《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云：清江北大营初建时，即有一万七八千人。实误。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六册887--890页。

〖19〗密迪乐向文翰之报告，略称：太平军人数约在八万人至十万人之间，防守南京者约有长发的主力军二万人，防守镇江者共三千人，其中一千为长发者，既留一部分防军守扬州之后，余众前往二百英里之外之运河与黄河汇流处，抗拒据闻已由北方出发南下之清军。太平军具有清教徒的性质而兼是狂信的，全军在饭前必事祈祷，强奸奸淫与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吸菸草者则笞之。在战地所俘得之妇孺，使其分住别馆，均给予衣食及教育。上海道台由此间派往之海船，据说均由外国人驾驶，闻其为清军作防御战颇为得力。据说向提督之大营改驻南京、丹阳间，去南京东南十英里，杨署督现驻江阴，率领水陆师，内有诸海船及大帆船二只（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六册892页）。

〖20〗罗大纲、吴汝孝致书文翰，略曰：自伪妖肆虐，攘窃天朝，内毒人民，外犯邻国。前者贵国以正当之理由用兵于我国，此皆胡虏之咎，非同胞之罪也。今我朝真主奉天伐罪，方将怀柔远人，和洽中外，通商不禁，货税不征，亲统天军千万，所向无敌。可知天人联合以助其成，忠勇效力以竟其功，足见其大数已到矣。但彼胡虏自知力竭财尽，力图贵国为其效力，而恬不知耻，忘却昔在顺利之日则反对贵国，但现值祸迫眉睫之时，又摇尾乞援，欲使天朝与贵国两方发生龃龉，以图乘间坐收渔人之利。此情谅贵国人早已知之矣。现在吾等再欲表示愿修友谊，望阁下加以考虑，如此将可一

同遵从天父之命，而共建匡扶真主之功。同在天朝之下，又岂容存有此疆彼界之意，以阻碍共同尽职而建立殊勋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册911页）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册906—907页。

〖22〗时太平军殿左三检点朱锡锟死于何地，史学界尚未有定论。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载："四月杨贼命锡锟与黄益芸带六军贼众北犯，并接引林凤祥等。五月初旬行抵六合，为官兵诱至小河歼毙。逃贼回城直诉，而杨贼讳言其死，杀逃贼以灭口，仍以功奏洪贼，升秋官正丞相，九月封剿胡侯。"

罗尔纲认为：朱锡锟等率军误入六合，夜半营中失火后，其从大火中冲出，旋与林凤祥等合军北伐，死于甲寅四年（1854）二月阜城之役，至乙荣五年（1855）正月北伐太平军连镇覆没之期间内（《太平天国史》卷五十）。《贼情汇纂》所记为误。

张守常认为：朱锡锟与指挥黄益芸一起战死六合之可能性极大。因现任将帅与已故之将帅如杨秀清与萧朝贵之会衔发布文告，此在太平天国初期乃属惯例，故癸好三年（1853）五月，林凤祥等自朱仙镇发回天京之禀文中虽有朱之具名，尚不足以证明其即在林、李、吉所率领之前路北伐军中。既然杨秀清"讳其死"，林凤祥等亦可例行将其名列上。现存之禀文原件中未盖有朱锡锟之官印，以及嗣后之有关北伐军统帅之史料，亦只见林、李、吉三丞相，而未见朱之记载，均可参证（《太平军北伐考实》载《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76—77页）。上述诸说并存待考。

〖23〗《太平天国史》卷七九。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

〖25〗《向荣奏稿》卷三。

〖26〗《贼情汇纂》卷三。

〖27〗俄国致理藩院之照会曰："假如蒙古真的发生某种动乱，我们由于同该地毗邻，它同西伯利亚接壤，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漠然置之，并希望通过采取某些明智的措施，防止这种动乱的发生。"（波波夫《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1期）

〖28〗《请推广捐厘助饷疏》，《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七。

〖29〗《钱东平创厘捐事》，《庸闲斋笔记》卷一二。

〖30〗《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四卷。

〖31〗美使马沙利提出援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之建议，其条件是：皇帝颁布命令，大赦政治犯，使叛军解甲归田，宣布中国境内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自由；允许一切与中国订有条约之各国，在中国境内一切地方自由出入；开放长江及其支流，允许轮船通航。如能满足上述条件，美国才能以（太平军）违反美国之利益为借口，出面干涉（《美国侵华史》卷一，139—140页）。

〖32〗《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四卷。

〖33〗《湘军志·曾军篇第二》。

〖34〗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

〖35〗英人呤唎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曾论太平天国之妇女，略言："太平天国社会制度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改善，她们已经由亚洲国家妇女所处的卑贱地位提高到文明国家妇女所处的地位了。太平天国革除了两千年来妇女所受到的被愚昧和被玩弄的待遇，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道德品质的进步性。"又说："太平天国已经废除了妇女缠足的恶俗。虽然在他们的进步的社会制度之下，女孩子不再受到这种苦刑，可是他们的妻子有许多人却是可怕的小脚，除广西人、一部分广东人和苗族外，其他各地妇女都遵

守这种毁足的习惯。太平军起义后出生的女孩子全都是天足，这给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使她们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外貌。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男子摆脱了蓄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

〖36〗《贼情汇纂》卷十。

〖37〗有关太平天国钱币铸造初始之时间地点问题，简又文认为：太平天国钱之鼻祖，当为天王与众英雄聚义金田时，以锡私铸之“金田起义钱”，共铸十余，或二十余，或三十余，惟不能多过四十枚。其后，天朝铸钱，自癸好二年(1853)开炉试验，多时无成，直至甲寅四年(1854)秋冬间始成功，铸成“太平天国钱”（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 571 页）。罗尔纲在其所著《太平天国泉币辨伪》之一（载《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中对简氏“金田起义钱”币一说提出置疑。罗氏认为：太平天国之钱币，是在甲寅四年（1854）五月后颁行的，至于天京开炉铸币之地址，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载是在朝天宫，而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中则言，钱厂在评事街江西会馆。

〖38〗《太平天国时期沙俄外交》，《近代史资料》1978 年 1 期 21—22 页。

〖39〗《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40—41 页。

〖40〗《上海上刀会起义史料汇编》62 页。

〖41〗《贼情汇纂》卷三。

〖42〗《盾鼻随闻录》卷五。

〖43〗《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44〗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186—187 页；《曾国藩全集·奏稿一》192 页。

〖45〗《曾文正公书札》卷四。

〖46〗《黑龙江问题》中译本200—201页。

〖47〗《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237页。

〖48〗京城巡防处之设立，以亲贵王大臣主其事，既为京畿抗击北伐太平军之最高统帅部，又似清王朝之战时内阁。其在咸丰帝授权之下，既可统一指挥京师内外清军对太平军作战，且参与朝廷之决策，并担负京畿地区之治安、稽查、兵马钱粮调拨，以及将领之任用与奖惩等。其内部设有营务处、巡防审案处、粮饷处、文案处等机构，另从各衙门抽调百名得力官员，分别办理各项事务。

在京城巡防处统一调度之下，清廷一面派僧格林沁与胜保统帅数万余清军主力，专事围堵北伐军；一面从各地增调军队、粮银，并组织团练，竭力加强北京之防御。时京城驻军以驻防八旗和禁卫军为主，计有：八旗满洲骁骑、领催、马甲、养育兵、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两翼前锋、八旗护军、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三旗护军、骁骑马甲、精捷营护军，以及巡捕五营等，计兵十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五（《主善堂主人年谱·巡防纪略》）。时京城内外十六门，共有垛口二万零四百六十九个，炮台二百三十八座，共用兵力二万四千三百九十九人。共增设大小炮位一千八百三十尊，抬枪三百余杆，鸟枪、铅铁炮子弹药不计其数（《主善堂主人年谱·巡防纪略》）。

除以十余万经制之军防守京城外，清廷还采取了一系列战时临时措施：

其一，将在京各衙门之官吏组织起来协同防堵。如由京城巡防处胥役筹运军械粮饷；命户部筹解粮饷，并在北京城外实行坚壁清野，将通州各粮仓全部运入城内，将城内各官仓粮米作为禄米预发给各级官吏，以分散保存；由兵部、理藩院、上驷院及察哈尔都统调拨驼马；由工部负责制造铅丸、火药、火绳、锣锅、营帐、锹镢、

钉锤、驼屉等项军需物资；令武备院制备弓箭、马鞍、黑白毡条等项；命八旗汉军都统筹备大炮、藤牌、虎衣；令内外火器营运送抬枪、火枪、喷筒等项；命顺天府解送军装、火药、车辆等项。又从察哈尔、多伦诺尔等地调来军马不下二万匹等（《主善堂主人年谱·巡防纪略》）。

其二，针对太平军之攻城特点，制定详备之《守城事宜》十条。

其三，加强对京城内外之巡防稽查，巡防处“于内城设十队、外城设十一营，兵各千人，均由王公大员及侍卫领之”（《主善堂主人年谱·巡防纪略》）。又在内城各街巷以至胡同，各增设栅栏四五座，在外城增设汛地若干所。各街段均实行保甲编制，以便逐户稽查、互保联防。在京畿各州县，则设有巡防东路、南路、西路领队大臣以及中营、左营、右营领队大臣，率各路官兵分驻涿州、马驹桥、磨石口、德胜门、朝阳门、卢沟桥、良乡、田村、固安、雄县、坝州、天津、通州、黄村、密云等地，以控制前往京城之通道。

其四，建立情报网站，从步军统领衙门和八旗官兵中抽调部分人员，分别潜往京郊、固安、天津、文安、雄县、蠡县、献县、青县、沧州、东光、宁津、任平等州县，以及北伐太平军所经之地，秘密刺探太平军之情报。并规定凡太平军“距州、县城三百里内者，两日一报；二百里内者，一日一报；一百里内者，一日两报”。探报之内容，包括太平军官兵数目、作战情形、扎营布防以及行动踪迹等（参见朱金甫、秦国经《太平天国北伐时期清廷在北京弃守方面的决策》，载《太平天国学刊》二辑）。

〖49〗光绪《武昌县志》卷八《兵事》。

〖50〗清代钞档：咸丰三年二月廿七日祁寯藻等奏。

〖51〗红钱会系天地会支派之一。该会用康熙朝所铸之铜钱，于康熙二字上，用刀刻三画，朱色涂其中。三画，即三点，为洪字之偏旁，指明洪武朝，朱，指明太祖朱元璋，暗藏反清复明之旨，作为会徽。此会起于福建邵武、顺昌、崇安、将乐、沙县一带。

〖52〗穆拉维约夫：《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秘密报告》载《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纪资料）》卷二，104—105页。

〖53〗时东王杨秀清等人上朝，表面上声称：天父下凡教导二兄（洪秀全），其过仍在小弟（杨秀清）。但实际仍在直言劝谏，略谓："木从绳而得直，君从谏而得正。"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尽善，断无后悔，洵为万世良法。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然臣既有功，则君即当优养体恤，怜悯下忱，常加恩典，以奖其功。即如令天朝及弟等府之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国尔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

又如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上可降旨如何布置，切不可御目常注，督其操作。推之待女官如此，待男亦然。设使出师者必要怜主在外辛苦，枕戈而眠，冒雪而征，君既体恤臣下，臣下必自效其忠，答报主恩也。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明验也。至若闺门为王化之始，宫中为出治之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而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

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若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误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须开恩免其服事，另择一宫闱，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见亦可。如此处待，方为合体。

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天王赞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药石之论，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为万世之典章也。前天兄耶稣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犹太国，曾谕门徒曰，后日有劝慰师临世。尔兄观今日清胞所奏及观胞所行，为前天兄所说劝慰师圣神风，即是胞也。"（《太平天国印书》下 477—482 页）

〖54〗《天朝田亩制度》名曰田亩制，实则为太平天国开朝建国之政治大纲。其主要内容为均田制与乡政制，其中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之理想。所制分田法，将田分为九等，"不论男妇"，照人口多寡计，"好丑各一半"，十五岁以下未成年者减半。又规定农村之政治、经济、军事及文教措施。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一军为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家。自两司马至军帅，称乡官，选本地人充任；军帅之上，县设监军，郡有总制，即守土官，由上级委任，受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军师及天王管辖，形成从地方至中央的各级管理体制。官吏遵守"十款天条"，尽忠报国者升，违犯"十款天条"，受贿弄弊者贬，各级官吏详核其统属，列明贤恶，逐级上报。民众遵条令与力农者或举或赏，违条令与惰农者或诛或罚。各家有争讼，上诉两司马，不能决，逐级再诉，直至天王。农民种地、种桑、养蚕、织缝衣裳，每家养鸡五、猪二。每两二十五家设

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其余如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均交库，各家之婚娶、生育、吉喜等事，由两司马按量从国库支出，鳏寡孤独病残者，由国库供养，二十五家之陶冶木石等由伍长与伍卒于农隙为之。“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有警则杀敌捕贼，平时则由首领督带务农。每两设一礼拜堂，各家童子均上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天命诏旨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女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由师帅、旅帅、卒长轮流至其所属之两司马礼拜堂讲解。

关于《天朝田亩制》中田政之实施情况，史学界意见不一，罗尔纲认为：天朝田亩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之纲领，它要求据新原则，重新平分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揭示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之美好前景。太平天国在宣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之政策，因而暂时未能实行平分土地之方案。在暂行“照旧交粮纳税”之政策下，虽准许地主收租，但有严格规定，必须先登记（即报明田数、墟名、花户存案），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又受限制。而在地主不肯登记领凭之情况下，则顺应农民要求土地之愿望，采取“着佃交粮”之策，向农民收粮。旋复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之措施，以保护农民之土地所有权，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所有制，收到“耕者有其田”之效，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太平天国史》卷一）。

范文澜认为：太平天国之“分田法，不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而在纸上作详细的规定，这就不得不陷于空想。据现有各种史料看来，它似乎不曾实行过”（《中国近代史》上编44页）。

简又文考证认为：太平天国之新田制，由宗教信仰出发，目的在于救民养民，本末可厚非。惟是政策太不完善，办法过于草率，尤其在战事不息之中，断难施诸实行。结果，只有流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空想而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507页）。

沈嘉荣认为：一个社会制度之更替，取决于物质前提，即新的生产力和体现这种生产力的阶级力量。封建制度之瓦解，是在商品生产与货币关系具有相当发展之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太平天国时代，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太平天国史略》111页）。

〖55〗《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二，《杂著》。

〖56〗《曾国藩全集·书信一》412—413页。

〖5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金陵杂记》。

〖5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金陵杂记》。时又有“九通鼓”之规定：一闻城外吹角，北王处即起鼓，定为一通鼓，各馆将使听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二通鼓即须齐至北王处听候命令；三通鼓听令分出各门拒敌。四通鼓各馆牌尾（年老逾六十者并孩童十六岁以内者）并各馆书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此一层则外边已攻急矣）；五六通鼓亦如将使听使云云；其七通鼓各馆姐妹均须起身预备拒敌；八九通鼓同上。

〖5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金陵杂记》。

清通鉴　卷二一一

咸丰四年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

甲寅　公元 1854 年

正月二十七日（2 月 24 日）

1 金田起义之初，天王洪秀全即宣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1〗。并明文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2〗。若有夫妻私犯天条，“一经查出，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3〗。

至是，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镇国侯卢贤拔与妻同宿事泄，东王杨秀清假天父下凡，集众官严审之，并将陈宗扬夫妇斩首示众，卢贤拔革职。旋此案一石千浪，引起众多非议。杨秀清为平民愤，亦恐他人效尤，乃假天父下凡，命女官杖杨五十板，以示儆戒。本年八月，秀清以天父梦

中降旨："尔好铺排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排得定定叠叠，我天父自有分排也"〖4〗。自此，太平天国夫妻分居与男营女营制乃告终结〖5〗。

二十八日（2月25日）

2 湘军练成出师。先是，在籍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于湘潭编练水师成军，凡大小船只二百四十艘，辎重炮船百二十艘，辎重民船百艘。募水勇五千，五百人为一营，共十营。以褚汝航为总统，成名标、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等分领之。又募陆军五千人，亦五百人为一营，以塔齐布为先锋，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章、杨名声及曾国葆等领之。另立八所，曰文案、内银钱、外银钱、军械、火器、侦探、发审、采编，皆委员司之。水师每营置快蟹一，营官领之；长龙十，曰正哨，三板十，曰副哨；快蟹桨工二十八人，橹八人；长龙桨工十六人，橹四人；三板桨工十人；每船炮手三人，舱长一人，头工二人，舵工一人，副舵二人，水师之制，于是大备。盖水陆员弁勇夫共一万七千余人。〖6〗

至是，曾国藩率湘勇自衡阳出师，大举东征。另发布《讨粤匪檄》略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使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

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诚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送回籍。〔7〕

3 是月，太平天国重建天王府。洪秀全初以两江督署为天王宫，旋改建天王府，“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甫落成，即毁于火。〔8〕

至是，复兴工重建天王府，于原址扩大基地，四面黄墙，高二丈余，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太阳城，内重称金龙城。太阳城面南，其门称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列鼓吹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攫拿之势。由亭而北，为金龙城门，门称真神圣天门，两旁列大鼓二，是为登闻鼓。门内为朝房，东西各数十间。历甬道数十步，中树木牌坊，上下雕云龙狮象，饰以金彩。过坊又行数十步为正殿，称金龙殿，尤高广，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画龙虎狮象、禽

鸟花草，设色极工。正殿后有长穿廊，穿廊后为后殿。后殿之后，左右各有一池，方广数十丈，池中各置石船。池后为内宫，分为左右两区，每区大楼五层，高约八九丈，深数丈。大楼之后为花园，称为后林苑，苑有池桥亭台，假山石洞。

荣光门外两旁，设东西朝房两所，内外各三层，宽敞高广，外墙内厅，中悬灯彩。门前十余丈开河一道，宽深二丈，称为御沟，上建五石桥以通往来，称为五龙桥。桥前建牌坊一座，上有立匾，系用全金，上刻“天朝”二字。过桥一里，将至大行宫街处，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壁上绘双龙双凤。〖9〗

同时，东王府工程并作，其规模亦与天王府埒。初，杨秀清入天京后，凡三迁。初住藩署，旋迁将军署，上江考棚并邢宅花园，甫经兴工未住，即改移前山东盐运使何其兴宅。尽毁附近民居，大兴土木，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侪。〖10〗

另西王、南王眷属亦居王府，“奢侈暴殄，大略相同”。北王韦昌辉先住西辕门富室李姓大宅，后迁居前湖北巡抚李长华新宅。翼王石达开住地则三迁，初居青溪里巷熊宅，复移于斛斗巷之刘宅，后定居上江考棚。〖11〗

二月初四日（3月2日）

4 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焚孔庙，毁圣像，独尊“真道书”而罢黜“孔孟诸子百家妖书”。所经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改江宁学宫

为宰夫衙〖12〗，而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之书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如有私留者，搜出则斩首不留。

至是，杨秀清假天父曰："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13〗寻洪秀全下诏，设删书衙，删改六经，以曾钊扬总其成，改一概焚禁为删后准读。

【考异】终太平天国之世，经删改之《四书》、《五经》是否问世，史学界意见两歧。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癸好甲寅年间(1853-1854)曾刊行改定之《四书》、《五经》。其所据为李圭《金陵兵事汇略》等。李圭言所见《改定四书》："國"改"郭"，一作"国"，又历代帝王均改称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言："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縢》、《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汪士铎论述太平天国删改儒家书籍时亦言："删《论语》去祭祀及大而无当不可行于后世语。"并盛赞"此功德不在禹下"、"此功不在圣人下"（《太

平天国史》志第二十，典籍）。

王庆成认为：太平天国迄未刊刻经删改之《四书》、《五经》。其主要依据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颁刻之《钦定士阶条例》内称：文士所习之经，须钦遵圣诏，习理旧约、前约、真约诸书，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载《历史研究》1995年3期）

以上两说并存。

初八日（3月6日）

5 以举行仲春经筵，咸丰帝御文华殿，直讲官文庆、贾桢进讲《中庸》："诚者，天之道也。"阿灵阿、朱凤标进讲《易经》："自强不息。"讲毕，帝一一宣御论。

6 谕军机大臣等：蒙古番族游牧，各有界限，历年以来，野番潜住河北，屡滋事端，早应逐令回巢，以安边圉。乃该办事大臣吴必淳，辄听偷渡河北之拉安族番饰词投诚，藉护送堪布之名，欲在河北住坐，且有不准投诚，照旧为匪之语。情词桀骜，显系有挟而求，吴必淳毫无定见，辄允所请，实属谬妄糊涂。著陕甘总督易棠即饬令该厅营，督率千百户，将偷渡之都受族等番子，招集回巢，并晓谕各番，绝其妄念，仍饬令驻防副将及该盟长等设法驱逐，务使消患未萌，毋任别生枝节。

十三日（3月11日）

7 密谋于天京内应清军之廪生张继庚事泄被捕，旋于三月六日伏诛〖14〗。

8 前因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自尽，帝命台涌为湖广总督，

官文为荆州将军。至是，谕台涌：曾国藩一人统领重兵，朕心实深悬系。台涌统辖两省责无旁贷，所有湖南炮船，应如何调拨布置之处，著该督与该侍郎和衷筹画。并饬令已革总兵布克慎，前往曾国藩水营随同管带炮船。

十五日（3月13日）

9 上年九月中旬，以马沙利对华主张与美国内阁有悖，美改命麦莲为新任驻华公使，并提出以谋求商业特权为中心之在华指导原则。〖15〗是日，麦莲抵达香港。旋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包令于香港致函麦莲，愿与之“热忱合作”。三月下旬，二使相继离港抵沪。

二十日（3月18日）

10 以北伐太平军援军逼近徐州，命参赞大臣僧格林沁、钦差大臣胜保派得力大员带兵一千名，河南巡抚琦善抽拨一二千名，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拨兵二三千名驰赴徐州协剿，山东巡抚张亮基自景州（今景县）带兵南下，山西巡抚恒春派兵一千赴黄河以南，交陕西提督桂明调遣。旋僧格林沁、胜保奏报，已派绥远将军善禄带二千五百人南下协剿。谕曰：山东情形紧急，阜城剿贼事宜，即著责成僧格林沁专办，胜保即带步、马精兵进驻德州一带，为善禄等后路策应。复据僧格林沁、胜保奏报，阜城逆匪死守不出。得旨：此时贼之不出，非尽穷蹙，实故意老我师，以待彼之南援。彼时腹背受敌，或兼顾不暇，皆在意中，无异于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也。

三月初五日（4月2日）

11 两江总督怡良等奏：上海逆匪向外夷买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虽大雨亦可利用。得旨：铜帽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军营能否购买应用，著传知吴健彰酌量筹办，虽不甚多亦可。

初七日（4月4日）

12 清军与英、法军战于上海泥城。

初，钦差大臣向荣闻上海失守，即一面上奏，一面遣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署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等带兵勇五千余人赴沪。〖16〗上年八月二十日，清军陷嘉定（今属上海市）、青浦（今属上海市）、宝山（今属上海市），周立春被俘遇害。尔后，小刀会所据之南汇（今属上海市）、川沙（今属上海市）亦失，退归上海县城固守。清军先架云梯猛攻，结果屡被炮火击退；继则请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等人劝降，均被小刀会拒绝。延至本年正月，清军改用穴地攻城，仍不得手。旋清军侦知有洋商济小刀会之军火，遂怒洋人甚。双方之磨擦日剧。

至是，英领事阿礼国借跑马厅外侨被扰照会吉尔杭阿，限下午三点以前，拆除跑马厅以西之清军军营，“否则起兵焚毁驱逐”。吉尔杭阿当即回函，谓此事与清军无关，“目前部队驻区悉属本国官兵之土地，与贵国侨民住区相隔尚遥”，“俟本人与副领事威妥玛商谈后，再行定夺。”〖17〗英、美领事以覆函不得要领，即指挥英美联军，携炮四门，向清营发起攻击。城内之小刀会亦乘机杀出，红巾遍野。

清军不支，纷纷溃散。是役，清军营房、炮械被毁，伤亡约三百人，英美联军死亡四人，伤十三人。史称“泥城之战”。寻咸丰帝闻报，谕曰：该夷诡谲性成，当此贼氛未靖，固不可激生事端；但一味迁就，致该夷窥我虚实，阴与上海贼匪勾结为患，剿办更难得手。著怡良、许乃钊督饬吴健彰，设法羁縻，妥为控制，一面赶紧设法攻剿，迅图克复。〖18〗

初八日（4月5日）

13 王茂荫条陈钞法遭申斥。

初，户部会奏推广大钱之法，户部侍郎王茂荫复疏争曰：臣疏陈大钱利弊，未奉谕旨，臣职司钱法，夙夜思维，实觉难行。当百以上大钱，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别，此何以贵，彼何以贱，难一；以易市物，则难分折，以易制钱，莫与兑换，难二；大钱虽准交官项，然准交五成者，已有宝钞官票，大钱何能并搭，难三。此犹其小者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铸。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即抵交官银一两，是病国也。盖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十钱可得三十千。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民间将无制钱可用，是病民也。宝钞官票，其省远过大钱，果能推行尽利，裨益亦非浅鲜，大钱之行，似可已也。疏入，不报。

寻王茂荫又疏论钞法利弊，略曰：上年初用银钞，虽未畅行，亦未滋累。及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为累颇多。向来钞法，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皆有实

以运之。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行，为能以虚运实。明专以虚责民，以实归上，势遂不行。臣元年(1851)所奏，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势所迫，前法不行，议者虽专于收钞时设法，然京师放多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于其间，则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务在通商情，利转运。奏入，咸丰帝斥其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是，命恭亲王奕訢、定郡王载铨核议。

至是，奕訢等奏：王茂荫条陈钞法，窒碍难行。谕曰：著即照所奏，均无庸议。宝钞之设，原以裕国便民，王茂荫于钞法初行之时，先不知和衷共济，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著传旨严行申斥。寻惠亲王、恭亲王等奏：试制铁钱有效，请旨办理。得旨：现户工二局所铸大钱业已畅行，更得铁钱相辅，国用民生，当可益臻饶裕。著惠亲王等详定章程，添炉鼓铸，总期与现用铜钱并行不滞。

二十四日（4月21日）

14 江苏布政使雷以諴奏，试行捐厘助饷，业有成效，请推广照办，以裕军储，并开列章程呈览。咸丰帝谕曰：粤逆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兹据雷以諴所奏捐厘章程，系于劝谕捐输之中设法变通，以冀众擎易举。著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钊、河道总督杨以增各就江南北地方情形，妥速商酌，若事属可行，即督饬

所属，劝谕绅董筹办，其有应行变通之处，亦须悉心斟酌，总期于事有济，不致滋累。

15 是年春，以天京城内乏粮，太平天国女官传谕：城中女子悉于翌日五鼓，各背被一条，出城各奔生路，“妇女出城者甚众”〖19〗。寻闰七月二十七日，天京当局，“令妇女出城割稻，老弱者听其自散”〖20〗。逸去者数万人。

四月初二日（4月28日）

16 二月，征湘太平军石祥祯等连克岳州、湘阴、靖港诸地。待湘军沿湘水而下，南路太平军退避湖北。三月初旬，征湘太平军重整旗鼓，十日败湘军朱孙诒部，再克岳州；二十五日败湘军之水师，复取靖港；二十七日又据湘潭。寻湘军副将塔齐布、候补知府褚汝航等分统水陆各军反攻湘潭，太平军拒之不利，水陆官兵均有损失。

至是，曾国藩亲督战船四十，陆勇八百袭攻靖港，俾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时西南风紧，其船易进难退，太平军炮轰舟逼，湘军惧退，战船或沉或被俘，失三分之一。陆勇见水师败亦溃。曾国藩执剑力止不能，羞愤投水自杀，被救。退回长沙。翌日，塔齐布督军分四路进扑湘潭太平军，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不敌，溯江而退。四日，知府彭玉麟、千总杨载福顺风纵火，太平军数百号船只被焚，死伤颇众，乃弃舟登岸，折归湘潭。湘潭守军缘梯而下接应，又遭训导江忠淑伏兵袭击，夺梯登城，湘潭复陷。林绍璋率残兵北返靖港。

湘潭之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曾国藩奏言："杀贼近万人，烧船千余只"〖21〗。

旋曾国藩奏报水师溃败，自请从重治罪。咸丰帝谕曰：曾国藩统领舟师，屡有挫失。现存水陆各勇仅集有四千余人，复添修战船，招募水勇，据称一两月间当有起色，果能确有把握，亦尚不难转败为功。所请从重治罪，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著革职仍戴罪剿贼。至鲍起豹以提督大员，安坐省中，一无部署，著革职不准留营。以常存为湖南提督，未到任前，由塔齐布暂署。

初六日（5月2日）

17 命在直隶安肃县查获之法国传教士孟镇升，解回广东。

18 北伐太平军退守连镇。

先是，北伐军据守静海、独流历时三月，与清军多次鏖战不胜，粮草已尽，援兵不至。咸丰三年（1853）除夕之夜，静海分军一支往西南撤退。清廷得报，命僧格林沁前出至静海之西。本年正月初八日，北伐军主力自静海、独流乘夜突围，会同先遣队沿子牙河西岸南走，途中兵士脚多冻裂，伤亡颇众。尔后，太平军占据河间府所属之束城镇及附近村庄，即垒木城，坚守待援。僧格林沁、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率马队三千接踵而至。胜保则率马队绕道霸州（今霸县）、任丘，以防太平军转道北攻，旋又南下与僧军围攻束城，双方激战，互有伤亡。二月初九日，北伐军乘大

雾再次突围，经献县，抵阜城，沿途遭清军尾追，多有死伤。清军追至，于阜城外开挖长壕，复围困之。北伐军反复出击，不胜。二十五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中炮阵亡。后追封为祝王。

【考异】关于太平天国平胡侯吉文元战死之时间地点，史料记载歧异。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帮办军务江宁将军托明阿奏报吉文元战死于河南北部怀庆府之郊外（《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六）；河南巡抚陆应穀奏报云吉文元死于河南南部之遂平县；马振文《粤匪北犯细略》中则有，“贼据独流逆首吉文元伏诛”一说。考本年二月三十日，僧格林沁等奏，请将射死敌目吉文元之吉林甲兵奖励片中称：据连日投出难民等供称，二十五日我兵进攻东门外贼巢，伪丞相吉文元额角中有炮伤，腰肋中箭数枝，登时毙命，逆众当将尸身抬回，埋在县署后院。（《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三册 45 页）寻咸丰帝谕内阁：著将射毙敌目吉文元之吉林甲兵金升等赏给六品翎顶。（《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三册 69 页）又据山东巡抚崇恩五月初五日奏：据拿获奸细杜有仲供称：“贼目吉文元，已在阜城被官兵轰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四册 256 页）《林凤祥供》亦载：“四年正月窜至舒城、阜城，吉文元受伤死了。”

由此证实，吉文元确战死于山东阜城。

适北伐援军渡河北上，清廷急命胜保南下堵截。林凤祥等于阜城坚守月余，尚不知援军已自临清撤退。至是，北伐军毁侍郎培成、副都统乌凌额营盘，冲出长壕屯扎。

僧格林沁复于壕外加筑长壕。四月初九日，李开芳、林凤祥率军东退，占据直隶东光县之东西连镇及附近村庄，搭造浮桥，跨运河以守。僧格林沁率军尾追而至，西凌阿扎营河东，绥远城将军托明阿扎营河西，复挖长壕、筑土城以困之。〖22〗

初九日（5月5日）

19 北伐援军最终溃败。

东王杨秀清得悉北伐军行抵静海、独流之后，以天京及西征战事紧迫，未能即刻调兵北上。俟扬州守军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等冲出重围，合天京、安徽等太平军共约七千五百人，组成北伐援军。本年正月初七日，自安庆起程，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蒙城，于此吸纳众多捻党、义民。旋攻占河南永城、夏邑，经江苏砀山入山东境（未渡河之一部经永城，折返安徽庐州）。一路乘虚捣隙，连下金乡、钜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直逼临清城下。

三月初七日，胜保率马步军经油坊镇抵临清，屯扎城西北。十五日，北伐援军轰毁西门和西南城角两处，攻占临清州城，毙知州张积功、副将庆顺、参将武殿魁等。新任山东巡抚崇恩先已出城遁入胜保军营。钜城内粮秣、弹药已被焚毁，太平军外遭围攻，内无粮草，故军心动摇，抗不听命，相率南下，不能复振。立昌无奈，二十五日，遂下令自临清南撤。寻自李官庄、清水集、冠县、张秋镇、钜野等地接连溃退，伤亡散失甚众。四月初七日，退至江

苏丰县时，全军仅剩三千余人。至是，胜保追兵亦至，围攻四门。曾立昌知难久守，乘夜退至丰北漫口支流，不意河水陡涨，人马陷于泥淖，伤亡甚众。曾转至黄河岸边，挥军渡河。清军追至，力竭，跃马黄河死难。〖23〗

过河残军由陈仕保、许宗扬率领经河南永城回皖。四月十八日，陈仕保自蒙城南走至凤台之展沟集，遇地方团练战败，阵亡。许宗扬则返归天京，被囚东牢。〖24〗

十四日（5月10日）

20 以胜保歼灭北伐太平军援军，咸丰帝奖之曰：厥功甚伟，实军兴以来所未有。胜保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开复降级留任处分，德勒克色楞、善禄均赏穿黄马褂，并著善禄驻曹州，搜捕余孽，弹压土匪。胜保、德勒克色楞兼程北上，务与僧格林沁合力夹攻，就地铲除，勿留余孽。

寻谕胜保：此次保举单开各员，并无蒙古官兵。是否该官兵于克复临清时剿贼未甚出力，抑或有遗漏之处，著该大臣迅即查明具奏。蒙古列在藩服，倘著有劳绩，尤应破格请奖，断不可令其淹没不彰。至军营打仗，冲锋冒险，武职居多，胜保将文职开列在前亦属非是。统兵大臣首在赏罚平允，即轻重先后之间，亦须权衡至当，始足以镇服军心，慎勿蹈重文轻武积习，稍有偏倚也。

十五日（5月11日）

21 以新授国子监满洲司业苏勒布具折谢恩，缮写伊名不成清语，帝责之曰：司业为课士之官，有考试清文之责，且该衙门折奏文案，应用清文之处，亦复不少，若一字不

识，凭何核办。苏勒布身系旗人，竟忘本业，可恶之至，著仍降为编修，以示薄惩。八旗人员骑射清文是其本务，即使于清文义理不能精通，亦岂有不晓清语，不识清字，遂得自命为旗人之理。道光年间，特奉谕旨，停止驻防文试，专考翻译，原期返朴还淳，俾我八旗子弟咸知本业。乃近日八旗人员，仍有专习汉文，于清语清字全不讲求，沾染习气，徒务虚文，实堪痛恨。嗣后无论何项出身人员，均宜练习清文，通晓讲解，即由文乡会试入仕之员，及兵丁子弟，亦应一体练习，不准怠惰偷安，以务根本。

二十一日（5月17日）

22潘世恩卒。

潘世恩（？—1854），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工部尚书等。道光十三年(1833)，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东阁大学士，调管工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太保。十八年(1838)，晋武英殿大学士。二十八年(1848)，以八十寿晋太傅，赐紫缰。旋引疾乞休。世恩在枢廷凡十七载，有所论列，终不告人。穆彰阿主政期间，其不与之争，迨咸丰帝即位，其即力荐林则徐、姚莹等人，上韪之。至是，帝闻其卒，遣亲王奠醊，入祀贤良祠，谥“文恭”。

二十九日（5月25日）

23美使访问天京。

上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公使马沙利乘色士奎哈那号赴

天京，欲侦知太平天国之状况。讵因军舰吃水过深，行至吴淞口内三十英里即搁浅折回。

至是，美新任驻华公使麦莲仍乘色士奎哈那号军舰自吴淞西上，再赴天京。途经镇江时遭太平军炮击。五月初一日，麦莲驶抵南京，即派杜耳少校、裨治文牧师等上岸，呈递以舰长布嘉南名义致太平天国之照会。内称：美公使现在船上，欲拜见东王杨秀清。〖25〗太平天国地官又正丞相罗苾芬、又副丞相刘承芳得书，复照布嘉南，略曰：布嘉南未知天朝礼制，擅用照会东王等语，实属大不合理，难以转呈东王。并札谕曰：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居民，永沐天朝之恩泽。〖26〗

麦莲得书，当即以布嘉南之名义复照，略言：来文皆非友谊之意，不得不暂止与贵国之照会。以后遇有必要，则按照中华与本国所立条约，凡属我国商民在华所应得之权益等，本国钦差大臣自必以礼知会天京大宪。〖27〗初五日，麦莲一行乘船西上芜湖，初九日回抵上海。

寻麦莲就访问天京之事向美国务卿麻西报告，略曰：太平军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他们差不多完全由无知与不文明之内地人所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之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目前之正确政策是必须保持中立，并利用清廷现在之危机，扩大我们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为此，我将向两江总督，说明美国政府必须用自己的手段强制实施条约条款。如此，至少能保持住美国在华之利益。

同时，不论哪一方成功，我们非常有可能扩大这种利益。〖28〗

五月初九日（6月4日）

24 兵部奏，郑魁士开复副将，可否免缴捐复银两。得旨：郑魁士著免其加捐。嗣后凡原在军营之人，偶获愆尤，旋因奋勉保奏，著不必加捐。其因别项革职后，自赴军营投效者，不得援以为例。

十八日（6月13日）

25 先是，闽浙总督王懿德恐私铸日增，物价骤长，奏请停铸铁钱铅钱。咸丰帝允之，并命王懿德督率在事人员，按所订章程认真经理福州、厦门两地之官钱铺。

至是，复谕各省督抚：前经户部奏请令各省开设官钱局，推行官票，添铸铜铁钱及各项大钱。乃迄今日久，仅据福建、山西、陕西各省督抚奏明遵办，其余各省并未将现办情形奏报。该督抚等如果悉心经理，何至迁延一载，迄无定章。著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等查明户部原奏，督饬所属，酌量地方情形，速立官钱局，并设法筹款，开炉加铸，俾钱法与钞法相辅而行，一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

二十六日（6月21日）

26 清廷拒绝美使之修约要求。

美使麦莲至上海后，曾反复求见怡良，谓“将迩来两国为难诸情，详细互酌”。怡良遂奏曰：倘再四求见，仍不准行，殊觉非礼。若接见后，于商税事宜轻议更张，或

别有要求之处，惟有仗义执言，仍令赴粤听候两广总督叶名琛查办，以免另生枝节。得旨："所奏是。随时妥为办理，固不必激其另生枝节，尤不准迁就了事。万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羁縻之形，适足启该夷之要求也。"〖29〗

至是，麦莲借呈递国书为词，于昆山会晤怡良。麦莲要求，"准其赴扬子江一带贸易"。并声称：据"条约载，十二年后，准予酌量变通"。怡良辩曰："条约内载，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应俟十二年后，公平酌办。既云海面各款，则江河陆路断不在内；既云稍有变通，则不过就五口之中，因时制宜，略为斟酌，必非大有更改。"次日，麦莲送交国书副本，并照会一件。其照会云：昨日所求，"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有不尽己道之处，咎在华官。"〖30〗

怡良即奏闻，并饬令麦莲回粤，听候叶名琛查办。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得知英、美两国公使拟北上天津。乃命怡良仍饬其回粤，听候查办。并"著叶名琛仍遵前旨，设法开导，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31〗

二十九日（6月24日）

27 俄军首次大规模武装侵入黑龙江。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即秘呈俄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图谋我国黑龙江及库页岛。旋沙俄"特别会议"允其侵华方案，并决定：不管清廷同意与否，都要"沿黑龙江航行"〖32〗。翌年二月，穆

拉维约夫遣人投书理藩院。诡称：为“防范敌人（英人）占据我（俄）国东部岛屿与大陆领土”，其奉沙皇之命率军队取道黑龙江，赴太平洋，望清廷“勿以兵过见疑”。随即穆拉维约夫亲率西伯利亚远征军近千人，携带枪炮等军需物资，分乘七十余船闯入黑龙江，不听劝阻，强行下驶。

至是，咸丰帝接吉林将军景淳奏报，谕曰：此次俄罗斯乘船拥众由黑龙江东驶，其所称与英夷争岛之语，未可尽信。著该将军密为防范，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其船只来踪去迹，只宜勤加侦探，不可率与交接，尤不可轻给照会文移，转生枝节。仍将密探情形，随时奏报。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旋复将弃卡退回之巴图善革职，在卡枷号三月后，发伊犁充当苦差，其余署理副都统印务协领瑚逊布以下官员均责罚有差，以为坐卡官之戒。

六月初一日，俄军陆续驶抵阔吞屯，扎于阔吞屯、庙街至克默尔湾一带，占据村屯，砍木垫道，烧砖盖房，打铁练兵，沿江摆列铜炮。并将庙街刻有满汉文字之分界石碑销毁。〖33〗

六月初五日（6月29日）

28 英、美、法驻沪领事迫苏松太道兼海关监督吴健彰签订上海海关协定。

上年小刀会攻克上海后二日，英、美驻沪领事分别颁布《海关机构空缺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即侵夺中国

海关之“领事代征制”。旋清廷任命被美国领事救出之吴健彰为海关道，重建江海关。同年九月初八日，吴健彰发出通告：谓已奉旨，命本人为兵备道及海关监督，并准借用常州粮道官印（吴之官印在小刀会据上海县城时丢失），行使海关监督职权。自本日起，所有关税征收事宜，仍按旧例办理。随即遭英领事阿礼国之拒绝。

越二日，吴健彰照会阿礼国，谓：“英国船只十艘，在九月七日前所欠之税（小刀会据上海县城前业已检查完毕结账之款），计银四万五千两，希即移交本人处理，以应急需。关于商人在九月七日以后所欠之丝茶税，包括各项已登记在航运日记上者，将由各有关领事代收，并随时报账以便转呈上级审查；或由本道向北新关及浒墅关索取本地商人之丝茶进口记录，以便直接向各该有关商人收税。”复遭阿礼国之拒绝。〖34〗

寻在美驻沪副领事金能亨支持下，吴健彰照会上海各国领事，声明其将于九月二十六日在租界对面之船上征收关税，希各国领事通告本国商人届时纳税。仍遭到阿礼国之掣肘。〖35〗直至本年正月初九日，阿礼国收到英外相克拉兰敦之训令后，方与法、美二国领事照会吴健彰，同意其在苏州河北岸设立海关临时公署。〖36〗并借机提出：“作为三个缔约国领事的代表，由三国领事和道台联合任命为海关监督。”〖37〗

至是，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于昆山达成上海海关之协定八款。其中规定：一、英、美、法三国各出“司税官”一名，由道台加委。二、加委之司税官，除经各国

领事同意变更，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或单除或调动税务司之职务。三、由洋税务司组成之税务司署，有权选任各级华洋属员。四、发生洋税务司被控告案件，应由各该国领事进行审讯及宣判，只在必要时，才由道台参加三国领事会审，道台有两票权。五、海关任何文件，包括准单、完税收据、港口结关单等，未经税务司副署用印者，概不生效。〖38〗

旋上海新关开始稽征，由英人威妥玛、美人卡尔、法人史密斯三司税官主之。外人管理海关制度自此始。〖39〗

十一日（7月5日）

29 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正式颁布。章程共十四条，另附《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和《发租洋泾浜地基条款》。〖40〗三国依据《章程》之规定，在其居留地上，享有税收、财政、交通、司法及警察等一切市政权利。

二十日（7月14日）

30 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包令派人赴天京搜集情报。

五月十八日，包令于上海向其子卢因·包令及麦华陀发布“训令”〖41〗，命其赴天京等地搜集情报，了解扬子江在政治与商业方面之情况。寻麦华陀、卢因·包令乘响尾号与冥河号兵舰离沪西上，二十五日行抵南京，即求见太平天国首脑，被拒。次日，舰长麦勒西登岸，请太平军将领转交东王一信，信中要求会晤杨秀清，并提出三十个问题。俄而，东王杨秀清诰谕英人，答辩其所问，并提出

五十题，要求英人回答〖42〗。六月初六日，麦华陀一行离南京返沪。

至是，麦华陀与卢因·包令向英使包令呈上关于航行长江之报告。内中详细介绍镇江、瓜洲、天京、芜湖等地太平军之防御现状及其访问之观感。略言：扬子江北岸叛军之形势并不稳定，其最后之成功及政权之巩固甚为可疑。又太平军对外人极端排外，在傲慢无理方面甚至超过现政权中之满洲官员。他们并非一个渴望发展商业，专意开发其资源之巩固政权，而仅仅是一个和现政府进行战争、分庭抗礼之军事组织。准确地说，与其贸易是不存在的。与人口稠密之扬子江流域发展商业交往，更大可能是通过与叛军发生一次冲突而取得，而不是通过我们与其可能存在的友好关系。而长江一旦开放，对中国和西方国家来说，结果都是无法估计的利益。

同日，包令将此报告寄送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赞之曰：其对指导今后我们在这个国家之外交政策有特别重要之价值。并主张，对起义之当权者，无论宗教因素，抑或政治组织方面，我们均不能看到希望和信任。我们应利用此时名望及影响，与清地方官员交往，以谋求英国国旗进入这条大河两岸或其邻近地区之广阔的商业市场。〖43〗

二十二日（7月16日）

31 初，向荣屡奏清廷，欲雇觅上海火轮、调拨广东师船以清江面。然雇觅火轮失败，广东所募红单船被福建截留，另募拖罟船被上海留用。“经年筹调，尽成画饼”〖44〗。

尔后，向荣再请调拨粤省拖罟战船五十只、快蟹五十只，“拣派得力镇将统带，赶紧由海入江，会同陆路攻剿，以靖贼氛。”〖45〗

至是，由游击吴全美、都司陈国秦管带之五十艘红单船〖46〗抵镇江焦山江面。其中吴全美所统二十五只，并调苏松镇总兵叶长春带拖罟船六只，赴金陵以上归向荣调遣，余则归江北大营留用。先是，太平军建都天京时，长江千数百里，无一清军之船。自此，始受其威胁。太平军遂于沿江增筑炮台，密置大炮，并于天京浦口间建拦江铁链，扎木排水城〖47〗，以资抵御。闰七月初一日，吴全美同叶长春率船驶过下关，击毁太平军炮台七座，烧毁水营两座，进泊三山营江面。次日，燕王秦日纲统战船三百余号下驶，与吴全美、叶长春战于三山江面，太平军船只多被击沉掠夺，座船亦失。尔后，太平军水师复多次受挫，损失船只数百。

八月十一日，吴全美惧兵单受损，借口江北大营扎调回攻九洑洲，即擅带红单船驶回浦口以下。太平军随即于夹江九洑洲之间，以粮船排列为桥，于下关南北两岸构筑铁链两道，横截江面，以船炮巡护，遏红单船之上驶。又制极大木排二座，宽逾亩许，上施楼楯，排列大炮，翼以江广大粮船，并划船数十只，由七里洲夹江口冲出石埠桥〖48〗，突破清水师拦截，以济瓜洲、镇江之守军。

32 是月，太平天国改赋税政策为照旧交粮纳税。太平天国建都之初，即颁布《百姓条例》内称：土地公有，不

要钱漕。至是，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上奏洪秀全，曰："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诰谕，令该等遵办，解回天京圣库堆积。"洪批曰："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49〗旋于是年秋，太平天国于所据之皖、赣等地始行"照旧交粮纳税"〖50〗。

【考异】关于太平天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之策，始于何时，史学界意见不一。罗尔纲考证：杨秀清等本章为甲寅四年(1854)六月间上奏，同年秋始行"照旧交粮纳税"（《太平天国史》卷二三，志二）。简又文认为：此新政策之施行，系在咸丰三年（1853）秋冬间大军入鄂之前（《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九篇，田政考）。兹从罗尔纲说。

七月初十日（8月3日）

33 咸丰帝谕内阁：近来私铸日多，官铸大钱日形壅滞，复有奸商任意阻挠，抗不行使，非严行惩办，何以肃法纪。著照刑部所请，嗣后私铸当百以下大钱人犯，如系为首及匠人，数至十千以上，或未及十千而私铸不止一次者，即于斩监候罪上从重，请旨即行正法。至为首阻挠，任意折算之商民人等，即照所拟，杖八十徒二年再加枷号两月，均于犯事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寻复有人奏，通州河西务一带，奸民聚众私铸，竟敢于白昼闹市之中，公然设炉制造，地方官畏其人众，不敢查

问。得旨：通州地方密迩京畿，奸民私铸大钱，毫无忌惮，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派委干员，迅往该处严密查拿。

十六日（8月9日）

34 西征太平军与湘军战于岳州。

征湘太平军自湘潭败后，即退守岳州，与进军鄂西复返湘之曾天养部合兵筑垒，抗击湘军。六月二十二日，塔齐布率陆师攻毁新墙太平军营垒。三十日，湘军水师褚汝航、杨载福等设伏败太平军水师于君山、雷公湖一带，太平军弃岳州北走城陵矶。七月初六日，国宗韦俊等自武昌率水陆大军来援，与曾天养、林绍璋等部反攻岳州，双方水师激战于城陵矶，太平军不敌，失船数百只，死伤千余人。

至是，韦俊等率师上驶，再度反攻岳州，两军于城陵矶接仗，太平军前队稍挫，下退象骨港。时南风大作，湘军易进难退，游击沙镇邦、总兵陈辉龙相继陷入重围，太平军伏船四出，阵毙陈、沙二人，得其拖罟座船。道员褚汝航、同知夏銮驶救，均被创而亡。太平军乘胜追击，游击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督三板船相救，至城陵矶，塔齐布陆军复出，太平军乃退。此役太平军击毁湘军师船颇多，曾国藩为之“伤心陨涕”〖51〗。

越二日，曾天养率太平军三千余人至城陵矶登岸，分三路猛攻塔齐布军。清军参将玉山点放火箭，太平军稍却。天养怒，匹马持矛冲入敌阵，直取塔齐布，不幸用力过猛，翻身落马，死于阵中。太平军“为之茹斋六日”〖52〗。旋

韦俊率军退守武汉。

二十日（8月13日）

35 有人奏：广东省每遇岁科考试，州县官所取案首，多系以财行求，琼州府属尤甚。往往于未考之先，即行讲定，多则洋钱七八百元，少则四五百元不等，甚至自第二名至第十名，非用洋钱数十元，亦不能得。咸丰帝命叶名琛、柏贵严饬各管道府，于所属州县认真查察，如有前项积弊，即行据实严参。

二十三日（8月16日）

36 前因户部与庆惠等奏：请停铸当千、当五百，及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均经降旨颁行。寻户部访闻，当百大钱又有奸商折算等弊。咸丰帝命户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出示严禁，嗣后商民行使当百以下大钱，倘敢不遵钱面数目字样，妄行折减使用，甚至造言煽诱，抗不收使，以致愚民相率猜疑，即行拿交刑部，从重治罪。

至是，以御史伍辅祥奏：近因京外各处贩买粮食来京者，不肯使用大钱，致外来粮食日少，粮店纷纷歇业。又银市以钱买银，大钱制钱价值悬殊，且天津、通州等处，私铸甚多，潜运入京，以致大钱愈贱。得旨：当千、当五百大钱，已饬令收使，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各项大钱，决无变更。著贾桢等将前奉谕旨于城乡等处遍行晓示，俾小民去其疑虑，使当百以下大钱远近通行。如粮市经纪有把持阻挠者，即著严拿惩办。其银市以钱易银，大钱与制钱均匀配搭，毋许稍分轻重。

37 琦善卒。

琦善（约 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先世格得理尔率属归附，世袭一等侯爵。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累迁通政司副使。嘉庆十九年（1814），出为河南按察使，历江宁、河南布政使。二十四年（1819），擢河南巡抚。旋迁两江总督，复调任直隶。道光十六年（1836），协办大学士。十八年（1838），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二十年（1840），受命为钦差大臣赴粤与英人议和，主张对外妥协，一反前任钦差大臣林则徐所为。旋以英人侵占香港，出示安民，帝命将其褫职逮治，籍没家产，发往军台。复被起用，历任叶尔羌帮办大臣、热河都统、驻藏大臣、四川总督。二十八年（1848），诏嘉其治蜀于吏治营伍实心整顿，复头品顶戴。寻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咸丰二年（1852），以妄杀雍沙番人等，定谳发吉林效力赎罪，寻释回。太平军入湖南后，复起琦善署河南巡抚，驻防楚、豫界上，以捐饷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专办江北大营防务。是日，病死于扬州。讣闻，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

二十六日（8 月 19 日）

38 因有人奏：中州（今河南省）交纳钱粮，有半银半钱之章程，而官之取于民者，依然是银。民执章程以请命，官即以为刁抗，民所以不能甘心，致滋事端。咸丰帝命河南巡抚英桂督饬藩司郑敦谨按照所奏，相机妥办，务当筹

画全局，力求变通之法，庶使官民不致交困。至是，复有人奏：民间应完地丁银两，均系凭地完银。其田地非在一处，典卖非出一时者，虽分起注册，而交银时则准其总计交纳，故有一人完银数十两，而串票多至数十张者。现在大兴、宛平二县办理章程，均令各计各串，不准合计交纳，以致钞票无从搭交，是名为搭收钞票，实则概征银两，将来报解时，必复私买贱钞搭交。帝命贾桢等严饬所属各州县，务遵奏定章程，搭收钞票，毋得骫法取巧，渔利病民。

闰七月十五日（9月7日）

39 先是，天京太平军屡次出袭七桥瓮清军营垒，均被江宁将军苏布通阿与参将张国梁等率兵拒退，遂谋于正阳门外上方桥筑垒，以袭江南大营之背。至是，向荣派翼长福兴带兵至七桥瓮，会同苏布通阿与太平军战。太平军火弹击中苏布通阿，苏衣履须眉尽燃，两足重伤，旋死于军营。〖53〗

闰七月十八日，东王派国宗石祥祯从上方桥欲抄向荣大营之后，清总兵明安泰、参将张国梁等御之，石祥祯及丞相赖四秀阵亡，清都司何振标被击毙。〖54〗

八月十七日（10月8日）

40 初，广东天地会起义军陈开、李文茂、陈显良、甘先、周春、林洸隆等十万余人围攻广州城。西路陈开、李文茂；北路甘先、周春；东路陈显良；南路林洸隆隔江相互声援。至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奏称：逆匪勾结日众，郡县相继失守，请调兵会剿。得旨：览奏曷

胜焦急，江南逆匪潜遣伙党回粤，勾结丑类同谋滋事，各路匪徒窃发。现在贼势猖獗已极，闽楚官兵到粤，尚需时日，该督等务当督率满汉官兵，多募练勇，较之远调客兵尤能得力。该匪事起仓促，必多乌合，毋令日久蔓延为患。

十八日（10月9日）

41广西天地会胡有禄、朱洪英建升平天国。

咸丰二年(1852)八月，广西胡有禄与湖南朱洪英于广西南宁联袂起义，旋转战于湘桂边区。至是，胡、朱率兵攻占广西灌阳县，建号升平天国，胡称定南王、朱称镇南王，奉“太平天德”年号。翌年春，冬官正丞相罗大纲“有信嘱其前往会合”〖55〗。四月十六日，胡、朱分兵进克东安，以图北上与太平军会师。骆秉章调兵围攻，双方激战三月，升平军不支败退。八月中旬，胡有禄率部入湖南邵阳、祁阳之四明山。清军追及，胡坠马被俘，解至长沙遇害。朱洪英率部先退至广西，复挥戈入湘。六年(1856)正月初九日，撤出江华，一蹶不振。同治十三年(1874)，复在耒阳举事，兵败被俘，死之。

二十三日（10月14日）

42湘军攻陷武汉。

太平军退守武汉后，湘军水陆并进，先后进抵距武昌六十里之金口与纸坊。八月十一日，曾国藩进驻金口镇，寻集诸将谋取武汉之策。二十一日，曾督军三路大举进攻，湘军水师分为两队，前队自中流直冲鹦鹉洲，进抵盐关太平军水师之后，俟太平军转舵下救，后队自上发炮而下，

前后夹击，焚太平军船二百余号。道员李孟群率水师乘胜连破太平军汉关、白沙洲、金沙洲诸垒，炮中鲇鱼套太平军火药船，声光并烈，太平军损失惨重。湘军陆师罗泽南部亦分道猛攻太平军营垒。守军发炮，弹密如雨，湘军则“炮将发则伏地以避子，既落则蛇行以进。凡三伏三进，直逼贼营”〖56〗。太平军不支，焚营而退。同日，副都统魁玉所统清军亦攻至汉阳虾蟆矶，占据鹦鹉洲太平军之营垒。

次日，李孟群举帆先发，焚烧鲇鱼套太平军未烬之船，旋即西攻汉阳朝宗门土城。杨载福、萧捷三等进扑塘角，何越攻扑汉口沿江太平军营垒。魁玉、杨吕泗会攻汉阳，太平军晴川阁下木栅及大别山下营垒被焚。鲇鱼套及武昌府附近营垒共六座亦为安庆知府李续宾所毁。武汉三镇遂暴露于湘军兵锋之下。至是，国宗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指挥古隆贤分别自武昌、汉阳撤退，血战东走，太平军死伤颇众。〖57〗

寻湘军攻克武汉之捷报到京，咸丰帝称：“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随即大加封赏，实授杨霈湖广总督，曾国藩署湖北巡抚。旋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促其迅速东下，收复江皖，而改任江苏布政使陶恩培为湖北巡抚，其未到任前由杨霈兼理。

【考异】促使咸丰帝朝令夕改，收回曾国藩署理鄂抚成命之原因何在？薛福成于《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中曾言：“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

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范文澜据其后之文意，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明确指出：“某公”即时任大学士之祁寯藻。朱东安撰文指出：时祁已病请开缺，未入直逾月余，故促使咸丰帝收回成命者并非祁寯藻，而很有可能是时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之彭蕴章。

二十六日（10月17日）

43 据吉林将军景淳奏称：为同俄人会商“立界牌”事，委员协领富呢扬阿一行前往联系，于本年五月驶至拉哈苏地方（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处附近），俄船已下驶，富呢扬阿等兼程追赶，直抵奇吉屯。至六月初四日，有俄官前来，告知穆拉维约夫已前往那穆鲁地方，临行时“并未谕及查界事件”，富呢扬阿等被迫折回。转瞬冬寒河闭，请饬理藩院行知俄罗斯，俟来春派使再议立界牌事。命著照所奏办理。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

44 英、美、法三国胁迫清廷与之“修约”。

英国外相克拉兰敦训令新任驻华英使兼香港总督包令与清廷修订中英条约。包令欲借修约谈判，以协助镇压太平军为饵，诱迫清廷让步。迫叶名琛不允进城，谈判未能举行。寻美使麦莲与怡良之修约交涉搁浅，英、美、法三国公使遂集于香港，谋商对华修约问题。八月初九日，三国公使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于上海，声称钦差大臣叶名琛未

与相见，又不允代奏，是以欲赴天津，申诉一切。

吉尔杭阿反复劝说，不能阻止。旋上奏清廷，略言：揆厥情形，若不稍副所望，恐将乘我中原多故，以旧欠商税为经费，合各夷之力，独树一帜，不受羁縻，不完关税，伺衅而动，以图一逞，实为肘腋之患。夷情狡诈暴戾，历观成事，凡有所求，必得乃止。美、法二夷章程内，既有十二年变通之文。英夷章程内，又有恩施别国，英人一体均沾之语。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督臣妥为查办，所求如果允准，不妨曲示包荒，许其所请。倘大为悖谬，亦不妨直言杜绝，免其觊觎。若但令其仍回广东，致任跋涉风涛，久无成议，该夷心未惬服，终恐别滋事端。

咸丰帝得报，斥曰：此次英、美、法三酋欲赴天津，坚执前说，吉尔杭阿正当剴切开导，谕以来津无益，徒劳往返，岂能遽信其驱贼补税之言甚力，遂谓其并无恶意。且谓：不副所望，必将另生诡计，约计半年，可以集事。是该抚信之已深，直谓非允其所求不可。该抚复称：令其仍回广东，久无成议，该夷心未惬服，终恐滋事。是直要朕以必得允其所请而后可，是何言语，该抚竟出诸口？览奏曷胜痛恨！著吉尔杭阿相机筹办，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骄之气，俾不至更萌妄念，方为妥善。如已经起碇，恐鬼蜮伎俩，声东击西。当此江面多事之秋，著托明阿、向荣、恰良严饬沿江带兵各员，密为防范，于江路下游圌山关一带，扼守海口，毋令夷船阑入，致与贼匪勾结。倘或窥伺江口，固不可轻与接仗，亦必当设法拦截，勿令肆行往来，仍蹈前辙。并著长芦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于

陆路地方及海口炮台，一体严密防备。倘该夷船驶至海口，即行一面星速密奏，一面知会桂良妥商劝导之法。务期不动声色，毋致居民惶惑。或应与之接见，总宜不亢不卑，正言开导，杜其觊觎之心。〖58〗

八月十九日，英、美二使离沪北上，法使布尔布隆派使馆秘书哥士耆随往。寻三国代表联樯驶抵白河口。双锐与天津道钱炘和会晤英通事麦华陀、美通事伯驾，以天津非办理夷务通商之处，劝其回粤，静候广东钦差大臣查办。〖59〗麦华陀等执意不从。

时英美公使坚执变通条约，意欲遣使驻京，入江贸易等。咸丰帝恐文谦办理失宜，复命直隶总督桂良斟酌前往，派前任长芦盐政崇纶交桂良差遣委用。并谕军机大臣等：文谦令该夷等向五口地方听候查办，仍系空言照复。倘不于此处设法拒绝，杜其觊觎，断不能折服该夷之心。钦派大臣一节万难准行，崇纶即系奉旨赴津查办夷务之员，著崇纶与之会晤。倘该酋终不肯见，即谕以此次不能面议之故，咎在该夷，不得以地方官不与接见为词，藉口渎诉。〖60〗

至是，崇纶、文谦等于海口炮台会晤英使包令、美使麦莲及通事麦华陀、伯驾等。英国提出要求十八条，要曰：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派领事官驻扎；公使欲晤沿海大吏，应于署内，照平仪接见；废除内地税；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重新修改通商税则，允许华人出口；允许英人购买土地；准英人进入广东省城等。

美国提出十一条，要曰：遇有交涉事件，双方官宪须在衙署相会；任从合众国人租赁土地、住房，如中土之人；

完纳税钞，允合众国以金钱按成色行用；重新修订税则；允合众国商民于五口官栈免税寄囤货物；豁免上海“代征”期间欠税；开放长江贸易；允许合众国土产及制造物免税进口；允许合众国人于中国沿海捕鱼、开矿。法使馆秘书哥士耆要求释放潜入陕西之被捕传教士。〖61〗

俄顷，大沽交涉上闻。谕曰：该夷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即如与中国地方官交往一节，本有议定体制，地方大吏各有职任，岂能于该夷所到之处，轻于会晤。至赁买房屋地基，运卖货物，亦应遵照旧约，断难任其随地建造，任意往来。况扬子江本非夷船应到之地，而海岸捕鱼、采矿等事，更于通商无涉，是直欲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向来纳税，或用纹银，或以洋银折交，历久奉行，从无用金之说，即中国钱粮，亦未有用金交课。又所称货物暂存官栈，由该商与中国税关看守，更无此理。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该酋欲派夷人驻扎贸易，尤为狂妄。包令所称鸦片纳税，及欲运粤东省城，尤为反复可恶！其余各条，较之美酋，更属关碍大局。务当按款正言驳斥，杜其妄求。惟民夷相争及上海欠税、广东茶税三条，尚可允其查办。〖62〗

寻崇纶按咸丰帝旨意覆包令、麦莲。九月二十日，三国代表起碇南返。旋麦莲向麻西报告修约谈判失败，并建议西方列强采取武力措施，强迫清廷接受其修约条件。〖63〗

十月初二日（11月21日）

45 立秋以来，向荣屡屡派兵袭攻太平军上方桥、雨花

台等地，稍有斩获。寻东王派军三千，由殷巷、马本桥一带赴秣陵关驻守，向荣恐其潜袭苏、常，急命副将张国梁、参将王浚等带兵围剿。至是，清军三路进扑，太平军溃败，国宗韦贵祥、石明开等死之，秣陵关失陷。〖64〗

十三日（12月2日）

46 湘军攻陷湖北要隘田家镇（今黄岗县西南）。

先是，杨秀清闻武汉失守，石凤魁、黄再兴等退据田家镇，急命秦日纲统理湖北军事。寻加派已革豫王胡以晃、佐天侯陈承镕等加强田家镇防务，并派石达开再赴安庆，主持西征军事。曾国藩则奏报三路东下之策：南路由塔齐布等攻兴国（今阳新县）等处；北路由杨霈派陕西提督桂明等攻蕲州、广济等处；中路由杨载福、彭玉麟率水师先行，曾国藩偕李孟群率后帮继进。〖65〗寻兴国、大冶被罗泽南、塔齐布攻陷。

十月初一日，罗泽南督湘军攻半壁山。太平军数千人御之于马岭坳，秦日纲自田家镇派数千人增援，先胜后败，半壁山营垒被湘军攻占。初四日，秦日纲督军两万反攻半壁山，不胜，败归田家镇，殿左四十七指挥黄凤岐、北殿承宣吉志元、将军陈文金等战死。半壁山田家镇之间横江铁锁、系岸竹缆三处被湘军砍断。同日，国宗韦俊、石镇嵩、韦以德奉东王命抵田家镇增援。〖66〗次日，秦日纲、韦俊等督军三路再攻半壁山，又败，石镇嵩、韦以德阵亡，战死兵卒约千人。〖67〗寻阻击湘军水师之陈玉成军不支，亦弃蕲州东下。

至是，杨载福率湘军水师分三队猛攻田家镇。一队沿南岸急桨而下，直逼铁链前。太平军岸炮、船炮齐发，弹落如雨。水师二队随即反击，毁太平军炮船二艘；一队乘势用洪炉大斧斫断铁链；三队飞桨而下，穿过太平军船队，直追至武穴，纵火而上。适东南风大作，太平军之船难于东退，塔齐布、罗泽南督军六千于南岸助攻，百里内外，烈焰烛天，太平军船只被焚四千五百余号。塔齐布、罗泽南等乘势夺占富池口。秦日纲、韦俊等知田家镇已不可守，遂自焚营垒，撤向黄梅一带。湘军随即占领田家镇。

田家镇失守后，东王杨秀清召石凤魁、黄再兴回天京，科以失守武汉之罪，斩之。〖68〗

十八日（12月7日）

47 叶名琛欲借师“助剿”。以数万天地会起义军围攻广州，叶名琛照会包令：“如今省河上贼势猖獗，扰及外国人住处。虽则本大臣已派官兵练勇，前往堵截剿杀，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69〗同日，叶又给麦莲一封同样内容之照会。旋麦莲、包令均复照，愿与合作。〖70〗

俄尔，英驻华舰队司令赐德龄与美驻华舰队司令阿伯特复联名发出《备忘录》要求叶名琛在目前危险之状态下，须保护外国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叶覆照示允〖71〗。

二十五日（12月14日）

48 清廷与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上海小刀会。

泥城之战后，清军对小刀会仍围攻不止，对外人则“于

诘责之中，仍寓羁縻之意”〖72〗。为挽救战乱期间英国在华贸易，借机攫取更多之侵华权益，在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赐德龄与公使包令倡议下，英、法、美三国代表于六月上中旬，三次胁迫小刀会首领退出上海城，未果。为切断小刀会粮草弹药之接济，八月中旬，美公使麦莲接受吉尔杭阿之建议，与清廷“酌议断绝接济章程”。嗣与英、法领事合作，于洋泾浜分段筑墙，以杜接济。〖73〗

十月十九日小刀会从城内出击，将部分界墙拆毁，并在法国领事馆与戴勒医师住宅之间建筑炮台，结果引起法军之干涉。次日，双方发生战斗，小刀会十人阵亡，法军二人受伤。午后二时，法舰“高尔拜”号发炮轰击县城，至四时许方停止。二十二日，英领事阿礼国、美领事马辉联署致函小刀会首领陈阿林，建议其“接受调停，以免糜烂”，被拒。至是，法驻华海军司令辣厄尔决定向上海小刀会宣战，并请法领事爱棠转告英、美两国领事：自今日起，法军对叛军（小刀会）进入包围之状态，各国领事应警告其本国人民，如果与城中叛军继续发生关系，即将遭受危险。〖74〗

十一月十八日，法军二百五十人与清军一千五百名猛攻上海县城，法国巡洋舰贞德号及汽船高尔拜号亦向城中发炮，掩护攻城。战斗从七时半延至午后一时，终被小刀会击退。是役，法军死亡九人、伤三十六人，清军伤亡惨重，同知胡枚死之，小刀会阵亡约四十人。〖75〗旋清法联军围困益急，城内几弹尽粮绝。小刀会多次突围，不果。十二月十三日，小南门城垣被地雷轰坍缺口，清军缘梯登城，法军亦发炮相助，小刀会拼死击退之。是夜，刘丽川、陈

阿林等率队弃城出走，多被截杀。次日，清军入上海城。尔后，刘丽川至虹桥遇害，陈阿林走新加坡，潘启亮至宁波，投入太平军。〖76〗

十一月十九日（1855年1月7日）

49 据陕西巡抚载龄等奏，遵查川省大吏收受陋规情形。咸丰帝谕曰：四川一省自总督以及监司大员率皆通同一气，收受苞苴。大吏以捐款为名，复陋规之实，司道以朘削所得，为结纳之资。试思府州县以取之于民者，应司道之求，司道又以索之于府州县者，饱督抚之欲，似此营私肥己，不顾廉隅，无怪属员之借逞刁风，公务之日就废弛。本日已将四川总督裕瑞并案革职。其余司道各员，除另案查办外，已往之事姑予从宽，嗣后该省一切陋规，著永行禁革。

二十五日（1月13日）

50 前已奉旨：贵人那拉氏著晋封为懿嫔。是日，命协办大学士贾桢为正使，礼部左侍郎肃顺为副使持节赍册，举行册封典礼。

51 大学士祁寯藻因病乞休，以大学士致仕，命协办大学士贾桢为大学士管户部事，调兵部尚书翁心存为吏部尚书，周祖培为兵部尚书。

二十九日（1月17日）

52 香港总督包令经香港立法会议通过颁布通令："不论任何英国臣民在中国的任何地区，凡对中国之现政府，或目前正在反对、或将来可能反对中国政府之各派势力中

的任何一方，以本人为其服役，或介绍他人为之服役，或向其提供、出售或代办任何种类之战争物资，或代为装备船只，或以有意采取之任何其他行动予以援助，致使中立遭到破坏者，应视为违法。将处以两年以下徒刑或五千元以内罚款。”〖77〗

十二月十二日（1月29日）

53 据恭亲王奕䜣等奏查办州县侵吞捐项一折。咸丰帝谕曰：近来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不肖州县竟敢侵吞冒蚀捐项累万盈千，甚至小民捐输银钱，并不详报，辄作地方公举，以为开销地步。蠹国病民，实堪痛恨。嗣后所捐银两，照户部例定限期，造册专案报部。此次部定章程之后，如地方官有动用捐款，藉词修庙及地方公事开销者，照赃私例治罪，仍责令照数赔缴。

54 太平军与湘军大战于湖口。

湘军进据田家镇后，彭玉麟率水师驶抵九江水域。十一月上中旬，太平军于双城驿、黄梅、濯港、孔垅驿、小池口诸地与湘军接战，相继失利。主力撤至皖境之宿松、太湖。罗大纲率千余人退守江西之湖口。寻翼王石达开自安庆赴湖口督战，罗大纲改守梅家洲。十四日，曾国藩进驻九江城外，旋调塔齐布、罗泽南、胡林翼等各带兵勇分扎要隘。二十六日，塔、胡率军攻九江西门，被守军大炮击退。十二月初一日，湘军分四路攻扑九江城，太平军分路抵御，炮毙参将童添云。

曾国藩见久攻不下，遂舍坚攻瑕。初六日，胡林翼、罗

泽南、李续宾等分三路猛攻鄱阳湖口西岸之梅家洲。太平军在此筑有坚固之工事，“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78〗清军进攻竟日，终不得破垒。同时，湘军水师亦犯湖口太平军之“木排水城”，双方激烈炮战，旋炮中木排之火药箱，巨烟轰发，毁木排半壁，木排另一侧之太平军仍开炮不绝，排上望楼之守军亦岿然不动，俟火满全排，望楼倾倒，太平军将士或纵身烈焰，或从排底泅出。为阻湘军冲入湖口，守军连夜将大船凿沉中流，仅留一处隘口，以篾缆拦之。寻双方于梅家洲相互攻伐，各有伤亡。

至是，湘军水师再攻湖口，营官萧捷三率轻舟百二十只自隘口直入内湖，飞驶姑塘以上。石达开急命将弁用船搭造浮桥，封锁隘口。湘军水师遂分为外江、内湖两队，留外江者均系长龙、快蟹等笨重战船，无三板船协助，“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当夜，石达开派小划数十只攻湘军外江大船，焚其大小战船四十余只。湘军外江水师，遂挂帆败退九江。〖79〗二十五日，罗大纲、林启荣等率轻舟百余，夜袭湘军水营于九江，焚其师船百余只，并获曾国藩座船及文案，毙其管驾官刘盛槐、李子成，监印官潘兆奎。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为左右救起，急乘小舟逃入罗泽南陆营。〖80〗至此，曾国藩欲取九江，直逼金陵之举，以败告终。

十八日（2月4日）

55 王茂荫奏：大江南北，捐局过多，官私错杂。扬州以下，沿江各府州县，设有十余局，苛敛行商过客，假公济私，包送违禁货物，甚至聚众敛钱，以钱聚众。普安、薛家港等局，竟至互图并吞，大肆争斗，商民无不受害。得旨：著托明阿等确切访查，如有奸徒借端渔利，貌法营私，即著饬令该地方官，严行究办。其在大江以南者，并即移咨怡良，就近查明，如系私设，即行严禁，务期济饷安民，两无窒碍。

二十三日（2月9日）

56 先是，驻藏大臣谆龄奏：廓尔喀（尼泊尔）国王呈递表文，愿派兵随同剿贼，已檄谕该国王恪遵定制，毋庸派兵助剿。得旨：自应如此办理，俾该国王内知感戴，外绝觊觎，自不致别有干求。

至是，该国王来禀复称，唐古忒所属营官不遵旧章征收税课，及欺负抢劫伤毙该国民人等事。咸丰帝命秉公查办，至该国王因帮兵经费无出，要唐古忒代赔一节，尤属居心叵测。该国欲派兵助剿，本与唐古忒无干，况尚未有旨允准，何得借口兵费。唐古忒系我朝藏属地方，岂容该国借端起衅，著谆龄据理开导，务使各释猜疑，免生他变。

二十四日（2月10日）

57 初，围攻广州之天地会首领陈显良照会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说明起义军之目的，在于铲除清廷，推行睦

邻之策。并言及决不损害外人，“广州城被攻占以后，贸易和商业将得到完全的繁荣”。十一月十五日，陈显良复照会英、美驻广州海军头领：义军不干涉悬挂任何欧洲之旗的船只和舰队。但若有满洲之官船混在其中停泊，须将其赶走，以免发生麻烦。并防止一切物资流入广州城，这是义军之要求。〖81〗

至是，陈显良再次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指责其援助广州当局。照会略称：各大国贸易者，每以艀艇等船用米盖住火药，载运进省，其火炮名为防贼，而实卖与奸官，殊乖正理。愿各大国自今以后，禁止艀艇装载火炮、火药、粮米等物卖与奸官所用，及以大船载渡奸兵进省〖82〗。然遭到美国公使伯驾之反对。

58 是年，除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未经册报外，其他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九千八百一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三人，存仓米谷总计一千八百一十万三千五百六十六石。

59 江苏各地陆续发生地震；上元等六十六厅州暨苏州等八卫有水旱灾荒。江西广昌县大水淹城，上万人罹难，南昌等四十厅州县被灾。〖83〗

60 据统计，英国从中国进口之丝茶等价值一千零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二十六镑，对华出口之制造品价值一百万零七百一十六镑。美国自华输入商品价值一千零五十万六千

美元，对华输出一百三十九万八千美元。中国鸦片进口量约六万五千箱，价值约二千四百万银元。〖84〗

〖1〗《太平天国印书》上32页。

〖2〗《太平天国印书》上66页。

〖3〗《太平天国印书》上122页。时太平天国领袖对其内部之男女厉行隔离政策，以至拆散夫妻，但他们自己却嫔妃、妻妾成群。史载洪秀全之妻妾“皆自粤西随来，盛置妾媵，僭称妃嫔”。（《贼情汇纂》卷一）。自金田起义，全军开到江口墟，天王驻跸石头脚陈公馆，即拥有十五六位娘娘，同时杨秀清亦假天父下凡，诏命各王多纳女子事（《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1250页）。至永安，“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778页，《洪大泉自述》）。入天京之初，洪秀全府中“僭称妃嫔者四十余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盾鼻随闻录》）。至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有妇八十八人”（《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册330页）。

咸丰十年(1860)冬，洪秀全复颁多妻诏，略称：“今据天旨，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一妻。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切莫妒忌。”（《关于洪秀全颁发的多妻诏》载《太平天国史论丛》二辑）可见，不仅洪秀全，“天朝”中之其他诸王亦是妻妾成群。更有甚者，则把美女当作赠品，如蒙得恩就曾于杨秀清生日之时“逐户采选，不分良贱，势迫刑驱，号哭之声，呼天抢

地”（《贼情汇纂》卷二）。赠送美女成为服务于多妻制之一种手段。然而多妻是“天朝”高级官员之特权，低级官员和其他军民则只许娶一个妻子，一旦违反，即视为犯天条，斩首不留。

〖4〗《天父天兄圣旨》，《天父圣旨》卷三108—112页。

〖5〗《平定粤匪纪略》中称：太平天国以老兄弟因不准有家而有逃逸，乃于咸丰五年（1855）正月，下令许男女配偶。史家论太平天国恢复家庭之时间均据此说。核以《天父圣旨》则误。

〖6〗《中兴别记》卷一一。

〖7〗《曾国藩全集·奏稿一》98—99页。

〖8〗《贼情汇纂》卷六。

〖9〗《太平天国史》卷三八。

〖10〗据《金陵省难纪略》“贼首居止”载：十九日东贼由水西门坐黄轿入，住满城将军署。嗣大营铸铜炮轰城，炮子落满城，重自二十斤，东贼惧，移于汉西门史何宅。改造其内室，墙厚三尺余，高二丈，窗槛涂黄油，望板画龙凤，椅棹皆黄色，铺垫用黄缎。听事处为船房，两面嵌玻璃杜外窥觑，近上设贼座，座后立女官，坐旁高笼畜雀数十头以为娱。后又拆后垣，截汉西门大街连虎贲仓为一，筑围墙绕之。仓在山上，山下开方池，每方约五丈，深丈余，瓮以巨石油灰泯其隙，池心方丈留建亭。亭成，夜半传令各女馆立刻担水至，倾于池，女人奔走竟夜。大门外有五层更楼，约高四五丈，浦口敌台能见之，四柱密钉铁蒺藜，所属伪官皆住于附近。

〖11〗《天京城前期诸王府考》，载《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

〖12〗《山东近代史资料》（一）27页；《贼情汇纂》卷一二《杂载》言：贼皆山僻粗鄙人，其稍知文墨者皆充先生，多不出馆掳掠，故挨户搜括者皆排刀手，性贪最爱金银，美服次之，姑无论古玩书

画毫无辨识，即贵重服饰亦平生所未见，凡见彝鼎图书，贼尤不爱，必打破而后快。不识洋表为何物，将内瓤刳去，误认外壳为真银，怀挟以去。他如宋明瓷器及宋元明名人书画墨迹、宋拓兰亭各帖，皆希世之宝，荐绅名臣传家手泽，亦一家之宝，一遇逆贼，非毁即糜烂之。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环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毁裘斯文。

〖13〗《天父天兄圣旨》，《天父圣旨》卷二，103页。

〖14〗张继庚案系太平天国初期，天京当局破获的一起与清军里应外合，预谋颠覆太平天国之重大案件。

张继庚，字炳垣，上元廪生。太平军克江宁前，曾招募乡勇，助饷城防。江宁失守后，藏匿城北山中被俘，旋编入北王韦昌辉典舆衙内，教诸将子弟诵读。时太平军湘籍水师兵与杨秀清广西籍亲兵不睦。张“遂倡伪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之议，以激之。”使湘籍水师兵结盟，“思投大营”（清江南大营，见《张继庚遗稿》）。一时，湘、鄂、皖、粤及金陵人士相互纠约，附从日多，结党不下五千人。咸丰三年（1853）五月，张托士子金和、李钧祥、何师孟三人出城投翼长马龙商攻城事，马“疑不敢纳”。寻城内事泄，被诛者八百人，张以化名得免。九月初，张遣旧邻宛正龙递书信与江南大营。向荣命自天京旗帜馆出逃之士子胡恩燮持谕回报，并分给印布，嘱为内应。时有监生吴复成，又名长松，字蔚堂（又作伟堂）为天京典织衙总制，亦纠合同党，筹画内应，并上书江宁知府赵德辙。向荣接报后亦派胡恩燮等人专事联络，张、吴二人遂合谋共事。

时吴已密结神策、太平两门守兵，届期开门纳官军。张复令宛正龙密约水西门守兵。吴、张二人均上书向荣，献各门迎官军。向报以离大营路远不便，必朝阳门乃可。

十一月初一日，张继庚出城诣江南大营，力请约期攻城。俟苏布通阿与胡恩燮等约定于初六日晨派兵至神策门，由内应者启门以迎。届期，忽大雨如注，后骑哗噪不已。守城者惊觉，严守城门，官兵遂退。尔后，张继庚、吴复成等人又多次约清军里应外合，均不果。

本年二月二十日，张继庚被人揭发入狱，传语吴复成等急行举事。吴复遣胡恩燮，再约向荣于二月廿三日遣师神策门外，闻城内放空炮则进。时西阳人张长梅者，自请入城策应，乃率七人潜入。届时，张国梁率兵于夜深四更潜至城下。然太平军早于东门内五尺砌灰巷，两头设大木栅，以铁索绕匝，加以大锁，出入者不得直过城门。内应者虽欲夺栅，则栅坚不可拔，火不可烧，斩之不破，而守军惊起，大集城上。张国梁知事又不济，急率众退，尽焚买卖街而去。

天朝当局知有内奸，乃悬赏购之，极力捕杀。并令降官前庐州知府胡元炜（时充北王书手），严审张继庚，劝其供出同党。张假作招供，谓内应者“人甚众，顾一时不悉记忆，试取名册来，某为指之”。但诏书衙不给名册。胡遂曰：“尔姑以所记者言之。”（《患难一家言》）其便以太平军中猛将及各王府要员三十四人对。杨秀清一时不察，立刻下令诛死，以致翼殿尚书周北顺、殿前右史邓辅廷、国医刘春山、东试翰林严定邦等均遭杀戮。寻杨悟为张所绐，即于三月初六日，传令“斩之”（《张继庚遗稿》）。

是役也，胡恩燮入城办联络事三十六次，吴复成上书五次，张

继庚上书七次，又亲诣大营三次。太平军中受其离间者不下七千人，皆加盟如期接应官军，事卒不成，主谋张继庚及一百二十九人被杀。

〖15〗麻西在训令中略言：在中华帝国可能出现的危机中，你必须致力于美中之间，更无限制的商业关系之建立。你能够签订任何商业条约，如果包含关于双方各种种植物或制造物之自由贸易，和用美、中船只运输其他国家的产品自由出入于美国和中国，或来往于其他国家，这将是十分渴望的。还有在中国沿海捕鱼的权利，自由使用中国港口、江河的权利以及所有进出口港口的确定，如有可能，也要为美国取得。但在这些方面，如果同意签订一个互惠条款，则是不明智的。

如果中国国家政权转入其他人手中的话，在你自由处理权限之内，你要承认实际上的政府，并以这个国家现有政府之地位对待它。如果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出现分裂，组成几个政府。那么，对每一个政府，你要以美国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并和他们分别谈判这些条约。（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72－74 页）

〖16〗《向荣奏稿》卷四。

〖17〗参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387－390 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

〖19〗《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98 页。

〖20〗《平贼纪略》卷上。

〖21〗《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三册 637 页。

〖22〗《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

〖23〗《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

〖24〗太平天国接到北伐援军溃败之消息后，于同年四月，自安庆

调回顶天侯秦日纲，晋封燕王，并令其统军再次北援。秦行至舒城县杨家店败归。

〖25〗《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178 页。

〖26〗《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四。

〖27〗《中美关系史料》164 页。

〖28〗《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卷五。

〖2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

〖3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

〖3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

〖32〗《外贝加尔哥萨克》卷二。

〖3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

〖34〗《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319—322 页。

〖35〗《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340、341 页。

〖36〗《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380 页。

〖37〗海关总署《文件汇编》卷六。

〖38〗《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册 500—503 页。

〖39〗《粤东剿匪纪略》卷 [illegible]。

〖40〗《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之条约内容，除具体规定其租界界限、租地、立契、纳租、转租、起造等项外，要在严格限制与惩罚华人之条款。如章程规定：其洋房左近，不准华人起造房屋、草棚，美国衙署之北至吴淞江一带，未奉领事官允准，不许开设公店，违者严行罚办。“禁止华人用篷、篾、竹、木及一切易燃之物起造房屋，并不许存储硝磺、火药、私货、易于著火之物，及多存火酒”。并禁止华人“堆积秽物，任沟洫满流，放枪炮，放辔骑马赶车，并往来遛马、肆意喧嚷、滋闹，一切惹厌之事，违者每次罚

银十元”。尔后，各国领事根据该章程英文本中之“市议”字样，强行仿照清廷“工部”名称在租界内设工部局。又根据“更夫”（英文译为卫士、警察或巡捕）字样，擅自在租界内设立巡捕房。工部局下设若干委员会，负责租界内之租务、警务、财务、学务及法院等，实际上为一地道之政权机关。故英领事阿礼国亦言，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

〖41〗包令之训令要言：利用现有机会，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情报。其中包括太平王党之现状、计划和展望，他们的政治观点，政府组织形式，宗教书籍、教义、戒律，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习惯等一切值得注意的情况。同时，调查长江沿岸，煤炭的供应能否满足公务的需要。并了解镇江、南京一带的物产和市场情况。

〖42〗时东王回答英人之主要问题为：一、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主宰天下，援救群生。二、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三、天朝政例皆从上帝十款天条，礼制总以斩邪留正之律。四、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绝禁。各处关口及天下粮饷，归附天朝。五、男行、女行不许混杂，此是真道，万国当遵。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六、天京考试，皆从上帝真道内举意为题，无用经典，有材者许赴天国考拔，量才授用。七、敬拜上帝，论在洗心洁净，不论浸水沐体，每餐感谢上帝，朝夕祈祷。无过申谢天恩，有过祈祷赎罪。八、凡食洋烟、水旱等烟及吃酒并奸淫者，皆斩邪不赦。九、不单准上海闽广党投降，天下万国皆要来降也。

东王所提之问题多为宗教内容，其余要曰：一、请问尔各国都齐会天国是何原故？是上帝默差尔等齐会天国，扶尔主、朝尔主，

抑还是上帝专差尔等各国齐会天国贸易也。二、有一国不到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救世圣主，朝万国真主，便是妖魔，尔等知否？三、现今上帝同耶稣降凡作主，诛灭妖魔几年，因何不见尔等各国具些圣物进贡上帝，进贡耶稣，进贡万国真主，还敢大胆强瞒无礼，诡向天国讨取煤炭。

明日，英人仍以麦勒西之名义，对杨秀清所提之五十问题，逐一作书面回答。要曰：一、我们来到这里是抱着今后建立商务关系的观点，至于臣服，我的回答是：英国不表示臣服。二、我们不相信太平王是被上帝指定为世界各国的真主。三、上帝是各国之真正主。但是，他的国家不在这个现实世界上，因此我们不能向他进贡。四、关于煤的问题，我简单地认为它仅是一个商业项目。考虑到东王宣称要增进友谊，你应当立刻准予供应（《太平天国文书汇编》299—307 页；《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卷七）。

〖43〗《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四章。

〖44〗《向荣奏稿》卷五。

〖45〗《向荣奏稿》卷五。

〖46〗红单船原系广东航行海洋转运货物之大商船，由海关发给“红单”（出海牌照）以备稽查，故名。此船经改装后，战斗性能较太平军水师船只为优。故向荣赞其：“大者可安炮三十余位，小者亦可安炮二十位，左右船头，三面轮放，周流不息，舵工运棹如飞，无论炮弹所中，可以洞穿数船，即乘风击撞，亦复当之立碎。”（《向荣奏稿》卷六）

〖47〗木排水城是太平军为对付湘军水师而创造的战守工具。其最早之记载，见于 1853 年初帮办安徽团练大臣周天爵之奏报，其言曰：

“访闻逆贼现用木排铺舟，舟行中流，排行傍岸，上堆泥垛，枪炮遮列四面，直若无基之城，有足有马，结阵而行，战船不能及，火烧不能透。又有连环小排，一遇敌军，可以围裹，又用木排铺板，上覆厚土，接连两岸，可以遏遮上游之师，形虽笨重，却利行旅。”（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四）

〖48〗《向荣奏稿》卷七。

〖49〗《贼情汇纂》卷七。

〖50〗太平天国决定照旧征赋收税，赋指田赋，税主要指商税。由于军需浩繁，太平军旋就田赋加征附捐，另新辟财源，如凭照费、卡税、军需捐等。其征收方式，几乎全部照旧。《皖樵纪实》中载，1853—1858 年间，太平军在安徽潜山征收田赋实况云：“贼勒地丁银”、“贼勒征上忙地丁银”、“贼勒征下忙地丁银”、“伪监军黄振钧……勒钱粮”。这些表明天国田赋征收，仍分地丁银与粮米两项，也分上忙、下忙两期。此外，太平天国除照旧向土地所有主征取田赋外，还采取“着佃代完”，或曰“着佃启征”、“着佃办粮”作为补充。在“着佃征粮”制下，天国当局对交纳田赋之佃户，称为“粮户”，发给“发照”，称其土地为“承耕田”。佃户交纳完田赋，一般不再向地主交租。

〖51〗《曾国藩全集·奏稿一》172、173 页。

〖52〗《曾国藩全集·奏稿一》173、174 页。

〖53〗参见：《向荣奏稿》卷七；《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四。

〖54〗《向荣奏稿》卷七。

〖55〗《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四。

〖56〗《曾国藩全集·奏稿一》217 页。

〖57〗《曾国藩全集·奏稿一》219、220 页。

〖5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

〖6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

〖6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

〖63〗麦莲于报告中略曰：根据我们的判断，采取比单纯炫耀海军力量更加果断的措施的时候已经到来。当此时机，我建议把白河与扬子江及闽江、黄浦地区置于英、法、美三个条约国家的武装力量封锁之下，一直坚持到在中国所有进行买卖的商业权利受到尊重，以及所有其他条约条款得到承认和实施为止。（《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卷五）

此时，清王朝内部对“修约”之意见并非一致。当大沽谈判进行之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密奏咸丰帝，为其前奏《英美法三使同至上海声明欲赴天津》一折辩解，并坚持认为英美所求，“并非悖谬之谈”。其略曰：奴才庸愚之想，以为夷人既以和好为言，正宜就此羁縻驾驭。倘蒙钦差重臣会同两广督臣查办，将贸易章程既届十二年，各为变通以副其望，且可杜其助逆犯顺之心。即从此设法，催令补完旧税，连征新税，庶军饷有措，兵民之心安，而大局可保无虞，漕务亦不至贻误，权其缓急，似觉可行，实系奴才管见所及，并非被人挟制欺蒙。现在夷酋所请，尚属归命乞恩，因而抚之，并未失体。倘有违言，或生异志，再图缓辑之方，则不如早用怀柔之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九）。

〖64〗《向荣奏稿》卷八。

〖65〗《曾国藩全集·奏稿一》245页。

〖66〗《曾国藩全集·奏稿一》294、295页。

〖67〗《曾国藩全集·奏稿一》295、296 页。

〖68〗《贼情汇纂》卷二。

〖69〗《两广总督叶名琛》78 页。

〖70〗麦莲复照叶名琛，略言："虽然我不同意干涉中华帝国的政治事务，或者采取任何与在帝国内部麻烦中的中立和不干涉原则相矛盾的行动。但是，我将履行条约规定的帝国政府当局和美国政府当局之间的合作行动的义务。我决意和美国军事当局会谈，并研究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应采取的措施。"旋麦莲自香港赴欧洲，翌年三月辞去公使职务（《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卷七）。

包令复照叶名琛曰："鉴于情势急迫，我将与海军上将并战船数号，于下星期三前赴省垣。"同时，包令还向英外相克拉兰敦报告说：我接到叶钦差大臣的请求，窘困危险的境地，以致才使得这个骄傲的大人亲自恳求外国的帮助。并言：我和舰队司令及美国公使开了一个会议，目的在于讨论和决定，由于面临的危机使得外国商行遭到不测时，所应采取的步骤。我们的行动在目的和合作方面是完全和谐一致的。我还希望看到法国公使，他不幸无战舰可供调拨，但他的看法和英、美同僚们是十分合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30 页）。

〖71〗《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卷七。

〖7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

〖73〗参见：《十九世纪美帝侵华档案史料选辑》141—144 页；《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439—441 页。

〖74〗《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468—469 页。

〖75〗《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476—483 页。

〖76〗《向荣奏稿》卷八。

〖77〗《太平天国史译丛》一辑51—52页。

〖7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369页。

〖79〗《曾国藩全集·奏稿一》376—378页。

〖80〗参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378页；《湘军记》卷四。

〖81〗《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1842—1860)》一辑卷七。

〖82〗《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140页。

〖83〗《近代中国灾荒纪年》154—156页。

〖84〗《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年、360—362页。

清通鉴　卷二一二

咸丰五年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

乙卯　公元1855年

正月初二日（2月18日）

1 钦差大臣托明阿、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奏请筹济淮河盐船，拟劝捐堵坝，略言：现淮河水浅，盐船行走维艰，须蓄高洪泽湖水，顶托淮流，方能济运。业经杨以增筹款，堵筑山盱礼字河越坝三百余丈，尚有一百余丈未曾堵合。得旨：著准其先行借拨盐款项下银两，赶紧购料办理，并饬已革臬司查文经，督同海州运判杜文澜，劝谕捐输，俟有成数，提还归款。

初三日（2月19日）

2 初，钦差大臣、署湖北提督向荣遣人于紫金山龙脖子一带偷挖地道，深约二丈余，宽广五六尺，装火药四千余

斤。至是，向荣与署江宁将军福兴督阵，命翼长总兵明安泰等率兵三路，伏兵于朝阳、太平两门及明陵与龙脖子左右。俄顷，霹雳一声，黑烟上薄云霄，轰去外墙砖约二丈，而天京城身坚厚，仍复壁立。太平军矢石交下，大炮连发，将清军击退。寻太平军多次自朝阳、太平等门出击，与清军鏖战于明孝陵等地，不胜而归。〖1〗

初七日（2月23日）

3 以克复上海县城，咸丰帝命赏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头品顶戴，巴图鲁名号，帮办向荣军务。并谕：法兰西提督辣厄尔首先助顺，英吉利领事阿礼国亦听凭官兵筑墙扎营，情形尚属恭顺，应否将该二国夷官酌加奖励，著两江总督怡良、巡抚吉尔杭阿妥筹具奏，务当斟酌尽善。寻赏辣厄尔绸四卷、银一万两，以示怀柔。

十四日（3月2日）

4 以北新仓亏粮至数千石之多，经刑部审明定拟，花户孔泰等照监守盗仓库钱粮入己，拟斩监候，书吏田子春等照蠹役诈赃十两以上，拟发近边充军。得旨允之。寻据河南学政张之万奏参知县汪曜奎侵吞捐输，勒借银两，咸丰帝命革职拿问，并谕军机大臣等：该学政所奏均切中时弊。现豫省抗粮纠众之案，层见叠出，固由官吏侵渔，以致奸民有所藉口，而一切无名杂费，积习相沿，弊在书差门丁者，亦复不少。著河南巡抚英桂按照该学政所陈，拣派公正大员，将各州县一切杂费逐款详查，分别裁革，妥议章程具奏。

二十七日（3月15日）

5 太平军北伐失败。

北伐太平军退守连镇之际，始知援军已至山东临清，即由定胡侯李开芳率马队六百三十余骑，突围南下迎之，经吴桥入鲁境，袭占高唐，斩知州魏文翰。钦差大臣胜保、土默特贝子德勒克色楞等率军接踵而至。时李开芳已知援军于临清败退，遂缘城立栅，周掘壕沟，并挖地道，凭城固守。靖胡侯林凤祥于连镇尚不知援军败讯，仍建木城、深壕，坚守待援。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拥兵二万有余，在连镇四周构筑土城，以围为战，谋将太平军困毙，并引上游之水浸灌连镇。太平军多次突围，未果。谷米被淹，粮草匮乏，仅恃黑豆充饥。在饥寒交迫与僧格林沁之诱降下，前后出降者达三千余人。

本年正月初三日，林凤祥被迫弃西连镇，专守东连镇，全军仅剩二千余人。十九日，清军分四路进扑东连镇，太平军木城被焚，林凤祥身负重伤，将士纷纷投河殉难，东连镇陷落。林偕将士数人退入地道，服毒未死，遂被清军寻获，槛送京师。至是，林凤祥于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2〗。

东连镇陷后，红旗报捷。咸丰帝晋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侍郎瑞麟等亦封赏有差。又命僧格林沁移师攻高唐，拿问钦差大臣胜保，派员押解赴京。尔后，李开芳见僧军南来，知林凤祥已败，乃谋突围南走。僧格林沁命南面防军故作疏防之态，待李开芳乘夜突围，僧以马队五百衔尾紧追。李军入踞茌平县冯官屯，

占三村，掘濠而守。二月初二日，清军进攻，夺占西面二村，太平军伤亡二百余人，仍顽强抵抗。僧格林沁再施故技，于屯外筑堤，从运河引水浸灌，经月余戽灌，冯官屯内低处水深五六尺，高处亦至三四尺，地道不能藏身，粮草火药尽湿。李开芳见情势危急，拟诈降突围。

四月十三日，李令部将黄近文率部百余人诈降，被僧格林沁识破，将其用小船渡出后，全部杀害。李开芳以为清军中计，遂投书约降，偕部将黄懿端等八十余人出濠，被清军俘获。李开芳等七人槛送京师，旋在京遇害。

二十八日（3月16日）

6 前以乌鲁木齐都统赓福奏，拟开炉鼓铸钱币，为筹工本请暂开捐例。得旨：乌鲁木齐地方，向未开炉鼓铸，赓福等所筹尚属周妥，著即实心经理，其局名即定为宝迪，钱面清文即用宝迪字样。至是，复接陕甘总督易棠奏，甘肃省铜价甚贵，且须兼铸大钱，若制钱分两，仍按每文重一钱二分鼓铸，非独工料过重，亦易启奸民私销改铸之弊。咸丰帝谕曰：所有该省宝巩局鼓铸制钱分两，著照易棠所请，酌量变通。每钱一文，减为八分，每千以重五斤为率，仍著督饬局员，认真经理，务期制作精良，俾轮廓字画分明，不致有漏风缺边等弊，以重钱法而便行用。

二月初一日（3月18日）

7 闽浙总督王懿德奏：福建省因茶贩不通，暂开海禁，各国夷商多来贸贩。为广收茶税，俯顺舆情，准英领事金执尔承租南台天安寺、双江台后空旷地基，并准洋商等承

租大桥以南观音井下同等处屋地六所，为储货栖身之地。得旨：该夷等向化远来，自应处以馆舍，用示怀柔，惟华洋杂居，必须严加约束，且南台一带，逼近省垣，既已租与屋地，著该督抚谕令该国领事官金执尔等稽查弹压，务令与本地居人相安无事，免生嫌隙，方为妥善。其续到洋商，需租房屋，并饬令该地方官一律办理。

初六日（3月23日）

8 先是，叶尔羌参赞大臣常清奏，筹画新疆南路八城全局，酌裁防兵以减经费，并折征加铸，以济兵饷。诏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兵部议覆。至是会奏：叶尔羌满洲换防官兵二百五十五员名，既议全行裁撤，应令乌鲁木齐都统于绿营兵内照数添派，赴叶尔羌等城换防，抵减内地调派，以节糜费。喀什噶尔满洲换防官兵出队得力，绿营换防官兵分守各城要隘，均毋庸议裁，以重边防。其折征仓粮一节，既因各城仓粮储积愈多，出粜不易，应自本年起，将正科粮石，征收本色一半，折价一半，所收折价，由该大臣酌中定价，以示均平。至加铸原以裕饷，叶尔羌所属及乌什、喀什噶尔两城，既经采有铜苗可资鼓铸，应令该大臣商同各城大臣广行开采，加炉鼓铸各项大钱，分成搭放兵饷，以济银两之不足。从之。

十一日（3月28日）

9 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详议钞法章程。民间完纳钱粮，请自咸丰六年(1856)上忙起，凡应搭官票，改换宝钞，拟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先行遵办。帝命直隶总督桂良、山东

巡抚崇恩、河南巡抚英桂，各就该地方情形，悉心斟酌，妥拟详细章程，迅速具奏，总期宝钞得以流通，而兵民亦藉纾困累。

十七日（4月3日）

10 太平军三克武昌。

湖口大捷后，西征太平军于长江南北全线反攻。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冬官正丞相罗大纲自小池口遣军西进至龙坪武穴；三十日，燕王秦日纲、国宗韦俊等自黄梅攻广济，湖广总督杨霈军不战而溃；旋太平军连下蕲州、黄州；本年正月初七日，太平军四克汉口、汉阳，杨霈军节节败退。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见此，急命知府李孟群率外江水师、湖北布政使胡林翼率陆师回援武昌，曾国藩本人则退驻南昌，整编内湖水师，留湖南提督塔齐布一军扎围九江城外。尔后，太平军占兴国，克武昌县（今鄂州市），取汉川，下通山，连夺崇阳、咸宁、应城。

至是，秦日纲、韦俊督兵南北合击，再占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知府多山、游击陶德寿等死之。咸丰帝得报，命僧格林沁遣副都统常亮、提督孔广顺两军径赴湖北，归杨霈调遣，以湖北布政使胡林翼署巡抚，按察使文俊为布政使，知府李孟群署湖北按察使，并将大江以北，责之杨霈；荆州防守，责成官文；南岸攻剿事宜，命胡林翼妥办。

11 拿问吴健彰。

上年有人奏：苏松太道吴健彰通夷养贼，侵吞关税银两，由海道运回原籍，并与人伙开旗昌行，贼匪粮食、药弹即由此行接济。诏谕将吴健彰革职拿问，著两广总督叶

名琛、广东巡抚柏贵将其原籍财产派人严密查封，以免隐匿寄顿。至是，咸丰帝接四川总督黄宗汉奏，内称：查明吴健彰实与贼首刘丽川同乡，该逆起事时，吴健彰眷属奔避夷馆，库中存银悉为贼有，并与夷人伙开旗昌行，其所雇船勇俱系粤人，每有攻城之举往往漏泄，致船勇与沪城之匪暗通信息，至其他情节未得确据。帝命怡良、吉尔杭阿就近将原参各款再详查具奏。

寻叶名琛等奏称，该革员并无由海船运回银两之事。怡良、吉尔杭阿亦奏，遵查吴健彰被参各款，严审定拟。得旨：已革苏松太道吴健彰，经怡良等遵旨严鞫，虽讯无通夷养贼，侵吞关税各实据。惟以现任职官，与夷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至贼匪攻陷上海，该革员既不能堵御，复避居夷行，捏报公出，情节较重，吴健彰著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翌年二月初六日，从向荣奏请，命吴健彰暂留江南大营效力。

二十四日（4月10日）

12 陕甘总督易棠奏：抽厘流弊滋多，甘省碍难办理。得旨：既有窒碍，著不必行。

二十七日（4月13日）

13 曾国藩奏陈进兵之策：陆路须有劲兵四支：一、北岸自蕲水、广济、黄梅以达于太湖、宿松，为内一路。二、自汉口、黄州、蕲州、田镇、武穴滨江而下以达于小池口、望江县，为外一路。三、南岸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崇

阳、武宁等属，皆上匪勾结粤贼之渊薮，为西一路。四、自湖口以下东流（今改为镇）、建德（今东至县之东），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最要，而西一路次之，北岸以内一路为最要，而滨江一路次之。水路须有劲兵两支：自武昌以达湖口为上一支，自小孤山逾东西梁山以达太平、采石为下一支，乃与下游红单船相接。各支各自成军，分段肃清，庶免首尾不顾，腹背受敌之患。〖3〗

14 以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奏参安徽帮办团练左副都御史袁甲三擅自更调宿迁知州，并擅截余银，冒销肥己，帝命袁甲三即行赴京，交部严加议处。旋命革职，其军由和春派侍卫多慧赴临淮接管。

三月初二日（4月17日）

15 前以刑部议覆山西巡抚王庆云奏，发遣新疆官犯，准其捐输，改发内地，当降旨令查明原案情节，奏明请旨。旋据陕西巡抚载龄奏称：发遣官犯，情节轻重不同，若概令犯罪较重之员，纷纷捐请，宽典幸邀，尚复成何政体。至是，咸丰帝谕曰：所奏甚是。所有发遣官犯捐改内地章程，著即行停止。

初七日（4月22日）

16 清军与太平军争夺长江水面。

先是，为断太平军天京、镇江之交通，向荣命六合县丞温绍原于乌龙山江狭处，亦设横江铁链，以遏太平军之“木排水城”下驶。并为阻截天京与上游之联络，又饬总

兵吴全美迅断太平军九洑洲之铁链，率船上驶。吴率兵几度乘风击链，均未果。

至是，东风大作，雨势滂沱，已革广东碣石镇总兵王鹏年督头队各船中流而上，吴全美率左队自南岸，副将李德麟率右队沿北岸，三队师船齐头并进，猛扑天京、浦口间之拦江铁链。太平军接战不利，铁链两道均被斩断，清军师船驶至天京上游，泊于上河口、三山矶等地。寻太平军大小炮船数百只连续与清红单船接战，不胜，损失战船四百余只。四月十六日，总兵德安率军与红单船水陆协同，攻毁三山矶太平军营垒与木排水城，太平军败退大胜关，损失船只近百艘。尔后，清军连陷太平（今当涂县）、芜湖，太平军天京上游之运道受阻。

二十一日（5月6日）

17 据惠亲王绵愉、恭亲王奕訢奏，钱法亟宜整顿，并酌拟章程五条呈览。户工两局并铁钱局鼓铸当十大钱，凡官收民用均应恪遵功令，一律行使。嗣后顺天、直隶、山东、山西等省征收地丁钱粮，凡零星小户及银钞尾零，完纳钱文者俱准呈交铜铁当十大钱，并铅铁制钱，如官吏书差勒索挑剔，不肯收纳，准该民人控告究办。其余较远省份，以次递推，遵照办理。其间买卖交易倘敢听信奸商把持，任意阻挠，初犯者枷号示众，再犯者发极边烟障充军，遇赦不赦。其有故意刁难，致大钱买物之价昂于制钱者，亦即照阻挠治罪。至私铸钱文本干例禁，尤宜严加惩治，嗣后凡私铸大钱人犯，拿获到官，除将该犯按新定律例讯置重典外，仍将该犯家产入官，并准军民人等首告，诬告者

仍反坐。得旨：即照所拟，著巡防王大臣、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出示晓谕，并著近京各直省督抚等一体遵行，务期家喻户晓，藉导壅滞。

18 上年五月，俄人首次强行黑龙江，咸丰帝闻报，即谕黑龙江将军奕格："若再有续来之船，即著妥为开导，告以内地江面，不能听外国船只任意往来，此后断不可再从黑龙江行驶，致启猜嫌。"〖4〗至是，因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奏：俄欲往东海防英，应否由理藩院阻止，并请在吉、黑防范。得旨：俄罗斯性情狡猾，诸事从无实话，不可不防。同时，理藩院亦致俄国咨文，内称："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惟大清国与贵国相交，一切事均应循照旧章方好，庶可两国有益。"〖5〗

二十三日（5月8日）

19 派户部右侍郎何彤云、仓场侍郎文彩前往天津验收海运漕粮，署户部尚书全庆前往通州，会同仓场侍郎李菡办理验收事宜。

20 御史宗稷辰奏：大江南北设卡抽厘，收捐太杂，出入总数，毫无稽核，并有常镇散勇与江面土豪，在江滨距圌山关相近地方树帜拦船，肆行盘踞，与营卡比列，莫辨公私。请将厘捐事宜责成江督经理。得旨：江南省捐厘济饷，雷以諴创议于前，文煜接办于后，原期集饷安民，两无窒碍。其扬通一带，设立各卡，均有章程可稽，岂容任意添设？若如所奏，官收捐项已极繁琐，复有匪徒冒名勒索，扰累行旅，更属大干法纪。

寻据户部左侍郎罗惇衍奏：江南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仙女庙，设立捐厘总局，弁兵官绅，多方阻滞刁难，侵欺商船，勒索挂号灰印等钱，稍不遂意，任意威吓，恐商贩裹足，与捐厘助饷章程有碍。诏谕江宁将军托明阿等，严饬各路员弁，如有藉端苛索者，即著从严拿办，以免扰累。

四月十二日（5月27日）

21 俄军再次大规模侵入黑龙江。

本年正月，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行文理藩院，声称奉俄皇之命，将“带领重兵载运军器牲畜等件，复带接济东海兵船口粮，俟水陆可行，即乘船由黑龙江地方驰赴东海”，剿办英夷。〖6〗不待清廷答复，穆拉维约夫竟率三千余哥萨克兵，分乘一百二十余只船，再次强行驶入黑龙江。至是，首批俄船抵瑷珲，署黑龙江副都统协领富勒洪阿等面见穆拉维约夫，“将钦奉谕旨剴切晓谕，告以令其由外海行走，不准由内江行驶”。穆氏置若罔闻，径行东去。旋俄军于黑龙江下游阔吞屯至庙街等地建房筑屋，安设炮位，为久据计。〖7〗

事闻，咸丰帝谕曰：俄船由江行走，自应阻止。惟现已有多船入境，若极力阻拦，难保不滋生事端。著奕格体察情形，如能阻拦，固属甚善，倘不能拦阻，惟当以正言晓谕，令其勿扰我境。嗣后，均应遵照旧例，断不可随意妄为。〖8〗

二十七日（6月11日）

22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北路检点陈玉成军挺进鄂东北。

三月二十八日，太平军败署湖北提督讷钦，再占德安府（今安陆市），杨霈退守随州（今随州市）。本月十六日，陈玉成于随州东南五里墩大败援鄂之清军，西安将军扎拉芬死之，杨霈败退唐县。

至是，帝命将杨霈革任，以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副都统绵洵为荆州将军，瑞麟为西安将军。继命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并带冯官屯清军四千南下，除河南一千五百名交英桂调遣外，余均带往湖北。另调直隶兵三千，山东兵二千赴鄂，以防太平军北上。寻西凌阿、绵洵屡遭败绩。九月二十五日，咸丰帝将西凌阿革任留营，改以官文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

五月初十日（6月23日）

23 以北伐太平军失败，乾清宫举行凯撤典礼，大将军绵愉、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从征将士恭缴印信关防，所有京城办理巡防事务，著即裁撤。旋诏命：直隶、山东、山西等省裁撤团练，河南省除与皖、楚毗连之州县外，其余各州县所办联庄团练亦酌量裁撤，俾小民各安农业，无妨生计。

24 御史伍辅祥奏：川省盐务近因引课倍加，盐价益贵，以致私盐畅行，盐枭蜂起，不如变通盐法，将引课归入灶户，可以戢奸裕课。得旨：命四川总督黄宗汉按照所奏悉心妥议，并遴委干员赴各该产盐处所察勘情形，妥为办理。

三十日（7月13日）

25 上年五月，广东天地会首领顺德人何禄率众举义，

攻克东莞县城，广州震动。寻何禄率军克增城，与诸路天地会军会攻广州，不克，退走湘南。至是，何禄率兵袭取郴州（今郴州市），扎营立寨。时兴宁焦玉晶，郴州许月桂、许香桂、王大才，桂阳李石保等均聚众数千人加入，广东起义军亦陆续来湘。何禄等遂西取桂阳以做犄角，东北取茶陵，为北进衡阳、长沙，旁通袁州（今江西省宜丰县）、吉安之据点。七月初一日，清廷得骆秉章奏报，命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广西巡抚劳崇光督饬兵勇，“勿令两广之贼全数窜入楚境，并分拨官兵协剿宜章等处贼匪”。在清军围剿之下，义军所据桂阳、茶陵、瓦窑坪、郴州等地相继失陷，损失颇重，元帅陈荣被俘，太平天国派来联络之丞相陈某阵亡，何禄亦于宜章毛栗墟战死，全军溃败。

六月初十日（7月23日）

26 西征太平军与湘军交战于武昌。

胡林翼署理鄂抚后，即调兵遣将，造船添勇，多次围攻武昌。四月二十六日，胡林翼三路进攻武昌，副将王国才攻汉阳，知府彭玉麟水师助攻两岸，太平军检点罗亚羊，将军黄至二等阵亡。五月十五日，武昌太平军分六路猛攻金口，为胡林翼伏兵所败，退回纸坊，平胡丞相陈大为、指挥伍正、何亚喜被俘，遇害。翌日，胡林翼督军攻纸坊，太平军分路撤退，一由山道东走，一路退入武昌。

至是，胡林翼奏陈攻剿武汉方略：鄂省十府，黄州居其下，武昌居其南，其余八府皆以汉阳为门户。稽之往牒，治鄂省必以汉阳为重，是以欲夺武昌，必先攻汉阳，欲先

攻汉阳，必于涡口、蔡店屯以重兵，阻襄河之交通，开浚江堤，放水师入湖，同陆兵力扼其西。尔后，再设法以水师横出襄河之内，则外江内河同时夹攻，汉阳如能速复，则鄂省之咽喉已通，不难并力注于武昌。〖9〗咸丰帝谕曰：所见尚合机宜，著官文俟北路进兵渐有头绪，即商同胡林翼进攻武汉，迅奏肤功。

寻胡林翼带兵四千自金口渡江北上黄陵矶、东山，太平军自蔡甸分五路往攻，胡林翼军五路迎战，败之，进据蔡甸。七月十五日，胡林翼、彭玉麟等率军水陆进至高庙，距汉阳十里。太平军于汉水北岸宗关、南岸慈渡庵各建大石城一座，高立望楼，左右放炮拒敌。彭玉麟派都司鲍超攻宗关，都司张启基攻慈渡庵，两地俱陷。太平军退守五显庙，垒石为卡，彭玉麟督众猛扑，突破石卡，直至汉水口。湘军随即斩断横江铁索浮桥，毁太平军辎重船三百余号，并登岸烧毁铸炮局五所、火药局六处。七月十九日，彭玉麟率湘军水师自汉水驶出外江，与自金口下驶武汉之千总杨载福师船会合，同赴下游。西征太平军自黄州调船上援，与湘军水师接战于叶家渡，不利，太平军船只二百余只被毁。〖10〗

十九日（8月1日）

27 初，向荣得报，芜湖太平军将攻宁国府（今安徽省宣州市），即派总兵明安泰自江南大营率军驰往，督同黄池（今安徽省涂县东南）各军堵御，调已革提督邓绍良由石埭（今安徽省石台县之东）回援，另遣总兵德安率军会同吴全美督带师船进犯太平府（今安徽省当涂县）、东西

梁山。六月初三日，德安攻扑太平府，吴全美等督战船夹攻，太平军自旧城区撤出，退驻金柱关，吴全美等水师上犯至东梁山，太平军自夹江出炮船百余只攻之，不胜；又自西梁山出船会合拦击，亦败。次日，清水师进泊弋矶。至是，邓绍良、明安泰、德安、吴全美及都司虎坤元等水陆军猛扑芜湖，太平军船只损失颇多，退出芜湖城，坚守滨江石垒。尔后数月间，太平军与清军战于弋矶、广福矶及旗罗山、范罗山等处，互有胜负。

二十二日（8月4日）

28 东王杨秀清滥杀以立威。初，理东王府事之天官正丞相曾水源与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于府门闻女官言“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一语，未向东王奏报。至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将曾水源、李寿春杀死。越三日，杨复假天父下凡，降旨威吓众官道：“此等逆天又欺禾（杨秀清），不知赎病是伊哥。敢在府门用眼看，诈聋奸草（心）今如何！”〖11〗

二十三日（8月5日）

29 处理廓尔喀侵入西藏事宜。

廓尔喀国前以助剿太平军为请，遭清廷拒绝，旋藉口唐古忒所属营官不遵旧章征收税课，及抢劫伤毙该国民人等事，与藏属唐古忒寻衅滋事，先后派兵数千人侵占藏属之济龙、聂拉木地方。咸丰帝闻奏，谕驻藏大臣赫特贺等曰：该国此次动兵，不过欲唐古忒给与银两，亦未明言与中国抗拒，唐古忒、廓尔喀均隶我屏藩，自来一视同仁，

毫无偏袒。若唐古忒实有欺凌廓夷之事，必应迅速查办，使两造平允，廓夷自不能借端起衅。该大臣现调各路土兵赶赴边界，但当暗地设防，勿轻议征剿。倘该国实有屈抑，即令派噶箕前来，妥速剖断，使与唐古忒之人共释嫌怨。

讵料廓尔喀藉机进占宗喀，赫特贺复请调川省五屯官兵备剿。诏命成都将军乐斌、四川总督黄宗汉酌拨三千名，由乐斌带赴西藏。

至是，咸丰帝闻奏，廓尔喀兵又占藏属补仁、绒辖两地，遂降旨：前此廓尔喀拥兵占据宗喀等处，该国王有遵檄止兵，并派噶箕赴藏听断之语，乃不候审断，复占补仁、绒辖两处营寨，番土官兵伤亡甚多，猖獗已极。该噶箕所称领兵头人，尚无接到止兵知会，并将各路之兵，减撤大半等语，殊难凭信。该夷藉口与唐古忒寻衅，先后占据西藏五处地方，并恳求断给其土地，是其恃众要求，贪得无厌已可概见。今赫特贺驰抵协噶尔后，已将多收税米、阻挡商民及杀伤抢劫各案公断，令唐古忒赔缴银一万五千余两。该（廓尔喀）噶箕既称所断极公，何以不肯出具遵断图记，种种反复无常，实出情理之外。如该番遵照所断办理，并将济咙、宗喀、聂拉木、补仁、绒辖五处廓兵迅速撤回，自可无烦兵力，倘仍肆意要求，自不能不慑以兵威。

尔后，藏属番土各兵围攻入侵之廓尔喀兵，双方互有伤亡。至六年(1856)二月十八日，廓尔喀与唐古忒签订和约（即《藏尼条约》）十款。要曰：一、西藏（唐古忒）年付廓尔喀馈金一万卢比。二、廓尔喀、西藏历来礼敬大皇帝，如前无异。西藏境内寺院满布，嗣后如遇外侮，廓尔喀尽力护助。三、嗣后，廓尔喀商民，西藏不抽商税、路

税及他项税捐。四、双方互相交还俘获之人与物，廓尔喀由补仁、绒辖、宗喀、济咙、聂拉木、达尔结撤兵。五、西藏民人与廓尔喀民人如有争执，双方官员会同审讯；两家查出对方逃犯，均各交还所属之一方惩办。〖12〗

二十五日（8月7日）

30 黄河决口，清廷举措。

本年黄河水势异涨，下北厅兰阳汛铜瓦厢三堡堤工险情叠出。六月十八日以后，水势复涨，巨浪掀腾，以致漫溢过水，全行夺溜，刷宽口门至七八十丈，以下正河业已断流。至是，黄河漫溢上闻。咸丰帝命将该管文武员弁革职，枷号河干以示惩儆，署理河督蒋启扬革职留任，仍责成赶紧督办，裹筑盘头，使口门不再刷宽。并命桂良、崇恩、英桂赶紧派员筹款前往救济灾民，同时派兵前往防守，勿令南路“奸匪”乘隙偷渡。又命已革山东巡抚张亮基发往东河交河道总督李钧差委。

翌日，复谕军机大臣等：今军务未竣，部库支绌，无从筹款，著李钧与英桂、崇恩悉心妥议，于豫、鲁两省设立捐局，无论银钱米面及土方秸料，皆准报捐，米面可备赈需，土秸可供工用，所属各州县如有可拨之仓谷，亦可酌量动用。寻照户部所请，本年山东省未经起运之漕米，即著就近截留五万石，交崇恩确查被灾较重地方速为赈济。并咨查直隶被灾各属酌量拨给，其豫省应征未完漕米五万余石，著英桂督饬各该州县赶紧征收，于该省应行给赈地方，随征随放。另拨内帑银十万两，交崇恩七万两，英桂三万两，以资抚恤，并将直隶缴回宝钞二万五千串，交桂

良抵发赈济之用。十月二十六日，再准截留山东新漕二十一万石，并上年劝捐兵糈谷八万八千余石，省城防堵买存谷麦豆四万七千余石，及各州县应交津贴运费，备赈被水灾民。

二十八日（8月10日）

31 以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吏部、兵部议覆侍郎沈兆霖奏请暂设皖南巡抚一折，谕内阁曰：安徽徽、宁、池、太、广五属介在江南，当此军务繁多，恐该抚鞭长莫及，自应专责文武大员俾资督率。该侍郎原请暂设巡抚既属窒碍难行，著即照军机大臣等所议，将安徽宁池太广道暂改为徽宁池太广道，加按察使衔，并添设皖南镇总兵一员，暂照台湾镇道之例，准其会衔专折奏事，所有该四府一州地方军务紧要机宜，均著责成专办。俟军务告竣，道员仍归旧制，总兵即作为额缺，以重地方而符定例。现在协防筹饷事宜，仍著浙江巡抚暂行督办。

七月初二日（8月14日）

32 先是上月，兵部侍郎王茂荫奏：徽郡自咸丰三年（1853）后捐款至巨，隐存甚多，前任歙县知县刘毓敏携带捐册逃归山东原籍，练局之勒捐自收自用，兼有置产寄顿者。学政沈祖懋信任练首潘炳照等，纵容练勇听其冒滥纵恣，至有“学政一日不去，徽祸一日不除”之语。咸丰帝命浙江巡抚何桂清照所指各款，严密查办。至是，曾国藩参赣抚陈启迈卡湘军饷需，滥保属员等情上闻，诏命将陈启迈革职，以署湖北布政使文俊为江西巡抚，到任后将曾国藩所参各节，逐款严查，据实具奏。

初三日（8月15日）

33 咸丰帝即位之初，因闽、粤沿海诸地鸦片走私猖獗，内地云贵、四川等种烟之区亦多有扩大，湖广道监察御史汤云松提出“寓禁于征”之议，上《请变通烟禁酌收烟税折》。六部九卿会奏仍主严禁。至是，河南布政使英棨复奏《请收鸦片烟税折》，略言：近年鸦片进口，岁漏银一二千万两。挽救之道，莫若对进口之鸦片，统一征税，至国内则听其种植。寻彭玉雯奏称：“上海贸易为天下第一，若认真抽（鸦片烟）厘，（年）可得百数十万两。”咸丰七年（1857）正月，两江总督怡良奏：“言利者即有在上海抽取鸦片烟厘，每年可得百万之说。眈眈虎视，意欲越俎代庖者不止一人。臣等与前抚臣吉尔杭阿以抽厘必须官给照票，烟贩恃为护符，竟可任其所之，莫能究诘，直是弛禁。不独显违谕旨，且以夷人屡求不准之事，一旦作此掩耳盗铃之举，即使每年可得百万，尚不可行。况处处受人挟制，徒饱言利者之欲壑，归公者不过十之一二，有损国体，无裨军饷，是以坚持定见，未经准行。”朱批：“若明给执照，抽收烟厘，必至处处受人挟制，担虚名，受实害，甚非计之得也。”

初六日（8月18日）

34 前以关帝神威显佑，特加封号，并升入中祀。兹据太常寺查明关帝先代封爵，并应否援照文庙崇圣祠例加封，请旨定夺。得旨：关帝曾祖光昭公著加封为光昭王，祖裕昌公加封为裕昌王，父成忠公加封为成忠王。

初九日（8月21日）

35 七月初一日，咸丰帝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谕曰：康慈皇贵太妃侍奉皇考二十余年，徽柔素著，抚育朕躬十五载，恩恤优加，虽懿德撝谦，而孝忱难罄，谨上尊号为康慈皇太后。至是，康慈皇太后病卒。帝奉灵驾至慈宁宫举哀，大丧礼仪，命恭亲王奕䜣、怡亲王载垣、大学士裕诚等敬谨办理，一切应行事宜，并著详稽旧典，悉心核议具奏。寻谕内阁，拟于百日除服，即照二十七日释服礼举行，所有在京民人等，准于一月后嫁娶作乐，仍百日不剃发，并准于百日后，寻常宴会作乐。

初十日（8月22日）

36 明谕剿办海盗，毋庸借助外力。

二月下旬，江浙海运漕船相继于山东石岛以南洋面被劫、勒赎。三月十二日，有盗船五只，约三四百人于即墨县之金口，掳去商船五只，勒银回赎。旋于胶州（今胶州市）地面，开放大炮，掳船二只，复驶至青岛地方，开炮击毁官民房屋数处，掳去水手数名，劫去货船一只。咸丰帝闻奏，先后谕曰：海运为天庾正供，甫入东境即被抢掠。现海运米船源源北上，东省沿海各处水师员弁，不知认真巡哨，致匪船行劫层见叠出，实属不成事体。登州镇总兵田浩然，著先摘去顶戴，责令将洋面艇匪尽数搜剿，并著盛京将军英隆与恒毓、桂良、崇恩等人于各海口严密防范，设法拨兵会剿。俄接怡良奏报：英人欲遣兵船，赴北洋帮捕海盗，已饬令署苏松太道，檄谕该国毋庸前往。

至是，据崇恩奏称：七月初二日，有三桅火轮船一只，

两桅洋船二只，无桅火轮船一只先后驶至芝罘岛海口。谕曰：英人通商船只，止准在五口往来，山东、奉天洋面，皆非该国应到之地，火轮船虽由商雇，究属洋船，岂可任听商民驾驶北行，致令洋船溷迹？且内洋盗匪自有师船、勇船剿捕，何必借助外力，致令将来藉口。著怡良、吉尔杭阿即饬前调拖罾各船迅速北上，与奉天、山东合力剿办，严谕商民，不准率行借用外力。

寻据浙江巡抚何桂清奏：宁波商人与上海商人各买火轮船一只，请与宁商火轮船来年在东南洋面巡缉，一以截南来盗艇，一以护北运漕船，并不令驶至北洋。得旨：既称买自粤东，并非买自西洋，又系商捐商办，与夷人毫无牵涉，即著照所议办理，并照江海师船式样，书写记号，不与夷船相混，是为至要。

十一日（8月23日）

37 以黄宗汉奏请查禁黑铅，得旨：四川、云南、贵州各省多有产铅之区，所采铅斤，半归官卖，半归商销，向无例禁之文。惟黑铅有关军火，嗣后除白铅一项，仍听商人行运外，其黑铅，著四川、云南、贵州各督抚，分饬所属地方各员一律严禁，不准出境。

十四日（8月26日）

38《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之后，伊犁将军奕山于雅尔噶图地方设厂招工，采挖金矿，讵料俄国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及俄商强言此矿属俄国所有，要求奕山撤回矿工。中国矿工不服，仍前往采挖。是年春，俄军

侵入雅尔噶图，强行驱赶中国矿工，用烟熏、枪杀、捆绑投河之残忍手段，造成多起血案，致使二百多名中国矿工惨遭杀害。惨案发生后，矿工们怒围官府，要求塔城通商事务章京萨碧屯与俄交涉，惩办凶手，维护矿山主权。萨碧屯拒不受理，且枷责为首矿工，派兵驱散民众。至是，矿工安玉贤等率回汉五六百人包围商站，焚烧俄入贸易圈，塔塔林诺夫和住站俄商仓惶逃遁。

八月十六日，清廷闻报，咸丰帝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当妥密防范，明白晓谕，许以严拿土匪从严惩办，切不可与之开仗，致该国得以藉口。倘或不知轻重，妄启边衅，朕惟英秀等是问。”〖13〗旋帝恐英秀难胜交涉之任，调库伦办事大臣明谊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令英秀返京。十二月十一日，清廷接俄国致理藩院咨文，内有欲将被烧货物作价赔偿之语。咸丰帝谕曰：此案擅烧该夷货物，其曲固在民人，而该夷擅杀民人多命，亦不能谓非自取。总宜将烧抢要犯上紧拿获，审明起衅确实根由，使民夷两造均无可狡赖，方能相安无事。〖14〗

十八日（8月30日）

39 湖南提督塔齐布久攻九江不下，忧愤成疾，心悸昏迷而死。次日，曾国藩赴九江，委千总周凤山接统其军。

二十一日（9月2日）

40 先是，恭亲王奕訢入直军机处后，迭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都统、阅兵大臣。北伐太平军失败，又以“参赞军务，夙夜勤劳”，交宗人府从优议叙。至是，咸丰帝

恭奉康慈皇太后梓宫移绮春园迎晖殿，颁朱谕：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毋庸恭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

二十七日，帝复谕内阁：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与顾命大臣敬启密缄，钦奉朱谕："皇太子奕訢封为亲王。钦此。"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知奕訢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系皇考遗命，不足以传信后世。著将此旨宣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朱谕封奕訢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次，以昭信史。

【考异】关于咸丰帝奕詝与恭亲王奕訢手足参商之起因，正史记载阙如，王闿运《祺祥故事》中言及：兄弟失和之因，在康慈皇贵太妃之丧仪。其略曰：咸丰帝"即位之日，册贵妃（奕訢母）为太贵妃，王（奕訢）心慊焉，频以宜尊号太后为言，上默不应。会太妃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亲王自内而出，上问疾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

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章唐容、王蘅人所著《清宫述闻》中，对咸丰帝省视太妃引起之误会，则另有描述：“孝静疾焉，文宗亲诣省视。孝静神识已昏，执文宗手涕泣而语之曰：‘当年阿玛（父亲）实欲传位于尔，不意为四阿哥得之，吾今日特以告尔。’盖误以侍立者为恭忠亲王，而不知乃文宗也。”

考诸《清文宗实录》，咸丰帝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之事，为本年七月初一日，太后“圣躬不豫”，是在初七日，九日“疾大渐”，已刻崩。据此可知，康慈皇太后尊号并非其病笃弥留之际所上。又决定大行皇太后不升太庙，谨升祔奉先殿，减杀太后丧仪之上谕是七月十二日发，而借口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将其罢值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之上谕，是同月二十一日发。可知，减杀太后丧仪在前，手足参商，奕訢骤遭罢斥在后。为此，则需要弄清咸丰帝为皇贵太妃所上之尊号是由衷而作，还是勉强为之，甚或是奕訢矫旨所为呢？

首先，考之咸丰帝承继大统后，其集权之运用与皇贵太妃受尊号前之身体状况，言其是奕訢矫旨所为，似乎难以成立。其次，咸丰帝即位时，依礼将宣宗之遗孀均上尊号，如既尊静皇贵妃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居寿康宫，亦尊琳贵妃为皇考琳贵太妃，又尊彤贵人为皇考彤嫔，尊祥贵人为皇考祥妃。其中，对曾有养育之恩的静皇贵妃，咸丰帝除请她迁居寿康宫，指定圆明园内之绮春园为其园居之所（此两地均为道光帝奉养孝和皇太后之处，时静皇贵妃在宫中之地位，亦应居此）外，并未即上静皇贵妃企盼已久之太后尊号（自奕詝生母孝全皇后卒至宣宗病逝，十年间，静皇贵妃虽代摄六宫之事，但道光帝始终未立其为后。奕詝继位，自恃有抚圣之功的皇贵太妃企盼太后之尊号，自在情理之中），而是于其继位五年半

之后，在皇贵太妃病逝之前九日，才迟迟上此尊号。并在其病逝后三日，即借大行皇太后之遗命明言："于二十七日大祭后除服，以仰体大行皇太后谦抑之怀，矜恤之意，不得不稍从抑制，以示遵循。"又于梓宫奉移山陵之际，停止亲送，仅奉安"慕陵妃园寝"，不升太庙，不加庙谥。上述举措既与道光帝办理孝和皇太后之丧仪迥异，亦与帝师杜受田病卒后，"饰终之典，一时无与比"，形成鲜明之对照。道光皇帝十五岁丧母，亦是由孝和太后抚育，得继帝位。孝和太后死前，亦遗诰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但道光帝以"朕心实所难安"为由，坚持"仍当穿孝百日"，以年近七旬之高龄，"居倚庐，席地寝苫"，并宣谕奉安山陵时，亲送梓宫至昌陵，礼毕回銮。由此可知，咸丰帝为皇贵太妃所上太后之尊号，并非由衷之举，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依照清制，咸丰帝在位期间，不尊皇贵太妃为皇太后亦无不可。但其迟迟不为，又最终为之，其缘由何在呢？考其手足参商之远因，可追溯至宣宗晚年之储位之争，而在此明争暗斗之中，皇贵太妃偏于奕訢，自是不争之事实。如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云："当宣宗大渐前，召军机大臣等八人至寝宫，于床内取金匣授之，命出启匣，遵旨立皇太子。时文宗母前卒，独恭王母在，默使内监属诸臣勿受金匣。于是诸臣逡巡不敢接，宣宗连以手拍床，诸臣见上怒，始接匣出启，视而文宗为皇太子矣。"此言丁氏曾指为翁同和所云，言之凿凿，似非向壁凿空。这在奕訢心中不能不深存芥蒂。尔后，奕訢继位，奕訢以亲王入军机，承膺大任，如再尊其生母为当朝皇太后，母子连横，恐碍皇权，这自然是封建帝王最忌讳之事。故咸丰帝迟迟不上太后尊号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皇贵太妃心有流露，奕訢又频以宜尊太后为言，咸丰帝碍于情面，不得不封。故待太妃病笃，勉强尊之，太妃一死，即减杀丧仪。可谓：上尊号以念其恩，

减丧仪以报其怨。但被先皇破格于储位诏中封为亲王之奕訢，才华出众而谦逊不足，争强好胜而不喜礼让，咸丰帝在重用（破格任奕訢为军机大臣等）与笼络（先后将原大学士和珅之两座邸园，即今北京恭王府与北京大学内之淑春园赐给奕訢）奕訢之同时，亦在其亲王爵上加一“恭”字，并在御笔易淑春园为朗润园之后，赠诗诫之，曰：“名园朗润近圆明，赐额心同弟与兄，孝弟立身先务本，慰予厚望勖公平。”但在举丧期间，一系列减杀丧仪之上谕，对年轻气盛之奕訢来说，自是难以承受，故忘却“恭”字训诫，亦时或有之。于是，手足参商，便不可避免。

41 以载垣为宗人府宗令，命户部尚书文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八月初八日（9 月 18 日）

42 初，胡林翼、彭玉麟军陷蔡甸后，西征太平军几次往袭金口，不胜。本月初二日，韦俊从武昌统军会通城、崇阳等地之太平军，分兵六路，攻占金口，湘军李孟群退守新堤（今湖北省洪湖市）。胡林翼闻其老巢被占，大惧，遂回师麦山。至是，太平军自汉阳八路围攻麦山。以积欠粮饷，兵不听命，胡林翼军大溃，巡抚关防亦失。胡遁至江边，遇都司鲍超炮船救之去，退守大军山。寻胡林翼收集溃兵，大加裁汰，命鲍超往湖南另募新兵三千，是为霆军之始。寻金口败讯上闻，咸丰帝命黄宗汉将夔巫等处防兵二千名，派员管带驰赴湖北协剿，并筹饷解赴襄阳粮台。复饬曾国藩令罗泽南带兵迅即赴鄂往援。〖15〗

十一日（9月21日）

43 中俄分界谈判。

咸丰三年(1853)八月初五日，理藩院接俄照会，内称：中俄东段边界，贵国立有界牌，敝国尚无界牌，望清廷派员与东西伯利亚总督商办“设立界牌”事宜，并要求于无分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牌。〖16〗

旋理藩院奏称：遵查例载，恰克图地方，向有俄夷卡房，鄂尔怀图山有中国卡伦鄂博〖17〗，其间分立鄂博，为南北通商之所，此地即为两国交界。东顺布尔古特依山至奇兰卡伦，由奇兰卡伦至齐克台、阿鲁、奇都呼、阿鲁哈当苏四卡，以楚库河为界。由阿鲁哈当苏至额博尔哈当苏卡伦鄂博，由额博尔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为俄夷占踞之地。至中国蒙古卡伦鄂博，其间空旷地方，及恰克图俄夷占踞左近，则以山河为界。蒙古卡伦鄂博左近如无山河，则于平坦之地建立鄂博，定为界址。由察罕鄂拉卡伦鄂博至额尔古讷河，除蒙古卡伦鄂博之外，另立鄂博为界。鄂尔怀图鄂博以西，顺鄂尔怀图等山划为界址，此间或有横出之山，亦应顺势分为界址。自沙比奈岭至额尔古讷河，山阳为中国，山阴为俄国，并将乌特（第）河等处暂为两国公中之地，均不得占踞。至黑龙江逼近俄罗斯地方，以格尔必齐河为界，从大兴安岭至海，山之阳为内地之界，山之阴为俄国之界。又俄夷居住之地，切近山河，以山河为界；其空旷地方，建立鄂博，定为界址。惟查俄罗斯近海地方，如何分定界址，从前有无界牌之处，臣院例无明文，亦无办过成案。〖18〗得旨：此案关系两国界址，至为

紧要。著黑龙江将军英隆，于格尔必齐河东边山之前后，究系有无界牌，及该国近海未经立界地方，应否立界之处？体察情形，循照旧例办理。〖19〗寻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穆拉维约夫，同意水陆查办，中国边界委员、协领富呢扬阿等人亦远赴拉哈苏苏，拟与俄方商设界牌之事，而穆拉维约夫则带兵强行黑龙江，对“立牌之事”，故意推迟。

至是，中俄分界立牌之谈判于阔吞屯举行。穆拉维约夫先是托病不出，仅由海军少将札沃依科出面。札声称，为防英法于太平洋上“对俄国造成威胁”，俄欲“保卫黑龙江”〖20〗。并要求中国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分与俄罗斯人占居，设卡守护，夏由水陆乘船，冬则冰上骑马，上下不断行走。”富呢扬阿等当即斥曰：“黑龙江、松花江俱系天朝地界”，不能让与。札沃依科无言以答。〖21〗

翌日，穆拉维约夫派人送交一份《划界意见书》，内称：俄国费巨款据黑龙江口，绝非权宜之计，为使该地不受任何外国之侵犯，“在该地占据的一切地方，以及整个沿海地区，应该永归俄国所有”，“在整个黑龙江左岸设立居民点，把黑龙江作为两国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22〗八月十三日，富呢扬阿等据理驳斥，重申中俄两国东部自外兴安岭山梁至东海为界。山阳地面，为中国所属；山阴地面，为俄国所属。只有乌第河一带为公中之地，尚待分立界牌。又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业、费雅哈人等，系为我朝贡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俄国如“不遵旧制办理，不但有伤和好，我等亦不能擅专”〖23〗。谈判遂告中断。

寻中俄分界谈判上闻。谕曰：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其为中国地界，确然无疑。该国胆敢欲求分给，居心叵测。著吉林将军景淳作为己意严辞拒绝，其阔吞屯止可暂行借住，至费雅哈人等，断难令其移居。十一月二十六日，库伦办事大臣、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会衔致俄国咨文，严斥俄方所谓“黑龙江至东海地方，至今尚未划分”，及“黑龙江发源于俄国，应归俄有”之谬论。重申中国对黑龙江地区之领土主权，咨文略言：我大清国所属地方，由别国流入界内，及我国流入尔俄罗斯等国河叉，不止一处，此等河叉（归属），岂有以流出之处为词之理。今穆拉维约夫占据我国赫哲、费雅哈历年居住地方若许，仍欲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分去，实非按照两国和好定制持平办理之道。如今惟各饬所属，于近海地方详加履勘，其未分界址地方，比对两国原定档案，秉公酌办。若欲率更从前定准之交界，滥行分立界牌，有妨大皇帝朝贡多人之生计，则我三省将军大臣断不能曲从。〖24〗

十六日（9月26日）

44 红巾军占据浔州（今广西桂平县）府城，建大成国。

咸丰四年(1854)五月十三日，受太平天国之影响，粤省东莞天地会首领何禄揭竿而起，攻占东莞、增城，该省各地天地会纷起响应〖25〗。六月十一日，陈开在佛山镇（今佛山市）聚众起义，建国号为大宁，自为军师，称大王，聚义榜曰：洪顺堂。据佛山，众号十万。〖26〗李文茂、陈显良、甘先、何紫海等应之，均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世称“红巾军”。“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西至梧州，

北至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东至惠潮，南至高廉，‘贼’垒相望，道路梗塞”，省城广州势孤援绝。〖27〗陈开、李文茂率众乘势围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急檄各路兵勇凭城固守。

时英、美、法三国领事在中立之背后，不断将火药、粮米等物接济省城。红巾军久围广州不下，十二月始分途撤退。本年二月，陈开、李文茂与天地会梁培友合军克肇庆。四月，陈、李二军弃肇庆沿江西上，一路破梧州、战藤县、过平南。至是，攻占广西浔州府城，知府刘体舒、知县李庆福死之。旋陈开、李文茂建大成国，建元洪德，以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为大成洪德元年，铸洪德通宝，陈开称镇南王，后改平浔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梁培友称平东王，区润称平西王，梁昌称定北王。又改浔州为秀州，桂平为秀水县，贵县为怀城县，平南为武城县，以秀州城为大成国都，称秀京。七年(1857)二月二十日，大成军克柳州，改名龙城府。九月，克庆远府（今广西宜山县）。八年(1858)三月，陈开、李文茂分兵攻取桂林，湘军蒋益澧分路堵截。四月，清军大败李文茂军于临桂苏桥，李文茂遁走贵州苗区，寻病死于怀远山中。旋清军连陷柳州、梧州，陈开退守秀京。十一年(1861)七月，清军水陆进犯秀京，大成军败溃，陈开被俘遇害。

十八日（9月28日）

45 托明阿等奏：兵丁零用，不便行使大钱，请停收停放。得旨：此后兵饷，著照托明阿等所请，毋庸搭放大钱，各捐局停止搭收大钱，并咨会南河、漕运各总督，所有拨

解军饷搭解大钱之处，一并停止，以免壅滞。

寻据河东河道总督李钧奏，河南州县征收钱粮不收票钞，山东藩库搭放票钞，不搭收票钞。谕曰：河南州县征收钱粮专收银钱，不收票钞，解司之时，则收买票钞，按五成搭解，以致商民于票钞不知宝贵。现在票银一两、宝钞一千，均止易制钱四五百文。山东藩库于种种领款，则照二成搭放，而于州县解款并不搭收，致票钞更形壅滞。著英桂、崇恩密速查访，严纠参奏。

九月初一日（10月11日）

46 咸丰帝谕内阁：御史韩锦云奏请免究被裹难民一折，京城为辇毂重地，平日稽查尚需严密，况现在各省军务未竣，更难保无匪徒假冒被裹难民，希图溷迹，自应认真盘诘，以靖奸宄。所有步军统领等衙门拿获形迹可疑之人，如系被胁良民，讯明后原准即予省释，若因地方业已肃清，稽查遂致废弛，殊不足以昭慎重。该御史所奏著不准行。

初十日（10月20日）

47 先是，叶名琛密奏英、法、美各国情状，得旨：览卿所奏各国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至是，以户部尚书文庆、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协办大学士，叶仍留任。寻叶名琛谢恩折上，奉朱批：卿责重兼圻，宣绩阃外，与襄赞纶扉何异？朕虽未与卿谋面，第往返批答，不啻千里论心。

十七日（10月27日）

48 初，金田起义之讯传至贵州，瓮安农民刘瞎么利用黔省民间之“议榔”形式〖28〗，于咸丰三年(1853)秋起义，自称大天王。台拱（今台江县）苗人张秀眉约同部分苗民亦从台拱赶赴参加，被举为“榔首”。旋起义因事泄而败，刘瞎么阵亡，张秀眉率众反归台拱。本年三月，台拱厅掌梅尼议榔复率众举事，一时“千里苗寨，莫不响应”。〖29〗张秀眉率苗军一支先克岩门司，至是，攻取丹江厅（今雷山县西北老丹江）。明年秋，张秀眉军复连取施秉、清东厅、台拱厅、黄平州（今黄平县），声威大震。

二十五日（11月4日）

49 德勒克多尔济等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接受金印，叩谢天恩，呈进哈达，并欲特派喇嘛赍呈丹书克，乞为转奏。谕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坐床，感戴厚恩，捐银四千两，聚集喇嘛班第等将及万众，虔唪皇经，实属诚悃可嘉，著赏给大哈达一块，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黄缎二匹，蟒缎二匹，交德勒克多尔济等晓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祗领。

50 是年秋，太平天国冬官正丞相罗大纲阵亡于皖南。太平军三克武昌后，东王杨秀清命罗大纲带兵镇守九江、湖口，并经略饶州。本年夏，清军进兵皖南，太平军休宁、太平、芜湖相继失守。翼王石达开调兵往救，不果。寻杨秀清调石达开增援武昌，改派罗大纲带兵赴援芜湖、太平，罗不幸战死。

【考异】关于罗大纲之死，史料记载歧异，《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一三《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日月表》中，列咸丰五年事曰："四月乙巳，向军败贼于江宁镇。己酉，向军副将吴全美以水师红单船扫三山贼垒，斩伪王罗大纲。"王韬《瓮牖余谈》卷八《贼中悍酋记》云："大纲恃其猛鸷，屡犯官军。咸丰乙卯五月，窜江北，我军遇之，以抬枪击中其腹，几洞，伤既剧，黄夜遁至芜湖，群贼舁之入金陵，遂死。洪酋令葬之城北山中，旋杀葬者以灭口，恐人知其处也。又择貌类大纲者，仍假其名领众，以当一队。"佚名《粤匪起手根由》云：咸丰五年"芜湖、太平、宁国一带贼，被向大人先锋张国梁一齐打回收复。杨秀清又吊（调）罗大纲回救芜湖，又被张国梁打死"。

罗大纲于本年何时何地战死，则记载参差。据《江宁府志》，载：罗大纲战死于本年四月十七日三山战役。但据《广陵史稿》与向荣奏折《水陆会剿尽扫三山贼垒贼船折》记载，罗大纲于本年夏间，乃在南京造船，筹备接济瓜洲、镇江守军。罗尔纲认为：向荣奏报据自水陆各镇之情报，可为信史；《广陵史稿》为一具有稽考当时当地事件之有价值史料。故《江宁府志》记罗大纲战死于本年四月三山之役，以及《瓮牖余谈》记罗大纲战死于本年五月江北战役，均未可信。考太平军退出休宁，为本年五月十五日；退出太平，为六月上旬；退出芜湖，为六月十九日。据此，罗大纲于休宁、芜湖失守之后，奉命带兵回救芜湖、太平时战死一说是可信的。

兹从罗尔纲说。

51 捻军雉河集会盟。

是年秋，各路捻军大会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会议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以雉河集为中心，建国号"大汉"，张乐

行称“大汉明命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并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黄、白、红、黑、蓝五色，以正镶递推递广，又有八封、水花等名目。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30〗。盟主之下各设总旗头，称“大趟主”，分别由张乐行（黄旗）、龚得树（白旗）、苏天福（黑旗）、侯世维（红旗）、韩志万（蓝旗）等充任。会后，张乐行以盟主身份，发布《告示》与《行军行例》。《告示》斥清吏曰：“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酷以济贪，视民如仇。”并申明“大起义师，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31〗之起义宗旨。

【考异】捻军于雉河集大起义之年月，史料记载不一，《光绪亳州志》谓咸丰五年（1855）六月，《民国涡阳县志》言咸丰六年（1856）正月，张瑞墀《两淮戡乱记张洛（乐）行叛迹本末》中则云张乐行于清咸丰六年称大汉盟主。考咸丰六年春河南归德府宝世铨等四十五人呈词曰：咸丰五年秋捻党于雉河集抗清举义（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六）。案宝世铨等呈文，为时人赴京呈诉之专稿，故此处从之。

关于张乐行之称号，江地认为：其称“大汉盟主”，文字和调查资料均可证实。罗尔纲据《张洛（乐）行供》中“自称大汉永王”，与宝世铨等呈文云张“号大汉明命王”，以及咸丰四年（1854）九月十三日，河南学政张之万奏折所附《亳州永城捻党首领名单》中记张乐行称永王，认为：张乐行称永王是咸丰四年间事，本年秋，雉河集大起义时则改称明命王。

兹从罗尔纲说。

十月初一日(11月10日)

52 太平军失守庐州。

太平军攻克庐州后，咸丰帝即命江南提督和春总统各路援军，以漕运总督福济为安徽巡抚，并应和春之请，令琦善派兵四千交副都统萨炳阿带领，向荣派兵一二千交镇远镇总兵秦定三带领驰赴庐州，统归和春节制。〖32〗四年(1854)春，和春奏报，除南通舒、桐一路外，庐州已三面被围。尔后，清军多次攻城，并尽夺南门外太平军营垒，但守军凭城力御。寻东王杨秀清先遣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率军二万从安庆、桐、舒往援，继又自天京、巢县等地派军五六千人援庐，均被清军阻截，未能与守军会合。七月十九日，大队太平军从巢县攻柘皋清军，欲援庐州，毙游击伊林布、千总杨万杰，围总兵吉顺营盘。和春率兵自庐州往援，激战两日，太平军不敌退回。时太平军又于庐州西面之大蜀山筑垒，和春遣副都统常清往御。旋两军多次交锋，互有胜负。

至是，和春派常清、西安将军麟瑞、总兵郑魁士、珠克登、副将嵩瑞等人带兵潜抵各门城根，并暗中联络内应，举火为号。夜四更后，城内火光四起，清军缘梯而上，守军未料内奸窃发，兵心慌乱，伤亡数千人，庐州陷落。清帝闻之，赏和春黄马褂、骑都尉世职，福济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并免合肥县咸丰四五六年额赋，永广文武学额各三名。

53 捻军雉河集会盟之后，黑旗首领苏添福、黄旗首领张乐行等率军三万，败河南道张维翰部于河南永城泥秋集，

占据会亭驿和夏邑城。并东出江苏砀山，西扑商丘马牧集，南下包围亳州，占领蒙城，分兵攻打鹿邑和颍上，捻军声势大振。是日，清廷闻报，急调豫、皖、苏各地兵勇七八千人赴援，并命新授湖南提督武隆额由山东迅即赴亳州驻扎，所有三省兵勇统归节制，以专责成。寻捻军于豫皖边界大败武隆额部之清军，毙其游击巴哈布，武隆额率部遁往夏邑、虞城，再逃归德，闭城不敢出战。归德城内逃亡士绅愤武之屡战屡败，拟将其“捆献贼营”。清廷无奈，将武撤职，仍派河南巡抚英桂督办三省剿捻事宜，调福建按察使徐宗干为帮办。

初二日（11月11日）

54 贵州铜仁府举人徐廷杰抗征秋粮，聚众闯占府城，杀知州葛景莱，以红巾蒙首，是谓“红号”。旋红号军连克松桃厅（今松苗县）、思南、玉屏等城，苗民踊跃加入，队伍增至万人。翌年初，湘军入黔，攻陷铜仁，徐廷杰等败亡。

十三日（11月22日）

55 户部奏，统筹节用事宜，并请饬各省实行钞法、钱法。谕曰：现值度支匮乏，军饷浩繁，开源节流，两无善策。自推行钞法、添铸大钱以来，各直省于迭奉部文后，总未实力奉行，但以钞票大钱难以适用为解。各路军饷，纷纷请拨现银，总由不肖官吏有意延搁，非畏难苟安，即意图中饱，而督抚藩司视为具文，听其玩误，于应设官号，因循不办，以致宝钞大钱仍形壅滞。州县官征银解钞，转得

从中渔利，下无以取信于民，安能中外流通，推行无碍耶？著各省督抚按照该部折内所议，勒限三个月，将应立官号一律开设，并将官号章程，于接到部文一月内，先行奏报。

二十三日（12月2日）

56 咸丰帝谕内阁：近年以来，军务、河工民生重困，因念河南省有河工加价一款，每年应征银四十余万两，三十余年积欠累累。该省赋额甲于天下，连年兵燹水灾，差役繁重，而正供之外，复有此项摊征，朕轸念闾阎，岂忍令其久为民累。所有此项河南省每年应征河工加价等银，著自本年为始加恩豁免，永不摊征，俾小民得以专完正课。除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业经豁免外，其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起至咸丰四年（1854），共未缴银四百二十三万二千七百二十四两零，著加恩豁免。

十一月初一日（12月9日）

57 石达开率军攻占江西瑞州府之新昌（今属江西省宜丰县），随即分军进占上高。天地会首领周培春（周春）、葛耀明等自万载县投入新昌翼王军。此支天地会及稍后进入赣南加入太平军之翟火姑、林伯涛等部义军统称“花旗”军。〖33〗

初三日（12月11日）

58 初，捻首李昭寿聚众起事，活动于豫皖交界之区，四年（1854）冬，李昭寿于霍山兵败，降于安徽道何桂珍，驻英山。寻福济命何桂珍密图之。讵料此书为李部下所获。至是，李昭寿杀死何桂珍及清吏四十余人，以英山献太平天国，隶李秀成部下，任七十二检点。〖34〗

二十二日（12月30日）

59 军机大臣等会同户部议准热河都统柏葰奏：蒙古开采红花沟等五处金矿，征课每金一两，作十成计算，五成归商人工本，以三成六分为正课，三分为耗金，一分为解费，余一成为阿拉巴图当差之资。其长杭沟矿，仍照前蒙古银矿升课章程。至锡蜡片银矿与遍山线本系一山，未便分两处采办，应仍照旧办理。从之。

二十八日（1856年1月5日）

60 初，河东河道总督李钧奏称：查明黄河漫水先向西北斜注，淹及河南封邱、祥符（今属开封市）二县村庄，复折转东北，漫注兰仪、考城（两地属今兰考县）及直隶长垣等县村落，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今菏泽县）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今属山东省）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今河南濮阳市）、范县（今属河南省）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咸丰帝谕曰：大工堵合，必需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消，使横流有所归宿，通畅入海，不至旁趋无定。著李钧即派张亮基带同熟悉河工形势之员，周历查勘，绘图贴说，详细具奏。尔后，张亮基遍历查勘，酌拟保卫之法三条，即顺河筑堰，遇弯切滩，堵截支流，并劝谕地方绅耆，于水落后妥为兴办。帝命桂良督饬地方，即照张亮基所拟办法，劝谕各该州县绅耆集资办理。

至是，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庆等奏：南河丰工漫口以下被水灾区，四年以来，尽成泽国。现上游东河兰阳漫口，河流旁溢，丰工以下田畴可期涸复，灾民次第归来，

群思及时播种，若不即为堵筑，来年大雨时行，两岸滩水仍由口门下注，必致淹浸民田，自应早筹堵合，以顺舆情。得旨：著照所议，所有丰工旧口门，著杨以增即饬已革臬司查文经督催查办，不得因赔堵之工，任令草率偷减。

61 清军围困武汉。

初，清廷以湖北战事紧迫，谕曾国藩遣宁绍台道罗泽南率兵五千援鄂。九月初六日，罗军克通城，太平军伤亡颇众。十四日罗军陷崇阳，殿左二十五指挥杨逢芳、殿右五十二指挥雷春万死之。是时，翼王石达开、护天豫胡以晃、卫天侯黄玉昆等亦率兵二万自安庆援鄂。九月二十五日，石达开亲督大队，围攻罗泽南军于崇阳壕头堡，阵毙参将彭三元、知州李杏春等，罗泽南败退崇阳。翌日，罗自崇阳退走羊楼峒，翼王军再占崇阳。寻石达开率大队自通城进兵江西，留部分兵力增防武昌。十月初三日，国宗韦俊奉翼王之命率军二万，再攻羊楼峒，与罗泽南、李续宾等战，不胜，退守蒲圻县。〖35〗二十一日，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等分路猛攻蒲圻，韦俊督军力拒，毙刘蓉之弟刘蕃、都司杨泰友、守备杨佐清等，但蒲圻终为湘军攻占，韦俊等退守武昌，国宗洪仁政败走咸宁。〖36〗尔后，湘军罗泽南部进占咸宁、纸坊，胡林翼率军至武昌城南之李家桥、板桥，水师杨载福部攻陷金口，进驻沌口，水陆湘军，三路近逼武昌。

至是，胡林翼派参将普承尧、游击张寅恭等率军进逼十字街口，太平军二万人迎战，不敌，附城及十字街口大小营垒俱陷，伤亡颇众。〖37〗同日，湖广总督官文进驻汉阳蔡店，武汉太平军复陷入清军包围之中。

十二月初二日（1月9日）

62 因广东潮州等府失业游民，以充当潮勇为名，纷纷航海，由乍浦（今浙江平湖县东南）、上海等处登岸，往往聚众滋事，抢劫行旅。咸丰帝命怡良严饬地方官，查明此项广勇内，有并非官雇，不受约束，或私贩违禁货物，不安分者，责成地方各官督同会馆董事，清查惩办。并著沿海督抚各饬所属，于海船出洋之时，务须悉遵旧例，给与执照，将在船商民年貌籍贯注明，如有人照不符，及照外夹带，即行查拿治罪。并不准私造船只，渡载人口货物，责成守口员弁，挂号验照，有得贿故纵者，从重治罪。

初四日（1月11日）

63 前因御史伦惠奏：地方官于民间交纳钱粮不收大钱，近京百里以外，大钱不能行使。咸丰帝命桂良严饬所属按旧章搭收，照该御史所参各情，密速拿访，尽法惩治。至是，复有人奏：通州所辖地方及长兴店左近西山之内，均有私炉窃铸当十大钱，每银一两换私钱至十千有零，故钱愈贱而银愈贵。帝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直隶总督各派干员，密速访拿。

初六日（1月13日）

64 英桂奏参署南阳知府顾嘉蘅，自署理兹缺后，始则刚愎自用，继则藉劝捐募勇经费，辄遣亲友前赴各属勒派滋扰，以致地方民人纷纷呈控，并有纵勇扰民之事，且平时于上控案内提审人证，往往抗不解省，案悬莫结，以致物议沸腾。得旨：顾嘉蘅著即革职，交该抚查明该员支发勇

粮如何浮冒，并提集各案应讯人证，研究确情，从严惩办，以肃官方。

十六日（1月23日）

65 命文庆、叶名琛为大学士，桂良、彭蕴章为协办大学士。叶名琛、桂良仍留两广总督及直隶总督任。旋命贾桢为武英殿大学士，文庆为文渊阁大学士，叶名琛为体仁阁大学士。

十八日（1月25日）

66 据礼部奏，查议胡林翼奏请生监准充牙行一事，按例不准行。得旨：生监人等，例不准开设牙埠，胡林翼所奏自因接济军需起见。惟生监既充牙行，若仍准其应试，漫无限制，与例不符。著照部议，所有捐充牙行之生监，均不准复行考试，以符定制。

二十二日（1月29日）

67 先是，因江南大营围困天京、镇江，东王杨秀清自上游芜湖两岸、两梁山、金柱关及和州、含山、三河等地调集大军数万回京，拟以秦日纲统率东援镇江、瓜洲，破围后回旌攻取江南大营。向荣闻讯，急派总兵张国梁、副将秦如虎带马步二千余人前往仙鹤门，游击李鸣勋带勇八百随后接应，并飞咨怡良、吉尔杭阿严饬所属固守镇江要隘。

至是，秦日纲派军一支至仙鹤门与张国梁等战，另派军两支沿江赴栖霞、石埠桥一带筑垒，拟东援镇江，天京亦派军一支，由南路板桥攻殷巷，与总兵明安泰战，以分清军之势。翌日，天京复派兵一支自龙脖子出兵与副将王

浚、参将张腾蛟、游击李定泰战。向荣亦急命提督邓绍良由芜湖拨兵勇二千六百名前来堵御，并命总兵吴全美带红单船二十只下驶，巡弋江面，往来作战。

二十六日（2月2日）

68 咸丰帝谕对俄之策。

初，黑龙江将军奕格等奏请调打牲处八旗官兵及鄂伦春人等以固边陲。咸丰帝谕曰：此时俄夷虽有诡诈情状，尚未敢显然违悖，只可暗地设防。若将打牲官兵及鄂伦春人等一概收回管束，并将鸟枪等械查取存官，恐迹涉张皇，转启猜疑之意。命奕格等宜示以镇静，不可先露防备情形，亦不可使鄂伦春人等失业，方为妥善。

至是，据吉林将军景淳奏：前令查明英、法两夷有无在东海一带侵扰？遍询近年守卡员弁，佥称各卡相去东海尚远，实不知有无英、法侵扰之事。查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珲春、宁古塔（今属黑龙江省宁安县），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惟松花江两岸，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则旷渺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两年中俄夷出入，虽尚无扰乱情事，其所载人畜粮械，除占据阔吞屯，余在何处分布，无由而知。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该夷本为乘隙而来，彼之进退，即视贼之消长。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又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可否先就三姓、珲春、

宁古塔三处征兵撤回二千名，以资防守？得旨：此时粤匪未平，正在攻剿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只可将备调余丁，勤加操练，以成劲旅。从来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倘该夷来春复至，别有要约，务须妥为驾驭，勿启衅端，并著严饬三姓等处官兵，认真防守，毋稍松懈。〖38〗

二十八日（2月4日）

69 封丽嫔他他拉氏为丽妃，婉贵人索绰罗氏为婉嫔。

70 是年，除江苏、安徽、湖北、贵州未经册报外，其他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九千三百七十四万零二百八十二人，存仓米谷计一千五百二十万四千九百九十九石。

71 骆秉章纳湘潭举人周焕南之议，“严饬各州县，将钱粮宿弊，大加厘剔”。〖39〗即地丁每两加耗四钱，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完纳一两三钱，加纳一两三钱以资军饷，又加纳银四钱作县署公费，其他款目，一概裁革。先在湘潭实施，继则长沙、善化、宁乡、益阳、衡阳、衡山诸县亦照湘潭章程办理，是为长江各省地方“减赋”之先声。寻浙、鄂、赣、皖诸省大吏亦相继仿照湖南之法，核减浮收，革除冗费，以收揽民心。

〖1〗《向荣奏稿》卷八。

〖2〗《见闻杂记》稿本。

〖3〗《曾国藩全集·奏稿一》423—426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

〖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

〖9〗《胡林翼全集·奏议》卷[illegible]。

〖10〗《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二。

〖11〗《天父天兄圣旨》，《天父圣旨》卷三。

〖12〗《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84—85页。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illegible]。

〖1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illegible]。

〖15〗《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七册544页。

〖1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

〖17〗卡伦即边境哨所，清时卡伦分常驻、移设、添设三种。常驻卡伦常年有士兵驻守，一般均设在边境城镇附近，以稽查商旅、管理游牧；移设、添设卡伦则是“和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清史稿》卷一三七）。鄂博是游牧交界之所，无山河为表识，则垒石为包。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

〖1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

〖20〗《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1卷427—428页。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illegible]。

〖22〗参见：《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2

卷137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二。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二。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二。

〖25〗据《广州府志》记载：末儿，陈开等亦在佛山倡乱，而省城北李文茂、甘先、周春、陈显良等聚众应之，环逼省城。又有林洸隆、李大计屯省河之南，‘水贼’关钜、何博奇等沿海攻掠。此外，如陈松年、吕萃晋等起新会，陈吉、梁楫等起顺德，练四虎等起清远，高久、邹新兰等起龙门，其余啸聚党羽私相部署者，不可胜记（光绪《广州府志》卷八二）。

〖26〗民国《贵县志》卷一七。

〖27〗同治《南海县续志》卷二六。

〖28〗议榔，苗族称为构榔。“构”即议，“榔”即规约之意。构榔即是由一个或几个村寨共同议定之公约，共同遵守。议榔之首领称为榔头或榔首。

〖29〗《苗变纪事》。

〖30〗《涡阳县志》卷一五《兵事》。

〖31〗《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26—27页。

〖32〗参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七四；《向荣奏稿》卷五。

〖33〗同治《上高县志》卷四；同治《万载县志》卷一四。

〖34〗《李世忠归诚录》，载《两淮戡乱记》。

〖35〗《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四。

〖36〗《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五。

〖37〗《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五。

〖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二。

〖39〗《骆文忠公奏稿》卷八。

清通鉴　卷二一三

咸丰六年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

丙辰　公元1856年

正月初七日（2月12日）

1 上年，因户部员外郎桂祥与太监丁得禄书写对联，有干例禁，命桂祥降一级调用。是日，复以国子监祭酒彦昌、张家口理事同知恒俊，听信太监丁得禄展转请托，荐用家丁，有干例禁。彦昌、恒俊均降一级调用。

初九日（2月14日）

2 前因朝鲜国王专差护送漂收夷人四名来京，经译讯系美国人，在洋商“者尔”船上充当水手，由伊国至中国贸易，在洋遭风遇救。礼部奏拟照护送朝鲜难夷之例，如上海等处有该国来海口贸易之人，即令附便回国。得旨：由兵部将该难夷等递解到常，当即发交苏松太道查办。至是，

两江总督怡良奏称：朝鲜护送漂收美水手四名已交该国保领。报闻。

十三日（2月18日）

3 咸丰帝幸圆明园，御制书事示廷臣，曰：予蒙天恩承考命，临御天下，六年于兹，四海无一日安静，万姓罹兵燹之灾。返躬自问，天恩未报，祖考之恩未报，若稍自暇逸，是诚何心哉！予不敢亦不忍也。每逢亲诣郊坛，无不心增愧恧。今年新正幸园，敬循成宪，次日即恭值皇考忌辰，地犹斯地，言犹在耳，兴念及此，真堪一痛哭也。昕夕常思，何以使兵戢民安，仰答天祖之恩，惟有永励斯志，倍加敬勤，不愿徒托空言，务期躬行实践。尔诸臣或曾膺顾命，或简在贤良，既为国之大臣，当思共济时艰，即使天下既安，更防恬嬉之渐。《书》曰："慎终如始"，我君臣其共勉之。

二十六日（3月2日）

4 前据刑部议覆御史毓禄奏请变通办理秋审，咸丰帝谕：将例应情实者，立予正法。情有可矜，及例应缓决各犯，按照应减罪名，先行减等发配。至旧事情实免勾，并新事例应情实，向俱免勾各犯即由该抚开单奏请减等，其议减各犯及原犯军流以下，有年力精壮、投营效力者，准其酌量收录。如能杀贼立功，奏请免罪。倘或别滋事端，即著从重惩办。

二十九日（3月5日）

5 初，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

“妖言惑众，纠伙拜会”。〖1〗新任知县张鸣凤将其及不法教徒共二十六人逮捕归案，几次开堂审讯，责马赖违约入内地传教，干预中国内政。但马赖恃强狡辩，态度蛮横。至是，张鸣凤将马赖、白小满、曹贵绑赴刑场斩首，其余不法教徒各论罪有差。寻法国署使顾思以马神父在西林被杀一事，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抗议，要求赔偿、惩凶。叶名琛据理覆照，拒绝其要求，顾思无言以对。〖2〗

二月初一日（3月7日）

6 清制，内外大员之兄弟子孙，每届五年，考查一次，挑补侍卫拜唐阿，其侍卫拜唐阿系近御差使，必须通晓清语技艺，方为得人。然近年各大员子弟，或身体软弱，马上平常，或自幼读书，不暇学习骑射，不能备补侍卫拜唐阿之差使，咸丰帝拟变通办理。是日，谕曰：嗣后，在京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在外文职自总督至臬司，武职自将军提督至总兵，各大员兄弟子孙内，年已及岁，堪挑补侍卫拜唐阿差使，如遇五年查办情愿赴挑者，该大臣等，仍遵前次查办咨报本旗，该旗造册咨送军机处，汇总具奏，俟朕拟定，带领引见。倘身体软弱，素有残疾，或骑射平常，不堪挑补者，该大臣等据实报明该旗，转行军机处，均听其自便，该旗毋庸催取花名，以副朕教演旗仆之至意。

初四日（3月10日）

7 前据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剿匪出力之各苗备弁，请准拨入绿营。命交兵部议奏，兹据

大学士裕诚等奏称：该苗弁尚能约束良苗，兼资剿捕，诚属深明大义，自应破格优奖。咸丰帝命准其于事竣后，将该苗备弁曾经赏给翎衔者，择其尤为出力之员，据实保奏，拨入绿营学习序补，嗣后，不得援以为例。

十二日（3月18日）

8 太平军东解镇江之围。

太平军克镇江后，由指挥罗大纲、总制吴如孝率军据守，并驻泊师船，北通瓜洲，以为金陵之卫。俄而，向荣江南大营分军围困之，因双方兵力有限，虽互有攻守，乃始终对峙于城外。旋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受命帮办江南大营军务，移师镇江城下，罗大纲亦在此前调往西线。天京闻讯，遣军增援，至高资被清军截回。镇江被围日久，米粮、弹药日渐匮乏。

上年(1855)十二月，东王杨秀清命燕王秦日纲率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六丞相，率军数万东援镇江。钦差大臣向荣、巡抚吉尔杭阿调兵遣将，双方连日激战，互有胜负，相持于龙潭、下蜀街之间。吴如孝得知援军将至，几度出兵接应，均被清军堵截。为打破僵局，秦日纲先派总制熊步云潜赴镇江送信，约期守军出攻高资，以为接应，被清军截获，未达。继遣陈玉成于夜间乘小船，突破清军炮船之封锁，舍命直抵镇江，与吴如孝约期会攻。

至是，秦日纲率大军向东直进，清军迎击，酣战至午，李秀成率三千精锐，绕道仓头岔河，从清军后路杀出，清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镇江守军亦由东南扑来，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大败清军，连破营垒十六座，进至镇江，

屯兵于金山、金鸡岭及九华山脚，休整以待渡江。〖3〗

十八日（3月24日）

9 以英美使臣欲来上海更改条约，咸丰帝谕曰：从前五口通商条约，虽有十二年再行更定之议，不过恐日久弊生，或有窒碍之处，不妨小有变通，其大段章程本未能更改，该官前年在上海、天津要求各事，均属万不能行，著两广总督叶名琛体察情形，妥为驾驭，如该国所欲更改之事，实止细故，不妨酌量奏闻，稍事变通。如仍似前年之妄事要求，即行正言拒绝，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勿峻拒不见，转致该官有所藉口。〖4〗

旋美使伯驾晤闽浙总督王懿德，投交国书，内有中美互派大使、驻扎京师之请。帝接阅其书，谕军机大臣等，美国书“大意仍在更定条约，其事万难准行，将原件发还，仍令其回粤。”〖5〗

二十日（3月26日）

10 翼王石达开率军自通城进入江西后，一路攻城夺地。上年（1855）十月十五日，大败江西守军于义宁（今修水县），赣南镇总兵刘开泰死之。十一月初一日，太平军据新昌（今宜丰县）、上高，旋分兵三路：北路由检点赖裕新率领，连克瑞州（今瑞昌县）、奉新、靖安、安义、德安、武宁、南康（今星子县）、建昌（今南城县）、义宁等地；中路石达开亲自统领，连下临江（今临江镇）、樟树（今清江县）、新淦（今新干县）、吉水、吉安、永新、安福、永宁（今宁冈县之东）、莲花、万安、龙泉（今遂

川县）、永丰、乐安、抚州、崇仁、金溪、建昌、宜黄、新城（今黎川县）、南丰诸府县；南路初由胡其相，后为护天豫胡以晃、卫天侯黄玉昆率领，连占新喻、峡江、万载、袁州、分宜、萍乡。

是日，石达开奉命回援天京，率大军自江西樟树镇东归，留黄玉昆等主持江西军务。寻石达开军克丰城、进贤、东乡、安仁、余干、万年诸县。三月四日，兵分三路入皖，一自乐平德兴北攻婺源，一自浮梁东攻祁门，石自督大队由浮梁鄱阳交界进向建德，期于皖南会齐，共取宁国府，以援天京。〖6〗

二十一日（3月27日）

11 前因太仆寺卿李维翰奏请暂停养廉以充军饷，咸丰帝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旋该大臣等议覆，拟将各直省文职一品至七品，武职三品以上养廉，暂行减成支放。得旨：今虽军务未平，但阅时已久，恐该员等不敷办公，非所以示体恤。所有各直省文武养廉，著户部查照京官增给俸银章程酌核具奏。

至是，户部奏称：拟即自本年夏季起，文职一二品酌给七成，三四品酌给八成。五品以下，及七品正印官与武职三品以上酌给九成，其余文职六七品以下佐贰杂职，武职四品以下，以及军营带兵效力各员，均照原额支给。谕曰：所有各省官员养廉，自本年夏季起，文职一二品、三四品、五品以下及七品正印官，武职二品以上，均著照该部所议酌增成数支给，俾资办公，以示体恤。

二十七日（4月2日）

12 太平军一破江北大营。

太平军撤离扬州后，清江北大营即南移，沿运河两岸扎营，进逼江北太平军惟一之据点瓜洲，并西自仪征上桥江畔，东至新桥江畔，筑土墙一道，炮台、营垒各二十余座，以防太平军北上。至是，秦日纲等进解镇江之围后，为解粮秣之匮乏，留军一部守镇江，自率陈玉成、李秀成等万余大军，由金山渡过瓜洲。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飞书告江北，时值钦差大臣托明阿等齐集雷以諴大营“飞觥上寿，猝得吉抚军示警羽书，犹尽欢而不为之备”。〖7〗

次日黎明，太平军兵分两路，西路猛扑土桥，破清军长围，毙都司以下官兵二百九十人〖8〗，余众溃走。托明阿临阵督战竟日，伤亡甚多，太平军分路抄袭，处处火起，各营尽毁，清军溃散大半。〖9〗托明阿退避三叉河。东路太平军则从瓜洲北进，猛攻运河东岸八里铺之清营。尔后，西路太平军乘胜由朴树湾北上，尽破清营“一百二十余座”〖10〗。托明阿率残兵退至秦家桥，旋又经天长渡湖至邵伯。东路太平军从八里铺直扑三叉河，清军“长上城崩塌，四十三营鼓噪一空”〖11〗，营盘焚烧殆尽。陈金绶、雷以諴遁走沙头，后又逃至万福桥。三月初一日，秦日纲兵不血刃，再取扬州，执知府世琨，并征“城乡米粮十余万石”运抵镇江。〖12〗

寻江北大营溃讯上闻，咸丰帝急命吉尔杭阿派兵北渡，抄出太平军前，遏其北上，命山东巡抚崇恩派兵赴淮徐一带协同拦阻，河南巡抚英桂饬伊兴额所带马队一千名赴清

江，交漕运总督邵灿调遣，力保淮徐。并命直隶总督桂良将前派赴河南防堵之官兵一千八百名，仍令罗玉斌管带驰赴清江，命英桂将陕西前调赴豫省之驻防兵一千名，一并饬令前往，以为扬州之后路。又以扬州失守，命将托明阿、雷以諴革职查办。赏副都统德兴阿都统衔，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少詹事翁同书帮办。总兵松龄、参将毛三元等均革职，留营戴罪自效。

三月初二日（4月6日）

13 上年二月，太平军三克武昌后，湖北巡抚胡林翼即与浙江宁绍台道罗泽南率军围攻武昌。自本年正月至二月，太平军守军叠次击退清军之进攻，大战数十，小战数百，毙敌数千之众。石达开率部挺进江西后，连占五十余县，曾国藩被困于南昌，五次檄调罗泽南回援。罗回书："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功在垂成，舍之非计"，坚持不撤武昌之围。同时，太平军自九江、黄州（今黄冈县）、大冶、兴国调至大批援军，暗中穴城为突门。

是日，太平军洞开诸门，分数路猛攻胡林翼、罗泽南军，旋佯败回城，罗泽南挥军追至城下，太平军忽开突门直冲，湘军大败，枪子中罗泽南左额，俄卒于军。

寻罗泽南负伤身死上闻，谕曰：罗泽南以在籍生员，倡率生徒办理团练，嗣因楚省贼氛猖獗，率其乡人自效戎行，转战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朕嘉其忠义奋发，屡著伟绩，由训导超擢道员加布政使衔。兹在攻剿武昌，受伤殒命。览奏之余深堪悯恻，罗

泽南著加恩照巡抚阵亡例赐恤。

初十日（4月14日）

14 以惠亲王奏请，黄河险要，请派大员勘查，咸丰帝命侍郎瑞麟、庆祺借至京陛见，顺路勘察河道，即由兰阳浸流处所至山东境内，分路绕行，详细履勘，凡由江南山路、湖路至山东必经之所，何处扼险，以及附近镇市场集，逐一绘缮明晰图说呈览。

十九日（4月23日）

15 钦差大臣德兴阿奏报祗领关防日期。得旨："汝忠诚勇敢，朕甚嘉悦。惟既为统帅，总以事料机先为要务。打仗冲锋自有将佐，虽满洲旧俗以不能奋勇为耻，要不作无谋之勇也。"

二十日（4月24日）

16 初，以广西省部选及拣发人员到省者寥寥，巡抚劳崇光奏请饬催实任、拣发及大挑各员，迅速赴粤，并查明改捐员数，补行拣发。咸丰帝命吏部查明单开各员，催令迅速依限赴粤，如有无故逗留者，即照例参处。并将铨选拣发后，改捐归选指省人员，酌议章程，定以限制。寻军机大臣文庆等会议具奏，向来月选拣发分发各员，原应依限赴省赴任，乃近来用兵省份拣发人员，往往被地方督抚大臣留营差委，或留办团练防堵等事，甚至特旨简放之员，亦复观望徘徊，延不赴任。二月初九日，吏部遵议覆奏：嗣后，用兵各省拣发分发人员，均须依限赴省，概不准报捐离省，改指他省。其实缺人员无论特旨简放，以及月选

推升，均应领凭后即行赴任，不准改捐降捐。如有遵例捐升者，统俟到省到任后，呈明该督抚酌核办理，不得于未到之先，捐升归选。其军务省分，告病人员亦不准于病痊后，捐免坐补原缺，改捐别省，以杜规避。从之。

至是，帝接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请饬催实任拣发各员迅速来楚。谕曰：湖南省部选及拣发人员，到省者甚属寥寥，该省防剿吃紧，差委乏人，岂容任意迁延？著吏部查明单开各员，催令迅速依限赴楚，如有无故逗留者，即照例参办。寻骆秉章复奏：江西失陷各郡，千余里内，无一官一兵，似此情形，即官兵克复城池，过后必为土匪窃踞，军行仍多后顾之虑。诏谕曾国藩等转饬带兵各员，遇有克复地方，即由军营派员，暂为管理，令其抚辑难民，办团守御，庶文报往来，饷需转运，皆可逐节疏通，不致有旋得旋失之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二十三日（4月27日）

17 咸丰帝长子载淳降生，母懿嫔那拉氏晋封为懿贵妃。十二月初一日，诏命大学士彭蕴章为正使、礼部尚书瑞麟为副使持节赍册印，举行册封典礼。

18 是春，太平天国自安徽太平府（今当涂县）至武昌之长江沿岸，于太平、芜湖（今芜湖市）、安庆、九江、武穴（今武穴市）、武昌共设六关，每关设督关将军一员，协理、检查、司秤、书手、听使等若干人，专收往来民船货税，给以关票。据时人记载："各伪关上下每隔二三十里即设一卡，由伪大关派小目在彼复查，有伪单者再索照

单钱一百文，无则照查收税。长江千余里，共设贼卡无数，是贼之防偷越，较关榷更为严密也。”〖13〗

四月初三日（5月6日）

19 据侍郎王茂荫奏称，天时人事危迫日深，致力之方，惟在天心之早转。又谓，民之视听，一在省己，一在用人，二者皆本于一心，而其枢则系乎听言。谕曰：持论切当，与朕心适相符合。当此时事多艰，力图补救，朕惟省躬克己，于用人行政之间，慎益加慎，以期默邀天眷，海宇敉安。中外臣工亦当夙夜靖共，交相警惕，以副朕孜孜求治之心。

初七日（5月10日）

20 云南哀牢山彝人李文学与王泰阶、李学东等率哀牢山地区各族农民五千余人，聚集于弥度县（今弥渡县）瓦卢村后山之天生营，誓师起义。共推李文学为“夷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任命王泰阶为参军（文官之首），杞绍兴为副参军，李学东为上将军（武将之首），鲁得胜为副上将军。发布檄文曰：“本帅目睹惨状，义愤填膺，爰举义旗，驱逐满贼，除汉庄主。望我夷汉庶民，共襄义举，则天下幸甚！我哀牢庶民亦幸甚！”〖14〗哀牢、蒙乐、六诏等山区各族民众纷起响应，不到十天，义军人数已达万余。

与此同时，云南回民首领武举马凌汉，亦愤汉人之横暴，率回众千余人于昆明附近败临安（今红河县）汉民。巡抚舒兴阿、署布政使青麐、团练大臣黄琮急饬各府厅州

县聚团杀回，青盛下令对回民“格杀勿论”，汉回斗杀，遂愈演愈烈。

二十一日（5月24日）

21 策试天下贡士马元端等二百十六名于保和殿。制曰：每惟继统传心之旨，厚生务本之原，理财制用之经，讲武诘戎之略，攸关治忽，宜切究图。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曾子传《大学》，子思述《中庸》，而《论语》之末简，《孟子》之终篇，皆述统绪之传，以诏来世。宋范祖禹撰《帝学》，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大旨若何？元苏天爵之《治世龟鉴》，明张九韶之《理学类编》，有相发明，足资省览者，可胪举欤？

民为邦本，食则民天，积储者生民之大命也。自汉而后，莫不讲求其法，地利不患不尽，人力不患不勤，而一值告灾，则鸿嗷满野。周制荒政外，若前史所纪发廪弛征，输粟贷种，酌而行之，不在良有司欤？社仓义仓，欲使筹储备于先，善政发于后，厥道何从？

夫因铜乏而筹铜，除开采外，只有收铜禁铜二策，而或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不胜诛责，然则欲裕铜而不至扰民，果遵何道欤？前代多就矿设冶，往往运钱而不运铜，其法亦可议行欤？顷因滇运稽迟，设局买铜，果何术而能使铜源日裕，无误鼓铸也。

夫舟师可近可止，其以舟师进者何代为优，以舟师守者何地为要，兹当江淮未靖，现饬粤省艇船剿截，进守之宜，果如何而后能应机制胜欤？凡此者崇圣学以端主极，敦本

业以劝农功，整钱法以阜民财，饬武备以彰国宪，皆国家思艰之切务，古今御世之鸿模。尔多士学古入官，其有旧闻及所心得，悉著于篇，毋隐毋泛。

二十五日（5月28日）

2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咸丰帝亲定丙辰科三鼎甲：状元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榜眼孙毓汶，山东济宁人；探花洪昌燕，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至是，赐一甲翁同龢、孙毓汶、洪昌燕三人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谭钟麟、喻秉绶、孙彦、薛允升、孙家穀等二百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工部尚书彭蕴章，副考官为工部尚书全庆、左都御史许乃普。内阁学士刘琨。

旋授翁同龢翰林院修撰，孙毓汶、洪昌燕编修。

二十九日（6月1日）

23 初，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等自瓜洲渡江南回，经金山攻黄泥洲。吉尔杭阿闻知秦日纲等渡江南攻，即自九华山大营率队往援。太平军攻占黄泥洲后，随即将吉尔杭阿军包围于高资烟墩山。至是，吉尔杭阿见围军甚众，知难逃脱，用洋枪自杀。次日，副都统绷阔、总兵虎嵩林等率队突围，太平军各路截杀，阵毙知府刘存厚，绷阔落水遇救，虎嵩林与营总萨龄布带伤逃出，与前来接应之提督余万清部合军退守九华山。

寻秦日纲督大军围攻九华山大营，清军三十余营不战自溃，虎嵩林复受伤退走丹阳，绷阔惭愤异常，投江自尽，余万清仅率亲随十数人逃往京岘山。时向荣闻九华山不守，

急派署江宁将军福兴与总兵张国梁带领马步兵三千人自龙潭出发，绕道丹徒援救京岘山大营。秦日纲闻防守龙潭之清军已赴援镇江，乃尽弃九华山、烟墩山、黄泥洲诸垒，经高资、下蜀、龙潭退往天京观音门。

三十日（6月2日）

24 俄人第三次强行黑龙江。

上年中俄阔吞屯边界谈判中断后，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即照会理藩院，称明年仍取道黑龙江运送士兵、给养及武器弹药。咸丰帝闻奏，谕黑龙江将军奕格，“遵照前旨，剀切晓谕，该国上下船只，不得再由黑龙江往还，以符定制。”〖15〗本年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重申：“黑龙江航行继续进行”，如遇阻拦，可动用武力。〖16〗俄尔，由卡尔萨科夫率领之大小一百二十余船，运载哥萨克军一千六百六十名及大批牲畜和军需物资，分三批从石勒喀河侵入黑龙江。〖17〗

是日，俄首批船队驶抵瑷珲。尔后，俄人以“借地囤粮”为名，于黑龙江中游左岸强建呼玛、结雅、兴安及松花江四处军事据点。

25 越南国王阮福时以丁巳年正贡届期，咨呈广西巡抚劳崇光奏请恭进方物。谕曰：该国王诚悃可嘉，惟现在用兵省份尚未能一律肃清，所有越南国此次例贡，著缓至下届两贡并进。

五月十七日（6月19日）

26 本年二月，黑旗首领苏添福、黄旗首领张乐行率捻

军五路进攻河南，围永城，占夏邑，擒知县郭凤恩。又于归德察边口败总兵邱联恩与崇安部，围英桂于归德城内。清廷闻讯，急命江南提督和春饬寿春镇总兵郑魁士由宿州增援，漕运总督邵灿饬署徐州镇总兵傅振邦由徐州进犯，直隶总督桂良选精兵二三千人前往。另调陕甘兵二千名、山西兵一千名赴援，命已革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袁甲三随同英桂镇压捻军。寻捻军连败于永城、鹿邑、亳州。五月初八日，黄旗张乐行、白旗龚得树、黑旗王贯三、蓝旗韩奇峰各军全部出动，与清军大战于白龙王庙，又败。

至是，袁甲三、邱联恩、史荣椿等率清军攻陷雉河集。〖18〗捻军向东退却，抵宿州临涣集，守定浍河桥以抗清军。尔后，捻军主力在张乐行率领下，渡过颍河，击败乡勇王庭兰部，占豫皖边界之重镇三河尖，黑旗首领王贯三殉难。

十八日（6月20日）

27 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

先是，燕王秦日纲等率大军东援镇江之际，翼王石达开奉命率大军自赣东返，连克皖省之宁国、芜湖，分兵三路，驰援天京。主力经大胜关进抵天京北郊，另两路分别进逼秣陵关与溧水，威胁江南大营后路。钦差大臣向荣急调总兵张国梁带兵往援溧水，札饬副将秦如虎严防东路，飞咨督臣怡良严饬溧阳、荆宜各县，密加防堵，以固全局。〖19〗秦日纲军回抵观音门后，本欲入城，东王杨秀清严令：须攻破孝陵卫向荣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进京申述："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东王怒，称不奉令者斩。遂不敢再求，即而行战。〖20〗

寻秦日纲军移营神策、太平门外，于大小水关、冯家边一带筑垒。石达开则于尧化门、仙鹤门附近建营数十座，前锋直抵黄马群（今南京城东马群北约二里），两军从东北两面包围江南大营。向荣见情危迫，忙调张国梁、总兵虎嵩林等分自溧水、丹阳星夜赶回大营〖21〗，并命都司冯子材携带火弹，焚烧太平军黄马群营垒，以保持仙鹤门路之畅通，命张国梁带兵至青马群连夜筑营，以资守卫。

至是，石达开、秦日纲率丞相张遂谋、曾锦谦、陈玉成、李秀成、涂镇兴、陈仕章等分路猛攻青马群清军营垒。总兵张国梁、西安将军福兴、副都统德崇额督马步军分兵抵御。东王杨秀清遣军出天京南门、通济门直扑七桥瓮。向荣因大营已无镇将，乃亲统军前往策应，并悬重赏以鼓士气。午后，秦日纲军四五千人由灵谷寺后翻山而来，攻破满洲马队营盘，纵火焚烧，洪武、朝阳等门太平军亦分路出击，连陷清军营寨二十余座，进破孝陵卫中军大营。清军溃散，参将陈明志、都司戴文英、李振甲、刘秀珠、佐领凌保等被击毙。向荣、福兴、彭玉雯、张国梁等于夜间败走淳化镇，江南大营土崩瓦解。次日，向荣等复退丹阳。

寻东王命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追击向荣军，遣北王韦昌辉援江西，翼王石达开回援武昌。〖22〗七月初九日，向荣病愧交加，卒于丹阳军中。遗折略曰："方今军事，贼合而我分，溃败一至于此，断非朝夕所能蒇事。应请皇上慎简素有声望而能知兵之亲信重臣，予以大权，俾得便宜从事，使各路统兵大臣，皆归节制，以期事权归一，庶得渐次扫荡，肃清宇内，是尤臣所耿耿于怀，不能自已者。以东南全局而论，武汉以至江镇，该逆据长江为巢穴，

此时仍当以先清江面为第一要着。但非上下夹攻，不能联我声势，且非南北合击，不能截其往来。其沿江陆路之贼，近复蔓延滋甚，分窜旁窜，在在堪虞。而苏杭财赋之区，尤为该逆所窥伺，设有疏失，于大局更不堪设想。惟有四路扼堵，该逆无隙内窜，实为今日至急之务。”〖23〗遗折上闻，咸丰帝谕曰：向荣前因粤匪肆扰，统兵督剿，数年来，均能尽心竭力，懋著勤劳，遽闻溘逝，痛惜实深。披阅遗章，无一语计及家事，尤见忠忱义愤，公而忘私。向荣著加恩开复提督、赏还花翎，即照提督军营病故例赐恤，赏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忠武”。

二十七日（6月29日）

28 北伐太平军败后，咸丰帝曾命直隶等省裁撤团练，以息民力。至是，以江北、江南大营溃败，太平军、捻军声势大震，军机大臣文庆等复奏请，再命各省实行团练，以民助兵，以堵为剿。谕曰：逆匪飘忽靡常，官兵征调有数，团练得力，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使贼党日孤，盗粮渐绝，然后济以兵力，方无顾此失彼之虞。所谓以民助兵，以堵为剿，制贼之法，未有善于此者。现在湖北、湖南、江西、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或被贼窜扰，或逼近贼氛，自应赶紧举行团练，其河南之归德、江苏之徐州等属，为捻匪出没之区，及直隶、山东要隘处所，均应一律举行。著各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酌量办理。

29 福州将军有凤、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英使包令照会，谓上海地方已设立司税官，请福州关口照依办理。第思关

税一事，既归将军衙门兼管，该夷议请设官，而又不归臣等管束，来去听其自知，作伪不能过问，即所用之夷人，并不容臣等查察，断不敢轻许，致紊关政。现已咨商两广督臣妥议。得旨：俟叶名琛咨覆到日，再行酌量情形具奏，是时断难允行。〖24〗

六月初三日（7月4日）

30 前以通政司参议曾望颜奏，请雇火轮船以清江而，咸丰帝即命向荣等筹商具奏。嗣向荣等覆奏，红单船足已制贼，雇募洋船入江易滋流弊。至是，帝接宗人府府丞宋晋奏：江南情形危急，请饬护送海运之火轮船，由圌山关入江，焚攻金、焦一带贼船，先将瓜洲攻克，再由仪征而溯浦口，力剿北岸贼匪，与六合诸军犄角，则可解江南之急，而江北亦就肃清。其红单船一项，请无庸分拨，应令并归一处，乘此夏令风顺，将芜湖攻克，则宁国亦不攻自退。帝以所奏不为无见，命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赵德辙、浙江巡抚何桂清即行饬知带船各员，迅由圌山关入江，会同红单各船，听候向荣、德兴阿等调度。

又另片奏，护送轮船，仅只二只，若再行多雇，既恐需费不赀，又恐入江后船大难于驾驶，闻洋员李泰国呈报，有新制小火轮船，如能添购数只，较之大号轮船，行驶更当便捷。帝命怡良等妥速会商，如事属可行，须由内地官绅管带，断不可令洋人错杂其间，以杜后患，应需经费，并著该督抚等妥为筹画。且谕曰：现在南北沿江处所，在在堪虞，如得火轮船协同红单船，上下游往来攻剿，以挫凶锋，尚可牵制贼众，使不敢深入纷窜，该大臣等著即妥

为布置，以速为贵。

十一月二十七日，帝接何桂清奏，火轮船入江，请暂行停缓，因此时冬令水落，船行既多不便，又因粤东滋事，洋匠难招。得旨：准其暂行停缓，俟明年春涨，足资浮送，察看外情安贴，即可催令入江，不必候粤事全定始行办理。

十二日（7月13日）

31 初，胜保因围攻北伐太平军不力，被褫职逮京治罪，遣戍新疆。迨北伐太平军失败，咸丰帝命其以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至是，胜保奏陈前办军务情形。朱批略曰：此疏虽思自效，而云群情不谅，是汝之获咎，似谁为倾轧。即使真有其入，朕岂肯明受彼欺。朕洁汝之罪，亦非朕先存成见。皆汝之自取也。汝今弃瑕复用，不思自愧，仍作是不平之词，事君之义顾当如是乎？汝尚非无血性者，惟自是非人，回护己过。若云少年心性，年近四旬，亦不为少。若毕生莫悛，非废物而何？朕曾用汝信汝，故是时虽在边荒，尚不惜详细批谕，不知汝悔恨否？随即诏命胜保到京。

二十三日（7月24日）

32 因江西兵勇二万五千余人，欠发口粮二三月不等，曾国藩奏请在上海抽厘以济军饷，咸丰帝命怡良体察情形具奏。兹据奏称：江苏军需用款浩繁，专赖抽厘济饷，未能分拨江西。有旨：抽厘济饷本属不得已之举，况江苏本省需饷已多，所有上海厘金只可留作苏省经费，曾国藩前请著毋庸议。

七月初三日（8月3日）

33 六月上旬之后，直隶连日大雨，河水叠次涨发，是日，永定河北岸漫溢，各汛堤埽纷纷被冲，大溜直漫堤顶，北四工上汛、北三工堤工，均冲决二十余丈。漫水由固安县南张化村至永清、东安、武清地面入大清河归海。旋咸丰帝闻知，谕曰：永定河道崇祥前因南岸漫口，业经革职留任，北岸又复漫溢，著即行革任，即著桂良驰赴北岸，严饬该管员弁赶紧堵筑。八月二十九日，山东道御史方濬颐复奏：入夏以来，雨泽愆期，旱蝗甚广，不独畿辅为然。以臣所闻，山东、河南两省，除被黄水泛溢之区，其余各府，如山东之济、兖、沂、青、泰、武，河南之开、归、彰、怀、卫等属，旱蝗尤甚。江苏、浙江则数百里亢旱，禾稼收成不过十分之二三。湖北黄州、襄阳一带，闻亦间生蝗蝻。至安徽一省，江北之庐、凤、颍、滁、六、泗各属，到处亢旱，遍野飞蝗。是东南灾歉竟有六省之多。〖25〗

初八日（8月8日）

34 以各路粮台支发各款，奏报稽延。咸丰帝谕曰：军兴以来，款目愈积愈多，若仍令各军营每月一奏，诚恐赶办不及，藉词延宕。著照部议章程规定，于半年开单奏报一次，统以六月、十二月二十日作为奏报到部定限，倘再迟延，即著户部查明参奏。

十四日（8月14日）

35 御史毛昶熙奏请严捐复之例，并饬督抚保举廉能之人。得旨：近年捐例，迭经推广，即如捐复一项未免失诸

过宽。嗣后，除因公获咎人员，仍照例准其捐复外，其有事涉私罪，而核其情节尚属可原者，始准加成捐复。若废弛不职，有玷官方，酷虐贪污，罔念民瘼者，不得率行奏请，以致漫无区别。其应如何分别条款，明定章程，以示限制之处，著该部妥议具奏。至澄清吏治，必先拔擢贤才。嗣后，仍著各直省大吏，认真考察，所属各员，如有治行廉能，内而安民，外而御侮，著有成效者，随时专折保奏，候朕录用。进贤之赏，在所不吝，倘所举非人，或失诸冒滥，亦必治以应得之咎。

二十三日（8月23日）

36 因翻译《孝经》系雍正年间编辑，为八旗各项考试命题之本，向无清文汉字合写成书，且其时满洲新语未备，书中音义皆系旧语。咸丰帝欲照乾隆年间钦定翻译五经新语，悉加厘定。是日，命武英殿刊刻清文汉字合璧成书，颁行中外。

二十四日（8月24日）

37 黑龙江将军奕山、吉林将军景淳等奏，俄人复由水路下驶，并沿途留有人船，寄存粮食，虽称接济伊国往来口粮，而不候允许，遂行占地建房，其心终属叵测。谕曰：现俄人既无倨慢之迹，内地又无阻止之法，该将军等所称阳抚阴防，及俟穆拉维约夫到时，正言向商之处，均尚操纵合宜，著即照所议办理。惟防备之法，固不可稍示张惶，亦不可遽涉大意，仍当随事相机，善为驾驭，使目前勿启衅端，而日后亦不致漫无限制，方为妥善。至其屯粮地方，

尤当晓谕居民，禁止与其往来交易，以防勾结而杜事端。

寻奕山等奏报俄夷续来人船及去留情形。得旨：该夷情形不过预作通商地步，现在固不可不严为之防，尤不可稍露形色。惟使该夷受我羁縻，不能尽遂所愿方妥。

38 是月，东王杨秀清以攻破江南大营、向荣败亡为己功，将谋篡位。乃假天父下凡，召洪秀全至东王府，谕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对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问："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对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26〗洪怯其势强，"佯喜许之，约期八月十七日（天历）晋封号。是日，为杨逆生日，杨逆不之疑。"〖27〗洪秀全归，"立传谕召出征安徽（江西）之北王及方在丹阳（金坛）之顶天侯（秦日纲），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28〗

八月初三日（9月1日）

39 深夜，北王韦昌辉奉洪秀全之命，率三千劲卒驰抵天京，在佐天侯陈承镕接应下秘密入城，与先已入城之秦日纲迅即围攻东王府，将杨秀清刺杀。旋在洪秀全支持下，韦、秦、陈设计诱捕杨秀清余党，前后滥杀无辜至二万余人。〖29〗时石达开领兵在鄂，闻有内乱之信，遂急赴天京调解，并斥责韦昌辉："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无乃自戕手足！"〖30〗诋韦氏顿起他心，复欲袭杀石达开，石氏连夜避祸出逃。韦昌辉立将石氏满门杀戮，并奉天王诏旨，遣秦日纲带兵追捕。〖31〗石达开避走湖北后，即组靖难之

师，并上书天王，杀北王及其党羽，“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32〗洪秀全不得已，于十月初五日，“将北王杀之”，传首宁国石达开军前，并召石达开入京辅政。石返京后，洪秀全复派兵将秦日纲拘回，与陈承镕同日诛之，余党皆置不问。〖33〗至此，历时两月之久的天京事变暂告终结。

【考异】天京内讧为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之重要原因。但其事变之起因，事变之过程，韦昌辉是奉旨杀杨抑是矫诏擅杀，其内讧中死亡人数，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及石达开等人在整个事变中所扮演之角色，所应负之责任等诸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议较大。

首先，洪秀全与杨秀清二人有无封建帝王思想？

郭毅生认为：在洪秀全政治思想中，农民之平等思想、西方基督教之平等思想及封建等级思想均兼而有之，为矛盾之对立统一。太平天国之政治体制恰反映其“不以‘主’的尊位一人独专的思想。”而杨秀清于思想意识上之缺陷，“是不能认识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创造性，热衷于个人权威。”（《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6期）

黎斐然以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提出了政治平等思想，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了经济平等思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又洪秀全在提出平均、平等思想之同时，亦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之支配。如“安贫知命”思想及宗教之幻想。（《洪秀全初期的革命思想》，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

王庆成以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前，“洪秀全不可能有推翻清朝，矢志革命的思想”。考察其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844—1846）间所写之《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亦看不出洪秀全如何“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宣传政治平等的革命思想和民主思想”，更“谈不到在政治上对封建君主有什么冒犯”。其之说教，“是承认人在宗教上有同拜上帝的权利和义务，但并不否定人在世俗上有贵贱等级之分”。“在洪秀全的一切著作，太平天国的一切文献中，根本找不出平等思想的影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1—42 页）

李侃认为：自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所著“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之诗句中便可知，其早即以刘邦、朱元璋自比，想作“新天朝”之皇帝，其列入“旨准颁行诏书”之《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和《诏书盖玺颁行论》等文章中，有一中心主题，即宣扬洪秀全为“真命天子”，理应君临天下，永掌河山。而杨秀清不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且亦在觊觎皇帝之宝座。洪秀全要一统称尊，“奄有四海”，杨秀清则命题“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云“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属参护衙之门联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说明洪杨二人同样具有掩饰不住的封建帝王思想。（《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剧》，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一册）

其次，太平天国之政体是“虚君制”（军师负责制），抑“多主多万岁”制？还是封建君主制？

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国家最高权力虽由军师行使，但天王对君位本身却具有绝对之权力。此种政体之出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包涵有丰富的农民民主性质的内容。”

（《太平天国史》卷二六，志五，政体）

郭毅生以太平天国之政治体制为多“主”多“万岁”，它打破了封建专制政体的若干环节而有所前进，出现了平等的新芽。（《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6期）

吴雁南认为：太平天国之政体是沿袭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是同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互为表里的。但其政权之性质又是具有“两重性”的，即既带有一定封建性，又具有一定民主性。（《太平天国前期的等级制度——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与政体》，载《太平天国学刊》二辑）

孙祚民从太平天国政权构成之形式，其职官制度、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等综合考察，认为：太平天国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其在建都南京之始，已经是新的封建王朝了（《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三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一册）。

苑书义认为：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的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农民领袖的洪秀全亦决不能越出小农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产生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建立国家政权时，自然也不会把纯属子虚的农民民主灌注其中，设计出一个限制君权、既民主又集中的政权构成蓝图。相反，其只能采用君主制形式去组织民众对抗清政权。（《君主制与天国悲剧》，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

沈嘉荣以洪秀全并非虚君，“旨准”二字体现天王于处理军国大事时具有决策权和最后决定权。一份“密诏”即能把韦昌辉调回天京，翦除位尊权重的杨秀清，继而又能把手握重兵、于天京杀红

眼之韦昌辉置于死地。这就足以说明天王权威之大，决不是一个傀儡君主。太平天国政体为高度的君主集权制。但杨秀清具有天父代言人之特殊身份，天王虽为一国之君主，但在宗教上却又是天父之子。宗教上的父子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产生了交叉指挥、尊卑颠倒之矛盾。加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其水火不容之冲突不可避免。（《太平天国史略》四章）

其三，杨秀清何以大权在握？是太平天国政治体制所赋予，还是杨秀清专擅攘夺而成？

罗尔纲原意太平天国实行君主制，杨秀清掌握国家实权是一种专擅行为。尔后，其又修正为：太平天国政体为君主制与农民民主主义独特结合之军师负责制。杨秀清身为正军师，总理国务，行使国家权力，自军国大事，以至刑赏生杀，职官升迁降调，均由其裁决。此由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之政体所赋予，并非杨秀清篡夺之结果。（《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载《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卷二六）

郭毅生以太平天国实行多“主”、多“万岁”之政治体制。因杨秀清对革命之忠诚和其在创建太平天国中之巨大贡献，深得洪秀全信任依重，故“一国之事概交于他”。而杨秀清本人并无擅权之心。（《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6期）

简又文以杨秀清固野心勃勃之旷代枭雄，攘大权、夺高位之企图早经一试再试。其阴谋之初次表现，即假托天父降凡代传神旨一事。而洪、冯居然正式承认其为真实，于是至高无上之宗教权遂以旁落。其第二步攘夺军政二权，即在道光三十年（1850），夏秋团营之际，借病要挟，不与洪、冯合作，直到掌握军政、军令之大权，遂于十月初霍然而起，赴金田主持大事。嗣后，举凡教权、政权、

军权，皆集中于其一身。在天朝内，名义上洪氏位居天王，俨然至尊，而实际上形同偶像，成为傀儡，一任杨播弄于股掌之上。是故天朝之内讧大祸，早已种因于此时。（《太平天国全史》中，1347—1348页）

董蔡时认为：杨秀清、萧朝贵分别取得天父、天兄代言权之合法地位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形成三头政治，杨、萧、洪鼎足而立。萧朝贵阵亡，三头政治又变成两雄并列。尔后，杨秀清肆无忌惮，利用天父代言权一再打击洪秀全，抢权力、争地位。（《也论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二册）

其四，杨秀清有无逼封万岁或篡弑之举？

苏述、方诗铭认为："逼封万岁"问题，太平天国官方文书皆未提及，直接言及此事之太平天国将领有石达开与李秀成，但李秀成所云东王"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漏洞很大，难于成立。而《石达开自述》所记，则证明韦昌辉于督军江西前，曾欲洪秀全诛杀杨秀清，被洪拒绝。旋韦昌辉矫旨擅杀杨秀清。（《太平天国史实考》124页）

史式考证知非子《金陵杂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四日《怡良奏复探闻金陵内乱情形片》、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纪》、《石达开自述》、《李秀成自述》、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王韬《瓮牖余谈》、李圭《金陵兵事汇略》、李滨《中兴别记》等十一种有关天京内讧之史料，归纳为杨秀清被杀之原因有"逼封万岁"、"索取伪印"、"告密"、"加封万岁"、"自居万岁"等五说。并以其中有关"逼封万岁"之最初记载为荒谬，而所谓"逼封万岁"一说，实是洪秀全为推卸责任而制造的政治谣言。（《"逼封万岁"说考谬》，载《太平天国史实考》）

简又文考证认为：逼封万岁事，即是杨秀清逆谋之实现，且实为内讧之导火线。其后秀清又虑天王起疑心悔心而不之容，遂不能久待，急于进行最后之奸谋，定期发难，逼天王禅让。如其不肯则杀之，于天历八月中之生辰称万岁兼登大宝。（《太平天国全史》中，十七章）

罗尔纲提出：洪秀全杀杨秀清之经过，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杨秀清于破江南大营之后，假托天父下凡迫洪秀全称其万岁，洪被迫应允于八月十七日，即杨秀清诞辰日举行万岁典礼。二、韦昌辉、石达开不服，韦请洪杀杨，洪不肯，韦与石密议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未果。三、陈承镕向洪秀全告密，云杨拟弑其而夺位，洪即密诏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杀杨。四、韦、秦奉诏分别于江西、丹阳返京，陈承镕接应，立时围杀杨秀清。（《太平天国史》卷四四）

郭廷以认为：杨韦媾难虽是太平天国史上一重大事变。主要原因为东王权重专横，不惟其同辈北王、翼王等受其威迫斥责，且常假天父下凡，凌辱天王，军政教三大权实集于其一身。彼此积怨久而且深，终以外患正亟而未发。及天京解围，东王愈骄，竟逼天王，封其万岁。此为事变近因。（《太平天国史事日志》485 页）

董蔡时以杨秀清“逼封万岁”一事，早在咸丰四年（1854）前后，清方即有察觉，《贼情汇纂》中曰：“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独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金陵纪事》中亦有“秀清独断终图篡”之诗句，类似记载则并见于《李秀成自述》、《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省难记略》等书中。而《星烈日记》中记载，咸丰六年（1856）十月，清军以箭书射入武昌城中，劝守军献城投降。太平军复信，谓“我东王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弑之心，不日大兵将来救援，尔

等妖兵死无日矣。”此与李秀成所云“东欲专尊”、“逼封万岁”，正是不谋而合。因此，杨秀清逼封万岁无法否定。（《也论如何评价杨秀清》，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二册）

其五，杨秀清被害，是韦昌辉挟嫌擅杀抑是奉诏行事？这其中亦包括天京事变爆发之主因，是洪杨矛盾还是杨韦矛盾？

郭廷以称天京内讧为杨韦媾难，认为：北王之杀东王，多谓系天王密诏主使，未必可信，至多只能认为天王默许，因一、李秀成供状一再言北翼二王密谋，不言天王密召主使。二、东王死后，天王仍予以赞颂。三、东王死后，天王特定“东王升天节”，以作纪念。四、东王死后，奏章文告仍照常列署其职衔姓名，一如南王、西王，而北王死后均不再列署。五、咸丰八年（1858）《醒世文》于金田起义历叙东、西、南王之功，不及北王。咸丰九年（1859）改刻《天情道理书》中，有“复差东王佐辅朝纲，救饥赎病，及西王、南王、昌辉、翼王匡扶盛治”，于昌辉直书其名，不称北王。六、据《江南春梦庵笔记》天王于“天堂路通”之石碑上镌列已死各王爵衔姓名，如东、西、南、英诸王，独无北王。七、“朝天朝主图”中无北王位次。八、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七日，天王诏为幼东王（东王子）预作九重天廷，西王、南王亦均以其子继任其职，北王子独无。九、洪仁玕《资政新篇》附论用兵之法，中有云：“东王、西、南、翼王，罗大纲等所以屡战屡胜者，亦先声夺人，闻风而窜”，不提北王。十、张汝南《金陵纪略》云：“方北贼之穷搜东党也，洪贼使人谓曰：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拿戮之，此属又何辜，毋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十一、《李秀成供状（自述）》又云：“天王欲治韦志俊（韦俊）之罪，又经我在天王驾前力保。”志俊为北王弟，天王何以欲治其罪，虽不可知，要亦可见天王之恶韦氏。就二、三、四、五、六、

八六事总观，天王不惟对东王无恶怨，且于身后予以殊典，以示敬礼追念，于北王则反是，可证秀成供状中天王信任东王之不诬，而知东王之死，非天王死之，实乃北王死之。

郭毅生与苏双碧均认为：韦昌辉蓄谋杀杨秀清而夺权，由来已久，并非起因于杨称万岁，杨称万岁只是韦“清君侧”之借口。洪秀全本不允许杀杨秀清，杨之死系韦昌辉矫诏擅杀之结果（《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 年 6 期；《评韦昌辉》，载《太平天国人物研究》）。

罗尔纲认为：诛杨之导火线是洪杨之争，非杨韦矛盾之结果，并对郭廷以之论据逐条驳证。同时亦列举八条证据，说明杨秀清之死为天王下诏，而非韦昌辉擅杀。一、《李秀成自述》中有三处如是说。二、《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中载：东、北两王被杀，“皆系出于天王洪秀全的诏旨”。三、《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一节内载，杨秀清逼封万岁后，“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急以情事潜使达北贼。”四、《金陵续记》中载，天王“恐杨来暗算，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五、怡良据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六、官文、胡林翼上奏云：“查杨逆被洪逆所杀，韦逆又捕拿石逆。” 七、《乙丙日记》谓“探得安庆省伪右四检点张奉伪天王令将杨国宗（秀清之兄）杀了，并杨姓三人皆杀之。”八、《乙丙日记》又记：“溧水、句容探报外获逆匪讯供伪天王令伪北王韦昌辉将伪东王杨秀清杀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载《太平天国史事考》）

尔后，贾熟村复列出九条证据，认为：一、杀杨秀清之导火线为洪杨之争而非杨韦之争。二、杀杨是天王之命，而非韦昌辉擅杀。

三、天王不仅下令杀杨，且下令杀杨氏兄弟、杨氏部属。四、在天京城内之武装对抗中，天王是支持韦昌辉，而反对杨秀清部属。五、在韦昌辉与石达开之殊死斗争中，天王亦是支持韦昌辉，而反对石达开。六、天王迟迟不给杨秀清恢复名誉，迟迟不加罪于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家属等，均说明杨秀清死是出于天王洪秀全之命，而非韦昌辉擅杀。（《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载《太平天国人物研究》）

其七，天京事变中被杀多少人，咎由谁负？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韦昌辉为反面人物，系混入革命队伍中之阶级异己分子，是发动天京反革命政变之罪魁祸首，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

梁杉人认为：在天京内讧中，洪、韦之间为同盟关系，韦昌辉之滥杀，系得到洪秀全之认可。从洪韦来说，在诛杨之后，为“防免东王的武装死党复仇计，兼为肃清谋叛天王的余孽计。”必然要把清洗和屠杀继续进行下去，而石达开要求“免杀”，当然与洪、韦之利害相冲突。故从洪秀全假韦昌辉之手杀杨秀清并清除其势力，到借韦昌辉之头以平公愤，以谢天下，足见洪秀全在天京内讧中，始终是处于主动地位，并负有不可推卸之重大责任。

周衍发以韦昌辉冒灭族之危险参加太平军，其于金田起义、进军南京、第一次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均有重大贡献，不能称其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政变之发动者，其仍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之一。整个“天京事变”，洪秀全始终是积极支持、配合韦昌辉之军事行动，乃至参与这场大屠杀。故长期以来，把“天京事变”之残杀完全推到韦、秦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京事变”几个问题的探讨——兼与郭毅生等同志商榷》，载《太平天国史论丛》二辑）

此外，天京事变中，韦昌辉等带兵到底杀了多少人？时人汪士铎于《乙丙日记》中载："共杀了二万余人"，系见自清督办皖南防务张芾之情报，并非目睹；《镇江与南京——原始的叙述》一文中载：连妇孺老弱被害者"估计有四万左右"；裨治文在《北华捷报》中言：天京事变"在短短三四个月期间死了三万人上下"。本世纪之史学研究者多据上述记载认为：天京内讧中太平天国精锐丧失二三万人，石达开离京时又携走五六万，甚或十几万精兵，最终导致太平天国之失败。

盛巽昌考证认为：天京内讧中，太平天国实力未受太多损失，因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能征惯战之太平军约十二三万人，到咸丰六年（1856）内讧前夕，天京城除各门守卫部队，仅东王府拥有大批官吏，天王府外有上营守卫，其余大部分官兵分布在京外各战场，一部分消耗于与江南大营等围军之战斗中。故内讧期间天京城不可能有如许多精锐为北王所害。（《太平天国天京内讧实力未损失说》，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4期）

徐彻则撰文认为：据爱尔兰人肯能等口述作出之《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镇江与南京》三文不可信，天府广场之大屠杀完全系肯能杜撰。（《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再质疑》，载《太平天国史新探》）

其八，石达开内讧之角色？

围绕此问题史学界有两大争议。即内讧爆发前韦、石有无密议诛杨；石达开有无奉天王密诏，执行与否。

苏双碧认为：从时间、地点和当时之实际情况考察，石达开根本不可能参加什么密议。天京事变石达开事先并不知道，他是闻有内乱之信才赶回调解的，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没有介入。（《论石达开》，载《石达开论集》）

赫治清认为：《李秀成自述》中有关韦、石“密议杀杨”一事是可信的。其时间不能仅断为杨秀清逼封万岁之后，其既可能发生于咸丰四年（1854）四月至六年（1856）五月之某时，更有可能发生在破江南大营之后，韦、石离京前夕。至于杀杨则是天王之命令，执行人是韦昌辉，石达开并未参与其事。（《石达开与天京事变》，载《石达开论集》）

鉴于上述八方面考异，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首领们均具有浓厚的封建皇权主义和帝王思想。其中，洪秀全与杨秀清表现尤甚。

洪秀全既非虚君，更非弱主，作为农民起义之领袖，其所长在思想宣传而非军事指挥。杨秀清（包括萧朝贵）为紫荆山区会众之首领，阅历广，多权谋，且具有非凡之组织与军事才能，故洪、冯传教至广西，在紫荆山区发动农民起义，不能不依靠于本地极有影响力之杨、萧等人。如此，在太平天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之前，杨秀清已取得代天父传言之合法地位，人间天上，或人或神，天父与天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职责不明，这种教权与皇权之交叉重叠本身，即是杨秀清谋夺之结果，又为其进一步专擅，最终取而代之制造了条件。而此种变异的君主专制政体之维持，仅在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点上，即在人世间洪称万岁，杨为九千岁。如果打破这一权位平衡，必然会引起严重之冲突，使变异之专制政体不再变异。故内讧之爆发势所必然。

今天，我们研究天京事变，自不必受封建正统观念之束缚。有无“逼封万岁”之事，均不影响洪、杨间之矛盾性质，亦不影响其功过是非之评判。然作为太平天国失败之重要原因的天京内讧，必有一个爆发之起点，而此导火线正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一事。

初十日（9月8日）

40 太平军庐州失守后，即退至郡南三河镇，深沟高垒，与舒城、庐江互为犄角。和春派兵屡攻不果。本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提督秦定三，西宁镇总兵珠克登，署陕安镇总兵郝光甲，已革总兵音德布等率军猛扑舒城，守军败走。八月十七日，和春督副都统麟瑞、副将嵩瑞等进陷三河，太平军指挥张大有、将军秦标盛以下数千人阵亡。旋清军连克庐江、无为、巢县（今巢湖市）之东关，检点吴仕文、指挥黄大合等死之。至是，以向荣病故，咸丰帝命和春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尔后，福济与署寿春镇总兵郑魁士督兵陷和州（今和县）、巢县，进逼桐城（今桐陵市）。

十三日（9月11日）

41 有人奏，广东惠州（今惠州市）提标五营，协标二营，额设防兵五千余名，其中有额无兵者十居其三，有兵而不能调者十居其四，甚有行贿免差挑缺之事。咸丰帝命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严加查察，如有前项情弊，即严参惩办。寻察哈尔都统穆隆阿等奏：察哈尔八旗蒙古官兵，自咸丰三年(1853)挑拨直隶、山东等省出师后，余存精壮无几，现拟出口续挑备调。得旨：览奏系属实情，俟查明核奏，并如何变通之处，一并妥筹。

十八日（9月16日）

42 前据桂良奏，直隶省南州县得雨稀少，间有蝗蝻尚未捕除净尽。昨日咸丰帝亲见飞蝗成阵，蔽空往来，以京畿一带农田必有灾情，命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派委妥员，

分头履勘，并饬该地方官迅即扑捕，以除民害。另命叶名琛、柏贵于粤海关税下筹款，收买洋米数十万石，或照福建捐米成案设局劝捐，由海运至天津，以裕仓储。旋接安徽巡抚福济奏：皖北荒旱，请发内帑给赈。得旨：本年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均被水旱，势难专顾一省，著该抚派员先行查勘，分别奏请蠲缓，其抚恤一项再行听候谕旨，必酌量拨给，俾各省灾民均沾恩泽。

43 河东河道总督李钧、山东巡抚崇恩奏，勘明微山湖新淤尺寸，请加收湖水并绘图呈览。得旨：微山湖为宣济山东八牐及江南邳宿运河水柜，连年因丰工漫水灌注，淤垫深厚，若竟照新淤尺寸加收，不独滨湖地亩恐多被淹，且湖堤吃重，防守不易，准其酌量加收湖水一尺，统计湖底新旧淤垫，以志桩水深一丈五尺为度，以备接济漕运。

二十七日（9月25日）

44 因江浙被灾，从怡良、何桂清、赵德辙奏请，命暂弛海禁，招徕台米，运至上海、乍浦（今平湖县东南）、宁波等海口售卖，由台湾道发给执照，准其免税，以期商情踊跃。

九月初八日（10月6日）

45 上年河南河工加价一款，久为民累，降旨豁免，永不摊征。兹据御史张守岱奏称，河南各州县，或隐匿誊黄不贴，或延至今春始行张贴。迨黄誊既贴，摊征加价一款，亦完纳过半。本年春季开征，百姓欲以前项抵完正课，州县官复多方支吾，不肯作抵。有旨，似此不肖州县，骫法

营私，实堪痛恨。命英桂严参惩办，以肃吏治，而安民生。

又有人奏，贵州州县征收钱粮，每于正项外加增平数，名曰屣戥费，民甚苦之。谕曰：似此额外加增，无怪民不聊生，激成事变。著恒春、蒋霨远严查各州县，如有前项情弊，即著严参示惩，并将屣戥费名色永远革除。

十四日（10月12日）

46 初，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太带兵搜查泊于海珠炮台附近之走私船只“亚罗”号划艇，拘捕海盗嫌疑犯梁明太、梁建富等十二名水手。英领事巴夏礼闻讯，即欲带走被捕人犯，遭拒。巴夏礼遂以此制造事端，致函英使包令，且照会两广总督，坚执“亚罗”号为英国船只，中国官兵上船捕人，侵犯了英国之治外法权，并诬陷中国官兵扯下“亚罗”号上悬挂之英国国旗，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人犯，并进行书面道歉。旋叶名琛饬委员审明被拘捕之“亚罗”号嫌疑犯，允释九名未犯案之水手，而巴夏礼拒受。

至是，叶名琛照会巴夏礼，说明除此九名水手外，其余三名水手确系海盗，须由中国官厅审问，并谓梁国太带兵登上“亚罗”号船时，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故无从谈及道歉之事。〖34〗九月二十三日，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应其要求条件，否则进攻广州城。明日，在英军之武力胁迫下，叶名琛派人将十二名水手全部遣还英国领事馆。讵巴夏礼借口礼貌不周，又无正式道歉文书，仍拒收，并把此事移交英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糜各里，蓄意挑起战争。

九月二十五日，西马糜各里率英舰队突入内河，将猎

德、龟江、凤凰冈、东安（定）、西固、海珠等处炮台强行占据。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看乡试马箭，闻报，对属下曰："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

尔后，因英军不断炮轰广州城，叶名琛移住内城巡抚衙门，并应英人之约，派雷州知府蒋立昂、南海绅士伍崇曜往见巴夏礼。巴氏语多不逊，谓"总督不许我进城，不与我相见，我定破此城"。〖35〗十月初二日，西马糜各里带兵攻破外城，并一度冲进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烧毁，总督衙门被抢劫一空。美国驻香港领事基南和驻广州领事柏雷亦参加作战，并随同英军入城抢掠。

十八日（10月16日）

47 上年，漕运总督邵灿奏，苏省起运新漕约数九十余万石，若以年岁而计，尚可不止此数，总因州县办漕，利其征少而浮收，往往捏报灾荒希图肥己，甚至以重则注缓，轻则造征，此等弊窦，相沿已久。咸丰帝谕曰：若如该漕督所奏，该署藩司于属员捏报灾荒，不能核实剔除，意存袒庇，以致办理掣肘。此风断不可长！命怡良、吉尔杭阿查明署藩司杨能格，如有前项情弊，即行据实参奏。

至是，帝接御史钱以同奏，请严禁官吏卖荒。奏称：江苏省苏松等属州县，每遇蠲缓之年，书吏辄向业户索取钱文，始为填注荒歉，名为卖荒。出钱者虽丰收亦得缓征，不出钱者虽荒歉亦不获查办。甚至不肖州县，通同分肥，以至开征时有抗欠闹漕等事。帝命怡良、赵德辙严禁前项

情弊，如有书差人等仍敢卖荒舞弊，著将该州县严行参处。

寻御史张云望又奏：江苏省州县于荒数则浮报，于完粮之花户名册，则捏造抽换，其弊总由解存司库之串根，民间不得而知，藩司亦无从核对。故熟田可浮报为荒，而征收以入己，蠲免之粮，可不注荒，而勒令完纳，其应缓者，复豫征之，而假民欠为词，辗转延宕，终归无著。以致课额不裕，民困不苏，玩法殃民，实堪痛恨。著怡良、赵德辙，将该省州县所报荒数，查勘确实，并令州县于完漕串册造成后，先行解司，于骑缝盖用藩司印信，以清积弊，倘州县浮报荒数，即著严参惩办。

十九日（10月17日）

48 据安徽巡抚福济奏，请饬陕西、山东按月拨饷，并酌议淮北盐课。咸丰帝谕曰：现在各路军饷匮乏，皆恃山陕两省接济，今已谕知山西巡抚吴振棫，照该抚所请五万两之数，先行筹解数月。山东省自黄水成灾，今岁又有被旱被蝗之处，势不能更解皖饷。至淮北盐课，本系分解扬、皖两营，本年江北地方蝗旱成灾，各属地丁厘捐均形短绌，扬营兵饷亦甚艰难，且正阳、三河被贼窜扰，票贩星散，盐课掳掠无存。当此筹款维艰，该抚应力筹设法，未可专恃拨款，致有贻误。

二十五日（10月23日）

49 初，云南临安府（今建水县）汉民与楚雄府（今楚雄市）回民争夺石羊银矿，彼此斗杀，越二年未果。本年春，双方复行械斗，云南巡抚舒兴阿下令镇压，“净剿回

子八百里”，并在鹤庆、丽江、剑川、邓川（今洱源县）一带肆意屠杀回民。在地方当局之挑唆下，大理及其郊区之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兰金喜、杜文秀等率蒙化（今楚雄彝族自治区）回众万余人赴援，并占领大理。至是，义军筑坛于校场，推拜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按功晋封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总理各路军事，并宣布起义军之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36〗次第略定蒙化、永平、云州（今云县）、顺亭（今凤庆县）、龙陵、宾川等地。

二十九日（10月27日）

50 因英军夺占炮台、炮轰广州，叶名琛照会各国领事，声明：因巴夏礼无礼，“遽尔开炮轰击省城，现在城乡内外百姓纷纷，大为不服，必致两相对仗，势不两立。正在用兵之际，恐无暇保护贵国民人之处，特预告知。倘有疏失，惟向英国巴领事官是问，勒令伊赔偿也。”同时布告云，“阖省军民铺户人等知悉：尔等务即戮力同心，帮同兵勇，但见上岸与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银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给领，断不食言。”〖37〗

十月初三日（10月31日）

51 向荣病死军中后，清廷初以两江总督怡良暂署钦差大臣，后命江南提督和春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并催其迅赴丹阳接受钦差大臣关防。至是，寄谕和春等：督饬各路将弁迅速进剿，怡良仍回常州驻扎，以为后路防范。

现在洪逆杀死杨逆，虽探报情形不一，而贼匪内乱当属可信。和春等务当趁此机会，与江北德兴阿等联络一气，迅奏肤功，朕不胜盼望。并命署江宁将军福兴驰赴江西，会同曾国藩、文俊办理军务，以和春署江宁将军。〖38〗

二十一日（11月18日）

52 先一日，叶名琛照会包令：查各外国旗号，向不轻借与他国，岂有外国旗号反卖于中国者乎？贵公使以为例所准为，本大臣竟不知外国复有此例矣。是以前次照复内称："如实系贵国商民船只旗号，自应另行办理。"此系中国人假借之旗号，巴领事官何必代为出头理论？不过欲藉端生事耳。至进城一节，前大臣徐（广缙）既与前公使文（翰）往复辩论，罢议此事。贵公使犹以进城一事，有刻不容缓之语，有是理乎？

来文所称彼此礼仪面晤，此事在前原属可行，现在西马糜各里既已无故动兵，此岂知礼仪者之所为？现因西提督来省，遽毁炮台，烧毁民房无数，伤亡百姓甚多，现在被难之民纷纷来辕，呈诉苦情，求伸冤恨，此时绅士不愿，百姓强悍不服，不独贵公使难以进城，即本大臣竟一时亦难于出城矣，此皆西提督任性有以激成之。

是日，包令照复叶名琛，仍坚执进城。翌日，叶名琛复照会包令：所称"面晤之际，自有自为保护之能"，但恐自为保护，反适伤害。如贵公使能照前公使文（翰）办理，方乃同是保护之道。总之，办事必以合天理、顺人情，方为妥善。〖39〗尔后，双方复照会往来，各执己见。

三十日（11月27日）

53 英国邮船“提斯特尔”号尾系一划艇，内载古董珍玩自广州驶至虎门停泊，“夜半，忽有华艇百，蚁集于前，开炮攻击。‘提斯特尔’号向前直往，复有百艘，鳞列以待，两铅丸击中烟囱，掌舵之华人死之。旋邮船与划艇复伤毙八人，乃令划艇之人群上邮船，而断其索，划艇遂为粤人所得。”〖40〗十二月初四日，英邮船“提斯特尔”号复自广州驶往香港，于省河内为乔装旅客之乡勇劫持，船长等十一名洋人被杀毙。旋劫持者迫该船远驶数里停岸，尽释船中华人旅客后，将该船焚毁。〖41〗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8日）

54 以宣宗《实录》四百七十六卷、《圣训》一百三十卷成书，咸丰帝御殿受书，祗肃礼成，百僚毕贺，赏监修总裁大学士文庆御用袍一件，并赏加一级，赏总裁兵部尚书阿灵阿太子少保衔，副总裁周祖培太子少保衔，余各升叙有差。

55 命彭蕴章为大学士，吏部尚书翁心存为协办大学士。旋命桂良为大学士，赴京供职，柏葰为协办大学士。

初六日（12月3日）

56 十月初九日，广东水师战船二十三只袭击侵入内河之英军战舰，在敌军之猛烈炮火下，“斗志昂扬地支持了至少三十五分钟。”至是，英军数百由鸡翼城河干上岸，意欲进扑广州城，干总邓安邦督东莞勇鏖战二时之久，伤毙夷兵数十名，将其击退回船。逾数日，英兵又上西炮台

登岸窥伺，被千总黄贤彪与大沥乡勇击退。〖42〗

十五日（12月12日）

57 据英国驻沪领事罗伯逊报告，截至是日止，本年内其共处理英人刑事案件五百零三起，其中包括：杀人犯四起，重罪犯一百零三起，侵入住宅犯九起，重罪嫌疑犯二十三起，绑票犯十三起，接受赃物犯九起，勒索犯十四起，非法侵夺财物犯十七起，酗酒犯二十九起，行凶殴人犯四十八起，有意破坏犯十一起，其他刑事犯如强奸等一百九十一起，各种嫌疑犯三十二起。而此年在沪英人共计六百三十人。〖43〗

十七日（12月14日）

58 因英军借“亚罗”号事件挑起衅端。咸丰帝谕曰：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驶往各口诉冤，皆系彼国惯伎。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在海疆，谅能操纵得宜，稍释朕之愤懑。倘该国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如耆英辈误国之谋，致启要求之患。

寻谕沿海各督抚，对英人既不可示以怯弱，长其骄志，亦不可绝之已甚，致激事端。洋人惟利是图，重在贸易，怡良熟悉外情，当饬该道等，谕以从前万年和约，原为永息兵端，今忽以细故称兵，一经人奏，必致查办，无论曲在何人，所有通商各口，不得不暂停贸易，恐于尔等未便，

足以未敢入奏。至该国与上海并无嫌怨，仍宜安静通商，方为正理，如此明白晓谕，或可杜其哓渎干求。至叶名琛办理洋务已久，于一切驾驭之方，当不至毫无把握，该国若悔祸求和，谅必仍事羁縻，不使决裂。

59 先是，广州英军借口两名水兵被杀，遂火烧城外南平村以图报复。是日，愤怒之乡团、民众或用炮打，或以火攻各国商馆，美、法商馆率先起火。翌日，大火延及英国商馆，风大火烈，愈救愈焚，尽成灰烬。数十年所谓十三洋行者，皆成瓦砾场，洋人失其巢，“尽栖船上”。旋英人疑此系清军所为，遂携火具，“自西濠至西炮台，一昼夜毁数千家”〖44〗。

二十二日（12月19日）

60 初，咸丰帝闻太平军天京内讧，即严令湖广总督官文、署湖北巡抚胡林翼迅克武汉，移师东下。谕曰：现闻金陵城内贼党相残，杨逆被洪、韦二逆所杀，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悬赏购石逆首级，是石逆之不返金陵已可概见。若不乘此机会迅拔二城，倘石逆不附金陵，自图占据，必至率其死党，或扑湖北，或走江西，皆属可虑。现在饷粮日缺，调拨维艰，所望克复上游，即可移师东下，由九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而至金陵，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兵饷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几有望。官文、胡林翼身膺督师重任，如敢仍前延玩，必至师老力疲，别生变故，官文等不能当此重咎也。〖45〗

时石达开率军自鲁家港东撤后，国宗韦俊于武昌，丞相钟延生于汉阳已成坐困之势。十月二十六日，总兵杨载

福率参将王明山、游击李济清等统水师攻武昌鲇鱼套、汉阳南岸嘴，太平军数十只战船辎重船被毁。旋韦俊分四路各五六千人，背城决战，不胜。至是，韦俊等洞开各门，分七路冲出，放弃武昌，且战且走，检点古又新、赖集新、指挥周宏元、将军陈得高等旅帅以上将官五十四人被俘。同日，汉阳守军亦退，丞相钟廷生、指挥刘满等阵亡。〖46〗尔后，清军连陷武昌县（今鄂州市）、黄州、大冶、蕲州、兴国，进抵九江城下。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汉收复上闻，帝命官文、胡林翼迅速会商，进兵东下，并实授胡林翼湖北巡抚，余各赏赐有差。

二十三日（12月20日）

61 初，据驻藏大臣赫特贺奏，班禅逝世将及四载，现选得灵童二人。咸丰帝命即照定例，将此二童之名于金瓶内捧经敬谨掣签，以定呼毕勒罕。

至是，赫特贺亲往布达拉山，会同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色呼本诺们罕率僧俗人等捧经，由金瓶内掣出番民丹择旺结之子拉木结旺堆嘉木参之名签，拟定为呼毕勒罕。十二月十九日，帝闻赫特贺奏报，命赏该呼毕勒罕大哈达一幅，珊瑚数珠一串，玉如意一柄。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色呼木诺门罕等亦赏赐有加，并命该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妥为护持。

二十八日（12月25日）

62 与美使伯驾要求中国修约之同时，英、法两国外长亦在商议共同对华修约之条件。先是，英外长克拉兰敦提

出两国使臣沿白河上溯，迫使清廷接受修约，而法外长毕勒夫斯基则要求对马赖之死的赔偿应在对华谈判中占优先地位。〖47〗旋美使伯驾致函包令，与英、法在对华修约立场上达成共识。〖48〗是日，英、法两国达成派遣联合舰队赴中国白河口之协议，并互换训令。其中，毕勒夫斯基在予法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之训令中称："三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使它们和天朝帝国的关系建立在合适的基础上。为了保证此举成功，我们已和英国政府及华盛顿政府协商一致，决定在中国海面聚集必要数量的战舰，以使你们谈判伊始，即具足够的威势"，以"迫使北京宫廷直接和三位谈判者打交道。同时，盟国的一部分海军还可以深入扬子江，并在那里占有阵地，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对中国政府的部署产生有益的影响。"〖49〗

63 是月，文庆卒。

文庆（？—1856），字孔修，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选庶吉士。三年散馆，授编修，后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詹事、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署礼部侍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等职。十二年（1832），实授礼部侍郎。二十二年（1842），授三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翌年，授吏部侍郎。嗣历任副都统、都统、护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二十七年（1847），复任军机大臣，旋署陕甘总督，顺道查河南赈务。二十八年（1848），授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退出军机处。三十年（1850），充实录馆总裁、

领侍卫内大臣。同年七月，坐延请妖人薛执中治病，免。

咸丰元年（1851），予五品顶戴，办理昌陵工程。二年（1852），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旋复户部尚书、汉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五年（1855），复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旋晋文渊阁大学士。六年（1856），充实录馆监修总裁，上书房总师傅，晋武英殿大学士。

文庆为官三十余年，历仕两朝，屡蹶屡起，在朝臣中素有威望。文庆以“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50〗曾国藩初起作战，屡受挫败，遭中外大臣之猜忌，文庆常予以支持。他如胡林翼、骆秉章、袁甲三等得任封疆重寄，均与文庆之援引有关。至临终时，文庆仍遗疏奏称，各省督抚如福济、崇恩等皆难胜任，不早罢之，恐误封疆事。其卒后，咸丰帝深为惋惜，下令开复任内一切处分，赠太保，予谥“文端”，入祀贤良祠，并亲临赐奠，以示尊荣。

文庆生前曾主持修纂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国子监志》，二书均在本年完成。

十二月十一日（1857年1月6日）

64 胡林翼奏陈湖北兵政吏治整饬之要：一、湖北随营之勇多系无赖，绿营军政营制，荡然无存，是以裁汰浮伪，简练精锐，为兵事急应整顿之要。二、武汉自古为用兵之地，平吴之策，必恃武汉为根本，请设陆师八千、水师二千，此武汉宜急设防练兵之要。三、湖北吏治败坏已极，

可否敕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容臣分别委署，如果试验有效，即行奏请试署，以期实济而利民生。得旨：该抚所陈裁汰募勇，添设重兵，严查保甲，简选贤员各事宜，剀切详明，实为今日要务。胡林翼身为巡抚，于通省应办事宜，责无旁贷。既能确有所见，即著实力举行，总期遇事整顿，俾地方日臻完善，毋复徒托空言，始勤终怠。

十七日（1月12日）

65 署盛京将军庆祺等奏称，盛京兵饷待用孔亟，库款支绌，现试办厘捐铺税，并酌立章程，令店商于买货之家，照所买价值，每东钱百千，抽捐东钱一千，每粮十石，捐东钱一千，不及者以次递减。商贾铺户，则量其生意大小，分晰等第，按户逐日捐东钱数十文，至一千余文不等，两月以来办理已有成效。咸丰帝命即照该将军所议办理，惟不可稍有抑勒，致拂舆情，并令吉林将军景淳体察该处情形，亦仿照办理。

二十一日（1月16日）

66 湘军攻陷武昌后，复连陷大冶、兴国、蕲州等县，水师直抵九江。至是，咸丰帝接胡林翼奏报，“九江以上之贼船片帆不返”，即命曾国藩设法使内湖水师出江，与杨载福外江水师及北岸都兴阿陆师，两路夹攻，攻陷九江，不使太平军遁走他郡。

二十六日（1月21日）

67 进攻广州之英军，因连日遭受广州军民之攻击，且兵力不足，退出珠江，驻泊大黄滘，省河渐安。

68 是年，除江苏、安徽、湖北、贵州未经册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二亿七千五百一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存仓米谷总计为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八百六十九石三斗。

69 英船“仆得兰公爵”号载中国“苦力”三百三十二名自香港往古巴，中途因疾病与自杀身死者共一百二十八名，死亡率达 39%；“约翰·加尔文”号亦载华工二百九十八名往古巴，途中死亡一百三十五名，死亡率高达 45%。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

〖3〗《向荣奏稿》卷一一；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94—493 页，《李秀成自述》。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二。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三。

〖6〗同治《丰城县志》卷六。

〖7〗《向荣奏稿》卷一一。

〖8〗民国《瓜洲续志》卷十。

〖9〗《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四八。

〖10〗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93 页，《李秀成自述》。

〖11〗《咸同广陵史稿》卷下。

〖12〗《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四八。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金陵续记》。

〖14〗《哀牢夷雄列传》，载《中国近代史资料》1957年2期。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二。

〖16〗《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一卷445页。

〖17〗《外贝加尔哥萨克》卷三82—83页。

〖18〗《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七。

〖19〗《向荣奏稿》卷一二。

〖20〗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94页，《李秀成自述》。

〖21〗《向荣奏稿》卷一二。

〖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金陵省难纪略》。

〖23〗《向荣奏稿》卷一二。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三。

〖25〗《近代中国灾荒纪年》167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册，《金陵省难纪略》。

〖27〗《中兴别记》卷二八。

〖28〗《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载《逸经》33期。

〖29〗《乙丙日记》。

〖30〗《瓮牖余谈》卷六。

〖31〗《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三。

〖32〗参见：《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载《逸经》1936年17期；《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逸经》1937年33期。

〖33〗《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载《逸经》1937年33期。

〖34〗九月十三日，包令致函巴夏礼，言及“亚罗”号船是否悬挂英国国旗时明言：经过调查，看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

的，允许它这样做的执照于九月二十七日满期，此后它就无权接受保护。不过中国人是不知道执照过期的，除去船主不是英国臣民的推断外，他们也没有宣称有任何其他进行干预的根据。为此你应通知叶名琛，对已发生的事情要求道歉，并要求保证将来英国国旗将受到尊重。这种通信往来限于四十八小时内，一旦超过时间，你便授命要求海军当局协助你强迫要求赔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51 页）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 167 页，《触藩始末》。

〖36〗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一册 27—29 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 165 页，《触藩始末》。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 171、197 页。

〖38〗《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八册 669、670 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 174—176 页。

〖40〗《六合丛谈》1 号。

〖41〗《中外新报》四卷 1 号。

〖4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 168 页，《触藩始末》。

〖43〗《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197 页。

〖4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 169—171 页，《触藩始末》。

〖45〗《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 11、12 页。

〖46〗《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六。

〖47〗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66—67

页；《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源》165—168 页。

〖48〗《美国侵华史》卷一，173 页。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73—74 页。

〖50〗《庸庵全集·庸庵文编》卷下。

清通鉴　卷二一四

咸丰七年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

丁巳　公元1857年

正月初一日（1月26日）

1《六合丛谈》创刊。是刊为近代上海首份综合性杂志，由英人伟烈亚力主编，月刊，次年发行至第二号停刊，共出十五期。其内容有科学、文学、新闻、宗教等。

十四日（2月8日）

2 前以贝子德勒克色楞于领放三盟兵丁赏银内有隐匿掩饰情弊，降旨革去爵职，交理藩院会同刑部定拟罪名。至是，该衙门比照成例请旨，谕曰：德勒克色楞著发往热河，交该都统严加管束，所遗贝子爵职，仍准其以德勒克色楞之子承袭。

二月初三日（2月26日）

3 太平军力解桐城之围。

桐城为安庆后路之重镇，太平军既失庐江、无为，乃

益自安庆潜（今安徽潜山）、太（今安徽太湖）增援之。初，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奉命自句容援三河，至无为州而三河已失，即改援桐城，与围城之提督秦定三军接战，胜败互见。寻翼王石达开遣冬官正丞相陈玉成自宁国率师赴援，直捣清军之背，拟内外夹击，以解桐城之围。安徽巡抚福济亦调兵遣将，迭请添兵。陈玉成军先克无为州城，旋会合自天京来援之逍天侯陈仕章进占巢县。尔后，陈军折而向西，破庐江，经舒城县境，越北峡关，进至桐城北乡上界河、新店一带，连营十余里。清军粮道已断，腹背受敌，始作退营之计。本年二月初一日，总兵郑魁士带兵遁向东北舒城，陈玉成率军追之；秦定三带兵往中梅河一路溃退，李秀成率军追击。桐城围解。〖1〗

至是，陈玉成军进克舒城，毙已革总兵郝光甲于白马岭，郑魁士遁走庐州，秦定三逃往六安，再走庐州，李秀成跟踪追击，收复六安州城。

二十七日（3月22日）

4 兵部右侍郎曾国藩，以父曾麟书病故奏请偕其弟尽先选用同知曾国华等自瑞州起身回籍奔父丧，行前曾请将所统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交由提督衔湖北郧阳镇总兵杨载福总统，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协理；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援师，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商办理。〖2〗

是日，咸丰帝闻奏，赏曾国藩假三个月，并银四百两办理丧事，曾国藩所带之湖南兵勇，暂交其弟曾国华统带，俟曾国藩销假，再令曾国华回籍。复因曾国华职分较卑，另派杨载福就近统带，彭玉麟协同调度。〖3〗

二十九日（3月24日）

5 御史赵元模奏请严禁遏籴，暂免抽厘，内称：江北六合等县米价腾贵，皆由聚米之处闭籴居奇，其远道贩运者，经过地方到处抽厘，以致商贾不通，于民食大有关系。咸丰帝命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赵德辙饬江北一带各州县严禁遏籴，暂免抽厘，俟麦熟后，再行酌量收税，以平市价而裕民食。

三月初一日（3月26日）

6 魏源卒。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默生，又字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金潭乡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以知州发江苏，授兴化。旋补高邮，坐迟误驿递免。

魏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典故。从刘逢禄治《公羊春秋》，究心经世致用之学，与龚自珍同属今文经学派。道光六年（1826），其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辑《皇朝经世文编》。尔后，睹鸦片战争之败，愤而作《圣武记》，又编《海国图志》百卷，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为国人主学西方之始。后弃官事佛，隐居杭州，其书尚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等。卒年六十有四，葬于南屏之方家峪。

初四日（3月29日）

7 太平军与捻军会于安徽霍丘，议定两军联合作战。初，太平军桐城大捷，打通北上进军之路，李秀成部连克舒城、六安。捻军黄旗首领张乐行亦率军南下，再占三河尖，并派军围攻霍邱城，败来援之凤庐道金光筯。至是，太平军与捻

军主力会于霍邱，张乐行与李秀成等商联合作战。议定：张乐行与国宗韦俊、答天豫薛之元合攻固始；捻军白旗首领龚得树、黑旗首领苏添福与李秀成、检点李昭寿合攻霍邱及颍上；捻军蓝旗首领韩奇峰与陈玉成合攻正阳关、寿州。太平军与捻军始在淮南地区联合作战，旋洪秀全赐封张乐行为征北主将，苏添福为立天侯。捻军虽受太平天国之封号，且蓄发易帜，然仍存独立之军制，听封不听调，受职不受命。

先是，清廷以攻捻军事久无起色，召察哈尔都统西凌阿、河北镇总兵崇安回京，授自新疆召还之胜保副都统衔署理河北镇总兵，帮办剿捻事宜。本月初，胜保驰赴皖北，与河南巡抚英桂、督办三省军务袁甲三会商于亳州，议以袁甲三留亳州，胜保率清军三千往颍州，英桂率军驻淮北太和，策应胜保，兼护粮道。

初六日（3月31日）

8 国宗杨辅清等自江西泸溪入云际关，进占福建邵武府（今邵武市），杀粮道王训芳、知府娄浩等。后攻建宁府（今建瓯县）不克，遂撤围。闰五月间，杨辅清等退出邵武府，进军江西。

初十日（4月4日）

9 御史毛昶熙奏：山东省被灾较重，请饬查办赈济，并称该省曾买杂粮六万余石，为城守之储；上年开捐赈局，尚存二十五万余两，可拨为赈恤之用。咸丰帝命山东巡抚崇恩查明省仓及捐赈局粮石银两，酌量动用，以恤民艰。寻毛昶熙又奏：河南光州一带饥民乏食，至掘食草根树皮，

请筹抚恤。帝命英桂即行筹款，酌量赈恤，毋使流而为匪。

二十一日（4月15日）

10 清廷行“捐借兼行”之法。以湖北巡抚胡林翼、钦差大臣江南提督和春、江西巡抚文俊等相继奏报，军饷匮乏，兵丁时有鼓噪。咸丰帝惟恐江南大营有饷竭兵溃之虞，命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赵德辙、浙江巡抚晏端书取“捐借兼行”之法，查明本省上户若干，委员劝导，随时请奖。捐借为数较多者，可逾格施恩，或赏给盐运使衔，或赏给副将衔，或加衔之外另赏花翎，或赏给举人一体会试。有不愿请奖者，即由该督抚等，饬由藩司按数给与借资印帖，自咸丰八年（1858）起分年给还。

继而安徽巡抚福济奏称：兵勇索饷滋闹，遗失巡抚关防，自请严议。帝命福济将滋事兵勇查明严办，至江南济饷一节，和春军营亦欠饷多月，有兵勇鼓噪之事，是江南与庐州同一紧迫，福济惟当派兵疏通，设法迎提原拨之饷。

二十九日（4月23日）

11 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奏，防剿英夷水陆获胜。咸丰帝谕曰：该夷屡经挫衄，其势似已穷蹙，此时若专力攻剿，原不难尽歼丑类。惟控制外夷，究非剿办内地匪徒可比，事平之后，岂不虑其称兵报复。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吉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如果该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迁就，致该夷故智复萌，肆行要挟。

至是，帝复接叶名琛奏报，称传闻英国不欲与中国启衅，另派夷酋来粤定议。得旨：得自传闻，虚实尚未可定。如果属实，所派夷酋亦须夏间始能到粤，此时正可先定主见，以为将来定议地步。当此中原多故，饷糈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旋复谕：英人构衅之事须速为了结。近日俄罗斯有船驶至天津，以英人之事为词，是英国之衅未平，即他国亦从而生心。且海关停市将及一年，各省军饷，种种支绌，该督岂不知筹及？总以及早定议，免致别生变故为上策。

四月十二日（5月5日）

12 以孝感知县李殿华，假托团练为名，私挪地丁钱粮等项，又私收捐输，另立亩费名目，为数甚巨，咸丰帝命将李殿华革职拿问，其陕西原籍财产一并查封备抵。

十六日（5月9日）

13 英法议定武装侵华，俄美拟予支持。

先是，英国首相巴麦尊借“亚罗”船事件，向英上院提出武装侵华议案，虽引起议会之激烈辩论，仍以一百四十六票对一百一十票，获得通过。〖4〗然其武装侵华议案旋遭下院否决，下院并提出对巴麦尊内阁之不信任案。巴麦尊遂宣布解散议会，重以一百八十九席当选，英国之侵华议案复得以通过。〖5〗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即致函包令，谓海军大臣已指示西马糜各里，授权其截断扬子江与北京之水上交通，以为对抗清廷之强制措施。若中国允商修改

现行之条约，则应提出公使驻京及扩展商业至内地之条款。尔后以包令办理不力，英政府命额尔金为赴华全权特使与中国交涉，并授其用兵之权，以迫清廷就范。〖6〗

至是，法国政府亦任葛罗为特命全权特使，率舰队来华，会同英使额尔金行动。法外交部训令葛罗，应要求清方应允之主要条款为：北京驻使，解决西林教案，法商得沿大江大河航行，自由出入所有港口，如中方拒绝，即采取强制措施。〖7〗

其间英驻美大使照会美国务卿，劝美国与英、法结盟，对华用兵。然美国务卿婉拒之，仅允与英、法一致要求修约及赔偿，并以列维廉代伯驾为驻华公使，令其用和平方式与英法公使合作。〖8〗

法驻俄大使亦建议俄国对英、法之要求提供支持，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命俄国驻法大使基塞勒夫转告法国外交大臣，俄国支持法国之行动，然俄不拟公开对中国宣战。同时哥尔查科夫又命俄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与各国公使合作，对英使额尔金之要求给予力所能及之协助。〖9〗至此，四国合纵之势成。

二十七日（5月20日）

14 据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等奏，请将世职幼官归入两翼幼官学肄业，得旨：内务府承袭世职幼官，向不入官学肄业，及岁时复不分优劣，概准支食全俸，殊不足以广造就而示劝惩。此后内务府世职幼官，著照八旗定例，归入两翼幼官学肄业，以昭画一。

二十八日（5月21日）

15 以宣宗成皇帝本纪告成，予国史馆提调官崇芳等升叙有差。

五月初七日（5月29日）

16 商定疏通大钱及交纳章程。

先是，以御史保恒等奏请疏通大钱，步军统领联顺奏请定交纳章程暨转运粮石，经怡亲王载垣等会议具奏，京师行用铜铁大钱，总由直隶省未能设法疏通，以致情形壅滞，自应亟筹变通。咸丰帝览奏，谕曰：顺天、直隶各属钱粮，即自本年上忙为始，著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按成搭交，其零星小户应交钱粮，不足宝钞之数者，准以大钱抵交。所交宝钞大钱数目，按照规定章程办理。一切用项，亦照成数搭放。至捐铜局搭收大钱，前经户部议定章程，每银一两搭收大钱六百文，其崇文门左右翼税银，应如何分成搭收当十大钱之处，著该监督等酌核具奏。似此详加整顿，大钱既可疏通，即粮价自然平减。所有乡间米石，仍著该府尹等饬令各属晓谕，务使照常贩运，公平籴粜，以济民食。

然诏谕之后，私铸之风不减，民间多不信大钱，致直隶等地大钱仍壅滞不行。至是，帝命严惩私铸，查拿奸商，并著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会同直隶总督谭廷襄，妥议流通大钱暨铁制钱办法，及将来设有窒碍之处作何补救之方一并议及。寻载垣等奏：请自本年下忙为始，直隶征收钱粮悉照银七票三办理。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之内，交票交钱悉听其便。仍于各府设立钞局，准以钞票与大钱

互相易换，再以大钱分发各行店，按二八搭配行使，庶钞票与大钱互相通融，以为补救。再查铁钱局及五字各官号、捐铜局、平粜处共存铁当十钱五百余万吊，核计官存如是之多，实已足敷搭用，所有铁钱局尚铸二成大钱，应照现议停铸。其停铸铜制钱，加铸铜大钱，应由户工两部酌改卯额，分别奏办，总以铁制钱与铜大钱相辅而行，仍以宝钞运实于虚，以便民利用。从之。

闰五月二十一日，载垣等议覆谭廷襄奏陈推行大钱钞票章程：一、准州县分设票局。二、持票取钱，先尽饷票给发，余仍照旧掣字办理。三、票价随银长落。四、加卯鼓铸，以资搭放。诏命从之。

初十日（6月1日）

17 俄军第四次入侵黑龙江，并于当地驻军。

本年正月俄国康士坦丁亲王致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告其英、法欲增兵侵华，及彼得堡为获得黑龙江左岸及滨海地区，拟派普提雅廷为全权公使赴中国谈判。〖10〗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亦致函穆拉维约夫，略曰：查英人在广州之行动及其对中国进一步意图之最新情报，更使我们（俄国）确信，断不可夫却解决俄中现有问题之时机。若难于彻底解决，亦应有所为也。〖11〗

寻穆拉维约夫上书康士坦丁亲王，声称：若中国不允我（俄）国所提之分界线，坚执黑龙江为中国所有，我们须以武力迫其承认我（俄）国之权利。既然英、法尚可以武力迫中国接受其条件，我们为何不可？〖12〗

至是，俄陆军上校乌沙科夫率兵六百余人自石勒喀札

沃德乘船侵入黑龙江，穆拉维约夫率大队哥萨克军及其家属继之。迨本月底，俄国哥萨克军七八百人，于海兰泡地方造房二十处，并安设炮位。〖13〗尔后，穆拉维约夫悍称：凡黑龙江左岸之居民，均属俄国管辖；不愿者须迁至右岸，中国若抗之，则收缴其武器，并进占瑷珲。复发布军令谓，俄军于黑龙江左岸建立“黑龙江防线”，下辖两个军分区，分属外贝加尔驻军司令及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14〗由是，俄国对中国黑龙江以北之军事占领体制略具规模。

时黑龙江将军奕山命呼伦贝尔总管吉拉明阿往见穆拉维约夫，正告之曰：俄军在海兰泡盖房留兵，是强占中国地方，并非堵御英夷，俄方应及早将人船撤回。穆拉维约夫则嘱通事声称：近因防堵英夷，在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盖房守御，不敢擅拆。惟江左屯户求移江右，所遗田产，按公备价，并请通商，官为经理。吉拉明阿答曰：村屯世代安居，在在不能迁移，通商一事，亦断不可行。〖15〗

十五日（6月6日）

18 前以江南大营壮勇潜出滋事，并粮台委员入数过多，咸丰帝命和春分别查拿裁汰。旋复有人奏：江南抽捐名目过多，粮台委员百余，任意开销，苏、常两府二三百里内，设立抽厘局卡至数十处之多，弊窦百出。近复有创办亩捐、铺捐、丁捐之说，科派纷繁，徒滋扰累。常州所驻督标新勇七百名亦多劫案，皆以营盘为藏身之地，无从缉捕。咸丰帝谕曰：劝捐一事，原属不得已之举，若多设名目而无裨正饷，尤恐别启事端。命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赵德辙将江南抽厘卡局，择其扼要之地归并数处，其余悉加裁汰，

其捐输名目有琐屑病民者，酌量裁撤，以归简易而杜侵渔。并将常州所驻兵勇滋事者，分别查拿，无用者分别遣散。

旋又有人奏：浙江省前办厘捐、茶捐尚无扰累。惟近年添设江运局、船捐局、房租局、串捐局等名目，委员董事多至百余人，所得无多，而商民交困。帝命晏端书详加察核，除厘捐、茶捐业已著有成效者，仍照旧章办理外，其余添设各捐局，酌量一律裁撤，以归简易。

十八日（6月9日）

19 先是，翼王石达开因天王洪秀全猜忌异姓，受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之挟制，且二王有图害之意，石不安于位，遂率数千人离京，由铜并渡江入皖。

至是，石达开经无为州前往安庆，为表其心，沿途发布告示，曰："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贞。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16〗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朝臣益不满于安、福二王，天王不得已，改封洪仁发、洪仁达为天安、天福。复以主政无人，设掌率一官，命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为正掌率，总理国事，以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主持军务。〖17〗

闰五月初三日，咸丰帝接前浙江巡抚何桂清奏报，石达开由铜并逃往江北，即命钦差大臣和春等曰："逆匪既生内讧，机会更不可失。镇江贼势甚微，或先取镇江，后

图句容，而上游太平、芜湖一带必须分兵断其援应，方能两路夹攻，直捣金陵。”〖18〗旋谕西安将军福兴、江西巡抚耆龄：石达开系著名剧贼，且闻其善于要结人心，此次逃出金陵，必欲自成一队，著探明该逆踪迹，并力截剿。〖19〗并再谕和春等人，妥为筹画，如有出奇制胜，扫穴擒渠之计，即行会商布置，毋失事机。〖20〗

【考异】关于石达开率军出走之原委，及带走多少兵将，时人记载参差，后人评价不一。

李秀成言：翼王回京，合朝同举其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洪秀全）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旋主与二王挟制翼王，是以石达开与安、福二王结怨，被忌挟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李秀成自述》）

洪仁玕谓：“时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离京远征，一去不回。”（《洪仁玕自述》）

记名按察使李续宾称：“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接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李忠武公遗书》书牍卷下）

石达开本人则云，其出走不仅因被忌挟制及对大局不满，更有甚者则惧做杨秀清第二，其在自述中曰：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

对此，罗尔纲以石达开起兵靖难，回京提理政务，因得不到天王之信任，石又未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结果带走太平天国之精兵良将，走上分裂路线，终至军覆身死。（《太平天国史》三册卷四七）

牟安世以石达开出京远征之根本原因，首先是石本人在政治上为一野心家和分裂主义者，其利用群众对其爱戴与推崇，具有乘机

擅权之个人野心。其次，在于洪秀全对石达开之不信任，于团结问题上处理不当。（《太平天国》256 页）

简又文认为：石达开乃被逼而出京，自谋发展。其既非叛逆，反而开拓国土，转利天朝。然此离心行动及分裂惨剧，则实是太平天国继内讧之后之尤大尤烈之致命伤耳。（《太平天国全史》中，1396—1398 页）

苏双碧认为：石达开因得不到洪秀全之信任，受安、福二王之挟制，为防不测，不得已带兵离京，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场新的流血事件。故石达开之出走无可厚非，其错误在于分裂之后。（《论石达开》，载《石达开论集》）

史式以石达开率军离京一事，应视为“远征”，而非“出走”。石之远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顾全大局，深思熟虑之结果。史式不赞同罗尔纲所谓石达开应像后来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之团结，因“委曲”不一定能“求全”，如果求来的只是苟且偷安之“全”，并不足取。故远征是石达开当时惟一可走之路，未可厚非。（《试论石达开远征的是非得失》，载《石达开论集》）

关于石达开离京时带走之兵将数目，李秀成曰：“那时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李秀成自述》）时安徽巡抚福济奏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羽数千，道经无为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史料》十九册 420—421 页）

范文澜于《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咸丰七年（1857）五月，石达开约集将士十余万人到安庆，与太平军分裂，自成一军。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载：统计其所带走之百战精兵，当有二十万人强。罗尔纲虽未言及确数，但也认为：石达开把太平天国的精兵良将都带走了。（《太平天国史》卷二）

然史式考证认为：石达开离京时从征人数不过千余人，最多不过二三千人而已。至于他日后队伍逐渐扩大，发展到数万人或十万人，则另当别论。（《太平天国史实考》）

兹从史式说。

二十四日（6月15日）

20 上年，山西道监察御史宗稷辰与湖广总督官文相继奏称：闻湖南举人左宗棠有匡时平寇之才，请保举留用，听候差遣。得旨："著咨询骆秉章，其人才具若何，能否赴湖北军营，奏明请旨。"时左宗棠已在骆秉章幕中，旋经曾国藩奏保，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是日，咸丰帝接骆秉章奏，谓该员有志观光。得旨：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现当军务需才，该员素有谋略，能否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抑或无意仕进，与人寡合，难以位置，著骆秉章据实具奏。

闰五月十四日（7月5日）

21 据御史尹耕云奏，军营文员保举太滥，请从严分别核办。得旨：文员在营当差，不过办理粮台文案，并无攻坚陷阵之劳，奖励未免过优，所奏不为无见。嗣后，各路统兵大员保举出力人员，务当秉公核实，毋许冒滥。除打仗各员躬冒矢石，懋著战功，准其从优请奖外，其办理粮台文案人员，必须随营年久，始准录其劳绩，酌量保举，仍不得与亲历行阵之员，同邀优奖。

十七日（7月8日）

22 因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方，近年时有英人潜入内

河窥伺，登高则图绘形势，入市则散布洋书，地方官并不查办，遂至英人毫无顾忌。复于乌程县（今属湖州市）横塘桥开设茧行，意图偷漏关税。咸丰帝闻奏，命何桂清于上海关口申明例禁，不准洋人潜入内地。命晏端书密派干员访查与英人勾结之华人吴香谷严办，并晓谕夷商遵照成约，各赴海口收买货物，不准在内地逗留。其杭嘉湖各属产丝处所，恐有奸民勾通藏匿，著一体严行查禁。

二十一日（7月12日）

23 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军兴以来，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先后调往各路军营约有一万三千余名。计现在江北、江南、湖北及徐宿皖豫等处留营备剿者，吉林兵尚有六千余名，黑龙江尚有二千余名。该兵丁等与南方水土本不相习，出征日久，不免疲劳患病，极应分别撤留，以体兵力而收实用。

六月初七日（7月27日）

24 御史陈庆松奏，米粮来源阻滞，请饬直隶总督晓谕商贩接济。咸丰帝谕曰：本年春夏以来，雨泽应时，直隶各属产粮处所，麦收亦属中稔。乃近日粮价逐渐加增，显有商贩把持，居奇牟利。或地方官强分畛域，不令米粮出境，于京师民食，殊有妨碍。著谭廷襄严查各属，如有禁遏米石出境者，即行参办。并出示晓谕商贩人等，源源运京。倘敢囤积把持，即由地方官严拿惩办。又以京城粮价昂贵，贫民生计维艰，命顺天府府尹于内城六门外添设粥厂六处，俾城内旗民就近领食，并著放至年终为止，再由该府尹察看情形

办理。其五城饭厂展至来年四月初五日止，以资接济而恤民艰。七月初三日，复命散放八旗赈米，每日每旗各领米六石，由户部筹拨，各该旗都统酌量户口多寡分成散放。

初十日（7月30日）

25 初，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奏：库车回子滋事，经库车办事大臣乌尔清阿拿获斩枭。咸丰帝命该将军速委妥慎章京，往查启衅缘由。旋乌尔清阿奏：库车回子滋事，系由胡那斯等三庄回子抗粮不交，经派伯克往拿，该庄回子即聚众滋事。得旨：所奏情节未尽确实，且不特取供之犯斩枭至十五名，尚有未取供之犯十五名先已斩决枭示，难保非因催粮激变，事后无可弥缝，遂将该犯等致死灭口。著扎拉芬泰仍遵前旨往查，如有前项情弊，即行据实参奏。

至是，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等奏：访闻库车回子起衅根由，系乌尔清阿家丁串通回子通事，滥行摊派，以致酿成事端。诏命乌尔清阿著即革职拿问，解赴叶尔羌，交庆英严讯确情，从重惩处，并将该家丁等一并锁拿，归案审办。库车办事大臣特克慎未到任前，著固庆前往暂署库车办事大臣。

十八日（8月7日）

26 俄国欲遣使入京，清廷不允。

先是，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奏，俄人前来，声称英夷纠约各国欲往天津，有窥伺占据之心，特遣亲信大臣普提雅廷为使来京密商。咸丰帝得报，谕曰：俄罗斯狡猾性成，无非藉端恐吓，欲于黑龙江外占踞地方，并索赔塔尔巴哈台夷圈货物。著该大臣明白晓谕，从前英夷滋事，

中国自行御侮，不借外国之力，毋庸特派大臣前来。倘该夷不遵晓谕，仍欲前来，该大臣即当据理拦阻，劝其回国。并命吉林将军景淳、黑龙江将军奕山据理阻止，理藩院咨复该国婉拒。〖21〗

旋普提雅廷由蒙古赴京受阻，即自恰克图东下，与穆拉维约夫率军抵瑷珲江面，欲由黑龙江满洲地方来京，复遭拒绝。普提雅廷遂乘船强行东去，穆拉维约夫则折回海兰泡停泊。〖22〗

至是，普提雅廷抵天津海口，长芦盐政乌勒洪额遣赵州知州陈钟祥等赴俄船，告以凡外国交涉事件，中国设有办事衙门，如有公文应行知库伦，转咨理藩院，此处不敢擅自接收。〖23〗然俄使坚欲投文，就近等候复信。帝初命前贵州布政使文谦往俄船晓谕，不听，复命直隶布政使钱炘和与之再见，告知已备文咨呈理藩院请示遵行，俟回文到日，再行奉报，并接收普提雅廷投递公文一件，俄使方开船他往。〖24〗

十九日（8月8日）

27 初，曾国藩以假期将满，丧事未毕，恳请终制，咸丰帝命其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旋曾国藩奏请开除兵部侍郎缺，并沥陈办事艰难。略称：臣未奉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臣前后所

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兹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洁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25〗

至是，得旨："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26〗

28 是月，永定河继上年之后再次漫溢，骇浪奔腾，冲塌北岸河堤二十余丈，武清、蓟州等六十七州县被淹。福建漳州府属龙溪（今龙海县）、南靖、长泰、平和等县连遭大雨，洪水骤涨，被水男妇二万一千二百余人，淹毙男妇六百四十八人，坍倒瓦、草房一万三千六百余间。〖27〗

七月初四日（8 月 23 日）

29 以直隶、安徽、江苏等地飞蝗成灾，咸丰帝谕曰：近闻各省被蝗之处，民间讹称蝗为神虫，不肯扑捕，乡愚无知，殊为可悯。著通谕各省督抚，饬令地方官一体出示晓谕，如遇飞蝗入境，无论是否伤禾，务须尽力搜捕，勿得惑于俗说。至《会典》所载，刘猛将军为驱蝗正神，于雍正年间曾奉谕旨饬令各省建庙致祭，应如何酌量加增致敬之处，著礼部核议具奏。寻礼部奏请加刘猛将军"保康"封号。从之。

初七日（8月26日）

30 钞票舞弊案发。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五宇官号开设月余，即有御史上奏，谓商人设局兑钞百弊丛生，资本短绌、人员冗杂、收兑缓慢，不一而足。然以宇号开发钱票，收兑宝钞，于钞票之流通，效果已显，且弊端尚不昭著，故清廷未予查究。是日，福建监察御史张云望上《宇字官号积弊丛生请旨饬查》一折，略言：宇商近年不仅于前门等处开设宇号分铺，于后门外接开恒源钱店等，且于京内外各开一万兴盛字号粮铺，相互勾串，于四乡囤积粮食，谓之包圈，每圈以千石计。并在近京之东安等处各有店铺揽买杂粮三十万石之多，以致京城“粮之来日见其少，而粮之价日见其增”。〖28〗旋步军统领文彩奉旨查核，与该御史所奏，大略相同。咸丰帝复命顺天府府尹张祥和等按照文彩复奏各节，派员详细严密访查。尔后，查得宇谦商人张兆麟、铺伙朱洪升等由京运出银二万三千余两，在采育镇囤买麦子六千三百石，同时在顺义县杨各庄查得宇升商人韩得禄亲戚任玉山、崔顺等，囤买杂粮六百余石，均先行查封。并将朱洪升所存钱票一万七千三百余吊全部扣留，密封覆奏。〖29〗

十五日（9月3日）

31 清廷反复照会俄国枢密院，将其侵入黑龙江之人船撤回。

七月初九日，以俄人第四次强行黑龙江，并于海兰泡等地盖房驻军，理藩院照会俄国枢密院，略称：康熙年间，中国与贵国议立界牌，自格尔必齐河河源起至东海，以外

兴安岭为界，山阳为中国属地，山阴为贵国属地，界址分明，两国皆不得私相侵占。乃自咸丰四年（1854）夏间，贵国人船由黑龙江、松花江上下行走，并在阔吞屯地方暂住，彼时因贵国有防堵英吉利之说，不过暂借中国地方行走，是以该将军未经奏闻大皇帝。今又带领男妇多人及木排军械，先在海兰泡建盖房间，复欲移至大黑河，声言欲在此通商，是并非防堵英夷，竟欲占据中国地方。为此咨行贵衙门，转达贵国王，各守从前地界，即将海兰泡等处人船撤回。以后兵船往他国者，仍在外海行驶。阔吞屯亦不可留人住居，以全两国和好之谊。〖30〗

至是，理藩院复照会俄国枢密院，要言：今有贵国使臣普提雅廷来津投文，内称尚有未定界址，应行会商。查两国地界，康熙年间已立定界碑，永垂不朽，无可商议。惟查有乌特（第）河一处，从前作为两国公中之地，未曾分晰。咸丰三年（1853），贵国欲会看界碑，曾令吉林、黑龙江、库伦三处各委官员，会同贵国来使察看，日久未有查复。今贵国既有大臣普提雅廷在此，本院已奏请大皇帝特派大员，会同普提雅廷将乌特（第）河地方察看，分定界址可也。至海兰泡、阔吞屯、精奇里等处，向为中国地界，谅贵国必当查办。

至言恰克图货物壅滞一节，贸易年衰年旺，本无一定，况现在通商地方，又添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贵国亦当知恩。至英吉利在广州，因商贾争端，致有起衅，广东大臣自能查办。中国用兵，向来不肯借外国兵力，外国自相争战，亦与中国无干。如果诚心和好，但须循照旧章，即为各尽其道。〖31〗

二十日（9月8日）

32 前据伊犁营务处接俄人咨称，欲变更章程，由伊犁河运货贸易。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奏曰：所请造船运货，其情叵测，流弊滋多，断不可行。原约该夷运货入卡，人数货数，均由卡伦查验放行，若改由水道，其人数货数均无从过问。且西洋船制诡异，在彼则易于藏奸，在我则难于诘暴。又伊犁近年兵饷不敷，正赖粮价匪昂，倘该夷收买粮石，又水道载归，必至储积空虚。彼时禁其贩运，适足构成衅端。此其事之断不可行者也。

至是，理藩院咨文俄国枢密院，拒之。略言：伊犁地方与贵国通商，已越五年，从前两国议定章程，货物均由陆路入卡，每起人数货数，均由卡伦查验放行，并派弁兵护送，立法原为尽善。相应据实咨明，转达贵国王，饬知该匡苏勒官恪遵成约，不可轻易改路。倘任意驶行，或被伊犁官兵阻止，反于和谊有伤。〖32〗

二十八日（9月16日）

33 先是，御史曹登庸奏，河南学政俞樾出题割裂，致令文义难通，并按试河南府时，坐索棚规。咸丰帝命将俞樾革职，命英桂等照所参各款秉公查办。旋俞樾呈递《易原图》声称出题系据钦定《周易》折中所载河洛未分未变方图、三角图内推阐而得。至是，严诏斥之曰：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等奉旨编辑《周易》折中，于启蒙附论内，具载河洛阴阳动静加减乘除各图，又附载此二图，原以易理精微，象数兼赅，推其绪余，即可通于算学勾股开方等法，非以此为作易之原也。今该员辄凭臆见，衍为两仪四

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图，穿凿附会，转失其真，且有訾议先儒之语，尤属率意妄陈，原图著发还。

迨年底，英桂查核后，奏曰：详访舆论，俞樾考政尚严，惟所出题目，确有数题割裂太甚，不成句读，尚无坐索棚规及轻浮卑鄙各款。得旨：业经革职，著毋庸议。学政为士林表率，制义代圣贤立言，文理之醇疵，足觇人品之邪正。嗣后，各省学政考试出题，即防抄袭旧文，间用截搭，亦须句读分明，断不可如俞樾之文义难通，几于戏侮圣言，自取咎戾。

八月初二日（9月19日）

34 以山东道御史李培祜奏请严定保举限制，命吏部妥议。是日，吏部奏称：该御史所拟条目，多与钦奉谕旨、奏定章程相符，仍应遵照办理。至请赏翎枝，除军营河工出力，准其请旨赏戴翎枝，寻常劳绩，不准滥请。其翰詹人员，如系军营劳绩出力，仍准保奏坊职，并准保奏道府。其余各项劳绩，只准保奏遇缺题奏。至庶吉士一项，应请嗣后无论何项劳绩，只准保奏俟散馆后以应升之缺升用，概不准保免其散馆授职编检，以符定制。从之。

初三日（9月20日）

35 初，浩罕安集延回倭里罕和卓率众进卡，陷喀什噶尔回城，又分兵攻占英吉沙尔回城、叶尔羌、巴尔楚克等地。咸丰帝命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裕瑞带土尔扈特、霍硕特官兵三千名、伊犁官兵一千五百名前往会剿。七月二十八日，伊犁参赞大臣法福礼带兵收复英吉沙尔回城。

至是，法福礼攻复喀什噶尔回城，倭里罕遁走。咸丰帝得报，谕曰：贼首倭里罕如尚在卡外地方盘踞，恐其复图进卡，自宜设法擒获，以绝根株。倘日久并无踪迹，即将驻扎沿卡官兵酌量撤回。

是月底，帝复谕法福礼，略曰：首逆倭里罕在逃，庆英等已饬阿齐木伯克阿克拉伊都致函浩罕伯克胡达雅尔，令将贼目拿送，许以恕罪通商，倘浩罕伯克抗不遵照，即不准安集延等通商，以示惩儆。次年三月，浩罕遣使前来，称如准其通商，即将倭里罕拿禁，照经典自行惩办。法福礼据此以奏，得旨：此时若不准通商，勒令献出，恐别生枝节，如果浩罕已将倭里罕等按照经典惩办，即可准其通商。

尔后，以喀什噶尔地处极边，传达不便，命将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改为办事大臣，遇有边警，准其专折具奏。

二十一日（10月8日）

36 御史来仪奏：奉天海城县知县鲍师钊贪名素著，于县属没沟营地方设立私卡，派家人私收商税，每岁不下万金。又因生辰两次演戏，敛钱十万余千。盛京办理陵工俱系官项，该县私派地方，按亩出钱不下二十万千，因绅士恳求宽减，辄将武生程殿扬等锁拿刑责，几至激变。又擅移佛寺万寿牌，并私收船规，强买民房，挟仇刑虐得钱，藉拿赌索赃，买娼为妾，种种不法。咸丰帝命盛京将军庆祺等按照所参各款，确切查访，严参惩办。

二十五日（10月12日）

37 捻军与清军战于正阳关。

初，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三路进军。张乐行等包围固始，相持二十余日未克，撤围而去；陈玉成、韩奇峰军先克正阳关，进围寿州（今寿县），激战二十余日，未果，时九江、安庆告急，陈玉成亦被迫撤围南下。李秀成军围颍上四十余日，亦未破城，撤至霍邱、六安。清军乘势进逼三河尖、正阳关。四月初旬，英桂、胜保等兵分两路，猛扑三河尖北面门户之柳沟，夜袭而陷之，遂围三河尖外之方家集。五月初旬，胜保等率军再扑方家集，置千斤大炮，连日轰击，捻军并力抵御，死亡枕藉，“河水为之不流”〖33〗。方家集既陷，三河尖复被清军包围，为保存实力，捻军撤出三河尖，退守正阳关。

寻胜保、袁甲三等各路清军会集正阳关外，轮番进攻，捻军力拒之，相持近月，并毙凤庐道员金光筯。讵捻军头目张金桂降清，霍丘失陷，捻军淮河两岸据点皆失，正阳关孤立无援。至是，各路清军猛扑正阳关，捻军弹尽粮绝，韩奇峰、龚德树、张乐行等遂率军三路突围，与李秀成所派援军会合，退至六安，正阳关失陷。

二十七日（10月14日）

38 以户部参奏河南省应解京饷，藉词搪塞，军需用款不报。咸丰帝谕曰：豫省三次部拨银共三百五十万两，除解过连镇等处银三十万两外，余俱未解部库。经该部屡次奏催，置若罔闻，至军需动用，并不照部定章程按期造报，任意延宕，显系借军需为名目以掩各属亏挪情弊。河南巡抚英桂、布政使瑛棨均著先行交部议处。所有应解京饷银，每月十万两，著按期解部，其历年军需动用各款，勒限三

个月造册报部核销。

九月初二日（10月19日）

39 户部侍郎王茂荫奏：江浙银价，向来每两换制钱二千有零，自英夷在上海收买制钱，钱即涌贵，以银易钱之数，渐减至半。现每两仅易制钱一千一百余文，兵民交困，而夷人竟据为利薮。请饬于江浙两省加炉加卯，广铸制钱，以济目前之急。咸丰帝命江浙督抚各就地方情形，酌量核办。至夷人收买铜钱，应如何杜渐防微，设法阻止之处，亦著悉心筹议具奏。

初八日（10月25日）

40 湘军攻陷湖口，外江内湖水师复合。

初，太平军以九江、湖口及江对岸小池口相掎角，抵御清军之进攻。双方多次交战，互有胜负。八月初旬，胡林翼借成天豫陈玉成率军退守皖南宿松、太湖之际，命总兵杨载福、记名按察使李续宾率军水陆围攻小池口。水军自陆家嘴而下，陆军以稻草、沙囊填濠，马队巡防追剿，又以大炮轰城，合攻不懈。八月十五日，太平军小池口陷落，突围之军，多被清军马队追杀。

湖口为长江重镇，赣省之门户。小池口既失，九江亦危，太平军遂将湖口旧城拆毁，于下钟山自麓至巅，垒石筑墙如带。至是，李续宾率陆师由下游攻湖口之背，杨载福率水师攻其前，候补知府李续宜带兵攻扑湖口对岸之梅家洲，并密约内湖彭玉麟水师同日大举。太平军守将黄文金不察，当湘军水陆分攻湖口、梅家洲时，李续宾突由后

山冲下，太平军猝不及防，大溃而走，两岸船只被焚夺几尽，阻绝三年之湘军外江内湖水师复合。明日晨，清军援梯攻城，黄文金见大势已去，开门而遁，湖口陷落。梅家洲守军见状亦弃垒而走，中途遇伏，大部阵亡。〖34〗

41 有人奏：湖北省荆州府属之沙市镇，地方官吏于各行店货物，售得制钱一千者，抽取十二文，零星铺户分上中下三项，每月或认出制钱六十串至二十串不等。本年六七月间又议加增，前次每串收取十二文者，竟加至三十六文，该商等以所取过多，求减不允，几至歇业罢市。且此项厘金，多系官绅侵蚀，归军饷者无几。此外如荆门州（今荆门县）属之沙阳，襄阳府（今襄阳县）属之樊城、老河口，沔阳州（今改为镇）属之新堤等处，皆有分设抽厘各局，亦未必能尽归公用。咸丰帝谕曰：各省设局抽厘，原出于万不得已，若任意加增，徒饱官绅私囊，必至有碍民生，无益国计。著官文、胡林翼拣派贤员督同地方绅士妥为经理，毋任不肖官吏假公济私，务于军饷有裨，不致扰累闾阎。

二十一日（11月7日）

42 先是，两江总督怡良等奏准，上海烟税未便抽厘。本年春间，闽省因防剿需费，经升任知府叶永元建议，开禁抽厘，改鸦片之名为洋药，于南台中洲设厘金总局，每箱装烟土四十颗，每颗抽收洋银一元，其零碎烟土，每十斤抽银四元，均由总局发给执照，准其随处行销，并遍贴告示，称系奏明办理，以致兴贩之徒，敢于通衢开设烟馆，悬挂招牌，诱人吸食。至是，咸丰帝闻报，谕曰：鸦片烟例禁森严，前人奏请弛禁，迭经大学士九卿等议驳在案。

叶永元等何得变易名目，擅行抽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亦不应张贴告示，骇人听闻。且妄称奏明，更属荒谬。著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庆端查明，如有此等情事，即将该员等据实参处。

二十八日（11月14日）

43 本月十四日，俄使普提雅廷自日本抵上海吴淞口，欲晤上海官员，不纳。是日，普提雅廷抵香港，分别会见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及美使列维廉。向其献策曰："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浅、可以航行白河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35〗

44 是秋，皖北捻军渡淮南下，胜保率军追剿，拥众数千之苗沛霖练勇为其后顾之忧。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曾入县学。初入捻军，旋投寿州知州金光筯，欲充练总，未果，遂归乡办团练，渐而"连墟数十，名震两淮"。为此，胜保上奏朝廷欲招降之。得旨：苗沛霖所禀，虽无逆词，然其以难以约束为辞，饰其旁观之计。正当示之不疑，激其义奋，令自出以明心迹，潜消反侧，斯为计之上也。尔后，胜保遣凤台知县李霖往见苗沛霖，苗以未授其官衔，藉故推辞。旋复以五品官衔再次招之，苗始就抚，俄即率其勇抵蒙城，参与清军攻捻之战。

十月初四日（11月19日）

45 先是，兵科给事中李鹤年以赣省军情紧急，奏请饬

曾国藩迅赴江西办理军务。咸丰帝以赣省军务有杨载福统带，而湖南逼近黔、粤，地方不靖，团练筹防均关紧要，该侍郎负一乡重望，自当极力图维。不纳。旋胡林翼又上《请饬曾国藩统领水师并沥陈进剿机宜折》，内称：水军万余人，江面千余里，若无总统大员节制调度，则号令不一，心力不齐，终必危殆而不安。湘军水师建议于江忠源，创造于曾国藩，而整理扩充至近年而始。大战船辎重八九百号，大小炮位二千尊。惟是出楚入吴，其应与吴皖统兵将帅互相策应之处，既非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所能咨商，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应请饬下曾国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浔，即日督同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水陆各军，会合都兴阿长驱东下，必可直捣金陵，预操胜算。〖36〗

至是，咸丰帝谕曰：曾国藩离营日久，于现在进剿机宜能否确有把握，尚未可知。若待其赴浔督办，恐有需时日，转懈军心。胡林翼久历戎行，于军务尚为熟悉，著将省城公事赶紧料理，即行驰赴九江与都兴阿、杨载福等会商妥办。〖37〗

胡林翼接旨后，复以“九江贼势已穷，李续宾、杨载福办理已有把握”，且“筹画军饷，厘剔漕弊，择要设防，皆系目前切要之务”为由，奏陈《未能骤行驰赴九江会剿缘由折》，内言：兵之所向，饷项宜筹。臣于筹画牙帖厘金等项，渐有起色。惟现在办理各员，系臣访举儒士，破格委用，一切章程初经厘定，必须试行一年，用人理财乃能核实，可期久大。又鄂省漕粮，弊窦太深，数十万之正额，征收不满一半；数十年之积弊，浮勒至于十倍。臣于九月初一日，从九江回省之后，即遴委道府大员，面为商榷，

彻底清查，逐县删减，上下衙门陋规、浮费，一概革除。以上事宜为鄂省切要之急务，亦与东征之师牵涉。臣俟九江克复，再行前往会商，似于地方军务，均有裨益。得旨：胡林翼暂时毋庸前赴九江。〖38〗并谕：所奏实属剀切，汝能不顾情面，祛百年之积弊，甚为可嘉！俟办有端倪，再行具奏。

十三日（11月28日）

46 以福济在安徽巢湖设立水师，奏请购置洋炮以镇压太平军，咸丰帝命何桂清、赵德辙迅饬上海道再为购买五百斤炮四十尊，八百斤炮三十尊解赴庐州应用，并命叶名琛、柏贵筹款采买五六百斤并七八百斤洋炮各一百尊，派员由海道运至上海，转解福济军营，以资得力。

二十七日（12月12日）

47 步军统领联顺纳贿案具结。

初，御史毛昶熙奏参步军统领联顺之亲戚已革笔帖式庆阳于步军统领衙门内揽权纳贿，广置房产，上年做寿演戏，五营将备齐往庆贺，营汛为之一空。咸丰帝命端华、僧格林沁即将庆阳拿获，家产查封，会同刑部审讯。联顺及案内牵涉之笔帖式兰森、廉保、恩锦、恩霈各员，均著解任归案审讯，并查封家产。寻庆阳供称，侵用官项各员得受钱文，并每月分给联顺家人海寿，均经向联顺告知。兰森、廉保、恩锦、恩霈亦供认得受钱文。诏命将联顺先行革职，并派员将海寿查拿归案。

本月初三日，帝谕内阁：已革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联顺，废弛营务，信任庆阳纳贿，纵容家人索赃，并失察属

员侵蚀公项及滥保营员各款，业经端华等逐款讯明，惟得受钱文一节，据庆阳等供系面交，而联顺恃无见证，坚不承认。联顺被参赃款研讯非虚，岂能任其狡展，以致案悬莫结。著端华等即照众供确凿之例，定拟罪名具奏，所有案内各犯，一并定拟奏结。

至是，据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刑部等衙门遵旨定拟联顺等罪名。得旨：联顺身任一品大员，竟敢得受换银余钱，及办公钱文至三万四千余串之多，并有废弛营务及信任庆阳纳贿、纵容家人索赃、失察属员侵蚀官项、滥保营员各款，实属辜恩昧良。联顺著照所拟斩监候，勒限一年完赃后，从重发往新疆，所抄家产，不准作抵。已革笔帖式兰森、廉保、恩锦、恩霈、穆克登额，已革员外郎毓量、已革主事德清、已革司务伊奇立，均照拟斩监候，勒限一年完赃后，从重发往新疆。已革笔帖式庆阳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著落该革员家属勒限追赃，亦不准以家产相抵。

尔后，胜保奏请注销升阶，代弟廉保赎罪。谕曰：廉保因罪遣戍，本属无可减免，惟念胜保带兵剿贼，伊母年高无人侍奉，廉保著免其发遣。

二十九日（12月14日）

48 先是，美使列维廉由澳门照会叶名琛求见，被拒。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亦照会叶名琛，要求四事：一、进广州城。二、索赔被焚洋楼货物银两，葛罗另要求将西林知县问罪，并赔补马神父家族银两。三、中国特派平议大员与之另行商议条约。四、广州河南之地及各炮台交与英、

法驻扎，俟议定章程后撤兵。限十日答复。〖39〗

至是，叶名琛分别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二使之要求。其驳英使四条曰：进城一节，广东民心不愿外国人入城，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商议定约一节，前约系奉宣宗钦定万年和约，均未便更易；索赔银两一节，查上年九月间起事，巴领事无故兴兵，攻毁各路炮台，连日开炮攻击省城，并派英兵放火三次，中国商民受其惨害，较之贵国损累更重，现城乡内外绅民纷纷递禀，要求贵公使查办，尔作何办理？至河南地方，前次租造栈房尚且中止，何能驻扎军士？其沿河各炮台，均系绅民捐资起造，贵国军士如欲驻扎该处，恐致酿成事端。

其驳斥法使两条，略谓：和约内载：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越界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今据西林知县张鸣凤禀称，并无拘拿马神父拷打致死之案，仅有拿办妖言惑众，并奸淫妇女之广东人马子农正法一事。天主教系劝人为善，至于有奸淫抢劫情事，似非传教为善者所应为，则其非马神父可知。至法国商民在省城财产被烧毁，此系英兵放火所为，各外国人自应向英国理论，实与中国无干。〖40〗

咸丰帝得报，谕曰：该大臣据理辩驳，措词甚为得体，谅该酋当无从置喙。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此时各省军饷待用孔殷，该督定能兼权缓急，早裕利源也。〖41〗

然额尔金、葛罗与两国海军司令西马糜各里、里戈德热努依里不满叶名琛之答复，决定诉诸武力。十一月初九日，英法联军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交

出广州城，所有广州军事长官及军队均撤至广州城外三十华里地方。明日，叶名琛复照拒绝。〖42〗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

49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

先一日，英法联军复通牒广州当局，声称："于十三日早开炮，凡军民人等速避于九十里外，定将合城打为灰烬。"时因英法舰船相继驶入省河，省城司道以下文武各官俱忧之，惟叶名琛声色不动，谓彼故作恐吓之势以逼和，吾已悉其底蕴，决无事变。并言："谁添兵谁给饷，如添兵勇，彼转有以藉口。必示以不疑，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43〗俄形势日急，司道及两县俱请添兵抵御，叶不允，云："水面难敌，兵勇虽多无益；陆路该夷断不敢上来，我敢出结。"遂不令各营、旗兵及各街绅民防备，且下令不准擅杀夷人，水陆两路均毫无防备。〖44〗

是日，英法联军近一百二十门大炮同时向广州城轰击，叶名琛迁入内城粤华书院。联军分三路从二沙尾等处登陆，以左右两路阻击援军，以中路二千人主攻东固炮台。千总邓安邦率粤勇千人及炮台守军七十人殊死战，以无后继不支，东固炮台失守。明日，联军登城，城内炮台及观音山顶遍竖红旗。叶名琛知城陷，始派弁持令箭出新城，悬万金赏，调潮勇攻观音山，战良久，不能克。联军旋占大东、大北、小北三门，居高临下。〖45〗广州形势愈急。

十五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竖白旗于西北城上，开西门，纵居民迁徙。巡抚柏贵邀绅商伍崇曜、梁纶枢拟与联军议和，往见叶名琛，叶仍以"断不可入城"五字语之。〖46〗

伍绅等趋英船谒额尔金，不得见，往返三四，和议不成。时联军多方搜捕叶名琛，叶避往副都统署圃之八角亭。旋英军尽掠总督署中财物，劫去藩库银二十万两，将将军、巡抚、都统掳至观音山，并于副都统署搜获叶名琛，当晚将其移往轮船监禁。数日后，经香港、新加坡送往印度孟加拉之镇海楼。旋卒于是，遗体归葬故土。

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1848）擢广东巡抚。明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其与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并联络绅民力拒，受封一等男爵。咸丰二年（1852）以剿杀义军首领凌十八，升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旋以平陈开、李文茂等部天地会义军，授协办大学士。六年（1856）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本年十一月，以广州城陷，诏斥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

二十四日（1858年1月8日）

50 清军重建江南大营。

石达开带兵出走后，咸丰帝以太平军内讧，机会难得，诏命和春等妥为筹画，以定扫穴擒渠之计。和春意先取溧水，继攻句容，而后图镇江，直捣金陵。寻以张国梁督总兵傅振邦等连陷溧水、句容，赏钦差大臣和春太于少保，帮办军务张国梁赏黄马褂，又实授何桂清两江总督。

和春既陷溧水、句容，乃移师进犯镇江。七月中旬，张国梁等于高资江边筑营三十余座，并调水师协防，以断

天京与镇江之接济。洪秀全初命安王洪仁发统军往援，失利。继调李秀成统军自皖北下救，秀成自和州一带渡江至龙潭，继至高资受阻。十月二十九日，和春督军三路攻扑李秀成军，另遣师船，袭其后路，毁太平军营垒、卡房四十余座，太平军损失惨重。旋瓜洲太平军撤退镇江，镇江守军吴如孝率瓜、镇两军弃城而走，与李秀成等合军退归天京。

至是，和春乘势进逼天京，命总兵傅振邦、虎坤元等进攻南路要隘秣陵关；副将张玉良等由仙鹤、姚坊两门进至龙脖子，直逼太平门；张国梁督总兵李若珠等扎营高桥门；和春自立大营于沧波门、高桥门之间。明年二月十四日，清军攻陷秣陵关，和春复饬令掘长壕，坚筑高垒，以困天京。“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止，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约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四万有奇。”〖47〗江南大营复振。

二十五日（1月9日）

51 广州城陷，柏贵与穆克德讷被英法联军囚于观音山，联军迫柏贵接受四项条件：一、联军于巡抚衙门内任命一外人委员会，并拨给若干警备部队，协助巡抚维持秩序。二、联军占领区外发生涉外事件，由外人委员会处理，联军占领区内一切犯罪行为，按军法处置。三、未经外人委员会同意，不得以巡抚名义发布布告。四、交出一切武器及军械库。尔后，送其回省，仍任巡抚。

是日，巴夏礼率兵数百人挟柏贵回抚署，举办所谓复职典礼。此即近代中国傀儡政权之始。外人委员会以英法公使及联军司令名义与柏贵分别布告，宣布联军对广州实

行军事管制，行政则由柏贵掌管。旋柏贵布告：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生事端。如遇外人下乡，官民皆当以礼相待。然实“巡抚居于内，夷兵守其外，盘诘甚严，消息阻绝”，柏贵等之行动，须先取得联军之许可。〖48〗

52 是月，发生“六安内讧”，张乐行、龚得树袭杀蓝旗首领刘永敬（刘饿狼）及其侄刘天台（小白龙）于六安。蓝旗捻军无主，遂散而北归。途中，该部与胜保之清军相约借道，捻军联合作战之势衰。

十二月初八日（1 月 22 日）

53 初，太平军瑞州（今高安县）、临江（今临江镇）两府被湘军围困。二月中旬，知州刘腾鸿于瑞州城外开挖长壕三十一里，守军接济断绝。旋太平军检点赖裕新率部分将士突围，湘军攻瑞州愈急。七月十三日夜，城破，太平军将军黄光以下大部阵亡。

瑞州、临江府城相距仅二十里，湘军围攻瑞州之同时，道员刘长佑等亦率军于临江西南北三面挖长壕以困之。石达开入赣后，曾至樟树镇（今清江县），谋援临江，为清水师所阻，未得渡江。旋至新淦（今新干县）及峡江境，亦不得渡，乃改援吉安府（今吉安市）。刘长佑遂乘势轮番攻城，守军坚拒，颇多伤亡。至是，有人跳城投敌，告以太平军不能再守，拟于是夜冲出。刘长佑乃令诸军先为预备。是夜三更，检点张纪发、指挥聂才坚率众突围，向北而走，临江陷落。聂才坚于途中被俘，太平军伤亡惨重。

初九日（1月23日）

54 先是，以豫省南路捻军之牵制，英桂奏请暂缓驰赴正阳。咸丰帝即谕令袁甲三驻扎正阳，胜保前往六安，与安徽布政使李孟群会合进攻捻军，英桂俟豫省稍定，仍赴皖省督办。至是，帝接胜保奏报：军营调遣全在统驭有权，事权不一，诸多掣肘。谕之曰：自英桂折回河南，即命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宜，军营各员无不受其节制，保举参劾俱见施行，该副都统膺此重任，何得谓之无权？岂必须颁给钦差关防始能办事耶！胜保年富力强，素称勇敢，是以复加起用。若能平其躁气，敛其骄心，实为国家有用之才。朕倚任方殷，何待自行渎请！且看目前功效如何，能否仰承宠眷，副朕厚期耳。

十三日（1月27日）

55 本年正月初二日，命晋封懿妃那拉氏为懿贵妃。是日，复命大学士裕诚为正使、内阁学士黄宗汉为副使，持节赍册宝，举行册封仪式。

二十二日（2月5日）

56 以江南河道总督庚长奏，近年南河工用，全赖宝钞接济，自部议京师五字官号，不能应付外省之钞，以致该处积存宝钞骤形壅滞。拟仿照京师官号掣字付钱之法，期于流通，惟须预筹钞本，以资周转。咸丰帝谕曰：各省额解南河款内，以两淮盐课、节年工料生息等款，并两江藩司地漕等项为大宗，现在欠解至三百四十余万两之多。虽因军饷紧要，不能照常拨解，但河务工程岂能任其颓废，

致将来办理愈难？著何桂清督饬藩运两司，将应解南河各款，自咸丰八年（1858）起，仍按年起解，即或不能如数，亦须筹解一半，以作该处钞本。

57 宗人府会同吏部兵部奏：遵议推广宗室升途，文职准用道府，武职准用各省城守尉，并分别支派远近，请自高宗纯皇帝位下之宗室均为最近，未便补用外，其余各旗无分远近，一体酌量外用。从之。

二十五日（2月8日）

58 以和春、何桂清等奏江南各营兵勇粮饷支放比例未符，请明降谕旨量予加增，咸丰帝谕曰：军营饷需前经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令各路带兵大员查照旧章支给。今江南军营每兵所支银数，不特浮于定例，且溢于成案，各勇所支银数亦属浮多，并于领银之外，复支米石，似此滥支滥应，显违定例，原应及时裁汰。惟据该大臣等奏，大军直薄金陵城下，扫荡贼垒，指日捷音将至。如果一月半月之间，即能攻克贼巢，则所费尚属无多，自不必遽加核减，致失兵心。若仍旷日持久，则需用浩繁。何桂清等身任督抚，岂能任听虚糜，不加裁抑？所请明降谕旨之处，各路军营事同一律，岂宜独厚于江南？实未便宣言，致他处转生觖望。如果大功速蕆，将来报销不能合例，该督等应得处分，自必加恩宽免。

59 是年，除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未经册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二亿四千二百三十七万二千一百四十人，存仓米谷总计

八百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一十三石。

60《续几何原本》一书于上海出版。是书乃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之后九卷，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据英译本合作译出，历时四年。自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译出前六卷，至是凡二百五十年，国人始得见此古希腊数学名著之全貌。然初版毁于兵事，李善兰往见曾国藩说其事，得曾之力，方合前六后九为一体刊行。〖50〗

〖1〗《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七十。

〖2〗《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226—228页。

〖3〗《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247—248、25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二，151页。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401—403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75-85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86—90页。

〖8〗《美国人在东亚》261—264页。

〖9〗《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1期。

〖10〗《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卷一，483页。

〖11〗《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1期。

〖12〗《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卷一，488

页。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五。

〖14〗《外贝加尔哥萨克》卷三，110页。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16〗《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421页。

〖17〗《李秀成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93—94页。

〖18〗《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413—414页。

〖19〗《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431—432页。

〖20〗《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451—452页。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五。

〖22〗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五；《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卷一，496页。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25〗《曾国藩全集·奏稿二》861—866页。

〖26〗《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491页。

〖27〗《近代中国灾荒纪年》189—191页。

〖28〗《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一辑498页。

〖29〗见《咸丰朝户部钞票舞弊案研究》，载《清史研究》1996年4期。

〖3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3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3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33〗《豫军纪略》卷七。

〖34〗《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二十、二一。

〖35〗《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信》54页。

〖36〗《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659—660页。

〖37〗《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十九册673页。

〖38〗《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二十册3—6页。

〖39〗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一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153—155页。

〖4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

〖4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

〖42〗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155、159页，六册122、129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触藩始末》卷中。

〖4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九。时叶名琛收买英领事馆通事张同云为内线，故其澹若无事然。有识时者退而叹曰："强寇岂可以空言应哉！己则无备，辄谓人穷蹙。譬犹延颈受暴客白刃，尚告人曰：彼惧犯法，穷蹙甚矣。自欺如此，祸其可纾乎！"

又史载叶名琛迷信乩语，其建有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仙，遇事则占卜问疑。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载：僚属见寇势日迫，请调兵设防，不许；请招募团练，又不许。众固请，叶相曰："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乃乩语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231—232页）

〖4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触藩始末》卷中。

〖4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232页，《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47〗《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九五。

〖4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

〖49〗《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0页。

清通鉴　卷二一五

咸丰八年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

戊午　公元1858年

正月初二日（2月15日）

1 英人攻陷广州，掳走两广总督叶名琛后，咸丰帝以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命将其革职，以黄宗汉为两广总督，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夷务，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旋又谕柏贵与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与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英人驱逐出城，然后与之剖辩曲直，为后来相安地步，方足以尊国体而杜要求。

然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奏：英、法声称，须俟清廷特派钦差大臣与之商议和约章程竣妥后，方肯退出广州城，否则，仍欲赴天津。现正与该夷等商建洋楼，拟先行开港贸易。咸丰帝始疑其在洋人掌握之中，谕曰：柏

贵等恨不即与通商，希图目前了事，其畏葸无能，殊出意外。倘粤东绅民激于义愤，集团讨罪，柏贵等毋许禁止。至该夷欲来天津，自有办法，毋庸过虑。

至是，帝以柏贵与洋人杂处城中，恐处处受其挟制，不能联络绅民，以为补救。命湖南巡抚骆秉章转递廷寄一道，令罗惇衍与前太仆寺卿龙元僖、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传谕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英人背约攻城之罪，将其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祸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1〕

寻接骆秉章奏称，柏贵等已被洋兵监守，出示则洋官与将军等会衔，省城各标及近城各团军器亦被洋人收缴。咸丰帝复谕黄宗汉：迅速驰往，安营后即飞调水陆兵勇，召集各路团练密筹攻剿，勿以柏贵等在城，心存顾忌，总以维持大局为要。该署督将军等办理纰缪与叶名琛无异，朕必另简大员前往，会同黄宗汉分驻各处，相机剿办，使该夷失其所恃，庶权操自我，尚可挽回。

十三日（2月26日）

2 上年十一月十七日，接驻藏大臣满庆奏，已得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灵异幼童三名。咸丰帝命遵成例，将此三幼童之名入瓶，敬谨掣定呼毕勒罕，由驿奏闻。

至是，驻藏大臣会同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堪布喇嘛率同众喇嘛唪经，由金瓶掣出明珠尔丹测加木错为达赖之呼毕勒罕，因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尚未及岁，不能命名，是以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按佛道伊师达赖喇嘛之呼毕勒

罕，即以阿旺罗布藏丹贝加木灿琛呼加木错为名。寻咸丰帝闻奏，命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留心照管尚未及岁之达赖喇嘛。俟及岁后，应坐床之一切事务，著满庆妥为办理。并由备存察木多拉里西藏盈余生息银内，赏银一万两，以解藏民之苦累。

十五日（2月28日）

3 先是，云南建水回民武生马如龙、澄江回民徐元吉等呈请惩办倡杀回民之前任侍郎黄琮等不果，遂率众民击败官军，围困省城。云贵总督恒春束手无策，与其妻自缢于署，云南巡抚舒兴阿托病乞假。咸丰帝以四川总督吴振棫为云贵总督，命其持平办理。寻吴振棫行抵曲靖，奏报沿途查访情形，略称：此次回民滋事，半由汉民倡议灭回，以至回民疑畏，愤激而成。谕曰：该督既查知回民有负冤之处，则从前办理错谬已可概见。黄琮等著即革职治罪，将办理不善之大员交吴振棫查明参奏。并晓谕各属回民，果系只图报复，并无叛逆之心，准其悔罪输诚，各安生业，大兵所至，毋许妄戮一人。倘仍敢负隅顽抗，则是自外生成，甘心叛逆，即著该督等统兵进剿，该回民咎由自取，并非朕不施宽大之恩也。

至是，吴振棫、帮办军务张亮基与云南省城回务掌教头人马德新议定招抚章程，回民呈递“永不滋事”甘结，陆续散归本籍。〖2〗次日，吴振棫上奏回民就抚，办理已有端绪，惟汉回忿争不已，烧杀相寻，就抚一局深恐复有变更。得旨：应抚者自抚，违抗者必剿，固可并行不悖，勿忧其局有变更，惟在晓谕得宜，方能潜消反侧。

十九日（3月4日）

4 以上年米价昂贵，八旗生计维艰，降旨散放赈米。现当青黄不接之时，米价尚未平减，咸丰帝命再行展赈三个月，仍由户部拨给米石，交各该旗酌量户口多寡，分别散放。

二十五日（3月10日）

5 兹届京察之期，吏部开单提请，咸丰帝谕曰：大学士彭蕴章、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左侍郎杜翰，赞襄枢务，矢慎矢勤。大学士裕诚，宣力有年，靖恭在位。闽浙总督王懿德，攘外安内，布置咸宜。均著交部议叙。湖南巡抚骆秉章，筹画军务，能任贤才，克臻安谧，著赏加头品顶戴。余著照旧供职。

6 先是，英、法二使照会美、俄二使，欲清廷于二月中旬前，派钦差大臣至沪与各国公使谈判，办理赔款及商定约章。否则，即赴天津，美、俄二使从之。旋英、法、美三国公使就此向江苏巡抚赵德辙投递予大学士裕诚之照会。〖3〗

至是，裕诚为转致各国拒绝在沪议事予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咨文，内称：英国拘我大臣，踞我省城，违约背理。法国传教原只准在沿海通商之地，不准擅往各省。俄罗斯国向不在广东等处五口通商，所有应议事宜，应仍由理藩院知照萨纳特衙门，以符旧制而敦和好。前大臣叶办理不善，奉旨革职，已另派钦差黄赴粤秉公查办，各该国自应往广东听候办理。天朝设官各有职司，我中国臣下向皆恪守人臣无外交之义，未便自给各该国照会。〖4〗

寻咸丰帝得报，谕曰：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仍应设法令其回粤，不可泄漏调兵消息。并当因势利导，分四国合纵之势。又因英、美、法三国称，如逾期不与会议，即由上海前赴天津。帝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传谕长芦盐政乌勒洪额严密防范，严禁沿海居民接济食物，私通贸易。如夷船至津，即令其驶回广东。

何桂清、赵德辙据此复照英、法、美、俄四使，并将裕诚复文转致，然被拒绝。三月底，四使联樯北上。〖5〗

二月初八日（3 月 22 日）

7 初，俄使普提雅廷于英、法、美三国致裕诚照会内附呈军机处咨文二件，内有请派钦差大臣赴沪商办分界及塔尔巴哈台货圈等情。其分界文中称，今查明兴安岭并非直达东海，故不能以此为两国边界，当以黑龙江与乌苏里河为界，如此办理，边界可期永远谧安。〖6〗

至是，咸丰帝命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理论，略曰：中国与该国分界，以格尔必齐河与兴安岭为限，定议百数十年，从无更改。今该夷所称，兴安岭不通东海，难以为界，是并非不知当时所定界址，特欲另辟一直达东海之路，以便其人船来往，断难迁就允准。况黑龙江左岸均为中国打牲人等旧居，据称移居费用，由该国供给，其为情理不足，而以利引诱，显然可见。岂有数千里江岸，可以货取之理！现在何桂清等已将不能在上海会议之处，行知普提雅廷，如该夷遵谕折回黑龙江，即著奕山据理与之辩论，务当恪守旧约，不可听其狡饰之词。〖7〗

十三日（3月27日）

8 御史陈浚奏，闽省钱法壅滞，物价昂贵，民生日蹙。推原其故，皆由官钱局委员虚出虚入，买空卖空，以及亏短侵挪，种种弊端，不可究诘。其南台官钱局管事人程松藻亏空败露，至四十万贯之多，并有牵涉委员钟峻等亲幕，通同牟利各情。咸丰帝命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庆端等将此案人证，亲提严讯，彻底清查，严行惩办。知府钟峻系该督保举之员，又为庆端幕友，兹既被参舞弊营私，王懿德等身任大员，谅不敢心存回护，自取咎戾。

十四日（3月28日）

9 先是，陕西巡抚曾望颜奏参官钱铺委员与藩司司徒照之家人伙开私钱铺、挪用银两、收买大钱渔利等情弊。咸丰帝命曾望颜督同道府查核严究，并将司徒照先行撤任，听候查办。

是日，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覆陕西官钱铺委员舞弊罪名。谕曰：此案陕西官钱局委员已革知县李应诏，已革未入流李洵于官铸铁钱匿报至七万余串，李洵复亏短铁炭本钱五万余串，官钱铺委员已革知县郭廷椿、已革未入流王迎科挪移官项，伙开私铺，以至亏欠银钱数逾巨万，均属丧心昧良。李应诏、李洵、郭廷椿、王迎科，均著照载垣等所请，于应得斩监候罪上从重，即行处斩，以昭炯戒。撤任陕西布政使司徒照之家人黄君任，串通委员，朋比分肥，著改为斩监候。司徒照著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李应诏等五人所有应完赔项，均由司徒照名下追缴，勒限一年，就近完清，再行发遣。嗣后，无论京外有似此案情

罪俱重者，必应从严惩办，立予正法。将此通谕知之。

二十三日（4月6日）

10 成天豫陈玉成等复败于固始。先是，陈玉成、定天福韦俊联合韩奇峰捻军，二围固始，以通豫南至皖北之路。然陈玉成等军两次轰塌固始东城城墙数丈，均为守城知县张曜等率兵所阻，未得入城。〖8〗而策应陈玉成军之倚天侯陈仕荣自安徽宿松、太湖进入湖北蕲州边境，又为候补道唐训方、翼长多隆阿等军所阻，退回皖境。〖9〗旋钦差大臣胜保、总兵乐善、安徽布政使李孟群三路与围攻固始之陈玉成等军战，太平军失利，检点陈得彬、将军刘聚德等被俘杀。〖10〗

至是，陈玉成、韦俊等久攻固始不下，遂撤围经商城县境南入湖北，韩奇峰等率捻军回安徽六安州。〖11〗

二十五日（4月8日）

11 命原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接办江南粮台。

初，钦差大臣江南提督和春奏，粮台大员办事拘泥，恳请另简。得旨：江南粮台兵饷，浮支滥领，日久相沿。前据该大臣等奏请量予加增，朕以其功在垂成，若遽复旧例，恐懈军心，业经降旨，暂允所请。江苏布政使文煜总办粮台，循守旧例，未可奏以更张好事。然如该大臣所奏，弁兵未能深悉，众议沸腾，亦于军情有碍，自未便仍留总办，致有龃龉。所有江南粮台著何桂清拣派妥员接办，总期大功速蕆，则费少而省多，朕亦不以例案相绳。

至是，帝接何桂清奏报募勇增饷，筹款艰难。谕曰：

筹饷艰难，朕所深悉，即文煜调办江南粮台，撙节度支，亦无不合。惟和春所统兵勇，滥领积习，相沿已久。如文煜所称营员侵吞肥己，兵勇冒领重支，此等弊窦，岂能不加查核？现派徐有壬接办，仍须该督筹画调度。何桂清与和春商办军务，意见素能浃洽，倘因军饷而致文武不和，于大局恐有妨碍，所议添募壮勇，若因节费置之不理，亦恐军中有所藉口，仍著该督酌量添募，总期迅速成功，即是节费之道。

12 因太平军失守瓜洲、镇江，清军江路已通，大学士彭蕴章等奏，会议海运米石，分成仍归河运，请饬有漕各督抚筹画试行。咸丰帝以海运漕粮本属一时权宜之计，命将运河设法挑浚，又黄河一带，商船停泊不少，自应将粮石酌分成数，河海并运，以图经久之规。并谕有漕各省督抚及漕督、河督，各就地方情形，通盘筹画，本届如可试行，即于海运漕粮内分定成数，改归河运。倘因赶办不及，须俟来年，亦应预为筹定。

旋咸丰帝接河东河道总督李钧、山东巡抚崇恩奏覆东省运河形势，及运粮商船行走处所绘图贴说呈览。谕曰：所筹办法，尚属周妥。惟此次所议，系指分成河运而言，若以全漕尽归河运，则为数较多，是否能照此办法，并著该河督等详细筹商。至新漕起运，总在春间，河道应修各工，亟应于夏秋之交，先事绸缪。迟至冬令，即恐冰冻难于兴办。即著择要次第施工，毋致临时赶办，致有草率。

三月初一日（4月14日）

13 翼王石达开进军浙江。

上年冬，石达开以江西军势失利，拟全力图浙，以分清军围攻天京之势。其带兵初援临江、吉安不果，遂转而东向，进围广丰。是日，以久攻广丰不克，石达开军撤围入浙，进占江山（今江山市）。旋兵分为二：一北向进占常山、开化；一由达开亲将，进逼衢州。

清廷闻石达开自景德镇南下之讯后，初命浙抚晏端书拨兵驰往广丰，以杜其进往江山之路；继命王懿德派大员带兵一二千名，或由邵武进攻建昌，或由崇安取道前进，与江西兵勇联络一气，以分其势；再命和春拨兵二三千名，星驰前往常山、玉山一带，扼要截击，保全浙境。和春即派江南大营总兵明安泰等带兵二千，张芾派皖南镇总兵江长贵、漳州镇总兵周天受带兵二千援浙。寻咸丰帝赏加总兵周天受提督衔，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各路援浙之师统归节制。一时增防衢州之清军达万余人。

四月二十三日，石达开军袭破衢州城外清军营盘，直逼城下，然大队不继，未能破城。尔后，围攻衢州三月未下，石达开遂率军撤围他走，经仙霞岭进入福建。

【考异】石达开东进浙江之役，史学界评价不一。

郦纯以石达开因经营江西不成，军势崩坏，才决意图浙，而非如清廷所云，意在攻苏杭以分天京之势（《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二册 275 页）。

罗尔纲认为：当九江最危急之时，石达开听从张遂谋之计，弃赣入浙，走上分裂路线，成为其自取灭亡之始（《太平天国史》卷四七）。

然史式据咸丰七年（1857）九月，钦差大臣德兴阿所奏："抄

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乐）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而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认为：德兴阿并无未卜先知之能，时清廷上下猜测石达开进军方向不外皖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五处，德兴阿若非确见石达开本章，不可能言及石达开“窜扰浙江”等情。据此，史式以为，向以石达开进军浙江为临时之策的说法并非实情，相反，进军浙江是石达开事先计划且得到洪秀全批准之举措。故太平军以进攻东南财富之区来解天京之围，石达开为始作俑者，两年后，李秀成奇袭杭州，正是师法石之故智。（《石达开“蓄意远征不返”说考误》，载《太平天国史实考》225 页）邹身城在《论石达开东进浙江的战略》一文中，与此观点略同。（《天国史事释论》243 页）

兹从史、邹之说。

二十六日（5 月 9 日）

14 初，以列强决意北上，何桂清密奏对外不宜用兵，略言：据督臣黄宗汉所云目前夷务，恐须先剿后抚，而今东南十一省不靖，设使再起边衅，则内寇外患交并而来，又将从何措手？广东民情，尚气嗜利，然省城失陷将及三月，闻该夷已在城内外修筑炮台，扼守要隘，将军巡抚为所挟制，虽有公正绅士，起义愤于崇朝，皆非习于战斗之人，诚恐此时粤东义民，已不若数月以前之足恃。设调浙江健将劲兵，前往剿洗，无论金陵功在垂成，未可松劲，三衢正当吃紧，未便疏防，而且跋涉长途，兵力先疲，饷

亦不继。或竟稍有挫折，则夷势更张，转圜更难，各路土匪亦将蜂起。上海即幸无事，而饷源断绝，金陵大营即不可复问，天下事尚可问乎？有此三者，则办理夷务，不得不揆度时势，以柔制刚，未便轻言用兵。仰恳皇上天恩，钦派大臣与之接见，稍加以词色，使无衅可寻。继与之筹定大局，令其缴城息兵，再饬回粤另议条款，以纾目前之急。俟内寇稍平，饷需充裕，然后卧薪尝胆，简练水师，再相机办理，以复国仇而申天讨，亦不为迟。朱批：所奏实为明晰。

至是，咸丰帝接穆克德讷、柏贵奏请先许广东通商折。谕曰：该国以贸易为本，若必不准通商，致令货物壅滞，生计萧条，亦殊非怀柔远人之道。柏贵等奏该国吁请通商，自应乘势利导，暂行允许，以示羁縻。

四月初七日（5月19日）

15 湘军克九江。

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武昌失守后，记名按察使李续宾、鄂阳镇总兵杨载福、副将鲍超等即率水陆清军二万余人围困九江。湘军多次攻夺不逞，遂采用长围坐困之术，开掘长壕六道，宽深各二丈，全长三十余里，成四面合围之势。旋小池口、湖口相继被湘军攻陷，九江顿形孤立。

是日，湘军轰塌九江城垣一百余丈，李续宾督军蜂拥登城，太平军守将贞天侯林启荣及元戎李兴隆率众与之巷战两时，全军一万六七千人，全部阵亡，九江遂陷。〖12〗十日后，咸丰帝闻奏，赏加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太子少保衔，余各赏赐有加。

初八日（5月20日）

16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二月下旬，俄、英、美、法四使相继乘兵船离沪北上，咸丰帝接报，命仓场侍郎崇纶、直隶藩司钱炘和赴天津筹办夷务。然四使以崇纶位卑，要求派便宜行事钦差大臣前往会议。英、法照会清廷，限六日予以答复，否则即采取必要手段。美、俄照会则声称“欲从中调处和释”。清廷复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往议。

然谭廷襄两次赴约，英、法二使均迁延不至，并于三月二十三日照会谭廷襄、崇纶，限于六日内取得便宜行事全权，即如道光皇帝当年授予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之便宜行事之权，否则，“惟有将各务交提督军门办理”。〖13〗咸丰帝断然拒之。

时抵达大沽海口之英、法兵船不断加增，至三月底已有火轮船二十六只，艇船三只，并驶入拦江沙内，查看水势地形。咸丰帝为议和之计，命谭廷襄等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讵俄使知清廷不允其所提进京、勘界、通商之要求后，即极力怂恿英法联军攻打大沽。

是日上午八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等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十时，联军炮船闯入河口，随即向炮台发起攻击，俄、美两国舰船亦驶入白河助虐。清军当即发炮还击，激战二时许。北炮台守将游击沙春元战死，炮台失守，南炮台炮墙中弹坍塌，都司陈毅阵亡，守兵不能立足，相继溃散。崇纶与内阁学士乌尔棍泰回守天津。谭廷襄、钱炘和等退至新城。此役，英法联军死伤百

余人，四只舢板被击沉，法炮艇“散弹”号遭重创。清军死伤兵勇四百余人。〖14〗旋联军溯江直抵天津。

明日午刻，大沽炮台失守上闻，咸丰帝殊感意外，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酌带京营兵勇一千五百名赴通州一带防堵，赏三等侍卫托明阿头等侍卫，驰赴天津，会同谭廷襄办理夷务，调绥远城、热河兵各一千名、密云兵五百名驰往通州驻扎，听候僧格林沁调遣。并于顺天通州设立粮台，济僧格林沁军营饷需。又命京师戒严，五城皆设团练局。

十二日（5月24日）

17 大沽炮台陷落后，咸丰帝命两广总督黄宗汉暂缓进攻广州城，并谕奉天、山东、江苏、闽、浙各省将军督抚于海口水陆要隘，不动声色，严密设防。是日，帝接罗惇衍等奏，现激励绅团，密为布置等情，复谕黄宗汉曰：现天津虽仍议抚，广东则系绅民义愤，与官兵暂缓攻打之意，本不相妨。著黄宗汉到后与罗惇衍等密商，务当多调兵勇，操必胜之权，然后举发。于克复省城后，作为进攻香港之势，然后黄宗汉出面调停，保全其货物。将来该夷还粤，既畏绅民，仍感该督，庶可恩威并示。

十三日（5月25日）

18 以英、法兵船抵天津海口，咸丰帝恐漕船受损，诏谕：海运米船，设有阻滞，即可就便收泊，再行剥还。是日，工部尚书文彩奏，江苏钮隆盛沙船一只，于十一日进口，被洋人将船掠去。另有沙卫米船数百只，在山东一带

停泊，未敢前进。帝命山东巡抚崇恩派员查明，停泊米船共有若干，应如何囤积仓廒，陆续由运河运至通州，或俟天津事定，再行由海前进。并命谭廷襄饬属查明直隶各小口有无沙船停泊，应如何设法运通，著文彩妥为筹办。

寻崇恩奏报截留米船筹议起卸。得旨：现在筹议起卸之章程，该省均无案据。著文彩等即饬江浙两省粮道，即日由陆路前往山东，由崇恩饬赴海口。刻下抵津米船，未经起剥者，急切尚难运通。文彩著仍暂驻天津，毋庸回京。

十六日（5月28日）

19 穆拉维约夫逼签《中俄瑷珲条约》。

初，俄国知照理藩院，会勘中俄地界一事，由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前往经营，并称穆氏已由额尔口城水路赴黑龙江、松花江。咸丰帝闻之，谕军机大臣等：如其真心查办，即与秉公会勘，倘肆意侵占，亦只能随时防范。至未分界址之地，止有乌特（第）河一处。如果该酋所言有理，奕山亦不必强驳；若不论情理，则天朝疆土，岂容尺寸与人！即如该夷地界，肯令他人侵占乎？又严诏奕山等曰：俄人不以兴安岭为界，其意实欲占我海滨地面，奕山当查照从前界牌，与之剖辩，不可迁就了事，致开后患。至普提雅廷所称之乌苏里河、绥芬河，距兴安岭远近若干，是否从前未定之界，确切查明，详晰具奏。

四月初十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于瑷珲城会晤，双方对换奉命印文。穆拉维约夫声称："两国界址，自沙比奈岭迤东，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乌苏里河、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半属中国，半属俄国。江内只准我两国（中俄）

人船行走。”〖15〗奕山拒之。〖16〗

十三日，佐领爱绅泰与俄方代表彼罗夫斯基再次会谈。爱绅泰仍持前议，俄方拒不让步，仅将限期迁走黑龙江以北中国居民问题，改为“今将黑龙江左岸，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其中旧居屯户（江东六十四屯），仍令照常安居。”〖17〗谈判未达成协议。穆拉维约夫见奕山不屈，遂于次日着军服，带随员及卫队至瑷珲，以最后通牒方式迫奕山签约。奕山则据《尼布楚条约》力争曰：一、此地居民一直向清廷纳税。二、中国在上述地区和两江沿岸设有哨所。三、乌苏里江至海一带，本是当今皇室之故土。以此拒绝俄方之要求。〖18〗穆拉维约夫则强辩，称俄国从十七世纪末起就对该地区“拥有充分的权利”，并将近年武装侵占黑龙江地区，称之为“保卫其不受外国之侵犯”〖19〗。奕山驳曰：“若中国人因同样目的去尼布楚地区，俄国政府是否允许他们渡过额尔古纳河去驱逐外夷？”〖20〗言未毕，穆拉维约夫即勃然变色，怒曰：“同中国人不能用和平方式进行谈判！”忿然而去。〖21〗是夜，黑龙江“左岸炮声不绝，陆屯水船，号火极明”，“势在有意寻衅”。〖22〗

在俄人武力胁迫下，奕山表示接受俄方条件，然要求删去“以乌苏里江为界”字样，穆拉维约夫亦知奕山无权谈判乌苏里江地区划界问题，遂同意改为“由两国共管”。〖23〗

至是，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全约共三款，要曰：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为俄国所属；右岸顺江至乌苏里江，为大清国所属；自乌苏里至海所有地方，毗连两国交界之间，为两国同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许大清国、

俄国往来，别国船只不准行走；黑龙江左岸，自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居满洲人等，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俄国人等不得侵害；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责成两岸官员互相照看。〖24〗

五月初四日，咸丰帝接报，谕曰：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户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并江中准其行走等情，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悉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其松花江、乌苏里、绥芬等河，界属吉林，距兴安岭远近，奕山不能悬揣。即著景淳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并办理。倘该处本有居人，一旦为夷占踞，与我国屯丁耕作均有妨碍，景淳当咨明奕山仍应与该酋据理剖辩，不可一概允许，又滋后患。〖25〗

寻穆拉维约夫改海兰泡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报喜城”），八月初一日，俄皇晋穆拉维约夫为步兵上将，封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

二十二日（6月3日）

20 清廷布置京城防守事宜。

僧格林沁与礼部尚书瑞麟率兵抵通后，即扎营运河两岸。咸丰帝以其兵力单薄，命景淳、奕山各拣调精兵五百名，配齐军装器械，派委得力协领等官克日管带来京。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各遣蒙古兵一千名，赴热河听调。旋谭廷襄奏报天津不能战守，请命各旗整饬禁旅，以备非常，帝复命怡亲王载垣派京兵九百名，交伊勒东阿统带，即赴

通州扎营。四月二十一日，谕内阁：著颁给僧格林沁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派兵部侍郎王茂荫、内阁学士宋晋，会同五城御史办理团防事宜。军机大臣等亦奏呈京城防守二十二条。

至是，帝命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右侍郎杜翰，专办京城各旗营巡防事宜。〖26〗明日，复添派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会同办理五城团防。寻绵愉等奏北京布置防务情形折，并呈带兵大臣衔名及官兵数目清单，要为：

一、拟派八旗汉军、八旗护军营、健锐营、内外火器营、圆明园八旗、技勇营、巡捕营，共官兵一万二千名。派副都统文盛等统领管带，分拨十二营盘驻扎，预为策应前路官兵。

二、拟派副都统载岱等管带八旗各营官兵一万五千名，各按城内本旗地面巡守，听候调拨。

三、拟派克勤郡王庆惠等管带八旗满、蒙、汉官兵一万余名，上内城分段守护；外七门拟派南营参将等官，协同汉军章京，带领巡捕五营及汉军官兵共三千名，上外城分段守护。

四、拟派三旗亲军营官兵，在紫禁城天安门外守护；内务府三旗护军统领章京等，管带骁骑、护军、精捷三营官兵，在东安、西安、地安三门内分布巡逻，听候调拨。〖27〗

五月初三日（6月13日）

21 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初，英法联军乘船驶抵天津城下，英通事李泰国面告天津府县，欲其转告清廷，“另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迅速前来共议，先派之大臣可不再见。否则仍欲进京，并即攻击郡城。”〖28〗咸丰帝接谭廷襄奏报，知战守两难，天津防御全不足恃，即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津查办。旋英、法、俄、美四使来文，要求所派之人应照前大学士耆英之式，有“全权便宜从事衔名上谕，否则仍须进京”。〖29〗帝命从之，并予四品顶戴耆英侍郎衔赴津协议，所有议抚事宜统归耆英办理。

桂良、花沙纳抵津后，以无敕书关防，额尔金不与之开议，仅派李泰国、威妥玛晤之，并声称：“必须允其进京驻扎，方能在京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30〗四月二十六日，帝接桂良等奏，略谓：“事处两难，焦急万状，盖允则变迟而患轻，不允则祸速而患重，只好于万不得已之中，思避重就轻之法。”又俄人声称，若速将俄国条款议定，可代向各国说合。诏命允之。〖31〗

至是，桂良、花沙纳与普提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共十二款，要曰：一、除两国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等七处海口通商，若别国于沿海再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二、俄国在中国各通商海口设立领事官，并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资护持。领事官与地方官有事相会并行文之例；盖天主堂、住房并收存货物房间；俄国与中国会议置买地亩及领事官责任应办之事；皆照中国与外国所立通商总例办理。三、若俄人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

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四、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五、嗣后，陆路前定通商处所，商人数目及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海路通商章程，照定例上纳税课等事，俄国商船均照外国与中华通商总例办理。如带有违禁货物即将该船所有货物，概行查抄入官。六、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32〗

初八日，桂良、花沙纳复与美使列维廉签订中美《天津条约》，全约共三十款，要曰：一、美国驻华大臣遇有要事，不论何时应准到北京暂住，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倘若中国允准别国钦差到京居住，或久或暂，即毋庸再行计议，应准美国钦差一律照办。二、美国驻华大臣，任听以平行之礼，与大清内阁大学士文移交往；各口岸之领事及管理贸易等官，当与道台、知府平行。遇有与中华地方官交涉事件，或公文往来，或会晤面商，务须两得其平，即所用一切字样体制，亦应均照平行。三、美国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四、准美国人携眷赴广东之广州、潮州，福建之厦门、福州、台湾，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上海，并嗣后与美国或他国订立条约，准开各港口市镇，在彼居住贸易，任其船只装载货物于以上各港，互相往来。五、准美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请何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阻挠陷害。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六、美国人在中国通商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

官讯明办理，若美国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七、嗣后，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国或其商民，美国官民一体均沾。八、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33〗

十三日（6月23日）

22 中俄、中美《天津条约》议定后，英、法二使于其所提之要求，持之益甚。为此，恭亲王奕訢、吏部尚书周祖培、宗人府府丞钱宝青、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翰林院侍讲许彭寿、山东道御史陈濬等纷纷上奏，反对外使驻京、内江通商，请求与英、法决战，罢斥桂良、花沙纳。咸丰帝览奏，朱谕略曰：朕意战甚易，战后防患难，抚虽定局，防患尤难。然则惟战而已，曰：不然，许内江祸尚缓，从容设备，暂示羁縻，不如抚；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患无穷，不如战。两害相形则取其轻，惟审时度势，应战则战，此时尚未到应战之时耳。〖34〗

是日，帝接桂良、花沙纳奏，事机万分紧迫，请旨定夺。得旨：倘该夷定欲派钦差来京，建楼久驻，当告以此事断难允准，并告知俄、美两夷，令其将内河船只及早退出，免致打仗时误受损伤，并飞咨僧格林沁妥速筹备。似此决绝言之，看其如何动静，若竟动武，只可与之决战。同时，帝命僧格林沁、谭廷襄等人妥为布置，以备不虞。

十六日（6月26日）

23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先一日，普鲁斯等赴桂良公馆，自定条约五十六款，逼桂良等应允，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桂良等恐立时决裂，约普鲁斯俟二三日内，自当定议，〖35〗并向咸丰帝献计曰：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退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得旨：事已至此，尚有何靳惜，必欲该大学士为难，但恐并此不能，则其势不得不用武。如其事机决裂，桂良等即当设法抽身，万不可轻蹈虎口，致伤国体。

是日，桂良、花沙纳与英使额尔金于海光寺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全约共五十六款，专条一款。要曰：一、英国公使及其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国谕旨遵行；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驻华公使及各口领事官与中国外交往来会晤文移，均用平礼。二、通商口岸，沿海除原五口外，增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各口；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三、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耶稣教暨天主教者，中国官员一体保护，不得苛待禁阻。四、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五、原定公平税则，今已较重，拟将旧则重修，按照新则迅行措办；减轻商船吨税。六、英国属民相涉案件，不论人、产，皆归英官查办；中国人欺凌扰害英民，皆由中国地方官自行惩办；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审断，以昭允当。七、上年立约，所有英国官民理应取益防损各事，今仍存之勿

失，倘若他国今后别有润及之处，英国无不同获其美。八、中国赔偿英国白银四百万两，赔款交清后，英国方将粤城交回大清国管属。九、本约立定后，俟两国御笔批准，以一年为期，彼此各派大臣于大清京师会晤，互相交付。〖36〗

明日，桂良、花沙纳复与法国特使葛罗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全约共四十二款，补遗六款。其内容与中英《天津条约》略同，另增之条款有：通商口岸增加淡水、江宁两口；于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其补遗条款中增有：西林知县张鸣凤敢将本国传教人马神父恣意杀死，本系有罪之人，应将该知县革职，并言明嗣后永不莅任，既经革职后，即照会大法国钦差大臣知照，并将革职事由备载京报内；法国人在广东省城之损失，后计多寡，按据分赔，赔补法国兵费二百万两。〖37〗

24 咸丰帝命耆英自尽。

先是，咸丰帝以耆英曾办理道光年间中英谈判，且在粤多年，熟悉夷情，故赏其侍郎衔，所有天津议抚事宜，专归其办理。

然奕訢疑耆英不能任，奏请敕下耆英，务须责该夷滋扰粤东及扑犯津门之举，先折其气，而后俯顺其情，不可一味示弱，致蹈从前覆辙。谕曰：从前所定万年和约，不料今日至于如此！耆英即原办之人，自可与之正言讲理，折其骄慢之气，然后设法羁縻，庶可尊国体而戢戎心。若将万不可行之事代为乞恩，耆英具有天良，当不致为他人所逆料。懔之，慎之。〖38〗

耆英抵津后，英、法二使拒绝与之相见，英通事威妥玛且呈出道光二十二年（1842）耆英具奏驭夷之密折，当

面羞辱之。耆英惧英人报复，未候旨准，擅自离津，拟先至通州僧格林沁处听候谕旨。〖39〗惠亲王绵愉等得知，即严参耆英畏葸无能，擅自回京，请饬下僧格林沁，将该员在营讯明后，即行正法。朱谕：耆英经朕弃瑕录用，委任办理夷务，乃畏葸无能，大局未定，不候旨擅自回京，不惟辜负朕恩，亦无颜以对天下，实属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派员将耆英锁杻押解来京，交巡防王大臣、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严讯具奏。〖40〗旋绵愉等遵旨会审耆英，并将其亲供覆奏呈览，帝再命奕訢等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秉公定拟具奏。

至是，奕訢等奏拟请将耆英定为绞监候，理藩院尚书肃顺请将其即行正法。朱谕：朕尚需详酌，著传知集议王大臣等，于十九日俱赴园候旨。〖41〗

届期，内阁奉朱谕，略曰：朕数日详酌，欲贷其一死，实不可得。即照奕訢等所拟，朝审时必予勾决，尤不忍弃之于市。不得已，思尽情法两全之道，令耆英看朕朱谕，传旨令伊自尽，以示朕饬纪加恩之至意。〖42〗

二十一日（7月1日）

25 旨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初，桂良、花沙纳呈进俄、美两国条约，并历陈英、法所请，不得不从权允准。咸丰帝谕曰：桂良等所称，以后当卧薪尝胆，力图补救。岂知和约已定，如何补救？桂良等既言不妨权允，亦当与之约定：进京一条，总须照美夷约定载入条款；镇江、金陵通商，须俟军务告竣；牛庄不准通商。以上三条，如其照议，即可交条约呈进。然桂

良等旋奏：英、法两国条约已定，业经画押，盖用关防，若与之再议，必另生枝节。

是日，帝知英、法条约，前命嘱俄使挽回之处，已不能行。谕曰：俄国欲派人修理炮台、教演枪炮，前谕桂良等阻止，今该国既谓只派十人或五人前来，为数不多，尚可允准。著桂良等即备文照会该夷，准其酌派数人前来，并加嘉奖，以坚其和好之心。又美、法两国条款，业经议定，何以迟迟未奏？著即日抄录进呈，毋许延缓。〖43〗

寻桂良等奏：英、法照会，条约未经奉到“依议”或“俱著照所议办理”字样朱批，不肯起碇回帆。得旨：所有该大臣等前奏俄、美两国条约，并本日所奏英、法两国条约，朕均批依议二字，发交桂良、花沙纳阅看。著即将此旨宣示各国，照此办理。从此长敦和好，永息兵端，共体朕怀柔远人之至意。〖44〗

二十二日（7月2日）

26 湖广总督官文奏陈，楚军水路东征筹策调度机宜，内称：楚军克复九江、黄安、麻城，军威已壮，拟乘胜东征，先清江北皖、豫，为直捣金陵之计。拟以李续宾由中路进攻，都兴阿由宿太进兵，杨载福水师直攻安庆，留候选道李续宜、副都统舒保分驻九江、黄梅、罗田、蕲水、麻城，兼顾襄阳等处，彭玉麟水师、总兵巴扬阿马队守护省垣，兼备后路缓急调遣。又称：楚军马步水师下剿，离楚日远，其粮饷军装等项，皖、豫力有未逮，仍由官文等预筹拨解。楚军进剿皖、豫，未便由他人调遣，请仍由李续宾、都兴阿、杨载福统制，以一事权而期得力。〖45〗旋

咸丰帝接报，寄谕官文等：著李续宾由舒、庐而南进剿，毋使粤、捻勾结，是为至要。并命两江总督何桂清、安徽巡抚福济、河南巡抚英桂、布政使瑛棨先期派员分段设站，随时转运军饷，令胜保、袁甲三务与都兴阿、李续宾同心戮力，以收师克在和之效。

27 兵部侍郎王茂荫为求驭夷之法，奏请重刊魏源《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人明抵制之术，而日怀奋励之思，则是书之法出，而其法之或有未备者，天下亦必争出备用，可以免无法之患。并重申前两广总督祁𡎴之言：欲于武备收得人之效，必先于武备开取仕之途，因请变通考选，于科举三场策问，改为五门发题：曰博通史鉴，曰精熟韬略，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阴阳占候，曰熟谙舆地情形。于以求实学而拔真才，庶几人才日出。〖46〗帝览奏，不报。

六月初二日（7月12日）

28 前因曾望颜奏，请将捕蝗不力之知县等惩处。咸丰帝命将陕西蓝田县知县李梦荷、署华阴县知县毕赓言革职暂行留任。兹据吏部奏称，核与定例不符，请旨遵行。谕曰：李梦荷、毕赓言，均著照例革职拿问，以为玩视民瘼者戒。嗣后，各省督抚，务须悉依定例，不准稍涉宽。

29 太平军与捻军联合进攻安徽固始失利后，陈玉成率军南下入鄂，捻军撤至六安。旋胜保从固始东进，袁甲三自正阳关南下，围攻六安城。在此之先，六安地区之各旗捻军陆续分批北撤，并沿淮河东下洪泽湖区，淮北捻军纷

纷南下接应。至本年三月，颍州、怀远、临淮一带聚集韩奇峰、刘天福、苏添福、李允、李大喜、张龙、任乾、陆连科等各部捻军七八万人。六安城内仅有张乐行、龚得树捻军，坚守未退。

在胜保、袁甲三、李孟群各路清军之围攻下，张、龚捻军坚守六安二十余日，因城内缺粮，部分捻军动摇，被胜保收买，引清军入城。四月十二日，张乐行“挺长矛，衔短刃”，率众突围，“官军弗敢逼”。〖47〗阵斩清副都统楚勒刚阿、游击亮志，张乐行叔父张玉明、龚得树侄龚玉等阵亡。捻军撤出六安后，沿淠河分水陆两军北上。二十一日，在怀远张龙、李允捻军之配合下，占怀远县城。随即，龚得树指挥数万捻军兵分两路，向临淮、凤阳进攻。

至是，捻军克临淮。次日，再占凤阳城。尔后，捻军分兵出击，南向攻入定远；北向攻入灵璧、泗州；西向攻入寿州、下蔡。俟袁甲三、胜保昼夜兼行，赶到寿州、下蔡时，淮河中游已成捻军之天下。袁甲三哀叹曰：以今日贼情兵力而论，其盘桓怀、凤，控扼长、淮，自南而北，泛于蒙亳，横亘千有余里，中跨三域，以为藏身之固；周遭数百里，匪巢难以数计，翕闢相关，有击首尾应，击尾首应之势；无论勾联粤匪，为患滋大。然即此数十万人，加以所在不逞之徒乘机附和，被害流离之辈畏死相从，故贼旗朝张，万众云集。三省皆平原旷野，万马可以并驰，此贼势之可虑也。〖48〗

十一日（7月21日）

30 初，罗惇衍等奉旨设团练局于广东佛山镇，首定清

野之策，令粤中各府县乡村耆老、首事，通饬民间男妇，有在香港等处为外洋人效力者，统限一月内返乡，归者二万余人。〖49〗继募东莞、香山、新安三县壮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佛山等九十六乡练勇，密用间谍，声言直捣香港。咸丰帝以天津议抚尚未就绪，命其暂勿急切举动。

大沽炮台陷落后，帝初诏黄宗汉暂缓进攻。后闻罗惇衍等率乡勇迎击出城滋扰之洋人获胜，复谕曰：该侍郎等即当激励团练，乘其公愤，实力攻剿，不必因城中尚有官吏，致存投鼠忌器之心。粤东绅民，此次稍抒义愤，使该夷略受惩创，殊堪嘉尚。黄宗汉不可阻遏民团，作为局外调停，庶可使夷人穷而就抚。尔后，天津条约签订，咸丰帝再谕：如团练攻城力可制胜，万无全失，则听其进攻，不必阻遏。倘胜负尚未可知，则不可轻于一试。设有疏失，转令夷人窥破，从此用民剿夷之说，亦不足慑服夷人。

至是夜四更时分，罗惇衍等督壮勇七千余人潜袭广州城，皆架云梯而上，英军迎击，练勇死伤三百余人。七月初六日，帝得奏谕曰：绅团合力与战，原系义愤，不能禁止。若挑衅生事，有意与之为难，在我未能必胜，而在彼转得有词，亦当暂事缓兵，以顾沿海大局。惟各乡团练纠集非易，若听其涣散，不特夷人无所忌惮，即剿办土匪，筹画地方公事，黄宗汉失其所持，亦恐难于措手。仍当与罗惇衍等联络激励，使敌忾之心不至因而生懈，方为妥善。〖50〗旋罗惇衍等遵旨停战，调练勇分拨西北两江镇压天地会，并将木刻关防“夷务”二字改为团练，以集捐输而便号召。

十二日（7月22日）

31 因石达开大兵入浙，咸丰帝命和春驰赴浙江，督办江南、浙江两省军务。所有江南军务，著张国梁、许乃钊暂行会办。然和春称病不行，帝乃决计起复曾国藩督军往援。

是日，曾国藩自湘乡抵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及其幕僚左宗棠会商援浙事宜，并飞饬道员肖启江、张运兰、知府王开化等，由抚（抚州）、建（建德）拔营进驻铅山县之河口镇。〖51〗

七月初七日（8月15日）

32 国宗杨辅清、杨义清自赣入闽后，拟与石达开合军，共图进展。杨军先克福建崇安县之岑阳关，即兵分两路：东路克浦城，清署知县韩湛及本任知县刘芳云死之，旋克松溪（今政松县）、政和（今改为镇）；西路连克光泽、邵武，清参将黄秀死之，旋围攻建宁府（今建瓯县）不下。尔后两路均撤师，集于浦城。本月初，石达开率军亦至。因杨辅清等依然假杨秀清之名，奉东殿旗号，翼王不怿，故两军磨擦顿生。至是，杨辅清率军离浦城入江西广丰，始复归天朝。

十一日（8月19日）

33 捻首李昭寿、薛之元降清复叛后，实力渐大，复不服太平天国之调遣，与陈玉成交恶，而李秀成宥之。咸丰七年（1857），李昭寿母与妻儿并为胜保所获，胜保乃据此诱降之，李允为内应，时因太平军克六安，事乃暂寝。

寻李昭寿受太平天国之命镇守滁州，胜保派县丞姜赐恩说其降清。李告知其受命统军专攻河南，停兵叶集，明日即拔营南下舒城十里之甘乍河驻扎，俟官军进攻，即将桐城、舒城、庐江献出。〖52〗

至是，胜保赴清流关，在关山以东数里处立营，李昭寿偕其弟李昭奎、部将朱元兴等十余人跪迎道左降清。胜保传旨赏给花翎、三品顶戴，其弟及部将分别给予五六品顶戴，并将李昭寿改名李世忠、李昭奎改名李元忠，令其暂回滁州，约期举事。〖53〗越一日，胜保奏招降李昭寿。得旨：固应示以坦白，尤须倍加防范。

于此，太平军虽有所闻，然未加戒备。十月三河之役中，李昭寿密约胜保攻占天长，遂全军剃发，献滁州、来安。清廷授其二品顶戴、参将，并将其军四万余人裁撤，留一万八千人改编为“豫胜营”，归胜保调遣。

李秀成闻知，斥责李昭寿反复无义，致书略曰：本主将自与尔共事以来，觉尔大有作为，将才不俗，故惜尔如珍宝，视尔如手足，竟不意尔乃反骨之人。尔既归降胜保，为目前之计，陷我滁州、来安，此诚恩将仇报也。尔之欲反天朝，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尔自思之。劝尔既已妖途，何须往返，尽可速速归林，若敢诡计仍恃，更恐两敌莫保。何言妖与不睦，杀妖道台而来，何虑天朝难容，返又降妖而去。似此无常反复，岂志者所为而留名迹于天下后世也，不亦惜哉！〖54〗然事已无可挽回。

十三日（8月21日）

34 以山西巡抚恒福等请停增附捐教一折，咸丰帝谕曰：教职有考课士子之责，增附生捐教，前经停止，嗣因户部奏请，暂为变通，究不足以示矜式，所有增贡附贡报捐教职一条，仍著停止，以重学校而励真才。

35 惠亲王绵愉等会同刑部奏，遵旨讯明天津海口失事各员，分别按律定拟。得旨：已革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护理大沽协副将游击德魁、已革副都统富勒敦泰，虽均极力抵御，惟炮位炮台失陷，咎无可辞，均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已革直隶总督谭廷襄讯无畏葸退避情事，惟调度无方，亦难辞咎，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十五日（8月23日）

36 太平军撤离瓜洲、镇江后，德兴阿、翁同书乃统江北大营至浦口，立营于浦口西北之安定桥，居浦口、江浦之间，拥兵万五千人。本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要隘秣陵关失陷。江南大营清军愈益逼近天京，东北一路五十余里，营垒之外，濠墙迤逦联属；西南一路，连扎四十余营，衔接八十余里，围城兵勇四万有奇，再次形成对天京之围困。

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奏请将朝政交蒙得恩等掌管，自往芜湖与李世贤商定：由世贤领兵攻南岸，李秀成渡江攻两浦。然李秀成困于全椒，救京无策，乃行文各处守将，齐赴安徽枞阳镇会议，适陈玉成自湖北罗田、麻城退回，不约而至。会议约定：陈玉成自潜山过舒城攻庐州、梁园、定远；李秀成回全椒整队；陈玉成攻占庐州后，即率军至

滁州，会合李秀成军攻两浦，以舒天京之气。〖55〗旋陈玉成自皖、鄂撤兵东进，由潜山经舒城、三河，至是，大败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军，毙署总兵副将肖开甲、知府伍成功、游击黄国尧，再克庐州，并进占店埠镇。次日，玉成遣吴如孝自庐州北进，复击溃安徽巡抚翁同书及总兵吉顺兵勇，进占梁园。翁同书退守定远，李孟群退守六安州。

寻咸丰帝闻报庐州、梁园相继失守，定远危急，即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翁同书帮办军务，袁甲三接办三省会剿事宜，命官文咨令李续宾由舒、桐一带赴援，并咨德兴阿先拨马步官兵，赴皖协剿。并谕曰：自庐州失陷，南路粤匪与凤、怀捻匪相去愈近，惟恃定远一城，为之间隔，设再有疏虞，则贼势蔓延，何堪设想。著胜保督饬将士实力进剿，与翁同书和衷共济，将失陷地方速图克复。又谕和春、何桂清、德兴阿，于江南北粮台项下，先行就近各筹拨银数万两，派员迅速解交翁同书军营，以资接济。另著和春饬令总兵郑魁士酌带兵勇，驰援皖省，革署巡抚李孟群职，留营效力。

二十日（8月28日）

37 以官文奏，湖北巡抚胡林翼丧母丁忧，请照军营例改为署理。咸丰帝谕曰：胡林翼自邀简任以来，时阅四载，于吏治兵事，均能实力讲求。现虽阖境肃清，而大军水陆东下，进止机宜，尚待调度，筹备饷糈，亦关重要。该抚现丁母忧，著照军营例穿孝百日，加恩赏银四百两。所有湖北巡抚印务，著官文暂行兼署。胡林翼俟百日后，仍著署理巡抚，如扶柩回籍，再行赏假两个月，俟军务完竣，

准其补行终制。

旋胡林翼奏恳请终制，得旨：现在楚境虽已肃清，而逆氛未靖，胡林翼熟悉情形，当此时势多艰，正臣子力图报效之时，未可拘泥恒情，致误事机。胡林翼著仍遵前旨。

二十六日（9月3日）

38 从胡林翼奏请，改定湖北漕务章程：一、有漕州县，核减向日浮收之数，分别折价，所有由单、串票、样米、差费等类，概行革除。二、折收北漕，照部定每石一两三钱之数，共正耗银二十一万四千余两，并津贴帮丁兑费银六万八千余两，均解交粮道库暂行提充军饷。三、各州县折解南粮，每石酌定一两五钱，共应解银二十万六千五百余两，除支发满汉各营兵食外，尚余银八九万两，存留藩库备灾缓拨补之用。四、漕南水脚及随漕等项银两，现因漕船停运，均解交道库报拨，并暂济兵饷。五、粮道以下各官漕规，及各衙门书吏杂费，概行裁革。六、漕南折价，民间输将自易，毋许各州县稍有滞欠。至将来运河修复，仍设法办解本色，应令随时体察情形核办。

39 是月，太平天国复设五军主将，以成天豫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合天豫李秀成为后军主将，侍天福李世贤为左军主将，定天福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

八月初一日（9月7日）

40 上年七月，钞票舞弊案发之后，户部即派核对处总

办郎中王正谊、掌印郎中台斐音等核对五宇官号账目，寻查出其票存，即存于商民手中未兑取之现钱高达一千五百余万吊。为保钞法施行，户部乃传集民铺五十家发本行钞，代行官号之责，同时停发宇升钱票，将宝钞移于核对总局开发，改用长戳新钞。迨本年开印时，复将宇谦、宇丰二号钱票停止，五月，再停宇恒、宇泰钱票。

七月十八日，户部尚书柏葰奏报清查五宇官号钞本垫款亏空情形，略曰：经严厉督催，一切官项全行完结，惟宇谦、宇丰二号票存尚有一百八十余万吊；宇升号票存虽仅四万余吊，但外有乾天九号呈出存铺未用之票二十万吊零，拟将该商等交刑部严行讯追完款。至宇恒、宇泰二号原有票存五百余万吊，现在官款全完，毫无蒂欠。至是，咸丰帝接奏，朱批：依议办理，虽未能彻底根究，但作此完局，尚属可行。若必逐款清查该五宇私账，徒兴大狱，无裨大局。惟以后预筹民铺防制之法，务须慎益加慎，不可为后人作俑，他日艰于补救也。〖56〗

41 礼部尚书瑞麟奏，大沽仅止额设陆路弁兵一千六百余名，于防海不甚得力，惟有复设水师，方可保卫海疆。诏命从之，并命两广总督黄宗汉、福建巡抚庆端等于闽广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只，派员管带赴津，以备操演。然是时广州为英法联军所占，无法派船北上；福建战船窳败不堪，须修缮后方可成行，故大沽复设水师营计划未果。

二十日（9月26日）

42 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

陈玉成统军克庐州后，即命吴如孝联合捻军龚得树克梁

园、围定远，以牵制清军。玉成则率主力东下至滁州，与自全椒出发之李秀成军会于滁州之乌衣。十九日，陈、李合军大败德兴阿军，阵毙其军三四千人。钦差大臣和春先后派总兵冯子材统兵五千人渡江救援。

是日，陈玉成、李秀成率军与冯子材军大战于小店，冯军大败，死伤溃散，仅余二三百人遁归南岸。陈、李之军乘势冲破陡冈清营，攻至浦口，会攻德兴阿江北大营，陈玉成军在前，李秀成军在后，九伏州太平军亦渡江助战，大败清军，伤江北大营帮办鞠殿华，斩副将陈升、副都统乌尔恭额、台斐音保、知府孔继嵘、宣维邦，毙清军万余人，德兴阿由水陆逃往仪征。〖57〗旋陈玉成率军克江浦、六合，宣化镇总兵罗玉斌、道员温绍原、知县李守成等死之；李秀成统军连占天长、扬州，清军南北合围天京之谋复遭挫败。

九月初十日（10月16日）

43 中俄签订《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

先是，塔尔巴哈台民人因俄人强占雅尔噶图金矿，纵火烧毁俄人货圈，俄国叠次照会清廷，要求查拿人犯，十倍赔偿损失。在沙俄胁迫之下，清廷以烧圈泄愤之罪名，将为首之人判以重刑，然俄人仍不肯了结。迨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议定之后，中方谈判官员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谊等许以兴修房屋，令华商赔补，俄驻伊犁领事札哈洛夫方应允结案。

至是，中俄《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签字，条约共九款。要曰：中国赔偿俄国白银十三万五千余两，以武

彝茶五千五百箱作抵，分三年付清；由中国重新修建被焚毁之俄国货圈房屋。〖58〗寻咸丰帝接报，谕曰：办理尚为妥协，所有一切筹备贴补各事宜，并所定条约，即著照所议办理，令该国即速带兵离卡，以安民心。〖59〗

然条约签订后，札哈洛夫复以护卫俄领、俄商之名，迫清廷承认俄国有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各驻兵五十名之特权。此为俄国于中国西北驻军之始。

44 命柏葰、翁心存为大学士，官文、周祖培为协办大学士，肃顺为礼部尚书并管理藩院事，瑞常为理藩院尚书。

二十四日（10月30日）

45 谕内阁：朕闻各省办理捐输，多有抑勒贿纵情弊。该管上司，每于本任地方官外，多派候补人员，前往各属，名为劝谕捐输，实则藉端扰累，甚至凌虐捐生，婪索供给。捐输既非正项可比，又无一定数目，多一人干预，即多一层烦扰，实属无益有损。嗣后，各省办理捐输，概不准任意添派委员，致滋流弊。寻又有人奏，山西署绛州知州李汝彬，办理捐输，多方逼勒。谕曰：办理捐输，原非得已，似此抑勒贿纵，扰累地方，殊堪痛恨。著英桂从严参办，并查上年绛州捐输银数，该知州是否如数解司，有无侵蚀，一并据实具奏。

二十六日（11月1日）

46 因江北大营溃败，咸丰帝急命江南援浙之兵调赴六合，令官文于杨载福、李续宾水陆各军中抽其一部分道东下，以牵制太平军，并将钦差大臣德兴阿、帮办军务鞠殿

华革职留任。寻帝闻扬州失守，复命和春暂将金陵军务交张国梁调度，即酌带官兵前赴镇江驻扎，就近调遣水营战舰，严扼金山，并派兵渡江扎瓜洲，勿令扬州太平军南下，俟由浙调回之周天培各军到后，即分拨一半救援六合，其余一半和春督带渡江攻复扬州。又命胜保拨兵赴扬州，以助德兴阿兵力，漕运总督邵灿、南河总督庆长严扼清、淮，以固北路藩篱，并令大名镇总兵毛三元帮办钦差大臣德兴阿军务。

至是，帝以扬州克复，命江南提督和春为江宁将军，调湖南提督张国梁为江南提督，调江宁将军都兴阿为荆州将军，未到任前，以荆州左翼副都统载增署理。

十月初三日（11月8日）

47 前因中英《天津条约》定于上海会议税则，咸丰帝命桂良、花沙纳、武备院卿明善、刑部员外郎段承实赴沪，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与英、法会商通商税则事宜。并谆谕所有夷务自应遵照内定办法，未可擅出己见。所谓内定办法，乃欲以全免关税换回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及赔缴兵费始退还广州城四事。然明善、桂良抵常州与何桂清商酌后，皆不愿奉旨照办，何桂清并奏《利柄必应收回，税则不可轻免折》。帝闻奏，谕曰：在该督身任地方，为国家惜此帑金，是以不肯遽免夷税，然所筹究为目前起见，并非一劳永逸之计。况若照密谕办法，只能五口通商，一切干求，悉归罢议，该夷又何能尽收利柄？前寄谕旨及朱批，已极详尽，无可再谕。何桂清受朕厚恩，断不可自出己见，致妨大局。〖60〗时桂良等致函惠亲王绵愉亦称免

税无裨大局，帝闻之，严诏斥曰：桂良等前在天津，滥允该夷要求，至有今日补救之事。如欲另议办法，能否一劳永逸，日后保无外患？苟非确有把握，朕亦断难俯允。仍当恪遵原议，并细绎迭次批示，只可稍为变通，不可更改大局。并不准如前在天津擅自应许，仅以从重治罪四字为塞责地步，懔之！〖61〗

旋桂良等又奏：免税不过夷商感恩，欲其罢弃全约，势必不行。帝命必将四事一概消弭，若只挽回一二件，其余不可行之事，仍然遗患无穷，断难允准。尔后桂良、何桂清等再四上奏，税课未便宽免，以崇国体，及免税有十可虑，未敢轻举折，帝乃默然。〖62〗

是日，桂良等与英使、美使分别签订中英、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及《赔偿美商品损失专约》。其主要内容为：一、倘有货物名目，进出口税则均未赅载，又不在免税之列者，应核估时价，照值百抽五例征税。二、洋货运销内地，除金银、外国银钱、行李外，其余海口免税各物，仍照每值百两完税银二两五钱；内地税则经此次议定，既准一次纳税，概不重征。三、鸦片以洋药名义开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四、裁撤英商向例完纳税饷时所交之倾熔费银两。〖63〗

十九日，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亦在上海签字，税则规定之条款与英、美略同。〖64〗

【考异】此时，鸦片贸易合法化，系列强用炮火迫使清廷接受，

抑清廷对已存在之现状予以确认？中外史学界论述不一。

美国学者费正敬认为，鸦片贸易并非列强胁迫中国接受，因早在三年前，条约口岸之中国当局即已为税收而将鸦片贸易置于合法的基础之上。（《合法化》，《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33 年 7 月号 219—220 页；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120 页）

严中平等认为，咸丰即位后，对地方屡次提出征收鸦片税之请求，从未批准。不管“条约口岸的中国当局”如何征税，亦仅为地方当局之非正式措施。只是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将鸦片称为“洋药”加以合法化，才由清廷正式开禁。是故，鸦片贸易之合法化，乃系英国运用炮火强迫中国接受之结果。（《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118—128 页。）

然胡维革认为鸦片贸易之合法化，系英国与清廷两相情愿之结果。因一方面英国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而发动两次侵华战争；另一方面清廷虽以严刑峻法禁烟，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财政困难，咸丰帝于地方征收鸦片税给予默许。故《通商章程》之签定，是清廷对已存在之鸦片弛禁政策之确切认可。（《鸦片贸易合法化辨析》，载《北方论丛》（哈尔滨师大学报）1989 年 5 期）

郭卫东亦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财政陷入空前危机，以鸦片贸易合法化来增加收入之想法已在清统治集团中酝酿。咸丰三年（1853），御史张谓与吴廷溥相继奏请鸦片开禁，指出既然禁烟无效，不如实行鸦片征税。咸丰七年（1857），闽浙总督王懿德请于鸦片暂时从权量予抽捐。本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复公开奏请朝廷弛鸦片之禁，咸丰帝对此采取默认。故在上海税则谈判之前，清廷之禁烟政策已完全动摇，鸦片弛禁为内外双重压力之结果。（《历史档案》1998 年 2 期）

笔者以胡、郭之说为是。

初十日（11月15日）

48 太平军三河大捷。

先是，陈玉成、李秀成挥师东向，围攻江北大营之际，都兴阿、李续宾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皖境，陷太湖后，清军兵分两路：南路由都兴阿率兵直逼安庆；北路由李续宾率湘军八千人连陷潜山、桐城、舒城，孤军进抵三河镇。太平军伤亡甚众，三河守将吴定规“一日五文”向陈玉成告急，玉成遂率军援救，并奏准天王派李秀成同往。旋陈玉成军抵庐江县西，扎营金牛镇一带，连营数十里，包抄李续宾湘军后路。李秀成则率军赶至镇东南之白石山。李续宾一军遂四面被围。

是日，李续宾坚不肯退，且分兵三路夜袭玉成部之营垒。翌日晨，大雾弥漫，咫尺莫辨，太平军先败湘军左路，兵勇溃逃；中路与右路之湘军则被层层围困于烟墩冈一带，突围不果，死伤过半。李续宾闻讯，率队接应，反复冲击，皆不得入。时李秀成军赶至，大败清军。李续宾战败还营，闭垒面守，陈、李大军将其团团围住。入夜、湘军突围，复被斩杀大半。李续宾知大事已去，自缢而亡。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知府衔候选同知何忠骏、候补知县王揆一等均死之。寻陈、李两军乘胜南下，连复桐城、潜山。都兴阿闻败，亦撤安庆之围，率兵退往宿松。

是役，湘军精锐被歼达五千余人。〖65〗胡林翼闻之，叹曰：“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66〗曾国藩则曰：三河败后，元气大伤。“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67〗

旋李续宾死讯上闻，清廷震动，赐总督衔，照总督例议恤，谥“忠武”。

十三日（11月18日）

49 因山西祁县知县张汝清，信用书吏郭相岚、张海、举人马化蛟，设局劝捐，包纳粮税。民间完粮每银一两，收制钱二千二三百文，概令折钱交纳。各户劝捐，先索规费，不满其欲，即任意勒派押追。北左地方附近五六村庄，近年地不产盐，该处盐课归入地方，按户均摊，办有成案。该县并不遵照，于按亩收粮之外，仍向各盐户比追盐课，以充私橐。咸丰帝闻奏，以当此各省军务未靖，培养元气之时，而此重征勒收，尤属大干法纪，命英桂详细查明，严行惩办。

十五日（11月20日）

50 工部遵旨查议南河另案工程银数，咸丰七年（1857）较六年（1856），多用银四万八千余两；比较四年（1854）多用银十三万余两。谕曰：当此经费支绌之时，似此逐年递增，伊于胡底。兹据该河督奏称，委系实用在工，无可再减。此次姑准所请，即照单开银数题销。嗣后，该河督务当认真厘剔，加意撙节，不惟不准再有加增，并不准将上年银数，援以为例，以杜浮冒而重工需。

二十六日（12月1日）

51 戊午科场案发。

本年顺天乡试，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为正考官，兵部尚书朱凤标、左副都御史程庭桂为副考官。九月发榜

后，御史孟传金疏劾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物议沸腾，请特行复试。咸丰帝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陈孚恩认真查办，并将折内所指各情，传集同考官，一并讯办。

是日，帝颁朱谕：本年乡试主考、同考各官荒谬已极，复勘试卷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除同考官有无情贿逐案查讯外，其正考官柏俊，著先行革职听候传讯，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均著暂行解任，听候查办。至此案头绪纷繁，著钦派王大臣等，毋得含混了事，认真研鞫，按例从严惩办。

旋程庭桂之子程炳采供称，陈孚恩之子刑部候补员外郎陈景彦有交伊条子之事，陈孚恩严诘其子属实，乃自请回避严议。帝命将陈景彦革职归案办理，陈孚恩并不知情，著改为交部议处。此案关涉陈景彦之处，陈孚恩著照例回避，余乃秉公会审。十二月初四日，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奏：复勘各省试卷，应议太多，其河南各卷，挖补至四十卷之多，其山东第十五名贾元涛、山西第五十六名刘元铠、河南第三十五名郜自枢等卷，或笔迹不符，或挖补洗改，俱干例禁。帝命各该省巡抚一并确查具奏。

十一月初二日（12月6日）

52 据德兴阿奏，江北兵单，将领伤亡病撤者甚多，不能成队。咸丰帝以江北军情紧要，急需攻复六合，由东而西，进取江浦，以复原江北大营旧观。命直隶总督庆祺拨兵四百名、陕甘总督乐斌拨兵一千名、马三四百匹、黑龙江将军奕山选余丁一百名及其指调各员前往，并令德兴阿

自扬州五台山亲督各军节节进逼，务将六合、江浦迅图克复。

初十日（12月14日）

53 有人奏：福建省水丰官局，前因提用局票过多，局伙倚恃委员护庇，买空卖空，致民间不复信用局票，物价日昂，奸徒鼓煽，致有三月间闯入督署之事。及铁钱窒碍，议复铜钱，以二成钱票、一成现钱搭放，市肆未见分文，多被奸民运赴省外销售，近因弥补票本，设局劝捐，怨声载道。咸丰帝命福建巡抚庆端等对该局倚势作奸之委员严参惩办，局伙奸民从中渔利者，一并严惩，以除积弊。

54 先是，太平军左军主将李世贤带兵进扎安徽乌溪镇，复攻水阳，高淳、东坝、湾沚（今属芜湖县）、黄池等地清军同时告急，和春派总兵戴文英统兵五千往援。寻李世贤军连破清军孤山坝、老鸦山营垒，署浙江提督邓绍良再次乞援。

至是，李世贤督军猛攻邓绍良驻地湾沚，毙来援之总兵戴文英，其军溃散，太平军将邓绍良营盘团团围住，声息不通。〖68〗次日夜，李世贤破湾沚邓绍良大营，邓绍良自焚而死。咸丰帝得奏，命郑魁士补授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

十三日（12月17日）

55 俄国使臣彼罗夫斯基到京换约，咸丰帝派礼部尚书肃顺、理藩院尚书瑞常会同办理。因彼罗夫斯基所送中俄《天津条约》之文底与清文有互异之处，且俄使欲更改字

句，以致未能互换。时原约已由桂良等带往上海，帝命桂良等将各件检齐，并将清文二件，以何件为准，因何歧异之处，详细签出，驰递进呈。

寻桂良等奏，中俄《天津条约》系俄罗斯学生晃明自俄文译成清文，复由桂良等派员译为汉文，再从汉文译成清文，辗转数次，故间有不符。惟其中有大同小异之处，当时与普提雅廷公同斟酌更正，其不能全依该夷之意，已于约内注明，所议条款，俱照中国清文办理。此次该夷不肯互换，藉端欲请更改，其为狡展，情属显然。〖69〗

咸丰帝接报后，谕曰：该国此次狡赖，显系恃无质证，桂良现令在津与晃明同议之参领张延岳先行回京，当俟该员到时与之辩证，自必无从狡执。如其仍欲任意更改，即不与之互换。原议本有一年之说，即俟上海事竣，再与理论，亦不为迟。

二十五日（12月29日）

56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之墨迹未干，英使额尔金即偕舰长巴克、奥斯本、通事李泰国、威妥玛等分乘六舰离沪西上，意欲直趋汉口考察通商口岸。十月十五日，额尔金率舰抵天京观音门，遭岸上太平军之炮击，英舰发炮还击，太平军死伤数十人，英军死一人、伤二人。次日晨，英舰抵下关，复开炮轰击浦口太平军营垒，太平军未予回击。旋英舰经安庆抵汉口，额尔金登岸晤官文，俄即解缆东下。

是日，英船返至天京江面，额尔金遣巴夏礼、李泰国等上岸，晤益天福李春发，声明军舰入长江并非相助清军，

实系前往汉口考察贸易，并告知于芜湖已接阅天王洪秀全之函。李春发对前次开炮致歉，并要求此后英舰入江时，应先行通知，以免冲突。二十八日，英舰返抵上海。

十二月初六日（1859年1月9日）

57 前因内定办法未果，藉额尔金溯江西上之际，桂良等复请训示，得旨：前次准将钦差移至上海，原为阻其进京及赴天津之计，若仍准其随时进京，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总之，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桂良等拟在上海互换条约，即著迅速定议，勿令该夷北来。挽回条约是桂良等专责，设或事至决裂，必须用兵，断不能归罪于议事之人。若不能阻其进京，以致夷船复至天津，则无论动兵与否，朕惟桂良等是问。

是日，咸丰帝接桂良等奏，英使将返沪，拟将条约及新定税则进呈。谕曰：著照所请，准其先将天津原约及现定税则条款进呈，俟挽回四事，另立专条进呈后，候朕酌夺。如可准行，一并用宝发回，并再命桂良等委员转达，如英船来津，我兵必先开炮。

十四日（1月17日）

58 理藩院咨行俄国枢密院，略称：本年五月间，贵国愿送中国火枪一万杆、各项炮位五十尊至大沽海口。但中国已将沿海炮台修理坚固，各国船只未便驶入，所有贵国运来枪炮，应送至库伦，中国自行运送至京。〖70〗

二十一日（1月24日）

59 据陕甘总督乐斌奏，甘饷紧要，请饬迅速筹拨。谕曰：甘肃内地及新疆各城，每年饷需共计四百余万，皆赖外省协拨。自各省欠解甘饷愈多，拨解口外亦递年减少。本年若非河东道解到银四十五万两，其势早已不支。现新疆各城，空乏已久，若再迁延，不特口外俸饷无从拨解，即内地亦难以支持。著山东巡抚崇恩、河南巡抚英桂、山西巡抚恒福、陕西巡抚曾望颜迅速设法筹措，各先凑解银十万两，以顾西陲大局，毋稍迟延。

60 先是，五月初旬以来，穆拉维约夫乘兵船强行入乌苏里河，于河右岸测量绘图，查验土脉，并不听劝阻，安设炮位。六月初四日，穆氏复带兵百余人闯入松花江，地方官出面阻止，穆氏声称："汝能始终拦阻，则将来英、美、法人复来入口，试看让与不让，我两国既称和好，应勿阻止。"言毕开船西上，行六十余里因水浅退回。咸丰帝接报，谕曰：黑龙江左岸许俄夷居住，并江中准其行走，已非兴安岭旧界，奕山前此悉行允准，办理本觉太易，因限于时势，从权允许。乃该夷闯越黑河口，欲由松花江西上，夷字内又写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与该国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无限制。并在乌苏里河右岸图勒密山向西安设炮台，其心尤为叵测。著奕山、景淳即饬委员细心体察，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本不在奕山允许之列，当与俄夷以何处为界，著该将军等据理晓谕。倘该夷芮有心狡赖，即著严行拒绝，毋庸先行请旨，稍延时日，勘定后，再行绘图贴说，详细奏闻。〖71〗

至是，奕山、景淳等遵查绥芬、乌苏里地方奏折上闻，谕曰：绥芬至三姓交界，宽广千余里，并无与俄夷交壤之处。乌苏里河自北而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距兴安岭甚远，亦无接壤俄夷处所。是该二处不特距原定分界甚遥，且近接三姓、宁古塔等处，实已深入内地。著奕山等行知穆拉维约夫，若肆意侵占，扰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72〗

二十六日（1月29日）

61 中英上海税则会议之前，额尔金曾照会桂良，抗议黄宗汉悬赏购英领事巴夏礼之首级，并新安县团勇开炮伤人，大违天津和约之意，请桂良及早解明，否则不便与会。桂良等随即咨明黄宗汉，知会罗惇衍等暂且停兵，并出示晓谕各口商民人等，已与各国议和。〖73〗

讵额尔金并不满意，仍照会要求将黄宗汉撤任，削去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奉命招勇帮办夷务之权，否则，无庸会议。桂良等即照复额尔金，为释其疑，谎称自出京以来，沿途访闻，黄宗汉办理一切，未能妥善，业已于途次具折参奏，不久即可奉到谕旨，离任当不远。并允额尔金奏请撤去罗、龙、苏三绅之权。〖74〗

旋咸丰帝接桂良奏报，洋务办理棘手，非将黄宗汉撤任，并撤罗惇衍等之权，必致决裂。谕曰：若必尽遂该夷之欲，则是中国黜陟之权，外夷得而操之，尚复何所底止！惟桂良等既有另片参奏黄宗汉之语，业经告之夷人，是以另发寄谕，将黄宗汉所办原委，及罗惇衍现已停兵之处示明，使夷人闻之，知桂良等并非诳语，以安其心而示之信。〖75〗

尔后，额尔金因清廷未撤黄宗汉及三绅之权，又接英军于广东石井地方搜获公文数件，内有当地所造伪谕一道，疑和议难成，乃离沪返香港，并照会桂良等，谓须返粤措置。〖76〗

是日，帝接桂良等奏，谕曰：此必有奸人探听消息，任意捏造，播弄是非，实堪痛恨。著黄宗汉将伪造之人严拿务获，尽法惩办。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黄宗汉派员赍交何桂清祗领接办。

62 是月，在籍督办团练五载、仕途维艰之李鸿章，经乃兄湘军粮台总办李瀚章之引见，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曾氏对其“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77〗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屡受挫折，“辗转兵间无所就”〖78〗。

63 是年，除直隶、江苏、安徽、福建、广西、云南未经册报外，总计各省人口共二亿九千三百八十八万七千五百零二人。除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未经册报外，总计各省存仓米谷共计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石二斗。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

〖2〗参见:《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一册327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160—178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

〖5〗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211—212页。

〖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

〖8〗《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八七、一八八。

〖9〗《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二七。

〖1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八九。

〖11〗《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

〖12〗参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二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二十册298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292—293页。

〖14〗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147—154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册642、646页。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一五。

〖16〗在此次中俄划界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开始即以"助华防英"为词,称:"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当会表现出占据黑龙江口及其以南沿海地区之欲望。只有我(俄)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俄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之侵犯。"(《外贝加尔哥萨克》三卷123页)又称"俄国为负起在海上保卫国土之职责,应占有滨

海地区之一部，而为使它能同西伯利亚其他地方保持联系，则须在阿穆尔河（黑龙江）这条从西到东最佳水路沿岸建立它的村屯。故沿阿穆尔和乌苏里江划定中俄之边界合情合理。此两河乃两国之天然而适宜之界限。”（《黑龙江问题》188 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远东的功勋（1849—1855）》351 页）奕山则据《尼布楚条约》驳之，言：两国分界“以格尔必齐河、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尔）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五）为全两国和好，俄国“当及早将人众撤回”。双方辩论至再，未有结果。最后，穆拉维约夫将去年其与普提雅廷拟定、并为俄外长哥尔查科夫所赞同之《条约草案》交给奕山，限明日答复。《草案》共分六条，要曰：一、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二、在两国界河上，只准两国船舶航行。三、在通商口岸，俄国与各国享有同等权利；两国界河沿岸，准予自由贸易。四、黑龙江左岸中国居民，限三年内移居右岸，所需费用由俄国供给。五、重新审定旧条约，另立新规章。（《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一卷 510 页）

旋奕山派佐领爱绅泰赴俄船退回俄方《草案》并向俄方提出将“以河为界字样”删去，俄方坚持“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五）

〖17〗《外贝加尔哥萨克》三卷 126 页。

〖18〗参见：《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15 页；《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353 页。

〖19〗《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354 页。

〖20〗《外贝加尔哥萨克》三卷 126 页。

〖21〗《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15 页。

〖22〗《吉林通志》卷五五。

〖23〗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457—459页。

〖24〗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五；《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85—86页。

〖2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五。

〖2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

〖2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

〖2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二。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357页。

〖3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

〖3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

〖32〗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七；《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86—89页。

〖33〗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七；《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89—95页。

〖3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六。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434—435页。

〖36〗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八；《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96—103页。

〖37〗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八；《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104—114页。

〖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

〖3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五。

〖4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五。

〖4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六。

〖4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七。

〖4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七。

〖4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八。

〖45〗《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二十册379—381页。

〖4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八。

〖47〗《两淮戡乱记》，《张洛刑（乐行）叛迹本末》。

〖48〗《山东军行纪略》卷二下《皖匪二》。

〖49〗《清朝柔远记》264-265页。

〖5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

〖51〗参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874页；《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二。

〖52〗《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59—560页。

〖53〗《咸丰朝东华录》卷八一。

〖54〗《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82—183页。

〖55〗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00页，《李秀成自述》。

〖56〗《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一辑501页。

〖57〗参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李秀成自述》。

〖58〗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114—115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

〖6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

〖6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

〖63〗《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116—132、137—141页。

〖64〗《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133—137页。

〖65〗《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三二。

〖66〗《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一二。

〖67〗《曾国藩全集·书札》卷八。

〖68〗《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十。

〖6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591—593页。

〖7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590页。

〖7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

〖7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

〖7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529—530页。

〖7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册536—538页。

〖7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

〖7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四。

〖77〗《异辞录》卷一。

〖78〗《李文忠公遗集》卷四。

清通鉴　卷二一六

咸丰九年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

己未　公元1859年

正月初二日(2月4日)

1 咸丰帝御乾清宫，户部尚书管理藩院事肃顺等引堪布罗布藏郎结囊素阿旺呢玛呼图克图等十二人递丹书克，赐茶。翌日，帝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及外藩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2 咸丰帝谕内阁：兹于咸丰十年，届朕三旬万寿，允宜特开庆榜，嘉惠士林，著于本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明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以副朕简拔人才至意。

初九日(2月11日)

3 捻军李昭寿降清后，上年十二月，捻军凤阳、临淮守将张龙、李允、任乾、韩秀峰等亦拟降钦差大臣胜保。胜

保颁给清军旗帜一千面，并派游击黄得魁等进入凤阳、临淮与之谈判。任乾又受胜保之命，赴淮北向蓝旗刘玉渊、刘添祥等部劝降。

是日，咸丰帝接胜保等奏请筹拨招抚经费一折，谕曰：各捻股数众多，如果渠魁就抚，散其胁从，实于大局有裨。惟受降如受敌，此辈狼子野心，最易反复，投诚后，是否不致复叛，必确有把握，方无后患。倘因乏食投降，目前数万金尚不难筹画，以后何以为继！况皖营兵饷久缺，而以重赀赏贼，更恐失军士之心。此皆不可不虑。倘使招而复叛，是军饷之外，徒增一项无益之费，支绌之际，尚堪如是抛掷耶！莫若以贼攻贼，事半功倍，更可坚其向化之诚，胁以不能复叛之心。所请之处，实难应手，暂毋庸议。

十九日(2月21日)

4 胜保等奏《沥陈洋务之失入京之害宜以民力阻其入江折》，疏称：维自古帝王驭夷之道，荒服虽略示羁縻，梗化则悉资征讨，从未有不仗威力而能帖然无事者，亦未有稍应所求而能止其无厌者。大抵待以恩，则中国之势日弱，驭以威，则中国之体日尊。外夷乃中国大患，且骎骎及乎腹心肘腋，实有扼吭拊背之忧。深恐在事诸臣为社稷计轻，为身家功名计重，遂欲敷衍了事，苟且目前。而不知所许各条，如酖羹漏脯，其止乎饥渴仅仅片时，而性命之虞即随其后，是徒贻宗社无穷之患，而一己之功名身家，仍不能全。如十年前之耆英，前鉴具在，抑何愚懦至于斯极？

向例，俄夷只准在京驻馆学习，今闻其任意游行，直入各部院公所，旌钲夹道，妇女同车，显背二百年和好旧约。

英、美等国鉴于俄夷之驻京有馆，故敢有比例之请。而俄夷亦鉴于英、美两国之频年滋扰，有求必应，彼亦何为不潜萌诡志，肆厥鸱张？堂堂天朝无故而示弱于彼，果何谓欤？伏愿饬下诸大臣，责以正言，绳以大义，除从前俄夷驻馆肄业之外，凡有一切要求尽拒不纳。彼果一一帖服，咸知敛抑，则已；不然，即请皇上赫然震怒，或擒杀其酋，或缚解其众，以无理诸状，敕下理藩院诘责该国王，彼必理屈词穷。此入京一节之万万不可行也。

英、美等国，在外洋固船坚炮利，然深入内江及登陆驰骋，皆其所短。窃谓欲阻其入京，当自阻其入江始。欲阻其入江，当自阻其内地游行始。诚能使现在入京之俄夷知震慑天威，渐次敛戢，则此外内地游行之辈，必不能肆无忌惮。至入江大害，举国皆知，已无待臣等赘言。臣等则以为为今之计，惟有用民制夷之一法，使沿江及内地百姓公同具禀，并散布邀约，总以天恩虽一视同仁，无分中外，而商民以长江为生路，断不能与之猫鼠同眠。一面广集民团，多多益善，自浔阳以上，洞庭以下，于沿江两岸，节节设备，使彼知我长江腹地深入数千里，乡民数百万，势甚汹汹，自未敢再图入江之举。即使贸然前来，则以各处民力就地制之，使之片帆不返，纵致归咎于百姓，面不能怀怨于朝廷。是即不阻之阻，不挞之挞。如此，不但拒其入江，并其入京一层，亦必不烦言面自解。〖1〗

胜保又片奏曰：现闻在事诸人，仍狃于成见，不但使外夷轻视中国，其机甚危，且大拂民情，其患更重。近有编造对联，到处哄传，有云：柏、叶于今难再颂；桂、花从此不闻香。又：数月中三相云亡，一死一囚一罪过；旬

日间四夷来服，半推半就半含糊等语。奴才远在皖军，尚有所闻，其为此事不厌众心可知。又接据上海密探所禀，金陵逆首与夷酋交接各情，更可骇虑。〖2〗

二十五日（2月27日）

5 据粤海关监督恒祺奏报，关税一年期满，仅征收银三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咸丰帝谕曰：粤海关税欠缺甚多，自系因各处土匪未平，洋务未定所致。惟该监督另片奏称，茶商等因买卖滞销，赴该督禀诉，经黄宗汉剀切批示，自九月至十一月，已征收银二十二万四千八百余两，是该关税课已渐有起色。现在税银，只可供剿办西匪之用。俟关税稍充，各处协拨款项，亦应设法筹解。

6 安徽巡抚翁同书奏：请饬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省督抚严禁偷贩私磺，据参将李世忠详禀，逆匪横行，皆由私磺接济，大江南北水陆口岸各要隘，奸商通匪偷贩之情，所在多有。咸丰帝谕曰：除山西等处产磺之地，严禁私磺出售外，其各路军营及用兵省分，非有统兵大臣及该督抚委员解送印文知照者，概不准擅行采买。其经过关津隘卡，如无印文护票者，即著查拿惩办，倘有不肖官吏，私行贿放，察出严行治罪。军营兵勇如有偷漏硝磺火药，接济贼营者，即以军法从事。著领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严定章程，实力盘禁。

二十六日(2月28日)

7 曾国藩奏遵筹战争全局，略曰：臣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熟商，北岸须足马步三万人，都兴阿、

记名按察使李续宜、副将鲍超等任之；中路现有水师万余人，提督杨载福、道员彭玉麟任之；南岸须添足马步二万人，臣率道员萧启江、张运兰等任之。三道并进，夹江而下，幸而得手，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少百里之粮。即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势既重，则下游之贼不得不以全力御我。其余金陵、庐州两大营，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车外之辅。〖3〗得旨：该侍郎统筹全局，意在并力大江两岸，为节节进剿之计，所见甚是。惟现在江西南赣等处，贼氛尚炽，该侍郎未能即日北行，俟南路稍松，再赴皖、楚交界，筹办大局。其调察哈尔马匹一节，不如湖北采买，较为便捷。

二十七日(3月1日)

8 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上《英使额尔金回粤其弟普鲁斯拟由沪北上进京换约请敕严防折》，内言普鲁斯定欲进京换约，意见甚坚。咸丰帝闻奏，谕曰：各夷和约，本议定在上海互换，是以授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妥为办理，乃迟之又久，于进京等事尚未挽回，而英酋额尔金驶回香港，另换伊弟普鲁斯到沪，并欲直至天津，是该夷反复无常，意存叵测，已可概见。该酋到沪，桂良等务须竭力开导，告以所有和约，并另立专条，必须在上海互换，天津并无经手之人，且该处现已设防，不使轮船驶近拦江沙，倘或复开兵衅，则上年条约必至全归罢议，于各国通商事务大有妨碍。如此剀切晓谕，总使该夷在沪换约，不至遽行北驶，方为妥善。该大臣等仍应设法挽回四事，另立专条，再行奏请互换，万不准含糊了事，

自干罪戾。〖4〗并著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等：迅速调集各路官兵，在海口扼要严防，毋令片帆驶入。并激励乡团，预为策应，以期声势联络，借壮兵威。旋命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徐有壬等密饬押运漕船各员，如探有夷船在天津滋事，即将各漕船驶赴盛京之牛庄，山东之蒲台、利津等处暂避。又命挑选京营精壮三千名，配齐军装器械，以备天津防所调用。〖5〗

二月二十一日，帝接直隶总督庆祺密折，要曰：天津为京师门户，全局攸关，且当南漕北上之际，未便轻于议战。如夷船驶到，宜先示羁縻，倘肯回帆，即可毋庸启衅，如竟闯进内河，再当观衅而动。帝以所见甚为详慎，命僧格林沁会同直隶布政使文煜妥筹。并再谕桂良等曰：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为妥善。倘该夷坚执不肯，务须剀切言明，议定由海口进京时，所带入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其余三事，即可乘势开导，倘能消弭一事，即日后少受一事之累，如不能全行挽回，亦当于三事中予以限制，以杜该夷无厌之求。〖6〗

二月初五日(3月9日)

9 以江宁将军钦差大臣和春奏参钦差大臣德兴阿贻误情形，咸丰帝命将德兴阿革任，江北军营统归和春节制，并命和春另选帮办分驻江北，专督北岸诸军，江南提督张国梁则南北兼顾。所有原派江北大营帮办鞠殿华、成明、毛三元一并撤销。德兴阿所领钦差大臣官防，由和春派员护

送进京。

初九日(3 月 13 日)

10 宗人府等衙门奏，定拟夤夜伙众强抢盗犯罪名，内有宗室绵城，系已革奉恩将军，应如何治罪，请旨定夺。得旨：绵城身系宗室，起意搜抢，事后分赃，凶暴众著，实难恩施法外。著派右宗人载岱，即日带领章京，将绵城带至伊坟茔处所，饬令自缢，以昭炯戒。

十一日(3 月 15 日)

11 何桂清奏陈《胪陈办理通商机宜八条折》，要曰：请由京简派总理通商钦差大臣驻上海，设立公寓，议给养廉，专司其事，以崇体制。谕曰：前因广东距京窵远，夷情不能遽达，致令藉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钦差大臣于上海，援两广总督之例，授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总督为地方大吏，足资弹压，若另设钦差，以京中大员任之，恐遇事呼应不灵。该督已授为钦差大臣，即当与桂良等设法阻止英夷进京并入江等事，挽回一件，即为他时消去一件后患，未可徒托空言。至抚议已成，所有条约，自须颁发通商各省一体遵行，然须仍归钦差酌办，以一事权。其有据情代奏之件，该大臣要当择其无伤国体者，方准代为上达，亦不得听其所求，屡为渎请。

十五日（3 月 19 日）

12 太平军三河大捷后，前军主将陈玉成统军自潜山经霍山再克安徽六安州，进逼庐州官亭已革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大营。

是日，陈玉成军大败清军，阵毙参将潘罗成、知县高坤卫等。翌日，太平军破李孟群大营，斩州同张湘甲、府经历周寿嵩等，并生擒李孟群解至庐州，杀之。旋陈玉成率军克护城，已革总兵柏山、知府颜怀忠等死之。

二十五日(3月29日)

13 初，捻军孙葵心、刘添福等于淮水太和县王市集聚捻军三万余，乘河南腹地空虚，乃分路进攻。先占宁陵，杀知县龙德照，继攻睢州，败知州王连陛之民团，豫省震动。为此，南阳镇总兵丘联恩被劾革职，诏命戴罪立功。本月二十一日，捻军围攻西华县城，丘联恩带兵驰援，捻军佯败，诱之深入，至舞阳北舞渡。是日薄暮，孙葵心、刘添福等命骑兵左右包抄，步兵前后截击，围如重壁。丘联恩及参将福瑞等二十余将弁死之，残军败退许州。〖7〗

二十六日（3月30日）

14 中外《海关税则》既订，咸丰帝恐鸦片官为收税，地方希图掩饰，压搁部文不能及早奉行，或以多报少，藉肥私橐，命桂良、花沙纳严密访查，据实参奏。旋桂良等奏覆曰：向来洋药自外夷售至上海，运往江苏省城各行栈分销，名曰有干例禁，实则到处通行。各关既无征税明文，所有经过地方，官吏胥役人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等情，诚恐不免。方今甫经奉文，每百斤征银三十两，按关抽税。凡贩运此货者，皆知税课较重，难保无绕越偷漏之弊，且向有地方土匪，三五成群，包揽护送，今此项人等无利可图，仍恐代为想法漏税，希图渔利。甚有不肖官吏，欲饱

私囊，从中徇庇。并言：上海向有议捐洋药，初由钦差大臣和春派员劝办，止收十两，嗣经藩司王有龄整顿捐务，始加至二十两，江南军饷赖以接济。今若遽行提解进京，则江南大营立少此款，应否仍归江南军饷，俟新章开后，再由该督奏请妥办？

得旨：内地各关收税，非夷税可比，即可先照新章通行征收，不得援上海为例。至上海于洋药内本系抽厘办法，假名义捐，屡经援照海疆例请奖，殊属未协。此后著仍照厘捐一体办理，不准再有议捐名目。其抽收银两，既为接济饷需，不便遽行提解进京，俟军务稍定，再由何桂清等照新章办理。如地方官有影射侵吞各弊，仍著何桂清据实参奏。至夷税过四个月后，即照新章，仍届三个月解部一次，不准截留，是为至要。〖8〗

三月初一日（4月3日）

15 初，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轻允俄人，俟冰泮后赴乌苏里江口会勘地界，致令俄人借口，又与俄人议商黑龙江通商条规十四条，未能先行入奏，咸丰帝命将吉拉明阿撤任，其条规十四条，何款议定，何款尚需更换，由黑龙江将军奕山查明具奏。寻奕山奏覆，并将通商条规呈览。条规要曰：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彼此通商，总须以货换货；贸易市场有争斗事故，各国之人交各国自行照例定罪完结。其中尚有俄方未准三条：往来船只，务须在卡伦报明；两国均须设官，专司通商事务；除开市买卖易换货物外，一切闲杂人等，不准私往各屯游玩。奕山并奏请，将吉拉明阿暂行留任。〖9〗

至是，谕曰：奕山所拟通商条规，内除该夷尚未议定三条，皆有关系，自应催令速行定议。至第一条，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虽照伊犁、塔尔巴哈台旧章办理，但现在海口，各国皆有征税，恐与海口章程有碍，且恐各国有所藉口。著奕山等将此条另行妥议具奏，总须俟奏定后，方能与该夷言明照办。至吉拉明阿著革职暂留本任，仍责令该员力图挽救，以赎前愆。〖10〗

初八日(4月10日)

16 先是，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派上校布多戈斯基与译员希什马廖夫前往乌苏里江“勘界”。二人抵瑷珲后，经副都统吉拉明阿奉命劝阻，不从，径赴乌苏里江等处。咸丰帝闻奏，严命署副都统富呢扬阿拣员驰往阻止。

至是，理藩院照会俄国萨纳特衙门，略曰：前因贵国使臣穆拉维约夫于上年在黑龙江地方，求让地界，中国顾念两国和好百余年，是以将黑龙江左岸，除中国屯居之外，其余上下空旷之地，通融许给贵国商人居住。本年又据希什马廖夫等称：奉穆拉维约夫之命，欲往兴凯湖勘办地界。查乌苏里、绥芬河等处，均系吉林地方，并不与贵国连界，岂能复思侵占？想系穆拉维约夫等藉端生事，贵国王未必得知，望将希什马廖夫等人船撤回，以便各守疆界，永敦和好。〖11〗

然此件送交俄使彼罗夫斯基时，被拒绝。

初五日(4月7日)

17 以王庆云奏，边疆厅县要缺，请变通起俸日期，四

川雷波等厅县地居边要，汉夷杂处，夙称难治，请援照成案，以奉到升补部文之日起俸。谕曰：著照所请，所有雷波、越嶲、峨边、马边四厅，并清溪县及现改边缺之屏山县，均著准其署任内，奉准升补部文之日，即行起俸，三年俸满，合例保题。未经引见以前，仍不准遂请升阶，以示限制。

十二日（4月14日）

18 先是，咸丰帝接庆祺密折《天津为全局攸关，不可轻于议战》，即诏谕僧格林沁等：如该夷船到，即往拦江沙外与之理论，勿令驶入内河。万一不听理论，胆敢开炮，即可观衅而动，慑以兵威。〖12〗至是，帝接僧格林沁等奏：设夷人必欲进京换约，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不特不可令其经由，且不可令其窥伺。或由芦台地方登岸，陆路进京；或由北塘登陆至津，乘船至通之处，应由桂良等临时酌定。并拟令夷人大小船只，均在拦江沙外停泊，用内地船只渡进内河，庶可以重防务，而杜另生枝节。〖13〗

十三日（4月15日）

19 因湖南巡抚骆秉章奏称：查明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之劣迹，如署内差役、冒领兵粮、摊派养廉、盖造房屋、演戏赏耗，及开销公项等，均有确据。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署中一切使用，复提用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咸丰帝命将樊燮著即拿问，交骆秉章提同人证，严审究办。旋命将樊燮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二十日(4月22日)

20 户部请饬筹办淮南盐务，并酌拟条款，开单呈览。帝谕曰：淮南盐课为拨解大宗，近年因长江梗阻，经户部议令就场收课，办理数年，稍有起色，尚未能复旧额，亟应设法筹办，以裕课款。著照户部所议，于各场适中之地，驻扎武职大员稽查出入，以杜偷漏。并于京口等处，湖南岳州及其余毗连川粤处所，各设税卡，以防偷越。江西饶州、吉安、建昌、九江等府，各于适中地方设局，仿照湖北章程一律收税，所议均尚周妥。著各该省督抚，悉心筹办，于鹾务饷需实有裨益。

21 天王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抵天京。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洪仁玕带族人赴广西浔州，时太平军已移营攻永安，不遇而返。咸丰二年（1852），洪仁玕赴香港，识瑞典教士韩山文。四年（1854）初，其抵沪欲赴天京，因洋人不肯送往，迁延数月，复返香港，加入伦敦布道会，任宣教师。八年（1858）五月，其由港至粤，过梅岭经江西饶州至湖北黄梅，乔装商人沿江而下。是日，洪仁玕抵天京。其时正值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格外欢喜，当即封其为干天福。四月初六日，晋封义爵加主将。初九日，改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

二十二日（4月24日）

22 初，俄使彼罗夫斯基来华，拟与清廷互换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帝命礼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肃顺、理藩院尚书瑞常会同办理。然开议之初，双方于条约文本发生争执[14]，中方被迫允以俄方自译之满文本为惟一正式文本。

至是，双方在京互换中俄《天津条约》并规定："大清国钦派大臣照俄罗斯国原本满洲翻译，俄罗斯国钦派大臣照大清国原本抄录接收。将钦定和约，彼此互换。"〖15〗明日，肃顺、瑞常与彼罗夫斯基商定俄使进京办法，即先由库伦行文到京，倘海口无事即可来京，由理藩院照复俄国；俄船到时，先在拦江沙外停泊，中方派船换坐，由北塘进京。

23 是月，大沽海防重建告成。

上年五月，英法联军甫离天津，咸丰帝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于天津至海口一带，豫为防范，严密布置。僧格林沁赴京请训后，即返抵大沽，重建大沽海防。其举措有五：

一、重建海口炮台。大沽之战后，原炮台尽为英法联军所毁，故僧格林沁除在原炮址重建炮台外，又在北岸炮台以北里许建一石缝炮台，均比原炮台高大、坚固，并于炮台前后兴建营墙，开挖濠沟；大沽北三十里之北塘炮台亦重行建造。二、铸造、调拨火炮，以加强炮台之攻击力。三、改革大沽军制，调集京师、蒙古等处援兵。〖16〗四、设置拦河设施。〖17〗五、明定赏罚，加强操防演练。〖18〗经僧格林沁等勤加训练，大沽清军渐成"精锐之师"。

至是，大沽整体防御设施告成。奉旨前往查看之署直隶总督文煜奏称：窥见大沽南北岸新建炮台六座，工程一律严实，地势颇踞扼要，大小铜炮位俱已安设妥协。拦河木筏现已一律排列，仍于河边暂留口门一处，以便船只出入。一有该夷北驶之信，临时拦挡严密，可期应手无误。

四月初二日(5月4日)

24 俄彼罗夫斯基来华之前，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即训令其除换约之外，另向清廷要求订立新约，以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及中国西部边境大片领土，并扩大陆路通商。然彼氏恐碍换约，并未言明。

至是，彼罗夫斯基以书面之形式提出《补续和约》八条，要曰：两国东界，应顺乌苏里江与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再由兴凯湖至珲春河，顺河至图们江，顺图们江至海口为界。中俄西界自沙斌岭(沙宾达巴哈)卡伦至额尔齐斯河、斋桑湖，又自塔尔巴哈台、伊犁所属地方，至阿拉塔乌山考康(浩罕)边为界。此外，另有订立陆路贸易章程，准俄人由陆路进入中国内地贸易，以及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等地设立领事官等要求。

二十二日，军机处照复彼罗夫斯基，对其所提之《补续和约》逐一指驳，要曰：一、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今闻贵国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二、中俄西段边界，向有定界，应毋庸议。三、现惟恰克图等处本有贸易，其他陆路应毋庸议。四、伊犁、塔尔巴哈台二处，今已通商。其喀什噶尔、齐齐哈尔、张家口，均系和约内所无之处，不可前往通商。至设领事官一事，亦毋庸议。寻俄使反复置辩上述之八条，均遭军机处驳斥。〖19〗

十七日(5月19日)

25 先是，胜保奏称：楚军进至太湖，引而不发，陈玉

成遂得以进攻浦(口)、六(合)，而无后顾之虞；统筹剿贼大局，宜合力并举，以楚师力攻舒、桐、安庆，皖军会剿东南为上策。咸丰帝命官文、胡林翼饬楚师水陆分攻舒、桐、庐州、安庆，以分皖北捻军之势，命胜保、翁同书督饬各军合力会剿，不得专恃临省，并先与官文、胡林翼商酌机宜，固不可画疆自守，亦不可冒进贪功。

至是，官文、胡林翼覆奏：胜保前奏，未悉湖南近日情形，不知鄂省南路空虚，故征皖之师，应俟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又都兴阿、杨载福、多隆阿、鲍超、李续宜、唐训方等共事最久，诚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设异日出省远剿，骤归他人节制，恐心志不能齐一。应请嗣后楚军，无论入皖，入江南，其调度机宜，仍归臣官文、胡林翼节制。咸丰帝闻报，未置可否。〖20〗

二十一日（5月23日）

26 前因乌苏里江等处距外兴安岭遥远，并不与俄国连界，咸丰帝谕奕山饬令吉拉明阿，如遇夷船下驶，设法阻止。旋据奕山等奏覆：自咸丰四年(1854)起，至今五载，俄船往返经过，积习相沿。又经互换字约，准其由黑龙江行走，积重难返，无可如何。且前因饷乏兵单，军械不足，不得不从权办理。近年南省调遣频仍，饷欠兵少，若再行拒绝，其患不可胜言。可否从长计议，嘱其安静行走，免开衅端，方可暂缓目前之急。

是日，咸丰帝谕曰：黑龙江左岸地方，既经奕山借与该夷居住，其船只往来于黑龙江、松花江中，自难再行拒绝，至绥芬河、乌苏里江两处，系吉林地方，不在借给之

内，若听其纷纷驶往，势将何所底止？著奕山仍遵前谕，严饬吉拉明阿晓谕该夷，除由黑龙江入松花江往东入海口外，余如绥芬、乌苏里江及三姓等处，该夷船只均不得擅自驶往。务当实力劝阻，毋许意存推诿。寻奕山等覆奏，俄人于乌苏里各处添建房屋，展占地方，羁縻愈难，并请吉、黑之事，各由本省主稿，以免贻误。得旨：奕山奏称事属吉林，应由吉林主稿，显系有心推诿。著署吉林将军特普钦督饬署三姓副都统富呢扬阿，晓谕穆拉维约夫，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许其借住，已属中国优待之意，吉林界内系中国采捕参珠之地，断不容尔侵占！若背约妄行，必致有伤和好，兴凯湖等处，本不与俄国连界，无可会勘，岂得以曾在黑龙江具文为词，意图狡赖。〖21〗

二十五日(5月27日)

2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咸丰帝亲定己未科三鼎甲：状元孙家鼐，安徽寿州人；榜眼孙念祖，浙江会稽人；探花李文田，广东顺德人。至是，赐一甲孙家鼐、孙念祖、李文田三人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朱学笃、周家楣、陈祖襄、董元勋等一百七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主考官为内阁大学士贾桢，副主考官为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旋授孙家鼐翰林院修撰，孙念祖、李文田编修。

二十七日（5月29日）

28 本年二月十九日，有草船夹带洋药（鸦片）过关，起获三千八百余斤。按每百斤征税三十两。核计该银一千

一百余两。拿获船户戚开，并代客包揽之杨维忠二人。是日，咸丰帝闻报，谕曰：洋药甫经定章征税。该商贩等即敢公然偷漏，若不严行究治，无以儆奸商而重国课。所有拿获之戚开、杨维忠二名，著何桂清等饬令淮安府知府恒廉严行讯究，查明各商贩，按名拿办，所获洋药暂存淮安关库。此项洋药系由苏州贩运而来，其经过浒墅、由闸、扬州等关，何以各该监督毫无觉察，任令偷漏，难保无丁役得贿私纵情弊。著该督抚查明参奏。

29 是月，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玉成时年二十三岁。〖22〗

五月十一日（6 月 11 日）

30 御史富稼奏：宝泉局铜库书吏王韶勾串库丁明亮等，将入册收库之铜抬出局外，窝藏附近，盗卖分肥。宝丰铜厂张玉华伙同广发银号陈启堂等，向运官邹衍泰商允盗买官铜三十余万斤，运收私厂，仍嘱书吏王韶在收铜册内以少写多。又沿河一带，偷铜著名者，天津有毛景等二人，通州有黄三太等十人，随同行窃者不下二百余人，皆赖张玉华之宝丰、永丰二厂藏匿销赃。帝命步军统领衙门按名悉数查拿，严行惩办。

十六日（6 月 16 日）

31 先是，特普钦接旨后，以俄人不听理喻为词，奏请将中俄《瑷珲条约》中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同管之地”之语，与俄人更正，俾免藉口。咸丰帝闻之严诏曰：乌苏里河等处，与俄国并不毗连，何以奕山等所议条约，

竟有与俄国同管之语?著奕山等传知吉拉明阿，向穆拉维约夫言明，从前初议之时，未能深悉吉林地界，现在业已查明，乌苏里、绥芬河等并非俄国接壤，又与海道不通，自应将此语更正。不但图勒密、伯力、抓吉及三姓等陆路，不可任意侵占，即绥芬、乌苏里河，亦当与之约定，不准人船驶往。〖23〗

然俄人置若罔闻，继续强入乌苏里江，擅自于江东建移民点，“每处建房并搭盖草窝棚三五所至十余所，各居夷人男妇幼稚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不等，放牧牛马，开园垦地，各有鸟枪、农具、船只。”〖24〗是日，咸丰帝谕曰：此事贻误根由，总由奕山、吉拉明阿于两国公同管理一语，不能立时剖辩，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命将奕山革职留任，吉拉明阿革任，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并命署吉林将军特普钦将此“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不如各守旧约，早息此念，两国自可相安。”〖25〗

二十一日(6月21日)

32 因官文奏，探知石达开军势将入蜀，请饬曾国藩带兵入川防堵，并“责以守署之任”。咸丰帝即令曾国藩带兵赴四川夔州扼守，无一语提及蜀督之任免。〖26〗旋曾国藩覆奏：若必欲入川，萧启江一军应调回，此外尚需添调水师，水陆共须凑足三万人，乃可携以入峡。〖27〗得旨：昨据耆龄奏，景德镇业经克复，江西军务稍松。该侍郎应将景德镇善后事宜妥速办理，酌留防兵，仍遵前旨，统带

所部兵勇，由楚赴川。

二十五日(6月25日)

33 清军大沽口保卫战。

初，桂良等奏：英、法照会，坚欲进京换约，并探明英夷带兵二千名，船十余号，直赴天津；其法、美两国公使亦必带兵同行。得旨：英法各有兵船多只，意在寻衅，断难任其深入，势将开仗用兵，必须在沪换约，方可消弭此患。著桂良等迅由火轮船照会普鲁斯、葛罗，邀其先到上海，若探闻伊等已驶赴天津，该大臣等即驰驿来京办理。并谕僧格林沁急宜厚集兵力，以资捍卫，命前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一千名，分赴山海关、天津防堵，调察哈尔马匹二千匹，解往天津备用。〖28〗然英、法、美三使不听劝阻，三国兵船共二十七只联樯北驶。咸丰帝急命桂良等星夜回京，并命顺天府衙门于京城外偏东附近预备房屋，以资英、法、美三使栖止。

五月十七日，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兵船四只抵大沽口，扬言以三日为期，命清军将海口安设之木筏、铁戗等均行撤去，否则自行拔除。尔后反复申说，清军奉旨不从。旋帝命僧格林沁等，开导英、法、美三使，移泊北塘口外，俟桂良等到后换约，如坚执不听，可令伊国换约之人，由北塘至津静候。讵普鲁斯拒收清方照会，扬言："定行接仗，不走北塘。"〖29〗

至是日辰刻，英舰十余只，横列大沽南岸炮台之前，一只侧后，监视北岸炮台，以掩护"负鼠号"等三舰清除水障，约一二时，拉倒铁戗十余架。俄顷，"负鼠号"等

四舰蜂拥而上，直撞铁链。僧格林沁见状，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前往交涉，因英舰汹汹，半途而返。英军为铁链拦截，不能径越，即开炮轰击炮台，僧格林沁乃令诸炮台开炮回击。时闯入河障内之“负鼠号”等英船多被击伤击沉，附近观战之美舰司令达底拿疾呼“血浓于水”，并以美舰拖曳联军之小艇增援。至日夕，联军六百余人登陆，排列南炮台濠墙之外，搦战至夜，始被击退。此战，英舰四沉六伤，英军死伤四百六十四人，法军死伤十四人，英军官死五人，伤二十三人，何伯亦受重伤。清提督史荣椿、副将龙汝元及兵弁三十二人阵亡。〖30〗

旋红旗告捷，帝命奖僧格林沁部官兵银五千两，予史荣椿、龙汝元等祭葬、世职，于死事地方及各原籍建专祠以纪念。并命恒福、文煜派员诘问英使，既许进京换约，何以先行开炮，是尔先自背约，并非我之无信。倘有转机，即令其等候桂良到京，再行换约。尔后，英、法兵船南返，再命两广总督黄宗汉、广东巡抚劳崇光、江宁将军和春等人严加防范，命两江总督何桂清羁縻笼络。〖31〗

六月初八日（7月7日）

34 因久旱得雨，盛京将军玉明等奏：商民呈请演剧酬神。得旨：奉天为陪都重地，道光年间曾奉谕旨，不容戏班聚集，致趋侈靡。兹据该将军等奏，商民等以酬神祝嘏，呈请演剧，自应俯顺舆情。嗣后该省地方，遇有祈雨、谢秋、祝嘏等事，准该商民等演戏三五日，仍报明地方官，俾示限制。此外省城以内，仍恪遵前奉谕旨，概不准寻常演戏。

初九日（7月8日）

35 先一日，上御同乐园，赐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及外藩使臣等食，琉球国贡使翁俊等二人，亦于同乐园瞻觐。是日，万寿节，咸丰帝御正大光明殿，王以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官员，蒙古王公及外藩使臣等行庆贺礼。御同乐园，赐宴。

十二日(7月11日)

36 初，俄国咨文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因彼罗夫斯基之父病故，欲以俄上校伊格纳切夫代彼罗夫斯基来京商谈，清廷允之，命户部尚书管理藩院事肃顺、刑部尚书瑞常定期与之会晤。

本月十一日，双方始行谈判。肃顺曰：中俄《天津条约》既经批准，北京已无未了之俄国事务。而中俄《瑷珲条约》则完全无效，因签约之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奕山等人为此已身获重罪。伊氏辩称，中国皇帝对其臣属好恶与否，与其无关，但俄廷不能允中国否认《瑷珲条约》之“合法性”。并胁曰：“俄中接壤七千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以有力之打击。”〖32〗谈判不欢而散。

至是，伊格纳切夫于彼罗夫斯基所提“八条”之上，复提《补续和约》三条、《补续和约条目》六条及《条目详解》一份。略称：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上流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

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西疆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俄商或由恰克图，或由别处，随该商人之意，往库伦、张家口、北京及中国内地诸城贸易。允许俄人在上述等处酌量设立领事官。至中俄东西两段分界事宜，“倘中国仍不商办，本国即不论中国愿意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牌。”〖33〗

明日，军机处照复伊格纳切夫，逐条予以驳斥。照会称：关于东界，应以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准，乌苏里以东地区并不与俄国连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关于西界，两国本有分疆地界，应照旧定交界办理，以免侵占。至于陆路通商，中俄《天津条约》内所无之处，不可前往通商，以敦和好。上述不通商之地，亦无庸设立领事各官。〖34〗

寻伊氏复照会肃顺等，略谓：布多戈斯基已将乌苏里等处查明，其所绘之图亦将送至北京，中方“即可照依此图办理方妥。不然，难免侵吞扰乱”；“旱路贸易之事，愿另将早年和约内含混之处及应增之处，讲明补续，以免嫌隙。其中更以决定东界为要，不然，焉能得免侵占。”〖35〗

肃顺等复照严斥，曰：今贵大臣出此无理之言，形诸笔墨，殊多不合，岂是诚心和好之道？查康熙年间，贵国鸣炮誓天，以大兴安岭之阳为中国之地，山之阴为贵国之地，两国疆界之定限也。今我大皇帝已将黑龙江左岸空旷之地阔吞屯、奇吉地方借与贵国流民居止。贵国又欲在乌苏里江、绥芬等处游行立界，此地面乃系我国吉林之地，与贵国毫无毗连之地。贵大臣来文，直云难免扰乱侵占，此等无理之言，先出于贵大臣之口，是情理之曲乃出之于

贵国矣。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处，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至陆路通商之事，今既有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处通商，他处应无庸议。若果侵占扰乱，我中国必将贵国转欲侵占他处地方，出言无理，种种情节，宣示中外，使各国闻之，共知贵国之非是，然后闭关停市，莫谓我二人言之不爽，实贵大臣之自取也。〖36〗

八月初四日，双方再次会议。伊氏任意曲解《瑷珲条约》，硬要中方接受其划界之全部要求。肃顺等严辞驳斥，并将未经批准互换之《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直言：此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氏指责肃顺蔑视国际文件，悍然退出会场。旋即照会军机处，谓肃顺悖礼，要求军机处另派大员与议。被拒。〖37〗

十七日(7月16日)

37 太平军于庐州官亭大败李孟群军后，复由庐州店埠、梁园而至八斗岭，入江苏，占盱眙，将钦差大臣胜保与安徽巡抚翁同书两军切断，胜保被迫退向蒋坝。与此同时，张乐行、龚得树捻军由怀远渡淮河，与太平军吴如孝部合围定远。驻守定远之翁同书惧而潜遁，其军“待援不至，待饷不来”，遂拒绝出战。是日，太平军与捻军克定远城，清军溃散，前淮扬道员郭沛霖及知县周佩濂等死之。至此，淮南捻军与太平军联为一片，南抵安庆、桐、舒，北通峄、滕、曹、单，东界徐、宿、青、阳，西邻归、陈、光、固，纵横千余里之内，而翁同书一军仅困守寿州，胜保一军扼扎蒋坝，岌岌乎无驻师之地。〖38〗

二十九日(7月28日)

38石达开军围攻湖南宝庆。

本年正月底，翼王石达开部自赣省入湘境后，连占桂阳县（今汝城）、兴宁（今资兴县）、宜章、郴洲（今郴县）、桂阳（今桂阳县）、嘉禾等地。旋达开军攻永州府（今零陵）不果，大军略萧发胜、萧高麟等阵亡，乃拟取道宝庆府（今邵阳市），经湘西入四川。清廷闻讯，即命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军往援，并准新授荆宜施道李续宜统军五千三百余名驰赴湖南，统率宝庆各军。俟太平军大队云集宝庆时，清军已作布防，提督衔副将田兴恕扎府城之南，按察使衔道员赵焕联、总兵周宽世扎府城之东南，西面滨临资水，以师船扼之，并将东南城外庙宇民房尽行焚毁，故石达开军未能逼近城垣。

宝庆位于资江东岸，为湘南重镇，五月初旬，石达开督元宰张遂谋，军略赖裕新、朱衣点，宰制傅忠信、余子安，光天燕张遂儒等率军分三路猛攻清军外围要隘，并合围宝庆府，清军力御。旋清大队援军相继赶到，李续宜察四郊皆太平军之营垒，节节攻坚不易，面东南兵最厚，与刘长佑谋，拟先由北路进兵。

石达开知清援军大至，乃督率各军由蓝江铺、短陂桥、清水塘、长茅冲，向半壁街、高家冲清军发起猛攻，守军顽抗。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五千余人，自高家冲西渡资江，与水师相配合，攻毁田家渡、清水塘一带之太平军营垒七座。

至是，石达开督赖裕新、傅忠信等统大军围裹李续宜

军，不胜。田兴恕、赵焕联、周宽世等清军，乘势从宝庆城中杀出，刘培元水师亦助战。达开军大败，伤损万余人，数十座营垒被毁，遂渡资水东退，屯东南两路。〖39〗李续宜部打通府城西路之后，乃渡资水而东，驻营贺家坳等处，会同刘长佑、刘岳昭等部清军，再攻东路太平军。时石达开见清军兵力已厚，攻占宝庆愈难，乃命宰制陈亨容南趋新宁，确保退路。七月十六日晚，达开率部撤离宝庆外围，复遭湘军袭击，左旗中制黄立英、检点陈明友等阵亡，将军蔡光远、提审孙子安等被俘。旋太平军经白仓、芦洪镇南走新宁、东安，入广西境。

七月十七日（8月15日）

39 戊午科场舞弊案结。

上年，顺天乡试科场案发，咸丰帝命怡亲王载垣等严查讯办。旋载垣等奏覆：查此案浦安身任乡试同考官，因已革兵部主事李鹤龄代已革举人罗鸿绎递送关节条子，入闱后见卷内字眼相符，随即批荐。迨已革大学士柏葰欲将此卷撤去，该革员因有情托，辄称伊房中皿卷只此一本，嘱柏葰家人靳祥转恳柏葰取中。浦安、罗鸿绎应照同考官及应试举子交通嘱托关节问实斩决例，拟斩立决。李鹤龄怂恿罗鸿绎递送关节，许以分房，代为留心，并为订正关节字眼，将关节条子向浦安转送，经浦安呈荐中式，亦应比照同考官及应试举子交通嘱托关节例，拟斩立决。靳祥经浦安告以房中只有中皿一卷，听从向柏葰恳求，经柏葰将罗鸿绎中式，应于柏葰罪上量减一等，业经病故，应毋庸议。浦安事后借用罗鸿绎银三百两，李鹤龄诈骗及寄存

罗鸿绎银各一百两，均应照追入官。已革举人平龄曾在票班登台演唱，例不治罪，业经病故，系镶白旗包衣，毋庸销除子孙旗档。至柏葰身系一品大员，听受嘱托，辄将罗鸿绎取中，实属咎由自取，臣等妄议定拟，仍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其副考官解任户部尚书朱凤标，虽讯无情弊，惟柏葰听受嘱托，补中恭字十二之卷，于场内经柏葰遣家人告以撤换中卷，当时虽不知有嘱托情弊，何以并未询及撤换缘由，于出场后又不知参奏，实属违制，应请旨交吏部严加议处。谕曰：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朕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派肃顺、赵光前赴市曹，监视行刑。已革编修浦安、已革举人罗鸿绎、已革主事李鹤龄，均著照例斩决，以昭炯戒。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著从宽即行革职。同考官降调编修邹石麟，为已革举人平龄更改朱卷，实属违例，著革职，永不叙用。〖40〗

是日，帝御勤政殿，召见王大臣等，复严诏惩处科场案有关人犯。略曰：已革工部候补郎中程炳采接收关节条子，交家人胡升转递场内，著即行处斩。其父已革三品顶戴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身任考官，于伊子转递关节并不举发，亦应斩决，惟念其子已身罹大辟，不忍将伊再置重典，著加恩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致送关节之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恩贡生王景麟、附贡生熊元培、候补郎中李旦华、候补通判潘敦俨、庶吉士潘祖同、候补员外郎陈景彦等，均著革职，加恩免其死罪，发放新疆效力赎罪。又谕：科场

一案，前后所降谕旨，著即补入礼、刑二部则例，永远遵行。

此案，先后受惩处者共九十一人，其中斩决者五人；遣戍者十人；革职者七人；降级调用者十六人；罚俸一年者三十八人；被罚停会试或革去举人者十三人；卒于狱中者二人。大学士柏葰为历代科场案中，惟一被斩决之一品大员。

十八日(8月16日)

40 英法联军惨败于大沽口之后，美使即乘船往北塘，照会清廷要求进京换约，并请备办沿途诸事。直隶总督恒福奉旨允准，并请其向英、法使臣转达，如愿由北塘进京换约，必代为请旨。

旋美使华若翰进京呈递国书，返抵北塘。至是，恒福等于驿馆备设筵宴，与华若翰互换中美《天津条约》及《通商章程善后条款》，并将所俘之美兵蒋什坡交美使带回，所获英兵仍暂羁留，拟俟该国悔过输诚，再行交还。〖41〗

二十四日(8月22日)

41 上海民人因法国商船载掳人口出洋，激成众怒，先于马路殴毙、致伤英水手各一名，并将总税司李泰国及英医生合信殴伤，继则误将观戏之暹罗人淹毙池中。法国驻沪领事伊担迫于众怒，将载运人口之法船截回，被拐卖之一百五十七名华人获释，然此为六月二十日以前上船者，六月二十一日以后被拐卖之人则未能截回。〖42〗旋沪民复将英、美教堂门窗击碎，夷书烧毁。上海县东乡复有两名

外籍水手被乡民殴毙，乡民亦一死一伤。英使普鲁斯就此照会两江总督何桂清，提出抗议。〖43〗

是日，咸丰帝接报，命何桂清一面访拿代夷拐骗之匪徒，就地正法，一面查明下手误伤洋人之人，照例治罪。至误伤暹罗人之事，因该国系臣服之国，俟查办凶手之后，尚需给予敕书，以示抚恤远人之意。

尔后，何桂清将拐卖人口之宁波犯人王阿福、林彩成、徐启东、张瑞记等四名拿获，审明正法。并与各国领事互约，嗣后不得雇人出洋，并将外国人口犯子驱逐回国。〖44〗

二十七日(8月25日)

42 湖南巡抚骆秉章发出告示，凡蓄发刺字之太平军，只要弃械投诚，即给予免死票，资遣回籍。是日，石达开部大军略周学韩、统戎黄士周等五十余人降于刘长佑。继之，领票者不下二万余人。〖45〗

八月初九日(9月5日)

43 以胜保奏统筹淮南北剿匪机宜，并请饬令帮办诸臣和衷共济。谕曰：皖捻以张、龚为首恶，现在踞守怀远，分党四出，惟急筹捣穴擒渠，则余匪自易剪灭。胜保拟与傅振邦等并力进攻怀远，并派张得胜、李世忠等规取定远，其翁同书一军以堵为剿，所筹均为周密。所有怀远东路，即著胜保亲率水陆各军，由临淮蚌埠进攻，其西南、西北两路，并准其调游击黄开榜等水师，及道员苗沛霖等练勇，分头攻击。至北路固不可无兵兜剿，而傅振邦有督办三省捻匪之责，驻扎徐、宿，扼贼北窜，未容远离。至德楞额

一军驻扎韩庄，地属山东、直隶门户，防堵贼匪北犯，尤关紧要，胜保所称拟调往会剿之处，亦毋庸议。翁同书著严扼寿、春，兼防霍、六，不得再行退撤，致匪氛蔓及西路。倘能相机前进，与总兵张得胜等军会合攻取定远，不必专俟胜保移师，尤为妥善。胜保督办安徽军务，翁同书、傅振邦均系帮办，当戮力同心，不准各存意见，致负委任。倘遇事掣肘，各不相下，以致再有偾事，即著胜保参办，以专责成，并从胜保所请，擢参将李世忠以总兵官用。

十二日(9月8日)

44 袁甲三奏称：设险守固，首重城池，失守城寨，律有常刑。乃近年太平军、捻军经过之地，各州县往往一哄而陷，地方官或先民而逃，或随民远去，或藉词出调团练，先期于某处防堵。上司亦明知不问，曲为解释，随营自效，旋即免罪开复，相沿成习，视为固然。〖46〗咸丰帝命各路统兵大臣及该督抚等，务须破除积习，于失守地方文武员弁随时奏明，按律治罪，不准饰词开脱，藉口留营。

十三日(9月9日)

45 湖广总督官文奏称：皖省贼势日张，筹议由楚分路剿办：一、湖南宝庆解围，石达开南走，请令曾国藩缓赴川省，暂驻江西湖口，调回援湘之军，由湖北拨给马队数百，作为一军。二、撤回援湘之李续宜及先后派援之马步、水师万余人，作为一军。三、现驻太湖之多隆阿、鲍超马步一万数千人，作为一军；再以唐训方驻宿、松之师，辅杨载福水师而行。四、胡林翼黄州所部五千人，合石清吉、

余际昌共万人为一军，副都统舒保马队辅之，由胡林翼亲督，为各路后路。都兴阿因患足疾，暂赴荆州将军本任。咸丰帝闻奏，即命曾国藩暂缓入川，驻扎湖北，俟调回湖南各军，为分路进攻皖省之计。都兴阿准回荆州，所部兵勇交由多隆阿统带。

二十五日（9月21日）

46 咸丰帝谕内阁：上年顺天科场一案，失察子弟递送关节条子之尚书陈孚恩等应得处分，均经吏部照例降一级调用，并声明公罪，例准抵销，业已先后照议允准。朕思科场定例，向多从严，其失察子弟夤缘犯法与寻常失察处分，亦当有所区别，一概议以公罪，似未允协。嗣后，官员凡遇子弟有子科场夤缘纳贿，交通关节，失子觉察者，俱著降一级调用，照私罪例不准抵销，并著将此次谕旨纂入则例，永远遵行。

寻咸丰帝以顺天乡试科场案内应议监临各员失察处分，尚未允协，当交惠亲王绵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会同礼部妥议具奏。二十八日，惠亲王等奏覆，谕曰：上年戊午科顺天乡试监临刑部右侍郎景廉等，均著降二级留任，外帘监试之给事中志文等，内帘监试之御史奎斌等，均著降三级留任，贡院门搜检之睿亲王仁寿等，砖门搜检之豫亲王义道等，外场巡察御史征麟等，均著罚俸一年。以上各员应得处分，虽系公罪，均不准其抵销。

九月初四日(9月29日)

47 御史徐启文奏称：京师现行之铜当十钱，最为饶裕，

近日骤行短绌。推原其故，京中铜当十钱，一文仅抵铜制钱二文，若改铸制钱，可得三四文，必有奸民牟利盗销改铸之弊。谕曰：盗销盗铸，本干法纪，况私钱日多，则官钱日少，于民用大有关系。著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派委妥员严拿私铸不法之徒，以重钱法而利民生。

十三日(10月8日)

48 八月初二日，因奕山办理中俄分界事失宜，咸丰帝命将奕山革去御前大臣，到京当差，以特普钦署黑龙江将军、与署黑龙江副都统爱伸泰会商妥筹，勿使俄人肆意游行，再蹈奕山覆辙。旋谕景淳、特普钦等：中俄边界惟有已经借给之阔吞屯、奇吉可与派员会勘，此外如乌苏里、绥芬等处，本非该夷应到之地，无可查勘，亦断不可应许。

至是，帝接景淳、特普钦奏报：绥芬、乌苏里等处山场，向禁居民潜往，地方空旷，以致俄夷人船得以闯入。现为保护参山，借杜夷人之入侵，拟令揽头招募人夫前往，听其自谋生计。该处地广山深，伐本、打牲、采菜、捕鱼，均可获利，明春并可布种口粮，以资接济。似此厚集人力，渐壮声威，夷人当不俟驱逐而自退。帝以中国之旷土，居中国之民人，利之所在，自必群相保卫，可杜外人强占之计，不烦兵力而足御外侮，因地制宜，所筹不为无见，惟既议招募，自必多多益善。即命景淳等悉心筹画，务使招集人夫以后，仍官为钤束，勿致散而无纪，转贻后患。并如何杜绝夷人勾结，均当于立法之初，严定章程，确有把握，方为妥善。〖47〗

然俄人非但不肯撤回乌苏里之人船，且于伯力地方聚

集千余人，筹备军械食粮，肆意寻衅，并继续于黑龙江左岸，抢粮盖房，攻毁中国卡伦。咸丰帝闻报，谕曰：该夷历年于黑龙江左岸已占踞五十余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江海，亦盖房多处，若任其盘踞，滋蔓难图，伊于胡底？必当思患预防。特普钦现在挑兵操练，尚恐兵力不足，必须联络该处旗民人等以壮声威，并将官兵扮作民间团练。倘该夷先启兵端，亦即督饬兵勇抵御，仍藉称民心不服所致，然后官为转圜。奕山前定条规十四条，其中往来船只在卡伦报明；中国派官专司通商事务，俄国亦须派官稽查弹压；不准私往各屯易换物件及往来游玩等三条，必须晓谕该夷，令其照办以示限制。至换给米粮一事，必当严禁。〖48〗

二十一日(10月16日)

49 曾国藩奏《遵旨筹剿皖匪机宜折》上闻，内称：楚师东下图皖，进兵须分四路：两路循江而下，规取安庆、桐城；两军循山而进，规取舒城、庐州。咸丰帝恐楚军由安庆、太湖入皖，将迫太平军北趋，胜保、傅振邦两军兵单难支，诏命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再行悉心筹酌，所有东下四军内，应如何派出一军，取道光、固，绕出怀、蒙以北，与胜保等官军会合南剿，俾逆匪不敢北犯，是为至要。〖49〗旋曾国藩、官文、胡林翼会奏四路图皖之策，略曰：欲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以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捣庐州。现拟四路进兵，自江滨而北，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曾国藩自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鲍超任之；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胡林翼任之，

先驻楚、皖之交，调度诸军，兼筹转运；第四路由商、固以规庐州，调回援湘之荆宜施道李续宜一军任之。〖50〗

二十九日（10月24日）

50 先是，因沿海未靖，走私过多，粤海关税务连年征收未见起色。两广总督劳崇光抵任后，与监督恒祺筹画，拟仿上海办法，用外人治外人，以其语言通晓，底蕴周知，内地商民无从煽惑勾串，于税务必有裨益。时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携何桂清咨文自沪至粤，劳崇光、恒祺与之商谈税务，见其明白晓畅，即饬其查照江海关章程，于是日起试办粤海关关税，并由赫德任粤海关税务司。

十月初三日(10月28日)

51 以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明年七月初三日坐床，帝命驻藏大臣满庆等前往探视，并命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将所有颁给敕书、赏赉等件驰驿赍往，另谕有凤于司库提银一万两，一并赏给达赖喇嘛。旋满庆覆奏：达赖喇嘛专差巴雅尔堪布呈进丹书克贡物。命准其援照成案，仍由四川入京，以示怀柔远人之至意。

初五日(10月30日)

52 命吏部左侍郎匡源、吏部右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一日(11月15日)

53 本年初，户部尚书肃顺因核对宝钞处上年所奏五宇官号欠款，见具结之奏稿与官钱总局所立之存稿不符，遂

督饬司员详细查核，并奏请将案件牵连之人交刑部审讯。咸丰帝闻奏，即派怡亲王载垣会同刑部认真研讯，不准稍涉轻纵。

至是，户部覆奏，查明革商欠项应照官款归案追办，请旨更正，并将蒙混办稿之司员研讯治罪。得旨：著刑部查照更正，所有应追官款，尚未完结，一并交派审王大臣归案从严刑讯催追，如限满不完，即行加等治罪。并将宇谦革商张兆麟、宇升革商韩得禄、宇恒革商顾青田、宇丰革商马锡禄等京寓家产赀财，并自开铺户查封备抵。另宇恒保铺长茂号、宇升保铺隆和聚记、宇丰保铺双盛寅记、宇谦保铺云益号均著一并查封。保人王廷荣、樊大旺、刘德全、从九品邓文槐，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归案讯办。又命直隶总督恒福、山西巡抚英桂、浙江巡抚罗遵殿派员将宇字官号革商韩得禄、顾青田、马锡禄等原籍田产、铺户产业，速即严密查封报部。

一时京城抄家风波顿起。此案并牵涉恭王府首领太监孟来喜，帝命将其交刑部归案审讯，并查该太监在府外有自置产业、铺户等一并严密查封。〖51〗十一月二十九日，户部缟库忽然失火，延烧大堂及南北档房、司务厅、俸饷八旗司等处，礼部祠祭、司廨与之相连，亦遭波及。大火焚毁房屋二百余间，连烧三日方熄。〖52〗

二十二日(11月16日)

54 太平天国调整天历。自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以来至本年，因节气后于天象，不合农时，洪仁玕奏曰：天历便民，耕种兴作，亦属天情真道不可少，

恳请每四十年一斡旋。〖53〗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即减去二十日，如此则节气与天象符。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平匀令善，有使于民。自四十年至八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六十年，至千年万载万万载，永远如是。每四十年一斡为总。

是日，天王降诏从之，并颁旨曰：每年十月献明年新天历盖玺，十二月颁近省，十一月颁远省，永远如是。又将今诏系于天历之首，并注明每年正月十三日是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是报爷节，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日是爷降节，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日是哥降节。每年六节，各注明该月日项头。永远如是，颁行天下。〖54〗

其中，东王升天节与太兄升天节同列，为太平天国六大节日之一，系洪为东王杨秀清正式平反，以维系人心。

【考异】自天京事变后，历经三年零三个月，杨秀清复被洪秀全摆至如此尊崇之位置，其中，洪秀全之动机何在？史学界意见不一。

罗尔纲认为：洪秀全于上年颁布《醒世文》中即已歌颂东王之功德，并释杨秀清之死曰："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意即杨秀清被杀系由天所定，死期到日，该"遭陷害"而死。此即与杨秀清洗掉篡弑之罪状，亦给自己卸脱杀杨之责任。洪之举措，"是为了争取人心，维系人心。"（《太平天国史》卷四四）

贾熟村以洪秀全系于内外交困之危险状态中，不得不瞻前顾后地、一步一步地为杨秀清恢复名誉，借以团结内部，打击敌人，并

非积极主动。（《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载《太平天国人物研究》280—285 页）

周自生以洪秀全后期对杨秀清之尊崇原因有二，一为消除隔阂，团结内部；二为洪溺于宗教迷信之泥潭，将杨秀清视为战神，层层加封，倍加尊崇，想以此振奋人心，拯救危局。（《对“天京事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载《太平天国人物研究》250 页）

反之，郭毅生认为：洪秀全对杨秀清怀有深切的阶级感情，对其革命功绩推崇备至，此系革命战友之间纯朴、真挚的感情，并非造作。（《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 年 6 期）

蔡少卿亦言：“洪秀全认识到杨秀清立过大功，虽犯严重错误，但罪不至死。为了纪念杨秀清，他把杨秀清遇害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关于评价杨秀清几个问题》，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选》1028 页）

兹从罗尔纲说。

二十七日(11 月 21 日)

55 先是，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降清，两浦、全椒、滁州、天长等地复陷，天京之北方门户洞开。李秀成闻变，急自巢县统兵下救，左军主将李世贤亦带兵自芜湖赶至，两军合攻江浦，不胜。李秀成乃寄书皖西，商请陈玉成带兵驰援。三月十三日，玉成军抵江浦，与江南提督张国梁、总兵李若珠等接战，阵斩清副将郑朝栋、游击张占魁，并分军攻来安、滁州。钦差大臣和春急令总兵冯子材等带兵星夜渡江，并咨商提督郑魁士调游击冯日坤部二千名赴江浦增援。〖55〗寻张国梁、冯子材败陈玉成、李秀成军，毁

江浦、九洑洲太平军营垒。时六合亦被清提督李若珠等军围困，陈、李商定，以秀成一军继攻江浦，玉成挥师东救六合。玉成军初战不胜，乃率部围攻扬州，计诱敌分兵，而后返兵回袭。九月中旬，李若珠率部东援，玉成回兵西向。二十八日，玉成军大败自江南援六合之总兵冯子材于陵子口，六合解围。旋陈玉成与李秀成合军破六合红山窑清军大营，阵毙清军二千余人。继而两军围攻浦口。

至是，陈、李大破清军于浦口，毁营盘五十余座，毙署湖北提督周天培，尽覆其军，再占浦口。天京与江北交通复畅。尔后，以上游告急，陈玉成率部西援安庆，留秀成守浦口。

十一月初三日（11 月 26 日）

56 英国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致函英陆军中将霍普·格兰特，劝其接受赴中国远征军统帅职务，并授意说：如果攻占大沽炮台仍不能使清廷屈服，则沿白河攻占天津可能会强逼中国皇帝屈服。但不要求助于进攻北京，因为这不仅是危险的，而且行动即使成功，可能使中华帝国陷于瓦解，结果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我们的同盟军法国或许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不会有重大商业利益受到损害。〖56〗

初六日（11 月 29 日）

57 钞票舞弊案中官票所官员擅允商民互换长短号钞，并从中渔利案发。

先是，咸丰三年（1853）始行钞法，户部即于京城东

交民巷设立宝钞局，专司宝钞收放事宜。宝钞局分前、中、后三厅，前厅掌兑换，中厅掌收放，后厅掌制造。每厅派有帮办司员专司其事，局中诸事均归官票所总办司员经管，〖57〗以便随时稽查。初行钞法时，制造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种宝钞。户部行钞章程议定，允准商民“持钞赴（宝钞）局整散互换”。旋因钞法壅滞，户部开设字号，所有宝钞均由核对处入筒掣字，再赴字号兑取钱票或现钱，而未入筒掣字之空钞仍准赴定钞局整散互换。咸丰五年（1855），户部奏准，再添造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四种大额宝钞，“盖用字号戳记，发交外省，令盖藩印，并注明此钞应在某郡某号取钱，盖用戳记，解回部库，搭放兵饷”，〖58〗并许商民自携银钱赴部买换此钞，携回本省，完纳税课等项。

因户部发行之宝钞，有京钞、省钞之别，坊间谓之长号钞、短号钞〖59〗，二者之间，初时并无轩轾，迨至咸丰七年（1857）十月，户部奏定禁止京省钞互换章程之后，长短号钞便判若两途。未盖用字号戳记、无从兑取钱票或现钱之短号省钞不能与可入筒掣字兑取钱票或现钱之长号钞相提并论。但宝钞局之京省钞互换并未停止，直至本年五月，官票所总办郎中王熙震因制钞纸张不敷，方告知宝钞局帮办各员暂停长短号钞之互换，然仍未回堂办稿，以至户部大库损失制钱八十四万余串之多。〖60〗而于此前后，宝钞局司员借机索要使费，营私渔利。

至是，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瑞麟等奏，宝钞局员外郎崇贵等营私渔利，习为故常，其从前包揽代换，恐尚不止此数，亟应严切根究，以儆官邪。〖61〗得旨：景雯、崇贵、

常禄、凤仪均著即行革职，并书吏一并交刑部派原审之王大臣会同严讯。忠麟等六员，均著暂行解任，听候传讯。

十三日（12月6日）

58 内务府奏称：本年九月内，粤海关仅交到咸丰五六两年（1855、1856）皮张变价银一万八千余两。复于八月内，方将广储司公用银及七年（1857）皮张变价、造办处米艇银共八万六千五百二两五钱，委员起程赴京交纳。查内务府衙门供应内廷差务款项，及紫禁城内值班八旗、内务府三旗官兵口分，均关紧要，万难再行延缓。臣等奏请虽由户部筹拨银两钱票，殊非长策。所有粤海关应交银两，历奉朱批，所交之数不及一年之款，请旨饬下粤海关监督，将已起解银八万余两，催令委员赶紧解京交纳，其余应交及遇便搭解用项银两，一并即行设法筹办，星夜委员解京，以济急需，勿再延宕。得旨：依议。〖62〗

二十六日(12月19日)

59 初，法参赞梅尔登晤上海道吴煦，谓该国兵船已到澳门、香港，愿先行和解，以免用兵。复遣翻译官孙文典往见，提出和解之条件为：中国赔偿兵费，撤大沽防兵，进京换约，一切照前。吴煦据理驳之。〖63〗

至是，何桂清以英、法意见参差奏闻。帝命何桂清开导法使，免为英助，并允英、法两国船钞，照美国办法征收，以资笼络。将来英使若能悔悟，可允照美国之例，在沪换约。然只可口说，微露形迹，不可形诸照会，迹涉求和，示之以弱。又谕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隶总督恒福加

强北塘陆路防御，以免英人抄袭大沽炮台后路。

60 是月，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太平军收复浦口后，因曾国藩督军四路图皖，陈玉成即带兵驰援，李秀成一军留守浦口，时降清之李昭寿与李秀成仍有书信往来，洪秀全侦之，疑秀成“封王不到，定有他变”，故将其母妻押至对江，不准李秀成之人马回京，然二十日未见动静，天王遂用黄缎书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秀成，加封其为忠王。〖64〗

十二月初二日（12 月 25 日）

61 先是，咸丰帝闻奏，英人有往印度调兵之说，即命何桂清向英商及法使开导调处。旋据何桂清奏称：英、法二酋愧忿未平，报复之念未忘；法使照复不肯从美使先来换约。帝谕曰：法夷既与英夷为党，自不必再令转圜，即有悔悟之机，亦只能照美夷和约内所载各口通商，所有上年在天津条约，作为罢论。至英夷两次到津，俱先开炮，此次首先背约，情理难容。将来亦只能照美夷七口通商，由何桂清与该酋及法酋均另立条约，在上海互换，不复令该两国进京，亦不令桂良等再往上海。〖65〗并命僧格林沁于北塘安设炮位，拨调防兵，以防该夷由北塘登陆，袭大沽北炮台之后路。惟不可先行挑衅，致启兵端。若该夷轮船冲击，毁具开炮，或登陆抄袭，亦断不可致坐失机宜。

至是，僧格林沁奏称：和战二字，本系判然两途，和之局必当在沪，战之局必当在津。该夷果欲求和，自必即在上海与地方官定议；兵船一经驶至大沽海口，自系决意

报复，断无和好之理。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夷船一至，各营将士势必勇气奋发，定欲再挫贼锋，使该夷片帆不返。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全局攸关，固不敢轻开边衅，亦不敢坐失机宜。得旨：随机应变，均甚妥协。其北塘陆路暗伏地雷，不使占据炮台，并有马队可以截击，又挑挖环壕，布置事宜，亦属周密。〖66〗

初六日(12 月 29 日)

62 前据何桂清等奏称，接获匿名书函，内中历陈苏省漕弊情形。咸丰帝谕令大学士、都察院堂官暨科道等阅看，是否全系实情。是日，大学士桂良等奏覆，略谓：查阅原奏，于官民交困、胥役影射诸弊，尚有不实不尽。如小民之苦，由于州县之浮收，而非由于业田，绅户业田之苦，不得谓较贫民为更甚，州县之亏空，非由于办漕书差之侵渔，实由州县之回护。请饬该督抚因时就势，力为整顿。谕曰：江苏省应征漕粮甲于他省，嗣后，该省州县于征收漕粮时，如敢宽放解身，甚至以四五斛作为一石，借称运费，任意浮折，书吏于浮加之外，复为开斛、淋尖、手捧、脚踢、捉猪、摇小船诸弊，并绅户假借影射，抗欠把持，刁生劣监，包揽食规，均著该督抚明查暗访，随时拿办。至该省漕务之弊，尤在“以熟作荒”。此后各该州县，倘敢于应缓灾户仍行开征，俟征足分数后，将未完之数作为灾缓者，并著严行参奏，从重惩办。

初九日(1860年1月1日)

63 本年八月，美使华若翰照会何桂清，意以换约后应照新章开市，请即咨行五口，并新开之潮州、台湾二口，晓谕商民。咸丰帝闻奏，以所请完纳船钞一节，似尚可允。至潮州、台湾本在五口之外，必须俟英、法两国定局后，方能办理，断不准其先行互市。〖67〗然华若翰闻所请被拒，即遣人往见苏松太道吴煦等，声言：两月内准开潮州、台湾两口，皆系约内应行之件，何以如是转折?旋何桂清覆奏，美使坚执将条约宣示各口，并先于潮州、台湾开市。得旨：著照所请，所有潮州、台湾两口，准美国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即行文各海口，一体遵照办理。〖68〗

是日，潮州开市，由粤海关起征。

十一日(1月3日)

64 先是，英驻法大使考莱奉命晤法国外长华勒夫斯基，共商报复中国之行动，华勒夫斯基允之。寻华氏上奏法皇拿破仑三世，扬言向清廷要求赔偿乃正当之要求，且除赔偿外，法国政府“尚可考虑乘此千载良机，从未来之远征中捞取别种利益，即在中国领土上获得一处地方，以停泊法国之军舰及保护商船。”〖69〗至是，英外相罗塞尔亦训令普鲁斯：我们要叫中国因所犯错误而付出赔偿，而且要清帝遵守诺言，对我国人员之伤亡作出赔偿，并补偿我们的巨大耗费。寻罗塞尔复致函普鲁斯，告之“英国女王政府已与法国政府议定，此次联军入北京的军费赔款，应确定为每国六千万法郎”。〖70〗

十六日(1月8日)

65 因俄使伊格纳切夫照会军机处，谓肃顺、瑞常不知和约及论旨大端，坚请另派大学士会商，以乌苏里河为两国之界。并要挟曰：现时英、法两国数万之兵，已经驾船起程，意欲必至天津及北京。让小事以免将来益生凶迹为善，中国愿图太平，只有一法，务思交良友于本国。〖71〗

至是，军机处复照伊格纳切夫：绥芬、乌苏里江系吉林地方，决不能借与外国。若俄国民人来此居住，本国之人断不容留。贵国若执定前说，众怒难犯，大皇帝亦不能强为抑制，实于贵国不利。〖72〗

十九日(1月11日)

66 特颁朱谕：国家设官分职，在部院衙门司员御史，原欲其谙练政体，详求例意，今日为储材之渊薮，异日出为方面，自能才识出众，茂著循声，意至深，典至巨也。今则不然，进身之始，即百计营求，豫为保举地步，非入署帮印帮稿，即档房学习，日日奔走仆仆，勤则勤矣，于部务何益?于例案之轻重分别，以及清弊之源，更不必问矣。试问如此无耻之辈，昏夜乞怜之徒，在内即无立身之品，一日滥膺荐牍，焉望其奉公守法！不过到省后，先计其缺分之肥瘠，量一岁之所入，为奉承老师上官地步。不数年，病呈又入告矣，满载而归，徒饱私橐，为子孙置产之资，胥吾民之脂膏也。为堂官者率不察其人品办事若何，只就目前所见，应对明晰，即许其部务熟谙，甚至暗受嘱托，瞻徇情面，视保举为市恩，无怪乎司员视一等为美具也。朕痛恨此习，深赖诸卿善体朕意，为朕惜才，勿视朱谕为

赘言也。嗣后，各部无论满汉司员初到部者，概不许帮印帮稿，笔帖式初到部者，亦不许档房学习，总期试以实事，观其成功，杜奔竞之风，为国家收得人之效。

三十日(1月22日)

67 咸丰帝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等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及朝鲜正副使等，随文武大臣依次就坐。诸乐并作，上进酒，召众人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68 是年，干王洪仁玕向洪秀全进呈《资政新篇》。洪仁玕以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事在常变，理有穷通；其要在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并列举二十八条仿效西方治国之策。

政治方面有：一、加强中央之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二、普设乡官乡兵。三、各省设置独立之新闻官，专收中外报纸呈缴，以备天王阅览。四、建立省、郡、县钱谷库与税收机构。五、严禁贪污。六、禁止私门请谒，杜绝卖官鬻爵之弊。七、创立“罪人不孥”、刑止一身之制度，废除酷刑。八、重视舆论建设，允准报纸买卖或设置暗柜（意见箱）。

经济方面有：一、造火车、轮船，修筑省、郡、县、市镇、乡村大道，发展交通。二、国家设立邮亭，办理邮政。三、开采金、银、铜、铁、锡等矿及制盐等。四、兴修水利。五、奖励技术发明。六、开办银行和保险事业。

社会方面有：一、成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与办理

教育等事，并设新闻馆，报导时事物价。二、开设医院。三、兴办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与育婴堂。四、查禁庙宇寺观及演戏修斋建醮，反对迷信。五、禁止饮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六、禁止溺婴、买卖人口与使用奴婢，准富者请人雇工。七、屋宇应坚固高广，不得雕镂刻巧，并类王宫朝殿，勿得执信风水。

天王洪秀全除于个别条款，如准卖新闻篇、置暗柜及设新闻官等批示缓行；“止杀”一条上批“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大罪用架吊死一条批“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以及“与番人并雄之法”一条不表意见外，其余或批“此策是也”，或批“是”字。〖73〗

69 直隶等省人口总计两亿九千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九百四十三人，存仓米谷总计九百九十八万七十四石八斗。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四。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四

〖3〗《曾国藩全集·奏稿二》928—929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四。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四。

〖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五。

〖7〗参见：《豫军纪略》卷八；《宦豫纪略》，《南阳总镇邱公纪略》。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五。

〖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六。

〖1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六。

〖1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六。

〖12〗僧格林沁接旨后，即上《覆陈筹备机宜折》就“观衅而动”之语提出具体办法：倘夷船一二只驶入海口，谨遵训示，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断不敢轻举肇衅。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羁縻，且重防备海口，若仍俟闯入内河，已入咽喉重地，再行观衅而动，则毫无把握，必致如去岁所堕诡计。似宜以拦江沙内鸡心滩为限，虽仍应遵旨派员往谕，然即须加倍提防。设竟闯入鸡心滩，势不得不慑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以申天讨而扼妖氛。凶焰挫衄之后，亦必沿海各处肆扰，剿击亦难了局。此时惟有沿海团练，同深敌忾，并请密敕江、浙督抚，设法笼络其余恭顺各国，毋令结党以孤其势，日久可望有效。得旨：夷船若竟恃其船多，一拥而前，直入鸡心滩，则是有意寻衅，亦不能不慑以兵威，惟在僧格林沁相机酌办。（《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五）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六。

〖14〗中俄《天津条约》未换约之前，有满、汉、俄三种文本，以满文本为准。但满文本有二个：一为中方由俄文译汉，再由汉文译为满文；另一则为俄方自译。故两个满文本之文字“间有不符”，桂良等奉旨查阅后，将中俄文本互异之处开列如下：

一、第一条内该国自翻清文中，多遇有要事，向军机大臣大学士面议一层，又汉文内，均照从前各国总例办理一语，该国自翻清文系照今各外国所立总例字样。二、第五条汉文内，皆照中国与外国所立通商总例办理一语，该国自翻清文系照俄国与外国所立之例办理。三、第八条因该国自翻清文内，赞扬天主教之说过甚，未便

照依翻译，是以与清、汉文通体语语多有不符。四、第十条汉文内，俄国人学习中国满、汉文义，居住京城一语。该国白翻清文内系差往京师人等字样。又汉文内，不拘年分等句，该国自翻清文系一面行知各该上司，不拘时刻回国，一面另差人至京师代替等句。五、第十一条该国白翻清文运送物件下，有限一月送交所指地方。汉文内无限一月字样。六、清汉文末尾均有，所议条款，俱照中国清文办理字样。该国白翻清文少此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三编中册 607—608 页）两种满文本虽有歧异，但基本内容并无不同，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时，俄使普提雅廷并未提出异议。此时彼罗夫斯基却坚称两个满文本不同，不肯互换，借端欲请更正，并索看中方的条约原本。

〖15〗《清代俄中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三编中册 660 页。

〖16〗大沽协原设二营，额兵一千六百余名，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初，津沽海口炮台完工之际，礼部尚书瑞麟等即奏准拨添将弁、招募新兵一千三百余，合计有兵三千名，分为六营，以一营守一炮台。（《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三）僧格林沁亦奏请添调吉林、黑龙江、蒙古两盟及察哈尔等处马队五千名，另带京旗官兵二千名。（《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三）迨本年正月下旬，僧格林沁离京前后，咸丰帝复命黑龙江、吉林各备兵一千名，归化城、绥远城各备兵五百名，热河备兵五百名，察哈尔备兵一千名，密云备兵五百名，一听敕调，迅赴天津；直隶北部备兵二千名，听候僧格林沁调拨；又命京营健锐营备兵五百名，内外火器营备兵一千名，京旗两翼备兵一千名，巡捕营备兵五百名，一听敕调，迅速赴津防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三、三四）至开战前，大沽防兵总数已达七千名，其中大沽协兵三千名驻守南北六炮台，又自京营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各抽兵二百名，分守南岸三炮台，巡捕营

抽兵二百名分守北岸炮台，其余京兵一千二百名、蒙古兵二千名驻守南岸炮台以南约三里之草头沽、大沽南岸炮台以西约二十里之新城及大沽北岸炮台以西二十里之新河，北塘海口防兵总数为二千一百名。

〖17〗时为使南北炮台发挥其全部威力，僧格林沁等于海河河道设置铁戗、铁链、木筏。铁戗正身长二丈五尺，入土三尺，上长二丈二尺，为鼎脚式，两旁铁柱二枝，长一丈六尺二寸，重二千一百零三斤。大沽河面宽约八十丈，制铁链百丈者三根，用松杉八十根，凿三孔，铁链纳入之，每丈一根，取松质轻浮，以托铁链。此拦河设施对其后大沽口保卫战之胜利关系甚大。

〖18〗《近代的尺度》336—340页。

〖1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七。

〖20〗《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三四。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七。

〖22〗陈玉成封王时间，太平天国典籍未见详载，后人记述不一。郭廷以据《李秀成自述》“天王封其弟（洪仁玕）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对功臣，故先封陈玉成为英王。”认为：洪仁玕封干王时在本年四月初九日（天历四月初一日），故玉成封王当在六月。（《太平天国史事日志》624—625页）

罗尔纲据本年五月十五日钦差大臣胜保片云：近据生擒发贼供称，洪逆以陈玉成所至，能出死力，伪封英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认为：胜保于五月初已言陈玉成封英王是近闻之事，则陈玉成封王不是在洪仁玕封王两月后可知。又考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诏说：“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达胞即翼王石达开，玉胞即陈玉成，天王在此诏中，把陈玉成与石达开、洪仁玕并列，其应与石达开、洪仁玕有同等之爵位，很可能其与洪仁玕同时封王，即

在其后亦不会迟多少天。

关于陈玉成封王时间，史学界还有五月、七月之说。兹从罗尔纲。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十。

〖2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

〖26〗参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一九；《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一六。

〖27〗《曾国藩全集·奏稿二》988、1018页。

〖2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六。

〖2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

〖30〗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216—219页。

〖3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卷三九。

〖32〗《1860年北京条约》17—20页。

〖3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九。

〖3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九。

〖3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十。

〖3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一。

〖37〗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二；《1860年北京条约》38—39页。

〖38〗《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六五。

〖39〗《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五。

〖4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四辑217—226页。

〖4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一。

〖4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213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212—215页。

〖4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233—234页。

〖45〗《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五。

〖46〗《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二二。

〖4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二

〖4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五

〖49〗《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二五。

〖5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二六。

〖51〗《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一辑417—418页。

〖52〗见《咸丰朝户部钞票舞弊案研究》，载《清史研究》1996年4期。

〖53〗所谓"斡旋"，即弥缝缺失之意。依天历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三百六十六日是为一年，然地球绕太阳一周只需三百六五日又约四分之一日，是以每年约多四分之三日，四十年约多三十日。

〖5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册206页。

〖55〗《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一六。

〖5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245—247页。

〖57〗官票所系户部于咸丰三年（1853）三月设立的专司管票收放之机构，旋设立之宝钞局亦归其所辖，咸丰五年（1855）官票壅滞不畅后，官票所成为总司宝钞、钱票等各事务之机构。

〖58〗《中国近代货币资料史》417—418页。

〖59〗时户部先发行之五百文等四种小面额宝钞，因其号数系直行顺写，故民间谓之长号钞；而后发行之十千文等四种大面额宝钞之号数为横写，故民间谓之短号钞。长号钞通行中外，专归京师入筒掣字取钱，又称京钞。短号钞专备发交外省，由外省自筹钞本发行，

故称省钞，省钞无需入筒掣字，均为实钞。

〖60〗《咸丰朝户部钞票舞弊案研究》，载《清史研究》1996 年 4 期。

〖6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十一辑 111—113 页。

〖62〗《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十一辑 74—75 页。

〖6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

〖64〗《李秀成自述》。

〖6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一。

〖6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

〖6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二。

〖6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四。

〖6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237 页。

〖70〗《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 179 页。

〖7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

〖7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

〖73〗《太平天国印书》下册 678—692 页。

清通鉴　卷二一七

咸丰十年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庚申　公元1860年

正月初一日（1月23日）

1 以今岁六月令辰为咸丰帝三旬庆节，颁诏天下，略曰：五岳四渎等祀、历代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应遣官致祭。自王以下，宗室、觉罗，内外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分别加级晋爵有差。国子监贡监生及各官学教习，免坐监期一月，各省儒学，以正贡作恩贡，以次贡作岁贡。直省及从前各省偏灾地方，所有借给贫民籽种、口粮、牛具等项，查明实系力不能完者，著予豁免。内外官员有因公诖误、降革留任者，该部查明奏请开复。各省军流以下及监禁人犯，俱著减等发落。又惇郡王奕誴著加恩晋封亲王，贝子奕劻等均晋爵、赏银有差。并谕：毋庸举行告祭礼，

所有升殿礼仪著停止，各省督抚及将军、提镇等，俱不准奏请来京祝嘏。

旋命理藩院传谕：御前、乾清门行走之蒙古汗、王、公、台吉等，亦毋庸来京祝嘏，以示体恤。

初三日（1月24日）

2 吉林将军景淳等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照山海关防堵之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须裁汰疲乏，更换精壮，务于惊蛰以前拣派乌拉百廿名到山海关防所。旋景淳等奏称：查吉林通省，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自军兴以来，官兵、西丹奉调十余次，共计一万七百余名，存营之兵不敷差遣，所剩余丁又复无多。现值俄夷侵扰，边陲守御，在在需人，而各项差徭，倍形竭蹶。第思防海防边，同关紧要，且此次撤换无几，尚可勉强选拔，倘或再遇更调，实无可挑拨。〖1〗

初四日（1月26日）

3 云南昭通李蓝起义军攻克自贡盐场。

初，李永和与蓝朝鼎率农民、脚夫等七百余人于昭通府牛皮寨起义，义军随即入川，连克筠连、高县、庆符，绕道横江镇，抢渡金沙江，再克叙州府之南大门安边镇。旋义军久围叙州城不下，北上攻占犍乐盐场，盐工纷纷加入，队伍扩大至二万余人。

至是，李蓝义军绕道袭取自贡盐场。盐工投军者络绎不绝，旬月间义军增至十万，李永和称顺天王，以本年为顺天元年。〖2〗二月十五日，义军向西转移，李永和率部回据犍乐盐场，继向岷江西岸发展；蓝朝鼎率主力插入川西，

连克青神、彭山、蒲江、名山，夺占金鸡关，进围雅州。以久攻不下，撤围北上。同年夏，蓝朝鼎率军驻于崇庆元通场，距成都七十里，省城震动。清廷急调湖南巡抚骆秉章入川镇压。

同年冬，李、蓝两军会师于沱江左岸之牛佛渡，而后兵分三路：李永和、卯德兴带兵赴铁山一带征集粮饷；周绍勇、曹灿章率部挺进川东，进逼重庆；蓝朝鼎、蓝朝柱领大军往攻川北，谋围成都。翌年二月，蓝军经潼川府城、福源寺，进驻绵州城南之丰谷镇，旋即围攻绵州，但坚城之下，久攻不克，粮草匮乏，八月十四日，蓝朝鼎军为骆秉章湘军所迫，撤绵州围，退往岷江西岸之丹棱。骆秉章乘胜倾全力围攻丹棱，并于城外挖长壕引水，阻断粮道。蓝朝鼎命蓝朝柱率军突围，自己断后，不幸阵亡。蓝朝柱则率军绕道川北，前往川东，与周绍勇部会师。

4 以护城驿、盱眙等地接连挫败，咸丰帝命撤胜保钦差大臣，著即驰往河南督办该省剿捻事宜，并派记名副都统关保为胜保帮办；著署漕运总督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安徽军务，除安徽巡抚翁同书本系帮办外，并派副都统穆腾阿帮办军务；命徐州镇总兵傅振邦督办徐、宿一带剿捻事宜，仍命田在田帮办；其山东剿捻事宜，即派德楞额督办，并派乾清门三等侍卫哈勒洪阿帮办。另谕曰：自此分派之后，各有专司，倘有贼匪由何路北窜，即将何路督兵大臣严加惩处，决不宽贷。

翌日，以捻军时常出没徐、宿及河南、山东等处，北省地势平衍，无险可扼，诏命两江总督何桂清、山东巡抚文煜、河南巡抚瑛棨分别于徐、宿、曹、单、归、陈一带

严饬地方官认真举办团练，并自考城至宿迁，仿曹州河堤一律加修，认真挑筑，使沿黄河大堤屹若坚城，亦可藉资守御。寻据钦差大臣和春、两江总督何桂清查奏，胜保退守蒋坝，于军务紧急之时，仍聚各将往贺生辰，胜保著降为副都统候补，仍督办河南剿捻事宜，以观后效。并实授漕运总督袁甲三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

初七日（1月29日）

5 清廷拒绝俄方以乌苏里河（江）划界。

中俄边界谈判破裂后，俄方代表伊格纳切夫软硬兼施，强要“乌苏里河（江）为两国交界”〖3〗，并“屡次行文，哓渎不已”，〖4〗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伊氏复照会军机处，略曰：乌苏里河（江）地方，俄国兵船停泊居住，盖立房舍炮台戍守，已数年矣。中国愿否与俄国固守和好，免启争端之处，应直言相告，勿含混咨覆。如愿将补续和约数条及所绘地图议定，画押用印以免牵混，而地图俄方早已备妥。无论大清国准与不准，俄国惟有照瑷珲所立和约及中堂桂恭录谕旨遵行，将所借之地俄国坚守，永不复还。〖5〗

至是，军机处照覆伊氏曰：绥芬、乌苏里河（江）等处系吉林所属，奕山乃擅行允许，是以大皇帝将奕山等分别革职枷号，以示惩儆，断无奉旨准行之后，反将奕山等革职枷号之理。今贵使臣总以奕山办理错误之事，哓哓置辩，殊非交好之道。乌苏里河（江）右岸虽无人居住，然系中国地方，岂能擅行借给外国占住，倘有人到贵国侵占地方，贵大臣等岂肯允从？至来文内称：乌苏里河（江）地方，已有贵国人数十处居住，海口等处亦有兵船停泊，

盖立房舍炮台戍守亦已数年。尤堪诧异！查贵使臣于咸丰八年（1858）间，方与黑龙江将军商议地界，而今称于数年前，已盖立房舍炮台戍守，足见此处并不与贵国毗连，其为侵占之实据已属无疑。况彼时并未言明，此时强欲定界，有是理乎？〖6〗

尔后，伊格纳切夫复以陆路通商、乌苏里河（江）划界等情置辩不已，军机处依次拒绝，并明言：其乌苏里江岸有（俄）人滋扰，贵使臣不肯行文查禁，将来设有衅端，皆由贵国背约所致，并非中国无礼。〖7〗

初九日（1月31日）

6 广西布政使刘长佑、道员刘坤一等陷广西柳州，擒斩大成国元帅冯添喜等。旋大成国陈宝、梁赞、冯康等率兵复围攻柳州，提督王海青、副将萧荣芳、知府蒋泽春等督军固守。刘长佑分师攻陷柳城后，闻讯带兵回援，大成军于关外浚长濠筑栅，以阻官军。战两月，总兵翟国彦、郑金华、胡时明等受重伤，都司何通胜、千总范谦光、刘玉升、邓国宝等死之。陈宝等见久攻不下，乃解围而去。

初十日（2月1日）

7 因直隶总督恒福奏，海口地方，防兵不敷，咸丰帝命其于该省北路各营挑选精兵四千，山东巡抚文煜、山西巡抚英桂各挑兵二千名，西安将军托明阿挑官兵一千名，绥远城将军成凯、青州副都统恩夔各挑官兵五百名，热河都统常清、密云副都统玻崇武各再挑官兵五百名，以备各路军营及天津防所调用。又命户部由库拨银二十万两，分

批解赴天津海口支发军饷，以收饱腾之效。

十八日（2月9日）

8 近因洋药收税，关津处所多设海役巡查，往往一衣一履之漏报，罚至盈千累百，且有得钱卖放之事，然税款仍难足额，其弊各关皆然，而杭关尤甚。又地方水旱偏灾，虽奉有蠲缓谕旨，而州县官必先期加等催科，故意迟贴誊黄，以便侵蚀。咸丰帝命浙江巡抚罗遵殿严密查访，从严惩办。

二十四日（2月15日）

9 刑部主事何秋涛进呈所纂《北徼汇编》八十卷，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并称其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具征学有根底，著加恩补缺后，以员外郎即行升补，在懋勤殿行走，毋庸常川入直。此书未及刊刻，即因英法联军入京而散佚，寻其子集残稿，经人整理出版。〖8〗

二十六日（2月17日）

10 上年冬，署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尽先参将余际昌带兵占据皖南潜山要隘天堂之后，英王陈玉成遣军多次攻夺，不果。旋陈玉成复派军西援，会合自定远而来之捻军张乐行、龚得树部进抵桐城，号称十万，以解太湖之围。副都统多隆阿领兵相抗，不敌，协领西林布、喀尔库、尽先参将吴明亮等死之，旋太平军、捻军进围小池驿总兵鲍超部湘军。侍郎曾国藩、胡林翼急调各路湘军驰援。

本年正月初十日，胡林翼令知府金国琛及余际昌军间道疾趋仰天庵一带，密与多隆阿订内外夹击之计。翌日晨，

值陈玉成军四路出击，进至半山时，金国琛军伏兵骤起，余际昌军亦自高横岭扑来，玉成军大败，崇天福蓝承宣等阵亡。〖9〗至是，湘军鲍超、唐训方等攻潜山东路小池驿，朱品隆、蒋凝学等攻西路罗山冲，多隆阿居中策应。陈玉成于罗山冲挥军抵御，不敌。太平军沿山撤退，复遭金国琛、余际昌两军邀击，损伤颇众。太湖守军知不可守亦退〖10〗，太湖陷落。越二日，多隆阿复率军围攻潜山，太平军不支溃退，安庆遂现于湘军兵锋之下。

二月初六日（2月27日）

11 先是，以俄军携带牲畜食粮，侵入乌苏里，建房安炮、强占卡伦、奸污民妇、凶横已极，本地之民不堪其扰，纷纷迁避。时有珲春东岸之恰喀拉人被俄军逼迫西迁，恳求清军保护，吉林将军景淳即派员查明招抚，并招集揽头，分头入山，择要屯扎。

至是，咸丰帝接景淳等奏报，内称：苏城即古之雅兰城，在吉林东南二千余里，其地崇山峻岭，濒临东海，并无庐舍民居。其苏城迤东海岸，即恰喀拉等在彼巢居，捕打为生。揽头者，俱是昔日领票参商，各有身家，并非无蒂无根之辈，山沟内素有刨夫潜居，以采捕为业。有刨夫徐得林熟悉山场，情甘应募效劳，即发给腰牌二十面，令其前往苏城一带，妥为招募，以资兵力。又称，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有俄官兵百余人，各持火枪刀剑等械，强行将乌苏里卡伦协领禄昌等人逐出，该协领等不得不暂避百里之外浓江地方。现已派协领辑顺，统带西丹兵一千名，各带军火器械，变装易服，以打牲捕鱼为名，分批起程，

驰赴黑河口一带，相机堵御。谕曰：该夷所占卡伦距三姓远近道里若干？黑河口距乌苏里所设卡伦道里若干？著该将军等绘图贴说，详细具奏。如俄人得步进步，肆行滋扰，该西丹及刨夫等，当必与之抵御。西丹既改装易服，作为打牲捕鱼之人，即与民团无异，届时官为调处，使穆酋知所畏忌，而又不露官为启衅。此外仍饬各处举行团练，以备随时接应，是为至要。

寻景淳等奏曰：俄夷所占之乌苏里卡伦，在黑河口以东，相距水路回环，计程一千余里，陆路险而直捷，仅七百余里；三姓在黑河口以西，水路千余里，陆路则八百余里。其间有台卡八道，均隶松花江南岸，各置弁兵五名，原为传递文报盘查奸宄而设。除前辑顺等带兵千人驰抵防所外，另由佐领富尼雅罕统带三姓挑备官兵西丹二百名，伏于尼满口以西之老岭地方屯扎。其乌拉丁壮三百名，驰赴珲春，交署协领台斐音阿，置于附近海滨，与台卡守望相助。其余所招刨夫星罗棋布，以为上下声援，统计设营一百五十余座，约计不下万数人。该刨夫等如能奋勇防剿，洵堪称为劲旅，即或意存自卫，亦足以壮声威。〖11〗

二十六日（3月18日）

12 前因署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有凤奏请，将满洲营闲散余兵调充省标新兵，当经兵部饬驳，从重议处。兹据兵部等衙门奏称，满洲营挑补绿营兵缺，向有定额，不得过十分之二。该署督轻议更张，殊属有违定制。所请满洲营余兵，调充省标新兵之处，著不准行。有凤即照部议革任。

二十七日（3月19日）

13 太平军克杭州，“围魏救赵”之计成。

先是，忠王李秀成以清军“四面筑长城围裹京都，仅通浦口一线之路”〖12〗，形势险恶，乃自浦口轻骑回京，与干王洪仁玕三次会商解京围之策。干王曰：“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13〗秀成纳其言，遂将浦口防务交与忠天义黄子隆等，自率兵西行，至芜湖邀集各路将领，布置方略。寻左军主将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虚攻皖南，连克泾县、旌德，俄即分军，以刘官芳、古隆贤等继续西进，占太平、石埭，以为牵制，李世贤则率兵东进，由皖南入浙江。同时，李秀成师出南陵，奔袭广德州。知州邵启元弃城而走，守兵五百“不战自溃”。〖14〗秀成留部将陈坤书、陈炳文驻守，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部精兵数千，离广德直趋浙江。

李秀成、李世贤两军自南、北分道入浙后，即合军占安吉，取泗安，下虹星桥，进据长兴。寻秀成命李世贤部攻打湖州，示敌以形，引江南大营分兵应援。李秀成则率六七千人，乔装清军，沿莫干山小路自庙西趋武康、余杭，日夜兼程，奔袭杭州。

此时，江南大营愈加紧围攻天京，太平军江中冲要九洑洲、七里洲及上关、下关相继失陷，“京城困如铁桶一般”。钦差大臣和春于太平军入浙之图已有察觉〖15〗，故对援浙并不经心。但清廷惑于太平军“围魏救赵”之计，严谕和春拨兵赴援，并命其兼办浙江军务。杭州将军瑞昌、

两江总督何桂清亦奏请援师，“告急之信一日数次”。〖16〗和春遂派提督郑魁士率兵四千，往援杭州，并以总兵朱承先率兵勇二千驰赴应援。俟太平军攻入浙北时，复遣总兵张玉良由大营及常州、苏州等地带兵四千余名赴浙，合计江南大营“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而淳、坝、宜、荆防兵又调去一万有奇”。〖17〗而大营留守之“兵勇不及四万，非桀骜即疲弱，诸将则自帮办军务张国梁下，惟总兵冯子材可用”。〖18〗

二月十九日，李秀成率军千余人，自武康经狗葬、良渚突至杭州城武林门外，前队假冒官军赚城未果，遂扎营钱塘门、武林门等处。时清军各路援军未至，城内除旗兵二千人外，仅有抚标兵二千余人，加之盐运使缪梓所部及协防局团勇共约三千人。〖19〗

至是，太平军轰塌杭城清波门城墙三十余丈，守军溃散，浙江巡抚罗遵殿、署布政使王友瑞、署盐运使缪梓、宁绍台道仲孙懋、杭嘉湖道叶坤、候选道陈炳元、署杭州知府马昂霄、仁和知县李福谦、副将魁麟及前任兵部侍郎戴熙均死之。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来存等退守满城。三月初三日，总兵张玉良援军抵武林门，李秀成军与之“两家会话”，知是江南大营派来之救兵，即于城上遍插旗帜，以为疑兵。次日，李秀成弃城西走。张玉良为疑兵所惑，未敢追击，旋即督兵入城，以攻复杭城上闻，咸丰帝分别赏赐有差。〖20〗

二十九日（3月21日）

14 前因喇嘛嘉木磋与那木喀呼图克图口角争执案内，

牵涉已革贝子德勒克色楞念黑经之事。咸丰帝命将德勒克色楞交惠亲王、载垣等归案讯办。至是，据惠亲王等奏，该已革贝子到案后，复遣伊家人向承审司员托情。谕曰：前因德勒克色楞侵蚀赏银获咎，发往热河，乃复延请喇嘛念经，迹涉诅咒，致招物议，复敢令家人行贿请托，听从狱卒串供，种种行为，实属不安本分，著即照王大臣等所拟，交刑部永远监禁。

三月初一日（3月22日）

15 据驻藏大臣满庆等奏报，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受戒，奏请派人照料。帝命即仍派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前赴扎什伦布，照料坐床受戒事宜。

初四日（3月25日）

16 初，以俄人肆意鸱张，两次持械砍毁清军设于黑龙江左岸之卡房，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黑龙江之鄂伦春、赫哲、费雅哈等部落，其人最为勇悍，务当收罗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笼络。果该夷再来滋扰，即密调该数处之人与之抵御，此外团练亦当联络一气，使该夷稍知畏惧，不致得步进步，方为妥善。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即遵旨筹备团防事宜，将江左所有旗屯，挑选精壮闲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择其心地明白者，每十家约立户长一名，共拣放户长八十九名，俾之守望相助，以防该夷有抢取粮食等事。江右各屯，亦挑选闲散西丹一千七百七十一名，拣放户长一百五十四名，一体团练。并恐散居各户有推诿不齐之处，复于江之左右，酌量远近，分为四段，添放百户总

长四名，以一统摄而便呼应。并于城中住户，挑选闲散西丹二百九十三名，暨劝令街市铺户商民一百八十四名，各置刀矛鸟枪，一同设备。又设总管官房十所，各派官一员总司经理，教习管束。连备调之养育兵二百八十五名，统计城乡团练人数二千九百余名。〖21〗

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咸丰帝闻奏谕曰：其应如何酌给口粮，俾其安业，不至任意游行，以受夷人笼络之处，并著妥议章程，奏明办理。至鄂伦春牲丁每年进貂皮五百张，本年秋后，如果夷情紧急，仍须团聚，所有应捕进贡貂皮，著即免其交纳，俟夷务稍平，再行照例捕进。〖22〗

至是，特普钦等奏《酌议五路鄂伦春章程》七条，并附图呈览，要曰：此项牲丁向分五路，有食饷当差之墨凌阿鄂伦春；有向不当差、不食饷，止按年捕贡貂皮之雅法罕鄂伦春，“若收罗团聚，必须各归各路，相度山林地势，择要安插，使之就近环居，藉以堵截防范。既可守其地址，不失本业，亦不致任意游行，而受夷人笼络。仍责成该总管等，遴派谙练妥员稽查管束，平时听其各自谋生，遇有缓急，随时征调，再行按日酌给口粮药铅，并可节省津贴。”得旨：所有五路鄂伦春，著即照所拟地方，令其环居游猎，以备缓急调用。阿里、多普库尔、托三路鄂伦春，既移于内兴安岭以内，其岭外呼伦贝尔卡伦之东谟里勒克一带，地方辽阔，恐该夷窥伺，著即责成该处附近游牧之新旧巴尔虎人等一体防范。并准其于额尔古讷河以下布鲁河、谟里勒克河两处，各添设卡伦一处。并在查边要路额勒霍讷河、根河渡口处，各添设卡伦一处，加派官兵坐守，与呼伦贝尔珠尔特依卡伦会哨巡查，以期周密。该鄂伦春所食

口粮应行接济，及挑各官员领催管束之处，均著照特普钦等所拟办理。务须随时稽查，勿令越限游猎，致为俄夷笼络，是为至要！〖23〗

初六日（3月27日）

17 初，江宁藩司薛焕与苏松太道吴煦授意华商徐昭珩、杨坊二人通过洋商探测普鲁斯之意，嗣由洋商等公拟开列八条，内有：天津原议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另贴银一百万两；带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换约；并撤大沽防兵。事闻，咸丰帝谕曰：所开八条，其中窒碍甚多，显系藉此要挟，乘间滋扰，岂可为其所愚。夷船北驶，意在拦阻漕船为胁和之计。其三四批漕船，著暂缓放洋，以防疏失。又命僧格林沁严防炮台后路，勿令该夷抄截，以杜其窥伺之心，是为至要！〖24〗寻何桂清复奏：华夷各商力图转圜，普鲁斯仍坚执“八条”，决意打仗。得旨：该夷先行背约，并非中国失信于外夷。此时兵威既振，岂能将前议之五十六款悉行照办。至兵费一层，中国既经得胜，即应该夷赔偿，若两抵不偿，已属通融，安有中国出银之理？至大沽设防，系海疆应办之事，并非专为英、法，即使和约大定，亦未能遽行裁撤。总之，所拟八条内，窒碍过多，五十六款之中，惟“四事”最关紧要，前曾迭次谆谕，当不烦赘述。〖25〗

至是，何桂清转呈英、法给大学士之照会，及所抄录之新闻纸等上闻。帝谕军机大臣等曰：该夷所言，狂悖已极，所言添兵及登岸攻我炮台之后，亦不可不防。又俄使伊格纳切夫以吉林地界不允所请一事，声言该国兵船将来

北塘，命僧格林沁等严防海口，如有俄人由京至北塘，即拿获派人解京，毋令窥探虚实。旋复谕何桂清：密饬华商笼络夷商，设法详细开导，以期消患未萌。其驻京一事，从前已说通融，断不能再准，即择地居住之说，亦不可行；其赔偿兵费一节，万不得已，亦须将兵费二百万抵偿，其赔货之二百万，作为华商分年代赔，务令交还广东省城，法夷之二百万，亦准此办理；至增添口岸一节，除长江内固不可行，此外英国所求之牛庄、登州，皆与天津逼近，亦难允准，如必不得已，英国可再添琼州一处，法国可再添淡水一处。其游历内地及长江设立马头二条，该大臣等务当竭力消弭，盖一与换约，即当永远遵行，勿贻后日无穷之患。

二十日（4月10日）

18 上年，户部钞票舞弊案复发之后，官票所总办郎中王熙震、掌关防员外郎忠麟于载垣初审关于允准商民赴宝钞局以短号钞换取长号钞一事时，均供认云：咸丰七年（1857）五六月间曾将此事“回堂议准，惟为时已久，不能记忆所回何堂，不敢妄指”。〖26〗

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就长短号钞兑换回堂议准一事，咸丰帝命“七八两年内户部历任各堂官据实明白回奏，不得稍涉推诿。”然七八两年内户部堂官均称并不记有此事。旋忠麟等供称：约略记得回过翁心存，点首应允。随即向侍郎杜翔照回，杜未置一词。载垣因翁心存、杜翔回奏与忠麟等供词“事涉两歧，碍难悬断”，请旨“饬下翁心存、杜翔再行明白回奏，抑或革去顶戴，听候传讯”。〖27〗

至是，得旨：此次短号宝钞兑换长号宝钞，亏累既巨，又未立稿存案，司员等固不得推诿堂官，但翁心存、杜翎等于事后全无觉察，难辞疏忽之咎，著即先行交部议处，不必再行回奏，亦不必传讯。俄尔，吏部以降五级留任奏覆，旨准以“革职留任”作结。

二十三日（4月13日）

19 英使普鲁斯、法使布尔布隆接阅何桂清照会及军机处咨文后，甚怒。是日，照复何桂清曰：“来文不独无全允之词，且观始终辞气，惜似日前之病非复可望以和疗治”。并声称已将此事交与水陆两军办理，将设法令清帝“必从原约”。〖28〗次日，普鲁斯、布尔布隆与英陆军统领格兰特、法陆军统领孟托班、英海军统领尊士、法海军统领帕热于上海会议，拟封锁北直隶，占领舟山岛〖29〗。尔后，英、法二使复集英、法商人集议，拟拦漕停税，以华商水手千余人于会场外反对而作罢〖30〗。闰三月初一日，英、法大小兵船十八只驶赴定海（今舟山），登陆进城，分驻寺院〖31〗。复于山东洋面截抢漕船、商船，于金州海口，和尚岛、青泥窪、大孤山等处停泊、游弋，窥探军情。〖32〗

二十七日（4月17日）

20 先是，英使普鲁斯、法使布尔布隆分别照会大学士，欲中国认咎，并允进京换约、赔偿军费、送还炮械船只、公使驻京及履行《天津条约》等，限三十日内答复。〖33〗至是，英外相罗塞尔训令复任侵华特使之额尔金，谓同中国停战之条件有三：一、为在白河攻击联军部队道歉。二、

批准与履行《天津条约》。三、为盟国海陆军战备费用赔款的支付。〖34〗闰三月初一日，法国外交部亦训令侵华特使葛罗，亦称停战条件有三：一、对联军旗帜在白河所进行的侮辱作正式赔礼道歉。二、互换《天津条约》，并履行该条约。三、对英、法两国均支付六千万法郎的赔偿。〖35〗

闰三月初二日（4月22日）

21 先是，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柏贵等人与广州外人委员会所议之苦力贸易章程并未上报清廷。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劳崇光以允各国招工出洋，复照会英使，内称：招工之事，现已酌议章程十二条，自应统归税务司一并经理遵照，省城设立招工所，不准仍前在船上接收华民，以及在岸上设立窑馆，庶可杜绝内地拐匪之迹。〖36〗

至是，御史杨荣绪奏称：粤省近有拐掳良民贩与夷人，男女被拐掳者以数万计，夷人于省城之西关、番禺县属之黄埔、香山县属之澳门及虎门外之香港等处，设厂招买，每次买出外洋，皆满载而去，地方官不特不为禁止，且出示听人自卖。〖37〗帝命新任广东巡抚耆龄查明严禁，从重惩办。旋耆龄查明回奏，略曰：夷人在粤东，拐骗人口出洋，由来已久。自七年（1857）夷人入城，此风更盛，约计先后被拐者不下万口。迨九年（1859）十月间，英、法、吕宋三国之人，于省城太平门外之迪隆里设招工公所三处，据称，招内地民人往西印度夏华拿、古巴岛等处种地，并刊刻章程，四处张贴，督臣劳崇光准其设馆招工之照会，亦刊刻贴于其后。迄今，英国馆已招去华人七百二十余口；法国馆招去华人二百余口；吕宋馆招去华人五百五十余口，

多系壮丁，间有妇孺跟随者。其香港之下环、捞断龙两处，英、法亦设有招工馆；澳门之红窗门、三巴门、人头井、水坑尾四处招工馆，系西洋及吕宋各国所设；黄埔之长洲地方，则仍系趸船，并未设馆。统计香港、澳门、黄埔，约共招去五百余口。而近日传言该夷招雇挑夫，竟有与我军打仗之语，自应严禁，以杜奸谋。〖38〗

初七日（4月27日）

22 本年正月，淮北捻军以张宗禹、李大喜、魏喜元、刘狗、赵浩然、李加英等为首，约三万余人，攻克苏北重镇清江浦，斩淮海道吴葆晋、通判沈鸿、副将舒祥等人，河道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遁往淮安。清廷闻讯，遣刑部右侍郎文俊前往查办，将庚长革职，联英与淮安关监督祥恒交部议处。

同时，攻入河南之捻军王怀义、刘添福、孙葵心、刘玉渊、刘天祥等部挺进禹州、许州一带与清军周旋。归德镇总兵承惠带兵紧追不舍。是日，数万捻军于顺和集列阵迎敌，承惠令步队分三哨，马队张两翼以应之。短兵相接，自朝至晡，捻军陆队前仆后继，猛攻清军中路，捻军马队从两旁抄袭，承惠与都司伊斋斯欢俱被重伤，兵勇亦死伤相继。旋在各路清军、练勇之援救下，承惠方侥幸逃生。〖39〗尔后，署副都统关保命川北总兵王凤祥率军追杀捻军至马埠，捻军设伏以待，俟清军赶至，五色旗蔽地而来，将清军重重包围，王凤祥与副将王庆长、都司王仕林等被斩，清军溃散。

十二日（5月2日）

23 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

李秀成率军撤出杭州后，经余杭、临安，循天目山麓趋孝丰，不分昼夜，疾驰北返，至广德会合撤围湖州之侍王李世贤军。旋两军攻占安徽建平（今郎溪），大会各路将领，细商解救京围之策。建平会议拟定分兵三路，同时推进，中路以辅王杨辅清、右军主将刘官芳率领首先攻占东坝、高淳，败浙江提督郑魁士，斩都司匡兴仁，揭开攻打江南大营之序幕。随即杨辅清平军克溧水、夺秣陵关，清总兵鲁占鳌死之，提督郑魁士遁走镇江。俄而，太平军兵分为二，以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为中路左翼；以刘官芳、求天义陈坤书为中路右翼，分别进抵城南雨花台、高桥门，截断江南大营之南路。东路军以李秀成、李世贤统率，自建平出师直取溧阳、金坛，知县尚纳布、都司徐龙彪死之。尔后亦兵分为二，李世贤率本部为东路右翼，东进宜兴、常州，以为牵制之师。李秀成率本部平西主将吴定彩等为东路左翼，自溧阳经赤山进抵句容，会合李世贤部大败清军，攻占淳化镇，进至土山，逼近江南大营。又以英王陈玉成统率之西路军于二月中旬自皖西移军东走，经庐州、滁州、全椒渡江南下，复北趋江宁、板桥，驰至善桥，堵截江南大营清军西窜之路。三月初九日，十万太平军自东、南、西三路包围江南大营。

至是，太平军分五路十道向江南大营进攻：东路左翼李秀成率陈炳文、吴定彩东趋尧化门，进至紫金山尾；东路右翼李世贤部进抵北门洪山燕子矶；中路左翼杨辅清、

黄文金进占雨花台；中路右翼刘官芳、陈坤书攻入高桥门，进逼江南大营总部驻地；西路军陈玉成率前军主将吴如孝、靖东主将刘玲琳自板桥攻江东、安德诸门。和春、张国梁及湖北提督王浚等督军自清凉门、陈家桥一线抵御。越二日，陈玉成部冒雨自上河、毛公渡等处搭浮桥数道，猛扑江南大营濠墙，城内太平军亦乘机突出，其抛掷之火罐落入清营，引起火药轰发，声震四野，清军大乱，大营西部五十余座营垒顷刻瓦解。十六日凌晨，各路太平军会合，大破城东小水关清方大营。和春、张国梁及帮办军务许乃钊、王浚等率溃军遁往镇江，天京之围遂解。

四月初二日（5月22日）

24 先是，礼部奏遵议河南巡抚瑛棨奏请明儒曹端从祀文庙一事。得旨：大学士、军机大臣另行妥议具奏，并酌定以后从祀章程，不可漫无限制。至是，大学士等奏称：曹端笃信好学，守道不移，崇正辟邪，以力行为主。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应如该部所议，准以明儒曹端从祀文庙东庑，其位在先儒胡居仁之上。至从祀章程例无明条，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嗣后，除著书立说，羽翼经传，真能实践躬行者，准奏请从祀文庙，其余忠义激烈者入祀昭忠祠，立行端方者入祀乡贤祠，以道事君泽及庶民者入祀名宦祠，概不得滥请从祀文庙。从之。

初六日（5月26日）

25 太平军东下常、苏，逼近上海。

天京围解后，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

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等登朝庆贺，并商进取之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在取闽、浙，干王以“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忠王赞同干王之议，复蒙天王旨准，命诸将东征。〖40〗并严诏：李秀成统领本部人马前取常、苏，即一月肃清回奏。〖41〗

寻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统帅大军经句容，进向丹阳。丹阳城原由寿春镇总兵熊天喜统兵六千据守，江南大营溃散后，和春、张国梁率一万七千余残兵败将，入城增防。闰三月二十九日，李秀成等统兵猛扑丹阳，大败清军于城东之黄土桥，阵毙湖北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和春、许乃钊等弃城遁走常州，张国梁被太平军追急，策马过河，没顶而亡。和春即到常州，乃筹防战守，维时兵勇索饷甚急，突发兵变，和春避走苏州浒墅关，其悔恨交集，“以烧酒吞洋烟（鸦片）”自尽。〖42〗至是，拥兵八万之江南大营彻底覆亡。

太平军占据常州后，杨辅清部南取宜兴，李秀成军进攻无锡，遇提督张玉良与总兵刘季三部之阻击，秀成领亲军由惠山而下，力破西门、南门，张玉良等逃往苏州。翌日，李秀成率军轻取苏州，巡抚徐有壬、署按察使粮道朱钧自尽，太平军收降清军兵勇五六万人，并缴获大批洋枪、洋炮。尔后，李秀成分兵东进，连克昆山、新阳、太仓、

嘉定、青浦。五月十三日，太平军攻占松江府城，形成三面围逼上海之势。〖43〗

初七日（5月27日）

26 清廷屡次拒绝俄方以乌苏里江划界之请后，俄国“阿穆尔委员会”遂拟派一支特种舰队至中国，归伊格纳切夫指挥。俄外交部并指示：于英法侵华战争中“竭力以调停人之身份出现”，避免清王朝之彻底覆灭。因以汉王朝替代满王朝对俄国极为不利。“中国政府一旦将其统治重心由北京移到南方，势必摆脱俄国的影响，而落入海上强国，特别是英国的控制之中”。〖44〗

四月初一日，伊氏得知俄国舰队抵大沽海口，遂向军机处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清廷如照俄国条件办理两国东界，交换并确认布多戈斯基所绘之图，可“免诸将出师之患难，若仍犹疑迁延”，其将前赴北塘登船，限三日内复知。〖45〗次日，军机处以乌苏里、绥芬地界“万不能让与他人”相覆，拒之。〖46〗

至是，清廷委员通知俄使明日离京，车辆、马匹及官员护送之问题已安排妥当。〖47〗并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俄使离京赴海口，其经行道路，务须由北仓行走，不准前往天津及大沽炮台后路等处，免其窥见，致令得我虚实，是为至要。〖48〗

伊格纳切夫离京前夕，再次威胁清廷要曰：若接受俄国之条件，俄国愿向中国提供“友好的协作”，如清廷中断与俄国之贸易关系，则“被视作对俄国的宣战”。〖49〗同时指令大司祭固礼，尽量搜集关于俄国、列强及中国时局

之情报；竭力传播对俄国有利之传闻及信息，并尽可能根据俄国需要加以解释；经常向彼得堡、东西伯利亚总督与伊本人发送有关时局之报告；若中国政府要求俄教会离开北京，可拒绝执行。〖50〗次日，伊氏赴北塘乘“德日基特”号舰驶往上海。

十八日（6月7日）

27 先是，咸丰帝闻江南大营溃败，即诏命革钦差大臣和春职，拔去双眼花翎，仍暂署江宁将军，提督张国梁革职留任，帮办许乃钊以四品京堂降补。并命官文等转饬荆州将军都兴阿统带马步兵四五千名驰赴皖北，与袁甲三等联络，进攻六合、浦口、天长等处，以防太平军渡江北上。

至是，以江南败报频仍，帝谕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等曰：“和春退保常州，情形万分危急。无锡为苏州屏障，如贼再越此而南，苏州无险可扼，东南大局，将不可问。曾国藩规取安庆，顿兵坚城，即使安庆得手，而苏、常有失，亦属得不偿失。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著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熟商妥议，统筹全局，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探明道路，赴援苏、常，以顾大局。”越一日，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仍遵前旨，迅速驰赴苏州，相机援剿，并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

二十一日（6月10日）

28 初，李秀成率兵远袭杭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频频奏请援师，旋李秀成自杭返旆，猛攻江南大营时，和春一连

九檄飞调提督张玉良回援大营，均被何桂清拒绝。迨江南大营兵溃，和春遁至常州，何桂清气沮心惊，立思逃避。常州士绅跪求挽留其守御常州，何桂清命亲兵开枪轰击，伤数十人，随即率属遁走苏州。〖51〗讵江苏巡抚徐有壬闭门不纳，何复逃至常熟十里亭。又因其所带亲军放火劫掠，常熟亦不纳。何乃借扼守江海要区，以固水师之心为名，拟赴福山，后至江阳。

至是，咸丰帝闻常州失守，和春伤卒于浒墅关，并接徐有壬参奏何桂清弃城逃避，纵兵害民情形，即命将何桂清革职拿问，和春照将军例赐恤，谥“忠壮”，以张玉良署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宁副都统魁玉署理江宁将军。

旋杭州将军瑞昌等奏报：苏州失守，张玉良退回杭州。帝又命革张玉良职，留营差遣，以瑞昌总统江南军务，署湖北提督江长贵帮办，即日带兵赴苏州作战。又以曾国藩尚未具奏启程，命江苏布政使薛焕暂署两江总督，并催令曾国藩迅速东下，以次攻克苏、常，维持东南大局。

二十八日（6月17日）

2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咸丰帝亲定庚申恩科三鼎甲：状元钟骏声，浙江仁和人；榜眼林彭年，广东南海人；探花欧阳保极，湖北江夏人。至是，赐一甲钟骏声、林彭年、欧阳保极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黎培敬、高心夔、崇谦、侯倜等一百八十人进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周祖培，副考官为吏部尚书全庆、礼部尚书朱嶟、吏部侍郎杜翰。

旋授钟骏声为翰林院修撰，林彭年、欧阳保极为编修。

五月初一日（6月19日）

30咸丰帝拒绝“借师助剿”。

初，江南大营溃败，浙江巡抚王有龄即致函两江总督何桂清及上海道吴煦，议商借洋兵以救燃眉。旋王有龄复寄吴煦札文、奏稿各一件，命其持文迅即面致外商，速请英、法出兵苏、常助剿，并请吴煦设法转递其奏稿，稿内略称：“风闻上海夷商恐贼内犯，商贾不通，有公请各国之兵助顺保商之议。如果属实，当此贼势披猖，该夷助顺情殷，恐难阻止，或竟借此挽回大局，保全南服并缓北行，亦未始非计之得。”〖52〗同时，江苏布政使薛焕、巡抚徐有壬亦先后命吴煦往商英、法，迅即拨兵助防上海、苏州等地。太平军攻取苏州之当日，美人华尔得沪上巨商四明公所董事候选道杨坊及吴煦之助，雇募外侨亡命百余人组成洋枪队，华尔自任统领，法尔思德、白齐文副之，驻松江广富林村，照洋法操练，期以保卫上海，军需由杨坊供给。〖53〗

四月十六日，何桂清于刘河舟次上奏清廷，意欲安抚洋人，坚其和议，恳朝廷俯如所请“绝其勾结之念，劝其助顺剿贼”。〖54〗翌日，何不待谕旨，即晤英使普鲁斯乞和好，请借师助剿，不果。

至是，咸丰帝接报，命薛焕为江苏巡抚，令其阻止何桂清等向英、法借兵，并饬吴煦等告知英、法使臣：前徐有壬照会欲借兵助剿，现该抚已死，此事毋庸再议。若该夷情愿入江相助，亦当婉拒，以杜后患。初八日，再谕何桂清等：夷人欲入长江，我方欲阻止，岂可招之使来。徐

有壬照会英、法，欲借夷兵防守苏州，何桂清前赴上海商办，纰缪已极，已谕薛焕婉言拒阻。江南贼势虽张，现在调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图规复，若借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所请安抚夷人，劝其助顺剿贼之处，应毋庸议。尔后，帝复多次诏谕薛焕，将华尔洋枪队洋兵裁撤，给予募费，作为商雇而非官雇，以免将来有所借口。

初三日（6月21日）

31 曾国藩奏：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1853）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南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而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臣奉恩命权制两江，必须带兵过江，驻扎南岸。拟于江之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由池州进规芜湖；第二路由祁门至旌（德）、太（平），进图溧阳；第三路分防广信、玉山，以至衢州。臣自任祁门一路，令李元度募勇三千，合饶廷选平江勇二千人任广信一路；芜湖一路，尚待安排。并分遣员弁，回湘添募劲勇，约须七月方能到齐，八月方能进剿。〖55〗

十一日，咸丰帝闻奏，谕曰：曾国藩“统筹全局，甚合机宜，即著照所拟办理”。命闽浙总督庆端即饬九江道

沈葆桢驰赴江西，湖南巡抚骆秉章即饬道员张运兰驰抵饶州一带，均听曾国藩调遣，并允候选知县刘蓉由湖南募勇六千，驰赴江浙皖南援剿。

旋复准曾国藩于江西设总粮台，通省牙税、厘金另设一局，由该署督自行经收，以充军饷，其赣省钱漕分归江西巡抚经收，以充该省军饷。

二十六日（7月14日）

32 户部奏，变通奉天、山东捐米并杂粮章程，以济京仓。略称：本年新收及存仓旧漕米石数目，约计甲米可放至十二年七月，俸米可放至十二年秋季，若来岁南漕不能接济，两年以后，恐有缺乏之处。拟令奉天、山东于向办捐米章程，量为推广。并准将早稻白米及各项杂粮，分别定价，一体交捐，运赴京仓以资接济。咸丰帝命玉明、倭仁、景霖、文煜迅速办理，不得视为具文。其应如何推广变通之处，著各按地方情形，妥为筹画。至该部折内所称山东省历年捐米，除运京放赈外，尚余若干，请饬该省查明，限一个月报部，速运赴通。

33 曾国藩奏，抽拨兵勇启程渡江，拟设三路水师，并筹画京仓米石。得旨：但能援师早到一日，即早一日救民水火，实深殷盼。至所称拟设淮扬水师以保里下河之米、各场灶之盐，兼辅淮扬陆军，均属目前要务，应即兴办。至设宁国水师以与大江水师夹攻金陵，设太湖水师以规复苏、常，所筹亦属周妥。惟旷日持久，势难坐待，只可一面照议办理，一面相机进剿。其本年漕米，事关京师根本，应如何酌量催征起运赴京，即著该署督咨商薛焕，熟筹办

理。

二十七日（7月15日）

34 李秀成攻取苏州后，即奉命成立苏福省，以苏州为省会，其辖区包括长洲、元和、吴县（三地今属苏州市），常熟、昭文（两地今合为常熟市），江阴（今江阴市），镇洋、太仓（两地今合为太仓），松江、青浦（今属上海市），昆山、新阳（两地今为昆山），吴江、震泽（两地今合为吴江），武进、阳湖（两地今为常州市），无锡、金匮（两地今为无锡市），丹阳、金坛、溧阳、宜兴等地。将清所设之府改称郡，郡设总制，下辖属县，县设监军，县以下推行乡官制度。据《平贼纪略》，载：分境各募军师、旅帅、司马、百长，皆乡图里正充之，故易集。一图一旅帅，旅帅、司马、百长属之，五旅属一师，五师属一军，军师属监军，就地各立伪局，惟旅帅、司马、百长附入师帅局。〖56〗苏福省太平军政权注重发展生产，鼓励贸易，仍实施“照旧缴粮纳税”之策，尔后数年间，该省成为供给天京财粮之基地。

是日，幼主诏李秀成曰：“爷生秀叔抚朕躬，开疆裕国建奇功。叔善感化洋人顺，又善筹谋库帑充。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叔筹交库首顾国，功尚（上）加功忠更忠。”〖57〗

二十九日（7月17日）

35 初，何桂清奏称：英、法复照，意在以兵胁和，并拟拦漕停税之举。屡经华商密嘱洋商多方化解，奈该酋桀

骜太甚，断非口舌所能争。惟有天津布置严密，如该夷船胆敢内驶，尤须痛加轰击，方足以寒其胆而服其心，庶约内窒碍之事，或可略为删改。否则犬羊之性，实非情理所能喻，亦非恩泽所能感也。谕曰：天津原定条约内为害最甚者，如夷船入江，海运河运皆归其掌握，挟制无穷；夷人驻京，则中国为外夷所监守，自古无此体制，万不可行。其余各条，如无大窒碍之事，即不妨略与通融。然仍须于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倘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毁防守器具等事，必当痛加攻剿。嗣接何桂清奏报：夷人闯入定海厅城，意在用兵。诏曰："该夷以兵胁和，以地要和，若自我稍缓其辞，必启彼挟制之心。若一意决战，亦必激彼无一退步，再战不休，必致岁岁决战，终须归于抚局。"〖58〗

至是，咸丰帝接薛焕奏报：连日英、法之人装运军火行李上船，并带有竹梯约高一丈五六尺，共六百余架，推物竹小车四五百辆，马一千余匹，彩画木刻假夷人二百余篓，拟以木人冲头阵，闻数日内即欲北驶。而法夷欲战之念，较英夷尤为坚决。当此南方既遭蹂躏，北省万不可再生事端，惟有变通办理，遴派大员妥为安抚，以期维持大局。帝命僧格林沁、恒福俟夷船前来，可派人询其来意，若不肯遽言用兵，可允由北塘进京换约，僧格林沁责在防剿，然抚局亦当暗为帮同恒福妥为办理，是为至要！〖59〗

六月初二日（7月19日）

36 英法联军于烟台会商进军计划。

俄使伊格纳切夫南下抵沪后，极力怂恿英、法北上攻打大沽，并致函法使布尔布隆，表示俄国愿向英法联军提

供“外交上的援助”。〖60〗布尔布隆即函复伊氏，声称：“尽管欧洲列强在华立场有所不同，但在对华关系上应保持团结一致”。〖61〗时薛焕奏报清廷，略曰：伊氏抵沪后，极力怂恿英、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凿凿。谆告普鲁斯、布尔布隆不必误听人言，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有不候额尔金、葛罗到来，即行北驶之议。〖62〗

寻俄使伊格纳切夫率兵船八艘抵北塘，驻京大司祭固礼闻讯，急遣人送达情报，并促伊氏：“务请大力说服英国人从速前来北京，中国现已极度虚弱。”〖63〗法使葛罗亦致函孟托班将军与夏尔内海军中将，命其按原计划攻取白河口炮台，占据天津。在此之前不与清方打任何交道，“因为只有到那时，才能向北京内阁表明，主战派甚至会使（清）政府的生存也处于危岌之中，而且自此以后一切抵抗都是无益的，它自存的利益也要求自己屈从于我们强加给它的要求。”〖64〗

是日，额尔金与葛罗及两国海陆军将领集于烟台，会商进军计划，联军拟于六月十一日，自北塘左岸入口海面处会齐，次日侦察河障，尔后决定登陆及入侵之方式。〖65〗六月初五日，伊格纳切夫乘船至烟台，向英法联军提供“自大沽炮台直至天津的白河两岸中国人所筑的全部防御工事”。〖66〗同日，英法联军分别自大连、烟台陆续驶向天津。英军出动约一万一千人，法军约六千七百人，另有中国苦力二千五百人。

初四日（7月21日）

37 本年正月初二日，沙皇二世曾向美驻俄公使皮肯斯表示，愿美驻华公使华若翰与伊格纳切夫在华合作。〖67〗四月下旬，伊氏离京抵沪后，即致函华若翰，声称：其奉命于英、法对华战争中“严守中立”，担任“调人”，望俄、美“采取联合行动”。华氏复信曰：美国拟与俄国“采取相同之方针”。〖68〗

英法联军北上之后，华若翰与伊格纳切夫亦相继乘船驶抵天津海口。伊氏派员赴北塘投递致军机处之照会，声言：“愿善为说合”，并附华若翰致军机处愿做调人之照会。咸丰帝命恒福接收俄之照会，而美国照会例由上海投递，拒之。

是日，清廷照覆伊格纳切夫，以天朝并无失信于英、法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婉言拒绝。〖69〗旋英、法军驶赴北塘，遇俄、美船只。伊氏复向联军提供“在北塘看不到障碍物，一点阻拦也没有”之情报。〖70〗在俄人指引下，联军未遇抵抗即侵占北塘。清廷闻讯，即照会美使请其转达英、法二使，可照美国之例进京换约。华若翰当即覆照，谓英、法即欲交兵，此时业已无法“调停”，惟有转达而已。

初九日（7月26日）

38 咸丰帝三旬万寿节，御正大光明殿，受王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官员、外藩使臣等行庆贺礼。

十五日（8月1日）

39 因州县署事人员太多，其中广东通省州县，署事代理竟有六十六员之多，殊不足以肃吏治。咸丰帝命各省督抚查明，实缺各员未经到任者，即饬各赴本任。其部选人员留省察看者，照例三月期满后，亦饬令赴任，以专责成。嗣后，遇有地方紧要，必须拣派实任人员署理者，仍遵定例，通年核计，不得过十分之二，以示限制。

十六日（8月2日）

40 太平军攻克苏州后，寓居上海之外国传教士相继访问该城，受到李秀成及太平军官员之礼貌接待。

是日，英教士艾约瑟、杨笃信等自上海抵苏州。洪仁玕与外国教士多次会晤，讨论宗教问题。洪愿更多传教士能至天京传教，并言洪秀全为虔诚信教之人。临别时，洪仁玕提议彼此祝福，“信托全能上帝的垂顾”，并进行祷告。洪之“祷词非常适当，热忱，并且符合圣经。他祈祷一切偶像将被消灭，寺庙将变为教堂，纯正的基督教将变为中国的宗教。”杨笃信等对此颇为赞赏。〖71〗

41 因法军侵据烟台，咸丰帝命山东巡抚文煜即赴登、莱、青一带，择要驻扎，筹办防堵，并调直隶兵四千前往青县，命前任户部侍郎杜翰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后补内阁学士桑春荣为督办顺天、直隶团练大臣，以防英法军队由山东内犯直隶。

是日，清廷闻联军已自北塘登陆，即命直隶总督恒福委员先行照会英、法二使，令其照美国之例，少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如该使照复中微露欲和端倪，即乘机开

导，以令其渐就范围。并谕曰：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虽已周妥，原不难使该夷再受痛惩，惟念决裂之后，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虽图快于目前，而遗患于将来。恒福身任地方，当仰体朕心，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该督于接奉此旨，总须以和局为要，不得畏难自阻，致负委任。

尔后，咸丰帝多次诏谕恒福，迅速照会英、法二使，照美国之例，进京换约，务须心平气和，以顾大局。旋额尔金复照恒福，声称：如有钦差大臣行文前来，本大臣自宜细心查照，惟二月所求，毫不改减。〖72〗

十八日（8月4日）

42 前据御史薛书堂、侍郎宋晋等奏，请裁汰河员，并改设漕运总督，简员驻守宿迁各折，咸丰帝命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议奏。是日，载垣等奏称：江南河道总督统辖三道二十厅文武员弁数百员，操防修防各兵数千名，原以防河险而利漕行。自河流改道，旧黄河一带，本无应办之工，官多阘冗，兵皆疲惰，虚费饷需，莫此为甚。得旨：所有江南河道总督一缺，淮扬、淮海道两缺，著即裁撤，淮徐道著改为淮徐扬海兵备道，仍驻徐州，所有淮扬、淮海两道应管地方河工各事宜，统归该道管辖。厅官二十员内，丰北等十三厅均系管理黄河，现在无工，一并裁撤。原辖各工段汛地，即著原各该管州县官管辖，不得推诿。又清江地方紧要，著添设淮扬镇总兵一员，驻扎该处，俟军务平静，再改驻扬州。原设河标中营副将一员，著即裁撤，改为镇标中军游击，所有镇标中军员弁及五营游击以

下官五十四员，马步守兵共二千五百余名，原属操防，悉仍其旧。至萧、砀等营所属修防兵六千九百余名，著一律改为操防，将二十四营改设蒋坝等十营，除酌留游击以下八十一员外，其余六十七员悉行裁撤，以上各营官兵，均归新设淮扬镇总兵统辖。

二十四日（8月10日）

43 前据曾国藩奏，酌拟变通进兵章程：北路趋池州；南路趋广德；中路先守徽宁。俟布置稍定后，即亲赴淮扬，筹办盐漕，大江南北兼顾统筹。是日，咸丰帝命曾国藩补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并命其即饬催左宗棠、李元度、鲍超、张运兰等军到齐，由池州、广德分路进兵，以规复苏、常。又因江北久无统帅，攻防吃紧，咸丰帝恐太平军乘机北上，特命荆州将军都兴阿克期前往，督办防堵事宜。并命官文、胡林翼仍遵前旨，添调马步军三四千名速赴都兴阿军营，勿得再行迟延，所需饷项仍著官文等宽为筹备，毋令缺乏。总之，江北地方军务紧要，该将军不得有畏难之心，官文、胡林翼不得存畛域之见。

二十九日（8月15日）

44 英法联军于北塘登陆后，先是洗劫并占据北塘镇，继则进犯新河、军粮城，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不敌，败退塘沽。前一日，英法联军出队五六千人、炮车二百余辆，攻扑塘沽，“枪炮连环，相持两时之久”，清军伤亡甚重。

至是，塘沽失守上闻，帝降朱谕僧格林沁曰：“惟天

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73〗并命山西、陕西、直隶、山东各省调兵共一万七千名驰抵通州。命大学士瑞麟、理藩院尚书伊勒东阿统带京旗官兵九千人，驰赴通州防堵。所有应领饷项，命户部先拨银十万两，交顺天府支应，即著张祥河、董醇于通州安设粮台，照例支放。次日，复谕僧格林沁、恒福，如该夷应允进京换约，必欲由大沽行走亦可；若仍以全力攻炮台，我军抵御不甚得手，僧格林沁务须遵朱谕退保津郡，以顾京师。〖74〗。

三十日（8月16日）

45 咸丰帝闻额尔金二十五日复照之后，即命恒福照复英使，允按八年（1858）和约办理。如有面议之事，可定期进京，与钦差面议。旋恒福两次照会额尔金、葛罗，告知已钦派大臣在京候议。是日，帝复命侍郎文俊、前粤海关监督恒祺赴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并谕军机大臣等：如该夷万难理喻，仍以全力攻扑两岸炮台，僧格林沁务须遵奉朱谕，迅保津郡，以固京师之门户。〖75〗迨僧格林沁接旨后，并不与恒福等人阅看，且加紧布置，竭力固守。复上奏释曰：若回守天津，必致兵心摇动，夷船一经入河，津郡万难保全，惟有严守大沽。次日，帝复谕僧格林沁，当恪遵朱谕，断不可固执己见，置京师于不顾。并命恒福再照会英、法二使，告以钦差业经赶至津城，即赴北塘会晤换约之事。惟事势如果紧急，恒福总当设法保全，不令遽蹈危机，以维持大局。〖76〗

46 是年夏，太平军大军略扩天燕彭大顺、精忠大柱国朱衣点、观天燕童容海等脱离石达开部东返天朝。先是，石达开率军入广西后，因军需给养匮乏，士气低落，“伙众三江两湖人多，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将大队散回”〖77〗。至是，彭大顺、朱衣点等率数万太平军东返，并上书天王，“万里回朝，扶王保驾”。〖78〗石达开势力愈孤。

七初二日（8 月 18 日）

47 太平军初攻上海。

太平军东攻常州之际，英、法驻华公使普鲁斯、布尔布隆即联合布告曰：“余等与驻军海陆军将领完全同意，不使上海遭受任何暴乱与抢劫，同时上海内城亦在保护之列，不使其遭受外来攻击。”〖79〗旋法军三百人驻城中城隍庙，防守上海之东门、北门；英军九百人防守上海之西门、南门；英、法租界则由英、法军各自守护。另有“洋枪队”，驻营松江广福林。

四月中旬，李秀成克苏州城，时有洋人告之，“上海空虚，尽可来取”。〖80〗俄复接上海有“两粤兵勇三千余人，情愿投诚前来”之讯。〖81〗秀成随即领兵东下，连克嘉兴、昆山、嘉定、青浦、松江等地，上海震动。

五月，洪仁玕多次致书英、法、美三国公使，略言：“肃函陈情联好，并请复书订盟。”以英人为首之外国使领对此均“置之不理”。〖82〗二十七日，李秀成部陆顺德等自松江进袭上海，抵七宝镇。因松江不设防，为清军与华尔洋枪队袭占，旋清军与洋枪队进围青浦，李秀成闻之，率大军往援，于青浦郊外大败清军，击伤洋枪队首领华尔，

青浦之围遂解。六月二十三日，洋枪队扩充人马与参将李恒嵩军再扑青浦，太平军两路包抄，败之，乘胜东下，再克松江府。随即李秀成率军由青浦、松江两路进逼上海。普鲁斯悍然宣布：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联军特此警告一切人等，倘有武装群众攻击，或走近联军所驻地点，即视为侵犯联军之行为，联军当依法对待。〖83〗

至是，李秀成再次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兵到上海，不扰外人，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旋将大军留于上海郊外，亲率卫队三千人抵徐家汇，逼上海西南两门，讵城内既无内应，城上亦无黄旗，号令响处，驻守之英、法军枪炮兼施，太平军纷纷倒地。次日，李秀成率军转向上海县城法租界，又遭英、法军射击，太平军依旧枪炮未施而退。〖84〗初四日，李秀成督军自上海西门外转向英租界，复遭黄浦江面两艘英国炮舰之轰击，秀成面颊受伤。〖85〗时李秀成已知前约内应之两广兵勇已被薛焕所杀，又闻嘉兴被围，遂撤兵往援。行前，其致书各国领事，谓“若我有意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并斥责法人“坏其信，已伤我和，日后只在上海贸易则已，倘再入我地、犯我界，我将与汝算之，我众军亦将问汝罪也。”〖86〗

初三日（8月19日）

48　达赖喇嘛坐床。〖87〗

初五日（8月21日）

49　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本月初一日，额尔金照会恒福，声称：须将大沽两岸炮台占取，俾得河道通畅，本大臣直抵津城之路荡平，务将本年二月所开各条，一一概准切实可凭之据，方能罢兵。〖88〗次日，文俊、恒祺抵津，即照会英、法二使，声明钦奉谕旨前来，护送英、法使臣等赴京互换和约。同时，恒福上奏曰：敌势万分猖獗，大沽、天津难以保全，可否饬由军机大臣迅即照会该夷，俯如前请，撤去大沽之防，或可稍有转机，并请谆谕僧格林沁先行前往近畿一带扼要驻扎，以卫神京。咸丰帝得报，一面命军机处照会英、法二使，允准咸丰八年（1858）所有和约内五十六条，照上年美国之例，进京互换和约；一面于恒福密折中批谕："战机已决，挽回无术，现仍拟由文俊等转复该夷，不过希其万有一得，以不改前年原约为钓饵也。"〖89〗同时，传谕长芦盐政宽惠、盐运使崇厚等人，派员将天津防兵带往大沽，听僧林格沁调遣，至天津城守事宜，著宽惠等督同地方官，严密布置。并严催西安将军托明阿等，将前调之兵，遴派妥员管带，星夜驰赴通州，不得稍事迁延；再谕副都统增庆将僧格林沁前调之山海关、吉林、黑龙江三处官兵一千三百名交格绷额管带，飞赴大沽，以资救援。〖90〗

至是晨，英法联军以野战炮与舰炮火力相交，猛轰大沽北岸炮台，守军开炮反击，俄尔，炮台药库中弹起火，联军万余人乘机分左右两翼扑向石缝炮台，直隶提督乐善挥军拒敌，力竭阵亡，守军阖营覆没，石缝炮台陷落。此战，清军阵亡近千人，联军死伤四百余人。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已失，万难守御，遂经天津，退守通州。恒福于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并照会额尔金、葛罗，乞和。〖91〗

翌日，恒福自大沽退往天津，南岸炮台复为联军占领。

初八日（8月24日）

50 署江宁将军京口副都统巴栋阿奏称，上月二十一日，有英人炮船一只，由上海前赴金陵传教，并呈出致镇江太平军信一封，耶稣书三本，至今尚未回驶。谕曰：夷人乘船上驶金陵，传教散书，其与粤匪勾结，已可概见。现在逆氛猖獗，苏、常尚未克复，江面关系紧要，岂能任夷船往来。此次夷船上驶，何以下游水师毫无觉察？著李若珠查明具奏，并著饬令下游各起师船，严密梭巡。嗣后，如再有夷船驶入江面，务行拦阻，不得任听往来，以杜诡谋，是为至要！寻福建提督李若珠复奏：前夷船上驶，系美国牧师借英吉利船，往金陵传教散书，现已驶回，余无别情。

十三日（8月29日）

51 咸丰帝初闻大沽炮台陷落，即诏谕曾格林沁："惟通州为京师屏蔽，而天津实为通州门户，若非力扼天津，恐通州亦难安堵。此时夷势虽张，而海河防具，层层密布，想船只尚难立时闯入，且津郡城外筑有濠墙，尚堪扼守。著僧格林沁等将大沽兵勇一面撤退，一面前赴津城，将海河两岸及郡城守御事宜，督饬宽惠等妥为筹画后，再赴通州，未可因该处水陆受敌，置之不顾。"并命恒福再行给与英、法二使照会，明言大沽业已撤防，所有海河内防具，须多日方能撤清，藉此稍缓时日，恐将来终须剿办。同时，调兵遣将，解拨粮饷，命将天津府城、津城后路、通州前路等地，酌度情形，派兵扼扎。"层层设备，迎头截击，

勿得稍有疏虞，致令京师震动，是为至要！”〖92〗

七月初八日，帝接僧格林沁奏报：天津府城滨临海河，虽有新筑环濠围墙，然周三十余里，敌处处皆可扑犯，虽有大小炮位，但为数无多，不敷分布，较之大沽不啻天渊，该夷水陆并进，自是不能扼守。遂命僧格林沁迅速赴京，面授机宜，再行回至防所，节节向前布置，以卫京师。并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与列强交涉。次日，桂良照会英、法二使，定于本月十五日到津，“所有贵国二月间所开各条，本大臣均无不可商办”。〖93〗

至是，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通州一带防堵吃紧，尝谕令僧格林沁等，于要隘处所严密布置，并添调直隶等省官兵，归该大臣调遣，现在各报陆续起程，尚恐不敷剿办。所有卓索图、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兵丁，除已调赴军营外，其余是否尚堪续调，著僧格林沁体察情形，或每盟各调一千，或各调二千，即行酌量具奏，并斟酌驻扎地方。顺天粮台，前谕令归并天津粮台，责成天津道孙治管理。本日复谕令户部续拨饷银十万两，解交通州顺天粮台，以资接济。又命僧格林沁等于由津至通各要路，多设巡卡，严密防范，遇有夷人潜行附近一带，立即阻止，勿令前进暗探消息，以杜其北犯之渐。

十四日（8月30日）

52 大沽炮台陷落之当日，咸丰帝即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兵部尚书陈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莹、右侍郎宋晋，会同五城御史办理团防事宜。旋户科给事中薛书堂奏称：京城近年盗风甚炽，官民被窃，殆无虚日，内外

两城，明火抢劫之案，屡见叠出，而缉捕破案者百无一二。现在夷氛近逼，万一奸人内伏，复萌嘉庆年间林清故智，诚可寒心。故目前要务，莫急于清奸盗，而清奸盗之法，莫要于查保甲。并呈《编查保甲章程十七条》。

至是，周祖培等奏《遵旨酌拟团防章程呈览折》，略曰：查户口以别良莠；劝保卫以联众志；任官绅以专责成；协营汛以联臂指；设水会以备不虞；请帮办以资助理。得旨：京师为首善之区，周祖培等办理团防，自应实力奉行，不可有名无实。寻山东御史豫师奏，请敕八旗闲散人等一律团练，既可与顺天民团联为声势，而分驻八旗地面，亦可巡缉宵小，防救火烛等事。其制造军械，发放口粮一切经费，即由八旗殷实之家尽力捐助。至团练一切事宜，应请旨简派大员，妥议章程，认真办理。

十九日（9月4日）

53 额尔金、葛罗带兵抵津后，复照钦差大臣桂良，略曰：若欲止息干戈，惟有全允二月间所请之四款：一、中国赔礼认咎。二、进京换约，尔后公使驻京。三、承认《天津条约》，令官民遵守勿违。四、增加军费赔偿至八百万两。另增天津开埠通商，待中国赔款缴清后，联军方退出所据之舟山、烟台、广东等地。〖94〗

咸丰帝闻奏，谕曰：总之，赔费、通商，即使允准，亦必将兵船退出海口，方能定议换约。其舟山、烟台二处，亦均须退出，始可办理。桂良等务于羁縻之中，仍寓挽救之意，其余驻京各节，该大臣等仍遵前旨办理可也。〖95〗然额尔金、葛罗不肯与桂良相见，巴夏礼及法国参赞美理

登声称：如不允准，再有异言，即不必给与照会，亦不在天津久待。桂良等见事态危迫，当即备文照会英、法二使，将咸丰八年（1858）所定和约、本年二月十六日及七月十三日、十四日英、法二使来文所开各条，一概允准。至赔款一项，巴夏礼坚执须先付现银三四百万两，否则，即日占据天津，将各官署屯扎居住，并进京索赔，俟收得现银后，方交还津郡。〖96〗

至是，咸丰帝接据桂良等奏报，谕曰：天津通商一层，只准每年来津几次，不准携带兵船，不得建盖洋楼；进京换约，须先将兵船退出海口，按照美使前例，少带从人，驻处听中国指定，不准该夷自行选勘；索赔兵费一层，应宽定期限，不准先付现银；通州防兵则直告其万不能撤。总之，桂良等初次办法，已为该夷所恫吓，今既允许海口，津城隐患已伏。若仍畏葸迁就，一步不如一步，名为保全大局，实则多启戎心。将来若终岁不能撤防，岁需帑饷姑置勿论，盘踞久则祸发愈大，现在不患决裂之堪虞，惟当筹既战之后，作何了局之法。〖97〗

54 英法联军初抵天津，俄使伊格纳切夫即遣人晤恒福，并投递致军机处照会一件，内称欲与英、法两国调处，清廷不答。是日，伊氏复照会军机处，拟以调停人之身份进京，并要求清廷派人迎接。军机处照复，略谓：前经肃顺等与彼罗夫斯基议定，海口无事，方可前来，今值有事之时，况中俄《天津条约》已经换定，暂可不必进京。〖98〗

二十日（9月5日）

55 桂良等奏，接英、法罢兵照会，进呈御览，并议减

赔偿现银，每国先付给一百万两，定于二十一日与额尔金晤面，二十二日将现定各款，当面盖印画押后，恒祺、崇厚伴送巴夏礼随带数十人先行进京，观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以备换约。得旨：该夷照会内，明谓俟条款议妥后方能罢兵，该大臣等并未细心阅看，讵知该夷包藏祸心，焉得谓之罢兵，索赔兵费一层，仍应宽定限期，并由何项扣还，斟酌妥办。桂良等惟当仍遵前旨与之言明，所有先付现银之处，断不准允许；至进京换约一层，务令该夷先将兵船马队全行退出海口，并不准多带从人，方准来京。桂良拟令恒祺、崇厚伴送巴夏礼先行进京之处，著不准行。即将来准其进京换约，亦不得任令该夷酋随带护卫，总须商定随带从人数目，方为妥善。所有以上各条，均与该夷议定，奏明请旨。如尚未议定，二十二日不准盖印画押。〖99〗

是日，帝复谕僧格林沁：若巴夏礼带兵前来，即设法拦阻，如该夷不遵理论，先行开衅，即督兵截击，以戢凶锋。并谕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等，赶紧于津郡附近地方如武清、静海等处招募壮勇，扼要严防，设该夷有北犯情形，即一面迎头截击，一面跟踪追剿，务必节节阻拦，使该夷等不敢长驱直入。

二十二日（9月7日）

56 朱谕示惠亲王、载垣、端华、肃顺、军机大臣等，略曰：中国以天下之势，面受累于蠢兹逆夷，甘载于兹，战抚两难，诚堪浩叹！盖谋国者，务为长久之计；应变者，尤赖握要之图。恐召对时事有或遗，因缕晰而细言之：一、大沽为津郡门户，既失，则蓟而之城，已在该夷掌握，通

商一层，许与不许等。况该夷既占炮台及三岔河等处，将来多集兵力，只能野搏，断不能以肉身与船炮争锋。二、索费一层，多方要挟，必遂其欲而后止，无论二百万不能当时付与，即有此款，亦断无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靦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三、带兵换约，不得不防。即使迁就进京，必仍有断难应允之条款，彼时欲允不可。况陆续潜来之夷队，虽有兵而不能阻；煽惑依附之匪类，虽严示而不能禁。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京师重地，尚可问乎？四、巴酋进京一层，该夷酋惊吠狂嗥，亦必多为挟制，既来则不肯走，与带兵换约一事其害相等，断断不能应许。五、津城、大沽不能即时退兵一层，既经议抚，则应罢兵，岂有以刃加颈而索偿之理。况此条与赔费为一事，互相牵连，不过再为添偿地步。决裂之后，亦可以向该夷索费，为消弭之法。六、决战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若迟至明岁春夏之交，则该夷又必广募黑夷，举四国之力与我争衡，再勾通发逆，远近交攻，支持颇觉费手。以上各条，竭朕心思，办法亦只能如此，若别有良谋，可再详细面陈，勿稍缄默。〖100〗

二十四日（9月9日）

57 以桂良等明言，未奉有便宜行事之全权，额尔金、葛罗拒绝签约，并扬言即日带兵赴通州，若遇防兵，即行开仗。桂良等以此上奏，并吁请俯允各条。咸丰帝重申前旨，严谕僧格林沁与焦祐瀛等，如夷兵北来，即督兵剿办，勿得坐误事机，刻下惟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所有攻剿事机，必须迅速办理。〖101〗另以办理夷务未能妥

协，撤去桂良、恒福钦差大臣，以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由通赴津，筹办抚局。并朱谕载垣、穆荫曰："除面奉旨允许酌办几条外，如再有要求，可许则许，亦不必请旨。如万难允许之条，一面发报，一面知照僧格林沁督兵开仗，载垣等即赶紧撤回扈驾。"〖102〗

至是，帝据桂良折，知外事决裂，拟亲征，著王大臣等迅速定议，并附僧格林沁疏谏巡幸木兰（热河）之密折。大学士贾桢等即奏：亲征断不可轻于一试，至于僧格林沁所奏木兰之说，尤多罣碍，京师楼橹森严，拱卫周密，若以为不足守，岂木兰平川大野，毫无捍蔽，而反觉可恃乎？况一经迁徙，人心涣散，蜀道之行未达，土木之变堪虞，夷人既能至津，亦何难至滦耶？种种情形，不堪设想。惟有降温谕以鼓士气，悬赏以励首功，简阅军实，厚集兵力，所有防剿事宜，请旨饬下该管王大臣等迅速筹办。〖103〗

次日，僧格林沁、瑞麟奏报洋人北来，拟由僧格林沁与西凌阿率马步迎头截击；德兴阿、格绷额等督马队三千从旁兜击；瑞麟带马步官兵为后路援应。帝复朱批：现在议抚之王大臣，料已行至通州，不知此时已见仗否，若尚未决裂，僧格林沁等断不可轻于一试，以期于抚局有丝毫之益，实为万幸也。〖104〗

二十六日（9月11日）

58 咸丰帝拟巡幸木兰之旨甫下，军机大臣匡源、文祥、杜翰等即极力谏阻。帝初温谕曰："事可缓行"〖105〗。然是日复朱谕："察时审势，夷氛虽近，尤应鼓励人心，以拯时艰。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镇定人心，以

期巩固。著惠亲王等传谕京城巡守接应各营队，若马头、通州一带见仗，朕仍带劲旅，在京北坐镇”。〖106〗诏旨下，立时京城讹言四起，百官庶民各谋迁徙，而车马悉以备巡行，一时之送其孥者，徒行奔命。于是六部、九卿、台谏、侍从之列，联衔奏递封章，请上速定还宫大计。不报。〖107〗

越二日，匡源、文祥、杜翰复力谏曰：数日以来，扣车调马，道路洶洶，咸谓木兰之行，即在旦夕。以致城内纷纷迁移，莫能禁止。叩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之木兰之役，决计不行，并谕令王大臣等，将所调马匹车辆等，一并放出，使百姓知皇上断不轻弃军民人等而去，以收众志成城之效。得旨：所有备用车马分别发还，勿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108〗

二十九日（9月14日）

59 钦差大臣载垣、穆荫抵通州后，即照会英、法二使折回津城商办，被拒。旋复照额尔金，如不退兵，择适中之地商办亦可。额照复曰：“立意拟赴通州，不能在他处定约。”〖109〗是日，巴夏礼、威妥玛抵通州，载垣等让步，即照会英、法二使曰：如能将队伍于杨村、蔡村、河西务驻扎，不再前进，两国特使则照天津所议进京章程，少带从人，勿携器械，前来通州，与木王大臣会晤。即可将允许各款章程议定，盖印画押，随择日进京换约。其所带洋兵悉驻张湾以南五里外，不许再进一寸。巴夏礼、威妥玛允之。〖110〗

咸丰帝闻奏后，一连七道上谕，要曰：夷情狡谲，必欲赴通，以兵要盟，和议必不能成，惟有与之决战。命僧

格林沁等相机截击，不得再令该夷一人北来，并谕胜保统带精兵，驻扎由通入京各要隘。巴夏礼、威妥玛等系其谋主，著将其等羁留在通，勿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回。载垣等可不必俟其开仗，即行回京。又密谕焦祐瀛、张之万等，一闻马头开仗，即著督率民团进击。并催令直、鲁、晋、陕之兵星夜入援。〖111〗

八月初四日（9月18日）

60 先是，载垣等于通州晤巴夏礼一行，巴等于天津所定条款外，并未别有要求。咸丰帝闻奏，即授载垣、穆荫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办理条约章程。英使所请八条，均予允准，入京换约，仍照与桂良商定，英、法两国，每国不得过四百人；现银一节，换约后，在津郡于两月限内缴清。〖112〗讵料和议将成，驻津英兵忽将天津知府石赞清劫走，英人巴夏礼、法人巴士达等复至通州，坚执换约时须亲向清帝呈递国书，清帝玺书亦须交来使带回。载垣等以美、俄换约并无此举，再三驳诘不准。

至是，帝接载垣等奏报，谕曰：此系该夷狡诈，故生枝节，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须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否则，只宜按美、俄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收后，给与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惟有与之决战。其石赞清一节，即行文知照额酋，以礼送还。又谕僧格林沁，如该夷并无就抚之心，仍带兵过张家湾，即行痛剿，不必再顾惜抚局。命恒福等应乘此津民愤怒之时，广集民团，

多方激励，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民团截其后路，痛加剿洗，并晓谕津民，有能斩馘兵头诛其丑类者，即加以重赏。〖113〗

同日，载垣派恒祺前往马头晤额尔金，至张家湾以南，见英法联军结队而来，当即折回。僧格林沁令其回禀载垣，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时巴夏礼等已行至僧军大队不远，因枪炮声紧，复折回通州至载垣行寓，欲知照僧格林沁将张家湾之兵撤退，情词桀骜，言罢掉头骤马逃去。载垣当即知照僧格林沁，将巴夏礼等三十九人拿获，其中英人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名，解京监禁。午刻时分，联军各队进前扑犯，清军马队不敌，惊骇回奔，冲散步队，纷纷溃败。僧格林沁带兵退扎八里桥，以扼敌军赴京之路。载垣、穆荫、桂良等亦自通州返京。〖114〗

初七日（9月21日）

61 清军抗击英法联军于京师东郊八里桥。

八月三日，光禄寺卿胜保接旨后，乃出师驻朝阳门外七里之燕云寺，越日，次定福庄。旋英法联军入通州，僧、瑞二军于张家湾拒战失利，联军长驱而北，清军马步队沿途溃散。

至是，英法军由郭家坟一带分三路出攻八里桥，僧格林沁督马队迎击西路，胜保、瑞麟督队分别迎击南路、东路。僧部马队初胜继败，胜保督抬枪队排击不克，突被飞弹击伤左颊左腿落马，众兵曳而起，不能军。瑞麟督队力战，终不能敌，各路清军皆溃。僧格林沁部退扎皇木厂，胜保入城疗伤，瑞麟败走定福庄。

清廷闻报，以办理和局不善，撤载垣、穆荫钦差大臣，改派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并命僧格林沁竖白旗宣示夷人，停兵待和。奕訢旋即照会英、法二使，并派恒祺、蓝蔚雯等往议，请暂息干戈。〖115〗

初九日（9月23日）

62 英法联军进逼通州时，军机章京王拯曾呈请代奏曰：万一圣驾必不可留，则请谕旨明发，于内廷王中选择一人，与僧格林沁同为留守。一则以凭寄命，一则以安众心。假使付托非人，诚恐祸由觊觎，变起萧墙。〖116〗重提木兰巡幸之说。初七日八里桥溃败，胜保负伤上闻，清廷大震。咸丰帝连夜召内廷王大臣等，定出狩之计。明日晨，再召惠、恭、惇、怡、郑五王及军机大臣，议战守之策。俄顷，六宫、皇子先行，肃顺随扈，咸丰帝亦于王公大臣扈从之下，带禁军两千出圆明园北狩。

至是，帝驻跸密云行宫。谕内阁：著派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义道、全庆著仍在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并谕军机大臣等，所有前调吉林、黑龙江兵丁及西安马队，迅赴热河护驾。命工部右侍郎文祥署步军统领，暂驻京城外。十六日，咸丰帝一行抵热河行宫。

十一日（9月25日）

63 巴夏礼等于张家湾被俘后，分别收禁于北监及各州县看押，廷臣以其为英法联军之主谋，纷纷上奏，欲将其

立正典刑，以绝后患。咸丰帝亦命奕訢，倘抚局不成，该夷攻城，势不可支，即将巴夏礼提出正法。额尔金、葛罗等则反复照会奕訢，要求放回巴夏礼等人，否则，不便遽议和局。

至是，额尔金、葛罗复照奕訢，以三日为期，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并允在津交与桂中堂之续约，于通州盖印画押，尔后进京换约，大兵即退天津，俟来春再离津城。否则，两国将军登时领兵，攻破京师而据之。〖117〗

届期将至，英、法二使复照，声称：明日如不照限送回，即行攻城。奕訢复照曰：总俟两国之兵退至张家湾一带后，酌定适中之地，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印画押，所获人员即以礼送回。若进兵攻城，现获员弁恐难保全，不得不预为实言之。〖118〗旋奕訢遣人将巴夏礼由刑部狱中提出，移置于德胜门内高庙，派成琦带兵防守，仍以礼相待，并令恒祺前往开导，劝其写汉字信函，望英法退兵，即将其放回。巴即书汉字一函。内称："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暂可免战议和（旁有英文数行）。"同时，奕訢又密饬成琦，万一夷兵攻城紧急，即遵谕旨，将巴夏礼等立时正法，其刑部及各县监禁之夷人，一并按此办理。〖119〗

十二日（9月26日）

64 以署步军统领文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先后奏称：京城百物腾贵，住户纷纷逃迁，土匪四起，随处抢劫，人心大为摇动，且兵丁需饷孔亟，所设炮位恐不足恃。降旨：该夷大队若直抵城下，僧格林沁等即督兵在后兜剿，勿令攻扑城池。倘城已攻破，万不能支，该大臣带兵速赴古北

口，布置防守。又谕恒福等，迅调兵勇，激励绅民，节节牵制，使该夷有所顾忌，不至公然前进。〖120〗

65 八里桥大战之时，俄使伊格纳切夫亦潜居京郊，并将其侦知有关清军情报告知英法联军。主要为：八里桥之战，清军之力量估计约为五万或六万人，其中骑兵约近三万。北京之城墙可以攻破，然要花费时间与弹药。最简单之方法即布置地雷将其炸倒。京城所有防御均被安置于内外城之东面，而其他任何地点之攻击，清军均将无法抵抗。其北城更为薄弱之地，若于适当地点布置一支部队，则能完全切断皇帝自都城之退路。

伊格纳切夫复向额尔金等提供北京详图，其中包括京城所有重要街道与房屋。受到额尔金等人之高度评价。〖121〗

十八日（10月2日）

66 清军于八里桥大败后，僧格林沁率兵由皇木厂移营东直门外角楼迤东，瑞麟移营至安定门外黄寺地方。旋英法联军逼抵朝阳门外，并窥伺东直门之路。僧格林沁奏称：现在若一面赶紧议抚，前定各条稍有加增，亦能俯准；一面恩待巴夏礼等令其转圜，或有补救。城池不破，宗庙社稷以及亿万生灵，均可保全。若再事迁延，该夷不顾巴夏礼等，势必尽力攻城。僧所带马步官兵，卓索图盟、归化城、吉林、黑龙江马队，溃败极多；直隶提标、宣化、通永、山西大同步队，溃散十之七八；京旗各营官兵，屡次挫失，心胆已寒。瑞麟、胜保所带之兵，现存无多，绵勋、伊勒东阿所带官兵，虽系一万，枪箭刀矛，焉能抵敌炮火。现在人心涣散，难以收拾，设有疏失，势将全行溃散。〖122〗

至是，咸丰帝接奕訢、桂良等奏：抚局难成，情形危迫，战守皆不足恃，惟有殚竭血诚，力图挽救。尚有一线可为，不惜委曲迁就，以期转危为安，至于局外议论，时势至此，断不略计及也。〖123〗得旨：据该夷照会，无非欲送还巴夏礼等始肯罢兵，转圜之机，在此一线。该夷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固属甚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即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一切相机行事之处，即著恭亲王等斟酌办理。〖124〗寻胜保上奏和战守办法片，略谓：此时屡挫之军，未易言战，而敌临城下，又岂易言盟？无论议战议和，总须以竭力固守为第一要著。而待巴夏礼，只可施惠以结其心，不可示弱以骄其气，更不可先行交还，以堕其奸计。〖125〗

奕訢亦奏曰：目下战守均不足恃，若先行放还，或即处死，恐堕其术中，进兵益急。是以仍照覆英、法，若用兵力威逼，不独和局可惜，恐该夷在京之人亦必难保，以此示羁縻而资箝制。至僧格林沁、瑞麟等屡次来函，总以军无斗志，深盼和议速成。不知和之本在能守，今战守既一无足恃，即和局亦万不能成。请饬下僧格林沁等及守城王大臣，激励军心，力求制胜之策。得旨：战守和三者相辅而行，不能互相观望，全委诸办抚之人。著庆惠等即传知内外城防守王大臣等，务须振兴士气，严加守御，使该夷不得施其伎俩，方与抚局有益。并以文祥办理抚局，未便在城，改派瑞常署理步军统领，即著与宝鋆等接办巡防事宜。〖126〗

二十四日（10月8日）

67 因奕訢拒交英、法被俘人员，额尔金、葛罗声称：已告知两国将军“宜用兵力威迫，以获所请之各事。”〖127〗旋双方各执己见，往来照会频仍。本月二十二日，以英法联军逼抵德胜、安定二门，奕訢再照会英、法二使曰：如贵大臣真心和好，即希将两国之兵暂退数里，以便于二十四日派员会晤，顺便以礼送还贵国在京之人。否则一切和约，及送还贵国之人，何以照办？惟贵大臣酌之。并令巴夏礼致函威妥玛，略称：如果清军真退，伏谅本两国军兵亦不必再进，以照彼此公允。讵料照会及巴夏礼函未达，联军即于德胜、安定二门外抄袭僧格林沁、瑞麟大营，清军一触即溃。联军随即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占圆明园，大肆抢掠。殿堂数座被焚，常嫔因惊而卒，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訢等走万寿寺，旋移至卢沟桥。

至是，留京王大臣等恐联军开炮攻城，未从奕訢之言，公议权宜办理，将巴夏礼等八人送至德胜门外英、法军营。

二十六日（10月10日）

68 先是，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光禄寺卿胜保奏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咸丰帝即命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著庆廉于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选得力者数千名，即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著翁同书、傅振邦饬令苗沛霖，遴选练丁数千名，派委妥员管带，均著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又命绥远城将军成凯、山东巡抚文煜、河南巡抚庆廉、山西巡抚英桂、陕甘总督乐斌带兵赴京，盛京将

军玉明驰赴热河保驾。〖128〗

至是，曾国藩接奉北援之旨，适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殆，急需鲍超救援之际，“涕泣旁皇，不知所以为计”。〖129〗遂“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多以入卫为主”，幕僚李鸿章则言：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日下应按兵请旨，且无稍动。〖130〗曾国藩心领神会，即于九月初七日拟稿上奏，略曰：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纵使即日饬令起程，而弁勇怀观望之心，途次无主持之人，必致辗转濡滞。

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九月二十一日，帝谕军机大臣等：曾国藩、胡林翼均著毋庸来京。

二十七日（10月11日）

69 英法联军在大肆抢掠圆明园之同时，复相继闯入清漪、静明二园，园内历代典籍、名人书画、鼎彝礼器、铜瓷古玩、金玉珠宝等稀世珍品，被劫一空。是日，英军司令格兰特将英军于圆明园抢得之赃物始在德胜门外驻地拍卖。拍卖持续三日，共获得拍卖款三万二千块银元，加之抢掠所得金银约值六万一千块银元，总计近九万三千块银元，以三分之二归士兵，三分之一归将领。〖131〗

二十九日（10月13日）

70 联军抢掠圆明园之次日，威妥玛曾约见恒祺，要求即刻释放巴夏礼，并交出北京一城门，以便英、法使臣进京。巴夏礼等人获释后，格兰特、孟托班复照会奕訢，限

本月二十九日午刻交出安定门，否则“立将京城攻开，先于今日筑起炮台，以备不允之应用。”又函致恒祺，将迄今尚未放回之两国员弁，即日送回。〖132〗

旋奕訢照复额尔金、葛罗，质其何以扰及园庭，焚烧殿宇，并允将安定门交出，惟须将把守之法，明定章程，再行办理。〖133〗诓城内王大臣等公同商议，令恒祺前赴英国军营，晤巴夏礼，允于二十九日午刻交出安定门。〖134〗

是日正午，清军开放安定门，恒祺等人延寇而入，联军数百名立时恃悍登城，猱升望杆，悬彼国旗帜，将清军炮位或掀落城下，或纳诸沟中。联军并安设夷炮大小四十六位，炮口皆南向。京城北面城垣，东西长十里，亦尽被其占踞，“城门听其启闭，反禁中国人不得出入，惟巴酋号令是听而已”。〖135〗

71 先是，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英使额尔金带兵船闯入长江时，洪秀全曾于《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曰：“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136〗本年六月中旬，英教士艾约瑟等访问苏州后，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亦于八月上旬，自沪抵苏，晤李秀成。秀成纳其言，草成《致英国专使额尔金勋爵书》，内称：奉天王诏令，欲与诸贵国钦差全权大臣会晤，俾便阐明情势，彼此达成友善之谅解。诓额尔金不答。旋李秀成陪同罗孝全离苏州至丹阳。

是日，罗孝全抵天京，住干王府。罗孝全初被封为太平天国接天义，兼通事官领袖，在宗教问题上，其与洪秀全分歧甚大。

九月初五日（10月18日）

72 英军焚毁圆明园及万寿山、玉泉山、香山、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处宫殿园林。

先一日，奕訢分别接获额尔金、葛罗及格兰特之照会，其英人照内略称：前被清军俘获共二十六人，今送回生者仅十三人，身上俱有辱逼虐遇之迹，其余十三人处死甚凶，为求抵偿，必将园庭内未损之区，全行拆毁，并须赔补恤银三十万两。限三日内照复，五日内给银，初十日画押换约。否则，即带兵攻取皇宫，“再相机设法，迫中国必从所议”。其法人照会内，要求赔偿被杀受刑员弁恤银二十万两，并将“康熙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暨奉教人之坟茔、房屋、庄田”给还。其要求照复日期、恤银及画押换约之限期亦与英国同，否则必致立动干戈，不但京师内外，即中国各省，“亦可前去交付”。〖137〗

是日，英军米启尔中将奉额尔金之命率三千五百余人复闯入圆明园及三山等处焚烧宫殿。大火三日不熄，所有庙宇、宫殿、远古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之物品，均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138〗

初六日（10月19日）

73 英法联军进犯通州时，恒福奉旨请伊格纳切夫出面调停，被拒。本月初三日，伊氏于协助联军草拟致清廷最后通牒之文稿后，进入北京城，驻俄罗斯北馆。翌日，京城留守王大臣面请伊格纳切夫出面调停。伊氏要求三事：一、须由恭亲王正式照会。二、中国须将与英、法交涉之

内情完全告知。三、有关领土问题，中国须允其前此提出之一切条款。奕訢随即照会应允。

至是，伊格纳切夫照复奕訢，愿作居间调处，但中俄间尚有几件未定之事，请奕訢速给照会，以作始终遵依和约之据；如不应允，则“兵端不难屡兴”。〖139〗同时，将英、法最后通牒转交奕訢等人。旋奕訢以英、法要求过分苛刻，清廷无法接受。伊氏威胁言：在当前情况下要提出异议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管清政府是否愿意，对英、法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必须接受。〖140〗否则北京城就会因此而毁灭，清王朝亦将彻底崩溃。〖141〗并再照会奕訢，胁迫云：必将所议之中俄条约细目，双方先期议妥，尔后于中英、中法“换约之次日，议准相见完结”，方可出面调停。〖142〗奕訢照复皆允。

初九日（10月22日）

74 英兵焚毁圆明园、三山等事上闻，咸丰帝恐英法联军北上热河，故连发谕旨：命奕訢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命僧格林沁召集各路溃兵，防守古北口；命玉明带兵分扎喜峰口、白马关等处；命黑龙江前后队西丹兵二千速赴热河护驾；命恒福于古北口设立粮台，派员至密云县提取原僧格林沁粮台饷银十八万九千两，以资接济。

同时谕胜保：各省官兵陆续已到六千五百名，俟河南、山东、陕甘等省兵勇到齐，约有一万五千名，兵力渐厚，著即勤加训练，以成劲旅。至庆廉自请带兵勇一万二千名及文煜、英桂各带兵一千，已谕令暂扎于直隶地方，听候该大臣调遣。〖143〗

十一日（10月24日）

75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续增条约）画押，并互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奕訢等接获英、法照会后，初九日午刻，经户部发交英、法赔恤银五十万两。次日，恒祺等与英、法代表调整续增条约，英方复增加三条：一、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二、续增条约请明降谕旨颁布。三、华民出口赴英无庸禁阻。法方复增加两条：一、照道光二十六年（1846）谕旨，准军民学习天主教，给还各省学堂、茔坟、田土、房产。二、准华民出口。奕訢一一照允。〖144〗

是日，奕訢率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尚书赵光、陈孚恩、侍郎潘曾莹、宋晋等，各带护卫入城，候于礼部大堂，其各营禁兵皆止正阳门外。日午，额尔金、巴夏礼等乘八人舆，入自安定门，盛陈兵卫，鼓吹前导，杂以西洋乐。王大臣等迎于门外，分东西两阶。入席，额尔金等见奕訢用免冠礼，奕訢拱手答之，分左右坐，通事传宾主之命于樽俎间。礼成，换约而去。〖145〗

中英《北京条约》共九款，主要内容为：一、增开天津为商埠。一、割让九龙半岛南端之九龙司（即尖沙嘴）给英国。一、准允英国招募华工出口。一、赔偿英国兵费及商务亏损银八百万两。〖146〗

翌日，奕訢等与法使葛罗亦于礼部大堂签订中法《北京条约》，并互换中法《天津条约》，签约仪式与英入同。其中，中法《北京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有：一、增开天津为商埠。一、准允法国招募华工出口。一、任中国各处

军民等传习天主教，赔还以前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一、赔偿法国兵费银八百万两。〖147〗

十五日（10月28日）

76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因英法联军必俟谕旨宣布，方肯退兵。奕訢不得已，代拟上谕一道，欲请旨遵行。至是，咸丰帝谕内阁：“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行诸久远。其和约内应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148〗然此谕尚未抵京，英人已自拟伪谕一道，要曰：两国条约“无不批准，永远遵行”。并声称：“必得照其所拟宣布，始可为切实之据，如不允从，即将城外之兵，全扎城内”。〖149〗并自行刊刻通行各省条约告示一千五十张、条约本一千二百八十册，迫奕訢等钤用钦差大臣关防，并备公文知照地方，由英、法之人带往各省，交该府尹督抚张贴宣布。奕訢等人为使联军如期退兵，被迫允之。〖150〗另备公文知照各省，令其仍候旨遵行。

十八日（10月31日）

77 因偿付英、法现银一百余万两，部库无款可筹，奕訢、桂良等奏请拨用各省银两，以济眉急。咸丰帝即命直隶、山东、河南各解银二十万两；山西、陕西各解银三十万两；湖北、湖南、四川各解银十数万两。无论何款，赶紧筹拨，委员星速兼程解京；赴库交纳。旋因各省督抚、藩司、监督等延不报解，帝命将山西巡抚英桂、布政使常

绩，山东巡抚文煜、布政使清盛，前任河南巡抚庆廉、前任布政使贾臻，四川布政使祥奎，均降为三品顶戴交部议处，署四川总督崇实、署山西布政使瑞昌、署山东布政使陈景亮暨江海关监督均著交部分别议处，仍著该督抚、藩司、监督等，于接到部文之日起，限一月内扫数报解。

二十九日（11月11日）

78 以奕訢、桂良等奏，请预定回銮日期。得旨："览奏具见悃忱，惟此时尚早"。〖151〗越二日，奕訢会同留京王大臣等复奏：夷兵现俱撤尽，市肆渐安，腥羶已远，中外人心，切望及早回銮，以期镇定。咸丰帝谕曰：虽已换约，然退兵后，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且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朕本意暂缓回銮，俟夷务大定，再将回銮一切事宜办理。本年回銮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渎请。〖152〗

十月初二日（11月14日）

79 俄人趁火打劫，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甫定，俄使伊格纳切夫即照会奕訢，请派大员往商"未了之事"。咸丰帝闻奏，谕曰：俄使要求，本在意中。所称"未了之事"，若待其明言，转恐又多需索。著即令尚书瑞常等，告以绥芬、乌苏里等处均照奇吉、阔吞屯之例，借与该夷居住。此外，俱不必提及，以杜其得步进步。〖153〗九月十四日，瑞常与侍郎麟魁等赴

俄罗斯馆与伊格纳切夫会晤，伊氏面交三个文件：一、阐明俄国要求之简明纪要。二、布多戈斯基私自绘制的所谓中俄东界地图。三、划定中俄东、西部边界，并立界牌；增开北京、张家口、库伦、齐齐哈尔、喀什噶尔五处为商埠，并设立领事馆等。尔后，中俄谈判应俄使之请，为防英、法，均秘密进行。〖154〗

至是，奕訢与瑞常等于俄罗斯南馆同伊格纳切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又称中俄《续增条约》）。全约共十五款，要曰：一、两国东部疆界，由石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上所言者，系指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二、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155〗，即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三、两国派员勘查中俄东段与西段边界，尔后交换记文地图，仍会同具文画押用印，当为补叙此约之条。四、准许两国所属之人于所定交界各处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五、准许

俄商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增开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中国给与可盖房屋、建造堆房、圣堂等地，以便俄罗斯国商人居住，给与设立坟茔之地；并照伊犁、塔尔巴哈台，给与空旷之地一块，以便牧放牲畜。六、俄国得在喀什噶尔、库伦增设领事官；中国若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亦听中国之便；两国领事官各居本国所盖房屋，如愿租典通商处居人之房，亦任从其便，不必拦阻。〖156〗

初六日（11月18日）

80 容闳抵天京。

九月二十四日，广东香山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自上海溯江西上，经苏州、无锡、常州，是日，抵达天京。次日，闳被邀晤洪仁玕，建议七事：一、组织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二、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三、为海军设立一所海军学校。四、组织文官政府，由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五、建立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六、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七、建立一套工业学校系统。洪仁玕对此极为赞赏，然却无法付诸实施。寻容闳谢绝洪仁玕所予之义爵官衔，离开天京返沪。〖157〗

十一日（11月23日）

81 中法、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俄、法二使均提出，愿为清廷镇压“发”、“捻”。本月初七日，伊格纳切夫赴广化寺晤恭亲王，复言欲送中国枪炮，并派该国

官员带同匠役来华教导枪炮制造技术，以及水陆会攻“发”、“捻”，代运南漕等事。奕訢答以中国兵勇数十万，自可次第歼除，至赠送枪炮、代运南漕一节，仍当请旨办理。〖158〗

是日，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等：该夷既有此意，自系有心见好，未便遽行阻绝。著奕訢等一面行文知照俄酋，令其将枪炮送至恰克图地方，即由内地派弁兵运回京师，一面于京营内遴选熟悉枪炮兵丁，派大员带往恰克图，即于该处认真学习制造演放各法，轮番更替，以期技艺纯熟。如此办理，庶于羁縻之中，仍寓防闲之意。〖159〗

十三日（11月25日）

82 英军焚毁圆明园及三山等地后，奕訢及山西巡抚英桂分别密奏，请咸丰帝西巡。帝以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计出万全，命英桂与恭亲王等面商，尤不可先露风声。因俄、法均提出助剿，俄国并提出代运南漕事。咸丰帝命曾国藩、薛焕、袁甲三等悉心体察，迅速奏明。

至是，接奕訢等奏遵旨会商西巡事宜各款，要曰：“木兰（承德避暑山庄）地居塞外，固非所宜，关东界近俄夷，恐亦未便，惟有秦关四塞，古称天府，雄踞上游，与中原声气相通。莫若以西安为临幸之所，人心易于系属，粮饷易于挽输，诚为便宜。”并呈进西巡事宜条款十条，主要内容有：一、行在宫阙，宜敬谨豫备。二、经行御道，宜早为清理。三、驻跸地方，宜慎为设守。四、经行地方，宜择要设防。五、经费银两，宜速为筹备。六、随扈兵糈，宜先为筹定。七、随扈官员，宜酌量选带。八、扈从官兵，宜分次行走。九、陵寝要地，宜添兵防护。十、都城要地，

宜留兵驻守；京师乃四方拱极，关系甚重，偶遇车驾巡幸他省，仍可不日还都；其在京满洲、蒙古及绿营兵丁，家室久安，自亦未便纷纷移徙。应请钦派亲王大臣统兵留守，以资捍卫。至各衙门寻常事件，查照向章循旧办理。得旨：西巡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图维，以期悉臻妥善。现在不过先事预筹，须俟明年二三月间，察看夷人如何举动，再行酌量办理。其应由何路行走，及如何筹画万全之处？另谕陕甘总督乐斌、陕西巡抚谭廷襄、山西巡抚英桂，会同妥商具奏。〖160〗

寻钦差大臣袁甲三奏：外患稍纾，极宜力图整顿，以杜祸患而固根本。而燕京为天下根本，不可轻易迁徙。朱批："所奏甚是，初因京师危在呼吸，原有此议，近则和议已成，断无轻议迁徙，自就偏安之理"。俟十二月初三日，帝再接英桂奏折，遵议西巡事宜时，即命其"尖宿处所，暂不必踏勘，以免扰累"。

十四日（11月26日）

83 恭亲王照会英使普鲁斯，申明咸丰帝愿见各国钦差与否，均可自主，断无勉强之理。旋复将此意照会法使布尔布隆。随即英、法二使均照复允之。〖161〗

二十八日（12月10日）

84 太平军援救安庆。

初，湘军攻陷太、潜，曾国藩遣总兵朱品隆、李榕、道员曾国荃等统军万余人围安庆；胡林翼命多隆阿带兵万人攻桐城，以阻太平军之援兵；并以李续宜率万人扎青草

塥以为机动之师。旋提督杨载福等督降将韦俊自陆路，另由参将何瑞祥、总兵李成谋等引水入后湖，水陆并犯枞阳。太平军守将连天福万宗胜降，湘军得枞阳，安庆合围成。

时胡林翼致书曾国荃言："移营合围，此事是全皖根本，即是谋吴根本。安庆不得，全局不振，惟丈毅然行之。至援贼之多寡，他处之安危，责在多、李（多隆阿、李续宜），断不至掣动安庆围师也。"〖162〗而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后，虽拟有二次西征，合取湖北之策，但上海不克，英王陈玉成滞留江浙，未能及时西返。迨安庆被围急，玉成始退出浙西，途中会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部，于十月初旬方达桐城，在县之西南挂车河、望鹤墩等处筑营四十余座，与湘军隔河相持。随即两军多次交战，不分胜负。

至是黎明，李续宜分军八路，绵亘二十余里，从新安渡上下进扑。太平军分队迎战，棠梨山、尊土庵等处营垒失陷。湘军逼近香铺街，多隆阿率马步分四路由挂车河、望鹤墩猛攻，驰抵香铺街。太平军被重重围裹，死伤惨重，营垒四十余座皆陷，捻首孙葵心受伤身死。玉成乃退入桐城，捻军退入庐江。十一月二十二日，陈玉成率军万余人南攻枞阳，以图打通安庆东援之路，复被湘军水陆师击退。

十一月二十三日（1861年1月3日）

85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即命僧格林沁、瑞麟将察哈尔、蒙古三盟所调官兵撤回遣散，吉林、黑龙江等马队归入胜保军营，以备缓急。其余已调至之黑龙江、吉林、盛京、绥远城，以及河南、山东、陕甘等地兵勇均速折回，以靖地方。

至是，胜保奏请训练京兵，得旨：京营兵丁向例按期操演，多属奉行故事，该大臣请派知兵大员加以训练，以期悉成劲旅，自系当务之急。惟是否变通旧章，抑须另筹经费，均应悉心妥议，若徒视外观，虚糜粮饷，转恐有名无实。著胜保将练兵章程先行详细妥议，迅速具奏。然十二月初二日，胜保奏呈训练京兵章程时，复遭咸丰帝斥责："现在抚局初定，贵求实利，而不著迹，况逐条批示，更应密识在心，汝若罔顾大局，任意宣布，是自取祸端也。"

二十五日（1月5日）

86 因俄、法均提出助剿，俄国并提出代运南漕事。咸丰帝命曾国藩、薛焕、袁甲三等悉心体察，迅速奏明。旋袁甲三奏覆，借洋兵镇压太平军，代办南漕等有害无利。略称：该夷酋请我军由陆路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于水路会击，夷船不过数只，而谓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也。且我军现用广、楚各勇，尚有因粮饷不足，延不起碇，并结党肆抢情事，矧外夷之人，只能将就牢笼，而不能服我节制。幸而战胜，则矜功要挟，所求无厌，岂能满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只损坏，或兵丁伤亡，勒索赔偿，又将有词可借。我军水师，广勇居多，该夷之与我为难，亦多挟广勇而来，万一私相勾结，其祸更烈，即令杜其勾结，而以桀骜不驯之徒，两相猜忌，则争端竞起，必至枝节横生。是不仅引虎入室，并且为虎添翼，恐此时招之使来，他日不能挥之即去。体察情形，熟思审虑，非特利少而害多，实觉有害而无利。〖163〗

薛焕奏覆，称借洋兵会击太平军利多害少，代运南漕

殊多窒碍。略谓：外夷所贪在利，兵费必巨，然江苏南北两粮台支放军饷，从前每年约用银一千万余两，时历八年，而金陵迄未攻拔，是俄、法兵费虽巨，若地方早得肃清，则所省转不可胜计。如俄、法由水路而进，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长江之利，以赡陆路之军，饷充则兵自得力。若该酋等能派陆兵由旱路会剿，再由京师拣精兵数队前来，不但发逆即可立除，即各路土匪亦必不敢窃发。况俄罗斯乃海外之雄，向为英夷所深畏，若联络俄国收为我用，则英夷自必戢其骄，其不至与发逆勾结为害，此又以夷制夷之法也。逆贼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渐复，从此饷可裕、兵可壮，伏莽固可潜消，即外国诸夷见我兵精粮足，亦可以慑服其心，而弭未萌之患，似又不仅为救急之方已也。至代运南漕一节，殊多窒碍，恐开此一端，将来即借口漕粮须归其办运，按年勒索银两采买，如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贪婪之性势所必然，不如慎之于始，勿令于条约外稍存觊觎。〔164〕

曾国藩覆奏称俄使所陈助攻太平军及代运漕粮二事可利用之。略谓：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饬下王大臣等传谕该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乐与有成。法酋此请亦可奖而允之。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以非有急而求救。至代运南漕一节，此次俄夷既称美商情愿领价采米，似可敕薛焕与美酋面订章程，妥为筹办。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

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65〗

至是，帝谕奕訢等：袁甲三谓借夷剿贼，有害无利，自是正论。但拒之太甚，转启该使疑虑，果能因势利导，操纵在我，于军务、漕运不无裨益。曾国藩所奏，俟官军陆路得手，再约其水陆会剿，似尚可行。至请帮运南漕一节，薛焕奏覆，不可令夷人夺占漕运大利，所见亦是。著奕訢等详细妥筹，统俟议定章程，再与该国会商办理。〖166〗恭亲王奏称：连日悉心商酌，已觉利少害多。因威妥玛谓剿贼本系中国应办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据地方于彼何利？非独俄、法克复城池不肯让出，即英国得之，亦不敢谓必不据为己有。是借夷剿贼流弊滋多。然不用其剿贼，又恐其与贼勾结，惟有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购买枪炮船只，使其有利可图，即可冀其暱就。应请旨饬下曾国藩、薛焕，即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至代运南漕一节，即按照薛焕所议，令夷商自运赴津，官为采买。按时定价，不必预给价银采办，该夷亦无从居奇。收米按照时价，公平估断，亦不至勒措之弊。似觉其权在我，不为该夷所制，亦无需与该夷豫行会商，以启要挟之心。又言：俄、法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导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外洋师船现虽无暇添制，或仿照其式，或雇用其船，以济兵船之不足，尚觉有益。〖167〗

十二月十四日，帝命曾国藩、薛焕等，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逆匪，毋再观望。至法夷枪炮既肯售卖，并肯派匠役

教习制造，著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即外洋师船现虽不暇添制，或仿夷船制造，或将彼船雇用，诱之以利，以结其心，而我得收实济。若肯受雇助剿，只可令华夷两商自行经理，于大局或可有利无弊，并著该督抚斟酌试行。其代运南漕一节，亦照恭亲王等所议，由薛焕出示招商运津，无论华商夷商一体贩运，按照税则，完纳税饷，官为收买。〖168〗

87 恭亲王奕訢札谕总税务司李泰国，令其帮同“总理衙门”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宜。〖169〗

十二月初十日（1月20日）

88 本月初一日，钦差大臣奕訢、桂良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内称：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统筹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一、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二、南北口岸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三、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四、各省办理国外事件，请饬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五、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并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

习。六、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咸丰帝命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

至是，惠亲王绵愉等奏覆：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均系实在情形，请照原议办理。咸丰帝命即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命侍郎衔崇厚为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通商事务；其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通商事务，由署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办理。命广东、上海各派识解外国言语文字二人来京差委，并准于八旗中挑选人员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妥议章程，认真督课。

旋奕訢等又奏：前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极宜利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查八旗禁军，素称骁勇，近来攻剿，未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实胆识之未优。若能添置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帝命胜保按照恭亲王等所奏及朱批各条，悉心妥议，酌定练兵章程。又命景淳、特普钦等，如何将吉林、黑龙江各营兵丁勤加训练，弓马之外，兼习技艺抬枪，妥议章程具奏。

十八日（1月28日）

89 帝命裁撤长芦盐政一缺，长芦盐务改由直隶总督统辖，所有督办运课事宜，著恒福督饬盐运使认真经理，其

原设盐政衙署及养廉银两，改归新设办理三口通商大臣以资办公。

二十四日（2月3日）

90 奕訢等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酌拟《章程十条》开单呈览，并覆奏章京司员等兼行走各一折。略谓：臣等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者，原以各国使臣驻京后，往来接晤及一切奏咨事件，无公所以为汇总之地，不足以示羁縻。因别设衙门，在该夷视之，以为总理衙门名目甚大，而在臣等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列。是以议定司员官役及考察经费等事，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又总理衙门之设，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非谓其体制悉宜照办，因办公诚以军机处最为妥善。军机章京分任其事，一员可得一员之用，是以事繁于各衙门，而其缺甚少，转能各有专责，办理迅速。此所以有仿军机处办理之议，以冀省官而集事。

其《章程十条》要曰：一、拟建立衙署，以资办公。二、司员分办公事，以专责成。三、保送司员，应严行拣择。四、司员轮班办事，期无旷误。五、官役人等，拟变通办理。六、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七、酌筹经费，以资支用。八、办理稿案，事宜缜密。九、司员甄劾，应归核实。十、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应酌定薪水奖励。得旨：所有单开各条，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毋庸解交总理衙门，

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至各省机密事件，（自）应照例奏而不咨，如事关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著毋庸由各口咨报总理衙门，以归画一。

旋从奕訢奏请，所有满汉军机章京每班挑取各四员在总理衙门额外行走，仍照常在军机处值班，毋庸常川到署。〖170〗

二十七日（2月6日）

91 命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为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户部尚书肃顺为协办大学士。

92 是年，直隶等省人口总计二亿六千零九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五人，存仓米谷总计为五百二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石四斗。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七。

〖2〗《叙州府志》卷四三；《蜀燹述略》卷五。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七。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

〖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七。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八。

〖8〗《朔方备乘·李鸿章序》。

〖9〗《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三八。

〖10〗《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三九。

〖1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

〖12〗《洪仁玕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53页。

〖13〗《洪仁玕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53页。

〖14〗《广德州志》卷六十。

〖15〗据记载："庚申（咸丰十年）正月，我兵围江宁急，城中逆首洪秀全四出求援，纠合逆徒，令由池州进攻徽、宁、浙境以牵我师，为围魏救赵之计。俟大军调援空虚，即俟隙进兵。此檄为我所得。"（《能静居士日记》卷四）

〖16〗《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册，《粤匪纪略》。

〖17〗《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册234页，《东南纪略》。

〖19〗参见：《平浙纪略》卷十；《谈浙》卷一。

〖20〗参见：《平浙纪略》卷一五；《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三；光绪《杭州府志》卷四四；《李秀成自述》。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七。时特普钦等查鄂伦春人向分五路，有库玛尔、毕喇尔、墨凌阿鄂伦春、雅法罕鄂伦春等项名目，统归布特哈总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龙江右岸一带山野，以捕猎为生，插木为屋，帐以牲畜皮张，游行露处，并无一定住址。每年秋后，携带口粮，前往黑龙江左岸外兴安岭以内，捕打进贡貂皮。至次年春间，仍回黑龙江右岸捕牲为业。时清廷认为：此项牲丁，枪技精纯，步履矫捷，本属勇悍。但体性生野，罔知礼义，果藉其力，良可为用，设有勾结，亦甚堪虞（《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七）。

〖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七。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九。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八。

〖2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八。

〖26〗《咸丰朝户部钞票舞弊案研究》，载《清史研究》1996 年 4 期。

〖27〗《咸丰朝户部钞票舞弊案研究》，载《清史研究》1996 年 4 期。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 334—335 页。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 334—335 页。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 333 页。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 337 页。

〖3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一。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 301—310 页。

〖3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256—257 页。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258—260 页。

〖36〗《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一辑一分册 9—12 页。

〖3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

〖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二。

〖39〗《豫军纪略》卷八。

〖40〗《洪仁玕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41〗《李秀成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4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册《粤匪纪略》。

〖43〗参见：《东南纪略》；《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九。

〖44〗《1860 年北京条约》50—51 页。

〖4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一。

〖4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一。

〖4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499—500 页。

〖4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

〖49〗《1860 年北京条约》57 页。

〖5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501 页。

〖51〗《武阳余志·兵事》卷五。

〖52〗《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44—45、90 页。

〖53〗《华尔传：有神自西方来》、《“常胜军”建立者与首任领队华尔传》，载《太平天国史译丛》三辑 49—50、13—14 页。

〖5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二。

〖55〗《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一。

〖56〗《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册 267 页。

〖57〗《太平天国文书汇编》63—64 页。

〖5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三。

〖60〗《伊格纳切夫少将的出使北京（1859—1860）》。

〖6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504—505 页。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二。是日，法使布尔布隆致函俄使伊格纳切夫，内称：“我可以肯定，阁下在当前所寄于盟国事业的美好愿望和真挚同情，定会得到我皇政府的崇高评价。”越二日，英使葛罗亦致函法国外长，略谓：美、俄二使都打算与英法联军重新在北方会合，“他们两人和这里所有的人都一样，深信只要大沽和天津不落入盟国之手，那末就休想能做出什么事情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505 页）

〖63〗《1860 年北京条约》82 页。

〖6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266—267 页。

〖6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269 页。

〖6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511页。

〖67〗《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237页。

〖68〗《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一辑，卷一六239页。

〖6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四。

〖70〗《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246—247页。

〖71〗《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23—224页。

〖7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460页。

〖7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五。

〖7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五。

〖7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五。

〖7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六。

〖7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 781 页，《石达开自述》。

〖78〗《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71—174页。

〖79〗《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12页。

〖8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册，《能静居士日记》。

〖81〗《李秀成谕陆顺德、麦冬良等》，载《太平天国资料》5页。

〖82〗《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4页。

〖83〗《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15页。

〖84〗参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 214—221页。

〖85〗参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 214—221页。

〖86〗《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3页。

〖87〗《清代藏事辑要》一册492、536页。

〖8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册 489—490 页。

〖8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六。

〖9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六。

〖9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278—285 页；四册 496—501 页。

〖9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六。

〖9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七。

〖9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八。时桂良上奏《接英法照会抄录呈览折》中所附抄英、法照会之史料原缺，此处据仅存咨送军机处之法国照会原件辑录而成。

〖9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八。

〖9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九。

〖9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九。

〖9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九。

〖9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九。

〖10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

〖10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

〖10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

〖10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

〖10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

〖10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一。

〖10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一。

〖107〗《中西纪事》卷一五。

〖10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一。

〖10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一。

〖11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一、六二。

〖11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二。

〖112〗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73—77页。

〖1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二。

〖11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二。

〖1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鸦片战争》五册112—113页。

〖11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一。

〖1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扯战争》五册134—136页。

〖1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142页。

〖1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139、147页。

〖12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三。

〖1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514—516页。

〖1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三。

〖1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三。

〖1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三。

〖12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四。

〖12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四。

〖1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146—147页。

〖12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三。

〖129〗《曾国藩全集·书札》十三卷10页。

〖130〗《归庐谈往录》卷一。时胡林翼在信中亦对曾国藩言："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七）曾国藩于私下亦谓"北援专以明臣子之义，不问事之济否。"只要"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有济无济，听之可也。"（《曾文正公书札》；《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十四日）

〖1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 352 页。

〖1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176—177 页。

〖1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177—178 页。

〖13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

〖1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册 13 页，《庚申夷氛纪略》。

〖136〗《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4 页。

〖1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185—192 页。

〖1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六。

〖1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212—213 页。

〖140〗《1860 年北京条约》211 页。

〖141〗《黑龙江问题》252 页。

〖14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213—214 页。

〖14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六。

〖14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198—199 页。

〖145〗《中西纪事》卷一五；

〖146〗《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144—146 页。

〖147〗《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146—148 页。

〖14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

〖14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

〖15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267 页。

〖15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八。

〖15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九。

〖15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

〖154〗《1860年北京条约》224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时伊格纳切夫做贼心虚，要求中俄交涉秘密进行，以防英、法探知谈判内容后出面干预，于俄不利。故其威胁清廷曰："联军对我方与贵国之间的事情毫无所知，所以他们完全相信，全部滨海边区久已归属于俄国，而现在如果他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那末由于对我方嫉妒和不甘落后，他们会不顾业已签订的条约，而向你方提出新的要求。"（《1860年北京条约》223—224页）故将谈判地点设于俄罗斯馆内东正教大祭司固礼之房间，伊氏非但不允清朝大臣去其房间，因彼处常有英、法人员来往。且清方代表之肩舆，亦常是人到轿回，俟散会时再来接人。具体谈判系固礼等人代言，伊格纳切夫很少出面。当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时，躲于幕后之伊格纳切夫便出面威胁言：若不接受俄国之全部要求，其便将英法联军"召回北京"。（《1860年北京条约》230页）

〖155〗据条约俄文本，此处系"中国现有卡伦"字样，可俄国人从俄文译为汉文之后，却变成"中国常驻卡伦"。按清时之卡伦，分为常驻、移设、添设三种。常驻卡伦，常年有士兵驻守，一般均设于境内城镇附近，目的为稽查商旅，管理游牧。移设、添设卡伦，则随季节与气候之变化而变化，"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清史稿》卷一三七）三种卡伦不仅含义不同，且均非边界之概念，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两国西段疆界以中国卡伦等处为界，本身即不合理，若复以中国常驻卡伦划分，则无异于公开强占大面积之中国领土。

〖156〗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八；《中外旧约章汇编》一，149—154页。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喜不自禁，曰：此系俄国一大政治胜利和更为重要的新成就。俄国合法

地占有了富饶的乌苏里地区及南部港口，取得了由恰克图进行陆路贸易和在库伦与喀什噶尔设立领事官的权利。俄国人滴血未流，仅凭我（俄）国公使的外交才干，坚持不让，使取得了这一胜利。其收获超乎我们期望之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二卷 314—317 页）俄军官布克斯盖夫登亦兴奋地直言：伊格纳切夫迫清廷承认阿穆尔边区和乌苏里边区，也即以乌苏里江、兴凯湖、绥芬、图们两河直到海边为界的广大土地全部为俄国所有，而这片土地我们实际上是根本无权过问的。（《1860 年北京条约》235 页）

〖157〗容闳《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追忆》，载《太平天国史译丛》一辑 207—208 页。

〖15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九。

〖1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九。

〖16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九。

〖16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324—325、327—328 页。

〖162〗《胡林翼书牍》卷三二，《致曾沅甫观察》。

〖16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314—316 页。

〖16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319—321 页。

〖16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330—332 页。

〖16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

〖16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 351—354 页。

〖16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

〖16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

〖17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

清通鉴　卷二一八

咸丰十一年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辛酉　公元1861年

正月初一日（2月10日）

1 苗沛霖与太平军联络共同反清，太平天国封苗为“奏王”。

先是，钦差大臣胜保丁忧回京，其职暂由袁甲三署理，袁乘捻军张乐行、龚得树西上随英王陈玉成救援安庆之机，率军攻陷临淮。上年（1860）春，袁甲三带兵进逼凤阳府县二城，张、龚闻凤阳被围急，率军自皖西回援，于城外梁家岗，被清军马队及凤台团练苗沛霖、苗金开父子截杀大败，退却四十里。凤阳守军见援军败，献城降，淮北捻军与淮南太平军之联络由此中断。怀远、临淮、凤阳之战中，苗沛霖自以有大功于清廷，但袁甲三“计苗权日盛不

可制，稍抑之，奏晋沛霖虚秩布政使”〖1〗。苗怒甚，悉众噪而返还凤台，拒绝袁甲三之命，自是遂决意反。〖2〗同年秋，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廷诏胜保统兵勤王，胜保奏召苗练北上。苗虚以委蛇，不奉调，并致书钦差大臣袁甲三、巡抚翁同书、帮办军务傅振邦，曰：“今京师震陷，乘舆蒙尘，霖受国恩深厚，不能一旅勤王，宜万死。谨于十月朔，集五旗总十四营主，素服北向，大临三月，约悉散家财，出死力杀贼。天下大势譬如残棋，得一着犹可支数步。请抚宪移营合肥剿粤贼，袁帅、傅帅反军京师讨英夷，宿卫天子，霖自以练守寿州、临淮，剿张、宫（张乐行、龚德树），凤关要地宜筑寨护之，练众日增已逾十万，两淮盐卡霖请私焉。”〖3〗欲借中原多故，独霸淮河流域之野心，跃然纸上。十月，苗沛霖逼迫寿州团练领旗，扬言“后至者斩”。侍郎孙家泰不应召，苗即派兵进攻寿州北门，声称将孙交出，始罢兵。旋苗党七人被清副将徐立壮捕杀，苗即带兵攻徐立壮故里宋家墟，杀徐全家，并掘其坟墓。同时，苗练抢夺三河尖、正阳关、临淮关等地税关，筹备军饷。清廷闻讯，急命袁甲三、翁同书等人“婉转牢笼”，然事态依旧扩大。

至是，苗沛霖率十万团练渡淮南下。旋以主力围攻寿州之翁同书，分兵进攻凤阳、霍丘、怀远、颍上，联合捻军进攻宿州、灵璧、泗州、蒙城等地。尔后，苗派人至天京与洪秀全联络，至庐州与陈玉成联络，至定远与张乐行联络，以共同抗清。洪秀全即封苗为“奏王”，寻派余安定、许导奎率太平军七百余人至凤台。苗即下令全军蓄发，

接受太平天国之领导。

初三日（2月12日）

2 江苏巡抚薛焕奏：原规定海关扣除二成交英法赔款，此二成系单指纳税清单，并无船钞、罚款。讵英领事密迪乐称，其接公使普鲁斯来文，谓此系于海关总收数内各扣二成，即除洋商按货完税外，尚有外国所完船钞及海关所收罚充入官等款一并核扣。至华商应交出口税银，及内地商人贩运洋药应交捐款，该国亦阻挠不准缴纳。咸丰帝闻报，即命恭亲王奕訢等照会普鲁斯按约办理，并谕薛焕等：所有华商应完税银，向由旧关稽征并完缴税捐，既与洋商毫无干涉，即不能任该国领事藉词狡赖。著该抚仍督饬署江苏布政使吴煦，按照条款与该领事逐层剖辩，务令中外应收税项，彼此胥归公允，该领事无可藉口方为妥善。旋据普鲁斯复照称，船钞、罚款二项，可不入赔款二成扣项，并已知照各口领事官遵行。

3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防正式开用，知会吏部等各衙门，及通商各省督抚、天津通商大臣、上海钦差大臣，并照会英、法各团公使一体查照。其前颁之钦差大臣关防，即缴还礼部。自本日起，凡接各国照会原件封送军机处，此前接收各国原照会，检齐后亦一并封送军机处察核。

十一日（2月20日）

4 上年，以英法联军撤军南下，咸丰帝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侍郎瑞麟均“无庸驰赴行在，即著带兵前往剿办北路各匪，先由河间一带，次及山东、河南，权其缓急，以

次进剿。”〔4〕寻僧格林沁率马步清军万人驰抵东省济宁，于巨野东南六十里之羊山集与捻军刘玉渊部大战，捻军以马队一万、步兵三万迎战，将清军层层围困，瑞麟冲出重围，乘马坠地，右肘受伤，逃至汶上。僧格林沁败走济宁，副都统格绷额及其子即补防御忠伦、侍卫德成等死之，三等侍卫遐昌下落不明。

至是，捻军赵浩然部再败僧格林沁军于山东菏泽，二品顶戴察哈尔总管伊什旺布被斩，副都统桂成、协领色尔固善败走。〔5〕二月初七日，捻军复与僧格林沁军大战于汶上以北之杨柳集，毙副都统伊兴额，总兵滕家胜，捻军势力大张。清廷闻知，命将僧格林沁下部严议，桂成革职，仍留营效力。旋命钦差大臣胜保驰赴直隶、山东督办防剿事宜。

十七日（2月26日）

5 因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照会军机处，谓黑龙江将军及副都统违约，不准两国交界处所属之人随便交易，请予更换，咸丰帝谕曰：黑龙江未与俄国通商，断无遽将该将军等更换之理，著奕訢行文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令其按约办理。

二十六日（3月7日）

6 天王洪秀全前曾降旨，略曰：凡未助妖之人，皆须恩赦，如助妖者，杀之莫迟疑。外国商人，一如兄弟，杀之者定行处死。前曾诏明，凡外国罪犯均须交罗孝全会同各国领事审理，依法判决，然后奏朕裁断。今再诏命，天朝

外务大臣罗孝全总理外国商人事务，各国可遣其领事，协同办理，并公选一公正无私者为裁判官，称为“上帝天国天朝九门御林外务裁判官”，协同罗孝全会审外人犯罪案件，仍由朕作最终裁判。

至是，洪秀全复颁诏旨：天朝内外番民知之，朕昔已立下三条规定，今再加六条：一、共敬上天之仁爱。二、纳税以奉天。三、敬天而不得助妖。四、如尔登岸逗留，不得侵占为害。五、不得夜间开船潜行。六、不得违背禁物之规。〖6〗次日，洪秀全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旋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二月初二日（3月12日）

7 英海军司令何伯与参赞巴夏礼由沪溯江西上，是日，抵汉口，晤湖广总督官文。时同船抵达之英官萨尔等数名，持有上海道印照，拟由楚入川，往后藏，回天竺。官文即委员代雇民船，并派候补守备带兵护送，至夔州府交替，再由川省派员伴送前进。旋复有两名英人往襄河上行，官文亦派炮船随往。

初三日（3月13日）

8 因捻军五旗并出，号称十余万，分股于山东定陶、曹县、菏泽等处袭扰清军，各地乡团龟缩不敢出。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严防牛头河及运河等处各要隘，以固北路藩篱，防捻北上，且不可锐意轻进，俟袁甲三等分兵由后路牵制，再酌度情形进攻。越三日，帝接翁同书、袁甲三奏报：苗沛霖练勇由两河口攻扑寿州北关，并由菱角咀过河，正阳

吃紧。命即责成臬司张学醇晓谕苗沛霖，倘能悔罪，尚可曲从宽宥，若借寻仇为名，即设法诱擒，以除地方之患。又命翁同书拒守寿州，俟李续宜到任，再行交卸回京。

初八日（3月18日）

9 山东省城西门内熨斗隅，原设有天主教堂一座，法国主教江类思等据约要求索还。惟废址久经改造民房，转相承买，势难概令迁移。咸丰帝命山东巡抚清盛按天主堂原基亩数，另查官地抵给，听其修造。如查无官地，即置买民地一段，给与该夷建立天主堂，以示羁縻。并谕：嗣后，该省地方与各国交涉事件，遇有应办者，即奏明办理。不得尽诿之总理衙门及通商大臣，致令该夷纷纷进京，有所藉口。

十五日（3月25日）

10 何伯与巴夏礼入江办理九江、汉口开港事宜，先后与镇江知府师荣光、汉阳知府刘齐衔等于镇江、汉口两地踏勘租界。是日，巴夏礼与江西署藩司张集馨订立九江租界租约，租界地址在九江西门外龙开河东。又拟订《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十款：凡欲往长江沿岸贸易之英商，只需在沪一次纳完关税，便可自镇江以上，汉口以下沿途任便起货、下货，不再请给准单，随纳税饷。如双方争执，则禀告各口英领事，由其查明办理等。

寻以湖广总督官文等之异议，九月六日，中英双方再订《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及《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其中《暂行章程》除增加外商雇买内地船只载

货，须具保单及相关处分规定外，余均与《暂订章程》同，而《通共章程》则规定，除长江各口应收之税在上海完纳外，其余一切办法，南北各海口均照长江一律办理。〖7〗此约复遭清地方当局之反对。

11 法使布尔布隆由天津移驻北京东交民巷法国驻华使馆；次日，英使普鲁斯亦由津移驻东交民巷英国驻华使馆。

十九日（3月29日）

12 何伯、巴夏礼入江查勘开埠通商事宜之际，普鲁斯曾照会奕訢，内称："长江原为天设之道，开塞通商，实为中华之利，倘有阻隔，我水司军门合务当从严惩创。现在近洋所统大军甚众，即遇匪徒胆敢拦遏，必克相胜。"〖8〗旋英舰长雅龄奉何伯之命，照会天京当局，提出八项要求，主要内容为：一、清廷已给予英国船只航行长江之权利，为此英兵船须驻泊南京。二、每只入江之英国商船英方均发给护照，其副本送交太平天国当局，对此船只，太平军不得干涉。三、太平军如攻九江、汉口、镇江，勿侵及英人生命财产。四、英人若在岸上犯法，由英人处理。天京当局答复：一、如果仅限于上述要求，英船可以停泊南京，但船只经过时，不得于夜间越过平山塔，通行护照副本一律递交天海关。二、太平军尊重英人之生命财产，在进攻上述地区时，如有可能将给予正式通知。

二月十八日，何伯命雅龄再次照会天京当局，声称：一、英国欲在吴淞与福山间，沿江建置航线标志。二、勿令太平军侵入上海、吴淞附近两日路程（百里）以内，倘

天国愿遵守此项约定，英方将设法阻止所有中外军队自该处出击太平军。

至是，巴夏礼与雅龄入天京，就十八日照会，同幼赞王蒙时雍晤谈。巴夏礼要挟曰："如果你们破坏我们在通商条约所规定的地区内的商务，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得不到改善。"〖9〗越二日，巴夏礼复提出：一、如太平军不进入向英国开放之任何港口或地方百里以内地区，清廷亦不得从这些地方派遣军队攻击太平军。二、太平军不得阻止土产商品输送到前述开放港口地方，亦不得阻止英国商品从这些港口运入内地。蒙时雍等则提出：在天京之英国战舰可否代运粮食给在安庆被围之太平军？遭巴夏礼拒绝。蒙时雍等随即告知："天王允许不伤害外国人士，但是不能禁止太平军进入上海附近百里以内地区。"〖10〗谈判陷入僵局。尔后，在英人之胁迫下，蒙时雍等奏准天王，允于本年内不进入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以内，将此知照太平军各路将领。〖11〗

二十二日（4月1日）

13 先是，诏定本年二月十三日启銮，十九日还宫，三月初二日由京启銮，初六日祗谒东陵，礼成后，十四日驻跸避暑山庄。旋改于二月二十五日启銮，其余日程顺延。至是，复谕内阁：旬日以来，气体虽稍可支持，仍须静心调摄，是以勉从王大臣所请，暂缓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

14 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致书其弟道员曾国荃等，嘱其坚守安庆之围。略称：群贼分□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

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濠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李续宜）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濠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12〗

二十五日（4月4日）

15 上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俄使伊格纳切夫提出馈送清廷枪炮及助剿太平天国，奕訢婉拒。旋俄使伊格纳切夫反复提请，清廷允之。至是，奕訢接伊格纳切夫照会，内称所送枪炮现存恰克图，该国教演兵丁及运送匠役，须俟四月初十前后方可到恰克图。此项匠役，均能查看山宝（金银矿）。并称恰克图地方较远，须令该国之人至张家口一带教演。咸丰帝闻奏，即命奕訢等先派熟悉火器之兵丁数十名前往恰克图试演，除留存鸟枪数十杆外，余俱由库伦办事大臣运京，不可令俄人赴张家口教练，其炮位五十尊准其运送天津海口交纳，但不可令其在彼处安设；至希冀开矿一节，流弊滋多，即设法阻止。旋俄使巴里玉色克到总署（总理衙门）拜谒奕訢等，并呈递说帖，内称：所送枪炮于秋杪可抵恰克图，须于近京地方开矿、设厂教练。奕訢等以开矿流弊甚多，而近京地方亦难设厂拒之；至枪炮，仍坚持留恰克图数十杆，交前往兵丁演习，其余由库伦办事大臣运至京城备用。〖13〗

16 是月，户部复订《厘金章程》。先是，九年（1859）三月，清廷整顿厘务，命各省督抚及带兵大员，将委办劝捐抽厘官绅职名造册报部，以凭查核，不果。至是，《厘金章程》重申："自十一年正月起，即照前款拟定，三个月奏报一次，将征收（厘金）之数与支解之数分别造册送部。"〖14〗然各省仍视若具文，并不遵照执行。

三月初三日（4月12日）

17 上年六月，曾国藩渡江驻祁门，入皖南，以通湘军"三面之气"。旋太平军各路援师驰赴皖南，以救安庆，数月之间，兵锋驰突纵横，频迫祁门大营，曾国藩一夕数惊。本年二下旬，太平军右军主将刘官芳率军挺进榉根岭，进攻历口湘军营盘。历口为出入祁门之孔道，距曾国藩大营仅二十里。曾国藩侦之，急命朱品隆带兵往援。刘官芳闻讯，提兵而去。俄尔，侍王李侍贤带兵克景德镇，继攻乐平，兵锋直指祁门。湘军大营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几陷绝境。

至是，曾国藩移驻休宁，率张运兰、娄云庆等军八九千人进逼徽州城，欲由此打开通往浙江之粮道。然湘军士气低落，几次攻城，不果。十二日，曾国藩亲督张运兰等军进攻，复为太平军所败，退回休宁。其时，曾国藩自以性命难保，已书写遗嘱，安排后事。然李侍贤于乐平与左宗棠交战失利，弃景德镇东走浙江，湘军粮道复通。

初七日（4月16日）

18 奕訢等奏：请赴行在，祗问起居。得旨：朕与恭亲

王奕訢，自去秋别后，倏经半载有余，时思握手而谈，稍慰廑念。惟朕近日身体违和，咳嗽未止，红痰尚有时而见，总宜静摄，庶期火不上炎。朕与汝棣萼情联，见面时回思往事，岂能无感于怀？实于病体未宜，况诸事妥协，尚无面谕之处，统俟今岁回銮后，再行详细面陈。著不必赴行在，文祥亦不必前来。

初八日（4月17日）

19 朱谕：大阿哥于四月初七日入学读书，著李鸿藻充大阿哥师傅。旋命伊精阿充大阿哥满洲谙达。

十九日（4月28日）

20 直隶朝阳刘猪、李凤奎率众起事，先后据县城，克赤峰。咸丰帝闻奏，命副都统克兴阿统兵自热河前往剿办。至是，克兴阿等奏：李凤奎被获正法，刘猪业于桃花图接仗时受伤身死，余党当不难即时扑灭。帝命克兴阿等督率将士迅攻其凤凰山老巢，务将要路堵截，并知照盛京及蒙古官兵，严密堵剿，毋令一名漏网。

21 清廷拒绝俄商进京贸易。

先是，库伦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帮办大臣多尔济那木凯奏，俄国固毕尔那托尔来函，声称：伊国商人二十一名，照约欲自雇蒙古驼只私立驿站，进独石口，赴京师等处贸易。然查照新定互换条约，实有不合之处，请饬总理衙门行文伊格纳切夫，据理阻止。咸丰帝命奕訢等，即行知照伊格纳切夫，务须照约办理，并诏谕直隶总督文煜，饬知地方官，据约阻止。

至是，俄商头目尼尔丕依汪，带领跟役十八人，喇嘛二十四名，驼二百十五只，马七匹，轿车十三辆，抵独石口，被阻。旋俄商携货至张家口，仍坚欲赴京贸易，不肯在张家口销售。经察哈尔都统庆昀等派员再三阻止，尼尔丕依汪始将车辆货物落店，并将此事致信俄罗斯馆之固礼。尔后，固礼向总理衙门申诉，要求此批货物须急速离口（张家口），按约进京，或赴天津售卖。四月二十八日，奕訢等奏曰：外国商人，贪利无厌，若必令其无路行销，势将亏折甚多，必生怨讟，怨讟不已，必肇衅端。以今日夷务而论，大致既已粗定，不值因此等细故致生波折。查八年和约第三条内，原有别国再有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之语。现在天津已准英、法两国通商，则俄商前往贸易，于事亦无增损。今固礼来禀，既有或运天津之语，不若因势利导，准其将此次所带货物，暂赴天津销售。嗣后，仍按照条约，不得任意狡执，以符定制，若再违约运货，即天津亦难再为通融。从之。〖15〗

四月初一日（5月10日）

22 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致函印度事务部官员阿登，内称：中国局势一天一天恶化，如果叛军再有很大进展，北京的朝廷就会四处寻找外国援助。使我感觉快慰的是他们有意全盘履行条约。皇帝的兄弟恭亲王现在北京，好像正在领导对外关系，外事表现很开明的看法。假如他肯听普鲁斯的话（他好像是听信的），一个月内他对中国真实情况及其利益的了解，可以比任何其他途径所知的多得多。

这样教育把他培养成一个人物，可以代替那个毫无精力的皇族代表，那是一个当国家危急时机，不顾国政的人物。这样一个变动，将大大地唤起人民效忠情绪，如果要有外力援助，人民是会势烈赞同的。〖16〗

十二日（5月21日）

23 前因东省捻军势张，谕令胜保速赴直东交界，亲自督办。旋接奏报：曲周收复，威县解围，惟探闻山东范县贼匪复有渡河之信，并在各村插旗裹人，声言欲接南捻过河。濮城、观城等四乡被胁之民，亦皆插旗。辛、邱、冠各县情形如出一辙，并菏泽县土匪蜂起，人数不下数万。请饬胜保分兵三路进剿，以除巨患。谕曰：山东东昌各属土匪、教匪蔓延八九州县，胜保即迅速前进，于驰抵直隶、山东交界后，酌量情形进剿。

十四日（5月23日）

24 英国攫取长江通商权利后，三月二十五日，美国驻华海军司令司百龄亦赴天京，向太平天国当周提出美船航行长江之通商问题。至是，太平天国殿前贰天将李春发、伍天将莫仕睽复照曰：所有贵国通商获利，经过长江，有何不可。但本国现与咸丰相敌，虑有奸细侦探军情。倘贵国商船夜晚经过，须于大江北岸浦口塔根湾泊，天明到关验放开行。贵国官兵无事，亦不可登岸及在本国城外营盘闲玩。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并由本国惩治，敬如所约。〖17〗

十六日（5月25日）

25 以浙东危急，前命浙江巡抚王有龄派兵堵剿，并督办劝捐事宜，王有龄派委宁绍台道张景渠及知府怀清等专办山阴会稽户业各捐。然该员等按照上年捐数，以十倍加捐，卖田鬻产者，不一而足。捐户陈颖生因差扰迁避，该道等即饬县查封房屋，并查其田亩，形同籍没，催捐员弁，辄持令箭拘提，并纵令差役直入内室索扰，城乡大震。而江防事宜，仍置之不问。

至是，咸丰帝复接奏报，以捐务极宜核实，请饬严定章程。据称：江北粮台既有指捐、借捐、炮船捐、亩捐，而江南粮台又有米捐、饷捐、亩捐，漕河有炮船捐、堤工捐、饷捐，袁甲三军营有米捐，此外还有船捐、房捐、盐捐、卡捐、板厘捐、活厘捐，所征甚巨，报解寥寥。候补投效，职员生监，营谋札委，日为美差，四出骚扰，指借则任意讹索，卡厘则以多报少。粮台漕河大员，多由情托，知而不问，并有擅自立卡，抽收商船捐银，名曰榔头捐各名目。帝命袁甲三及漕运总督王梦龄等严密访查。如有上述情弊，即据实严参，惩一儆百。

二十三日（6月1日）

26 命各省督抚咨访保奏堪胜将帅之士。谕称：现在军务米竣，亟须多储将才，以备任使。近年带兵各员，如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左宗棠等，多系寒畯之士，经该督抚保奏，朕无不破格擢用，该员等效力戎行，均已著有成效。因思此外或寄迹末僚，或衡茅伏处，自必不乏才能之

士。著各省督抚虚心咨访，如实有秉性忠诚，素娴韬略，堪胜将帅之任者，即著据实保奏，送部引见，候朕简用。

五月初二日（6月9日）

27 太平军二次西征。

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后，湘军五路东犯。为解西线危机，干王洪仁玕等部署二次西征。〖18〗然各路将领滞留苏、常，未能及时西返。迨本年正月，洪仁玕复催调各军西征。

其中，英王陈玉成一军于上年八月中旬，始行渡江北进，旋自桐城绕道西上。本年二月初八日，玉成军克湖北黄州府，离武汉仅百里之遥，讵遭英人巴夏礼之阻挠〖19〗，遂放弃攻取武昌，率部返归皖境。

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部于上年冬自安徽宁国西进，连取池州（今贵池）、建德（今东至东北）及赣省之彭泽、浮梁、都昌、鄱阳（今波阳），旋被湘军阻于湖口、景德镇一线，其前克之州县亦相继失守。迨本年春，杨、黄两军元气大伤，原定越鄱阳湖北上援鄂之谋遂寝。

侍王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部于去冬自浙江西入皖南，即分兵进逼曾国藩所扎之祁门，先后被鲍超、张运兰部湘军阻遏。本年正月初八日，李世贤率兵进占婺源，拟绕道江西，再攻祁门，太平军连克乐平、景德镇，斩皖南镇总兵陈大富。左宗棠闻讯，带兵回陷乐平，世贤复率兵围之。三月十三日，左宗棠督军出战，太平军不利，死伤四千余人。李世贤遂弃守景德镇，率部东返浙江，其进军湖北之举亦半途而废。

至李秀成一军，早在上年八月，洪秀全即严诏屡颁，命其领军扫北（西征以解安庆之围），讵秀成固执己见〖20〗，离京后，不走北岸，经太平府、芜湖、黟县，取道徽州，折入浙境，于常山过年。本年正月初三日，率部至江西玉山，连攻广丰、广信（今上饶市）等府县不下。三月十一日，李秀成督军克吉安府，随即挥师北上，连占瑞安（今高安）、奉新等地。

至是，李秀成自义宁分兵两路（此两路为左路、中路，右路已先自武宁出发）进攻湖北。时右路由武宁北攻兴国（今阳新）、大冶、武昌县（今鄂州）；中路由义宁北攻通山、咸宁；左路西攻通城、崇阳、蒲圻，威逼武昌。各地义民纷纷投入太平军，李秀成兵马大增，号称五十万。

寻李秀成接杰天义赖文光之禀报，知英王陈玉成已于两月前回师东救安庆，侍王李世贤于乐平战败等情，即尽撤武昌之围，“将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以接护李世贤之军，一由义宁州而回，一由武宁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齐集。”〖21〗尔后，取道江西，撤兵下取浙江。至此，太平军江南江北“合取湖北”之二次西征计划全部落空。

初四日（6月11日）

28 奕訢等因英使照会抗议惠潮嘉道不准该国领事官进城，奏请饬广东督抚酌量办理。咸丰帝谕曰：奕訢等总理各国事务，如各省督抚办理外国事务有未尽妥协之处，即当酌量事之轻重，札饬各该督抚遵照施行，使各国知总理

衙门事权较重，遇事可以代为办理。若因该国所请，事事降旨，不但无此体制，且恐各国视总理衙门不过仅能转奏，必启轻视之心，于事无益。

29 三月初九日，太平军朗天安陈炳文部克浙江乍浦镇及平湖县，毙副都统锡龄阿。何伯闻知，疑太平军将进攻宁波，即致书普鲁斯通告丢乐德舰长，前往宁波阻挠。

至是，丢乐德于宁波照会乍浦太平军守将，胁迫曰："攻占宁波将严重损害英国及其他外国人之贸易，特请求阁下勿进入距该城两日行程（百里）之地区内"。否则，"我国将不得不与太平军处于武力敌对地位，被迫协助防守宁波。"〖22〗旋普鲁斯复致函何伯，声称需要考虑的另一个方针就是将各通商口岸或某一重要通商口岸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并宣布我们将用武力击退叛军的任何进攻。我想，这是保护我们利益的最好办法。〖23〗

初五日（6月12日）

30 浙江诸暨东乡莲蓬党何文庆率众五六千人起义，毙处州镇总兵文瑞所部多人。旋文瑞带兵围攻，何文庆等败退东乡。〖24〗

十一日（6月18日）

31 上年十一月，咸丰帝命仓场侍郎成琦会同吉林将军景淳，与俄使办理查勘中俄东界事宜。本年四月，成琦与景淳抵兴凯湖。至是，成琦等赴奎屯必拉俄方代表营地，开始中俄兴凯湖划界谈判。据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兴凯湖之分界，应从松阿察河河源跨兴凯湖至白棱河河

口，再由该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但中国所存吉林地图，并无白棱河，只有白珍河，伊格纳切夫交给奕訢之地图亦只有白珍河，并无白棱河。故成琦推定白棱河即兴凯湖西南之白珍河。但俄方代表滨海省省长卡札凯维奇却认定，已被俄军强占之奎屯必拉分支之小河，名土尔必拉，即系白棱河，意在将兴凯湖之大半划入俄国版图。中方代表提出异议，俄方即欲将穆棱河及珲春地区作为两国“共管”，并声称：“和约、地图，均可不必照依行事。”〖25〗成琦等人拒理严斥，卡札凯维奇竟带兵相逼。成琦等恐谈判破裂，最终屈从俄方以土尔必拉即白棱河划界，俄方亦收回珲春等地共管之议。

五月二十一日，成琦、景淳等人与俄方勘界代表卡札凯维奇、布多戈斯基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作为中俄《北京条约》之补充条款。同时签署并交换了《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规定自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设立“耶”(Е)、“亦”(И)、“喀”(К)、“拉”(Л)、“那”(Н)、“倭”(О)、“帕”(П)、“土”(Т)等界牌。〖26〗事后，俄方就立牌一事草拟《中俄设立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国界牌博记》，作为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之附件。

二十三日（6月30日）

32 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前因病回国调养，行前荐粤海关税务司赫德与上海关税务司费士莱代行其职。寻赫德进京晤奕訢、文祥等人，递交九件禀呈，提出整顿海关、增加关税收入之详细章程，并就购买外洋船炮事宜向清廷

献策，颇获奕訢等人之好感。至是，奕訢正式札谕赫德与费士莱共同代理总税务司，而实权则操于赫德之手。

三十日（7月7日）

33 湘军与太平军激战于安庆，太平军失利。

为解安庆之围，英王陈玉成再施“围魏救赵”之策，拟从霍山、英山进击武汉，以攻敌所必救。本年正月底，陈玉成会同捻军龚得树等率兵数万，自桐城绕道霍山大举西上，连占英山（今属湖北）、湖北蕲水（今浠水）、黄州（今黄岗县），迫使新任安徽巡抚李续宜自桐城外围青草塥率军万余上救，道员彭玉麟亦率湘军水师上援。二月初四日，龚得树进攻罗田松子关，与清副将成大吉战，不幸阵亡。旋其部众分五路再攻，又败，遂经舒城、庐江退走定远。〖27〗陈玉成率军克黄州府后，为巴夏礼拦阻未能进攻武汉，旋留军分守黄州、德安、随州，自率大军北援安庆。

洪秀全见陈玉成离鄂北返，李秀成“合取湖北”误期，遂决意调集各路人马，直接攻击安庆围敌。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前军主将吴如孝等相继率军驰援，扎营桐城新安渡、横山铺至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欲由马踏石（今马石咀）过河，赴安庆与陈玉成军会合，力解城围。三月二十三日，都统多隆阿令参将雷正绾、杨朝林等由下路出扑练潭，参将穆正春、曹克忠等由中路出扑横山铺，余福象、王万年由上路攻击后山埋伏之太平军，又令马队由金神墩攻太平军之后，洪仁玕等败退桐城。二十七日，

定南主将黄文金从芜湖率军七八千人渡江至桐城前线，会林绍璋等军，并约集捻军二万余人，再援安庆。太平军分兵两路，一路南趋，一路进攻挂车河清营。多隆阿派游击蓝斯明率五营由高河铺出新安渡，派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出香铺街，阻其南进，清军“马步并击，枪箭齐施”，太平军败退天林庄。进攻挂车河之太平军，亦被协领穆图善、副将石吉清截回。四月初二日，多隆阿军自新安渡、挂车河向天林庄进扑，黄文金等弃营遁走，退至孔城镇。

与此同时，陈玉成部在菱湖一带，与安庆城内之太平军夹攻曾国荃围师。曾于安庆城外，掘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并会同湘军水师拼死抵抗。陈玉成闻知桐城援军受挫，乃留菱湖十三垒、集贤关外四垒以牵制湘军，自率马步兵五六千人，赴援桐城。多隆阿闻讯，即派温德勒克西等统带十三营清兵，自磨山追击。陈玉成率军于马踏石凫水而赴桐城，约援再战。断后之千余太平军被湘军截杀溃败。四月十五日，陈玉成与洪仁玕、林绍章、黄文金及捻军孙葵亿部共三万余人，分三路与多隆阿军再战于桐城挂车河一带，复败，陈玉成等亦退回桐城。

陈玉成退走桐城后，曾国荃派军筑长壕围困菱湖十三垒太平军。鲍超、成大吉部则专攻赤冈岭四垒，杨载福率总兵王明山等四营舢板及参将周万倬陆队绕入石门湖登岸，前往会攻。五月初一日，湘军对太平军菱湖十三垒，由曾国荃部筑长壕围之；对集贤关外四垒，则由鲍超部担任主攻，由成大吉部负责掩护，分兵四路，每路各攻一垒，力求速决。赤冈岭第二、三、四垒相继被湘军攻破，守将

李仕福、朱孔堂以下三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杀，惟靖东主将刘玲琳所在之第一垒犹顽强抵抗。次日午夜，刘玲琳等冒死向北突围，因阻于河水，八百多人被湘军追及擒杀，刘玲琳被湘军俘获，遇害。

至是，菱湖北岸十三垒之太平军因粮草已尽，纷纷争渡入城，遭湘军水师轰击，湘军陆师乘势攻垒，太平军被俘数千人全部被杀。南岸五垒亦被湘军攻破，阵亡千余，平西主将吴定彩率余部退入安庆城内。菱湖南北十八垒均陷，安庆守军益孤。寻辅王杨辅清率部再援安庆，由太湖东进至清河、三桥头、高楼岭一带，多隆阿派马队赴马鞍山堵截。桐城林绍璋、吴如孝率军六七千至挂车河，黄文金率军五六千至鸡公庙、麻子岭，与多隆阿军接战，均败还桐城。

34 赫德至京后，奕訢等人与其反复详论洋药入口及内地货物出口等纳税事宜。继与英使普鲁斯、参赞威妥玛议定：内地货物除出口之税照约办理外，若出口复进口之内地货，仍应完税。如完一正税，准其扣归二成，如完一半税，则不扣归二成。无论正税半税，纳清后，仍一关纳一关之税。奕訢又以照会形式知照英、法公使，以便实施。

至是，咸丰帝得奏，谕曰：此项内地货税，为内地关税大宗，易启影射偷漏之弊，果能就我范围，即可杜内地商民勾串情弊，亦可杜外人入内地通商，藉端启衅。总在奕訢等悉心筹议，期于有利无弊，方为妥善。又谕：所有长江一带通商，在上海总纳税饷，征收子口税，设立关卡，及请领印票执照，通商各口每年应收洋税银两，各口征收

费用各款，已谕令薛焕、崇厚查办；其会缉私盐，及洋药茶叶抽厘有碍关税各款，亦谕劳崇光等察核覆奏。

35 奕訢、桂良等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略曰：自粤逆起事以来，用兵既久，财用渐匮，外国从而生心，要求无已。是粤匪之患，萌于外国，而今日外国之张，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属，而其害则实相因。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现大江上下游设有水师，中间并无堵截之船，非独无以断贼接济，且恐由苏、常进剿，北路必受其冲。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其费不过数十万两。至驾驶之法，可雇内地人随时学习，亦可雇用外人令司舵司炮。其价值先领一半，俟购齐验收后再行全给。得旨：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著劳崇光、耆龄、薛焕并传谕毓清，即按照所奏，豫为筹计。其应酌配兵丁并统带大员，及陆路进攻各事宜，并著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先行妥为筹议，一俟船炮运到，即奏明办理。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该督抚等务当悉心妥议，期于必行，不得畏难苟安。〖28〗

六月初二日（7月9日）

36 初，普鲁士公使艾林波照会奕訢，要求订约通商。咸丰帝命帮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崇纶赴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办理。旋崇纶、崇厚与艾林波于天津谈判通商条约，其中驻京一节，双方争议较大。

至是，奕訢等奏：艾林波照会，拟即酌定通商章程，惟驻京一节，仍执五年为期。得旨：该国驻京一节，著传谕崇纶等再为开导，若能于章程交换后，过六年再办，为期自觉较宽，如艾林波执意恳求，即准其于换约后，过五年再办。

初八日（7月15日）

37 以英兵船驶入长江，咸丰帝恐日后该国商船往来江面，太平军借其兵船驶入天津海口，急命奕訢等或行文照会，或与威妥玛等当面言定，由该国派人将出口、进口人数，严密查察，如有太平军潜赴天津，务即代为拿获。至是，帝接官文奏报，有洋船一艘抵安庆，接济守城太平军油盐、米粮等物。诏命奕訢等照会英、法等国公使，凡洋船由安庆等地经过，不得停泊城下，美国、普鲁士两国亦应一体照会。旋英、法、俄等公使照复，允之。奕訢复行文沿江大吏，派拨兵船，由上海取具禁阻接济太平军之中英文告示，张贴各口并认真巡查，遇有接济太平军之洋船，无论何国，均实力禁止，不得稍事迁就。

初九日（7月16日）

38 咸丰帝三旬万寿节，遣官祭太庙后殿、祭东西陵。帝于热河行宫诣绥成殿行礼，御澹泊敬诚殿，皇子及王以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官员等行庆贺礼，复御福寿园，赐皇子及王大臣贝勒、贝子、公等食。

十八日（7月25日）

39 先是，有人奏浙江巡抚王有龄新创捐缺之目，上缺五千两，中缺三四千两不等，有因缺捐助者，不问贤否，辄行委署，一月之间，更换知县二十余员。咸丰帝命浙江学政张锡庚严密访查，据实具奏。至是，帝接张锡庚奏报曰：王有龄因军饷支绌，曾有捐缺之议，并未举行，惟一月间更换州县二十余员，实有其事，并未查出情弊。得旨：或议而未行，或查无实据，惟一月之内，调署知县各缺，至二十余员之多，实属任意纷更，有乖政体，王有龄著交部议处。

二十一日（7月28日）

40 近因京师银价腾贵，缘由各官号商人，始以户部官号为名，畅开私票，继以官款长开为口实，意在挟持，从中渔利。户部奏请，所有该部长开官号票存，按上年十月奏准，钱随市价之日，统扣三成，作为该商罚款，并变通捐铜局章程，收回该部长开官号票存，俟官款收清，将四乾字号撤去官号字样，作为民铺，交顺天府管理。倘各官号未能将私票存及三成罚款，全数清理，以致贻累民间。即将该商人等送交刑部奏明正法。得旨：原保之恒利等号商人，著先交五城看管，如任令官号商人，携赀潜逃，即将该保人一并治罪。其五天字号，并著总管内务府大臣妥为办理。至民间钱铺，有与官号通同把持之弊，即著顺天府、五城、步军统领衙门一体出示晓谕，限于一月内，各开各票，倘敢抗违，即将该铺商从严惩办。

41 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署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七月初二日（8月7日）

42 前接俄国照会，约定于咸丰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塔尔巴哈台会商查办中俄西界。咸丰帝命明谊等，即饬派出委员按照地图先详细履勘，并将旧案地图检查明白，如有疑似不清之处，查照更改。俟地图改定，明谊即行回任，俟明年会办届期，再赴塔尔巴哈台与明绪会同俄使查办。

十六日（8月21日）

43 先一日，咸丰帝病重，皇长子载淳朝夕侍侧。是日子刻，帝疾大渐，召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承写朱谕两道：一、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二、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翌日寅刻，咸丰帝卒子避暑山庄之“烟波致爽”殿寝宫，终年三十一岁。《遗诏》略曰：皇太子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方今东南诸省军务未平，百姓荡析杂居，惨罹锋镝，振文教，修武备，登进贤良，荡平群丑，实为当务之急，可不勉哉！随扈王大臣，及在京王大臣等，其各精白乃心，和衷共济，以期克臻上理。各路统兵大臣，及各该省将军督抚，受朕厚恩，尤宜力图扫荡，早靖逆氛，

俾寰宇奠安，黎民绥辑，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焉。

十七日（8月22日）

44 辰刻，咸丰帝遗体小殓毕，灵柩置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间，皇子、亲王、文武百官俱戍服。自即日起，皇后称皇太后，皇太子称皇上。当日，向随扈诸大臣颁大行皇帝《遗诏》。〖29〗命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吏部尚书全庆、陈孚恩，工部尚书绵森、右侍郎杜翰料理丧仪。义道、奕訢、周祖培、全庆仍留京办事。命署直隶总督文煜前来热河叩谒梓宫。

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等行文知照吏、兵两部：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并希转传京外文武各该衙门一体钦遵。〖30〗

十八日（8月23日）

45 巳刻，咸丰帝遗体大殓毕，置梓宫于澹泊敬诚正殿，行殓奠礼。谕旨命除热河都统、直隶总督外，其余直隶各大员，各路统兵大臣，各省文武官员，西北两路将军、大臣，俱不必赴热河行宫叩谒梓宫。为迎奉梓宫回京，命在京王大臣先期准备，并命直隶总督、热河都统修整古北口内外桥梁、道路。

46 内阁奉上谕：皇太后钮祜禄氏尊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尊为圣母皇太后。

十九日（8月24日）

47 载垣等奏，寄信谕旨，由“军机大臣字寄”字样拟请改“军机处赞襄政务王大臣字寄”字样〖31〗。

二十日（8月25日）

48 实授骆秉章四川总督，仍督办军务。命云贵总督刘源灏来京，以成都将军福济为云贵总督，以驻藏大臣崇实为成都将军，并接办川陕交界防堵事宜。两日后，又命江苏布政使毛鸿宾为湖南巡抚。

二十六日（8月31日）

49 建元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两日后，留京王大臣豫亲王道义等致函赞襄政务王大臣，称“饬下户、工两部鼓铸钱文，应用祺祥通宝一折，现即查照成式办理”〖32〗。

二十八日（9月2日）

50《中普条约》于天津签字。先是，普鲁士因英、法、俄、美等国于咸丰八年（1858）分别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商务大臣海特遂致函该国总理，称普鲁士应从此次事变中“尽快设法捞点好处”。普政府决定派远征队赴东亚。咸丰十年（1860）春，外交官艾林波率四艘船舰从欧洲经新加坡赴日本。艾林波迫使日本签约后，于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抵上海，随即至英、法军占领下之天津，与清朝官员崇纶、崇厚谈判缔约。六月初五日，艾林波于谈判中蛮横声称：“我除了最惠国条约以外，不愿在别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条约”〖33〗。清廷代表被迫让步。七月初七日，

条约原文送至热河，由皇帝批准。至是，《通商条约》（四十二款）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十款）签字仪式于天津举行。条约规定：普鲁士可派外交代表进驻北京；普鲁士及德意志各国公民获准在通商口岸居留及经营工商业，购置或租赁土地房屋，建筑教堂、医院；德国各邦全体获得最惠国待遇；只有德国领事有权逮捕及处分德国侨民；允许德国军舰开往中国所有口岸。

八月初一日（9月5日）

51 晨，恭亲王奕訢一行抵热河。咸丰帝病逝后，奕訢即奏请赴热河叩谒梓宫，至七月二十三日方获许。二十五日得旨后，翌日即秘密首途，拟面见两宫，以定大计。

【考异】奕訢是否应太后之召赴热河，其说不一。王闿运《祺祥故事》、罗惇曧《宾退随笔·同治初元诛三奸案》称，垂帘议下，太后与顾命大臣各执一词，太后遂命奕譞回京急召奕訢。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则称，咸丰大行，奕訢照例得赴行在哭临，亦例不得不准，奕訢即遵此例赴热河，是不待西后召之也。按：奕訢七月二十六日即已首途赴热河，而董元醇上垂帘议（《祺祥故事》、《宾退随笔》谓为御史高延祜所上，吴相湘在《晚清宫廷实纪》中考证，高延祜实为董元醇之误）在八月初九日，与奕譞回京说于时间上殊为不合。章说似更合情理，今从章说。

奕訢抵热河时，适逢殷奠礼，遂于梓宫前“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日以后，未闻有如此

伤心者”〖34〗。祭毕，两宫太后召见奕䜣。先是，肃顺等拟阻奕䜣与两宫晤面，侍郎杜翰倡言：“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35〗然太后召见之意已决，顾命大臣亦不能力阻，恭王仍请与端华同见，端华回视肃顺，肃顺无奈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36〗奕䜣乃得独见。两宫泣诉肃顺等专权状，密谋对策，恭王曰：非还京不可。西后曰：奈外国何？恭王答：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37〗遂定回京变政大计，且召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密拟拿问各旨，以备到京即发。

52 湘军攻破安庆。

安庆扼江淮之吭，当吴楚之冲，为金陵门户。且西阻小孤，东拒梁山，北出庐六，南达徽宁，历来均为冲要重镇。太平天国方面对此亦颇重视，干王洪仁玕曾言：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38〗五月初三日，湘军水师以太平军降将韦志俊为前驱，夺占枞阳，切断安庆守军后路及饷道。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曾国荃部万人进驻集贤关内，逼扎安庆城下，开掘长濠，合围安庆。八月，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军锋直指武昌，本意则在解安庆之围。然太平军三次援救安庆之举，均无功而返。

七月十九日，陈玉成、杨辅清统兵四五万人，于关口、茅岭、十里铺等地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之太平军亦列队于西门一带相呼应。尔后，陈、杨两军分十余路向湘军

之后壕轮番进攻，曾国荃督率各营拼死抵御，清方记载：太平军“大股扑西北长壕，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调增抬鸟枪八里杆，殷訇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39〗两军苦战一日一夜，太平军死者数千人，湘军死者百余人，此役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经数日激战，湘军壕墙始终未破，而安庆城中米粮枯竭，守军饥饿难忍，军心涣散，逃亡日增。二十日，太平军袭围城清军后路，曾国荃开壁挥军大战。二十二日，太平军渡濠再战，湘军三面夹击，却之。二十九日夜，湘军水师截获太平军运米划船，城粮遂绝。三十日，湘军开挖地道成。

是日凌晨，湘军用炸药轰塌北门城墙，俄即蜂拥而入，安庆乃陷。叶芸来、吴定彩以下近两万余太平军被杀。张朝爵“坐舟逃生”，不知所终。

初四日（9月8日）

53 以醇亲王奕譞为正黄旗汉军都统；镶蓝旗满洲副都统麟魁署镶蓝旗汉军都统；以吏部左侍郎匡源署户部左侍郎，管三库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发桂署兵部左侍郎；大理寺少卿潘祖荫署宗人府府丞；以太常寺少卿焦祐瀛为太仆寺卿。

初五日（9月9日）

54 湘军水师攻占池州府城。

初七日（9月11日）

55 礼部宣读咸丰帝《遗诏》，留京文武官员齐集跪听，颁于天下。奕訢离热河返京。

56 胜保获准赴热河。谕称：胜保受皇考大行皇帝厚恩，现因龙驭上宾恳请叩谒梓宫，情词出于至诚，且河北已就肃清，该大臣暂时离营，尚可无虞旷误。胜保著准其前来行在，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40〗其时，兵部侍郎胜保正督办河南、安徽军务，上奏请赴热河叩谒梓宫。然七月十八日谕旨已明令除直隶总督外，其余直隶各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均不必奏请前来”。而手握重兵之胜保未经肃顺等允准，径自带兵北上，遂有此诏。同日又以“有违体制”为由发申斥胜保之谕称：向来臣工无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本日胜保、谭廷襄联衔并胜保单衔，均具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且与请朕安同列一折，实属有违体制，胜保、谭廷襄均著交部议处。〖41〗

初十日（9月14日）

57 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为立论，疏称：何为从权？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俟数年后，皇上能亲裁庶务，再躬理万机，以天下养，不亦善乎。何为守经？自古

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心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42〗

十一日（9月15日）

58 两宫皇太后召见赞襄政务大臣，欲按董折传旨实行，肃顺等八大臣则公然抗阻，主痛驳董折。先由吴某拟旨，因语气平和，弃之不用，再由焦祐瀛另草，稿成，诸人大赞。旨稿云：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理。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又遽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一切事务，伏念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该御史必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43〗

拟旨上，两宫皇太后将其与董折一并留中不发。又令召见，约两时许，双方以垂帘事相执不下。肃顺等激烈反对，声称彼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且曰：“请太后看折亦多余之事”〖44〗。杜翰顶撞尤甚，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等语，太后气恼交加，手颤不已。

争论激烈异常，以至“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45〗。

十二日（9月16日）

59 肃顺等人决意暂停视事，与两宫太后对抗，发下之折并不开视，端华且声称：“不定是谁来看”，遂成僵局。将近正午，两宫皇太后不得已将董元醇奏折及肃顺等人拟旨发下照抄，由内阁发布。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46〗。醇郡王奕譞闻之大怒曰：俟进城讲话。为惇亲王奕誴喝止。

十四日（9月18日）

60 谕内阁：谨择九月二十二日辰时，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宫回京，于二十二日辰时行启奠礼。

61 胜保由京师抵热河。入京时，适值奕訢自热河返回，得以晤面。是日晚，奕訢心腹许庚身访胜保，就政变事密谈，胜保云：伊等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示意宜待机而动，许深以为然。〖47〗。

二十六日（9月30日）

62 湖北巡抚胡林翼病卒于武昌，终年五十。

遗疏入，得旨追赠总督，谥“文忠”，入祀贤良祠，于湖北、湖南建专祠。

胡林翼二十四岁中举，翌年中进士。入黔为官八年，历任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升任贵东道，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奉调援鄂，为湘军大将，旋任四川、湖

北按察使。五年（1855）春，署湖北巡抚，六年（1856）冬实授。旋指挥湘、楚军攻占武昌，又遣军东下。湘军陷九江，加太子少保衔。先后扎营于黄州、英山、太湖。任湖北巡抚七年，与曾国藩通力合作，于湘系集团之发展出力颇多，曾氏赞曰："古来似此关系绝大之人，亦不多也。"〖48〗

九月初一日（10月4日）

63 大学士桂良、贾桢、官文、周祖培，协办大学士肃顺奏：臣等钦遵谕旨，敬考彝章，恭上母后皇太后徽号曰"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徽号曰"慈禧皇太后"〖49〗。得旨允准。

64 自是日始，英、法联军次第撤出广州城，并于十八日登船，由黄埔驶向香港。

初四日（10月7日）

65 内阁奉上谕：依载垣等面奏所请，载垣开去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开去步军统领缺；肃顺开去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调刑部尚书瑞常为工部尚书，工部尚书绵森为刑部尚书，并暂署行在工部尚书。又实授瑞常步军统领，以郑亲王端华暂署行在步军统领。命御前大臣景寿掌銮仪卫事，并管奉宸院事。兵部尚书穆荫管理藩院事。

初六日（10月9日）

66 捻军李成部约三四千人逼近山东芝罘（今烟台）。其时占领该城之联军指挥官为法国将军卜罗德，卜罗德率法国军舰两艘并英国炮舰一艘相威胁，捻军遂放弃对芝罘

之进攻。

十七日（10月20日）

67 调安徽巡抚李续宜为湖北巡抚，仍驻鄂皖交界地方，督办军务。擢广东按察使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未到任前，以布政使贾臻署理。

二十三日（10月26日）

68 咸丰帝梓宫由肃顺护送自热河避暑山庄启行，出丽正门徐行。

二十四日（10月27日）

69 两宫皇太后及幼帝送咸丰帝梓宫启行后，与赞襄政务王大臣七人由间道疾驰回京，驻跸常山峪。

二十八日（10月31日）

70 皇太后及幼帝一行抵京郊南石槽。二十五日驻跸两间房，二十六日驻跸要亭，二十七日驻跸密云县。本日，驻跸京郊南石槽，恭亲王奕訢等出城迎接。两宫皇太后在京郊宿次召见奕訢，密谋政变事宜。

71 兵部侍郎胜保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折称：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我朝君臣之分极，尤非前朝可比。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竟以之当秉政巨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今嗣圣既未

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近日御史董元醇条陈四事，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该王等果知以国事为重，亦当推贤虚己，免蹈危疑。乃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华哗然。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今一旦政柄下移，群疑莫释，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行解体，且恐外国闻之亦觉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现在近支亲王中，能知大体，迈于载垣、端华者，尚不乏人。一切离间之言，应请无庸过虑。又如垂帘听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称为女中尧舜，群情欢洽，国本无伤。我文皇后当开国初年，虽无垂帘明文，而有听政实用。因时制宜，惟其允当不易。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伏愿皇上乾纲独断，迅畅施行。并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亲王等公同阅看，如有尚未尽善之处，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集议以闻，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50〗

其时，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正率大军剿捻，肃顺等致函称，此后奏折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惟用“皇上圣鉴”。僧格林沁复函曰，皇太后阅折，已明示中外，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51〗。

二十九日(11月1日)

72 两宫皇太后携幼帝一行入城,行至朝日坛,部院大臣出迎。

三十日(11月2日)

73 承恭亲王奕訢意,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贾桢,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联名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略云: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无疑虑乎?为今计之,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之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准法前朝宪章,近代不难折衷至当也。伏查汉之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晋之康献褚皇后,辽之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至宋朝之章献刘太后,有今世任姒之称,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明世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妃,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维时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抉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52〗

本日,两宫太后召见奕訢、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等人,哭诉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欺藐之状。周祖培面奏:何不重治其罪?慈禧太后答曰: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周对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53〗。太后称善。

74 内阁颁布九月十八日奕訢等于热河事先起草缮定之上谕，谕曰：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诏王大臣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人以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是，任伊等欺朦，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

祐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54〗

其时，办事处奉命不得知会载垣、端华，然二人已有所闻。当奕訢率桂良、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时，载垣等先至，阻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答以“有诏”。载垣等以不应召见拒之，奕訢逊谢，立宫门外，俄诏下，奕訢捧诏宣示。载垣、端华二人厉色曰：“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奕訢命左右擒下，侍卫数人应声上前，褫其冠带，拥出隆宗门。二人尚顾索肩舆及从人，或告曰：已驱散矣！遂踉跄拥至宗人府幽禁之。

是日，复颁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爵拿问。谕云：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于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55〗

其时，肃顺正护送咸丰帝灵柩行抵京郊密云，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率人深夜至，毁外户及寝门而入，见肃顺方拥二妾而卧，遂械送至京。肃顺于宗人府狱中见载垣、端华，瞋目叱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答曰：“事已至此，复何言！”〖56〗

十月初一日（11月3日）

75 发布上谕，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补授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户部左侍郎文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翌日，奕訢又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并管理宗人府银库。

初六日（11月8日）

76 恭亲王奕訢、睿亲王仁寿等上《遵旨会议载垣等八大臣罪名情形折》，奏称：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朋比为奸，欺朦专擅，改写谕旨，实属悖逆狂谬，已无人臣之礼，迨接奉谕旨时，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尤属法所难容。按律拟凌迟处死。惟载垣、端华系宗室亲王，较之肃顺似应有区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随声附和，应即行革职，俱应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折上，遂颁上谕，将载垣等即行治罪：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传旨，令其自尽；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祐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57〗

初七日（11月9日）

77 谕内阁：嗣后，各直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应降旨各件，于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该王、大臣等悉心详议，于当日召见时恭请谕旨，再行缮拟，于次日恭呈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阅定颁发；应行批答各件，该王、大臣查照旧章敬谨拟呈递后，一并于次日发下；其紧要军务事件，仍于递到时立即办理，以昭慎重。〖58〗

78 吏部尚书陈孚恩因系载垣等之心腹，侍郎黄宗汉亦因意存迎合，有谕均著革职，永不叙用。侍郎刘昆、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或因与载垣等往来较密，或由伊等保举起官，或拜认师生，均即行革职。

初八日（11月10日）

79 予恭亲王奕訢赏食亲王双俸。〖59〗

80 法国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请务求查办贵州青岩教案。函称：此案“情节重大，必须处置公允，方足协服”〖60〗。时哥士耆在广州，遂促清廷谕令两广总督劳崇光，以便会同办理。先是，本年端午节，贵阳以南之青岩镇百姓与法国大修院教士冲突，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派团练一队，逮捕修士四名，旋释放，告以将严惩信教者，院长白伯多禄闻讯率修士等逃匿。数日后，赵畏三复派人至大修院捕去三人，烧毁大修院。六月二十二日，赵畏三令团练将被捕三人及修院厨工一名一并斩首，是为青岩教案。

初九日（11月11日）

81 同治帝即皇帝位于太和殿。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百官行朝贺礼。登极礼成，颁诏天下，以明年为同治元年，颁同治元年时宪书。先是，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周祖培等初五日奏称：年号为大典攸关，必须典重堂皇。而现有“祺祥”二字意义微嫌相复，声音亦未协和，请饬下军机处另行酌拟，获旨允准。议政王、军机大臣遂奉命拟“同治”二字。

82 谕内阁：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遵懿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61〗

十二日（11月14日）

83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魏睦庭奏称：火器并不始于西洋，然自海上通商以来，各色火器又以西洋为最精。盖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非船坚炮利，士卒整练，不能立国，其铸炮造船，配制火药，止求制器巧捷，不计工料。拟请旨饬下通商衙门与英、法各国使臣，将西洋之火器、火轮船等议定价值，按价购买。沿海绅商亦许捐购，从优奖励。并在上海等处设立专局，简选勇练兵弁，共西洋人学习驾驶、演放之法，二三月间即可训练精熟。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逆贼断不能守，费银不过数十万两，丑类之歼，计日可待。

十八日（11月20日）

84 谕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命杭州将军瑞昌帮办浙江军务，并命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督办军务，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以图挽救东南大局。先是，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于是年三月下旬由江西经白沙关入浙，占常山、江山，复分军三路向东疾进：北路由殷天义徐朗率领破遂安，下寿昌；南路由宝天义黄呈忠率领连克遂昌、松阳、处州；李世贤亲率中路攻占龙游、金华，别部谭星、周春、李仁寿等亦分别克兰溪、武义、永康。六月十九日，太平军再下严州（今建德），一路势如破竹，顷刻间席卷浙西、浙南大部分地区。又，清军攻占安庆后，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于八月十二日在江西铅山河口会合翼王石达开部将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汪海洋等从广西带回之二十余万军队，声势大振，遂分兵两路进取浙江：李秀成亲率谭绍光、部永宽、童容海等直取省会杭州；李容发率吉庆元等攻取宁波、绍兴，以阻援军。九月二十九日，李容发等攻破绍兴，斩断杭州羽翼。李秀成亲率大军由富阳破余杭，屯兵姑塘，于十月初二日合围杭州。至是，清廷有命左宗棠援浙之举。

二十六日（11月28日）

85 礼亲王世铎等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二百零一人上《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及《遵

旨会议垂帘章程》。《垂帘章程》称：一、郊坛大礼，拟请遣王恭代，皇上于宫内斋戒，俟数年后，奏请亲诣行礼。二、太庙祭享，拟请遣王恭代，皇上于宫内斋戒，祭期前一日，亲诣行礼，俟数年后，奏请于祭日亲诣行礼。三、谒陵、御门、经筵、耕耤，均拟请暂缓举行。四、遇元日、万寿、传胪等大典礼，皇上升殿，均拟请照常举行。五、召见内外臣工，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皇太后前垂帘，于议政王、御前大臣内轮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六、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分，并将应拟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名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等。军机大臣传旨发下，该堂官照例述旨。七、除授大员，简放各项差使，拟请将应补、应升、应放各员开单，由议政王、军机大臣于召见时呈递，恭候钦定，将除、授、简、放之员钤印发下缮旨。八、顺天乡试、会试以及凡在贡院考试，向系钦命诗文各题，均拟援照外省乡试之例，请由考官出题，其朝考以及各项殿廷考试题目，均拟令各衙门科甲出身大臣届日听宣，恭候钦派，拟题进呈，封交派出监试王大臣赍至考试处所宣示。九、殿试策题拟照旧章，读卷大臣恭拟。殿试武举，拟请钦派王大臣阅视，照文贡士殿试例，拟定名次，带领引见。十、庆贺表章，均照定例办理，其请安折，拟请令内外臣工谨缮三份，敬于母后皇太后、

圣母皇太后、皇上前恭进。十一、皇上入学读书，未便令师傅跪授，亦未便久令侍立，拟请援汉桓荣授业之仪，于御座书案之右为师傅旁设一坐，以便授读。〖62〗本日，钦奉懿旨：著即依议行。

86 命修咸丰帝实录。以大学士桂良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礼部尚书倭什珲布，兵部尚书麟魁为总裁官；吏部左侍郎李菡、右侍郎宝鋆，礼部右侍郎伊精阿，工部左侍郎单懋谦为副总裁官；理藩院右侍郎察杭阿为蒙古副总裁官。

二十九日（12 月 1 日）

87 谕内阁：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十一月初一日垂帘听政，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应诣养心殿行礼。〖63〗

88 是月，冯桂芬之《校邠庐抗议》撰成。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 年）在苏州办团练，升右中允。太平军克苏州，逃往上海。平素注重经世之学，为林则徐所器重，且与姚莹、张穆、陈庆镛等相过从。《校邠庐抗议》全书计四十篇，附录两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并提出变法及学习西方之主张。冯自称该书“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变法准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64〗。并自许若能实现其主张，中国

即能超越西方国家之上："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尔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65〗。书稿告蔵，桂芬即抄寄一部呈曾国藩，自是传抄日广。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

89 两宫皇太后至养心殿，垂帘听政〖66〗。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于养心殿门外行礼。同治帝诣绥履殿、平安室问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安，至二十九日皆如之。

初八日（12月9日）

90 定咸丰帝陵名曰定陵。

91 太平军攻克宁波。先是，侍王李世贤分三路由赣入浙，又奉忠王命由金华攻取温州、处州（今丽水市），十一月初一日克台州（今临海市），北规宁波。侍王部将宋天义黄呈忠、进天义范汝增亦于十月初七日攻占嵊县后，分两路东进，直取宁波。其南路范汝增于二十四日占领奉化；北路黄呈忠经上虞、余姚于二十六日攻占慈溪，并分兵克镇海，围宁波。宁波为通商口岸，英、法两国惟恐商业利益受损，力阻太平军占领该城。七月间，英国外务大臣即同意英驻华海军"防守"宁波之计划，但太平军骤然而至，使其猝不及防。十月二十六日，英、美、法三国驻宁波领事会商"防御"事宜，拟与太平军会谈。二十七日，英国领事馆代理翻译官有雅芝至余姚晤黄呈忠，太平军应允入城后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外国人亦不得助清军，并限三天内将洋行杂物搬清。十一月初一日，驻宁波英、法、美领事又派员至奉化晤范汝增，劝缓攻宁波，范则称"将

入宁波，誓克此城”，然应允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太平军入宁波城之翌日，英、美领事划定外人居住通商区域，作为不得“侵犯”之中立区。

十二日（12月13日）

92 黄呈忠、范汝增致书英驻宁波领事夏福礼，重申愿保持两国友好商务与关系，并称已将两名违纪士兵正法。复出布告安民，令于四门之外贸易。此前，驻宁波法国海军提督，英国舰长以及英国驻宁波领事曾分别晤见黄呈忠、范汝增，商保护外人事。

93 清军占领丹棱，李、蓝农民军首领蓝朝鼎战死。先是，李永和、蓝朝鼎农民军由滇入川。蓝朝鼎转战川西、川北、川南各州县。本年（1861）四月十七日，督办四川军务骆秉章率湘军五千人溯江至万县，舍船登岸。五月十一日，于定远（今武胜）击败李永和部，旋失利，湘军主将黄淳熙死之。七月二十六日，骆秉章由顺庆府城（今南充市）进驻潼川府城（今三台县）。八月初一日、十四日，清军与蓝部义军在绵州（今绵阳）大战，骆秉章采“合围会剿”之策，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取得胜利。蓝朝鼎损失七、八万人，元气大伤。时李永和攻占仁寿、青神，围攻眉州城（今眉山）。九月十七日，蓝朝鼎南下，攻占丹棱县城，与李永和成犄角之势。清军攻眉州，永和率部退却，伤亡三万余人。骆秉章以唐友耕一部驻青神，牵制李永和，主力则从眉州西进，围攻丹棱，十一月初击之。十一日，义军突围北走，十二日，清军困之于插旗山，蓝朝

鼎于突围中战死，余部由其从兄蓝朝柱（蓝大顺）率领，经蒲江北上。

二十八日（12月29日）

94 太平军再克杭州。八九月间，太平军连下萧山、诸暨，从南面逼近杭州。西路大军则由富阳破余杭，屯兵姑塘。十月初二日，自余杭至杭州庆春门，绕清泰门，遂成合围之势。十一月，城中粮尽，米一升值银一两，清军杀马、驴果腹。至是，太平军由各门梯入，浙江巡抚王有龄、按察使曾纶、提督饶廷选等死之。

十二月初一日（12月31日）

95 太平军攻破杭州满城，杭州将军瑞昌等自杀。

初二日（1862年1月1日）

96 太平军天王洪秀全以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三人之名义照会英国，严词驳斥其四项要求。先是，英国驻天京之“狐狸”号军舰舰长班汉、参赞巴夏礼奉舰队司令何伯之命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向太平天国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本年（一作去年）五、六、七三月内英人在太平军领域内被劫之损失；二、悬挂英旗船只得自由航行太平军领域内之河流；三、不侵及上海、吴淞周围百里地带。太平军并未遵守，此后应严禁；四、汉口、九江周围百里以内亦不得进入，并不得扰及镇江英领事署所在之银岛。太平天国照会驳曰：无凭无据，要求赔偿，实属无理。而强调提出此项要求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友好行

为；关于第二项显系只图私利，不顾他人祸福。而所行则既不促进友好关系，也不自守诺言；关于本年内不进攻上海、吴淞之承诺，则声明，本年将尽，协定满期后，我朝不能再事同意只因贵国商务，而不派天军进攻该地；关于第四项，驳曰：此项提议我们业已郑重考虑，并认为贵国提出此点是犯下一个严重错误。对贵国目前提出的四项要求，我们断然不能予以同意。〖67〗班汉奉何伯之命于当日答称："上海城和吴淞已被英军和法军占领"，英国对四项要求内容将采取必要措施。〖68〗

初七日（1月6日）

97 上咸丰帝谥号"显皇帝"，庙号"文宗"。先是，大学士、九卿于八月二十七日会议谥号、庙号以进，至是始定。

二十一日（1月20日）

98 太平军慕王谭绍光率军三万进兵上海，围吴淞，占高桥。先是，忠王李秀成于初八日自杭州返苏州，留主将陈炳文、邓光明，天将童容海等守杭州，自率大军分兵五路，水陆并进，直扑上海。

是日，忠王谕上海、松江军民及洋人：尔等试看我师一路而来，抚恤各处投诚之人，着即放胆，亦照该等急早就之如日月，归之如流水，自当于纯良之百姓加意抚安，其于归降之兵勇留营效用。至于在上海贸易之洋商，去岁在苏已有成约，各宜自爱，两不相扰。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

取灭亡。〖69〗十二日，谭绍光等逼近吴淞，十四日，抵上海北郊，距英国领事馆仅一英里半。十七日，占奉贤，后两日，又攻占南汇、川沙。至是，浦东地区为太平军所囊括。

二十四日（1月23日）

99 以太常寺卿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改安徽巡抚彭玉麟为水师提督，调湖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河南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

先是，左宗棠于咸丰十年（1860）五月奉命于长沙别练一军，六月，所募兵员会聚，约五千八百余人，号称“楚军”。八月，率以东向，由醴陵取道江西，以出祁门。九月下旬，至景德镇。十一年（1861）三月初六日，于乐平大败太平军，遂固湘军祁门大营后路，左亦晋太常寺卿。十月中旬，受命为督办浙江军务。杭州城破，王有龄自缢，经曾国藩保荐，宗棠得为浙江巡抚。

又，湘军围安庆时，彭玉麟创水师“飞划营”，率之入湖，合陆师攻安庆。安庆克，彭得授安徽巡抚，玉麟上疏三辞，于是改为提督。翌日，以武职轻，朝命以兵部侍郎候补。

二十七日（1月26日）

100 蠲缓江苏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仪征、江都、清河、桃源、安东、甘泉、铜山、丰、萧、沛、砀山、邳、宿迁、睢宁、海、沭阳、赣榆、泰兴、靖江二十六州县暨扬州、徐州、镇江三卫新旧额赋并杂课。

101 是月，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安庆设善后局，且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各局，委员司之。“又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70〗。内军械所为一综合性军火工厂，以手工制造为主，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及火轮船，曾国藩任丁仲文为铸洋炮委员，蔡国祥为试造轮船委员，主工程技术者为徐寿、华蘅芳、吴加廉、龚云棠、徐建寅等。工人上百名，或募自外地，或选自湘军勇丁。筹办内军械所之前，曾氏未曾上报，亦无清廷批复，创办我国首座近代军事工厂，显系曾氏自作主张。

【考异】关于“内军械所”创建的时间和地点，其说不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创建于咸丰十一年（1861），另一说为同治元年（1862）。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记，“内军械所”创设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徐珂亦称：“咸丰辛酉，金匮华若汀太守蘅芳从曾文正公于安庆军中，领金陵（应为安庆——引者）军械所事”（《清稗类钞·华若汀制军用品》）。曾国藩在奏稿中则称：“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三）。其实，应是筹办于咸丰十一年（1861），开工生产则在同治元、二年。

“内军械所”建于安庆何处？一说位于东门（枞阳门）内（今安庆市第一小学）；一说在北门外南庄岭一带（今工农街）；另一说在西门外。据《怀宁县志》记载，东门内，光绪年间建过银元局，银元局前身为火药局。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及“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演炸炮”，炸炮试制或在东门内火药局进行。又《怀宁县志》载，北门外南庄岭一带光绪年间建有火药库，曾国藩日记称，“又进东

门出北门，看华蘅芳作炸弹”；另《怀宁县志》记，光绪年间设立之制造局“旧在全保门外”，全保门即安庆西门，而同治初年，负责试制轮船的轮船营即驻西门外。由此可知，“内军械所”之厂址并非集中一处，而试制蒸气机和轮船则在西门外。

102 是年，除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云南、广西未经册报外，直隶等省人口总计二亿六千六百八十八万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存仓米谷六百二十三万三千一百七石五斗一升三合二勺。

103 春夏间，安徽部分州县淫雨成灾。夏秋，江西、湖南、湖北大水，江湖盛涨，冲溃堤垸，淹没田亩。江苏北部雨水过多，禾粮被淹。江苏南部分别有水、旱、雹、雪等灾，灾民数以万计。河南全年被水、被旱、被虫地区近五十州县。山东、吉林、陕西、山西、广东、甘肃、直隶亦先后发生水、旱、风、虫、雹、霜等灾害。六月间，奉天府金州多次地震，震倒房屋，压毙人口。

〖1〗《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本末》。

〖2〗《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本末》。

〖3〗《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本末》。

〖4〗《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八四。

〖5〗《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九[illegible]。

〖6〗见《太平天国史新探》337页。

〖7〗参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

〖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388—389页。

〖9〗英国国会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和扬子江贸易的文件》10页。

〖10〗《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72页。

〖11〗《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72—275页。

〖1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51页。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

〖14〗《湖南厘务汇纂》卷一。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八。

〖16〗《1861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载《历史教学》1952年5期。

〖17〗《太平天国文书》315页。

〖18〗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后，诸将登朝庆贺时，陈玉成提议先救安庆，干王洪仁玕主张在攻取苏杭、上海之后，“一俟下游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仁玕自述》）但洪仁玕东征苏、常后，又攻上海，未遵洪秀全一月回奏之旨，结束东征战事。而此时湘军已完成对安庆之战略包围，故天京急调东战场之各路人马至西战场，以御湘军。其所取方略，仍如二破江南大营，用“围魏救赵”之策，即攻湘军后路之要害武昌，迫其分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史称太平军二次西征。

〖19〗二月初七日，陈玉成率军袭破黄州府城，适时何伯与巴夏礼等恰自岳州返回汉镇。巴夏礼即受何伯之命自汉口赶至黄州，劝阻陈玉成为英国的商业利益，“必须远离该埠（武汉）”，并胁迫曰：在未奉到南京的训令之前，你最好不要再向汉口进军。因为截至本月九日止，九江方面尚未听见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兵的消息，那末，我想此时他们或许尚未进入江西，假如你现在进兵汉口，势将得不到其他各路军的支持，而不得不单独与守卫武昌的清军作战，同时还得对付从后面袭击你的安徽军（《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78—279页；《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见《历史教学》1957年4期）。在巴夏礼的胁迫下，陈玉成留杰天义赖文光守黄州，自率大兵北上。

〖20〗据《李秀成自述》载：其时适有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国、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安、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处，有起义头四十余名。（此等名姓日久未及记订，恳免追）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表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因。虽回如是，主本不从，我强为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苏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书接任。军民安妥，一一交清，举兵由苏动身到京，将来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苏肯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应肯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师而上江西、湖北。（《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13页）

〖21〗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15页，《李秀成自述》。

〖2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318页。

〖23〗《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324页。

〖24〗《谈浙》卷二。

〖2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九。

〖26〗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

〖27〗《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四四。

〖2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九。

〖2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84页。

〖3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85页。

〖3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86页。

〖32〗《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1页。

〖33〗《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中国》66页。

〖34〗《热河密札》，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

〖35〗《庸庵笔记》卷一。杜文正公指杜受田（1788—1852）。

〖36〗《庸庵笔记》卷一。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册326页。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852页。

〖39〗《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册200—210页。

〖4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2页。

〖4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3页。

〖42〗《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1—92页。

〖4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4页。

〖44〗《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14页。

〖45〗《越缦堂国事日记》。

〖46〗《热河密札》第四札，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另据《热

河密札》第一札载，堇折与拟旨“递上，折旨俱留”“次早仍发下”；军机处《上谕档》于《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旨后注曰：“次早发下，同折发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4页）。然《热河密札》第四札云：日将中，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而在此前曾“发下早事著件”。此说较为合理，兹从之。

〖47〗《热河密札》第十一札，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据章士钊考证，此札寄件人守黑道人（《近代史资料》误作守墨道人）疑为朱梦元（《热河密札疏证》，见《光明日报》1962年4月15日至16日）。但据俞炳坤考证，此札作者应为许庚身（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1期），今从俞说。

〖48〗《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4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8页。

〖5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99—101页。

〖5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05页。

〖52〗《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04页。

〖53〗《庸庵笔记》卷一。

〖54〗《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01—102页。

〖55〗《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03页。

〖56〗《庸庵笔记》卷一。

〖57〗《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16—117页。

〖5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19页。

〖5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121页。

〖6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汇编《教务教案档》一辑（二）1343页。

〖61〗《穆宗皇帝实录》卷六。

〖62〗《穆宗皇帝实录》卷八。

〖6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辑 139 页。

〖64〗《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65〗《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66〗按太后临朝垂帘非自同治朝始，东晋穆帝即位，年方二岁，“皇太后设白纱屏于太极殿，抱帝临轩”（《合璧事类》）；《宋史》亦有“宣仁高太后垂帘”之记载。太和临朝听政，须与群臣见面，为遵男女有别、内外有别之制，只好“垂帘”以见，宣谕、奏事均在隔帘情况下进行。“帘”为何物？翁同龢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中记载：“黎明侍大人入内，辰正引见于养心殿，两宫皇太后垂帘，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在“垂帘”二字下翁自注：用纱屏八扇，黄色。此处指养心殿明殿“引见”，如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大臣，则在栏杆罩上置一幅黄幔（见曾国藩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

〖67〗《英国蓝皮书》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日，第 35 号附件三。

〖68〗《英国蓝皮书》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日，第 35 号附件四。

〖6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 743—744 页。

〖70〗《曾文正公年谱》卷七。

清通鉴　卷二一九

同治元年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

壬戌　公元1862年

正月初一日（1月30日）

1 命恭亲王奕訢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惠亲王绵愉之子奕详、奕訢之子载瀛均赏戴三眼花翎。又以礼亲王世铎为内大臣，并赏戴三眼花翎。

2 以兵部尚书麟魁、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初二日（1月31日）

3 两宫皇太后懿旨云：近以逆匪肆扰，连岁用兵，小民荡析离居，颠沛失所，甚至被贼裹胁，不能自拔来归。乃浙江省垣，又被贼匪窜陷，小民何辜，致遭荼毒。山东、河南土匪纷扰，安徽捻匪迄未扑灭，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匪众尚多，虽经官军叠次剿杀，然推原其始，孰

非朝廷赤子，岂无天良，敢行称乱！良由迫于饥寒，铤而走险。每于披览章奏，见其杀贼多名者，未尝不为之恻然矜悯。皇帝虽在冲龄，亦当存民饥民溺之思，不可稍耽安逸。前以军饷浩繁，度支不足，不得已议亩捐、厘捐之举。地方有司，不知善为经理，暴敛横征，漫无限制。方冀逆贼荡平，轻徭薄赋，与吾民共登衽席，何堪贪吏朘削，竟至民不聊生，殊堪痛恨。已屡谕皇帝饬令各该省督抚，酌量撤留，并将殃民官员，严行查办。至各直省地方水旱偏灾，近因经费不充，地方官或至讳匿不报，仍复征收，四野鸿嗷，岂容坐视。皇帝深居九重，岂能周知民间疾苦？是在内外文武大臣以及翰詹科道有言事之职者，博访周咨，随时具奏，使闾阎幽隐，咸得上达朝廷，迅速办理，以慰视民如伤之念。

初三日（2月1日）

4 总兵秦如虎率军攻入浙江平阳县，取金钱会发源地钱仓镇。金钱会源于道教支派魔教，因以铸有“金钱义记”四字铜钱为信物而得名。该会始设于咸丰八年（1858），首领赵起生于钱仓贫苦之家，曾充埠役，开饭铺，且善技击，广结交，往依者众，遂与朱秀三、缪元、周荣、谢公达、张元、孔广珍、刘汝凤等结为异姓兄弟。上年（1861）六月二十六日，赵起于钱仓正式举义，击溃瑞安县林垟团练白布会。八月，金钱会会众万人兵分两路。一路攻入温州，旋因寡不敌众退出。另一路由谢公达率领，渡飞云江，围瑞安。寻下平阳。闽浙总督庆瑞急调福建记名道张启煊救永嘉，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出福鼎，闽安协副将吴鸿源

以水师援瑞安。秦如虎部攻入平阳，谢公达战死。至是日，清军攻占钱仓。赵起藏于棺中逸出。偷越白沙岭至处州（今丽水市），引太平军南下温州，六攻府城，均不果。五月，浙南太平军北上，金钱会部分会众随之撤退，赵起仍留原地，七月间于乐清为清兵所围，俘后处死。

初十日（2月8日）

5 清廷准予办理“借师助剿”，欲借洋人之力以卫上海。先是，署两江总督杨文定于咸丰三年（1853）向洋人提出借兵“助剿”，遭拒绝。朝廷亦无此意向。数年后，两江总督何桂清旧议重提，仍未采纳。咸丰十年（1860）秋，法、俄两国均曾表示愿派兵“助剿”，江苏巡抚薛焕等力主借洋兵，但清廷疑虑重重，借师助剿之议再次搁置。上年（1861）正月初十日，英国公使照会恭亲王奕䜣，宣布将武装打通长江江面，如太平军“胆敢拦遏，必克相胜”[1]。冬，太平军拟攻上海，江浙绅士前詹事府詹事殷兆镛、翰林院编修徐申锡等于是年十一月为“借师助剿”事呈苏抚薛焕曰：绅等伏考汉用浑邪，唐资回纥，皆借外国兵力以成大功，于古有征，于今为便。因思英、法两国，自去秋与中国通和以来，极为见好，其早经驻沪之领事、兵头于防匪查奸等事互相照会，无不尽心。日前英国参赞大臣巴屡与绅士接见，倾谈之次，邀其调集西兵，助同中国官军保守上海，克复宁波，次及苏州、江宁等处。巴参赞深识大体，亦以贼氛肆毒，民不聊生深为叹恨。惟云事关中国大计，必得抚宪大人据实陈奏，巴参赞亦一面禀商英宪，以便赶紧议办。用特借用商民人等环叩台辕，伏祈大公祖

大人俯顺舆情，亟赐据情陈奏，请旨敕下总理衙门会商英、法两国使臣，如何拨兵，如何派饷及如何会合进剿之处，迅速定议施行，庶可同仇偕作，扫群丑而靖东南，在此一举矣。〖2〗

十二月十三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都思召英、法军指挥官于领事馆，议太平军通告事，英国舰队司令何伯、英侨义勇队指挥官韦伯、副领事马克汉、法国代理领事爱棠及其助手日意格等与会。会议决定在洋泾浜设立“保卫公所”，“办理逐日侦探及驱船筑路，并中外会办各事”〖3〗，上海道台吴煦亦参与其事。翌日，会防局（即“保卫公所”）成立，由薛焕委潘曾玮、顾文彬、吴云、应宝时主持。旋薛焕面见江浙绅士，又令署藩司苏松太道吴煦、臬司汤云林督同候补知府吴云、候补直隶知州应宝时核议，随奏曰：该绅等所请借兵助剿，亦属万不得已之计。伏读密谕中有“若肯受雇助剿，祇可令华夷两商自行经理，于大局或可有利无弊”，本当钦遵试行，惟该绅等以巴夏礼必欲候臣奏明后，禀商该国使臣议办，似该国用兵事宜，必由全权大臣为政，非华夷两商所得与闻。督臣曾国藩远在安庆，未得面商可否，即据司道等与两省绅士合词吁请具奏。谕云：著薛焕督饬该绅等酌量办理，毋稍拘泥，毋涉大意。〖4〗薛焕又奏：近日该绅等因事势危迫，拟与该国官商设局筹防。上海本系通商地方，中外自应同心保护，可否请旨饬下总理衙门与英、佛（法）两国住京使臣会商定议。〖5〗至是，始有谕旨准予办理“借师助剿”，谕云：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佛（法）住京使臣商酌。现据薛焕奏英、佛（法）文武各员颇为出

力，且佛（法）国轮船为我开炮击贼，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征。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佛（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6〗

十五日（2月13日）

6 英、法驻上海外交官与军队指挥官会于法国领事馆，议兵力配置事。与会者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莫德大佐、韦伯参谋、法国驻华舰队司令卜罗德将军、上海法国陆军最高指挥官德奥罗格大佐及驻上海代理领事爱棠。议定：由英军防守美、英租界及北门，包括附近城墙；法军防守法租界、县城、董家渡；吴淞由英、法海军防守；清军负上海城防之责，未通知各领事之前，不得调动。

十九日（2月17日）

7 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由鄂西利川县入川。石达开自咸丰八年（1858）秋脱离洪氏远征以来，连续作战，由湖南入广西，因给养困难，士气低落，沿途屡有部将率众离散。达开于广西庆远府（今属宜山县）驻留八个月之久，后于咸丰十年（1860）四月率军继续南下。六月，扩天燕彭大顺、孝天豫朱衣点、观天燕童容海以及吉庆元、汪海洋等率数万将士东返，“出江扶主”。达开部众仅剩一万余人，攻南宁府不克，遂于上年（1861）六月撤离宾州（今宾阳县东北），进入贵县。时大成国首领陈开为团练所擒，余部三万入投归翼王麾下，实力稍有增强，决计北上出桂，

图谋入川。旋全军越昆仑关，取道庆远，进至罗城、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八月十四日，于浮石（今属融安县）为清军刘坤一部所败，达开负伤。九月率部由小道趋怀远，北走湘西，进抵湖南绥宁县境。时湘抚骆秉章已入川督办军务，新任巡抚毛鸿宾派道员席宝田赴武冈与署贵州巡抚江忠义会合，又遣副将赵福元赴辰溪，总兵刘培元率水师扼辰、沅江面。寻太平军攻占会同县城。渡沅江，围攻黔阳县城（今属洪江市），北上于沅州府榆树湾（今属怀化市）大败湘军，乘胜北进，经怀化、浦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占领泸溪县。别军曾广依部由广西、贵州经川东占领川、鄂、湘交界之来凤县（属湖北），以配合达开北上。二十五日，达开率军退出泸溪，西进乾州（今湖南吉首市西南）、永绥（今花垣县），再北上入龙山县境，于本年（1862）正月初一日，绕龙山县城，经五昼夜抢渡酉水，进入湖北境内，与曾广依军会合。初七日，翼王主力入咸丰县境。至是，由鄂西边境利川县入川，部众达十余万人。

二十日（2月18日）

8 开州教案发。正月十五日，贵阳以北百余里之开州（今开阳县）夹沙龙地方准备祭祀龙神，天主教徒拒绝参与，遂与当地团练冲突。开州知州戴鹿芝飞报贵州提督田兴恕，指斥洋人、教徒违抗中国礼教，田批示："缉案就地正法。"〔7〕至是日，戴鹿芝遣团总周国璋率数十人囚禁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及张天申等教徒四人，其中妇女一人。数日后，文乃尔等五人被先后处死，并悬首级于城门示众。法国贵阳教

区主教胡缚理即派教会外事司铎任国柱神甫赴北京向法国公使禀报。

二十一日（2月19日）

9 新购西洋火轮船一艘驶至安庆，曾国藩出阅视，派委员弁管带，配以兵勇，并于江面试行之。

二十四日（2月22日）

10 李鸿章秉曾国藩意旨，招募淮勇，集合于安庆，仿湘军章程，订立营制，是为淮军建军之始。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太平军起，回籍督办团练。咸丰八年（1859）入曾国藩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深受曾氏赏识。后因奏劾李元度一事与国藩发生争执，愤然辞幕，滞留南昌。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中旬，国藩修书请其回营，遂捐弃前嫌，赶至东流（今属东至县），重投曾幕，国藩“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8〕。

时太平军于东线连败清军，直捣杭州，威逼上海。上海官绅惶惶不可终日，遂一面倡议“借师助剿”，一面派人赴安庆乞师。金匮（属今无锡市）知县华翼纶抵安庆。法部主事钱鼎铭等续至，呈递沪绅公启、私函，先陈望兵之切，再说饷源之可恃，继以痛哭流涕，“叩头乞师，情词哀迫”。曾国藩因手下兵单，未敢贸然应允。钱鼎铭深知鸿章为曾氏亲信，遂登门拜访，以上海“税厘充羡，饷源丰富”诱之，鸿章为之动。国藩连日与鸿章议援沪之法。

致函已返乡之曾国荃，欲其募湘勇六千，于翌年正月至皖，再由皖带八千人援沪。十一月，又下札招募淮勇，以曾国荃、李鸿章、黄翼升将八千陆兵、五千水师东向。二十五日，曾国藩奏保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使率淮扬水师五千人，益以陆师六七千人，进驻镇江，为进规下游之计。十二月初一日，国藩得国荃不愿援沪之复函，遂改以鸿章为援沪主将，定二月起行。

鸿章受命后，立即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两月之间，所募淮勇陆续抵达安庆，计有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再配以鸿章旧将张遇春之春字营，淮军粗具规模。本日，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外军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

【考异】关于淮军成军日期，其说不一。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载："三月（农历二月四日），鸿章随曾国藩检阅所部淮军，淮军正式成立"。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则称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募淮勇至安庆，曾国藩仿湘军章程为订营制，是为淮军之始"。雷禄庆《李鸿章新传》一面以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四日为"淮军的建军之始"，一面又云二月初四日"鸿章随曾国藩检阅所部淮军，淮军算是正式成立了"。其实，各说均源于曾国藩手书日记。曾氏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四日日记中记："出城至李少荃处道喜，渠本日新移居营盘也"；二月初四日又记："至城外李少荃营，又至韩正国营、程学启营、李济元营、滕嗣林营"。可见，正月二十四日曾氏特地赴鸿章营盘"道喜"，二月初四日乃至各营看望部队，两相比较，淮军正式成军之日应为正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2月24日）

11 英、法军及华尔洋枪队败太平军于高桥镇。先是，太平军曾于咸丰十年（1860）五六月间试图攻占上海，时江苏巡抚薛焕，署布政使、上海道吴煦及上海知县刘郇膏同驻上海县城，对太平军之逼近甚为惊恐，遂有向英、法“借师助剿”之议。上海道吴煦、候补道巨商杨坊急雇佣洋人，筹组“洋枪队”，由美国浪人华尔任指挥官。

华尔（1831—1862），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人。十五岁时，从纽约乘飞剪船来中国。后在海船生活，浪迹世界各通商大埠。咸丰元年（1851）曾至上海。九年（1859）秋复至沪上，任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大副。太平军逼近上海，华尔向杨坊示意，如获三万两白银酬金，愿招募一军夺取松江府城。获允后，华尔从欧美军舰逃兵及商船解雇水手中凑集百余人，组成“洋枪队”。十年（1860）夏，进攻松江时受重创，溃不成军，逃回上海。又募菲律宾浪人近百名，以白人法尔思德、白齐文为副手，然于青浦再遭失败，华尔受重伤，“洋枪队”解散。华尔遂改变招募办法，以外国军官训练中国兵员，人员达一千三百余人，于松江迎淇浜、天马山两战中获胜。

本年正月十六日，江苏巡抚薛焕札命洋枪队为“常胜军”，委杨坊会同管带，饬令添募训练。二十三日，华尔率常胜军七百人与何伯所率英、法联军（英军三百八十人，大炮五尊；法军三百人，大炮两尊）相配合，进攻浦东高桥镇。清廷并札委苏松太道吴煦督带常胜军。是日，华尔及英、法联军突向高桥发起攻击，太平军战败南撤。此战

为英法联军在上海与太平军直接交战之始。

此前两日，何伯曾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又译卜鲁斯），对洋枪队之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函称：洋枪队为一军事组织之雏形，“这种军事组织对于处在混乱状态中的中国，可以证明是很有用的。”〖9〗

二月初四日（3月4日）

12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报告美外交大臣罗塞尔，谓应改变对太平天国之态度，即以武装干涉方针代替“中立政策”。普鲁斯称：在清廷与太平军之斗争中，不可能长期保持“中立”态度而又不损害商务利益。如太平军继续逼攻上海，则“向叛军进行攻击是完全正当的”〖10〗。再强调：“我们支持清政府，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动机”〖11〗。

13 中俄在北京签订《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税则》，共二十一款。略云：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准许俄国小商贩持本国执照往中国蒙古地方贸易；俄商可经张家口至天津贸易，所运俄国货物，按各国税则三分减一交纳进口正税；俄货由天津经水路运往议定南北各口，按各国税则在天津补足原免三分之一税银后，不再纳税；俄商在天津、通州贩买土货，经东坝、张家口回国，均按各国税则完一正税，不再重征；凡有洋货、土货为各国税则未载者，应照各国值百抽五总例一律办理。

旋又订《陆路章程详细办法》十二条。

14 李鸿章陪同曾国藩在安庆检阅淮军。李鸿章自招募数营后，深知淮勇实力单薄，请国藩拨湘勇数营以壮其势。

国藩从其请，陆续拨湘勇八营归鸿章节制，计有：国藩亲兵二营，由韩正国统带；借曾国荃开字两营，由程学启统带；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至是，淮军共十三营，计六千五百人。

初七日（3月7日）

15 云南署澂江知府岑毓英率练兵抵省城昆明，以解城围。马如龙约与相见，毓英亲诣如龙营，如龙遂降。马如龙字云峰，临安（今建水）人，以武生起澂江，据有新兴、昆明、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等州县，称“三迤大元帅”，曾三次围攻省城。上年十一月第三次围城，至本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总兵林自清缒城出与之见，如龙称：“世受皇恩，情愿解散，招抚回夷，各安生业。”至是，与岑毓英盟南门外，交出所占八城。云南巡抚徐之铭对其所求无不应之，并违例檄如龙署临元镇总兵，奏赐掌教马复初（德新）“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余均授官有差。省城围解。

十二日（3月12日）

16 同治帝入学。是日，同治帝至弘德殿，受惠亲王绵愉、恭亲王奕訢、师傅、谙达、御前大臣礼，再揖师傅，入座读书。自是始，每日至弘德殿读书，以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授读。

十八日（3月18日）

17 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谕令嘉定忠逢朝将刘肇均，调整

进攻上海计划。因英、法联军及常胜军参战，太平军攻取上海计划受挫，李秀成遂视华尔常胜军为劲敌，决计捣其巢穴松江，于攻取上海取“缓步进兵”之策〖12〗。欲取松江，须先断其与上海之联系，即占领松沪交通线上之七宝、泗泾两处。忠王于是日谕令刘肇均云：该两处既经屯扎，不宜力攻再进，必于沿江连营，以为相持固守之计。如松江克复，交六王宗和范起发弟驻守松郡，即令六王宗分兵把守仓城，以为犄角之势。忠孝朝将之队饬赴吴淞口相地安营，屯兵驻扎，以逸待劳，而为缓步进兵之计。至于弟队之兵，可由嘉定境出野鸡墩，于吴淞江、黄渡等处安扎营盘，深沟高垒，该营须要筑得坚坚固固，飞鸟不入方好。如此四面云屯，将上海包围定叠，令该妖内中自变，方可乘机计取。我军总宜先固军机，似不在一时恃强角力，能以善谋计克，斯为上策。〖13〗

二十四日（3月24日）

18 曾国荃率新募勇十二营六千人自安庆启行，沿江岸东下，规巢、和。国荃于上年十月自安庆回湘募勇，本年正月奉上谕补授浙江按察使。清廷令其率师援上海，国藩致书商之。国荃意在取江宁（今南京市），遂答曰：“松、沪财赋甲天下，筹饷易。然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14〗二十八日，国荃率所募新军自长沙启行赴皖。旋奉上谕调江苏布政使。十五日至安庆，乃东行。

二十七日（3月27日）

19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于上海，资本一百万两，其中买办华商资本占六十至七十万两。

三月初六日（4月4日）

20 上海清军攻占七宝附近王家寺（今上海市虹桥机场附近）太平军刘肇均营垒，获儒士黄畹献攻取上海策之上书。先是，苏州儒生黄畹于正月初四日上书太平军嘉定忠逢朝将刘肇均，略云：沪中风景虽未甚决裂，而民情惶惧，有刻无可安之势。菁（清）兵驻守城者仅有八千，皆系仓促招募，素未习练行阵，所恃者洋人耳。洋兵以天兵之至，阻碍通商大局，有必战之志，无议和之说。今议论法邦守城，英邦御野，各行洋商各出一人，藉以保卫自家，如中国之团练。西北各城外皆掘濠沟，筑土城；洋泾浜一带皆树本栅，夷场设有会防总局，海舶所到洋秈，不下数百万石。英、法兵士皆从香港至者，约有四千余，闻又复络绎而至，兵饷可谓精足，防御可谓局密。畹密察洋人之意，无侵其疆，即可按卒不动，非真欲与我为难也，则我何不可以舍之？用兵之道，当舍坚而攻瑕，避锋而挫弊，与我争天下者，菁（清）也，而非英法也。于今天下未宁，方将经略中原，中原之疆土十仅克复二三，所欲资兵力者甚多，则我之待夷宁和而毋战，不宜轻失外援以启边衅。今者洋人调兵筹饷，悉力壹心。其气方张，其锋甚锐，若我兵侵伐其界，岂肯成和约而骤然罢兵？若夷人战而败，必思报复，或幸而胜，则我与洋人前日之患，委诸草莽。然则尚（上）海必不可取乎？曰非也。畹请谨献其策，曰明

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江苏荃（全）省所当急欲用兵者，非独海陬一隅也。近在肘腋，与我共有长江者镇江也，镇江既取，而长江独为我有。自天京以至苏福，水道大通，各处舟舶驶行无阻，其要隘所在，可设江北大关以纳夷税，藉足国用，其利必巨。然后乘锐大举，溯流而尚（上），专萃曾兵。菁（清）之曾郭（国）藩近患疮疡甚剧，年衰血虚，势难骤痊，其调度必无人，此进攻之时，不可失也。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菁（清）有矣！畹所谓徐以图之者此也。欲取尚（上）海，必先绝其手足，断其门户，奉贤、南汇、川沙、金珊（金山）其手足也；松江、宝珊（山）、吴淞其门户也。今若悉兵以争，尽取其地亦甚易，所难者吴淞一口，洋人势必以死守，但相持数月之久，内奸必生，闽粤之民必乘机起事，强者乱而弱者死，洋人虽曰能守，亦必舍之去矣。畹所谓缓以困之者此也。是则尚（上）海非真不可取也，而畹终以和之说进者，诚有见于天下大局所关也。是我虽得志于尚（上）海，而于力争尚（上）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今洋人特知自守，决不远出一步，曾郭（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15〗书上，不纳。

【考异】学术界多以黄畹为王韬之化名。黄畹上书事最早载于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二，云："同治元年（1862）春二月（应为三月——引者），上海中外诸军攻克粤贼七宝逆垒，获苏州诸生王畹上伪忠王书，具陈攻取上海之策。"王畹即黄畹。清末，扪虱

谈虎客编《近世中国秘闻》二编十四节“王畹”条，加按语曰：“王畹后改名韬，字紫诠”，此系最早确认王畹（黄畹）即王韬之记载。据此，后有人进而将王韬附会为太平天国状元。另谢兴尧撰《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载《国学季刊》4卷1期）又进而论证王韬即黄畹。同时，罗尔纲发表《上书太平天国的黄畹考》（载《国学季刊》1934年1卷）亦持此说。旋胡适、顾廷龙从《昆新青衿录》一书查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科试新学榜中，有“王利宾兰卿”之名，故认为“王兰卿”即“黄兰卿”，王韬即“黄畹”。此说一出，似成定论。直至近人牟安世著《太平天国》一书仍袭此成说。然否定此说者，亦代有其人。三十年代吴静山在《上海研究资料》中即认为“王韬未必敢冒天下的大险”；今人吴元申重提异议，撰《王韬非黄畹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2期）；杨其元亦认为王韬上书太平军“证据不足”（《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4期）。又港台学者王尔敏、姚海奇均持否定态度。今存二说以待新证据之发现。然“黄畹即王畹说”颇有疑点，如成书于同治十二年（1873）之《庸闲斋笔记》云：“贼平后，畹遁入米利坚墨海书院以死”，而其时王韬《普法战纪》一书正式出版，声名雀噪，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大吏均交口相誉，二者当非一人。黄畹书被查获后，书末印信署“苏福省黄畹兰卿”，恰与王韬同字（韬当时亦字兰卿），“当事者”疑以“通贼”，遂有三月二十七日“迅速查拿，毋任漏网”（《东华续录》卷七）之谕旨。然身在家乡（甫里）之王韬闻讯后，并未逃逸，竟于四月十五日回沪辩解，居英国领事馆凡一百三十五日，只因当道不容，无奈于闰八月十一日化装乘船去香港。

其时，忠王李秀成驻王家寺大营，拟分兵四路围攻上

海；以慕王谭绍光攻上海之东北；忠二殿下李容发攻上海之东南；六王宗李明成攻西南；忠逢朝将刘肇均、忠孝朝将陈炳文攻西北。太平军大兵压境，英、法公使同意其在沪驻军参加“助剿”。三月初五日下午，英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上将、海军司令何伯将军率英军一千一百余名；法海军司令卜罗德少将率法军五百余名，并约同俄军数十名与上海会防局兵勇进至七宝，华尔率常胜军一千人亦从松江赶至。本日晨，分头直扑王家寺太平军大营，战事异常激烈，太平军失利，大营被攻破。联军及清军又攻占罗家港、龙珠庵，太平军退回青浦，常胜军撤回松江，英法联军亦返沪。

二十五日（4月23日）

21　《治平宝鉴》一书成。该书编纂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

二十七日（4月25日）

22　李鸿章奉命署理江苏巡抚。淮军组成之后，曾国藩曾于正月二十六日函商上海道吴煦，提出水陆运兵东下之两种方案。吴煦与会防局之吴云、应宝时等力主雇外国轮船运送，并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及有关洋行筹商，最后议定由麦李洋行承运，拟运兵九千，并携骡马军械，总计运费银十八万两，价款由会防局及英翻译官阿查哩筹措。旋说巡抚薛焕采此方案。二月十九日，候补知县厉学潮自上海解到饷银八万两，已敷淮军途中所需。二十八日，钱鼎铭、潘馥自上海附轮船至安庆，告以将继至六艘，以每

班七艘，每次三千人潜运淮军至沪。翌日，曾国藩商之李鸿章，始决。三月初七日，首批淮军亲兵营、开字营登舟，顺江而下。初八日，李鸿章登船，初十日抵上海。约两月后，淮军始全部到沪，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合之淮扬水师九营五千人，总数在万人以上。

四月十二日（5月10日）

23 英、法军与清道员张景渠联合攻占宁波。太平军进入宁波后，对外侨颇友好，城内平静。然英、美趁机擅自划定宁波租界，英人且无理要求太平军撤除城防炮台。三月二十四日，太平军首王范汝增自天京返回，宁波将士于鸣礼炮时，弹片误中英舰。事后戴王黄呈忠允严惩肇事者，然翌日英国“战斗”号舰长刁乐德克上校发出照会，限黄呈忠于二十四小时内拆毁炮台及城墙上大炮，否则将予摧毁，并占领宁波。黄呈忠当即拒绝最后通牒，声明：现炮台已修建完工，断难撤除，城上枪炮亦不能撤走。倘贵国自行将我军炮台、枪炮拆毁，则显系有意向我国开衅。贵总镇倘欲攻城，听之；倘欲击我军，亦听之。我军惟坚守自卫，决不首先启衅也。〖16〗四月初四日，刁乐德克再次照会黄呈忠，要求“充分道歉”并撤毁炮台及城上枪炮。初十日，太平军断然拒绝。本日上午十时左右，刁乐德克率四艘英国军舰（水兵三百三十人），“伊台”号舰长耿尼上尉率两艘法国军舰（水兵七十余人），连续炮击宁波城约五小时之久，太平军遂撤出宁波。

十七日（5月15日）

24 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于寿州（今安徽寿县）被俘。湘军攻占安庆后，陈玉成一面亲自坐镇庐州（今合肥市），一面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祐王蓝成春远征豫、陕，进军西北，广招兵马，以复皖省。远征军甫发庐州，玉成即接天王令其会同陈得才进兵取粮之命，遂于正月十七日致书扶王等，令其返正阳关会合。然正月十七日至二十日，荆州将军多隆阿前队已由舒城进抵庐州西南上派河、三十里铺一线，扎营十余座，兵锋直逼府城。二十四至二十五日，湘军推进至二十里铺、大蜀山、十八里岗；二月上旬，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袁甲三复派总兵张德胜由临淮关南下，太平军庐州城外各垒相继失守。二十七日，清军攻占城北据点店埠，围遂合。玉成飞书护王陈坤书求援曰："今事已燃眉，弟无从措手"〖17〗，然援军受阻不能达。三月下旬，清军逼南门，筑炮台以攻城垣。四月初十日，张得胜一军进至北门城外半里扎营。是时，据寿州之苗沛霖致函英王，谓凤、颍两府，形势可踞，诸乡寨、练丁皆习战守，足备征调，欲诱其向寿州突围。玉成与诸将议欲就之，有阻之者曰："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翌日，再议，众人皆不欲英王往。玉成力排众议曰："本总裁自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尔等所言，大拂吾意。"〖18〗遂决心突围赴寿州。至本日，玉成率导王陈仕荣等精锐将士四千人抵寿州东津渡。是时，苗沛霖已避走，以其侄苗景开等开城相迎，玉成率亲随百余人入城，苗景开撤除吊

桥，伏兵擒玉成，并收编城外四千将士，旋槛送英王至颍上胜保军营。

十九日（5月17日）

25 李秀成败清军于太仓。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即与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会商，会同英、法联军及华尔之常胜军，进攻上海附近厅县太平军。四月初三日，联军、常胜军及李恒嵩部清军五千人攻占嘉定县城。四月初十日，英、法联军二千六百人及常胜军一千八百人抵青浦城外，十四日，攻占青浦。十八日，联军又会同清军进攻奉贤之南桥。翌日，淮军四千人参战。激战中，法国驻沪海军司令卜罗德少将被击毙，然南桥终被攻破。卜罗德，法国圣色尔人，嘉庆十三年（1808）生。十六岁考入安哥烈姆海军学校，三十八岁任舰长，旋派往非洲。清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五年（1855）任法属塞内加尔总督，又赴中国，晋升少将军衔。攻南桥时，胸部中弹，十九日亡故。因上海周围形势恶化，忠王李秀成遂决定调集精锐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四月十一日自天京出发，十四日抵苏州，十六日督师由昆山至太仓。时知府李庆琛率清军五千人攻太仓，驻军城东板桥。太平军遂于是日以计破之，李庆琛战死，清军仅三四百人得脱。

26 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西入武关，至尹家卫（今陕西长安县引镇），逼西安。

二十四日（5月22日）

27 太平军攻占陕西渭南县城。华阴民团焚毁秦家村并

沿河回民村庄，华州（今华县）及渭河两岸回民起而反抗，不旬日，各处回民俱行激变。

陕西为回民集中地区之一，全省回民约百万，因当局采“护汉抑回”、“以汉制回”政策，回民备受歧视与侮辱。回汉争讼，官府“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致使“日积月广，仇恨滋深”〖19〗，回汉械斗时有发生。是年春，太平军入陕，西安戒严，陕西巡抚瑛棨檄知府梅锦堂募勇丁守子午峪，渭南训导赵权中以沙苑之众守箭谷。权中遂率乡团五千渡渭水而南，自箭谷至少华设七汛所。四月初一日，回民马世贤、马四元率众五百归附权中。太平军攻渭南，回勇散归，行至华州小张屯，因砍竹为械与汉民争执，死二人，赴州控诉。知州濮尧称：“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20〗。回民无奈，避居城外秦家村。十七日，小张屯、大张屯、赤水镇、魏家滩等十余村堡团练近万人欲攻之，华州回民涉渭而北。二十二日，大荔八女井团练合众万余谋屠戮回民。至此，渭水两岸回民群起反抗，势不可遏。

二十五日（5月23日）

28 上两宫皇太后尊号。两宫皇太后至慈宁宫，同治帝率王大臣、官员行礼，大学士跪进册宝，宣读官跪宣册文，上钮祜禄氏尊号曰“慈安皇太后”，上叶赫那拉氏尊号曰“慈禧皇太后”。

29 是月，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铸炮弹。鸿章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21〗。

五月初三日（5月30日）

30 曾国荃进军至江宁城外，驻营雨花台。曾国荃自二月二十四日率湘军自安庆沿江东向，亲率新军六千循长江北岸，以其弟曾贞幹循南岸，水师则中流直下。从三月二十日起，连占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金柱关、东梁山、芜湖等地。彭玉麟率所部水师由金柱关攻头关、江心洲、蒲包洲，泊江宁护城河口。曾国荃陆师于四月二十八日进至江宁之板桥。五月初一日，攻占秣陵关。翌日，再夺大胜关、三汊河，于是日逼雨花台要塞扎营，距江宁城仅四五里。其时，湘军贸然骤进，后方则在宁国府、芜湖、金柱关一线以西，战线过长，颇犯兵家之忌。

初五日（6月1日）

3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两宫皇太后、同治帝亲定壬戌科三鼎甲：状元徐郙，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榜眼何金寿，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武昌）人；探花温忠翰，山西太谷人。是日，赐一甲徐郙、何金寿、温忠翰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陈彝、李江等一百九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倭仁，兵部尚书万青藜，署户部侍郎大理寺卿郑敦谨，户部侍郎熙麟。

初八日（6月4日）

32 陈玉成卒。

陈玉成（1837—1862），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十三岁随叔父陈承镕与金田起义。因功授冬官正丞相，封又正掌率，受命为前军主将，咸丰九年（1859），晋封英王。

被俘后，张洛行、马融和等率众数万力图营救，不成。被解至颍上胜保军营，胜保予酒食，高坐审讯，劝之降。曰："大丈夫死则死矣，何饶舌也！"〖22〗又语苗沛霖之侄苗景开曰："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颗草，风吹二面倒"。"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23〗胜保劝降不成，拟将其槛送北京，得旨就地凌迟处死。卒被害于河南延津，年仅二十六岁。玉成十三岁参军，十七岁当大敌，二十岁握重权，二十二岁封英王，临危争先，屡建奇功，曾国藩称之为"自汉唐以来之悍者"，胡林翼誉为"近世罕有其匹"。

初九日（6月5日）

33 法国、西班牙与越南缔结第一次《西贡条约》十二款。先是，法国舰队于咸丰六年（1856）驶抵越南，炮轰土伦港。越南民众群起驱逐天主教士，法皇拿破仑三世以保护教士为借口，联合西班牙进攻越南。咸丰八年（1858）六月，西班牙从马尼拉派出一支舰队与法国组成法西联军，由法海军中将黎峨统率轰击土伦港炮台，并侵占安海、奠海两城。咸丰九年（1859）正月，联军侵占西贡，并向四周扩展。十一年（1862）十二月，联军侵占边和、嘉定、美萩三城。同治元年（1862）二月，侵占永隆省和昆仑岛。三月，越南阮氏王朝派使臣与法军司令议和，于是日签订《西贡条约》。主要内容有：一、越南将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割予法国。二、越南赔偿法国及西班牙四百万法郎。三、越南开土伦、巴喇、广安等港为商埠。四、法国与西班牙之教士得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越南应负保护之责。五、法国商船有自由航行湄公河之特权，法国军

舰亦得在湄公河上自由来往。

十一日（6月7日）

34 台湾嘉义等地地震。嘉义城壁大半崩坏，民居倾圮无算，数处地裂盈尺，深丈许，喷泥，压死者数千人。北至新竹，西至澎湖、福建金门均遭波及。

十三日（6月9日）

35 陕西回军杀督办团练大臣张芾于渭南县仓渡（一作仓头）。渭南回民赫明堂、任武等在仓渡“潜造军火、旗帜，各回皆听命”〖24〗。本月初六日，张芾自省城西安登道，前往抚谕。初七日，由新丰渡渭，宿临潼之油坊街，乡团数万人至，芾令散去。是夕，仓渡回目十余人往谒，具言：“汉民凌逼太甚，所以拒之者，缓死耳，非敢为逆也。”芾答：“汝等皆良民，惟欲得造衅者任老五一人而已！”时任武即任老五者在列，怒归，率数千人至，杀知县蒋若纳、临潼知县缪树本，拥张芾等至仓渡，复杀之，遂举义。

36 命纂辑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谕曰：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传谕实录馆总裁官，所有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五日以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止，凡有交涉外国事件，著照皇祖宣宗成皇帝实录之例，另为一书。该总裁等敬谨纂辑，毋稍漏略。〖25〗

十五日（6月11日）

37 左宗棠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于衢州。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曾国藩上疏析浙江局势，以为“全浙惟衢州一府

可以图存”〖26〗。清廷据奏严令左宗棠速入衢州，以图金华、严州两府。宗棠即派部将王开来、刘典等由开化马金街进援府城。二月初，李世贤派兵攻开化，扰左军后路。左军攻占遂安县城。月底，李世贤亲率大队从金华、龙游至。三月十五日，左军于江山南败太平军。五月初四日，左宗棠自江山进衢州，以之为夺取全浙基地。十二日，左宗棠督刘典、屈蟠、王德榜及处州镇总兵刘培元等分九路并进，于龙游附近击败李世贤部。至本日再战，左军复胜，太平军从龙游退守金华府。

十六日（6月12日）

38 英国外相罗塞尔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允与清廷合作镇压太平军。先是，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于正月二十四日致书普鲁斯，拟攻嘉定、青浦、松江一线太平军，并于占领各城后，由洋枪队助清军守卫。二月二十六日，普鲁斯将此信转呈罗塞尔。本日，罗塞尔复信普鲁斯云：“女王政府完成赞同你在3月26日报告中及所附何伯司令信件中所采取的对策，即与法军及清政府军队合作，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上海四周的乡村。”〖27〗旋罗塞尔于上议院公布此决定。至此，英国政府放弃“中立”政策。

二十三日（6月19日）

39 李秀成弃泗泾、广富林等地，退向苏州，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失败。先是，淮军抵上海后，经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麦华陀提议，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于四月二十八日晤李鸿章，达成五条协议：李

鸿章调三千人进驻南桥，驻南桥联军“不许妨碍他们”；联军替李鸿章训练三千人；战争中之缴获分配给守城清军；彼此军队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双方互通军事情报〖28〗。五月初一日，太平军攻占泗泾，而淮军则因守将投降而入驻南汇县城。初二日，李秀成大败华尔，进围松江。初四日，淮军刘铭传部攻占川沙厅。十四日，太平军占领青浦，守城常胜军一千五百名仅三百七十人逃出，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亦被擒。二十一日，李秀成撤松江围，督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等部五六万人进逼上海。时淮军程学启部守新桥，太平军进至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一带，以数万人围学启营，学启以枪炮御之，不及则掷砖石。太平军填壕，拔鹿角，纵火而呼，学启开壁冲杀，太平军稍却。二十二日，李鸿章亲率参将张遇春、郭松林等部分三路驰援，与太平军激战于徐家汇、九里桥、虹桥等处。学启瞭见旗帜，大呼出营，太平军溃，损失三千余人，退回泗泾。此役，李鸿章亲临前敌指挥，或劝曰：“公重臣当持重，不可亲冒锋镝”，鸿章答道：“若不亲自督阵，则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经虹桥等大战，原被“笑指为乞丐”之淮军“军声彪起，西人相顾，皆以拇指示之”〖29〗。至是日，李秀成遂弃泗泾、广富林，以嘉定、青浦、太仓等地防务付谭绍光，自率大军回苏州。

二十六日（6月22日）

40 李秀成于苏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救天京方略。听王陈炳文、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相王陈潘武等与会。议定：湘军由上而下，利

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胜甚雄，不欲与战。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将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待一年后，再与交战解京围，其兵久必无斗战之心，而再与其战。〖30〗

六月初四日（6月30日）

41 陕西回军逼攻西安府城。仓渡事件后，陕西大荔、华州、华阴、临潼、高陵、三原、泾阳、蒲城、朝邑（属今大荔县）、咸阳、长安（今属西安市）、咸宁（今属西安市）等县回民纷纷起事，回民军以渭南仓渡镇、大荔王阁村、羌白镇为中心，发展至三十余万人，编为十八大营，推任武、洪兴为元帅。从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回军围攻同州（今大荔县）城，九昏夜不克，遂撤围西进。六月初三日，各地回军联合逼攻西安，时省城仅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三千余人分驻四门，甘肃提督马德昭亦率兵助守。至是日，回军攻占城西金胜寺。

十五日（7月11日）

42 湘军鲍超部攻占安徽宁国府城（今宣城市）。宁国府为太平军天京西南之重要防线，曾国藩以新任浙江提督鲍超率所部霆军全力进攻。鲍超于上年腊月进至皖南门户青阳县，薄城而营，围攻三月，始于三月十六日攻占县城。二十二日又下太平，二十八日攻占泾县。五月初四日，霆军渡青弋江进攻寒亭，太平军退至府城。鲍超“节节进攻，围逼郡城”，太平军辅王杨辅清极力坚守，形成对峙。干王洪仁玕并刘官芳来援，扎营城东南夏家渡。鲍超打援，

屡获胜捷。是日，杨辅清出城反击，又遭失利，遂被迫放弃宁国府城。

二十二日（7月18日）

43 台湾沪尾（今淡水）开市。咸丰八年（1858），中俄、中美、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台湾府城为新增通商口岸，中法《天津条约》则除府城外，又增沪尾一口，据“一体均沾”原则，沪尾口岸亦对条约各国开放。咸丰十年（1860），英、法与清廷订立《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有效。翌年六月，英国首任驻台副领事郇和抵台湾。同年底，郇和至淡水。同治元年（1862），沪尾设关准备工作就绪，以沪尾守备署旧址为税关，于是日正式开关征税，首任副税务司为英国人豪威尔。

二十四日（7月20日）

44 太平军干王洪仁玕、辅王杨辅清袭雨花台清军，不果。宁国失守后，太平军保王童容海木翼王石达开部将，因擅杀统将，与杨辅清有隙，遂于五月二十日袭取广德州城降清。洪仁玕、杨辅清则率所部二万人自皖南退至江宁淳化镇一带，回援天京，于本日约城内守军夜袭湘军营，被击退。

七月初四日（7月30日）

45 华蘅芳、徐寿所制火轮船之蒸汽机在安庆试演。华蘅芳，字若汀，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精通算学。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专习博物格致之学。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人至安庆曾国藩军营，奉命建机

器局。自同治元年（1862）三月起试制船用蒸汽机，凡四月而成，于是日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31〗此为我国第一台自造蒸汽机。

46 沈兆霖卒。

沈兆霖（？—1862），字朗亭，号尺生，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咸丰二年（1852），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学政。五年（1855），疏请“于皖南设大员，专辖四府、一州”，使“皖抚得专心于江北，浙抚亦不至牵制于皖南”〖32〗。清廷遂改池太道为皖南道，有专折奏事之权。十年（1860），署户部尚书，又擢兵部尚书。同治帝继位，充军机大臣。命往平甘肃西宁回民起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署陕甘总督，督兵从碾伯（今青海乐都县）进击。七月，师还，于甘肃平番县（今永登县）三道沟为山洪冲殁。赠太子太保，谥“文忠”。

初八日（8月3日）

47 命安徽巡抚李续宜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

48 英、法干涉军合“常胜”、“常捷”军攻占浙江余姚。六月，英、法干涉军攻占宁波后，法国与清廷合作创建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招募中国士兵约千人，后扩充至一千五百人，装备洋枪、洋炮，由法国军官训练，以法海军“孔夫子”号舰长勒伯勒东为统领，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为帮统。旋英“恩康脱”号军舰舰长刁乐德克亦于宁波招募千人，由英国军人训练，组成“常安军”

及“定胜军”。又江苏巡抚李鸿章亦派华尔率常胜军一部赴浙作战。七月初七日，由马惇少校率领之常胜军先遣队约五百人抵宁波，会同日意格率领之常捷军约四百人进攻余姚，虽伤亡百余人，终于是日攻占该城。

二十五日（8月20日）

49 命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罗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全省军务，并调度直隶、山西两省防兵，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各督抚提镇以下各官及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遮克敦布、礼部右侍郎毛昶熙、署漕运总督吴棠均归节制，蒙、亳、徐、宿等处防兵一并归其调遣。

50 命钦差大臣、兵部左侍郎胜保督办陕西军务。本月十八日，命胜保统领全军由洛阳一带星驰赴陕，所有陕西各路军队均归节制。十九日，又令英桂、瑛棨拨银三四万两解赴胜保军营，并以户部右侍郎熙龄为陕甘总督。

51 回军攻占长安县六村堡。六村堡属陕西长安县，距省城二十余里，“著名富足，居民万余，避难之民附之，又添数千余口。墙厚濠宽，可资守御”〖33〗。回军万余人往攻，以车辆积绕堡墙，民团守数日，马德昭两次往援。本日寅刻，官军至杨家城，距六村堡数里，遇回军，鏖战逾时，协领图克唐阿、尽先协领讷勒和春均殒命。六村堡亦于是晚被攻破，“堡中屠戮殆尽”〖34〗。

52 奕訢等奏于京师设同文馆，并呈“同文馆章程”六条。先是，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初三日，奕訢、桂良、文祥上《统计全局折》云：“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

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该折且建言由广东、江苏督抚挑选谙英、法、美三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35〗然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是以未能举办。旋英国公使威妥玛举荐英籍传教士包尔腾，谓该人“兼通汉文，暂可令充此席”。因于本年六月十五日先令挑选之学生十人来馆，试行教习，并与威妥玛言明，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又另请八旗官学候补教习徐树琳教习汉文。同文馆遂正式创办。办学经费每年需银数千两，由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划拨。本年，予英国教习银三百两，明年如教有成，须岁给银千两内外。汉文教习每月给银八两。

本日，奕訢等又拟《同文馆章程》六条：一、请酌传学生，以资练习也。今改设同文馆，事属创始，学生不便过多，拟先传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传，仍不得逾二十四名之数。此项学生，臣等前在八旗中仅挑取二十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将来传补将此完竣，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岁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由臣等酌量录取。二、请分设教习，以专训练也。今所延英文教习包尔腾，止图薪水，不求官职。将来此缺系中国人充当，如教授有成，自应酌量奖励，每年薪水，即不得援照外国人办理。至将来学生增多及觅有教授俄、法等国语言文字之人，此项中外教习再行随时酌增，分堂教授。三、请设立提调，以专责成。应即由臣衙门办事司员中，拣选满、汉各一员，兼充

该馆提调，所有馆务责成该员专心经理。四、请分期考试，以稽勤惰。比照俄罗斯文馆旧例，有月课、季考、岁试三项。月课每月初一日，季考则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举行，是月停止月课。岁试则于每年十月初十日前，堂定日期面试。今设同文馆，除遇有考试，毋庸停止月课、季考外，其余一切均请仿照办理。五、请限年严试，以定优劣。今改设同文馆，臣等拟请每届三年由臣衙门堂官自行考试一次，核实甄别，按旧例，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请仍准掣分各衙门行走，遇缺即补。六、请酌定俸饷，以资调剂。查旧例，俄罗斯文馆助教，每年俸银八十两，七品官每年俸银四十两，八品官每年俸银四十两，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二两三钱。今改设同文馆，拟请仿照俄罗斯馆旧章办理。〖36〗

又，大学士贾桢等奏，请将俄罗斯学章程归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体妥议办理。本年五月，总理衙门传集该馆助教、副教习、学生等到署，额设学生二十四名，悬缺未补八名，临时不到三名，实到十三名。嗣后，俄罗斯学即归并英、法、美三学。均得旨：依议。

二十六日（8月21日）

53 定《逃官议罪章程》。先是，礼科给事中卞宝第奏，军务未平，请饬定《逃官议罪章程》。命议政王、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至是，议准：嗣后各省督、抚、提、镇，除失守州县，仍照统辖、兼辖旧例，交部议处外，如遇省城及驻扎地方，不行固守，辄即闻警先逃者，即照失陷城寨本律，拟斩监侯。声明情罪重大，应即处决，仍请旨定

夺。倘情罪重大，必须于军前正法者，应请旨即在军前正法。如有必须研讯情节再行定罪者，仍拿问来京审讯。其寻常失守一城一寨，并无闻警先逃情事者，仍照各本律办理。

二十七日（8月22日）

54 抚恤琉球国遭风难民如例。

二十八日（8月23日）

55 从曾国藩奏，将江西省道光二十五年（1845）豁免案内，其未完银九十六万一千余两；道光二十八年（1848）清查案内，各州县未完银十八万一千余两；咸丰元年（1851）豁免案内官垫民欠银清查前六十六万七千余两，清查后三十四万三千余两，均全行豁免。

八月初五日（8月29日）

56 太平军慕王谭绍光自上海附近退向嘉定。初三日，李鸿章督黄翼升、李鹤章、程学启、郭松林及华尔与谭绍光、蔡元隆大战于上海七宝、北新泾、虹桥、吴淞江等处，太平军受挫，遂退。

初七日（8月31日）

57 陕西凤翔城内回民悉遭团勇屠戮。初四日，回军围凤翔府城，至是团勇以“防变”为由，尽屠城中回民。

二十一日（9月14日）

58 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自苏州西援天京。五月下旬首次

苏州会议后，天王洪秀全严诏切责秀成："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37〗秀成遂于七月十一日召开第二次苏州军事会议，部署进援天京，与会者有补王莫仕葵、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等。又欲联合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共十三王之军约十余万人号称六十万共援天京，并以"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38〗为号召。会议定分三路进兵：北路由李秀成、李世贤率主力直援天京；中路以护王陈坤书为首攻芜湖金柱关，截湘军粮道；南路由杨辅清、黄文金、胡鼎文攻宁国，以牵制清军增援。议决后，李秀成于是日率大军西上，取道宜兴、溧阳，会于东坝，分兵两路，进攻秣陵关、雨花台。其时，围城湘军不足三万人，且军中疾疫流行，病者逾万，只能挖壕筑墙自守。

二十八日（9月21日）

59 常胜军统领华尔于进攻慈溪时战死。二十五日，太平军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再占余姚、慈溪，反攻宁波。华尔抵宁波，部署攻取慈溪。二十七日拂晓，华尔率五六百人，乘船溯江而上，复调在余姚之四百名洋枪队东下夹击。本日黎明，华尔乘炮舰"勇敢"号炮轰慈溪西门，且登陆指挥冲锋，太平军猛烈还击，华尔腹部中弹，翌日死去，常胜军则以云梯登城，占领慈溪。

闰八月初七日（9月30日）

60 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攻占湖北随州（今随县）。先是，陈得才得知庐州被围消息，兼程东下，谋挽救。其先遣部队由陕南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进入河南卢氏、宜阳等地，遇阻折向豫南确山、遂平，再受阻，折向鄂西，占领郧西。主力则由陈得才率领，东出潼关，占领阌乡（今属灵宝），包围灵宝、陕州（今三门峡市），进至渑池英豪镇。五月十八日，于铁门全歼清军杨飞熊部。时清援军集中洛阳东部，陈玉成又已被杀害，扶王遂率部折而南，经嵩县、伊阳（今汝阳县）、汝州、郏县，过宝丰、南召、泌阳，直达豫鄂边界之桐柏、新野地区，与郧西一带之先遣部队重新会合。此时，活动于卢氏等地之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亦率部来会，队伍扩大至十余万人。七月初四日，陈得才分兵两路，一路攻略南阳附近各县；一路渡白河，佯攻南阳城。随即撤围，西经镇平、内乡、淅川由李桥入湖北境，其殿后之军于二十一日与西进之多隆阿部清军遇于紫荆关，损失三千人。陈得才无心恋战，沿汉水东下，至襄阳、樊城，于是日占领随州。

十四日（10月7日）

61 经英海军提督何伯推荐，李鸿章以美国人白齐文接统常胜军。白齐文，道光十六年（1836）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新伯恩城，曾充海员，游欧、亚，至中国后曾任华尔洋枪队副领队。

十六日（10月9日）

62 命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倭仁为大学士，管户部事。

十九日（10月12日）

63 中俄塔尔巴哈台西界谈判破裂，俄使离塔城回国。先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2年1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主持特别会议，通过其外交部拟定之方案，即以外交谈判为手段，割占中国新疆大片领土。并任命巴布科夫上校、戈卢别夫和驻伊犁总领事札哈洛夫（旧译杂哈劳）为对华谈判代表。俄国外交部于训令中指示谈判代表，应“说服中国各委员，使他们在划定国界时接受以常设卡伦线为基础”，以此侵占中国领土，且又强调“保留对斋桑泊的专有权，是我们的愿望”〖39〗。此外，俄国政府训令还欲将整个特穆尔图淖尔划归俄国，图谋吞并该湖以东察林河、格根河和特克斯河水系上游全部地区。巴布科夫等遂据此训令炮制一中俄西段“国界草案”，欲强加于中国。并逼近中国常驻卡伦，又驻军塔城巴克图卡伦外以施压。

七月初八日，中俄举行首轮会谈，清廷代表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领队大臣博勒果素等。会谈伊始，巴布科夫即无理提出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中方代表当即驳斥其对《中俄北京条约》之歪曲，指出该约“未详细指定逐段立界之处。况条约内载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并无为界之语”〖40〗。居于常驻卡伦外之游牧民均为中国属民，居住之地为中国领土，不能将其地“分隶”俄国。十一日，继续谈判，中方代表坚持要按我国旧址地图“照图详议”，俄使威吓道：“若要如此，

即可不议”，“我们只好带来兵队占踞卡外之地，不由你们不给”〖41〗。十五日，札哈洛夫至塔城，会谈于二十九日继续举行。札哈洛夫称：如不接受俄国方案，即是中国“废了条约”。明谊答以：“彼此疆界各有定制”，常驻卡伦向非国界之线，并以常驻卡伦以西之勒布什为例，称该处自乾隆年间立有石碣，现尚存，我国每年派人前往该处查收租马，“岂非大清国之境界耶？”札哈洛夫竟称此界是清方“私行偷立”。谈判不欢而散。后又多次会谈，未果。闰八月初，俄方提出“国界草案”，并称：“若不照此办理，则可毋庸再议”〖42〗。明谊等云：需请示后方能答复。至是，谈判中断，俄使于本日离去。

二十四日（10月17日）

64 总理衙门照会英、法、俄、美四国，以三角黄色龙旗为国旗。先是，法国公使哥士耆于本年五月间向总理衙门论及“外国船只向皆竖立各国旗号，易于认识，设有动移其旗帜，即为犯该国之禁，可以据理折服”。总理衙门函商两江总督曾国藩，国藩覆称：各处师船仿照外国竖立旗号之例，概用黄色龙旗，使彼一望即知，不敢妄动，且于行军无碍。当与湖北、江西各巡抚暨侍郎彭玉麟、提督杨岳斌会商〖43〗，嗣后除各营旗帜照常竖立外，应分饬各营另添龙旗一面，拟用三角尖旗，大船直高一丈，小船旗高七八尺，其斜长及下横长各从其便，均用黄色龙旗，龙头向上。奕訢遂据此上奏，述及起因、经过，并提出：“臣等所拟师船添设号旗一节，既据曾国藩咨称有益公事，无碍行军，似可通行照办。”得旨：依议。至是，总理衙门

照会英、法、俄、美四国，并令通商大臣薛焕照会布路斯、比利时、大西洋等国〖44〗。又请旨饬下沿海、沿江督抚、将军、统兵大臣一体遵照。其致英、法、俄、美四国照会，略曰：查各国船只，向皆竖立各国旗号，易于认识，远近一见，知为官船，设有动移其旗帜，即为犯禁。中国兵船原有旗帜可认，今复一律添设龙旗一面，其旗用三角尖式，大船直高一丈，小船高七八尺，其斜长及下横长各从其便，均用黄色画龙，龙头向上。为此照会贵大臣，希即行知贵国各路水师及各船只，嗣后遇有前项黄龙旗帜，即系中国官船，应照外国之例，不准擅动，倘有移动，即照犯禁办理。〖45〗

二十五日（10月18日）

65 李蓝农民军首领李短鞑（李永和）、卯得兴等在四川犍为东北之铁山地区猪市坡被俘，旋遇害。自蓝二顺（蓝朝鼎）于丹棱战死后，李短鞑亦被围于青神。上年十二月十八日（1862年1月17日）晚，李短鞑、卯得兴率部突围至铁山地区，四川总督骆秉章即命嘉定（治今乐山市）、叙州（治今宜宾市）两府所属州县派团练防守通向铁山之道路、隘口，并命湘军围攻。本年三月初二日，李短鞑、卯得兴撤离铁山，分驻天洋坪（富顺、隆昌之间）与八角寨（属宜宾）。四月中旬，李短鞑入八角寨与卯得兴会合。八月十六日，突围至铁山地区，遭官军严密包围，骆秉章又遣四川布政使刘蓉前往督战，李短鞑率部突围，于本日被俘于猪市坡，旋解往成都，遇难。

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

66 英法联军、常胜军及李鸿章部淮军再占嘉定。时新任英国驻中国及印度部队总司令固柏抵沪，现任总司令何伯拟于离任前对太平军发动一次攻势。何伯于八月十四日会商李鸿章，并推荐白齐文为常胜军统带。随即纠合四千五百余人（其中英军一千八百五十人，法军四百人，白齐文洋枪队一千五百人，会防局炮勇千余），于闰八月二十九日出发，九月初一日上午八时逼近嘉定城，攻城大炮达三十八尊，并辅之以十余门臼炮。太平军亦予猛烈回击，联军及洋枪队伤亡数十名，然城墙被轰坍，联军遂于本日占领嘉定。太平军守将徽天安田邦哲降。

十六日（11月7日）

67 俄国赠送清廷洋枪八千杆，全部验收。

十八日（11月9日）

68 提督杨岳斌、侍郎彭玉麟大破太平军护王陈坤书于太平府金柱关。按七月十一日第二次苏州军事会议之部署，太平军护王应率军攻芜湖金柱关，以断湘军粮道。九月初五日、十二日，陈坤书率四万人偷渡，进至太平府，逼金柱关。是日，湘军出击，太平军退至上驷渡，浮桥断，回戈转斗。杨岳斌、彭玉麟合力围攻，太平军旋退。

二十二日（11月13日）

69 淮军、常胜军与太平军战于青浦四江口、白鹤港等处，败之。清军占嘉定后，威胁昆山、太仓，留守苏、杭

之谭绍光、陈炳文等部太平军决计采积极防御方针，以攻为守，分别从昆山、太仓和青浦出发，反攻嘉定、南翔，进围四江口。李鸿章识破谭绍光等之战略意图，以为“能击退此贼，可保一时无警，便放胆入金陵矣”〖46〗。遂亲赴前线督战，于二十日带周志鸿洋枪队抵南翔，翌日赴黄渡。本日卯刻，分三路进，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各带一路，鸿章则往来调度；又调白齐文洋枪队从松江出发，“协剿四江口”。白齐文率洋枪队千名攻白鹤港太平军垒，经激烈战斗，占领该镇，毙太平军数百人（一说二千三百人）。三路淮军则于四江口与太平军恶战，太平军“众而且悍，愈扑愈勇”〖47〗。程学启两次负伤，淮军气馁。李鸿章于其下“遍加詈责”，终破太平军营垒二十余座，四江口围解。李鸿章上奏，言“歼擒悍贼一万数千名之多”。或云此役为“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此言虽过其实，然经是役淮军确已巩固其在上海周围之地位。

二十六日（11月17日）

70 总理衙门奏派武弁学习外国兵法、火器。恭亲王奕䜣等奏：今查洋人教练我兵，弊不在于演习之时，弊实于临敌指挥即为此军之将。倘易我国之人为将，又以素来未谙习其法，难以得手。必欲兵将相习，自不得不暂用其人。洋人之骄蹇日形，实为势所必至，则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实为此中紧要关键。诚能练将，则将与兵联为一气，将来即用中国之将，统带中国之兵。洋人暂为教演，止膺教习之任，并不分将帅之权，自不至日久弊生。现在凡有军务省份督抚，均经久历戎行，其所统带各营将

弁，谅不乏人，相应请旨饬下沿海练兵各大臣，即于各营将弁中，悉心拣选平日公正善抚士卒之人，使之管带训练，并另选一职分较大武员，总司其事，务令兵将同心练习，共尽洋人所长，庶可收操纵之权，而化把持之见。如此则兵心一，国势振，于以自强不难矣！〖48〗

谕曰：著曾国藩、薛焕、李鸿章、左宗棠商酌，于都司以下武弁中，择其才堪造就，酌挑一二十员，令其在上海、宁波学习外国兵法，以副、参大员统之，会同外国教练之官，勤加训练。其练习勤惰，即责成统带之员，留心稽查，分别惩劝。练成之后，即令各该员弁转传兵勇，以资得力。如新练之将弁，数月后待有成效，即可将上海、宁波等处学习外国兵法勇丁，交其统带，不必再令外国人经管，届时即著曾国藩等迅速具奏，以便饬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再行撤去外国统带之员，以一事权。〖49〗

二十七日（11月18日）

71 中外混合军再占余姚。闰八月十九日，清廷应英国公使普鲁斯之请任命法国海军少校勒伯勒东署浙江总兵，统常捷军。本日，勒伯勒东、日意格等率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合中英混合军定胜军、常安军击败太平军戴王黄呈忠等，再占余姚。

二十九日（11月20日）

72 清廷订《长江通商章程》七条。要曰：凡有英商之船在长江贸易者，止准在镇江、九江、汉口三处贸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货物。如违此例，由该关即将各该船货均

可入官。凡有英商之大洋船以及划艇、风蓬等项船复抵镇江时，如在镇江贸易，即在镇江征收税钞。若由镇江再行上江，前往九江、汉口等处者，须由船主将船牌呈交镇江领事官查收，并将舱口单呈镇江关查验，俟由领事官行文来关，方由关发给护照一纸，名为镇江护照。该船抵九江，或上江，或下江，须由船主将其护照呈关查验。凡有英商之轮船，自上海常做长江买卖者，应请将船牌呈交上海领事官留署，由领事官转请江海关发给轮船江照一纸。凡有江照之轮船，装载土货，须由该商在装货口先将正半两税一并完清，方准装货。〖50〗

十月初五日（11月26日）

73 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环攻天京城外雨花台湘军营，四十六日不下，是日撤围去。先是，李秀成于闰八月督率援军约十万人号称六十万人，在东坝会齐，分路进击，东起方山，西迄板桥镇，连营二百余。曾国荃部围城湘军约三万人，颇为惊惧，诸将恐蹈向荣、和春之覆辙，建议突围向水师靠拢。国藩在安庆“忧惶无已”，寝食俱废，飞檄令国荃撤围。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歼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51〗诸将诺服。十九日，国荃分围城湘军为三，以其一当李秀成援军，另两支防天京城内太平军。二十日太平军从东、西两翼猛

攻，昼夜不停，天京外围攻守战揭幕。二十二日，西路太平军数千人冲上江心洲，拟断湘军运道。曾国荃令连夜构筑十数垒与之峙，以保运道畅通。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东路太平军集中洋枪洋炮猛攻，炮弹“自空下击，所触即摧”，湘军固守营垒，拼死抵抗。二十九日，太平军“负片板蛇行而进”，并“束草填壕”，步步进逼。曾国荃见势危，督战死拒，伤面颊。

九月初一日，李世贤自浙江率三四万人至，以重东路攻势。太平军连日猛攻，拟穴地轰毁敌垒，湘军则先以火箭袭之，继挑锐卒反击，破太平军地道作业。初五日，湘军万人三路反击，毁太平军营垒十二座。十二日，太平军并力攻东路，轰塌湘军雨花台营墙两处，复冲入缺口，湘军冲击拦截。翌日，西路太平军决长江水，欲断湘军粮道；东路太平军则仍挖地道不止，湘军与之对挖，或熏烟，或灌水，或堵口，太平军之地道遂失去效用。十月初三日，湘军出壕挑战。初四日，湘军从东、西、南三路出击。至是，李秀成、李世贤不得已于本日下令撤兵，东路向南门，绕城而走，西路向秣陵关、六郎桥退去。此役，太平军虽未达解围之目的，然湘军亦损失甚重，曾国藩致刘蓉信中云：“我军伤亡殊众，亦视昔日局势一变，看来东南浩劫，盖无了日，良增叹惋。”〖52〗

【考异】此次太平军解天京围动用兵力实数，各书记载不一。一说六十万，曾国藩奏报持此说。许瑶光《谈浙》一书亦云“号称六十万”。另说为三十万，王定安、肖荣爵《曾忠襄公年谱》卷一云，李秀成“引兵三十万，自苏常奔至”。三说以“太平军实数满

二十万”，牟安世《太平天国》一书持此说。然曾国藩于家书及书札中却称此次解京围之太平军人数“以十万计”。据《北华捷报》618期，1862年5月31日估计，“包括太平军总部所在地天京与重要城市苏州在内的江苏省，太平军的战斗力量不致超过二十万人”。综上所述，除天京城内守军及苏州等地防军，太平军解天京之围兵力总数当在十万人左右。

十二日（12月3日）

74 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从此扶摇直上，几与其师曾国藩“双峰对峙”，鸿章时年四十岁。鸿章从一幕僚将兵援沪而署巡抚，复以署理苏抚至实授仅七个月，皆因曾国藩极力保荐，鸿章于《上曾相》札中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裁成”〖53〗。

十五日（12月6日）

75 命裁汰常胜军。九月十二日，宁波常胜军“绿头勇”闯入公堂，抢劫库银，旋令其“撤回松江，严申纪律”，仅留一千名交宁绍台道史致谔节制。至是，薛焕、李鸿章奏称华尔常胜军初练时仅数百人，经逐次加增，技艺不能尽精，习气亦渐犷悍。兹饬吴煦等督率认真操练钤束，并就现存实数截止，不准再行增添。近在宁波有劫抢官署之案，业经英国总兵刁乐德克从旁惩处，复严札吴煦、杨坊将法尔德所带常胜军撤调回沪，申明纪律，其驻宁波之二千余人，止准选留一千名，交史致谔节制调遣，余均饬杨坊妥为遣散。

十六日（12月7日）

76 甘肃河州（今临夏市）回人激变。初，狄道州（今临洮）洮河沿有甘、崔二大族，当河州大东乡回众由陕境归过时，则率佃丁邀截之，回人畏其强，不敢抗。至是，大东乡回人趁陕西变起，复阑入陕境，归过洮河沿，甘、崔二族又劫夺之。大东乡回人数百往复仇，遂破其庄，杀男女数百口。

十八日（12月9日）

77 俄水师提督波波夫至上海，晤李鸿章商“会剿”事。鸿章命在上海暂住，以牵制英、法。十五日，谕称：“俄国兵船助剿之议，本系事非得已。曾国藩等拟令在上海、宁波防守，不令入江，所虑极远，即著于颇颇福到后会商办理。”〖54〗

二十六日（12月17日）

78 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弃城丧师被处决。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十七岁中进士，迁内阁学士。三十岁擢兵部侍郎。太平军下江南，桂清疏陈兵事。咸丰四年（1854），授浙江巡抚。七年（1857），署两江总督，寻实授，加太子少保。十年（1860）春，晋太子太保，与胡林翼齐名。太平军破江南大营，桂清逃至苏州，巡抚徐有壬不纳，且劾其弃城丧师，遂至上海。苏州破，徐有壬遗疏再劾之，诏褫职逮京治罪。会英法联军陷北京，迁延两载，至同治元年（1862）始就逮入狱，拟秋后处决。恭亲王有意网开一面，大学士祁寯藻及工部尚

书万青藜等十七人遂上疏为其辩解救援。御史卞宝第疏驳之，并请议定逃官章程。太常寺少卿李棠阶亦抗疏力争曰："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作中兴之气？"〖55〗曾国藩疏言："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功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56〗，遂谕令处决。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3日）

79 山西曲沃、绛县等处地震，破坏房屋无数，人畜有压死者。且地震波及河南、陕西两省。

初六日（12月26日）

80 翁心存卒。

翁心存（？—1862），字二铭，号邃盦，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任广东、江西等地学政。道光十七年（1837）入直上书房，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先后授诸亲王并咸丰帝读。咸丰元年（1851）任工部尚书，多次疏陈兵事、财政。四年（1854），授吏部左侍郎，调户部右侍郎，后任吏、户两部尚书。八年（1858），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十年（1860），户部"兑换宝钞"等案发，遂革职留任。同治元年（1862）开复原官，以大学士管理工部，任实录馆总裁，并入直弘德殿，授同治帝读。死后谥"文端"。有《知止斋集》。

初七日（12月27日）

81 太平军于西线发起攻势，刘官芳、古隆贤部攻占皖南祁门。先是，太平军对王洪春元于十月二十七日攻占皖

北含山，二十八日占巢县，十一月初一日占和州（今和县）。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于皖南策应，初三日占太平县，至是攻占祁门。旋失祁门，退石埭。

十二日（1863年1月1日）

82 汉口开关征税。开关前则由上海关代征。

二十五日（1月14日）

83 中英《统带常胜军协议》盖印画诺。先是，李鸿章命吴煦、杨坊督带常胜军赴江宁“助剿”。十三日，白齐文从松江到上海索饷，杨坊答：饷已齐全，但有启程日期，立可照付。白齐文称不愿赴江宁，请辞差使。杨坊告以需觅一保人，方准领饷。白齐文怫然回松江，闭城滋事。十五日巳刻，又带洋枪队数十人，赶至上海杨坊家中，将其痛打，并欲砍伤杨坊亲戚，又将杨寓洋银四万元抢走。十七日，李鸿章札饬吴煦云：白齐文“跋扈凶横，情同叛逆。应即奏明斥革，撤去管带名目，严密拿解，照中国军法惩治。所有常胜军事务，应即派员接管”〔57〕。并就此事照会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少将。至是，李鸿章遂以“白齐文事件”为契机，着手整顿常胜军。经与士迪佛立谈判后，于本日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十六款。其大要有：常胜军暂交英国兵官哈伦管带，中国派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凡常胜军出队，如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至临警调度及附近有贼出队，不必拘定；常胜军以三千为度，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松江府城内城外之事，均归中国地方官管理，管带官不得

干预；英国管带官应归抚台节制调遣等。此协议证以英、法已彻底抛弃“中立”伪装，与清廷公开合作。

二十七日（1月16日）

84 命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兼署提督。因教案将署贵州巡抚韩超、贵州提督田兴恕撤任，听候查办。本月十一日（1862年12月31日），法国公使哥士耆至总署递交照会，就贵州教案提出十二条要求，大要有：贵州巡抚韩超应即革职，永不叙用；田兴恕、赵畏三、戴鹿芝应即拿问处斩；将田兴恕在贵阳六硐桥所建房屋一所改建为天主教堂；为遇难者修坟墓，建牌坊；赔偿主教银五千两，死者家属每家赔银六百两。奕訢接照会后，与之辩驳。三日后，文祥、崇纶、董恂、恒祺又赴法使馆交涉，未果。十八日（1863年1月7日），法使馆又递照会，要求十日内议妥办法，“或不能照准，另自备办”。恭亲王照覆：只许赔偿，不能抵罪。后终迫于法使威胁，将韩超、田兴恕撤任，但亦未能达成协议。

85 多隆阿抵陕西同州（今大荔县），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并将胜保拿问解京。先是，本月十四日，谕令将胜保革职逮问，并授多隆阿钦差大臣。谕曰：前因陕西回匪猖獗，特命胜保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责重任专，宜如何迅扫贼氛，力图报效。乃抵陕已经数月，所报胜仗，多系捏饰，且纳贿渔色之案被纠参，不一而足，实属不知自爱，有负委任。胜保著即行革职，交多隆阿拿问。派员迅速押解来京议罪，不准逗留。多隆阿著即授为钦差大臣，所有关防，即著胜保交多隆阿祗领，所部员弁兵勇，均著

归多隆阿接统调遣。〖58〗

初，胜保于北京政变后，因支持慈禧太后、奕訢有功被授予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统领，仍主持鲁、豫间“剿捻”事宜。然胜保于慈禧太后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不满，“谋夺楚军”。李续宜任安徽巡抚后，胜保公然上折讽慈禧太后曰：“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59〗旋被调往陕西，胜保颇怨怒，上折述不愿赴陕之意。既入陕，又战多失利，并执意调苗沛霖部随征以庇护之。严诏斥阻，仍不听命，直至朝命僧格林沁以武力制止方罢。胜保所作所为早为慈禧所忌，光禄寺卿潘祖荫、顺天府丞卞宝第等遂群起参劾。河南巡抚严树森之疏且曰：“回捻癣疥之患，粤寇亦不过肢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有概见！”慈禧太后遂命僧格林沁、山西巡抚英桂、西安副都统德兴阿查实覆奏。僧格林沁于奏折中列出胜保罪状有：“任性骄纵，滥耗军饷”，“携妓随营”，“抽厘肥己”，“讳败为胜，捏报大捷多次”及“优伶冒充亲军”等〖60〗。十七日，命荆州将军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至是，多隆阿趋胜保行辕，昂然直入，胜保失色，跪听宣旨毕，多隆阿取关防、摘翎顶，遣兵守之。胜保骄容尽敛，凄然无色。

十二月初四日（1月22日）

86 宋景诗复反清，渡河东归。先是，宋景诗降于胜保，授参将衔，率八百人随征。胜保被逮，多隆阿饬其西赴三原作战，宋景诗趁机逃脱羁绊，并以“遣散回籍”为名，

自陕西郃阳（今合阳）渡河经山西白马渡东走。为此，多隆阿、英桂均被“交部议处”。

初六日（1月24日）

87 命招垦黑龙江荒地。先是，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开垦荒地，移屯京旗。下户部议。至是议准：该省呼兰城迤北百里，据查有荒场一段，可移住京旗三百户，编为十屯。即令该将军预招民户代垦，俟京旗到屯，以所垦之地半归旗户耕种，半作该民田产。至招民垦地，应照开垦蒙古尔山荒地成案，先交押荒钱，俟五年后升科以收地利。

十五日（2月2日）

88 李鸿章致书曾国藩，极称外国兵器精巧。略曰：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则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61〗

二十日（2月7日）

89 陈得才破陕西兴安府城安康。西北太平军自占领随州后，分军两路，西南扑安陆（今湖北钟祥市），东南趋德安（今湖北安陆市）。清军四面阻击，太平军无奈，由随州向北进入豫南信阳地区。九月上旬，奉忠王李秀成之命，扶王陈得才等联合捻军西上，“招足人马，限二十四个月归来解救京城”〖62〗。西北太平军遂再次西征。十月上旬，西征太平军经新野、邓州（今河南邓县）到达淅川之李家桥，再入湖北。十六日，败清军于郧阳（今湖北郧

县）城外，又渡汉水而南，越武当山，于二十一日占领房县，进入竹山、竹溪两县境。先头部队则由陈得才率领进入陕南平利，从鄂至陕扎营三百余里。并在此休整两个月，至是日破安康城。旋又占紫阳，围汉阴，颇具声势。

二十七日（2月14日）

90 张锡珠等起于直隶南部，北京告警，直隶总督文煜获咎革职，遂以刘长佑为直督，令由海道北上。

91 是年，除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广西、浙江、陕西未经册报外，直隶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五千五百四十一万七千三百二十四人，存仓米谷三百九十七万七千六百一十五石二斗九升六勺。

92 何秋涛卒。

何秋涛（1824—1862）字巨源，号愿船，福建光泽人。二十岁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擢员外郎。专精汉学，潜心边疆史地研究。以世道乖薄，辞职家居，闭门读书。后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不数月病卒。著有《朔方备乘》及《王会篇笺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蒙古游牧记校补》等书。

93 新疆塔尔巴哈台地区大风暴，冻毙牲畜万余头；安徽春荒，人相食；苏南亢旱，并有大疫；浙江、湖北、湖南、直隶部分州县有水、旱、虫灾；山东九十八州县有水、旱、风、虫灾。

〖1〗《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册389页。

〖2〗《吴煦档案选编》二辑171页。

〖3〗《吴煦档案选编》二辑20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

〖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

〖7〗《开阳县志·宗教》。

〖8〗《异辞录》卷一。

〖9〗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China，page10, page8。

〖10〗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China，page7, page8。

〖11〗《太平天国典制通考》1170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忠王李秀成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谆谕》。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忠王李秀成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谆谕》。谕文中“六王宗”指李秀成之弟李明成；忠孝朝将即陈炳文。

〖14〗《曾忠襄公年谱》卷一。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黄畹上刘肇钧禀》。

〖16〗《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415—416页。

〖17〗《太平天国文书汇编》252页。

〖18〗《被掳纪略》，载《太平天国资料》210页。

〖19〗《道咸宦海见闻录·戊午》。

〖20〗《回民刘恒清诉状》，载《西北回族革命简史》7页。

〖21〗《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

〖22〗《陈玉成被擒记》，载《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348页。

〖23〗《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210页。

〖24〗《征西纪略》卷一。

〖25〗《穆宗实录》卷二八。

〖2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七。

〖27〗转引自《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236页。

〖28〗《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载《太平天国史料译丛》39页。

〖29〗《归庐谈往录》卷一。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823页，《李秀成自述》。

〖31〗《走向世界丛书》一辑《西学东渐记》。

〖32〗《清史稿》卷四二一。

〖33〗《平定关陇纪略》卷一。

〖34〗《平定关陇纪略》卷一。

〖3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

〖3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823页，《李秀成自述》。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册594页，《谈浙》。

〖39〗《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4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

〖4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

〖4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

〖43〗杨岳斌原名载福，因避同治帝名讳，于同治元年（1862）

复更名岳斌。

〖44〗布路斯即普鲁士，大西洋国即葡萄牙。

〖4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

〖46〗《吴煦档案选编》二辑375页。

〖47〗《吴煦档案选编》二辑376页。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

〖4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

〖51〗《曾忠襄公年谱》卷一。

〖5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一。

〖5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

〖5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

〖55〗《吴煦档案选编》一辑41页。

〖5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六。

〖57〗《吴煦档案选编》三辑6页。

〖58〗《穆宗实录》卷四九。

〖59〗转引自《太平天国学刊》一辑326页。

〖60〗《清史列传》卷四七《胜保传》。

〖61〗《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

〖6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820页，《李秀成自述》。

清通鉴　卷二百二十

同治二年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

癸亥　公元1863年

正月初一日（2月18日）

1 甘肃回军攻占固原州城。上年闰八月，陕西回军自凤翔、邠州（今彬县）欲图甘肃，护陕甘总督恩麟檄道员万金镛、李怀庚驻兵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旋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县）、平远所（属盐茶厅）、灵州（今灵武市）、同心城回民乘势而起，同时告变。秦州莲花城（今属秦安县）阿訇穆三（穆生华）与其弟穆四、穆五均传新教，起事后率众由瓦亭北上，于本日攻破固原州城，杀平庆泾道万金镛等。

初十日（2月27日）

2 署两广总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书奏：据英国领事罗伯逊称，前帮助训练营兵，操演渐形娴熟，请加派官兵学习。遂复拨出驻防满汉八旗兵丁一百名，选派骁骑校二员管带；又拨出督标营兵九十名，抚标营兵一百二十名，陆路提标惠州协营兵八十名，广州协营兵二十名，于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各弁内添派十员，分别管带，于上年十二月间陆续前赴抚标校场，随同一体练习。〖1〗此前，于上年（1862）正月下旬，英军第六十七团曾派员在大沽炮台训练七十八名清军官兵，其中军官二十六名。〖2〗

十八日（3月7日）

3 云南回民总掌教马德新（复初）自称“护理云贵总督”。初，署云贵总督潘铎自上年（1862）九月抵任，颇信任熟知滇事之署布政使岑毓英。毓英以降清之马如龙在回民中威信素著，乃阳与友善、阴欲图之。旋说潘铎遣如龙攻袭踞临安府城之土豪元新营参将梁士美，又密饬士美坚守，使两者相争，以坐收渔人之利。潘铎复召昭通镇总兵杨盛宗助如龙，并令其先人省城以制回民总掌教马德新，谋泄，德新惧，是夜调署武定营参将回民马荣入昆明。正月初八日，马荣率二千人入省城，踞五华书院，并分扎城隍庙、翊灵寺、慈忠寺等处，潘铎令其撤出，迁延数日不果，铎乃亲往谕遣，马荣不听，并于十五日将潘铎及知府黄培林杀害。马德新遂于本日自称署理总督，并入署视事。

二十六日（3月15日）

4 自二十四日至本日，重庆教案发生。同治初，法国在四川之天主教会据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提出归还旧堂。上年闰八月十二日，法国公使哥士耆向总理衙门提出，将重庆城内崇因寺，又名长安寺给予川东主教，以抵还川东四处旧堂，总理衙门遂行文川省，遭重庆绅民严拒，该绅民联名具禀。川东道会同府、县拟由官方筹款另置一地拨予教会，然成都将军崇实则一味迎合教会要求。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巴县知县张秉堃传集全城绅士筹议，民众至崇因寺聚观。监生陈桂林集团勇、民众千余人，号称“打教”，遂捣毁主教座堂，将堂内器物抢掠一空。又分队四出，捣毁教会所属十八处地方，并高呼“格杀洋贼”口号，抄掠教民二十余家。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又挨户毁劫教民铺店，三日间抄掠教民七十余家，殴毙教民一人，伤数十人，是为“重庆教案”。

5 中英、中法混合军攻占浙江绍兴。上年十一月（1863年1月），勒伯勒东率中法混合军之常捷军一千二百人自上虞西进，进攻绍兴府城，三天后抵绍兴城下。二十八日甫获“署浙江总兵”札凭之勒伯勒东在攻城时中炮身亡，常捷军退回上虞。十二月十七日，驻上海法海军司令若勒思委炮队管带达尔第福（或译买忒勒）接统常捷军。达尔第福在绍兴附近山口镇与英军舰长刁乐德克会商后，中法、中英混合军于十一月三十日联合发起攻势，直抵绍兴西郭门外。正月初二日，达尔第福于攻城时重伤而死，英军中尉丁龄亦受重伤，不久死于宁波。此战联军伤亡一百四十

余人。旋清廷颁布谕旨：达尔第福著照总兵阵亡例交部从优议恤。初十日，法海军代理司令伏恭再委德克碑中尉接统常捷军。刁乐德克由上海解来大炮，日意格亦调来援军。本日，太平军宁王周文佳退守萧山，中英、中法混合军攻占绍兴府城。

二月初一日（3月19日）

6 马如龙入昆明，马荣遁走。潘铎被杀后，署藩司岑毓英与其弟毓贤率所部粤勇千人守藩署，巡抚徐之铭微服诣之，遂集司道议事，分兵守东南门。岑毓英往谒马德新，以安其心，复密驰蜡丸书，招驻临安之马如龙速回省城。马荣亦急与杜文秀联系，请其速赴昆明，文秀复书曰："省城于正月十五日业已得手，请本帅迅速下来，以定大事，功莫大焉。但教门之吉凶祸福，成败利钝，在此一举。杨、田诸公深通韬略，畅晓戎机，诸事协衷商办，以期妥善，不可视为儿戏。本帅准于二月初旬改装伴卒，督率大队到省，商定大事。"〔3〕马荣等拟于二月初一日围攻藩台衙门。马如龙遂命谋士马龙书以粮接济岑毓英，又与梁士美约释私仇，率兵入援，定于正月二十九日由水路至省城。是日拂晓，马如龙率三千余人入昆明，午时击马荣军，至本日卯刻"搜杀罄尽"，马荣遁走南宁（今曲靖县）。如龙入省城，谓马德新不当为总督，即持关防予徐之铭。

7 多隆阿军攻破陕西同州回军据点王阁村、羌白镇。先是，多隆阿奉命为钦差大臣，抵同州（今大荔县）代胜保。上年（1863 年）十二月初二日，多隆阿命部将穆图善率步队九营往洛水北岸筑营，又令陶茂林率三营渡河，自领三

营为后续。穆图善部半修垒，半出战。垒成，每日四更出队，轮番替战。本年正月初一日，多隆阿于营中演杂剧示不备以诱敌，回军坚壁不为所动，于王阁村外掘陷阱、濠堑为战守计，复求抚，多隆阿拒之曰："尔等反复靡常，岂真降者！殆借以骄我耳。昔武侯七擒孟获，南夷始不复反。汝修甲兵，与吾决死战，俟力屈心服，再议抚耳。"〖4〗遂勒兵攻羌白镇、王阁村。二十三日回军千余攻西安清军营，被击退。翌日，回军又分三路攻省城，不果。二十八日，多隆阿率步军九营分进，遣三营逼羌白镇北，马队伏镇左右，令羸卒诱敌。王阁村、羌白镇回军分由南、北路出击，官军佯败，伏兵起，回军被围，遂大溃。夜，回军又以轻骑劫营，多隆阿坚守壁垒，回军乃退。

本日五鼓，多隆阿督各营进抵回军濠堑，以柴薪土囊填平之。羌白堡防御坚固，壁立千仞，鹿角、豚栅密排数重，炮台、警楼高耸云表。多隆阿令先攻之，与诸将约曰："一鼓，齐进。再鼓，毕登。三鼓，不克者杖。四鼓，不克者斩。"回军骑兵驰而前，副都统苏伦堡当先迎击，败之，官军乘胜攻占羌白镇。"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又分兵破王阁村，村中"尸山积，流血成川"〖5〗。或曰，王阁村、羌白镇攻破时，"于地窖中挖掘银三百余万两，黄金六万两。"〖6〗

初六日（3月24日）

8 捻军首领张乐行于皖北酉阳集被俘死难。先是，张乐行联合苗沛霖及太平军马永和部，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围攻颍州府城（今安徽阜阳市）。时安徽巡抚贾桢

驻颍州，督署凤颍道叶春培等各军固守，自十一月至翌年二月久攻不下。上年三月，胜保至淮北视师，苗沛霖降，乐行顿失后援，军溃，旋于颍上为沛霖所败，北走雉河集。七月，胜保赴陕西，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八月，僧格林沁自夏邑移军商丘之黄仲集。九月，攻占芦庙庄、老庄、邢大庄，其余各庄相继降顺。复攻亳州东南、涡河南岸及宿州圩寨，破蒋集、韩楼，进夏桥、张家集。本年正月二十日，张乐行走宿州，同知英翰截击之。二十四日捻军回师雉河集、尹家沟、白龙庙等久驻之地。二十七日，僧格林沁移军涡河北岸之庙集，毁邓楼、张庄二圩，捻军将领杨瑞英、李勤邦、刘天福等降于宿州知州英翰。二月初一日僧部翼长舒通额等破尹家沟、雉河集。翌日，进击张村堡，乐行悉其众号称二十万迎敌，僧格林沁派陈国瑞、富明阿率骑兵两万人冲之，乐行大败，携子张喜、义子王宛儿走宿州。初五日夜，至李勤邦家，扣其扉，勤邦曰："香哥耶？"遂以酒食相待，尽欢。然勤邦潜使人告英翰。黎明，英翰率千余人掩至，执乐行父子送僧格林沁大营，并执苏天福、姜如凌。奏人，皆凌迟处死〖7〗。

初七日（3月25日）

9 英军少校戈登自上海至松江接统常胜军。戈登，道光十三年（1833）生于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职于英军工兵队。咸丰四年（1854）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战后任国境划定委员会委员。九年（1859）升陆军上尉。翌年秋派至中国，参与焚掠圆明园之暴行。十一年（1861）冬，自京出发，经南口、张家口至太原，沿途进行测绘。上年（1862）

四月至上海，对太平军作战，青浦、松江、七宝、嘉定等役均与焉。至是，经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及侵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推荐，接任常胜军统带。戈登上任伊始，即令军官、军士悉留本职，以平息不满。

初十日（3月28日）

10 李鸿章奏请于上海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建议亦于广东沿海口岸试行。正月二十二日（3月11日）李鸿章奏准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至是，复疏曰：中国与洋人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且此等人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弛治忽之大，懵焉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乃以枢纽付若辈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伪之莫辨，操纵进退，迄不得其要领，此非细故也。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臣拟请仿照同文馆之例，

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学成之后，送本省督抚考验，请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藉资照料，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三五年后，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精通番语，凡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应添设翻译官承办洋务，即于学馆中遴选承充。庶关税军需，可期核实，而无赖通事亦敛迹矣！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如蒙谕允，一切章程及薪赀、工食各项零费，容臣督同关道设法筹画，或仍于船钞项下酌量提用。其广东海口可否试行，有无窒碍之处应请饬下该省督抚体察办理。〖8〗折上，复颁上谕。谕称：著库克吉泰、晏端书于广州驻防内公同选阅，择其资质聪慧，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汉文字业能通晓，质地尚可造就者一并挑选，延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令仍习清语，厚其廪饩，时加查考，倘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俾有上进之阶。此事为当今要务，该将军等务当实心办理，不得视为具文。倘将来日久无效，惟该将军等是问。〖9〗

二十日（4月7日）

11 两广总督刘长佑奏已于旗营酌拨官兵由法国兵弁教

练。先是，法国驻广州领事李添嘉于上年十二月致函两广总督，称接其公使来文，已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议派弁兵来粤教习军士。现派来武弁一名，兵丁十五名前来教习旗兵。刘长佑等未接总理衙门咨文，遂复函李添嘉，暂缓办理。李添嘉亲至总督衙署面商，刘长佑见“势难拒阻”，即与署两广总督晏端书商议，咨会广州将军库克吉泰于旗营内选拔官兵交由法国官弁教习，并于本日上奏朝廷。清廷就此奏折发布上谕称：“法国以英国为中国教练官兵，亦愿派兵教习，原无他意，惟外国人性爱体面，若有畸轻畸重之处，恐不免别滋口实，著晏端书一切持平办理。所有应支薪粮等项，务须查照前办英国教练官兵成案，画一办理。”〖10〗

二十六日（4月13日）

12 命锦州副都统恩合就开垦奉天旷地事妥筹具奏。先是，御史吴台寿奏：奉天未垦闲旷之地实多。锦州、广宁、义州一带官荒、马厂，尽可设法变通。该地方官总以畏难苟安，不肯推行尽力。直隶、山西等省西口北口外马厂荒地，均经陆续开垦，著有成效。奉天土厚泉甘，尤应培养国脉，以图久远，请饬实力履勘，以开利源。清廷为“裕课便民”，遂于本日就“开垦一事是否可行”命锦州副都统恩合体察情形，妥筹具奏。

13 山东白莲教首领张锡珠于直隶威县战败阵亡，张玉怀代领其众。先是，白莲教起于山东，转战鲁、直，攻城略地，先后为胜保所败。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初五日，清军攻破山东莘县，教主杨泰阵亡。七月，另一白莲教主

张善继于沙河赞善村被捕死难。十月中旬，白莲教军与清军战于堂邑、冠县，互有胜败。十一月白莲教首领张玉怀、程顺书、杨鼓凌、雷鸣凤等先后降清。上年（1862）十一月初九日，张锡珠于冠县重新起事反清，聚马步三四千人，毙大顺广道秦聚奎，直隶总督文煜被交部议处。此后，教军活动于南宫、冀州以至新河、威县、枣强、束鹿等地。清廷下谕切责文煜“于地方军务漫不经心，迁延贻误”，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遮克敦布亦革职，发往新疆，并派天津各营及洋枪队参预攻剿。本年正月十六日，清军于直隶馆陶击败张锡珠，迫其退往山东。二月中下旬，张锡珠等重返直隶，与清军激战于南馆陶（今属山东冠县）、鸡泽、肥乡，至是，张锡珠于广平府威县境内被清军马队以洋枪击中阵亡，余众由张玉怀统带。

二十八日（4月15日）

14 曾国藩东下巡阅清军，详观形势后返安庆。为视察清军沿江部署及太平军防务，曾国藩于正月二十八日自安庆登舟东行。二十九日泊池州登岸，二月初三日泊芜湖，晤彭玉麟。翌日，登岸按视芜湖城守。行泊金柱关，晤杨岳斌。初五日泊大胜关，杨岳斌从。初六日登陆，驻雨花台大营，与其弟国荃按行各垒，传见将弁，以示慰劳。十一日，还舟次。十五日，乘舢板窥九洑洲太平军营垒，并按视三汊河营。十六日泊乌江。十八日泊金柱关，入小河，巡视水陆各营。十九日行视东西梁山防军营盘，泊裕溪口。二十一日换小舟入口，按视运漕镇无为州军营。二十三日，出大江，回舟次。二十七日，舟次大通镇，于本日返抵安

庆。附片奏陈巡阅情形曰：臣巡阅诸军，详观贼势。揽南北之形胜，察天人之征应，窃以为可惧者数端，可喜者亦数端。江岸难民，避居江心洲渚之上，死亡枕藉；苏浙之田，多未耕种，贼无所掠食，一意图窜江西，窥皖浙已复之土，恐其变为流贼，更难收拾；李世忠心迹难信，皆可惧之端也。金陵之贼，粮源已竭，贼居不耕之地，其势必穷，无能久之理；东南要隘多为我有，水陆军将颇能和衷，百姓仰戴皇仁，沦肌浃髓，久困水火之中，不闻怨责之语。此皆可喜之端也〖11〗。

三月初三日（4月20日）

15 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柏尔德密访总理衙门。先是，总理衙门于正月二十四日接法国照会，内称：已召驻华公使哥士耆归国，另派柏尔德密为正使，伯洛内为参赞。二月三十日，柏尔德密抵北京，订于本月初三日晤访总理衙门。至是，哥士耆偕柏尔德密并翻译丰大业赴总署。

初四日（4月21日）

16 诏允开垦热河围场八千顷。热河都统瑞麟奏称，热河驻防旗兵所需俸饷，因库款支绌未能按期支放，众兵时虞困乏，筹招佃展垦荒地以济兵食。并绘图呈览。谕称：著照该都统所拟，将围场四面边界荒地八千余顷，展出开垦。所有此项荒地，著招募家计殷实、素业稼穑之人具呈认垦，不准滥招无业游民，至滋流弊。尤须画清界址，不准越垦，以息争端。

初六日（4月23日）

17 同文馆法文、俄文两馆开办。同文馆开馆之时只教习英文，而法、俄两国文字阙如。法、俄两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巴留捷克分别推荐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使馆翻译柏林为教习，经议定每位教习年薪为库平银一千两，英文教习包尔腾原定三百两，现亦加至此数。两位教习均于是日到馆；又以镶蓝旗汉教习直隶人张旭升、侯补八旗汉教习河南人杨亦铭为汉教习，亦于同日到馆，月薪八两。言明不准传教，并谕令同文馆提调成林、夏家镐等稽查防范。

18 恭亲王奕訢等奏呈仿外国颁勋章之例，试造金宝星与银牌奖予外国助剿人员。据奕訢等奏，经总理衙门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商，于因出力助剿，身受矛伤之英国领事官吉必勋等分别授予金宝星并银牌。经崇厚商请，拟造一两四钱重金宝星一面予吉必勋；再造一两二钱重及一两重金宝星两面分给统教官克迪、法国通事官徐伯理；再造一两重银牌十二面分给分教瑞克斯等各员。宝星式样，背面作双龙形；银牌式样，背面作螭虎文，正面皆铸“御赐”字样。依议。〖12〗

初九日（4月26日）

19 西宁回变扩大。初六日，西宁花寺回民新教总约马桂源、马本源联合撒拉回与临洮旧教回民于丹噶尔、威远等地互相攻杀。至本日，马桂源、马本源等攻击西宁城东关、北古城北关一带旧教回民及汉人，事态遂扩大。

十五日（5月2日）

20 戈登、李恒嵩率常胜军攻占太仓州。先是，太平军常熟守将钱桂仁降清，苏州北面门户洞开。上年（1863）十二月初七日太仓太平军佐将钱寿仁亦出城降清。李秀成于苏州闻变，亲率队往攻常熟，先后击破北门、西门营垒。李鸿章为打通救援常熟之陆上通道，拟东取太仓。十七日，常胜军代理领队、英驻华参谋长奥伦上尉率常胜军二千八百人进攻太仓州。二十七日，奥伦携带重炮、野战炮、臼炮共二十二门会同李鸿章部淮军七千人攻太仓城。彼等以猛烈之炮火轰塌城墙，抢架浮桥，突入城内。太平军守将会王蔡元隆率三千守军奋力抵抗，忠王李秀成亦亲率援军赶到，常胜军与清军遂溃不成军，死伤二千余人，并丢弃两尊三十二磅重炮，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承认："这是常胜军受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反击"〔13〕。奥伦随即去职，由戈登接统常胜军。戈登鉴前车之覆，尽力加强炮队，实施远距离攻击之新战术。三月初九日李鸿章中蔡元隆诈降计，遭惨败。戈登则悉聚大炮，猛轰达四五小时，轰裂太仓州城垣十余丈，太平军伤亡颇大，蔡元隆遂于本日撤出太仓，南下嘉兴府。

十八日（5月5日）

21 以闽浙总督耆龄补授福州将军，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以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未到任前仍由左宗棠兼署。

22 云南大理府邓川州（今洱海北）地震，坏城垣庐舍，压死者众。

四月初二日（5月19日）

23 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撤六安州之围，由寿州（今安徽寿县）东走。初，天王洪秀全为解天京之围，定“进北攻南”之策，命李秀成渡江进兵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部图湖北，以分围天京湘军之势，欲三袭“围魏救赵”之策。然此时与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突袭杭州之势已迥然不同，湘军饷源出于湘、粤、赣、皖四省，湖北地位大不如前，已非“必救之地”。而秀成虑苏州势危，对此策之实施亦少决心，先于上年十月中旬派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纳王郜永宽经九洑州出击，三月后始亲率后续部队北进。曾国藩已窥其意，谓秀成“此次或以攻窜和、含、巢、庐，仿往年破浙之故智，而全力再攻营（指雨花台湘军营）与金柱”〖14〗。复于三月二十七日奏片中称：李秀成此次进军“意欲掣我南岸之兵以援北，掣我下游之兵以援上，无非图解金陵之围”〖15〗。朝廷然其言，并相应部署，于初三日发出谕旨曰：“诚如曾国藩所奏，逆谋甚狡，而规画甚大，总欲图解金陵之围。此时曾国荃雨花台之军自不得辄自移动，堕贼诡谋，湖北为数省枢纽，诚不可以稍有疏失”，“此时贼既分投北岸及长江上游，图解金陵之围，浙、沪两军如能一克富阳，以取杭州；一克昆山，以取苏郡，则金陵之贼腹背受敌，或即可收捣穴擒渠之效”〖16〗。

为破太平军图皖北以解京围之策，曾国藩一面命皖北诸军为固守计，一面飞檄调李续宜部萧庆衍军自霍丘移驻庐州，毛有铭部自河南固始移驻巢县，又商调淮军张树声部往扎无为州，截留新募淮军吴长庆部往守庐江县，再派

彭玉麟水师会同曾国荃部两营陆师驻裕溪口、西梁山。且派兵守巢湖周围各县，控扼沿江主要港汊，坚壁清野，掌握上游粮源。二月初三日太平军攻占浦口，抵巢县，十六日下江浦。自三月初二日起，秀成复分兵两路，一牵制庐江、无为清军，主力则猛攻无为州石涧埠。曾国荃急遣八营驰援，彭玉麟亦派水师与萧庆衍部会于黄雒河。秀成遂自石涧西攻庐江。国藩檄调鲍超自皖南赴援，太平军复西进六安，二十五日，三面攻城不克。攻坚不下，军粮又竭，秀成被迫于本日撤六安之围，沿寿州边界东返。太平军“进北攻南”之策遂寝。

初四日（5月21日）

24 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17〕。

初八日（5月25日）

25 命直隶总督刘长佑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剿匪”事宜。

26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等奏覆筹办海防事。先是，都察院代奏拣选知县桂文灿条陈，其中有“筹远虑以重海防”一条，谕令总理衙门分别议奏，至是，恭亲王等覆奏，略曰：据原条奏内称海外各国情形《坤舆图说》、《海国图志》等书言之尚详，学者定不乏人。又称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

可为豫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行之。纵不必遣人远到外国，亦可在内地学习讲求，并请在香港、澳门、福州、上海等处各设海防局，照各省书院之例，访中国能通天文、算法、外国舆地及制造西洋船炮，铅药一切奇器，如风雨鍼、量天尺之类之人，入局充补教习，募幼童以教之。臣等查该知县所奏，均不为无见，惟尚未尽合机宜。臣等以为欲取通晓外国情形之人，不必远求也，上年臣衙门奏开同文馆，挑选八旗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即为储此一项人材，为他日备访问、通繙译地步。江苏抚臣李鸿章深知此意，业于本年正月间奏请仿照行之，若各海口均能一律照行，数年之后，各省精熟西文之人必多。至所称学习制造船炮等法一节，查外国制造船炮等法，较中国实为精工。日本分遣幼童前往俄、美两国学习，臣等已有风闻，并闻其特派官员前往访求。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且前因宁波海口不守，发逆已有购买轮船之事，是以先其所急，不得不仍为购买之计。所有臣等上年奏明购买大小轮船七只，随船炮械俱备，并有善于驾驶修理武官随来，以备教习，目下可望驶到。已咨明曾国藩、李鸿章豫派水勇，一俟船到上海，即可随同该国来弁学习驾驶，并讲求一切制造之法，将来该弁勇等习之既久，得其匠心，自可仿照试造，不令外国居奇。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至请在香港、澳门等处设海防局，招

募学习外国技艺一节，查李鸿章前奏，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内，曾有将来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皆可由渐通晓等语，已奉旨饬令广东各口照办。该知县条陈海防一节，均可勿庸再议。〖18〗得旨：依议。

十五日（6月1日）

27 淮军、常胜军攻占昆山，破苏州太平军东面屏障。清军既得太仓，复力争昆山。昆山为苏州、松江、太仓及常熟间水陆交通枢纽，亦为苏州东面重要防务据点，太平军于此设有军火工厂。为保卫苏州，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于忠王西向发动“进北攻南”战役后，即率来王陆顺德、湘王黄子澄东征，四月初七日至初九日于昆山、太仓一带与清军激战，昆山则由刘肇均率所部一万二千人依托坚城阔壕固守。李鸿章深知欲取苏郡，必克昆山，急从松江调来戈登之常胜军四千人，并亲赴昆山前线督师。谭绍光亦回师西向，两军于十二日激战于昆山北门外。戈登建议先取昆苏间之正仪镇（距昆山约二十六华里，距苏州约三十八华里），以断昆山守军退路，绝其补给线。鸿章纳其策，命程学启于十三日会同戈登攻正仪，克之。慕王见归路已断，两度出城力战，均受挫，太平军战死三万，被俘七千。慕王仅率少数将士由阳澄湖退回苏州，昆山遂为清军占领。

清军攻占昆山后，李鸿章统筹全局，制定“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面后图其根本”之作战方针。并拟分兵三路取苏州：以程学启部由昆山直取苏州为中路；李朝斌部太湖水师由泖淀湖进吴江、平望、太湖为南路；北路则由李鹤章、刘铭传部从常熟进江阴、无锡，“为扼

吭拊背之计”。另自以黄翼升部淮扬水师配合中、北两路，相机并进；以戈登常胜军移驻昆山，备各路游击应援；又以潘鼎新驻金山卫，刘秉璋扼洙泾，杨鼎勋扎张堰，以防杭嘉湖地区太平军进窥松沪。

二十一日（6月7日）

28 以降调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接被回军所杀之潘铎职任。

二十五日（6月11日）

2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两宫皇太后、同治帝亲定癸亥恩科三鼎甲：状元翁曾源，江苏常熟人；榜眼龚承钧，湖南湘潭人；探花张之洞，直隶南皮人。至是，赐一甲翁曾源、龚承钧、张之洞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周兰、景寿、黄体芳、廖寿恒、边宝泉、李端棻等一百九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考官为工部尚书李棠阶，左都御史单懋谦等。

二十七日（6月13日）

30 湘军攻占雨花台。李鸿章既占昆山，复约曾国荃截李秀成东归。国荃遂强攻天京城。是夜，分军六路出击：李臣典等攻雨花台石城；赵清河等攻聚宝门南卡；晏澧（一作晏澧周）等攻西卡；何玉贵等攻东卡；陈湜出中路；萧孚泗、易良虎等左右应之。夜半，清军蛇行薄石城，束草填壕，将登，太平军觉，燃炮外击，湘军气馁。李臣典斩二卒以厉士气，并搴旗直上。天明，太平军忙于救火，湘军乘烟霾而入，攻占雨花台，并乘胜占领城西南九垒。

31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四川越嶲洗马姑被俘。石达开自上年正月入川后，二十二日占领川东石砫厅（今石柱县），欲抢船渡江，因船只短缺，又阻于清军炮船袭击，未果。川督骆秉章于石军入川“不胜焦灼”，一面飞章告急，一面速调入川湘军及兵勇、团练沿江布防，又“令沿江州县舵舟北岸，划江严守”〖19〗，并焚毁南岸可结筏之木材。太平军阻于大江，只得沿南岸西进，攻涪州（今属重庆市涪陵区）不下，再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南进贵州仁怀厅，复折入四川，于四月二十八日攻占叙永，五月十六日克长宁（今珙县东），沿途扩军，达十余万众。然各地清军至，渡江未果。其前锋李福猷部因与主力失去联系被迫再由仁怀入黔，趋遵义、黔西，于闰八月二十七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县），不克。达开率主力亦被迫于闰八月十七日分兵两路入黔，第二次入川渡江计划复告失败。

两次渡江不果，石达开并未放弃其攻占成都，割据立业之初衷。遂集会诸将，三图入川。议定分兵绕道渡江之计：派天台左宰辅赖裕新率偏师二、三万入南下郎岱、安南，经云南沾益先入川西，以牵制清军；达开则率主力自毕节经云南镇雄州入四川叙州府，然后会合诸部，渡江北进，直取成都。九月底十月初，太平军五路入川，翼王亲率一路经筠连、高县至宜宾之横江镇，欲由此抢渡金沙江，夺取叙州府（今宜宾市）。达开大军十万余众分驻横江两岸，大营扎双龙场。旋李福猷、曾广依亦来会。为遏太平军渡江，四川总督骆秉章檄各路兵马密集横江两岸：以云南提督胡中和、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

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察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新任云贵总督张亮基亦自叙州派参将杨发贵赴叙州西南安边铺协防。十一月上旬，清军进击，十二日（1863年1月1日），逼横江镇，于横江西岸败太平军方天祥部。十九日，石达开三路出击，不克，双方呈胶着状。寻刘岳昭、胡中和复猛攻横江、双龙场，达开因部将郭集益通敌，大败，伤亡万余人，遂悉去四川，复入云南，扎于昭通。

本年春，石达开分兵两路，再入川。以李福猷率东路，绕黔境北上，以图牵制；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其时，任牵制之赖裕新部已于上年底抵川西会理州，并会合中旗一军逼宁远府（今西昌市），二月初六日，李福猷率部两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经昭通趋威宁、水城。三月中旬，入黔太平军由仁怀东趋遵义，循东北方向由绥阳抵婺川（今务川县），再折向西，攻正安州不克，乃入川境。七月中旬经酉阳、彭水，进至黔江。石达开则亲率西路军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逼入四川宁远府境，经冕宁小路入越嶲厅境，直指号“西南巨堑”之大渡河，欲越此天险，直取川西，以入成都。

其时，太平军前锋赖裕新部沿途遭清军阻击，伤亡甚众，赖裕新本人亦战死于越嶲厅（今越西县）境，残部越大渡河，经川西北进至甘肃文县，再入陕西，与梁成富合。赖裕新部动向，早已泄达开之谋。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决计“严扼险隘”，于大渡河严密布防：抽调重庆镇总兵唐友耕一军驰防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两路渡口（沿岸二百余里，有渡口十三处）；飞饬署雅安府知府蔡步钟

就近选募劲勇，并调“阜和营”及术坪、松林之汉兵、土兵配合防守；又札饬松林地（今石棉县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土兵扼守松林小河，以防太平军北上化林坪（今泸定县南）、泸定桥。因虑土司兵单，再调云南提督胡中和所部湘果左军分布于化林坪一带，以为声援；并檄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岗，扼打箭炉（今康定县）之路。

三月二十七日黎明，太平军进抵大渡河南岸之紫打地（属越嶲厅）。此处前阻大渡河，左界松林河，右临老鸦漩河，东南山峦叠嶂，乃四面天险之绝地。时遇雨天，河水陡涨，达开妇复诞一子，全军竟驻紫打地三日以为贺。四月初四日，达开派精壮数千名，分乘船筏数十只，舍命抢渡，未果，遂意西进，另渡松林河，直趋泸定。四月十七日达开饬部将贾维扬率健卒五百乘月色夜渡，将抵彼岸，船触岩倾覆，土司王应元悉力抵御，抢渡失败。十九日，达开致书王应元，许赠“良马二匹，白金千两”以求罢兵让路，遭拒绝；又致书求通商购粮，以宽给养，再遭拒。二十三日，达开派二百人至河岸诈降，未果，复抢渡遇阻，清军及土兵分两路扑紫打地，太平军大败，伤亡惨重。石达开率残部七八千人奔老鸦漩，辎重尽失，进退无路。清军又竖起“投诚免死”大旗以诱之，太平军军心动摇。石达开遂致函骆秉章，告以“舍命以全三军”，且不待回覆即于二十七日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及年仅五龄幼子石定忠步入洗马姑清营，所部二千人亦被俘。两日后，太平军将领二百余并士卒两千余人被围杀殆尽。

【考异】关于《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之真伪史学界有不同看法。《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有两种版本，一来自《唐友耕年谱》（简称“唐本”），受信人唐友耕，此说为萧一山、简又文所肯定。另一版本为 1935 年由四川泸定西河坝农民高某于紫打地发现，1935 年 3 月 26 日《农报》刊登。1945 年发表之《翼王石达开泸江被困死难纪实》亦附此信，收信人为骆秉章，其来源为千户王应元记室许亮儒所撰《擒石野史》故称“许本”。此两种版本，按罗尔纲意见，许本应为原件，唐本破绽较多，显系篡改而成。《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之真实性，某些学者表示怀疑，近人史式《〈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考伪》称，该书为四六骈文，音调铿锵，对仗工整，在当时极为恶劣之环境下，很难仓促草就，且内容不合情理，不符史实，如书中要求骆秉章“依书附奏”、“宏施大度”显系空想，因远水不解近渴；又如“统兵数百万”之说，更为无稽之谈。加之此信在公私文书中全无记载，可断言此信显系赝品。然作者亦认为，公私文书均记叙清方诱擒石达开之经过，可证石达开当时确有“舍命全军”想法及诈降打算，该书虽是伪作，亦有近真之处。（载《文史杂志》1987 年 6 期）

五月初七日（6 月 22 日）

32 南昌教案以赔款结案。自签订《北京条约》后，外国传教士纷纷入内地传教，并索还旧时被查封之教产。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八日法国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查还南昌府吴城镇梅家巷、汤家园两处天主堂堂址。总理衙门行文江西巡抚，令仿鲁、浙两省归还旧堂成案办理。法国传教士罗安当从上海携咨文至九江，先派传教通事方安之赴南昌。十二月十八日（1862 年 1 月 7 日）

罗安当至南昌，会见巡抚毓科，出示咨文。上年仲春（1862年3月）值院试之期，有人携揭露教会丑行之《湖南合省公檄》至，加之教堂、育婴堂行踪可疑，为百姓所忌，一时议论纷沸，群情激愤。在籍宦绅夏廷桀、刘于浔等赶印《湖南合省公檄》遍贴通衢，并发布揭帖，定于二月十八日“齐集教堂，与外国人理论”〖20〗。二月十七日夜，应试生童及百姓拥至筷子巷教堂，聚者众越多，遂将筷子巷教堂、袁家井教堂拆毁。义和酒店、合太盐店与教堂有染，器皿、货物亦被悉数打碎，数十间教民房屋均遭不同程度破坏，教士罗安当由抚州去上海，方安之往瑞州（治今高安县）。十八日夜，方安之坐船及近郊庙巷教堂亦被毁，二十三日又拆毁进贤县二教民房屋。案发后，江西巡抚沈葆桢迅即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遂照会法国公使，又饬沈“迅速严拿，从重办理。”旋警告赣省地方官如“办理不善，即行分别撤参”〖21〗。然沈葆桢于办案并不出力，时逾两月，仍无进展，遂上奏朝廷，自请交部严加议处。清廷于五月二十八日发布上谕云“此时内患未平，岂容另生枝节？”命地方大员体谅朝廷“不得已之苦心”，“断不可操之过急，别构衅端。”〖22〗

闰八月十三日，法国公使哥士耆照会总理衙门，就湘、赣两省教案分别出示结案条款。于南昌教案则云：饬禁官民不得重蹈前辙；地方督抚应对教士待以宾礼，赔偿各种损失银一万五千两；对道光年间烧毁之吴城镇教堂另行赔偿；在九江城内择一十五亩左右土地作为教会公产。条款内容传出后，南昌舆论大哗，城内遍贴《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倡言阻止教士再来江西。沈葆桢令查拿散发揭帖之

人，终因群情愤激，不敢定议。法国公使复照会总理衙门，以派军舰赴华相威胁，清廷于十一月十七日（1863 年 1 月 6 日）谕告地方官："倘再延缓不结，致滋事端，恐该将军督抚等不能当此重咎也。"〖23〗

本年二月初十日，法国传教士罗安当自北京抵九江，再往安庆会见两江总督曾国藩。四月初十日，罗安当抵南昌，因百姓抵制，驶回九江。经朝廷再三催促，沈葆桢派署九江道蔡锦青与罗安当晤谈。于本日达成协议：一、由司道刊贴告示，禁止"滋扰"教堂。二、赔偿南昌城内外及进贤县教堂、教民损失总计一万三千两。三、赔偿道光年间吴城镇被毁教堂重修费一千两，并"交还"地基。四、津贴罗安当赴京往返费用一千两。

十二日（6 月 27 日）

33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成都殉难。

【考异】关于石达开殉难日期，约有四种说法：一、"己亥说"，即指四月二十三日（6 月 9 日）（见《中兴别记》卷五九）。二、"乙卯"说，即五月初十日（6 月 25 日）。三、"六月二十二日"（8 月 6 日）说（见《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四、6 月 27 日（五月十二日）说（《石达开就义日期考》）。此以四种说法中"五月十二日（6 月 27 日）"说较近史实，因四川省档案馆藏骆秉章处决石达开之告示载明时间为本年五月，第一、第三种说法自在摒弃之列。又《巴县档案》保存有抄贴骆秉章告示之正式公文，内称：本年五月十一日奉总督部堂骆札，开：照得发逆伪翼王石达开现经本督部堂会同成都将军督同在省司道亲提研讯明确，应即恭请王命，

即行正法。札至该府，即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毋违。可见骆秉章下达处决石达开之令在五月十一日（6 月 26 日），故五月十二日（6 月 27 日）行刑当在情理之中。由此可知第四种说法较可靠，姑从之。

十五日（6 月 30 日）

34 彭玉麟、杨岳斌攻占九洑洲。五月，杨岳斌、彭玉麟水师次江浦；萧庆衍陆师出乌江，与鲍超、刘连捷会师。浦口、江浦、桥林太平军均不战而走九洑洲。九洑洲为天京北面长江中一沙洲，太平军在此筑有坚城，并列巨炮，以战船护之，守军约万余人。十二日，曾国荃派丁泗滨等南从秦淮向下关，喻俊明等北绕永安州向草鞋夹，彭楚汉等为后应。彭玉麟水师据九洑洲上游，以为牵制。十四日，曾国荃分兵袭燕子矶，杨岳斌侦得有间道可抵太平军营濠，约曾国荃共图之。本日，湘军南北两岸并举，南岸中关太平军坚守不出，九洑洲太平军洋枪队于三而伺机出击，清军精锐多有伤亡。至夜，月色溟濛，西南风大作，清军战船逼垒而阵，并施火箭，大火延及洲上卡棚，俞俊明挥军直上，成发翔、彭楚汉等从左右呼噪而登，丁泗滨自南岸鼓棹直渡，九洑洲遂陷。

二十一日（7 月 6 日）

35 命署两广总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书入京供职，以湖南巡抚毛鸿宾为两广总督，湖南布政使恽世临为巡抚。毛鸿宾，字翊云，山东历城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授编修，迁御史。咸丰三年（1853）回籍办团练。五年（1855）授湖北荆宜施道，调安襄郧荆道，历安徽按察使，江苏布

政使。十一年（1861），署湖南巡抚，寻实授。鸿宾曾上疏举荐左宗棠、张亮基，疏言："臣以为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如左宗棠识略过人，其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之下，今但使之带勇，殊不足以尽其长，倘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兼顾大局。"〔24〕

二十八日（7月13日）

36 清廷与丹麦签订《天津条约》五十五款，另订有《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三月初三日，丹麦使臣拉斯勒福照会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就拟定和约通商章程事，请转奏。清廷遂命总理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恒祺与之谈判，并以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任翻译。四月初三日，于总署会谈，五月二十五日，恒祺在京用印，本日，条约文本在天津由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崇厚画押。条约内容大要有：丹麦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丹麦人可任意出入通商，并可赁房，买屋，租地，建教堂、医院等。允许丹麦教士在中国传教。允许丹麦人在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丹麦人在中国涉及案件，皆归丹麦查办，"中国不必与闻"。华人对丹麦人欠债不偿，由地方官代为催缴，缉拿追还。丹麦商船纳税，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四钱，一百五十吨整及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纳银一钱，清廷正式公文述及丹麦官民，不得书写"夷"字。丹麦军舰驶入中国任何港口，地方官应在购买食物、淡水、修理船只等方面"妥为照料"。此外，又另订《海关税则》九款。

六月初三日（7月18日）

3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议减苏松常镇太等属漕粮，并减免浙江杭、嘉、湖三属应征漕粮，命左宗棠奏明办理。或曰减赋之议，首创于冯桂芬，李鸿章遂邀郭嵩焘与冯桂芬商研有关事宜。吴云曾语郭嵩焘，述重赋之害及减赋之利，鸿章激赏之。邀冯桂芬拟稿，并函请曾国藩主奏。国藩复信赞同，推鸿章主稿，联衔上疏，略曰：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赋额最重，较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鸿章亲历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连阡累陌，一片荆榛，人烟寥落”，“臣等今日之办法，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之名，为足赋之实”〖25〗。遂请减定该三属粮额，并将浮粮酌中定额，期与毋庸议减之常州、镇江通融核计。疏上，会大理寺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相继上疏请减赋，并及杭、嘉、湖三府，清廷遂于本日下减赋诏，而以各疏下所司户部议。苏、松、太减三分之一，常、镇减十分之一，杭、嘉、湖如之。得旨：依议。

初五日（7月20日）

38 上海英、美二十七家洋行联名上书李鸿章，建议兴修苏州至上海间铁路，并以可便利镇压太平军相诱，李鸿章不允。

十七日（8月1日）

39 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击回军于渭河两岸，解新营围。五月下旬，多隆阿师次交河口，患腹疾，不能督战，令穆图善、陶茂林分军跨渭水为营，以朱希广、赵既发辅之。

希广、既发请并营于北岸，多隆阿诫之曰："贼至，坚壁勿战，吾自有术破之，慎勿轻出也。"〖26〗六月十二日四更，回军凫水来扑，攻交口、石汊河军屯，希广、既发违令出战，越墙设伏，遂获大胜，渡渭水追杀数十里，平垒十三座。十四日，既发、希广移营渡渭，垒未成，回军大队至，朱希广战死，赵既发突围救之，亦重伤死。十六日，多隆阿乘肩舆率后队两千人负病冒雨而行，至交口。本日子刻，督亲兵等营分左右进，马队从后包抄，回军不及防，大败，围立解。

十八日（8月2日）

40 白齐文至苏州降于太平军。白齐文遭李鸿章褫革后，赴北京申诉未准，怨恨不已，遂与太平军苏州主帅慕王谭绍光联系，于上海招募外国游民一百五十名〖27〗，在松江城外得"芝罘"号汽艇，木日驶至苏州降于太平军。

二十二日（8月6日）

41 僧格林沁军攻占山东淄川，擒刘德培。刘德培原为淄川县生员，咸丰九年（1859），因闹漕入狱，后逃逸。十一年（1861）夏，合临淄、博山起事者傅曰庠、刘化陇据凤凰山通滨镇。傅、刘被杀后，德培再遁。上年（1862）德培于淄川城外办民团，旋入城，据盘阳书院，建五色旗：以益都人周万庆为红旗；博山人翟雷为蓝旗；直隶盐山人孙某为白旗；临淄人崔功修为黄旗；陈四为黑旗。山东巡抚谭廷襄檄济南知府吴载勋赴淄查究。闰八月初八日，吴载勋至淄川城外，遣随员入城，德培言："不敢为乱！"

吴载勋遂上言“以劝谕为羁縻”，“意在解散”。廷襄劾载勋及淄川知县凤韶，凤韶褫职逮问，载勋夺职留任。时德培自称“督招讨大元帅”，号“汉王”，以高继沉为军机大臣，翟三为太师，翟大为文部尚书，高午为农部尚书，周继闇为宪部尚书，翟雷为总元帅，陈四为五旗都统兼蓝旗大将军，姬奎为红旗大将军，孙广为黄旗大将军，沈四为花旗大将军，王文芬为白旗大将军。清军围城，久攻不下，派往视师者前后八人，均无所成。

是年春，僧格林沁军由安徽回山东，遂由济宁、宁阳进淄川，扎营城西北张家坡。四月，饬知县张锡纶集丁夫万人掘壕围城，壕深丈有八尺。四月初九日，新任山东巡抚阎敬铭抵省视事，适丁宝桢授山东按察使，由湖南募勇至，于五月十三日抵济宁，敬铭檄令赴淄川助战。敬铭至淄，申明纪律，裁汰骄兵。僧格林沁又令锡纶赶造攻城器具备用。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城中数突围，均不果。四鼓，刘德培全队出东门，德培亲率三百余人奔太白山，前云南提督傅振邦围之。本日，德培及子申儿、军师杨训、王在湖等均被擒。僧格林沁入淄川，令屠城。

二十四日（8月8日）

42 袁甲三卒。

袁甲三（1806—1863），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以礼部主事累迁至郎中、御史、给事中。咸丰三年（1853）赴安徽佐吕贤基军务，任帮办团练大臣，驻临淮关。六年（1856）春，随英桂赴河南剿捻，授太仆寺卿。八年（1858）夏，代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

宜”。九年（1859）四月，署漕运总督，寻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实授漕督。上年（1862），率军会攻江浦、浦口。又合多隆阿军攻占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遂疏陈大势，谏先剿群捻，次灭苗沛霖。又荐李续宜抚皖，寻以病剧乞罢，允之。二年（1863）春，苗沛霖反清，诏其在籍会筹防剿，捻军两攻陈州（今河南淮阳），于病榻前授将吏以方略，击走之。至是卒，谥“端敏”。擢其子保恒侍讲学士，保龄内阁中书。

43 安徽大旱。皖省春夏间即被水，至是，由涝转旱，灾情愈重，“皖南食人肉，每斤卖百二十文”〖28〗。

44 陕西通省疫疠大作，死亡甚众，至有全家无一生者，“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刀兵，半死疫疠”〖29〗。

七月初一日（8月14日）

45 以郭嵩焘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早年游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相交往。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咸丰二年（1852）底，随曾国藩办团练，七年（1857）授编修，九年（1859），派赴天津，助僧格林沁抵御英法联军。上年（1862）授苏松粮储道，迁两淮盐运使，至是，署粤抚。

初二日（8月15日）

46 革陕西巡抚瑛棨职，以四川布政使刘蓉任陕西巡抚。清廷以瑛棨“拥众自卫”，诏责频仍，多隆阿亦数奏言其短，至是免之。刘蓉字孟容，号霞轩，湖南湘乡人。咸丰五年（1855）入曾国藩幕。罗泽南赴鄂，以蓉将左军。

骆秉章督四川，延蓉佐理，擢知府，再超擢四川布政使。上年（1862）闰八月，出督军，俘石达开。时汉中形势紧急，多隆阿奉命援陕，病留河南；鄂军将李云麟援陕亦以母丧归。文华殿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荐刘蓉督军援汉南。六月二十九日，命刘蓉督办陕南军务，至是，又有陕抚之任。

初四日（8月17日）

47 总理衙门奏请禁洋船泊金陵城外。恭亲王奕訢等奏称：臣等以金陵军务正在得手，济贼一层，尤应严禁。发给各国照会，告以现派师船在金陵一带江南巡查，如有洋船在金陵城外停泊者，定即开炮轰击，属令转谕各商知悉。旋英国照覆称已严谕英商，如犯禁被击，不得向地方官索赔。法、美照覆亦允，惟对炮击一事持异议。后俄国亦表允诺。

初十日（8月23日）

48 从总署奏，暂不裁撤南洋通商大臣一职。上年五月，薛焕有议裁通商大臣一疏。本年六月，曾国藩奏称此缺似不可裁，宜改为长江通商大臣，专办滨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驻镇江，金陵，或驻汉口，九江。经总理衙门会同户部核议，曾国藩以南洋通商大臣专设一缺，有名无实，请裁撤，以节糜费。总理衙门上奏请暂留通商大臣一缺，以俾南洋各省就近办理洋务，并请将南洋通商大臣暂行责成江苏巡抚李鸿章经理。谕令：依议。

十三日（8月26日）

49 中比《通商条约》于上海签字。条约规定比利时可派领事官驻扎通商各口，如该口无比国领事代管者，比国商民“未便前往贸易”；比国商民应准在中国通商各口照有约各国一体贸易等。但因比利时政府拒绝批准，未能换约。

十八日（8月31日）

50 令胜保自尽。谕称：胜保督兵入陕之初，人言藉藉。入陕以后，仍复肆无忌惮，怙恶不悛。即其所自认携带姬妾赴营一节，已属大干例禁。“今苗沛霖已戕官踞城，肆行背叛；宋景诗以反复降匪，经胜保代为捏报战功，保至参将，后又在陕拥兵东归，亦已背叛，是今日苗、宋二逆之糜饷劳师皆胜保之养痈贻患所致，而胜保之党护苗、宋二逆，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心。胜保著从宽赐令自尽”。并派周祖培、绵寿前往监视。胜保以参与北京政变，党于恭亲王奕訢，遂肆无忌惮，盛气凌人，早为慈禧太后所忌，今诛之，实有杀鸡儆猴之意。

二十五日（9月7日）

51 崇厚函告总署，新购兵轮“都利”号抵天津。此轮后改名“得胜”轮。

八月初七日（9月19日）

52 蠲缓山东堂邑、莘、冠等三十九州县被旱、被风、被雹、被扰地方暨卫所、屯田、灶地新旧额赋、杂课。

初八日（9月20日）

53 左宗棠部将蒋益澧及常捷军攻占富阳，进逼杭州。本年（1863）二月，左宗棠命水师副将杨政谟率所部由桐庐而下，窥富阳，蒋益澧、魏喻义亦来会师。益澧驻新桥，分左、右两路。宗棠又调宁波水师驶入钱塘江助攻。时李秀成与清军相持于苏州，闻富阳急，亟命听王陈炳文释常熟之围以援之。炳文遂合嘉兴、石门守将归王邓光明由余杭趋临安，袭新城，抄清军后路。益澧命提督高连陞赴援，自率亲军继之。太平军复攻新桥，毙总兵熊建益。时清军杨政谟率水师直抵杭州望江门外，听王回师杭州，旋因疫气流行，左军兵力不足，富阳久围不下。七月，宗棠调康国器粤勇赴富阳，又派德克碑率常捷军会攻。八月上旬，大举攻城，先破城外太平军垒，夺鸡笼山，并于本日攻占富阳县城，进逼杭州。

初九日（9月21日）

54 上海英、美租界合为公共租界。上海之美国租界位于虹口，太平军逼近上海时，虹口势单力薄，美租界即与英、法租界联合警戒。此后，由罗素洋行克银汗创议公共租界，此项提案获美国领事西华德支持。上年（1862）三月初二日，英国领事主持地皮出租人会议获通过，并送交各国领事批准。本日复召开地皮出租人会议，予以确认。从此，上海公共租界始出现于洋泾浜以北。

十二日（9月24日）

55 甘肃回军首领穆生华攻占平凉，改元“成正”。穆

生华之祖穆大阿訇传习新教，被推为“大善人”，与马化龙父马二相友善。穆大阿訇临死以其常用之白帽、红衣传马化龙，令其众归服之，穆生华遂与化龙相首尾。本年二月，围平凉府城，城中粮食、军火皆竭，至是，城破。

二十日（10月2日）

56 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攻占陕西汉中府城。得才于上年（1862）十二月破陕西兴安府（治今安康市），图久据。然未及一月，为团总邱振家、知县方传理、县丞周锡龄等攻破。二月，复克紫阳，旋退出，攻汉阴、石泉，战不利，乃走。至八月始集众数万攻汉中，陕西布政使毛震寿及陕军、川军赴援者，皆不能御，遂先后破汉中、城固。

二十四日（10月6日）

57 中荷《通商行船条约》签订。七月二十四日，清廷派兵部左侍郎、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全权大臣与荷兰使臣在天津谈判，声明“不能照英、法各国，分列数十款之多。”条约共十六款，大要有：荷兰可在中国通商各口派驻领事官；荷兰商人准予在广州、潮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天津、牛庄、登州、台湾、淡水、琼州等口贸易，并可赴内地游历、通商；亦可租地、租房，设立栈房，建礼拜堂、医院等；准许荷兰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中国地方官必须保护在华荷兰属民；荷商在内地税关纳税，以税则为准，不能较他国有多寡不均之数。

九月初四日（10月16日）

58 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令丁日昌速赴上海督造火器。

上年（1862）冬，命各省督抚“饬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李鸿章遂于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又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并制造开花炮弹、自来火等件。制造已粗具规模，为求精进，遂有是奏。鸿章折中保荐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谓其“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后留粤办理厘务，督办火器，请旨饬下广东督抚，速令丁日昌起程来沪。谕曰：“上海官军刻下进攻苏州，逼城而垒，正形得手，所需军火，尤属刻不容缓，著毛鸿宾、晏端书，郭嵩焘速即饬令丁日昌赶紧起程赴沪，督匠趱造，以资攻剿。”〖30〗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以廪贡生办乡团，选琼州府学训导，补江西万安知县。后免职，参曾国藩戎幕。李鸿章治军上海，檄主机器局。

十一日（10月23日）

59 多隆阿大破回军于高陵县之苏家沟。七月初二日，刘蓉代瑛棨为陕西巡抚，先由按察使张集馨摄理。七月十四日，多隆阿攻沙河，追至灞河，二十二日，率军入西安，又派部将陶茂林出兵陕西西路，与曹克忠同援甘肃。八月二十八日，多隆阿自普陀原攻十三村。九月初一日，攻占高陵，初四日，进至泾渭合流处。初十日，进逼苏家沟，先以雷正绾部渡泾，扼回民西奔之路，再派曹克忠趋咸阳堵御。回军渡泾后，集中于苏家沟、渭城，官军攻之，毙杀万余。此役或称陕甘“近时第一大战”。

二十一日（11月2日）

60“阿思本舰队案”结案。先是，恭亲王奕訢请求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协助购买欧洲造战舰”。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赫德建议总理衙门，由海关关税中拨款，至外国购买兵船枪炮。清廷遂命江苏巡抚薛焕、福州将军文清、两广总督劳崇光速筹款购买船炮，“以资攻剿”。上年正月二十九日（1862年2月27日），劳崇光与赫德在广州议定，由赫德代向英国购中号兵船三艘，小号兵船四艘及兵船上所用火药炮械。二月十四日赫德复函告回国养病之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请其就近代办。李泰国即向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呈文，普鲁斯亦建议予以支持。八月初六日，英国枢密院颁特别法令，授权李泰国及阿斯本为清廷组建一支陆海军部队，并购置军舰八艘，即炮舰“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江苏”号、“广东”号、“天津”号，另供应船一艘“巴拉来特”号及快艇“避荒”号一艘。旋清廷将六艘炮舰易名“金台”号、“一统”号、“广万”号、“镇吴”号、“百粤”号、“三卫”号，快艇易名“得胜”号。合计用费八十万两白银，较原议超十五万两，并招募英海军官兵六百余人。

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63年1月16日），李泰国、阿思本签合同十三条，以阿思本为“欧洲——中国海军总司令”，阿思本仅奉李泰国转交之中国皇帝命令；舰上军官、人员由阿斯本选用、任命，报李泰国“裁夺”。舰队悬挂欧洲式尖旗，底为绿色，中间两条黄色相交，中心画条黄龙。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李泰国返抵上海，旋赴北京禀购

舰及组织舰队之事。清廷得知实情，惊诧异常，当即拒受合同，复经谈判，达成协议，李泰国允弃“合同十三条”，接受清廷提出之“轮船章程”五条。章程规定：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一人任舰队总统（后清廷同意以蔡国祥为“汉总统”），聘阿斯本任“帮同总统”，任期四年，舰队一切事宜由两总统协商办理；舰队作战应受所在督抚节制调遣，行兵进止由中国主持；应随时挑选中国人员上船学习。此折衷方案遭曾国藩坚拒，曾言，如洋人“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不特蔡国祥断不甘心，即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遂议“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31〗。此议曾国荃、李鸿章亦然之。

本年秋，阿思本率舰队抵上海，与李泰国重提“合同十三条”，为清廷拒绝。九月初三日，阿思本上书总理衙门，称不能接受清朝政府之规定，如四十八小时内清廷态度如故，彼将解散舰队。普鲁斯亦亲自出面与总理衙门交涉，坚请清廷接受合同十三条，否则将寝其议，“即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方能了结”〖32〗。至本日，清廷定遣散之议，舰船悉由英国变价出售，所得款项交还中国；清廷另支付遣散费总计三十七万五千两，内含阿思本以下官兵九个月之工薪及归国路费，再赏阿思本“酬劳”费一万两，“阿思本舰队”案始告平复。旋清廷革去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

二十八日（11月9日）

61 太平军奉王古隆贤以皖南石埭、太平、旌德三县降

于湘军总兵朱品隆。

62 是月，马彦龙、马占鳌攻占狄道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马桂源、马本源起于西宁，逐总兵、知府，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不能制。

十月初三日（11月13日）

63 英人呤唎受太平军之托俘轮船“飞而复来”号，驶往无锡，为忠王李秀成所嘉奖。呤唎，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一日（1840年2月3日），生于伦敦一海员家庭，颇具正义感。咸丰九年（1859）夏，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身份至香港，因不满英国政府之侵华政策，辞去军职，任轮船大副。十年（1860）春，至太平天国占领区收生丝，沿途考察风土民情，旋至苏州，结识忠王李秀成。年底，至天京投太平军，率炮队随李秀成西征。翌年底，与取杭州之役。上年（1862）四月，随李秀成东援。本年夏，奉命守九洑洲要塞炮台，受重伤。遂赴上海调养，且欲捕常胜军轮船。本日，呤唎迅捷俘获“飞而复来”号，驶往苏州与无锡间之马塘桥，为忠王嘉奖。后呤唎奉命赴上海妥办兵船，因积劳成疾，返国治疗。

初五日（11月15日）

64 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取代李泰国。赫德，道光十五年（1835）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阿尔马郡，大学毕业后，就职英国外交部。咸丰四年（1854），奉派至香港，翌年，任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助理，习中国语言文

字、历史、地理。继任广州英领事馆翻译及海关副税务司，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二十二日，与费士莱并代理总税务司，本年四月，改任上海关税务司，兼管长江各口及宁波一口。至是，任总税务司。

初九日（11月19日）

65 多隆阿部将陶茂林攻占郑家村，凤翔东路悉为官军控制。先是，关中回军声势弥张，凤翔诸属县回民闻风而起，与甘肃回军相呼应。凤翔知府张兆栋莅事仅三月，乃募兵御之。无何，城被围，回军掘长壕，既深且宽，图久困。兆栋晨夕登陴慰劳守者，城被围达一年零四月之久，至本年八月十六日，陶茂林始以兵三千五百人驰往解救。二十九日，抵郿县，攻占槐芽镇，饷道始通。九月十三日，陶茂林攻占麻子崖。十六日，攻占油房街。十九日，又占据凤翔三十里之第一村。二十一日，分兵三路攻克白家四，府城围遂解。回军首领崔巍走甘肃，茂林以功补授甘肃提督。十月初八日，陶茂林分两路攻东路回军据点，踏毁各垒，破银楼村。本日，又破郑家村，凤翔东路遂为官军控制。

二十四日（12月4日）

66 太平军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等八人刺杀慕王谭绍光，以苏州降清。清军占昆山后复以三万八千余人攻苏州，内含程学启部一万人，李鸿章部二万五千人，常胜军三千一百人，中法混合军四百人，另有装甲轮船两艘。苏州太平军以四万人拒之。六月十三日常胜军占夹浦，十四

日占吴江，断苏、杭联系。七月初九日，程学启攻占太湖东洞庭山太平军营垒，迫苏州。八月十一日，李秀成自天京来援，谋解城围。十月十七日夜，戈登督常胜军攻苏州娄门外石垒长城，谭绍光跣足赤膊督战，却之。十九日晨，戈登合大炮四十六尊轰击娄门。太平军竖红旗，屹立不动，戈登遂退。然部分太平军将领心怀贰志，纳王郜永宽与程学启、戈登会于阳澄湖船上。学启以二品武职诱其斩秀成、绍光以献。二十日夜，李秀成见事已无可为，缒胥门去。二十四日，谭绍光召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等八人与会，拟背城一战。于激烈争论中，汪安钧跃起，以短剑刺倒慕王，汪有为趋前割首级，并杀慕王亲信千余人，开齐门降。

谭绍光（1835—1863），广西桂平金田人，壮族。参加金田首义，后隶忠王李秀成部，以平定苏州功封慕王。上年（1862）秋，留守苏州，严密布置城守。本年秋，清军、常胜军来攻，绍光身先士卒，奋勇作战，终为叛将所害。

苏州虽降，学启以降将仍屯四门，恐不可制，密启李鸿章请诛之，且曰："某极知杀降不祥，然不杀此八人者，苏城终不可得，虽得之不安，吾宁负贼，不负朝廷。"〖33〗鸿章遂许之。后两日，永宽等出城参谒，鸿章赏予红顶花翎，且宴八人于帐内。鸿章伪出巡营，学启令闭门发炮，伏甲起，于是悉斩八人。学启入城，"无门不破，无处不搜"，并于城内双塔寺庭院杀降卒三万人。

戈登因苏州杀降事与李鸿章构隙，戈登愤杀降，遂离

苏州至昆山，欲李鸿章辞职而后罢。后清廷以赏常胜军银七万两及出一告示以证约降时戈登有赦宥之言而了结。〖34〗此后，李鸿章因攻占苏州而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黄翼升、李朝斌、程学启均给云骑尉世职。

67 伍崇曜卒。

伍崇曜（1810—1863），商名绍荣，外国人呼为浩官。广东南海人。其祖伍国莹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创怡和行，为广州十三行之一，至父伍秉鉴跃居十三行首。其袭父业，因贩鸦片，私运白银，垄断外贸，遂为巨富。道光二十一年（1841）奕山乞和，彼居中撮合。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陷广州，又秉巡抚柏贵之命洽降。清廷先后授以候选道、布政使、光禄大夫诸衔。辑有《粤雅堂丛书》。

二十六日（12月6日）

68 僧格林沁斩苗沛霖于安徽蒙城。苗沛霖聚众数万围蒙城，僧格林沁部将富明阿、陈国瑞先后督兵驰救。十月十四日，僧格林沁率马步各军赴亳州，破蒋集、杨家寨诸据点，与陈国瑞等军合。二十五日富明阿、陈国瑞自南面攻，断粮道。清军破苗军营垒二十四座。本日，僧格林沁亲督大军分路进：何建鳌由西南进；傅振邦、陈国瑞直攻苗军营垒；英翰由正南，詹启纶由正西继进。苗军涡河南三座垒、涡河北五座营均破。入夜，沛霖溃围，毙于阵，蒙城围解。

二十七日（12日7日）

69 马化龙入宁夏城。先是，马化龙〖35〗据灵州金积堡

反清。化龙世居金积堡，“富甲一乡，有智计权谋，纳捐为武职，远近回民皆悦服焉”，“人以为有郭解、杜季良之遗风”〖36〗。上年冬，甘肃臬司杨柄锟派人赴同心城、金积堡招抚，化龙遂至臬司行营就抚，但不散伙党，不缴军械，并以“恐汉团复仇”相答。时署宁夏道侯登云督办团练颇切，汉绅王添德自称道署总役，领二三百人烧杀回庄，回民亦纠众报复。宁夏将军庆瑞持抚议，奏参侯登云，严令汉绅散团。本月二十四日，化龙之子马彦邦及马万选、武举赫壮图、纳忠、纳万有及云南武进士回民王锡爵联合陕回袭占宁夏府（治今银川市）汉城，杀侯登云，总兵勒丰额、知府吕际韶。回军马兆元旋据灵州（今灵武市）。本日，马化龙入府城，合城回、汉悉跪道恭迎。化龙坐大轿，入公署，自称“统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住数日始回金积堡。

二十八日（12月8日）

70 李续宜卒。

李续宜（1824—1863），字克让，号希庵，湖南湘乡人，李续宾弟。咸丰三年（1853）随罗泽南援江西，晋知县。六年（1856）冬，以知府选用，赏加道衔。后转战赣、鄂。九年（1859）夏，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入湖南，围宝庆，以湖北荆宜施道统兵援湘，解宝庆围，加布政使衔。十年（1860）冬，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大战于挂车河，授安徽按察使。十一年（1861）擢巡抚。同治帝继位，调补湖北巡抚，旋移抚安徽，授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丁母忧，回籍治丧，病年余，卒于家，谥“勇毅”。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1日）

71 李秀成请于天王洪秀全，欲“让城别走”。苏州失守后，无锡亦于十一月初二日为淮军攻占。忠王李秀成由马塘桥经常州屯丹阳。时其弟李世贤屯溧阳，劝秀成往，秀成不从，轻骑连夜于十一月初十日回天京。随即于本日向天王提出“让城别走”之策，秀成后在《自述》中追述此策要点道：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帅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门口不能行走。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得出入。得尔七桥瓮，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严屯重兵，粮道已绝，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37〗此策于太平军高级将领中多次议过，英人呤唎曾列席会议，彼称：“每个到会的领袖都全场一致地同意这个计划。”〖38〗但此议终不为天王采纳。

72 是月，李鸿章移上海洋炮局于苏州。淮军破苏州，李鸿章移驻城中，复命英人马格里将其主持之小兵工厂从松江移至苏州，以原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之王府为厂址。旋据马格里之建议，李鸿章买进阿思本舰队解散后所留机器设备，苏州洋炮局因之扩大。

73 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十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委派容闳出洋采购机器。二十六日，容闳离安庆赴上海，于本月自

上海启程赴美。

十二月初七日（1864年1月15日）

74 朝鲜国王李熙（即高宗）即位，年仅十二岁，由生父李昰应赞朝政。

初九日（1月17日）

75 以乔松年代唐训方为安徽巡抚。松年字健侯，号鹤侪，山西徐沟人，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由江苏布政使授皖抚。

十八日（1月26日）

76 福建提督曾元福、台湾道丁日健擒台湾八卦会领袖东王戴潮春，克彰化张厝庄。旋总兵林文察擒燕王林日成。先是，戴潮春，一名戴万生，于彰化立八卦会，广招会众，以“洪英兄弟”相称。入会者颇众，致“富者挟巨资始得入会过香”。后会众达十余万，声势大振。上年三月十七日，围攻彰化县城。二十日入城杀副将夏汝贤。戴潮春称东王，号千岁，林日成为南王，陈弄为西王，洪枞为北王，下设元帅、将军、先锋、都督诸职衔。戴潮春既占彰化，复分兵三路围嘉义、大甲、鹿港。本年，福建水师提督、陆路提督等分别率军渡台。十一月初三日，台湾道丁日健、总兵曾玉明攻占彰化。十八日福建提督曾元福败陈弄、下斗六。本日，戴潮春遭擒，清军克彰化张奢庄。旋林日成亦为总兵林文察所擒。

二十日（1月28日）

77 自制轮船“黄鹄”号于安庆试航。先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徐寿、华蘅芳应曾国藩之邀赴安庆军营。旋奉命试制轮船，以蔡国祥为试制轮船委员，“推测动力，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置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39〗。上年（1862）三月，开始研制蒸汽机，六月，成蒸汽机模型一具。至是，制成木质小轮船一艘，长近三丈，采螺旋桨暗轮，“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40〗，命名“黄鹄”号。本日，曾国藩亲登轮船，主持安庆江面之试航。蔡国祥驾轮船行驶约八九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41〗。

二十三日（1月31日）

78 甘肃河州回人马占鳌袭河州城（今临夏市）。

79 是年，除奉天、江苏、福建、云南、广西、浙江、陕西、甘肃、安徽、贵州未经册报外，直隶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三千三百九十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五人，各省存仓米谷三百万一千二百四十六石八斗六升五合七勺。

80 洪盛机器碾米厂于上海开办。此系中国首家机器碾米厂。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三。

〖2〗《北华捷报》六百五十期。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313页。又引文中“杨、田诸公”，杨指杨振鹏，田指田庆余。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67页。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68页。

〖6〗《清穆宗实录》卷六十。

〖7〗《涡阳县志》卷一五。又张乐行小字香儿，故李勤邦有“香哥”之称。姜如凌又称江台陵。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四。

〖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四。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四。

〖1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八。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五。

〖1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二卷93页。

〖14〗《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八。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八。

〖16〗《清穆宗实录》卷六三。

〖17〗《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三。

〖1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五。

〖19〗《丰都县志》卷一四。

〖20〗《沈文肃公政书》卷一。

〖21〗《教务教案档》一辑二册921页。

〖22〗《教务教案档》一辑二册925页。

〖23〗《教务教案档》一辑一册35页。

〖24〗《清史稿》卷四二四《毛鸿宾传》。

〖2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

〖26〗《平回志》卷一。

〖27〗白齐文召募人数，另有两说，曰：六十五人；三百人。

〖28〗《曾文正公全集·家书》。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四册244页。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268页。

〖32〗《海防档》（甲）278页。

〖33〗《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四。

〖34〗关于戈登就苏州杀降发难一事《湘军记》云："戈登自持手枪，造营门觅鸿章，欲击之，鸿章避不见，遂率其军与学启绝交而去。"此非事实。鸿章《骈诛八降酋片》则云：戈登声称即带常胜军与官军开仗，经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劝止，又怂恿英国提督伯郎、繙译官梅辉立来苏辩诘，是赴苏辩诘者为伯郎而非戈登。戈登生衅，主旨在索重赏。始因清廷仅赏银一万两，大不满意，后允赏银七万两，又允出一布告，说明"杀降"与戈登无关，以保全戈登面子，此场闹剧方告收场。

〖35〗马化龙，官书作化隆，宁夏金积堡（今属吴忠）人。与其父皆为陕甘回教白山派教主。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三册112页。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825页，《李秀成自述》。

〖38〗《太平天国》（英文版）二卷772页。

〖39〗《清史稿》卷五百五《徐寿传》。

〖40〗《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一七。

〖4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七。

清通鉴　卷二二一

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

甲子　公元1864年

正月初一日（2月8日）

1 同治帝率王大臣向两宫皇太后贺岁，礼成，至太和殿受朝。

初三日（2月10日）

2 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祐王蓝成春、启王梁成富、大将马融和并淮王邱远才等接天王洪秀全诏，率大军自陕西汉中拔营，分三路回师东援，图解天京之围。

【考异】邱远才之王号，据《遵王赖文光自述》作怀王，李鸿章同治七年（1868）二月二十九日奏报亦作怀王。但此后李鸿章、

都兴阿据陈国瑞向清廷奏报均称淮王。按李鸿章对《遵王赖文光自述》曾有窜改，故此处从陈国瑞所呈作淮王，而记其异说于此。（《太平天国史》卷一九）又，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等书中均以远才作天将，误。

初八日（2月15日）

3 左宗棠部浙江布政使蒋益澧下浙江桐乡，太平军忠莱朝将何培章〔1〕降。桐乡为杭、嘉要冲。桐乡克，益澧令培章率降众屯乌镇、双桥，阻杭、嘉通道，绝太平军粮源。湖州、杭州太平军争相来攻，均不克。浙军遂进屯嘉兴城下。

十八日（2月25日）

4 谕阿拉善旗亲王禁蒙民与回民交易。据陕甘总督熙麟奏称：宁夏回首马化隆（龙）党羽攻占横城（今属灵武市）、兴武（今属盐池县）两营汛，于该处设立集市，与蒙古兵民交易，囤积粮食，并有勾串伙抢分赃情事。遂谕禁之。

二十一日（2月28日）

5 曾国藩部攻陷天保城，旋合围天京。天保城位于钟山（又名紫金山）第三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钟山历为金陵锁钥，第三峰迫临城郊，位置尤为重要。故太平天国于此筑天保城，与南门龙脖子之地保城遥相对应，为天京城守要防。忠王李秀成由天京出钟山之南，猛攻不利，曾部总兵朱洪章、武明良乘势占天保城。曾国荃分兵扼扎太平、神策两门，天京围遂合。

【考异】关于天保城位置，说法不一。曾氏兄弟之机要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1864）二月初八日、曾国藩门生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二《威毅伯攻克金陵》均记天保城于龙脖子上。近人罗尔纲以天保城位钟山第三峰，即今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址所在。第三峰南麓高阜，名龙尾坡，又称龙广山，明初于其上筑太平门。城门内为富贵山，城外则为龙脖子，建于龙脖子者实为地保城，而非天保城。（《太平天国史》卷二）兹从罗说。

二十三日（3月1日）

6 恭亲王奕䜣，工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工部尚书李棠阶，兵部左侍郎曹毓瑛，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四川总督骆秉章，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等于三年一度之京察中，均令交部从优议叙；而吏部左侍郎孙葆元因“才具平庸”被令原品休致；余均照旧供职。〖2〗

7 派官文至湖北、恽世临赴湖南、劳崇光赴云南、张亮基赴贵州查阅营伍。

二十四日（3月2日）

8 提督郭松林与常胜军戈登攻占江苏宜兴、荆溪（属今宜兴市）。先是，鸿章令松林率队攻宜兴，太平军首王范汝增败之，松林负伤，裹创再战。洋将戈登率常胜军先由昆山赴无锡，此时，再来宜兴助攻。太平军戴王黄呈忠亦自湖州来援，旋即被击溃。首王范汝增乃弃宜兴、荆溪两城走，戈登、郭松林等乘势克之。太平军守城佐将刘佐清

降。〖3〗戈登等旋进击溧阳。二月初一日，戈登、郭松林军攻占溧阳。太平军守将吴人杰等以所部一万五千人降，侍王李世贤走浙江。戈登乃率常胜军向金坛推进。此前，英驻华公使普鲁斯覆书戈登，许其重新参战，盼早复江浙“秩序”。并谓英之助清，乃为英人利益。

二月初九日（3月16日）

9 云南参将舒世泰继占思茅厅后，又攻下思茅、普洱间之磨黑（今属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斩回定南大将军马当。旋克威远厅（今景谷傣族自治县）。

十六日（3月23日）

10 太平天国与清军大战于常熟。初，常州太平军战清将刘铭传不下，乃由英王叔陈承琦、利王朱兴隆、列王林彩新分兵东入江阴，扰淮军后路。旋即下常熟之福山，淮军大震。鸿章急调郭松林及常胜军往援。双方于江阴、无锡、常熟间大战多时，淮军副将刘起、黄式寿死之，太平军亦大挫，乃撤兵，退至丹阳。〖4〗

十八日（3月25日）

11 淮军提督程学启军攻占嘉兴。自苏州省城被攻下后，淮军一路南下，连占江苏吴江、黎里、平望（今均属吴江市）。进入浙境后，又下嘉善、平湖、乍浦（今属平湖市）、海盐等城，从北、东两面进逼嘉兴城下。此时，嘉兴西南面之海宁、桐乡两城已为左宗棠所破，苏浙两军遂对嘉兴取包围之势。先是程部淮军发起数次猛攻，并不奏效，伤

亡累累。随后，太平天国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等十八王率大军来援，围西距嘉兴不足五十里之乌镇，但直至嘉兴被攻占，太平军援军亦未抵嘉兴城下。忠王李秀成派洋将莫里斯率于上海俘获之常胜军“达斯达利”号轮船往援，被程部洋教练备雷在嘉兴城外截获，莫本人亦遭擒。形势乃大不利于太平军。备雷用开花大炮轰毁嘉兴城上炮台二十余座，轰塌城墙百余丈。潘鼎新、刘秉璋率水陆军乘势登城，城乃破。太平军挺王刘得功战死，荣王廖发寿被俘。余部由西门清军薄弱处出，冲过降将蔡元吉营，退至湖州。学启督亲兵登城，头部中弹，立时倒地，三月初十日卒于苏州军中，年三十五岁。嘉兴存粮颇丰，为天京一大粮源，自此城失，天京粮荒立至。

学启于咸丰十一年（1861）初，降于曾国荃。湘军占安庆，学启有功。同治元年（1862）初，李鸿章淮军成，赴上海，曾国藩特拨学启开字两营为淮军倡率，学启遂为淮军第一员大将。同治二年（1863），学启连克青浦、嘉定、太仓、昆山、吴江、震泽（今属吴江市）等州县后，又诱降太平军告王邵永宽等八将，旋伏杀之，攻下苏州省城。学启本为降将，然最好杀降，每克一城，必尽杀之而后快。学启卒，淮军顿挫。

二十四日（3月31日）

12 左宗棠军占杭州城。自上年八月攻占富阳后，左军又连下海宁、桐乡等城，江浙两军遂联为一气。待占领嘉兴府城，左军乃大举进攻杭州。先是，洋将德克碑率常捷

军合提督高连升、总兵刘连升进逼杭州城下，被太平军击退。继之左部蒋益澧军将杭州城外各处堡垒攻破。洋将德克碑于馒头山开放大炮，轰塌凤山门城垛三丈余，城内太平军拼死抵抗。蒋亲督水师各军乘势奋攻庆春、艮山等门，昼夜不息。是夜五更，听王陈炳文率城内太平军从武林门突出，退向德清方向，蒋军遂占领杭州城。太平军比王钱贵仁早已通款于清军，至是乃降。杭州城中居民原八十一万，及此存者仅七八万〖5〗。余杭县城内之太平军由康王汪海洋率领，亦于当日卯刻由东门撤出，左部道员康国器军遂占余杭。旋以克复杭城功，诏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蒋益澧亦赏穿黄马褂，寻予世职。

13 钦差大臣、西安将军多隆阿军攻克盩厔（今周至县），端王蓝大顺走死。多隆阿亦负伤而卒。蓝大顺，本名蓝朝壁，云南昭通人。咸丰九年(1859)在川滇边境与哥老会首领李永和起事反清，转战川省大部分地区。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蓝入陕西境，随即在洋县称大汉显王，势力遍及川北、陕南、陇东。同治二年(1863)十月，进占盩厔，逼西安。多隆阿即亲督兵勇来攻。蓝倚仗城内米粮充足，拼死抵拒。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多部官军挖成地道，轰塌月城，蓝军仍凭城内五道坚卡抗战，多军受创不小，多亦身负重伤。本日夜间，穆图善统率步军于黑暗中攻入城内，蓝军不敌，部分乘夜逃出。城遂被多军攻占。蓝大顺随即被追杀于兴安府安康县属叶家坪。

多隆阿，字礼堂，呼尔拉特氏，满洲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从胜保、僧格林沁、都兴阿出剿太平军，屡下皖

鄂城池。胡林翼由鄂规皖，多隆阿立功甚大，升正红旗蒙古都统、荆州将军。同治初，命督办陕西军务，率部西征。寻接替胜保为钦差大臣，专剿陕西之起事回民、太平军、捻军及蓝大顺军。此次进攻整厘蓝军，身受枪伤不治，于四月十三日卒于军。诏谥“忠勇”，赠太子太保。

14 是月，英王叔陈承琦等破常胜军于江阴华市。常胜军损折三百余人，中有大尉、中尉八人，丢枪四百支。常胜军旋退无锡附近。〖6〗

三月初二日（4月7日）

15 左宗棠进抵杭州。设赈抚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禁军士入民居（左军入城后一度肆行掳掠妇女财物）。左又奏请蠲免全省本年额赋钱粮，诏免浙江杭州、嘉兴两府属新复各州县地方钱粮两年。宗棠并筹资收茶笋废铁，修浚河道，设书局，刊刻经籍，一时人心稍定。〖7〗

初五日（4月10日）

16 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来王陆顺德、首王范汝增、戴王黄呈忠等弃浙江德清西走，左宗棠军复德清。康王汪海洋率余杭太平军守军北突，合杭州撤军走至余杭之瓶窑，左部总兵罗大春等与之战。太平军不支，分走德清、武康（属今德清县）、石门（属今桐乡市）方向，主力屯德清城。左宗棠进驻浙江省城杭州后，乃遣杨昌濬督亲军攻武康，蒋益澧攻德清，蔡元吉攻石门。张声恒募勇士将德清城外堡垒焚毁，守城

太平军颇惊惧。武康守将率先约降，杨昌濬督总兵罗大春乘势复武康。石门守将规王邓光明因伤力竭，亦降。德清太平军诸王乃率大军弃城西走。李世贤、陈炳文、汪海洋、黄呈忠、陆顺德等自吕化入皖南，杨辅清合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匡王赖文鸿、昭王黄文英、乐王谭应芝等留守湖州孤城。〖8〗

十五日（4月20日）

17 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至天津海口，请进京。时普丹战争方炽，大沽口外有丹麦商船三艘，为普使扣留，因之引起中普交涉。后李福斯在恭亲王奕訢要求下，将丹麦船释放，并派员谢罪，总署乃允中普定期相见。

十七日（4月22日）

18 太平军于皖南大败湘军。先是，李世贤、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等自浙江入皖南绩溪，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宁王张学明等则进至徽州，与湘军唐义训、毛有铭部遇，陈炳文等连创湘军。本日，李世贤军与陈炳文军联合夹击唐、毛两军于徽州杨村，湘军大挫，徽州、休宁、祁门、黟县岌岌难保。陈炳文、汪海洋部乃由龙湾、婺源入江西德兴境，前后入赣者络绎不绝。湘军主帅曾国藩大惊，急调石埭、青阳防军朱品隆部援救，檄鲍超率全军回援江西，又调周宽世、金国琛两军渡江进驻饶州（治今波阳县）之境。〖9〗旋侍王李世贤等自徽州折入遂安（属今淳安县）、开化，再入江西玉山，谋与南丰之天将林政扬等合，湘军道员王德榜等御之。

二十九日（5月5日）

19 台湾海关税务司设于打狗（今高雄市）。先是，同治元年（1862）六月，沪尾（即淡水，今属台北县）开市。鸡笼（今基隆市）复于翌年八月开市，海关启征。自是设海关税务司于打狗，本年冬十二月，安平（属今台南市）亦开设分关。

四月初六日（5月11日）

20 李鸿章淮军攻占常州府。

初，鸿章以常州久攻不下，颇愤，亲至常州督诸军攻城。时常州太平军主帅为护王陈坤书，苏州被围急，彼未曾出兵相救。清军攻占苏州后，坤书急作守御打算，于城西筑垒二十余里，夹运河环列。至是清军力攻，以炸炮毁城，坤书命死守，取旧棺败船堵缺，以枪炮相拒。鸿章督提督刘铭传等军破十四垒，余垒皆不战而溃，而河干二十余里又为道员张树声等军所破，于是太平军西面道路断绝。小南门、西门附城十余垒，清军复击破之。太平军溃兵返，陈坤书惧清军尾随，闭门不纳，太平败军尽死城下。清军乃合城围。三月二十二日，铭传与常胜军戈登等督军轰塌城垣数十丈，遣死士树梯登，坤书率精卒力堵缺口，火药砖石俱下，两军死者枕藉。会天雨，弗克。鸿章益缮攻具，筑长墙，伏奇兵，顾久雨不霁。本月初三日，清军乘雨造浮桥，伺机攻击。本日值天大雾，反风，清军水陆攻城，炮声如雷，烟焰迷漫。俄倾，旧坏城复倾数十丈，太平军以人塞缺口，清军终不退。鸿章挥军迫登，刘铭传、王永

胜、总兵刘士奇等携藤牌、喷筒薄城。太平军倾火药，以长矛格刺，清军十坠六七，亦不顾，卒拥而登，于城头接刃。久之，太平军始溃。坤书遂率部巷战，直至被擒身死，佐王黄和锦亦被俘牺牲。此役甚为激烈，太平军将士或战死，或缒城走徽州。清军亡者亦千数百人，洋枪队管带得浦、马惇先后毙命。〖10〗常州被围三月余，至是破，距太平军咸丰十年（1860）四月初六日占该城，整四年。

越两日，提督冯子材军占江苏丹阳。太平军英王叔然王陈时永、天王妻弟莱王赖桂芳等俱死。子材等破城后屠太平军七千人。自是江苏六十余郡县除金陵外，均为清军攻占。

十四日（5月19日）

21 以户部左侍郎皁保为正使、副都统文谦为副使往敕封朝鲜国王李熙。

十五日（5月20日）

22 英国国会辩论英政府对太平天国之政策，首相巴麦尊申明取干涉政策为必要。

二十日（5月25日）

23 命西安将军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署固原提督雷正绾帮办都兴阿军务。先是，正月二十四日，因“陕甘军情紧急，山西绥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逼近回氛，防务颇形吃重”，令都兴阿前赴绥远，会同德勒克多尔济办理防务，“毋令贼迹窜入，兼为讷钦后路接应”。并令富

明阿即日前赴扬州接统都兴阿所部。三月初五日，甘肃提督陶茂林、固原提督雷正绾破陕西陇州（今陇县）回军，陕西全境告平。初十日，令钦差大臣、西安将军多隆阿督办陕西、甘肃军务，所有两省带兵各员均归节制。旋命西安副都统穆图善帮办多隆阿军务，暂署钦差大臣关防。至此，以多隆阿卒，乃有是命。

24 御史富稼奏：运河一带，两岸住户多于院落开掘地窖，窃藏铜米，比户皆然。聚众抢粮之案正犯，闻拿远避，完案复归，怙恶不悛，仍为沿河之害。请豫除积匪，以清河运。谕令钟岱、宋晋遴派员役，实力搜查，将窖藏一律平毁，并饬各该管营汛及沿河委员节节梭巡，严究革惩，以清积弊。〖11〗

二十三日（5月28日）

25 以太平军大股经皖南入江西，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所有该处带兵员弁及赴援江西各军均归节制，浙江按察使刘典帮办杨岳斌军务。先是，太平天国沛王谭星、天将林政扬部于正月十九日自浙江开化入江西玉山，是为西趋入赣之首批太平军。二月初二日，左宗棠以太平军进入江皖浙交界之区，奏请敕福建臬司张运兰、署浙江臬司刘典带兵赴任。诏从之。至天京被攻下前，尚有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等自皖南婺源（今属江西省）走江西德兴；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等辗转至浙江开化华埠，入江西玉山；凛王刘肇钧、列王林彩新等自江苏常州抵浙江昌化（属今临安市），复经

皖南宁国、徽州（治今歙县）入江西德兴。太平军分路入江西就食，约定八月后，徽州、宁国、句容、溧阳等处秋稻熟时再回军救天京。

26 令吴昌寿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前由唐训方暂署。原湖北巡抚严树森因湖广总督官文劾其“把持兵柄、刚愎用事”而罢。吴昌寿，字仁甫，号少村，浙江嘉兴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自是由广东布政使授鄂抚。

二十六日（5月31日）

27 常胜军在昆山解散〖12〗。本月，戈登与英公使巴夏礼会商后，决议裁撤该军，惟留洋枪队三百人，由李恒嵩统之，炮队六百人，以罗荣光统之，另留“海生”轮船船员数十人。

二十七日（6月1日）

28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亡，年五十二岁。幼主洪天贵福即位，李秀成辅国。

天京内讧后，秀全猜疑日甚，虽提拔英、忠二王，然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任人惟亲，朝纲败坏；又滥封诸王〖13〗，以分兵权，致内部猜忌丛生，愈散漫不可制。

秀全又日益刚愎迷信，不纳忠谏。天京合围前夕，忠王李秀成见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建言“让城别走”，遭秀全严责：“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

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秀全既亡，入土不用汉制，遍身皆以绣龙黄缎包裹，不用棺木，葬于宫中。天京陷落后，曾国藩令人掘出尸首，戮而焚之。

五月初三日，幼主洪天贵福受群臣拥戴登极，号称幼天王，时年十六岁。洪天贵福先拜上帝，再受众人朝贺。〖14〗适干王远去，一切军政事宜，全由李秀成主持。此时军又无粮，兵已自乱，攻城湘军，日夕逼迫，合城文武，无计可施。〖15〗

【考异】洪秀全逝世日期，《洪天贵福供》与《洪仁玕自述》均作四月十九日，《李秀成自述原稿》记为四月廿一日。曾国荃机要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1864）五月初六日日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此信距秀全死后八九日即探得。曾国藩六月二十八日记讯宫女黄氏曰：“洪秀全于四月二十日死，实时宪书之二十七日也。”（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按该年太平天国天历四月二十日，即为夏历四月二十八日，非二十七日，曾国藩推算有误，然曾与赵烈文于异时、异途所得情报均为天历四月二十日，依赵与曾之身份，所得情报又载之于私家日记，可信度应较高。因此，秀全当病逝于四月十九日深夜、且接近于二十日凌晨。幼天王洪天贵福于秀全逝世时，于公于私，均应在场，故所言当最近事实。秀成于秀全晚年备受猜疑，又负守城之职，秀全逝世恐难亲历，且其自述并未述及秀全逝世具体情景，故所述时间可信度相对较差，或许记忆有误亦未可知。至于曾国藩所讯问之宫女黄氏，不在场之可能性亦很大。

因破城之日，“其伪宫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人”（《曾文正公事略》卷三），所余如“手埋逆尸”（同上）之道州（今湖南道县）黄姓女者，似不是秀全近身之女，故彼当非首批得信之人，于二十日凌晨后得信之可能性为大。又，当今得见影印之湘乡曾八堂本《李秀成亲供手迹》载，洪秀全于“四月二十一日而故”，然经曾国藩删改后之《李秀成供》中此处作“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此处五月为四月之误，后曾所上奏折中即改，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曾国藩作此修改，当有所依凭，同时亦可证秀成此处之误。

关于洪秀全之死，以久病身故为可信。《洪天贵福供》云：“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洪仁玕自述》亦云：“至今年四月十九日，我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李秀成自述原稿》更进而记曰：“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甜露（甜露之说，源于《圣经》中之神话故事，指旧约《出埃及记》中讲到上帝所施舍之一种食物。亦即是上帝从天降下来之食物。太平天国颁行之《三字经》曰：‘皇上帝，大权能，以色列，尽保全，行至野，食无粮。皇上帝，谕莫慌，降甜露，人一升，甜如蜜，饱其民。’此处所指甜露，实为地生百草制成之‘百草团’。）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可见，秀全实为久病身亡。另有服毒身死之说，见曾国藩删改之《李秀成供》：“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曾国藩屡次所上奏折中亦如是说，概为表功。前述赵烈文五月初六日记及曾国藩六月二十八日记中或言病死，或不明言死因，则为实

情。另于一八六五年七八月之《北华捷报》曾载有《洪仁玕自述》英译全文云："在我们之中，有享福最久者首推天王。起自广西田间首事诸人，惟彼存留至最后，然其结局并非丧于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辞之回译》，载《逸经》九期）有人以此为洪秀全系自杀之证（见《太平天国全史》卷四二），其实，丧"在自己之手"，并非定指自杀，正常病亡当亦可。

二十八日（6月2日）

29 江苏巡抚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倡言学习外国利器。略曰：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借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旨，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乾谷，苟荣利之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

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抑犹有虑焉者，中国残寇未灭，外国不拘官民，窃售利器，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叹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上终身恳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京城火器营，尤宜先学习炸炮，精益求精，以备威天下、御外侮之用。〖16〗诏依议。

五月初一日（6月4日）

30 上海租界会审理事衙门成立，清廷遂丧租界之司法权。所谓会审，即指上海道台派理事前往外国领事馆，会同外国陪审官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之各种案件。因该衙门初设于英国领事馆内，故陪审员由英国副领事充任。初，小刀会占上海，清地方政府瘫痪，英、美领事乃对大量涌入租界之中国居民实行司法管理。仅咸丰五年（1855）间，

英领事审结之案件即达五百余起。后英、美等领事当局即以惯例相沿。至同治二年（1863），美国领事于划定租界章程中明文规定：清廷之“拘票非先经美领事加签，不得拘捕界内任何人等”，遂获租界内华人之司法权。旋工部局又获无约国家在沪侨民之司法权。〖17〗

初六日（6月9日）

31 以杨岳斌代熙麟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以西安将军都兴阿护理。

二十日(6月23日)

32 广州同文馆开馆，以美人谭顺为教习。是馆为广州将军瑞麟、两广总督毛鸿宾仿前年北京同文馆和上年上海同文馆例所设。先设英文班，后又设法、德文班。招十四岁至二十岁满汉学生，亦收二十岁以上有科举功名之士子入学。三年结业，派充各衙门翻译，经费由粤海关支拨。广州同文馆与上海同文馆又称之为“广方言馆”。

二十八日（7月1日）

33 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更名为《字林报》，又称《字林西报》。服务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该刊由英人奚安门于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二十六日创办为周刊。

六月初九日（7月12日）

34 新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依奇哩奏：据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咨报，五月初一日夜，该处骤有“汉匪、逆回聚众

滋事”。旋即得报城池失守，萨灵阿及官军兵民尽被杀害。其头目为马隆、马三保、苏三哥等。复经月余，乌鲁木齐、吐鲁番、古城、奇台、阿克苏、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处汉回相继起事，布古尔、库尔勒等汛及多处军台相继失陷。〖18〗

十六日(7月19日)

35 浙江巡抚曾国荃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幼天王洪天贵福遁走，忠王李秀成死之。天京合围后，城内太平军防守益密，但兵单粮少〖19〗，已难发动新攻势。湘军因师劳粮乏饷绌，人心散漫，亦成强弩之末，故攻城久无进展。清廷遂命李鸿章所部淮军会攻天京。曾国藩恐日久生变，又闻鸿章部西洋开花大炮之利，亦疏奏李部炮队助攻天京。鸿章欲成国荃“全功”，亦深知国藩兄弟不愿彼分享破城之功及天京财富，乃上奏清廷，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并以天热士疲为由极力推迟援期。〖20〗

上月三十日，湘军攻破地保城要寨，离天京城墙仅十数丈远。曾国荃乃随山高下，架炮数层，安炮百余尊，昼夜不停猛攻。先是，国荃令各营轮番攻击，致伤亡极多；从远处所开地道三十余穴，亦均被破坏。湘军五万攻城部队，筋力将疲，国荃虑师老生变，深以为忧。自是督李臣典率吴宗国等从太平门城根重开地道；令萧孚泗、董润昌、熊登武、王远和等率炮队日夜轰击；派各营队伍，刈割湿芦蒿草，堆积山上，覆以沙土。左路地势甚高，利于声攻，右路地势极低，利于潜攻，如是者半月，未尝一刻稍休。

肉搏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勇，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十五日夜四更，地道装药之时，国荃、臣典亲于洞口筹商一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突出一支数百人队伍，直捣地道大垒，未果。

十六日午刻，地道火发，轰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天，砖石如雨。李臣典、朱洪章等蚁附争登。守城太平军倾火药轰烧，致湘军先锋四百余人全部死于火中。后面各营踏尸而过，乘机冲入城中。朱洪章、沈鸿宾、罗雨春、王远和等进击中路，攻天王府；刘连捷、张诗日、谭国泰等攻右路，趋神策门，适朱南桂等梯城入，合兵战狮子山，夺仪凤门；其左路则彭毓橘、武明良等由内城击通济门，萧孚泗、熊登武等合取朝阳、洪武二门，罗逢元等自聚宝门入，李金洲等自通济门入，陈湜、易良虎从旱西、水西门入，至傍晚天京九门皆破。随后，总兵朱洪章等攻破王城，李秀成见事无可挽，乃下令天王府及各王府同时举火，宫女或缢或投河而死者达二千余人，湘军获天王玉玺两方，金印一方。秀成护幼天王洪天贵福乘乱遁走。

国荃乃传令闭城，分段搜杀，三日夜火光不绝，全城付之一炬。时太平军为饥饿困倒，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至此，除部分突围外，大部战殁，无一降者。湘军所毙杀者，实多为城中老弱居民。〔21〕

初，清兵获悉有大队太平军从缺口突围冲出，乃拦腰截击。秀成乃分兵两路，以前队护幼天王洪天贵福急走，自领后队拒追兵。洪天贵福由尊王刘庆汉、养王吉庆元护卫，辗转至安徽广德州，身边仅余数百人。适昭王黄文英、

十王洪仁玕等先后来迎，遂至湖州。秀成于突围前将坐骑让幼主，经一昼夜血战，马不能行，遂掉队，身边仅余二三人，乃上天京东南之方山，于破庙内暂避，为当地民人缚送曾国荃军营。

国荃既得秀成，恨之入骨，亲讯时，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有劝止者，国荃盛怒，于座中跃起，厉声言："此土贼耳，安足留！"乃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王殊不动。或问："何不早降？"答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又问："汝今计安出？"答曰："死耳！"〖22〗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自安庆抵南京，于当日午后亲讯秀成，讯毕，决计"拟即在此杀之"，并拟"取伪忠王详供"〖23〗。七月初六日，秀成于木笼中连续八日写自供毕〖24〗，被害于南京。临刑，秀成谈笑自若，作就义歌十句，叙其尽忠志节。〖25〗

二十九日(8月1日)

36 以金陵攻克，赏加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26〗，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国藩弟浙江巡抚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记名提督李臣典，赐封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福建陆路提督萧孚泗赐封一等男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总兵朱洪章、武明良等一百二十余人均有厚重封赏。

以金陵攻克，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令其子布彦诺谟祜（即伯彦讷谟祜）受封；钦差大臣、

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江苏巡抚李鸿章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均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署浙江提督鲍超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署京口副都统魁玉赏给云骑尉世职；漕运总督吴棠赏给头品顶戴。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杭州将军周瑞、江西巡抚沈葆桢，俟江皖浙等省军务平定，再行加恩。

37 湖北公安大水。至秋复大疫。湖北应山、浙江江山、江西崇仁大疫。

七月初一日（8月2日）

38 以湖南捐输军饷，永广学额五十名。其中湘乡县学额六名，邵阳县四名，攸、安化、清泉（今衡阳市）、衡山、耒阳、新宁六县各三名，茶陵、衡阳、宁远、桃源四州县各二名，安仁、常宁、酃、零陵（今永州市）、祁阳、道、武陵（今常德市）、龙阳（今汉寿县）、永顺、芷江、郴（今郴州市）、永兴、桂东、澧十四州县各一名。

39 法国武弁开始在福州教练洋操。此前，该国武弁兵丁曾在广东教练洋枪，上月中始撤。

初二日（8月3日）

40 赏封帝傅祁寯藻、倭仁等并议政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谕曰：朕以冲龄践阼，荷蒙两宫皇太后垂慈，

特命祁寯藻、倭仁、李鸿藻在弘德殿授读，并派倭什珲布、伊精阿授读清文。祁寯藻等均能朝夕纳诲，讲贯发明，朕于典学之余，深资启沃。兹当巨寇荡平，江南底定，祁寯藻等辅弼朕躬，同深庆幸，允宜共沐恩施。祁寯藻、倭什珲布、伊精阿、李鸿藻均著赏给纪录二次。又谕：恭亲王自简授议政王以来，于今三载。适值东南等省，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征兵筹饷，一切深资赞画，弼亮宣猷、忠勤丕著。军机大臣文祥等翼赞枢廷，同心辅治。前于苏杭省城克复各案内，屡欲降旨加恩，均经该王大臣等再三恳辞。兹当江宁省城克复，红旗驰报，议政恭亲王著赏加军功三级，仍加赏一贝勒，令伊子奉恩辅国公载澂受封；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文祥赏加太子太保衔；户部尚书宝鋆、工部尚书李棠阶均加太子少保衔；兵部左侍郎曹毓瑛赏给头品顶戴。其他王公大臣、八旗、蒙古兵丁等均有不同封赏。

41 以御前大臣醇郡王为阅兵大臣，调正黄旗满洲都统惇亲王为镶黄旗满洲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恭亲王为正黄旗满洲都统，正黄旗汉军都统醇郡王为正红旗满洲都统，以阿勒楚喀副都统舒通额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未到任前以正白旗蒙古都统文祥署理。

初三日（8月4日）

42 命将是年朝审各省情实人犯停止勾决。因逢甲子年故也。此例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乾隆九年甲子(1744)、嘉庆九年甲子(1804)均循例。

43 命招抚流亡，讲求吏治。时江南等省新复地方，闾

阎凋敝，创巨痛深，老弱转徙流离，尚未复业，应如何招徕抚恤，遂民生而苏民困之处，谕令各督抚详加筹画，慎选守令，实心实力办理。其无军务省份，亦应讲求吏治，破除积习，以期久远乂安，诏命各省督抚极力认真整顿，于州县中实心爱民讲求治理者，随时奏请奖励，不职者立即参劾，并将安插降众、抚绥难民各事宜，妥为明定章程，其于办理尽善。其内外大小臣工，各宜兢惕为怀，勤思职业，不得以捷书遄至，谓海内业已承平，因而晏安为怀，遂至废弛公事。〖27〗

初四日（8月5日）

44 禁止宗室、觉罗潜往外城滋事。先是，内阁御史景霖等奏称：近来南城地面，颇有宗室、觉罗隐匿姓名居住者，行迹诡秘，不安本分。及与民人口角争讼，便将真姓名说出，以图挟制，司坊官传讯，永不到案。按清制，外城向来不准内城旗人居住，宗室、觉罗更不应在外混迹。自是，乃命宗人府、八旗严行饬禁宗室、觉罗人等，概不准移居外城。饬禁之后，再有潜居者，查明严办。

十一日（8月12日）

45 命浙江巡抚曾国荃前往明太祖孝陵致祭，并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明该陵情况奏报，一面督饬地方官酌量兴修。按例江宁明太祖孝陵，每岁春秋致祭，并于江宁地方官内专委一人，修理倾圮，又设有陵户防护，可谓敬礼优渥。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江宁，其享殿焚于战火。后曾国藩覆奏，明陵毁伤过甚，修理维艰，俟修城挑河各

工完竣，再行筹办此事。

46 严谕两广总督毛鸿宾、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将散回勇丁设法安置。时已裁撤之苏州勇丁散回广东佛山等处，一月之内，连劫至数十次。番禺等处散勇，至千百成群，帆樯络绎，并纠众攻打城镇，而毛鸿宾不能安插。乃严谕毛鸿宾等：将散回勇丁设法安置，将应发师船欠款赶紧筹给。倘一味颟顸，致散回勇丁再生事端，惟该督抚是问。现在扬州师船，又经富明阿裁撤，分起回粤。当此各路勇丁纷纷遣散，该省督抚等自当振刷精神，妥为安插。又命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悉心体察大名、兖州二镇情形，分拨安置江浙投诚士卒。此前，御史陈廷经曾奏陈江浙投诚士卒宜妥为安置。

47 诏裁江北厘卡，复两淮盐务。

江北厘卡、亩捐、户捐及其他各捐，前经多次下旨裁革，各地方官并未认真办理，均仍照前。为除此弊端，与民休息，清廷乃再次下诏，令曾国藩、吴棠、李鸿章严行禁革，如有委员劣绅，藉端苛敛，即行拿办，以儆其余。

两淮盐务为库款大宗，曾国藩早经派员兴办。然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众赴坝领盐，栈盐不足，辄下场自捆，夹私之弊，不可究诘。此时江路通畅，可以图复旧观。御史刘毓槐疏请整顿。事下江督曾国藩，国藩上疏曰：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二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一在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

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办法不外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者。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淮盐难与之敌。查之既烦，堵且生变。计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化私为官，淮盐亦得进步。此疏销之略也。楚西之盐，今改逢卡抽收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厘。前收十五两有奇，今楚岸只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九两四钱四分，皖省四两四钱。此轻本之略也。现于楚西各岸设督销局，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民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现改复道光三十年（1850）旧章，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于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即提盐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亦另给税单，苟无单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论曰：淮北盐务，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设防，令场商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盐课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须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东引地，散运北盐，画收东课，日久弊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今东引业已通行，不能再托借运虚名，贻侵销实患。此须停止者二也。北盐已改捆为净盐，未改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勾串营弁，朋贩毛盐，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须停止者三也。夫榷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所谓整理之方，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

淮北惟兵燹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请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课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一分，他款一概删除。此现筹整理者一也。从前每包约完厘钱二千余。今拟每包收五百文，运赴上海，再于正阳关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收。盖非减厘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饷，嗣后仍应以十成分派，臣营五成，抚营四成，漕营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制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北盐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卤耗重百十斤。近来盐票不符，已严禁，并于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亦填明舱口清单，庶可杜避重就轻，不致以多报少。此现筹整理者四也。至是，均如所请，乃著饬运司招商认运。

国藩更张盐法，异于陶澍。澍意在散轮，与玉庭、若霖同。国藩意在整轮，与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筹办散轮，必前两月之轮卖毕，再开后两月续到之轮，未尝不以散寓整，澍实师其意。故国藩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爰有总栈督销之设，一以保场价，一以保岸价。总栈初设于瓜洲（今属江苏邗江县），复移仪征。督销局湖北设于汉口，湖南设于长沙，江西设于南昌，安徽设于大通（今属铜陵市）。自是历任循之。

十二日（8月13日）

48 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等部约六万人并配洋枪部队七千人于江西金溪降于提督鲍超

部。

十三日（8月14日）

49 曾国藩裁撤湘军二万五千人，留张诗日、彭毓橘等一万人守金陵，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一万五千人为皖省游击之师。〖28〗先是，曾国藩于七月初七日上奏清廷：臣统兵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时距湘军攻下金陵仅十九日。

十六日（8月17日）

50 吴廷栋上疏言金陵告捷，请益加敬惧。其疏略曰：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所好。夫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自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有乘其喜而贡谄媚者矣，左右有乘其喜而肆蒙蔽者矣，容悦之臣有因此而工谀佞者矣，屏逐之奸有因此而巧贪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贪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远老成，恶忠鲠。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侈纵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欲，一人肆于上，群小煽于下，流毒苍生，贻祸社稷，稽诸史册，后先一辙。推原其端，只一念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数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奸民，何一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不忍喜者。况旗兵乏食，根本空虚，新疆缺饷，边陲摇动。兼之强邻逼处，邪教肆行，岂惟不可喜，而实属可惧。假使万

机之余，或者有一念之肆，臣工效之，视彰瘅为故事，轻告戒为具文，积习相沿，上为粉饰，将仍成为丛脞怠荒之局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恭俭忧勤，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夫上行必下效，内治则外安，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碞可畏，则不敢玩民。惧者敬之始，敬者惧之终。大智愈明，神武愈彰，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惧始而敬成也。《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可弗以为永鉴欤？疏上，两宫皇太后嘉纳之，命存其疏于弘德殿以备省览。

十九日（8月20日）

51 以广西道梗，止越南入贡。广西巡抚张凯嵩奏称：越南国王阮福时以乙丑年（1865）正贡届满，请将丁巳（1857）、辛酉（1861）两贡一并恭进，请定进关时间。清廷以广西南宁、太平（治今崇左县）二府道路尚多梗阻，命暂行展缓，俟该省军务完竣，即由该抚奏明。

二十日（8月21日）

52 葡使照会总理衙门大臣薛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允即来天津换约。先是，四月二十九日，清廷命薛焕、崇厚为全权大臣，办理与葡萄牙换约事宜。五月十四日，两大臣与葡使阿穆恩在天津会谈。葡使曾请于澳门以西海口通商，薛焕等以中国在澳设官拒之。是日会面，薛焕等恐其换约后仍申前说，乃云条约尚未批准。葡使不允相商，

悻悻离去。越三日，薛焕复派员往晤葡使，开导转圜换约之事，未成。五月十八日，葡使离津赴澳门。〖29〗数日后，总署复照会英法俄美四使，言中葡未能换约之故。上月四日，葡使阿穆恩照会薛焕、崇厚，情愿换约。薛等覆函称并无改约或不换之意，总理衙门亦覆函告以仍在天津换约。本日，葡使照会中方，允复来天津换约。薛焕等覆准，又重申澳门设官之议，并请清理葡方侵占之三巴门外界址。

二十二日（8月23日）

53 强闯松花江之俄军官希什马寥夫以吉林将军拒见，乘轮船离去。上月中，希什马寥夫等带领兵役多名，乘轮船，上驶松花江，并于沿途观绘山川形势，声称欲由三姓〖30〗往见吉林将军，议办要事，将军景纶派员阻拦，未果。乃于本月二十日强行驶抵省城吉林，后告以总理衙门已照会该国驻京公使，由三姓至吉林非条约内准行通商地方，令其即行回国。本日始离去。〖31〗

二十三日（8月24日）

54 僧格林沁所部败太平军及捻军于湖北麻城，太平军及捻众遂分为二支，扶王陈得才、祐王蓝成春、天将马融和等东走；遵王赖文光及捻首梁王张宗禹、荆王牛宏升、鲁王任柱等西走。

先是，回救天京之中路太平军被僧格林沁部败于豫西内乡，启王梁成富西走，前来会师之捻首梁王张宗禹东趋，合遵王赖文光等，于四月二十一日，大败尾追之僧格林沁军于湖北德安（今安陆市），毙护军统领舒保。上月初，

又占罗田。再合扶王陈得才部大军，众达数十万。当是时，僧格林沁马队紧追不舍，官文之鄂军、张之万之豫军及乔松年之皖军亦竭力拦阻，一时间集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之清军不下十万人。本日，僧格林沁部陈国瑞军合豫军张曜部大败太平军及捻众，致其分军而走。

二十五日（8月26日）

55 以江宁克复，对此前死事诸封疆将帅，加恩封赏。前湖北巡抚胡林翼“规画远大，勋绩卓然”，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前湖北提督向荣、前浙江布政使李续宾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前安徽巡抚李续宜、前江南提督张国梁、前湖南提督塔齐布、前安徽巡抚江忠源、前湖南候补道江忠济、前浙江宁绍台道罗泽南、前西安将军多隆阿、前湖南候选同知曾国华、前即用知府曾贞幹、前提奏提督江西南赣镇总兵程学启等均封赏有差。

56 命刑部将诱拐子女人犯张任氏等人并知情窝留人犯子讯明后，分别从重治罪，不准收赎。

57 赏给达赖喇嘛黄哈达、椰子捻珠、玉碗、大小荷包等物。并谕曰：据满庆等奏，本年四月十三日，达赖喇嘛从伊正师傅受格隆小戒，实有吉祥之事。达赖喇嘛嗣后尤应专习经咒，谨守黄教，永受朕恩。

二十六日（8月27日）

58 从左宗棠请，减免宁波府属一厅五县六场浮收钱十万四千有奇，米八百余石。

二十七日（8月28日）

59 左宗棠、李鸿章所部会克湖州府，旋即全浙陷落。

湖州西南多倚从山，东北多水道，险固可守。此时，太平军堵王黄文金犹拥众十万据守该城。浙军既占孝丰，宗棠方注重安吉，图截断湖州太平军西退之道。并令降将蔡元吉、邓光明及总兵高连升、王月亮等攻湖州东南。时李鸿章军亦南进，于五月下旬越境占长兴后，命提督郭松林、道员潘鼎新等屯于湖州北面太湖东西两侧。守城太平军将士与清军于湖州城外激战，经二月余，各处堡垒被逐一攻破。至是，淮军提督郭松林、李朝斌、总兵刘士奇、道员潘鼎新、张树声、侍讲刘秉璋等会同左宗棠部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提督高连升及洋将德克碑等攻湖州，干王洪仁玕、堵王黄文金西走皖南之广德州（今广德县），佑王李远继西南走安吉、孝丰，旋兵败，至广德与文金部合，辅王杨辅清避走上海。〖32〗

天京城破后，逃出之太平军大部涌入湖州，堵王黄文金知孤城不可守，乃召众王会议，决意入江西建昌府（治今南城县）、抚州府（治今抚州市），合侍王李世贤部，再往湖北会扶王陈得才大军，据荆州（治今荆州市）、襄阳（治今襄樊市），以图长安（今西安市）。〖33〗旋文金遣其弟昭王黄文英并首王范汝增、养王吉庆元、忠王弟扬王李明成等护幼天王洪天贵福自湖州返广德州，亦为日后湖州守军留一退路。破城翌日，仁玕、文金等突围至广德。

八月初一日（9月1日）

60 就西藏事务分别谕令驻藏大臣满庆、成都将军崇实及四川总督骆秉章。据满庆等奏：前因埒徵克扣布施办理不善，致僧俗激成事端，协理商上事务诺们罕汪曲结布遵谕抚绥僧俗，全藏安静，办理甚为妥协。谕令满庆等传旨嘉奖，仍责令将商上事务并合藏僧俗番众人等，随同达赖喇嘛妥为绥辑，以期永远相安。傥此后办理未尽合宜或别启衅端，即惟满庆、恩庆等及达赖喇嘛、汪曲结布是问。时埒徵已身死北京，清廷将此讯谕知满庆等，并称：其从人等，如令即行回藏，恐其复行造言生事，反致煽惑人心，是以仍令在京居住。并照满庆等所拟，将埒徵所管寺院土地人民归达赖喇嘛收管。

先是，同治元年（1862），掌办商上事务埒徵呼图克图因减放布施，连同色拉寺与布赉绷、噶勒丹两寺共斗，不胜，藏中僧俗公斥之，埒徵乃携印潜逃赴京。诏黜其名号，不准转世。遂命诺们罕汪曲结布协理商上事务。汪曲结布原系俗人，曾为噶卜伦，因与埒徵忤，辞官削发为僧，至是复起用。汪曲结布随即禀称：遵查三大寺启衅根由，实因埒徵徇私作弊，与色拉寺众僧无涉。

本日又谕崇实、骆秉章：满庆、李玉闸把持藏务，狼狈为奸，非调令进关，无从办理。诏命骆秉章迅速拣派接管粮务之员星驰赴藏，令李玉闸交卸回川，使该两员无所藉口。埒徵虽死，其随从人等，若令即行回藏，恐为满庆谋害灭口。此时仍羁京师，俟福济、景纹抵藏后，如有应行对质之处，再将其递解回藏。

61 伊犁将军常清奏陈新疆局势。略曰：库车及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两城被匪占踞。由伊犁至乌鲁木齐间之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县）、乌兰乌苏及毗连之绥来（今玛纳斯县）、昌吉（今昌吉市）各县，逆回肆扰，文报不通。六月二十六日，乌鲁木齐汉城失守，满城被围，新疆逆焰日张，势甚岌岌。清廷得报，乃谕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并车林敦多布、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帮办大臣奎昌迅派喀尔喀兵二万名驰赴乌鲁木齐，迅克汉城。复谕山西于截留防费内拨余银二十万两并四川、山西、河南、山东应拨军饷四十万两分批起解甘肃安肃道〖34〗库，再转递迪镇道库，以济急需。然终因道路不通，援军中途溃散，兵饷未达目的地。

初四日（9月4日）

62 陕西回民孙义保复起事，占甘肃固原州，旋称大汉平西王，蓄发易服。

先是，清廷于本年春，命固原提督雷正绾领军二十四营，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领军十三营，河州镇总兵曹克忠领军十六营，由陕西入甘肃，以攻平凉、固原。四月十九日，雷正绾、陶茂林攻下平凉府城，又得李俊堡降回张保龙之助，占固原。固原为平（凉）庆（阳）泾（州）道驻地，地位重要。随即，官军再北下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县），宁夏回军领袖马化龙复闻风受抚。一时官军颇为得势。五月底，回军三四千人攻同心城、宁安堡（今属中宁县）及恩和堡（今属中宁县），并攻中卫县，其势复盛。至本月夜，孙义保率所部四千余人，得城内受抚回首赫明堂之助，

里应外合，复夺固原。平凉、固原、盐茶等处受抚回众乘势复起反清。

十八日（9月18日）

63 太平军启王梁成富等克甘肃阶州（治今武都县）。本年初，启王梁成富部中路大军自陕西奉天王诏回救天京，为清军僧格林沁部败于河南西界之内乡，不得东向，成富遂取道湖北郧西折回陕南。旋合云南昭武王蔡昌荣部攻西安省城，不遂，乃经由鄠县（今户县）、盩厔、洋县，从褒城（属今汉中市）西走略阳，由白马关入甘肃境。至此取阶州城，知州沈凤才死之。

二十四日（9月24日）

64 革云南巡抚贾洪诏职，以林鸿年补授。并以湘军将领、按察使刘岳昭为布政使，迤东道席宝田为按察使，湘军入滇自此始。洪诏自上年三月代徐之铭抚滇，一年有余，未离川省一步，藉病规避，滇事仍操之铭手。时林鸿年、刘岳昭等均在川督兵。鸿年，字勿村，福建侯官人，道光十六年（1836）状元，自是以布政使抚滇。

二十五日（9月25日）

65 以西北回民起事愈炽，命新疆各路大臣，仍遵叠次谕旨，分别办理。谕称："但将为首滋事回匪歼戮，不可因回民中有恃强玩法之人，即将安分良回概行诛累。其有被逼胁从者，但能悔悟解散，即是安分良民，一概免其究治。"并令该各城大臣即将此旨刊刻誊黄，再行晓谕。

二十六日（9月26日）

66 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办理该地区与俄国立界事宜。清廷并嘱：于换约后立界时，仍须时防格外侵占，方不至堕其术中。随后并准其于存营兵丁内拣带百余名前往，以壮观瞻。〖35〗

二十七日（9月27日）

67 李鸿章致函总署，请在上海设厂制造轮船，并准华商购买洋船。旋总署覆函赞同在上海设船厂，并望讲求驾船之法。

68 是月，曾国藩上奏，请拒御史陈廷经改变苏皖两省疆域之议。先是，陈廷经于条陈善后事宜一折中，请以徽州（治今歙县）、宁国（治今宣城市）、池州（治今贵池市）、太平（治今当涂县）四府割属江苏，与江宁、苏州、松江（今上海市）、常州、镇江为一省；以扬州、淮安、徐州、海州（治今连云港市）、通州（治今南通市）割属安徽，与安庆、庐州（治今合肥市）、凤阳、颍州（治今阜阳市）、泗州（治今泗县）为一省，江南江北分设科场。诏令曾国藩等妥筹具奏。国藩遵旨上奏，略曰：苏皖未分之时，跨江淮而为省。古人经画疆里具有深意，我朝未尝轻议更张。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于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为二，与该御史所奏大旨略同。然唐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胜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昔人

如吴师道、胡安国、杨万里暨赵范、叶适辈言之详矣。疆吏苟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画疆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治之废。此等大政，似不必轻改成宪。〖36〗诏从所请。

69 金相印于喀什噶尔起兵反清。受库车回民起事影响，六月二十三日子夜，叶尔羌（今莎车县）汉回起事，焚毁城门，杀汉人七千人，办事大臣退守满城。缠回阿布都拉门称王。二十六日，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汉回守备蓝发春等暗约起事，二十七日，喀什噶尔汉回把总王得春等叛，寻皆平。然新疆南路反清烽火已燃起。库车缠回热西丁（旧译布格聂丁）、汉回马龙权旋占喀喇沙尔、阿克苏及乌什。拜城阿奇木取道阿克苏转至和阗（今和田市），通报库车发难之讯，和阗民众遂乘势而起，毛拉哈比布拉被推为首领。至是，金相印合布鲁特头目思的克亦反。〖37〗

九月初三日（10月3日）

70 新疆回人阿訇妥明及索焕章等占乌鲁木齐满城（巩宁城），都统平瑞以下万余人均死之。

妥明，本陕西回民，托星命之术，游金积、河湟间。及陕西回民起义，乃出关至乌鲁木齐，客于参将索焕章之家。焕章，甘肃提督索文子，素蓄异志，师事妥明，故妥明于诸党中，势力颇大。会乌鲁木齐汉回民以征饷事起衅，索焕章乘机起事。木年春，乌鲁木齐都统平瑞藉防饷勒州县亩捐，绥来（今玛纳斯县）知县毛遂吾、奇台知县恒颢皆

不应，独迪化知州孔福允之，都统乃遣员搜刮。州役马全、驮户马八等皆回民，倚势苛敛，敲索无虚日，汉回因此互哄。适绿营提督聂布冲额遣标兵赴天山南路援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中途为库车热西丁和卓所破，领队大臣文永等死之。妥明、索焕章更有恃无恐，六月底暗使乌鲁木齐回人焚掠汉城，聂布冲额自杀。焕章遂占乌鲁木齐汉城，推妥明为主，自为元帅，书吏马升为先锋，围攻满城。随后，古城回军马全、马八大败官军，吐鲁番、托克逊被回军围攻，辟展（今鄯善县）等处军台遭焚掠。八月中旬，迪化回军占阜康、绥来。月底，哈密回人马兆强、马环、顾老王复起事，焚掠关厢。官军兵单势薄，防不胜防。至是，妥明及索焕章、马升并马泰、马仲（忠）、马明、马官等占乌鲁木齐满城，都统平瑞，兵备道伊昌阿以下万余人均死之。妥明复合奇台回马福占奇台。后妥明军势如破竹，相继占昌吉、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城（今乌苏市）、济木萨城（今济木萨尔县）、古城汉城等。〖38〗

初四日（10月4日）

71 曾国荃因病开缺〖39〗，以马新贻为浙江巡抚。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合肥知县，累迁至安徽按察使。上年任安徽布政使，至是任浙抚。

初七日（10月7日）

72 历时三年之塔城谈判结束，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等与俄使札哈洛夫（旧译杂哈

劳）、巴布科夫（旧译博补考、博普考、巴普考）于塔尔巴哈台议定《勘分西北界约记》。

上年底，清廷迫于俄国威吓，接连颁发谕旨，责令明谊等应将分界事宜，径行断结，不得再行咨商总理衙门，以致往返稽延，俾该国借口，另生枝节。〖40〗本年初，明谊即知照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美尔派使臣前来塔城，按俄方所提议单，妥商定议。然杜加美尔无理要求中方于俄方议单内所指界址，全行应允，毫无更改，并保证会议时并无争论，照单内指出界址，立记绘图，互相画押，设置界牌。〖41〗明谊复照云，总理衙门所准者，“系指议单与条约相符之处，非不符之处亦概允许也”。如《北京条约》内“并无载有分人一事”，议单划去中国乌梁海、哈萨克、布鲁特等族人民之牧场田地，有碍其生计，双方应就此协商，适当安排。对此，杜加美尔竟无理宣称：议单所指俄国界址以内之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哈萨克、布鲁特等族，“均为该国所属之人”，且称若不接受俄方要求，彼即将俄国分界大臣“撤回停办”〖42〗。又称俄方可不待勘界定约，即径派兵前往俄国所指界址常川住守，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云云。〖43〗

其时，俄军五百余人于三月二十六日侵入塔城以西巴克图卡外头道河处，于哈穆尔山脚强行驻扎。四月初八日，俄军又侵入科布多所属霍呢迈拉扈卡伦西南。旋俄方照会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区两旗总管，宣称阿勒坦淖尔及哈屯河一带地方已归俄有，“如有人言系中国游牧”，定将“拿送俄城”。六月初八日，俄军侵入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库

克乌苏河地方，绑架巡查哈屯河之中国官兵十余名。〖44〗俄军复趁新疆发生大规模反清武装起事、伊犁孤立无援之机，派兵五百名强占伊犁西北之夏博罗胡吉尔卡伦。六月十二日，再增兵六百余名，扎营于冬博罗胡吉尔卡伦，旋于七月初进逼图尔根河西，强占卡内地方，并称“此都是俄国之地，与中国何干”。〖45〗

俄军节节进逼，伊犁岌岌可危，伊犁参赞大臣明绪乃于七月初十日行文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并要俄方“速将伊犁兵队撤出卡外，静候议分界址”〖46〗。俄方见逼签条约时机已至，遂允派员至塔城，而于撤军一事，置之不理。八月十四日，俄方谈判代表札哈洛夫、巴布科夫等三十余人抵塔城，旋交给中方分界地图一份，谓：“若照此画定限道定界，将分入俄国地面旧住人丁均为俄国所属，如谓可行，即派员来圈，在另有绘就图内添写清字地名，以便互换；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正好派兵强占。”〖47〗时俄兵六百余人，携带枪炮，已先期抵达塔城巴克图卡伦以西小水地方驻扎。

八月二十一日，中俄双方代表晤于塔城。俄方坚持“照单换约”，“人随地归”，并“动辄以用兵为词，肆意强横”。〖48〗明谊等慑于时势，被迫应允。两日后，中方分界委员赴俄国领事馆，与俄方商拟勘界议定书之具体条款，并于俄方分界图上译注满文。此时，俄方交出约文草案，又增两项要求：一、塔尔巴哈台所属巴克图卡外小水地方〖49〗中国民庄五处，须于立界前向内挪移。二、自咸丰十年

（1860）中俄《北京条约》互换之日起，所有从卡外迁入之中国哈萨克、布鲁特人民，应于立界时拨回原处。中方表示断难照办。经数日争辩，最后达成协议：小水地方民庄立界后十年内陆续内迁；由卡外迁入卡内者，以此次换约之日为准，人随地归。〖50〗

本日，明谊、锡霖、博勒果素与俄方代表札哈洛夫、巴布科夫于塔尔巴哈台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51〗，且于俄方一手绘制之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至此，历时三年之塔城“勘界”谈判遂告结束。

该约共十条，大要有：一、划分边界。定中俄两国自沙宾达巴哈至葱岭之新界以西原属中国之大片土地划归俄国。二、人随地归。边境地区“人丁向在何处住牧者，仍应留于何处住牧。俾伊等安居故土，各守旧业。所以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三、建立界牌。换约后满二百四十天，两国立界大臣会同，按议定界址，分段建立界牌鄂博，并拟定国界记文，互换为凭。四、挪移卡伦、民庄。立界后，位于新界俄国一侧之原有中国卡伦，应于一月内迁往中国一侧，巴克图卡伦以西小水地方民庄五处，限十年内内迁。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确定之边界线，实为俄国所强加。虽曰据中俄《北京条约》有关条款而定，实则超越该约规定，于多处向中国一侧推移，使中国蒙受巨大之领土损失。

据该约之第一条，俄国将《北京条约》规定之边界走向与《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之边界线间大片中国土地据

为己有，向属中国之斋桑湖亦全为俄国吞并。

该约第二条亦不符《北京条约》俄、汉文本之相关规定，中国因此丧失斋桑湖东南、阿拉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以东以南之大片领土。

据该约第四条规定，俄方将一系列中国常驻卡伦划入俄境。而据《北京条约》汉文本规定，中俄两国在西部“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该约签订前，清廷曾指出：“俄国议单所指，弯入内向，将常驻卡伦包去多处，实与（北京）条约相背。”俄方签字代表巴布科夫事后亦承认：由于“从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国界沿萨乌尔山（即赛哩山）而行”。使“位于这个山岭以西至塔尔巴哈台山的中国常驻卡伦线，被并入俄国领域之内”〖52〗。

《勘分西北界约记》于中国实为一极不平等之条约。俄方首席代表札哈洛夫亦称该议定书有利于俄国，“据此，大片领土从中国转归了俄国”〖53〗。巴布科夫亦供称，因签订此条约，“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东部原属中国的幅员广大的土地划入了我国领域之内”。“除了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的一部分外，并入俄国领土的还有科尔沁和斋桑湖边区，格根河流域和纳林河（锡尔河上游）盆地”。仅斋桑湖泊周围，俄国即掠走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平方俄里土地及六万四千居民〖54〗。《北京条约》及《勘分西北界约记》之签订，使俄国割占中国西部北起阿穆哈山脉，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东临塔城、伊犁，总面积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之领土。

初十日（10月10日）

73 总理衙门大臣薛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日斯巴尼亚使臣玛斯于天津订立《友好通航行条约》五十二款，专条一款。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咸丰八年（1858），该国见清廷与英、法、俄、美立五口通商之约，遂与葡萄牙同请立约，未允。本年五月，该国全权使臣玛斯复来请，清廷命薛焕、崇厚在天津议约。玛斯请援西洋各国进京议约之案，薛焕等以各国虽在京议约，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不得谓之在京立约。玛斯始允于天津商办。至是约成。

十一日（10月11日）

74 李鸿章致函薛焕，论变法自强，略曰：粤匪流毒天下，幸渐次芟除。惟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押处于辇毂之下，外布满于江海之间，持我短长，扼我咽喉。盱衡今日，我之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或不足。倘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选用能将，勤苦操练，则绿营岂可足恃？海口艇船师船，倘不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讲求西人机器制造轮船，则水师岂可足恃？夫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若仍循数百年积习，狃祖宗成法，可危孰甚。中土士大夫不深虑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我能御之。其谁信耶？鸿章略知底蕴，每于总署函中，稍稍提及。纵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堂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之者，天下事终不可为也。〖55〗

十四日（10月14日）

75 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占福建漳州。

世贤部于上月十七日自江西南安府（治今大余县）越梅岭关入广东，攻南雄，复沿赣粤边境东进，经和平，龙川至嘉应州（治今梅州市），再占平远、镇平（今蕉岭县）、大埔，折入福建。至本日占漳州府，毙漳州镇总兵禄魁、汀漳龙道徐晓峰、漳州知府扎克丹布等。其时，太平军来王陆顺德等亦率军由江西瑞金入福建，占龙岩，天将丁太阳、林正扬部攻武平、永定，清总兵贺国琛以下二十人皆死。福建按察使张运兰率卒五百出武平拦截太平军，遭擒杀。运兰，王珍旧部也，独将十余年，为曾国藩所倚重，仓促被擒，江西清军为之夺气。时康王汪海洋等亦进占汀州（今长汀）之濯田。“龙岩、南靖、漳州俱陷，闽中大震”〖56〗。左宗棠急调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军守泉州；康国器军援漳州；而檄黄少春将四千五百人，自衢州趋延平（今南平市）；刘典新军八千人自建昌趋汀州；高连升将三千五百人，自宁波泛海至福州。“期取远势，蹙寇一隅而歼之”〖57〗。

十五日（10月15日）

76 浙江常捷军一千五百人悉遣散。该军由法人教练，统领亦法人，其中以德克碑名声最著。全军常为一千五百人，高峰时达三千人，助左宗棠定浙江全境，富阳、杭州、湖州诸役皆与焉。至是以浙事毕而遣散。

二十五日（10月25日）

77 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于江西石城被俘。

太平军自湖州撤至广德，淮军提督刘铭传军跟至，堵王黄文金、干王洪仁玕等拥幼天王洪天贵福连夜走宁国山中。八月初一日，湘军刘松山部于皖南徽州境截击太平军，致其走浙江昌化、淳安境，左宗棠部复击破之，文金伤卒。黄文金，广西博白人，绰号“黄老虎”。征湖北、攻池州、捣江南大营、袭祁门、救安庆。同治元年（1862），晋堵王。复攻宁国、祁门，战江西。本年春，援浙江嘉兴，退湖州。为后期主将，不幸而亡。入皖之太平军屡挫于唐义训、易开俊、金国琛诸军，致损兵折将，人疲马乏，迭经开化、常山、江山，于八月二十四日入江西广信府属之玉山、广丰。至此，大股太平军悉出浙江。

洪天贵福由干王洪仁玕、昭王黄文英、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等护卫，于广信（今上饶市）被阻，乃走铅山，越泸溪（今资溪县），斜趋山谷间，沿途战事不已，遂蹑踪侍王李世贤大军进。时李世贤军为清军追迫，已至广东境内。

本月初四日，太平军转战至新城县（今黎川县）。清军亦舍辎重，日夜穷追。初九日辰刻，清军追及于广昌唐坊。太平军且战且走，巳刻至百水岭，据地利击退追兵。复急行三十里，至石城县杨家牌。至此，太平军已连续五昼夜未歇，所到一餐即走，人困马乏，遂埋锅造饭，欲次日再行。洪天贵福谓：“住不得，妖兵今夜会来打仗。”干王洪仁玕等不信洪天贵福之言，草草扎营于杨家牌。

太平军离白水岭，清军主将记名按察使席宝田即率后队至，宝田忖太平军一日未食，必止餐。传餐毕，乃令曰："不擒幼逆，不得收队！"追至石城，于夜暮中见缕缕炊烟，乃令绕旁山设伏。是夜三更，鸣鼓进。太平军措手不及，洪仁玕、黄文英等被俘。

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卫队亲兵护卫下，溃围出。复于过桥时堕马，跌入坑内。卫队全数被擒，独洪天贵福得脱，遁入山中。后辗转过广昌、瑞金，半月有余，旋入石城县荒谷中。值清兵正四处搜捕，闻所俘之牧马小儿云"小天王过此矣"！遂跟追而来。本日，游击周家良、知县谢兰阶、陈宝箴等将洪天贵福俘获。杨家牌混战中，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败走，旋入福建。〖58〗

十月初二日（10月31日）

78 甘肃回军领袖马占鳌占河州，署河州镇总兵丁希凤、知州喻祥均被俘。

初四日（11月2日）

79 免伊犁将军常清职，命明绪代之。又严谕新任新疆各官迅赴任所。并令武隆额统援乌鲁木齐各军。旋以保恒署乌鲁木齐都统，诏钦差大臣、荆州将军穆图善移师出关讨妥明。

以阿訇妥明及索焕章等之举事，事前既未加防范，事后亦未能迅即扑灭，加之叶尔羌帮办大臣武隆额等参其谬妄贪婪，罢常清任。常清居官办事，有"常口袋"、"常钱串子"之号。拣选协领，任意黜陟。绿营出有官缺，积

压一年有余，未经出奏。又以找贡马为名，遍地搜罗，以致军民不敢养马。该将军因名常清，凡公牍中遇有清字，必令改避。于勘分地界一事，一概推诿，为卸肩地步。察哈尔营牧厂官马，仅存五百余匹，亏短四千四百余匹之多。新疆局势日坏，常清难辞其咎。

其时，除吐鲁番领队大臣扎克当阿及新调古城领队大臣惠庆已行抵巴里坤地方外，其余各新任大员，如伊犁领队大臣、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叶尔羌帮办大臣、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及新授伊犁参赞大臣联捷等，均尚未到任。乃严谕曰：前因新疆换班各员延不赴任，曾降旨严催，至今已逾数月。现新疆军事孔亟，防剿需员，岂容无故逗留，致旷职守？诏令各该旗并沿途各将军、都统、督抚等一体严催，迅赴新任。如再迁延观望，即指名严参。时新疆兵饷均极短缺，统兵大员尤其乏人，乃赏给武隆额副都统衔，补授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并令其节制领队大臣以下，领兵援乌鲁木齐。而此时甘肃宁夏回民起事益炽，穆图善手下兵少粮绌，出关路途遥远，艰险异常，又无援兵后继，故穆图善终未出关。

初七日（11月5日）

80 僧格林沁部大败太平军扶王陈得才于安徽霍山黑石渡。

此前，陈得才所部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及捻军张宗禹、任柱、牛洛红等于豫、皖、楚间连创清军。

八月初三日，太平军与捻军大败僧格林沁于河南罗山萧家河，斩正黄旗汉军都统舒通额、副都统祥恩以下十二将。舒通额，咸丰十年（1860）冬起，即从僧格林沁攻捻，历大小战事不计其数。是役，舒通额先跟追至罗山，太平军与捻众退萧家河。舒通额蹑其后，陷四面包围之中，援军阻绝，骑兵亦不得驰骋，遂战死。其时，扶王陈得才等亦败清总兵张曜部于湖北罗田，毙副将徐连升。

八月十六日，赖文光及捻军再设伏，败僧格林沁部于河南光山人和寨，毙总兵巴扬阿，悍将陈国瑞只身逃走，清军死者数千。〖59〗

九月初五日，文光等又合扶王陈得才部于湖北蕲水大破清副都统富森保、总兵梁洪胜等，困提督成大吉军，阵斩总兵石清吉，得才等旋东走安徽。九月二十九日，文光、任柱等复从安徽太湖折回，败僧格林沁军于安徽宿松，毙提督萧河清。旋复返湖北黄州，直逼汉口。

时陈得才活动于皖西潜山、太湖、英山地区，僧格林沁部马队合安徽按察使英翰军连破之。本月初，得才部将黄中庸率千人降清，僧军追至霍山黑石渡，即令黄中庸为前锋，僧本人督大队继之，袭得才营，冲其军为两段，得才部将温其玉等率九千余人投械乞降。僧军侦知得才军分三路部署，乃遣兵分进。天将马融和复率七万人降。祐王蓝成春为部将诱擒献出，被僧格林沁磔于军前。余党先后降清者十数万人，淮王邱远才等北走河南，合张宗禹军。得才寻亦服毒自尽。

陈得才，广西浔州（治今桂平）人，太平天国英王陈

玉成叔，同治元年（1861）初，与赖文光等领军三万余人自庐州远征西北，广招兵马。入陕后，闻陈玉成危急，东归回救，不及。本年初，率军东下，图回救天京。军抵湖北，天京已陷，乃活动于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区，至是败于僧格林沁，以身殉难。

当陈得才军东下，僧格林沁大营危急之时，清廷令曾国藩往皖、鄂交界处督师援鄂，堵防自湖北东下之太平军及捻军，以李鸿章暂代国藩署理江督。国藩奏言："大帅三人屯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请发军从官文，自驻安庆。"〖60〗时僧格林沁军驻麻城，湖广总督官文出黄州，再诏国藩援湖北，三人均为钦差大臣，至国藩有是言。旋陈得才部覆亡，军情急转，清廷亦收回成命。

十一日（11月9日）

81 以俘获洪天贵福，赏江西巡抚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封浙江提督鲍超一等子爵。论复全浙功，封闽浙总督左宗棠一等伯爵，席宝田、蒋益澧等人亦各有封赏。

82 云南布政使岑毓英、总兵马如龙、杨盛宗等攻占沾益州，斩回首马联升。本月初六日，马如龙已克寻甸州城，擒回首马荣，解省城杀之。迤东〖61〗悉平。本年春，马联升、马荣攻占沾益，进兵宣威，致岑毓英西征杜文秀军受牵制而折返。毓英乃驱师东征二马，至是始平。

十月二十日（11月18日）

83 幼天王洪天贵福于南昌殉难，太平天国政权覆亡。干王洪仁玕旋亦被杀。

洪天贵福（1849—1864），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长子。自幼聪颖，据洪仁玕云，彼看书一行，洪天贵福已阅三行。咸丰元年（1851），于广西武宣东乡被立为幼主。从咸丰庚申（1860）起，太平天国即用幼主名义处理政务。本年五月继位登极，称幼天王。至是被俘殉难，有供词存世。

幼天王旗帜既倒，太平天国余部更显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旋即纷纷溃败，终至消亡。

洪仁玕（1822—1864），字益谦，号吉甫，秀全族弟。少习经史，累试不第，为乡村塾师。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时未得预，乃赴香港，从瑞典教士韩山文受洗礼。咸丰八年（1858），辗转至天京。翌年封干王，总理太平天国后期朝政。至是被俘，忠贞不屈，于本月二十五日被杀于南昌。所作除《资政新编》外，诗文亦颇多，狱中述有供词，即《洪仁玕自述》。

84 是月，新疆伊犁起事回民围惠远城，旋解围。本年夏，新疆各地反清起事之讯频传至伊犁，致市商歇业，人心不定。八月，伊犁将军常清派兵往库尔喀喇乌苏，宁远（即固勒扎，今伊宁市）回民即谋划起事，常清曾派人劝阻招抚。九月十三日，宁远城署理阿奇木伯克阿布都鲁苏勒与掌教阿訇那赛尔丁联络伊犁河两岸村庄之维、回民众起事，首先攻下宁远城。本月十一日，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旗丁有名根老八者，率众千余与之合，所在蜂起应之，悉赴满营驻地惠宁，数千回众于次日夜攻该城。是时，惠

远存兵仅一千，将军明绪乃急调锡伯营、索伦营马队八百，募集汉民勇丁三千并哈萨克牧民数百守城。时有已革阿奇木伯克迈孜木杂特被拘，明绪释之，命带锡伯营。此人既树“官逼民反”旗号，复称不敢对朝廷稍有异志。本月二十五日，惠远城解围，众回军遂聚集于宁远周围地区。〖62〗

十一月初六日（12月4日）

85 江南补行乡试，计戊午（1858）、辛酉（1861）、壬戌（1862）及本年四科。

初九日（12月7日）

86 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及捻军牛洛红、任柱、李允、陈大喜等败僧格林沁于湖北襄阳东北，与张宗禹、陈大喜部合，入河南邓州。旋即，太平军及捻军再败僧格林沁部翼长成保、恒龄、总兵郭宝昌并豫军张曜、宋庆等于邓州唐陂，僧军几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本人仅率数十骑逃出邓州。捻军再攻南阳，僧军又败。“僧军名望顿尽。盖其初转战追逐，皆未尝与洪寇合战，故恒以为捻畏我，至是捻势异矣”〖63〗。僧犹不知变通，致屡战屡败。

十二日（12月10日）

87 从李鸿章请，免江苏历年摊赔银两，并永禁派摊名目。江苏省自军兴以来，叠遭兵燹。现虽全境告平，而民力凋残，元气未复。该省历届办理清查各案，应行摊补之款，为数甚多。而州县筹补之法，不免仍借资民力，甚至恣意浮收，有提无解。若仍令摊赔，于民生吏治，均为不

利。本月初二日，已诏免江苏江宁府属七县三年额赋。至是，复从鸿章请。

十三日（12月11日）

88 甘肃提督陶茂林败回军，克金县（今属榆中县）。上月二十七日，回军占金县，值靖远被围，兰州省城防守吃紧。陶茂林乃舍宁夏回军，由会宁赴援。其时，陕西臬司张集馨亦由隆德、静宁回撤。至本日，官军乃重占金县。

十九日（12月17日）

89 以总税务司赫德接济饷需，调维常胜军有功，赏加按察使衔。

二十二日（12月20日）

90 诏于吉林专设理刑大员办理刑名。前因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于凌辰奏：吉林狱讼繁多，请专设理刑大员办理刑名。随即谕令阜保查议具奏。兹据阜保奏称：吉林地处边陲，若添设监司大员，则建立衙署及廉俸等项，所费不赀。请查照热河设立刑名之例，酌予变通。令照所请。

二十三日（12月21日）

91 谕察哈尔都统等力加整顿马政，革除一切积弊。先是，绵森、吴廷栋奏请整顿马政。自是降谕切责：国家设立牧群，豢养弁兵，原以备临时征调，缓急可以应用。乃近年以来，该总管等并不认真牧放，遇有征调，往往马匹疲乏，不堪挑选，因而扣饷购马，累及兵丁，甚至将马驹

变价，孳生日少，百弊丛生，殊堪痛恨。诏命察哈尔都统等力加整顿，革除一切积弊，永远裁汰各项陋规。

三十日（12月28日）

92 以罗布藏青饶汪曲办理西藏商上事务。据驻藏大臣满庆奏：汪曲结布病故，无人办理商上事务，罗布藏青饶汪曲，据僧俗大众称其深通黄教，并晓公事。诏从满庆请，并赏给青饶汪曲“诺们罕”名号。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9日）

93 明定查办黑地章程。先是，户部奏：黑地一项，直隶、奉天所在多有。前于咸丰十一年（1861）间，经宝鋆等会同直隶总督、顺天府尹，查出昌平州地四百四十余顷，试办升科。并奏准饬令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奉天各府尹，一体办理。乃两载以来，各州县具报寥寥。皆由各地方官畏难苟安，于旗圈迷失地亩，及山隅河间，不能详稽档案，亲历查勘。以至愚民观望隐匿，奸徒从中讹索。甚至无赖棍徒，在京外各处假充委员，查办黑地，恐吓得赃，地方官不加详察，任其肆行无忌；而于应查之地，转多置之不办。亟应严定章程，以除积弊。自是乃谕：嗣后直隶、盛京、顺天、奉天各处，遇有查办黑地之委员，诏饬地方官详加盘查，如无户部先期咨会及随身札付，即属棍徒诈冒，立即按名严拿押解，奏明究办。至所请各州县查出隐地二十顷以上者，照例给予优叙。其勘办升科地亩最多者，随时奏请施恩。如有因循不办，任令地户私垦，吏役诈赃，别经发现者，即以溺职例参处。

十三日（1865年1月10日）

94 拟明年试复河运。据吴棠奏称：江北各属均以河运为便。惟停运有年，漕船久废。若雇用民船，虑难钤束。并沿河一路纤堤闸坝，浮送能否无虞，亦难逆料。现拟购米三万石解赴通仓，试行河运。诏从其请。

二十一日（1月18日）

95 台湾道丁日健部炮毙天地会首领洪枞，擒洪璠，全台告平。

二十四日（1月21日）

96 命广东、湖南拨解云南饷银。时云南巡抚林鸿年奏曰："滇省利源，为盐井、铜矿，皆为逆回盘踞，必赖邻省协济。现筹进剿迤西回匪，军饷支绌，请饬湖南、广东设法接济。乃命两湖于厘金项下，每月拨银一万两，以一年为期。"

二十七日（1月24日）

97 李鸿章奏火器营官兵于苏州学习枪弹火器制造情形。本年四月底，清廷从总理衙门奏，派京营弁兵从李鸿章学制炸炮炸弹及各种机器。至是，鸿章奏报其学习情形，略曰：萨勒哈春等官兵四十八员来苏，当即分派制造洋炮各局，督同该管各员尽心教习，将炸炮、炸弹各种机巧火器制造运用诸法，逐细指授，严立课程，臣复随时稽核勤惰。半载以来，该官弁等勤苦讲求，协同中外工匠，依式仿造，颇得门径。虽开炉铸炮，试演准头，尚未递臻精熟，而由

此用心不懈，半年后当能自出机杼，为他处设局制器之先导。臣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

二十八日（1月25日）

98 曾国藩奏称：剿办捻匪，宜用淮勇，人地相宜。淮军所用火器，须由水路运送河南，以周家口为都会。西路军务，宜先清甘肃，次及关外。楚勇离甘太远，不如川勇较近，宜用川北保宁（治今阆中市）、龙安（治今平武县）两府之人，与甘肃风气不甚相远。〖64〗

99 是月，豁免浙江瑞安县被扰地方节年额赋。蠲免江苏太仓等六十七州厅县暨淮安等九卫被水被旱被扰灾区新旧额赋杂课。蠲缓浙江山阴等二十八县暨衢州等两卫被水被旱地方新旧额赋，河南郑州等六十六州厅县被水旱雹灾及被扰地方新旧额赋杂课，展缓两淮富安等十四场被水旱灾区折征钱粮。

100 金相印引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先是，金相印及思的克久攻喀什噶尔不下，乃遣使赴塔什干，请浩罕王派和卓前来。浩罕王于喀什噶尔早有吞并之心，乃决定派其和硕伯克阿古柏随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前来，并规定：布素鲁克虽称王，拱手而已，一切事务悉归阿古柏决定，他人不得参与。〖65〗阿古柏（1820—1877），生于浩罕塔什干南之匹斯坎特，塔吉克人。幼时因母改嫁，曾在一卖

肉人家以舞师谋生，及年长，任胡达雅尔汗卫队中之玛赫拉木（侍从副官）。后以妹夫为塔什干之阿奇木，而青云直上，任和硕伯克。至是，阿古柏乃率百人，挟布素鲁克，经安集延（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国）侵入喀什噶尔。“用武力，更多地是用奸诈手段”〖66〗，驱走思的克后，扶布素鲁克为王。思的克大愤，乃据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拒之。

101 是冬，御史陈廷经请于广东等处海口设局造船炮。其奏略曰：夷情叵测，恃有战舰机器之精利，逞其贪纵。然彼机巧之器，非不可以购求学习，以成中国之长技。请于广东等处海口设局，径取西洋工匠置造船炮，以期有备无患。清廷旋命将其奏抄示曾国藩、李鸿章，会同酌商，奏明办理。

102 是年，除江苏、福建、云南、安徽、广西、贵州、陕西、甘肃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三千七百五十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各省存仓米谷总计三百一十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八石。全国出口货值银四千八百六十五万四千五百一十二两，进口货值银四千六百二十一万零四百三十一两。出超二百四十四万四千零八十一两。凡征货税银七百八十四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

103 从总理衙门奏，刊刻丁韪良所译惠顿著《万国律例》，此书乃中国引进之首部较完善国际法著作。丁韪良翻译此

翻译此书始于同治元年（1862），后得总理衙门派陈钦等四人与之悉心商酌删阅，并拨银五百两作刊刻费用。自是书成，总理衙门大臣董恂为之作序，恭亲王奕訢及大学士文祥均极称道。初版三百本，从总税务司赫德议分送中央及各通商口岸、地方当局。恭亲王所领之总理衙门因引证此书，使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扣留丹麦船只一案获圆满解决。〖67〗

104 左宗棠于杭州仿造轮船一艘。常捷军撤，左宗棠留用洋将德克碑、日意格，以考求西洋机器制造。遂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行于杭州西湖，惟行驶不速。

105 贵州苗、教军复振，川、湘、黔边境告急。上年秋，曾随太平军李福猷远征四川之广西义军李文彩部，由川、黔、湘边区还攻贵州黎平府，复于是冬破古州厅（今榕江县）清营，巡抚张亮基咨湖南催促援军。湘抚恽世临亦奏称：苗、教“贼煽乱有年，渐习发贼伎俩”，必为楚、粤、黔三省大患，应请敕下云贵、广西督抚速派得力兵勇，分兵进攻。清廷乃谕令：“务当合三省兵力，殄此巨患，肃清边陲，不得各分畛域，贻误戎机。”本年九月，斋教胡惟德等结苗军罗洪、潘老帽部趋古州合李文彩军。相互呼应。张亮基乃再奏三省会剿。〖68〗十月中，白号教军由遵义府占黔西州（今黔西县），杀知州。再由赤水扰四川叙永厅，云南布政使刘岳昭分兵败之。其时，桐梓、绥阳教军亦颇活跃。十一月十六日，贵州黄、白号教军合起事苗

民占大定府（治今大方县），川边告急。四川总督骆秉章乃奏请贵州派兵夹击，诏命骆秉章饬刘岳昭等出境会剿。十二月初七日，贵州起事苗军进占玉屏，分扰湖南边境。玉屏虽旋为总兵周洪印所复，然南部苗军合部分太平军自黎平逼靖州，北部号军亦由印江下铜仁，楚边吃紧。湘军从宝庆（今邵阳市）赴边防卫，前已赴粤之赵焕联军亦抽调回湘备用。

106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于北京创设“育英学堂”，是为北京最早之教会中学。同年，美国圣公会裨治文夫人兴办一女子学校。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命名为“贝满女校”，为北京最早之女子教会学校。〖69〗同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山东登州办蒙养学堂，后改称文会馆，为山东齐鲁大学前身。

〖1〗即何信义。何本清将，咸丰十年（1860）四月，太平军攻苏州，开城迎接，投身太平天国。信义是其加入太平天国后所用之名。见《太平天国史》卷八八。

〖2〗《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十二册。

〖3〗参见：《曾文正公事略》卷四；《清鉴纲目》卷一二。

〖4〗《曾文正公事略》卷四。

〖5〗《左文襄公年谱》卷三。

〖6〗《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059 页。

〖7〗《左文襄公年谱》卷三。

〖8〗参见：《左文襄公年谱》卷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061—1062页。

〖9〗《曾文正公年谱》卷九。

〖10〗参见：《曾文正公事略》卷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

〖11〗《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十二册。

〖12〗关于常胜军解散的原因，近人郭廷以认为："完全出于戈登主张，其一，江浙渐就肃清，该军无用武之地；其二，李鸿章不愿继续担任该军巨饷；其三，英政府不允戈登继续在华任职，统带易人，不易节制；其四，如不解散，该军或加入太平军中，或另成一第三种势力；其五，此次参战以来，屡受挫败，战斗精神远不如前，将士如得报酬，亦乐于退伍，故于常州攻下后，即令退集昆山，准备解散。"（见《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073页）

〖13〗洪秀全滥封诸王始于天京事变后。最初为牵制翼王石达开，封其兄仁发、仁达为王，致达开"负气出走"。自此，秀全本不拟再封王。然于己未九年（1859）又封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仁玕之才德勿庸置疑，然无前段打江山经历，诸百战之将不服亦属自然。自是封王渐多，有人统计，至咸丰十一年（1861）冬，太平天国已封王一百多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册745页，鲁叔容《虎口日记》），诸王多为近臣亲属。据《黄文英自述》载："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太平天国》二册857页）即如文英本人，本是替其堂兄堵王黄文金"管家务、管钱粮、并未管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

天国》二册 857 页），亦受封为昭王。陈坤书为李秀成部将，自封护王后，秀成“制其未能”。后苏州告急，秀成三次致函调兵，坤书守常州，近在咫尺，却按兵不动，以致苏州陷落敌手。秀全此计，乃“恐人之占其国”，实为自坏长城，故李秀成于自述中将此列为天朝十误中之一误，“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全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言（然）后封王具（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作小王解（见《太平天国史》卷三六），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以此封人，岂不人心丧尽！由此亦可知洪秀全封王之滥，无以复加！（以上参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14〗据《洪天贵福供》：“自少名洪天贵，数年前老天王叫我加个福字，就名洪天贵福。登极后，玉玺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字，致外人错叫洪福瑱。”

〖15〗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30 页。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17〗参见：《在华领事裁判权论》102 页、135—136 页；《上海史》213—215 页。

〖18〗《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七一。

〖19〗据《忠王答辞手卷》：“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天京被攻陷后几天，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到南京视察，随后向英国外相罗塞尔报告说：“我估计有一万人与清军五万人作战”。又据常文煜译

威尔生《常胜军》记天京被克前，戈登在天京城外山巅瞭望城内情况说："在城墙里面，多是宽阔的空地，并无栅堡。数英里之远，防御物没有人驻守。此处与彼处仅有一二兵来往巡逻，离开接应的地方有数英里远，并没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空中，一种死静状态笼罩全城。"（十五章）但曾国藩在《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里却说："城破后，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显系虚夸表功，同时亦说明湘军所杀普通百姓之众。在同一奏折中，曾国藩称："官军五万余人"（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可见，上述亚德金对双方兵力之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天京被合围后，缺粮日盛一日，太平军将士一面于"城中种麦济饥"，一面遵天王洪秀全令食甜露充饥（《李秀成自述》）。另外，自城破前一年多始，李秀成即将城内妇孺放出城外，以缓严重缺粮困难。据《李秀成自述》载去年至今，各门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数。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七日所上奏折中亦称："近日军情，金陵首逆并未出城猛扑，仅于水西、旱西两门放出老幼妇女万余人，为节省米粮之计"。同年三月十二日又奏曰："再近日军情，金陵城贼常放妇女幼孩出城，以为节食之计"。曾国荃《致官中堂》信亦云："今年城中逃出难民妇女不下五六万人"（《曾忠襄公书札》卷八）。当时《上海新报》也不断有这类报道：闻得金陵省城已被我军围攻甚紧，现将老弱及妇女小孩均放出城（四月十九日）。水陆围攻，贼粮断绝，城中放出老弱及女人有数万之多（五月十三日）。

〖20〗《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六。又，先是，五月初，清廷谕令李鸿章会剿金陵。鸿章即称"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湖州克复，再行拨兵助攻金陵"。鸿章后来占湖州尚在曾国荃克金陵之后，说明此时鸿章已有心计国荃独全其功。曾国藩接奉此谕后，乃上疏称：

已恭录谕旨，加函催请李鸿章亲来金陵。并解释道：苏、常克复之后，本拟咨请李鸿章前来金陵会剿，特以其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故不敢奏。并谓曾函询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曾国藩既是两江总督，又是钦差大臣，还有师谊之情在内，何以不敢奏调近在咫尺之李鸿章军？显系别有隐衷，因李鸿章助攻，其不好处乃分占美名（《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致沅弟》）。随即清廷又两次催促李鸿章助攻金陵，鸿章仍辞，乃不欲分此垂成之功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三年六月初十日《致沅弟》）。国藩遂再疏曰："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臣亦未便再三渎催矣"。至是，清廷不再坚持鸿章会剿（参见：《曾文正公年谱》卷九；《曾文正公事略》卷三）。

〖21〗关于湘军在攻城后烧杀抢掠之情况，多有记载。对于烧，曾国荃之机要幕僚赵烈文在其《能静居士日记》中载明：计太平军所焚者十之三，兵所焚者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绛紫色（本年六月十七日）。实际上，大火直烧至六月二十四日天下大雨止，以后所烧，当全系湘军所为。赵烈文又记曰："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六月二十三日）。某文案委员至城，见一眉清目秀之小孩，"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

里，鞭逐之”（六月十九日）。湘军将士还公然在大街上“搜曳妇女，哀号之声不忍闻”（六月十九日）。曾国荃贴出告示，禁杀良民，禁掠妇女，其手下大将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人均“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六月二十三日），甚至出现“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之情况（七月二十四日）。南京人伍承钦在《燹余杂咏》中亦记其事云：“约搜子女如胡虏，真载明珠返故乡”。宗麟在《禀父亲》记其所见云：破城兵勇营弁无不自掳。至六月底，满街尚拖女人小孩不绝于道。每人不止一人，九帅现收八人（见《吴煦档案》）。九帅，即攻城主帅曾国荃，他排行第九，当时盛传他所敛之财无算，故有“老饕”之名满天下（见《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当时，连曾国藩亦不禁感叹：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无逾于今日（《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四）。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面对此破败景象亦感“善后无从着手”，谓“一座空城，四围荒田”，“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何绍基甚至提出“宜竟废弃一切，另移督署于扬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可见湘军烧杀淫掠之残暴。

〖22〗参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致李中丞》；《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

〖2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曾文正公家训》，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谕纪泽》。

〖24〗李秀成写成自供后次日，曾国藩就将其删节本抄录送清廷军机处。后世即以此为蓝本转抄翻录，遂出现多种不同版本。其字数即有三万余、四万余、五万余、六万左右四说，一般以曾国藩家书和赵烈文日记所言五万多至六万字较可信（参见：《能静居士日记》，

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谕纪泽》）。原件藏湖南湘乡曾家，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曾将原稿影印出版，计三万六千余字，题《李秀成亲供手迹》，其中有曾国藩和他人所作删改之墨迹，估计被曾撕毁之处尚有一万多至二万字。文载太平天国兴亡史实较详，史料价值比他本为高。

〖25〗见《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

〖26〗清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国藩始，后左宗棠、李鸿章亦赐封侯爵。

〖27〗《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十四册。

〖28〗《天岳山馆文钞》卷一四56—57页。其时，曾国藩所属部队名义上尚有十二万，但左宗棠部四万人早成独立状态，自可不计；江忠义、席宝田两军一万人已拨归沈葆桢，鲍超、周宽世两军两万余人已赴援江西，旋亦拨归沈葆桢管辖，亦可不计。故实际上直接归曾国藩掌握并承担粮饷责任者，仅剩下曾国荃所统之五万部队，其中原属曾国荃吉字营、曾贞幹湘恒营者约有三万五千人，由萧庆衍等人统领之原李续宜部及太平军降将韦俊部共约一万五千人。此次裁撤，萧庆衍军全撤，曾国荃部实裁仅一万余人，故国藩嫡系基本保留。清廷复嫌国藩裁撤太骤，恐遣散之勇聚众骚扰，拟采御史陈廷经议，以精壮湘勇补绿营兵额。国藩乃奏称：欲以湖南朴实之勇补三江绿营之兵，必不情愿；其愿补者，皆游惰无归者也。以为勇则遣回籍，兵则另募上著，各返本而复始，庶为经久可行之道（《曾文正公事略》卷四）。坚持原议，继续裁撤，至翌年正月末止，曾国藩将金陵守军又撤八营，并拟再撤八营，只留八营四千人驻守（《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四年（1865）二月初五日）。尚未办理，适御史朱镇奏陈湘军在江南骚扰情形，清廷乃催令曾国藩裁军，国藩

遂改变原议，裁十二营，仅留四营守城。同时，驻扎皖南之朱品隆、唐义训、金国琛等军亦先后裁撤。至五月，国藩奉命北上攻捻时，所部湘军除刘连捷军已调江西外，能调动之大股武装遂只剩刘松山所统之老湘营（《曾文正公奏稿》卷二二）。

关于曾国藩于攻克金陵后迅速撤勇之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曾国藩自己向清廷解释为：诸将盛暑鏖兵，病者甚多，纷纷禀请撤勇回籍。然皖、浙未靖，本不欲遽撤多营，惟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前此贼氛方盛，万不得已屡募屡增，以救一时之急。今大局粗定，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诸将之愿遣散归籍，盖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国藩并且认为：湘勇召募之初，选择乡里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至别生枝节（《曾文正公事略》卷四）。

而曾任国藩幕府之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则另有说法："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论，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湘军志》卷五《曾军后编》）。

除此之外，尚有以下原因：

一、曾国藩深知，自古握兵权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功高必震主，乃以自削兵权方式来缓和以他为首领之湘军统兵大员与清廷和满洲贵族之矛盾，并以此保全其身。曾国藩曾致函郭嵩焘曰：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三）。故曾氏兄弟早有功成身退之念，曾国藩致其弟书曰："处

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又曰：“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三年二月十一日《致沅弟》）。

二、湘军本身战斗力下降，将士骄盈，军纪败坏，积重难返。曾国藩早即有言：“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鲁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二《复李少荃中丞》）。“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四《兵气》）。湘军中哥老会势力日益活跃，哗变成风，尤使曾国藩忧虑。

凡此种种，致曾国藩一攻下金陵，即决计裁遣湘军。

〖29〗葡萄牙驻华公使时兼澳门总督，常驻澳门。

〖30〗三姓是清廷在东北所设副都统辖区名，归吉林将军管辖，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管辖今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及根据《北京条约》割让之黑龙江下游两岸地区、乌苏里江至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之广大地区。

〖3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

〖32〗同治十三年（1874），辅清潜回福建，谋再举，为太平军叛将马融和所识，被捕遇难。见李鹤年、王凯泰：《讯明杨辅清按律处决折》；《申报》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初十日。

〖33〗参见：《洪仁玕自述》；《沈文肃公政书》卷三，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席军生擒首逆折》；《太平天国史》卷四二。

〖34〗安肃道，辖肃州、安西州二直隶州，道台驻肃州（今酒泉市）。迪镇道，辖镇西府（治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迪化州（治今乌鲁木齐市），当时属甘肃省辖。

〖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八。

〖36〗《曾文正公事略》卷四。

〖37〗参见：《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七七；《伊米德史》（汉译稿），《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458 页。

〖38〗参见：《清鉴》卷一二；《征西纪略》卷四；《清代通史》卷下，三编。

〖39〗曾国藩奏请曾国荃开缺，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亦国藩韬晦之计。先有御史奏称：太平军所掠金银甚巨，悉运金陵，请令查明报部备拨。清廷即于七月十一日降谕："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时距曾国荃攻克金陵不及一月。曾国藩知清廷对其兄弟放心不下，乃一面加紧裁撤湘军，一面于二十日上奏清廷，云曾国荃据称心血过亏，欲请回籍调理，率遣撤之勇南归，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清廷旋即降旨：曾国荃正宜于江宁安心调理，一俟就痊，即可帮同曾国藩分任其劳（《曾文正公事略》卷四），只字不提曾国荃赴浙江巡抚任之事。时杭州早复，金陵战事亦告竣，清廷不愿国荃走马上任显而易见。曾国藩乃于八月二十七日正式驰折代奏：臣弟国荃病势日增，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倒亦痛快之至，于九月初四日即允准曾国荃开缺。金陵被攻下后，曾氏兄弟曾上奏称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积薪自焚"而死，既而知奔走江西，仍为诸将拥戴，致言者以为口实。加之国荃与众将矛盾加大，又传闻自曾国荃以下从金陵所掠赀财甚众，故国藩此举，既利于调和各方矛盾，更可纾缓清廷猜忌之心。

〖4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二。

〖4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四。

〖42〗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六、二七；《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283—284页。

〖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

〖4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六、二七。库里乌苏河系哈屯河上游。

〖4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八。

〖4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八。

〖4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九。引文中之“圈”指俄国贸易圈，札哈洛夫等之驻地。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九。

〖49〗小水地方，东距塔城三十余里，为中国居民长期开垦之农业区，此时已成为塔城之谷仓。初，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在拟定条约草案时认为，在这里划定国界线，“一定会造成将来引起各种冲突的口实，应当注意到尽可能使这段国界向西挪得更远些”（《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213页）。同治元年（1862）塔城谈判中，札哈洛夫等还保证不占这片土地，时隔两年，俄国代表在订约时竟将它强行割去。（参见《沙俄侵华史》三卷205页）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九。

〖51〗本约记见《同治条约》卷七，俄文本称为《塔城议定书》。签订时只有满、俄文本，汉文本系据满文转译而来《海关中外条约》卷一所载英文本，则为俄文本译出。该约全文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215—218页，下引条约文均录自该书，不再另注。

〖52〗《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287—288页。

〖53〗《关于中国、东西伯利亚和朝鲜文集》，《关于札哈罗夫的

回忆》。

〖54〗《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288、471、353页。

〖55〗《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

〖56〗《湘军志》七《浙江篇》。

〖57〗《左文襄公年谱》卷三。

〖58〗参见：《湘军志》卷八；《洪仁玕自述》；《洪天贵福供》；《清代通史》卷下，六章；《太平天国史》卷四二。

〖59〗《豫军纪略》，《皖匪》卷一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二册397页《光山县志约稿》，《艺文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二册106页。

〖60〗《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61〗云南全省当时分为粮驿道、迤东道、迤西道和迤南道。其中迤东道驻寻甸州，辖澂江府（治今澄江县）、广南府、曲靖府、开化府（治今文山县）、东川府（治今会泽县）、昭通府等六府及广西州（治今泸西县）。

〖62〗《新疆简史》二册114—116页。

〖63〗《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64〗《曾文正公年谱》卷九。

〖65〗《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维语本）135页、137页。

〖66〗《善尔热瓦尔斯基传》571页。

〖6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

〖68〗参见：《平黔纪略》卷十、一一；《同治东华续录》卷二九。

〖69〗《北京通史》八卷127页。

清通鉴 卷二二二

同治四年 （太平天国乙好十五年）

乙丑 公元1865年

正月初一日（1月27日）

1 塔尔巴哈台阿訇伊玛木与米庆、苏玉得等聚众起事。同治二年（1863）及上年（1864）上半年，塔城回民两次酝酿起事，均遭掌教阿訇破坏未成。上年七月，回民复聚众于城外图再举，又为驻防之署理游击米庆捕杀驱散。是日，苏玉得率塔城回、哈萨克民众攻入城内。阿訇、米庆亦摇身一变参与起事，以谈判为名，诱杀参赞大臣锡霖、领队大臣博勒果素等。叶尔羌参赞大臣武隆额据城拒守。

2 漕运总督吴棠奏筹办河运漕米章程十条：一、米色红白兼收，粳籼并运，均以干净为主。二、米价按照市价，闸坝等费，事竣覆实开报。三、耗米按漕斛每石给民船一

升，仓耗二升，随正交仓。四、水脚每石给银六钱。五、用民船径运通州。六、派员分帮押运，并添派大员赴通照料。七、回空船只须于汛水未落之前南下。八、米船准带货物，二成免其纳税。九、兑交仍用漕斛。十、在清江设立总局，用款概从撙节。下部议，从之。

初三日（1月29日）

3 太平军与捻军败僧格林沁于鲁山。

上年十二月，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并捻军首领张宗禹、任柱、牛洛红等由河南南召、鲁山进踞宝丰张八桥。僧格林沁令骑兵进逼，以总兵郭宝昌、何建鳌分领南北两路，翼长恒龄、成保以马队护之，北路守营，南路诱击，大败文光等，致其夜遁山中，北趋河、洛。僧格林沁督军由洛阳取道宜阳，驻军韩城镇（今属宜阳县）。

至是，太平军及捻军复南返鲁山，与僧格林沁军战于城下。僧军前锋穷追不止，正中文光、宗禹计。文光等乃抄袭僧军后路，大败之，毙翼长、护军统领恒龄。副都统舒伦保、常顺见事急，率马队接应，总兵陈国瑞横突扼守桥上，余众始得退出，舒伦保、常顺以伤殒。文光等旋即东走叶县、襄城。恒龄，郭贝尔氏，满洲镶黄旗人，呼伦贝尔达呼尔。咸丰九年（1859），以佐领从提督傅振邦攻捻，勇冠三军。再从山东巡抚文煜，复充僧格林沁军营总。因攻捻得力，屡擢至正黄旗护军统领。死后谥“壮烈”。

初六日（2月1日）

4 从曾国藩请，调淮军刘铭传部赴闽，旋改他军。铭传

军原拟赴河南剿捻，因李鸿章奏铭军洋炮军火笨重，陆运不便，故令赴闽。然铭传军卒未援闽，改以他军。

十三日（2月8日）

5 直隶、山东、湖北等省雷雹成灾。日照大雨雹，伤禽兽；武昌、宜都等地雨雹大如鸡卵；河北平乡雨雪雷鸣，震教堂；河北东光大雨雪雷电；浙江永嘉、山东曹县、菏泽、陵县大雷电；湖北武昌、黄冈、麻城雷震；随州雷电；枣阳大雨迅雷；房县雷。翌日，陕西三原大风雪，人多冻死；湖北枣阳雨雪连旬，树多冻死。旋湖北钟祥、郧阳大雪；汉水冰，树木牲畜多冻死。以直隶等省雷雹灾异，下诏修省。〖1〗

二十五日（2月20日）

6 总理衙门向法使柏尔德密申明，嗣后教堂购地，须载明教堂公产字样，不得列教士及奉教者姓名，并严禁私卖。

二十九日（2月24日）

7 湖北钟祥地震，五日后复震。

8 是月，豁免直隶安州（今河北省安新县）等三州县积涝地方上年额赋并缓征新旧粮租暨民借仓谷。缓征江苏金坛等五县被扰地方本年来年额赋。蠲免安徽广德等五十九州县暨安庆等九卫被扰地方新旧额赋杂课。减免两浙袁浦（今属杭州市）等场被扰地方上年灶课。缓征直隶开州（今属河南濮阳市）等三十六州县水旱雹灾新旧额赋杂课，

浙江余姚等五县暨石堰场被旱被扰地方额赋灶课。蠲缓山东济宁等三十六州县暨东昌等三卫被水旱雹虫地方本年上忙额赋杂课。

二月初一日（2月26日）

9 提督雷正绾军攻占固原。上年十月初，正绾会提督陶茂林、总兵曹克忠攻下莲花城。随之，曹克忠攻占回军又一重要据点盐关（今属礼县），乃由秦安北赴静宁，分路夹击，图攻固原回军。至是，得降回马保龙助攻，正绾督谭玉龙部攻下固原，回军元帅马德力战殁，大汉平西王孙义保杀全家老少，只身逃匿。正绾留提督刘正高守固原城，自率大队北上，拟进攻宁夏回军大本营金积堡。

初十日（3月7日）

10 以漕运总督吴棠署两广总督，兵部左侍郎彭玉麟署漕运总督，李瀚章为湖南巡抚。原任粤督毛鸿宾、湘抚恽世临已于正月二十六日降调。彭玉麟请辞，允之，以吴棠仍留漕督任。以广州将军瑞麟兼署两广总督。

十七日（3月14日）

11 聘外国教习二十人于福州练兵，复聘英人若干名为教习。

二十六日（3月23日）

12 甘肃马文禄率回众占肃州（今酒泉市）。前一日，马文禄合猎户占嘉峪关，称兵马大元帅。本日，与蓝积真等再占肃州，道员恒龄死之。旋与已占迪化之回首阿訇妥

明通。当是时，甘州（今张掖）抚彝厅（今临泽县）、安西州（今属酒泉）、敦煌等地亦有回民起事，陇西烽火遍地。马文禄，甘肃河州人，本名马四，又名马忠良，原为甘州提督索文部小军官，自是起事反清，久踞肃州。

二十八日（3月25日）

13 诏严禁种植罂粟。近年以来，山西人民多以种植罂粟为业。始而山坡地角，偶尔试栽，继且沃壤腴田，种植殆遍，遂致产米愈少，粮价增昂。命巡抚沈桂芬即行刊刻告示，严禁种植。并通饬全国一律严禁。

14 是月，陕甘总督杨岳斌所募湘勇启程赴甘省。上年，清廷命岳斌为陕甘总督，赴甘攻回。岳斌时在江西，因感兵力单薄，乃奏请回湘募勇。总兵彭楚汉、杨明海等于湘乡、衡山等地招募五千人，至此成军。乃于十六日至省城长沙集中，旋分三队于本月全部启程，由湘江水道趋鄂省，取道襄阳西上赴甘。

三月初二日（3月28日）

15 前贵州提督田兴恕遣戍新疆。田兴恕（1836—1877），字忠普，湖南镇筸（今属吉首市）人。年十六充行武，隶镇筸镇标，从湘军守长沙。援江西、贵州、湖南宝庆诸役，均与之。作战勇猛异常，由寒微而总兵、提督，至授钦差大臣、署贵州巡抚，年方二十五岁。恃功而骄，屡遭劾，终因贵州教案事发而获罪。至是以多行秕政、玩视军务、惨杀教民，被遣戍新疆。后经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于遣

戍途中留营效力。

初七日（4月2日）

16 诏责恭亲王奕訢，革去一切差使。自清军攻占江宁，平定江南后，恭亲王奕訢声誉日隆，权势煊赫。然恭王位尊势极遂无顾忌，与慈禧太后嫌隙日深〖2〗。每日内廷入直，慈禧太后必命进茶。一日偶忘命茶，奕訢径自取案上“御茶”欲饮，忽悟，乃置原处。某日进谏时，慈禧太后言毕，奕訢佯作未闻，请重述。甚至慈禧太后有言，奕訢每抗声答之。又奕訢与汉族大员过从甚密，势愈坐大。凡此种种，均为慈禧太后所忌。加之奕訢与慈禧太后宠监安德海有隙，德海从中挑拨，慈禧太后愈不满，遂精心策划蔡寿祺上疏事件。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进士，入翰林。又曾入胜保幕，后回京师，任日讲起居注官。寿祺探悉慈禧太后与奕訢嫌隙日深，以为有机可乘，遂于三月初五日上疏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其疏略曰：臣自去年来京，每闻外间物议，多有疑及议政王者。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应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为议政王之骄盈。御史之设，原许风闻言事，近日台谏偶有参劾，拟谕旨，多令

其明白回奏，似足杜塞言路。又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怵近年部院各馆差使，保举每多过分，而利害而缄口，臣僚疑惧，则以为议政王之揽权。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例之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王之徇私。纵议政王公平廉洁，而人言不息，安知不有私人假借权势致招物议者乎？此风传播，封疆大吏群相效尤，是以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更不胜枚举矣。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参赞密务，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即以为圣主冲龄，军务未竣，不敢自耽安逸，则当虚己省过，实力奉公，于外间物议数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时时接见外廷，虚衷采访，愿闻过失，以期共济时艰，匡弼政事，庶几天和可召，物议可弭，为朝廷致无疆之福，即为一己全不朽之名。〖3〗

疏上，慈禧太后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八人，令其按蔡折“逮问”奕訢。周祖培等皆默然莫敢对，慈禧太后促云：“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祖培顿首答：“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太后怒曰：“若然，何用汝曹为？”执意查办。祖培答以“容臣等退后详察”，始允退朝，诸臣皆汗流沾衣。

翌日，周祖培等会同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内阁面询蔡寿祺，令其将参劾恭王各条逐一答复，写于纸上，蔡寿祺不能实指。倭仁等入朝复奏，云蔡某罗列罪状“虽不能指

出实据，恐亦未必尽出无因”。慈禧太后则出示亲笔写就之别字连篇朱谕，令倭仁、周祖培等润饰。并催将该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遂于本日下诏曰：“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4〗

17 御史朱镇奏称：江宁收复后，裁撤兵勇占据民房，把持贸易，甚至黄夜窃夺，白昼横行，大为民患。宜饬遣散归农。流散难民宜速筹经费，设局收养。各项贸易，俱为楚勇占据，且厘局繁多，宜酌予裁撤，以广招徕。诏命曾国藩认真筹办。

十五日（4月10日）

18 曾国藩奏通筹滇黔大局一折，略曰：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谋滇者当以蜀为根本，即以饷事责之四川总督；谋黔者当以湘为根本，即以饷事责之湖南巡抚。湘蜀两省物力有限，倘任滇黔之饷，则甘肃之饷，应责之江浙等省，不敢有所诿。〖5〗

二十一日（4月16日）

19 官军攻占云南普洱府。先是，二月间，署普洱镇总兵田仲兴与护迤南道夏家畴分路进兵，攻破磨黑回军营垒二十余座，又连破红岩二台坡等处营垒，直抵普洱城外，四面环攻，至是占该城，并乘势将思茅厅克复。

20 是月，蠲免江西都昌县被扰地方上年租赋。缓征湖北蕲州等九州县暨各卫军田被旱被扰地方新旧额赋。

21 是春，容闳在美所订购机器装船起运。同治二年（1863），容闳往安庆见曾国藩，知曾国藩有建西式机器厂之念，乃告之曰：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机器厂之基础也。随即国藩命容闳往美采购机器，领款六万八千两，于是年十月间，由上海启程，次年春抵美。至是所购机器成，由纽约装运，抵上海后，并江南制造总局。〖6〗

22 湖北蕲水大旱荒，民饥，有鬻子女者。

四月初二日（4月26日）

23 陶茂林部哗溃。茂林副将高文义等因欠饷无着，愤茂林贪婪刻薄，率众六七千人哗变，东走陕西。茂林军复被甘肃回军败于安定（今定西县），县城被围，总兵陶万成战殁。诏斥茂林废法营私，致兵溃而叛，罢职。

初七日（5月1日）

24 鲍超部霆军十八营于湖北金口（今属武昌县）哗变。先是，上年十月十九日，诏赏鲍超假二月，令回川葬亲，假满即由川出关援新疆。三月中，清廷复两次催促鲍超起程。时新疆大局糜烂不堪，用兵方亟。超部多南人，正由江西追太平军至福建，畏远征。疆臣多为之请，“留剿”太平军余部。曾国藩知鲍超威严有余而恩信不足，深以为虑，亦奏请先留甘肃内地。鲍超回川后，所部霆军分为两支，其一由总兵娄云庆率领入闽。至上杭，部众大哗，回向江西索饷。江西布政使孙长绂急拨银六万两，迎解于军前，众稍定。另一军十八营八千人由总兵宋国永领之赴蜀，将率以出关。该军本日行至金口长江水道，在参将欧阳辉、游击罗三元等鼓动下，以欠饷为由，不欲西行，登岸哗溃。旋南下攻占咸宁县。清廷急起超于家，免其出关，改赴福建，命沿途招抚溃勇。溃勇多太平军降众，川楚哥老会亦杂厕其间。遂犯江西、湖南边境，数旬之间，众至二三万人。该军并仿太平军建制，设指挥、检点等名目。沿途杀官掠地，头裹红巾，设卡抗击清军。湖南巡抚李瀚章调兵击之，该部遂南走广东合太平军汪海洋部。〖7〗

初九日（5月3日）

25 诏从御史贾铎奏请，饬地方官宣讲《圣谕广训》以正人心。雍正年间，即颁发《圣谕广训》，通饬各省地方官于每月朔望，剀切宣讲，务使乡曲百姓，“咸知向善”。自是列朝相承。近来州县官貌视旧章，实不知讲约为何事，以致人心风俗败坏。遂命顺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抚大吏，严

饬所属地方官，选择乡约，于每月朔望齐赴公所，将《圣谕广训》各条，剀切宣示。距城较远各乡，则选择品行端正绅耆，设立公所，按期宣讲。教谕、训导等官，课士而外，亦当讲论孔孟之道，以砥砺身心。其各省学政，按临处所，亦当督同学官，随时阐扬正教，认真开导，俾士民各端趋向，有所遵循。倘有各地方州县及各学教官，虚应故事、奉行不力者，即由该管督抚、学政据实参处。

十二日（5月6日）

26 台湾天地会吕梓起事平息。吕梓为天地会前党首戴潮春旧部，起事后，拟接应漳州太平军李世贤，未成，至是事败。

十四日（5月8日）

27 两宫皇太后召见奕訢，面加训诫，奕訢痛哭谢罪。遂颁懿旨，于裁抑后复安抚之。奕訢遭严谴后，朝野骇愕，不知所措。宗室亲贵、部院大臣、外省督抚纷纷上书抗争。三月初八日，惇亲王奕誴首先上奏持异议，称奕訢办事无昭著劣迹，且又查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匪浅鲜”，请饬下王公大臣集议。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不得不照奕誴所请，令王公大臣翌日于内阁会议。会议前，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吴廷栋等人，声言：“恭亲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又召见文祥等三位与奕訢关系密切之军机大臣，谓两宫于蔡折及惇亲王折均无成见，朝廷从谏如流，“但使诸臣为之力请，亦可俯从。”初九

日集议，前后被召见大臣各自陈述所奉谕旨，内容大相径庭，两次召见均在场之钟郡王奕詥则言，两道谕令“固皆闻之”，遂不成议而退，改定数日后再议。〖8〗初十日，复发布寄谕，委员接替奕訢各项差使：以大学士瑞常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佩带内务府印钥，惇亲王管理钦天监算学事务，醇郡王调补正黄旗满洲都统，奕山总理行营事务，富明管理火器营事务，景寿补授阅兵大臣。继又以肃亲王华丰为宗人府宗令，以醇郡王奕譞总司稽查皇帝读书课程及弘德殿一切事务。十三日，奕譞自定陵工程回京，即上疏，“极言恭邸之材，为政府所不可少”，“若遽行罢斥，不免骇人听闻”。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分别上折，恳求对奕訢“酌赏录用”〖9〗。十四日，王大臣于内阁集议，倭仁称醇郡王等三人之折“可置勿议”，众皆默然。肃亲王华丰则主如惇王、醇王等人奏，宜令奕訢改过自新，再为录用，署名者七十余人。倭仁遂退而四易前稿，始与肃亲王稿无异，军机大臣数人列名。都察院、宗人府另具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钟麟、广诚等亦上折陈情，其疏云：“若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数语颇动听。慈禧太后难违众议，遂于十六日发布明谕，令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肃亲王又奉命会讯蔡寿祺，蔡认“误信风闻，遽行入奏”，愿受应得之咎。〖10〗至此，慈禧太后拟转圜，于本日召见奕訢，面加训诫，奕訢一再“痛哭谢罪”。乃于当日发布懿旨云：“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

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也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王其毋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副厚望！”慈禧太后旋又命将三月初七日所降严谴奕訢之旨毋庸编入起居注，以示抚柔。〖11〗

二十一日（5月15日）

28 左宗棠军攻占福建漳州。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既占漳州，复分兵进击龙岩、永定、南靖、云霄、平和等处。康王汪海洋袭长汀、连城、上杭诸县，太平军军威大振，众号二十万。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规漳州，又败死，民众投太平军者益众，泉州、厦门震动。于时，左部各军先后至，乃檄高连升趋同安以保泉、厦，黄少春趋长泰以规漳州，刘典进连城。并增调新任福建按察使王德榜军二千五百人自江西入闽，继刘典军后，合攻龙岩。宗棠自督亲军驻延平策应各军。已而，太平军围康国器军于漳平。刘典自连城东援，轻进遭重创，弃屯还，走保连城。〖12〗本年正月，李世贤遣军攻占漳浦。汪海洋复思由新泉入漳州，合世贤，为王德榜、刘典军所破。世贤军旋亦为高连升所败，太平军精锐损伤甚众。世贤念兵势日坏，乃通书厦门

英领事柏威林，图其帮助，获彼赞同。事为左宗棠获悉，不成。〔13〕二月，汪海洋走上杭，为清军追击之，败走永定。旋至龙岩、漳平。左宗棠令刘典军分扼龙、漳，高连升、黄少春进逼漳州东北，而遣刘清亮会王德榜军屯和溪、华峰为援应。三月，李世贤军出漳州攻击左军屯，大败，死四千人，伤者以万计。时淮军提督郭松林、杨鼎勋将八千人由江苏来援，遂围漳州。鲍超前军将娄云庆亦自江西瑞金入武平。至四月，宗棠至福州，乃部署浙江提督高连升、记名提督黄少春、署福建按察使王德榜等并洋将合攻漳州城，太平军死伤甚众。本日，会大风雨，清军顺风纵火。李世贤率太平军死拒，巷战逾时，不支。李世贤知不可为，乃率大军弃城西南走南靖。太平军凛王刘肇钧战殁，戴王黄呈忠下落不明。清军遂复漳州。

二十四日（5月18日）

29 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兵覆山东曹州（今菏泽市），僧格林沁殁于阵。

僧格林沁军经鲁山重创，复跟踪太平军及捻军至新郑、尉氏、鄢陵，人疲马乏，拟作休整。赖文光等见僧军停顿，乃由临颍南走西平，又东南走汝宁府（治今汝南县），伪作攻城状。且佯称将取道信阳，南攻湖北，迫僧军不得休息，继续南追。二月初八日，僧格林沁果自鄢陵南下，文光等侦知敌情，遂留后队于确山待敌。二十四日，僧军追及，太平军略一接仗，即掉头向遂平、西平、郾城、许州北走，复东北走扶沟、睢州（今睢县）境。三月初一日，由考城境渡黄河，入山东，日夜急走，横越曹州、济宁二

府，初七日于兖州府属之汶上县渡运河。既渡，僧格林沁军方至。太平军及捻军至宁阳折而东南走，战于曲阜，佯败北走，十二日渡汶河，前锋直指济南省城，僧军急渡河追击，然已是三日后。太平军及捻军复折回汶河，南走邹县、滕县、峄县，再东走郯城，越江苏赣榆境，击海州（今连云港市）、沭阳、邳州。复返山东境，北趋滕、邹，至四月中旬，还走汶上。

时僧军已驰追三月余，往返三千余里，然逐日跟进，盲目追踪，或日行百里，或盘旋打圈，忽南、忽北，或东、或西，致马力久疲，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亦“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14〗。至“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15〗。自苏克金、舒通额、恒龄等战殁后，僧军得力战将渐稀。“湘军刘连捷、淮军刘铭传，名将也。诏令征其军，僧格林沁以为皆不能战，奏止之。”〖16〗而各军本亦不愿调用，多观望不前。清廷复谕令僧格林沁“不可一意跟追”，亦不听。时曾国藩闻之，大不以为然，曰：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

至是，赖文光乃令张宗禹、牛洛红、陈大喜、宋景诗等各部复渡运河，走郓城西北水套。此处为咸丰五年（1855）黄河于考城铜瓦厢（今属河南兰考县）决口后淤水而成，河汊众多，柳林密布，向为捻军出没处。日午，僧格林沁军被引至曹州府城西之高楼寨〖17〗。太平军与捻军将士数万均伏于柳林中，只以小股三队于僧军近前诱之。僧格林沁急于应战，督兵暴进。顿时，号角齐鸣，声震原野，太平军与捻军猛击之，僧军三路仓促应战，皆挫败。围遂合，

僧格林沁突围不成，又不得食，乃退守村寨，以待夜至。太平军及捻军环村筑垒，又掘长壕围之，再于寨外柳林中集大军作长围以待敌。三更，僧格林沁以亲兵护卫，突围得出。时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殁，僧匿于麦陇深处，为雉河集少年张皮绠砍杀身亡。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亦于是役战殁。〖18〗僧格林沁亡，清廷倚为长城之满蒙精骑亦不复存。

僧格林沁（1811—1865），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族父尚嘉庆帝女，公主无出，乃立僧格林沁为嗣。道光五年（1825），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迁正蓝旗蒙古都统，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出入禁闱，最受恩宠。咸丰三年（1853）为参赞大臣，协助左都御史花沙纳专办京师团练，并率兵驻涿州，防太平军北伐军。五年（1855），击溃北伐军于山东，晋封亲王。咸丰九年（1859），于大沽口炮台督师力战，击沉英法炮舰多艘。旋不敌英法联军，先败于大沽、天津，继败于张家湾、八里桥。因联军入京被夺爵削职。十年（1860）后，南下攻捻。曾攻灭鲁西南长枪会军、河南归德府（今商丘市）金楼寨（今属虞城县）白莲教、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刘德培和邹县文贤教等起事。又败张乐行、苏天福等部捻军，并击破两淮苗沛霖团练，但屡为赖文光、张宗禹等部所败，终至覆亡。

事闻，慈禧、慈安皇太后震悼。命侍卫驰驿迎柩归京，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亲奠，赐金治丧，礼视亲王。诏祀昭忠祠，配享太庙，谥曰“忠”，预绘像紫光阁。后光绪帝亲政，并敕于京师安定门外建专祠，祠曰“显忠”。

二十五日（5月19日）

30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同治帝亲定乙丑科三鼎甲：状元崇绮，蒙古正蓝旗人，为有清一代满蒙人汉文考试中惟一夺魁者；榜眼于建章，广西临桂人；探花杨霁，汉军正红旗人。至是，赐二甲崇绮、于建章、杨霁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牛瑄、王先谦、汪鸣銮、唐景崧、吴仁杰、吴汝纶、廖鹤年等二百六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贾桢，副考官为户部尚书宝鋆、刑部侍郎谭廷襄、内阁学士桑春荣。

二十九日（5月23日）

31 命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江苏巡抚李鸿章暂署江督，并命直隶总督刘长佑扼守大名，崇厚统洋枪队往防景州（今河北景县）。翌日，又命于赴陕途中之陕甘总督杨岳斌速往直隶、山东交界地方，会同刘长佑、阎敬铭联络声势，防捻北趋，以固畿辅门户。

32 是月，豁免陕西华州等二十八州厅县被扰地方积欠额赋。蠲免浙江临安等十一县被扰地方本年暨来年额赋。

五月初一日（5月25日）

33 命醇亲王奕譞筹办京城防范事宜，所有京城旗绿各营，均归其节制。

初四日（5月28日）

34 以钦差大臣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剿捻

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调遣。以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国藩旋请辞节制三省之命。不允。

初九日（6月2日）

35 钦差大臣曾国藩奏陈暂难迅速北上督师并“剿捻”方略大势。略曰：臣部金陵未撤之兵十六营，人人思归，此次闻有山东之行，皆不愿北征，劝谕三日，始定议：裁撤者十二营，北征者仅四营。又新募两营，合三千人，作为随臣左右之亲兵。此外刘松山宁国一军，相距较近，现已飞檄往调。如其部卒不愿北征，臣亦不复相强。当酌带楚军将弁，另募徐州勇丁，仿臣处之营制而约束之，存楚师之规模，开徐、兖之风气。添谋徐方之士，约须三四个月，乃能训练成军。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捻积年掳掠，战马极多，此次蒙古马队溃散，恐亦为所得。现闻多至万余匹，驰骋平原，其锋甚锐。臣拟在徐州添练马队，派员前赴古北口一带，采买战马千匹，约计往返路途，至速亦须三月，加以训练，非再经两月，断难集事。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贼北犯，惟黄河天险最为可恃。防河之策，自为目前第一要议。直隶、齐、豫三省均须迅速造船，分列河间，以壮声势。吴棠所奏江南之船，于黄河水性不合，与臣前奏相符。所以斟酌船式，采办木料，招募水勇，应由该三省督抚悉心筹画，因地制宜。惟炮位一宗，北省较少，金陵存留尚多，臣拟拨炮三百尊，分济三省，派船解至济宁州，由该三省派船前来迎提。黄河水师办成，其利甚大，然非有四五月工夫，难期就绪。此其不能迅速者三

也。至刘铭传一军，不宜遽入直隶，宜剿贼于黄河以南，不特目下不宜渡黄，即将来事势稍定，亦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据臣愚见：直隶宜另筹防御之兵，但令分守河岸；齐、豫、苏、皖四省宜另筹追剿之师，不使驰援河北。盖楚勇淮勇向系每日仅行四十里，黄河水少，万人渡河，动逾旬日，若令时而北渡，时而南渡，我则疲于奔命，贼则相去已远，殊为非策。此因行军不能迅速，遂不能兼顾直隶者其一端也。僧格林沁之忠勇绝伦，妇孺皆知，其统兵追贼，日行七八十里，或百余里不等，行走太速，势不能自带米粮，埋锅造饭；行文州县，令其供支面饭，将上争先恐后，饥饱不均，有连日不得一餐者，其队伍难整在此，其行军迅速亦在此。臣处行兵之例：每日扎营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齐、豫、苏、皖四省十三府州者，纵横千里，从古四战之场，历年捻匪出没之区，若以此责成督办之臣，而以其余责成巡抚，则汛地各有专属，庶军务渐有归宿。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制无定之贼。此因行军不能迅速，遂不能遍顾各省者，又其一端也。

疏上，谕曰：曾国藩统筹全局，不亟亟争旦夕之效，大臣谋国，算无遗策，自应如是。惟贼势方炽，近复抢渡运河，扰及兖境，若径由张秋一带渡河而北，畿辅不免震惊，直东军情日紧，南望实切殷忧。曾国藩仍当酌带亲兵，迅速起程，并饬刘铭传军由鱼台、滕县星速前进，方固北路之防。〖19〗

国藩以湘军强弩之末，力不足以制捻，曾遗书李鸿章，略曰：将来勘定两淮必须淮军，幸为证成此言。现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20〗今湘军已裁撤殆尽，攻捻已不得不借助淮军矣。

十三日（6月6日）

36 清军攻占甘肃阶州（治今武都县），擒太平军启王梁成富，至此，进击陕甘之太平军余部覆亡。阶州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初，清军尚不足以威胁梁军，致使梁军势日壮。本年二月初六日，清廷命四川提督胡中和总统川、陕、甘各路援军进剿，清军始有统一行动。至本日，胡中和并督陕西汉中镇总兵萧庆高、甘肃按察使林之望率三省之军合围阶州，始将梁军悉数扑灭，由云南转来之义军领袖蔡昌荣亦战殁。

十九日（6月12日）

37 江苏巡抚李鸿章遭殷兆镛等弹劾，抗疏争辩。诏责殷兆镛假公济私，要誉乡党。先是，侍郎殷兆镛上疏极言江苏横征暴敛之害，并称江苏各项捐款，加以田捐，岁可收银四千万两。给事中王宪成亦上书抨击之。鸿章旋复奏辩驳，指王宪成“不识时务”，殷兆镛“意存倾陷”。并称：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以章句帖括，辄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论事则务意以苛，任事则竞趋虚伪，一有惊变，张皇失措，此最为可忧者。至是，遂诏责殷兆镛等，并为李鸿章开脱，谕云：今军务未竣，待用孔亟，抽

厘之局自不能全用裁撤。若如该侍郎所奏各捐，未免太形琐屑。至官亲幕友，游客劣绅争充委员，绅董稍假事权，擅作威福，恐亦在所难免。〖21〗

二十一日（6月14日）

38 江西巡抚沈葆桢丁母忧回籍，以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为江西巡抚。

39 湘军蒋凝学部于湖北襄阳哗变。上年冬，清军败太平天国陈得才部于安徽霍山，凝学与焉，乃收降众，简为步队五营，马队三营。旋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调凝学部赴甘肃，行至襄阳之樊城（今属襄樊市），会霆军哗变。凝学所部亦以欠饷未靖，请于巡抚郑敦谨。敦谨乃借款资遣八营太平军降众，凝学亦自请回籍养病，命给两月假，假满仍赴甘肃。

40 是月，江浙水灾，居民淹毙十余万〖22〗。本月二十四五等日，浙江之杭、嘉、湖、严、绍五府所属各县，大雨阅七昼夜不绝。绍兴府山水陡发，海塘冲坍。萧山县沿江地方，水与屋齐，居民淹毙者万余。严州府城外，江水时亦骤发。其苏、松、杭、嘉、湖五府及太仓州，霪雨不止，低田尽被淹没，禾稼大伤。

41 豁免哈密被扰屯田地方粮石地课。蠲缓广西横州等三十二州县被扰地方额赋。

闰五月初二日（6月24日）

42 淮军潘鼎新部十营并洋枪队一营抵天津，以防捻军北进。僧格林沁战殁后，清廷即于五月初一日命李鸿章拨派劲旅，由海道赴天津，援护畿辅。旋又命李鸿章迅调戈登旧部洋枪队赴天津。鸿章接旨后，迅即行动，不敢稍延，至是淮军抵津。清廷复连谕李鸿章派丁汝昌率熟练匠役赴京津制造火器炸弹，并命多解炮子赴天津以备用。时山东捻势炽盛，京畿一带防务空虚，情势危急。

初五日（6月27日）

43 俄军攻占中亚塔什干。浩罕军民应战三昼夜，不敌，城乃破。

初十日（7月2日）

44 西安将军都兴阿、荆州将军穆图善解宁夏满城（今银川市）围。旋命穆图善为宁夏将军。先是，宁夏满城被回军围困日久，粮饷两缺。至上年四月初，宁夏回军于夜间放水淹灌宁夏满城，并乘水势攻城，因满城易于排水而未得手。时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行至陕西定边，见定边与宁夏之间有沙漠阻隔，且回庄遍联，灵州城池坚固，难以攻克，乃奏言：马化隆起灵州金积堡，占据城堡，蔓延千里。定边距离尚远，宜进兵花马池（今属宁夏盐池县），由北、中、南三路合攻，方期得力。乃令副都统杜嘎尔等走北路，由草地绕石嘴山渡河，于七月中败回军于宝丰（今属惠农县），解平罗围。都兴阿虑深入无继，奏调荆州将军穆图善前往会剿，九月初五日，诏命穆图善帮办都兴阿

军务。都兴阿军遂进至距宁夏城二十里之金贵堡，屡败西路、南路援回。回军又拟决渠困清军，亦被挫。本年初，都兴阿分兵屯于定边、花马池。二月，南路官军破固原，大汉平西王孙义保等北退。至三月底，官军遇北退之回军，大败之，孙义保并元帅马生彦战殁。回势复大挫。至本日，官军乃解宁夏满城围。时南路官军雷正绾、曹克忠部亦连破黑城子（今属固原县）、盐茶厅城、李旺堡（今属宁夏海原县）、半个城（即同心城）等，回军悉走灵州、金积堡方向。

十一日（7月3日）

45 官军攻占岷州（今岷县）。本月初六日，甘肃回军占岷州，杀知州。初八日，又占洮州（今临潭县）。至是，岷州复。

二十一日（7月13日）

46 曾国藩奏陈四镇剿捻方略。略言：将来安徽即以临淮为老营，江苏即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四路各驻大兵，多储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此外，另筹游兵一支，庶几四省有首尾相应之策，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23〗或可以速补迟，徐图功效。至于目前诸将，刘铭传、潘鼎新均可独当一面，张树声、周盛波两军合当一面，刘松山、易开俊合当一面。另派郎中李昭庆训练马队，合以亲王旧部，同为游击之师。〖24〗自四镇设后，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

之捻，自是局面渐有纲纪矣。

47 是月，豁免浙江长兴等五县被扰地方新旧额赋。蠲免福建龙岩等三十六州县，暨汀军等厅，溪口、泉上各州同县丞所属被扰地方额赋。缓征山西解州（今运城市）歉收地方节年积欠仓谷。

六月初一日（7月23日）

48 从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奏请，增设安徽安庐滁和道，分巡安庆、庐州二府并滁、和二直隶州。因改凤庐颍道为凤颍六泗道，分巡凤阳、颍州二府并六安、泗二直隶州，仍兼凤阳关监督；撤徽宁池太广道，暂加按察使衔；增设涡阳县，治雉河集；移凤台县于下蔡镇，凤台县原与寿州（今寿县）同城。

初三日（7月25日）

49 清军败捻军于雉河集，捻军分两路入河南。曹州高楼寨之战后，捻军士气大振，兵强马壮，“纵横自便”〖25〗，正是北上攻济南、下直隶、捣京师之大好时机。终因内部意见不一，数万之众反复周旋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地区，无所作为。及闻得京师有备、北进不得后，方渡运河东进，时攻济南时机亦失，乃南返其老根据地蒙亳地区。旋即，屡占集镇及圩寨，并攻下高炉集，断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粮道，雉河集指日可下。闰五月初，钦差大臣曾国藩进抵江苏清江浦，布置合围捻军，战机乃急转直下。时提督黄翼升所部水师经洪泽湖沿淮河西上，总兵周盛波等部由徐

州南下经宿州援蒙、亳，提督刘铭传部自济宁驰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国藩本人亦于闰五月底进驻临淮关，亲临前线督师攻捻。其时，漕运总督吴棠、河南巡抚吴昌寿、安徽巡抚乔松年亦分别督所部从东、西、南三面推进。捻军久攻雉河集不下，面对清军四面合围情势，乃撤军西走河南。大军分为两股，梁王张宗禹、淮王邱远才为北路，由河南柘城、商丘、太康西走；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荆王牛洛红、魏王李允及陈大喜为南路，由安徽太和经河南沈丘、陈州（今淮阳县）西趋。〖26〗随之，国藩定委员查圩之法。榜示民圩：一、坚壁清野。二、分别良莠。三、发给执照。四、询访英贤。国藩拟用此法截断捻军与当地民众之联系。

初十日（8月1日）

50 法国教士杨通绪、教民谢长生等三人于贵州永宁州（今关岭县）被杀。据巡抚张亮基奏报，因从教夷民平日焚杀滋扰，汉民激于公愤，乃纠众报复，杀毙乌拉岩夷民三人，署知州尹树棠前行弹压，始各解散。此事实系募役司团首任聚五与州革役罗胜为首，而法国主教胡缚理则称系尹树棠无端带练戕害，为官方所为。

十三日（8月4日）

51 总理衙门奏报，俄方已允伊犁将军假道运粮。上年末，因伊犁情势危急，清廷乃允伊犁将军常清、参赞大臣明绪借俄兵以保伊犁，并命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与俄方商办。本年三月中旬，伊犁将军明绪又派员与俄方商议假道

运粮，俄方久拖不决，自是始允。然借兵粮及军火等卒无结果。

二十二日（8月13日）

52 新疆哈密官军大败来犯之回军。上年秋，哈密回民起事，旋败，本年五月库车热西丁和卓与乌鲁本齐回妥明派兵进袭哈密、巴里坤等地，哈密于二十七日为回军所占，办事大臣札克当阿死之。至是回军复败。

53 是夏，湖北均州（今均县）大雨雹，破屋折树；房县大雨雹，数百里禾稼尽伤。湖北公安大水，山东莱阳自六月至七月，大雨，平地水深七八尺，禾稼淹没，房屋倾圮无算。

七月初一日（8月21日）

54 谕令刘蓉严防定边、鄜（治今富县）、延（治今延安市）、邠（治今彬县）、陇（今陇县），陕甘总督杨岳斌防范回首赫明堂。受甘肃战事之影响，甘肃回军自本年正月起，即陆续有入陕西境者。

初三日（8月23日）

55 李世贤卒。

时左宗棠军既克漳州，复克南靖、漳浦、云霄等县，王德榜追太平军至大埔，复克诏安，太平军天将丁太阳部降。太平天国由江西突围之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等合康王汪海洋分兵七路攻永定，败清军，卒因敌方占据有利地形，又拥有抬枪，遭重创，撤围，走广东镇平（今蕉岭

县），途中屡为清军所败。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亦相继至永定，复为清军所破，降者万人，世贤只身逃走，其众遂破散。李世贤兵败后，余部由王宗李元茂带领投汪海洋军。时各处均传李世贤已死，海洋为排除异己，以救护主帅不力之罪名，杀元茂以示威。将士有不服者，海洋又加打压、杀戮。五月，汪海洋在广东镇平攻破清军，时鲍超部霆军哗溃士卒由江西入广东，合海洋军中，太平军势复盛。然李世贤并未战亡，闻知汪海洋驻军镇平，乃走山路，昼伏夜行，于六月二十八日辗转至海洋军中。海洋大惊，佯悦之，率众郊迎，并马同入县城。世贤旧部见其归来，欢呼雀跃，纷纷泣诉海洋猜狠之状。侍王地位本高于海洋，幼天王殁后，彼实为江南太平军首领。海洋擅杀无辜，心中不安，恐侍王洁罪，乃于本日夜密遣人乘李世贤酣卧之时杀之，并杀世贤部下多人。然后传示各营，谓世贤已降清，此来欲为内应，不得已而杀之。众人咸知其冤，惮不敢言，而心恶海洋凶狠肆虐，太平军心始涣散矣。〖27〗

李世贤（1834—1865），广西滕县人，李秀成堂弟。咸丰元年（1851）加入太平军，英勇善战。天京事变后，以“少勇刚强”为朝臣议举大将，与陈玉成、李秀成等分路统带军队。咸丰八年（1858）驻守芜湖，保卫天京粮运，封左军主将。次年进封侍王。咸丰十年（1860），与李秀成分路袭浙江，攻湖州，攻灭江南大营，解天京围。又围曾国藩祁门大营。翌年三月与左宗棠部于江西乐平大战，败走浙江。旋率军援天京。天京陷落前入江西，再转战粤、闽。

世贤为太平天国后期统帅，功业彪炳。英国人威里塔

斯曾往漳州访之，誉为战略家，言其精于战术，又熟悉欧洲政治，于一般当时中国人完全茫然无知问题，亦颇精通。〖28〗然不明大体，苏州失守后，即有“别作他谋”之想〖29〗；奉命去江西就食，亦不再理会天京后路情形。致使此后湖州入江西军孤军作战，幼天王兵覆石城。

初八日（8月28日）

56 新疆奇台知县恒顥仰民勇之力攻占奇台、古城（今属奇台县）、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三城前均为回军所占，至是复。

初九日（8月29日）

57 法国传教士玛弼乐于四川酉阳被殴毙。上年，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在四川彭水支持教徒欺压民众，激起民愤。本年正月，酉阳人民不堪教会欺凌，数百人前往捣毁教堂，并将教徒何魁殴毙。六月底，法国传教士玛弼乐至酉阳“抚慰教民”，因城内公馆尚未赔修，被安置于城隍庙内居住。时川东各属反教呼声日益高涨，酉阳民情沸腾，于州衙门前公开挂出牌示：“诛灭天主教，斩草除根”。事态发展终至本日将玛弼乐打伤毙命，为首者乃当地乡绅冯仕银、张佩超、宋文选等。教案发生后，法公使柏密尔德照会总署，要求速办此案。清廷虽深知“天主教弛禁以后，各处奸民恃习教为护符，往往睚眦细故，必与平民缠讼不休，甚至将有作无，以轻为重，平民因而怨恨者比比皆是”。但仍多次谕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严行查办。后清廷慑于法国公使派兵船入川之威胁，迫

使川督骆秉章以冉老五抵命，并赔银八万两，以了结此案。〖30〗

十五日（9月4日）

58 英国上海租界按察使署成立。本年二月十二日，英国王敕令，在上海设按察使署，行使英租界内最高法院之职权。至是成立。

二十七日（9月16日）

59 英法联军交还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该炮台于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攻占。

二十八日（9月17日）

60 谕禁法教士干预军事。先是，据贵州巡抚张亮基奏，法国主教胡缚理办理兴义抚局，执迷不悟等情。本年闰五月间，法国翻译官丰大业复呈文总理衙门，称胡缚理愿保贵州兴义府回民起事者投降。总理衙门即予驳斥，并函致崇实、骆秉章，令其密致劳崇光等，慎重防维，毋为所惑。又将张亮基所奏各情，与法国使臣伯洛内阅看，伯洛内已允胡缚理，不得干预该省军务。乃谕劳崇光、张亮基、裕麟传知胡缚理，将法国传教人向来所持谕单，声明开导。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现在剿抚事宜，毋令从中干涉，致多棘手。〖31〗

61 是月，湖南巡抚李瀚章奏撤东征局。诏命除盐、茶两项厘金大宗不减外，其余各色货物于向收东征厘税内，一律减免六成，所留四成，移作协济外省军需之用。先是，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奏准于长沙设立东征局，凡盐、

茶等货物，皆于本省应完之厘金外，再加抽半厘，以接济皖省湘军各营军饷。所收税款，每岁达八十万之巨，商民为之困累。湘军攻占金陵后，曾国藩即有奏请裁撤东征局之议。至是，始部分减免。

62 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京师。赫德自任总税务司后，即着手海关制度改革。据上年总理衙门拟定之《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用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自是，赫德又将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东郊民巷台基厂〖32〗。

63 英人杜兰德于北京宣武门外敷设铁路一里许，试驶小火车，是为铁路火车输入中国之始。

【考异】中国第一条铁路出现于何时何地，其说不一。有说是唐（山）胥（各庄）铁路，有说是淞沪铁路，等等。其实，李端瑞《春冰室野乘》记载颇为清楚：同治四年（1865）七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今宣武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驰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此事更在淞沪行车之前，可为铁路输入吾国之权舆。李鸿章于《海军函稿》卷三中亦曾提及此事，“前此铁路一里，哄动都人”。证以此段铁路，确为最早无疑。

又同治二年（1863），上海二十七家外国商行曾联名上书江苏巡抚李鸿章，拟修筑上海苏州间铁路，成立“苏州上海火车局”。

并云早筑此路不独便利贸易，而于行军亦大有益，“其便捷轻利，莫有过于此者”。鸿章以此为中国利权，不能假于于外人，拒之。次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又主动雇请一位在印度修过铁路之英国工程师史蒂文森来华，此人不但建议修筑苏沪间铁路，还向清廷提出一非常庞大之筑路计划，此计划以华中商业中心汉口为出发点，建长江干线，东达上海，西行经四川、云南而达印度。另又从镇江经天津至北京。作为长江流域干线，另从汉口筑支线通广州，上海筑支线通宁波，福州筑支线通内地（《中国铁路发展史》）。此议在当时之中国自然无法实现。至同治五年（1866），英商请筑吴淞上海间铁路，成立吴淞铁道公司，然以资金缺乏而停顿。

唐胥铁路则因英国人开采煤矿，以运煤为辞，于光绪四年（1878）申请修筑，至六年（1880）方准，七年（1881）完工。综上，北京宣外铁路当为最早出现于中国土地上之铁路。

64 有大星殒，光如月〖33〗。

65 豁免陕西孝义（今柞水县）等四厅州县被扰地方上年未完粮石。

八月初一日（9月20日）

66 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会同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奏陈置办外国铁厂机器，并局制造，并饬奉派京营弁兵分起到厂学习，其折略曰：

查制造船炮军火各种机器，有通用者，有专用者，若买制齐全，须数十万金。雇觅中外匠工，采购外洋铜铁木炭等料，亦需费不赀。臣处所设西洋炮局，其机器仅值万

余金，不全之器甚多，只可量力陆续添购，以求进益。前由曾国藩派人赴英、美各国，探访该处船厂机器实价。臣并议及此物，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既无把握；若请派弁兵，径赴外国机器厂讲求学习，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尤非一言可决；不若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济。拟饬海关道丁日昌在沪访购。如制器之器，已可购得若干，仍应添补若干，或宜另择妥口试办，容通盘筹议，略有端倪，方可入告。

兹据丁日昌禀称，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能制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前曾问价，该洋商索值在十万洋以外，是以未经议妥。兹有海关通事唐国华历游外国多年，熟习洋匠，本年因案革究，赎罪情急，与同案已革之扞手张灿、秦吉等，愿共集资四万两，购成此座铁厂，以赎前愆。厂内一切机器俱精，所有匠目照旧发价，任凭迁移调度。其余厂中必需之物，如铜铁木料等件，另值银二万两。由该关道筹借款项，给发采买，以资兴造，先行请示前来。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批饬速行定议，禀候分别具奏。并饬该厂一经收买，即改为江南制造总局，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其丁日昌及韩殿甲旧有两局，即归并总局，一切事宜，责成该关道丁日昌督察筹画，会同总兵韩殿甲暨素习算造之分发补用同知冯焌光、候选知县王德均、熟谙洋军火之候选直隶州知州沈保靖，一同到局总理。所有出入用款，收发器具，稽查工匠，分派委员数人，各司其事，分饬遵照。

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月需经费，容臣随时于军需项下通融筹拨。如将来各种军器，仿造洋式造成，取携甚便，即可省购买洋军火之费。上海虹口地方设局，于久远之计，殊不相宜；稍缓当筹款另建房屋，移至金陵沿江偏僻处所，以便就近督察。曾国藩采办西洋机器，俟到沪后，应归并臣处措置。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总理衙门原奏言之甚详，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不过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

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缮防，非谓浚川浍经田畴之策可不讲也。

事无巨细，乐成固难，而图始尤不易。自来建一议，兴一利，劳臣志士缠绵而经营之。及乎习之既久，相安于无事，或几不察其所自来。而追溯创议之初，于此中难易得失之数，几经审慎，曷敢卤莽而一试哉。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则臣区区愚诚之所觊幸者也。〖34〗

诏从之。江南制造总局乃告成立。该局亦称上海机器局，此后逐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兵器工厂。

67 伊犁起事者万余人，齐攻锡伯营。驻大营之锡伯马队全行回援，为哈萨克滋扰之索伦营，亦复全行驰回本营，保护家室，大营为之一空。各屯之粮，全遭焚毁。关内大兵，又无消息，军饷涓滴未到，敌众四面环逼孤城。官兵裸体枵腹荷戈，岌岌不可终日。至本月二十日，伊犁将军明绪乃派参赞大臣荣全赴俄国阿里玛图，与该国领兵官商谈借兵、粮及火药之事。〖35〗

初二日（9月21日）

68 陕西巡抚刘蓉降调。翌日，以四川按察使赵长龄补授。本年春，编修蔡寿祺上折弹劾恭亲王奕訢，其后，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召蔡寿祺于内阁追供，供内涉及总理衙门大臣薛焕及陕西巡抚刘蓉二人。虽寿祺称均系风闻，然蓉等已为慈禧太后所忌。至此，刘蓉以所上蔡寿祺一案折内“语多过当，有乖敬慎，且于记忆未清之词率行入奏”〖36〗

终被降调。然陕西大局糜烂，左右暂无适当人选入替，故刘蓉于本年十月又署巡抚。

初四日（9月23日）

69 钦差大臣曾国藩自临淮抵徐州督师。旋将僧格林沁旧日马队四起共二千七百余人，分别汰留，交色尔固善、托伦布温、德勒克西、乌尔图那逊领之。〖37〗

十二日（10月1日）

70 严谕麟兴亲赴唐努乌梁海立界。上年十一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奏：唐努乌梁海游牧虽有被俄人包去之嫌，与西二盟游牧无碍。翌年立界时，俟与麟兴、车林敦多布等妥商办理。至是，麟兴等奏：据委员岳嵩武禀报，与唐努乌梁海总管凡齐尔驰赴履勘，沿站按图详查，与俄国所画边界相符。除萨彦山因无路径不能履勘，其唐努鄂拉达巴哈及边境应分之数处地方，择拟立界处所，绘勘图志呈阅。但俄方立界大臣多方拖延，终不至，此段勘界遂寝。

十三日（10月2日）

71 命左宗棠赴广东督师，节制赣、粤、闽三省各军。宗棠奏言所部各军均已入粤入江，其驻漳州者仅亲兵八百人，去前敌已千数百里。兵机最忌遥制，请收回节制三省成命。不允。〖38〗

十八日（10月7日）

72 固原提督雷正绾部哗溃。六月初，雷正绾并总兵曹克忠拟攻宁夏回军中枢金积堡，因轻进为回首马化龙军包

抄，总兵周有贵等战亡。正绾军溃，由惠安堡（今属宁夏盐池县）退至韦州（今属宁夏同心县），所部零落，军械马匹多失。曹克忠军亦至退中卫县境。至本日，正绾自劾，诏黜帮办军务，归总督杨岳斌节制。其部将记名提督胡大贵并正绾弟副将雷恒、李高启、沈大兴乃反，退固原州，声称粮尽饷绝，官逼民变。降回赫民堂、穆三、马永和、杨大娃子、孙义和等乘机复反，三占固原州城。金积堡回人亦乘势攻占中卫要隘胜金关，焚关，署甘肃提督梁生岳阵亡，守关官军无一生还。中卫城危在旦夕。大贵等旋犯泾州，提督周显承、谭玉龙闭城不纳。大贵遂入陕，后被擒。诏不加正绾罪，责令重整前军，以图自赎，正绾乃收抚叛部回驻平凉，仅得三千人。诏命巡抚赵长龄会总督杨岳斌按讯，正绾乃缚送雷恒等置之法。

73 是月，蠲免浙江兰溪县荒废地亩逋赋，缓征甘肃泾州等七州县被扰被灾地方上年额赋。

九月初七日（10 月 26 日）

74 诏允招商办云南铜厂。时云南厂地久废，砂丁失业，聚众而起。藩库又无铜本可放，急需改弦更张。巡抚林鸿年请将东川之厂暂行招商垫办，抽收课厘。谕令照所请行。

初八日（10 月 27 日）

75 英署理公使威妥玛以朝鲜不许英兵船只购买食物，向总理衙门抗议，并请劝谕。

十四日（11月2日）

76 改订《中比条约及税则通商章程》〖39〗。本年闰五月，比利时国遣使臣金德来华，照会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谓前该国使臣包礼士与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订条约未将两国通商章程并各等事宜详叙，请再议。不允。迭经再请，并由英署使威妥玛代商总署，乃于本年七月十一日，派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崇厚为全权大臣，办理比国通商事务。金德旋拟约五十款，与各国条约略同。董恂并去三款，共存四十七款。本日董恂与金德在北京画押钤印。旋去天津，再由崇厚画押。

十八日（11月6日）

77 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局外旁观论》，泛论中国内治外交兴革事宜，其言略曰：

一、论事必察真实，始能扼要。以虚为实，所议浮夸；以实为虚，所见无确。况事之情与日变迁，劝行之道，贵因乎时，惟望当局者采听焉。

二、立论贵乎实。自有记载以来，历数千年，莫古于中国。而自四海各国观之，竟莫弱于中国。自古不通之外国，近数十年渐渐与中国往来，拒绝不得。不此之计，立言施行，果何主哉！

三、中华情事，一曰内情，一曰外情。今日之外情，系由前日之内情所致；而日后内情，亦必由外情所变。

四、内情局外难言，止可转传。如律例本极允当，而用法多属因循。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

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也。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吁！事不以实，而徒饰虚文可乎？

五、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以上各情，局外常论中国似此懦弱，若不致外有探伺之患，即内与外来往者，连闻此说，难保无藐上不服作乱之灾。

六、今日之外情，由昔日之内情所致，何耶？中华土产，本为外国所缺，外国各货，内地可销，由此有通商之举，其势日密。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人来日多，身物无可倚恃，必须定章，方有可凭。是以道光年间，始动干戈，嗣有条约，均以日后必妥为喜。惟条约所允，地方常有违背，令洋人疑系上司未知所致，而上究不悟，无奈复动干戈，得有随时赴京明文方息。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背约，即有问故之患。所言外患由内召此也。若仍贸贸而行，必启外多进一步之衅。

七、外情系内情所致，而外情何也？前数十年中国与外国并无来往，亦无所谓章程，且中国或不知外洋有如许国。现在议定条约，有十国之多，住京有外国所派大臣，新设有衙门专办各国事务，且数年间几次有事，可见外国所请，以力得通商条约，并非中国本意，系由外国而定。外国定约，系因保全来往之故。各国来往之故不同，为通商有三大国。而定约之要义有三：曰边界，曰传教，曰贸易。而其国为俄、法、英也。至边界一节，俄国与中国有

万里之相连，画界办交涉事件，非有定章不可，是以俄国较别国为早，现在边界已与昔年不同。至传教一节，奉天主及耶稣教者，以此为正，以别教为邪。传教者皆谓尽此之本分，而使益于彼。至贸易一节，各国虽有分，而英国为首。论贸易之事，不过以货纳何税，何处作口岸，何处准居住等项为要，有章程可凭，各商皆有着落，若一违章，均与各国有关，不得轻视。以上三节，既定有条约，必应于边界循照定章，必应准传教而保护奉教，必应于贸易之事遵守各章。此数言系保外情。

八、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中国初次与外国定约，并未以条约为重，不过聊作退敌之策。至今万众之内，或有一二人知有条约，然未认条约之重，未知违约之害。

九、照约办理，内情如何？曰：民化而国兴。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故曰民化。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故曰国兴。

十、不照办如何？照办则年比年相识，日比日相好，民化而国兴。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一经动兵，外国有得而无失，是以当留心而免之。常闻外论，中国官民大半可以利动，势处极弱而不守信。若再有动兵之事，成败得失，不待智者而决矣。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

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所勉强也。

十一、内所应行，其难办首在无财。然无财非因民间真无财，亦非因理财所得之少，惟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民力亦可多输，难在无财。是以各项钱粮，均应整顿，即如地丁、盐课、税饷三项，各项应派明干大员，将各处情节细查，重新定日后之办法。以上三项，若认真整顿，日后所得之银，可敷国家之用。钱粮之外，应派大员查各旧例之应变通删改者，不致于日后应办之事有窒碍。财既得而例无碍，文武各事，不难更正。文之要惟各官俸禄，各等官员，应予以足敷用度定数，不致在外设法得钱。武之要在兵精不在多。兵法兵数兵饷，均有应改。各省若有兵五千人，常留营内操练，不准出外谋生，十八省不过九万之多，比此时百万，得力而省。京都另养一万之数，此费可于洋税扣满四成之后支销。

十二、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人行，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外国之好法不止四条，然旁观劝行之意不在此，系在外国日后必请之事。

十三、大皇帝召见各国驻京大臣，若不允见，虽不至遽失好，恐必借他端而生事，不如先告以可见。一派委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有大益处。

十四、以上所劝行，内系将旧例地丁、盐课、税饷、官俸、兵制整顿，外系召见、派使、会制。召见无损，派使自护，会制民富。

十五、内外所劝行者，若云非一日能办，然愈早办则愈好。惟另有数事，立应料理。一系潮州进城之事。经五

年之久，文书来往，至今领事未曾进城，而事愈久愈难。多年不照条约办理，均言或以未肯，或以未能之故。若再不办，必致生事。一系用提督未拿。上次所录谕旨，与先数日给住京大臣阅看之稿，有不同之处，以致几生衅端。现虽奉有上谕，若得知其有仍安居无事，后办此案，不足了事。至其余未完各事，不如早了。

十六、未了各案，劝早料理者，不早了必动干戈。

十七、旁观所论，并非恐吓之轻语。而外国日后必行各事，并非欲害中国。各国所欲，并无他意，惟愿中国能守和睦。如上年照约退兵，并各处会同剿贼，可见实心相待之意。中外通商，若以后不再动兵，外亦甚悦。即如求益免损，各顾体面，各国来往，常有因此等事而用兵也。〖40〗

二十二日（11月10日）

78 葬咸丰帝于定陵。十七日，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启銮，命肃亲王华丰、大学士贾祯、倭仁、尚书文祥、存诚留京办事。二十三日，回銮，二十五日，同治帝及两宫皇太后还宫。

79 是月，蠲缓河南尉氏等十八州县被扰地方新旧额赋。蠲缓山东嘉祥、济宁等二十一州县暨东昌、临清、济宁三卫被灾被扰地方新旧额赋并仓漕灶地银两。

十月初三日（11月20日）

80 命廓尔喀例贡俟咸丰六年（1867）并进。

初九日（11月26日）

81 减浙江漕米南米浮收。浙江正漕，前已分成复减。本日，再从巡抚马新贻奏，减杭州府属浮收米六万四千六百余石，嘉兴府属浮收米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湖州府属浮收米十三万六千八百余石。杭、嘉、湖三府南米共减浮收折色钱二十四万七千余串。

十八日（12月5日）

82 贵州黄号教军何得胜自开州、修文占清镇，威逼贵阳，寻为提督赵德昌克复。本年正月，李文彩率领之太平军离开古州厅（今榕江县）境，潘名杰领导之苗民起义军占广顺州（今属长顺县），两军与何得胜领导之黄号教军相呼应，势益盛。正月十九日，白号教军朱明月、萧继盛占正安州。二月，黄白号教军再占石阡府。黔东苗军三占玉屏，旋为官军克复。六月初，赵德昌军再克大定府。号军遂南下攻贵阳，但复为赵德昌军所阻。

二十一日（12月8日）

83 驻藏大臣景纹奏西藏边境形势。二月间，布鲁克巴（今不丹国）与披楞（今印度，时为英属）两方发生争端，致杀伤披楞人数甚众，波及西藏。五月初七日，清廷乃谕军机大臣等：满庆等奏披楞声言借路赴藏与布鲁克巴构兵现筹办情形一折，披楞欲假道布鲁克巴赴藏贸易传教，已将布属之甲昔、巴桑卡、栋桑等处地方占夺，两家交战，各多伤亡。虽系蛮触相争，惟哲孟雄（今锡金国）、布鲁克巴皆为西藏南方屏蔽，布鲁克巴既有与披楞构兵之事，

藏属边防，必须预筹布置。满庆等已责成江孜戴琫并附近边界各营官，以派兵瞻对（今四川新龙县）为名，调集土兵操练，即命认真训练，严密布防，不可稍涉张皇，致动外夷猜忌。其布鲁克巴欲求唐古特（即今西藏）于兵目财帛三项内，帮助一项以御披楞，及披楞头目禀称欲借路赴藏各情，亦经满庆等详细指示达赖喇嘛妥办，究系如何办理，陈奏殊未清晰。披楞即系英国，虽与中国相安，而唐古特番众又不愿彼国之人至藏贸易传教，是巴属求助、披楞赴藏两事均属窒碍。该大臣等务须细心斟酌，妥筹至善。〖41〗九月二十五日，驻藏大臣满庆、帮办大臣恩庆奏查西藏边界情形及备边情况。略曰：遵查披楞边界，自西藏东南隅连界之野番猞巴及白马贵边界起，绕至正南之布鲁克巴，西南之哲孟雄及廓尔喀（今属尼泊尔），正西之拉达克（今属印巴分治之克什米尔地区）各外番边界止。其间可通西藏路道颇多。是以复咨达赖喇嘛饬令协理事务诺们汗及噶布伦，将调土兵认真操练情形，照实开单，呈请察覆，如有未妥，以凭指示。奏中又称：已于西藏东南面通布鲁克巴边境之错拉营（今错那县）、西南面靠哲孟雄境之帕克里营（今属亚东县）、西南隅邻近拉达克、廓尔喀、披楞边界处之堆噶尔（今属噶尔县）、定结及其沿边境其他各营，共派五千多土兵，备齐应用之刀枪弓箭长矛器械，认真操练，严加防范。〖42〗本日，新任驻藏大臣再奏西藏地方当局派官调查情况，略曰：查唐古特所属布鲁克巴部落，去藏十余站之程，紧与披楞地界接壤。嗣经该商上拣派番官前往办理，而披楞人众业已退回。查藏属边界各隘口东南两面，紧接披楞，地面极大，人烟稠密，虽一时暂行退

去，将来必图报复。奴才查知此情，当饬诺们汗暨噶布伦等，凡靠披楞隘口之处，调派土兵严加防范，万勿令其入境。现在藏营番汉官兵，奴才仍令常川操练，慎重边防。〖43〗

二十五日（12月12日）

84 新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阿礼国到任。阿礼国，一译阿利国。道光二十四年（1844）来华，任驻厦门领事，旋调驻福州领事。再迁任驻上海领事，期间，迫上海道台将英租界由八百三十亩扩大至二千八百二十亩，插手上海海关事务，并扩大租界特权。再调驻广州领事，对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负有责任。任驻华公使前，曾于日本任职七年。

二十六日（12月13日）

85 赏上年助清军克湖州有功之总兵德克碑提督衔，宁波税务司日意格总兵衔。两人均系法人。据左宗棠奏：两人督率所部洋枪队并浅水轮船，前往助剿，甚为踊跃，迨湖郡克复，全浙肃清，该总兵等奉檄撤遣，一切恪遵条约，毫无参差。并称嗣后中国如有差遣，仍愿出力。两人在诸洋将中最为恭顺。〖44〗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0日）

86 命刑部侍郎谭廷襄在总理衙门行走。上月初三日，已命前任太仆寺少卿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初五日（12月22日）

87 从巡抚李鸿章请，减征苏、松、常、镇、太米豆五

十四万石有奇。五府属原编征米二百二万余石，据户部奏遵议江苏减免漕粮章程数目一折，实施减征，其中苏州府属即减免三十二万六千余石，原额编为八十七万七千余石；松江府属减免十一万六千余石，原额编为四十二万七千余石。自是民困大纾。

88 总理衙门上呈酌拟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恭亲王奕䜣等于同治元年（1862）奏定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章程六条，业已遵办三年，其中尚有未尽之处，必须量为变通，因再酌拟章程六条，饬令该馆提调等自同治五年（1866）为始，遵照执行。其改订同文馆章程为：一、请添设膏火，以省甲缺也。自明年正月初始，每名每月拨给膏火银二两。二、请酌定奖赏，以资鼓励也。每年十月举行岁考，每馆考一等两名，每名奖银四两，二等三名，每名奖银二两；每年于四仲之月各举行一次季考，取一等两名，奖银各二两，二等三名，奖银各一两五钱。三、请饬助教常川住馆，以资照料也。四、请严定学生告假日期，以免作辍也。平日以每月二日为限，逾二日按日扣除膏火；遇有事故，以百日为限，逾百日者撤退。五、请定去留限制，以免滥厕也。到馆俟一年期满，甄别一次。如于西洋语言文字无所通晓，或略知大概而翻译模糊者，即行撤退。六、酌给各官米折银两，以昭平允也。拟给留馆学生授七品官者每年米折银十二两，八品官每年米折银十两，九品官则为八两。〖45〗

十一日（12 月 28 日）

89 李棠阶卒。

李棠阶（1798—1865），字树南，号文园，河南河内（今

沁阳市）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读。咸丰帝即位，以曾国藩荐充讲官。曾治河北团练。同治元年（1862），上疏言：用人行政，惟在治心。治心之要，莫先克己。请于师保匡弼之余，豫杜左右近习之渐。暇时进讲《通鉴》、《大学衍义》诸书，以收物格意诚之效。又言：纪纲之饬，在于严明赏罚。凡朝廷通谕诸事，务饬疆臣实力奉行，庶中外情志可通，而祸乱可弭。授大理寺卿。两江总督何桂清偾事逮治，拟斩决，廷臣有右之者，棠阶疏谓桂清贻误封疆，罪大不当轻比，桂清卒伏法。累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尝召对，言：治天下惟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吏，今日之盗贼，即昔日良民，皆地方有司贪虐激之成变。为今日平乱计，非轻徭薄赋不能治本。然非择大吏，则守令不得其人，亦终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同治三年（1864），以克复江宁功，加太子太保，寻调礼部尚书。进讲《治平宝鉴》，以汉文帝却千里马事，反复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以启窥伺之端。自是每进讲必原本经义，极论史事，归于责难陈善。四年（1865），恭亲王罢军机，力言王非有心之失。僧格林沁战殁，以朝廷赏多罚少，疆臣每存藐玩，上疏极言其弊，于是有申饬直省督抚之谕。棠阶初入翰林，即潜心理学，会通程朱陆王学说，无所偏主，要以克己复礼，身体实行为归。日记自省，毕生不辍。家故贫，既贵，俭约无改。尝曰："忧患者生之门，吾终身不敢忘忍饥待米时也！"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清"。

棠阶既卒，命李鸿藻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湖北巡抚郑敦谨人为户部侍郎，李鹤年为湖北巡抚。李鹤年，字

子和，奉天义州（今辽宁省义县）人，少与文祥同学。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编修，改御史，转给事中，曾严疏劾肃顺跋扈。后赴河南襄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授常镇通海道，旋署河南按察使，调直隶，迁布政使。至是授鄂抚，未赴任，次年正月改调豫抚。

二十七日（1866年1月13日）

90 宁夏回首马万选、赫壮图向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都兴阿，宁夏将军穆图善投诚，为回军占领两年之宁夏府城复归官军。万选将城池圩卡全行撤空，缴出枪械，移驻南纳家闸，听候安置。穆图善派提督黄金山入城。随即，都兴阿入宁夏城，戮回首保立、纳忠、纳万有等，并纵兵抢杀。诏责都兴阿任部勇肆杀，革职留任。

二十八日（1月14日）

91 四川总督骆秉章奏报：剿平瞻对（属今新龙县）叛番，善后事竣，藏兵凯撤。

瞻对有上、中、下三部，东联明正土司（属今道孚、雅江等县），南接里塘（今理塘县），西北与德格土司（今白玉、德格等县）相连，纵横数百里，属雅龙江（今雅砻江）之上游地区。瞻对兵久围里塘，梗塞驿路，其土司工布朗结复令期美工布大股番兵至巴塘、里塘交界之三坝（今属理塘县）地方，劫去粮员行李，抢夺由西藏发出之折报公文。其格吉地方亦告急。先是，道光末，前任川督琦善曾带兵往攻工布朗结，并未荡平即罢兵，反以瞻对归还各土司侵地，奏予工布朗结职。因此，工布朗结益无畏惧，

将附近土司任意蚕食，致川、藏商贾不通，兵饷转运艰难，汉、番均困。驻藏大臣满庆派番员征兵借饷，并约三十九族调集各处土兵，防范瞻对西北，川督骆秉章派员督饬打箭炉（今康定）、巴塘、里塘各文武，与明正土司及大小金川等土司兵进攻其东南。而藏兵甫至巴塘，旋抢掠，诏撤回，未从。至本年十月初一日，藏兵首先克瞻对，事平，杀工布朗结等。诏命将三瞻对仍赏给达赖喇嘛，令派民官一、僧官一管理，率兵驻守，由达赖喇嘛及商上选任，咨请驻藏大臣奏明，每三年替换。然藏官恣行暴政，诛求无厌，瞻对民不堪命，屡起抗官，疆吏率加压服，仍令属藏如前。

92 是月，蠲缓山东济宁等七十一州县、德州等五卫被扰地方及被水旱虫灾地方、直隶安州等八十州县被水旱雹灾地方新旧额赋杂课暨开州等三州县被水地方、顺天宛平县被旱地方本年额赋。缓征山西平遥县被水地方本年额赋。

十二月初一日（1月17日）

93 伊犁将军明绪奏应解饷银未到。略曰：查前解饷银五万两，虽接明谊、广凤等咨称起运，奴才亦屡次派员迎提，至今分毫未到。至借道转饷，业经俄国允许。其分界绘图等事，所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户部会同速议。该奏中并称于八月十九日接奉六月初九日寄信，前后达七十余天，可见当时驿路阻梗情形之严重。〖46〗

初三日（1月19日）

94 捻军大败清军于湖北，武昌戒严。本日，太平天国遵王赖汉英及捻军任柱、牛洛红、李允等于湖北麻城宋埠（今属麻城市）大败成大吉军，成军卒因饷乏应捻哗溃，成仅以身免。捻遂入黄安，南至黄陂、黄州，西至孝感，屯踞五百余里，武昌因之戒严。初，捻军自雉河集撤围，走河南，张宗禹部入豫南鄂北之南阳、襄阳间往返活动；赖汉英部则一度重入山东，并南进至江苏丰县，逼近徐州。两军于十月间曾会合于河南扶沟，旋分兵。文光、任柱南下西平、汝宁（今汝南县），直指豫东南信阳、固始及鄂东北麻城地区，因此一地区为昔年远征西北太平军长年活动之区。宗禹则西走临颍、襄城，随之南下裕州（今方城县）、唐县、新野，由邓州返襄阳。自同治元年（1862）以来，宗禹即常出没于此地区，人地熟悉，加之靠近西北，远离曾国藩攻捻主力，故极宜于休养及筹集兵饷粮草。文光、宗禹分合无常、飘忽不定之作战方略，令清军疲于奔命，应接不暇。〖47〗

初五日（1月21日）

95 总理衙门奏陈偿还赔款情况。根据咸丰十年（1860）英国续约第三款、法国续约第四款，清廷应赔偿两国银各八百万两，扣至本月十四日第二十一结〖48〗，约有七百七十五万之数。未扣之银，仍有二十五万两上下，拟归江海、闽海、江汉、粤海四关分第二十二、二十三两结扣付。若应扣之银不止二十五万，其应找扣之银，仍由江海关在第二十四结内扣清完案。南洋各关，截至第十九结止，各付

过英法银五百八十八万三千零二十两有奇。北洋各关截至第十九结止，各付过银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八十三两有奇。〖49〗

96 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奏借英款十万两以充军饷。日：据代办广东布政使事盐运使方濬颐会同军需总局司道详称，粤东军饷藩运各库，搜罗净尽。各军月饷，积欠累累，时虞哗溃。现有英国商人颠志知军需局军饷竭蹶，情愿出资借助，经英国领事罗伯逊议明，暂借洋银十万两，以济急用，每两以一分五厘行息，约至半年内先还一半，其余于一年内清还。分限两期，将本息陆续归款，由藩司给票为据，业经委员向洋商总收。〖50〗

十二日（1月28日）

97 命将吏部奏请东三省惩治赌博章程纂入例则，永远遵行。先是，本年四月，因吉林赌风日炽，往往酿成抢杀之案，清廷乃命东三省将军订立禁赌章程，并指示凡放头设局、同场聚赌及失察官员，一律从严惩处。

十八日（2月3日）

98 英人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成书于伦敦。〖51〗同治三年（1864）初，呤唎助手怀特于上海为英国领事逮捕，死于狱中。呤唎不便活动，且积劳成疾，乃于是年夏秘密回国。此后，呤唎便着手创作该书，至是乃成。书中预言：太平军虽遭打倒却未被消灭，将如“不死之鸟”于光荣之灰烬中复活起来。〖52〗且断言：“尽管有些国家由于它们的政策的表面胜利而欣幸，目睹高贵的太平天国领袖的殉道而无动于衷，但是星火燎原的时刻终于会来临的。

那时候，任何人类的力量都对它无法加以制止。”〖53〗呤唎对太平天国运动怀有良好感情，反对当时英国政府之对华政策，对英军参与镇压太平军严加抨击。呤唎另著有《阿比西亚尼亚人民看阿比西尼亚战争》、《好运集》（后改名为《中国海上飘流记》）等。

二十日（2月5日）

99 谕军机大臣等：传教一事，原难保无好事之人从而附和。惟在地方大吏，遇事持平办理，有以折服其心，自可相安无事。倘或意存歧视，有意与之为难，必致枝节横生，办理诸多掣肘。〖54〗

二十一日（2月6日）

100 以雪泽衍期，诏清理庶狱，收埋暴露骸骨。时刑部囚犯死者，每日至八九名之多，难保非禁卒人等剋扣衣粮，致令毙命。外省被兵新复地方，亦骸骨纵横，未能收埋。

二十四日（2月9日）

101 左宗棠军于广东嘉应（今梅州市）攻灭江南太平军余部。

先是，侍王李世贤遇害，来王陆顺德亦随之为部下出卖，被执送清营。由苏、浙、皖经江西转战至闽、粤之太平军遂归康王汪海洋统帅。海洋率大军艰难奔走于赣、粤边境。十月二十一日，合侍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部太平军攻克广东嘉应州，此为太平军将士最后攻取之府州城池。时清军主帅左宗棠正督师大埔，宗棠用道员康国器四面包围之策，调鲍超驻军福建武平、上杭攻其北，广东提督高

连升并康国器攻其西，帮办军务刘典军出大埔、永定取其东，宗棠亲率提督黄少春、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军出广东饶平攻其东南。海洋等虽于镇平、嘉应州一带多次击退清军进攻，然已成强弩之末，无大举反攻之力，渐被清军消耗。本月十六日，康王汪海洋伤卒〖55〗，余众由偕王谭体元代领。至二十二日，体元等弃嘉应，鲍超、刘典等即复州城，并分别追击。体元等冲至丰顺县北溪村，辎重尽失，军饥无所得食，清军追近，无路可退，于是全军覆没，偕王谭体元被执死。清军俘虏太平军将领“七百三十四，皆斩之，拔良民男女万余人，阵斩群寇可计数者万六千，自寇起至破灭，未尝见斩刈如此之易。”〖56〗至此，江南太平军亡。

汪海洋，初入太平军为翼王石达开部将，随石达开出走天京至广西。咸丰十年（1860），脱离达开返回，隶李秀成麾下，镇守余杭，以功封康王。海洋治军极严，作战有谋略。守杭州时，曾严惩投降事件。听王陈炳文曾屡次具禀投诚，均遭康王阻滞。海洋之战也，务猛进，忍耐善战，“胜不遽近，败不遽走，陷名城，覆大军，屡矣”〖57〗。左宗棠亦云：“杭州、余杭逆首中，凶狡著名者，以邓光明、汪海洋为最，而陈炳文等次之。”〖58〗

二十五日（2月10日）

102 调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都兴阿为盛京将军，命宁夏将军穆图善督办甘肃军务。先以署盛京将军恩合自调任以来，赏罚失当，于“马贼猖獗”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革其职，留营效力。

二十九日（2月14日）

103 同治帝至保和殿，赐蒙古王公大臣及琉球国使节等宴。

104 是月，蠲缓澧州等十州县暨岳州卫被水地方，浙江海宁等四十五州县暨杭严等三卫被水被旱地方及仁和等十五场被水地方新旧额赋，河南郑州等六十六州县被水被旱地方，山西宁远厅被旱被雹地方新旧额赋，山东濮州等十一州县暨临清、济宁二卫被水被旱被扰地方新旧额赋租课并民借仓谷籽种口粮，江苏太仓等二十七厅县暨淮安等五卫被水、高邮等二十八州厅县暨苏州等四卫被水被旱被扰地方新旧额赋漕粮。缓征山西萨拉齐厅（属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被水地方新旧米石民借仓谷，两淮富安等十四场被水地方新旧额赋。

105 是年，除江苏、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巴里坤、乌鲁木齐未经册报外，直隶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三千七百四十五万八千五人，存谷米三百一十万九千一百五十石。全国出口货值银五千四百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四两，进口货值银五千五百七十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八两，入超一百六十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四两。凡征货税银八百二十万九千二百八十一两。

106 王茂荫卒。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进

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1851）迁御史，旋任户部左侍郎。时京师用不足，大钱钞票，法立弊滋，屡进谠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马克思从俄国驻京公使馆所作调查报告中知其主张，曾于《资本论》第一卷中论及。八年（1858）病免。同治初复出，上疏陈时政，曰："议政王责任重大，宜专心机务，余事综其大纲。言官宜加优容。顺天府事繁，府尹右赞清不宜兼部。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甫及一年，即得优保，恐各衙门人员皆以营求保送为得计，宜防其渐。"署左副都御史，授工部侍郎。二年（1863），调吏部。丁继母忧归，至是卒于家。

107 皖南大饥，民相食，人肉一斤价至百二十文。江苏句容、溧阳、溧水亦然。〖59〗

108 汇丰银行于上海成立。该行亦称香港上海银行。上年于香港设总行，然未营业，至是方开展业务。由在华之太古、旗昌、沙逊、禅臣等十大洋行中英、美、德等国商人共同发起。旋美德等国籍人士退出，该行遂为英商银行。额定资本为五百万港元。本年吸收存款即达三百余万港元。其最高决策机构为汇丰银行伦敦委员会。该行在中国经营范围极为广泛，如汇兑，吸收存款与贷款，发行货币等，并逐步在中国其他城市及日本、东南亚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资本日益壮大，成为占据中国金融市场首要地位之外国银行。

109 李鸿章于江宁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李鸿章由江苏

巡抚升署两江总督后，移驻江宁，乃将马格里主持之苏州洋炮局迁至江宁雨花台，改称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此后逐渐改良设备，扩充规模，成为能制造多种口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及其他军用品之军工厂。

110 大英自来火房于上海成立，是为中国首家煤气公司。

111 阿古柏侵占南疆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等地。阿古柏既入喀什噶尔回城，赶走思的克，思的克乃径回其原籍塔什巴力克（今疏勒县南），新聚七千余柯尔克孜族牧民，反阿古柏，然为阿古柏所败。浩罕人遂为喀什噶尔之主宰。阿古柏乃以此为据点，向外扩张。值叶尔羌原任副阿奇木伯克尼牙斯（亦译尼雅孜）不敌库车西征军并当地回军之联合进攻，求救于阿古柏。阿古柏趁机引兵进犯叶尔羌，为回民联军大败而返。但阿古柏军却于英吉沙尔连连得手。先攻占为思的克控制之回城，复于三月十六日占汉城，守城清军或降或亡，领队大臣托克托布死之。英吉沙尔在喀什噶尔南百余里，中间仅隔有疏勒，亦即喀什噶尔汉城。该城时为清军据守。

此时，库车热西丁和卓派遣军队，与叶尔羌回军相约攻阿古柏所据之喀什噶尔回城。阿古柏绕疏勒城不攻，全力进攻深入阿里克（今疏勒县东南）之库车西征军，因叶尔羌回军此时正急于攻取由清军守卫之叶尔羌汉城，库车军队只得孤军作战。双方酣战多时，阿古柏几丧命，卒侥幸取胜。时喀什噶尔汉城绿营守备何步云拥兵三千，作壁

上观，并暗中与阿古柏谈判。七月十二日，何步云同意投降，并送其女与阿古柏为妾。何又劝办事大臣奎英降。然办事大臣不愿放弃其职责与宗教信仰来换取自己之生命，乃与其追随者一道引炮自尽。阿古柏即挥师猛攻城堡。除部分驻军阵亡外，约有三千名士兵及妇女、儿童被迫皈依伊斯兰教。阿古柏放任其部下抢掠七天。〖60〗至此，喀什噶尔至英吉沙尔地区，全沦入阿古柏之手，清廷在塔里木盆地以西以南之军政机构全部瓦解。

112 苏松太兵备道丁日昌创办上海龙门书院。学生定额为三十名，课程以经史性理为主，辅以文辞，尤重躬行。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龙门师范学堂。

113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于北京开办崇实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于上海创办培雅学堂，后该校合度恩学堂并成上海约翰书院，即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前身。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任上海新创办之英华书馆校长。

114 美国圣公会于上海设立同仁医院。

〖1〗《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2〗《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三册 415 页《能静居士日记》。

〖3〗《清代通史》卷下 653—654 页。

〖4〗《翁同龢日记》（排印本）一册 271 页。

〖5〗《曾文正公年谱》卷十。

〖6〗《走向世界丛书》一辑，《西学东渐记》110—119页。

〖7〗《曾文正公年谱》卷十。

〖8〗参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95辑159—160页，《越缦堂国事日记》；《翁同龢日记》（排印本）一册272页。

〖9〗《翁同龢日记》（排印本）一册273页。

〖1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95辑165—166页，《越缦堂国事日记》。

〖11〗《晚清宫廷实记》一辑111—112页。

〖12〗《左文襄公年谱》卷三。

〖13〗《左文襄公书牍》卷七。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四册85页，《山东军兴纪略》。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14页，《求阙斋弟子记》。

〖16〗《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17〗高楼寨，又名高庄、高楼集。

〖18〗参见：《同治朝东华续录》卷四二、四六；《庸庵文编》卷四《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湘军记》卷一六《平捻篇》；《太平天国史》卷六八。

〖1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二。

〖20〗参见：《曾文正公年谱》卷十；《曾文正公事略》卷四。

〖2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

〖22〗《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同治中兴》。

〖23〗《曾文正公事略》卷四。

〖2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二。

〖25〗《平捻方略》卷二三一。

〖26〗参见：《太平天国史》卷二；《中国近代战争史》349—350页。

〖27〗参见：《左文襄公年谱》卷三；《左文襄公奏稿》卷二五《覆陈侍逆李世贤实为汪逆所杀片》；《摩盾余谈》卷一《潮嘉防剿纪略》；《太平天国史》卷六五。关于李世贤自永定兵败，至投海洋经过，史书记载不一。王定安《湘军记》卷一二云："世贤自永定河凫水夜渡，从者多溺死。世贤剃须发，潜匿山中，昼伏夜行，至镇平。"朱用孚《摩盾余谈》卷一中则说："先是，李剃发亡命，间行至汕头，附洋舶轮而至上海，至是，由江、赣而入镇平。"今一般从王说。左宗棠上清廷奏折亦有类似记载。但朱用孚当时为参与指挥作战之广东按察使李福泰幕僚，为重要当事人，故朱说亦当有来历，今存之。

〖28〗据威里塔斯1864年12月10日自厦门致香港《每日新闻》编者访问漳州的报道。转引自《太平天国史》卷五九。

〖29〗《李自成自述原稿》。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五。

〖31〗《军机处照会档》，载《清末教案》一册454页。

〖32〗《北京通史》八册97页。

〖33〗《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3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

〖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八。

〖36〗《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四年（1865）八月初二日。

〖37〗参见：《曾文正公年谱》卷十；《曾文正公事略》卷四。

〖38〗《左文襄公年谱》卷三。

〖3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五作《比利时国条约》四十七款，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则作《〈中比条约〉及税则通

商章程》，《清史稿》未载明。

〖4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4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二。

〖4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六。

〖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七。

〖4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七。

〖4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七。

〖4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八。

〖47〗《湘军志》卷十四《平捻篇》。

〖48〗一结，相当于公历三个月。自公元1861年元月一日起，每三个月清方向英法结一次赔款，第十九结即是至公元1865年6月30日止，第二十三结即至1866年6月30日止。整个赔款应于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即公历1866年6月30日扣毕。

〖4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八。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八。

〖51〗该书原名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自经历的叙述》，1866年在伦敦出版，约五十万字。中译本有两种：一为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孟宪承节译本，书名改为《太平天国外纪》；一为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维周全译本。该书于太平军之作战、阵法、婚姻、税收、法庭等方面均有所记载，并录有英国官方文件以及太平天国人物群像，然史实记述亦有不实之处。

〖5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26章。

〖53〗《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1章。

〖5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八。

〖55〗海洋之死，有记载称侍王李世贤部下为其报仇，故乘作战之机，以枪击海洋，中其颅，至伤重而死。（《摩盾余谈》卷一）

〖56〗《湘军志》卷七《浙江篇》。

〖57〗《湘军志》卷八《江西篇》。

〖58〗《平定粤匪纪略》卷五九。

〖59〗《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60〗《喀什噶尔》（中译本）137—138 页。并见《维吾尔族历史》四章 一、二节。

清通鉴 卷二二三

同治五年 （太平天国丙寅十六年）

丙寅 公元1866年

正月初一日（2月15日）

1 同治帝至太和殿受王公大臣、蒙古王公、文武百官及朝鲜国、琉球国使臣朝贺。

初六日（2月20日）

2 派前任山西知县斌椿率同文馆学生赴外国游历，采访风俗。

先是，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等奏：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惟思由中国特派使臣前赴各国，诸费周章，而礼节一层尤

难置议。是以迟迟未敢渎请。兹因总税务司赫德现欲乞假回国，如由臣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伊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亦可增广见闻，有裨学业。且系微员末秩，又与该税务司同去，亦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惟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以后，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

遂请赏斌椿三品衔，以总理衙门之副总办官，率其在总理衙门任笔帖式之子广英，并考取八九品官之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及未经授官之彦惠共四人，与赫德一同赴英。令诸人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所需川资筹费，均由赫德先行垫用，俟将来回国后清账，即由总理衙门照数给发。

斌椿，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善禄管领下人，曾任山西襄陵知县，因病呈请回旗，于咸丰七年（1857）在捐输助赈案内加捐副护军参领衔。同治三年（1864）五月间，经总税务司赫德延请办理文案，襄办年余，深得信任。〖1〗

十九日（3月5日）

3 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法国驻华署理公使伯洛内在北京议定《招工章程》二十二款，以保障出国华工之利益。主要内容为：依约所募华工未离本土之先，必使其预知所招各等事理，同意与否，全得听其自便；离华起程在船及至做工之所，均应保证始终照料其安全；合同期满，当保其不至穷困，甚至无力不能回国。此等华民，与自去出洋图利者不同，名系受雇，月领工食，

并非长卖服役，其势似由中国借与外国使唤一般。故虽离却本土之后，而中国仍应料理。该约并严禁私招华工及骗招胁从华工出洋，违者严惩直至正法。自此以后，各通商口岸均准设所，以地方官与各领事官会议监理。此约本根据《天津条约》第九款意旨，经前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及现任广督毛鸿宾暨总税务司赫德等议定章程，略加增删而成。〔2〕

4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以前署驻华公使威妥玛所著《新议略论》递交总理衙门，论内治外交危险之处，主借法自强。其言略曰：

试问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天下之乱，屡年不止，各国果想敦谊，不愿干预，而大乱未已，早晚诚恐易致扰越。况因中国交结邻邦，多有坚执闭绝，有渎各国体制，何免寒其睦好之心，尤以内地治理，尚执定见，不肯借取新法。果欲全天下皆平，总不能按成例旧法，方得增益，要在早为图成。吏治官役，不分文武，皆求其实，务使粮饷充足。而中华可以充其饷之要二也：一则自取本国之材，务期济用；二则速与各国笃结友谊。

盖查华儒最重之书，内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窃思果能按此而行，不数年来，生民即可苏困。无如官吏绅士，论及变通二字，只以变回旧法，方保国政必能久通，所论亦非无故。因见世间历代兴衰，多有变乱多年，难于治平。世人见此兴废，视为转轮之常。自问其后必仿古而知，惟其目今欲思良法，只得鉴古而为。若然，则为误会之至。盖其内政外交两节，今已互结，不能分论，此系今时与古不同之要处也。如今泰西大国，或与官宪来往，或与百姓通商。该国若论智学，不亚中华；若论兵力，似觉

稍甚。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许为相保。如果有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中外互结一也。历代史鉴，实无比照之处。则天下大乱，终或不能平治。欲问后来结局，自难酌古准今，仍照前言往古兴衰常理。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亦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即如派委代国大臣驻扎各国京都一节，英国涘告，非只一次。而派员在外，又有益处，中国尚未见及，亦无足怪，但不如听其所劝而行。

所有其余新作，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类如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国用不足，约请借贷，医学等各项设馆教习。惟思前项新议，中华取用，固使外国得取其利。而内地之乱，可变太平；国币之虚，可以充实，此均中华倍得其利。更有得利者，在保其自主之权。盖各省既平，洋商可保无危。用项既足，兵力可以自强。由此庶几可防外国干预，代为致力之损，此免移权之计，其最要者此其一也。

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

试问中华，现今邻国，仍是匈奴西番乎？英国早得缅甸一分，法国已在安南，俄国分在西路朝鲜之外。或问三国诸有必占内地之心乎？此理姑无深论，要在英国已在缅甸，离云南不远；法国已在安南，离广西不远；俄国不必再论。前项三处，其地与中华连界一万余里，可虑者不在

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若问易危为安，只有一言：中国果有立意速借新法之实行，则各国一闻，必皆尽力相扶。倘疑中华如此，嗣或被某国乘机偏图其利，则有碍于中国，不必疑也。各国皆有应图之利，必不能令一国专取。可知此中反有能保中国得以自主于中。

总之此次所陈，重在不思通变，仍复旧法。而执此成见，非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中所陈者，实因其余百官，不知外国事务系属何事，更不知与外国相交，较诸何事尤为紧要。因此凡有外国新议，无非以为不然。窃思目前景况，内地随处日有新机，无论百官愿否更改，而为事所迫，似虽不欲前进，亦确有不禁必进之势也。要在甘心勇往，方免牵制。直而言之，嗣后中国不久必须择定两节之一，或自招外国协同去弊兴利，可以永保自主之权；或以仍旧怀疑杜绝，外国亦以疑心相对。简言其理，进则可以兴而富强，止则必至衰而不振。〖3〗

二十二日（3月8日）

5 新疆维、回起事民军攻占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今属霍城县）。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底，阿布都热苏勒率伊犁起事民军击溃增援惠远城与惠宁城（即巴彦岱）之大队官军，缴获大量粮秣与火炮弹药。〖4〗旋民军内讧，阿布都热苏勒被杀，迈孜木杂特执掌领导权。四年正月十四日，民军炸塌惠宁城墙，经三昼夜战斗，全歼守城官军，领队大臣穆克发额举火自焚。〖5〗维、回民军乃进围惠远及绥定城。两城虽仅隔十余里，然被分割包围，不得相救。虽棍噶扎勒参曾率蒙古兵自塔城南下，一度解惠远城之围，然

终未能扭转局势。此后，锡伯营在民军围困下，求和中立。锡伯、索伦两营官兵向系自耕自食，马匹亦系自备，历年军饷未给分毫。自明绪办理军务，始稍筹给盐粮之费。而民军复给以银马，故两营不听官方调遣。〖6〗时伊犁军民饥困日久，饿冻而毙者难以数计。岌岌孤城，危在旦夕。至本日，维、回民军以地道破城，将军明绪举家自焚，前任将军常清、叶尔羌参赞大臣额腾额、巴彦岱领队大臣富勒敦泰、锡伯营领队大臣乌勒德春、绥定城总兵沈玉桂等以下官民数万人均死之。伊犁、绥定、广仁、瞻德、塔尔奇四城相继降，惟拱宸坚守，四月，粮尽而陷，兵民被屠。〖7〗伊犁河谷地此后十七年中不复有官军。

【考异】关于攻占惠远城时之民军首领，郭廷以认定为迈孜木杂特（见《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 476 页），另一些著作则多未明确提及（如《新疆简史》二册 116 页）。其实，迈孜木杂特早已死于民军之内讧中，而惠远城亦非维、回民众各自为战所能攻取。民军方面主政者实为毛拉肖凯特阿訇，军队总指挥则为曾任迈孜木杂特卫队长之艾拉汗，此人于攻城中所起实际作用不亚前者，故随即取代前者之地位。而迈孜木杂特则已于上年夏天前为民军炮匠麻赫穆德·柯里所杀，柯里来自中亚，彼之命令，用割断喉咙之法将迈孜木杂特处死，并以其头颅送往宁远城示众。麻赫穆德·柯里在毛拉肖凯特阿訇之前执掌民军最高权力，三十六天后，亦被杀（见《维吾尔族历史》中册四章四节，《伊犁起义》）。

二十三日（3 月 9 日）

6 革云南巡抚林鸿年职，以刘嶽昭代之，岑毓英仍署云

南布政使。林鸿年自简任云南巡抚以来，一年有余，叠经催令赴任，由川起程，迟延日久，始抵叙州。又滥行招抚，纵弁滋扰，贻误地方，以溺职畏葸，被革职。

二十六日（3月12日）

7 调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李鹤年为河南巡抚，赵长龄迁山西巡抚，陕西巡抚仍由刘蓉署理，原豫抚吴昌寿降调。曾国荃自金陵攻克，散伍归农，养病湘乡，已历一年半。前起山西巡抚，未赴任，值此捻事日棘，清廷乃促其募旧部赴任。

二十九日（3月15日）

8 谕严缉军营哥老会。时军中各营勇纷纷拜会，名曰“江附会”，又一名“帼老会”，其首领则称为“老帽”。出入营盘，官不敢禁。乃令官文、郑敦谨督饬带兵员弁及地方官严密访查究办。

9 是月，缓征直隶开、东明、长垣、丰润、宛平、束鹿、安清、静海、沧、南皮等二十二州县被水旱雹地方新旧额赋暨杂课有差。蠲免直隶安、隆平、天津二州县被水地方上年额赋。展缓山东济宁、历城、邹平、长山、齐河、临邑、长清、肥城、东阿等四十五州县暨德州、东昌、临清、济宁四卫，东平所屯庄被水旱虫风雹扰地方本年应征额赋并盐芦各项杂课；豁免湖南酃县被水失额田亩咸丰三年（1853）后未完额赋。蠲缓广西横州等二十九州县暨太平等二十土州被旱被扰地方新旧额赋。豁免河南省咸丰九年

（1859）前民欠钱粮暨停缓带征等项银谷。缓征安徽寿、凤阳、宿、怀远、凤台、阜阳、颍上、亳、蒙城、盱眙等四十州县暨屯坐各卫被水旱扰地方新旧额赋漕粮有差。缓征奉天、三姓、双城堡歉地方本年银谷。缓征湖北嘉鱼、汉阳、黄陂、沔阳、天门、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十州县被水地方应征漕粮，并展缓嘉鱼、汉川、黄陂、孝感、沔阳、钟祥、京山、潜江、天门、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江夏、黄冈、广济二十州县暨武昌等卫被水旱地方新旧额赋杂课有差。

二月初二日（3月18日）

10 据通商大臣、暂署两江总督李鸿章奏称，南北各通商口岸各项进出口洋税收入，除子口税外，一年合计达七百八十余万两，较从前岁收总数已增数十万两，为通商税课丰旺之征。通商口岸征收洋税，自咸丰四年（1854）上海关设立税务司始。嗣后，南北各口，亦即次第举行，并设立总税务司总管。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间，赫德于署总税务司时曾将每年应收洋税，约略开报。迨同治二年（1863）所征正税、半税及子口税已达银七百二十五万余两。〖8〗

初三日（3月19日）

11 安徽巡抚乔松年奏请停止华人传教，但洋人传教及华人习教仍听其自便。乔松年又称：如时势尚有未可，或请以定传教名额。总理衙门以条约既未载明，必欲强为限制，势有所难而事仍无济，应请一并毋庸置议。诏从之。〖9〗

初七日（3月23日）

12 谕令署两江总督李鸿章、陕西巡抚刘蓉妥筹速结，抵还法国金陵教堂，查还西安、城固教堂。上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照会总理衙门称：各省督抚办理交还天主堂旧址，俱一味耽延，请妥为设法立限速办。旋得总理衙门照覆，称业已咨催陕西、河南、江苏三省督抚，迅速照办。因无进展，伯洛内乃再次照会总理衙门，称各省办理交还天主堂，因循至今，江苏并无完结之信，陕西主教来函，言及该省所定交还旧堂，必须出银八千五百余两，不然，即另还一甚不堪用之地。今应限定江南之堂，于三个月期内催办完结，陕西之堂，于六个月期内交还完竣。据此，恭亲王奕訢奏称：此案自咸丰十一年（1861）查办以来，已阅五年，自当早为完结。洋人生性狡执，若复任意延缓，恐致另生枝节。查各省查还教堂，条约内载有明文，如果毫无凭证，原可据理驳斥，其实系旧日所有堂基，必应按约赶为清理，即使旧基已归民产，年深日久，断难强令居民迁徙，亦不妨仿照成案，另拨相当之地，交割清楚，期于彼此相安。至是，遂谕令刘蓉速行设法办结，并立予限期。江宁还堂一事，据署两江总督李鸿章称，金陵城内建堂，绅民不愿。若该主教不愿城外择地抵换，应令自来江宁，与该处官绅面议。诏令李鸿章速为议结，以示怀柔。〖10〗

二月初八日（3月24日）

13 钦差大臣曾国藩奏结微山、昭阳两湖团历年讼案。先是，咸丰年间，山东曹州之民因黄河水泛滥，避水南徙，

占据位于江苏徐州府属之铜山、沛县境内微山、昭阳两湖干涸露地之区，其后来者络绎不绝，众至数万，占田浸广。地方官乃按亩征税充饷，号曰“湖团”，与当地居民屡有争讼械斗之案发生。两湖地连苏、鲁两省边境，向为捻军活动重点地区，国藩为攻捻计，乃勒令与捻关系较深之王、刁两团全数徙去，遣回山东本籍，余下六团居民尚有六万余人，准其留居徐州境。为此，并酌定善后事宜：一曰酌给钱文，以恤已逐之团。二曰设立官长，以安留住之团。三曰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

初九日（3月25日）

14 俄称新疆土尔扈特人入俄境抢杀，谕令查明具奏。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据俄国公使照会称：上年九月十七日，有中国新疆土尔扈特人数千名，为首喇嘛一人，巴扬托孤子、桑扎二员，带领闯入抢杀。巴扬托孤子复带土尔扈特十一人往马甘齿河兵卡，杀死八人。该国将巴扬托孤子扣留，已送至恰克图办理。至是降谕曰：土尔扈特越界杀人，有无其事，并未据武隆额奏及，该国公使照会内所称为首之喇嘛系属何人？巴扬托孤子、桑扎二员，系属中国何官？带领土尔扈特往俄国境内抢杀哈萨克及该国所属回人，其乌龙甲、马甘齿河等处，是否俄国地界，所称此事，系塔城参赞主使，是否确有其事？其中有无别项回人藉端挑唆构衅？抑系俄人砌词狡执，均令武隆额详细查明，据实具奏。事关中外交涉，不可稍有虚饰，致启边衅。〖11〗

初十日（3月26日）

15 法人日意格于湖北武昌教练洋枪队，该队人数初为五百名，后续增至一千二百名。

十二日（3月28日）

16 从总理衙门奏，拒借俄兵助"剿"之议。此前伊犁将军明绪等屡次奏请借俄兵以解伊犁危急情形，本日，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等奏：借用俄兵助剿，流弊滋多。事前既恐驾驭无方，而事后尤难操纵得法。盖俄人诡谲性成，每多乘危挟制。无论现在不肯借兵，有意居奇，就使拨兵前来，能为我用，胜则要求滋甚，败则任意索赔，种种掣肘，已难筹办。况俄国与伊城接壤，外藩人民生字，均属毗连。哈萨克等既无诚服之心，而俄人久蓄侵占之志，与江浙等处濒海地方借用英法各兵，能进能退，就我范者，情形迥不相同。假使中外勾结，滋蔓难图，即目前勉力羁縻之方，而日后已贻无穷之患，是减一回匪，添一俄人，害尤甚焉。盖善于运筹者，总以不借外国为至论。据此，降谕曰：借用俄兵助剿已属万不能行。惟有迅速催内地兵饷，以为自强之计。令明绪即派委员，酌带兵丁，前赴俄国边界常川驻扎，遇有俄国护送饷银及递到文报，均须设法妥速转递，毋得稍有疏虞。〖12〗时清廷尚不知上月底伊犁被占，明绪等已全部罹难事。

十五日（3月31日）

17 云贵总督劳崇光抵云南省城昆明。同治二年（1863）前总督潘铎为回军所杀，继任总督劳崇光终不得入昆明，

后得马如龙之助，于是日方入驻省城。而云南巡抚自徐之铭于同治三年（1863）病卒后，继任者亦皆未赴省履任。

十六日（4月1日）

18 从总署奏，命将总税务司赫德所呈《局外旁观论》、英国公使阿礼国所呈威妥玛著《新议略论》交通商口岸、地方督抚大臣详慎筹画。

恭亲王奕䜣等奏称：上年九月十八日，据总税务司赫德呈递《局外旁观论》一本，臣等覆其所议，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是以未敢上渎宸聪。兹于本年正月十九日，据英国使臣阿礼国照会，并附陈外国新议一件，说帖一件。臣等公同详阅，其所议与总税务司赫德前递《局外旁观论》大致相同，而措词更加激切。其中恫吓挟制，均所不免，且窥其立意，一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若不通盘筹画，先事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促更难措置。查该使所论各节，如飞线、铁路等事，皆屡经臣衙门辩驳之件，该使亦未将如何有益中国之处切实指出，似仍未便遽为置议。惟所陈内治外交，各种利弊，反复申明，不无谈言微中。就其所陈，再四寻绎文内扼要之语，一则曰借法自强，一则曰缓不济急。而其所以挟制中国者，则以地方多故，不能保护洋商为兢兢。臣等查中国本应力图自强，概鄙他人之法为不可用，又不广求良法立见施行。现在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均与洋人交涉，全赖各督抚大臣督饬地方官处置得宜，方免外国藉口生事，非臣衙门所能与各该国住京使臣徒以口舌相争。今该使臣等所陈各节，

虽多窒碍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所必欲力争之事，将来一有举动，诚恐以保护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而起，臣衙门必有鞭长莫及之势。其如何设法豫防，俾各国日前不致生疑，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自应由该督抚大臣各就各地，亟早筹维，仍合通盘大局，悉心妥议。〖13〗

本日，恭亲王奕訢等又奏请饬下各省督抚转饬各地方官，务须将中外交涉事未了结各案迅为逐件查催，不可再事迟缓，庶几以后办理洋务，或可少费周章。其奏略曰：查洋人性多坚执，遇有交涉事件，必求悉如所愿，或当以理折之，或当以情谕之。在乎临事揆度机宜，而总不外于办理迅速，庶不致十分为难。乃近来各省往往因洋人狡执，不论事之难易，相率悬宕，甚至有数年不结者。在各省何尝非为慎重起见，而洋人遂有所藉口。始则谓我为不肯办，继且谓我为不能办，语多唐突，横生枝节，折服愈难。即如广东入潮州城一事，不立教堂，不设关卡，不开行栈三事，言之已久。阿礼国断非近日始知，乃先不言而今忽言之，则因迟而生疑，因疑而生愤，计图一逞，愈久而愈激也。臣等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事件，遇有易于了结者，应即随时妥办。不特彼族无可藉口，即有为难之事，我亦可以情理与彼辨证，万不可再事因循延误。〖14〗诏从之。

十八日（4月3日）

19 谕浙江筹办海塘。据马新贻奏称，石塘工程危险，雇夫储料，均有难处，故未能迅速开工。然浙省海塘，为两省民命所关，乃谕令该督抚同司道严饬各厅并设法筹款，

多购物料，将土塘埽工，认真保护，未堵缺口，赶紧修筑，断不可怠缓因循，停工待饷。

二十六日（4月11日）

20 塔尔巴哈台绥靖城为新疆回阿訇伊玛木及哈萨克攻陷，参赞大臣武隆额死之，领队大臣图库尔退乌梁海十尔扈特地方。塔城自上年正月起即遭回、哈围攻，因得达尔达木图金厂总头目刘广厚及蒙古族喇嘛棍噶扎勒参之协助，清军乃据守一年有余。期间，并无清廷接济之粮饷兵勇到达，至是城破。

21 以蒋益澧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

时左宗棠督闽浙，兼领赣、闽、粤三省军务，以郭嵩焘不能筹饷，四疏参奏。最后一折专劾其潮州厘务。略言：广东厘捐办理不善，天下皆知。臣驻军饶平，距潮州为近，士绅来见，询及厘捐，只得二万金。潮州地大物博，假使办理得法，每月尚不止两万金。今以一年收数，尚不及一月之收数，即潮州一府论之，厘捐办理不善，不问可知，非得蒋益澧前往督办军务兼理粮饷，乃不能有起色。至是，从宗棠请，以益澧代之。宗棠言之凿凿，而嵩焘怨意难平。不但指其言诬，并论其心亦太酷矣。宗棠、嵩焘均湖南湘阴人氏，相交凡三十年，前宗棠构陷湖南，嵩焘曾力救之。嵩焘经曾国藩举荐，署粤抚近三年。上年八月，嵩焘奏请开缺，清廷以其语多负气，传旨严行申饬，并不准开缺。至是终被宗棠所劾罢，而后朋友之义亦绝。〖15〗

三月初九日（4月23日）

22 蠲免奉天新民、岫岩、铁岭、开原、广宁、义、金、辽阳、承德、宁远、海城、锦十二厅州县被扰旗民地方本年额赋租课有差。

十六日（4月30日）

23 从总理衙门奏，以后外国人交出中国人犯，勿用凌迟极刑，至斩决为止。上年初，英国驻华代办曾就此事提出说帖，本年二月底，英使阿礼国照会总理衙门，再提此议，至是被采纳。

十九日（5月3日）

24 谕内外臣工讲求律例。近来内外臣工，于律例漫不经心，以致劣幕奸胥得以把持蒙蔽，吏治废弛，率由于此。诏令内外大臣务须通饬所属各员，平日讲明律例，于公事详细剖决，毋得假手胥吏、幕友，任意颠倒，以除积弊而整纲纪。

二十一日（5月5日）

25 诏准宁夏回首马化龙投诚，并命赴各路开导回民，立功自赎。旋宁夏将军穆图善派兵进驻灵州城，委知县尹泗代理知州。马化龙捐助清军大批粮饷、米面，并改名为马朝清，以示忠心，永不再反，是为马化龙第三次受抚。然回军之健马、良械并未上缴，堡垒山寨亦仍由回军控制。

二十七日（5月11日）

26 淮军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等军连败张宗禹、赖文光、任柱、牛洛红、李允、邱远才等部于山东巨野、菏泽，宗禹、文光等复分为二，文光、任柱、李允为一支，宗禹、洛红、远才为一支，南走河南归德。

自刘铭传于湖北黄陂败文光后，文光乃入河南，于本月中自兰封、考城入山东曹州境，北走开州。时宗禹已于上月入山东，新败按察使潘鼎新及李昭庆于山东郓城，得淮军炸炮、洋枪。两军复合。以连遭败绩，复分兵。

27 曹毓瑛卒。

曹毓瑛（？—1866），字琢如，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以军机章京举顺天乡试，再迁郎中。咸丰十年（1860），擢鸿胪寺少卿。时苏、常相继落太平军手，军事大坏，毓瑛上疏力主援兵宜急不宜缓。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走热河，枢臣未全从，有旨命择资深才优之章京佐诸大臣办事，毓瑛在直久，诸大臣欲举以应，固辞，遂超擢焦祐瀛。同治帝即位，随同咸丰帝往热河之诸枢臣均遭罢谴。毓瑛以未附端华、肃顺故，于十月被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并迁顺天府丞。同治元年（1862），再迁大理寺卿，授军机大臣。二年（1863），擢工部侍郎，调兵部。三年（1864），再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悫”。毓瑛佐枢政四载余，廉慎勿懈，尝谓：“军旅大事，患在信任不专，事权不一。古来良将，率以掣肘不能成功。”时以为名言。

二十九日（5月13日）

28 命户部右侍郎李鸿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胡家玉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29 是春，兰州大饥，人相食。

30 英美等定《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16〗。此章程乃于咸丰四年（1854）《土地章程》基础上修改而成，为此后工部局统治租界之法律依据。初订《土地章程》时，英、美、法租界乃一整体，同治元年（1862），法人退出，英美两国则决定将各自租界合并。上年二月二十三日，工部局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拟专设一修改《土地章程》之委员会。旋于各国领事授意下完成修改草案，自是于租地人会议上获得通过。惟法国租界未参加。

31 福建斋教起事。斋教亦称老官斋教，为白莲教一支派，崇奉弥勒佛，以“天国普有”为宗旨，自明代起即于闽、浙、苏、湘、黔等省流传。本年春二月，斋教在崇安起义，旋占崇安、建阳，以武夷山为中心。其首领为陈顺光、杨维忠等，参加者多为当地农民及茶农，头裹白布、红巾和绿巾，以“戒杀、放生、消灾、避劫”为口号。后闽浙总督左宗棠调兵围攻，败退至江西上饶、铅山境内，陈顺光等被俘死，千余教军遭戮。

四月初三日（5月16日）

32 东北马傻子起义失败。

同治三年（1864）五月，马傻子在买卖城（今吉林省梨树县）南条子河西一面城竖起“替天行道”大旗，率饥民百余人起义，队伍旋至千余人。是年九月初四日，马傻子率众二千余人围买卖城，攻城三昼夜未下。后以湿谷草掩护，遂破城而人。四年（1865）夏，王起等二十九人于四平街（今四平市）聚会结盟，拟自备马匹举事。旋参与民众至二三百人，转战奉天围场之李维藩亦率部加入。王起、李维藩等乃子梨树小城子竖旗起义，王起被推为黄旗老总。红旗老总马傻子、蓝旗老总赵大刀从长春厅靠山屯各领队数千人来会，共两万人。马傻子率众进人盛京兴京厅新宾堡等地，杀官劫狱，屡败官军，盛京将军玉明因“粉饰欺蒙、弹压不力”革职，以吉林将军恩合署。马傻子即以“杀恩合，坐盛京”相号召。十月底，马傻子率义军由辽阳州进抵奉天省城南王大人屯，大败官军。遂人省城，劫狱放囚，杀逐官吏。尔后，撤出省城，进入新民厅（今新民市），清廷乃急调户部尚书文祥率神机营出关征讨，并令洋枪队五百名由天津赴营口驻扎，命热河都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并直隶总督派兵增援。时王起、马傻子率义军四五千人克朝阳，复经义州（今义县）北上，与法库门另一义军会合，继续北进，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取昌图厅。十二月初七日，盛京刑部大狱、奉天府狱、承德县狱（均在今沈阳市）三百余名囚犯越狱，恩合捕杀二百余名，余众归入南路义军。清廷再命科尔沁、巴林及敖汉王公立即回旗，会合各旗盟长调集兵力统由伯彦讷谟祜调度，协同攻剿。

王起、马傻子义军遂驰入松嫩平原。由农安过松花江，

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袭取伯都讷（今吉林松原市），将署副都统、左翼协领常奎，署同知安荣缚载车上，劫狱开库。本年正月初五日，义军又直扑双城堡（今黑龙江省双城市），于城郊与官军遭遇，击溃之。义军踞城十余日，焚署劫狱，而于百姓无犯。〖17〗初九日，义军数千人由双城堡围攻阿勒楚喀城（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官兵军心不固，首尾不能顾，城遂下。随之，义军又连克拉林（今属黑龙江五常市）、五常诸城。其时，义军别部由刘果率领，经奉天围场奔吉林。吉林所属，处处告急，省城震动，商人歇业。王起、马傻子等旋率五千人攻占省城北面门户法特哈边门，进向吉林。将军德英死守城垣，并急调各地驻军往援。两军相持之际，马傻子未及纠合各股，即匆忙两次强攻吉林城，均为官军击败。旋王起死〖18〗，义军复趋分散。赵连登、杨永刚率黄、黑两旗，经农安西趋，以攻热河；马傻子、钟明起率红、白等旗，南渡松花江，直逼长春。二月初四日，战于中阳堡，次日，再战朝阳坡。是夜于新河口一战中，义军损伤惨重，落水淹毙者无算，余部以车辆骡马填河而走，存者不过十之二三。是役也，官军仅三千余名，然均为久历行阵之京营精锐马队，洋枪队亦投入战斗。〖19〗

此后，马傻子部据湾甸子一带，再进向开原、铁岭、朝阳，复为官军所败。本月，马傻子、齐海等于黄旗堡（今属辽宁省岫岩县）向文祥乞降，被杀。赵连登及杨永刚部亦于郑家屯（今属吉林省双辽市）为官军伯彦讷谟祜部击败。马傻子起义至是失败。

初四日（5月17日）

33 提督谭玉龙部于陕西陇州哗溃，旋命曹克忠统领其军。先是，谭玉龙剋扣军饷甚多，致勇兵积愤，复倡言勇兵走西安，谭部总兵陈义、参将焦万海等亦附和之，致部众生变。

初六日（5月19日）

34 严定盗墓案犯章程。前据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将盗墓案犯罪名从重定拟具奏，允行。据御史林式恭奏请，将发冢为从人犯，分别酌定实缓章程一折，拟请嗣后发冢开棺见尸、为从帮同下手者，不论次数，俱入情实；在外瞭望一二次者，入于缓决，三次及以上者，入于情实；其发冢见棺锯缝凿孔、为从帮同下手三次及以上者，入于情实，一二次者入于缓决。

初九日（5月22日）

35 钦差大臣曾国藩查勘运河，与直鲁督抚商定扼守运河之策。上月十九日，国藩自徐州抵济宁督师。本月初七日，国藩会同山东巡抚阎敬铭由济宁沿运河北上，至黄河北岸之张秋镇止，查勘运河。并拟于沿河增筑高墙深濠，沙地民圩酌立木栅，以为阻截之界，防捻再次东渡运河。本日，曾、阎于申家口运河舟中会直隶总督刘长佑，商议分段扼守运河之策。决议以淮军潘鼎新部守济宁、韩庄（今属枣庄市）段，淮军杨鼎勋部守韩庄以南段，鲁军守济宁、沈口段。〖20〗

十一日（5月24日）

36 蠲缓江苏铜山、沛二县暨徐州卫被扰地方新旧额赋有差。蠲缓江西莲花、金溪、崇仁、宜黄、东乡、南城、南丰、新城、广昌、泸溪、临川、南昌、新建、进贤、清江、新淦、安福、鄱阳、余干、建昌、德化、湖口、峡江、乐平、永新、彭泽、丰城、新喻、德安二十九厅县被扰被水旱地方新旧额赋有差。

二十日（6月2日）

37 英公使阿礼国以英兵船前往朝鲜测量，请总署行文该国，勿再失礼薄待，总署拒之。本年二月十二日，英船至朝鲜要求通商，曾遭拒绝。至是复至，仍不允。

五月初四日（6月16日）

38 甘肃提督曹克忠复兰州。三月初三日，兰州督标兵丁因受回首马文、马魁影响，加之于平日楚勇饷厚差轻积怀不平，乃以饥饿索饷为名哗变，杀道员吴炳昆并督署幕友及留省委员、亲兵百余人，抢夺枪炮火药，占据城池，并与北路陕回马士彦等相结连。同月，甘肃狄道、河州回军围逼兰州省城。兰州情势日坏，提督曹克忠急率军回援，至是始复兰州。

39 以俄使坚请于黑龙江内地通商，命将军特普钦整顿营务。先是，俄使并称已行文东西伯利亚总督与黑龙江将军办理，清廷令黑龙江将军按百里以内照章贸易，百里以外持照游历之原则办理。特普钦旋奏，黑龙江因地无险阻，不宜准俄人通商。

十三日（6月25日）

40 左宗棠奏设船政学堂于福建，诏从其请，是为中国海军学校之滥觞。船政学堂亦名求是堂艺局。招收十六岁以下学生，分前学堂（即造船班）、后学堂（即驾驶班）。教育体制悉循英法海军学校成规。学习期限五年，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

十七日（6月29日）

41 以伊犁失守，命西安将军库克吉泰督办新疆北路军务，德兴阿帮办，以荣全署伊犁将军。

二十一日（7月3日）

42 豁免广东嘉应、镇平、平远、阳春、信宜五州县被扰地方节年未完钱粮。

二十四日（7月6日）

43 严禁禁卒凌虐囚犯。刑部禁卒人等需索狱囚，甚至私设编床，百端凌虐。每遇夏暑炎蒸，往往因而致毙，残忍情形，殊干例禁。即令刑部堂官督饬提牢司狱等官，随时稽查禁止。

二十六日（7月8日）

44 汕头英领事至潮州，潮州进城之事遂寝。

潮州为《天津条约》中新开放商埠之一。咸丰十年（1860）夏，英国即派出领事驻汕头，并欲入府城与惠潮嘉道面商事件，致潮州城内议论纷纷，遍张揭帖，将与为难。因署

道台旋即调省，此事乃罢。翌年，有言新署道台丘景湘将来潮引英人入城，城内又遍标揭帖，将该道恶言丑诋，其势汹汹，而帖中内容：有“将外夷斩首即许赏银”及禁内地民人为夷人做工等语，并将某通事（翻译）之父家房屋拆毁，又阻拦为英领事传递文书之人，此举为首者系富户黄姓及举人王泽、丘步光。两广总督劳崇光以为处理之法“惟有严饬该道府县等传集晓事绅耆再行剴切详明开导，使愚民人等咸知外国人进城系钦奉谕旨允行之事，其势所不能中止。”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等以为：英人素性坚执，事在必行，如果许其进城，英人得遂所求，自可无事。倘故为阻止，势必多方狡执，争辩不止。况潮州口岸原准通商，条约内载明准该国人民随处游历，似不宜因此细故，致有借口。故随即照覆英国公使准其入城，并告广东督抚照办。然英领事在清朝官员护送入城时，仓促之间，突有数千人抛掷瓦砾，蜂拥鼓噪，势不可遏。该领事即退出。此后英国领事仍欲入城。英国署使亦屡次与总理衙门交涉，照会往来，几于不计次数。至同治二年（1863）冬，广东督抚派候补道屠继烈往潮州，会同潮州地方官设法调停。潮民聚众数千，围拥委员寓所，其势汹涌，几至激成事端。委员竟无从劝谕而返。两广总督劳崇光以为潮州绅民力阻英人入城，盖恐该领事入城后，必执条约，通商一带，开张行店，设立关卡，且外国天主教堂巍然矗立，其高数丈，潮民最信风水，恐其在城内建堂，有所伤犯，是以加之峻拒。

然英人入城之请丝毫不改。上年八月二十四日，英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云如置若罔闻，必自出妥善之法。三

十日，清廷乃命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驰赴潮州督办，然新任惠潮嘉道张铣于谕旨未到之前，已约定英领事于九月十三日入城。入城之先二日，潮民又复沿街遍张揭帖阻挠。张铣命局绅出具公启弹压，再派绅士二人随同委员往汕头迎接英领事，英领事乃于九月十三日入城，寓居道署，道台、协领、知府等往拜，款待甚优。是夜，潮民将出城相迎之官员衙署拆毁，随之百姓大张揭帖，商贾罢市。英领事居官衙中三日后，被护送出城，沿街民人肆骂，抛掷砖石。英领事疑有地方绅士挑唆摆布，驻京英国公使亦迅即向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答曰："此事广东地方官，实属尽心竭力办事，领事官须加体谅。其哄闹之人恐系发逆奸细，或本地匪人乘机煽惑，藉以生事。"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及署广东巡抚郭嵩焘亦再三说明，称其倡议阻止洋人入城，事隔多年，起自何人，无凭查究。"而愚民浮动之气，一发而不可遏，反复开导，持之愈坚。"十二月，清廷再命瑞麟赴潮州督办英人入城一案，值太平军据嘉应州（今梅县市），潮州形势紧张，此事遂被搁置。

本年二月，命两淮盐运使、潮州人丁日昌赴广东，随同瑞麟往潮州办理此案。日昌熟悉洋务，上条陈云：一、立威宜留余地也，督臣不必亲往，只须传潮州得力绅士到省开导即可。二、劝谕宜曲通民志也，须派百姓无恶感之人赴潮，故推荐曾任潮属饶平县知县之广东布政使李福泰和前任潮阳县知县吕澄前往。三、绅士中宜德才并用也。瑞麟即按此三条办理，先召王泽等潮州绅士至省，并经潮州绅士"刷印公启，挨户遍分，使之晓然于逞忿开衅之不祥，违旨恣行之非法。"又派李福泰、吕澄往潮州，"传

集绅民，再加抚慰劝谕，确查潮州政令如有不便于民者，先行裁革，并采访得力绅士酌量收用。”又改组当地团练组织义安总局，选派资望兼备之绅士常川驻局，复于潮州城内设立十三局，每局雇勇百名，各派绅董约束，如一隅有事，即惟该局之绅董是问。并将“平日造言生事之詹大吉等六名，借他故次第弋获，使喜事之徒，有所儆惧”。经此番周密准备后，方迎英领事于本日入潮州城，当地官绅与之酬酢交欢。〖21〗潮州入城问题至此得以解决。

六月初三日（7月14日）

45 从左宗棠请，筹设福州船厂。是为中国设厂专造现代轮船之始。

宗棠于上月十三日上奏，拟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略曰：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

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是船厂固其有地也。

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其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士庶，一体入局讲习，拙者惰者，随时更补。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

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澧，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巨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须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

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学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局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

守，由虚衔洊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且臣访闻浙江宁波一带，现亦有粗知管驾轮船之人，如选调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驾，似得力更速也。

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西洋各国与俄罗斯、米利堅，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如虑糜费之多，则自道光十九年（1839）以来，所糜之费已难数计。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促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计闽、浙、粤东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

久，费数百万，尚非力所难能。疆臣谊在体国奉公，何敢惜小费而忘至计？

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已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谓佛郎机者，即法兰西音之转，谓红衣者即红夷音之转，盖指红毛也。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臣自道光十九年（1839）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大约火轮兵船之制，不过近数十年事，于前无征也。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彼此往返讲论，渐得要领。日意格闻臣由粤凯旋，拟来闽面订一切。臣原拟俟其来闽商妥后，再具折详陈请旨；因日意格尚未前来，适奉购雇轮船寄谕，应先将拟造轮船缘由，据实驰陈。〖22〗

疏上，本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现拟试造轮船，并陈剿捻利用车战各折片。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令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

初七日（7月18日）

46 蠲缓陕西咸宁、长安、高陵、咸阳、临潼、泾阳、三原、渭南、醴泉、兴平、鄠、华、蒲城、华阴、盩厔、蓝田、凤翔、宝鸡、大荔、邠、三水、长武、南郑、褒城、沔、城固、略阳、西乡、宁羌、留坝、永寿、武功三十二厅州县被扰被旱地方额赋有差，

十四日（7月25日）

47 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等部复议钦差大臣官文等会奏长江水师事宜二十条。其大端为：一、新设长江提督，由芜湖移驻太平府（治今安徽当涂县），并建提督行署于岳州，与太平衙署各以半年分驻，以便周历巡查。二、长江提督有交涉外国事件之权，文武兼用，仍归江楚两督节制，遇有紧要事件，准其单衔具奏。三、提督之下，设岳州、汉阳、湖口、瓜洲（今属江苏邗沟县）四镇总兵、并隶以狼山镇（今属江苏南通市）总兵，共六标二十四营，长江江面，正流上起洞庭湖、经鄱阳湖，下至狼山镇，均归长江提督统辖。四、副将、参将、游击为营官，拟沿江分汛建立衙署，都司以下为哨官，住哨船办公，不准建衙。五、千、把、外委员缺，由提督遴员题补，都守员缺，由提督会同总督办理，副、参、游均作为题缺，至总兵缺出，则以该提督并江楚两总督所保堪胜人员，候旨简放。六、酌留江楚厘卡数处，由各盐道经收，为长江水师俸银船炮之费。七、安庆、武昌、长沙三省城设局，制造子药。于汉阳、吴城、草鞋夹三处，各设船厂，作修理之所。八、水师责成以驱逐游匪、严防劫盗为重，遇有失事，即行开参；

申明登岸、吸洋烟、赌博三禁，违者分别参办。九、禁止商民私设炮船；未奏派之战船，亦概不准干预盐务。十、水师技艺，首重驾船，次演炮，哨官则兼阅枪箭。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在上、下江由提督会同楚、江总督简阅一次。诏从之。

48 曾国藩奏防河剿捻计划，以防捻军流动。略曰：捻匪各股回窜豫、皖两省，中原平旷之地，四通八达，若不择地设防，此剿彼窜，终不能大加惩创。上年刘铭传带兵入豫，察看地势，即创扼守沙河之议。驱贼于沙河以南，以蹙其势。臣以兵力未齐，未遽允行。今张、牛等逆渡沙河以南，任、赖等逆亦将渡沙渡淮，并趋南路。本年防守运河粗有成效，应即仿照于沙河设防，俾贼骑稍有遮拦，庶军事渐有归宿。惟查沙河上流至郏县、汝州，地段太长，几无止境。臣博询众议，拟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镇止，扼守贾鲁河，由臣派兵设防；自朱仙镇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黄河南岸，无河可扼，挖壕守之，由李鹤年派兵设防；自槐店至正阳关，仍守沙河，由乔松年派兵设防；自正阳关以下即系淮河，由臣派水师与皖军会防。各分汛地，层层布置，或者渐逼渐紧，逐捻于西南山多水多之处，官军较易为力。现已檄令刘铭传自徐州赴沙河，与潘鼎新、张树珊等熟商防守之策，并咨商安徽、河南两抚臣调兵布防，皆凭人力以坚守，不以地险为可恃。至群贼南窜不出南、汝、光、固、黄州、六安等处，则鲍超所统之霆军，刘秉璋、杨鼎勋、王永胜所统之淮军，刘松山、张诗日所统之湘军，分路游击，尚亦足敷剿办。刘铭传首画此策，即令其与潘

鼎新、张树珊会防，力任其难，扼守朱仙镇以下四百余里。其自朱仙镇以上，必须专资河南兵力。降旨如所议。〖23〗

二十二日（8月2日）

49 以贝勒奕劻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调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察哈尔都统福兴为绥远城将军。调吉林、黑龙江、直隶、察哈尔兵二千五百名由张家口前经科布多援新疆。旋命李云麟统筹西北路军务。三月十一日，清廷以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乞病，命参赞大臣麟兴统带蒙古兵援伊犁。至是，以麟兴统带之所有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厄鲁特兵丁，均归李云麟调遣，往救新疆。

50 是夏，甘肃永昌大疫。浙江江山、湖北江夏旱。湖北公安、德安、崇阳、咸宁大水。

七月初四日（8月13日）

51 命侍郎魁龄等使朝鲜，册封王妃。

初八日（8月17日）

52 蒋益澧奏请于沿海省份建设铁厂，制造轮船。诏命瑞麟、蒋益澧咨商左宗棠会筹妥办。又谕整顿广东吏治、军务、厘税。

十七日（8月26日）

53 减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四府州属浮收米三十七万余石，浮收钱一百六十七万余串。又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所属厅县共额收银二百十五万两，折收钱文，除镇江府

属未定外，苏松常太四府州属，共减去浮收钱四十万余串，令李鸿章等即将减去浮收实数，勒石永远奉行。

二十四日（9月2日）

54 美船至朝鲜，强请通商，拘禁朝鲜副将，为朝鲜攻毁，美人二十余名死之。

二十九日（9月7日）

55 河决河南上南厅胡家屯。直隶总督刘长佑奏请会同河南巡抚、山东巡抚并河道总督筹议修复直隶之开州、河南之滑县、山东之濮州三州县间险工险段。随即濮州河亦决。饬豫省拨给办公银两，并谕张之万设法抢护。

八月初二日（9月10日）

56 署陕西巡抚刘蓉以病免，调安徽巡抚乔松年代，以英翰署安徽巡抚。先是，刘蓉于四月间至醴泉攻回。不数日，陕军总兵段登云破回军董福祥、高万镒于甘肃安化（今庆阳市），总兵萧德扬、刘玉兴大败进入陕西汧、陇之回军。旋进入甘肃之陕回马义生、崔三等复经陇州扰汧阳、宝鸡，陕境回势复盛。

初七日（9月15日）

57 谕内阁：近畿三河县蠲免钱粮，地方官照常征收，并有额外加征情事。诏令查明更正。先是，上年九月间，以咸丰帝奉安礼成，全行蠲免经过地方大兴、通州、三河、蓟州、遵化州应征同治四年（1865）钱粮。

十六日（9月24日）

58 赖文光、张宗禹、任柱等率军自开封进破汴南卫河堤墙，经陈留东走，曾国藩防河战略失败。

先是，四月中，张宗禹、牛洛红、邱远才等由鲁南等进逼徐州，东走宿迁，扑攻运河堤防，为江苏按察使刘秉璋、总兵吴长庆等败，即西北走徐州。五月初，赖文光、任柱、李允等亦由豫东折入徐州境，两军会合。旋即宗禹等西走，文光等南走。时钦差大臣曾国藩决议按察使潘鼎新、总兵周盛波为一路，专剿文光、任柱，以刘铭传驻徐州，李昭庆驻济宁为策应。部署既定，国藩由济宁南下，经运河抵清江浦，复溯淮河西上，到临淮关停顿多日，再经蒙城、雉河集、亳州地区，于本月初抵周家口前线，实施其“防河剿捻”计划。数月中，清军接连击走捻军，时有小胜。然终未给捻军造成巨大杀伤。本月初，宗禹、文光两军再次相会于河南禹州，然后合兵夹开封省城东趋，至本日乃冲破封锁。随即由河南兰封、考城入山东曹县、菏泽境，扑山东运河堤墙。国藩见军情紧急，乃奏请江苏巡抚李鸿章出防徐州，与山东巡抚会办东路“剿捻”军务；湖北巡抚曾国荃移驻襄阳，与河南巡抚会办西路“剿捻”军务。旋从国藩请，命鸿章即赴徐州驻扎，保卫淮徐。

十七日（9月25日）

59 陕甘总督杨岳斌以病免，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代，未到任前仍以岳斌署。以吴棠为闽浙总督，张之万改漕运总督，河南布政使苏廷魁署东河总督，实授瑞麟两广总督。岳斌被免，实以陕甘回势益盛，办理不力之故。上年底，

岳斌言及甘省回势时曾云："现在河（河州，今临夏市）、狄（狄道，今临洮县）之贼扰于南，平（平凉，今平凉市）、固（固原，今宁夏固原县）之贼扰于东，宁（宁夏，今银川市）、灵（灵州，今宁夏灵武市）之贼扰于北，凉（凉州，今武威市）、肃（肃州，今酒泉市）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24〗洵实情也。本年正月，岳斌从兰州往攻巩昌（治今陇西县）、平凉、庆阳、泾州回军。二十六日，提督曹克忠复甘肃洮州（今临潭）城，回马芳降，形势似有好转。二月，兰州督标哗变，河州、狄道之回军进逼省城，而陕回崔三（伟）占隆德县。马生彦、孙义章等集靖远、静宁等处回众至三四万。至五月初，岳斌自华亭县西行，为崔三阻于马峡口（今属华亭县），返华亭。五月二十九日回抵兰州。六月底，清廷复谕令杨岳斌攻狄道、河州回军。七月二十日，岳斌进至通渭，督攻陕甘间回军，平凉回军闻清军进迫，退出张家川。岳斌劳师日久而功微，至是乃被免职。

二十五日（10月3日）

60 严缉白莲教首杨文政。先是，杨文政等传习白莲教，并分往各省集合部下进京，希图起事。杨复在湖北冒充钦差职官，被当阳知县抓获，致事泄。

二十八日（10月6日）

61 从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设天津机器局，制造军火。其奏略曰：练兵之要，制器为先。中国所有军器，固应随时随处选匠购材，精心造作。

至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要需。神机营现练威远队，需此尤切。中国此时虽在苏省开设炸弹三局，渐次著有成效，惟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设一旦有事。较往他省调拨，匪惟接济不穷，亦属取用甚便。中国原不少聪明颖悟之资，特事当创始，不能不于洋人中之熟习机器者暂为雇觅数人，令中国人从事学习，务使该洋人各将优娴之艺，授以规矩，传其秘窾。该学习人等若能劳身苦思，究其精微，逐渐推求，久之即可自为制作。在我可收临阵无穷之用，在彼不致有临时挟制之虞。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在天津设立总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或雇何项洋人作教习，或派何项员弁作局董，拣选何人物学习，或聚一局、或分数局，教习、学习人等名数若干，薪水若干，材料匠役及杂项用费若干，应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悉心筹画，妥立章程，咨明臣衙门会商定议。其一切款项，即由三口通商大臣酌定支发，准于关税项下作正开销。设局以后，所有随时考试能否，以定优劣之赏罚，以示劝惩，亦因酌立定章。总期求实效，尽得西人之妙，庶取求由我，彼族不能擅其长，操纵有资，外侮莫由肆其焰。〖25〗

二十九日（10月7日）

62 赏加教练洋枪队、设局仿造西洋火器之马格里道员衔。〖26〗

63 是月，蠲缓江西南昌、新建、进贤、新淦、安福、

永新、东乡、余干、建昌、安义、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丰城、清江、新喻、鄱阳、莲花二十厅县暨九江府同知所属被水旱地方新旧额赋有差。蠲缓广东高明、恩平、茂名、灵山、新兴、西宁、化、罗定八州县被扰地方额赋有差。缓征山东寿张、菏泽、单、曹、巨野、定陶、冠、郓城、武城九县暨临清卫被扰被旱被风被雹地方新旧额赋有差。蠲免贵州都匀、思南、黎平、兴义、贵阳六府，麻哈、都匀、清平、荔波、黄平、施秉、永从、开泰、贞丰、普安、安南、兴义、平越、余庆、瓮安、湄潭、开、贵定、修文、龙泉、贵筑、独山、镇远、婺川二十四州县暨古州左、右、清江左、右、八寨、台拱、黄施、丹江、凯里九卫，普安同知，清江下江、归化通判，册亨州同，锦屏乡县丞所属被扰地方额赋有差。

九月初四日（10月12日）

64 法国兵船进攻朝鲜。先是，朝鲜国王李熙年幼，其生父大院君执国政，恶西教，下令严禁，虐待天主教徒。本年六月初三日，法使伯洛内以朝鲜杀害法国传教士十一人，照会总理衙门，言将派兵船前往问罪，暂取其国，中国不得过问。七月十六日，总理衙门答复法使，请先查询，勿遽启兵端。然法国置若罔闻，自是用兵朝鲜，本日法水师提督率兵船七艘破江华岛，入汉江，抵汉城，毁一炮台而去。法并发告示，要求严惩杀害教士人员，订立条约。十六日，法使将对朝鲜用兵事通知总理衙门。旋总理衙门再劝法勿对朝鲜构兵。法使抗议，谓中国有包庇朝鲜之意，总理衙门再驳之。十月，法舰再抵江华岛，进陷其城，掠

银价值十九万法郎。朝鲜募猎虎手八百名袭之，法人乃遁。旋恭亲王奕訢以法与朝鲜启衅，中国排解未允，应令朝鲜国王自行与之妥定章程。

初八日（10月16日）

65 祁寯藻卒。

祁寯藻（1793—1866），字叔颖，又字实甫，自号春圃，山西寿阳人。幼时父以事系狱，寯藻随侍读书不辍，赋《春草》诗以见志。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1821），直南书房。督湖南学政，累迁庶子、侍讲学士。历任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兵部、吏部、户部侍郎。十九年（1839），偕侍郎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及禁烟事，擢左都御史，调兵部尚书。时闽浙总督邓廷桢奏击英吉利兵船于厦门走之，忌者谓其不实，命寯藻复勘，具陈战胜属实。二十一年（1841）调户部，命为军机大臣。咸丰帝即位，拜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道光中论洋务，屡与寯藻不合，及彰阿罢，寯藻遂领枢务。肃顺铸大钱，力言湘军可大用，寯藻与之均不合。时国藩以在籍侍郎起乡兵，平定湖北，捷闻，咸丰帝喜形于色，曰："不意曾某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寯藻对曰："曾某以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默然变色者久之。〖27〗咸丰四年（1854）冬，允寯藻致仕。同治帝即位，疏陈时政六事：保护圣躬以崇帝学；绥辑民心以清盗源；重守令以固民心；开制科以收人才；速剿山东、河南贼匪，严防山西、陕西要隘，以卫畿辅；敦崇节俭以培元气。嘉纳之。

命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元年（1862），同治帝入学，命直弘德殿授读。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失律拟斩，人皆称许，寓藻独上疏力救，卒为言路卞宝第所纠。〖28〗三年（1864），诏许致仕。卒赠太保，谥“文端”。

十二日（10月20日）

66 捻军于河南陈留、杞县复分为二支，鲁王任柱、魏王李允及牛喜〖29〗合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首王范汝增东北走，是为东捻；梁王张宗禹合太平天国淮王邱远才等西南走，是为西捻。自此，两军分兵作战，未再会合。

宗禹、文光等攻山东运河堤墙不下，又遭淮军刘铭传、潘鼎新两军截击，乃西走菏泽，复从曹县入河南考城。宗禹、任柱等谋决黄河，为豫军宋庆及水师却之，不遂，乃再分兵。寻钦差大臣曾国藩令直隶提督刘铭传、山东按察使潘鼎新及总兵张树珊攻东捻；浙江提督鲍超、江苏按察使刘秉璋以及总兵杨鼎勋、刘松山攻西捻。

十八日（10月26日）

67 斌椿使欧返抵北京。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三人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行离开北京，二月初七日经由上海赴欧洲游历。三月十八日抵达法国马赛港，四月初三日离法，初四日抵英国。斌椿等在英国逗留至五月十二日方离去。访问伦敦时，英太子问斌椿道：“伦敦景象较中华如何？”斌椿答：“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四月二十三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接见斌椿等人，问曰：“敝国土俗民风，

与中国不同，所见究属如何？”斌椿答：“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旋斌椿等相继游历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九国，至六月二十二日，返抵法国。七月初十日，离马赛港回国。至是抵京。斌椿一行于欧洲游历总计不足四月，其所见所闻载之于所著《乘槎笔记》中为多，然叙在欧见闻亦不足两万字。斌椿不通外国语言，不明其思想制度，于各国自难窥其底蕴。其所述亦偏重海程、宴会等。然书中描述之新式建筑、荷兰人用火轮取水器具（即抽水机）泄海水渊出良田、火轮升降机、煤气灯、传呼机器、自行车、火车等近代西方最新科技成就，于解放国人思想亦有积极影响。李善兰为《乘槎笔记》所作之《序》中感叹曰：举天下之人，其足迹有不出一郡者矣，有不出一邑者矣，甚至终身不出里巷者矣。即曰不畏风涛，视险若夷，而中外限隔，例禁綦严，苟无使命，虽怀壮志，徒劳梦想耳！〖30〗

68 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谭廷襄与义（意）大利使臣阿尔明雍于北京签署《中义修好条约及税则通商章程》。本年秋八月，义国使臣阿尔明雍与驻京法国领事德微亚诣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请立《通商条约》，许之。本月初一日，清廷命廷襄会同崇厚办理义大利通商条约事务。初六日，廷襄与义使阿尔明雍之议约会谈在京开始，阿尔明雍所拟条约共五十五款，其约大致本丹麦国和约而参用法、布路斯（即普鲁士）等国条约。约定后，于本日在京签字。二十六日，义使再赴天津与崇厚画押。

二十七日（11月4日）

69 左宗棠请将闽、浙绿营减兵加饷，就饷练兵，诏从之。其时，制兵不习战事，尤冗杂怯弱。以军兴月仅得半饷，往往虚占伍籍而养无用之兵。宗棠以为与其欠饷，不若减兵。与其欠饷而养无用之兵，不若减兵而节可惜之饷。乃取无用不可练之兵酌减其半，而以裁兵之饷加给练兵。〖31〗

二十八日（11月5日）

70 赴援新疆之蒙古兵进至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地之察罕通古（今蒙古国西南之布尔根附近）时哗变。旋谕西安将军库克吉泰统吉林、黑龙江军速进以增援新疆。

71 是月，李善兰撰《重学》书成。善兰于咸丰初年于上海译欧几里得之《几何原本》及英国物理学家惠威尔之《重学》（物理学），雕版印刷后，毁于战火。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出资为之重刻，至是成。善兰于自序中云："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慑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32〗

72 蠲免福建龙岩等十三州县、邵军同知、溪口州同、乍寿、麻沙县丞所属被扰地方额赋。蠲免浙江新昌等十六县同治二年（1863）未完额赋，钱塘、仁和两县义冢地亩额赋。缓征山西临汾县咸丰十年（1860）未完额赋。

73 是秋，山东鱼台霪雨，水深数尺，伤禾稼。湖北临江、江夏大水。崇阳、汉阳旱。浙江景宁、青田地震。

十月初一日（11月7日）

74 阎敬铭赴肥城平黄崖教，寻平。先是，咸丰六年（1856），江苏张积中以扬州战乱，携眷北上，避居山东肥城、长清间之黄崖山。积中本太谷学派学者，乃于山中讲学授徒，一时从者甚众。至十一年（1861）逃难入山之民众达八千余家。张积中命其徒购置武器，修筑山寨，此一自卫措施为官府所忌。山东巡抚阎敬铭命积中出山投案对质，积中恐地方官吏加害于彼，不从。阎敬铭乃派军万余围山寨，至是攻破，寨中人众全体死难。

初六日（11月12日）

75 孙文（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考异】孙中山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英国翟理斯所编《中国名人辞典》亲笔所撰写之《自传》中，称己“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华历十月十六日”（《孙中山全集》一卷47页）。一般以为此乃孙记忆错误或笔误，或出于其他考虑故意为之。据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部（簿）》载，“十八世祖考，字德明（达成之三子），生同治丙寅年十月初六寅时”。孙中山元配卢慕贞复香山县商会函，亦作“十月初六日寅时”（《孙中山轶事》169页）。孙中山之子孙科“亦有函证明初六日不误”（《中国国民党史稿》四编）。卢慕贞于1952年逝世后，其遗物中发现有孙中山生辰八字，亦载明：“乾诞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丙寅、己亥、辛卯、庚寅）”（黄季陆《国父生辰考证的回忆》所附影印件，台北《传记文学》11卷2期）。

十三日（11月19日）

76 曾国藩以病难速痊及“剿捻”无功，奏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缺，注销侯爵，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以散员留营效力。〖33〗

十六日（11月22日）

77 允李鸿藻病假，命左都御史汪元方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78 左宗棠、徐宗幹奏：福建一省自咸丰二年（1852）至同治三年（1864）八月止，各地军需共用银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余两，其中府库拨用一千七百零七万余两，由军营粮台支应局提拨及各府州县库动用银二百五十七万余两，内地台湾各营属尚垫用未领银二百六十六万余两。〖34〗

二十日（11月26日）

79 诏穆图善援应陕西。时西捻由东、甘回由西分别进入陕境，陕省兵力不敷，刘蓉势难兼顾。穆图善正驻中卫，拟前赴兰州，令其与刘蓉会商，酌拨就近兵力援陕。

二十五日（12月1日）

80 从瑞麟等奏，将拐卖人口出洋以渔利之奸徒正法。其有情愿出口者，即照条约办理，无庸禁阻。

二十七日（12月3日）

81 岑毓英大败镇雄州回军，擒李开甲。八月十九日，回军领袖漆维新（老新）已被岑毓英所擒杀。

82 是月，免安徽寿州（今寿县）等五十六州县被水地方新旧额赋。蠲缓直隶开州等三州县、缓征直隶安州等二十二州县被扰被水旱雹地方新旧额赋暨海防河淤地租仓谷。

十一月初一日（12月7日）

83 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授江苏巡抚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任“剿捻”。上月十四日，诏责曾国藩“任贼蔓延”，并不允其辞钦差大臣职。至二十日，以李鸿章暂署钦差大臣，湘淮军均归其节制，并赏曾国藩一月假，在营调理。至是才及旬日，乃实授李鸿章钦差大臣职。

初五日（12月11日）

84 从恭亲王奕䜣等奏，于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延聘西人教习，以为自强之计。其奏略曰：查臣衙门于同治元年（1862）七月间设立同文馆，延请英、法、俄三国教师，分馆教习，各馆学生系由八旗咨取年十四岁内外者。迄今几及五载，各馆学生于洋文洋话尚能领略；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现仍督令该学生等将洋文翻译汉文，以冀精进。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实用。臣等公同商酌，

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分别出具本旗图片及同乡京官印结，一体与考，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至现在已设立三馆，仍查旧办理。诚以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35〗

初七日（12 月 13 日）

85 总理衙门令赫德拨变卖阿思本兵轮所得银八万两，为天津机器局购买机器。越三日，总署又令赫德拨款为神机营购买洋枪。

初九日（12 月 15 日）

86 新疆回苏皮盖复占哈密，哈密办事大臣、札萨克郡王伯锡尔被执。六月初十日，巴里坤总兵何培与伯锡尔曾收复哈密城。

二十二日（12 月 28 日）

87 官文罢职。以曾国荃奏参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命将其先行撤任，听候查办，以总署大臣谭廷襄暂署总督。此事并牵连至胡家玉，旋以受官文贿，命将兵部左侍郎胡家玉革职留任，四年无过，方准开复。并令无庸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二十四日（12月30日）

88 左宗棠奏上船政事宜章程及艺局章程，诏从之。

谕曰：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若为浮言摇惑，则事由何成？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谋国理当如此。其所议优待局员酌定程限甚为周妥，均著照所请行。若五年限满，洋员教有成效，即照所议加赏，以示奖励。其日意格、德克碑勤劳既著，忠顺可嘉，尤当优加赏赉。

上月十一日，诏命左宗棠暂缓交卸，克日催督船厂工匠，上紧赶造，妥定章程。本月初五日，宗棠乃上奏胪举船政事宜十条：一、洋员应分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各有所长，原推德克碑为正监督，现因日意格通晓官话、汉文，办事周详，故令其为正，德克碑副之，一切事务仍责成该两员承办。二、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材。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宜厚给生徒月廪，严定课程，学成毕业，授以官职。三、限期程期分别酌定。俟铁厂开设，即为习造轮机之日。以五年为限。四、定轮机马力并搭造小轮船也。五、饬洋员与洋匠要立合同。船局延洋匠至三十余名之多，其中赏罚、进退、薪金、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六、宜预定奖格以示鼓舞。七、购运机器等件来闽须投保险。八、凡需用纹银之项应准开销银水。九、宜讲求采铁之法。十、轮船中必需之物如星宿盘、量天尺、风雨镜、寒暑镜、罗盘、水气表、千里镜、玻璃管以及垫轮机之软皮等宜筹备。另，

宗棠拟定艺局章程八条亦于初五日一并呈上，该章程乃生徒所应遵守之规章制度。

宗棠又奏曰：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传授，为永远之利也。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买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也。于是则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然而时需五载，银需三百数十万两，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幸而学造有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自解。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解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则费此五年之时日，三百数十万之帑金，仅得大小轮船十六号，虽所造较购买精坚适用，而估计所费多于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36〗

三十日（1867年1月5日）

89 瑞麟、蒋益澧购买法国兵轮二艘〖37〗、英国轮船一只。

90 是月，蠲缓江苏江都等四县被扰地方本年额赋，山东济宁等七十州县、德州等四卫、东平所屯庄、永阜、永利二场、河南郑州等五十州县被水旱雹风虫扰地方新旧额赋。缓征两淮丁溪等十四场被水地方折价钱粮，山西萨拉齐厅（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被水地方新旧额赋暨民借仓谷，并赈河南永城等七县灾民。

十二月初六日（1月11日）

91 东捻军大败提督郭松林军于湖北钟祥，复大败曾国

荃军于德安府。

捻军分兵后，东捻赖文光、任柱、李允、范汝增、牛喜等抵山东嘉祥、郓城，猛攻运河堤墙，图东渡，但为刘铭传、潘鼎新军所败，东南走。复为刘铭传、张树珊破于江苏丰县，文光等乃东走沛县湖团，旋又入山东。十月底，刘铭传及张树珊、刘盛藻、唐殿魁等南走河南，攻归德府。三日后，文光、任柱等自太康进抵陈州。曾国藩周家口行营戒严，国藩并调亲军出队堵截。

上月初，文光、任柱、李允等自河南陈州进抵信阳州，攻州城，为总兵周盛波、宋庆所败，东走光山、固始。旋于商城复为皖军总兵张得胜、黄秉钧所败，乃入湖北，占麻城。二十日，文光等由湖北黄安、黄陂进至滠口（今属黄陂县），逼近省城，再西走孝感、云梦。随之占云梦、应城、天门等，但旋占旋失。提督郭松林及记名布政使彭毓橘亦连败东捻于德安府、应城、京山、钟祥一带地区。本月初，战事呈转机。初三日，文光、任柱等败松林、毓橘军于钟祥以南之旧口、董家集、薛家潭，总兵张凤鸣等死之。本日再战于罗家集，郭松林中伏被捻生得之，以伤足，委于道，逢旧部俘者负逃以免。其弟芳鈔亦战死。〖38〗文光等挟胜之威东攻德安府，时曾国荃驻德安督师。十一日战于安陆，捻军死伤颇多，任柱之弟战死，清军亦死副将以下甚众。二十一日，再大战于德安府之杨家河，清军大败，右江镇总兵张树珊被斩。东捻兵威大张。时鲍超自南阳进援鄂北，刘铭传、刘秉璋亦自信阳援，均未及。

初八日（1月13日）

92《文宗显皇帝实录》三百六十卷并《圣训》一百一十卷成。监修、总裁官大学士贾桢，总裁官大学士周祖培及户部尚书宝鋆、礼部尚书倭什珲布，副总裁官、吏部尚书文祥及兵部右侍郎伊精阿、礼部左侍郎察杭阿等均有奖赏。

初九日（1月14日）

93 曾国藩再请开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缺。时御史朱镇、卢上杰、朱笃学、穆缉香阿、阿凌阿等连劾国藩办理不善、督师无功及骄妄各款。上月十七日，国藩曾疏辞回江督任，诏不允。至是再辞，仍不允。旋即遵旨回两江总督本任。

十四日（1月19日）

94 甘肃回军再占平凉府。十月二十日，回军曾占平凉府，但两日后即被已革提督周显承收复。

十七日（1月22日）

95 广西官军占泗城府（治今凌云县），败天地会吴亚忠（亚终），擒黄晚。自同治二年（1863）吴凌云战死，其子吴亚忠逃出后，至右江，重整队伍，与广东灵山起义军小张三等会合，转战镇安（今德保县）、归顺（今靖安县）一带。时左、右两江农民起义军推亚忠为首，小张三为副，力量日益壮大，至是受挫。

十八日（1月23日）

96 西捻张宗禹、邱远才等聚歼刘蓉部三十营湘军于西安城东之灞桥，围西安。

捻分东西两支后，西捻宗禹、远才等由许州掠洛阳走陕州，于九月底渡河入晋，为山西按察使陈湜所阻，乃西走阌乡（今属灵宝市），十月初三日入陕西华阴境。鲍超等督军追击至洛阳，以宗禹等入陕，未及接仗即折回。刘蓉于此颇多怨言，致书曾国藩曰：鲍君无意西来，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恐如梳如篦之后，遂至如剃，则困苦尤所难堪！顷复疏请改派刘廉坊（秉璋），杨（鼎勋）、刘两镇之军，亦不审是否肯来？又曰：十余年来，大吏多画疆自守，以邻为壑，以驱贼出境为功，殆无出一旅越境灭贼者。弟既饱谙世局，知求人不如求己，在秦三年未尝求助邻国。比若东西交哄，不得已而为乞降之举，亦谓公专办捻匪，或当一变此局耳。〖39〗

西捻军入陕西境后，势颇盛。先围华州，知府唐炯督军却之。宗禹等乃败汉中镇总兵萧德扬等于华州东之敷水。十月初，宗禹等自渭南进抵灞桥，逼西安省城，刘蓉率湘军来救，宗禹等折走蓝田，复东下，刘蓉仓皇东赴，西捻旋回渭南，进而围攻临潼、新丰。刘蓉闻西安吃紧，遂率湘军三十余营回救，行至灞桥十字坡，遭西捻马队包围，清军之辎重行李，错杂队伍行列中，会风雨交作，枪炮不燃。〖40〗宗禹、远才乃大败清总兵刘厚基、道员黄鼎、副都统西蒙克西克，斩汉中镇总兵萧德扬、记名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青、道员萧德纲等，围西安。

旋清廷谕将刘蓉革职，毋庸再留陕西。旨曰：前署陕西巡抚刘蓉，以获咎之员，特令署理陕西巡抚，嗣复允其开缺，暂留陕西办理军务，倚任不为不专。乃屡谕该署出省督剿，置若罔闻，以致官军挫失，捻势愈张，贻误地方，实堪痛恨。

97 俄人屡扰韩边境，被韩击退。俄兵舰并至朝鲜元山等处，力请通商，不允。

二十三日（1月28日）

98 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命翰林院编修、庶吉士等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并推广招收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又上《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一、请专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也。二、请饬各员常川住馆以资讲习也。三、请按月考试以稽勤惰也。四、请限年考试以观成效也。五、请厚给薪水以期专致也。六、请优加奖叙以资鼓励也。〖41〗

二十六日（1月31日）

99 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福州抵武昌，驻军汉口。时湖广总督官文已罢官，因以官文钦差大臣关防授宗棠。初，宗棠佐湖南军幕，荐保部郎，坐樊燮案，下官文鞫讯，簿责颇急。至此宗棠授钦差，阅时才九载，世尤叹其殊遇云。

二十八日（2月2日）

100 朝鲜国王正使判中枢府事李丰翼、副使礼曹判书李世器、书状官通训大夫行司宪府掌令严世永三人入京朝觐。〖42〗

101 是月，蠲缓浙江海宁等五十州县暨杭严等三卫、江苏太仓等二十州县暨苏州等五卫被水旱风霜未垦地亩新旧额赋，高邮等二十八州厅县暨淮安等五卫被水地方新旧漕粮暨漕折银，湖北沔阳等二十四州县被水旱地方额赋，直隶安州等三州县积涝地亩本年额赋暨民借仓米，广东化州等八州县被扰地方旧欠额赋，山东濮州等十四州县暨临清等二卫、河南祥符等三十五县、湖南澧州等十五州县暨岳州卫被水旱扰地方新旧额赋。缓征安徽无为等二十六州县被水旱地方本年额赋，山西平遥县被水地方新旧额赋。

102 是年，除江苏、安徽、福建、陕西、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八省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一亿九千一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三人，存仓米谷三百八万五百五十九石。全国出口货值银五千零五十九万六千一百二十三两，进口货值银六千七百一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一两，入超一千六百五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八两。凡征货税银八百七十八万一千八百七十五两。

103 总理衙门初定国旗样式，是为中国近代最早之国旗。

【考异】近代中国最早之国旗为黄龙旗，此乃就其图案颜色而言者。对其制定时间，一般以为在清末，或言光绪中。据光绪十四年（1888）清廷所订《北洋海军章程》载：同治五年（186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定中国旗式，斜幅黄色，中画飞龙。这面国旗底面为正黄色，四周镶边为蓝色，中间绘有一青色飞龙，旗左上角有

有一赤色珠。此幅中国国旗第一次在西方国家升起为同治七年（1868）七月，其时清廷向西方国家首次派出外交使团，该团以受聘于清廷之美国人蒲安臣、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首站为美国。初一日，在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开往波士顿之客车上，即升起一面中国龙旗（《初使泰西记》）。初三日，使团抵达波士顿后，“城内外周游六十余里，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航海述奇》）。中国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为光绪七年（1881），驻英公使曾纪泽率由英购买挂有此龙旗之超勇、扬威两舰，由英国经大西洋、印度洋驶回，自此外人方熟知此旗。光绪十四年（1888），总理衙门以西洋各国国旗与兵船、商船旗有别，乃将国旗旗式改制，分大小四号。（《清末海军史料》下册）辛亥革命后，大清黄龙旗为中华民国五色旗所取代。

104 湘军攻苗，无功而返。本年春，湘军扩至二万人，湘抚李瀚章计议分兵三路出贵东，以兆琛、周洪印为大将，统罗建章、李金榜诸军出靖州，攻苗军。并起前按察使李元度募新军，率王永章、李光燎等出沅州（治今芷江县），进击黔东号军。元度前因兵败被劾罢，时闲赋在籍。既起，锐意攻取，闻右阡荆竹园号军势盛，乃率军亲攻。苗、号民军见湘军出，皆利用有利地形，走险阻自保，元度顿兵日久，一筹莫展。兆琛以知县至湖南臬司，至是迁为贵州布政使；洪印以千总至总兵，两人自黔事起领兵，号为谙习边情，然局面如故。兆琛军攻贵东之卡屏、清溪、镇远，却反为苗军攻占镇远、天柱。五月，苗军进湘西，兆琛军驻八弓，拦阻不及，苗军乃深入镇筸、麻阳、沅州、晃州、黔阳、会同、靖州各地。湘西全面告急，湘军疲于奔命，

防不胜防。周洪印仓促撤回所部兵勇十五营。〖43〗

105 阿古柏攻陷叶尔羌、和阗，悉有南疆西四城。先是，本年初，热西丁和卓调东征军头目伊斯哈克率兵进叶尔羌，是为库车军第二次攻取该城。因阿克苏援军迟迟不到，阿古柏遂将巴尔楚克城（今巴楚县）攻占，致入叶尔羌城交通断截。此时，阿古柏已平定反对其统治之势力，将倭力汗等人处死，并拘布素鲁克于英吉沙尔。〖44〗秋，伊斯哈克率数千回军攻占叶尔羌新旧两城。与此前二次不同，伊斯哈克攻下叶尔羌后，慑于阿古柏之炮火威力，将城池献与阿古柏。随之阿古柏又打发伊斯哈克去阿克苏。〖45〗十一月初，阿古柏亲至叶尔羌，假借布素鲁克名义致书和阗哈比布拉，请求允许参拜该城之依玛木加帕尔沙迪克麻扎。哈比布拉信以为真，出城相迎，即遭阿古柏逮捕，“从此以后谁也没有再见到他，不知道此后发生了什么事”。〖46〗哈比布拉在和阗二年半之统治，至此结束。阿古柏大军遂入和阗城，遭当地民众反抗，阿古柏大加杀戮，共有五万余人丧生。至此，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均陷阿古柏手。

106 上海发生开埠以来首次金融风暴。先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英国丽如银行（即东方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该行乃进入中国之首家外资银行。此后，呵加剌、汇隆、有利、麦加利、汇泉、汇川、利中、利商、汇丰等英资银行及法兰西银行相继进驻上海。同治初，因美国内战而致欧洲棉花短缺，引起恐慌。随之，投机事业波及中

国各通商口岸，上海乃成为中国棉花出口之主要口岸。仅同治二年（1863）下半年，从上海输出之棉花即达三十六万担，价值二百余万英镑。外国银行遂蜂拥而至，进行金融投机。同治三年（1864），上海一般银行股票均利市三倍，汇率变动莫测，金融市场“没有一夜安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至本年，随着美国内战结束，美国棉花种植业复苏，中国棉业遂显危机，上海金融业即告恐慌。加之发生于伦敦、孟买等地之世界金融风潮波及上海，致上海于投机狂潮中开办之银行纷纷倒闭，即如汇隆银行等亦遭破产或股票大贬值之命运。风潮过后，上海外资银行仅剩东方、有利、麦加利、汇丰及法兰西五家。倒闭之风并波及所有与进出口贸易有关之行业，建筑、房地产、工厂等所受冲击尤著。〖47〗

107 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廷设立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办理通商、交涉事务之钦差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咸丰九年（1859），改由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移驻上海。十一年（1861），划归总理衙门管辖。至本年，通商口岸已扩展至长江三口及潮州、琼州、台湾（今台南市）、淡水，遂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洋大臣。管理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各口岸通商、交涉事务。后因南洋大臣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各项事务，与地方行政牵涉甚多，同治十二年（1873）起，复由两江总督兼任，遂成定制。

108 在北京之总税务司署设邮政办事处，办理邮递业务。海关兼办邮递，为中国近代邮政之雏形。〖48〗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九。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九。另《中外旧约章汇编》作《续定招工章程》，《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作“中英法移民条约（招工章程条约）”。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4〗《伊犁史》67 页。

〖5〗《中国穆斯林的圣战》162—164 页。

〖6〗《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二七。

〖7〗《戡定新疆记》卷一。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九、四十。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九。

〖1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1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15〗《左宗棠逸事汇编》15—17 页，《玉池老人自叙》。左、郭龃龉，曾国藩兄弟等同情郭。王闿运亦称：左、郭之仇，“左之曲自见”（《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四月十一日）。后左授两江总督，赴任所前回湘探亲，曾主动上门拜访，然郭终不免耿耿于怀，“已而左季高至，力诋沈幼丹，以为忘恩负义，而不自知为忘恩负义之

尤著也”（《郭嵩焘日记》光绪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16〗见《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291—307页，亦作《上海公共租界地皮章程》。法国人于是年五月二十九日单独公布《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十八条，对公董局之组织办法、选举与被选举人资格、公董局职权、领事与公董局之关系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其作用相当于洋泾浜以北之土地章程。两章程均未经清廷或两江总督批准，亦未与上海道台协商，颇有损于中国主权。（参见：《上海史》208—211页）

〖17〗《双城县志》卷四。

〖18〗关于王起身死情况，说法不一。据继王起任红旗老总之赵连登称，因其有“投诚之说，被伙众杀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马贼首领赵豁牙（即赵连登）之供词》原档无日期）。一说战事受挫后，马傻子即有退志，王起执意要攻，被马之侄子马豁牙杀于阎家屯（《马傻子同伙柴保玉供词》同治五年二月）。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文祥等官军三获大胜，安定等请奖由》同治五年（1866）二月二十一日。

〖20〗《曾文正公年谱》卷十。

〖2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二五、二七、二八、四一、四二。

〖2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八。

〖23〗《曾国藩全集·奏稿》九册5321—5323页。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三册27页，《征西纪略》。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四。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四。

〖27〗《清史纪事本末》卷四八。

〖28〗《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29〗牛洛红之子，一作牛遂，或系二人，时洛红已伤死。见《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160页。

〖30〗《走向世界丛书》一辑《乘槎笔记》。

〖31〗《左文襄公年谱》卷四。

〖32〗《重学》自序。

〖33〗《曾文正公年谱》卷一一一。

〖3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

〖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五。

〖3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

〖37〗两轮分别名“澄清”、“缓靖”。

〖38〗《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六册157—158页。

〖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六册160页，《复左季高制军书》。

〖4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

〖42〗《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二四册。

〖43〗《湘军记》卷一四《平黔篇》。

〖44〗《伊米德史》347—348、350—351页。

〖45〗参见：《安宁史》166页；《伊米德史》303—304页。

〖46〗《伊米德史》373页。

〖47〗参见：《上海史》231—232页；《上海近代史》211—212页。

〖48〗《北京邮政史料》1页。

清通鉴　卷二二四

同治六年　丁卯　公元1867年

正月初一日（2月5日）

1 以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上年八月，清廷以宗棠代杨岳斌为陕甘总督，命其直赴任所，平息陕甘回民起事。左宗棠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刘典帮办陕甘军务，于十月十七日交卸督、盐两任。寻离闽起程，欲由江西、湖北取道河南北上陛见。行抵江西九江府，接上谕令其驰赴甘肃，毋庸赴京。行抵湖北黄州（今黄冈），又接上谕，以西捻军入陕，东捻军入鄂，令其带兵入秦，杜“窜鄂之路”。行抵武昌，设营于汉口后湖。再接“迅即入陕”上谕。十日间，连接三道催促西行谕旨。

初二日（2月6日）

2 因去岁直隶大部州县遭水、旱、冰雹灾害，减免缓征直隶二十三州县受灾地区赋税。

初四日（2月8日）

3 因山东遭受水、旱、虫、雹灾害，减免缓征济宁、历城、邹平、长山、齐河、齐东、长清、肥城、东河、平阳、惠民、利津、滋阳、邹县、泗县、峄县、菏泽、城武、定陶、巨野、郓城、濮州、范县、茌平、冠县、平度、昌邑、金乡、嘉祥、鱼台、长清等各州县赋税。

初十日（2月14日）

4 左宗棠于汉口上《敬陈筹办情形折》。宗棠过黄州时，曾邀蛰居监利之老友王柏心会面汉口，柏心尝作幕陕甘，颇悉陕甘情况，且工于心计。宗棠询以关陇山川形势，用兵次第及时务所宜先者，王柏心罄所知以告，提出捻军“飘忽驰突，兼善用骑”，最为难制，应以先灭捻为急务。宗棠纳其言，遂上折陈筹办情形。略曰：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经商州以赴陕西，即古由武关入秦之道，沿途遇贼即击。比抵陕西，则制造双轮炮车，兼雇买车轮，俟采买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紧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开设屯田；一面汰遣陕甘各营，去疲冗，省军食，为久远之规。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驻兵兰州，必先

清各路之贼。〖1〗

十一日（2月15日）

5 将官文革职，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督办军务，未到任前，由江苏巡抚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先是，官文与湘军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不合，矛盾日深，相互借机攻讦。同治五年（1866），湖北巡抚曾国荃参劾官文，指责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清廷遣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前往查办此案，绵、谭于覆奏中处处为官文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但亦认定官文确曾动用捐款，应予革职处分。清廷下诏，解除其湖广总督一职，仍保留大学士、伯爵之位，罚俸十年，召之还京，管理刑部事务，兼正白旗蒙古都统。

6 以江苏巡抚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营督剿匪事宜。调湖南巡抚李瀚章为江苏巡抚，留署理湖广总督。江苏布政使郭柏荫仍署巡抚，丁日昌任江苏布政使。以内阁学士刘崑为湖南巡抚。

十五日（2月19日）

7 继初十日赐蒙古王公、亲王、郡王、贝勒、镇国公等酒宴后，本日再赐宴。

8 淮军刘铭传部败东捻军于湖北安陆（今钟祥市）丹灌河（今永隆河）。同治五年（1866）九月十五日，捻军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军两支，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领东捻军三万余人，由河南中牟北趋，欲越黄河入鲁西南，就食山东，扩兵补员，稍加休整。因淮军刘铭传、潘

鼎新等部跟踪围堵，东捻军被迫西折南下湖北，拟渡汉水，进占荆州，循宜昌入川，欲入陕西与西捻军联络，合反清回民军，据守陕西。本年初，东捻军连克应城、云梦等县，夺占安陆东南之臼口（今旧口），旋转至京山西南尹滩河，筑阵地待战。

至是，鲍超率霆军由襄、樊，刘铭传率铭军由随、枣，分路进剿，会于安陆。霆军驻臼口，铭军驻下洋港，期于本日辰时进军夹击。铭传贪功心切，冀独得首功，破晓，擅改与鲍超之约，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滩河抢先进攻。铭传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对岸，即留二三营护后路辎重，以十七营渡河攻击。东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千余马队向北袭敌后路。刘铭传恐后路兵单，辎重难保，遂抽步队三营、马队二营以实后路，自率十二营分三路进击。东捻军亦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任化邦率部倾力围攻刘盛藻左路军，“刘盛藻鏖战多时，渐不能支”〖2〗。刘铭传恐左路有失，从中路抽黄桂兰、张士元、李锡增三营兵力往援。东捻军锐利进攻，刘盛藻部过河溃逃，李锡增中枪丧命。任化邦转援牛喜部，总兵唐殿魁、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吴维章等死之。东捻军左右两路取胜后，任化邦、牛喜率部与赖文光、李允合围刘铭传亲督之中路军。东捻军奋勇直前，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3〗。东捻军追过司马河，刘铭传危在旦夕，适鲍超率霆军践期至，从臼口由西向东侧击杨家洚东捻军侧背，势如风雨，张两翼以蹴，呼声四起，赖文光仓促率中军步队击鲍超军。然鲍军阵势严整，左、中、

右三路，每路八九营，稳扎稳打，步步前进。激战一时辰，东捻军中军步队受挫，虽马队驰前接应，后路仍为鲍军马队截断，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鲍超督霆军追奔五昼夜，时连日阴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泞，东捻军慌不择路，战死二万余，被俘八千余，损失马匹数千，辎重无数，元气大伤，西进之谋受挫。究其所失，东捻军于罗家集、杨家河两战初捷，骄敌失于戒备，部署欠周，仓促反击使然。鲍超救铭传及其将士二千于重围之中，夺还铭传所失骡马五千余，洋枪四百件，衣八千余领，一切辎重军械及铭传之红顶花翎皆送还。超晤铭传犹自抑，几无微词诘责，铭传内惭，反以后期咎超。鲍超与多隆阿久为湘军名将，有“多龙鲍虎”之称。铭传淮军新贵，故嫉之。鸿章庇铭传，据其言以入告。军机大臣江元方遂主治超以失机冒功之罪，请斩超。同列均以为疑，仅拟严旨责之，时超方连败捻于直河、丰河、襄河边，追至枣阳，自念破强敌，救铭军出险，功高，冀获褒奖，忽奉严谴，始悟铭传之归咎，鸿章、元方之颠倒黑白也，愤不平，遂请疾解兵，所部三十营，鸿章悉遣散之。

十七日（2月21日）

9 劳崇光卒。

劳崇光（1802—1867），字辛陔，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一年（1841）出任山西平阳知府，累官冀宁道、广西按察使。三十年（1850），授广西布政使，后与提督向荣镇压李沅发起义及修仁等处天地会起事。咸丰元年（1851），

署广西巡抚，翌年实授，会办赛尚阿军务，设局开捐，筹措饷需；令各州府县办团练与农民军作战。旋会同粤军，镇压、诱降两广地区天地会。八年（1858）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攻灭大成国。十年（1860）兼管粤海关监督。同治二年（1863）授云贵总督，督率冯世兴、岑毓英、马如龙等攻滇东回军，击败黔西苗军、回军。至是，卒，谥“文毅”。

十八日（2月22日）

10 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

二十一日（2月25日）

1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派员充总管新设同文馆事务大臣，以太仆寺卿徐继畬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命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仍在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开太仆寺卿缺，以专责成。

二十三日（2月27日）

12 谕令褒奖恭亲王奕䜣等。本年，京察届期，遂有是谕。谕曰：恭亲王奕䜣、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元方均令交部议叙。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广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骆秉章则交部从优议叙。

二十九日（3月5日）

13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疏驳设天文算学馆议。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日，恭亲王奕䜣等奏请于北京

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称“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实功夫，即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4〗请扩大招生，招三十岁以下之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十二月二十三日，奕訢再上一折，论设天文、算学馆之缘由，以期朝野支持。该折重拾西学源于中国之说，复言本朝康熙帝十分重视西学，故讲求西学，不违背祖制。又痛陈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为最大时务，须一扫因循积习、不思振作之风气。遂拟定办学章程，并提请徐继畬充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两宫皇太后准允所奏，然于士大夫中顿起波澜，为自诩正统之士不容。本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奏言：“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举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炮之理乎？”〖5〗其意用科甲正途官员学“机巧”之事乃一大辱。张盛藻所言于士大夫中颇有赞成者，“京师口语藉藉，或贴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云：孔门弟子，鬼谷先生。”〖6〗奕訢亦招非议。时有对联曰：“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7〗流言蜚语广布，但奕訢意决，不予置会。张盛藻折上后，当日得旨：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

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畬总管其事，以责专成，不过借西法以引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路，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著毋庸议。

二月初二日（3月7日）

14 本年值查阅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营伍之期。直隶即派刘长佑，山西派赵长龄，陕西派乔松年，甘肃派左宗棠，四川派崇实逐一查阅，认真简校。

初四日（3月9日）

15 命钦天监于本年三、四月内选择吉期，派都兴阿等人兴修陵寝各工。

初七日（3月12日）

16 京城时疫流行，命太医院拟方，遍城散发。

十五日（3月20日）

17 大学士倭仁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略言：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求者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请立罢“取正途学习”之议。倘延夷人为师，祸患无穷，甚至亡国灭种。〖8〗

倭仁爵高望重，言词峻急，此论一出，附和声四起。两宫皇太后视之甚重，当即召见倭仁及另两位帝师徐桐与翁同龢，征其议，并将倭仁奏折交奕訢及总理衙门覆议。

二十五日（3月30日）

18 《文宗显皇帝实录》及《圣训》告成。

二十六日（3月31日）

19 授丁宝桢山东巡抚。

二十八日（4月2日）

20 授张凯嵩云贵总督，郭柏荫广西巡抚。

21 是月，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阿古柏自于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侵入中国境内后，于四年（1865）二月占领喀什噶尔回城，取得在新疆第一个立足点。三月攻占英吉沙尔。七月十二日，疏勒清军守备何步云投降阿古柏，参赞大臣奎英自尽。是年秋，为俄军击败之浩罕军队七千余人侵入南疆投靠阿古柏，使阿古柏实力大增，旋阿古柏镇压内部兵变，立足稍稳。同治五年（1866），库车汗和卓热西丁进兵叶尔羌，欲图驱逐阿古柏。五月，阿古柏攻占巴尔楚克（今巴楚县），切断阿克苏与叶尔羌之交通，旋攻陷叶尔羌，诈取和阗。至是，阿古柏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

三月初二日（4月6日）

22 恭亲王奕訢等奏陈自强之策，驳倭仁之议。曰：自

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近日大致虽称驯服，第苟且敷衍目前则可，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于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该大学士倭仁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愚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9〗

十九日（4月23日）

23 恭亲王奕䜣复上折再驳倭仁反对设立同文馆之议。大学士倭仁奏曰：夫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总之，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莫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至是，奕䜣奏称：倭仁倡议以来，谣言四起，煽惑人心，同文馆遂无复有投考者。臣等止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是此举之把握，本难豫期，因倭仁之倡议，而益阻滞矣。惟时势艰难，势同厝火，自不得因浮言煽惑，

置为缓图，止有竭尽愚忱，不敢稍萌懈志。〖10〗并请朝廷饬下倭仁，酌保数员，择地另设一馆，以观其成。

清廷依议，谕称：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求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倭仁得旨，不知所措，申辩开脱，请求“不必另行设馆”。清廷谕令：既然如此，暂且作罢，仍令倭仁随时留心。

二十四日（4月28日）

24 特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坚辞，不允。翌日召见，倭仁不得已受命。寻称病，请开缺休养。准其除大学士外，辞去其他一切事务。

二十七日（5月1日）

25 通政使司通政使丁凌辰奏称：今天文算学馆甫设而争端即启，争端启则朋党必成，愿皇上消弭防患朋党之祸于未形，请停止同文馆招生。而满族官员崇实折衷其议，提议于聘外人教授之时，另由沿海保举精通西学之中国人来馆任教，以避“尽师西士”之嫌〖11〗。奕訢欲破僵局，采纳此议，聘国内著名算学人士李善兰、邹伯奇来同文馆任教。然反对者并未偃旗息鼓。适值是年华北气候反常，先是，持续春旱，继昼晦大风，持异议者以此为藉口，言因设天文算学馆招致天变，请罢天文算学馆。

四月初一日（5月4日）

26 因黄河泛滥无归，实为沿河地区之患，命东河总督苏廷魁会同刘长佑、李鹤年、丁宝桢督饬各州县疏通黄河，现有堤埝随时修复。

初五日（5月8日）

27 周祖培卒。

周祖培（1793—1867），字叔滋，一字芝台。河南商城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历任礼部、工部、刑部侍郎，咸丰元年（1851）迁刑部尚书，充实录馆稿本总裁。二年（1852）三月充会试正考官。四年（1854）二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五年（1855）八月兼管顺天府尹。六年（1856）二月署工部尚书。十一月因宣宗成皇帝实录及圣训告成，以续办稿本，著有劳绩，赏太子太保衔，旋调吏部尚书。九月任协办大学士兼署户部尚书。九年（1859）二月调户部尚书，并兼吏部尚书，充武英殿总裁。八月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北京，咸丰帝避往热河，祖培随恭亲王奕䜣留京办事。十一年（1861）十月初，慈安、慈禧两太后与奕䜣发动政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祖培默察形势，乃首先奏请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所拟年号“祺祥”二字重复，请更正，为慈禧太后嘉奖。旋充实录馆总裁。同治元年（1862）正月，授体仁阁大学士。闰八月，管理刑部事务。五年（1866）充大考翰詹阅卷大臣。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来，历任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六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三次，以及朔生教习、拔贡优贡等考官多次，一直谨慎小

心，老而益勤。为官遍任六部，历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知遇之隆，一时少见。卒谥“文勤”。

初七日（5月10日）

28 命贾桢任武英殿总裁，官文管理刑部事务。

十五日（5月18日）

29 令穆图善接任陕甘总督，杨岳斌解任。

二十三日（5月26日）

30 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为将军，调伊犁参赞大臣荣全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二十六日（5月29日）

31 天津机器局开工。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訢奏准于天津设局制造军火，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筹画。本日，天津机器局开工，此为清廷于北洋设立之首座兵工厂。由曾任丹麦驻天津总领事之英国人密妥士购买机器，觅雇工匠，选定厂址，建造厂房。开办经费共二十余万两，常年经费由津海关和东海关四成洋税协济，平均每年三十余万两，主要制造弹药、枪炮。李鸿章称天津机器局之建立，乃“隐寓防患固本之意，极为远虑深谋”。〖12〗

五月初六日（6月7日）

32 以鲍源深奏请饬刊刻书籍颁发各学，谕令重刊钦定经史各书。鲍源深奏曰：江苏等省自遭兵燹以后，各府州县学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版片亦皆毁失无存。现在

地方已就肃清，亟应振兴文教，士子有志读书，而载籍艰于购觅，其何以资讲贯而惠艺林？遂谕命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各朝钦定经史各书，先行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

初九日（6月10日）

33 命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大学士，四川总督骆秉章为协办大学士。

十五日(6月16日)

34 奕訢等就英国所提修约要求奏陈应付之策。咸丰八年（1858）之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新定税则并通商各款，十年期满可“酌量更改”。中法条约则规定十二年后可与中国再议。为预筹应付之策，奕訢等遂有是奏。略曰：今查英法等国条约，系咸丰八年五月间议定，明年五月，即届十年重修条约之限，复计本年十二月间，即是先期六个月，届时英国必有照会前来，恳请更议。法国虽未届限，而相隔年限无多。俄美以下各国，既皆有一体均沾明文，自亦必一律办理。臣等查洋人与各国联合，所以必重条约者，盖以条约为挟持之具。但使于彼有益，则必出全力以相争，不载入条约之内不止。迨至入约之后，字字皆成铁案，稍有出入，即挟持条约，纠缠不已。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目前，如开铁路、发铜线，洋人请贩盐斤，轮船驶入内河等数事，皆约内所无，时时前来饶舌。虽经臣等叠次驳回，其心仍觊觎不已。转瞬届限更议，各国互相要约，群起交争，乃势

所必之事。上年冬间，臣等筹思及此，曾函致李鸿章商量办法，嗣据其覆信，据称来岁换约，彼必厚集其势，以求大遂所欲，恐不能由我为攻等语。是李鸿章亦深知此次办理之难有把握，与臣等可谓心心相印。上月初旬，英国使臣阿礼国出京，声称前赴南北各口查看一切。该使臣此举，自亦为来岁换约而设。是臣等与李鸿章所料业已渐露端倪，万不可不早思所备。臣等前已饬派臣衙门章京等各按各股，详查细复，于条约内分别应增应删各项，条分缕晰，并造成册，以备临时查考辩难。如能减一分之害，即可收一分之益，事之能行与否，虽未可必，总宜竭力为之，俾勿疏漏，以期补救挽回。拟请旨饬下南北洋通商大臣，于平时办理洋务各员中，择其熟悉情形，通达政体，兼工才辩者，每处选派二员，于本年十月咨送来臣衙门，以备查询一切，藉资得力。〖13〗

十六日（6月17日）

35 御史钟佩贤以“天时亢旱”为由，奏请允许廷臣“直言极谏”，其意欲放言攻讦天文算学馆。

十八日（6月19日）

36 美国海军陆战队于台湾琅峤（今恒春）登陆，为土著民众击退。美国早欲染指台湾。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起，数次遣船舰至台湾勘察煤矿、测量港口。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统领皮雷率舰队犯台湾，且建言美政府以台湾为海军基地。六年（1856），美驻华专使巴驾亦向其国务院提出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

岛及朝鲜。本年二月初八日，美船“罗佛”号于台湾南部琅峤附近触礁沉没，船长等十三人为土著人所杀，仅一名中国水手逃脱。三月十四日，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军舰“阿树罗号”为占领琅峤以报复，被击退。十九日，美驻华大使蒲安臣就此事照会总理衙门查办。五月十二日，美国再派海军将领贝尔率军舰两艘入侵。本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百八十余人于琅峤登陆。土著人熟悉地形，灵活作战，打死美领队军官，驱逐美军。美国要求清廷查办“罗佛号”事件，清廷惟恐事态扩大，即命闽浙总督及台湾道查办。

二十六日（6月27日）

37 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录取学生三十一名。时有七十二人应试，正途出身者不多，于二十日考试，本日复试。

38 因顺天、直隶各地方久旱不雨，农业失时，民间播种无期，灾歉之形已见，命直隶总督、顺天府尹即饬所属各地方官清查户口，安插流民，妥议救灾章程。

二十九日（6月30日）

39 因杨廷熙诋同文馆，下诏斥之。前因天时亢旱，清廷诏求直言，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由左都御史灵桂代呈，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一折。杨廷熙罗织罪状十条，抨击同文馆之设。略云：忘大耻顾小耻；舍中国师夷狄；费钱粮劳人力；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有自强之心，无自强之政；不行圣贤之道，不讲士林之节，等等。同文馆之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杨

廷熙复藉气候反常，称此乃上天对擅改祖宗章法之惩戒，诋奕訢诸人为“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之乱臣贼子。故此，奕訢及全体总理衙门大臣愤而以辞职相抗争。两宫皇太后权衡再三，下旨安抚奕訢，申饬杨廷熙“呶呶数千言，其属荒谬”。略曰：同文馆之设历有年所，本年增习天文算学以裨实用，历经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请罢前议，因其见识拘迂，叠经明白宣示。兹据该知州所陈十条，不过摭拾陈言，希图自炫，原可置之不论，惟有关于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杨廷熙因同文馆之设，并诋及各部院大臣，试思杨廷熙以知州微员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且谓“天文算学，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普天之下，孰非朝廷号令所及，岂有疆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又谓“事在必行，恳请将翰林进士科甲有职事官员撤销”，尤属谬妄。国家设立科目原以登进人才，以备任使，曾国藩、李鸿章均系翰林出身，于奉旨交办中外交涉事件，从无推诿，岂翰林之职，专在词赋，其国家政务概可置之不问乎？至所称“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寻之使行”，及“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等语，更为肆口诋诬，情尤可恶！推原其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种种推托所致。杨廷熙此折，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该大学士与国家体戚相关，不应坚执己见，著于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会同该管王大臣等和衷酌议共济时艰，毋蹈处士虚声，有负朝廷恩遇。至杨廷熙草莽无知，当此求言之际，朝廷宽大，姑不

深责，恭亲王、宝鋆请将杨廷熙所奏十条派大臣覆议，并请将该王大臣及现任各大臣均暂开总理衙门差使，听候查办，自系为杨廷熙折内有专擅挟持等语。当此事多艰，该王大臣等当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所奏著毋庸议。〖14〗至此，历时四月之天文算学馆之争遂寝，天文算学馆继续招生。

40 是月，云南回民军首领杜文秀率部大举东征，直逼昆明。同治二年（1863）夏，以前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劳崇光到任后，即以署提督马如龙守省城，令署布政使岑毓英攻滇西。岑毓英于十月初十日占领楚雄。又分兵先后占领大姚、永北、邓川、宾川、浪穹（今洱源县）、赵州（今属大理市）、云南（今祥云县）、鹤庆、丽江等地，逼近大理南北门户下关、上关，但岑部主力被阻于镇南（今南华县）及姚州（今姚安县）。三年（1864）正月，回军占上关，大败官军，克邓川、浪穹、鹤庆、丽江，旋又败敌于下关，克云南、赵州、弥渡，官军逃回楚雄。

杜文秀于击败岑毓英后，乘胜扩展势力，南及镇沅，北达维西。至同治五年（1866）初，已控制滇西县城二十三座，劳崇光遂决意以“征剿迤西为急”，数路攻滇西。然官军兵疲粮缺，士气低落，先后溃败于镇南、宾川、姚州，署云南提督马如龙托病遁回省城。本年初，劳崇光病故，官军涣散，新任总督张凯嵩托病不前，逗留四川，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率湘军尚在贵州，布政使岑毓英亦率所部赴贵州进攻苗军未归。守省城者仅马如龙一万五千余败军，杜文秀遂提议趁机东征昆明。文秀以女儿蔡杜氏为帅，

举兵十万分四路东征：北路以马旭、杨荣、米映山，由定远取盐井、罗次、武定等地；西路以大司政刘诚、大司马马清、大司藩安长兴，大司隶刘纲攻丰禄、易门、安宁、碧鸡关；东路以杨威大都督蔡延栋、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元及马得才、马得重等由大姚取元谋、禄劝、柯渡、嵩明、杨林；又以马国春一路主攻楚雄州。复委杨振鹏为大司略、马国梁为大司成、田庆余为大司抚，张元龄为大司制、马天顺为大司理、马进德为大司靖，悉举所部响应，于昆明取包围之势。“省垣至是孤立，危如累卵”。〖15〗

【考异】杜文秀东征之月份历来有不同说法：或云八月（《大理县志稿》卷九）；或云十月（参见：《咸同野获篇》；《滇乱纪略》），或云五月。据光绪《云南通志》卷一百一载：五月，马如龙败归省垣，回军遂“分道入寇”，大举东征；又据护总督宋延春同治七年（1868）二月二十五日奏：“臣查楚雄府城被西逆杜文秀以数万之众，围攻半年有余，遂致失败”，并谓楚雄陷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应为二十二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三一），自十一月上推半年为同治六年五月。再王定安：《湘军记》卷一五云：“（六年）八月，迤西回陷定远、大姚、禄丰、广通、元谋，省城戒严”，以此推之，起兵之日必将早于八月。兹从五月之说。

关于东征兵力数目，有“十万之众”（《帅府布告》）、“三十余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 361 页，朱炳册《原任云南提督马公云峰传》）、“数万”（光绪《姚州志》卷四），以及二十余万四说，实则杜文秀于东征前夕发布之《帅府布告》中说：“今统十万之众，假以北（东）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 123 页）应为兵力最大限度，因为一般公开发表之讨

伐檄文，为鼓舞士气，震慑敌人，只有夸大之举，决无缩小之事。此外，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亦云，本年（1867）“又遣大司戎马国春、大司寇段成功，与其婿蔡廷栋等统十万之众，进攻楚雄”，此可与《布告》相印证。据此可知，杜文秀东征兵力在数万至十万之间。

六月初二日（7月3日）

41 谕令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俄国窥伺新疆事。五月二十三日，俄使倭良嘎哩致函总理衙门：兹查西疆情形，本国急欲早就平定。和约通商一切仍旧举行，不知中国用何良法，可以成功。近日本国总理衙门来文，令本大臣向贵王大臣询问：现在设有何法，扫灭边界，能否克期一律肃清，迅即收复等情。此非干预中国政事，中国之政，其权自主之，实因关系两国边界紧要交涉之件，绝无坐视之理。恭亲王奕䜣等奏曰：臣等查该使之意，明知中国多事，不能远顾西疆，欲乘中国不能为力之际，攘取地土。而又碍于和约，自顾体面，不肯显居盗窃之名，而阴收渔人之利，此其阴谋也。若我既不能急图，斯不得不听其所为，而彼必犹谓代中国办事。凡欲逞志于中国而不得遂者，藉此要挟无厌，迄无了结。念边疆事体紧要，饬派老成谙练大员数人，会同密议，以昭慎重。〖16〗因命派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会同该管王大臣妥议具奏。

初四日（7月5日）

42 御史崔穆之奏请严禁各省州县浮收漕粮。奏曰：漕

田，左宗棠亲率北路军过函谷关时，突遭山洪冲淹，炮车、辎重漂失过半，兵士感染时疫，死病以千计。所部诸军入陕后，宗棠以主力击西捻，以一部攻回军。其围歼西捻军之策略为：以一军凭渭水立营，阻截各处偷渡之路，复分兵两大支，一由临潼渡渭，一由咸阳渡渭。并联络刘松山之老湘军马步十八营、郭宝昌之“卓胜军”马步十七营、黄鼎之蜀军约二十营，截断西捻北上之路，形成合围之势，即将西捻围困于渭水以北，泾、洛两水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之狭长区域内歼灭之。

十九日（7月20日）

45 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督军攻占贵州苗军据点猪拱箐。同治五年（1866）三月，令贵州厚集兵练，与新任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约期“会剿”苗军据点猪拱箐。本年初，岑毓英由云南镇雄州抵贵州毕节，督军攻黔西北苗军。毓英遣军击距猪拱箐八十里之海马姑（今属赫章县境），以断其外援，集主力攻猪拱箐。二月下旬，滇军攻占吴家屯，两面夹击夺占二龙关及大溜口要隘，其后，滇军扎营猪拱箐半山，沿苗军阵地掘壕沟，筑木城，修营垒，连营一百七十二座，并遣总兵王丕烈攻红岩尖山。丕烈驱使土人头目伪装苗援军，杂其中。五月二十日，占红岩尖山，断海马姑与猪拱箐联系。对峙数月，苗军军火、粮食匮乏，军心动摇，降者日众。岑毓英乘势以苗人“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习俗，瓦解苗军，令官军中苗、彝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苗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木日晨，官军乘苗军哨兵轮换进食之际，大举攻之。降人导官兵自其守处

入，官军大队束草填壕而进。正午，官军发火箭，焚山顶房屋、棚帐，苗军死伤者众，首领陶新春、熊万顺、周国瑞等力尽被俘杀，官军攻占猪拱箐。旋海马姑亦失，苗军首领张项七战死，陶三春被俘，黔西北苗军起义失败。

二十日（7月21日）

46 李鸿章奏调鄂、浙各军分守运河堤墙及胶莱河，迫东捻于登、莱一隅，并以刘铭传总统各军，渐次兜攻。尹潞河之役后，东捻即北上河南，转战于豫、鄂、皖，遇淮军阻击，折回湖北蕲州，于浠水击败湘军彭毓橘部，西经孝感、应城、京山抵汉水东岸，渡汉水未果，北上入豫，再折返鄂。四月十一日，于黄安王家冈设伏，大败淮军杨鼎勋部，复进至汉水东岸，拟西进入川，迫于追兵，终不得渡，遂北上河南，东进山东。五月上旬，东捻军由河南考城入山东曹县，涉运河，入山东腹地。五月十八日由章丘经邹平、寿光至胶东半岛，月底，兵锋直逼烟台，登莱青道潘霨募勇五百，与英、法军共守烟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亦从天津派洋枪队一营赴援，东捻遂撤兵西上。因东捻军入山东，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北巡抚曾国荃、河南巡抚李鹤年均交部议处，钦差大臣李鸿章著戴罪立功。东捻军入鲁，清廷亦令李鸿章从河南移师山东。五月二十九日，鸿章抵济宁，遂分兵三路，“兜截而前”：以刘铭传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今临沂市）进莒州（今莒县）为南路，欲逼东捻入登、莱绝地。

六月十七日，又称“先固守局而后进兵”，“计惟有觅地兜围之一法”〔18〕。即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布防。调皖、豫、鄂、苏及直隶各军分段守运河，于西岸筑长墙，并修缮东岸炮台，又以重兵近百营约五万人扼守胶莱河三百里地段，划段防守。旋奏准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守黄河，为北部防线；以漕运总督张之万及北援浙军守苏北六塘河为南部防线。

七月初三日（8月2日）

47 因是年春夏各省遍遭水旱灾害，谷物歉收，总理衙门奏请采买洋米，以缓粮荒。准奏。

初九日（8月8日）

48 命闽浙总督吴棠驰赴广东查办案件，以福州将军英桂兼署闽浙总督。

十六日（8月15日）

49 恭亲王奕訢奏请邹伯奇、李善兰入同文馆教习。前据广东巡抚郭嵩焘奏，南海生员邹伯奇专精数学，海宁生员李善兰淹通算术，尤精西法，宜并置之同文馆。同治五年（1866）八月谕令瑞麟、蒋益澧、马新贻迅将邹伯奇、李善兰咨送来京，听候考验。嗣据两广总督瑞麟奏：邹伯奇向有肝病，时常苦痛，屡医未痊，实难咨送赴京。又据浙江巡抚马新贻奏，李善兰病虽稍痊，精神委顿，难胜舟车之劳。惟乞不定限期，俟病势脱体，报国有日。现同文馆添设学习天文算学一馆，急需人手，恭亲王奕訢以为二人报病之日为期已久，自必调治就痊，入同文馆教习，驾

轻就熟，适与所延西洋教习及考取学习各员，讨论切磋，以期互有进益。遂请旨饬下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浙江巡抚，迅即晓谕生员邹伯奇、李善兰，务宜仰体朝廷需才孔亟，从速束装北上，力图报效，以副国家培养人材之意。谕令允准。

二十日（8月19日）

50 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六月中旬，东捻军至福山、宁海（今牟平县）就粮，获悉清军于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遂回军西向。本月初一日，赖文光、任化邦等率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麻湾口攻击，未果，挥兵北上。初七日，攻淮军潘鼎新部驻防地段之新河，仍未果，侦知胶莱河北段入海处沙滩无兵驻守，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二千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19〗，东捻军遂于本日集中兵力从此地段之海神庙等处进攻，歼王心安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后由安丘、临朐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划“扼守胶莱之策”顿成画饼。旋李鸿章、潘鼎新被交部议处，丁宝桢革职留任。

二十九日（8月28日）

51 以广西布政使苏凤文署巡抚。

52 是月，永定河溃堤。自入伏后，山水涨发，月初永定河连次陡涨数丈，兼之风雨猛骤，水面抬高，以致北工五号堤身于初九日漫坍三十余丈。

八月初一日（8月29日）

53 本年为更换学政之期，除云南学政梁肇煌、贵州学政黎培敬毋庸更换外，命贺寿慈督顺天学政，夏同善督江苏学政，殷兆镛督安徽学政，张家骧督山东学政，于建章督山西学政，杨庆麟督河南学政，周兰督陕甘学政，邵亨豫督福建学政，徐树铭督浙江学政，徐郙督江西学政，张之洞督湖北学政，温忠翰督湖南学政，钟骏声督四川学政，胡瑞澜督广东学政，杨霖督广西学政。奉天府府丞兼奉天学政以任兆坚调补。

十八日（9月15日）

54 因张亮基开缺，命曾璧光署贵州巡抚。璧光，字枢元（桓），四川洪雅人。道光三十年（1850）庶吉士，至是，以候补道赏二品，署黔抚。

二十日（9月17日）

55 甘肃河州（今临夏县）东乡回军围攻兰州，穆图善御之，提督周保、总兵彭文林战死，终因官军环集，回军退走。四月，陕甘总督杨岳斌以亲老乞养，诏宁夏将军穆图善接署督篆。七月，西宁、河、狄各回目皆赴省城兰州降，穆图善遣官前往经理，众回皆与订约。而河州东乡回素强悍，不肯呈缴军械、马匹。本月十五日，东乡回大队骑兵自东岗镇扑兰州，兰州道蒋凝学率队应战，回军败入山。十六日，回军复分三路攻省城：一出兰州正东东岗山，一出东南焦家湾，一出西南阿干镇，穆图善飞调各营分路来援，回军势颇盛，官军提督周保和，参将常泰、游击占

松尧、千总常正甘、外委徐茂春、武举蒋润均战死。十七日、十八日，回军愈聚愈众，踞莒州东、西、南三面山岗，惟北面逼河，无兵。总兵彭文林麾兵出西关沿山而上，回军飞奔下山迎战，文林思西南四墩为西关要害，率勇争据头二墩，中枪，裹创追杀，回军转战，文林为乱矛刺死。经营官胡先胜等合力抵御，回军始退回山上。是日，游击截得胜等战死。回军负云梯分队昼夜攻城，另以马步相牵制。官军河州三营拼死抵抗，营官胡先胜督勇守南关教场，三日内，连挫回军，击毙千余，堕河死者颇众。于是官军大兵环集，入夜回军从南山退。

二十二日（9月19日）

56 李鸿章上奏坚欲扼运河防捻。胶莱河防线为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胶莱河各部调至运河防线。七月下旬由济宁抵济南，本月十一日移大营至台庄（今台儿庄），居中调度，时清军将领多于防守运河无信心，丁宝桢反对尤甚，称“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20〗曾国藩亦云：“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21〗清廷饬令“河防不可恃”。李鸿章不为所动，以为舍此别无良策，遂加固河防。并上奏曰：捻军正急欲出远，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22〗

三十日（9月27日）

57 船政大臣、前署江西巡抚沈葆桢奏称，查看福州海口创修船坞工程，并豫行练习水勇。谕令：事属创造，沈葆桢即当力任其难，妥筹办理，以杜流弊而收实效。

九月初二日（9月29日）

58 左宗棠奏请严办营内会党。诏通谕各省督抚、各路统兵大臣认真查察。八月二十六日，陕甘总督左宗棠会同西安将军库克吉泰、陕西巡抚乔松年、帮办陕甘军务刘典上《拿获会匪正法片》，言哥老会于江楚黔蜀各省所在皆有，凡官军驻扎处所，潜随煽结。陕甘两省，游勇成群，此风尤炽，甚有曾经打仗出力保至二三品武职犹不知悔改者，实为隐患。〖23〗游击马福喜，绰号“苍蝇子”，本系四川会党，逃至陕西，投效湘军营中，察觉后，复逃至鄜州（今富县）张村驿，与其党副将杨明贵、千总唐思幅等“飞片做会，诱结营勇”〖24〗，经拿获，即与入会勇丁十余名一并处斩。

十五日（10月12日）

59 奕訢等奏请就修约事以及请觐、遣使等项密函各将军、督抚大臣悉心筹画。允之。奕訢等奏折略曰：窃自外洋各国议款以来，于今十载，办理一切事务，其纲领虽挈之于内，而实则行之于外，必须在外处置合宜，而后得势得机，在内不烦言而自解。本年五月臣衙门因原议十年修约，为期已近，奏请饬下南北洋通商大臣，于熟悉洋务各员中，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咨送来臣衙门以备查询。窃

思经理洋务，关系安危，若非洞达情形，不能得其要领。各国中财力以英最强，其所重在通商，性情以法为最悍，其所重在传教，俄则善柔阴狠，时时注意于边界，三者鼎峙。而其余群相附和，总不外乎惟利是图。臣衙门与为周旋，恃笔舌以争之，实恃理势以折之。然势有时藉理而伸，理亦有时因势而屈。事多棘手，端在于此。溯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办理夷务一次不如一次，逮至咸丰十年（1860），战守两穷，于无可如何之中，为万不得已之举。参稽众论，维持大局，定议与各国互换条约，其时事在仓促，更无别策可为，国家立纾祸患，仅恃聊作羁縻，岂能毖后惩前，从容驳正。然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臣等即遇事竭力挽回，亦不过百分中之一二。比来各国骎骎乎条约外多方要索，臣衙门但可据理辩驳，无论如何哓渎，总不轻易允行。即如请觐、遣使、铜线、铁路以及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并贩盐、挖煤、各省传教而横生枝节等事皆其处心积虑，志在必遂者，平日屡次饶舌，均经坚持定议，再四折辩，未肯稍涉依违，惟转瞬修约届期，臣等私衷揣度，彼必互相要约，群起交争，甚至各带兵船，希冀协剿，务满所欲，若不允准，无难立启衅端。滨海沿江将军督抚及南北洋通商大臣经理有年，一切情形，无不阅历，当此重修条约，凡彼所觊觎要挟，为我所必争者，谅亦思之至熟，先事应如何筹备，临事应如何折冲。所有豫料各国必来争执之请觐、遣使、铜线、铁路以及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并运盐、挖煤、开拓传教等拟先备具条说，密切函寄各该将军督抚大臣属令妥为悉心筹画。〖25〗

是日，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原议十年修约，为期已近，

据该衙门奏请饬南北洋通商大臣于熟悉洋务各员中，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咨送来京，当经降旨允准。惟前奏止欲于选派各员内，收群策群力之效，而于通盘大局，尚待筹商。咸丰十年（1860）换约后，原因中国财力不足，不得不勉事羁縻，而各国诡谋诡计，百出尝试，尤属防不胜防，转瞬换约，群起交争，或多方交争，或多方挟制，以求畅遂所欲，均属意中之事。值此时势，惟仅恃笔舌以争之，此外别无可恃。各该将军督抚大臣受国厚恩，当此外患方殷，亟应合力齐心，先事图维，为未雨绸缪之计。著曾国藩、李鸿章、都兴阿、英桂、刘长佑、吴棠、瑞麟、李瀚章、崇厚、郭柏荫、刘坤一、李福泰、马新贻、丁宝桢、曾国荃、蒋益澧通盘筹画。左宗棠、沈葆桢等办船政事宜，于洋务尤有关系，并著悉心酌覆，妥筹速奏。本年十二月，即英约前期六个月先行酌改之期，各该将军督抚大臣，务于十一月内奏到，毋稍延缓。俟总理衙门密函条说寄到时，诸臣其审时度势，妥筹万全，以济时艰而副委任，详细覆奏。〖26〗

二十一（10月18日）

60 法国“探测队”抵云南思茅。法国军方屡欲经湄公河进入中国，其海军部多次派人查勘，以寻求沟通中国四川及越南西贡之途径。同治四年（1865），终组一“探测队”以探测湄公河上游澜沧江水源为名，侦察沿途各口。五年（1866）四月二十三日，“探测队”在总办特拉格莱、帮办安邺率领下，自西贡出发，沿湄公河而上，水陆兼程，于本日抵达云南思茅。后经四川，顺流东下至上海，一年

后返回西贡。法国通过此次“探测”，探明澜沧江急流飞瀑过多，不宜通航，遂将侵略目标从湄公河移至红河。

61 是月，李善兰所著《则古昔斋算学》刻印问世，善兰自为之序。《则古昔斋算学》为善兰一生数学研究成果汇编，共有《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垛积比类》、《四元解》、《麟得术解》、《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解》、《椭圆拾遗》、《火器真诀》、《尖锥变法解》、《级数回求》、《天算或问》等十三种共二十四卷，此部巨著代表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之最高水平。其时，研习天文算学之人无不家备一册，奉为准则。著者于自序中云：“于算学用心极深，其精到处，自谓不让西人。”〔27〕

十月十四日（11 月 9 日）

62 命谭廷襄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山西巡抚沈桂芬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七日（11 月 12 日）

63 命郭柏荫任湖北巡抚，苏凤文任广西巡抚。

二十四日（11 月 19 日）

64 刘铭传军败东捻于江苏赣榆。鲁王任化邦为部将潘贵升所杀，赖文光率众入山东。东捻虽突破胶莱防线，然受困于运河与胶莱河间，粮食亦日益短缺，赖文光、任化邦为摆脱十万清军拦阻，先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阳，欲渡运河及六塘河，进军受挫，遂于九月初复入山

东，派人间道入陕，求援于西捻。本月初，东捻突至章丘，北渡黄河为清军所阻，遂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刘铭传部淮军尾追其后，十七日，东捻于潍县松树山仓促应战，大败，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只得率军南下江苏，拟复抢渡运河与六塘河。本日，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捻军反击，淮军绕袭后路，捻军大败。鲁王任化邦率众奋力抵抗，以图挽救，然其部下潘贵升密降于清军，枪杀任化邦于阵内，且大呼“鲁王中枪毙矣！”捻军阵势乱，大败奔走。东捻元气大伤，赖文光率部折回山东。

任化邦，又名任柱，安徽蒙城坛城集小任庄人。幼年父母双亡，出身贫苦。咸丰元年（1851）与叔父任乾于家乡结捻聚义，七年（1857）随张乐行部捻军渡淮河南征，为蓝旗将领。九年（1859），家乡遭清军傅振邦部洗劫，任乾战死，蓝旗部众归其麾下，从此独当一面，实力颇盛。同治二年（1863）与张宗禹各率所部，往来于湖北、河南、陕西交界地区，苗沛霖团练败灭后，又乘机捕杀其侄苗天庆而并其众，声势愈大。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与张宗禹等共推遵王赖文光为首领。五年（1866）捻军分军时，与赖文光共统东捻军。翌年于湖北安陆府（治今钟祥市）尹隆河战役中，击溃淮军刘铭传部，此后东捻军分合不定，分则为南北两队，南队以赖文光为首，北队归化邦统率。五月，东捻军入山东，李鸿章以长墙工事困之于黄河以南、六塘河以北、运河以东、胶莱河以西地区，突围不得出，是日，与清军在江苏赣榆大战时，为部将所杀。

任化邦为东捻军中英勇绝伦之战将，所部为东捻军中

战斗力最强之一支，湘、淮系悍将如鲍超、刘铭传均常为其所败，每论及鲁王，清军则谈虎色变，李鸿章屡吃败仗后，亦赞任化邦为当代第一流骑兵将领。尝言："任化邦骁勇善战，项羽之俦，人中怪杰也。吾与将士不幸而遇此磨难。"〖28〗

二十五日（11月20日）

65 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筹修约事宜，称请觐、遣使可行，铁路、电线、贩盐、挖煤、传教及内地设栈、内河驶船均不可行。宗棠条具五事：曰请觐；曰遣使；曰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曰贩盐、挖煤；曰开拓传教。关于请觐，称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于是有钩敌之国，既钩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泰西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其君臣之礼，实无拜跪之事。今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行拜跪礼，使臣未必遵依。即如来谕酌中定制，亦似于义无取。窃思彼以见其国君之礼入觐，所争者中外钩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关于遣使，称外国于中国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咨考，而我顾茫然。驻京公使恣意横行，而我不能加以诘责。正赖遣使一节，以询知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尊虑远隔重洋，择使既难，筹费不易。惟思海禁大开以来，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实不乏人。其中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堪膺斯选者尚多。责成各督抚精为访择，以游历为名。其使臣则五年一派，即从此项人才内挑派。如彼时轮船局学艺已成，无须搭雇外国轮船，则所费亦省。关于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

船，则称此皆洋商怂恿所致。若允其请，则中国奸商均附洋人。与局卡为难，影附偷漏。厘税因而减少，船商行户因而失业，所关非细。伊以多用华人为言，岂知所养者仅止佣工，趋食粗人，其船商行户失业者，不知凡几。修约时以此折之，而地方官访办勾引华民，自行内禁之法。关于贩盐、挖煤，则称洋船拖带盐船，大为盐务之害。按照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明禁例，彼必不能力争。洋人开煤，实则开矿，言煤者托词耳。如准其租山，则变成夷业。年月久暂，殊难预定，必滋事端。此与内地设行栈、驶轮船，当以商情民情，断难允从，官司不能禁制阻之。关于开拓传教，外国行教之人中，有清修好善者，如喇嘛之有黄教；有邪僻为非者，如喇嘛之有红教。上年朝鲜藉东行教之人启衅，法使请兵，国主答以应察明教师有无为非情事，再定行止。察看情形，法国之待教士，与中国之待喇嘛同，似非专以行教为阴谋。若遇民人与教士构衅之事，中国但持原议与之争论。不令教民恃为护符，彼亦不得横生枝节。至潜移默化，如尊论不禁之禁，则在地方官贤者为士民扶持正气，非一时可骤几也。〖29〗

二十六日（11月21日）

66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美国蒲安臣使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可否权充中国使臣出使西洋试办一载。朝廷命其赴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二十七日（11月22日）

67 西捻军转战陕北，配合回民军攻占绥德州城。为突

破左宗棠布置之包围圈，西捻军于七月下旬自泾阳渡泾水西进，复北上乾州（今乾县）、醴泉（今礼泉）。八月，回师再渡泾水。九月十一日，宗棠渡渭亲赴泾西召集刘典、刘松山、郭宝昌、高连升、黄鼎等大将会议进止，议决以黄鼎部蜀军布泾水西岸，凭水扼原而守；以刘效忠部扼耀州（今耀县）山口，防捻北上。刘典、高连升出高陵，刘松山、郭宝昌出富平。左宗棠则于临潼督战，筹运粮草。九月二十七日，西捻军径由蒲城东南北趋白水，突破包围，进入北山。旋分两支，一过鄜州，东走宜川；一扑同官、耀州。宗棠复以高连升、刘典、黄鼎三军一万六千人专防西线，另以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之军一万六千人深入陕北。本月二十二日，西捻军克延川，攻清涧、绥德。本日，西捻军配合陇东回军攻占绥德州城。

十一月初四日（11月29日）

68 因直隶地方“滋事未靖”，直隶总督刘长佑未能迅速剿捕，致令蔓延，将其革职留任，以大学士官文署理直隶总督。

初六日（12月1日）

69 同治帝诣乾清宫东暖阁。宗人府呈进新修玉牒，令送寿皇殿东西室珍藏。

十八日（12月13日）

70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催各直省将军督抚大臣将豫筹修约事宜，迅速覆奏。曰：前因各国换约期近，密谕该将军督抚大臣悉心筹画于十一月内覆奏，迄今已届两月，

仅据左宗棠、瑞麟、都兴阿先后奏到，现距修约之期甚近，必须及早图维，以期临事得有把握，请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大臣迅速筹画。谕令妥筹速奏。

十九日（12月14日）

71 蠲免山东济南等府所属各州县卫所遭水、旱、虫灾地区钱粮。

二十一日（12月16日）

72 沈葆桢就预筹修约事上折陈词。略曰：洋务始于道光年间，而当日诸臣，只图目前自便之计，苟且迁就，一误再误，以至于今。譬如病入膏肓，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良医棘手，徒唤奈何。为今之计，谓一徇其所欲，可日久相安者，妄也；谓不必顾己之可恃与否，愤与之角，以成败听之天者，犹之妄也！二者俱不可行。而欲策出万全，则自强而已矣。彼借和约以要我，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为不战屈人之术，目前亦尚不乐于用兵。

葆桢又呈《条说》，分别就请觐遣使、开设铜线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开拓传教等建言。就使臣请觐应行拜跪之礼，葆桢云“厚其赐予可也，废我典章不可也！”关于遣使，则以为此议可拒则拒之，否则暂时出权宜可也，但不可视为抚局之关键耳！关于铜线铁路，以为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若明定条约，许其开工，则大不可。如于民间田庐冢墓，毫无白损，便当曲许，否则断难准行。关于设行栈，驶轮船，则称：洋人纵横内港，易滋弊端，必然之势也。关于贩盐、挖煤：贩

盐事，如能按引地章程输我厘课，拟或就场征税，听其所之，似可因势利导；采煤，则可由中国设官厂，招聘外国技师，购制机器于湖广大冶山先行试办。关于传教，以为宜区别对待：耶稣教以清净为宗，可以僧道之流待之；天主教则纳污藏垢，无所不为，名为传教，实则包藏祸心，目前不得不因时通变，虚与委蛇，如畿辅根本确有可恃，此等左道疑众之徒，待一狱吏足矣！〖30〗

二十二日（12月17日）

73 西捻军近三万之众由陕北宜川壶口突破清军黄河防线，直入晋、冀。

【考异】关于西捻渡河入晋之动因，有两种说法，一曰张宗禹此举为解救处于危急关头的东捻；一曰此为摆脱自身困境而进行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突围。持前说者之主要依据为《涡阳县志·兵事》中所记：宗禹“（同治六年）十一月破绥德州，得任怀（化）邦告急书，将出潼关赴东捻。有翁教宗禹曰：‘不可，官军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怀，逾大名，直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宗禹从之”。然此段史料与史实不符者有二：据《平回志》卷二及《平定关陇纪略》卷四云，攻破绥德州者实为回军，而非捻军。左宗棠亦云：“陷绥德州者是庆阳窜来之回，非捻也”（《左文襄公全集·咨札》卷九）。又据《平定关陇纪略》卷四《左文襄公全集·咨札》卷九《宜川县志·军警志》等材料记载，捻军只有小股抵绥德附近，主力则一直驻扎宜川云崖镇一带，未至绥德州《涡阳县志》之记载不可信。西捻入陕本意在“连结回众，以为犄角之势”（《赖文光自述》），然进入关中，即陷清军

围中，六年（1867）九月，进入北山，始跳出包围圈，十月初，抵宜川，东渡黄河遂成惟一出路，张宗禹于云岸行辕书联："虎贲三千，直达幽燕之地"（《宜川县志·军警志》）即可证东渡黄河为西捻北上时已定之战略意图，并非闻东捻被围后作出之仓促决定。

二十三日（12月18日）

74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就预筹修约事宜上奏朝廷。略曰：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运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就彼所要求各事言之，惟挖煤一事，藉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试办。其余如轮船、铁路等事，皆不可行。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

于请觐仪节，应仿康熙朝待俄国之例，以敌国之礼待之。俟皇上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应留心物色可使诸国人员，储以待用。至开拓传教事，似可许以随时行文，保护彼教，但不必再添条款。此数端者，其害稍轻，不特不与力争，且可有求立应，独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

则当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31〗

75 杜文秀部回军攻占楚雄。杜文秀回军东征，五路并进，除攻楚雄受阻外，进展颇为顺利，八月占领黑、白、琅等盐井，取盐税收入。旋连下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功等州县，切断楚雄与昆明联系。楚雄府城官军孤立无援，军火、粮饷均缺。本日，回军一举攻占该城，从而扼滇西全境。

二十六日（12 月 21 日）

76 调福建巡抚李福泰为广东巡抚。二十五日，广东巡抚蒋益澧以事降调，是日，以李福泰代。

二十八日（12 月 23 日）

77 修文宗显皇帝本纪告成。

二十九日（12 月 24 日）

78 东捻军于山东寿光县为刘铭传清军所败，损失万余，首王范汝增战死。赣榆战后，东捻军北上，徘徊于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相继追至，东捻军屡战屡败。本日，东捻军在寿光北洋河与弥河之间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遭惨败，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战死，精锐丧失殆尽。“寿光弥河之役，俘斩几三万人”，东捻“之精锐，器械、马匹、辎重，一战而尽，盖自军兴以来罕有之奇捷也。”〖32〗

范汝增（1840—1867），广西人，一作广东惠州人。十一岁参加太平军，后为李世贤部将。封进天义，授讨逆

主将。咸丰十一年（1861）随军入江西，寻克景德镇，断祁门湘军粮道，与黄呈忠等进取浙江江山、遂昌、松阳（今西屏）等地。十一月，会合黄呈忠克宁波。同治元年（1862）封首王，旋撤出宁波退往余姚，占慈溪。八月毙“常胜军”统领华尔。三年（1864）春，走浙江德清，至湖州。七月，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往安徽广德、宁国县。寻为清军所败，走浙江淳安。八月中，汝增于安徽建口战败受伤，或劝其流亡南洋作富翁，汝增拒之，秘密渡江北上，投赖文光领导之捻军，转战豫、鲁、苏诸省。四年（1865）四月，参与歼灭僧格林沁部之战。复于河南、皖北、湖北、山东等地流动作战。翌年，与赖文光等率东捻军留豫、鄂、皖、苏作战，屡败敌人。本年入山东。至是战死。

十二月初六日（12 月 31 日）

79 湖广总督李鸿章奏陈预筹修约事宜。其折略曰：虑患不可以不周，而审几不可以不定。固不可侥幸其事之必不决裂，而犹幸其中有可以不遽决裂之理。何也？明年之事，系条约而非议和也。议和不定，即立有战事，若和约已有成局，各国已普沾利益，彼必不因噎而废食。总理衙门原议，关键固已得矣，所有预防争执各条，如遣使、传教，其已行者也。请觐可行而未能即行；挖煤则可酌量而行；铁路、电线及内地开行栈，内河驶轮船，贩运食盐，皆中国商民所万不允行者。关于请觐，如必求觐，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举行。使臣不肯拜跪，早有成议。闻外国君王燕见，几与常人平等无异。将来或遇皇上升殿、御门各大典，准在纠仪御史侍班文武之列，亦可不拜不跪，

随众俯仰。庶几内不失己，外不失人。关于遣使，有二利，一为可见驻在国君主，明相诘责，曲为晓譬，且得援引该国政教、法律，以为比例；二为各国兵制、船政、军火器械，精利奇巧，从而学之，归而求之，是为自强根基，此次蒲安臣等出使，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关于铜线、铁路，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铁路工本，动费千数百万，公家无此财力，华商无此巨资，数十年以后，不若中国自行仿办。关于内地设行栈，尤洋商所共觊觎，惟与之申明旧约，理譬情喻，彼当自止。关于贩盐挖煤，若准开禁，其害尤深，万不能开禁。挖煤一事，彼若固请，可酌雇彼之精于是术者，由官督令试办，以裕军需而收利权。关于开拓传教，惟法人以传教为业，久立专条，只有明为保护，密为防闲；坚守旧约章程，教士不得丝毫干预地方公事。〖33〗

初八日（1868年1月2日）

80 英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修约节略，要求洋货免厘，改正关税，内河行驶轮船，长江添开码头，海关设立官栈五事。八月初八日，英国外务部即预筹中英修约谈判，征询英国商会。英商力谋扩展在华利益。英政府遂于本日向总理衙门提出修约要求。

初九日（1月3日）

81 谕令江苏、浙江督抚迅筹采买粮数十万石由海运津。太仆寺少卿彭祖贤奏：东南谷贱伤农，畿辅宜筹足食，请饬江苏招商贩运以资调剂。遂命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转饬

苏松太道督饬沿海州县出示招商，凡沙船、卫船及宁波、福建、广东商船均准其在上海等处运米赴天津售卖，随时由地方官给予护照，所过关卡并准免纳税厘以广招徕。

十一日（1月5日）

82 遵王赖文光于江苏扬州瓦窑铺为清军俘获，东捻军至此失败。北洋河与弥河之战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榆、宿迁。十月初六日，抢渡运河失败，遂东向，前队于翌日夜由沭阳城南张家湾突破六塘河防线，入清江浦境，然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之捻军因不断遭清军堵击，伤亡离队者日众。本日，余部千余人于扬州东北瓦窑铺为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被俘。五日后，被杀于扬州。至此，东捻军最终失败。

赖文光（1827—1868），广西人，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市）。道光三十年（1850）秋，赴金田参加团营，随军转战桂、湘、鄂等地。咸丰六年（1856），杨韦事变起，奉命赴江西招兵。八年（1858）春，进军江北，战于皖、鄂。十年（1860），参加二破江南大营，以功封杰天义。翌年，随陈玉成西征，安庆失守后，曾建言："北连张（乐行）、苗（沛霖）以固京左，次出奇兵进取荆（州）、襄（阳，今襄樊市）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将广，可图恢复皖省"，未被采纳。旋即退守庐州。不久封遵王。同治元年（1862）初，奉命与陈得才等率军远征西北，"广招兵马"，从庐州渡淮河，进河南，入陕西。四月，逼西安，活动于陕南一带。三年（1864）春，回师救天京，抵鄂东，

天京陷，转战于豫、鄂、皖边界。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于山东曹州（今菏泽）毙僧格林沁。五年（1866）八月，于开封冲破曾国藩苦心经营之沙河、贾鲁河防线，入山东。旋回河南，分兵两路，文光与任化邦等坚守中原，是为东捻军。于尹濮河一战败于鲍超部，西入川陕会师西捻计划失败，北走河南。二月，再入湖北，获六神港大捷。七月，破胶莱河防线，攻运河河防，苦战不利，被困。十月于江苏赣榆受挫。本月，山东寿光一战损失三万之众。领两千余骑兵冲六塘河南下。本日于扬州被俘。五日后，就义于扬州。

赖文光殉难前于狱中亲笔书自述，虽不过千字，然亡国之痛、悲壮之情溢于言表。

【考异】《赖文光自述》掷地有声，然其中有些语句显系篡改，如“余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视楚师如罴虎，是以英王不从予议，遂率师回庐”，又如“谁意李宫保者，足智多谋，兵精而将广，且能仰体圣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风不已”等这些对曾、李吹捧、阿谀之词决非“惟一死以报邦家”之赖文光所为。对于《自述》，李鸿章在本年（1868）十二月二十七日所上《搜捕余匪赖逆正法折》中称“词气倔强”。以上语句，亦与全文“词气倔强”之风格迥异，无论从情理还是从文理方面推敲《自述》均有明显之篡改痕迹。

十八日（1868年1月12日）

83 骆秉章卒。

骆秉章（1793—1868），字籲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

讲学士。三十年（1850），由贵州布政使升任湖南巡抚。秉章外朴内明。既能推举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左宗棠以在籍举人就其幕，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良将，屡却劲敌。后督师入蜀，任四川总督。本年五月，授协办大学士，留任川督。有《骆文忠公奏稿》行世。至是卒，终年七十五岁。谥“文忠”。

84 调闽浙总督吴棠为四川总督，以浙江巡抚马新贻为闽浙总督，调署湖广总督江苏巡抚李瀚章为浙江巡抚，命署江苏巡抚郭柏荫赴湖北巡抚本任，旋署湖广总督。以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巡抚。

二十二日（1月16日）

85 以东捻平，赏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一云骑尉世职，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一骑都尉世职，直隶提督刘铭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福建提督郭松林骑都尉世职。其他平捻有功人员均有封赏。

86 是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条陈自强事宜十二条。略曰：一、酌增京外衙门廉糈，整饬吏治而久其任。二、并兵厚饷，设立重镇。三、取士兼求实用之才（分八科）。四、创建轮船水师，分为三阃：北洋驻大沽，中洋驻吴淞，南洋驻厦门。五、设立市舶司，管理华侨。六、精制造而必期有成。七、机器厂宜设天津。八、重价招募能驾驶轮船之人。九、通商码头设新闻纸馆。十、行反间，妙选使臣，分驻各国。十一、沿海附近各国，宜豫为联络。十二、坚持定见，严法令以齐人心。

87 是年，除江苏、安徽、福建、广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三千六百六十三万六千五百八十五人，存仓米谷二百九十七万一千六百十石七斗七升四合八勺。全国出口货值五千二百一十五万八千三百两，进口货值银六千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二百二十六两，入超一千零三十万零九百二十六两。凡征货税银八百八十六万四千八百一十七两。

88 汉江暴发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汉江南岸之米仓山、大巴山一带灾情甚重。岚皋县“淹死人畜以万计”；安康大水入城，“民居官舍冲毙殆尽”；郧阳县“灌城三日，堂室荡然。”陕甘“岁大饥”，加之部分地区瘟疫流行，“人相食”。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陕西、云南分别有水、旱、风、雹、潮、虫等灾。京师、湖北公安、浙江海宁、台湾基隆以北海域地震。

〖1〗《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一一《铭军尹滩河挫败片》。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366页，《庸庵内外编》。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22页。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

〖6〗《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六年（1867）二月十三日。

〖7〗《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六年（1867）二月十二日。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

〖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40、41页。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七。

〖1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一册卷八36页，《大理县志稿》。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

〖17〗《沈文肃公政书》卷首。

〖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一。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161页，《淮军平捻记》。

〖20〗《平捻方略》卷二八二。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五册333页，《复李少荃宫保》。

〖2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一二。

〖2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二。

〖2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二。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

〖27〗《则古昔斋算学》自序。

〖28〗《太平天国史稿》390页。

〖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一。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二。

〖3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四。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卷七187页，《淮军平捻记》。

〖3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五。

清通鉴　卷二二五

同治七年　戊辰　公元1868年

正月初二日（1月26日）

1 缓征直隶宛平、通、三河、武清、宝坻、蓟、香河、宁河、霸、保定、固安、永清、东安、房山、顺义、清苑、新城、雄、天津、青、静海、沧、开、东明、长垣、丰润、玉田、文安、大城、良乡、昌平、涿、滦、卢龙、昌黎、安肃、完、定兴、容城、蠡、束鹿、安、高阳、阜城、南皮、盐山、庆云、广宗、永年、鸡泽、元城、大名、南乐、清丰、宣化、怀来、涞水、衡水、深、定、深泽、晋等六十二州县被水、被旱、被雹、被风、被扰地方新旧额赋、租课暨民借仓谷有差。

初三日（1月27日）

2 署闽浙总督英桂奏报浙江省减兵增饷章程。经部议，从之。章程规定：除海塘兵六百五十四名向来不与征调，

无庸置议外，拟裁水陆额兵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九名，实存兵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名，加马兵月饷银一两，马乾五钱，战兵月加一两，守兵月加五钱，添嘉兴、湖州两协水师兵五百名，均照楚军章程，选锋操练，并增修器械，添造战船，酌给备弁以下津贴，各营公需用费。

初四日（1月28日）

3 席宝田、李元度督率湘军攻陷贵州思南府荆竹园，号军伤亡惨重。号军为白莲教支派灯花教在黔东之武装，有“红号”、“白号”、“黄号”之称，以年近八旬之刘义顺为首领，各部互不统属。咸丰九年（1859）十月，白号军攻占偏刀水（今凤冈县南瑯川）川军大营，以为依据。十一年（1861）三月，黄号军攻占荆竹园（今思南县西南），荆竹园周围数十里环山拱卫，峭壁悬崖，形势险要，黄号遂据为根本。刘义顺等又推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张保山改名朱明月，自称明崇祯帝十世孙，年号江汉，以“灭此胡党，宏我汉京”为号。刘义顺称左丞相，秦崽崽为右丞相，刘么志为大元帅，以下有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同治三、四年间（1864、1865），先后攻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城。五年（1865）初，南方太平军余部覆没，清廷遂调湘、黔、川、滇、桂等省大军进攻向贵州各族义军。六年（1867）十月，又以席宝田为总理湖南援黔军务，采“先黔后滇”“先号后苗”之方略。十二月上旬，席宝田率湘军抵贵州铜仁，以一部留防湘黔边界，自率七千人驰赴荆竹园。二十三日，席宝田与李元度所率之六千湘军会师于三道水（距荆竹园八

里）。席宝田以“步步为营”战术，从北面交替前进，其营垒距号军营卡仅数百步。正月初三日夜，席宝田攻北卡，李元度攻南卡。本日黎明，官军冲进荆竹园寨卡，号军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黄号军首领萧继盛、何瑞堂战死，余众二三千人突围至罗家岩，湘军随即攻占罗家岩，守寨号军伤亡殆尽。

初四日

4 缓征山东济宁、齐河、齐东、临邑、长清、平原、肥城、东平、东阿、平阴、惠民、阳信、商河、滨、滋阳、邹、滕、峄、汶上、定陶、寿张、郓城、濮、范、日照、茌平、昌乐、诸城、昌邑、潍、即墨、嘉祥、历城、邹平、长山、新城、济阳、禹城、泰安、青城、乐陵、利津、沾化、曲阜、宁阳、阳谷、菏泽、曹、观城、朝城、兰山、郯城、聊城、临淄、安丘、掖、鱼台五十七州县，德州、东昌、临清、济宁四卫，东平所屯庄，永阜、永利、涛洛三场被水、被旱、被潮、被风、被虫、被扰地方本年上忙额赋暨杂课、灶课有差。

初五日（1月29日）

5 同治帝至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暨朝鲜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十三日（2月6日）

6 谕令驻藏办事大臣景纹妥为照料达赖喇嘛下山诵经。时西藏地方连岁以来，雨旸时若，年谷丰登，僧俗人等公请达赖喇嘛下山，诵经为国祈福。遂著景纹妥为照料，并

赐黄哈达一个，银曼达一个，铃杵一分，嘎巴拉念珠一串，玉碗一个，玉盘一个，黄缎二卷。又以办理西藏瞻对各案出力，赏达赖喇嘛之兄夷喜罗布汪曲三品顶戴花翎，颇埒策忍班垫二品虚衔。

十五日（2月8日）

7 因西捻军张宗禹等进入直隶，命严查京师五城，并命恭亲王奕䜣办理巡防事宜。先是，左宗棠于去岁率军入陕后，西捻军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间。九月，左宗棠与刘典、刘松山、李祥和、郭宝昌、高连升“商议方略”[1]，欲灭捻于泾水、洛水之间。二十七日，西捻军由蒲城北上白水，突破包围，进入陕北。寻北占延川，向清涧，配合回军攻占绥德州。旋急速南下，十一月二十二日进至宜川境内黄河西岸。入夜，张禹爵率五百人先发，张宗禹率大队继之，时北风大作，于宜川东壶口履冰抢渡黄河，占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南下河津，围攻稷山。时刘松山、郭宝昌渡河跟踪追击，张宗禹佯攻太原，二十九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突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越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河南巡抚李鹤年急调兵驰援，并从山东迅速调回张曜、宋庆两部豫军，张宗禹率军经修武、新乡、汤阴、临漳，于本年正月初二日渡漳河，入直隶，星夜奔驰北进，经磁州（今磁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初八日，军锋直达卢沟桥，京师震动。清廷以西捻军入京畿，下令勤王。十二日，将直隶总督官文、陕甘总督左宗棠交部议处，钦差大臣李鸿章拔去双眼花翎褫黄马褂，革骑都尉世职，河南

巡抚李鹤年革去头品顶戴。至本日，谕令京师戒严，命恭亲王奕訢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

8 日本新政府于兵库（今神户市）向各国公使宣告“王政复古”。先是，1867 年 1 月 30 日（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孝明天皇病逝，年仅十四岁之睦仁即位，讨幕派欲控天皇于股掌，再借其名以夺政权。1868 年 1 月 3 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九日），讨幕派领袖大久保、西乡等以天皇名义发动政变，颁“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制，确定“一洗旧弊”、“百事一新”之施政方针，并于本日向各国公使宣告“王政复古”。

二十六日（2 月 19 日）

9 命钦差大臣左宗棠总统直隶境内各路清军。十七日，左宗棠至寿阳，闻捻军北上，忧惶无措，连夜督军前进。二十二日，进获鹿，时刘松山率老湘军驰防保定，张曜、宋庆、程文炳各军亦先后至，屯保定迤西满城山麓，至是乃有总统前敌各军之命。

二月初三日（2 月 25 日）

10 由美国离任公使蒲安臣及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等率领之中国使团自上海乘船赴美国，启其欧美之行。先是，文祥等人早有遣使之意〖2〗，同治五年（1866 ）上谕亦称：“至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3〗，于遣使之举已首肯。然实际操办，仍费踌躇，一则“使才难觅”，再则中西隔阂，交际颇难。六年（1867）十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辞任归国，总理衙门设宴饯行，宴会

中议及聘使之事，几经磋商，遂成定议。二十六日，恭亲王等上奏朝廷，“请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并荐英国人柏卓安、法国人德善随同出使。得旨：蒲安臣著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考异】关于聘任蒲安臣出使之议，由谁主动提出，其说不一。一是蒲安臣临行时向总理衙门毛遂自荐。此说见总理衙门奏折：“臣等因其来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二是认为提出主动建议者为总署大臣，见蒲安臣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之报告，报告云：“在宴会上，（总署大臣）表达了对我决定离华的深为遗憾，并作出了要我像普鲁斯爵士那样阐述中国的难处、告诉条约国家他们真诚地希望友好和进步的迫切请求，这我高兴地应承了。交谈之际，帝国一位领袖人物文祥说道：‘你何不正式代表我们？’这一建议我一笑置之，话题便转向别处。”（《蒲安臣与首次遣往外国的中国使团》90 页）而为宴会充当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说：蒲安臣提出愿为他们做些纠正误会的事，亲王便请他斡旋于巴黎和伦敦的朝廷，尤其是后者。总是作为主要发言人的文祥，扩大了所作代表的性质，加了句：“简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亲王插言道：“假如一位公使可以服务于两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很高兴你作为我们的使节”（《中国一甲子》374 页）。以上三说中，丁说较可信，首先，丁韪良的身份为宴会翻译，是传达双方意见之媒介，其叙述仅表达个人见解，顾忌较小，而总署大臣与蒲安臣却因其官方身份，容易言不由衷；其次，丁说内容于前两说中均可找到佐证。故从此说。

六年（1867）十月三十日，蒲安臣离北京赴天津。十一月初一日，又赏加记名海关道志刚、记名知府孙家谷二品顶戴，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并以英人柏卓安、法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另派同文馆英文学生德明、凤仪，俄文学生塔克什讷、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同往。至本日，蒲安臣、志刚、孙家谷等在上海虹口乘“格思达喝里”轮船，经日本赴美国。

初四日（2月26日）

11 命刘典署陕西巡抚，郑敦谨署山西巡抚。是日，陕抚乔松年以病免，刘典以帮办军务三品卿衔署。山西巡抚赵长龄开缺，听候查办，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郑敦谨署。

初五日（2月27日）

12 命直隶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臣暨各督抚均归恭亲王奕䜣节制。时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而至。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入直隶雄县，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抵磁州（今河北磁县），直隶总督官文守卫保定，安徽巡抚英翰亦从南方率皖军北上。左宗棠扎营于定州（今河北定县）。李鸿章入景州（今景县）、安平，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督洋枪队布防天津，警卫圆明园之马队亦调往涿州防剿。本日，清廷以奕䜣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省督抚，防堵捻军。

二十三日（3月16日）

13 西捻军张宗禹等于饶阳王庄为宋庆等部清军所败，幼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战死。因清勤王之师围攻，西捻军陷入重围，正月十二日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

东南走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饶阳，月末，西捻军于饶阳、献县陷入湘军刘松山、郭松林部，淮军杨鼎勋部，皖军郭宝昌、程文炳部，豫军张曜、宋庆等部包围之中。本日，捻军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于饶阳遭清军突袭，死伤惨重，幼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死之。

幼沃王张禹爵为沃王张乐行之侄、梁王张宗禹之弟。张乐行逝，承袭沃王封爵，与张宗禹并力一道抗清。禹爵“美秀而武”，所率捻军骑兵，勇锐为全军冠，常为先锋，以善战著名，左宗棠亦称其“每次接仗，首先驰突，屡陷官军”。

【考异】关于幼沃王张禹爵之生平经历其说有二：一说幼沃王张禹爵即张五孩，又名张五黑。（《历史教学》1954 年 6 期，林树惠《答读者问》）另一说张五孩为张琢，既非张禹爵，亦未曾袭封为幼沃王。（《历史教学》1954 年 10 期，朱契《捻军首领张禹爵和张琢（张五孩）》）。此处暂从前种说法。因为：第一，幼沃王张禹爵见《赖文光自述》中，系出自赖文光之亲笔文件，它肯定了两点：一是幼沃王张禹爵确有其人；二是彼乃西捻军中张宗禹以下之重要领袖。第二，根据各种史料看，关于西捻军领袖史迹，除张宗禹记载最多外，其次即张五孩。五孩为西捻军中著名骁将，“张逆倚之犹赖逆之任柱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二册 62 页）可知张五孩乃张宗禹以下主要领袖，这与《赖文光自述》相吻合，故张五孩或即张禹爵。第三《淮军平捻记》卷八中将幼沃王与张五孩名字连在一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 198 页）《赖文光自述》中将幼沃王与张禹爵名字连在一起，依情理推断，不能认为仅是偶合。第四，捻军领袖多有两个或三个名字者，一为

在军中用名，如李蕴泰，牛宏升，任化邦；一为在家乡原名，如李允，牛洛红，任柱。两者原本一人，然清朝史书多称后者，太平天国文件多称前者，依此，则张五孩或即原名，张禹爵为军中用名，实则一人。1962 年，江地在皖北实地考察，进一步肯定幼沃王张禹爵即张五孩。

关于张禹爵（张五孩）死亡之时间和地点，亦有三种说法：《淮军平捻记》、《求阙斋弟子记》、《安徽通志》、《豫军纪略》等认为：同治七年二月（1868 年 3 月），战死于河北饶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 198、71 页，二册 62、444 页）；《涡阳县志》说是：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8 年 8 月 10 日），战死于山东陵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二册 107 页）；《山东军兴纪略》说是：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1868 年 5 月 5 日），战死于山东阳信流坡坞庄（《捻军》四册 183 页）。此暂从第一说。

邱远才，广西人，为太平天国广西时期老弟兄之一，后任职于英王陈玉成部，以功封淮王。咸丰十一年（1861）底，奉英王命，与马融和、范立川等率一部太平军至皖北，联张乐行、苗沛霖两军围颍州（今安徽阜阳）。同治元年（1862），随西北太平军远征西北，渐为人知。捻军分军后，奉命参加西捻军，成为西捻军领袖中惟一之太平军将领，其地位、声望虽不及赖文光、张宗禹，然能独挡一面，有“邱老虎”之誉。〖4〗

二十五日（3 月 18 日）

14 官军舒之翰、黄金山、傅先宗等攻占甘肃狄道州（今临洮）。上年二月二十七日，署陕甘总督杨岳斌病重卸署，

以宁夏将军穆图善兼署。十月二十四日，穆图善率各营攻河州东乡回军，自驻中铺，回军大队渡河，集洮河沿，战于石家庄，回军大败，洮河以东为清军控制。十一月，穆图善拟于洮河沿造桥，因河西回军昼夜严防，枪子如雨，未果。穆图善前阻于河，后虑抄袭，遂令各军分驻要隘，自回省城，并召提督王德胜、傅先宗二军赴河、狄，傅先宗夺得一杆旗，筑垒而军，以塞狄道门户，提督梅开泰等于巴下寺败回军。时回军从渭源退至号称狄道咽喉之官堡，穆图善檄各军取之，并将副将范铭十二营自洮、岷调至，遂拔官堡，以范铭驻之。本年二月，傅先宗等军抵狄道，筑营于半边山及二十里铺等处，提督黄金山军亦应调会攻狄道，穆图善复遣营务处兰州知府舒之翰往督队。二十二日，梅开泰、善山保、常顺各军皆至，会狄道东二十里铺，值大雪，山路崎岖，士卒失足落崖死者百余人，马骡死者尤多。二十三日，各军辎重齐至，舒之翰与诸军计曰："若再缓兵，饥且溃，宜亟克期大举，冀困贼粮"〖5〗，遂部署令各军分三路（南、北两山及平川）进。二十四日，黄金山率部出平川，回军先出迎战，败走，南、北两山回军疾下山援应，为傅先宗、梅开泰两军截杀，复败走。本日，天未明，官军大进，傅先宗由南山冒险先登，李奉清、高月桂继之；梅开泰、彭国忠二军攻北山战亦酣；黄金山则与回军万余战于平川。之翰令金山佯败，伏军善山保、常顺迭进，回军回走。官军追至狄道城外之洮河沿，分队守浮桥，以防河、狄回军交通。各军萃城下，城内回军仅数千，皆登城死守。官军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死伤多人，黄金山愤怒呼号，攀城而上，之翰等缘梯继登，狄道

州城始为官军攻占。

三月初五日（3月28日）

15 云贵总督张凯嵩因回变不敢任，革职，以刘嶽昭代。又授岑毓英为云南巡抚、朱延春为布政使。

16 两江总督曾国藩会同漕运总督张之万、江苏巡抚丁日昌奏江北漕粮海运章程十条。先是，江北漕粮自咸丰三年（1853）后，概征折色，截留充饷。至同治四年（1865）冬漕，各州县仍每石折解银二两四钱。经署总督李鸿章等奏明民折官办，以漕米四万石试行河运，尚余米三万余石。照部定变价，每石解银一两四钱，节存银一两，贴补河运之费。至本年，实应起运本色米六万二百石。然起运通仓米石，自漕船停废后，骤难重整旧章。部臣力筹河运，图规复全漕大局，无如黄水穿运，节节浅阻，淤垫太甚，需大雨盛涨，始得通行。曾国藩遂提仿照苏浙章程并归海运，较之河运所省不少。饬司道库先行筹垫，采米存储，俟明年三月，苏属海运沙船回空，即将前项漕米六万二百石全数海运。至是，曾国藩上《六年江北冬漕并归海运详议章程折》，酌议章程十条曰：一、米色应挑选干洁。二、分定米数应画一兑收。三、江北米数无多，应从简办理。四、江北漕米应雇沙船装运。五、耗余等米应备带本色。六、水脚应照章核给。七、津、通经费应核实开支。八、米船放洋，责成巡护。九、米船交清，应责成经纪。十、余米应循案抵补。

初六日（3月29日）

17 蠲缓山东高密、即墨、邹平、鱼台、日照、历城、阜丘、长山、新城、禹城、泰安、惠民、阳信、商河、曲阜、汶上、朝城、邹、滕、峄、济宁、滋阳、宁阳、乐陵、齐东、海丰、蒙阴、沂水、临淄、乐安、安丘、诸城、莱阳、莒山、寿光、昌乐、平度、潍、胶、淄川、单、沾化、临朐四十三州县暨德州、济宁、临清三卫，涛雒、永利二场被扰、被水、被旱、被风、被虫地方新旧额赋有差。

十八日（4月10日）

18 陕西回军占领甘肃宁州（今宁县）。初三日，董志原（属甘肃庆阳府）回军合其他反清武装五万余人攻占陕西宜君之马栏镇，分万余人攻三水（今旬邑县），二万余人攻淳化、三原，复分兵攻窑渠。楚军大将甘肃提督高连升遣将援窑渠，且亲督所部赴马栏镇，至五沟口与回军遇，鏖战两时，回军败走。初六日，遂猛攻马栏镇，克之。初七日夜，中书吴士迈及总兵李大有合队分三路攻淳化方里镇，回军大败。初九日，陕回马正和、崔三、白彦虎、禹得彦等攻占甘肃镇原，十二日，马正和等又占甘肃庆阳府治安化（今庆阳），旋退走。至本日，马正和、崔三、白彦虎等又攻占甘肃宁州。

二十三日（4月15日）

19 命沈桂芬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沈桂芬，三年（1864）七月实授山西巡抚，四年（1865）以忧免。六年（1867）十月学习入直军机。至是任军机大臣，授户部左侍郎。

三十日（4月22日）

20 清廷以捻军入山东，命李鸿章总统山东各路清军。先是，饶阳战后，张宗禹率军南走，二月二十五日，从晋州（今晋县）西南桃园、相古村等处渡滹沱河，旋经宁晋、新河、巨鹿，三十日于成安渡过漳河，入河南，复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县城）。时淮军已赶至豫北，李鸿章拟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围歼西捻军于太行山麓之战略计划。其意在将西捻军“挤过卫河，蹙入怀庆境内，自太行山脚至黄河沿不过百余里，又有沁河自山腹流出归黄，岸陡沙陷，沿山带河，排扎重兵，迫之于险。但须晋军严堵九里口、封门口及济源之邵源关，则贼无去路，马难驰骋，似一两仗可灭。”〖6〗张宗禹察觉“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7〗，鉴东捻军覆亡之辙，令全军“易步为骑”，诫部下“官军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可常活”，“不再入围或一入即出”，〖8〗遂折而东走。三月初九日，于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二十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从直隶清丰、南乐（两县今属河南省）进入山东莘县。时起于东昌府（治今聊城市）之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数千人，在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捻军，引西捻军于二十五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运河，进入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天津减河以南之直东战场。西捻军入鲁，清廷惶恐，本日命李鸿章总统山东各军，派左宗棠专防直隶及

运河。

四月初三日（4月25日）

21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奏报福建筹济兵米由轮船起运至津。福州将军英桂以畿辅大兵云集，需粮孔亟，遂拨款购米十万石，由轮船运赴天津。清廷令崇厚督饬天津府道先期雇船，于验收后，妥速运赴京仓。

初五日（4月27日）

22 西捻军进至天津濠墙外十二里之稍直口，清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英法联军整饬防务。崇厚率洋枪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设防。英国驻天津领事孟甘率英国兵船，于天津紫竹林海河畔备之。法国驻天津代理领事德微里亚及法国水师军官巴里尔率法国兵船，于天津稍直口与捻军对峙。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枪队密集炮火封锁，遂于四月初南下就食山东。

二十四日（5月16日）

23 授朱凤标体仁阁大学士。朱凤标于本年正月初一日由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至是，因曾国藩改武英殿大学士，故迁体仁阁。

二十五日（5月17日）

2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同治帝亲定戊辰科三鼎甲：状元洪钧，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榜眼黄自元，

湖南安化人；探花王文在，山西稷山人。至是，赐一甲洪钧、黄自元、王文在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许有麟、郑贤坊、宝廷、陈宝琛、何如璋、张人骏、吴大澂、陶模、许景澄等二百六十七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朱凤标，副考官为吏部尚书文祥、兵部尚书董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继格。

闰四月初五日（5月26日）

25 川军、湘军攻占偏刀水，苗教“白号军”失败。本年春，李元度部湘军进攻乌江西岸之白号军，三月初一日，湘军进攻距偏刀水仅四里之觉林寺，以劈山炮轰之，于内应孙洪顺配合下，攻入号军营垒，俘号军领袖“嗣统皇帝”朱明月。三月中旬，候补知府唐炯、总兵刘鹤龄率川军抵偏刀水，据西、南两面，且次第攻占偏刀水周围之神仙峰、黄家寨、朱村、拖尾营等堡寨，又挖壕堑，树木栅，昼夜守护。唐炯、李元度复击退来援之“黄号军”，攻占其据点水源沟。因湘军新式大炮袭击，号军伤亡增多，至本日，川军、湘军会攻偏刀水，已暗中投降之号军首领向成高开寨门，里应外合，攻占偏刀水。白号军首领“寄信王”田应武、“黔阳王”何继述、元帅何发喜、军师王礼廷、李长俊等被俘遇害，号军七八千被遣散。

二十四日（6月14日）

26 派都兴阿管理神机营事务，授为钦差大臣，赴天津等处，会同左宗棠、李鸿章攻捻军。四月初五日，西捻军进至天津濠墙外十二里之稍直口，清廷闻讯，再次宣布北

京戒严，命左宗棠严防直晋交界，李鸿章严防直鲁交界，并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知会英国、法国炮船，将濠墙协同守御，以固津防”〖9〗。西捻军见天津防守严密，遂沿海滨南下，重返山东。十四日，左宗棠渡过运河，驻扎吴桥，时集中于直、鲁、豫之清军达十万之众，而西捻军竟能“奔突数千里，往来自如”，清廷极为恼怒，于二十四日限令李鸿章、左宗棠于一个月内将捻军“全数歼除”〖10〗。至本日，限期已至，遂将左宗棠、李鸿章“交部严加议处”，并有都兴阿之任命。

五月初三日（6月22日）

27 置长江水师岳州、汉阳、湖口、瓜州四镇总兵。两江总督曾国藩前创议设长江水师，并奏补长江水师各缺。至是，谕令以彭昌禧补岳州镇总兵；许朝琳补汉阳镇总兵；丁义方补湖口镇总兵；吴家榜补瓜州镇总兵。

十六日（7月5日）

28 谕令署湖广总督郭柏荫等严饬所属地方官兜拿江湖会，务期尽绝根诛。江湖会首领肖潮翥即肖潮举，在湖北立有蓬莱、天台等山老帽、陪党、红旗等名目，沿江活动，纠党分布于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霆、峻等营遣散勇丁，迫其入伙，气焰甚炽。署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郭柏荫檄提督谭仁芳往攻之，擒获刘子霖、胡国星等十余人斩首，并获船三只。总兵娄云庆又约同水师于黄梅陆家嘴毙会党四五百人，肖潮翥亦被杀。至是，又有谕令严密搜捕，尽绝根诛。

六月初四日（7月23日）

29 以大学士倭仁充国史馆总裁官。调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瑞常为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存诚为工部尚书，以户部左侍郎崇纶为理藩院尚书、署镶红旗蒙古都统。

初八日（7月27日）

30 广西提督冯子材攻陷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之安德墟，天地会首吴亚终走安南。

初九日（7月28日）

31 前美国公使蒲安臣代表清廷于华盛顿与美订立《天津条约续约》，又称中美《续增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或《蒲安臣条约》。蒲安臣率使团出访前，恭亲王奕訢与之约：凡于中国有损之事，必须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不可遽然应允，须知会总理衙门覆准，方可照行。然蒲安臣违背总理衙门训令，于华盛顿擅自与美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此条约使美国能合法在中国招骗华工往美国充苦力，并扩大对华文化侵略等权益。若与《中美天津条约》相较，亦相对为中国收回部分权利。条约共八款：

一、第三国与美国失和，该国不得在中国辖境洋面与美国作战，夺货劫人；美国若与别国失和，亦如之。

二、中国欲于原贸易章程之外与美国商人另辟商路，由中国作主自定章程，但不得与原约之义相背。

三、中国可向美国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美国应按国际公法规定一体优待。

四、美国人在中国应受到保护，不许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许屈抑苛待，以昭公允。两国人之坟墓均当一体郑重保护。

五、中美两国人民许自由往来居住。此外，如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于别国，以及中国及美国人将美国人勉强带往中国，或运于别国，均照例治罪。

六、美国人至中国，或中国人至美国，两国政府应分别给予最优国民众之待遇，但不能取得居住国国籍。

七、两国民人可分别进入对方各类官学学习，均享受最优国人民之待遇。同时亦可在对方外国人居住地设立学堂。

八、美国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即如铜线、铁路等项事宜如何办理，总由中国皇帝自主。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向外求助，美国愿派精练工师前往。中国应给予保护，付予酬劳。〖11〗

十二日（7月31日）

32 从御史郭从矩奏，令山西巡抚郑敦谨懔遵历次禁烟谕旨。山西巡抚郑敦谨曾奏请开种罂粟花禁，经部议驳，郑又与藩司胡大任派员向各州县征收罂粟花税。郭从矩奏称，此举使“风俗、民生两受其害”。“晋省土瘠民稠，多种一亩罂粟，即少生一亩之谷，若竟开禁，听民种植，殊于民食大有妨碍”。

二十八日（8月16日）

33 西捻军于山东茌平南镇为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清军包围，败绩。张宗禹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西捻军至此失败。李鸿章任前敌总统后，即部署“就地圈制”：北面掘沧州以南之捷地坝，引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筑墙，由崇厚与潘鼎新守之；西面于张秋引黄河水入运河，且沿运河筑墙，由直、鲁、皖军分段之守。又调总兵丁长春水师炮船驻德州，巡逻水面；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船只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西捻渡海。再以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四月下旬，张宗禹不知捷地坝已挖溃，且驻有重兵，终至北上渡捷地减河不成，受阻而返，又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亦为防军所败。捻军东进海丰，闰四月初八日，欲再从直隶东光下口镇抢渡运河，仍不果，南返山东，受困于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之内，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方针，将西捻压缩于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之高唐、商河、惠民等狭长处，且行坚壁清野，捻军食宿极难。五月二十七日，周盛波、周盛传部淮军败捻军于吴桥。六月初七日，淮军郭松林、潘鼎新部于商河东北沙河镇再败捻军，俘杀三四千人，张宗禹亦负伤。十二日，豫军、淮军于济阳玉林镇、鸿福寺与捻军激战，捻军又遭惨败，阵亡六七千人，马匹损失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已成强弩之末。十六日，张宗禹率余部欲从德州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不果。二十七日，于东昌之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为清军所阻，退至茌平西南广平镇。本日，各路清军追

至，圈之于徒骇河、黄河、运河之间。河汊纷歧，水溜泥陷，捻军奔走无路，大股被歼除。宗禹携八骑走至徒骇河滨，“穿林凫水，不知所终”。〖12〗西捻军遂覆没。

【考异】关于张宗禹之下落各说不一，主要有四种：一说张宗禹突围后，于徒骇河投水自杀。此说源于李鸿章之两份奏稿《查明张总愚实已投水淹毙直东肃清折》及《张总愚投水确实并各军裁撤片》。前奏云：据被俘之张宗禹亲随王双孜供，“二十八日之败，张逆带小兵八人逃走。王双孜即在八人之内”，“走至徒骇河滨，劝令随从七人各自逃命，张逆即下马脱衣投水而死等语。”后折复曰：“旋又据豫军张曜等解送续收降贼王结巴，臣亲加研讯，亦在张总愚逃走八人之内，所供与王双孜相符，是其投水伏诛毫无疑义。”（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一四）第二说谓张宗禹在平败后，下落不明。据《涡阳县志》载：“宗禹以下余骑遁在平，穿林凫水，不知所终。”（《涡阳县志》卷一五）第三说认为张宗禹于在平突围后，削发为僧。据涡阳王大球《张宗禹传略》云：“涡阳城北十八里，有吴桥集，去宗禹故里张大庄仅八里，设县后，作者曾祖王从义与人伙营粮行于吴桥，司斗某君，旧为宗禹荷大旗者也。一日将夕，有僧人借宿，司斗与之连床而眠。天犹未晓，僧唤司斗曰：‘汝识我否？’司斗答以‘从未相见，何由相识？’僧曰：‘汝试思之！’司斗恍然悟为宗禹，而宗禹即踏月而去，莫知所往。此系司斗亲告作者曾祖，而曾祖转语祖父王化裁者。”（见《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3期）第四说是张宗禹突围后，逃至沧县孔家庄（今河北黄骅县南大港之孔家庄）定居。据《沧县志》载：“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今河北沧州市）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二十余年后病死，即葬于其庄。”（《沧县志·事实志·轶闻》）后王

说均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张宗禹并没有“投河而死”。李鸿章亦未获尸身，其奏章纯属猜测，所谓降人所供即使确有其事，结论亦不能为凭，此不过系李鸿章辈为邀功请赏编造之谎言。又据口碑史料和实地调查结果，亦与方志记载相吻合。孔家庄范景成等三位老人于1960年一次座谈中说：“听上辈人讲，离现在百十年前，有一外来人流落到我庄上。这个人个子高大，很魁伟，黄眼珠，像（相）貌很凶，很有学问，会看病，治病是好手艺，操江南口音，大家都叫他张蛮先生。”“张蛮先生初来时，是个热天，蓬头赤脚而来，只穿一条裤衩，满头长发，很像个疯子。”“又活了二十多年才死去。”（《捻军史论丛》285页）。另1981年在孔庄子南约500米发现一座墓地，挖遗骨，推算身高为一米八零。据考证即为张宗禹墓。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在平一战后，张宗禹并未投河自尽，而是流落孔家庄，于此度过晚年（其间，一度扮作游僧返回涡阳）。

34 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督川军攻占平越教军基地尚大坪，号军全部失败。白号军失败后，黄号军陷于孤立。唐炯督川军攻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等地之黄号军。时黄号首领何得胜已于上年九月病死，何妻黎氏统其众，由进攻转为防御。之后，谭超凡（光前）于瓮安称皇帝，与黎氏生隙，遂起冲突，自相残杀，黄号军受重创。贵州巡抚曾璧光令提督张文德进攻龙里、贵定，牵制潘名杰部苗军，以利唐炯全力攻黄号军。唐炯采“剿抚兼施”方针，将部分降兵编入军中，令其为川军向导。又策动谭超凡投降，为内应。六月初八日三路川军同渡清水江（乌江支流）。左路邓锜率兵一千五百人和五百降众，从袁家渡渡河，谭超凡率降卒五十九寨号军与川军配合，于

十九日占领瓮安县城。二十日，川军攻大轿顶山，降众纵火内应。黄号军首领石士贵、张义方死难，大轿顶山为川军占领。右路总兵唐大有从龙坑渡河，由内应配合，于十九日夜夺占小轿顶山，黄号首领何双富等被俘。中路总兵刘鹤龄从江界河渡河，十八日夜袭长安营，遇玉华山而垒。因叛众煽惑，黄号军军心涣散，纷纷出降。川军乘势攀藤附葛上山，黄号军文定王陈绍虞乞降，且捆拒降之王超凡以献，玉华山为川军攻占。川军占大小轿顶山、玉华山后，即合兵会攻尚大坪。唐炯以“剿抚兼施”方针，将玉华山降众留强汰弱，编为五营。二十六日，唐大有部川军及降众抵大坂，控扼尚大坪，唐炯、刘鹤龄列营于左右。时黔军参将唐天佑部也亦渡清水江，攻占王卡，切断尚大坪后路。尚大坪号军处于川军、黔军四面包围中。二十七日夜，川军冒雨袭占岩门关、平果两处要隘，逼尚大坪而垒，并施攻心之术。本日，何黎氏等率号军及太平军数千人投降。刘义顺及秦崽崽等数十人由小道突围被俘，旋遇害于成都。川军攻占号军最后之据点尚大坪，标志号军起义于坚持十四年后最终失败。〖13〗

刘义顺（1778—1868），湖南宝庆人。咸丰七年（1857）底七十九岁时，在贵州思南发动号军起义。为红号、黄号、白号等共同拥戴为总首领，被尊为老教主或老祖祖。同治三年（1864）拥朱明月称帝，建号“嗣统”，被推为大丞相。川军攻占尚大坪后，出走至杨保河被俘，旋遇害。

七月初五日（8 月 22 日）

35 扬州文武生员数百烧毁教堂，打伤英教士，扬州教

案发生。扬州为大运河与长江之交汇点，自古即为东南之名城。同治五年（1866）十月，居镇江之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金缄三不顾禁令，来此传教。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法教士又设学堂，开药房、育婴堂。七年（1868）英国传教士戴得生未经批准即在琼花观巷内赁屋传教。是年，育婴堂内婴儿不断死亡，当地纷传洋人“有剖取幼孩脑髓眼珠种种不法之事”〖14〗，要求官府驱逐教士。七月初十日为府学考试之日，秀才葛寿春遂率考生与其事，众人不断扰及教堂及戴得生住所。本日，有人于扬州旧城西北掩埋二具幼儿尸体，为百姓捉至江都县衙，据供：系法设育婴堂管事所雇，随后，江都县令又率人起出婴尸十二具，消息传开，百姓义愤填膺，遂聚几百人，由葛寿春率领前往教堂，因金缄三未在扬州，又于傍晚时赶到戴得生处，砸坏门窗、家具，焚烧传教书籍，戴得生逃奔府衙。扬州知府孙恩寿得报，即会同参将朱永发及江都、甘泉二县令带兵亲往弹压，驱散百姓，抓获谢增福等四人。当晚，将戴得生护送回住处。

初八日（8月25日）

36 永定河于南上汛十五号堤再次决口。三月十三日，永定河南四工十七号堤段决口。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六、初七日，秋雨连期，全河汹涌。初七日夜，北风大作，骇浪腾空，越过埝顶。至初八日丑刻，水又陡长二三尺，护埽柳株全行漂失，口门刷坍十余丈。本年秋汛盛涨，积长二丈四尺有余，实为四十年来未有之奇。

初十日（8月27日）

37 以左宗棠、李鸿章平捻有功，加封太子太保衔，并命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十九日（9月5日）

38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之《中国教会新报》创刊于上海。该报为周报，以林乐知为主笔，慕维廉、艾约瑟助之。因此报专言宗教，故销路不畅。

二十日（9月6日）

39 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马新贻为两江总督，英桂为闽浙总督。

40 诏前兵部侍郎彭玉麟赴江、皖，会筹长江水师事宜。自江宁平定后，玉麟累乞休致。曾疏言："臣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又言："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墨绖从戎，志在灭贼，已灭而犹不归，近于贪位；长江既设提镇，责有攸司，臣独在军，近于恋权；改易初心，贪恋权位，则前此辞官，疑于作伪；三年之制贤愚所同，军事已终仍不补行终制，涉于忘亲。四者有一焉，皆足伤败风俗。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而在士大夫进无礼退无义。臣岂敢稍犯不韪，以伤朝廷之雅化。"朝廷鉴其诚，许之。先是，玉麟与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之制。自荆、岳二州至崇明县五千余里，设提督一员，总兵五员，以六标分汛，营哨官七百九十八员，兵万二千人，月饷及杂费皆取给长江厘税，不烦户部。玉麟既休致，长江水师规制浸弛，弁勇至横行遮民船，咸谓水师可废，诏复起玉麟视师。

玉麟一出，劾营哨八百十二人，于是江湖肃然。旋入觐，命署兵部右侍郎。未数月，再疏力辞，许之。乃命每年巡阅长江，专折奏事。

八月初十日（9月25日）

41 拨银九十万两以堵筑荥工分流。先是，河南黄河两岸防洪工程因历年经费短缺，办理久经竭蹶。本年伏汛盛涨异常，七厅两岸，险工到处叠出，中河、祥河两厅尤甚。谕称：设豫省黄堤溃决，不独附近民舍田庐悉被淹没，即直东河防亦将无从措手。遂令李鹤年于豫省库存项内，无论何款，立即筹拨银九万两分交开归道。旋黄河荥工漫口，堤岸塌宽二百十丈之多。复有此次拨银之举。

十三日（9月28日）

42 中国第一艘自制轮船“恬吉”号驶至南京下关，曾国藩登船，并试航至采石矶。江南制造总局于同治六年（1867）迁往高昌庙新址后，专门设立轮船厂，修建船台，并开辟第一号泥船坞。当年，始试制轮船。至本年七月，所造之第一艘轮船建成，于黄浦江下水，命名“恬吉”（后改“惠吉”），系木质明轮船，船身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二寸，马力三百九十二匹，载重六百吨，装备火炮九门，“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购买旧者修整参用”。〖15〗此为中国第一艘自制轮船，造价银八万一千余两。本日，“恬吉”号驶至下关，两江总督曾国藩登船试航至采石矶，颇中意，于奏折中称该船“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并预言“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又声言："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可苦思而得之。"〖16〗

九月初二日（10月17日）

43 直隶总督曾国藩上新造轮船折，并附陈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言上海机器局已建成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等。又言尚须速开船坞，另立学馆以习翻译，并称"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17〗

二十四日（11月8日）

44 命直隶总督、前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英桂，河南巡抚抚李鹤年将江苏扬州、福建台湾、河南南阳等处未结之教案，迅速设法了结。

二十六日（11月10日）

45 颁上谕严斥河工。六月间，黄河于河南省上南厅荥泽汛十堡决口，六月二十四日以后，黄河水势旺盛，更兼彻夜风雨，河水至荥泽汛十堡，因旧工久经淤闭，漫过堤顶，刷宽口门三十余丈。六日后，又刷宽至九十余丈，旋自上南河以下，漫塌口门凡三百丈，水漫之处，田庐淹没，人民流离。然河工办事各员，向多积习，往往惟利是图，不顾要工。河款本极紧绌，复加中饱侵吞，致使水患更甚，深招物议，遂下旨严斥。豫省黄河两岸工程，因历年经费短绌，办理久经竭蹶。署刑部左侍郎胡家玉曾因此次缺口，建议"浚云梯关入海故道，拟令直隶等省留防营勇分段挑掘，使旧河一律深通，然后引上游决口之水掣流东行"，

终因“役大费巨，不果行”。〖18〗

二十九日（11月13日）

46 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解拨西征军饷。旋定攻回民军之策：北路刘松山攻金积堡；南路周开锡攻河州；中路由左宗棠自率大军沿大道入甘。

十月十三日（11月26日）

47 英藉口教案遣军舰侵台，英军于台湾安平港登岸，突入安平协署，清军副将江国珍自杀，伤亡二十余人。先是，同治五年（1866）英国耶稣教传教士于台湾府打狗城（今高雄）外租房建堂，强行传教，后法国传教士亦来此传教。本年三月，台湾凤山县传闻有教民用药迷毒妇女情事，激起公愤，乡民聚众将北门外英国传教士马雅各之教堂摧毁，法国教堂亦相继被毁。又四月初二日，台湾府教民庄清风等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于左营庄被杀，地方官深感棘手。其时，洋商不满官厂把持樟脑收售，遂潜入内山，开设行栈，收买私脑，驳运出洋。官方查获英商贩运私脑，经交涉放出三万六千余斤，另一船因擅行启运，在海上遭风漂没。旋再起厘卡哨丁打伤洋人之案，商务瓜葛与教案相纠缠，症结愈不可解。五月十二日，英新任领事吉必勋到任，竟调兵船相威胁。六月初五日，总理衙门覆函闽浙总督英桂：“台湾民情浮动，非同内地，必须随事防范，方免滋事。而教务又外国所最重，稍有不得其平，更易肇启衅端。”〖19〗八月十七日，英国公使阿礼国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严饬地方官，务将凶犯拿获，从严惩治，

并将拆抢礼拜堂房屋家具按价赔补洋银七百六十二元”。翌日，总理衙门复函阿礼国，称即行文闽省“妥善办理，务使教士绅民彼此相安”，复行文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通商大臣马新贻，令其严饬台湾地方官“切实研究，秉公办理”。英桂即派福建兴泉永道曾宪德赴台，会同护台湾道梁元桂、台湾知府叶宗元等办理。九月二十四日，清廷谕示豫、苏、闽等省：“现办理各案件，务须妥慎筹维”，同日，曾宪德抵台，当即会晤地方文武官员，详加面询，批阅案卷。十月初四日，曾宪德先后会晤两名英国舰长，并亲赴领事署会见吉必勋，吉必勋无理要求先撤换护台湾道梁元桂、鹿港同知洪熙恬、凤山知县凌树荃，“然后再商公事”。随后又两次照会，称英国海军已进入安平港，清军不得前往守护。十一日，曾宪德、叶宗元于领事署会见吉必勋，共商结案事宜，争辩两时之久，始同意会商办结，双方议定：“所有台湾各省出产樟脑，嗣后毋庸设立官厂，听凭洋商赴关请领执照，或亲身或雇伙自向华民采买。”〖20〗并撤销禁止华民私售樟脑按律拟罪之告示。又赔偿英、法教案及漂失樟脑价合计银九千一百六十七元。至此，结案已有眉目，不料英方重起事端。十二日下午，英舰于安平港连放七炮，当地居民“忿欲争斗”，经台湾镇总兵刘明灯派员制止。同日，英军掳去澎湖协副将小艇一艘及管驾、水勇共三人。本日凌晨，英军数十人经奸细指引由僻港登岸，突入安平协署，副将江国珍受伤服毒自尽，死兵勇十一人，伤十三人，该协左、中、右三营军装及火药局库遭焚毁。清军因无开战命令，不敢开炮相拒，故损失巨大。

十七日（11月30日）

48 蠲缓河南祥符、安阳等二十六县被灾、被扰地方新旧额赋有差。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6日）

49 曾国藩奏酌议江苏水师事宜。四月初七日，曾国藩折奏拟酌改江南外海水师营制。旧制，江南水师向分外海、内河两支，外海兵六千七百七十六名，官一百一十八员；内河兵八千零二十一名，官一百三十三员。据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督壁昌奏，江南旧例营船二百七十五只，业已破废不堪，另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号，大船十二号。额定之兵，尚有万余人无船可载，有水师之名，无舟楫之实，不能不大为变通，讲求实际。本日，曾国藩具折议江苏水师事宜十四条，营制十六条。酌议江苏水师事宜十四条：一、分别内洋外海及里河三支。二、内河外海水师公立营数。三、里河水师分立营数。四、狼山镇新设之通州、海门二营仍须酌改规划。五、各营船制数目。共计战船一百五十六号。六、添用火轮协巡。拟以“海生”小轮船交福山镇管辖，“飞龙”小轮船交狼山镇管辖，专巡内洋；“天平”轮船交提督管辖，铁皮轮船一号交苏松镇管辖，专巡外海。拟造火轮兵船四号，分拨提督及苏松、狼山、福山三镇，为巡外海、内洋之用。七、设厂修造战船。八、新营与旧制酌量更改。九、弁兵薪粮。十、前议淮扬水师应行缓办。十一、缓撤太湖水勇。十二、裁出之缺分标另补。十三、三镇酌留陆兵。十四、计算出入经费。除火轮兵船拟在二成洋税另议动支外，约计十六营官兵俸饷每岁需银

十五万余两，再加修船及各项杂费岁需银约三万两，兵米岁需银约一万余两。

十五日（12 月 28 日）

50 批准成立会审公廨。先是，同治二年（1863），英、美上海租界合并，英美领事按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七款关于华洋互控案件“由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审办，公平讯断”之规定，请于上海租界内设一独立之中国官署审理华人案件。同治三年（1864），上海道派员至英领事馆，与英领事组“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审理租界内中国居民违警案件。此即会审公廨前身。同治四年（1865），英人于上海租界内设高等法院，其法官由英王任命，负责在华英人民事、刑事案件。同治六年（1867），英领事文极司脱与上海道应宝时谈判组织正式法庭事宜，以定会审组织与办法。应宝时拟《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草案》十条，征得英国领事同意后送总理衙门和上海领事团审批。本日，批准成立会审公廨。

二十日（1869 年 1 月 2 日）

51 四川酉阳民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等人。先是，上次教案议结不久，教会气焰愈张，不法教民肆意诬控、捆押平民、抢掠财物、奸污妇女，激起民愤。上年三月初三日，民众千余人围攻酉阳纸房溪教堂，捆走教士肖某，并烧抢教民数十家。四月初七日，不法教民惨杀团民二十余人，首开教堂杀戮团民之风。团民亦集团报复，围攻教堂。八月，华籍教士谭纯卿至纸房溪教堂，遂于教堂

周围筑高墙，设炮台，造枪炮，买硝磺，屯米粮，且聚众千人，日夜操练，致使“百里之内，鸡犬不安”。本年春，谭纯卿自称统兵大元帅，分封各路先锋，购制号衣，招收党徒日众。又于四月十八日至大沟报复，掠走财物，强奸妇女，州民大恐，各处乡团纷纷结寨自保，并公开亮出“奉旨灭教”、“杀尽洋人”旗帜。十一月十四日，教民百余人杀死民人何大发一家，且将其妻轮奸致死。此暴行激起众怒，乡团发动团民反击，焚抢教民十余户。团首何彩、张朝珍于十一月十九日率团民入城，围住教堂，酉阳知州胡圻出面弹压，令团民离开州城。团民正欲离去，教堂内枪声突起，团民愤起围攻，开监狱，释上次教案被押之人。至本日，团民于教堂门口放火，并乘火攻入教堂，双方格斗，互有伤亡，法国传教士李国安被杀。

十二月十七日（1月29日）

52 英国海军于潮州汕头登岸，焚掠烧杀。初八日，英海军于潮州澄海县鸥汀乡演操，乡民起而抗击，死十名，重伤十余名，英国水手亦有四名受伤。至本日，英舰多艘复炮击鸥汀、浮陇等乡，并登陆烧杀抢掠，杀毙乡民六十九名，烧民房四百四十五间，掳捉男妇多人。

二十四日（2月5日）

53 陕甘反清武装董福祥、李双良、张俊约十万人降于提督刘松山。董福祥，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字星五。同治元年（1862）陕甘回民起事，董亦聚众起于安化（今庆阳），以花马池（今宁夏盐池）为据点，众号十余万，

扰陕甘十余州县。西捻失败后，左宗棠于本年八月返回陕西。十月十三日抵西安，部署用兵陕、甘。刘松山部湘军奉命由平陆茅津渡过黄河入晋，再趋陕北绥德。十一月中旬，进至山西永宁州（今离石县），十二月初六日至绥德，西向进攻大、小理川，破垒百余。十四日，刘松山屯兵安定，因军粮不继，宰骡马充饥，再向西北且战且进。十五日，大破董福祥、李双良、张俊于绥德，斩擒万余。十八日，松山攻董福祥基地镇靖堡，福祥之父董世友及福祥弟投降。至本日，董福祥、李双良、张俊等均降于刘松山，后左宗棠将降众收编为董字三营。

54 是年，除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三千八百十八万一百三十五人，存仓米谷二百九十万八千二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一合五勺。全国出口货值银六千一百八十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五两，进口货值六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八百零四两，入超一百四十五万五千五百二十九两。凡征货税银九百四十四万八千四百七十四两。

55 福建船政局三座船台建造完成。造船厂由三座船台组成，并有大放样厅一座，能以实际尺寸绘制船体线图。船台可容纳龙骨长一百米、排水量二千五百吨船舶之建造。

56 黄河于河南省境上南厅荥泽汛十堡决口，旋沁河复漫溢，豫省四十余州县被淹。安徽受黄河决口之累，亦多处被水。因黄水灌入运河，山东德州等地运河多处决口，

徒骇等河亦漫溢成灾。永定河继上年决口后，是年又两次漫溢，滹沱河改道北徙，直隶广大地区被淹。遭受水灾地区尚有陕西咸宁等六十余厅州县，山西阳曲等八个厅县，湖南部分州县，江苏南部二十七个州县，甘肃华池等县，吉林珲春等县及盛京等地。湖北、江西、浙江分别有水、旱、风、虫等灾。安徽定远、湖北江陵、光化、郧县先后有地震。

---

〔1〕《平定关陇纪略》卷四。

〔2〕《退一步斋文集》卷四。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4〕关于淮王邱远才之结局，《涡阳县志》记为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山东陵县“率八百骑降陈国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二册 107 页）。邱远才战死说取自《淮军平捻记》卷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 198 页）。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三册 134 页。

〔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七。

〔7〕《平捻方略》卷二百六。

〔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七。

〔9〕《同治朝东华续录》卷七十。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册 73 页。

〔11〕《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 261—263 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二册 108 页，《涡阳县志》。

〔13〕《中国近代战争史》445—447 页。

〖14〗《清季教案史料》1册5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册17页。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册17页。

〖17〗《曾文正公全集》卷二七。

〖18〗《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446页。

〖19〗《教务教案档》2辑三册1274页。

〖20〗《教务教案档》2辑三册1511页。

清通鉴　卷二二六

同治八年　己巳　公元1869年

正月初九日（2月19日）

1 因四川建南平定彝民起事，将军崇实、总督吴棠得旨嘉奖，赏提督周达武黄马褂。

彝民于建南起事已十有余年，四川西昌县之交脚汛为彝民往来通衢，其间部落如林，而竹黑、大木杆、吽牛坝等处尤为强悍。同治七年（1868）八月间，提督周达武与总兵李有恒等四面环攻，平毁竹黑、大木杆等处堡垒，进扎吽牛坝后山。十月十七、十八等日又败彝军于娄落、赤碧矶等处，彝军坚壁不出，官军分路设伏而进，遂攻占西昌交脚汛据点，杀毙数千人，彝军悉降。周达武回军越嶲（今越西县），修碉建堡。

至是，崇实、吴棠、周达武均获嘉奖。

十四日（2月24日）

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等密陈办理夷务羁縻不可恃，应专务自强。

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中英始开修约谈判。至七年（1868）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亲郡王会同大学士、九卿妥议修约各事。二十八日，睿亲王德长等奏修约事，谓事关大局，中外臣工当竭力维持，以期有备无患。本年正月初三日，醇亲王奕譞奏，谓驾驭夷人应示以真诚，施以权术，并请摒除洋货，严查京城洋人出入等六事。正月初七日，大学士倭仁等又奏称讲和与设备两者不可偏废。

至是，军机处将各折钞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加详阅。因有是奏，略曰：现办羁縻，即因战守事宜尚未备妥而起。自古能战能守而后能和，史册具存，斑斑可考，臣等安敢一日忘之。所谓羁縻者，乃现在未可决裂，不得不暂出于此，非谓一言羁縻，即不应决裂也；所谓防备者，乃将来仍虑决裂，不得不早计及此，非谓一言防备，即不必羁縻也。羁縻之术以及防备之事，本自并行不悖。羁縻之策，行之有年，而敌情莫测，正无日不在危疑交迫之中。臣等只凭笔舌，难操左券，从何得有把握，敢信其为永远相安？王大臣等洞瞩此情，专务自强，为力争上流之计，正与臣等从前所奏相符。惟是策必出于万全，职惟期于两尽，筹备战守，南洋之枢纽在上海，北洋之枢纽在天津。臣等惟在钦遵成算，仍办羁縻，但使兵力日见其强，财力日见其盛，正气足则邪气自不能干。〔1〕

十七日（2月27日）

3 谕军机大臣，即令李鸿章饬驻张秋之刘铭传一军万余人常作拱卫畿辅之师，所需饷项，仍由江南拨解。

十九日（2月29日）

4 谕令将办理不善之署辽阳知州冯继尧交部议处，并令将“聚众滋闹案”详细审明，按律定拟。奉天府辽阳州粮行向用五升小斗，该城守尉锐庄因永隆等栈呈请更换十升大斗，遂会同署知州冯继尧晓谕商民，一体更换。旋有贡生董垲、武生董坊等以乡民不便行使大斗，聚众入城抗闹，地方官遂出面镇压，拿获十余人，州役亦有受伤者。至是，有谕曰：此案该地方官并未体察舆情，率行改用大斗，以致乡民聚众滋闹，实属办理不善。辽阳城守尉锐庄，署辽阳州知州冯继尧均交部议处。至贡生董垲等纠众滋事，武生董坊等施放洋枪，致伤州役，此风断不可长。命盛京将军都兴阿会同盛京刑部详细审明，按律定拟具奏。

二月初一日（3月13日）

5 越南国王阮福时遣使呈进方物，并补进上三届例贡。命留抵三次正贡，赏赉如例。

6 从闽浙总督英桂之请，改福建海坛镇右营游击为都司，裁水师各标营千总九员，把总十六员，外委二十二员，战守兵六千七百二十九名。

初二日（3月14日）

7 曾国藩于保定接任直隶总督。

上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于江宁（今南京市）接调补直隶总督谕旨，寻与新任江督马新贻交卸关防印信毕，登舟北上。十二月入京师，两次召见。皇太后问："汝到直隶，办何事为急？"答曰："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2〗十八日，以留任武英殿大学士至内阁上任，旋至翰林院上任。又奏曰：直隶最大之政，在于练兵、饬吏，次则河工。旋出京，巡视永定河堤工。二十七日，行抵保定府。至本日，接印视事。

初五日（3月17日）

8 准照户部所议，各省添拨西征军饷。

左宗棠前请按年筹拨陕甘实饷四百万两，至是，谕称：西北饷源素绌，本仰给于东南，陕甘现又军务方殷，不得不宽为筹备，即著照户部所议。各省添拨陕甘军饷数额为：安徽每月添拨二万两，每年共二十四万两；浙江原协左宗棠军饷银七万两外，每月再添协五万两，每年共添协银六十万两，该省每年协济云贵军饷十余万两，仍照常筹解；湖北省每月除原协陕甘各饷外，每月再添拨陕甘军饷银四万两，每年共拨银四十八万两；江西省除地丁项外每月原协陕甘军饷银二万两外，每月再添拨四万两，每年共添拨银四十八万两；福建省除每月原协陕甘饷银四万两，每月再添拨四万两，每年共添拨西十八万两；江苏省除每月协济陕甘军饷十万两，每年共一百二十万两外，每月再协三万两，每年共添拨三十六万两；广东原协陕甘饷银每月四万两，每月再添拨三万两，每年共三十六万两。以上添拨银两，自本年正月始，一律照数筹拨，遇闰加算，按月解

交湖北省陕甘后路粮台收讫。此次添拨协饷总计达三百万两，合之原协各饷及收捐款目，每年统计已达九百五十余万两。

二十七日（4月8日）

9 官军攻占陕甘回军重要基地董志原，回军死者两万余人。

董志原位于陇东马莲河西岸，属甘肃庆阳府，“地居秦陇腰膂”。〖3〗该处纵一百五十里，横二百八十里，土地广阔。陕西回军战败，退至董志原，以此为据点。本年春，陕回十八营约三四万人欲攻陕西邠州，再直下秦川。二月初八日，陕安道黄鼎部蜀军出邠州迎击，败回军于白吉原。雷正绾、张岳龄两部亦分别出动。陕西回军迫于压力，并十八营为四大营，以一半兵力护眷属、辎重退向西北预望城、半角城、金积堡，另以马正和等率万余人断后。时陕甘总督左宗棠驻乾州指挥，遂令各军备足粮草，追击回军。二十三日攻占庆阳府城。本日，占领董志原，杀毙回军两万余人。陕西回军北上投奔宁夏之马化龙。

10 是月，老湘军、楚军及成禄部相继哗变，朝野震动。

初，老湘军统领刘松山自永宁渡黄河，设粮局于永宁（今山西离石）。渡河后，由绥德前进，复分军留绥德，以次递运至靖边，军士更番往返，散布数百里间，哥老会众遂阑入军中，相煽为变。十三日，哗变者入袭绥德州城。松山方屯靖边，闻变，疾由瓦窑堡折南至清涧，遣部将曹义胜先入绥德，乘夜杀百余人，被胁者群起缚反者驰送清

洞，其事遂定。十九日，驻甘肃高台及沙沟口之提督成禄、总兵黄有才部相继哗变。驻甘肃庆阳杨店之楚军提督高连陞部亦告变，高军亲兵丁玉龙，以哥老会阴为回军内应，事觉逃走，连陞捕之急。时，高部副将邓玉魁、杨玉魁屯宜君县城，总兵唐毕贤屯杨店，二营同时哗变。二十日，丁玉龙集营勇突入杨店军营，戕连陞及总兵黄毓馥、副将贺茂林等。游击桂锡桢屯同官，急入城守，翌日，反者至，攻城不下，折还。桂锡桢出城会提督周绍濂军追击，杀数百人。先后降者二千余人，未几，各军悉捕反者至，左宗棠从重治罪，磔诛者五，斩首七十二。各营擒斩者以千计，并将高连陞部改编，分隶魏光焘、李辉武。消息传出，朝野震骇，御史宋邦僳奏云："南军不复可用，当遣散，就地召募。"

高连陞字果臣，湖南宁乡人。咸丰四年（1854），投效湘军，隶曾国藩。是年湘军分三营，连陞属蒋益澧之左营。六年（1856），晋守备。七年（1857）晋都司。八年（1858）从蒋益澧援广西，迁游击、参将。十年（1860），以副将用，加总兵衔，赐号"尚勇巴图鲁"。同治元年（1862），以记名总兵补左江镇总兵，随蒋益澧援浙，从此隶左宗棠麾下。三年（1864）正月，会攻杭州。浙江定，赏穿黄马褂，署浙江提督。旋随左宗棠入闽。四年（1865），擢广东提督，会攻嘉应州（今广东梅县）。宗棠改督陕甘，疏调连陞赴之，改任甘肃提督，至是死于兵变。

三月初九日（4月20日）

11 上海英、美、德领事公布"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

会审公廨成立。

先是，列强于上海租界内管辖中国人并无规章可循，民事诉讼由同业公会仲裁，中外混合诉讼案件，由领事裁决，此仅为临时措施。同治三年（1864）五月初一日上海租界成立“会审理事衙门”即“会审公廨”，衙门由租界派员与上海知县之代表组成。如受理警务案，由上海县委人审讯；凡中国人案件中，有外国人受害者，或涉外国人之刑事案件，却无当事人本国之领事，则由一领事馆派陪审官。

至是，“会审章程”经修正后予以公布，规定：由苏松太道派代表开庭，凡有关外国人利益之案件均应有陪审员陪审；如原告、被告均为中国人，则由苏松太道代表单独审讯之；刑事案件依法有死罪或遣戍处分者，由上海县审讯。

十六日（4月27日）

12 中俄签订《改订陆路通商章程》。

中俄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四日拟订《陆路通商章程》，以试行三年为限。期满后，复于本日于北京经恭亲王奕訢与俄使倭良嘎里商定《改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款，主要内容：一、两国边界贸易，于百里内均不纳税。二、俄商赴中国蒙古各处贸易亦不纳税。三、俄商运俄国货前往天津，应有俄方执照，止准由张家口、东坝、通州直抵天津。该货应纳进口正税，按各国税则三分减一，在津交纳。如由天津运俄国货赴南北各口，补足原免三分之一税银，抵他口，不再纳税。四、俄商于他口贩买土货经

经津回国，在他口全税交完，不再纳税。五、俄商在张家口贩买土货归国，应交出口税银，不再重征。六、俄商如有偷漏及夹带违禁之物，应将货入官。七、俄商不得包庇华商货物运往各口。

二十日（5月1日）

13 兵部议覆曾国藩酌改江苏水师营制事宜十四条，从之。

十四条为：江苏水师应改为内洋、外海、里河三支；内洋五营，外海六营，里河水师为五营专归提督管辖；狼山镇新设通州、海门二营应归江南提督专管，并由长江水师提督兼辖；外海每营拨广艇二号，内洋每营拨三板十二号，太湖等营酌拨三板十三号至二十号不等；续造轮船四号，分拨提督及苏松各镇，专巡外海、内洋；江宁设立船厂，按年轮修战船，轮船应由上海船坞整理；水师专以管船为主，无船弁兵一律裁撤；里河、内洋兵粮，照长江章程给拨，外海应递加，以示区别；太湖七营改为里河五营；统计水师俸饷，岁需十五万余两，兵米杂费四万余两。

二十二日（5月3日）

14 贵州苗军大败湘军于黄飘。

上年（1868）四月二十七日，总理湖南援黔军务席宝田攻占黔东南苗军重要据点寨头，旋暂停进攻；另候补知府唐炯亦率川军南下，攻占平越（今福泉市）、麻哈州（今麻江县）城，并于十月十五日、二十四日先后攻占黄平州旧城及新城。湖南巡抚刘崑亦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

邓子垣率湘军万余入黔，十一月下旬，进抵贵州青溪。本年正月二十八日，席宝田与之会，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席复遣骁将荣维善率湘军六千人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之别部湘军合，二月二十八日，攻占清江厅（今剑河县）城。三月十九日，黄、邓诸军由镇远西进，占施秉县城，并乘胜由西南趋黄平州。二十日、二十一日湘军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二十余里）及瓮谷陇（黄平东南四十余里）。由瓮谷陇西北行至黄平，中经黄飘山，道路崎岖，仅有羊肠小道可通，润昌促维善会师，维善以军久疲，请休士裹粮，润昌意在急战，以为“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4〗

本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锋，总兵张宜道继之，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殿后，由瓮谷陇进，沿山路向西北鱼贯而行。时苗军首领张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军万余人，于黄飘山上设伏，并以小股诱敌，湘军入围，苗军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木石如雨，湘军争道相挤，自相践踏。苗军乘势冲下，杀声彻山谷，湘军大溃。黄润昌中炮殒命，邓子垣毙乱刀下，荣维善率亲兵二百余人突围东逃，终不得脱，被困三昼夜，二百人皆战死，维善被擒，骂声不绝而亡。

四月初四日（5月15日）

15 贵州苗军再败湘军于清江厅，提督刘长槐、副将蒋安旺等死之。

初八日（5月19日）

16 英国政府决定延期修约。

据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规定，于届满十年时，双方可对“此次新定税则并通商各款要求重修”。英国政府于审议各有关报告及建议后，将“修约”一事延缓至同治十一年（1872）或十二年（1873）进行。此建议获美、法、北德意志、西、比、荷等国支持。

二十七日（6月7日）

17 广东土、客宿隙未除，谕令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李福泰督饬道员齐世熙悉心经理，务使日久相安。先是，广东鹤山客民纠党入高明县境，经总兵郑绍忠先将高明客民举事者“剿平”，移扎鹤山，分别“剿抚”。瑞麟等复派员将客众按名酌给川资，分遣雷州、廉州（治今广西合浦县）等府妥为安插。因虑土、客宿隙未除，遂有是谕。

二十九日（6月9日）

18 谕令改拨滇饷。先是，滇省军饷指拨四川、湖南、山西、浙江等省，每月凡银十二万一千六百余两。至是，所有原拨滇省月饷即改由四川每月拨银三万两，湖北每月拨银二万两，湖南每月拨银二万两，江南每月拨银二万两，浙江每月拨银三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

五月初一日（6月10日）

19 福建船政局所制第一号轮船“万年清”轮下水。该船自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8年1月18日）开工

建造，至是下水，费时一年半，为船政局建造之第一艘近代轮船。该船为一艘木壳暗轮、单缸往复机之蒸汽运输船，排水量为一千三百七十吨，功率为一百五十马力。船上主机由国外进口，船体则为自造。该船排水量大于同治元年（1862）日本仿造之蒸汽船“千代田”号近十倍（“千代田”排水量仅一百三十八吨）。其下水之法则用我国古代滑道下水之良方，又以牛油作滑剂。其法为：用巨镬煮牛膏、豕脂、胰皂油等物数十斤，灌入船低凹槽凝厚寸许，将船台初垒之木节节掇下，另垫木楔，使船身低依两旁托架跗萼相衔，留船旁撑柱数十根以支之，下水时，尽拔撑柱，将船头所衔木楔众斧齐敲，使船势全力趋下。再将船头托钢锯断，甫过半，船砉然自行，“自陆入水，微波不溅”。〖5〗船政局首次试验轮船下水，且用土法，获得成功，“中外欢呼，诧为神助”。

初五日（6月14日）

20 贵州遵义民教冲突，毁法国教堂、医院，殴毙教士赵士铎。法国传教士在遵义的传教活动始于同治五年（1866），翌年，建造教堂一所。当地无赖杨希伯等纷纷受洗入教，且以教会为靠山，横行乡里，挟制官长，包揽词讼，淫人妻女，霸占田土，无恶不作。“四乡之众，被其荼毒，情真痛心疾首，然亦无可如何”。〖6〗木日，正值端午，遵义百姓至炎帝庙打醮，欲驱疾疫。祭醮首人杨树勋与杨希伯素不睦，杨希伯阻止其进香不果，遂率教徒百余人阻于街头，撕毁表章，口出不逊，且大打出手，旋冲入炎帝庙，毁坏器物，城民数千人，闻者忿极，不呼而聚，

拥至教堂，捣毁门窗墙壁，传教士四散逃避，地方官闻讯派兵将传教士送县署保护。百姓复于翌日拥入教堂，砸毁器物，抄走用具、书籍，并捣毁教堂所设药店，以泄积愤，且有："端阳五月五，瘟祖打天主"之谚。

初十日（6月19日）

21 从户部奏，添拨山东、河南、福建、浙江、四川等省地丁、盐课、盐厘、茶课以及九江关、赣关关税银总计一百万两，以续京饷。

十一日（6月20日）

22 福建罗源英国教堂被毁。罗源地方民心淳厚，相处和睦。自传教士至，教民恃有护符，渐与民人各分气类，时有龃龉。本日，教堂礼拜，乡民多往观看，教民薛声扬因闻乡民有议论奉教之非者，遂将一王姓乡民抓去跪审。适逢社庙演剧，有教民故意将神烛倒燃，乡民群起而哗，齐往教堂论是非。知县闻讯赶至，教堂已被挤坍，薛声扬之房屋亦被毁，众人散去。事后，英教士胡约翰要求缉拿滋事各犯，并赔偿损失洋银六千一百八十四元。闽浙总督英桂以为教民有违民俗，提人跪审致酿衅端，民教启衅不呈官办而毁教堂，双方均难辞其咎。

十七日（6月26日）

23 总理衙门致英使，论教案起因，力主妥定传教章程，将教士归地方官管辖。

二十四日（7月3日）

24 从直隶总督曾国藩奏，筹议练军事宜。曾国藩奏请参用练勇之法，其要旨为：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每哨仍以十人为队，并另立马队营，不令杂于步队之内，仍由部添拨月饷二万两。下部议行。

二十九日（7月8日）

25 从刑部奏，将偷盗库银之已革护军德蕴等分别予以斩决、斩监候。护军德蕴等纠伙在东华门内银库偷盗库银九千余两。刑部按律拟将德蕴即行正法，其听从偷窃之穆腾阿、秀崑、惠淋、玉来、松凌等拟定为斩监候。所有失察直班弁兵之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亦分别议处。又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将在逃之已革护军吉升、文通及群罄、明幅一体严拿务获，归案究办。

六月初一日（7月9日）

26 谕令解京贡物及承解官物者，遵照旧章。先是，御史史全善等奏称，据苏州织造委员德林等呈报，管解龙衣大贡并缎匹库官物，共一百十三箱，领有文批勘合，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德林亲至崇文门税务衙门投验。查验后，该衙门将车辆扣留官店，多日仍不放行，屡次探询，则答以须纳税银五百两，方可验放。二十七日，有旨令崇文门监督查明，立将扣留车辆即刻放行。景寿、察杭阿奏称：查明崇文门并无勒索大贡官物银两，遂谕令“无庸置议”并命户部传知各关差织造等，嗣后解京贡物及承解官物者，遵照旧章，报明崇文门税务衙门放行，毋许稍有留难。

十五日（7月23日）

27 潘鼎新部淮军鼎字五营因索饷于山东韩庄哗变，抢掠铺户。旋有谕：著漕运总督张之万传旨令其分起回皖。并饬令潘鼎新妥为安置。后该军抵宿迁，经总兵潘鼎立等将为首滋事勇目把总鲁万灉等正法，鼎字左营先行遣散。

二十三日（7月31日）

28 嘉奖武英殿救火出力文武官员。二十日夜间，西华门内武英殿失火，延烧房屋至三十余间，管理官员会同步军统领，督率兵役赶紧扑火，将西配殿及附近各处设法保护。二十一日，以失察谕令将管理武英殿事务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及明善严加议处，有关司员先行交部严议，是日值班之披甲人等交慎刑司严行审讯。至本日，又降旨嘉奖救火之王大臣等，章京司员等各加一级，兵丁赏给银两，以示鼓励。

二十六日（8月3日）

29 谕令各督抚利农桑，兴教化。御史徐景轼奏请兴利宜农桑，并请力兴教化。谕称：农桑为衣食之原，最关紧要，惟小民耕种，未免勤惰不齐，是在地方官随时督率，予以劝惩。著各督抚责成各该地方官，认真考课，实力奉行，不得借端滋扰。并著会同各省学政，严饬州县教职等官，训迪士林，劝置义塾，以资观感。

七月初一日（8月8日）

30 以英人、布（普鲁士）人在台湾伐木垦荒，交通当

地土人，诏命闽浙总督查办。普鲁斯（即普鲁士）商人美利士及英人康等未经允许即在台湾大南澳地方伐木垦荒、私贩军火，交通土著。总理衙门遂照会英、布两国驻华使臣，将由中国自行拿办，并知照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酌核办理。英国自知理亏，已命康撤回，布国使臣只命美利士"暂行停办"，意存袒护。本日，遂谕军机大臣：洋人"如果不遵条约，任性妄为，自应由该督抚查拿惩办。惟事关中外交涉，必须有明干大员随时斟酌办理"。

初二日（8月9日）

31 谕令黎兆棠署台湾道员，杨在元试署台湾镇。谕称：台湾孤悬海外，五方杂处，人心浮动，当此多事之秋，必尽人才识足以独挡一面，而又能实心整顿者，方能有益地方。遂命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于该镇道到任后，留心察看，如措置未能合宜，即行奏明撤回。

二十六日（9月2日）

32 清廷与奥地利订立《通商条约》及《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六月，奥地利国派使臣毕慈到天津，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立约。英驻华公使阿礼国派副使陪同毕慈到总理衙门商议订约事项。本日，由户部尚书董恂、兵部侍郎崇厚与奥国全权大臣毕慈，在北京签订中奥《通商条约》、《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又称中奥《北京条约》。

《通商条约》共四十五款，《通商章程》共九款，大要有：一、允许奥国使节驻北京。二、奥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奥国在中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四、

中国所有通商口岸准奥国商民一律通商，并准购买或租赁房屋、土地，建设教堂、医院、学校等。五、奥国货品税率援他国例一体均沾，中国不得无故加增。六、奥国教士得在中国自由传教，奥国人可以游历中国内地。

中奥条约及章程以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为蓝本，奥国取得了与英、法、美、俄各国在中国所享有之同样特权。此条约签订，为中奥正式外交关系之开始。

二十八日（9月4日）

33 中俄订立乌里雅苏台边界牌博约志。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中俄双方代表于科布多西面乌克克卡伦会齐，欲树立两国西部疆界界牌。清方代表为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及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俄方代表为巴布科夫及穆罗姆佐夫。按会议协议，双方先于赛留格木岭树立首块界牌，分南、北两路进行。树牌之始，巴布科夫即不愿按原图红线划分，并引同治三年（1864）界约第六条规定，寻找水源为建立界牌标志，以侵占一部分中国领土。清朝代表与之争辩曰："原图既有红线，原约又有条款，应当顺此山岭，方为平允。"辩论三月后，巴布科夫理屈词穷，始允按红线办理。然荣全按朝廷"不可过于决裂"之指示，同意将唐努乌梁海之大片游牧区划入俄国版图。在科布多南段，据《西北勘分界约记》树立界牌，将布克图尔玛盆地亦划归俄国。初六日，中俄订立《科布多边界博约志》，至是日，又订立《乌里雅苏台边界牌博约志》。

八月初七日（9月12日）

34 丁宝桢奏报将不法太监安德海于山东泰安就地正法。

安德海，一作安得海，直隶南皮人。狡黠多智，童年入宫，充内廷太监，人称小安子。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逼京，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翌年，咸丰帝死，于慈禧太后、奕䜣间往来奔走。北京政变后，为慈禧太后宠任。同治四年（1865）三月，慈禧太后藉编修蔡寿祺之口将奕䜣革去议政王称号，其出力颇多，声势更为显赫。时人皆愤懑，欲“执而杀之”。〖7〗同治帝亦因其于慈禧太后前屡进谗言而恨之入骨。“于宫中时拟小刀断泥人首”，左右私请其故，则说“杀小安子！”〖8〗是年，安德海在慈禧太后授意下，往苏州采办龙袍。七月初六日，携带随从三十余人，自北京启程，由通州雇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沿运河南下，太平船上所插旗帜书有“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字样，两旗上又有一小旗，上画一日形，一三足乌。船之两旁，俱有龙凤旗帜，船内设龙袍。沿途雇觅妇女，唱曲取乐。二十一日，船抵山东德州地方，逢其生日，所带男女多人，均向其罗拜，品竹调丝，设宴作乐，两岸观者如堵。德州知州赵新用夹片密禀山东巡抚丁宝桢。二十九日，丁宝桢以“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煽惑，真伪不辨”为由，〖9〗以四百里专折奏闻朝廷，复密饬东昌府知府程绳武、济宁州知州王锡麟跟踪查拿。程绳武“驰骑烈日中，踵其后三日不敢动。”〖10〗丁宝桢折到时，适慈禧太后有恙，同治帝命恭亲王奕䜣带内务府大臣查对。时有为之开脱者，

同治帝怒曰："此曹如此，该杀之至。"〖11〗军机大臣亲自拟旨，以六百里飞寄直隶、两江、江苏、山东督抚和漕运总督，谕令"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适安德海至临清，因运河水浅，不便行船，遂弃船乘车，由临清、东昌至汶上、宁阳，又由宁阳折回泰安。遇有盘问者，所雇镖客"即上前肆行恐吓，并假作欲行查拿形状"〖12〗。八月初二日，于泰安县南关，被知县何毓福诱获，解送省城济南，丁宝桢亲自审讯。安德海有恃无恐，称："我奉皇太后命，赴苏州采办龙袍，汝等自速戾耳！"〖13〗丁宝桢诘以既系奉差，何以并无谕旨及传牌勘合？又何以携带妇女，妄用禁物，一路招摇，震惊地方？安德海始"形色惶恐，俯首无词，自称该死"〖14〗旋从其贴身包袋内搜出干预地方公事纸片二张，复于随身衣箱中见龙袍一领，翡翠朝珠一挂。初六日亥刻，丁宝桢接军机大臣密谕。遂于本日将安正法。安德海既诛，天下交口称颂。翁同龢闻安德海家产已被查封，于日记中写道："快哉！快哉！"〖15〗曾国藩亦赞之曰："吾日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字），豪杰士也。"〖16〗

初十日（9月15日）

35 令各省督抚急速筹解西征协饷。江浙等省协济左宗棠等西征饷项总计八百十万两。各省续解银为湖北八万两，浙江二十万两，江西六万两，江苏四万两，广东十二万两，安徽二万两，山西二万两，山东二万四千两，粤海关二万两。核之应解数目，大相悬殊。谕云：陕甘需饷孔亟，岂

容如此玩延，命李鸿章、文煜、马新贻、英桂、瑞麟、李瀚章、刘坤一、丁日昌、卞宝第、李福泰、郭柏荫、英翰、刘崑、李宗羲、丁宝桢、李鹤年、崇礼等按户部此次开单数目赶紧筹解，勿得藉词推诿，以济要需。如有仍前玩误及欠解最多者，著左宗棠查明，将该省之藩司提名严参。

十九日（9月24日）

36 英美法俄等国公使批准《上海洋泾滨北首租界章程》。

自咸丰四年（1854）订《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后，因小刀会起义及太平军攻上海，上海租界形势多变。法租界之分离，英美租界之合并，于中国之行政权、司法权、警察权、征税权诸多方面均受侵害，乃至有提出独立之“自由市”方案者。为此，列强转向修改原有之“土地章程”以扩充工部局权力。同治四年（1865）二月，工部局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拟设一委员会，修改咸丰四年（1854）“土地章程”。该委员会成立后，于各国领事授意下完成修改草案，并于翌年二月之租地人会议上通过。“土地章程”修改草案送交北京公使团，迟迟未得批准。直至本日，方由英、美、法、德、俄五国公使略加修改后“暂行批准”。名之曰《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

《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凡二十九款，另有附则四十二条，篇幅大大超过咸丰四年章程。它赋予工部局更大权力，对租界立法、行政机构的组织方法作全面规定，使之成为拥有广泛权力之殖民统治机构。其主要表现为：一、扩大租地人会议为纳税西人会，使之成为公共租界主

要议决机关，纳税人会议成员不再限于租地人，凡所执产业地价计五百两以上，每年所付房地捐项，照公局估算计十两以上或系赁住房屋，照公局估每年租金计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均有选举权，以增强纳税人会议之有效性，使之更接近“市议会”。二、赋予工部局极大权力。既可增收捐税，亦可制定附则，此种附则经纳税人会议通过及领事批准，即可作为法律在租界内行使。〖17〗

37 是月，进入越南之天地会首吴鲲受伤仰药死，部众争降于冯子材。同治六年（1867）冬，广西太平（治今崇左县）、镇安（治今德保县）两府会党蜂起，为官军击败。七年（1868）春，避入越南，越南国王咨请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请兵援救。清廷命提督冯子材率兵三十营计一万二千余人往。本年七月二十一日，清军由镇南关进发。八月，天地会首吴鲲伤于铳，惧被擒，饮孔雀血死，其部众争相乞降。

九月初二日（10 月 6 日）

38 英使阿礼国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准予各国驻京大臣觐见皇帝。

十九日（10 月 23 日）

39 中英签订《新定条约》、《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及《新修税则》。

中英修约谈判前，英驻华公使阿礼国自同治六年（1867）三月起，亲赴各重要通商口岸巡视，听取在华英

商意见。拟经“局部”修约，以保证英国商业势力之深入与发展。

中英修约谈判，持续一年又十个月。阿礼国三次照会，逐次增加内容。首次照会所提要求为：免除厘金，改订税则，内河行驶轮船，海关设立货栈，长江增开商埠。七年（1868）四月，阿礼国据各地英商备忘录，复增新要求，其中有准洋商于内地设货栈，退还洋货厘金，通商口岸三十里内免征厘金，准许外盐进口，长江增辟商埠十处，沿海开放温州，开采煤矿，自由贩运台湾糖、米、樟脑等。九月第三次照会，要求凡十九项，除设铁路、电报、沿海多开口岸外，力求内地设货栈，轮船内河航行，开采煤矿等。清廷坚拒内地设栈、内河行轮、贩运食盐及修铁路、架电线等项。年余，约款草就，然因意见不一，英政府不能决。经一再催促，至是，方由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于北京签订中英《新定条约》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新修税则》。〖18〗

《新定条约》十六款，《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大要有：一、开放温州、芜湖为通商口岸，英商可在通商口岸设立关栈。二、英商运载棉、麻及毛织物进口，正税与子口税一并在海关完纳，即可于通商口岸各省范围内一律免税。三、英商从内地购买土货出口，沿途交纳之税金，如超过半税，超过部分应予发还。四、英商可用中国式样船只行驶内河，于非条约口岸装运货物，进行贸易。五、中国在南部省区酌选二三处地方开采煤矿，南省各口出口土煤减税。六、修理船只、船坞之物料及洋煤、鸟粪入口免税，木料等六种货物减税。作为交换条件，条约复规定

将鸦片进口税自每百斤银二十两增至五十两。生丝出口税按值百抽五征收，原规定湖丝每百斤税银十两，现改为二十两。〖19〗

二十四日（10月28日）

40 从曾国藩奏拨款疏浚永定河。直隶总督曾国藩奏“核明永定河工程酌办法请拨款项”称，永定河北下四汛堤岸，于本年五月间漫决后，接连伏、秋二汛，尚未合龙，亟应筹款疏浚下口中洪，以资堵筑。从其请，由户部拨银四万两，其余三万两于江南协济直隶项下拨发。

二十九日（11月2日）

41 法使照会总署，以各教案未结，将会同本国提督赴汉口，以待入川相要挟。

42 刘松山部老湘军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左宗棠于击溃以董志原为基地之陕西回军后，即全力进攻甘肃回军。甘肃四大回军势力中，以据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五十余里）之马化龙实力最强，彼自称“两河大总戎”，雄长诸回。宗棠视之甚重，曾云“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20〗本年二月，宗棠移大本营于乾州（今陕西乾县）。五月，分兵三路，进取金积堡：北路以刘松部老湘军进定边、花马池（今属宁夏盐池县），从东面逼近灵州；中路以魏光焘、周绍濂、刘端冕各军西出合水、宁州（今宁县）、正宁，直指庆阳、环县，为主攻方向；另派雷正绾、黄鼎由董志原、泾州（今泾川县）向镇原、崇信、华亭、固原移动，南下秦州（今天水市）；

南路则派吴士迈率诸军由陇州（今陕西陇县）、宝鸡趋秦州。再以马得顺、简敬临两军驻灵台为接应，策应南、北两面。五月二十五日，左宗棠自长武进驻泾州城。七月十二日，刘松山率老湘军由陕北清涧西进镇靖堡（今属陕西靖边县），下旬，进入花马池。八月初一日进至灵州东面磁窑堡，抵灵州城北二里，并平毁郭家桥二十一处堡寨。时马化龙已攻占灵州，公开反清。九月二十三日，刘松山攻破马家寨等堡，缴获马化龙令部将抗击官军之信札，清廷谕令“迅图扫荡”。至本日，刘松山攻占灵州城。

三十日（11月3日）

43 安庆武举王奎甲率考生集众拆毁英法教堂。法国传教士金缄三、韩石贞于同治六年（1867）九月至安庆觅得教堂。七年（1868）冬，英国内地会教士密道生、卫养生亦至安庆，于本年六月正式传教。对此，民众颇为不满。是年秋，正值安庆县考及府院考试，文武生童及送考人员云集省城，而湖南反教揭帖亦传入安庆。九月二十九日，安庆街头出现揭帖云：“教匪猖獗，与考童为难，兹订于初二日拆毁仁爱堂。”〖21〗本日，英国教士入安庐道署，请求保护。时道署内外，生童士民云集，遂拦轿阻挡，将轿拽翻，齐呼：“杀洋鬼子！”英教士至道署暂避。府县旋护送教士及其眷属赴九江。英教士至九江后，报告领事，夸大其词，声称教堂遭匪攻击，全被拆毁，“官长置之不问”。领事又上报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交涉遂起。

十月三日（11 月 6 日）

44 法使罗淑亚与法水师提督以兵船赴赣、鄂、川省查教案，清廷命各地按约接待。

初九日（11 月 12 日）

45 谕命工部尚书毛昶熙、都察院左都御史沈桂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禄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成林在该衙门大臣上学习行走。

二十三日（11 月 26 日）

46 美国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美国印第安纳州人。长老派传教士。道光三十年（1850）派来中国，时年二十三岁，在宁波传教。咸丰末年，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翻译。同治元年（1862），一度回国，不久复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四年（1865），为同文馆教习，至是任总教习。

二十五日（11 月 28 日）

47 谕令各省迅速凑拨云贵协饷。户部折云：云南、贵州两省军务未平，亟须各省协饷源源接济，前议准四川每月拨银三万两，湖北每月二万两，湖南每月二万两，江西每月二万两，浙江每月三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饬令各有关省份于厘金、捐输项内迅速凑拨。

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17 日）

48 杜文秀回军所据之昆明城西北堆失守，回军东征归

于失败。滇西回军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供应困难，粮食、弹药短缺，加之疾病流行，士气低落。岑毓英、马如龙遂全面反攻。六七月间，占领回军城南阵地。又施离间计，诱降回军大司疆段成功，占领城西南营垒二十余处。复猛攻城南、城西、城北回军，破营垒多座，回军损兵折将，兵力不足万人。八月十五日官军进攻回军大营江右馆，俘其总理内阁大监军杨崇章，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徒安文义退守棉花行，蔡廷栋投降。十六日夜，回军大司勋米映山率五千人突围至城西土堆，与大司政刘诚部二千余人共守，至本日，城西土堆为官军攻占，回军东征失败。

三十日（1870年1月1日）

49 李鸿章于重庆将酉阳教案人犯分别处决。酉阳教、团启衅，署酉阳知州田秀栗于二月二十四日到州视事，劝令教民、团民交出兵械，解散人众，团民遵谕解散。然纸房溪教士谭纯卿纠众二千余人报复团民，于二三月间杀毙团民十四人，轮奸妇女三人致死，又将团民黄老万“灌油点灯”。三月初二日复屠杀团民多人，有尸可寻者达一百三十三人，数月内团民一千四百余人受害。成都将军崇实遂派兵弹压。五月初八日教民、团民出具两不相欺滋事甘结，然法使屡催办案之事。清廷于八月十八日命湖广总督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前往川省会同崇实、吴棠查办。十一月初七日，李鸿章至重庆，川东主教范若瑟已携教士谭纯卿逃往法国，法国驻华署使罗淑亚派主教梅西满赴重庆交涉。梅西满指控多人，且命惩办。李鸿章先后逮捕参与打教之何彩等人，并拟捕教民王学鼎等人。何彩被捕后，押

至重庆，李鸿章亲自提讯，至本日将其斩首，其他打教人犯一人拟绞刑，三人充军。并赔银一万八千两作修教堂之用。

十二月初一日（1月2日）

50 命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等会议浚复淮水故道。先是，江苏绅民、翰林院编修衔蔡则沄等赴都察院呈递图说，拟浚淮水。至是，有谕曰：淮河关系民生，亟应设法浚复故道。并著两江总督马新贻、漕运总督张之万、江苏巡抚丁日昌斟酌情形，会议具奏。寻马新贻等奏：遵议挽淮复故，必先浚黄河之淤，继则辟清口以导其入黄，堵三河以杜其旁泄，而修复堰圩，坚筑运堤，又为目前所要著。惟巨款难筹，请分别缓急，次第兴工。下部议，从之。

初三日（1月4日）

51 谕核实办理裁减差徭等事。署陕西巡抚刘典奏，力省差徭，酌减平余，革除节寿陋规，筹给各官公费，以纾民力而肃官箴。得旨：差徭等事应裁减者，即行裁减，以恤民力。总当核实办理，毋博虚誉而滋弊端。旋刘典开缺养亲，以四川布政使蒋志章为陕西巡抚。

初六日（1月7日）

52 蠲广西归顺（今靖西县）、宣化（今属南宁市）、隆安、永淳（今邕城）、新宁（今扶绥县）、武宣、思恩（今环江县）、河池、崇善（今崇左县）、左、养利（今大新县）、永康、天保（今德保县）、奉议（今田阳县）、凌云、横、来宾、象、雒容、柳城、桂平、平南、贵、临

桂、灵川、贺、永安（今蒙山县）、宾、武缘（今武鸣县）、上林、迁江三十一州县被旱被扰地方新旧额赋。

初七日（1月8日）

53 命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李鸿章驰往贵州督办军务，并办理遵义教案。谕称：贵州军务，日久未有起色，川楚援黔各军频年剿办教匪，尚能克复城邑。迨进剿苗巢，楚军败于黄飘，黔军溃于羊安，从此一蹶不复再振，皆由各军无人统摄，互相观望，以至坐糜巨饷，师老无功。李鸿章威望素著，现在重庆暂驻，著即驰赴贵州，所有川、楚、贵州各军均归节制。该督即逐加拣选，申明赏罚，严檄各将领分投进剿，互为援应，庶得同心协力，迅奏肤功。倘川楚各军不能得力，即行裁撤。咨明崇实、吴棠、刘崑，将此项兵糈仍解赴李鸿章军营充饷。该督上年裁撤之师，其中不乏骁勇，著即酌量奏调赴黔，以备调遣。至李鸿章进兵克复地方后，修治城池，招集流散，联保甲，给籽粮，仍著曾璧光随时商同李鸿章妥为经理，不得以派有督兵大臣即思诿卸。贵州军饷奇绌，吴棠、刘崑务当随时筹解，以资饱腾。是日，复命浙江巡抚李瀚章署湖广总督，以浙江布政使杨昌濬署浙江巡抚。并命李鸿章就近会同贵州巡抚曾璧光迅速审结遵义教案，一并迅结酉阳教案。然鸿章以饷运困难迟迟未行。旋以法署使罗淑亚来鄂，自重庆回抵武昌，以晤法使。

十一日（1月12日）

54 缓征浙江仁和（今属杭州市）、钱塘（今属杭州市）、

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新城、于潜、昌化、嘉兴、秀水（今属嘉兴市）、嘉善、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归安（今属湖州市）、乌程（今属湖州市）、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诸暨、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浦江、汤溪、西安（今衢县）、龙游、建德、淳安、遂安、寿昌、桐庐、分水、宣平、山阴（今属绍兴市）、会稽（今属绍兴市）、萧山、余姚、临海、黄岩、宁海、天台、仙居、永康、武义、常山、开化、丽水、缙云、青田、松阳、象山、上虞、新昌、嵊、云和等六十一州县暨杭严、嘉湖、衢州三卫被水、被旱、被风、被虫地方新旧额赋有差。本年浙江杭、嘉、湖三府属夏秋多雨，江流甚涨，塘堰漫溢，田亩被淹，民多补种不及，遂有是谕。

十四日（1月15日）

55 谕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不准官役私垫钱粮、私掣串票。据御史余培轩奏，江苏赣榆、沭阳等县，粮差代垫钱粮，勒措串票，小民受朘削之害，奸胥享无穷之利，一县如此，一省可知！必应永远禁革。至是，谕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严饬各州县遇钱粮开征时，务当明定限期，遍行晓谕，无论贫富户口，悉令当堂交纳，给予串票，不准官役私垫钱粮，私掣串票。倘敢仍前舞弊，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又海州（今属连云港市）各属官役过多，骄纵不法，为害闾阎，谕督抚饬令各属严行惩治，官役数目亦当遵照定律，不得任意增添，督总、总役等名目即著永远裁革，以免扰累。

56 蠲缓江苏上元（今属南京市）、江宁（今属南京市）、

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山阳（今属淮安市）、阜宁、清河（今属淮阴市）、桃源、安东（今涟水县）、盐城、高邮、泰、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沛、萧、砀山、邳、宿迁、睢宁、海州、沭阳、赣榆、通、如皋、泰兴、海门三十六厅州县暨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被水、被旱地方新旧额赋有差。是年，江苏尤其江宁周围灾情颇重，山水下注，江流暴涨，沿江地区，庐舍半没。常熟六月中旬大雨五日，河溢浸街市。又苏南地方亦有长洲（今属苏州市）、元和、吴县等二十九厅州县被水，苏北五州县及苏州、太仓、镇海、金山、镇江五卫亦被灾。

十五日（1月16日）

57 德国首相俾斯麦宣布对华政策。十二月初三日（1870年1月4日），蒲安臣作为中国使团团长晤俾斯麦，本日，俾斯麦致函蒲安臣宣布德国对华政策，函件声称：中国之无穷资源之进一步开发，以及工业和对外贸易之扩展，将使中国政府加强决心，维护同外国贸易、友好及互相信任之政策。根据这些假定，北德联盟经常准备使它的立场同那个因为国威不振，缺乏强大的力量以致后果不可设想的当局所要求的相一致，不过这样做一定会对西方国家的利益在扩张商业和传播文化上的要求起相反的作用。〖22〗

十八日（1月19日）

58 谕令将已革总兵陈德林即行正法，以肃军令。据左宗棠、刘典奏，陈德林带队驻扎陕西岐山县城外，在雷家

沟地方强奸民妇雷刘氏，并将民人孙拴劳戳伤毙命。本人狡不承认，然众证确凿，左宗棠、刘典遂审明上奏，从严定拟。是日有旨：陈德林著即正法，以肃军令。

二十一日（1月22日）

59 蠲缓山西阳曲、太原、洪洞、萨拉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潞城、长治、清水河七厅县被水、被雹地方新旧额赋有差。

二十二日（1月23日）

60 谕令刘典将陕西北山一带确切情形据实具奏。陕西北山一带居民流离失所，情形甚为困苦，“土匪”、游勇啸集成群，随在皆是。扈彰等所部投降人众尚有数万仰食于官，日久将难以为继，若置之不顾，必将因饥生变。延榆绥一带地本瘠苦，近来受害尤深，榆林又临近回军控制区，且毗连草地，难民、“土匪”、游勇、降众麇集其间，易酿成巨患。故此谕刘典据实具奏，并令刘典在蒋志章到任时，将应办事宜如何布置详细告知。

二十三日（1月24日）

61 缓征河南祥符（今属开封市）、陈留（今属开封市）、杞、通许、尉氏、鄢陵、中牟、兰仪、郑、荥泽（今属郑州市）、商丘、宁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睢、柘城、安阳、汤阴、临漳、内黄、汲、新野、辉、获嘉、淇、延津、滑、浚、封丘、考城、河内、济源、修武、武陟、孟、温、原武、阳武、洛阳、偃师、巩、孟津、宜阳、登封、永宁、南阳、唐（今唐河县）、泌阳、镇平、桐柏、

邓、内乡、裕（今方城县）、叶、西华、项城、沈丘、太康、扶沟六十二州县被水、被旱地方新旧额赋租课有差。

二十七日（1月28日）

62 从直隶总督曾国藩奏，直隶大名、顺德（今属邢台市）、广平（今属邯郸市）三府本年雨泽稀少，灾情较重，拟寓赈于贷，以拯灾黎。谕令崇厚在天津存储现钱项下，拨制钱十万串，由天津派员运至大名，交臬司钱鼎铭收领，妥为散放，以拯灾黎。

63 蠲缓安徽无为、当涂、铜陵、芜湖、繁昌、望江、东流、泗、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宣城、南陵、贵池、青阳、建德、合肥、庐江、舒城、巢、寿、宿、怀远、定远、灵壁、凤台、颍上、霍丘、盱眙、天长、五河、亳、蒙城三十五州县被水、被旱、被风、被虫地方新旧额赋有差。

64 是年，除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广西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三千九百一万三百二十一人，存仓米谷二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五十四石二斗九升八合五勺。全国出口货值银六千零十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七两，进口货值六千七百十万八千五百三十三两。入超六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九十六两。凡征货税银九百八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八两。

65 薛福成上书李鸿章，主张禁止西洋人传教，否则其害无穷。

66 直隶春夏亢旱，然至夏末，永定河连续三年漫溢，滹沱河水涨成灾。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及山西、贵州部分州县，或春夏多雨，或夏秋多雨，江湖漫溢，江堤冲塌，泛滥成灾。灾民或遭淹毙，或纷至省城就食，仅长沙一地即麇集灾民五万人。上述各省，亦间有被旱、被风、被虫、被疫之处。山东、河南亦有水旱灾害。广西归顺等三十一个州县被旱。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四。

〖2〗《曾文正公年谱》卷一二。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一。

〖4〗《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四 49 页。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 83—84 页。

〖6〗《教务教案档》2 辑三册 1618 页。

〖7〗《庸盦文续编》卷下《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

〖8〗《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安德海》。

〖9〗《丁文诚公奏稿》卷七《太监出京招摇饬拿审办折》。

〖10〗《庸盦文续编》卷下《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

〖11〗《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八年（1869）八月初六日。

〖12〗《丁文诚公奏稿》卷七《办理私逃太监随从人等折》。

〖13〗《庸盦文续编》卷下《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

〖14〗《丁文诚公奏稿》卷七《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

〖15〗《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八年（1869）八月初五日。

〖16〗《庸盦文续编》卷下《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

〖17〗《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各国领事仅于事后将公使团的批准件通知上海道台，然外国侵略者仍视其为上海公共租界之“根本法”。它作为工部局统治租界之“法律依据”存在七十余年。该“土地章程”之实施，使上海租界殖民统治制度更加完备。

〖18〗《新定条约》在英文本上称“1858年《天津条约附约》”，又因英国方面由阿礼国签字，在英国通常称《阿礼国协约》；因在北京签订，又称《北京协约》。

〖19〗尽管英国通过此次修约取得了许多重大权益，但仍未能满足在华英商之贪欲。英商群起反对，鸦片商人更坚拒鸦片增税。英国政府一面于同治九年（1870）宣布不批准中英《新定条约》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一面示意清政府，可以“自愿和单方面”实施条约里规定的某些内容。

〖20〗《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

〖21〗《教务教案档》2辑 上册768页。

〖22〗《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中译本）72页。

清通鉴　卷二二七

同治九年　庚午　公元1870年

正月十五日（2月14日）

1 官军北路军总统提督刘松山于金积堡附近马五寨战死。

上年（1869）五月，左宗棠自乾州檄全军渡陇西征，北路刘松山一军由西北进定边、花马池，以截灵州之回；中路雷正绾、黄鼎等部趋镇原、固原；南路李耀南、吴士迈诸军由陇州、宝鸡趋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左宗棠自率亲兵由永寿、邠州、长武以赴泾州。七月十二日，刘松山军抵陕西镇靖堡，继之经定边、安定堡抵灵州。八月初二日夜，灵州已受抚之回军头目周斌来营求见，告刘松山云："陕回败遁灵境后，分踞甘回各庄，甘回畏其凶悍，不敢与校。"松山即飞札金积堡马朝清（即马化龙），令其传知各寨堡："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并令

周斌选派十余人，随队行走，传知各回堡，俾咸知官兵此来无他。是时，探报称，陕西回军由余彦禄、马正和、马长顺率领全聚于郭家桥。松山即整队直抵郭家桥。回军各部纷出营垒，从两面夹击。松山立饬各军还击，枪炮齐发，声震山谷。回军伤亡惨重，死者枕藉，仍蜂拥而前。鏖战逾时，回军不敌南走，官军蹑后追击，至下桥。下桥横跨秦渠，桥窄水深，回军急不得过，返旆再战。松山督各营猛攻，回军散为十余处，人马溺死者无算。官军又追杀数里，逼近吴忠堡（今宁夏吴忠市）时，始行收队，回驻下桥。〖2〗

八九月间，甘肃回军马化龙屡为陕回乞抚，阳缴枪马，而阴实资之，并调数万甘回助战，攻占灵州，复公开反清。左宗棠乃檄调简敬临由威戎堡移至平凉府西之静宁，派黄鼎一军由瓦亭、平凉与之会师北进，金顺、张曜两军亦由北而南，径趋石咀山，与刘松山成夹击之势。

其时，或以马化龙由抚而反，劝刘松山，斥其“不分良莠，肆行杀戮，以致降回疑惧，陷城掠粮”。〖3〗穆图善亦上奏：“马朝清实已抚良回，刘松山激成事端，恐甘省兵祸无已时；即将来左宗棠剿而后抚，亦未必能坚回民之信。”〖4〗左宗棠袒刘松山，为之开脱，力言“马化龙该剿”。奏称：马化龙之阴贼险狠，天下共知。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甘肃汉回杂处，昔本汉多于回，今则回多于汉。宁灵一带周数百里，汉民几无遗类，其产业、妇女均归金积堡，老弱死亡，壮丁为其佣工细雇，汉民之痛心疾首，抑何怪其然。臣接灵州绅商之禀，

耸惕不安，颇虑失此不图，张骏、元昊之患，必见诸异日。〖5〗

九月二十三日，刘松山破马家寨等堡，获马化龙于九月十三日给马重山、吴天德、杨长春之信札，马自称“统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清廷得悉此报，遂令左军迅图扫荡，不得轻率收抚。〖6〗二十九日，刘松山率军再克灵州，得复其绥德兵变后开去之职。

其时，松山连破回军寨堡，回军势蹙，马化龙屡请总兵胡昌会代为陕回乞抚，松山勒令陕回呈缴马械，马化龙以破枪瘦马应之。松山识其诈，督兵迭击之。当是时，雷正绾、周兰亭、张福齐各率所部先后由峡口进屯秦渠内外。黄鼎、马德顺两军则南下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县）、打拉城、会宁，堵截西逃之陕西回军。十一月初，左宗棠由泾州进驻平凉，受陕甘总督印，任周开锡为南路军总统，刘松山为北路军总统。金运昌自花马池驰至灵州。松山乃会同各军共击金积堡，凡数战，皆不克。马化龙则主动出击，一军西攻定边、花马池，切断“老湘营”粮道，一军出环县、庆阳，袭击陕西，全局为之大震。

本年正月，有回军马步千余人，自胡家堡抵秦渠，据石家庄诸空堡，筑垒自固。松山以石家庄扼秦渠之要，为用兵必争之地，乃督队分三路进攻，一鼓而克之。回军奔马五寨。是日，松山正欲攻之，忽报有回援军自东南驰至。松山与金运昌约，先歼援敌。黎明，来援之回军进至营前，左右分列，布队甚整。松山督队奋力冲杀，回军亦冒死冲击，杀声震天。激战逾时，双方互有进退。回军终不敌，

走东南胡家堡。松山追五里，乃收队回攻马五寨。当其时，回军据有马五寨、马七寨、马八寨，主力守马五寨东卡。松山遣谭拔萃往攻东卡，令易致中等阻击马七、马八两寨之来援，并令金运昌阵于寨东北，以防回军败逃。部署既定，谭拔萃率所部循寨绕出外卡，一鼓齐登，克之。松山令举火焚寨门，并策马寨下，指挥猛攻。忽有飞子击中松山左乳，翻身落马。弁丁急负之入营垒。谭拔萃等得讯，急往探视，松山叱令速督所部猛攻，“毋顾我致乱军行”。谭拔萃等出，纵火猛攻，遂平其寨，生擒马五，收队缴令。松山因伤过重，卒。〖7〗

刘松山（1833—1870），字寿卿，湖南湘乡人。行伍出身，以军功由勇丁擢升至广东陆路提督。转战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浙江、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及回民起义。以勇谋兼优著称。咸丰十一年（1861）初，太平军逼祁门，曾国藩冒险攻徽州，以通粮路。湘军分驻城外村庄，遭太平军奇袭，溃散四方，独刘松山一队未动。湘军复集，回返休宁。曾国藩赞许有加，“自是待之以国士”〖8〗。左宗棠称其“行军布阵，方圆平锐，各适其宜，得古人静如山、动如水之意”〖9〗。既卒，赠太子少保，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入祀京师昭忠祠，谥“忠壮”。

十九日（2月18日）

2 谕令整饬绿营。前据英翰奏，军兴以来，各省皆以练勇建功，绿营额兵，几成虚设。亟应切实训练，以复旧章。

英翰旋调安庆防江等营兵丁千名至省垣，参用勇队章程，按时操演。至是谕曰：英翰“所筹均属妥协”。并令英翰遴选得力可靠熟悉营伍将弁统带择要扼扎，认真训练，务期战守兼资，悉成劲旅，不致日久生懈，重蹈从前积习。至皖南、寿春两镇所属各营，令英翰与马新贻妥商，依次举办，总期切实训练，不得徒博整顿虚名。

二十三（2月22日）

3 以恭亲王奕䜣、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都察院左都御史沈桂芬、户部右侍郎李鸿藻、大学士官文、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等，能尽心职守，懋著勋劳，诏命分别交宗人府及吏部从优议叙。

4 谕令东陵永济等仓库按定章办事，并届期更换管理人员。东陵永济等仓库，向派司员章京兼管，前经贝勒奕䜣等奏明酌定额数、年限章程。复据荣毓奏称，近来并不遵照定章，率行添派，以致官倍于额差无定限。谕曰：仓库关系綦重，岂容紊乱旧章，嗣后守护大臣等仍应遵照定章办理，所有管理永济仓库等处人员，悉照奏定官额差限，届期更换，不得陆续添派，如不得人，姑阙勿滥，尤不得以一员兼派二差，以重公务而专责成。〖10〗

二十四日（2月23日）

5 蒲安臣卒于彼得堡。

本月初一日，蒲安臣使团由柏林起程，初三日抵俄都城。十七日俄外部司礼官接使团至宫中觐见俄皇与皇后。使团

鞠躬为礼。蒲安臣曰："本大臣与同寅，谨将所奉中国国书，前来敬递，并代陈中国皇上一切美意，深愿贵安普尔（译言至尊也）、后及阖族共享太平之福。贵国臣民亦安居乐业。并容本大臣陈说，贵安普尔所派驻中国钦使倭良嘎里，材干优长，和睦公平办事，致使中国发生欲与各国合为一家之愿。中俄二百年所结友谊，仍愿将来永无间断。"俄皇答曰："今日得见贵大臣，实为欢悦。因贵大臣前来本国，足征中、俄两国益笃旧好之据也。愿贵大臣在此商办交涉有益各事，将来两国通商事宜，更见兴旺。且今现有与本国同心合好之与国大臣为中国钦使，更为欣悦之至。"

十八日，使团往观宫中古物。夕归，蒲安臣不适，随团医生诊之，云病由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其妻延西医调治，不料病势有加无已。及至是日，病卒于彼得堡。〖11〗

蒲安臣(1820—1870)，美国外交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于波士顿任律师，曾三度任众议院议员，且当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咸丰十一年(1861)任美国驻华公使。同治六年(1867)任满后即受清廷之聘代表中国赴各国接洽修约事。本日病逝于俄国彼得堡。志刚称其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12〗。清廷因其"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谕令加恩赏给一品衔。

蒲安臣卒后，以"出使事宜，甚为紧要"，谕总理衙门令志刚等督同左协理柏卓安、右协理德善妥为办理。

6 是月，中朝边界民人仇杀。是月间，有十三名朝鲜人由浑江口过江至中国境内割草，为该处垦地游民拿获处死。朝鲜复有人过江烧毁垦地窝棚以报复。有吴思会者率众将其伤毙数名，并越境攻破朝鲜小管平城，焚烧民房二十余处，掳掠军器财物，旋潜回前阳石柱子等处盘踞。三月初三日，诏命吉林将军都兴阿饬令奕艾、丰恩等迅即查办，将滋事之人，按名拿获惩治。至四月，抓获杨国汰、薛万禄等多名人犯，处以极刑。

二月初五日（3月6日）

7 谕命马新贻、英翰、刘坤一、丁宝桢、李鹤年分别查阅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军务。

8 允左宗棠奏，令刘锦棠接统刘松山旧部。松山既殁，老湘营统率需员，左宗棠以刘锦棠“谙习戎机，而优于胆略”〖13〗，奏以其代之。是日，赏加刘锦棠三品卿衔，命接统刘松山旧部，并以提督黄万友为帮办。

刘锦棠，湖南湘乡人。字毅斋，刘松山之侄。青年时即随刘松山转战各地，参与对太平军、捻军、回民军作战，擢道员，接统老湘军，年仅二十六岁。其时，黄万友为提督，虽资深，而未受其任，宗棠乃致书慰之。万友叹曰：“左公岂意万友怏怏不尽力耶，万友虽武夫，大众所稔闻，何至沾沾权利若此？”其时军威新挫，群疑隙隙，各偏裨又自谓宿将，恃功骄蹇，锦棠以礼下之，而万友以法绳之，两将和衷协谋，收众心，作士气，谋战守，筹转运，众心

稍安。时刘松山榇悬吴忠堡，有请迁以远敌，锦棠不允，曰："榇在军，可以系将士心，且晨昏奠酹，悲与愤并，复仇之气，自必百倍。"〔14〕自是上下辑睦，军声大振。当其时，马化龙闻松山已死，又得临洮、靖远等处回军之助，乃集回军反击，冀驱湘军而固金积堡。先是，正月二十六日，回军败雷正绾、周兰亭、张福齐，据峡口，主动出击。刘锦棠既统湘军，即与金运昌等会商迎战回军。二月初，两军于金积堡附近鏖战，回军战不利，退入金积堡，湘军提督周和美等战死。化龙复引渠水以困湘军，锦棠命湘军掘渠导水入黄河，并于山水沟、土银栅等处再败回军。马化龙连遭败绩，遂率其子马耀邦乞抚，并言时值春耕，求湘军退驻吴忠堡。锦棠许其耕垦，不许退兵，并勒限缴马械。

十六日（3月17日）

9 命闽浙、两江、两广、湖广、四川、山西迅将欠解甘省之饷筹解。

10 是月，河南宜阳张野猫等在黑山顶等处聚众起事，经李鹤年督率该地方文武设法弹压，张野猫等畏惧归降，为首者处死，胁从人员分别遣散归农。

11 湖南湘乡县会党头目赖荣甫即二蒙花，潜集会党起事，湖南巡抚刘崑派军会同该县团练前往弹压，赖荣甫及康学池等被擒杀，余众遂散。

三月初三日（4月3日）

12 黔省因办理军务及举行乡试筹款维艰，乃提拨铅斤运赴各省售银，以济急用。谕马新贻、李瀚章、丁日昌、刘坤一、郭柏荫查明遇有黔省运售铅斤经过关卡，均命免纳厘税，并饬各关卡不得阻滞留难，俾资济用。

13 暂免扣减山西硫磺例价三成。前此，李宗羲奏称，山西阳曲县之王封、阳城县之东冶地方向有磺厂，自咸丰八年（1858）扣减三成，所发例价，不敷工本，磺户日形赔累。自本年春季为始，谕准其暂免扣减三成，待陕甘军务了结，再行照旧扣减。然硫磺为军用之物，既经免扣三成，体恤商困，自应严禁私贩，以肃功令，并命加意稽查，严防偷漏，毋任接济回军。

十一日（4月11日）

14 四川巴塘强烈地震。寺庙悉倒塌，喇嘛庙、土地庙石梯亦倒塌破坏。九成以上之藏式木结构及石墙房倒塌，沿河陡山倒塌，阻塞河流、道路。地面裂缝断续，长约六十余里，缝宽约半至一米，垂直错动一至二米，数百户人家为乱石压平，伤人无数。

十六日（4月16日）

15 谕川省迅拨西藏饷银，以济急需。前此，恩麟、德泰奏，四川每年额解西藏饷银六万余两，然自上年以来，含途中之解银一万两，亦仅收川省拨解银二万五千两，其历年欠解之三十三万余两，分毫未解。谕曰：目前西藏饷

项支绌。令吴棠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十余万两，解交恩麟等收纳应用，以济急需。至于历年积欠之饷，亦并源源筹解，不得再有拖欠。

十八日（4月18日）

16 谕瑞麟、李福泰禁止各种藉公科派，以杜弊端。此前，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外委洪云章以修理土城为名，向黎人摊派费用。黎人刘振兴等不服，毙洪云章，并联络各村黎人，围攻土城，都司吴化龙、黎桂香等带兵弹压，战殁。瑞麟复檄饬署总兵刘成元督同地方文武前往。刘振兴等率部于大田一带据险抗拒。官军抵大田，刘振兴逃逸，副将王伯熊追至五指山下将其抓获处死。余部降。至是，颁谕瑞麟等云：此次事件既由营弁之科派启衅，实属不成事体，所有各种藉公科派等弊，应永远禁止，以杜弊端。此后该府所属之文武各官，务须随时遴选循良，安民戢暴，遇有贪劣不职之员，即严饬该管道府力加整顿，毋任文恬武嬉，致滋隐患。

二十九日（4月29日）

17 允准浙江于海关洋税项下每月动拨银五千两，以济援陕军饷。前此，曾准李瀚章奏，由浙江每月筹济李鸿章援黔饷银二万两。李鸿章改督陕西军务后，援黔月饷亦改为援陕月饷。复据浙江巡抚杨昌濬奏，浙省目前库藏支绌，难以凑拨。至是，鉴援陕需饷紧要，遂准杨昌濬之请，暂于浙海关洋税下月拨银五千两，另于省城各库每月筹拨银一万五千两，按月协济李鸿章军营，毋稍迟误。然此项洋

税银两，系因李鸿章需饷紧要，暂准动用，嗣后仍令该署另行筹款奏解。一俟筹有款项，即令毋庸动用。

三十日（4月30日）

18 加广江苏省文武乡试中额各八名。前此，据李鸿章奏，江苏办理厘捐，协济各省军饷，自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起，至七年（1868）六月底止，计拨解镇压捻军饷银七百五十余万两。谕称：该省商民踊跃捐输，集成巨款，使各军得以迅速成功。今准李鸿章所请，加广江苏省文武乡试永远中额各八名，以示鼓励，嗣后他省不得援以为例。

四月初七日（5月7日）

19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允英商设立沪港各口岸海底电线，惟不准引线端上岸。初，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设置海底电线，由英国经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抵印度，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引伸该线，经槟榔屿、新加坡及越南西贡等处接至香港，拟继以香港为据点向中国沿海推进。同治七年（1868），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国驻京公使议修通商条约，英使阿礼国即请安设海底电线，严词拒之。至本年三月三十日，英使威妥玛覆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訢，欲由香港起沿海水底设线，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而至上海，线端一头于通商口岸洋房屋内安放，并援用不平等条约中有关保全英民财产之规定，对英人牵引上岸，设在通商口岸洋行屋内之线端，中国地方官应严加保护，如有损伤，应查拿惩办。本日，奕訢函

覆威妥玛，谓英商可敷设香港至上海海底水线，但线端不得上岸。中国官员亦不承担保护之责。此为中国第一次明确书面同意各国请办海线之要求。〖15〗

初八日（5月8日）

20 以兵部尚书郑敦谨为刑部尚书，未到任前，仍以礼部尚书万青藜兼署，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沈桂芬为兵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尚书，吏部右侍郎庞钟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久余为吏部右侍郎。

十三日（5月13日）

21 英商大东公司与丹商大北公司订立合同，划分中国南北海面设线界限。上年(1869)，北欧几大水线公司如英挪、英丹挪、丹俄等公司合并组成大北公司，总部设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北公司凭藉俄国支持向东方敷设水线，获俄国海线专营权三十年。且取得在日本之水线敷设权与登陆权，遂敷设由海参崴至长崎、长崎至上海、上海至香港之水线。大北公司之计划与英商大东公司之以香港为据点向中国沿海设线之计划相左。是日，两公司订立修建香港至上海水线电报合同，秘密划分在中国之势力范围，规定上海以北包括日本在内，归大北电报公司经营，香港以南为大东电报公司经营，香港、上海间则为双方共同经营之“中立区”，约定由大北电报公司出面兴办香港至上海水线，所得之利益由两公司分享。〖16〗

二十五日（5月25日）

22 因黔省军务紧急，从曾璧光及户部奏，谕崇实、吴棠于四川省按粮津贴项下迅拨十万两，解赴黔省，以资接济，并准其以五万两划拨本年应解京饷。至各省协黔饷项，仍令户部飞速咨催，如数按月筹解，不许任意宕延。

23 是月，谭廷襄卒。

谭廷襄（？—1870），字竹崖，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历任直隶总督、陕西巡抚、山东巡抚、湖广总督、刑部尚书，并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咸丰年间，英法联军犯大沽，上奏密陈天津城“无一日之水，无隔宿之粮，城外廛肆毗连，河路错杂，战守两难”，力主和议，不为战守，致使大沽炮台失陷，敌军逼天津，为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所劾，被革职充军。至是病卒，赠太子少保，谥“端恪”。

五月初六日(6月4日)

24 谕英桂妥为处置冲击彰化县署一案。前据英桂奏称，福建在籍副将林文明强占民人林应源等田产，并占入官叛产租谷。经英桂查明，饬令归还赔缴，林文明抗不遵依，声称欲与原告林应时对质，并率党羽闯入彰化县署，刃伤勇丁，“形同叛逆”。英桂派员将其拿获处死，以示警戒。至是，谕英桂饬令台湾镇道将胁从人员妥为安插，予以自新，毋令再生事端。

初十日(6月8日)

25 拨直隶天津洋火药一万斤、铅丸一万五千斤、大小铜火六十二万粒、皮纸八百万，解赴绥远城，转交甘肃军营备用。拨绥远城炮位四尊，解赴库伦军营备用。

十六日(6月14日)

26 黑龙江需饷孔亟，催令直隶、山东、河南及长芦盐场拨解。署黑龙江将军德英奏请催提各省欠解黑龙江官兵俸饷，复据户部奏称，各省欠解黑龙江官兵俸饷积有一百六十余万之多，现在该处低田被水，牲畜损伤，官兵困苦万分，需饷孔亟，拟在长芦盐课积欠内提银五万两，山东地丁积欠内提银十万两，河南地丁积欠内提银十万两，直隶旗租积欠内提银五万两。谕令曾国藩、丁宝桢、李鹤年按户部议拨数目，督饬各藩司赶紧拨解。至于本年黑龙江俸饷，前经户部指拨直隶、山东、河南及长芦盐课共银二十三万五千两，并令各照拨定数目源源报解。

27 李鸿章抵潼关，攻陕甘回军。初，左宗棠击败陕西回民军，移师甘肃。此时西逃之回军返回陕境，与散处各地之余部合，活跃于关中，威胁深入甘境之左宗棠军。其时关中官军不多，难以应付，左宗棠西驻平凉，远离陕境，且金积堡战事吃紧，无暇东顾，况“刘松山阵亡，良将渐少，边外粮运之路又无兵保护”，清廷忧心忡忡。本年二月十六日，只得令尚在督办贵州军务之李鸿章将贵州军务暂交曾璧光，先行统兵入陕，克日前进，将陕境回军消灭，并扼要驻扎，与定安、李宗羲、刘典所遣各军联络声势。

李鸿章以西北地形平旷，回军骑兵飘忽不定，非马队无以制胜，乃令郭松林先行派员赶募马步队共十五营，周盛传赶募马队四营。且就入陕饷项军火，遣员沿途察勘设局接运，并征得清廷同意，于拨各省饷项外，获四川筹拨之饷银三万两。至是日，李鸿章经一再催促，抵达陕西潼关，督办援陕事宜。

十七日(6月15日)

28 以京畿亢旱，命各省大吏力除积弊。前据鸿胪寺少卿张绪楷奏，本年近畿雨泽愆期，天气亢旱，即如征收钱粮，本有例限，乃地方官每藉口军饷紧急，先期催征，遇有水旱之灾，民力愈形拮据。至是，谕令各直省督抚申明旧例，务令仍按上下两忙征收，不得违例预征。谕称：近因军务未平，各省厘金分别裁减，酌留大宗以继军饷，原属不得已之举，若各州县私设厘卡藉端渔利，实属大干法纪，令各该督抚将停止厘卡处所，明白晓示，以杜蒙混，如有地方劣绅假公济私，把持公事，勒捐科派等弊，并令严行查禁。至各省京控案件有经年累月未经奏结者牵累多人，羁禁无辜，各该督抚务当破除情面，认真整顿，将未结各案速为审结，不得意存消弭，日久拖延。〖17〗

29 谕缉拿土匪马贼。前此，据鸿胪寺少卿张绪楷奏：直隶山东交界处所，时有马贼土匪出没，为害地方。谕曰：现在雨泽愆期，人心不免浮动，恐其乘机滋事，不可不预为防范。令曾国藩、丁宝桢各派妥员会同地方官不分畛域，一体认真缉拿，消患于未萌。

十八日(6月16日)

30 缓征山东汶上、阳谷、寿张等十六州县暨德州、济宁、东昌三卫遭旱灾地方本年上忙额赋及杂课。

二十三日(6月21日)

31 天津教案发生。

先是，法国驻华代理参赞兼驻天津领事德尔沃以《北京条约》为据，迫崇厚将天津三岔河口北岸之望海楼、崇禧观一带十五亩多地永租于法国传教士。自是，“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莠良，广收徒众，以多为能”。“莠民以教士为逋逃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此百姓之积恨所以日见日深，教士之声名所以日见日坏”〖19〗。尤为津人所痛恨者，为教堂诱使歹徒“迷拐”幼童。

天津自设教堂以来，传教士即开设育婴堂。对纳孩入堂者，每给以报酬。遂启歹徒逐利之心。本年四五月间，天津数发迷拐幼童之事。五月初，法国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婴孩死亡三四十人。育婴堂每夜将尸体葬于河东义地坟场。五月初六日，数百居民涌至坟场围观两具暴露之婴儿尸体，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亲往查看，天津道周家勋亦派员勘验。复挖出小棺材数口，皆一棺数尸。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20〗，民情汹汹，闾阎浮动。

五月二十日，拐犯武兰珍于桃花口村诱拐幼孩一名，村民将其扭送县衙。武兰珍供称：用药迷拐是实，并称系被教民王三迷入教堂，授给迷药，“昼出迷人，夜宿栅栏

门席棚内”，并“先已迷拐一人，得洋银五钱”。天津县知县刘杰即将武兰珍供词送府，并面禀天津知府张光藻，复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请示办法。崇厚命刘杰往晤法领事，称除非允准至育婴堂清查，否则即难预料后果。领事拒绝会谈，协商未果。

二十二日，崇厚亲诣法领事丰大业，复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相商，约定翌日由天津道周家勋同张光藻、刘杰带拐犯武兰珍赴教堂对证。

是日上午，周家勋一行抵望海楼教堂，查验堂内房棚与武兰珍所供情节不符，亦未查到王三其人，乃出。时众人涌至门外，刘杰遂告以所查情形，围观者渐散。张光藻、周家勋、刘杰复至通商大臣衙门，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时谢福音亦至，当即议定：嗣后教堂幼孩有病死者请官验明埋葬，免致物议。

时过正午，一名法国领事馆人员自教堂出，与围观者口角，并扭住一人发辫殴打。散去之人复集，向教堂门前抛掷砖瓦。谢福音遣人向通商大臣衙门求援，崇厚急派巡捕二人前往弹压。巡捕赶至望海楼教堂，事已寝。法人呵问巡捕道：“因何不将闲人拿去？”巡捕回称：“彼不闹事，何用拿他？”适丰大业自堂内出，见状持鞭乱打巡捕，且称：“尔官保教，尔领许多兵来此搅我，我定不依。”巡捕回报，崇厚复遣一武弁往。丰大业大发雷霆，携两枪，带领事馆秘书西蒙、随员古得力，揪武弁发辫同至通商大臣衙门。不俟通报即蹦门而入。崇厚时在署内，丰大业咆哮如雷，大骂不止。崇厚告以有话细谈，丰大业置若罔闻，

狂叫道："乱民想要我命，你当先我而死。"遂取枪射击，幸未命中。崇厚退入后堂暂避。丰大业又将什物信手打破，仍咆哮不止〖21〗。署外人声鼎沸，莫可遏止。盖津郡纷传洋人打官滋事，皆为不平，是以愈聚愈众。崇厚复出相见，告以民情汹汹，暂不可出，恐有不虞。丰大业不听道："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既而与西蒙持枪飞奔出署，并一路狂叫："当吾者死。"众人让路，怒目而视。

下午二时许，丰大业行抵浮桥，适逢知县刘杰在彼弹压，当面劝阻。丰大业肆无忌惮，再度行凶，枪击刘杰。刘杰闪避，从人高升负伤。丰大业复向围观者连放二枪。众人怒不可遏，立将丰大业、西蒙殴毙，投尸河中。众人趁势鸣锣集众，奔向望海楼等处，将法国教堂、领事馆、仁慈堂及洋行全行焚烧，并从仁慈堂地下室查出幼孩百五十余人。另有四处英国礼拜堂、二处美国礼拜堂被焚。混乱中，殴毙外国职官、教士、修女、丰大业及西蒙，计二十人。其中法人十三名，比利时人二名，俄国人三名，意大利人及英国人各一名。此即震惊中外之"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考异】关于仁慈堂建立时间和地点有多说，一曰建于望海寺之废墟上；二曰同治元年（1862）五月建于东门外小洋货街；三为两处说，谓仁慈堂位置前后有变化。据《天津的殉难者》载：同治元年（1862）六月，仁爱贞女十四名由美国抵天津大沽，因仓促而来无处可居，乃落足于原传教士丘若瑟东城根旧宅。后孟振生拨给修女四万五千法郎，遂增添设备，成立仁慈堂。同治三年（1864）

孟振生为扩充仁慈堂，花八万二千法郎从中国官员手中购置东门外小洋货街大宅院一所，迁仁慈堂于此。由此观之，仁慈堂建立时间与地点，以第三说为可信(参见：赵永生《对“火烧望海楼”史实的几点质疑》，《河北日报》1962年7月10日)。

津案外国人死亡之数，各种记载说法不一，有二十名、二十一名、二十四名三说。据五月二十七日俄国驻津领事呈俄国政府之报告中称，有俄国商人巴索福及普罗洛波波夫夫妇三人毙命。六月七日，曾国藩于奏折中有言：“其伤毙人口，据天津县知县禀报，已获尸具妥为棺殓者，法国十三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九)该十三人为：丰大业及随员西蒙，传教士谢福音，领事馆翻译汤吗辛夫妇，商人查勒松夫妇及修女六人。十月三日，总理衙门给比利时公使金德照会中称：“查天津滋事一案，前接法国罗大臣照会清单内，开列被害男女人数，内有贵国女修士二名，英国、义国(意大利)女修士各一名。”(《教务教案档》二辑(一))据此，津案外国人死亡人数应为二十名。

二十四日(6月22日)

32 促四川迅解协饷。前据成禄奏称，四川应解成禄军营协饷，连年积欠至四十万两之多。现该军营需饷甚殷。令吴棠迅速先行筹措银一二十万两，发交成禄派来委员胡飞鹏承领解运，毋稍延缓。

33 是月，汉水水涨成灾。初，湖北大雨，致使江水陡涨。至是，汉水复涨，以致宜昌郡城内外，概被淹没，荆州南岸公安地方，被淹最重。此外松滋、石首、监利等州

县均因各堤漫溃，田亩淹没，人民迁徙。

六月初二日(6月30日)

34 拨神机营马洋枪二百杆，解赴热河军营备用。

初三日(7月1日)

35 严禁河南各府州县违章抽支盐厘，以护河东豫引销售。前据李宗羲奏称，因芦红小土各盐越境销售，而豫东行销引地各州县未经会同委员认真协缉，导致河东豫引滞销。加之河东向来每年津贴河南银二万两，不应再抽盐厘，然近来南阳府唐县等处，仍复私抽厘金，遂致成本愈重，引销愈行壅滞。今谕令李鹤年严禁河南各府州县，不得违章抽支盐厘，并饬行销河东引盐之各地方官，会同委员认真巡查，遇有芦红小土各私盐越入引地，立即严拿私贩人犯，照例惩办，所获私盐，一半归公，一半充赏。

初七日(7月5日)

36 云南新平地震，损伤屋宇甚多，县东南四十里之扬武城城楼震塌。元江亦震。

初八日(7月6日)

37 命直隶迅拨承德银两。前据永存、舒恒奏，直隶藩库应拨承德府采买兵米银两，仅解到同治七年(1868)秋冬二季，其同治八年(1869)兵米尚未采买，现在支放届期，亟应迅速筹拨。今令直隶总督饬藩司将同治八年(1869)应拨米价银两，迅速筹拨，交该府州县赶紧买运交仓，不得

稍有拖欠。

初九日(7月7日)

38 以山东郓城筹堵民埝决口不力，巡抚丁宝桢下部议处，并将知县徐大容革职留任。

十四日(7月12日)

39 命整顿长江水师。江南设立长江水师，原为控扼海口、巡逻江面。前据宋晋奏称，近来水师远逊于前，营制渐形疏懈，并有不法水勇，假巡逻之名面行抢劫。遂谕令马新贻、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刘坤一、郭柏荫、刘崑按曾国藩定章，会同黄翼升时加整顿，务使士卒骁壮，号令严明，并一面檄饬各该地方官，遇有水勇抢劫案件，即行捕拿究办，不准互相容隐，扰害商民。又命彭玉麟迅赴江南各省会同马新贻等对长江水师实力整顿，力除废弛之弊，以资控制。

十八日(7月16日)

40 催促山西、山东迅拨协饷。前据绥远城将军定安奏，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防兵，全赖山西等省每月协济。现该处军务吃紧，且购买驼只采办银米等项，需用尤殷。至是，命山西巡抚李宗羲于本年应解京饷项下划拨银十万两，并于欠解归绥月饷内先行划拨银十万两，于六七月间一并解交定安军营。至于每月应解之三万两，仍令按月源源解往。同时命丁宝桢严檄藩司，将山东欠解归绥防饷，迅速扫数筹备，克期解往。

二十日(7月18日)

41 以直隶永定河南岸漫溢，总督曾国藩下部议处，道员李朝仪、通判朱津革职留任，革县丞徐铨职，不准留工。

二十四日（7月22日）

42 两宫皇太后于乾清宫召集御前会议，会商天津教案处置方略。

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外震动。五月二十四日，法国代理公使罗淑亚置丰大业屡次挑衅之事实于不顾，联合俄、西、美、德、比、英等国驻华公使，发出七国联合照会，责难清廷："此事责有攸归，国家有应尽之分。"二十七日，罗淑亚复单独照会，竟称"不知将来本国皇帝闻此凶惨重案，心意何安；尚不知夫命下之日，派走何路而办。"六月十日，英驻华公使威妥玛亦照会总署："失和之机，在于朝夕"，"适与一国失和，诸国视同一律，似此兵端是否贵国隐忧，无庸具论。"〖22〗当是时，英、法兵船亦开至塘沽海面示威。法舰开炮二十七发，其海军提督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作为焦土。"〖23〗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谕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与崇厚悉心妥筹，持平办理。二十七日，谕命先行将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刘杰交部分别议处，俟曾国藩抵津确切查明后，严参具奏，并查拿惩办为首滋事人犯，以安各国人之心而弭衅端。三十日，恭亲王奕訢上奏云：臣等连日往晤法国使臣罗淑亚筹商办法，该使臣总以案关重大，必

待本国之命而行，非伊所敢干预为词。查该使臣遇各国细故，皆暴躁异常，此次反若不甚着急，似伊已有定谋，恐成不测。各国公使亦告奕訢：中国若无妥善办法，各国即欲相助，亦难代为居间排解。且罗淑亚性情躁急，其水师提督尤暴躁异常，现在各海口停泊，难保不遽尔失和，各国亦无词阻止。〖24〗清廷谕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出使钦差大臣，赍国书驰赴法国赔礼道歉。

时曾国藩驻保定，尚在病中，清廷以事态紧急，屡催行期．左右皆主缓期赴津。“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进。”甚至有谓：“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尤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底！”〖25〗曾国藩以朝命紧急，乃于六月初六日自保定启程赴津。临行，嘱备后事，并云：“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26〗曾国藩抱定宗旨，“立意不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彼即调派兵船，不过虚拟恫喝之举，无所容其疑惧。”“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牍亦须深含出之，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27〗

六月十日，曾国藩抵津，当即发布告示，查拿凶犯，修葺教堂，由是津人怨之，京中士大夫亦议讥纷起，斥其偏护洋人，责问之书日数至。十九日，罗淑亚至津，曾国藩与之晤于通商衙门。罗淑亚申明四项条件：一、赔修教堂；二、埋葬丰大业；三、查办地方官；四、惩究凶手。二十一日，复谓以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及

提督陈国瑞抵命。二十二日更递一照会，词颇严厉，声言："不将府、县及提督陈国瑞即行抵命，早晚该国水师提督到津，即令其便宜行事。"〖28〗曾国藩于二十三日密疏称："该府县等实不应获此重咎，惟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29〗并奏将张光藻、刘杰革职交刑部治罪，陈国瑞交总理衙门查办。廷旨如议办理，并谕曾国藩调遣军队，扎附近要隘，以备预不虞〖30〗。

同日，曾国藩奏查津案情形，称"挖眼剖心"之事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至民人之积疑生愤，其因有五：一、堂门终年扃闭，过于秘密，外人莫能窥测底蕴。又堂中皆有地窖，津民未经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二、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出，谓有药迷丧本心。三、传教士为将死亡之人施洗，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传为洗新尸之眼，或云见有人入而不见其出。四、母子虽在一堂，往往终年而不相见。五、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31〗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膜，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领事丰大业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万口哗噪，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因请朝廷明降谕旨，宣布前此所称教会挖眼割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32〗

是日，两宫皇太后于乾清宫西暖阁召集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会商津案处置方略。会议就曾国藩前一日奏折议之。两宫先谕：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

主意。惇亲王奕誴谓：惟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醇亲王奕譞亦极言民心宜顺，并天津府、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并称总理衙门照会内有媚敌之语，斥为失体。宝鋆、董恂强辩，语相侵，两宫分解之。因言夷人是我世仇，尔等若能出一策灭夷，我二人虽死甘心，且皇帝幼冲，诸事当从长计较。翁同龢言：此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国法是非所系，望再申问曾某，此后如无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不必于立谈间定议。然奕訢力主如曾国藩所请，遂定议。〖33〗自是津案之处理，以委曲求全为旨。

二十九日(7月27日)

43 哥老会首领杨竹客(玉春)于湖北宣恩起事，旋平。

44 是月，水灾不断。川东连日大雨，江水陡涨数十丈，南充、合州（今合川县）、江北厅（今重庆市江北区）、巴县、长寿、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忠州（今忠县）、酆都（今丰都县）、万县、奉节、云阳、巫山等县，城垣衙署营汛民田庐舍，多被冲淹，居民迁徙不及，亦有溺毙者。湖北宜城汉水溢，公安、枝江大水入城，漂没民舍殆尽；归州（今秭归县）江水暴溢，黄冈、黄州大水〖34〗。湖南浏阳、醴陵、湘乡、攸、衡山、衡阳、永顺大饥，永兴大水〖35〗。

七月初一日（7月28日）

45 谕令地方督抚重视河防。据御史李宏谟奏，现当

夏汛期间，黄河工程紧要，宜加意修防，以期稳固。遂谕令河南巡抚李鹤年督饬布政使遇有该工应发之款，先期如数筹给，藉资兴办，并令署东河总督苏廷魁严饬该管道员常川驻工，认真巡查，如有在工人员把持河务及领多发少藉图侵冒者，立即严参惩处，毋稍徇纵。此外，各河工省份，并令各该督抚查有前项情弊，一律参办，以重防务。

46 以山东河南为畿疆门户，令丁宝桢、李鹤年对武备勤加整顿，并遴选久经战阵之员各带劲旅，随时训练，听候调拨。

初五日（8月1日）

47 谕各省赶解京饷。据户部奏，上年十一月间，经该部奏拨本年京饷银七百万两，限五月前解到一半，年终解清。兹据该部查明，截至六月底止，各省、海关等欠解甚多。谕令各该将军督抚连本年原拨未解京饷一并于年内解齐，毋得稍涉推诿，至误要需。

初六日（8月2日）

48 福建巡抚令何璟补授。何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小宋。道光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监察御史、安徽庐凤道、安徽按察使，参与镇压捻军，至是升任福建巡抚。

初十日（8月6日）

49 前有旨令热河都统库克吉泰调拨东三盟马队三千名

赴古北口驻扎，今从库克吉泰奏，谕令户部拨银十万两解往热河，交库克吉泰收存，俟该蒙兵到后，一切需用款项，即令撙节支放，以昭核实。又命拨工部火药五万斤，铅丸三万粒、轰药一千五百斤，火绳五千丈，解赴热河备用。

十五日（8月11日）

50 谕李鸿章驻兵直隶边境。先是，因津案未结，法使气焰嚣张，任意要挟，且以兵船恫吓，形势颇为紧张，亟应预筹备御。而曾国藩病势甚重，天津一时缺知兵大员可资战守。时陕省军情稍松，清廷乃命李鸿章移缓就急，酌带郭松林等军克日起兵，驰赴近畿一带驻扎，候旨调派。七月初，李鸿章即带兵东向。十四日，以调兵本系未雨绸缪，预为筹备，未可先露风声。现天津之事，未即决裂，若调兵信息，早为洋人窥破，必至又生疑忌，故谕李鸿章于行抵直境时，酌度情形，以防回军窜扰为名，即将所带各营，扼扎直隶边境获鹿一带，或于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分扎。至是，李鸿章渡河，饬周盛传一军分起渡河，至平阳会合齐进，命松林一军暂扎卫辉彰德。

十六日（8月12日）

51 中俄签订《塔尔巴哈台界约》。上年（1869）七月初六日和二十八日，中俄代表分别签订《中俄科布多界约》及《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规定布果素克达巴哈（即柏郭苏克山）至玛呢图噶图勒干与柏郭苏克山至沙宾达巴哈中俄边界之界址起止处所、牌博名目。秋，俄

俄国代表巴布科夫、穆罗姆佐夫等竟不候中方代表前往参加，于玛呢图噶图勒干以南至哈巴尔苏间建立边界牌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闻讯，当即照会俄国驻华公使，谓俄方企图以“独勘之界”作两国“共勘之界”，强加于中国，全与会办原议不符，希俄方等候中方代表前往“会办”。〖36〗并催令布伦托海大臣文硕（后改派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赶赴边界，约齐俄国使臣，将玛呢图噶图勒干至哈巴尔苏一带，逐一查勘，会立牌博。〖37〗本年年初俄国公使发来照会，宣称：“接西悉毕尔（即西西伯利亚）总督来文，设立边界鄂博至哈巴尔阿苏（即哈巴尔苏），去秋俄国分界大臣业已妥善完竣。”〖38〗是日，清廷代表奎昌乃与沙俄代表穆罗姆佐夫签订《塔尔巴哈台界约》。大略有：第一，自塔尔巴哈台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往东南行，至赛哩鄂拉，先往西南，后往西行，顺塔尔巴哈台山岭，至哈巴尔苏地方止，此一段共建立牌博十处。第二，以上所建牌博，其中间隔，疏密不一，凡人不能行走之地，即为交界处所。其立定交界，东南为中国地方，西北为俄国地方。两国各以此次新定界地为凭，永远遵守，不可混淆。第三，此次两国建立牌博大臣各立塔尔巴哈台交界牌博十处，理应遵照旧章，每年两国派员会同往查一次；惟塔尔巴哈台尚未克复，不能照章往查，一俟塔尔巴哈台克复后，仍照旧章，每年两国派员会同往查一次。〖39〗

二十二日（8月18日）

52 以山西巡抚李宗羲丁忧，调福建巡抚何璟为山西巡抚，任广东布政使王凯泰为福建巡抚。

二十四日（8月20日）

53 谕令催收商欠河工息银。据苏廷魁奏，东河每年采办秸料，除例价外，其帮价向由长芦、山东、两淮解到各商生息银两内发给。但近年来商欠息银甚多。两淮商人原领本银五十万两，以前欠解息银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五百两，又欠解本年银三万两；长芦商人原领本银四十万两，以前欠解息银七十一万一百五十两，又欠解本年息银二万四千两；山东商人原领本银十万两，以前欠解息银二十四万八千七百两，又欠解本年息银六千两。现在河工用款紧急，不容拖延。遂谕：所有两淮、长芦、山东各商欠解银两，令马新贻、曾国藩、丁宝桢饬令各商迅将本年欠解息银即行措解，毋任延玩。至历年欠解银两，亦责令陆续补交，以济要需而清款项。

54 从刘崑奏，将讹诈上司之革员治罪。据刘崑奏，已革湖南知县李廷诰，因向臬司李廷樟营求署缺，并出银票一纸，意存贿托，经该臬司呵逐，揭参革职，该革员于被参后，竟敢逗留省垣，不即回籍，并挟嫌妄向臬司讹索银票。遂谕将李廷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期满后永远不准捐复并不准投效各路军营，以示惩儆。〖40〗

二十六日（8月22日）

55 两江总督马新贻为张文祥（又作张汶祥）刺杀。

是日为两江总督月课武职之期，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阅射。校场位于督署之右，有箭道可通署后便门，新贻阅射毕，由箭道步行回署，将入便门，忽有新贻同乡伏道左求助川资，新贻曰：已两次助汝矣，今又胡来。语未毕，忽有河南汝阳县人张文祥大呼伸冤，未及询问，已至新贻身前，左手把新贻衣，右手发小刃，揕其胸，入而反捲之，抽刃出，肠绕刃末。〖41〗马新贻见系张文祥，忍痛言曰："是尔耶？"遂倒地。顿时箭道大乱。文祥坦然大声曰："刺客即为吾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吾并无同伙，不要胡乱抓人。吾大功告成，现在可以跟你们走。"新贻之从人即前缚张文祥及武生，并舁新贻入内室。新贻伤重，越日而亡。此即为轰动一时之"张文祥刺马案"。

马新贻（1821—1870），字谷山，山东菏泽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历任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任浙江巡抚时，值该省新定，民困未苏，奏免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兴修海塘、复兴各府书院，甚得民心。〖42〗至是，为张文祥刺死，终年四十九岁。追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著有《马端愍公奏议》。

二十八日（8月24日）

56 刘坤一奏述江西新昌民变原委。称：前有江西新昌

县人李侍魁等充当该县纸厂工匠，辄因减赀停工，乃纠众抢夺厂户吴福家仓谷并与教民杨长受等约期攻城。新昌知县宋庆萼即饬令局绅邹寿朋等派勇捕拿，杀死李侍魁等十余人，其胁从之谢憬发、张花亦经讯明处死。

初三日（8月29日）

57 调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令魁玉暂行兼署，直隶总督令李鸿章调补，李瀚章补授湖广总督，浙江巡抚由杨昌濬补授。

初五日（8月31日）

58 谕令从严惩治滋事勇丁。据英桂奏，福建莆田县地方，于本年五月间有革勇林瑞来等因官兵查拿花会，纠约在营勇丁窃取号衣，藉名搜犯，肆行抢掠，并有杀毙人命、奸淫妇女情事。现均已拿获斩首，并分别办理。谕旨曰：近年以来，各省遣散勇丁往往潜匿各处乘机抢掠，扰害地方并有造言惑众、藉端生事各情，亟应严拿惩办。令各路统兵大臣暨各直省将军督抚督饬该地方官遇有编造谎言、乘机滋事之勇丁迅即查拿，从严惩治，毋稍宽纵。〖43〗

初六日（9月1日）

59 以大学士倭仁为顺天乡试正考官，刑部尚书瑞常、郑敦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壬森为副考官，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灵桂、礼部尚书万青藜兼署刑部尚书，太常寺卿徐桐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初十日（9月5日）

60 缓征直隶定、广平、鸡泽、邯郸、蠡、东光、永年、成安、大名、南乐十州县被旱地方新旧额赋有差。

十七日（9月12日）

61 以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二十日（9月15日）

62 谕令广西巡抚苏凤文知照越南国王有关进贡事宜。据苏凤文奏，越南国王恪守藩封，此次因该国被匪窜扰，经清军越境剿办，次第荡平，恳请遣使呈进方物及驯象二只。遂谕苏凤文查照历届例贡进关之时，酌定日期，一面具奏，一面行令该国王遵照办理。至于该国上次补进丁巳、辛酉、乙丑等年贡物，前已命抵下三届癸酉、丁丑、辛巳等年正贡。兹据该国王恳请赏收，具见至诚，惟朝廷厚往薄来，优待外藩，向遇补进方物，均有留抵之旨，并令苏凤文传知该国王，仍遵前旨，留抵下三届正贡，以示体恤。

二十五日（9月20日）

63 令长芦、直隶、河南、山东迅解所欠黑龙江饷银。前据署黑龙江将军德英奏请，长芦、直隶、河南、山东积欠黑龙江饷银，业经户部奏请提银共三十万两，令各该省赶紧先解，其本年应解新饷，一并源源接济。现黑龙江待饷孔殷，亟应迅速筹解。遂谕李鸿章、李鹤年、丁宝桢按照户部前请提催积欠项下，长芦盐课银五万两，山东地丁

银十万两，河南地丁银十万两，直隶旗租银五万两，迅速提前赶解，其原拨长芦、山东、河南、直隶应解黑龙江本年新饷银二十三万五千两，一并克期分批赶解，不得稍有带欠。

64 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李成谋，字舆吾，湖南芷江人。咸丰四年（1854）投效水师充哨长。参与镇压太平军，曾任守备、游击、参将、副将、总兵、提督。至是任福建水师统领。

二十六日（9月21日）

65 谕崇节俭以戒奢靡。据御史刘瑞祺奏，方今物力艰难，民生凋敝，尤宜黜华言实，力挽颓风。遂有是谕曰：前已屡次有旨，期与中外臣民力除浮靡，现览该御史所奏各情，尤宜倍加儆惕，嗣后当益求撙节，为天下先，中外臣民，亦应一体从俭戒奢，毋蹈从前积习，以副朝廷敦崇节俭至意。

二十八日（9月23日）

66 谕令整顿捕务。据御史文明奏，七月十八日，镶黄旗满洲步军校兴全被步甲福成扎伤身死，迟至数日，始行奏交刑部审讯。八月十八日，户部主事福珣，在车内被人刺死，凶犯逃逸未获。谕称：辇毂之下，胆敢行凶戕害职官，实属不法已极，除步甲福成业经交部审办外，其福珣被刺一案，该管地面各官，何以未将凶手即行拿获，该衙门迟至旬日，何以尚未具奏，怠玩因循，殊属不成事体。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迅速严拿所有此案凶犯，

送交刑部审办，以儆凶顽。至京城地面，捕务废弛，命各该衙门认真整顿，毋稍懈怠。

九月初四日（9月28日）

67 令迅筹漕运。据丁宝桢奏，本年江北漕粮初因兑米时水小不能进船，嗣因过闸提挽颇艰，迟至七月中旬方得到济，黄水消落不能前进，暂在东阿县境八里庙一带停泊，现拟抽沟戽水倒剥接运。本日，遂有是谕曰：江北试办漕运，历届均无贻误，此次始则以水甚旺而船不至，继则船已到而水旋消，办理迟延已可概见。令丁宝桢督饬运河道等赶紧设法挑沟引水雇船转剥，以期无误漕运。

十五日（10月9日）

68 拨直隶旗租、山东、河南地丁银各三万两，解赴永定河工次备用。

二十一日（10月15日）

69 谕令撤回调古北口之东三盟马队。前据伯彦讷谟祜奏请，由理藩院传知东三盟，各调马队一千名，并调吉林黑龙江马队，赴古北口一带驻扎。现据李鸿章奏称，酌度时势，古北口一带，不必驻扎重兵，拟请撤回以节饷需。谕令照李鸿章所请，所有前调东三盟马队，令全数撤回，并令理藩院传知该盟蒙古王公，迅将各队撤回游牧，仍随时操练，以备征调。

70 以锦州副都统奕榕署吉林将军，实授吉林副都统德

英黑龙江将军。

二十八日（10月22日）

71 谕令沿江沿海各省官员讲求战守机宜。略曰：前因天津民教启衅，叠谕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严密设防。现在天津一案，业已办理就绪。亦以时事多艰，不得不将就完案，以弭衅端，不可因此案完竣，即置防务不问。近来内外臣工，往往遇事机危急，非不尽心竭力，以期共挽时艰，而泄沓成风，未事之先，于一切战守章程，类皆纸上空谈，以致遇有缓急，毫不足恃。迨事过之后，则又因祸患已平，苟且因循，为目前偷安之计，事事有名无实，何时可冀自强耶？朝廷宵肝焦劳，隐忧弥切，谕令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大臣振刷精神，将战守机宜，认真讲求，以备不虞。至各省武备废弛已极，绿营习气尤深，并令各将军督抚大臣破除情面，认真整顿，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经此次训谕后，务当实事求是，严密设防，毋得再视为具文。至各省民教交涉案件，亦应处处持平，不可专顾一面。

二十九日（10月23日）

72 令整肃边防。据礼部奏，接准盛京礼部送到朝鲜国王咨文，内称该国庆源府农圃社居民李东吉，逃往珲春地方，盖屋垦地，啸聚无赖，该国民口，时有犯越，皆李东吉招诱所致，珲春人与之惯熟，不肯举发，吁请查拿。至是，谕令吉林副都统毓福：密饬珲春协领等确查该国匪犯，如在所属境内潜匿，即将李东吉等尽数拿获，解交该国惩

治。署吉林将军奕榕抵任后，亦令会同毓福饬属随时稽查，毋任匪徒再行逃匿，以肃边防。

73 是月，天津教案结案。

先是，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处置办法。其后，又发布上谕数道，一面宣称“挖眼剖心”纯属谣传，一面强调“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44〗曾国藩自知上次之奏有“不实不尽”之处，遂于二十八日再奏，改称“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以稍补前疏之失。力主不能让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罪，因府、县并非有心与洋人为难，陈国瑞不在事中，仍复曲徇所请将该府、县奏交刑部治罪，已属情轻法重，该使必欲议抵，实难再允所求；并奏明业已采取之办法：一、昭雪挖眼剖心等事之诬，以平洋人之心；二、派员兴修焚毁之教堂、领馆；三、王三屡次翻案，予以释还，另一拐犯教民安三因法使“索之甚坚，亦经暂行释放”；四、“查拿正凶”。在另片中还坚持以为：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45〗

其时，情势紧张，法国署使罗淑亚动以决裂为词，并以开战相要挟，遂命刘铭传兼程赴直，统带铭军，以备缓急，命李鸿章带同郭松林等军克日赴近畿一带驻扎，并谕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密设防，以备不虞。时曾国藩病重，

命江苏巡抚丁日昌星速赴津，协同办理教案，并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往天津会办。

七月二十四日，丁日昌抵津，协同曾国藩悬赏勒限缉拿凶犯，然少有进展。至八月上旬，共捕嫌疑犯八十余人，虽酷刑亦多不肯认，或时供时翻，难以定案。曾国藩以为，只能不拘常例，变通办理。“变通”之法有二：其一，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断不能辨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其二，常例断狱决囚，必以本犯画供为定。此案则各犯坚不吐实，旁人又不肯轻易指质，众证亦殊难得。议定本犯无供，但得旁证二人三人指实，取具切结，亦即据以定案。〖46〗据此“变通”办法，先后两次奏报惩办名单，其中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曾国藩自称：“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47〗明知或罪证不实，或不足论死，然“拘执一命抵一命之说”，〖48〗必与所死洋人之数相抵。

八月初三日，以原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授李鸿章直隶总督。二十五日李鸿章抵津，接替曾国藩办理津案。津案初发，李鸿章即以此案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目前只求不开衅端，免得中外骚动，牵制大局。中国立意不与开衅，应仍以拿犯、赔钱两层为结束。〖49〗故李鸿章接办此案后，即于九月二十五日处死冯瘸子等十六人。此前，据刑部判决，张光藻及刘杰已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另四人，因俄国提出异词而复审，以误杀罪减刑，故不得死。当其时，

于北京及天津两地分别就赔偿、抚恤两项与各国谈判。最后议定赔偿、抚恤银之数目为：一、法国领事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及商人损失二十一万两，被杀之法国十一人、比利时二人以及英国和意大利各一人共抚恤银二十五万两，遇害之中国教民十六人抚恤银五千两。二、被杀之俄国三名商人抚恤银三万两。三、英国礼拜堂损失二千五百两。四、美国礼拜堂损失四千七百八十五点一九两。五、德国商人损失一千二百三两。〖50〗以上五项，合计五十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点一九两。天津教案至此结案。

【考异】天津教案处理中被判处死刑、为外国人抵命之人数，各书记载不一，其说有四：一、十余人。《清史稿·邦交志》载：曾国藩与崇厚会奏称：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拐情事，恳降谕旨，俾士民咸知谣传多系虚诬。请将道府县三员，均撤任查办，奏入报可。遂于八月拟结，办为首十数人。又《清史稿·曾国藩传》谓：曾国藩应诏赴津，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此与《清史稿·邦交志》亦有出入。二、十六人。徐珂《清稗类钞·外交类》载：有张某者，为天津四门千总，小有才，富于赀。既知己责之难逃，又审文正之艰苦，思迎其意而解焉。乃贿买贫民十六人，使伏其罪。十六人者，人得津钱五百千，初且许其不杀者也。及案定，而十六人竟斩首。三、十八人。《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天津教案被清廷判处死刑者有二十人，其中十六人为杀死法国人者，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二十五日被斩首。另四人为杀死俄国人者，其中二人被处死刑，两人被减刑免死。四、二十人。《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八载同治帝予法国之国书中云：同治九年五月间，天津民人因匪

徒迷拐幼孩怀疑滋事。嗣经曾国藩等，将办理不善之地方官，交部治罪。至滋事人犯，经曾国藩等先后审明情节轻重，当即正法者二十犯，问军徒者二十五犯。

关于天津教案判死罪之人数，曾国藩曾前后两次分别奏报。第一次为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供证确实者十一人，无供而有证者四人，共计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拟办军流者四人，拟办徒刑者十七人，共计可科轻罪者二十一名。第二次为九月十二日：应正法者五人，应办军徒者四人。总计前后两次奏报，判处死刑者，为冯瘸子、刘二等二十人。判处军徒者，为小锥王五、邓老等二十五人。其后曾国藩又上一奏折，谓由大名缉获到案之范永，系“放火烧房正凶，应归案正法”。而前拟“正法”之穆巴一名，此次滋事，实未在场，应准予开释。此次把判处死刑之穆巴，换成范永，故判死刑者仍为二十名。

旋俄国领事因欲发展俄国在华商务，不欲结怨华人，故指出案内扎死俄人之凶犯田二等四人，实系误杀俄人，央求缓决。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遂于九月二十五日（10 月 19 日）将杀死法人之正犯冯瘸子等十六名，先行正法，其田二等四人，监候另办。其时，天津绅民闻田二等四人有“缓决”之说，纷纷具禀，代囚乞恩。后刑部会同总理衙门于同治十年（1871）九月奏准田二、张幗顺二人斩监候，归入秋审缓决办理，如遇恩旨，准其一体减等。段大拟杖一百，流三千里，项五发近边充军（《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三）。据此，杀俄人之段大、项五已明文宽减，而田二、张幗顺亦得缓刑减等，当不至死。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称：津民误杀俄人四犯，彼若允免抵，自照误杀例，改拟绞监候等罪，亦不问下次秋审之改流改徒，彼若不明言免抵，既已拖延至今，事缓则圆，亦无再

行提犯正法之理。又复丁雨生中丞函：津案余事，今始议办完竣，俄国抵偿四凶，竟可免抵（《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一）。据此可知杀死俄人之田二、张帼顺等四人，实均未处死。故津案处理中，被正法者应为十六人。

十月初二日（10月25日）

74 诏命访查饶阳连枪会案。据奏，直隶饶阳县境内团里东段村庄，有李轻法、王大波、贾洛玉、何振方、何洛盈等，藉团防之名，私造枪炮，设立连枪会名目，招集亡命，聚众多人，扰害闾阎。诏命李鸿章即派委员前往访查，如实有人藉端滋事，即行查拿惩办，以靖地方。

初三日（10月26日）

75 命查究私拆夹板之事。据英桂奏，本年八月初五日由驿具奏折件于九月十二月接到兵部火票递回，查验夹板内印封均有拆动，兵部加封之印花倒粘，夹板内面，破烂不堪，夹板上黏有红籤，其字样证明，紧接富春之驿拆看夹板，并富春以上各驿将内封印花拆损。此前，因曾璧光奏四川驿站拆动夹板，已明降谕旨，令各直省督抚责成臬司严定章程，以重邮政。现浙江驿站复有私拆夹板之事，“实属胆玩已极”，令杨昌濬督同臬司迅速派员往赴挨查，务须究出私拆之人，从严惩办。

76 谕拨专款协款协济陕省。据陕西巡抚蒋志章奏，陕省每年额支各项及发给兵勇协济金顺等营饷项，共需银四百一十余万两。本省征收钱粮厘金、江广等处协饷，共可收银一百五六十万两，再于本省额支各款，缓支减发，省

出六七十万两，实不敷一百八十万两。是日，谕称：陕省凋敝万分，库款支绌，自系实在情形，令户部指拨实款，专协陕省，以资接济。现北山难民降众待哺嗷嗷。虽经蒋志章挪凑银两，以备赈垦，而杯水车薪，饿毙者仍不能免，山内秋稼又复被灾，亟应速筹拯济，令吴棠督饬藩司协拨赈垦银十二万两，何璟督饬藩司协拨赈垦银八万两，均于年内扫数解赴陕西。至于抚绥招徕垦种诸事，令蒋志章督饬属员认真办理，俾难民降众等渐复生业。

初五日（10月28日）

77 减免贵州兴义、都匀、镇远、思南等四十四州县暨普安、长寨两同知等被扰地方旧欠额赋。

初九日（11月1日）

78 命丁宝桢饬各地方严拿抢掠滋事者。据丁宝桢奏，山东曲阜县属突有二百余人带有枪炮沿途抢掠，经该省文武各带勇丁兜捕，于河湾村北岭及历山地方，击毙其数十名，复追至费县境内，先后擒斩首犯徐继汰及李常效等。余众四散逃匿。至是，命丁宝桢严饬各地方文武随时认真访拿，尽法惩治，以期净绝根株，毋稍疏懈。

初十日（11月2日）

79 令湖北、浙江等省筹解协饷。据刘崑奏，湖南援黔之师，所费浩繁，近来饷源日窒，需饷日多，各营欠发饷银，已近二百万两。现自九月起至年底止，统计出入大数，入款约可收十万两，出款节省算计，万不可缓者，约需银九十七万余两，所短者几及十分之四。谕命曾国藩、魁玉、

丁日昌于江南迅筹协饷银二十万两，李瀚章、郭柏荫、杨昌濬、英翰、瑞麟、李福泰于湖北、浙江、安徽、广东四省，各迅筹协饷银十万两，务于年内如数解赴湖南，以济要需。

十九日（11月11日）

80 甘凉回军王大汉等破乌里雅苏台。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甘凉回军王大汉、马隆、马容等于蒙古三音诺颜击败官军。十月初七日复攻乌里雅苏台，至是日，破之。旋王大汉、马隆等弃乌里雅苏台，西南走扎萨克图汗部。

二十日（11月12日）

81 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辖山东之东海关，奉天之牛庄关。嗣后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事，亦不必拘定封河之制。

二十三日（11月15日）

82 蠲缓直隶霸、高阳、天津、沧、青、静海等四十州县遭水、旱、雹、虫灾害地方新旧额赋租课及民借仓谷。

二十五日（11月17日）

83 贵州官军占领台拱。

上年（1869）黄飘之战后，贵州提督张文德于三月底率黔军三四千人分五路从都匀进向八寨。苗军奋起阻击，金千千率军数千绕至平口、吴秀，侧击黔军，并截其粮道。

黔军腹背受敌，困于八寨以西四十里之鸡贾河。因粮食被截，军中无粮，士无斗志，纷纷溃逃。六月初，张文德率部转移独山。而苗军已于楼山口埋伏重兵，俟黔军自高寨坡登上楼山口，伏兵突起，黔军大乱，总兵马永胜、副将何遇春等当场毙命，兵士死伤无算，全军溃灭。张文德仅带亲兵二十余人潜回贵阳。六月十一日苗军乘胜再占都匀府城。

本年三月初，席宝田率新募湘军返贵州，进抵镇远以南二三十里之塘头，会合在黔湘军，共三十余营，攻施洞口。施洞口位于清水江南岸，为镇远入台拱之要隘。苗军首领九大白和报南烧率部坚守施洞口，张秀眉及潘老冒亦率部助战。湘军以金钟山为据点，几次渡江，均被击退。三月十五日，席宝田乘苗军不备，以一部正面佯攻，另自上下游暗渡清水江，袭占施洞口。既而湘军攻占新城、瓮板、蓑衣坡。五月上旬，又占领白洗和岩门司。

其时，唐炯所部川军亦相继攻占黄飘、白堡、瓮谷陇，苗军退守叫鸟硐。该硐宽广三里余，上下四门曲折相通，中有暗河一道，环护硐门，其内门遍开炮眼，势极坚险。五月十二日川、黔联军强攻之。苗军从洞内施放枪炮，毙官军无算。后官军伐木数万捆，堆积洞口，加硫磺，乘风纵火。二十九日官军进入洞中，杀苗军五千余。既而，川军、湘军会师瓮谷陇。

苗军既败，退守清水江以南。席宝田以天暑疫作，将军事交与唐本有，自返湘西沅州。刘崑以湖南自援黔以来，岁需饷银甚巨，积欠已多，湘中近日情形，尚需防维补救，自固根本，奏请湘军拟暂缓南图；川督吴棠亦奏请撤回川军，

以月饷五万交贵州，由其自办。唐炯以疫重粮竭，撤川军至平越、瓮安。清廷不允停饷撤兵之议，只准裁汰老弱。川军由是军心不稳，连遭败绩，提督阵希祥部先溃，各部继之。清廷令贵州提督周达武率本部五千余人由川入黔，驰赴本任，唐炯川军各营分别裁撤。

九月，席宝田率湘军大举攻台拱。张秀眉、金大五、杨兄洋等率军沿途阻击，节节抵抗。然苗军势弱，山丙、凯塘、革夷相继失守，杨兄洋被俘死，金大五突围走。张秀眉见势不能支，弃台拱城走，至是日，湘军遂占台拱。

二十六日(11月18日)

84 志刚等遍访欧美后归国。

先是，蒲安臣病卒于俄京彼得堡。总理衙门乃命志刚接任使事。〖51〗志刚率使团与俄国外部谈判。俄国代表态度蛮横，称："本国欲由黑龙江经日本至中国东海岸，设海底通信，求中国在上海一带指与无用闲地一段，此事即可办成。"志刚答曰："此事早有定议，中国可行通信时，由贵国始。今此事未定，若遽允贵国，别国藉口催办，中国一时未能通办，岂不大费口舌？"俄国代表又问："张家口通商，不但贵国商人受累，即我国恰克图商情亦日见消减。实英、美商南洋茶货由西海侵灌，以致我两国陆商受累。必须使陆路之货畅行，方能敌南洋水路之势。愿两国明定彼此同有利益章程，庶我两国之商情，不致尽为水路所夺。中国商来本国并无限制。"志刚答："货物流通，商情日益兴旺，固我两国所同愿。然中国之税务条例、关卡情形未能一时变通，使中外商人两无滞碍，则外商之路

日宽，中商之路日窄，一定难行也。”俄国代表复问：“新疆变乱，本国边界受其滋扰。贵国或用兵力平定，或容其自立为国，及早定办，以免日久徒然受累。本国绝无欲得其地土之意。”志刚答：“中国现在集兵调饷，力图进取，并非置之不理。无论将来概用兵力平定，或另有办法，总须用力征服之后，方可定议。若图一时之安，将就了事，不但贵国难免扰累，即本国西面一带，亦必永无安静之时也。”俄国代表然之。又问：“回疆喀什噶尔雅库柏（即阿古柏）伯克自立为国，常求我国认之，我国仍视为贵国之乱人。而英国则由北印度与之相通，认为自立之国，欲将中国茶货，由此路行于西域，实于我国情形有碍。”志刚答曰：“本国办法，当与新疆同。”二月十四日志刚等赴俄外部，商订长久和睦办法。二十八日，照会俄外部，其略云：本大臣曾代本国申言，办理交涉事务之法，深愿彼此事情，如欲举办一事，有益于此而损于彼者，即可作为不必商办；于此有益，于彼虽无损失而有碍难之处，即可从缓商办；必俟碍难之处，可以设法疏通之后，方可商办；至于两无损碍而有利益之事，自然易于商办。〖52〗

三月二十日，志刚率使团由俄都启程，乘火车前往普鲁士，相继访问普鲁士、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八月，使团启程归国，九月抵上海。至是，回抵北京。使团自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十一日由总署乘车启程，历时一年又八月，水陆行程十二万六千余里。此即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派遣之出国使团。

二十八日（11月20日）

85 添设津海关道，专管中外交涉各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命陈钦署理。

86 是月，湖南湘潭哥老会起事平息。本年九十月间，湖南湘潭县南乡朱亭，有哥老会约众起事。县丞葛治平闻讯即驰往捉拿何腾淡等人，何等乃聚众至朱亭抢掠，葛治平带团迎击，受伤殒命。会众焚掠朱亭，复扰及黄茅、山门、渌口等，其大股据凤凰山、莲花寨以为据点，并分党四出，逼近湘乡，刘崑即令道员李光燎等带兵弹压。当其时，醴陵、攸县等处哥老会众亦有滋事之势，为防湘潭等处哥老会众阑入江西，刘崑命朱云章等督率兵勇，于萍乡等处隘口严密布防。既而官军进击，哥老会众不敌，为首者被擒获处死，其协从人众，亦被解散。湘潭各境，渐就肃清。其湘乡、道州（今道县）续起之众，亦经该地方官等督兵进击，登时扑灭。

闰十月初二日（11月24日）

87 蠲缓直隶开、东明、长垣、永清等八州县遭水灾地方新旧额赋杂课暨民借仓谷，并减免差徭，赈开、长垣、南皮、柏乡四州县灾民。

初九日（12月1日）

88 蠲缓直隶丰润、吴桥、故城、清河、南乐（属今河南省）、庆云（属今山东省）、盐山七县遭水、旱灾地方新旧额赋暨民借仓谷并减免差徭。蠲缓山东济阳、郓城、

濮等六十五州县暨济宁、德州、东昌、临清四卫遭水、旱、虫灾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蠲缓山西萨拉齐（今内蒙古土墨特右旗）、黎城、长治、长子、阳曲五厅县遭水、旱、雹灾地方新旧额赋暨民借仓谷。

十一日（12月3日）

89 谕令筹饷五十万两接济乌里雅苏台。前因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奏称乌城“防剿”吃紧，恳请由户部迅筹饷银五十万两。据户部奏称，拟由部库拨库平银二十万两，并由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于应解本年京饷项下各划拨银十万两，共拨银三十万两，以符五十万两之数。至是，谕令依户部奏，部拨饷银二十万两，由顺天府派员迅即解赴察哈尔，其山东拨款，由丁宝桢派员一并解赴察哈尔，均由察哈尔都统文盛转运乌城。其山西、河南解款，谕令何璟、李鹤年按照部定数目，赶紧筹拨，解赴绥远，由将军定安转解。

十三日（12月5日）

90 从御史吴凤藻奏，命刊刻明儒吕坤所著《实政录》，广为流布。

91 蠲缓直隶清苑、满城、晋、清丰、饶阳、定、深泽等四十三州县被扰地方节年额赋。

二十五日（12月17日）

92 谕令各省速拨应协陕甘军饷。据袁保恒奏，各省关应协陕甘军饷，截至十月止，积欠一千三十余万，请饬飞速筹解，并请于各省京饷项下暂行通挪或于海关洋税内酌提协济，以敷一月足饷之用。又据户部奏称，部库正项无

存，需用甚急，京饷势难通挪，洋税专备要需，亦难动拨，拟于各省积欠军饷内，先行提拨山西十万两，河南十万两，四川十万两，广东十万两，山东五万两，湖北五万两，江苏五万两，浙江五万两。至是，谕令各该督抚按户部奏议，严饬藩司，迅速如数筹拨，限于年内解交西征粮台。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

93 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历年欠解东三省俸饷银共一百九十六万余两，谕令李鸿章、丁宝桢、李鹤年、蒋志章迅即督饬藩运各司陆续筹解奉天交纳，不得仍前延欠，至误要需。

初六日（12月27日）

94 阿古柏攻占迪化，妥明降。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陷阿克苏、库车、乌什后，遂囊括新疆南路。至同治八年（1869），阿古柏又犯北疆，欲尽占天山南北路。秋，陷库尔勒，并继续北进。其时北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团练勇目徐学功与妥明相抗，屡破之。阿古柏闻学功名，使使约和，合攻妥明。本年九月，阿古柏连败妥明之元帅马泰，进围吐鲁番。十月十七日妥明部将马仲、索焕章以吐鲁番降于阿古柏。十月二十九日阿古柏再率部众自吐鲁番会合徐学功围攻迪化之妥明。至是日，阿古柏与徐学功、李玉鳌、邓生玉等败迪化回马泰。恣意滥杀，迪化城“疮夷满目，尸横遍野”，军民死亡达十余万人。〖53〗妥明遣人议降，呈交军械。阿古柏仍令妥明为清真王，驻迪化，以马仲为阿奇木，遂尽掠其资财，搜刮汉回金帛输归南路。

旋自迪化返阿克苏。

初八日（12月29日）

95 谕各省督抚力破路劫之案。据御史刘国光奏，近年河南、山东、直隶等省时有路劫之案，并有折差被劫情事。每遇事主报案，地方官往往讳盗为窃，其有盗案承缉期满则又求调他缺，为开脱处分地步。至是，谕令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州县，认真缉捕，如有讳盗及承缉不获者，据实参处，不准稍涉徇隐。

十三日（1871年1月3日）

96 蠲缓浙江仁和、钱塘、海宁等六十二州县暨杭岩、嘉湖、衢州、台州四卫遭灾歉收地方新旧额赋。

十六日（1月6日）

97 马化龙降于刘锦棠，官军攻占金积堡。

本年三月，金积堡回首马化龙见势不利，卑词求“抚”。左宗棠以悉缴马械，方能受降，意在“歼其渠恶，宥其胁从，事乃可定也”〖54〗。至四月，金积堡乏食已久，陕回老弱妇女饿毙者多。马化龙命陈林领三千余众向花定一带掠食。四月初一日，金运昌派都司牛允诚败之于大矩滩。初七日五鼓，回军乘风雨交作，袭攻花马池，不克。初十日，赴安边，攻王家堡，又不克。十三日，回安边，攻李家寨，宋云田掩至，回军败走。官军进至白家寨，毙敌多名。二十七日，牛允诚出定边之东，王风鸣出其西，两路夹击，回军受创甚重。二十九日五鼓，王风鸣乘回军熟睡之机，袭破其营垒，斩获无算，牲畜粮械略尽。

陈林东去之时，刘锦棠接探报：陈林派杨兴隆带队数百，自花马池运粮回金积堡，将至。二十三日，刘锦棠伏兵灵州东南十余里之欢喜梁。辰刻，回军果拥粮畜至。突起击之，回军大乱，无一得脱，杨兴隆亦阵亡。其余各军会同夹击，回军大败。陈林腰受枪伤，党众已尽，余彦禄之党，存亦无几。马化龙闻之，率子耀邦，哀词乞抚，并缴马七百匹，枪械五千余件，刘锦棠仍未准。

六月，左宗棠派黄鼎统中路诸军会同雷正绾出何家堡，规取峡口。七月初四日，马化龙派手下头目袁希义率军入峡口南面屏障之张恩堡，以守峡口。是夜，官军马步各营袭之。初五日黎明，官军突至堡前，抢入外堡，回军焚薪于门，誓死守，半日未下。时金积堡援军又至，官军乃分兵截击，仍并力攻堡。两军鏖战，烟尘蔽日，官军登而复坠，乃令环濠筑垒而暗掘地道攻之。初六日，回军开壁突围，得脱者实鲜。乘势抢入堡中，搜斩净尽。袁希义既得免，夺路狂奔。徐占彪所部张永兴、张占彪追擒之，斩于军前。其时，提督陈广发已率所部扼峡口北岸。初十日，雷正绾诸军亦进牛头山，逼峡口而垒，徐文秀复奉檄至，会师牛头山。二十四日，黄鼎、雷正绾等会攻峡口。徐占彪督陈春万、朱兰亭先进。战方酣，金积堡以西各堡援军至。黄鼎督提督黄有忠、何玉超等扼牛头山右，截之，徐文秀各军为策应，若援军之败，则转旗助攻峡口。陈广发令冯南斌等，隔河用枪炮排轰，回军不支，退入垒中。徐占彪所部蹑之入垒，徐文秀率总兵肖宝林、游击陈缔高继进，连破二垒。雷正绾、阎定邦各营复破其三。回军东逸。黄鼎派队急截之，无一得脱，官军遂占峡口。

八月，刘锦棠连破回军营垒，直逼东关。十七日夜，刘锦棠令军士衔枚袭之。回军警觉，鸣角放枪，金积堡回军蜂拥而至，刘锦棠伏兵西南，护筑炮垒，而以主力截击其援。火器并发，夜明如昼，相持至五更，来援之回军败遁，而炮垒亦成。十八日天明，金运昌队伍齐至寨墙缺口，跃入拔之，寨中包小寨甚多，回军皆弃之而走。官军马队拦途遮截，复跟踪抢入。东关回军凭街死斗，巷战多时。官军马队忽抄过东关之北，回军不支，弃辎重，护眷向寨东急去。寨卡二十三座被次第捣毁，焚铺屋三四千所。十九日，回军余部踞金积堡南门墙根，与李花桥以西回军互为犄角。二十日黎明，刘锦棠会师进击，各寨回军严阵以待。官军步队分路布叠阵，马队取远势抄之，冲杀里许，乘势攻拔各寨卡。自是金积堡东南北三面诸卡扫平。刘锦棠压东关而垒，与金运昌直逼金积堡。

九月初二日，黄鼎蜀军破离金积堡西门仅十余里之洪乐堡，金积堡围合。刘锦棠一军驻金积堡东南两面；金运昌一军驻北面，西北有徐文秀军，南面为黄鼎军，西南为雷正绾军。二十一日，清廷谕催左宗棠云：致金积堡日久未下，朝廷竭东南数省脂膏，以供西征军实，军务尚无了期。著左宗棠振奋精神，严檄各军实力剿办，克期蒇事。

十月初五日，刘锦棠、黄鼎、雷正绾、徐文秀三路会攻汉伯堡，雙寿亦率马队至。堡内回军依墙开放排枪，拚命抗拒，王洪堡亦派骑兵救援，余虎恩、雙寿马队败之。午后，刘锦棠筑垒卡并成，回军之倚墙列队者益密。官军以开花大炮连番轰击。回军伤亡惨重，头目金大川中炮立亡，而濠堑深阔，未可飞越，急令囊沙缚草为填濠之备。

各营将士分伏濠外伺之。二鼓，堡内回军四处逃窜，官军齐击之，其得脱者，马队又截于洋麻湖，幸免无几。

当是时，金积堡外堡寨五百七十多座仅五座尚未攻破，回军情势危急，马化龙向河州回军求救。河州回分两路往救，一趋平番（今永登）、镇番（今民勤），一走安定（今定西县）、静宁，均遭官军截击，未能到达。

十一月，马家河滩、王洪寨降于官军。回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粮饷亦已净尽，饥困日甚，难以为继。至是日，马化龙携子马耀邦交出军器降。十九日，官军占领金积堡。

98 谕令各省上报兵勇数目。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间，曾谕令各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将存营出师各兵数，按粮造报，并将军营征调兵勇名数，及随时有无增减，限三个月咨报一次。据兵部奏称，各省兵勇数目，始则按限咨报，继则并未依限造送，或有咨报一次，后又不续报，且有一次未报者。其兵丁数目，除湖北、四川两省依限题报外，其余仍未按限题报。至是，谕各省督抚、统兵大臣等，除以前未经造报兵勇名数无庸补报外，即将现在所部兵勇数目，仍按三个月咨报一次，以备稽覆，不得再视为具文。另，以刘铭传等军营均练习枪队炮队，步伐整齐，号令严明，诏命各省咨取其章程照办，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不得空言粉饰，以至有名无实。

十七日（1月7日）

99 以两江总督曾国藩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十九日（1月9日）

100 诏惩贪劣不法总兵周东兴。据左宗棠奏，甘肃总兵周东兴，经左宗棠委赴中卫县采购军粮，并办理赈务。该员于采买粮价数目，竟敢浮冒制钱一万串有余。其报销赈粮，多用米麦，而每日所发，实系黍豆稀粥，且于赈过丁口数目及起止月日，诸多含混。经左宗棠查办，仅据供认入己赃款一千串。诏曰：似此贪劣不法之员，亟应从严惩办，令将周东兴于军前正法，以昭炯戒。

二十日（1月10日）

101 醇郡王奕譞奏请振积习以济大局，谕令振刷精神，讲求实际。奏称：方今时事孔亟，军务未平，筹饷征兵，重烦民办，宵旰焦劳，恒以自强不息为念。内外文武臣工，均应力戒因循，勉图振作。但近来各直省督抚及统兵大臣，实心任事者，固不乏人，而苟且偷安者，亦复不少，以致军务未有了期，吏治毫无起色。在廷诸臣，亦复泄沓成风，未能力图补救，共挽时艰。谕曰：嗣后内外文武臣工，务当振刷精神，破除积习，俾庶政修明，日臻上理。越一日，醇郡王又奏，请饬办理夷务诸臣除徇夷之积习，举驱夷之大局。自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以来，时艰孔亟，本当惩前毖后，不可一息苟安，嗣后中外任事诸臣，遇有交涉事件，务当坚持定见，豫伐敌谋，毋令一事稍涉畏怯，致长敌人气焰。至驱夷大局，目前未能遂见施行，亦当未雨绸缪，先机布局，为自强不息之计。复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实力实心，次第筹办，以整顿武备为第一要务，而整饬吏治，固结民心，宽筹饷需，

尤与军事相表里。各该督抚务当讲求实际，勿事因循。

二十九日（1月19日）

102 遵义教案结案。

同治八年（1869）五月遵义教案发生后，遵义地方官不敢擅自处理，乃飞报贵州巡抚曾璧光。曾急派候补道陈昌运前往查办。五月十七日，陈昌运至城南门时，数百名百姓拦舆呈控，求诛杨希伯，驱除教人。陈昌运恺切开导，百姓始放行。经查核实，陈昌运谓遵义民因教人杨希伯等，平日怂恿司铎，把持公事，霸占民田，拆人婚姻，借端讹诈，仗势凌人，结怨已深，百姓因而齐心切齿，一发难遏。以杨希伯借教为恶，死不足惜，但虑及教中不肯依，势成骑虎，遂献策于曾璧光：劝说贵州主教胡缚理、任国柱和解了事；或请布沙尔等法国传教士暂离遵义。如不了不走，必激祸端〖55〗，布沙尔等遂于六月十二日由遵义地方官护送离开遵义至贵阳，其他教徒纷纷躲避。赵类斯因在端午节翻墙逃跑受伤，至贵阳不久即伤发而死。

胡傅理听取布沙尔之汇报后，急函告法国署使罗淑亚，罗淑亚会见恭亲王奕訢表示抗议。并示以胡傅理来函，谓须从速处理。越数日，又递交强硬照会。此时，奕訢已接曾璧光咨函，与胡傅理之言大相径庭。奕訢乃将胡信及法国照会抄覆曾璧光，命其即速派人秉公办理，同时亦将实情复照罗淑亚。罗淑亚置之不理，复于七月二十二日致函奕訢，称：赵司铎因在遵义县衙羁收之时，被伤陨命，经医家查看，实系被伤身死无疑。再查伊等十分逞凶，搜寻教民殴辱，该处地方官不但束手旁观，还将天主堂及教民

之财物，收去入官。〖56〗并称：现仁怀县之梅教士大约亦被杀死，恐怕再有不已之祸患，〖57〗须将贵州巡抚撤职审讯。罗淑亚复亲至总理衙门称：贵衙门若因权力不及，未能迅将此事办结，法国将派人协同中国所派委员，将案内教中不合之事，设法整顿，并议由法国汉口领事前往办理。奕訢驳曰：从教皆系中国之民，如有不公不法，自有权力整顿，不烦外国越俎代谋〖58〗，但亦声明将此案从速办理。其后，清廷命湖广总督李鸿章、成都将军崇实派员赴贵州会同曾璧光查办。

八月初二日，罗淑亚派翻译官至总理衙门，申明三条处理办法：一、巡抚曾璧光撤调来京查问。二、由法公使自筹立时能办之法。三、由总理衙门与法公使各派员同赴贵州速行查办。并言：三条之内不能照办一条，即自行具折奏闻法国大皇帝。奕訢以“与中国体制不符”拒之。罗淑亚遂递交总理衙门照会、“封折”各一件，照会以武力相要挟：“本大臣乃行预拟离京，前往天津”，“专候本国水师提督到日，一同偕行，或接到电气线之回覆，到此光景，亦惟结尾之一法耳”〖59〗。奕訢文吾搪塞之。

八月二十四日罗淑亚复递照会一件，云：定于九月十四日离京向沪，在该口暂住十天，嗣后同三四只兵船前往汉口。十月二十四日，若无教士知照前来得满足之结，本大臣方向四川。〖60〗九月三日罗淑亚抵天津，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称将去上海会同法国水师提督率军舰赴各省催办教案，并拟处理教案办法二种：一、照议赔偿。二、如不能赔偿，或将地方官吏更调。既而罗淑亚抵沪，与法水师提督率军舰由沪至九江，再抵南昌交涉江西教案。其时，

清廷以情势紧急，乃命李鸿章及川督吴棠、黔抚曾璧光迅结酉阳、遵义教案，并命马新贻等迅结江南、江西、湖北等处教案。十一月十八日罗淑亚又抵汉口，李鸿章急自重庆回武昌，劝罗淑亚勿操之过急，并致函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及贵州地方官，酌办教案。

上年十二月十九日，罗淑亚复提出须三日内将曾璧光撤职。奕訢以曾璧光系地方大吏，撤职之事，难以照办。罗淑亚次日复递交两件照会，意谓清廷从速办结所有教案。

其时，各列强驻华公使纷起鼓噪。英国公使威妥玛声言：各国人庶论渐兴，议及各省事件，凡有不合条约之处，莫如该国驻京大臣即宜亲身前往办理，毋庸在京徒费周章，耽延时日。奕訢急奏："将来各国纷纷效尤，更属不成事体。"〖61〗遂传旨催令相关各省加紧办理教案。

本年正月，胡缚理病卒，任国柱代理主教。彼谓贵州所有教案须逐案赔款，计二十余万两。罗淑亚即以此为条件，态度颇为强硬。奕訢、李鸿章以此太苛，谓须减少赔款，方能结案。李鸿章、曾璧光遂增派藩司黎培敬、臬司林肇元、道员吴德溥等协助余思枢、陈昌运与任国柱会商。该教士亦自知情虚，有所退让，新旧九案，一总议结，借赔修经堂等名色，索银七万两，黔省先交现银三千两，下余六万七千两，由各省协黔饷内，分拨给还。既而任国柱复向罗淑亚致函反悔。五月初五日，清廷命成都将军崇实驰赴贵州，迅即办结遵义教案。

旋，任国柱病卒，李万美接任贵州主教。崇实派员与其逐条会谈，商定议单合同，双方各持一份。李万美许之。

及至是日，贵州遵义教案清结：傅有沅纠众抢夺，罪

当处死，业经拿获讯明正法；杨希伯挟嫌逞凶，激成众怒，引发事端，发边充军；杨树勋与杨希伯争殴，致酿巨案，亦非寻常肇衅，拟请杖二百，流三千里，分别发配，折责安置，贵州九起教案，共赔银七万两，由崇实、曾璧光联名咨函各省，在协黔军饷内拨六万七千两交李万美，余三千两由贵州筹办。

初七日（1月27日）

103 诏准黔省筹办捐饷。据曾璧光奏称，黔省地处极边，民穷财尽，专赖捐输一项接济，甘肃既准另拨省份自行办捐，黔省事同一律，亦须酌设专局，缓急方有所资。谕曰：除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仍归该省专设甘捐外，所有广东、山东两省，应仍归黔省设局专办。此外，浙江、福建二省，应与江苏、湖北、湖南等省，并照部设仿江西办捐章程，统由各省督抚自设收捐总局，所收捐项，本年毋庸留支，作为甘黔两省军饷，各半提解，仍由黔遴员分赴浙江等省帮办。令左宗棠按照所陈各节，与曾璧光妥为筹办，其余各省，并令曾璧光咨商各该督抚会同办理。

十四日（2月3日）

104 谕令恪遵官吏甄别定例。据御史许廷桂奏，向来捐纳人员试用期满，劳绩人员到省一年，均由该督抚察看甄别，严定去留。然近来该督抚于各项人员甄别时，大率填注笼统考语，概予留用，虽有繁简之分，从无降斥之请，致定例皆属具文。今谕各直省督抚恪遵定例，于道府州县等官到省时，无论捐纳劳绩，认真察看，如果系为守兼优

堪膺民社之员，即出具切实考语，分别繁简，奏明补用，如才具未能胜任，即秉公参劾，或酌量改补降补毋稍姑容。其实缺及正途人员，亦应随时考核，以肃官方。

十七日（2月6日）

105 令缓征安徽五河、泗、宣城、无为等三十八州县遭水、旱、风、虫灾地方新旧额赋。翌日，缓征河南祥符、陈留、杞等七十一厅州县遭水、旱灾地方新旧额赋。二十二日，令豁免陕西扶施、延长、延川等十九州县遭雹旱灾及被扰地方旧欠钱粮并缓征来年上下忙额赋，蠲缓陕西临潼、渭南、三原等三十五州遭灾被扰地方旧欠额赋。

106 是年，除奉天、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广西、陕西、甘肃未经册报外，直隶等省人口总计二亿六千八百四万二十三人，存仓米谷二百六十二万七千九十六石二斗四升三合三勺。出口货值银五千五百二十九万四千八百六十六两，进口货值银六千三百六十九万三千二百六十八两，入超八百三十九万八千四百零二两。凡征货税银九百五十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

107 在华欧籍天主教教士已达二百五十名，南至海南岛，西至西藏，北至东三省，几于全国各省均设有天主教堂。〖62〗

〖1〗《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三三册。

〖2〗《平定关陇纪略》卷六。

〖3〗《平定关陇纪略》卷七。

〖4〗《左文襄公年谱》卷一。

〖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三。

〖6〗《左文襄公年谱》卷五。

〖7〗《平定关陇纪略》卷八。

〖8〗《清史稿》卷四百九。

〖9〗《平回志》卷五。

〖10〗《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三二册。

〖11〗《初使泰西记》卷三。

〖12〗《初使泰西记》卷三。

〖13〗《平回志》卷五。

〖14〗《征西纪略》卷二。

〖15〗《交通史·电政篇》二册。

〖16〗《中国近代邮电史》45页。

〖17〗《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三二册。

〖18〗关于与崇厚交涉望海楼、崇禧观地方之人，另有德微理亚一说。其实，此说并不成立。其一，在永租执照中有“本大臣现与大法国钦命署理协办全权事宜参赞大臣德会同勘定”等语。在永租执照之法文译本中，即明确该参赞大臣即德来沃（见《北京教会史》）。其二，同治元年（1862），德微理亚尚是法国使署里一名中文翻译练习生，二年至八年（1863—1869）才担任法国驻津领事。故此其不可能在咸丰十年（1860）即成为交涉事务主持者。（赵永生《对“火烧望海楼”史实的几点质疑》，《河北日报》1962年7月10日）

〖1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六。

〖20〗《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九。

〖2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二。
〖22〗《清季教案史料》一册。
〖2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二。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二。
〖25〗《俞俞斋文稿初集》卷二。
〖26〗《曾文正公全书·家训》卷下。
〖2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二。
〖2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三。
〖2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九。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三。
〖31〗《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四。
〖3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九。
〖33〗《翁文恭公日记》，庚午六月二十四日。
〖34〗《清史稿》卷四十《灾异》一。
〖35〗《湖南通志》卷二四四。
〖3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九。
〖3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九。
〖3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一。
〖39〗《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
〖40〗《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三四册。
〖41〗《清鉴纲目》卷一二。
〖42〗《清史稿》卷四二六。
〖43〗《清代起居注·同治朝》三四册。
〖4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三。
〖4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九。
〖4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九。

〖4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七。

〖48〗《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

〖4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

〖50〗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七、八一；《教务教案档》二辑（一）、三辑（一）。

〖5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

〖52〗《初使泰西记》卷三。

〖53〗《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载《新疆宗教研究资料》六辑。

〖54〗《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

〖55〗《教务教案档》二辑（三）。

〖56〗《教务教案档》二辑（三）。

〖5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八。

〖5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八。

〖59〗《教务教案档》二辑（三）。

〖6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九。

〖6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一。

〖62〗《帝国主义侵华史》一卷220页。

清通鉴　卷二二八

同治十年　辛未　公元1871年

正月初二日(2月20日)

1 缓征直隶霸、高阳、天津、静海、南皮、大名、东明、长垣等十八州县遭受水、旱、雹、虫灾之地方本年上忙额赋，并展缓通、三河、武清、宝坻、蓟、香河、保定、文安等三十七州县歉收地方节年粮租暨民借仓谷。越十日，又令缓征山东临清、济宁、济阳、禹城、临邑、长清等四十一州县暨德州、济宁、东昌、临清四卫遭受水、旱、虫灾地方本年上忙额赋并盐芦各项杂课。七日后，复蠲缓广西宣化、新宁、归顺、武宣、柳城、平南、桂平等三十州县被扰地方额赋。旋又谕令蠲缓江西新建、进贤、清江、丰城、湖口、上高等二十七厅州县暨九江府同知所属遭受水旱灾害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

十一日（3月1日）

2 官文卒。

官文（1798—1871），字秀峰，王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历任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副都统、荆州将军。咸丰五年（1855），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镇压太平军。初，官文以湖广总督驻荆州，凡长江上游之荆州、宜昌、襄阳、郧阳等地军事饷事悉主之。胡林翼以湖北巡抚驻金口，凡长江下游之武昌、汉阳、黄州、德安等地军事饷事悉主之。清军克武昌，官文、胡林翼均移驻武昌，官文以林翼威望日起，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1〗，遂三次登门拜访林翼，林翼谢之。官文不问政事，大小事务均由幕友、家丁包揽办理，而复驭下不严，用财不节，奢侈无度，然林翼欲借其言以伸所请，遂深相结纳。曾国藩亦与之交，由是官文与湘军相倚。湘军每立战功，必以官文为首功。官文遂得先后授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伯爵。同治五年（1866），湖北巡抚曾国荃劾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2〗，解总督职。翌年，召还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调署直隶总督。后又管理户部三库，任内大臣。至是病卒。优诏赐恤，赠太保，赐金治丧，谥“文恭”〖3〗。

十二日（3月2日）

3 刘锦棠将马化龙等凌迟处死。上年十一月十六日，马化龙降，刘锦棠飞报左宗棠。左宗棠以王家疃非猛攻所可骤得，宜先图王家疃，化龙可先缓诛之。十二月十二日金顺、张曜占领河西王家疃。二十八日，通昌堡、通贵堡回

军亦降于黄鼎，宁夏平。左宗棠以马化龙蓄谋甚深，“暂若从宽，必滋后患”〔4〕，此时若稍松手，将来仍是西北隐患。“本朝都燕，以九边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荄，重为异日之忧，不比陕回由积衅私斗起事，尚可网开一面。”〔5〕至是，刘锦棠以从堡中搜出藏匿洋枪一千二百余杆为由，将马化龙、马耀邦等凌迟处死，其分置各废堡之悍将及何生洲部众一千八百余名，内有统领、参领、佐领等王六、马喜等八十余名，概予诛杀，其贸易侨寓及胁从之甘肃回民三千余名，解赴平凉安插。金积堡老弱妇女一万二千余口，解赴固原州等处，分拨荒地安插。〔6〕

十九日（3月9日）

4 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分致各国公使。上年天津教案处置后，曾国藩入京陛见，语两宫云：近来各处滋事，皆是教堂、教民欺不信教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不能钳制。此后更换和约，须将传教一条严议章程方好。〔7〕清廷为保中外和好大局，以曾国藩之建议为是。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乃议定传教章程：一、外国育婴堂概行裁撤，以免物议，如必欲设堂，只收奉教者之孤儿，然必报官立案。二、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亦不准在中国传教，以严规矩而免疑议。三、传教士居住中国，当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有违国法官令、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四、中外相居密迩，用法两无所偏，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五、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六、传教士收人入教，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者收之，不可收者去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七、传教士在中国，当照中国法规，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八、嗣后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是日，总理衙门将该传教章程节略分致各国公使。各国均表反对而置之不理。〖8〗

二十五日（3月15日）

5 闽浙总督英桂进京陛见，闽浙总督令文煜暂行兼署。

二月初一日（3月21日）

6 蠲缓江苏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三十五厅州县暨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遭水旱灾害地方上年漕粮额赋。蠲缓江苏长洲、元和、吴、吴江、常熟、太湖、无锡、江阴、宜兴、丹徒等二十九厅州县暨苏州、太仓、镇海、金山、镇江遭水旱灾害地方节年民欠租赋。

7 琉球国王尚泰遣使杨光裕等表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

初八日（3月28日）

8 总理衙门大臣明示美国公使中国对朝鲜之政策。先是，上年三月二十日，美国政府令美使镂斐迪查访朝鲜杀害美国水手事件，并与中国议朝鲜通商事宜。十二月二十二日（1871年2月11日）美使致朝鲜节略，拟派兵船前往，请总理衙门代为转交，总理衙门以中国之定例，非本管衙门不能干预，朝鲜事隶礼部，总理衙门不使与之往来为词，

予以拒绝，并力阻美使前往朝鲜。二十六日，美使复求代为转递，总理衙门再三拒阻。本年正月十七日美使致书朝鲜，欲前往商办交涉事，仍请总理衙门代达。总理衙门恐转误事机，允准咨送礼部，由礼部备文转交朝鲜。及至是日，总理衙门大臣并告美国公使云：中国向不干涉朝鲜内政。

十一日（3月31日）

9 处死行刺马新贻之凶手张文祥。

上年七月，张文祥刺马案发，马新贻之从者将刺客张文祥缚赴首县熬审。张文祥，河南汝阳县人，自供初为捻首，欲投诚无隙可乘，会阵前擒前署合肥知县马新贻，遂引其同党曹二虎、石锦标深相结纳，拜为兄弟，告以夙愿。马归后，请巡抚招降彼等，编为山字二营，由马统之，张、曹、石皆为哨官。后马新贻擢升安徽布政使，山字营解散，张、曹、石皆随马之任，各得委差，甚相得也。无何，曹眷属至，马见曹妻艳美，竟诱与之通。曹遂赠妻以全交。马抚慰之，待之有加，曹仍安居也。张屡促其去，不能决。忽一日，马檄曹赴寿春请领军火，而阴令寿春镇总兵徐鹗藉军法诛之，诬为通捻。张跌足大恸，欲伺隙以刺马，行三四次而未得手，卒手刃之。首县不敢录供通详，乃商之布政使梅启照。梅令改供浙江海盗，挟仇报复，张不肯。当是时，人情汹汹，讹言四起，清廷闻之，不胜骇异，立调曾国藩还督两江，而令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迅即查办，务究主使之人，尽法惩办。

魁玉、张之万屡加审讯，张文祥坚不改供，拖延四月，

仍不得满意之词，而朝廷几次谕命催办，并命曾国藩速赴两江总督任。魁玉、张之万不敢拖延，亦不敢报以实情，遂捏词定谳上奏，折云：凶犯张文祥曾从发逆，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江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云等复指使张文祥为同伙报仇，即为己泄恨，张文祥遂允。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隙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众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清廷不以为然，颁谕云："张文祥所供挟恨各节，暨龙启云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实不尽"，命"严究主使"，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江宁，会同曾国藩将此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

十二月二十九日，郑敦谨抵江宁，会同督臣曾国藩，将全案人证逐一传齐。本年正月二十九日郑敦谨与曾国藩联名奏云：张文祥确系"江浙海盗"，受人唆使，积怨成仇，行刺报复，并无另有主使之人。并报请将该犯比照谋反叛逆罪凌迟处死。

奏入，始命曾国藩处死凶犯。至是，杀张文祥于江宁城北，并摘其心以祭，子长福并坐斩。

【考异】张文祥刺杀马新贻之原由，诸家记载迥异，莫衷一是。其说有三：其一，复仇说。而此说又多有出入，文中即为其一，较

可信。而官牍及《庸盦笔记》所载，皆谓文祥以押当贸利颇通海盗，新贻为浙抚时，擒斩海盗颇众，复禁当业，文祥贫无赖，乃思为海盗报仇。或曰新贻微时，与文祥故为贫贱交，伙党实繁有徒，及贵，不相收恤。有诣江宁干谒者，新贻始署其人为督辕亲兵，徐坐以他罪诛之，而阴纳其妻，文祥愤焉，故有是事。或曰文祥妻罗氏，前为吴炳燮诱逃，控诉未允审理，遂怀必报之心。邓之诚于《骨董琐记全编》中提及此案，云："今观原供，罅隙甚众，实未得真情"。并疑曾国藩、郑敦谨奏折失实，疑点有四：第一，百姓控官呈控而未准，乃司空见惯之事，若以此事而甘愿冒险行刺总督，似有不妥。况且张文祥为何不先杀有夺妻之恨之吴炳燮？曾国藩等所述不合常理。第二，奏折于张文祥至浙以前做何营生，无词涉及，其中似另有隐情。第三，从马新贻被刺至次年正月，长达半年之久，与刺马案关系重大，曾唆使行刺之海盗龙启云、王老四一直未严缉抓获，为何必至此案了结方命"务获另结"？第四，马新贻受伤之处，皮肉收缩，并未出血，而颈项浮肿，十指呈青色，乃张文祥匕首上所涂毒药使然。与曾国藩、郑敦谨之奏"验无毒药"说法迥异，实则为曾、郑等人敷衍搪塞，含糊了事之一明证。又，王闿运在所著《湘绮楼日记》中曾多次提及民间对刺马案之看法，或曰朝廷极力掩盖其事，是因其"不宜发扬贵臣阴事"。又云"无若郑尚书屈杀张文祥也"。官方之说，疑点颇多，故世多以马为渔色负友云。而以文祥为豪侠之士，颇多赞誉之词。

其二，马新贻与叛乱勾结说。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张初为李侍贤裨将，金陵既下，侍贤南窜闽广，数为官军所败。张知其必亡，阴怀反正之心，会有山东人徐姓者，仕为武职，被贼掠去，适与张同营，二人遂深相结纳，谋同逃，誓富贵勿相忘。未几竟得脱，时马已官浙抚矣。徐与同乡，故相识，遂留其幕下为材官。而

张则辗转至宁波开小押当自给。一日，张至杭访徐，徐留与饮，酒酣，徐乃言：旬月前，抚帅得一无名书，发视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伪诏也。伪诏略云：现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马故回人，得书即手疏以报，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张闻言大愤，拍案叫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泄愤！"已而马下令禁私开押店，盘利害民，而张肆遂被封，益落魄无俚，杀马之志益决。未几，马已擢任江督，张适以事诣金陵，遂谋行刺。

其三，"督抚不和"说。"督"指两江总督马新贻，"抚"指江苏巡抚丁日昌。倡此说者为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王疑此案之幕后操纵者乃江苏巡抚丁日昌。丁、马曾有积怨，故丁日昌内怀刺马之心，以重金收买刺客张文祥，致马新贻丧命。丁、马积怨似源于丁日昌之子丁惠衡被控一案。此案发生于同治八年（1869）九月。其时，江苏巡抚丁日昌，因公出省，九月初一日晚，其族人丁炳率家人周兴、范贵去善长妓馆闲逛，与馆内水师勇丁斗殴。有当地之亲兵营来巡夜，用棍子暴打勇丁，一名勇丁重伤致死。案发后，丁日昌将此事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上谕令两江总督马新贻审办。马新贻经查访，证以事发时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亦在现场。丁日昌乃令其子自行检举，请求惩处。同治九年（1870）四月，马新贻上奏朝廷，丁惠衡革职。有人以此认为丁、马两家结怨，遂有收买刺客，杀死马新贻之举。此说一出，清廷迅即予以辟谣，并严斥王家璧"不得以传闻无据之词，率行具奏，致开诬讦之端"。既而复谕示对此案"毋庸再行提讯"。

10 谕命李鸿章、何璟、蒋志章、左宗棠、吴棠分别查阅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军务。

二十一日（4月10日）

11 颁《轮船训练章程》。英桂等奏陈遵议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一、统领外应派分统，以专责成。二、挑选水师弁兵在船练习。三、弁兵人等技艺精通者，分别给予职衔。四、分泊各口轮船，按季互相更调，以期联络。五、每年春冬定期操阅，以凭黜陟。六、水手炮手彼此兼练，以求精熟。七、管驾官每旬合操一次。八、广搜舆图，以资考证。九、颁定一色旗号，以分中外。十、口粮造册请领据实报销。十一、稽核煤斤，以省浮费。十二、篷索轮机杂件，随时修配，船身损坏，应候勘验修理。谕命下所司知之。

二十八日（4月17日）

12 命瑞常为大学士，文祥为协办大学士。

三月十八日（5月23日）

13 授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瑞常为文渊阁大学士。

二十日（5月9日）

14 拨火器营、武备院火枪四百杆、火箭一千枝、梅针箭二万枝，角弓四百张，腰刀四百把，给库伦委员领回备用。

15 是春，浙江省城猝遭暴风雨雹，倒塌民房，压毙人口，余杭县风雹尤甚，衙署仓廒民房均有坍塌。严州、金华、绍兴、湖州各府亦各被风雹。山阴、会稽二县并坍塌

庙宇、民房，伤毙人口。

四月十五日（6月2日）

16 以广西巡抚李福泰卒，令广西布政使康国器暂行代理广西巡抚，刘长佑补授广东巡抚，未到任以前，仍由瑞麟兼署。〖9〗

十六日（6月3日）

17 因广东连山、连州、归善、陆丰、德庆、开平、鹤山、恩平、花县、饶平等厅州县绅民捐资练勇，力保危城，谕令将该厅州县文武学额永远加广二名。

18 谕催各省迅解西征协饷。前因袁保恒奏，西征协饷积欠过多，请旨严催。户部奏称：查明除江西、闽海关两处新旧协饷扣数解清外，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浙江、福建、湖南、安徽、四川、两淮、广东、江汉关等欠新旧饷银共一千多万两。至是，谕各该督抚监督迅将原拨续拨陕甘各月饷按月如数解清，其向有积欠并提拨未解之省，并令该督抚等严饬司道陆续筹解清完。

19 大北电报公司水线于上海通报。先是，同治九年（1870），大北电报公司获日本水线敷设权及登陆权，为期三十年，复向俄国承办海参崴达中国及日本水线。遂敷设由海参崴至长崎、长崎至上海、上海至香港，全长二千二百三十七里海底水线。本年二月二十九日此线告竣，是为外国铺设至中国之首条电报水线。旋大北公司擅自于长江口外之大戢山岛设立水线房，暗将电报线路从海内起出，溯扬子江而上至吴淞口，于旗昌洋行线路终点以下一里处，

引线头上岸，于黄浦江右岸仓房头设立第二水线房，并将电线引至该公司设于租界之报房。至是，大北公司水线始于上海通报。

二十一日（6月8日）

20 倭仁卒。

倭仁（1804—1871），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侍讲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喜谈宋儒性理之学，为咸同年间理学大师。咸丰帝即位，应诏陈言，论君子小人之辨。并称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咸丰帝称其功直，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10〗任工部尚书，充帝傅，授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倭仁持异议，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11〗后命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管理国子监，旋改文华殿大学士。著有《倭文端公遗书》。至是卒，赐太保，谥“文端”。

二十五日（6月12日）

21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同治帝亲定辛未科三鼎甲：状元梁耀枢，广东顺德人；榜眼高岳崧，陕西长安人；探花郁崑，浙江萧山人。至是，赐一甲梁耀枢、高岳崧、郁崑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恽彦彬、李绂藻等三百二十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朱凤标，

副考官为工部尚书毛昶熙、都察院左都御史阜保、内阁学士常恩。

22 以金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未到任以前由奎昌署理。并命护山西巡抚张树声拨银八万五千两，解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各本年经费。

五月初六日（6月23日）

23 谕禁回民习新教一事不可操之过蹙。前据左宗棠奏称，乾隆年间，回民马明心等创立新教，先后伏诛，然根株未绝，至马化龙之父马二等，复以新教私相传授，遂至酿成变乱，皆由新教行为诡僻，足以诱惑回民，迷而不悟。现马化龙虽已伏诛，而新教传染渐广，必须严加禁绝，以杜乱萌。至是，谕称：所奏自为思患预防起见，惟回民散居各省，同隶编民，各安生业，若因区别新教旧教，设为厉禁，地方官稍不加察，书吏藉此搜求骚扰，必至回众惊疑，转生枝节。该督现既已出示所属州县禁习新教，并准自悔免罪，仍令严饬该地方官妥为开导，不可操之过蹙，致激事端。所请饬令各省一体禁绝之处，可从缓办理。

十七日（7月4日）

24 俄军侵占中国伊犁。

先是，沙俄强逼清廷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又陆续签订《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等，割占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之领土。同时其触角伸向中亚，相继吞并浩罕、布哈拉。同治六年（1867）复于塔什干城设土尔克

土尔克斯坦总督府，辖七河省及锡尔河省。〖12〗

时中国新疆地区形势急变。各族百姓反清起事浪潮迅即波及天山南北。然宗教和民族上层人物把持政权，据地称雄。同治九年（1870）秋，浩罕入侵者阿古柏攻占达坂城，复占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并遣兵袭取玛纳斯。新疆大部遂为阿古柏所踞。

当是时，沙俄亦图谋吞并中国天山北路，称：应将中国西部之国界向东推移三百俄里到五百俄里，即深入中国准噶尔腹地，使俄国国界沿从东方围绕该地区之山岭而行，该地区即指自天山山脉向北至阿尔泰山山脉间之中国伊犁、塔尔巴哈台及科布多各地。〖13〗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亦明示欲占领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并于该处安置俄国移民。同治三年（1864）伊犁爆发起义时，清伊犁将军常清、明绪求助于沙俄七河省长，总理衙门复向俄国驻京公使商议借兵“助剿”，沙俄不应。清廷亦恐贻日后无穷之患，未许之。及至阿古柏侵占南疆，俄国遂对中国新疆之局势取观望、伺机而动之方针。俄国虑及中国西北边疆将出现分裂，而清廷又无力制止。对此分裂之势力，沙俄则应与其保持友好关系。〖14〗俄国乃决意以伊犁为突破口，进而侵占北疆。

俄国无端责问清廷：中国西部地区之暴动现在设有何法扫灭？边界能否克期一律肃清？且言俄国“绝无坐视之理”〖15〗。同治七年（1868）俄国遣三支常驻部队分驻巴克图、博罗胡吉尔和特克斯河上游，另派两支部队侵入中国博尔塔拉北部之哈布塔盖卡伦和伊犁西境之春济卡伦等地，威胁伊犁。〖16〗

同治七年（1868）后，俄国侵略者屡于中国边境武装挑衅，并向伊犁苏丹政权施加政治与军事压力，图谋逼其就范，然遭拒绝，遂决定强占伊犁。

上年七月，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令七河省省长兼部队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速调军队占领穆扎尔特山口，并向邻近中国西部边境之俄国军队发出战备命令。伊犁苏丹政权向俄方抗议，责令俄军速自乌尔坚穆扎尔特河撤退。

十二月二十一日及本年三月十三日，沙皇政府两次召集会议，专议侵占伊犁事宜。中旬，科尔帕科夫斯基强逼伊犁苏丹政权七天之内（即三月二十六日以前）交出“逃犯”，否则将深入中国境内追捕，并遣兵窥探伊犁防御设施及军事力量。二十六日，驻于伊犁西境之俄军，分两路向伊犁进犯，一路由博罗胡吉尔出动，沿伊犁河以北东犯马扎尔；一路由恰尔克迪苏出动，向东北进攻伊犁河南之克特缅山口。由巴利茨基少校指挥一个步兵连与九十名哥萨克骑兵，从博罗胡吉尔东犯，进至马扎尔，迭遭伊犁军民袭击。沙俄侵略军被迫于四月初三日撤回霍尔果斯（拱宸城）。此时，伊犁军民不断袭击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初四日夜，伊犁军民夜袭沙俄在霍尔果斯之营地，俄军受创，被迫于初六日放弃霍尔果斯，仓皇逃回博罗胡吉尔。

叶连斯基中校指挥另一路俄军，于四月初一日自恰尔克迪苏河谷攻克特缅山。自初二日上午十时持续至下午三时激战五时许。伊犁军民撤出阵地后，仍倚山崖、森林及崎岖道路，阻击敌军，使侵略军无法前进。沙俄侵略军于次日从克特缅山口撤退。初八日，伊犁军民于增援部队抵达后英勇反击，击破沙俄侵略军控制克特缅山口、侵占伊

犁河南岸之计划。

俄军不甘罢休。十九日，米哈洛夫斯基部自春济出动，翌日即于科斯阿加奇附近遭伊犁军民袭击。二十二日凌晨，俄军进至克特缅村，被阻。遂调集五门大炮轰击，攻占该村。二十三日，叶连斯基军越过克特缅山口北上，与侵占克特缅村之敌军会合。其时，巴利茨基军由博罗胡吉尔东犯阿克肯特，亦占该地。

五月初三日，沙俄侵略军司令、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少将赶至博罗胡吉尔督战，将盘踞于中国伊犁河南之叶连斯基部调往北路，并从科帕尔等地调集二千余人。伊犁地区各族民众于霍尔果斯、清水河子、绥定、伊宁等地，构筑工事，深挖战壕，以备作战之用。初九日，科尔帕科夫斯基率俄军主力抵阿克肯特附近，十一日渡霍尔果斯河，进逼清水河子。伊犁军民迫于敌人优势炮火压力，自果园撤退。科尔帕科夫斯基自东、南、西三面犯清水河子城，该城失守。十四日，沙俄侵略军扑向绥定。伊犁军民控制大路两旁高地，沿途设防阻击。适敌援兵至，伊犁军民被迫撤退，俄军占领绥定。十六日，侵略军自绥定向巴彦岱进犯。伊犁苏丹艾拉汗交出武器及仓库投降。十七日，沙俄侵略军占领伊犁苏丹政权驻地固尔扎（今伊宁市），伊犁遂为沙俄侵占。

二十日（7月7日）

25 以李世忠、陈国瑞寻仇互斗，分别革降。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因事逗留扬州，与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相遇，李世忠以陈国瑞从前夺取盐船银两之仇，心怀忿恨，

阳与交好，阴欲图之。于上年四月十四日潜赴陈国瑞寓中，将其捆缚赴船，行赴扬州四里铺地方，适陈国瑞之侄陈泽涪等赶至呼救，各船水手人等哗聚来援，李世忠将陈国瑞藏匿，自觅小船逃走，后落水遇救，辎重被抢一空，家属亦遭殴辱，致有落水淹毙者。至是，颁谕云：李世忠以提督大员寻仇相斗，实属不安本分，命将李世忠即行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陈国瑞与李世忠往来，日夜演戏，致生事端，亦属性非安静，命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六月十六日（8月2日）

26 严州斋教起事未遂，伙党遭擒斩。浙江衢、严二府，界连江闽，时有斋教徒溷迹。本年四月间，寿昌县地方谣传有外来伙党暗中串通起事。经该县督团缉获徐保洪、包膳福二名。五月初八日夜间，复有人突入严州府城，经该处文武派兵，擒斩多名，并搜捕城内余党及城外同党。据供，此股伙党，系江西铅山县李怀东起意劫犯，首先进城，已被阵斩，其逃散之众，亦经先后拿获，并访获积年斋教头目周帼良即朱葛亮等。

27 李瀚章、郭柏荫奏报拿获谷城县谋反人犯情形，称：湖北谷城县叶子午等，商同逸犯蔡凌汉，招集河南伙党，约期滋事，经该县知县宋熙曾访获，并取出谋反书信等件。谕李瀚章等饬令审明后，即将各犯就地处死，并勒限缉拿逸犯蔡凌汉等务获，尽法惩办。该犯既有招集河南伙党滋事之语，令李瀚章等知照李鹤年饬属访察，如有潜谋勾结者，即行严拿惩治。

十七日（8月3日）

28 英翰奏报拿获太平军余党处死情形，称本年二月间，太平军余党关汶滙传教于建平一带，聚徒树党，击散后潜身逃逸。径派兵跟踪缉拿，于当涂县将其擒获，讯明处死，其伙党梅先开并其子关雙淦均经拿获处死。〖17〗

29 命两广总督瑞麟为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

二十日（8月6日）

30 李鹤年奏报平息皖省游民入豫骚扰情形。称：安徽阜阳县有三十余人携带马匹洋枪，阑入河南沈丘、项城交界之树王村，经署沈邱县知县秦本提会同参将玉寿等拿获李金声等数名。又有吴老渊等百余人突入汝阳县小宋寨，意图扰掠。该署知县张其昆、参将柏英等，带兵会拿，立毙数十名，阵斩头目石景沅，生擒石侉子，并经新蔡县知县管燠龢派兵追获王拉等十数名。余党奔回阜阳。

31 调广东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以漕运总督张兆栋为广东巡抚，广西巡抚苏凤文为漕运总督。

二十三日（8月9日）

32 台湾飓风成灾。

二十四日（8月10日）

33 因五六两月暴雨兼旬，山水陡涨，高过堤面，漫刷石子土埝，本日在永定河南岸石堤五号冲决成口，掣动大溜口门约宽四五十丈。〖18〗

二十六日（8月12日）

34 拨工部火药一万斤、轰药六百斤、火绳一万五千丈、抬枪铅丸五千出、鸟枪铅丸一万出，解赴乌里雅苏台军营备用。

二十八日（8月14日）

35 醇郡王奕譞之子载湉（即光绪帝）诞生。

七月初四日（8月19日）

36 授瑞常为文华殿大学士，瑞麟为文渊阁大学士。

37 命严行管解军流等犯。据御史佘培轩奏，军流徒罪及递解回籍人犯，理宜依法管解。但近来地方官吏往往视为具文，致令前项人犯或中途疏脱，或到配潜逃，甚至为匪滋事，怙恶不悛。谕令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府尹严饬所属，遇有军流徒罪及递解回籍人犯过境，务当遴派干役，认真管解，倘有松刑贿纵情弊，即将该管地方官从严惩办，不得饰词开脱，其已至配所及到籍者，尤应严加管束，毋任外出生事。

初五日（8月20日）

38 将私拆夹板公文之龙游驿书王楚青发配黑龙江。据浙江巡抚杨昌濬奏，上年九月间，由兵部递回福建夹板公文，行至浙江龙游县亭步驿地方，驿书王楚青将黄布封面兵部印花擅行拆动，虽据讯无漏泄情事，究属罪有应得，谕令将王楚青从重发往黑龙江，到配后加枷号三个月，杖一百。

二十九日（9月13日）

39 李鸿章与日使伊达宗城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上年（1870）八月，日本遣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等前来中国，欲缔结通商条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九月初，柳原前光等乘美国轮船由上海抵津，往见北洋大臣成林及直隶总督李鸿章，请以立约通商。成林即函告总理衙门，并附以日使书函原件。李鸿章亦致函总理衙门，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现以英法美诸国，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九月十四日，日使书函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以为：中日之间可以相互通商，彼此相信，不必立约。其意在准其通商，以示怀柔之意，不允立约，可无要挟之虞。将来能否阻其立约，原难预必，目前且以此为词，以杜其要求之渐。十九日总理衙门即由成林转交日使照会，云：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仍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谓之大信不约也。日本原意欲借此获在华特权，故力争缔结正式通商条约。柳原前光向李鸿章恳请再三，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不甘心，而力难独抗。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19〗李鸿章未审其详，而惑于柳原前光之谲词，亦为日本说项云：如对日本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为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20〗并于十二月一日致函总理衙门，力主与日本订约。其时，总理衙门亦认为：

今该差官等意坚词婉，势难再拒。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明示允意，以安其心。〖21〗遂准议约。

本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奏云：日本欲与中国立约通商，中国岂可拒绝？至于明定章程，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可悉仿泰西之例。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22〗清廷命李鸿章按照曾国藩筹议各情，预行筹画。

三月九日，日本派大藏卿伊达宗城及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全权大臣，来华议约。五月二十二日，清廷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办理日本通商条约事务，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津海道陈钦随同帮办。六月七日伊达宗城抵津，十一日晤李鸿章，面递该国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照会，同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谈判。伊达宗城等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23〗，索“一体均沾”之最惠国特权，为中国代表应宝时、陈钦拒绝。七月八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再次会议订约事宜。至是，李鸿章与伊达宗城于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修好条规》共十八条，其大要有：

一、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二、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三、两国政事、禁令，各有不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请开办。其禁令亦应互相为

助，各饬商民不准诱惑土人，稍有违犯。

四、两国既经通好，所有沿海各口岸，彼此均应指定处所，准听商民来往贸易，并另立通商章程，以便两国商民永远遵守。

五、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六、两国指定各口，倘未设理事官，其贸易人民均归地方官约束照料，如犯罪名，准一面查拿，一面将案情知照附近各口理事官，按律科断。

七、此国人民因犯此国法禁，隐匿彼国公署、商船、行栈及潜逃彼国各处者，一经此国官查明照会彼国官，即应设法查拿，不得徇纵。其拿获解送时，沿途给予衣食，不可凌虐。

八、两国人民如有在指定口岸勾结强徒为盗、为匪，或潜入内地放火、杀人、抢劫者，其在各口由地方官一面自行严捕，一面将情飞知理事官。倘敢用凶器拒捕，均准格杀勿论，惟须将致杀情迹会同理事官查验。其拿获到案者，在各口，由地方官会同理事官审办，在内地，即由地方官自行审办，将案情照会理事官查照。倘此国人民在彼国聚众滋扰，数在十人以外，及诱结通谋彼国人民作害地方情事，应听彼国官径行查拿；其在各口者，知照理事官会审，其在内地者，由地方官审实照会理事官查照；均在犯事地方正法。

九、两国兵船往来指定各口，系为保护己国商民起见。凡沿海未经指定口岸以及内地河湖、支港，概不准驶入。

违者，截留认罚。惟因遭风避险收口者，不在此例。

十、嗣后两国倘有与别国用兵情事，应防各口岸，一经布知，便应暂停贸易及船只出入，免致误有损伤。其平时日本人在中国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中国人在日本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均不准与不和之国互相争斗、抢劫。

《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共三十款，大要有：

一、修好条规既经载明，两国沿海各岸准听商民来往贸易，特指定各口，如下：

中国准通商各口：上海、宁波、汉口镇、牛庄、广州、琼州、厦门、淡水、镇江、九江、天津、芝罘、汕头、福州、台湾。

日本国准通商各口：横滨、新瀉、箱馆、夷港、大阪、长崎、神户、筑地。

二、两国官民准在议定通商各口租赁地基，各随其地成规照办。总须由地方官查勘，无碍民居、坟墓、方向，询明业户情愿出租，方可公平议价、立契，由地方官盖印交执，不得私租、强租。其内地及不通商口岸，不得租地盖屋。至现准通商各口租定地基后，盖造房屋，或作居住，或开行栈，地方官可以随时往勘。

三、两国商民在通商各口搬运货物，听其自雇夫、船，给发雇价，官不经理，亦不限定何船、何夫揽运。倘有走私、漏税，海关查出，照章办理。

四、中国商船货物进日本通商各口，应照日本海关税则完纳；日本商船货物进中国通商各口，应照中国海关税则完纳。至两国各口海关已经较准秤码、丈尺并完税银色，彼此商民均应随地遵照旧章办理，不得稍有异议。

五、中国商货进日本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中国人不准进入日本内地。其日本国商货进中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任凭中国人转运中国内地各处售卖，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日本人不准进入中国内地。违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严办。

六、两国商民，准在彼此通商各口购买各土产及别国货物，报关查验，完税装运出口，不准赴各内地置买货物。如有入各内地自行买货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

七、两国兵船进出通商各口，无须报关候验，船上所用杂物均准免税，如起岸发卖，仍应报明，照章完税。

八、两国通商口岸，若欲设立官栈，以备储货，所有官栈章程当由两国自行酌定。惟货初行入栈，均应暂免纳税，至销售时，必须完清税项、栈租，方准领出。倘欲照章转运别口，只交栈租，亦免纳税。〖24〗

八月初五日（9月19日）

40 饬查记名提、镇、副都统各员履历，以严考核。前曾迭谕各省督抚统兵大臣，将曾经记名提、镇、副都统各员详造履历咨送兵部。然据兵部奏称，各省各营未尽照章咨送，竟有简放实缺数年，尚无籍贯可稽。乃谕令各直省督抚统兵大员严饬各营各地方官详细查明，保至提督、总兵、副都统者，现在军营若干员，收标差委及缘事在籍者各若干员，无论曾否造送履历，统限此次奉旨后，兵部知照文到三月内逐项逐名先行开单奏核，一面饬造履历送部，如有从前保奖之员，各省各营奏报单内均无其人，即令将

该员保案先行开除，俟续经查明具奏后，再行列入，以严考核。

十三日（9月27日）

41 豁免山东濮州被水地方节年课税。

二十二日（10月6日）

42 命河东河道总督苏廷魁来京，另候简用，以仓场侍郎乔松年为河东河道总督。苏廷魁于九年十月初八日实授河督，至是调离。

43 黄水盛涨，由山东郓城县沮河东岸侯家林冲决民埝八九十丈，漫水下注，郓城、汶上等境，被淹甚宽，灾民荡析离居。

九月初二日（10月15日）

44 科布多参赞大臣瑛棨因病解职，以常顺为科布多参赞大臣。

初三日（10月16日）

45 甘凉回军自乌里雅苏台翁音河西走。先是，去年十月，甘凉回军王大汉等攻占乌里雅苏台，继而弃之南走。本年三月间，在三音诺颜部落公阿巴尔特所属诺彦山一带活动。四月初十日甘凉回军扰土谢图汗，为蒙兵所败。五月十五日乃转至拉苏伦巴咱尔。六月十八日又为领队大臣吉尔洪额等破于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公游牧之塔拉布拉克地方。八月二十二日王大汉等复扰土谢图汗部落乌克尔哈什雅图地方，逼库伦。及至是日，复由翁金河西向。

初七日（10月20日）

46 命闽浙总督英桂留京当差，以江苏巡抚张之万为闽浙总督，调山西巡抚何璟为江苏巡抚，以户部右侍郎鲍源深为山西巡抚。

十五日（10月28日）

47 谕盛京将军都兴阿等整顿吏治。中书端木埰上条陈称：近来奉天盗风日炽，抢案叠见，率由讳盗成习，凡有报案，绅衿之家，尚止搁案不办，乡民则先令取保，遂同官押，破财失时，求即日归业而不可得，命案相验，有迟至数日数十日者，地方官并有论价委缺之说。乃颁谕云：奉省盗贼横行，迭经谕令该将军等认真缉捕，不啻三令五申，今该中书所奏各情，不但盗匪日多，且吏治亦废弛已极，尚复成何事体。令都兴阿、瑞联、德椿破除积习，将择吏安民诘奸缉盗各事宜，实心整顿，务绝弊端。

十七日（10月30日）

48 赈山东菏泽、曹、单、定陶、城武、郓城、济宁等十三州县遭水之灾民。二十三日豁免湖南晃州厅（今新晃县）被扰地方上年民欠钱粮。

二十八日（11月10日）

49 刘崑奏报擒斩益阳、龙阳滋事案犯。湖南益阳等处滋事首犯刘道美潜匿益阳林子口白马寺内，已革守备申大发带领团勇，驰赴该处，立将刘道美擒获，其龙阳案犯刘子训、王友溃，亦已饬属缉获，均已讯明处死。

二十九日（11 月 11 日）

50 瑞麟奏报擒斩潮州府属滋事案犯：广东潮州府属潮阳等县民人，抢掳械斗，积案甚多，经该督派委总兵方耀、道员沈映钤等，督带兵勇，分投查办，先后将惠来等处著名案犯陈独目、谢濂品、谢奉漳、谢崑碙、郑锡彤及陈老仔汰等缉拿处死，该郡赖以安谧。

十月初八日（11 月 20 日）

51 湖南巡抚刘崑开缺，另候简用。命湖南布政使王文韶署理湖南巡抚。

十五日（11 月 27 日）

52 以哈密帮办大臣景廉为乌鲁木齐都统，锡纶为哈密帮办大臣。景廉字秋坪，颜札氏，隶满洲正黄旗，咸丰二年（1852）进士。八年（1858）授伊犁参赞大臣。十一年（1861）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后革职。同治五年（1866）授头等侍卫，充哈密帮办大臣，驻安西，移镇敦煌。

53 拨直隶洋枪二百杆，山西省城、绥远城火药各一万斤，解赴乌鲁木齐军营备用。

54 《中奥条约》于上海换文。同治八年（1869）七月二十六日中奥订立和约。本年九月十四日，奥国使臣嘉理治致函总理衙门，约至上海换约。清廷乃命恩锡前往办理。至是，恩锡、涂宗瀛带同随员补用同知候补知县陈福勋、同知候补知县孙文川、署上海县知县陈其元并识奥文之人前赴公所，奥使亦同该署领事施利克、翻译官夏士一并到齐，彼此以礼接待，并将条约正副二本互换。〖25〗

十六日（11月28日）

55 因密折泄漏为美国领事钞录，命彻查严办。谕称：据福州将军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奏，上年七月间，英桂覆奏防范海口之密折，曾经咨行沿海文武各员缜密筹办，为美国领事李让礼钞录，实属不成事体，是否沿途驿站偷拆，抑系该省文武各衙门收藏不慎，以致泄露，令文煜、王凯泰彻底根查，严参惩办，不准含糊了事。

十七日（11月29日）

56 命查拿盗窃盔甲案犯。据武备院奏，东华门楼并以南角楼为存储盔甲之所。本月十六日，该管甲库司员等见南角楼槅扇脱落，当即前往看视，楼内向存盔甲三千五百副，分存八柜，已拆毁五柜之多，显有损失情事。遂谕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将案犯迅速查拿，务获惩处。

二十三日（12月5日）

57 山东巡抚丁宝桢因病乞假，以布政使文彬署巡抚。翌日，以闽浙总督张之万开缺养亲，仍以福州将军文煜兼署总督。

初三日（12月14日）

58 以河南巡抚李鹤年为闽浙总督，直隶布政使钱鼎铭为河南巡抚。

初五日（12月16日）

59 命欠解黔饷各著迅速解拨。据曾璧光奏，贵州军务

现当吃紧，近因川省荒歉，月饷不能如期解到，而各省奉拨月饷，仅收到实银二十余万两，官军情形困苦，待饷弥殷，且收复各城办理开垦各事宜及抚恤由川入黔难民，需款均甚紧要。谕称：江西欠解黔饷，据称积至七百余万两之多，自应迅速筹拨，以资接济，令刘坤一查明该省欠解数目，除新拨关饷一万两按月批解外，迅速提拨实银五十万两，限于年内扫数解黔，以应急需。至各省奉拨协饷，广东、湖北各二万两，湖南、四川各一万两，据曾璧光奏称，均因本省有事，未能解黔，请饬解拨以符定数，令户部速议具奏。其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省报解分数，并令户部查明酌定章程，奏请奖叙。

初七日（12月18日）

60 缓征安徽泗、盱眙、凤阳等四十一州县遭旱、水、风、虫灾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十三日，蠲缓山东汶上、郓城、濮、济宁、寿张、禹城等七十州县暨德州、东昌、临清、济宁四卫，东平所遭水、旱、虫灾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十四日，又命缓征直隶庆云、肥乡、定三州县遭水灾地方新旧粮租并减免差徭。

十九日（12月30日）

61 命各省迅解西征饷银，以应急需。据袁保恒奏，西征全军，盼饷甚亟，恳请速筹拨济，并请借拨洋税，当交户部速议具奏。户部奏称：西征全军，一月满饷，需银六十万两。各海关六成洋税，本为解充京饷之需，屡经各省截留，势难再行指拨。各省欠解西征饷银甚巨，现拟从积

欠最多之省，酌量提拨，河南、江苏，湖北各提银八万两，浙江、福建、四川、广东各提银五万两，山东、山西、安徽、湖南各提银四万两，共成六十万两之数。谕令即照所议，命各该督抚严饬藩司迅速如数筹拨，限于年内解交西征粮台，以应急需。

二十一日（1872年1月1日）

62 从户部奏，原拨湖北及山东、福建、江苏月协黔饷各二万两，原拨湖南、广东及两浙东海关、九江关月协黔饷各一万两，谕令各该督抚督饬藩司运司监督等，按月如数筹解，毋稍延缓。

二十二日（1月2日）

63 以陕西巡抚蒋志章卒，谕命陕西布政使翁同爵为陕西巡抚。

二十八日（1月8日）

64 蠲缓浙江仁和、钱塘、海宁、富阳、余杭、临安等六十五州县暨杭严、嘉湖、衢州三卫遭水、旱、风、雹灾害地方并未垦田亩本年额赋杂课。

十二月初二日（1月11日）

65 蠲缓湖南武陵、安乡、龙阳、华容、沅江、澧、湘阴、巴陵、临湘九州县暨岳州卫遭水灾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初四日，缓征湖北江夏、武昌、蒲圻、黄冈等二十五州县暨武昌、沔阳二卫遭水灾地方新旧钱粮漕米并杂课。初六日，蠲缓江苏江宁、江浦、六合等三十五厅州县遭水、

旱灾地方暨未垦田亩新旧额赋并杂课。初八日缓征两淮富安、安丰、梁垛、东台等十四场歉收地方旧欠钱粮。

十七日（1月26日）

66 崇厚结束使法之任，返抵上海。上年五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充出使法国钦差大臣，前往法国道歉，以缔两国实心和好之谊。十月初五日，崇厚一行自上海启程。十二月五日（1871年1月25日）抵法国马赛。适值普、法交兵，巴黎被围，乃赴波尔多城暂住。与法国外部大臣信函往来，法国亦派出大员照料，奈其国事未定，不能与大臣相晤。本年正月，普法两国和议始定，而巴黎复爆发革命。至三月二十八日始与其大臣热福理相会。然热福理又多以津案等因要挟、刁难，意存延宕。崇厚驻候数月，国书未递，而道途遥远，消息不通，为设法转圜之计，乃于七月初告知先赴英国游历。抵英国后，又备具照会，告辞法国外部大臣，拟即回国奏明一切。七月十三日崇厚等自英国启程，二十七日到美国纽约。八月初三日崇厚接法国政府发来电信云：法国翻译官李梅前来，带有公文，即可照办。法国驻美公使伯洛克亦而见崇厚，劝其返回法国。崇厚揆时度势，允其所请，于八月二十一日再抵巴黎，旋与热福理及密萨相继会商。十月十一日崇厚拜晤法总统梯也尔，并面递国书。十月二十五日崇厚结束出使，离开巴黎返国。至是回抵上海。

二十日（1月29日）

67 缓征山西平遥、交城二县遭水灾地方旧欠额赋暨民

借仓谷。二十二日又谕缓征江苏常熟、吴、吴江等二十九厅州县暨苏州、太仓、镇海、金山、镇江五卫未垦荒田新旧额赋并杂课。

68 越南农民武装首领苏帼汉等被处死。据瑞麟奏，越南农民武装首领苏帼汉率党逃至广东钦州经堂地方，经瑞麟督饬副将雷秉刚等先散胁从，设法将苏帼汉及养子苏亚旺拿获，解省审办。谕命将苏帼汉与养子苏亚旺于讯明后即行正法。

二十五日（2月3日）

69 陕西巡抚翁同爵丁忧，以仓场侍郎邵亨豫署陕西巡抚。邵未到任前，由谭钟麟暂护。时同爵弟内阁学士翁同龢正授读弘德殿，亦陈请开缺。两宫皇太后遂派恭亲王奕䜣示慰留之意。同龢称尽忠先尽孝，以“三年后勉力图报”相答。

70 蠲缓河南汜水、河内、祥符、陈留等七十五厅州县遭水灾地方新旧额赋并赈汜水、河内、武陟、温四县灾民一月口粮。二十六日蠲缓陕西咸宁、长安、渭南、三原等三十七州县遭灾被扰地方积欠额赋。二十七日，蠲免江浙仁和、海沙、鲍郎、卢沥、横浦、浦东六场未垦田亩本年灶课。二十八日，又谕缓征山东济宁州遭水灾地方本年额赋暨明年（1872）上忙钱粮。

二十九日（2月7日）

71 以山西布政使张树声为漕运总督。

72 是年，除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广西、陕西、甘肃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七千二百三十五万四千八百三十一人，存仓米谷二百八十四万一百三十七石二斗九合三勺。全国出口货值银六千六百八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二两，进口货值银七千零一万三千零七十七两，入超三百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一十六两，凡征货税银一千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一百四十六两。

73 王韬编成《普法战纪》，书中附有所译之法国歌曲《马赛革命歌》（即《马赛曲》），此为中国所译外国歌曲中最早之一首。

〖1〗《清史稿》卷三八八。

〖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册。

〖3〗《清史稿》卷三八八。

〖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七。

〖5〗《左文襄公全集·家书》下。

〖6〗《平定关陇纪略》卷十。

〖7〗《防海纪略》卷下。

〖8〗《教务纪略》三卷，下。

〖9〗《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三五册。

〖10〗《清史稿》卷三九一。

〖11〗《清史稿》卷三九一。

〖12〗七河省，指沙俄侵占中国之七条河流，即伊犁河、卡拉塔尔

河、比齿河、阿克苏河、勒普什河、巴斯坎河和萨克坎德河之流域地区。该七条河均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13〗《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439页。

〖14〗《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523页。

〖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

〖16〗《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卷一。

〖17〗《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二五册。

〖18〗《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二五册。

〖19〗《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

〖20〗《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

〖2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八。

〖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

〖2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二。

〖24〗《中外旧章约汇编》一册317—324页。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四。

清通鉴　卷二二九

同治十一年　壬申　公元 1872 年

正月初二日（2 月 10 日）

1 缓征直隶通、武清、宝坻、香河、保定、大名、东明、长垣等八十七州县遭水灾地方新旧额赋租课暨民借仓谷。

初四日（2 月 12 日）

2 大赦天下。命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结案监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所不原者毋庸查办外，余均由大学士会同刑部，酌量案情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其军、流、徒、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晰减等完结。

3 缓征山东济宁、禹城、菏泽、临清等四十六州县暨青州、德州、东昌、临清、济宁五卫遭水、旱、虫灾地方本年上忙额赋并杂课。十二日，豁免湖北黄陂、钟祥、京山、潜江、天门五县被扰地方积欠额赋。

十六日（2月24日）

4 王文韶奏报处死何春台。湖南起事者何春台自桃花江败逃赴湖北荆州一带，经已单守备申大发跟踪追缉，于上年十二月间在监利县属杨木厂地方会同该县丁役将何春台拿获解省，讯明处死。

十九日（2月27日）

5 刘坤一奏报平定奉新起事。江西奉新县起事者于上年十二月间纠众百余人，阑入靖安县城掳抢，烧毁县署，经代理县丞魏鑫等会同奉新县知县汪以诚调集乡团合击，阵斩其首领吴沅发等，生擒温开接等多名，余党均被击散。

二十三日（3月2日）

6 蠲缓两浙鲍郎、钱清、西兴、长亭、横浦、浦东六场受灾地方新旧灶课。二十九日，又谕缓征江西南昌、新建、进贤、清江、莲花等二十六厅县暨九江、南昌两卫遭水旱灾地方新旧额赋。

二月初四日（3月12日）

7 曾国藩卒。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曾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吏部侍郎。太平军兴，建湘军与之战。先后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授直隶总督。曾师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研习程朱理学，深受其影响。以侍郎之身，

出治乡兵，征伐遍十八行省，终以镇压太平天国，号称“中兴名臣”之冠。[1] 又倡“师夷智”，以购外洋船炮为“救时第一要务”。同治九年（1870）于天津办理教案，颇招物议，遂抑郁成疾。本日病卒于南京，谥“文正”。遗著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初六日（3月14日）

8 谕晋省采办磺斤。据李鸿章奏，直隶练军各营月需火药甚巨，省城设局制造，所需磺斤开采维艰，前由山西办解之磺已无余存，亟须源源接济，以资应用。谕令鲍源深援照旧案，迅即筹款，再行采办净磺十万斤，分作四年，陆续解往直省，俾资配造。所需磺价即由晋省造册报销。

9 调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各五百名，赴甘肃肃州（今酒泉市）军营，听候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调遣。

初八日（3月16日）

10 拨银赈济四川灾荒。据吴棠奏，上年夏旱秋潦，收成歉薄。入春以来，粮价骤昂，饥民待哺嗷嗷。谕令于该省厘金捐输项下拨银二十万两，以资赈恤。并令湖广总督，湖北、陕西、贵州各巡抚晓谕商民，运米赴川接济，所过关卡，概免厘税，以广招徕。

十二日（3月20日）

11 以江苏巡抚何璟署两江总督，江苏布政使恩锡署巡抚，山东布政使文彬署漕运总督。

二十二日（3月30日）

12 拨工部铅丸五万粒、火绳三千丈，解赴直隶张家口粮台备用。

13 蠲免直隶安、河间、任、隆平、宁晋、文安、东安、天津八州县积涝地亩上年额赋，并缓征节年民欠粮租。旋减免云南东川、嵩明、武定、元谋等四十四府厅州县遭水灾地方上年额赋。

三十日（4月7日）

14 丁宝桢奏称，山东侯家林黄河决口，于本月二十四日合龙，工程一律坚实。

三月初三日（4月10日）

15 谕令盛京将军都兴阿等查实书明额等被参情节。奉天金州（属今辽宁大连市）地方，上年被水成灾，协领书明额、署同知徐仲三匿灾不报。灾民赴副都统衙门控诉，反被锁拿多名，拷讯禁锢。该衙门司员奎山扶同捏咨，徐仲三等复带勇催征，激成众怒，捏称土匪聚众抗粮，开炮击毙灾民数名。徐仲三所带勇丁，率皆亡命匪徒，官民相仇，恐酿巨患。又牛庄（属今辽宁省海城市）城防守尉果勒明阿，不恤民灾，横征苛敛，私设厘局，抽收肥己，苛派兵车，藉端诈索，收敛赌局钱，名为官局，以致赌风日炽，马贼肆起，劫案叠出。至是，谕都兴阿、瑞联、恭镗将书明额等被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参办。

初十日（4月17日）

16 豁免甘肃河、狄道、靖远、安定、会宁等二十四厅州县暨红水县丞、沙泥州判所属被扰地方同治元年（1862）至八年（1869）应征额赋。

十一日（4月18）

17 陕西靖边知县萧启基因侵吞军饷被革职。据护陕抚谭钟麟奏，前署陕西靖边县知县萧启基接管驻边营勇五百名，任意短缺。经该管道派员查点，始雇民夫充数，亦只一百八十余名，所领之饷，率行侵吞，且有招倡滥刑私设钱局等情。乃颁旨将萧启基革职，永不叙用，并令陕西巡抚将其提解到省，追缴侵蚀饷项，从严惩办，以儆官邪。

二十三日（4月30日）

18 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同治初，美查与其兄贩茶于中国，精熟中国语言文字。其买办赣人陈莘庚鉴荐《上海新报》之畅销，乃以办报之说进，并荐其同乡吴子讓为主笔。美查善其议，乃延钱昕伯赴香港，调查报业情形，以资仿效。〖2〗至是日，美查与伍华德、普莱亚、麦基洛四人合资于上海创办《申报》，旋归美查一人独办。初以油光纸铅字排印，隔日出版一张，四月后改为日报。是为中国较早出版之近代中文报纸。

二十八日（5月5日）

19 命江苏、江西借拨银两，以清湖南援黔军积欠饷项。据王文韶奏，湖南援黔一军，积欠饷项甚巨，上年指拨湖

北、四川月饷银共四万两，湖北虽随时接济，但仍难按月解齐，四川则于湖南旧欠该省旗绿兵饷内，业经划抵银十万两。王文韶以现在苗事渐就绪，缓局可以稍纾，拟将援军酌量裁减，惟积欠无从筹补，亟须设法通融借拨，以应急需。本日，谕何璟、恩锡、刘坤一于江苏、江西两省，各借拨银二十万两，以清款目。王文韶将援军酌量减撤，积欠及早清厘，务当妥慎筹画，仍于黔省剿抚事宜，力为兼顾，以竟全功。

20 是月，太平天国余部李文彩军在贵州牛塘为清军击败，是为太平军最后失败之一支。先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将李文彩率部于同治二年（1863）进入黔东南地区，屡败清军，攻占都匀、凯里等城镇。至本年初，李文彩部与张秀眉率苗军于乌鸦坡同清军激战，不利。三月，李文彩于思州（治今贵州岑巩县）、镇远（治今镇远县）间之牛塘遇敌，激战，失败。太平天国运动至此终结。

【考异】太平天国运动终止于何时，其说有二：一以天京（今南京）陷落为下限；另一说因所据史实不同，又有同治七年（1868）、同治八年（1869）、同治十一年（1872）三说。

罗尔纲于《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序论中云，太平天国运动终止时间应“改为到戊辰十八年（清同治七年，1868 年）徒骇河覆败为止，才符合历史事实”；吴雁南则据西捻军余部于陕北之安民告示中，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宜川县志》卷一五），谓太平天国之纪年至少应终止于 1869 年（《太平天国最后失败与太平天国纪年》）。然李文彩之太平军一直战斗至同治十一年（1872），

此乃毋庸置疑之史实，据此，太平天国运动终止之时间，似应以同治十一年（1872）为准。

四月初五日（5月11日）

21 减免贵州都匀、镇远、思南、黎平、贵阳、安顺等五十一厅州县暨册亨州同、大塘州判、锦屏乡县丞所属并古州等卫被扰地方节年额赋。

初六日（5月12日）

22 苗族义军领袖张秀眉被俘，黔东战事平息。

先是，同治九年（1870）十月，官军既占台拱，续攻苗军。八寨苗军首领闻国兴（即小播五）约同独山大河苗军首领唐大煊降，自率团众收复八寨、上江、下江、三脚各城。〖3〗黔军亦先后占领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同治十年（1871）三月湘军道员谢兰阶、总兵苏元春克丹江厅。四月三日，席宝田、唐本有、苏元春再克凯里，败金大五，进逼雷公山。张秀眉率苗军撤出雷公山，退守于丹江、凯里之间。以天暑瘴发，战事暂息。

秋，战事再起。湘军攻占黄茅岭。张秀眉、姜老拉、潘老帽、九大白、包大度、金大五等率苗军民二十万齐集乌鸦坡。乌鸦坡处丹江、凯城边境，叠隘重关，形势险要。然以弹丸之地，又粮秣皆缺，其势不可久支。李文彩献策曰：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诣洪江，下走常德，以扰湖南腹地。〖4〗秀眉不纳。

及至是年春，湘、黔两军数路进攻苗军：湘军唐本有、

谢兰阶部由凯里南下，攻乌鸦坡西北；龚继昌、苏元春部由开怀南下，攻乌鸦坡东南；戈鉴部由乌溜进，与龚继昌等部相犄角；黔军由漫洞进至舟溪，扼乌鸦坡西南。苗军则扼守牙塘、乌遂、猴子坳、小坳等地，与官军相持。三月十二日，官军进攻，两军展开激战，苗民不支，至二十三日苗军各寨先后失守，部众分头突围。张秀眉、杨大六及九大白等率众由乌堡、冷水沟北走，为官军冲散，九大白战死，张秀眉等走雷公山。官军复围雷公山，张秀眉率余部死战。至是日，张秀眉、潘老帽、李文彩、金干干、包大度等战败被俘，黔东战事遂息。

初十日（5月16日）

23 甘肃河州回军降。

初，左宗棠为解河州回军对兰州之威胁，于进攻马化龙回军时，即令吴士迈、汤聘珍、李耀南各军由汧（今千阳县）、陇趋秦州，与甘军配合作战。又派周开锡为甘南诸军总统，以加强南路之军事力量。同治九年（1870）五月，周开锡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进巩昌，提督杨世俊率部由秦州出伏羌（今甘谷县），于宁远（今武山县）、礼县败回军，乘势进占渭源县城及甘肃西南战略要地一杆旗（距渭源十五里）。六月初三日，又攻破狄道州城。其时，南路清军兵力不足，粮运亦困难，左宗棠遂令南路暂取守势，驻军洮河以东，而集中兵力进攻北路。十月，河州回军渡洮河，攻平凉府静宁州，以牵制攻宁夏之军，左宗棠令总兵刘明灯、杨芳桂两营出扼静宁。

同治九年（1870）底，金积堡既克，左宗棠遂决定大

举进攻河州。同治十年（1871）五月十五日南路诸军总统周开锡病死，由总理营务处陈湜接任。六月二十三日，左宗棠调集各军兵分三路进向河州：中路以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率鄂军（多隆阿旧部）由狄道进，一半渡洮河而西，一半驻洮河东岸；左路命记名提督杨世俊率所部楚军、提督张仲春率领“宗岳”军，取道南关坪进峡城；右路命记名提督刘明灯从马盘监进红土窑，再入安定，以扼康家岩；又命记名提督徐文秀率楚军一部从静宁州取道会宁继进。另檄黄鼎分蜀军步兵八营交记名提督徐占彪率领，再配以副将桂锡桢率马队三营由中卫南下靖远，至会宁、安定，以防游动回军，护卫兰州东面。七月，各军分道进发。十二日，左宗棠亦由平凉向西，进驻静宁。十九日，左宗棠由静宁取道会宁西进。八月初二日至安定，令徐文秀一军由安定西北巉口，出金县秤钩驿，以达站滩；刘明灯一军由安定东南马家河、韩家坪，出关门口内官营，抵站滩，与徐文秀合队，进攻康家崖。初四日，各营先发，初六日，徐文秀、刘明灯拔营继进。两路官军屡败回军，进展顺利。十一日两军合攻康家崖，破回军大小各堡，回军退保洮河西岸之三甲集（属今广河县）、太子寺、大东乡，以屏障河州。二十二日，左宗棠令提督傅先宗、杨世俊于狄道架浮桥渡过洮河，分别于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等地立营，以牵制回民军，掩护右路官军渡河。十月初，总理营务处、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亲兵等马步五营，由狄道浮桥过洮河，与中路、左路官军配合，猛攻黑山头等处。徐文秀、刘明灯部趁机于康家崖、新添铺（康家崖南二十里）等地造浮桥渡过洮河。

十月初九日，过河之各路官军会攻河州第一道门户三甲集。回民军顽强抵抗，损失九千人，终难支持，马占鳌走逸八甲口，官军复分攻康家阳，破大小堡十余所。徐文秀移扎三甲集，余部分扼地隘，以规太子寺及大东乡。

十二月初，官军经大东乡和董家山逼太子寺，战不利。至本年正月初四日，回军乘夜于新路坡以东、官军振威前右两营之间潜筑三垒，与滥尼沟四庄一垒互为犄角。初五日，官军见回军营垒自天而降，甚为震惊。激战数日，官军败绩，傅先宗、徐文秀先后战死，总兵郑守南、李其祥等亦殁于阵。陈湜急饬董家山、三甲集、康家崖各处官军严扼要隘，一面驰禀大营。

太子寺一役，官军惨败，全线溃退二十余里，且粮运梗阻，其势几不可收拾。回军将领多主乘胜反攻，并欲攻左宗棠大营。马占鳌得知官军增垒复进，新调各军络绎奔赴，乃集回军将领议事，力主降官军，曰：果如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席卷而东，百二山河，皆为吾所有，谁以一丸泥封函谷关，使关东将帅不复西来？去一左宗棠，将有无数左宗棠在其后。河州弹丸，何能与天下抗？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5〗遂遣马俊、马正元、马金福、马成龙等，诣三甲集行营乞抚。左宗棠得报，心中窃喜，然惧“其中或有别故”〖6〗，饬陈湜“抚事以尽缴马械，为入手要著”〖7〗。“呈缴马械，不能即保其必不复反，然办抚不能不从此下手。伊辈之就抚不就抚，全在其心之诚伪，无从窥测，亦不能就马械之悉数呈缴与否观之。弟之所以断断于此者，亦谓此著做得透彻，总可保数年无事。数年中得好官抚绥、教诲，潜移默化，或能永远相安

耳！”〖8〗马占鳌缴出马四千余匹、军械一万四千余件。至是日，马占鳌、马尕大、马永福及陕回崔三、禹得彦部头目降于官军。左宗棠奏请清廷，任马占鳌为统领，其部仿楚军编制改编为三旗马队。

24 命协办大学士文祥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

十一日（5月17日）

25 谕令查明河东盐务流弊。据御史袁承业奏，河东行盐引地，系晋豫陕三省分销，豫陕引票，于每年掣签时，扣留引票若干不行入筒，分给现任候补各官，以为调剂属员之计，山西引地，各州县招商代运，勒索分肥，私立官费，甚至幕友家丁佐杂营员皆分其利。至是，令鲍源深确切查明，酌覆具奏，如有此项弊端，即行认真厘剔。

26 从丁宝桢之请，命文煜、王凯泰拨安澜轮船赴山东，以为出洋巡哨。

十五日（5月21日）

27 催长芦、山东欠解盐务生息银两。据乔松年奏称，长芦、山东盐务生息银两，向系按年交豫省藩库，以为岁料帮价之需，现截至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底止，长芦欠解息银八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两，山东欠解息银二十七万七百两，屡催未解。此项息银，关系河工要需。谕令李鸿章、丁宝桢督饬各运司速行严催各商将欠解各项如数完解，毋任延宕。

二十一日（5月27日）

28 催解西征协饷。据袁保恒奏，西征各军月饷，山东

自上年十月以后，仅解到二万四千两，山西自上年十一月以后，仅解银二万两，四川自上年七月以后，未经续解，安徽自上年九月以后，未经续解，广东自上年夏季以后，未经续解，湖南并前提积欠银四万两，仅解过银五万两。甘肃兵多粮缺，转运艰难，且一切安插抚恤之费，需用尤巨，谕令各该省督抚顾全大局，源源报解。令瑞麟、吴棠、英翰、钱鼎铭、丁宝桢、鲍源深、王文韶将应解西征协饷克期筹拨，并批速解，不准再有拖延。

五月初三日（6月8日）

29 阿古柏与俄使考尔巴尔斯非法订立商约。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于南疆建哲德沙尔汗国，为沙俄密切关注。七年（1868），沙俄占领撒马尔罕，并于与阿古柏毗邻之纳伦河畔构筑碉堡，拟远征阿古柏。阿古柏遣其侄沙迪·米尔扎至阿拉木图、塔什干及彼得堡，寻求与俄国达成谅解，然未成功。九年（1870），沙俄拟远征南疆，因浩罕出现骚动而未果。其时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势力进入北疆。沙俄恐阿古柏于伊犁建立亲英之统治，遂于上年（1871）派使至喀什噶尔与阿古柏谈判。本年四月，考尔巴尔斯自固尔扎出发，抵达喀什噶尔。二十七日，阿古柏之代表阿塔勒克哈孜与俄使考尔巴尔斯签订通商条款：

一、凡俄国臣民有权前往哲德沙尔经商，并前往其欲访问之哲德沙尔元首治下地区及市镇，一如哲德沙尔居民，有权于俄罗斯帝国经商。哲德沙尔元首于其领土范围内，对俄国臣民、商队以及一切属于彼等财物之安全，负责严加保护。

二、俄国商人于所有哲德沙尔市镇内，有权获得单独存放商货之商队旅店。哲德沙尔之商人于俄国农村里，亦享有同样之权利。

三、俄国商人有权在哲德沙尔所有市镇置设商业代理人（商队头目），后者之任务系照料常设之贸易市场及合法征收关税。哲德沙尔商人于土耳其斯坦各个市镇享有同样权利。

四、自俄国运至哲德沙尔，或自哲德沙尔运进俄国之所有商品，应按价课税百分之二点五，此种税将不超过课自哲德沙尔境内穆斯林之税率。

五、俄国商人及其商队可以获得完全之自由与安全，任意通过哲德沙尔领土前往与后者接壤之国家。来自哲德沙尔之商队享有同样之便利，通过属于俄国之领土。〖9〗

至是，阿古柏于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在该商约上签字以示允准。

初七日（6月12日）

30 伊犁将军荣全与俄交涉伊犁未果，返抵塔尔巴哈台。

上年五月十七日沙俄侵略军占领伊犁后，宣称“伊犁永归俄辖”〖10〗，俄国所占地区，将永远不归还中国〖11〗。而沙皇政府却于七月二十五日给其驻华公使发来电报，令转告清廷，俄军已将伊犁“代为收复”〖12〗，并伪称：“请定如何办法”〖13〗。

清廷得悉沙俄侵占伊犁，即谕令军机大臣等：“此事关系甚重，亟应豫为筹画，以弭衅端。”〖14〗一面令署伊犁将军荣全驰赴伊犁，晤见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

交涉收回伊犁，“免致日后肆意要求，难于收拾”〖15〗；一面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等，迅速规复乌鲁木齐，务当绸缪未雨，先事图功，勿落他人之后〖16〗，以免俄人生心。又命刘铭传督率所部，由乾州鼓行而西，绕出兰州之北，由甘凉肃一路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并诏伊犁从前陷贼臣民，均命加恩免其治罪，命荣全妥为安辑。

荣全奉命后，先派多仁泰前往阿拉木图，与科尔帕科夫斯基接洽，谈判收还伊犁事宜，而后自带步骑百余人于九月间由乌里雅苏台出发，急赴伊犁，后续部队千余人亦陆续开拔。沙俄则对谈判设置重重障碍。先要荣全赴那丹木克议事，后又改在色尔贺鄂普勒，并拒绝多仁泰前往伊犁之要求。

本年初，荣全抵达色尔贺鄂普勒，四月初九日与俄国代表布呼策勒傅斯奇会商。俄方本无意交还伊犁，遂对清廷代表支吾、刁难、搪塞。荣全不得要领，会谈毫无结果。至是日，荣全不得不返回塔城，并上奏云：“逆探其志，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17〗

十二日（6月17日）

31 催拨贵州专饷。据曾璧光奏称：上年江西奉拨贵州专饷五十万两，派员提解，仅据该省拨银五万两，现在黔省军务正当吃紧，士卒待饷甚殷，且新抚苗众，已逾十数万家，应办善后事宜，尤须巨款。遂谕刘坤一饬令藩司将该省奉拨贵州专饷，除已经拨解外，其余银两，迅速如数

筹拨，务于本年六月内发交贵州委员提解回黔，毋稍延缓。

十四日（6月19日）

32 命防剿奉天大东沟之寇。据户部侍郎瑞联、盛京副都统清凯奏：边外大东沟地方，突有由上江窜来贼匪五百余名，虽经兵勇在榆树房东甸子地方迎击，擒斩多名，惟边外地面辽阔，其踪靡定，仍恐去而复来。遂谕令都兴阿、瑞联、清凯：严饬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市）守尉及带兵各员在沿边一带勤加侦探，实力防剿。此股贼匪系由海洋窜来，弃船登岸，分股肆扰，嗣后尤应严防海口，绝其登岸之路。

十七日（6月22日）

33 命李鸿章为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

二十五日（6月30日）

34 张秀眉遇害于长沙。

张秀眉，贵州台拱翁刚寨人。苗族。曾为雇工。咸丰五年（1855）领导苗民起义，被推为元帅，以台拱为中心，占领数十州县，众至数十万人。同治九年（1870）官军大举进攻，台拱失守。本年三月贵州苗军起义失败，张秀眉被俘，解送长沙，受尽酷刑，于是日遇害。

六月初五日（7月10日）

35 催各省筹拨贵州协饷。据曾璧光奏称，贵州指拨各省协饷，每月十四万两，自上年二月起，至本年四月止，除四川及江西九江关尚能如数拨解外，其福建、山东、浙

江、湖北、江苏等省，均解不足数，湖南、广东则分厘未解。统计欠解银一百六十四万余两。现在下游军务将竣，各营勇丁分别撤留，亟须拨解巨款，方能清厘积欠。遂谕令瑞麟、李瀚章、文煜、何璟、丁宝桢、杨昌濬、王凯泰、郭柏荫、王文韶、张兆栋、恩锡于各该省欠解贵州协饷，饬令藩运各司无论何款，赶紧筹拨，于接奉谕旨后，限一月内扫数解清，不得稍涉迟缓。

初六日（7月11日）

36 铭军于陕西乾州（今乾县）哗变。先是，同治十年（1871）以阿古柏犯新疆，俄国又占伊犁，乃命直隶提督刘铭传率铭军西进，规复新疆。兵至陕西后，八月初七日刘铭传以病乞归，清廷允准其回籍调理，而以提督曹克忠赴陕接统其部。然曹克忠接任后，驾驭不得其宜，时逾半年，与兵将不洽。及至是日，乾州铭军哗变，有戕杀营官情事，哗溃二百余人。

十一日（7月16日）

37 授瑞麟为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为武英殿大学士。命协办大学士文祥为大学士，管工部事。刑部尚书全庆授协办大学士。宝鋆调补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由载龄调补，兵部尚书由英桂补授。

十四日（7月19日）

38 命文祥、李鸿藻充武英殿总裁，单懋谦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充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为国史馆总裁官。

二十八日（8月2日）

39 催拨西宁专饷。据豫师奏，各省月拨专饷，截至本年四月底止，共欠银四十七万两，本年仅两淮报解银六千两。遂谕令两江总督、江苏、山东、河南各巡抚严饬藩运各司，限一月内，将积欠西宁专饷，先行提拨一半，迅速解往西征粮台转解，嗣后仍当源源接济。

40 总署奏请继续办理福建船厂事宜。上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奏称：闽省连年制造轮船，经费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如果制造坚实，驭以熟悉沙线之水师将弁，未尝不可制胜，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浩费。将欲用以运粮，而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是以有用之帑金，为可缓可无之经费。江苏上海制造轮船局亦同此情形。故请旨饬下闽浙、两江总督将两处轮船制造暂行停止。旋命署闽浙总督文煜、两江总督曾国藩等通盘筹画。本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致函总署，论船局不宜停止。三月十四日，上谕再命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画，应否将闽、沪轮船厂裁撤。四月初七日，左宗棠上奏，一一驳斥宋晋、文煜等停办船厂之议，并言：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且即原奏因节费起见言之，停止制造，已用之三百余万能复追乎？定买之三十余万及

洋员、洋匠薪工等项能复扣乎？所谓节者又安在也？二十日沈葆桢亦奏云：福建船厂不可遽行停办，如虑费用过多，可间造商船。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又奏：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左宗棠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18〗至是日，总理衙门综各大臣之议，上奏云：船厂事宜，未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应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所议办理。谕从之。

七月初四日（8月7日）

41 山东布政使、署漕运总督文彬奏称擒斩幅军首领朱小五等。朱小五于上年夏间，于仰化集联合朱憬堂等，结幅聚众起事。经淮军会合各该州县文武，尽力搜捕，先后击毙其同党多名，并将其首领朱小五、朱憬堂拿获处死。

42 以漕运总督张树声署江苏巡抚，山东布政使文彬仍署漕运总督。

初六日（8月9日）

43 从御史袁承业奏，命山西巡抚鲍源深认真查拿游勇，并禁止民间栽种罂粟，开设烟馆。

初九日（8月12日）

44 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由陈兰彬、容闳率领自上海启程赴美。

中国派遣学生出洋求学，首倡者为曾国藩、李鸿章，而原发动者则为容闳。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属今珠海市）人。早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后赴美国。咸丰四年（1854）毕业于耶鲁大学。翌年回国。立志于教育，欲将欧美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先后到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并潜入天京会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谋求实现其“教育计划”，然均遭失败。同治二年（1863）入曾国藩幕，受委派赴美购买机器。六年（1867），创议于江南制造局附近设兵工学校，获准，旋提出其派遣留美学生“教育计划”。

七年（1868），容闳经由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四事，请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成定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食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于上海总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19〗条陈由丁日昌寄送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适文祥丁忧回籍，此议未果。

九年（1870）曾国藩办“天津教案”，容闳以翻译同

行，经丁日昌说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国藩同意其主张，十年（1871）致函总理衙门，获允，七月十九日乃与李鸿章联衔会奏，略曰：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臣鸿章复往返函商。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日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国家帑项岁有常额，增此派人出洋肄习之款，更须措办，则筹费又难。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难，第以成山始于一篑，蓄艾期于三年，及今以图，庶他日继长增高，稍易为力。爰饬陈兰彬、容闳等悉心酌议，加以复

核，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业，十五年后，按年份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奏折后附肄业章程十二条，大要有：一、商知美国公使，允中国选派幼童入美国学校学习，经费由清廷支付。二、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挑选出洋幼童先在该局训练，准备出国。三、幼童年龄在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四、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临时斟酌办理，归国后由政府录用。五、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律例等书。六、留学经费共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20〗

本年初，曾国藩奏调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光禄寺典簿叶源濬为出洋中文教习，幼童出国前之训练由盐运使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瀚清主持。

派遣留美学生之事已定，遂选拔幼童。然其时风气未开，故报名者屈指可数。〖21〗流言颇多，且有云幼童出国将被接种狗皮为玩物者。〖22〗另规定送子出国前，须立“具结”，“生死各安天命”，更增父母之恐惧，招生困难重重，未能招足既定人数。容闳乃亲至香港，就西塾中遴选之，以足其数。时中国尚无报纸以广传闻，北方民人多未知政府有此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人应者极少，来

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为香山籍。〖23〗

上年（1871）于上海山东路设立出洋预备学校，主管为刘瀚清。拟出国之幼童于此训练半年，学习简单英文、中文及基本知识。本年夏，三十名幼童参预出国前之考试，全部合格。至是日，首批赴美留学幼童由陈兰彬、容闳率领自上海启行，前往美国。此即为中国选派留学生之始。

二十二日（8月25日）

45 据文彬奏，幅军首领朱小五等被擒后，另一首领朱方茂潜匿宿迁西南之朱家圩内，经文彬饬令总兵欧阳利见等督率兵勇前往密拿，并令投诚幅首王见勋解散党羽，觅线协捕，遂擒获朱方茂，凌迟处死。

46 福州将军文煜陛见，以闽浙总督李鹤年兼署将军。

八月初四日（9月6日）

47 拨神机营火药一万斤、轰药一千斤、火绳六千丈，交库伦委员领回备用。

初五日（9月7日）

48 命刘盛藻赴陕接统铭军。先是，本年六月，驻陕西乾州之铭军哗变，戕杀营官。清廷命李鸿章悉心筹画，将曹克忠所部铭军撤回安插。李鸿章奏称：铭军素极整肃，经此变易，习气颇难挽回，必得平日威望与将士素孚者接统，然后撤回安置，可渐顺手，并荐刘盛藻任其事。是日，谕命英翰传知刘盛藻，兼程前赴天津，听候李鸿章面授机宜，迅行赴陕接统铭军，妥撤回南，徐筹安置，以弭隐患。

初八日（9月10日）

49 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单懋谦为大学士，管兵部事。

十二日（9月14日）

50 日本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

十三日（9月15日）

51 钱鼎铭奏称擒获河南固始起事者李六，谕令钱鼎铭严饬在事各员认真搜缉余党。先是，固始人李六联络安徽霍邱县李四聋子袭固始境之裴家冲等处，钱鼎铭派兵前往查拿，李六等拒捕逃逸，旋据霍邱境之叶家集附近民寨。李四聋子继踞李世忠族侄李德横庄园。经豫、皖各军合力围攻，擒李四聋子及头目吴长林、张上银等七名，余众逃散。谕令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钱鼎铭分各员合力搜捕。至是，擒李六，复谕令钱鼎铭务将余党悉数捕毙，以消后患。

十九日（9月21日）

52 调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长江水师提督，以直隶大名镇总兵官彭楚汉为福建水师提督。旋以科布多参赞大臣常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托伦布署科布多参赞大臣。

二十六日（9月28日）

53 催拨各省新疆专协各饷。据景廉奏，该都统军饷历

年提拨各省应解之款，山东欠解银十八万五千两，山西欠解银一万五千两，河南欠解银九千一百两。又本年六月间，奉旨提拨直隶、四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欠解新疆饷银各六七万两，应一并严行催解。并拟再于山东、山西、河南三省积欠新疆协饷项下各提拨银五万两，俾资应用。遂颁谕云：景廉剿办乌鲁木齐逆匪，现在筹画进兵，所有粮饷转运各事宜，需款甚巨，必须源源接济。谕令李鸿章、吴棠、李瀚章、丁宝桢、鲍源深、钱鼎铭、邵亨豫、郭柏荫严饬各该藩司，将欠解军饷迅即如数拨解。

二十九日（10月1日）

54 授单懋谦为文渊阁大学士。

55 拨工部火药一万斤、轰药五百斤、铅丸四万出、火绳一万丈，解交乌里雅苏台备用。

九月初一日（10月2日）

56 抚恤琉球国遭风难者如例。

初二日（10月3日）

57 谕催拨滇饷。据刘蓉昭、岑毓英奏，四川等省奉拨协滇饷银，自上年六月至本年五月，仅解到银三十九万六千八百余两，欠解之数甚多。现在军务吃紧，已复城池办理善后各事宜，需用浩繁，亟须巨款源源接济。谕令瑞麟、李瀚章、吴棠、何璟、张树声、杨昌濬、刘坤一、郭柏荫、王文韶、张兆栋将每月应解滇饷，在各该省厘金税课有著款项内，按月如数划拨，发交该省委员，汇解赴滇应用。

十五日（10月16日）

58 同治帝大婚。本年同治帝十八岁，依制当婚。二月初三日，立翰林院侍讲崇綺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封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特氏为珣嫔。是日，同治帝行大婚礼。十九日以同治帝大婚礼成，命恭亲王奕訢世袭罔替，醇郡王奕譞封亲王。二十日奖内臣行走及执事诸臣，徐桐、桂清、广寿、翁同龢等赏头品顶戴。

二十一日（10月22日）

59 被贩卖至秘鲁之华工返回上海。先是，有秘鲁商船玛利亚留士号于澳门拐诱华人三百名为佣，载赴其国，既而遇飓风，泊横滨。华工苦舟师虐待，投水遇救，走诉神奈川县厅。本年四月三十日，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命阻留商船，释华工，并告于清廷。江苏遣同知陈福勋赴日本携之还，深谢其邻谊。至是日，二百二十六名华工返抵上海。

十月初一日（11月1日）

60 皇太后懿旨，定于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行皇帝亲政礼。

初五日（11月5日）

61 官军克新城，全黔事平。

先是，上年（1871）九、十月间，安义镇总兵何世华率七营黔军进攻回民军，谭五受及杨九（杨树森）叛降，何世华部占安南县（今晴隆县）城，继至贞丰州城下。十一月初八日夜，官军四面围攻，回民军及岩大五部苗军不敌，

退出贞丰州城。途中，岩大五被俘死。何世华复攻兴义府城（今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及新城（今兴仁），遭回民军阻击，久攻不下，遂求援兵。贵州巡抚遣记名道吴德溥、总兵文德盛率黔军赴援；云贵总督刘嶽昭、云南巡抚岑毓英派云南盐法道沈寿榕、总兵吴奇忠等率滇军入黔作战。

本年二月，吴德溥至普安，与何世华会攻兴义府，何世华派兵占兴义府城北万寿山。旋吴奇忠率滇军赶至兴义府，扎于城南铜鼓山，与黔军合力攻城，张福禄、张福荫率回民军坚守城池，屡败官军。官军遂施离间计，使中郎将马宗连等人互相猜忌，暗中投敌。四月二十五日清军以马宗连等为内应，攻入城中。张福禄、张福荫投水自尽，二千四百余回民军战死，官军占领兴义府城。

兴义府城既陷，滇军、黔军及团练遂转攻新城。黔东南苗军失败后，黔军除一部留守外，全部调赴新城。回民军凭城坚粮足，于经略大臣金万照率领下，英勇抗敌，官军虽人多势众，攻城却毫无进展。

九月底，贵州提督周达武抵新城。以滇、黔军多达数十营，团练数万人，强攻伤亡太大，以弹丸黑子之地，至掷万众之命以争之，亦得不偿失，乃下令“招抚”〖24〗。并遣间谍潜入城内，诱降回军首领张定中。至是日，张定中骗金万照出城，为官军俘获。而后入城，令义军缴械。官军入城，残杀义军将领及家属。金万照被囚送贵阳。至此，黔西南之回民军败亡。

初八日（11月8日）

62 加慈安皇太后徽号为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皇太后为慈禧端佑皇太后。在京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令各加一级。

二十五日（11月25日）

63 以张树声署理两江总督，恩锡署理江苏巡抚。旋又命张树声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二十七日（11月27日）

64 蠲缓直隶蓟、保定、武清、东安、河间、天津等六十四州县遭水、旱、雹灾地方新旧额赋暨民借仓谷。

十一月初三日（12月3日）

65 蠲缓江苏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等三十六厅州县暨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遭水、旱灾地方新旧额赋。初七日命蠲缓直隶东明、长垣、开、大名、青、静海、沧、庆云、肥乡九州县遭水灾地方新旧额赋。

初八日（12月8日）

66 两广总督瑞麟奏称：广东琼州府何亚万等以荒歉纠集万州黎族人起事，经瑞麟等督饬署总兵刘成元带兵剿办，何亚万逃匿黎峒，并纠众负隅四出，复经刘成元会督官绅兵勇分路攻剿，将何亚万擒获，并获要犯多名，悉行斩首，余党一律歼除。

十三日（11月13日）

67 蠲缓山东郓城、东阿、菏泽、聊城等七十一州县暨济宁、青州、东昌、德州、临清五卫遭水、旱、风、虫地方新旧额赋。

十五日（12月15日）

68 张树声奏：江浙交界处所，时有“枪匪”出没，骚扰地方。本年九月间，有大伙“枪匪”乘驾梟船数十号，驶至太湖，经张树声会同提督李朝斌派兵分投堵截，党徒恃众拒捕。官军合围进击，拿获大小梟船三十八只，击沉二只，起获私盐、枪炮等件。余党凫水逃逸。复在杭桐乡太湖等处缉获其头目李阿四等多名。

69 缓征安徽泗、宿松、定远、盱眙、望江、太湖、东流、天长、凤阳、铜陵、颍上、无为、潜山等四十二州县遭水、旱、风、虫灾地方新旧额赋暨杂课。

十六日（12月16日）

70 从左宗棠之请，谕陕甘地方严禁栽种罂粟。各直省亦一体严禁，有犯必惩。

十八日（12月18日）

71 赏船政监督日意格一品衔及黄马褂，并与副监督德克碑一体赏给一等宝星。

十九日（12月19日）

72 蠲缓浙江仁和、钱塘、海宁、余杭、临安等六十七

州县暨杭严、嘉湖、衢州、台州四卫遭水、旱、风、雹灾地方未垦田亩新旧额赋。旋又谕蠲缓江苏长洲、常熟、太湖、青浦、无锡、江阴、宜兴、丹徒等二十九厅州县暨苏州、太仓、镇海、金山、镇江五卫遭旱灾地方暨未垦田亩本年额赋。

十二月初一日（12月30日）

73 官军攻占大理，云南回民起义失败。

同治八年（1869）云南回民起义军东征昆明失败，损失惨重。岑毓英于攻占南安、楚雄、定远等地后，趁机分兵三路，大举进攻滇西。其部署如下：南路由迤南道张问寿、署普洱府知府许继衡等率领，由普洱进攻威远（今景谷）、缅宁（今临沧县），以牵制大理以南各地起义军；北路由永北厅同知刘昌笏等进攻永北厅城，署维西协中军都司张润等率部自维西进攻丽江府城，以阻止鹤庆、丽江、邓川、浪穹（今洱源县）等地起义军南援大理；中路为主力，由杨玉科率部进攻姚州（今姚安县），都司张上进率部进攻镇南（今南华县），都司钱大川等率部进攻云南县（今祥云县），守备陈定邦等率部进攻宾川，都司王钟祥等率部进攻弥渡，署镇沅州同知尉迟品玉等率部进攻马街，俟姚州得手，直攻大理。

为抗击官军，杜文秀以一部兵力节节阻击，而重点在姚州、镇南州等地设防。姚州为大理门户，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九月，杨玉科占定远后，即率徐联魁、段瑞梅、蒋宗汉、冯长寿等分数路包围姚州，昼夜攻城。大司军马金保、大将军蓝平贵和大都督契有明率起义军屡败官军，

杨玉科哀叹："相持数月，射火鸦、翻草龙之技已穷，均不能克。又昼夜迭攻，贼殊死战。枯索计谋而不得。"〖25〗十一月中旬，官军攻占禄丰后，岑毓英增调总兵李维述部与张上进部合攻镇南，起义军"加意布置，以全力据守，猝不可拔"〖26〗。

其时，南北两路官军进展顺利，至同治九年（1870）初，南路官军占领缅宁，北路官军占领丽江、剑川，中路之刘兴、王钟祥、丁跃龙、段瑞梅、钱大川、陈定邦等率官军亦先后占领弥渡、浪穹、邓川、红岩、云南驿和宾川等地，逼近大理。杜文秀派大司衡杨荣率军赴援云南县，又将各县相继收复。三月初，杨玉科部官军挖地道炸开城墙进入姚州城，起义军顽强抵抗，与敌逐点争夺，四月初一日清军占领姚州城。马金保、蓝平贵被俘，契有明自焚而死，起义军六千余人全部战死。

官军西进缓慢并屡次失利，岑毓英以根由在东南尚未平定，以致不能集全力以西进，尤其"澂江（今澄江）、新兴（今玉溪市）两城，围久不下"，实为省城肘腋之患〖27〗，遂加紧进攻昆明东南回民军：由马如龙亲率兵练与总兵田仲兴部合攻新兴；岑毓英亲率兵练往攻澂江。而对西进之官军，则区分任务，各专其责：委杨玉科署鹤丽镇总兵，督办大理、丽江军务；委总兵李维述主蒙化、赵州、云南军务。

八月初八日，北路官军黄世昌、刘昌笏部占永北厅城，二十日杨玉科会同北路官军攻克鹤庆，继而率军南下，夺占浪穹、邓川，进攻上关。大理以北尽落官军之手。李维述亦于二十六日占领镇南，旋即攻云南县。起义军抵抗激

烈，弥渡等地数易其手。上年（1871）三四月间，起义军再度收复弥渡，并击退徐联魁等部之进攻。官军西进受阻，刘嶽昭、岑毓英遂令杨玉科部官军转攻为守，严扼要隘关口，整训部队，筹集粮饷，待机进攻。

秋，岑毓英复令各部官军同时进攻起义军。杨玉科部围永平，李维述部攻云南县，图东西夹攻下关。十月官军攻占云南驿后，李维述令参将李栋材部进攻弥底（密滴）、瓦录、天生营等处。十一月，克弥底、瓦录、天生营，大司藩李文学突围他走。

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杨玉科部官军克曲硐（永平南），三月十四日又克漾濞，继而进攻下关。其时，李维述于四月十六日克云南县城。杨玉科令徐联魁等部由云南县、都司周作祥部由洱海东向阳堡南下，两路夹击赵州。杜文秀亲率杨荣、蔡廷栋等万余人由大理下关往援赵州，遭官军截击败回。五月二日，官军攻占赵州，直逼下关。

五月初四日，杨玉科指挥官军同时进攻上下关。其部署如下：段瑞梅率部攻上关，都司李应举率部由间道进扎花甸以袭上关之后；徐联魁等率部助攻下关，蒋宗汉则由漾濞越点苍山，从侧后偷袭下关；杨玉科率主力自正面攻下关。官军几次进攻，均遭失败，杨玉科被迫退回赵州城北之汉邑村。五月初七日官军再次进攻，起义军将领董正兴、鲁达投降，官军遂占上、下关。大理危在旦夕。杜文秀命杨荣等率起义军主动出击，大败官军，蒋宗汉等率南路退至太和村，段瑞梅等率北路退至喜洲。当其时，进攻蒙化之李维述部告急，杨玉科率兵往援。大理起义军乘机出击，再败蒋宗汉、徐联魁部官军，占领大井旁、砖窑、

葭蓬村等地。五月十七日官军攻克蒙化，杨玉科回军下关，再攻大理。起义军浴血奋战，顽强抗敌，因寡不敌众，城外营垒相继失守。十月初，官军进至大理城下，筑炮台数座，炮击城内。

十一月初十日官军挖通地道，炸开东南角墙攻入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官军死伤枕藉，被迫退出。自后官军又多处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义军拼死反击。十七日，官军占领城内校场、莲花池，起义军退至西北半城。二十日，官军四面进攻，并于城头架起开花大炮，昼夜轰击。起义军形势危急。杜文秀决意与敌死战，然杨荣、蔡廷栋暗向官军求降，并劝杜文秀出城投降。杜文秀思虑“与其陷万人于锋镝，曷若捐一驱（躯）以救生灵”，遂决意出城“请罪伏诛”，以求“过咎归某一人，法律休波万姓。”〔28〕二十七日，杜文秀服毒自尽，其大司衡杨荣舁之以降。至是日杨玉科督军入大理府城。本月初四日，岑毓英抵大理。十一日，岑毓英纵兵血洗大理城，诛大司衡杨荣、大司旗马国玺、大经略蔡廷栋、大冢宰马仲山、左辅杨彩元、右弼马国忠等，杀回民三万余，大理回民起义最终失败。

杜文秀（1827—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今保山）人。回族。廪生出身，曾任教村塾。咸丰六年（1856）于蒙化（今巍山）聚集回、彝等族民众起义，攻克大理，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平南国，遥奉太平天国正朔。后相继攻克云南五十三州县，并率军东征，围攻昆明，震动清廷。同治七年（1868）法国人安邺及德拉格莱曾率探险队到大理，英国人顾巴亦以上海英国商会代表名义进入云南，至维西县杜让村，谋与杜文秀联结，均遭

拒绝。英法遂转而助清廷。九年（1870），大理危急。翌年，一自称杜文秀义子之刘道衡率八人代表团到英国和土耳其“求援”，未果。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杜文秀服孔雀胆汁毒药后赴清营，以求保全城中回民生命，翌日为署云贵总督岑毓英所杀。

【考异】杜文秀勾结外国，出卖祖国之事，诸家说法颇异。其说有三：其一，谓杜文秀自咸丰八年（1858）后即投靠外国侵略者，分裂祖国。如范文澜称咸丰八年（1858）后，英国意欲自缅甸侵入越南，遣间谍至大理，勾结杜文秀。同治十年（1871），杜文秀使义子艾山往伦敦出卖云南。英国政府以泛伊斯兰主义旗号，指使艾山至土耳其会商具体事宜。杜文秀乃中国人，竟出卖祖国之云南及云南各族居民，其勾结英国侵略者后，即不再是起义军之代表而是祖国及起义军之叛卖者。（《中国近代史》上册 162 页）其二，谓同治十年（1871）遣使赴英前，大理政权与英国侵略者无任何关系，然对乞援一事，杜文秀则参与之。马汝珩于《关于杜文秀评价问题》中云：杜文秀于起义后期，为挽救起义失利，采取刘道衡建议，曾派刘道衡赴英国求援，并以大理政权作英国臣国为条件。刘道衡虽去英国求援，但未获任何结果。（《民族团结》1962 年 3 期）其三，谓杜文秀既未接受英国武器援助，亦未搞过独立，直至失败，仍拒绝向英国求援，至于刘道衡事件不能全由杜文秀负责。

杜文秀是否勾结外国，出卖祖国，只能从事实出发。从调查资料看，谓杜文秀同英帝国主义勾结，论据尚不充分。相反之材料却证明其有民族气节。同治七年（1868）英国自缅甸遣“白林丁”上校语杜文秀驻腾越（腾冲）之将领云：只要胜利后，所获利益大理与英国各一半，一切军需由英国负责。此议遭杜文秀拒绝。（《加

强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讨论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民族团结》1961年7期）罗尔纲于《杜文秀“卖国”说辟谬》一文中云：当法国侵略者安邺之“探险队”至大理时，杜文秀曾面斥起义期间留在大理地区之法国天主教神父勒格尔暹，勒令安邺等从速离境。杜文秀响应太平天国，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号称兵马大元帅，不从部下请求进位称王，即示不肯裂地割据，拥护祖国统一。外人所宣扬之“大理回教国”来自一张阿拉伯文传单。据说此系杜文秀在同治五年（1866）前后于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散发，英属印度政府自尼泊尔得此传单，由玉尔上校赠与安邺，在其《印度支那探险记》中列为附录发表。此份传单全文长五百多字，与杜文秀所行“三教同心、联为一体”政策对照，即可证其为捏造。（《学术月刊》1980年4期）罗尔纲并言：所谓“大理使臣”之勾当，与杜文秀无关，乃刘道衡之骗局。今考出事实有四：第一，所谓杜文秀向英皇称臣表年月系“辛未年十月”，相当于同治十年（1871）十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初十日。而据英国驻八莫（属缅甸）代表行政日志所载，“大理使臣”过缅甸系同治十年（1871）八月，在八莫停留至九月方离开，并特注明“显然即正来印途中”“大理使臣”，据此，此份表文系刘道衡于缅甸假造。第二，此份表文笔迹与刘道衡在伦敦致印度事务部两亲笔信之笔迹相似。第三，作为“献土称臣”证物之所谓“大理所管之地”地图，实乃大理苍山十九峰风景画！第四，作为贡献土地人民山川城池象征之四箱大理石，体积庞大笨重，火车轮船载运尚嫌困难，据伦敦《巴玛尔》报道，其时清军与土缅甸搜查甚严，刘道衡系化装逃出，途中经历许多惊险方抵下缅甸。在此情况下携带如此物品，不仅载运困难，且易暴露身份。据此，杜文秀勾结外国之说实为子虚乌有。

关于杜文秀是否降清，历来亦有两说。一、谓杜文秀确已降清。

其依据乃《滇西变乱小史》。该书载：杜文秀召集文武会商，杨荣力主杜文秀出城，以免清军攻入后，全城百姓被屠。杜文秀为救全城老小，眼望全家服毒后，自己亦服毒，而后乘轿出城见杨玉科（清将）。杜渐渐气绝。玉科曰："人死不能复生，将首级取下。"《大理县志稿》亦云：嗣子弹告竭，食用俱尽，文秀乃召集杨荣等军官及牧师、耆老等布告，情愿拼舍一身，以救数万生灵，命荣献之投降。十一月二十七日，文秀了当家属，偕同饮鸩毕，遂行至清军大营。玉科接问之，已吞语强涩，对答不明矣。戮其首，函解报捷。丁世福在《杜文秀起义始末》一文中云：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军用地雷轰塌大理城东南垣，并配以开花炮，大举攻城。杜文秀毫不退缩。十一月二十六日黎明，杜文秀先令家属服孔雀胆自尽，后自己亦服毒以身殉职。（《民族文化》1981年2期）本处从其说。二、谓上述情节与事实不符。杨维骏于《杜文秀的晚节》中以为：《滇西变乱小史》无作者姓名。文中只字未提杨荣叛变，相反美化杨荣劝杜文秀出城系为"顾其一切老小，留得油香根在"；甚至虚构杨玉科同情杜文秀受逼造反之说。此似一些不知真情之回民出于其对杜文秀及其将领之怀念，而编造之故事。《大理县志稿》对于杜文秀之死说法，亦系后人误传。概言，此资料在主要情节上说不通，资料来源亦可疑。据杨玉科记述，杨荣、蔡廷栋先已求降，愿献出杜文秀，经其允准后，杨、蔡乃将杜献出。据杨维骏按照张所提供《关于杜文秀的一些传说》资料分析后指出，事实真相为：杜文秀断然拒绝投降后，杨荣急于献出，即不择手段灌毒药入杜口中，待毒性发作，命人将杜抬入轿中送往杨玉科军前。同时，为掩盖毒害杜文秀之行为，特授意抬送之人假称杜自己服毒后，杨荣命其将杜献来。不论杜文秀系拒降服毒后被杨荣献出，或被杨荣毒后献出，乃至死不屈，正义凛然。（《昆明师范学报》1979

年4期）

关于杜文秀降清之日期，有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七日两说。据《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岑襄勤公奏稿》及《云南通志》载，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军出城与清军“力战一日一夜”，至二十六日天明，大败回军，文秀乃降。又据《大理县志稿》记载：请降前，杜文秀曾召集部将、耆老会议。杜文秀在给唐老大子之信函中云：“昨晚申末（未）接奉手书。明日午刻定单骑出城，面见大帅”（《杜文秀函稿》，见《民族文化》1980年2期）。有论者考证此函件系二十六日发出，出降当在二十七日。又据杨玉科《从军纪略》载：“是月二十七日逆酋杨荣、蔡廷栋将伪大元帅杜文秀献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18页）。据此，杜文秀出降日期当为二十七日。

74 蠲缓湖南武陵、龙阳、益阳、临湘、华容等十一州县暨岳州卫遭水灾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旋又谕缓征湖北江夏、武昌、咸宁等二十七州县暨沔阳、武昌等卫遭水灾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又谕展缓吉林三姓歉收地方未完仓谷暨折色银两。

十六日（1873年1月14日）

75 轮船招商局成立。福建造船厂及江南制造局所造之轮船，多系军舰，运船甚少。中国长江外海贸易全为洋人轮船垄断。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经曾国藩、丁日昌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商人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是年七月，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有鉴于此，特拟招商章程

二十条，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以广招徕，期于此事之必成，而示众意以可信。李鸿章专奏云："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29〗获准。十一月朱其昂等议定"商局条规"，经李鸿章批准施行。朱其昂会集胡光墉、李振玉等设局招商，得商股银七十三万余两，又获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东海关等历年拨存官款一百九万八千两，以为资本，购买"伊敦"、"福星"、"永清"三只轮船，于上海、天津等地，各立码头。及至是日，轮船招商局宣告成立。

十七日（1月15日）

76 命将已革提督田兴恕开释回籍。初，贵州教案后，贵州提督田兴恕以滥杀无辜，多行秕政，论罪遣戍新疆。行至甘肃，经左宗棠奏留秦州防营效力。至是日，令将田兴恕开释回籍。

二十日（1月18日）

77 谕令厘正文体。御史吴鸿恩奏：考度为抡才大典，自应加意遴选，以拔真才。近来科场或剿袭肤辞，或钞录旧文，于士习文风大有关系。谕云：嗣后考官衡文，务当认真校阅，以清真雅正为宗，出题亦应明白正大，不得割裂穿凿，致乖文体。

二十二日（1月20日）

78 蠲缓直隶文安、天津两县大窪地亩额赋暨民借仓谷。

旋蠲缓山西隰、太原、临汾、萨拉齐四厅州遭旱、水灾地方额赋既民借仓谷，并赈隰州灾民一月口粮。展缓河南祥符、陈留、杞、中牟、荥阳、商丘等七十三厅州县遭水、旱灾地方新旧额赋。蠲免两浙仁和、海沙、浦东、横浦、芦沥、鲍郎六场未垦荡田本年灶课。

79 是年，除江苏、安徽、云南、广西、陕西、甘肃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七千四百六十三万六千十四人，存仓米谷为二百八十三万九千五百十四石五斗九合五勺。全国出口货值银七千五百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两，进口货值银六千七百三十一万七千零四十九两，出超七百九十七万一千零七十六两。凡征货税银一千一百六十七万八千六百三十六两。

80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成书。是书由奕䜣等奉敕领衔修撰，朱学勤等总纂。共三百二十卷。按年月日排列，汇编咸丰元年（1851）六月十四日至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十三日有关镇压捻军起义之皇帝谕旨、臣僚章奏。

81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书成。是书由奕䜣等奉敕修，朱学勤等总纂，计四百二十二卷，正文四百十四卷卷首二卷，附录六卷。按年月顺序排列，汇编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至同治五年（1866）二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之奏谕。

〖1〗《清鉴纲目》卷十二。

〖2〗《中国报学史》75 页。

〖3〗《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六。

〖4〗《苗疆闻见录》卷下。

〖5〗《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三三。

〖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一。

〖7〗《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二。

〖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二。

〖9〗《阿古柏伯克传》321—322 页。

〖10〗《西国近事汇编》卷十三。

〖11〗《俄中问题》85—86 页。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

〖1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

〖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

〖1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九。

〖18〗《洋务运动》五册。

〖19〗《走向世界丛书》一辑，《西学东渐记》。

〖20〗《洋务运动》二册。

〖21〗《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Under Dr. Yung Wing, 1872—1881》3 页。

〖22〗《留学教育》一册 83 页。

〖23〗《走向世界丛书》一辑，《西学东渐记》。

〖24〗《贵州通志·前事志》三八。

〖25〗《从军纪略》上卷。

〖26〗《云南通志》卷一一三。

〖27〗《岑襄勤公奏稿》卷四。

〖28〗《杜文秀的两件文稿》，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1期。

〖29〗《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

清通鉴　卷二百三十

同治十二年　癸酉　公元1873年

正月初二日（1月30日）

1 缓征直隶宝坻、蓟县、保定、霸县、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武清、宛平、良乡、房山、涿县、滦县、清苑、安肃、新城、博野、雄县、祁安、高阳、河间、献县、任丘、天津、盐山、开县、元城、大名、东明、长垣、丰润、玉田、饶阳、安平、深泽三十八州县被水地方本年额赋，并展缓通县、三河、香河等三十五州县积欠粮租暨民借谷仓。

初四日（2月1日）

2 缓征山东济宁、邹平、长山、齐东等三十九州县暨东昌、临清、济宁、德州四卫被水、被旱、被虫、被风地方本年上忙额赋并各项租课。

初六日（2月3日）

3 以前任山西巡抚李宗羲为两江总督，并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以漕运总督张树声为江苏巡抚，山东布政使文彬为漕运总督。

初七日（2月4日）

4 伊犁维吾尔族人色得克至塔城，历数俄军暴行，“摊派银两，索要妇女幼男，种种酷虐”〖1〗。抵塔城之各族人士尚有伊犁蒙古土尔扈特部贝勒、察哈尔营总管以及满营、锡伯营代表。

初八日（2月5日）

5 刘锦棠率湘军攻克西宁府大通县城。先是，刘锦棠屯兵碾伯（今青海乐都县），分扑大、小峡口，以通赴西宁道路。西宁城东北阻湟水，两山对峙，湟水中流，古称湟中，为进兵必经之道。自大峡口抵小峡口八十余里，高峰危耸，中通一径，岸路仅宽数尺，南北沟岔歧出，回军因险屯聚其间。上年（1872）九月，左宗棠复命原驻灵州、花马池之谭拔萃率老湘军马步四营赴西宁助战。十月初二日，刘锦棠夺据高寨，毙回军二千人。初十日，进袭小峡口，夺其三麓三垒，回军万余来争，自辰至申，不敌败走。十月二十八日，官军以大炮轰击，连夺峡口北山卡垒十余座，且乘胜压山梁下，回军夹湟水溃退。西宁回军首领马本源、马桂源等焚挈眷西走，陕回亦遁，西宁城被围两月余，至此始解。西宁道郭襄之迎锦棠入城。是役，刘锦棠以十八营驰骋九十里，大小五十余战，常夜不收队，露宿冰

天雪地中，左宗棠称："将士劳烈，实为汉唐所未有。"〖2〗

十一月，西宁回冶福兴、马福寿及陕回崔三诸人降。马桂源、马本源兄弟携西宁城内回民逃至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刘锦棠遣马永福往招之，回民逃归者二千余人。马桂源复暗结大通营都司马寿及大通县向阳堡回目马进禄、韩起寿等，本年正月初七日，刘锦棠进规大通。本日，锦棠遣游击董福祥守向阳堡，亲率各营进，踞城回军拼死拒之，炮石如雨，锦棠令降回冶福兴绕城呼曰："献城迎降者免死，擒贼者重赏"，回众数百开西门降。锦棠整队入城，与守军巷战，县城遂复，城内仅存老弱妇女六百余口，锦棠令署大通县黄仁治迁城关回民于河东西，另招城北各汉堡难民实之，锦棠自率队回西宁。

十六日（2月13日）

6 陕回白彦虎从西宁府南山草滩西走。陕西回军首领禹得彦、白彦虎等至西宁，据大、小南川，彦虎以高家堡为据点。官军规西宁，马桂源于西宁府东关与禹得彦、白彦虎、崔三等密议抗拒。上年（1872）八月，官军攻峡口，战于南、北两山。九月，白彦虎为炮子击伤。时陕回居西宁者两万有奇，崔伟、禹得彦、毕大才均降，刘锦棠简其精壮编为"旌善马队"。白彦虎伪词求抚，拒交马械，锦棠时在大通，遣冶福兴率队驻水碶截之，本月十四日、十五日两战俱胜。本日，官军深追遇伏，伤亡颇众，福兴亦遭擒杀。白彦虎率部众、眷属二千余走永定南山草滩，锦棠因忙于徙陕回赴平凉、秦安、清水等县，不遑追截。

二十日（2月17日）

7 福宁镇总兵罗大春接统福建轮船。自同治八年（1869）五月福建船政局制造之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后，一年内，“湄云”、“福星”相继下水。船政大臣沈葆桢遂于九年（1870）八月初七日上折奏请简派轮船统领。清廷从其请，委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令其“将各船联络一气，以壮声援”〖3〗。又谕令英桂、沈葆桢等会议章程具奏。十年（1871）二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英桂奏呈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谕令下所司知之。此为福建海军建置之始。至十年（1872）十二月，福建船政局已有十一艘轮船下水。时统领轮船、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已调补长江水师提督。本日，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名上奏以署福建水师提督、福宁镇总兵罗大春统领轮船。得旨照准。

二十一日（2月18日）

8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于甘肃高台被革职拿问。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自同治四年（1865）起，退驻甘肃高台达七年之久，横征暴敛，挥霍无度，至九年（1870）春，计征粮十余万石，钱约十万串，合银约三十万两。且蓄养戏班，相为娱宴，诬民为盗，滥杀无辜。十年（1872），诏令出屯玉门，九月初，成禄率所部八营抵玉门。十二月十九日（1873年1月17日），陕甘总督左宗棠上折弹劾之，折称：成禄“坐食数年，犹嫌不足，灾歉之后，仍如数取盈”，又纵兵攻毁权家屯庄，概行屠戮净尽，此实稍有人心者所不忍为，亦军兴以来所仅见。臣既察讯得实，若缠于上闻，何

颜立于人世合无仰恳敕下六部九卿会议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应得之罪，以雪沉冤而彰公道。〖4〗折上，遂有惩治成禄之谕。谕曰：本日复据左宗棠奏，成禄前在高台苛派捐输，诬民为逆，纵兵冤毙多命，是该提督丧心昧良，情罪重大，实难一日姑容，著金顺兼程出关，接统成禄各队。传旨将成禄革职拿问，即日遴派员弁押解来京，听候治罪。

二十六日（2月23日）

9 同治帝亲政。同治帝即位之初，由李鸿藻、祁寯藻、翁心存、倭仁为师傅，在弘德殿教授读书，并由惠亲王绵愉常川照料，恭亲王奕訢负稽查之责。后心存病逝，其子同龢继之。同治帝学习尚肯努力，据李鸿藻日记载，“功课极顺”，“功课甚顺”。同治八年（1869）三月，同治帝以“任贤图治”为题第一次开笔作论，文中有“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治矣”〖5〗之句，授读诸臣为之窃喜。

先是，九年（1870），帝十五岁，始读奏折，拟亲政。然慈禧不愿撤帘，遂以皇帝“典学未成”为由，屡责李鸿藻、倭仁等督责不严，又指斥同治帝“学习未能用心，读折不成句”，“书既不熟，论多别字”，“语言蹇吃”，“说话不清”等。上年（1872），帝年届十七，“亲政”势在必行，不得已于十月初一日颁皇太后懿旨，定于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行亲政典礼。是日，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诣慈宁门行庆贺礼，同治帝于太和殿受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朝贺。复颁亲政谕旨，谕曰：朕受皇考文宗显皇帝

付托之重，冲龄践阼，时事多艰，仰赖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垂帘听政，简任亲贤，励精图治。十余年来，粤捻各匪，次第荡平，滇陇边疆，渐臻底定，洵足以扬先烈而奠丕基。朕仰蒙慈荫，得以及时典学，日就月将，兹复渥被圣慈，命朕躬亲大政，孳孳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念。仔肩至重，深惧弗克负荷，惟有恪遵训谕，兢兢业业，上懔祖宗缔造之艰，下慰中外臣民之望。用以祗承家法，仰答慈恩，至在廷王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当共矢公忠，匡朕不逮。其余大小臣工亦宜精白乃心，恪恭尽职，勤求吏治，乂安民业，以冀上副我两宫皇太后谆谆训诫至意。

二月初四日（3月2日）

10 西宁回军马桂源、马本源、马桢源等降于记名提督刘明灯、总兵沈玉遂。时马桂源兄弟踞巴燕戎格，首鼠两端。左宗棠遣陈湜、沈玉遂率河西各营往攻，以马占鳌、马永端率部为前驱，檄刘明灯、敖天印扼米拉沟各要隘，以杜逃逸。正月二十九日，河州镇总兵沈玉遂等驰至巴燕戎格，马氏兄弟已西遁。二月初一日，刘明灯率所部由米拉来会，分驻城关。累日大雪迷漫，明灯、玉遂遣回勇杨生魁入回军中，谕以胁从不问之意。回众争相求抚。桂源兄弟见人心已散，惧甚，阴通于马占鳌，占鳌令尽缴马械，赴城外乞抚，并驰告玉遂密遣马步环东山要隘。本日，回军至，均俯首就缚。陈湜遂赴巴燕戎格，斩三十余人，囚马桂源、马本源，马桢源解省。马本源、马桂源皆凌迟处死，桢源斩决。

初六日（3月4日）

11 法国商人堵布益自河内沿红河至云南蛮耗。法国殖民者早欲沿红河经越南北部至云南，军火商、探险家堵布益被认为是“把这个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人”〖6〗。彼曾于咸丰十一年（1861）随英国勘察队溯长江而上，至汉口，又先后抵西安、汉中、重庆，终抵云南，交易军火。后又往来于汉口、昆明间。上年（1872）九月，堵布益获法国海军部支持，率一艘蒸汽通讯舰至海防，并自河内溯红河而上，于本日抵云南蛮耗，以军火予云南提督马如龙，运回铜、锡等矿产品，获巨利。

十一日（3月9日）

12 日本派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使华，交涉琉球“飘民”事件。先是，同治十年（1871）十月，有六十六名琉球宫古岛船民自那霸归途遇风，船飘至台湾南部登陆，其中五十四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土著居民误杀，另十二人逃脱，被送到福州，中国当局予以抚恤，遣送回国。琉球自明洪武五年（1372）即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已延续五百年之久。而日本则于上年宣布琉球为“藩”，与日本府县同列，辖于内务府。琉球“飘民”事件发生，日本政要即以此为口实向台湾“兴师问罪”，彼等遣樺山资纪赴台湾窥测形势，复于上年十月求台湾资料于美国驻日公使德隆。适其时，号“台湾通”之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归国途经日本，受聘于日本为顾问。本年初，复有四名日人于台湾遇险获救，日本侵台叫嚣更趋激烈。至是，外务卿副岛种臣遂以换约为名来华窥探虚实。其所换条约系指同治十年

（1871）七月二十九日中日所订之《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此约日政府已于本年批准。

十五日（3月13日）

13 华蘅芳撰《地学浅释》序成，全书始得付梓。《地学浅释》原名《地质学纲要》，为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1797—1865）之名著，翻译此书为近代地质学引进中国之标志。华蘅芳与美国人玛高温合译完《金石识别》〖7〗后，再译此书，心力交瘁，终因劳累过度，“患血痢之症，日夜数十次，气息恹恹，无复人色”〖8〗，然仍抱病伏案，直至全书译完付梓为止。

二十六日（3月24日）

14 法国商人米拉将日本人力车输入上海。

15 是月，陕甘总督左宗棠致书总理衙门，陈用兵新疆方略。先是，沙俄侵占伊犁，清廷当即谕令署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谈判“接收”事宜。荣全抵塔尔巴哈台后，俄国一再拖延会谈时间，且屡改会议地点。上年（1872）四月十二日，双方于阿亚古斯会谈，不果，荣全无奈返塔城，建立行营。此后，双方在北京交涉亦无进展。遂催促驻高台之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会同驻巴里坤之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规复乌鲁木齐。成禄被革职拿问后，复改派驻肃州（今甘肃酒泉）之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率本部及成禄旧部出关。时总理衙门亦数遗书陕甘总督左宗棠，询方略。宗棠答曰：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

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然既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苦无从着手。甘、凉、肃及敦煌、玉门向本广产粮畜，自军兴以来，捐派频而人民耗，越站远而牲畜空。现在仅存之民，已皮骨俱尽，屯垦之地，大半荒芜，年复一年，何堪设想！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事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就饷事而言，西征诸军各有专饷，如肯撙节支用，无一浪费，无一冗食，或尚可支。今乃以拥多兵为名，不战而坐食，惟知取资民力，竭泽而渔，不顾其后，往事之可睹者已如斯矣。欲从新整理，非亟求实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别筹实饷，于肃州设立粮台，司其收发，并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应之不可；非核其实存人数，汰其冗杂疲乏不可；非定采办价值差徭款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军专奏成命不可；此亦宜及早绸缪者。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

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9〗

三月十六日（4月12日）

16 琉球国王尚泰遣使表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初五日，同治帝奉慈安、慈禧皇太后离京谒东陵，出朝阳门。初九日，清明，至定陵行礼，礼毕回銮。十一日，琉球国使臣向德裕等三人于煙郊行宫外觐见。十二日，同治帝及两宫皇太后还京，本日，赐宴琉球使臣。

十八日（4月14日）

17 署伊犁将军荣全上《伊犁兵民吁救并陈伊犁等处情形折》，谕令其力筹挽回补救之方。谕称：俄人之在伊犁者，现有一千余众，日向索伦、锡伯、蒙、汉人等勒索银粮，蒙、汉人等窘苦，盼救甚殷。缠头、色得克等亦受俄人酷虐，情愿反正归诚，机有可乘。荣全当随时设法，妥为拊循，以便相机进取。至荣全接济锡伯银两，俄官来咨不容管理，殊属狡横，荣全咨复，谓“锡伯系中国所辖之人，应由中国接济，俄国无庸管理”，义正词严，所办甚是。惟俄情叵测，恐不可以理喻，且又有运送枪炮赴喀什噶尔之谣，荣全务当临机应变，力筹挽回补救之方。并妥慎筹办，随时咨商景廉，激励士卒，设法进兵，速将乌鲁木齐及玛纳斯等处戡定，庶可并力西征。较之征调内地兵勇，难易迟速，判若天渊，该署将军想能体会此意也。

二十六日（4月22日）

18 谕令广西巡抚刘长佑会商两广总督瑞麟，统筹全局，

慎固边防。刘长佑接越南咨呈，谓上年十月法人涂普义（即堵布益）至广安海口，称奉云南提督马如龙委赴外洋采办军火，取道越南赴滇。长佑飞咨云贵总督查明核办。至是奏称：越南近日情形，益加贫弱，黎裔等患近在国中；滨海地方，又为法国蚕食，其势岌岌，几难自存。该国不能自强，动招外侮，在中国抚绥藩服，自难恝然。第越境用兵，可暂而不可久。越南前次变乱，业经调兵深入援应，以示怀柔。若长恃中国兵力，其势断难兼顾，兵法以逸待劳，自应先防后剿，不宜舍己从人。

19《西国近事汇编》问世，该书由江南制造局编印，编译西方报纸有关新闻报导。

四月初四日（4月30日）

20 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于天津换约。副岛种臣由上海抵天津后，于三月二十八日携随员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二十九日，李鸿章率藩司潘鼎新、津海关道陈钦答拜，面商定期互换条约。本日，李鸿章将同治十年（1871）七月二十九日与日本签订之《修好条规》、《通商章程》公同互换。李鸿章又请副岛照录日本与各国另订新约，“知会中国，以资借鉴”。

初六日（5月2日）

21 按察使陈湜进驻撒拉回所据之甘肃循化厅。陈湜克巴燕戎格后，传令城乡呈缴马械，数日内收缴叉子枪二千支、马三千四百匹。巴燕戎格界接循化地，分八工，皆撒

拉回族，惟卡勒冈工五十庄及青科庄不缴马械。隔河为循化上四工地，亦与官军对抗。撒拉族生性粗犷，以狩猎为生，所居依山濒河，地势险要。三月十六日，上四工回众来袭，为沈玉遂击退。随刘锦棠遣何作霖率湘军四营及崔伟马队二百人至巴燕戎格相助，陈湜则驻都工河岸。本日，陈湜留数营驻甘都，亲率各营渡黄河，分驻循化城内外。入城后，遣各营修城垣，令回民献头目，缴马械，输送军粮。不两旬，循化上、下四工均缚不驯之头目至。综计三千户先后缴枪四千余、大炮十六尊。事定，陈湜遣何作霖、崔伟两军回西宁，令循化厅文武各官到任视事，并分营扼要驻守，自率亲军回兰州。

十五日（5月11日）

22 李鸿章等奏：此次轮船装运漕米十五万余石，拟仿白粮章程，饬令江浙粮道运通交纳，以免折耗、偷漏之弊。谕令下部知之。

二十五日（5月21日）

23 江西省额外加征地丁银两，谕令速为禁止。左都御史胡家玉上《江西省额外加征地丁银两请饬裁革折》，称江西省钱粮定例，征银一两，随征耗银一钱，今每两加征银四钱，显违定制，请饬永远裁革，不得再立捐款公费名目。谕称：各省地丁钱粮均有定额，若如该左都御史所奏，是该省州县于正额之外，违例加征，民间受害何可胜言，亟应速为禁止。著刘坤一严饬所属州县恪遵定例，不准丝毫浮收。如查有私立捐款、公费名目，额外加征者，即著

著严行参办。又该省漕米折收银除解部款外，州县留用过多，弊端不少，命刘坤一一并查明，将应行裁革者，速为禁止。并严饬各州县认真办理，毋得稍有徇庇。

五月初四日（5月29日）

24 官军攻占腾越，延续十八年之云南回民起义结束。先是，官军攻占大理后，岑毓英移兵西向，以署提督杨玉科督总兵段瑞梅、蔡标分别攻顺宁（今云南凤庆）、云州（今云县）。战月余，破云州。提督和跃曾则攻小猛统，回军出击失利，大将军马应红遭擒，官军由寨后礼拜寺攻入小猛统。其余各路官军亦于三月上旬先后攻占乌土寨、马家村诸回军据点，直薄腾越城下，提督徐联魁复率五千人由大理来会，腾越镇总兵李维述与段瑞梅等督军四面合围。徐军从东南面逼近城垣，掘地洞，施地炮。五月初三日夜，轰陷城垣十余处，各军蚁附进，仍不能入。腾越回军督办、大司空李国纶见势危急，缢杀妻妾子女十余人，其妻妾死前牵国纶衣，哭泣诀别，国纶亦泣曰："谁教汝愿嫁好男儿作丈夫也？"〖10〗当夜，李国纶率回军千余突出重围，逃往乌索。本日破晓，腾越厅城遂为官军攻占。

十八日（6月12日）

25 第二批赴美幼童自上海启行。该批出洋幼童为蔡廷干、吴应科、吴仲贤、容揆、苏锐利、温秉忠、丁崇吉、陆锡贵、梁金荣、李恩富、黄有章、方伯梁、张祥和、陈乾生、王凤喈、曾溥、容尚勤、李桂攀、唐国安、宋文翔、张有恭、邓桂庭、唐元湛、陈佩瑚、邝景垣、邝咏钟、梁

普时、梁普照、卓仁志、王良登等三十人。其中广东籍二十四人，浙江籍四人，江苏籍两人，时年十一至十四岁间，由委员黄平甫率领。

二十日（6月14日）

26 谕准驻京各国使臣觐见。先是，总理衙门曾于同治六年（1867）就预筹修约事函商各督抚、将军、大臣，于使臣觐见，应否行跪拜礼一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奏覆，言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至本年正月二十七日，俄、德、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联衔照会，以同治帝于正月二十六日亲裁大政，请求召见。二月初七日又照会，请定何日何处晤议。三月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此次各使臣之请，诚属积念已久，执词甚坚，经照覆，并订期屡次晤论，总以礼节应先议定，则入告始有可凭，再三执辩。各使臣等虽极怀吁觐之诚，而于中国跪拜礼节未肯照行。事关中外大局，应否饬下廷臣会议，恭候训示遵行。谕曰："朝觐应议事宜，著该衙门妥议具奏。"〖11〗

二十八日，山东道监察御使吴鸿恩奏称：近日所争者不在拜跪，而在乎可见与不可见。又称，自以不见为要义，万一坚执亲递国书一节，可否仿照赐宴外藩之例。谕令李鸿章妥议具奏。四月初五日，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略曰：彼国见君与见他国之君，实无跪拜之礼，势不能变通行之例，独改于中国。中国亦无权力能变其各国之例，必以不见却之，则于情未洽。必以跪拜纠之，又似所见不广。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且礼与时为变通，我朝向

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余国通商立约，分住京师与各省口岸，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贤亦未豫订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因此应斟酌时势，权宜变通。〖12〗四月二十九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称：各国使臣觐见礼节听其或行中国跪拜之礼，或行该国见君免冠致敬之礼，而不强以所难。五月初三日，江南道监察御史王昕奏：外夷觐见，应据礼以争。边宝泉奏：请严行杜绝。本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奏：朝觐一事以拜跪礼节为首先应议之件。七次钦奉谕旨，妥议朝觐事宜，应仍请旨饬下在廷王大臣统筹全局，详细妥议，确实奏覆候旨遵行。又奏：臣等原不敢因虞决裂，遂涉迁就，然谓其断无足虑，不至如咸丰十年（1871）请觐未就因而启衅，此说究亦未敢谓有把握。且此时各使臣之请，但为恭顺之词，未露要挟之意。夫允其请于要挟之时，而力不能杜，与允其请于恭顺之际而体尚无伤，此中得失之机，不待智者而决。清廷迫于形势，权衡利弊，遂有准各国使臣觐见之谕。

六月初五日（6月29日）

27 同治帝于紫光阁首次接见各国公使，受国书。四月十一日，日使副岛种臣至北京，命柳原前光与总理衙门大臣议觐见事。五月初七日，奕訢等访副岛议觐见礼仪，副岛拒跪拜。五月十四日，允副岛觐见，免跪拜，五月二十二日，复照会副岛，以各国使臣为头班，副岛为次班，分别觐见。翌日，副岛晤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坚欲头班觐见，并于五月二十五日知照总理衙门，如不允头班则拒觐见，

拟归国。二十九日，副岛种臣决意出京回国，总理衙门遣孙士达往劝止。三十日，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董恂访副岛种臣，允其头班觐见，日本使臣觐见纠纷始告结。本日，日使副岛种臣及俄使倭良嘎哩、美使镂斐迪、英使威妥玛、法使热福理、荷使费果荪于紫光阁首次觐见同治帝，并递交国书。德使李福斯因病离京，未予其事。礼成，赐宴各公使于总理衙门，五国公使以不宴于宫内而辞谢之，惟副岛独至，以居首班为荣也。

十三日（7月7日）

28 拨神机营抬枪二百杆、鸟枪五百杆、矛二百杆、刀二百把、洋火药一千斤，洋药卷铅子各四万出，铜帽十六万粒、工部火药一万斤、轰药一百斤，铅丸二十八万出、火绳六千丈，解赴署伊犁将军荣全军各营备用。

十四日（7月8日）

29 谕军机大臣：江浙欠解闽省协饷过多，应速筹解济，以应急需。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奏：江西省自同治元年（1862）至本年止，共积欠协闽兵饷银一百十四万八千余两；浙江省自咸丰五年（1855）起至本年止，除暂缓十六万两外，共积欠协闽兵饷银四十三万两，日久未解。谕令江西巡抚刘坤一、浙江巡抚杨昌濬迅饬各该藩司将应协闽省款项源源报解，俾资应用，毋稍稽迟。

30 谕令金顺克期出关。谕称：现在关外情形，极为吃重，肃城有徐占彪各军足以攻拔坚城，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务当懔遵迭次谕旨，克期出关，毋得以肃城未克为词，

迁延不进。并调察哈尔战马一千匹赴金顺军营备用。

二十日（7月14日）

31 礼部侍郎徐桐奏：和局终不可恃，请专意修攘为自强计。其折略曰：窃惟中国之有外患，犹人身之有疢疾，疢疾已深而不治，外患已伏而不防，未有不致颠危者也。盖以和局终不可恃，愿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耳。然要在迪简才能，固结民心，厚裕度支，亟修边备，以为缓急不虞之用而已。〖13〗

二十八日（7月22日）

32 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由广东购造兵船十四艘，带回山东。

33 是月，湖南袁名扬等在安化起事。

34 直隶弥月大雨，永定河连续七年漫决；江苏、浙江亢旱异常；福建漳州、泉州府属部分厅、县突遭飓风袭击，伤人毁屋。

闰六月初三日（7月26日）

35 李鸿章视察轮船招商局及所有五艘轮船。鸿章于创办招商局颇为得意，后曾致函刘秉璋云：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兄创办之始，即藉运漕为词，各国无不耆服，谓中国第一好事，现仅分运苏浙漕米岁二十万石。又委员四人，朱道其昂、盛道宣怀管理招商运米各事；唐丞廷枢、徐郎中润管理轮船揽载各事，皆熟悉生

意，殷实明干。〖14〗

初四日（7月27日）

36 浙江新昌县会党王城继等聚众数千起事，并围攻县城。

初八日（7月31日）

37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称：黄、运两河，淮徐故道难复，请仍海运。先是，军机大臣、六部、九卿会议东河总督乔松年、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并御史游百川所奏筹办黄、运两河情形，并谕令李鸿章妥筹办法。李鸿章遂于是日上奏曰：铜瓦厢决口后，旧河身淤垫过高，岁久干堤，无从修治，势难挽复淮徐故道，且于漕运无甚裨益。至借黄济运，筑堤束水工程均无把握，与导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李鸿章请仍由海道转运，令各督抚酌提本色若干运沪，由海船解津，其余仍照章折解，以省运费。谕令丁宝桢于秋汛后详细勘估，酌筹款项，将侯家林上下民埝仿照官堤办法一律加高培厚，设法守护。沿河各州县民人，田地久被淹没，即令查明，分别奏请蠲缓钱粮，并将海口盐场商运各事宜酌量变通办理。

初十日（8月2日）

38 朱凤标卒。

朱凤标（？—1873），字建霞，号桐轩，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榜眼，曾任户部尚书，同治帝即位，命充上书房总师傅。同治七年（1868），授体仁阁大学士。十年（1872）六月，因病屡请开缺，准予致仕。至是卒。

追赠太子太保衔，谥“文端”。

十七日（8月9日）

39 陕西回军白彦虎部自敦煌西入新疆。正月间，白彦虎、余小虎等率二千余人由永安南山北上，旋出扁都口。杨世俊遣马队截之于口外，回军败走洪水堡（今甘肃民乐县）、山丹县，复由甘州（今属张掖）、抚彝（今属临泽）至高台。适徐占彪围攻肃州（今酒泉），遂遣陶生林前往堵截，白彦虎折向西北，至毛目，攻城不下。二月二十六日，至金塔之牛头湾，三月初六日，白彦虎大队携眷踞肃州塔尔湾，欲内外呼应以解肃州围。城内回军二千余直扑官军长壕，白彦虎马步分五队由塔尔湾进，徐占彪、金顺率各营迎战，大败回军。白彦虎折四百余人、马百余匹，城内回军亦退回。初九日，徐占彪经小路直捣塔尔湾，时白军大队已奔袭肃州，堡内空虚，遂破。适彦虎攻肃州南门，闻讯回奔救护，毙官军肃州镇总兵王子龙、提督李登弟、都司刘芳海、千总李道修等。占彪令各队继进，金顺亦率队会。十二日，陕西回军携眷共万余人出关，至大罩滩、黑山峡等处。至是，白彦虎经安西至敦煌，复由敦煌入新疆。

40 是月，艾小梅于汉口创办《昭文新报》，此为中国人自办日报之始。初，每日一出，后改五日一出，未几，因销路不佳而停办。

七月十四日（9月5日）

41 法国传教士余克林于黔江被殴致死。黔江县位于四川东南部，与湖北省接壤，属酉阳州，该县地僻民瘠，山高滩险，交通不便，本系改土归流。同治二年（1863），法国天主教教会始派传教士到该县传教，从事贸易，置买田产，遭当地绅民坚拒。八年（1869），法国天主教川东教区罗某又至黔江置买房屋，欲建保婴堂，该县乡民聚众阻遏，几欲激成事端。本年初，驻重庆之法川东主教范若瑟未知会地方官，即密遣教士兰明桂至黔江购房，未果。闰六月，又密遣华籍教士张紫兰至黔江，县民舆论沸腾，知县桂衢亨出示弹压，嘱令张紫兰暂回酉阳，张不从，且购得住房一所，并招法国教士余克林、华籍教士戴明卿于七月初五日抵县，同往屈永顺客店，黔江绅民益怒，罢市多日。七月十一日、十二日，黔江县市面及县署屡见伪造之“法国使臣告示”及“湖北咸丰县团练公局告示”，前者有辱骂涓廷及黔江绅民之词，后者则煽动“打教”。此等伪造件愈激起民愤。十三日，余克林等至剃头匠陈悰发家欲买房，并劝其奉教，双方遂生口角。本日，黔江团首杨万象联络陈悰发邀人打鼓，当日，有百余名县民围屈永顺客店。陈悰发等与余克林恰遇于街头，遂起冲突，陈等追至南关外，将余克林、戴明卿殴打致死。此即黔江教案。

十八日（9月9日）

42 李鸿章委派盛宣怀、徐润会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字杏荪、幼勖，号愚斋、止叟，江苏武进人。同治九年（1870）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甚得鸿章信

任；徐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人。十四岁至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学徒，后独自经营宝源祥茶栈。至是，盛、徐两人均入轮船招商局。

二十九日（9月20日）

43 命金顺部署出关事宜，振旅西行，与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联络声援，以资战守。景廉奏称古牧地回目马明及玛纳斯回均投顺阿古柏，安集延人撤兵回乌鲁木齐，西攻沙山子、新渠等地，诏以“沙山子等处现存兵勇无多，防剿均不足恃”，急催金顺出关。

八月初一日（9月22日）

44 派陈兰彬前往古巴查明华工遭受虐待情形。先是，咸丰十一年（1861），与英、法、俄、美四国订约，有准其招工之条。同治三年（1864），因有诱招华工出洋之案，总理衙门会同刑部严定拐匪罪名，五年（1866），总理衙门又与英、法驻京公使议定招工章程二十二条。上年，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要求在广州等地招工赴该国所属之古巴，后新闻纸所言大略相同。总理衙门遂两次照会日国使臣，嘱其停办该处招工，两广总督亦禁止西班牙在粤招工。西班牙公使以为此项禁令未按条约办理，与总署往复辩论。本年三月间，又照会总署曰，因不准在粤招工，致使该国商人亏损三十余万元，求赔偿。为查明华工在古巴遭遇实情，清廷遂派赴美国之选带学生出洋肄业委员主事陈兰彬就近查访。

另秘鲁亦有虐待华工事，适与陈兰彬同主赴美留学生

事务之容闳于本年春归国，经理推销格林速射炮一事。直督李鸿章遂命其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形，越三月，容闳调查毕，报告中详述当地华工所受之非人待遇，且附有照片二十四张为证。时秘鲁专使从日本抵天津，值与李鸿章谈判订约事，见此等材料乃噤不能声，垂头丧气而去。

初七日（9月28日）

45 以吏部尚书宝鋆兼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毛昶熙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宋晋署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徐桐兼署户部左侍郎，管三库事。户部右侍郎温葆深兼署吏部左侍郎。又以镶红旗汉军都统英桂兼署正白旗汉军都统。

十二日（10月3日）

46 左宗棠抵肃州（今酒泉）督师。先是，左宗棠于同治十年（1871）夏奉诏分军赴肃州，扼嘉峪关，以配合出关之军，遂派徐占彪靖远军马步十二营约六千人前往。上年（1872）二月，徐占彪军进红水坝，距肃州城三十里。三月二十一日，肃州回军伏兵城壕拒之。徐占彪亦设伏，近城十里挑战，佯败，回军悉众追击，伏起，几俘马文禄。五月，关外缠回（维吾尔族）三千人援肃州，马文禄复于城西南塔尔湾增垒，徐军攻塔尔湾，破垒十数。六月初六日，徐占彪于南门外与回军战，败之。十七日，乘胜攻城，悉平东北各堡。七月，肃州回乞抚，徐占彪拒之。因兵单，空北门不能合围。十五日，左宗棠自安定入驻兰州。十一月，派陶生林率三千人助攻肃州。本年正月，金顺军至肃

州，屯北崖头。马文禄复招新疆援军四千人乘夜入城助守。十三日，徐占彪攻占城西礼拜寺，陕西回军白彦虎等亦由甘州（今张掖）西进，至肃州。四月二十八日，宋庆一军自甘州至，长围益合。肃州久攻不下，左宗棠遂于七月十九日自兰州赴肃督师，中途除于凉州（今武威）歇一日外，余均按站行走。八月初五日，抵甘州，所过之处，因久经兵燹，田野荒芜，村堡颓废，杳无人迹。亦时有遗民递呈求赈、求复业、求种籽耕牛农器者。是日，抵肃州。

十四日（10月5日）

47 理藩院代奏，土尔扈特汗布彦乌勒折依图因赈济该游牧流离贫苦蒙民，请借支十年汗俸。谕令允之，但后不得援以为例。

九月初四日（10月24日）

48 日本政府内“征韩派”西乡隆盛等辞职。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内阁议事辩征韩事，西乡隆盛、副岛种臣主之，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持异议。因征韩主张不遂，参议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辞职。

二十三日（11月12日）

49 左宗棠令磔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等，屠回民约七千人，官军入肃州城纵火。宗棠抵肃州后，驻营城南两里许，八月十三日，巡视城关各军，约期会议。金顺于城东北掘地道，备至期举发；徐占彪、杨世俊各选壮士于城西南填塞壕沟，备攻城。十四日，马文禄遣人乞抚，宗棠不允，

惟谕城中回民老幼妇女免死。十六日，城北角地雷发，宋庆部游击张林挥军登城，中炮死。十九日五鼓，徐占彪、杨世俊两军地雷并发，世俊先登中炮，扶救归营而死。占彪督队猛攻，伤亡数百人，城仍不下。左宗棠以肃州城大而坚，强攻徒损精锐，不如仍修濠垒，掘地道以困之。同时以后膛开花炮轰城。九月初十日，刘锦棠部老湘军奉调至肃州，宗棠令驻南门。十五日，马文禄亲诣左宗棠大营求降，金顺、宋庆、徐占彪、刘锦棠皆在座。宗棠告曰："汝罪不赦，仍宜缴马械，造土客各回户清册，听候审办安插。"〖15〗文禄唯唯听命，各回目陆续至营中呈缴枪炮刀矛两千余件，战马因饿毙或宰食充饥仅余七十余匹，遂点验回众，安置于附近废堡。二十一日夜，回军头目金自明率数十人出大北门，为金顺部轰毙。本日，宗棠命将马文禄、马永福、马照、马金龙、马良臣等凌迟处死，又命诸统领将回军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尽数诛杀。城中尚有壮丁五千四百余人，是夜，官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剿除净尽"〖16〗。肃州之役至此结束。

十月初一日（11月20日）

50 法国军官安邺攻占越南河内。为扼红河航道，法国西贡总督杜白蕾少将派军官安邺率两艘兵船及一百八十名士兵（一说九十人）于九月十六日抵河内。安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早年入法国海军，同治五年（1866）夏，投溯湄公河入滇之法国探测队，旋任队长，由云南、四川沿长江至汉口、上海。后回国参加普法战争，战后重返越南，奉命赴北越与堵布益合。九月二十六日，安邺向越南

河内当局提出商约五款，命开放红河，定关税为值百抽三，来自柴棍之船只关税定为 1.5%等，遭越南官员拒绝。安邺遂于九月三十日发出最后通牒：倘于晚六时前不接受条件，则攻占省城河内。本日晨，安邺攻城，并于上午十时占领河内城。

初二日（11 月 21 日）

51 就前一日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发布上谕，略曰：现在帑藏支绌，水旱频仍，军务亦未尽蒇，朕躬行节约为天下先，岂肯再兴土木之工，以滋繁费。该御史所奏虽得自风闻，不为无见。惟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著，而尚无休憩遊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但物力艰难，事宜从俭。安佑宫系供奉列圣圣容之所，暨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殿宇，并朕办事住居之处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其余概毋庸兴修，以昭节省。

十七日（12 月 6 日）

52 阿古柏正式接受土耳其苏丹所授“爱弥尔”封号。阿古柏侵占南疆后，为巩固其统治并与清廷抗衡，遂极力寻求国际支持。上年（1872）四月二十七日，阿古柏政权与来访之俄国使臣考尔巴斯男爵签订《俄阿条约》。此后，阿古柏复派其外甥赛义得·妥拉赴塔什干、圣彼得堡，面谒沙皇，沙皇亦待之以上宾之礼。赛义得·妥拉经莫斯科、敖德萨抵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英国策划下，阿古柏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土耳其苏丹阿布都拉·阿

齐兹则赐阿古柏以“爱弥尔”称号，意为穆罕默德之后裔。阿古柏并于其统治区内发行附土耳其苏丹头像之新硬币，并聘任土耳其军事顾问。本年夏，赛义德·妥拉从土耳其至印度，年底，返喀什噶尔，阿古柏亦正式接受“爱弥尔”称号。

二十五日（12月14日）

53 因攻克肃州，关内告平，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提督徐占彪赏云骑尉世职，其余均升赏有差。

二十六日（12月15日）

54 谕令各督抚速将所欠京饷依限解齐。本年京饷经户部奏拨并续拨银八百万两，限五月前解到一半，年终解清。据户部查明，截止十月初十日，各省共欠解京饷银二百六十七万余两。各省已解清者为：湖南地丁银二万五千两，盐厘银一万五千两；四川盐厘津贴银十一万两；湖北江汉关洋税银五万两；已报解京者有：山东地丁银四万两、盐课银二万两。未据报解省份为：山西地丁银五十万两，山东地丁银十四万两，河南地丁银十万两，湖北地丁银十一万两，长芦盐课银二十五万两，两淮盐课、盐厘银三十万两，河东加课银五万两，广东厘金银五万两、盐课银六万两，山东盐课加价银三万两，湖北盐厘银二万两，福建茶税银四万两，九江关洋税银五万两，天津关常、洋两税银十万九千余两，赣关税银五万两、江西厘金二万五千两。谕称：京饷关系紧要，各该督抚等即将前项应解银两，迅

即照数依限解齐，毋得迟延干咎。

二十九日（12 月 18 日）

55 谕令金顺出关，并部署各路兵马及粮饷、军火以规复乌鲁木齐。谕称：现在关内肃清，陇右大兵云集，自应乘此声威分路西进。景廉驻扎古城，兵力单薄，亟应添派劲旅，以图进取。金顺所部尚有二十营，著与景廉合在一处，则兵威较壮。景廉本有请饬金顺前赴古城之奏，即著统率各营剋日驰赴古城，相机进剿，以期规复乌鲁木齐。景廉于金顺到后，将各队如何分拨前进之处，即著和衷商办，不得稍涉意见。其额尔庆额马队，即著左宗棠饬令随同金顺西进，听候调遣。其时，清廷复令张曜、宋庆所部豫军驰往哈密驻扎，会同文麟、明春相机防剿；又命穆图善所部马步各队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分起赴安西、敦煌、玉门一带驻扎，为诸军后继。穆图善本人则将所部分派起程后，赴京陛见。再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统筹各军所属粮饷、军火。谕又称：如果各该军逗留不进，则罪在主将，倘因粮饷不继，致误戎机，朕惟左宗棠是问。关外情形究竟如何？粮运道路若何？镇迪以东俱总督统辖之地，著即详细查明，绘图呈览。河州、狄道回情是否安贴？该大臣督办粮运，自应驻扎肃州。兰州省城，止有潘、泉驻扎，是否足恃？西宁安插各回众，能否不滋事端，并著左宗棠、豫师据实具奏。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21 日）

56 黑旗军败法军于河内，击毙安邺。安邺系“建立法

兰西东方大帝国”之积极鼓吹者，曾云：“如果北圻（今越南北部）有法国军队驻守，并且有铁路通往云南，英国人将奈我何？如果我们能得到有力的支持，整个印度支那不难全入法国掌握。”〖17〗攻占河内后，安邺又于十月十五日攻占海阳。十六日攻占宁平，二十一日复占南定，积极推行其控制北圻之计划。二十九日，法国驻广州领事照会两广总督瑞麟，欲撤回河内所辖地方之清军。瑞麟复以粤西防军向扎越南高平、谅山二省，请勿侵犯该处。因清廷态度软弱，越南当局不得不求助于流亡越北之刘永福黑旗军。刘永福，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一名义，字渊亭。先于咸丰七年（1857）在广西参加天地会起义，同治三年（1864），率二百人加入吴亚忠部，驻安德，以七星黑旗为所部旗帜。翌年，进入越南。六年（1867），于越南六安州建立“中和团黑旗军”。九年（1870），进驻保胜（今越南老街）。至是，应越南政府之邀赴河内抗法。黑旗军与越南驸马黄佐炎部会合，列阵于河内郊外。本日，安邺出兵挑战，刘永福挥军猛进，法军溃逃，黑旗军乘胜追杀，当场击毙安邺。

初十日（12月29日）

57 黔军提督何世华、钟开兰、邓有德、张文德等攻灭黔东南古州厅（今榕江县）、丹江厅（今雷山县北）苗族义军，贵州全省告平。

十七日（1874年1月5日）

58 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18〗。此前，王韬曾

任过香港《华字日报》、《近事编录》之编辑、撰稿人及《华字日报》主编。同治十年（1871），王韬与“英华书院”买办黄胜（字平甫）集资购得该书院印刷厂，易名曰“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宣传西学及维新思想之著作。旋以此为基础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主张。该报冠首必有论说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

【考异】《循环日报》以“循环”命名含义，其说不一。戈公振认为“《循环》云者，意谓革命虽败，而借是报以传播其种子，可以循环不已也。”（《中国报学史》119 页）方汉奇认为“循环”是指“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 69 页）。台湾学者姚海奇则认为，此乃“胎源于《易经》”之“一成不变”的“循环史观”（《王韬的政治思想》）。此以该报取名“循环”，既不能说明王韬已具备革命史观，亦非传统之“循环”史观，而是说明王韬已具有一种萌芽中的近代进化史观。事实上，王韬为一改良主义者，反对任何革命（不论是中国的农民起义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彼认为“天道循环”乃一循序渐变，即从封建闭关经变法改良直至实现资本主义。王韬于文章书札中亦多次提及“循环”一词，如《洋务》篇中云：“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是何一变至是也，是岂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应出乎是哉！”（《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在《强弱论》中又曰：“所谓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可见报名“循环”，乃是强调变化、变革、变法，

并非鼓吹革命。

十二月初十日（1月27日）

59 左宗棠奏筹出关西征事。略曰：筹出关之兵宜审，金顺、宋庆、徐占彪各部攻坚既久，损折实多，非重新整理，难收实效；筹出关之粮运宜审，目前军食不能取给，算至明岁六月新熟，金顺、张曜、额尔庆额三军尚短粮市斗两万余石。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如天之福，甘、凉、安西明岁丰稔，西师饱腾，再分起层递而前，如行衽席。庶边塞肃清，可操全算，计期不过稍迟数月，而局势稳矣。

十三日（1月30日）

60 福珠哩、徐学功击陕回白彦虎、余小虎于新疆上马桥。白彦虎入新疆后，于七月初五日据大泉、黄芦冈一带，败统领魏忠义，围攻哈密，别部攻巴里坤。八月十九日，攻占哈密回城。二十五日，再自哈密西走吐鲁番，降附于阿古柏。是年秋，至玛纳斯。另股于哈密为官军击败后，经布尔根河（今蒙古国境内）、察罕通古（今蒙古国西南境）、科科墨顿（和布克塞尔西）、大拐与小拐（克拉玛依东南），绕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一周，终至玛纳斯与白彦虎合。

十一月底，白彦虎率众三千于乌梁海劫获官军粮饷，且西行绕沙丘欲归玛纳斯。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饬令驻沙山子之振武各营统领徐学功等率民团由阿雅尔淖尔南畔（今玛纳斯湖南）、玛纳斯河东一带扼要堵截。徐学功字

仲敏，汉族，祖籍甘肃武威。同治三年（1864）新疆反清起事爆发，学功时年二十二岁，于南山结团自卫。十年（1871）四月，挥师入乌鲁木齐，杀阿古柏所派伪阿奇木马伸，十年（1872）正月进驻乌鲁木齐汉城，五月初三日退往沙山子。

本年十二月，白彦虎率众由玛纳斯以北龚家龙口（今沙湾县北）驰回玛纳斯城，学功率马队四百名前往邀击，前锋以悉回语者诈称系玛纳斯派往接应之兵，白等深信不疑。初三日黎明，学功与白彦虎一同拔队，行至三道厂子（今沙湾县龚家龙口水库附近），前逼玛纳斯河，学功突起攻击回军后队，歼其大半，白彦虎仅率四十余骑逸去，学功夺回被劫粮饷，其中仅饷银即达百万两之多。白彦虎败归玛纳斯后，欲图报复，于初七日与余小虎、黑浚等率二千余人扑上马桥徐学功营。上马桥为沙山子与新渠交通之咽喉，白彦虎等围营猛攻，徐营危在旦夕，学功向驻塔城之柴全、驻古城之景廉求援。木日，塔城官军由福珠哩率步兵一营、骑兵一营先至沙湾（今沙湾县北），再北向赴上马桥，学功与援军会合，奋起反击，败白彦虎等。旋又连战数日，均获胜，白彦虎逃向乌鲁木齐，余小虎走玛纳斯。

十四日（1月31日）

61 湖北巡抚郭柏荫因病解职，以湖南布政使吴元炳为湖北巡抚。吴元炳，字子建，河南固始人。咸丰十年（1860）进士，选庶吉士，旋回籍办团练，数与捻军战。同治九年（1870），擢侍讲学士，十年（1871），署湖南布政使，

至是擢湖北巡抚。

62 以镶白旗蒙古都统崇实为刑部尚书；刑部左侍郎贺寿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前任礼部左侍郎殷兆镛为吏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宋晋为户部左侍郎，管三库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刘有铭为刑部左侍郎。以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为正白旗汉军都统，未到任前，以步军统领英元署理。

十六日（2月2日）

63 阿古柏与英使弗赛斯签署《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印政府曾于同治八年（1869）派驻克什米尔专员罗伯特·肖（旧译沙敖）以商人身份赴喀什噶尔，为阿古柏所欢迎。随即，阿古柏派使节至印度，选购武器，聘请技工。同治九年（1870），英印政府派前任旁遮普专员弗赛斯（或译福西特）爵士往喀什噶尔报聘，并赠阿古柏洋枪一万支及大炮若干门。本年，赛义德·妥拉出使土耳其、俄国返回南疆，途经加尔各答，英印政府复派弗赛斯率一庞大使团随同赴喀什噶尔。七月二十九日，弗赛斯及其总部人员抵列城。彼率领之使团有三百人并四百头牲畜，具有一支小型军队之规模。彼等越过格里姆山口，进入桑株，经叶尔羌、英吉沙尔，于十月十五日抵喀什噶尔。二十二日，阿古柏接见弗赛斯，表其投靠之心云：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来往。〖19〗二十九日，弗赛斯应邀出席阿古柏之阅兵式。使团于喀什噶尔竟滞留近四个月之久。至本日，弗赛斯与赛义德·妥拉分别代表英国政府与阿古柏正式签署《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其要略曰：双方可互派

享有“大使”级别之外交代表及商务专员；英人得随意进入新疆；英属印度之货物可自由输入阿古柏统治区，不受开包检查，且只纳不超过价格 2.5%之进口税；英国人可随意在阿古柏统治区内购买、出售、租用土地、房屋与货栈。此外，英国还获一定之司法裁判权。英国则公开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从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给予支持，其意显然欲分裂中国，变中国新疆为英国之殖民地。六个月后，英国印度总督批准此条约。

二十二日（2 月 8 日）

64 张曜部嵩武军进抵玉门。张曜，字亮臣，号朗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初于河南固始参加团练，咸丰十一年（1861）于汝宁击败捻军陈大喜、张凤林部，任河南布政使。旋为御史刘毓楠劾以“目不识丁”，改总兵加提督衔。从此，发愤读书，始通文墨。同治五年（1866），与西捻战于直、鲁，后随左宗棠入陕、甘进攻回军。本年十月，自镇番（今民勤县）、凉州（今武威）至肃州。所部“嵩武军”共步队十二营、马队二营，总计六千五百人，颇受左宗棠赏识，誉为：“队伍整肃，士饱马腾，堪称劲旅。”〖20〗至是，抵玉门。

65 是年，除江苏、安徽、云南、广西、陕西、甘肃未经册报外，奉天等省人口总计二亿七千七百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四人，存仓米谷二百八十四万六千七百八十八石九斗八升六勺。全国出口货值银六千九百四十五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进口货值六千六百六十三万七千二百零九两。

出超二百八十一万四千零六十八两。凡征货税银一千零九十七万七千零八十二两。

66 徐继畬卒。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牧山、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授庶吉士、编修，历任广西浔州知府、福建延建邵道、两广盐运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其间一度被劾去职。同治四年（1865），命在总理衙门行走。五年（1866），授太仆寺卿。六年（1867），管同文馆。八年（1869），因年老多病，乞归故里，至是卒。名著《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撰成，二十八年（1848）正式刊行。该书共十卷十八万字，为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之著作，并附有地图四十三幅，在中国和日本均有很大影响。

67 吴敏树卒。

吴敏树（1805—1873），字本琛，号南屏，湖南巴陵（今岳阳市）人，道光举人。曾任浏阳训导，未几辞去，自放于山水间。尝至京师访梅曾亮等。时梅曾亮倡古文义法，敏树亦谓为文必得力于古书，为后期桐城派作家之一，著有《柈湖文录》、《诗录》、《国风原指》等。

68 年底，因货币恐慌，金融市场紧张，上海半数以上钱庄收歇。同治十年（1871）九、十月间，因淮盐汇款之需，上海资金流向扬州，骤然高达三百万两，使金融市面

一度十分紧张。至上年(1872)五月,上海再次受货币恐慌袭击,市面银根极紧,拆息最高行市达一两半,洋厘最高行市六月间突破0.77两大关,达0.8065两新高峰〖21〗,而通常拆息行市极少超过0.4两,洋厘行市则围绕银元本身含银量0.73两上下浮动,外汇市场遂陷于相对停顿。本年(1873)为中国对外贸易停滞之一年,上海金融市场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是夏,南市拆息行市竟高达2.8两。在连续不断之货币恐慌袭击下,至本年年终,上海半数以上钱庄歇业。

69 奉天旗属十四城中,十三城界被水成灾,民属十四厅州县中,被灾者八处,灾民达五十四万余人。山东黄水骤涨,北岸漫决,于菏泽、东明附近之石庄户决口。全省被水、被旱、被碱、被虫地方达七十七厅州县。湖北被水、被旱地方计二十四州县。安徽被水、被旱、被虫地方达四十五州县。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九。

〖2〗《左文襄公家书·与诸子书》。

〖3〗《上谕档》,转引自《清末海军史料》下册548页。

〖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

〖5〗《翁同龢日记》一册483页。

〖6〗《中法战争》一册376页。

〖7〗《金石识别》,亦名《矿物学手册》,美国地质学家达纳著。

〖8〗《地学浅释·序》。

〖9〗《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234页。

〖1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九。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

〖1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一。

〖1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三。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193页。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二册193页。

〖17〗转引自《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2页。

〖18〗后人评论《循环日报》为“中国人自办日报获得成功之最早的一家”。（《中国报业史》30页）

〖19〗《阿古柏伯克传》（英文版）231页。

〖2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四。

〖21〗“折息行市”指白银一千两之日息。最高行市指银元一元之银两价格。

清通鉴　卷二三一

同治十三年　甲戌　公元1874年

正月初二日（2月18日）

1 谕令展缓直隶通县、三河等四十八州县被水地方春征额赋，并展缓房山、乐亭等二十州县节年民欠粮租。

初三日（2月19日）

2 缓征山东济宁、邹平等四十一州县暨德州、东昌、临清、济宁四卫，东平所被水、被虫、被碱地方额赋并杂课。

初六日（2月22日）

3 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报拿获密谋起事之教党。上年，江西安远、信丰二县交界之凉伞山、东山内有信教举事者。总理江西红、黄、白三教杨忠良自称都督。白教头目赵得胜接总头目李利贞至湖北襄阳县乡间，设斋坛；湖南则以刘中和、谭贯南为首领。福建、广东亦有教民，均期八月

举事。经刘坤一拿办，将头目斩首，然张侍传、欧阳魁等逃逸。是日，谕两广总督瑞麟、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湖北巡抚吴元炳、湖南巡抚王文韶、广东巡抚张兆栋："一体严缉，务绝根株，不得敷衍了事，贻患地方。"

4 谕令展缓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七厅县暨南昌、九江两卫被水地方新旧额赋杂课。

初八日（2月24日）

5 谕令将各省西征协饷扫数解清。部拨景廉一军协饷中，四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等省每月应协银八万两，仅河南报解二万五千两，其余各省均未报解。景廉奏称：各路援兵，计将次第到营，需饷甚殷，请旨饬催，并请先拨部款二十万两，以资接济。谕令照其所请，由部库先拨银二十万两，并令湖广总督李瀚章、四川总督吴棠、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山东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陕西巡抚邵亨豫、湖北巡抚吴元炳督饬藩司迅将各该省应拨景廉军营专饷扫数解清。

十二日（2月28日）

6 禁广东闱姓赌博。"闱姓"为两广地区假科举以赌博之方式，即以闱场士子中试之姓氏竞猜，以猜中多寡为输赢，故称"闱姓"。道光末年始行于广东，咸丰年间，军需甚急，广东巡抚郭嵩焘于闱姓赌博初则处以罚款，以充军用，继则准其立案，招商承饷。同治二年（1863），户部尚书罗惇衍因其影响考选、害及社会，奏请严禁，后

旋禁旋开。至是，御史邓承修奏《请饬禁抽收闱姓赌款折》，有广东省赌风甚炽，每届乡试及岁科试期开场设局，竟有巧立闱姓名目，抽收经费等语。本日，谕称："赌博本干例禁，况考试届期，尤应严行禁止。若如该御史所奏，藉端抽收款项，殊属不成事体，著瑞麟、张兆栋即行裁革，出示严禁，以肃政体而杜弊端。"

十三日（3月1日）

7 谕令广西巡抚刘长佑将与越南毗连三府妥为布置，以固边防。上年十月，法国驻广州领事达伯理行文两广总督瑞麟等，谓法军已攻入河内，宜咨会广西巡抚"将中国官军调回内地防范，勿扎河内所辖地方，遇事自当互相照会办理，以昭和好"〖1〗。其时，粤军总兵刘玉成，道员覃远珊所部四千人为防剿越南"股匪"〖2〗驻扎越南高平、谅山二省。十一月初五日达伯理亲至两广总督衙门面述黑旗军与法兵交战事，并称：法国统兵大臣已请其本国添兵攻剿，惟各匪皆与粤军装束无异，商及如何辨别，以免混淆。瑞麟答以：中国与法国久订和约，粤军断不与法兵生事，向扎高平、谅山之粤军亦不能遽撤，"属令该领事移知法国统兵大员，勿侵高、谅二省以便粤军驻扎，粤军亦不向河内辖境前进，如此互相照会"〖3〗。因越北局势紧张，瑞麟又命广东署南韶连镇总兵郑绍忠率二千人于十二月初九日（1874年1月26日）由三水县驰赴钦州附近驻扎，意图仍在防堵"越南股匪"。本日，谕称：该国事势纷纭，情形未定，中国自当扼要驻扎，固守疆圉，未使越境用兵，转致生事。并命刘长佑饬覃远珊不得向河内辖境前进，与越

南毗连之太平、镇安、南宁三府亦妥为布置，以固边防。

二十七日（3月15日）

8 法国迫越南签《越法媾和同盟条约》，亦称第二次西贡条约。安邺毙命，迫使法国西贡总督杜白蕾归还河内及所占北越其他城市。并于本日与越南阮氏王朝之代表黎峻、阮文祥于西贡缔结《越法媾和同盟条约》。条约凡二十二款，大要有：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帮助越南“维持治安，防御攻击，消灭海贼”。二、越南承认法国在边和、嘉定、美萩、永隆、昭笃、河仙等省享有充分主权。三、越南受法国保护，倘与他国签订商约，需预先通知法国，内容不得与法越通商条约抵触。四、越南开放河内、宁海等处为通商口岸，沿红河至中国云南蒙自河边，允许法国船舶航行。五、法国在越南享有领事裁判权。该条约既否定中国之宗主权，又将越南置于法国控制下。

二月十四日（3月31日）

9 禁各省私设厘卡。御史张观准奏请禁止私设厘卡。谕称：各省设局抽收厘金，系属万不得已，借资民力，岂容私自添设，苛敛民财？亟应严行禁止。著各直省督抚于所属应设厘卡，严密稽查，倘有私设卡局情弊，即行从严参办。并著遴派廉正之员经理局务，核实报销，以杜浮冒。

十六日（4月2日）

10 河南汜水县民人群起抗捐，砸毁县署。

十七日（4月3日）

11 道员黎献所部二百余人不愿西征，于肃州溃变。

12 谕令穆图善将所部认真裁汰，统率出关。宁夏将军穆图善驻军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所部计有：勃勇左右两营，亲兵前、后、中、左、副左五营，南字副右一营，围队一营及新兵二百名、营务处亲兵一百名，另有驻水埠河之壮勇中一营。穆图善奏请率所部出关，然左宗棠持异议，于上年十二月奏称：穆图善步队沾染军营恶习已深，又何足恃。若率以出关，虑难与图功，且恐有碍大局。无论冗杂之军，虚糜至艰之饷，实为可惜。〖4〗至是，遂谕穆图善抵甘肃后，将驻泾各营认真裁汰，简选精锐勇丁，合之所部马队，统率出关，俾一兵得一兵之用，不得滥竽充数，徒糜饷项。旋召穆图善署正白旗汉军都统，所部出关之议亦寝。

二十三日（4月9日）

13 从云南巡抚岑毓英奏，命总署照会法使，俾知滇省派兵防边与法兵无涉。岑毓英上《探闻越南军务吃紧筹办滇省边防折》，称法兵攻破河内，黄崇英等乘机攻袭太原、山西。云南开化、广南、临安辖境与越南所属宣光等处接壤，恐有“外匪”阑入，勾结该处回夷滋事。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国使臣，转行现驻越南之领事各官，俾知滇省派兵防边，系堵剿越南各“匪”，与法兵不相干涉，毋启猜疑。如欲游历入滇，俟越南平靖，道路畅通后，方可前往。岑毓英惟当随时加意筹画，慎固封守，期于中外相安，以免另生枝节。

三月初四日（4月19日）

14 以吏部尚书宝鋆为协办大学士；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元兼正黄旗汉军都统。

初六日（4月21日）

15 从左宗棠奏，命将甘肃本年以前实欠在民地丁、正耗等项钱粮、草束以及番粮、番草并向随地丁、额征、课程等项杂赋，概予豁免，以纾民力。

十六日（5月1日）

16 醇亲王奕譞奏：重修圆明园以供养皇太后乃寻常之孝，若能大复先世深仇方是大孝，而复仇之道宜次第施为。目前之法在绝其利源，绝之之法首在禁绝洋药（鸦片）。二月间西陵差次，曾晤李鸿章，该大学士谈及洋药之耗我财货，弱我人民，义愤溢于言表，并称将来必指此一端，与夷办理，竭尽心力，誓除中原巨患。名臣谋国迥异常人，请密谕李鸿章详筹杜绝洋药之策。遂从奕譞所请，谕军机大臣等：自洋药入中国以来，耗财害命，流毒不可胜言。李鸿章既有与该亲王谈及将此一端与夷办理，力除巨患之意，应如何审度时势，杜绝洋药之处，即著李鸿章妥议办法，详细密陈。

十八日（5月3日）

17 四明公所事件发生。先是，上海法国租界拟于同治四年（1865）修路。上年冬法租界公董局定马路路线，竟侵占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馆）之公墓墓地。宁波会馆遂

于十二月初十日(1874年1月27日)与法国租界当局交涉,法方无理坚持必须迁墓,激怒上海民众,沪民群起抗议,于本日达高潮。百姓怒焚外国人房屋数处,租界当局予以血腥镇压,聚集法国水兵二十人,租界商团二百人,美国陆战队七十八人,并上海道所遣清兵一百五十人,开枪打死华人七人,重伤十二人,洋人亦有受伤者。此事件发生后,终迫使法租界公董局暂停于四明公所墓地内筑路。

二十二日(5月7日)

18 日军于琅峤强行登陆,入侵台湾。先是,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1871年11月27日),有"琉球飘民"事件,日本政府于遣使来华交涉同时,准备军事入侵。上年(1873)春,日使副岛种臣、柳原前光来华换约,兼办交涉。五月二十六日,柳原访总理衙门,质问朝鲜地位及琉球船民被杀之事,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声明:"二岛(按指台湾和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然又云:杀人之土著为"化外"之民〖5〗。日本政府遂据此只言片语,竟将"化外"曲解为不属中国版图之意,并以副岛种臣汇报为根据,拟制《处理台湾番地要略》。《要略》云: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廷所不及之地。我藩属琉球人民曾遭杀害,为之复仇,乃为日本政府之义务。〖6〗本年春,日本政府竟设"台湾番地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长官,于长崎设侵台军事基地。又任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以美国前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参谋,并聘美国军官数名,率三千六百余人侵台。三月十二日,侵台日军

出发，十五日抵厦门，二十一日，至台湾琅峤。本日，强行登陆，攻取龟山。

四月初一日（5月16日）

19 马尾船政局制造之“大雅”号轮船下水，至此，闽厂共造船舰十五艘。船政创办之始，左宗棠曾与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定聘外国技术人员以五年为期，限期原定始于同治六年（1867）秋，后因铁厂屡误工期，遂改自八年（1869）正月起，又因第七号轮船“扬武”号马力由一百五十匹改制为二百五十匹，超出原计划，因之五年内造船数亦由十六艘改为十五艘。至是，五年期满。船政局共建造大小轮船十五艘，其中二百五十匹马力轮船一艘（“扬武”号），一百五十匹马力轮船九艘，即：“万年清”、“伏波”、“安澜”、“飞云”、“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八十匹马力轮船五艘，即：“湄云”、“福星”、“镇海”、“靖远”、“振威”。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于轮船制造、驾驶技术颇熟，已成之十五艘船舰中，三艘为经外国技师指导，由中国技术人员自制。其时发行之《中西闻见录》曾评论云：福州船政局建设不过五年，船已造有如许之多，而肄业之人，亦著有成效，可谓敏捷也。〔7〕

初五日（5月20日）

20 俄国新任驻华公使觐见同治帝。俄国原任公使倭良嘎里于上年（1873）七月，离北京回国，新任驻华公使布策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抵京。二月初一日赴总理衙门，初

六日，照会总理衙门，应于觐见时，呈递国书。至本日始于紫光阁觐见同治帝。

初八日（5月23日）

21 谕称：伊犁久为俄国所踞，蓄谋侵占，本在意中，现且有东犯之势。若不亟图进取，先发制人，办理更无把握，察哈尔马队计已驰抵塔城，荣全兵力稍厚，著即将各营力加整顿，先期布置，一面与景廉各军声息相通，妥为筹画，毋误事机。玛纳斯、乌鲁木齐等城必须克期收复，方免俄国生心，且可为规复伊城地步。命左宗棠催令出关诸军迅速西进，会同景廉筹商进剿，迅将各城踞贼次第荡平，期与荣全声势联络，以靖边氛。

十九日（6月3日）

22 设广州机器局，以江苏试用道温子绍总理局务。

二十五日（6月9日）

2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同治帝亲定甲戌科三鼎甲：状元陆润庠，江苏元和（今属苏州市）人；榜眼谭宗浚，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人；探花黄贻楫，福建晋江（今属泉州市）人。至是，赐一甲陆润庠、谭宗浚、黄贻楫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华金寿、许普济等二百三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万青藜，副考官为刑部尚书崇实、工部尚书李鸿藻、吏部左侍郎魁龄。

24 就台湾防务谕令军机大臣，应“严密设防，以期有备无患”。三月二十三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就出兵

台湾事照会闽浙总督李鹤年，谓彼“奉命统兵，深入番地，招抚开导，殛凶示惩”〔8〕。二十六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诘责日军入侵台湾。二十九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带轮船赴台察看。四月初一日，西乡自长崎离日赴台。初六日，清廷复命福建布政使潘霨驰赴台湾，帮同沈葆桢筹画一切。闽浙总督李鹤年命候补参将李学祥、游击王开俊率队屯凤山，派“靖远”舰驻厦门；又命安平协副将周振邦、署台湾防同知傅以礼偕“扬武”轮船管驾贝锦泉乘“扬武”舰赴琅峤。初七日，日军进攻台湾牡丹社、高士滑村，战于石门，死六人（一说死十四人），伤二十人，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十六人战殁。是日，西乡至琅峤，并于翌日晤周振邦等，答以该国使节柳原前光将抵北京，应俟北京信来，再行回复。十四日清廷以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

至是，复谕令军机大臣等：此时衅端已开，自应先事布置，严密设防，以期有备无患。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前已有旨准归沈葆桢调遣，李鹤年亦拟添调直隶、江苏轮船赴闽防范，应需轮船若干只，即著李鸿章、李宗羲、张树声、瑞麟、张兆栋如数拨往，以壮声势。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事关海疆安危大计，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后患。

五月初三日（6月16日）

25 《汇报》于上海创刊。该报为容闳发起，集股万两，

投资者多粤人，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实助成之。延英人葛理为总上笔，黄子韩、贾季良等为编辑。

十三日（6月26日）

26 中秘《会议专条》及《通商条约》于天津签字。先是，上年六月间，驻华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均称秘鲁国拟与中国商订和好通商条约。总理衙门答以秘鲁虐待华工，中国不能与之立约，须先将秘鲁国所招华工悉数送回，并允嗣后不再招工，方能商议立约。九月，秘鲁使节葛尔西耶自日本至天津求议约，未果。秘使旋赴北京暂住。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秘使会谈。英使威妥玛命中文翻译梅辉立与其事。秘使提出五十一款草案，李鸿章另拟二十款，彼此相持不下，复由津海关道陈钦、候补道孙士达与秘副使爱勒谟尔会谈。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李鸿章又与葛尔西耶晤谈，葛尔西耶称，如所议无成，彼将即日归国。美国领事施博、法国领事林椿复从旁调处。五月初三日，葛使再与李鸿章谈，辩论良久，旋于本日在公所会同画押、钤印。

《专条》称，居住秘国华民有受委曲之处“一面由中国派员前往秘国，将华民情形彻底查办，并出示晓谕华工，以便周知。一面秘国无不全力相助，以礼接待。”如中国委员查得实有受苦华工，“合同年限未满，不拘人数多寡，均议定由委员开单知照地方官。雇主尚不承认，即由地方官就近传案讯断。若华工仍抱不平，立许上告秘国各大员，再为复查。”

《通商条约》共十九款，大要有：两国商民等彼此侨居，皆获保护身家、资财；两国互派外交使节，驻于彼此首都，互派领事官驻扎通商口岸；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但严禁于澳门及各口岸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各照本国例从严惩治；秘国应保护华民，中国商民在秘与别国商民享有同等利益，秘国商船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亦可利益均沾；两国兵船可赴彼比凡有别国兵船所至各口，地方官得妥为照料；两国船只如遇天灾，在对方沿海损毁，地方官员应设法相帮，妥为照料；秘国民人在中国控告华民，由地方官与领事会同审办，秘国属民在中国彼此有相涉案件，归秘国官查办；中国商民在秘有控告事件，呈禀地方官，照例审断；中国给别国之通商利益，秘国官民一体均沾；中国官民在秘国亦享有最优待国之待遇。

十四日（6月27日）

27 潘霨等与西乡从道会谈结束，返台湾府城。沈葆桢偕福建布政使潘霨、洋员日意格、斯恭塞格等于五月初十日分乘轮船“安澜”号、“伏波”号、“飞云”号自福州赴台湾。沈葆桢又奏请联外交、储利器（购铁甲船、水雷、洋枪）、储人才、通消息（安设福州、厦门、台湾间电线），均准照行。初四日，沈葆桢抵台湾安平，初八日，福建布政使潘霨、台湾道夏献纶抵琅峤，布告番社各安生理，定当设法保护。初九日，潘霨、夏献纶携沈葆桢照会与日本中将西乡从道会谈，日意格、斯恭塞格同行。十一日，谕曰：“日本兴兵，显背条约，固属理曲辞穷，若能就我范围，敛兵回国，自可消弭衅端。倘仍肆意妄为，悍然不顾，

即当声罪致讨，不得迁就因循，转误事机，致将来办理愈形棘手。”十二日，潘霨与西乡从道再次会谈，潘霨示之以《台湾府志》内载“生番”各社岁输番饷之数。几经辩驳，西乡以将知照国内“暂不添兵”相推托。至此，会谈结束。本日，潘霨等从琅峤由旱路抵枋寮，经凤山返台湾府城。

28 谕准哈密回王赏借十年俸银之请。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帮办大臣明春奏，哈密回王迈哈默特呈请代恳赏借十年俸银，以补修城垣，安辑难夷，另颁新印，以昭世守。该回王每年俸银二千两，已欠发三年。上年七月，白彦虎等至哈密，逼挟回王西行，经清军抢救回营。谕称：“该回王等困苦情形，殊堪矜念，自应优加体恤，著照所请，赏借十年俸银，由户部发给”。并命礼部另铸王印，由驿递交文麟转交。

二十一日（7月4日）

29 谕四川总督吴棠查禁会党。近年，四川各地联名结社，有“帽顶会”、“灯花教”等名目，聚众联盟，于成都附近地方，“肆行抢劫”，崇庆州、高县、彭县、盐亭等处均有会党聚集。至是，谕令吴棠派委妥员会同各该处地方文武，一体实力查拿，严行惩办，以绝根株。

二十五日（7月8日）

30 谕令撤台湾“班兵”，代之以本地精壮。沈葆桢等奏：台澎之用内地班兵也，原以当时新入版图，民情浮动，若用土著为兵，恐其联为一气。然积久弊生，“班兵”视

为畏途，往往雇倩而来，伍籍不符，技勇更差，疲弱不可用。若招土著以易“班兵”，民间既开生途，防务尤为得力。商诸镇道，咸谓全台均宜照此办理。得旨照所议行。

六月十二日（7月25日）

31 白彦虎自乌鲁木齐袭济木萨。济木萨为主要之贸易集市，亦为清军前线之主要据点。陕回白彦虎从乌鲁木齐来袭，清军翼长孔才统率兴禄等却之，营总常明战殁。孔才，哈密人，结团自保为团首，后为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召至，以其练勇二百人编入伍籍，遣往古城（今新疆奇台县）兴屯修堡。

十四日（7月27日）

32 从文祥奏，预筹经费，以济海防。文祥上《海防紧要请饬宽筹饷需折》，略曰：现在日本借端启衅，欲肆侵吞，已有不能敷衍之势。且彼与中国最近，倘使其得志台湾，将来之患愈不堪问。为今之计，惟有亟图自强，以御外侮。并请饬下户部，宽筹饷需，停不急之费用，谋至急之海防，俾各海疆督抚备御有资，不致因饷项支绌，再滋贻误。是日，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日本借端滋衅，违约称兵，虽经沈葆桢等据理辩论，仍应整顿海防，以为自强之计，所有各省沿海地方，前经谕令该将军、督抚妥筹办理。惟布置设防用款甚巨，著户部通盘筹画，凡一切不急之需，竭力撙节，将海防经费先事预筹，庶各海疆大吏不至以饷项支绌，致误事机。

七月初六日（8月17日）

33 奕訢、文祥与日使柳原前光晤谈，主速了“台案”。日本政府一面出兵台湾，一面任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与清廷谈判。四月十三日柳原抵达上海，与福建布政使潘霨会晤。六月十一日柳原前光乘轮船至天津，晤李鸿章，柳原称：“台湾生番如无主之人一样，不与中国相干”。李鸿章诘之：“在我台湾一岛，怎不是我地方？”且曰：“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9〗六月十八日，柳原至北京，二十五日，赴总理衙门谈判，复称“生番为无主蛮族，不必问之中国”。总理衙门驳之，斥为“无礼”。七月初二日，总署照复柳原，重申：台湾“番社”为中国境地，台湾“生番”均隶郡县，中国向收“番饷”，载之《台湾府志》，凿凿可考。即云“野蛮”，亦中国“野蛮”，即有罪应办，亦应由中国办。本日，奕訢与抱病谈判之文祥于总署接见日使，示以愿与日以诚相见，敦睦邦交，称：中日“谊切比邻，有辅车唇齿之义，两国无论何国胜负，总非我两国之利，现在不再辩论曲直是非，只应想一了结此事之法，须两国均可下场，开心见诚，相与剖示。”〖10〗

十二日（8月23日）

34 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授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帮办军务。

十八日（8月29日）

35 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等就罢园工事晋见同治帝，面诤泣谏。上年（1873）帝亲政，年十八，“不喜读书，狎近宦竖，遂争导以嬉戏游”〖11〗。于当年九月二十八日以颐养太后为名，颁重修圆明园之上谕。三日后，御史沈淮即上疏阻谏，帝大怒，召沈淮，责以大孝养志之义，并于十月初二日再颁修园上谕，内务府遂督民工于十月初八日开工清理。复谕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浙江等省各采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速运北京，慈禧太后亦屡咨当事者，且亲自画样。然此次修园之举，实为国际、国内形势所不容，时日本侵台，法国侵越，英、俄图新疆，“国家要害尽为西夷盘踞”〖12〗。而西北局势更为紧迫，“用兵关外，非筹集巨饷不可”〖13〗。重修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计六大工程，所费“非一两千万莫办”〖14〗，然筹及款项仅四十万五千余两，其中捐款不足三十万两，恭亲王首捐二万两，杯水车薪，不敷甚巨。醇亲王奕譞及徐桐、广寿等人均上疏，请“屏无益之游观”，“省无名之兴作”。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复于本年六月初七日上疏，请停园工，并斥此举“皆内务府诸臣及左右宵人荧惑圣听，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为其自利之计”〖15〗。于此，同治帝均置之不理，直至李光昭案发，形势始为之一变。

七月初六日，李鸿章劾李光昭“报效园工”骗局之折至京，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等亦联衔上疏，列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六款，其中“重库款”一条曰：“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

近来内廷工程太多，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16〗。折上，奕訢等又请召见，不许。再三陈请，始于本日得见。同治帝览奏未及数行曰：“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饶舌？”奕訢道：“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遂将折中所陈逐条讲解。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文祥闻之，伏地大恸，几昏厥，不得已令扶之出，奕譞复泣谏，言及“微行”时，同治帝坚问“何以传闻”？奕譞指实微行时间、地点，帝“乃怫然语塞”。良久，同治帝“言园工一事，未能遽止，为承太后欢，故不敢自擅，但允为转奏”〖17〗。

二十日（8月31日）

36 比国使臣谢惠施等三人于紫光阁前觐见同治帝。

37 何绍基卒（一说卒于同治十二年）。

何绍基（1799—1874），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四川学政。历主山东泺潭、长沙城南书院。本年秋，寓苏州，寝疾，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五。绍基通经史、长律算、工诗文、精书法，遍临汉魏各碑，自成一家。著有《东洲草堂诗集》三十卷，《诗余》一卷，《文钞》十卷，《眠琴阁遗文》二卷等。

二十五日（9月5日）

38 奕訢等奏：兹据沈葆桢等以海防需款正急，奏明先借洋款二百万两，查照成案，由各海关分期兑还。依议。

39《教会新闻》更名《万国公报》。《教会新闻》于同治七年（1868）创刊，每周发行于上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主笔。林乐知于咸丰九年（1859）受美国监理会派遣来华，翌年抵上海传教。同治二年（1863）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译员。七年（1868）至十年（1871）任上海《字林西报》中文版《上海新报》编辑，又办《教会新闻》于上海，因此报专言宗教，故销路不畅，届三百期，易名《万国公报》，每月发行，兼言政教。

二十九日（9月9日）

40 诏停圆明园工程，酌修三海。是日，同治帝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及丁忧回京之翁同龢等，于御史陈彝、孙凤翔及恭、醇两王上书一事大发雷霆，与两王反复辩难，言辞中且有“离间母子，把持政事”等语，两王叩头申辩不已。末，同治帝见停园工已成定局，遂问：“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库项充裕时，园工可许再举乎？”群臣皆对曰，“如天之福，彼时必当兴修。”

于是，诏停园工，改修三海。谕称：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朕曾亲往阅看数次，见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蒇功，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尽平定，各省时有偏灾，朕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著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因念三海近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至过繁，著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

方，酌度情形，将如何修葺之处，奏请办理。

三十日（9月10日）

41 同治帝下诏惩治恭亲王奕訢等。颁亲笔朱谕称："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微惩。"旋又以"朋比谋为不轨"罪名，尽革惇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章等十人职衔，然被慈禧太后留中不发。

42 是月，清廷谕令桂军入越援剿黄崇英等股农民军。先是，广西农民军首领吴亚终在官军追剿下，于同治六年（1867）退入越南境，踞北圻之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等省。七年（1868）二月，袭破高平省城，三月，扰谅山，执杀越南地方官员多名，越南遂求援于清廷。十月，颁旨云：兹览越南国王咨文，是其待援情形，实为迫切。该国久列藩封，恭顺有加，乃任内地匪党扰及边隅，何以副朝廷怀柔远人之意？即著苏凤文、冯子材等添募劲旅，分道并进，越境疾攻，会同越南夷兵两面夹攻，迅歼丑类，以靖边疆，不得以越境险远，置之不问，为越南所笑。八年（1869）三月，冯子材率桂军出关入越，转战北圻各省越十五月，攻灭吴亚终、梁天锡等股，击溃黄崇英等部，并于同治九年（1870）六月班师回国。

援越桂军甫撤，黄崇英等即卷土重来，九月，重占河阳、安边等地，别部则袭占高平省城，且多次败越军。十

年（1871）春，北谅驿路亦断绝，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复求援于广西，越南政府亦修书咨之。上年（1873）二月，冯子材受命督同总兵刘玉成扫荡木马一带，转战年余，陆续撤军入关，仅留刘玉成统六营仍驻太原、谅山。桂军大队归国后，黄崇英等股又四处滋扰，越南政府复告急求援。十一月，谕令两广要员妥筹具奏，谕云："据该国王奏称，河杨、兴化诸匪巢独力攻剿，顾此失彼，山、兴、宣三辖蔓匪仍复猖獗，请饬派兵会剿等语。越南边地被匪窜扰，前经谕令冯子材督饬官军出关剿办，嗣以兵勇不宜久驻外国，且虑有骚扰情事，是以迭准刘长佑等所奏，将各营陆续撤回。兹据该国王具疏吁请，朕眷顾藩封，殊深轸念。此时粤西官军如令出境剿匪，究于该国有无裨益，且不至别滋事端之处，著刘长佑、冯子材悉心妥筹，迅速具奏。并著礼部传令该国王知悉。"越南政府接获此旨，据以于本年正月催促广西及早派兵。然清廷恐卷入法、越纠纷，不敢贸然行动。至是，黑旗军已于上年十一月败法军于河内，法越纠纷告一段落，清廷始于本月正式下令桂军入越援剿。

八月初一日（9月11日）

43 颁皇太后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载澂爵秩。是日，慈禧皇太后急御弘德殿，垂涕慰谕奕訢曰："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随即颁皇帝上谕："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勋足录，著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澂贝勒郡王衔。"至此，中外臣工人心亦得安定。左宗棠有言云："欣欣然，有重睹

天日之乐”〖18〗。

初二日（9月12日）

44 颁旨准予闽厂继续造船。先是，内阁学士宋晋于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四日上奏，非议福建船政，指责闽省连年造船“糜费太重”，亦有支持宋晋意见者，左宗棠、沈葆桢及曾国藩、李鸿章则予以奏驳。本年五、六月间，沈葆桢上《闽厂轮船续行兴造片》，奏称：“似不如仍引成局，接续兴工，在匠作等驾轻就熟，当易造成，而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19〗于另折中，葆桢复云若中断造船，“惟既绝难续，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为可虑。若岁仍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20〗。至是，清廷意见遂决，于本日颁上谕云：“电线虽可缓图，铁甲船必不可少，即使议购有成，将来仍应鸠工自造，目前尤须讲求驾驶之法。沈葆桢等惟当切实筹办，力图自强。闽厂轮船，即照所请。准其续行兴造得力兵船，以资利用。”〖21〗

初三月（9月13日）

45 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为兵部尚书，兵部尚书英桂为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以刑部右侍郎广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初九日（9月19日）

46 第三批赴美留学幼童自上海启行。第三批留学幼童三十名由祁兆熙率领赴美，年龄在十至十四岁之间，其中有唐绍仪、吴敬荣、徐振鹏、薛有福、杨兆南、黄季良等。

薛、杨、黄等三人十年后于中法马尾海战中牺牲。

十二日（9月22日）

47 香港、澳门大风成灾，波及广东全省，罹难者逾万人。《申报》，载："伤害之惨，目不忍见，耳不忍闻。"

十六日（9月26日）

48 唐定奎部铭军在台湾旗后登陆。六月十二日，从李鸿章议，饬令驻徐州之武毅铭军（由记名提督唐定奎统率，向隶提督刘铭传部）步队十三营计六千五百人拔队赴瓜洲口，分批航海援台，归沈葆桢调遣。另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率驻陕之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扎，以备南北海口策应，后复于武毅铭军拨十营往扎吴淞、宝山。六月二十日，唐定奎一军自徐州、宿迁陆续启行南下，本日于旗后登陆，即赴凤山。总兵张其光、南澳镇总兵吴光亮招粤勇二千余人亦雇轮船于十七日抵旗后。

十八日（9月28日）

49 谕内阁：李光昭即著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李光昭案"遂结。李光昭，原籍广东嘉应州，后寄居湖北汉阳县，本为贩木材、茶叶之商贩，同治元年（1862）于临淮捐得知府衔，未领部照。此人素无行，上年（1872）六月，进京贩木材，与内务府大臣诚明、堂郎中贵宝、笔帖式成麟等人相识，李光昭诡称愿将数十年购留值十数万之木材砍伐运京，报效园工。经内务府奏请，李光昭以"奉旨采办"为名赴川鄂等地招摇，为四川总督吴棠所抵制。

李光昭旋即捏称“圆明园监督”，与法国商人洽购洋木，内务府遂咨北洋大臣，请免税放行。李鸿章即委署津海关道孙士达会同天津道丁寿昌遣人至新关验收木植。本年六月二十日，美国署领事称：美旗昌洋行于福州与李光昭议定所购法商木植，一运天津，一抵上海，余则仍在国外，共值洋银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言明到津付价取货，若有耽延，每日加船价费用洋银五十元，现到一船，在津耽延三十三日，应加洋银一千六百五十元，李光昭仅付定洋十元，未便付给木植。实则李光昭从中渔利，竟将五万四千余元之洋木价，向内务府报称值银三十万两。洋商亦存心欺蒙，到货洋木质量低劣，李光昭无钱购木，告贷未成，遂以质量为由不肯收货给价。洋商径至北洋大臣衙门控李光昭不守合同。李鸿章于七月初三日上疏，和盘托出此骗局内幕，并称：“木价既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22〗至是，慈禧太后、同治帝只得惩办李光昭以息风波。七月初六日谕内阁曰：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著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著即注销。又谕军机大臣曰：“李光昭与法、美领事构讼，各执一词，必须持平妥办。著李鸿章饬令该关道与各国领事官会审明确，秉公办理。该革员以五万余元之木植，捏报三十万两，已属荒唐，且面求美领事代瞒价值。法领事照会关道，请拘留李光昭，无使逃走。无耻已极，尤堪痛恨。该督既称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且恐有别项情节。即著李鸿章迅速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23〗李鸿章即以“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之罪名，按律定李

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

本日，谕内阁：前因已革知府李光昭报效木植，浮开价银，并在外招摇各节，当经谕令李鸿章严讯究办。兹据李鸿章奏，讯出李光昭捏报木价，并捏造奉旨采办衔条旗号及圆明园监督各情，实属胆大妄为，不法已极。李光昭即著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二十五日（10月6日）

50 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与总理衙门大臣第四次会议，几破裂。日本出兵侵台后，遭台湾土著顽强抵抗，兼天气炎热，时疫流行，日兵伤病、死亡颇众，清廷复调兵遣将，急修战备，颇具声势。而柳原前光在北京之谈判却不得要领。国际、国内舆论均于日本不利，日本政府实感焦虑，遂于五月二十四日通过《宣战发令顺序条目》，以示宣战姿态，又于六月二十三日任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赴中国办理台事交涉，大久保于七月初五日由长崎乘军舰“龙骧”号赴华，初八日抵上海，二十一日至天津，三十日，抵北京。八月初四日，访总理衙门，晤奕訢、文祥、宝鋆等大臣，开首轮会谈，并面递条说。初六日，大久保利通与总理衙门大臣第二次会谈。初九日，第三次会谈。十二日，总署覆日方条说云：“夫台湾之事，贵国之兵涉吾土地，中国并未一矢加遗，且生番地方，本属中国，无论事前事后，不待本衙门论及，久为中外所共知。及贵大臣开列条款，逐层诘问”，“若如此诘责，几等问官讯供矣！政事应听其国自主之谓何？贵大臣设身处地，其何以堪！嗣后倘再如此，则本衙门不敢领教。”并

于日方所示条问分别驳斥。略谓："夫中国于戕害飘民之案，如系中国所属之人，地方官查办，如涉各国，由各国大臣照会本衙门，行令地方官查办，或由领事照会就近关道查办。中国既有查办之权，是未尝以私害公，以律徇俗也。""中国治生番之政令，诚为遵俗制宜，至惩恶劝善，理之大同。制暴殛凶，断无置而不问之理。""台湾生番，系中国地方，所谓教化番俗，以便于东西各国航海一节，本王大臣自当设法筹办，以尽中国自主之权，不待贵大臣谆属也。"十七日大久保驳覆总理衙门，并引公法为说，请直捷答覆。十九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热福理商调停台事，二十日，英使威妥玛调停无效。总理衙门照覆大久保利通，重申台湾番地，本属中国，一切应遵守条约。二十四日，大久保利通照会总理衙门，谓中国政教之实未及生番，不能以"修好条规"为据。总理衙门再驳之曰："我两国相交，以订换两国修好条规为始，彼此自应以条规为遵守。本王大臣笃念和好，是以引修好条规为证。岂当日著为令典者，今日可弃之如遗乎！""即以万国公法言之，贵国举动，是否与公法中一一相合，自有公论。"〖24〗至本日，大久保利通与总署大臣第四次会谈，几破裂。

51 以左宗棠督办西征粮饷转运事宜。初八日，授左宗棠东阁大学士，至是，又以宗棠"督办粮饷转运一切事宜"，以内阁学士袁保恒为帮办，且移西征粮台于肃州。左宗棠驻兰州，遇有紧要事件，即随时赴肃州筹办。

52 命各省酌裁厘局，禁种罂粟。谕云：所有现办抽厘省份，设立收捐局卡，或量为裁减，或核实归并，著各该省督抚查照户部奏案，随时体察情形，妥为办理。倘有不

肖局员，侵渔捐款，滋扰行商，即著严参惩办。至栽种罂粟，例禁綦严，著山西巡抚即行剀切晓谕，严禁栽种。并著各直省督抚通饬所属，随时认真稽查，无论已种未种，一律严行申禁，仍不得任令胥役人等藉端索诈，扰累民生。

九月初七日（10月16日）

53 令严稽京城地面盗贼。给事中夏献馨奏：近来北京地面盗窃肆行，司坊营讯各官并不实力查拿，捕役人等怠玩成性，且难保无庇贼分赃情事。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饬所属一体严密稽查，明定章程，认真巡缉。

初八日（10月17日）

54 瑞麟卒。

瑞麟（？—1874），字澄泉，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咸丰三年（1853）入直军机。九年（1859）由户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寻充内大臣。曾于通州抗击英法联军，溃败后革职。同治三年（1864）任广州将军，后兼两广总督。诏内阁追赠太保，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谥“文庄”。瑞麟既卒，以安徽巡抚英翰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以广东巡抚张兆栋兼署。

又以工部尚书崇纶兼署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广寿署步军统领，以正蓝旗满洲都统奕劻兼署镶红旗汉军都统。调湖北巡抚吴文炳为安徽巡抚，旋改任江苏，以裕禄为皖抚，以翁同爵为鄂抚。

十七日（10月26日）

55 谕军机大臣等吉林仍需乘势搜捕金匪以期净绝。私

入东北采金之汉人，官府谓之“金匪”。吉林将军奕榕奏，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之金匪首领王汶拴已经抓获处决，余党亦经宁古塔副都统乌勒兴阿搜剿殆尽，远近山场沟内一律肃清，而王姓所属山场仍有金匪聚集。清廷谕令“赶紧剿洗净尽，不准一名漏网”。

二十二日（10月31日）

56 中日《北京专条》签字。本月初二日，大久保利通告总理衙门，谓数日内如无办法，即欲回国。总理衙门与之辩驳，照覆愿保安和好。初九日，第五次会谈。十一日，第六次会谈，商讨“两便办法”。日方提出：中国应如何令日本兵不致空手而回。总理衙门大臣答以：只能不责日本此举不是，该国兵退之后，由中国自行查办，其被害之人，酌量抚恤。十四日第七次会谈，日本以索兵费为词，总理衙门驳之。日本书记官郑永宁于单独会见时，示日方意图：须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不能再减。十五日，大久保再赴总理衙门，仍为赔偿兵费事，双方意见相左，日使告以议无成，即回国。不欢而散。十六日，日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亦云彼将与大久保利通一同归国，总理衙门一切听之，任其去留。十七日，英使威妥玛赴总署，居间调停，“初示关切，继为恫喝之词，并谓日本所欲二百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总理衙门大臣答以中国抚恤数不能逾十万两，另日本在台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为中国之用，合银四十万两，总共不得逾五十万两之数。”〖25〗威妥玛复至大久保寓所磋商，于二十一日定议，本日正式签字，互换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

中国承认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中国给遇害难民抚恤银两和修道建房“筹补银两”七十五万元，折合白银五十万两；中国设法约束台湾“生番”。

二十六日（11月4日）

57 贾桢卒。

贾桢（1798—1874），字筠堂，山东黄县人。道光六年（1826）榜眼，咸丰二年（1852）以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后迁体仁阁大学士，改武英殿大学士。六年（1856）以忧免。九年（1959）再授体仁阁大学士。十一年（1861）改武英殿大学士，同治七年（1868）正月休致，至是病卒，终年七十七岁。赠太保，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二十七日（11月5日）

58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訢等上《海防亟宜切筹，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详议折》。略曰：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虽累经奉旨严饬各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应，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

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泛，以致敌警猝乘，仓惶无备，有鉴于前，不得不思毖于后，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于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及今吸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办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昔人云：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此人所共知，而今日大局之万不可缓者也。臣等悉心公同商酌，谨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详加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奏覆。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谋议。如臣等所拟各条，佥议相符，即应确切筹办。如各条外别具良策，亦即一并奏陈会议，均于议定后请旨遵行〖26〗。

是日，谕令军机大臣等：沿江沿海各省防务，经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并各该省将军、督抚等随时筹画，而备御究未可恃，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都兴阿、李鹤年、李瀚章、英翰、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濬、刘坤一、王凯泰、王文韶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覆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总期广益集思，力臻有济，不得以空言塞责。〖27〗

十月初四日（11 月 12 日）

59 左宗棠奏请再借洋款，以济西征急需。其奏略曰：臣现在挪借各款，积欠已数十万两，无款拨还。时届年终，百数十营，照向章应发一月满饷。年前三个月与明年春月，应发各军盐菜、粮价，马干正款，又需及早筹算。总全局计之，非确得实饷三百万两，难以支持。其地方营具一切杂支，尚无论也。筹维再四，断非息借洋商巨款，不能权济急需。查两江每年应协甘饷六十万两，浙江每年应协甘饷一百四十四万两，广东每年应协甘饷八十四万两，此时若奏请如数拨解，各该省本年停缓既多，必难骤应，而陇饷顿涸，大局已不可支。不得已，饬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筹借洋商银三百万两，分批汇解臣军，指江苏、广东、浙江三省应协甘饷，分作三年还款。其息银仍于三省每年应协甘饷内划还，免其赔累。合无仰恳皇上天恩，敕下江南、浙江、广东三省督抚臣，与上海转运局道员胡光墉商借洋款，如有成议，即饬各关道出票，督抚加印，交胡光墉，俾将妥速办理，汇解前来。〖28〗著户部议奏。

十一日（11 月 19 日）

60 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呈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因见外海水师一切艇船总不如轮船之坚捷，必须配驾大号轮船；沿海炮台亦应改式修筑以严捍卫，曾参以西人筑台练兵之法，预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至是，由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陈奏。章程略曰：

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驾驶之人。外海水师以火轮船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船为第一利器，约计

一船可装大炮四十余位，循环叠放，无坚不摧。拟先在花旗（美国）购买此种兵轮船约二三号，即以提督所演之陆兵赴船学习，由粗而精。其次则购买根钵轮船〖29〗，以资浅水追剿之用。以上两种轮船，初则购买，继则由厂自制。有此可恃，则沿海一切艇船，皆可废弃不用。

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西人海口及要隘无不炮台森列，严为防御，拟仿照其式，沿海择要修筑炮台，其炮之制，亦如西国，演炮必求其准，守台必求其人，与沿海水师轮船相为表里，奇正互用。

三、选练陆兵。窃拟于沿海水师提标各精练陆兵五百人，减额优饷，严加选择，每人每月约给饷十元。合天下约得精兵十万人。

四、沿海地方官宜精择仁廉干练之员。

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以山东益直隶，而建阃于天津，为北洋提督；以浙江益江苏，而建阃于吴淞，为东洋提督；以广东益福建，而建阃于南澳，为南洋提督。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十号。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

六、精设机器局，拟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每一制造局分为三厂：一厂造轮船。选通算学，熟舆地、沙线，能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董理其事；一厂造枪炮、火箭、火药及各军器。选谙兵法、优武艺、有胆略之人董理其事；一厂造耕织机器。选谙农务、通水利之人董理其事。是今日督造轮船之人即他日驾驶轮船、出使外国之人，今日督造枪炮之人即他日办理军务之人，今日督造耕器之人，即他

日尽心民事之人也。〖30〗

后两日，恭亲王奕䜣等奏请将以上章程汇入总理衙门九月二十七日所上奏折中，饬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仍于一月内一并妥筹覆奏。

二十五日（12月3日）

61 日酋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侵台日军从台湾撤退。此役，据日方供称，战死十二人，病殁者五百六十一人。

二十八日（12月6日）

62 大学士文祥上《敬陈管见折》。略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当台湾有事之秋，曾议买铁甲船，购水炮台，仓促莫办。今倭兵既退，正宜及此无事之时，认真办理，不容稍懈。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果能实事求是，兵械日精，彼族虽欲谋我，或当知难而退，即使狡然思逞，而我既有备，亦可恃以无恐矣！疏上，谕令沈葆桢等赶紧筹画，以期未雨绸缪，岂可仍蹈因循故习！又令李鸿章、李宗羲将前议购买未成之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赶紧筹款购办，无论如何为难，务须设法办妥。〖31〗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0日）

63 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略曰：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

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乌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至，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交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则无下手之方。

总理衙门原奏"练兵"一条。但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凡绿营额兵，疲弱勇营，酌加裁减，其饷即加给新练之队，沿海防营并换用后门进子枪，于紧要口岸附近之处屯扎大支劲旅，无事时专讲操练，兼筑堡垒，有事时专备游击，不准分调。

原奏"简器"一条。西国水陆战守利器，以枪炮、水雷为大宗，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器发火之别；窃尝考究其图与器而得其大略。各省防江、防海需用洋枪炮之子药，均宜设局在内地仿造。

原奏"造船"一条。防海之外，不外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一为"挪移泛应"，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

为省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徒糜巨款。应拣派明于制造、略知兵事之员，选带学生、工匠前往，俾得亲赴各厂考究，与其议价定造。俟成船后，配齐炮位，随船回华，庶有实济。而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至拟设兵船数目，窃谓北、东、南三洋各有铁甲大船二号，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

原奏“筹饷”一条。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至于日后久远之费，当于开源节流求之。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至于“洋药”一项，流毒中国，惟有暂行弛禁罂粟，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加增税项。

原奏“用人”一条。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

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予罢革。

原奏“持久”一条。窃以古无久而不敝之法，惟在办事之人同心协力，后先相继，日益求精，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富强，或有其时乎？〖32〗

初十日（12月18日）

64 命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宝鋆为大学士。

十一日（12月19日）

65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称宜以全力注重西征。其折略曰：易苟且而为振作，易迂拘而为变通，易卤莽灭裂而为实备精求。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至其大本，则尤在我皇上之一心。今以整顿海防，广征利器，急就之法，不能不出于购买，不足恃也。仍惟有讲求制造而已。防海之要，以守为体，以战为用。守之所恃者，重在炮台，战之所恃者，重在轮船，二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或谓欲推广轮船，莫如准商民自行制造，听其营运，行之既久，中国造船之工匠，日多

一日，驾驶之水手，日精一日，习以为常，行所无事，将见尽西人之长技而有之。以上练兵、简器、造船诸务，非饷不行，筹饷之要，总以节俭、祛耗蠹为先，而尤以不病民为止。

又云：窃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今虽关内肃清，大军出塞，而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臣愚以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不在兵多，但期饷给，责成左宗棠、景廉等悉力经营，冀其成效可观，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于构衅于东南。〖33〗

66 谕景廉等妥速进剿，毋得稍事延缓。先是，景廉拟分三路进兵：会同金顺由古城（今新疆奇台）直取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县）为一路；张曜由天山南直取吐鲁番为一路；添派大员赴沙山，会合沙克都林扎布、锡纶等直取玛纳斯为一路。至是谕令景廉、金顺“随时筹画，激励将士，妥速进剿，力扫贼氛，毋得稍事延缓”。又景廉呈请由甘肃各州县迁移民人一千户以实奇台、古城子，由官员给盘费、车脚、牛具、籽粮，俾得尽力耕作，以赡军粮，谕令左宗棠酌筹妥办。

十四日（12 月 22 日）

67 湖广总督李瀚章上《筹议海防江防事宜折》。折称：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新疆回逆尚未剿灭净尽，自难遽议撤兵。惟现在统帅太多，事权

不一，各路之营勇难稽，则饷项之馈输无定。统计关内外各军月饷，岁以数百万计，东南各省财力，半耗于此。刻下创办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难兼顾，似应饬令西征各统帅大臣，汰弱留强，裁无益之兵，以济有用。〖34〗

十二月初二日（1875年1月9日）

68 授李鸿章文华殿大学士，文祥武英殿大学士，宝鋆体仁阁大学士。

初五日（1月12日）

69 同治帝病卒，以醇亲王子载湉为嗣皇帝。先是，十月三十日，同治帝病，命军机大臣李鸿藻代批答奏章，至十一月初十日，同治帝因恶疾命内外陈奏事件由皇太后裁定。至本日酉刻，同治帝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终年十九岁。

【考异】关于同治帝之死因有三说：一说死于天花，一说死于梅毒，亦有称死于疥疮。有人据已公布之档案材料《同治进药用药底簿》，经查阅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874年12月8日）召御医请脉至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病逝共三十七天之脉案、处方及一百零六帖服药记录，认定“载淳无疑是死于天花，而绝非死于梅毒或其他病症。”（徐艺圃《同治帝之死》，载《故宫轶事》）。徐文还征引《翁同龢日记》：初八日，诸臣前瞻仰，伏见天颜温晬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据此认为“从翁的日记中也看不出有隐讳，影射梅毒或其他难言的病症。因此，那些认为载淳是因微服夜行染患梅毒疮发而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主

观臆断，或者就是慈禧的政敌们对她进行的恶意中伤。”刘耿生等亦持此说，彼等从医学角度及临床症状判断，“同治帝因患天花而死，而非梅毒”（《从公布的档案史料谈同治帝死因》，载《吉林档案》1992年1期）。

李镇（同治帝主治御医李德立之曾孙）则于《同治究竟死于何病》（《文史哲》1989年6期）一文中指出，其祖父（李德立之子，曾任光禄寺正）在世时，曾当面询及此事，答云：同治确系死于梅毒，并称：“同治梅毒溃烂后，流脓不止，奇臭难闻，曾祖父每日必须亲自为他清洗敷药。”又据其祖面告，李德立奉诏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察觉为梅毒之症，并与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后一致认定。然若据实奏明，恐被指责有辱“圣上”，招来杀身之祸；若知情不报，亦惧责任重大，难免治罪，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遂决定讳而不言。请脉处方均格外小心，只用滋阴化毒之补剂，但细读药方脉案，每方均有“肾”“阴”“毒”等字眼，病状亦直言“毒火聚腰”，“慢流脓水”，“遗精尿血”等，岂症系“天花”？兹两说并存，以待进一步考证。

戊正，慈安、慈禧皇太后至养心殿西暖阁，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澂，公奕䜣，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崇伦、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王庆祺，南书房行走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慈禧问曰：皇帝宾天，天下不可无君，孰为宜？群臣皆伏泣不知所对。慈禧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

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其令奕譞之子载湉入嗣。奕譞闻之，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领命后，即下至军机处起草遗诏，潘祖荫主遗诏应明书载湉为文宗嗣，翁同龢则上书为嗣皇帝，庶不负大行皇帝付托。终参用两说定议，书为“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亥正请见，面递所拟遗诏。

初八日（1月15日）

70 慈安、慈禧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初六日寅刻，载湉由醇亲王府进宫。辰刻，同治帝灵柩安于乾清宫西次间，成服举哀。谕内阁，将同治帝病逝“通谕中外知之”。初七日，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上《请吁恳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折》，遂颁谕称：“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至是，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慈安居钟粹宫，慈禧居长春宫，皇太后训敕称懿旨，皇帝称谕旨。

71 诏停“三海”工程。谕称：朕钦奏两宫皇太后懿旨，所有三海地方一切工程，无论已修未修，均著即行停止。

72 缓征湖北嘉鱼、汉阳、黄陂、孝感、沔阳、潜江、天门、应城、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荆门十四州县被水被旱地方本年暨历年带征漕粮；缓征湖北江夏、嘉鱼、汉阳、黄陂、孝感、沔阳、钟祥、京山、潜江、天门、应城、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咸宁、汉川、黄冈、蕲水、荆门、黄梅、广济、武昌二十五州县

暨蕲州、武昌二卫被水被旱地方新旧额赋并各项租课。

十一日（1月18日）

73 谕浙江巡抚杨昌濬严饬派出各员办理浙江天台县抗粮一案。据杨昌濬奏，浙江天台县突有“匪徒”聚众抗粮，伤官毁署。经该县督率兵勇捕拿，将为首者格杀，余众逃散，杨昌濬派海门镇总兵李新燕等分往查办。

74 蠲缓浙江仁和、钱塘、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新城、于潜、昌化、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归安、乌程、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诸暨、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浦江、汤溪、西安、龙游、建德、淳安、遂安、寿昌、桐庐、分水、丽水、宣平、武义、乐清、鄞、山阳、会稽、萧山、余姚、临海、黄岩、宁海、天台、仙居、永康、常山、开化、缙云、青田、松阳、象山、上虞、新昌、嵊、平阳、泰顺六十四州县暨杭严、嘉湖、衢州三卫所荒废、被水、被风、被虫地方新旧额赋并各项银米租课。

十三日（1月20日）

75 颁同治帝遗诏。遗诏曰：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日夕忧勤惕厉，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丕基，并孝养两宫皇太后，仰慰慈怀。兼顾中外文武臣僚，共矢公忠，各勤厥职，用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藉慰矣。

76 命李宗羲等办理水患，赈济灾黎。先是，御史陈彝上《淮扬等处被水情形疏》，称本年黄水挤清，下注江境，

湖河相连，一望无际，被水地方，小民荡析离居。从前束清御黄等坝，宜急加垛筑，高宝诸湖入运之水，以东岸闸坝为去路，现在应行开放。本日，令两江总督李宗羲（十二月初五日以病免）、漕运总督文彬、东河总督乔松年、署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吴元炳悉心会商，迅速妥筹办理，毋令运河再有决口，又从李宗羲等奏，以江宁府一半抵征钱文，赈济灾黎，务使民沾实惠。

十五日（1月22日）

77 诏以明年为光绪元年。初九日，朱笔圈出建元年号，用“光绪”二字，至是始定，并定于明年正月二十日戊午卯时举行登极颁诏典礼。

78 河州平。本年十一月十五日甘肃河州回变，闵殿臣父子及黑白布、马八等与马占鳌、马京瑞结怨举兵反清，败河州镇总兵沈玉遂，毙总兵傅定邦。旋攻州城，再败提督张仲春等，毙总兵黄添泰。至是，马占鳌擒殿臣父子，河州平。十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杀殿臣等于兰州。

十八日（1月25日）

79 谕令中外臣工振刷精神，认真整顿。谕曰：朕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古来郅治之隆，胥由询事考言，嘉乃丕绩。我朝列圣御宇以来，俱颁诏旨，褒答直臣，广开言路，谏议时闻，寰宇欣欣向治，方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而有垂帘之举。万机总理，宵旰不遑，因思人之聪明智虑，有所未周，必兼听并观，以通上下之情，措施方期悉当。矧当生民多蹙，各省水旱频仍，允宜

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尔内外大小臣工，均当竭诚抒悃，共济时艰。用特谕知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诸施行者，详细敷奏，不得徒托空言。至于敦学节俭，力祛浮华，朝廷已屡加训谕，去奢崇实，端宜始自宫中。嗣后纷华浮靡之品以及耳目玩好之娱，一概不准进呈，一切服用之具，俱以朴实为先。中外臣民皆宜共体此意，庶几移风易俗，上理渐臻。近年以来，迭谕大小臣工，力戒因循，实事求是，乃仍泄沓成风，不能痛除积习，问心何以自安？尔大小诸臣各当振刷精神，力图称职，毋得再蹈逶迤故习，贻误事机。

二十二日（1月29日）

80 缓征河南祥符、陈留、杞、通许、尉氏、洧川、鄢陵、中牟、兰仪、郑、荥泽、荥阳、汜水、禹、商丘、宁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睢、柘城、安阳、汤阴、临漳、武安、内黄、汲、新乡、辉、获嘉、淇、延津、滑、封丘、考城、河内、济源、修武、孟、温、原武、阳武、洛阳、偃师、巩、孟津、宜阳、登封、永宁、新安、南阳、唐、泌阳、镇平、桐柏、邓、内乡、淅川、裕、舞阳、叶、上蔡、西平、淮宁、西华、商水、项城、沈丘、太康、扶沟、临颍、襄城、长葛、光山、固始、息等七十九厅州县被水、被旱、被蝗地方新旧额赋并河夫兵米裁扣等项。

二十九日（2月5日）

81 广东陆路提督、镇武军统领张曜督军抵哈密，行屯

田。

82 是月，免浙江被灾盐场灶课。

83 是年，出口货值银六千六百七十一万二千八百六十八两，进口货值银六千四百三十六万零八百六十四两，出超二百三十五万二千零四两。凡征货税银一千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二百七十二两。

84 沈葆桢获准，雇佣丹麦大北公司架设闽台电线未果。

85 云南东川铜矿复工，该矿开采已久，云南回民起义期间停歇，本年重新恢复，年产约五千石。

86 华侨商人陈启源设于广东南海县之继昌隆缫丝厂建成开工。

【考异】关于继昌隆缫丝厂创办之时间、使用动力及设厂规模均有异说。创办时间，过去一般认为是同治十一年（1872），其主要依据为宣统《南海县志》所载：（陈启源）壬申岁（同治十一年，1872）返粤，在（南海县）简村乡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机器缫丝创于简村堡陈启源，肇于光绪（按：应为同治）壬申之岁。另一说是同治十二年（1873），其依据为陈启源之子陈蒲轩所著《蚕业指南》，该书云：先父芷馨（陈启源号）公以同治癸酉年（十二年，1873）归家，仿效西法，创办丝厂，教诸乡人，三年有成。第三说为同治十三年（1874），据启源后代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

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源》，“启源回国（同治十一年，1872）后，即著手创设”，“曾一度到江、浙、上海等地考察”，同治十二年（1873）春始筹设，至翌年（1874）秋冬之交“大致就绪，正式开工生产”。此一说，创设过程交代较具体，分析亦较可信，且与《蚕业指南》所载“三年有成”之说相吻合；另据《北华捷报》1874年6月13日报道：“最近河南州建立了一个机器缫丝厂，遭到许多人反对”，此厂即指“继昌隆”。据此，“继昌隆”创设投产时间应以同治十三年（1874）为准。

关于“继昌隆”缫丝厂使用的动力，过去认为它已使用“蒸汽动力”。《北华捷报》曾报道，此厂采用机器缫丝已为多人反对，而“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北华捷报》合订本12卷526页）。其实报道之记者并未到过厂里，其记叙非亲眼所见，报道内容亦与事实不符。其实，“继昌隆”设厂之初，尚未使用机器动力，同治十二年（1873）陈启源著《蚕桑谱》所绘“机汽大偈图”中蒸汽炉之主要作用为：“煮沸水，并将沸水透（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位去，尚未有作过推动丝絙自动旋转的用途”，继昌隆的缫丝法，“各女工用足踩起来，比旧式快，只此而已，还未能说得上完全是机器缫丝厂的”（《广州文史资料》8辑）。

关于该厂规模，宣统《南海县志》载为“容女工六七百人”，此数字乃是工厂鼎盛时期之状况，而据昌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说，“（继昌隆）初时，全厂不过数十釜位，只有单缫而无复缫”。（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卷44页）“容纳女工六七百人”之说法显然与事实相距甚远。

87 飓风两度摧塌台湾、澎湖城垣，民房，轮船沉没，

人口伤毙。陕西亦被水灾、风灾。奉天牛庄被水淹，歉收较重。山东水、旱、雹灾，受灾达七十州县。安徽五十四州县被旱、被风、被虫。河南七十九厅州县被水、被旱、被蝗。苏北水、旱灾。浙东六十四州县被水、被风、被虫。湖北二十五州县遭水、旱灾害。山西遭水、雹灾害。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三。

〖2〗越南“股匪”，系指驻越南之黄崇英、刘永福等中国农民武装。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三。

〖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四。

〖5〗《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卷59页。

〖6〗《日本外交文书》7卷1页。

〖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辑上册404页。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三。

〖9〗《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六。

〖11〗《越缦堂日记》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初五日。

〖12〗《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204页。

〖1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

〖14〗《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212页。

〖15〗《越缦堂国事日记》。

〖16〗《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107—209。

〖17〗《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210页。

〖1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

〖19〗《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526页。

〖20〗《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21〗《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527页。

〖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五。

〖2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五。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七。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奕䜣等所上奏折提及“撮叙数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编纂时只录奏疏，未录六条办法。实则此奏初稿为周家楣所撰。周氏所撰《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见《期不负斋政书》卷一），拟有五条，曰：练兵、备船、简器、设厂、筹饷。议定后，改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上之。

〖2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

〖2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五。

〖29〗“根钵”为英语音译，或译“根拔”，即炮艇。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

〖3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

〖3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

〖3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

〖3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

清通鉴　卷二三二

光绪元年　乙亥　公元1875年

正月二十日（2月25日）

1 光绪帝登极礼成。

上年（1874）十二月同治帝病卒，两宫太后懿旨命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入承大统，并称俟将来光绪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载湉时年四岁〖1〗，生母醇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之妹。是日于太和殿行登极典礼，正式即位。

翌日，以登极礼成，颁诏优赏满汉文武官员并大赦天下。

二十九日（3月6日）

2 总理衙门请饬在廷诸臣会议海防事宜。

上年（1874）三月，日本国以陆军四千入侵中国领土台湾，清廷一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渡台布置防务，同

时由总理衙门与日本严重交涉。终以海防力量虚弱，尤缺少外海水师，被迫偿银五十万两使日本撤兵了事，而痛定思痛，大力筹办海防遂成当务之急。同年九月，总理衙门奏称，咸丰庚申之役（即英法联军之役）创巨痛深，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无自强之实，从前之事几于日久相忘，今以一小国日本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目前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谨将今日大局之万不可缓者，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数条，请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个月内奏覆，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谋议。奏上，诏命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等即照总署所拟各条逐项筹议办法。

既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李宗羲、督办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两广总督英翰及浙江巡抚杨昌濬等相继覆奏，多以为筹备海防乃今日全局第一要务。李鸿章之奏略谓：历代备边皆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处处堪虞。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阴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有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症候，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能见其效也。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自奉天

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重点布防，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窒碍。道光二十一二年（1841—1842），夷船入长江而全局始震；咸丰十年（1860），夷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实能觇我要害，制我命脉，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设防，东援西调，未将全力聚于紧要数处。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揣敌情，既能守定不动，如口内炮台格外坚固；又可挪移泛应，如兵船、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2〗大学士文祥则奏，目前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其此番虽退兵，不能保必无后患，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3〗，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咸以我无铁甲兵船，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将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一旦变生，将更形棘手。〖4〗

至是，总理衙门以诸疆臣等覆奏既已齐全，请饬在廷诸臣会议，自开议之日起至定议之日止，以一月为限。并称，自古驭外之道，非犁庭扫穴，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若两者皆有未能，亦当思内堪自立、外堪应变之计，倘并此无之，其何以为国？得旨：除管理

该衙门事务王大臣毋庸与议外，著派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月内覆奏。

3 是月，马嘉理案发生。

上年六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因印度派员率探路队欲由缅甸来我云南境内考察，向总理衙门提出拟派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前往滇省迎接。经总署同意并发给护照，马嘉理即于十二月经云南出境抵达缅甸八莫，与柏郎上校带领之探路队会合。本年正月十七日（一说十六日），马嘉理在由缅甸先行返回云南境内时，被人杀死于永昌府（今保山市）盏达土司属蛮允（今曼允）地方，随后柏郎探路队亦受阻折回缅甸。

4 从督办台湾善后事宜、船政大臣沈葆桢议，准废除始自康熙年间之内地民人自由渡台禁例。谕称：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指台湾东部山区高山族部落）习俗各异，曾禁止内地民人渡台及私入番境，以杜滋事端。现经沈葆桢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禁例，著悉予开除，以广招徕。

又从沈葆桢请，准于台湾府（嗣改名台南府，即今台南市）为明末延平郡王朱成功（郑成功）建立专祠。

二月初三日（3 月 10 日）

5 以海防塞防何者为要，疆臣意见不一，密谕陕甘总督左宗棠，就应否暂缓西征以停兵节饷，专顾海防，或先全

力西征而将海防事宜暂予搁置之事奏陈所见。

前于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乘中国政局动荡，率兵入侵新疆南部喀什噶尔等地后，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伪政权，继将势力扩至北疆乌鲁木齐等处；俄国亦于同治十年（1871）占据伊犁，声称暂为中国代守，新疆大局岌岌可危。十三年（1874），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调金顺等军出关进扎巴里坤一带，并以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出关各军后路粮饷转运事宜，准备挥师西向，收复天山南北两路。适值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海防之议继之而起，李鸿章于《应诏筹议海防折》主暂缓西征，将停兵节省之饷用于海防。以为中国财力有限，如既备东南万里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势必困穷颠蹶而难于成事。且称“新疆各城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守，近闻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5〗，中国目前力量不及专顾西域”云。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则以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必视西陲军务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我师日迟，则俄人日进，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至是，廷旨密谕左宗棠：有人奏宜暂缓西征，节饷以专顾海防，又有人奏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著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

十四日（3月21日）

6 命云南巡抚岑毓英将马嘉理被杀一案确切查办，并暗

防英人不测之谋。

前二日，英使威妥玛获悉马嘉理于上月在云南被杀消息，向总理衙门提出请派员前往云南调查此案，英国得派人参与调查，准许英国再派探路队来云南考察，中国应赔给银十五万两，并与英方商议如何优待使臣，免除英商于正税及子口半税以外之一切税厘等六项要求。〖6〗至是，总署据以上奏。谕曰：英国注意云南等处已非一日，现欲藉此开衅，以为要挟之计，亟应加意筹防。著岑毓英将此案确切查办，毋得稍涉含糊，一面遴派明干之员带领得力弁兵前往边境就近驻扎，嗤杜彼族不测之谋，既不可过事张惶，亦不可稍有疏忽；总期边衅可息，后患无虞，方为妥善。

十八日（3月25日）

7 颁赏琉球国入贡使臣毛精长等缎疋并赏赐该国王缎疋文绮如例。琉球王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称臣入贡中国，五百年来受册封、奉正朔，定期朝贡，从无间断。此次系该国贡使最后一次来华，以后为日本所阻。

二十日（3月27日）

8 嘉顺皇后（同治帝后）卒。嘉顺皇后，蒙古阿鲁特氏，尚书崇绮女，同治十一年（1872）正位中宫。上年（1874）十二月同治帝逝，皇后因伤感过度，遂患重病，至是卒，年二十二岁。寻，上其谥号曰“孝哲毅皇后”。

【考异】野史笔记或民间传说有谓，皇后阿鲁特氏与慈禧太后

不睦，同治帝年少早逝，太后深怨并痛责皇后，以致逼令自尽以殉。此说于史无征。据官方文献，嘉顺皇后之死，系因“毁伤过度，遂抱沈疴”，以致不治，虽未可尽信，然本月十八日两宫太后确曾赴储秀宫探视皇后之病（均见《清德宗实录》），时在皇后去世之前两日，足见染疴之说似非虚妄。

三月初七日（4月12日）

9 陕甘总督左宗棠遵旨覆奏海防塞防问题意见，以为二者不可偏废，若现在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其折略云：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必专顾西域，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则主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则地可缩而兵不能减，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乃自撤藩篱，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忧，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至论者又谓，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是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乌鲁木齐）与我为难，揆之情势，殆不尽然。〖7〗

奏入，诏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谕曰：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关外军事、饷事总须委任得人，方克肤功迅奏；临敌审机，诚难遥制，且西征将领分位均属相埒，若非有重臣为之统率，且恐各不相下，贻误戎行。左宗棠著以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著帮办军务，景廉、袁保恒回京供职。〖8〗

10 是月，李鸿章与税务司赫德定议，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炮艇（即“蚊炮船”）四艘。

四月十五日（5 月 19 日）

11 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所造大炮试射时炸裂。先是，洋员马格里（英人）主持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造炮数尊并运来炮台安装。上年十一月底，其中两尊于试演时爆炸，当场毙士兵七人。李鸿章闻而召马格里自宁来津，责其失职。后者不服，要求亲赴大沽查验。昨日，马格里偕炮队教习李迈协（德人）诣大沽，本日亲自试放南台一炮，头二发无事，第三发甫经点燃，当即炸毁，幸未伤人，该洋员遂谓其余四尊不必再冒险演放。鸿章旋撤其督办金陵制造局之职。〖9〗

二十四日（5 月 28 日）

12 命浙江学政胡瑞澜主审杨乃武、葛毕氏一案。

先是，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因病暴毙，其母怀疑系其妻葛毕氏所害，赴县控诉。县令刘锡彤因与举人杨乃武

素有嫌隙，遂据传闻之词严刑逼令葛毕氏诬认与杨乃武通奸毒杀本夫。经锻炼周纳，将二人拟以极刑，报省咨部。杨乃武在狱中自写诉状，嘱其姊叶杨氏及妻杨詹氏赴京，先后控于都察院及步军统领衙门，申诉冤情。奉旨交浙江巡抚杨昌濬督同臬司亲提人证审拟具奏。而久未结案。至是，浙江籍给事中王书瑞参奏杨昌濬委员复审，意存瞻徇。谓葛毕氏等俱已供出实情，却仍用非刑逼使依照原供，请另派大员查办此案。谕称：杨昌濬等奉旨复审，自应从头根究，以期水落石出，似此意存瞻徇，殊属不成事体。著胡瑞澜提集此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务期究出实情，以成信谳。此案情节极重，现交该学政查办，难保有人不暗中布置，杀人灭口，著杨昌濬严饬承审各员将杨乃武、葛毕氏及案内要证妥为看管，听候审讯，倘有监毙等情，不但予该臬司等以应得之罪，杨昌濬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二十六日（5月30日）

13 从总理衙门议，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由厘金、洋税项下每年筹拨银约四百万两充海防经费。

此前，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遵旨会议海防事宜。会后，奕譞单折奏称，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海防乃军旅非常之举，今日立办，固非先著，若再因循，将何所恃？各疆臣之覆奏咸以海防为应办，虽见识之高下不同，办法之难易互异，而苦心思索，固无遗策。惟购办铁甲船一事应慎重对待，盖铁甲一只，购既极难，费亦极巨，一经毁伤，不惟价款可惜，且后继为难，更关系国威及将士性命，

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云。〖10〗世铎等又公具一折，称：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办防至计，而其要尤在用人、筹饷、练兵。盖有治人然后有治法，苟不得其人，虽炮利船坚，终归无用，应请简派知兵望重、熟悉洋情之大员督办海疆事务；其次莫如筹饷，李鸿章所议专提部存及各海关四成洋税为目前开办要需，杨昌濬所议于各省厘金项下每年酌提一二成存储备用，乃议之可行者。现在财力未充，海疆防务只可量我之物力择要举办，如直隶之大沽至山海关一带为京畿门户，江苏之吴淞至江阴一带为长江门户，台湾一岛为中国第一门户且为倭人垂涎，以上各要隘均宜严密设防。其练兵一节，陆兵本当随时操练，现办海防更当精益求精，李鸿章、王凯泰等拟请裁汰绿营额兵及疲弱勇营，实为筹饷练兵起见，应如所议办理。总之，海防为最要之图，内而总理衙门主持大局，外而沿海督抚实力举行，内外一心，历久不懈，庶几军威日壮，可杜彼族窥视之心，此外李鸿章等所议遣使驻扎日本及泰西各国亦均属可行，应请饬下总理衙门酌度情形，奏明办理。〖11〗两宫太后懿旨命交总理衙门王大臣议奏。

至是，总理衙门奏，请简派南北洋海防大臣，分段专理其事。略言：海防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现当择要开办之始，必先谋实在任事之人，拟请即照会议王大臣等所议，简派督办海防事宜大臣两员，分段专理其事，按照醇亲王及礼亲王等所奏，将练水军、练陆军、立局制械、购炮造船诸事，先其所急，择要筹办；其各省督抚有地方之责，应与该大臣等事事和衷，不得稍分畛域。又言：请先就北

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海防之计，兼恃陆军，所有议及水陆兼练并裁汰绿营额兵、疲弱勇营，归并训练，均应筹办。〖12〗

奏入，诏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所有练兵、设局、购买船炮等一应事务统归择要筹办，并令各省督抚务当与该大臣等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惟以铁甲船需费过巨，应否购买，由李鸿章等酌情办理。

寻总理衙门又奏，拟从四成洋税及各省厘金项下筹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约计银四百万两）。据称：开办海防以筹饷为第一要事，亦以筹饷为第一难事。刻下各省丁漕未能如额征运，各处盐课未能照章输纳，年来惟恃洋税、厘金两项收数较旺，举凡部库应提之款，西北请协之饷，各省支用之需，皆取给焉，故现欲为海防筹饷，亦应先于洋税、厘金两项内酌量指拨，庶款皆有著，而事可持久。查四成洋税一项，系奏明专解部库之款〖13〗，然历年以来多有挪用，未能全数批解；厘金分百货、盐斤、洋药（鸦片）三项，药厘为数无多，盐分川、楚、淮，各处抽收互有盈绌，惟货厘一项合天下而综计之，每年约收银一千数百万两，实为进款大宗。是拟请将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五关并沪尾（今淡水）、打狗（今高雄）二口应提四成洋税，及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令按结分解督办南北洋海防大臣兑收应用；再拟请于江苏、浙江两省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四十万两，于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四省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三十万两，亦分解督办南北洋海防大臣兑收应用。相应请饬下各该省督抚，督饬司道及各

关监督等自本年七月为始，按期如数批解，不准丝毫拖欠，俾资要用。〖14〗

五月初一日（6月4日）

14 福州船政局造“元凯”号轮船下水〖15〗。该船厂自同治八年（1869）五月造成第一艘木壳蒸汽推进轮船“万年清”号（排水量一千三百七十吨，功率一百五十马力），至此已制造同类轮船共计十六艘，各船名称依下水先后顺序为：万年清、云湄、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元凯。其中，“扬武”号排水量一千五百六十吨，推进功率二百五十马力，为最大之船，长期用作福建水师之旗舰。

十六日（6月19日）

15 以英使威妥玛为马嘉理被戕一案向总理衙门要索日甚，命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查办此案，旋又派前江苏巡抚薛焕会同查办。

16 是月，俄国军官索思诺福齐一行五人来华游历行抵兰州，访左宗棠于陕甘总督衙门，并在此居住多日。先是马嘉理案发生后，传闻英俄互约，英攻中国西南，俄攻中国西北，致人心惶惑。适索氏一行来华，前往西北游历，总署因密函左宗棠，示以谨慎戒备。左宗棠则不甚相信俄国来攻之说，仍予索氏一行以周到款待，留彼等在总督衙门连住一月，“间日一会食”，并请其检阅部队，参观机器局及自制大炮。询以外间传俄与英有约之事，索氏答言

"英人叵测，俄与中国从无交兵之事，不至忽起衅端"。又言，伊等此行系奉其国主之命，意在请允俄商来关外贸易，并表示西征大军所需粮食，俄国可协助解决。左宗棠遂与之订立购粮五百万斤合同，年内即可运到古城（今奇台县）二百万斤。左宗棠允关外通商可俟新疆收复后再行商量。索氏则重申此前俄国政府所说，一俟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俄国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云。〖16〗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

17 云南巡抚岑毓英奏，腾越民团虽曾在边境一带防堵英兵，而马嘉理实为"野人"所杀。

其折略谓：兹据迤西道陈席珍等赴腾越查访署腾越镇总兵蒋宗汉等人后禀称，上年十一月间有候补州判周祥等由省城护送马嘉理行抵腾越（今腾冲市），当即从优款待并添派兵役护送出境，安抵缅甸新街（即八莫）。乃自马嘉理赴缅甸后，道路纷纷传言有洋人数十将来腾越设立洋行，又闻有洋兵二三百人携带军火，欲藉通商为名袭据腾越城之语。百姓恐其带兵入境滋扰，民不聊生，乃暗中联络土司，齐团（组织团练）防堵。又经查访前署南甸都司、候补参将李珍国，据云上年十一月初八日马嘉理道经南甸（今梁河县），该员曾设酒款待，并无嫌隙，后来传闻洋兵欲来攻腾越城，绅民共议齐团，该员曾连致公函二件，嘱联络土司，共御外侮，并于上年十二月，与腾越厅属十八练绅民及土司人等会团一次，然后各归各处；至马嘉理于何日由缅来滇，未据知会，无从接护云。陈席珍又饬永昌知府朱百梅等于四月间亲到距盏达（今盈江附近）西南

一百五十里之蛮允，传土著民细心盘问，据称去岁有洋人马姓自腾越往缅甸国，由蛮允过去，本年正月十四日亥时，该洋人忽又折到蛮允，在缅佛寺住宿，随带跟丁五人，骑马二匹，铺盖、食物二驮。十五、十六两日打坐不去，闻系等候伊国官兵，十七日早饭后，说伊国官兵将到，要去迎接，遂骑马领随从仍由来路前去。至午后忽有“野人”数十闯入缅佛寺〖17〗，将该洋人之铺盖、食物抢掳而去，又听说“野人”正同洋兵开战，后数日闻户宋河边血迹甚多，前往查看，不见尸身，料系“野人”杀害，弃尸河中等语。又据过路缅商说及此事，谓马洋官到缅甸约同印度新来洋官、洋兵来滇，因惧“野人”打劫，先办礼物往送“野目”，该“野人”见财起意，遂纠众拦路抢劫，先将带路之马洋官及随从四人杀死，走脱一人，往报后到之洋官洋兵，保护驮子退回。

复以英使威妥玛在京坚称此案系腾越参将“李四爷”带兵所为，岑毓英奏折最后谓：李珍国籍隶腾越，原当团首，今为众函并公团一次，无非为保卫疆土起见，且阅其致绅民原函，不过欲以虚声恫喝洋人，阻其通商，绝无杀害之意，马嘉理实系死于“野人”，慢藏诲盗，咎由自取，然此案既发生于土司界内，该土司固不能辞责，即腾越官绅亦不得置身事外，现已饬令提督杨玉科前往腾越，与陈席珍、蒋宗汉等一起督同李珍国及该土司，无论如何为难，总将凶犯“野人”拿获解省，追出赃物，质讯明确，从严惩办，以期弭此衅端。〖18〗

疏入，谕称：岑毓英奏查明马嘉理被戕情形，事关中外交涉，不可稍涉含混，致生枝节，仍著李瀚章迅赴云南，

将此案原委确切查明，彻底根究，若其中另有别情，辄以野人杀害为词，岂足以折彼族之心而杜其口耶？

十三日（7月15日）

18 李鸿章奏，秘鲁使臣到津，请派丁日昌为换约大臣，先就保护华工一事与之交涉，然后再互换《查办华工专条》及《中秘通商条约》。

咸、同以来，西方国家不法商人与其政府暗中勾结，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岸掳掠或诱拐华工运往南美、澳洲充当苦力。此类被彼族称为“猪仔”之华工，于航运途中及各劳作场地受尽非人待遇。其中，秘鲁及古巴（西班牙殖民地）之大量掠买华工并予苛酷虐待情形最甚。同治八年（1869）及十年（1871），秘鲁华工不堪忍受陵虐，曾先后具禀诉于清廷，谓彼等在当地“或被枷锁而力作，或忍饥寒而耕锄”，“时时闻屈死之惨，处处有自尽之哀”，只能“匍匐哀告”，恳请祖国保护。〖19〗华工之悲惨遭遇引起清廷之关注。李鸿章以为秘鲁等国之此等行径，实为“中国百姓所共恨”，“万国公法所不许”〖20〗。是以当十二年（1873）秋，秘鲁政府派特使葛尔西耶来华商立中秘通商条约，鸿章奉命与之会商，即把华工问题作为两国间必须先行议定解决办法之首要议题。由于葛氏矢口否认该国虐待华工，拒绝首先订立保护华工专条，鸿章则坚持定见，不肯让步。直至次年四月经英使威妥玛调解说和，双方才达成协议，于五月间签订《查办华工专条》及《中秘通商条约》。专条规定，中国可派员赴秘鲁查办华工生活情形，华工在该国得享有作为外国侨民所应享有之一切

权益，华工受雇主虐待，可诉至该国高等法院，秘鲁政府负有保护华工和监督雇主履行与华工所签合同之责任等。〖21〗通商条约内规定，两国人民前往对方国家皆属自愿，“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且不得在澳门等地拐骗华人出洋。〖22〗

然则秘鲁苛虐华工情形于中秘立约后依然严重。据时任中国留美幼童副监督之容闳奉命由美国专程赴秘鲁考察后致李鸿章禀称：“华工到后被卖开山、种蔗及糖寮、鸟粪岛等处，虐待情形较之黑奴为甚，合同年限之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情形实可惨悯”〖23〗。鸿章据此以为必须在换约时再就华工保护问题与秘鲁使臣进行交涉。至是，闻该国已派驻华公使爱勒漠尔于本月前来换约，鸿章即奏请派帮办北洋海防之丁日昌为换约大臣，并请在互换之前要求该国进一步作出保证，以切实保护华工利益。得旨：著照所请。华工在秘鲁各处山寮受其陵虐，必须妥议办法。李鸿章拟于前定查办专条互换时再由换约大臣给予照会，令将以前虐待华人各情弊严行禁革之处，即照所拟办理。

寻，丁日昌受命与爱勒漠尔经数日谈判，议定先由中方递一照会，要求秘鲁必须遵守已订专条与和约，秘方则答一照会，同意中方要求并保证履行条约义务。〖24〗因而才于七月间与该国将专条及和约互换。

二十七日（7月29日）

19 以东三省毗邻俄境，且吏治废弛，营伍空虚，拟以每年七十万两作为三省“的饷”，并令黑龙江练兵一万名，

山东等省每年拨给地丁等银八万四千两解送该省，以为常年经费。谕称，东三省为根本重地，近来旗务、吏治均极废弛，以致贼氛肆扰。吉林、黑龙江毗连俄境，彼族蓄谋弥久，窥视甚深，尤应严密防维，以为未雨绸缪之计。因命黑龙江将军丰绅及署吉林将军穆图善，将署盛京将军崇实所请以每年七十万两作为东三省饷需之数是否敷用，通筹全局，核实具奏。并谓黑龙江营伍空虚，亟宜简练军旅，以壮声势，著丰绅等于在伍兵丁实练六千名，西丹兵丁添练四千名〖25〗，分旗调考骑射枪箭，务当实力操防，不得稍涉松懈。其黑龙江练兵之工食、马乾每年应拨银八万四千两，由山东巡抚丁宝桢、署河南巡抚刘齐衔各于该省地丁项下每年拨银四万二千两，解交黑龙江应用。

寻命自明年为始每年由户部拨银七十万两作为东三省的饷，于各省盐、关、地丁项下指款奏拨。

七月初三日（8月3日）

20 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天津谈马嘉理案，威氏出语激切，宣称不惟此案要办，且须将两国间历年交涉未了之积案一并了结，否则交由海军处理。

先是五月间，诏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查办马嘉理案，威妥玛即让其使馆参赞格维纳赴武昌晤见李瀚章，格氏提出不仅要查明马嘉理被何人所杀，还应搞清柏郎探路队因何受阻。对此李瀚章答以只奉命查办马嘉理之被杀，其余非所应问。〖26〗格氏据以函告威妥玛，彼即大为恼火，赴总署指责清廷无办事诚意，至是又来天津找李鸿章交谈。威氏云“我听了格参赞所述令兄（指李瀚章）之言，实在

不能不怀疑（清廷之诚意）”。又云“李四（指李珍国）也算不得什么，腾越厅文武也算不得什么，云南抚台也算不得什么，我只向京中去讲”。李告以不必着急生气，现已派钦差查办，此事大概年底可以办完。威氏则称“自咸丰十一年（1861）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我在此耽搁几天就进京住一个月，与总署商议，看他怎么办法，不但云南一事，内外各处官与官、商与民交涉各样规矩情形，俱要认真整顿，改变办法。如没有一个成事的把握，改变的凭据，那时候我只好出京，把云南事交与印度节度大臣（指英属印度总督）办理，各口通商事交与水师提督（指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办理，英商税概不准完纳”云云〖27〗。

后数日，威妥玛又派英使馆翻译参赞梅辉立再来见李鸿章，传达其愿在天津商议之意，并提出六点要求：一、中国须速派钦差大臣去英国说明滇案，所派使臣应为一二品大员，方有体面；二、遣派使臣，必请明发上谕，以使中外共知；三、即请明降谕旨，予云南地方官之与阻止柏副将（指柏郎上校）、戕害马嘉理有责任者，分别议处；四、所派使臣赴英时应请由印度都城经过，与节度大臣（英印总督）会晤，说明滇事；五、滇缅交界道路须任英人通行，并由中国使臣与英领印度妥商边界贸易章程；六、各国驻京公使除与总署商议交涉事情外，还请准与各部院大臣交往应酬。对此，李鸿章答称：遣使之说，总署本有此意，惟未得妥人；滇案如查明地方官果有与谋，定要参办，惟此时尚未明确，未便旨由中出；滇缅边界贸易章程，一时碍难定议，亦未便与印度商办；驻京公使若欲与各部院

大臣联络交接，本无明禁，但不能商办公事。〖28〗

初九日（8月9日）

21 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陕甘总督左宗棠奏报筹办关外粮运情形，并请改变当地军旅亦兵亦农状况。

先是，左宗棠于同治十三年（1874）秋受命办理西征粮运事宜，以为军粮之采办与转运，实为西北用兵要著，尤以转运之事最关紧要，谓“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29〗。盖甘肃河西一带产粮原本有限，又值兵燹之余，并无大量余粮可买，势不得不从银川、包头等处大批收购，再长途转运至关外之巴里坤一带。其时帮办西征粮饷事宜之袁保恒，曾于转运办法一事与左发生争执。袁氏主张车运，并为此制造大车数百辆。左氏则以为车运耗费过大，实不如驼运之节省便利，谓一车一夫日须口粮二斤，每骡一头，又日须啖料八斤，一车所载之粮至多不过六百斤，车行三十余日，两骡喂养即耗去五百数十斤，车夫口食亦须六七十斤，车上所载之粮已罄。而骆驼一头可负重五百斤，日行八十里，食料不过三斤，一人可管五驼，有水草之处夜间尚可放养，故耗费小而运量大，当为口外转运军粮之主要办法。〖30〗于是，左宗棠遂利用行经草地、沙漠之传统驼队商路，开辟出一条与河西走廊南路平行之北路驼运路线。该线东起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迤逦西行，并汇合由宁夏（银川）而来之另一转运线，抵达位于哈密西北的巴里坤粮局。至是，据左宗棠奏报，自本年三月为始，经由此线陆续运抵巴里坤之粮食，五月时已有四十余万斤。此外，南路肃州局存粮三万石，安西局

存一百数十万斤，哈密局存一百三十万斤，又与俄人订立购粮合同〖31〗，年内可运古城（在巴里坤以西，今奇台县）二百万斤，明年夏可全数运足五百万斤，是未来西征大军出关后需用粮食之事可保无虞。〖32〗

又奏：关外旗绿诸营久不足额，取土著兵民授地耕种，一备军实，一备战守，谓之且耕且战，即农即兵。事非不劳，名非不美，然既挂名武籍，又令其从事耕耘，譬犹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者相兼，必致一无成就。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故此时必分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33〗

奏入，谕曰：新疆地方，从前因兵力、饷事，未能兼顾，以致久稽规复，现在关内肃清，正宜乘此时机，力图大举，绥靖边疆。左宗棠此次所陈筹办粮饷事宜，有条不紊，颇合机宜，所称俟前敌军粮灌运充裕，即简率大军进扎肃州，该大臣当妥速区画，俾出关各军整旆西进，迅奏肤功，朝廷有厚望焉！

初十日（8月10日）

22 命两广总督英翰等严禁澳门等处以招工名义拐骗华人贩卖出洋。谕称：澳门等处向有“招工局”拐骗华人，实堪痛恨，现在澳门大西洋官（指葡萄牙当局）虽有停止招工之信〖34〗，然暗中招雇仍难保其必无；其次如汕头、厦门及闽粤两省之不通商口岸，亦往往有夹板轮船私自贩卖，亟宜设法严禁，以杜奸谋。命英翰及广东巡抚张兆栋、闽浙总督李鹤年等督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奏明实力照办。

十四日（8月14日）

23 准沈葆桢雇用洋人开采台北鸡笼（基隆）煤矿，并谕以务须委员妥为经理，即有需用洋人之处，仍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35〗

二十四日（8月24日）

24 署盛京将军崇实奏请变通奉省吏治体制。据称，盛京将军与盛京五部相互掣肘〖36〗，旗员与州县各官职责不清，请予盛京将军以总督体制，以一事权，并请嗣后该省旗民讼案均归州县各官办理，旗员不准干预。〖37〗得旨：著军机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具奏。

寻据军机大臣等奏，该署将军所陈自系实在情形，应请照准。谕称：盛京将军一缺，准其仿照各省总督体例加衔，所有刑部及奉天府旗、民一切案件悉归经理；奉天府府尹一缺，准其加二品衔，以右副都御史行巡抚事，旗、民词讼命盗案件悉归该府尹管理。奉天府治中一缺著即裁撤，改为奉天巡驿道。该处各厅州县等缺，准其照热河之例，满汉兼用，州县各官均加理事同知、通判衔。所有旗界大小官员，只准经理旗租，缉捕盗贼，毋许干预地方公事。

二十八日（8月28日）

25 从总理衙门请，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许钤身为副使。

是日，总署以日前英使威妥玛与李鸿章晤谈所提六项要求中有遣使赴英一项，奏称：两国交涉事务，非有使臣

往来其间，即虞隔阂，而办理愈形棘手；出使各国一事，本属中国应行举办，现在威妥玛既以马嘉理被戕一案力求中国派员到彼国，臣等公同商酌，应无庸过为峻拒，致令藉词启衅。至遣使原应俟结案之后，昨据李鸿章函称“遣使不妨先期举办”，核其所见，洵属急脉缓受之策，相应请旨简派出使英国正使一员，此外尚需副使一员。〖38〗

奏上，诏命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开缺以侍郎候补，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直隶候补道许钤身赏给二品顶戴作为副使。是为清廷首次任命驻外公使。〖39〗

八月初二日（9月1日）

26 两广总督英翰因擅自弛禁粤省闱姓赌局，诏命交部议处，开缺来京。

初，广东绅商有以猜测该省乡试中额姓氏为赌业者，称为闱姓赌局，类似香港之赛马彩票营业，由于被认为于风俗人心大有妨碍，朝廷此前已降旨明令禁止。近来则又有商人改以“守助会”名目仍旧从事此种赌业，并呈请捐缴饷银作为海防之助。粤督英翰以为，此项捐银亦不失为筹饷办防之一财源，便未待谕旨允准，即公开出示将闱姓赌局予以弛禁。此举为广州将军长善及广东巡抚张兆栋参奏，至是遂将英翰开缺并予议处。

二十一日（9月20日）

27 朝鲜“江华岛事件”发生。是日，日本军舰“云扬”号未经许可，擅行闯入朝鲜仁川附近水域测量航路，并以寻找淡水为名派舢板驶近江华岛炮台。因遭炮台鸣炮警告。

该舰舰长井上良馨少佐即下令发炮攻击，将炮台打毁，复派陆兵登岸攻陷永宗城，劫掠一空，又放火焚毁，然后退回舰上。是为“江华岛事件”（日方谓之“云扬号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官方及其国内舆论咸以朝鲜无礼，“征韩论”再度甚嚣尘上。先是，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伊始，由于朝鲜拒绝接受其带有“皇”、“敕”字样之国书（朝鲜政府说只知道有中国大清皇帝，而不知其他），其权要人物木户孝允等即借机倡导所谓“征韩论”，一时成为该国对外关系之焦点。随后又有另一权要人物西乡隆盛为首一派坚持将“征韩论”立即付诸实施，因与“缓征派”岩仓具视等意见分歧，乃至愤而辞职，不惜发动内乱以相抗争。其“征韩论”与此前不久之侵略中国台湾事件，均为日本对外关系基本国策即“大陆政策”之发露与开端。

九月十六日（10月14日）

28 第四批留美幼童三十名由上海出洋。

先是，同治十年（1871）七月，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奏请选派聪颖幼童赴美留学，拟订章程，每年派三十名，四年共派一百二十名，十五年后按顺序依次回国，称此举目的在“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40〗。十一年（1872）七月，首批留美幼童詹天佑、梁敦彦等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由沪启程出洋〖41〗，去美国哈富（哈特福德）地方求学。此后每年派去三十名。至是，第四批即最后一批三十人乘轮启程，前后合计已符一百二十名之数。据光绪二年（1876）赴美参加万国博览之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记载，设于美

国哈富之“幼童出洋肄业总局”，规模宏敞，颇为壮观。又记幼童初到美时生活学习情形，“以二人一班，分住各绅士家，随其子弟就习洋文，每人房、食、束脩每年需银四百两。局内延中华教习二人，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习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以次轮流，周而复始”；“尝观其寓西人绅士家，颇得其群居切磋之乐，彼此若水乳交融”云。〖42〗

十七日（10月15日）

29 光绪帝与慈安、慈禧太后由京启銮，往送同治帝及孝哲皇后灵柩赴东陵，至本月二十七日还宫。

二十四日（10月22日）

30 署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岑毓英奏，马嘉理确系“野人”所杀，已获人犯并物证。疏言：前据署腾越同知吴启亮禀称，已拿获劫杀马嘉理之“野人”凶犯九名，内有二名因先带重伤在监病故，尚存而通凹、而排腊等七名；据供参与此案劫杀者首从共计二十三人，除已拿获之九名以及抓捕时被格杀二名外，尚有尔同巴等十二名在逃。兹据署云南提督杨玉科咨称，现经署腾越镇总兵蒋宗汉酌带练军，督同参将李珍国及干崖土司刁盛廷等前往户宋山后之云岩洞搜捕尔同巴等犯，山高林密，路径崎岖，彼恃险拒捕，伤毙千总郭某及兵丁二名；八月初三日黎明，攀藤附葛而上，破入岩洞，生擒尔同巴等八名，“搜出马嘉理骑马二匹及零星赃物四十余件”，已解至腾越厅城，即解送来省等语。岑毓英奏折又说，俟前后所拿人犯及赃物九月

中旬解到时即审讯明确，分别首从，如何办理再详细具奏，不敢稍涉含混云云。〖43〗得旨：著将李珍国留省听候质证；李瀚章日内到省，即将此案实在情节及调兵阻击柏郎等情秉公确查；英国派往云南听审之员谅亦不久可到，岑毓英务将案内紧要各情一一究审明晰。

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

31 山东巡抚丁宝桢奏东省筹设机器局，制造弹药。奏称，今东省各营多用外洋枪炮，以其精利灵捷，便于攻守，惟所用子药亦皆购自外洋，为费既巨，且恐有事之时药弹无处购办，则枪炮转为废物，是以派道员张荫桓往津商于李鸿章，得知上海机器局候选同知徐建寅熟谙情形，即咨调来东省办理，现拟购置制造火药、子弹机器及修理枪炮机器，命在省城附近购地建局，饬藩司拨银六七万两作为开办经费云。报闻。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佛山镇人，同治间捐得知县衔，派赴山东候补，以熟悉洋务，见多识广，办事得力，颇受丁宝桢信任，旋迁升候补道，时在该省协助丁宝桢筹办海防。此后丁氏升任四川总督，荐举其为皖省徽宁池太广道，再后则奉调来京在总理衙门办事，又出任驻美国等国使臣。

初七日（11月4日）

32 总理衙门奏报与英使威妥玛交涉滇案情形。

威妥玛于上月中由津回京后，即屡赴总署辩论不休，首以遣使上谕（派郭嵩焘等出使英国之上谕）内“英国”

二字未予抬写，认为是以英国为卑，要求或再降谕旨将“英国”二字抬写，或将谕旨撤回。总署告以上谕万无撤回之理，按照中国体制谕旨内亦万无抬写“英国”字样之理，即便因此决裂亦不能稍有通融，持之甚坚。该使乃自作转圜，谓英国字样抬写既关中国体制，即不强求，又转而提出部院大臣与各国公使往来、内地添设通商口岸、租界内不得抽厘、洋药收税各口应划一章程及滇缅边界通商等项要求。总署以为“从前办理洋务每有持之过甚，不肯稍示通融，以致决裂”，“故不得不权衡轻重，略示羁縻”，于是告以大臣往来可勉强答应，内地通商应商定彼此有益办法，滇省边界通商俟马嘉理案办结即大可商议。并具折上奏，请定部院大臣与各国公使往来章程，奉旨准各部院大臣于每年正月可随总署王大臣一起与各国驻京公使往来拜会，祝贺新年。而威妥玛却不满意，又得寸进尺，递来照会将上述要求归为三端，以大臣往来为一端，以内地添开口岸、整顿税厘为一端，以云南边界贸易为一端，并限期答复。总署当即覆以照会，斥其限期相逼之非，而于内地通商、滇边贸易二端，仍坚持彼此有益等说。至是，乃将以上交涉经过情形据以奏陈，并称该使于马嘉理案节节要求，多有在此案之外者，其所求内地通商等事，蓄谋已非一日，而特藉此案发之，是滇案不过一藉口而已，在我则应以查办案犯为本义，实事求是，俾无藉口，方能了结。〖44〗

三十日（11月27日）

33 从闽抚王凯泰请，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

驻福州”之制。

初，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后，设福建省台湾府，下辖台湾（今台中）、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三县，并设兵备道（雍正时加分巡道衔，乾隆五十三年又加按察使衔）驻府治，雍正间增设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嘉庆间再增设噶玛兰厅（厅治在今宜兰县）。此种行政建制或可适应对内统治之需要，却不适于对外防务的要求，盖闽省大员远在福州难以随时了解并处理该岛所遇紧急外患。上年日本侵台事件使清廷开始重视台湾之对外防务之事，以为该岛孤悬海外，久为外人觊觎，且地当沿海七省门户，关系海防大局，故应首先改变其原有治理办法。当时，奉命赴台筹办对日防务并处理善后事宜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建议宜仿江苏巡抚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并谓“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45〗。旨令该大臣与闽省督抚议奏。沈葆桢又改变前此意见，认为若以台湾另立一省，恐呼应不灵，诸多窒碍，仍以福建巡抚兼顾省、台为宜。廷旨谕令沈葆桢、王凯泰（福建巡抚）通盘筹画，“应如何往来兼顾，俾省、台各事不致掣肘，即详细奏闻”。至是，闽抚王凯泰请定福建巡抚于一年之中以半年驻台之制，即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城。奉旨：依议。

十一月初八日（12月5日）

34 署兵部左侍郎郭嵩焘参奏署滇督岑毓英不谙事理，酿成事端，请旨严议。据称，伊在闽省臬司任内时，“屡接云南信报，多云云南抚臣岑毓英探知英官柏郎带有缅兵

入境，檄饬腾越厅、镇防备，腾越厅、镇又檄饬南甸一带土兵、练勇防备，辗转相承，浮言滋起，以致无故杀毙翻译官马嘉理一员，贸然构难，全失该抚檄饬防备之本意。岑毓英意存掩护，又不查明据实奏报，而一诿其罪于野人。臣远隔万里，细心探考，终亦不能得其详，而据所闻情形，与岑毓英奏报实远不相符”，请旨将该抚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贻累国家者戒”。〖46〗得旨：此案前据岑毓英奏报业经拿获凶犯（见九月二十四日条），提解到省听候讯办，著李瀚章即详细推求，秉公研讯，岑毓英有无掩护情事，并据实查明，总期持平办理，免滋借口。

【考异】马嘉理究竟被何人缘何而杀，史料记载不一，论者说法亦各有异，大抵对岑毓英奏报所言“野人”杀死之说抱存疑态度。即以时人观点而论，郭嵩焘此处所谓由于岑氏“檄饬防备”而“浮言滋起”，以致“无故杀毙”马嘉理，却“一诿其罪于野人”的看法，便代表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议论，李鸿章等人私下亦持同一观点。但此亦不过传闻与揣测，实无确据可以证明。至于英使威妥玛之一口咬定系岑毓英主使，而与总署纠缠不休，多方勒索，更属借题发挥，可另当别论。清末云南人李根源曾对此事作一颇富戏剧性情节之记载，大意谓李瀚章等当时在省城审讯“野人”而通凹、腊都等十余人时（有英使馆参赞格维纳在旁“观审”），因语言不通，当李氏问“马嘉理是你们杀的吗？”通事则译作“大人问你是腊都吗？”于是被问者点头称是。又问“是怎样杀的？”通事又译作“大人问你们在山中可曾见过伐木砍柴是怎样的？”被问者便做了一个手持砍刀下劈的动作。又问“谁为你们主谋？”则译为“大人问，

你们穷苦，都吃什么，吃蝮蛇吗？”被问者遂频摇其首。诸如此类，便算是认定了囚犯，审讯即告结束。因情节具体，至今仍具影响。但此种描述，究系几十年后的个人之说，并无其他记载作为旁证，是否全然可信，似乎尚待研究。推之常理，岑毓英固不敢当面欺骗钦差大臣。李瀚章亦不至于如此易受愚弄。后者既奉有“确切查明，彻底根究”、“不得稍涉含糊”之谕旨，当亦不敢玩视所担责任，而与岑氏一起共同“作弊”。事实上，根据岑毓英六月以来的数次奏报分析，马嘉理及其随从三人当为盏达土司辖区内之土著所劫杀，盖因其数人先行返回中国境内，又未知会当地官府迎护，在深山密林处遭抢劫，而持枪对抗，以致被杀，乃情理中事。尤其后来腾越厅官兵在山中起获该洋人之马匹及行李等物四十余件（见九月二十四日条），更能说明此点。至于柏郎探路队之受阻，却与马嘉理被杀是两回事。由于柏郎带有军队，自然引起腾越绅民之警惕与愤怒，以致组织团练加以拦截，其中也不排除岑毓英“檄饬防备”及李珍国等人的号召和引导作用，但仅只是把柏郎一行阻回缅甸而已，似与马嘉理之死无大关系。

初九日（12月6日）

35 福州将军文煜奏，已将福州至厦门间电线买回，拟自行经办。

初，各国驻福州领事馆屡以架设电报线路为请，未能如愿，上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议开福州至台湾海底电线以速文报，丹麦大东公司洋商闻讯，未经批准，即擅自在福州与厦门之间开设全长约百里之陆路电线一条。嗣因沿途居民群起反对，被毁去十余里，洋商只得请官府代为保护。闽省地方当局以该线路未经允准

不在保护之列为答。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主张买回自办，遂派人与之商议将线路买下，终于成交。至是由文煜出面奏请允许自办这一电报线路。但朝廷此时对电报之利尚无深刻认识，加之电线经过地方之百姓仍示反对之意，且京中亦有人具折抨击自办电线，如给事中陈彝称电线于坟墓不利，谓“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浸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云云[47]。于是，闽省疆吏自办该电报线之请，未获允准。既而乃将线路拆毁，运至台湾。

十四日（12月11日）

36 命四品衔郎中陈兰彬以三四品京堂候补，三品衔同知容闳以道员用，均加二品顶戴，充出使美国、日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大臣。

十二月初十日（1876年1月6日）

37 总理衙门请明令以光绪二年为始，每年正月该衙门大臣与各国使臣贺岁时，各部院大臣亦一起往贺。从之。

十二日（1月8日）

38 以明年四月光绪帝入学读书，两宫太后懿旨，派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在毓庆宫授读，醇亲王奕譞妥为照料。

十四日（1月10日）

39 命将浙江余杭县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提交刑部复审。

此前，因浙江巡抚杨昌濬奉旨派员复审余杭民人葛品

莲身死一案久审未结，旨令该省学政胡瑞澜以钦派大员再行复审此案。嗣据胡瑞澜奏谓，经反复研讯，“此案实系杨乃武因奸起意，令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莲毒毙”，“供证佥同，案无遁饰”，“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云。旨交刑部议奏。既而刑部覆以“此案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甚多，请饬再行研讯”。于是又令胡瑞澜将歧异情节“逐一研究明确”。旋有给事中边宝泉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复审。谕以朝廷为慎重人命起见，已特派胡瑞澜秉公复审，如有弥缝之处，刑部亦不难推究，若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无此政体，所请著毋庸议。至是，又有都察院转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联名上书，恳请务将此案解交刑部审讯。谕称：案内各情必须彻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谳而释群疑，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要证即著提交刑部秉公审讯，案内各犯著杨昌濬派委妥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致干咎戾！

十九日（1月15日）

40 日本公使森有礼照会总理衙门，谓朝鲜为一独立国，凡事起于日本与朝鲜间者，于中国与日本间之条约无涉。

先是，八月间朝鲜“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所谓“征韩论”之说再度兴起，参议木户孝允建议应首先设法使中国清朝放弃与朝鲜间之宗属名义，然后以武力为后盾遣使朝鲜。〖48〗于是，日本政府派森有礼为新任驻华公使，来北京就遣使赴朝鲜一事通报总署，意在使中国不干预日本与朝鲜间之交涉。本月初八日森有礼抵京，初十、十四两日来总署与恭亲王等晤见，称朝鲜在江华炮击日本

船只，现在日本要派人前往质问并与之修好，恐该国不予接待，从而引起事端，故特命本大臣先来告知贵国，以示中日睦邻之谊云。恭王等答以朝鲜虽为中国属国，而内政外交向由自主，中国从不与闻，但不能不切望其安全，故请贵国遵守“中日修好条规”，不可强迫朝鲜为其所不愿为之事。〖49〗至是，森有礼递来照会谓，朝鲜之内政外交既由自主，便为一独立国，属国云者徒空名耳，故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中国与日本国之条约无所关系，云云。〖50〗

越二日，总署照覆该日使，声明朝鲜为中国属国。云：朝鲜自来为中国属邦之一，无人不知，按照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理应彼此同守，不能断以己意谓于条约上无所关系。〖51〗

二十日（1月16日）

41 从沈葆桢等请，准于台湾添设台北府、淡水县、宜兰县，并将原设淡水厅改设新竹县，噶玛兰厅通判一缺改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扎鸡笼（基隆）地方，台湾南路同知驻扎卑南（今台东）。

二十八日（1月24日）

42 查办滇案钦差大臣李瀚章以英人注意者专在“主使”一层，奏请将署腾越总兵蒋宗汉等一并审讯。

先是，李鸿章函告李瀚章，威妥玛现在坚以追究“主使”为请，且称彼已另获“凭据”，是此案若专究“野人”而不涉及地方文武，恐难了结。李瀚章因此一面致函总署，

请向威妥玛索出其“凭据”以为参考，一面具折奏请将总兵蒋宗汉、腾越厅同知吴启亮及参将李珍国一并严讯，“务得实情，以弭衅端”云。得旨：李珍国曾与腾越绅众通信齐团，难保不别有情节，著先行革职，交李瀚章提同已革总兵蒋宗汉、已革同知吴启亮（此二人因负有地方失事之责，已于日前革职），分别研鞫，以成信谳。

43 日使森有礼访李鸿章于保定，双方就中朝关系、日朝关系、中日关系等事进行一次辩论式会谈。森有礼称西学极有用，惜日本尚未学成。鸿章讽曰：日本衣冠都已改变，怎说尚未学成？继则转入亚洲国家关系话题，鸿章言：“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小国，均须同心合气，挽回局面，方敌得住欧罗巴。”暗示日本勿与朝鲜为难。森不答，转而提出国家间所订条约是否有用，显系针对总署一再强调两国应遵守“修好条规”而来。称：“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问：“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森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愤然道：“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云：“自来和约，立约之人去了，便靠不住”。李谓：“约书奉有谕旨，盖用国宝，两国臣民子子孙孙当世守之”。森有礼遂直接谈及中国与朝鲜之关系，称朝鲜不算中国属国。李鸿章曰：“高丽奉（我）正朔，如何不算属国？”森云：“各国都说高丽不过朝贡、受册封，中国不收其钱粮，不管其政事，所以不算属国。”鸿章言：“高丽属中国数千年，何人不知？”森有礼乃再转话题，谈日本与朝鲜之关系，云：“高丽不肯与日本和好。”〖52〗李谓：“不是不

肯与贵国和好，是他自知国小，所以谨守不敢应酬，其余各国皆然，不独日本。”森称：“日本与高丽是邻国，所以必要和好，高丽如何不肯？”李答：“平秀吉扰高丽后〖53〗，恐不能无疑虑。”此时，随同森有礼一起来保定之日本前驻华署理公使郑永宁插话说〖54〗，朝鲜炮击日本船只。李鸿章答：“你兵船是去高丽海口量水，查万国公法，近岸十里即属本国境地，日本既未与通商，本不应前往测量，高丽开炮有因。”郑永宁称：“日本臣民俱怀愤恨，要与高丽打仗。”鸿章遂告诫说：“凡事不可一味逞强，若要逞强，人能让过，天不让过，若天不怕，地不怕，终不为天地所容。从前我两国甫经换约未及半年，日本即用兵台湾，我曾责备柳原（指日本前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他亦无辞，如今不可又错了。”森有礼承认说：“台湾之事，日本原不能无错。”郑永宁谓：森使此来，“本望中国设法，俾日本与高丽无事”。李云：“高丽断不出来寻事，日本不可多事。”森称：“如果使臣到彼，再不接纳，该使回到本国，必不能无事，一定要动兵了”。李告以若日本定要与朝鲜打仗，则中国不能坐视，如此，“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有礼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又谓“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云云。谈话结束时，鸿章拿出纸笔，书写“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字，送予对方。森问：“此指与高丽伤和气而言？”李答：“若真要打仗，非但伤高丽和气，连中国恐怕也要伤和气。”言毕，再书“忠告”二字。〖55〗

44 是月，日本派黑田清隆为正使、井上馨为副使，率

陆军八百名，乘军舰五艘，由品川港出发驶往朝鲜仁川，同时在国内调集军队、兵船，准备以“炮舰政策”迫使朝鲜开关。

45 是年，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六千八百九十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九两，进口货值银六千七百八十万三千二百四十七两，出超银一百一十万九千六百八十二两，征收货税银（海关洋税）一千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一百零九两。〖56〗

〖1〗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即公元 1871 年 8 月 14 日。

〖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四《筹议海防折》。

〖3〗这里所说日本拥有“铁甲船”二只，似不甚准确，因该国直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尚只有一名为“扶桑”之小型铁甲船，系 1878 年购自英国者。然自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朝廷臣疆吏却又异口同声说该国已有“铁甲船”，其中缘由恐怕是将蒸汽推动之普通铁壳轮船误认作铁甲船，盖当时中国福州船政局等处所造轮船尚为木壳结构，无铁壳之船，故以为凡铁壳轮船即属铁甲船之列。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40 页。

〖5〗同治十二年（1873），阿古柏伪政权认土耳其为上国，请土耳其苏丹赏赐封号，时土耳其依附英国，即在英人授意下，予阿古柏以“爱弥尔”（君王之意）称号。同年，英印政府又派弗赛斯（Douglas Forsyth）为全权使节至喀什噶尔活动，并于翌年与阿古柏伪政权订立通商条约。

〖6〗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所提六项要求中之前三项为："一、中国政府应派遣一个调查委员，调查应在英国官员在场之下进行；二、准许印度政府派遣第二次远征队；三、交给威妥玛十五万两银子，作为办理善后之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中译本320页）。总署以为，此三项要求与马嘉理案有关，允奏请办理。而对其后三项要求（优待使臣、减免税厘和解决其他积案），则认为与该案无关，故予拒绝。

〖7〗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六，32—38页。

〖8〗景廉，字秋平，满洲正黄旗人，上年九月奉旨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袁保恒，字贞叔，河南项城人，前漕运总督袁甲三之子，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上年受命办理西征粮台。

〖9〗《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辑（上册）326页。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册116—117页。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册118—120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册144—145页。

〖13〗海关洋税收入分为四成和六成两项，其四成项下（即总数的40%）入银，一般应运解部库专储，以备不时之需。其余六成入银则分作各种常年支出，如京协各饷及机器局、船政局经费等。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册162—164页。按：沈葆桢旋商于李鸿章，愿将南北洋海防经费先尽北洋使用，至光绪四年（1878）始请收回南洋应得之一半。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166页。

〖16〗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七；《左文襄公年谱》卷七，光绪元年（1875）七月癸卯。

〖17〗缅佛寺，曼允地方一座佛教寺庙名称；"野人"，当时生活在曼允一带山林中的某少数民族（据认为是景颇族人）。

〖18〗《岑襄勤（毓英）公奏稿》卷一二，18—22页。

〖19〗《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辑965—966页。

〖20〗《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8页。

〖21〗《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辑1015—1016页

〖22〗《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辑1038—1039页。

〖23〗《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20页。

〖24〗《清季外交史料》卷二，8—10页。

〖25〗东三省无绿营兵，这里所说“在伍兵丁”即指八旗正丁，“西丹”则为旗下之未成年丁。

〖26〗《清季外交史料》卷二，21页。

〖27〗《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30—32页。

〖28〗《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33—35页。

〖2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三，68页。

〖3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六，22页。

〖31〗参见本年五月末俄官索思诺福齐访左宗棠于兰州条。

〖32〗《光绪朝东华录》总104—108页。

〖33〗《光绪朝东华录》总104—108页。

〖34〗沈葆桢此时已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未赴任，仍在船政大臣任上办理台湾善后事宜。基隆开煤，系彼委派何恩绮等履勘后认定矿址，拟雇用英人翟那为工程师以西法开采。

〖35〗本年正月，澳门葡萄牙当局宣布关闭该地“招工局”（俗称“猪仔馆”），禁止由澳门运送华工出洋，系迫于清廷压力而然。

〖36〗清朝入关以后，仍在沈阳保留户、礼、兵、刑、工等五部，称盛京某部，其最高长官为侍郎。

〖37〗《光绪朝东华录》总112—116页。

〖38〗《清季外交史料》卷三，14—15页。

〖39〗郭嵩焘等虽于此时受命出使，其正式离京赴任却是在明年滇

案议结之后，而且副使改为刘锡鸿。

〖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153—156 页。

〖41〗陈兰彬，字荔秋，广东吴川县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容闳，字纯甫，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曾入澳门教会学校学习，咸丰四年（1854）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时为江苏候补同知。此二人前经曾国藩、李鸿章荐举，奉旨充任留美幼童出洋局正、副监督。

〖42〗见《环游地球新录》68—69 页。

〖43〗《清季外交史料》卷四，4—5 页。

〖44〗《清季外交史料》卷四，6—10 页。

〖45〗《沈文肃（葆桢）公政书》卷五，1—4 页。

〖46〗《清季外交史料》卷四，11—12 页。

〖4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 31 页。

〖48〗《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 414—416 页。

〖49〗《清季外交史料》卷四 29—32 页。按：近代中日关系始于同治十年（1871）两国订立之《中日修好条规》。先是同治九年（1870）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藤源义质、郑永宁等为专使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总署以两国自古即有民间贸易交往，认为没有必要仿效西方订立条约，答以仍前往来即可，古所谓“大信不约”也。旋因柳原等再三要求，并欲请英法代为介绍，李鸿章、曾国藩亦先后上奏，以明代倭寇之患殷鉴可寻，若坚拒不允立约，彼请西国代为介绍，那时再准，则不仅于体面有失，且使该国同西方联为一气，与我为难，并谓“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而建议准与日本立约，惟应吸取此前与泰西各国立约之教训，不宜再有“利益均沾”条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云。清廷便因此准与日本议立有关两国关系及通商之条约，于是日本又派伊达宗城、柳原前光、郑永宁等作为正式立约使臣前来

天津谈判。同治十年（1871）七月，由李鸿章代表清廷与之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款并《通商章程》十五款，其《修好条规》第一款即称“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云。然而此约于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互换后未几，日本即悍然出兵侵犯中国领土台湾，李鸿章乃愤然谓柳原前光曰：“你日本去年换约，今年就动兵”，“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通好也”；“现在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指内地十八省），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等语（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36—39页）。

〖50〗《清季外交史料》卷四，29页。

〖51〗《清季外交史料》卷四，35页。

〖52〗“高丽不肯与日本和好”，系指1869年朝鲜以日本国书内有“皇”、“敕”字样而拒绝接受一事。

〖53〗明朝万历二十年（1593），日本丰臣秀吉以十四万军队（一说二十万）渡海入侵朝鲜，旬月之间，朝鲜大半国土惨遭蹂躏，几成废墟（朝鲜史称“壬辰倭乱”）。中国明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求救之请，派宋应昌、李如松率大军赴该国救援，李如松在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使日军退至半岛南端釜山一带，四年以后又将侵略军彻底逐回本国。此后近三百年间，朝鲜与日本两国除了釜山与对马岛存在有限的贸易往来之外，其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

〖54〗郑永宁祖先系中国人，赴日本经商，入其籍，仍保留中国式姓名。

〖55〗《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34—38页。

〖56〗《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又见《光绪朝东华录》总184页。

清通鉴　卷二三三

光绪二年　丙子　公元1876年

正月初七日（2月1日）

1 准借洋款一千万两以济西征军饷，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筹办。

上年十二月，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以各省关协拨西征军饷短缺甚巨，而大军出关在即，需款孔殷，奏请仿照同治十三年沈葆桢筹办台湾防务借用洋款之例，拟借洋债一千万两，分十年归还，俾济要需。旨交总署、户部速议具奏。至是，据奏，西征军务紧要，请饬各省、关迅解协饷，并准其借用洋款。奏入，谕曰：自本年起，所有应协西征新饷，著各该将军督抚查照每年应协数目，统于每年年终核计，如不能照数解至八成以上，即将该藩司、海关监督照贻误京饷例，由户部指名严参。至借用洋款，本非善策，

前经总理衙门奏明嗣后无论何省不得辄向洋人筹借，惟左宗棠因出关饷需紧迫，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著沈葆桢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

又谕：国家经费有常，此次筹借巨款，系合天下之力办西陲军事，竭十余年之力办今日军事；似此办法，实属可一而不可再。左宗棠当仰体朝廷筹饷之艰，将新疆军务迅速筹办，著即会商金顺，简选精锐，鼓行而西，剿除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贼匪，绥靖边疆。

寻据沈葆桢奏称，国债之说行于西洋，昔岁台湾之役，外省毫无协济，乃出此下策。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更令兼筹协款之息，岂能如期以应？左宗棠前届所借之三百万两，至光绪四年（1878）始能还清〖1〗，今续借一千万，海关应接不暇。且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亦愈钜。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事岂忍言者，此臣所以筹思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2〗奏入，旨交左宗棠斟酌议奏。

十八日（2月12日）

2 总理衙门照覆日使森有礼，驳其所谓朝鲜和日本间事与中日两国条约无关之说。

本月初七日，森有礼照会总署，仍谓“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条约上无所关系”。是日，恭亲王奕訢覆照该日使，言：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

一。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收其钱粮，齐其政令，朝鲜之所自为也，此属邦之实也。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此待属邦之实也。不肯强以所难，不忍漠视其急，不独今日中国如是，伊古以来所以待属国皆如是也。中国苟有可为之处，自由本王大臣早筹酌办，以期彼此相安〖3〗，不待贵大臣再三言之也。〖4〗

越日，森有礼照覆总署，称“朝鲜实具独立之体，其内外政令悉由自主，我国亦以自主对之，是以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故曰所谓属国徒空名耳，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与条约上固无与也”。又称：今阅来文，既以纾难解纷为中国自任之事，是与日本所期望于邻国者正相符合，现在本国已派钦差往韩（指日本政府派黑田清隆、井上馨为特使带兵舰赴朝鲜事），自可乐观其成矣。〖5〗此后，中日间关于朝鲜与中国传统关系之辩论暂告停止。

二十三日（2月17日）

3 以三载考绩，京察届期，两宫太后懿旨谕：恭亲王訢首赞枢廷，殚心匡弼，历久弥勤，懋著勋劳，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大学士文祥、宝鋆，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李鸿藻，同心赞画，勤慎益昭，均著交部议叙。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宣力畿疆，勋猷卓著；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师边塞，备极勤劳，均著交部从优

议叙。

4 是月，总理西征行营营务处、西宁兵备道刘锦棠统率老湘军二十四营及董福祥所部甘军一营，由凉州（今武威）陆续起程，前往肃州（今酒泉），准备出关收复新疆。

二月初二日（2 月 26 日）

5 朝鲜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

上年十二月，日本派黑田清隆为正使、井上馨为副使，带军舰八艘（先为五艘，旋又添三艘）及陆军八百人，行抵仁川口外之江华岛，要求即与朝鲜订立条约。朝鲜李朝政府慑于威胁，不得已派大臣申櫶、尹滋承为全权代表赴江华岛与日人会议，认可日本所提条件，于是日签字画押，是为朝日江华条约。其主要内容有，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6〗，规定日本得派使臣驻朝鲜京城（即汉城）；朝鲜在京畿、忠清、全罗、庆尚、咸镜等五道之中对日开放通商口岸两处；日本船只得在朝鲜任何港口停泊避风或购买需要之物；朝鲜国之沿海岛屿、岩礁应准日本航海业者自由测量以编制图志；两国商民得任意贸易，官吏不得干涉；日本国人在朝鲜口岸侨居地犯罪而与朝鲜人有关者，归日本官吏审理。〖7〗

初三日（2 月 27 日）

6 从总理衙门请，准将奉宸苑管理之南苑内麋鹿一对送予德国，以示睦谊。〖8〗

7 是月，左宗棠自兰州起程赴肃州，就近布置收复新疆之军事行动。

三月初一日（3月26日）

8 准借洋款五百万两，另由部拨二百万两、各省协款提前拨解三百万两，共足一千万两之数，以济西征要需。

左宗棠奏报关外粮运、当面敌情及进兵新疆方略等事。其折略谓：刘锦棠军已于正月间由凉州拔队，俟在肃州取齐，即分起次第出关。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该统领，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俄粮之运古城（今奇台县）者，截至四月可有四百八十余万斤，仅够金顺一军之需。其关内继进之军所需粮料，除骡、驼驮运随行及军士自身裹带以外，余均取给于哈密、巴里坤粮台。哈密之粮来自甘州、肃州、安西；巴里坤之粮来自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宁夏（今银川），远者五千余里，近者二千数百里，截至四月，巴里坤存粮可有六百余万斤，安西、哈密之粮运至古城者可四百余万斤，存储待运者尚有千万斤。其后路布置，自巴里坤有数路可通安西，已饬记名提督徐占彪带马步四营驻之；哈密有张曜一军马步十二营，以防吐鲁番东犯之敌。如此则后路常通，粮运不匮，乃可言劲气直达也。继称：目下新疆北路当面之敌，系“逆首白彦虎所带陕回及甘肃从逆之回”，踞红庙子（今乌鲁木齐市）、古牧地（今米泉县）、玛纳斯等处，皆与窃踞南路之“回酋帕夏”连通一气。〖9〗帕夏以诈力制其众，又从印度多购西洋枪炮，势甚猖獗。是以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

贼，而后加兵南路。盖新疆地势北可制南，且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人（指阿古柏系匪帮）或悉其丑类与陕甘窜逆（指白彦虎一伙）以抗我军，当有数大恶仗。如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悍贼亦多就戮，由此再进兵南路，其势自易，是致力于北可收功于南也。〖10〗

左宗棠复就沈葆桢不愿代借洋债以充西征军饷一事奏称：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况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岂能不自度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而事固有万不得已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复，无总要之区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而南路未复，则重兵钜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准噶尔）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南疆），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静谧者百数十年。今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若置之不问，必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臣之奏借洋款，原因各省关历年应解协款积欠成钜，陈陈相因，及海防议起，照常年又减至一半以上，频催罔应，计无所出，不得已而有此请。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借千万钜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即沈葆桢办理台防，亦曾借用洋款六百万两，今倭事息而西事起，似非不可。应请旨饬下两江督臣即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11〗

奏入，谕曰：所陈新疆贼势军情，了如指掌，惟期节节扫荡，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以次廓清南北两路，奠定西陲。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马饱腾，粮饷务必充

裕，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该督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自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朝廷又何惜钜款俾敷应用？著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款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钜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

初四日（3月29日）

9 李鸿章函告总署，拟派武弁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学习军事。其函略谓：泰西各国皆设有武学院，专习各种军器及水陆兵法与格致、制造、绘图、测量诸书，无一不精心研究，其造就人材，洵称良法美意，各国金以为急务。中国军营自同治初年以后，购用西洋枪炮，雇觅洋弁教习，究得其粗而未得其精；目今各国环伺，争强竞胜，我必须讲求兵法，以求自立。德国陆军枪炮、操法最为擅长，鸿章前于同治十二年（1873）曾托德国克鹿卜炮局雇都司李劢协来津教习炮队，顷合同期满，濒行来谒，以各队内有年少聪明之游击卞长胜等，若令随同赴德国观摩学习，当更精进。拟即派其前往，如三年学习有成，回国教练各营，转相传授，于军情、将材可有裨益。〖12〗

寻，卞长胜等七人即随同李劢协乘轮出洋。此后，除卞长胜等三名因患病或“性情较浮”先期归国以外，查连标等四名则按此时所定三年之期学成回国。

十八日(4月12日)

10 因英商在上海擅造铁路,旨令江督沈葆桢等妥筹阻止办法。

前于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租界内英商等成立"吴淞道路公司",购买筑路地皮。又于十三年(1874)改立"吴淞铁路公司",设办事处于伦敦,筹集资金十万英镑,以怡和洋行作为该公司在上海之代理机构,接收原道路公司所购地皮,并于同年兴工擅造上海至吴淞铁路。日前已由吴淞修至江湾,即将通车运行。苏松太道冯焌光于本年正月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提出交涉,要求后者饬令英商停止造路。麦氏则答称筑路所购地皮当初系经中国官方允许,且铁路之于中国亦属有利等语,拒绝停造。冯氏复照予以驳斥,谓"火轮车在铁路上行走,系违我朝廷素愿,而明欺我朝廷也";"各国一切工务以及筑路等事,其权原归各国朝廷掌理,遍查地球各国,从未有任别国之人开造火轮车路者"。又谓,当初之准许英商购买筑路地皮,系因该洋商等原不过欲设一条寻常马路,若明知或料定要造铁路,断无允准之理,且"上海贸易租界自洋泾浜起至虹口为止"不在通商租地界限之内〖13〗。麦氏接此照会,即致函该国驻京公使威妥玛,请后者与总理衙门交涉。同时,冯焌光亦具详文报请两江总督沈葆桢致函总署,与威妥玛商议饬令其上海领事勿违约行事。

威妥玛旋依麦华陀之意照会总署,要求同意修造吴淞铁路。总署覆照告以上海租界虽租与外商,而地属中国,冯道统辖上海地方,洋商欲造铁路,应由驻上海领事照会

冯道，俟该道申详照准，方可举行，况英商怡和洋行所造铁路又不在租界之内；中国地方，中国有自主之权，铁路为条约内所未载，地方上所难行，未便勉强相从。且铁路在中国向所未有，一旦开筑，骇人听闻，民心惊动，关系所在，不止上海一处。〖14〗而威妥玛则派其翻译参赞梅辉立会同该国远东水师提督前往上海。总署以为此事已非同一般，因于是日具奏请饬沈葆桢等妥为办理。奏上，廷旨谕曰英商开筑铁路，该国领事麦华陀并未照会商办，自应据理驳斥。命沈葆桢及江苏巡抚吴元炳妥为筹画，并密饬道员冯焌光详酌机宜，悉心办理，务期力杜后患而杜衅端。

二十五日（4月19日）

11 李瀚章、薛焕奏，滇案审讫，请饬下总理衙门与英使威妥玛议结此案。略谓：英使馆参赞格维纳来滇观审，臣等已将马嘉理被戕一案审理完毕。查马嘉理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到昆明，岑毓英遵照总理衙门文函，饬总兵蒋宗汉、同知吴启亮等迎护至腾越，仍派兵役护送出境，安抵缅甸新街，有马嘉理致蒋宗汉之谢函为证。其于上年正月由缅甸入境时，未先知照地方官，十五日住宿蛮允之缅佛寺，次日意欲往迎柏郎，行到户宋河，突遇久惯路劫之“山匪”而通凹、腊都等百余人，向彼等索要过山礼，马嘉理开枪毙其一名，“匪众”遂一齐上前将马嘉理及其随从四人一并杀死，劫去马匹、行李等物。柏郎行至南平河等候前途消息，于十七日在班西山下被众三面合围，阻其去路，随行之印缅兵开枪击毙数人，并放火焚烧山林，众始散去。

是为马嘉理被戕、柏郎被阻之实情。至威妥玛照会所称“李协台”、“李四”，即副将衔参将李珍国，原系腾越团练首领，柏郎抵南平河时，该参将正在于崖（在今梁河、盈江之间），竟自发难，布置截阻，业经参奏革职。除此以外，威妥玛所称各种情节、各项人等，均无实凭。其戕害马嘉理之犯而通四、腊都等十一名，皆供认不讳；另有在逃之蔺小红，仍由岑毓英勒限缉拿。起获马嘉理马匹及什物五十六件，已点交格维纳，并派员护送其出境往缅。李珍国及而通四、腊都等现分别监禁省城，请饬下总理衙门会同刑部定拟罪名，并与威妥玛在京将此案议结。得旨：该衙门议奏。〖15〗

【考异】关于马嘉理被杀之日期，李瀚章等此处奏谓系在本年正月十六日（2月21日），今人著作亦多取此说，但另有史料记载谓此事发生在次日，即正月十七日（2月22日），亦即柏郎及其探路队在班西山下被困之同日。据岑毓英奏，本年四月间，永昌府知府朱百梅等奉命亲到蛮允调查马嘉理案，当地土著民猛鸠、猛摆等谓：去岁冬月有洋人马姓，自腾越往缅甸国，由蛮允过去，本年正月十四日亥时，马洋官忽又折到蛮允，在缅佛寺住宿，随带跟丁五人、骑马二匹、铺盖食物二驮，十五、十六两日打坐不去，闻系等候伊国官兵，十七日食早饭后，马洋官说：‘我国官兵将到，要去迎接’，遂骑马领从人仍由来路前去。至午后忽有野人数十闯入缅佛寺，将马洋官铺盖食物抢掳而去，又听得野人正同洋兵开仗。未见马洋官折回，后数日闻野人界内户宋河边血迹甚多，前往查看，不见尸身，料系野人杀害。（《岑襄勤公奏稿》卷一二《查明马嘉

理实被野人劫杀现饬拿办折》）岑毓英此处所言十七日之说，似更为具体可信。

12 李瀚章等另片奏，侍郎郭嵩焘上年十一月初八日参劾岑毓英酿成事端各条，系得自远道传闻，未为允当，惟岑毓英未能将此案迅速结办，自有应得之咎云。报闻。

13 是月，京畿、直隶、山东等处仍无雨泽，旱象已成。

四月初三日（4月26日）

14 刘锦棠率军由肃州起程西进。左宗棠嘱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谓此次出塞，“必俟古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存粮稍有盈余，然后再进，则囊一月行粮趣战，计时近新秋，前途有粮可因，军食有资，而后路之粮亦集，于局势乃稳”；“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16〗

十二日（5月5日）

15 驻藏大臣松溎奏，据布鲁克巴（不丹）部长禀称，去年秋间披楞头人来函欲借地修路〖17〗，现披楞人等已将器械、鸟枪等物预备齐全，并将夺结岭（即大吉岭）各处河道添设浮桥，宣称欲来藏通商。哲孟雄（锡金）暗中引进，认租修路，不识是何居心；小部（布鲁克巴自称）自应尽心帮助天朝，无奈地方偏小，不能抵敌披楞，务求速即派人前来，指示如何办理。当即译行代办商上事务济咙呼图克图〖18〗，传集噶布伦〖19〗妥为筹议。旋据议禀，披

楞向不同教，亦无来藏交易之章，今租地修路通商，居心叵测等语。查布鲁克巴为唐古忒（藏地别名）西南门户，弹丸小地，力弱势单，不能阻止披楞，恐激成事端；若任其修路前来，日后必致衅端迭起，再四思维，一面饬布鲁克巴部长迅速前往与披楞头人会晤，申明旧章，各守疆界，告以唐古忒地方山川险阻，乏产珍货，且习教不同，徒劳跋涉，不必修路来藏贸易，一面派西藏粮员通判周溱督同代本扎喜达结等〖20〗，随带通事番弁兵丁，驰往边境，恺切开导，设法禁阻。〖21〗谕称：布鲁克巴与哲孟雄毗连，哲孟雄既已认租修路，难保不暗中勾结引进，著松溎妥慎筹办，相机开导，并饬周臻等恺切劝谕，勿任往来勾结。

16 松溎又奏，廓尔喀（尼泊尔）来禀请示贡期，查定例廓尔喀每届五年差人赴京呈进表贡一次，明年系届贡期，是否准其按期呈进，候示遵行。得旨："按期呈进"。

二十五日（5月18日）

17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丙子恩科三鼎甲：状元曹鸿勋，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榜眼王赓荣，山西朔州（今朔县）人；探花冯文蔚，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至是，赐一甲曹鸿勋、王赓荣、冯文蔚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吴树梅、戴鸿慈、朱一新、缪荃孙、何德溱等三百三十一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户部尚书董恂，副考官为刑部尚书桑春荣、吏部侍郎崇绮、礼部侍郎黄倬。〖22〗旋授一甲曹鸿勋为翰林院修撰，王赓荣、冯文蔚为编修，

五月初四日（5月26日）

18 文祥卒。

文祥（1818—1876），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奉天驻防），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咸丰末年擢礼部侍郎，兼充军机大臣，时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避走热河，文祥与恭亲王奕訢一起留京办理议和事。旋与奕訢联名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对外交涉等洋务事宜。旋即兼充该衙门大臣，又参与开设同文馆，设立神机营等事。嗣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再调兵部尚书，同治十年（1871）授协办大学士，翌年又授体仁阁大学士。文祥为人正直，办事认真，于国家大政方针上能有正确主张，尤于上年讨论海防塞防之事时，赞同左宗棠之二者并重意见，力主用兵西陲。其议为两宫太后采纳，决计用兵，遂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文祥事后谓："方今建议诸臣，多因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画关而守，廷论疑之；余因于会议时，排众议不决者，力主进剿，幸蒙谕允，因有左相督师之命。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窜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23〕。至是病故，年五十八岁。寻，诏赠太傅，称其生前"于国计民生利病所关，及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无不尽心筹画，实为股肱心膂之臣"。命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赏给骑都尉世职，谥"文忠"。

二十四日(6月15日)

19 英使威妥玛因滇案索要未遂，与总署罢议，离京赴沪。

先是，钦差大臣李瀚章等奏报滇案审毕，请饬总署会同刑部将有关案犯分别定拟罪名，并饬总署与英使议结此案，并将全案供词及李珍国致腾越绅团原函等件一并咨送总署。恭亲王等奉旨往晤威妥玛，询可否结案。威氏因上年索要条件多未如愿，自不肯同意了结，竟称马嘉理之被杀与柏郎之受阻，根由在中国人吏“皆以攘外为心”，“所以李珍国是奉宪谕，岑毓英是奉谕旨”，“今惟有问中国国家如何去其攘外之心”。又称，据格维纳来信，“滇省问案，直同儿戏”，云云。当经总署王大臣驳斥。威氏旋派梅辉立来总署，将李瀚章奏折及办案卷宗等抄件携去阅看。继又屡来总署与恭王等会晤，于案件情节百般挑剔，称李瀚章等所查与彼方在印度、缅甸访查情节多有不符。恭王等答称访查得之传闻，查办确凭供证，何者可信，自不待言。又告以贵国如有确据证明系岑毓英主使，尽可取出察核，若仅臆定为然，何以服人？威氏无言以对，惟称李瀚章等查办不实，要求将岑毓英及李珍国等提京审讯，并要求处分李瀚章、薛焕。且悍然宣称，如不照办，“是中国国家自任其咎，自取大祸”。恭王等谓提京审讯万不能照办，仍请以两国和好为重。〖24〗

嗣又往返辩论数次，本月十一日威妥玛递来照会，于上年总署已允办之遣使、偿款等条件外，再提六项条件，称如能应允，即可结案。其条件为：一、总署上奏惋惜马

嘉理并转述英方请勿惩办各犯（指李珍国、而通凹等）之意。二、降旨晓谕各处保护洋人，且遍行张贴告示，英使馆可派员赴各处查看是否张贴。三、嗣后凡有中国人伤害英国人案件，英方均可派员观审。四、滇缅边界通商事宜，即派员商议。五、英国在云南大理和四川重庆驻领事官。六、增开奉天大孤山、湖南岳州、湖北宜昌、安徽安庆及芜湖、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广东北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其中宜昌必须急开，且各项洋货在本口完纳正税后即不再重征，入内地应先领税单再完半税等。又，滇案赔款，另俟该国议定数目后再议等语。〖25〗对此，总署以为，其第一、二两条尚属可行，第三条派员观审，滇案查办业已行之，亦可通融，第四条滇省边界通商，俟滇案办结后即可派员商办。其另外两条则不能允许，盖大理、重庆并非通商口岸，不应派驻领事；增开口岸，除宜昌一处可照准并即行开放以外，其余各处均碍难允准。至税务一节，若洋货仅完正税而不再重征，则中国即无厘金可征，亦万难照准。〖26〗十三日，恭亲王等将以上意思照复威妥玛，后者阅毕，“愤激异常”，谓“此事已无可商办”。十五日，梅辉立来署，将遣使、偿款二条添入，作为八条。继而又提“正子并交”（洋货正税和子口半税一并完纳）及“画定口界”（将通商口岸与未经开放之处划分明确）两项要求。总署答以正子并交虽于厘金有损，尚属可行，至画定口界，则有类租界，弊病不可胜言，必不可允。

威妥玛旋又递来照会，不谈所提条件，惟要求滇案提京复审，称不得拖延，否则即日离京。总署令赫德从中调处，允再添开温州一处，继又允添北海一处，作为口岸。

均遭威氏拒绝，惟一味催逼滇案提京。至是，该英使一面致函总署，称“以前所议，全作罢论”，一面离京南下，以示谈判破裂。〖27〗

20 是月，京畿、直隶、山东等处仍亢旱无雨，粮价持续上涨。户部提拨库银十万两，筹备赈恤。

21 福建福州等府连日大雨，海潮上涌，江河漫溢，田庐淹没，福州城内积水深达丈余。

闰五月初五日（6月26日）

22 因英使出京，意存要挟，命南北洋大臣等布置防务。谕称：中外交涉事务，原宜力维和局，衅端不可自我而开，惟夷情叵测，亦不可不思预防，南北洋沿海防务办理情形若何，著李鸿章、沈葆桢妥慎筹商，认真布置，以期缓急可恃，不致临事周章。

又命山东、河南、安徽各省挑选“精劲马步”，“无事则随时训练，有事则听候调遣，不可稍涉张惶”。

十五日（7月6日）

23 命四川每岁拨解西藏兵饷银六万两作为定章，按年预拨。

驻藏大臣松溎奏，通筹藏务，请按年预拨饷项。得旨：西藏壤接诸番，戍守操防均关紧要。该处兵饷，向由四川拨解，自应预行筹拨，以济兵食。著护理川督文格即将本年应解之饷迅速解齐，并将明年额饷银六万两于年前全数

解藏。嗣后即作为定章，按年递推，预为筹办。

24 是月，刘锦棠率军经巴里坤行抵古城，又轻骑驰赴吉木萨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县）晤商金顺，其时金顺率所部四十营扎吉木萨尔。二人决计先取古牧地，撤其藩篱，然后直捣乌鲁木齐。

六月初八日（7月28日）

25 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会商事务。

此前，威妥玛以滇案索要未遂，拒与总署再行商办，出京赴沪，宣称在沪等候本国指示，以为要挟。当其行经天津时，李鸿章奉旨竭力挽留，而执意不从，“语甚决绝”。谓马嘉理案除将岑毓英等提京审讯外，余无另行会商之处。旋即由津乘轮南下。既而，英使馆翻译参赞梅辉立过津往晤李鸿章，云此事如欲转圜，须由皇帝召见英使，当面就马嘉理被戕表示惋惜，或派部院大臣往英使馆宣述惋惜之谕旨，二者行其一，“英国面子上过得去，或可再商”。鸿章答以召见断不可能，派大臣宣述谕旨，可以商量。梅辉立便去上海与威妥玛说知。继而总署又派总税司赫德赴沪劝说威氏回京。

上月末，赫德自上海来函称，威氏不允回京，惟表示不久即赴烟台，如中国朝廷派大员往商，可以与谈，但该大员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且“必有新样主意，商办事件要大方，不要让一步，又站进一步”。赫德云，听威大臣口气，英国实在看此事甚为要紧，恐不肯从权轻易

了结，再三筹画，如请旨派李中堂赴烟台与威大臣会商，谕旨内要叙明办理此事可以有权柄作主，无论若何办法，可以作为定准，事情或可了结，否则“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又云，若奉旨允准，请李中堂务于六月十二、十三日早到烟台，不宜过迟误事，“若此次不在烟台议妥，不但英国以后必添要多款，难保各国不一律要求”。赫德最后云，此是尽头一着，非如此则别无和睦办法。〖28〗

至是，廷旨依赫德之议，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烟台与威氏商谈，并谕李鸿章，就总理衙门前议，参以赫德此次来信，斟酌情形，妥为筹定，奏明办理，以免另生枝节；此外如有非理要求，仍当峻拒，不可稍涉迁就。

二十日（8月9日）

26 户部奏，云南运京铜斤，秋间即可起运头批，请饬沿途各省妥为照料。

初，京师户、工二部所属宝泉、宝源局铸钱需用铜料，皆仰给于云南所产之铜，谓之滇铜。清代前期，滇铜之开采、冶炼及运输系当时朝廷与地方颇为重视之一大事业，谓之“铜政”。乾嘉年间，滇铜京运数额每年六百余万斤，按起分批，运输不停。其运铜路线，系由滇省各处产铜之地，经由滇东北而至川南之泸州，再从泸州装船循长江航道东行，至江苏镇江转入运河北行，直至京东通州。沿途经过云南、四川、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山东、直隶等省，行程万余里，规模宏大，经年不息。咸丰以来，由于国内战争之故，加之云南铜矿历经百年开采，储量渐趋

枯竭，滇铜京运已停顿二十余年。同治十三年（1874），云南巡抚岑毓英奉旨恢复滇铜采冶与京运，并着手试办。至是滇省藩司呈报户部，头批京铜即将起运，拟由海道转运赴京。〖29〗户部据以上奏，请仍如从前一样，由沿途各省大员妥为照料。得旨：云南办运京铜，向派沿途藩臬大员经理其事，责成照料催趱。现在该省试办京铜，由海道转运赴京，秋间即可起运头批，户部查照例案，将经过之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藩臬开列名单，请旨简派。即著各该员严饬各道府及沿途地方文武员弁，认真稽查催趱，护送前进。

二十八日（8月17日）

27 刘锦棠、金顺两军力克古牧地，进而收复乌鲁木齐。

本月初八日，刘锦棠、金顺两军分由古城、吉木萨进至阜康城，由此往西百余里即为敌军前沿要地、即乌鲁木齐之东北门户古牧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县）。窃踞乌鲁木齐之马人得等闻大军前来，乃纠合白彦虎军在此竭力设防，构筑堡垒阵地，并派一部前出黄田，筑设卡栅，敌酋阿古柏亦派军自南路来援。阜康至古牧地，有大路可通，然须行经五十里无处汲水之戈壁，刘锦棠察知另有小路通黄田，乃派兵在戈壁上寻觅并凿掘智井，佯作取大路西向之状。突于本月二十一日晚，率部合金顺军循小路衔枚急进，先一举袭取黄田卡栅，又将古牧地城外之山垒、营寨一律拔除，进而包围该城。旋即四面构筑营垒，昼夜修建炮台，以高过城身一丈为度。迨炮台告成，即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以开花大炮连续轰城，并以开花小炮、劈

由炮对准缺口轰击不息。当是时，乌鲁木齐守敌以数千骑倾巢来援，刘锦棠派马队从正面迎击，金顺以马队绕至来敌背后，两面夹击，奋力冲杀，敌骑四散溃逃，不复成军。是日凌晨，开花大炮轰过后，刘锦棠一声令下，各路大队飞奔冲锋。诸将士踊跃登城，既上缺口，又将手抛火药包掷向敌群，遂冲入城内，敌军不支，纷纷溃散奔逃，又被城外之军迎头堵截，大部就歼。〖30〗是役，各军并进合击，歼敌五六千不止，并击溃援敌，北疆之敌军主力已遭毁灭性打击。

刘锦棠入城后，由缴获之敌方文书得知，乌鲁木齐之敌军精锐已悉来吉牧地，乌城空虚无守，遂当机立断，决计一鼓作气，乘胜直捣。即于次日挥师乌鲁木齐，所过卡垒，一律踏平，当日收复此一重镇。继又将附近之昌吉、呼图壁等城接连克复。白彦虎、马人得率残敌逃往南疆。至此，除玛纳斯南城尚未攻克外，收复北疆之役已基本结束。〖31〗

七月初三日（8月21日）

28 全权大臣李鸿章就议结滇案事与英使威妥玛于烟台第一次会谈。

此次会谈，威氏仍如在京时一样，坚持要求全案大证提京复审，“尤重在岑毓英主使一层”，宣称若不允行，便无可商办。李鸿章答以此案业经钦差大臣查办清楚，供证确凿，断无再行提京复审之理，如必欲提讯，须将所谓“主使”之可靠证据交出查验，否则仅凭传闻之词，遽行提审督抚大员，各国皆无此办法。〖32〗

初四日（8月22日）

29 驻藏大臣松溎奏，委员周溱赴布鲁克巴、哲孟雄，阻回披楞。略谓：前因披楞欲向布鲁克巴租地修路以通商藏边，哲孟雄部与披楞暗中勾结，故派前藏粮员周溱等随带通事、弁兵，驰往布、哲，设法阻止。兹据该员禀称，先至布鲁克巴，见其部长欧柱汪曲，令往见披楞头人纳尔萨海，告以唐古忒之地向不出产珍奇，无足易货，今委员到此，申明旧章，望各安边界。力劝数日，该披楞头人乃率众而归。再至哲孟雄，接见其部长吐多朗结，据称因穷瘠殊甚，不得不与披楞立约认租等语，乃令其固守边界，不准私行与披楞往来勾结。

得旨：披楞前来布鲁克巴、哲孟雄，意欲租地修路，入藏通商，经松溎饬令委员劝谕阻回，办理尚妥。仍著该办事大臣加意防维，令该部长等固守边界，以期彼此相安，毋任勾结滋事。所有此次出力之通判周溱著赏戴花翎，把总马胜富等二员著赏换五品顶戴，代本扎喜达结著赏换三品顶戴。

十六日（9月3日）

30 命查明四川东乡滥杀无辜一案。

上年五月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百姓不堪当地官绅浮派苛敛，公推乡民袁廷蛟等人赴县算账，署知县孙定扬以“土匪作乱”为由，具禀请兵镇压，川督吴棠即派记名提督李有恒等率兵勇数营前往。该提督等既到东乡，不问情由，纵兵滥杀，乃至杀毙尖峰寨等处平民五百余人（一说千余人）之多。事闻，诏派该省布政使护理川督文

格查明究办。日前，袁廷蛟来京控诉，被巡视北城御史奎光以“潜逃匪首”罪名逮捕，并将其“供词”录呈奏上。至是，谕曰：前据文格等奏报，四川东乡县滋事首犯袁廷蛟在逃未获；嗣据御史吴镇奏提督李有恒妄杀无辜，当经谕令文格查明究办。兹据奎光等奏袁廷蛟潜逃来京，现经拿获。据供称，上年因该县官绅苛敛难堪，率众赴局算账，该县以民变禀请剿办，李有恒杀戮无辜，掳掠妇女，恳请代诉等情。袁廷蛟著即交刑部审讯，暂行监禁，其所供各节著新任四川总督李瀚章等确实查明，不得稍涉回护。

十八日（9月5日）

31 英使威妥玛提出议结滇案草约十六款。

本月初三日，李鸿章与威氏在烟台第一次会谈时，威氏仍持滇案提京复审之说，鸿章拒之，双方相持不下。为“故示整暇”，李鸿章登上停泊于烟台之英、德铁甲兵舰参观浏览。十一日第二次会谈时，威氏虽仍执前说，已提及此前在京与总署所议通商事宜等条件，谓滇案须与此一并议办。次日，鸿章设宴招待时在烟台避暑之俄、德、法、美、意、奥等六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亦应邀参加。席间，“自威妥玛以次各举觞起立，称颂情谊”，“各国使臣公论亦谓无确凭据擅请提京为非”〖33〗。威氏察知其滇案提京复审之说已不为各国舆论接受，遂不得不收回此一恫吓手段，因于十三日第三次会谈时，不再要求提京复审，惟又称前在京所拟八条（见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英国臣民皆不满意”，“今若另商办法，必较八条所要更多更重，方可服英人之心”，“所议条款须全答应，即转请本国结

案”。越日，又致函鸿章，宣称对于英方即将提出之条款，不论与滇案有无关系，必须“通盘合并酌议”，“如不允行，决然停议；如可允行，彼此画押为凭”〖34〗。

至是，威妥玛正式向李鸿章提交汉译草约十六款，包括“昭雪滇案”六款、“优待往来”三款、“通商事务”七款。李鸿章以为，其中“昭雪滇案”之要求，大致不成问题，盖皆此前总署已允者，惟偿款数目仍未定；“优待往来”，亦无大问题，如部院大臣与各国驻京公使往来，英国派员“观审”与英人有关案件等，皆已实行；惟“通商事宜”一端，要求最多，碍难允准者亦最多，如前此已被总署明确拒绝之所谓“通商口岸画定不应抽收洋货厘金之界”及“添开口岸”、“派员赴西藏探路，请给护照”等等，须与该使妥为商议修改。〖35〗

二十六日（9月13日）

32 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

自本月十八日英方提交其所拟议结滇案草约十六款后，李鸿章与威妥玛又连日会议，达成一致修改意见，主要就“通商事宜”部分作如下修改：其一，免定通商口岸不抽厘金之界，仅于租界内不抽洋货厘金；其二，添开宜昌、温州、北海、芜湖为通商口岸并作为领事官驻扎之处，重庆须俟轮船能上驶之时再行议办，沿江之大通、湖口、武穴、陆溪、沙市六处可暂停轮船，上下货物，悉照内地抽征章程办理；其三，派员赴藏探路作为专条，并添写“由总理衙门、驻藏大臣查度情形”字样。又议滇案偿款数目，威妥玛称去冬以来，英国专为滇案而调来大兵船四只，费

用已近百万等语。李鸿章谓两国并未失和，无认偿兵费之理。威氏称如果李肯将吴淞铁路一案（见本年三月十八日）出面主持了结，则可按二十万两之数作为马嘉理家属之抚恤，鸿章允可派员赴沪商议，遂议定偿款数目。〖36〗

至是，双方在议定之草约上签字画押，订立《烟台条约》。全文分为三大端（共十六款）又一专条。第一端“昭雪滇案”，主要内容为：威妥玛起草奏稿，由李鸿章或总署上奏，请保护外人，奉旨发抄后，通行各省，张贴告示，英方可派员赴各处查看是否张贴；滇缅边界通商，五年内英国得派员驻大理或他处以商定滇边通商章程；中国偿付滇案恤款银二十万两；中国朝廷钦派大臣前往英国表示惋惜滇案之意，所派大臣衔名及所赍国书底稿先经威妥玛同意。第二端“优待往来”，主要内容：总署知会各国驻京使臣，会商中外交往礼节，期与泰西之邦交情形相同；中国各口遇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英使得派员观审；交涉事件，视被告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人之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处观审，各按本国法律审断。第三端“通商事务”，主要内容：以各国租界为免征洋货厘金之界限；洋药（鸦片）与一般洋货有别，其税厘应抽收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37〗；中国允新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重庆可由英国派员驻寓，英国商民在轮船未通以前不得前往居住；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准轮船（指外轮）暂时停泊；洋货入内地之半税单照，由总理衙门画一款式，华洋商人均可请领。又另立一专条云，英国酌议派员由京师启行，经甘肃、青海一带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总理衙门应发

给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及驻藏大臣，倘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他处入藏，亦当行文驻藏大臣妥为照料。〖38〗

二十九日（9月16日）

33 以浪案办结，从李鸿章请，明发上谕，命宽免李珍国、而通凹等人之罪，令嗣后各省遇执有护照之外人，务须妥为保护，由总理衙门拟定告示，知行各省遵照办理。并称嗣后若有违约伤害情事，即惟该省大小官吏是问；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告示，咨行各省遵照办理。

八月十二日（9月29日）

34 金顺奏报攻克古牧地及收复乌鲁木齐等城情形，诏予提督马玉崑等赏穿黄马褂，其余金顺所部将领亦各赏叙有差，并谕称：新疆北路各城业经次第攻克，事机颇为顺手，亟应乘此声势将玛纳斯城攻拔，再依次廓清南路，勘定西陲。金顺现已亲率各队督剿玛纳斯〖39〗，即著激励将士将该城合力围攻，务使丑类聚歼，毋使逃窜。

十三日（9月30日）

35 命出使英国大臣（副使）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许钤身，改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翰林院编修何如璋以侍讲升用并加三品衔，充出使日本国副使。又命刑部员外郎刘锡鸿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40〗

九月初八日（10月24日）

36 吴淞铁路案议结，中国以银二十八万五千两将铁路买下，仍准英商营运一年。

上海英商擅造吴淞铁路一案，自本年初起，苏松太道冯焌光屡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交涉，不得要领。冯又呈请江督沈葆桢致函总署商于英使威妥玛，仍相持不下。六月间，火车压毙一人，争执愈烈。七月间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议结滇案之时，威氏云，如李肯出面解决此一争端，则滇案偿款数目可由彼作主定为二十万两。鸿章以为上海之事有沈葆桢主管，自己虽不便过问，然若拒绝威氏此议，该使必托名请示本国而多索偿款，且将推迟滇案之了结，遂允可派员赴沪会商。因于“烟台条约”签署后即奏派道员朱其诏、盛宣怀前往上海，会同冯焌光，与威妥玛所派翻译参赞梅辉立商议。既而，朱其诏等在上海与梅辉立反复协商，又从上海转至江宁继续商议，终于是日订立条款，规定吴淞铁路由中国买下，俟价款二十八万五千两交讫，此路即与洋商无涉，惟当中国未将价银付清前之一年内，其已成一段三十里铁路仍暂由洋商经理，但不得续造。此路嗣于本年十月十六日（12 月 1 日）全线正式通车（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明年九月停驶，旋被拆除，将铁轨等物料运往台湾。

十二日（10 月 28 日）

37 命成都将军魁玉等妥速查办川省教案。

先是，成都将军魁玉于本年五月函告总署，重庆江北厅教民与团民挟嫌构衅，酿成事端。继而，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照会总署，谓四川重庆地方绅民与教堂滋事等语。总理衙门王大臣即复函魁玉，嘱将案情查明妥办。十月底，新任法使白罗呢又递来照会称，重庆民教相争，势甚危急，

现接该处主教范若瑟呈诉，业已伤毙教民至二十余命，抢毁教民住家二百余户，此外该省之邻水、南充、巴州（今巴中）、营山等处亦有教、民争斗，案件迭出。至是，总署据以上奏，并谓川省民教不能相安已非一日，现在滋事之案层见叠出，若不早为妥办，诚恐酿成事端，贻患非小，相应请旨饬下成都将军、四川总督转饬各地方官，将各案秉公查明，妥速办结。〖41〗谕称：近来中外交涉事件甚多，措置稍有不当，即致枝节丛生，不可收拾。川省教案迭发，尤当设法妥办，早为完结，著魁玉、四川总督李瀚章、文格严饬各该地方官，迅将各教案查明办结，毋得日久耽延，致贻后患。

38 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十二条。主要内容有：颁发出使各国大臣铜印各一颗，印由礼部铸造，文曰“大清钦差出使大臣关防”；出使任期自到某国之日起，以三年为限（副使亦然）；各出使大臣分为头等、二等、三等，所带参赞、领事、翻译等员，由该大臣酌定其人数；在任期间，重大事件随时奏陈，寻常事件函知总署转奏；有兼摄数国事务者，由该大臣酌定何时应驻何国；出使薪俸及一切经费，均由江海关（即沪关）按年汇寄。

二十一日（11月6日）

39 金顺所部各军会同刘锦棠部谭拔萃等军攻克玛纳斯南城。至此，除伊犁地区外，北疆全告收复。

三十日（11月15日）

40 左宗棠奏陈进兵南疆方略，并请调包头金运昌一军

西来。略云：现在南路之贼酋帕夏（指阿古柏）分兵据守达坂城与吐鲁番，而以托克逊为巢穴。察度敌势，系以吐鲁番阻哈密官军，以达坂城阻乌鲁木齐官军，皆所以守其巢穴托克逊，而达坂城、托克逊尤悍贼麇聚之区，守御甚固。拟派张曜一军（嵩武军，时扎哈密）向辟展（今鄯善）进发，徐占彪一军（蜀军，时扎古城至巴里坤间）由木垒河（今木垒县）入天山，合力以向吐鲁番。刘锦棠一军则由乌鲁木齐南下进取达坂城、托克逊。惟南路自吐鲁番至喀什噶尔四千余里，刘锦棠等军四十余营，兵力不为不厚，然须层层设局以运粮饷，前敌克城亦须留兵驻守；师行日远，进战之兵日减，势有固然，况转战千里，士卒之伤亡疾病在所不免，故不得不预请增兵。拟请饬现驻包头之记名提督金运昌所部“卓胜营”全军五千余人，迅速开拔西来，归刘锦棠调遣。〖42〗得旨：布置尚为周妥，即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等约定师期，并力进取南路，迅扫逆氛。左宗棠以各军前进，兵力尚恐不敷，拟调金运昌一军出关归刘锦棠调遣，即著照所请办理。

41 是月，李鸿章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偕英籍矿师马立师赴开滦一带勘察煤铁各矿情形，携回矿样，分寄京师同文馆及英国伦敦之化学师，化验检定其成色，以确定可否投资兴办矿局。

唐廷枢，字景星，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香港教会学堂毕业，曾任上海怡和洋行买办，捐候补道。同治十二年（1873）被李鸿章派充轮船招商局总办，至是兼充开平矿务局总办，嗣授津海关

道，并主持唐胥铁路之兴建。

十月十二日（11月27日）

42 购自英国之龙骧、虎威二炮舰驶抵大沽。

前于上年三月间，李鸿章与总税司赫德议定，在英国阿摩士庄厂定购炮舰四艘，其炮重二十六吨半与三十八吨之船者各二艘。旋由总署奏请饬下户部拨给海关洋税银四十五万两，交赫德与阿厂合同。本年闰五月初，其先行造成之二船（炮重二十六吨半者）自英国启行来华，至是到达大沽口。寻，李鸿章率同赫德等前往验看，观其演示。据称，“所有炮位、轮机、器具等件均属精致灵捷”，其二十六吨半之炮，“口径十一寸（英寸），开花弹子重三百九十六斤，运炮装子全用水力机器，实系近时新式，堪为守口利器”。李将二炮舰分别命名“龙骧”、“虎威”，并各派补用游击张成、千总邱宝仁管驾之。〖43〗

【考异】关于“龙骧”、“虎威”以及此后来华之“飞霆”、“策电”并再后陆续添购之“镇东”、“镇西”、“镇北”、“镇南”等炮舰（即所谓“蚊炮船”）之效用，时人颇有异议。如谓是船之制，凡有四弊：其一，船身甚小，而船首之炮甚重，其炮尚系旧制，从口进纳药弹；其二，船首之炮虽以机器旋转，惟但能进退高下，不能左右咸宜；其三，船身所包铁皮仅厚数分，不能当敌之巨炮；其四，船行迟缓，易为敌追袭云（王韬《弢园尺牍》卷一一）。又据称，李鸿章事后亦颇悔当初购造蚊炮船之举，谓其仅由铁皮镶成，且船小炮巨，难以驰逐大洋等语，言谈之间，“闭目摇首者再”（刘坤一语）。且不论李鸿章事后是否确有此类言行，其在光绪初

年之所以决计购造蚊炮船，一是出于价格低廉，易于购办，二是根据当时西方海军界一种观点，认为此船虽不宜出洋作战，而作为防御海口之水炮台，足以击穿大型铁甲船，实为守口利器。是以此后北洋仍陆续添购此船，又代山东购置，前后共购九艘；广东则不惟外购，且自行仿制。盖此时李鸿章等人尚无建立外海水师之决心，仅以增强海口防御能力为目的，蚊炮船之购置正是为达此目的而然。至于其所载巨炮之为前装旧式，是因为舰载火炮之前装抑或后装更具威力问题，在当时西方海军界尚存争议，英国海军拒绝采用后装炮，仍沿用旧式前装炮，故英厂所出之舰炮此时仍皆为前装式。

十七日（12月2日）

43 福州船政局造第十九号木壳轮船，名曰“泰安”，是日建成下水。同时，该船局所造第二号铁壳轮船亦在加紧施工之中，预计明年二三月下水。〖44〗

十八日（12月3日）

44 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刘锡鸿自沪启行前往伦敦赴任。

二十六日（12月11日）

45 崇实卒。

崇实（1820—1876），字子华，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咸丰末年派为驻藏大臣，旋升授署四川总督，同治十三年（1874）授刑部尚书，二年以刑部尚书兼署盛京将军，奏准予该将军一缺以总督体制，实行奉省吏治改革，从而始行变革东三省传统之军府体制，与内地各省渐趋一致。至是卒。

46 派工部尚书李鸿藻、都察院左都御史景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5日）

47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请抽调京师旗丁赴新疆屯垦。据称，乌鲁木齐等处现已由左宗棠派军次第收复，欲永久稳固，须大兴屯田，而八旗生计自乾隆年间即以为虑，今若抽调旗丁赴新疆屯垦，可使新疆多一可兵可农之人，京师少一不士不农之人，一举两得云。〖45〗疏入，旨命左宗棠通盘筹画，妥议具奏。张佩纶，字幼樵，号黄斋、绳斋，直隶丰润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同治十年（1871）进士。秉性聪慧，学识渊博，留心洋务，于内政外交多有精当之见，颇为朝廷及李鸿章所看重。以勇于参劾权贵，时人目为“清流”主将之一。

寻据左宗棠覆奏：四民之业，惟农最多，亦惟农最苦。八旗官兵平时未亲耒耜，未知种植之宜，正恐耕也而馁在其中，且八旗世居京师，系取居重驭轻之意，若以不士不农之八旗子弟散居边陲，于八旗生计无所裨益，而于国计边储则大有妨碍，莫若以之兴修畿辅水利，有事一呼即应，亦于旗丁生计有裨云。〖46〗

十八日（1877年1月2日）

48 美国旗昌洋行愿将船产归并于轮船招商局，双方订立合同。

初，中外通商以后，中国沿海、沿江航运之利为外商独擅，且为美国旗昌及英国太古两大公司垄断，其彼此之

间亦相互竞争不已。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奏准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创中国自办航运之事业,用分洋人之利。旗昌、太古两公司则竞相采取降低运价办法,甚至跌至原价三分之二,虽亏本亦有所不惜,以图挤垮招商局。华商股本力弱,难以支持,依仗为官府承运漕粮之专利及北洋拨借官款作为股本,招商局得以维持运营。而旗昌公司却因亏损严重,股票大跌,终告不支,本年春间遂有愿将船产盘售招商局之意。七月间,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烟台将此事告知李鸿章,以需款甚巨,暂作缓议。本月,旗昌公司将船产开价二百五十余万两,招商局还价二百二十万两,终以二百二十二万两成交。旗昌公司时有船产包括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船四艘、趸船六艘以及位于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处之码头、栈房、船坞等,全部售与招商局。至是订立归并合同,规定先由招商局给付定银二十万两,翌年正月十七日再付六十万两,即正式交盘,其余价款分五年付清。唐廷枢等以为目下只能筹集商款一百二十二万两,其余一百万两须拨借官款,遂具禀江督沈葆桢,请即设法筹集。

未几,沈葆桢奏称,轮船招商局系奉旨允办,且为中华创举,万一中途蹉跌,则忌我者传笑,任事者寒心。筹拨款项,归并洋行,乃千百年来未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不可失之机也。现商局所请之一百万两,臣已毅然许之,惟江宁藩司及江海关目下仅可筹到五十万,其另外五十万两应请饬下浙江、江西、湖北分筹,作为各该省发交之官本。〖47〗奏入,谕曰:旗昌公司轮船、栈房等项现经议定价值,概行归并招商局,惟需款甚钜,其不敷一百

万两，沈葆桢拟由该省藩司等处筹银五十万两，并请饬浙江拨银二十万两，江西拨银二十万两，湖北拨银十万两，即著李瀚章、翁同爵、刘秉璋、杨昌濬迅速照数拨解，毋稍延误。

二十五日（1月9日）

49 从左宗棠议，命刘锦棠、张曜等军一俟春融冰泮，即奋勇前进，规复新疆南路。

先是，刘锦棠、金顺两军于本年六月收复北疆乌鲁木齐等处，惟玛纳斯南城于九月间始经金顺等军攻克，其时已近大雪封山季节。左宗棠以为，此时若立即进兵南疆，则入冬以后，不惟前敌行军困难，更有后路转运之严重困难，因致书刘锦棠谓：北路肃清，下兵南路，可免牵掣之虞，雄旗自北而南，哈密张曜军自东而西，巴里坤、古城间徐占彪蜀军自东北而西南，合势并规，可取破竹之势，惟合天时人事而策万全之效，则有不能仓猝图之者。塞外奇寒，冰雪封凝，师行非宜，车驮转挽尤为不易，是进兵南路仍属缓进急战之局，非俟春融，后路运道不清，转运不能蒇事，将士将养未能复元，各军布置未妥，迫促从事，殊非万全之策；迨春融则诸务从容就理，鼓行而西，气足神完，风驰电掣，廓清可期矣。〖48〗遂将此意具折上奏，并请饬拨部款四十万两，作为留防北路各城之金顺一军裁遣冗余之用。至是，廷旨谕曰：现在北路一律肃清，各城防守事宜自应妥筹布置，金顺一军为数不少，现在饷需缺乏，必须汰弱留强，著金顺俟部款四十万两解到，即将所部各营分别裁汰归并，以节饷需。刘锦棠、张曜等军规取

南路，现值冬令严寒，大雪封山，未能进发，只可暂时休息；一俟春融冰泮，即著饬令各军鼓勇前进，迅扫逆氛，廓清疆圉。

二十九日（1月13日）

50 李鸿章、沈葆桢联衔会奏，选派福州船政学堂生徒三十名，分赴英、法两国学习驾驶、制造，期限三年。

其折略言：西洋制造之精，实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日新月异。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现中国仿造者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续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而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其制作之源。至驾驶之法，近来华员虽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能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迎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耳接身亲，断难窥其密钥。继言：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于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制造；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驾驶铁船于大洋操战，方有成效。惟人数既多，道路辽远，非遴选贤员派充监督，不足以资统驭而专责成。查有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学识宏通，正一品衔闽厂监督日意格（法国人），久襄船政，以之分别派充华、洋监督，

必能胜任。末云：学生员数以三十名为度，肄业年限以三年为期，责以成效，严定赏罚。出洋经费按年汇解，约共需银二十万两，可分由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和船政经费项下筹集勾拨。闻日本近时已有七人在英兵船学习，臣鸿章前在烟台阅视洋操，即见有日本武弁在英国铁甲舰随同操演。现拟令李凤苞等率同学生于明年正月即行启程，应请饬下总理衙门迅速分别知照英法驻京公使，令其转达本国，妥为照料云。〖49〗

寻，李凤苞、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及赴法学习制造之学生郑清濂、李受田、罗臻禄等十六人，赴英学习驾驶之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严宗光、何心川、林永升等十二人，自福州启程赴香港，再由香港乘轮开赴欧洲。〖50〗

李凤苞，字海客，号丹崖，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生员出身，精于天算、测绘之学，以熟谙洋务，同治初年入江苏巡抚丁日昌幕，捐道员候补，旋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任翻译事务多年；上年丁日昌出任船政大臣，李凤苞随至福州，任船局总监。日意格，福州船政局法籍雇员，原为法国海军上尉，咸丰间曾参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同治间在浙江组织“常捷军”与清军合力镇压太平天国，旋协助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先后任该局监督、顾问，诏赏正一品衔。

十二月十七日（1月30日）

51 命南北洋大臣整饬海防，力图自强，未雨绸缪。谕称：前经降旨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

事宜，所有练兵、拨饷等事统归该大臣等经理，并谕令各该省督抚各就地方形势，量更营制，训练陆军，俾成劲旅。中外交涉事件端绪纷繁，彼族狡诈性成，往往藉端生事，必须切实筹防，确有把握，然后操纵在我，不致临事棘手；朝廷宵旰焦劳，时时以思患预防为念，该大臣等务当振作精神，为未雨绸缪之计。当此时事多艰，该大臣等其各凛遵前旨，力图自强，将应办事宜认真经画，毋得有名无实，致缓急仍不足恃。

52 是月，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以固海防。谓台湾之地，虽僻海滨，而物产丰富，各国垂涎，倘为外人盘踞，则南北洋各处，出没窥伺，防不胜防，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举其地之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洽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为功”。直隶、四川、甘肃各省皆以总督兼办巡抚，因而可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疏入，部议未可，斯事暂寝。〖51〗

53 是年，两广总督刘坤一派员以洋银八万圆购下英人经营之黄埔船坞全部设备（包括船坞、厂房、机器）。据刘坤一称，购此船坞，“缘该处形势实为虎门内第二重门户，未可委之外人；且该澳工费颇巨，兹以贱值得之，将来如有扩充机器局务，自行制造大船大炮之时，此处便为得用”〖52〗。

54 长江以北各省普遭旱灾，直隶、山东、安徽等省夏

粮歉收严重，山西全省及河南一部，秋粮几至颗粒未收，灾情尤重。

55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八千零八十五万五百十二两，进口货值银七千零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四两，出超银一千零五百八十万九百三十八两，征收货税银一千二百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一两。〖53〗

〖1〗同治十三年十月（1874年11月），左宗棠饬道员胡光墉在沪向洋商借款三百万两，以济西征军粮饷急需。

〖2〗《沈文肃公政书》卷六《筹议出关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折》。

〖3〗礼部曾将总署与日使森有礼之往来照会及李鸿章与该日使之谈话节录，一并寄交朝鲜政府阅看。但仅此而已，并未“规劝”其必与日本订约建交。

〖4〗《清季外交史料》卷五，3—4页。

〖5〗《清季外交史料》卷五，3—4页。

〖6〗此条款系日本为否认朝鲜与中国间之传统关系，专门针对中国而设立者，意在阻止中国对日朝间事情之干预。

〖7〗《朝鲜李朝实录·高宗》卷一三。按：日本将西式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朝鲜，迫使其开关，成为朝鲜近代史开端。

〖8〗麋鹿，又称“四不像”，以其头像马，角像鹿，身像驴，蹄像牛，又不全像其中一种，故有此名。麋鹿向为我国特有动物，时德使巴兰德请求清廷送给该国一对。但二十五年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南苑亦惨遭劫掠，苑内麋鹿除死亡外，悉数被侵略军运往欧洲，

以致此动物竟在我国绝迹（近年又由欧洲引入）。

〖9〗“帕夏”，君王、首领之意，此处指阿古柏。此人原为浩罕国军事头目，同治四年（1865）率兵入侵南疆，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伪政权，对南疆人民实行中世纪式暴虐统治，继又于同治九年（1870）将势力扩展至北疆乌鲁木齐等处。十二年（1873），陕甘回军白彦虎等由关内逃来北疆，即投靠阿古柏，与之合力对抗清军对祖国领土之收复。

〖1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八《新疆贼势大概片》。

〖1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八《复陈借用洋款并催解协饷折》。

〖1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议派弁赴德学习》。

〖13〗《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册42—44页。

〖14〗《清季外交史料》卷五，12—14页。

〖15〗《清季外交史料》卷五，22—30页。

〖16〗《左文襄公年谱》卷八。

〖17〗英印政府于公元1814年（嘉庆十九年）利用哲孟雄与廓尔喀之边界纠纷，开始把哲孟雄置于其控制之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哲孟雄部落首领将大吉岭及其附近地区“租借”于英印政府，成为英国侵略中国西藏地方之前进基地。布鲁克巴于1826年（道光六年）被英人占领其南部的阿萨密地区，嗣于1865年（同治四年）又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新曲拉条约》，将包括噶伦堡在内的一大片土地割让于英印政府。又，有人说“披楞”一词系指孟加拉部落（加尔各答）。此种意见值得商榷，至少在道光以后出现于清官方文献中之所谓“披楞”，其含义并非如此，而实际是泛指在印度之英国人。据认为，当时藏语中的“披楞”一词，系转译自乌尔都语和波斯语中的“欧洲人”。这里所说“披楞头人”，即指英印政府官员。

〖18〗商上，清代西藏地方管理财政收支和仓储事务之行政机构，有时作为西藏地方行政机构之总称，此处含义系指后者。上年二月间，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错圆寂，驻藏大臣松潍奏准以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代办商上事务，作为本地仅次于驻藏大臣之最高行政长官。

〖19〗噶布伦，又作噶伦、噶隆，清代西藏地方政府之主管官员，为三品秩。乾隆十六年（1751），诏命废除原封郡王（“藏王”），由噶布伦四人（一僧三俗）组成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听命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时以代办商上之济咙呼图克图为其领班，受命于驻藏大臣。

〖20〗代本，又作戴本等，藏军营官职称。乾隆五十七年（1792）之《钦定西藏章程》中规定，西藏额设藏军三千名，以代本六名统带之，每一代本率兵五百名，以后沿为定制。

〖21〗《清季外交史料》卷五，35—36 页。按：是为清朝光绪年间英人蓄意入侵我国西藏之端倪，惟此时尚在西南边外活动，方逐步控制锡金、不丹。

〖22〗见《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年（1876）四月丙戌条及《明清进士题名录》、《清秘述闻续编》。以下各年有关传胪条目，均出此二书，不再加注。

〖23〗李云麟《西陲述略》，转自《左文襄公年谱》卷七。

〖24〗《清季外交史料》卷六，6—10 页。按：威妥玛之要求将岑毓英、李珍国等提京审讯，系仿照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提交刑部审讯之例。

〖25〗《清季外交史料》卷六，6—10 页。

〖26〗《清季外交史料》卷六，11—13 页。

〖27〗《清季外交史料》卷六，11—13 页。

〖28〗《清季外交史料》卷六，20—21 页。

〖29〗滇铜海上运京之路线为，先由滇省各处驮运出滇东南之剥隘，经广西百色等处，再利用西江水系航道以木船运抵广州，复在广州装轮船由海上运至天津，最后经运河转抵通州。

〖30〗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八《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大概情形片》。

〖3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九《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战状折》。

〖3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七《烟台议结滇案折》。

〖3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七《烟台议结滇案折》。

〖3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七《烟台议结滇案折》。

〖3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七《烟台议结滇案折》。

〖3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七《烟台议结滇案折》。

〖37〗此一规定触犯英国鸦片商利益，招致英印政府之反对，遗留所谓洋药税厘并征问题，屡生争议，不得已与英国谈判，另议有关续约。又经多年反复谈判，最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由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国外务大臣沙里斯伯在伦敦订立“洋药税厘并征条款”（即烟台条约续约），统一规定每箱鸦片（一百斤）征进口税三十两，同时征厘金八十两。

〖38〗《清季外交史料》卷七，7—14 页。

〖39〗当本年六月初刘锦棠、金顺两军进抵阜康时，署伊犁将军荣全已率北疆原有驻军（塔尔巴哈台及靠近科布多一带之驻军），并督同当地民团孔才、徐学功等部开始围攻玛纳斯。六月二十九日，守敌余小虎开北门逃窜，清军收复北城。七月初六日，金顺率队自昌吉赴玛纳斯，合攻南城。八月中，刘锦棠应金顺之请，派谭拔萃等率部亦由乌鲁木齐来援。因守敌负隅顽抗，此次玛纳斯南城攻坚

战打得十分艰苦，直至九月二十一日方将南城彻底攻克，北疆之敌一律肃清。

〖40〗本年十二月又改令何如璋为出使日本国正使，张斯桂为副使，许钤身发往福州船政局差委。

〖41〗《清季外交史料》卷八，7—8页。

〖4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九《搜剿窜贼布置后路进规南路折》。

〖4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八《验收英国购到船炮折》。

〖44〗督办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184页。

〖45〗《涧于集》，《屯田实边折》。

〖4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复陈移屯实边折》。

〖4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13—15页。

〖4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

〖4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八《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按：据李鸿章、沈葆桢之计划，所派之三十名学生内，拟以十八名赴法国学习制造，十二名赴英国学习驾驶。其学习驾驶之刘步蟾等人，抵英后“先赴水师学堂习英书及枪炮水雷等法，续送格林回治（即格林尼治）、抱士穆德（即朴次茅斯）大学院肄习，再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

〖50〗光绪三年（1877）三月十九日督办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册199页。按：是为继此前选派留美幼童之后，清廷第二次正式派遣留学生。与前次不同者，此次所派皆为已在福州船政学堂经过语言及专业训练之青年学生，具有相当厚实之知识基础和业务技能，且培养目标明确，肄习时限较短，因而回国后可更切实用并及早收效。又，明年实际赴法学习者

为十九人，比原计划多出一人（故此次所派赴欧洲留学总人数实三十一名），且其中之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既为随同留学监督办理公事之人员，又同时具有学生身分，其所学亦非船舶制造，而是政治、法律、外交、物理、化学等。

〖51〗《台湾通史》卷六《职官志》。

〖52〗《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六，19页。

〖5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又见《光绪朝东华录》二年（1876）十二月末（总348页）。

清通鉴　卷二三四

光绪三年　丁丑　公元1877年

正月初四日（2月16日）

1 驻藏大臣松溎奏，济咙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一年期满，恳请颁给敕书。得旨：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未经出世以前，所有商上事务，著该济咙呼图克图敬谨掌办，并加恩赏给“达善”名号。

二月十六日（3月30日）

2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审结。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滥刑逼供，枉坐重罪，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浙江巡抚杨昌濬、学政胡瑞澜等任意瞻徇，不能据实平反，均即行革职。

先是光绪元年（1877）十二月，廷旨准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提京交刑部审讯，案卷及人犯、物证等均由浙江解送来京。上年九月，又从刑部请，命浙江巡抚杨昌濬将余杭县令刘锡彤即行解任，连同葛品莲尸棺及所有检验文

书一并押解送部。十一月，葛品莲尸棺到京，刑部堂司各官齐集，当众开棺重新勘验，确认葛品莲实系因病身死，而非原验服毒殒命。刑部据以上奏，旨令刘锡彤即行革职，并令该部讯明有无故意错勘情弊及葛毕氏等缘何诬认，按律定拟具奏。至是，刑部奏请结案，以滥刑逼供，请将刘锡彤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初事复审之杭州知府陈鲁等革职，至杨昌濬、胡瑞澜均系二品大员，其应得处分，请由钦定。奏入，谕称：此案刘锡彤误认尸毒，刑逼葛毕氏、杨乃武，妄供因奸谋毙，实属荒谬已极。刘锡彤即著照所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折赎；杭州知府陈鲁等未能详细讯究，草率定案，实属玩视人命，均著照所拟革职。巡抚杨昌濬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复审，又不能据实平反；胡瑞澜于特旨交审案件，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具奏，殊属大负委任，均著即行革职。又称：人命重案，罪名出入攸关，全在承审各员尽心研鞫，期无枉纵。此次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巡抚等讯办不实，始终回护，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后各直省督抚等审办案件，务当督饬属员悉心研究，期于情真罪当，不得稍涉轻率。

十八日（4月1日）

3 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开埠。翌日，广东北海（今广西北海市）开埠。

二十二日（4月5日）

4 署盛京将军崇厚奏，拟请于奉省东边一带添设三县。

略言：上年东沟等处清丈地亩之后，经署将军崇实奏明设立安东（今丹东）一县，其安东以北，经边务候补道陈本植、提督左宝贵饬各委员分路设局，逐段清查，升科地亩，而尚有未经清丈耕地甚多。惟安东县仅管东边迤南一隅，迤北一带幅员辽阔，拟添设宽甸、怀仁（今桓仁）、通化（今属吉林省）三县，以安东、宽甸二县及岫岩州归凤凰厅管辖，怀仁、通化二县归兴京厅（今新宾县）管辖，并请于凤凰城添设兵备道一员。

又请将昌图厅地方改设府治，并添设一厅、一县。据称：奉省北部昌图厅（包括今吉林省四平市一带）地方幅员广阔，蒙汉杂处，迩来流民日多，耕种殆遍，械斗命盗之案迭出，拟将该厅升为府治，康家屯（今康平县）归其治理；梨树城地方改为厅治，设通判一员，名曰奉化厅（今吉林省梨树县）；八家镇地方添设县治，名怀德县（今属吉林省）。奏上，均下部议。寻从所请。

二十八日（4月11日）

5 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在英呈递国书，惋惜滇案，惟无充当公使文据，请旨饬办。盖因总理衙门前给郭等所带国书，内容仅限于“惋惜滇案”〖1〗，并无派令其常驻英国之语，是以奏请补办一敕书。旨交总理衙门议奏。

总署寻奏，请由内阁颁给敕书，俾充驻扎英国办理交涉事件。从之。

6 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驻德国使臣，停设驻英副使。

三月初六日（4月19日）

7 刘锦棠等军相继克复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

上年九月北疆之役竣事后，从左宗棠议，准于今春进兵南疆。左宗棠旋即筹定收复南疆之军事方略，拟以刘锦棠一军二十九营自北而南先攻天山隘口达坂城，再攻敌巢托克逊，同时以张曜一军十五营和徐占彪一军五营分别自东而西、自东北而西南进攻吐鲁番。是月，此一方略开始实施。初一日，刘锦棠亲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初三日晚，派提督谭拔萃、余虎恩等率部乘大雾衔枚急进，于次日凌晨出敌不意完成对达坂城之包围。城内敌军急施枪炮如雨，各营在城外掘壕垒与之对射，同时修筑炮台以攻城，旋又击溃来自托克逊之援敌千余骑。是日，炮台成，先以开花大炮连续轰击，城墙相继坍坏，既而城内弹药库中弹起火，引起剧烈爆炸，群敌一片混乱。刘锦棠下令冲锋，各队四面突入，奋勇力战，毙敌二千数百人，生擒其大通哈（总管之意）爱伊德尔呼里，并胖色提（营官）六员及其以下官兵一千二百九十余名。遂将达坂城克复。〖2〗是役，不惟打开通往南疆各城之门户，且将阿古柏匪军主力歼灭殆尽，为日后之长驱直进南路各处，收复全部失地，奠定坚实基础。

徐占彪率所部蜀军五营于初五日自木垒入天山，初七日在盐池与自哈密西来之张曜部前锋孙金彪五营会合，次日合军进向七克腾木（今七克台）并力克之。初九日克辟展（今鄯善），继又连克鲁克沁（今迪坎尔）、哈拉和卓（今胜金）、连木沁台（今连木沁），直捣吐鲁番城。十

二日，与敌战于城外。反复冲杀之际，刘锦棠派道员罗长祜、提督谭拔萃率军三千自达坂城赶到，敌军大溃，四散奔逃。三军合力围追堵截，一面进围吐鲁番满、汉二城，敌酋马人得率万余人献城出降，吐鲁番全境悉定。〖3〗

刘锦棠既于初六日克复达坂城，一面派罗长祜、谭拔萃率军三千往援张曜等军攻取吐鲁番，而亲率所部主力万余人于十一日自达坂城南下，直趋托克逊。此处为阿古柏匪军总部所在，阿本人此前亲驻该处指挥，及闻达坂城已为官军收复，乃逃往库尔勒，留其次子海古拉率兵驻扎该城。刘锦棠率军先抵白杨河，旋急行九十里至小草湖，在此遇托克逊之敌倾巢来战，前锋黄万鹏马队直冲敌阵，大队随后跟进接应，敌溃不成军，尸相枕藉。海古拉纵火焚城而遁，大军遂收复托克逊。〖4〗

二十五日（5月8日）

8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台湾鸡笼（基隆）之老寮坑井，现凿至二百九十余尺深，已于本月看见煤层，约三尺多厚，据洋匠云，此煤成色甚佳，可与外国上等煤相埒。〖5〗

9 是月，山西大部及河南部分地区仍久旱无雨，灾情极重。

四月初二日（5月14日）

10 因驻英使臣郭嵩焘请饬查禁鸦片，命各省妥筹情形，斟酌办理。

郭嵩焘于上年十二月抵英后，与伦敦“禁烟协会”有

所往来，深知鸦片为害中国之大。于本年二月奏称：鸦片之祸我中国，创巨痛深，国耻难忘，禁戒宜严。乃近一二十年来，西南、西北各省竟多废田而种罂粟者，西洋之贩运中国者亦岁益增加。长此以往，势将中国之人尽失其生理，槁项黄馘，奄奄仅存，无异残废。是请限以三年之期，督抚整顿属官，学政整顿学校，务将鸦片查禁云。至是再奏：鸦片为害中国五六十年，各省士民陷溺其中者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日深，仍请以三年为期禁绝鸦片等语。疏入，谕称：官员、士子、兵丁等吸食鸦片，例禁綦严，近来视为具文，为害益深，该侍郎请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著该将军督抚等斟酌情形，妥筹具奏。〖6〗

初三日（5月15日）

11 福州船政局造第一号铁胁轮船“威远”号建成下水。〖7〗该船系中国自行制造之第一艘采用铁、木结合作为船体材料之轮船（船厂此前所造皆为木结构之蒸汽轮船），排水量一千二百六十八吨，配用主机系购自英国之新式康邦卧机，推进功率七百五十马力。其吨位、马力亦均超出以往所造各船。〖8〗

二十一日（6月2日）

12 山西巡抚鲍源深奏〖9〗，旱灾甚重，民不聊生，已饬属开仓赈济。疏称：山西上年春夏亢旱，本年入春后又迄未透雨，刻值青苗长发之际，出土仅一二寸许，已就枯槁，眼见收成难望，人心咸切惊惶。以目前荒状而论，太原、汾州、平阳（今临汾）、霍、隰为最甚，蒲、解、绛

稍次之。自冬及春，各该地方官倡捐抚恤，并劝谕殷实，各就村邻互相赈贷，原冀春雨依时，可接麦熟，讵意亢旱日久，官民捐赈，力均不支。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兴言欲涕。已饬司转饬太、汾、平、蒲、霍、隰、解、绛各府属，各就仓储石谷酌量开放，于城乡村镇分路给赈，务竭心力，实惠及民云。〖10〗

二十五日（6月6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丁丑科三鼎甲：状元王仁堪，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榜眼余联沅，湖北孝感人；探花朱赓扬，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至是，赐一甲王仁堪、余联沅、朱赓扬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孙宗锡、吴郁生等三百二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内阁大学士宝鋆，副考官为吏部尚书毛昶熙、刑部侍郎钱宝廉、内阁学士崑冈。旋授一甲王仁堪为翰林院修撰，余联沅、朱赓扬为编修。

14 是月，因刘锦棠大军迅速推进，节节胜利，阿古柏眼见其在南疆之伪政权已濒临崩溃，乃于库尔勒仰药自杀。其次子海古拉舁尸西行，将至库车，被伯克胡里（阿古伯长子）领兵所杀，后者又西走喀什噶尔。

五月初七日（6月17日）

15 从总理衙门请，命各省地方官认真研习中外条约，俾遇事可妥当办理。

初十日（6月20日）

16 以英人为阿古柏伪政权游说一事，密谕左宗棠奏陈意见。

上年九月新疆北路收复后，英使威妥玛来总署称，阿古柏托英国转达中国朝廷，愿受命为“喀王”，作为“属国”，免朝贡。威氏又称，新疆用兵日久，恐俄人乘机窃取（南疆），则于印度有害，于中国边界亦必不利，云云。总署答以帕夏（指阿古柏）乃窃取新疆南路之贼，本非属国，即言乞降，亦当缚送逆回（指白彦虎），缴还各城，与前敌主兵之人定议。总署旋致函左宗棠，告以如安集延人至，暂勿加诛。左宗棠复函谓：英之代为乞降，非为安集延，虑印度之折入俄耳，又忌中俄交密，借为危词，希以耸听。帕夏为我必讨之贼，如其请降，准来肃州大营，听候核示，不必加诛；至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藏事久暂，固难预料，然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11〗

本年三月，刘锦棠大军克复达坂城，俘虏阿古柏伪政权之大通哈爱伊德尔呼里等人，后者“同声为安集延乞款，愿遣报帕夏，缚白彦虎，献南八城赎罪”云〖12〗。朝廷以为事情倘能如此了结，则既可收复南疆各城，又不至拂违英人为阿古柏缓颊之意，因于是日密谕左宗棠：吐鲁番等处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扫除丑类，以竟全功。惟计贵出于万全，回酋报知帕夏缚送白彦

虎、缴还南八城之说是否可恃？喀什噶尔逆酋依附彼族（指英国人），尤易枝节横生。新疆变乱多年，前此未遑兼顾，此时如能通盘筹画，一气呵成，于大局方为有裨。该大臣亲总师干，自以灭此朝食为念，如何进取，如何布置，谅早成竹在胸，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即著统筹全局，直抒所见，密速奏闻，以慰廑系。

十四日（6月24日）

17 因日本阻止琉球入贡，命驻日使臣何如璋抵日后相机交涉此事。

初，琉球王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称臣于中国，五百年来奉正朔，受册封，定期朝贡，从无间断。中国明清两朝册封使之往返记载，史不绝书。惟当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时，日本岛津藩兵侵琉球，胁该王国又称臣于日，以至有所谓“两属”之事。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事件，发兵入侵我国领土台湾，清廷因海防力量薄弱而被迫与之订立条约，给日本以“抚恤”，并谓“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13〗。日本政府遂以此为由，强令琉球废止其对中国朝贡及受中国册封之定例。琉球国王尚泰密遣紫巾官向德宏等来华报告日本阻贡事。本年二月底，向德宏一行乘小船抵福州，晤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琉王咨文，陈述日本无理情状。

至是，何璟、丁日昌奏称：查琉球国世列藩封，岁修职贡，较诸国尤为恭顺，兹以倭人中梗，方物稽期，该国王深恐失修贡事，上负累朝覆载之恩，且虑日本闻知构衅，

因饰为遭风飘泊到闽，冀得剖露真诚，用心良苦。该陪臣等衔命远涉，欲诣阙陈情，以纾该国之难，其情亦可矜悯。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惟其恭顺二百余年（指清初以来），何忍弃诸化外？且此次委曲陈请，颇昭忠悃，若拒之过甚，转恐泰西各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应请饬知出使东洋何如璋等，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属，该国不应阻贡，与之恺切理论，并邀集泰西驻日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曲直。至现在该国使臣应否给凭准其入都，抑或饬令其先行回国，未敢擅便，候旨遵行。〖14〗

谕曰：琉球此次所贡方物，为日本所阻，该国王遣陪臣等前赴福州投递密咨，恳给凭赴部（礼部）沥陈。琉球世守藩服，岁修职贡，日本何以无故梗阻？是否藉端生事，抑或另有别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至琉球使臣及通事人等，即著何璟、丁日昌饬令统行回国，毋庸在闽等候。

十九日（6月29日）

18 新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该省旱情日重，上年秋稼未登，今年春夏又复亢旱，秋苗未能播种，饥民遍野，惨不忍述。各属因亢旱太甚，大麦业已无望，节序已过，不能补种，秋禾其业经播种者，近亦日就枯槁。至于民间因饥就毙情形，不忍殚述。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时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隰州及附近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数目

大略相同，甚至有一家种地千亩而不得一餐者。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亟须筹款赈济。〖15〗得旨：览奏情形，殊深轸念，著照所请，将该省本年应解京饷二十万两，由曾国荃饬属采办米粮，分别赈济。

二十三日（7月3日）

19 从福建巡抚丁日昌请，自本年七月为始，将南洋海防经费统解福建，先购铁甲船以加强台湾防务。

本年正月间，督办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及福建巡抚丁日昌先后奏议筹办台湾防务事宜，以台湾孤悬海外，地当沿海七省门户，久为外人觊觎，筹办防务实不容缓，请在该岛开办煤矿、架设电线、修建铁路，并购置铁甲船以用于闽台间之洋防，惟需费甚钜，请饬议定筹饷办法。奉旨交总理衙门、户部会议具奏。旋据覆奏，请将光绪元年（1877）所定筹解海防经费办法加以变通，自本年七月为始，将粤海等五关及沪尾、打狗二口之四成洋税并江海关之四成内二成洋税共计每岁约二百万两，以一半批解部库抵还西征饷银（指上年正月户部遵旨拨给左宗棠之西征饷银二百万两），以半分之半批借北洋大臣李鸿章兑收，另外半分之半批解福建巡抚丁日昌兑收；其每年酌提江苏、浙江厘金各四十万两及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各三十万两共计二百万两，以一半批解北洋大臣李鸿章兑收，另一半批解福建巡抚丁日昌兑收，请饬丁日昌即用此项经费将台湾应办事宜酌度缓急，次第兴办。〖16〗诏可，并令丁日昌议奏台防事宜。

至是，丁日昌奏称：铁甲船为目前破敌第一利器，泰

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即如日本蕞尔小国，尚且罄其全力购置，以壮其国势；同治十三年总理衙门奏陈海防折内有购船、制器之议，已故大学士文祥亦曾请购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然至今尚未集事。现俄土交讧于西，日本内乱于东〖17〗，此真数十年来未易得之机会也。趁此彼族有事，无暇觊觎中国之时，若不速筹巨款，选购铁甲船数号，以备不虞，一俟日本内乱既息，俄土胜负既分，其时即使有购器之费，实恐无购器之时，盖泰西各国章程，凡此国与彼国一构衅端，无论何国不准接济兵器，是时机一错，悔将何及？人知我有备，可以不战而弭兵，而我之铁舰、军火若待临时置购，则敌人欺我为可图，必将乘隙而肆要挟。未事而预筹备御，与临事而始筹备御，其难易得失，固有不可同日而语者矣。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号均已制成下水〖18〗，该国距泰西远而距中国近，且亦断不敢与泰西为敌，然则彼竭倾国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19〗得旨：该衙门议奏。

总理衙门寻奏，铁甲船属制敌利器，该抚请先购此船，然后再办铁路，自系先其所急起见，应由丁日昌详细咨商南北洋大臣，如果意见佥同，即由该抚臣会同南北洋大臣拣派委员，设法定购。从之。

既而，丁日昌再奏，李鸿章于中外情形最为熟悉，沈葆桢经理船政有年，且天津、金陵为洋商聚集之所，消息尤通，将来铁甲船一项，应请仍归南北洋大臣督办。〖20〗

六月初四日（7月14日）

20 从驻藏大臣松溎请，准免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之金瓶掣签。谕曰：土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签。〖21〗

十一日（7月21日）

21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驻英使臣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使中国“臣事”于英。并以郭著《使西纪程》一书为证。〖22〗诏命毁其书版，并传旨申饬郭嵩焘。〖23〗

22 左宗棠奏，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已向汇丰银行借定洋款五百万两，月息一分二厘五毫，七年还清。〖24〗

七月初二日（8月10日）

23 左宗棠奏陈统筹新疆全局之策，强调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左宗棠应五月初十日密谕，覆奏云：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漠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顾祖禹于地学最称淹贯〖25〗，其论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风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时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为之遮阏，徙薪宜远，

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英人为安集延游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挠屈。奏折最后云：区区愚忱，实因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26〗

谕曰：左宗棠所陈统筹新疆全局，自为一劳永逸之计。该大臣所称地不可弃、兵不可停等语，不为无见。著即督饬将士，戮力同心，克期进剿，并揆度时势，将如何省费节劳，为新疆久远之计而改设行省郡县之处，一并通盘筹画，妥筹具奏。

初四日（8月12日）

24 以山西旱灾酷烈，命李鸿章酌量借拨北洋海防经费一二十万两，赈济该省饥民。是日，詹事府洗马温忠翰奏，山西各府州县连年亢旱，赈恤饥民需款甚钜，前经曾国荃奏准截留京饷二十万两，诚恐不敷分拨，请将南北洋海防经费借拨一二十万两以应急需。谕称：晋省被灾较重，叠据该抚奏报情形，赈抚势难稍缓，温忠翰所奏请拨海防经费接济目前，自系移缓就急起见，即著李鸿章酌量借款，咨照曾国荃派员领解回晋，核实散放，俟山西库款稍裕，即行拨还。

李鸿章寻奏，库存海防经费本属无多，现因购备外洋军火，势难挪作他用，其晋省赈款，拟将天津练饷制钱十五万串，即照时价易银十万两，以应急需。从之。

八月十三日（9月19日）

25 驻英使臣郭嵩焘奏，英外相德尔比前屡派威妥玛为阿古柏说项，及闻阿逆已死，仍谓其子“亦有能名”，现拟派署理公使付磊斯（时威妥玛回伦敦，由付氏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前往总理衙门“调处”〖27〗。郭氏以为“似宜乘其调处之机，妥定章程，以为保境息兵之计”。谕称：该侍郎所奏，于新疆南路军务得于情形自尚未悉，著左宗棠斟酌核办，妥筹具奏。〖28〗

寻左宗棠奏称：安集延本浩罕四部之一，侵我回疆，谄附英人。英、俄皆我与国，英人欲护安集延以拒俄，则割英地与之，或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疆以市恩？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索我疆土，此何可许！现在南路刘锦棠各师已分起西进，张曜于九月初旬继进，前闻英有遣淑姓赴喀什噶尔之说〖29〗，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善为看待，如论及回疆事，则以奉令讨贼，复我疆土，如欲议论别事，请赴肃州大营。〖30〗疏入，谕曰：喀什噶尔为回疆南路屏障，现在军务顺手，自应席卷扫荡，即著左宗棠督饬各军，转战而前，力图规复，不得稍涉迟延，致启外人觊觎。将来克复各城后，应如何妥筹布置，俾得一劳永逸之处，并著预为筹画，用纾朝廷西顾之忧。

二十六日（10月2日）

26 以山西、河南旱灾甚重，诏命户部及北洋大臣各即筹拨银二十万两，作为该两省赈款，以七成解晋，三成解豫。谕称：本年山西亢旱，被灾甚重，曾准曾国荃所请，截留应解京饷银二十万两，并令李鸿章筹拨银十万两助赈；

河南亦被旱灾，复准李庆翱所请，暂留未解京饷及漕折粮共十四万七千余两，以资应用。惟念灾区较广，深恐未能遍及，著户部即行筹拨银二十万两，李鸿章再行筹拨银二十万两，作为两省赈款。山西情形最重，河南情形稍轻，所有此次备赈银四十万两，著以七成拨归山西，以三成拨归河南。曾国荃、李庆翱务当督饬在事各员激发天良，核实散放，毋任中饱。

越数日，又命将江南漕粮各拨给山西、河南四万石，将山东本年漕粮拨给该两省各八万石。

九月初一日（10月7日）

27 刘锦棠大军接连收复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

本年三月，刘锦棠遵行左宗棠缓进急战方略，继上年收复北疆之役后，仅用十余日，即率军连克南北两路之间要隘达坂城、托克逊，并合张曜等军攻克吐鲁番城，将阿古柏匪军主力歼灭殆尽。旋经短期休整与转运粮饷等准备，令各军分由托克逊、吐鲁番出发，拟先至曲惠（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附近），再分兵进向喀喇沙尔（今焉耆县）、库尔勒。上月中，各军至曲惠会齐，旋兵分两路，以余虎恩、黄万鹏率部绕博斯腾湖东南，袭取库尔勒，刘锦棠亲率大队进向喀喇沙尔。大队于行军途中，遇漫流泛滥，阔可百余里，“深者灭顶，浅者亦及马背”，原因白彦虎于西逃之先，将喀喇沙尔一带百姓之秋粮劫掠一空，并在开都河上壅堵河水，再掘开上游堤坝，致使洪水泛滥，方圆百余里内悉成沼泽。刘锦棠师至，乃向北绕道一百二十余里，在开都河上游支设浮桥以渡之。是日行抵喀喇沙

尔城，城内水深数尺，庐舍荡然，居民悉为白彦虎及安集延人裹胁西去。

越日，大军齐抵库尔勒，城中亦已空无一人，而行粮告罄，以觅掘窖粮而得接济。继而，后路粮饷运至，即于初六日自库尔勒出发，挥师以向库车。此后六日内急行九百里，沿途扫荡残敌，所向披靡。本月十二日进抵库车城，救出被掳人民十万余众，即设善后局经办遣发其各自回乡事宜。大军不停，又进向拜城、阿克苏。〖31〗

初四日（10月10日）

28 从李鸿章请，派翰林院编修吴大澂即赴天津，帮同办理晋豫赈灾事务。后一日，又派工部右侍郎阎敬铭充稽查山西赈务大臣，令其迅速启程，周历灾区，认真查核。

吴大澂，字清卿、止敬，号恒轩，又号愙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同治七年（1868）进士。精研金石之学，究心洋务，见识开明，曾入李鸿章幕，又出任陕甘学政，本年四月任满回京。至是受命协助李鸿章办理赈务。旋赴天津，筹购高粱七千石，亲自督运，前往山西泽州凤台县（今晋城），“设厂放馍”。所见“饥民流离满道，皆奄奄一息垂毙之人，目不忍睹”，因有诗云：“百里荒村无犬吠，半山残雪少人行。田庐多属流亡户，父老惟闻叹息声。忍死须臾待膏泽，明年有地为谁耕？挽粟飞刍腊正残，区区何以御饥寒（原注：所运高粱七千石，不敷两月之赈）？野多枯骨生人少，树不留皮粒食难”〖32〗。

阎敬铭，字丹初，原籍陕西朝邑，迁居山西临晋（今

属临猗），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咸丰间赴湖北办理胡林翼军后路粮台，旋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八年（1869）补授工部右侍郎，时请假于山西临晋家中养病。阎敬铭素以办事认真、为人公正、居官廉洁著称于官场。

十八日（10月24日）

29 刘锦棠大军收复拜城、阿克苏、乌什。

本月十一日，大军自库车西进，越日进抵拜城，知白彦虎与安集延人方离城西窜，即于次日（十六日）凌晨履冰而前，疾行八十里，至上、下铜厂追及敌军。见其正在渡河，遂奋力猛击。敌分两路迎拒，刘锦棠亦挥军张两翼包抄，先以马队直前冲杀，步兵大队随后跟进，“号鼓齐鸣，枪炮连环施放”，敌军不支，四散奔溃，遂乘胜追击三十余里，“毙贼数千名，生擒贼百二十六名，夺获战马二百余匹，拾获军械无算”，日暮始收队。至是，刘锦棠大军进抵阿克苏，当地维吾尔居民十数万热情迎接大军入城。旋饬黄万鹏率部进向乌什，并于二十一日进驻该城。南疆东四城全告收复。〖33〗

二十五日（10月31日）

30 驻英使臣郭嵩焘奏请于英属新嘉（加）坡设立领事官，以道员胡璇泽充之。得旨：依议。〖34〗

十月初二日（11月6日）

31 山西巡抚曾国荃奏，山西全省旱灾极重，本岁秋稼未收，来年春麦未种，停赈无期，亟宜广筹款项，请饬两江总督转饬两淮盐运司等员令盐商捐银。得旨：著沈葆桢

酌量劝谕各商捐输。

十三日（11月17日）

32 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等与日斯巴尼亚（西班牙）驻华公使伊巴里订立《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款。

先是，西班牙属地古巴之掠买并虐待华工情形与秘鲁仿佛（参见：光绪元年六月），中国既与秘鲁订立有关条约，与西班牙自须商定同样约款，是以总署与该国公使之此项谈判早经进行，因中英马嘉理一案交涉而中断。迨十年烟台条约签署后，又恢复谈判，至是始订立条约。其主要内容为：日国（西班牙）商人不得诱迫华工出洋；已在古巴之华人，应与各国之人同等看待；华人自愿前往拥工者，应先在中国口关报名注册，发给护照，到古巴后由中国领事查验护照；中国即派领事官前去古巴夏湾拿（哈瓦那）驻扎，并详细调查在古之华人状况，分别发给护照；华人在古巴得有与各国人平等之诉讼权利等。〖35〗是为继同治十三年与秘鲁订立“查办华工专条”之后，第二个保护华工条约。

二十四日（11月28日）

33 阎敬铭、曾国荃奏查明山西成灾各州县情形。得旨：所有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交城、文水、临汾等八十二厅州县乏食贫民，著普遍先行赈济一个月口粮；其被灾十分者，极贫加赈四个月，次贫加赈三个月。并著即饬各属查明户口，核实给发，毋任胥吏等克扣舞弊。

十一月初九日（12月13日）

34 因山西等省大旱，饥民塞途，命廓尔喀贡使毋庸来京，即由四川返回。先是驻藏大臣松溎奏报廓尔喀本届贡使行抵前藏，已派员护送照定例经四川、陕西、山西赴京。旋据川督丁宝桢奏，目前山西、陕西大旱，饥民塞途，既不便行走，复有碍观瞻，应请此届廓尔喀贡使勿庸进京，即由川省返回。至是，谕称：目前山西等省荒旱异常，饥民甚多，道路阻滞，著丁宝桢等俟廓尔喀贡使抵达成都后，即派员护送返程。将所上表文、贡物存留，再委员赍京呈进；其应给该国王敕书及赏赐各物，著理藩院发往四川，由松溎领去颁给。

十七日（12月21日）

35 刘锦棠大军收复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城，南疆底定。

先是八月间，和阗（和田）伯克尼牙斯闻西征大军正迅速推进，遂于该地宣布反正，并率兵往攻叶尔羌（今莎车县）。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急自喀什噶尔率五千骑纠合叶尔羌之玉努斯江合击尼牙斯。后者不敌，且失守和阗，乃越戈壁投奔西征大军。当伯克胡里率兵前去和阗攻打尼牙斯之际，前于同治四年（1865）降敌之喀什噶尔绿营守备何步云及旗员英韶等数百人，亦据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宣布反正。本月初，伯克胡里自和阗回窜喀什噶尔，会合时已逃至此处之白彦虎，进攻据守汉城之何步云等。后者力守数日，一面遣人往迎西征大军求援。刘锦棠闻讯，当机立断，改变原拟俟张曜军到阿克苏后，合力先取叶尔

羌之计划〖36〗，决定兵分两路，立即进军喀什噶尔（今喀什市）。遂派提督黄万鹏、总兵张俊率部作为奇兵，由乌什取道布鲁特游牧山区（即天山中柯尔克孜族游牧区）进向喀什噶尔；派提督余虎恩、总兵杜锡桢率部作为正兵，由阿克苏经巴尔楚克（即巴楚）、牌租阿巴特（今伽师县）直趋喀什噶尔。刘锦棠则亲率大队经由巴尔楚克进军叶尔羌、英吉沙尔。

本月十三日，余虎恩一路进至牌租阿巴特（距喀什六十里）时，喀什噶尔群敌闻大军即至，遂一片混乱，相率开城溃散，白彦虎与伯克胡里先后向西逃去。余虎恩率部急进，当夜抵达喀什噶尔城外，见城内残敌正纵火烧房，火光冲天，如同白昼，适黄万鹏一路亦同时赶到，即合兵入城搜歼残敌，扑灭大火，何步云亦开汉城之门迎大军入。次日黎明，黄万鹏部向西北追白彦虎，余虎恩部向西追伯克胡里，嗣因二匪俱逃入俄境，乃止。

同时，刘锦棠亲率大队由阿克苏经巴尔楚克至阿郎格尔（在今麦盖提附近），然后沿叶尔羌河谷直捣叶尔羌城。该城守敌先已闻风远遁，遂于是日（十七日）挥军开入城内，将该城收复。旋派董福祥率部前往和阗（本月二十九日收复之），而自率队经英吉沙尔趋喀什噶尔。途次接余虎恩遣报喀城已复之信，即轻骑驰往。既至，下令搜捕残匪，查获同治三年（1864）勾引阿古柏入境之金相印父子等人，磔之。又俘获安集延及白彦虎帮匪一千一百余人，并搜得阿古柏第五子引上胡里、第六子迈克胡里以及第八、九幼子；缴获后膛开花大炮七门，其他各炮百余门，战马一万数千匹，各种枪械之多，不可数计。嗣于叶尔羌、和

阗等处查出英国、印度、克什米尔、土耳其、阿拉伯、巴达克山（今属阿富汗）等国商人、教官及侨民共六千六百余名，皆给文令其陆续离去。南疆各城遂全部收复。〖37〗

既而，左宗棠奏报刘锦棠军克复新疆南路各城捷音，并请予出力各将领优加奖叙。奏入，廷旨明发，命予左宗棠、刘锦棠等分别赏叙。诏曰：左宗棠等由六百里红旗奏捷，克复南路西四城，回疆一律肃清。溯自同治三年金相印等攻陷喀什噶尔，蚕食南八城，而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城相继沦陷，于今十有余年。朝廷恭行天讨，特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该大臣议定先规北路，首复乌鲁木齐以扼其总要，旋克玛纳斯并进规吐鲁番等城，力争南路要隘，然后整旅西行，势如破竹。现在南八城一律收复，此皆仰赖两宫皇太后宵旰焦劳，知人善任，用能内外一心，将士用命，成此大功。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勋。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兵筹饷，备历艰辛，卒能谋出万全，肤功迅奏，著加恩由一等伯进为二等侯；候补三品京堂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著由骑都尉世职进为二等男。其余各将领亦奖叙有差。

二十八日（1878年1月1日）

36 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筹设四川机器局。略言：枪炮为武备要需，近年外洋制造精巧便捷，实为御侮利器，川省拟设机器局，仿照外洋枪炮，如法制造，现已派员赴上海拣择紧要机器购办数十件，由长江运驶来川，于成都省城择地建造局房，俟明春房屋建成，机器各件安置妥协，即

开造枪炮。报闻。

十二月初四日（1月6日）

37 天津东门外粥厂失火，烧毙饥民达二千余人〖38〗。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处分责任委员并自请严议。得旨：该委员等平日漫不经心，临事又不力筹救护，致饥困馀生罹此惨祸，实堪痛恨。候补盐大使吕伟章等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其防范不严、失去察查之津海关道黎兆棠等著交部分别严议，李鸿章并著交部议处。

初六日（1月8日）

38 阎敬铭、曾国荃奏，山西灾情极重，饿毙者甚多，请将江鄂漕米六万石全数拨给，以救残黎。

此前，阎敬铭等请将本年江鄂两省未提漕米六万石悉数拨给山西放赈。旨交户部议奏。旋据该部奏称，京仓为根本重地，正当多筹积储，以备缓急，该抚等所请，应毋庸议。奉旨依议。至是，阎敬铭等以该省饿毙人口日多，仍请将此项漕粮拨给放赈。其折略云：晋省成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足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目睹惨状，夙夜忧惶，寝不成眠，食不甘味者已累月。放赈者所以救极贫之民使不即于饿殍也，平粜者所以救次贫之民不填于沟壑也。平粜价虽较贱，然必有

钱之人乃能购买得食。论者谓有平粜而赈粮可少缓，实不知此乃两事，尤以赈粮为要。现节逾大雪，仍寸泽未沾，来春荒象，更有不堪设想者。臣等所以屡乞恩施、孜孜不已者，一则为民请命，冀救垂毙之残黎，一则为国宣仁，思弭未形之隐患。伏乞俯念晋省饥民倒毙日多，地方可忧，请特降谕旨，允将漕米六万石全数拨给，以救残黎而维人心。得旨：著照所请。〖39〗

二十二日（1月24日）

39 因荒年灾歉，为节省粮食，御史胡聘之、直督李鸿章先后奏请禁止北方五省酿酒之业。胡聘之奏称，北方五省向多开设烧锅，以酒为业，如山西之汾酒，直隶之高粱酒，其名最著；乾隆二年（1737）曾有永禁北五省烧锅之谕旨〖40〗，咸丰间开禁抽税，乃百弊丛生，其最大之害在耗费粮食，值此灾荒之年，非禁烧锅不能平抑粮价。请将顺天府（今北京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及直、鲁、晋、豫、陕各处之烧锅一律禁止云。李鸿章奏，直隶一省计有烧锅千余家，每日需用高粱二万余石，其一日之费，即二百数十万人一日之食，省内外往来之粮多被烧锅购用，粮价愈益上涨；酒可终年不用，日不再食则饥，请将顺、直各省烧锅暂行停止。〖41〗奉旨交户部一并议奏。

户部寻奏：严禁烧锅，商民坐失生计，且恐胥吏藉端讹诈，拟自明年但准歇业，不准新开，烧锅将不禁自少。从之。

二十九日（1月31日）

40 不准河南借洋款赈灾。先是河南巡抚李庆翱奏请借洋款二百万两作为该省赈需。旨交总署、户部议奏。后者议覆，应请毋庸议。从之。至是，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李鹤年再请允该省借洋款赈灾。〖42〗谕称：总借洋款，实为万不得已之举，现在各省关之税务支绌异常，绸缪补苴，惟恐不及；前抚李庆翱所请，业经总理衙门、户部奏请毋庸议。刻下河南办赈需款，著李鹤年设法另行筹画。

41 是年，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六千七百四十四万五千零五百十二两（较上年减少一千三百四十万五千余两），进口货值银七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六两（较上年增加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余两），入超银五百七十八万八千八百七十三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一千二百零六万七千七十八两。〖43〗

42 开平矿务局成立。

先是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派人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勘得煤铁之矿，拟延聘英人矿师，购买英国采矿机器，兴办矿局。旋以该处矿藏不富等故，于上年改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偕英籍矿师马立师赴滦州开平一带考察煤铁矿藏情形，旋将带回之矿样分寄京师同文馆及英国化验，据认为“其成色与英国中等矿产相等”，且铁无硫酸，煤无硫磺，质量甚佳，因禀请设局开采。本年八月，李鸿章批准唐廷枢等所定设局招商章程，旋正式成立开平

矿务局。拟集商股八十万两，既采煤铁矿产，又建冶炼生熟铁厂。嗣因铁厂成本过钜，决定先专力采煤。在距开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用机器“钻地探试六十丈”，查明该处煤层储量丰厚，仅已知六层之煤使“足供六十年之用”。翌年，“购办机器，按西法开二井”，得煤“质坚色亮，燃烧耐久”，“可与东洋头号烟煤相较”〖44〗。

〖1〗“惋惜滇案”，即对于马嘉理被杀一案表示道歉和遗憾之意。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叙出力员弁折》。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叙出力员弁折》。

〖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叙出力员弁折》。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74页。

〖6〗《光绪朝东华录》总394—398页。按：鸦片之害，尽人皆知，然禁而不止，流毒日甚。其中缘故，除去西人之公开贩运与走私输入难以阻止外，清廷将此视为利薮，即以征收鸦片税厘作为财政收入之一来源，而不愿绝此财路，亦为不可忽视之一重要原因。即如此处谕旨，便是游移未决口气，其各省督抚之覆奏乃可想见。是以郭嵩焘此请仍不了了之。

〖7〗督办福建船政吴赞诚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100页。

〖8〗《船政奏议汇编》卷一五。按：“康邦机”，即复式蒸汽机，

在当时属于新式船用发动机。

〖9〗上年八月初九日，已有谕旨调河东河道总督曾国荃为山西巡抚，原巡抚鲍源深因病休致。鲍源深发此折时，曾国荃尚未抵任。

〖10〗《光绪朝东华录》总409—410页。

〖11〗《左文襄公年谱》卷八。

〖12〗《左文襄公年谱》卷八。

〖13〗《同治条约》卷一二，7页。

〖1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21页。

〖15〗《曾忠襄公奏议》卷五。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353—361页。

〖17〗是年，俄国与土耳其为争夺黑海沿岸控制权而发生战事，即1877—1878年之俄土战争。同时，日本国内亦有所谓“西南战争”，即明治政府平定西乡隆盛等以鹿儿岛为基地所行乱事之战争。

〖18〗是年，日本在英国订购三艘新式兵舰，一名“扶桑”，系小型铁甲舰，排水量三千七百余吨，航速十三节，另两艘兵舰各名“金刚”、“比睿”，属巡洋舰，排水量各二千余吨，部分装甲。三舰于明年造成并驶来日本。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368—370页。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374—376页。

〖21〗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访得灵童名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于拉萨东南达布甲察宗朗顿村，父名工噶仁青。经三大寺和商上一致认定系十二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禀请驻藏大臣松溎上奏免予金瓶掣签，至是奉旨从其所请。嗣于光绪五年六月举行坐床典礼，是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法名土登加错）。乾隆帝撰《喇嘛说》有云：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达赖喇嘛，曰班禅喇嘛。我朝崇

德七年（1642），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遣贡方物，八年（1643）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禅呼图克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又云：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者，俾为呼毕勒罕（原注：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意），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毕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毕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毕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掣签一人，定为呼毕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此番论述已将蒙藏佛教呼毕勒罕转世习俗之由来与定立金瓶掣签制度之必要性及该制度之具体施行办法，说明无余。金瓶掣签制自乾隆时起，沿为定制，历世奉行不渝。此次十二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由驻藏大臣奏准免予掣签，属特例之一。

〖22〗《使西纪程》，收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一帙。该书系郭嵩焘于上年十一月从上海乘轮赴英国途中所作日记，主要内容为沿途自然风光及在香港、伦敦等处所见西方文明情形，感叹其富裕与繁盛。郭氏将日记寄送总理衙门，由后者刊印成书，引起轩然大波。有谓其“极意夸饰”西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以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慨叹“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见《越缦堂国事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又据郭嵩焘本人于本年十月奏称：两年以来，国内

一般人对他诬蔑诽议，不遗余力。去年京师有联语讥其“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士绅则以其不修高洁之行而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因而“泐血呕心，时自伤哽”。又称：近闻编修何金寿参折内直谓大清无此臣子，是视臣罪为天地不容，万古不赦。乃使一生名节，毁灭无余。私心痛悼，无可湔拔。诚惧卒被众口铄金之冤，以伤朝廷委任之明。此次副使刘锡鸿、编修何金寿勾通构陷情形，应否交部议处，伏候圣裁。（《郭嵩焘奏稿》387—389页）

〖23〗《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1877）六月十二日。

〖24〗《清季外交史料》卷十，24页。参见上年三月初一日条。

〖25〗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用时三十余年撰写巨著《读史方舆纪要》。该书所用资料涉及二十一部正史和一百余种地方志，是研究我国军事历史和地理的极其重要之文献。左宗棠自青年时便精研此书，并十分推崇顾祖禹之学问道德。

〖2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遵旨统筹全局折》。

〖27〗是年八月十七日，英驻华署使付磊斯向总署转告英国外交大臣德尔比三条建议：一、阿古柏认中国为“上国”，以使臣入贡；二、双方“将地界画清”；“两边议和后永远和好，彼此不相侵犯”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一，33页）。

〖28〗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一，1—6页。按：此前阿古柏伪政权曾派一使节名赛尔德者到伦敦托英人向中国驻英使馆游说，称欲面见公使谈“和好”之事。郭嵩焘答以“喀什噶尔为我内地”，“回人乘我内乱，窃取为国，能许以和好与否，非使臣所能主持。彼使来见，则无不可”。刘锡鸿补充并纠正说：“以和好为言，是谓失词，彼为叛人，当曰投诚”。英人遂“温言而去”。既而，英人邀

中国公使赴一茶会，特意安排该赛尔德在座，并欲从中引见。刘锡鸿见状即谓英人曰："此非约降地也，假令尔仆据尔家，私而相殴，尔友乃延仆与尔共饮，谓之言和，其可乎？"英人词穷，该赛尔德只得"鼠窜而去"。见刘锡鸿《英轺日记》131、144页。

〖29〗"淑姓赴喀什噶尔"：此前英国报纸说，英印政府拟派沙敖（Robert Show，即罗伯特·肖，时人将"肖"译作"淑"）为英国驻喀什噶尔"使臣"。郭嵩焘闻讯，即照会英国外交部，声明：喀什噶尔本中国辖地，设立办事大臣，前因中国内乱，兵饷匮乏之时，阿密尔（即爱弥尔，指阿古柏）乘势攘取其地。今内乱既平，中国方谋经理关外诸地，喀什噶尔应在中国收复之地，并无允许自立一国。此节关系重大，不得不一陈论（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十，34—35页）。

〖3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复陈办理回疆事宜折》。

〖3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进规新疆南路连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见指阿克苏折》。

〖32〗《愙斋自订年谱》光绪三年（1877）条。

〖3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请恤出力阵亡将弁折》。

〖34〗《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31页。

〖35〗见《光绪朝东华录》总485—488页。

〖36〗当时从阿克苏至喀什噶尔尚无直接相通大路，须经巴楚、叶尔羌绕行，是以刘锦棠原拟俟张曜一军到阿克苏后，先取叶尔羌，再复喀什噶尔。

〖3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分道进规喀什噶尔各城折》。又据瑞典学者斯文赫定云：左宗棠大军于1878年1月收复喀什噶尔，"在那里处决了一千一百六十六名阿古柏的忠实党徒。阿古柏的儿

子伯克胡里逃到了俄国境内的匹斯坎特，1890 年我（斯文赫定）曾在那里访问过他。新疆又归属了中国，左宗棠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他收复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的交通线长达二千二百公里”（《马仲英逃亡记》中译本 2 页）。

〖38〗 光绪四年（1878）二月，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奏：“天津粥厂委员，圈饥民于一棚之中，不知防火，火发后，不知去向，以致把门者禁不许出，同归于尽。其罚岂仅褫职，若不重治其罪，何以谢直隶二千余焦头烂额之魂魄乎？”

〖39〗《光绪朝东华录》总 514—515 页。

〖40〗乾隆二年（1737），旨从直隶总督李卫之请，命北方五省即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永禁烧锅，以节省粮食。盖因北方五省一向旱灾、水灾连年不断，百姓食粮时常困难。但谕旨发布后，又因刑部尚书孙嘉淦谓禁止烧锅有损民间生计，命廷臣重议，后者议以禁止与否各省可因时制宜，惟“蹂曲”当严禁。得旨允行（《清史编年·乾隆朝（上）》）。

〖41〗见《光绪朝东华录》总 518—519 页。

〖42〗《清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又见《光绪朝东华录》总 520 页。

〖43〗本年十一月间，河南巡抚李庆翱因该省连年荒欠，未能预筹布置，降三级调用。调广西巡抚涂宗瀛为河南巡抚，未到任前，以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

〖4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直境开办矿务折》。按：开平矿务局在光绪八年（1882）时，日产煤已约五百吨，以后复逐年增加，迨二十年（1894），矿务局出煤量一日可达二千吨左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 辑下册 653—657 页）。

清通鉴　卷二三五

光绪四年　戊寅　公元1878年

二月初一日（3月4日）

1 御史彭世昌奏，兴办水利，北方尤为急务，请饬妥办。谕曰：近年北方各省被旱，灾歉频仍，民食缺乏，亟宜将兴办水利事宜实力举行，期于农田有所裨益。著各该督抚、府尹遴派大员，督同地方官绅悉心讲求，因地制宜，妥为经理。

初三日（3月6日）

2 南洋大臣沈葆桢拟将原拨南洋海防经费仍由北洋分解南洋。

先是光绪元年六月，总署会同户部奏准，将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及沪尾、打狗（今高雄）二口之四成洋税，并江海关之四成内二成洋税，每岁计约二百万两，又每年酌提江苏、浙江厘金各四十万两，江西、福

建、湖北、广东厘金各三十万两，分别解交督办南北洋海防大臣兑收，作为筹办海防专款。南洋大臣沈葆桢以外海水师宜先尽北洋创办，自愿将南洋应得部分亦由各省关统交北洋兑收应用。光绪二年正月，户部因奉旨提拨库款二百万两解交左宗棠作为西征饷银，奏准以当年七月为始，将原拨海防经费内四成洋税之一半解交部库，以归还此项西征拨款。是原拨海防经费之数额已减至每年约三百万两，而各省关实际拨解之数又多不足额，其中厘金一项欠解尤甚。各省关仍按每年三百万两数额统解北洋之例行事。是南北洋海防经费情形自光绪元年以来，在二年多时间内，已几经变化。至是，沈葆桢奏：三年以来各处税厘两项解交北洋者，约计积存之款兴办水师，似可略有端绪，南洋则厘金日减，税课日绌，海防用款，丝毫无存。夫以饷项如此之绌，派定之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沈葆桢）博推让之美名，而忘筹防之要务，使后之人无可藉手，臣心何以自安？现拟将粤海等关洋税及浙江等省厘金应解南洋之款，查照总理衙门及户部原议，分解南洋，庶几以有著之款，为不时之需。〖1〗

初五日（3月8日）

3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同治初授湖北安襄郧荆道。嗣在汉口办理西征后路粮台，左宗棠疏荐于朝，有“才长心细，器识宏伟”之语，李鸿章亦荐其“才大心细，为中外难得之员”。旋授湖北按察使，又调署湖南布

政使，同治十年（1871）署湖南巡抚，次年实授。至是调京以署兵部左侍郎充军机大臣之末席。

十四日（3月17日）

4 总理衙门奏，各省洋枪队教练所用口号宜全用中国语文。据称，各省军营洋枪队操练，系雇洋人为教习，以洋语为号令，不用中国语言，是不特传授不广，且恐一旦有事，洋兵悉知我之口号，戎机易泄。请饬南北洋大臣选派精通洋语之人，将教练口号全用中国语言文字译成一书，并绘图辅之，颁发各军营，俾将弁等勇丁人皆知晓。从之。

5 从总理衙门请，命各省购买外洋军火划一办理。谕曰：外洋枪炮名目甚多，必须择其最精之品一律核实购办，方足以资利用而杜虚糜。现在各省所购多不一律，无论良窳杂收，未必皆为利器，而各省不能通用，各营亦不能合用，且委办之员多视为利薮，遂致以次充良，虚耗巨款。上海为各商聚汇之区，著照该衙门所请，专派精明廉正之员在沪总司其事，凡各省有委购军火者，责成该员核定，倘有不堪施用及浮冒开销等弊，即将该专派之员与承办之员分别勒追，严行治罪。

十九日（3月22日）

6 两宫太后懿旨：晋豫两省人民困苦流离，著内务府大臣、司员将宫闱一切应用之需力加节减，但能省一分浮费，即可多一分赈需。

同日，命户部再拨库款银二十万两并续拨南漕十六万石用于晋豫赈灾。谕称：山西、河南上年被灾，冬雪稀少，

春雨愆期，现节逾春分，尚未一沾渥泽，千里赤地，农作难施，饥馑余生，何以堪此？方今饥民待哺，春赈方殷，著户部再拨库款银二十万两分解山西、河南。本年南漕运到天津者并著截留十六万石，分拨该两省，著李鸿章等妥筹分运。

二十六日（3月29日）

7 因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遇灾修省，请训责枢臣”，明发上谕，命将恭亲王奕訢等军机大臣严加议处。诏曰：此次饥馑持续，疮痍满目，天降奇灾，皆由政令阙失所致，军机大臣赞画枢要，当此灾广且老，朝廷宵旰焦劳，无时或释，而该大臣更目击时艰，毫无补救，咎实难辞。恭亲王著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宝鋆、沈桂芬、景廉、王文韶，均著交该衙门严加议处。

寻据宗人府、吏部、都察院遵旨议覆，奕訢等应予革职处分。得旨：“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三月十三日（4月15日）

8 令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东、四川、广东各省督抚，每省各筹集银数万两，协济山西、河南赈灾，即行筹款拨解。

寻以阎敬铭、曾国荃奏请将各省协济银两指定数目，共解给山西六十万两，谕称：现在山西仍未得透雨，饥民待赈，为日甚长，亟应速筹接济，著即由苏、皖、赣、浙、闽、鄂、湘、川、鲁、粤十省各筹拨银六万两，克期解赴山西，以应急需。

二十一日（4月23日）

9 从沈葆桢奏，准将本年南洋海防经费之五成用作晋豫赈款。

本月初二日，翰林院编修吴观礼请以海防经费移缓就急，谓今日之患在北省大灾，须急筹救济之方，请查明海防经费实存若干，移作赈需。谕命李鸿章、沈葆桢悉心商酌，将此项经费勾拨若干，移缓就急。既而，又有给事中李宏谟奏，晋豫饥民待赈孔急，请将各省协解海防用款暂提十分之五作为赈需。奉旨交南北洋大臣一并议奏。至是沈葆桢覆奏，请饬各省关将本年应解南洋海防经费提其五成，分解晋豫以济赈需。得旨：即著户部查明数目，咨照各该省关，于此项银两内提出五成，迅速运解山西、河南办赈；其明年以后南洋海防经费仍行全解南洋。

四月初一日（5月2日）

10 两宫太后懿旨：晋豫饥民，待哺嗷嗷，刻不容缓，著总管内务府大臣无论如何为难，先行筹拨银数万两分给山西、河南两省，藉资接济。

同日，署河南巡抚李鹤年、稽查河南赈务袁保恒奏，拟请息借本省及邻省官商富户银两，由地丁项下十年归清。从之。

初四日（5月5日）

11 因沈葆桢请停止武科，命传旨申饬。

两江总督沈葆桢奏，历科武闱经费，每省数千金，果所拔者为朝廷折冲御侮必不可少之才，即所费滋多，亦不

当吝惜，惟武举之晓畅营务，实不足与行伍出身者比，其勤奋耐苦亦不足与军功出身者比，盖因所用非所习也。至其无事家居者，往往恃顶戴为护符以武断乡曲，名虽为士，实则游民。诚能停止武闱，每科合各省亦可得数万金，为州县省一分亏累，即为民间留一分元气。〖2〗谕称：国家设立武科，垂为定制，其中不乏干城御侮之才。沈葆桢辄因撙节经费，请将武闱停止，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著传旨申饬，所请著毋庸议。

初六日（5月7日）

12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派员劝募潮州绅商〖3〗，并在香港及南洋各埠华商中募捐，以为晋豫赈济之需。现潮州一府已募得二十余万两之多，香港等处已起解三万余两，新加坡、小吕宋（菲律宾）等处华商亦经捐定三万余圆；拟将潮州之捐银专解山西，香港及南洋华商之捐款专解河南，均汇至天津，由李鸿章转购米粮分别运往。得旨：著照所请，其劝捐出力之绅董等，并准于事竣后由丁日昌请旨奖叙。

13 丁日昌又奏，英国驻香港总督捐赈款五千圆，巫来由（英属马来亚）国王捐赈千圆。谕：巫来由国向与中国无交涉事件，如何办理之处，著李鸿章与丁日昌斟酌；驻香港英督捐银，亦为好义，应否酌答，并著李鸿章等筹度具奏。

寻据李鸿章覆奏，外埠商民及巫来由国王捐银助赈，请缮给“乐善好施”匾额；香港英督捐赈，请饬总理衙门函致英国驻京使臣，传旨嘉奖。〖4〗

二十一日（5月22日）

14 明发上谕，宣示山西得雨消息。谕曰：山西被旱已久，现据曾国荃奏报，本月初八至十五等日，省城及东南各州县渥被甘霖，农田皆可及时播种，览奏良深欣慰。现在甫经得雨，秋成尚需时日，曾国荃务当会同阎敬铭将各省赈务认真经理，设法接济，并赶紧多备籽种散给灾黎，俾资耕作。

二十四日（5月25日）

15 以英人携银赴晋豫散赈，令曾国荃等设法劝阻。河南学政瞿鸿禨奏，闻英国派员二名携银前往山西、河南散赈，请饬设法阻止。谕曰：前据总理衙门王大臣面奏，日本国使臣森有礼曾在该衙门称，日本有人欲捐助山西赈粮，当经该王大臣等劝阻；嗣据李鸿章函致该衙门，外国捐银、捐米助赈，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其英人携银赴晋豫散赈，即著曾国荃、涂宗瀛（河南巡抚）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二十九日（5月30日）

16 左宗棠奏：浙江在籍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自奏派办理上海转运局事务，迄今十余载，前后共购运西洋新式大小炮数十尊、后膛马步枪数千杆，凡访闻泰西出有新式枪炮，即随时购解。其中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5〗，上年用以攻达坂城，测准连轰，安集延夷震惧无措，畏之如神。此次西征各军之迅利无前，虽由兵精，亦由器利，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且该员自上年以来，

先后捐给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省赈灾银及棉衣、白米等物，合计共银二十余万两，应请予该员以破格优奖。〖6〗得旨：道员胡光墉捐银助赈，交部议叙；其历年购办西征军火，劳绩实与前敌无异，自应量予鼓励，胡光墉著赏穿黄马褂。

五月初七日（6月7日）

17 以驻英使臣郭嵩焘、刘锡鸿互相攻讦，命传旨训诫。谕称：郭嵩焘、刘锡鸿自奉使出洋后，意见龃龉，始则郭嵩焘斥刘锡鸿为任性，继则刘锡鸿指郭嵩焘为悖谬，怀私互讦，不顾大体。以堂堂中国之使臣，举动若此，何足以示协恭而御外侮？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办事尚能妥当，朝廷略短取长，宽其既往，暂免深究。经此次训诫后，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具在，不能屡邀宽宥也，将此谕令知之！

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曾任刑部员外郎，此次以驻英副使（时已改任驻德公使）与正使郭嵩焘同在伦敦，彼此关系紧张，互相攻讦，甚而至于吵闹诟骂。究其原因，主要在二人思想上对西方文明之体认大相径庭。郭氏歆羡西方事物，以至刻意模仿学习，而刘锡鸿于西国一切颇不谓然，对于郭氏在外交场合之言谈举止多有不满。积之既久，嫌隙日深，颇有水火不容之势。

十九日（6月19日）

18 福建船政局制造之第二号铁胁船下水，名曰“超武”，配有七百五十马力之新式推进主机。〖7〗

二十二日（6月22日）

19 派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前往商办索还伊犁事宜。

初，俄国于同治十年（1871）出兵占据伊犁，声称暂为中国代守，俟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诸城后即行交还。上年正月间，俄使布策议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总署告以甘肃关外运茶贸易等事应俟伊犁交收后再行商办。布策则要求通商等事应于伊犁交收之先办理。旋又往返照会数次，总署坚持贸易各事之商办应与交收伊犁一并施行，布策仍谓交收伊犁应在商议各事之后。嗣于七月间议定并经总署奏准，交收伊犁等事可由左宗棠与俄国派员议办〖8〗。本年二月，廷旨以新疆南北两路一律肃清，而白彦虎及伯克胡里等逃入俄境，须促俄方解交中国，命总署合伊犁交收一事与俄使一并商议。既而俄使布策回国，临行仍称必须先将通商及边界各事办结，“以见中国真心和好，方能咨请本国派员会商”〖9〗。至是，总署奏称，收回伊犁一事，非由钦差大臣前赴俄京驻扎商办，事情必难有结果，请派员前往。得旨：现在新疆底定，伊犁为俄兵驻守，未据交还，逆首白彦虎等逃往俄疆，尚未交出，该国（俄国）修约事宜，亦久未定议。崇厚尚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

寻又谕：“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太子少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前经派充出使俄国大臣，著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10〗

崇厚，字地山，完颜氏，生于道光六年（1826），满

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捐甘肃阶州（今武都）知州，旋奉旨随胜保军营襄理军务，迁直隶省道员，同治初为恭亲王荐举，充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后，曾奉命出使法国致歉。回国后授兵部左侍郎兼充总理衙门大臣，光绪二年又以兵部左侍郎兼署盛京将军。

六月初二日（7月1日）

20 奕山卒。

奕山（1799—1878），宗室，早年授侍卫，曾于道光六年（1826）参与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命为“靖逆将军”赴广州统兵作战，以败绩革职拿问，定斩监候，旋获释。嗣授伊犁将军，又调黑龙江将军。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又在俄人武力胁迫之下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订立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之大片领土割让于俄，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土地划为中俄共管。嗣以一等镇国将军在京任闲职，继而告退，至是病卒，年八十岁。诏命照例赐恤。

初五日（7月4日）

21 总理衙门奏，日本阻止琉球入贡之事，拟由何如璋向日本政府辩论力争。

先是上年五月间，琉球国王密遣陪臣向德宏等来华报告日本控制该国，不准其照例来华朝贡。旨令总署传知驻日使臣何如璋，俟到日本后相机妥办。何如璋于本年五月

致函李鸿章，谓琉球之事现若不加办理，及至日本行废置而郡县之，以后更难议论。又谓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何暇谋人，其“陆军常备额止三万，海军止四千人，轮船止十五号，多朽败不可用者，议由英厂购船，以费绌始来一号（即“扶桑”号），名为铁甲，实铁皮耳”，是“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若听其所为，则“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我台湾，他时日本一强，台澎之间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并筹拟琉球事可采取之上、中、下三策：一、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二、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三、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11〗。李鸿章将何如璋此函转致总署，并谓所言上、中二策“似皆小题大作，转涉张皇”，惟其第三策、即与之评理一法为可行，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日人自知理绌，或不敢遽废藩制改郡县，此虽下策，实为今日一定办法。〖12〗

至是，总署奏称：琉球孤悬海岛，地瘠民贫，二百余年恪守藩服，以逼近日本为所迫胁，今国势濒危，我若弃之而不为覆庇，势必为日本所并。惟若先遣兵船责问及明约琉球夹攻，实嫌过于张皇；且日本于台湾事（指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事件）结后尚无别项衅端，似不宜遽思用武，再四思维，自以据理诘问为正办，现拟由出使大臣先为发端，使日本不致迁怒寻仇，别生枝节。〖13〗

寻李鸿章覆函何如璋，谓琉球自明初臣服中国，五百年来无代不受封、无期不朝贡，旧章俱在，斑斑可考，较之万历年间为萨摩藩属者〖14〗，其年代先后亦自不同，日

本恃强凌弱，欲举附庸者而郡县之，无理已极，中国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是今日日本阻贡之举，中国之不能不与力争者，理也，情也。惟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各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武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为不暇，亦且无谓云。因劝何如璋于此事不必过于看重，先与辩论力争，惟当见可知难，随时进退。〖15〗

初六日（7月5日）

22 山西巡抚曾国荃奏，大灾之余，疮痍难复，请准该省一律“摊丁入地”。略云：山西此次大灾之后，丁壮转徙他乡，老幼填委沟壑，重灾之区，十室仅存二三，次亦不及五六，无主荒田弃地甚多，亟宜招徕垦种。拟就无主地亩，准其族邻或邻境客民耕种之。惟雍正年间“摊丁入地”，独山西一省未能改归一律，其将丁粮全未归入地亩者有二十余州县，仅归入十分之二三者有三十余州县，莫若乘此大灾之余除此积弊，俾逃荒者乐归本乡。〖16〗得旨：山西值此大灾之后，闾阎疮痍难复，亟宜将应办事务妥为筹画。摊丁粮入地粮，山西有未尽一律之处，著照所请，按户稽查，将有丁之粮归之于地。

七月二十七日（8月25日）

23 派候补四五品京堂曾纪泽为出使英、法两国钦差大臣，并赏戴花翎。曾纪泽，曾国藩长子，字劼刚，湖南湘

乡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上年入京，袭一等毅勇侯爵，奉旨以四五品京堂候补。至是以驻英使臣郭嵩焘等明年任期届满，派其前往接替。

又赏候选道李凤苞二品顶戴，署出使德国钦差大臣（翌年闰三月实授）。

八月十六日（9月12日）

24 御史付大章奏，请认真查察捐纳保举人员，以修明吏治。据称：军兴以来，捐纳、保举各员每月吏部分发各省者有百数十人之多，全在各省督抚认真甄别其贤否，乃各大吏并不留心察看，以致贪鄙不职、庸冗无能者委署地方，贻害闾阎。雍正间田文镜辈严于驭吏〖17〗，不肖者亦自震慑而勉为循良，是以大法小廉，吏治日隆。今之督抚，莅任伊始，或甄别一二劣员，久之情而渐熟，遂不能无所瞻顾，纵有人参奏，奉旨饬查，该督抚亦率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之，曲为弥缝，巧为回护，吏治因而不修，故请饬疆吏于捐纳保举之员认真查察，不得一概留省补用。〖18〗谕曰：各省试用人员，向例一年期满由各督抚分别奏留补用，原期详加考察，以定去留。近来往往视为具文，凡试用期满者概请留省补用，殊非澄叙官方之意，嗣后各省督抚务当破除情面，悉心考察，不得一味姑容。

二十九日（9月25日）

25 因福建省城英国教士洋楼被毁，命该省督抚妥为办结。

本月十七日，闽浙总督何璟函告总署，福州绅民以英

国教士在乌石山雀舌桥地方建盖洋楼系属侵占地基，且以近年闽省水患火灾频仍，系因洋楼有碍风水，公禀吁请饬查。遂派福州知府、闽侯知县等会同英领事前往履勘，认定确属侵占地基，教士胡约翰亦无可置辩。惟履勘时围观百姓甚众，该教士竟破口谩骂并举手驱逐，致群情激忿，一哄将新盖洋楼拆毁，又继之以火，经官兵弹压抢救，其余房屋得以无事云〖19〗。既而，英国驻华署使付磊斯照会总署，声称福州城内新盖洋楼并未侵占地基，而在“旧租地界之内”，且福州地方官前往查勘之时，所带官兵皆未携器械，众人喧哗并将房屋拆毁时亦未肯弹压云云，又递节略要求道歉、赔偿、查办主使者及重新勘查地界。〖20〗至是，总署将以上情形据以上奏，请饬闽浙总督等速将此案办结，免致别生枝节。得旨：此案起衅情由，教士固有理曲之处，然该处民人遽将其楼屋焚毁，亦属卤莽，地方官临时既未能弹压保护，若再办理迟延，更滋口实，即著何璟等严饬该地方官迅速查明，持平妥办，不准稍涉迁延。

九月初七日（10月2日）

26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崇厚出使俄国，闻其拟由南洋取道红海、地中海以达俄都，惟崇厚此行系以索还伊犁为其大端，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历其地体察形势，今航海而往，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抑模棱两端乎？事事迁就则不能，语语模棱则不可。不必许之而许之，则贻害；不必缓之而故缓之，则失机。是犹医者未尝切脉辨症而悬揣以处方，安能中其窍要乎？左宗棠责任重，更事多，老

谋深算必有持久通变之策，决不孟浪侥幸以生戎心。应请饬令崇厚由陆路前往，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庶胆识坚定，不致受绐而召侮矣。〖21〗疏入，不报。

十二日（10月7日）

27 驻日使臣何如璋照会日本外务省，抗议日本阻止琉球朝贡中国。

此前，何如璋就日本阻止琉球入贡之事筹画上、中、下三策，函商于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后者皆以据理诘问为正办，复函嘱何如璋先发其端。如璋即于八月间两次面晤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于东京外务省，要求日本停止其干涉琉球与中国传统关系之举措。因遭寺岛拒绝，遂于是日递交书面照会，提出正式抗议。略谓：琉球自明洪武五年（1372）臣服中国，列为藩属，我大清怜其弱小，优待有加；琉球事我，尤为恭顺，定例二年一贡，从无间断。且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球为服属我大清之国，欧美各国无不知之。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本大臣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规”以来，倍敦和谊，条规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自应遵守不渝。今若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方今宇内交通，礼为先务，无端而废弃条约，压制小邦，则揆之情事，稽之公法，恐各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本大臣奉使贵邦，意在修好，务望

贵国待琉球以礼，俾琉球之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邻交，不致贻笑万国，为此照会，希即据实照覆可也。〖22〗

日本外务省则以照会内之“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等语是所谓“暴言”，复照称“贵国政府如果命贵大臣作此等语，是即贵国不欲以后两国和好”云云〖23〗，要求何如璋道歉并撤销照会，否则拒与再商此事。琉球问题交涉遂陷于僵局。

十四日（10月9日）

28 从左宗棠请，准借洋款、商款各一百五十万两，用于新疆裁勇改饷及兴办善后事宜。并令沈葆桢、刘坤一等转饬各海关监督，出具票据作为抵押，交道员胡光墉办理借款。又命各该藩司将应协甘饷项下自明年起，每省每年各划出饷银二十余万两抵还此次借款本息银两，分六年还清。

十七日（10月12日）

29 以山西旱灾灾情仍重，令续拨漕粮十二万石，并由户部拨给库银二十万两，以资赈济。

十月初六日（10月31日）

30 命提督冯子材率兵赴越南北圻平定总兵李扬才起事。

广西巡抚杨重雅奏，在籍记名总兵李扬才以越南国系祖上基业，捏称奉总督札委，募勇出关恢复旧业；在原籍广东灵山及钦州（今属广西）一带遍贴告示，募得勇丁万

余人，陆续进入越南北圻。谕曰：越南世守藩封，且为南服屏蔽，兹以中国武员无端生事，实属不成事体，若不早为剿平，诚恐别招窥伺，所关非细，李扬才著即革职，严拿惩办。杨重雅即迅调官兵，跟踪追捕，毋令深入蔓延；冯子材前经剿办越南之匪，于该国情形较熟，著即带兵出关，相机督剿。

31 两广总督刘坤一代递越南国王阮福时奏疏，请添兵援剿李扬才。其疏略谓：臣国世受栽植，永作藩篱，自咸丰年间上国偶遭多故，臣国孤立，以致失南陲六省土地〖24〗，兵财渐形贫弱。现有原随提督冯子材营弁之李扬才，招集数以千万之徒，围攻臣国谅山省城，且图分枝滋蔓，势甚紧迫，请特简才略大臣如李、左诸名公者，速来救援，云云。〖25〗于是，再谕：李扬才系中国职官，扰及藩服，致令该国王请兵救援，尚复成何事体！刘坤一等责无旁贷，务当激励官兵，迅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毋得稍涉迁延。〖26〗

十四日（11月8日）.

32 署吉林将军铭安奏，吉林汉民流入甚众，请仿奉天成例，实行旗民分治。据称：吉林盗贼充斥，原因吏治未讲，从前宁古塔所属各城惟旗人聚族而居，道光以来数十年间，内地流民如水归壑，纷纷而来，时至今日，吉林各属汉民之众，不啻数倍旗人。而管理汉民之官惟省城西北一隅设有三厅，其阿勒楚喀、三姓、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阿城、依兰、宁安县）等处之命盗案件，则就理于协佐衙门（即八旗协领、佐领衙门）。其协、佐等官但习骑射，不独不谙吏治，且不通汉文；历任吉林将军亦只以武事为

重，吏治素未讲求。是以各处民怨沸腾，铤而走险，近年以来，民愈穷而愈悍，贼愈剿而愈滋，若不亟设民官，分别治理，恐若火之燎原，极难扑灭。查奉天官制经前署将军崇实奏改旧章（事见光绪元年七月），吏治民风大有起色，是因时立制，无历久不变之规，故拟于吉林亦添设府厅县制，凡旗民诉讼、租课钱粮均归管理，其旗佐等官只管旗务，不准干预地方词讼。〖27〗

十六日（11月10日）

33 刘锦棠率军大破境外入寇之安集延残匪。

昨日，上年逃入俄境之阿古柏匪帮残余阿里达什等纠合布鲁特头目阿布都勒哈玛，越过玉都巴什卡伦，谋袭喀什噶尔。刘锦棠闻讯，连夜亲率谭慎典、杨金龙部马队千骑先行驰赴边境迎剿，以步兵大队随后跟进。是日，刘锦棠军赶至乌帕尔，匪众八百余未经接仗已丧胆，急逃玉都巴什。大军追及，毙其三百余人，阿布都勒哈玛逾山而遁，阿里达什被当地维族人擒斩。〖28〗

34 河南巡抚涂宗瀛奏，拿获诱卖妇女匪徒季长和等七名，救出妇女四十余人，审讯明确，立将匪首季长和就地正法。得旨：豫省连年荒旱，民间荡析离居，安辑流亡，犹恐不及。乃周家口匪徒季长和等胆敢将逃荒妇女诱拐抢夺，抑勒逼卖，并恣意污辱，实堪痛恨！现经涂宗瀛密派练军前往查拿，将该匪首正法枭示，仍著该抚悉心查察，倘再有此项匪徒，立即严拿惩办。现在各省流民尚多，难保无此等情事，著各该督抚随时认真查拿，严行究办，毋稍疏忽。

二十二日（11月16日）

35 因黑龙江呼兰城守尉惠安与法籍传教士互殴，离职出走，下落不明，诏派署吉林将军铭安等前往查办。

本年八月十七日，呼兰地方法籍天主教士讷依而然为教民官司事，带十余人前往该城衙署，与城守尉惠安等致起殴斗，当经官兵将教民拿获。而“惠安被打，头迷眼昏”，于十月初离署出走，不知去向。关于此案情形，据惠安称，教士讷依而然带骑马人十余名闯入署中，手持洋枪，不容分说，在马上即用马鞭向该城守尉殴打，致后者头部“皮破，红肿多伤”，“并将所穿衣服滥行扯坏”，幸官兵救护，将洋枪、马鞭等械夺获，并将教民王忠义等四名立时拿获；“该教士见势不好，于理有曲，自行撞破脸面，意图狡赖”等语。而法国教堂则谓，本堂讷神父前往呼兰城守尉衙门礼见，“不意该尉不但置之不理，反辱骂不堪，向伊理论，立即喝令兵丁殴打，将讷神父绑缚”，“其余从人、教民六人，俱各杖责，全行严押，声言拟以贼匪例办”云。至是，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报两方之说，并以事关中外交涉，亟应彻底根究，请特旨派员查办。〖29〗奏上，诏派署吉林将军铭安、刑部左侍郎冯誉骥驰驿前往黑龙江查办，并谕以呼兰城守尉与法国教堂所报彼此殴伤情节，事属两歧，该城守尉又因病恍惚，出署无踪，情节支离，殊堪诧异，铭安等务当确切详查，据实具奏，并将教案持平定拟，奏明办理。

嗣据铭安等奏，确查起衅斗殴根由，原因教民陶有德向旗丁乌成宁阿索要财物，教士讷依而然带领教民王忠义

等闯进城守尉寓所，车夫七五闻声出而拦阻，王忠义用马鞭吓殴七五，未伤。该尉惠安听闻，便衣，便帽，拖著两靴，由旁门绕出，查问情由，王忠义复挥鞭向惠安殴打，七五等告称“系城守尉大人”，王怒称“打的即是大人”。惠安情急，赶扑该教民，掉落鞋只，拾起回殴。讷依而然奔护，惠安用鞋转向讷氏面上殴打两下，众教民遂拥向惠安群殴，致伤该尉头、面等处，并将衣服撕破。惠安嚷令缚拿，甲兵遂连讷依而然一并绑起，该教士衣服亦被撕坏。及佐领杨和等闻闹赶至，见该尉面带伤血，讷氏与教民绑在院内，问知情由，用言婉劝，该尉即令将讷氏解放。又称，查城守尉惠安虽未向教士讷依而然驱逐詈骂，惟以三品大员，罔顾官常，辄即便衣便帽率出斗殴，致酿事端，复饰词捏报，所为诸多不合，应即请旨将惠安交部议处（时惠安仍无踪影）。在逃教民王忠义等胆敢挟嫌殴辱长官，仍饬严行缉拿。教士讷依而然，干预讼事，听令教民先殴官长，其应得之咎，宜由该国自行办理。〖30〗

二十四日（11月18日）

36 御史曹秉哲奏：近来各省开设机器等局，需用煤铁甚多，请由内地仿照西法用机器开采、转运、鼓铸、制造，既省买价，并浚财源，可招徕殷商，听其开办，酌量征收厘税。谕曰：所称是否可行，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奏明办理。〖31〗

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

37 湖广总督李瀚章等奏，武昌县樊口地方不宜修筑闸坝。

初，樊口（今属鄂州）以南之绅民有倡议在该处修筑闸坝以截堵长江洪水倒灌者，而樊口一带之渔户、商贩、船户等则以闸坝不利生计，力加阻挠。旨令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彭玉麟亲赴该地考察具奏。旋据彭玉麟奏称樊口闸坝于滨湖农田、民命所关甚重，确宜修筑。廷旨以该处兴修堤闸既有裨国计民生，于渔户、商贩亦无大害，自应权衡轻重，酌度兴修，命李瀚章等督饬属员赶紧办理。至是，李瀚章等奏，樊口修建闸坝将为害通省水利以至下游数省。略言：武昌县樊口地方，内通梁子湖，外连大江，数千年来从无议建闸坝之事，否则利小弊大，受益者仅口内西杨板一带周围三十里，而为害不仅口内滨湖广大地方，使湖水不能宣泄入江，且不能停储江水以使大江一泻无余，则上下堤防皆有岌岌可危之势。故乾隆、道光年间迭奉上谕禁止湖北有壅遏水道之事，俾江湖通畅，不致酿成水患。若樊口筑闸，其他如新滩口、沌口、金口、沙口、陆溪口等处纷纷效尤，下游数省之田庐何堪设想？〖32〗

谕称：前据彭玉麟奏樊口宜筑石闸，已照所请，兹李瀚章等以为该处修闸为害较大，亦不为无见。惟石闸究非堤坝可比，但按水势消长以时启闭，未始不可两全。将来建闸以后利弊若何，仍准随时体察情形据实具奏。

初九日（12月2日）

38左宗棠奏，新疆改设行省郡县，势在必行。

先是九月间有旨寄谕左宗棠，询新疆建省是否合宜，谓郡县之制，以民为本，现由嘉峪关而乌鲁木齐以至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迤西，商户、回户各存若干，由吐鲁

番至南八城，缠头共存若干〖33〗；旧有各厅州县外，其余各城改设郡县，究竟合宜与否，有无可治之民？不设行省，此外有无良策？总之宜于万难施措之中，求一可退可进之计。至关内外满绿制兵如何整顿，防勇征勇如何裁并及改设营屯、节缩饷项之处，亟应通盘筹画，次第妥办。数年来竭东南财力以助西征，每岁各省入款只有此数，损彼益此，势断不能持久，商款又万难再借，想亦该督所深悉也，此旨到后，著将垂询各节并布置方略，即行密速奏闻。

至是，左宗棠覆奏略云：查新疆自克复以来，北路招徕屯垦，户口渐增，南路除英吉沙尔壤地偏小，乌什土性瘠薄以外，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阿克苏等处皆庶而兼富，物产丰盈。刘锦棠、张曜悉心经理，开河引渠，清丈地亩，修筑城堡，铸钱征厘，百废肇兴，具有端绪。是南北开设行省，天时地利均为有利，失今不图，未免可惜，此新疆应改行省者一也。乾隆以来，新疆设有将军、都统及参赞、办事、协办、领队大臣，然职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闼，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一旦持节临边，各不相下，稽查督责，有所难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北路粮员但管征收，而承催则责之头目；南路征收均由阿奇木伯克等交官〖34〗，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畏所管头目，凡有征索，其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民知怨官而不知怨所管头目。内地征收常制，地丁合一，按亩出赋，新疆则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人多，赋役反重。货币之制，子母不能相权；争讼之事，曲直不能径达。设立行省后，责成各厅州县，而道府察之，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令行，民之

情伪易知，政之修废易见。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此新疆之应改行省者二也。立国有疆，古今通义，地势无今昔之殊，而建置有因创之异，穷变通久，因时制宜，事固有不容已者。〖35〗

又奏：查道光年间甘肃、新疆驻防旗绿官兵，岁需饷银四百一十五万二千三百余两，兹当全陇澄清、西域收复之际，照常指拨，于部章并无不合，其承拨各省当亦无词，拟请每岁拨给甘肃、新疆饷银各二百数十万两，共足成五百万两之数，以三年为期，再斟酌损益，定为永图，以后或以每年三百数十万两为度，自无不可。〖36〗

奏入，谕称：新疆议设行省，事关创始，必须熟筹于事前，乃能收效于后日，该大臣为长治久安之计，因时变通，所奏不为无见，惟刻下伊犁尚未收还，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总期先实后名，俟诸事办有眉目，再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所奏三年以内每年请饬指拨银五百万两，著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

寻据军机大臣、户部覆奏，新疆经理善后，需款甚亟，请饬各省自明年（1879）起，将协济西征饷银均按十成报解，每年共七百余万两，尽数解交左宗棠兑收。得旨：新疆各城甫经戡定，所有办理善后一切事宜需款孔殷，亟应筹画接济，俾该大臣得以次第经营，为一劳永逸之计。即著照所议，各该省关应协西征饷银，自明年（1879）起，三年内均按十成报解，毋得稍有迟延，俾资应用。

十五日（12月8日）

39 驻日使臣何如璋奏，分设日本通商口岸横滨、神户、

长崎等处领事官。

十九日（12月12日）

40 给事中王昕奏，山西赈灾，地方官欺饰舞弊，请饬整治。据称，山西旱灾，朝廷豁免钱粮，地方官仍前征比钱粮，于额征扣数竣事后始行张贴誊黄，罗掘之资率归中饱。劝捐之时，于素有嫌怨之户，则以贫为富，从重苛派捐资，其私贿者则以富为贫，以致各处富户争向地方官求情纳赂。放赈之粮亦被侵吞克扣，“贫民扶老携幼，竟有奔驰数十里，守候三五日，空手而返者，且有僵死于路者”云〖37〗。谕：山西饥馑荐臻，迭经降旨拨发银米，若如该给事中所奏，尚复成何事体！著阎敬铭、曾国荃即令查赈人员将所奏各情认真稽查，如确有其事，即据实严参。

二十四日（12月17日）

41 明发上谕，训诫各省督抚讲求吏治，清除积弊。诏曰：为治之道，首在讲求吏治。近闻各直省督抚，实事求是者固不乏其人，而因循怠玩、怙过饰非者亦正不少，且有偏袒同乡及庇护年世交谊情事。用舍不公，而欲属僚畏服，吏肃民怀，其可得耶？又闻带兵将弁往往虚报名粮，冒销军火，私肥囊橐，日用豪奢，此弊不除，其何以使将士一心、缓急足恃？著通谕各该督抚等痛自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凡地方利弊，民生休戚，总当虚心咨访。用人则一秉大公，毋稍偏徇，属员中之贤声卓著、名实相孚者固应保荐，其贪庸废弛者，亦应立予参劾，不得瞻顾情面，曲事姑容，庶几大法小廉，吏治日有起色。

十二月初六日（12月29日）

42 奉天府丞王家壁奏，俄人窥伺东三省，其情叵测，亟应先事图维，请将三省劲旅加以操练，操练之法不可舍弓马而专尚枪炮。谕曰：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与俄国壤地邻近，自应思患预防，妥筹布置，前曾谕令该将军等将边防加意整顿，兹该府丞所陈是否可行，著该将军、副都统、府尹悉心会商，妥议具奏。

十三日（1879年1月5日）

43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参奏大臣子弟保荐考察失当。称：四川候补道宝森，系大学士宝鋆之弟，前在直隶任县令，庸琐而无才能，不数年忽由川督丁宝桢保荐送部引见，不知缘何而然；刑部郎中翁曾桂，系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兄子，并非正途出身而京察列一等〖38〗，亦不知有何根据，请旨饬查。〖39〗得旨：张佩纶所陈，绝无瞻顾，尚属敢言。丁宝桢特荐宝森，有何实绩，著该督据实奏闻；所陈宝森前官直隶并无才能，著李鸿章详细具奏；刑部郎中翁曾桂平日差使如何，京察因何列入一等，著该部堂官奏闻。

寻据李鸿章奏，宝森前在直隶“官声尚好”；丁宝桢奏，该员在川省“筹办马边夷务”等事“均称得力”。另据刑部奏，郎中翁曾桂在部行走十余年，“才具优长”，“实堪一等”。得旨：张佩纶所陈，著毋庸议。

十四日（1月6日）

44 命户部及各省停止捐纳。谕曰：前因军务未平，用款不济，不得已开捐纳职，藉济饷需，乃近年捐纳各员，

其为守兼优、才具可用者，固不乏人，而滥竽充数、甚至有玷官箴者实属不少。至各局办理捐输，原不无实事求是、有裨国计之处，而行之日久，捐资之影射〖40〗，捐生之取巧，种种弊窦，不一而足，于澄清吏治之道既多窒碍，于饷需亦多有名无实，自应及时停止，以肃政体。著户部及各省督抚通盘筹画，务将京捐局及各省捐局每年入项若干详细查明，将此项作何支用之处，设法筹款相抵，一面奏明停止捐输，毋得藉词款项难筹，有意延宕。

户部寻奏：咸丰元年开捐以来，各省纷纷设局，减成折收，捐纳实职，咸丰四年（1854）户部设“捐铜局”，专办“暂开事例”（即常捐之外，暂准捐纳实职），同治十三年更名“京捐局”，近年收款益少，约计一年所收不过五六十万两。肃清吏治，自以停止捐纳实职为第一要义，是遵旨拟将京捐局暂予停撤，并请饬下有捐各省将捐务赶紧清厘，造册报部后即将各捐局悉予裁撤。〖41〗得旨：即著有捐省份各督抚将筹饷事例条款概行停止，分别截清数目，咨部缴纳，统限于明年（1879）五月悉数截止。

45 是年，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六千七百十七万二千一百七十九两（较上年减少二十七万二千余两），进口货值银七千零八十万四千零二十七两（较上年减少二百四十二万九千余两），入超银三百六十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八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一千二百四十八万三千九百八十八两。〖42〗

46 左宗棠筹设机器织呢局于兰州。

先是，有总兵赖长见甘肃地方羊毛价廉，乃制作一种水力织机将羊毛织成呢片，左宗棠见之甚为赞赏，决计在兰州设局制造，以开富源。遂饬该省善后局拨银二十万两，由道员胡光墉在上海购置德国织呢机器运来甘肃，建筑厂房，安置机器，翌年建成投产。〖43〗

47 海关总税司赫德与李鸿章商定，海关附设“华洋书信局”，仿欧洲办法，集股筹资，试办邮政。嗣于本年七月间，由江海关（即上海海关）印制发行第一种邮票，图案为龙，俗称“海关大龙票”。

〖1〗《沈文肃公政书》卷七《原拨海防经费现拟照案仍行分解南洋折》。

〖2〗《光绪朝东华录》总581—582页。

〖3〗丁日昌是广东潮州人，时在籍养病。

〖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外国捐赈请嘉奖片》。

〖5〗“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即普鲁士所造炮膛内刻有螺旋线之后装大口径榴弹炮。

〖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二《道员胡光镛请破格奖叙片》。

〖7〗督办船政大臣吴赞诚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208页。

〖8〗《清季外交史料》卷十，28—33页。

〖9〗《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三，16页。

〖10〗《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三，28页。

〖11〗《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八。

〖1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八。

〖13〗《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29—31页。

〖14〗琉球自明洪武五年（1372）与中国建立朝贡与册封关系，明清两朝册封使亦多次泛舟前往该国那坝（今日本冲绳县治）。其间，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于中国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武力迫使琉球国王同时称臣于日本。但萨摩藩为从琉球对华朝贡贸易中获取利益，并畏惧中国朝廷向其问罪，因而不仅允许琉球继续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且每当中国册封使到达那坝时，若有日使亦同时在此，则后者皆躲藏回避，球人亦不愿将此告知华使。所以清廷一直不知琉球“两属”之事。

〖15〗《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八。

〖16〗《光绪朝东华录》总600—602页。

〖17〗田文镜（1662—1732），汉军正蓝旗人，雍正二年（1724）授河南巡抚，以严厉对待属员下吏著称。因在河南政绩卓越，深受雍正帝信任。

〖18〗《光绪朝东华录》总623页。

〖19〗《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2—4页。

〖20〗《清季外交史料》6—7页。按：此案于明年二月以“拿获肇事及主使之人十二名”，“分别按律治罪”，“并赔偿教士遗失财物一千元”而结案（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13—14页）。

〖21〗《洞于集》卷一《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

〖22〗《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卷160—161页。

〖23〗《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卷161页。

〖24〗同治元年（1862），法国攻陷越南之南圻地方，迫使越南当局订立《西贡条约》，割去以西贡为中心之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越

南称为“南陲六省”。

〖2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34—35页。

〖26〗翌年，平定“李扬才之乱”事竣，李扬才就擒，旋被处决。冯子材等赏叙有差。

〖27〗《光绪朝东华录》总645—646页。

〖28〗《左文襄公年谱》卷八。

〖29〗《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至七年）》233—237页。

〖30〗《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至七年）》253—258页。

〖31〗《光绪朝东华录》总649页。按：招商集资，用举办西式民用工矿企业，李鸿章已早有此意，本年成立开平矿务局便是其具体措施之一。此后又相继创办津沪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铁路公司、漠河金矿等（详见各该条），均属此种努力之成果。

〖32〗《光绪朝东华录》总653—656页。

〖33〗“缠头”，指维吾尔族。清代文献内将维族人称作“缠回”或“缠头”，以区别于内地回民。

〖34〗清廷于乾隆中叶统一该地区后，本着“齐其政而不易其俗”之治理方针，在各城分别设有阿奇木伯克一员管理全城事务，其下又分设执掌税收、水利、宗教等各类名目之伯克，具体管理各种事务。其中阿奇木伯克之任命，权在中央政府，由吏部定期铨选，具有三、四品职衔，对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负责。然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原有官制已不再适用，必须进行改革。

〖3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复陈新疆情形折》。

〖3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复陈新疆情形折》。

〖37〗《光绪朝东华录》总668—669页。

〖38〗翁曾桂系翁同龢兄翁同书之第二子。

〖39〗《涧于集》卷一《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

〖40〗捐纳者所报捐之数并无之款，谓之“影射”。

〖41〗《光绪朝东华录》总690—692页

〖42〗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688页。。

〖43〗兰州织呢局嗣于光绪九年（1883）因锅炉爆炸停工，十年裁撤。

清通鉴　卷二三六

光绪五年　己卯　公元1879年

正月初一日（1月22日）

1 命礼部左侍郎王文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1〗

初六日（1月27日）

2 礼部奏，朝鲜国使臣带来咨文，系与日本国交涉有关。

先是，日本驻朝鲜署理公使花房义质照会朝鲜礼曹，称上年朝鲜礼曹致日本外务卿书内有“上国”（指中国）字样且抬头书写，日本以为违背丙子年日朝所立条约〖2〗，故将原书退还，并要求作出解释。同时，日本又派舰赴朝鲜咸兴、元山等处测水，要求在此开港贸易，朝鲜不愿，以元山等处靠近中国奉天“陵寝重地”，是开港之事亦与中国有关，因将此二事行文礼部，请示对策。至是礼部据以转奏，奉旨“该衙门知道”。

寻总署奏："朝鲜为中国所属固天下所共知，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所共知，所有朝鲜答覆日本文书，应由朝鲜自行斟酌覆之。至议增港口一节，所指地方是否必不可允，能否始终坚拒，非中国所能悬揣，亦应由该国揆度情形，自为主持"。〖3〗

十二日（2月2日）

3 刘锦棠率军围歼境外入寇之大股残匪，阵斩和卓后裔阿希木汗条勒。

上年十月，前逃入俄境之阿古柏匪帮残余数百人入卡骚扰，被刘锦棠率部迎头痛击，匪酋阿布都勒哈玛等复逃俄境。旋于十二月又勾结早年流亡浩罕国之和卓家族后裔爱克木汗条勒、阿希木汗条勒〖4〗，统兵八百余名，并沿途纠合各色人等一千七百余，从乌鲁克恰提（今乌恰县）以西入寇，先掳维族及柯尔克孜族部落头人二十八名，继于本月初进至西距喀什噶尔百余里之博斯塘特勒克地方。刘锦棠接报，详考地图，定四面围歼之策。先派方友升率二百余骑进乌帕尔，提督谭慎典率二百余骑进玉都巴什，提督张俊等率步队千余进塔什密里克，并派提督董福祥率步骑二百趋乌鲁恰克提以断敌后路，刘锦棠则亲率步骑千八百余于本月初九日由喀什噶尔直捣博斯塘特勒克（今作波斯坦铁列克）。既遇敌，即挥军冲杀，阵斩阿希木汗条勒等三百余人，敌群溃乱，争相逃往边境。刘锦棠率军紧追，一日夜行二百里，是日追至边境，据侦报敌酋阿布都勒哈玛、爱克木汗条勒及残敌百余人已逃入俄境，乃止。〖5〗

二十一日（2月11日）

4 命各省督抚停止捐纳事例，统限于本年五月悉数截止，以清吏治。

二十三日（2月13日）

5 以三载考绩，京察届期，懿旨命开复恭亲王奕訢等处分，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交部从优议叙。

二十五日（2月15日）

6 贵州巡抚黎培敬降三级调用。

此前，黎培敬奏，请予道光年间因事斥革之云贵总督贺长龄开复处分并予谥、立传、建祠。疏入，廷旨令将黎培敬交部议处，谕称：贺长龄前在云贵总督任内措置乖方，为前朝斥革〖6〗，以正其罪，处分并无不当，黎培敬竟敢列其生平政绩，以开复原官等为请，殊属冒昧，且所陈政绩皆身任封疆者所当为，贺长龄系湖南人，黎培敬亦湖南人，更难保无袒护同乡之见，所请著不准行，并交部议处。至是，吏部议以降三级调用。从之。

二月初八日（2月28日）

7 以山西吉州知州段鼎耀侵贪赈款，命即行正法。

先是，稽查山西赈务阎敬铭、巡抚曾国荃参奏吉州（今吉县）知州段鼎耀胆敢将省赈局所拨银四千两扣留不放等情。旨令革职审查。嗣据阎敬铭等覆奏，该革员非但扣留赈款并不散放，且有将前任知州买补还仓谷石私自粜卖，及散放义仓谷石以少报多等情事，按例应拟斩监候，惟该

革员于未定案前已将赈银全数完缴，可否减等，请旨遵行。至是，谕称：该革员丧心昧良，胆敢肆意侵欺，置灾黎于不顾，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法纪而儆效尤？阎敬铭等所请殊属轻纵，段鼎耀著即行正法。

十二日（3月4日）

8 礼部尚书恩承等奏都江堰改造工程效果不佳，命予川督丁宝桢降级留任。

前因有御史参奏丁宝桢听信道员丁士彬之言，将灌县都江堰之离堆拆毁，有碍水利等语，旨令丁宝桢据实覆奏。又命赴川查办事件之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就近查看。旋据丁宝桢奏，去岁涨水，金刚墙仅冲毁三丈余，而工程于水利实有裨益。而恩承、童华则奏，都江堰向以编竹为笼、纳石于内之法筑堤，此次则将旧有笼石全行揭去，改用石工，贯铁墁灰，加宽加厚，致河身逼仄，水流冲激；去岁水发，将新堤一百三十丈冲刷过半，石工所存无几。〔7〕据此乃降旨云：丁宝桢办理堤工要务，应尽心区画，慎重兴办，乃仅凭丁士彬之言，并不详细考察，率更成法，以致被水冲刷，又不据实奏陈，而粉饰覆奏，实属办事乖方，著交部议处。前署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等先行交部议处，仍交恩承、童华确查有无情弊。吏部寻议，丁宝桢降为三品顶戴留任，丁士彬等俱革职。从之。

二十三日（3月15日）

9 从总理衙门请，准于檀香山设商董，行领事官之事。

先是驻美使臣陈兰彬致函总署，谓太平洋上岛国檀香

山（今美国夏威夷州）咸丰初年时仅有华民千余人，今已有七八千人在彼贸易或耕种、畜牧，现据已在彼经商多年之同知陈国棻等联名禀请于该岛设立领事官以保护华民；惟檀香山与我尚非有约之国，不便设立领事，可否发给陈国棻商董谕帖，饬令随时稽查约束该岛华民云。至是，总署奏，拟同意陈兰彬意见，并由该使就近发给谕帖，行领事官之事。从之。〖8〗

二十八日（3月20日）

10 令丁宝桢停办四川机器局。

前有人参奏川督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等语，旨派赴川查办事件之礼部尚书恩承等就地查办。至是，据后者奏称，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惟所设机器局费用较钜，制造未能精良云。谕曰："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糜费。"

三月十三日（4月4日）

11 日本政府宣布废灭琉球王国，改置冲绳县。

十六日（4月7日）

12 以济咙呼图克图办理西藏商上事务妥善，降旨嘉奖并令其照看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谕曰：自派尔呼图克图办理商上事务以来，广阐黄教，训诲众僧，于一切事件悉代达赖喇嘛办理妥善，并率领各寺喇嘛勤唪经卷，寻获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洵属可嘉，朕深忻悦。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虽经出世，惟年岁尚幼，尔呼图克图务当仰体朕推衍黄教、仁爱众生之意，妥为照看。并

赏给蟒缎、大哈达等物，以示鼓励。〖9〗

十九日（4月10日）

13从总理衙门奏，准琉球一案仍与日本据理辩论。

上年九月，驻日使臣何如璋为日本阻止琉球入贡之事，向其外务省提出抗议照会，后者藉口照会内“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等语是所谓“暴言”，拒与何如璋商议此事。本年正月，何如璋致函总署，谓日本已派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带巡捕兵二百名前往琉球，欲废该国为郡县，主张中国宜“假以兵威，示以必争”。如璋旋往见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告以现在正议此案，乃遣员赴球，恐生枝节。而伊藤博文竟称“必无其事”。不得已，又见其外务卿寺岛宗则，据答称既经内务省派出，非外务省所能阻止。何如璋乃愤然告以若事无可商，当即归国。遂再函总署，主张“一面明饬沿海诸省严防边备，一面撤回使臣”。至是，总署将以上情形具折奏闻（尚不知日本已将琉球王国废灭），并谓：查琉球久隶藩服，日本欲以威权强为迫胁，实属情理两亏，惟何如璋欲假兵力以示声威一节，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虚声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再四熟商，自应仍以依据情理辩论为正办；即使日本使臣来华商议此事（何如璋来函谓，闻日本有派元老院议官宍户玑为新任驻华使臣前来商议琉球之事），亦惟以情理二字相驳诘，或者日本有所顾忌，球人藉以图存，亦未可知。倘何如璋以事已无可转圜，暂行回华，亦应勿露决裂痕迹，以为日后收场地步。李鸿章意见

亦复相同。是以拟函知何如璋，嘱相机酌办。从之。〖10〗

二十一日（4月12日）

14 光绪帝奉两宫太后由京启銮，赴东陵行同治帝及皇后下葬典礼，至本月二十九日还宫。

寻以同治帝及孝哲皇后灵柩已葬于普陀峪惠陵，两宫太后懿旨，命予在工王大臣优加奖叙，恭亲王奕訢交宗人府从优议叙，醇亲王奕譞赏食亲王双俸，并在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其余步军统领荣禄等亦各赏叙有差。

二十八日（4月19日）

15 以日本吞灭琉球，情殊叵测，命沈葆桢等实力筹办南洋防务，何如璋暂勿归国。

本月十三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东京宣布，将琉球王国“废藩置县”，名冲绳县。继而，派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带官员数十人及兵丁数百名，乘轮行抵琉球国都那坝，“咆哮发怒”，限令该国王尚泰“赴日候令”〖11〗。何如璋闻讯，急函南洋大臣沈葆桢，嘱速将此事奏报朝廷。至是沈葆桢奏上，请饬预备防务。谕曰：“沈葆桢奏接出使日本大臣来信，该国废琉球为县等语。琉球久属中国，日本竟敢阻其入贡，夷为郡县，狡焉思启，情殊叵测，亟应妥为预备，力图自强，以固藩篱。著沈葆桢、吴元炳（江苏巡抚）将南洋防务事宜悉心区画，实力筹办，固不可稍涉张皇，亦不得稍涉大意，并著随时探明该国情形，密速具奏。”

既而，总理衙门请饬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暂勿归国。

奏称：日本以废球之事公然宣示，其不顾情理，殊属已甚；何如璋见此情形，恐以事无可商，只可回华。臣等再四揣度，琉球与日本逼处，国小而弱，日本久已觊觎，其知现在中国局势未能长驾远驭，故于废球一事，一面宣示国中，一面仍派使臣来华，是该国亦尚有顾忌中国之意。其所派使臣宍户玑（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据报现已抵津，日内到京，拟俟该使到后，即照条约据理与之辩论，再相机办理。何如璋若竟废然而返，不但于事无益，且一露决裂痕迹，恐日后愈难转圜。应请饬下该大臣仍在日本，将此案随时妥为商办，勿遽回华，以顾大局。从之。〖12〗

闰三月初二日（4月22日）

16 以山东巡抚文格涉嫌索贿，交部议处。

先是，御史郑溥元参奏文格有滥索节寿陋规等情，旨令兵部尚书广寿等前往山东彻查。旋据广寿等覆奏，文格虽无滥索陋规之确据，然每逢节、寿等日，该省司道府等员致送礼物，文格无不收受，其家人杂役平日接收门包，该抚亦不加拦阻；此外，该省之藩、臬两司亦有同样情事等语。至是，谕称：文格于属下致送礼物，辄即收受，殊属不知检束，其家人收受门包，该抚亦失于觉察，山东巡抚文格著交部议处；该省藩臬两司并查有收受节寿礼物、门包之事，均属不合，山东布政使余思枢，升任福建布政使、前山东按察使陈士杰，著一并交部议处。寻议，文格等三员均应降三级调用。从之。

十七日（5月7日）

17 因吏部主事吴可读效古时“尸谏”之术，服毒自尽，遗疏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两宫太后懿旨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具奏。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兰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刑部主事，同治间转迁御史，以言事愤激，降调吏部主事。迨同治帝病卒，懿旨称俟将来光绪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吴可读认为此旨未明定继嗣之子即为承绪大统者，屡欲上疏请再降懿旨明文预定而未果，乃于上月间随赴东陵安葬同治帝及孝哲皇后之归途，在蓟州马神桥三义庙内仰药自杀，以为“尸谏”，遗疏请再降懿旨。两宫太后则以当年所降懿旨已有继嗣之子即为承接大统者之意，因于是日命王大臣等会议具奏。

寻据礼亲王世铎等会议王大臣奏称，吴可读所请，与“我朝家法不建储贰之制”不合，应请毋庸议。尚书徐桐、翁同龢、潘祖荫，翰林院侍读宝廷、黄体芳，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等又单折上奏，意见亦复相同。两宫太后因颁懿旨：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即为穆宗嗣子。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交部以五品官例议恤。

二十二日（5月12日）

18 命李鸿章等整顿南北洋海防事宜，派丁日昌以总督衔会办南洋防务。谕称：日本密迩东隅，近且阻梗琉球入贡，情尤叵测，亟应未雨绸缪，力图自强之计。即责成李

鸿章认真整顿北洋各口海防事宜，妥筹布置；南洋统辖数省，地面辽阔，洋人来华亦首当其冲，沈葆桢驻扎江宁（今南京），缓急恐难兼顾，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办事认真，于海疆事务向来亦能讲求，著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桢及各督抚，将海防一切事宜实力筹办，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以专责成。后丁日昌因病势较重，未能到任。

四月二十三日（6月12日）

19 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今译格兰特）在津谈琉球之事，请格氏调处中日间此一争端。

初，格兰忒于退职后赴世界各地游历〖13〗，日前来至亚洲，拟先到中国，再去日本。本月初八日带同随员杨越翰等行抵天津，晤李鸿章，旋由津抵京，与恭亲王奕訢等会见两次。恭王于总署设宴款待之，并请其到日本时调处琉球之事。是日，格氏一行由京返津，再晤李鸿章，问琉球事原委。鸿章告以琉球自前明洪武年间臣服中国，至今已五百余年，日本前数年派员至琉球那坝港驻扎，阻其入贡中国，今春复派兵赴该国，掳其世子、大臣至东京，改其国为冲绳县。格氏问，中国是否意在争贡？鸿章答称，贡之有无，无足计较，惟琉王向来受封于中国，今日本无故灭之，违背公法，实为各国所无之事。又告以总署大臣曾与日本使臣宍户玑辩论，而该使谓我系修好而来，不能与闻此事；何公使（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商办，则答称此系内务，外务省不问。鸿章又谓：我有几层道理要奉告，第一层，琉球向来臣事中国，又与美国立有通商章程，今

日本如此办法，固与中国万下不去，即美国亦不好看；第二层，美国与中国通商，必须由太平洋过横滨至上海，日本如此强横无理，难保不到失和地步，一经失和，则横滨等口美商船断难顺行，是日本灭琉球，不但与中国启衅，直将扰乱华美通商大局；第三层，贵前总统声名洋溢，此次游历中、东，适遇有事，若能从旁妥协调处，免致开衅，不但中国感佩，天下万国闻之，必皆称道高义，否则未免声名稍减。格兰忒曰：我最怕各国失和动兵，如能善言调处息事，大家皆有益处；琉球自为一国，日本乃欲吞灭以自广，中国所争者土地，不专为朝贡，此甚有理，将来能另立专条才好。〖14〗

二十五日（6月14日）

20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饬朝鲜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借以牵制日本。略言：日本废琉球立县一事，虽极日无公法，然我此时海防尚未周备，似只宜邀齐有约之国，责以不应灭人宗祀，庶几易发易收。惟日本即使能受羁縻，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亦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属应接不暇。虽兵衅不可轻开，而横逆殊难哑受，惟有设法筹集款项，速购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并预筹驶船之将、用器之人。诗云未雨绸缪，何况既阴且雨乎！法、美等国前欲与高丽立约，而高丽拒之〖15〗，果能闭关自守，岂不甚善，乃旋为日本兵威所胁，竟与立约，此亦出于无如何。惟高丽既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则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何则？日本有吞噬高丽之心，而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倘倭人启衅，凡

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庶几日本不敢悍然无所顾忌。〔16〕

二十六日（6月15日）

21 山东峄县朱永康谋杀委员案审结。

初，署山东峄县（今属枣庄市）县令朱永康贪婪不法，屡被告发，省中派员高文保前往查办。朱永康之侄朱宝森乃与之密谋，竟将高文保暗中诱杀，而捏称他故致死，又给凶手银两，纵令逃逸。事发后，该省巡抚、臬司乃以朱永康并非直接凶犯为词，仅拟发往黑龙江效力，咨部报批。旋经给事中王昕参奏，谓凶恶轻纵，请将朱永康立正典刑。奉旨交大学士会同刑部妥议具奏。至是，刑部尚书翁同龢等会议覆奏，朱永康身为县令，竟敢合谋杀害查办委员，居心实不可问，原拟发往黑龙江效力，可否改为斩监候。得旨：朱永康情节重大，实属罪浮于法，著即改为斩监候，归入本年秋审办理。

二十九日（6月18日）

22 命丁宝桢继续推行川盐官运商销办法。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州（今织金县）人，咸丰间进士，累迁山东巡抚，光绪二年（1876）擢四川总督，抵任后，以该省盐政向用官督商运办法，大户盐商享有世袭贩盐专利，胥吏婪索中饱，以致私枭横行，弊端丛生，商民抱怨，财政亏损，官、商两不得利，立意改革之。乃将官督商运改为官运商销，设立官运局，经理川盐黔销及滇销事宜，各关卡概不准分厘重征，派道员唐炯专司其事。上年据丁奏称，川盐自改归官运以来，每年皆收数有赢，

必能集成巨款，且商民皆称方便获利。然而，此前专程赴四川查办事件（东乡滥杀无辜等案）之尚书恩承等则奏谓，川盐改归官运，开销糜费，商民怨声载道，云云。廷旨以恩承等所奏与丁宝桢原奏相互歧异，命户部审核具奏。旋据户部奏称，川省自开办官运后，先前之滞引已销一万余张，所收税厘杂款至一百余万两，是所行官运商销实属有利，请仍饬该督妥筹办理。至是，谕曰：即著丁宝桢将官运商销事宜妥为区画，慎始图终。封疆大吏整顿地方公事，固不可动于浮言，亦不可操之过蹙，务于裕课、恤商、便民均无窒碍，方为不负委任。

23 调刑部尚书翁同龢为工部尚书，工部尚书潘祖荫为刑部尚书。

五月十二日（7月1日）

24 甘肃阶州（今武都县）、文县等处地震，房屋大片倒塌，人口伤毙甚众。至本月二十二日止，余震不断，其间十二日（7月1日）仍“大震有声”〖17〗。

同日，四川西北各府县，陕西汉中、凤翔、邠州（今彬县）、乾州等处皆地震，亦多房屋塌毁、人口伤亡，灾情纵横数千里。〖18〗

十三日（7月2日）

25 修补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帝诗文集竣事，共计五百四十二本，七十六函。

十四日（7月3日）

26 琉球紫巾官向德宏秘密来华乞援，是日抵津叩谒李

鸿章，面呈禀文。其文略谓：溯查鄙国前明五年臣属中国，天朝定鼎，首先效顺，恪遵《大清会典》，间岁一贡，罔敢愆期。不意光绪元年日本禁阻进贡，又于本年四月竟敢大肆凶威，责灭数百年藩臣之祀。宏等生不愿为日国属民，死不愿为日国属鬼，用敢不避斧钺，来津呼泣，效申包胥之痛哭，吁请据情密奏，速赐拯援之策，立兴问罪之师，以救鄙国倾覆之危。〖19〗

十六日（7月5日）

27 以日本吞灭琉球，诏命李鸿章、沈葆桢妥速筹购铁甲船，以备不虞。谕称：现在日本恃有铁甲船，吞灭琉球，狡焉思启，则自强之策自以练兵、购器为先，著李鸿章、沈葆桢妥速筹购合用铁甲船、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用备缓急，不得徒托空言。至购买铁舰等物需款浩繁，应如何筹集巨款，并著该大臣等设法商办；此外，用人、行政、练兵、裕饷各事，凡有关于自强者，各该将军督抚等筹画所及，并著恺切敷陈。

寻据李鸿章覆奏，请购铁甲船，以为国家立不拔之基。略谓：光绪元年四月奉旨筹办海防，其时海口一无预备，赤地新立，乃督饬各营于大沽、北塘、新城各处仿照洋式，修筑炮台、营垒，并在英厂先后订购蚊炮船八只，水陆相依，稍壮声势。徒以户部指拨海防经费，各省关未能如数报解，又历经抵还西征军饷、分提晋豫赈款，故船械虽欲备而难齐。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查西洋兵船行于海面攻

取者约有三种，曰铁甲船，曰快船，曰水雷船，至于木壳轮船如闽沪各厂所制者，只可作无事巡防、有事时载兵运粮之用。是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20〗

二十九日（7月18日）

28 稽查山西赈务大臣阎敬铭参劾尚书恩承等上年奉使四川途经山陕，不顾大灾创痍，勒索铺张，扰累殊甚，闻者咋舌。奏称：山西等省自光绪三年苦遭大旱，历时既久，为地尤宽，死亡遍野，诚为二百年之所无。仰赖朝廷饬下户部、外省百方拯救，捐助至十八省之多，外国洋人亦有携款来施者。乃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上年奉使入川，行经山西境内，所过州县，每处车马供应、轿夫杂费，每日折钱百数十千，酒席则燕菜烧烤及海菜多桌，合计一日尖宿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百两。迨其行至陕西汉中等处，差徭车马之加派，视晋省尤甚，恩承家丁在华阴县竟有因需索杂费而闹至县署之事，以至本年二月间该县绅民联名呈诉，并照缮清单，阅者无不咋舌。〖21〗奏入，旨令恩承、童华均交部严加议处。

吏部寻议，恩承等应降三级留任。得旨：恩承、童华以特派查办事件大员，未能屏绝供应，致有失察家丁需索情事。仅照部议尚不足以示惩儆，恩承、童华均著改为革职留任。

29 是月，京师及山西等处普遍得雨，旱情缓和。寻以

山西频年旱灾，现虽得雨深透，而赈务尚难稍缓，命由部库拨银二十万两发给该省作为赈款。

六月初二日（7月20日）

30 福州船政局造第三号铁胁轮船下水，名曰“康济”，内装七百五十马力康邦立式推进主机。〖22〗

初九日（7月27日）

31 四川东乡滥杀无辜案审结。

前于光绪元年五月，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民人袁廷蛟等以该县官吏浮派勒收，愤而约集乡民赴县算账，署知县孙定扬以“股匪作乱，围攻县城”为由，具禀请兵；川督吴棠派记名提督李有恒等率防勇数营前往，后者意在冒功，纵兵杀戮，被害民众达数百人之多，酿成东乡滥杀无辜案。旋经在京川籍官员联名参奏，廷旨先后交护理川督文格及川督丁宝桢等查办，并将李有恒、孙定扬等革职听审。以久审未结，上年又派尚书恩承、侍郎童华入川查办。本年四月初，据恩承等奏，业将此案审结定拟，已革提督李有恒等虽非蓄意诬民为逆，惟不确查袁廷蛟所在（袁廷蛟于事后潜赴京师呈控，被以肇事首犯收押在监），辄督攻尖峰寨等处，致毙乡民数百命；已革知县孙定扬加派捐钱，复张皇请兵，酿成重案，现分别按律审拟。旨交刑部议奏。至是刑部奏，袁廷蛟“勾匪劫掠”，拟斩首；孙定扬诬袁廷蛟为逆，请兵查拿，李有恒奉札剿办，妄杀寨民数百名，均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奉旨“依议”，又令将绥定府知府张裕康、提督刘道宗等与此案有关者革职，

分别发往新疆、黑龙江效力当差，前护理川督文格、川督丁宝桢等均交部议处。

寻据部议，文格、丁宝桢均拟革职。谕称：著照所议，惟丁宝桢平日勇于任事，操守尚好，到任后竭力整顿吏治，且力排众议，变通办理盐务，加恩赏给四品顶戴，署理四川总督。

二十一日（8月8日）

32 为工部尚书贺寿慈被参免职一案，御史李端棻奏劾翰林院侍讲王先谦"莠言乱政"，请立予罢斥。

本年二月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参劾工部尚书贺寿慈交结琉璃厂书贾李钟铭，致使后者有"包揽户部报销"，"打点吏部铨补"等情事，请饬确查。旨令贺寿慈即明白回复与李钟铭有何关系。旋据贺氏奏称，与李某"并无真正戚谊"。而翰林院侍讲学士黄体芳再参贺寿慈所奏不实，欺罔隐匿。于是，旨谕贺寿慈据实回奏。贺氏乃将其与李钟铭关系由来及交往情形详细奏陈。廷旨以其前次所奏有所隐瞒，命交部议处。旋从部议，贺寿慈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未几，因军机处保荐，又授贺寿慈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奏称，贺寿慈以获咎之员，声名甚劣，不宜再行授职，请予开缺。诏可。舆论以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三人此唱彼和〖23〗，于朝政或非益事。本月十七日遂有翰林院侍讲王先谦上"言路宜防流弊"一折，谓近来诸臣言事，颇有搀越渎陈者；臣工建言，原应各抒己见，若待他人举发而后从之，流弊滋多，恐后来者踵习成风，党援攻讦之端将由此而起。并援引从前雍正帝

所作《朋党论》等“祖宗成训”，请饬谨防前明朋党之祸。〖24〗奏入，谕称：国家广开言路，遇有陈奏事件，无不采择施行，原期集思广益，有裨政治。第恐无识之人以朝廷从谏如流，遂致逞其私见，率意上陈，必致是非淆乱，渐开攻讦之端；甚至此唱彼和，议论纷腾，亦恐启党援之渐，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嗣后言事诸臣于政事阙失、民生利弊，仍当各抒己见，惟不得以雷同附和之词相率渎陈，致滋流弊。

至是，御史李端棻奏称，侍讲王先谦谬以朋比党援为辞，欲阻塞言路，意存蒙蔽，诚恐相率效尤，举朝缄默，畏罪不言，则从此群臣之贤否、天下之利弊，朝廷无由得知，是其用心实不可问，请将该侍讲立予罢斥，以为妄逞谗说者戒。〖25〗得旨：近来言事诸臣，洞悉利弊、切实陈奏者固不乏人，而摭拾吹求、率意渎陈者亦所不免。党援攻讦之风乃前明台谏恶习，我朝向无此等风气，然亦不可不防其渐。王先谦前奏言路宜防流弊，所见未尝不是，乃李端棻辄以为莠言乱政，请将王先谦立予斥革治罪，措辞过当，适开攻讦之端，所奏殊属冒昧，著毋庸议。

二十二日（8月9日）

33 醇亲王奕譞自请开去差使，家居养病。两宫太后懿旨：即著安心调理，所有神机营一切事务，毋庸会同商办，以示体恤。

二十三日（8月10日）

34 从驻藏大臣松溶请，派令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

吉坚赞为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之教经师傅。

松溎又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转世灵童）之父王噶仁青，可否照例恩赏公爵。得旨：准其戴用宝石顶戴花翎。

七月初四日（8月21日）

35 从总理衙门请，命李鸿章书劝朝鲜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藉以牵制日本。

本年四月，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以日本悍然吞灭琉球，恐其继而行及朝鲜，上疏请饬朝鲜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谓朝鲜既不得已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总署以为办法可行，惟不便以谕旨通知朝鲜，因于是日请饬李鸿章设法将此意告知该国。奏称：东洋三国，日日本、琉球、朝鲜，琉球、朝鲜久隶中国藩属，琉球接壤日本，朝鲜为中国东三省屏蔽，实有唇齿相依之势。自日本改藩为郡县，事事崇尚西洋，遂来中国订立条规（指同治十年中日订立“修好条规”事），名为通好，实图窥伺，旋以兵威胁朝鲜强令通商，固非朝鲜所心愿也。日本恃其诈力雄视东隅，前岁台湾之役未受惩创，今年琉球之废，益张气焰，将来必有逞志朝鲜之一日，即西洋各国亦必有群起而谋朝鲜之一日。中国将往助，则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丁日昌前称朝鲜既不得已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不致无所忌惮等语，所称自是因时立论之法，近日英使威妥玛来臣衙门亦以为朝鲜若不与各国交通，必为琉球之续。朝鲜为中国属，政教禁令听其自为，未便强以所不欲，惟大局所系，亦未可知而不言。光绪二年十二月北洋大臣李鸿章曾与朝鲜执政李裕元

有信函往来〖26〗，可否饬下该大臣设法转致朝鲜，俾知理贵因时，利害宜权。〖27〗

奏入，谕曰：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之中。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惟该国政教禁令自主，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而顾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问，据该衙门奏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曾经通信，自可乘机开导。著李鸿章查照丁日昌所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俾得未雨绸缪，潜弭外患。

越数日，李鸿章遵旨致书朝鲜前太师李裕元，密劝该国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其书略云：近察日本行事乖谬，居心叵测，亟宜为之防范。其疆宇相望之处，北则贵国，南则中国之台湾，尤所注意。琉球乃数千年旧国，并未开罪于日本，今春忽发兵船劫废其王，吞其疆土，其于中国及贵国，难保将来不伺隙以逞。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恃可以制之，惟尝代贵国审度踌躇。日本广聘西人教练水陆兵法，其船炮之精利虽万不逮西人，恐贵国尚难与敌。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夫论息事宁人之道，果能闭关自守，岂不甚善？无如西人恃其骠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议论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贵国既不得已与日本立约通商，各国必从而生心，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已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制之。日本所畏服者西人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

足，以统与西人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越国鄙远，古人所难，西洋英、德、法、美诸国距贵国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欲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至俄国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且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28〗

初六日（8月23日）

36 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及其随员杨越翰自日本致函李鸿章，谈调处琉球争端之事。

本年四月，格兰忒游历来华，恭亲王与李鸿章请其到日本时调处琉球之事。格氏一行于五月中抵达日本东京后不久，其随员杨越翰即致函李鸿章，谓日人称何钦差（如璋）不熟悉交涉体例，前行文外务省措辞不妥，有羞辱日本之意，是以不便回覆，置之不理；如果中国肯将此文撤销，日本亦愿商议。继谓：日本国内有一班人挑唆生事，望与中国启衅战争，日本已将琉球废灭，若遽翻悔，其秉权大臣恐众心不服，禄位难保，是以拒不愿商。又谓："据愚见，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人既如此，他国亦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据日本人以为，不但琉球可保，即台湾及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笔墨口舌支吾而已。此等情形最为可恶，旁人看出此情，容易挑唆从中多得便宜。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

敢生心矣”。杨越翰来函最后谓：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爱敬中国，实盼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是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29〗

至是，又据格兰忒来函称：我到日本后屡次会晤其内阁大臣，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妥商办法，使中日两国不至失和。闻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辞太重，使其不能转弯，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譬如两人行路，各让少许，便自过去，无须他人帮助云。〖30〗

寻据驻日使臣何如璋亦来函，格兰忒已与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商定，拟向日本建议将琉球各岛分作三部，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归琉球立君复国，中日两国各设领事保护。〖31〗

初十日（8月27日）

37 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寄来俄人所绘伊犁分界地图，总署以为万不可许。

先是上年十月，崇厚奉命以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商办交还伊犁之事，由上海乘轮出洋，行至法国马赛上岸，换乘火车于十二月上旬行抵俄京圣彼得堡。旋面递国书于俄皇，后者告以两国交涉事宜已令外相格尔斯等会同商办。已而，该国外部递交节略于崇厚，谓仍照倭良嘎里（俄国前驻华公使）原议，将交还伊犁与一切交涉事件一并商办，会商内容分为通商、分界、补恤三大端，商务、界务又各分三条。其商务三条：一、中国西边各省准俄商贸易；二、妥

议天山南北各路贸易章程；三、西边省份及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准许俄国设立领事官。界务三条：一、伊犁之西南界宜加更改；二、塔尔巴哈台界亦应稍加更改；三、天山迤南之未定界应予划清。另据其外务大臣格尔斯称，若将大事办妥，其余恤款数目等，均属易办。〖32〗上月间，崇厚致函总署，报告以上情形并转来俄人所绘伊犁地区界务地图。

至是，总署据以上奏，并谓："图中所指，将同治三年经明谊议定之界〖33〗，欲于西境、南境各画去地数百里，并将伊犁通南八城之路隔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据守，此万不可许之事"，现"已将此意缮具节略飞致崇厚"。〖34〗

八月初九日（9月24日）

38 刘锦棠率军追击入寇匪帮，四昼夜驰逐八百里，歼敌二千余名，自此境外残匪不敢再行犯边。

上月中，屡次入寇南疆边境而屡遭痛击之敌酋阿布都勒哈玛及和卓后裔爱克木汗条勒，又于俄境纠合二千数百人，阑入我境内，扑犯喀什噶尔西北之乌鲁恰克提（今乌恰县），旋又窜至喀什西南之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县）。刘锦棠闻讯，即派提督夏辛酉等先带马队星夜赶赴乌帕尔，以截敌后路，亲率马步二千余由喀什噶尔进向色勒库尔。当是时，群匪围攻色勒库尔数日未下，派人诱降，坚守该城之伯克素唐夏佯许之，约至城下定议，敌酋阿不都勒哈玛亲来赴议，城内伏兵突起，当场击毙该酋。众匪益愤，攻城愈急。刘锦棠于中途得报，即改由山间小路兼程而进，

翻越重重雪山达坂，凿冰而进。旋因敌匪闻大军即来，仓惶解围北逃，刘锦棠又决计觅路绕追，迎头堵截。自本月初五日凌晨起，以董福祥、张俊等部为先头，大军于冰山岩壑间连续行军四昼夜，疾驰八百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初七日追及逃敌接仗，全军将士“犹复倍加抖擞，愈接愈厉”，敌匪溃不成军，死亡枕藉。是日，追至中俄边境之阿赖岭一带，残敌百余骑翻山逃入俄境，乃止而不追。是役共歼敌二千余名，夺获军械、旗帜等千数百种，阵斩著名胖色提（营官）十一名，生擒前由阿古柏派充乌什大通哈（总管）之买买提巴巴等匪首六十一名。自此以后，境外残匪不敢再行大股入犯南疆边境。〖35〗

十七日（10月2日）

39 崇厚与俄国签署《里瓦几亚条约》。

本月初八日，崇厚乘火车由俄京赴黑海之滨，在里瓦几亚（即雅尔塔）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继续商议交还伊犁事宜，同意俄方所提各项要求。是日与格尔斯签署条约，史称《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全约十八款，分为界务、通商、偿款三大端，主要内容为：俄国将伊犁归还中国，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土地及伊犁以南之帖（特）克斯河流域、穆素尔山口等地割归俄属，并将塔尔巴哈台以西边界“稍加修改”；俄商运俄货北路可走张家口至天津，西路可走嘉峪关至汉口，并可运中国货由天津经通州或由汉口经汉中、西安回国；俄人得在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得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县）添设领

事官；中国偿给俄国五百万卢布（约合中国库平银二百八十万两），换约后一年内给清。〖36〗崇厚于签约之后，一面电告国内，即由黑海乘轮回国。

越数日，总理衙门得知崇厚与俄人立约签押情形，上奏以为虽偿款数目尚不为多，通商一节则事多纠葛，而分界更弊难枚举，亟宜筹画布置，迅图补救。又称：惟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无论俄人从此不还伊犁，且恐其有所藉口，仍以分界修约为词而肆意要挟，靡所底止，缘洋人惟利是视，虽中国未允之款，尚且争之至再，岂中国已允之款遂肯作为罢论乎？中俄接壤，西、北处处毗连，边衅一开，防不胜防。再四筹商，目下俄约既经议定，允行则害若彼，不允则害若此，瞻前顾后，殊觉进退两难。因思左宗棠于新疆情形了如指掌，如何布置，始能害少利多，该大臣必有权衡，应请饬下左宗棠等将崇厚所定界务各款究竟如何办理始能周妥，分别酌核，密折覆陈，庶于大局有裨。〖37〗

二十二日（10月7日）

40 因驻藏大臣松溎奏，商上具禀不欲洋人入藏，谕曰：洋人入藏游历系条约（指《烟台条约》）准行之事，该藏僧俗人众执意不遵，松溎未能剴切晓谕，殊属办理不善，著交部议处；办理商上事务之济咙呼图克图本应从严惩办，暂从宽免。并著松溎即责成该呼图克图等开导藏俗人众，告以洋人入藏游历，人数无多，不至有欺压之事，“毋庸妄自惊疑，滋生事端”。又谕：“该商上于洋人到藏时务当饬令汉番弁兵妥为照护，倘仍前违抗，定将驻藏大臣及

该呼图克图从严惩处”。

二十三日（10月8日）

41 以崇厚任俄人要求，轻率订约，诏命左宗棠、李鸿章等妥筹密陈。谕称：崇厚出使俄国，固以索还伊犁为重，而界务、商务关系国家大局者，自应熟思审处，计出万全；前叠经总理衙门电致崇厚“若照来函有碍大局”，其节略内并言“所损已多，断不可行”，该大臣尤应遵照办理，设法与之辩论，乃竟任其要求，轻率定议，殊不可解。现在俄约既经议定，所称中国接收伊犁后，将陬（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归俄属，塔城界址拟稍改，是照同治三年议定之界又于西境、南境划去地段不少，从此伊犁势成孤立，控守弥难；况山南划去之地内有通南八城要路两条，关系回疆全局尤非浅显。至于增开嘉峪关等处领事官，俄商运货赴天津、汉口过通州、西安、汉中等语，不特口岸过多，并于华商生计亦有妨碍。允行则实受其害，先允后翻则曲在我，自应设法挽回，以维全局。左宗棠于新疆情形了如指掌，著将界务、商务各条款悉心酌核；李鸿章、沈葆桢素顾大局，除商务各条款详加筹画外，其界务如何办理始臻周妥之处，分别详细密陈。

寻据李鸿章覆奏：谨将议定之约章详加考核，通商则添设口岸太多，分界则陬（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归俄属，其中南界一条长数百里，跨踞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要道。夫中国之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南八城，今三面临敌，将成孤注，自守尚且不易，岂足控制南路？是界务与商务相较，界务尤重

矣。第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字样，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侮必自招，且彼必以分界、修约为词，时相促迫，促迫不已，必启兵端。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兵衅一开，其所要求，恐仅照现议而不可得，况防不胜防，日本或将伺隙而动，即英德各国恐亦因而生心。是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似应在换约时酌量改动，改得一分亦获一分之益。〖38〗得旨：李鸿章所筹各节，著左宗棠一并妥议具奏，六百里密谕知之。

九月十三日（10月27日）

42 总理衙门奏，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三人于初八日来京，面递禀词，以日本侵灭其国，吁请天朝救存。又俱着中国服色，于十一日来署，伏地哭拜不起，情形殊堪矜悯。惟闻日本有拿解球人之说，恐毛精长等在京日久，别生枝节，拟发给川资银三百两派人送至天津，再由李鸿章派员护送回国。得旨：依议。〖39〗

二十日（11月3日）

43 李鸿章、沈葆桢奏，前派赴英国学习驾驶之刘步蟾等已先期学成归国，并请续派闽局生徒前往英法留学，俾人才蒸蒸日盛。略谓：查闽局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以抵英法都城之日起三年为限，计自光绪三年起，至光绪六年即当满限。现在先期学成归国者有刘步蟾、林泰曾，余亦一二年间当相率偕返。现南洋订购之蚊炮船四号计将抵闽，拟先尽刘步蟾、林泰曾管驾，余亦以学生之久于练船者充

之。惟此后闽厂成船日多，管驾之选日亟，厂中购求新式机器等亦在在需才，统计分赴英法者仅三十余人，所需之数何止数倍？非源头活水，无以应汲者之求。西学精益求精，用意日新，彼既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修齐治平之功如是，即格致之功何莫不如是？相应请旨饬下闽海关、福建督抚臣、船政大臣等查照前届出洋章程，接续择才派赴英法就学，俾人才蒸蒸日盛，缓急得以自谋，大局幸甚。〖40〗

奏入，谕称：著何璟等查照出洋章程，接续遴才，派赴英法各国就学，以冀人才日盛，缓急有资。

三十日（11月13日）

44 翰林院侍读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以日本叠兴无名之师与我为难，我应一俟海防有绪，即兴师问其废灭琉球之罪，建议审敌情、振士气、筹经费、备船械。

其折略谓：咸丰末年泰西各国纷至沓来，俄人起而交乘，迩来倭国狙伺，日甚一日，合数十国之狡谋以构难中土，实为千古未有之变局。然强弱异形，缓急异势，敌之谋我既各有其用意所在，则我之应敌亦当详审敌情，酌分次第。泰西诸大邦蓄意甚深，贪狠万状，谓其志不在土地，诚非洞微之论，然其越国数万里，兵饷难继，又彼此牵制，故兵船惟藉以恫喝，必不遽起战争。俄国地大兵强，与我接壤，诚为肘腋巨患，然彼若意存开衅，陆地相持，胜负未可定，海道来犯则防不胜防，此我终当善策之，而不可遽发者也。独日本蕞尔小邦，叠兴无名之师与我为难，其

国仅三岛，视中华一二省之大，新购铁甲船皆木质蒙铁，兵不为强；往岁窥我台湾，我允给兵费，近遂废灭琉球而夷为冲绳县，今背公法者倭也，弃和约者倭也，彼既貌我为无能，犹审顾徘徊而不思一怒，彼之得寸进尺，岂有已时？小偷而不予痛惩，则放胆恣行，将成大盗而不能擒矣。办理之法，宜先将琉球为我属国与之公开辩论，一俟海防有绪，兵船足用，即出师问其背约侵吞琉球之罪。

末谓：大洋人所以悍然与我为难者，独恃彼能来而我不能往，是置办兵船一事不容缓；至水雷、炮台、电线、铁路均为海防所不可少，亦当次第筹办。昔苏轼有言，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能不失之而已。〖41〗

疏入，谕称：王先谦所奏各节不无可采。洋人蓄谋生事，隐患日深，日本近在东隅，竟敢袭灭琉球，毫无顾忌，尤为叵测。台湾、朝鲜均距东洋较近，未雨绸缪，今日尤为急务。此时筹办海防，原非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自固，方可随宜制敌，不致掣肘于临时。海防一事，关系极重，断不宜再事迁延，著李鸿章、沈葆桢即将海防办理情形并该侍读所陈备船械一条切实筹议，先行具奏，期于事在必行。

寻据李鸿章覆奏：王先谦条陈，以日本吞灭琉球，貌视中国，意在整军经武，大加挞伐。斯事关系较重，必深筹乎彼此进退之机宜，熟审乎本末轻重之分数。日本国小财匮，其势原逊于泰西诸邦，惟该国近来取法西人，于练兵、制器各务刻意讲求，颇有振兴之象，中国水师尚未齐备，饷需亦未充足，若彼不再肆鸱张，似应以按约理论为稳著。惟倭人性情桀骜，设令狡焉思逞，亦不可无以待之，

中国自强之图，诚难一日稍缓矣。〔42〕

十月十五日（11月28日）

45 从总理衙门请，准阿古柏子孙免去死罪，改在兰州监禁。总署奏，英使威妥玛奉其国主之命恳将安集延逆酋阿古柏子孙改从宽办，请旨遵行。得旨："阿古柏子孙四名应得罪名，改为在甘肃省城牢固监禁。"

十七日（11月30日）

46 李鸿章致函总署，新购四艘蚊炮船开来大沽，拟再添购碰快船二艘，聘英员琅威理为水师教练。

光绪元年三月，李鸿章与赫德定议，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炮艇四艘，次年十月先后来华，名作飞霆、策电、龙骧、虎威。复于十年七八月间，又照龙骧、虎威式样（炮重三十八吨半），由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司金登干仍于阿厂再订购四艘。本年五月，廷旨以日本吞灭琉球，居心叵测，命李鸿章等速筹购置铁甲舰以防之，鸿章即函嘱徐建寅（驻德使馆参赞）在欧洲赶觅铁甲船新式图说，与李凤苞妥酌订办。并将此意函告总署。旋接总署复函，以先购铁甲一艘，只能专顾一口，主张先另购他项战船，南北洋联络训练。本月初，新购四炮艇由金登干所雇英员琅威理等督同驾驶，行抵大沽口。鸿章亲往勘验，并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东、镇西。时有法国水师副将福禄诺随同往观，曰：此种蚊炮船于浅水作战，保护海岸，可期制胜，若在外洋打仗，殊无把握。鸿章深以为然，拟再添购碰快船（早期巡洋舰）二艘，因于是日致函总署，报告

新购四蚊船情形，并谓北洋现存海防经费一百万两，赫德来津面呈碰快船图式，此种巡海快船之首尾设炮位较大，船首水线下暗设冲头，可碰坏铁甲船，每点钟可行十五海里，每艘价银仅三十万两。现与赫德定议，照式定购二艘，约于光绪七年夏间来华。〖43〗又谓，新购蚊炮船宜聘西人教练，现经英国水师提督占德及金登干保荐，其统四炮船来华之英副将（上校）琅威理，拟即留充教练。〖44〗

二十三日（12月6日）

47 署川督丁宝桢奏，都江堰新工经修补后，本年水势虽大，堤工悉臻坚固。谕称：都江堰提工失修多年，此次丁宝桢督饬承修之员，挑挖江身，修砌两岸，现在河道一律深通，但有灌溉之利，并无泛滥之患；既著有成效，尤宜实力修防，永自利赖。

又奏，四川机器局前经恩承、童华奏请停办，业经裁撤，应否恢复？得旨：著仍设法兴办。

二十八日（12月11日）

48 李鸿章奏，先购碰快船，再购铁甲船，建威销萌，以杜窥伺。略言：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臣前与赫德定议，在英厂订购碰快船二艘，惟此项快碰船虽稍可出洋操巡，应敌究嫌气力尚单。如果各省关尽力解济，南北洋经费略有积存，必再添购铁甲船，配以快船及现有木船、蚊船，方可成军。至现在购到之蚊船八只，拟于来春弁勇配齐，饬调飞霆、策电、龙骧、虎威四船赴南洋归

沈葆桢调遣，留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船在北洋，饬提督丁汝昌等认真操练，并令时赴大连湾等处驻泊梭巡，以壮声威。此外，广东、台湾、浙江、山东各海口亦须配备蚊船，与南北洋互调会操，藉杜窥伺。〖45〗

又奏南北洋海防经费欠解殊甚，请旨饬催。谓户部原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额银四百万两，自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统解北洋，自三年七月起分解南北洋各半。然数年以来，除江苏、广东、福建三省厘金合计每年一百万两丝毫未解，均经各该省自行留用外，其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每年合计一百万两，在光绪元、二两年报解虽未足数，尚形踊跃，而三年以后报解更稀，约计三省各欠银已五六十万两不等。现在北洋海防，饷不应手，断难为无米之炊，应请旨严催浙江等省之督抚各臣将奉拨厘金款项赶紧设法如数筹解，以应急需。至各海关拨定之四成洋税，历经抵拨西征军饷，其分解南北洋海防者已不及半，若再有任意延欠，必直贻误事机，并请饬下闽海、粤海、江海、浙海各关监督，按结如数迅速分解，倘再稍有挪欠，即指名严参。〖46〗

奏入，谕称：海防办理有年，迄未就绪，亟应通力合作，赶紧筹办，以图自强。李鸿章所奏必购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能战而后能守，自是要论。该督拟先购快船，再办铁甲，已令总税务司转饬驻英税司订办快船二只，现在购到蚊船八只，来春分赴南北洋调遣，其广东、台湾等处亦需配备蚊船，藉杜窥伺，均著照所议办理。

又谕：筹备海防，经费宜裕，除福建业经该省奏请截留外，其余各该省应解南北洋海防经费，著各该督抚赶紧

设法筹解大批饷项，各监督按结如数迅速分解，以应急需，倘敢稍有挪延，即由李鸿章等指名严参。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3日）

49 从总理衙门请，命沈葆桢速筹购置铁甲船事宜，以防日本不测之谋。

先是，廷旨以日本吞灭琉球，情殊叵测，命李鸿章等筹购铁甲等船。总署以铁甲船价款较钜，计一铁甲之需可置蚊船、碰船数只，致函李鸿章，主先购碰快等船，再购铁甲。旋闻英厂现有土耳其订造之八角台铁甲船两只，制而未用，拟欲出售〖47〗，又改变主意，赶发电信转致出使大臣李凤苞，嘱就近查明，如尚未出售，而价不甚昂，即加定购，否则另筹。至是，总署奏，请于出使经费项下拨银四十万两，作为南洋购船之用。略谓：海防之议，已历数年，所有购船、制器等事虽经陆续举行，总以经费未充，遽难集事。日本密迩东洋，曩岁既有台湾之役，近又废琉球为县，迹近狡焉思逞之意，无非事事效法西人，恃其船坚炮利，遂以诈力而怀叵测。是海防一日不办，既不足以伐敌谋，即于球案亦恐终无了期。闻土耳其八角台铁甲船欲售，亟宜购办，惟南洋海防经费所拨无多，臣等拟于无可筹措之中极力设法，暂由出使经费项下勉于两年内陆续共拨银四十万两接济南洋购船之用。〖48〗

得旨："前因海防关系紧要，叠经谕令南北洋大臣实力筹办，只以经费未充，遽难集事。近来东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测，若再事因循，缓急难资备御，以致贻误大局。北洋现已订购碰快船两只，稍资防护，南洋海面较宽，尤

应添置战舰，以备不虞。现经该衙门拟由出使经费项下于两年内拨银四十万两，接济南洋购船之用，著沈葆桢将购船事宜迅速筹办”。

初五日（12月17日）

50 左宗棠遵旨覆奏崇厚所订俄约之事，以为此约断不可许，宜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略谓：俄人占据伊犁之始，谓俟我克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即当交还。比官军连下各城并克复南疆，而俄不践前言，稳踞如故，且庇匿叛逆，肆出窥边。兹允交还，而仍索伊犁西境、南境属俄。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现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界务之不可许者此也。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边务应请旨饬下该将军、大臣预筹布置外，所有新疆南北两路军务，臣既身在事中，自当与各将领谨慎图维，期于有济。现派谭上连、谭拔萃等由籍挑选旧部，驰赴喀什噶尔归刘锦棠调遣；俟明春冻解，臣即亲率驻肃之亲军并增调马步各队出屯哈密，就南北两路适中之地驻扎，督饬各军妥慎办理。〖49〗

又奏：细阅李鸿章原折，持论明通，于界务、商务言之确凿。俄自窃踞伊犁以来，无日不以损中益西为务，蓄机已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盘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我退而彼益进，我俯而彼益仰，其祸患殆将靡所底止，不仅西北之忧也。譬犹人患痞块，本非和甘平淡诸药所能为功，庸医但顾目前，不敢用峻利之剂，则病症

与人相终始，无复望其有病除身壮之一日。今日中俄之势，何以异此？伏望于崇厚覆命之日，将所议各款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六部、九卿及将军督抚臣会议，孰准孰驳，各本所见，条举以闻。〖50〗

谕称：俄人包藏祸心，蓄谋已久，此次与崇厚所议约章流弊甚大，刻下崇厚即将回京，俟其覆命后，所有原议各条应准应驳，朝廷自当权衡。惟俄人所求不遂，启衅亦在意中，该督所称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自是刚柔互用之意，所有新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即著该督预筹布置，以备缓急之用。所虑者吉林、黑龙江一带均与俄境毗连，不无防范难周之处，将来操纵机宜，谅该督必能通筹全局。

初六日（12 月 18 日）

51 沈葆桢卒。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林则徐之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历授编修、御史、知府、道员。同治元年（1862）迁升江西巡抚，旋调任督办福州船政大臣，督饬属员于左宗棠所草创之船局基础上，建成船坞、机器厂、学堂，造出木壳轮船十数号。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奉命赴台湾办理对日交涉，调集各军并修筑炮台，以备开战。事竣，上疏请设台湾巡抚及开发后山，筹办基隆煤矿。光绪元年（1875）授两江总督，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与李鸿章一起奏派船政学堂生徒三十人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至是病故，年五十九岁。寻赠太子太保衔，入祀贤良祠，谥“文肃”。

十五日（12月27日）

52 册封醇亲王世袭罔替。

53 调两广总督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二十一日（1880年1月2日）

54 明发上谕，以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即擅自回京，命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开缺听候部议。并将其所订约章及总理衙门历次所奏有关折片，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具奏。

二十五日（1月6日）

55 以《穆宗实录》三百七十八卷及《圣训》一百六十卷编纂成书，光绪帝至保和殿，行受书礼。

十二月初五日（1月16日）

56 詹事府洗马张之洞奏，崇约不可曲从，俄人不足为惧，请将崇厚明正典刑，以示必改此约。略言：使臣辱命，奉有廷臣集议之旨，谨将此约从违利害，缕析陈之。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则秦陇要害、荆楚上游消息皆通，堂奥已失。东三省为国家根本，许俄人行船至伯都讷，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同治三年新疆已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通南八城之路，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得一无险要、无地利之伊犁，将安用之？此皆不可许者。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上至枢臣，下至百司庶官，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然臣以为不

足惧也。使臣签押，未奉御批，岂足为凭？崇厚误国，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以杜俄人之口，并明降谕旨，布告中外。继称：若俄人必欲弃和好，则设防之处有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新疆有左宗棠屡胜之师，兵力素强，以静待动，俄人必败。吉林边地去俄两万里，彼悬军深入，饷馈为艰，不能用众，我派兼资文武之将帅，畀以重权，资以钜饷，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彼必委而去之。天津海口，岁糜数百万金，制机器，养淮军，正为今日；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过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宜将立功宿将如彭玉麟、鲍超、刘铭传、岑毓英等宣召来京，令其分驻京津通沽及东三省，以备不虞。末云：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事利钝无常，彼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惧之有？〖51〗奏上，旨交大学士等会议一并具奏。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直隶南皮县人。同治三年（1864）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嗣任湖北、四川学政，其间著有《书目问答》，示学子以读书之法。本年初，任国子监司业，旋以吴可读尸谏事，上疏不以吴氏所请为是，与两宫太后意见相同。八月迁詹事府左中允，继授詹事府司经局洗马。至是上书议崇厚所订之约，颇受朝廷重视，命交会议事件大学士等一并议奏。旋又破格允其参与王大臣等会议，商讨改定崇约办法。

57 同日，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齐集内阁大堂，遵旨会议崇约事宜。会上，发下张之洞一折、王仁堪

等二十二人一折，盛昱一折，百僚骈头看折，相顾不发，惟宝廷“议则主战而沉痛恻怛”，又有黄体芳等“议则大略宜修战备”。〖52〗既而，由大学士李鸿章领衔具拟公折奏称：臣等检阅崇厚所定条约，其不可许者有四端，曰伊、喀、塔各城界务，曰新疆及内外蒙古通商，曰俄商运货直至汉口，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新疆二万里，北路形胜全在伊犁，条约将伊犁西边及帖克斯川归俄国管属，伊犁形势不全，难以自存；塔城边界于同治三年即已画定，又建立牌博各在案，理应永远遵守，毋相侵越，何以此次又改？得寸思尺，殊失友邦之谊。通商固在彼此交利，尤在彼此相安，俄人于嘉峪关等处遍设领事，于天山南北、内外蒙古贸易均不纳税，则幅员既广，照料难周，华商失业，榷税全无。俄商运货由嘉峪关取道西安以达汉口，弊窦丛生，隐忧更迫。至松花江航行至伯都讷，节节阑入，其意何居？皆碍难允许。伊犁地方既经俄国代收代守，自应酌偿经费，如俄国将伊犁全境交还，分界、通商均作罢论，则恤款二百八十万两拟请如数偿给，以敦和好。总之，理所可许者无不允从，势所难行者未便迁就。恩饬总理衙门决意坚持，恺切辩论，收目下转圜之效，杜日后启衅之由。〖54〗

除内阁会议公折一件之外，尚有与会者单折十四件入奏。两宫太后懿旨，命将大学士李鸿章等会议覆奏及各臣工先后议奏，均交亲郡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及六部、都察院堂官再行详细会议具奏，醇亲王一并与议。

初十日（1月21日）

58 两宫太后于养心殿东暖阁召见群臣，会商崇厚所订俄约事。与议王公大臣凡四十五人，太后谕曰："诸臣所议与朝廷意正合，尔等有见到者即说"。又曰："此事委曲已久，不意（俄国）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工部尚书翁同龢奏对："谋国之方以保境息民为大，境不保、民不息，则据理与争。但欲用兵，必先筹饷，非空言可了"。太后接言："纸上谈兵有何实际"。翁氏继曰："二十年来所谓自强者安在？要从朝廷起，振刷精神，尤须定以限制，日有课、月有程方好"；"西路重兵尚可恃，东三省仅有虚名，北路喀尔喀四部弱极，奈何！"太后曰："（崇约）分界必不可从，通商本有者勿动"。又曰："崇厚临行时再三嘱以可从者从，不可者拒绝，而竟荒谬如此"。此外，除恭亲王奕䜣有所论说，请饬诸臣再事详议而外，他人多无语。太后虽"再三谕后面跪者有所见即奏"，仍"皆寂然"。〖53〗

寻亲郡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及六部、都察院堂官遵旨齐集总署会议，决定奏请另派使臣赴俄商改条约。

十六日（1月27日）

59 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吏部遵旨议奏，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应照违例革职。谕曰："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启程回京，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蔽辜，著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

治罪。”

十七日（1月28日）

60 命李鸿章、左宗棠等各疆臣亟筹防务，以备不虞。谕称：此次崇厚出使俄国议办条约章程，俄人多所要求，势难允许。崇厚率行画押，擅自回京，现已降旨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并将此事交王大臣等会议，现在尚未覆奏。惟念俄人挟制多端，心怀叵测，此时虽事机未定，不可不预筹防务，备预不虞。所有兵、饷两端及布置之法，著该将军督抚等预为筹画，妥慎办理，务须不动声色，毋得稍涉张皇。

61 是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北塘炮台间试设电报线路，获得成功，“号令各营，顷刻相应”。

62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七千二百二十八万一千三百六十二两（较上年增加五百一十万九千余两），进口货值银八千二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两（较上年增加一千一百四十二万三千余两），入超银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二两，征收货税银（海关洋税）一千三百五十三万一千六百七十两。〖55〗

〖1〗王文韶上年由湖南巡抚调京“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此番改为“行走”，除去“学习”二字。

〖2〗“日朝丙子年所立条约”，即光绪二年（1876）二月初二日日本与朝鲜订立之《江华条约》。其第一款有“朝鲜为自主之邦”一语，总署认为此与中国同朝鲜之传统关系并不相悖，盖因“朝鲜之内政外交向由自主，中国从不与闻”，乃传统定制。而日本政府则以近代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概念解释之，意在否认中朝两国之特殊关系，系别有用心。

〖3〗《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1—2页。

〖4〗乾隆年间因叛乱失败而逃往境外之大小和卓（即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其本人被巴达克山（又作巴达克三，在今阿富汗）酋长素勒坦沙杀死，而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则逃入浩罕国（在今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并在彼处定居。道光年间，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玉素普等先后入境作乱，皆被清军平定。同治初年，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被阿古柏拥为“帕夏”（汗王之意），入寇南疆喀什噶尔等处，既而又被阿古柏所废，后者自为“帕夏”。此次为阿布都勒哈玛所勾结前来犯边之和卓后裔二人，系张格尔兄玉素普之孙。

〖5〗《左文襄公年谱》卷九。

〖6〗贺长龄（1785—1848），字耦庚，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曾任福建、江苏等省布政使，道光十五年（1835）擢升贵州巡抚，二十五年（1845）授云贵总督，次年以平定滇西回民起事不力，降调河南布政使，旋辞职回籍。他曾在魏源协助下，主持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

〖7〗《光绪朝东华录》总701页。

〖8〗《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7—8页。

〖9〗该济咙呼图克图名阿望班垫曲吉坚赞，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诏命其掌办商上事务。又，谕旨中所说“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

即光绪二年（1878）廷旨免予金瓶掣签之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10〗《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11—13页。

〖11〗本年五月十四日，琉球紫巾官向德宏来津致李鸿章禀，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

〖12〗《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18—19页。

〖13〗格兰忒（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生于俄亥俄州，在南北战争中曾指挥联邦军队对南方作战。1868年当选总统，时年四十六岁，1872年再次当选，1877年退任后赴世界各地游历，时来中国。

〖14〗《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八，41—43页。

〖15〗法美两国久欲与朝鲜立约通商，均被拒绝。同治五年（1866）九月，法国以朝鲜杀害其传教士为理由，派七艘兵舰载陆军一千五百余人攻占江华岛并溯汉江而上，遭致朝鲜军民奋勇抵抗，法军败退撤走，朝鲜史称“丙寅洋扰”。同治十年（1871）四月，美国藉口“舍门将军”号事件（1866年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强行驶入大同江口而至平壤附近，被朝鲜兵民焚毁），派兵舰五艘载兵千余人进攻江华岛等处炮台，试图迫使朝鲜政府与之签订条约，终因朝鲜军民之抵抗而未能达到目的，朝鲜史称“辛未洋扰”。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389—397页。

〖17〗《光绪朝东华录》总781页。

〖18〗《清德宗实录》光绪五年（1879）六月甲子、七月丙申。又据时人记载：“光绪五年（1879）己卯春，甘肃阶州地震，有声如雷，荡决数百里。城内外十铺共死六百九十四人，四乡共死八千五百六十四人；文县共死一万七百九十二人；成县、西固（今舟曲）、秦安共死约二千余人；秦州（今天水市）、礼县、西和、徽县最轻，亦共死五百余人。阶州下游巨镇曰洋汤河，万家烟火，倏成泽国，

鸡犬无踪，竟莫考其人数。”（转引自《左宗棠逸事汇编》64 页）据今人认为，此次特大地震，震级为里氏八级，烈度十一度，极震区在甘肃阶州、文县，波及四川、陕西大部，山西、河南、湖北等省部分地区亦受影响（见《中国地震目录》178—182 页）。

〖19〗《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19—22 页。

〖2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五《筹议购船选将折》。

〖21〗《光绪朝东华录》总 757—759 页。按：恩承，字露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白旗人。同治间以笔帖式升礼部郎中，随僧格林沁镇压捻军，授侍读学士、太常寺卿，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又擢礼部尚书。上年奉旨与吏部侍郎童华等同赴四川查办该省东乡县滥杀无辜等案。

〖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 217 页。

〖23〗同治年间以来，官场士林将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宝廷视作“清流四干将”或曰“翰林四谏”（或谓“四谏”系指二张及陈宝琛、邓承修。另说清流干将尚有潘祖荫、邓承修等，则已非四人矣），并以“清牛”谐音“清流”，将粤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字蔼青）呼为“清牛靴子”（意谓尚不够正式清流资格，仅供奔走联络）。诸“清流”专以指摘抨击在朝大员之劣行为己任，尤以张佩纶不避嫌怨，敢于“搏击”，一时为人所瞩目。其“主帅”（即“牛头”）则为前军机大臣李鸿藻（时丁忧解任）。

〖24〗《光绪朝东华录》总 85—86 页。

〖25〗《光绪朝东华录》总 87 页。

〖26〗李裕元系朝鲜国王李熙叔父，光绪二年（1876）秋间曾以该国太师奉使来京，同年十二月返国途次，于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请知府游智开转交其致北洋大臣李鸿章书信一封，表达仰慕之情。李鸿章当即复函，谓朝鲜为中华屏蔽，方今海滨多故，

"宏济时艰，实所厚望"，"中土幅员过广，三面环海，揆厥形势，既未能闭关自治，不得不时加防备"云（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32 页）。暗示朝鲜亦应与各国交往，而不宜仍前闭关自守。

〖2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31—32 页。

〖28〗《庸盦文外编》卷三。按：李鸿章此函底稿系由幕宾薛福成起草。

〖29〗《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39—40 页。

〖30〗《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39—40 页。

〖31〗《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六，21 页。

〖32〗《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30—31 页。

〖33〗同治三年（1864），清廷派员在塔城与俄人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中国西境三大湖（即巴尔喀什湖、斋桑湖、伊克塞湖）及其周围地区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于俄。

〖34〗《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六，2—3 页。

〖35〗《左文襄公年谱》卷九。

〖36〗《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23—48 页。

〖37〗《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六，25—28 页。

〖3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五《遵议崇约办法折》。

〖39〗《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8 页。

〖40〗《沈文肃公政书》卷七，122—123 页。

〖41〗《光绪朝东华录》总 812—824 页。

〖4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五《议复中外洋务条陈折》。

〖43〗此二船于后年造成来华时，李鸿章分别名之"超勇"、"扬威"。

〖44〗《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5—9 页。

〖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五《筹议购船选将折》。

〖4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请催海防经费片》。

〖47〗此类铁甲船，主炮位于舰船中央，炮台呈八角状，故谓之“八角台铁甲船”，又称“船腰炮房式铁甲船”。又，总署原折谓“德国”有土耳其订造之八角台铁甲船二只，此误，实为英国有此二船。

〖4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425—426页。

〖4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覆陈交涉伊犁事宜折》。

〖5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覆陈李鸿章所奏各节折》。

〖51〗《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1—4页。

〖52〗《翁同龢日记》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五日。按：原文内发言者除有宝廷外，另有“王漱芳”其人，当系“黄体芳”之误。盖黄体芳字漱兰，翁氏之江南口音于“黄”、“王”二字极易混淆。

〖53〗《翁同龢日记》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十日。

〖54〗《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23—24页。

〖55〗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854页。

清通鉴　卷二三七

光绪六年　庚辰　公元1880年

正月初三日（2月12日）

1派曾纪泽赴俄商改崇厚所定之约。

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亲郡王、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大学士等奉懿旨会议崇厚擅订俄约事件，拟请另派使臣赴俄商议。至是，醇亲王等会议公折奏上，略云：崇厚所订约章，除偿款一节系为俄国代收代守兵费，如俄肯还伊犁，似可照办以外，界务不能照议，通商各条应分别准驳。可否另行遣使前往该国，将崇厚所定约章如何违训越权，及中国内外大小臣工不能议准缘由，斟酌情理，与俄国君臣恺切言之。至其是否愿与再商，或虽允再商而仍多要挟，均难逆料，惟就刻下情形而论，似以遣使前往较为得体，且在我既属情理兼尽，在彼或可以藉此转圜。〖1〗

两宫太后懿旨：此次崇厚奉命出使所议约章等件，有

违训越权之处，并据京、外大小臣工陈奏，均称事多窒碍，著派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时在驻英法使臣任上）前往，将应议事件再行商办，以期妥协而重邦交。

又明发上谕，宣示以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

旋寄谕曾纪泽：俄人占我伊犁，其理甚曲，崇厚出使竟不熟审利害。任其要求，此次曾纪泽赴俄，必须力持定见，慎重办理。现已颁给国书，由总理衙门递寄，并由该衙门将崇厚所订条约章程详细酌核，分别可行及不可行之款，奏准后知照该少卿，以便与俄人另行商议；纵或一时未能就绪，不妨从容时日，妥慎筹商，总期不激不随，以全大局。

2 命亲郡王等会议崇厚应得罪名。谕曰：崇厚奉命出使，于办理事件违训越权，情节重大，所有该革员应得罪名，著亲郡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六部及都察院堂官会同定拟具奏。

礼亲王世铎等寻议奏，已革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比律定拟斩监候。两宫太后懿旨：著照所议办理。

初八日（2 月 17 日）

3 命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

二十一日（3 月 1 日）

4 连发数道密旨，分别寄谕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曾国荃等，命迅筹南北洋、新疆、蒙古、东北等处防务。

谕直隶总督李鸿章：此次俄国条约多所要求，万难允

淮，虽已派曾纪泽前往再议，而该国心怀叵测，不可不先事防范。天津屏蔽京师，关系全局，李鸿章筹防有年，即著将现有兵力认真整顿，并备齐战舰于烟台、大连湾等处择要扼扎；淮军现扎山东张秋镇者人数尚多，著该督酌调此军前赴张家口一路择要屯扎。〖2〗

谕陕甘总督左宗棠：新疆防务紧要，左宗棠熟悉边情，老于军事，即著将南北两路边防通盘筹画，务臻周密。刘锦棠、金顺两军均在前敌，尤为吃重，并著随时侦探防范，会商左宗棠妥为布置。

谕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等：南洋地段辽阔，必须严密设防，上年日本已狡焉思逞，若此次俄人唆嗾日本生事，狼狈为奸，必将滋扰洋面，著刘坤一等将沿海、沿江一带防务妥筹布置，福建之台湾、厦门等处，江苏之吴淞等口尤为扼要吃重之区，务须悉心筹画，并须简练陆军，以辅水师。

又命山西巡抚曾国荃将绥远城（今呼和浩特）等处，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将各该辖区与俄国毗连处边防，分别调军，妥为布置，择要驻扎。

5 谕令开办东北边防事宜。谕曰：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且吉林、黑龙江两面与俄接壤，该两处之兵素称勇敢，朴实耐劳，果能选择知兵将领训练策励，足成劲旅；其猎户人等，枪技最长，亦可募用。著吉林将军铭安等实力操练，期有实济。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著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巨款以应急需，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著的款，俾无缺误。奉天沿海各口尤关紧要，必须大枝劲旅居中填扎，方足以资保卫，宋庆一军现在豫省〖3〗，著河南巡抚涂

宗瀛饬令该提督即统率所部迅速前赴奉天营口等处驻扎，俾资御侮而固边防。

户部寻奏，遵旨筹拨东北边防经费，指拨山东、山西、安徽、浙江、江西、河南、四川各省地丁等银共计六十万两，再拨粤海、江海、江汉、闽海、津海、九江、浙海各关六成洋税共计六十二万两，又拨四川及两淮盐厘共计二十二万两，三项共拨一百四十四万两，自光绪六年（1880）为始，按年解部，以为东北两路边防经费。得旨：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自应指拨有著的款，现经户部拨山东地丁银等一百四十四万两，著各该将军督抚严饬藩司、监督按照指拨数目，自光绪六年（1880）为始，按年解部。此系筹办边防至急之需，各该省务当竭力筹解，如有迟逾，即由户部照贻误京饷例指名严参。〖4〗

6 命前浙江提督鲍超、前江西九江镇总兵程文炳进京陛见；赏河南河北道吴大澂三品卿衔，赴吉林随同铭安办理一切事宜；通政使司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

二月初一日（3 月 11 日）

7 总理衙门将崇厚所订约章逐条签注，奏呈请旨。诏命亲郡王、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及都察院堂官公同阅看，准张之洞亦参与阅看；懿旨令醇亲王一并与阅，且令与议者皆严格保密。

寻饬总署将签注文件寄交曾纪泽，俾后者辩论时有所遵循。

总署签注之大意谓：俄人之交还伊犁与所求通商利益本为两事，俄既要求合办，则须交还伊犁全境方可许以利

益；界务重于商务，应宽于商贾而严于界址，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界务不能松劲；嘉峪关经西安、汉中至汉口之通商线路及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等节，虽将伊犁全境交还亦不可行。若俄国不允全还伊犁且坚执崇厚所议约章，或更节外生枝，则惟有随时随事请旨遵行，宽其时日，缓以图之。〖5〗

曾纪泽旋由伦敦致函总署，亦主分界事当以百折不挠之力争之，通商事则应权宜允许，与总署以上意见略同。函云：俄约分界、通商二事，吾华均属吃亏，然就二者之中亦须权其轻重。查西洋各国订约之例，分为二种，一曰长守不渝之约，分界是也；一曰随时修订之约，通商是也。俄约经前大臣崇厚商订，虽吾华显受亏损，然如水银泻地，势难全收，朝廷既不欲轻开衅端而遣使保全和局，从容商议，则必须开一转圜之路，俾彼邦不至恼羞成怒。若分界、通商条条皆须争回，无论纪泽无此才力，即使主议诸公自持旌节，恐亦未必得手应心。要之，分界既为永定之局，自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既属按期修改之约，似宜权宜允许。〖6〗

二十一日（3月31日）

8 准令鸿章筹款定购八角台铁甲船两只，专归台湾调拨防守。

上年十一月初，总署奏报，拟购英厂为土耳其制造之八角台铁甲船二艘以防东洋，请于出使经费项下两年内共拨款四十万两交南洋大臣沈葆桢办理。奉旨允准。旋因沈葆桢卒，此事暂寝。上月二十八日，总署又奏，台湾密迩

东洋，需购蚊船四只、碰船两只，福建现已筹得蚊船两号之价款二十五万两，其余尚需银九十万两。谕命户部于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银三十万两，交李鸿章先行定购蚊船两只、碰船两只，其余六十万两由何璟等陆续筹解。至是，谕称：铁甲船为防海利器，前以所费过钜，未经购置，现在筹办海防，事机紧要。李鸿章已函商李凤苞，拟将前定蚊、碰船缓购，腾出经费，先购八角台铁甲船一只，专供台湾调拨防守；需用款项即以前拨部库银三十万两并福建所筹二十五万两，前谕何璟等筹银六十万两，通共合计，足敷购一铁甲船之用。著穆图善、何璟等从税厘项下竭力筹拨，不可稍有耽延，凑成一百万两，由李鸿章汇付。

寻，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何璟遵旨于闽省藩盐两库及关税项下提凑银六十万两，又以此数尚不敷船价之需，奏请于江海关所存出使经费项下通融提垫银二十万两，连同部拨银三十万两，共一百一十万两。奉旨允之，并谕即将此款交李鸿章汇寄李凤苞照数转付。〖7〗

9 总署大臣沈桂芬、景廉与德国驻华使臣巴兰德订立《中德续修条约》。条约全文共九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允添江苏吴淞口一处为通商口岸；中国允德国船只已在中国完纳船钞者，如再往其他口岸，四个月内不再重征；德国允中国派领事官驻扎德国各地准许设领之处，“按最优之礼相待”。〖8〗

二十六日（4月5日）

10 明发上谕，表彰丁戊旱灾时为赈济出力之苏沪等处绅民。谕曰：光绪三、四年（1877、1878）间，山西、河

南等省旱灾甚广，苏州、上海、杭州各地绅士设局接济，两年之间解交直、豫、秦、晋被灾之区银两将及百万，该绅士等虽不求奖叙，而急公好善之心未可听其湮没，著江苏、浙江各督抚将各该局首事姓名、事绩纂入各本籍志书，以资观感。

11 是月，日人竹添进一郎奉该国外务省密令，来津谒见李鸿章，商谈议结琉球一案。据竹添称，日政府之意拟将琉球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惟须修改中日约章（指同治十年所立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添入日本在华得享“利益均沾”之益，且得入内地通商。李鸿章以其“将球事与约章混作一案，显系有挟而求”，“严词斥之，不稍假借”。〖9〗

三月初一日（4月9日）

12 李鸿章奏，北洋海防经费实解不及原额十成之二，请饬停止四成洋税项下拨还西征饷银，并将各省应解厘金一项各按八成解足。

其折略云：溯自光绪元年（1875）总署户部会议奏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各二百万两，未几而抽分洋税一半抵还西征借款矣，未几而另立招商局轮船货税名目改解部库矣，又未几而议准广东厘金截留本省、福建税厘留抵台防矣。只议抽拨，未议添拨，致外省视海防为无足轻重，解款日少一日。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厘金，自奉拨以来即未解分毫；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之四成洋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勾计，不过每岁得银三十余万两而已，视

原拨每年二百万两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近又奉筹拨东北边防经费解归部库之谕，其中指拨各款有与北洋海防经费及淮军专饷相同者。各省财力只有此数，顾此必致失彼，矧患得患失，人情之常，欠解部饷，处分綦重，孰是甘受严议而筹解协饷者？伏乞朝廷顾念北洋防务屏蔽京师，关系全局，特饬户部、总署迅速会议，将所有原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内粤海等五关之四成洋税提还光绪二年（1876）三月部库拨给西征饷银二百万两一项，拟请自本年正月起即行停止，仍照原议分协南北洋经费。又查各省厘金奉拨南北洋经费，江西、湖北各三十万，浙江四十万，湖北解数最优，江西、浙江次之，拟请饬三省嗣后悉按八成数目实解，不得再有丝毫短少。其江苏原拨厘金四十万，广东、福建原拨厘金各三十万，既不能报解，计南北洋每年每处即少收五十万两，拟请改拨他省有着的款，以符原拨。〖10〗奏入，旨交总理衙门、户部议奏。

寻据该衙门等奏：李鸿章以部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屡经议改，只议抽拨，未议添拨。查户部综合度支，其随时酌济盈虚，尤必分别缓急，只以库储支绌，有时不能不移缓就急，设法变通办理，非敢朝令夕改。李鸿章所请停止部库提还西征饷银，应准如所议办理；至所请改拨他省有著的款，江苏、广东等省向属东南财赋之区奉拨尚不能解，西北各省更无力筹拨，惟应令已定各省按原拨八成解足。从之。

初八日（4月16日）

13 左宗棠奏，此次曾纪泽使俄，若成议而返，庶可息

事安边，彼此画疆而守，若彼始终狡执，辩论竭而衅端开，即合新疆南北两路之兵全力图之。拟以金顺所部驻扎精河，严防东路；以张曜一军由阿克苏北进，沿特克斯河直趋伊犁，是为中路；刘锦棠一军自喀什噶尔取道乌什而趋伊犁，是为西路。虽兵事利钝非所逆料，然慎以始终，其要无咎，合理与势观之，固有不待再计决者。[112]得旨：此三路官军，即著金顺、刘锦棠、张曜不动声色，预为整备，如果事得转圜，固可不烦兵力，设竟衅自彼开，即可迅赴戎机，并随时侦探伊犁情形，慎密筹办。

四月初五日（5月13日）

14 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奏，索还伊犁不必操之过急，崇厚罪名宜慎重定拟，对俄不可轻言战事。称：崇厚贻误国家，罪无可逭，然非有意，实因无知，且其罪名于律例本无专条，似宜责其报捐赎罪，而不必急加重刑以激俄人之怒。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西洋构患以来，我之用兵屡败，盖因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俄人狡焉思逞，又万非英、法各国之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患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俄环中国万余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纵彼以兵力要挟，亦可准度时势之宜，从容辩论，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取快廷臣之议论？末谓：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今日之急务，应饬令驻俄使臣转达俄国外部，以伊犁一城为天山南北两路关键，中国必得收回，而此次崇厚所订条约万难核准，所有俄兵驻扎伊犁，应暂毋庸撤退，开诚布

公，正辞明辩，或冀幸免于万一，关系大局，实非浅鲜。〖12〗

奏上，廷旨以郭嵩焘所奏不为无见，谕曰：此时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而于分界、通商各节未能悉如所愿，操之太蹙，易启衅端，若往返辩论，亦恐久无成议；曾纪泽前往俄国，当先将原议各节关系中国利害、碍难核准之故，据理告之，看其如何答覆。如彼以条约不允，不能交还伊犁，亦只可暂时缓议。但须相机引导，归宿到此，即可暂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转致得步进步，别有要求。

初七日（5月15日）

15 准广东创办西学馆，以培养洋务人才。

初，两广总督刘坤一以闽厂设立学堂成效渐著，倡议粤省官绅捐银十五万两，拟开设西学馆于广州，以造就驾驶、水雷、电报等人材。嗣因晋豫大灾，将捐银借拨办赈，学堂之事暂行搁置。至是，粤督张树声等奏，仍拟开办学堂，请饬归还前款。谕称：凡事以人才为本，管驾铁甲等船均需结实可靠、兼通西学者任之。刘坤一前筹银十五万两拟在粤省开设学堂，专习西法，此款借拨办赈，刻下晋豫等省情形日有起色，著张树声、裕宽（广东巡抚）催还前款，抑或另筹别项，设立西学馆，讲究机轮驾驶及一切西学及洋务交涉事宜，庶几教育成材，足供任使。〖13〗

16 从穆图善等请，准福州船厂仿造快船，并令两江督抚协济经费。谕：仿造快船（巡洋舰），可与铁甲船相辅而行，自应及早创办，闽省存款既已凑付铁甲船之用，即著刘坤一、吴元炳（江苏巡抚）协拨银二十万两，俾资经始。〖14〗

十七日（5月25日）

17 左宗棠奏新疆善后诸务次第兴办，成效渐著。略言：新疆善后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等数大端为最要。以修浚河渠言之，现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巴里坤）修大泉东渠，迪化州（乌鲁木齐）修永丰、太平二渠，吐鲁番除修所属渠工之外，更开凿坎井一百八十五处，库尔勒修复旧渠四十里，皆各防营将领督饬兵勇轮替工作有以致之。〖15〗得旨：所陈井井有条，皆地方切要事务，既已渐著成效，即著认真经理，以期次第就绪。

十八日（5月26日）

18 左宗棠率亲兵自肃州启程出关，以就近布置新疆防务，至五月初八日行抵哈密。

二十五日（6月2日）

19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庚辰科三鼎甲：状元黄思永，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榜眼曹诒孙湖南茶陵人；探花谭鑫振，湖南衡山人。至是，赐一甲黄思永、曹诒孙、谭金振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戴彬元、庞鸿书、王懿荣、志锐、梁鼎芬、安维峻、杨崇伊、于式枚、封祝唐等三百二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户部尚书景廉，副考官为工部尚书翁同龢、吏部侍郎麟书、兵部侍郎许应骙。旋授一甲黄思永为翰林院修撰，曹诒孙、谭鑫振为编修。

五月初一日（6月8日）

20 左宗棠奏新疆宜及时开设行省，预拟建置大略。略谓：新疆形势所在，北路则乌鲁木齐，南路则阿克苏，以其能控制全疆，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临下，左右伸缩，足以有为也。拟以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阿克苏为新疆巡抚治所，彼此声势联络，互为表里。将军率旗营驻伊犁，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兼统旗绿各营，且增设伊犁兵备道一员，以固边防。北路镇迪道仍其旧，南路置设三道、四府、九县、五直隶州，请先简派督抚。〖16〗得旨：所拟建置事宜颇为详悉，惟现在伊犁尚未收复，布置一切不无窒碍，所有新疆善后诸务仍著该督因地制宜，次第筹办；原折著暂留中，再候谕旨。

十九日（6月26日）

21 因英使威妥玛等请求宽免崇厚之罪，谕命崇厚暂免斩罪并知照俄国。

上年十二月间，英使威妥玛、法署使巴特讷、美使西华、德使巴兰德于同日照会总署称，中国遣使定约，因不使依议，即将使臣拿问严办，此事各国均不谓然云。本年二、三月，又有义国（意大利）、奥国（奥地利）公使先后照会总署，亦持同样意见。上月十二日，英使威妥玛又赴津晤李鸿章，谓奉其国主之命，请总理衙门上奏宽免崇厚之罪，因恐总署以此事与英国无关相拒，其君主面上不好看，是以托鸿章转达。又称，若不宽免崇厚之罪，曾纪泽抵俄，俄国必不与议事，且闻俄已调兵船多只来华，并欲勾结日本等国与中国为难。复谓若允宽免崇厚，英廷可

转请俄君接待曾侯，妥商更改约章，庶俄国不致激怒，他国亦不致播弄生事，云云。李鸿章将此函告总署，并谓两江总督刘坤一来津密谈俄事，以英国调停乃转圜好机会，不可错过。总署遂据以上奏。〖17〗

詹事府少詹事黄体芳则奏称：罪崇厚为俄国之辱，释崇厚独非中国大辱乎？去年治使臣之罪，两集廷议，屡颁谕旨，海内外谁不闻知；甫经数月，忽然赦免，一经传播，天下臣民必至惊异骇愕，众论哗然，将以九重之震怒为不足畏，国家之刑章为不足凭，其弊不止外洋之藐视已也。〖18〗奏入，奉两宫太后懿旨：总理衙门所奏及黄体芳等所奏各折片，著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具奏，醇亲王著一并议奏。

日前，醇亲王奕譞覆奏，非常时局，不必但泥常规，若不量予变通，诚恐该国自知需索太奢，于理未协，或将条约搁起，而专以崇厚藉口，谓辱其体面，与我构衅，殊属不值。况请免崇厚之举苟出于俄，则迹近要挟，实难允准，今系从旁调停，似可乘此明降谕旨，谓崇厚于交涉要件草率擅拟，其违训越权之罪，本应立正刑诛，只以俄国素敦和好，是以从宽监候，复派曾纪泽前往另议；今据英使威妥玛等均请宽免崇厚之罪，惟曾纪泽尚未将另议条约覆奏，暂将崇厚免去斩罪，仍牢固监禁，俟条约议妥，再行加恩。〖19〗

至是，礼亲王世铎等会议王大臣公折奏称，英使威妥玛系奉其国主之命为中国转圜，又据出使诸臣先后电信，均言俄国以治崇厚斩罪为辱，是威妥玛等所言为可信。崇厚应得之罪固与改议条约不相干涉，黄体芳等主张崇厚罪

名不宜轻减，自属正论，惟中外全局所关，权衡轻重，尚非势有窒碍、必不可行之事，可否将崇厚罪名量予减等，以示法外之仁？〖20〗谕称：崇厚出使俄国违训越权，所议条约诸多窒碍，经廷臣会议定以斩监候罪名，实属罪有应得。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本与俄国不相干涉，第恐远道传闻，于中国办理此案缘由未能深悉，或因误会而起嫌疑，未免有妨睦谊。兹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曾纪泽接到此旨，著即将崇厚暂免斩罪知照俄国，并告以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即此可见。其应议条约，著仍遵前旨，妥善办理。

翌日，廷旨密谕南北洋大臣，谓海防办理数年，毫不足恃，遇事仍不得不曲从人意，令仍加紧筹备。

六月初五日（7月11日）

22 从李鸿章请，准查照新式订购铁甲舰二艘，作为闽省、南洋防务之用，北洋亦另购二艘，将淮商捐项及招商局拨还官款各一百万两作为购舰经费。

此前，李凤苞致函李鸿章，谓英海军部易人，该部原允售之二铁甲（即土耳其八角台铁甲船），均作罢论。李鸿章据以奏称，当此中俄交涉吃紧之时，英国碍于公法，不能再将前任所允铁甲船转售中国。臣早虑英或见好俄人，不肯转售，已于四月十七日缄嘱李凤苞如所议无成，即查照新式，在英厂订造铁甲二只。至购舰之款，现计有闽省解存上海及部拨并提出使经费共约一百一十万两，又总理衙门奏定南洋拟购碰快船之六十五万两，以抵订造两号铁

甲船价款，所短不过数十万两。又称：中国南北海面将及万里，仅有铁甲船两只，分布不敷，仍无以振国威而壮远势，况现拟定造之船应分闽省、南洋各一只，北洋为京畿门户，处处空虚，无论何国有事，敌之全力必注重在此，是北洋亦应再定造铁甲船二只，所需经费亟应预为筹拨。查有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一百万两，分年分岸按引收解，在户部为课厘外加增之款，非正项可比，不若凑作整款，可有裨于海防利器。又有招商局拨还各省官款每年三十五万两〖21〗，在各省多属闲款，多少有无，无关紧要，应请酌提其三届还款一百万两，抵作定造铁甲船之需，于军国大计裨益非浅。〖22〗

至是，谕称：前定购铁甲船两只，现英国不肯转售，当此筹办海防之际，不能因前议无成，遽尔中止。著照李鸿章所议，查照新式，在英厂订造铁甲二只，该督即知照李凤苞速行定议，早日造成，不可耽延时日。至所请北洋再定造铁甲二只，并淮商捐银一百万两拨充造船经费，著户部议奏〖23〗；其招商局拨还各省官款每年三十五万两，该督请酌提三届还款约一百万，抵作造船之需，即著照所请，由李鸿章咨明各该督抚商酌办理。

十一日（7月17日）

23 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晋省大灾之后，农事民生渐有起色，自去夏至今，风雨调和，荒废田亩已不及十之二三，异乡归耕者仍络绎而来。报闻。

十五日（7月21日）

24 曾纪泽奏，俄事战守均不可取，界务当力争，通商可酌允。略云：伊犁一案，筹办之法有三，曰战，曰守，曰和。战不可取，守亦不可取。俄人坚甲利兵，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不敢谓我能操必胜之权；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其英法诸邦为利益均沾，方协以谋我，必不肯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刻下固未易言。其守之一说，谓伊犁边地一隅，与其多予金钱、商利以获之，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是不知伊犁乃中国镇守新疆之一大炮台，伊犁弃则新疆不守，新疆不守则中国奥区亦皆不守，是守之一说亦断不可行。今欲收回伊犁并保全中俄二百年之和局，惟有就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与俄人辩论。三端之中，偿款事最小，分界事最大，故分界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而通商各条，不妨就其太甚者酌加更易，其余似宜从权应允，盖界务为永定之约，而通商条款日后尚可修订也。〖24〗

奏入，谕称：伊犁系中国之地，从前俄人只称代收代守，是尚不敢公然居侵占之名，中国向其索还旧疆，本是名正言顺。其通商一事，自当权其利害轻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亦未可迁就行事，致贻后患。

二十四日（7月30日）

25 以俄国兵船即来北洋海面，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防务，并调湖北等省兵勇迅速北上。

总理衙门奏，接李鸿章密函，据法国水师副将福禄诺函称，在东洋（日本）晤俄提督，带有铁甲船四只，其他

兵船十余只，约于八、九月将封辽海等；现饬海防各营加意防备，惟兵力甚单，殊多焦虑。俄人既有将封辽海之谋，该处仅有宋庆带兵三千屯扎，似应另行调集大枝劲旅防卫并简派知兵大臣一员节制。〖25〗谕称：俄国议约，不易转圜，近日各路电报皆有派员来华，以兵挟制之信，并有调拨兵船来封辽海等语。〖26〗俄国既有意失和，称兵启衅，亟应现事布置，以期有备无患。北洋津海、山海二口，均为近畿门户，津海有李鸿章驻扎，山海关一带兵力甚单，自应添拨劲旅，统以知兵大员。曾国荃久历戎行，声威素著，著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并著李瀚章、裕禄各选调精强兵勇二千名派员统带，乘轮北上，限八月以前驶到，归曾国荃节制调遣，宋庆所扎营口各营亦归曾国荃节制，以一事权。

26 派总理衙门王大臣与日本使臣宍户玑商办琉球一案。

先是，日本废灭琉球一案经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处，日方表示，中国如先将光绪四年（1878）八月驻日使臣何如璋之照会撤回，可以商议。总署因照会日方，谓“本王大臣认为从前所论，可概置勿论，一一依照美前大总统来书办理”〖27〗。本年二月间，日本外务省密遣竹添进一郎以私人身分来津见李鸿章，称日本愿将琉球南岛（宫古、八重山岛）归于中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须同意修改前定中日约章，允许日本在华“利益均沾”，并可入内地通商。鸿章经与总署函商，以日本此次愿交出琉球南岛之议与格兰忒原议不符〖28〗，且无端要求改议两国间已定之条约，遂拒绝竹添之议。本月二十日，日本外务省又正式照

会总署，派驻华使臣宾户玑为全权代表，与中国商办琉球一案，问中国派何员与议。至是总署上奏请示，得旨：著派该衙门王大臣会同日本使臣妥商办理。

27 是月，因慈禧太后久病不愈，诏征天下医士。此后各直省督抚荐送入京之精通医术者凡八人，会合太医诊治四十餘日始康复。〖29〗

七月初六日（8 月 11 日）

28 以时事孔亟，需知兵大臣入中枢以备朝廷顾问，命左宗棠入京陛见。

本月初二日，詹事府少詹事宝廷请调知兵重臣左宗棠来京主持大计，与恭亲王同心赞画，以渡危局。奏云：俄事迁延已久，我必先有成谋而后和不至辱，战不至危。今日之事，决非现在枢臣数人所能胜任，若无知兵重臣主持大计，恐未足撑拄危局。历观内外臣工实罕其选，惟大学士左宗棠老成硕望，功业昭著，虽性情未必无偏，而才识迥出凡庸，方之古人未知若何，而以视今之士大夫，实鲜出其右者，请降旨宣召入朝，使其筹画方略，与恭亲王同心赞治，当必有以解朝廷之忧。无论主和主战，必存国体而杜敌谋。〖30〗至是，谕曰：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著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

29 以湖南提督鲍超久历戎行，声望素著，命即在湘鄂两省募勇万人，由该提督统带，乘轮船北来，限八月以前

驶到，到后于天津、山海关两处适中之地择要扼扎。

初七日（8月12日）

30从曾纪泽请，明发上谕，开释崇厚。

昨日，曾纪泽电告总署抵俄都、递国书并见俄外相情形，并谓“乞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虽干清议不敢辞”。总署王大臣以事机紧迫，于本日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入见于养心殿。慈禧太后曰：“崇厚罪名原有俟曾纪泽到后再议之意，今俄既接待我使，且云条约尚可改，则崇厚杀不杀亦甚不要紧。不杀，伊能逃往何处？著即宽释”。〖31〗乃谕曰：前有旨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兹据总理衙门接到曾纪泽电报，现在商办一切，恳为代奏施恩等语，崇厚著加恩即行开释。

十七日（8月22日）

31李鸿章奏报天津开办水师学堂。略谓：中国驾驶轮船学堂创自福建船政，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及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亦需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北洋现筹添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必以学堂为根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拟就天津机器局度地建设水师学堂，俟落成后，参酌西国成规，拣派监督、教习，招考学生入堂肄业。〖32〗

天津水师学堂旋建成开学，嗣以生员不尽如意，复公开招考，凡直隶本籍及外省寄居之良家子弟，资质聪颖，年在十六七岁以内者均可投考。学堂设于天津机器东局之

旁，“堂舍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33〗。

八月初一日（9月5日）

32 李鸿章奉旨在天津与巴西专使喀拉多订立《中国巴西通商条》。

本年六月间，巴西国正使喀拉多、副使穆达来天津晤李鸿章，请援各国例，议立两国通商条约。事闻，旨派李鸿章悉心筹画，酌拟变通，总期周密妥善。旋经鸿章督同津海关道郑藻如、候选道马建忠与该使等反复辩论，终以秘鲁条约为底本，参用别国条约，议定条约十六款。其主要“变通”之处，如第一款“两国人彼此皆可前往侨居”项下添入“须由本人自愿”字样，以杜“设法招致”（即掠买华工）之弊；第三款规定“设立领事官必须奉到驻扎之国批准文凭，方得视事；如办事不合，可将批准文凭追回”，藉以限制外国领事之强横跋扈；第五款声明“利益均沾”必须“互相酬报”，意在纠正从前概行允给各国“利益均沾”之弊。〖34〗

初五日（9月9日）

33 谕曾纪泽不得因俄人拒绝与商即擅离该国。

先是，曾纪泽于六月二十四日由英国行抵俄京，二十九日晤俄外务大臣格尔斯，后者“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全权公使，增兵设防，有意寻衅等。诘难良久，最后乃允代奏

国君，请示呈递国书”。曾纪泽遂电致国内，请释崇厚，故有上月初七日开释崇厚之旨。纪泽旋于十七日面见俄皇，呈递国书，俄皇受书答词，因闻崇厚开释，“词色甚悦”，允派格尔斯等再与商议。〖35〗次日，纪泽赴俄外部会议，而递节略，大意谓：索还伊犁全境；塔尔巴哈台及喀什噶尔界务各派大臣面订；除嘉峪关设领外，其余暂不添设。至是，曾纪泽电告总署，接俄外部复文，谓伊犁割地、扩大商务均须照办；嫌我节略将要务全驳，以为无可和衷商议，已另派使臣（布策）赴北京。〖36〗谕称：商议约章，是曾纪泽专责，前允该少卿所请，开释崇厚罪名，原为改约地步，乃因外部一言龃龉，遂不能设法转圜，与之从容商议，岂开释罪臣仅以呈递国书遂为了事耶？著凛遵迭次电寄办法，与其外部从容商办，以维大局，不得因彼有派使来华之信，不候谕旨，擅离俄国。

十二日（9月16日）

34 午门护军殴打太监案发生。是日，太监李三顺奉慈禧太后之命赍送赏件赴醇王府，因不服午门护军值班官兵玉淋、祥福等盘查，彼此口角互殴，致所携物件有所遗失。翌日护军统领岳林奏称，太监不服拦阻，与兵丁互相口角，致生事端，请将兵丁交部审办，并自请议处。旨令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将护军玉淋等人严行审办，护军统领岳林一并先行交部议处。既而，廷旨命将玉淋、祥福均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罪不赦，护军统领岳林再交部严加议处。

寻两宫太后改令减轻处罚，宣懿旨曰：午门护军殴打

太监一案，玉淋等本属罪有应得，惟念门禁至为紧要，恐嗣后官兵误会，稍形瞻顾，关系匪轻。著加恩将玉淋革去护军，改为杖一百，流二千里，祥福革去护军，杖一百，岳林著免其再行交部严议，太监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钰祥著罚去月银六个月。〖37〗

35 以俄事紧迫，亟须多召知兵宿将，诏命李鸿章、裕禄即传知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迅速来京，毋许推诿。

十四日（9 月 18 日）

36 李鸿章请设天津至上海间电报线，以利南北洋防务。

初，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犯台湾之时，督办台湾军务船政大臣沈葆桢等屡言电报之利，虽奉旨饬办，迄无成就。〖38〗上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线达于天津。至是，鸿章以俄事万紧，又上疏请架设津沪电线，以速文报。奏称：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电报实为防务不可缺少者，曾纪泽由俄国发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而由上海到京城，由轮船附寄需六七日，由驿必须十日，现在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由天津循运河至江北，再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设陆路电线，需费不过十数万，一半年即可告成。先以淮军军饷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招股集资，俾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并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39〗得旨：现在筹办防务，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期无误事机，该大臣请由天津至上海安设电线，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即著妥筹速办，并著江苏、山东各督抚

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毋任损坏。

津沪电线自是开始筹办，由北洋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订立合同，翌年三月兴工，十一月告竣。〖40〗

十八日（9月22日）

37 两宫太后懿旨，命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等会同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及左庶子张之洞妥议俄事。

昨日，总署奏现闻俄使布策挟兵船前来，必于崇约外更多无理要求，允之则贻患尤甚，拒之则兵衅立开，深恐大局不可收拾，再四筹思，倘曾纪泽与之商议仍在崇约十八条以内，可否即予批准，盖十八条既不能挽回，其无论如何定议，较之布策来华多方挟制，利害轻重，又复大相径庭等语，因有本日令王大臣等会议之懿旨。

越日，奕誴、奕譞等众人咸赴内阁大堂集会，“人多语杂，亦惟宝廷、张之洞、刘锡鸿与枢廷诸公辩论耳”，他人皆默然无语。末由惇亲王奕誴领衔覆奏，略谓俄系大国，与我壤地相接东西一万余里，彼若进兵，则东三省可虑，各海口亦防不胜防等语。〖41〗

38 俄外部照会曾纪泽，谓俄皇允将布策召回，仍在俄国商议。先是本月十四日，曾纪泽赴俄外部面晤其署外务大臣热梅尼（时外务大臣格尔斯随俄皇去黑海休假），请其电奏俄皇，留布策在俄商议，不必去北京。热梅尼“良久乃允奏”，至是照会答覆。〖42〗

二十二日（9月26日）

39 左宗棠奏：现在料理起程来京，关外军事需人接替，刘锦棠志在匡时，才能应变，臣尝愧不如，以其督办新疆一切事宜必能胜任。得旨：刘锦棠威望素著，著即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喀什噶尔逼近俄境，亦关紧要，刘锦棠起程赴哈密后，须派得力将领认真防守。

二十三日（9月27日）

40 李鸿章奏：现与曾国荃妥筹津榆一带防务，其永平府（今卢龙）属之昌黎、滦州、乐亭沿海地方尚觉空虚，若该处布置稍疏，天津、山海关两处即难联络一气，亟须大枝劲旅驰往屯扎。得旨：鲍超乘轮北来，即著统带各营径往抚宁境内之洋河口（在今秦皇岛以南）停轮卸载，择要分扎；仍与李鸿章、曾国荃随时会商调度，以固畿辅屏藩。

九月初四日（10月7日）

41 命吴长庆率部赴山东驻防。谕称：山东现办海防，关系紧要，浙江提督吴长庆勇略夙著，素称得力，著刘坤一传知该提督酌带亲兵驰赴山东，帮同山东巡抚周恒祺办理防务。

初六日（10月9日）

42 两宫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醇亲王、惇亲王、翁同龢、潘祖荫于东暖阁。论及俄事，太后“以为实无主意，惟尔军机及三王、两大臣是任，必始终其事，条约万不可许者

勿许，其余斟酌行之”。翁同龢面奏：“和局万不可破，武备万不可缓”，“条约中西汉通商（指俄商经西安、汉中至汉口往来），关我中原大局，必当争”。〖43〗

43 准朝鲜国王派匠工来天津学习制造器械。上月间，礼部奏报，据朝鲜国王咨称，该国现讲求武备，拟派匠工来天津学造器械，恳转奏请旨。旨交李鸿章议奏。至是，鸿章覆奏称：朝鲜向于外交之道、御侮之方漠不介意，日本窥其孤弱，胁以兵威，与之立约通商，实则隐图侵逼。上年七月，臣遵旨致书该国太师李裕元，劝与欧美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及俄罗斯，今该国既以讲武为请，正可乘势利导，增彼军实，固我藩篱。〖44〗得旨：朝鲜为东北藩服，唇齿相依，该国现拟讲求武备，请派匠工前来天津学造器械，自应俯如所请，善为导引。

十八日（10月21日）

44 以李鸿章前给曾纪泽电报内称“西汉、松花两条可许其一”之语，谕称：嗣后该大臣发给曾纪泽电报，凡关系俄国议约一事，均著先行奏闻，以免两歧。〖45〗

二十五日（10月28日）

45 总理衙门就日本废灭琉球一案与日使宍户玑议定，日允将琉球南岛归华，中国允修改中日条约。

本年六月间，日本政府派驻华使臣宍户玑与中国议结琉球一案，总署王大臣奉旨与该使会商。继而该日使递来节略，大意欲照“一体均沾”（最惠国条款）酌改中日条约，割琉球南岛即宫古、八重山二岛属中国。总署就此函

询南北洋大臣意见。刘坤一复函称“以南二岛重立球国，庶不负存亡继绝初心”。李鸿章则以为“此事中国原非因以为利，应复球王驻此二岛。若球王不复，则南岛枯瘠，不足自存，中国设置防务，徒增后累”。詹事府左庶子张之洞则上奏主张联日防俄，谓俄人恃日本为后路，宜速联络日本，所议商务，可允者早允等语，旨令总署王大臣酌度办理。

总署以为，刘坤一、李鸿章“持论各有所见”，惟“揆诸现在时势，若拒日本太甚，日本必结俄益深”，反之，若允其提议，则“既可存球，并已防俄”。至是，遂与宗户玑议定专条，“载明分界以后彼此永远不相干预，并议定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交割二岛，彼此派员会办，并允修改中日条约，加入一体均沾之条”。〖46〗总署即据以上奏，请将所定之约准予签字画押。

詹事府右庶子陈宝琛于同日上奏，力主球案不宜遽结，旧约不应轻改。疏称：闻日本使臣近因俄约未定，乘间请结琉球一案，啖我以南岛，而不许存中山（琉球又名“中山国”）之祀，复欲修改条约；总署惑于联日防俄之说，办理已有成议，臣闻之且疑且愕。日本无故擅灭琉球，即以上腴归我，而中国意在兴灭继绝，尚未可义始而利终，况所割南岛皆不毛之地，置为瓯脱，则归如不归。其修改条约，更居心叵测，无非欲与欧洲诸国以竭中国脂膏，是分割琉球及酌改条约之说皆断不可从也。论者谓速结球案即可联日以拒俄，臣殊不谓然。日人畏俄如虎，中国之力终不能禁日本之通俄。日本之亲我与否，亦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而自来；中国而弱于俄，

虽甘言厚赂，与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旦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俄者，气有所先慑也，万一中国为俄所挫，日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又势所必至也，日本之和不和又与俄事之轻重利害何涉？目下论者动谓结球案即以联日交，联日交即以分俄势，亦可谓懵于事理者矣。〖47〗

廷旨令将总理衙门及右庶子陈宝琛所奏，均交惇亲王奕譞、醇亲王等会议具奏。

寻惇亲王奕譞等奏，琉球一案应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奉旨：依议。

二十九日（11月1日）

46 湖南提督鲍超奏：遵旨于湘鄂两省募勇二十三营，于九月初六日带先头各营乘轮由湖北起程，二十三日抵天津。现已至乐亭县，即扎营于此，以该处地势较高，且为各处扼要，可兼顾天津、山海关。惟北方寒冷，所带帐棚不足御风，须另修土墙，搭盖营房，目下已届冬季，不能施工，暂用高粱杆遮蔽帐棚。报闻。

十月初二日（11月4日）

47 因张之洞奏请暂缓与日本议结琉球一案，醇亲王及军机处王大臣等则坚持原议，命李鸿章就此事究应如何办理奏陈意见。

此前，总署与日使宍户玑议定了结琉球一案草约，而陈宝琛上奏，以为“殊不谓然”。旨交惇亲王、醇亲王等会议，旋从会议王大臣之请，准照总署王大臣之意办理。既而，詹事府左庶子张之洞又奏，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

缓，谓：日本擅灭琉球，中国屡行责问，彼遂赂我两岛，而推广商务，改立新约，此不可不审也。若球案率结，寥寥荒岛，即复封尚氏（琉球国王），终难自存，我不能庇累朝臣仆之琉球，复不敢抗蕞尔暴兴之日本，从此环海万国接踵效尤，法据越南，英袭缅、廓（缅甸、廓尔喀），俄吞朝鲜，数年之后，屏藩尽失。自古诸国角立之世，大率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固无一律用武之道，亦无一概示弱之理。经传所称度德量力，史策所谓远交近攻，与俄战则不得不与日和，与俄和则不妨与日战，此谋国不易之策也。此时宜酌允日本商务，以饵贪；姑悬球案，以观事变。俄事既定，然后与之理论。设彼必不复球，则撤回使臣，闭关绝市，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日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48〗疏入，旨令再交惇亲王、醇亲王会同军机大臣等会议具奏。

至是，惇亲王、醇亲王及军机处王大臣、六部尚书等再行会议。“诸公不以张折为然”，工部尚书翁同龢“陈三大端，曰：倭与俄相首尾，俄议未定，倭计宜防，一也；倭患起，则东南无宁岁，台湾首当其冲，兵饷两难，二也；此议（指总署与日使议结球案之约）由总署王大臣议定，未便反复，三也”。对此，恭亲王“极称为然”，“诸公同之”。翁同龢遂与刑部尚书潘祖荫、军机大臣王文韶起草奏稿，主张宜允日本“利益均沾”，并饬总署即与日使签署该条约。〖49〗奏上，谕曰：总理衙门议结球案一事，陈宝琛奏不宜遽结，当经惇亲王等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业经降旨允准。又据左庶子张之洞奏商务可允，球案

宜缓，复经惇亲王、醇亲王等议，以日本与俄深相邀结，又与福建、江浙距离最近，今若更动已成之局，未必甘心，且恐各国从而构煽等语。所筹自为揆度时势，联络邦交起见，惟事关中外交涉，不可不慎之又慎。李鸿章系原订条约之人〖50〗，于日本情形素所深悉，著该督统筹全局，将此事应否照总理衙门原奏办理，并此外有无善全之策，切实指陈，迅速具奏。

李鸿章旋遵旨覆奏，以为“利益均沾”一条不宜轻许，琉球南岛贫瘠，得之无益，且不能存球祀，主用延宕一法，与其多让于倭，不如稍让于俄，我得借俄以慑倭。其折略言：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被其胁迫，兼受蒙蔽，所定条款吃亏过钜，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厥后美德诸国及荷兰、比利时诸小国相继来华立约。斯时中国于外务利弊未甚讲求，率以利益均沾一条列入约内，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遂使协以谋我，有固结不解之势。同治十年日本遣使来华议约，曾国藩力主宜将利益均沾一条删去。及立约，并载明两国商民不准入对方内地贩运货物。嗣后该国屡欲翻悔，均经驳斥。去年日本废灭琉球，经中国叠次理论，又有美前总统格兰忒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本年，闻日本公使宾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球案，是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又谓：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而封球，而球人不愿〖51〗，势不能

不派员管理，即蹈义始利终之嫌。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辽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总署王大臣之意原虑日本与俄要结，不得不揆时度势，联络外交，洵属老成持重之见，而议者遂欲联日以拒俄，或暂许以商务，皆于事理未甚切当。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矣，而议者之谋若有相反者，此臣之所未喻也。〖52〗

奏入，廷旨以李鸿章亦与总署王大臣意见歧异，因命两江及闽、粤等省督抚再议。

寻据江督刘坤一覆奏，认为球案宜速结，利益均沾宜慎重图维，二者不应相提并论；琉球南岛我若受之则如获石田，是冒不韪之名而受无穷之累，云云。粤督张树声等奏，球案不必急议，日约未便牵连，认为“琉球一案与中日通商，如风马牛不相及，彼既掳球君，县球土，因中国责言，始以无足轻重之两小岛来相搪塞”，亦主不宜遽结球案。浙江巡抚谭钟麟则以为，总理衙门既与定议，不妨姑允。〖53〗由于东南各省督抚意见亦各不相同，朝廷颇感犹豫，琉球之事遂搁置未决。

十五日（11月17日）

48　大学士宝鋆、署礼部尚书李鸿藻与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专使帅腓德等，在京订立《中美续修条约》及《续

补条约》。续修条约规定，两国禁止贩运洋药（鸦片）入对方国家；两国民人之诉讼案件，被告系何国之人即归何国之官员审理。续补条约则限制华工赴美，赴美华工之人数、年数可由美国定限，但并非禁止，且不得对华工“稍有凌虐”；其已在美之华工及其他华人，“美国应尽力设法保护”。〖54〗

二十九日（12月1日）

49 两宫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著管理神机营事务，佩带印钥，宝鋆并著管理该营事务，伯彦纳谟祜毋庸管理。〖55〗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

50 赏翰林院编修许景澄侍讲升用，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

十六日（12月17日）

51 命李鸿章等将出洋幼童严加管束，如有私入洋教者即行撤回。

御史李士彬奏，出洋学生近来多有入耶稣教者，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指在美出洋肄业局总办区锷良）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谕称：朝廷不惜重帑，派员管带幼童出洋，著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出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等严加约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

十二月十一日（1881年1月10日）

52 李鸿章奏，请续筹铁甲船价款，以建外海水师，化

门户为堂奥，并请裁减绿营以节糜费。

上月间，驻德使臣李凤苞电致李鸿章，谓钢面铁甲在德已订一艘，价六百二十万马克，炮另加，合规平银一百十六万六千三百两，折库平银一百零六万六千一百两。〖56〗李鸿章以现筹银数尚远不敷购置两只铁甲所需价款，因于是日奏请续筹此项经费，略言：现据李凤苞电报，已在德国船厂订造钢面铁甲一只，系亲历英、德各厂，再三悉心考校，始行定议〖57〗，而两船之款，现仅得福建六十万、出使经费两次借拨六十万、部饷三十万，不敷已一百数十万，至续请两船所指望之淮南盐捐及招商局官款，即使如数拨济，尚短百万，应请饬下总署、户部迅为筹拨的款，以济要需。继言：查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夫水师之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今募陆勇万人，岁饷约需百万两，然仅能专顾一路耳，若北洋水师成军，核计岁饷亦不过百余万两，如用以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与敌船交仗，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未必无徘徊瞻顾之心。是此项水师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然所以议之数年尚无成者，以无大宗经费购办铁甲船、快船也。查定制各省绿营兵数六十万，岁饷约二千万两，绿营之外又不能不酌留防勇，是多一倍饷额也。自海上防务兴，筑炮台、造战舰、购枪炮、练海军，厥费甚钜，是又多一倍饷额也。中国财用本不甚

裕，而有此三倍之饷额，所以愈形支绌。今海上如有水军一枝，胜于陆勇数万人，陆勇一枝胜于绿营数万人。值此多事之秋，勇营分防要地，尚难裁减，如欲实事求是，整军经武，惟有稍汰绿营，积存饷项，以为购船造械、创立海军之经费。〖58〗

十七日（1月16日）

53 准曾纪泽即照所议条约画押。

先一日，曾纪泽电告总署，改订条约业已告成。称来俄半载，彼此诘难数十万言，前此都是虚掷景光，枉劳唇舌。迩来俄皇回都，以和平了结责成格相，乃稍稍就我范围。伊犁虽未全还，然得伊南帖克斯川（特克斯河）及莫萨山口（即木素尔山口）等诸要隘，则伊犁、拱宸（今霍城县）诸城足以自守，且与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城得以通行无阻矣。商务则天山南北两路贸易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他日尚有指望。领事除嘉峪关外，仅许添设吐鲁番一员；嘉峪关通商，至关而止（不到西安、汉中）；松花江行船，径废专条，置之不议。凡此数大端，皆与总理衙门迭次电嘱相符。〖59〗

至是，谕称：曾纪泽来电均悉。该大臣握要力争，顾全大局，深为不负委任，即著照此定约画押，约章字句务须悉心斟酌，勿稍疏忽。

二十九日（1月28日）

54 沈桂芬卒。

沈桂芬（1818—1881），字经笙，顺天府宛平县（今

北京市）人，原籍江苏吴江。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1852）擢庶子，又先后迁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及内阁学士。同治初授山西巡抚，在任期间禁止该省民间种植罂粟，又疏请以京师旗人赴口外及东三省屯田，以纾八旗生计。同治七年（1868）调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充总理衙门大臣等职。光绪元年（1875）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三年（1877）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赏太子太保衔。据称，桂芬“遇事持重”，自文祥逝后，枢臣中以“熟谙外情”称。至是病故，年六十有四。诏赠太子太傅，命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谥“文定”。〖60〗

55 禁招佃开垦黑龙江荒地。

本年九月，御史英俊奏请放垦黑龙江呼兰一带荒地，旨令黑龙江将军定安议奏。至是定安覆奏称，呼兰所属通肯河一带荒地（即今黑龙江省望奎、青冈、拜泉、海伦等县所在地区），向系旗丁围猎游牧之区，若招佃开垦，流弊甚多，请仍旧封禁等语。谕：“著照所请，惟奸民希图渔利，难保不潜往私垦，滋生事端，著该将军等随时认真稽查，严行禁止。”〖61〗

56 是年，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七千八百八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七两（较上年增加六百六十万二千余两），进口货值银七千九百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二两（较上年减少二百九十一万四千两），入超银四十万九千八百六十五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一千四百二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三两。〖62〗

57 李鸿章委派道员龚寿图开始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招集商股四十万两，以织造洋布，分洋商之利。

〖1〗《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1—2页。

〖2〗是指刘盛休所部铭军十二营。该军接奉此旨后，即由山东张秋镇调来天津附近，作为津榆一带海岸游击之师，未去张家口。因李鸿章奏称津沽海口较张家口尤为紧要，若张家口方向有事，该军可随时调往。诏可。嗣又调赴奉天大连湾长期驻守，防卫旅顺后路。

〖3〗宋庆，字祝三，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山东蓬莱人，行伍出身，咸丰末年擢总兵，赐“毅勇巴图鲁”名号，此后其所部勇营即名“毅军”。同治十三年（1874）授四川提督，时统毅军驻河南、陕西交界处，接奉此旨即率部前往奉天营口，后长期驻防旅顺要塞。

〖4〗此项拨款名东北两路边防练军经费，简称“东北边防经费”，沿为定制，此后历年均有关于催解此项经费之谕旨，且将其数额由每岁一百四十四万两增至二百万两左右。

〖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22—50页。

〖6〗《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伦敦致总署总办》。

〖7〗八角台铁甲船，参见：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条。又，英厂为上年其所造“帕尔来”等二舰，本欲转售于中国，李凤苞亦已与之洽谈妥当，嗣因英国政府以中俄关系紧张，恐售船与华而开罪俄国，阻止厂商出售，是以二舰未能购成。李鸿章旋以所筹价款，并再另行筹款，改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铁甲船二只，是即著名之“定远”、“镇远”二舰（详后）。

〖8〗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1—5页。

〖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15页。

〖1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六《请饬拨海防经费折》。

〖11〗《光绪朝东华录》总886页。

〖12〗《郭嵩焘奏稿》393—398页。

〖13〗粤督张树声等旋派员在广州城外黄埔地方勘建校舍，本年十二月兴工，明年十二月工竣，“计前后楼房四进，左右住房二十二间”，并订立学馆章程，“选调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算学者派充教习，俟学生学有进境，再延西师接教”，将学堂取名“实学馆”（见《张靖达（树声）公奏议》卷五）。

〖14〗仿造快船之议，始自李鸿章。光绪二年（1876）九月，鸿章致函船政大臣吴赞诚云：“福建所造各船，除扬武外，均系旧式。现与日意格酌议，应于铁甲船未购之先，配造巡海快船四只，以备将来购成铁甲可以练成一军，请由厂分年筹造”。吴氏即饬日意格向法国地中海船厂购得快船各项图纸，筹备自造。据称此种快船，船长252英尺，宽32英尺有奇，排水量2152吨，轮机最大功率2800马力，时速15海里半，以铁板加木板二层为外壳，头尾及两舷共置炮十尊，船头水线下设有碰船尖锋（即冲角）。又称，经出洋回国学生陈兆翱、魏瀚等按图测估，工料一切约需银四十万两；船局议筹二十万两，另外二十万拟由福州将军穆图善等奏请饬下南洋大臣协拨（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242页）。这里所说的“快船”，即蒸汽机推进之铁壳巡洋舰，当时西方亦于不久前方始制造。福州船政局仿造之第一艘快船，系于光绪七年（1881）九月开工，次年十二月下水，名曰“开济”。此船作为我国自行制造之第一艘巡洋舰，其吨位、马力之大，乃福州船局开办以来前所未有。

〖1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

〖1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覆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以专责成折》。

〖17〗《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2—4页。

〖18〗《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5—6页。

〖19〗《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8—10页。

〖20〗《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11—12页。

〖21〗是指招商局收购美商旗昌洋行船产时所借湖北、江西、浙江等省官款总计一百万两。事见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

〖2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七《定造铁甲船折》。

〖23〗淮商捐银一百万两用于购买铁甲船之事，寻经户部议准如所请。惟因后来此时先订之二铁甲价款不敷，乃将此一百万两移用，而另购二铁甲之议未再提及。

〖24〗《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二《敬陈管见疏》。

〖25〗《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8页。

〖26〗时俄方宣称不与曾纪泽在俄都商议，而欲派专使来北京谈判，并同时调派兵船来中国沿海。另据李鸿章得自英、法消息，俄国拟于八九月间派铁甲及兵船十余只，将封大沽口，并分队由山海关左右登岸，直逼京师。李鸿章认为，此消息无论虚实，防备必须加严，因添派正定镇总兵叶志超率三营往守大沽后路新城（在天津东南，濒海河南岸），而以盛军、铭军为游击之师，加强津门防务。

〖27〗《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175页。

〖28〗格兰忒上年离日后，何如璋晤见美驻日公使平安，询以调停琉球事，平安答称格兰忒建议将琉球三分，北岛归日，南岛归华，中岛仍置球王。此次竹添所议仅作二分，否认保存球祀之事，且要求增改中日条约。

〖29〗据浙江巡抚谭钟麟所荐名医薛宝田入长春宫诊治记述：慈禧太后“由于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以致胸中嘈杂，少寐、乏食、短精神，间或痰中带血”云。慈禧问“此病要紧否”，薛答“总求节劳省心，不日大安”。慈禧云“我岂不知，无奈不能”。薛宝田等议案方曰：病由积劳任虑，五志内烦，伤动冲、任、督，以致经络久虚，元气不能统摄。谨拟养心、保元二汤加减人参、云茯苓等（《北行日记》初六日壬寅条）。

〖30〗《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二，1—3 页。按：时与宝廷同作请调左宗棠来京入赞中枢者尚有御史邓承修。

〖31〗《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1880）七月初六、初七日条。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 460—461 页。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册《津门杂记》卷中。

〖34〗《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二，23—26 页。

〖35〗《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二光绪六年（1880）六月二十九日条、七月十七日条。

〖36〗《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二，20—22 页。

〖37〗此案，两宫太后原意将护军从重惩罚，且已明发上谕。而廷臣恐因此助长太监气焰，致蹈前代内宦干政覆辙，遂议论纷纭，潘祖荫、张之洞、陈宝琛谏阻尤力，两宫太后方令改变原判。据时人记载：案发时慈禧方在病中，闻讯，“遣人请慈安临其宫，哭诉被人欺侮，谓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立交刑部，并面谕兼南书房行走之刑部尚书潘祖荫，必拟以斩决。祖荫到署传旨，讯得实情，护军无罪。秋审处坐办四员、提调四员，皆选自各司最精于法律者也（即刑署中所谓‘八大圣人’），同谓交部即应正法，倘太后必欲杀之，则自杀之耳，本部不敢预闻。祖荫本刚正，即以司官之言覆奏。慈安转告慈禧，慈禧大怒，力疾召见祖荫，斥

其无良心，泼辣哭叫，捶床村骂。祖荫同署，对司官痛哭，于是曲法拟流”（《方家园杂咏记事》）。所云虽不无夸张想象之辞，然慈禧之重视此案，必欲严惩护军，则确定无疑。时任左、右庶子之张之洞、陈宝琛乃上疏劝谏，有云：“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指十一月二十九日重惩护军之上谕）；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出自慈恩，益彰盛德”等语（《张文襄公年谱》）。恭亲王在军机处手持张、陈两疏示同事曰：“若此，真可谓奏疏矣！”（《抱冰堂弟子记》）慈禧、慈安因此另降懿旨从轻改定护军之刑罚，并将太监亦予惩处。

〖38〗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旨从钦差大臣督办台湾防务沈葆桢之请，准设厦门至台湾电线。光绪三年（1877）丁日昌任台湾巡抚时，利用前于光绪元年买下之外商所办福州至厦门电线材料（参见：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条），建成台北至基隆电线，是为中国境内第一条电报线路。

〖3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八《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40〗津沪电报工程由户部拨款十四万两，委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承修，明年（1881）十一月竣工并正式使用，成为中国建立电报事业之开端。据云，“电报通讯一经采行，便得到迅速的发展”，迨至1910年时，在电报总局管理之下，全国已成立五百六十个电报分局，包括四万五千二百六十公里的空中电线和一千七百七十二公里之海底电线及一百六十五公里的地下电线。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370—371页。

〖41〗《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1880）八月二十日。

〖42〗《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二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四日、十八日条。

〖43〗《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1880）九月初六日条。

〖4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八《妥筹朝鲜武备折》。

〖45〗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覆电曾纪泽：鸿适与总署函商，松花江、西汉两事恐难尽免。如伊犁全归，似松花江行船、西汉（通商）准择一路，即是争重让轻之意。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页。

〖46〗《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三，15—16页。

〖47〗《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三，19—23页。

〖48〗《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四，1—3页。

〖49〗《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1880）十月初二日条。

〖50〗同治十年（1884）七月，李鸿章与日本使臣伊达宗城在天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

〖51〗此前，何如璋致李鸿章函称，在日本曾访询球王（尚泰），据该王称如在宫古、八重山岛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愿，阖国军民亦断断不服”，盖以岛贫而小，不足自立缘故。

〖5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14—16页。

〖53〗刘坤一、张树声、谭钟麟关于球案意见之覆奏均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四。

〖54〗《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四，11—13页。

〖55〗神机营始建于咸丰十一年（1861），系选拔京师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前锋、护军、步军、火器、健锐营及内务府、圆明园护军营之精锐者别为一军，以时演练西洋枪炮技艺。同治间，醇亲王奕譞管理神机营事务，佩带印钥，光绪帝即位后，自请解去一切差使。伯彦纳谟祜系亲王僧格林沁之子，承袭王爵，奉旨代醇王管理神机营事务，此时其所以去职，据云系因该营发生行刺事件。《翁同龢日记》本月二十二日条载：“是日伯王奏，神机营马兵某挟刃寻死，请即正法，抑或交刑部。奉旨按军法从事（小注：未见明发）”。

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是月二十九日云：本月神机营南苑秋操，“伯彦纳谟祜请诛一已革骁骑校。或云：伯王主操过严，上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复求见，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杖而后诛之。”

〖5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4页。

〖57〗李凤苞在德厂订造之铁甲船（即定远、镇远二舰），系仿照英舰“英佛来息白”号和德舰“萨克森”号，而综合二舰优点，且考虑适合中国近海水深情况而加以设计的（见《欧游杂录》85—86页）。

〖5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九《议覆梅启照条陈折》。

〖59〗《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四《森彼得堡致总署总办》。

〖60〗《清史稿》卷四三六。

〖61〗此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亦有开放通肯河等处荒地之请，俱不准行。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方有谕旨明令开放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闲荒。

〖6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又见《光绪朝东华录》总1030页。

清通鉴　卷二三八

光绪七年　辛巳　公元1881年

正月初三日（2月1日）

1 以署吏部尚书李鸿藻为兵部尚书。

十六日（2月14日）

2 刘铭传倡试办铁路之议，经廷臣筹议，反对者众，旨命“著毋庸议”。

先是上年十一月间，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应召来京后，上疏请办铁路，以为中国若无铁路，即永无自强之日。其奏略言：中国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我以积弱不振，不能不忍辱含垢，遇事迁就，守此不变，何以自立？俄自欧洲起造铁路东来，此时之持满未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以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华，

亦遇事与我为难。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金、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及转运艰难之虞。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如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防边防海，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

铭传此折建议：中国要道，南路宜修两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惟工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事关军国大计，如蒙俞允，请旨饬下总理衙门迅速议覆，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筑室道谋，则永无自强之日矣。〔1〕

奏入，得旨：刘铭传所奏系为自强起见，著李鸿章等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寻据李鸿章奏：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铁路之兴，大利约有九端，而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刘铭传见外患日迫，兼愤彼族欺凌，亟思振兴全局，俾日俄两国潜消窥伺之心。或谓铁路若开，恐转便敌人来犯之途，不知各国之有铁路，皆所以征兵御敌，未闻为敌用，盖万一有非常之警，坏其一段，则全路皆废。或又谓铁路一开，则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必滋

事端，不知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而州县乡镇之稍僻者，其送客运货仍赖马车民夫，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民之依此谋生者，更不可数计。〖2〗

然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等纷纷上疏力言不可。张家骧奏陈铁路有“三弊”，顺天府丞王家璧则谓刘铭传、李鸿章之议“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即曾亲见且乘坐过火车之前驻英副使刘锡鸿（时任通政使司参议）亦竭力反对，以铁路断不宜行于中国，谓中国试行铁路有“九害”、“八不可行”。〖3〗于是，本日宣谕称：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中国若拟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二十五日（2月23日）

3 从总理衙门请，准嗣后朝鲜遇有关系洋务紧要事件，由北洋大臣及驻日使臣与该国通递文函，随时商办。

上年六月，美国政府派海军少将薛斐尔（又译萧孚尔）乘兵舰至朝鲜釜山，要求立约通商，被拒。薛氏转请日本政府居间介绍，仍不得要领。其时，朝鲜政府自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书劝其与西国立约藉以牵制日俄两国以来，实已愿与欧美各国通商，因于上年十二月派卓挺植赴日本密谒中国驻日使臣何如璋，告以该国欲与美国立约，请中国代为主持。何如璋以为此事不容推辞，遂致函总署请及早决计。日前，英使威妥玛亦来总署面称，俄国交界朝鲜，

难保不乘衅动兵，为朝鲜计，惟急与各国立约，庶可补救。总署王大臣告以事关朝鲜大局，须该国自行定议，中国惟有因势利导。

至是，总署奏谓：朝鲜久隶外藩，实为我东三省屏蔽，与琉球孤悬海外，形势迥异。日本侵灭琉球，气焰日张，难保无窥伺朝鲜之意，而与朝鲜逼处者，俄为尤甚，似较日本之患为更迫。朝鲜势孤力弱，本非俄敌，中国兵力暂难兼顾。朝鲜之于泰西各国深闭固拒，积习相沿，牢不可破，今该国恐惧审处，翻然变计，此实该国安危所系。查属藩定制，公牍往来，职之礼部，不特有需时日，且机事亦易漏泄，嗣后遇有关系洋务紧要之件，可否由北洋大臣及出使日本大臣与该国通递文函，相机开导，随时商办。〖4〗奏上，奉旨“依议”。

寻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朝鲜国王派员李容肃于本年正月来津禀谒，据称该国领议政李最应颇悔去年六月之坚拒美国来使为非，是何如璋所称朝鲜国王与执政大臣决意外交而未敢遽发，已确有明证。该国军额极虚而饷力极绌，无以自立，而所据形势实为我东三省屏蔽，关系甚重，现其君相虽翻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国人议论分歧，尚难遽决，自应开诚晓谕，冀可破其成见，固我藩篱。该国于外交情事生疏，即如与日本通商已五年，尚无设关收税，并不知税额轻重，设再与西国结约，势必被其欺蒙，是以现派前在西洋学习交涉事宜之道员马建忠等，参酌目今时势及东西洋通例，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底稿，预为取益防损之计，交李容肃赍回，俾该国遇事有所依据，不至多受蒙蔽。〖5〗

二十六日（2月24日）

4 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等签署《中俄改订条约》于圣彼得堡。

条约正文二十款又专条一款，另有《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主要内容为：俄国将伊犁交还中国，两国各派大臣办理交接；中国伊犁地方与俄国之分界，系沿霍尔果斯河往南至伊犁河交汇处再过伊犁河往南，沿同治三年塔城界约（即1864年钦差大臣明谊等与俄国所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旧界，特克斯河流域及通往南八城要口皆属中国界内；新定交界及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处，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中国南疆喀什噶尔地方与俄国费尔干纳省之交界，就现管之界查勘后再立界牌，同治三年所定塔城地方之界亦由特派大员会同勘改。俄国得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吐鲁番、嘉峪关设立领事；俄商由陆路贩货入中国内地，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至天津，其西路则至嘉峪关止；俄国商人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不纳税，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议定税则。中国偿给俄国代收代守伊犁所用兵费等款九百万卢布（合库平银五百万两，或英金一百四十三万一千六百镑）。自画押之日起六个月内经两国皇帝批准后，在圣彼得堡互换。〖6〗

二十九日（2月27日）

5 命大学士左宗棠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二月初六日（3月5日）

6 因日本使臣以琉球一案日久未定，悻悻离京，命沿海各省严行戒备。

先是上年六月以来，总署王大臣与日使宍户玑议结琉球一案，已定一草约，因陈宝琛、张之洞、李鸿章等持异议，签署之事悬而未决，该日使即于上年十二月宣称草约作废，悻悻离京回国。至是，谕称：日使所请各节与中国存球祀之意尚未尽善，未能即予准行。该国不遂所求，尤难保无藉端要挟情事，著李鸿章、刘坤一等督饬各营妥为备御，不动声色，静以待之。闻日本造小铁甲轮船两只〖7〗，可以驶入长江，并著彭玉麟等加意防备，毋为所乘。定海一厅，四面环海，应增调闽省兵轮，以助兵力。

十八日（3月17日）

7 准将驻檀香山商董改为领事官。

光绪五年（1879）二月，总理衙门据驻美使臣陈兰彬来函，以檀香山地处太平洋要道，华人在彼经商、务工者甚众，宜设领事官予以保护管理；惟该国未与中国立约，不便派领事驻扎，奏准以当地华商、同知衔陈国棻（广东香山县人）作为商董，发给谕帖，行领事官之事。至是，驻美使臣陈兰彬等再函总署，谓檀香山国虽未与中国立约，该处乃华民赴美要冲，且华民在彼谋生者日多一日，近又有中国招商局轮船在该处常川来往，宜设领事官妥为保护，况俄罗斯等未与檀香山立约之国均已在彼设有领事，可否将已设商董、同知衔陈国棻改为领事官。总署据以上奏，得旨：如所请行。

二十二日（3月21日）

8 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参劾李鸿章之语多属信口诬蔑，命将该参议交部严加议处。谕曰：刘锡鸿奏疆臣不堪倚任，胪款参劾，览奏殊堪诧异。各省大吏如有办事乖方者，有言责诸臣自应据实参奏；李鸿章久任封圻，深资倚界，其平日办事，原不能一无过失，朝廷随时训诫，亦未尝稍有宽假。兹据刘锡鸿所陈各款，如谓其奏留直隶藩司入觐为“蔑视朝纲”，覆奏筹备饷需一疏为“藐抗朝廷”、“腹诽谕旨”（指上年二月李鸿章奏海防经费实解数目与原额相差甚远一折），深文周纳，已属支离。至谓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并以荒诞不经之词登诸奏牍，肆意倾陷，尤属谬妄糊涂。似此信口诬蔑，不可不予以惩处，刘锡鸿著交部严加议处。寻议革职，从之。

三月初七日（4月5日）

9 以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兼充驻意大利、荷兰、奥斯马加（奥地利）三国钦差大臣。又派二品顶戴、记名道员黎庶昌为出使日本国大臣（代何如璋，前派许景澄以丁忧未赴任）。

初十日（4月8日）

10 慈安太后卒。

慈安太后，即东宫太后，钮祜禄氏，咸丰初年正位中宫。同治初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元年（1875）以来一仍其故。平生不善处政事，每召见臣工，呐呐如无语，凡事多依西太后意见。然以性格温和谦恭，较得宫中之人

好感。至是病故，年四十有五。寻上谥号曰孝贞显皇后。

【考异】据野史及民间传说，谓咸丰帝临终之际密书遗诏交付东后，令监视西后，而慈安之死，即因透露密诏之事，为西太后怀恨，以至竟遭后者毒害。然所谓“密诏”者，实无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其确曾存在，惟慈安太后以中年暴亡，引起世人种种推想，但毕竟仅为传闻与揣测而已。事实上，慈安并非无疾而卒，据清廷于慈安太后去世次日所发上谕称：“初九日，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痰涌气塞，遂至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抢救哀号，曷其有极”云云。另据《翁同龢日记》载：本月初八、初九两日“大风寒冷”，光绪帝业已“咳嗽鼻塞，的系伤风”。初十日，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午夜乃闻慈安死讯，十一日“丑正三刻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方（御医所开处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志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所记情形与上谕所称并无不同。据此以观，慈安当系气温骤降，感染风寒，引起他疾之急性发作，以当时之医疗水平无从抢救，遂不治而亡。或谓处方亦可伪造，诚有此可能，但须有切实证据方可令人信服。

四月初八日（5月5日）

11 命将山东烟台防务、奉天营口驻军悉归北洋大臣节制，提督吴长庆等各军悉听调遣，宋庆一军（时驻营口）亦归李鸿章节制，以一事权。

12 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办理台湾防务，并寄谕岑毓英：台湾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日本前议琉球一案，未允所请，该使臣悻悻而去，难保不藉端生衅，自应思患预防，严行戒备，岑毓英久历戎行，谙习兵事，即著该抚将台湾防务悉心规画，务期有备无患。

13 以吴大澂督办吉林边防事宜。谕曰：现在俄事虽已定议，惟念中国边境与俄毗连，必须慎固封守，以为思患预防之计。吉林之三姓、宁古塔珲春等处防务尤关紧要，该将军驻扎吉林省城，相距较远，恐难兼顾，所有三姓等三处防务即著责成吴大澂督办，并将各该处屯垦事宜妥为筹办。

十八日（5月15日）

14 曾纪泽奏陈上年改订俄约交涉之艰难情形，请饬海疆及边界诸臣讲信修睦。

本年正月间，曾纪泽既与俄方签署伊犁改订条约，痛感此次交涉之难，至是具折复命，其折略谓：俄约业经改订，遵旨画押，诚恐议者以俄罗斯如此强大，尚不难遣一介之使，驰一纸之书，取已成之约而改之，执此以例其余，则中西交涉更无难了之事。是说一出，必有承其弊者，盖不知交涉之艰难，而外交之未可常恃也。此次到俄之初，该国君臣视崇厚已订之约为既得权利，不允谈改，有命海军大臣呈递战书之说。臣不得已乃遵总署迭次电报所言缓索伊犁，全废崇约，而其署外部尚书热梅尼则要求具牍申言永远不索伊犁，当经臣严辞拒之，交涉陷于僵局。幸赖我国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隙，且该国方与

土耳其战罢（指 1878 年俄土战争），财殚力竭，不欲再起衅端，是以俄皇自黑海返都后，谕令外部无使中国为难，其外部始肯再谈。臣通盘筹画，必以界务为重，界务则专重伊犁南境（即特克斯河流域等处），相持不下，反复辩论，始允归还，然犹欲割其西南隅长百里、宽四十里地方，经臣叠次厉色争辩，方将伊犁南境全数来归。其余界务、通商、设领各端，亦莫不辩论再三。迨议偿款一端，彼谓中国各路征兵，俄国遣船备兵以应，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答以未战而索兵费，当无是理。彼称如此则俄国正欲一战。答以战则胜负未可知，如中国胜，则俄亦须偿兵费。外部尚书格尔斯私下谓，改约多端，俄国一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因许以九百万卢布。此外，尚有种种诘难，一言不合，即以去留相要挟，艰难情形，不可殚述，足见外交未可常恃。据实陈言，不敢稍存隐饰，请旨密饬海疆暨边界诸臣讲信修睦，庶几遐荒悦服，海宇清平。〖8〗

二十七日（5 月 24 日）

15 李鸿章奏报第一艘铁甲船已在德国开造，明年六月完工，其另行续造之船，仍需再筹价款。

先是上年六月，因英政府不准出售土耳其八角台铁甲船于中国，旨从李鸿章议，命驻德使臣李凤苞即于英厂另行订购二只。李凤苞即与徐建寅（驻德使馆参赞）详考各国新式铁甲船图样，“去短取长，如转动之灵捷，冲碰之猛利，浮力之宽裕，炮位之合宜，隔堵保护之周密，引水导气之流通，下至一板一钉之厚薄疏密，无不精益求精”，终以德国伏尔铿厂船式为最善，于上年十一月在德定造第

一船。价款分四期给付，定于明年六月交船付讫，合库平银一百零六万六千余两（不含船上所配炮械等价）。李鸿章以为，一船之款如此，再造一船，共需二百一十余万两，而国内现筹之银仅得一百五十万两，远不敷需要。至是，奏称：查各国铁舰之式，日出日新，与其价廉而得已旧之船，临事难操胜算，不若价昂而求最新之式，先声已足夺人。今核李凤苞所订伏尔铿厂船式，为交战大洋及守护海口之用，兼有碰船之水下铁角，吃水深十九尺（英尺），每一点钟行十四海里半，中腰水线处钢面铁甲厚十四寸（英寸），余皆铁甲，约十八个月造成。此船配克鹿卜十二寸口径后膛炮四尊〖9〗，八九寸口径后膛炮首尾各一尊，又加配雷艇、电灯、连珠炮、鱼雷裙网等件〖10〗，约共需银八百七十万马克，即四十三万英镑，合银一百六十三万两有奇。又屯嘱李凤苞，照现定钢面铁甲原式再订一只。合计两船之价银已在三百二十六万两以外，至第三、四两船将来又需三百数十万两，现计仅得有著之款一百五十万两，洋厂合同一经签订，价银即须如期汇付，未便失信于人，拟将淮商捐项已有之四十万两挪后就前，其续缴之六十万两亦请饬户部仍照前议拨作船价款。招商局拨还官款百万两，每年仅能收三十万两，一时尚难就绪，其续造之二铁甲，拟俟二、三年后伊犁偿款归清，各省财力稍缓，再行办理。〖11〗

二十八日（5月25日）

16 从吉林将军铭安等请，准添设珲春副都统一缺。谕称：吉林珲春地方辽阔，向归宁古塔副都统管辖，相距遥

远，该将军等请添设大员以资统率，系为因地制宜起见，著照所请，添设珲春副都统一员。

同日，命以呼伦副都统依克唐阿为新设珲春副都统。

17 因左宗棠奏请兴修畿辅水利，慈禧太后懿旨：畿辅水利自雍正、乾隆年间兴修后，历年既久，地势河道今昔异形，旱潦无从蓄泄，自应及时筹办。著派恭亲王、醇亲王会同左宗棠、李鸿章等筹办。

寻据李鸿章奏，畿辅水利只宜次第举办，难兴大工。直隶水利以五大河为一省之纲，五大河中以永定之害为最深，而永定之病在卢沟以下，须挑浚长二百余里、深一二丈之积沙，或令其改道，以南堤为北堤。然无论清淤或改道，工程皆极繁巨，目前实无此财力。东西两淀为全省各河之总要，亦积淤极厚，而非人力可施。目下兴修畿辅水利，只能先就永定一河量力补救，如修复闸坝，裁湾截滩，加筑堤坝等。其大清、滹沱、北运、南运等河，业经修治，又于天津城东陈家沟之四大河交汇处开新河百余里，分泄各水经北塘入海。〖12〗奏上，懿旨令恭亲王、醇亲王会同左宗棠、李鸿章酌度情形，妥商办理。

五月初六日（6月2日）

18 从黑龙江将军定安请，准添设呼伦贝尔副都统员缺。

19 令各省将命盗案件办理情况按月报部，不得任意积压延宕。谕称：各省办理命盗案件本有定限，其承审延迟者分别议处，定例綦严。近来各州县往往藉端延宕，任意耽误，甚至捏词扣展，延搁数年，积压蒙混，弊端百出，殊非慎重刑章之道，自应汇总稽查。著各直省督抚等自此

次奉旨之日起，先将现在各州县详报未结命盗案件造册咨部，嗣后按月报部一次，毋得视为具文。如查有迟逾等弊，立即严参，以儆玩泄。

初九日（6月5日）

20 从大学士左宗棠请，命南北洋大臣及各省督抚、海关监督妥议洋药（鸦片）税厘加征章程。

先是，翰林院侍读王先谦于条陈洋务折内建议洋药税厘并征，谓言强必先富，洋药进口每年七万箱，每箱售银五百两，中国每箱仅收税三十两，外洋以此毒物每年收走中国之银三千数百万两，中国如何不穷？为今之计，应与威妥玛定议，税厘并征，加税一倍，倘因此滞销，则可救民生，倘仍前畅销，则可纾国用。〖13〗至是，大学士左宗棠以每箱洋药可统征税厘一百五十两，奏称：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巨，禁令流于空文；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近闻已增至七万余箱，从前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已减至五百余两，是吸食者日众，销路益广，为害愈甚。空文禁止既无济于事，莫如加征其税厘，俾增裕国课，复使吸食者因价格之昂或减吸或断吸。拟请每箱百斤洋药统征税厘合一百五十两，土药则照洋药推算征收，如此则于理于法，于公于私，皆得其平。〖14〗谕曰：鸦片流毒中国为害极深，近因民间吸食者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止既属难行，又将别增滋扰，左宗棠所奏加增税厘，不为无见。现照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共征一百五十两，内地

土烟推算征收。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及各直省督抚、海关监督悉心妥议稽查征收章程。〖15〗

十二日（6月8日）

21准裁撤“出洋肄业总局”，留美学生一律撤回。

前于同治十一年（1872），从曾国藩、李鸿章之议，准选派首批留美幼童出洋，至光绪元年（1875）前后共派赴美留学幼童四批计一百二十名，规定自出洋之日起，十五年后按顺序依次回国，并在美国哈富地方设有“出洋肄业总局”，管理有关留学事务。上年十一月间，因有人奏留美学生“毫无管束，抛荒学业”，且有私入耶稣教者，旨令李鸿章、陈兰彬等查明出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学生中之私入洋教者即行撤回。嗣据驻美使臣陈兰彬奏，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宜将该局裁撤等语。旨交总署议奏。至是，总理衙门奏“请裁撤出洋肄业局，将学生撤回，量材器使”，据称：出洋肄业局之设，原以办理洋务须熟悉彼中情形，方免隔阂，自同治十年（1871）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派员管带出洋，前往就学，以便异日材成之用，讵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上年刘坤一来京，代出洋局前任总办区谔良转递节略一纸，条陈局中利弊甚详，当即函致陈兰彬，嘱其确切查明，旋据陈兰彬复称，该局利少弊多，难资得力。又与李鸿章往返函商，该督亦有半撤半留之议。臣等查该学生等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未免见异思迁，惟恃

管带者督率有方，始能去其所短，取其所长，为陶铸人材之地。若如陈兰彬所称，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是大失设立该局之初心。相应请旨饬下南北洋大臣，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回华后察其造诣深浅，分配各处，庶无失材器使之意，云云。〖16〗疏入，从之。

【考异】留美幼童前后四批，共一百二十人，原定十五年后陆续回国。至是，其第一批尚未满九年，便将前后四批全数撤回，“出洋肄业局”亦同时裁撤。此举究竟缘何而然？前此论者多以为系顽固守旧者如时任该局总办（监督）之吴嘉善及前任区谔良等从中破坏所致。其实不然，真正原因当在陈兰彬所谓“利少弊多”。幼童早年出国，于中华文明之了解原本无多，又长期在外洋习俗熏陶之下，难免“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以至“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西学东渐记》103 页）。尤以其中私入耶稣教或美国秘密社会组织者，更为清廷所痛恶，认为即使将来学业有成，其能否如预期回国效力尚属疑问。因此，对于此次撤回留美幼童之议，即使当年力倡并主持留学事宜且以后仍坚持派遣赴欧留学之李鸿章亦持赞同意见（至少未表示反对），恭亲王奕訢等人之态度则更是坚决。至于吴嘉善（字子登），亦非一般认为之冥顽不灵者，彼以翰林院编修能自学外语（曾纪泽说吴子登虽口不能作西音，却能“译读”），并研究算学、化学等实学，著有《算学二十一种》等书，被认为“通洋务”，这在当时诸多进士出身之士大夫中可谓凤毛麟角，说他存心破坏留学事业，值得怀疑（见李志茗《“留学界之大敌”吴嘉善的再评价》，载《史林（沪）》1994 年 3 期）。曾纪泽有云：“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

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使西日记》29 页）。曾纪泽其人可谓对留学之利颇有认识者，也认为此次裁撤出洋肄业局并无错处，可见此次留美学生之撤回确非由于顽固守旧势力阻挠学习西方文明所致。

二十日（6 月 16 日）

22 台湾地震。翌日，福建地震。〖17〗

二十八日（6 月 24 日）

23 赏直隶津海关道郑藻如三品卿衔，充出使美国、日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大臣。

24 是月，开平矿务局开始兴造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先是，开平矿务局为便利运煤，议修唐山煤矿至胥各庄一段轻便铁路，“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矿务局工程师英人金达拟定铁路之轨距为四英尺八寸半，路长凡十八华里，是月兴工建造。〖18〗本年十一月间铁路告竣，先以驴马拖曳煤车行驶，数月后，金达氏利用矿井之废旧锅炉造成一小型机车取代驴马，再后则由英国购来机车、货车。是为中国修造铁路之开端。

六月初一日（6 月 26 日）

25 从吴大澂请，命户部每年拨银十万两，作为吉林制造军火、修建炮台之用。

督办宁古塔等处边防事宜吴大澂奏，吉林拟设机器局，并构筑松花江沿江炮台。略言：吉林为国家根本重地，东北两面与俄境处处毗连，新练防军规模市具〖19〗，已兼用

后门枪炮，尚需陆续购求利器。然既用后门快枪、开花利炮，而不能自制子弹，则购运稽时，难乎为继；即洋火药、铜帽亦需由他省机器局转运到吉，道远费繁，终非长策。若在吉林省城开设机厂，制造军火，不独本省练军可以源源接济，并可兼顾黑龙江各军之用。又言：拟于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仿大沽炮台之式，沿松花江南北两岸各筑炮台一座，约需二十万两之款，五六年方可蒇事。其三姓、宁古塔、珲春三处防军，现计九千余人，饷需每年八十余万，皆仰给于他省，骤增巨款，恐部拨饷银时行支绌，请饬部通盘筹画，每年另拨银十万两，为创设机器局、建造炮台之用。〖20〗

谕称：吉林地方紧要，现在整顿边防，所有制造军火、修筑炮台均属目前要务，所需经费，即著户部每年另拨银十万两，俾资应用。

十三日（7月8日）

26 以吏部尚书万青藜“屡经被人指摘，众望未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祖诰“才具平庸”，命开去万青藜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一职，程祖浩原品休致。

又因有人参奏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乐，近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命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彭玉麟查明具奏。寻命刘坤一来京，以彭玉麟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彭玉麟旋辞）。

二十五日（7月20日）

27 甘肃阶州（今武都）等处地震，房屋倒塌，人畜伤

亡。寻据甘肃布政使杨昌濬奏报，此次地震压毙人口计达四百余名。〖21〗

七月初四日（7月29日）

28 从吉林将军铭安请，准放垦该省南部围场。铭安奏，吉林伊通以南皆系围场之地，自奉天围场开放以来，人烟渐稠，山兽远走，致吉林围场每逢捕打“贡鲜”竟至一无所获，是再如前封禁，不惟有名无实，更为有弊无利。经查吉林南荒可垦地亩约十余万垧，另有铁、铅、煤等矿产，请援奉省放垦之例，一律招佃认领垦种，并兴办矿务，以期安民业而利饷源。从之。〖22〗

十八日（8月12日）

29 令各省务须按年造报兵马数目。谕称：各省兵马数目例应于每年十月具题造册报部，所以备考查而杜浮冒，现各省率多办理迟延，积压年久，竟不造报，实属不成事体。著各直省督抚自光绪七年（1881）起，将本届兵马数目按年造报，如再迟延，即著该部参奏，将该督抚及营官从严议处。

二十五日（8月19日）

30 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岑毓英奏，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若非早筹整备之方，则戎心易启。该处形势以北部尤关紧要，而福州赴台轮船向以小轮由罗星塔（在马尾船厂附近）出五虎口，再绕道厦门、澎湖以抵台南，必三十六个时辰始可到达，若遇风浪，需时更久。现改由五虎口径抵基隆，只需九个时辰，即定以此路为入

台正路，并咨商船政大臣黎兆棠拨大轮船一号，常为渡台之用。报闻。

31 是月，彗星现于北斗七星之斗柄下，初时尾芒一二寸，后乃长至丈许。〖23〗

闰七月二十二日（9月15日）

32 两广总督张树声奏，广东机器局自制蚊炮船一艘。据称，广东机器局委员温子绍按照外洋蚊炮船式样，酌量变通，绘具图说，督匠依法制造，阅时一年有余，兹工程一律告竣。经查验该船，船身底板全用柚木，内外要处包固厚铁，机器照康邦新式，马力二百匹，即驶赴虎门试演大炮，皆能合度。与外洋新购之蚊船相比，价值悬殊，而规模形式及行驶迟速却不甚相悬云。〖24〗

八月初二日（9月24日）

33 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条陈洋务，请饬搜求各国史乘及出使游历诸人记载，以编辑备览。又请饬于出洋学生等人中，酌保有才干者，以备总理衙门人选；复请将总理衙门改名为“通商院”。谕称：所奏请饬搜求各国史乘等书一节，著各该督抚留意访求关涉洋务足资考证之书，咨送总理衙门，转送国史馆，以备采择。其出洋学生及各省属员中，如有志趣方正、才识练达、足备总理衙门行走之选者，即著该督抚咨明该衙门，听候调取。至所请总理衙门改名一节，著毋庸议。

初三日（9月25日）

34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周家，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改名树人。〖25〗

十一日（10月3日）

35 李鸿章与巴西使臣喀拉多签署《中巴通商改订条约》。

上年七月间，巴西遣使来华，请订立两国通商条约，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巴西专使喀拉多会商，同年八月初订立中巴通商条约十六款。其中规定：两国人民彼此皆可前往对方侨居，但须本人自愿；设立领事官，必须奉到驻扎之国批准文凭，方得视事，如办事不合，可将批准文凭追回；“利益均沾”则应“彼此互相酬报”、“一体遵守”，“方准同沾”。此约签字后，李鸿章奏称：中西互市以来，立约十有余国，咸思损我以自肥，如不设法维持，逐渐收回利权，后患殊多。此次巴西议约，数易其稿，几于笔秃唇焦，其关系中国权利者皆力与辩论，如外国领事官须由我发给文凭，如办事不合，可将文凭追回一层，从前中国与各国立约时因不知西例，是以各国派来领事，我竟不能过问，而我派赴各国领事，则须该国准认，乃得充当，殊于体制有碍，今特于巴西约内添之，是予夺之权，我亦得而操之。

惟当时李鸿章提出禁止贩运洋药（鸦片）一事，巴西专使表示须请示其国外部，故暂未列入条约。至是，双方将前约再予修订，添入两国商民均不得贩运洋药入对方口岸一条。〖26〗

二十日（10月12日）

36 李鸿章奏，订购于英厂之第九、十号蚊炮船来华，名以“镇中”、“镇边”。略言：前于光绪五年（1879）奉旨代广东、山东订购蚊炮船，查南北洋前购蚊炮船八只〖27〗，皆系总税务司赫德代办，是此次仍饬其一手经理，于上年三四月间与英商阿摩士庄厂先立合同，订造二只，每只二万三千五百镑，约合中国银十五万两。现在广东一只已交粤省督臣验收，其山东二只亦于七月十七日驶抵大沽，经水师营务处道员许钤身会同督操炮船游击刘步蟾等验收，臣复亲往查勘，轮机、炮位、船式均尚精坚适用，与前购各船相同，已遴派闽厂曾经出洋学习之都司衔守备林永升等为管带官，并将此二船编为第九、十两号，名曰“镇中”、“镇边”。直、东洋面毗连，此项炮船若零星分布，势涣力单，经与东抚晤商，拟将二船将来与“镇北”等四船一齐派往旅顺口驻泊，并与即将来华之新购碰快船两只合为一小枝水师，防护北洋要隘。〖28〗

二十四日（10月16日）

37 实授刘锦棠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帮办军务。〖29〗

九月初六日（10月28日）

38 准彭玉麟开去两江总督署缺，仍照旧巡阅长江水师，以大学士左宗棠补授两江总督，兼充南洋大臣。

二十六日（11月17日）

39“超勇”、“扬威”二快船来华。

前于光绪五年（1879）冬，北洋大臣李鸿章经由赫德在英厂订造碰快船两号，旋取名超勇、扬威，约于本年春夏间工成来华。上年十一月初，鸿章派记名提督丁汝昌督同洋员教习葛雷森及管驾林泰曾、邓世昌等及弁兵、水手共二百余名赴沪，准备前往英国验收并驾驶来华。至是，两船驶抵大沽口，李鸿章亲往验看，并乘之行至旅顺。

寻予出洋接收二船并驾驶来华之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等各赏叙有差。

十月十四日（12月5日）

40 李鸿章奏报福州船政学堂续派赴英法留学生十名。略言：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奏准选派闽厂前后学堂学生三十名，前往英法学习驾驶、制造，现在多已学成期满，陆续回华。其驾驶学生出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等，制造学生出色者有魏瀚、陈兆翱等，经量材器使，或派管驾蚊船、快船，或在船政差遣及在外洋为铁甲船监工，其余亦分任要务，各效所长。惟现值整顿水师，精研船械，需才仍殷，光绪五年（1879）曾经奏明闽厂出洋生徒应予蝉联就学，以备不竭之需。现与督办船政黎兆棠函商，拟续选前学堂学生八名、后学堂学生六名再行出洋肄业，惟内有后学堂学生四名前经调来天津充水师学堂教习等差，碍难出洋，故先派十名送至香港，登舟前往欧洲。〖30〗

十五日（12月6日）

41 以法国谋占越南北境，事关中国大局，不能置之度外，命令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密为妥办。

初，法国于中国同治初年强占越南南圻六省，在西贡设总督府，复亟谋向北发展，尤注意于北圻之河内一带。同治十三年（1874），强迫越南政府与之签订条约，将越南置于保护国地位，并攫得红河通航之权。越南为中国西南边疆藩篱，其阮氏王朝与清廷之间且有传统朝贡及册封关系，故法国对越南之侵略行径必为清廷所关注，惟当时中国国内局势未稳，又接连与英俄等国交涉未已，尚无暇顾及越南之事。惟近年来法人在越南北圻地区扩张之举日益明显，直接威胁中国西南边疆之安全，总理衙门因电嘱驻英法使臣曾纪泽相机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本年八月间，纪泽于巴黎面晤法外长桑迪里，告以中国视安南较之琉球尤为紧要，琉球尚有海洋之隔，安南则边界毗连，痛痒相关，“中国保护该国之心，直与保护内地省份无异；中法和好多年，商务茂盛，万不可因此事生出意见”。桑答：“法国但愿越南遵守甲戌之约（即 1874 年法越条约），并非多求进步”。纪泽曰：“法越甲戌之约，中国本不能认，若法国之志仅欲与越南通商，不求进步，则越南私立之约，中国犹可勉强优容，不欲阻法国已有之权利，致损法国之颜面也。若法国得寸思尺，使中国为难，则是辜负中国保全友谊之苦心矣”。桑迪里言“法必格外留心，不与中国为难”〖31〗。纪泽旋电致总署，报告法国有进图越南北境之意，请朝廷及早准备。

上月间，云贵总督刘长佑奏称法人志在必得越南全境，以窥我滇粤之郊，近闻其下议院议准筹借二百五十万法郎作为东京湾水师经费，军饷既集，用兵在迩，我宜及早预备。〖32〗旨交总理衙门议。后者遂致函前福建巡抚丁日昌，

询以对策。后者覆函建议由广西派兵以剿办土匪为名，前往越南北圻驻扎，以阻止法人逼近我边境。总署以为事属可行，至是奏称：越南一国向隶藩属，为中国滇粤各省屏蔽，自西贡一带为法占据后，其国日就孱弱，北境仅存。法人觊觎越南，蓄志已久，本年秋间据出使大臣曾纪泽电报法人谋占越南北境。法人久占越南南境，此次添船筹款，虽以捕盗为名，其叵测已可概见。以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则粤西与之唇齿相依，后患堪虞，且红江通行轮船，由越南海口旬日可至云南，事关中国大局，实不能置之度外。如何措置之处，据丁日昌函称，宜密商广西抚臣、提臣，以查办土匪为名派兵驻扎关外，并速商越王联络外交；又据曾纪泽函称，可派我水师兵轮数艘移近越南海口，使法人有所顾忌，否则力助越南保守红江，不使其据以逼我等语。所言俱不为无见，现除电复曾纪泽与法外部坚持前议外，请饬南北洋大臣及两广、云贵总督等密商妥办。〖33〗

奏入，谕曰：越南向隶藩服，为滇粤两省屏蔽，法人据其西贡一带，现复以捕盗为名添置兵船，并欲由红江通商云南，计殊叵测。该国积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则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逼处，后患不可胜言。即著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树声、刘长佑、庆裕（桂抚）、杜瑞联（滇抚）商同密为妥办，其丁日昌、曾纪泽函致总理衙门各节，一并参酌办理，务当详加揆度，合力图维，庶可弭衅端而安边境。并将如何办理情形，随时详晰密陈。曾纪泽与法国外部辩诘，仍著坚持前议，相机辩论，期于大局有俾。

十六日（12月7日）

42 浙江巡抚谭钟麟奏，杭州修复文澜阁〖34〗，请颁发匾额、方略，并请奖励搜求佚书之绅民。谕称浙江省城文澜阁毁于兵燹，现经谭钟麟筹款修复，其散佚书籍经绅士丁申等购求，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命南书房翰林书写“文澜阁”匾额颁发，并由武英殿颁给《剿平粤匪方略》一部，主事丁申赏加四品顶戴，以示奖励。

二十八日（12月19日）

43 从安徽巡抚裕禄请，命将已革提督李世忠处斩。

李世忠，原名李昭寿，字松崖，号良臣，河南固始人。咸丰初年统捻军一部活动于皖豫之交，旋归太平军李秀成麾下，奉命镇守滁州，嗣又率部投降胜保，赏三品顶戴，擢至江南提督。同治三年（1864），尽裁所部豫胜营，致仕回籍。旋因有人参奏其从前“罪恶多端”，旨令革去其提督职衔，仍予保全。后移居皖省，据称仍“怙恶不悛，凶暴恣肆”。本年因事殴辱贡生吴某等，巡抚裕禄将其拘执，至是奏请予以处决。得旨：“已革提督李世忠，于不干己事则敢庇其党类，率众擅捉贡生吴廷鉴等，肆意殴辱，拴系送县，实属目无法纪。该犯从前罪恶多端，叠予姑容，贷其一死，应如何安分守法，乃犹怙恶不悛，恣行凶暴，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李世忠著即正法。”〖35〗

二十九日（12月20日）

44 李鸿章奏：滦州开平矿务局，参用西法开办数年，煤产甚旺。目前筹办海防，机器、制造等局及购到快碰、

蚊子各船需用煤铁甚钜，煤矿既办有成效，附近铁矿亦应一律开采，经饬唐廷枢亲赴迁安县属之清凉山等处勘验，均有铁苗，形质甚佳，业已起出百担送英国试炼，如适用，来春即正式开采。惟唐廷枢身任津海关道，又承办招商局轮船事务，需有专人驻局经理，请调广西候补知府吴炽昌前来会办局务。〖36〗得旨：即著庆裕（杜抚）饬令该员迅赴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

十一月初四日（12月24日）

45 从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议，允撤销在甘肃省城为琦善建祠成命。

初，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英鸦片战争之时，两广总督琦善以香港之事革职拿问〖37〗，战后开释，嗣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丰元年（1851）出任陕甘总督。本年初，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杨昌濬奏，琦善前督陕甘，为期三年，当地绅民至今犹“感其威惠”，现谨据该绅士等之公呈，请予琦善在甘肃省城建立专祠，以顺舆情云。奉旨允行。日前，陈宝琛奏，琦善乃祸国罪魁，请收回为其建祠成命。疏称：近阅邸钞，有为琦善在甘建祠之命，伏读之下，感奋填膺，当年宣宗皇帝斥其“辜负国恩，丧尽天良”，至今天下议论者言及琦善，虽孺子小夫，莫不痛心疾首，同声唾骂，目之为祸国之罪魁。是其即别有经营一隅之微劳，亦不能赎其贻误国家之大咎；他人之罪，只在一时一事之利害，琦善之罪则关乎国家之安危。倘令终如所请，既无以服天下之人心，且恐招外邦之讥议，其所系者匪浅云。〖38〗至是，谕曰：“陈宝琛所奏甚属允当。

所有琦善建立专祠之处，著即撤销。杨昌濬据绅士陈词率行具奏，著传旨严行申饬。”

初八日（12月28日）

46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仍令地方官员于盗抢大案有就地正法之权。

先是，咸同以来各省地方官于拿获抢劫、盗窃等要犯，每有就地正法之权，无须照定例题咨报部，听候办理。本年，御史胡隆洵奏请停止就地正法章程，仍照旧例，以防滥杀。旨交刑部议奏，该部覆以应由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妥议具奏，廷旨因命各省督抚就地方情形议奏，而纷纷以仍保留就地正法之权为请。至是，据李鸿章奏称：直隶近年拿获盗犯，如情节较轻，并未杀人放火，悉照定例解勘，分别题咨，听候部覆办理，其迫于饥寒，被人胁诱，情有可原者，或量予末减；惟于情重之“马贼、海盗、枭匪、游勇”，则“不得不严速惩办，以遏乱萌”，“诚以此等匪徒目无法纪，犷悍成性，习惯为盗，动辄啸聚多人，横行街市，倚强肆虐”，“甚至炮烙事主，强奸妇女，烧毁房屋”，“种种凶恶，罪不容诛”。若被害商民只见其犯法，不见其伏诛，则不足以平怨愤而儆效尤。是此等凶犯只宜令地方官详细审问，赃证明确，再由委员确切复审，然后就地正法，以绥地方。〖39〗

十四日（1882年1月3日）

47 以内阁学士张之洞为山西巡抚。〖40〗

三十日（1月19日）

48 礼部侍郎宝廷奏，近年风气日坏，每届京察，堂司各官上下钻营，瞻徇情面犹其轻者，贿赂潜行未必无之；不论才守，不论资格，不论文理，所保荐者非贵近子弟，即浮滑少年，但藉“当差勤奋”一语掩人耳目；堂官有举无劾，已成痼习，种种积弊，非责成枢臣认真考察，不足以得京察之实。谕称：京察为考绩大典，成宪昭垂，该堂官等自当查照定章，于所属各员悉心甄核，期于举劾至当。倘仍视为具文，竟有瞻徇情面、举劾不公等弊，一经查出，定当从严惩处。至所奏由军机处考察验看，惟各部院司员等平日才品如何，非本衙门堂官不能周知深悉，所请无庸议。

十二月初四日（1月23日）

49 李鸿章奏，劝说朝鲜于明年三四月间派人来津，与美国萧孚尔商议朝美立约。

本年正月间，总署因朝鲜欲与美国立约，求中国代为主持，奏请变通与朝鲜联络皆由礼部经手之旧制，嗣后朝鲜遇有关系洋务紧要事件，由北洋大臣及驻日使臣与该国通递文函，随时商办。诏可。嗣据李鸿章奏报，已派道员马建忠等代拟朝鲜与各国立约草稿。五月，美国海军少将萧孚尔（又译薛斐尔）来天津谒见李鸿章，谓上年乘兵轮赴朝鲜投递国书，欲与立约修好，而朝鲜坚拒不允，现奉国主密令请中国代为转达。且出示其外部（国务院）函件作为证明。鸿章让萧氏暂时留津以待机会。旋于六月间朝鲜有人（副司直李应浚）来津办事，鸿章即饬津海关道郑

藻如缮具节略交来人带回，劝朝鲜派员来天津与萧孚尔商议，俟议有头绪再派大员同往朝鲜面订条约。此前，朝鲜国王派领选使金允植等带学徒又来天津，并至保定面谒李鸿章，据称奉国王密谕请中国大皇帝明降诏旨，令朝鲜与西国立约，如此则国内之反对论议可自然平息。鸿章告以中国于外交各事向来先由大臣与各国商定，然后请旨遵行，若事未办而先奉旨，转予外人以挟制之柄。因劝说其转达该国王，于明年三四月间遣使来津与萧孚尔晤商立约。至是，李鸿章将金允植之语具折奏陈，并谓："朝鲜久隶外藩，实为东三省屏蔽，与琉球孤悬海外者形势迥殊。今日本既灭琉球，法国又割据越南沿海六省（即南圻六省），中国已有鞭长莫及之势。我藩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日本胁令通商复不允订税则〖41〗，抑勒把持，计甚阴狡，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则朝鲜势孤难立，各国要求终无已时。东方大局所系，中朝既不必显为主张，而休戚相关，亦不可不随事维持，多方调护，保兹属土即以固我藩篱"。〖42〗

奏入，谕称："朝鲜久隶藩属，自应随时维持调护，即以固我边陲。该国如与美国订约，则他国不致肆意要求，于大局实有关系。著李鸿章随时相机开导，妥为筹办。"

初八日（1月27日）

50 命出使英法两国大臣曾纪泽留任三年。

十三日（2月1日）

51 广西巡抚庆裕奏，法人谋占越南北境，遵旨预筹办法。略谓：本年七月，接据统带边防各营提督黄桂兰等探

报〖43〗，有法国人来越南谅山省文渊州，直抵镇南关外察看地势，测绘地图。法国图占越南全境，蓄谋已久，所以迟迟未发者，碍于刘永福固守红江上游，惩于昔年之败〖44〗，一时尚未敢轻动。现奉上谕命筹议防范办法，再四思维，越南之谅山、高平等省及驱驴、文渊等处，皆粤西之屏障，各该处多有曾被匪据而为我军收复者，现在亦尚有酌留营哨驻扎之处。拟即以防剿该国积匪为名，于现扎有勇之处加派哨队，未扎勇之处即于防营酌拨驻扎，并明谕刘永福有警互相接应，如此大张声势，法人有所顾忌，得弭衅端。倘仍逞其狡谋，一闻警报，即将腹地营队先其所急，酌量调往关外谅山等处布置严防，现已将酌筹办法密致黄桂兰查照妥办。〖45〗

谕称：法人有用兵越南之计，居心叵测，庆裕现饬提督黄桂兰等以严防该国积匪为名，于现在酌留营哨之处加派勇队驻扎，并预拟相机因应之法，所筹尚属周妥。该抚当饬令各该营不动声色，严密防范，以期慎固边境，消患无形。其谕令刘永福有警互相援应一节，刘永福既未可深恃，且恐形迹太露，转致枝节横生，尤当加意缜密，不可稍涉大意。总之，彼族觊觎越南已非一日，中国不能不设法防维，惟虚实缓急间措置最宜审慎，著庆裕随时探明情形，妥为筹画。

十四日（2月2日）

52 驻藏大臣色楞额奏请由四川省按年筹拨银两，以津贴藏地办公之用。得旨：西藏地方瘠苦，办公经费入不敷出，色楞额所请自系为整顿藏务、永革陋规起见，即著丁

宝桢于盐厘项下自明年起，按年筹拨银一万二千两，发交西藏领饷员弁搭解回藏，分给驻藏大臣二员，俾资办公。

二十四日（2月12日）

53 明发上谕，命将郝懿行著书四种留览。谕曰："前据顺天府尹游百川呈进已故户部主事郝懿行著书四种，当交南书房翰林阅看，据称郝懿行学问渊博，经术湛深，嘉庆年间海内推重，所著《春秋比》、《春秋说略》、《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各书，精博邃密，足资考证。所进之书，即著留览"。〖46〗

二十八日（2月16日）

54 云贵总督刘长佑遵旨覆奏预筹法国谋占越南北境事。略谓：越南向隶藩服，为滇粤两省屏蔽，法人谋占其北境，关系中国大局。为今之计，与其待彼既吞越南全境之后而我苦于守边，莫如我先出兵赴越南三江口至海阳一带驻扎，令彼不得逼近我境，盖中越边境全长二千里，而三江口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易于守御，用防边之力于关外，我少受其害。惟虑我之出兵时机，早则衅自我开，迟则鞭长莫及。可以剿匪为名，由广西、云南、广东三路出兵，互为犄角，并暗中联络刘永福，以助我声威。〖47〗得旨：该衙门知之。

55 是月，从吉林将军铭安请，准于该省添设宾州厅、五常厅（今黑龙江省宾县、五常县）。

56 是年，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七千一百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两（较上年减少七百四十三万余两），进口货值银九千一百九十一万零八百七十七两（较上年增加一千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余两），入超银二千零四十五万七千九百零三两，征收货税银（海关洋税）一千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二两。〔48〕

---

〔1〕《刘壮肃公奏议》卷二《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141—147页。

〔3〕张家骧、王家璧、刘锡鸿奏折，分别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139—140页、149—150页、154—166页。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31—32页。

〔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32—33页。按：马建忠，字眉叔，江苏无锡人，光绪三年（1877）作为随员与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一起赴欧留学，入法国政治学院学习国际法等专业，十年学成回国，入李鸿章幕，协助办理外交事务。

〔6〕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五，30—38页；又见《光绪条约》卷五，15—21页，30页。按：此约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8月19日），曾纪泽在俄都与俄方互换。

〔7〕日本于1878年在英国订造三艘兵船，各名“扶桑”、“金刚”、“比睿”，其中扶桑一船，号为铁甲舰，排水量3700吨。

〔8〕《曾忠敏公遗集·奏疏》卷三《改定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

〔9〕“克鹿卜”，又译克虏伯，德国著名兵工厂，所制火炮以质量优异享誉世界，其炮亦以克虏伯名之。口径十二“寸”，指英寸，

即30.5厘米口径巨炮。

〖10〗“连珠炮”，又名机器炮，即手动供弹之小口径（数厘米）速射炮，因射程短、威力小，只能作防备鱼雷艇偷袭之用。“鱼雷裙网”，船体周围置于水线下的防雷铁网。

〖1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铁甲筹款分别续造折》。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一《覆陈直隶河工情形折》。

〖13〗《光绪朝东华录》总819页。

〖1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折》。

〖15〗鸦片加增税厘，又作洋药税厘并征，依中英《烟台条约》之规定，其数额可由中国各省视情形酌定其数额。据此，左宗棠所拟每箱合征税厘一百五十两之办法，其施行应无障碍，但由于英国鸦片商及英印政府之阻挠，此项措施却难以实施。清廷不得已另派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国外交部进行旷日持久之谈判。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才由曾纪泽与英外相沙里斯伯订立《洋药税厘并征条款》（即《烟台条约续约》），定为每箱百斤合征税厘一百一十两，方始办有头绪。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165—166页。按：前派留美幼童四批总计一百二十名，数年间因患病等缘故减少二十余人，此次全部撤回者计九十四名，分三批回国，“头批学生二十一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四年以后，即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奏报该学生等工作业绩，专折为之请奖，云：查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配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迭经面加校试，考其所学。其学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

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他如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均能深明窍要。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医官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技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 167—168 页）再后则有詹天佑之主持修筑京张铁路，至今仍为妇孺皆知之事。

〖17〗《光绪朝东华录》总 1102 页。

〖18〗《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 册 121 页。

〖19〗吴大澂自上年初奉旨帮办吉林边防，即从淮军商调熟悉洋操器械之将弁三百人，并请北洋拨给部分枪炮弹药，与吉林将军铭安一起招募当地西丹、民勇，编练防军马步十三营，计五千人，分为绥、巩、卫、安四军，统名“靖边军”，分驻三姓、宁古塔（分别为今黑龙江省依兰、宁安县）和珲春等处，是为吉林编练防军之始（《愙斋自订年谱》）。光绪十年（1884）法越事急，旨令吴大澂率该军三千人前来天津海口协防，驻扎秦皇岛洋河口一带。嗣由道员戴宗骞等统领调赴山东威海卫驻防，成为北洋各口陆路防军之一。原吉林靖边军，则由先后继任该将军之希元、长顺添募足额，并于甲午战争期间扩编至万余人之多。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册 393—395 页。

〖21〗《光绪朝东华录》总 1196 页。按：甘肃阶州等处于光绪五年（1879）五月间已发生过一次特大地震，波及数省，死伤人口甚众。

〖22〗《光绪朝东华录》七年（1881）七月甲子。

〖23〗《翁同龢自订年谱》光绪七年（1881）七月辛巳。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 514—515 页。

〖25〗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年谱》一卷。

〖26〗《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二、卷二六。

〖27〗即指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八艘炮艇，其中前四艘已拨归南洋使用，后四艘仍留北洋。

〖2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二《验收新购蚊船折》。

〖29〗上年八月，从左宗棠保荐，以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3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二《续选学生出洋折》。

〖31〗《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四《巴黎致总署总办》。

〖32〗《刘武慎公遗书·奏稿》卷二《熟审边情敬陈管见疏》。

〖33〗《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六，11—12页。

〖34〗文澜阁，江南三阁之一。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编竣，分抄七部，各藏于文渊阁（在宫内）、文源阁（在圆明园）、文津阁（在热河避暑山庄）、文溯阁（在沈阳故宫）和江南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咸同年间，江南三阁皆毁于战火，惟其中文澜一阁经此次修复，至今犹存。

〖35〗或谓李世忠被杀系裕禄挟私泄愤而为，盖李世忠在皖先与巡抚裕禄过从甚密，后渐生嫌隙，彼此怨恨，此次李世忠殴辱贡生吴某等，裕禄借机将李拘执，李不服，以至詈骂，裕禄怒，命立斩之，乃于事后具折称李世忠仍“怙恶不悛”云。

〖36〗《光绪朝东华录》总1225—1226页。

〖37〗传统说法谓琦善擅自与英人订立“穿鼻草约”，允割让香港，被广东巡抚怡良奏劾，道光帝斥其丧尽天良，命革职拿问。据近年有学者研究，“穿鼻草约”实为子虚乌有，琦善擅割香港之说不能成立。

〖38〗《光绪朝东华录》总1229页。

〖3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二《议覆盗犯就地正法章程折》。

〖40〗张之洞于本年六月初以翰林院侍讲学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41〗朝鲜于光绪二年与日本立约通商，迄未议立税则，施行无税贸易，日商大获其利。何如璋于本年十月致函李鸿章，谓此前朝鲜派赵秉镐、李祖渊为特使，赴日本商改通商条约，以定税则，然为日方拒绝。

〖4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二《密议朝鲜外交折》。

〖43〗黄桂兰，字卉亭，安徽合肥人，原为淮军树字营分统，以提督记名，时统率广西左江左路防军驻防龙州一带，旋授广西提督，带兵出关。

〖44〗刘永福，字渊亭，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出身穷苦，咸丰间入广西天地会吴亚忠部起义军，因以黑旗为号，称“黑旗军”。同治间率部转移中越边境之保胜（今老街）一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作为基地。复扩充部众至二千余人，编为三营，以黄守忠管带前营，吴凤典管带左营，杨著恩管带右营。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攻占越南北圻河内府，永福统军顺红河而下前往救援，于河内郊外纸桥地方一战获胜，击毙法军头目安邺（史称第一次纸桥之战，相对 1883 年第二次纸桥之役而言），越南阮氏王朝因而授其“三宣副提督”之职。

〖45〗《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六，31—32 页。

〖46〗郝懿行，字恂九，山东栖霞县人，嘉庆四年（1789）进士，授户部主事。他毕生致力学术，著有《尔雅义疏》十九卷，《春秋说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经笺疏》十八卷，《易说》十二卷，《书说》二卷，《郑氏礼记笺》四十九卷，等。卒于道光二年（1822）。

〖47〗《刘武慎公遗书·奏稿》卷二十《细审夷情预为防制疏》。

〖48〗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1264页。

清通鉴　卷二三九

光绪八年　壬午　公元1882年

正月初十日（2月27日）

1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折，奏陈目下海防、边防应取之策，以为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又图越南，边势日紧，当谋自强。略言：驭倭之策在大治水师，设北洋水师提督，以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江南防务当先海后江，以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而驭法之策，宜责广东治水师为奇兵，广西、云南治陆师为正兵，扼险以何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云。〖1〗

奏入，谕称：海防、边防均为目前当务之要，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著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画，会同妥议

具奏。其滇粤边防，即著张树声、刘长佑各就地方情形，实力筹办，期于绥边弭衅，永固疆圉。

二十四日（3月13日）

2 以三载考绩，京察届期，懿旨命予恭亲王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李鸿藻，户部尚书景廉，署户部尚书王文韶均交部议叙；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巡阅长江水师彭玉麟均交部从优议叙。又以吏部尚书万青藜屡被参奏，众望未孚，户部尚书董恂年力就衰，均令开缺。

同日，调兵部尚书李鸿藻为吏部尚书。以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为户部尚书，前吏部尚书毛昶熙为兵部尚书。

二十八日（3月17日）

3 准吉林添设府厅建置。

前于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吉林将军铭安以汉民大量流入该省，已奏准添设宾州厅（今黑龙江省宾县）、五常厅（今黑龙江省五常县）、敦化县。至是，该将军复以双城堡等处距省城较远，向系旗员管辖，而今商贾云集，户口繁多，须添设民官以资抚辑等由，奏请升吉林厅为府治，添设双城厅（今黑龙江省双城县）、伊通州（今伊通县）。旨交吏部议奏。寻议，应准所请。从之。〖2〗

二月初六日（3月24日）

4 命将吉林边地越垦韩民查明户籍，分归珲春等处管辖，并由礼部咨照韩王仍严申禁令，不准私行越界垦种。

先是，吉林将军铭安、督办吉林边防吴大澂奏报该省

东边边地有朝鲜贫民私自越界垦种，请准其领照纳租。奉旨交礼部议奏。寻经礼部议，该贫民等既种中国之地，即为中国之民，应准其领照纳租外，必令隶我版图，遵我政教，并酌立年限，易我冠服。廷旨再交铭安等议奏。至是，铭安等奏称，应照礼部所议办理。谕曰：吉林与朝鲜向以图们江为界，朝鲜民人越界垦地，历奉成宪，禁令甚严，本应惩办，惟现在该民人等开垦有年，人数众多，朝廷务从宽大，不究既往。即著准其领照纳租，并由铭安、吴大澂派员履勘，查明户籍，分归珲春暨敦化县管辖，所有地方词讼及命盗案件，均照吉林一律办理。

又命礼部即咨照该国王知悉，嗣后仍当严申禁令，倘再有私行越界情事，定当照例惩办不贷。

十二日（3月30日）

5毛昶熙卒。

毛昶熙（？—1882），字煦初，河南武陟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咸丰间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督办河南团练等职。同治六年（1867）擢户部左侍郎，旋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继而实授工部尚书，并充总理衙门大臣。十年（1871）与曾国藩赴津办理“天津教案”，暂署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上书请裁三口通商大臣专职，改由直隶总督兼理其事，诏可。十三年（1874）命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光绪元年（1875）兼充实录馆总裁，本年正月补授兵部尚书，至是病故。上谕称其“学问优长，老成练达”。赠太子太保衔，照尚书例赐恤，予谥“文达”。

寻以礼部尚书徐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前闽浙总督

张之万为兵部尚书。

二十八日（4月15日）

6丁日昌卒。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又作禹生），广东丰顺县人。初以贡生捐教职，升用知县。咸同之交，入李鸿章幕，赞画军务，嗣又协助创办江南制造局。以留心洋务，钻研西法，为曾国藩、李鸿章保荐，升用知府，又授江苏苏松太道。同治六年（1867）擢江苏巡抚。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事件之后，首先奏请兴办海防，得恭亲王及李鸿章等极力赞同，从而有光绪元年（1875）以南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事宜及筹拨海防经费等决策。同年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筹画台湾防务等事不遗余力，亦以劳累染病。三年（1877）告退回籍，仍为晋豫赈灾募集捐款，并屡次上疏，于朝廷大政方针多有建白。如五年（1879）日本废灭琉球，疏请劝令朝鲜与西国立约通商，藉以牵制日本。并数度吁请购置铁甲船，以为此事不容再缓，表现其战略思想之深邃与敏锐。其奏疏多为朝廷重视并予采纳，于晚清海防建设及外交事务有重要影响。既卒，命照巡抚例赐恤，并赐祭葬。

三月初六日（4月23日）

7李鸿章奏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请予专营之权，并优免税厘，以利行销。

初，中外全面通商以来，外商之鸦片、洋布、煤铁等物大量行销中国，以至对外贸易入超额为数甚巨，有识之

士莫不以为隐忧，拟自造洋布等物以与外商争夺利权。李鸿章于光绪二年（1876）有言“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两，实为耗财之大端”，“吸官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3〕。光绪四年（1878）九月，上海绅商禀呈南北洋大臣，请设机器织布局，适有御史曹秉哲疏请仿用西法，以机器开采、转运、制造，既省买价，并浚财源，可招徕殷商，听其开办，酌量征收厘税等语，旨令李鸿章体察情形，奏明办理。鸿章当即批准上海绅商所请，并于光绪六年（1880）派候选道郑观应和江苏候补道龚寿图在上海招商试办机器织布局，且订立章程，拟以一百两为一股，发行四千股，集资四十万两，并置办厂地、栈房，延聘洋匠，酌购机器。至是，李鸿章将办理情形据以奏闻，并称查该御史（曹秉哲）原奏所论均属切要〔4〕，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织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继谓：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在二千二三百万余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数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是遴派绅商在上海购办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复饬郑观应、龚寿图分办该局商务、官务，并延聘美国织布工程师来沪。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

不准另行设局。且该局甫经倡办，自应酌轻成本，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免完税厘；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5〗

初九日（4月26日）

8 命李鸿章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

本月初，李鸿章因母病重，奏请赏假回籍探视。旨准一个月之假，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至是，鸿章闻母已故，复请开缺守制。奏上，谕称："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现丁母忧，本应听其终制以遂孝思。惟念李鸿章久任封疆，筹办一切事宜甚为紧巨，该督悉心经画，诸臻妥协，深资依任，且驻防直隶各营皆其旧部，历年督率训练皆成劲旅，近复添练北洋水师，规模创始，未可遽易生手。各国通商事务，该督经理有年，情形尤为熟悉，朝廷再四思维，不得不权宜办理。李鸿章著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

寻李鸿章仍请开缺守制，情词恳切。再谕以"朝廷以孝治天下，本不忍重违所请"，"惟念李鸿章久任畿疆，值此时势艰难，一切措置机宜动关全局，实非寻常疆事可比"，命其仰体朝廷不得已之苦衷，仍遵前旨行事。

二十五日（5月12日）

9 以法越构兵，我鞭长莫及，而滇粤藩篱又不可尽撤，进退两难，命李鸿章、左宗棠等筹画应取之策。

上月间，法国西贡总督声称越南背约，派海军上校李

维业统带兵舰及陆队进攻海防、河内，越人与战，双方互有伤亡。本月初，河内城中火药库中弹起火，越人大乱，法军遂攻陷并占据该城，旋又交还越方〖6〗。当法人兵舰进至红河入海口时，两广总督张树声闻报函告总署，请亟筹边备。至是，总署奏法越兵端已起，我宜通筹边备，以弭后患。谕称：越南孱弱已极，如果法人意在并吞，该国万难保全。论藩属之义，中国即应派兵救援，而在我既鞭长莫及，在彼又弱不能支，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惟越南北圻各省多与滇粤毗连，若法尽占北圻，则藩篱尽撤，后患将无穷期，强弱安危，关系綦重，何可坐失事机，致成不可收拾之局？惟事体重大，应如何谋定而后动、务策万全之处，著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等就现在情形，参以总理衙门所奏，再行通盘筹画，悉心妥议，迅速覆奏。

寻据张树声奏称：法兵攻破东京（河内），又将城池交还越官，诡谲多变，诚恐其复用占据南圻六省故智，收北圻于掌握，迫越南以必从。事果至此，因应愈难。今日中国备边之策，惟有令滇粤防军仍以剿办土匪为名守于域外，既为我军驻守之地，或免法人蚕食之虞。广西边防记名提督黄桂兰所统各营，已据禀报派队进扎北宁，业与东京密迩〖7〗，臣已严饬加意训练，妥为备御，并商请广西抚臣抽调关内勇营，层递进扎，以顾后路，而厚兵力，并拟致函署督臣裕宽（广东巡抚）挑选较大兵轮驻扎廉、琼，不时驶赴越南游巡。〖8〗

疏入，旨令裕宽迅将该省兵轮挑选齐备，即饬吴全美（广东水师提督）统带驶赴廉、琼一带驻扎，不时驶往越

南洋面游弋，确探消息。命广西巡抚倪文蔚檄令已在越南北圻之黄桂兰等妥筹布置，藉固藩篱，并添调关内防军出关进扎，联络声势。

广西巡抚倪文蔚旋又添派道员赵沃统带防军各营出关，与黄桂兰分为左右两军驻扎。当是时，提督黄桂兰所部左路军扎于北宁一带，道员赵沃率右路军扎于太原等处，两路皆以谅山为后路枢纽。旨令滇督刘长佑派道员沈寿榕亦带云南练军出境，与广西关外防军联络声势，以剿办土匪为名，择要驻扎，“保护越南，即所以屏蔽吾圉”。

四月初六日（5月22日）

10《朝美通商条约》十四款签字。

上年五月，美国政府派海军少将萧孚尔至天津晤见李鸿章，请代为介绍与朝鲜立约通商，鸿章让其暂留于津，一面劝朝鲜派员前来商议。本年初，朝鲜派大臣金宏集等来津议约，鸿章令道员马建忠、郑藻如代拟约稿，以杜前此朝日《江华条约》未立税则等弊，并欲藉此机会将中朝两国传统宗藩关系载入条约，俾得西国承认，使日本无所藉口。因于约稿起首处写有“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向由自主”一语。而萧孚尔于“属邦”字样则不谓然，称“朝鲜、合众两国平行议约，不必征引他国”，至“朝鲜议约一事，须奉中国大皇帝旨意，美国亦不必过问”云〖9〗。反复辩论之余，鸿章因不欲错失使朝鲜与西国订约之机会，被迫让步，议定由朝鲜国王另致照会于美国政府，声明“属邦”之意。遂商订草约十西款，规定美国商民前往朝鲜贸易，其进出口货物均应纳税，税则大略不过值百抽十等〖10〗。

上月二十日，道员马建忠、总兵丁汝昌奉命前往朝鲜协助签约。至是，韩王派大臣申櫶、金宏集代表该国政府与萧孚尔各在条约上签字画押，订立《朝美通商条约》。朝鲜自此开始与西方国家交往，既而英、德、法、俄等国亦纷纷援例，与该国相继建交。

初十日（5月26日）

11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陈宝琛联衔奏请简派威望素著大员以钦差大臣坐镇广东，办理法越之事，并建议选授彭玉麟或张之洞为两广总督，以徐延旭、唐炯充任前敌。其折略谓：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若越南全境折而入法，则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后患将至无穷。自古防边必有重镇，立重镇必以重臣临之，近日威望素著、老于兵事而名闻四裔者惟李鸿章、左宗棠二人，左宗棠力果心雄，老而益壮，李鸿章熟悉洋情，才能应变，应请于两臣中简派一员以钦差大臣驻粤中，督办法越之事，滇粤各军俱受节制。或于督抚大臣中择其志节不群者，授两广总督，责以法越之事，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皆其人选。徐延旭、唐炯皆已先后擢授滇粤藩司〖11〗，应饬其速率军出关，以剿办土匪为名，牵制法军，二人必不辱命。〖12〗

十四日（5月30日）

12 以前陕甘总督曾国荃为两广总督，命立即赴任。

十五日（5月31日）

13 明发上谕，不从张树声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海防之请。先是，张树声既奉命北来署理直隶总督，以翰林院侍

讲张佩纶韬略宏富，精研防务，欲仿吴大澂加三品卿衔帮办吉林边防之例，奏请调派张佩纶帮办北洋海防。此举引起京中物议，谓张树声欲结翰林以自固，俾实授直督要职。至是，朝廷明降谕旨，驳回张树声所请，谓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云。

寻陈宝琛奏劾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旨令张树声交部议处。吏部议“罚俸九个月”。得旨：准其抵销。

二十九日（6月14日）

14准中韩商民相互贸易。

礼部奏，朝鲜国王咨称该国已与各国立约通商，请变通旧制，准中韩商民互相交易。谕称：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商民货物向不准在各处私相交易。惟现在各国既已与朝鲜通商，自应量予变通，准其一体互相贸易。

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马建忠寻与朝鲜使臣赵宁夏、金宏集在津订立《中韩水陆商务章程》八条，主要内容为：中国北洋大臣扎派商务委员驻扎朝鲜，朝鲜亦派委员驻扎天津；中国山东、奉天等省沿海与朝鲜平安、黄海道沿海，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但不得走私贸易；两国商民入对方内地采办土货均照纳税厘，讼案仍照《会典》旧例办理；分别于鸭绿江两岸之栅门、义州，图们江两岸之珲春、会宁设卡贸易，听边民往来交易。〖13〗

五月初七日（6月22日）

15 调福建巡抚岑毓英署云贵总督。谕称：法越构衅，滇省边防至为紧要，岑毓英久历戎行，于该省情形尤为熟悉，著即署云贵总督，迅速赴任，将防务妥为经理。刘长佑来京陛见。

六月初九日（7月23日）

16 朝鲜发生“壬午事变”。

初，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以十数万军队入侵朝鲜半岛〖14〗，二百余年来朝日两国政府间几无任何交往。光绪二年（1876）日本政府逼令订立《江华条约》强迫朝鲜开关后，日商利用其免税特权将日货输入朝鲜并大量掠买原料运回本国，且不时将其兵舰开入朝鲜水域，均引发该国民众对日本之旧怨。当是时，朝鲜宫廷内部权力之争亦愈益激化。国王李熙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于国王未成年前曾执掌国政十年，后为闵妃一派所排挤，不得已归政隐退，实权落入闵氏集团之手。大院君心怀不满，暗中操纵其亲信与闵妃一派斗争不已，意在伺机夺回政权。而闵氏集团之施政又弊端百出，各级官吏之贪污腐败使国库空虚，财政困窘，以至汉城警备军之士兵俸米长期拖欠，众士兵对掌管军需事务之大臣闵谦镐等甚为怨愤。继欠放俸米十三个月后，是日勉强发给一月之米，米中却掺有沙石，难以食用，士兵与放米吏役发生争执，闵谦镐则下令逮捕为首士兵并欲公开处决。众士兵情绪激忿，起而暴动，即分路出击，一路进向闵谦镐等权臣之住宅，杀死闵谦镐、金辅铉及领议政李最应（国王之叔）等大臣；另一路进围日

本公使馆，并攻击日人执教之新军兵营，杀死陆军少尉士屈本礼造等七名日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自焚使馆，率众冲出，逃往仁川。混乱中，大院君李昰应以为夺回政权时机已至，在众士兵拥戴下进入王宫，重新执掌政权，闵妃则化装潜逃民间。是为朝鲜“壬午事变”，或称“壬午兵变”。

【考异】关于“壬午事变”时日人被杀人数，史料记载各异。驻日使臣黎庶昌本月十八日来电谓“打死十人，伤数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31 页），日人宫武外骨著《壬午鸡林事变》称“死十二人，伤六人”（《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35 页）；另据朝鲜国王李熙事后致礼部咨文内称，该国军民于六月初九日“聚众杀死日本国教师以下七人”，且称在与日人战斗中，“朝鲜国人亦死数十余名”（《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43 页）。以上诸说中，当以朝鲜国王之说较为准确，盖黎庶昌当时在日本，其电报内说法或得自传闻，而日人宫武氏之说系依据日方当时之宣传，难免夸大之嫌。

十七日（7 月 31 日）

17 日本政府决定派外务卿井上馨为特使，率兵舰赴朝鲜交涉日人被杀及日使馆被袭事件，声言如果朝鲜不允所请，即兴“问罪”之师。

朝鲜“壬午事变”发生后，日本驻韩公使花房义质率众逃至仁川，旋搭乘英船于十五日返抵长崎，急电东京外务省，报告汉城事变及攻击日人情形。外务卿井上馨接报即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内阁顾问黑田

清隆、参议山县有朋等紧急会议。黑田等力主对韩宣战，岩仓等则主张先派重臣带兵舰赴韩谈判，提出要求，若不能如愿，再诉诸战争。其时，朝鲜之事经日本新闻纸宣传鼓动，国内舆情汹汹，要求立即对韩宣战之呼声甚高〖15〗。是日，日本内阁正式决议，派井上馨为全权代表，带兵舰四五艘赴朝鲜交涉，除要求“惩凶”、“抚恤”以外，日本得驻兵汉城，并拟要求朝鲜将巨济岛及松岛割让日本，“以表谢罪之意”〖16〗。井上馨当即指令花房公使先带兵船并千余水陆各兵先往仁川，其本人随后启行。

二十四日（8月7日）

18 从总理衙门请，命张树声即调派水陆各军开赴朝鲜，安定其局势，以防日本不测之谋。

此前，驻日使臣黎庶昌两次电告署北洋大臣张树声，谓日本已派兵赴朝鲜，我国亦宜遣兵船前往观变。其十八日电称“朝鲜乱党突围日本使馆，打死一人伤数人，日本使臣花房义质等乘英舰逃回本国，日本兵船即赴朝鲜，中国似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二十日再电：“日船于十七、八等日先后赴朝，水兵七百余，另有步兵七百，外务卿井上馨亲往督办，已于昨日动身。日本虽非决策用兵，然众情甚嚣，实在准备。我兵船之去，似宜从速”〖17〗。张树声即于当日致函总理衙门，告以接据黎庶昌来电，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我宜派兵船前往观变，现拟派提督丁汝昌偕道员马建忠前往察看情形，相机办理。次日再函总署谓，据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来津使臣金允植、鱼允中笔谈，金等称此事非一时乱党所为，日本藉端干预要挟可虞，

乞中国饬派兵船几只、陆军千名，戒严以待。二十二日，张树声第三次致函总署，谓又接黎庶昌二十一日来电，有朝鲜王宫同时被击，中国亟宜派兵前往之语，今该国内乱，日兵猝至，彼或先以问罪之师代为除乱之事，使日本有功于朝鲜，则于中国字小之义有阙，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谋。〖18〗至是，总理衙门奏："日本派兵虽仅千余，然朝鲜内乱既兴，外敌又迫，事机危急，恐不能不受日人挟制，中国若不及早派兵前往，既虑坐失机宜，而兵力太单，不独援救无以助其威，即排解亦难壮其气。臣等公同熟商，拟一面函致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如北洋兵船不敷调派，即电咨南洋大臣添拨应用；如师船不敷运载，即调用招商局轮船以济陆师。事关派兵出境援护属邦，臣等未敢擅便，如蒙俞允，应请旨饬下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查照以上筹议各节，悉心调度，即饬丁汝昌、马建忠等遵照办理"〖19〗。

奏入，谕称：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既围日本使馆，兼劫朝鲜王宫，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字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援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律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阴谋。著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

又命李鸿章即由安徽原籍克日起程，驰赴天津。谕称，近日法越构衅之事筹办尚无善策，朝鲜乱党现又突围日本使馆，日本已有兵船前往朝鲜，情殊叵测；朝鲜密迩东边，设有不靖，关系甚重，事机因应，尤贵神速，该督远在原籍，势难逾度，即克日起程驰赴天津，"以分宵旰之劳"。

七月初五日（8月18日）

19 明发上谕，宣示派丁汝昌、吴长庆率军赴朝鲜平乱。

上月二十四日张树声接奉派军赴朝鲜之谕旨后，即派总兵丁汝昌带兵船三只先赴朝鲜，另电提督吴长庆，嘱即率所部庆军六营三千人由登州乘招商局轮船随后前往。二十九日，北洋大臣衙署幕宾、候补同知薛福成据朝鲜驻津使臣金允植等言，认为该国此次变乱系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暗中操纵所致，上书于张树声，建言先将大院君羁捕，以除其致乱之源，并“使日本狡谋不逞为要”〖20〗。至是，张树声奏称：朝鲜祸起萧墙，太阿倒持，北洋现派丁汝昌带兵船三只，偕马建忠前往朝鲜察探，并饬吴长庆以所部六营迅速拔队，乘招商局轮船驶赴该国。现已电咨南洋大臣添拨兵船两号及招商局轮船数号驶来登州，接运吴长庆军前赴朝鲜；吴纪律严明，夙谙权略，当能随时因应。〖21〗

奏上，谕曰：朝鲜乱党滋事，系该国王之本生父李昰应为首，日本已有兵轮前往，朝廷顾念藩封，当饬张树声派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酌带兵船，又添派提督吴长庆统率所部六营驰往，相机因应，妥筹办理。

十二日（8月25日）

20 吴长庆一军进扎汉城郊外，执大院君来津，稳定朝鲜政局。

本月初四日，提督吴长庆统带所部三千兵力乘招商局轮船五艘及南洋兵轮二艘，自登州起程开赴朝鲜。其时，日本兵船七艘已到仁川港，不便与之同泊一处，遂于初七日在仁川以北之南阳府马山浦登岸。旋据先期由天津回国

之金宏集等来告，国人闻大兵（中国军队）入境，无不欢跃，南阳府备船十数号在海口听差，国王李熙闻讯亦派大臣赵宁夏等前来照料。又告，日使花房义质已于初三日带兵前往汉城，国王及大院君均未接见，该日使甚为恼怒。〖22〗吴长庆以日使已带兵入王京（汉城），而该国政局仍在混乱之中，无从处理对日交涉，形势危急，即与丁汝昌等商定，由马建忠先带兵勇两哨驰赴王京相机办理，吴亲率大队随后进发，丁汝昌留驻海口以顾后路。

当马建忠于初十日行抵王京时，日本花房公使“以所要未遂，已悻悻出京，回驻仁川”，马建忠虑日本或遽决裂，又于次日赶至仁川并面晤花房，告以“中国为朝鲜先除内患，使国王得以自主，再与日本商办各事”〖23〗。至是，马建忠返抵王京，吴长庆亦率大队自南阳府进扎王京郊外。翌日，吴长庆等入城谒见大院君李昰应。后者旋来营回访，马建忠与之笔谈，责其不该擅自揽权，架空国王，即命军士将其拥入肩舆，连夜舁至南阳海口，登船开赴天津。〖24〗吴长庆旋带兵赴枉寻、利泰里镇压造反士兵，“戮其罪状较著者十人，其余概交朝鲜，酌予释放”〖25〗，该国政局遂恢复正常。

既而，诏命奖叙此次平定朝鲜事变之有功人员。谕曰：此次朝鲜乱军生变，张树声先后奏派提督吴长庆等率师东渡，旬日之间乱事悉平，局势大定，办理甚为妥速。李鸿章创练水师，深资得力，著交部从优议叙；张树声相机调度，督率有方，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吴长庆赏给三等轻车都尉，丁汝昌赏穿黄马褂，马建忠赏戴花翎，以海关道员用。

十七日（8月30日）

21 朝鲜全权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在仁川订立《济物浦条约》，规定朝鲜赔给日本五十万元，日本嗣后得派兵驻汉城以警备使馆，朝鲜修国书并遣使赴日道歉，朝鲜添开杨花镇为商埠等。〖26〗日本原拟向朝鲜提出更为严苛之条件，因吴长庆等军迅速到达，“声威较盛”，出乎日人意料之外，使其“隐有所惮，未遽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朝鲜以必从”〖27〗。

二十三日（9月5日）

22 从刘锦棠之议，准于新疆南路改设郡县。

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奏，请变通旧制，于新疆改设郡县，惟不宜单立一省，宜与甘肃合而为一。略言：新疆行省郡县之设，时不可失，西陲长治久安之策，实基于此。南路八城，现经通盘筹画，拟一律改设郡县，东四城设巡道兼兵备道一员驻阿克苏，下设喀喇沙尔、乌什、库车三厅及温宿州、拜城县；西四城设巡道兼兵备道一员驻喀什噶尔，下设疏勒州、疏附县、英吉沙尔厅、莎车州、叶城县、和阗州、于阗县等。南路各城向设阿奇木等伯克，其职衔有三四品者〖28〗，现既议置郡县，拟将原回官各缺及阿奇木伯克等名目概行裁去，于各州县另酌设头目，类似各省办公绅士，虽不以官目之，但发给委牌，并拨给地亩作为办公经费，且仍准其戴用翎顶。继称：新疆设置行省郡县，势在必行，惟南北两路合计仅三十余州县，数目过少，难以自成一省，而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仍以关内为根本，若与甘肃分治，于边事不利。拟请将北路原有哈

密、镇迪各道连同南路拟设之道厅州县皆并归甘肃，合为一省，添设甘肃巡抚驻乌鲁木齐〖29〗，加兵部尚书衔，统辖南北两路军民，原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喀什噶尔，吐鲁番及南八城旧有之参赞、办事、领队大臣亦可一律裁去〖30〗，伊犁将军则仿照各省驻防将军之例专辖满营，无须总统全疆，以免政出多门，事权不一。〖31〗得旨："著各该衙门速议具奏"。

寻据吏部等奏，新疆南路道厅州县等缺应准如所请，其余尚需妥议。从之。

八月初三日（9月14日）

23 给事中邓承修奏，韩乱已平，球案未结，宜乘此声威派知兵大臣驻烟台，责日本以擅灭琉球之罪。略谓：高丽骨肉相猜，外戚秉政，乱机久伏，朝廷命将出师，二旬之间，罪人斯得，遐迩悦服。惟闻日廷议论汹汹，群疑满腹，推原其隐，殆以琉球一案未结，惧我扬兵域外，为声罪致讨之师耳。夫以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富，贤才之秀出，甲于地球，微论日本蕞尔之区不足与抗，即英法俄德诸邦亦且逡巡退让，自谓弗如。日本自李唐以来，步趋中法，惟恐不及，千余年于兹矣，一旦舍其旧而新其谋（指明治维新），几有雄长亚洲之意，然其始未敢大猖獗也，台湾之役姑为尝试，而我不曾以一矢加遗，掷金钱数十万以求一日之无事，此其所以肆然无所复忌也。是中西交际不妨虚与委迤，示以宽大，而东瀛有事则宜以全力争之，不宜有纤毫迁就，启列邦以轻中国之心。臣以为朝廷宜乘此声威，将高丽致乱之由、诸将平定之速宣示中外，

特派知兵大臣驻扎烟台，相机调度，不必明言与战，但厚集南北洋战舰，分拨出洋梭巡，其驻扎高丽之吴长庆各军暂缓撤回，以为犄角，布置已定，然后责以擅灭琉球之罪，不惟球案易于转圜，即泰西各国知吾军势已张，不讳言战，如法人之蚕食越南非口舌所能争者，可不劳而定。〖32〗奏入，得旨：著李鸿章、张树声妥议具奏。

寻李鸿章等覆奏，南北洋战舰分布各海口，不敷调集，且烟台无炮台无电报，移驻较难，请从缓议。从之。

十二日（9月23日）

24 明发上谕，李昰应免治其罪，安置保定；吴长庆一军仍暂留朝鲜。

李鸿章、张树声会奏，李昰应不宜令其归国，盖“不归犹可保其家，安其国，全其父子”，否则“必致父子两伤，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请将李昰应安置于近京之省城保定，优给廪饩，准其国王岁时派员省问，以弭该国祸乱之端。〖33〗诏曰：朝鲜为我大清属国，世守藩邦，素称恭谨，朝廷视同内服，休戚相关。前据张树声奏朝鲜国乱军生变，当经谕令调派水陆各军前往援剿，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采访该国舆论，咸称衅起兵丁索饷，而激之使变者皆出自李昰应主谋，经吴长庆等将其解送天津。李昰应当国王冲年专权虐民，迨致政后日生怨望，此次乱军初起，先赴伊家申诉〖34〗，既不能正言禁止，乃于事后擅揽庶务，威福自由，独置乱党于不问，其为恶首实属百喙难逃。论其积威震主、谋危宗社之罪，本应执法严惩，惟念朝鲜国王与李昰应谊属尊亲，若竟置之重典，转令该

国王无以自处，是以特沛恩施，姑从宽减。李昰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纶纪之变。吴长庆所部官军仍著暂留朝鲜，藉资弹压。

十六日（9月27日）

25命李鸿章妥议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一折。

张佩纶奏：今为中国患者独一洋务，而东洋之患更甚于西洋。日本虽兵制步武泰西，略得形似，然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船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35〗，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快船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未经战阵，大半怯懦，又去中国湘淮各军远甚。其贫寡倾危，国势若此，然且不度德，不量力，而专意侮慢中国、蚕食藩封者，恃海为险，谓我必不能战也。琉球之地，久踞不归，朝鲜祸在萧墙，殃及宾馆，中国为之捕治乱党已足谢日本矣，彼狃于琉球故智，索兵费五十万元，使与台湾之数相准以耻中国〖36〗，我以义始，彼以利终。是即琉球、朝鲜非我藩服，而日本逼处以争此土，犹将起而图之，何况二国之隶我藩服。继谓：然且臣亦未敢谓遽伐日本也，以为南北洋大臣当简练水师、广造战舰以厚其势，台湾、山东两省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以与南北洋犄角；分军巡海以疑之，闭关绝市以困之，召使归国以穷之。日本猜惧则必增防，增防则必耗帑，于我未病，倭不能矣，及其虚竭，大军乘之，可一战而定也。失此不图，倭军四出而兵强，倭商四通而国富，中国优游坐视，戒备不修，数年之中暂以无事，

而我之勋旧益衰，彼之势焰益炽，即一蕞尔日本已足为中国巨患，何论西洋哉！〖37〗

奏入，谕称：张佩纶所奏颇为切要，著李鸿章先行通盘筹画，迅速覆奏。

寻据李鸿章奏：天下事但论理势，今论理则我直彼曲，论势则我大彼小，中国若果精修武备，力图自强，西洋各国尚有所惮而不敢发，而况在日本？所虑者彼若预知我有东征之计，其君臣上下戮力齐心，联络西人，讲求军政，广借洋债，多购枪炮，与我争一旦之命，实非上策。故须修其实而隐其声也。自古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只能殚其心力，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钝尚难逆睹。又谓，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未敢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38〗

二十四日（10月5日）

26“云南报销案”发生。

先是户部向例，外省军费报销必造具细册，以防浮冒，惟一次请销之款每积数年甚至十数年，银数有多达数百万两者，事隔多年，且当时账目即每有不清之处，致使造册困难。而户部之司员、书吏再三驳查，延稽时日，以至吹求索贿。外省赴部报销之员为完差复命起见，亦多行贿嘱托之事。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御史陈启泰参奏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谓云南粮道崔彝尊、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此前来京贿托军费报销，由“天顺祥”钱庄

汇兑银两，交周瑞清向户部关说。旨令尚书麟书、潘祖荫查明其事，严行讯办。又命云南督抚即饬崔彝尊、潘英章迅速来京，听候质讯，并令周瑞清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云南报销案”遂由此而发。至是，御史洪良品参奏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景廉、侍郎王文韶在此案中“均受贿赂钜万”。廷旨以事关重臣名节，令惇亲王、翁同龢饬传洪良品面询。旋据洪氏称，此案外间喧传崔彝尊、潘英章交通周瑞清向景廉、王文韶贿托关说，众口一辞，有天顺祥账簿可查，有崔、潘、周三人可问，至于景、王受贿事则不能指实〖39〗。于是，又有旨催令云贵总督等派员迅将崔、潘二人解京，以与周瑞清等质对，不准迟延。〖40〗

27 是月，彗星现于东南夜空。

九月初八日（10 月 19 日）

28 广西巡抚倪文蔚奏报法越间又起战事，关外黄桂兰部现驻谅山、北宁等处作为左路，赵沃部驻太原一带作为右路，已饬其仍旧严扎，不许退却失势，亦不许轻动生衅云。得旨：所筹甚是，越南为滇粤藩篱，必须设法保护。惟当慎始虑终，相机因应，不可轻率从事，衅自我开。

十四日（10 月 25 日）

29 命将河南“胡体安临刑呼冤”一案提交刑部审讯。

先是上年七月间，河南巡抚涂宗瀛奏，钦定斩犯临刑呼冤，谓南阳府镇平县破获抢劫案，内有胡体安一犯，由刑部咨覆“奉旨著即处斩”，当即验明正身，绑赴市曹，

而该犯临刑呼冤，称其并非南阳县民胡体安，而是邓州东乡民人王树汶（又作王树文），且无抢劫情事。涂宗瀛谓，据查此案审讯定拟之时并未用刑，该犯提审前后所供亦无异词，今既临刑呼冤，应请予复审，以免枉纵。〖41〗奉旨该部议奏。刑部则请饬该督抚等讯明具奏。旨令河道总督梅启照、新任河南巡抚李鹤年复审拟结。旋据李鹤年等奏称，经查此案并无差错，请将该犯仍照原拟处决。得旨“该部速议具奏”。刑部随即覆奏，此案疑窦甚多，应俟案卷到部后再行定拟。至是，因屡有御史参奏李鹤年袒护原审属官，玩视人命，谕称：此案叠经御史风闻陈奏，其为舆论纠纷概可想见。究竟案情有无冤抑，若不详慎推求，不足以成信谳。即著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鞫，务期水落石出，勿稍枉纵。

十八日（10月29日）

30 中俄订立《伊犁界约》。本年六月，伊犁将军金顺及哈密帮办大臣长顺等奉旨会同俄官勘分伊犁西南中俄中段边界，逐段履勘，建立鄂博，共立界牌鄂博三十三处，且将山巅立有乾隆纪功碑之格登山收归我境。至是双方于所订界约签字画押。〖42〗

十九日（10月30日）

31 张佩纶奏陈“朝鲜善后六策”，旨交李鸿章妥议。

张佩纶奏谓朝鲜近在肘腋之间，实有辅车之势，而乱作于内，敌逼于外，帑藏空虚，国王巽懦，外戚骄横，其国未有不乱者也，乱则为日本所吞噬耳。以为“朝廷留吴

长庆一军暂为镇抚，殆权宜之一策，非经久之宏图”，因建言行如下六策：一曰“理商政”，即简派大员作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二曰“预兵权”，由中国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三曰“救倭约”，以倭韩条约（指济物浦条约）莫狡于驻兵，即不能驳之，亦当救之，倭兵屯扎汉城，颇多隐患，故应由吴长庆密筹箝制之法；四曰“购师船”，以为陆军护王都（汉城），不如水军护海口，故应饬下部臣迅拨巨款购造快船，由北洋选派将弁驻守仁川；五曰“防奉天”，盖朝鲜日益多事，辽东边防亟宜预筹，应使提督宋庆之毅军常满万人，以备缓急；六曰“争永兴”，以为觊朝鲜者非独日本，即俄人亦窃睨之，防倭不防俄，非十全之策，而朝鲜之永兴湾（即元山湾）距俄之海参崴、摩阔崴海口甚近，俄海口严寒早冰，不及永兴之天气温和，尝思蚕食其地，故应饬李鸿章会商吴大澂妥筹力争，不使俄人占之。〖43〗

奏入，谕称：朝鲜密迩陪都，实为东北屏蔽，该国情形积弱，现在变乱甫平，邻邦窥伺，自应力为护持。第其间筹办机宜，措置必须审慎，张佩纶所筹六事，著李鸿章悉新酌度，妥议具奏。

寻据李鸿章奏谓，原奏“理商政”一条，简派大员，职似监国，办理殊非易事，反复筹维，未敢遽决，应请饬下军机大臣等通盘筹画。至“预兵权”、“救倭约”两条，前已从朝鲜大臣赵宁夏之请，转饬吴长庆拣派洋操员弁就近教练朝鲜之兵；吴长庆既平内乱，本可克期撤回，因倭兵未撤，遵旨饬其暂驻，实密谋箝制之法，现倭兵驻汉城仅二百余人，尚不足为大患，拟俟明年春间令撤回王营，

仍留三营，俟倭兵尽撤，庆军亦酌撤。又谓原奏“购师船”一条“洵属至当不易之论”，应请饬下福州船厂赶造快船二艘，克期竣工，专备北洋派防朝鲜之用。又论“防奉天”一条，谓中国自唐迄明，朝鲜有事皆由辽沈进兵，今日轮船盛兴，而朝鲜形势三面滨海，故欲保朝鲜宜以添练兵船为要，而辽防为根本至计，现已将宋庆一军调赴金州、旅顺口设防，与兵船相依护。至“争永兴”一条，朝鲜东北之永兴湾，形势险固，可作船坞，西人尝艳称之，各国皆疑俄欲攻夺永兴，而俄国驻津领事、今升署公使之韦贝每密言俄廷绝无此意，且该处距吴大澂驻兵之珲春等处较远，似只可从缓议，俟朝鲜整军经武，力能自强，北洋铁快各船购练齐备，再随时酌拨，分往梭巡，以壮声势。〖44〗

二十三日（11月3日）

32 因八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诏命驻藏大臣色楞额前往扎什伦布寺祭奠，赏银五千两治丧，并赏妆蟒缎哈达、御用蜜蜡念珠等物。

十月二十二日（12月2日）

33 李鸿章与法使宝海在津订立《越事协议》（又称“李宝协议”）。

上月初，法国公使宝海奉命照会总理衙门，问中国驻兵越南北圻用意何在，请速予答覆，以便回报本国外部。总署覆照答以驻兵系为“剿匪”而然。旋因宝海提议两国派员设法商办，总署函致李鸿章，嘱与宝海会商。

至是，李鸿章与宝海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撤退驻越南

北圻之兵，法国保证不侵占越南土地；越南北圻以红河为界划为南北两区，分由两国保护；中法陆路通商。〖45〗对此，总署旋即赞同，并函商粤省督抚将关外驻军酌退若干里，以示和好。而法国茹费理内阁则甚为不满，且将宝海撤去驻华公使之任，协议遂告作废。〖46〗

34 直隶深州（今河北深县）地震，民房倒塌，压毙人口。此后接连四日余震不断，方圆数百里被灾。

二十七日（12 月 7 日）

35 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奉旨与俄国分界大臣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会议，订立中俄《喀什噶尔界约》四条。规定由纳林哈勒哈河起向西经各达坂、山口，均以天山中梁为界，惟勘至乌什之乌奇地方，因风雪太大，定自明年五月起接续勘分云。〖47〗

十一月初五日（12 月 14 日）

36 准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王文韶开缺养亲。

此前，御史洪良品参劾王文韶在“云南报销案”中曾受贿钜万，给事中邓承修奏请罢斥王文韶枢臣之任，谓王文韶之入军机，乃前大学士沈桂芬所援引，“而其贪秽之声传闻道路”；“枢臣总揽重权，不得以贪庸巧诈之人厕身其间”〖48〗。王文韶因此自请罢斥，未允。詹事府右庶子张佩纶又于一月之内连上三折参劾王文韶，后者遂再三请求开缺养亲，至是乃准其所请。

37 同日，派工部尚书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四日（12月23日）

38 李鸿章奏，招集商股续办沪粤电报线路。

前于光绪六年（1880）八月奉旨准设津沪电线，当年九月在津设立电报学堂，又设电报总局于天津，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各设分局，购备机器料物，自上年三月开办，当年十月工竣。旋据李鸿章奏称，由于此电线之设，南北洋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洋务大有裨益；即如此次朝鲜内讧，往返筹商，调派水陆兵勇赴机迅速，得力于电报者为多。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已改为官督商办，逐年扣还官本。〖49〗至是，鸿章又奏，请续办上海至广州电线，谓自上年十月津沪电线竣工，本年三月改归商办，成效已灼然共见，现与总理衙门函商，拟劝集华商接办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以保中国自主之权，京内外筹商军国要事及调兵催饷亦得一气连通，而商民之转输贸易亦藉电报速达，利益更广。因饬津沪电报局委员盛宣怀等传集众商会议，确立章程，自江苏、浙江、福建各海口以达广东全线六千里，约需银四十余万两。应请饬下沿线各该督抚转饬各该地方官妥为照料保护，勿使阻挠损坏。〖50〗

二十三日（1883年1月1日）

39 伊犁将军金顺等奏，伊犁中段边界业已勘分完竣，绘图呈览。谕：伊犁边界经金顺会同俄官逐段履勘，将格登山地方详查碑迹〖51〗，画回立界，办理甚属认真，著金顺等将设立卡伦各事妥为布置。

十二月初三日（1月11日）

40 福州船政局自制快船“开济”号建成下水。

先是光绪二年（1876）九月，李鸿章函致时任船政大臣吴赞诚，谓福建船厂应于铁甲船未购之先，配造巡海快船四只，以备将来可以练成一军。嗣后吴赞诚即饬日意格向法国地中海船厂购齐快船各项图纸，经出洋学生陈兆翱、魏瀚等按图测估，采购工料，于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奏准制造。上年九月正式开工，至是工竣下水。该船排水量二千二百吨，装有新式康邦卧机一副，马力二千四百匹，轮机部件由船厂自造者包括铁汽鼓、冷水柜等一千余种，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制件之精良，算配之合法，尤为各船所不及〖52〗。是为中国自行制造之第一艘近代巡洋舰。

三十日（2月7日）

41 明发上谕，命将礼部侍郎宝廷交部严加议处。谕称：宝廷奉命典试，应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实出情理之外，宝廷著交部严加议处。寻从吏部议，革职。

宝廷，字仲献，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宗室，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累迁至翰林院侍读。此前与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一起被舆论目为“翰林四谏”之一。上年授礼部侍郎，本年派充福建乡试主考官，归途于浙江买舟女为妾，上疏自劾行为失检，至是革职。

42 是年夏秋间，山东境内黄河决口四处，历城、章丘、

济阳、齐东、临邑等州县“多陷巨浸”，“淹毙人口不可胜计”。旨准该省截留漕粮办赈，并令迅将黄河下游之马颊、徒骇、勾盘等河力筹挑浚，以疏消黄河之水。〖53〗

43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六千七百二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六两（较上年减少四百十一万六千余两），进口货值银七千七百七十万五千二百二十八两（较上年减少一千四百二十万五千余两），入超银一千零三十六万八千三百八十二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一千四百零八万五千六百七十二两。〖54〗

〖1〗《涧于集·奏议》卷二《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

〖2〗《光绪朝东华录》总1275—1278页。

〖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六《复沈幼丹制军》。

〖4〗御史曹秉哲原奏，见本书光绪四年（1878）十月二十四日条。

〖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三《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产折》。按：该织布局因龚寿图等经理不善等缘故，光绪十六年（1890）方始正式投产，继而又失火焚毁。尔后由盛宣怀接办重建并扩大生产规模。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一册340页。

〖7〗黄桂兰及其所部广西左江左路防军于上年十二月奉命出关，驻扎谅山一带，本年二月因法越构兵，已饬先头部队由谅山进扎北宁、涌球等处。

〖8〗《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七，20—22页。按：时张树声已奉旨北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故奏折内称“致函”署两广总督裕宽

云。

〖9〗《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一三。

〖1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三《筹办朝美议约折》。

〖11〗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举人出身，咸丰间捐知县，嗣长期任职四川，曾署理知州等缺。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为四川总督施行该省盐政改革，官运商销，剔除票引制弊端，而以唐炯主持其事。唐炯设立川盐黔销、滇销机构，尽心办理，税收大增，成效显著，因署道员实缺；本年正月擢云南布政使。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1860）进士，同治间由广西署容县知县累迁该省梧州知府，有能吏名，曾带兵出关赴越南谅山一带剿匪。光绪六年（1880）擢湖北安襄郧荆道，本年正月诏授广西布政使。张佩纶荐举徐延旭出关主持军事，而李鸿章则在私下认为徐某言大而夸，实不知兵，有谓："晓山恃有奥援，大言谈兵，兴高采烈，其与人书，'将灭此朝食，使之片甲不返'，又云'直捣西贡，立复东京（河内）'"等语（《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140信）。

〖12〗《涧于集》卷三《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

〖13〗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九，18—22页。

〖14〗朝鲜史称"壬辰战争"，日本谓之"文禄、庆长之役"。

〖15〗嗣后作为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急先锋之浪人团体"玄洋社"，即成立于此时。

〖16〗（日）武田胜藏《明治十五年朝鲜事变与花房公使》，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36页。

〖1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31页。

〖1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31页。

〖1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31页。

〖20〗《庸盦文编》卷二，56—61页。

〖2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34—35页。

〖2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40 页。

〖2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44 页。

〖24〗《东行三录》73 页。

〖2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47 页。按：枉寻、利泰二里（村镇）皆在汉城近郊，被认为是“乱党渠首巢穴”。

〖26〗《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19—20 页。

〖27〗《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47 页。

〖28〗本书卷二十五，光绪四年（1878）注 34。

〖29〗甘肃省原来未设巡抚，系以陕甘总督驻兰州兼治该省。

〖30〗新疆南路原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道光年间改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乌什办事大臣、和阗办事大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哈密办事大臣。

〖31〗《光绪朝东华录》总 1376—1382 页。

〖3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1—2 页。

〖3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3—5 页。

〖34〗朝鲜大院君既至天津，李鸿章、张树声向其询以此次事变缘由。据称，该国自闵谦镐执掌财赋，军米十余朔不发，六月初颁下一朔，米劣斗小，军兵不受，闵谦镐不思安抚，反而捉凶滥杀，以至诸军愤闹。又问乱首何人，持械先入王宫者何人？答以事变当日来诉于家（即大院君之汉城郊外寓所）者凡千百人，不知其为首者何人等语（《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

〖35〗日本于 1878 年定购于英厂之“扶桑”一舰，是时甫经造成不久，尚不能谓之“铁蚀木窳”，张佩纶此说不确。

〖36〗指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向清廷索要银五十万两之事。

〖37〗《涧于集·奏议》卷二《请密定东征之策折》。

〖3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四《议覆张佩纶靖藩服折》。

〖39〗参见：《光绪朝东华录》总1404—1405页；《翁同龢日记》光绪八年（1882）八月二十六日条。

〖40〗此案，崔彝尊、潘英章承办云南报销，挪用公款请托周瑞清，向户部主事龙继栋、孙家穆转交“说明津贴”八万两，司员、书吏各得银数多寡不等，加以其他贿赂等费，共用公款十万两之多。

〖41〗《光绪朝东华录》总1142—1143页。

〖42〗《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十，25—30页。

〖4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28—29页。

〖4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31—34页。

〖45〗《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十，37页。

〖46〗茹费理于1883年2月就任法国总理后，即下令撤回驻华公使宝海，不承认“李宝协议”。

〖47〗《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一，11—14页。按：见光绪十年（1884）五月《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48〗《光绪朝东华录》总1406—1407页。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336—338页。

〖5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五《商局接办电线折》。

〖51〗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进兵伊犁，消灭准噶尔割据政权，该政权首领（珲台吉）达瓦齐率万人逃至位于伊犁西南之格登山，清军追及并大破之。清廷为纪念此事，于格登山勒石立碑，乾隆帝亲撰碑文。“碑迹”，即指此纪功碑而言。

〖52〗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督办船政大臣黎兆棠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267—268页。

〖53〗《光绪朝东华录》总1422页。

〖54〗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1468页。

清通鉴　卷二百四十

光绪九年　癸未　公元1883年

正月十二日（2月19日）

1 命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国商办洋药税厘并征事宜，并设法减少洋药进口。

初，中英《烟台条约》内有云：英方以为洋药（鸦片）与他项洋货有别，英商于贩运洋药入中国口岸时，应照则完税，并输纳厘税（厘金），其应抽厘税若干，由各省勘察情形酌办〖1〗。然数年以来，因英印政府及其鸦片商之多方抵制，此项厘税迄未开征。此前，左宗棠议每箱百斤可并征税厘一百五十两，亦未能付诸实施。总理衙门迭次就此商于英使威妥玛，后者则屡以请示该国外部为词，推诿延宕。至是，总署奏请饬派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国外部直接商议，俾尽早得有此项税收。谕称：洋药税厘并征，载在烟台条约，叠经该衙门与英使威妥玛商议，一味藉词延

宕。该使现已回国（威妥玛于上年任满回国），著派曾纪泽办理洋药税厘并征事务。洋药流毒多年，自应设法禁止，英国现有“禁烟善会”〖2〗，颇以洋药害人为耻，该大臣如能乘机利导，联络会绅，与英外部酌议洋药进口分年递减，期于逐渐设法禁止，尤属正本清源之至计。

二十四日（3月3日）

2 调兵部尚书张之万为刑部尚书，以前兵部右侍郎彭玉麟为兵部尚书。

二月初八日（3月16日）

3 署北洋大臣李鸿章奏，第一号铁甲船业已造成，第二号即将完工，拟再订造一艘穹面钢甲快船。略谓：前在德厂订造之铁甲船二号，已由臣拟其第一号名曰“定远”，第二号名曰“镇远”，檄饬江海关道分批汇拨价银。定远已于本年正月工竣，镇远则须本年十月完工。惟铁舰来华，必有精利快船辅佐巡洋，以厚其势，现经李凤苞探询有新式穹面钢甲快船，实马力二千八百匹，压水力（排水量）二千三百吨，每点钟行十五海里，机舱外覆钢甲约厚三寸半（英寸），炮台周围则有厚十寸之钢面甲，实为海上战巡利器，当经电嘱照式订购一只。昨据李凤苞电覆，已与伏尔铿厂议立合同，限十四个月竣工，拟于北洋海防经费存项及招商局按年拨还官本内酌量匀凑价银。〖3〗

十五日（3月23日）

4 命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布置防务，准其专折奏事。谕曰：法越交涉现在尚无成议〖4〗，夷情叵测，亟应先事绸

缪。越南北圻为粤西门户，若能保护北圻，即以固我疆圉，藩司徐延旭于关外情形颇为熟悉，著即出关相度机宜，预筹布置，准其专折奏事。该藩司务当与黄桂兰、赵沃等和衷商榷，妥慎筹办，并将布置情形随时奏闻。

寻据广西巡抚倪文蔚奏报，徐延旭于三月二十日遵旨出关，兼程前进，“会合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斟酌缓急，妥慎筹办”〖5〗。

二十九日（4月6日）

5 河南“胡体安临刑呼冤”一案审结，巡抚李鹤年等均革职。

先是，河南南阳府所获盗犯胡体安临刑呼冤，自谓并非该犯胡体安，实系民人王树汶（文），而豫抚李鹤年、河道总督梅启照于奉旨复审后仍以原审无误覆奏。因御史纠弹，上年九月，廷旨命将此案提交刑部复审。旋据刑部奏称，讯明王树汶实系顶充，并非正盗，胡体安则另有其人；真犯胡体安于拿获当初即被捕快刘某等得赃释放，现改名在新野县当差，请饬李鹤年迅将正盗胡体安捉拿归案。得旨此案另有正盗胡体安，众供确凿，毫无疑义，亟应严拿到案，以成信谳，著李鹤年即将该犯密查务获，送部究办。至是，据刑部奏：王树汶系被人诱胁同行，逼令服役，群盗行劫时令伊在旷野处看守衣服；差役刘学汰等将盗犯胡体安纵放后，教令王树汶顶替，该省官员原办此案实属错谬。谕称：镇平县知县马翥初审此案并不虚衷研鞫，辄用非刑逼供，率行定案，实属糊涂谬妄；开封府知府王兆兰等复审此案，于王树汶呼冤之故始终未予根究，捏饰各

节，一味弥缝，实属锻炼周纳，均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河南巡抚李鹤年、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以特旨交审案件，于王树汶冤抑不能据实平反，徒以回护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哓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李鹤年、梅启照均即行革职。

三月初八日（4月14日）

6 以法越战事又起，命署滇督岑毓英、桂抚倪文蔚等妥筹备预。

上年三月间，法军攻破越南河内省城，旋又撤出。嗣与越方谈判未协，乃于上月间又以兵舰攻犯越之南定省城并陷之，驻越都法使同时下旗离去，法军进而围攻越都顺化。至是，总署奏闻，并请亟饬滇粤各省密筹防务。谕称：现闻法兵已攻破越之南定，并议将宝海撤回，事已中变（指“李宝协议”事），情殊叵测。在我保护属邦，固守边界，均关紧要，亟应妥筹备预。著岑毓英、倪文蔚等督饬关外防军，挑选劲旅扼要进扎。

又命粤督曾国荃即饬令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该省驻琼、廉水师，移近越洋，认真巡哨。命广西藩司徐延旭迅速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相机布置，保守北圻。并称：此次筹备各节，非从前时机尚缓可比，该督抚等务当悉心经画，实力整顿。总之，衅端不可自我而开，要必壮我声威，用资镇慑，并期实堪备御，进止足恃，以杜诡谋，而维大局。

十五日（4月21日）

7 因越事紧急，命上月间请假回籍葬母之李鸿章速回北洋大臣署任。

又命云南藩司唐炯率兵出省。谕称：现闻法人在越南境内势更猖獗，滇粤边防尤属吃紧。前令徐延旭出关，现在谅已前往；滇省边境亦应酌派大员带兵驻扎，著岑毓英等饬令唐炯迅速出省，统率防军择要扼守，总期滇粤两省互相联络，保越南北圻，即以固吾边圉。

二十五日（5月1日）

8 命李鸿章速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两粤及滇省防军均归节制。谕曰：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与滇粤各省壤地相接，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著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

寻据李鸿章奏：法越之事，与中国关系并非过重，督师粤东于全局无益。若大张声势，显露失和之象，则沿海各省防不胜防，且恐日本从而生心，为患更大。用兵之道，贵先知己知彼；驭外之要，尤须慎始图终。北圻沿边万山丛杂，险阻易守，法兵非轮船不行，且彼族用兵素极稳慎，断不至离船冒险遽犯我边。法越相争，两国各执一词，非中国所能排解，其甲戌之约，语多悖谬〖6〗，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南自为而已。

广东现在并未派陆兵出防，仅吴全美带轮船数艘驻泊廉、琼一带遥作声势，船只单薄，断不能与法国著名水师相敌；曾国荃等自能调度，臣即前往，势等赘疣。况广东至粤西边境数千里，文报往返，动需数月，徒受节制之虚名，转贻互相推诿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应请朝廷仍责成滇粤督抚自行箝束，妥为调度，随时商办，较有实济。末谓：现在滇粤派兵驻扎边境，尚未显露失和之象，臣若遵旨驰往广东，当檄调远省大军，分道并进，声势浩大，法国或据为口实，添调兵船来扰我沿海各口，则不但顾此失彼，且南北各省防不胜防，全局为之震动。应请朝廷远虑，抉择而行。〖7〗

奏入，得旨：前因越南情形紧迫，谕令李鸿章前往广东筹办，兹据奏陈各情，所虑亦属周密。事机旦夕变迁，惟在随时权衡办理。该大臣现由金陵前赴上海，即暂在上海驻扎，统筹全局，将兵事、饷事预为布置，再定进止。

旋又命李鸿章即由上海赴天津，仍回北洋大臣署任。

二十七日（5月3日）

9 以云南浪穹发生教案，命滇督岑毓英及时妥办，免生枝节。

本年二月，云南浪穹县（今洱源县）绅民因法国教士张若望庇护杀害人命、奸淫妇女之入教奸徒，愤而将教堂焚毁，杀死张若望，另毙教民十四人，附近之漾鼻、永平等处绅民亦起而响应，纷纷打毁教堂。至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报此案，并谓现已派员驰往查办，请将该知县等暂行革职。谕：现值法越构衅之时，出此重案尤应及时妥办，

免生枝节，不得稍涉迁延徇隐，致误大局。

此案寻由岑毓英将为首者吴大发等充军，赔给教堂五万两了结。

四月十三日（5月19日）

10 刘永福率黑旗军破法军于河内郊外纸桥地方，阵斩法兵主将李维业。

先是上年七月间，吏部主事唐景崧上疏请用刘永福，并自请赴越南往见其人。谓刘永福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王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授其副提督职，法人惮慑，疆吏荐扬（前云贵总督刘长佑等曾上疏荐用永福），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士；既为我中国人，可遣人秘密前往，劝为我用。〖8〗景崧旋奉旨南行，乘轮经上海抵广州，再至越南山西，邀永福自保胜来见。既见，谓之曰“万里来兹，专为足下策不朽之勋，创不世之业”，即说以上、中、下三策：今日越南，乃法人刀砧之鱼脍也，狼藉不旋踵，足下诚能据保胜十州为老巢，守山西为门户，北宁、太原、谅山、高平、宣光、兴化震以足下威名，不费兵力，传檄可定，据北图南，事成则王，不成亦不失为捍卫华边之豪杰，功在中国，声施万世，此上策也；今者，法兰西欺我中国，翦我藩服，神人共愤，中国不肯因一隅而牵动天下，足下越官也〖9〗，诚能提全师击河内，战胜则声名崛起，粮饷、军装必有助者，不胜而忠义，人犹荣之，此中策也；若坐视国难，株守保胜，则无功无名，迨法人来攻，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刘永福答以微力不足以当上策，中策勉为之。遂提所部二千余人自山西进至怀德，

复进扎河内郊外纸桥附近，挑战法军。〖10〗

昨夜，河内城中密探来报明晨法军将倾巢出战，永福部将杨著恩闻讯即率一营前出迎击。是晨，永福以吴凤典部伏于道左为奇兵，以黄守忠部扼大道为正兵，布置甫定，法兵已沿大道冲来。盖杨著恩部方至纸桥，法兵业已布满桥东，双方隔桥交火，法兵十人一队连环施枪，各队鱼贯冲过桥西，杨著恩中弹阵亡，全营不支，退向永福大营，法兵随后追来。黄守忠部即与之接仗，头队亦不支，守忠率后队抵死不退。正相持间，道左吴凤典部伏兵突起，横冲敌军侧翼，法兵大惊，队列紊乱，黄守忠部见状亦跃入敌阵，双方短兵相接，法军枪炮快利之长技无所施，以致大溃，统将李维业以下大小头目三十余人及士兵二百余名皆毙命。是为“纸桥大捷”，刘永福及黑旗军之名遂传播各国。〖11〗

十六日（5月22日）

11 以湖南耒阳不法煤窑主残害人命，明发上谕，命勒石永禁。

初，因有御史奏称湖南耒阳县煤窑主诱骗穷民下洞挖煤，种种苛虐，不可言状。旨令该省巡抚等确查严办。至是，湘抚边宝第奏，此案经衡阳府知府翁曾桂及该知县等彻底严查，已救出穷民一百四十余名。据查，该煤窑主等以哄骗强捉之法，将穷民关入洞窟，名作“水虾蟆”，日夜劳作，不容休息，倦则鞭殴其背，逃则刀刺其足，每岁每窟之“水虾蟆”受害死者多则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随就山窟掩埋，亲属既未闻见，无从报验。虽经地方官禁止，

而该煤窑主等屡禁屡违，实属犷悍歹狠，情同光棍。请旨饬部核议，明定治罪专条。〖12〗诏曰：奸徒渔利，戕害生命，实属凶悍残忍，目无法纪，著即饬令地方官勒石永禁。至此项人犯应如何明定治罪专条，著该部议奏。

刑部寻奏，类似情形在京郊宛平县门头沟煤窑亦有发生，请嗣后令窑主将佣工姓名、籍贯、来去缘由，十日一报，由县按时稽查，否则照脱漏户口例治罪。其诓骗穷民作工、不容脱身而未致命者，照凶恶棍徒例定拟；如将作工之人不加体恤，任意凌虐，以至毙命者，即照“威力制缚因而制死律”拟斩监候。得旨：如所议行。〖13〗

二十五日（5月31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癸未科三鼎甲：状元陈冕〖14〗，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市）人；榜眼寿耆，满洲正蓝旗人；探花管廷献，山东莒州（今莒县）人。至是，赐一甲陈冕、寿耆、管廷献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朱祖谋、汪凤藻、叶大炬等三百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徐桐，副考官为兵部尚书瑞联、刑部尚书张之万、刑部左侍郎贵恒。旋授一甲陈冕为翰林院修撰，寿耆、管廷献为编修。

五月初四日（6月8日）

13 李鸿章与法使脱利古（又译德理固）在上海会谈越南之事。脱利古态度强硬，宣称中国若与法国商议边界及通商事宜，法国固所愿意，若欲稍侵“甲戌条约”（即1874年法越西贡条约）之权利，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

和，亦所不恤。鸿章告以无论越南为中国属邦已数百年，即以邻国而言，其与法国有事，中国亦宜从旁劝解，且法越甲戌之约，中国未尝承认。脱利古谓：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我国谕令本使臣不得认越南为中国属邦，此事（法越交战事）实与中国无关，今日务须询明贵国之意，他日或明助或暗助越南以攻我否，本国切愿明知此意，以定调兵数目，云云。

越一日，双方再晤，脱利古仍问李鸿章，中国是否欲派兵明助或暗助越南。要求李将此意转告中国朝廷，如不助越，须出具一确实凭据，明示日后永远不管越事。鸿章告以越南与中国关系悠久，不能强中国不认属邦，并拒绝其转达朝廷出具凭据之要求。脱利古闻语，乃“忿然作色，拂衣而出”。〖15〗

14 李鸿章密函总署，谓我沿海防务单弱，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函称：四月十三日黑旗刘永福胜法兵，小胜似可喜，而法廷逞强，要顾体面，众愤遂不可遏，议院添拨兵费，不限数目，倾国之力，欲图报复；越南自取危亡，无从援救，焦灼莫名。亚洲各邦自欧人东来，以兵戎相见，先胜后败，覆辙相寻，可为殷鉴，故不得不慎之于始耳。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所冀钧衡在握，勿惑浮议，激成祸端，致误全局。〖16〗

十六日（6月20日）

15 谕：法人近为刘永福所败，其蓄谋报复，自在意中。法使脱利古与李鸿章会晤，以中国是否助越为言，意在挑

衅，亟应先事筹防。著李鸿章、左宗棠、何璟、曾国荃等将沿海防务实力筹办，认真布置。李鸿章仍遵前旨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备一切。

十七日（6月21日）

16 李鸿章奏，法越交涉，我不宜以重兵援越，盖法若舍越攻我，海上未可与之争锋。略谓：法人经营西贡，久欲吞并北圻。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行空虚，彼必多派兵船北犯津沽、南闯粤海，甚或声东击西、捣虚避实以分我兵力，摇我人心。我所有沿海沿江各省必应预为备御，务使敌兵所至，各能自全，庶前敌可无后顾之忧，否则顾此失彼，兵连祸结，防不胜防。中国兵轮本少，又未经战阵，法国海部铁甲新船四十余号，其他快船等四百余号，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路则我众彼寡，我主彼客，苟能器械精良，饷糈充备，未始不可与战，然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战而不胜则后日之要盟弥甚，各国之窥伺愈多，其贻患更不待言。越为法并，则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较然可睹。臣不敢畏葸而置属邦于度外，亦不敢激烈而掷天下于孤注。〖17〗

二十七日（7月1日）

17 法使脱利古以派兵舰来华相要挟，要求中国不干涉法国在越南北圻之所为。

昨日，李鸿章遵旨再与脱利古在沪会谈。脱氏称，本

国闻贵国有意开衅，先已调派铁甲船三只，今复调来水师一帮计兵船十二只，至中国洋面，预备有事。李云，外间传闻皆谓贵国有侵占北圻之意，越南久为中国属邦，若贵国攘取，于中国体面大下不去。脱氏问，现在中国果有兵勇在越境否？李答，中国素有兵勇进扎越境，迭次为越南剿除土匪，即为自防边界之计。脱氏称，华兵总以撤回边界为妥，否则他日法兵驱逐黑旗，恐不免与华兵接仗生衅。李谓，法兵但须认明中国龙旗，勿先开炮，华兵亦断不动手。〖18〗本日，双方又晤。脱氏面递节略，内称中国如允毫不阻挠法兵在北圻所为之事，且不明助或暗助越南，不稍侵法越甲戌之约，事后中国允开云南通商口岸，则法国允不侵犯中国边界。李曰：节略所拟各条与中国意见未合，南圻六省前为法国占取时，中国有事未暇理问，而北圻与中国滇粤三省毗连，中国岂能不问？脱氏乃谓：李维业被杀后，有人言系华兵所杀，国人共愤，是已添调本国及阿非利加、太平洋各处兵队赴东京（河内），并调集铁舰兵船前来中国洋面，预备有事，今若允订此条（指节略内容），即可电知本国停派兵船来华。李答：中国与法国并未开衅，贵国调集兵船来华所为何事，至谓李维业阵亡系中国兵所杀，尤属荒唐，有何证据？又告以本大臣现奉谕旨克日回津，贵大臣可入京与总理衙门商量，或往天津与本大臣再商。脱氏云，本使接本国来电，务须在沪与贵大臣商办，若贵大臣北上，将来两国各行己意办理可耳。〖19〗

二十九日（7月3日）

18“云南报销案”审结，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等分别

发往黑龙江等处效力赎罪，前云贵总督刘长佑等交部议处。

十年七月，御史陈启泰参奏云南粮道崔彝尊、永昌知府潘英章为报销军费事请托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向户部主事孙家穆、龙继栋行贿关说。诏派惇亲王等确查具奏，又命滇省督抚将崔、潘二人解送来京质对。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旋因此案牵连，被迫去职，既而崔彝尊途次病故，惟潘英章解送来京。至是，惇亲王奕譞、工部尚书翁同龢奏，此案经户部复核，所报均属应销之款，惟辗转贿托，挪用公费，数额甚大，败坏吏治，请分别惩处。奏入，谕曰：此案官吏通同，朋分入己，情节较重，自应从严惩办。已革户部主事孙家穆，以主稿司员，得银七千两之多，实属贪婪不职；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大员辄商同说合，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均著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已革知府潘英章、已革户部主事龙继栋等均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云南粮道崔彝尊虽已病故，仍著革职，侵用公款由家属完缴。至景廉、王文韶虽无接受关说、馈送及分用此款情事，惟于司员弊情未经查出，实属疏忽，亦难辞咎，均著交部分别议处。崔彝尊挪用公款用于请托贿赂至十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事先未能觉察，事后又未能将挪用银两查明具奏，均属咎有应得，刘长佑、岑毓英、杜瑞联均交部分别议处。

寻从吏部议，户部尚书景廉、前户部侍郎王文韶，均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景廉仍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前任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均降二级调用。

19 慈禧太后懿旨，现在办理法越事宜，惇亲王奕譞会

同筹办。

20 是月下旬，山东黄河水势骤涨，齐东、利津、历城等处民埝决口二三百丈至数十丈不等，“灾黎遍野，荡析离居”。廷旨命视察黄河堤工大臣游百川、东抚陈士杰宽筹赈项，分别抚恤，并准截留漕粮五万石以资赈济。

六月初十日（7月13日）

21 命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原署直隶总督张树声仍回两广总督本任，署两广总督曾国荃来京陛见。

十七日（7月20日）

22 李鸿章奏，接设天津至通州电线。称：前年创设津沪陆路电线，去冬接办浙闽粤沿海陆线，始则稍筹官款，继则专归商办，两年以来官民无不称便，沿海各省紧要官报、军报尤收便捷之益，如朝鲜定变、越南告警，皆能瞬息传达，应机筹措。此外则驻英、法、俄、德、美等国出使大臣于购船、制械、侦探敌情、商办交涉各事，莫不朝发夕至，虽远隔万里之外而近若门庭，指挥一室之中。京师为中外之所归向，发号施令，需用倍切，今总理衙门与出使大臣曾纪泽皆以近京展电为善策，既已询谋佥同，现与总办津沪浙闽粤电报局候补道盛宣怀酌商，拟将电线暂由天津展至通州，线路一百八十余里，俟木料、器具运到，即日开工。〖20〗

十八日（7月21日）

23 广西提督冯子材因病解职，以记名提督黄桂兰为广

西提督。

24 两江总督左宗棠奏，筹设上海至汉口电报线。

二十四日（7月27日）

25 李鸿章奏，派河南候补道陈树棠前赴朝鲜，充办理商务委员。

26 是月，越南国王阮福时卒，权臣阮文祥等废嗣君，立阮福升（阮福时堂弟）为国王。后者旋于十月又被权臣所废并杀之，转以阮吴（阮福时第三子）继立。

七月初一日（8月3日）

27 令广东省于应解京饷项下截留二十万两解交广西，作为关外布防军饷，合以此前由四川省及粤海关指拨之二十万两，共拨给广西关外军费四十万两。

初十日（8月12日）

28 命以招商集股之法兴办云南矿业。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奏，请仿照开平矿务局招商集股办法开采云南矿产，以杜外人之觊觎，而为富强之本计。谕称：云南素产五金，乃天地自然之利。该省铜政久经废弛〖21〗，本应整顿规复，以资鼓铸而利民用，此外金银铅铁各矿亦复不少，均为外人觊觎，自宜早筹开采，以广中土之利源，即以杜他族之窥伺，实为裕国筹边至计。惟经费较钜，筹款维艰，近来各处开采煤矿皆系招商集股，举办较易，若仿照办理，广招各省殷实商民，按股集资，与官本相辅而行，则众擎易举，事乃克成。

寻据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唐炯奏，云南矿务仍拟招商集股，设局开办。得旨：即著该督抚妥为经理，详拟章程。

十三日（8月15日）

29 岑毓英等奏，现派参将张永清等率滇军二营进扎越南北圻之山西、大滩两处，与北宁之粤省防军及怀德之刘永福军联络呼应。得旨：法越构兵未已，滇边防军自应加意扼守。第法人并未与我失和，我军总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助战之迹，致起衅端。岑毓英、唐炯当统筹全局，相机布置，俾法人有所顾忌，而不敢藉为口实，方为妥善。

十六日（8月18日）

30 刘永福一军由怀德退守丹凤，再退山西。

先是法军既败于纸桥，亟思报复，于本月十三日以兵舰九艘及陆军一千八百人大举进攻黑旗军营地怀德府，双方血战一日，法军未能攻破黑旗军阵地。时值雨季，河水盛涨，法人乃于十五日夜晚掘开河堤冲淹刘军营地，永福因于是日率军退往上游之丹凤。既而法人又以兵舰六艘、陆兵数千循河堤来攻丹凤，永福部将黄守忠据堤迎敌，法军舰炮发射开花弹如雨，守忠所部亡二弁哨，勇丁死数十人，而守忠握刀坐地不退，在堤下与敌相持三昼夜。旋闻越都顺化失陷，永福欲退保胜，唐景崧劝其先退山西，以守保胜门户，遂拔队退往山西。〖22〗

二十三日（8月25日）

31 法越订立《顺化条约》。

法军前于进犯怀德刘永福军之同时，以兵舰十余艘及陆军二千人围攻越都顺化。至是，越南政府被迫应允法人要求，签订条约，宣称：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法国管理越南政府对一切外国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在内。〖23〗法国随即声明，越南全境属法所有，决以武力驱逐黑旗军出境。

32 是月，京畿地区连日大雨，永定河南五口漫决，顺天府、直隶省水灾甚广。诏命截留漕粮三万石，再由京仓添拨五万余石以资赈需，并饬速将决口堵筑。

八月初十日（9月10日）

33 广州“沙面事件”发生。

上月初十日，粤海关英籍雇员罗根横行广州街市，先以手杖殴打路上谈话之民人，既遭抗议，乃逞凶持手枪射击，打死儿童一名，击伤成人二名，而后逃入英国领事馆。该领事复拒不将罗根交由中国官府审理〖24〗，引起当地民众极大愤慨。是日，又有英轮上葡籍水手狄亚士殴踢一华人搬运工，致后者落水身亡。消息传出，民众怒不可遏，一拥冲入沙面租界，焚毁洋房若干。事件发生后，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夏礼来总理衙门要求赔偿，总署大臣则要求英方惩办凶手，赔恤死者家属，双方辩论激烈，相持不下。〖25〗

十七日（9月17日）

34 伊犁将军金顺奏，钦派勘定中俄界务伊犁参赞大臣升泰等，与俄国勘界大臣议定中俄《科塔界约》（即中国

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辖境与俄国之边界条约）。

二十一日（9月21日）

35 李鸿章与法使脱利古在天津会谈越事，脱氏以双方立场相距太远，表示即离津赴京，然后回国。

此前，李鸿章遵旨离沪回津后，法使脱利古亦于本月十七日奉命北上抵津，次日来晤鸿章，首称广东发生“沙面事件”，英德各国现皆派兵船前往，法提督亦欲调大队赴粤。鸿章告以此案起衅由英人，与法国无关，法人不必派兵船前去。脱氏又称，法越现立新约（指顺化条约），以后越南之事皆应由法人主持，不能擅与各国往来，即与中国亦不能自行往来。李答，越南数千年为中华属国，无论法国如何逼胁立约，中国断不能认。脱氏乃谓，我现有三条办法可令中法两国和好：“一、保护在越中国商民；二、剿除北圻土匪；三、另订中法边界”。李问，所谓“北圻土匪”指谁？脱答，系指刘部黑旗而言。李又问如何另订边界？脱答，拟允中国云南、广西边界再放宽些〖26〗。李谓，然则河内以南归法保护，河内以北归中国保护若何？盖如此则中国面子稍下得去。脱氏拒绝，并称现在若不商办，再迟数月，法国添兵，恐不止占据东京。〖27〗

至是，双方再谈。脱氏称“黑旗党内多有中国官兵与法兵为难，是中国欲先开衅了”。又称：中堂与曾侯（纪泽）屡言力保和好，而滇粤官员及总理衙门皆有暗助黑旗之心，如何能说到好处？李曰：我当以实相告，越南为中国藩属，北圻土匪实由中国剿平（指此前冯子材率军平定黄崇英、李扬才等事），今法国恃强称兵，而谓此事与中

国无干，中国岂能甘心？在法国之意，不认越为中国属国，不欲中国与闻越事，并疑中国驻兵越境即为暗助黑旗；在中国之意，则认越为属国，必应设法保护，驻兵越境乃中国应有之权，并可自护边界，且亦不自今日始，两国各执一见，愈说愈远，所以不能商量。脱氏云，中国以越南为属国只是虚名，今日当商一实在办法，如通商、分界各事。李曰：法越立约，中国实不能认。脱氏又谓，法国保护越南，于中国大有益处，盖因日本不能由越南之东京闯入中国。李答：日本蕞尔小国，安能由越之东京来犯中国，真是笑话了。又言：法国外托敦睦友谊之虚名，内谋侵占土地之实事；我亦愿保和局，法国如能通融办理，固所甚愿，如必恃强欺凌，中国未能多让也！脱氏乃称：看来此事在津商量不了，我急欲商办，而中堂意思相隔太远，两日后当进京拜会总署，游历长城，即回国。〖28〗

二十二日（9月22日）

36 以法人情形叵测，命兵部尚书彭玉麟由江南速往广东筹备防御。

又命督办吉林边防吴大澂即带吉林防军三千人前来天津，协助李鸿章筹办北洋防务。

二十五日（9月25日）

37 法使脱利占以该国外部来电指示分界、通商办法，推迟入京日期，又与李鸿章在津会商。脱氏称：接本国电报，内云“于北圻海岸二十一、二十二度两条纬线之中任择一地，由该地画一界线直至保胜，定为瓯脱之地，中间

两国均不得扎兵、设立炮台，如有土匪滋事，两国会商剿除”，并请中国将云南蛮耗即蒙自地方开为通商口岸。李答：必如我前日所说河内以南归法保护、河内以北归中国保护，其由中国保护之北圻土地仍归越南所有，但有土匪滋扰，中国可派兵剿办。脱氏云：断无允至河内之理。李云：非将河内以北分归中国保护，我亦断不敢允。脱氏云：我意照中国旧界向南拓出十里，因大炮弹子所及不过十里。李答：河内以北为界，尚是我迁就法国之意，朝廷众议，总以北圻全归中国保护为主。脱氏乃谓：“此事不谐，明日起程晋京一行，即回国了”〖29〗。

双方谈判至此终告破裂，下月，法国政府派孤拔为北圻法军总司令，令“将北圻境内一切手持兵械者，概行扫除”，实为授权向中国军队开战。

38 御史谭承祖奏，今日天下之害民者，莫甚于州县之书吏差役，“其贪毒之性甚于虎狼；其狡诈之情，黠于狐鼠”，“假威倚势，变幻无穷，专务害民，不遗余力”。又称：江西吉安、赣州、建昌等府属书役征收钱粮，加索钱文，多方吓诈；词讼案件，辄向两造需索，恣意扰累，云云。谕：书差藉端索诈，实为地方之害，著该抚等督饬所属，查明惩办。此等情形，他省恐亦不免，著各督抚一体认真查禁。

九月初三日（10月3日）

39 中俄订立《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条约共七款，画定伊犁东北至塔城西南一带之中俄边界，议设牌博二十一处，惟以中国境内巴尔鲁克山之俄籍哈萨克游牧民一时

难以外迁，准其自换约之日起，限于十年内陆续迁至俄境，届时中国即完全收回巴尔鲁克山。此约于是日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与俄官在塔城签押并互换。〖30〗

初四日（10月4日）

40 因广西巡抚倪文蔚奏报法越订立《顺化条约》详情，谕曰：法国胁逼越王新立和约，将该国所有政权尽归掌握，且必欲设法除黑旗一军。法使脱利古在津与李鸿章面议，意在划界、撤兵、同剿土匪及蛮耗地方通商，无非肆意要求，已饬李鸿章、曾纪泽坚持定见，概毋允许。仍著倪文蔚、徐延旭督饬防营严密布置，所有粮饷、军火务当力筹接济，并著唐炯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法越议和，稍形退沮。

初九日（10月9日）

41 调广西巡抚倪文蔚为广东巡抚，以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为广西巡抚。派翰林院侍读学士何如璋督办福建船政事宜。

寻命广西巡抚徐延旭星夜出关，谕称：法人胁越议约，尽攘该国权利，果如所议，越南无以图存，大局所关甚重。徐延旭著星夜出关，相机调度，所有滇粤防军著岑毓英等严密布置，俾壮声援。

又令户部速筹拨广西、云南边防饷需。旋据户部奏，调拨湖北、四川应解京饷银各十五万两、九万两分别解运广西、云南应用，另由江西、湖北各拨银五万两亦送广西，复由四川、湖南共拨银十万两解送云南。

二十日（10月20日）

42 命拨给刘永福军饷银十万两，并不准岑毓英等撤退驻越南山西之滇军。本日，岑毓英、唐炯奏，法越议和，越人许将全国尽归法人管理，每省设法人大员一名，越南已令北圻各省南官尽回富春（即顺化），不得与法人争战。查越南积弱不振，南圻终为法人所有，惟刘永福忠义善战，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故臣等于上年即密济以饷银、军火，并将滇省所铸开花炮铲去字迹，给予二十余尊，粤省暗地接济亦复不少。现在法越立约，臣等悉心酌议，惟有将驻山西之滇军移驻大滩，免启衅端，仍相机将饷银军火暗助刘永福，俾扼守山西，与北宁犄角，或可存越宗社，固我藩篱。〖31〗得旨：当此大势变更之际，岑毓英等遽将驻山西之滇军撤退，实属调度乖方，现在刘团扼守山西，断不可退扎一步。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该军饷需恐越人不能供给，著即由广西藩库先拨给十万两。

三十日（10月30日）

43 准总理衙门照会法使，如法兵进犯我军驻地则必与开仗。

先是，枢臣议论法越立约之事，李鸿藻、翁同龢主张“应檄各国”，“明告以来侵北圻，定当开仗”〖32〗。恭亲王奕訢赞同之，因致函李鸿章谓，我滇粤出关各军实无坐视法人吞尽北圻之理，拟将法人种种挟制情形照会各国，如法兵来犯我驻守之地，使不能不与开仗。鸿章覆函以为，法越条约我无力代为改毁，不宜宣示将与法兵开仗。略谓：窃查中国之于属邦，向止循封贡之虚文，并不干预其政事、

侵占其土地。自欧洲各国东来，窥见此意，遂生觊觎。西国公法以两国订立条约为重，本年七月之法越新约虽由逼胁而成，然越南君相既肯允行，各国亦无议其非者，岂中国所能代为改毁？今若声罪致讨，须为改毁此约，则必自量兵力、饷力果能驱逐河内、西贡等处之法人否？能变易越王否？能诛杀订约之奸臣阮文祥、陈廷肃等人否〖33〗？非办到以上三层，则法人不能屈从。揆之中国目下人才、兵饷，皆万万办不到者也。至所称“法兵如犯我驻守之地，不能不与开仗”，目前只有如此办法，第念开仗以后，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法必不遽深入，亦尚不至牵动大局。军机至密，似不必遍告各国，迹近张皇，而实无裨助。〖34〗

昨日，军机处约醇亲王奕譞来值房商议应否照会各国，宣示将与法兵开仗。因意见不一，遂以总署照会底稿及李鸿章覆函一并上奏。至是，慈禧太后于枢臣见起时表示可发照会，“以为舍此无办法，语甚决断”〖35〗。军机处旋拟谕旨曰：法人既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由总理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凌无已，岂能受此轻蔑，倘竟侵及我军驻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等语，如果此后法人仍欲逞志于北圻，则我之用兵固属名正言顺。

复寄谕广西巡抚徐延旭，即饬令刘永福整军进扎，规复河内。

复谕左宗棠即饬现在湖南永州原籍之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招募勇营，迅速带赴广西关外驻扎。

又命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等迅速布置沿海防务，以备法国兵船来华寻衅，并称天津密迩京师，关系尤重，李鸿章筹备海防有年，尤应勉力图维。

44 以云南巡抚唐炯未奉谕旨擅自回省，令摘去顶戴，革职留任。

初，唐炯奉命率滇省防军赴中越边境一带驻扎，七月间有旨命该省督抚宜仿开平矿务局招商集股办法筹办云南矿业，以广中土利源而杜外人窥伺，但未明令唐炯回省城专办此事。本月十七日，廷旨谕称：前因法越构兵迄未定局，叠经谕令唐炯督率防军妥筹布置，乃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殊属不知缓急，著即迅速出省，驰赴防所。本日，又命予唐炯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45 是月，山东境内黄河水势盛涨，济阳、齐东、蒲台等处堤埝冲毁漫溢，利津等处沿海村庄淹毙人口甚众。

十月初一日（10 月 31 日）

46 法国总理茹费理在议会宣布，法政府决意立足红河三角洲，以武力攻取山西、兴化、北宁等地。

十七日（11 月 16 日）

47 总理衙门照会法驻华署使谢满禄并各国公使，声明越南为中国属邦，如法军进犯北圻华军驻地，则惟有开仗。〔36〕翌日，驻法使臣曾纪泽将同一内容照会送交法国外部。

二十一日（11月20日）

48 命沿海各省督抚筹备防御，务期缓急足恃。谕曰：北圻屏蔽滇粤，久为中国保护，断难听其侵逼。现在业已给予照会，告以法如侵及我军驻地，不能坐视。经此次明白宣告，倘法人不顾名义，仍欲逞兵，则开衅即在意中。如竟以兵船内犯，冀图牵制，则沿海各口难免惊扰之虞，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门户，筹备固不容缓，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奉天各海口均为轮船往来熟径，恐其乘虚窥伺，虽不能处处设防，总宜相度地势，择要布置，先事切实筹办。该督抚等当念朝廷不得已而用兵，共矢同仇敌忾之心，及早筹防，力维大局。

二十九日（11月28日）

49 御史吴峋奏劾枢臣皆“疾老瘦累”，请派醇亲王赴军机处稽核之，并另行简派公忠正大、智略果敢大臣以充枢密。恭亲王等因于见起时以奉职无状，自请辞去枢臣差使。慈禧太后不允，面谕当此时势艰难之际，“汝等不忍辞，亦不敢辞”。〖37〗

50 云贵总督岑毓英请亲率滇军二十营驰赴北圻前敌。得旨：岑毓英以越事现正吃紧，拟挑带所部二十营亲赴前敌，相机调度，实属勇于任事。该督威望素著，驰赴防所，镇抚其间，自可振军威而维大局。

三十日（11月29日）

51 命彭玉麟毋庸张贴仇杀法人及禁止各国商船入口之告示。谕称：闻彭玉麟拟晓谕粤民，有准其仇杀法人及禁

止各国商船进口等语，揆之目前事理，均系必不可行。法人侵扰越南，究未与我先开兵衅，此时正宜静以待动，不宜自我先起衅端，且遽行封港，必致激怒各国，关系全局者极大；沙面一案尚未办结，尤宜加意镇定，所拟告示，著毋庸张贴。

十一月初六日（12月5日）

52 英使巴夏礼赴天津与李鸿章谈调停中法交涉事。李告以中国官兵驻扎北宁、山西者万无退理，法国竟以退兵为请，中国不能答应，如果法兵故相侵犯，则惟有与之接仗。巴夏礼问：何不暂退，以保和局？李答：法国欺人太甚，我若退兵，岂不丢脸。巴称：与之用兵势必更丢脸。又问：何不请人调停？李答：我在上海时杨越翰（美国驻华公使）极欲居间调停，脱利古不肯。巴称：我初到北京时即接有本国电信，嘱探中国口气肯否请人调停，即诣总理衙门探询其意；总署诸位辞以不必，故无从效劳。又称：究竟事体甚小，两国何必因此用兵。李谓：脱利古在津议此事时说到尽头处，我曾想出一个法子，据我之意，中国之兵已驻北宁、山西，法国之兵已驻河内，可于北宁、山西之南，河内之北画一分界，两国均可不必撤兵，岂不甚好，然此不过我一人私见，脱利古大不谓然，只可听之。

十五日（12月14日）

53 越南山西失守。

本月十二日，北圻法兵统帅孤拔以兵轮十二艘、兵力约六千人分水陆两路由河内来攻山西。〖38〗时，驻守山西

之军有刘永福部黑旗军十二营约三千人，唐景崧部桂军二营一千人，张永清等部滇军三营计一千五百人，分守河堤、城池等处。是日，法兵先由陆路攻扑北门，法舰则从河面向城内发射开花炮弹，攻击河堤工事。刘永福饬黄守忠等由东门抄至北门来敌后路，此股法兵已现混乱之状。当是时，河堤一炮台忽告失陷，法兵抢登上岸，“河堤高与城齐，又紧接北门”，各营被迫退入城内，据守城墙。后一日，由于敌军接连以开花大炮轰城，各营伤亡甚重，刘永福等不得已率军突围而出，退往兴化等处。山西遂陷于法人之手。〖39〗

十九日（12月18日）

54 以台湾孤悬巨浸，久为外人觊觎，防务尤为紧要，命左宗棠酌拨练勇数营，派员管带渡台，归台湾道刘璈调遣，以厚兵力。

左宗棠寻奏，已派章高元等带湘淮四营于十二月十七日乘轮前往台湾。

二十四日（12月23日）

55 得山西失守消息，命关外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

据《翁同龢日记》载，因越南山西失守，翁氏连日于枢臣见起时“屡以转圜为言”，“然无和者，不过饬岑、张辈力守我兵所驻之处而已”〖40〗。

二十六日（12月25日）

56 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精力尚

健，素有战功，籍隶钦州，于沿海情形最为熟悉，请饬办理高、廉、雷、琼等郡乡团。得旨：冯子材前因患病开缺回籍，现在已否病痊，精力何如，著张树声酌度情形，奏明办理。

二十八日（12月27日）

57 因阜康商号倒闭，亏空公款，命将候补道胡光墉革职，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

胡光墉，字雪岩，江浙巨商。前曾在沪办理西征军需，采购军火，左宗棠奏言其功不在前敌将领之下，因授候补道，赏穿黄马褂。本年以经营丝业亏损，致所办阜康商号倒闭。〖41〗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9日）

58 李鸿章奏，法军攻破越南山西，我关外防军不可遽撤，败挫之后不宜轻于言和。

上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因翁同龢持转圜之说，派张佩纶赴天津商于李鸿章究应如何办理。至是鸿章奏称：张佩纶到津传旨，商办法越事宜。臣维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窃谓关外进止机宜，应请旨悉以委之岑毓英。进退战守惟利是视，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切不可仓猝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又称：南宋以来，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怯懦言和，不知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

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至津门防务，业经布置，如法船北来挟和，临敌因应，可保无虞，伏愿朝廷决计坚持。〖42〗

奏入，谕曰：法军攻破越之山西，业经谕令岑毓英迅速前进，与徐延旭相机调度，严密扼守，并令张树声选派劲旅以实后路。朝廷正严饬诸军坚定持久，力保完善，徐图进取，原无撤兵之议。李鸿章所奏亦与现在办法吻合。内地防务以天津为最要，该督既称不以法船到津挟和为虑，自必确有把握，惟当慎益加慎。广西关外需用军火，业经李鸿章匀拨枪炮，仍恐不敷，著左宗棠协济后膛枪炮、子药若干，迅解边军。

初四日（1884年1月1日）

59 因闻法船将犯琼州，意在据以为质，旨令彭玉麟即率所部湘楚营自广州驰赴海南，专驻琼州（今琼山），所需饷项军火由张树声随时接济。又令前陕甘总督杨岳斌驰往福建〖43〗，会同闽浙总督何璟等筹办海防。

十三日（1月10日）

60 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法衅已成，不可罢兵，应坚持定见，力与持久。诏命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议具奏。寻据恭亲王等奏，张之洞所陈，虑远思深，语颇切中。法人吞越，显背公法，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非徒保护属邦，实亦遏绝外侮。此举成败利钝关系非轻，张之洞力陈不可罢兵，与李鸿章之疏请坚持，同孚宸断。臣等惟有禀承庙算，殚竭血诚，冀伐狡谋，而维全局。

二十六日（1月23日）

61 兵部尚书彭玉麟请派候选道郑观应前往联络暹罗，以袭法人西贡老巢。奏称：法人进攻越之山西，无视我军在旁驻扎，是彼族业已明目张胆，无所顾惜。刻下滇粤各军分途进取，皆是正面文章，必须用间出奇，以假途伐虢之谋，为围魏救赵之举。闻有候选道三品衔郑观应，熟悉洋务，与暹罗（即泰国）国王相识，该国向以法人踞越视为切肤之患，可否令郑观应赴暹罗促其潜师以袭西贡，覆法人之老巢？郑观应现在上海招商局，请饬即调来粤东。〖44〗得旨：所奏未始非出奇制胜之策，然兵家用间，贵有所用。暹罗国势本弱，兼受英挟制〖45〗，朝贡不通，岂能更出偏师，横挑强邻？且法人经营西贡二十余年，根底甚固，我无坚轮巨炮，不能渡师出海，即使暹罗出力而无援兵继之，法兵回救，势必不支。兵事百变，未可徇臆度之空谈，致启无穷之边衅。倘事机不密，先传播于新闻纸中，为害尤巨，所谓言易行难。郑观应一员准其调粤差遣。

郑观应（又作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初应生员试未中，放弃科举仕途，赴上海经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并捐江苏候补道员。自光绪六年（1880）起，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和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至是，由彭玉麟奏调赴广东会办湘军营务。郑观应是晚清著名维新思想家之一，主张变革传统体制以御外侮，并提出开议院、兴学校和发展本国工商业等观点。著有《盛世危言》、《救

时揭要》等。

62 是年，户部银库新收一千五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两，实存银九百八十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二两。〖46〗

63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七千零十九万七千六百九十三两（较上年增加二百八十六万两有奇），进口货值银七千三百五十六万七千七百零二两（较上年减少四百十三万七千余两），入超银三百三十七万零九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一千三百二十八万六千七百五十七两。〖47〗

64 滇督岑毓英、巡抚唐炯仿照直隶开平矿务局成例，主持建立“云南矿务招商局”。是为西南地区首家官督商办企业。该局设总部于昆明，并在上海开设分局，招揽商股、筹集资金，购买外洋开矿机器，陆续运往该省。〖48〗

〖1〗《清季外交史料》卷七，11 页。

〖2〗“禁烟善会”，英国民间一慈善组织，宗旨在禁止吸食和贩卖毒品，总部设于伦敦。光绪三年（1877），驻英使臣郭嵩焘曾与该组织人员议论英商贩运鸦片入中国之事，据称其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约计五十余人（见《光绪朝东华录》三年四月丁亥）。

〖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六《续造钢甲快船折》。按：穹面钢甲快船造成后名曰“济远”。

〖4〗上年（1882）三月，法军攻陷河内，旋又退出，继而与越南政

府举行谈判，要求越方开放红河航运、驱逐刘永福黑旗军及在越之中国商人。

〖5〗《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二，8—9页。

〖6〗“甲戌之约”，即1874年法越条约。该约首称法国承认越南具有“完全之独立地位”云，其实质在否定中国与越南之传统宗藩关系，以便为日后吞并越南扫除障碍。李鸿章称其“语多悖谬”，主要指此一条款而言。又，该条约尚规定，法国船只可以循红河赴中国云南通商。此时法国之对越用兵，即以该条款实施受阻作为口实。

〖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六《暂驻上海折》。

〖8〗唐景崧，字维卿（又作薇卿），广西灌阳人，同治间进士，任吏部候补主事。上年七月，以法越之事，唐请该部堂官代奏一疏，自请赴越南往见刘永福，劝说后者出兵抗法。疏称：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沈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可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以衔翎，自必奋勇鼓舞，即我边徼之干城也。前者河内之捷（指1874年黑旗军阵斩法将安邺之役），海岛闻知，至今夷见黑旗，相率惊避。正宜奖成名誉，藉生强敌畏惮之心。刘永福所部皆属粤人，臣（唐景崧）籍隶广西，谊属桑梓，则前往出于有因，寓越之粤人极多，情势易于联络，盖尝熟筹及之，非敢冒昧而请行也。今者，琉球固无望矣，朝鲜又生事矣，日本、俄罗斯皆睢盱而欲蠢动者也，民穷财尽，巨患日深，苟可以裨救万一，虽职系小臣，亦不得诿为分外之事等语（《请缨日记》卷一）。奏入，明发上谕：“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著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景崧遂出京南下，经上海至广州，径赴越南。

〖9〗唐景崧说刘永福是“越官”，系因刘此前曾被越南阮氏王朝封为“三宣副提督”。此外，刘当时亦在中国云南省捐得“游击衔”。

〖10〗《请缨日记》卷二。

〖11〗《请缨日记》卷二。

〖12〗《光绪朝东华录》总1524—1525页。

〖13〗《光绪朝东华录》总1551—1554页。

〖14〗是科状元陈冕，字冠生，山东潍县人，书法名重一时，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最器重之。旧例，殿试收卷官在保和殿左门外收卷，京官之有亲朋与试者，得衣冠入，于收卷官案头请观试卷，名曰“接场”，相沿已久。此次殿试之日，陈冕交卷离场后，盛昱观其卷，发现内有一“诏”字单抬（例应抬写两格），遂“备笔于‘诏’上添‘特’字”。及传胪，陈得第一，京中舆论以为不公，“颇喧传”，因有言官奏参殿试关防不密者。于是有旨令“自后由监试大臣于殿上收卷”，考生亲朋遂不得入内观卷。“接场”之风遂息（见《蕉廊脞录》）。又，是科榜眼寿耆，字子年，宗室，此次得中一甲二名，慈禧太后等皆以为盛事。

〖15〗《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四《答拜法使脱利古问答节略》。

〖16〗《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四《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

〖17〗《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二，3—7页。

〖18〗《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四《法国脱使来晤问答节略》（五月二十六日）。

〖19〗《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四《法国脱使来晤问答节略》（五月二十七日）。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346—347页。

〖21〗清代前期，京师户、工二部所属宝泉、宝源二局铸钱所需铜料，主要依赖滇铜，每年需用六百三十余万斤。因而滇铜之开采及运输便成为当时（乾嘉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之一重要内容，谓之“铜政”。道光年间，滇铜生产便渐不如前，盖因历经一百年来之大量开采，云南铜矿储量已显著减少。嗣因咸同间国内战争之影响，滇铜生产更是一蹶不振。光绪初年以来，清廷力图恢复昔年景况，终究收效不大。

〖22〗《请缨日记》卷二、卷三。

〖2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387页。

〖24〗罗根嗣由英方审判，以为犯有过失杀人罪，按英国法律判处七年徒刑。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51页。

〖25〗沙面事件嗣于明年七月议定由广东布政司赔给英商十二万六千五百元了结。巴夏礼，英国人，咸丰六年（1856）时以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旋于咸丰十年（1860）随英法联军进逼大沽、天津，并以侵略军首席代表，率团来通州与清廷谈判。因态度恶劣，被僧格林沁扣押，以至英法联军作为借口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后调任驻日本公使。本年六月，威妥玛离任回国，巴夏礼来中国任英国驻华公使，后年（1885）在北京病死。

〖26〗时，法国政府有意在越南北圻之北纬21度与22度间，从海岸以至保胜（今老街）画一直线，将此线以北与中国广西、云南边界间之地方“定为瓯脱之区”，此区内“两国均不得扎兵、设立炮台，如有土匪滋事，两国会商出兵剿除”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册88—89页）。

〖27〗《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四《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

〖28〗《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四《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

〖29〗《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四《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

〖30〗《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六，14—18页。

〖31〗《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五，22—23页。

〖32〗《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1883）九月二十三日条。

〖33〗阮文祥、陈廷肃等均为越王左右大臣，甲戌之约与此次顺化条约皆彼等与法人订立。李鸿章说他们“惟强是从”，名为被胁迫立约，实则对法人“诚顺倾心”。

〖3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册92—94页。

〖35〗《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条。

〖36〗《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十月十七日条。

〖37〗《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十月三十日条。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册361页。

〖39〗《请缨日记》卷三。

〖40〗《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条。

〖41〗时人记阜康商号倒闭事云：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杭上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指本年十一月初五日申时），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掠一空，闻恭邸（恭亲王）、文协揆（协办大学士文煜）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而同归于尽。（《越缦堂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条）。又有人记胡雪岩经营丝业破产事谓：江浙丝茧向

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绌有时常通有无。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资，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卷二）。

〖42〗《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八，2—3 页。

〖43〗杨岳斌，原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原湘军水师将领，同治三年（1864）授陕甘总督，六年（1867）因病卸任，时在湖南原籍。

〖44〗《光绪朝东华录》总 1649—1651 页。

〖45〗时，英人占下缅甸，法人据越南南圻及柬埔寨，暹罗介于其间，以英法两国互相牵制而得以独存，仍受制于英。

〖46〗《翁同龢自订年谱》光绪九年条。

〖47〗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1652页。

〖48〗“云南矿务招商局”开办数年后，因信誉不著，经营不善，为“云南矿务公司”（见本书光绪十三年八月）所取代。

清通鉴　卷二四一

光绪十年　甲申　公元1884年

正月十一日（2月7日）

1 两江总督左宗棠以“月疾增剧，气血渐衰”，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得旨：左宗棠宣力疆圻，劳勋懋著，朝廷深资倚任；屡次陈请开缺，情词恳切，不得不勉如所请，准其开缺，赏假四个月，回籍调理。

寻以署礼部尚书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本年七月实授）。

十九日（2月15日）

2 此前，恭亲王奕䜣等致函李鸿章，询以我军在越南北圻可否“三省并力，四路进攻，为先发制人之计”？至是，鸿章覆函告以法之陆军新旧合计一万数千人，滇桂两军及刘团合计近三万人，若在陆路交战，似足相敌。惟越之北

圻河套环绕，法人长于水战，又多轮船，水陆相依，最为稳固，我军仅赖营垒、炮台，无得力兵船，此不可恃者一。法兵人手一后膛枪，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我滇桂各营后膛快枪既少，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此不可恃者二。所幸兴化、宣光、太原一带跬步皆山，可凭险设伏，人自为战，敌断不敢深入。惟北宁城后有河道通海阳，小轮船可到，是以李凤苞来电称法有“添船截后路”之说〖1〗。但使黄桂兰等设法塞河拦阻，彼仅以陆队攻我台垒，坚忍苦守，未必骤下，即一处被陷，亦未必处处瓦解也。〖2〗

二月初八日（3月5日）

3 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新募湘军八营，号“定边军”，提督方友升率粤省防军五营，号“威远军”，先后抵达广西龙州。

十五日（3月12日）

4 北宁、太原相继失守，黄桂兰等军败绩。

本月初八日，闻法军即大举来攻，唐景崧、黄桂兰、赵沃会议战守方略于北宁城。唐问当以何策御之。赵谓“体羸多病，将士骄蹇”，“愿乞休让贤”。黄称布置尚密，城坚可守，俟王德榜楚军出关，再议进取。唐云，寇氛速矣，北宁城虽坚而无藏身避炮之地，不能防守，且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宜速于城外要隘处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3〗十一日，北圻法军以一万二千兵来犯北宁，其偏师一路自河内向北作正面佯攻，而以内河舰队及陆军主力进

向北宁以东之三江口，绕攻北宁后路。时黄桂兰、赵沃所部广西防军四十余营分驻北宁及附近之涌球、扶良（又作扶浪）、桂阳、榄山等处，另有刘永福一军十二营扎于北宁郊外，各军分兵把守，彼此难以援应。十二日，法军大队自三江口溯六头江而上，先后攻陷扶良、榄山，继由扶良直扑位于北宁城北且可俯瞰全城之涌球炮台。守军连日苦战，阵亡将弁三十余员、勇丁千余，终于不支，涌球失守。敌曳炮山顶，轰击城内，全城糜烂。是日，黄桂兰等率众弃城奔太原，北宁遂告失守。北宁既陷，法军旋又乘势进向太原，各军立脚不住，弃城而走，退至谅山一带。

二十九日（3月26日）

5 以北宁、太原失守，命予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拿问。谕曰：粤西防军布置经年，乃一经遇敌，不能固守；徐延旭屡次奏报，一味粉饰，实属昏聩已极，著即革职，拿交刑部治罪！

又命将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革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

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谕称：前派唐炯督率滇军防守越南山西等处，乃未奉谕旨擅行回省，当经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示薄惩；近日山西、北宁、太原相继失陷，皆由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仿效，著革职拿问。

寻调湖南巡抚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并令粤督张树声即传知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迅赴镇南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

各营，认真整顿，力筹战守。嗣因张树声电总署，告以“冯未必出，出亦无益”。于是，冯仍在钦州原籍办团，广西提督由王德榜暂行署理。〖4〗

三月初五日（3月31日）

6派道员丁士彬由川入藏调查案件。

先是，驻藏大臣色楞额奏，西藏喇嘛抢夺巴勒布商民（廓尔喀人）财物，诏命色楞额即派员赴济咙（在今聂拉木附近）查办。至是，川督丁宝桢奏，该案尚未了结，请派大员前往办理。得旨：廓番在藏贸易有年，此次被喇嘛攘夺财物。取怨邻封，事关中外，更恐激而生变。该委员等前往数月之久，何以尚未查覆？著派道员丁士彬克日驰赴前藏查明实在情形，由丁宝桢酌核办理。应如何酌定赔偿银数，由川省先行筹垫，令藏中分年归款之处，著该督斟酌妥办；并著色楞额勒令铁棒喇嘛（即护院喇嘛）将为首滋事之犯交出，从严惩办，以申国法而服番情。〖5〗

十三日（4月8日）

7慈禧太后懿旨，恭亲王奕䜣等仝行退出军机处，开去一切差使。

本月初四日枢臣见起时，慈禧太后以北圻前敌失事，深感愤懑，恭亲王则大谈办理本年十月太后五十整寿进献贺礼之事，喋喋不休。据《翁同龢日记》载，“恭邸述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极琐屑不得体。慈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是，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犹刺刺不已，竟跪至六刻，几不能起”〖6〗。次日，恭

王、惇王仍讲进献事，“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太后不以为然，“责备中有沉重语，略言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翁同龢乃“越次言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喟叹“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7〗。

初八日，詹事府左庶子盛昱上疏奏劾军机大臣贻误国事，请予惩处。其折略言：奏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窃越事失机，议者皆谓咎在云南抚臣唐炯、广西抚臣徐延旭，现已奉旨拿问。奴才谓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固无可逭，而枢臣之蒙蔽诿卸，罪实浮于唐炯、徐延旭。该大臣等参赞枢机，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倘复互诿，即予罢斥，以专责成。当今之要，无过于是。〖8〗奏入，太后面责枢臣一班人，曰“边事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翁同龢自谓“臣等惭愧，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沾汗不已”〖9〗。继而，慈禧太后连日召见醇亲王奕譞等，密商盛昱参劾枢臣事。

至是，懿旨命恭亲王等枢臣一班人全行退出军机处，开去一切差使。谕曰：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尤钜，内

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值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双俸，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8 同日，慈禧太后又谕，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又命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0〗

翌日，又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

寻据左庶子盛昱、御史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慈禧太后懿旨曰：醇亲王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现办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醇亲王再四坚辞，碰头恳恩，当经曲加勉励，并

谕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盛昱等所奏，著毋庸议。

十六日（4月11日）

9 滇督岑毓英弃守兴化。

北宁、太原失守后，岑毓英以北宁之役桂军所以失利，在被法兵舰绕攻后路，且敌之长技在坚船利炮，若滇军仍固守濒临红河之兴化（在山西上游），难保不重蹈其覆辙。预料其必将来犯兴化，且必重演其水陆夹攻之故伎，故决计将驻防兴化及其附近之滇军主力二十营撤至红河上游之保胜一带，以先立于不败之地。因自兴化上折，请暂行后撤，谓北宁、太原相继失守，兴化城小临江，又乏存粮，势难坚守，如全师撤回，扼守边境，既可免伤精锐，又可相机进取。此折发出后，探闻法军已大举来攻，遂未待谕旨便下令全军由兴化退往保胜，兴化一城只留道员岑毓宝带少量兵力驻防。是日，法军果由水陆两路大举来犯兴化，先以舰炮轰击多时，及至攻入，方知系一空城，盖岑毓宝亦与驻于临洮之刘永福军一起撤往红河上游矣。既而岑毓英奏请退兵之折到京，谕称：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惟兴化被陷，彼族势甚披猖，得步进步，尤当妥筹备御，酌量兵力，妥慎筹办，总以力保边疆门户为要。

旋以岑毓英未奉谕旨退出兴化，又明发上谕命将该督交部议处。〖11〗

十七日（4月12日）

10 命郡王衔贝勒奕劻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阁学

士周德润在该衙门行走。寻又命阎敬铭、许庚身在该衙门行走。

11 因北宁之役总兵陈得贵失守扶良炮台，副将党敏宣退缩不前，命皆于军前正法。〖12〗

十八日（4月13日）

12 以云南边防紧要，需款孔殷，命户部于各省关应解本年京饷及边防经费项下指拨银一百万两，并饬各该督抚等迅速解送滇省，以济要需。

二十四日（4月19日）

13 令湖南提督苏元春即率所部五营防军由永州驰赴广西前敌。

又从署广西巡抚潘鼎新请，命粤督张树声、川督丁宝桢分别传知广东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四川阜和协副将蒋宗汉迅速前往广西军营，由潘鼎新差遣委用。

二十五日（4月20日）

14 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和。

本月初，前津海关税司德璀琳过香港，法远东水师提督利士比及总兵福禄诺与之相见。福氏前与李鸿章相识，托其带给鸿章一函，谓中法两国如欲和好，须商订如下条约：其一，订立滇粤各省与越南之陆路通商章程及税关规则；其二，中国承认法越顺化条约，为照顾中国“面子”，有关措辞可稍改；其三，中国宜撤换驻法公使人选（因曾纪泽对法交涉态度强硬）；其四，中国应赔给法国兵费，

如能早日讲和，兵费数额可“极力相让”。〖13〗又另据德璀琳称，福禄诺已随利士比所带兵船北来（兵舰八艘，本月初九日自香港开行），拟在烟台等候回信，若置而不答，利士比必与现在越南之提督孤拔并力内犯，云云。〖14〗

至是，李鸿章将以上情形电告总署，后者据以奏闻。谕称：法越构兵，朝廷以越南为我国藩服，世修职贡，不得不为保护。本日据李鸿章电报转述德璀琳之语，自系为保全和局起见，著李鸿章通盘筹画，酌定办理之法。该大臣筹办交涉事件，责任綦重，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

二十六日（4月21日）

15 因法国兵船八艘来我沿海，命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何璟等力筹守御，务臻严密。

又命彭玉麟、穆图善等注重台湾、海南两岛防务，谕曰：台湾、琼州孤悬海外，法人有据以为质、藉索兵费之说，倘有疏虞，办理益形棘手。著彭玉麟、穆图善（福州将军）、何璟等实力筹防，期于有备无患。

寻据闽浙总督何璟覆奏，已派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赴台北扼守。

16 命李鸿章体察情形，筹酌应否将驻朝鲜之吴长庆一军撤回，以驻防金州、旅顺。

李鸿章寻奏，请将吴长庆现驻朝鲜六营分别调回，拟先撤三营。得旨：著相机调度，妥筹兼顾。

17 又以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命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入京陛见。

四月初四日（4 月 28 日）

18 派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为出使法国、德国及义、荷、奥国大臣。未到任前，驻法使臣由现任驻德使臣李凤苞兼署。

19 署广西巡抚潘鼎新奏报，粤西关外防军原有五十余营，携带妇女，临敌败退，现归伍者仅十余营。谕：逃散情形，殊堪痛恨。张树声于粤西各军漫无纪律毫无察觉，著传旨申饬，并商潘鼎新将广西各营大加整顿。

初六日（4 月 30 日）

20 命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六部、九卿及翰詹科道会议中法和战事宜。谕曰：越南久列藩封，世修职贡，法国先取其西贡六省作为属地，逼立条约，其时中国内乱未靖，总理衙门亦未能先事预筹，早加诘问。近来越事益急，朝廷轸念藩封，不忍漠视，特命云南、广西督抚率军驻扎北圻，俾保护属国，并屏蔽边疆。乃该国（越南）昧于趋向，始则首鼠两端，继则纵令教民抗我颜行，山西、北宁之失皆系该国内应所致〖15〗，辜恩背义，莫此为甚。疆场之事，一胜不可幸，一败不可挠，此时正应整军经武，再图进取，是以命潘鼎新驰赴粤西，重加整顿，又叠谕沿海疆臣妥筹战守，原未尝因偏师偶挫而稍摇定见。适据总理衙门接李鸿章电信，称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嘱税务司德璀琳面呈信函，请准从中讲解。因思出师护越，越

不知感，法又为仇，兵连祸结，亦非万全之策；既据该国先来讲解，因势利导，保境息民，未始非计。惟大局所关，必须详审。越南地方若弃而不守，又有唇亡齿寒之虞，以后滇粤防务，疆圉应如何固守，饷需应如何预筹？和局果有何流弊，应如何杜微防渐？此外如有应行预筹之处，并悉心详陈。

寻据御前大臣等会议后奏称，法越之事，可因势利导，力杜要求。得旨：讲解之事必须坚持定见，如有非礼要求，必须严行拒绝，不可稍有游移。廷旨谕李鸿章务须坚持以下数端：越南世修职贡，为我藩属，断不可因与法人立约，致更成宪；陆路通商一事，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尚无不可，如欲深入云南内地，将来流弊必多，亟应预为杜绝；刘永福黑旗一军屡挫法兵，为彼所深恨，蓄意驱除，自在意中，不可遂其所欲；法人侵占越南，衅自彼开，若再索兵费，不特情理所必无，亦与各国公法显背，断不能允。并谕曰：以上各节，均与大局极有关系，如果放松一步，使彼得志以去，将来各国起而效尤，其将何以应之？著即悉心筹议，必须胸有成竹，方可与之讲解。目下要义，一面留以可和之机，一面仍示以必战之局，使彼有所顾忌，庶可就我范围，倘办理不善，或伤国体，或滋后患，朝廷必执法严惩。

同时，在京诸臣就中法和战事宜纷纷各陈己见，计单折二十件，凡三十八人。内有邓承修等八人联衔具一折主战，又有翰林院代递编修梁鼎芬一折，以杀李鸿章为言，翁同龢以为“极狂诞”。〔16〕

初八日（5月2日）

21 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以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曾与法使宝海订立越事协议，旋为法方翻悔，恐此次与福禄诺之议仍蹈前辙，奏谓：法人无信，具有明征，深恐我以实心与之讲解，而彼仍以讲解肆其诈谋。故而请以讲解责成李鸿章，仍以备御责成各路疆臣统帅，使讲解者因有备御而辩论可施，备御者不得以有讲解而军心顿懈。〖17〗疏入，谕曰：自来能战而后能和，叠据电报法国兵船来华，沿海各口岸防务吃重。著李鸿章、曾国荃等凛遵叠次谕旨，整顿防军，严申儆备，务臻周密，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惶。

张佩纶旋又奏，沿海各口防不胜防，欲求制胜之法，须设外海水师，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师一军之饷，请责成重臣主持创办，各省督抚通力合作。

十四日（5月8日）

22 派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时人谓之“海疆三会办”。

十七日（5月11日）

23 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

本月十二日，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到津，面交法方所拟简明条约草案于李鸿章，其主要内容为：一、法国允保全毗连北圻之中国南界。二、中国即行调回现驻北圻各防

营，并概不过问法越之间所有已定及未定条约。三、法国不向中国索赔兵费，中国许中越边界通商，详细商约及税则日后再议。四、法国允于法越议改条约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五、此约签押之日起三个月后，两国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议定详细条款。〖18〗鸿章问，其第一条于中国有何益处，何谓“保全”？福氏答称，中国滇粤各省与越南北圻边界毗连，无论外国何人前来侵犯，法国均须保全护助，且“保全”二字亦系法国不予侵犯之意。鸿章以为此草案与此前朝廷谕旨之意并无相悖之处，据以电告总署，进呈请旨。谕称：各条均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将来详议条目，如别有要求，自无难再与驳正，此时整兵备边仍不容懈。

前一日，法国政府电致福禄诺，任命其为全权代表，且谓“惟李大臣亦须奉有中国朝廷全权凭据”。〖19〗同日，诏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使臣办理条约事务。

至是，李鸿章与福禄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画押，《简明条约》正式成立。

越日，李鸿章奏报《简明条约》在津画押事竣。得旨：其第四款内虽有“与越南改约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之语，究系隐约其词，并未将藩属一层切实说明，殊未惬心。将来条目中务须注明“越南朝贡，照旧办理”，商务、界务确切分明，不准稍涉含混。议定后必须请旨定夺，不准匆遽迁就，彼族议事尚须议院会商，岂有中国大政反不集思广益之理？

二十一日（5月15日）

24 粤督张树声奏，已革广西提督黄桂兰于谅山“感奋自尽”〖20〗。廷旨以黄桂兰服药身死，难保非畏罪自尽，命潘鼎新秉公确查。

二十八日（5月22日）

25 以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张树声开缺专办广东防务。

五月初一日（5月25日）

26 户部奏，请饬即时开办云南矿务。略云：滇省矿业为生财大道，惟各省因有防务需办，不能如从前岁筹工本一百万两、每年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斤〖21〗，自光绪元年（1875）重新试办，迄今已历十载，运办京铜总计只有五百万斤，尚不及往岁一年之额。宜令该督抚按上年已定办法，招商集股，购办机器，以补官本而利开采。〖22〗谕称：云南素产五金，乃天地自然之利，铜政关系钱法，运京鼓铸具有成规，此外金银铅锡各矿均应广为开采，以裕利源。上年据岑毓英等奏定章程，并拟招商集股，次第兴办，节经饬令实心经理。现在岑毓英驻扎边关，一切应办事宜，张凯嵩（署云南巡抚）责无旁贷，即遴选廉干之员，广招商力，及时开采。

初十日（6月3日）

27 中俄订立《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上年中，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奉旨会同俄官

续勘新疆南路中俄边界，双方“照依图线，勘立牌博”，“自喀克善山起至乌兹别里山止，共设牌博二十二处”，至是订立《续勘喀什喝尔界约》。全文共六款，其中关于帕米尔地区之分界规定：“两国界线至此山豁（指乌孜别里山口）为止，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所有界线以西及顺该处河流之西归俄国属辖，其界线以东及顺该处河流之东均归中国属辖”。〖23〗

十三日（6月6日）

28 法越订立《和平条约》。

上年七月间法军围攻越都顺化，阮氏王朝在炮口下被迫与法国订立《顺化条约》，宣布越南归法保护，法国管理越南一切对外事务。嗣法政府以该约仅有临时草约性质，须由正式条约加以确认，又派巴德诺为全权使臣前往顺化，于本日与越南朝廷签署《和平条约》（又称“第二次顺化条约”）。越方在签约仪式上“销毁清国封印（原注：封册，玉玺）”〖24〗。法国以此最终确立对越南之殖民统治权。

十四日（6月7日）

29 以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为协办大学士。

十五日（6月8日）

30 命皖省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开缺，赏三品卿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十七日（6月10日）

31 下诏求材，令内外臣工保荐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人才，“文武两途，均不必拘及官阶及已仕未仕，期无遗佚”。

32 詹事府左中允崔国因奏，建设铁路则调兵、转饷、运漕均可迅速，且可通商惠工以夺外洋之利，请饬开办。谕曰：铁路一事，前曾谕令李鸿章等会议，以需费至钜，未即兴办。惟此等创举之事，或可因地制宜，酌量试办，现在云南广开矿务，山西采运铁斤，转运艰难，旷时糜费，如可各就开采之地量为创造，以省运费而裕利源，亦属自强之一策。是否可行，著总理衙门会商李鸿章详加酌核，妥筹具奏。〖25〗

崔国因，字惠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旋授翰林院编修。留心洋务，思想开明，主张学习并引进西方技术。嗣派充出使美日（西班牙）秘等国大臣。

二十五日（6月18日）

33 因李鸿章未将福禄诺临行所言告知总署，命传旨申饬，并谕滇粤两军不准退守示弱。

先是上月二十三日，法国特使福禄诺于起程回国之前来晤李鸿章，而交法文节略一件，内称：一、法政府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即由越南来华商办“详细条款”；二、法国保护越南全境，提督米乐（北圻法军司令）拟二十天后即派兵前往高平、谅山，四十天后前往保胜等处，中国

兵营宜限时退出；三、法国即行通知巴德诺应将去岁法越新约（顺化条约）中所有涉及大清国字样删去。福禄诺谓以上各节系为申明《简明条约》之有关条款及应办各事。鸿章告以节略内第二条要中国限时撤兵，于理未合；中国撤兵之事应俟详细条款定后再议办法，今限时退兵，语近胁制，实不敢应允，亦不敢据以入奏。福禄诺仍坚持“照约将防营撤回”，鸿章谓“相距过远，实难遥度，总在统兵大员随时察度妥办”。福禄诺即用铅笔将节略内此条抹去，然后告辞。〖26〗事过之后，李鸿章以“彼此游谈，不足为据”，未将此告知总署，惟于致滇督、桂抚函内述及福禄诺有限期退兵之说，“嘱其相机进止，随时察度情形，奏明办理”〖27〗。

至是，广西巡抚潘鼎新来电称：法兵于十九日来至屯梅、谷松（在谅山西南）以外，我军防守戒严，若与开仗，则显与调回边界议约相反，若不欲与战，须将我兵撤回，进退两难，乞请总署明示，以定办法〖28〗。总署据以上奏。谕曰：福禄诺前既与李鸿章言及拟派队巡查越境，何以该督并未告知总理衙门？殊属疏忽。滇粤两军断不准退守示弱。

同日，以李鸿章未将福禄诺临行所言及早上闻，命传旨申饬。

又电寄岑毓英、潘鼎新：著严饬各营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竟来扑犯，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以遏凶锋。

34 命左宗棠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谕：该大学士卓

著勋绩，年逾七旬，加恩毋庸常川入值，遇有紧要事件，预备咨询，并管理神机营事务。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

35“观音桥事件”发生。

上月十九日，法军上校杜森尼（又译度日业）率兵九百余名进至谅山以南中国驻军前沿防所观音桥（越名北黎或北丽）之外，要求守军退出。署广西提督王德榜派人往见该法将，谓我军尚未接到撤退命令，现两国既经议和，请勿开衅端，若派员前来游历，当为保护。杜森尼置之不理。二十九日，法军隔桥喊话，出语无状，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必要谅山！”言毕，连放三排枪。〖29〗守军将士甚感愤怒，然隐忍未发。是日，法军整队前来攻扑营地，王德榜下令还击，双方交战移时，法兵伤亡多人而退。明日，法军再次来攻，则再被击退，“斩其四十余人，生擒一人，夺获马匹、器械甚夥”〖30〗。后日，法军退至观音桥以南三十里，双方暂时脱离接触。此役，我弁勇伤亡三百余名〖31〗，法军亦死伤甚众，总数在百余人之谱。是为“观音桥事件”，又称“北黎事件”。

【考异】关于法军此役死伤人数，史料记载不一。粤督张树声本月初六日电称“杀毙法人千余，生擒多名”（《清季外交史料》卷四一）。李凤苞自欧洲来电则称“法军死七人，伤二十四”（《李鸿章全集·电稿》一册147页）。时来中国沿海之法提督利士比乃谓“击毙兵头一，伤副兵头一，毙法兵七，伤兵四十二”（同上书

150 页）。然则，以上诸说应以何者为是，抑或皆不足信？其中张树声之说有夸张表功之嫌，李凤苞来电系得自西国传闻，均不甚可信。利士比之说则疑其故意隐瞒败状，盖连续两日激烈接仗，中方伤亡已达二百余人，即便法兵武器精良，然以攻势作战，暴露于王德榜军火力之下，而仅死八人、伤四十三，殊不可信。另据当时粤海关某英人税司称，是役“法兵被华杀四十八”（《李鸿章全集·电稿》一册 152 页），可见仅法军阵毙之数目即已接近利士比所言伤亡之总数，是知后者所言数字之不可靠。又据美国人马士云：法国陆军上校度日业奉命率领了一支九百人组成的军队前去占领谅山，这是一个窥视着广西的边界重镇；在六月二十三日，他在北黎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立即向前进攻，但他却被打败，死了二十二人，伤了六十八人（《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 391 页）。马士时在中国海关供职，所言法军于北黎之役伤毙人数当必有所据，其说法亦远过法人自己所说之数。而时在广西前敌之唐景崧则谓，初一日之战，我即毙其数十人，擒获数人，翌日又“斩其四十余人，生擒一人”（《请缨日记》卷五），则其伤亡数字，两日合计至少亦在百余人之众。唐景崧此说系出于其日记中，并无出于某种考虑加以夸大或缩小之必要，当属可信。

初四日（6 月 26 日）

36 派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督办台湾防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

刘铭传旋入见请训，即出京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议筹饷募兵事，于本月二十四日率旧部一百三十余人乘轮行抵基隆，赴台北府布置防务。诏命闽省督抚迅即拨银四十万

两，交刘铭传办理台湾防务。

初七日（6月29日）

37 以观音桥我军击退法兵，命沿海各处严行防范。谕称：本月初一等日，法兵至北圻谅山观音桥等处无故扑犯我营，我军已与之接仗获胜。法兵经此次惩创，自可扼其凶锋，第恐其不得志于北圻，势必至中原沿海各口岸及台湾、琼州等处肆扰泄愤，亟应格外防范，以备不虞。著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张之洞等督率各军认真操练，并随时严密侦探，务期有备无患。

38 法驻华署使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称法国依照天津简约派兵收取谅山，竟被华军攻打，中国应负起衅之责，法国保留索赔之权。〖32〗

总署照覆该署使：天津简约第五款规定三个月后双方会议详细条款，且简约内于中国调回防军亦未定有应撤日期，故应俟详细条款议定，中国方可撤兵。今法军不待详细条款议定，法国政府又未于事先知照本衙门，即遽行派兵前来谅山并先放枪炮，是法国应负起衅之责，并应认赔兵费。〖33〗

越日，谢满禄再递照会称：据覆照知天津简约之中文本当有译错而误解之处，其最要在第二款云“中国允将北圻戍兵即时退回华界”，如中国洞悉此款即时撤兵之意，则不至有谅山事件（即观音桥事件）发生；且福禄诺临行已将要求中国退兵日期之清单交与李相，李相核准（李实未应允），是请中国照约即行撤兵。〖34〗

总理衙门复照：天津简约中文本，系与法文本核对无误后，彼此画押，自可各据本国文字，其中并未声明中国防军调回之地及调回之时。来照谓福禄诺与李相核准退兵日期等三条（指上述福禄诺临行面交李鸿章之法文节略三条），如确有此三条，则应列于简明条约五条之后，并画押备案，或另具照会声明，今均无之，其实为福禄诺所请而李相所未允者，自不能照办。现在中国专待两国大臣会议详细条款，俟详约定后，即调回防兵。〖35〗

初十日（7月2日）

39 命潘鼎新即饬令前敌各营全行调回谅山老营，岑毓英各营仍扎保胜。又谕：倘法兵再来扑犯，自不能不与接仗；如彼按兵不动，均不准各营轻进开衅，一切机宜，静候谕旨遵行。

40 因赫德向总理衙门自请赴上海与新任法使巴德诺讲解调停，谕称：总理衙门所给法国照会（指初九日总署致谢满禄复照），义正词严，颇为切当。现在总税务司赫德意在讲解，惟此次法兵先行开炮，衅自彼开，中国并无不照条约之处且详细条约尚未议定，不能将中国原驻防营即行调回。著该衙门传知赫德，均仍按前日照会之意办理，毋得逾此范围。

十六日（7月8日）

41 先是，驻德使臣李凤苞（其时新任驻法国等国使臣许景澄尚未赴任，由李凤苞兼署驻法公使）自巴黎来电称，由德赴法，亲晤茹费理，“茹相责言中国背约，各国皆谓

中国理屈”〖36〗。是日，醇亲王代总署拟稿复电李凤苞，嘱驳斥茹费理所谓中国“背约”、“理屈”之说，并告以法谓先退兵后讲商议详细条款，中谓先讲后退兵，可令巴德诺来津会商〖37〗；中国可一面定约，一面即撤兵，令滇粤带兵大员于一个月后即撤完。〖38〗

既而，李凤苞又电总署：茹费理函称，已令巴德诺请中国速照天津简约第二款宣布撤兵之旨，并赔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39〗

二十三日（7月15日）

42 法署使谢满禄照会总署称：奉本国政府电令，请中国立即遵天津简约第二款，特旨通饬北圻戍兵火速退出，刊登京报（即明发上谕）；索赔至少二百五十兆（二亿五千万）法郎，自今日为始，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法国必自取抵押。〖40〗

翌日，总署照复谢满禄：天津简明条约第二款载中国调回防兵，如法国专为此条，则中国自可按前此照会于一个月后撤竣，并明降谕旨以为和好确据。中国既照简明条约第二款办理，则法国亦当遵守简明条约第三款不索兵费，如仍执索费之词，非但不符津约，且损两国和谊，而乖万国公法。至来文所谓径行自取抵押云云，则与津约尤为相背。请将贵国是否专待中国撤兵然后再议详细条款，并是否将索赔一事照约作为罢论照覆本衙门，并催巴大臣（巴德诺）早到天津详议条约，以昭信守。〖41〗

43 福州将军穆图善等电奏，法国兵轮二艘驶入闽江口，

闽省海防饷绌船少，请饬南北洋策应。得旨：总理衙门现与法使照会，反复辩论，局势未定。法两兵轮既进闽口，当向法驻福州领事告以中法并未失和，彼此均各谨守条约，切勿生衅，法国兵轮勿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

又电寄李鸿章、曾国荃：法国兵船进闽口，如果彼逞凶开衅，南北洋如能拨船，尾缀法舰，牵制使彼不敢深入，并临时设法援应。

二十四日（7月16日）

44 明发上谕，令岑毓英、潘鼎新将北圻防营于一个月内全数撤回。诏曰：前据李鸿章与福禄诺于四月间议定简明条约，其第五款声明三月后将所定各节详细会议，现在已将届期，所有第二款北圻各防营调回边界一节，应即如约照行。著岑毓英、潘鼎新将保胜、谅山各处防营撤回滇粤关内驻扎，并于一月内全数撤竣，以昭大信。

又密谕沿海各省严阵以待，如法军前来扑犯，务须并力迎击，期于有战必胜，谕称：法国巴使逗留上海，不即北来议约，并据各处电报佛拔有集兵他驶，占据中国地方为质，索赔兵费之说，无理要求，万难迁就。海疆防务吃紧，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统兵大臣等密饬各军严阵以待，一面广为侦探。倘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如有退缩不前者，立即军前正法！

同日，慈禧太后懿旨曰："各营士卒奋勇有功者，除

破格施恩外，并发给内帑奖赏”。

二十六日（7月18日）

45 会办福建海疆张佩纶电奏，决裂便先下手，战使到底。

昨日，张佩纶电告总署，现赴马尾船厂筹备战守，并谓“如决战，彼入险百余里〖42〗，我联军十余营，胜负正不可知，愿中朝勿以闽故受法挟和计”〖43〗。至是，再电总署请代奏，云：“一、法共二十二船，南北闽粤船视所向随踪牵缀，制彼登岸；一、决裂便先下手，勿让敌贻误；一、战便到底；一、和议中改，人必咎北洋，此受敌间，津防，李才彼所总，世无出其右，愿圣恩坚任；一、愿署结德动法。”〖44〗

同日，张佩纶又与船政大臣何如璋联衔电致总署：“敌船多，马江狭，可以谋胜；如决裂，幸先示闽、后绝法为要。敌船内外睨长门（闽江口炮台），能饬江浙船缀之，更稳。多算必胜，勿使我落后著。”〖45〗

二十七日（7月19日）

46 派署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陈宝琛为会办大臣，赴上海与法使巴德诺商议详细条款。

此前，赫德由京至沪，向巴德诺说和。后者表示决不北上天津商议，要求中国派全权大臣来上海与谈，并以中国同意法国所提赔款全数作为商办之先决条件。是日，旨令曾国荃、陈宝琛由江宁（今南京）赴沪与巴德诺商议。旋据曾国荃自江宁电奏，愿以死守自任，不敢与闻和议。

陈宝琛亦以祖父去世，请假回籍。诏命曾国荃迅速启程赴沪，陈宝琛不得擅离，俟事定后再赏假。并谕曾国荃："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也"。

旋又电寄曾国荃，兵费恤款万不能允，中国照约撤兵，原为顾全和好，该国何得背约索赔？五条细目外，如别有要求，告以请旨办理，不得擅许。

47 法驻京署使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宣称奉本国训令，所定赔款数目（二亿五千万法郎）"分毫不能改"〖46〗。

二十八日（7月20日）

48 法兵船又有二艘驶入闽口，泊于马尾江面，福州口岸停止贸易，上海港亦无商船出入。〖47〗

越日，何璟、张佩纶电奏，闽口已入法舰八艘，法人全力注闽，请饬南北洋派船援应牵制。得旨：孤拔赴闽，有欲据地为质之说，南北洋覆称无船可拨〖48〗，惟闽疆紧急，粤、浙相距较近，著彭玉麟等酌拨师船前往，设法援应牵制。

寻据张佩纶电告总署，现在闽省旧枪多，大炮太少，数军仅行炮八尊，水、鱼雷均阙，惟"缀杆雷"应敌。〖49〗

49 是月，吴长庆卒。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出身团首，淮军庆字军统领。以军功先后授直隶正定镇总兵、浙江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均未到任，率部先后驻防江苏、

山东。光绪八年(1882)朝鲜壬午事变发生,奉命率庆军六营三千人由烟台乘轮东渡,驰赴汉城,稳定局势,从而遏止日本侵略朝鲜之意图。事后仍暂驻汉城,帮助朝鲜练兵,并防备日本派驻汉城之军。本年四月带三营撤回国内,驻防旅顺。此前病故于军营。寻诏赐优恤,生平战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准建专祠祭祀,谥"武壮"。

六月初一日(7月22日)

50 法署使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限期答覆,声称: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在上海会议,赔款一节必须允准,此节商妥,则天津简约所载议立细约一节方可开办;是否允准,以本月十一日(8月1日)为最后期限。

明日,总署奕劻等见起时,仍极力陈说可减数给赔,慈禧太后则"预禁之,并减亦不可许,字字严切"。〖50〗

初六日(7月27日)

51 为防法人劫夺招商局轮船,李鸿章电饬招商局道员马建忠,将局船暂售美国旗昌洋行,明立合同,局本五百余万两,旗昌应给新股票一百万两、旧股票二百万两,存款、借项二百万亦由旗昌接认;另立暗约,无论迟早,中法事定即还中国,并注销明立之合同。〖51〗

初七日(7月28日)

52 总理衙门请饬曾国荃妥与商议,俾弭衅端。奏称:现在谢满禄尚未下旗出京,该国兵船横泊马尾仍未开炮,只待曾国荃到沪会议。目下事机间不容发,转捩关键稍纵

即逝，离合分际毫厘千里；请饬下曾国荃妥与商议，俾弭衅端。并请饬沿海疆臣急筹能战之实际，毋徒托言战之空谈，以期保全大局，云云。〖52〗

初九日（7月30日）

53 曾国荃与巴德诺在上海会谈，因赔费之事难以继续进行。

先一日，曾国荃与巴德诺首次会晤。巴氏出示节略，以是否认赔二百五十兆法郎作为会商先决条件，并云如能速了，可减五十兆。国荃告以索费大伤中国体面，非但难允，且难转达朝廷。巴氏谓，此乃法政府之令，如不允，即另作打算。是日中午，双方再晤，巴氏索赔“词色甚倨”，国荃云“可以商量”。入夜，双方又晤，国荃告以如用“抚恤”名目，可请旨允数十万（两）。巴问实数，国荃答五十万，巴氏称，简直笑话！〖53〗

事闻，命传旨申饬曾国荃。盖本月初二日曾国荃启程赴沪之前，李鸿章电告其办理之方：内意似欲外间任谤，公当相机为之。先云俟查有误处，议偿恤。聊作腾挪。或至万不得已时，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指观音桥事件法军伤亡者），似尚无伤国体。再不然，则听其决裂。各国公论，万不足恃。〖54〗当日总署大臣奕劻等见起时，亦极力陈说可减数给赔费，以弭衅端，慈禧太后则不许。〖55〗初七日，总署仍以可少量赔费为请，慈禧太后不许之意仍甚坚定。〖56〗继而总署接曾国荃电告双方首次晤谈情形，张荫桓以该衙门诸臣名义电致曾国荃，

谓不妨允给数十万，国荃遂于是日告知巴德诺可以抚恤名目赔给此数，却遭巴氏断然拒绝。事闻，廷旨因而谕曰：曾国荃等遽许法国抚恤银五十万两，虽系为和局速成起见，然于事无补，徒贻笑柄。法使尚言须听国主之命，中国大臣反轻自出口允许，实属不知大体，均著传旨申饬。现美使愿为调处〖57〗，如法使愿将津约五条详款先议，曾国荃等即在沪与议，否则曾国荃、陈宝琛同回江宁。

十三日（8月3日）

54 巴德诺送交照会于曾国荃，以谢满禄于本月初一日照会所定期限至昨日已满，现奉命告知，日后法国军队将任意行动，不受限阻。〖58〗

同日，曾国荃派上海道邵友濂往见巴德诺，询以可否仍行会商，巴氏答称照会即绝交书，尔后听孤拔所为，我已无商议权。国荃即致电总署请代奏，可否遵旨离沪回宁？而总署奕劻等以美国调处尚无回音，未将曾国荃此一请示上奏。

十四日（8月4日）

55 以张之洞来电请饬南北洋各派兵轮数艘带水雷艇合力援闽，谕称：派船援闽，南北洋前因兵轮缺少，兼多窒碍，迄未成行。现闽防相持日久，如果多派兵轮合成一队，作势牵制，勿与遽战，兼可援应他口，亦属制敌之策，著李鸿章、曾国荃等电商定议。

十六日（8月6日）

56 法军进犯基隆，刘铭传挥军击退之。

本月十二日晚，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奉命攻取基隆，作为“索赔担保”。于次日率兵舰五艘及陆兵四百余人，由马尾港泊地驶赴台湾。既抵基隆海面，派人上岸递交战书，要求守军交出炮台、阵地，为督办台湾防务刘铭传严辞拒绝。昨日午前八时，法舰开炮轰击，守军还炮接仗，战至十二时许，岸上炮台全被打毁。刘铭传以为“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遂下令各军撤出海滩，退守山后。至是，法兵四百余人携行炮四尊来扑后山营地，铭传派总兵曹志忠率部从正面迎击，另派提督章高元等带队旁抄来敌后路〖59〗，法兵大惊，慌乱后退，各营乘势猛攻。法军溃不成队，纷纷抢登小舟逃奔海上兵舰，“舟泊处，近断岸，陡绝不可攀，而坠落溺者，若凫鸢之集”〖60〗。是役，刘铭传军大获全胜，法军伤亡约百余人之多〖61〗，史称“基隆大捷”。

57 张佩纶电总署，请允堵塞闽江航道，以求先发。〖62〗总署以为，马尾港内尚泊有英、美等国护商兵船，恐结怨协以谋我，犹豫不能决，据以上奏。得旨：“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藉口，著与何璟等相机妥办。现经美国调处〖63〗，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

十九日（8月9日）

58 曾国荃电总署，本日巴德诺递来照会，称法已夺基隆口岸炮台（指十五日事，次日已为刘铭传夺回），索赔八十兆法郎，分十年交付。〖64〗

明日，总署照会法国驻京署使谢满禄，抗议法兵进犯基隆，并谓尔后法舰若再扰及通商口岸，则华洋商民损失，惟法国是问。又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告以“偿款正在会商”，法乃攻犯基隆，请各国“秉公评论”。〖65〗

二十日（8月10日）

59 因法军攻犯基隆，诏命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日讲起居注官于本月二十二日午刻，同赴内阁大堂会议和战大计。慈禧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

同日，据会办南洋防务陈宝琛来电称：“事至今日，和亦悔，不和亦悔。理为势屈，巨款坐输，示弱四邻，效尤踵起，和之悔也。筹备未密，主战难坚，商局已售，船厂再毁，富强之基尽失，补牢之策安施？不和之悔也。二者非深明时势，权度难详。乞下枢臣、总署，电会北洋，或并询闽、粤，统筹全局，速决至计”〖66〗。于是，再谕会议王大臣等：和战大计，于全局安危关系至重。议战必须征兵，征兵必须筹饷。沿海口岸既多，防军各有专责，势难抽调；饷项本极支绌，兴兵大举，需款尤钜；近年漕粮多由海运，一有阻滞，必致贻误仓储。应如何深思虑远，务策万全，著御前大臣等妥议具奏。和战两端，均未可轻

易从事，尔诸臣务当殚诚区画，通盘筹议，总须为核实持久之计，期于国事实有裨益，倘空言塞责，定即掷还！

越日，群臣遵旨齐集内阁大堂，阅看有关谕旨、奏稿、照会等件，会议和战事宜，“醇邸言当战，词色甚壮”。末具公折一件入奏，略言：法人猖獗，基隆被击，在廷同愤；法人若悔过输诚，怵于公议，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转圜，盖此时饷绌兵单，难于持久，况外夷逼处，千百年未有之局，与粤、捻迥异。但彼如寻衅不已，则惟有整军挞伐，力挫凶锋，勿以一城小挫遂致动摇云。

另有单折具奏者四十余人，其中三成为科道言官。〖67〗

二十四日（8月14日）

60 命各省将军督抚尽力筹备防务，听候谕旨。谕称：法人肆意要挟，无理已甚，本应即行声罪攻击，因美国仍拟调处，用意颇善，未可辜负，致失与国之好，是以迟迟未发。现经总署照会法使并照会各国，倘法国竟将照会置之不覆，亦不退出兵船，惟有即与决战，以免坐失事机。著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大臣迅速整备一切事宜，听候谕旨。

61 广西巡抚潘鼎新电奏：关外防营连日搬运撤兵，二十日全军入关，瘴故二千余人，死亡载道；现苏元春部守镇南，王德榜、方有升部扎龙州。〖68〗

二十六日（8月16日）

62 命曾国荃等即由沪回宁办防，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

前日，巴德诺照会曾国荃，声言法舰本月十五日之进攻基隆，系依照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指本月初一日谢满禄照会）限期行事，且至今福州仍未动兵，系冀中国朝廷终能明晓时局，而本国人民皆扬不服之言，愿迅速完结，不容再有耽搁，云云〖69〗。曾国荃于昨日将此电知总署，至是廷旨谕曰：巴德诺照会无理已极，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著曾国荃、陈宝琛即回江宁办防。美国调处，现已照会婉谢〖70〗，毋庸再有游移！

又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等：法人肆意狡横，恣意要求，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著沿海沿江将军、督抚、统兵大臣，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

电寄闽省穆图善、张佩纶等：现在战事已定，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入者，不准再入。

二十八日（8月18日）

63 因闻法有复踞基隆并扰澎湖之说，命彭玉麟由广东速拨五营携精械航海至旗后（即打狗，今高雄）上岸，妥筹援应。

二十九日（8月19日）

64 法署使谢满禄递交最后通牒于总理衙门，索要八十兆（八千万）法郎，十年交清，限二日内答覆，如不允，即离京，任孤拔尽力行事。〖71〗

明日，总署急电李鸿章：谢满禄昨来哀的美敦书，朔日（下月初一日）出京，希速电南洋、闽省、台湾各处备

战事，并电香涛（张之洞）转电潘（鼎新）、岑（毓英），迅速进兵越南，并电丹崖（李凤苞）即由巴黎回德都（柏林）。鸿章即于本日分别发出急电。〖72〗

七月初一日（8月21日）

65 法署使谢满禄下旗出京，以示决裂。

同日，法国政府送出境护照予中国驻法署使李凤苞。

初二日（8月22日）

66 实授张之洞两广总督。

67 以刘铭传上月十六日基隆之役调度有方，命交部从优议叙。

慈禧太后懿旨，于内帑节省项下发去银三千两，赏给此次出力兵勇。

初三日（8月23日）

68 法舰在马尾港内发动突袭，福建水师九船沉毁。

先是法兵船自闰五月二十日陆续开进闽江口，已先后入泊十一舰，其中二舰停于出海口处，另外九舰皆泊于马尾港内江面，与船厂隔水相望。此前，会办福建军务张佩纶由福州移驻船厂，以朝廷不欲先起衅端，只能采取彼若不动、我亦不发办法，将福建水师十一艘兵轮及旧式师船若干，布置于船坞附近江面，与法舰对峙，陆营则扎于厂内及沿江要隘，以为防范之计。彼此暗中相持业已若干时日。是日午刻，闽督何璟接法国驻福州领事白藻泰递来照会，内称“本日开战”。何璟电知船厂张佩纶，后者甫将

电文译出，即闻隆隆炮声，法舰已开始攻击福建师船矣。此时适值退潮，港内以船头系泊之各舰，皆随水流转为以船尾朝向下游，位于下游之法舰得以舰首迎对上游之华舰舰尾。当时之舰船火力多集于舰首，敌由船尾方向来袭，必须调转船头方可抵御，而退潮时调转船头尤费力费时，在敌方炮火轰击之下更属不易。不宁唯是，法舰九艘多为大中型巡洋舰，总排水量约一万五千吨，总马力一万三千匹以上，而福建水师之十一舰，其中两舰系武装商船（永保号、琛航号），实无战力，另外九舰亦皆系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由船厂自造之木壳轮船，总排水量不足七千吨，总马力仅一千余匹。内以扬武一船最大，仅有二百五十马力，另八船则尽属小型炮舰，最小者五十马力。是双方此次交战，实为大船对小船、铁舰对木船之对决〖73〗。是以在法舰突袭之下，扬武先沉，继则永保、琛航亦沉。然则各舰将士于巨大危险及不利状态之下，仍奋勇力战，“纵横驰骋，誓死不返”。飞云号管带高腾云亲自发炮，接连命中敌船，以一小舰当敌三大舰，“中流坚拒不退”，不幸中炮落水而没，“其舟乃发火流下”〖74〗。福星号管带陈英，率舰冲入敌阵，“舟中机损人亡，毅然不顾，但以炮向孤拔船”，“陈英猝中炮于望台，学生王涟随殉，船始焚毁，英美观战者均称叹不止”〖75〗。是役，福建水师击沉敌方雷艇一只，伤其大船二只，而我十一船内除艺新、伏波两舰于中炮后退往上游以外，其余九船，即扬武、济安、飞云、振威、福星、建胜、福胜六艘兵轮及永保、琛航两只武装商船，皆沉毁，另外尚毁若干旧式师船，“诸

将誓死，无一登岸，深堪惨恸！”〔76〕

翌日，法舰队复炮轰马尾船厂，致机器设备等又多为损坏。

【考异】有关法驻福州领事白藻泰递来照会的时间及照会内所言开战时间，时人说法不一。关于递来照会时间，有谓闽浙督署于当日辰刻接法人战书，至午刻，法果开炮（《请缨日记》卷五）；有谓“初三日早晨七时，法国战书递至马江船政署，约定下午二时开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册，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有谓法领事白藻泰于当日早晨登上泊于江中之法舰，谓（领事馆）已下旗，“提督（孤拔）的作战通知将于早八点对各国领事，十点对总督（何璟）发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册，〔法〕罗亚尔《中法海战》）。关于照会内所言开战时间，据李鸿章当日午夜（初四子刻）致总署电称：“顷闽电局盛道世丰报，法约定明日八点钟开仗，出我不意，即于本日一点钟先开炮，击坏扬武船，我军水师船七号都沉没”（《李鸿章全集·电稿》一册 250 页）；张佩纶事后亦谓“初三午刻，法领事照称明日开战”（《涧于集·电稿》21 页）。因此，有关白藻泰递交照会时间，至少有“辰刻”（七点至九点）、“早晨七时”和“十点”三种说法。有关来照所言开战时间，亦有“下午二时”和“明日八点钟”或“明日开战”等说法。

然而，法人究于何时递来照会，该照会是否曾言明开战时间？此一问题必须以直接当事人所留第一手资料方可求得解决。唐景崧、“采樵山人”（福州一民间士绅）及闽电局道员盛世丰皆非当事之人，故其上述说法之可信程度较小。据作为直接当事人之闽浙总督

何璟于是日未刻（午后一点至三点间）发给总署之电报内云："午刻接法领事照会，言本日要开战。已告知长门、马尾准备"（《李鸿章全集·电稿》一册249页）。是知法之开战照会交来时间为"午刻"，即午前十一点至午后一点之间，而非上午十点，且照会内容仅云"本日要开战"，并未通知开战之准确时间。何璟发电之时，显然尚未开战，故不存在隐瞒收到照会时间以推卸责任的问题。所以，"午刻"和"本日开战"之说应属可信。其另一当事人、参战法兵官罗亚尔转述领事白藻泰所言"十点对总督发出"，与何璟所言"午刻"送来照会亦颇相近（其间一个小时左右的差距，可理解为双方送接照会及翻译所用时间），当为何璟以上说法之一旁证。另据事后左宗棠、杨昌濬奉旨查办后覆奏称：初三日法国照会何璟，何璟据电张佩纶等，翻译甫毕，炮声已隆隆矣。检查督署存有何璟任内电报底簿，内载七月初三日午刻寄张佩纶电云"顷接白领事照会，孤拔即于本日开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246页）。是与上述何璟于开战当日致总署之电报所言全然相符，可彼此印证。且依常理推想，法方为保证发起攻击之突然性，势必尽量推迟照会之发出时间，并隐瞒开战之准确时间，而不可能提前并具体告知有关情况。要之，法方递来开战照会时间应是初三日午刻，内称"本日开战"；何璟于接到照会后即转电张佩纶，而后者已不及下达紧急备战命令。

初四日（8月24日）

69 命沿海各口守军，遇有法船驶入，立即轰击。

初六日（8月26日）

70 明发上谕，对法宣战。诏曰：越南为我大清封贡之

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其鲸吞，先据南圻，旋又进据河内等处。朝廷特谕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处应照议于三月后撤回。乃该国不遵条约，于闰五月初二等日在谅山地方直扑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而朝廷仍准总理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谕理晓，至再至三，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已仁至义尽。如果法人稍有礼义，自当翻然改悔，乃竟始终怙过，饰词狡赖，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炮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立即击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在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毁船厂。法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衅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各路统兵大臣暨各该督抚，整军经武，备御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刘永福本系中国之人，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并特颁内帑奖赏；退缩贻误者，立即军前正法！

又命保护内地各国商民。谕称：此次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平，故不得已而用兵。法国以外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著沿海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

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亦当一律保护，倘有干预军事等情，一经查出，即照公例惩治。

同日，电寄张之洞等：牵敌以战越为上策，本日战旨已宣，唐景崧著赏给五品卿衔，令激励刘永福奋勇进剿，饷银、军火仍著妥善接济；岑毓英、潘鼎新即督率所部，星驰前进！

71 醇亲王奕譞奏劾礼部尚书延煦，斥其藉端訾毁大学士左宗棠。

本月初三日，延煦参奏大学士左宗棠，谓六月二十六日万寿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叩拜，云云。旨令左宗棠交部议处。旋从吏部议，罚俸一年。至是，醇亲王奕譞奏：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实属荒谬。若就事论事，谁曰不宜？乃藉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意颠倒，此风一开，流弊滋大等语。〖77〗。奏上，慈禧太后懿旨命将延煦交部议处。吏部寻议降三级调用。奉旨改为革职留任。

初八日（8月28日）

72 马尾至闽口沿江炮台连日与法舰作战，据福州电局报告，将军穆图善在长门轰沉法舰二艘，并闻法死一大将，或谓即孤拔。是日，法舰合力攻击长门、金牌炮台，口外四船，口内四船，因我炮台口门皆外向，不能回击口内之敌，以致均被打坏失守。〖78〗

【考异】法将孤拔何时缘何而死，历来说法歧异，或谓马尾之役中炮身亡，或谓马尾一役后退出闽江口途中被我炮台大炮击中座舰致伤（或击毙），或谓系明春在澎湖“染病”死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马尾之役，福建水师将士在不利态势下誓死拼战，福星号管带陈英，“舟中机损人亡，毅然不顾，但以炮向孤拔船”（《涧于集·奏议》卷四），可知当时孤拔所在之船系福建水师打击之首要目标，其人诚有中炮负伤或毙命之可能，惟我之船小且于短时间内多已沉毁，其能否确实击中孤拔坐船并重创之，尚存疑问。长门之役，我陆上炮台以大口径火炮轰击江面敌船，炮弹之威力及准确度较强，其命中孤拔旗舰之可能性较大。此役方酣时，福州电局即报称：“法军死一大将，或谓即孤拔”（《李鸿章全集·电稿》一册 255 页）；当时英国驻天津领事亦有“孤拔受伤甚重”之说（同上）。是知孤拔极有可能于长门之役中炮受伤，但未当即致死，且神智清楚，所以日后仍能率军在台湾、镇海等处屡次进犯（否则法方必将其统帅易人，然而事实却非如此）。明春中法战争结束时，终以伤重难治而死于澎湖岛上（澎湖马公岛上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尚留有孤拔之墓）。后人有云：本月初五日，法船二艘进口（闽江口），穆图善击伤其一。初七、八两日，法攻长门求出，穆图善力督将弁，伺法船过，突攻之，又毁其一。或曰孤拔中弹死焉，或曰孤拔之死在对阵时（指马尾一役）为‘福星’炮弹所中，法人秘之。终莫能得其详”（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甲申战事纪》）。总之，孤拔之死的真实原因当是，或于马尾一役或于长门一役中炮受伤（以后者可能性为最大），终于明春在澎湖不治身亡。法方称其系“染病”致死，当系有所隐讳。

初九日（8月29日）

73 以我之炮台、兵轮均不足恃，命李鸿章等速筹对策。谕称：法人侵扰闽疆，我之炮台、兵船均不足恃；前谕南北洋拨船援闽，非曰恐为敌抢，即曰难敌铁舰，是该大臣等明知船不足恃，岂可不思变计？诱敌登岸，坚壁清野，陆路设伏，均属要著，著李鸿章、曾国荃迅筹速议，除战船、炮台外，有何必胜之策？

翌日，李鸿章覆电总署：闽之炮台、兵船不足御法，本在意中。我兵船与法船聚泊一处，彼伺隙先发，我固失算；闽炮台炮门向外，敌由内攻，我亦失势。至我船不及法船精坚，操练不及法船纯熟，盖中国兵轮开办未久，断难骤敌西船，此中外尽人皆知者。若诱敌登岸，设伏出奇，必有后门枪炮队始可制胜，惟各省后门炮未备，后膛枪亦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79〗

十一日（8月31日）

74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南洋前在德厂订购之“南琛”、“南瑞”二快船已来华。马力各二千八百匹，较之南洋现有最大之“开济”快船（福州船政局造）马力加增四百匹，派员往验，“机器颇觉灵捷，炮位亦尚精利”；每船拟配官弁人等二百一十七员名，月支薪粮银三千两有奇、公费银四百二十两，即在南洋海防经费项下支用。得旨：该衙门知道。〖80〗

十四日（9月3日）

75 明发上谕，命张荫桓、陈兰彬、周德润、周家楣等

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倘再有以赔偿等词进者，即交刑部治罪。

先是六月初九等日，曾国荃与巴德诺在沪会谈，后者坚索赔费，以为会商之先决条件。总署诸臣力主和议，张荫桓致电国荃，告以不妨允给数十万。曾国荃因于会谈中有可给五十万两之说，当遭巴氏拒绝，朝廷传旨申饬国荃。及至马尾之役失利后，朝廷以为此前之未能一意主战，总理衙门实难辞其咎，适有御史参奏张荫桓私电曾国荃允赔情事，旨交总署查奏。旋据该衙门覆奏称并非张氏一人主意。廷旨遂令该衙门除阎敬铭、徐用仪当时因病请假，锡珍、廖寿恒出差以外，其余王大臣奕劻、福锟、昆冈、许庚身、周德润、陈兰彬、周家楣、吴廷芬、张荫桓均交该衙门自议应得处分。至是，谕曰：此次法人肆意要挟，先开兵衅，现在战局已成，倘再有以赔偿等词进者，即交刑部治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必须体用兼备、能持大体之员方足胜任。周家楣、吴廷芬在该衙门行走年久，办理未能合宜；昆冈于洋务未能讲求；周德润于应行公商事件辄单衔陈奏，其为不能和衷，已可概见；张荫桓屡经参奏，众望不孚；陈兰彬年力渐衰，难胜繁钜，均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

十八日（9月7日）

76 以大学士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濬帮办军务，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

寻命闽浙总督何璟来京，以杨昌濬为闽浙总督。

十九日（9月8日）

77 谕曰：闽彭玉麟拟暂守沙角炮台（在珠江口），固属勇往，惟重臣宜顾全局，不可株守一台，况敌长水战，华长陆战，如基隆、马尾台毁而陆兵仍胜，是其明证。〖81〗

二十日（9月9日）

78 刘锦棠自请率师东来，与法人决战。得旨：览奏忠勇之忱深堪嘉尚，惟刻下新疆甫就荡平，一切设官、裁勇各事均需妥筹布置，且该处密迩俄境，尤须得人镇抚。著毋庸率师东下，用副委任。

未几，驻藏大臣色楞额亦上折自请赴云南、广西军营效力。得旨：西藏地方亦关紧要，所请自效之处，著毋庸议。

二十一日（9月10日）

79 日前，有英船驶入闽口，未挂旗且值大雾，守军误为法船，开炮轰击，伤英人三名。英使昨来总署递交照会，谓船上实挂英旗，若于该船再过闽口之时，华军鸣礼炮，闽省大员到船慰藉，即可了结。至是，总署据以奏闻。廷旨寄谕驻英使臣曾纪泽，令告英外部，现拟即电闽省照办，并酌给医药之资。

二十六日（9月15日）

80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报，江南援闽渡台各营，业已分水陆两途前进，宽给饷需。〖82〗

又奏：物穷则变，必化而裁之乃谓之变；惟变斯通，

必推而行之乃谓之通。自来胜负无常，强弱无定，惟视统帅所用之将与将官所用之兵人心固与不固耳。泰西各国盘踞海上，全恃船坚炮利以称雄，近年冒犯中华已非一次，窥我之船炮不如彼之锋利，朝发夕至，屯掣风驰，肆意横行，藐视各口，固已神人共愤，怨气沸腾矣。臣谕诸将，告以炮台虽被轰碎，可恕其罪，惟营地有失寸土，则依照军法请旨明正典刑。〖83〗得旨：即著曾国荃督率各将领实力筹防，严密布置，务期战守确有可恃。

二十七日（9月16日）

81 总署奏，请准许内地法人由俄国代为保护。谕：现留内地之法人，业经谕令一律保护，所请著依议行。

八月初一日（9月19日）

82 明发上谕，何璟革职，何如璋开缺并与张兆栋一并交部严加议处，张佩纶革去三品卿衔，交部议处。谕称：法人包藏祸心，不顾信义，七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马尾法船乘我猝不及防，即先行开炮攻击，我军合力抵御，于濒危之际犹能英勇接战。此次因议和之际，未便阻击，致法人得遂狡谋。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布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著即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著交部严加议处；船政大臣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于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著开缺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于议和之际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84〗，徒事张惶，毫无定见，实属措置乖

方，本应从重严惩，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

吏部寻议，张兆栋、何如璋革职，张佩纶降二级留任。从之。

初五日（9月23日）

83 都察院代递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等闽籍京官参奏张佩纶、何如璋一折，谓张、何二人“玩寇弃师，偾军辱国，朋谋罔上，怯战潜逃”。据称，马尾之役，张、何二人甫闻炮声，即从船政局后山潜逃，是日雷雨，张佩纶跌而奔抵鼓山之麓〖85〗，乡人拒而不纳，匿禅寺下院，明日奔鼓山后之彭田；何如璋奔快安乡施氏祠，乡人焚祠逐之，复奔南台洋行，晨入城（福州）中两广会馆，所至哗然，云云。得旨：所奏如果属实，殊堪痛恨，亟应从严惩办。著左宗棠、杨昌濬将所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寻据左宗棠等调查覆奏谓：彭田距马尾十五里，以省城言之，在鼓山之后，以马尾言之，则在鼓山之前。〖86〗据该司道等覆称，张佩纶于是日登山观战，战毕退驻彭田，初四日清晨驰赴马尾。嗣后往来彭田、马尾之间，并未一抵鼓山之麓，亦无乡人拒而不纳之事。又谓：“何如璋于初三日黄昏，便服简舆，带有勇丁八十余名，投快安乡之施氏祠，离马尾十余里，乡人传以为异，悉来观瞻，勇丁呵逐闲人，遂相争闹，外间因传有焚祠追逐之说”。〖87〗

84 实授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暨文华殿大学士。

初七日（9月25日）

85 以目下军饷紧要，旨令崇厚捐银二十万两，崇礼等三人共捐银四十万两，即行解交户部，不准迟延。

初九日（9月27日）

86 美使杨越翰奉命调处中法战事，李鸿章告以法国索费是妄想，中国现惟有用兵，若法国愿守天津条约，不再索费，中国或可准和。

此前，法国茹费理内阁请美国政府转告中国，若肯赔款八千万法郎，可仍照天津简约办理，否则将北上攻打京畿。是日，美使杨越翰即奉其政府电令前来天津，商于李鸿章。杨称：中堂宜顾大局，想出办法，免法兵惊扰北边。李答：此间我有办法，法兵谅不敢轻犯，其在闽口，乘我与彼正在商议，阑入内河，欺我统帅素未知兵，法兵预期窃发，此等举动，无异野番海盗行径，法国正宜引为深耻，何得大言不惭？我今别无办法，只有用兵！又云：从前中国尚有曲保和局之意，船局事裂，中国决意与法用兵，法国何得犹萌索费之妄想。杨：恐中国不能与法常战。李：中国地大物博，何以不能常战？法人攻毁我船局，可谓无礼、无名之至，法人不讲情理，仍拟索费八十兆法郎，背谬已极，今我惟有与之用兵，一钱不给！中华为东土第一大国，国体所关，断难假借。杨：索费并非本人主意，我不过转达国命而已，但使得一互让之法，与两国体面无伤，此事便可了结。李：天津简明条约，中国已让到极头地步，我为议约大臣，知之最悉，徒为息事安民起见，特格外包容，与之定议，法国尚不知足，藉口谅山之事，小题大做，

法相茹费理不善办事，题目全已认错了。又云：揣茹费理之意，以为现在中国情形与从前无异，可以兵力挟制。咸丰季年，英法同犯京师，中国曲意议和，法国至今尚狃其故智，不知当时中国内有发捻，外无海防，今则内地既靖，海防布置亦密，情形已非昔比。法国财匮兵单，中国所深悉，彼于闽口先用诡计，他口恐不易攻，即能攻，亦不能守。杨问：何不再请美国调停？李答：请美国调停，两个月前中国本有此说，今法背谬至此，中国只有用兵，万不再请说和。杨又问：法如欲遵守天津简明条约，中国可否议和？李答：中法用兵，前约已废，中国可以随时遣兵至东京（河内）以困法，如法翻然改悔，自知索费之非，中朝素示包容，或可仍准前约。〖88〗

十三日（10月1日）

87 刘铭传弃守基隆，以保台北后路。

先是法国舰队于马尾之役后，驶出闽江口，聚泊于口外之马祖澳，意图再犯台湾，以行其据地为质之谋。昨日，孤拔亲率五舰由马祖澳进至基隆口外，与前已在此之三舰会合，并由利士比另率四舰进向沪尾（今淡水）。时，刘铭传所部基隆守军约为四千人，内有恪靖军六营，武毅军二营，分由福建福宁镇总兵曹志忠、记名提督章高元统带；沪尾守军一千二百余人，以福建漳州镇总兵孙开华等为统领。是晨，孤拔指挥法军开始进犯基隆，先以舰炮轰击，继派陆兵二千余名，从港湾西岸上陆。刘铭传以敌军船坚炮利，而我军炮台前此已被打毁，不能与彼在海岸相持。遂令各军主动后撤，退守营盘、要隘。既而在仙洞山隘口

与来敌展开激战，旋于黄昏时又退至二重桥，拟乘夜色向上岸之敌发起反攻。适当铭传于基隆大营与众将领会议反攻方略之时，忽接沪尾前敌营务处李彤恩发来告急文书，称法舰四艘攻扑沪尾在即，而守军兵力过单，恐难抵御，请速以大队来援。铭传遂面临一两难抉择：或仍以主力防守基隆，而置沪尾于不顾；或弃守基隆，而以大队赴援沪尾。盖若平分兵力以守两处，则兵分力单，一处亦难确保。事机万紧，不容犹豫。铭传以为，基隆与台北间多崇山峻岭，易于防守，而沪尾为台北后路，两地相距仅三十里，且无险可扼；沪尾若失，敌军即长驱直入台北，大局实不堪问。因此毅然决定派大队驰援沪尾，而将基隆防线自二重桥撤至基隆与台北间之狮球岭一带。亦即弃守基隆，全力以防台北后路。此令一下，各营将士及基隆绅民率皆不解，群起谏阻。而铭传不为所动，认定“事急不得出十全，必有所弃而后有所取”之理〖89〗，要求诸将服从军令，以至拔佩刀斫案，厉声曰：“军家大计，非若辈所知，违令者视此！果获重谴，某自当之，不累若曹也”〖90〗。言毕，即令拔队退往台北方向。

十四日（10月2日）

88 广西各营自谅山南下，兵分两路进攻北圻法军。东路苏元春、陈嘉等部进向船头，是日攻克陆岸县，平毁炮台两座，击沉轮船一只，毙伤敌兵若干。〖91〗西路周寿昌、方友升率部进向郎甲，受挫于法军尼格里部，旋退至观音桥。

十五日（10月3日）

89 命曾国荃等速筹援台。谕称：台防万紧，曾国荃、穆图善等无论如何为难，须设法与台互通消息，妥筹接应。如台北不能登岸〖92〗，其台南一带但有可通之路，务即相度绕越，渡台援应。广东距台较近，并著彭玉麟、张之洞等急筹援济；李鸿章如有可设法之处，亦著一体详筹。务使台湾兵械一切无缺乏之虑，俾得保卫岩疆，以慰廑念。

明日，朝廷得基隆失守之报，电谕岑毓英、潘鼎新合力进兵北圻，迅速前进，以攻其必救，牵制台湾法兵。

旋又以台防万紧，刘铭传力支危局，再命李鸿章、曾国荃等竭力援台，谕以“不惜重费，愈速愈好，总以保全台湾为主”。

十七日（10月5日）

90 派道员徐承祖充出使日本国大臣。

二十日（10月8日）

91 孙开华等大败登陆法军于沪尾。

自本月十六日起，沪尾口外七艘法舰（利士比原带四舰，孤拔又从基隆派来三舰）连日以舰炮向岸上轰击。该处原有海岸炮台一座，另有新炮台一座尚未完工，岸防火力较弱，不足与敌舰炮抗衡。刘铭传先已派人用木船载石沉于口门，将港湾堵塞，以阻敌舰靠岸；令孙开华、章高元等军伏于岸上，俟敌以小艇载陆兵来扑时再行反击。诸将断定，敌兵上岸处必在口门以北海滩，因率队昼夜伏于该处树林内。是晨，敌舰先以排炮向岸上猛轰，烟焰冲天，

炸子如雨，继则以若干小艇载兵约千人，分三路登上海滩。孙开华见敌兵逼近，即下令出击，林中伏兵一跃而起，呐喊冲向来敌，章高元等军亦同时出击。敌兵各执利枪以全力相犯，自辰至午，枪声不息，挫而复进者数四。我军短兵相接，奋力击杀。孙开华亲率卫队奋勇直前，阵斩执旗法酋一名，并夺其旗。我军见敌旗被获，士气益奋，各路齐进，法军不支，队伍大乱，纷纷后退，以至溃不成军，乃留下众多尸体，蜂拥逃向海面，又争渡溺毙者无算。〖93〗是役，“我军阵亡哨官一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内将校二员），枪杀三百余名，又俘获法兵十四名〖94〗，史称“沪尾大捷”。

寻，刘铭传奏报此次接仗获胜情形。谕命赏给署福建陆路提督漳州镇总兵孙开华骑都尉世职，提督章高元交部从优议叙，总兵刘朝祜赏给提督衔，其余各将领亦各赏叙有差。慈禧太后懿旨，发去内帑银一万两，赏给此次出力各营兵勇。

二十六日（10月14日）

92 命总理衙门采择汇刻西洋各类书籍。谕称：前据刘铭传奏请设局译刻泰西各书，徐承祖奏使臣宜购书排印，余思诒奏请购外国舆地图说各件等语。西洋各书精粗不一，当择其至精者译刻采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知照出使各国大臣，将西洋各书及舆地图说分别选择，咨送该衙门酌量汇刻，颁发各省，并将中国所有论海防各书一并采择。

九月初一日（10 月 19 日）

93 慈禧太后懿旨，本年十月初十日（太后五旬寿辰）毋庸照例行礼筵宴，一切只在内廷举行。

初二日（10 月 20 日）

94 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宣布封锁台湾各海口，称自本月初五日（10 月 23 日）起，台湾岛之海岸及港口均置于法国海军之封锁下，要求所有船只限于三日内离开封锁区域。

初四日（10 月 22 日）

95 命赏给刘永福一军饷银五万两，由张之洞于广东无论何款迅速筹解。

初五日（10 月 23 日）

96 以目下军饷紧要，懿旨令军机大臣、户部、总理衙门大臣会议筹饷办法，醇亲王一并与议。

寻据醇亲王等会议覆奏，酌拟开源、节流十二项办法，其开源办法有劝令盐商捐输、征收茶税、严催亏空应缴应赔各款等；节流办法有裁减厘局经费、核减海关经费、酌减内地防军长夫、停止不急工程等。

初六日（10 月 24 日）

97 命南北洋大臣速拨兵船援台。谕曰：台湾苦守，望救甚急，法复有封海之说，凶狡已极。台防关系东南大局，必须从速拯救。即著南北洋选拨得力快碰船各六七艘，多

带兵勇器械，会齐连樯并进，或由新竹或由他口登岸，务期兵、械足敷台防之用。该大臣等不得狃于成见，坐视不救。

翌日，李鸿章电总署代奏：台局危急，岂忍坐视不救。惟北洋仅有快碰船二只（指超勇、扬威），驻防旅顺海口，南洋亦仅有快船三只（即开济、南琛、南瑞），铁壳五分厚，断不足当铁舰之巨炮，且船小，无隙地可载兵。若另雇商轮装兵、械，照公法敌既封海，各国轮船虽重价不肯雇装。若冒昧行事，将此数快船被敌劫夺，损威仍无济，徒为闽厂之续，后悔何及？〖95〗

初八日（10月26日）

98 慈禧太后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等会议中法和战大计。

先是上月间基隆失守后，时仍留于天津租界之法国领事林椿依该国外部来电之意，请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密访李鸿章，提出中法议和条件如下：一、中国调回北圻各军，法国海军不再进扰中国沿海；二、中国承认天津简明条约，并继续商议详细条款；三、法国不索兵费，但须管理淡水（沪尾）、基隆两处之海关、煤矿若干年；四、如中国不愿照办，可由两国公请一国调处，由该国断定中国应给法国若干银两。李鸿章告以后两条不能许。德璀琳云，非如此法必攻踞全台。李曰："我不敢允，惟知有打仗而已"〖96〗。德璀琳遂入京转述法方之意于总理衙门，并谓：台事万紧，当轴者须于月内运筹决策；闻法国多增兵船，意在取定台湾，再向北洋行驶，攻打旅顺炮台，绕到乐亭登岸，彼时

更不好办。复递节略称：闻法来华之兵舰将及四十多号，内有铁甲九艘、上等大铁甲一艘、浅水兵舰十四艘，一国之师船聚集中华海而如此之多，恐为前所未有。且据确电，法相茹费理已定议，法军在华不可旷日持久，须急速办理，第一谋占台湾全郡，第二添兵北圻，进攻中国边疆，第三得台后再扰沿海沿江。试问中国现在能设法以救台郡而援刘铭传否？是只有赶紧调处之一策，倘仍坚拒，诚恐台地全失，非数千万不能赎回。〖97〗

既而，林椿面晤署津海关道盛宣怀，不提上述条件中之后两条，而要求中国向法国借银二千万两，其中一千万现银，一千万购买法国船械，限四十年分批还清本息。李鸿章据以电告总署代奏。〖98〗

至是，慈禧太后懿旨令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于本月初十日赴内阁会议，阅看历次台湾等处军务之谕旨、电报、奏折，各抒己见，切实覆奏；醇亲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毋庸与议。

寻于本月初十日中午，御前大臣等齐集内阁大堂会议和战大计。工部尚书翁同龢以为“停战一款可行”〖99〗。御前大臣伯彦纳谟祜等遂具公折一件入奏，以中法远隔重洋，我既不能犁庭扫穴，则始虽议战，终必议和，为今之计，以救台为第一要义。其折略云：数月以来，前敌各军同仇敌忾，虽未能大加惩创，亦足以稍示威棱。无如病瘴者困于天时，孤悬者限于地势，故关外之师顿而不前，台湾且岌岌告警矣。臣等细阅前后电报，刘铭传以百战之余，乃至有呼天之语〖100〗，敌舰外逼，军火渐穷，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为今之计，必以救台为第一义，然闽粤有兵而

不能飞渡，南北洋有船不能分援，募本地之勇则以无火器而不能战，雇他国之舰则以违公法而不肯行。不能终保，则必议及弃台，而台何可弃也！即万不得已而忍于一弃，则将侵及各口，各口亦可弃乎？设窥伺津沽，津沽亦可弃乎？全台数十万生灵，祖宗二百年经画，臣等安敢议弃台，又何忍出此之议？用是辗转思维，中国之于法夷远隔重洋，其势固不能犁庭扫穴也，始虽议战，终必议和，与其战不胜而和，莫如乘方胜而和。和必有和之机，亦必有和之体，彼方锐进，忽又转圜，此即有机可乘；不索兵费，不占地面，于大体无失，此则为保全台湾大局，不得不深思熟虑者也。〖101〗

99 张树声卒。

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安徽合肥人。咸丰间以团首入淮军为树字营统领，屡与太平军战，累迁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授漕运总督，旋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又任江苏、贵州、广西等省巡抚，授两广总督。光绪八年（1882）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值朝鲜发生壬午事变，即迅速派军前往，稳定局势，从而遏制日本欲乘机发难之谋。事后，以相机调度、督率有方，赏加太子少保衔。上年六月回两广总督任，旋以北宁之役广西防军败绩，引为自愧，于本年四月疏请开缺。廷旨从其所请，仍留广东专办军务。至是病故，年六十岁。寻谕旨明发，称其“才识优长，勤能练达”，“于吏治、营伍、驭远、筹防诸务均能实心规画”。命照总督例赐恤，生平事绩宣付国史馆立传，谥“靖达”。

十三日(10月31日)

100 李鸿章电奏,已由长芦运库提银十万两,与怡和洋行英商密议,托其设法运汇台湾。得旨:"如已运到,军心可振"。并令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等"凡有可以援台之处,竭力筹画,切勿畏难坐视"。

十四日(11月1日)

101 从左宗棠请,命南北洋各派兵轮在上海会齐,护送杨岳斌八营赴台增援。

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台湾为南北海道咽喉,关系甚大,倘有疏失,不但全闽震动,即沿海各省隘口不知何时解严。现在法船泊沪尾者八艘,泊基隆者五艘,志在吞并全台,我军将士露宿兼旬,伤亡实多,兵力益单,守御尤形竭蹶,目前军务实以援台为急。惟台湾鹿耳门等处闻有法船守口,其他洋面亦时有敌船游弋,非偏师所敢竞渡,非以大队兵轮保护,难以到达。现已咨商两江督臣曾国荃调派兵轮五艘,并商直隶督臣李鸿章于北洋抽调四五艘开赴上海取齐前往。请旨饬令帮办军务杨岳斌,统带湖南八营由汉口乘商轮赴沪,配载兵轮,先趋厦门暂泊,一面探明法船踪迹,由澎湖直达鹿港,将勇营分起登岸,星夜驰赴台北府城。〖102〗得旨:著照所议,南洋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杨岳斌统带八营即由汉口赴沪,先至厦门,探明法船情形,绕至鹿港等处登岸。

寻以曾国荃不愿派南洋兵轮援台,命将该督交部严加议处。据曾国荃电称,叠奉拨船之旨,何忍坐视。奈南洋可派只有开济、南瑞、南琛三船,然而不足当铁甲一炮,

盖船小皮薄，易被轰沉。且接战之船不能装勇，装勇则不能接战，敌船坚，而且数倍于华船，海中相遇，既无退步，万难脱身，数日之煤用完，寸步之行难驶。〖103〗廷旨以十四日已明确指令南北洋派船在上海会齐，护送陆兵前往台湾登岸，而曾国荃仍不欲派船前往，命将该督交部严加议处。并令即多派兵轮，与李鸿章派出之船在上海会齐后驶赴福建，速解台湾之危。

吏部寻议，曾国荃应得革职处分。旨令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十八日（11月5日）

102 命彭玉麟、张之洞由广东调派兵船，挑选得力兵将，速往台湾救援，并称目前总以救台为最要。

二十二日（11月9日）

103 粤督张之洞电致潘鼎新，告以拟嘱冯军门子材募十营，由钦州经上思州赴北圻前敌，并云“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104〗

二十四日（11月11日）

104 醇亲王等草拟对法和约八条，请旨发交曾纪泽。

本月十五日，驻英使臣曾纪泽电总署称，倘法不索兵费，津约可照否，乞速谕，以便酌复法之密探者〖105〗。廷旨谕以“法人肇衅，现踞基隆，惟有力筹攻取，期操胜算。如彼果悔祸，照会曾纪泽转圜，即由该大臣电奏。惟中国亦有应向彼拟约之条，届时谕知该大臣，与津约一并酌度办理”。既而，再谕曾纪泽：总署据赫德云，茹费理对议

院说如照津约即了事，英大臣可与法商议中法之事，愿从中调处等语。现在力筹战守，决不因基隆未复草率允和，倘英大臣来议转圜事，该大臣当持论正大，不伤国体，如何措辞，即行电奏，勿先擅许。

昨日，曾纪泽又自伦敦来电，谓法国在英之“密探”交来议和四条：一、天津简约有效；二、两国停兵，中国兵撤回关内；三、不索赔费；四、详细条约议定后，法兵撤出台湾。〖106〗

至是，醇亲王会同军机、总署大臣将所拟议和八条奏上，请发交曾纪泽与法人商议。八条内容如下：一、天津简约仍准商议；二、将来勘定中越边界，应由谅山至保胜画一直线，作为中国保护通商界限；三、界限外设官通商；四、法不应有保护越南之名，越南对中国之朝贡及越之内政，法不得干预；五、法国派大臣与中国驻英使臣曾纪泽商议；六、中法文字不同，翻译恐涉歧误，此次立约以中文为主；七、中国入越之兵暂扎不进，法船退出基隆，俟和议就绪，定期撤兵；八、法兵先攻我福州水师，理应索赔，惟既修好，中国可免索此款。〖107〗

得旨：著电寄曾纪泽，现预拟与法议约八条，如法悔祸，或由英外部或由法国照会该大臣商议，即本此意，力与辩论，察其情形，随时电奏。

二十五日（11月12日）

105 户部奏，本年“西征饷银”各省关欠解甚钜，现报解不及三成，尚欠解四百六十八万余两，请旨饬催。谕称：西陲地方素称瘠苦，现值裁勇节饷，尤须多筹接济以应急

需。各省关现或因协济海防饷需，或系海防省份，库款同一支绌，惟新疆各营待饷孔殷，应宽筹速解，著各该将军督抚严饬藩运各司，将西征军饷赶筹大批，迅速运解，倘再任意延欠，即著指名严参。

二十六日（11月13日）

106 李鸿章奏，拟派洋员式百龄统带超勇、扬威二快船南下援救台湾。略谓：北洋兵船，除镇东等六只蚊船专备守口以外，其可驰逐洋面接仗者，惟超勇、扬威快碰船二号。此二船虽各有二十五吨巨炮二尊，然船身过小，铁皮薄仅三四分，易被铁舰大炮轰破穿沉。从前在英厂定购此船，原拟与铁甲舰相辅而行，今在德厂订购之铁舰既为公法所阻，急切不能驶回〖108〗，仅此两船，力量太单，断不足以御大敌。兹台湾危急，奉旨饬催派船往援，明知法舰坚猛而多，非中国现有兵船所能敌，亦不能不勉强派拨，与南洋各船略助声势。其管带超勇、扬威两船之副将林泰曾、游击邓世昌，皆由船政学堂出身，又出洋学习，熟谙泰西兵船规法，操练颇为整齐，惟阅历战事较少，适有出使大臣李凤苞雇募之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改名万里城到津谒晤，愿告奋勇，带两船前往，并谓法船先后来台湾洋面者不下三十余号，中国水师单弱，不宜轻试其锋，然亦不可不设法牵制，北洋快船二号加以南洋快船三号并另派两轮，虽不能与法大帮兵船鏖战，然相机乘间，避实击虚，或可夺其单行小号兵船及运兵、运煤之船。察其所言，洵属知己知彼，切中机宜，因令驰赴旅顺，统带两船，克日开驶。〖109〗

107 云南普洱府地震，伤亡约百人。

三十日（11月17日）

108 准设甘肃新疆行省，以巡抚、布政使驻乌鲁木齐，裁撤原设天山南北两路参赞、办事大臣等缺。

先是，左宗棠于天山南北两路完全收复后，即已再三议奏新疆改设行省郡县之事。刘锦棠既于光绪七年（1881）接替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亦于次年七月奏称，新疆应变通旧制，设立行省，惟不宜单立一省，而应与甘肃合而为一，添设甘肃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其下道厅州县各缺一如内地，裁撤南北两路原设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等缺。奏入，旨交吏部、户部议奏。寻据奏称，新疆南路设置道、厅、州、县等缺，应准如所请，至改设行省及裁撤原设各处参赞、办事大臣等缺事宜，则尚须妥议。

本年因中法战事需饷甚殷，各省关应解“西征饷银”短缺甚巨，户部奏请核定新疆兵数、饷数，以节糜费而顾全局。日前，刘锦棠遵旨覆议新疆兵数、饷数一切事宜，旨令户部等部议奏。至是，谕曰：据户部等部会议覆奏，新疆底定有年，绥边辑民，关系重大，允宜统筹全局，厘定新章等语。新疆前经左宗棠创议改立行省，分设郡县，业经刘锦棠详细陈奏，由部奏准，先设道、厅、州、县等官。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著照所议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其应撤之办事、帮办、领队、参赞各大臣及乌鲁木齐都统等缺，著俟新设巡抚、布政使到任后再行交卸。

越一日，命以刘锦棠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

大臣督办新疆事宜。以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是为新疆建省之始。

109 是月，广西苏元春等军在越南北圻船头地方与法军激战，阵毙“法目一画至七画（指军阶）七名”〖110〗。

刘永福军十营及唐景崧带粤军四营开始围攻盘踞宣光之法军。寻据滇督岑毓英奏，官军进围宣光，业已截断其陆路交通。廷旨谕以必须攻克宣光，庶滇粤各军可联为一气。

110 前湖南提督鲍超奉旨在四川原籍募勇成军二十六营。旨令鲍超即率队启程赴云南边境，不得因枪械未全，延迟拔营日期。〖111〗

十月初二日（11月19日）

111 淮粤督张之洞再向汇丰洋行借款一百万两（此前已借一百万两），以济滇桂两军购械支饷之急需。

初七日（11月24日）

112 张之洞拟派军两枝，一为前广西提督冯子材所部新募十营，一为右江镇总兵王孝祺部淮军等军八营，分由钦州、梧州启程，取道龙州出关。〖112〗寻，廷旨寄谕彭玉麟、张之洞：派冯子材、王孝祺分别统兵出关助剿，所筹甚是。著即督饬速进，军火、粮饷源源接济。

初九日（11月26日）

113 李鸿章电致总署，茹费理称法仍坚持原来议和条

件，欲占基隆煤矿、淡水海关若干年。电云：昨晚林椿来，面呈巴德诺函，内开："茹费理九月二十九日来电称，我等并未与曾侯（纪泽）商办"，"中国其实毫不知我等命意所在，法廷现仍牢守原定之议，只可将基隆、淡水应暂据若干年之处，听与国秉公调处，然调处时先须查照天津简约办理，将北圻华军撤回。至法国虽暂据基隆煤矿、淡水海关，并非占其地，亦不干预地方官之权。惟中国若不允此议，仍战争不已，必至法国官民佥催永踞台湾全境，届时恐难终止。"〖113〗

十七日（12月4日）

114 朝鲜发生"甲申事变"，袁世凯等率军入王宫，与日军交火。

先是，光绪八年（1882）朝鲜"壬午事变"后，该国政府派大臣朴泳孝、金玉均等赴日本"谢罪"，在日期间，颇受该国官方及民间力主日本应向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进行侵略扩张者之款待与笼络。金玉均等人亦有借助日本力量以使朝鲜实行"改革"之意愿，此一愿望恰与日人欲首先在朝鲜建立亲日政权之意图相合，于是双方交结甚密。金等归国后，一面与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暗中联系，同时率其党羽（史称"开化党"或"日本党"）与当政大臣闵泳翊等（即"事大党"或"中国党"）明争暗斗不已。此前，因中法战事紧要，李鸿章奉旨将留驻汉城之吴长庆一军六营之半数撤回国内。竹添与金玉均等以为除灭"事大党"夺取政权之时机已至，遂密谋策划，利用日本驻汉城之军队，发动武装政变。是日，金玉均等借庆贺汉城邮

政局落成名义举办宴会，席间以纵火为号，先将闵泳翊刺杀（重伤未死），继而闯入王宫，与竹添及其所带日军一起，劫持国王李熙，并杀害韩圭稷、李祖渊、赵宁夏等七名“事大党”大臣。翌日，宣布成立新政府，废止朝鲜与中国之传统宗藩关系。“汉城人心汹汹”，“军民结聚数十万，将入宫尽杀倭奴”〖114〗。

越一日，仍留汉城之庆军营务处袁世凯以事机危急〖115〗，不及等候朝廷命令，会同提督吴兆有等决计带兵入宫，保护国王，以维护朝鲜政局。因于当日午前巳刻致书时在王宫内之日使竹添，告以清军拟进宫保护国王，别无他意。〖116〗待至午后申刻仍未得竹添回音，乃率队入宫，日军开枪阻止，清军还击，双方交战。既而日军不支，溃败而奔，竹添、金玉均等相率逃入日本使馆。国王李熙即颁布金玉均、朴泳孝等勾结日人作乱罪状，下令通缉。汉城兵民愤而聚集日本使馆之外呐喊围攻。竹添自知众怒难犯，率众突围逃奔仁川，复遭沿途民众争以石块抛掷。是为朝鲜“甲申事变”。

二十日（12月7日）

115 电寄曾国荃：南北洋援台兵轮，克日进发。法人必图抵御，不能专顾封口，正可乘此机会另雇商轮运载兵、械，伺隙抵台。此次兵轮前进，首在牵制敌船，以松台围，沪粤两处及时设法雇船运助，实为救台第一要策。

二十四日（12月11日）

116 以朝鲜事变，派吴大澂等前往查办，并调回北洋援

台二快船，由丁汝昌统带赴韩。

昨日，李鸿章急电总署：朝鲜又有事变，我军与日兵接仗，已电黎使庶昌设法劝息；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此事较援台尤亟。应请旨饬南洋派出五船及北洋二船会齐，东驶朝鲜援应。〖117〗总署据以奏闻。至是，谕称倭人意存叵测，现又突起衅端，难保不因中法有事，伺隙寻衅。事关重大，亟应严密筹办。因命李鸿章与会办北洋海防吴大澂会商办理，并令吴大澂即酌带数营驰赴朝鲜都城查办。

命会办奉天海防、两淮盐运使续昌速与吴大澂同赴朝鲜会商一切。

又命李鸿章将北洋快船二号调回，添配船只，备齐军火，由丁汝昌统率前往朝鲜。南洋五船仍令赴闽，牵制法人，庶不至顾此失彼。

李鸿章、吴大澂接奉谕旨后，即在津连日筹商。以日本政府未必遽有开衅之意，未便多调陆队，致启其疑，惟不能不派营扎守，免致水陆梗阻，因电饬旅顺道员袁保龄飞调驻扎金州之庆军正营参将方正祥酌带步队一营，乘轮船前往朝鲜马山浦登岸驻守。并饬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一俟超勇、扬威两快船调回旅顺，即统率各船驶赴马山浦，以备不虞。复饬丁汝昌于抵马山浦后传谕驻朝各营，坚壁勿动，以待查明，设法排解。鸿章等旋将以上布置奏闻朝廷，并谓此次事变处理办法当“以查办朝鲜乱党为名，立意不与日人开衅；即使情词诡谲，难以逆料，但可以与口舌相争，妥为调停，或不至以兵威相胁”〖118〗。

疏入，旨令吴大澂即乘轮前往朝鲜，以消弭中日衅端。

谕称：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倭人生衅。日本使臣榎本武扬在京有日政府实无与华开衅之意〖119〗，尤应迎机利导，不可轻与挑衅。此事关系甚重，必须大员亲往查办，方能洞悉机宜，即著吴大澂乘快船督队迅赴朝鲜，确切查明，酌度办理。榎本有“打架尚是小事”之说，吴大澂查办时藉此措词，或易了结。

继又电寄吴大澂：目下办法以查办乱党，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又称“驻朝委员等所禀请兵救援〖120〗，此事本未与日本开衅，何援之有？”令其“克日前往，熟审机宜，悉心办理”。

117 是月，提督苏元春、总兵陈嘉仍率部在越南北圻船头等处连日与法军激战。敌兵退守纸作社，复由河内添兵北来。广西巡抚潘鼎新接滇督岑毓英函告滇军方围攻宣光，嘱桂军出击，以分敌势。潘即命苏元春等率大队进向纸作社，二十九日与敌接仗，“枪炮如雨”，“各勇奋勇截杀”，“敌势不能支，豕突狼奔，其队遂溃”，“毙其酋四，斩教民二百余人，夺获枪械无算”。〖121〗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25 日）

118 以天津水师学堂办有成效，命予教习严宗光（即严复）、游击卞长胜等奖叙有差。

十一日（12 月 27 日）

119 李鸿章奏呈驻朝鲜庆军分统吴兆有等陈述“甲申事变”情形之禀文及朝鲜国王来函〖122〗。谕称：据朝鲜国王

及提督吴兆有等所述各情，是此次朝鲜事系由该国乱党勾结日人致有此变。日本心怀叵测，其为伺隙生衅，以图狡逞，情节显然。吴大澂、续昌现已乘轮启程〖123〗，俟登岸后，即驰赴该国都城，查明确实情形，妥为筹办。

十二日（12月28日）

120 日本政府决定派井上馨等带兵舰赴朝鲜交涉。

此前，朝鲜甲申事变及中日两军冲突消息传至日本，该国上下一片哗然。所谓“膺惩清国”之呼声甚嚣尘上，尤以海陆军人主张最力。东京有学生集会于上野公园，叫嚷对华开战，甚至“揭豚首于杆，游行大街”，以辱中国，并欲冲入中国使馆夺黄龙旗而裂之〖124〗。其政府诸要人于应否开战一事有两派意见，黑田清隆等主张立即对华开战，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则以为对华战争时机未至，目下宜先试以外交手段，然后视情形再定。几经辩论争吵，伊藤、井上意见得日皇认可，于是决定派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臣率军赴朝鲜办理交涉，虑及此次朝鲜事变之发生实与日本有直接关系，为避免被动，确定交涉方针为不谈事件责任，而专议日方受损善后之事。是日，井上馨偕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等，带兵舰七艘、陆军二千人，由日本开赴仁川。既而行抵汉城，与朝鲜大臣金宏集等举行谈判。〖125〗

十三日（12月29日）

121 曾国荃派员雇英国商轮“威利”号载江南防营六百人并饷械，躲过法舰之海上封锁，是日于台湾卑南（今台

东）上岸，台民欢声动地。〖126〗

二十四日（1885年1月9日）

122 日使井上馨与朝鲜代表金宏集等签订《汉城条约》，规定朝鲜须修国书向日本“谢罪”，并偿给日本恤费十一万元。〖127〗

二十五日（1月10日）

123 左宗棠奏，海道梗阻，纵有雄兵不能飞渡赴台，焦灼万分。拟飞咨南洋大臣迅饬援台兵轮克日放洋，佯作迳薄台北之势，藉以牵制法船；一面在泉州一带准备渔船多只，令兵勇（“恪靖军”）扮作渔人，黑夜偷渡至笨港、鹿港等处分起上岸，然后赶赴台北，支援曹志忠等军反攻基隆。〖128〗谕：台防关系大局，朝廷于援台之事宵旰焦劳，该大臣等固当同心仰体。南洋五船，曾国荃务饬启碇前进，以助声势。

二十六日（1月11日）

124 闽浙总督杨昌濬来电，刘铭传与台湾道刘璈不和，殊为可虑。得旨：师克在和，不准各存己见。杨昌濬帮办军务，必须与刘铭传通力合作，倘因彼此龃龉，致有贻误，惟该督是问！〖129〗

二十九日（1月14日）

125 准广东闱姓赌局弛禁。

彭玉麟、张之洞电奏，请将粤省闱姓赌业暂时弛禁，以济军饷。〖130〗得旨：著依议行，如有流弊，即行奏停。

126 是月，冯子材一军（名“萃军”）十营由钦州行抵上思州，并在该处增募八营，共为十八营，即驰赴龙州。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道光末年参加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旋归附广西提督向荣部，与太平军战，先后擢升千总、副将。同治三年（1864）以提督记名，赏穿黄马褂，赐骑都尉世职，嗣授广西提督，曾率部赴越南北圻谅山一带攻剿黄崇英等武装团伙，事竣班师，赏加云骑尉世职。又调任贵州提督。

127 法人大量增兵北圻，已集结万余兵力，准备北攻谅山。

十二月初三日（1月18日）

128 曾国荃电奏，南洋援台五船由提督吴安康统带，现起程赴闽。谕称：杨岳斌将次抵闽〖131〗，南洋五船现已起程，著归该前督（指杨岳斌）节制，相机调遣；并著曾国荃饬令吴安康等稳慎前进，勿稍大意。

初四日（1月19日）

129 因日使井上馨未与吴大澂商办中日两军冲突之事，恐其藉端生事，命妥筹保护朝鲜之策。

上月间日本政府派外相井上馨为全权特使赴朝鲜办理交涉，同时亦有将中日两军冲突之事由井上馨与中国所派查办事件大臣吴大澂在朝鲜一并办理之意，请中国驻日使

臣黎庶昌、徐承祖转电总理衙门，称“本国满望和平速了此事，故派井上全权便宜行事，若贵国亦同此意，不妨破格，亟委吴、续二星使或别个大臣有便宜决断之权，庶权位相当，从善商办”〖132〗。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亦奉命前来总署，谓“现在我国人心摇惑，我们总不肯趁此多事之秋与中国为难，但中国所派之钦差职分悬殊，我们钦差系头等，中国钦差不过一御史”。奕劻等告以“吴大人系左副都御史，官职不小，中国向无全权名目，钦差是最重要的”。该日使又谓“从前崇大人亦曾派过全权大臣（指崇厚使俄事）”。奕劻等答：“自崇大人得罪后，中国即无此名目，至中国与各国换约虽有全权大臣之称，不过虚有其名，仍须请旨而后定也”〖133〗。日本政府遂以清廷未授吴大澂全权名目为由，指示井上馨不与商议。上月二十三日，当井上馨与金宏集在汉城谈判之时，吴大澂步入会场，与井上笔谈数语，后者以其无全权，拒绝与商。吴将此事电告总署代奏。

至是，谕称：揣其情形，若因知此事实属理屈，无可狡辩，尚属无足轻重，特恐藉此次未商，遂谓朝鲜非我属国，继此再生衅端，即以此为口实，阻我过问，致陷越南故辙，则隐患实大。命吴大澂等将查办乱党及善后事宜详加筹画，以收保护实效。

初六日（1月21日）

130 刘铭传电总署，台北急盼生力军三千，方敷防剿；现在基隆泊法兵船十二只、小轮七只，沪尾泊四只，基、沪共计法兵四千，如再添兵，台北万不能支。〖134〗谕称：

台北急需援师，著左宗棠等催令“恪靖军”千人赴台，两营继发，并再拨劲旅千人，克日前往，归刘铭传、孙开华节制。

初七日（1月22日）

131 李鸿章派记名提督聂士成统率直隶防军八百七十人，携带炮位、枪械、弹药四百余箱并饷银二万两，乘英国商轮“威利”号，是日自山海关开行，驶赴台湾，越数日，在卑南（今台东）登岸。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武童出身，原为绿营将领，后随淮军刘铭传部与捻军作战，以总兵记名，复以提督记名。士成精通军事，富于韬略，系淮军优秀将才。

132 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电奏，各军现已到闽一百五十余营，拟购轮藉英、德旗号，转运渡台，并借洋款四百万两，由海关分十年归还。得旨：著照所议办理。惟现借洋款计息或九厘或七厘半，闽省议息应以此为准，不得再加。

初八日（1月23日）

133 从户部请，准暂时开捐实官，以筹军饷。此项捐输专在部库兑收，名为“海防事例”。〖135〗

十二日（1月27日）

134 明发上谕，命予唐炯、徐延旭斩监候，秋后处决；张佩纶即行革职，来京听候查办；陈宝琛等交部严加议处。

寻从部议，陈宝琛降五级调用。又明发上谕，张佩纶、何如璋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十七日（2月1日）

135 赫德来总署称，已托其友指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与茹费理议和，条件为可照天津简明条约，不索费，不取押。〖136〗

前于九月间，粤海关有一巡逻艇“飞虎”号在台湾附近被法舰劫走，孤拔宣称惟有得巴黎训令方能释放。上月二十二日，总税司赫德电示金登干以索还该艇为名前往巴黎，向茹费理面询中法议和之意见。至是，赫德将此事告知总署。

二十日（2月4日）

136 张之洞电奏，拟向英国大东公司订借五十万零五千英镑（约合银二百万两）。得旨：依议行。

二十四日（2月8日）

137 刘铭传接连电奏台北军情，请饬速调劲旅来援。据称，法人自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九日，陆续添兵二千名前来基隆，继又分数路进攻暖暖河对岸之月眉山等处我军阵地。曹克忠等各营将士连日与敌鏖战，忍饥冒雨，日不交睫，苦守恶战，力保月眉山顶，计已阵亡九十余人，受伤百余人。又称，现在敌兵日有加增，基隆口岸已有四千余名，开路拉炮，向我营垒轰击。又称，目下台北军情紧急，请饬催调劲旅，以救危迫。〖137〗得旨：法人久踞基隆，响应迅图进取，该抚务当竭力设法，联络土勇，出奇制胜，克期攻复，毋得稍存退阻。

二十九日（2月13日）

138 谅山失守，苏元春等军退至镇南关前。

先是，法国增加战争拨款，并先后从其本土及北非添调军队八千人运来河内，于本月上旬大举北犯。据广西巡抚潘鼎新奏报，此次来犯之敌“为数甚夥，实从前所未有”，我在北圻之“各路防军同时告急，地大兵分，苦无策应之师”〖138〗。时广西关外各军布置情形如下，苏元春、陈嘉率十数营守谷松（在谅山正南），是为中路；杨玉科、方友升带十余营守观音桥、屯梅（在谅山西南），是为西路；王德榜率十营驻那阳（在谅山东南），是为东路，巡抚潘鼎新坐镇谅山，统一调度。本月二十日，法军尼格里部万余人猛攻谷松苏元春军阵地，守军奋勇接仗，竭力抵御，苦战三昼夜，以伤亡过重，力不能支，不得已退至谅山附近。继又在威坡等处与跟踪追来之法军接连血战数日。据称，时敌兵所发枪炮子弹密如雨点，我军奋力抵御，每发排枪一次，法逆前队大半颠踣，二队仍践尸蜂拥而上，连番迭进，枪炮互击，血肉横飞，陈嘉裹创力战，复受炮伤，苏元春亦受枪伤，其哨官勇丁伤亡更难悉数〖139〗。潘鼎新以我军精锐损折，粮药俱尽，所调援军又因路远而急切难以赶到，若仍株守谅山，一经被敌绕攻后路，进入镇南关，则大局不堪问，因于是日退出谅山，与苏元春军一起撤至镇南关及其附近之巴坪、文渊一带，以固根本。〖140〗

139 南洋援闽五轮，在浙江台州洋面与闻讯前来迎击之孤拔所带九艘法舰相遇。提督吴安康以敌我实力悬殊，为避免损失，掉转船头，率队回驶。其中“澄庆”、“驭远”

二轮因系木壳小船，行驶较缓，就近退入三门湾石浦港，旋遭法舰攻击，以至沉毁。“开济”、“南琛”、“南瑞”三舰北驶镇海港，法舰跟踪而来。

140 是月，越南北圻西线战场上丁槐等军继续猛攻宣光。其时，丁槐率滇军各营扎于宣光城之西南，唐景崧带桂军各营扎于城北，刘永福率部驻扎城边江流之下游以截援敌，滇督岑毓英又派何秀林率军由馆司前来，扎于城东南并协助刘永福打援。“我军皆逼城而垒，四面合围”，守敌则于城外遍置地雷，于城内土山“筑铁炮台，为死守计”〖141〗。丁槐等军因缺少重炮，只能从山上以步枪俯击城内，同时开挖地道，于城墙下埋设炸药，连续爆破，曾数次轰开缺口，然后一拥而上，与敌兵展开肉搏战。城内法兵拼死抗拒，以快炮疯狂射击，致滇桂各营将士伤亡甚重，再三攻击仍未得手。于是，丁槐等以“地营”之法避敌炮，以“滚草龙”之法接近敌炮台。地营，即与战壕相连之地下掩蔽所，上覆木料泥土，兵勇食宿均在其中，进可沿壕沟出击，退可躲避敌炮之轰炸，可有效减少伤亡；“滚草龙”，便是“度离炮台数百丈，掘土为垛，可蔽数人，即伏垛下开壕；掘壕渐长，容人逐多，人行壕中可避枪炮，乃缚草把长三尺，计数万束，滚掷而进。草把墙立，人不受伤，草压炮台，即可立破”〖142〗。自本月中以来，各营即以此方法连续进攻宣光东门炮台，“丁军都司何天发，搴旗抢登台上，中炮，血肉腾空，枯草为红”〖143〗。城内法兵心胆俱裂，惟恃手中快炮，死守以待援兵。

141 是年，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六千七百十四万七千六百八十两（较上年减少三百零五万两），进口货值银七千二百七十六万七百五十八两（较上年减少八十万七千两），入超银五百六十一万三千七十八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七百十二两。〖144〗

〖1〗李凤苞来电称，法兵拟以兵轮截北宁我军后路。又，此前法使脱利古与马建忠谈话时亦露此意，总署未予重视。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册97页。

〖3〗《请缨日记》卷四。

〖4〗《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14页。

〖5〗上年在济咙地方，西藏喇嘛因购物与巴勒布商人（廓尔喀人）起衅，将该商若干家劫毁。廓尔喀国索赔三十余万两，并集兵边境，意在挟制。嗣经驻藏大臣色楞额、川督丁宝桢奏派汉藏委员前往办理，廓尔喀始允减为十八万三千两有奇。此款除由西藏商上筹捐十万余两以外，其不敷银八万两由四川拨给。

〖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四日条。

〖7〗《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五日条。

〖8〗转引自庄练《咸丰、慈禧与恭王》，载《清代帝王后妃传》下册。按：盛昱原折，诸种史料均未收载，近年以来，始因学者留心搜寻，得以在档案中发现（同上）。

〖9〗《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八日条。

〖10〗“礼亲王”，清初八大世袭罔替亲王之一，世铎于咸丰年间

袭此爵，以行辈高，令掌宗人府。据云，世铎“接人谦穆，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李莲英向之屈膝，亦屈膝报之”（《近代名人小传》）。额勒和布，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1852）翻译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军机章京等职，同治元年（1862）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旋升内阁学士，又累迁理藩院侍郎、国史馆副总裁、盛京户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十三年（1874）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光绪六年以来先后补镶白旗汉军都统、热河都统等，时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张之万，字子青，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一甲一名进士。咸丰十一年（1861）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次年升礼部右侍郎，旋署河南巡抚，参与镇压捻军，擢河道总督、闽浙总督等职，光绪八年（1882）调京任兵部尚书。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六年（1856）一甲二名进士（是科状元即翁同龢），同治五年（1866）大考翰詹，名列第一，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又转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曾任福建学政、安徽学政、实录馆总校官及户部、工部侍郎等职，时为刑部左侍郎。许庚身，见本书卷二百五十，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初二日。

〖11〗岑毓英主动撤兵之举虽已为朝廷认可，然究属擅作主张，不能不略示薄惩，“以儆效尤”。

〖12〗此谕令系根据徐延旭本月到达之奏折而下。而据唐景崧言，陈得贵是为徐延旭挟嫌诬陷致死。据称：“守扶良不止得贵一营，而得贵独苦战半日，他营则壁上观也。得贵为提督冯萃亭（子材）旧部，冯曾劾徐，得贵实结怨于徐，及徐擢巡抚，遂撤萃亭之犹子兆金带左路营者，并撤得贵。得贵重瞳，素骁勇，黄军门（桂兰）保留前敌，扶良败，徐劾得贵首失炮台，得旨与党敏宜俱正法”（《请

缨日记》卷四）。

〖13〗参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25 页；《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8—9 页。

〖14〗《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18 页。

〖15〗“教民”，指越南人之天主教徒。据徐延旭等奏报，山西、北宁之失守，与此等教民为法兵作内应颇有关系。

〖1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四月初十日条。

〖17〗《涧于集·奏议》卷三。

〖18〗《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34 页。

〖1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28 页。

〖20〗广西提督黄桂兰因北宁失守，于本年三月十六日在谅山军营内服毒自尽。

〖21〗乾嘉年间，户部每年指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库银共计一百万两协济云南，作为开采、冶炼及运输铜料之工本银和脚价，因为有此雄厚财力之支助，云南每年运来北京之铜料均为六百余万斤，加之各省赴滇采买者，该省每岁产铜均在千万斤左右，最多时达一千四百万斤。此种盛况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

〖22〗《光绪朝东华录》总 1709—1710 页。

〖23〗《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六，23—27 页。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一册 344 页。

〖25〗此乃清廷首次承认铁路之利，并认为修建铁路亦属自强一策。较之光绪六、七年（（1880、1881）时尚且怀疑修建铁路之必要性，确是一很大转变。其中原因在醇亲王主持军机，而其本人则为一铁路事业之热心支持者，惟以中法战事再起，铁路之事暂时搁置。关于醇亲王热心支持兴办铁路之事，可从他于光绪十二年（1886）巡阅北洋海防后支持修建胥各庄至阎庄铁路并接修至大沽、天津，旋

又倡修津通路等事充分见之（详后）。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册 100 页。按：福禄诺后来不承认其已用铅笔抹去“节略”内撤兵一条，而李鸿章则称有原件为证，且旁注福禄诺之法文签名。据时任津海关税司德璀琳秘书之美国人马士说，事后彼曾亲见该节略之原件，“上面关于日期的语句（即限期撤兵之语）被铅笔所画的十字形所勾销”。马士并将该件摄影保存，名为“一八八四年五月十七日李鸿章大人在天津用亲笔签证之文件”（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中译本 390 页）。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册 100 页。

〖28〗《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41 页。

〖2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55 页。

〖30〗《请缨日记》卷五。

〖31〗本月初六日粤督张树声来电，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一，8 页。

〖32〗《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一，10—11 页。

〖33〗《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一，10—11 页。

〖34〗《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一，10—11 页。

〖35〗《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一，10—11 页。

〖36〗《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一，25 页。

〖37〗时巴德诺以观音桥事件为口实，滞留上海，拒绝北来天津。

〖38〗《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一，25 页。《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十六日条。

〖3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61 页。

〖40〗《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二，3 页。

〖41〗《清季外交史料》3—4 页。

〖42〗闽江口距马尾船厂百余里，时有法舰二艘入泊船厂附近江面，张佩纶因而由福州前往船厂驻扎，以就近指挥防守事宜。

〖43〗《涧于集·电稿》5—6页。

〖44〗《涧于集·电稿》5—6页。

〖45〗《涧于集·电稿》5—6页。

〖4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二十八日条。

〖47〗《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二十八日条。

〖48〗前有旨谕李鸿章、曾国荃，如有船可调，当派往闽口外牵缀法船，使彼不敢轻举妄动。既而，鸿章等覆奏谓法舰实力甚强，不以我舰为然，南北洋数舰去亦无益，倘被掳去，更损国威云。

〖4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04页。按："行炮"，即野炮；"缀杆雷"，即不能自行发射之原始鱼雷，此种鱼雷须借助人力以竹竿之类推送至敌方舰船近旁。

〖50〗《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六月初二日条。

〖51〗《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87页。

〖52〗《清季外交史料》卷四二，29页。

〖53〗《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89页、193—194页。

〖54〗《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80—181页。

〖55〗《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六月初二日条。

〖5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六月初七日条。

〖57〗本月初八日，美驻华使馆参赞何天爵来总署告称，美国政府愿照"天津简明条约"公平调处中法之事。总署诸臣以为，如请美国居间调停，则可"腾出数月功夫，于议和、备战均有裨益"，因起草照会一件，欲敦请美国出面评说。

〖58〗《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02页

〖59〗《刘壮肃公奏议》卷二《敌陷基隆炮台我军复破敌营获胜折》。

〖60〗《刘壮肃公奏议》卷首《纪刘省三宫保守台事状》。

〖61〗六月二十日刘铭传电致总署，告称：是役，我军“生擒法人一名，（敌）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坐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洋帽甚多”（《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20页）。

〖62〗《洞于集·电稿》13页。

〖63〗美国政府此时尚未作出是否出面调处之正式回答。李鸿章旋于十八日致陈宝琛电称：“窥内意，似以美出调处断赔为得体，又不至翻复。法不愿，美议则不管。”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15页。按：八十兆法郎，约合库平银一千余万两。

〖65〗《清季外交史料》卷四三，21—24页。

〖6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17—218页。

〖67〗《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六月二十二日条。

〖68〗《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28页。

〖6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31—232页。

〖70〗是日，总署照会美使杨越翰，谓法国不容中国再有耽搁，要求中国必应照办，中国万难受其欺朦，感谢贵大臣连日奔走跋涉云（《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四，26—27页）。按：杨越翰日前由京往沪，面晤巴德诺劝解。

〖71〗《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42页。

〖7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42页。

〖73〗据美国人马士云：是役，法军参战兵舰有八艘（包括两艘装甲舰），计一万四千五百十四吨，另有两艘鱼雷艇，“官兵共一千七百九十人，装有七十七尊几乎全是重型的大炮，此外还有一些最新式的机关枪（即手动供弹原始机关炮，又称机器炮——引者）。

中国方面共有兵舰十一艘（其中九艘是木制的），约计六千五百吨，官兵共一千零四十人，装有四十五尊炮，其中仅有少数是大口径的；此外，还有十二只旧式的炮船和一些武装的划船。双方敌对的兵力就这样互相对峙着达五星期之久，并且互相监督着和威吓着”（《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395页）。又，闽厂此前新造之巡洋舰“开济”号（排水量2200吨，马力2400匹）及铁胁木壳舰“威远”号（排水量1268吨，750马力），已分别调往南洋和北洋，未与此役。

〖74〗《涧于集·奏议》卷四《查明水师阵亡人员请奖折》。

〖75〗《涧于集·奏议》卷四《阵亡员弁恳请优恤片》。

〖7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51页。按：又据记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法国方面死五人、伤十五人，中国方面是死四百十九人，伤一百二十八人，失踪五十一人，另外在中国旧式炮船上，死一百零二人，伤二十二人”（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卷397页）。

〖77〗《光绪朝东华录》总1772、1774页。

〖78〗《清季外交史料》卷四五，29页。

〖7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63—264页。

〖80〗《光绪朝东华录》总1780页。按：“南琛”、“南瑞”二舰系上年初由两江总督左宗棠在江南筹款一百二十万两，通过泰来洋行德商福克定购于德厂。

〖81〗基隆事见上月十五日；马尾事指本月初三日法舰在击沉我福建水师多船后，又试图以陆兵登岸攻入船厂，被总兵黄超群等率部击退。

〖82〗其时，曾国荃已调派驻防上海、苏州等处之何绍彩等四营（左宗棠旧部恪靖军），乘轮行至江西湖口，再取道南昌赴闽。又派刘朝祐带驻防江阴之淮勇四营，乘招商局所雇英船渡台（被法舰在沪

尾口外截回，惟刘朝祜率百余人登岸）。各军饷需暂由江海关所存出使经费项下借给。见《光绪朝东华录》总1791—1792页。

〖83〗《光绪朝东华录》总1793—1795页。

〖84〗六月二十六日谕旨有谓，朝廷现“惟有一意主战”，“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云。仍是彼先动而我后应之的意思，未允可先制攻人。是此处责备张佩纶“未践前言”，实于理不合。

〖85〗鼓山，位于福州东郊，因山巅有一巨石如鼓，故名。山中涌泉寺为著名寺院，闽籍京官所称张佩纶“匿禅寺下院”，或即指此寺院。

〖86〗左宗棠意在说明，参折所谓张佩纶由马尾先至鼓山，翌日过鼓山至彭田，显然不合事理。

〖8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246—247页。

〖8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册104—107页。

〖8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册152页。

〖90〗《刘壮肃公奏议》卷首《纪刘省三宫保守台事状》。

〖91〗《李鸿章全集·电稿》（一）296页。

〖92〗本月初二日，南洋大臣曾国荃饬招商局在上海用重金所雇英国商船二艘，载刘朝祜所统淮军四营驶抵沪尾口外，遭法舰拦阻，被迫退回上海，惟其中一船所载五十余人（刘朝祜在内）得以上岸。

〖93〗《光绪朝东华录》总1826—1827页。

〖94〗《刘壮肃公奏议》卷二《敌攻沪尾血战获胜折》。

〖95〗《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11—312页。

〖96〗《李鸿章全集·电稿》312页。

〖9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5—6页。

〖98〗《翁同龢日记》，十年（1884）九月初九日条；《李鸿章全

集·电稿》（一）312页。

〖99〗《翁同龢日记》十年（1884）九月初十日条。

〖100〗本月初五日，刘铭传来电云：连日敌未开炮，闻往越南装兵报复。兵勇露宿守御，抱病日多，万难支持。将士拼死望救，呼天不应。又于初七日来电云：军士疠疫不止，能战者不足三千人。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李鸿章将此电转达总署时云："阅电亦为痛哭流涕"。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09页、311页。

〖10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20—22 页。按：本日，除御前大臣伯彦纳谟祜等公折会奏主和以外，尚有太常寺卿徐树铭等二十余人分别单折奏请拒和主战。

〖10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台湾军情吃紧请饬重由海道赴援折》。

〖103〗《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21—322页。

〖104〗《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光绪十年（1884）九月二十二日。

〖105〗时，法国茹费理内阁一面令林椿在天津与李鸿章接洽议和，一面秘密派人至伦敦，以英人居间向曾纪泽探询中国意见。

〖10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九月二十二日。

〖107〗《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八，25—26页。

〖108〗前在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之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此时俱已完工，以中法战争之故，德国政府禁止其出口来华。李鸿章因担心中途被法舰掳去，亦未催促其从速启程。

〖10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一《派船援闽拟用洋将折》。

〖11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25页。

〖111〗鲍超前于中俄伊犁交涉结束后，率部由直隶乐亭返回湖南，旋回原籍四川奉节养病，本年闰五月间奉旨在籍募勇成军，令其由川赴滇，作为岑毓英军之后劲。

〖112〗是日，张之洞行文饬冯子材、王孝祺两军出关助战，文称：查前广西提督冯，老成宿将，熟悉边情，曩年剿平越匪，威望远播；广西右江镇总兵王镇孝祺，威重不浮，谋勇素著，曾官粤西，情形亦熟，若率军协剿，必能得力。今定由广东出军两枝，一枝即饬王镇统本部四营，再抽拨粤军四营，共成八营，由梧州赴龙州出关，会合西提督苏（元春）一军出谷松，进攻船头，听西抚院潘（鼎新）节制；一枝由冯提督募勇十营，由钦州、上思州亦赴龙州出关，出那场进攻广安一路，仍与西抚院潘商酌办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册439页）。

〖113〗《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35页。

〖11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17页。

〖115〗袁世凯，字慰亭，生于咸丰九年（1859），河南项城人。生员出身，屡试未第，投山东登州吴长庆军。光绪八年随该军赴朝鲜平息“壬午事变”，任前敌营务处。事定，随吴长庆暂留汉城。此前，吴带三营回国，他与该军分统吴兆有、张光前等率其余三营仍留汉城。嗣以平定此次甲申事变有功，由李鸿章保荐为三品道员，派充“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委员，多年驻扎朝鲜。

〖116〗《清季外交史料》卷四九，24页。

〖117〗《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45—346页。

〖118〗《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17—19页。

〖119〗事实上，此时日本国内主张对华开战之呼声已甚嚣尘上，惟其政府高层尚未就此事作出决策，故该日使等所言，仅为权宜敷衍之词。

〖120〗时驻朝委员陈树棠及留防汉城庆军统领吴兆有等联名请求国内派兵赴朝增援，以防日兵大队来犯。

〖121〗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206—207页；

《清史列传》卷五五《潘鼎新传》。

〖122〗提督吴兆有等禀文称：朝鲜开化党勾引日人，蓄谋已久，十月十七夜，酒后刺伤闵泳翊，即乘势约同日使竹添带兵入宫，恐吓国王，逼迁宫外之景佑宫，禁闭出入。乱党复藉日兵势，矫王命横戮大臣赵宁夏、韩圭稷等，军民骚动，人心惶惶。十九日清晨，人心愈觉鼎沸，无不愤怨日人，韩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皆来营痛哭求援，因致函日使竹添并布告各国公使，声明我国有保护之责，义应统队入宫。讵待至未时杳无回音，乃约会朝鲜左右营（袁世凯等代为训练之汉城警备营）整队分三路入宫，甫及门，日人及乱党即首先开枪，枪子如雨，我军亦即还枪交战，约一时许，日人与乱党乃纷纷逃窜。二更时，在北门关帝庙觅得国王，乱党洪英植、朴泳教即为朝鲜兵所杀。二十日，通国皆知王在我营，皆欢呼庆幸，争献鸡猪牛米，络绎不绝。乱党四处逃避，日人自知势孤，乃自焚使馆，结队冲出，越奔赴仁川，城内及沿途百姓争相石击，日兵多伤，而百姓为所毙者亦复不少。目前国王业已由营回宫，传说日兵将大举来犯，人心惶恐，而我军只有三营，请速调声望素著统兵大员多带重兵东渡，不独三营之幸，亦朝鲜一国之幸也（《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15—16页）。

又，朝鲜国王来函称：李中堂阁下：敝邦不幸，乱臣突发。十七日，盗杀近臣未死（指闵泳翊），而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突率兵入卫，数日胁制，禁绝往来，存亡生死均未可卜。连杀大臣六人，国中骚动。防营袁丞、吴军门、张总兵（各指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恐百姓作乱，伤及不佞，乃于十九日入内保护，不期日兵先发枪炮，彼此接仗，巷战数时，互有杀伤。不佞又被乱首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等逼迫出宫，幽于北门内，不知将有何为，当即暗中送信吴营，承袁、吴、张带兵来迓，人心稍定。惟闻日人不久将

至，恐兵力太单，未可持久，即乞中堂速派重兵拯敝邑社稷于将坠。车辅唇齿之势，想在洞鉴，幸以数百年臣服为念，不遗在远。幸甚幸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21页）。

〖123〗吴大澂、续昌于本月十一日由山海关乘轮前往朝鲜。

〖124〗《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72—73页。

〖125〗《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72—73页。

〖12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76页。

〖127〗《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12页。

〖12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各军克日渡台折》。

〖129〗杨昌濬因与刘璈同属湘系官员，于刘铭传与刘璈不和一事，不免左袒后者，故谕旨作如是训诫。

〖130〗关于粤省闱姓赌局事，请参见本书卷二三二，光绪元年（1875）八月。

〖131〗杨岳斌此前奉旨在籍募勇成军，然后赶赴福建，充帮办福建军务大臣。是时已自湖南启程经江西前往闽省。

〖13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32页。

〖13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30页。

〖134〗《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91页。

〖135〗《光绪朝东华录》总1868—1871页。

〖13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十七日条。按：此前，因英国外相格兰维尔居间联络，中法两国驻英公使已在伦敦进行议和谈判，曾纪泽坚持醇亲王等所拟并奏准之八项条件，而法方代表瓦亭顿（法驻英公使）则予拒绝，双方僵持不下。上月二十二日，赫德电嘱海关驻伦敦办事处金登干，以交涉被孤拔扣留之“飞虎”号海关船为由，前往巴黎面见法国总理茹费理，与后者直接进行中法议和商谈。

〖1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217—218 页。

〖138〗《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93 页。

〖139〗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潘鼎新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342—345 页。

〖140〗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潘鼎新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342—345 页。

〖14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257 页。

〖142〗《请缨日记》卷六。

〖143〗《请缨日记》卷六。

〖144〗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 1892 页。

清通鉴　卷二四二

光绪十一年　乙酉　公元1885年

正月初三日（2月17日）

1 以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谕曰：谅山军情紧要，潘鼎新身临前敌，王德榜、王孝祺等军著均归调遣，以一事权；冯子材著帮办广西关外军务，所统各营亦归潘鼎新调派，该抚、该帮办等务当和衷协力，迅速图功。

初六日（2月20日）

2 滇督岑毓英奏：刘永福一军三千人，素无专饷，每月由滇给银三千两，不敷开支，请饬划拨专饷。得旨：所有浙江每月应解滇军月饷银三万三千两，著准全数拨为刘永福专饷，户部知道。

3 查办朝鲜事件吴大澂奏，朝鲜善后，宜架设电线，如自旅顺接至该国京城，所费不过五万金，该国亦颇乐从等

语。旨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盛京将军庆裕等通盘筹画，奏明办理。

初八日（2月22日）

4命刘铭传迅图收复基隆。

先是，闽抚刘铭传与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之间，对台北军事应取攻势抑或守势意见不一。刘铭传以为，目下虽有聂士成等军到达，然总计不过数千人，尚不足以转守为攻，坚持仍以凭险据守，确保台北为上策。左宗棠则一面亟筹杨岳斌等带大队渡台往援刘铭传，上奏主张台北现有各军宜乘孤拔率舰他往，法援军未到之机迅图收复基隆，而不宜坐待敌添兵来攻。朝廷以左宗棠意见为是。本日，李鸿章电告总署，据新加坡来电，法国开到该处大兵船一、运兵船三，载黑兵四千并粮铳，分往东京（河内）及台北。〖1〗谕称：法人添兵思逞，必将悉力猛扑，防剿益形棘手，应乘此添兵未到、孤拔带船他往之机，迅复基隆，著刘铭传速筹方略，将基隆限日攻克。朝廷宵旰焦劳，立盼捷音，该抚等当殚尽血诚，妥筹速办，倘敢延玩，执法严惩，惟该抚等自取，凛之！

初九日（2月23日）

5镇南关失守，提督杨玉科阵亡。

上年十二月，法军大举增兵北圻，苏元春一军由船头退往谅山，再退至镇南关外之巴坪、文渊等处，意在固守根本。原驻观音桥之提督杨玉科等以谅山既失，后路已断，亦率所部十二营退来文渊驻守。是晨，法军尼格里部数千

人由谅山大举来犯文渊，杨玉科等率领各营奋力接仗，激战数时，“枪毙逆众，枕藉道旁”。中午时分，杨玉科正策马往来指挥，一炮弹飞至，在身旁炸裂，当即牺牲，各营士气顿沮，法军乘势攻扑，文渊遂陷。苏元春等军亦立脚不住，由关外退入关内，法军跟踪追至，镇南关城竟被其放火焚毁。

杨玉科，字云阶，云南丽江人（祖籍湖南善化），同治间随岑毓英镇压滇西回军，灭大理政权，累迁署开化镇总兵，光绪元年（1875）署云南提督，参与调查马嘉理一案。旋调离云南，授广东高要镇总兵，又迁署广东陆路提督，嗣因事降调，旋开复提督职。上年广西巡抚潘鼎新奏调其率亲兵及旧部出关赴北圻前敌，奉旨允之，玉科遂率部于七月间驰抵谅山驻扎，复进扼观音桥。十二月，法军大举来犯，玉科坚守观音桥，数挫来敌之扑犯，及闻谅山告急，遂率部回援，未至，谅山已失，即绕道出谅山之后，力守镇南关，至是中炮阵亡。事闻，诏曰：“杨玉科临阵勇敢，奋不顾身，中炮捐躯，实堪悯恻，著交部从优议叙。”寻予谥“武愍”，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准于镇南关及云南大理府城建立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2〗

十二日（2月26日）

6从总理衙门请，准与法国议立和约。

上年十二月，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遵赫德之嘱，由伦敦赴巴黎与茹费理密商中法议和，条件为法国不索费、不取押，承认天津简约。昨日，金登干自巴

黎函致赫德，告以茹费理允照天津简约，“此外更无一事增添”。赫德据以转告总署，奕劻等当即草拟三条：一、津约外不准添一事；二、详细条款议定后，各即撤兵；三、先停兵休战。醇亲王奕譞以为可行，并以总署名义上奏。至是奉旨依议。赫德即电致金登干，嘱先在巴黎订一草约。〖3〗

十三日（2月27日）

7 粤督张之洞电奏谅山、镇南关失守事。旨令广西巡抚潘鼎新督饬各军竭力堵御，并称倘再有退挫，致敌深入边境，定当从重治罪。寻令潘鼎新即行革职，以广西按察使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

十五日（3月1日）

8 浙江镇海守军奋力击退来犯法舰。

上年十二月底，江南援闽五舰途遇法舰大队，以实力悬殊，转头回驶，其中澄庆、驭远二小舰因速力不济，沉毁于浙江石浦港，开济等三舰则北行驶入镇海港，法舰随即追踪而来。镇海为浙省海防要塞，道光间鸦片战争时曾为英军攻陷，以此为鉴，当地守军已将炮台工事多加修治，此次中法战事发生以来更是整备不懈，严阵以待。时有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在此坐镇指挥，并亲率六营驻守甬江口南岸金鸡山炮台，又有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等亦在此布置防务。开济等三舰入口后，守军便将口门堵塞，复紧急加筑防御工事。是日，孤拔亲带四舰来至口外海面，先派一小舰作试探进攻，为北岸炮台击退，旋以一“大黑舰”为首，

率三舰鼓轮冲锋，“势甚凶猛，炮弹如雨，黑烟迷人”。清军岸上炮台立即发炮还击，停泊于港内之开济、南琛、南瑞三舰亦向敌舰开炮轰击，双方炮战移时，敌当头之黑舰中弹起火，不得已相率退出。翌日，孤拔鉴于昼间难以得手，乃于夜晚派鱼雷艇进口偷袭，又被清军发现，开炮击走。后一日，法舰大队再次闯入口内，再被两岸炮台及开济等三舰合力轰退，其为首一舰之烟筒及船尾皆为炮洞穿，以至倒轮退出。此后法舰即不敢强行入口，仅在口外徘徊窥伺，惟于十九日夜间以两舢板载陆兵企图上岸从背后袭击南岸炮台，当经清军开炮轰沉。彼遂无计可施，数日后退离镇海而去。〖4〗

十六日（3月2日）

9 丁槐、唐景崧等军撤宣光之围。

先是，滇粤各营围攻宣光已三月有余，城内法兵伤亡枕藉，粮弹濒绝，乃以瓶装求救文书，投于泸江，任其顺流而下，俾有人拾得，送交法军大营。上年十二月底，北圻东线法军既攻陷谷松、谅山，得知宣光法兵危在旦夕，其统帅部乃不得不抽调其第一旅约三千人，由谅山往援宣光。至是，该法军旅团进至宣光下游之左育（又作左域），据守此处以截援敌之刘永福军即与该敌接仗，先以地雷轰毙其百余人，继则与之激战多时，终被其冲破防线，进抵宣光城外。丁槐等以清军各营已连续恶战数月，疲军不能御生敌，决计撤退宣光之围，遂于明日拔营，从容退往沾化、牧马等处。〖5〗

十九日（3月5日）

10 台北、基隆间之月眉山等处阵地失守。

日前，窃踞基隆之法军得大股援兵，于本日以二千兵来攻位于台北与基隆间之月眉山等处，同时以轮船四艘载兵，溯暖暖河而上，绕攻刘铭传军后路。曹志忠部六营沿十七里长墙分布据守，拼死与战，终因腹背受敌，兵分力单，失守月眉山、深澳坑等处阵地。刘铭传此时正遵旨筹画反攻基隆之事，闻讯即率聂士成等军自台北赶至暖暖河畔布置防御。越日，曹志忠率部反攻月眉山，“连进数次，敌炮如雨”，终于不顾伤亡，攻上山顶，却又因敌船来截后路而被迫退回。据刘铭传奏报，是役，清军“无一营不抵死苦战，奈敌势太众，枪精炮利，器械不敌”。〖6〗

二十四日（3月10日）

11 以三载考绩，京察届期，懿旨命予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及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交部从优议叙；直隶总督李鸿章、大学士左宗棠、兵部尚书彭玉麟交部从优议叙；两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丁宝桢、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交部议叙。

二十五日（3月11日）

12 因日本国伊藤博文等即将来华交涉朝鲜之事，旨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商办。

上年十月朝鲜“甲申事变”之后，日本国内要求立即对华开战之呼声甚嚣，其政府权要伊藤博文等则以开战时

机未至，主张与朝鲜、中国分别交涉，因先派外务卿井上馨等率兵赴汉城与朝鲜订立《汉城条约》。而井上自朝鲜回国后，日本国内因中日两军在汉城交火一事，仍纷纷争论，物议沸腾，以中国方与法国争战，日本有可乘之机，不可错失，故于上年十二月十七日（1885年2月1日），其当局各文武要员“托词赴乡游玩，在乡会议”，专议对华和战之事，历时十天，始行定议，“如何议论，甚为机密”，惟“内中有驳主战者云，虽中国有可乘之机，倘我国兴戎，中国与法言和，而与我战，彼时又如何办法？主战者语塞”〖7〗。因而决定派参议伊藤博文为全权使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前来中国谈判，并确定其谈判方针为：一、转嫁朝鲜事变时两军冲突之责任于中国驻汉城军队指挥官，要求惩罚；二、作为处理朝鲜善后之策，要求中日两军同时撤出该国，以维持朝鲜半岛势力均衡。〖8〗伊藤博文晤徐承祖，称“去年朝京彼此兵争一事虽小，然若彼此仍行留兵同驻朝鲜，将来必致多事，倘两国因此兴戎，殊为不值，且恐俄人收渔人之利，此次急之欲议者，盖防此著耳”等语。〖9〗驻日使臣徐承祖将伊藤等人来华之事电告李鸿章，并谓“闻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并中日撤兵二事为极要”〖10〗。鸿章据以转告总署，建议不妨撤回驻韩之兵，谓“庆军戍韩三年，将士苦累嗟怨，稍缓本应撤换”，“如果倭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云。〖11〗

至是，诏派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商议事务，吴大澂会同商议。并谕李鸿章等不得允

其惩处在朝武弁之请，称：日本使臣计将到津，著该督与日使在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此次朝鲜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著李鸿章等设法坚拒，其余商议各节，该大臣等务当妥为筹画，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

二月初五日（3月21日）

13 从总理衙门请，准金登干在巴黎画押停战。

上月十一日，金登干由巴黎来函称，茹费理允全照天津简约议和，此外更无一事增添。总署即草拟停战三条，奉旨准行，即交赫德电知金登干。昨日，金登干来函谓，茹费理必得总署“的音”，始肯画押。至是总署上奏，法认可三条，请允画押。奉旨依议。〖12〗醇亲王奕譞就此谓翁同龢曰：法事可作小收束，再俟远图。〖13〗

初八日（3月24日）

14 冯子材等大败法军，获镇南关大捷。

上月初九日，法军毁关而入，旋以情况不明又暂退文渊、谅山。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为防止其再行大举来犯，率所部萃军于关内十里处之关前隘谷坡上构筑长墙约三里，以萃军守之，并在东西两侧山岭开修深沟高垒，以王孝祺一军守西岭，萃军一部守东岭。本月初一、二等日，时有法军小股入关骚扰，均为击走。旋据探报，法人自北宁等处运来谅山之军火、食品不计其数，且扬言将于初八、九日以大股入关攻取龙州。冯子材遂于初五日晚亲率萃军一部及王孝祺一军，潜行出关，奔袭文渊，摧毁敌军堡垒

数座，又撤回关内。昨日，法军主将尼格里悉起谅山之兵，入关直扑关前隘阵地。冯子材率各营将士誓与长墙共存亡，即与来敌展开激战。法军所放开花炮弹密如雨点，声震山谷，复以枪队轮番冲锋，冯军则依托长墙工事迭次打退来敌之攻扑，墙外所积敌军射来之枪弹厚达寸许。冯子材亲冒弹雨，往来指挥，所部将士皆不顾伤亡，奋呼迎击，血战竟日，敌未能逾长墙一步。惟东岭五垒被敌夺据其三，势甚危迫，适苏元春等率部自幕府赶到，总兵陈嘉身先士卒，拼死反攻东岭三垒，遏止该敌对岭下长墙之威胁。是日，敌炮益猛，敌兵益众，仍反复攻扑长墙阵地。冯子材与诸统将约，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并悬重赏以激励将士。既而，敌薄长墙，已有敌兵越墙而入，值此危急之时，年近七旬之老将冯子材，“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跃出长墙”，率其两子冯相荣、冯相华与敌搏杀一处，诸将士目睹此景，无不感奋，遂一齐涌出长墙，冲入敌群，与敌展开激烈之肉搏战。未几，法军不支，纷纷后退，继则溃乱狂奔，清军在后猛烈追杀，当地百姓亦群起助战，当夜将敌军一气逐出镇南关外。是役，毙敌千余，夺获军械粮药无算，冯子材亲临前敌，奋不顾身，率领各军获致大捷，厥功甚伟。〖14〗

15 岑毓英督率覃修纲等军大败法兵于临洮。先是滇军丁槐等部撤围宣光之时，岑毓英率总兵覃修纲等部自馆司沿红河而下，连破家喻关、临洮、广威、永祥等府县，各处越民纷纷响应。本月初六日，北圻法军数千来攻临洮。岑毓英派道员汤聘珍、岑毓宝率兵扼守北路，以覃修纲部

扼中路，李应珍等守南路，分别迎敌。昨日（初七日），法军四千进攻南路之山韦社，李应珍部各营伏垒坚守，屡挫敌兵之攻扑。至是，覃修纲率中路精锐大队赶到，奋力反攻，法军相率溃走，清军追击，毙敌数百名，是为临洮大捷。〖15〗

十三日（3月29日）

16 冯子材等军攻克谅山，再获大捷。自初八日在关前隘大败法军，将其逐出镇南关后，冯子材即于初十日整队出关，挥师直驱文渊。敌军因前日惨败，心胆俱裂，遂弃文渊而溃奔谅山。冯子材、苏元春、王孝祺、王德榜等军追奔逐北，连克邱驴（又作驱驴）、巴坪等处，昨日进抵谅山城外。守敌虽已是惊弓之鸟，仍欲作困兽之斗，竭力布防。是日凌晨，清军发起猛攻，萃军前锋杨瑞山等“奋不顾身，于枪炮雨密中首先登城，各营员弁兵勇随之而上，劈开城门，兵刃交下，法匪错愕，向后溃窜，我军追赶，擒斩累累”，当即将谅山攻克。〖16〗是为谅山大捷。翌日，又南下克长庆府，后日克观音桥，继而克谷松，旋进向郎甲、船头。〖17〗

寻以冯子材等叠获胜仗，上谕明发，命先行赏给白玉翎管等物，以示优奖。谕曰：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老于兵事，夙著勋勤，此次与广西右江镇总兵王孝祺援剿叠胜，冯子材著先行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个。

17 予已故护理广西巡抚、布政使康国器祭葬荫恤，宣付国史馆立传。

康国器，广东南海人，初为吏员，道光末年从军，后随左宗棠镇压太平军，以骁勇善战、能以少击众闻名，军中呼为“康拐子”；积功擢升福建按察使，光绪七年迁广西布政使，十年四月曾护理广西巡抚，旋回籍养病，卒于故里。大学士左宗棠为之请恤，称其起家小吏，荐擢藩司，“平生大小百战”，为人“廉正朴诚，无所缘附”云。康国器系此后“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之叔祖。〖18〗

18 孤拔率法国舰队攻陷澎湖港。此前，法以七舰攻澎湖，该镇守军与战三日，终以兵力不支，于本日失守。〖19〗

十四日（3月30日）

19 法军惨败于镇南关等处消息传至欧洲，巴黎众人上街游行，要求茹费理政府下台。翌日，法相茹费理及其阁僚均引咎辞职。

十五日（3月31日）

20 驻英使臣曾纪泽致电总署，主乘胜议和。电称：“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稍让亦合算。”〖20〗

十八日（4月3日）

21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朝鲜事举行第一次会谈。

上月二十八日，日本全权使臣伊藤博文率西乡从道、野津道贯、仁礼景范、郑永宁等作为代表团，乘轮行抵天津。伊藤博文以彼系头等使臣，宜入京会商较有体面，不欲与李鸿章在津商议，执意进京，乃于本月初四日来京晤见总署奕劻等王大臣。后者告以李鸿章已奉旨派为全权大

臣，现在中法有事，不便在京会议，仍请赴津等语。伊藤一行遂于十四日由京返回天津。至是，李鸿章与之举行首次会谈。伊藤提出撤兵、惩办、赔恤三项要求，即要中国撤退驻汉城之兵，惩办在韩武弁，并赔偿汉城日人所受损失。李则力与辩论事件之起因及冲突责任，驳其所谓惩办、赔恤之说。李鸿章旋将会谈情形函告总署，并谓撤兵一节，但须两国同撤，尚无难妥筹办理，至议处统将、赔补恤银，则于情理不合，必须反复争辩。又谓“我军入宫保护，名正言顺，不可不坚拒力持，虽议至决裂，亦所弗计”〖21〗。

越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反复辩论朝鲜事件冲突责任问题，仍各持己方立场，僵持不下。〖22〗及第三次会谈时，伊藤仍要求赔恤，鸿章拒绝，伊藤则“词色怫然，半晌无语”，遂散。伊藤乃遣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私下来晤鸿章，询以日方所求三事究可允许几件？李鸿章答：“彼此撤兵一节，事关永远息争，尚可酌商妥办。至议处营官、偿恤难民二节，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榎本乃云：“互商撤兵，于日本并无益处，驻京公使尽可商办，兹特派头等使臣来商，何等郑重，不能专为此一事。如仅允此件，伊藤拟于二十五日议后即启程回国”。闻言，鸿章即作色正告曰：“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该日使谓：“我因两全权使相持不下，特来劝解调停，公何出此言耶？”李答：“汝劝我三条皆允，无此调停之理，亦断无此办法。”〖23〗

十九日（4月4日）

22 金登干奉命与法国代表毕乐签订《中法议和草约》于巴黎。草约内容三项：一、两国承认并批准上年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天津简明条约。二、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台湾之封锁。三、两国派员在天津或北京商定简明条约之详细条款。〖24〗

二十一日（4月6日）

23 命各军遵约停战。诏曰："中法现议修好，允准津约，各路军营著即定期停战，滇粤各军并著定期撤回边境。"

明日，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统兵大臣曰：法人现来请和，于津约外别无要求，业经允其所请，约定越南宣光以东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二十一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战，二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定于三月初一日停战，法国即开各处封口。惟详细条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挟诈背盟，伺隙猝发，不可不严加防范，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并云南、广西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督饬防军，严加整备，毋稍松懈。

二十二日（4月7日）

24 命已革广西巡抚潘鼎新即交卸回籍。本月初八日，以广西关外各军自上年十二月末至本年正月迭经挫失，接连失守谅山等处，致使法军阑入镇南关，廷旨谕令潘鼎新即行革职，而以广西按察使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至是，

又命潘鼎新即交卸回里，所部淮军由苏元春等妥为遣散。

25 两广总督张之洞连电总署，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宜看北宁能否攻克再定，若得手，更易商。〖25〗

越日，旨寄张之洞：撤兵载在津约（天津简约），现已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时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电信不到之处即发急递飞达，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贻误，惟该督是问！

寻以张之洞复来电恳请勿撤北圻之兵，再谕该督：中国素以信义为重，法已电孤拔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开台湾、北海（指广东省北部湾沿海）封口，并令在越统领定期停战，我若失信，致生他变，不特兵连祸结，且为他国所不直，嗣后交涉事件益行棘手。幸而获胜，尚觉得不偿失，一有蹉跌，更伤国体，著该督务当凛遵严谕，饬令全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并仍整军严备，以防不测，方为正办。此事关系重大，倘有迁延，朝廷固必严惩，而贻误全局，该督返而自思，当亦不敢出此。凛之，慎之！

26 是月，日人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应加入西方“文明国”之列，以欧洲殖民者对待亚洲国家之办法，对待亚洲邻国之中国和朝鲜。

三月初一日（4月15日）

27 因中日议立专条谈判陷入僵局，旨寄李鸿章，谕以万不得已时添入“派兵互相知照”之语。

先是，伊藤博文既由李鸿章与榎本武扬之谈话得知中方坚持不允惩办、赔恤两条之意甚坚，即决裂打仗，亦所不惜，遂经筹商，决定暂将此两条搁置不论，而专议撤兵一事。故当上月二十五日双方第四次会谈时，日方不再要求所谓“惩凶”、“赔恤”，李鸿章遂与之达成共识，认为宜订立一近期内共同撤兵之专条，且谓：“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征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征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伊藤对曰：“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鸿章旋将会谈情形函告总署代奏。〖26〗得旨：“二十五日与伊藤问答各节，措辞正大，极为得体，撤兵一事，即著细心筹画，务臻至善。”

二十七日，双方第五次会谈，专议订立撤兵专条之事。伊藤交阅日方所拟专条草稿供讨论，内称：一、嗣后两国均不得有派兵朝鲜之事，以免有两国滋端之虞；二、前条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亦不在前条之例”。伊藤又称撤兵以后两国均不得再有派兵朝鲜之事。鸿章以为，朝鲜与中国有传统宗藩关系，如该国嗣后遇有内乱等事并请中国相助，中国固当派兵前

往，事定后即行撤回，此与日本无关，因而主张于第二条内添写“若朝鲜有内乱情事，亦不在前条之例”一语。伊藤则坚持不允，称“如此，中国常有派兵之权，首条为无用矣”。后者系依照日本政府否认中朝间传统关系之一贯立场，反对中国有派兵之权。李鸿章自不能让步，双方遂僵持不下。伊藤最后称：“此事议不成，我当即日回国。请中堂详细思之，如议不成而归，我心甚为抱歉。”李答：“若议不妥，我心亦甚抱歉。请伊藤大人详细思之，总须两边迁就，方可说和。”双方不欢而散。〖27〗鸿章随即致函总署谓：彼第一条不派兵，既载在盟约，日后自难翻异，可除日本并吞高丽之疑，此于我有利者也，然而“若订明彼此均不派兵，无事则可相安，有事则多牵制，此于我有害者也”〖28〗。

至是，李鸿章将双方因嗣后派兵问题而使会谈陷于僵局情形奏闻朝廷，意在请示应否与伊藤再议撤兵专条。得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该督务当力与辩论。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指上月二十七日伊藤所交撤兵专条草稿内“与战时之权无干”一语）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亦不在前条之例’数语，尚属可行。”

初四日（4月18日）

28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中日天津专条》。

本月初一日，李鸿章既奉“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各可派兵，互相知照”谕旨后，即于当日午后与

伊藤博文举行第六次会谈，议定三条：一、中日两国各自撤回驻朝鲜之兵，自画押之日起四个月内撤竣；二、朝鲜练兵，由朝鲜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教练，中日两国均勿派员；三、将来朝鲜遇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及至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9〗定议之后，伊藤又提惩处在朝武弁之事，李则要求日本惩处竹添，并谓此事可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伊藤提议请第三国评断。李答以“我有一言奉劝，如请他国断定孰是孰非，必有一认错之人，如令中国认错，中国必不甘服，如令日本认错，日本也不甘服，但有一边不得其平，便伤和好”云云。双方辩论移时，李鸿章最后说：“伊藤大人必谓营官不该与日官争斗，有伤和谊，该营官等皆我属员，我亦可行文申饬而已”。伊藤闻言即曰：“望中堂将此意写一照会给我，我带回与国人阅看，稍平众人气忿，我即可以销差”。李鸿章允之，并随即奏闻朝廷。〖30〗昨日奉旨：“据电陈，与伊藤所定三条，著即照办。”至是，双方签字画押。

李鸿章寻奏：日本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经叠次力争，幸免陨越，现订立专条，画押竣事。得旨：该督等办理此事，相机因应，迅速完结，甚为得体，所呈约本，著依议行。

初五日（4月19日）

29 吉林将军希元奏，中俄疆域毗连，东西横亘万里，防务莫重于吉林，而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黑龙江（瑷珲）各城，无事自应慎图防守，有事自应合力图维。谕曰：

思患预防，必须为未雨绸缪之计。该将军、大臣等务当督率所属，于中俄交涉事件持平妥办，毋启衅端，平时整顿营伍，并于边情地势留心侦察，随时密陈。

初六日（4月20日）

30 派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使臣在天津商办详细条约事宜，刑部尚书锡珍、鸿胪寺卿邓承修会同商办。并寄谕李鸿章：法使巴德诺不日到津，所有应议事宜关系重大，李鸿章等务当详细妥筹，临机因应，力与辩论，毋得意存迁就。总期无伤国体，不贻后患，是为至要。

十一日（4月25日）

31 从张之洞请，准刘永福一军入关后驻扎广东思州、钦州一带。

十四日（4月28日）

32 派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为勘界大臣，与俄国大臣会勘吉林东段边界。并谕令吴等务将图约参互考证，据以勘定界限，以固边陲，而昭信守。

十七日（5月1日）

33 以英国占据朝鲜巨文岛，命李鸿章妥筹办法。

本月初一日（4月15日），英国远东舰队突然占据朝鲜南海之巨文岛（今济州岛，西人谓之哈米敦岛），驻兵屯煤，辟作军港，意在阻止俄国海参崴舰队之南下（时英俄两国因阿富汗问题而关系紧张）。英国驻华署使格维纳

照会朝鲜外署〖31〗，告以暂借该岛，以防不测。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奉命照会英国外部，谓朝鲜为中国属邦，巨文岛为朝鲜领土，英占该岛，中国不能默视。李鸿章则致函总署以为英占巨文，于朝鲜未必是坏事，可借以梗阻俄、日两国染指该半岛。函称："英国海军甲天下，彼自知陆兵不能敌俄，故欲以水师扼断海参崴之吭，而牵制阿富汗之势，即占此岛。实非觊觎朝鲜，亦非窥伺北洋。况朝鲜近患在俄与日，而俄、日畏英水师之强，断断不敢逼视，得英船横梗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第此事未便明言，中与朝若许英占，必贻俄、日以口实。"〖32〗至是，曾纪泽电致总署称：安岛（即巨文岛）之事，已屡次与英外部争论，现拟与英立约，言英据巨文，中朝允不阻难，惟英据一年之后，须将该岛每岁所收之税归于朝鲜，从中扣除朝鲜入贡中国之该岛应派部分，由英方交于中国，并声明英不得损害该岛居民之权利云。曾纪泽又称"东洋多方挠我上邦之权，泽欲以此约以挽回之"，请代奏可否照此签押〖33〗。谕曰：属国之地，岂可由我许其占据？且于中取利，尤非政体，倘为他国藉口，流弊甚多。惟此事究应如何措置方为妥协，著李鸿章酌议具奏。

翌日，李鸿章遵旨电奏，英据安岛，西名哈米敦，华名巨文岛，当东海之冲，距朝鲜之釜山、日本之对马岛较近。兹曾纪泽允其占据，且令派费作贡款，诚如圣谕非政体、多流弊。若谓藉定约挽回上邦之权，日本虽不明认朝鲜为我属国，而名义自在，天下咸知，非东洋力所能挠。若允英占此岛，俄必将索占永兴湾，日本亦必有词，后患更大，似应暂置勿论；英果欲占据，须自与朝鲜议办，朝

鲜虽弱小，谅不能无故允许，即允亦当疏报中国朝廷，届时仍可诘责，较为名正言顺。〖34〗

四月初三日（5月16日）

34 丁汝昌奉命率超勇、扬威二舰由旅顺行抵朝鲜巨文岛，察看英军占据情形。同船前往之朝鲜外署官员向英方提出抗议，驻岛英军指挥官答以请与远东舰队司令官交涉。丁汝昌等旋即驶赴日本长崎，晤见该司令官，后者称驻军巨文岛系奉政府之命行事，允将抗议之意转达于英国政府。

初五日（5月18日）

35 命各省迅解“甘肃新疆军饷”。谕称：前经陕甘总督谭钟麟奏，请饬迅解关外军饷，当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本年甘肃新疆军饷，前经分省指拨共银四百八十万两，截至三月底尚欠解银三百七十九万两等语；此项饷需，关系紧要，各该省并不依限报解，欠数甚巨，殊属延玩，著迅照部定数额依限扫数解清，如再延欠，即由该部分别指名严参！〖35〗

十七日（5月30日）

36 因法使来总署称岑毓英不肯退兵回界，谕称：撤兵之期早经约定，现在条款不日画押，爽约之衅岂可自我而开？岑毓英惟当懔遵叠次谕旨，将全军按期速撤至界；中外交涉，惟以信义为重，况中旨屡降，大计攸关，何得于事及垂成再生异议，将来设有贻误，致蹈上年覆辙，该督等能当此重咎耶？

二十三日（6月5日）

37 朝鲜发生“俄韩密约事件”，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建议中日联合防俄。

先是，中日共同撤兵朝鲜之《天津专条》订立之后，前由李鸿章荐往朝鲜充任海关税司兼外署协办之德籍洋员穆麟德，劝说韩王求俄保护，因有韩员权东春、金镛元赴海参崴欲与俄国议立密约，由俄国保护朝鲜。同时，俄国驻日使馆参赞士贝邪亦来汉城要求以俄官教练朝鲜军队。是为“俄韩密约事件”。日本驻韩公使真藤近锄侦知有关情况，密报该国政府，伊藤博文等认为此事于日本不利，作为应对之策，意欲联合中国共同阻止俄国势力进入朝鲜。至是，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透露真藤近锄所得情报，建议中国罢免穆麟德，并谓中国驻朝通商委员陈树棠“忠厚有余，才智不足，似宜更换敏决之员”云云。〖36〗

既而井上馨复提出中日共同防止俄国势力阑入朝鲜之八条建议，由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至天津转告于李鸿章。其八条大要为：一、由井上馨与李鸿章密议朝鲜外交事务，确定办法后，由中国饬令朝鲜照办。一、以美国人取代德人穆麟德任朝鲜税司等职。一、中国派赴汉城之大员宜遴派有才干者，以取代现任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一、中国派赴汉城之大员及推荐之美国人均可至日本会见井上馨。一、中国驻朝大员须与日本驻朝公使情谊敦笃，遇有要事，互相商酌。〖37〗鸿章据以函告总署，并称：顾其立意，似意护持朝鲜勿被俄人吞并，洵与中日两国大局有俾，因暂

未峻拒。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确宜徐筹更替之人，然不应派以“驻朝大员”名义，盖韩王既嫌相逼，体制亦难妥洽，且各国公使均驻汉城，久之更滋口舌，诸多不便。末云：“俄为东方患，较法尤甚，窃谓奉之边门、鸭绿江，吉之珲春，必预筹劲旅移驻，以观动静，而备不虞。朝、俄陆路仅土门江（图们江）数十里可通，未必不惧我军横截而拊其背，幸早留意。”〖38〗

二十七日（6月9日）

38 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在津订立《中法新约》。

上月初六日，诏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全权特使巴德诺商议天津简约之详细条款，至是双方签署新约十款，主要内容如下：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越南北圻与中国之交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侵之；法国与越南所立条约，中国听其办理；此约签押后六个月内中法各派官员前往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界限勘定后，中越边民往来须持中法两国官员所给护照；中越边界通商章程，于本约签押后三个月内另派官员议定；法国在越南北圻修筑铁路，言明若日后中国拟创修铁路，可向法国业者商办，惟此种商办不得视为法国之专利；此约一经画押，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于画押后一个月内将台湾、澎湖所有法军全数退尽。〖39〗越日，奉旨“依议”。

二十九日（6月11日）

39 命李鸿章即饬定远、镇远、济远三舰由德国开驶来华。

五月初八日（6月20日）

40 李鸿章奏，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俾尽敌之长技以制敌。略言：查泰西各国讲求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学院造就而出，于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前据提督周盛波、周盛传等禀请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挑选营中精健聪颖、略通文义之弁目到堂肄业，经臣批准照办。现经与津海关道周馥等筹商，暂就天津水师公所安置生徒，名曰“武备学堂”，遴选德国兵官李宝等作为教师〖40〗，本年正月将各营送来弁兵，经悉心考试，挑选百名入堂肄习。数月以来，各学生逐日按时进堂，左图右书，口讲指画，一月之中每间三五日由教师督率赴营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之法，劳其筋骨，验其所学，每两月考试一次，分别赏罚。拟于一年后将头批学生发回各营，量材授事，复挑二批百余人送堂肄业，分番迭进，庶将材日出而不穷，可备国家干城御侮之用。学堂经费均拟在北洋海防经费内撙节开支，按年核实汇报，并请将教习各员及屡列优等之学生，按照同文馆成案，二年奏保一次，以示鼓励。〖41〗

初九日（6月21日）

41 从左宗棠等议，诏示惩前毖后，大治水师。

先是，本年二月，大学士左宗棠鉴于法人恃其船坚炮

利，纵横海上，我以船炮悬殊之故，非独不能海上交锋，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于渡涉，认为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因上“增拓船炮大厂”一折，奏言：臣于同治五年（1866）奏设船政局于福建，仿造外国兵船，嗣后因不敢耗费财力，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胁快船，较旧为稍利，然方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所以夷衅一开，皆谓水战不足恃也。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敌人海上纵横，不加痛剿，则彼亦我劳，彼省我费，难得持久，欲加痛剿，则船炮不逮。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朝廷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以增拓船炮大厂，事关重大，刻不容缓，请旨饬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期于必行，天下幸甚。〖42〗

至是，谕曰：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如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饬议增拓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画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枪械应如何精造，均须破除常格，实力讲求。至于遴选将才、筹画经费，尤应谋之于预，庶临事确有把握，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张之洞

等各抒己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总之，海防筹办有年，糜费业已不赀，迄今尚无实济，由于奉行不力，事过辄忘，几成痼习！该督等俱为朝廷倚任之人，务当广筹方略，行之以渐，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袭故，摭拾从前敷衍之词，一奏塞责。

42 慈禧太后懿旨命重修三海工程。

上月二十四日有旨谓“南北海为禁苑重地，理宜整肃，乃昨见墙垣多有拆毁，坐落处所亦有往来行走痕迹，其为平日闲杂人等潜行出入已可概见”，命将漫不经心之“该管各官”景寿等交部议处。〖43〗本日，慈禧太后懿旨谕：南北海应修工程，著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奉宸苑会同醇亲王奕譞踏勘修饰。

寻又命奉宸苑会同崇厚等将三海内外工程妥为修建，并随时报明醇亲王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查核办理；工程应需银两，于上年派令崇厚等四员呈交银两未缴数目内开支

十五日（6月27日）

43 以中法之役广西关外各军叠获大胜，赏提督苏元春三等轻车都尉并“额尔德蒙额巴图鲁”名号，赏前提督冯子材太子少保衔、三等轻车都尉，赏右江镇总兵王孝祺云骑尉世职，已革布政使王德榜开复原官原衔及翎枝、勇号，贵州安义镇总兵陈嘉等亦各赏叙有差。又以云南官军进剿宣光、临洮等处获胜，命赏总督岑毓英云骑尉世职并交部优叙，予提督刘永福“伊伯德恩巴图鲁”名号及三代一品封典，又赏主事唐景崧花翎、总兵丁槐等勇号，各升叙有

差。

二十五日（7月7日）

44 广东闱姓赌局引发惠州科考舞弊，几酿重案，粤督张之洞奉旨查办，学政叶大焯革职。

先是，光绪元年六月，给事中黄槐森疏请禁止广东闱姓赌局，廷旨谕令两广总督英翰等实力查禁，永远裁革。旋于同年八月以英翰擅自弛禁该项赌博，令其开缺来京，交部议处。然此种赌博仍在广东绅商间暗中进行，屡禁未绝。本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以为与其禁而不止，不如以闱姓捐名目抽收税金作为筹款之一来源，上折请求暂予弛禁，奏谓去秋以来，强敌在门，繁费万端，京饷已留，借款已罄，厘税不足，劝捐不应，适有广东绅商张荣贵、杨世勋等禀请承办闱姓捐，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交一百五十万元云。〖44〗消息传出，未待谕旨批覆，广东惠州等处已闻风大开其闱姓赌局矣。日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梁耀枢及鸿胪寺卿邓承修等先后奏称，广东学政叶大焯主试惠州科考之时，有厨人暗进巴豆汤，致该学政腹泻不能阅卷，以至属下公然舞弊；或谓此案系叶大焯串通幕友、家丁故意为之。是日，邓承修等又奏："本年惠州科考，将廖、钟、王三大姓全数禁不获售，文、田、彭三僻姓全数获售。榜发，士子拆毁署门，几酿重案。旋经该督抚饬拿舞弊之人，并将所获之彩（赌资）七十万元提充军饷，学臣因病听任幕友家丁放胆舞弊"。谕：此案迭经被人参奏，必应确切根究，以期水落石出，著张之洞秉公确查，据实具奏，毋稍徇隐。〖45〗

寻据张之洞等查办后覆奏，贡生戴罗俊、萨庭荫经叶大焯延聘校阅试卷，明知有人投买闱姓，辄敢执法营私，乘学政患病之时，蒙混取卷，图得谢礼；惟赃未入手，可拟杖徒之罚。得旨：仅予杖徒，不足蔽辜，戴罗俊等著革去贡生，杖一百，流三千里。叶大焯身任学政，虽据查无贪黩情事，惟因偶尔患病，竟将阅卷委之幕友，实属有辜职守，著即行革职。〖46〗

45 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法酋孤拔于四月十九日在澎湖病毙。

又奏，现在中法和约已定，请准开缺回籍养病。得旨：览奏殊深廑系，著赏假一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

二十六日（7月8日）

46 以中法和约已定，命将鲍超一军全行裁撤。

六月初五日（7月16日）

47 李鸿章覆函朝鲜国王，劝坚持定见，勿认俄约，罢免穆麟德。

先一日，韩王李熙派吏曹参判南廷哲来津致书李鸿章称，自中国与日本有互相撤兵之约，俄人谓有隙可乘，其驻日参赞士贝邪始则甘言相劝，及知敝邦已请美教师（时朝鲜已聘请美国教官训练军队），即大肆恫吓，全不讲理，欲以气力相加，请阁下指授如何妥办，云云。至是，鸿章覆函该国王：俄事仍望拿定主见，不可曲意徇从，致贻后患。金镛元等潜赴海参崴与俄私自立约，朝俄风波必从此见，惟私立之约既未奉有全权文凭，复又未经批准，照万

国公法，应作废纸。俄国方有事于阿富汗，尚无暇顾及东方，且其海参崴一带陆兵无多，水师亦未敢大逞，即有无理胁迫，亦不过虚声恫吓。穆麟德以一外人而揽权生事，若不假以事权，一匹夫耳，无人信从之，贵国统署仍以委用美国人为宜。〖47〗

初七日（7月18日）

48 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国政府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即《洋药税厘并征条款》）。

初，光绪二年所订中英《烟台条约》第三端内有云，英商将洋药（鸦片）运入中国各口之时，应在海关一并完纳税金与厘金，其中税金每百斤（一箱）征银三十两既有定额，惟厘金（加税）数额则须由两国再行议定。由于英属印度当局及鸦片商人阻挠此项税厘并征条款之实施，厘金数额问题久议未决。光绪九年正月，诏命曾纪泽与英外部商议此事。纪泽奉旨后即与英方就此商谈，几经争论，英国始允每百斤合征税厘一百零五两之数，纪泽复据理力争至一百一十两。〖48〗至是，双方议订专条十款，规定：洋药之运入中国者，应由海关验明，封存海关，按照每百斤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方准搬出；此次所定续增专条与《烟台条约》具有同一效力；查禁香港至中国之鸦片偷漏。〖49〗

初八日（7月19日）

49 以本年正月浙江镇海炮台屡次击退法舰攻扑，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督率有方，命赏给头品顶戴。欧阳利见（1825

—1895），字赓堂，湖南祁阳人，咸丰间入湘军水师，累迁游击、副将、总兵，光绪七年（1881）擢浙江提督。本年正月，法舰犯镇海，利见亲与其役，指挥炮台迭次打退来敌之进攻，从而获致镇海之捷。

【考异】镇海保卫战之胜利，何人当居首功，欧阳利见是否督率有方？时人有不同说法。浙江巡抚刘秉璋事后有谓：吴杰系尽先参将，实任镇海营守备管理镇口招宝山炮台，已历多年。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舰将犯镇口，所有南洋援闽之三轮船避入镇口，人心惶惧。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恇怯无谋，仓皇失措，倡为徙炮拆台退守之议，将欲徙招宝后堂（膛）大炮。经吴杰极言不可，流涕力争，欧阳利见志在必行，谓违则即行正法。臣（刘秉璋）闻此信，严电饬止，乃定守口之计。及法船多只来攻招宝炮台，数百磅长弹纷落如雨，吴杰手开巨炮，与南洋退回之轮船彼此齐发，各中两炮，洞穿法船两只，敌始败退。越日又来猛攻，复击退之。法船尚于我炮不及之处攻打旬余，实赖吴杰稳守招宝一台，扼其咽喉，使不得逞。上海洋人登诸画报，中外传为美谈。（载刘体智《异辞录》）又，时任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战后所作是役之《图说》云：正月十五日未刻，法将孤拔乘一小轮亲入虎蹲山北测量水道，我台开炮，击之几中，乃遁去；旋一大黑船名“纽回利”，扑攻招宝山炮台，（同知）杜冠英饬炮目周茂训开炮迎击，一发中其船头。敌势惶迫，掉头用排炮轰击，又被我台炮折头桅，我炮台亦被敌击中数十弹，击伤周茂训右胫，杜冠英令吴杰亲自开炮，杨歧珍（记名提督）亦至炮台。正月十五日之战，法轮败退，泊金塘山下。十七日黎明，又添两船，巳刻，复以一大黑船驶入虎蹲山之北，攻我招宝山炮台。杨歧珍、杜冠英督率吴杰开炮，敌船甫近，即被我弹中其烟筒，再

中船桅。南洋兵轮复从旁击中二炮，法船创甚，收旗转轮，仅或出险遁去。（载同上书）

要之，依刘秉璋之说，镇海之捷参将吴杰当居首功，薛福成则认为系同知杜冠英、提督杨岐珍指挥吴杰开炮命使然。二者均未言及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之作用，刘秉璋且谓后者曾欲“徙炮拆台”。然而，欧阳利见以实缺提督坐镇镇海，其地位在记名提督杨岐珍、同知杜冠英之上，参将吴杰更为其直接属下，各炮台退敌之功，欧阳氏皆有与焉，况且其当时尚亲在金鸡山炮台指挥，招宝山炮台将士诚属退敌有功，但不能因此便将其他炮台及南洋三轮将士之功抹煞，更不能将战地最高指挥官欧阳利见之功概予否认。据两江总督曾国荃于是年正月三十日奏：查总兵吴安康统带五船赴闽，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洋面突遇法船九艘，适值雾大作，澄庆、驭远而船不知所往，开济、南琛、南瑞三船驶入宁波口（镇海港）。十五日，法船四艘在镇口外环而迫之，探称孤拔即在该四船之内。该酋以我船仅存三号，其势更孤，意在尽力轰毁。先用一小轮船破浪而来，为镇海北岸炮台（即招宝山炮台）开炮击退。旋有大黑舰一号率三兵船鼓轮而入，势甚凶猛，炮弹如雨，黑烟迷人，经浙江提臣欧阳利见率吴安康分别布置，合力还炮御之，相持三时之久。开济一弹击中孤拔座船，各船乃相率退出。欧阳利见、吴安康防该酋复于晚间来犯，于是分途戒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340—341 页）。是知欧阳利见于此役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尽到其最高指挥官职责。

初十日（7 月 21 日）

50 醇亲王等奏开采云南铜矿事宜。略言：滇省出产铜斤，自乾隆以来每年部拨铜本银一百万两，岁运京铜六百

三十余万斤，而本省之鼓铸资焉，各省之采买资焉，通商惠工，利至溥也。咸丰初年，滇有军务，嗣后铜政停办几二十载。内乱既定，巡抚岑毓英、总督刘长佑先后请款开采，然自光绪二年以来，仅据滇省解到铜五百万斤。虽据岑毓英等先后奏陈整顿铜政并购买机器、招商集股各情形，究其实际，批解京铜起数未能加增，司库借用铜本归还无日，广集商股巨款亦属虚悬。拟请饬下该督抚，将现在滇省铜矿能否丰旺，旧有各矿是否照常可采等情据实具奏。如果矿苗丰旺，商力厚集，特限于官本之无出，亦令将需用铜本若干，每年可解京铜若干，详切奏明，请旨办理。〖50〗奏入，慈禧太后懿旨谕：云南应解京铜，自军务肃清以来，试行办运，经户部两次奏拨铜本银二百万两，该省仅解到铜五百余万斤，叠经谕令该督抚广为开采，认真筹办。刻下宝泉、宝源两局鼓铸需铜甚殷，亟宜整顿铜务，以期渐复旧额。

寻据云南巡抚张凯嵩奏，滇省山势蟠结磅礴，旧洞新槽（矿井）所在多有，若果赀多力厚，自有日新月异之观。现惟就已到商本、库余铜本，得寸得尺，尽力经营，如谓遽能恢复旧额，实无把握。成效虽未可预期，固不得以经费无出而存因噎废食之思，尤不敢以京运要需而贻临渴掘井之误。〖51〗

51 李鸿章奏，招商局船产已照原议全数收回（招商局船产暂售美商事见上年六月）。

十三日（7月24日）

52 因福建巡抚刘铭传参奏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劣

迹多端”，命将刘璈革职拿问，查抄家产，并派刑部尚书锡珍、江苏巡抚卫荣光前赴台湾查办。

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生员出身，曾以左宗棠幕僚参与西征之役，及新疆收复，因功荐道员，光绪七年，分巡台湾。中法事起，上书督抚请转奏简派知兵大员渡台督办军务，诏派刘铭传赴台办理防务。铭传既至，驻扎台北，而以台南委诸刘璈。当是时，军务倥偬，需饷孔急，道府两库存银百五十万两，铭传令拨五十万，不从。璈又以兵备道加营务处，例得上奏，颇不受节制，铭传衔之。及铭传撤基隆之兵而守沪尾，乃致书左宗棠非难铭传，且言李彤恩蒙蔽之罪。宗棠据以上奏，严旨切责铭传，褫彤恩职，铭传愈恨之。至是，铭传奏劾其通同作弊，吞匿鹿港等口厘金四万六千余两等弊情，至是遂有革职拿问、籍没家产之谕旨。旋拟斩监候，改流黑龙江，嗣卒于当地。

十六日（7月27日）

53 命出使英、俄大臣曾纪泽回京供职，以江西布政使刘瑞芬为出使英、俄大臣。

又命三品卿衔直隶大顺广道张荫桓为出使美日（西班牙）秘三国大臣。

十九日（7月30日）

54 从两广总督张之洞请，准于前借中法战事洋款内拨银十万两，购置西洋火炮，用于修建广西边防炮台。

55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江苏、江西、安徽三省江河漫溢，冲毁房屋田地。得旨：即饬属确查，务将赈抚事宜妥

速筹办，毋任流离失所。

二十四日（8月4日）

56 总理衙门电致李鸿章，奉旨："著照济远式快船订购四只，备台、澎用，即电商英、德出使大臣妥办，船价户部有的款可拨。"〖52〗

李鸿章接奉此旨后，即于当日分别致电驻英使臣曾纪泽及驻德使臣许景澄，转达上述谕旨，并嘱即速在英、德船厂各订造快船两只，图式、价格均照济远。〖53〗

57 同日，以御史吴峋于上年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之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纳，竟至指为可杀，谕曰"诬谤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命将吴、梁交部严加议处。吏部寻议，吴峋、梁鼎芬降五级调用，不准抵销。从之。

58 明发上谕，训诫各省疆臣革除积习，廓清吏治。诏曰：各直省督抚身膺重寄，认真办事者尚不乏人，而相沿积习，总未能实力湔除。往往诏书特下，恺切言明，各该督抚辄以通行僚属了事，并不确切考察。绿营废弛已久，既多新招之勇，复养无用之兵，钱粮已属虚耗，若非严加澄汰，何以训练精兵？度支出入全在综核精密，而捏灾蠲缓，竟为成例，关税则视为利薮，但知牟利肥己，从不念及公家。厘金一项，弊窦尤多，以国家不得已之举，视为调剂属员之事，中饱侵涣，牢不可破。各省制造繁兴（指枪炮局），经费至巨，委员不得其人，冒销蒙混，尤为一大漏卮。其余例外浮费，无非上亏国帑，下削民生，种种痼习，不可枚举。该督抚等均系特简倚任之臣，必须破除

情面，举劾公明；得人则治，尤属要图，勿视告诫为具文。

七月初一日（8月10日）

59 云贵总督岑毓英奏，云南文报由昆明经蒙自至广西南宁驿递迟滞，请筹设电报线路。谕称：滇省程站遥远，文报稽迟，嗣后边防、商务均关紧要，自应安设电线，以期迅速。准照该督所请，由广西南宁接设电线直至云南，著李鸿章会商岑毓英、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派员前往查勘，妥为筹画办理。〖54〗

初四日（8月13日）

60 李鸿章覆奏大治水师事宜，主张中国沿海应建得力水师四枝，各以旅顺、舟山、澎湖、虎门等处为基地，并广设学堂、鼓励留学以培养人材，开源节流以筹经费，成立海军衙门统辖其事。

前于五月初九日，诏从左宗棠之议，欲惩前毖后，大治水师，命李鸿章、左宗棠等各抒己见，妥议具奏。至是，李鸿章遵旨奏上，略言：大治水师，洵为救时急务，中国沿海七省洋面，广袤万里，南须兼顾台湾孤岛，北须巡护朝鲜属邦，非有四支得力水师，万不敷用。应合直、东、奉为北洋一支，合苏、浙为南洋一支，闽、台合为一支，广东自为一支，每支必有铁甲船两艘、快船四艘、捷报舸（通讯船）两艘、鱼雷艇二十只、运兵船两只，以先立根基，徐图充拓。中国如有水师四支，须择南北洋沿海形胜之地分驻练泊，北洋旅顺口虽稍浅狭，正当渤海门户，年来筹议浚澳筑坞，当先其所急，竭力经营，若有余力，再

在山东之威海卫、胶州湾逐渐布置。南洋之定海等处甚属扼要，若舟山有大支水师驻扼，上下梭巡，敌断不敢遽犯吴淞、内扰镇海，江浙亟宜合力图之。闽洋则以澎湖为最要，若澎湖为水师口岸，设坞储煤，近护台湾兼控福、厦，洵为得势。粤洋以虎门、沙角为最要，可择水深岛曲处为水师练泊之区，敌亦不敢正视。

又称：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西洋各国武官无不由学堂出身，国人皆敬重之，国家设立多学，教其各习艺业，按年考试，去取极严，是以将才辈出。中国则所用非所习，遂无真才可用。诚使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严以考核之法，且广募殷实清白之聪颖子弟，于津、宁、沪、浙、闽、粤分设官学以教之，俟学有根底，劝令自备资斧出洋，在各国大书院、大兵船观摩考证，由出身大臣就近照料，学成回华应考，酌定等第，予以水师职衔，何患人才不日众哉？

继称：以上各节，皆为大治水师之根基，可图久远之至计，然非财不办。泰西各大国为水师而岁耗巨款数千万，至少亦数百万，分年筹办，不稍吝惜；中国丁税、厘捐碍难骤加，远不敌各国入款之多，目前各省饷款皆不敷用，民困日深，搜括无术，加以法事起后，所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以内分起抽还，更无力能筹水师之岁需。无论如何开源节流，每岁务须另筹银五百万两，以为大治水师之需，约计十年当可成军，至光绪元年奉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名为四百万，大半无著，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只能备养船、购器零用而已。

末谓：西国无不以海部统辖水师，即日本亦另设海军

卿以总理之。今水师虽分南北两洋，而各省另有疆臣，迁调不常，意见或异，自开办水师以来迄无一定准则，任各省疆吏之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无统辖画一之权。遂至师船徒供转运之差，管驾渐染逢迎之习，耗费不赀，终无实效。若专设有衙门，则筹议有成规，应手有用款，诸事可渐就绪，办之愈久，愈有裨益。其一切详细纲目宜参考西国海部成例变通酌定，南北一律永远遵循，则根底固而事权一，然后水师可治。〖55〗

疏入，得旨：李鸿章奏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画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

初八日（8月17日）

61 因署湖南提督周盛传卒，赐优恤，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在安徽原籍等处设立专祠。寻谥“武壮”。

周盛传，字薪如，安徽合肥人。团首出身，同治元年（1862）与其兄周盛波同任淮军盛字营（即“盛军”）统领，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战事。同治九年（1870）以来，率盛军大队长期驻防天津小站一带，悉心致力该军武器装备与训练方法之改革，深得李鸿章倚重。又于练兵之余，率部修建津沽等处海防工程，并开垦大片荒地，种植水稻，栽种林木，于津南之农田水利颇著劳绩。日前病故于军营。生平重要文稿收于《周武壮公遗集》。

二十日（8月29日）

62醇亲王等奏开办东三省练兵事宜。

上月间，慈禧太后懿旨称："东三省边防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妥议具奏。"至是，醇亲王奕譞等会议奏入，以为防边之要首在审地势、察敌情，先事图维，择要布置，而选将练兵尤为亟务。略谓：从前中俄立界于尼布楚，开市于恰克图，斥堠（亦名烽堠，即边防哨所）之设，多在中路北徼，而东路则晏然无事也。自咸丰年间分界以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兴凯湖以东数千里之地悉归俄属，于是吉林、黑龙江二省遂无出海之口，而边事因之日亟矣。光绪六年经户部、总理衙门奏定，饬下各省每年协拨东北边防经费二百万两，虽解不足额，然部垫、部拨之款，数实相当。今试以东三省兵数计之，奉天经制额兵二万二千八百余名，练军马步队及缉捕勇丁一万三千一百余名；吉林额兵现据册报一万一千余名，乌拉牲丁四千余名，练军四千余名，"靖边"防军一万一千余名；黑龙江额兵一万零九百余名，又马步练军四千五百余名。以三省通计之，共有土客兵籍几至九万人，兵力不可谓尚单。以饷数计之，三省岁需饷银三百七十三万两，客军犹不在内，饷力不可谓不厚。当此艰难支拄之时，自宜加意整顿，庶几兵归实用，饷不虚糜。现在筹办之策有三，一曰整顿练军，每省以五千名为率，汰弱留强，化散为整，调集合操，务臻精熟，一年后撤半归伍，续调二千五百名以补之，次年再撤半补半，以三年计之，可得练军一万人。一曰筹备火器，从前旗营专

习弓箭、火枪，自泰西枪炮传入，实为行军利器，应如数购备，所用子药，由津局造拨。一曰核定军饷，应就各该省旧有之款从实核计，如有不敷，奏明由户部拨给专款。〖56〗

63 派内阁学士周德润、鸿胪寺卿邓承修为勘界大臣，分往云南、广西会同各该督抚，与法国办理中越边界勘界事宜。

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县（桂林）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历任国史馆修纂、实录馆纂修等职。光绪五年以《穆宗实录》告成，授国子监司业，旋迁詹事府洗马、日讲起居注官。曾上疏论劾崇厚之擅立俄约及江西巡抚李文敏之贪庸不职。八年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邓承修，字铁香，广东归善县（今属惠州）人，同治初年以举人捐刑部郎中，十二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又任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为人耿直敢言，多所奏劾，曾与张佩纶等一起被目为“清流干将”，号曰“铁汉”。光绪六年七月，以俄事日亟，与詹事府少詹事宝廷一起请调陕甘总督左宗棠入辅，委以军国大柄，庶朝野上下有所恃而不恐。旨令左宗棠来京入赞枢密，实用宝廷、承修之言。上年补授鸿胪寺卿。〖57〗

二十六日（9月4日）

64 驻藏大臣色楞额奏，班禅额尔德尼于本年四月初八日入葬金塔。诏命赏给哈达等物献于金塔前。〖58〗

二十七日（9月5日）

65 左宗棠卒。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早年家境寒素，耕读不辍，潜心研治兵要舆地、经史农艺之学，道光十二年（1832）应湖南乡试，得中举人，此后三次入京会试未第。太平军兴，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璋幕主持军事政务。又入湘军主帅曾国藩幕，以国藩等举荐，于咸丰十年（1860）奉旨自带一军入浙与太平军战，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1863）擢闽浙总督，主持创办福州船政局。五年（1866）调陕甘总督，率兵赴西北镇压回军。光绪元年（1875）三月，奉旨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筹备出关各军粮饷事殚精竭虑。次年由兰州进驻肃州大营，布置调度刘锦棠等军接连收复天山南北两路，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不朽业绩永垂青史。光绪六年伊犁交涉事起，率亲兵出关驻哈密，以就近布置对俄军事。旋奉命入京，充军机大臣，主持全局军事。旋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上年中法战事紧急，遵旨力疾赴闽督办军务，于筹画援台等事不遗余力。终以水师力弱，不能大举创敌，引为恨事。及闻澎湖失守，更极度愤懑，以至椎胸顿足，寝食俱废，“痰疾因之而起”，“犹手治军书，未敢一日休息”〖59〗。和议既成，上疏建言大治水师，以为补牢之计。然总以此行未能破敌，心绪郁闷，病情转重，疏请开去差使，回籍调理，旨允所请。而未及就道，卒于是日，时年七十有四。噩耗传出，福州“城中巷哭失声”；“丧归之日，江浙关陇士民闻之，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60〗事闻，诏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宏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同治年间懋建勋劳，同治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授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

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光绪元年（1875）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上年命往福建督办军务，劳瘁不辞。前因患病吁请开缺，叠经赏假，并准交卸差使，回籍安心调理，方冀医治就痊。讵意未及就道，遽尔溘逝，披览遗疏，震悼良深云。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入祀京师贤良祠，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予谥“文襄”。

66 是月，美国怀俄明州洛士丙冷城发生排华惨案，死伤华工数十人。〖61〗

67 贵州安义镇总兵陈嘉卒。

陈嘉，字庆余，广西荔浦人，早年投湘军，累迁至副将、总兵。上年率部随广西巡抚潘鼎新出关对法作战，随提督苏元春在船头等处多次带伤与敌拼战。本年二月初七日，法军尼格里部大举进攻镇南关内关前隘阵地，冯子材部萃军力守长墙，多次击退来敌扑犯，而东岭之上已失陷台垒数座，若敌全占东岭，架炮俯击岭下长墙阵地，则全线不保，势甚危迫。适苏元春率军自幕府赶到，陈嘉身先士卒，奋勇登岭，接连夺回台垒三座，解除关前隘阵地所受威胁。旋与冯子材等军一起冲杀出关，连克文渊、谅山等处。此前因创伤复发，卒于龙州军中。寻命赐恤，生平战绩宣付国史馆立传，予谥“勇烈”。

八月十一日（9 月 19 日）

68 山东巡抚陈士杰奏，黄河伏汛，堤埝漫决，历城（今

济南）、章丘等处灾区甚广，查明被灾人口有三十余万之多。懿旨命暂停本年北海应修工程，于此项工银内发给山东五万两，以赈济灾民。

十二日（9月20日）

69命开释大院君李昰应，护送回国。

先是，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清廷派军前往，以大院君李昰应系主使之人，命拘执来华，置于保定，优给待遇，不准回国。本年四月，由于俄韩密约事件，军机处于六月间奏请释放大院君回国，藉以牵制亲俄之闵妃一派，因有旨密谕李鸿章谓，朝鲜密迩俄国，现在俄人意存窥伺，情殊叵测，亟应先事绸缪。命即传饬李昰应到津，详加询问。至是，礼部奏朝鲜国王李熙特遣正使闵种默等来京，请将李昰应准其回国，并恭进贡物。谕曰：前因朝鲜兵变，几危宗社，李昰应于乱军索饷不能禁止，事后复置不问，以致舆论纷纷，咎为祸首。朝廷轸念藩服，命将出师，驱除叛党，当时审查情势，若李昰应不离本国，则乱萌尚未有艾，特命安置近畿，优其廪饩，并准其国王岁时派员省问，所以防隐患而全私恩者无微不至。今时阅三年，李昰应又以年老多病，兹该国王复遣使臣恭赍表文，吁请恩释。朝廷孝治为先，宜沛殊施，李昰应加恩准其开释，即著李鸿章派委妥员护送回国。

寻李鸿章派提督王永胜、同知袁世凯护送李昰应自天津乘轮行抵仁川。而其回国后，即遭闵妃一派冷遇，形同软禁。

十八日（9月26日）

70 懿旨令各省裁减勇营，所节饷项，作为旗兵训练加饷之用。

先是，上月间，署兵部左侍郎薛允升奏称：国朝绿营兵额原计五十八万四千有余，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添六万六千余名，后屡次仅裁去一万七八千名。咸丰初年以兵不可恃，始为招勇之计，嗣后各省视为成规，一有警防，舍招勇别无良策，上年法人构衅，增募勇营更不一而足。是勇日增而制兵仍旧，兵饷外又加勇饷，度支几何，何堪任令糜费？八旗之兵向称劲旅，而积习相沿，遂成积弱，一经畿辅设防，辄纷纷征调外省，当日所称劲旅反置之可有可无之列，似非设立旗营之本意。与其以有用金钱招致游勇，何如就旗兵饷项量为加增，现在东三省业经练兵加饷，京旗及各省旗营亦应一体照办。总之，兵与勇不可并存，兵与勇尤不容偏重，各督抚募勇为权宜之计，朝廷应以练旗兵为固本之图。〖62〗奏入，慈禧太后懿旨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妥议，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

至是，醇亲王等会议覆奏，拟请自光绪十二年起，每省每年各裁勇节饷二三十万两，用于京师旗兵加饷。其折略谓：自咸丰年以来，各省舍兵不用而用勇，兵乃日归无用，岁仍糜额饷一千四五百万两，同时又养营勇，以户部登记册档可考者核计，约有五十四万余员名，一岁约需饷银三千四百余万两。是各省兵、勇两项已不下百余万人，岁需饷项五千余万两，加以京、外旗兵三十余万人，岁又需额银一千余万两。而就现时赋税额入及例外征收之厘金、

洋税等项合计，一岁共收银约七八千万两，是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长此支销，断非经久之道也。侍郎薛允升请饬裁减募勇，实为今日要图，旗营量加兵饷，认真训练，尤为国朝之本计。

又谓：查道光年前，各省岁入地丁、税课等银约共五千余万两，各省岁出存留、拨用银三千余万两，尚有存剩银二千万两，皆于春秋报拨解部，并随时由户部指拨。自咸丰三年因各省春秋报拨并无存款，户部始改为按年定数指拨解部（即“京饷”），近年各省每岁应解户部京饷银仅八百万两。此外虽仍有应解部之固本饷银、漕折银及边防经费银、四成洋税银等，然各省年年均有截留、借动及解不足数，通计各项实解到部一年亦仅有银一千一二百万两。而部库近年应放之官饷、兵饷、工程奏拨、内务府奏拨、神机营经费及部垫、部放各处军饷、防饷等，岁实需银一千四五百万两，已成入不敷出之势。再四思维，加饷训练京兵，惟有切实核减各省营勇，减裁浮滥，腾出银两，解京应用。是应请旨通饬各省将军督抚自光绪十二年起，每省每年各从所支勇项下各裁减银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以此供加饷训练京兵之用。〖63〗

奏上，懿旨曰：各省添募勇营，向多糜费，上年办理海防，又复纷纷添募，现当军事敉定，本应认真裁减。八旗向称劲旅，亟宜加饷精练，果能裁无用之营勇，为有益之要需，实属根本至计。著各直省将军督抚破除成见，迅将各该省现有勇营切实核减，认真裁汰，并将存留各营按日训练，无事常如有事，庶几缓急可恃。其裁勇所节之饷，从光绪十二年起，每省每年可得若干，先行奏明，专款专

储，分批解部备用。

寻各省督抚等覆奏陆续上，多谓业经遵行裁勇，另款存储备拨。其中奉天、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东、陕西等省报称，已各筹银二三十万或十余万两备拨，山西已解部二十万两。惟浙江巡抚刘秉璋奏谓，防勇虽先后裁撤，每年约节省银五十余万两，然并无存储，均用以支应京、协各饷。

九月初五日（10月12日）

71 慈禧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

前于七月间，李鸿章遵旨覆奏大治水师之事，请设海军衙门以一事权。廷旨以事关重大，命该督即来京与在事诸臣妥议。上月十八日，李鸿章入京陛见。慈禧太后谕："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著一并与议。"至是，醇亲王、李鸿章等会奏，统筹全局，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枝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奏上，懿旨曰：前因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谕令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具奏，嗣据该大臣等各抒己见，陆续奏陈，复经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兹据所筹，深合机宜。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

次第兴办。

72 慈禧太后懿旨又命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

先是，大学士左宗棠临终前奏陈台湾善后事宜，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略言：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虽设有镇道，一切政事，必禀承督抚，重洋悬隔，文报往来平时且不免稽迟，有事则更虞梗塞。如前次法人之变，海道不通，诸多窒碍。查同、光之交，前办理台防大臣沈葆桢躬历全台，深维利害，曾有移驻巡抚之疏；光绪二年（1876），侍郎袁保恒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64〗夫台虽岛屿，绵亘亦一千里，旧制设官之地，只海滨三分之一〖65〗，每年物产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倘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且以形势言，孤峙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匪浅鲜。其中如讲求军备，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是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66〗

此外，尚有条陈台湾善后奏议凡十数起。其中，贵州按察使李元度亦请以福建巡抚专驻台湾，谓如简任巡抚、镇道，久任而责成之，辟土地，课农桑，征赋税，修武备，则七省之藩篱永固，而台湾可无害矣。疏入，均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具奏。旋据醇亲王等会议奏称："臣等查台湾为南洋枢要，延袤千余里，民物

繁富。通商以后，今昔情形，迥然不同，宜有大员驻扎控制。若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似属相宜，恭候钦定。”〖67〗

至是，慈禧太后懿旨曰：“醇亲王奕譞等筹议海防事宜折内奏称，台湾要区，宜有大员驻扎等语。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著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著闽浙总督兼管。”

同日，诏以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68〗

初九日（10月16日）

73 因有人奏“济远”一船制造不精〖69〗，旨令曾纪泽、许景澄，暂缓照该船式样制造新购之四快船，另行考察何式最善，候旨遵行。

旋据曾纪泽电告总署，英国海军部人称，铁舰贵坚，快船贵速，不能兼美；纪泽所订二舰全仿英快船，除穹甲外，无甲盖，缘快船加厚甲则钝，薄甲反不如无甲。〖70〗旨令李鸿章斟酌曾纪泽之说是否可行。既而，李鸿章函醇亲王代奏：曾纪泽所订仿英快船，只有水线穹甲，形如龟背，专护下舱机器，机舱不危，据称若加甲，船价须加五之二，吃水加深，速率亦减。曾纪泽既称机舱不危，似可照式订造。此系仿英快船式，与德式微异，各有所长。〖71〗奏入，得旨：此项船只既据该大臣等详细商定，即电知曾纪泽、许景澄依式定造。

二十日（10月27日）

74 不准开设官银号（国家银行）。懿旨称："前据李鸿章面奏开设官银号，以裨国计等语，原为通筹经费起见。惟此事创办非易，中华与外洋情形迥不相同，若经理不得其宜，深恐流弊滋多，著毋庸议。"

二十三日（10月30日）

75 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派同知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办理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恳超擢衔阶，以重体制。得旨：袁世凯著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

76 是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驶抵大沽口。先是，本年四月间，诏命前在德厂订造之三铁舰即驾驶来华。既而三舰于五月二十一日由德国什切青港启程，行经波罗的海、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过新加坡至香港，又北来津沽。其中济远一船因机器故障，曾在马耳他等处修理，行驶在后，本月底与定、镇二舰同抵大沽口。

十月初一日（11月7日）

77 礼部奏，朝鲜国王来咨，请中国派兵前往镇抚。谕称：前将驻防朝鲜各营一律撤回，今该国王以伏莽未除，呈请派兵镇抚，系为预防内患起见，中国与朝鲜休戚相关，自应代为筹备。著李鸿章察酌情形，随时调拨水陆各军，飞轮径渡。

初二日（11月8日）

78 总理衙门奏，请改变各省在上海等处购置外洋军火办法，嗣后由出使大臣办理其事。据称：自各省设立机器等局以来，仿制外洋军火不遗余力，大而船炮，小而枪弹，刻意讲求。然物料仍须购自外洋，工匠亦须洋人教习，已成之器终不及外洋之精利，核其价值较之购自外洋转增数倍，于是仍纷纷采购外洋军火，而采购之弊又不胜言。其初则沿海省份不惜重价与洋商交易，订运来华，继则委员赴上海等处购买。洋商既唯利是图，居奇抬价，且有以陈年存货而诡为新制者。向洋厂定购，辗转需时，彼之机巧日出而争新，我之所购或已为所弃。合同既立，无可退还，虽欲舍旧图新，常苦不及。现在钦奉懿旨创设海军，将来逐渐扩充，军火所需正广，各局或不遑给，采买尚无已时，若不预杜弊端，厄漏何所底止？拟请饬各该出使大臣嗣后就其参赞、随员内选派熟悉情形者，专管购买船炮等项，遇有各省采买，由该督抚筹款，知照南北洋大臣转行出使大臣，即饬该员径向洋厂购办议价，订限包运来华，出使大臣亲验其是否合用，复于天津、上海等海口设局验收。〖72〗

十八日（11月24日）

79 李鸿章奏报查验定远等三舰情形。

先是，上月底，定、镇、济三舰自欧洲来华驶抵大沽，李鸿章于本月十一日率丁汝昌、局馥等由津前往勘验，并于次日乘坐定远，带同镇远、济远等舰驶赴旅顺。其时，“北风甚劲，海涛汹涌，船行平稳如常，略无颠簸”，既至旅顺，复履勘黄金山、老虎尾等处炮台，旋乘舰返回天

津。至是，奏报查验三舰情形，略云：经统领北洋水师天津镇总兵丁汝昌等督同华洋员弁分诣各船，按照合同，逐细勘验，其定远一船，量得长二百九十八尺五寸（指英尺、英寸，下同），最宽处六十尺四寸，吃水十九尺六寸有奇，中腰护卫机舱之钢面铁甲堡两边各长一百四十四尺、厚十四寸，炮台甲厚十二寸，令台甲厚八寸。舱内设康邦火轮机两具〖73〗，共计实马力六千匹，每小时可行十四海里半。船头左右及船后共设鱼雷筒三具，另带小鱼雷艇两艘、小轮船一艘。舱内淡水柜二十具，造淡水机器每日可供三百人食用。全船电灯二百四十盏，另有桅上最大电灯（探照灯）二盏。舱上设十二寸口径大钢炮四尊，六寸口径长钢炮二尊，三寸口径长钢炮四尊，一、二寸口径五管连珠炮共十尊〖74〗，后膛连珠枪五百二十五杆。

又云：镇远一船铁甲厚薄、一切布置，均与定远相同，惟定远水线下全系钢面铁甲，镇远水线下则参用铁甲，因当时外洋钢价陡长，故为此变通之计，而两舰关系紧要之处，仍皆用钢面保护机器。其济远快船，长二百三十六尺三寸，最宽处三十四尺，吃水十五尺八寸，有穹甲以覆机舱，中凸边凹，形如龟甲，甲边深入水下四尺，舱内康邦机两具，共计实马力二千八百匹，每小时可行十五海里。前后左右备置鱼雷筒四具，舱面另带鱼雷小艇二艘。舱内淡水柜八具、电灯八十盏，舱上设八寸半口径长钢炮二尊，六寸口径长钢炮一尊，一、二、三寸口径钢炮、连珠炮共七尊，后膛连珠枪一百三十六杆。该舰以穹甲笼罩机舱，故机舱较窄，则煤柜不大，连穹甲上十八隔堵，共只装煤二百七十吨，以每日用煤三十吨计之，足供八日之用，较

之定远、镇远各装煤七百吨，日用六十余吨，其用意尤甚悬殊。

李鸿章奏折最后称：中国自创办师船以来，实惟此三舰为攻坚御敌之利器，合数省之财力，糜数百万之金钱，始克有此巨舰。除酌留德国雇来员弁分派教练外，所有管驾及大、二、三副管轮人等，均挑选素在兵船之学生及船厂当差之熟手，以资得力。惟铁舰为专门名家之学，其理法之精深，行阵之变化，中国弁兵人等尚难一蹴而几，惟有督策将领细心讲求，切实训练，务求娴习，以折冲制胜。目下北河封冻，海军不便操练，拟令丁汝昌督率三舰及超勇、扬威二快船前往厦门、澎湖一带和暖之处，逐日勤练，藉以周历沿海形势、风涛，俟来春二月再驶回北洋，听候醇亲王等亲临阅看。〖75〗

【考异】本年正月间驻德使臣许景澄奏报勘验定、镇二舰情形，其中有关数据与李鸿章此处所言有所不同。许氏奏谓：查定远、镇远虽先后造成，所定尺寸、程式则一律相同。兹勘得船身首尾长九十四迈当半（“迈当”，即公制长度单位“米突”之音译，今作“米”），船面中腰宽十八迈当三，船面至底深八迈当四，入水全重深六迈当。船底有双层铁板用龙骨脊板上下抵连，又用直肋横肋纵横相架，截成隔堵五十八格，使临战时船底偶有触损而水不至通灌。双层底之上，有上、中、下舱三层，各以铁板横直成壁，为隔舱大小一百五十四间。船之中腰，用钢面铁甲围环为堡，前后长四十三迈当半，机器舱、子药房均在堡内。堡之上下为圆式，斜连炮台，又上为号令台，均围以铁甲。两炮台各有三十零半生的内径炮两尊（“生的”，公制单位厘米之音译。三十零半生的，即十二英寸。内径，即不含

管壁厚度之口径），台上加护铁盖，台内有转炮磨盘，用压水机力运转，能使四炮一面并放。舱内汽机为康邦平卧新式，左右两副，各有螺轮旋转，每副有三汽筒（汽缸）；水锅（锅炉）八座，配用烟囱二具、火炉二十四门。通船之内有吸水总管（抽水机）九具、分管九十二具，换气机器四座，前后铁桅两枝，电气机器（发电机）定远二座、镇远两座。船首尾有十五生的炮两尊、鱼雷（筒）三具，两炮均用铁板圆盖。通船有哈乞开斯炮架十具，附船有鱼雷艇两只。查合同内载，铁甲堡内定远全用钢面铁甲，镇远下条准用熟铁，均上厚十四寸（英寸）、下厚十二寸至八寸，船甲双层共厚七十五密里（即公制单位毫米之音译），船板厚十七密里，悉与合同相符，坚固可恃。又合同载每船实马力六千匹，每小时速率十四海里半，据李凤苞（前任驻德使臣，经手订造二铁舰者）面述，曾经亲试驾驶，速率有赢，演试炮位并无震损之弊。（《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一年正月丁巳）

据此以观，许景澄关于定、镇二舰之结构、设施等情况之记述较李鸿章以上所言更为详细，可相互补充参照。惟其中个别数据略有出入。其舰之前后长度，许氏作九十四迈当半（即九十四米又五分米），李鸿章作二百九十八尺五寸（即九十一米又四厘米）；舰之最大宽度，许氏作十八迈当三（即十八米又三分米），鸿章作六十尺四寸（即十八米又四分米）；最大吃水，许氏作六迈当（即六米），鸿章作十九尺六寸有奇（即五米又九分米八厘米有奇）；铁甲堡长度，许作四十三迈当半（即四十三米又五分米），鸿章作一百四十四尺（即四十三米又九分米三厘米）。以上数据内，舰之最大宽度、最大吃水、铁甲堡长度，两者所言各相差无几，均在一厘米范围以内，当为测量操作时之允许误差。而舰之前后长度，则一为九十四米五分米，一为九十一米四厘米，相差三米又四十六厘米，

差距过大，较之其他数据差别之微小，不似测量未精所致。然二者间必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盖舰船之长度无变化之理。然则究竟何者准确？据日本人于甲午一役后所公布之资料，定、镇二舰之纵向长度均为“二百九十八英尺六英寸”（见《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卷255 页），即九十一米又七厘米，与李鸿章此处所言基本相同（仅有三厘米之差），是知许景澄之“九十四迈当半”之说似误。又，关于舰载武器之记述，二舰各装有四门三十厘米又五毫米口径主炮及两门十五厘米（六寸）口径副炮、十门小口径五管机器炮等情况，鸿章与景澄所言并无不同，惟鸿章谓另有三寸（七厘米六毫米）口径长钢炮四尊，而景澄则未言，查上述日人资料亦称另有所谓“七拇半克炮”（即七厘米五毫米口径克虏伯炮）四尊，是此处许景澄又有所漏记。

二十二日（11 月 28 日）

80 明发上谕，派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宜，各城副都统以下均归节制。

此前，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会议东三省边防事宜，决定先调雷正绾一军移驻凤凰边门驻扎〖76〗，并以福州将军穆图善籍隶东北，熟悉东三省事务，拟令其办理三省练兵事宜。奏上，旨令该将军入京陛见。是日，穆图善到京，遂授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宜。

二十九日（12 月 5 日）

81 以本年山东黄河迭次决口，沿河居民颠沛流离，懿旨命户部于年节应进宫内银内拨款五万两，发交东抚陈士

杰核实散放。

寻命广西巡抚张曜率部往直、东两省交界处驻扎，并亲赴黄河上下游周历履勘，妥议治理办法。〖77〗

82 是月，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

初，英国于 18 世纪占领印度后，亟谋东侵缅甸，于道光四年（1824）发动第一次英缅战争，缅甸兵败，许英国若干特权。继又于咸丰二年（1852）发生第二次英缅战争，英军强占下缅甸，宣布包括仰光等处在内之下缅甸地区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领地，以总督辖之。至是，英国藉口缅甸政府对英国木材商课以罚款之事，又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既而占领缅甸都城曼德勒，俘缅王锡袍，灭亡缅甸雍籍牙王朝。寻于本年十二月（1885 年 1 月）宣布缅甸归并于印度，完全置该国于英人殖民统治之下。

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14 日）

8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拟由奉天接展陆路电线至吉林珲春，以速文报而重边防，请由部库、沪关拨借款项。从之。

十五日（12 月 20 日）

84 因驻日使臣徐承祖、驻韩委员袁世凯连日来函来电称，韩人金玉均勾结日本乱党（指浪人团体玄洋社等），阴谋由日渡海来袭朝鲜，寄谕李鸿章：金玉均乱谋既有信函确据〖78〗，亟应切告井上馨等令其赶紧拘办，以断根株。朝鲜自撤兵以后，闵、穆通俄〖79〗，该国上下岌岌自危，

累请驻兵保护，朝廷因有日本新约（指《中日天津专条》），又事机未露，遽尔派兵前往，更启俄人之疑，是以迟迟未发。今该国祸魁乱党又复内外交讧，似不若乘此机会，即以防剿金匪为辞，明告日本，一面派兵即刻到汉城驻扎，转属师出有名，倭俄皆无从置喙。越日，又谕，朝鲜之事若欲凭口舌令倭拘禁金玉均，深恐徒有此说。李鸿章务将拟派前赴朝鲜之兵预备齐全，若倭竟不执送金玉均或别有警信，即迅速驰援，以赴戎机。

嗣因日本政府避免刺激中国，应徐承祖之要求，派警察将欲赴朝鲜生事之浪人大井宪太郎等拘禁，并收缴其武器弹药，将金玉均放逐至小笠原群岛，此次派兵赴朝鲜防乱之议遂寝。

十八日（12月23日）

85 福州船政局造第二号快船“镜清”号下水。该船排水量二千二百吨，马力二千四百匹。〖80〗

二十七日（1886年1月1日）

86 慈禧太后懿旨，自光绪十二年正月起，王公及在京官员、兵丁之俸饷银一律全数照发。〖81〗

二十八日（1月2日）

87 日人朝比奈密报日本当局筹议对华战争内幕情形。

先是，光绪八年朝鲜壬午事变后，日本当局以中国出兵迅速，阻遏其藉机向朝鲜扩张之图谋，决计实行以中国为敌之扩充军备举动。当年十月，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提出八年造舰四十八艘计划，日皇旋又号召“大张战备之益”

〖82〗。上年十月朝鲜甲申事变发生时，中日两军于汉城激烈冲突，日本国内主张立即对华战争之呼声甚烈。既而伊藤博文来华订立共同撤兵朝鲜专条，未能满足其要求中国“惩办武弁”及“赔偿恤款”之目的，该国军政两界权要人物皆深为不满，更极力筹画对华战争之事。是日，有一曾于十余年前任该国外务省高官而化名“朝比奈”之日人，向中国驻日使臣徐承祖密报其当局讨论对华战争之事及其争议情形。据告，伊藤博文等回国后，其军界元老黑田清隆即向日皇条陈数事，建议节省开支，以扩充海军、多建铁路，并在一二年内即速夺朝鲜，与中国开战。其中，请减京中冗员十分之四，“月可省五十万元，以此款为扩充海军之用”一条，为日皇及各大臣所一致同意。此外，请裁减陆军一半，“每年可省四百万元，即以此款作为添筑铁路之用”，使血脉通畅，转运神速一条，亦为日皇及各大臣所允。其请以熟悉中国山川险要、人情土俗且了解“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之榎本武扬为海军大臣一条，日皇及各大臣亦“深以为然”。惟条陈中认为“中国自战法以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我国（日本）势必不敌，宜在此一、二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则我地可辟，我国自强，彼时与中国地土相接，再讲交谊，再看机会”一条意见，日皇及伊藤博文等以为有所不妥，令众大臣集议此条。

本月二十四日，日廷群臣奉命会议于黑田清隆宅中，伊藤博文在会上演讲主张暂勿刺激中国，以免促其速强，日本则暗中多方准备，五年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其说略云：“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出入国库尚短一千万元左

右，若遽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指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交涉）始设电线，自中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至黑田云我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亦系确论，惟现时则不可妄动”，云云。外相井上馨支持伊藤意见，并称“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惟此时不宜与之动兵，“使此时我与中、高构兵，俄人势必乘机占取朝鲜，彼时朝未取得，饷已花去”，故不得立即与中国开战。黑田清隆闻言，即“大肆詈骂井上，井上回骂，黑田欲打井上，被众人劝住，井上遂将面前酒菜全行推翻，悻悻而回”。伊藤于次日将会议情形面奏日皇，日皇“深以伊藤之言为是，遂命伊藤为内阁总理大臣，权位在各大臣之上，黑田遂推病不出”。〖83〗

朝比奈将上述情形陈说后，又谓徐承祖曰：“望将以上各事便中告知贵政府为要。贵国一强，我国自无妄念，中日之交可永。鄙人惟愿两国和平，故敢密告。”承祖旋

即函告总署，总署转交军机处，奏呈慈禧太后阅看。〖84〗

二十九日（1月3日）

88 以英灭缅甸，诏命曾纪泽与英辩论，并令滇省督抚密为布置，以固我疆圉。

当英国于上月间对缅甸北部发动军事进攻时，驻英使臣曾纪泽电总署谓，英久占南缅，今图其北，我宜自腾越西取八莫（新街），以阻其逼近我界。〖85〗 廷旨谕以缅甸系朝贡之邦，与滇接壤，若英人图其北鄙，不独属国受灾，尤虑逼近吾圉，不可不预筹布置，著岑毓英派员密探英缅近日情形，详细驰奏，一面相机筹画，勿涉张皇。既而，英军攻陷缅都曼德勒，掳缅王锡袍，执送漾贡（即仰光），完全吞灭缅甸一国。本月二十四日，总署以缅事奏闻，请饬曾纪泽与英外部斟酌交涉，并致电曾纪泽曰：缅甸十年一贡，载在《会典》，光绪元年以前，从无爽期，此为属国之确据。惟该国之割让下缅甸于英国时，并未告知中国，且近来之与英交涉亦不提中国，是其自外于我。目前阻英、责缅两难措手，应如何向英措辞，望酌议云。〖86〗昨日，纪泽覆电总署，业经照会英外部，责其未与华议而遽灭缅甸，实为“食言”。〖87〗

至是，谕称：英国此次与缅构衅，心实叵测，滇与缅邻，将来边防日形吃重，应如何密为布置，固我疆圉，著岑毓英、张凯嵩务当互相商榷，切实预筹。

89 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阎敬铭为大学士，管户部事，调工部尚书翁同龢为户部尚书。又以刑部尚书张之万为协办大学士，以署兵部尚书潘祖荫为工部尚书。

十二月初二日（1月6日）

90 从东三省练兵大臣穆图善请，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即派员接续勘办自吉林珲春至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黑龙江（即瑷珲）等处电报线路。

91 穆图善奏陈东三省练兵拟办之事：每省各练兵五千名，分作马队四起（每起二百五十人）、步队八营（每营五百人），每省由练兵大臣奏派总统一员、帮统一员，各该将军派马、步统领各二员，专任督操；每省八营步队分作洋枪队六营、洋炮队两营，平日操练用前膛枪，打靶及战时用后膛枪；马步队逐日试演洋枪、洋炮；请饬神机营及北洋酌派教习若干名；每省应委总理营务处文武各一员；三省挑练之步兵，奉省拟名为“盛字营”，吉林名为“吉字营”，黑龙江名为“齐字营”。〖88〗

既而，穆图善请调丰升阿、倭恒额、富林布等分别总统东三省练军。从之。

十二日（1月16日）

92 命杨昌濬、刘铭传会商台湾添设布政使事宜，并谕台岛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方可内外相维。

93 慈禧太后懿旨：“三海工程紧要，现在放款不敷，著粤海关监督设法筹款一百万两，分批解交奉宸苑应用；自光绪十二年起，由该关监督按年报效银三万两。此项银两未到以前，所有工程放项，著由神机营存款内酌量借支，俟粤海关款项解到，即行归还。”

再谕：“著户部自光绪十二年起至二十一年止，于每年内务府经费银六十万两内拨十万两归工程处应用。”

又谕："内务府奏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一折。著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以资应用，分作五年归还。"

十七日（1月21日）

94 因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请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差使[89]，慈禧太后以其迹近乱政，命交部议处，谕曰："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深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事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创办伊始，黄体芳即妄议更张，迹近乱政，著交部议处。"

吏部寻议，黄体芳应降二级调用。从之。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初年进士，累迁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光绪五年（1879）以前，以"清流四谏"之一闻名官场士林，六年（1880）外放江苏学政，旋授兵部左侍郎，至是降二级调用，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嗣于十七年（1891）体致。

二十一日（1月25日）

95 令各省督抚力杜官吏中饱之弊，禁止欠解正杂赋税。谕曰：钱粮为国家正供，全在封疆大吏督饬藩司、粮道认真考核，力杜官吏中饱之弊，上不亏短国课，下不剥削民生。现据户部详查正杂各项赋税，每年短征在一千一百万

两以外，推求其故，报荒不实，报灾不确，捏完作欠，征存不解，交代延宕。以上五弊，各直省痼习成风，因循怠玩，若不严申禁令，年复一年，伊于何底？著各该督抚严饬所属，逐一整顿，倘以簿书为故事，视告诫为具文，即著该部将该督抚、藩司、粮道指名严参，决不姑容！

二十七日（1月31日）

96 驻藏大臣色楞额奏，廓尔喀贡使进京，请饬沿途迎护。得旨：该国远道输诚，深堪嘉尚，所有该贡使经过地方，自应一体迎护，以示怀柔。即著李鸿章、丁宝桢（川督）、鹿传霖（陕抚）、刚毅（晋抚），一俟该国贡使入境，即行派委妥员迎护前进，俾早日到京，免致中途羁滞。

97 河道总督成孚奏，黄河两岸各厅险工叠出，来年修守事宜亟应预筹，拟请添拨银二十五万两。得旨：著边宝泉（豫抚）饬令藩司于年前先拨四成，春汛再拨六成，俾资应用。

98 是年，各省岁入总计银七千七百零八万六百四十六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二百十六万余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二千七百七十七万余两。各省岁出总计银七千二百八十六万零五千五百三十两，其中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三千三百七十三万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共银三千零二十二万九千两。〖90〗

99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六千五百万五千七百十一两，

进口货值银八千八百二十万零十八两，入超银二千三百十九万四千三百零七两，征收货税银（海关洋税）一千四百四十七万二千七百六十六两。〖91〗

100 李鸿章、曾国荃暨船政大臣裴荫森联衔奏准续派学生赴英法各国留学，于北洋水师及学堂选取刘冠雄、罗忠尧等十人，又于福州船政学堂驾驶、制造专业分别选取黄鸣球、郑守箴等二十四人，由监督周懋琦等率领出洋。是为第三批派往欧洲学习海军之留学人员。〖92〗

〖1〗《李鸿章全集·电稿》（一）421 页。

〖2〗《清史列传》卷五六《杨玉科传》。

〖3〗《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十一、十二日条。

〖4〗见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刘秉璋、正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337—338 页、340—342 页。

〖5〗见《请缨日记》卷六。

〖6〗据本年二月二十五日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351—353 页。

〖7〗本年正月十五日驻日使臣徐承祖致李鸿章函，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18 页。

〖8〗《日本外交文书》卷一八，192—193 页。

〖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18 页。

〖1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6 页、8 页。

〖1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6 页、8 页。

〖12〗《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四、初五日条。

〖13〗《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四、初五日条。

〖14〗见张之洞、苏元春、潘鼎新、彭玉麟等分别奏报镇南关大捷疏，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438—439 页，453—456 页等。又见《中法战争调查实录》等。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369、387 页。

〖16〗《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冯帮办来电》。

〖17〗《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冯帮办来电》。

〖18〗《清史列传》卷六二《康国器传》。

〖1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467 页。

〖20〗《清季外交史料》卷五五，5 页。

〖2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22—23 页。

〖2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26—29 页、36 页。

〖2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26—29 页、36 页。

〖24〗《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 463 页。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386 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册 36—40 页。

〖27〗《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1—5 页。

〖28〗《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2 页。

〖29〗《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15 页。

〖30〗《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11—14 页。

〖31〗时，英国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国，在朝鲜仅派有领事驻扎，且听命于驻北京英使。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已于光绪八年离任回国，由英国前驻日公使巴夏礼接任驻华公使，后者于本年二月病卒于北京，英政府命赫德接任其职，赫德则不愿辞去中国总税务司之职，

故未就任英国驻华公使一职。

〖3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七，19页。

〖33〗《李鸿章全集·电稿》（一）491页。

〖3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16页。

〖35〗“甘肃新疆军饷”，岁额四百八十万两，每年由户部奏饬各省关提前拨解来年之数。先是左宗棠于新疆收复之后，鉴于关外各军仍赖此前“西饷”协济，而“西饷”仍苦解不足额，乃于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上疏奏曰：甘肃瘠苦之区，新疆边远之地，专恃外省协济饷需以资军用。户部每岁预拨、估拨经费银四百余万两，分拨关内外应用，此承平时（指清代前期）岁入之款；军兴以来（即咸丰初年以后），协款停解，臣入关度陇，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即“西饷”）及老湘营并雷正绾（甘肃提督）等各专饷共计八百余万两，因解不及八成，经臣于前岁奏奉谕旨，自光绪五年（1879）起每年解足实饷五百万两，而光绪五年（1879）即欠解一百八十余万两。还兰州后，连日与杨昌濬（时任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商议，关外各营饷项及应需各款约略计之，岁需军饷二百七十八万两，采运经费四十余万两，军装、军火二十余万两，统计关外岁需饷银三百七十余万两。关内各营饷需一百二十余万两，甘省藩司支发俸饷三十二万两，共需银二百一十万两。合关内外综而计之，岁需实饷五百八十余万两，谨拟嗣后各省关协饷解到时，以六成划拨新疆，四成划留甘肃，庶大局可以兼顾云（《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拟划拨甘肃新疆饷需折》）。尔后，因嵩武军自关外调来京畿，岁饷仍由河南解给，加之其他各军裁减勇额等原因，减少关内外饷需岁额至四百八十万两，作为甘肃、新疆军饷，简称“甘肃新饷”。

〖3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22—23页。

〖3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24—25 页。

〖3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24—25 页。

〖39〗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八，12—15 页。

〖40〗天津水师公所，即北洋水师营务处办公所，位于天津紫竹林，建于光绪九年（1876）五月。德国兵官李宝等，系上年七月间由驻德使臣李凤苞遵旨选雇来津者。

〖4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三《创设武备学堂折》。

〖4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请旨饬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

〖43〗《光绪朝东华录》总 1935—1936 页。

〖44〗《光绪朝东华录》总 1957 页。

〖45〗《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十一《筹议闽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46〗《光绪朝东华录》总 2053—2054 页。

〖4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28—29 页。

〖48〗《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卷五《遵旨议烟台续增专条及先后办理情形疏》。

〖49〗《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3—6 页。

〖5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 24—25 页。

〖5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 28—29 页。

〖5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541—542 页。

〖53〗《李鸿章全集·电稿》（一）541—542 页。按：曾纪泽旋与英海军部官员晤谈，据后者称，“济远名为快船而不快，有铁甲而不能受子”云。曾纪泽因拟照济远式略加改变。继而，驻德使臣许景澄亦来电称，济远之“煤柜太小，机房太窄”，故伏尔铿船厂拟将新造船之中腰改为水线立甲（原为穹甲），以增拓之（同书 546

—547 页）。

〖54〗云南至京师文报向赖驿传，其驿递路线系由昆明经贵州而湖南、湖北、河南、直隶以达北京。中法事起，粤督张树声、张之洞等先后将广东电报接至广西南宁府，滇省文报遂改为先以驿传经蒙自、剥隘、百色送达南宁，再由南宁转电广州，复转电上海、天津、北京。尚有滇南、桂西一段山路崎岖之驿传线路，文报仍嫌迟滞，是以岑毓英奏请筹设入滇电线之事。

〖5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 565—571 页。

〖5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 536—539 页。

〖57〗参见：《清史列传》卷五八；《清史稿》卷四四一《周德润》；《清史列传》卷六二；《清史稿》卷四四三《邓承修》。

〖58〗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于光绪八年圆寂，其转世灵童于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由驻藏大臣文硕金瓶掣签选定。

〖59〗闽浙总督杨昌濬、福州将军穆图善奏，见《光绪朝东华录》总 2002 页。

〖60〗《左文襄公年谱》卷十。

〖61〗参见本书卷二四三，二月初四日条。

〖6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 540—541 页。

〖6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 541—544 页。

〖64〗参见本书卷二三二，光绪元年（1875）十月及二年十二月。

〖65〗当时，占台岛三分之二的内陆高山族地区尚未开发治理，左宗棠此处所说“只海滨三分之一”，即指这种情形而言。

〖66〗转引自《台湾通史》卷六《职官志》。

〖67〗转引自《台湾通史》卷六《职官志》。

〖68〗台湾巡抚一缺，旋改名“福建台湾巡抚”，盖以台湾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

〖69〗据认为，济远船式煤柜小、机舱狭，几因该船于来华途中机器屡生故障，以致引起物议。

〖7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563页。

〖71〗曾纪泽在英厂订造之二舰（即后来的“致远”、“靖远”二船），其特点是全船无厚甲，惟于中腰水线处有穹甲厚四英寸以护机舱。而许景澄在德厂订造之二舰（即后来的“经远”、“来远”二船），其特点则是“中腰水线处围厚甲九寸半，上覆平钢板，前后覆穹板，用双层底，炮台、令台全护厚甲”。因之，前二舰以快速见长，每小时可行十八海里，然防护性能较弱；后二舰具有较强之防护能力，而航速较缓，每小时最快十五海里略强。是两种巡洋舰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盖因航速与装甲二者不可得兼之故。又，关于德厂所造经远、来远二舰之舰船类别，论者说法不一，或谓之“巡洋舰”，或谓之“装甲巡洋舰”，亦有称为“装甲舰”者，不一而足。究其实际，此二舰之属于巡洋舰一类当无问题，却有别于英厂所造致远、靖远二艘轻型巡洋舰，故应属“装甲巡洋舰”或称“重型巡洋舰”，亦即其航速略快于定远、镇远一类铁甲舰，而又比普通之轻型巡洋舰行驶缓慢。

〖7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册545—546页。

〖73〗“康邦火轮机”，即当时比较先进的所谓“二级膨胀式”舰用蒸汽机。

〖74〗“十二寸口径大钢炮”，即设于舰首部位之四门30.5厘米大口径主炮；“六寸口径长钢炮”，即分别设于船头和船尾之两门15厘米中口径副炮。“一、二寸口径五管连珠炮”，指设于两舷各五尊之2.5厘米至5厘米小口径速射炮（机器炮），以五枝炮管合为一束，旋转发射，用于防备鱼雷艇之袭击。

〖7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验收铁甲快船折》。

〖76〗雷正绾为甘肃固原提督，上年中法战事紧张之时，奉旨率所部三千人调来奉天之辽阳等处驻扎，旋又移扎凤凰城一带。

〖77〗张曜及其所部嵩武军于光绪三年（1877）收复新疆南路以后，留于阿克苏等处驻防。上年中法事起，奉旨入关以卫京畿。本年五月，旨授张曜广西巡抚，未到任（广西巡抚一缺仍由李秉衡护理），至是命赴山东，旋代陈士杰为山东巡抚。

〖78〗此前，袁世凯电告李鸿章，金玉均自日本密函朝鲜李载元，约为举事内应，信件为韩政府缴获。

〖79〗“闵、穆诡谋通俄”，即指此前之俄韩密约事件。闵，即闵妃一派；穆，指穆麟德。

〖80〗闽厂所造第一号快船“开济”号于光绪九年建成下水，已拨南洋水师使用，并于上年派赴援台，参与镇海之役。同时，又造成第五号铁胁船“横海”，本年春竣工下水。

〖81〗咸丰间因国内战争需要，清廷开支浩繁，财政紧张，命将京师王公、官员及八旗等兵丁之俸饷银减成发放，沿为定例。本年八月以薛允升有旗兵加饷之议，命各省裁勇节饷。至是遂令“全数照发”。

〖82〗《日本政治史》三卷127页。

〖8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2—3页。

〖8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2—3页。按：史料中不见慈禧、醇王等关于此次朝比奈密报之评论意见，显然未予重视。

〖85〗《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16页。

〖86〗《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二，32页。

〖87〗《李鸿章全集·电稿》（一）602页。按：上月，英兵攻犯上缅甸，曾纪泽据理诘问英外相，后者答以英国之目的仅在“惩罚”缅人对英人之“虐待”，至用兵后对缅甸之处理办法，将与中国商

议云。既而，英军陷缅都、掳缅王，置前言于不顾，宣布合并缅甸于印度。是以曾纪泽此番照会责其“食言”。

〖8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册547—549页。

〖89〗黄体芳原折略谓：恭读特设海军懿旨，因时制宜，防患未然，诚至当不易之长策，惟派李鸿章会同办理，该大臣封疆事繁，习气又重，恐将来贻误，有不可胜言者。李鸿章任直督有年矣，直隶沿海要口遍驻淮军，该督资望最深，断非他人所能代；一切吏治、河工、盐务诸政皆督臣之专责、畿辅之要图，上海之机器、招商诸局并归其总持，虽自以为长才大略，欲求一一称职，固已难矣，而海军事务，非专精研求，断难善始云。继谓：中国前此非无轮船水师也，今日之举，不令疆臣自行分办，而必总揽全局、特立海军者，诚欲收首尾击应之效，而无复畛域彼此之分，“上年超勇、扬威两兵轮久驻北洋，朝旨饬援南疆，李鸿章留不遣发，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不权缓急，专以保护畿辅为名，虑朝廷亦无以夺之，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上年边务迭兴，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今此之海军为战地乎，为和地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二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云云。终谓：窃以为任李鸿章不如任曾纪泽，以曾纪泽视李鸿章有过之无不及，伏请饬下海军衙门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一面电催曾纪泽迅速回国筹练海军，如李鸿章于海军利弊实有所见，自可随时陈奏，请旨施行云。

〖90〗《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按：岁入总数内，除常例、新增两类收入外，尚有捐缴等项入银。又，所谓“新增”岁入、岁出，系对于传统之“常例”而言，亦即相对

清代前期以来早已存在的“地丁”、“杂赋”等项岁入来说，“厘金”、“洋税”两项大宗岁入是为近代以来“新增”者；相对早已有之且成定制的“俸食”、“饷乾”等项岁出而言，“勇饷”及“归还洋款”（即海关每年归还前此所借洋债本息银）两项岁出，亦为近代以来所“新增”者。

〖91〗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 2056 页。按：此处海关洋税数字与刘岳云《光绪会计表》所载本年海关洋税一千三百五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两略有出入，后者较前者少九十四万五千一百八十余两。以后数年之此一数字两种文献所记亦均有所不同。

〖92〗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册 488—489 页，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清通鉴　卷二四三

光绪十二年　丙戌　公元1886年

正月初四日（2月7日）

1 命勘界大臣邓承修等先勘原界，再议改正。昨日，法使戈可当持该国外部来电赴津晤李鸿章，谓中国勘界大臣邓承修主以谅山、高平以南为界，实系故违中法新约。又称，法国虽愿与中国和好，而所应得，永不许弃，如有犯占之事，即当力阻，请转达总署，说明勘界大臣所言是否中国朝廷之意，以免误会，致成岌岌之局等语。鸿章告以邓、李（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系因新约内有“改正”字样〖1〗，故与商酌。戈可当称，照约稍有改正，公同有益，岂能独益华而损法，有碍法之体面；须仍照旧界，断不多让。〖2〗李鸿章即将此事电告总署，总署据以奏闻。至是，电谕邓承修等：三省界务（粤、桂、滇三省与越南北圻之勘界事务），一律按约办理，先勘原界，再议改正。

寻又谕邓承修等：前电谕以先勘原界、再议改正，乃该大臣不能体会此意，空言争执，迄无成说，殊属非是。著即与彼会同履勘，所争新界，暂置不论，我仍照约结束，务存远大之识，勿见小拘执，致误大局。

嗣因邓承修等上奏仍坚持索还谅山等处，并谓法断无轻开边衅之理，旨令将邓承修、李秉衡交部严加议处，并饬仍遵前旨，迅速履勘。寻吏部议上，诏命加恩宽免。

二月初四日（3月9日）

2 先是，上年七月，美国怀俄明州洛上丙冷城（又译石泉镇）发生排华惨案，华人死伤数十名，房屋财产损失无算。驻美使臣郑藻如照会美国国务院，要求惩凶、赔恤。据答称此系人民纠纷，应由司法解决。郑藻如即延聘律师起诉于该国法院。〖3〗而法官及陪审团又极尽开脱庇护其国人之能事，于是郑使再向美国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旋接覆照称，即交国会议赔，并资遣在美华人回国。郑藻如以为，是名为资遣，实图驱逐，且“将来华人遇害，更藉口以推卸保护之责，流弊甚多”，故拒绝接受其照会。本年正月间，粤督张之洞电奏：据香港华商来禀，旧金山又有排华事件，当地人攻击华人，“焚毁财物五十余万，人亦死伤不少，华人实不能安生”。现已飞谕爱育善堂（粤省商会公所）及香港东华医院，告以朝廷方极力与美国理论保护，勿得纷传等语，请饬总署速电郑使商于美总统，竭力保护、惩儆，以免在中国之洋人不安。〖4〗至是，美使田贝来总署谓，外间传粤督称美国迫害华人，中国将予报复。廷旨因寄谕张之洞：美使田贝历次照会均允拿人究办，兹该使来

总署称，闻粤督有报复在华美人之说。闽粤华民在彼甚众，若该督果有报复之说，恐粤省人民藉端生事，或波及别国洋房，必致枝节横生，难于收拾。美国向系真心和好，此次照会词亦恭顺，切不可因此开衅。该督有无此说，并著先行奏闻。

张之洞寻奏：报复之说系伦敦新闻讹传，现已叠谕爱育善堂及香港绅商，不宜再纷传生事，若成仇衅，在彼华人必更被逐害，有损无益。且朝廷正与美商议赔恤，宜静候交涉结果。经饬令府县及防营派人密访，近日众情尚属安静云。〖5〗

十三日（3月18日）

3命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政府辩论缅甸之事。

上年十月，英灭缅甸，曾纪泽奉旨与英交涉，谓缅甸系朝贡之国，英擅灭该国，是无视中国权益。既而英首相兼外相沙利斯伯里晤见曾纪泽，允另立缅王，管教不管政，仍可照旧进贡中国等语。纪泽据以电告总署，得旨：英虽逞志于缅，而于中华尚思修好，或可乘机利导，以弭兵端云。此前，英外部易人，不认另立缅王之说，而于私下告称可由缅督照旧行十年一贡之例。纪泽电询总署可否照此了结。谕称：与缅督来往，乃失国体，断不可行，仍宜坚持存缅祀前说，与之力争，纵争之不得，尚可留待异日云。至是，再谕曾纪泽：中华所重，在不灭人国，贡与不贡，无足轻重，著该大臣再与辩论，保存缅祀。

十五日（3月20日）

4 从大学士额勒和布等议，令毋庸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先是，江西学政陈宝琛疏请将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旨交礼部议奏。上年十一月，礼部奏应驳此请，而署兵部尚书潘祖荫、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力主宜从陈宝琛之议。因意见两歧，诏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具奏。至是，大学士额勒和布等会奏入，以礼部之说为是。得旨：即著毋庸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仍准入祀乡贤。〖6〗

二十四日（3月29日）

5 滇督岑毓英奏，缅人赍书备贡求援，似难照准。略言：据腾越镇总兵朱洪章等来禀，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缅甸土司稔作坐把派人赍到文书，称缅受英人欺诈，缅王被掳，坐把不忍坐视，现聚兵二万欲与英战，恐力不能支，乞请天朝发兵救援，谨备象十五只、金碗三十个等物作为贡礼，因路阻不能前进，恳中国派员前来接取等语，腾越镇总兵等以事关中外交涉，当即具禀前来请示办理。查缅为中国朝贡之邦，现在驻英使臣曾纪泽正与辩论，在英亦有讲信修睦之谊，是缅人求兵救援之请似难照准，其修备之贡物既不能自达，我亦未便派员前往接取云。得旨：缅事经曾纪泽与英外部辩论，尚未定议，修贡一节，著俟定议后听候谕旨。

寻岑毓英又奏缅甸土司再来禀函，恳发兵救援。得旨：缅甸为中国藩服，前既私与英国通商，被其占据土地，历有年所，上年与英构衅，闻已遍行照会各国，并不陈奏告

急，且值例应进贡之年，并未按期纳贡，实属自外生成。朝廷轸念藩邦，叠经谕令曾纪泽与英辩论，尚无成说，俟将来如何定议再降谕旨，断不能仅据该土司禀词轻开边衅。

三月十一日（4月14日）

6 浙江巡抚刘秉璋奏，目下创办海军，需款甚殷，旗兵加饷，请从缓议。略谓：方今外洋环伺，迭起衅端，我所以隐忍议款者，以海军未立也，彼所以肆意要挟者，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圣谟宏远，创立海军衙门，筹备船械，操练兵轮，此至重至急之务，万不可再事迁延、稍缓须臾者也。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府库进款，岁有常经。自咸丰初年用兵以后，外备强敌，内防伏莽，各省防勇万难全撤，虽益以厘金、洋税，仍苦不足。臣忝抚浙江，已叠将支绌情形一再陈奏。各省情事虽不尽知，然屡准户部咨催协饷，开列清单，即如江苏、广东素称丰裕，亦复欠数甚巨，其余各省，大略相仿，今骤需巨款，势必纷纷欠解，部议处分虽严，然只能竭其所有，不能强其所无。两事兼营，万难兼顾，不如略分先后，期于必成。可否饬下户部，将各省协解饷款通盘筹计，如不能两事并举，只可先竭一二十年之功，岁提三四百万，专意海军，待海军就绪，库有储馀，再议旗兵加饷，庶循序渐进，事有归宿。〖7〗奏入，谕称：创立海军自系当务之急，而旗兵困苦，何以资操练而固根本？原折著即掷还！

二十日（4月23日）

7 慈禧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醇亲王福晋，均著赏

坐杏黄轿。”

越日，懿旨又谕：醇亲王奕譞恳请收回成命，情词恳切，出于至诚，实堪嘉许。自皇帝入承大统以来，醇亲王及福晋翼翼小心，愈加谦谨，稽诸史牒，实为从来所未有。王其谨受恩命，毋庸固辞。

二十一日（4月24日）

8 命曾纪泽即行回国，缅事及分界各节，俟到京后再行定议。本月十五日，曾纪泽电告总署，英外部复照不肯践前言，其词甚决，仍议每十年由缅督备前缅王应贡之物，派缅员呈进；八募（八莫，即新街）亦不允归我，但允我在伊江（伊洛瓦底江）航行通海。〖8〗至是，谕称：刘瑞芬（新任驻英公使）已到马赛，著先赴英接任，曾纪泽将经手事宜详细告知，即行回国。存缅，英既未允所商，分界各节，关系綦重，俟曾纪泽到京后，面加垂询，再行定议。

二十二日（4月25日）

9 李鸿章与法使戈可当在津订立《中越边界通商章程》，全文共十九款，规定中国在谅山以北、保胜以上各指定一处设关通商，并允许法国在此两处设立领事馆，中国亦可在河内、海防各设领事馆一处。先是，上年八月间，诏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照同年四月所定中法新约，与法使商议中越边界通商章程，至是，订立章程。此后议定中国开埠设关之处为广西龙州和云南蛮耗（复改蒙自）。

四月初一日（5月4日）

10 以罗马教廷允迁蚕池口教堂，懿旨令李鸿章向该教

堂索取迁址后不建楼确据。初，康熙年间诏准西洋传教士在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地方修建天主教堂一处，上年九月，因三海工程需要，慈禧太后面谕李鸿章办理该教堂迁移事宜，鸿章即派英员敦约翰专程赴罗马与教皇商议。上月间，罗马教廷允迁该教堂至西什库南口。至是，慈禧太后又恐西什库教堂起建高楼有碍皇城景观和谐，且恐洋人得窥皇宫内情，故谕令李鸿章再办不准建楼事，并索取确实凭据。津海关税司德璀琳寻奉鸿章之命，与教堂代表樊国梁订立教堂迁址合同，内含不建高楼之承诺。

十一日（5月14日）

11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

上年九月海军衙门成立时定议，来春醇亲王亲赴北洋巡阅水陆各师及布防情形。是日，醇王奉慈禧太后懿旨出京，循运河水路前往天津，随行人员有帮办海军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海军衙门文案总办副都统恩佑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二百三十余人。后日抵津，在海光寺寓所接见各国驻津领事，旋乘小轮赴大沽，沿途百姓“扶老携幼，观者如堵”〖9〗。十五日晨，与李鸿章、善庆等同乘海晏轮出大沽口，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五舰及南洋派来北洋合操之开济、南琛、南瑞三舰，分左右各四，护海晏而行，当晚行抵旅顺。次日，在旅顺阅看宋庆所部毅军操演，见该军“所习德国步队操法整齐，他军竟莫之能胜，于西洋炮法讲求亦极精熟”，“王叹赏不止，旁观者皆惊为向所未有”〖10〗。十七日，登黄金山炮台，观定远等舰演练，“各船旋转离合，皆视统领旗语为号，无不如响斯应”。

复观黄金山、老虎尾、牧猪礁等炮台打靶，各台以二十四生的及十二生的克虏伯钢炮连环施放，“声震山谷，烟焰成云”。十八日，专程往观崂律嘴炮台，盖因旅顺海岸各炮台皆德员汉纳根监造，据称尤以该台造法最善。又参观鱼雷厂等处之后，即乘轮前往威海卫。十九日在威海阅看镇南、镇北等六炮舰（即“蚊炮船”）打靶。次日由威海行至烟台，停泊于该埠之英法兵舰十余艘列队相迎，调水兵齐立甲板，鸣礼炮二十一响。二十一日，乘轮自烟台返抵大沽，即视察该口南北岸炮台并观其打靶。翌日到津，又连日阅看天津机器制造总局、淮军行营制造局、北洋水师学堂等处。复观盛军十七营及其他津防各军操演，“会操军士一万五千余人，步伐整齐，一丝不乱”，“一人呼之，无不如响赴节，王甚为嘉赏”。二十五日，自天津启程回京。〖11〗

二十一日（5月24日）

12 丁宝桢卒。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州（今织金县）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六年（1856）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以来，历任湖南岳州知府、陕西按察使、山东巡抚等职，以同治八年（1869）在山东巡抚任上擒杀太监安德海而闻名海内。光绪二年（1876），擢四川总督，在任十年，颇著政绩，其中以盐政改革最为人所称道，将四川盐商所享世袭贩盐专利，改为官运商销，设立川盐黔运、滇运官局，从而平抑盐价，增加税收，官民两便，为廷旨认可。中法战事既起，为云南筹措军饷，并力助鲍超

募勇成军二十六营，奔赴北圻前敌。至是病故，遗疏愿朝廷注重边防、海防，勿信赖条约等语。寻，明诏表彰其事迹，赠太子太保衔，入祀贤良祠，谥“文诚”。

二十五日（5月28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丙戌科三鼎甲：状元赵以炯，贵州贵阳府人；榜眼邹福保，江苏元和县（今苏州市）人；探花冯煦，江苏金坛县人。至是，赐一甲赵以炯、邹福保、冯煦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彭述、杨士骧、柯劭忞、徐世昌、王文毓等三百十六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吏部尚书锡珍，副考官为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侍郎嵩申、工部侍郎孙毓汶。旋授一甲赵以炯为翰林院修撰，邹福保、冯煦为编修。

二十七日（5月30日）

14 以英人马科蕾欲带队由印度入藏游历，命驻藏大臣色等妥筹办法。

先是，中英《烟台条约》附加专条有云，英国得派员由北京行经甘肃、青海入藏以达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总理衙门应发给护照并知会各该地方予以保护，倘所派之员另由他路入藏，则驻藏大臣等亦应妥为照料。上年九月间，英外部据此照会中国驻英使臣曾纪泽，告以拟派马科蕾为特使来京商议藏边通商及入藏游历之事。纪泽即电告总署。旨令川督丁宝桢及驻藏大臣色楞额等妥筹具奏。既而色楞额奏：西藏地方风气未开，藏民不欲与外人通商交往，请饬总理衙门将藏地贫瘠情形告知英人，以息其窥伺

之萌，倘入藏游历，亦必俟“开导有成”方可，免致激成边患。廷旨饬色楞额切实开导藏民，一面令总署电致曾纪泽劝阻英人，使其暂缓入藏。至是，驻津英领事请李鸿章转达英外部之意于中国朝廷，谓马科蕾不日将由印度入藏游历，随行有押运行李食品等物夫役五十八人，护送之英兵十六名，事非得已，毫无他意，请预先告知川、藏等处云。李鸿章据以电奏，并请饬总署函嘱川督及驻藏大臣，勿任兵民拦阻生事。〖12〗谕称：英人入藏游历，事在必行，而藏中疑虑，至今未释，若不事先图维，必致别生枝节，仍著丁宝桢、色楞额妥筹办法，切实开导，令各该处兵民毋得拦阻。

五月初一日（6月2日）

15 醇亲王奏巡阅北洋海防情形及此后应办各事，懿旨称海防关系紧要，必须逐渐扩充。醇亲王奕譞既于上月巡阅北洋海防事毕回京，至是具折奏报历往各处察看情形，略谓：查旅顺扼直、奉、渤海门户，口门最狭，内有东、西两澳，现用机器浚深，可泊师船多只，船坞甫经开挖，工程甚巨。口外众山环绕，天然形胜，现于沿海东岸之黄金山、牧猪礁等处及西岸之老虎尾、蛮子营等处分筑炮台，均得地势，仿照西法，工程坚固，所设克鹿卜后膛大炮多尊皆能攻坚及远，布置洵属合宜。各军操演枪炮有准，鱼雷、水雷施放得法，堪当大敌，惟宋庆所部仅步队五营，扼扎后路，尚嫌单薄，有事时必须添调。至威海卫亦海滨澳区，适当烟台来路，水师屯操皆宜，惟南北两口宽各数里，筑台布雷，需费颇巨，仍需量力次第经营。此察度北

洋必争形势之大概也。继称：查北洋现仅定远、镇远、济远三铁舰及超勇、扬威两快船，可备海战之用，南洋只开济、南琛、南瑞三船行驶尚速，炮位亦大。此次八船调集旅顺洋面合操，并令随行威海、烟台一带，布阵整齐，旗语灯号如响斯应，各将弁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惟此数船，合尚嫌单，分则更少，俟明春英、德新订快船四只到来，合之北洋现有五船，自成一队，仍俟筹款有著，再行续商添购。海防为关系重大久远之事，将来船只成军时，应请专设提督等额缺，妥定章程，以专责成而固心志。至镇南、镇北等六蚊船，炮巨船小，行驶甚缓，只可护炮台以守海口。鱼雷艇虽小而速，雷行水中，无坚不破，实为近时利器，亟宜多购多操。此察度水师应办规模之大概也。

末云：自来设防之法，水陆必相依护，即使水师已成，陆营亦未可尽撤，况目下财力极绌，师船甚单，尤赖炮台陆军以自固。北洋为京畿拱卫，李鸿章所部各队分布各隘，力量并不见厚，而将领多经战阵，枪炮皆系新式，操法一律，变化整齐，尚为可恃。惟练兵先须选将，今未雨绸缪，尤以教练人才为第一义，陆军人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水师人才以驾驶管轮学堂为根本，将才自日出而不穷，亟须逐渐扩充。醇亲王奏折最后请予四川提督宋庆、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丁汝昌等北洋文武各员交部议叙，以示鼓励。〖13〗

奏入，慈禧太后懿旨：精练水师，前经谕令从北洋开办，此次醇亲王奕譞亲赴天津，会同李鸿章、善庆，周历旅顺等处，将南北洋轮船调集会操，并将水陆各营一律校阅，技艺均尚纯熟，阵法亦极整齐，除各军统带、管带各

员及哨弁兵勇由该王奖给物件银两外，四川提督宋庆等均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盛宣怀等交部议叙。琅威理教练水师，尤为出力，著赏给提督衔〖14〗；汉纳根监造炮台〖15〗，坚固如式，著赏给三品顶戴，以示鼓励。海防紧要，必须逐渐扩充，历久不懈。据奏练兵先须选将，陆军人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水师人才以驾驶管轮学堂为根本，洵属扼要之论；并据王面奏，各学堂肄业，于讲求武备外，兼习经史，尤属合宜。经此次巡阅之后，醇亲王奕譞务当会同李鸿章等物色将才，实力整理，并督饬管带各员认真练习，力求精进。应如何筹集巨款陆续添置船炮之处，并著随时会商，奏明办理。

初五日（6月6日）

16 吉林珲春一带中俄勘界事竣。

先是，上年三月，诏派通政使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国大臣会勘珲春一带中俄边界。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吴大澂等与俄国勘界大臣巴拉诺伏（俄国远东滨海省长兼驻军司令）在岩杵河举行勘界会议。吴云："图们江旧立木界牌（在）离海口四十里之沙草峰，与图不符，现议改正，须于图们江口内二十里之地更立石牌，方昭公允"。巴使"未即应允"。吴大澂"执旧图争之甚力"。巴使云"须电达俄廷，请示办理"。同月二十五日，巴使接奉俄廷覆电："图们江补立土字界牌，从前既未立妥，自可酌改"。吴遂与巴使议明，将土字牌"改立于沙草峰南十八里沿江高坡下，离海口二十四五里"，从而收回黑顶子地方，并议定该处"从前俄国误设之卡伦、电线，应

即撤回”。至是，吴大澂等奏报会勘事毕，订立条约并绘图附说呈览，请准予签字画押。诏可。寻于本月二十日，吴大澂、依克唐阿与巴拉诺伏“同至沙草峰南，监立土字石界牌”，又于下月初三日在岩杵河签署条约，约内除记入土字界牌位置以外，并规定俄国将该界碑中国一侧黑顶子地方归还中国，所有该处之俄国旧设卡伦、民房，均于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迁回俄境；复规定自土字界牌至图们江口之三十里江面，中国船只可航行出海往来，俄国不得拦阻。〖16〗旋又在长岭子中俄交界地方添立铜柱，勒铭其上，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17〗

寻吴大澂等具折奏报此次重立土字界牌等勘界立约详细情形。疏称：咸丰十一年（1861），前户部侍郎成琦会同俄员在珲春一带与俄国交界地方建立木界牌八处，其最末处土字界牌最关紧要，不知何年毁失，致黑顶子、濑江一带久被俄人侵占，屡经照会并面商俄员，彼一味支吾延宕，竟于黑顶子地方添设卡伦，接通电线，有久假不归之意。臣等此次会同俄国所派勘界大臣巴拉诺伏等商议界务，首重补立土字界牌，次则索还黑顶子要隘之地。经反复辩驳，彼始允于沙草峰越岭而下至平岗尽处竖立土字牌，该处踞图们江出海口为水路三十华里，陆路直量为华里二十七里。即约同巴拉诺伏等亲赴现地勘明，将土字石牌公同竖立，用灰石深埋坚筑，并与俄国勘界大臣将所订界约及会勘记文画押钤印。〖18〗

十九日（6月20日）

17 总理衙门奏，请饬南北洋速归所借出使经费，称：

据江海关道册报，出使经费南北洋先后借拨二百一十六万余两，请饬迅速归款。得旨：出使经费本系专款专储，叠经南北洋挪借动用，为数甚巨，现在存款无多，不敷分拨，著李鸿章、曾国荃即将借拨银两迅速筹解归款。

二十六日（6月27日）

18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湾饷银等费，现与闽督计议，由福建厘金项下每年协济银二十四万两，并仍由闽海关照旧协银二十万两，请饬先期拨给。谕称：著古音尼布（福州将军）、杨昌濬将议定每年协济台湾饷银四十四万两，按季先期拨给，以应急需。

19 是月，日本发行海军公债一千七百万元，决定建造包括“三景舰”在内之兵船五十四艘。〖19〗

六月初十日（7月11日）

20 慈禧太后宣示明年正月归政。称：前因皇帝冲龄践阼，允廷臣之请，垂帘听政。近来皇帝披阅奏章，论断古今，亦能剖断是非，权衡允当。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自应即行亲政，著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

十三日（7月14日）

21 从陕甘总督谭钟麟请，诏命奖叙解足“甘肃新饷”之各省藩司。甘肃新饷，即此前之西征协饷，现用作新疆驻防勇营饷需，岁额定在四百八十万两，因甘肃与新疆合为一省，故名“甘肃新饷”。

十五日（7月16日）

22 命四川布政使护理川督游智开速派员前往重庆查办教案。

此前，重庆绅民因英美教士在鹅项颈地方买地建教堂而与之争执，教民罗元义竟开枪伤人，群情激忿，一举捣毁教堂，并将其他洋房打坏，打伤教民数人，继而武童罢考，商人罢市。〖20〗昨日，李鸿章据宜昌来电将此消息急告总署。至是，谕称：四川民性浮动，最易生事，重庆民教仇怨本深，著游智开迅派干员前往弹压，持平办理，将构衅缘由查明，务当迅速了结，不得稍涉偏袒，致生枝节。

十八日（7月19日）

23 慈禧太后懿旨，勉允醇亲王等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训政数年。曰：垂帘听政乃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故于王大臣等合词吁请暂缓归政，均未允准。惟数日以来，皇帝再四恳求，且该王大臣等具奏沥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以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固妥。再三沥恳，故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21〗

二十二日（7月23日）

24 再令各省切实裁减勇营。懿旨曰：前因海防善后需费浩繁，且酌加旗营饷需亦须筹款支给，先后谕令各该省将现有勇营切实核减，冗局闲员大加裁汰，每年节省若干专款，存储解部。经陆续奏到，其能节省解部者，仅止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数省，

余则非入不敷出，即出入相抵，仍每谓无可裁减。殊不知近来积习相沿，种种滥用，弊窦甚多。现王公百官及旗营俸饷已照全数发给，海军创立，需款尤多，非宽筹饷项，不足以资周转而应要需，著再将每省每年可以节省若干，存储解部，即行筹议具奏。

二十三日（7月24日）

25 中英订立《缅甸条款》。

先是，曾纪泽于回国前与英外部商议缅甸之事未协，总署大臣奉旨与英国驻华署使欧格讷在京继续商议。本月十七日，双方商订缅事草约五款：一、缅甸向例十年一贡，嗣后由缅督派员照旧举行；二、中国承认英国现时在缅甸之政权；三、中英两国派员会勘滇缅边界；四、英国允停止派员由印度入藏游历，双方派员商议藏印边界通商事宜，但英不催问此事；五、此约在北京画押后，俟两国批准，即在伦敦互换。〖22〗总署据以奏闻，并称：窃思缅甸全境为英所占，缅人既不能自行恢复，中国又不值涉远穷兵、轻启边衅，且英人方谋入藏，恐致别起事端，为患尤重。因就其来议缅事，先杜其入藏之请，两相抵制，反复辩论，英使乃允停止入藏，只求在藏印边界通商，亦不急于开办。是商订缅约，既与国体无伤，且可纾西藏之患，利害相权，似可就此了结。〖23〗得旨：依议。至是，双方在京签字画押。

七月初五日（8月4日）

26 醇亲王奕譞接见各国驻京公使。

此前，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回京，各国驻华公使推德使巴兰德致函总署，请求醇王接见。总署将来函转达海军衙门，醇亲王因而奏称：国家定例，王公向不准接交大臣，况各国洋员尤不应无故接见，第巡阅海口，本异寻常差使，故未便过事拘泥，巴使来函系属创格，既不敢遽允，又未可率拒，谨拟复四条，请懿旨定夺。其所拟四条为：一、请总理衙门作主人，王及各公使皆居客位；二、彼此皆著公服，用昭有礼；三、此会见只可一次，不能再有；四、其他亲郡王等并无此出差之事者，尤不应援此例与各国公使相见。慈禧太后允之。总署遂将醇王所拟四条录送巴兰德阅看，后者又与英、俄、美、日等国公使相商，俱允遵行。总署即与各使约定，于本日未刻请各公使来署谒见醇王，并设宴招待。至是，总署大臣等设宴于署内储才馆，醇王先到，继则德使巴兰德与英使华尔身、俄署使拉德仁、日使盐田三郎、美使田贝、法使恺自尔等八国公使各带参赞、书记等官同到，皆穿本国礼服，佩戴宝星。既入席，巴兰德起立致词，谓“今日能谒见王爷，所有各国大臣同本大臣快乐之至”云云。醇王曰：本爵之意，各国虽言语不通，风俗各异，皆系开辟以来天地间人。惟愿大国待小国以仁，小国待大国以礼，大国与大国交涉以诚，从此大国无侵占小国之事，小国无干犯大国之端，永息干戈，共敦和好。通事译毕，各公使皆起立，曰：“王爷此语极为公平，各国无不钦佩，即各使臣亦同此意。”醇王又云：“总愿各国礼义相尚，无以兵权相尚，纵有胜人之时，安知不为人所胜？不如礼义相尚，自能永享升平。”各使皆首肯者再。又闲谈有时，酒阑撤席，醇王先走，各使鞠躬

致送，旋各辞去。〖24〗

初七日（8月6日）

27 因伊犁将军金顺卒，诏赠太子太保衔，谥“忠介”。

金顺，伊尔根觉罗氏，吉林驻防满洲镶蓝旗人。咸丰间随营赴湖北、安徽等处镇压太平军，以佐领补用，同治初带兵入陕与回军作战，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旋署宁夏将军，又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十三年（1874）奉旨率所部二十营出关驻古城，准备收复新疆。光绪元年（1875），诏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军务。二年六月，与刘锦棠部合兵攻克古牧地，复乌鲁木齐，继又克复玛纳斯，底定北疆，授伊犁将军，赏云骑尉世职。此前奉旨进京陛见，病故于途次。

十三日（8月12日）

28 闽浙总督杨昌濬、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言：台湾为南洋门户、七省藩篱，奉旨改设巡抚，以资控制，实为保固海疆远大之谋。闽台本系一省，今分而为二，尤须唇齿相依，以收指臂之助。台湾现在整顿海防，百废待举，加以改设行省，经费浩繁，如澎湖一岛办防需银八十万两，此外办防、制械、设电、添官分治、招垦抚番，在在均关紧要，且台地防营，除裁撤外，尚存三十五营，分防沿海两千余里，是以拟由闽海关本年照旧协银二十万两，另由闽省各库局每年按限协银二十四万两，并请旨由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银三十六万两，共成八十万两，以五年为度，作为设省建署及办理防务等一切

事宜所需经费。〖25〗

十四日（8月13日）

29 总理衙门奏，日本请修中日约章。先是，同治十年（1871），中日两国订立《修好条规》十八款及《通商章程》十五款，其中规定，自互换之年起以十年为期，彼此如愿重修此约章，可先行知照会商。约章于同治十二年（1873）互换后，迄至光绪九年（1883）已届十年之期，同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即照会驻日使臣黎庶昌提议修改，驻华日使榎本武扬亦来总署同作此请，意在索要“利益均沾”和“内地通商”两项利益。总署答以琉球一案未结，不便于此时修约。既而有朝鲜“甲申事变”交涉，日方遂未再提此事。本年，日使盐田三郎又屡来总署重申前请，据称伊国已派伊为全权大臣与中国商议修约之事云。至是总署奏称，此次未便再予坚拒，窥该国之意无非图占便宜，只需权衡利害，仔细推敲，如有与中国不便之处，则坚持不允，断不稍涉迁就，不妨酌与商议等语。得旨：依议。〖26〗

十六日（8月15日）

30“长崎事件”发生。

上月间，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与教习琅威理为使将士历练风涛，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赴朝鲜釜山、元山，又行至俄国海参崴访问，归途入日本长崎船坞修理。先一日，有一水兵登岸，因故与日警口角，彼此动手，伤皆不重。是日，各舰水兵放假，内有上岸散入街市购物者，皆徒手前往。午前八时许，突有日警数百名手持兵刃将街巷堵住，

逢中国水兵便砍；同时，另有日人千数百名亦各持利刃等械，成群结队，帮同日警满街追杀各水兵，街道两边楼上日人亦向街上水兵泼滚水，掷石块。我兵遭此蓄谋袭击，仓猝间只得各自寻觅路旁木牌之类抵御，一面退向码头，而日人船夫又拒绝摆渡，以致伤亡严重。旋经查明，我水兵死五人，重伤六人，轻伤三十八，下落不明者五。〖27〗事件发生后，驻日使臣徐承祖请调南洋兵船来援，琅威理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则派上海之英人律师担文赴长崎调查，并电致徐使，嘱和平解决，称：长崎事，实出意外，已面告日驻津领事电其外务省严查惩办，与两国交情有关；惟现闻朝鲜密送文凭求俄保护，兵船修竣，亟须调往，望饬参赞及律师担文力与辩论，欲同心御侮，不可阋墙云。〖28〗

十八日（8月17日）

31 以朝鲜又有“求俄保护”之事，懿旨令先整军备俄为主。

本月十四日，驻韩委员袁世凯密电李鸿章，谓“朝政府求俄保护，已送密函请韦贝（俄国驻朝鲜公使）转达，俄廷允派兵船来助”〖29〗。原因朝鲜右营使闵泳翊密告袁称，该国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已奉敕致函韦贝，求俄保护其国，请调兵船前来，据云韦贝已应允转达俄廷。闵泳翊且出示所获沈舜泽密函抄件为证。袁深信不疑，即迅速电告于鸿章。是即所谓“第二次俄韩密约事件”。至是，慈禧太后懿旨称：“醇亲王奕譞进呈李鸿章信函各件均悉，此时情势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

赶紧预筹，为朝发夕至之计。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游移。一面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寻，袁世凯就此事问于朝鲜政府，据答系小人假造文书，国王及政府皆不知情。俄使韦贝亦称并无此事，俄外部则允倘有韦贝寄来朝鲜请求保护文件，即作为废纸看待。〖30〗

既而，朝鲜国王咨礼部代奏：奸细捏造文书，应永作废纸，已饬外署将此意照会各国公使，仍钩核奸细，锄除乱萌云。诏曰：朝鲜恪守候度二百余年，罔知携贰，频岁以来内扰不靖，均经天朝派兵飞渡，护持弹压，危而复安，断不应忽生变计，自外生成。我朝优待藩属，视同一律，朝鲜密迩畿辅，尤属休戚相关，其整军经武，剔除奸蠹，于该国王有厚望焉。

八月初六日（9月3日）

32 诏命续修《大清会典》。谕曰：《会典》一书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修纂成书后，迄未续修，前于同治十二年（1873）和光绪九年（1883）均谕令各堂官将所属案卷分限编次，计应一律告竣，正宜开馆汇编，著将嘉庆十八年（1813）以后增定一切典制及修改各衙门则例编辑成书，颁行中外。所有开馆事宜，著大学士、九卿会奏。

寻以大学士额勒和布、阎敬铭、恩承及协办大学士张之万为会典馆总裁官，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等为副总裁官。

十六日（9月13日）

33 移广西提督驻龙州，另设柳州总兵一缺。广西提督向驻柳州，此前，两广总督等会议奏称，广西边陲分营扼扎，请拨的饷，酌移该提督驻所，另设柳州总兵官，并拟添边关道员。旨交兵部议奏。至是，兵部奏宜从所请。诏可。广西提督遂“带同中军、参将驻龙州”〖31〗，以固边防。

十七日（9月14日）

34 醇亲王请设昆明湖水操学堂。奏言：此次巡阅北洋，于武备、驾驶、管轮各学堂悉心研考，见其地理、军事、测量、算化等学有条不紊，实足为济时要务。因思八旗之众，聪颖骁健者实不乏人，只为见闻所囿，虽具美质而无可表见，亟当乘时教练，预储异日将材。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32〗，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并由北洋大臣酌保通晓洋务文武数员来京，俾资教练。〖33〗

二十四日（9月21日）

35 准勘界大臣周德润与法方所定滇越边界六条，不允再议。先一日，中越边境滇省段勘界大臣周德润奏，法方勘界使臣“急求脱卸”（时越南北圻局势不稳，法人与越人有战事），故暂定六条，该法使又请展限数年，以俟越境肃清后再行续勘云。至是旨寄周德润：“与法使议明六条，均照所议行。展限一说，著毋庸议。” 周德润与法方所定六条要义为，双方各于图上注明意见相合与不合之

处，其意见相合之处立订节略并绘图，意见不合处，俟将来勘定。〖34〗

二十五日（9月22日）

36 以御史朱一新参劾太监李莲英有倚势招摇情事，懿旨令该御史明白回奏。此前，李莲英随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京内外传闻其有招摇等情，朱一新据以奏称，该太监随王巡阅，道路哗传，士庶惊愕，恐蹈前代监军覆辙等语。奏入，慈禧太后懿旨：前于四月间令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口，因远涉风涛，欲派宫监领御医随往，当据该亲王面奏请派李莲英前去。迨回京召见时，询以李莲英有无招摇情事。据称该太监沿途小心伺应，与府中随往太监无异，绝无丝毫干预外事。兹朱一新奏谓恐蹈前代监军覆辙，已属拟不于伦，所称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云云，与该亲王面奏各语大相径庭，又称朝廷或有不得已之苦衷，语意殊不可解，著朱一新明白回奏，不得稍涉含混。

寻据朱一新回奏，所谓“道路哗传”，乃风闻当时醇王不乘北洋派来迎接之座船，而李莲英乘之，沿途办差者误为王舟，以至骇人听闻云。慈禧太后即召醇亲王面询有无此事。据称由通至津，李鸿章派来座船一只，由该王自乘，李莲英与他人一起俱乘寻常船只，并无误认之事。懿旨以朱一新风闻不实，希图耸听，才识不足胜献替之任，命以主事降补。

37 是月，鲍超卒。

鲍超（1828—1886），字春霆，四川奉节人。绿营出

身，咸丰初年入湘军水师，积功升至守备，旋经湖北巡抚胡林翼保荐，赏“壮勇巴图鲁”名号，擢参将，以总兵记名。又募湘勇三千自立一军，后扩充至一万四千人，号“霆军”，叠与太平军战，以“悍将”闻名。复经曾国藩保荐，于同治初年赏穿黄马褂，授浙江提督、一等子爵。嗣奉调北来镇压捻军，因与淮系将领刘铭传龃龉，辞职回籍，所部亦解散。光绪六年（1880）复出，任湖南提督，时俄事紧急，奉旨募勇二十三营乘轮北来驻防乐亭一带，以卫京畿。事定仍解散所部，回籍养病。中法战争期间，又遵旨在籍募勇成军二十六营，前往滇边助战，于十一年（1885）正月出马白关，适战事结束，撤军回国。本月病故，年五十八岁。寻诏赏加太子少保衔，宣付国史馆立传，谥“忠壮”。

九月十七日（10月14日）

38 因俄国欲与中国签订一保持朝鲜现状条约，醇亲王拟修改照会稿内有关文句，懿旨令李鸿章照办。

本月初二日，俄驻华署使拉德仁赴天津晤李鸿章，谓俄欲与中国立约，永不取朝鲜土地，先互换照会为凭，再立密约，则英国不能再以防止俄占朝鲜土地而久踞巨文岛不退（巨文岛事见上年三月）。又谓两国既经立约，日、英自不敢对朝鲜生心，且免旁人藉朝鲜之事谣惑离间两国关系云。鸿章以其意颇真诚，且立约实于中国有利，即嘱拉德仁起草照会送阅。旋将此事电告总署，并称朝鲜后虑实在俄、日，与他国无涉，俄既与我约明，则日必缩手等语。十二日，拉德仁送来照会草稿，其中要语云“中俄两

国愿朝鲜实在平静，并为捐除误会起见，两国政府约明不改变朝鲜现在情形，并永远不占朝鲜境内土地”〖35〗。鸿章即将此稿电致总署代奏。得旨：“俄使照会有不改变朝鲜现在情形之语，仍是隐寓保护之意，于将来措置属国事宜恐多牵制，必须删去此语为妥。”至是，醇亲王奕譞致函军机处，谓：中俄因韩立约，原恐俄怀他意，若因此被俄牵制，不如不约为愈。盖俄不侵韩乃其本分应尔，安能与我上国相提并论？我之于韩，无论郡县、监国本不欲办，亦办不到，而迁就立约，恐责问之类亦做不到矣。法之于越，英之于缅，日之于球，皆自彼发难，中国多事之秋，兴灭继绝，力有未逮，尚不为可耻。若俄约，则无中生有，自我发端，乃堕其术中，自贻伊戚，岂不贻后人之訾乎？无已，或酌添数语，大致谓韩为华属，保全周至，苟非干犯名义，断不别有措置，俄与韩修睦通商，亦断无侵扰之心云，似名分疆界尚觉清楚。〖36〗

慈禧太后懿旨：“据军机大臣呈进醇亲王信函，所论切中窍要，著李鸿章详审酌度，照此定议，免贻后患。”既而，鸿章与拉德仁商议酌添醇王所拟数语，因俄方不愿，未能互换照会，密约亦未能订立，仅由李鸿章与该署使达成一口头协议，双方保证各不侵占朝鲜土地。〖37〗

二十八日（10月25日）

39 以营务废弛，诏命革去后藏兵官顿珠多布结东科尔之戴绷职务。〖38〗

40 是月，福州船政局所造第三号铁快船下水，名曰“寰

泰”，排水量二千二百吨，实马力二千四百匹。

十月初六日（11月1日）

41 驻藏大臣色楞额奏，校阅前藏汉番官兵秋操。称：巡阅江达（今属工布江达地区）、拉里（今嘉黎县）、硕般多（今属洛隆地区）、察布多（今昌都市）、乍丫（今察雅县）等处各汛官兵，操演训练，分别奖惩。报闻。

初七日（11月2日）

42 慈禧太后懿旨，赏还恭亲王奕訢恩加双俸，原大学士宝鋆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半俸。

二十日（11月15日）

43 诏命曾国荃等筹议山东黄河水患治理办法。

初，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大溜北趋，夺道大清河，改由山东利津入海，原流经豫东、苏北入海一段河道遂成黄河“故道”。此后，山东黄河频发水患，灾情甚重。巡抚陈士杰前以分流入徒骇河等方法治之，未见成效。旨令广西巡抚张曜率所部嵩武军赴山东治理黄河。复以张曜代陈士杰为该省巡抚。张曜抵任伊始，即遵旨履勘省内黄河上下游河道，继而奏陈修治办法，大要为：一、疏浚利津一带入海口；二、从上游与豫省交界处分流河水三分之一经由故道入海。疏上，旨交江督曾国荃等议奏。至是又谕：黄河北徙三十余年，由大清河夺溜入海。现在河身逐渐淤高，以至频年漫溢，几于不可收拾。东省数十州县，民不聊生，宵旰焦劳，殷忧倍切。故道河身深广，其分流之利，较之徒骇河等不啻倍蓰。仍著曾国

荃等迅速会商，妥议具奏。寻又命亲郡王、军机大臣等会议具奏。

嗣据醇亲王等会议奏言：黄河北徙以来，连年横决，山东叠被水灾，虽多方拯救，发帑修筑，兼筹赈抚，水患仍未稍纾，若因循不治，豫省上游诸工亦必因此渐加危险，不可不深筹预计。挽回故道，诚属整治之一策，然费巨工艰，能否分年办理，请饬各该督抚妥议。奏入，慈禧太后懿旨令两江总督曾国荃及河道总督成孚、署漕运总督卢士杰、江苏巡抚崧骏、河南巡抚边宝泉、山东巡抚张曜等各抒己见。既而，各督抚分别上奏，多不以张曜之分流故道一说为然，极言工程艰巨，宜慎重行事。京中翁同龢等大臣亦纷纷议论，各持意见，争议不已。

十一月初四日（11月29日）

44 命停止在日审理长崎事件一案，有关案卷全数抄送来京，由总理衙门详核。

本年七月“长崎事件”发生后，李鸿章委托英人律师担文前往日本办理此案，日方亦请英人律师代为诉讼，双方在长崎法院辩论多日〖39〗，迄无结果。同时，驻日使臣徐承祖亦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反复交涉，日外相井上馨非但毫不认错，且以将来恐致失和相恫吓，承祖据理力驳之，并电国内请预作决裂准备。〖40〗上月间，鉴于此案了结无期，徐承祖拟嘱担文停止诉讼辩论，又恐事必决裂，颇感进退两难。适井上馨来使馆称愿了此案，徐承祖遂与之商议，并草定一协议，大意谓“彼此因审结无期，均不愿延，有疏友谊，倭允拿凶，并饬裁判所讯究在场警察员捕，我

亦允拿凶，并请海军署讯究在场兵弁，并另立水手登岸章程以防将来”。承祖旋致电李鸿章，询可否依此了结，以使双方将就下台。〖41〗鸿章则不同意此办法，认为此案倭捕先逞凶，我兵抵御致伤，无凶可拿；水兵放假登岸，本照各国水师章程，无可另立。因电总署，请饬徐使将全案供词等提至来京，与井上据理力辩，若意见不合，再公请驻日西使一二人评断。〖42〗李鸿章此议得醇亲王赞同，即电徐使照办。已而，徐承祖复电云，井上不允将全案提来京，且不肯请西人评断，“种种狡展，断非口舌所能争”。继而，徐使又向井上建议依照“伤多恤重”办法彼此了结，以重邦交。井上仍坚不允，且称“既重邦交，何不各自抚恤”？承祖以为事已至此，非绝交别无办法，乃电请鸿章上奏，请准饬担文将日方蓄意围杀我水兵之各证据刊布新闻纸，宣告停审，再照会责令抚恤，如仍不允，即行文责其屡次背约欺藐，绝交撤使。〖43〗鸿章接承祖此电，赞同停审，而不以绝交之说为然，云“兵捕互斗，各口常事，我兵伤亡较多，理亦较直，但倭既狡赖，亦未可因此开衅，贻庙堂忧”，奏请将全案供证抄送来京，再予核办。〖44〗至是，诏曰：长崎一案，徐承祖与该外部屡议不合，谅难在彼完结，著照所议，电饬停审，将已审两造供证全数抄送来京，由总理衙门详核，仍由李鸿章承办。

初六日（12月1日）

45 朱德生于四川省仪陇县。

46 是月，英外部致电该国驻华公使华尔身，嘱告总署，

英国允将巨文岛退还于朝鲜，已令英兵陆续撤出该岛。〖45〗

十二月十三日（1887年1月6日）

47 命传旨申饬驻日使臣徐承祖。先是，徐承祖电致粤督张之洞，谓日本在法国新购之“亩傍”一舰于驶来其国途中从新加坡开出后久无讯息〖46〗，日人现拟派兵船前来我汕头等港寻访，请防其别有他意。张之洞即复电徐使，告以长崎日人杀戮华兵一案，华民愤极，粤省尤甚，倭舰来粤难保其无事，崎案正在商办，大局攸关，请阻该国兵船来寻。至是，张之洞将此事电告总署，后者即行奏闻，谕曰：目下崎案未定，华民积愤，如日本有兵轮入口，难保不别滋事端；徐承祖既不先事力阻，又未电知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辄为转电闽粤，殊属轻率，著传旨申饬，仍著向彼阻止。

二十二日（1月15日）

48 李鸿章饬津海关道周馥等与德商签订借款五百万马克合同，约合银九十余万两，岁息五厘五毫，十五年还清，“言明系代海署借款”〖47〗。实因三海大修工程需款甚急，醇亲王函商李鸿章，嘱借洋款暂垫。此项洋款嗣由闽海关应解内务府经费银内，每年改解北洋十万两归款。

【考异】关于三海工程用款数目及其来源问题，历来说法不一。萧一山《清代通史》中依据清宫太监王世和《造陶庐日录》中“二千万余金”之说，认为“初修三海，已用二千余万”，并谓大部来自海军经费云。近年有学者依据内务府档案材料统计，三海工程总

共开支经费银五百八十九万六千五百余两。否定两千余万两之说。据云，三海工程全部经费之来源有四：一、官员捐修银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余两；二、户部及内库帑银一百二十八万两；三、各海关解银一百一十万两；四、海军衙门、神机营借拨银二百二十九万四千三百余两（见叶志如等《光绪朝的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但此说亦不无可商之处。盖其中所谓“官员捐修银”，当系前年八月中法战事紧张之际，慈禧太后勒令崇厚捐银三十万两、崇礼等三人共捐银四十万两，作为军饷；迨至上年六月，懿旨命奉宸苑会同崇厚等将三海工程妥为修建，并随时报明醇亲王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查核办理，工程应需银两，即于前此派令崇厚等四员呈交银两未缴数目内开支（参见本书十年八月、十一年六月有关条目）。是知三海工程初修之时仅拟由崇厚等捐银内开支经费，嗣因该项银两不敷应用，才有其他各项经费来源。而其中所谓“各海关解银”之一百一十万两，实为粤海关解银，上年十二月间懿旨称“三海工程紧要，现在放款不敷，著粤海关监督设法筹款一百万两，分批解交奉宸苑应用”，并令该监督个人“按年报效银三万两”。同时又谕“此项银两未到以前，所有工程放项，著由神机营存款内酌量借支，俟粤海关款项解到，即行归还”；又命户部自光绪十二年（1886）起，于每年内务府经费银六十万两内拨十万两归工程处应用。是又知三海工程经费除崇厚等捐银以外，其主要来源在粤海关所筹之一百万两及户部所拨内务府经费银十万两。惟由于此两项指定经费银一时不能全部解到应用，于是才有借支神机营、海军衙门存款之事。然既为暂时借垫，则理应归还。所以，上述近年依据内务府档案所作三海工程开支统计数字，其中显然有重复计算之处。要之，三海工程开支之实际数目，当为二百余万两，即崇厚等捐银四十余万两、粤海关解银一百万两及该关监督

个人每年三万两，另有户部拨给内务府经费银内每年十万两，总计约二百余万两，此外则为暂借之款，不应叠加在内。因此，上述“五百八十余万两”之说，仍不准确。至于海军衙门借给之款，此次醇亲王函嘱李鸿章在津向德商所借五百万马克，即为其中主要部分，嗣由闽海关应解内务府经费银内每岁十万两归款（神机营借给之款则由粤海关所筹一百万两内陆续归还）。

二十八日（1月21日）

49 命李鸿章派员迅往黑龙江勘办漠河金矿。是日，黑龙江将军恭镗奏，漠河金厂，亟宜举办，请饬北洋派员前往勘查筹备。谕称：漠河金矿上年曾有俄人过江偷挖，虽经驱除，隐忧未尽，自应及时开采，以杜外人觊觎。著李鸿章遴派干员，选带矿、化各工，携带机器，迅往黑龙江，随同恭镗认真勘办；如津、沪殷实各商有情愿承办之人，并著饬令前往，俾图有成。

50 是年，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二百一十七万六千六百余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零五万九千六百九十两。岁出总计银七千八百五十五万一千七百二十两，内俸食、饷乾、驿站等项“常例”支出共银三千六百七十二万一千余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共银三千三百零二万三千两。〖48〗

51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七千七百二十万六千五百六十八两，进口货值银八千七百四十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三两，

入超银一千零二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五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一千五百一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八两。〖49〗

52 开平矿务局将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展修六十五华里至阎庄，并成立“开平运煤铁路公司”〖50〗。

〖1〗上年四月所定“中法新约”（即“详细条款”）之第三款称，此约画押后六个月内中法各派官员赴中国与越南交界处会勘界限，或于北圻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两国公同有益，如彼此意见不合，应各请示本国云。

〖2〗《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三，2—3 页。

〖3〗《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37 页。按：美国加州等处迫害华工问题由来已久。先是该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欲修筑横贯东西大铁路，需要大批廉价劳力，适值清廷所派“蒲安臣使团”到美，双方于同治七年（1868）议定一项中美续增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前往对方国家“总听其便，不得禁阻”；“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必以相待最优之国人民在美所享权益使中国人“一体均沾”（见《同治条约》卷一三）。此后，遂有数万华工涌入美国。迨至铁路建成，美国又逢经济萧条，华工转被视为就业问题一大危害，加州等地接连发生迫害华工事件。光绪五年（1879），美国国会通过一项限制华人入境法案，虽被其总统海斯认为与蒲安臣条约旨趣不合而予否决，但排华竟至成为其国内竞选口号之一，迫害华工之事愈演愈烈，上年七月二十四日（1885 年 9 月 2 日），怀俄明州洛士丙冷城发生大规模排华惨案，死伤数十人。

〖4〗《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三，26 页。

〖5〗《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四，12 页。

〖6〗清承明制，尊崇儒学，祀至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启圣公祠”等皆仍其旧。乾隆时，尹嘉铨请以理学名臣汤斌、张伯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以及其父尹会一从祀文庙，竟至获罪，被认为“荒谬殊甚”，诏命“绞立决”，籍没家产，著作销毁。道光间准汤斌、张履祥从祀。光绪元年、四年（1875、1878）又分别准添陆世仪、张伯行二人。此前，则有陈宝琛请添黄宗羲、顾炎武从祀之议。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曾于明亡后组织抗清斗争，并拒绝清朝“博学鸿儒科”征召。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另一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亭林文集》等，亦曾参加反清复明斗争，拒绝清朝征召。黄、顾二人之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系有清一代学术宗师，是以陈宝琛有从祀文庙之请，但因他们均曾参与反清，故而满族大臣不愿其入祀。但光绪三十四年（1908）终于准黄、顾及王夫之三人从祀文庙（见《旧典备徵》卷二）。

〖7〗刘秉璋《请缓加旗饷疏》，载《异辞录》卷二。

〖8〗《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五，2 页。按：此前，曾纪泽在伦敦与英外部交涉英灭缅甸事，提出将八莫归华之主张。

〖9〗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 年 1 期。

〖10〗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11〗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1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673 页。

〖13〗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14〗琅威理，英国海军上校，光绪五年（1879）随超勇、扬威二快船来华，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水师总教习，旋因中法战事，英政府守局外之例，令其回国，鸿章改聘德籍兵官式百龄代之。上年订立中法和约后，琅氏复来华充北洋水师教习。此次所赏之提督衔，乃是一种荣誉地位标志，并非实职，有人谓之“副提督”，误。

〖15〗汉纳根，德国陆军上尉，光绪五年（1879）应驻德使臣李凤苞所聘来华，在旅顺、威海主持修建炮台工程。嗣于光绪十七年（1891）由李鸿章奏请，赏总兵衔。

〖16〗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28—42页。

〖17〗《愙斋自订年谱》。

〖18〗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28—42页。

〖19〗《日本海军史》中译本26页。按：“三景舰”，即日本为打沉“定远”、“镇远”而专门设计制造之三艘军舰，分别名为“松岛”、“岩岛”、“桥立”。每舰排水量4278吨，各装有一门口径32厘米巨炮，并且装有十数门中口径速射炮。其中前二艘是在法国船厂订造，后一艘在该国横须贺造船所制成。

〖20〗本年六月，英美耶稣教士在重庆府城附近鹅颈项地方强买地皮修筑教堂、房屋，当地绅民联名具禀巴县，请求令其停建教堂。教士不听，于是民众群起抗议，应试武童罢考，商人罢市，并围攻声名恶劣之教民罗元义住宅，该教民竟开枪射击，致二十余人死伤。消息传出，重庆民众怒不可遏，焚毁城内外教堂、洋房，并打毁英国领事署。继而，江北、铜梁、綦江、大足等县民众亦纷纷捣毁教堂，兴起反教会之浪潮。教案发生后，英美驻华公使向总署交涉，要求“惩凶”、“赔偿”。此案先由护理川督游智开办理，川督刘秉璋到任接办，最后将杀人凶手罗元义及民众首领石汇同处死刑，

并赔偿教会二十三万五千两结案。

〖21〗据时人记述，本月，慈禧为归政事召见醇王，后者“恳求再三请缓”，“德宗亦跪求”，未允。醇王退而与翁同龢等商议，“翁言此事重大，宜率戈什（原注：御前大臣）、毓庆诸臣请起。邸（醇王）意以为不可回，且俟军机起下再商。已而军机下，礼邸（世铎）等皆力言恳缓降旨”。“已承旨，翁再请醇回枢请起，邸以殿门已闭，俟十二日王公大臣会商再请”。十二日，翁拟奏稿，与醇、礼、庆三王及诸大臣商酌，然后醇王单独上奏，“半请于帝二旬（时）归政，半专言亲政后宫廷一切事仍请太后主持裁决”（《瀚谷亭随笔》）。其折略言：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祈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秉承，日将月就，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彼时环宇之局益安，皇帝心志益定，实为宗社苍生之福，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即内廷寻常事件，亦不可少弛前徽。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博览群书云云。同时，又有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折请训政，曰：窃愿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非第用人行政大端有所禀承，即现在一切变通整顿之事及中外交涉一切机宜，皆得恭奉徽猷，备聆心法，将来宸谟独断，措置裕如。（见《光绪朝东华录》总2123—2124页）

〖22〗《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25—27页。

〖23〗《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25—27页。按：中英“缅甸条款”又见《光绪条约》卷二四，6—7页。

〖24〗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1期。

〖25〗《光绪朝东华录》总2134—2136页。按：本年四月间，刘铭

传由台湾至福州，与杨昌濬商议台湾建省、办防之事，是日所奏，即为此次会商之结论。

〖26〗《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10—11 页。

〖27〗《李鸿章全集·电稿》（一）699 页、701 页。

〖28〗《李鸿章全集·电稿》（一）702 页。

〖29〗《李鸿章全集·电稿》（一）697 页。

〖3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705 页。按：此次所谓“俄韩密约”，并非事实。闵泳翊向袁世凯告密时所持“密函”抄件之原件，实出于英国驻朝鲜总领事贝克尔之伪造（见《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资料丛刊 18—19 页），后者意在激发中俄矛盾，制造远东国际危机，以减轻英国在中亚等地所遭受来自俄国之压力。

〖31〗《光绪会典事例》卷五五五。

〖32〗乾隆十五年（1750）后，曾于昆明湖内“设战船，仿福建、广东巡洋之制，命闽省千把教练”，“每逢伏日，香山健锐营弁兵于湖内按期水操”（《日下旧闻考》卷八四）。此“水操之制”至嘉庆间已废止（见《清代国家机关考略》100 页）。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册 36—37 页。

〖34〗《李鸿章全集·电稿》（一）715 页。

〖3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15 页。

〖3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18 页。

〖3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18 页。

〖38〗戴绷，又作代本，清代西藏地方之军职名称。

〖39〗双方律师辩论情形大致如下：日方律师克尔沃声称，此案首在先一日中国水兵不服日本巡捕约束，尤在十六日（案发当日）第一个被杀死者乃日本巡捕，故起事责任当在中国方面，云云。对此，担文予以反驳，谓案发先一日之兵、捕口角，实系小事，盖兵捕互

斗，各国常有，双方皆为粗鲁之人，一言不合，即行打架，且当时华兵只有一人，日本巡捕则有数名，既经动手，数捕不敌一兵，因此怀恨，知我兵礼拜必放假（十六日为星期日），所以预先暗地埋伏，意图报复。迨至十六日放假之期，日捕招集之无数捕兵便一齐动手。至所谓日捕一人首先被杀，乃因日本巡捕先已预备与华兵相遇，才一对面，拔刀便砍，他既可拔刀来砍，华兵便可夺刀回砍，以日捕之刀杀日捕。担文又谓，中国水兵登岸，例不准带军械，水师提督丁汝昌当日还重申军令，不准带刀买刀，并派弁率亲兵随带令箭随时弹压；且华兵登岸二百余人，而凶刀只有四把，可见刀系日捕之刀，乃华兵被杀情急，夺获日本刀回砍。又谓，此案紧要关键有两端，即有意与无意，日捕追杀华兵时皆持刀棍，华兵招架者为招牌、木柴等类，众目共见，此决非华兵带刀与日捕寻衅之明证也；日捕吹号之后，除刀棍砍打外，更有日民在家家楼上掷石块、泼滚水，喊号助杀，一呼百应，非预先布置，其谁信之？是华官华兵无意与日捕寻衅，铁凭俱在，中方断不能任其咎；日捕预先布置，并号召日民约时围杀华兵，此日方有意寻衅，断不能辞其咎。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8—10页。

〖4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12—13页。

〖4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19页。

〖4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741—742页。

〖43〗《李鸿章全集·电稿》（一）745—746页。

〖4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20页。

〖45〗前因中俄两国达成不改变朝鲜现状之口头协议，总署奉旨电致驻英使臣刘瑞芬，向英外部要求退出朝鲜巨文岛（巨文岛事件见光绪十一年三月）。

〖46〗是年，日本在英国定造排水量各为3709吨之巡洋舰二艘，名

曰“浪速”、“高千穗”，同时又在法国定造排水量为3615吨之巡洋舰一艘，名“亩傍”，后者在由法国驶回日本途中，经过新加坡后即下落不明（后查明系因事故沉没）。

〖47〗《李鸿章全集·电稿》（一）764页。

〖48〗《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按：关于“常例”、“新增”之说明，请参见光绪十一年末有关注释。以下各年同。

〖49〗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2216页。

〖50〗本年六月，开平矿务局商董具禀致直督李鸿章，请展筑胥各庄铁路至阎庄，称：光绪三年（1877）间蒙宪台批准，招集商股，于滦州开平地方开设煤矿，仿照西法开采，并造铁路二十里，开新河六十五里，以便运煤入蓟运河，四出售卖。乃近年矿内积煤日多，欲运煤而路不畅，必将原有铁路照样接办，沿新开河南岸至河尾止，即芦台左近之阎庄现储煤厂之处。此事所关于时局者甚大，海上万一有警，尤恃开平煤为军储第一要图。今经邀集众商公议，咸愿凑合股金，接办铁路六十五里，从胥各庄到阎庄止，名曰“开平运煤铁路公司”（《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册126页）。此请当经李鸿章允准，即开工修建。本年十一月，鸿章致函海军衙门，告以唐山运煤铁路又接造六十五里抵蓟运河，仍拟接造至大沽。

清通鉴　卷二四四

光绪十三年　丁亥　公元1887年

正月初八日（1月31日）

1准与日本了结长崎一案。日前，驻日使臣徐承祖电告，长崎一案现经德国驻日公使何理本从中说和，日廷愿按“伤多恤重”办法了结。李鸿章认为如此尚不失国体，似可准行，即转电总署代奏。至是，得旨：崎案既经德使转圜，日本愿遵伤多恤重之议归结，尚不失体，事属可行，如别无翻复及另添枝节，即著徐承祖与之妥慎定议。

徐承祖寻与日本外务省议定，伤亡之兵官及捕头每名恤款六千元，水兵及巡捕每名恤款四千五百元，统计日本给中国五万二千五百元，中国给日本一万五千五百元。〖1〗本月十五日，徐使奉旨与日方在所定协议上签字画押，了结长崎日人袭击中国水兵一案。

十三日（2月5日）

2 因户部于规复钱法旧制之事奉行不力，懿旨令将该部堂官交部严加议处。

初，康熙六十一年（1722）定制，国家设局鼓铸制钱，除于京师设立宝泉、宝源局铸钱以外，每直省亦各设一局，大量铸造制钱，施行银钱并用货币制度。此钱法旧制于咸同年间遭破坏，盖因当时国内战争频仍，需款浩繁，制钱不敷需用并缺乏铸钱所需铜料，不得已发行当五、当十、当百等“大钱”，以济急用，制钱日渐减少。且自咸丰初年以来，由于西方货币流入等原因，制钱在市面亦渐趋壅滞不行。各省钱局遂相继停闭，同治年间便只剩下京师户、工二部之宝泉、宝源二局仍勉强鼓铸，各省已无钱局。中法战争结束后，慈禧太后以“规复祖制”为己任，将钱法旧制之恢复作为其“心事”之一。〖2〗上年六、七月间，醇亲王奕譞遵懿旨会同军机大臣等筹议恢复钱法旧制，请饬直隶、江苏等省添购机器以新法制造铜钱，并饬例应鼓铸制钱之其他各省亦用旧法一律开炉铸造，而以户部总司其事。懿旨准行。

至是，户部以各省一律恢复钱局有难，请饬湖北等省搭解制钱运津备用等语。慈禧太后谕称：旧制必宜规复，钱法亟应整顿，该部堂官不能仰体朝廷裕国便民之意，饰词延宕，实属大负委任，户部堂官均交部严加议处，原折掷还。仍著将开炉鼓铸各事迅速另行筹议，限于一年内一体办理就绪。

吏部寻议，管部大学士阎敬铭及该部尚书福锟、翁同

龢等均应得革职处分。懿旨令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3 命驻奉省凤凰城一带之甘肃固原提督雷正绾一军调回甘肃原处，并予裁汰归并。

十五日（2月7日）

4 光绪帝亲政礼成。诏曰：朕践阼伊始，时事方殷，蒙慈禧皇太后允廷臣垂帘之请，励精图治，兹特颁懿旨以朕典学有成，宜亲大政，复允再训政数年，诸王贝勒及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尽力赞襄云。

5 是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以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比价日高，“利归外洋，漏卮无底”，拟于广东购买机器，试铸银元，定为库平银七钱三分一枚，式样为“一面铸‘光绪元宝’四字，清文、汉文合璧；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兼用汉文、洋文”。〖3〗

二月初七日（3月1日）

6 东三省练兵大臣穆图善奏，三省练兵一律成军，每年由海军衙门拨款一百万两作为饷需。据称，现在三省各成四千五百人之数，均已点验成军，并设立支应、军械、转运诸局。前奉懿旨准三省练饷随时会商海军衙门筹备，即按年开单并随时咨由海军衙门筹拨用款。合计三省新练马步各营及添设各局，每年新增练兵饷乾银八十六万五千一百余两；所有三省操演军火，除吉林、黑龙江两省就近由吉林机器局制造，奉省仍由神机营筹拨，并由粤省拨给克虏伯炮六十尊而外，其余修盖营房、添置旗帜、号衣、帐

篷等费，与以上饷乾银统而计之，常年需饷一百余万两之谱，俱遵旨由海军衙门支给。〔4〕

7 入滇电线竣工。

前于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滇督岑毓英以云南边防紧要，往来文报向以驿传，有迟滞误事之虞，奏请接设广西南宁入滇电线。旨令李鸿章会同岑毓英办理此事。鸿章派员勘测线路，以为南宁至滇省间地形复杂，施工困难，决定改由湖北武昌经川南泸州接线入滇，同时架设滇南蒙自与省城昆明电线。至是，两线在昆明连接告成，云南与内地从此通讯便捷。

初八日（3 月 2 日）

8 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等赴欧洲验收“致远”等四快船。略谓：前在英、德船厂分别订造之四快船，已各命名为“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现派英员琅威理及参将邓世昌、林永升等率弁兵前往英、德验收，然后驾驶来华。

十六日（3 月 10 日）

9 吏部奏，福建台湾既设行省，请添设布政使一缺。奉旨“依议”。

寻以河南布政使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十八日（3 月 12 日）

10 令各省整顿保甲，以靖地方。谕曰：保甲为弭盗良法，果能切实编查，则莠民无处藏身，地方自臻安谧。近

来各省游勇枭匪滋事之案甚多，非正本清源，不足以靖地方而安闾里。著各直省督抚将保甲事宜认真办理，不得仅以造册申报，敷衍塞责。

二十二日（3月16日）

11 海军衙门请将开平矿务局铁路先由阎庄接修至大沽，再向西展至天津、向东展至山海关。

先是，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疏请试办铁路，李鸿章覆奏极表赞同，终以内外臣工多持反对意见，诏命毋庸议。次年五月，开平矿务局为便利运煤，暗中造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十八华里。上年四月，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在津与李鸿章议及铁路之事，回京后又往返函商，以为中国兴办铁路势在必行。于是当年六月开平矿务局即具禀请接修胥各庄至阎庄铁路，鸿章当即批准，该矿局遂又建成铁路六十五华里，并成立开平铁路公司。至是，醇亲王奕譞及李鸿章、曾纪泽等以海军衙门名义奏请将唐山至阎庄铁路再修至大沽，然后分别接修至天津、山海关。其折略谓：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臣奕譞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于调兵运饷、利商便民诸大端为益甚多，而于边疆防务、小民生计并无危险窒碍之处。铁路实为目下中国应行举办之务，惟经费难筹，自当择要而图。大沽口至山海关五百余里，夏秋海滨泥沼所阻，且有陆路不通之处，猝然有警，深虑缓不济

急，而南北防营太远，势难随机援应，如有铁路相通，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若将开平矿务局已造之二十里铁路南接至大沽，北接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盛军万人不啻数万人之用。若虑工程浩大，集资不易，拟请先造阎庄至大沽八十余里，然后再展至天津，北由开平接至山海关；此事乃海防要工，应由官为筹措，调兵勇工作。〖5〗奏入，奉懿旨允行。

既而，开平矿务局拟定招商集股章程，并将原“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中国铁路公司”。以招商集股未能如愿（仅得十万余两），借洋款一百万两，兴工建造。

二十三日（3月17日）

12 总理衙门奏，税务司金登干在葡都里斯本与葡方达成澳门税务协议（详下），即将于香港、澳门创设粤海分关，拟予新关各名“九龙关”、“拱北关”，仍归粤海关监督兼辖，定于三月初九日开办。得旨：依议。

13 是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就广州原设博学馆创立广东水陆师学堂，以在籍养病之原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为总办，并定拟其办学方针为：规制、课程略仿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6〗

三月初二日（3月26日）

14 金登干与葡萄牙政府签署《中葡里斯本议定书》。

初，葡萄牙于明朝嘉靖年间窃据澳门，岁输中国税课二万两，清初改税课为地租，岁输银五百两，皆按年完缴。然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后乃拒绝再缴地租，清廷因此拒与葡国立约通商。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曾纪泽与英国外部签订《洋药税厘并征条款》（即《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中规定两国应尽速派员查禁香港对中国内地之鸦片走私，并商议港粤间往来百货厘金征收办法。总理衙门因于上年五月派总税司赫德及江海关道邵友濂赴香港商办此事。港英当局表示，此事办法香港须与澳门一体实行，不得有所区别。意谓倘若中国不在澳门查禁鸦片走私，不对澳门进出粤省之百货征收税厘，香港则拒绝履行《洋药税厘并征条款》内之上述规定。赫德谓总署曰：若要澳门与香港一律办理，则中国必须用兵争回或以银易回澳门；惟恐一经显露收回之意，葡国或以重价将澳门售于其他大国，则事必难办，莫如与葡国立约通商，将该国与各国一体看待，并将澳门永租于该国，以此换取对澳门设关征税与缉查走私之利益。〖7〗总署遂用赫德之议，允其即派金登干（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司）前往葡都里斯本，商于该国外部。此前，金登干与葡方议定草约四款：一、葡国派使来华订立中葡通商条约（得享受“一体均沾”即最惠国条款）；二、葡国“永驻”并管理澳门（关于此条，金登干奉命向葡国声明，中国不能放弃澳门；葡国亦表示，约稿内所谓“永驻”一词并非领土割让性质〖8〗）；三、葡国允不将澳门让于他国；四、香港所允办法（指设关征收税厘与缉查走私），澳门亦相应允办。〖9〗上月二十三日，

总署奏请准由金登干将此约画押，并请开设九龙、拱北海关。奉旨依议。是日，金登干与葡方签署该草约于里斯本。

初七日（3月31日）

15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由京启銮往谒西陵。本月十六日还宫。

二十八日（4月21日）

16 海军衙门奏，福州将军古音尼布报捐创办海军银五千两。懿旨：古音尼布所捐银两著赏收。

四月初十日（5月2日）

17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准台湾招集商股兴建铁路。先是，刘铭传既受命为首任台湾巡抚，办理该岛善后事宜，拟仿直隶开平矿务局兴办铁路之例，饬属筹建台湾铁路。嗣据商务委员张鸿禄等禀称，议集商股承修基隆至台南铁路，约需工本银百万两，将来即于铁路取偿，不动公款，拟具章程，由商人承修。至是，奏曰：查台湾一岛孤悬海外，现在建省设防，必须开浚利源使经费不难自给，南北防勇征调可以灵通，方能永保岩疆，自成一省。若能就基隆开修铁路以达台南，不独全台商务繁兴，且于海防所俾甚大。台湾四面皆海，除后山无须设防外，其余防不胜防，基、安、沪、旗四口，现已购炮筑台，可资守御，其余新竹、彰化一带，海口分歧，万难遍布军队概行设守。若修铁路既成，调兵极便，何处有警，瞬息长驱。铁路为国家血脉，富强至计，舍此莫由。现在开平成效益彰，举

国群疑，观此无难尽释；且台湾与内地情形迥殊，绅商多涉外洋，深明铁路大利，如蒙俯准开办，所裨于台湾大局，实非浅鲜。〖10〗

奏入，懿旨交海军衙门议奏。海署寻奏，台湾孤悬海外，非兴商务不足以开利源，非造铁路不足以兴商务，应请旨准其开办，亦应准如所请。从之。〖11〗

二十六日（5月18日）

18 总理衙门奏准出洋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主要内容为：由总署考试选派由各衙门保送之“长于记载叙事有调理者”十或十二员出洋游历，时间最多二年，其有过二年者，即作为自备资斧之游历，停支薪水；游历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游历者如于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力学）及测量之学等“曾经留意”，或能于“选择学习”者，亦可将所写“手册”录交总署，以备参考；游历回华后，将所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呈明总署，然后“择其才识卓著之员，奏请给奖”。〖12〗

二十八日（5月20日）

19 准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

上月间，御史陈琇莹奏称，西法名目繁多，要权舆于算学，洋务从算学入。可否饬下各该学政，于岁科试报算学之卷面，试其实在通晓者，即正场文字稍逊，亦宽予录取，作为算学生员。乡试时，治算学之生员，除头、二场

仍试四书五经外，第三场专试算学，然后于定额外酌中数名。会试亦如之。中试后请予京职，遇有游历员缺，即令出洋赴泰西各书院学习，学成回国，专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海关及各国出使等项差使。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末称：夫敌人所以能抗衡我者，恃其船坚炮利而已，苟士大夫尽袭故蹈常，置有用之书于不求，将何以上慰宵旰？现值创办海军，将来水师、矿务、铁路、轮船及枪炮等制，方日出不穷，诚得深明西学、曾经出洋人员参布朝列，既非若空言洋务者之或未周知，复不至如左袒泰西者之易滋流弊，于海防、通商实大有裨益。〖13〗奏入，慈禧太后懿旨令总理衙门会同吏部、礼部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

至是，醇亲王等会议奏上，略言：造才取士之法，贵与时为变通。天文、算法，本学人所当童而习之者，三角、几何、代数诚为西学根本，然西学以测算始，实未尝以测算止，故近年南北洋、船政各处设立制造、管驾、武备、水师学堂，以期造就人才，有裨实用。惟查制造各学，未尝不探源于算术，欲尽取西学之所长，殆必以算学为先导。拟请旨饬下各省学臣，于岁科试时，生监中有报考算学者，除正场仍试以四书经文、诗、策外，其考试经古场内另出算学题目，果能通晓算法，即将原卷咨送总理衙门覆勘注册。俟乡试之年，按册咨取，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与通场士子一同试以诗、文、策问，每二十名于额外取中一名。如并无清通之卷，

任缺勿滥；卷数虽多，亦不得过三名，以示限制。奉懿旨：依议。〖14〗

20 此前，海军衙门奏，已革河南补用知府马永修报捐银一万二千两，以为购备船械之用。懿旨命予该员开复原官，归原省补用。是日，御史屠仁守奏，马永修系不准捐复之员，未便破例。懿旨称，此系特旨开复，与寻常开复不同。

同日，海署又奏，候补道员潘永受、毓俊等报捐购备船械银两。懿旨：潘永受著以道员即选，毓俊等著以道员签掣名次即选。

闰四月十四日（6月5日）

21 醇亲王奕譞奏，户部原拨十二年份海军衙门经费〖15〗，厘金一项，江苏欠解银十八万两，浙江欠解八万两，江西欠解十五万两，请旨饬催。慈禧太后懿旨曰：海军为自强要政，现在创办伊始，全赖费用充裕，似此任意迁延，以至办事掣肘，殊属不顾大局。著两江总督曾国荃、江苏巡抚崧骏、浙江巡抚卫荣光等迅将前欠银两赶紧筹解，并本年各省应解之项，务当于年内扫数解清，不准丝毫蒂欠。至福建、广东应拨海防经费已归本省动用，沪尾、打狗（今高雄）二口之四成洋税已归台防，著户部另筹的款相抵，以符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嗣后各省关拨解海军款项，若不年清年款，由该部严定处分，指名参奏，果能如数解清，即酌核请奖。

22 懿旨令内务府遵照《会典》着手筹办光绪帝大婚典

礼，要求严饬属员“认真经理，不准稍涉浮冒”。

十六日（6月7日）

23 明发上谕，表彰刘铭传开发台湾前后山业绩。诏曰：台湾前后山各路生番，自上年十月经刘铭传檄委将领开通道路，设法招抚，数月之间，后山南北两路生番二百八十社、番丁五万余人，前山各路二百六十余社、番丁三万八十余人，均各次第归化，可垦田园数十万亩。办理尚为妥速，刘铭传督率有方，深堪嘉尚。

先是，刘铭传既任福建台湾巡抚，办理该岛善后事宜，所办之事除主持开发该岛前后山之外，又清丈全台地亩，以添税收，同时架设电线，兴造铁路，修建炮台，扩大海外贸易，力求富强之计。上年设招商局于新加坡，委派张鸿禄、李彤恩赴南洋，考察商务，招徕华侨，以筹兴物产。复集商股购置“驾时”、“斯美”两轮船，航行上海、香港，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运载货物，无有积滞”。在台北大稻埕开设商埠，与富商林维源等合建“千秋”、“建昌”两条商业街。又于本年邀江浙商人集资五万两，设兴市公司，创建城内之石坊、西门、新起诸街，以栖商贾，治大路，行马车。聘日本人凿井，曰自来水，汲者便之；翼年，设电汽灯，燃煤为之（即瓦斯灯），凡巡抚布政各署、机器局及大街均点之。而大稻埕铁桥亦以是年成。上利行人而下船舶。据云，“当是时，省会初建，冠盖云集，江、浙、闽、粤之人多来贸易，而糖、脑、茶、金出产日盛，收厘愈多，其后遂改招商局为通商总局，以董其

事，而台湾商务乃日进矣”；“垦田治产，茶脑（樟脑）大兴，运至欧美各埠。居民既多，几至三百万人，所需洋货亦盛，出入足以相抵，且又溢过，故能百事俱举，民户殷庶”。〖16〗

24 是月，俄国政府高层官员在彼得堡会议，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沙皇随即批准，并命令交通大臣开始从事测量路基等准备工作。〖17〗

五月初三日（6 月 23 日）

25 派庆郡王奕劻、工部侍郎孙毓汶与法国使臣签署中法界务、商务专条。

先是，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依据同年四月所订《中法新约》，诏派周德润、邓承修以钦差大臣分赴云南、广西与法国办理中越边境勘界事宜，继又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戈可当议立中越边界通商章程。而东段勘界大臣邓承修会同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与法方该段勘界特使浦理燮之会勘谈判屡议未合，嗣以该法使因病回国而暂时停议。上年三月，边界通商章程十九款首先画押，旋闻法国议院对该章程有所异议，故未即予批准互换。八月，西段勘界大臣周德润与法方特使狄隆达成该段边界六条协议，十二月法方派狄隆再赴东段与邓承修等会勘，仍相持不下。本年正月，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恭思当来总署称奉命请在北京商议中越边界通商及界务事宜。诏可，即派总理衙门大臣与该使会商。又经数月会议，日前议定界务专条

五款、商务专条十款。其中，《续议界务专条》之内容为画定界图，规定此后即照所画界线“由大清国地方官及大法民主国钦差驻越大臣遴派官员，前往会同办理安设界牌事宜”。《续议商务专条》主要规定：一、指定陆路通商处所，中国除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以外，增添云南蛮耗（今屏边县）一处为口岸；二、陆路通商之进出口货物，照中国海关税则减少十分之四；三、法国在中国西南边境享有最惠国待遇（原文为“日后若中国因中国南境、西南境之事，与最优待之友国立定通商、交涉之和约、条款、章程等类，所有无论何等益处及所有通商利益施于该友国，此等约一施行，则法国无庸再议，无不一体照办”）〖18〗。

至是，总署据以奏呈请旨。诏派庆郡王奕劻等与法使恭思当彼此画押。越二日，双方正式签署。

26 派内阁学士洪钧为出使俄、德、奥、荷国大臣，刘瑞芬为出使英、法、意、比国大臣，候补道李兴锐为出使日本国大臣。〖19〗

初七日（6月27日）

27 从滇督岑毓英、督办云南矿务唐炯请〖20〗，电寄驻日使臣徐承祖，命延聘东洋上等矿师二名，订立三年合同，派赴滇省委用。

二十日（7月10日）

28 醇亲王面奉懿旨，皇帝大婚典礼应需款项，令户部先行筹画银二百万两；其织造、监督等所办各事，并由户部于各该省预为指拨二百万两。

29 是月，日皇睦仁拨宫中款三十万日元，以加速该国购置及建造兵舰之进度，据称："朕以为建国事业，海防之加强乃一日不可疏忽之事，然由国库岁入之中尚难以立即划拨巨款供海防之用，朕心甚为不安。兹定由内库提取三十万元，略作资助，望尔诸大臣深体朕意"云。其内阁旋以此为号召，令日本全国官绅富商捐资添置兵船，迄至本年八月，捐款总数达一百零三万八千日元。〖21〗

六月初六日（7月26日）

30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广州创建枪弹厂，并开设电报学堂。下所司知之。

十四日（8月3日）

31 张之洞奏，广东筹银八十万两于福州船厂订造兵轮八艘，各名广甲、广乙、广丙、广丁等，另由粤省自造二船，共造十船。其折略言：前年中法事定，钦奉懿旨惩前毖后、筹议海军，即与司道等百计经营，苦于无从筹此巨款，适据署广州协副将邓安邦等禀请，邀集文武官绅分年捐资扩造兵船，自光绪十二年（1886）起至十四年（1888）秋间止，共可集银四十二万两；复劝谕各商竭力襄助，自光绪十二年（1886）起至十四年（1888）底止，可集银三十八万两。即以此款，函商署船政大臣裴荫森，定于闽厂订造铁胁本皮快轮一艘、穹甲快轮三艘，拟名曰广甲、广乙、广丙、广丁。其中广甲马力一千六百匹，载重（即排水量）一千二百九十六吨，本年九月可成；广乙等三船各马力二千四百匹，载重一千吨，钢甲、钢皮、钢炮罩。又

请闽厂协造河海并用中号兵轮四艘，拟名曰广庚、广辛、广壬、广癸，每艘马力四百匹，钢胁木皮，可行大洋，抵津沪。另于上年十一月派员在黄埔设立船厂，选匠开造浅水兵轮两艘，拟名广戊、广己，每艘马力四百匹，铁胁木皮，限今年次第工竣。其甲、乙、丙、丁四艘之炮位，拟于每舰船头设十五生（即十五厘米口径）长炮一尊，船腰设哈乞开司连珠炮（机器炮）二尊，船尾设十二生长炮一尊，桅盘亦设哈乞开司连珠炮二尊。〖22〗

十七日（8月6日）

32 福州船政局造第六号铁胁船下水，即作为广东订造之“广甲”一轮。

旋据署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该船排水量一千三百吨，内装一千六百匹马力“康邦三脱汽、三汽鼓”卧式推进主机一座，航速每小时十四海里，船首设新式后膛十五生钢炮二尊，船腰两旁设新式后膛十二生钢炮四尊，船尾设“新式中枢旋转后膛十五生钢炮”一尊。另于望台、桅盘上设连珠炮各二尊，以备攻击鱼雷艇之用；船头左右配鱼雷筒各一具，用以冲击敌船。〖23〗

【考异】关于广甲一轮之排水量及所设炮位数量，裴荫森此处所言与张之洞上述奏报略有不同。张谓广甲一船设计排水量一千二百九十六吨，甲、乙、丙、丁四船各于船头设十五生（即十五厘米口径）后膛炮一尊，船尾设十二生后膛炮一尊，船腰及桅盘设机器炮四尊。而裴谓该船排水量一千三百吨，船首设十五生钢炮二尊，

船尾设十二生钢炮一尊，且船腰两旁犹有十二生钢炮四尊，另于望台、桅盘共设机器炮四尊。可知十二生以上后膛炮数量，两者说法相差五尊。若谓排水量之一千二百九十六吨与一千二百吨之差可略而不计，而十二生口径炮位数量之六尊与十一尊之差则不容忽视。究以何者为是？据日方资料记载，广甲一舰排水量为一千二百九十六吨，置设十二生以上后膛炮为八尊，机器炮及小口径炮十一尊（《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卷 256 页）。所记炮位数量与裴氏之说相近，可知应以裴氏之说为是。至于张之洞所以有另一说法，原因在于船政局第六号铁胁船于粤省订造广甲等船之前即已设计施工，迨建成下水时即作为粤省所订“广甲”一船，故与广甲之原设计不甚相符。

二十一日（8 月 10 日）

33 山东巡抚张曜奏，黄河在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县）大辛庄漫溢，淹及山东濮州、范县、寿张、阳谷、东河、禹城等处，灾区甚广，现正筹放赈款。谕称：山东地方频遭水患，现又因上游漫溢又被水灾，著将山东本年新漕五万石截留散放。

七月初九日（8 月 27 日）

34 命新设福建澎湖镇总兵以吴宏洛补授。〖24〗

此前，闽浙总督杨昌濬奏请将福建海坛镇总兵与澎湖协副将两缺对调，即在澎湖设总兵以加强该处防务，至是诏允所请，澎湖驻军自此由总兵统辖。

二十日（9 月 7 日）

35 因云南蒙自开埠通商，从滇督岑毓英请，准添设临

安开广道一缺。

36 是月，奉命前往南洋各埠考察华民情形之副将王荣和返抵广州。

上年二月间，粤督张之洞与出使大臣张荫桓联衔奏请劝令南洋各埠华商捐造兵轮，无事时来往护商，有事调回防守，拟先派员前去考察各该处华民情形。奉旨允准。张之洞即派副将王荣和等于同年七月由广州启程前往。此后一年间，该副将等先后行抵小吕宋（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及日里、三宝垅（今属印度尼西亚）、新金山（今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处，行程万里，本月返回广东省城。据王荣和报告，新加坡有华民十五万，富甲各埠，该地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马六甲、槟榔屿两处亦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小吕宋有华民五万余人，贸易最盛，受害亦最深，亟宜在此设立总领事。各埠华商目睹祖国来员，莫不欢呼迎谒，其求保护之情至为迫切云。张之洞据以奏称，现已电商驻美日（西班牙）秘使臣张荫桓，拟派王荣和为驻小吕宋总领事，请饬总署就设领之事商于西班牙驻京使臣。〖25〗

八月初七日（9 月 23 日）

37 寄谕李鸿章，朝鲜遣使欧美，应俟允准，方合体制。

上月初二日，驻朝鲜委员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谓朝鲜国王受小人献策，派公使分往欧美各国，以全自主体面，现已差朴定阳、沈相雨为全权大臣，拟分往美国及英、德、

法、俄、意国驻扎。既而，英国驻朝鲜总领事等密谓袁曰，中国不宜令朝鲜遣使往驻欧美，否则，西人当谓非属国矣。〖26〗于是袁又来电建议，以韩廷事先未与我商为由，阻其遣使。总署据以转奏请旨。至是，谕称：中国已允韩与各国通商，其派使亦同一律，惟须先行请旨，俟允准后再赴各国，方合体制。

寻据朝鲜国王咨礼部代奏，派使西国，先行请示。诏曰：朝鲜与各国立约，既有派使互驻之条，现在遴派前往，自无不可。惟中国之于朝鲜，推诚相与，休戚与同。奏章所陈，深为得休，所有派往各国之员与中国使臣往来，均用属邦体制。

十三日（9月29日）

38 因前云贵总督刘长佑卒，命照总督例赐恤，予谥“武慎”。

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又字荫渠），湖南新宁人。咸丰初年太平军由广西入湖南时，以拔贡随江忠源与之接战，擢知县。嗣江忠源死，即接统其“楚军”，与太平军先后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处，历授广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兼该省提督。同治初又率军北上镇压捻军，五年（1866）因事革职，十年（1871）复出，再任广西巡抚。光绪二年（1876）授云贵总督，在任六年，其间整顿财政，兴办矿务，并屡次上疏力主出兵越南，以阻法人犯我边境。八年（1878）因病回籍，日前病故，年六十九岁。著有《刘武慎公遗书》。

十四日（9月30日）

39 郑州黄河南岸决口，冲刷口门数十丈，仍在继续扩大，数日后达三百余丈，再后达五百余丈，以至七八百丈。直隶、山东境内下游河道为之断流，大溜南趋，夺淮入海，水灾极其严重。是为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以来最大一次水患。

事闻，廷旨命将河道总督成孚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并饬其与豫抚倪文蔚赶紧抢堵口门及赈抚灾民。又命豫省截留京饷银三十万两，且将来年江苏等处应运京仓漕米及水脚运费一并截留。

二十日（10月6日）

40 命李鸿章将与美商合开“华美银行”一事即行罢议。先是，有御史参劾李鸿章，谓该督派道员马建忠与美国人米建威议立合同，拟与美商合开“华美银行”，弊病甚大，请饬禁止。廷旨谕称“洋人牟利之心无微不至，稍有不慎即堕其术中，合开银行，关系甚大，后患颇多”，并责备李鸿章未奏明请旨即遽办此事，令其据实回奏。至是再谕，此事现在“交章论劾，众议沸腾”，令即行罢议。

李鸿章寻奏，合开银行事已遵旨罢议。

二十九日（10月15日）

41 慈禧太后懿旨，此次黄河决口，为害甚巨，著于宫中节省内帑银项下发去银十万两，交倪文蔚查明黄流经过被灾地方，核实散给。

42 是月，由刘铭传主持、怡和洋行承办之福州至沪尾海底电线工竣。继而又续接至澎湖，再接至台南安平口。〖27〗

43 “云南矿务公司”成立。

此前，唐炯既受命督办云南矿务，意欲改进以往官督商办经营方式，予股东以更多管理权，俾滇铜开采业得有起色，因于是月成立矿务招商公司，名“云南矿务公司”。该公司以滇省最大商家“天顺祥号”作为信誉保证，派人“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处招股”，宣布公司利润之分配原则为，所有股本皆按“周年六厘行息，三年结算，再分红利，皆于天顺祥号凭折支取”。〖28〗

九月十一日（10月27日）

44 命由部库提银二百万两，克日解往郑州决口堵筑工程，并令户部仍陆续筹集的款，源源接济。

同日，户部奏，拟将洋药加征厘金一项岁收全数另款专储，作为此次黄河赈工之用。

寻再奏筹备郑州河工及赈款办法：一、裁撤各省防营长夫；二、暂停各省购买外洋军械、船只等项，停止各海口炮台工程；三、令盐商捐输，当商、汇号亦分别承交银两。得旨：裁撤长夫及盐商捐输，当商、汇号交银，著照所请，余无庸议。〖29〗

十二日（10月28日）

45 谕曰：郑州决口，黄河全溜南注，将来堵合之后仍

旧北趋，著李鸿章、张曜趁此湍流骤减之际，将直隶、山东两省河工赶紧加修。

十五日（10月31日）

46 蒋介石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

十六日（11月1日）

47 英人传教士韦廉臣等创办“同文书会”（后易名“广学会”）于上海，聘海关总税司赫德为首任董事长，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任总干事。主要成员有慕维廉、艾约瑟、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等。该会以汉文出版大量宗教、政治等方面书籍，发行《万国公报》，成为晚清时期西人在中国经营之最大出版机构。

二十四日（11月9日）

48 命礼部尚书李鸿藻即驰赴河南，查看郑州河工情形，并就近酌度黄河改归故道事宜。

上月郑州决口以来，请将黄河改归故道之奏疏屡上，议论纷纷，以大学士阎敬铭为首多人，力主即饬曾国荃等引黄水出杨桥河道，再将虞城至徐州五六百里旧河道一律挑浚，以使河身复归故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则持堵塞口门之说，谓今之决口，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北高南下，断不能复归故道。意见两歧。至是，谕称：黄河或南或北，关系均极重大，若必挽归故道，深恐事艰工巨，糜帑无成，而若听其北流，近年积淤日高，将来危及畿辅，其患亦不可不防，著李鸿藻于查看决口之

便，将黄水究竟宜南宜北，权其利害轻重，详晰具奏。

寻据李鸿藻、李鹤年联衔会奏，请将黄河归复故道。廷旨则谓然，严饬李鸿藻等速将决口堵合，不得藉词延宕。谕曰：黄河规复旧道，费钜工繁，现当郑州决口，部库已骤去现款数百万，断难在漫口未堵之先同时并举，况且该尚书等所议仅止空论，朝廷岂能据此寥寥数语定计决疑？此时万分吃紧，惟在郑工之速求堵合，故道之议，暂求缓图。

十月十六日（11月30日）

49 因东三省练兵大臣穆图善卒，诏赏骑都尉世职，予谥“果勇”。

穆图善，那拉塔氏，黑龙江驻防满洲镶黄旗人，咸丰间以参领率马队赴湖北、安徽等省镇压太平军，同治间又随将军多隆阿入陕西与捻军、回军作战，赏都统衔。多隆阿战死，诏命以穆图善为钦差大臣，接统该军。旋擢荆州将军，又调补宁夏将军，督办甘肃军务。光绪元年（1875）以来，历任署正白旗汉军都统、署吉林将军、福州将军。十年（1884）七月，法舰侵扰东南沿海，诏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奉命帮办军务，驻长门炮台，力战孤拔，击伤法舰。十一年（1885）十月，命以钦差大臣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上年据报，三省挑选练兵业经一律成军，每省四千五百名，分别名为“盛字”、“吉字”、“齐字”练军。

寻以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为钦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

兵事宜，各城副都统以下均归节制。〖30〗

十七日（12月1日）

50 总署大臣奕劻等与葡萄牙使臣罗沙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及《洋药缉私专条》，确认本年三月由金登干代表清廷与葡国政府所订《中葡里斯本议定书》之主要内容。

二十五日（12月9日）

51 醇亲王奕譞病势较重，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前往醇王府探视。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3日）

52 明发上谕，即遵照定例以金瓶掣签选定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诏曰：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已届五年，兹据驻藏大臣文硕奏已获其呼毕勒罕聪颖幼童三名，洵为嘉祥，朕心悦览，著即遵定例，将三幼童之名入于奔巴金瓶内，捧经掣签，定为呼毕勒罕。〖31〗

十二月初五日（1888年1月17日）

53 派礼部尚书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事宜。

54 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候补知府李金镛查勘漠河金矿，酌定章程，事关裕国实边，亟宜切实办理。

先是，上年十二月间，署黑龙江将军恭镗奏称，漠河金矿为外人觊觎，若久予禁闭不采，恐将来贻患，请饬北洋大臣遴派干员，延雇矿师，携带机器，前来开办。旨令

李鸿章即派员办理。既而，鸿章奏言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堪当此任，谓该员熟悉矿务，任事勇敢，兼与苏沪商人相熟，可商令集股兴工。旨令署吉林将军希元即饬该员赴黑龙江办理漠河金矿开采事宜。至是，据李鸿章奏，李金镛现拟仿照西国公司之法，招集股本二十万两，同时购置机器，建造厂屋，以备克期开工，并筹议章程十六条，包括招集商股、自备轮船、开通道路、延请矿师、募勇保护等内容。鸿章又称：窃维金矿之兴，数十年来竞推美之旧金山、英之新金山（澳大利亚墨尔本）及俄之悉毕尔（西伯利亚），皆系荒地开采以后日臻繁盛，遂成都会；新旧金山近年出金渐少，惟俄犹擅此为大利。查漠河一带山脉正接俄境悉毕尔诸山，据称金苗长及五百里，李金镛所呈金样，成色尚佳，中外谓为金穴，似非无据。实边之计在人，聚人之计在财，漠河林木富饶，地气本旺，特以极边苦寒，千余里荒僻无人烟，金矿一开，人皆趋利，商贾骈集，屯牧并兴，可与龙江北岸俄城声势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计。且因此自行轮船，则江面不令独占，开通山路，则军府（指黑龙江将军府治齐齐哈尔）不至悬远，此皆防患未萌而不容稍缓者也。李鸿章奏折最后称，现在开通运道工程紧要，必须借资兵力，应请饬下黑龙江将军会商练兵大臣派兵一二千名，随往调遣。〖32〗疏入，下总理衙门议。

总署寻奏：美之旧金山、英之新金山、俄之悉毕尔，莫不淘挖金矿，以为富强之计。中国虽有产金之地，向来不事开采，所出无多，又经西人收买，以至金价日昂。自

来谋国远图，不外兴利实边二策，漠河矿务果若兴办得宜，则利源日开，人民渐聚，富庶之基，胥由于此；现就原议章程逐条详议，以为应如所请，即派李金镛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以专责成。得旨：如所议行。〖33〗

十七日（1月29日）

55 命予积劳病故记名提督吴兆有优恤。

吴兆有，字孝亭，安徽合肥人，淮军庆字营分统，记名提督。光绪八年（1882）朝鲜壬午事变，随庆军总统吴长庆赴汉城，事定仍暂时留防。十年（1884）十月朝鲜甲申事变时，以留防三营军队之最高将领，与办理前敌营务处袁世凯一起，当机立断，率兵入宫，保护国王，击溃日军，挫败日使竹添与该国亲日派欲乘中法有事之机在朝鲜建立亲日政权之企图。嗣中日订立“天津专条”，撤军回国，驻防旅顺要塞。至是卒于军营。

十八日（1月30日）

56 云南石屏、建水等处地震。寻据滇抚谭钧培奏报，死伤四千余人，已筹款委员分投勘赈。〖34〗

57 是年，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四百二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二百四十四万八千九百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六百零六万六千余两。岁出总计银八千一百二十八万九千两，内含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四千零八十六万三千四百余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

共银二千六百五十八万五千余两。〖35〗

58 户部大库入款总计银一千五百九十万零六百五十五两，支款总计银二千零八十七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两。〖36〗

59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八千五百八十六万二百零八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二百二十六万三千六百六十九两，入超银一千六百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一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零五十四万一千三百九十九两。〖37〗

60 福建台湾省改台湾府为台南府（今台南市），所属台湾县改为安平县，裁鹿港厅；另在全台适中之地设台湾府，以彰化东北境新设台湾县为府治（即今台中市）。〖38〗

61 与英国发生藏边隆吐山归属界务交涉。

初，英印政府自道光年间以来先后占据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原属之大吉岭、噶伦堡等处，并对哲、布两部施以渗透控制，意在蚕食中国西藏边地。光绪十一年（1885）又藉口《烟台条约》内英人可入藏游历专条，声称将派马科蕾由印度带兵入藏，旋因藏地僧俗百姓多有不愿之意，上年六月，中英订立缅事条约，英允不再派人入藏游历，仍要求藏边通商，且得在哲孟雄与西藏交界处修筑道路。西藏地方政府（商上）及三大寺僧众，为阻止英人蚕食边界，派藏兵前往日纳宗与哲孟雄交界处之隆吐山筑卡设防，并具禀驻藏大臣文硕，谓："查大吉岭实系

哲孟雄所辖地境，不但均被英人侵占，复敢越界屡次开设市面，新建铺房，修路造桥，种种恃强恶霸，横肆异常。去岁又复多方寻衅，以致大众志切同心，议定永远力阻，随于险要关口新建防堵人等住歇房屋，安设官兵”等语〖39〗。上年十二月，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照会总署称：“现在藏番因闻英人停止入藏，于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国不难将其炮台毁去，但本国亦不愿多事。请行知驻藏大臣，转饬藏番，不可妄为。”〖40〗本年八月和十一月间，华尔身又数次照会并亲来总署，声称日纳岭（指捻纳）向有藏兵驻守，英人决不犯此界，其自日纳至隆吐山（在捻纳以南）相距数十里，英人修有大路，属西金（即锡金）之境，今藏番于此修筑兵房，阻塞商路，“印督（即英印总督）欲用兵驱逐，不容该兵在彼守冬”〖41〗。总署电致驻英使臣刘瑞芬，嘱向英外部交涉，令印督勿轻启边衅；同时具折上奏，请饬驻藏大臣文硕速令隆吐山藏兵撤回。廷旨寄谕文硕：“即谕令藏官，速将哲孟雄界内所设卡兵撤回，勿与英人致生边衅”。文硕覆奏则力主隆吐山实属我境，未在哲孟雄界内，不愿令藏兵由此山后撤。奏言：查西藏江孜汛地，向设换防守备（川省绿营兵将领）一员、戴本一员，其属帕克里（即帕里）管理营官二员，其下有贡巴棍及寺院，并有上下卓玛依（即春丕），隆吐、日纳等地村寨百姓等住户〖42〗。又言：“今考地图，热纳（即日纳，英人谬指捻纳为日纳）实在隆吐山南，正与哲孟雄、布鲁克巴三角接壤交界处”〖43〗。

62 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一书。

黄遵宪，字公度，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光绪二年（1876）应顺天乡试中举，以通晓洋务，次年由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奏荐为驻日使馆参赞。在日期间与该国汉学者往来颇多，学问备受其人推崇。自念以钦差僚属宜采风问俗，用备咨询，因习其文，读其书，收集资料，发凡起例，拟创为《日本国志》一书。朝夕编辑，甫创稿本，因光绪六年（1880）调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暂辍。十一年（1885）丁忧回国守制，念该书弃置可惜，“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是年书成，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凡十二志，计四十卷，为中国首部介绍及研究日本之学术著作。其自序有谓：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为若海外三神山，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44〗薛福成序曰：咸丰、同治以来，日本廓然更张，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富强之机转移颇捷。此后中日两国之关系未能悬猜，然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觇其政而嘗然罔省，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嘉应黄遵宪公度以著作才，屡佐东西洋使职，创《日本国志》一书，未卒业，适他调，旋谢事闭门，赓续成之，采书至二百种，费日力

至八、九年。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自古史才难，而作志尤难，盖贯穿始末、鉴别去取，非可率尔为也。〖45〗

63 天津官绅杨宗濂等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是为中国第一家火柴厂。

〖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23 页。

〖2〗见《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二十二日条。

〖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一九《试铸银元片》。

〖4〗《光绪朝东华录》总 2227—2228 页。

〖5〗《光绪朝东华录》总 2233—2234 页。

〖6〗参见：《张文襄公年谱》卷三；《清末海军史料》399 页。按：光绪三年（1877），两广总督刘坤一捐款十五万两，发商生息，拟作为广州开办西学堂经费。嗣后粤督张树声即用此经费在广州城郊之长洲地方建造学堂，名曰“实学馆”（又改“博学馆”），招生入学，所开课程有西文、算学。至是，张之洞又在该学堂基础之上，添筑堂舍，扩大招生，增开驾驶、管轮等军旅课程，名为“广东水陆师学堂”。

〖7〗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687—688 页。

〖8〗上年十二月十三日（1887 年 1 月 6 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云：“中国态度友好，不肯使葡萄牙为难，但正式割让土地决办不到。葡萄牙如肯立即在征税上合作，中国可以答应谈判商约”。鉴于葡

国宣称要在条约内单立一关于澳门地位之条款，而总署表示强烈反对，同月十七日，赫德再电金登干："我请问葡萄牙是否能有别的办法取得这样好的条件。请不要忘记中国从来没有承认，并且一直拒绝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的领土。另一方面，葡萄牙如肯照我们所需要的答应合作，中国可以容许现状继续存在下去"。次日，金登干函告赫德，已于同月十四日（1887年1月7日）面见葡国外交大臣，后者"提到所谓'正式割让土地'，他说他并没有要求中国正式割让任何土地。您（赫德）和总督（指澳门总督罗沙）所拟的地位条款（即草约第二款），业经他本人和他的同僚们同意，这个条款也不意味着割让土地"。（见《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条约》35、37、39页）

〖9〗《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20页。

〖10〗《刘壮肃公奏议》卷五《请准筹办台湾铁路折》。按："基、安、沪、旗四口"，各指基隆、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旗后（即打狗，今高雄）。

〖11〗台湾铁路自本年六月开始兴造台北至基隆一段（光绪十六年建成，长约三十公里），明年开筑台北至台南一段，嗣因刘铭传去职，修至新竹而止（长六十八公里）。

〖12〗《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一，4—7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207—208页。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209—212页。

〖15〗海军衙门于光绪十一年（1885）成立后，自次年起，各省关原来协拨南北洋之"海防经费"改为名义上由海军衙门统一收取，且不再称"南北洋海防经费"，而改称"海军经费"。这里所说"十二年分该衙门经费"，即指上年各省关应解海军衙门之此项经费。

〖16〗《台湾通史》卷二五《商务志》。

〖17〗《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中译本44页。

〖18〗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一，16—25页；《光绪条约》卷二六，12—15页。

〖19〗刘瑞芬原为出使英、俄大臣，时在伦敦。李兴锐旋因病未能赴任，改派前任驻日使臣黎庶昌前往。

〖20〗唐炯前于光绪十年（1884）因未奉谕旨擅由北圻前敌回省，被革职拿问，下狱治斩监候之刑罚。本年二月，旨从滇督岑毓英之请，命予开释，派往云南督办该省矿务。

〖21〗《日本海军史》29页。

〖22〗《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一《续造兵轮折》。

〖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册368—369页。

〖24〗吴宏洛，字瑞生，安徽合肥人，淮军树字营统将，记名提督。

〖25〗《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四，22页。按：当时小吕宋（即菲律宾）属西班牙殖民地。

〖2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859页。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404页。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32页。

〖29〗长夫，即勇营内额设从事搬运等工作之夫役。咸丰初年曾国藩创立湘军营制，确定长夫名额，立为制度，其制每营用长夫一百八十人，合之作战人员即营官以至勇丁计五百零五人，全营共六百八十五人。又，户部原折内请暂停购买外洋枪械、船只及修筑炮台一项称：查外省购买外洋枪炮、各项船只以及修筑洋式炮台各工，每次用款动需数十万两，均须由部筹拨，竟有不候部拨已将本省别项挪用，遂致应解京、协各饷每多虚悬。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

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添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重要，而河工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光绪朝东华录》，十三年九月甲戌条）。

〖30〗定安，字静村，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同治间先后任伯都讷副都统、密云副都统、绥远将军，光绪六年（1880）任黑龙江将军，次年病解。至是派充钦差大臣，接替穆图善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

〖31〗八世班禅于光绪九年（1883）圆寂后，此前已访得灵童三名。驻藏大臣文硕旋遵此谕旨，于明年正月十五日（1888 年 2 月 26 日）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选定九世班禅。

〖3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一《漠河金厂章程折》。

〖33〗《光绪朝东华录》总 2410—2411 页。

〖34〗《光绪朝东华录》总 2398、2409 页。

〖35〗《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36〗《光绪会计表》卷一，《部库入款》、《部库支款》。

〖37〗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又见《光绪朝东华录》总2406页。

〖38〗《清代地理沿革表》82—83 页。

〖39〗《清季筹藏奏牍》一册《文硕奏牍》卷二。

〖40〗《清季筹藏奏牍》一册《文硕奏牍》卷二。

〖41〗《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四，16 页。

〖42〗《清季筹藏奏牍》一册《文硕奏牍》卷二。

〖43〗《清季筹藏奏牍》一册《文硕奏牍》卷四。

〖44〗《日本国志·序》。

〖45〗《日本国志·序》。

清通鉴　卷二四五

光绪十四年　戊子　公元1888年

正月初八日（2月19日）

1 英兵悍然攻毁藏边隆吐山营卡。〖1〗

初九日（2月20日）

2 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拟将上年由川入滇接至蒙自之电报线，再由蒙自接至广西南宁，并由昆明接至腾越（今腾冲）。从之。

初十日（2月21日）

3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添设广西梧州至省城（桂林）电线六百四十五里，又设琼州海口至黎岗各处（即黎母山区）电线一千九百零一里，岸步至高州电线二百四十里，广西南宁至云南剥隘电线八百余里。报闻。

十五日（2月26日）

4 驻藏大臣文硕以金瓶掣签选定八世班禅之转世灵童于拉萨布达拉宫。是为九世班禅，法名曲结玛尼。

十七日（2月28日）

5 慈禧太后懿旨：著户部添拨皇帝大婚用款一百万两。

二十一日（3月3日）

6 调驻藏办事大臣文硕来京，令帮办大臣升泰先撤隆吐山卡兵，再与英人议界务。

先是，隆吐山界务交涉发生后，英使华尔身来总署声称，如藏兵不撤出该处所设营卡，英印总督即用兵驱除。总署因而上奏，请饬文硕先撤回卡兵，再议界务，以免英人启衅。奉旨准行。然文硕力陈不宜撤兵理由，谓隆吐山不属哲孟雄（锡金），而在我藏界。迭经具奏并转电总署不愿撤兵，略言：撤兵一说，实有窒碍难行，盖因“藏界即是隆吐山迤南之日纳宗营官寨，卡伦（隆吐山卡伦）犹在日纳之北，地即藏境，人即藏民，撤亦无从再撤也。至于英人之刁悍要挟，折冲固非易易，然而既以和好托名，彼亦不能不说正理。比二三十年来，朝廷之所以俯从和议者，原为息事安民，故多曲从迁就；若或舆情不顺，强我自拂吾民，则固势所难行者”〔2〕。至是，总署恐不撤兵即起衅端，奏请将文硕免职，另派驻藏大臣交涉界务。疏入，旨令文硕来京，以伊犁副都统长庚为驻藏办事大臣。

寻以文硕仍持不宜撤兵意见，再降旨责备文硕固执己见，不顾大局，命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即行撤退卡兵，与英

人商议界务，谕称：文硕奏谓地为藏地，撤无可撤，连章累牍，虽兴兵构怨亦有所不恤，而于藏界尺寸之争不应骚动全局，徒手寡弱之众万难捍御强敌，彼兵深入之后，势更无所收束，一切危急窒碍情形悉置不顾。本应治以应得之咎，惟藏事未定，先行撤回，新任长庚未到之前，升泰（驻藏帮办大臣）责无旁贷。此时英兵未来，卡兵先撤，固属甚好，即英兵已到，卡众亦应善退，勿与交锋。盖彼此未经接仗，无论此界属藏属哲，将来尚可徐徐辩明，若为彼兵争所得，此后断再让，所失更多。此旨著四川总督刘秉璋飞递升泰，凛遵速办！

嗣因文硕又奏，请饬内外臣工会议隆吐山之事，以定应否调派内地军旅入藏支援，谕曰：隆吐山设卡一事，朝廷权衡利害，度势审机，筹之至熟。文硕于此事筹及军旅，殊属昧于事情，不顾大局，所请会议之事著毋庸议。目下时机紧迫，无论隆吐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辩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仍著凛遵前旨，迅速撤卡。

7 是月，驻美使臣张荫桓与美国政府拟订华侨善后事宜草约六款，主要内容为：中国自禁华工赴美，以二十年为限，惟华工在美有眷属、财产者不在此限；在美华人之生命财产受美政府保护，得享有“相待最优国民所应享有”之一切权益；此前华人在美遭迫害所受损失由美政府赔偿，共赔给二十七万六千六百零九元（含此前洛士丙冷一案所赔十四万七千元在内〖3〗），一年交清。〖4〗

二月初一日（3月13日）

8 明发上谕，宣示修葺西苑及万寿山殿宇事，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诏曰：朕自冲龄入承大统，仰蒙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十有余年，万机余暇，不克稍资颐养。因念西苑密迩宫廷，圣祖仁皇帝（康熙帝）曾经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万寿山大报恩寺为高宗纯皇帝（乾隆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乾隆帝生母）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徵祥洽。其清漪园旧名，谨拟改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吁恳再三，幸邀慈允。现在西苑三海工程将次告竣，拟于四月初十日奉皇太后舆銮驻跸。

又，慈禧太后懿旨曰：自垂帘听政以后，夙夜祗惧，如临深谷，今虽寰宇粗安，不遑暇逸之心，惟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无伤国计。但外间传闻不悉，或竟疑为圆明园工程亦由此陆续兴办，则甚非深宫兢惕之本怀，盖以现在时势而论，即使民康物阜，其应仰绍前猷、克光令绪者，不知凡几，尤当审时度势，择要而图。深宫隐愿所存，岂在游观末节，想天下亦应共谅。

十六日（3月28日）

9 得英军攻毁隆吐山营卡消息，命驻藏帮办大臣升泰饬令藏兵勿再前往。谕称：英兵于正月初八日攻毁隆吐山兵房，藏番自行退去。英使来言，印督允约其兵，但使藏兵不越界出关，彼兵不过隆吐，以后一切照旧等语。现在卡房既毁，若藏兵不再出，英兵亦必撤回，著升泰迅谕藏官，

勿再为出界复仇之事或俟英兵退后又复前往设卡，以致引敌深入。

二十二日（4月3日）

10 李鸿章奏报致远等四快船驶抵大沽。

上年正月间，李鸿章奏派琅威理、邓世昌等赴欧洲验收前于英、德两厂定购之四快船。四船分由鸿章命名为致远、靖远、经远、来远，于同年十一月来华，因北方海口封冻，暂在厦门过冬，日前驶来大沽。其中致远、靖远二舰为英厂所造，属轻巡洋舰，每船排水量二千三百吨，马力五千五百匹，时速最高可达十八海里，配有二十一生炮三尊、十五生炮二尊，鱼雷筒四具，价银六十三万两（炮械、保险等费在外）。经远、来远二舰为德厂所造，属装甲巡洋舰，每船排水量二千三百吨，马力五千匹，时速十五海里，配有二十一生、十五生炮各二尊，鱼雷筒四具，价银七十五万两（炮械等费在外）。

越日，海军衙门奏，英、德承造战舰既来，拟于明年合定远等舰编立海军第一支。懿旨：如所请行。〖5〗

三月初一日（4月11日）

11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广西桂林至梧州水道名曰广江，会漓、乐、恭、荔诸水，滩险石多，最为舟楫之患，因于光绪十二年（1886）筹拨款项并绅商捐项，将平乐、昭平一带山路先行修理。复将平乐至省纤路一并接修，并派员携带机器、炸药，以电线轰发，将江中险要恶石，连根炸碎，计开将军滩、木碌、秀才等滩一十有四。上年十月以

来又开下古榄、上古榄、耙滩等二十有一，综计两次，由苍梧以迄阳朔约七百余里共开险滩三十五处，商民往来，莫不称便。报闻。〖6〗

初二日（4月12日）

12 督办郑州河工李鸿藻奏，赶办大工，料少时促，拟先息借商款一百万两。得旨：著照所拟办理。

寻又以郑州河工需款甚殷，命户部再迅速预筹银一二百万两听候拨用。户部覆奏，正款罄尽无余，移缓就急之法惟有将提归部库之洋药厘金一百万两先令赶解。得旨：依议行。

又命李鸿章息借洋款一百万两，解郑工应用。

二十三日（5月3日）

13 户部奏报部库岁入岁出情形，据称现在存款统计五百四十万两，正额专款业已告罄。其折略言：臣部岁入之款，惟各省京饷八百万两、各省漕折一百余万两为待支正款，此外边防经费二百万、筹边军饷二百万、加放俸饷一百余万，皆有专款支销，不在正项待支之内，至四成洋税及六分扣平〖7〗，均系奏明另款存储以备要用，此部库入款之大略也。从前各省报解足额，出入仅可相抵，近一二年各省因筹办海防，购买船炮，匀还洋款，往往截留京饷，每年解部者不过十之六七，而部中用款又倍增于前，筹备大婚典礼四百万、添拨一百万，已备有专款，不与寻常度支并论；此外筹拨郑州大工六百万两，山东河工二百万两、续拨山东河工八十九万两，制钱工本九十余万两、铜本五

十万两〖8〗，直隶坞工、巡船购费数十万两〖9〗，皆系提拨、截留部库之款，将历年铢积存累之余，罄于数月，此部库出款之大略也。现在部库存款，截至三月半止，统计银五百四十万两，其中漕折一百十万两系专备开放俸甲米折之用，边防经费二百三十八万两系专备拨放东三省防军之用，其另款存储可以挪用者，仅四成洋税一百二十三万两而已，正额专款业经告罄。〖10〗

二十七日（5月7日）

14 河南巡抚倪文蔚等奏，购用西洋铁路、电灯、轮船，以加速郑州河工进度。据称：此次郑州大工，时日迫促，工程浩大，议购西洋铁路土车以速运土，议购电灯以备夜工，并议试用小轮船溯江入淮拖带料船，以速运料。先后电商北洋大臣李鸿章，饬由江海关道龚照瑗等定购小铁路五里，连运土铁车一百辆，电灯一架，浅水小轮船二只。现在铁路、电灯均已运至西坝安设，运土迅速，较土夫推送，难易不啻倍蓰；电灯照耀，不殊白日，可以昼夜趱工。〖11〗

四月二十一日（5月31日）

15 海军衙门奏报该衙门经费收支情形，谓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岁出则需三百二十余万两，请饬拨洋药税厘银一百万两。略谓：查臣衙门部拨常年经费虽有四百万两之数，而厘金向按八成拨解，各关洋税亦每有解不足数，通盘计算，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岁出之饷，北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南洋用款七八十万〖12〗，并三铁舰（即定、镇、济三舰）薪粮十八万两，四快船（即致、靖、经、

来四舰）薪粮二十二万余两，煤、油、修费二十余万两，东三省练饷一百万两，统计需款三百二十余万两，已属入不敷出。且三舰、四快船岁需用费有增无减，南北洋常年用款（指原拨南北洋海防经费）现在撙节匀拨已有告竭之势，设使全数拨发，更成无米之炊。再四筹思，惟有请旨饬下户部将前请筹拨洋药税厘银一百万两全数指拨，即万不得已，亦须暂行筹拨五六十万两，一俟河工告竣，即由该部全数指拨应用。〖13〗

三十日（6月9日）

16 慈禧太后懿旨，山东巡抚张曜帮办海军事务。

五月初四日（6月13日）

17 京师、直隶、奉天、山东地震。〖14〗

初九日（6月18日）

18 命升泰传谕第穆呼图克图将隆吐山之事妥为了结。

此前，驻英使臣刘瑞芬电告总署，四月十四日黎明，藏兵三千进攻英印兵营卡，战至十点钟，藏兵败退，互有伤亡。〖15〗英使华尔身亦为此事两次来总署谓，接印督电称，但令藏众退回原界，仍守二年以前情形，不在隆吐山扎兵，以后便可照旧办理，绝不欲侵入藏地，致碍两国和好等语。〖16〗至是，谕称：为今之计，印督既有不进原界之语，藏兵不可有再出捻纳复仇之事。向来藏务专归商上〖17〗，闻第穆呼图克图素日人尚平和晓事，现在掌办商上，责有专归，著升泰于奉旨后传谕第穆，加以策励，即专委该呼图克图一人将此事妥为了结。倘能深维终始，仰体朝廷覆

庇深恩，保安全藏，定当优加褒奖；若惑于众论，不顾全局，以后交兵无已，自速其败，求如现在转圜尚可完守捻纳定界而不可得，亦惟该呼图克图是问。

十五日（6月24日）

19 明发上谕，表彰在籍绅士陆心源捐献家藏旧书于国子监。诏曰：陆心源解官后校刊古书，潜心著述，兹复慨捐群籍，所捐书籍一百五十种，计二千四百余卷，且附以所刊丛书三百余卷，洵属稽古尚文，伊于廪生陆树藩、附生陆树屏均著赏给国子监学政衔，以示嘉奖。

陆心源，字刚父（又作刚甫），号存斋，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浙江归安（今属湖州）人。咸丰间中举，嗣任广东南韶兵备道，又调高廉道，后开缺归里，潜心精研古书源流、金石考证之学，是晚清著名藏书家，曾收集宋版书一百余种、元版书四百余种，建藏书楼名曰“皕宋楼”，作《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又有藏书楼曰“十万卷楼”，专藏明以来善本书。〖18〗

20 是月，潘鼎新卒。

潘鼎新（？—1888），字琴轩，安徽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议叙知县。咸丰间在安徽投军对抗太平军，擢同知。同治初年奉曾国藩命募勇成军号鼎字营，从李鸿章赴上海，作为淮军主力之一迭与太平军战，擢江苏常镇通海道。复率部北上镇压捻军，授山东布政使，赏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光绪二年（1876）署云南巡抚，旋实授。嗣与总督刘长佑意见不合，奉命来京另候

简用，途次回籍养病。五年（1879）以俄事日亟，召赴天津随办直隶防务，事定，仍回籍。九年（1883）命署湖南巡抚。次年初，越南北宁失守，徐延旭革职拿问，于二月间调署广西巡抚，即由湖南驰赴镇南关调度关外军务。继又出关进扎谅山，指挥苏元春等军进向船头、观音桥等处，屡与法军鏖战。十二月，法军大举反扑，谅山失守，以至阑入镇南关，鼎新“伤肘坠马”，退龙州，奉旨革职，仍准戴罪立功。既而，帮办军务冯子材率部大败法军于关前隘，鼎新即率苏元春等军与冯军一起，接连克复文渊、谅山、观音桥等处。旋奉旨解任回籍，本月病故。寻从李鸿章请，准开复原官，入祀淮军昭忠祠。〖19〗

六月十九日（7月27日）

21 慈禧太后懿旨，明年正月皇帝大婚后即应亲裁大政，二月初三日归政。

二十四日（8月1日）

22 命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即亲赴藏边，与英官妥议隆吐山界务事宜。

23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直隶按察使周馥暂留海军衙门，创办海军章程，俟拟成后再行赴任。

周馥，字玉山，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安徽建德县人。生员出身，入李鸿章幕府，保荐升至津海关道，此前授直隶按察使。时为鸿章所派来京，会同海军衙门人员定拟北洋海军章程。周馥为人精明机敏，通晓洋务，为李鸿章属下人材之一。

七月初十日（8月17日）

24 以郑州河工久办无成，命予李鸿藻、李鹤年等在事各员严厉处分。

前于五月间曾迭据督办河工李鸿藻等电奏，堵口工程进占妥速，有“口门仅宽五十余丈，合龙在即”之语。此后则接连奏报，因口门水深流急，东西两坝已成之工迭被淘刷塌陷，万分焦急，深恐功败垂成。至是又奏，黄河伏秋汛已至，请停缓大工，俟秋汛稍平接办。谕曰：览奏殊深愤懑。自上年八月郑工漫口，先后发给工需银九百万两，明旨电谕，三令五申，筹措不遗余力，乃该河督（李鹤年）等迁延观望，至岁杪始行开工，又不先期放河引溜〖20〗，以至口门淘刷日深，秋汛已临，不克堵合，该尚书（李鸿藻）等办理不善，咎无可逭。李鹤年著开去衔翎，与成孚（前河道总督）一起发往军台效力；李鸿藻、倪文蔚（豫抚）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戴。

同日，派广东巡抚吴大澂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督办郑州河工事宜。

二十五日（9月1日）

25 户部请饬催解本年“筹边军饷”（岁额二百万两）。旨令各省关在十月前迅速解清。

26 是月，京畿地区大雨滂沱，永定河水势骤涨，卢沟南岸多处漫决，刷宽口门四五十丈不等。诏以该管各员疏于防范，命分别革职留任，摘去顶戴，李鸿章交部议处，令将漫口赶紧堵合。

八月初一日（9月6日）

27 江苏学政王先谦奏，刊刻《皇清经解续编》计二百零九部、一千四百三十卷竣事，版存江阴南菁书院。

初三日（9月8日）

28 黑龙江将军恭镗奏，派兵查放江左卡伦，为俄人所阻，请饬核议。疏称：黑龙江左岸地方，从前原以外兴安岭为中俄大界，内有二卡伦、六封堆，每年派兵巡查，均为防俄窥边而设。上年遵例查放，俄官派兵拦截，据称江左俄属，毋庸中兵查放。查咸丰八年中俄和约载明黑龙江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口为俄国属地，是俄人阻止官兵似非有意寻衅，所有碍难查放情形，请饬核议云。得旨：下所司议。

寻，总理衙门奏："江左精奇里河一带，地虽划分俄界，惟原驻旗屯（指江东六十四屯）应照约管辖〖21〗，则查放旧章不妨藉为维系，未可遽尔迁就"。从之。

十九日（9月24日）

29 英军入侵藏南，旋又退至隆吐山。

先是，英军于本年正月间攻毁隆吐山藏兵营卡，强行占据此山，后者旋于四月间反攻不利，诏命掌管西藏商上事务之第穆呼图克图赴该处议办。六月间，驻京英使照会总署，谓接印督电报，"藏番"仍添兵欲攻隆吐。廷旨令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亲赴该处与英官议办界务。至是，升泰尚未自拉萨启程，英军突自隆吐山向捻纳藏兵阵地发起进攻，后者不支而退，英军跟踪追来，深入藏南，接连攻陷

捻纳、咱利、亚东、朗热等隘口，至仁进岗（今亚东）遇署江孜绿营守备萧占先率兵前来，方停止其深入进犯。旋于本月二十二日撤出所占各隘口，退至隆吐山。〖22〗

寻据升泰奏，已带八旗官兵驰赴藏边，请饬总署知照英方派员来议。略言：近日以来迭接边报，印（英）兵日渐增多，该处（指隆吐山）本属边荒废地，向无界址，洋人或随意指地一段以为藏人越入哲界，遂狡而思逞，是诚不可不防。前已飞札署江孜守备萧占先就近驰赴前敌，复严饬统领“番军”之公爵噶布伦伊喜洛布旺曲〖23〗，责令其只准防守，务须按兵不出，如违节制，立即严参。现酌带达木八旗官兵数百〖24〗，驰赴藏哲边界，但使战争先息，即赶紧设法查明界址，应请饬下总理衙门告英使转电印督，要彼或亲至英营面议，或由英廷另简派明练大员前来办理。〖25〗得旨：藏事已有转机，深堪嘉许。升泰刻下想已驰抵边境，著即凛遵前旨，与英官熟商妥办，以副委任；并随时将办理情形速咨刘秉璋（四川总督），由屯奏闻。

二十六日（10月1日）

30 醇亲王奕譞奏，《北洋海军章程》已定，进呈慈览。奏称，北洋原有定、镇、济三铁舰及超、扬两快船，合之去岁续购自英、德两厂之致远等四快船及旧有蚊、雷等船，计得大小二十五艘，声势已壮。俟库款稍充，再添数船，即成劲旅，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惟不详定章程，斯难垂绪永久，前经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复督饬海军衙门总办章京等，会同直隶按察使周馥悉心考核，编辑成帙，计分十四款，

列为六册，进呈慈览，恭候钦定，如蒙俞允，即遵奉刊刻颁行。又称，病久体弱，恳请开去总理海军衙门及神机营差使。〖26〗

慈禧太后懿旨：醇亲王公忠体国，经猷宏远，数年来创办海军，尽力筹维，悉臻妥善；十年抱恙，久未痊愈，犹复力疾综核，孜孜不倦。现在章程已定，详加披阅，巨细毕赅，有条不紊，洵为经国要图。兹据奏请开去总理海军衙门等差使，惟念海军关系重大，迥非寻常庶政可比，目前规模粗定，嗣后应办之事正多；数月以来，叠次视疾〖27〗，见王眠食精神渐臻康复，所有海军衙门一切事宜，仍著醇亲王照常经理，庶会办、帮办诸臣有所秉承，其神机营事务，并著照旧管理。

《北洋海军章程》共十四章，计分舰船、官兵、俸饷、杂支、升擢、检阅、水师后路各局等项内容。其第一章云："北洋旧有及新购到者，计镇远、定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六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三艘，利运运船一艘，海军一支，局势略具。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犹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目前库款支绌，固难遽议添购，而规划久远，造端不可不宏。拟俟库款稍充，再添大快船一艘、浅水快船一艘、鱼雷快船（今称驱逐舰）二艘，庶战舰可敷用；另添鱼雷艇六艘、练船一艘、军火船一艘、测量船一艘、信船一艘，合之原有者，共得战舰十六艘、雷艇十二艘、守船六艘、练运等船八艘，共大小四十三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

调遣”〖28〗。又，《章程》规定，北洋海军共设提督一员、总兵二员、副将五员、参将四员、游击九员、都司二十七员、守备六十员等额缺，以提督统率全军，而受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节制。

31 是月，津沽铁路通车。

上年二月，海军衙门奏请将开平铁路公司所造胥各庄至阎庄铁路接修至大沽，俟修成后再西自大沽接造至天津，东自唐山续修至山海关。奉旨允准。至是，阎庄经大沽至天津铁路全线告成，计长一百七十五里，合之原有唐山至阎庄铁路八十五里，共计二百六十里。开平铁路公司亦改名津沽铁路公司。该路共用银一百三十万两，其来源有招集商股、息借洋债及动用官款，而官款仅为十六万两。

九月初九日（10 月 13 日）

32 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拟续造津通铁路。

津沽铁路既于上月告成，李鸿章于本月初五日前往查验，乘火车直抵唐山，认为“一律平稳坚实”。复就便履勘唐山煤矿，据称“出产既旺，销路亦畅，北洋兵商各船及机器局无不取给于此，规模宏阔，机器毕具，自中国有煤矿以来殆未见有如此局势者”。因沿途所见煤矿及铁路各商皆力陈铁路之利，请由天津接造至通州，李鸿章以为“通州铁路似不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匪浅”，遂于是日致函海署讲述此意，并谓如蒙奏准接办，则立即遴派委员督饬该商董等购地兴工，仍准津沽铁路公司承办。〖29〗

33 是月，广东布衣康有为在京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书在都察院受阻，未能达于朝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生于咸丰七年（1857），广东南海县人，此次系来京应顺天乡试，未第，旋回广东。

十月初五日（11月8日）

34 慈禧太后懿旨：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慧，著立为皇后。

又谕，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封为瑾嫔，其十三岁女他他拉氏，封为珍嫔。〖30〗

十六日（11月19日）

35 因湖南提督盛军统领周盛波卒，命交国史馆立传，予谥“刚敏”。

周盛波，字海舲，安徽合肥人，团首出身，同治初与弟盛传一起，率淮军盛字营（即“盛军”）随李鸿章自皖省赴沪与太平军作战。嗣回籍养亲，所部盛军由盛传一人统带，长期驻防津南小站一带，成为淮系各军中规模最大、武器最为近代化之一军。光绪十一年（1885）盛传卒，盛波接统该军，授湖南提督。此前病故于军营。

二十三日（11月26日）

36 命传旨嘉奖江孜守备萧占先，仍令升泰与英人商办，绥靖边疆。

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奏，八月间英军入侵藏边，藏兵不敌英军炮火而走，江孜守备萧占先紧扎帕隘（即帕克里）

不退，告英官此乃大清地土，英兵撤回。谕称：此次若非萧占先临机应变，阻遏英兵，藏中情形几同瓦解。该守备胆识可嘉，著传旨嘉奖，俟事定后从优保奏。第穆呼图克图办理不善，噶布伦伊喜洛布旺曲不遵节制，均有应得之咎，姑念藏事尚未定局，著先传旨严行申饬，仍责令约束番众，如再生事端，定即从重惩办。仍著升泰即凛遵叠次谕旨，熟商妥办，绥靖边疆。

十一月初六日（12月8日）

37 北洋大臣李鸿章进呈小火车（含机车一台、客车六辆），供西苑内紫光阁铁路之用。〖31〗既而御史余联沅奏劾李鸿章“作此奇巧之物以贡于朝廷”，“其心实不堪问”，“况侵蚀国帑，削剥民生”，弊端甚重，请予严旨切责。又谓，火轮车行走飙疾，火焰猛烈，有非意料所及者，“万一震惊圣躬，实不忍言”云。〖32〗

初八日（12月10日）

38 懿旨令海军衙门议奏海军报效之事。

先是，御史屠仁守奏请停止海军报效。据称，近年创办海军，筹款无策，遂有托报效为邀恩之计者，乃群视为捷径，交骛争趋，其弊甚大，究归于乱政害民、罔上行私而不可止。又称，此事街谈巷论，众说纷纭；士大夫相与偶语，亦无不私忧窃谈，戚戚于心，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知，若不急行停止，上则妨贤病国，下则播恶殃民。〖33〗至是，懿旨令海军衙门议奏。

寻据海署奏，海军报效之事，现定拟章程，以严收捐

之限，一俟臣衙门入款如常，海防有恃，即将一律停止。懿旨：依议行。

初十日（12月12日）

39 出使大臣洪钧奏，每科馆选庶吉士不下七八十人，应令翰林院掌院学士就新科庶吉士选派出洋，畀以二三等参赞，俟三年期满，其有能娴习交涉事体，考究富强功效及明于制器、开矿、算学、化学诸务者，由使臣保奏，授职编检。得旨：该衙门议奏。

总理衙门寻奏，查吏部章程，翰林院庶吉士无论何项劳绩，俱不准保免散馆，所以重清班也，所请保免散馆之处，应请毋庸置议。从之。〖34〗

十五日（12月17日）

40 以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记名提督林泰曾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记名总兵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

41 李鸿章奏，可将滇粤两省已成电报线与越南北圻之电线相接，藉收越南、暹罗等处商报之利，且有事时断线阻信，操纵由我。得旨：如所请行。

二十五日（12月27日）

42 蠲缓山东临邑、齐东、惠民、乐安等七十六州县被水、被旱、被风、被虫地方之新旧钱漕杂赋有差。

二十九日（12月31日）

43 署河道总督吴大澂奏，郑州河工试用西洋“塞门德

士”。据称，向来河工修筑坝垛，皆用条砖、碎石抛掷河中，石坝一道须抛二千余方，始见出水，每遇秋伏大汛，即重大石块亦随流坍塌。访闻西洋各国有“塞门德土”（即水泥，又译“水门汀”），较中国所用三合土尤为坚结，可使根基做成一片，似为一劳永逸之法。八月间已屯商李鸿章，将旅顺所存塞门得土三千桶并上海、香港添购之六百桶陆续运到，业经试办。下部知之。〖35〗

越数日，吴大澂又奏，郑工东西两坝进占顺利，合龙已有把握。得旨：合龙有期，殊深欣盼，即著妥速攒办，早日告成。

十二月初五日（1889年1月6日）

44 伊犁将军色楞额奏，俄人殴毙中国兵民，据理交涉。据奏，本年九月初一日宁远城（今伊宁市）俄领事馆附近发现被殴毙兵民三人，另据伤重未死者证实系该领事馆俄人所为，而俄领事吴司本拒不承认，反诬中国兵民无端见害，欲调俄军马队越界前来。因密函军标统领马玉崑暗侦俄卡动静，一面叠函该领事，晓以利害。彼现已允照约持平办理并撤回马队，地方安静如常。〖36〗谕：俄人殴毙中国兵民一案，几肇衅端，此事业经总理衙门照会俄使确切查办，色楞额亦责无旁贷，与该领事持平商办。该处密迩邻疆，此等交涉，事所常有，必须持以镇静，断不可急遽张皇，转滋贻误，并随时约束兵民，毋生枝节。

初八日（1月9日）

45 以明年举行归政大典，诏示明年开恩科乡试，后年

举行恩科会试。

同日，派礼亲王世铎等任平定陕甘及天山南北方略馆总裁官。

十五日（1月16日）

46 海军衙门奏，拟令各直省督抚共筹银二百六十万两，分批解存天津，不惟海防缓急足恃，且可腾出闲杂各款专顾钦工。

先是，本年九、十月间，醇亲王奕譞函商李鸿章，以万寿山工程经费不足，拟于正款之外筹集一笔款项，专供工程需用，嘱鸿章转商各省督抚设法办理。鸿章即分别致函江督曾国荃、粤督张之洞、川督刘秉璋及鄂督裕禄等，转达醇王之意。上月十四日，粤督张之洞覆电李鸿章，谓万寿山工程“祝嘏孝养，典礼有关”，“朝旨昭明，邸教恳切，谊应稍效微忱”，“谨当力筹百万，不动正款，五年分筹，每年四季解津”〖37〗。张之洞且以现银须有文批，恐无从办理，建议将此款项作为海军衙门备用之款，“庶便存案”〖38〗。上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函覆醇亲王，告以粤督张之洞已认筹一百万，分五年解清，此外，“曾沅帅（江督曾国荃）电认八十万，分两年报解；鄂帅（湖广总督裕禄）认解四十万，分三年解清；川帅（川督刘秉璋）认二十万，分五年解，似此已过二百万之数，众请踊跃可喜”。又称，直隶财力虽窘，亦勉凑二十万，合共二百六十万两。〖39〗至是，海军衙门奏请将此项筹款解存天津，以海军经费名目正式立案，“不惟海防缓急足恃，且可腾出闲杂各款专顾钦工”〖40〗。

47 是夜，紫禁城内太和门等处失火。据云，“火起于贞度门之东间”，系因“该班官兵炉火窜入柱中”所致，焚毁太和门，延烧至昭德门等处。〖41〗

寻以“天象示警”，慈禧太后懿旨令万寿山颐和园工程除正路及佛殿外，其余一切皆停罢。

十九日（1月20日）

48 郑州黄河南岸决口合龙。历时一年有余之堵筑大工至是告竣。

旋以郑州大工合龙，实授吴大澂河东河道总督，赏头品顶戴；开复革职留任之李鸿藻、倪文蔚处分，赏还顶戴，释回革职遣戍之李鹤年、成孚，亦赏还顶戴。

二十日（1月21日）

49 懿旨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大臣妥议修建津通铁路事宜。

本年九月间，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以津沽铁路告成，拟续造天津至通州铁路，请予上奏。醇亲王因于十月二十七日具折奏请续造津通铁路。其折略云：臣奕譞自亲历北洋巡视海防后，深悉铁路为自强至要图，遂与共事诸臣商酌拟办。兹据直隶臬司周馥等禀称，新造津沽铁路，自天津府城东门外河岸起，经宁河县至塘沽、芦台以至阎庄止，计长一百七十五里，桥梁、栈房、机车、客货等车一律齐备；其自阎庄至唐山八十五里为各商旧造铁路，现在新旧没铁路首尾衔接，轮车通行。复据该司道等转呈铁路商人陈承德等公禀一件，大致谓现造铁路尚不足抽还造路借本，

如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则既可抽还造路借木，并可报效海军经费。由此逐步经营，愈推愈广，设有征兵运械、飞刍挽粟等事，向之经年累月始克办到者，将见咄嗟可致矣；向之驿站车马，供应繁重者，将见安坐而理矣。至商民贸迁，无远弗届，沿途荒僻之地可变冲衢，亦属势所必至，是铁路洵为自强之急务。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准如所禀办理，仍令津沽铁路公司商人照章承办。〖42〗疏入，奉懿旨“依议”。

朝廷允造津沽铁路之消息传出后，京中舆论一片哗，国子监祭酒盛昱首先奏称，铁路施之人烟辐辏、商贾通行之区有害无益，请收回成命。〖43〗继则御史余联沅奏谓，修造铁路，势必铲墓拆庐，蹂田堙井，纷纷滋扰，民何以堪？又云：中国自隆古以来，政教修明，府库充溢，无所为铁路也，惟自中外通商以来，洋人以奇巧之物赚什倍之利，故不惜金钱买通奸民，图兴铁路，以遂其眈眈之欲等语。〖44〗御史屠仁守等亦称，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正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况畿甸三百里，义重深严，自京师至津沽，方将阻之以峻垒、限之以重关，犹恐不足深恃，若置铁路于其间，尽撤藩篱，洞启门户，风驰电走，朝夕可至，实乃厝火积薪而寝其上〖45〗。给事中洪良品等亦极力反对修造津通路，谓即有百利亦不能当其有碍京师安全之一害。〖46〗此类奏疏既上，慈禧太后因于是日谕令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大臣议奏。

寻户部尚书翁同龢等联名疏请勿修津通路，称：铁路可行于边地，不可行于腹地，盖边地有运兵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且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

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铁路一开，本业顿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云云。〖47〗此外尚有相同意见奏折若干件。懿旨令均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大臣一并议奏。

50 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八百三十九万一千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三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一百余两。岁出总计银八千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七百两，内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四千五百三十三万六千余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共银二千九百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两。〖48〗

51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九千二百四十万一千零六十七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二千四百七十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二两，入超银三千二百三十八万一千八百二十五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三百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二两。〖49〗

52 武训创办“崇贯义塾”于山东堂邑县柳林村。武训，原名武七，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山东堂邑（今属聊城）人，少孤贫，从母行乞，成人后仍以行乞并佣工为生。自恨不识字，立志“修个义学为贫寒”，将乞讨所得专办义学，不立家室。其义学分二级，称蒙学、经学，聘举人、拔贡出身者任教师，此后又在馆陶、临清各办义塾一处。山东巡抚张曜等先后以“行乞兴学”疏请朝廷表彰，旨授“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赐名“训”，并赐“乐善

好施”匾额及“创建义学武善士”之称。嗣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卒于临清义学之内，诏命宣付国史馆立传，建专祠祭祀。

53 日本完成陆军军制改革，将原有旧式镇台制陆军改编为西式野战师团制，以适应大规模对外征战之需要

〖1〗上年末隆吐山界务交涉记事。

〖2〗《清季筹藏奏牍》一册《文硕奏牍》卷四。

〖3〗关于美国洛士内冷排华案，请参见本书卷二四二，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十四日。

〖4〗《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六，1—2 页。按：此草约嗣因粤省旅美商人反对，以华工既禁，华商将不禁自绝，具禀请求粤督张之洞奏请清廷勿准此约，以保在美华民生计。张之洞奏上，廷旨交总署妥议，而久议未决，是以暂未批准。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由驻美使臣杨儒与美方以此约稿为底本，酌量修订，将中国自禁华工赴美之期限由二十年改为十年，于次年（1894）二月正式签署。

〖5〗《光绪朝东华录》总 2425 页。

〖6〗《光绪朝东华录》总 2428 页。

〖7〗“边防经费”，即始于光绪六年（1880）之“东北两路边防经费”，由户部指拨，各省关按年解部，岁额二百万两。“加放俸饷”，即在京王公臣僚及旗绿兵丁俸饷不再减成发放。“六分扣平”，各省解交户部银每百两申水六两，谓之“六分扣平”，盖各省宝银成色不一，均以纹银为通用标准银，而纹银亦非纯银，五十两须申水

二两始等于纯银。

〖8〗“制钱工本”，参见上年正月十三日。“铜本”，即开采云南铜矿所需官放底本银。

〖9〗“直隶坞工”，指大沽口船坞工程，此工规模较小，不比旅顺坞工；“巡船购费”，指四快船价款内有数十万两出自部库。

〖10〗《光绪朝东华录》总2433—2434页。

〖11〗《光绪朝东华录》总2435页。

〖12〗原折于此语后附加说明：“现在撙节度支，北洋仅拨银九十余万两，南洋仅拨银五十余万两。”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册59—60页。

〖14〗《光绪朝东华录》总2450页。按：此次地震之震中位于渤海湾内，波及直隶、奉天、山东沿海各处，北京亦有震感。

〖15〗《李鸿章全集·电稿》（一）962页。

〖16〗《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六，7页。

〖17〗商上，参见本书卷二三三（光绪二年）注18。

〖18〗嘉庆间藏书家黄丕烈得宋版书百余种，名其藏书楼曰“百宋一廛”。陆心源意在超越黄氏，乃名其藏书楼曰“皕宋楼”，皕字意为二百，谓储宋版书二百种。据统计实际有宋版书一百十余种，元版书一百五十五种。陆心源嗣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藏书归其长子陆树藩（字纯伯）所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财阀三菱株式会社副社长岩崎弥之助从陆树藩手中以十万银元将“皕宋楼”、“十万卷楼”等约计四万卷藏书全数买去，舶载尽归于日本，是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大损失。日人岩崎氏旋用此藏书创建“嘉善堂文库”，战后由日本国会图书馆管理。

〖19〗《清史列传》卷五五《潘鼎新》。

〖20〗李鸿藻等已先期挖成引河，拟分流大溜循原来河道至山东利

津入海，但迟至上月合龙在即之时，仍未开放引河，适逢连日大雨，河水陡涨，冲力未得缓解，以至功败垂成。

〖21〗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格尔毕齐河及其发源处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山南之地包括黑龙江左岸尽属中国。咸丰八年（1858），俄人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规定两国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属俄，江右属华，惟黑龙江城（即瑷珲）对岸之精奇里江流入黑龙江处一带六十四屯人民“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罗斯人不得侵犯。

〖22〗《清季筹藏奏牍》二册《升泰奏牍》卷一。按：清代驻藏汉兵由四川派往，定期轮换，扎于冲要各处，以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分统之，并统率前藏、后藏、定日、江孜汛地之分防藏兵。计前藏设置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一员、外委五员，汉兵四百五十八名；后藏（日喀则）设置都司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一员，汉兵一百三十八名；定日设置都司一员、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一员，汉兵三十八名；江孜设置守备一员（萧占先即为时任江孜守备）、外委一员，汉兵十九名。此外在打箭炉（今康定）、里塘、巴塘、察木多（今昌都）四处设置粮台，配置游击一员、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七员、外委九员，汉兵七百二十八名，分驻四处，保护粮运（陈观浮《西藏志》201页）。

〖23〗噶布伦，又作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主管官员之职称，乾隆十六年（1751）清廷规定，由噶布伦四人（一僧三俗）主持噶厦，以后沿为定制。

〖24〗达木，地名，在拉萨以北，即今当雄县。

〖25〗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七，18—20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册64—65页。

〖27〗上年十月以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已两次赴醇王府探视醇王病情。

〖28〗《北洋海军章程》一章。

〖29〗《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9页。

〖30〗关于慈禧为光绪帝选定后妃情形，《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有详细记述，据云："光绪十三年冬，西后为德宗选后，在保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女进内，依次排列，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恭亲王之女）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原注：据宫监谓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馨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姐妹之所以获选也。嗣后德宗偏宠珍妃，与隆裕感情日恶，其端实肇于此。以上皆宫监唐冠卿所言，盖深知其内情者"。

〖31〗《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初六日条。按：西苑内小铁路即紫光阁铁路，是由李鸿章建议，醇亲王赞同并力主修建者。意在开风气，为全国大办铁路垂范，经慈禧太后允准后施工。由李鸿章派人向法商新盛公司订购机车一台、坐车（车厢）六

辆及铁轨七里余，从天津送来海军衙门。据称“查坐车六辆，内上等极好车一辆，上等坐车二辆，陈设华美，制作精工；中等坐车二辆，行李车一辆，亦俱材质光洁”，“其原订价银仅六千两，而自巴黎洋厂加工精制，分起装运来华，实不敷工料运脚之数”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221—222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201页。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66—68页。

〖34〗《光绪朝东华录》总2548—2549页。

〖35〗《光绪朝东华录》总2540—2541页。

〖36〗《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八，20—24页。

〖3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1页。

〖38〗《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1页。

〖3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7页。

〖40〗慈禧与醇亲王倡言大治水师，屡谓海军关系重大，必须竭力图维。此皆出于诚心，系鉴于历史教训而欲维持清朝统治所不得不然者。但慈禧同时又要修葺园林，作为其“颐养天年”之所，而修园却不便动用“司农正款”，即并无正式经费来源，园工则无钱不办，于是遂有所谓“报效”之事。醇王请李鸿章商于各省督抚，筹集一笔款项，意在一举两得，既备海防缓急（战时应急之款），又以其息银作为工程经费之正当来源。于是此项认筹之款，经各省陆续解到之后，存于天津外商银行，仅以每年利息解京用于园工，其本金二百六十万两则被用于甲午一役之战费（详后）。

〖41〗《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十五日条。

〖42〗《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册145—146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200页。

〖4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205—207页。

〖4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 208－209 页。

〖4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 209－210 页。

〖4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 213 页。

〖48〗《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49〗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 2556 页。

清通鉴　卷二四六

光绪十五年　己丑　公元1889年

正月初六日（2月5日）

1 镇江英租界印度巡捕殴打华人致死，群情激忿，烧毁洋行及英、美领事署，租界内洋人皆逃上轮船。江督曾国荃电告总署，现已派员会同地方官妥为弹压料理。总署寻覆电该督，此事英使亦来说及，请中国派兵船前往；嘱曾国荃赶紧设法弹压，免酿大案。〖1〗

十四日（2月13日）

2 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代奏编修丁立钧“敬陈管见”一折，谓举办洋务乃“用夷变夏”，请饬李鸿章勿听马建忠、张佩纶等人之言。据称：近年条陈时政者，多欲弃中国数千年成法而改从外国者，大率皆曰中国近患在于贫弱，不如外国富强，故欲舍己从人。此种论议，始特倡于一二人，近今以来，几于人习其说。而不知其说若行，病国殃民，

无所不至，故唐虞患洪水，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闻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自前巡抚郭嵩焘、丁日昌等创建邪议，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而议者乃竞以为然。总督李鸿章、侍郎曾纪泽率皆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按察使周馥、道员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废员张佩纶与李鸿章附为婚姻，潜身幕府〖2〗，以故蒙昧日深，每有兴作，不恤公议。今欲杜绝邪议，请严旨饬下李鸿章尽心辅政，毋近谗邪，云云。〖3〗

十五日（2月14日）

3 总理海军事务奕譞等会奏津通铁路事宜，懿旨令张之洞等疆臣各抒己见，迅速覆奏。

上年十二月，醇亲王奕譞等以津沽铁路告成，奏请续修津通路，奉懿旨依议。旋因廷臣群起非议，懿旨又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大臣妥议具奏。至是，醇亲王等会奏以为，铁路关系军国要务，不敢为众咻牵制而遽萌退诿之志。略言：溯自往年法越事亟，幸谅山一役，国威远播，从此改弦易辙，力图自强实效，以备不虞。是以筹款购械以立海军，调舰会师以巡海防，因海岸之绵亘也，始议设铁路以省兵。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信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详阅各原奏所虑各节，综而言之，一曰“资敌”，敌乘我路，必须用车，一旦有事，我车收回，无可夺也，试思咸丰庚申之变亦岂铁路被乘？一曰“扰民”，此节始议建设铁路之时已经反复讨论

其唐山之至大沽以至天津既成之路，莫不以避民间庐舍、邱墓为最要，偶有一屋一坟关碍大势，万不能避，则给以重价，谕令迁徙，务恤民隐而顺舆情。一曰“失业”，夫趋利避害，人情之常，西洋之人趋避尤工，使铁路而利少害多，则断无各国相率兴建之理。

醇亲王等此奏最后称：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惟力是视。我有铁路，则运兵神速，粮饷、煤械不虞缺乏，首善腹地有三五支精练大军，直与沿海逐处皆屯重兵者无异，诚御侮之长策，亦持久之良图。至于铁路之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更难以枚举。而言者乃云是臣下之利，非君上之利，是外洋之利，非中国之利，岂非颠倒是非乎？此事关系军国要务，臣等不敢为众咻牵制，遽萌退诿之志。〖4〗

奏入，懿旨曰：前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请由天津至通州接修铁路，当经降旨允准。嗣据余联沅等先后奏请停办铁路，均谕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大臣妥议具奏。兹据会商筹议，逐款胪陈，详加披阅，所陈各节辩驳精详，敷陈剀切，其于条陈各折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惟事关创办，不厌求详，著定安、曾国荃、卞宝第、裕禄、张之洞、刘铭传等按切时势，各抒己见，迅速覆奏，用备采择。

4 授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张之万为大学士，管户部事；吏部尚书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右侍郎孙毓汶为刑部尚书。翌日，又以徐桐兼任会典馆总裁官。

十九日（2月18日）

5 奕淙卒。

奕淙（1831—1889），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五子。十五岁时过继惇亲王绵恺为嗣，降袭惇郡王。咸丰十年（1860）晋封为惇亲王。尔后时参与政事，然弗如恭王、醇王才干之大及差使之重。既卒，谥“勤”。

二十一日（2月20日）

6 御史屠仁守革职，永不叙用。

御史屠仁守奏请于皇帝亲政之后，命外省密折及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批阅”字样，然后施行，云云。慈禧太后懿旨称：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远鉴前代流弊〖5〗，及时归政。若于归政后仍书“圣鉴”而披阅奏章，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该御史所见甚属乖谬，且关系重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意妄言、紊乱成法者戒。屠仁守著开去御史，交部议处，原折掷还！

寻懿旨再谕：吏部覆议，意存袒护，屠仁守著革职，永不叙用，吏部堂官并著交都察院议处。〖6〗

二十二日（2月21日）

7 以归政在即，懿旨命优赏醇亲王。谕曰：醇亲王奕譞，志虑忠纯，经猷宏远；自垂帘听政以来，以一心一德宏济艰难，凡可以利国家、安社稷者，罔不综揽大纲，竭诚匡助。近年创办海军，运筹精密，规画周详，力破群疑，折衷一是。其余重大事件，前席谘咨，直抒忠谠，仍复翼翼小心，稽诸史册，所称亲贤重臣，罕有伦匹。现当归政伊

迹，允宜特沛殊荣，著赏给金桃皮鞘戎服刀一柄等。

又命优赏李鸿章等疆臣。称封疆大吏均为国家依任之臣，李鸿章赏用紫缰，曾国荃、岑毓英均赏加太子太保衔，杨昌濬、张曜、刘锦棠、刘铭传赏加太子少保衔。又，赏加总税司赫德“三代一品封典”。

复以本年“国有大庆”，命总理衙门于二月内择日在署设宴款待驻京各国使臣，包括德使巴兰德、英使华尔身、日使盐田三郎、俄使库满、法使李梅等。

8 懿旨命严行申饬御史林绍年，并宣示“海军巨款”之由来及用途。

上年十二月，从海军衙门请，允各直省督抚筹款计银二百六十万两〖7〗，消息传出，物议纷纭。御史林绍年奏称，督抚报效，有关政体民生，请旨饬禁。至是，慈禧太后谕曰：海军为经国要图，自光绪十一年（1885）创办以来，规模略具，需款浩繁。前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准，由两江等省于正杂诸款内腾挪巨款，分年拨解天津，由李鸿章发商生息，其各省筹解之本银专备海军不时之需，每年息银则补海军衙门放项之不敷，并无令各省督抚报效之事。〖8〗该御史任意揣测，危言耸听，殊属谬妄，林绍年著传旨严行申饬！

林绍年，字赞虞，福建闽县（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历充乡会试同考官，上年授御史。前因传闻各省督抚筹集款项以海军经费之名，行报效园工之实，乃上疏曰“生民疲敝，当以俭化天下，使督抚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请即下诏停输，还所进奉”云。

二十六日（2月25日）

9 册封叶赫那拉氏为皇后。

二十七日（2月26日）

10 光绪帝大婚礼成。

二月初二日（3月3日）

11 因河道总督吴大澂奏请上醇亲王“皇帝本生父”尊号并请饬议尊崇醇亲王礼节，懿旨命宣示奕譞于光绪元年（1875）正月所上“预杜妄论”一折。

初，同治帝既卒，两宫太后懿旨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入承大统，是为光绪帝。奕譞因于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八日具折奏请“预杜妄论”，略谓：历代入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备载史书，其有大乱之道者，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9〗。今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感惧莫名。特恐将来有草莽新进之徒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稍一疑犹，则朝廷徒滋多事。恳将此折留于宫中，俟皇帝亲政时宣示廷臣，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为奸邪小人，立加摒斥。〖10〗

至是，吴大澂以光绪帝亲政在即，上疏奏称：窃维醇亲王公忠体国，以谦卑谨慎自持，在皇上有父子之亲，我朝以孝治天下，当以正名定分为先。且自古于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礼，本生父母之称不可改易，请加醇亲王以尊称，且别加本生名号，并请饬下廷臣会议加尊号之礼节。〖11〗疏入，慈禧太后懿旨曰：醇亲王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每遇优加礼数，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

黄轿〖12〗，至今不敢乘坐。自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预杜妄论”一奏，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后此邪说竞进，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折发钞，嗣后阑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

【考异】论者有谓，醇亲王“预杜妄论”一折并非光绪元年（1875）正月所上，而是此时由孙毓汶等奉慈禧之命临时写就，冒称从前所作，即所谓“倒填日期”。如有人称：“夫吴大澂之所以奏此折者，岂取媚而邀宠乎？目击群小（指孙毓汶等）弄权，好家山将被纤儿撞破，而小人之敢于无忌惮者，以醇亲王柔暗易欺也。故欲涤瑕荡垢，以清朝班，非从根本解决不可，而又未便讽之去位，不得已，以尊崇典礼奏。盖醇亲王既尊皇帝本生父，自不能屈就臣列；贵而无位，则权奸自失其护符，庶朝政有澄清之望。济宁（孙毓汶）等知其故，不得不出死力以争之，于是假造一预杜妄论之折，以为抵制。何以证其假造也？考穆宗宾天，为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甲戌，距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八日丙午，不过三十三日，梓宫在殡，醇亲王方为恭办丧仪大臣，哭泣之不暇，安得从容闲豫，考订史册，何者为至当，何者为不当，作此礼仪文字，俨然在衰服之中？”又称：“其时两宫垂帘听政，德宗方在襁褓，恭亲王等正色立朝，醇亲王不过闲散差使，并无权力，岂有于十五年前预作帝党之冷曹，以树后党之大敌，此必无之理，既无奸谋之发见，何用预杜？”云云（见《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

醇王此奏是否光绪元年（1875）正月所上，固有待考证，惟就以上所引文字而言，不无牵强附会之嫌。首先，吴大澂请饬尊崇醇

王典礼之动机，果如论者所谓欲使醇王尊为皇帝本生父，从而“贵而无位”，不使过问朝政，使孙毓汶等“失其护符”，以使“澄清”朝政？且不论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吴氏之此种用意，显而易见，即使醇王已被尊为“本生父”，也不存在其不能过问朝政之事。固然，为“避嫌”起见，于一般寻常公事可不必过问，然当遇有重大非常事件之时，又岂能坐视不问？退而言之，即使“贵而无位”，不便过问朝政，但只要醇亲王生存于世，便是任何人不得漠视之一大权威，孙毓汶等之“护符”便自然存在，又谈何“失去护符”？其次，谓自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至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八日之三十三日内，醇王为治丧大臣，“哭泣之不暇”，并无精力“考订史册”作此文字云，此更属主观臆测。夫同治帝不过醇亲王一侄辈，试问后者有无可能连续哭泣一月之久，以至连起草一奏折之心思及余暇也没有，何况又尽可指派他人代其写成？至谓醇王不能于十五年前预为“帝党”张目而与“后党”为敌者云，尤属不合情理，盖因光绪十五年（1889）时尚无后来所谓“帝党”、“后党”之区分。其实，此类说法不过是把后人之某种认识强加于时人罢了，其不足为训，自不待言。要之，此类“倒填日期”之说，实无确切根据，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

初三日（3月4日）

12 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礼成。明日，天安门颁诏，宣示归政事于天下。

十一日（3月12日）

13 密谕升泰，哲孟雄归英保护已成事实，中国不宜过问，藏哲边界之事应与英官妥为商办。

上年八月，英兵入侵藏边，旋又退出，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奉旨前往边境与英人交涉，于十月中自拉萨起程，十一月初行抵仁进冈（今亚东），继至隆吐山附近扎营，与英印政府外长鸠兰德举行会谈。英方先要求以江孜为通商地，旋又要求在帕克里（今帕里）通商，均为升泰拒绝，并要英方先行撤兵。英人则称必先画定边界，然后始能议撤。升泰以隆吐山归属等界务之事尚需从长商议，不能遽尔确定，因暂时中断会商，而将行营退扎仁进冈。旋具折奏报以上经过，并谓抵达边境后，哲孟雄部长（锡金国王）之母及其亲族叠次具禀前来〖13〗，据称彼等不愿投归英人，仍请照旧例附属天朝。升泰以为，英人控制哲部已非一日，断难拱手让出，我若允该部所请，必致别生枝节，建议不如认可英人事实上对哲部之“保护”，而在名义上仍力争使该部“照旧”附属于我国。又谓，自到达边境后，布鲁克巴部长（不丹国王）带兵一千七百人来助我兵，已重给赏需，饬其速回，许以事后当为之“代恳天恩”，准其入贡，该部长“欢忭鼓舞”。〖14〗

至是，廷旨密谕升泰：哲孟雄与英国订约租地，事实已成，无可挽救；该国本在版图以外，现在势穷力竭，愿求内附，若照所请办理，英人窥视已久，必不相让，殊于藏事无益有害，该大臣许其“保护”，而争“照旧”二字，所见甚是。布鲁克巴派兵来营效力，该大臣重给赏需，饬其速回，所办亦中肯綮。总之，此时惟就事论事，将藏案妥筹完结，该大臣当勉为其难，与英官妥为商办，徐与蹉磨。总理衙门所派税务司赫政已于上年底到独脊岭〖15〗，因大雪封山，未能即行前进，刻下谅已抵仁进冈，此后翻

译传语当无隔阂，即著该大臣熟商妥办，并将商办情形随时奏闻。

十七日（3月18日）

14 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东川、昭通两府铜厂渐次见功，本年可得铜一百数十万斤起解，请饬部拨铜本银一百万两。〖16〗得旨：著照所请，即由户部指拨的款一百万两，限期分解，以应急需。

寻唐炯再奏，办理采矿，拟用开凿、通风、泄水三种机器，已派员赴东洋购办。请饬免征税厘。从之。

又奏，云南矿务渐著成效，巧家厅白锡蜡山等处产铜尤富，拟继续延聘日本矿师。下部知之。

十八日（3月19日）

15 册封瑾嫔、珍嫔。

16 朝鲜国为祝贺归政进献方物，诏赏该国王及王妃缎疋如例。

二十九日（3月30日）

17 命户部右侍郎曾纪泽管理同文馆事务。

三月初一日（3月31日）

18 赏翰林院侍讲崔国因二品顶戴〖17〗，派充驻美日（西）秘国出使大臣，代任期届满之张荫桓。以江苏按察使陈钦铭为驻英法意比国出使大臣，代已被授为广东巡抚之刘瑞芬。

二十二日（4月21日）

19 升泰奏，第穆呼图克图遵旨撤退藏哲边界之藏兵，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分起撤回，请饬总理衙门知照英使约期撤走英军。下所司知之。

二十六日（4月25日）

20 先是上年办理郑州河工，需费浩繁，户部筹款乏术，奏请将始于光绪十年（1884）之“海防捐”改为“郑工捐”，由各省专款专储，随时待拨。奉旨允准。迨郑工告竣，各省仍存有此项捐银，至是，山东巡抚张曜奏，加修黄河堤埝，请饬将各省所收“郑工捐”悉数拨给山东，作为工赈之用。旨交所司速议。

户部寻议可允所请，旨令江苏、甘肃、新疆、福建、台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督抚，迅将户部指拨郑工捐银如数解往山东。

二十八日（4月27日）

21 从李鸿章请，命添铸新设北洋海军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缺印信关防凡十八颗。

四月初三日（5月2日）

22 明发上谕，命将本年南漕十万石拨给山东赈灾。诏曰：山东连年被灾，收成歉薄，民情困苦，上年截留京饷三万两，本年又由藩库筹银五万两，并请饬部拨十万两作为赈款，均先后允准。惟该省灾区甚广，现在青黄不接，觅食尤难，著加拨轮船起运南漕十万石，由李鸿章饬令迅

速运往山东，交张曜委员散放。

寻又以山东连年灾歉，饥民甚众，恐前拨赈银、漕米不敷应用，慈禧太后懿旨命再发去“宫中节省内帑银”十万两，作为赈款。

初八日（5月7日）

23 懿旨以张之洞请造卢汉铁路之议颇有见地，命海军衙门将该督奏折详细议覆，奏明请旨。

本年正月间，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处遵旨议奏津通铁路事宜，力驳御史余联沅等阻修铁路之说，请坚持定见，仍准修津通路。慈禧太后以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令各直省督抚各抒己见。其陆续覆奏诸折中，两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护理江苏巡抚黄彭年之力主修路之意见〖18〗，颇受赞许。尤以张之洞请造卢汉铁路一议最受重视，其折略谓：铁路之利，海军衙门所奏迅海防、省重兵、便转运、通货物、兴矿产、利行旅、速邮传、捷赈济诸条已详明确实，包举无遗，惟津通路既有异议，且非万不得已之计，即宜防意外枝节之端，莫如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行经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为中国大利之所萃，盖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19〗

张之洞此折且详细策划卢汉铁路之行经路线及筹款办法，以为此路宜经保定、正定、磁州（今磁县），历彰德（府治在今安阳）、卫辉（府治在今汲县）、怀庆（府治在今沁阳）等府，在黄河上游择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自河以南，则由郑（州）、许（昌）、信（阳）

驿路以抵汉口。谓果能如此，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相通；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奔凑，如川赴壑。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云集都下，其利未可胜言。又谓，此路既成，民受其益，人习其事，商睹其利，但有利便，并无纷扰，关东陇右，以次推行，二十年后，中国武备屹然改观矣。如以经费难筹，则请以分段之法为之，拟分自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终至汉口为末段，中原地势平衍，工力可省，估计大约每里不过五六千金，一段不过四五百万两内外，合计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则款亦八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20〗

疏入，慈禧太后懿旨曰：前因筹议铁路事宜，谕令沿海沿江督抚各抒己见，以备采择。嗣据陆续覆奏，详加披阅，其偏执成见、不达时务者毋庸置议外，张之洞、刘铭传、黄彭年所奏各有见地，而张之洞所议自卢沟桥起，行经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划为四段，分八年造办，尤为详尽。此事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海军衙门原奏意在开拓风气，次第推行，并不限定津通一路，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举办，毋庸筑室道谋！著海军衙门即就张之洞所奏各节详细议覆，奏明请旨。

十六日（5月15日）

24 命湖南按察使薛福成开缺，赏二品顶戴，充出使英、

法、意、比国钦差大臣。

十八日（5月17日）

25 李鸿章复函醇亲王，主借洋款三千万修建卢汉铁路。

本月初八日懿旨令海军衙门议覆张之洞请修卢汉路之奏。次日，醇亲王奕譞电致李鸿章：张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望通筹。区区心志，不言可喻，舍此难为力。〖21〗至是，李鸿章复函醇亲王：铁路创办，路愈长，款愈多。各国造路均系凑集他国人入股，鲜有独力能成者，股息不过四五厘，无妨国计。由卢沟桥至汉口三千里，非有现款三千万不能动手，集商股、拨部帑断不济事，只有以轻息借洋款，约二三十年，就铁路余利分次清还。此须有朝廷作主，乃能取信外人；千载一时，舍此别无办法。〖22〗

二十五日（5月24日）

26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己丑科三鼎甲：状元张建勋，山东蓬莱人；榜眼李盛铎，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探花刘世安，汉军镶黄旗人。至是，赐一甲张建勋、李盛铎、刘世安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杜本棠、费念慈、叶昌炽、陈三立、曾广钧、邱逢甲、孙廷翰等三百二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李鸿藻，副考官为工部尚书崑冈、潘祖荫，礼部右侍郎廖寿恒。旋授一甲张建勋为翰林院修撰，李盛铎、刘世安为编修。

二十七日（5月26日）

27 驻美国等国使臣张荫桓奏，国旗拟改用长方式，各

华商仍令遵用斜幅龙旗。

初，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定国旗式样为斜幅黄色、中画飞龙（即三角形青龙黄地式清朝国旗），兵轮、商船及海外华商亦一律使用。上年，北洋海军既告成军，李鸿章以为此种斜幅式旗帜张挂于兵舰不甚庄重，且以当年初定旗样之时原为雇船捕盗使用，并未奏明必为不可更改之国旗式样，而西洋各国旗式多以方长为贵，中国亦应改定旗式，以重体制。因行文咨会各驻外使臣，告以北洋海军所用国旗拟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龙。至是，驻美使臣张荫桓奏称：臣奉使海外，例张国旗，而南北美洲各国每以中国旗式官商一致为诧；西俗国旗最为郑重，现北洋海军所用国旗既改为长方式，则驻外使领各官在海外敬悬国旗，亦应以长方为式，绘画仍旧，此外各华商折仍令遵用斜幅龙旗，以示等差云。疏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23〗

五月初八日（6月6日）

28 岑毓英卒。

岑毓英（1829—1889），字彦卿，号匡国，广西西林县（今广西定安）人。生员出身。咸丰间在乡为团首，旋率该团赴云南协助镇压回军，以军功先后迁署宜良知县、署路南知州、署澄江知府、署云南布政使。同治七年（1868）授云南巡抚，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复加赏云骑尉世职。十年（1871），调遣杨玉科等军攻灭大理杜文秀政权，底定全滇。光绪元年（1875）署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以马嘉理一案，被英人指为“主谋”，朝野舆论亦有责备之言，

适以丁忧去职。五年（1879）复出，任贵州巡抚，旋调福建巡抚，办理台湾防务。八年（1882），法越事起，再署云贵总督，次年实授。十年（1884），亲率滇军二十余营入越，开辟北圻西线战场，与东线粤省各军相互策应，合力进攻在越法军，令彼不得全力犯我沿海。初因东线北宁、太原失守后形势暂时不利，乃主动撤退兴化等处守军至保胜一带，避免挫败而损国威。继则挥师进围宣光，苦战数月，重创守敌，敌军为之丧胆，并牵制东线法军，使其不能全力进犯关内。复于东线冯子材等获致镇南关大捷之同时，于临洮等处大败西线法军，卓著战绩。战后数年来，仍以镇守西南边疆之重臣，深为清廷倚任。本年二月，慈禧太后归政大典，命授太子太保衔。至是病故，年六十岁。遗疏入，诏曰：云贵总督岑毓英，秉性公忠，才识沉毅，由诸生从事戎行。上年查阅营伍，途次触发旧疾，叠次赏假调理，本年四月，力疾销假，方冀医治就痊，长资倚畀，遽闻溘逝，轸惜殊深。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宣付国史馆立传，谥“襄勤”，伊子岑春煊等各赏叙有差。〖24〗

六月初七日（7月4日）

29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澎湖为闽台咽喉，而形势散漫，现经勘定，于玛宫地方凭海筑城，以资捍卫。报闻。

十一日（7月8日）

30 海军衙门奕劻等奏，自本年为始每岁可拨银三十万两用于颐和园工程。据称：“臣衙门开办以来，部拨各款，原备南北洋海防经费、东三省练饷、水操内外学堂各项，

需用浩繁，本有入不敷出之势，又加以颐和园工程需款亦属不赀，又不能不竭力兼筹，用蔵要工。通盘计算，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可勉强挹注，以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处应用。倘臣衙门经费收不敷出，再行酌度情形，另筹办理。”〔25〕

【考异】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经费数目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梁启超谓：“自马江败后，戒于外患，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三千万，思练一劲旅，其后海军之捐日日加增，积之十年，其数可想”；“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李鸿章传》）。任公先生以中国近代思想界先驱及学术大师，其言论多令人信服，然对于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经费一事之批评，其以上说法（康有为亦有类似之说）却不无错误。首先，谓中法之役后清廷筹款三千万以练海军，实际并无其事，固属以讹传讹，此无须多论。至谓海防捐输“积之十年”云云，其说亦不准确。查海防捐输始于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事紧急之时，原拟事定即停，嗣又从李鸿章之请，展限一年，用于善后事宜。十四年（1888）郑州河工需款浩繁，又将此项捐输改为“郑工捐”。迨郑工告竣，复于十五年（1889）三月将此项捐款全数拨给山东河工。此后海署方奏准自十六年（1890）起再改郑工捐为海防捐（名“海防新捐”）。而颐和园工程挪用此项捐款则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此前未见记载。同年二月，海署奕劻等奏称：“伏查臣衙门就岁入之款而论，每年拨发南北洋、东三省及各项杂支，无事之秋尚虞不敷，况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幸赖海防新捐稍资补益。唯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指海军经费）

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俟（海军经费）津存生息集有成数，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清末海军史料》685 页）。由此可知，光绪十七年（1891）以前之海防捐输实未被颐和园工程挪用，故而此项捐款之用于园工，自光绪十七年（1891）算起，迄至二十年（1894）甲午之役发生，不过三年时间。因此，所谓十年累积海防捐输之说，亦多属主观臆测。然则，慈禧修园挪用之海军经费究竟为数若干？

如前所述，光绪元年（1875）因日本侵台事件之刺激，总署于同年六月奏准由各省关厘金、洋税项下每年筹银四百万两，作为南北洋海防常年经费。然此仅为纸面上规定之数额，实际此后历年实解之数皆与原额相差甚远，正如李鸿章所说“光绪元年（1875）奉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名为四百万两，大半无着，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只能备养船、购器零用而已”。迨十一年（1885）五月，鉴于中法一役法人恃其船坚炮利，纵横海上，我以船炮悬殊之故，“非独不能海上交锋，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于涉渡”，“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左宗棠语），因有惩前毖后、大治水师之懿旨，于是又相继有海军衙门之建立及《北洋海军章程》之制定等举措。然而，由于国家财力困窘，海军衙门所管经费却无所增添，仍以光绪元年（1875）户部所拨南北洋海防常年经费为主要经费来源。且据醇亲王奕譞称，海军衙门之部拨常年经费虽有四百万两之数，而厘金一项向按八成拨解，海关洋税亦每解不足额，实际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而岁出则需三百二十余万两（包括东北练饷每年一百万两），收支相抵，不敷在三十万两之数。是知部拨海防经费作为正项开支尚且入不敷出，实无挪作他用之可能。至是，奕劻等奏称部拨南北洋海防经费虽“本有入不敷出之势”，然“通盘计算，

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可勉强挹注，以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银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处应用”云。如果这番话可理解为部拨海防经费自光绪十五年起，以后每年均被挪用于园工三十万两，照此计算，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时为止，六年间共挪用一百八十万两。此外，慈禧太后既以海军衙门主管颐和园工程，后者自应于部拨正款之外，竭力另为工程筹集用款。除去“海防经费”这项正式岁入之外，其另外可供园工挪用之经费便是始于光绪十年（1884）之“海防捐输”，但以上指出，海署挪用此款于园工，仅为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十年（1894）这三年时间而已。其三年之内挪用海防捐输又为数几何？据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户部奏折称“自光绪十五年（1889）新海防开例以来，京外所收捐项不下八百余万”（转引自王道成《颐和园经费新探》，《清史研究》1993年1期），每岁平均一百三十余万两，三年共收银约四百万两，是为京外即各省捐局所收之数。此外尚有户部捐，据刘岳云《光绪会计表》载，光绪十九年（1893）户部所收海防新捐仅有九万三千两，而同年拨给海署之此项捐款则为二十七万六千两（《光绪会计表》卷一，《部库入款》、《部库出款》），后一数字或许是积攒二三年后而一次拨给者。故可认定户部三年间所收海防新捐为数不过三十万两左右，加之京外四百万两，三年间共收海防新捐四百三十万两，再合以挪用之“海防经费”一百八十万两，并假设迄至甲午战争为止这两笔腾挪之款丝毫未加归还，则颐和园工程共用去海军衙门各款为数六百一十万两。这一数字与学者依据乾隆时初建清漪园五十六项工程估算经费所作推论，认为“颐和园修建经费在五六百万两之间”（见王道成《颐和园经费新探》）之说，颇为相近。若再考虑到海防捐输一项实际并不能全数用于园工，其必有相当数量仍前一样用以补充海军正常放款之不足，须由六百一十万两减去数

十万两，则颐和园修葺工程“腾挪”或“暂垫”之海军衙门经费银总数当在五百万至六百万两之间。

十二日（7月9日）

31 海军衙门奕劻等奏，上年各省关应解海防经费及补解该项经费历年欠款，有打数全解者，有尚未解清者，自应查照定章分别劝惩。〖26〗光绪帝令将所有业经解清之湖北省及闽海、镇江、江汉、芜湖、粤海各关该管之员交部查取职名给予议叙，其未经解清之江苏、江西、浙江等省，查取职名议处。并谕此项经费关系紧要，即著该督抚饬司将欠解银两迅即如数拨解，嗣后各省关务当遵照指拨数目按年解清，不得任意延宕。

同日，奕劻等又请饬内务府归还海军衙门借款。旨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十三年分欠解银一万两、十四年分应还银八万两并本年应还之款，一并迅速解还。〖27〗

十八日（7月15日）

32 翰林院编修王懿荣请续修《四库全书》。据称：乾隆高宗皇帝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日，所收书籍，上自周秦，以迄我朝，牢笼天地，彪炳古今，汉唐以来文章美富未有若斯之盛也。今又时经百载，开通日广，文物日新，既有市舶泛来前代流传海外之书，复有乾隆以后通材硕儒网罗散失、采集逸佚、说经补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书，以及天文、算学、地舆、方志、政书、奏议、私家撰著之书，层见叠出。或先得者残，而重收者足，或沿称者伪而改题者真。考据一门，后来居上；

艺数之流，晚出愈精。是宜重开新馆，续纂前书，俾皇上万几清暇，藉资乙览。继称：今翰林院衙门，讲、读、编、检诸员几二百人，加以后来恩科选用，为数益夥，岁糜俸饷，季分廪禄，仕优则学，朝夕论思，职亦宜然。且近三十年来学术之变亦汲汲矣，笃实之风渐微，而新学异说纷然竞起，若不及今整齐，百氏失其指归，其为流弊，岂可胜言？现在《方略》、《会典》两馆齐开，一俟两书告成之后，可饬下议定重开《四库全书》馆，即院修书，不支薪炭；所修之书一遵前例，外省采进，分派编校，各撰提要，总裁阅看，每成一类，辄呈御览，应钞应存，恭候钦定。奏入，得旨：著俟《会典》纂辑告成后，由翰林院奏明请旨。〖28〗

七月初五日（8月1日）

33 闽浙总督卞宝第奏，江西船民与福建延平民人械斗生事，现已调兵进剿，请将该管各员交部议处。谓江西客帮民人，向在闽省江河驾船为业，船多人众，好斗喜争，刀枪器械，几于无船无之。上年十二月初，在延平府（今南平市）顺昌县大干地方，有江帮与人口角争斗，杀毙当地民人三名，该民人等又纠合多人，杀死江帮十三人。当饬该县等严拿凶犯。嗣因日久未获，本年五月间，有江西船五十余号，约千余人，竖“普天佛祖”旗号，另有八卦小旗，上写“天地”字，由邵武开驶，顺流而下，声称往大干复仇，沿途官府劝阻不住，势甚凶猛。署顺昌知县王国瑞等回城办防，具禀请派大队官兵前来。已调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统带所部星夜赴剿，陆路提督孙开华亦派兵往顺

吕协剿，当不难一鼓扑灭。得旨：仍著督饬各营赶紧截拿，务期迅速扑灭，毋任蔓延。〖29〗

十二日（8月8日）

34 调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漕运总督李瀚章为两广总督。

八月初二日（8月27日）

35 海军衙门覆奏兴建卢汉铁路办法，慈禧太后命李鸿章、张之洞会同该衙门妥议开办。

本年四月初八日，懿旨以各督抚覆奏铁路事宜诸折内，张之洞请造卢汉铁路之议最有见地，命海军衙门就该督此议详细覆奏，并谕称一经决策，即可毅然举办，毋庸筑室道谋。至是，海军衙门议奏上，略言：西洋兴办铁路，以干路为经，以枝路为纬，有事以路征兵，无事以商养路，故能历久不敝、国富兵强而官民交便。铁路既宜于西洋，亦宜于东洋，岂独不宜于中国？惟事关创始，择善而从，津通一路即暂时缓办，拟照张之洞所陈，由卢沟桥至汉口全程三千里划为四段，分八年完成，先从两头造起，北由卢沟桥至正定府，南由汉口至信阳州，其余次第接办。惟工大费巨，购地十八万亩即需银四百二十万两，合之铁轨、造桥等费，非三千万两不能竣工。其筹款之法，当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并行，尤以洋债为挹注之资，而无论或拨或借，应先集款一千万两，俾勘路定料。并请饬直、豫、鄂三省督抚晓谕绅民，勿得阻挠滋事。总之，果能内外一心，官商合办，十年之内，成效可期，以开中国万世之利，

以杜四裔环伺之谋，大局幸甚！〖30〗

懿旨：著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办事宜妥筹开办，并派直隶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骏德随同办理。此事造端宏远，实为自强要图，总期内外一心，官商合力，以藏全功，而俾至计。

初七日（9月1日）

36 不准刘铭传将台湾煤矿交由英商承办，并传旨申饬。

先是，台湾基隆煤矿自中法一役毁坏后，先由商人承办，旋以本亏退回官办，复于光绪十三年（1887）由巡抚刘铭传主持凑集官股、商股共十二万两，招商承办，因产煤无多，工本过少，办理年余，并无利益，商股退出，于同年十二月仍由官办。此前，铭传以该矿缺乏资金，亏损日重，拟交由英商承办，订立合同，意在节约糜费，而杜漏卮，因上折请饬总署等会议是否可行。奏称：该矿开采年久，煤源已竭，所产日绌，自改归官办以来，综核出入，每月亏折银三四千两不等，据工程师察看情形，非添用本银百万另开新矿，不能获利。台湾经费支绌，官本无款可筹，商股不能再招，适有英商范嘉士愿集资本银百余万来台承办，并详议章程十一条开送前来。查台湾产煤系地方自然之利，官办限于资本，不能扩充，且积习太深，用人为难，所入不敷所出，非设法变通补救，不能免此无穷之累；若由该英商承办，不特官本可以取回，即以二十年计之可免漏卮百万，关税并车路运价转可得数十万，利源既开，商务更兴，于地方民生尤属有裨。其所议章程十一条，经臣再三核议，亦不至有后累，当经派员先与该英商草立

合同。事关中外交涉，应请饬下总理衙门会同户部速行会议定夺，如蒙俞允，再饬令该英商画押承办。〖31〗疏入，旨交总理衙门、户部议奏。

至是，总署、户部奏请勿允该抚所议，称台湾煤矿开办十余年未著成效，虽由资本不充，亦未始经理不善；今欲设法补救，议交洋商承办，亦系该抚不得已之苦心。但如合同定立年限、指定界限、不准华民就近开挖，于本地民生殊有妨碍。且台湾孤悬海外，基隆实为扼要之区，该处煤矿乃中国自有之利，一旦付诸外人盘踞二十年之久，俨同地主，聚族日众，恐年满之后又别生枝节。况煤斤为轮船所必需，若听其垄断，设遇海疆有事，彼如联络一气，即欲断其接济，诚恐防范难周，虽合同有“归中国主政”之语，亦未必可恃。尤可虑者，中国各省矿产，洋人垂涎已久，如黑龙江之金矿、云南之铜锡各矿，洋人辄思越境勘采，叠经该将军督抚奏请设法阻止，杜其觊觎，若准英人开办台湾煤矿，恐他国援以为例，纷纷要求。倘拒而不允，彼将谓厚彼薄此，重烦辩论，似不值贪此小利，转贻外人以口实也，故应请毋庸置议。〖32〗光绪帝谕曰：该衙门所奏，立论极为切当。此事开办十余年未著成效，实由承办之人经理不善，该抚欲思补救，不于所用官商实力讲求，辄与英商订拟合同，虽可作为罢论，究属多此一举，办事殊属粗率，著传旨申饬。

初八日（9月2日）

37 从李鸿章请，准予积劳病故之督办旅顺海防工程候补道袁保龄优恤。

袁保龄，字子久，河南项城人，前漕运总督袁甲三次子。前奉李鸿章之命在旅顺督办船坞等项工程已达七年，“栉风沐雨，胼手胝足”，不辞辛苦，以至积劳成疾，日前卒于任上，年四十八岁。

十九日（9月13日）

38 户部奏，筹拨来年“甘肃新饷”，分别指拨山西、河南、陕西、湖北等省及闽海等关共银四百八十万两，请饬照数拨解。得旨：此项经费关系紧要，各省关务须提前筹解，著于明年九月底扫数解清。

二十四日（9月18日）

39 天坛祈年殿雷击失火。

九月初一日（9月25日）

40 以英国君主捐银赈济江南水旱灾民，命总理衙门修书致谢。

初二日（9月26日）

41 督办福建船政大臣裴荫森奏，闽厂为广东协造之“广乙”、“广庚”二舰建成下水〖33〗。报闻。

初六日（9月30日）

42 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请开办西安至嘉裕关电报线。从之。旋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派电局总办盛宣怀经办其事。另据鸿章奏报，同时将陕甘筹设之关陇电线由西安经太原接至保定，由公司筹款作为商线，则东西万里一律贯通。

二十三日（10月17日）

43 因有人奏，风闻东三省新练之军仍未精强，聚兵既多，不免沾染习气，转以所给优饷为狎邪赌博之费，请饬实力整顿等语，谕曰：东三省练军，关系最要，当兹创办甫经就绪，必须严申纪律，一洗军营向来习气，方可慎固边防。著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吉林将军长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确切查明，如有所奏情弊，即严行禁止。

二十五日（10月19日）

44 海军衙门奏请仿照西法创开印花税，以备海军经费之需。下所司议。总理衙门寻奏，所请遽难实行，应毋庸置议。从之。

45 张之洞奏，粤省试铸银元，洋商汇丰银行请附铸行用。下部议。户部寻奏，拟请允准试办。从之。

十月十五日（11月7日）

46 以江苏苏州、常州、镇江、太仓等府俱遭水患，浙江杭州、湖州、宁波、台州等处亦久雨成灾，懿旨令发去“宫中节省内帑银”十万两，每省五万，作为赈款。

十七日（11月9日）

47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祥麟奏，乌梁海地方有俄人越界盖房、挖金、开地，现已派员前往查勘，请饬总理衙门照会俄使，将越界俄人照约撤回。下所司知之。

二十八日（11月20日）

48 令各省呈报所属勇营情形。谕称：军务平定以来，各直省设立防营，朝廷岁糜巨帑不知凡几。乃近闻营中恶习，往往虚冒额数，克扣饷项，统领、营官养尊处优，并不时时操练，一切废弛情形几与从前绿营积弊相等，殊堪痛恨。著各省将各防营驻扎处所及管带姓名、兵勇数目，限于两月内一律开单详细呈报，以备稽核。

十一月初八日（11月30日）

49 训诫各省文员不得卑视武员，武员亦须自重。谕曰：国家设官分职，文武并重。雍正四年（1726）上谕，督抚、提镇相见，倘有违例倨傲或谄媚者，一经发觉，共治其罪；乾隆五十九年（1794）上谕，督抚接见提镇，务须倍加谨慎，提镇亦当各知自重，不得过为卑屈。圣训重诫，深切著明，嗣后各提镇当顾名思义，自待不薄，各该督抚亦当仰体朝廷爱惜将才之至意，优加礼貌。

十一日（12月3日）

50 给事中方汝绍请将“海防新捐”变通推广，准武职报捐。谕称：此次“海防新捐”一切条款章程均经户部照郑工例重定〖34〗，方汝绍奏请变通推广，与定章有碍，且武职报捐业于同治年间奉旨永远停止，所请均著毋庸议。

十三日（12月5日）

51 两广总督李瀚章请饬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前在粤省所购炼铁、织布机器移往湖北。

本年三月，粤督张之洞以各省每年进口西洋所炼之铁需费甚昂，上年此项价款即用银二百八十万两，以银换铁，殊为不值；其洋铁所以畅销，在西国炼铁向用机器，故锻炼优良，工省价廉，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复又欠精。为收回利权计，致电驻英使臣刘瑞芬，嘱在英定购炼铁机器，运来粤省，开办铁厂，自炼洋铁。嗣经往返函商，由刘在英订立合同，定购可日出生铁百吨之熔铁大炉两座及炼熟铁及炼钢各炉并压板、抽条、制铁轨等项机器，共需英金八万三千五百镑（约合银四十万两），先汇定金二万七千镑，各项机器分五次运来中国，十四个月内货银交讫。〖35〗同时，张之洞又以西洋用机器所织洋布夺据中国利权，复嘱刘使再定购织布、纺纱机器，拟于广州开设织布官局，此项价款又需英金八万四千八百镑（合银四十余万两）。〖36〗八月间，张之洞将办理情形具折奏报，旨交户部议。旋据户部奏称，该督未经奏明立案，辄向洋商订立合同，动用巨款，折合银约九十余万两，既未先行奏报，无从遥度，请饬新任粤督李瀚章筹议。于是廷旨责备张之洞于议办之后始行入奏，并谕令各省嗣后购买机器、军火必须先行陈请，又令李瀚章酌度已定购之两项机器可否仍在粤省开办。

至是，李瀚章覆奏，张之洞殚心竭思，欲济民用而收利权，固属力求自强之计，无如粤省窒碍之处甚多，实有难于实行者，不惟矿产不足济炼铁所需之砂，且财力不足以支持营建厂屋等费。现在直隶、湖北正议创办铁路，如将炼铁厂量予移设，则事半功倍，较胜于粤省边隅之用与地违，云云。〖37〗疏入，诏从李瀚章之请，令张之洞即将所购机器带至湖北开办。

十四日（12月6日）

52 海军衙门奕劻等奏，卢汉铁路经费拟不借洋债，请饬户部每年筹拨二百万两，专供铁路之用。略谓：试办铁路原估自汉口至卢沟桥约二千里，非三千万不能竣工，筹款之法，当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并行，始克集事。臣等反复踌躇，事关重大，不厌详求，总以洋债一事，本利消耗，大不合算。即与李鸿章、张之洞函商，谓洋款之举，亟当决意不作是想，通政使黄体芳陈奏亦以不可借洋款为请〖38〗，与臣衙门预定办法适相合。第海防捐已成弩末，华股茫无的据，即当设法详筹，事期必成，不求速效。据张之洞电覆，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两端并举，一气呵成等语，臣等佥谓其论甚壮，其志甚远。惟购地、炼铁，需费浩繁，必须有著之款，方能兴办。应请饬下户部，每年筹拨有著款项二百万两，另为存储，由臣等随时咨取，专供铁路之用，每年核实报销，再加以海防新捐，分年办理，则十年内外即可竟全功而睹实效。〖39〗

53 命各省督抚严禁州县纵令差役苛派扰民。谕曰：为政以安民为先。自军务大定以后，闾阎困敝，至今元气未复，迩年各省水旱频仍，小民生计日蹙。近闻各直省差徭极为繁重，每遇一事，纵役殃民，昼夜追呼，百般需索，民间苦累不堪，朝廷岂能听任不肖牧令纵令差役假公济私？著各该督抚、府尹等随时严密查察，认真禁革，倘经此次训饬后并不实力整顿，致各州县仍有藉端科派情事，一经发觉，定治该上司以徇庇之罪！

二十日（12月12日）

54 以记名提督左宝贵为广东高要镇总兵。〖40〗

二十五日（12月17日）

55 直隶正定镇总兵叶志超补授直隶提督。翌日，以记名总兵徐邦道为直隶正定镇总兵。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团首出身，咸同间以铭军部将随刘铭传镇压太平军、捻军，光绪初年署直隶正定镇总兵，旋实授。徐邦道，字见农，四川涪州（今涪陵）人，早年以武童投湖北军营，累迁至副将，又转入淮军铭字营，光绪初年以提督记名，驻防津郊军粮城。

十二月十六日（1890年1月6日）

56 严饬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仍遵旧制，不准放垦通肯河等处荒地。

此前，依克唐阿疏请将该省通肯河一带（今黑龙江省北安、拜泉、青冈、望奎等市县）荒地开禁招垦，以为富国实边之计。同时有御史杨晨奏请资送山东灾民赴东三省垦荒。奉旨均交海军衙门及户部议奏。至是，海署等会议奏谓放垦之请应勿庸置议。光绪帝谕称：东三省山场荒地系旗丁游牧、围猎之区，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年间严禁流民开垦，深恐有碍旗民生计；通肯为向来封禁之地，一经开垦，必将牧猎之场渐行侵占，旗丁生计日蹙，流弊不可胜言，岂容轻议更张。著依克唐阿仍遵封禁之旨，毋任奸民潜往私垦。嗣后该省无论何处断不可招民垦荒，该将军倘不实力奉行，定即严惩，决不宽贷！

依克唐阿，字尧山，扎拉里氏，吉林驻防满洲镶黄旗人。咸丰间以马甲从征，同治七年（1868）以副都统简用，十三年（1874）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五年（1879）授新设呼兰副都统，六年，中俄事急，奉旨会办吉林珲春等处边防，次年调任新设珲春副都统，本年擢黑龙江将军。

十七日（1月7日）

57 山东巡抚张曜奏，利津县属韩家垣地方距海三十里，拟由此挑挖新河，导黄河循以入海，不必再走铁门关，可省却该处清淤工程。得旨：即照所请，所需工银九万八千两，著于该省藩库提拨应用。

又奏，请停捐翎枝，以重名器。旨交海军衙门议奏。寻据海署奏称，翎枝与官阶有实惠、虚荣之别，若因滥而遽停此项捐例，未免过事拘执，该抚所请应毋庸议。从之。

二十八日（1月18日）

58 命旗人不准将田产出售。谕称：旗人户口日繁，亟宜筹久远之谋，俾资生计，以培元气而固根本。嗣后宗室、八旗京屯田产，无论老圈、自置，永远不准卖与民人，如有违例私自买卖，即行照例惩办。

59 是年，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零七十六万一千九百五十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二百四十万一千九百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一百六十九万零七千余两。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三千七百零三万五千五百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

增”支出共银二千六百五十二万八千一百两。〖41〗

60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九千六百九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二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一千八十八万四千三百五十五两，入超银一千三百九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一百八十二万三千七百六十二两。〖42〗

61 德商在上海开设“德华银行”。嗣后又陆续设分行于青岛、济南、天津、北京等地。

62 日本政府出于未来对华战争中打沉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之目的而在法国地中海船厂所造“三景舰”之一“松岛”号建成下水，排水量四千二百七十八吨，推进功率五千四百马力，时速十六海里半，装备口径三十二厘米巨炮一门，十二厘米中口径速射炮十二门。

〖1〗《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九，1页。

〖2〗张佩纶于上年遣戍归来后，应邀入李鸿章幕府，李以惟一之女菊耦妻之。对此，时下京中士大夫议论纷纭，讥评备至，以至有所谓“李鸿章无分老幼，张佩纶不是东西”（张字幼樵，长鸿章之女约二十岁）等近于詈骂之词。

〖3〗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册251—256页。

〖4〗见《光绪朝东华录》总2562—2566页。

〖5〗“前代流弊”，指汉代吕后及唐代武则天等故事。

〖6〗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其此次上折推崇慈禧之最高权威，却遭严厉处分，其中缘故，一般以为慈禧故作姿态，实未必尽然，至少时人多感困惑莫解。刘体智《异辞录》云：屠梅君《请归政之后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一折，在醇贤亲王上疏请继续训政数年之后而上者也。王既有此请，则是时德宗年少，圣德未宏，将以有待，自可默喻。屠侍御更陈所见，何至遽膺谴怒，其故不得而知。又，《翁同龢日记》本月二十二日载：慈禧与光绪帝召见翁氏于养心殿东暖阁，谈昨日屠仁守事，翁言“御史未知大体，然其人尚是台中之贤者”，“此非该御史一人之言，天下臣民之言也。即臣亦以为如是”。太后曰“吾心事汝等全不知”，“吾不敢推诿自逸，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又曰“吾鉴前代弊政，故急急归政，俾外人无议我恋栈”；“热河时肃顺竟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请，一时糊涂，允其垂帘”云，“语顷涕泣”。

〖7〗参见本书卷二四六，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十五日。

〖8〗如前所述，“海军巨款”实因醇亲王以颐和园工程放款不足，商于李鸿章转商各省督抚而筹集的一笔为数二百六十万两之款项，暂时存津生息，以息银供园工之用，其本金则备海军不时之需。是此款既属“报效”，又不属“报效”。

〖9〗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8 年），英宗赵曙以先帝仁宗赵祯之侄继位，该如何称呼其生父濮王赵允一事，朝臣大起争议，欧阳修一派主张仍称父亲，司马光一派则力主英宗宜以仁宗之嗣子身份改变原与濮王间父子之称，理由是小宗入承大宗，应循大宗之统绪，双方相持不下，辩论有年，史称“濮议”。又，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7 年），嘉靖帝以正德帝之堂弟入承大统，亦在如何处理与生

父关系问题上发生争议，嘉靖帝本人倾向于仍以其父为父，而反对者却主张应以正德帝之父为父，以至众臣群跪午门外哭谏。嘉靖帝大怒，一律逮捕并施以廷杖，竟殴毙多人，史称“大礼议”。

〖10〗《光绪朝东华录》总2580—2581页。

〖11〗《光绪朝东华录》总2581—2582页。

〖12〗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濒行之际，慈禧太后赏给“杏黄轿”。醇亲王则“不敢乘坐”，始终将此轿收藏于府邸之内。

〖13〗是时，哲孟雄之部长已被英人拘禁于噶伦堡，故而其母等人代表该部长具禀前来。

〖14〗《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九，3、7、8页、20—24页。

〖15〗赫政，海关英籍税司，总税司赫德之弟，于上年奉总署王大臣之命由海路前往印度，既充译员，又作为升泰对英交涉之助手；旋因大雪封山，滞留于大吉岭，尚未得见升泰。“独脊岭”，即大吉岭之另一音译。

〖16〗“铜厂”，开采及冶炼铜料之矿区。“起解”，指由云南铜矿产地开始往北京运送铜料。“铜本银”，即由官府预先发给矿主及炉户之工本银，俾得以开工生产，尔后则由收购铜料之价款内扣还。

〖17〗崔国因于本年擢升翰林院侍讲，此后接替张荫桓为出使美、日（西）、秘三国大臣。在任期间，留心洋务，举凡于中国自强之道有关者莫不潜心探讨，而尤关注欧美各国兵器研制发展状况。却于任满回国后，以“大考翰詹”时成绩不佳，被撤去二品顶戴，以中允降补，此后一蹶不振，病故于宣统元年（1909）。

〖18〗刘铭传之奏略言：臣于十年前即有创修铁路之议，徒以格于迂论，议不果行。今者圣明在上，与在廷王大臣坚持定见，决议举

行，臣等方额手称庆，以为从此推行尽利，庶几富强可以立致，敌患可以潜消，不谓言者转以为资敌也！尤可怪者，谓铁路为开辟所未闻，祖宗所未制。不知人事随天道变迁，国政随人心为旋转，今之人既非上古先朝之人，今之政岂犹是上古先朝之政？使事事绳以成例，则井田之制自古称良，弧矢之威本朝独擅，行之今日，庸有济乎？泰西制造之精，日新月异，中国踵而行之，已居人后，若再因循坐误，一旦变生仓猝，和战两穷，其将何以自立！臣前阅俄报载，其君拟由托木司克增建铁路至距黑龙江六百里之司他城（今译赤塔），计长六千一百里（指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已深讶之；旋据德商面称，此路俄君谕令日成十里，两岁告竣。虽成功迟速原不可知，而其经略东方壮志，已可概见，际此中俄无事，尚能未雨绸缪，待其既发而后乘之，必且噬脐莫逮。预防之法，断非铁路不为功，微臣所为瞻顾彷徨，不能自默者，此也。（《刘壮肃公奏议》卷二）

〖19〗《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五《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

〖20〗《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五《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

〖2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4页。

〖2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0—81页。

〖23〗《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29页。

〖24〗《清史列传》卷五九《岑毓英传》。

〖25〗《清末海军史料》684—685页。

〖26〗时，醇亲王患病，不能问事，慈禧派庆郡王奕劻暂管海军衙门事务。

〖27〗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醇亲王面奉慈禧太后懿旨："内

务府奏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一折。著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以资应用，分作五年归还。”是自光绪十二年（1886）起，内务府每年应还海军衙门银八万两。

〖28〗《光绪朝东华录》总2627—2629页。按：王懿荣，字濂生、正孺，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山东福山县（时隶登州府）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嗣授翰林院侍读，兼署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是著名古文物收藏家及鉴赏家，尤于殷墟甲骨之收集贡献良多，编著有《汉石存目》、《南北朝石存目》等书。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时投井自尽。

〖29〗《光绪朝东华录》总2635—2636页。按：旋据卞宝第再奏，经各军进剿，拿获匪首吴富明等十一人，均已讯明正法。其余“船匪”四散逃窜，正在追捕云。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257—261页。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80—81页。按：刘铭传派员与英商范嘉士草立承办煤矿合同有云：一、由该商延聘勘煤工程师来台履勘产煤之区，选定两处作为开矿基址，禀准开办，该商即先在一处兴工，地方官立限，凡离该矿三英里以内之地，不准民人挖煤。二十年以内，全台非该商不准添用机器挖煤。二十年限满，该商应即撤退；二、基隆八斗煤矿以及机器、煤炭、房屋，一切由地方官即交该商经理，将来此煤矿用否，悉凭该商自酌，应不在第一款所指两处之内；地方官每月应收该商所挖煤炭一千吨，其价值照基隆市价八折算还。其余每吨出口应纳赋课一角。（同书82—83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85—86页。

〖33〗关于广东在闽厂定造兵船一事，请参见本书卷二四四，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十四日条。

〖34〗本年八月初一日，海军衙门“遵议通筹铁路全局”折内，请将郑工捐一年限满，仍改为海防捐，再展一年，以备海防船炮等需，及拨偿津沽铁路前借洋款之用，一切收捐条款、铨补章程悉照郑工事例办理。略言：“窃思郑工捐一年限满应即截止，但此项捐例本因海防而起，应请懿旨仍改为海防捐，俟郑工限满再展一年，由各省藩司收解臣衙门，并随时咨报吏、户等部。其收捐条款、铨补章程，悉照郑工捐事例办理。臣衙门遇有海防、船炮等需酌量动用，亦准借拨以偿海（铁）路洋款，俾北洋运兵之路不至中废”等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 258 页）。奉懿旨允准，名为“新海防捐”。然而实收银数却日益减少，十月间李鸿章奏请变通其章程，以增收数。据称：惟近来捐事已成弩末，即以直隶而论，自光绪十年（1884）冬开办海防捐，三年之内共收银二百十余万两，嗣改郑工捐，迄今已将两年，仅收银四十余万两，近且每月不过数千两至千余两不等。直省如此，推之部库及各省情形大略相同。细求其故，实缘郑工与海防捐两途，捐纳人员各项拥挤，选补无期，以致观望不前。今若悉照郑工事例，不稍示区别以资鼓励，恐捐生无可希冀，仍难踊跃，是有展捐之虚名，毫无收捐之实济。再四筹思，惟有细加斟酌，将收捐条款与铨补章程量为变通。当此物力艰难，计臣筹画度支，求其不病商累民而于财用可稍裨者，舍捐输无良策。然当一再开捐之后，劝办亦非昔比，臣为海防筹备要款起见，既知捐务颠末，不敢以会奏在先（指海军衙门上述奏折），安于缄默，谨拟应改捐章并选法十条。至是又有给事中方汝绍同作变通捐例之请。但慈禧太后以海军衙门既已奏定，不便再改，均予驳回。

〖35〗《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七《筹设炼铁厂折》。

〖36〗《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六《拟设织布局折》。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 208 页。

〖38〗是年八月十九日，盛宣怀致张之洞电称："谒庆邸，皆以洋债为虑，黄漱翁（即黄体芳，字漱兰）封奏，专止洋债。海署毫无成算，北洋亦无妙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43—44页）。同月，海署致函李鸿章："漱兰奏，铁路不可借洋款以自累。（借洋款）本不合算，当决意不作是想"（同上书46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270—271页。按：庆王等此次请饬户部每年拨款二百万两之议，旋奉慈禧太后懿旨允准。其二百万两岁额，由部库提拨一百二十万两，余八十万两由各省分担，每省五万两。

〖40〗左宝贵于光绪元年（1875）率直隶古北口练军赴奉天驻防，旋经署将军崇厚奏保，以提督记名，所部奉省防军约三四千人。此次授广东高要镇总兵实缺，并未到任，仍在奉天统领防军。

〖41〗《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42〗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2702页。

清通鉴　卷二四七

光绪十六年　庚寅　公元1890年

正月初四日（1月24日）

1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洞庭湖水利事宜亟应办理。疏称：洞庭湖纳百川之水而司其蓄泄，急则受诸众河，徐而还诸大江，吞吐有权，以能容为量，实为湖南北两省水利之枢纽。自荆江南岸溃口，江水横决而南，挟泥沙以趋洞庭，西湖一带渐以成洲，其地现合龙阳（今汉寿）、华容、安乡三县辖境计之，广袤几二百里，名曰南洲。惟洲地愈积愈宽，则湖而愈狭，容水之区日逼，必致横溢四出，湖北则荆江大堤受其害，湖南则滨湖州县被其灾。湖中之水既渐变而为田，则湖外之田必尽变而为水，湖南之大患无有过于此者。其已成之洲，固不能再事剔除，然救弊补偏，正亟需从事。前拟派员详加查勘，或培官堤以御汛涨，或开支渠以导众流，或裁弯取直以引溜刷沙，总期于辰、沅、

资、澄诸江入湖之口不致壅遏不通，激成泛滥之势，并申明定例，严禁私筑堤垸，私垦官荒，此皆亟宜设法补救者也。〖1〗

二十六日（2月15日）

2 光绪帝以本年系其二旬庆辰〖2〗，下诏优赏王公亲族及军机大臣等，并赏加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兵部尚书衔，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太子太保衔。东北练兵大臣定安、云南提督冯子材交部从优议叙，四川提督宋庆、广西提督苏元春等赏加太子少保衔。

二月十五日（3月5日）

3 山东巡抚张曜奏：东省黄河增培堤埝，添建石坝、水门，并挑沟、购船等费，勘估共需银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余两，现定期开工，请饬部筹拨此项经费。谕曰：著户部即照所请数目迅速筹拨，并先于部库解拨若干万两以应急需，其余银两由该部指定的款陆续解往。

十七日（3月7日）

4 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因升旗事件辞职。

先是，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海域冬季封冻，率定远等舰驶赴闽洋、粤洋等海域操演，入泊香港湾内。昨日，丁汝昌因事离舰登岸，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撤提督旗而代以总兵旗”，总教习琅威理持异议，问“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琅威理以总教习赏加“提督衔”，仅为荣誉称号，并非副提督），何为而撤提督旗？”刘答“水师惯例如此”，坚持升总兵旗。〖3〗琅威理遂致电北洋

大臣李鸿章，询以丁提督离军时应升何旗。是日，鸿章电告左翼总兵林泰曾等："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4〗。琅威理遂以李鸿章未支持其仍升提督旗意见，于颜面有碍，愤而辞职。

【考异】据池仲祐《海军大事记》云，琅威理"以电就质北洋，北洋覆电以刘为是"。似谓鸿章完全赞同刘步蟾主张，而以琅威理意见为非，因此导致琅氏辞职。是说流传甚广，几成定论。然据上述李鸿章致林泰曾等电文可知，鸿章并未左袒任何一方，惟以《章程》内未载提督离军应升何旗之规定，示以另制一旗，使"与海军提督有别"，并未以刘步蟾主升总兵旗意见为是。换言之，李鸿章既未支持琅威理，亦未赞同刘步蟾意见，而是采取折衷办法，惟此一办法在刘步蟾而言，于颜面上并无妨碍，盖作为鸿章属下，理应惟"大帅"之命是从，而在身为"客卿"之英员琅威理看来，当与雇主之下属发生冲突时，主人一方总需照顾其颜面才好，是亦人之常情，既然未获支持，遂有愤而辞职之事。至于琅氏主张仍升提督旗之目的，除去维护其"提督衔"荣誉以外，是否别有用意，则属另一问题，与辞职事件无关。

十八日（3月8日）

5 总理衙门奏：吉林珲春界内之朝鲜越垦流民，心悦诚服情愿归附于我，请饬该将军（长顺）遴派委员将所垦地亩清丈升科。从之。〖5〗

二十七日（3月17日）

6 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印总督兰士丹签署《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先是，光绪十四年（1881）十一月，升泰遵旨前赴藏哲边界，与英方办理界务、通商等交涉事宜。同时，总署又派税务司赫政由海路前往，协助办理。上年二月，升泰奏报已与英官开始会谈，并告以哲孟雄（锡金）请求内附等事，旨令即与赫政熟商妥办，哲孟雄许归英保护。〖6〗上月初九日，升泰等电告已与英人议定条款。奉旨即派升泰为全权大臣，与英国全权大臣定约画押。至是，升泰遂与英印总督兰士丹（又译兰斯顿）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签字仪式。条约全文共八款，主要内容为：划定中国西藏地方与哲孟雄之边界；哲孟雄归英国保护；藏哲边界通商事宜容后再议。〖7〗

7 督办福建船政裴荫森奏，“龙威”号钢甲兵船修整工竣。该舰为福州船厂所造第一艘钢甲兵轮，于光绪十四年（1881）建成下水，上年四月放洋试行，因发动机功率不合标准，由沪返闽更换部件，至是完工。旋调往北洋海军应用，更名“平远”。

二十九日（3月19日）

8 懿旨令醇亲王、李鸿章等妥议“朝鲜要件”。

本月十六日，驻韩委员袁世凯致电李鸿章，告以韩廷将聘用李仙得为该国内署协办兼税务司〖8〗，以代替德尼（前由李鸿章所举荐之美籍雇员），李仙得且拟代韩借美债二百万元，甚得韩王宠信。〖9〗继于十九日，吉林将军长顺亦

来电称，朝鲜与俄国订立陆路通商条约，将位于朝鲜半岛东北隅之庆兴府属温贵海口（即图们江口以西海湾）沿岸地方租让于俄，辟为口岸，该处在我吉林省珲春府属沙草峰之对岸，“却不与中国商议，难保别无用意”〖10〗。总署以俄人经营温贵海口事关重大，电询李鸿章当以何策对处。鸿章覆电谓：“韩近来举动殊常，若由政府诘禁，彼若漠置不理，既损威重，且无办法，应查看以后情形再议”〖11〗。至是，总署奏称，朝鲜因强邻（指俄国）唆弄，致该国王“渐生自主之意”，虽经驻韩委员（即总理中韩通商交涉事宜袁世凯）竭力维持，终多龃龉。现值李鸿章即日入觐，可否饬下该大臣与臣等（总署大臣）详细妥商办法〖12〗。奏上，慈禧太后懿旨令该衙门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办法，醇亲王一并与议。

寻总署大臣等会议奏呈六条办法：精练北洋及东三省水陆各军；兴办东三省铁路；朝鲜税司由华委派；朝鲜遣使欧美应遵属国体制；阻止该国举借外债；匡正该国秕政。懿旨称：所议六条内，整顿练兵、兴办铁路两条均合机宜，后四条尚近空言，著该衙门会同李鸿章再行妥议具奏，醇亲王一并与议。

闰二月初八日（3月28日）

9从李鸿章请，准予道员徐润开复处分。

先是，道员徐润办理轮船招商局事务不善，亏欠局款银十六万二千余两，旋以现银及房地产契归款，仍拖欠若干未交。经李鸿章据实参奏，奉旨革职，并勒令全数缴还。至是，李鸿章再奏，该革员除前交银两外，又续交房产变

价及股票等银九万九千余两，其余约六万两以上海自置房屋作抵。又称，查该革员前当招商局创办之始，设法招徕股本，开拓生意，不无微劳，此次亏短局款亦因船用浩繁，根底未深，时局多变，市面艰窘，周转为难，致有挪移，并非有意侵蚀，今既分别完交，可否将其准予开复，以昭平允。得旨：如所请行。〖13〗

10 派太仆寺卿张荫桓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十一日（3 月 31 日）

11 总理衙门王大臣与英国使臣签署《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六款。

光绪二年（1876）所订中英《烟台条约》第三端“通商事务”内有云，重庆可由英国派员驻寓，英国商民在轮船未通以前不得前往居住。十三年（1877）六月，英使华尔身依据此条规定照会总署，谓有某英商拟自置小轮船由宜昌上驶重庆，请饬沿江地方官妥为保护等语。总署以为，重庆通商，轮船上驶，虽载在条约，惟川民不愿，恐激生事端，因予婉拒。该英使则坚持所请。总署遂密函川督刘秉璋，询以轮船上驶，是否可行。刘秉璋叠次来电称“轮船入川，民情惶急，万不可行”。于是总署仍持不允之意，彼此僵持不下。嗣经赫德从中调处，双方经多次反复商讨，达成协议，愿将“烟台条约”有关条款量予变通，而另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遂议定六款，规定：重庆即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可在宜昌与重庆间行船往来，惟只能雇用川江向来使用之华船或自制华式之船，而不用轮船，但中国嗣后若在此段江面通行轮船，英商亦

得应用。〖14〗总署于十月间据以奏呈，并谓只须我不在川江行轮，其最后一句限制之语即属废话，可免生事端。奉旨依议。至是，双方将该专条正式签署。

十五日（4月4日）

12 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启銮赴东陵谒陵，本月二十三日还宫。

二十三日（4月12日）

13 曾纪泽卒。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自幼受严谨家教，复刻苦自励，养就刚正性格及优长学问。国藩辞世后，纪泽袭一等侯爵，以四五品京堂补用。光绪四年（1878），奉旨出任驻英法使臣，补太常寺少卿，旋迁大理寺少卿。六年（1880）正月，崇厚与俄办理伊犁事宜有误，两国关系紧张，奉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前往彼得堡商议改订已成之约，以非凡胆识和毅力使俄人退还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于国家民族贡献良多。尔后又与法国交涉越南之事，因坚持严正立场，以至法政府将撤换纪泽驻法使臣一职作为向清廷索要条件之一。嗣又与英国政府解决多年以来悬而未定之“洋药税厘并征”难题。十一年（1885），命充海军衙门帮办大臣，授兵部左侍郎。十二年（1886）回国后，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十三年（1887）调户部右侍郎，十五年（1889）兼管同文馆事务。至是病逝，年仅五十二岁。越日，廷旨明发，曰：户部右侍郎曾纪泽，才猷练达，任事勤能，简任出使

大臣，联络邦交，熟悉一切情形，办理悉臻妥协。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均能尽心职守。日前偶感微疴，赏假调理，方谓即可就痊，长资倚畀，忽闻溘逝，轸惜殊深云。赏加太子少保衔，予谥“惠敏”。寻又从李鸿章请，准宣付国史馆立传。

二十五日（4月14日）

14 闻俄国即将兴修西伯利亚铁路，慈禧太后懿旨从醇亲王等请，允造关东铁路，直达吉林珲春。

初，沙皇俄国出于扩张领土和寻求出海口之目的，于咸丰年间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但因与该国重心欧洲部分距离遥远，交通困难，故在一段时期内不能进一步有事于东方。迨光绪初年以来，俄政府之注意力渐由近东转向远东，为解决交通问题，于光绪十三年（1887）专为此举行一次高层会议，决定修筑横贯西伯利亚之大铁路，得沙皇批准，随即开始着手测量等准备工作。〖15〗俄国此举引起清廷严重关注，盖此路一经建成，俄人在东方之实力将空前增强，一旦有事，首当其冲者即中国东北三省及朝鲜半岛。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于召见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时，面询“俄人欲修铁路情形”，据奏“探闻该国欲由伯力（俄名哈巴罗夫斯克）靠兴凯湖东边直抵海参崴迤看路径，兴修工作”〖16〗。依克唐阿回任后仍随时探访俄人修路情形并奏闻朝廷。〖17〗上月间，闻俄国与朝鲜订立陆路通商条约，将温贵海口沿岸地方租于俄人，醇亲王等以为俄人修路志在朝鲜，决意修建关东铁路，以与俄人铁路抗衡。至是，醇王及总理衙

门诸臣会同李鸿章正式上奏，请修关东铁路。奉懿旨允行。该路拟起自天津，渡海经营口、沈阳直至吉林珲春。旋以营口港冬季封冻，改为自天津经山海关、锦州、沈阳以至吉林。

二十六日（4月15日）

15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全台阳亩清丈完竣，年额征银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两零，加之随征各项，全年共征银六十七万余两；较之旧额多出四十八万八千余两，应请作为定额。下部知之。〖18〗

二十九日（4月18日）

16 此前既奉懿旨允造关东铁路，李鸿章遂派员开始筹画路基勘测等工。昨日，鸿章致函醇亲王，谓关东铁路即可举办，“每年尽部款二百万两造二百里路，逐节前进，数年可成，乞预筹之”〖19〗。至是，醇王覆电鸿章，云：“东轨，我所亟彼所嫉，设彼加帑趱工，我但泥定岁二百里，落后无疑，日前面聆慈音，即忧此节。”〖20〗旋与鸿章议定借洋款三千万两，岁息四厘半，以加快关东铁路修建进度。〖21〗

三月初二日（4月20日）

17 懿旨命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

初四日（4月22日）

18 海署电告鄂督张之洞，先办关东铁路，再办卢汉路。谓铁路移缓就急，先办营口至珲春一路，续办卢汉；拟将

今年部拨二百万两仍归鄂省办理矿、炉等事，来年起每岁二百万两即改归关东路。

既而张之洞复电称，廷议关东路工紧要，卢汉路可缓办，谨当遵行；湖北即专意筹办煤铁，炼钢造轨，以供东工之用。惟开采煤铁，造厂、安炉、购机，置设运矿小铁路、小轮船等，事端甚繁，所费甚巨，二百万断不敷用，当竭力筹画，随时请示。〖22〗

初六日（4月24日）

19 彭玉麟卒。

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生员出身，咸丰间与杨岳斌一起统领湘军水师参与镇压太平军，同治初授兵部右侍郎，赏加太子少保衔、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嗣长期充长江水师巡阅大臣，以刚正、清廉称于官场。光绪九年（1883），授兵部尚书，未到任，仍在江南供职。中法越南交涉事急，奉命率军前赴广东驻防，先后会同粤督张树声、张之洞，办理渡海援台及筹画越南北圻战事。战后因病屡请告退，上年旨准开缺回籍调理。至是病故，年七十五岁。诏赠太子太保衔，宣付国史馆立传，予谥“刚直”。

四月十一日（5月29日）

20 因密折登诸新闻纸，谕令各省督抚加意慎重，不得泄漏机要。

上年正月，海军衙门请修津通铁路，廷臣多持反对意见，懿旨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旋各该督抚奏章纷纷递上，

懿旨以张之洞、刘铭传、黄彭年请大举兴办铁路三折最有见地，并决定采纳张之洞关于修造卢汉铁路之议。其中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护理江苏巡抚黄彭年覆奏认为，俄人方筹建西伯利亚铁路，我亦当亟筹兴造，以未雨绸缪。诏各折竟全文登诸上海《申报》，引起俄国当局注意。本年闰二月间李鸿章致函醇亲王，告以据驻俄使臣洪钧来函，黄彭年前疏由《申报》刊播，俄国大惊，东方铁路（即西伯利亚大铁路）因此催工以争先着。〖23〗海署以为此事关系匪轻，因上疏请饬疆臣于条奏要件务须慎密。至是，谕称：各省封疆大吏陈奏重要事件，未经明降谕旨交内阁发抄者，外间如有传播，应根究泄漏之人，治以应得之罪，定例綦严。乃张之洞等奏折竟刊登《申报》，一字不伪，深堪诧异。在朝廷顺时立政，为所当为，本未于交涉外洋之局别存成见，而辗转传抄，讹言纷起，西国新报谓我意存猜忌，俄人遂有从速兴办东悉毕尔（即东西伯利亚）铁路之举。似此怀疑猜忌，诚恐别生枝节，总由该督等漫不经心，一任幕友抄胥宣泄传播，殊非慎密之道。嗣后倘再不知慎重，致漏消息，腾播各口新闻纸，即由海军衙门、总理衙门指名严参，彻底根究，决不宽贷！

二十日（6月7日）

21 因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谭上连病故，诏命从优议恤，生平战绩宣付国史馆立传，附祀陕西、甘肃、新疆左宗棠专祠。

谭上连，湖南衡阳人，武童出身，咸丰时投湘军，累迁至参将。同治间随左宗棠在河南、陕西、甘肃镇压捻军、

回军，以军功赐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光绪二年（1876）授陕西汉中镇总兵。同年，刘锦棠大军出关，以上连为前锋，占牧地一役全歼北疆敌军主力，进而收复乌鲁木齐等处，赏云骑尉世职。次年，进兵南疆，以连克达坂城、托克逊等处出力，赏骑都尉世职。九年，授甘肃西宁镇总兵，十五年授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至是，病卒于军营。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疏言：谭上连忠诚干练，晓畅戎机，每战身先士卒，在军数十年，未曾挫衄。上年旧创复发，犹强起巡阅各旗营，以固边防。“死之日，案无积牍，筐（箧）鲜藏金”〖24〗。

同日，以阿克苏镇总兵董福祥为喀什噶尔提督。

二十五日（6月12日）

2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庚寅恩科三鼎甲：状元吴鲁，福建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榜眼文廷式，江西萍乡人；探花吴荫培，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至是，赐一甲吴鲁、文廷式、吴荫培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萧大猷、夏曾佑（又作夏增佑）、王肇敏等三百二十三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刑部尚书孙毓汶，副考官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贵恒、吏部左侍郎许应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沈源深。旋授一甲吴鲁为翰林院修撰，文廷式、吴荫培为编修。

五月初七日（6月23日）

23 以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为驻藏办事大臣，调长庚为伊犁将军。〖25〗

初九日（6月25日）

24 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奏，伊犁为新疆重地，现在整顿营伍，修理水渠，兴办屯务，联络保甲，推广义学，修建城署，整饬卡伦，清理交涉。或次第推行，或同时并举，总期有裨边疆。下部知之。

十六日（7月2日）

25 驻藏大臣升泰奏，西藏边防亟宜讲求。略言：西藏密迩印度，英人畏俄窥伺，时思派员到藏游历，藉探消息。倘英俄事机稍急，则藏地安危系之，边防亟宜讲求。现在督同汉番各员，悉心筹画，拟修建关隘，分设驻边汉番文武各员，以资控扼，并与布坦（不丹）、廓尔喀（尼泊尔）两部结好，以期相助；酌留官兵（川省调派入藏之绿营兵）驻边，暂资巡查。得旨：如所请行。

二十六日（7月12日）

26 盛京将军裕禄请催解本年东三省“的饷”〖26〗，谓本年此项经费各省仅解到三十万两，且历年尚积欠甚多，请饬催解等语。旨令直隶、江苏、河南、山东各省迅速筹解，以应要需。

27 是月，京畿地区连日大雨，山洪暴涨，冲毁田庐，淹毙人口，灾情甚重，为数十年来所未有。雨连日不止，雷电交飞，颓墙之声相应也。余屋四围之墙皆塌，无室不漏，通州平家疃决口，宝坻鲍丘水溃堤，固安南三工决口，良乡、涿州水入城；“永定河决北三号，冲南苑，直至永

定门，一片汪洋，饥民塞途”[27]。京城内外水灾如此，直隶、山东等省亦同时被灾。诏命先在京城六门外及孙河、定福庄、黄村、庞各庄、卢沟桥等处同时添设粥厂，发给京仓米一万五千石，以资急赈。慈禧太后懿旨又命发去“宫中节省内帑银”五万两作为赈需。复以天津等处水灾极重，命拨给奉天运京粟米一万二千七百石，并截留江北漕米三万六千石，用于赈济。

寻据顺天府尹潘祖荫奏，属内二十四州县皆被水，实百年来未有之奇灾，现正急筹赈抚；近畿一带灾区太广，饥民甚众，转瞬严寒，生路更窘。得旨：著再由京仓拨给粳籼米十万石，作为冬春煮粥散放之需。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永定河堤工漫口，刷宽口门八十丈，咎无可辞，自请议处。诏命将疏于防范之石景山同知窦某等革职留任，李鸿章交部议处，并速筹堵筑漫口。又从李鸿章请，命由部库、江海关及直隶藩库各拨银十万两，共银三十万两，作为永定河漫口堵筑工程之用。

山东巡抚张曜亦奏，本月二十一、二日，昼夜大雨，齐河县高家套黄河险段漫口三十余丈。旨令在事员弁均即行革职，张曜交部议处，并将漫口迅速堵筑。

六月初九日（7月25日）

28 命李鸿章派员履勘吉林三姓金矿。

此前，吉林将军长顺奏三姓地方（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产金，现已委令当地“把头”招人开采，请饬北洋派员前往履勘。旨交户部议奏。至是，户部覆奏谓，把头一类游手之徒易聚难散，恐未收开矿之益，转滋事端。谕曰：此

事与边疆安全大有关系，著李鸿章会商长顺，遴派干练之员前往三姓切实履勘，绘图贴说，并妥议商民开办章程；长顺不得仍前草率，贻误干咎。

十九日（8月4日）

29 四川“大足教案”发生。

先是，光绪十二、十三年（1886、1887），大足县龙水镇“灵官会”（当地一种民俗性集会）期间，曾有过民众攻打教堂之事。日前，该镇法国教士以此为由，要求官府禁止本年之“灵官会”，大足县即派兵守护教堂。是日，集会群众与教民冲突并包围教堂，官兵弹压，致一人死亡，民众遂怒毁教堂，教士复逼使官兵搜捕为首者。以挑煤为业之余栋臣等起而反抗，于数日后攻入龙水镇，杀死教士教民，发布檄文号召驱逐洋教。川督刘秉璋急派员带兵查办，余栋臣等退入附近山中。此案遂以川省赔银五万两并允缉拿肇事者了结。

七月十二日（8月26日）

30 因前伊犁将军色楞额系死于自尽，谕令新任将军长庚将有关舞弊案件确切查明。此前，伊犁将军色楞额卒于任。旋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尔经额奏，色楞额实非病故，死因可疑，请派员确查。奉旨即以该参赞大臣查明具奏。至是，额尔经额覆奏，伊犁饷局委员定启等挪用亏空伊犁官钱局所借银两，色楞额自恨委用非人，因与其妻同服洋药（鸦片）自尽云。光绪帝谕，事关局员营私舞弊，以致大员服毒自尽，亟应彻底根究。命新任伊犁将军长庚

抵任后即确切查明。

二十六日（9月9日）

31 派候补翰林院侍读许景澄为驻俄、德、奥、和（荷兰）国出使大臣，江苏候补道李经方为出使日本国大臣。

八月十五日（9月28日）

32 总理衙门、户部请饬刘铭传停止基隆煤矿招商承办，刘铭传革职留任。

上年八月，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以基隆煤矿官办不善，连年亏损，拟请交由英商承办，因总署、户部议驳，廷旨不准所请，且传旨申饬。〖28〗本年六月，刘铭传又奏，该矿现由华人富商集资三十万与官合办，以原有新旧机器物件作为官股，官一商二，并缴还原矿本银，以二十年为限，其间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理，官不过问，将来无论亏盈，按照成本分三股勾算，已定立章程。〖29〗疏入，奉旨再交总署、户部议奏。至是，总署等仍谓不可，称该抚所拟章程有“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种种纰谬，请旨即饬停办，以杜流弊”。光绪帝谕曰：既云官商合办，自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官竟不能过问？既称各股皆系华人，何以总管矿务转用洋人？〖30〗显有冒充影射情事。况以特旨饬令另议之件（指上年八月事），该抚并不奏明请旨辄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刘铭传著交部议处！

寻吏部议应得革职处分。光绪帝批曰：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33 户部奏筹拨来年“甘肃新饷”，共银四百八十万两，请饬各省关提前报解。谕曰：各该省关如能提前报解，即由陕甘总督奏请奖叙，倘仍拖延，即由户部指名严参！

十九日（10月2日）

34 俄国皇太子即将来华游历〖31〗，不拟入京，俄君来书道歉。光绪帝电谕驻俄使臣洪钧，命告俄廷“已饬疆吏届时妥为照料”；并为俄君来书道歉事，令洪钧赴该国外部致谢。

既而，俄使来总署称，皇太子明春游历中国各海口，储君来华，此为创始，必请各省督抚亲自接待，以示优异。总署以为接待礼仪各省必须一律，电嘱李鸿章酌定。后者复电告以俄太子接待礼仪可与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前例相同，云：接待礼仪，各国太子与国君略等。前美总统格兰忒来津，鸿先令进口处炮台升美国旗，放（礼）炮二十一响，旋派大员赴船迎接；客抵寓后，亲往拜晤，俟其答拜，再请筵宴，酒半，起立致颂词。客起程出口时，仍声炮二十一响。此照西例酌办，以示优异，此次接待俄太子似可仿办。若无炮台处，如有兵船，亦应升旗、放炮致敬，各国通例也。〖32〗光绪帝即令李鸿章致电各该督抚，俟俄太子抵口岸时，一律照议办理，亲行款待，以重邦交。

二十日（10月3日）

35 山东巡抚张曜奏：本年山东黄河南北两岸及濒临运河各州县遍遭水灾，灾民生活困苦艰难，请截留本年漕粮五万石，并拨粮道库银十万两以为赈需。从之。

二十五日（10月8日）

36 不允朝鲜国请免遣使赐奠王太妃之议。

本日，礼部奏朝鲜王太妃逝，该国来使告讣，以国用艰难，请免派钦使前往致奠。〖33〗谕曰：所陈困苦情形自无虚饰，惟该国世守东藩，备叨恩礼，吊祭专使载在典章，率循勿替，体制攸关，岂能轻改？特念该国近年国用异常窘乏，不得不于率由旧章之中曲加矜恤，向来遣使该国皆由东边陆路行走，计入境后尚有十余站，沿途供给实繁，此次派往大员，著改由天津乘北洋轮船前往，礼成，仍由此路回京。〖34〗

二十八日（10月11日）

37 因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卒，诏赠太子太保衔，宣付国史馆立传，予谥“勇壮”。

杨岳斌（1822—1890），原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行伍出身。咸丰间与彭玉麟同为湘军水师统领，以军功授总兵衔以至福建陆路提督，赏云骑尉世职。同治三年（1864）擢陕甘总督，六年（1867）因事解职回籍。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复被起用，奉旨帮办福建军务，募勇成军，渡台增援刘铭传。战后仍回原籍，至是病故。

38 是月，日人荒尾精受日军参谋本部之命，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实为日本在华间谍培训学校。

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

39 以御史吴兆泰请减颐和园工程项目，命交部严加议处。谕曰：颐和园殿宇一切，均系旧有工程。慈禧皇太后

垂帘听政二十余年，宵旰忧勤，不遑暇逸，是以将原有工程量加修葺，并非创兴土木，自侈游观。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所降谕旨甚明，天下臣民当已共喻，该御史备员台谏，岂独未知？乃辄以工作未停，有累圣德，并以畿辅决河未塞等词摭拾渎陈，实属冒昧已极，吴兆泰著交部严加议处！

十月初二日（11月13日）

40 曾国荃卒。

曾国荃（1824—1890），字沅浦，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弟。优贡出身，咸丰间率湘军镇压太平军，屡经恶战，授布政使衔，赏头品顶戴，旋以攻拔金陵，赏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光绪二年（1876）出任河东河道总督，次年调任山西巡抚，适逢该省遭遇特大旱灾（即“丁戊奇荒”），赤地千里，灾民遍野，辗转沟壑，惨不忍睹。乃奔走办赈，迭请朝廷加赈，办理善后事宜。六年，中俄事紧，奉旨带兵驻山海关设防。事定，授陕甘总督。八年署两广总督，未几至京署礼部尚书。十年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遵旨赴沪与法使巴德诺交涉中法和战之事，以对方无理索要赔款，谈判未成，回宁筹办南洋防务。战争期间，以南洋兵舰力弱，难敌法舰，上疏不欲派其往援台湾，受革职留任处分，旋开复。上年以归政在即，懿旨赏加太子太保衔。诏曰：两江总督曾国荃，秉性沈毅，莅事公忠，韬略宏深，经猷远大，实为国家柱石之臣，遽闻溘逝，震悼良深云。命追赠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照总督例赐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宁建立专祠，宣付国史馆立传，谥“忠襄”。

十四日（11月25日）

41 云贵总督王文韶等奏报，云南省城至腾越厅（今腾冲市）电线工程业已架设完竣。据称，自滇省电线与川黔两广接通后，拟由腾越厅至省城昆明添接一线，以通西南边报，经前督臣岑毓英奉旨允准，派员赴上海等处采办物料运滇，分屯楚雄、大理、永昌（今保山）直至腾越。上年正月开工，同年五月工竣，全程一千六百余里。沿途所经多崇崖叠嶂、古箐森林，其间澜沧江、潞江（即怒江）等处，皆属瘴疠繁兴之地，潞江一处尤为险恶，江流恶浊，波涛汹涌，在事员弁冲冒瘴气，以网线结筏，截流横渡，几费经营，始达彼岸，渡江三日内，瘴故十余名之多。谨择尤为出力文武员弁缮具清单，请分别奖叙，以昭激励。得旨：如所请行。〖35〗

十九日（11月30日）

42 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将所辖军政事务移交甘肃新疆巡抚管理。

初，天山南北两路分设办事、参赞、领队诸大臣管辖各处（乌鲁木齐镇迪道隶属甘肃除外），以伊犁将军总司其事。前此新疆改设行省郡县，旧有各该大臣一律裁撤，惟余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未裁，该大臣且奏请准许该处勇营及地方事务不受巡抚管理，而巡抚刘锦棠则具折力争之。至是，又有陕甘总督杨昌濬与护理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魏光焘联衔会奏，复请将该处（今塔城）勇营及地方事务移交巡抚管理。得旨：著额尔经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于本年年底移交巡抚接管，不得藉词延宕，致干咎戾！

三十日（12月11日）

43 潘祖荫卒。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铺，号伯寅，祖籍江苏吴县（苏州），前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咸丰二年（1852）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入南书房，叠掌文衡。同治间授工部右侍郎等职，光绪八年（1882）派充军机大臣，嗣以丁忧解职。十一年（1885）署兵部尚书，次年迁工部尚书，十五年（1889）兼任顺天府尹。潘祖荫居官廉洁，为人正直，学问渊通，尤长于金石、目录之学，并收藏诸多善本图书及青铜器、石碑等。至是病故，年六十岁。诏命赏银二千两治丧，赠太子太傅衔，谥“文勤”。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2日）

44 宣示明年正月择日接见各国驻京使臣。诏曰：“朕亲裁大政已阅三年，在京各国使臣宜应觐见，允宜仿照同治十二年成案，并增定岁见之期，以昭优礼。所有驻京实任、署任各使臣，明年正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定期觐见。”〖36〗

初五日（12月16日）

45 以经办漠河金矿道员李金镛卒，命优恤，并在原籍建立专祠。

李金镛，江苏无锡人，同治初捐同知，入李鸿章幕府。光绪五年（1879）捐知府候补，七年（1881）调往吉林办理珲春招垦事宜，并协助吴大澂与俄办理图们江口土字界牌事。十三年奉命赴漠河勘矿期间，由瑷珲赴黑龙江左岸，

与俄人交涉江东六十四屯界址。〖37〗十四年李鸿章奏保其督办漠河金矿，奉旨允准，即于十五年五月“由墨尔根（今嫩江）入山勘道，裹粮露宿，行无人之境千五百里，三十六日始达”。“矿在万山中，披荆建立局厂”，“岁出银至三万两有奇”。本年七月以劳累患吐血之症，医治无效，八月卒于局。〖38〗

46 李鸿章奏报旅顺坞工竣事及工程情形。

先是，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以奉天金州旅顺口形势实居北洋险要，派员在该处陆续兴建炮台、局厂等项工程。嗣因定远、镇远、济远、致远等兵船相继来华，而大修则需远赴香港或日本长崎船坞，诸多不便，遂于光绪十四年（1888）与法国人德威尼订立合同，由其承揽包做旅顺船坞工程，派按察使周馥、候补道刘含芳督同妥办，并添筑拦潮石坝。本年秋间，据报全工告竣，即派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等前往验收。至是，李鸿章奏称，大石船坞长四十一丈三尺，深三丈七尺九寸八分，石阶、铁梯、滑道俱全，全坞用山东大块方石，罕以塞门德土，凝结无缝，平整坚实，堪为油修铁甲战舰之用。又，坞外停舰大石澳东南北三面共长四百一十丈六尺八寸，西面拦潮大石坝长九十三丈四尺，西北留一口门，以便兵船出入。四周全砌宽大石岸，周岸泊船，毫无风浪摇动。又坞边修船各厂九座，计有锅炉厂、机器厂、吸水锅炉厂、吸水机器厂、木作厂、铜匠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澳之南岸建大库四座，坞东建大库一座，备储船械杂料。又澳坞之四周联以铁道九百七丈，间段设大小起重铁架五座，专起重大物件，又澳坞与各厂、库、码头等处置大小电灯四十六座，

以便趱工夜做之用。又虑临海远滩之不便，建丁字式大铁码头一座，其余如修小轮船之小石坞、藏舢板之铁棚、系船浮标铁桩以及各厂内一应修船机器，均一一设置完备，业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验收完竣。据称，此项工程原估银一百二十五万两，由北洋海防经费、直隶海防展捐及部库、郑工捐等项内先后共拨给银一百二十九万三千五百两，出入两抵，尽数开销，开单咨送海军衙门、户部查核。

末称：查旅顺海口居奉、直、东三省洋面之间，口内山围沙亘，东西两澳可泊兵船多只，三省海面设有战事，策应均极便捷，洵为北洋紧要门户。既有大枝海军驻扎，船坞一项实系必不可少之工，自奏明筹办以来已及十年，只因巨款难集，工程浩大，其间又值海防有事，未能一气呵成，幸赖海军衙门及户部顾全大局，拨款应手，俾要工得以速蒇。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须糜费巨资。从此量力筹画，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于海防大局，诚匪浅鲜。〖39〗

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

47醇亲王奕譞卒。

奕譞（1840—1890），号朴庵，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即位后，封醇郡王。及咸丰帝卒于热河，参与“祺祥政变”，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多所出力。同治间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帮同恭亲王管理神机营事务，十三年（1874）晋封醇亲王。同治帝卒，两宫

太后懿旨命以其子载湉入承大统，是为光绪帝，乃自请开去一切任职与差使。懿旨允其所请，命监修穆宗陵寝，王爵世袭罔替。光绪元年（1875）受命照料皇帝毓庆宫读书，六年（1880）全权管理神机营事务。十年（1884）三月军机处易人，奉懿旨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从而成为此后六年间清廷大政方针之实际决策者。举凡军国大计，慈禧太后无不以醇王之意见为是，其中以中法和战事宜、创立海军衙门、北洋海军成军及兴办铁路等大事为最著。且于十二年四月，亲历风涛，巡阅北洋海防，尤为前所未有。复力排众议，坚定支持李鸿章、张之洞举办津沽、卢汉铁路，更显其远见卓识。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40〗，且才思敏捷，著述诗文甚夥，“雄文丽句，浩若江海，初若未尝构思，而下笔遂与古人相抗。所著《朴庵文集》、《诗集》、《竹窗随笔》、《滦阳日记》、《航海吟草》、《退潜别墅存稿》、《窗课存稿》为世所宝”〖41〗。醇王前已患病有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曾数次赴王府探视，而终于不治，至是病故，年仅五十一岁。同日，慈禧太后懿旨曰：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历年以来，主持正议，利国利民；其综理神机营及创立北洋海军，宏谟硕画，成效昭然，前年亲赴海口，巡阅操防，尤能总揽大纲，不辞劳瘁，自古贤王罕有伦比，遽于二十一日丑刻崩逝，深宫哀悼，即日亲临赐奠。镇国公载洊，即日承袭王爵，用示笃念亲贤至意。寻谥曰“贤”。

十二月十六日（1月25日）

48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赴醇王府行大祭礼。越二日，再

至王府行启奠礼。又命于新旧醇王府邸各建醇贤亲王庙、祠。

十九日（1月28日）

49 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西安至肃州电线竣工。疏言：上年奉旨准设陕甘电线，经北洋大臣李鸿章转饬总办电务、山东登莱青道盛宣怀委员勘明路线，筹备物料，本年八月由西安动工，于十月二十日设至肃州（今酒泉），工程告竣，所有总分各电局亦均安设如法，一律通报。下所司知之。

二十二日（1月31日）

50 优赏救助失事英轮之福建水师员弁。

本年三月初二日晚，福建东尾洋面有英国太古洋行之“中庄”号轮船因大雾迷失方向，触礁入水，瞬将沉没，代理金门营都司陈绍勋等带领弁兵冒险驰往，将该船洋人七名、华人四十余名全行救出，复将船中入水抽出，修补浮起。至是，闽浙总督卞宝第奏请奖励出力员弁，称前准总理衙门咨，文武汛官及外海水师管驾人等，遇有中外船只遭风触礁瞬将沉没者，果能奋勇冒险救出至二十人以上，准其比照异常劳绩奏奖等语，此次所救英船之价询值洋十三万元，经厦门英国领事等叠次函谢，并送还该营垫用洋银六十元，各兵酬劳四十元；经复查属实，恳将代理金门营都司、尽先补用守备陈绍勋俟补守备后以都司尽先补用，先换顶戴等语。得旨：如所请行。〖42〗

51 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六百八十万零四千八百五十两，其中地丁、杂赋等“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二百八十万零四千三百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二百零二万四千九百两。岁出总计银七千九百四十一万零六千四百两，其中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四千零十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共银二千五百八十七万八千九百两。〖43〗

52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八千七百十四万四千四百八十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二千七百零九万二千四百八十一两，入超银三千九百九十四万九千零一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一百九十九万六千二百二十六两。〖44〗

53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汉阳龟山北麓动工兴建汉阳铁厂，此后相继建成冶炼生铁、熟铁、贝色麻钢、西门子钢各厂及轧钢、铸造等厂，同时开办大冶铁矿及萍乡、马鞍山等处煤矿作为原料基地，并修筑运矿铁路、码头等设施。又在汉阳创建湖北枪炮厂，陆续建有枪厂、炮厂、罐子钢厂、无烟火药厂、炮弹及枪弹各厂，且在武昌文昌门外开建湖北织布官局，置设布机一千台、纱锭三万枚。

〖1〗《光绪朝东华录》总 2703—2704 页。按：王文韶于上年六月已由湖南巡抚授云贵总督，故而奏折内对洞庭湖治理办法多为设想和建议。

〖2〗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依照我国传统虚岁计岁方法，本年为其“二十整寿”。

〖3〗《清末海军见闻记》。

〖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05页。

〖5〗《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二，5页。

〖6〗参见本书卷二四六，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十一日条。

〖7〗该条约主要内容：“第一款，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不丹）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第二款，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即为依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经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准与无论何国交涉往来。第三款，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事。第四款，藏哲通商应如何增益、便利一事，容后再议，务期彼此均受其益”（《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二，3页；又见《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551—552页）。此约寻于本年七月十二日（8月26日）在伦敦互换。

〖8〗李仙得（1830—1899），美籍法国人，曾任美军上校，退伍后来中国，充美国驻厦门领事。同治五年（1866）美军侵犯台湾，彼亲赴该岛探查情报，从事间谍活动，旋将有关情报提供给日本，并受聘为日本外务省顾问。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时，又随日军来台充当帮凶，经总署与美驻华公使交涉，美国政府下令将其拘禁，事后留居日本。

〖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一，25—26页。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06页。

〖1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08页。

〖12〗《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二，9 页。

〖13〗《光绪朝东华录》总 2717—2718 页。按：徐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为上海买办商人，同治十二年（1873）受李鸿章委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主持总局业务。前于光绪九年、十年间，因经营房地产生意失败，亏欠局款十六万二千余两（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册 125—127 页，《徐愚斋自订年谱》）。

〖14〗《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二，16—18 页。

〖15〗《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年》中译本 44 页。原文称："1887 年 6 月 18 日，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一次高级官员会议，讨论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必要性。会议一致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特别是从战略上来考虑，年来愈益迫切需要在欧洲俄国和遥远的东方之间建立起更迅速的交通设施'。第二天，沙皇批准了这个委员会的决议，并且命令交通大臣为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测量工作"。又称："1891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5 日，俄国大臣会议拟订了修建这条铁路的资金和具体方法。修建工作要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始。"

〖16〗《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一，22 页。按：依克唐阿此处所言系俄人为西伯利亚铁路东部一段（即海参崴至伯力一段）勘路情形。

〖17〗《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一，22—23 页。

〖18〗光绪十二年五月，台抚刘铭传奏请清查台湾田赋，疏称："统计全台之额，仅征额银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六两，洋银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九圆，又谷十九万八千五十七石，久无报丈升科。伏维我朝轻徭薄赋，亘古所无，而于台湾一岛尤为宽厚，雍正、乾隆间屡奉恩谕，台湾赋税，不准议加。其时海宇澄清，升平无事，朝廷以台湾

一隅无足轻重。今则海上多警，而台湾为海疆之要隘，奉旨改建行省，经费浩大，今昔不同。臣忝膺斯土，目击时艰，当此财用匮乏之时，值百废待举之际，不能不就地筹画，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经营之用，自成一省，永保岩疆。”又称：臣渡台以来，详查民间赋税，较之内地毫不轻减，而询其底蕴，全系绅士包揽，私升隐匿，不可胜计。臣现由内地选调厅县佐杂三十余人，分派南北各县，又由各县选派公正绅士数人，会同先查保甲，就户问粮，一俟田亩查明，再行逐户清丈。委派台湾府知府程起鹏、台北府知府雷其达各设清赋总局，督率办理云。疏入，诏可，遂设清赋局于台北、台南两府，以布政使总辖，知府统理，各厅县设分局，以同知、知县分任其事。发布告示曰：台湾地方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续丈之后，至今开辟田园数倍于前，久未报丈升科。现在海疆多事，台湾重地，久为外人窥伺，朝廷特设巡抚以资控制，本爵堂忝膺斯土，应为地方远大之谋。故招抚生番，以靖内患；筹办海防，以御外侮；清查田亩，以裕饷需。不惮劳怨，惨淡经营，一时并举，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尔百姓等渡海前来，当知创业不易，须为子孙立百年之业等语。同年十月，各属渐报竣丈，乃定租率，并行摊丁入地之法，举丁税、耗羡等款一律按田亩折色完纳。“十二月，颁定征租之制，于是全台田赋计征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八两，实增四十九万一千一百零二两”（《台湾通史》卷八《田赋志》）。

〖1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19页。

〖2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20页。

〖2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34页。按：此项洋款旋因醇亲王去世而未借成。

〖2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22、227页。

〖23〗《李鸿章全集·电稿》（二）219 页。按：上年二月，护理江苏巡抚黄彭年遵旨覆奏铁路一折有云：今日欧亚通商之局从古所未有也，中国风气因之而开，亦四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也。当其未开，不能强之使开；及其既开，不能遏之使不开者，势也。轮船、电线、军械、学堂既事事讲求，期尽敌人之长技矣，所未行者，独铁路耳。方今英据缅甸，法据越南，皆已抉我藩篱，窥我疆场，然地处僻远，尚可徐图。独俄罗斯包络中土，而东三省迄新疆尤未切近，俄国西卑利亚之铁路自彼得罗堡（应为鄂木斯克）抵浦潮斯德（今译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绵亘新疆、蒙古、黑龙江之北、吉林之东，长约万余里，逼我两边，左盼高丽，右眈回部，其志盖不在小。我虽于东边屯兵、新疆置省，而吉林仅有电线，新疆则并电线无之，设有军事，东西应援，形格势禁，非兵家之利。计东北应由津出山海关开至黑龙江为一路，又开至吉林之宁古塔为一路；西北应由陕西、甘肃开至新疆北路之伊犁为一路，又开至南路之喀什噶尔为一路。东西铁路告成，则征饷调兵，旬日可达，且口外荒地甚多，屯垦最便，一有铁路，内地无业之民负襁而至，膏腴日辟，边备日充。语（《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册 164 页）

〖24〗《清史列传》卷六十《谭上连传》。

〖25〗前任驻藏大臣文硕因隆吐山事件免职后，诏派长庚前往西藏代替文硕，长庚未到任之前，升泰暂以驻藏帮办大臣代行办事大臣之职。至是因长庚久滞旅途，未能到任，正式授升泰为驻藏大臣。

〖26〗光绪元年定例，自光绪二年为始，每年由直隶、江苏、河南、山东等省地丁等银项下计拨七十万两，作为东三省旗兵饷需，名为“东三省的饷”，有别于始自光绪六年之“东北边防经费”

（每岁约二百万两）和始自光绪十二年之“东三省练饷”（每岁一百万两）。

〖27〗《翁同龢自订年谱》，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86号。

〖28〗参见上年八月初七日。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87—88页。

〖30〗刘铭传所拟章程中有“拟雇用洋人总管矿务工程一位、管车两名”等语。

〖31〗俄国皇太子（即三年后即位之沙皇尼古拉二世）拟于明年二月二十三日抵广州，三月初一日抵福州，十二日抵汉口，二十日抵烟台，翌日离烟台赴日本国，再由日本至该国远东地区之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参加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端之开工典礼。

〖3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325页。

〖33〗朝鲜请清廷免派使臣前往该国致奠，意在不欲令驻汉城之各国使节看到“郊迎钦使”之传统礼仪，以淡化其“属国”地位。

〖34〗下月初二日（10月15日）派户部侍郎续昌、崇礼为吊祭朝鲜国王母妃正使，前往该国致奠。

〖35〗《光绪朝东华录》总2800—2801页。

〖36〗觐见及其礼仪，是清廷与西洋各国政府交往之一大难题。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因觐见礼仪之事而生龃龉，以至不欢而散。未几，嘉庆时又有英使阿美士德来华，竟因觐见礼仪问题而遭驱逐。皆以英使不欲行“三拜九叩”之礼故也。迨同治年间，各国驻京公使屡次要求觐见，且拒绝行跪拜之礼，清廷因此颇感为难，起初采用曾国藩、李鸿章等疆臣建议，以皇帝年幼不便接见为词与之周旋。及同治帝亲政，已不能再用这一理由拒

之，经过反复讨论、谈判，乃允许各国使臣以西国臣下见其君主时之免冠鞠躬礼觐见，遂有同治帝于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初五日在紫光阁接见外国驻京公使之事。既有此先例，光绪帝即可定于明年接见各国公使并指示增定以后“岁见之期”，而不必再为觐见礼仪问题而烦恼。

〖37〗“江东六十四屯”，参见：本书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条。按：《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六十四屯地方归当地旗人“永久居住”，但仍时遭俄人侵蚀，黑龙江将军恭镗因于光绪十三年檄饬李金镛渡江与俄官交涉，挖壕定界，划定界址一百七十余里（见宋小濂《北徼纪游》）。

〖38〗《清史列传》卷七七《李金镛》。又，宋小濂《北徼纪游》有云：李金镛自光绪十三年四月北上漠河，三年以来，无一偃仰栖迟之日，而又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七月初间，遂得怔忡吐血之症，初犹强自支持，不肯以微疴自就安逸，十余日后渐觉委顿，延医服药，迄不见效，于八月四日寅刻竟而溘逝。方易箦时，家人环立而哭，公力疾起坐，慨然谓僚属曰“大丈夫视死如归，亦复何憾？所恨者边矿渐有成效，天不假年，不得见三年报最耳，诸君其好为之。”言讫，吐血数升而殁，毫无一语及私。又有云：“公（李金镛）之督理漠河矿务也，合肥相国（鸿章）保奏折中有‘血性忠勇，不避艰险’之语，而公亦艰巨自任，毫不畏难。常语僚友曰：吾生一日，为国效力一日，除死方休。至是果如所言，可谓不负知己矣。而合肥相国之知人善任，其识力亦岂在古名人臣下哉！”

〖3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九《验收旅顺各要工折》。

〖40〗《近代名人小传》，《奕譞传》。

〖41〗《瓶庐丛稿》卷一《致祭醇贤亲王读祝文》。

〖42〗《光绪朝东华录》总2824—2825页。

〖43〗《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44〗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2832页。

清通鉴　卷二四八

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公元1891年

正月十四日（2月22日）

1 署两江总督沈秉成奏，江南创设水师学堂，延聘洋文、汉文各项教习，分为管轮、驾驶两门，各额设学生六十名；裁撤原设鱼雷学堂，挑选其中优秀学生送至旅顺鱼雷营海上实习。得旨：如所议行。

二十四日（3月4日）

2 以三载考绩，京察届期，命予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兵部尚书许庚身、刑部尚书孙毓汶交部从优议叙，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交部从优议叙，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张曜交部议叙。

二十五日（3月5日）

3 各国驻京使臣及参赞等三十二人觐见光绪帝于紫光

阁，呈递国书。是继同治十二年（1873）以来，各国公使之第二次觐见皇帝。〖1〗翌日，总署王大臣设宴于衙署，款待各使。

寻据德使巴兰德来总署谓，紫光阁系皇帝接见藩属之地，各国使臣亦在此觐见，有所不妥，请将嗣后觐见场所予以变换。总署以其“并非故意抗违”，且“措词尚属恭顺”，据以上奏。奉旨：嗣后改在承光殿举行。〖2〗

二月十一日（3月20日）

4 不允御史高燮曾恢复“日讲”之请。〖3〗谕曰：朕自亲裁大政，每日召见内外臣工，于人才之贤否、政治之得失，莫不虚衷考察，实事求是；几馀披览经史，复与毓庆宫诸臣讲习讨论，不敢稍自暇逸。该御史所请轮直进讲，看似延访儒臣，勤求治理，实则有名无实，流弊甚多，自乾隆十四年（1749）停罢以后，迄未举行。若徒摭拾陈言，或以颂扬塞责，甚至妄议时事，岂非徒乱人意？所奏著毋庸议。

十五日（3月24日）

5 吉林将军长顺奏，擒斩“马贼”各盗，三年内正法一千三百有余。据称：吉林山深林密，地广人稀，昔年马贼肆扰，至今未靖。近年频年灾歉，流民愈多，盗风复炽，大率以深山为巢穴，往往山贼与土匪相勾结。所用器械多系新式后膛快枪，而官兵所持洋枪均为早年置买，转不敌其快利。该贼等一经败逃，则窜入荒山，丛林密箐，径路分歧，捕之无从捕，击之无从击。有时官兵购觅眼线、向

导，裹粮入山，直捣贼巢，而山内头头是道，该贼等又消息灵通，先行窜匿他处，兵出则逃，兵归则复。迭经严饬旗、民各属，饬带各路驻扎练军，同心戮力，协剿穷搜，陆续平毁贼巢。计自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起，至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止，除打仗击毙者不计外，共生擒首从各盗一千三百有余，均经审实正法。〖4〗

十六日（3月25日）

6 海军衙门奕劻等奏，颐和园工程用款不敷，请由海防捐输项下挪垫。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臣衙门就岁入之款而论，每年拨发南北洋、东三省及各项杂支，无事之秋尚虞不敷，况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幸赖海防新捐稍资补苴。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数，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5〗

二十八日（4月6日）

7 广西巡抚马丕瑶奏，江南等省送书三百余种均已到桂，分置各郡，供士子诵习。

先是，马丕瑶以广西人文夙盛，咸丰间兵燹后藏书悉毁，旧版无存，拟在省城开局刊书，请饬江南、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六省运寄经史各书前来。诏可。嗣

由各省陆续送到书籍约三百种，“裒集群籍，蔚为大观”。于是在省城桂林“创建书楼书堂”，将每种十部以一部置省城书楼（在独秀峰麓书院之侧），其余九部“分置各郡，庶穷乡偏壤均得观摩诵习”，且“均择书院及公所地方修建书楼，上藏书籍，下为士子看书之所”。至是，据奏“现在各属士子看书者更番叠进，颇不乏人，实有鼓舞奋兴之象”云。报闻。〖6〗

三月初三日（4月11日）

8 察哈尔都统奎斌等奏，民人私垦口外地亩，于牧政大有窒碍，请饬查禁，以杜纷扰。略谓：察哈尔八旗分设口外，拱卫京师，有驼马牛羊及台站、草地，定例游牧，不准开动。自咸丰年间各王公马厂因年久空闲，多有私垦之处，嗣经户部奏准，马厂报勘升科，逐渐纷纷报垦。例禁既开，各旗聚集客民日众，争夺地亩，讼务繁兴，光绪六年（1880）奉旨清查，由直隶、山西委员出口勘办，将各王公厂地已垦之处按亩勘丈，委系无碍游牧之地，一律发给印照，报部升科，严饬嗣后不准再行私垦。原冀从此耕牧相安，不意未经数年，故智复萌，旗厅未随时查禁，以致开垦日甚，多一亩农田即少一亩牧地，于牧政大有窒碍。兹与督臣李鸿章往返函商，拟即委员前赴口外查办，将马厂界内无碍游牧之地勘丈升科，照光绪六年（1880）旧章办理；如系越垦牧地，应将勾串之蒙、民严加惩治，退地归公，俾使耕牧判然，争端自绝。此次私垦之地，毗连山西者居多，请饬该省拣派道府大员会同筹办。得旨：即著山西巡抚派员会办。〖7〗

初九日（4月17日）

9 山西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等处地震，其中介休、孝义两县震情较重，房屋俱有塌裂，“甚有成涧成溪之处”，压毙十三人，伤六十五人。〖8〗

十三日（4月21日）

10 从总理衙门请，允将关东铁路取道山海关、沈阳以至吉林省城，并将卢汉铁路岁拨二百万两经费移作关东铁路专用，派李鸿章督办一切修造事宜。

前于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旨从海军衙门议，命缓修已定之卢汉铁路，先其所急，全力举办由京津通往吉林珲春之关东路。原拟路线系自天津以海轮与奉天营口相通，再由营口修起，往北经牛庄、沈阳，再向东北经吉林省城以至珲春。至是，总署奏称：营口系通商口岸，易惑人视听，而津沽铁路于上年冬间已续造至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在今唐山与滦县之间），莫如即由林西接造出山海关，经锦州、广宁（今北镇）、新民而沈阳以至吉林，俟此路成后，再由沈阳造枝线至牛庄、营口。其由吉林省城至珲春一段，因有老爷岭、张广才岭、大盘岭等处，皆壁立千仞，绵亘数百里，且有泥绰沼泽，既广且深，工难费巨，十倍于吉林以西，似不如先造至吉林，则已揽东三省全局，足以控扼边境，珲春亦有恃无恐。又称：关东铁路之干路、枝路共计二千三百二十里，约计共需造路经费银二千零五十万两，应请饬下户部自本年起，将卢汉铁路每年拨银二百万两移为关东铁路专款。〖9〗

奏入，旨派李鸿章督办一切修造事宜，裕禄（盛京将

军）会同办理。所需经费，由户部将原议每年筹拨二百万两，自本年起，移作关东铁路专款：除部库之一百二十万两可以如期应用外，其按年指拨各省之款，每省五万两（共八十万两）〖10〗，令各省督抚逐年如数解清，不准拖延。

十四日（4月22日）

11 从驻藏大臣升泰请，允在藏南边境各处添设绿营官兵，以资防守。

升泰奏：藏印交界各区，草昧初开，半人迹未经之地，原有防不胜防、守不胜守之势，一旦举办通商，互市初开，百商云集，搀越偷漏，在在堪虞。且藏地南瞰英人、西窥俄国，踞上游之形势，为中外之枢纽，目下通商游历，创前古未经之局，亟应为思患预防之举。查纳金、丈结、洛纳等山均关紧要，而纳金尤为密迩，拟于靖西关内量移外委一员、兵丁二十名驻防干坝，拨往纳金一带梭巡，仍归靖西游击管辖，以一事权，再由后藏番营添拨番兵二十名协同防守，以示周密。得旨：该衙门知道。〖11〗

又奏：前拟在仁进冈、格林卡、吉玛桥一带修关建署，增设官弁兵丁，奉旨允准，因定于格林卡地方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亚东地方设千总一员，吉玛设外委一员，帕克里设把总一员，共计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一员、外委二员、新增汉兵一百名。惟此项弁兵若均由川省咨调来边镇驻，长途跋涉，不免往返需时，且诸多糜费，尚不知何日到防，而边防重务，势难久延，自当就近拔募，以期迅速到防。除游击一员职分较崇，应具奏请补外，其余千总、把总等员即用川省各标、镇、协、营已出未补之空额

在藏边拔募，于防务不无裨益。下部知之。〖12〗

二十七日（5月5日）

12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开缺回籍。

刘铭传奏，病仍未痊，恳请开缺。谕称：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著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13〗

四月初六日（5月13日）

13 芜湖等处教案发生。是日，安徽芜湖百姓焚毁当地教堂，并包围英国领事馆，据称系“因谣传教中女医迷拐幼童，群疑莫释”，于是“聚众滋闹，将教堂焚毁”。既而，江苏丹阳、无锡、江阴及江西南昌等处亦纷纷发生哥老会与当地绅民烧毁外国教堂之事。

初九日（5月16日）

14 署两江总督沈秉成奏，参照北洋海军军制，将南洋水师能战六舰编为左右两翼，以记名提督前安徽寿春镇总兵郭宝昌为总统，令其“亲率出洋，讲求操练”。派提督袁九皋为左翼翼长，统带南琛、镜清、保民三舰；吴安康为右翼翼长，统带寰泰、开济、南瑞三舰，其余各船亦均听总统节制调遣。下所司知之。〖14〗

二十日（5月27日）

15 诏示颐和园工程将次就竣，慈禧太后即于本月二十八日前往驻跸。〖15〗

二十五日（6月1日）

16 户部奏：库款支绌，亏短甚巨，请饬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等械器暂行停购两年，并裁减勇额，限一年内裁足一成，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等语。光绪帝批曰：现当库存奇绌，各直省将军督抚等必应顾全大局，共济时艰，户部所奏，著依议行。

既而李鸿章奏，北洋海防水陆两军实无余银可解、余勇可裁。略言：北洋历购铁快各船及枪炮等械，向系奏明奉旨，由部另筹专款，不在岁支北洋经费之内，实无存储备用之款，即令停购，仍属无银可解。直隶勇营分扎北洋海防最为紧要之地，且近年修筑炮台，人数断不能少，所用枪炮皆系西洋精利之器，亦缺一不可。淮军调防畿辅逾二十年，平时疏渠、屯田、筑台、修垒及历年修浚河工，见于奏牍者几无虚日，其旅顺、威海、大连湾等处台工，凿山填海，致力尤艰。光绪十一年（1885）特奉懿旨，饬各省裁勇以增旗兵加饷，当将直隶新募勇营一律裁减，岁节部饷九十四万八千两，实为大宗。次年四月间醇贤亲王巡阅北洋，复命具疏，尤以分布各隘力量未厚为言，其时威、大海口尚未设防，今则均已移军填扎，布置愈广，兵力愈单，何可更议裁撤？窃维北洋拱卫畿辅，环带大洋，近年创办海军，防务尤重，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舰船共二十五艘，奏定《海军章程》声明，俟库款稍充，仍当续购多只，乃能成队。限于饷力，愿大难偿。醇贤亲王巡阅疏中已极言师船兵力尚单，全恃陆军炮台以为固，今则舰船既暂停添

购，防营更未便遽裁，应俟各处台工竣后再行酌办。〖1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部款支绌，自应竭力筹补，拟劝谕两淮盐商按引认捐银一百万两，并将江苏各关抽收土药税厘尽数解部，惟防务现多未备，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项上实无余款可拨，且兵力不敷调用，马步勇营亦未可遽裁一成。

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亦奏，新疆防务紧要，马步勇营碍难裁撤。均下部知之。

17 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该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海参崴开工典礼上，亲自倒空一辆满载石渣手推车，“为这条铁路的东端进行了奠基工作”〖17〗。

寻据驻俄使臣许景澄奏报俄国筹建西伯利亚铁路情形，谓俄国全境东西相距绝远，俄人久议接造铁路，而路长费巨，迄无成说。现拟由乌发通至海参崴，计七千四百九十俄里（约七千二百三十公里），由莫斯科起行，十五昼夜可至，先就东西两端，分段起筑。全路经费，连建栈购车，共须四万一千八百万卢布，先筹八千三百万卢布以资开办，逐节前进，约以十年完成。〖18〗

二十六日（6月2日）

18 总理衙门奕劻等奏，颐和园工程紧要，请借动出使经费。得旨：依议行。〖19〗

二十九日（6月5日）

19 武穴教案发生。是日，湖北武穴镇郭六寿等以教堂贩卖婴儿，聚众焚毁教堂，杀英教士一人及英籍海关职员

一人。

总理衙门旋以近来教案迭出，请饬各省出示晓谕民众勿信谣言，并严密查拿造谣惑众者。奏称：四月间安徽芜湖有教堂被毁，当经该省巡抚沈秉成将为首二名拿获正法，地方业已安静。乃未几，江苏丹阳复有焚毁教堂之案，湖北武穴教堂亦被焚毁，并闻杀害洋人二名，似此纷纷滋扰，中外人心无不惶惑。应请旨饬下各直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生事端；倘有匿名揭帖，造谣惑众，即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护，倘防范不严，致启衅端，即应据实参处。此次滋事各案，除芜湖一案首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各案，应由两江、湖广督臣及江苏、湖北等省抚臣迅速查拿首要各犯，以儆将来。〖20〗奏上，光绪帝谕：各国传教，载在条约，曾经降旨饬令各省随时保护，历年已久，中外相安，何以近日焚毁教堂之案同时并起，殊堪诧异。著各该督抚迅速查拿匪犯，讯明正法，并出示晓谕，切勿轻信谣言，妄生事端。

五月初二日（6月8日）

20 李鸿章、张曜奉旨校阅北洋海防事竣。

本年二月间，光绪帝以北洋海军成军已届三年，命会办海军大臣李鸿章、帮办大臣张曜认真校阅。〖21〗上月十六日，鸿章率同北洋水陆营务处直隶臬司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由大沽乘轮前往旅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平远、康济、威远、广甲十三舰，南洋水师统领郭宝

昌率开济、寰泰、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六舰，随同驶行。次日行抵旅顺，张曜亦自烟台前来。十八日，先阅四川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八营之德式操演，继阅记名提督黄仕林、总兵张光前所部亲庆军六营演练，次日查看新建船坞，并派员考校鱼雷、水雷两学堂。旋赴大连湾，北洋各舰沿途分行布阵；夜以雷艇六艘，试演泰西袭营阵法。二十二日，调集各舰赴三山岛海面鱼贯打靶，继则连日察看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新筑和尚岛、徐家山、老龙头等六处炮台。二十五日，抵威海卫，阅看绥巩军所筑威海港北岸之北山嘴、黄泥岩、祭祀台炮台，及南岸赵北嘴（又作皂埠嘴）、龙庙嘴、鹿角嘴三台。又登刘公岛，阅副将张文宣所统护军在岛北凿山通穴所筑地阱炮台〖22〗，查看刘公岛上为北洋各舰系碇上煤之大铁码头〖23〗。继又调阅绥巩军八营演操及洋枪打靶，派员考校刘公岛水师学堂学生〖24〗，复调各兵舰枪队（陆战队）登岸操演枪炮阵法。入夜，各战舰集合会操，据称“万炮齐发，无稍参差，西人纵观，亦皆称羡”。二十九日，由威海赴胶州澳视察，认为该处“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拟俟威海、大连湾各工程告竣后，即接续筹办该处炮台等工。至是，由胶州澳北驶烟台，即返回天津。〖25〗

寻李鸿章等会奏校阅情形。略谓：此次校阅，历时十八天，周历海道三千余里，逐一履勘，克期竣事。中国创办海军，实惟醇贤亲王注意经营之举，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巡阅北洋海防，曾蒙将布置情节于覆命疏内详细上闻，而于陆军之不可轻裁，船艇之尚需添置，学堂之必应推广，尤三致意，洵为远谋深虑。其时，英德四快船订购未到，

大连湾、威海卫亦未办防，今则两处台垒粗成，移军填扎；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并能衽习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自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益加申儆，以期日进精强，庶无负醇贤亲王历年缔造之苦心，仰副圣明慎重海防，建威销萌，力图自强之至意。〖26〗

奏入，光绪帝谕称：北洋海防，李鸿章连年布置，渐臻周密，洵堪嘉许，著交部从优议叙；张曜会同筹办，交部议叙。海军关系至要，必须精益求精，仍著李鸿章等切实讲求，督饬提镇等员，认真经理，以期历久不懈。

二十二日（6月28日）

21 应日本政府之邀，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赴日访问，是日抵达日本马关。明日奉旨："日本既有意修好，著严饬丁汝昌加意约束将弁兵勇，不得登岸滋事；长崎前辙，俄储近事，皆应切鉴。"〖27〗

舰队嗣于本月二十四日到神户，二十九日到横滨，继至东京。在东京，丁汝昌及六舰管带由驻日使臣李经方陪同，面见日皇、亲王，又参加日海军省、外务省举行之迎

接茶会，复在定远舰上举行茶会，招待日本贵众两院议员作为答礼。下月二十四日经由神户等处行抵长崎，即自长崎回国。

二十五日（7月1日）

22 广西巡抚马丕瑶奏，中越边境修建炮台，以固边防，请饬拨银十八万两，分为三年酌拨。下所司议。

先是，中法战事既告结束，越南北圻地区隶于法国治理之下，滇桂等省已与法境毗邻，今昔情势迥异，尤以广西一段边防形势最为吃重。廷旨因命广西提督驻所由柳州移至龙州，并准沿中越边境修筑炮台。自光绪十二年（1886）始，广西提督苏元春主持兴建沿边炮台，至是仍在修建之中。此项工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竣事。〖28〗

二十六日（7月2日）

2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关东铁路，遵旨次第筹办，各省奉拨铁路经费八十万两，请饬先行解津，以应急需。如所请行。

六月初三日（7月8日）

24 帮办海军山东巡抚张曜奏，南洋兵轮不中用，请予停撤，以节经费。称：臣前于校阅海军时，见南洋几艘兵船之铁皮厚仅数分，有事断难得力，请将其收停厂澳十年，岁可节省养船银五十余万两，以之另造铁甲坚船，方有实济。光绪帝谕：著海军衙门会同刘坤一妥议具奏。

寻据海军衙门与江督刘坤一会奏，南洋兵船不宜停撤。略言：海战以船坚炮利为先，水师人材又非陆军可比。南

洋各船练习有年，历经北洋调阅合操，已著成效，现在北洋一支业已练成，饷力稍疏，南洋自当次第兴办。兹该抚请将南洋兵轮收停厂澳十年，仅为节饷计则可，为防务计则非尽善之策，总以有补时局为第一要义。南洋实江海兼顾，非大支水师不足以资分布，寰泰、镜清、开济三船，为闽厂所造铁胁快船，保民为上海机器局所造；南琛、南瑞购自德国洋厂，其船身系用钢板，本不能与铁甲等船比较优劣，较之北洋超勇、扬威等船似足以相埒，未尝不可以折冲御侮。即以每年所用之五十余万两而论，亦非仅供此六船之需，况将弁训练有年，一旦概行遣散，势必尽隳前功，故南洋兵轮未可遽议裁撤。北洋三年校阅之期，应仍令六船北来一律备操，其每年调归北洋会操之处，拟请暂行停止。从之。

初六日（7月11日）

25命各省严密查拿哥老会，从重治罪。

此前，湖北、安徽等省接连发生聚众焚毁教堂之案，总署奏称此类事件所以频发，推原其故，在沿江各省“游勇、会匪所在多有”，“摇惑人心，乘机生事，甚至捏造无根之言，转相传播，致起群疑”云云〖29〗。至是，光绪帝谕：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叠经降旨查拿；近来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凶、抢劫衙署等案更层见叠出，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游手之徒相率附会，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随时留心，实力查缉，否则从重治罪。

十三日（7月18日）

26 郭嵩焘卒。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咸丰间随曾国藩在籍办团练，又赴南昌与太平军战。旋授翰林院编修，来京入直上书房。同治元年（1862）授苏松粮道，迁两淮盐运使，擢广东巡抚，五年（1866）因事被黜，回湖南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主持修建王船山祠。光绪元年（1875）二月授福建按察使，十一月调署兵部左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二年派充驻英使臣，乘轮出洋，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四年兼充驻法使臣，因与副使（改驻德使臣）刘锡鸿不合，彼此攻讦，甚至当面诟骂，被传旨申饬。次年归国，回籍养疴。郭氏思想敏锐，究心洋务，于政治、军事、外交诸务多有见识，但其为人性情偏激，有见必言，言则激人之怒，且于对外事务之意见亦确有授人以柄之处，以致谤议丛集。其使英初期所著《使西纪程》一书，尤遭物议，诏命毁其书版。至是病故，年七十有四。寻李鸿章请予宣付国史馆立传。光绪帝谕称：郭嵩焘前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二十日（7月25日）

27 以勒索台站，骚扰地方，命予乌里雅苏台将军托克湍即行革职。

先是，御史文郁参奏托克湍“本无学问，吏治非其所谙”，朝廷寄以边疆重任，乃于本年春间由张家口起程伊始，包揽各铺砖茶、烟酒等货六十余驼，责令沿途台站兵

丁按站运送，复向各商算取脚价，并向各站逼索银两、马匹等语。旨令察哈尔都统奎斌确查具奏。既而，托克湍“自行检举”，谓随带家人名“陈有”者私自勒索银两，其本人并不知情，该家人现已逃匿，方饬属四出严缉云云。光绪帝即令将“陈有”严拿到案，彻底根究。旋经人参奏所谓“陈有”实无其人。至是，据奎斌奏称，查明托克湍勒索骚扰等情确有实据，请旨予以惩处。于是明发上谕，曰：此案托克湍纵容属员、家人揽货分肥，勒派驼马，复捏造家人“陈有”之名希图卸罪，实属贪渎徇私，辜恩溺职。托克湍著即革职，仍追缴赃银，分别人官归还。〖30〗 寻以察哈尔副都统永德为乌里雅苏台将军。

二十四日（7月29日）

28 因驻日使臣李经方丁母忧回国，诏派翰林院编修汪凤藻前往日本，暂署出使该国大臣。

七月初三日（8月7日）

29 电寄两江总督刘坤一，命速办教案，以免别生枝节。

先是，本年四月，湖北武穴教案，有英籍教士二人被戕。上月底，驻英使臣薛福成电告总署：“英外部称中国办教案不惬：一、谕旨（指五月初七日谕旨）不用电传，十余日后始张贴；二、芜湖县令护洋人出力而撤任〖31〗，余不保护转未撤任；三、武穴诛二人，尚有情罪重者未办。现约法、德外部，如中国再不认真，当合力自办。”〖32〗至是，光绪帝电谕江督刘坤一：近来江南、湖北等处教案纷起，前经明降谕旨令该督迅饬严拿惩办，迄今两月之久，

仅芜湖、武穴两处正法四名，此外丹阳、无锡、金匮、阳湖、江阴等处，首从各犯，悉无一获。总由各该地方官因案关教堂，意存膜视，漫不经心。著刘坤一等分别查明，据实参奏；此案于内治、外交均关紧要，该督等身膺重寄，务须尽心竭力，妥筹速办，以免别生枝节。

寻据刘坤一等奏报办理江苏各处教案情形称：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毁后，江苏之丹阳、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被毁，滋事情状轻重不一，要皆由于匪徒潜匿，捏造无根之言煽惑愚民，聚众闹事，乘机焚抢。各该县未能先事预防，实属咎有应得，前已将丹阳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署无锡县刘树仁等一律摘去顶戴示惩。至拿获各犯，均系在场附和者，已各按情罪分别军流徒杖，从重定拟，仍严饬各属勒拿首要各匪，务获惩办。各教堂毁失屋物，亦已饬员与各教士分别一律拟结。得旨：仍著严拿逸匪，务获究办。〖33〗

二十二日（8月26日）

30 李鸿章奏报威海设立水师学堂。称：海军人材以学堂为根本，北洋现有各师船需才甚殷，非多设学堂，不足以资造就。堂内学生课程，有洋文、洋语、史论、算学、海图、星象、测量、格致诸务，必须研究数年，方能略悉蕴奥。及挑入练船，又须练习风涛、沙线、帆缆、轮机、枪械、雷炮各艺，计非十年之久，不克毕业。是则水师学堂之设，实为海军切要之图，仅只天津一堂，储材无多，恐难敷用。前经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于威海卫之刘公岛择购民地，添建水师学堂，光绪十五年（1889）遴派委员司

其事，督催工作。其选募教习、学生，悉援照天津学堂成规，酌定经费，撙节试办。〖34〗

二十三日（8月27日）

31张曜卒。

张曜（1832—1891），字亮臣，号朗斋，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祖籍浙江。监生出身，咸丰间赴河南固始县补用县丞，办团练与捻军战，擢知县，累迁至道员加按察使衔。十一年（1861），授河南布政使。旋因某御史劾其“目不识丁”，不宜骤涉文职大员，旨令开缺，以总兵简用。同治五年（1866）后，统率由河南勇营编成之嵩武军，赴山东、直隶、甘肃等省镇压捻军、回军，赏穿黄马褂及骑都尉世职，授广东陆路提督。嗣统军出关，驻扎哈密屯垦，储积军粮，准备收复新疆。光绪二年（1876），刘锦棠等军克复乌鲁木齐等处时，仍扎哈密，防守后路。次年，奉左宗棠之命，率部西进，连克辟展（鄯善）、吐鲁番，复随刘锦棠大军之后，直驱库车、阿克苏等处，为底定全疆颇著功绩。六年，帮办新疆军务，驻防喀什噶尔。十年（1884）中法事起，奉旨率军入关，驻防京畿，赏巡抚衔。次年授广西巡抚，未到任，督率该军修浚京师护城河，赏加兵部尚书衔。十二年调补山东巡抚，为治理黄河之事，殚精竭虑。十四年受命帮办海军，翌年归政大典，赏加太子太保衔。本年四月与李鸿章巡阅北洋海防，事甫竣，即赴黄河险工地段办理修护事宜。至是病故，年六十岁。寻，诏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宣付国史馆立传，照总督例赐恤，予谥“勤果”。〖35〗

二十七日（8月31日）

32 令沿江各省举办保甲，以弭会匪、游勇。有人奏“沿江一带，会匪最多，常德、汉口、大通、芜湖、镇江、清江浦、周家口皆商贾荟萃之区，匪徒易于匿迹，请饬各省择尤举办保甲”云。光绪帝谕称：保甲为弭盗良法，如果实力奉行，何至会匪、游勇结党滋事，层见叠出？因命安徽巡抚沈秉成等督饬各属认真举办保甲，并谓“不得因循废弛，视为具文，亦不得任令胥役藉端骚扰；务使会匪无所潜踪，俾免勾煽为患，是为至要”。〖36〗

八月初二日（9月4日）

33 以庆郡王奕劻总理海军事务，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两江总督刘坤一帮办海军。

初八日（9月10日）

34 宝鋆卒。

宝鋆（1807—1891），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咸丰初年授礼部侍郎，十一年（1861）奉旨在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次年擢户部尚书。同治十三年（1874）授体仁阁大学士，管吏部事务。光绪三年（1877）改武英殿大学士。十年（1884）三月军机处全班易人，懿旨命其以原品休致。至是病故。诏赠太保，照大学士例赐恤。寻谥“文靖”。

三十日（10月2日）

35 户部奏，预拨光绪十八年“甘肃新饷”，共银四百

八十万两，请饬各省关依限报解。谕曰：著各该督抚、监督等照数依限解清，不准迟延。

越数日，户部、总署又奏，预拨光绪十八年“东北边防经费”，共银二百万两，请饬各省关如数限期报解，并请催解本年尚欠解之此项经费三十七万两。光绪帝谕以此项经费最关紧要，令该将军、督抚、监督等务依限报解。

九月初九日（10月11日）

36 从李鸿章请，明发上谕，奖叙北洋海军出力各员。诏曰：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1888）创办，迄今已历三年。所有战、守、练、运各船沿海操巡旅顺等口，操练台炮，筑造垒坞，及各处船厂、机器等局，营务、粮饷、军械局所，学堂文武各员，始终勤奋，著有功效，自应量予奖叙，以示鼓励。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理水陆营务处、直隶臬司周馥，均著交部从优议叙；总兵邓世昌著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名号，副将方伯谦著赏给捷勇巴图鲁名号。

37 是月，江苏审结江海关查获英籍税司梅生偷运军火一案。

上月间，江海关道营兵查获一批偷运自香港之军火三十五箱，经查系帮办镇江税司英人梅生代哥老会成员李洪等人购运。本月，江苏臬司会同英国驻沪领事馆人员审讯此案，判定梅生监禁九个月，期满后准觅保二人，每保须交洋银二千五百元，否则即驱逐回英，不准继续在中国供职。总署寻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嘱即分别电知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迅派干员密访李洪，一经发现，便

设法拿获讯办。〖37〗

十月十一日（11月12日）

38 驻藏大臣升泰奏，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即九世班禅）择吉坐床，例颁敕书，请由驿驰递，其恩赐各物，亦请饬各省派员接换护送，以期迅速。从之。

寻，明发上谕：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于明年正月初三日坐床，著派升泰前往看视，所有颁发敕书及赏赉等件，著由驿驰递，其沿途经过地方，妥为护送。并著刘秉璋（四川总督）由司库提银一万两，派员迅速解往，一并赏给班禅额尔德尼祗领。

又从升泰请，赏给班禅额尔德尼外祖父期美德布以本身辅国公衔。〖38〗

十九日（11月20日）

39 驻英法使臣薛福成参奏使馆参赞陈季同托名公用，私借巴黎银行洋债亏空，已勒令其回国。旨令将该员先行革职，交总理衙门查办。〖39〗

二十日（11月21日）

40 命李鸿章、裕禄速派军攻剿热河金丹教起事。

自本月初十日始，热河金丹教（金丹道）首领杨悦春（即杨四）、于化文等推李国珍为“扫北武圣人”，率众起事，烧毁敖罕旗贝子府，攻占朝阳县城（今辽宁朝阳市），并与在理教徒一起在建昌（今辽宁凌源县）等处焚烧天主教堂，逐杀教士教民。据称，该金丹教首等“妄称妖术，煽惑愚民，始则烧杀蒙古、教堂，继则强抢良民，杀伤日

众，分股窜扰，势成燎原”〖40〗。至是，热河都统德福奏请速饬直隶、奉天派兵援剿。光绪帝令直隶总督李鸿章、盛京将军裕禄等“各派得力将弁统带练军速往援剿，以期一鼓歼除”。

既而，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及记名提督聂士成等，统带防练各军分由芦台、山海关、古北口等处进向平泉、建昌、朝阳、赤峰；盛京将军裕禄、东北练兵大臣定安派广东高要镇总兵左宝贵、副都统丰升阿分别统率奉省防军及盛字练军，由沈阳出彰武、阜新进向朝阳等地，合力镇压金丹教各军。

十一月初三日（12月3日）

41 伯彦纳谟祜卒。

伯彦纳谟祜，前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之子，同治四年（1865）其父在山东曹州追击捻军阵亡后，承袭亲王爵。曾授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正白旗满洲都统等职，又曾任管理神机营等差使。至是病故，诏赏银五千两治丧，其孙贝勒阿穆尔灵圭承袭亲王爵，予谥曰“慎”。

初九日（12月9日）

42 蠲缓山东青城、蒲台、利津、东河等八十州县被灾村庄之新旧粮赋租课有差。

十八日（12月18日）

43 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奏，现将三省练军步队各改为八起，每起二百五十人，每省二千人；马队各改为二起，复添练二起，每省一千人。此三千名作为常练之兵，满三

年后，视地方情形撤练归旗，再换一班接练，遇有征调，仍将撤练之兵按册归队。报闻。

二十八日（12月28日）

44 以前工部尚书荣禄为西安将军。〖41〗

十二月初三日（1892年1月2日）

45 以办理直隶水灾后河务、赈务出力，赏宁夏镇总兵卫汝贵、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等员头品顶戴。

初九日（1月8日）

46 户部奏，请将“新海防捐”再展限一年，以赡海军。从之。

十一日（1月10日）

47 明发上谕，宣示热河金丹教起事已平。

前因热河金丹教杨悦春、李国珍等聚众起事，旨令直隶、奉天各派防练军前往镇压。其直隶一路，叶志超、聂士成等率军先后在建昌、平泉等处与教众作战，继而进兵朝阳。奉天一路，左宝贵、丰升阿等带兵由阜新等处亦进向朝阳。上月中，金丹教众由朝阳退往赤峰和乌丹城（今翁牛特旗），直隶练军潘万才等部追至乌丹城，“六战六捷，贼尸遍野”，擒斩“扫北武圣人”李国珍，杨悦春等亦于上月二十五日被聂士成部“拿获”〖42〗。至是，诏曰：逆首杨悦春，倡五金丹道教名目，煽惑愚民，蔓延平泉、朝阳、建昌、赤峰四州县“辄敢假仇杀天主堂为名，纠众滋事，焚烧抢劫，数万生灵遭其荼毒”；“现在敖汉各王

旗一律肃清，所有出力各员均著加恩赏叙”云云。又以剿平热河金丹教，予直隶提督叶志超赏穿黄马褂，并赏给云骑尉世职。

二十六日（1月25日）

48 驻英法等国使臣薛福成奏陈各地教案治本治标之法。略言：本年长江上下游教案迭出，各国勾串一气，协以谋我。窃惟匪党之得肆焚掠、愚民之莫释疑愤者，教堂迷拐幼孩之说也。谓其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以制药也。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内已有烹食小儿之说，系得自传闻，并非事实，然流传已久，人心摇惑。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起，前大学士曾国藩初闻“挖眼盈坛”之说，欲悉心查办，经严加讯究，乃以专疏特辩此说之诬。夫天主之教以仁慈为其宗旨，近者禁黑奴有会，禁鸦片有会，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习不为怪者？是必灼知旧说之以讹传讹，然后教案办理乃可下手，否则大小官员先怀疑虑，又何以晓民而禁匪党？然而臣亦非谓洋教之无损于中国也，彼天主教虽称为善，而教士良莠不一，入教之民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愤日深，一发难遏。中国许洋人传教既在约章，势难骤改，惟有妥筹约束之法，俟武备日精，邦交日固，再行限制之法。方今要著，在令各省格外严防，勿再滋事，以杜彼藉口，而防变之法，宜注力查禁匿名揭帖，风不起则澜自平，薪不添则火自熄。〖43〗

二十九日（1月28日）

49 从驻藏大臣升泰请，颁赐西藏万寿寺匾额曰“祇树长春”，大招寺匾额曰“福资万有”，吉绷寺（即哲蚌寺）匾额曰“慈云普佑”。

50 是年，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两，其中地丁、杂赋等“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三百三十一万七千三百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四百五十三万二千六百两。各省岁出总计银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两，其中俸食、饷乾等“常例”支出共银三千七百零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共银二千五百二十七万三千九百两。〖44〗

51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一万万九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三千四百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两，入超银三千三百零五万五千九百六十九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三百五十一万八千零二十一两。〖45〗

52 广东举人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康有为光绪十四年到京应顺天乡试时，曾上书都察院，请求改良政治，变革成法，未能上达。又曾求见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亦被拒，且遭京中一班守旧士大夫之嘲笑。旋回广东，受川入廖平学说之影响，转治今文经学，拟托古改制。由其弟子梁启超等协助，著《新学伪经考》一书，并于是年刊行之。又著《孔子改制考》等书，未刊。该书继承并

发展廖平之论点，认为西汉官学所藏今文经书系孔门原本，而新莽时刘歆所请立于官学之古文经各书皆系其人伪造。谓刘歆所以伪造经书，创立“新学”，意在为王莽篡权制造根据。从而否定古文经学，打击守旧者赖以反对维新变法之理论基础。由于此书倡导怀疑古代典籍，抨击泥古守旧风气，招致一些人强烈反对，以致奏请将其毁版。〖46〗

〖1〗同治帝接见各国驻京使臣于紫光阁是为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五日。

〖2〗《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32—33页。

〖3〗清承明制，以侍读、侍讲学士为翰林院职官，而另设“经筵讲官”，由翰林出身之大臣兼充，轮流入宫为皇帝讲解经史，是为“进讲”或“日讲”。日讲之制在乾隆年间已流于空文，旨令停止，迄未再行。又另设所谓“日讲起居注官”，但仅为虚衔，并非实职。

〖4〗《光绪朝东华录》总2848—2849页。

〖5〗《清末海军史料》685页。

〖6〗《光绪朝东华录》总2855—2856页。

〖7〗《光绪朝东华录》总2863—2864页。

〖8〗《光绪朝东华录》总2896页。

〖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272—275页。

〖10〗光绪十五年十一月，海军衙门请饬户部每年拨给二百万两，专作兴造卢汉铁路之用。已而，户部奏定岁拨铁路之款，计由部库拨给一百二十万两，其余八十万两，分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广东、四川

等省承担，每省每年拨银五万两。

〖11〗《光绪朝东华录》总 2865—2866 页。

〖12〗《光绪朝东华录》总 2865—2866 页。

〖13〗刘铭传前因基隆煤矿之事屡遭户部、总署议驳，以至革职留任，心情郁闷，已数次奏请开缺回籍，至是允之。寻，山东巡抚张曜以台湾为东南重地，自请调赴该处，廷旨未从，而以前湖南巡抚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巡抚。邵氏抵任后，乃将刘铭传前在台湾所办之铁路等项事业多予废止。

〖14〗《光绪朝东华录》总 2883—2884 页。

〖15〗据考证，颐和园工程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才最后结束，而此时不但没有“将次就竣”，相反，正在大规模进行。一些大的工程，如佛香阁、德和园（大戏楼）还刚刚开始，谐趣园、听鹂馆、景福阁等建筑，到光绪十八年才着手兴建，长廊西端的石舫的施工，更晚到光绪十九年”（见王道成《颐和园修建年代考》）。

〖1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二《覆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

〖17〗《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年》中译本 45 页。按：原书作尼古拉于 1891 年 3 月 31 日参加开工典礼，误。俄国皇太子于是年 3 月底方乘轮到香港，继而赴广州、福州、汉口游历，旋往日本，遇刺受伤（5 月 11 日），是日始抵海参崴，参加开工仪式。

〖18〗《光绪朝东华录》总 2895 页。按：时一卢布合中国库平银五钱，四万一千八百万卢布即合库平银二亿零八百万两。

〖19〗据档案材料，此次借拨出使经费数目为一百万两，定由“存津生息项下”（即“海军巨款”）按年归还。

〖20〗《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23—24 页。

〖21〗《北洋海军章程》第十二章规定：北洋海军“每年由北洋大臣阅操一次”；“每逾三年，由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王大臣请旨特派

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

〖22〗该军尚在刘公岛西北之黄岛上设炮台一座，“跨海通道，工力尤艰”；复于该岛东南相距七里之日岛亦设地阱炮台一座，“与南岸赵北嘴炮台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

〖23〗据称，该大铁码头系“用厚铁板钉成方柱，径四五尺，长五六尺，中灌塞们德士（水泥），凝结如石，直入海底，较之各处所设铁码头工程尤钜”。

〖24〗“刘公岛水师学堂”，即威海水师学堂，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于上年创办，校址在刘公岛上，专为北洋海军培养驾驶人才，但规模较小，不及天津水师学堂。

〖2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二《巡阅海军事竣折》。

〖2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二《巡阅海军事竣折》。

〖2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372 页。按：“长崎前辙”，指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北洋水师勇丁在长崎街市被日警等袭击杀害事件（参见：该条）。“俄储近事”，指本年四月初四日（5 月 11 日），俄国皇太子赴海参崴参加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典礼途中访问日本时，在大津被日巡警津田三藏用佩刀刺伤一事。据李经方自日本来电称：行刺者津田三藏，“在大津警察署，人素安分。俄储往游，伊立街护卫，适储坐人力小车经过，突出行刺。传闻并无他故，伊八年前曾发疯一次，然刺后未闻疯状；日本惊恐异常”（同上书 365 页）。这里所谓“发疯”云云，显系日本当局为淡化此一事件之政治涵义而有意散布之说，以求俄方谅解。试思岂有以疯人任巡警之理？实际上，当时俄国开修西伯利亚铁路的消息，已在日人当中引起一种恐俄危机感，津田之行刺俄储，正是此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28〗见《中法战争调查实录》234—235 页。

〖29〗《光绪朝东华录》总2901—2902页。

〖30〗《光绪朝东华录》总2928—2935页。

〖31〗本年四月初六日（5月13日），安徽芜湖民众于焚毁教堂后，又拥向英国领事署等处，芜湖关道及知县下令官兵鸣炮驱散民众。已而，安徽巡抚沈秉成将民人王光金等二人处决，复奏准将芜湖关道成章、知县王焕熙撤任调省。

〖3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380页。

〖33〗《光绪朝东华录》总2959—2960页。

〖3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二《威海添建学堂片》。

〖35〗参见：《清史列传》卷五五；《清史稿》卷四五四《张曜》。

〖36〗《光绪朝东华录》总2949—2950页。

〖37〗李洪系李世忠（昭寿）之子，李世忠前被安徽巡抚裕禄借故处死（事见本书光绪七年十月），李洪欲为父报仇，入哥老会，活动于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前此各省教案，拿获哥老会成员数人，皆供以李洪为首。此次又据梅生供称，彼所以代李洪等购运军火，系因五月间闻长江各处屡有哥老会焚毁教堂，欲知其底细而佯入会，为获信任，由个人出钱为其代购军火，而李洪之所以购买军火，据闻系为聚众起事云。

〖38〗九世班禅生于光绪九年（1883），十四年正月在布达拉宫由驻藏大臣文硕金瓶掣签选定，法名“曲结马尼”。至是，择定明年正月初三日（1892年2月1日）为其坐床吉期。

〖39〗陈季同于光绪三年由李鸿章、沈葆桢选派，与马建忠、罗丰录、刘步蟾、林泰曾等一起赴欧洲留学，在法国学习法律、外交，光绪六年回国，旋又去欧洲，在中国驻法使馆供职。是日，驻英法使臣薛福成奏：臣于光绪十六年二月间到任后，奏派使署人员，查有福建候补副将陈季同，精晓法文，谙悉外事，历任驻法二等参赞

已六七年，当饬留差，以资熟手，曾附片陈明在案。旋于三月间在伦敦使署接到巴黎银行来信，陈季同前借法银十万佛郎，称系使馆所用，原定光绪十五年九月归结，迭经延宕，求速清偿等语。臣查出使经费皆预由上海汇至外洋，源源接济，从无不敷之事；再查法馆支应，历任使臣皆另派员经理，似与陈季同无涉，因饬该员来英面询情由，乃系该员于光绪十五年夏间三次所挪之款。犹冀其自知愧奋，赶紧筹措，以保声名，屡函严催，不遗余力。讵该员始终推宕，至十一月中，银行见归款无着，欲向使馆索偿，臣不得不明白宣示，告以使馆无代承私债之例。该银行无可置词，始赴法外部控告。本年正月间，臣查陈季同并无经手未完事件，因先勒令告假回华，以免洋人传质，有碍中国体面。此该员托名使馆拖欠洋款之实在情形也。继称："该员狃于西俗，专讲应酬，积年浪费，致成巨亏，且借使馆为名，托言公用，复节次推宕，失信外人，有关中国声望，于情理尤难姑容，相应请旨将总兵衔福建候补副将陈季同先行革职，并请饬下总理衙门核议，应如何勒追惩儆之处，按律办理。"（《光绪朝东华录》，十七年十月庚戌）

〖40〗《光绪朝东华录》总 3002 页。 按：金丹教起事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当地民众与法国天主教会势力之矛盾，前者不堪忍受后者之侵略压迫，奋起反抗；二是热河地处汉族农垦区与蒙族畜牧区过渡地带，蒙族王公与汉民士绅之间"因砍伐山木，积有嫌怨"，"挟仇酿成事端"（同上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辛巳）。

〖41〗荣禄，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初由荫生以主事用，咸同间累迁至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兼署步军统领，四年擢工部尚书，旋因病去职（据称实因受贿免职）。至是复出。嗣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西安将军调京，任步军统领并会办军务，次年授兵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4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435页。

〖43〗《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37—40页。

〖44〗《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45〗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3066页。

〖46〗参见本书卷二五一，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条。

清通鉴　卷二四九

光绪十八年　壬辰　公元1892年

正月初三日（2月1日）

1 九世班禅坐床典礼于后藏扎什伦布寺举行，由驻藏大臣升泰主持，第穆呼图克图授沙弥戒。

初八日（2月6日）

2 会典馆开馆，《大清会典》续修正式开始。〖1〗

十九日（2月17日）

3 江西在籍候补主事龙文彬进呈所著《明会要》八十卷。得旨：留览。〖2〗

二月初九日（3月7日）

4 阎敬铭卒。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属大

荔县）人，迁居山西虞乡，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先在京任户部主事，咸丰九年（1859）赴湖北总办粮台营务，巡抚胡林翼疏荐之，谓其“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授湖北按察使。未几，署布政使，又迁署山东巡抚。同治六年（1867）因病开缺，越一年，补授工部右侍郎，仍以病辞。光绪三年（1877）山西旱灾，奉旨稽查赈务，与巡抚曾国荃一起办理救灾，殚竭心力。敬铭居官清廉，为人耿介正直，敢于惩治贪鄙，纠劾不良。当稽查晋省赈务时，曾上疏严劾奉使过境之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谓彼等不顾山陕两省大灾创痍，勒索铺张，扰累殊甚。八年，擢户部尚书，旋赐紫禁城骑马，兼署兵部尚书。十年二月请定新疆兵数、饷额，全疆满蒙汉兵勇以四万人为额，岁饷以三百数十万两为断，俾各省关得专顾新饷，期于经久。同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充总理衙门大臣。次年授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又任会典馆总裁。十四年因病屡请开缺，旨准开缺安心调理，一俟病痊，即资简畀。至是，病故于山西虞乡。寻赠太子少保衔，予谥“文介”。〖3〗

十二日（3月10日）

5 从直隶总督李鸿章请，命将藐视官府之宗室侍卫舒某即行革职。谕称：据李鸿章奏，宗室侍卫舒英赴滦州收取田租，于被水地亩并不体察情形减收成数，概令交纳全租，经该州知州吴积旬详案查讯，辄敢闯入州署，咆哮凌逼，实属胆大妄为。此风断不可长，舒英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4〗

二十七日（3月25日）

6 闽浙总督卞宝第奏，福州创设织布局，每年约出布四十余万匹，请酌减其营销税厘。略谓：闽省濒海，土田硗确，小民生计维艰，异常贫困，于种棉织布之法素未讲求，全赖江浙布商贩运来闽，岁耗金钱百万，以致生机日蹙。前于省会设立织布局，招集织徒，市购织具，局用经费多由各绅士凑集股份公司制办。现经设局两年，城乡多仿照办理，每年约出布四十余万匹。从此逐渐推广，织务可期日盛。惟土布为洋纱所织，货粗价贱，行销本滞，现既收其进口之纱税，又征其口内之布厘，价值因而愈增，销售必至愈阻，可否酌减税厘，以示体恤。得旨：如所请行。〖5〗

7 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派员赴黑龙江省创设电线，工料银共十一万两有奇。下部知之。

寻又奏，天津至热河（承德）创办电线。

三月十八日（4月14日）

8 江督刘坤一奏续修《两淮盐法志》。据称，《两淮盐法志》一书，自嘉庆十一年（1806）重修之后，迄今已历八十余年，其间变故百生，自宜征文考献，载诸简篇，用存典章而示来世。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前督臣曾国荃始议设局续修，由淮南北商贩略捐经费，派委前山西冀宁道王定安专司总纂。两载以来，督同员绅详加讨论，特以金陵、扬州衙署均遭兵燹，案牍荡然无存，爰遍稽旧籍，广为咨访；或从近人文集，或得故家藏案，采辑无遗，于纤悉必录之中，仍寓繁冗必删之意，约计得书百余卷。容俟全书告成，即恭呈御览。报闻。〖6〗

二十一日（4月17日）

9 以俄使喀西尼请接通中俄边界电线，并妥议章程，诏派李鸿章与该使妥商，奏明办理。

李鸿章寻与喀西尼议定《中俄电报接线条款》，主要内容为：一、中国珲春电局与俄国岩仵河（俄名“诺我奇业伏斯克”）电局接线；二、中国海兰泡电局（即黑河电局）与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电局接线；三、中国恰克图之买卖城（今属蒙古国）电局与俄国恰克图电局接线。〖7〗

四月二十日（5月16日）

10 醇贤亲王灵柩移送妙峰山陵园安葬。光绪帝撰碑文曰：我本生考醇贤亲王，凡军国重大之事，无不谘焉，既仍管神机营，又以创设海军，命宗其事。岁丙戌（光绪十二年），躬阅海口形势。于是讲求船械，议开铁路，恢恢乎有经营六合之规。盖上秉慈训，下集群谋，殚心竭虑，未尝一日释也。

二十四日（5月20日）

11 准将西安至肃州电线接至乌鲁木齐。

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诏从陕甘总督杨昌濬请，准设陕甘电线，命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员办理。后者饬总办电务山东登莱青道盛宣怀委员勘明路线，筹备物料，翌年八月由西安动工，同年十月二十日设至肃州（今酒泉），工程告竣。至是，陕甘总督杨昌濬又奏，筹设肃州至乌鲁木齐电线，请拨给工费银两。旨交总理衙门议奏。寻议，

拟由总署、户部各拨银五万两，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

李鸿章等旋又奏准，再将电线自乌鲁木齐接至喀什噶尔，与前段工程一并筹设。

二十五日（5月21日）

12 以涉嫌刊印排外书籍，命予在籍候补道员周汉即行革职。

先是，上年四月间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省接连发生教案，德国驻华使馆将该国教士在民间收集之各种排斥洋教书籍、文告、歌词及伪造总署公文、督抚函件等一并送交总署。总署大臣以为，此类书文虽“率皆鄙俚不经”，但愚民无知，往往为所煽惑，各处教案之起，多因此所致，且捏造公文、函件，更属关系匪轻。由于此类书籍等多由湖南长沙三家书铺刊刻，而三家书铺皆为陕西候补道宁乡人周汉所开，总署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嘱即派员赴长沙查究。至是，张之洞奏言：经派湖北粮道会同湖南臬司及长沙府稽查，查知周汉前在新疆以军功荐保道员，光绪十年（1884）留陕西候补，向以宝善堂之名在湖南省城刊刻善书，如《官绅宝训》、《格言联璧》、《育婴良法》之类，惟其人近年迷信扶乩，状似疯颠，行踪无常。乃拘传其店伙及宁乡族人，俱供市上所传毁骂洋教之书及捏造之公文等，并非周汉所刊，或系不逞之徒因周汉系四品大员，遂托其名所为。旋经搜查书铺，亦未获证据，恐系事先自毁，乃予查封。并悬赏觅购有关图书板片，声明不追究来历，于是陆续缴到《鬼叫该死》、《辣手文章》、《灭鬼歌》等二十余块书板。末称：此案周汉虽查无刊播揭帖和

伪造公文情事，惟该员以在籍四品职官，理应谨慎言行，乃平日专以扶乩为事，言语荒诞，遂使“匪徒”假托其名造摇煽惑，自未便漫无惩戒，致令滋生事端，相应请旨将周汉暂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俟将来如能谨饬改过，再行申请核办。〖8〗得旨：陕西候补道周汉，著即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勿令出外滋生事端。

五月初一日（5月26日）

13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三鼎甲：状元刘福姚，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榜眼吴士鉴，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探花陈伯陶，广东东莞人。至是，赐一甲刘福姚、吴士鉴、陈伯陶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恽毓嘉、汤寿潜、张元济、蔡元培、朱家宝、刘可毅、饶宝书、蒋廷黻等二百六十四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副考官为工部尚书祁世长、内阁学士霍穆欢、李端棻。旋授一甲刘福姚为翰林院修撰，吴士鉴、陈伯陶为编修。

越数日，引见新科进士，授恽毓嘉、汤寿潜、张元济、蔡元培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叶德辉、蒋廷黻等以主事分部学习，史悠咸等以内阁中书用，馀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用。

十六日（6月10日）

14 李鸿章奏报光绪十五年（1889）北洋海军经费报销情形。略言：北洋海军自光绪十五年（1889）开用新章〖9〗，

同年共收银一百零七万七千八百五十两，共支银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一十二两，收支相抵，余银八万六百六十七两，已接支光绪十六年（1890）以后用项无存。北洋海军经费系由海军衙门按常年额支之款核定指拨，以供计授要需，遇有必须添购要件、添建要工，不在岁拨数内者，由工需杂费项下截长补短，竭力匀拨。另片奏，北洋海军镇远、定远、济远等七船之薪粮、公费、医药费并煤修、采买、杂支及致远等四快船洋员薪饭等项银两，向章按北洋常年额支之数派员赴海军衙门请领来津，专款专储，随时核发，将动用数目咨报海军衙门查核，自十五年正月起，北洋海军各船员名俸饷，悉遵海军衙门奏定新章分别开办。〖10〗

六月十六日（7月9日）

15 赏翰林院编修、记名知府汪凤藻三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国大臣。〖11〗

16 是月，京畿地区连日大雨如注，永定河水暴涨，卢沟桥南北两岸堤工奇险迭出，二十四日南上汛漫口四十余丈，顺天、保定、天津等处被灾甚广。雨后，蝗灾又起，“匝野蔽天，不可数计”。直隶总督李鸿章旋奏报灾情，请将该管各员分别革职留任等，并自请议处。诏命霸州同知周某、石景山同知窦某等均革职留任，李鸿章交部议处，并令赶紧设法堵筑。〖12〗

闰六月初五日（7月28日）

17 以筹解“海军巨款”足数，命予李鸿章、张之洞交

部从优议叙，李瀚章等二十一员交部议叙。

先是，光绪十四年（1888）冬，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以万寿山工程放款不足，嘱鸿章转商各直省督抚，于正款之外筹集一批银两，作为海军衙门备用之款存津生息，以息银专供工程之需。继而江督曾国荃、粤督张之洞、川督刘秉璋、鄂督裕禄等相继复电认筹银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其中以粤督张之洞所认一百万两为最多。〖13〗至是，海军衙门奕劻等奏称：窃查臣衙门前以海军经费进出多有不敷，欲筹集银款一大批，汇存北洋发商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各款之不足，其本银专备购舰设防要务。于光绪十四年（1888）冬间，醇贤亲王函由臣李鸿章转商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西各省督抚，量力认筹。旋准各省先后电复，广东认筹银一百万两，两江认筹银七十万两，湖北认筹银四十万两，四川认筹银二十万两，江西认筹银十万两，直隶认筹银二十万两，共银二百六十万两，酌定限期，自两年至五年不等，分批解京。内除两广不动正款外，各省择无碍京、协各饷之正杂诸款腾挪挹注，不惟海防缓急足恃，腾出闲杂各款专顾钦工，亦不致有误盛典，自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起，至十八年（1892）五月止，将前项巨款银二百六十万两一律扫数解清，汇存生息。伏查此项巨款，各疆臣当库储正绌之际，乃能分外竭力代筹，实于大局有裨，前两广总督、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认筹百万之多，且不动正款，尤为措置得宜。将各省筹办巨款督抚及藩、臬、运司衔名缮具清单，奏呈御览，请量予奖叙，以昭激励。并着重说明“李鸿章于此项巨款精心果力，独任其难，用克成斯盛举”，应否“特沛恩施，恭候圣裁”。〖14〗

奏入，光绪帝谕曰：李鸿章于海军巨款悉心筹画，独任其难，张之洞等亦均能力顾大局，殊堪嘉尚。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前两广总督、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两广总督李瀚章，前署两江总督、安徽巡抚沈秉成，前湖广总督、盛京将军裕禄，四川总督刘秉璋等均著交部议叙。”〖15〗

初十日（8月2日）

18命新授山西巡抚阿克达春开缺，交部严加议处。

本年四月间，诏以安徽布政使阿克达春补授山西巡抚。未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致祥上折参奏阿克达春前在安徽藩司任上“贪黩之声，流传道路”，谓伊此前出差岭南，往返行经安徽，得闻该藩司贪劣之状。光绪帝以徐致祥奉使岭表，既有所闻，即应随时具奏，何以直至阿克达春简放巡抚后始行纠参？令其明白回奏。徐以传闻如此答之。继于上月间，御史余联沅亦列款纠参阿克达春“不通文理，专倚幕友、阍人为左右手”，以至幕友等把持招摇，滥收馈赠，贿卖实缺，巧立名目，挥霍公费等情。旨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明具奏。至是，光绪帝谕称：本日召见山西巡抚阿克达春，于询问事件，奏对均未明晰，著开缺，另候简用。

寻据刘坤一查奏，该员虽无贿卖差缺实据，惟任用幕友、门丁，遇事招摇，启夤缘奔竞之风。光绪帝谕：开缺山西巡抚阿克达春，著交部严加议处。安徽候补道彭禄等与阿克达春结为“师生”，均属不知自爱，有玷官箴，均即行革职。

十一日（8月3日）

19 李鸿章奏，直隶候补道袁世凯，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颇著劳绩，恳恩擢用。得旨：袁世凯著以海关道存记简放。

二十四日（8月16日）

20 陕甘总督杨昌濬奏，俄、英侵犯帕米尔边地，请派知兵大员督办新疆防务。

上年夏间，俄兵阑入帕米尔地区中国设有卡伦之苏满塔什地方，经总署与俄使交涉，俄兵暂时退走。英人旋于秋间将中国边外之坎巨提部落吞灭〖16〗，并嗾使阿富汗出兵占据苏满塔什。俄国随于本年五月又派兵驱逐阿富汗人，占据苏满塔什、让库尔等处，并逼近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县）。此前，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及巡抚陶模已先后将此情形函告总署，商议对策，由总署分别电知驻英、俄使臣，嘱向两国外部提出交涉。至是，陕甘总督杨昌濬奏：新疆南路喀什噶尔地方，西北与俄国交界，西南与英属相邻，光绪初年平定以后，前督臣左宗棠奏移提督驻扎，设道州治之，诚以该处水土肥美，地势险要，久为英俄窥视，故计虑不得不周。其西北极边，以大小帕米尔为要隘，布回部落居之〖17〗，隶籍中属，有乾隆间御碑为凭〖18〗，相沿已久；其西南极边以坎巨提回部为最著，虽近为中英并属之区，亦足为藩篱。曩岁刘锦棠受任疆抚，筹办边防不遗余力，其声威素著，彼族（指英俄）慑服，积年相安，迨刘锦棠乞假回籍，英俄交涉事件日益加多，亦益掣肘。十七年（1891）夏间，遂有俄兵数百人阑入帕米尔境内之

事，经前护抚魏光焘派员率兵驻守界内卡隘，并电总署与俄使理论，始行撤兵而退，然犹以帕米尔地非中属、必须会勘为词〖19〗，是俄人觊觎帕地，已有明证。不数月，坎巨提头目复为英兵所逐，其势汹汹，直将据为己有，往返力争，始允中国派员会立酋目〖20〗，彼其居心亦何可测。近则帕米尔境地苏满塔什（即乾隆纪功碑所在地）一带，突被爱乌罕即阿富汗侵占掳掠，此举必为英人嗾使无疑。自爱乌罕占据苏满后，俄人进占让库尔〖21〗，顷接抚臣电称俄兵又移军而南，将据色勒库尔，该处乃莎车州辖境。目前藩篱尽失，一旦有变，喀什即难立足，喀什既危，南疆全局震动，其患何堪设想？抚臣陶模优于吏治，军旅之事非所素娴，再四思维，实深焦灼，可否请旨特简熟悉边情、威望素著之大员，督办新疆南路之防务，庶事权归一，彼族有所忌惮。光绪帝批：该衙门知道。〖22〗

寻据总理衙门奏，帕米尔界务事，已电许景澄与俄外部辩论，并知会新疆抚臣严饬现驻色勒库尔、布伦库尔我兵慎固边防，毋启衅端。报闻。

又奏陈帕米尔界务交涉始末。略言：帕米尔地处荒远，为印度东北屏蔽，英俄在所必争。俄得是地，我害为轻，英害为重；我得是地，增兵转饷，岁费不赀，敝我力以固英圉，亦非胜算。故再四筹度，为三国各不侵犯之说，英颇乐闻，俄则谓地属中俄，但应两国勘分，与英无涉。议遂中辍。查光绪十年（1884）沙克都林扎布会同俄官勘定喀什噶尔界约内载，两国界线至乌孜别里山豁为止，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约内界线却未勘定，惟照中俄界图南北经度斜线，自乌孜别里山豁一直往南尚

可得帕米尔之少半，臣等当与疆臣竭力图维，争得一分，即是一分之益。奉朱批：知道了。〖23〗

21 是月，山东黄河在利津、济阳等县各冲塌堤埝数十丈不等，惠民县决口百余丈，夺徒骇河入海。

七月初二日（8 月 23 日）

22 甘肃新疆巡抚陶模电奏，现探俄兵马步一千八百余人拟向色勒库尔进发，情形叵测；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已派兵驻扎距疏勒州（即喀什）五百余里之布伦库尔（在乌孜别里山口附近），并饬莎车协营拨兵进驻色勒库尔，仍于后路屯兵运粮，以为声援；其余各要隘，亦均经飞咨提臣妥为调度；仍饬遇事持重，不得轻进。下所司知之。

二十五日（9 月 15 日）

23 中英两国会立坎巨提头目事竣。

初，坎巨提部（在今克什米尔地区）例向南疆驻扎大臣岁贡沙金一两五钱，例赏大缎二匹。上年夏秋间，英兵入侵坎巨提，该部酋长逃来中国边境，请求援助。总署电嘱驻英臣薛福成向英外部提出交涉，英政府允与中国会商另立坎巨提头目。既而英人称选得旧酋之弟名“摩韩美德拿星”者可为坎部头目，拟请中国派员会同英员行封立之礼。总署以为“沙金之贡物虽微末，姑存藩属之名，英已据地驻兵，尚不能谓非我属邦，悍然吞灭”，“两属之说，会立之谋，于体制尚觉无伤，于藩部亦有关系”，因电致新疆巡抚陶模，嘱即派员前赴坎巨提与英员一起举行封立

仪式。至是，双方会立该部头目事竣。〖24〗

寻据薛福成奏称：咸同年间，俄国以兵力吞并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布哈尔诸回国〖25〗，扩地不下数千里；迩来阿富汗为英属国，英之大势由印度北趋，有与俄国争雄之意，而中国西边之外遂日益多事。英之入据坎巨提，意在杜俄南侵而保印度门户，颇以俄焰方张，亟思联络中国，不欲敛怨树敌，因愿与中国会商另立坎巨提头目，此与英廷商办选立坎酋之原委也。近年来西洋诸国知我中国疆土广远，向不计较尺寸，尤不力争藩属，遂乘间抵隙，竞生无厌之谋，于是日本灭琉球，法人取越南，英人剪缅甸，相率效尤，竟无底止，甚至有觊觎朝鲜、睨我台湾者。英人之经营坎巨提殆非一日，此次乘衅而动，彼谓蕞尔部落，中国必度外置之，迨臣承总理衙门指示，龈龈与争，稍出英人意料之外，彼既以立酋为转圜，我即可藉保小而为退步，稍稍争回体制，俾各国知两属小部〖26〗，中国尚不肯舍弃，已稍变琉球、越、缅之前规，似于大局不无裨益云。得旨：该衙门知道。〖27〗

八月初四日（9月24日）

24 驻藏大臣升泰卒。

升泰，字竹珊，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初入为户部员外郎，嗣任山西汾州知府、浙江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光绪七年（1881），赏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旋授礼部侍郎、内阁学士，署乌鲁木齐都统。十二年（1886）奉旨入藏办事，任驻藏帮办大臣。次年，藏哲边界隆吐山事起，驻藏大臣文硕上疏力辩隆吐山属我，兵无可撤，朝

廷为免起衅端，免文硕职，命升泰赴边界先撤兵，再与英人交涉界务。十四年，升泰赴仁进冈与英人谈判，继受命为全权大臣偕赫政前往大吉岭与英人商立界约。十六年二月在加尔各答与英印总督兰士丹签署条约八款〖28〗，同年实授驻藏办事大臣。本年正月，主持班禅九世于扎什伦布寺之坐床典礼，又再赴仁进冈与英人商议边界通商事宜，是日病故于该地。寻诏命驻藏帮办大臣奎焕为驻藏办事大臣，赐升泰恤典，予谥“恭勤”。

初六日（9月26日）

25 户部奏，预筹光绪十九年（1893）“甘肃新饷”，指拨山西省银八十四万两，河南省银六十一万两等共银四百八十万两，请饬依限报解。诏命各该省关务于本年底解足三成，其余七成于来年九月前扫数解清。

初八日（9月28日）

26 工部尚书祁世长卒，赐恤如例，予谥“文恪”。〖29〗

二十四日（10月14日）

27 给事中洪良品奏，永定河为京畿襟带，水性湍急，拥泥挟沙，易溃难治。查该河发源山西朔州，会塞外诸水，奔腾下驶，至卢沟桥为之一束，愈形奋激。石景山北岸原有石堤二十四里，肇自金、元，屡加修葺，甚为坚固，可抵御盛涨，如在北岸头工上汛接续添砌十里，即足以捍卫京师，工需不过十数万金。得旨：著李鸿章遴派熟悉河工之员前往该处详细履勘，妥筹具奏。〖30〗

二十九日（10月19日）

28 命大学士张之万管理吏部事务，以协办大学士福锟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寻以张之万为东阁大学士，福锟为体仁阁大学士。

九月十四日（11月3日）

29 李鸿章奏，朝鲜无力归还洋债，请由出使经费项下借给银十万两。

先是，驻韩商务委员袁世凯具禀李鸿章，谓朝鲜前因购买轮船，息借德商洋债未能清还，利息日增，索逋日急，计欠至十万两之多，其外署督办闵种默请向华商告贷，而在韩华商赀本无多，难集巨款，可否于出使经费项下拨借银十万两，由殷实商家出面订立合同，由朝鲜海关按期拨还，息亦以次递减。至是，鸿章奏称：朝鲜库藏空虚，自通商以来，洋人乘隙诱以借债之说，意欲暗持该国利权，隐患甚大，即应设法阻止。现据袁世凯来禀，准借银十万两，月息六厘，八十个月按月分偿完，由派往朝鲜税务司与华商同顺泰号出名，拟定合同底稿，送呈朝鲜国王核定，当面画押，分用印章。除由总理衙门饬令江海关道拨借出使经费银十万两交同顺泰商号转付，仍由商务委员袁世凯按期认真催交，勿任延欠。得旨：如所请行。〖31〗

十月初二日（11月20日）

30 张之洞创办之湖北机器织布局于武昌开机投产。〖32〗

十五日（12月3日）

31 前因有人奏安徽庐江知县杨霈霖滥施酷刑，毙杀多命，旨令将该知县先行革职，两江总督刘坤一查明具奏。旋据刘坤一覆奏，杨霈霖每用杖责，必限令打破方止，民人张咸义两腿已被打两洞，仍令在原伤处再打五百，差役不忍下手，因畏杨霈霖严厉，不敢不从，致张咸义毙命；又挟忿将许某用“站笼”绝食站死，此外又将多人或上“棍架”，或踹杠子，或用扫帚鞭背，或装入站笼，用朱笔标明封条，断绝米水，站死示众，种种暴戾酷虐，殊出情理之外等语。光绪帝命将杨霈霖发往新疆当差。

至是，御史陈懋侯奏言，该已革知县残害多命，仅发往新疆当差，尚觉不足蔽辜，一县如此，他县可知，据闻，近来各省问刑衙门多有酷虐刑讯，“画眉架”、“天平架”、“失魂牌”、“猴抱桃”、“敲脚胫骨”、“冷水浇背”、“荆条击背”等刑，凡干例禁者仍旧施用，小民何辜，罹此荼毒？应请饬下各省，如有非刑，速行除毁，违者严参治罪。奏上，光绪帝谕称“内外问刑衙门设立刑具本有一定制度，若如所奏，各省州县滥用种种非刑，实属大干例禁”。命各省督抚申明旧例，如有前项情事，即随时参办，毋许姑容。〖33〗

32 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奏，新疆设立俄文学馆，酌拟章程，请饬立案。下所司知之。

二十五日（12月13日）

33 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欧格讷觐见光绪帝于承光殿，呈递国书。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6日）

34 李鸿章奏，筹设新疆省城至喀什噶尔电线，以速边报，拟于江海关所存出使经费项下及海军衙门生息应还出使经费项下〖34〗，各提银十四万两，以资应用，请旨饬下总理衙门、海军衙门迅速照拨。得旨：如所议行。

十八日（1893年1月5日）

35 从刑部请，命将张之洞所议“惩治会匪章程”颁行各省。

上年四月间，湖北武穴、安徽芜湖、江苏丹阳等处接连发生教案，据闻多为哥老会从中主谋煽惑所致，廷旨因谕令沿江各省严拿“会匪”。本年九月，鄂督张之洞奏呈“惩治会匪章程”，俾各州县有所遵行，以期安谧地方。奏谓：鄂省为南北冲要，会匪几至无地无之，根株盘结，消息灵通，开山立堂，散放布票，分授职号。若非先事捕其渠魁，散其伙党，则养痈成患，必致有碍大局。亟应明定章程，从严惩办，以遏乱萌。拟请嗣后责成各州县随时访查，如有会匪溷迹境内，立即严密拿获。如系开堂放票者，或领受票布辗转纠伙者，或在会中名目较大如充当“元帅”、“军师”等名目者，一经审实，即禀请覆讯，就地正法；如有虽经入会，并非头目，情罪稍轻之犯，则分别予以监禁等处理；其无知乡民被诱被胁者，如能悔罪自首，呈缴票布，则一概从宽，免其纠治。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除奸宄而安良善。地方文武员弁能拿获著名首要，审实惩办，则随案请给优奖；如有希图保奖而妄拿无辜，或姑息徇纵，不拿不办以及曲为开脱，一经查出，即行严参。如

此明定章程，各州县有所遵行，自必随时留心，实力查缉，地方可期安谧云。〖35〗疏入，旨交刑部议奏。至是，刑部覆以湖北省既经分别轻重酌议章程，他省亦应照办，以昭划一，如蒙俞允，即行文各省督抚一体钦遵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二十三日（1月10日）

36 户部、总署奏，预拨光绪十九年（1893）“东北边防经费”，共银二百万两，请饬依限报解。又称此项经费本年尚欠解三十五万二千余两，且光绪六年（1880）至十七年（1891）仍有积欠，请一并催解。谕称：此项饷需，最关紧要，著该将军、督抚、监督等，按照指拨银数，于来年五月前批解一半，年内全数解清，毋稍迟逾。

同日，以解清“甘肃新饷”，命予河南巡抚裕宽等二十五员奖叙有差。

二十九日（1月16日）

37 慈禧太后懿旨：本年顺天、直隶雨水过多，灾区较广，民情困苦，著发去内帑银二万两，以资赈需。

旋又谕，嗣后每年发给顺天、直隶银二万两，并于甲午年全国每省各给银二万两，用于赈济贫民，皆由宫中节省内帑项下给发。

十二月初二日（1月19日）

38 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等总办慈禧太后甲午年六旬庆典。

初七日（1月24日）

39 御史蒋式芬奏，太监金某嘱托外官办事，请派员确切查办。称：顺治间敕谕凡有中官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行。所以“本朝宫禁肃清，罔敢触犯，二百余年，超越前古”。访闻本年六七月间，有太监金某手持一纸访刑部值日堂官薛允升于西苑门外直庐，闻系地亩案件之事，再四嘱托，该侍郎未曾接受；同值各衙门堂官见之，皆异常骇愕。闻该太监先已嘱托刑部尚书贵恒，后者是否应允，无从得悉，请派公正大臣确切查办。光绪帝谕：著贵恒、薛允升明白回奏。

寻据贵恒奏，并无太监嘱托地亩案件之事。另据薛允升奏，本年夏间在西苑直庐有人投递纸条，拒未肯收，其人亦即走去，忽遽之间，未及问其姓名。得旨：该御史所参各节即著无庸置议。〖36〗

初九日（1月26日）

40 川督刘秉璋奏，重庆开办“自来火厂”（火柴厂），专用川黔土磺制造，不用洋磺。下所司知之。

十二日（1月29日）

41 命神机营及北洋大臣拨给新疆快炮等军械，于色勒库尔一带严密设防。

本年五月间因俄国出兵帕米尔，占据苏满塔什等处，并逼近色勒库尔，总理衙门请旨饬令奉命率军前往设防之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等毋轻启衅端，一面致电驻俄使臣许

景澄嘱与俄外部辩论交涉。至是，许景澄奏新疆南路边境情形危急，请饬增缮防备，称新疆省南路喀什噶尔一带地处边陲，西控葱岭大山，为汉唐以来限隔华戎之界，自此入山，其间有平地宽坦可供回部游牧者，今皆称为帕米尔平地（高原）。该地荒寒不毛，冰雪早封，一岁之中仅三四月得畅往来，本无纤利可争，然经此南入因都库什山（今译兴都库什山）即达印度，故俄人连岁进兵游弋其地，意图占并。臣以为，非先增缮边备，便不足以决界议。西国军势最重炮位，新疆军营向用光膛陆炮，均系旧式，应酌购新式过山快放炮三十七、四十七密里（毫米）口径等各数尊，各配药弹千出，此项炮式轻便，驼马皆可负运，每尊连弹价约三千四百两，筹备尚不过巨。该炮南北洋各省必有购备，并应先为借拨，一面购补，免旷时日。以之分布要隘，庶令彼族洞知中国注重边防，远致利器，或可收上兵伐谋之效。〖37〗

奏入，光绪帝谕称：现在新疆筹办边防，须用三十七、四十七密里口径等炮各数尊，各项新式洋枪一二千杆，著神机营王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酌量拨给。

十七日（2月3日）

42 命甘肃新疆督抚严守色勒库尔。

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奏，俄兵越卡以防阿富汗为词，及议分界，辄欲废弃旧约由乌孜别里山口一直往南之语改为顺山脊转东而南〖38〗，深谋诡计，莫可端倪。数月来，臣饬将士谨守地段，静与相持，诚恐轻启兵端，转难收拾。顷据喀什噶尔道李宗宾探报，俄人现于让库尔增兵，扬言欲

夺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县）等处。查色勒库尔实系南疆门户，北路处处毗连，其狡焉思启，固不仅帕米尔而已。臣深维今日事势，军械之利远不如敌，穷边飞挽，劳费倍难，标营不敷战守，招募又乏精壮，较光绪初年大军进规新疆，办理情形棘手。若拱手相让，不但色勒库尔等处恐非我有，全疆断难晏然，关内屏藩又岂堪设想。日夜图维，极为焦灼。现咨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加派队伍，择要扼守，如俄人必欲弃好称兵，方可迎击，务须调度合宜，毋涉轻率。〖39〗光绪帝谕：色勒库尔等处系我第二重门户，自应严密设防，著杨昌濬、陶模严饬防营将弁加意巡守。边衅固不可轻开，声威断不可不壮，彼族知我有备，或可稍杜狡谋。该督抚等必应严密布置，以昭慎重。

二十二日（2月8日）

43 命安徽徽池宁太广道杨儒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出使美日秘国大臣。〖40〗

44 是月，日皇睦仁谕示该国内阁大臣、枢密顾问官及贵众两院议长，此后六年间每年由宫内拨款三十万日元，作为购置兵舰之用；且令该国文武官员在此期间均捐献薪俸十分之一，亦供购舰经费需用。

45 是年，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三百三十六万四千四百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三百二十万七千一百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二百九十三万八千五百两。各省岁出总计银七千五百六十四

万八千四百七十余两，其中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三千九百九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共银二千六百四十一万六千八百余两。〖41〗

46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一万万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五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三千五百一十万一千一百九十八两，入超银三千二百五十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三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二百六十八万九千零五十四两。〖42〗

47 山西北部（包括今内蒙东南一带）旱灾甚重，江苏、安徽部分地区亦遭旱灾。〖43〗

48 湖北枪炮厂在汉阳动工修建。

先是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用粤省官绅捐款三十万两在德国定购制造枪炮机器，拟于广州建设兵工厂。张之洞旋调任湖广总督，此套机器亦与前在英国定购之炼铁、织布机器一起，由广东运来湖北，本年在汉阳动工修筑厂房，装配机器。两年后工厂落成，开工制造，每月可出枪五百枝、枪弹十余万颗、炮弹七千余枚。〖44〗

〖1〗《大清会典》初修于康熙年间，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曾经重修，此前因咸同以来时事不变，典章制度多有兴革，诏示重修该书，命各行政机构分别收集整理其档案文献，开设会典馆以总司其事，

至是正式开馆重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修成，凡会典一百卷，会典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

〖2〗《光绪朝东华录》总 3074 页。按：龙文彬著《明会要》，是一部有关明代典章制度之书，全书八十卷，分帝系、礼、乐等十五门，子目四百九十八事，分目列举史实。

〖3〗《清史列传》卷五七《阎敬铭传》。

〖4〗《光绪朝东华录》总 3085 页。

〖5〗《光绪朝东华录》总 3087 页。

〖6〗《光绪朝东华录》总 3090—3091 页。

〖7〗《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五，17—21 页。按：此约于本年七月初四日在天津签押。

〖8〗《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二，《查办湖南刊布揭帖伪造公文一案折》。按：周汉，字铁真，笔名周孔徒，湖南宁乡人，曾随刘锦棠参与收复新疆之役，以军功擢陕西候补道，居长沙，刊布善书，卒于宣统三年（1911）。

〖9〗光绪十四年八月奏定《北洋海军章程》，其正式按章行事，则始于翌年（即光绪十五年）正月。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册 155—166 页。

〖11〗上年六月，驻日使臣李经方丁母忧回国，旨令编修汪凤藻前往日本暂署使臣，至是实授。

〖12〗九月间漫口合龙，均开复处分。

〖13〗参见：本书卷二四五，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十五日条。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册 166—167 页。

〖15〗《光绪朝东华录》总 3125—3126 页。

〖16〗“坎巨提”，又作“乾竺特”，位于新疆西南边境之外，在今克什米尔巴控区，清代前期每岁向南疆驻扎大臣进贡沙金一两五

钱（又说五钱），同治年间中断，光绪四年（1878）起恢复岁贡，“疆臣回赏大缎二匹”，“历经遵办在案”。“但不知何时又服于克什弥尔，亦岁有贡献”，而克什米尔则为“英之属国”，是坎巴提又系中英“两属”。上年夏秋间，英兵进攻该部，将其控制（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6页、16页）。

〖17〗“布回”，指布鲁特，即柯尔克孜族。

〖18〗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追击叛军至帕米尔高原之伊西库洱河谷，叛首霍集占兄弟逃往巴达克山，旋为该部酋长素勒坦沙所杀，余部悉数归降。副将军富德在此勒铭纪功，碑文系乾隆帝亲撰。

〖19〗上年初，沙俄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与外交大臣格尔斯其同策划，决定派遣该国总参谋部上校、土耳其斯坦边防营营长约诺夫率兵入侵帕米尔。同年六月，约诺夫带兵数百人侵入帕米尔地区黑孜吉牙克、阿克塔什及苏满塔什等处（其中苏满塔什便是立有乾隆亲撰“平定回部勒铭伊西库洱淖尔纪功碑”之地），考察地理形势及清军设防情形，旋于两月后撤回俄境。对此，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一面饬令总管帕米尔各卡张鸿畴加强防务，一面致电总署报告俄兵犯边事。总署电致驻俄使臣许景澄，嘱向俄外部提出交涉。许景澄即晤见俄外务副大臣基斯敬，指出俄兵“无故越境侵占，殊属违约”，要求“须速将越境兵撤回”。基斯敬承认“此番俄武员带兵竟到中国境内，是其错处”，且云俄兵业已撤回塔什干；又称“该处地方分界不甚清楚”，“俄国地方如此广大，并不愿再得他国之地”，“俄国但愿自保疆土，与中国和好，决无他意”云云。（《许文肃公遗稿》卷六）

〖20〗帕米尔一带是当时俄英两国在中亚地区冲突之焦点，缘其位于俄属土耳其斯坦（即今独联体中亚五国）与英属印度之间。上年

夏间俄兵侵入帕米尔事件之后，英兵即入侵坎巨提，该部酋长被迫逃来中国边境，并请求援救。总署因电告驻英使臣薛福成，嘱与英外部交涉。薛遂面晤英外相沙力斯伯里，告以坎巨提乃中国藩属，英国不得无故吞灭。沙氏起初答称，英国“并无灭坎之意，亦无阻坎入贡中国之意，只因坎酋罪恶甚多，轻慢英官，不得不示惩儆”；嗣则“语言闪烁”，“必欲据坎之心则甚坚”，提出与中国各派员商议另立“坎酋”（《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7页）。

〖21〗英人占据坎巨提后，又嗾使阿富汗派军队强占苏满塔什，俄国政府决定出兵帕米尔，以对抗英国。本年六月，俄兵袭击苏满塔什，将阿富汗军队击走，又同时占据让库尔（在色勒库尔西北），复由让库尔南下，占据阿克塔什（在色勒库尔以西不远处），至是，中国在帕米尔一带之大片土地均被其强行占领。

〖22〗《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五，22—23页。

〖23〗《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3—4页。

〖24〗《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17—18页。

〖25〗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将军考夫曼等率军接连吞并中亚各国，其中浩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布鲁特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即今哈萨克斯坦，布哈尔（布哈拉），在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

〖26〗“两属小部”，参见以上注19。

〖27〗《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6—8页；《庸盦文外编》卷一《与英外部派员会立坎巨提头目疏》。

〖28〗参见本书卷二四七，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条。

〖29〗祁世长，字子禾，号念慈、敏斋，生于道光五年（1825），祖籍山西寿阳，前大学士军机大臣祁寯藻之子，咸丰十年（1860）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迁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十六年（1890）

授工部尚书。

〖30〗《光绪朝东华录》总3152页。

〖31〗《光绪朝东华录》总3160—3161页。

〖32〗关于张之洞创立湖北机器织布局事，参见本书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十二日条。

〖33〗《光绪朝东华录》总3167—3168页。

〖34〗“海军衙门生息应还出使经费”，指颐和园工程前借出使经费，定由“海军巨款”存津生息银项下归还。参见本书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二十六日条。

〖35〗《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三《酌议严惩会匪章程折》。

〖36〗《光绪朝东华录》总3188页。

〖37〗《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19—20页。

〖38〗参见本书本卷七月十八日条。

〖39〗《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20—21页。

〖40〗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举人出身，上年授浙江温处道，旋调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至是出任驻美日（西）秘公使，嗣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转任驻俄奥荷公使。

〖41〗《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42〗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3198页。

〖43〗是年山西北路代州、朔州等处旱灾甚重，口外七厅灾情尤重。江苏全省除北部少数州县被水外，其余各处普遭旱灾。安徽滁州、合肥、庐江、芜湖等地亦被旱、被蝗。

〖4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二辑467页。

清通鉴　卷二百五十

光绪十九年　癸巳　公元1893年

正月初一日（2月17日）

1 以明年为慈禧太后六旬庆辰，诏示本年举行癸巳恩科乡试，来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

初六日（2月22日）

2 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台湾铁路拟修至新竹即行停止。

先是，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前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修基隆至台南铁路，全长六百余里，拟招集商股一百万两，由在籍内阁学士林维源督办兴修。海军衙门议准，慈禧太后懿旨允行。次年十月，据刘铭传奏，台湾铁路筹集商股仅得现银三十万两，借支官费二十万两，所有铁轨、机车、桥梁均议立合同由外洋购办；商股观望不前，承办委员亦或死或病，虽困难重重，然基隆至淡水（台北）六

十里山路不日完工，其余除大甲溪（在今台中附近）之外别无险工，拟将福建每年协济台湾银四十四万两用于铁路工程，决意先修至彰化，以后再量力进止。〖1〗至是，邵友濂以经费不足，奏报拟将铁路造至新竹即行停止。〖2〗

二十一日（3月9日）

3 总理衙门奏，帕米尔苏满一卡我宜撤回，界务按光绪十年（1884）界约办理。

上年五月，俄国派兵占据帕米尔地区中国设有卡伦之苏满塔什等处，且仍有东侵之势。新疆巡抚陶模饬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率兵前往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县）驻扎设防，并奏准由神机营、北洋拨给新式快炮等军械运去南疆。本月十三日，陶模又奏边情紧急，俄人增兵二千，欲夺色勒库尔，已咨陕甘总督整顿营旗，预备调遣。光绪帝谕：现据驻俄使臣许景澄来电，俄仍愿和好，俄兵决不到明白属我辖境之地；此次所称俄人增兵，是否属实，仍著确探。〖3〗至是，总署奏称，现在我新疆防营在帕米尔设营之地，北曰塔尔哈满，南曰色勒库尔，俄人请以色勒库尔大分水岭为界，然光绪十年（1884）之《喀什噶尔界约》载明，中国界线系自乌孜别里山口往南〖4〗；不得不执此力争，以符定约。惟苏满一卡，据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报称，派员于该处人迹罕至之山内觅获断碑三块，乃御制碑文，系乾隆时副将军富德所立〖5〗，久已无人过问，况苏满距喀城（喀什噶尔）有一千五六百里，转运艰难，且易被人截断后路，是应将该卡撤回。报闻。〖6〗

二十四日（3月12日）

4 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奏鄂督张之洞“辜恩溺职”。据称，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动用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又复“多方搜索，逞意妄行”，实属“辜恩溺职”，请饬查办。得旨：即著刘坤一照所参各节，逐一查明具奏。

寻据江督刘坤一覆奏：“湖北办理炼铁开矿，尚无浪掷经费情事，其余各条，均系传闻之误。”光绪帝谕：“张之洞著毋庸议。”

二十九日（3月17日）

5 以上年山西旱灾较重，北路口外一带灾情尤重，现值青黄不接，谕令户部拨银十万两解往备赈，并暂停征收山西、直隶两省采运粮石商贩之税厘。

旋又谕，该省赈济已先后发放银二十五万两、米数万石，复据徐桐等奏捐米二万石，李鸿章奏陆续筹捐银二十余万两，总计各项银米源源解往，“谅可稍资接济”。命再拨本年湖南、湖北应解漕粮六万五千余石，核实变价，连同水脚等费径解天津，交李鸿章发交办赈各员，妥速散放。

二月十五日（4月1日）

6 光绪帝接见即将离任回国之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于承光殿。〖7〗

十六日（4月2日）

7 以英属新加坡总督及英国伦敦府尹（市长）募款赈济苏皖灾民，令驻英使臣薛福成传旨致谢。

二十日（4月6日）

8 驻朝鲜委员袁世凯致电李鸿章，东学党聚众生事，上书韩王请尽逐洋人，汉城内迭有揭帖榜文，“多端诟詈，称将逐杀”；“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请即电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迅遣两船前来，“以尽弹压责”。李鸿章即令调靖远、来远两舰开赴仁川，相机巡防弹压〖8〗。寻靖远等二舰既至仁川，以汉城局势平静，乃撤回威海。

未几，袁世凯又接连电告李鸿章，忠清道报恩县聚集东学党有三四万人，号召“驱逐洋倭倡义”，韩王派员往谕解散，不听，势须用兵。以为“汉城人心骚动，深虑害及洋人，致生外侮”。并告仁川已泊日兵船二只，载兵三百三十余人，而我之靖远、来远二舰业已撤回，只有操江一轮水手三十余人，请再调兵船前来。于是，鸿章再电丁汝昌，令速派快船二只驶往仁川，“切勿大意，致有意外之变干咎”。汝昌旋覆电，已派济远、经远二船及刘公岛张文宣部陆兵一百二十名开赴朝鲜。〖9〗

东学党，自名东学道或东学教，由朝鲜庆尚道民人崔济愚创立于中国同治年间，其宗教思想，据称系兼取儒、佛、道三教之长而为“东学”，以对抗欧美天主等教之“西学”。该教在民间拥有众多信徒，向为朝鲜政府目为邪教行镇压政策，教主崔济愚被处决，其党徒仍以秘密宗教社

团活动于民间，势力方兴未艾。自上年十二月起，其第二代教主崔时亨召该国八道会众数千人齐集全州，联名上书韩王李熙，请为教主崔济愚伸冤，并请“扫除倭洋”，并派代表入汉城，“伏阁上疏”。因遭韩廷拒绝，即于忠清道报恩县揭“斥倭洋倡义”大旗，集众数万起事。嗣韩廷罢免忠清、全罗两道司监，一面派员率兵前往镇抚，强行解散，东学党之事乃暂告平息。

二十六日（4月12日）

9 总办慈禧太后六旬庆典礼亲王世铎等奏，乾隆年间历次庆典，自西华门至西直门皆于两旁街道搭盖经坛、戏台，分段点缀景物，明岁可否照案办理。懿旨谕：西直门外关厢一带及城内跸路所经，著平治洁净，两旁铺面房间稍加修葺；至点设景物等，酌量办理，不得踵事增华，致滋糜费。

三月十五日（4月30日）

10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汉阳铁厂计日完工，预筹开炼经费。

先是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诏从两广总督李瀚章请，命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前在广东购自英厂之炼铁大炉、轧钢机器等设备一律带去湖北，开办铁厂，制造钢轨，以为兴造卢汉铁路之用，令户部每岁拨银二百万两作为经费。既而，廷议先修关东铁路，其湖北修建铁厂之事仍继续进行，以户部头批拨款二百万两经营其事。三年来，张之洞派员先后勘探并开设大冶铁矿、兴国锰矿及江夏马鞍山等

处煤矿，同时在江边修筑码头、铁路以运输矿石，于汉阳大别山下设立厂区，建造炼铁、轧钢、枪炮各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开中国前所未有之局面。至是，据该督奏称，刻下生铁大炉二座暨热风大炉六座、煅矿大炉四座，业已完工；其炼贝色麻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均定于四月内完工，炼西门士钢厂、炼热铁厂均定于五月内完工，总计六大厂五月内一律完竣。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三所，已于上年秋间完工，大冶县运矿铁路五十余里及汉阳铁厂水陆各码头，亦于上年秋冬间先后完工。继称：此项工程极为繁重，事理极为精微，计开工至竣工，计两年零十个月，而开炼经费亟须另行预筹。查湖北炼铁厂原议专为制造铁路钢轨而设，本为力杜外耗起见，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海军衙门、户部原奏内曾经声明“设厂炼铁，乃开办铁路、铸造枪炮第一要义”，拟将湖北、湖南两省每年应解北洋铁路经费各五万两〖10〗，截留划拨，并拟再由湖北粮道无碍京饷之杂款内借拨十万两，作为开炼经费。

末称：采铁炼钢，实为今日要务，海外各国无不注意此事，而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均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钢铁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上海虽亦设炼钢小炉，仍是买外洋生铁以炼精钢，并非华产。若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溯查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海军衙门来电“总以无一仰给于人为断”一语，坚定恳切，洵为不刊之论。〖11〗

二十日（5月5日）

11 李鸿章电饬袁世凯，劝朝鲜与日本了结“防谷令”一案。

初，日本强迫朝鲜开关后，日商一面将棉布等物输入朝鲜，同时以低廉价格从朝鲜大量输出稻谷、大豆及黄金等物，致使粮价上涨，居民生活困难。朝鲜政府出于稳定国内局势需要，拟于灾歉粮荒之年施行“防谷令”，即禁止谷物出口。日本恐此举损害其商人利益，于光绪九年（1883）所订《朝日通商章程》中规定，朝鲜地方官发布防谷令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当地日本领事。十五年（1889），咸镜道大豆歉收，该道监司发布防谷令，次年黄海道监司亦行此令。日本政府声称，两处地方官之提前预告期均不足一个月，致日商蒙受损失，要求朝鲜政府予以赔偿。据后者估算，日商损失至多六万日元，因而允赔此数，而日方则索赔十四万日元，双方因此僵持不下。既而日人又提出追加利息三万，使其索赔数目达到十七万日元，朝鲜尤为不允，遂成两国交涉之一悬案。上年十二月，日本驻朝公使大石正己宣称，朝鲜恃有中国支持，方敢乃尔，并称日本可联合各国扶韩自主；又到朝鲜外署要求速按日方索赔之数结案，不然即兵戎相见。韩王遂派人与中国驻韩委员袁世凯商议对策，袁告以勿怖，可坚拒。〖12〗

此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电李鸿章，谓韩禁粮案，日允赔本免息，请饬袁道劝韩速赔，否则撤使绝交。鸿章以为，不值以此小事与日本启衅，至是，电饬袁世凯，嘱其劝韩政府在所允六万元上再酌量有所加增，以了此葛

藤。〖13〗

五月二十八日（7月11日）

12 李鸿章奏报北洋海防经费光绪十六年（1890）收支情形，计新收银一百四十六万八千五百两，共支银一百四十二万六千三十八两，剩余四万二千五百两已接支十七年以后用项，循案造具三部分销细册、收支四柱总册，开具款目清单，分别咨送户部、兵部核销。〖14〗

13 是月，日军参谋总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来华“游历”〖15〗，行抵天津，观察城防并试射上海机器局新造快枪。寻经上海归国，谓此行令其“确信中国不足惧，增强了必胜信念”〖16〗。

六月初五日（7月17日）

14 礼亲王世铎等奏，请由京内外王公大臣、文武官员各捐经费，报效“万寿庆典”。称：乾隆年间历次庆典，王公大臣及京外文武官员各效微忱，愿输经费，分别开单进呈。明岁恭逢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普天同庆”，内外大小臣工“皆愿祝嘏输忱”，应查照乾隆年间成案，酌拟数目，在京王公及文武大小官员应交款项均在户部呈缴，外省官员所交之款即于各该藩、运等库就近存储，听候户部提解，统由总办庆典王大臣随时支取备用。得旨：如所议行。〖17〗

初十日（7月22日）

15 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绅珂觐见光绪帝于承光殿，并呈递国书。

二十二日（8月3日）

16 李鸿章奏，上海机器局仿制新式快枪快炮，与西洋最精之器无异，为中国向来未有。

其折略言：近年泰西各国以枪炮之利角雄争胜，日异月新，新出连珠快枪及全钢快捷大炮，尤为行军守口利器。快枪之制，以奥之曼利夏枪、德之新毛瑟枪为最后出而最精；快炮则从前各洋厂仅能造三磅、六磅小炮，嗣英之阿摩士庄厂多方考究，造成四十磅子大快炮，为各国所推重，争相购置。〖18〗臣鸿章前以上海机器局（即江南制造局）所造枪支均系旧式，于十六年（1890）秋间饬令专就曼利夏、新毛瑟两式讲求仿造。该局总办道员刘麒祥觅得两项枪支，并购阿摩士庄厂快炮一尊，逐件拆卸，认真考验，督率厂员，悉心仿造，竭两年之力，将枪炮先后造成，经该厂演示，能与西洋所造新式一律，上年九月派员赍送来津。军械局张士珩会同各营将领逐细考察，快枪与德国新式毛瑟枪相等〖19〗，更凌驾奥国曼利夏之上；快炮则用全钢套箍制造，随炮钢子计重四十五磅，以德厂所造最坚厚之钢面铁甲为靶，竟能深入三四寸，每分钟可放子十二出。以上两项枪炮并能与外洋最新式一律精利，洵为难能可贵，当饬逐渐推广仿造。末言：泰西各国枪炮之学皆系专门名家以致极诣，每造一器械，其国家必重加赏擢，特示旌异，故能才异竞奋，利器日新；日本蕞尔小邦，于枪炮一事犹能竭力经营，其所制造，几与西洋相埒。中国地大物博，独以囿于风气，限于财力，未能与彼争长，遇事仰给他人，原非经远之策。醇贤亲王有鉴于此，故于海军衙门章程内，

一再奏请特慧此格，以利群才，规虑至为宏远。上海机器局为各省制造最大之厂，该局员等苦思力索，不惮繁难，奋勉图功，竟能于数年间创造新式枪炮与西洋最精之器无异，为中国向来未有，自应据实上闻。〖20〗

二十三日（8月4日）

17 京畿地区连日大雨滂沱，永定河上游山洪陡泄，水势排山倒海，浪高卢沟桥面丈余，桥上石条被冲走数十块，其南岸漫口四十余丈，此外则南上汛、北下汛等河堤亦各决毁多处，人夫、牲畜、房屋冲去无算。直督李鸿章奏应将在工汛员分别参办，并自请议处，并谓此次大水实为非常之奇灾，非人力所能挽救。

寻以京畿一带水灾严重，旨令在京城六门外及孙河、定福庄、黄村、庞各庄、卢沟桥等处一律开设粥厂，赈济灾民。又命将奉天运京粟米一万四千石并江苏漕米五万石分拨各粥厂。又从李鸿章请，命户部速拨银十万两，并由直隶藩运两库及江海关等处筹拨银二十五万两，用于永定河漫口堵筑工程。

八月初四日（9月13日）

18 从薛福成议，准由驻外使臣或领事发给海外华民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并可随时出洋经商。

上月间，驻新加坡领事黄遵宪具禀驻英使臣薛福成，谓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华民之中，粤省广、琼、惠、嘉各籍约占七分之二，粤之潮州及闽之漳、泉州籍占七之五，粤人来往自如，闽人则多土著，其土著虽居外洋

已百余年，然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国内各省筹赈办防，彼等多捐巨款，邀封衔翎顶，以志荣耀，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吏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盖凡挟资回国之人，或被指为逋盗者，或被指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而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愿回国。间有以商贾回国者，则不称英人，即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法纪，有司莫敢谁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早停，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21〗

薛福成据以奏请申明华民出洋禁例早废，并发给外洋华民护照，俾其得筹归计。略谓：顺治、康熙等朝虽曾厉行海禁，而自中西立约通商以来，前例已不废自废，不删自删。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且如此。窃维我国出洋之民数百万，粤人以佣工为较多，其俗虽贱视之，尚能听其往来自便；闽人多富商巨贾，其俗则待之甚苛，拒之过峻，往往拥赀百万，十无一还。可否饬下总理衙门覆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吏民诈扰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切实晓谕，俾众周知，并由各口领事官发给护照，以使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22〗

疏入，光绪帝谕：薛福成奏请饬总理衙门覆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一折，著该衙门议奏。

总署寻奏，中外通商以来，华民佣工既已任其出洋，则海禁旧例早已不弛而弛，特当时未及广布明文，吏胥族

邻因得窥罅滋扰、讹索诬陷，薛福成等所奏种种积弊，自系实在情形。应请饬下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议删改，并由沿海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嗣后凡良善商民，无论出洋久暂，婚娶生息，概准由使臣或领事官给予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并听其随时出洋经商。得旨：如所请行。

初五日（9月14日）

19 四川打箭炉厅泰宁（在今康定县西北）地震，波及三百余里，伤毙人口二百余人，惠远庙倒塌。〖23〗

初七日（9月16日）

20 河道总督许振祎奏，黄河修治工程冒支经费积弊必须彻底根除。据称，从前河工积弊，每岁总报工用不敷，力求添款，及得添款，仍无实济，今岁添数万，来岁复添数万，河道不能却厅员之禀，河督即不能却河道之禀，纷纭纠葛，只便私图。所以，臣前奏定新章，专以实用实销为准，计每年定支六十万两，此外无论岁修、抢险，均不准添款。试办三年，屡经防险培堤，并无不足，则从前之不免虚冒。顷查文卷，尚有光绪八年借而未还款项近八万两，臣等现督饬道厅共办实事，何能将有定之正款以还虚冒之漏卮？应请将从前河院两道各厅所存档册，凡有涉往来支发，概行销除，以杜乘间滥领、无耻冒求、冀饱私橐之弊。得旨：如所请行。〖24〗

十九日（9月28日）

21 户部奏预拨光绪二十年（1894）“甘肃新饷”，指拨山西省银八十四万两，河南省银六十一万两，河东道银

五十二万两等共银四百八十万两，请饬依限报解。谕曰：甘肃关内外各军饷银，关系紧要，著该将军、督抚等，严饬各该司道，按照部拨数目扫数解清，各该省如能依限完解，即由陕甘总督奏请奖叙，倘仍前延欠，即由户部照例参奏。

二十三日（10月2日）

22 洪钧卒。

洪钧（1839—1893），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同治七年（1868）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嗣任湖北、江西学政，又充山东等省乡试正考官。光绪七年（1881）擢翰林院侍读学士，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三年（1887）派充驻俄、德、奥、荷四国使臣，十六年授兵部左侍郎。差满回国后，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至是病故，年五十五岁。诏曰洪钧学问优长，才猷练达，尽心职守。命照侍郎衔赐恤。洪钧治蒙古史成绩斐然，出使期间在国外访得俄人贝勒津所译波斯人拉施特哀丁著《集史》，又得亚美尼亚人多桑等著蒙古史之书，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内含有目无书者十卷）。〖25〗

23 是月，孙开华卒。

孙开华，字庚堂，湖南慈利人，咸丰间以武童人鲍超部湘军（霆军），与太平军战于湖北、江西、安徽等处，由哨官累至该军分统，授游击、副将等职。同治五年（1866）授福建漳州镇总兵，十二年（1873）受命办理厦门海防，募勇成军名“捷胜”，并署福建陆路提督，此后数次渡台

办防。光绪十年（1884），中法事起，率部赴台湾驻守沪尾。同年八月，法舰来犯，统军与章高元等伏于海岸，迨法兵上岸，开华身先士卒，奋力冲杀，大败法军，使后者不敢再犯此口，史称“沪尾大捷”。十二年实授福建陆路提督，本月病故营中。寻诏命祭葬建祠，宣付国史馆立传，谥“壮武”。

九月初三日（10月12日）

24 中俄签订《巴尔鲁克山文约》。

光绪九年（1883）九月，中俄勘界大臣订立《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其中有云：中国境内巴尔鲁克山内之俄籍哈萨克牧民一时难以外迁，准其自条约互换之日起，十年内陆续迁出，届时中国即完全收回此山。迨光绪十七年（1891），塔城参赞大臣额尔经额以巴尔鲁克山借期将满，上疏请饬总署照会俄使办理交还此山之事。旨令总署照办。十年四月间，俄使喀西尼递来照会请再借十年，总署覆照不允。本年四月，塔城参赞大臣富勒铭额奉命派伊塔道英林等与俄国驻伊犁领事开议巴尔鲁克山收还事宜。至是，双方订立文约，规定自本年九月初三日起，俄国将此该山完全交还中国，凡山中尚来迁往俄境之哈萨克人，即作为中国居民，归中国管辖。〖26〗

初四日（10月13日）

25 以科场舞弊案，命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

先是，御史褚成博奏，闻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如璋于本

年七月间驰驿赴浙，当行经苏州府境时，忽有人至其坐船投递书函，内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殷如璋拆阅后当将来人扣住，连书函一并就近发交苏州府知府王仁堪看管，该府据情转解浙省。此事苏浙地方已遍处播说，近日都中士大夫亦相传述，诧为罕闻云。〖27〗另据浙江巡抚崧骏奏：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路过苏州，有名周福清者，遣人赴该正考官殷如璋舟次呈送信函，经殷如璋将递书之家丁陶阿顺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知系嘱托关节情事，即移案到浙。现经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亲提审讯，据陶阿顺供称前于七月二十五日随周福清至苏州，二十七日浙江主考过境，周取出书信、名帖，交伊送至殷主考船上，即被获解等语。原信内计两纸，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姓名；外周福清名片一纸、“年愚弟”名帖一个。查周福清系丁忧内阁中书，同治辛未科进士，惟投信贿嘱关节，非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28〗得旨：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

初十日（10月19日）

26 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焚毁。

光绪六年（1880），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道员郑观应、龚寿图赴上海招商集资，开办机器织布局。〖29〗嗣因经理不善，迟至光绪十七年始正式投产，每日出洋布六百匹，销路颇畅。是日因不慎于火，厂房机器毁于一旦。此后，

李鸿章又派津海关道盛宣怀赴沪，招集原股商，再筹资本，且另集新股，在原局址上建立“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并在上海、镇江、宁波等地开设“裕源”、“华新”等十座分厂，拟共办纱机三十二万锭、布机四千张。未几，华盛总厂及裕源分厂已建成投产。〖30〗

十月初四日（11月11日）

27 赏四川布政使龚照瑗侍郎衔，以三品京堂候补，派为出使英、法、义（意）、比国大臣。

二十六日（12月3日）

28 驻俄使臣许景澄奏，甘肃新疆省南路和阗州（今和田市）至克里雅城（今于田县）一带昆仑山北麓多有金矿，光绪十六年（1890）间俄国地理学会之矿学者到过该地，著有图说，俄人重而秘之，现已辗转觅获，译述其要。据云，该地山北有金矿八处，山南亦有一处，土民赴采者约二千余人，日可出金五十余两。诚能官为经理，设厂开采，数年以后可省中原转输（指每岁各省关运解之“甘肃新饷”）。〖31〗奏入，下所司议。总理衙门寻奏，可照漠河金厂章程办理。

二十八日（12月5日）

29 订立《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藏印续约》）。

先是，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印总督兰士丹（又译兰斯顿）在加尔各答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其中有云：藏、哲（锡金）边界通商、游牧之事，容后再议；自此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六个月内，

由中国驻藏大臣和英印总督各派委员一人，将上述边界通商等事“兼同会商，以期妥协”〖32〗。该约既于同年七月在伦敦互换，驻藏大臣升泰于翌年正月派西藏粮员黄绍勋作为代表前往大吉岭与英方委员保尔谈判，升泰本人则在仁进冈予黄绍勋以指导。双方在开关地点、印茶入藏等问题上反复争辩，一再修改彼此所拟草案，直至本年九月才最终达成协议。其间，升泰于上年八月病故于仁进冈，奎焕继为驻藏大臣。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廷旨命奎焕率同参将何长荣及翻译赫政赴大吉岭与英方签署约本，至是，由何长荣与英印政府政务司保尔分别代表中英两国签署，全文共十二款（正文九款又续款三），主要内容有：亚东于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军火及麻醉药等禁止入境与否，两国各随其便；除上述应禁货物外，其余各货自开关之日起五年内概行免纳进出口税，印茶须俟五年后方可入藏销售。〖33〗

十一月初一日（12月8日）

30 李鸿章在天津设立西医学堂，延聘津海关税务署英籍医官欧士敦为总教习，意在培养军医人才。

初四日（12月11日）

31 蠲缓山东青城、齐东、蒲台、历城等七十五州县被灾村庄新旧正杂额赋有差。

初五日（12月12日）

32 户部、总署奏预拨明年“东北边防经费”，共银一百八十六万两。谕：此项经费最关紧要，著该将军督抚等

照指拨银数依限报解，其光绪六至十八年（1880—1892）积欠银两，并著分批筹解部库，倘再迟延，即照贻误京饷例指名严参！

初十日（12月17日）

33 新疆库车地震，又连日数次余震，城署、民房坍塌倒损，并伤毙人口多名。巡抚陶模派员前往勘验，“散给银两，分别抚恤”。〖34〗

十九日（12月26日）

34 毛泽东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二十日（12月27日）

3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汉阳铁厂全部建成。〖35〗

又奏，湖北省城开办“自强学堂”，招选两湖学生分习方言（外语）、格致（物理）、算学、商务四门课程。

十二月初二日（1894年1月8日）

36 许庚身卒。

许庚身（1825—1894），字星叔，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咸丰初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赏侍读衔，派充军机章京。同治元年（1862）会试中式，殿试为二甲二名进士，旋授鸿胪寺少卿，迁内阁侍读学士。光绪四年（1878）授太常寺卿，七年（1881）擢礼部右侍郎，十年（1884）命为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赏头品顶戴。十四年（1888）补授兵部尚书兼方略馆总裁官。许庚身在甲申以后枢府诸大臣中，以通达谙练、精明强干称。至是病故，诏赠太子

太保衔，谥“恭慎”。

同日，命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又调刑部尚书孙毓汶为兵部尚书，以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为刑部尚书。

初四日（1月10日）

37 谕：三载考绩，为国家抡才大典。近年每届京察之年，各部院衙门于所属司员往往有举无劾，殊非慎重激扬之道。本年京察届期，著各衙门堂官认真举劾，如有才具庸劣、不堪造就之员，即著各堂官据实严劾，毋得瞻徇情面，稍事姑容，用副循名责实至意。

初十日（1月16日）

38 兵部请饬甘肃、广西、湖南、四川等省报送各该土司册籍，以为纂修《会典》之用。又请饬催各省具报营制册籍，亦为纂辑《会典》依凭。旨令各该省统限于文到三个月内造齐报部。

十七日（1月23日）

39 从总理衙门请，准驻美使臣杨儒与美政府签订《华工赴美条约》。

光绪十一年（1885），美国怀俄明州等处发生迫害华工惨案后，驻美使臣郑藻如、张荫桓先后与美政府交涉，美国允赔损失，但以华民擅行入境为词，要求中国禁止华工赴美。十四年正月，张荫桓与美方订立约稿六款，谓中国自禁华工赴美，以二十年为限，届时视情形再行修约；自禁期间，原华工在美拥有财产、眷属者及华工以外之华

民不在限制之列，在美而未入美籍之华人，美政府须承担保护之责。此约稿旋因美总统易人，中国广东绅民亦群起反对自禁二十年之说，因此未能正式签署，成为中美间一悬案。前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季李法案”，令华工领照注册，其不愿登记者概行驱逐。〖36〗旧金山华商联合会因于上年联名具禀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请催美国批准光绪十四年（1888）约稿。日前，据新任驻美使臣杨儒来电，美政府允将注册之令暂缓实施，以十四年约稿为底本而酌量增减，重订一有关华工之约；该使以为事属可行，惟须将中国自禁华工赴美之期由二十年改为十年。至是，总署据以上奏，并谓中美保护华工之约立而未行，已阅六年，端绪既纷，事机屡变，今美国自愿转圜，正可趁此重订条约，以期寓美华人永免苛禁，请饬该使与美外部缮立约本。得旨：依议。〖37〗

十八日（1月24日）

40 蠲缓浙江仁和、钱塘、富阳、海宁等六十九厅州县被水被旱地方漕粮银米有差。

二十五日（1月31日）

41 刑部议奏革员周福清罪名，诏命从重改为斩监候。

前以科场舞弊事，诏从浙江巡抚崧骏请，命将丁忧在籍之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审拟具奏。既而，崧骏奏报审拟情形，据称：周福清籍隶会稽县，同治辛未（1871）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五年（1879）入京为内阁中书。本年三月

丁忧回籍守制，七月二十日，携仆陶阿顺由绍兴启程来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时，闻浙江正考官系殷如璋，缘殷与伊有年谊，便一时糊涂，欲为子周用吉及亲友子弟求通关节，希图中式。写五人姓名及洋银一万元空票，加具名片，俱装入信封，俟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由陶阿顺投递。经殷如璋扣留转交苏州府，又移转到浙。周福清先避往上海，随后回籍，闻拿即自行赴县投首，经遵旨讯问，该革员认前情不讳。惟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应否比例量予酌减之处，恭候钦定。〖38〗疏入，旨交刑部议奏。

至是，刑部议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光绪帝谕称：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39〗

42 是年，全国各省关岁入总计银八千三百十一万八千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三百七十九万二千六百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三千一百零七万八千四百两。各省岁出总计银七千三百四十三万三千三百两，其中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三千九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共银二千三百八十五万一千一百两。〖40〗

【考异】自光绪十一年（1885）以来，各省关岁入总数有关史料记载虽无大差别，但在主要入项方面却有出入。据刘岳云《光绪

会计表》，各省地丁银岁入均在二千三百三十余万两，盐课、杂赋、常关等项岁入银计约二千零数十万两，海关洋税银每岁征收在一千二百五十万至一千九百三十万两之间，厘金岁入至少一千四百二十万两，最多为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其余尚有捐缴等项入银每年平均七八百万两，以上共计岁入银约八千余万两（见《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然而，另据时人笔记谓："光绪十九年（1893）奉懿旨，饬户部将常年入款核计若干。计各省关每岁征洋税银一千五百余万两，各省地丁每岁银一千余万两，各省盐课等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各省常关税课银三百余万两，各省厘金计银一千三百余万两，各省茶税、当税、盐商捐输计银三百五十余万两，各省杂税银一千五百余万两，裁撤长夫等项计银五十三万两，加以洋药税厘并征每岁约银七百余万两，共银八千数百万两。已缮具清单，由司农入告矣"（吴庆坻《蕉廊脞录》）。两相比较，其中地丁一项，后者说法较前者短少一千余万两，厘金一项亦有数百万两之差，究以何者为是？《光绪会计表》作者刘岳云于光绪年间曾任户部主事，其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上海"教育世界社"印行之此书，可谓由当事人记当时事，应属十分可信。而后一作者吴庆坻虽同为光绪间翰林（曾任湖南学政），惟并未亲与财政之事，其上述说法无疑得自间接材料，准确性自不如前者。

43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一万万一千六百六十三万二千三百十一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五千一百三十六万二千八百十九两，入超银三千四百七十三万五百零八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一百九十八万九千三百两。〖41〗

44 道员郑观应撰成《盛世危言》一书，认为"治乱之

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主张“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42〗

45 日本在英国订造之吉野号巡洋舰竣工下水，该舰排水量四千二百二十五吨，推进功率一万五千九百六十八马力，最高时速二十二海里半，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之兵舰。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 197—198 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册 281 页。按：嗣于本年十一月，基隆至新竹铁路全线告竣，共用银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九百余两。

〖3〗后数日，许景澄致电总署：“俄外部云，传闻不足据，并未增兵”。《李鸿章全集·电稿》（二）531 页。

〖4〗参见本书卷二四一，光绪十年五月初十日条。

〖5〗苏满塔什位于《西域图志》所载伊西洱库尔淖尔（又作“叶什勒库勒”）地方，乾隆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在此立有纪功碑。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前于苏满添设卡伦，未驻兵，“以当地土回守之”。上年初，阿富汗突然派兵强占此处，旋俄兵又将阿兵驱逐，并占据色勒库尔以外设卡地方多处，造成所谓“帕米尔界务问题”。参见：上年闰六月二十四日等条。

〖6〗《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七，3—4 页。

〖7〗德使巴兰德于光绪元年（1875）来华任驻京公使，已在此任上近十九年之久。曾以资历之老，被各国驻京公使推举为公使团代表。

〖8〗《李鸿章全集·电稿》（二）540页。

〖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552—553页。

〖10〗户部每年所拨关东铁路经费银二百万两，除由部库提拨一百二十万两外，其余八十万两，分由江苏、山东、河南、四川、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省各解送北洋五万两。

〖1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三《预筹铁厂成本折》。按：张之洞此折内尚具体谈及汉阳铁厂建设工程之艰巨，云：机器之笨重，名目之繁多，随地异宜，洋匠亦不能预计。而起卸之艰难，筑基之劳费，炉座之高大，布置连贯各机之精密，凿矿、修路、开煤、炼钢之分歧，尤非他项机器局可比。而最难者为图砖两端，各厂总图、分图极为精密，多至数百纸，皆寄自洋厂，而鄂厂又须分画各段细图；火炉、焦炭炉各砖皆系洋制，方圆斜正，式样数十种，每一大炉需砖数十万块，皆编有号数，依次修砌，一块不能错乱。每一批机器、物料运到，多至数万件，或十余万件，必须数十日方能点清，每一种机器必须四五个月方能安配完好。至于其余一切物料，若厂房之铁梁、铁柱，厂基、炉座、路工之水泥、火泥等类，无非来自外洋。其最近者，中等火砖则取之开平，极大石料则取之湖南，配补残缺机器零件则取之上海、香港，无一省便之事。臣日日督催，不遗余力，此时汉阳铁厂及大冶铁路，汉口及上海领事洋人来观者络绎不绝，皆谓此为应办急务，并据洋人皆云比外洋迅速已多。

〖1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二，13—14页。

〖13〗《李鸿章全集·电稿》（二）549—550页。按：嗣于下月初六日（5月21日），朝鲜与日本议结“防谷令”一案，允赔十一万日元，六年内偿完。

〖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六《海军经费报销折》。

〖15〗川上操六，日本德川幕府时期萨摩藩武士出身，生于1848年（日本嘉永六年），时为日军参谋总部副总长、陆军中将。他积极主张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扩张，长期以来在日军最高指挥机构负责研究制定对华作战计划，同时派遣间谍来华收集情报。此次其本人亦以“游历”为名，亲来中国实地侦察，循朝鲜西海岸一路行抵天津，然后经上海回国。明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即充任日军大本营主要成员之一，实际负责指挥作战。嗣于1898年升为陆军大将，任日军参谋总长，死于1899年。

〖16〗《陆军大将川上操六》124页。

〖17〗《光绪朝东华录》总3229—3231页。按：此次报效清单如次，在京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共交银四万三千六百两，各部院满汉文职各官共交银九万四前八百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武职各官共交银六万八千四百两，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等满汉袭荫各官共交银五万七千一百两，以上共报效银二十六万三千九百两；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福建、台湾、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共报效银九十四万三千两，统计京内外共银一百二十六万六千九百两。

〖18〗“连珠快枪”，即弹仓式连发步枪；“全钢快捷大炮”，指中口径速射炮。先是后膛装填枪炮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使用以后，其技术性能不断发展演变。每射出一发则须另装一弹才能继续射击之单发式步枪（时人谓之“洋枪”，区别于中国早年之火绳枪），于八十年代初以来已逐渐被一次装填数弹可接连发射数次之弹仓式步枪所取代，后者即所谓“快枪”，以有别于普通之“洋枪”。是时，欧美各国所制弹仓式步枪，以1888年德国开发研制之小口径毛瑟枪为最新式。其先前以瑞典造“诺登菲尔德”和美国造“格林炮”

为代表之小口径速射炮（又名“机器炮”或“快炮”，即原始机关炮），自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则由英国阿摩士庄厂研制之中口径速射炮所渐次代替（同时向更小口径的自动式机关枪发展，已有著名的马克沁机关枪问世），不仅以弹丸之大而使威力剧增，更以射速之快而具有普通大口径后装线膛炮所未有之优越性，时人谓之“大快炮”，以区别于小口径快炮。

〖19〗据李鸿章云：此新枪“有膛线六条，子路甚准，开放装退极为省手，每分钟快放至二十二至二十五出，距靶二百码能洞穿一分五厘厚铁板，并击入后面松木一寸四分，每秒速率四百八十九密达（米）”。

〖2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七《上海机器局请奖折》。

〖21〗《庸盦海外文编》卷一《请豁免旧例招徕华民疏》。

〖22〗《庸盦海外文编》卷一《请豁免旧例招徕华民疏》。

〖23〗《光绪朝东华录》总3275—3276页。按：惠远庙始建于雍正七年（1729），同年准噶尔扰藏，达赖喇嘛避来泰宁暂住，旨令在此建庙，并赐名“惠远”。

〖24〗《光绪朝东华录》总3244—3245页。

〖25〗《清史列传》卷五八，《洪钧传》。

〖26〗《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八，18—23页。

〖27〗《光绪朝东华录》总3249—3251页。

〖28〗《光绪朝东华录》总3249—3251页。按：周福清即鲁迅的祖父。鲁迅时年十二岁，尔后因受此案影响，其少年生活十分艰辛，备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29〗参见本书卷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条。

〖30〗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册453—455页。

〖31〗《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六，16—17页。

〖32〗见《光绪条约》卷二九，8—10 页。

〖33〗参见：《光绪条约》卷二二，5—7 页；《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七，9—11 页。

〖34〗《光绪朝东华录》总 3324 页。

〖35〗参见本年卷二二九，三月十五日条。

〖36〗《海外排华百年史》109 页。

〖37〗《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八，23—24 页。按：《中美华工条约》于明年二月十一日（1894 年 3 月 17 日）签署。

〖38〗《光绪朝东华录》总 3296—3297 页。按：崧骏时已病卒于任，此折系其临终前所发。

〖39〗周福清嗣后未被处决，在狱八年，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释放归籍，旋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

〖40〗《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41〗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3304页。

〖42〗《盛世危言·自序》。

清通鉴　卷二五一

光绪二十年　甲午　公元1894年

正月初一日（2月6日）

1 慈禧太后以本年系其六旬庆辰，颁懿旨晋封瑾嫔、珍嫔为瑾妃、珍妃。恭亲王奕䜣、醇亲王载沣等亲近支王公各赏叙有差；庆郡王奕劻晋封为庆亲王，礼亲王世铎等军机大臣、各部院大臣及各直省大员亦赏叙有差。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刘锦棠晋一等男爵，前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开除革职留任处分。〖1〗

十七日（2月22日）

2 总署因日本国君主（即日皇睦仁）将行银婚庆典，奏请颁送贺书、礼品。得旨：该衙门酌量备办。

二十四日（3月1日）

3 驻英使臣薛福成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

条款》。

先是，光绪十一年（1885）底，英国吞灭缅甸，驻英使臣曾纪泽奉命向英外部提出交涉，旋因其外部易人，谈判中断。次年六月，由总理衙门王大臣与英驻华署使欧格纳在京订立《缅甸条款》，其中规定除进贡方物之例仍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循例举行”以外，且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2〗。据此，驻英使臣刘瑞芬、薛福成又先后与英方就中缅界务、通商事宜举行会商。至是，薛福成奉命与英国外务大臣劳缌伯力伯爵签署《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全文共二十款，主要内容为：具体划定中缅边界方位走向，定于此约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中英各派勘界官依约划定界线，并且两国各不在边界十英里之内修建炮台、营垒；中缅陆路通商，六年内概行免税贸易，六年以后，货由缅甸入中国者，完税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三，货由中国入缅甸者，完税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中国之米谷不得出口缅甸，缅甸之食盐不得出口中国，军火、鸦片及酒不准由两国边界贩运出入；英国允中国运货及运矿产之船只任意在厄勒瓦谛江（即伊洛瓦底江）行走；中国可派领事官一员驻缅甸仰光，英国可派领事官一员驻中国蛮允（曼允）；两国各在对方地界内之人民，一律享有相待最优之国人民应享权利。〖3〗

4 是月，朝鲜东学党攻占全罗道古阜郡官衙，郡守赵秉甲只身逃往全州。

二月十二日（3月18日）

5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购买德厂鱼雷艇四艘，共计价款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八百马克，约合库平银四十余万两，约计一年内可以到华。

二十二日（3月28日）

6 韩人洪钟宇刺杀金玉均于上海美租界。

初，金玉均于朝鲜甲申事变后，流亡日本多年，韩王李熙数次派人赴日刺杀之，皆未得手。此前，金氏自日本前来中国上海，思欲有所活动〖4〗，是夜，突在美租界旅舍内被随行之洪钟宇（韩王所派秘密刺客之一）枪击致死。韩廷得悉此信，即电令该国驻天津委员徐相乔赴沪设法将洪氏及金尸送至朝鲜。徐相乔求李鸿章相助，李即致电上海道聂缉槼，嘱与美国驻沪领事交涉妥办此事。〖5〗越数日，洪钟宇、金尸由中国南洋水师威靖号兵轮送抵仁川，韩王下令将金玉均戮尸示众，以泄甲申事变时韩圭稷等七大臣被杀之愤。此事引起日本舆论大哗，玄洋社头目的野半介往见外相陆奥宗光，请求对华开战，陆奥将其介绍于参谋总部次长川上操六，后者示意其派人去朝鲜联络东学党，以便“点火”（制造日本出兵朝鲜之口实）。于是，玄洋社即以所谓“天佑侠”名目向朝鲜派去浪人若干，参与东学党之反政府起事。同时，日军参谋总部直接派遣陆军少佐伊知地幸介前往朝鲜搜集情报。

二十八日（4月3日）

7 李鸿章奏，北洋海军铁甲船拟添置新式快炮十二尊，共需价银三十五万余两。略言：北洋海军镇远、定远两铁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钢快船仅配大炮三尊，炮力单薄，经远、来远钢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镇、定两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炮（即中口径速射炮）六尊，济、经、来三船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药器具，威远练船拟换克鹿卜新式后膛炮三尊。以上应添新式炮位二十一尊，连子药器具共约需银六十一万三千余两，惟目下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再四筹画，拟自本年起，凡八船常年添置各件酌量停减，即就备用项下设法匀凑，移缓就急，将定远、镇远两铁舰应添十二生特快炮十二尊先行订购，连开花子药等共估需库平银三十五万四千余两，其济、经、来、威四船应购各炮，俟定、镇二船炮价付清后，如备用项下仍可腾挪，再行陆续添购。

末云：德造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相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若炮位不多，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得旨：该衙门知道。〖6〗

三月十九日（4月24日）

8 吉林将军长顺奏，珲春图们江北岸收归越境之朝鲜流

民及其私垦地亩一万五千四百余垧，立社编甲，照则升科，设局抚垦。得旨：该衙门议奏。

寻据总署、户部覆奏，长顺等办理尚属妥协，应请饬下加意抚绥，务令各安生业，以慰其向慕之心。从之。

四月初三日（5月7日）

9 李鸿章等巡阅北洋海防。

先是，北洋海军自十七（1891）年四月会校以后，提督丁汝昌统率各舰，春、夏、秋三季在北洋各口往来操巡，冬令封冻期内，即南巡各口及各岛屿，涉历风涛，精习技能，熟演阵势。本年由香港南行，远至英、荷所属之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各埠，“皆为向来中国兵船所罕到，该处华商趋视欢呼，咸颂国家威德，西国新报亦称羡有加”。〖7〗上月间，海军衙门以本年又届海军校阅之期，请派大臣行之。廷旨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东北练兵大臣定安会同校阅。日前，北洋各舰回至天津。是日，李鸿章率同道员刘含芳、龚照屿等自天津起程赴大沽，旋乘船出海，阅看北洋海军定远、镇远等七舰及南洋水师南琛、南瑞等六舰和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会操阵式，打靶演习。初七日行抵旅顺，东北练兵大臣定安等由沈阳来会；十一日至大连湾，十五日至威海卫，十九日到胶州澳，二十日回驶烟台，次日到达山海关。一路上除校阅海军舰船操演队列炮术外，并查看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处炮台及盛、毅、铭、绥、巩各军之步操演练。二十三日，由山海关乘火车返回天津，沿途停车察看铁路，于滦河铁桥工

程尤为叹赏。

事竣，李鸿章等具折奏报以上经过，并谓：此次巡阅，海军镇远、定远各舰之演示船阵，雁行鱼贯整齐变化，操纵自如，且于行驶之际以舰炮射击远靶，皆能发速中多；陆军则四川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八营久驻旅顺，训练娴熟，枪法步伐最为严整，他如小站卫汝贵之盛军，大连湾刘盛休之铭军，威海卫戴宗骞、刘超佩所统绥巩军等，亦习英、德操法，一律精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正定练军步队五营、马队二营驻山海关，能以绿营抽调之兵习泰西操法，洵属可嘉。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各处炮台、码头等工，并极精坚，布置严密，为各军弁勇所建，实为难得。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巨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8〗

初八日（5月12日）

10上月间，以大考翰詹自光绪元年（1875）以来迄未举行，命于同月二十六日在保和殿行之。至是，依考试成绩排列名次，分别赏罚。予考列一等之编修文廷式、戴鸿慈、王懿荣等六员以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升用；予考列二等之编修张百熙等七十七员以侍讲、洗马升用。又令将考列三等之左庶子崔国因（前出使美日秘国大臣）撤去二品顶戴，以中允降补；编修缪荃孙等一百二十余员均罚俸二年。考列四等之编修王继香等二员罚俸四年。〖9〗

十五日（5月19日）

11 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巴尔迪等三人觐见光绪帝于承光殿，并呈递国书。

二十五日（5月29日）

12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甲午恩科三鼎甲：状元张謇，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榜眼尹铭绶，湖南茶陵人；探花郑沅，湖南长沙人。至是，赐一甲张謇、尹铭绶、郑沅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吴筠孙、梁士诒、熊希龄、刘锦藻，朱绍文等三百十八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李鸿藻，副考官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徐郙、工部左侍郎汪鸣銮、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颐。旋授一甲张謇为翰林院修撰，尹铭绶、郑沅为编修。

二十八日（6月1日）

13 袁世凯电请出兵代剿朝鲜东学党，李鸿章拟派叶志超率军前往。

此前，朝鲜东学党攻占全罗道古阜郡等处，韩政府派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汉城兵八百名往攻。驻韩委员袁世凯电告李鸿章，韩政府调兵往剿东学党，求我派现驻仁川之平远号轮船载韩兵前往格浦海口（即群山港），已允所请，并派武弁随往照料。本月初四日，韩政府军败于黄土岘地方，节节溃退，东学党乘胜进军，直逼全罗道首府全州。于是，袁世凯又接连电告李鸿章，建议由中国出兵代剿。其时，鸿章方在校阅北洋海军途次，于应否派

兵一事犹豫未决，电致总署谓："舟次迭接袁道电，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调江华枪炮队四百余往剿云。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已速拨毛瑟精枪千枝并子药，派轮船解往。"〖10〗

是日，东学党军占领全州，韩廷大惊，议请中国出兵代剿，即派人询袁世凯之意。袁告以需有其政府正式行文，并致电李鸿章谓："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待其文至，应请转总署，电饬驻日汪星使照约行文日外部，告以由韩所请。乙酉约（指光绪十一年天津专条）华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日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顷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代韩速戡云。凯答，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并询以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郑答，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据以转电总署，并告："现候朝鲜政府文转到，拟派叶提督选带精队千数百乘商轮速往，并派海军四舰赴仁川、釜山各口援护，一面电知汪使知照日外部，以符前约。"〖11〗

越日，日本驻朝鲜署使杉村浚面晤袁世凯，询华允韩请兵否？袁答，韩如行文来请，自可允。杉村云"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等语。袁又将此

次谈话电告李鸿章，且谓“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12〗。

二十九日（6月2日）

14 日本政府决定派大军入朝鲜，并成立“战时大本营”。

是日，日本驻韩署使杉村浚急电该国外相陆奥宗光，告以朝鲜政府已决意请中国派兵。陆奥当即将此电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并谓“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之事实，不问其用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之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此一意见获得其内阁诸臣一致赞同，首相伊藤博文即派人请来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及次长川上操六中将，就日本派兵朝鲜作出决议，并奏报日皇睦仁，得后者认可。陆奥宗光遂与川上操六具体策划，决定由驻广岛之陆军第五师团组建一混成旅团，作为先遣部队派赴朝鲜，其兵力为六千至七千人，以确保对来韩之华军居于必胜地位。〖13〗

越二日，日廷成立“战时大本营”，由日皇睦仁亲任统帅，以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分别为陆军参谋和海军参谋，其下又分设军事（作战）、兵站、运输等机构。同时，日皇下令驻广岛之陆军第五师团紧急动员，伊藤博文令该国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先带海军陆战队四百人，乘军舰速返汉城本任。

三十日（6月3日）

15 朝鲜政府正式请中国出兵，李鸿章决意调派叶志超、

聂士成率军一千五百名乘轮前往。

是夜，朝鲜政府行文袁世凯，请北洋大臣速调兵队赴韩助剿，其文略谓：全罗道泰仁、古阜等县东学党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袁世凯迅将此文转电李鸿章，后者即电告总署："鸿已饬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淮练劲旅一千五百名，配齐军装，分坐招商轮船，先后进发，一面电驻日本汪使知照日外部，以符前约。"〖14〗

事闻，光绪帝谕："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稍涉疏虞。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五月初四日（6月7日）

16 驻日使臣汪凤藻照会日本外务省，告以现据朝鲜政府来文请兵代剿，依照光绪十一年（1885）中日天津专条，中国派兵应先行文知照；派兵援助，乃中国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外相陆奥宗光否认照会内"属邦"之说，汪凤藻因与之"大费辩论"。李鸿章电告汪使："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

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15〗

越日，日本驻华署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称“奉政府札，朝鲜现有变乱，拟派一队兵，照约行文知照”。总署覆照告以日本派兵并非朝鲜所请，只为保护使领馆及商民，故无须多派，更不宜深入朝鲜内地。〖16〗。

初五日（6月8日）

17 聂士成率芦台防勇九百余名乘招商局轮船行抵朝鲜牙山。既而叶志超带山海关练军一千一百名亦乘轮到。

初六日（6月9日）

18 日驻韩公使大鸟圭介乘兵轮抵达仁川。翌日，不顾朝鲜外署派人诘阻，带陆战队四百余兵强行入汉城。

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日使大鸟不听韩劝阻，已带多兵来汉城，其意叵测。现商于济远舰（时泊仁川）管带方伯谦，亦派弁带水兵入汉，与之相抗。鸿章复电：汉城平安无事而日独调兵，各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17〗

初八日（6月11日）

19 朝鲜政府与东学党军协议和解，后者撤出全州。

翌日，李鸿章电致驻日汪凤藻：汉城无事，全州已复，现闻日政府雇商船十四只正运兵来仁川，调兵过多，自非意在护使馆，究属何意，望向外务诘询。〖18〗

初九日（6月12日）

20 驻韩日使大鸟圭介往访袁世凯，商议撤兵之事。此前，大鸟既来汉城，闻各国使节对日本擅行调兵入汉啧有烦言，内以英国驻朝总领事批评尤力，认为此种情形于日本外交不利，因于是日往访袁世凯。袁谓之曰：韩事已渐平，我兵拟早撤，以免暑雨；今日本既遣大兵前来，我亦将加兵，彼此生嫌，或西人亦派兵冀收渔人之利，不但韩危，于华、日亦必有损；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岂可效武夫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大鸟谓：我年逾六旬，讵愿生事？即电阻后来各船兵，其已来之兵，待事定即全撤，必不久留。又谓我二人即约定，我除八百外尽阻之，你亦电止华加兵，我二人在此必可推诚商办。〖19〗

李鸿章闻讯即电示袁世凯，嘱告叶、聂兵勿再前进，即撤军内渡，如“匪”（指东学党）已散，应听韩军自办，我军当陆续撤回，以免韩人疑怨、日人借口留兵。又电叶志超，饬即整顿归装，定期内渡。并电告总署，已嘱叶志超缓进暂扎，整理归装，一面由袁道与大鸟约定，彼此同时撤兵，再派商轮往接内渡。总署覆电以为，若倭兵不肯与我同撤，则我兵宜仍前常驻，宜令袁道与大鸟“坚订同时撤兵”，“如彼延宕不去，则我兵仍前常驻更属理直”；“匪党虽散，未受惩创，恐兵退又起，更费周折，必须饬叶、聂确探匪踪，设法剿捕”。〖20〗

袁世凯旋与大鸟议定，日本撤回在汉城千名日兵四分之三，留四分之一计二百五十名驻仁川，其续来到仁者，

稍憩即回；华兵在牙山之二千名同时撤回五分之四，留五分之一计四百名移驻仁川附近，所留之兵亦均俟韩乱全定后一律撤回。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随即训示大鸟，日本决不撤兵，称此次日本大量出兵朝鲜，国际、国内之影响已甚大，若空手回国，不仅很不体面，政策上也不可取。〖21〗

21 日军混成旅团先头部队八百人抵达仁川。〖22〗

十三日（6 月 16 日）

22 日军混成旅团主力第一大队四千余人乘轮到达仁川，并开始登岸。旋由仁川开入汉城，并控制汉、仁一带要隘。

十四日（6 月 17 日）

23 李鸿章致电驻日汪使，嘱驳日本政府所谓“共改韩政”之说。

此前，日本政府以国际间对其大量派兵且拒不撤兵颇有微辞，因于本月十一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提议由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是为日本欲摆脱外交困境而造出之借口，明知中国必予拒绝，偏以此相难。次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汪凤藻，提出所谓“共改韩政”之说，又以公文正式照会汪使，同时由其驻华署使小村照会总署。至是，李鸿章致电汪使，谓：韩乱已平，“我军不必进剿，倭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尤无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另商办法，请直截回复”〖23〗。

十五日（6月18日）

24 李鸿章不欲添兵朝鲜，恐适启日谋。

汪凤藻昨电称："察日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狡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是日，袁世凯亦来电称：倭兵至仁川四千余，势甚凶悍，各国在韩之员均无可如何，凯迭与商，均反复，极可恨，恐非口舌所能争；汉城现在人心鼎沸，莫可遏止，惟望中国派大队来阻退日兵〖24〗。李鸿章则不欲添兵，电告总署：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疑必战，殊非伐谋上计。又电袁世凯：倭廷意殊叵测，然则我未调一兵赴汉、仁，岂彼敢夺踞汉城耶？〖25〗

既而，李鸿章再电总署述不欲添兵理由："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指东学党），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丁提督添派镇远铁舰，广丙、超勇两快船到仁，弁兵约六百，均未便登岸。"〖26〗

未几，叶志超亦由牙山来电称倭兵已将汉、仁扼要各处全行控制，又以小队前来牙山窥伺，请"速发大兵，以弭大患"。鸿章复电告以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闻日本内外皆备，我备未齐，不宜先露兵机。〖27〗

十七日（6月20日）

25 李鸿章请英、俄两国劝促日本撤兵。

此前，英使欧格讷到天津，李鸿章与之面商，请其电英外部劝阻日本进兵，欧氏允照办。是日，俄使喀西尼休假回国，过津来晤，李与之重提前使拉德仁会议彼此不侵高丽地界一事〖28〗，并谓此次日本派兵太多，似有别意，俄切近紧邻，岂能漠视？嘱其速电该国外部转致驻日俄使，切劝日本与我国约期同时撤兵。喀使深以为然，允即将此意电知外部。鸿章将此电告总署，且称“素稔日忌英不如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翌日，鸿章回访喀西尼，谓“日以重兵胁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华决不允”。喀答“俄韩近邻，亦断不容日妄行干预”。〖29〗

驻日俄使希德罗渥旋奉俄廷之命晤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转达中国要求共同撤兵之意，并请其说明所谓“共改韩政”之真意所在。李鸿章闻讯电总署谓：“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日不遵办，电报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俄以亚局于彼关系甚重，现幸平安，若任日人扰乱，华、俄未便坐视。”〖30〗

十九日（6月22日）

26 日本发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

昨日，驻日使臣汪凤藻照会日本外务省，驳其所谓“共改韩政”之说，谓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请速与中国同时撤回在韩之兵。是日，日外相陆奥宗光照复汪使，称“贵

国不容共改韩政及会剿变乱，两国所见相违，甚为遗憾”，“日本断不能撤退现驻朝鲜之兵”。日方称此照会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

同日，日廷举行御前会议，决定派出第二批遣韩陆军，且单独进行“改革朝鲜内政”之事。日军大本营旋即命令广岛混成旅团第二大队迅速出发。

二十二日（6月25日）

27 命李鸿章妥筹朝鲜之事办法。谕称：朝鲜之事，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此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恐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危迫，设胁议已成〖31〗，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着。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

寻李鸿章遵旨覆奏，日本蓄意与中国为难，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惟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请户部备款二三百万，以待指拨。其折略言：臣前因朝鲜国王之请，派兵赴韩专为剿匪，非以防倭，自无须多派兵队，不意倭人乘机构衅，遽以重兵胁韩。其蓄意与中国为难，全力专注，非止胁韩而已，诚如圣谕，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至俄使喀西尼自认调处，不过因势利导，原非专恃转圜，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仅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若就陆路而论，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

械精利，操演纯熟，合计亦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若令出境援韩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从前防俄、防法，征调添募多至二三十营，此次外援兼顾内防，更当厚集兵力，需饷实属不赀，应请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以备随时指拨。〖32〗

奏上，光绪帝谕：倭人胁迫朝鲜，其焰方张，势将决裂，外援内防，自宜先事预筹，李鸿章督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周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练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覆奏。

于是，李鸿章又遵旨奏报北洋现有海陆两军数量及其状况，据称：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谓战舰八艘即指此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远一船专备载运粮械。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其沿海陆军，山东威海则绥巩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则仁字二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前奏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

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军两营，皆为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各船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前疏所请备饷增兵，系体察倭韩情势专指出境援剿而言，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必须力足相埒，至少亦须二三十营。若移缓就急，调出一营即需添募一营以补其缺，方免空虚无备，为敌所乘。〖33〗

疏入，得旨：李鸿章所奏，自系先事预筹、以备缓急起见，即著户部、海军衙门会同妥议具奏。

二十四日（6月27日）

28 日军遣韩混成旅团第二大队三千余人分乘八轮到达仁川。至此，日本派入朝鲜之陆军总数已达八千人。

二十七日（6月30日）

29 驻日俄使希德罗渥奉命照会日本外务省，劝与中国共同撤兵，且谓“日如不撤，应负重大责任”。日本高层因此甚为紧张，外相陆奥经与首相伊藤博文紧急磋商，决定冒险拒绝俄国要求，遂共同起草一份答复俄国之照会稿，由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日皇批准，于后日递交俄使，婉词拒绝来照之共同撤兵要求，并称“日本并无侵略朝鲜之意”。于俄国将作何反应怀有极大忧虑。陆奥宗光于战后所写《蹇蹇录》中仍谓“回想当时情形，依然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

30 李鸿章允丁汝昌将驻牙山海口之镇远、济远、广丙

三舰暂行撤回，与威海各舰齐作整备。

二十八日（7月1日）

31 光绪帝谕曰：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说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日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必应熟筹措置。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南洋各海口均关系紧要，台湾孤悬海外，尤为所垂涎，并著各该督抚预为筹备，勿稍大意。

二十九日（7月2日）

32 命前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入京陛见。

33 驻俄使臣许景澄奏，帕米尔界务，已与俄国互换照会，约定该处边界未经画定以前，彼此各不进兵。〖34〗

34 是月，孙中山由香港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建议以西国为楷模，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发展实业，富国强兵，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之变法自强主张。〖35〗

六月初二日（7月4日）

35 旨责李鸿章欲借英人之力逼日撤兵之谈话不妥。

上月二十八日，英驻津领事面见李鸿章，告以欧格讷已屡电该国外部请劝日本与华同时撤兵，外部已与驻英日使相商，并令驻日英使与日政府商量，然均无结果。李答

称，应请欧格讷再转电英外部，速令水师提督（指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督带十余艘铁快船径赴横滨，与驻日英使同往日本外务省，责其重兵压韩之无礼，且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其撤兵，再议善后。〖36〗至是，光绪帝谕：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事难收束，中国自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且贻后患，殊属非计。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定惟该大臣是问。

36 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提出所谓“改革内政”二十六条办法。

初三日（7月5日）

37 俄使喀西尼再电俄廷，请助中国。电文大意谓“中国自始至今均照公法办事，无一错处，俄应不准东洋一国在韩作主。日不但不撤兵，且又添兵；韩乱党闻已逃散，日兵不问乱事，只围住王京是何意？”务要俄外部“定见”，“或办或不办，以免失信中国”。〖37〗

越日，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回电喀西尼，告以俄廷要求日撤兵只是“友谊的劝告”，俄国不宜卷入“朝鲜纠纷”〖38〗。喀西尼旋遣人转告李鸿章，朝鲜事明系日本无理，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至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亦不愿预闻。闻言，鸿章甚感失望，责俄人语意前后不符。〖39〗

初七日（7月9日）

38 总理衙门王大臣与日本驻华署使小村在京会议，无

结果而散。

上月二十七日，俄驻日使臣奉命照会日本外务省，内有若不与中国共同撤兵则“应负重大责任”一语。日本当局以为词意严重，虽冒险婉拒其撤兵要求，因不知俄将作何反应，深怀忧虑。以接受英国调停名义，向英人提出如中国愿将整理韩政、同保该国土地勿令他人占据两节彼此和商，即可由英使欧格讷居间在北京与中国总理衙门大臣进行谈判。欧格讷据此来询总署之意，总署答以中国本意原欲保全朝鲜，尽可相商，惟办法有无窒碍，须届时斟酌。〖40〗陆奥即授权小村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会商。总署电询李鸿章意见，后者告以不应同意其“整理韩政”之说，认为“所谓整理内政，与英待埃及相似，韩固不愿，中国向办不到，何能遽允？”〖41〗至是，双方在京会谈。总署大臣奕劻等谓小村曰：两国照天津专条同时撤退在韩之兵，为目前首先应办之事。小村答称：朝鲜现在仍不能算平安，若撤兵之后随又变乱，恐还须派兵。总署大臣谓：现在须照约同撤，将来如果有事，则照约再派。小村云：事情未定之前，我国决不撤兵。又云：我国愿与贵国商办，不愿添上别国，但前所说数端（指上述“整理韩政”等条件），贵国必先允商办，方好撤兵。总署大臣答：须首先撤兵，然后再会商劝韩王整理内政之事。小村称：如此，贵王大臣之意是，谈判非于撤兵之后难以进行。答：如是，无误。会谈即告结束。〖42〗

初九日（7月11日）

39 海军衙门、户部会奏，拟于海军衙门存津生息款（指“海军巨款”）内拨银一百五十万两，并于部库所存东北边防经费等款内拨银一百五十万两，由李鸿章分别提用。得旨：依议行。

40 叶志超来电谈目前牙山驻军之上、中、下三策。称：速派大军由北来，叶、聂率部由牙山择要进扎，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以商轮三四只来牙山，将我军全数撤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此中策；若徒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且军士久役露处，暑雨生病，殊为可虑，实属下策。李鸿章据以转电总署，并谓上策似须缓办，中策初虑示弱，惟军士露处生病，亦系实情，可否施行，请总署速示。〖43〗光绪帝谕称：“李鸿章所筹派轮赴牙将我军撤回一节，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返，殊属非计。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军致讨，即在指顾。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

初十日（7月12日）

41 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主战。称：昔法越一役，朝廷虽声罪致讨，糜费无数，谅山甫捷，款议旋兴，未能穷我兵威，聊以自固边圉，论者咸归咎于当日办理之宽。现日本因朝鲜之乱，调兵至一万数千据其都宫，守其要隘，

存心叵测。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固窥伺，俄亦垂涎，英人复耽耽焉视其侧，唇齿既失，防不胜防，后患有不堪设想者。及今之时，惟有速行决战，藉以存彼弱国，卫我边疆，绝各国觊觎之心，夺日本骄矜之气。持志贵坚，审机贵决，如果皇上赫然震怒，事在必行，则请严旨责李鸿章，令其一意决战，倘日本妄思保护朝鲜或致其覆亡，即惟该督是问。〖44〗

42 日本国驻华署使小村寿太郎觐见光绪帝于承光殿，呈递日皇来书（答谢总署本年正月奉旨致送国书并礼品贺其银婚）。

十一日（7月13日）

43 驻日俄使希德罗渥奉沙皇政府训令，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日本政府上月二十九日复照内所言“日本并无侵略朝鲜之意”一语，“甚表满意”。陆奥宗光遂于是日密令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45〗。

【考异】陆奥宗光在其事后所写回忆录即《蹇蹇录》中，将俄国政府此一“甚表满意”照会之递来时间说成本月初七日（7月9日），且谓其内容除“甚表满意”以外，又有“未悉日本政府现今对朝鲜究欲提出何种要求，无论何种要求，不得违背朝鲜以独立政府资格与各国所订立之条约”，“兹从友谊上再提请注意”等语（《蹇蹇录》中译本39页）。然而，查《日本外交文书》内所载档案，此照会系在是日由希德罗渥正式递交于日方，初七日仅有一份日本驻

俄国公使西德二郎从俄方得来有关消息后发给陆奥之密电，其文曰："（俄外部）亚细亚局长告本使曰：俄国政府对贵大臣之答复表示满意，希望速与清国商定和平之事。并将其意旨向驻日本俄国公使及驻清国俄国公使发出训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九册 310 页）。但这并非俄国之正式照会，可见《蹇蹇录》中关于驻日俄使递交照会时间之说法有误。至于照会内容，在档案原件内亦无所谓"无论何种要求"等语，盖希德罗渥致陆奥宗光此照会之原文称："我至尊之皇帝陛下政府对日本国皇帝陛下政府所宣告，对朝鲜国并无侵略之意，且认为当该国恢复宁静而无变乱再发之忧时可立即撤兵之意旨，甚表满意。向贵帝国政府通知之内容，今日已训令本使。我至尊之皇帝陛下政府切望贵帝国政府速与清国政府开始协商，依前记之基础结和平之局。我至尊之皇帝陛下政府因以邻国之故，虽不能旁观朝鲜国所发生之事变，但于今日之场合，请了解我政府之意见全出于切望日清两国欲起之纠葛。俄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所抱友好之情于此再得陈述，乃本使最为荣幸者"（同上书 312 页）。可见此照会内容并无《蹇蹇录》所说无论日本向朝鲜提出何种要求，"均不得违背朝鲜政府以独立政府资格与各国所订之条约"之类意思。陆奥氏回忆录与档案文件之间在递来照会时间及照会内容上这两点差异，若非该氏记忆有误，即其别有用心所为。

十二日（7 月 14 日）

44 命李鸿章速筹战备。谕称："倭事紧迫，著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东三省练军及左宝贵所带兵勇，亦皆可用，应如何抽拨之处，著分别咨商，速筹调派。"

越日，李鸿章电奏布置进兵情形：查汉城、仁川一带倭兵水陆分布严密，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平壤北路进发，拟派总兵卫汝贵等统军进平壤，军火器械、粮饷转运各事，均克日办齐。

鸿章旋即电知盛军统领卫汝贵，现派招商局之新丰、海晏、丰顺、普济等九船，赴新城（在塘沽附近）装运盛军大队开赴大东沟，其中前五艘本月十八日到，装三千一百人，后四艘二十三日到，装三千二百人。又电宋庆，招商局美富、致远二船于十八、十九日到旅顺，由提督马玉崑二千四百人，乘轮至大东沟上岸。〖46〗

45 日本驻华署使小村寿太郎奉命照会总署，宣称中国要求日本同撤在韩之兵，系“有意滋事”，“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47〗。是为日方所谓“第二次对华绝交书”。

46《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签署。英外相于签字后演说称，此约对日本而言，较诸战败中国大军更有意义，云云。〖48〗

十三日（7 月 15 日）

47 李鸿章电告叶志超，拟派商轮五只开赴牙山，接运该军移至平壤，丁汝昌率海军大队护往。

十四日（7 月 16 日）

48 昨日，以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妥商办法。当会议时，翁、李主添兵，翁氏又称“清厘韩

政，不为失礼”，并将此二意皆写入奏折。是晨，翁、李及军机大臣见起之时，“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又有懿旨令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49〗

同日，寄谕李鸿章：“现在日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凛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覆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49 李鸿章电驻英使臣龚照瑗：“海军快船，速率过少。英厂如有制成新式大快船，多置快炮，行二十三四迈，望密访议购。价若干？趁未决裂前送华，迟则无及。”〖50〗

十五日（7月17日）

50 是晨，翁同龢在上书房向光绪帝建议，朝鲜之事，当一面速筹战备，一面“仍准讲解”。光绪帝谓翁曰：“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又曰：“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51〗

51 礼部侍郎志锐参奏直隶提督叶志超、海军提督丁汝昌“意存观望”，“纵敌玩寇”，“外间舆论至有‘败叶残丁’之诮”，请严旨饬其“速扼要地”，“再敢瞻徇畏缩，立予重惩”〖52〗。光绪帝令李鸿章“细心察看该二员有无畏葸情形”。

十六日（7月18日）

52 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奏，一面速筹战事，一面仍与商议。略云：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办法。

叠据李鸿章电称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北路进发，现派卫汝贵统盛军六千余进平壤，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并电商盛京将军派左宝贵率马步八营进平壤，旅顺等处海口亦已整备，所筹尚属周密。应请谕令李鸿章即饬派出各军迅速前进，勿稍延缓；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现在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53〗，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意，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屈人之术。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须谋出万全，况与洋人决战，尤多牵制，中国沿海地方辽阔，彼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然事果至无可收束，则亦利钝有所勿计。〖54〗

光绪帝随即谕令李鸿章“即饬派出各军迅速前进，勿稍迟缓，其左宝贵马步八营并著咨行裕禄速急派往，以资厚集”。并谕“各军到后，一切进止机宜，即由该督妥筹调度”。

寻盛京将军裕禄电告李鸿章，已与定安筹商，令左镇于所部挑带马步三千五百，复由东三省练军抽调马步队一千五百，交盛军总统丰升阿都统率领，均前往平壤一带驻扎，与北洋所派盛、毅两军随时会商，相机妥办。

53 准袁世凯自朝鲜调回。其时，日兵在汉城气焰甚张，不惟华人处境危险，即英国领事亦遭殴辱。袁氏此前已数次电请回国，至是允之。翌日，袁将署中事交付随员唐绍仪，只身于夜色中潜赴仁川，乘平远舰内渡。

十七日（7月19日）

54 此前李鸿章拟派招商局轮船往牙山将叶志超等军转至平壤，而叶不愿北移，谓该军可在南路配合北路大军夹击汉城日军。李鸿章遂改变主意，拟雇用英国商轮载兵增援叶军。是日致电丁汝昌，告以现定叶军不北移，拟添兵赴牙山，雇英船爱仁、飞鲸、高升，挂英旗，又镇东一船挂商局旗，约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各开一船，不过威海洋面，无须兵船护行，应酌派兵船数只届时往牙山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

翌日，汝昌复电，已派方伯谦带济远、广乙、威远三舰，将于二十日早开赴牙山。

55 日本联合舰队编制完成，包括常备舰队（主力舰船）松岛、吉野、浪速、严岛、桥立、千代田、秋津洲、高千穗、比睿、扶桑十舰，又有西海舰队金刚、大岛、大和、武藏等九舰，另有鱼雷艇二十四艘以及通讯舰、附属舰等十余艘，总排水量六万余吨，司令官伊东祐亨。

十八日（7月20日）

56 叶志超电李鸿章：倭备战益急益密，粮械转运不息，倭日增，我进兵愈难，乞飞催各军，加紧前进。李覆电："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理诎，汝勿性急。"〖55〗

57 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速令华军退出朝鲜半岛并宣布废除中韩贸易章程，限于本月二十日（7月22日）答复。

十九日（7月21日）

58 薛福成卒。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年）以副贡生入曾国藩幕府，历由国藩保荐至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嗣入李鸿章幕，佐办海防、洋务，于重大决策多有建白。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上书于署直督张树声，促后者迅速派军前往，从而控制局势，挫败日本乘机向朝鲜发难之谋。光绪十年（1884），补授浙江宁绍台道，时中法战事方紧，法将孤拔率舰来攻镇海，乃与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亲自坐镇该口，严密布置，击退法舰并重创之，获镇海保卫战之胜利。十四年（1888）授湖南按察使，翌年奉旨开缺，赏给二品顶戴，充出使英法等国大臣。在任期间，与英国办理滇缅界约，交涉帕米尔界务等，本年四月差竣回国，是月甫抵上海即病故，年五十六岁。平生著述甚丰，收于《庸盦全集》。

二十日（7月22日）

59 李鸿章电丁汝昌：倭兵船十一艘不知何向，大鸟逼韩逐叶军，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

当晚，丁汝昌覆电称，济远、广乙、威远今早已开，帅令大队赴牙，昌拟率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九船及雷艇二艘前去。又称："牙山在汉江口内，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

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汤汽（锅炉升火）备便，候电即开。” 鸿章因此改变派海军大队前往牙山护航之主意，翌日复电丁汝昌谓：“牙山并不在汉江口内，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叶来电，尚能自固，暂用不着汝大队去”。〖56〗

二十一日（7月23日）

60 命李鸿章饬令叶志超，若衅自彼开，则立即奋击。谕称：察倭人举动，势难理喻。彼如开衅，必先向叶军决战，倘倭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自彼开，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若南路一有战事，则北路各军即应前往夹击，使彼两面牵制，较易得手。

61 命粤督李瀚章传知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酌带兵勇迅速前赴台湾，随同该抚邵友濂办理防务。

62 日军包围朝鲜王宫，解除韩军武装，拟立大院君主政。越一日，大院君在日军胁迫下入主王宫，宣布废止中韩贸易章程，并予日军所谓“驱逐华军出朝鲜之权”。

63 英国政府照会日本：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区及其附近作战之保证。〖57〗

二十三日（7月25日）

64 日舰在丰岛海面突袭清舰，并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

先是，济远管带方伯谦奉命率该舰及广乙由威海前往牙山口为爱仁等运兵船护航。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

伊东祐亨率大队由佐世保港进至朝鲜西海岸之群山浦，派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率吉野等三舰先来牙山附近海面搜索。是日早七时许，济远、广乙于返航途中与日本吉野等三舰相遇于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面。日方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合计排水量一万一千余吨，总马力三万一千七百匹，内吉野一舰且属此时世间最新式战舰，而济远、广乙合计排水量仅为三千三百吨，不及日舰一艘之吨位，总马力五千二百匹，不足对方六分之一。日舰自恃力强，蓄意生衅，首先发炮攻击。济远、广乙二舰则不畏强敌，奋勇还击，与对方激烈炮战约一小时之久，终以实力不支，先后退走。旋广乙受伤自毁，济远驶往威海基地，日舰吉野在后紧追不舍，以其强大速力，逐渐追及〖58〗，济远停炮诈敌，而突发尾炮连射四弹，三弹命中，吉野立受重创，仓惶掉转船头循来路逃去。〖59〗

适当海战进行时，北洋派来增援牙山之运输舰操江轮及运兵船高升号行经丰岛海面，三艘日舰方追击济远，见状即分浪速一舰追向高升，以秋津洲号攻击操江。操江乃一船龄已逾二十年之木壳舰，并无作战能力，竟被其俘获，而英船高升号上北塘仁字营等全体官兵则誓死不降。英人船长以中日尚未宣战，请日方允退回中国，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则予拒绝，继则悍然下令开炮轰击，竟将高升船打沉，船上人员皆落入海中，日舰又用快炮向水中扫射，致该船官兵一千一百余人，除事后被法、德等国兵舰救起二百数十人以外，其余近八百人全部遇难。

【考异】关于英轮高升号所载官兵人数，向有不同说法。即李鸿章电稿内之说亦前后不一，其六月十九日（7月21日）在给驻防北塘仁字营统领通永镇总兵吴育仁电报中说：高升船主来见，据称该船可装一千五百人，汝仪步队八百，芦防二百，宽绰之至；塘沽只能上大船八百人，伊（高升船主）代雇两驳船装四百人，在口外上大船。准二十一午上船，即日开驶（《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98页）。先谓高升号最多可载一千五百人，此次实载官兵整一千人；然后又谓上船官兵总数为一千二百人，其中有二百人之差，令人费解。而其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致总署电报中则云："查叶志超一军原有二千余人，二十一、二日，爱仁、飞鲸两船运兵起岸共一千七百人，只高升船载九百五十人，二十三日全被倭船击沉"（同上书822页），与前说相差二百五十人（或五十人）。可见他并不十分了解高升号所载官兵之准确人数。以此次调兵之总策划者李鸿章之说法尚且如此，他人之说更不待言。然而，据高升船主英人高惠悌事后作证："7月23日，有一千一百人登船，其中包括两位大将，许多不同级的军官，又一位德国退伍军官名汉纳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册22页）。此说与李鸿章上述第一份电报内之一千二百人说法略相近。作为必当准确掌握登船人数之船主而言，高惠悌这里所谓一千一百人之说应属可信。

65 命湖广总督张之洞速即行传知刘锦棠即行入京陛见。

二十四日（7月26日）

66 卫汝贵、马玉崑分率盛军、毅军之先头部队行抵朝

鲜义州，旋即向平壤进发。

二十五日（7月27日）

67 李鸿章下令禁止各电局拍发盖有官印以外之一切密码电报，以防日谍传送军情。〖60〗

二十七日（7月29日）

68 聂士成一军激战成欢驿。

本月二十三日，日军迫令大院君予其所谓“驱逐华军出朝鲜之权”，旋由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率主力由汉城进向牙山。聂士成察知汉城日兵有来袭迹象，以牙山绝地不宜守，因商于叶志超，拟前出据守地当汉城南下要道之成欢驿（在牙山东北约四十里）。志超然之，士成遂率六营由牙山移往该处。既至，见成欢驿东西环山，俯瞰南北大道，北有安城渡，跨河而桥，乃分所部各营为左右两翼，于东、西山上修筑堡垒、掩体，而以右翼之月峰山为大营所在主阵地；又派一部兵力伏于北边安城河旁丛林中，伺敌半渡出击，且以武备学堂学生周宪章等率数十兵隐伏安城渡（南距成欢驿十里）桥南小村庄，以击过桥之敌。昨日，日军大岛旅团主力四千余人进抵成欢驿以北十五里之素沙场。叶志超闻讯，即由牙山来与聂士成商议战守之策，士成谓：“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也”〖61〗。志超然之，遂率数百人先赴公州。

是日凌晨，日军前队乘暗夜悄然行过安城渡桥时，武

备学生周宪章等突然向其猛烈射击，“夜色茫茫，敌猝遇伏，遽引退”。日兵于慌乱退避之中，或误入沼泽地内而陷于灭顶之灾，或纷纷拥挤过桥，“桥小人众，挤拥坠水溺死者甚众”。既而日军后队赶到，发起冲锋，周宪章等顽强抵御，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牺牲。日军一部旋即攻扑月峰山左翼阵地，而其主力则迂回至该山右翼侧后，先以优势炮火轰击山上土石工事，继以大批步兵登山冲锋。聂部将士奋勇反击，反复打退敌之进攻，令其伤亡累累。既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我军四面受敌，犹复决命争首，抢占山头，轰击不辍”。激战之后，士成以敌方兵力远较我军为多，且军火即将用尽，又无后方支援，遂下令全军撤出阵地，突围向南，以保存实力。翌日，士成率部撤至公州附近，遇叶志超，后者告以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士成是之，即与叶带各营转趋汉江上游，再向北行进。〖62〗

二十八日（7月30日）

69 命驻日使臣汪凤藻即行撤回国内。

总署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宣示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之事实。

二十九日（7月31日）

70 电寄李鸿章，刘铭传因病不能赴召，现在派出各军应否另调大臣统率，迅筹具奏。

李鸿章寻奏，卫、马、左各军皆系鸿章旧部，练习西洋枪炮多年，且已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力所能及者

当可无误机宜，若另调素不相习之大员前往统率，恐有损无益，转不足以维系军心，现平壤电线已通（此前因大水冲断），可随时往复指示，尚能周详。

71 总署照会小村寿太郎，谓日本首先开衅，致废两国修好之约，此后与该国已无可商之事。

同日，陆奥宗光照会驻东京各国公使，声称中日两国已处于交战状态。

七月初一日（8月1日）

72 明发上谕，对日宣战。诏曰：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人，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实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自彼开，公理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同日，日皇睦仁下对华宣战诏书。

初二日（8月2日）

73 因李鸿章昨日电告总署，据英人传言叶军在牙山连获胜仗〖63〗，光绪帝谕称：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敌锋，深堪嘉悦；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各军日内行抵何处，著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

翌日，慈禧太后命赏给叶志超一军官兵银二万两，以示鼓励。

初四日（8月4日）

74 从李鸿章请，准由海军衙门、户部拨款二百万两以添购快船。

先一日，李鸿章电告总署，据驻英龚使（照瑗）来电称现觅一快轮，每点钟可行二十六迈，询是否订购。查倭恃有新式快船每点钟行二十三迈，我海军前购快船每点钟行至快不过十三四迈，皆系旧式，又乏快炮，常虑不敌，祈速商海署、户部，准令购办为感。〖64〗总署旋即与海署、户部会商奏准，决定各拨银一百万，订购快船四艘；其海署之一百万，仍由存津生息项下（即“海军巨款”，前已拨一百五十万）提取。至是，谕称：“海军必须多备快船，方能得力，现已拨银二百万两，款足敷用，即著迅速订购，克期送华，以济急需。”

75 天津抓获日谍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时年二十八岁，已来中国多年，改装冒充广东省人，活动于北京、烟台等地，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上年来天津，住紫竹林日本松昌洋行，经

人介绍结识天津军械局书办名刘芬（又作刘树芬），经由该刘姓之手，获得北洋海防兵器配备、军工生产等方面之紧要情报，石川给刘洋银作为报酬。先数日，日本驻津领事及在津日侨回国，石川在租界不能藏身，乃匿于刘芬家中。至是，天津官兵将其抓捕，“搜出私信一函，所有高升轮船（运）兵若干、带兵官姓名并所带物件，以及青菜若干斤，均详信内”〖65〗。嗣将该日谍及刘芬在津处决。

76 御史安维峻奏，南海举人康祖诒（有为）刊《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光绪帝谕：著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该书确系离经畔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

寻粤督李瀚章令康祖诒将书板自行销毁。

77 马玉崑、卫汝贵分率盛军、毅军主力各营进抵平壤。越二日，左宝贵率奉军步队六营亦到（已先到马队二营），合之卫汝贵、马玉崑两军及此时尚未到达之丰升阿部盛字练军，“计共马步队一万四千人”〖66〗。

未几，奉军马队二哨、步队一哨，在大同江南五十里之中和地方与日军一股骑兵相遇，毙其八人，活捉一人。〖67〗

初五日（8月5日）

78 李鸿章覆奏丁汝昌被参“畏葸”之事，论海军不宜轻于一掷。

先是，礼部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及翰林院学士文廷式等人参奏丁汝昌、叶志超畏缩无能，同时京中舆论亦有所谓“残丁败叶”之说。日前，因传闻叶军在朝鲜获胜，乃将参劾目标集于汝昌一人，谓其“畏葸纵寇”。光绪帝

令李鸿章查看具奏。至是，鸿章电总署代奏，略言：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覆〖68〗，何琪海军复被摧折，臣与丁汝昌不敢不加意慎重，局外责备，恐未深知局中苦心；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如果实有畏葸纵寇情事，贻误大局，定行据实参办，断不敢稍有徇饰。又告以该提督现已统六舰赴朝鲜洋面巡缉。〖69〗奏入，光绪帝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出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督巽懦规避、偷生纵敌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鸿章旋电汝昌："参折甚多，谕旨极严，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70〗，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71〗

79 日本军部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将该国陆海军对华作战基本方案上奏日皇。该方案规定，此次作战之基本目标是将陆军主力送过渤海湾，在直隶沿海登陆并在此平原地带与华军决战。认为该目标之能否实现，取决于双方海军舰队决战之结果，因海战结果之胜负尚难事先预料，故将此次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广岛之第五师团在朝鲜半岛牵制华军，同时派联合舰队主力在海上寻找

中国北洋舰队决战，以夺取黄海及渤海湾之制海权。第二阶段，依据上一阶段海战结果分为甲、乙、丙三种方案，甲案为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则将陆军主力送过渤海湾，登陆直隶平原进行决战；乙案是如果海战不分胜负，即在日本未曾取得黄海及渤海湾之制海权，中国海军亦不能控制日本近海时，则派陆军主力入朝鲜，完全控制该半岛并保守之；丙案为如果海战失败，完全丧失制海权，则全力进行本土防御作战。〖72〗

初六日（8月6日）

80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请由该省防军“镇边军”内抽调八营，亲自统率，从吉林烟集冈（即今延吉市）入咸镜道进攻。得旨：依克唐阿勇往可嘉，著即配齐军装器械，驰赴平壤一带，会合盛、毅各军，相机妥办。

初七日（8月7日）

81 旨责李鸿章前此十年疏于防日，致海军落后于彼，命此后注重添购新舰，大治海军。谕曰：“自光绪十年（1884）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鲜变乱，经我军戡定，该军志挫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现在添购快船已属补牢之计，究竟何时可到，能否赶及此次战事，足备进攻之用，著李鸿章迅即奏覆。因思海军为国家第一要务，此后必须破除常格，一

意专营。该大臣熟悉中外情形，于兹事久经体察，应如何扩充办理，总成大军可以出洋攻战，计需购船械若干，用款若干，应分几年购办，如何仿照西法慎选将才，精求训练，均著李鸿章通筹熟计，详晰陈明，候旨遵办。”

初十日（8月10日）

82 日本舰队前来威海口外窥伺，李鸿章令海军迅速回防。先一日，李鸿章电饬丁汝昌统海军大队由威海径赴大同江口一带游巡，相机击逐倭舰及运兵船，并就近赴鸭绿江口巡查，俾倭船不敢肆行窜扰，再转回威海，一个月内必须往来两次。昨日，汝昌即率各舰离威海驶赴朝鲜洋面。是日，日本联合舰队大小二十余舰则奉其大本营之命，来至威海口外，意在与北洋海军决战。因后者未在，岸上炮台发炮轰击，日舰退走。鸿章于当日获悉此事，即电平壤转致丁提督，令其带各舰速回渤海洋面搜索，旋又电告丁汝昌：倭船前来肆扰，“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73〗。

十一日（8月11日）

83 命传旨嘉奖方伯谦。谕称：行军纪律，赏罚为先，畏葸者不可姑容，奋勇者亦须奖励，即如管驾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十二日（8月12日）

84 因闻日舰前来北洋海面骚扰，是晨，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等会议于军机处，决定奏调山西、河南兵，

又调宣化、大同、正定练军前来京畿，并饬依（依克唐阿）将军改赴奉天。〖74〗

同日，谕李鸿章：倭船运兵，驶至北洋海面，意图登岸滋扰，事机甚紧，亟应加意严防，畿疆门户，关系尤要。命即调派宣化练军、正定马队，并分电河南、山西，添调嵩武等军及大同练军，一并驰赴通州驻扎，并严饬丁汝昌统带兵舰速赴山海关一带，“遇即截击”。丁汝昌旋即率十舰由朝鲜海面驶回，开始巡弋渤海湾，经庙岛、洋河口（即阳河口）、秦王岛、山海关等处，复绕辽东湾，至旅顺口而止，历时数日。

又谕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奉天防务紧要，毋庸前赴平壤，即带八营驰赴奉天，听候谕旨，择要驻扎。”

又谕东北练兵大臣定安，速将所有吉林、黑龙江两省练军调来奉省备用。复令神机营由京中赴通州一带驻扎，“以卫京畿”。

十六日（8月16日）

85 命平壤各军迅速南下，直取汉城。谕称：卫汝贵等军于初五日齐到平壤，计休息已及旬日，浮桥谅已造成〖75〗，著李鸿章电饬各统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

同日，马玉崑、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联名致电李鸿章，谓非有劲旅三万人，将前敌后路布置严密，则进兵汉城，难操胜算。电称：查义州至韩京相距千余里，地势处处傍海，兼山岭接连，且大同、临津等江可通小火轮，必须分兵防守；青石关、临津关等处，山极险峻，路径崎岖，现为敌踞，攻取不易，粮饷、军装亦必分兵接送，后

路方可无虞。崑等非不知饷项维艰、大帅（指李鸿章）为难之处，但既与外夷交仗，必得处处稳慎，再四筹商，我战兵总要有二万余人、守各口兵须万余人，俾军无后顾之忧，庶大功可成。

鸿章旋将马玉崑等上述意见转电总署，并谓："所称地势、敌情，尚为明确，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现卫、马、左、丰所部到齐仅一万四五千人，况因沿途雨水阻滞，卫军后起步队四营、马队五营未到，马军续调一千亦尚未到，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将来若进逼王京（汉城），必如诸将所请，添足三万人，步步稳慎，乃可图功。直省海防已抽调万余前往，新募各营须八月杪到防，尚应加紧操练，除应留防本境外，约可添调五千赴韩，尚短万人，无从设措，饷力亦实不济。"〖76〗

十八日（8月18日）

86 津海关税司德璀琳转述英人传来朝鲜消息，大批日兵在釜山、元山上岸，尚有运兵船陆续前来。〖77〗

当是时，日军原扎汉城、仁川等处之大岛混成旅团已前出至龙山、临津，另派一步兵大队赴朔宁，旋与前在元山上陆之一部合编为"朔宁支队"。越数日，大岛旅团主力进抵开城，旋进平山、凤山一带，从南面接近平壤。既而日本第三师团一混成旅团近五千人又在元山登陆，名"元山支队"，拟由东往西进逼平壤。〖78〗

十九日（8月19日）

87 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前来北洋帮办军事。诏从所请，令该巡抚交卸完毕，即启程北上。

二十日（8月20日）

88 驻英使臣龚照瑗电李鸿章："西谚云'船炮天下'，倭添船械无已，各国惊羡，强已可见。华半临海，近畿辅重任，中堂一人担当，时局如此，谅已洞见。省费与济事孰重？如因省费，勋名损于倭，恐天下后世罪有所归。精备船械必胜，倭人尽知之。"鸿章覆电称：已奏请预筹款，翁司农不愿借洋债，又难筹巨款，故多棘手，尊论痛切，可愧。〖79〗

二十一日（8月21日）

89 叶志超等行抵平壤。上月二十七日，叶、聂率部由公州绕道汉江上游转赴平壤，于酷暑洪水季节，在朝鲜东部山区艰难跋涉千余里，历时二十余日，至是行抵平壤与各军会合，据称全军伤亡仅二百余，尚余三千多人。李鸿章闻讯即饬北洋海防转运等局，拨给该军饷银三万及懿旨前赏银二万两并帐篷、步枪、快炮等物资。

二十三日（8月23日）

90 命海军各舰此后不得远离，只在威海、旅顺等处来往梭巡。谕称："倭船前在威海、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扬，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

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二十四日（8月24日）

91 以平壤后路空虚，需兵甚亟，令河南蒋尚钧一军，与宣化、正定、大同练军一并取陆路前往朝鲜。

二十六日（8月26日）

92 明发上谕，命以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

昨日，光绪帝寄谕李鸿章：现在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至是，又明降谕旨，宣示以叶氏统率平壤各军，曰：叶志超一军此次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且冒暑苦战，奋勇出力，深堪嘉奖。现在该督已抵平壤，与大军会合，即著统率诸将，协力前进，迅奏肤功，以慰悬盼。

寻据叶志超来电称“望浅才庸，实难当总统平壤各军之重任”，“必须威望素著、老成练达之知兵大臣方可胜任”；并称其已患“目眩心跳”之疾，“日犯数次或十数次不等”，“夜不成寐”，实难支持，请收回总统各军之成命，开缺就医。光绪帝谕曰：“叶志超孤军御敌，冒险出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现虽暂时患病，著毋庸开缺，在营安心调理，一俟痊愈，即统率全军，合力进剿。毋许固辞。”

93 明发上谕，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谕曰：叶志

超前在牙山，兵力过单，经李鸿章派令丁汝昌前往接应，该提督辄以未遇倭船，折回威海办防，置叶志超一军于不顾，已属不知缓急；嗣后统带各舰巡历海口，“观望迁延，毫无振作，若不加以惩处，何以肃军律而励士心？丁汝昌著即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愆，倘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决不宽贷，凛之！” 又电寄李鸿章，谓海军提督一缺关系紧要，命于诸将领中悉心遴选，候旨简放。翌日，再谕李鸿章，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卿贰科道，连章纠劾，异口同声”，万不可用。告诫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80〗

二十九日（8月29日）

94 李鸿章奏，北洋海军船皆旧式，攻人不足而自守有余，应以保船制敌为要，未可轻于一掷；海军统将目前尚无出丁汝昌之右者，未便轻言易人。

其折略谓：提督丁汝昌叠被弹劾，屡蒙谕旨垂询，当此军事紧急之时，果有迁延避敌情事，亟应随时严参，断不敢稍涉徇护。惟现在密筹彼此情势、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

立判。继称：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出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1889）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益，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

末云：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在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以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前统带水师，阅历较丰，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自来用兵，谤书盈箧，而卒能收功者，比比皆是，伏恳圣明体察行间情事，主持定断。〖81〗

疏入，光绪帝谕称：丁汝昌率海军战舰，未能奋勉图功，以致众口交腾，当此军情紧要之时，不得不严行查究。既据该大臣密筹海军彼此情势、战守得失，详细覆奏，自系实在情形。丁汝昌著暂免处分，仍著李鸿章严加训诫，

嗣后振刷精神，尽心防剿，倘遇敌船猝至，有畏葸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姑宽。

95 是月，刘锦棠卒。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生员出身，同治初年投老湘军，随其叔父刘松山在江西、安徽镇压太平军，擢知县。嗣入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对捻军、回军作战，擢知州、知府，旋因陕甘总督左宗棠荐举，以道员即选，加按察使衔，复加布政使衔，赏巴图鲁名号。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战殁，诏赏锦棠三品卿衔，接统松山旧部，复以金积堡之役，赏云骑尉世职。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扎大营于肃州，檄锦棠总理前敌营务处，锦棠即统率老湘军各营出关，会同金顺一军与敌激战古牧地，一举收复乌鲁木齐等处，底定北疆。左宗棠奏谓，刘锦棠忠勇罕俦，机敏神速，有谋能断，履险如夷，实一时杰出之才也。诏赏骑都尉世职。翌年又挥军进兵南疆，达坂城一役，歼灭阿古柏匪军主力，继以破竹之势连克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城，兵锋直指喀什噶尔、叶尔羌，于同年年底将新疆全部收复，厥功甚伟。四年二月，捷报传至京师，诏曰：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著由骑都尉世职晋为二等男爵，遇有京堂缺出，开列在前。嗣统兵驻扎南疆，又数次剿灭入境肆扰之匪帮，并主持全疆善后事宜。六年八月，左宗棠奉旨入京，诏以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旋设甘肃新疆行省，以锦棠为首任巡抚。十五年，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晋太子太保衔。旋请假回籍，屡请开缺，

廷旨一再赏假，不准开缺，迨至十八年方准其所请。本年正月，由二等男爵晋为一等男爵，六月命入京陛见，欲用为平壤前敌统帅，未及起程，于是月病故。事闻，命依巡抚例赐恤，于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生平战绩宣付国史馆立传，予谥“襄勤”。

八月初二日（9月1日）

9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江苏臬司陈湜奉旨招募五千人，八月内兼程北上；前湖北提督程文炳招募五千，亦将陆续启程。谕：该两军所需子药，到津后由李鸿章随时拨给，应需月饷著户部照数筹拨。

旋又据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前甘肃新疆布政使魏光焘已遵旨赶赴长沙、宝庆、湘乡一带，招集刘锦棠旧部，刻期成军。得旨：著魏光焘共募六营，迅速统带北上。〖82〗

张之洞另奏，电嘱许景澄在德国密购大批精枪一万三千枝、弹六百五十万颗、连珠快炮八尊（弹配足），约两个月到沪，共价银二十四万两，日内可起运。

初七日（9月6日）

97 平壤各军以倭兵分路前来，抽调主力前往黄州迎击，旋又撤回。

此前，李鸿章闻元山有日兵大队前来，图窜平壤后路，电示叶志超，此路山岭险峻异常，应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既而又急电叶及平壤各统领：各国密探日廷主意，拟两三礼拜内全力围扑平壤。现我续调各营难遽齐集，望诸君尽此兵

力同心奋勇，出奇制胜，勿为所算，勿中诡计。叶覆电告以拟抽队前往黄州（在平壤以南）迎击。鸿章再电告其应先打元山一路来敌，称：揣度敌情，以元山至阳德一路来敌可窜我后路，关系尤重；若我攻黄州，而阳德之敌绕扑我后，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志超不听，是日与诸将会商，拟派七千人赴黄州迎击。〖83〗。明日，各军抽调之七千人队伍，自平壤行至距黄州二十里处驻扎。入夜，两支巡逻队彼此以为对方系来袭之日军，相互射击，致有伤亡。旋以元山一路来敌渐逼近平壤后路，又拔队撤回。〖84〗

初九日（9月8日）

98 准息借商款以充军费。

户部奏，海防吃紧，筹饷维艰，已拣派廉干司员，招集京城银号、票号各商，据称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朝廷现有要需，敢不竭力设措？该商等实开风气之先，尤当昭示大信，因酌拟办法章程六条，向该商等借银一百万两，并请饬各省督抚亦用此办法息借商款。〖85〗谕曰：现在海氛不靖，购船募勇，需饷浩繁，息借商款，京城业经创办。著各直省督抚遍谕官绅民人等，如有凑集资本，情愿借给官用者，准赴藩司及关、道衙门呈明，即照户部办法，议定行息，填给印票，准于地丁、关税项下照数按期归还，不准丝毫挂欠。此举系属创办，总须各督抚力矢公忠，督率属僚，示人以信。

十一日（9月10日）

99 命李鸿章将张佩纶即行驱逐回籍，不准在北洋干预

公事。御史端良奏，革员张佩纶曩年在福建马尾偾事，未加重诛，仅予发遣，及至释回，投在大学士直隶督臣李鸿章门下，司文案、营务等处笔札，李鸿章以女妻之，近闻复令在电报馆总理事务，而自恃其才，往往将电文随意修改。维士贵品行而后学问，该督以北洋之大，何患无才，而必用一“品行有亏”之人？光绪帝谕：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招致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86〗

十三日（9月12日）

100 马玉崑率部击退敌军首次来攻。

本月初十日，日军大岛旅团自黄州进至中和，从南面逼近平壤；同时，其野津道贯师团长率第五师团本部第一行进队抵黄州，旋向西北行，在大同江下游龙冈一带渡江，意在绕攻平壤西南防线。至是，首先逼近平壤之日军大岛旅团开始扑犯大同江南岸船桥里一带。防守此处之马玉崑等部用连环枪及开花炮奋力将其击退，毙日兵数十名，夺马二十余匹。据叶志超电告：“日兵尚有数千，分东、南两路来攻，并有民船百余号由大同江下游暗渡，明后日必有血战。后路空虚，暂调盛军两营回扎肃州。今日左宝贵右偏中风，不能起床，超亦饮食难进，头眩心跳。马玉崑最勇而人少，丰升阿之兵不甚足恃。”又告，朝鲜地方官代办军粮数船，在大同江口被倭人截去，现五大军只存军粮数日。〖87〗

101 日军截断平壤后路，叶志超以为不能守。是日，日军朔宁支队进至平壤东北之大同江上游渡口，连夜过江，

前出至平壤城东北角之固主岘高地〖88〗。同时，日军元山支队出至平壤以北之顺安、肃州，截断平壤各军后路。李鸿章闻讯，急电安州聂士成〖89〗，告以“日寇踞肃州、顺安，是平壤后路已断，可危之至！”命俟盛军马队两营到安州，即合兵打通平壤后路，且云：“若后路不通，终站不住，焦灼莫名！”〖90〗

明日，叶志超电李鸿章，谓平壤已危，势较牙山更为局促，恳星夜急催援军速来，万一后路被阻，大局难支。旋又由安州转电（平壤电线已断）称，日军于大同江南岸踞山头架炮攻击江北人马，又于上游江东县渡过数千来扑东路，又由龙冈（大同江下游）上岸数千，平壤城汲水不便，城卑而圮，粮少又难转运，“惶悚莫名”。又称“日兵四面合围，自十二日起，无日不战，超带病督战已三昼夜，实不能支。平壤城低而圮，现日架炮百余尊俯击，城中人马皆糜烂，又无处汲水，万不能守。”〖91〗

十六日（9月15日）

102日军大举进攻，守军血战竟日，平壤失守。

是晨，日军大岛义昌旅团猛扑大同江南岸船桥里，马玉崑、卫汝贵亲率毅军及盛军一部将来犯之敌“击退七、八里，枪毙不知其数”，马玉崑部且缴获敌炮七尊〖92〗。据一身历此战之盛军官员记述：船桥里之役，“分守江东之毅军与盛军三营，合力奋威，舍命迎击。敌兵掘沟三条，持枪伏击，我军迎弹而上，夺沟二条，彼此相距十余步，舍死不退，击毙者不知其数，中伤者络绎不断，血战终日，敌兵大败而逃”〖93〗。另据日方记载：早四时三十分，突

然炮声齐鸣，大小炮弹如雨点般连发，炮声隆隆，震天动地，我军（日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相互步步接进，战斗越来越激烈，乾坤似也要为之崩裂。后来听说，在这个方向上防守的敌军是奉天府的盛字军（实为毅军）和李鸿章麾下的盛字军，由以剽悍闻名的马玉崑率领。自主垒射来的敌弹如雨点一般，进入敌垒的我军将士，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几乎要全部阵亡了。午后一时决定撤退。午后四时，大雨骤至，兵士皆被大雨淋湿，雨水和伤员的鲜血混在一起，满地皆红。〖94〗是见平壤南线战斗之格外激烈，马玉崑等军顽强击退日军大岛旅团之猛攻，使其伤亡惨重，溃退而走。与此同时，大同江下游龙冈一带渡江而来之日军第五师团本部各队来攻平壤西南门外盛军各营垒，“该军（盛军）先由卫汝贵调去五成队过江，奸细探知实情，即来猛攻，数次不下”，“比调卫汝贵整队回击，日始败退”〖95〗。其时，盛军除以一部在船桥里配合毅军作战外，其余各营皆坚守于平壤城以西之普通江（大同江支流）岸一线，“死力拒守，如铜墙铁壁”〖96〗，将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所亲率之该师团本部五千余敌阻于江外。

当南线各军与敌激战时，左宝贵等军亦在城北方向与敌朔宁、元山两支队展开大血战。此方向日军总数近八千人，重点进攻牡丹台要塞，而防守该炮台及台外各垒之清军只有奉军三营约一千五百人〖97〗，兵力相差至为悬殊。敌军先据城北山岭，设置炮兵阵地，发射杀伤力极强之榴霰弹，继以步兵冲锋。守军拼死抵御，以至与敌展开激烈之白刃格斗。既而牡丹台要塞外围堡垒相继失守，日军乃

集中炮火轰击牡丹台。其时，左宝贵“忠勇奋发，力疾亲督三营并诸将，迎头血战，日抵敌不住始退，乃左镇欲痛剿殆尽，奋不顾身，忽胸前中枪伤阵亡”〖98〗。有当事者记述左宝贵壮烈殉国情形曰：各军枪炮齐施，连环不断，四处如天崩地塌，满空似落叶飞蝗，日月无光，山川改色。互相混战，草木皆红。左军门亲冒锋刃与敌人争夺，发大炮数次，旁若无人。敌军披靡，相顾失色。正在酣战之际，何期天年不永，忽左额负伤，军门身强胆壮，犹勉力持撑，又来流弹中左胸，生平大志未展，竟成万古忠魂〖99〗。左宝贵牺牲后，奉军各营失去主将，退入城中，敌军则乘机架炮向城内轰击，并以步兵进至玄武门下。叶志超闻讯，急调盛军分队赶赴北线增援，敌军攻势即被遏止，未能进入玄武门。黄昏时，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以各纵队报告皆言“敌军善战，平壤防御甚固”，乃下令本日停止战斗，并“咬牙切齿”称明日誓拔此城，否则无面目见日皇云〖100〗。

入夜，叶志超召集各统领商议，“以北门之咽喉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各统领深以为然”〖101〗。于是各军于夜色中打开城门蜂拥向北而走，人马混乱，号令不行，加之遭到顺安一带敌军之拦路伏击，遂导致既失守平壤，又形成全军溃退之局面，后果极其严重。

十八日（9月17日）

103 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激战于大东沟附近海面。

先是，本月初九日，李鸿章以平壤后路告急，决计添调大连湾铭军四千乘招商局轮船至大东沟，再转赴朝鲜安州，派丁汝昌率海军大队护航。昨日，汝昌统带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平远十二舰及镇中、镇南二炮船并鱼雷艇四艘，自大连湾开行，护送铭军八营乘招商局轮船赴大东沟。午后抵鸭绿江口，乃派镇中等二炮船及四艘雷艇护运兵船溯江而上，以平远、广丙二舰泊于江口守护，定远、镇远等十舰则在口外十二海里处（大鹿岛附近海面）下碇。当是时，日本联合舰队于本月十二日自广岛行抵仁川，旋因平壤开战，又北来大同江口，意在拦截由海路增援平壤之华军〖102〗。昨夜，其司令官伊东祐亨率松岛、吉野等十二舰从大同江口临时泊地出发，驶赴鸭绿江口一带搜索，是日早行至海洋岛附近，继而驶向其此行之最终目的地、位于辽东海岸之大孤山渔港。原定于正午时分抵达港外，忽于午前十时二十分望见东北方向海平线上有煤烟升起，遂改变航向朝该方向行进〖103〗。与此同时，停泊于鸭绿江口外之北洋海军十舰亦发现来敌，即起碇前往迎击。迨十一时许，彼此皆确认对方为主力舰队，皆开始进入大战准备。

双方迎头而进，一而排成战斗队形。日方由于多为近年所出新式舰船，以置于舷侧部位之中口径速射炮作为主要攻击火力，故得采用各舰前后相随之鱼贯纵队作为战斗队形，以“第一游击队”之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依次而行作为全队之先头，而以“本队”之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六舰鱼贯在后，武装商船西京丸及炮舰赤城又在“本队”之左后。北洋舰队各舰皆

系旧式，主要攻击手段是以置于船首部位之普通大口径火炮，只宜采用作战时各舰比肩而进、始终以舰首向敌之横阵作为战斗队形〖104〗，各舰先排成双列横阵，即以二舰为一小队，共分五个小队，定远、镇远为一小队，位于横阵中央，其左翼为致远、靖远及济远、广甲两小队，右翼为经远、来远与超勇、扬威两小队，每小队之二舰前后相随，惟不在一条直线，而是后舰与前舰互成四十五度角，各小队并排前进，整个舰队形成一种前后两列舰船交错站位之双列横阵，即所谓“夹缝雁行阵”。双方渐次接近，日舰之单纵阵以与我横阵近乎垂直角度迎面而来，丁汝昌谓敌方意在“直攻中坚”，作为因应之策，下令改变队形，将已排列成之双列横阵变为单列横阵，意欲对突入之敌施以首尾包抄，惟变阵之后实际变成之单列横阵并非各舰齐头并进之标准形态，而是外观略呈中央前突而两翼在后之形状。日方见定、镇二巨舰在先迎面冲来，畏惧撞击，不敢继续直行，乃左转航向，趋北洋舰队单横阵之右翼阵脚而来。十二点五十分，战斗正式开始。

定远等舰直前猛进，首先集中火力猛攻位于敌方队首之第一游击队，令吉野等四舰接连中弹，以致舰船破损，人员伤亡。该四舰为躲避打击，乃于一时二十分许，朝其左舷方向大转弯，远离北洋舰队而去，日方文献称之为“第一次大回旋运动”〖105〗。其时，北洋舰队右翼阵脚之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仍战斗不停，旋因伤势过重，超勇沉毁，扬威驶至岸边浅海亦毁；定远等舰则继续直前冲锋，将敌方本队之比睿、扶桑、赤城、西京丸切离队列，其中比睿、赤城遭重创，死伤累累，侥幸未沉，仓惶逃离战场。

当是时，已游离于战场以外之吉野等四舰（即第一游击队）迫于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于本队松岛号上所发令其归队之信号，不得已再朝左舷方向大转弯，拟在后追赶本队，开始进行“第二次大回旋运动”；旋又见该国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之西京丸上发出旗语信号，命其速即回头救助陷于困境之比睿、赤城二舰。于是，吉野等四舰又不得不进行第三次左舷方向大转弯，进行所谓“第三次大回旋运动”。但该四舰此次转弯之后，恰与一直朝右舷方向运动之本队松岛等五舰遥相呼应，竟形成对北洋舰队之前后夹击态势，战场形势乃为之一变，时在午后二时三十分左右。〖106〗

由于腹背受敌，北洋舰队之单横阵只得连续转动，以便利用舰首大炮抗击两面之敌，即如丁汝昌所说“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107〗。而横阵之转向运动则甚难，势必造成队形之紊乱分散。午后三时许，除定远、镇远二舰仍互为犄角，保持小队集体战力之外，其余各舰均各自为战，其中致远舰于奋战受伤之后，管带邓世昌毅然下令冲向敌“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意欲与敌方此一最新式主力舰船同归于尽。撞敌之际，“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108〗，其势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中国军人视死如归之浩然正气，终因伤势过重，中途沉没，世昌与全船二百余将士皆壮烈殉国。

致远沉后，战场上定、镇二舰仍与日方本队拼死搏杀，坚忍相持，而日本第一游击队则以其集团战力及机动性能，加以船快炮快之固有优势，对处于分散状态而各自为战之济远、广甲、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分别进行围攻，以四

舰快炮之火力丛集于一舰，意在各个击破。济远等舰为避免沉毁，相继退出战场。其中，济远、广甲朝旅顺方向退走，广甲于途中触礁沉毁，靖远、来远退向往北方浅海一带，并临时结为一小队，背靠海岸，相互支援，来远虽受伤甚重，仍能抗击敌之进攻。而经远一舰因孤自奋战，难以抵御敌方四舰之环攻不已，中弹过多而沉，管带林永升及全船将士二百余人阵亡。当是时，定、镇二舰与日方本队五舰之相持出现一变化，三点三十分许，定远（一说镇远）三十点五厘米口径巨炮发射之一枚大型榴弹命中敌旗舰松岛，该舰“刹那间，如百屯千雷崩裂，发出凄惨绝寰巨响”，烈焰翻滚，白烟冲天，人员死伤山积，舱面设施摧毁殆尽，顿时失去作战和指挥能力。其本队其余各舰皆随之退却，定、镇二舰则紧追不舍，双方又炮战良久。午后五时许，靖远、来远返回主战场，与定、镇二舰归于一处，既而平远、广丙及福龙等两艘鱼雷艇亦来会合〖109〗。同时，日本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以松岛受创极重，首先率其本队五舰朝东南方向快速退走，并发旗语信号招吉野等四舰归队，后者即随之退去。定远等舰跟踪追击，旋以相去渐远，亦于五时三十分许转向旅顺返航。此次大海战即告结束。

【考异】北洋海军在此役中沉毁五舰，实力大受损伤，结局严重失利，其失利原因首在横阵笨重易乱这一致命缺陷。论者有谓此乃丁汝昌指挥失误所致。这种观点大可商榷。海战发展史表明，作为舰队基本战斗队形的横阵与纵阵之选择，取决于舰船技术装备的发展水平，而不是由指挥官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在火炮用于海

战以前的冷兵器时代，舰船技术装备原始简陋，只能采用各舰皆以舰首向敌之横阵战术，即先则舰首撞击，再继以接舷拼杀，所以横阵战术乃当时之惟一选择，若以舷侧迎对敌方之舰首，便无异于自杀。公元16世纪末和17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的舰船技术装备发生一大变化，便是火炮大量用于海战，且被装设于舰船之两舷部位，战斗中既可用来阻止敌舰之抵近冲撞，同时又可予对方以杀伤；为了充分发扬舷侧炮之火力，舷侧向敌之纵阵战术（又称一路纵队或线式战术）应运而生，并成为此后二百年间木帆船战舰之惟一战术。迨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蒸汽机驱动之装甲舰问世，致使舰船技术装备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导致冷兵器时代舰首向敌之横阵战术被重新用于海战，且有取代前此纵阵战术之势，而1866年7月20日在亚得里亚海由奥地利与意大利两国舰队进行的“利萨海战”，便是这一战术变化之重要标志。此战，奥国舰队以外观呈楔形之横阵猛冲意国仍取传统纵阵之舰船队列，将其舰船拦腰撞断，从而获胜。这一战例引起欧洲各国海军界之重视，以致此后相当时间内欧洲国家之舰船设计均带有适于横阵战术需要之特征，即以舰首炮为主要攻击火力，并在舰首装有用于撞击之冲角。北洋海军由德、英两国制造于同世纪80年代初叶及中叶之定远等七艘主力舰船，亦因此明显具有此种适于横阵战术需要之显著特征。所以，丁汝昌在此次黄海海战中之采用横阵而非纵阵，是为舰船技术装备状况使其不得不然，而绝非所谓“指挥错误”。至于日本舰队之采用纵阵战术，也不是其指挥官之主观创意，而同样是其舰船技术装备状况使然。19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英国阿摩士庄（又译阿姆斯特朗）等厂开发研制出一种中口径速射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及射速快、火力强等优点，可以大量装设于舰船舷侧部位，从而取代此前装于此部位之小口径速射炮（又名机器炮），并可取代舰首巨炮而成为舰船之

主要攻击火力，由此形成纵阵战术再次取代横阵战术之物质条件。如前所述，日本舰队之主力舰船皆购于19世纪80年代下半叶和90年代初，其头号主力吉野舰更购于此次战争之前一年，不仅航速较快，而且其主要攻击火力是装置在船舷部位的中口径速射炮，亦即拥有以舷侧炮为主的舰船火力配置，是为其得以采用纵阵战术之物质根据所在。

又，关于北洋舰队在接敌之前的队形变化问题，也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质言之，是否存在所谓原拟采用纵阵却临时改为横阵之事？诚然，《冤海述闻》有云“我军阵势初本犄角鱼贯，至列队时复令作犄角雁行”。似乎是说原来采用纵阵而又改为横阵，其实不然。这里须注意“至列队时”一语，所谓“列队”，即正式开始排成战斗队形（即接敌阵形），因此在此之前的“犄角鱼贯”只是一种行军队形，而行军队形无论何时何军似均以纵队为惟一形式，未闻有采用横队者，盖为道路（航路）状况等因素所决定故也。至战斗队形则有横阵与纵阵两种基本形式，作何选择，取决于舰船技术装备之发展情况，而北洋舰队于“列队”时所正式排列之“犄角雁行”，正是一种前后两列交错站位之双列横阵，亦即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雁行阵”。如上所述，丁汝昌之所以采用横阵，是因为舰队之舰船火力配置等情况原为适应横阵需要而然，换言之，横阵是北洋舰队之惟一选择。论者有谓丁汝昌等在战前军事会议上曾经议决以纵阵作战，惟临时改为横阵云云，然而，舰船技术装备性质却决定其不可能有过采用纵阵之决定。事实上，战前军事会议非但不曾有过采用纵阵之决议，恰恰相反，其决议只是明确规定只能以横阵为战斗队形。众所周知，战前会议决议有“战斗三原则”，即：“第一，姊妹舰协同动作，彼此支援；第二，始终以舰首向敌；第三，务于可能范围随旗舰一起运动”（《汉纳根黄海海战回忆》，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卷 186 页）。其中第三条原则“始终以舰首向敌”，便是非常明确规定必须坚决采用横阵战术，其“始终”二字，就是要求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须坚持采用各舰皆以舰首向敌之横阵，不准有丝毫动摇。何则？惟其如此，方能充分发扬舰首主炮之威力，制敌而不制于敌也，亦即为舰船技术装备情况所决定故也。至于接敌之际，将“夹缝雁行阵”变为“人字阵”（或曰“凸梯阵”等），则不过是把双列横阵变为单列横阵，而其作为各舰皆以舰首向敌之根本性质则并无任何改变。令旗信号系以英文显示，命由原来“Line Ahead”（前后相随）变为“Line Abreast”（相并横列），但其指示对象并非舰队全体之队形，而是各小队内部二舰之站位情形。换言之，原来前后两排舰船交错站位之双列横阵（即“夹缝雁行阵”），其每一小队内二舰是前后相随，即一舰在前，另舰在其四十五度角之斜后方（两舰互为“Quarter Line”队形），而下令变队后，则为两舰相并横列，即原来相随在后之一舰须加速向前，俾与前舰齐头并进。然而，各小队彼此间则始终是相并横列，上述小队内二舰站位之变化，体现在各小队所成全舰队之整体阵形上，便是由双列横阵变为单列横阵。（以上参见潘向明《黄海海战研究》，《清史研究》1994 年 4 期）

104 廷旨以平壤各军失利，命予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110〗

二十日（9 月 19 日）

105 李鸿章奏，为今之计，惟有不存轻敌之心，持之以久，严防渤海以固京畿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北根本。其折略言：方倭事初起，内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

足深虑。不知倭人蓄谋与中国为难，倾其国帑，一意治备船械已有十年之久，愈出愈精，中国则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陆军则前敌兵势过单，而北洋沿海各口又关系至重，除盛军系津沽游击之师全队调往外，复经抽调北塘、芦台、山海关、旅顺各防队，已觉处处空虚，正议添兵，更无余力，其拨调大连湾铭军四千移缓就急，实属万不得已之举。至招募新营，必须数月精炼，征调外省，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且有兵又须有械，旧储枪械本属无多，开仗后设法购运来华尚需时日，此皆非仓猝所能集事者也。臣数月以来，朝作夜思，寝食俱废，迄无起色，焦愤莫名，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为今之计，惟有不存轻敌之心，全力专注，持之以久，不责旦夕之功，庶不致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就目前事势而论，惟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111〗

二十一日（9月20日）

106 李鸿章奏丁汝昌伤势较重，请以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暂行代理提督事务。〖112〗允之，并谕“丁汝昌赶紧医治，一俟稍痊，仍行接统”。

二十二日（9月21日）

107 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

108 准依克唐阿添募新营，并令速带所部即赴九连城。

先是，依克唐阿率黑龙江“镇边军”三千人马由黑龙江经长春等处行抵沈阳，旋奉命赴九连城驻扎。该将军以所部兵力不敷应用，奏请派员赴吉林珲春一带（依克唐阿原为珲春副都统）招募猎手、矿工等组建新营，至是乃从其所请。

109 慈禧太后懿旨，发给前敌各军内帑银三百万两，“以收士马饱腾之效”。

110 命叶志超等军全数退过鸭绿江。

本日，先发一谕旨，命平壤退下各军退至义州固守，盖以敌有绕攻义州之说，令叶志超等军毋庸在安州以北停留，速即回顾后路，至义州驻扎。继又令其立即退过鸭绿江。谕称：倭人惯用抄截后路之术，义州势亦可危。叶志超等军回顾义州背水扼扎，倘不能操退敌之胜算，与其株守孤城，不若全军渡回江西，于九连城一带合力严防，先立于不败之地，俟各路征调之军到齐，再图进攻。

越日，再谕叶志超等军撤过鸭绿江，防守西岸。称：义州势难停顿，即著叶志超等军分起过江，择要驻扎，与刘盛休、聂士成等营协力同心，分扼上下游各要隘，勿令一人偷渡，一俟我各军士卒饷械全数过江，即将江内船只一律撤回西岸，以防抢渡，是为至要。

二十三日（9月22日）

111 诏派御前侍卫桂祥统带京旗马步各营前往山海关一带驻扎，又命察哈尔马队一千五百名亦赴该处，听候桂祥调遣。

寻桂祥遵旨带神机营马步二千四百人，先由京赴津，

再乘火车至山海关。

二十四日(9月23日)

112 明发上谕，表彰左宝贵殉国事绩，命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准于立功省份建立专祠，予谥“忠壮”。

113 从李鸿章议，命将济远管带方伯谦即行正法。

本月十九日早，李鸿章得旅顺营务处龚照屿急电，告以济远先回，带来十八日大东沟海战消息。继于当日午前又接丁汝昌自旅顺来电，正式报告海战之事。李即复电询以“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越数日，丁汝昌电告所查情形，称：“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船观望星散。日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复回归队。超勇舱内被敌炮击入火起，驶至浅处焚没，扬威舱内火起，又为济远拦腰碰坏，亦驶至浅处焚没”。又言：“窃自日寇起衅以来，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谓日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此次来远、靖远如不归队，定、镇亦难保全。乃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警效尤而期振作，余船请暂免参”。鸿章据以电奏，谓：“查十九日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带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113〗

至是，光绪帝谕曰："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队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

寻命前广乙管带林国祥署理济远舰管带。

【考异】济远管带方伯谦被奉旨处决一案是否公正，自当时以迄于今，始终意见两歧，说法不一。

查廷旨命将方伯谦军前正法，其理由系综合丁汝昌及李鸿章两人之意见而成，一曰"首先逃走"，二曰"牵乱队伍"，三曰"实属临阵退缩"。此三条理由确实大可研讨。首先，谓队伍之乱系由济远逃走而引起，便全然与事实不符。如上所述，北洋舰队在午后二时三十分以后由于腹背受敌，其单列横阵（"人字阵"）即开始陷于混乱状态，而造成此种状态之根本原因在于横阵本身固有之致命缺陷，即结构复杂，转动困难，在激烈的海战中难以维持整体队形。换言之，由于阵形本身的内在原因，在外部条件作用下，队伍业已紊乱在先，以至除定、镇二舰以外之每舰皆各自为战，而敌方则以四舰之整体战力（即第一游击队）分别围攻定、镇以外处于分散状态之各舰，形势极其危险，因而才有济远等舰之纷纷退离战场。要之，事实是队形混乱在先，济远等舰退离战场在后，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丁汝昌却作出相反之认定，实系倒果为因，故所谓"牵乱"之说并不成立。

再论"首先逃走"。当队伍既乱，除定、镇二舰以外，其余各舰皆各自为战，被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舰分别围攻，多已中弹累累，受伤严重，在如此险恶情势之下，为免遭沉毁，济远等舰才不得已相继退离战场。其退走之先后大体是济远、广甲、靖远、来远，区别只在于靖远、来远退至岸边后又重新归队，而济远、广甲则一直退往旅顺而已。至于济远与广甲何者先走，并不重要，盖无论何者

在先，其相对仍在战场之定、镇等舰而言，均为“逃走”。执著于争论此二舰究竟何者在先一事，实与《孟子》中所谓“五十步笑百步”之寓言并无二致。若一定要找出首先退走者，据近年在福建新发现之史料《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云，其首先逃走并自毁舰船以避免被追究责任者实系广甲，济远之炮械人员则确已在海战中毁伤。

至于济远等舰退走之性质是否“实属临阵退缩”，按之军律，战场上无论出现何种不利情况，都不允许作为战斗集体组成部分之某一个体擅自退离，李鸿章正是以此立论。且济远等舰的自行退离战场，较诸致远舰之气吞山河壮举，也不能不黯然失色，谓之“临阵退缩”似非过言。然而若依欧美海军界允许舰船在处境危殆或失去战斗力情况下退离战场之例，却又不能如此定论。所以，“实属临阵退缩”一罪名是否公允，仍可继续讨论，但联系当时战场之实际情况，此罪名至少不应处死，而且广甲管带吴敬荣在同一罪名之下，仅只“革职留营”，更见其量刑之不公。

二十五日（9月24日）

114 命吴大澂赴山海关一带防守。

前于七月间，湖南巡抚吴大澂以朝鲜事急，自请前来北洋帮办军事，奉旨允准，即交卸巡抚任乘轮经上海行抵山东威海，帮办北洋防务。至是，旨令李鸿章传知该大臣速带所部勇营赴山海关一带驻扎，严加扼守。

寻从吴大澂请，命即饬提督余虎恩在湖南募勇八营、总兵刘树元募六营，连同魏光焘已募之六营，共成湘军二十营，克日由湖南北上，所需饷银由户部随时拨给，该大臣议购哈乞开斯枪一万杆，亦从所请。

115 李鸿章屯旅顺丁汝昌、龚照屿，饬将平远、广丙、

济远、靖远四船务于十日内修好，在威、旅附近游巡，并称："不然，日知我无船，随意派数船深入，到处窥视，若再护运兵船长驱直入，大局遂不可问，切勿迟误。"〖114〗

二十六日（9月25日）

116 慈禧太后懿旨，日人肇衅，干戈未戢，庆辰典礼在宫中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止。

117 李鸿章电告总署，津局原存枪炮业已领发殆尽，又由粤省借拨毛瑟枪四千枝，顷亦发尽，宋庆添募多营，将无枪给发，殊深焦急。前嘱驻美杨使（杨儒）购哈乞开斯快枪七千枝，嘱驻德许使（许景澄）购毛瑟枪一万二千枝、连珠快炮八尊，据报月杪起解，又密购小口径毛瑟五响快枪两批共一万枝，无烟子药一千万粒，足与倭兵现用之枪相埒，惟以上购运各件，均须封河以前赶到，诚虑缓不济急。又云"闻日本十年以来储备小口径快枪二十余万枝，子药、快炮称是，军实可云宏富，吾华临渴掘井，未免为难"〖115〗。

九月初一日（9月29日）

118 慈禧太后懿旨，恭亲王奕訢管理总署，并总理海军衙门事务，会同办理军务。

上月末，礼部侍郎李文田等会奏起用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与各枢臣亦具折奏称："恭亲王勋望夙隆，曾膺钜任，前经获咎，恩准养痾，际此军务日急，大局可忧，恭亲王懿亲重臣，岂得置身事外"；"可否恭请懿旨，将恭亲王量予任用"〖116〗。因有是日懿旨。

初二日（9月30日）

119 明发上谕，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省派赴东边防战各营，均归宋庆节制，如有不遵调遣者，即以军法从事。

120 翁同龢奉懿旨秘赴天津与李鸿章议事。

上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在颐年殿东暖阁召见翁同龢、李鸿藻，翁等奏言“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今辽宁新宾）六百余里，永陵在焉”；“次及淮军不振并粮饷不继，种种贻误状”。慈禧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翁问何事。太后云“俄人喀西尼前有三条共保朝鲜语〖117〗，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翁对以“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界之？且臣于此等始未与闻，乞别遣”，“叩头辞者再”。慈禧太后未允，曰：“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又曰“顷所言（指要李鸿章与喀西尼商议事）作为汝意，从容询之”。翁答：“此节只有李某覆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118〗

至是，翁同龢由京抵津，传懿旨责李鸿章。据翁氏记述，鸿章闻言惶恐，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适又接廷旨一道，询以俄使喀西尼不日来津，李某可否与商朝鲜之事。鸿章曰，应派一专使赴俄，喀西

尼无权。又曰“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翁氏即于翌日返京。〖119〗

越数日，恭亲王奕訢亦密函李鸿章：刻下战守均不可恃。喀使（喀西尼）如能早日到津，望阁下即与密议，如何妥筹善策，总以无伤国体，暂止兵争。及此敌未入境之先，速筹停战之法。此策出于万不得已，惟祈阁下不避嫌疑云云。未几，俄使喀西尼到津，鸿章遵旨与谈中日之事，问：从前贵国屡言不准他国占据朝鲜土地，今日本竟全占韩境，贵国应如何办理？喀答：揣我国之意，现当中日用兵之际，朝鲜尚未定局，未便搀越，暂守局外，如中日议和以后日本仍久踞朝鲜，俄廷必有办法。惟中日战争不已，伤损必多，终必议和，不若乘此敌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如不趁此了结，将来倭兵再进一步，贪心更大，和局更难。李曰：议和亦看条款如何，如吃大亏，不若久战。〖120〗

初三日（10月1日）

121 命江督刘坤一即派道员李光久统所部湘军五营，鄂督张之洞调派提督熊铁生带铁字五营，迅即北上。

护理河南巡抚刘树堂奏，续派嵩武军统领、总兵刘士俊统带所部五营三哨由水路赴天津（河南前已派蒋尚钧四营来直隶），听候李鸿章调遣。报闻。

122 李鸿章奏，派周馥、袁世凯办理奉天粮台，拟分设山海关、锦州、辽阳、凤凰厅为转运局。

初六日（10月4日）

123 命李鸿章再传谕刘铭传赴京陛见，并传谕大同镇总

兵程之伟迅带所部出山海关由陆路绕赴金州、旅顺，与姜桂题等扼要分扎。

又电寄陕甘总督杨昌濬，令速抽调甘肃马步八营经由口外草地赴京。

寻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奉旨统带甘肃马步八营，由定边、绥德、永宁一路前来京畿地区驻扎。

初七日（10月5日）

124 派兵部侍郎王文锦会同在籍提督曹克忠等办理天津团练事宜。

初八日（10月6日）

125 以近日言事诸臣多请饬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统率偏师一支，由台湾乘轮直捣日本长崎等处，本日，廷旨电寄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谓刘永福前在滇粤颇有威声，如能直捣日本，以奇兵制胜，亦是一策，命即询刘是否可行，并与之详细筹度电覆。

嗣据邵友濂覆奏，据刘永福咨称，军事胜负互见，御敌之策不可一挫而馁，今日北路军情惟坚守要害，备足饷械，始可议进取；至直捣长琦，非有多只兵船，断难得手。

初九日（10月7日）

126 从李鸿章请，明发上谕表彰大东沟海战壮烈殉国之邓世昌等海军将领。诏曰：此次海军护送运船，突遇敌船，我军以兵舰十艘当敌船十二只，俾陆军得以登岸，各将士效死用命，深堪嘉悯。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升用总兵林永升，均照提督例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被溺后

遇救出水，义不独生，忠勇性成，死事尤烈，并著加恩予谥，以慰忠魂。寻命予邓世昌祭葬，谥“壮节”。

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人。光绪初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先在福建水师任职，旋调来北洋水师，曾赴英国接收致远、靖远等舰来华，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以副将管带致远快船。此次中日事起，即誓死与敌血战到底，曰：吾辈虽死，然我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121〗

十一日（10月9日）

127 因有人奏卫汝贵与贾起胜从前分统盛军，声望才略不如贾起胜，上年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以私函向卫汝贵及贾起胜各索银三万两，许以总统盛军，贾起胜置之不理，卫汝贵独如数致送，不数日即委总统，于是卫某克扣兵饷，士卒离心；此次赴朝鲜时所领饷银二十万两，竟扣出八万两由天津商号汇寄家中，应发之饷，故意延宕，以致军心不服等语，旨令宋庆查明具奏，不得稍有隐徇。

嗣据宋庆查奏：“接贾起胜密复‘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由盛军分统改派天津营务处，均系奉公而行，并未接李经迈私函，理合据实声复’”；“又专差密查天津各商号，实无卫姓兑汇银八万两之事，询之该军弁勇，据云在平壤时发饷未能如期，交卸后均已清结”〖122〗。

十四日（10月12日）

128 命李鸿章电询驻英龚照瑗，七船并购，需价若干。昨日，驻英使臣龚照瑗电李鸿章称，智利现有“头等快舰

七艘可购，阿摩士庄厂新造大快轮在内”。鸿章据以转电总署，并谓：“日恃船多，横行海面，添此船必可制胜，惟购价及包送费，计必甚巨，可否电饬龚使，密速妥议，再以四五厘轻息，借洋债偿之，乞代奏请旨。”〖123〗至是，光绪帝谕曰：“添船制胜，系目前要务，惟价值多寡，亦应询明，必须克日送到，方足济事。即著行电询龚照瑗，此项船只，果否坚利适用，七船并购，共需价值若干？若购四船，需价若干，能否包送无阻，需费若干，何时到华？迅即电覆，再候谕旨办理。”

十五日（10月13日）

129 命撤去叶志超、卫汝贵统领之职，听候查办，所部由聂士成统带。

130 调邵友濂为署湖南巡抚，以帮办台湾军务布政使唐景崧署理福建台湾巡抚。此前，唐景崧电致总署，谓台抚邵友濂“诸事把持，语多激切”，请代奏销去帮办台防，带营北上效力。旨令闽浙总督谭钟麟查明具奏。旋据谭钟麟奏称，邵友濂与唐景崧意见不和，邵本不知兵，而师心自用，唐略有布置，辄谓迹近张皇，值此事机紧迫之际，请严旨申饬该抚、藩以防务为主，不可各存意见等语。至是遂将邵氏调出台湾。

十六日（10月14日）

131 慈禧太后决意与日本议和。

此前，英使欧格讷来总署提议由各国共保朝鲜，中国赔给日本兵费。恭亲王因与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

用仪等会议此事，孙、徐力主允之，“以为非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而翁、李则不谓然。是日，翁、李面见慈禧太后，“指陈欧使可恶”，以为不知日方所索兵费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主张“宜催各路援兵速进，悬爵赏以励九连城前敌，催海军修好六船，严扼渤海”。慈禧太后虽赞同其“励前敌、守渤海”之议，然“论款事语甚长”。翁以为是“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以至“归而愤懑，求死不得”。〖124〗

132 御史曹志清奏劾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谓其“老耄昏庸，练兵无纪，专讲虚文，不求实际”，所带营兵“有一种在官人役油滑气象，甚至足穿厚底缎靴，身带荷包出入”，“如此习气，一旦临敌，何能取胜”云。光绪帝批交盛京将军裕禄查明具奏。

寻据裕禄奏称，定安所练之兵，“约束甚严”，“尚无习气”，“精壮可用”等语。报闻。

二十四日（10月22日）

133 明发上谕，宣示太后六旬庆辰在宫中举行。定于下月初十日，慈禧皇太后在皇极殿受贺。

二十五日（10月23日）

134 以大东沟海战出力，命予海军提督丁汝昌议叙，赏右翼总兵刘步蟾、左翼总兵林泰曾及游击杨用霖、李鼎新等巴图鲁名号并议叙加衔有差，予阵亡都司沈寿昌等优恤，赏洋员汉纳根提督衔，赏哈卜们等花翎、宝星。

二十六日（10月24日）

135 日军登陆花园口，开始入侵中国本土。

先是，日本舰队既于大东沟海战击沉中国战舰五艘，且探知剩余各船亦伤重修理未竣，日军大本营遂于国内另以陆军第一师团及第二混成旅团组成第二军（其在朝鲜各队已组建为第一军），以陆军大臣大山岩为司令官，令后者率该军二万余人乘轮三十余艘自该国宇品港出发，驶往朝鲜大同江口之渔隐洞临时泊地，欲来我辽东半岛登陆，从背后攻击旅顺要塞。由于已知北洋舰队尚不能出海，其此次自日本往大同江口运送陆军之举，未派海军舰队护航。〖125〗昨日，其首批登陆部队乘运输船十二艘，从大同江口临时泊地出发，前来中国辽东半岛花园口附近海域，是日开始上岸。据日方记述：此前，日本海军由于“通过海洋岛海战（即大东沟海战）已全部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遂以大同江口为临时基地，“多次派出侦察舰窥探敌舰动静，并测量了大连湾至鸭绿江口的海岸，为第二军寻找登陆地点。探知旅顺港、大连湾一带敌军防御甚为严密，而海洋岛以北，金州东南，适于登陆”，“最初我军（日军）曾把登陆地点定于貔子窝，但貔子窝沿岸有三里长的滩涂，登陆非常困难，因此便放弃了貔子窝，而选用了花园口”。又称：“敌军（清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掌握如此精密的情报，因为在花园口附近没有一个敌人防守。于是我军工兵立即架设栈桥，人马按顺序登陆，一队接着一队”〖126〗。

二十七日（10月25日）

136 宋庆率军激战九连城，未能阻止日军过江。

先是，平壤之役后，叶志超等军退过鸭绿江，扎于九连城、沙河镇等处，“计有铭军三千五百名，盛军步队四千余、马队八百余，毅军一千七百余名，芦榆北塘（防练）二千五百余，共一万二千余人，内伤病二千有零”；聂桂林带奉军四营驻大东沟，“该军枪炮、子药均不足三成”〔127〕。本月初，宋庆奉旨帮办北洋军务，即率毅军二千余人自旅顺驰抵凤凰城，赴九连城一带察看，以鸭绿江上游蒲石河、长甸河口一带与下游相距二三百里，水又甚浅，且有路通兴京（今属辽宁新宾县）、沈阳，而该处守军只有道员张锡銮五营且尚未招齐，故先派齐字练军倭恒额马队四起九百余人及奉军二哨二百人前往驻守。仍嫌太单，又分别致电李鸿章、定安、裕禄，请奏饬依克唐阿率部移防该处。诏可，依将军即率黑龙江“镇边军”四千人赴上游驻扎。当是时，倭寇马步陆续北来，日聚日多，义州城乡约万五六千人，火炮、地雷、粮米等物运来无数；又据逃出韩民称，倭寇在义州西门外修桥，欲扑犯虎耳山。义州西门临鸭绿江，中为中江，西岸为礇河，河西即虎耳山，离九连城十五里，位于礇河自北而南流注鸭绿江之入口处（今名虎山），山之东南为鸭绿江面，与朝鲜义州（在今新义州以北）隔江相望，山之西北为礇河，河水深及马腹，此处乃九连城一带沿江惟一之制高点。本月二十四日，日本第一军全部到达义州，该敌由日本陆军第五、第三两个师团编成，司令官为山县有朋，全军约三万人。

宋庆认为倭兵必以主力渡江扑犯九连城一带，因于昨日带同聂士成、宋得胜、马金叙等前往虎耳山查看，以该山介于江河之间，实占形胜，“若先据此山，凭高临下，

便可夺贼气而利守御”，乃谓诸将曰“能膺此险者受上赏”。马金叙自告奋勇，愿率五六百人登山为垒，独守此山。宋庆允之，又饬聂士成一军扎于山下，宋得胜继其后，为游兵策应，以刘盛休铭军在九连城一带沿江挖沟，埋设地雷，凭墙据守。其本人则居中调度，“何路吃紧，即率同马玉崑之军为之应援”〖128〗。昨日，日军一部由鸭绿江上游蒲石河口对岸涉水过江，防守该段江面之倭恒额部齐字练军堵遏不及，退至红石磊子。得此消息，依克唐阿即率部由长甸河口向下游出击，以阻此股过江之敌，宋庆亦从九连城派马队一部前往上游，且判断此乃敌军声东击西之术，“盖倭之大股仍在义州一带，意在扑渡虎耳山”〖129〗。是日凌晨，日军趁夜间大雾，派工兵于江面架设浮桥，并派一部日军偷渡过江，旋于拂晓时开始攻击虎耳山。马金叙、聂士成面对数倍于己之敌，毫无惧色，指挥各兵奋力还击，迭次打退敌军之攻扑。激战中，马金叙身受枪伤多处，乃浴血赤膊而战，“快炮放至一百八十余出”。既而倭兵一部绕至虎山东面高地，从侧翼扑犯，宋庆即派宋得胜、马玉崑率军二千余人由九连城方向前往支援，“踹过磥河两道（磥河在虎耳山西南分汊），拼命迎战，勇丁亦皆鼓舞奋发，枪弹如雨”。同时，铭军亦于九连城阵地同时发炮轰击，战斗异常激烈，“贼尸盈野”〖130〗。时近中午，倭兵再次猛扑，并对虎耳山阵地左翼施行迂回包抄，则又被各军拼死打退。日暮，宋庆以敌军炮火猛烈，我军“能战之哨，除伤亡所存无几”，为避免全军覆没，宋庆因子午后下令撤退。〖131〗铭军退往大东沟，毅、盛等军退向凤凰城。敌军不知虚实，未敢继续进攻，次晨始逼近九连城，

营地已无一人。

二十八日（10月26日）

137 以日兵过江，我军未能击退，势甚危急，恐其乘虚内渡，旨令李鸿章于直隶通省练军内再抽调五六千人至通州驻扎，并传谕甘肃肃州镇总兵田在田速带新募六营亦至通州。又命刘坤一于所辖三省内筹调五六千人随带枪械，搭乘商轮北上赴京。复饬张之洞催令余虎恩速带所部十营北上，“勿稍迟缓”。又电寄贵州巡抚崧蕃，命即饬古州镇总兵丁槐（即中法之役在越南战场围攻宣光之滇军勇将）带亲兵一营并调选旧部二千名迅速北来。

翌日，电寄吉林将军长顺，命即于吉林防练各军选择三四千人，由该将军亲自统带，星夜赶赴奉省助战。并谕称“能在敌军后路包抄截击，尤为釜底抽薪之计”。

138 是夜，旅顺龚照屿等探闻花园口有倭兵上岸，急电李鸿章，告以顷据探马报称倭船三十六只，带民船百余只，渡兵三万人，在皮（貔）于窝东北地名洋花园（即花园口）上岸，已在该处扎营。鸿章即电告大连湾赵怀业等严密扼守，勿稍张皇。

先是，大连湾及旅顺后路分由刘盛休铭军、宋庆毅军驻守。及两军皆调往东边，李鸿章调记名总兵赵怀业新募六营及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添募四营，合之原带马队一营，由直隶乘轮先往大连湾后路填扎。旋因迭接驻英龚照瑗电告英法远东水师探闻日军欲由大连湾旁登岸抄袭旅顺，于是又调提督姜桂题、程允和新募七营填扎旅顺后路。当是时，湾旅守军共计八千余人，皆为新募之勇，较诸日本第

二军二万余久练之兵，兵力甚为单弱。至是，鸿章既闻倭兵已在花园口登陆之信，即致电大连湾赵怀业、徐邦道，示以“务严督各营，严密扼守，勿涉张皇；新勇操练未熟，勿轻接战，以散队埋伏于来路要口，密布旱雷为要”。赵、徐二统领寻覆电鸿章，花园口上岸之倭兵“非取九连城后路，即向金州，倘金州有失，营盘（指大连湾铭军原驻营盘）难保，旅顺可危”；大连湾兵力过单，请速调旅顺数营来湾助守，并派兵轮数只前来巡弋，“藉壮声威”。鸿章复电：“倭匪尚未过皮（貔）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

139 豫省勇营刘世俊部五营三哨奉旨由山海关乘轮赴营口，拟由营口再转赴金、旅。该省蒋尚钧部二千人亦于同日由山海关开拔，经陆路前往奉省助战。

二十九日（10 月 27 日）

140 大连湾赵怀业电告李鸿章，据金州副都统连顺报称，现拿获倭奸细二人，供称约三万人已登岸；军情紧急，湾防已严密预备。〖132〗

三十日（10 月 28 日）

141 旨催湖北吴元恺及江南李光久、程文炳等军迅速北上。又令李鸿章派已到山海关之湖北吴凤柱马步四营并再拨给小站新募五营，驰赴奉省助战。

十月初二日（10 月 30 日）

142 派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前往奉天，与定

安、裕禄会办防战事宜，所需饷银由部拨给。又派在籍提督曹克忠招募津勇三十营，以加强天津沿海之防务，由户部先拨银十万两应用。

寻准唐仁廉购意大利产步枪一万杆，连子药共价银四十万两，由户部筹拨。且令户部即给该提督六万两，用于招募勇营。

初三日（10月31日）

143 以旅顺防务紧急，命小站卫汝成率新募五营乘轮前往协防。〖133〗

越数日，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即饬驻扎登州之夏辛酉部嵩武军四营，渡海前赴旅顺增援。旋又改从李鸿章议，由总兵章高元率胶州、登州嵩武等军共八营乘船至营口上岸，与宋庆等合兵一处循陆路往援旅顺（章高元一军八营嗣于本月二十四日由登州乘轮行抵营口）。

初四日（11月1日）

144 慈禧太后于宁寿宫召见恭亲王、庆亲王及军机大臣等，面色沉郁，问“计将安出？”孙毓汶主请人调停。翁同龢不谓然，称：“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134〗

145 以洋员汉纳根献策御倭，赏银一千两，并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会同汉纳根在津办理练兵事宜。

上月二十五日，旨令李鸿章传谕汉纳根入京，总署有事面询。三十日，汉纳根由津海关税司德璀琳陪同入京，恭亲王等与之晤于总理衙门，谈话一时半。据翁同龢记述

此次面谈情形："汉纳根（原注：三十九岁，长髯文静），尚激昂沉著，为我计大约三端：一曰宋（庆）军须退，又须徐退；一曰速购智利快船七只，并人械同来；一曰另募新兵十万，以洋法操练，舍此无以自立矣。"〖135〗至是，廷旨以该洋员所言不无可采，赏银以示鼓励。

翌日，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驻津办理粮台，准其专折奏事。盖因汉纳根与总署大臣面谈时呈递节略，谓倭兵甚炽，中国非赶募新勇十万人，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支劲旅，不足以挫敌锋。光绪帝以为"其说颇多中肯，实为救时之法"，谕称：详察汉纳根所议，由督办王大臣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并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迅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洋员悉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实施。是为日后"小站练兵"之滥觞。

初五日（11月2日）

146 以恭亲王奕訢督办军务，设立"督办军务处"。诏曰：现在畿辅大兵云集，著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庆亲王著帮办军务，翁同龢、荣禄、长麟并著会同商办。

又传谕设立"京师巡防处"，以恭亲王等办理巡防事宜。

147 命两江总督刘坤一赴京陛见，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

148 以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带盛军，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并有克扣军饷、纵令兵勇沿途抢掠情事"，命

即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又以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战舰不能得力”，命撤销此前该提督交部议叙之案。

寻又以叶志超前在平壤毫无布置，畏缩退却，令先行革职，以肃军纪。

初六日（11月3日）

149 慈禧太后懿旨，补授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

又谕，总税务司赫德当差有年，深资得力，伊子承光赏给三品顶戴，以示优异。

又命海军衙门赶制棉衣五千件，迅速解往宋庆军营。

150 赏朝鲜使臣筵宴，赐该国王、妃缎疋。

初七日（11月4日）

151 督办军务处奏，请饬部拨款百万两，以资支发，添派队伍，厚集兵力。得旨：如所请行。

152 恭亲王亦訢请各国驻京公使调处中日战事，允朝鲜“自主”，偿兵费。又电致驻各国使臣，嘱商于各该国外部，请求调处。

初八日（11月5日）

153 宋庆自大高岭率队往援金旅。

先是，宋庆率毅、盛等军于鸭绿江之役后由九连城退至凤凰城。旋以该处无险可守，于上月三十日撤出凤凰城，率军北上大高岭（即摩天岭）一带布置防守，派盛军守草河口，毅军守连山关。至是，闻金旅告急，宋庆决计亲率

所部毅军南下驰援，拟取道海城直抵金州，因致电李鸿章，谓倘金旅能守，可里外夹攻，如已失利，亦可迎头拦击，阻其长驱北犯，“时势至此，能尽一分力，即尽一分”〖136〗。逾二日，宋庆率部四千由大高岭起程，取道海城、盖平前往金州。

初九日（11月6日）

154 金州、大连湾相继失守。

此前，日本第二军既登陆花园口，渐逼金州而来，意在从后路攻取旅顺要塞。徐邦道闻讯，即率所部拱卫军马队一营及步队五营由大连湾营盘前出至金州通貔子窝大道之石门子一带截其来路。以兵力过单，商于留守营盘之赵怀业抽队相助。赵“辞以不能”，旋因徐请求再三，乃饬营官周鼎臣抽拨二百人随同前出迎击。昨日，敌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率部来攻，徐军据险还击，自辰至午，激战二时许，将敌击退。山地元治乃改变战术，以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率部仍攻守军阵地正面，彼亲率师团主力北向位于金州通复州大道之三十里堡，拟绕过徐军直接进攻金州。午后，乃木希典旅团再次对石门子一线发起冲击，据日方记述：“轰雷闪电，弹弹相击，硝烟竟涨，激攻猛击”〖137〗。战至傍晚，日军见不能得手，暂时停止攻击。是晨，乃木旅团又向石门子一线拱卫军阵地大举进攻，徐邦道率部勇猛还击，激战二小时，守军虽伤亡较重，仍使敌方未得前进。当是时，山地元治率日军第一师团主力已由复州大道逼近金州，徐邦道以腹背受敌，不得已撤至城内，与金州副都统连顺所部捷胜营一起凭城墙据守。既而，

日军以数十门火炮猛烈轰城，守军拼死抵御，将攀墙而上之敌兵接连击退。日军又派工兵用炸药炸开北门，步兵随后一拥而入，守军乃转入巷战，终以众寡不敌，陆续退往旅顺方向。中午时分，金州遂告失陷。

翌日拂晓，日军又自金州来扑大连湾。金州与大连湾相距甚近，互为唇齿，一者有失，另者不保，惟其间有南关岭一地，位于半岛腰部，可据险以守，而此前竟无既设炮台，赵怀业等来湾填扎后，闻敌已上岸，方临时赶造土炮台。赵氏以据守大连湾后路营盘为己任，前不欲抽队前出迎击，昨闻金州告急，徐邦道、连顺方与敌激战，又以为不能坐视，率部赶赴助战，及至，城已失陷，遂与各军一起纷纷退下，已不能立定脚步，以至将南关岭等处营盘一并弃守。其铭军留守海岸炮台之数营兵力因见后路失守，孤掌难鸣，亦将炮台放弃，随同各军退往旅顺，致大连湾轻易被敌陆军占据，敌海军舰队亦同时开入湾内。

当金州告警时，甫到旅顺之记名提督卫汝成闻讯即率部北上，是日，路遇退兵，亦废然而返。大同镇总兵程之伟率二千人已由普兰店行至石河堡（北距金州九十里），以龙口一带有敌设防，乃踌躇不进，及闻金州失陷，又退回普兰店。

155 以旅防万分危急，诏命李鸿章即饬丁汝昌、刘步蟾统率海军各舰前往皮子窝一带阻截登陆之敌后路。又以旅顺后路无炮台〖138〗，命传谕该防营诸将，乘敌踪未至，用土法星夜赶筑台垒，密布地雷，据险以守。

156 张之洞电奏，订购洋枪一万五千枝，弹一千五百万，共价银一百万零五千两。得旨：著户部如数筹拨。

初十日（11月7日）

157 慈禧太后六旬生辰，悄然在宫中受贺。

十一日（11月8日）

158 丁汝昌以旅顺后路危急，为保全剩余舰船，率队驶赴威海，李鸿章恐朝廷因此重谴汝昌。

先是，丁汝昌致电李鸿章，谓敌军来攻旅顺后路，北洋海军各舰在旅港有三难："一、湾有失，敌必扑旅后路，我师船在口内不能施展，无以为力；二、敌船来攻，口门窄小，不能整队而出，且定、镇必须俟潮，若过急，冲出不易；口外寄泊敌艇过多，夜间来攻，我船又少快炮，实难防备，请示遵行。"意欲率舰队退往威海。鸿章复电告以"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汝自妥酌，勿得张皇胆怯，致干大戾"。汝昌乃于昨晚率定远等船由旅顺开赴威海，是日从刘公岛电李鸿章谓：现关内无重兵出援，旅亦万难久支，旅坞已停工，定、镇起锚机未配妥，来远只修好一半。旅口陆路有急，各船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是先回威。鸿章复电："昨电旨（指初九日电旨）方令汝与刘步蟾带船往皮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力固不能，然如此仓皇出走，恐干重咎"。〖139〗

越日，旨令丁汝昌即日返回旅顺，将定远、来远两船带出，谕称：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起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赍盗矣。著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

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140〗李鸿章寻奏，定、来二船前已开至威海。

十二日（11月9日）

159 总理衙门奏，军务需款甚巨，拟借用洋款一千万两，借还皆依库平，七厘行息，二十年本息还清。奉旨“依议”。此项洋款旋由汇丰银行承借，赫德经办。

寻又从总署请，准由驻英使臣龚照瑗由阿摩士庄银行借款一百万镑，订立合同，息率四厘半，三十年还清。

十三日（11月10日）

160 命将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交部严加议处。谕称：“定安办理东三省练兵有年，乃平日训练不精，以致所调营兵临阵不能得力，实属大负委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著交部严加议处。” 寻议革职。旨令暂留奉天，以观后效。

161 李鸿章等在天津会议海军援旅事。

本月十一日，李鸿章电丁汝昌，嘱即率舰由威海来天津面商赴旅顺拼战及运送粮械事，称：“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刻即起碇，勿迟误。” 又电奏，援旅万急，倭带雷艇甚多，定、镇二舰不敢轻进，候汉纳根回津再商。次日，旨饬汉纳根即行回津。至是，汉纳根来津，谓鸿章曰：“海军六船，只定、镇可恃。日既据金、湾，其快船、雷艇必聚大连湾海澳，时在旅口游弋。我舰挟运船往旅，必有大战，以寡敌众，定、镇难保，运船必毁，后难复振。”因力劝

鸿章“勿轻一掷，仍回威海与炮台依护为妥”。〖141〗

明日，丁汝昌亦到，三人再商援旅事。汉纳根仍劝勿以运兵船冒险，称“旅顺日船游弋，运兵船（指运送章高元嵩武军八营之商轮）断不可往”，“语甚激切”。丁汝昌拟即率六船由大沽前往旅顺口外“巡徼”，“遇敌即击，相机进退”，亦谓不宜以运兵船赴旅登岸。遂定议派运船由登州载章高元一军赴营口。〖142〗

十四日（11月11日）

162 以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卒，新皇尼古拉二世嗣位，拟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前往俄国唁、贺。

翌日，明发上谕，宣示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赴俄吊、贺。

十五日（11月12日）

163 各国驻京公使觐见光绪帝于文华殿，面递贺寿国书。

十六日（11月13日）

164 丁汝昌带六舰至旅顺，当晚又开赴威海，镇远舰在威海口门处损伤，管带林泰曾忧愤自尽。

昨日午后三点，丁汝昌带定、镇、济、靖、平、丙六船于由大沽开行，是日午前九点至旅顺口外下锚，登岸晤姜桂题等各统领，据告刻下张光前、黄仕林两统领专守海岸炮台，姜桂题、程允和、卫汝成、徐邦道、赵怀业等五统领分守后路长墙等语。汝昌旋以附近敌雷艇太多，恐夜间失事，因于晚六点开往威海。明早三点抵港外，入口时

风大浪高，镇远舰被水雷浮鼓擦伤船底。威海口门水雷系防敌舰闯入而设，是晨风高浪急，水雷浮鼓漂至专为我舰出入暗设之航线上，镇远入口时为其擦刮，伤势较重。据查有火药舱、煤舱、锅炉舱等七处漏水，丁汝昌急派人自上海雇请能潜水作业之洋人技师前来修补。

越日，北洋海军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以时势艰难，又遭此损，乃痛不欲生，服毒自尽。丁汝昌闻之，严询该船员弁，查问林自杀原因，据称“该镇素日谨慎，今因海军首重铁舰，时局方棘，巨船受伤，辜负国恩，难对上宪；又恐外人（局外之人，指京中言官一类人）不察，动谓畏葸故伤、退缩规避，罪重名恶，故痛不欲生，服毒自尽，抢救不及”〖143〗。李鸿章旋饬汝昌以镇远舰副管驾杨用霖暂署镇远管带。

事闻，光绪帝谕，既是水雷浮标，则应碰伤船帮，何以擦伤船底？林泰曾纵因船损内疚，何至遽尔轻生？情节更多疑窦，殊深愤闷，难保该船无奸细勾通，用计损坏。令李鸿章“严切查明，据实详晰覆奏”。寻据李鸿章奏称：“林泰曾本闽厂学生出色之人，沈葆桢迭经保奏有案。北洋创立海军，仿照西洋各国水师定章，必须由学生出身者乃可荐充管驾，林泰曾出洋肄业有年，资深学优，委充镇远管带，驾驶合法，但未经战阵。今夏派赴朝鲜巡防，有人议其胆小，鸿章曾加训斥过，迨大鹿岛之战，询其同船洋弁，云该镇临敌，并未退缩。方冀其历练有成，不料竟因船被擦漏轻生，尚为有耻之将”〖144〗。

十七日（11月14日）

165 命依克唐阿率部速由宽甸驰赴大高岭一带，与聂士成等合力防御，以固辽沈门户。

初，依克唐阿率黑龙江镇边军三千人马驻守长甸河口。上月二十六日，日军一部由朝鲜水口镇过江进犯蒲石河口，齐字练军倭恒额部不敌而退，依克唐阿即于次日饬该军马队统领永山带队向下游进击，收复蒲石河口，旋闻九连城失守，恐后路被断，乃率部退至宽甸，拟与宋庆一军互为犄角，以抗入侵之敌。至是遵旨北上，防守摩天岭以东赛马集至草河口一线。

十九日（11月16日）

166 明发上谕，令额勒和布、张之万退出军机处。谕称："大学士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均著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又命革去丁汝昌尚书衔，摘去顶戴。谕曰："近日旅顺告警，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著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仍著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二十一日（11月18日）

167 密谕李鸿章即饬税司德璀琳速往东洋。

本月十五日，恭亲王密函李鸿章，告以派侍郎张荫桓驰赴天津，面商设法了结中日战争之事；并称"阁下受恩深重，义无旁贷，且系奉旨归我等数人办理，必可合力维持，望速妥筹速办，盼甚！" 既而鸿章复函恭王，拟先派洋员德璀琳径赴日本向伊藤说知，并谓此举"仍与总署所

办（请各国调处事）并行不悖。惟敌欲太奢，未易凑拍”。至是，光绪帝密谕：“德璀琳在中国当差有年，忠实可靠，著李鸿章将应行筹办事宜，详晰告知德璀琳，令其迅速前往东洋妥办。”李鸿章旋即遵旨与该税司密商。德璀琳称，“久受朝廷豢养之恩，当此时势艰危，亟应竭诚报效，惟恐人微言轻，不足见重于彼族”，“求转奏赏加头品顶戴，以示光荣”。鸿章以事关机密，又须迅速启程，乃权宜面允（事后函请恭亲王代奏允准），并于致伊藤博文照会内声明该专使系“头品顶戴”。〖145〗

168 岫岩失守。

初，聂桂林部奉军及丰升阿部盛字练军自平壤退回，驻扎鸭绿江下游之大东沟。嗣倭兵过江，九连城失守，该两军乃西退大孤山，旋奉宋庆之命北上防守岫岩州。本月十五日，日本第一军大迫尚敏旅团由大孤山来攻岫岩，聂、丰两军于城外山岭间会合当地民团截击来敌，凭险打退敌军数次进攻。是日午前，双方继续战斗，敌仍未得前进，忽而另有一支从凤凰城经由黄花甸西来之敌军出至守军背后，形势急转而下，聂桂林等不得已撤出阵地，退入岫岩城。是夜又向西北退往海城附近之析本城，岫岩遂陷于敌手。

廷旨寻以丰升阿、聂桂林失守岫岩，“节节退避，实属畏葸无能”，命先行革职，“仍饬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二十四日（11 月 21 日）

169 旅顺失陷，日军大屠杀。

先是日本第二军既陷金州、大连湾，即准备进攻旅顺。

其时，日军兵力为一个师团又一混成旅团共二万数千人，炮、步、骑、工各兵种装备齐全，皆为多年训练之兵，而旅顺后路清军则仅有二十营计一万人左右，且系战争开始以来先后在直隶等处临时招募之农民，训练时日无几。其中，赵怀业、徐邦道等军甫经退来，减员损失严重，仅姜桂题、程允和、卫汝成所部十数营约六千人未受创痍，各军所凭防御工事均为土石结构，其炮台又多为临时构筑。虽另有驻守海岸炮台之张光前、黄仕林所统庆军三千余人，但该军用于抵御敌舰队自海上之来攻，不能支援后路战斗。双方实力至为悬殊。二十日午前，日军分三路纵队开始由金、湾南下进攻，其右翼纵队之骑兵搜索队行至土城子一带时，被卫汝成、徐邦道两军包围，该敌突围不成，死伤惨重，其步兵大队赶来救援，亦被阻截，此路来敌遂陷于“苦战”境地。据日人记述：其时被围之日军，有的兵士被敌弹击倒，但救护担架兵不继，于是负伤而不能立起的士兵，勇敢地自刎，以免受敌军羞辱。有的兵士，于弹贯穿腹部，割断自己的喉咙死去〖146〗。足见日军此次败状之惨。旋因另有大股日兵来援，该敌始丢下多具尸体溃逃出围。嗣据旅顺前敌营务处龚照屿经烟台转电称：倭马步约二千人来攻，“卫汝成率队冲锋，各将领协力策应，自巳刻战至未刻，倭兵败退十余里，我军大胜，斩获倭兵头目数名，死伤不计其数，夺获战马五匹，军衣、洋枪、子械、地图、战书、伪函、糇粮甚多。各军阵亡者共十余人，受伤者三十余名”〖147〗。

是日，日军再次大举来攻。位于金州通旅顺大道旁之椅子山炮台乃旅顺后路防御堡垒群中最为高大而坚固之主

炮台，系日军攻击之首要目标。早七时许，日军第一师团以四十余门火炮一齐轰击该炮台，守台之卫汝成一军即开炮猛烈还击，邻近之程允和部所守松树山炮台发炮支援，黄金山海岸炮台亦调转炮口向此处敌军射击。据日人记述："此时战斗最激烈，两军炮声隆隆，天柱似将为之崩塌，地维似将为之撕裂"〖148〗。炮战近一小时后，日军大群步兵逼近炮台，蚁附而上，守台将士与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烈之白刃战，而终于不支，炮台陷于敌手。椅子山炮台既失，案子山、松树山等附近各堡垒亦相继失陷。当是时，分守二龙山、鸡冠山两处台垒之姜桂题和徐邦道亦各率所部奋力抗击倭兵，数次打退敌之扑犯，而攻陷椅子山炮台之日军则从背后扑来，姜、徐二部被迫撤走。日军转而进攻东、西海岸炮台，东岸黄金山炮台为其主攻目标，守将黄仕林以后路尽失，弃台而走（旋在老蛎嘴炮台投水自尽，被人救起），摸珠礁等台亦随之失守。午后，日军一面进攻海岸炮台，同时攻入旅顺街市，逢人即斫，开始其震惊世界之旅顺大屠杀，持续三日未停，将当地居民杀戮殆尽，街内血流成河，全城仅留三十六人，以白布作记号，用来搬运、掩埋为数约二万平民之尸体。日军此种极端残酷之暴行，遭到当时国际舆论强烈谴责，谓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149〗，指斥其残暴行径，认为"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150〗。

170 宋庆等军攻金州未克。

此前，宋庆闻金旅告警，率毅军往援，经海城、盖平

南下。既而刘盛休部铭军亦来救金旅，两军会合后，于昨日进至金州以北十里之地方石灰窑。是日凌晨挥军猛攻金州城，众将士不顾伤亡，拼死力战，反复冲锋。激战之际，闻旅顺已失，乃停止进攻，撤往熊岳、盖平。

二十五日（11 月 22 日）

171 恭亲王、庆亲王等入见太后，光绪帝同见。恭王面陈，美使田贝昨来总署称，奉其国主电示，愿为中日两国调处，中国须允“朝鲜自主，赔偿兵费”，中美各派二员赴日商谈，先议停战数日，若议不成，再行开战等语。光绪帝曰：“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孙毓汶、徐用仪对曰“万无此事”。慈禧太后无语。旋恭、庆二王单独见起，“语则秘莫闻”。〖151〗

寻总署知会田贝，告以中国拟同意美方所议条件，由美国居间，与日本谈和。

二十六日（11 月 23 日）

172 张之洞电奏，请饬冯子材募旧部粤勇十营速来江南办防。得旨：即著该督电知冯子材照数招募并速赴江南。

二十七日（11 月 24 日）

173 接旅顺失守之报，命予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

二十八日（11 月 25 日）

174 依克唐阿率军血战草河岭。

此前，宋庆闻金旅告急，亲率毅军驰援，留聂士成带盛军及芦榆防练等军守大高岭。日本第一军立见尚文旅团

自凤凰城来攻，连陷草河口、连山关，进至岭下，反复攻岭，均为聂士成挥军凭险击退。当是时，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奉旨率部五千人由宽甸北上〖152〗，扎于大高岭以东之赛马集一带，与聂部互为犄角，从侧翼逼近连山关日军后路。敌酋立见尚文以为对其威胁严重，两次派队出击赛马集，意欲驱逐该军，以解后顾之忧，均被依军据险打退，不得已在连山关留下一部兵力防守，而将大队后撤至草河口屯扎。依克唐阿旋与聂士成商定，主动进击草河口之敌军。是日，依军由赛马集进向草河口，在该处以东八里之草河岭与敌军展开激战。是役，依军将士拼死血战，奋勇进攻，依克唐阿亲自登山指挥，步队统领寿山率队“绕山越涧，披荆力战”，马队统领永山“令各将士下马步行，分道猛进”，“彼此枪炮环施，子如雨注，数十里外皆云声震山谷，如迅雷疾发，终日不止”，从午前直战至黄昏，予敌军以沉重打击。〖153〗

二十九日（11月26日）

175 慈禧太后懿旨，降瑾妃、珍妃为贵人。谕曰：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均不准干预朝政，瑾妃、珍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为夤缘蒙蔽之阶，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廷云。据《翁同龢日记》载，太后于本日召见枢臣于仪鸾殿，论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事，降为贵人”。翁请缓办，不允。是日光绪帝未在坐，因问：“上知之否？”太后曰：“皇带意正尔”。

【考异】论者或谓二妃之被降为贵人，系因支持光绪帝主战之故。然此说实无根据，仅为主观推想。依照时人笔记说法，其中缘故与贿买官缺有关。据称，“珍妃初得罪之由，实不胜太监婪索，奔诉那拉后。太监恨之，因悉举发鲁伯阳等事，以有乙未十月之谴”（《花随人圣庵摭忆》）。其所谓“鲁伯阳等事”，据时任吏部司员何德刚著《春明梦录》云：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二十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参奏上矣”。又云：“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放乌里雅书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刘体智《异辞录》亦云：鲁伯阳以候选道员，特简上海关道，谕旨自内出，枢府几无从检出其名。命下之日，内外大哗。事闻于深宫，珍瑾二妃颇受慈圣申斥，降为贵人。先是内务府郎中玉桂授四川盐茶道，召见之日，德宗询以公事，未能谙悉，降官同知。两宫受人离间，潜生意见，近于寻隙。专就以上两端而论，则鲁伯阳案重而玉桂案轻，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惟当时帝犹亲政，故慈宁宫禁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纲也。胡思敬《国闻备乘》则云：“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任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亦云：“一日，苏松太道缺员，枢臣列单请简。上海道（即苏松太道）兼管海关，膏腴甲天下。上命授鲁伯阳，且申之曰‘是李鸿章所保’。枢臣闻命，相顾

错愕，遍稽旧籍，始得其人，尝以微劳列保案，李所奏也。先是鲁以道员需次金陵，制府及司道皆轻之，鲁颇不平，乃辇巨金输‘幸门’，期必得斯缺；既有成说，扬扬意得，甚预夸示同僚，咸嗤其妄。命下果然。制府刘坤一大惊诧，奏改常镇通海道，旋劾降为通判”。足见此次瑾、珍二妃之贬黜实另有原因，而非“主战”惹恼慈禧太后之故。

176 聂士成收复连山关。

本月十五日，日军立见尚文旅团由凤凰城北犯大高岭，攻占连山关（距岭三十里），守御该处之盛军孙显寅、吕本元部退至岭下，日军乘势攻岭，聂士成率所部芦榆防练并会合盛军，分据险要，力挫敌锋，使之败退连山关。是晨，士成督率芦榆防练及盛军吕本元、孙显寅等营，由大高岭突袭连山关，各军将士奋不顾身直扑敌营，该敌猝不及防，纷纷溃逃，遂一举收复此要隘，并追击敌军至分水岭。〖154〗事闻，命传旨嘉奖聂士成并赏给白玉翎管等物，以示鼓励。

177 命丁汝昌革职，暂留海军。谕称：“前因旅顺告警，海军不能得力，降旨将丁汝昌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现在旅顺已失，该提督救援不力，厥咎尤重，丁汝昌著即革职，仍暂留本伍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

178 先是德璀琳奉命前往日本，于本月二十五日由天津启程，是日行抵神户，求见伊藤博文。日方以其非正式使节，拒与会商，未几又乘轮返回天津。

179 是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推翻清朝统

治、振兴中华为宗旨，其秘密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7日）

180 因有人奏旅顺营务处道员龚照屿于旅顺未失之前擅离职守，潜逃回津，摇惑人心等语，命李鸿章即据实查奏。寻据李鸿章奏，查明龚照屿并无潜逃惑众情事，惟系管理船局之员，船坞失陷，自有应得之咎，请将该员革职，仍留营效力。得旨：著即革职，不准留营。〖155〗

181 李鸿章电威海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张文宣："旅失，威益吃紧，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又告："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即在台炮射程以内作战），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宗骞）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末称："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156〗

初二日（11月28日）

182 懿旨以关外寒冷，前敌诸军冒雪冲风，备尝艰苦，命赏皮袄一万五千件，即交宋庆分给各营。

同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于仪鸾殿，"论兵事，

斥李相（鸿章）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又以昨日文廷式参劾孙毓汶一折“语涉狂诞”，称“事定当将此辈整顿”。复言及珍瑾二妃“种种骄纵，肆无忌惮”，谓珍妃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宜明发上谕交刑部正法。旋从翁同龢议，命将高万枝交内务府扑杀。〖157〗

初三日（11月29日）

183 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以“回国养病”名义被其大本营免职，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代之。

先是，山县有朋于攻陷九连城等处后，上书日军大本营，提出所谓“征清三策”，主张冬季作战，要求或以第二军取海路至山海关附近再次登陆，或以第一军北上进攻沈阳。其大本营则恐日军不耐寒冷，且虑冬季后勤补给困难，从而导致作战失利，不欲令其陆军此时深入中国境内过远，未赞同山县意见，而令该军“冬季宿营”。山县则不以为然，仍以其所部两个师团分投进向摩天岭（大高岭）和海城。至是，因其进攻摩天岭一路已被聂士成、依克唐阿两军有力阻止，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其大本营遂以养病名义将山县召回，免去其第一军司令官职务。

初五日（12月1日）

184 电寄宋庆，令将赵怀业等部溃军编为一支，由徐邦道统带。〖158〗

185 李鸿章电奏，大批购到外洋枪械已运抵上海，拟由镇江经清江转运来津。称：许景澄、杨儒、龚照瑗分别在德、美、英等国代购之毛瑟等枪共二万三千余杆并子弹六

百余万，另有少量小快炮及炮弹若干，已由德国公司船运抵上海，因北洋有日船游弋，不能径来天津，拟令开驶镇江，再转运至清江，复由清江陆运来津。又称“此项大宗军火约需大车一千八百辆”，“电询各运局，万难承办”，现拟由津雇大车四百辆，“辘轳周转，冀年内可应急需”。又称“现宋庆、曹克忠等募军新集，无枪应付，徒为焦灼，冀一月内，可枪炮到手操练”。〖159〗

翌日，旨寄李鸿章，命将到沪枪械赶紧雇车运津，派员接递催趱，并知会江苏、山东两省沿途照料，毋得延误。

初六日（12月2日）

186 宋庆电奏，倭第一、二两军有到牛庄会合后北犯奉天之说，现在盖平左近已见敌踪。旨令宋庆速统所部与章高元合力堵御，遏其北侵辽、沈，西窜牛庄之路。

初八日（12月4日）

187 明发上谕，宣示慈禧太后懿旨，恭亲王奕訢补授军机大臣。又命赏礼部侍郎志锐副都统衔，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据《翁同龢日记》载，本日，慈禧太后召见恭王、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及总署大臣张荫桓于仪鸾殿。词语严厉，先论美使田贝调处事，决意遣大员求和；次命以志锐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恭王授军机大臣；又命撤满汉书房。其撤书房一事，旋经恭亲王等陈说，慈禧收回成命，曰：“前日所谕太猛”。

188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向日军大本营提出“攻

击威海卫、占领台湾方略”。其大本营因此制定进攻山东半岛，水陆夹击威海卫，歼灭北洋海军之作战计划，编成“山东作战军”，由尚在日本国内之第六师团和已在旅顺之第二师团组成，全军共三万六千余人，仍以陆军大臣大山岩为司令官。〖160〗

初十日（12月6日）

189 命宋庆等军乘冬季寒冷反攻入侵之敌。谕曰：倭踞金、旅，在我军之南，其岫岩一股分隔在北，宋庆当整顿全军，或分或合，相机雕剿，齐心力战，能得乘此寒冷，南船冻阻，北贼亦畏冷怯战，获一大捷，则大局转机，即在指顾。

寻又电寄宋庆，询可否将辽阳东路之兵抽调至辽南。谕称：近日叠据聂士成电报，北股（即东线凤凰城一路）倭贼屡见败退，以目前情形而论，贼势北轻于南，则我军亦宜并力南路（指金、旅一路），以杜其合股北窜。命宋庆与聂士成等妥筹，“总须南北通筹，相机因应，朝廷不为遥制也”。〖161〗

190 聂士成等军夺回分水岭。

是晨，士成命所部芦榆防练及盛军吕本元等营各选奋勇，“乘其不意，抢占分水岭四面山头”，“贼见山势已去，恐无归，即将附近民房同时放火，弃岭而逃”，士成派夏青云等率马队追杀至草河口，敌兵“中枪毙者数十人”，分水岭遂为我军夺回。

191 复州失陷。先是，日本第一军第三师团自岫岩向海城进犯，宋庆留章高元、徐邦道、张光前各率部驻守盖平，

亲率毅、铭两军北上迎击该敌，盖平以南空虚，复州遂为金、旅之敌所陷。

十二日（12月8日）

192 命李鸿章加意布置大沽防务。昨日，李鸿章电总署：据龚照瑗来电，倭计一在沽南登岸，一在得威海，倭使（指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向英外部言，冬战最利，北京水灾冬冻，履冰而北，定无阻等语；现已饬威海守将于陆要路筑长墙、地沟，添设土炮台，又令大沽守将添筑土炮台，多布旱雷。至是，光绪帝谕：贼有先犯威海之说，惟既有“履冰而北”之言，所有北洋各口，均须加意严防。

十五日（12月11日）

193 命督办军务处即饬魏光焘六营、陈湜十营各率所部湘军拔队出关，帮同宋庆合力进攻。

194 因李鸿章电称俄使馆拟调兵四十八名入京护卫，谕曰：此事断不可行，即告以在京各馆中国应认保护；伊若调兵，他国亦将仿效，转恐人心疑惑。著李鸿章切实阻止，勿稍迁就，是为至要。

十六日（12月12日）

195 慈禧太后决意派张荫桓与日本谈和。

是晨，总署大臣张荫桓先单独见起三刻，继而军机大臣见起时，慈禧太后云，先派员（即张荫桓）与日方在沪会议，令总署照会美使田贝。〖162〗

十七日（12月13日）

196 海城失陷。

上月二十一日，日军第三师团之一部（大迫尚敏旅团）攻陷岫岩，本月十五日，其师团长桂太郎又亲率该师团主力经由岫岩攻陷位于海城东南之析木城。守军聂桂林、丰升阿等退至海城，即驻守城内并于城外晾甲山、唐王山等处设防。是日，日军第三师团又大举来攻海城，奉、盛两军尚未布置就绪，仓猝抵御，虽经战斗，复不支而走，退向辽阳，海城遂陷。寻，诏命副都统丰升阿、记名提督聂桂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

十九日（12月15日）

197 依克唐阿军反攻凤凰城失利，侍卫永山阵亡。

上月二十八日，依克唐阿率军进攻草河口，血战于草河岭，予敌严重杀伤后，日军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意图报复，并为解除侧翼威胁，乃以旅团主力倾巢出动，来攻赛马集依军驻地。依克唐阿则主动撤离该处，退入附近大山中，使敌军扑空，一无所获。时辽东气候严寒，日军士兵冻伤者已“十居八九”〖163〗，立见尚文不得已下令退出赛马集、草河口，向凤凰城收缩而去。驻守连山关之聂士成等军随即收复草河口并进至该处以南之通远堡，依克唐阿则一面派马队统领永山率部跟踪追击撤退之敌，一面亲赴通远堡与聂士成面商合力反攻凤凰城之事。本月十三日，依克唐阿率镇边、敌忾两军之一部西来通远堡与聂士成等军会合，其另一部由寿山、永山统带，自赛马集循小路南进，拟两路反攻凤凰城。次日早，聂士成率马队数百先行，

依克唐阿带所部大队继之，由通远堡南下，朝凤凰城行进。午前八时许，行至雪里站以北之金家河，适与凤凰城北来之敌军立见尚文旅团主力遭遇，双方即展开激烈之对攻，“由巳至酉”，“力战终日”，以炮火力量远不如敌，依将军所部伤亡较大，“几不能军”〖164〗，于傍晚时分撤出战斗，退守草河口，聂军则回扎分水岭。其东路一队，即依军步队统领寿山及马队统领永山所带一军，沿山间小道向南直趋凤凰城，接连猛进，先后在崔家房、白水寺、谢家堡等处与敌接战，皆获胜仗，十七日进抵草河东岸，已距凤凰城甚近。十八日进逼城下，其一部已攻入东门，而“城内伏兵突起，城外援贼大至，我军四十余名悉殁于阵”。三等侍卫永山身先士卒，连受枪伤，“犹亲持枪械，毙悍贼数名”，终因“洞胸一伤，倒地晕厥”，“口喃喃嘱兵勇好辅寿山杀贼而逝”，年二十七岁。该队余部由寿山统带退往赛马集。〖165〗

寻，命予四品衔三等侍卫永山从优议恤，列入昭忠祠并附祀伊父富明阿黑龙江省专祠，战功事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二十日（12月16日）

198 恭亲王等见慈禧太后于仪鸾殿，谓海城失守，辽沈紧急。太后“为之怫郁，甚至沾襟”。翁同龢喟叹“臣罪可胜诛欤！”〖166〗

199 李鸿章连日电奏南省北来各军行进情形，谓江南余虎恩十营于上月二十四日到清江，熊铁生十营上月初十日由湖北起程，吴元恺四营上月初八过信阳（以上为张之洞

所调之军），豫省新募李永芳五营上月二十五日由河南启行，赣省防军申道发四营上月二十八日到郯城，江南防军杨金龙二营一哨上月初九日由江宁启行。得旨：所报各军，现在均未到防（京畿一带），著李鸿章分电沿途各督抚，催各该将领迅速趱行北上。

二十一日（12月17日）

200 宋庆奏遵旨查卫汝贵、叶志超、丁汝昌被参各节。略云：原参卫汝贵声名甚劣，所带营勇不服管束，沿途骚扰，临阵退缩脱逃等事。查卫汝贵向来打仗尚属奋勇，惟所部盛军在小站一带屯田多年，耕种时多，训练时少，惟其平时待兵寡恩，赴韩援剿，进兵甚急，后路押运车辆弁勇既无管束，未免沿途骚扰。当贼来扑营时，卫汝贵持刀于弹雨中往来督战，无如此进彼退，该镇力顾营垒，尚非退缩，旋与各军同退，亦非先逃。至原参卫汝贵驻军平壤，恣意冶游，士兵奸淫抢掠，甚至哗溃，盛宣怀之弟弹压被杀等语，查韩官向蓄官妓，平壤道邀约各统领筵宴，例设官妓侍候，访问各军，公称拒绝，想即此事传闻之误。至盛宣怀之弟在该军办理营务处，八月十六日夜，中倭枪阵亡，并非弹压被杀。〖167〗

又言：原参叶志超自牙山退军，一路本无战功，捏称倭兵突来围袭，设伏鏖战，及至到平后奉命统率诸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败北之时又身先士卒而逃等语。据查六月二十六日夜曾有倭兵两股潜来偷营，幸我军先有准备，鏖战多时，倭兵死伤甚众〖168〗，嗣由公州退回平壤，未再接仗，迨至平壤，叶志超即行抱病，奉到总统前敌各军之

命，立即督同各将，力疾布置，各军尚无不受节制，溃退时亦无身先士卒而奔之事。惟其抱病因循，督剿不力，撤兵之际，不能按定次序，况安州尚有马步八营，又不能整队徐行，直过鸭绿江始止，实无统驭之才，实属咎无可辞。又查丁汝昌前在大东沟之战受伤较重，已早力疾销假，尚非置身事外，惟统领兵船多年，未能得力，咎实难辞。〖169〗

奏入，明发上谕，命将卫汝贵迅即解交刑部，叶志超、丁汝昌均拿交刑部分别治罪。谕称：卫汝贵平时待兵寡恩，此次赴朝鲜不能约束弁勇，种种罪状，实偾事之尤，著严饬押解员役迅即解交到部。叶志超由公州退平壤并未接仗，迨至平壤复漫无布置，即行溃退，时安州尚有马步八营可以策应，该革员不扼守安州，乃竟退过鸭绿江，实属统驭无方，大负委任；丁汝昌畏葸迁延，节节贻误，旅顺船坞是其专责，复不能率师救援，罪无可逭，叶志超、丁汝昌均著拿交刑部，分别治罪。

又命将龚照屿、赵怀业拿交刑部治罪。

二十二日（12月18日）

201 因昨已降旨将丁汝昌拿问治罪，命李鸿章遴选海军统帅，迅速覆奏。

李鸿章旋电督办军务处代奏：海军提督胜任之员，踌躇再四，未敢遽行定拟。若众望未孚，军心难服，前派汉纳根总查海军，英水师提督讥其非水师出身，而汉纳根从此遂不上船。今丁既逮问，自无久留之理，惟威海正当前敌，防剿万紧，经手要务过多，一时难易生手，可否吁恩暂缓交卸，俟遴选得人，再行具奏。〖170〗奏入，光绪帝命

以刘步蟾暂署海军提督。称："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缺，即著刘步蟾暂行署理，仍著李鸿章遴员保奏，候旨擢用。丁汝昌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后，速即起解。"此令既下，威海陆路守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等联名致电李鸿章，请暂留丁汝昌在威布置防务，刘步蟾等各舰管带亦联名吁请仍留丁提督，以固海军根本之地。鸿章据以转奏。得旨："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

二十三日（12月19日）

202 宋庆率军鏖战缸瓦寨。

先是，宋庆率毅军南下援旅，会合铭军反攻金州，及闻旅顺已失，乃退至熊岳、盖平一带，以堵敌军北上辽沈或西进山海关之路。旋闻东路来敌陷海城，即派章高元等军留守盖平，亲率马玉崑、刘盛休等统带毅、铭各军由大石桥北上，欲夺回海城，于本月二十日进抵距海城三十里之缸瓦寨（又作感王寨）。窃据海城之日军（野津道贯第三师团）既知宋庆大军之来，为先发制人计，乃于是日拂晓倾巢出动，全力来扑缸瓦寨。毅军分统宋得胜率部先与之接仗，继而马玉崑、刘盛休等军皆与之搏杀一处。炮火震天，硝烟弥漫，战斗至为激烈，宋庆战后有云"庆临阵数十年，似此恶斗不数见"。午后二时，马圈子阵地首先失守，敌军齐攻缸瓦寨主阵地，数十门火炮接连轰击。而宋庆各军仅有七尊野炮，"每开一炮，倭则用快炮照准丛集"，已打毁四尊，其余三尊亦无炮弹，"迨日暮，统领、营哨各官及勇丁伤亡甚夥，只好收队"〖171〗。是役，双方伤亡

均有数百人之多，以宋庆一军撤出缸瓦寨结束。

二十四日（12月20日）

203 美国人宴汝德、郝威自愿前来投效，行抵威海卫，据云有“奇技”可破敌。〖172〗

寻廷旨寄谕李鸿章即饬威海守将与两美员签押试验合同。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7日）

204 谕：所有本年十月二十三日紫光阁筵宴及除夕保和殿筵宴并明年正月一切筵宴，均著停止。

初二日（12月28日）

205 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寻命宋庆、吴大澂帮办关外军务。

206 明发上谕，以御史安维峻信口妄言，令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谕曰：本日御史安维峻呈递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戒。

据《翁同龢日记》云，安维峻此奏“则请杀李鸿章，劾枢臣无状，而最背谬者，谓和议乃皇太后旨意，李莲英左右之。并有皇太后归政日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天下、祖宗等语”。光绪帝因而“震怒”，“饬交刑部议罪，诸臣亦力言宜加惩办”，“臣（翁氏）从容论说，以为究系言官，且彼亦称市井之言不足信。良久，乃命革职发军台”。另据称，恭亲王本日请假未入直，事后闻之，谓翁氏等同

僚曰："此等奏折，归档了事，何必理他！诸君是否欲成此人之名？"

初四日（12月30日）

207 命依克唐阿一军即由东路移往辽阳一带。谕称：倭兵占据海城，意在窥伺辽、沈，宋庆驻军田庄台遏贼西窜，未能兼顾，长顺防守辽阳，兵力尚单，即著依克唐阿督军前往，会合严堵。

又电寄署江督张之洞，命即饬总兵李占椿统率"果胜军"五营，参将杨文彪统率"健胜军"五营，提督万本华统率"常胜军"五营（均为江南防营），携带原有饷械，克日起程，驰赴山海关，听候调遣。并饬令总兵陈凤楼统带马队三营（江北徐州防营）亦即行北上。其时，刘坤一在京，以上所调各军，均从刘所请。

初十日（1895年1月5日）

208 明发上谕，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谈和。诏曰："朕钦奉慈禧太后懿旨，张荫桓、邵友濂现已派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事件。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均著随时电奏，候旨遵行。其与国内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诺，凛之，慎之！"

此乃美使田贝从中联络，由慈禧太后、光绪帝及恭亲王等反复商议多日始行决定者。张荫桓时任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邵友濂为署湖南巡抚，聘美国前国务卿、律师科士达（又译福士德）为顾问。

十一日（1月6日）

209 以有人奏辽阳知州徐庆璋招集团练已有万人，誓与绅民固守等语，旨寄盛京将军裕禄先行传旨嘉奖。

十五日（1月10日）

210 章高元等军力战不敌，失守盖平。

初，日军第三师团既陷海城，自觉孤军深入，处境危险，请其大本营派窃据金旅之第二军北上进犯，以牵制来自海城以南之宋庆一军。日本第二军因于本月初八日派出一个约八千人之混成旅团，由乃木希典少将指挥，自普兰店前来进攻盖平（今盖县）。当是时，提督章高元率嵩武军八营守于盖平城南之河岸一线，总兵张光前带亲庆军四营三哨防守城东南之凤凰山，总兵力约六千人。徐邦道一军十营此前亦驻盖平，缸瓦寨之役后，宋庆调该军赴牛庄，既闻大股敌军北来之信，宋庆又饬该军回防，时尚在返回途中。是晨，日军开始扑犯盖平城外守军阵地，章高元等军与之接仗，双方展开激战。乃木希典先集中主力攻扑南门外章高元军阵地，遭到猛烈还击，数次冲锋均被击退，死伤累累，乃转以主力攻击防守力量较弱之凤凰山阵地。此处张光前一军只有二千余人，且多为旅顺退下之残兵，虽经抵抗，终于不支而走。日军既占凤凰山，即抢入盖平城。章高元军腹背受敌，亦被迫撤走，盖平遂告失陷。此战，章高元一军将士奋力勇斗，拼死作战，予敌以重大杀伤，毙伤日军达数百人之多。〖173〗

寻以盖平失守，诏命山东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直隶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均交部议处，宋庆亦一并议处；并予此役

力战捐躯之记名提督杨寿山、副将李仁党优恤。嗣从部议，予宋庆降二级留任，章、徐革职留任。

十七日（1月12日）

211 因李鸿章电告，据英人探闻，倭兵第三军已于十四日由广岛开行欲赴威海上岸，谕命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

旋又命李鸿章妥筹保全海军战舰之法。谕称：倭寇欲犯威海，海军战舰数已无多，岂可稍有疏失？若遇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应如何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著李鸿章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

李鸿章将以上谕旨转电丁提督等，并嘱：“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详细电覆。”

丁汝昌覆电告以现海军船少，不宜出战，惟有依附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威海南北两岸全失，则惟有誓死拼战，船尽人没而后已。其电略云：倭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其必有大队兵船来口外牵掣，汝昌、格禄（即英员马格禄，已奉旨代汉纳根帮办海军）早与刘镇（步蟾）及诸将等再三筹画，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若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附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威

海口宽澳广，随时可以旋转，临敌可以攻击，如彼船大队前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俾免敌舰闯进口内。即倭兵从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所用，则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174〗

鸿章即依汝昌意见，奏请即饬李秉衡将威海后路严密防守。因有廷旨寄谕该巡抚，称倭兵如攻威海，前面防守较严，所虑乘虚窜扰后路，李秉衡务当相机布置，督饬防营，时刻严防。〖175〗

十九日（1月14日）

212 慈禧太后懿旨，命移关内之军迅赴前敌，刘坤一即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谕曰：倭兵既踞旅顺，又陷盖平，军情日紧，现值海口封冻，正宜先其所急，移关内之军迅赴前敌迎击，以遏贼氛。刘坤一身为统帅，一切调度机宜，责无旁贷，著即前赴山海关扼要驻扎，与关内外各军联络声势，妥筹进止。能于海口未开冻之前，得有大捷，军事庶有起色。

同日，诏命吴大澂即带刘树元、魏光焘等湘军出关。谕称：现在盖平被陷，关外军情更紧，宋庆一军未能制胜；正宜趁此海口封冻之时出关进剿，力挫凶锋。著吴大澂统率刘树元及魏光焘、吴元恺诸军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

二十一日（1月16日）

213明发上谕，革员卫汝贵即行处决。

刑部奏，遵旨定拟革员卫汝贵应得之罪（斩监候），请旨遵行。光绪帝改令从重惩办，谕称："已革总兵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较重，若不从重惩办，何以肃军律而警效尤。卫汝贵著依律论斩，即行处决，派刑部尚书薛允升监视行刑。"

据《翁同和日记》载，本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问："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以宽否？"三问无人对答。又曰："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诸臣乃言"不杀不足以申军律"。〖176〗卫汝贵旋由刑部大牢绑赴菜市口斩首示众，一路高声呼冤不已。

【考异】卫汝贵一案，历来被作为甲午战争中清军将领腐败不堪之典型事例广为流传，不仅当时日人所写书中如是渲染，时至今日仍有人持同一观点。而事实真相则并非如此。此案起因于平壤之役前一班言官依据道听途说，指责卫汝贵"恇怯无能，性情卑鄙"，"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兵心"，并谓该军纪律败坏，骚扰民间，云云。迨平壤之役后，更将败退责任归于卫某一人，视为祸首，必欲杀之而后快。其实，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却有人出于各种目的多方指责，甚至诬蔑攻击，此事自古已然，所谓"谤书盈箧"故事，向使带兵者寒心，全在当政者能否用人不疑。何谓"恇怯无能，性情卑鄙"？纯属人身攻击之词。而所谓"克扣军饷"，根据宋庆前

述调查报告，亦证实为子虚乌有。至于平壤之失守，亦绝非由于卫汝贵及其所部盛军作战不力。事实上，该军所守大同江南岸及普通江一线皆如“铜墙铁壁”（《楚囚逸史》），且卫汝贵本人在战斗中亦与左宝贵、马玉崑一样勇猛顽强，正如宋庆调查报告所言“当贼来扑营时，卫汝贵持刀于枪林弹雨中往来督战，无如此进彼退，该镇力顾营垒，尚非退缩，旋与各军同退，亦非先逃”。刘体智《异辞录》有云：光绪末年，“项城（袁世凯）为丁汝昌请恤不得，慨然曰：‘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指日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产品）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以余观之，朝廷赏罚之公，虽汝贵亦应赐恤，遑论乎汝昌！”袁氏于事后多年所说这番话，可作为卫汝贵一案真相的一个有力说明。而当时京城士大夫皆嘲笑卫汝贵之被杀，以至有所谓“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挣命出榆关”之类对联，此种心态，不能不令人慨叹。

至于“待兵寡恩，毫无约束”，质言之，即谓该军平时不甚服从卫汝贵之管理约束。卫氏原非盛军统领，仅于数年之前替补而为之，故其威信尚不足以服众，此非汝贵个人之过，盖此种现象在晚清勇营甚属普遍，非独盛军一军为然。如所知道，当时勇营多具“私兵”性质，即所谓“兵为将有”，即一“军”之官兵往往只服从其原先主持招募之将领。盛军起源于周盛波、盛传兄弟，其驻防津南后，先由盛传长期统带，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盛传病故，则必以盛波接统。旋盛波亦于十四年（1888）十月病卒，是创建该军之统将已不存在，李鸿章不得已令该军分统卫汝贵（另一分统为贾起胜）接替统领之职，则该军弁勇之不甚服从管束，当属理有固然，不得以此作为卫汝贵所谓“罪状”之一。况且，当时赴朝鲜之军，

名“盛军”者有二，即尚有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麾下而由丰升阿统带之盛字练军，亦简称“盛军”，而后者确有军纪问题，在平壤之役前的八月初九日，定安曾电致李鸿章，谓丰升阿所部盛字练军纪律不严，“殊深愧愤”，既经鸿章电告（李之原电未见），现已严饬该统领“认真整顿约束，倘再不遵，即以军法从事”云（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册 967 页）。可知时人辗转传言，极有可能将两支“盛军”混为一谈，致卫汝贵横遭池鱼之灾。而当时一心欲置卫汝贵于死地者则属御史安维峻，九月十一日安氏奏称：“信赏尤贵必罚，如卫汝贵之大干军法，应请旨立正典刑，以昭炯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册 326 页），于是有光绪帝命宋庆查奏之谕旨（见本书九月十一日条），尽管后来宋庆调查报告将所参罪名一一否定，廷旨仍据此种捕风捉影之词将卫氏斩首示众，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安维峻之辈身在战地数千里之京城，以当时之通讯条件，彼等参奏所据多为传闻之语，实不可信，卫汝贵竟被以此处决，岂非一大冤案？

二十二日（1 月 17 日）

214 依克唐阿、长顺率军反攻海城。

先是，吉林将军长顺遵旨统带该省防营“靖边”等军约五千人前来沈阳，海城失守后，移扎辽阳一带，奉旨兼统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及富林布部吉字练军等，全军兵力共计一万有奇。依克唐阿原在东路与敌血战，本月初应长顺求援，率部前来辽阳以南，旋奉旨与长顺协力防御盘据海城之敌。是日午前，依、长两军自北而南，分左右两路向海城守敌发起进攻。长顺一军为左路，攻击城东北之双山，山距城五里，为城北门户，“贼在山顶施放炸炮（即榴弹

炮）”，我兵“更番仰攻，扑及山腰”，反复进兵未能得手，乃于午后二时退兵。依克唐阿一军由统领荣和率队一路冲锋，“抢至距城三里之徐家菜园”，“城上子弹如雨”，附近欢喜山高地之敌亦开炮射击，“伤我兵勇甚多”，荣和腿受枪伤，不得已于日暮时收队，回扎大小费屯。〖177〗

二十五日（1月20日）

215 日军在荣成湾登陆。

先一日，日军所谓“山东作战军”之先头部队一万二千人，分乘十九艘运输船，由其联合舰队大小二十五只兵舰护航，自大连湾出发，开来荣成湾海面。是日午前，日军大队开始在成山角龙须岛（半岛）附近以小艇载兵上岸。当敌兵若干小艇驶来之际，岸上巩军一哨防队曾奋力阻击，打翻数只，嗣以兵力过少，在敌舰炮轰击之下，退往荣成县城。其时城内甫经到达山东省防军五营，未及布防，登陆日兵旋即来攻，荣成遂于是日午后失守。防守威海南岸炮台之巩军统领刘超佩闻讯，一面急电李鸿章，请派“劲旅万人”火速来援，同时率一千二百人之队赶赴荣成，行抵距城二十里处，闻城已失守，又回守南岸炮台。

翌日，光绪帝谕称：倭已上岸，威海情形极为危急！著李鸿章、李秉衡各饬防军飞速驰击，勿任深入蔓延。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前据李鸿章电奏预筹水陆相依之法，尚属详细，现当临敌之际，应如何相机合力出击之处，即饬该将领等迅速筹办，毋得束手坐待，致为所困。

二十六日（1月21日）

216 晨，李鸿章急电丁汝昌等，谓倭兵现趋重南路，则北岸稍松，戴宗骞应酌拨两三营速赴南岸，帮同扼要截击，并严守大小炮台，储足粮弹，敌来尽力死打！〖178〗

既而，戴宗骞亲率威海北岸守军三营来南岸与刘超佩共同防守，东省记名提督孙万林（又作孙万龄）亦率驻威海以西之酒馆集两营前来荣成至威海间阻击敌军。

日军进犯威海之兵力，由其第二、第六两个师团组成，依战时编制共计三万数千人，而威海后路守军（包括北洋方面和东省防营）却总计只有一万余人，即北岸戴宗骞部绥字军二千五百人，南岸刘超佩部巩字军三千人，刘公岛张文宣部护军二千人；山东方面烟台以东至荣成三百里间仅分布不足二十营兵力，且多数为未经训练之新募勇营。是双方兵力甚为悬殊，若无大支劲旅紧急来援，势甚危殆，丁汝昌等水陆将士亦将希望全寄于朝廷能迅速派来援军之上。

二十七日（1月22日）

217 依克唐阿、长顺两军再次反攻海城。

前于本月二十二日，依、长两军反攻海城，未能得手。经数日休整，是日午前仍分左右两路，由北而南，再次对盘踞海城之敌发起进攻。此次，长顺一军夺回阎家、玻璃等村庄三处，且冲上双山之顶，“已逼近城濠”；依克唐阿一军由大小费屯“连破贼数十卡”，直进至城边之徐家菜园（又作徐家园子），却在此处遭到敌军伏击，据称“我军方拟越过，不意该贼另有埋伏，忽然突起，城上下各炮

齐发，我军已无后继，兵勇纷纷倒地，不忍再令伤亡，遂饬且战且退”。依军既退，长顺军亦随即退走，此次反攻海城之役遂告结束。〖179〗

218 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请将贵州北来之丁槐一军留于山东调遣，该营所需枪械，由北洋拨给。诏可，并谕以刻下倭已登岸，必将猛扑威海，著李秉衡“厚集援军，迅往遏剿”。〖180〗

219 命李鸿章饬定远等舰出口击敌运兵船。谕曰：闻倭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各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一策，著速筹调度为要。

明日，再谕：现在贼氛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敌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膺重罪，亦可立予开释。

李鸿章即将以上谕旨转电丁汝昌，且谓：“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181〗汝昌旋覆电称：“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威防如能支，尚需曹军门（克忠）及吴宏洛来援，他军恐难靠。”〖182〗

二十八日（1月23日）

220 派云贵总督王文韶为北洋帮办事务大臣。

221 是夜，聂士成率部袭击金家河一带之日军，“枪毙贼数十名”，“四面举火，贼无敢拒战，纷纷逃窜，喊叫连天”，均向雪里站败退而去。〖183〗

二十九日（1月24日）

222 刘坤一奏请派程文炳、董福祥等军赴威增援。

昨日，李鸿章在津面商刘坤一，以威海待援甚急，议派已到京畿地区之前湖北提督程文炳所带十营及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所带八营紧急赴援。刘坤一遂于本日致电督办军务处代奏：威海甚危，海军告急，倭计欲得我铁甲兵轮，并欲窜扰山东，以断南北运道，殊与大局有关，现拟电饬所调江南马步诸军由山东境迅速赴援，似可仍令程文炳、董福祥率军启行，由德州、济南一路前进，以期迎头堵剿。光绪帝谕称：现在威海需兵甚急，刘坤一所调江南马步诸军，著即分电饬知，由山东境迅赴威海助剿，归李秉衡调遣。〖184〗

223 是年，各省岁入总计银八千一百零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两，其中地丁、杂赋等项“常例”收入共银四千二百十七万九千六百七十两，厘金、洋税两项“新增”收入共银二千四百八十九万四千七百两。各省岁出总计银八千零二十七万五千七百两，其中俸食、饷乾等项“常例”支出共银四千五百十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两，勇饷及归还洋款等项“新增”支出银二千四百五十万四千五百两。〖185〗

224 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一万万二千八百一十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两（较上年增加一千一百四十七万二千二百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六千二百一十万二千九百十一两（较上年增加一千零七十四万两），入超银三千三百九十九万八千三百八十九两，征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三千六百零五两。〖186〗

〖1〗刘铭传前因基隆煤矿招商承办一事，革职留任，旋即辞去福建台湾巡抚一职。

〖2〗见《光绪条约》卷二四，6—7页。

〖3〗《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九，19—27页。按：此约于本年十一月在伦敦互换。

〖4〗据云，金玉钧与中国前驻日本公使李经方相识，其此次来华，意在经由李经方游说李鸿章，以取得后者对其改革朝鲜弊政之意愿的支持。

〖5〗《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58页。

〖6〗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124—125页。

〖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八《定期巡阅海军折》。

〖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八《校阅海军事竣折》。

〖9〗清制，考试翰詹不定期举行，凡翰林院、詹事府四品以下官员皆须与试，试题为诗、赋、论各一，然后将与试者依成绩评为五等，其第一、二等者立予迁升，三、四等者降调或休致，第五等者革职。此次大考翰詹，文廷式名列一等第一，有谓系因瑾、珍二妃向光绪

帝说项而然，据云："珍瑾二妃幼年，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学士与妃兄志伯愚（即志锐）侍郎为至友，密近宫闱，举动尤为众所侧目。甲午大考翰詹，学士一等第一，蒯礼卿（即蒯光典）为隐语云'玉皇大帝招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嫦娥为通关节'。传为笑柄"（《异辞录》）。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78页。

〖11〗《李鸿章全集·电稿》681 页。按：时，日本政府正密切注视中国是否派兵之事，其驻韩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之往访袁世凯，系受代理公使杉村浚（暂代正使大鸟圭介，后者前已归国度假）所遣，以刺探准确情报，而杉村浚则是接奉其外相陆奥宗光之指令行事。前此，当平远兵船载运韩兵前往群山浦之时，该署使即派人问朝鲜外署"平去何为？"，韩人答"借送韩兵"；又问"华兵下岸否？"，韩答不下。日人云"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袁世凯据此电告李鸿章："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同上 680 页）。

〖1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85 页。

〖13〗《蹇蹇录》中译本 9 页。

〖1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84 页。

〖15〗《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86—687 页、689 页。

〖1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 15 页。

〖1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93—694 页。

〖18〗《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96 页。

〖1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三，14—15 页。

〖2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697、699、702 页。

〖21〗据陆奥事后称：他（指大鸟圭介）一进入汉城就已感到和从本国出发时所预料的情况完全不同，朝鲜国内出乎以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牙山，并未进内地，所以该公使一再致电政

府建议“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的军队，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考虑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仍按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因此我便训令大鸟公使：‘即使外交上稍有纷议，亦须使大岛少将（指大岛义昌）所率领的本队（混成旅团主力）全部进驻汉城”（《蹇蹇录》中译本20—21页）。

〖22〗由日军驻广岛第五师团编成之遣韩混成旅团兵力约八千人，分为两个大队，其已经入韩者为第一大队，四千余人，此次为第二大队，兵力三千余。

〖23〗《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04页。

〖2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三，17—18页。

〖25〗《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06、707页。

〖2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18—719页。

〖2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24—725页，755页。

〖28〗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李鸿章奉旨与俄驻华署使拉德仁会议朝鲜事，达成彼此保证不改变朝鲜现状之口头协议。

〖2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13、716—717页。

〖3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25—726页。

〖31〗“设胁议已成”，即担心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与之订立条约，否认中国与朝鲜之传统宗藩关系，亦即所谓“不认华属”。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册8—9页。

〖3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4—5页。

〖34〗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九一，20—22页。

〖35〗见《孙中山年谱》。又见《孙中山选集》7页。

〖3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39—740页。

〖3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57 页。按：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译》内所载喀西尼致俄外交大臣电稿（本月初一日发出）之原文为：局势已很危急。日本谋取朝鲜内政统治权的企图已很明显。中国政府正迫切期待我国在东京所提各项建议的结果。显然中国希望避免战争，而日本却似有意寻求战争，深以为胜利非己莫属。危险正来自日本方面，而不是中国方面。我请求阁下对此事速予指示。努力坚持日本撤兵一事极为重要。中国也将同时撤出其派遣军。日本若一旦取得某种初步的胜利，则决难与之取得协议。鉴于局势的特别严重，帝国政府如有所决定，请尽速示知，我将深为感谢。（同书第 21 页）

〖38〗《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30 页。吉尔斯旋又明确告知喀西尼：无论如何，帝国政府所遵循的目标是：不为极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辞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此局势有偏袒的看法。类似的行动方式不仅有失我们的尊严，甚至可以限制我们将来的行动自由。因为正如李鸿章所明知的，赞同维持现状就是等于偏袒中国。外交部很明白，所谓改革不过是中日冲突的借口，而且由于我方非正式的调解，我们可能一反我们的本意，很容易站在中国和狡狯的直隶总督的一边，而与日本公开为敌。（同书 67 页）

〖3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63 页。

〖4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44 页。

〖4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44—745 页。

〖42〗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九册 275—279 页；《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18—19 页。

〖4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20 页。按：叶志超这里所谈“中策”，系来自聂士成之意见。据聂氏《东征日记》载，是日，士成电禀李鸿章：“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

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着，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可知聂士成只是主张我先撤兵内渡，不必与倭同撤，如此我可在外交、军事方面皆获主动。叶志超则将其本人主张“择要扼扎”之观点说成“上策”，而将士成意见说成“中策”。其结果，李鸿章虽同意士成意见，而朝廷则支持叶志超的主张。

〖4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21—22页。

〖45〗《蹇蹇录》中译本69页。

〖4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84页。

〖4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32页。

〖48〗《日本外交文书》卷二七，一册113页。

〖49〗《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条。按：“清厘韩政”，指日本所谓“共改韩政”。“上次办理失当”，即指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初起时，包括翁、李在内军机处全员被撤换事。

〖5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81页。

〖51〗《翁同龢日记》，二十年六月十五日条。

〖52〗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37—39页。

〖53〗英使欧格讷又奉该国外部电，建议以汉城为中立区，华军、日军分别撤至该区以北和以南，然后再议善后。李鸿章和总署以为事属可行，而日本则一口回绝。

〖5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40页。

〖55〗《李鸿章全集·电稿》（二）794 页。

〖5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00、804、805 页。按：有谓丁汝昌复电内“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等语为刘步蟾擅行填入者，此说殊难令人相信。

〖57〗《蹇蹇录》中译本 46 页。

〖58〗吉野舰之发动机功率为 15968 马力，航速 22 节，而济远舰只有 2800 马力，15 节航速。

〖59〗据李鸿章电总署转述济远管带方伯谦海战报告称：二十一、二日，英轮爱仁、飞鲸装兵抵牙，均陆续登岸；二十三辰，突有日兵船多只在牙口外拦截我兵船，彼先开炮聚攻，济远等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包括双方炮战和济远退走而日舰追击、济远停船再战这一全过程所历时间），济远中弹三四百个，多打在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致弁兵阵亡十三，受伤二十七，幸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日船伤亡亦多。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日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14—815 页。

〖60〗《盛宣怀档案·甲午中日战争》（上）33 页。

〖6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册 9 页，聂士成《东征日记》。

〖6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册 10 页。

〖63〗时，汉城电线已断，李鸿章所报叶军上月在牙山获胜之消息，系得自英国驻仁川领事的来函。昨日，鸿章分别致电总署和丁提督，告以英商船北河号，顷自仁川回烟台，带来仁川英领事致裴税司函，谓西历七月二十七、八号，即六月二十五、六日，“叶军屡胜，倭死二千余人，叶兵死二百余人，叶军现离汉城八十余里，汉城倭兵皆往敌，只留守王宫之兵”云。《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35

页。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40—841 页。按："迈"，今为英里之音译专用词，此处指海里。"每点钟可行二十六迈"之新式快船，即所谓猎雷艇快船，今译驱逐舰。

〖6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册 108 页。

〖6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959 页。

〖67〗丰升阿、卫汝贵等来电，同上书 986 页。按：日方史料内亦有关于此次战斗之记述，《日清战争实记》云："8 月 10 日，我军（日军）侦察骑兵町口中尉、竹内少尉等一行九人，于大同江岸朱染亭与敌军作战，除一人外，皆战死"（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28 页）。

〖68〗本日，唐绍仪自朝鲜回津，带来叶军作战不利，时已不在牙山之消息。但未知其下落，鸿章以为全军覆没，当经电告总署。

〖6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54 页。

〖70〗"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此说与事实不符。前于五月间叶、聂率部赴牙山，丁汝昌奉命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统率镇远、济远、扬威三舰赴仁川驻泊，以为声援。旋大量日兵汹涌而来，林泰曾为防止其突然袭击，且为保护叶军后路，主动率舰离开仁川，转移至牙山海口，此不得谓之"畏日遁走"。至谓方伯谦于牙山之役（即丰岛海战）时"躲入舱内"，只有大二副在舰桥指挥之说法，影响尤广，几为定论，但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可靠证据可以证明此说。其实，正如李鸿章此处所言，这在当时仅为京津之西人及士大夫间传播的一种"流言"，而既为流言，其可信程度自大可怀疑。

〖7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55 页。

〖72〗《日清战史讲授录》。

〖73〗《李鸿章全集·电稿》（二）959、876 页。

〖74〗《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二日条。

〖75〗平壤东南通往汉城大道上的大同江浮桥此前被水冲垮，马玉崑等军正在抢修。

〖7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889—890 页。

〖77〗日军大本营因其海军舰队多日来未能获得与北洋舰队进行海上决战之机会，不得已开始执行其第二阶段作战方案中之“乙案”，即派陆军主力入朝鲜。因此从本月中旬开始，又调派大量陆军部队从釜山、元山登陆朝鲜半岛，目的在向北攻占平壤，从而占据并保守朝鲜半岛（参见：本月初五日）。对此，日人森村俊夫有谓：（由于）联合舰队未能与敌舰队遭遇，直到 8 月中旬还无法估计决战时间，因而年内在直隶平原寻求决战的希望完全破灭。为此，大本营首先决定当年的作战按照作战计划中的乙方案实施，目的是把中国军队驱逐出朝鲜半岛。于是决定将第三师逐次派往朝鲜，以在朝鲜的陆军师为基干，组成第一集团军担任朝鲜半岛的作战任务（见《日军大本营》中译本 51—52 页）。

〖78〗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八册 29 页，《日清战争实记》。

〖7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903 页。按：时，龚照瑗正在洽购“智利两大快轮”，因需款较巨，恐鸿章犹豫不决，故以此电恳切相劝。

〖80〗此谕旨系从翁同龢、李鸿藻等会议奏请而发。据《翁同龢日记》，昨日，翁等会议于军机处，首议御史高燮曾等参劾丁汝昌各折，翁、李谓“不治此人之罪，公论未孚”。“乃议革职带罪自效。既定议，而额相（额勒和布）犹谓宜令北洋保举替人乃降旨，余（翁）不可。孙君（毓汶）谓，宜电旨，不必明发。余又不可。乃列奏片，

谓丁某迁延畏葸，诸臣弹劾，异口同声，云云。又请以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

〖8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八《覆奏海军统将折》。

〖82〗前甘肃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曾护理新疆巡抚），时丁忧在湖南原籍。上月间奉旨招募刘锦棠旧部湘军，然后统带北上。

〖83〗《李鸿章全集·电稿》（二）951、953、961页。

〖8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册982页。

〖85〗《光绪朝东华录》总3454页。按：其六条办法为：一、预定还期，以六个月为一期，五期还清；二、酌给利息，酌定七厘行息；三、颁发印票，将商铺字号、本息数目等填写清楚；四、定准平色，以库平足色纹银交纳，将来亦以该银归还；五、凡借商款概不由库出入，以去烦苛；六、严防弊端。

〖86〗《光绪朝东华录》总3456页。

〖8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979、982页。

〖88〗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41—42页，《日清战争实记》。

〖89〗上月二十九日，聂士成以各处援军迟迟不能到达，商于叶志超，自请回津，在冀东一带募勇成军，再带来平壤。聂士成此请得李鸿章允准后，即启程回国，迨行至义州时，日军已大举来攻平壤，又折回安州布防。

〖9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983、995页。

〖9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995页。

〖92〗叶志超八月二十日自安州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007页。按：叶志超电谓马玉崑等此次作战获胜，系八月十四日（9月13日）之事，但据多种史料（包括叶某此数日之来电）参考对照，可认定为是日（9月15日）之事。叶氏所以说成“十四日”，或因

其记忆有误，盖连日战事紧张，甫由平壤溃至安州，惊恐未定，即发此电，难免记忆混淆。

〖93〗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六册 182 页，《楚囚逸史》。

〖94〗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51—53 页，《日清战争实记》。

〖95〗《楚囚逸史》。

〖96〗《楚囚逸史》。

〖97〗时，叶志超由牙山带来之兵尚有三千余人，除用于防守北线之二千余人以外，另有在城内用作游击之师者约千人。左宝贵奉军原有三千五百人，此前已派去南线（船桥里一线）两营计一千人，以增强平壤正面防守力量；又因后路空虚，各军自进兵平壤以来便已先后留防或调派总计三千人之兵力，分扎安州、义州及清川江渡口等处，内有奉军二营计一千人。是以此时平壤北线用于作战之奉军只有三营即一千五百人兵力。

〖98〗叶志超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007 页。

〖99〗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六册 181—182 页，《楚囚逸史》。

〖100〗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58 页，《日清战争实记》。按：或谓是日傍晚之停战，系因城内清军悬白旗之故。此说并无可靠证据，不可信。

〖101〗《楚囚逸史》。

〖102〗日本大本营于上月间因所谓“制海权”问题迟迟未获解决，不得已放弃其作战方案第二期预案中目标在登陆直隶平原之“甲案”，决定改行“乙案”，即目标在“驱逐清军出朝鲜”，于是派其第五师团全部及第三师团一部进攻平壤，同时仍继续派陆军来韩，

其海军联合舰队亦为配合此作战而来朝鲜西海岸，意在拦截我经由海路增援平壤之军队。

〖103〗《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卷241页。

〖104〗 作为海战基本队形，纵阵较之横阵，具有结构简单、转动灵活的显著优点，可在多变而激烈之战斗中保持队形不乱，即易于维持集体战斗力。盖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纵阵内之每一舰只需跟定前舰之航迹，则各舰皆可追随旗舰逐一而行，不惟可简单保持队形不乱，且自然实现统一指挥。相形之下，横阵则结构复杂，转动困难，当不得不连续转动以利用舰首大炮制敌之时，势必导致队形紊乱，各自为战。如此则既不能保持舰队之整体战斗力，又可能被敌方各个击破。显而易见，当横阵直前运行时，其各舰彼此间尚须维持一定的角度和距离，而当其全体转向运动时，则更须以其中一舰为基准（作为转动轴心），其余各舰须在不同转动半径上以不同速度围绕基准舰转动运行，才能使全队各舰同步改变前进方向，从而保持阵形不乱，然而这在硝烟弥漫、情况瞬息多变的激烈海战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言之，如果横阵在海战中不得不作转向运动，则其队形必乱无疑。

〖105〗见《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卷169、246页。

〖106〗《二十七八年海战史》233页、247—248页。按：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第三次大转弯之前，彼方皆以右舷炮对我作战，在我队前方和右前方活动，故而我横阵只须直前冲锋，即可充分利用舰首炮火力压制之，于是得在战场上一时居于优势。但一经其第一游击队作“第三次大回旋运动”之后，该队变为以左舷炮射击，与仍以右舷炮射击之日方本队遥相呼应，对我舰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战场形势遂为之一变，我横阵便不得不接连转动以利用舰首炮应对两面之敌，而横阵由于结构复杂，转向运动笨重艰难，不能保持整体队

形，从而导致阵形混乱与离散。需要说明，日本学者多有意或无意把这一变化说成是其指挥官之“指挥艺术”所致，而我国传统观点亦有谓其运用所谓“太极阵”或“混圆太极阵”战法者，是皆不然。实则日方包围态势之形成，不过是其第一游击队迫于西京丸上发出之命令，不得已回头去救援陷于困境中之比睿、赤城二舰，于偶然中恰好与其本队遥相呼应而已。正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

〖10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九《大东沟海战折》。按：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亦称，北洋舰队之“凸梯阵”（即中央前突状之单横阵），“屡屡进行着针路及方向的变换，其意在专赖舰首之炮力以制我”《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二十七八年海战史》244 页。

〖10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 550 页，《英斐利曼特水师提督语录》。

〖109〗平远、广丙二舰及福龙等雷艇先是护送运兵船驶入鸭绿江口，海战已进行一段时间后（约在二时三十分许）赶到战场，并立即参加战斗，旋又追击逃跑之比睿、赤城、西京丸三日舰，远离大队而去，亦许久不在主战场。

〖110〗据《翁同龢日记》，是日午前，在军机处会议上，因叶志超本月十五日来电有云“敌高山架炮俯击，人马糜烂”，平壤告不能守，李鸿藻称是为“合肥有心贻误”所致。张之万不谓然，与之辩论，他人亦不赞同李鸿藻之说，翁同龢乃“左右其间”，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因而定议请将鸿章交部严议，并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奏入，因有本日谕旨（未交部严议）。

〖11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八《据实陈奏军情折》。

〖11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013 页。按：据丁汝昌来电，十八日与敌接仗，在望台督战，被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为炮火将衣焚烧，现在头脚皆肿，两耳流血水，两眼不能睁开，皮肉发黑，疼痛异常云。

〖113〗《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022 页。

〖11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033 页。

〖115〗《李鸿章全集·电稿》（二）1037—1038 页。

〖116〗《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117〗“三条共保朝鲜语”，指光绪十二年九月俄署使拉德仁奉俄廷旨意，欲与中国订立一共保朝鲜之密约，当时拉德仁称：（俄）外部欲结好于华，（愿）约明俄国以后永远不取朝鲜土地，中国亦不取其地，先互换照会为凭。我两国既经约定，倭、英必不敢生心等语。李鸿章以其“语颇真诚”，请与互换照会。嗣因醇亲王等以其所拟照会稿之措辞有所不妥，商议修改，而该使不允，终未定议，仅由鸿章与该使达成一“共保朝鲜”之口头协议。这里，翁氏《日记》将拉德仁误作喀西尼。

〖118〗《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119〗《翁同龢日记》九月初二日条。按：因翁氏不愿与李鸿章谈起求俄相助之事，朝廷采取俟翁氏到达天津时传密旨询问鸿章之方式，而由翁氏回京转达。

〖120〗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8 页；《甲午战争电报录》，载《东行三录》195—198 页。

〖121〗《清史稿》卷四百六十《邓世昌传》。

〖1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 256—258 页。

〖12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0 页。

〖124〗《翁同龢日记》，九月十六日、十七日条。

〖125〗日本第二军由第一师团和混成第二旅团编成，共二万余人。是日进发一批，明后两日又各发一批。

〖1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90、93页，《日清战争实记》。

〖127〗《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1页。

〖12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二，20页。

〖129〗《李鸿章全集·电稿》（三）73页。

〖13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二，33页。

〖13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三，13页。

〖13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84页。按：日军大本营此次派来金、旅一带化装侦察之间谍共有六人，即山崎羔三郎、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钟崎三郎、向野坚一，彼等均谙华语，且曾长期在华从事谍报活动。其此番由日本来华之前，日皇睦仁及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在广岛大本营特予召见，并行训话，然后与该国第二军一起乘船来花园口上岸，即分头潜往金州等处收集情报。其中，猪田正吉、大熊鹏二人出发后便“下落不明”，而山崎羔三郎、藤崎秀和钟崎三郎三人则被我军抓获，审讯后处决，惟向野坚一狼狈返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六册《向野坚一回忆录》）。

〖133〗记名提督卫汝成，系盛军统领卫汝贵之弟，盛军前调朝鲜时，留守小站，旋奉命招募五营填扎津防，此前曾奉旨将五营交吴凤柱带往辽阳一带，至是乃改令增援旅顺，仍属杯水车薪。

〖134〗《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四日条。

〖135〗《翁同龢日记》，九月三十日条。

〖136〗《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30页。

〖1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108 页，《日清战争实记》。

〖138〗前此多年间经营之旅顺炮台工程，皆为海岸炮台，面向大海，其后路仅有土木结构的炮台、堡垒、长墙一类防御工事。

〖139〗《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38 页。

〖140〗当晚，李鸿章电奏："适丁汝昌来谒（是日，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自威海来津商议援旅之事），据称，定、镇起碇机器铸铁工太大，是以尚未修妥，来远因伤重、匠少，只修一半；初十日已将定、镇及来远一并带往威海。可纾圣廑"。《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48 页。

〖141〗《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40、144 页。

〖14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52—153 页。

〖14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207 页。

〖14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86、196、207 页。

〖145〗《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55—156 页，199 页。

〖14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122 页，《日清战争实记》。

〖147〗《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91—192 页。

〖14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126—127 页，《日清战争实记》。

〖14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七，39 页。

〖150〗《蹇蹇录》中译本 63 页。

〖151〗《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条。按：本月二十三日（11 月 20 日），田贝面见总署大臣，称："我的政府通知我说，日本可以考虑中国通过我向它直接提出和平的要求"。越一日，总署答复田贝，可经由该使"直接向日本请和"，"基础条件

是朝鲜独立，赔偿战费”（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455—456页）。

〖152〗依克唐阿一军原有黑龙江“镇边军”八营计三千人，前此奏准派人赴吉林招募猎户、矿工，又新建“敌忾军”十四营计五千人，但此时后者始行陆续自吉林到来。

〖15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六，19页。

〖15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58、216页。

〖155〗旅顺失陷之前，龚照屿曾擅自乘船至烟台并欲来津“求援”，旋奉李鸿章电令，饬其立即回任。旅顺陷落当日又乘渔船渡烟台。

〖156〗《李鸿章全集·电稿》（三）219页。按：“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系指威海守军统领道员戴宗骞此前表示，若敌军重施金、旅故伎，从远处上岸来攻威海后路，则率所部绥字营（原为四营一哨，又添募二营，其任务是驻防威海北帮炮台）前出迎击。丁汝昌却不赞同此意见，恐其重蹈大连湾赵怀业等军未守炮台之覆辙，而戴宗骞则认为大连湾之失守就在赵怀业之未能远出迎击。二人相持不下，分别电告李鸿章，请予裁夺。鸿章以汝昌意见为是，故在此电中予以告诫。

〖157〗《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按：文廷式劾孙毓汶事，据翁氏称，其折确属“诋訾过当”（同书十一月初一日条）。又，太监高万枝事决议情形是，慈禧谓高“诸多不法”，认为“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翁氏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于是“圣意大是之，遂定议而退”。

〖158〗旅顺失守后，姜桂题、程允和、徐邦道等溃退各军循半岛西海岸北走，至复州一带与宋庆等军会合。旋奉旨一并革职，暂留宋庆军营，“戴罪图功，以观后效”。而赵怀业、卫汝成则下落不明，

是以旨令将该二军残部归徐邦道统带。既而，徐邦道以此二军连同其原带拱卫一军合编成十二营，仍名“拱卫军”。

〖159〗《李鸿章全集·电稿》（三）235页。

〖160〗《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31章2页。

〖161〗此旨与翁同龢之意见有关。据翁氏《日记》载，本月十三日翁在督办军务处谓恭王曰：停战在派全权之中，全权既派，战必自停，然失此隆冬可乘之机，明春更难为力。恭王云：可恨者兵未到齐，到亦无械，且须休息操练，终亦缓不济事而已。翁氏认为“贼之守金州者第三队也，其第一队以大寒不得力撤回（指东线凤凰城一带之日军），故聂士成等尾追得小胜；其第二队在岫岩，宋庆等军不能攻，则徘徊于辽、盖间，贼固不出，我亦不进，而扼金州之贼北瞰陪都（沈阳）、西窥山海、津沽，坚壁以老我，多方以误我，其为患岂有涯哉！”是主张我宜全力进击盘踞金州之一股敌军。

〖162〗《翁同龢日记》，十一月十六日条。

〖16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册253页。

〖16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六，15页。

〖16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271—273页。

〖166〗《翁同龢日记》，十一月二十日条。

〖167〗宋庆原奏以下尚有针对所谓卫汝贵贿买盛军总统一职及克扣军饷八万两之事所作调查，否定了此种不实之说。因前文已述（见本年九月十一日条），兹不重复。

〖168〗是指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凌晨，日军大岛旅团先头部队由素沙场来袭安城渡我军前哨，继而发生成欢驿之战一事。然而此战为聂士成所指挥，叶志超已先赴公州。

〖16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256—258页。

〖170〗《李鸿章全集·电稿》（三）284页。

〖171〗《李鸿章全集·电稿》（三）290—291页。按：据日方记载："在这次战斗中，众多的伤员（日兵）倒在雪地上。伤员拼命的呼喊担架，其声音凄惨，令人不胜忧伤。从理论上说，战斗人数对伤亡人数的比例，以十比一为极限。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日军）战斗人员总数是四千五百三十七名，伤亡总数近四百名，伤亡人数约占战斗人数的百分之九，差百分之一不到伤亡极限。发生如此多的伤亡，不仅在我国是没有先例的，在古今世界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云（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352—353页，《日清战争实记》）。

〖172〗美国人宴汝德、浩威自愿来华，称有"奇技"可助守口。李鸿章以为无论其办法如何，均不妨一试，因电总署报知此其事。总署即致函丁汝昌，嘱面询该二人究有何术。丁汝昌函复，据宴氏称，其法有十："用药水装管，埋于口门，似沉雷法，而价省功倍"；"用药水装管，镶配船后，用机喷出发烟，使敌闻烟气闷，即退"，等等。总署据以奏闻，旨令即与之签订试验合同（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二，20—21页）。

〖173〗据日方记载：在这次战斗中，敌军（指章高元等军）作战异常奋勇。过去，敌军总是躲在城内，实行退守防御。但是，在这次战斗中，敌军把部队派到城外，构筑了非常坚固的掩体，有的甚至设置了双重防御阵地，从掩体里俯射我军。过去敌军惯用远距离射击，面在这次战斗中，却实行了非常巧妙的防御方法：我军立起前进，他们则实行齐射；我军卧倒，他们则停止射击，其弹着点全落在我军前进的路上。第一联队和第十五联队共计伤亡三百零五名，此外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也有一些伤亡，人数不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370页，《日清战争实记》）

〖17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345页，347—348页。

〖175〗嗣据李秉衡电称，威海前面有北洋派扎戴宗骞及刘公岛张文宣等近二十营，其后路东自荣成、成山一带，西至宁海、龙门、烟台，共三百里之遥，分布不及二十营，明知兵分力单，而地面太长，不能不分；烟台以西至登州又一百八十里，所驻亦不及十营，云云。言下之意，威海前面北洋派扎各军若不分兵以守后路，则后路安危，山东不负其责。

〖176〗《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380、479页；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375—381页，《日清战争实记》。

〖178〗《李鸿章全集·电稿》（三）360页。

〖17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352、390、481页。

〖180〗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一军三千人，此前奉旨北上，时由清江行经山东境内。惟该军“皆徒手”，原拟到津后再发给枪械。至谕旨内所说“南省解来枪械”，即指前不久由德国运来之“大批枪械”（见十一月初五日条）。

〖181〗《李鸿章全集·电稿》（三）368—369页。

〖18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374页。按：时，提督曹克忠带新募津勇三十营扎津南一带，总兵吴宏洛带新募功字十二营（即聂士成部直隶新募兵）扎于北塘、芦台，均属北洋海防新添较大枝军队。

〖18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04页。

〖184〗本月初四日，从刘坤一请，旨令江南李占椿等部立即北来山海关一带，包括李占椿、万本华、杨文彪所部果胜、常胜、健胜三军各步队五营，陈凤楼部徐州马队三营。以上各军此时尚未行至东

省境内，即便已入省境，其经由济南前赴威海亦需若干时日，实属缓不济急。且此旨表明，朝廷于刘坤一以上所请，仅同意调此江南十数营增援威海，而未准调已来京畿之程文炳、董福祥二军。

〖185〗《光绪会计表》卷一，《入项总表》、《出项总表》。

〖186〗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3534页。

清通鉴　卷二五二

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公元1895年

正月初二日（1月27日）

1 张之洞电奏，请以海军出击敌运船，再依附炮台战其兵船。称：威海孤军，恐难持久，援军缓不济急，不得已，或请北洋大臣李电饬海军，就现有铁舰、快船四五号，疾驶至成山头一带，袭其运兵、运械等船；如彼大队来追，则收至威海，船、台相依，倭必受伤。威海得力在炮台，故倭避水而袭陆，使我炮台无用。或虑船毁，不知威海若失，海军已无老营，终归不支，趁此时威海炮台未失，赶紧用之，犹有万一之望，不然炮台亦不能久存矣。此举似乎孤注，然事机危急，断无束手受攻之理。〖1〗谕曰：张之洞此奏所陈，思议颇为周匝。此时救急制胜，舍断其接济，助台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

2 李鸿章奏，据刘超佩来电，倭兵已至威海南岸之东盐

滩，离炮台十五里，已电饬各将合力防剿。光绪帝谕：前经降旨饬令坚守南岸炮台，实为威防第一要着，兹闻有创为弃台守营之说者〖2〗，是直开门揖盗，更以利器赍寇，使得转而攻我，该处复何时为守耶？著李鸿章严饬戴宗骞、刘超佩等尽力固守。南北炮台无失，定予不次之赏，如弃台不守，即将该统领就地正法，决不宽贷。

初五日（1月30日）

3威海南岸炮台失守。

是晨，日军先向南岸炮台背后之摩天岭、杨枫岭等山间隘口发起攻击，戴宗骞、刘超佩统带绥巩军将士奋力接战，拼死抵御，龙庙嘴等三台皆调转炮口轰击，丁汝昌令定远等船亦在港内以舰炮向最关紧要之摩天岭一处来敌猛轰。当日军攻陷此处山顶炮台时，其第十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被北洋舰队从海上射来之炮火击中，立时毙命，是为战争以来击毙之日军最高级别将领。摩天岭阵地失陷后，敌军即攻入威海港南岸一带，中午时分，龙庙嘴炮台先被其攻占，继而鹿角嘴炮台亦陷于敌手。丁汝昌见最后一座炮台（即赵北嘴炮台）亦甚危急，即派水师一队乘艇登岸，先在台下埋置炸药，及至日兵攻上炮台，乃引爆之，敌兵和炮台遂一并轰于巨响与硝烟之中。南岸炮台既失，戴宗骞、刘超佩等分别退往北帮炮台和威海城。

【考异】关于威海南岸三炮台失守之时间及其先后等情况，史料记载有所不同。据时在港外观战之英人称：南岸赵北嘴（又作皂埠嘴）炮台最先于是日午时十二点十分失守，当经丁汝昌派“敢死

之上”乘船上岸，“将火药轰发”，全行炸毁。其鹿角嘴一台，继赵北嘴台之后，于十二点二十五分为倭兵所踞，而此前争议最大之龙庙嘴炮台，则“相持甚久，至申正四点钟（即午后四时）方陷”；“海军即将定远铁舰驶近炮台（龙庙嘴），发炮轰击约半点钟，此为是日恶战中之一大壮观也”（《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12页）。另据丁汝昌是日来电告称：“倭今早由南岸后路先得龙庙嘴台，鹿角嘴守兵即逃，赵北嘴台炮经水师于午间自毁”（同上书396页）。而其自毁赵北嘴台炮之方式，系派人乘艇登岸用炸药轰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19页）。是丁汝昌谓三台失守之顺序为龙庙嘴、鹿角嘴、赵北嘴，其中惟最后一台为海军自毁，且并非以舰炮轰毁，与观战英人之说法不同。究以何者为是？揆诸事理，丁汝昌身为战场指挥官，其说较之只是远处旁观且未必确切了解各炮台之名称、方位的英人说法，当更属可信。但是，关于各台失守时间，丁汝昌之说又不尽准确。据丁之说法，是日一早龙庙嘴台便已失守，继而“鹿角嘴守兵即逃”，午间又自毁赵北嘴一台，至中午时南岸三台已尽失。而据戴宗骞是日未时（午后1点至3点）来电称：本日早间，倭数道由岭入，巩军陆路台先失。南路长墙旋失，倭夺龙庙嘴台。水师炮力击，倭死不少。现鹿角嘴、赵北嘴尚守，职道率队扼八里墩。倘南岸两台尚存，犹可支；倘再不守，倭兵船深入，陆路北台均难存，是职道毕命时，恐无后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三）396页）。是知海军舰炮所击者，系失守后之龙庙嘴炮台，至少在戴发此电时（午后1点至3点），鹿角嘴、赵北嘴两炮台仍在坚守，尚未失去，这与上述观战英人所言最后一台（尽管炮台名称不确）“相持甚久，至申正四点钟”之说完全一致。足见丁汝昌所说三台均于午前失守之说不确。然则，丁何以如是说？其原因或在彼与戴宗骞关系不合，愤激中欲以此对陆上守军进行贬斥。

初六日（1月31日）

4 以威海南帮炮台失守，命将巩军统领刘超佩拿获正法〖3〗，且令水师各舰即“奋力冲击”，“如能多毁敌船，尚可力支危局，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并谕李秉衡急催丁槐、李占椿、陈凤楼等军速向威海前进，以资救援。

初七日（2月1日）

5 日本宣称张荫桓等无全权，拒与会商。

先一日，张荫桓、邵友濂抵日本神户。日皇睦仁于昨日派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令在广岛与中国使臣会晤。至是，张、邵二使与伊藤、陆奥在广岛晤面。双方互阅授权敕书，日方声称，中方代表无全权〖4〗。明日，双方再晤，日方正式拒绝与张、邵二使谈判，宣称“不能同意与只携有会商事件、咨报总理衙门随时请旨遵行的敕令之中国钦差全权大臣谈判，因而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得不宣告此次谈判至此停止”〖5〗。旋又告以广岛为军事重地，不得久留。后一日，张荫桓等离广岛赴长崎，未几，乘轮回国。

6 命丁汝昌无论如何危急，必不使我舰为敌所得。谕称：威海南台既失，刘公岛及北岸三台势当万紧，设北台不守，丁汝昌当照前誓死拼战、船沉人尽之议，不可稍有退诿。总之，无论如何危急，必不使我船为彼所得，是为至要。

7 此前，山东防军孙万龄（又作孙万林）二营、阎得胜五营在荣成以西白马河、桥头集一带截击日军，获胜仗，“杀贼百余，生擒三名，倭已败回”〖6〗。至是，敌大队来攻，孙万龄等率部接仗，因阎得胜五营先退，各军皆随之

退向威海以西之酒馆集。翌日，孙万龄依李秉衡电令，将阎得胜就地正法。

初八日（2月2日）

8 威海城及北岸炮台失陷。

前于南岸失守当日，刘超佩退入威海医院养伤，戴宗骞带随从十余人退回北岸之祭祀台炮台。次早，丁汝昌由刘公岛前往北岸与戴面商战守之策，戴称“绥、巩军均向西散去，派人四出招集，所剩只绥军一营守炮台及保长墙”。昨日，汝昌复往北岸与戴面商，据称“所散兵招集不回，并台墙守兵亦溃西去，两台（指祭祀台以外两台）只剩十九人”等语。汝昌恐孤台不支，转资敌用，不得已劝戴等移往刘公岛，并将北岸各炮台及火药库、水雷营等一并轰毁，而戴宗骞抵岛即愤然自尽〔7〕。至是，日军开入威海城并占据北岸各炮台。

初九日（2月3日）

9 丁汝昌率军与水陆两面之敌浴血奋战。连日来，日本联合舰队为配合其陆军之岸上进攻，在威海口门数次向内冲击，均被刘公岛、日岛炮台及水师各舰以猛烈炮火击退。而岸上日军自初五日攻陷威海南帮炮台后，加紧抢修各台之大炮，至是已修竣数门，开始向港内轰击。濒临绝境之刘公岛及定远等舰水陆将士，仍在丁汝昌指挥下，顽强不屈，拼死力战，一面还击岸上之敌炮，同时对口门处之敌舰队施以有力打击，迫使其败退而出。

10 李鸿章奏，请调聂士成一军回防直隶沿海。略言：

北塘至滦河一带，空虚辽阔，恐敌于春融后伺隙登岸，抄我后路，断非北塘数营防军所能兼顾，须有大枝游击之兵，相为援应，庶不致蹈皮子窝、成山覆辙。直隶海防各军多赴前敌，别无劲旅可调，现湘军陆续出关，前敌兵力已厚，拟请饬陈湜、李光久往大高岭等处接替聂士成，令该提督迅带所部回驻芦台，就近策应，并可兼顾北塘迤北一带海岸。〖8〗光绪帝谕：转瞬冰泮，畿辅各海口防不胜防，聂士成迭经与敌接仗，素称得力，即饬令其统带所部迅速进关，驻扎芦台，兼顾北塘迤北海岸。

初十日（2月4日）

11 寄谕李鸿章，命速筹直隶沿海防务事宜。

寻据李鸿章奏，直隶濒海袤延七八百里，地势平旷，汊口极多，现惟山海关、洋河口（即阳河口，在昌黎县）、乐亭、北塘、大沽、祁口（即歧口，在黄骅县）各有兵队分防，其余实无许多兵力处处设守，必须有三四大枝游击之师，视敌所向，分投合击。直隶淮练各军，前已半调奉天前敌，半守各口要隘，无可筹添，俟聂士成辽阳八营（芦榆防练）回直，合之该提督新募功字十营及吴宏洛六营，可并为津北一枝游击；曹克忠新募马步三十营，现由小站移扎上古林（在小站以南，今属天津市）、祁口等处，可为津南一枝游击。倭动挟数万而来，若窥京畿，必分数道登岸，断不可以寡敌众，致蹈覆辙。若有警信，程文炳、董福祥两军亦宜派令前进，合力迎击。〖9〗

十一日（2月5日）

12 定远舰沉毁。凌晨，日本鱼雷艇十艘于茫然夜色之中偷入威海港内，虽经发现，予以痛击，击沉一只，俘获一只，然该敌衔命“拼死专攻定远”，被其一艇冲至近旁，施放鱼雷，击中船底要害处，机舱大量进水，刘步蟾等“急将定远驶搁浅沙，冀能补救，作水炮台用，后以受伤过重，竟不能用”〖10〗。

翌日，来远舰亦于凌晨夜色中被敌军鱼雷艇偷袭击沉，同时被沉者还有练船威远等。

十二日（2月6日）

13 总理衙门奏，为筹备军饷，拟再向汇丰银行订借库平银一千万两，七厘行息；英金三百万镑，六厘行息，均分二十年归还。得旨：依议。

14 命宋庆速饬章高元一军回山东驻防海口。

又命张之洞即饬江南记名提督黄本富、江西赣州镇总兵何明亮各抽勇五营，迅速北来。

十三日（2月7日）

15 丁汝昌等仍在威海港内与水陆两面之敌鏖战，迭次打退敌舰队自口门外之进攻。是日，日本舰队又一次大举来攻，汝昌指挥镇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各舰，与刘公岛、日岛炮台一起，奋力将敌舰队打退。同时与南北两岸炮台进行激烈之炮战，据英人称：“过威海时，见定远开炮轰南北岸炮台，地雷炸发，炮台坍坏，毙贼无算，并打坏倭鱼雷艇一只”〖11〗。

16 北洋海军鱼雷艇十只擅行冲出口门，驶往烟台，因敌舰追击，多触礁或搁浅而毁。

17 李鸿章电致烟台刘含芳，嘱即派人送密信给丁汝昌，促其速带船乘黑夜冲出，南往吴淞，告以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资盗，即不至干咎。〖12〗

十五日（2月9日）

18 威海形势益形恶化，南北两岸之敌连日以炮台巨炮轰击港内，同时其海军舰队仍继续从口门外向内进攻。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残余舰船依附刘公岛炮台（时日岛炮台已毁）仍与两面之敌猛烈炮战，苦守待援，是日再次将敌舰队打退，而靖远舰中炮搁浅（旋自行炸毁）。据烟台刘含芳谓："英船回称，各船打得甚好，各国都佩服，可叹无援；亲见丁提督望援，两眼急得似铜铃一样！"〖13〗

十六日（2月10日）

19 昨，军机大臣见起时，光绪帝"诘诸臣以御贼策"，翁同龢"汗流沾衣"〖14〗。是晨，光绪帝仍"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翁同龢等"汗流战栗，罔知所措"。〖15〗

20 恭亲王及翁同龢等请陈宝箴来督办军务处，询问畿辅布防之策，盖以宝箴"尝从曾文正军营，颇知兵机"。据称，直隶沿海应"以游击之师为主，津北、津南须分两大枝兵御之"云。〖16〗

陈宝箴，字右铭，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江西义宁州（今修水）人，举人出身，咸丰间入曾国藩幕府，先

后授湖北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后因事罢免，上年重新起用为直隶布政使，嗣授湖南巡抚。

21 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以刘公岛危在旦夕，援军久盼不至，于悲愤绝望中服毒自尽。

十七日（2月11日）

22 驻美国等国使臣杨儒奏，中日开仗以来，欧美各大邦皆恪守局外公法，所有军舰不容转售中国，势难购船，惟南美小国间思乘时射利，或以废旧之舰投函求售，即使购之，亦无裨军实。〖17〗

23 广丙管带程璧光乘一炮舰悬白旗驶向日本联合舰队，递交丁汝昌致伊东祐亨书函。

十八日（2月12日）

24 晨，丁汝昌于悲愤心境之下服毒自尽。护军统领、记名总兵张文宣亦于同日自尽。后一日，护理北洋海军左翼总兵、署镇远舰管带杨用霖自尽。

十九日（2月13日）

25 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

前于本月十二日，慈禧太后召见恭王、庆王及诸军机大臣于养性殿，曰“战事屡挫，今使臣被逐，势难迁就，竟撤使归国，免得挫辱”。恭王与孙毓汶、徐用仪嗫嚅委婉谓“宜留此线路，不可决绝”，又述美使田贝之言“若决绝，则居间人亦无体面”。慈禧乃问“若尔，则中国体面安在？”恭王等略劝慰。翁同龢称“订约画押既录入国书，则‘批准’一节亦宜叙入〖18〗，或稍可维持”。慈禧

题之，曰“顷间，上请安时亦言若不待批准，则授权一介矣”。于是，决定修改国书，添入使臣有“定约画押”之权，“而‘批准’二字亦轻笔逗出”。〖19〗昨日，田贝来总署转达日方要求，如中方另派谈和使臣，须是“名位极崇，能肩重担”者。慈禧太后即召见恭王等军机大臣及总署庆王于养性殿，以日方所说“名位极崇、能肩重担”者，自是指李鸿章，曰：“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并准张荫桓等撤回。〖20〗

至是，光绪帝谕曰：现在倭焰鸱张，只此权宜一策，亟谋两害从轻，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著王文韶署理。李鸿章著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一切筹办事宜，均于召对时详细面商。

二十日（2月14日）

26 道员牛昶昺与伊东祐亨议定“威海卫降约”十一款，定刘公岛一切兵舰、炮台以及其中所有军械均交与日方，丁汝昌等人灵柩可用康济舰运出威海，中西水陆官弁亦可乘康济舰开返华军控制之区。

越二日，日本联合舰队开入威海港内，将镇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舰及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炮舰及刘公岛上军械等物悉据为已有，康济舰载丁汝昌、刘步蟾等灵柩六具驶往烟台。〖21〗

二十二日（2月16日）

27 依克唐阿、长顺会同徐邦道、李光久等军第三次反

攻海城。

先是，上月下旬，依、长二军接连两次反攻海城未成，总结经验，以为敌军占踞海城，据守险要，反客为主，以逸待劳，我军则大半新募，若连日攻坚，“非特多伤精锐，兵家所忌，设有疏虞，则一蹶难振，大局便不可问”，是以多日未有行动。〖22〗本月十二日，廷旨谕称：此时各军俱到前敌，亟宜克期会剿。著即同心协力，严饬诸将奋勇进战，务期一举攻拔，再向南路与宋庆会合，节节进剿，军事当大有转机。于是依、长两军又约同牛庄之徐邦道十营及李光久五营订期再攻海城。至是，长顺一军兵分两路，一路仍由东北方向进攻双山，另一路攻击北门外之三里桥；依克唐阿一军仍攻海城西北之亮甲山，徐邦道、李光久二军则由西向东合力猛攻城西南之唐王山，“各军更番迭战，抢过各屯”，“李光久等奋勇当先，击毙贼百余名”，“自卯至申”，激战竟日。各军虽数次冲至半山，以缺少有力之炮火支援而未能攻下各山头，“攻至酉刻，未能得手，各收队回扎抢获各庄”。〖23〗

二十三日（2月17日）

28 李鸿章奏请优恤丁汝昌等死难将领。略言：据刘含芳来电述德舰兵官目击丁提督、刘步蟾、张文宣死事情形，孤忠惨烈，极可悯伤，应请旨将该三员先行饬部从优赐恤，并恳将丁汝昌所得处分开复，以示大公。

寻，明发上谕，命予刘步蟾、张文宣等从优议恤，丁汝昌毋庸议恤。谕称：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记名总兵张文宣、护理海军左翼总兵杨用霖等，能见危授命，忠烈可

嘉，著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议恤。至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

又从李鸿章请，命予戴宗骞照道员阵亡例从优议恤。

二十六日（2月20日）

29 慈禧太后谕："现在关外大军云集，各营饷械亦陆续到齐，声威较壮。海城倭兵屡经依克唐阿等进剿，锐气已挫，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士卒，齐心并力，迅图规复，再行合军南剿，次第肃清。宋庆、吴大澂、依克唐阿、长顺，当不分畛域，共矢公忠，以图迅奏肤功，无负深宫谆谆告诫之至意也。勉之！"

二十七日（2月21日）

30 依克唐阿、长顺、李光久、徐邦道、刘树元等军第四次反攻海城。

是晨，各军从东、北、西三面同时向盘据海城之敌发起又一次大规模进攻。长顺军仍从东北方向攻击位于敌防线右翼之双山，依克唐阿军从西北方向大小费屯等处进至城北之三里桥，然后迅速向东南行军，猛扑双山敌阵地侧后，意在与长顺军合力将此山攻克。徐邦道、李光久和刘树元等军，则从西面之二台子、安树堡子进攻敌防线左翼之亮甲山和唐王山阵地（在海城西南一带）。由于敌军凭险据守，以优势炮火及大量步枪子弹向暴露而密集之冲锋队伍进行射击，而各军之少数火炮非但不能压制敌方炮火，反被对方压制，以至多被击毁，将士伤亡严重，于中午时

分不得不停止进攻。

二十八日(2月22日)

31 李鸿章入京，光绪帝于乾清宫召见之，议割地事。

日前，日本政府请美国驻日公使覃恩电知美驻华公使田贝，要后者转告总署，中国另派大臣，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议割让土地且能画押之全权，即无庸派其前来。〖24〗枢臣等为此事连日议论。是日，李鸿章奉旨来京，光绪帝即于乾清宫召见之，军机大臣同见。鸿章面奏："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言："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则称："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光绪帝问直隶海防有无把握，鸿章对以"实无把握，不敢粉饰"。继而鸿章又与恭王等军机大臣及庆王会议于传心殿，请翁同龢同往议和，后者曰"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余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鸿章云"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怵以危语，意在摄合"。他人皆无言，翁同龢独持前议，谓"偿胜于割"。李又提议请英、俄出力，翁"力赞"此说，孙、徐则以为"办不到"，阻其莫作此想。〖25〗

越日，李鸿章赴各国使馆拜访求助，因未得要领，与枢臣一起皆感计无所出，孙毓汶仍"必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力持不可，而于私下记曰："德使申珂告李相'若不迁都，势必割地'，至言哉"。〖26〗

二十九日（2月23日）

32 以倭舰出现于澎湖水域，台湾与福州间海底电线已断，命闽浙总督谭钟麟传谕署台抚唐景崧严备，并令设法将户部已拨台防饷需一百万两运交该抚。

三十日（2月24日）

33 宋庆率军激战大平山。

先是，缸瓦寨一役后，宋庆率部退守牛庄、田庄台一带，意在截敌西进山海关之路。日本第二军乃木希典旅团乘机北犯，既陷盖平，复进至大石桥（今营口县）及其附近之大平山。大平山位于盖平通海城大道旁，宋庆以为，若克此山，既可屏蔽营口，又可切断南北两敌之联系。因于本月二十七日以马玉崑带毅军一部任主攻，姜桂题率铭军策应，宋得胜带毅军另一部为两军后劲，自营口进抵大平山下，先将敌前哨击溃，乘势向山上冲锋。倭寇二三千严守山之上下，毅军将士奋力冲杀，毙其百余，抢登山头，铭军则抄至山后，两面夹击，敌军不支而走，遂将大平山攻克。〖27〗既而，盖平之大股敌军倾巢出动，来夺此山。是晨，该敌兵分三路从东、南两面来攻，马玉崑、姜桂题等各率毅军、铭军分投抵御，宋庆亦自营口赶到，亲临战场，浴血鏖战，“自卯至申”，血战竟日。终因“寇于各山头分设快炮五六十尊，连环轰击，我军营哨官纷纷阵亡，勇丁伤亡约四五百人”，“而每枪所带枪子三百出，均已罄尽，炮车亦多损坏”，宋庆本人亦“坠马伤腰”，只得“令各统将率队且战且退”，撤出大平山。当是时，“马玉崑被困核心，率其亲兵闯出重围，因见我兵尚在围内，

重复杀入，冲开一路，护之而去。其亲兵百人两次冲杀，仅剩二十余人，战马三易，均被炮毙”〖28〗。此战，宋庆兵力为一万二千人，仅有火炮十尊，虽伤亡较多，仍予敌以沉重打击，仅乃木希典所部第一旅团之第十五联队即“伤亡二百七十三名”〖29〗，其余可以想见。

34 是月，孙中山建立香港兴中会，发表宣言及章程，并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

二月初二日（2 月 26 日）

35 奉天东边道张锡銮收复宽甸城。

初，奉省东边道驻凤凰城（辖凤凰厅及宽甸、通化等县），上年九月，日军入侵，攻陷九连城、凤凰城等处，新授东边道张锡銮统带防军数营移驻通化县（今吉林省通化市），并饬属组织乡间团练，得数千人。至是，乃率所部及团练进攻宽甸留守之敌，该敌不支，退往长甸，遂将宽甸收复，“生擒倭领队贼目广田甚吉一名，夺获枪械、子母、衣物多件”。后两日，又将长甸收复。〖30〗

张锡銮，字金波，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监生出身，同治间投军，光绪元年（1875）以来任通化县知县等职，上年授东边道。此前，入侵凤凰城、九连城一带之日本第一军第五师团主力调往海城、辽阳方向，以配合其第一、第三师团进行所谓“辽河下游攻势作战”，锡銮遂乘虚收复宽甸等处。

初三日（2月27日）

36 李光久、刘树元、徐邦道、依克唐阿等军第五次反攻海城。是日，刘树元率湖南巡抚亲军三营，李光久统老湘军二营，合攻城西之亮甲山，徐邦道所部拱卫等军十营进攻城西南之唐王山，依克唐阿从西北方向派军策应。各军接连推进，攻下小八里河、戴家堡、龙潭堡等村，然后进攻晾甲、唐王二山之敌军主阵地，由于炮火之力薄弱，仍未得手。

次日晨，盘踞海城之日军第三师团倾巢而出，突袭大小费屯一带依克唐阿军驻地，依军猝不及防，伤亡甚众，仍冒雪与敌力战。敌又分兵一股来抄后路，依军有被包围之势，幸湘军赶来支援，始得撤出。

37 张之洞电奏，拟续借“炽大”洋行英金二百万镑作为军费。得旨“即行照办”。

初四日（2月28日）

38 命依克唐阿、长顺两军撤海城之围，回防辽阳。

先是，原在凤凰城一带之日本第一军第五师团由大高岭西南山间行经黄花甸、三家子等处，昨日进至辽阳东南之吉洞峪。辽阳知州徐庆璋闻之，一面以所练防勇及民团布置守御，同时急电钦差大臣刘坤一及督办军务处，请转奏速饬长顺等军回防辽阳。至是，光绪帝谕：“刻下海城一时难克，以先固辽、沈之防为最要，长顺所部现在海城四十里外，著先其所急，就近移扎要隘，助守辽阳，以保沈阳门户。”寻又以徐庆璋再电辽阳告急，旨令长顺即日驰援，倘该城有失，惟长顺是问。又命宋庆、吴大澂、依

克唐阿亦派兵援救，不得稍有推诿，并称“辽阳屏蔽沈阳根本重地，最为紧要，目前贼在海城，旦夕难下，亟宜先顾辽、沈，刻不容缓”。长顺、依克唐阿两军遂由海城前敌同抵辽阳。然日军第五师团并未由吉洞峪北犯辽阳，而是向西乘虚进占鞍山站一带，与已由海城出击之第三师团会合，再转向西南奔袭牛庄。

39 驻藏大臣奎焕奏，廓尔喀国王闻海疆不靖，该国军民咸抱不安，“请将下忱转奏”。谕曰：“该国王所奏，具见悃忱，著奎焕传旨嘉奖。”

初六日（3月2日）

40 予李鸿章以让地之权。

前因日本政府宣称，中国新派议和使臣须有割让土地之权，否则不必派来，光绪帝于李鸿章到京当日即予召见，面议此一条件，以斯事重大，未能遽决。翌日再次召见，李仍表示不敢承担割地之责。本月初一日，光绪帝第三次召见之，李面奏之语“略及割地”，恭王“亦发其见”，翁同龢则“未敢雷同”，其余诸臣默然无语。次日，光绪帝于请安时向慈禧太后陈说割地之事，慈禧面色沉郁，曰“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31〗是日，光绪帝面谕恭亲王等，予李鸿章以让地之权。李旋即具折奏称：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予通融，势难得解纷纾急。详阅日本致田贝电，于兵费及朝鲜自主两节，均认为已得之利，而龈龈争执，尤在让地一层，臣必当斟酌轻重，力与辩争。至兵费虽允偿还，

多寡悬殊，亦须从容商定数目。别事包藏亦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末云：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见之中，臣自当竭心力以图之。〖32〗

恭亲王奕訢及庆亲王劻等又会奏一折，称：倭人所最注意者惟在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皇上深维至计，洞酌时宜，令臣等谕知李鸿章，予以让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蹉磨定议。昨据田贝送到日本覆电，定于长门（马关）会议，李鸿章自应迅速起程，免致别生枝节。〖33〗

越一日，光绪帝复召见李鸿章，“不过一刻，语极简，又独对，不与枢臣同见”，翁同龢以为“可异也”〖34〗。当日，李领奉全权敕书，其文曰：“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鸿章旋即离京，悄然回津，准备东渡日本。

初八日（3月4日）

41 湘军血战牛庄。

先一日，日军第五师团自吉洞峪西陷鞍山站，昨日与盘踞海城之第三师团合兵一处往袭牛庄。牛庄系此时仍在海城西南一带准备反攻作战之湘军等部紧要后路，留防此地者仅为甘肃布政使魏光焘所部湘勇“武威”一军六营三

哨计三千余人，彼此兵力至为悬殊，而该军并未稍萌退志。是日拂晓，日军两个师团约二万余众开始攻扑牛庄，魏光焘一军即依托简陋之胸墙阵地，与来敌展开拼死激战。炮声震天，枪弹如雨，魏亲自往来指挥，数次打退敌军冲锋。旋以兵力过单，退入街市，转而进行巷战，逐街逐屋惨烈厮杀。午后，李光久闻警从海城附近率所部老湘军五营赶回，立即直前搏战，勇猛冲杀，“一入街口，即与该贼巷战。毙贼无算，（贼）业已败出街外，乃前贼败退，后贼纷来，枪炮雨密。贼又从两旁拥出，纷纷击犯，勇与贼几莫能辨”。魏光焘军得此增援，愈益奋力血战。魏、李两军此时虽已陷入重围，仍“无不以一当百”，拼死力战，诸多将士殉国。直至日暮以后，两军余部突围而出。日军既占牛庄，乃逐户进行血腥屠杀，平民被害者无算。〖35〗

初十日（3月6日）

42 营口失陷。此前，宋庆一军分扎营口、田庄台一带。大平山血战后，未回营口，仍在此山附近村庄构筑阵地，与来自金旅方向之日军第一师团相持。昨日，宋庆闻牛庄失守并探知敌军复自牛庄趋向田庄台，以为当务之急在退保该处，以遏敌西进锦州之路，而营口可暂时弃守，盖因“即使全队拔回营口，亦不能保；（若）徒防营口，指日冰解，水陆受敌，且后路运道一断，粮弹不济，亦难支持，今后路被扰，惟有全队回顾”〖36〗。因率所部星夜开赴田庄台。是日，日军第一师团进犯营口，守军蒋希夷等军仅三千余人，以寡不敌众，与道员善联等皆退往田庄台，营口遂陷。

43 寄谕宋庆等：宋庆率全军回顾西路，是此时第一要著；锦州之防，实惟宋庆、吴大澂专责，务须同心合力，保此一路。

十一日（3月7日）

44 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派员勘接襄阳至西安电线，以备不虞。倘直东电线（即北京经天津、山东至上海电线）有阻，文报即可由保定、西安、襄阳、汉口以达上海，缓急较为可恃，现由津海关道盛宣怀派员勘办云。得旨：即著王文韶饬令盛宣怀赶紧集款购料，妥为兴办。

十二日（3月8日）

45 刘坤一奏，现调赴援山东之江南李占椿、陈凤楼等军十五营前来埕子口（今山东埕口，位于直隶与山东交界之海岸处）驻扎，与章高元军协力防守。报闻。

十三日（3月9日）

46 宋庆等军与敌大战于田庄台。

先是，宋庆等军既退守辽河下游重镇田庄台，日军第一、三、五师团亦同时分由营口、牛庄向田庄台附近集结，并开始其进攻行动。守军迭次打退敌军之扑犯，据宋庆事后称：当时，“雪片如掌，倭炮弹飞如雨”，“各军仓猝分路迎击，连番压退，伤毙无数。我军昼夜不遑食息，饥疲尤甚”〖37〗。是晨，日军三个师团大举来犯，宋庆指挥守军奋勇还击，双方展开一场自此次战争以来陆战中动员兵力最多、规模最大之战役。宋庆之军有马玉崑、宋得胜所部毅军十二营，龙殿扬、李家昌、刘凤清等部新毅军二

十五营〖38〗，张光前亲庆军四营，姜桂题铭军十一营，此外尚有刘世俊、蒋希夷等军约十余营，各军总计约为二万余人。而日军三个师团总兵力在四万人以上〖39〗；其火炮数量对比尤为悬殊，日军参与此役之火炮总数为九十一门，而清军仅有二十余门而已，不及对方四分之一。〖40〗日军之进攻田庄台，系以第三师团从正面冲击辽河以东之防御阵地，而以第一师团包抄守军右翼侧后，以第五师团绕攻左翼后路。彼先以数十门火炮接连轰击，继以步兵分路冲锋，宋庆各军即分投迎击，双方展开激战。未几，新毅军龙殿扬等军因敌方火力过猛，力不能支，被迫撤过辽河以西。日军随之踏冰而来，攻入田庄台街市，“大炮六七十尊，街市全行轰灼”。双方即进行惨烈之巷战，终以伤亡过重，各军向北退往双台子。是役，宋庆各军计有二千余人伤亡，主要为敌军炮火所致。〖41〗

十六日（3月12日）

47 准裁撤海军衙门及内外水师学堂。

海军衙门奏，目前臣衙门暂无待办要件，拟请将当差人员及应用款项暂行停撤。又奏，海军内外学堂（即昆明湖水师学堂）亦请暂行裁撤。得旨：依议行。

十八日（3月14日）

48 宋庆、吴大澂电奏，已饬姜桂题、徐邦道等军分扎辽阳驿、广宁驿（在今北镇市沟帮子附近）及义州（今锦州市义县），请饬驻山海关之余虎恩、熊铁生两军驰赴锦州，以资策应。谕称：宋庆、吴大澂兵数不少，现均退扎

石山站，去田庄台、牛庄已嫌太远，为今之计，仍应督饬各军相机进扎东路如杜家台、双台子一带（在今盘锦附近）以为进攻之地，不应在远处株守。山海关驻军无多，不能再拨。

寻宋庆又奏，敌若西窜锦州，路径甚多，不能处处防堵，兵分力弱，现拟自率一部驻闾阳驿（在石山站以东，今沟帮子附近），其余各军扎大凌河西岸，凭河守御，以固锦州要路。得旨：军情瞬息变迁，朝廷不为遥制，总以就海城以西力筹进扎，相机堵御。

二十一日（3月17日）

49 明发上谕，撤去吴大澂帮办军务差使，来京听候部议。先是，牛庄失守后，京内外舆论纷纷指责吴大澂言大而夸，谓湘军徒有其名。此前，因吴氏电奏内又有“严饬将领只准前进，不准退扎”等语，光绪帝谕称：吴大澂向来语多夸大，一似杀贼致果，自信甚深；乃自牛庄溃退，辄先远避，何得仍以“不准退扎”等词空言敷衍？著即统率所部移扎锦州，严密防守。至是，又令撤去吴帮办军务差使，赴京听候部议，湘军各营由魏光焘暂行统带。〖42〗

50 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报，东省防军收复荣成县城。报闻。

二十三日（3月19日）

51 张之洞奏，拟调冯子材一军赴京畿驻防，并继续招募江南勇营北上。得旨：远道征调，需饷浩繁，新招之勇亦难得力，所请募勇入卫之处，著毋庸议。其冯子材一军

应否令其北上，俟到江南后，再候谕旨。

二十四日（3月20日）

52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举行第一次会谈。

本月十八日，李鸿章乘德国商轮由大沽起程前往日本马关，带有正式随员三十二名，其中江苏候补道李经方为参议，海关道罗丰禄及候选道马建忠、伍廷芳为参赞，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任顾问，其次为幕僚于式枚、徐寿朋及美国前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等；尚有随从、护卫、杂役人等，共一百三十五人。昨日行抵日本马关。是日午后，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议于春帆楼内。首先互换全权敕书，此番日方无异议〖43〗，鸿章即令参赞罗丰禄宣读拟请停战英文备忘录，略谓：大清帝国大皇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现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为彼此议商和约条款地步，是乃议成和款第一要义，理合声明，并请见覆。〖44〗诵毕，面交伊藤，后者略思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覆”。又称：“贵国前派张、邵大人来此，似未诚心修好，中堂位尊责重，此次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实出至诚。”李答：“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亦不来此。”又云：“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等语。〖45〗

二十五日（3月21日）

53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第二次会谈。

会议伊始，日方提交停战备忘录之英文覆文，其大意云：日兵应占据大沽、天津、山海关所有城池、堡垒，中国军队驻以上各处者应将一切军需交予日军暂管，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亦由日本管理，停战期限内军事费用应由中国支补，“如允以上各节，则停战限期及其余细目再商”〖46〗。罗丰禄译述毕，李问：“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伊藤答：“凡议停战，两国均应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李谓：所开停战条款，未免陵逼太甚。前承贵国请余来此议和，实系诚心讲和，我国家亦同此心，乃甫议停战，贵国先欲据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为直隶所辖，如此，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 伊藤云：中堂为贵国计，故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只有如此办法。李请再想一办法。伊藤称，实在别无办法。又称“若论停战，应有所议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搁起”。李曰：“中国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所招新兵，未经训练，今既到此地步，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然后告以停战暂行搁起，请日方出示议和条款。催请再三，伊藤只是追问停战之议是否确实不欲再提。李答：“本大臣拟覆文云，停战之款万难应允，姑且搁起，即请会议和款。”伊藤仍要求仔细考虑停战条款，然后再谈议和

条款。〖47〗

二十七日（3月23日）

54 寄谕刘坤一、王文韶：李鸿章电到，甫议停战，要挟已甚，万难允许。战事既难停罢，恐将窜扰畿疆，自津沽以至山海关一带，彼久垂涎，若其乘虚登岸占据一处，全局即行震动，极为可虑。著刘坤一等严饬各军，随时侦探，整备迎击，关内铁路尤应设法保护，万一事急，临时务须拆断，将车辆收回。

55 澎湖列岛失陷。

上年十一月初八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向该国大本营提出“进攻威海卫占领台湾方略”，以为直逼北京或许招致列强之共同干涉，而攻取台湾更合日本利益。此一意见得该国政界上层之多数支持，如前首相松方正义称：“台湾之于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如欲向南发展，以扩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过此一门户不可。如因攻占台湾而失去进攻北京之机会，就帝国百年大计设想，实无大损失，至少比攻北京失台湾更有大益。”〖48〗于是日军大本营下令先取澎湖，再攻台湾。本月十九日，日本海军之松岛、严岛、桥立、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等七舰及西京丸、鹿儿岛丸等八艘运兵船（载五千余陆兵），从该国佐世保港向我澎湖列岛开驶而来。是日午前，日舰队驶入澎湖湾，立即遭到马公岛炮台猛烈轰击。双方炮战有时，日军陆兵乘间由龙门港登岸，守军与之战至深夜。明日，敌攻陷拱北炮台和马公城，澎湖岛失守，后二日，澎湖列岛全行失陷。

二十八日（3月24日）

56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三次会谈。

会议开始，李鸿章提交正式文书，声明将停战之议暂行搁起，请日方出示议和条款。伊藤仍不欲见示，吸烟细想，良久乃云："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查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所允者或未照行。"李曰：所言当指十数年前与俄国所办伊犁之约，虽稍有龃龉，随后即派使妥结矣。伊藤仍谓：我忝为敝国总理内阁大臣，凡所议定必能实践，亦望中堂实能施行议定之事为幸。李曰：我忝派钦差头等大臣，此次进京，召见数次，实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训条，前屡与贵大臣言及，日后和款必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为，果可行者，当即应允，其难行者必须缓商，非三数日即可定议。请即将和款出示。伊藤称：请俟明日交阅。李即谓：所示和款若与他国有关涉者，请贵大臣慎酌。伊藤问：何意？李答：如所示条款，或有牵涉他国权利者，必多未便，我两国相交有素，故预为提及。伊藤云：此次议中东两国之事，他国皆在局外，未便搀越。李云：此次起衅，贵大臣岂不知非我本意？伊藤称：此次争战之始，议和甚易。初战之始，我两国譬如两人走路，相距数里耳，今则相距数百迈，回首难矣。李曰：终须回头。伊藤曰：相距数百迈，回走又须数百迈矣。李曰：少走几迈，不亦可乎？纵令再走数千里，岂能将我国人民灭尽乎？既而，伊藤有意询及台湾，称"我国之兵现在往攻台湾"云。李鸿章为之一愕，谓贵大臣提及台湾，想有往踞之心，不愿停战者因此，但英国将不甘心；台湾已立一

行省，不能送予他国。又闲谈有顷，遂散。〖49〗

57 李鸿章遇刺受伤。

是日傍晚，李鸿章于会谈后乘轿由春帆楼行至距寓所引接寺不远处时，突于夹道围观人群中跳出名为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助）一暴徒，以手枪向轿内射击，子弹击中鸿章左颊骨，血流不止，登时晕绝。伊藤、陆奥闻讯吃惊，即来看。明日，日皇派来御医诊治，其皇后亦“特派看护妇两名，带亲制之绷带前往”〖50〗。

李经方旋将鸿章遇刺事电告国内，光绪帝“为之不怡良久”。〖51〗

二十九日（3月25日）

58 明发上谕，宋庆、吴大澂革职留任。谕曰：宋庆统军御倭，屡经失利，部议降二级调用，实属咎有应得，姑念该提督甫至田庄台未及稳扎遽行接仗，所部将士尚能杀贼致果，因众寡不敌，致有挫失；吴大澂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于调度，初次接仗即行败退，本应照部议降三级调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迨奉命出关，立即启行，此次牛庄失挫，将士尚能力战，均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寻命吴大澂仍回湖南巡抚本任，毋庸赴京。

本日，翁同龢等“见起三刻，论宋、吴议处事”，光绪帝以吴大澂舍安就难，尚属勇往，命将部议降三级调用，与宋庆均改革留。

59 以倭攻澎湖，令署台抚唐景崧严行戒备，并准借洋商三百万两作为军费，即由总理衙门办理。

三月初五日（3月30日）

60《中日停战协定》签署。

先是，李鸿章遇刺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颇感惊慌，认为：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而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乘机进行干涉，固可以李氏之负伤为最好的借口。〖52〗本月初一日，陆奥宗光再来李鸿章寓所“问疾”，并交来伊藤一函，内称由于此事，日本举国“万分忧愁”，交阅和约条款之事，难免稍有耽搁。陆奥复独晤李经方，称：“中堂身受重伤，幸未致命；中堂不幸，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请宽心养伤，中日战事，将从此止”等语。又告以伊藤博文已乘轮赴广岛向日皇禀商此事。〖53〗次日，日皇与伊藤等在广岛议定，允中方停战之议，惟台湾、澎湖不在停战范围。陆奥即于当日赴李鸿章寓所，携来停战草约，通知允许停战一事，谓“除业经派往台湾、澎湖两处攻战外，其余均行停战”。鸿章则“力争一律停战”。陆奥不听，称“船与兵已早往，电报不通，势难禁止”。〖54〗

至是，李鸿章在病榻上与伊藤博文签署《中日停战协定》六款，主要内容为：自是日起至本月二十六日（即3月30日至4月20日）中午止，在中国奉天、直隶、山东

地方之双方水陆各军均暂时停战，各自驻扎现在所屯之处，不得前进，亦不添派援兵，二十一天限期届满时彼此无须知会，云云。〖55〗

初七日（4月1日）

61日方提交和约底稿，限三四日内答覆。

是日午前，陆奥宗光邀李经方至春帆楼会面，要求中方须于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后，三四日内作出是否全部同意或就部分条款提出修改意见之答覆。李经方据以报告李鸿章，后者即照会日方，表示接受其限期答覆之要求。陆奥遂于傍晚派人将和约底稿送达李鸿章。所开条款主要内容如下：朝鲜完全自主；中国将辽东、台湾、澎湖割让于日本；中国赔款三万万两（库平银），分五次交完，第一次一万万两交清后，其余每次交五千万两，并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中国增开顺天府（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减免子口税，等等。

李鸿章阅后颇感震惊，即与科士达商议，然后于当晚电告总署，并谓："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以上情节，并祈详密告知三国（英、俄、法）公使。至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一时务乞勿庸告知各国，恐其见有利可沾，彼将协而谋我。"〖56〗

初八日（4月2日）

62 从唐景崧请，命李瀚章、张之洞、谭钟麟拨给台湾军火。谕称：现在奉天、直隶、山东，倭允停战二十一日，而彼图攻台湾，不在停战之列，该处孤悬海外，如被贼围，无法援救，尤虑军火缺乏，唐景崧请饬广东设法解运，著李瀚章速即如数拨解，以应急需。并著张之洞、谭钟麟一并酌量筹拨，或用渔船暗渡，或雇洋轮保险，趁此贼未登岸之时，赶紧办理。

初十日（4月4日）

63 光绪帝召见恭亲王等，会议日方所提和约条款。“上意总在速成”，翁同龢则“力陈台不可弃”，与恭、庆二王“语不洽”。退后，翁等又赴恭王府商议寄李鸿章电旨该作何指示，恭王“欲廷议”，孙毓汶则“力争”，“并言战字不可再提”。〖57〗

64 电寄李鸿章：“日本要挟过甚，索费奇重，索地太广，万难迁就允许。此次伊藤、陆奥同任全权，待该大臣情意不薄。该大臣惟当与之尽心联络，竭力蹉磨，此事谅非一二次辩论所能了。”

十一日（4月5日）

65 李鸿章以四日限期已至，照覆日方一说帖，凡数千言，晓以两国长远关系之理，请彼于割地、赔费两节不可索要过分。其文略云：查日本所拟讲和条约序文内，有订立条约俾两国及其臣民杜绝将来纷纭之端等语，今查拟请所让之地，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

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而传之无穷矣。我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不能不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以保东方大局。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通，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凡属中国臣民览此约文，必曰是日本欲与我为永远之仇敌也。日本如欲与中国立一永远和好、彼此互助之约，可将约稿让地一款酌量更改，如不此之图，徒恃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此次战事，中国并非首先开衅之人，似不当责令中国赔偿兵费，但为息事安民，本大臣自当允载和约款内，然查日本所索兵费数目，必非中国现在财力所能偿，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胜，所得中国之兵船、军械、军需，折价已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划出扣除，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本款既巨，复以子母相权，中国财力有限，曷克胜此？

李鸿章说帖最后谓：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雠仇，则有关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熟虑，庶日后东方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58〗

翌日，伊藤博文等覆函李鸿章，不满中方说帖，要求对和约底稿作明确回答。称："所交说帖，并非和约底稿逐条覆答之词，亦未将中国所欲允之意说明。用兵以后所索之款，非寻常议事可比，望即将约款能否全数应允，或某某款不能应允，实在说明，勿再延缓"云云。李鸿章即

电告总署称："彼嫌未说明所欲允之意，注意仍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着落。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停战期只剩十余日，事机紧迫，请速代奏，请旨示覆为幸。"〖59〗

十二日（4月6日）

66 以李鸿章伤病未痊，命添派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

67 枢府诸臣为割台事"大龃龉"。初在值房，翁同龢即力言台湾不可弃，"气已激昂"，"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又于见起时在光绪帝面前激烈辩论，翁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指恭王、孙毓汶等）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翁氏乃于私下叹曰"盖老谋深算（指恭亲王），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60〗

十四日（4月8日）

68 电寄李鸿章："奉省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辄弃资敌？既不能概行拒绝，亦应权其利害轻重，就该大臣之意，决定取舍，迅即电复。至于赔费一节，万万以外，已属拮据，彼若不肯多减，则力难指办，可将实情告之。该国既欲议和，谅不至始终胶执，惟视该大臣相机操纵何如耳。通商一条，缓商最好，已由总署密饬赫德筹

酌，各国皆未告知。至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允，京师、湘潭大有窒碍，苏、杭两处均系内河，亦多不便，驳则俱驳。”〖61〗

又谕：“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该大臣接奉此旨，一面将筹定办法及意中所欲言者切实奏复，一面遣李经方前往，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62〗

69 慈禧太后懿旨：两地（辽东、台湾）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所不恤也。〖63〗

70 伊藤博文派人请李经方到其寓所晤谈，谓此次停战，由伊力持乃允，各武员预备兵马粮械齐足，必欲分道直攻北京，再行议和，限期已迫，断难再展。李经方告以让地、赔费两项须俟面议再定。伊藤称：此二款最为紧要，尊意欲将奉境全行收回，万做不到，南北两处均要割让，仅让一处亦断不行。又称所索三万万，即欲减少，能减无几。李经方“反复辩论”，伊藤“毫不松口”，“嘱将此两款如何还价，切实声明，方可再行会议”，且称倘若中国“嫌开价太大，不欲商行，则我国另有办法。时日甚迫，限于明日回信，勿再迟延误事”〖64〗。李鸿章即致电总署，转述伊藤之语，并谓：鸿再四筹思，时迫事紧，姑据鄙见，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俟后再说，较之伊所划经纬线界已少大半；澎湖既被占据，亦暂允让，赔费即遵电谕以一万万应之。倘彼犹不足意，

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为要。〖65〗

十五日（4月9日）

71 李鸿章向日方提交和约底稿修正案，拟允割让奉天东边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66〗

十六日（4月10日）

72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四次会谈，日方交阅和约改定节略，宣称对于此次条款，中方但有允与不允两语而已，限期答覆。

昨日，李鸿章提交和约底稿修正案后，伊藤博文等同意于本日举行第四次会谈。〖67〗午后四时，李鸿章疾赴春帆楼与会。双方寒暄毕，伊藤称“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即交阅日方所拟和约改定节略，其要点为：中国须割让“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流以抵安平河口，从此划线而抵凤凰城、海城及营口”以南之辽东半岛并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赔款为库平银二万万两，分八次交完，第一次交清后，其余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威海卫，赔款交清及通商章程订立以前不允撤回，所需费用由中国负担。〖68〗鸿章阅后，曰：“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伊藤：“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李谓从前偿给英法军费皆未加息。伊藤称如可一次全交，自不计息。李云：“息不能认。日本虽胜，总不能强于英法。”伊藤称如在两年内偿清，当可免息。李云：“借到自能早还。

日虽得胜，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担当。”伊藤即问：“不能担当，是否不允之说？” 李答：“我诚愿修和，但办不到事，不能不直说。”又论割地，李曰：“历观泰西各国交兵，未有将已据之地全行请让者，以德国兵威之盛，直至法国巴黎都城，后将侵地让出，惟留两县之地〖69〗。今约内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将所据之地全得，岂非已甚？恐为泰西各国所訾笑。”又曰：“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伊藤称“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不能照办，即算驳还”。李云：“不许我驳否？” 伊藤：“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运出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鸿章：“停战限满，可请展期？”伊藤：“如和约已签押，限期可展，否则不能。”继则伊藤告以停战之限尚仅十日，请中方于三日内作出是否应允本日所交和约改定节略之答覆。李曰，三日太促，“我明说，尚需电报请旨”。伊藤：“接到回旨，即可决断？”李答：“请旨后如何，再与贵大臣面议。”最后，李鸿章谓：“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伊藤：“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鸿章：“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伊藤：“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又谈数语，午后六时许，双方散去。〖70〗

当夜，李鸿章致电总署，报告日方所提交之和约改定节略，且言：伊藤声明，此系文武熟商、再三核减尽头办法，请三日内覆信，两言而决，能准与不能准而已。似此

乘胜贪横，悍然不顾，实非情理能喻。伊请三日回信，倘不准，定即添兵，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鸿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71〗

十七日（4月11日）

73 伊藤博文照会李鸿章，限四日内对昨日所交和约改定条款作出允与不允之答覆，实系最后通牒。照会称：昨交和约条款，实为尽头一着，中国或允或否，务于四日内告明，其四日期限系从昨日算起；请阁下勿认为今日可侥幸得到日本允诺之媾和条件，至后日仍可得允诺云。李即致电总署："鸿思所索各款，惟台湾日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然伊昨面谈，语已决绝，今又来此函，似是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应如何应付之处，伏候速示遵办，请代奏。"〖72〗

十八日（4月12日）

74 电寄李鸿章，示以再与辩论，若事至无可再商，可定约。谕称：赔费已减三分之一，若能再与蹉磨，减少若干，更能稍纾财力。让地一节，台澎竟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口在所必争。著该大臣将以上两节再与竭力辩论，冀可稍益大局。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73〗

十九日（4月13日）

75 李鸿章电奏，伊藤十七日晚送到哀的美敦书，词已决绝，无可再商。即使会晤，再行蹉磨，割台之半与之，亦必不允。且一岛两国分治，口舌既多，后患亦大。若议不合，必至决裂，察看日人近日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并令法、美观战探事人（新闻记者）随队前往，其意可知。恐非即与订约不可，不得不先奏明。

又奏：顷又据伊藤函覆“兹再重言申明，十六日面递改定条款，实系无可商，无可改；此打仗后约款，与寻常议约不同”，“若再误会仍可商改，其责成非日本之咎”等语，似只有遵旨即与定约。

当晚，李鸿章又电总署，日本愈逼愈紧，无可再商，速请旨遵办。电称：顷派伍廷芳往伊藤处，“（伊藤）覆信谓：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等语。是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定条款订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74〗

二十日（4月14日）

76 午前，伊藤博文派专人来李鸿章寓所催要回覆，称四日限期已至，立等覆信。鸿章不得已派李经方前往伊藤住处与之面商。李经方“先许以台湾矿利饵之”，伊藤嗤之以鼻。李经方“又遵电旨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伊藤谓“半台亦万不能允”。又商让营口税关等，

“蹉磨再四”，伊藤皆坚拒，谓：“前两函已说定，无可商改，此等费辞何益？广岛运兵船六十只，现装十万人已陆续开驶，由小松亲王等带往大连湾、旅顺，准备进攻。若不照我前改约款，我之权力实系无法禁止，务即日会商定计。”李经方以李鸿章“伤病甫愈，精神委顿，今日不及往晤”，请再宽限。伊藤云“本不能改，因尔谆托，姑候至明日（午后）四点钟晤面定议，过期即作罢论”。

鸿章遂电致总署：“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不敢不候电复即行定约，电谕想已在途，明日午前当到。”〖75〗

77 准李瀚章开缺回籍。初，两广总督李瀚章被御史谢希铨等参劾，旨交广东巡抚马丕瑶查奏。至是光绪帝谕称：李瀚章被参各节即著毋庸议，惟该督年力就衰，前因病奏请开缺，著加恩准其开缺，回籍调理。

二十一日（4月15日）

78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五次会谈，被迫同意日方条款。

是晨，李鸿章接奉电旨：“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76〗午后两点半钟，李鸿章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会议。李称：“现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办理。此事难办已极，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我实在无酌量法。”伊藤云：“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动摇，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已可被议。”李云：“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伊藤云：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李云："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让地两端，总请少让，即可定议。"伊藤云："初时说明，万难少让，昨已告明伯行（李经方）星使，已尽力让到尽头；议和非若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李云："日前临别请让五千万，如能让此，全约可定。"伊藤："此不必再提"。李云："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伊藤云："如可稍让，尽已让出。"李云："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伊藤云："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李云："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又问："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藤云："两件皆不能稍减，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稍改。"李云："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伊藤云："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李云："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记及。"继而谈赔款加息，李鸿章言"中国前赔英法兵费，但写明过期不还方认利息"。伊藤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李云："尔想钱太过，索款又巨，利息又大。"既而议定，三年内全数交清，可以免息，并将此添入约内。又议台湾交接之事，李云："约不互换，尚不算准，台湾仍系中国之地"，"应写明俟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再行互议交接章程"。伊藤乃称："我即派兵前往台湾，好在停战约章台湾不在其内！" 李即建议可将台湾从约中删除，凭日本"自取"。伊藤固不同意，要求在换约后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办理交接。李谓一月之期过促，请宽以两月。伊藤不

允。李云："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云："尚未下咽，饥甚！"旋议定条约批准互换后两国即派大员至台湾办理交接，两月内交接清楚。继而又就日兵留驻威海费用（允给五十万两）等事略加讨论，最后伊藤要求约款签押后二十日内互换，且明日即行签押。李鸿章认为应以一月为期，后日签押。即定于后日十点钟签字。〖77〗

二十三日（4月17日）

79《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签字。条约主要内容为：朝鲜"自主"；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本约批准互换后，即速派全权大臣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在约章为本"；"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得派领事官于各口驻扎，等等。〖78〗

又订《停战展期另款》，将三月初五日所定停战日期，展至四月十四日中午，届时如条约未经批准，则"立行作废"。

二十四日（4月18日）

80 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奏，不敢奉割台之诏。称：李鸿章希图了事，此约断不可从，我可急挽英、俄为同盟，许其保辽、保台，即以赔倭之款与英、俄，或请各国从公

剖断，不可专从李鸿章办法割台，臣不敢奉诏；臣忝权台抚，台已属倭，一切文檄仍用台抚衔，不独为民笑，并为倭笑，何能办事。为今时势，全局犹盛，尚属有为，何至悉如所索！皇上当思列圣在天之灵今日何以克安？臣不胜痛哭待命之至！〖79〗

81 李鸿章一行登轮回国（后日到津）。

同日，伊藤、陆奥赴广岛见日皇覆命。日皇降诏称，此约之订立“洵足显扬帝国之光荣”〖80〗，并批准之。

二十五日（4月19日）

82 唐景崧再奏，前工部主事邱逢甲等率全台绅民呈称：“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以养人心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忽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81〗

同日，总署覆电唐景崧：“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不能守”云。〖82〗

越日，唐景崧第三次电奏：昨电示（指总署覆电）传播，台民不服，闭市，绅民拥入署，哭声震天。”又电：“大局败坏，一至如此，惟毁约再战，拼孤注以冀转机。否则各国纷起，宇内立见分裂，虽欲苟安而不得。即各国无事，而赔款太巨，何处搜刮？要害全失，财穷地蹙，断

难自立，绅民哭声震天，乱民又起，无可抚慰，无可禁止，臣与各官惟日以泪洗面。惟战有生机，割地、赔款实成绝路。〖83〗

二十八日（4月22日）

83 举人梁启超等发动“公车上书”。是日，到京应试之广东举人梁启超、麦孟华等联名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等亦联名数十人，首诣都察院，上书吁请拒绝批准和约，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举人继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举人又继之，均纷纷上书同作拒约之请。接连数日，每逢都察院双日开堂之期，“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84〗。

二十九日（4月23日）

84 是晨，军机大臣等见起时，光绪帝称：“台割，则天下人心尽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对以“前敌屡败”。光绪帝认为“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唯唯引咎而已”。〖85〗

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倭人索求太甚，条约应交廷臣集议。略言：割台必失民心，而民心一失，何可收复？至于旅顺为津海门户，岂容畀之他人？俄国占据伊犁尚可收回，而况在肘腋之间乎？从前与英法各国议和，所偿兵费不过百十万而止，乃今之索竟至二万万，不啻数十倍之，如此巨款，何所取资？此次议和，谈洋务者动以普、法之事为言（指1871年普法战争法国败绩之事），夫法之于普，

力绌势穷，无所复之，乃出于此，今倭之所扰及者，不过奉天、山东沿海数百里之内，未尝敢深入也。今调而未用之兵尚数十万〖86〗，兵力未尽绌也，民心之固结犹是也，在彼肆其欺凌至于此极，凡属臣民，益深义愤，我直彼曲，势尤可乘，既有此二万万之款，何难购械练兵，慎择将帅，以图大举？请将条约交廷臣会议。〖87〗

此外尚有御史裴维安等，翰林院编修李桂林、宋伯鲁、徐世昌、杨士骧等联名奏请勿轻许和约。另有各部院奉天籍官员六十余人具呈督办处，请拒和约。

85 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

本月十六日，俄国御前会议决定，联合英、法、德三国对中日和约进行干涉，以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并于二十四日正式向三国发出倡议照会。〖88〗除英国拒绝参与外，德、法两国表示赞同。至是，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奉命照会日本外务省，称“日本对辽东半岛之占领，对于中国首都将是一个永久性的威胁，同时使朝鲜的独立成为虚幻之事，并且以后对于远东和平也将永远是一个障碍”，故三国政府为表示与日本之友谊起见，“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89〗。

四月初一日（4 月 25 日）

86 以内外臣工仍纷纷请拒或请改和约，和战两难，命刘坤一、王文韶，各抒所见。谕称：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皆万难允行之事，而日人恃其屡胜坚执，非此不能罢兵；设竟决裂，则北犯辽沈，西犯京畿，皆在意中。连日

廷臣章奏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持论颇正，而于辽沈、京师两地重大所关皆未计及。如果悔约，即将决战，如战不可恃，其患立见，更将不可收拾。目前事机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立断。著刘坤一、王文韶体察现在大局安危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己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辞敷衍塞责。

寻据刘坤一奏：让地、赔款两节目前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事理显然。惟一经决裂，倭必分扰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辽沈等军依克唐阿、长顺等皆与贼屡战，甚为得力，更有宋庆、魏光焘、李光久诸军驻扎锦宁一带。该将军等忠勇过人，屡经大敌，相机战守，似辽沈后路，可无他虑。倭拟图犯京畿，则自关至津沿海要口处处设防，又有各大枝游击之师，合计不下十余万人，倭寇岂易深入？纵或登岸，究属孤军，既有程文炳、董福祥两军堵御于前，而津、关各军可以两面夹击。即不得手，自可再战三战，以期必胜，未必彼即长驱直入，我即一蹶不振。利钝本难逆睹，倭人远道未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诸将一闻和约，义愤填胸，皆欲一决死战；坤职在兵戎，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90〗

署直督王文韶奏，此次议约，倭人要挟狠鸷，实为内外臣民所共愤，天津一带现有聂士成、吴宏洛、章高元、陈凤楼等部，声气联络，必可一战，其榆关以迄辽沈各路

军营亦各有可用之将，惟究竟是否可靠，不敢臆断；现在战事，可胜不可败，势成孤注，应请饬下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总理衙门通盘筹议，请旨定夺。〖91〗

初二日（4月26日）

87 慈禧太后懿旨，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命诸臣妥商一策以闻。〖92〗

88 张之洞电奏，请联俄、英以抗倭。谓：倭约万分无理，神人共愤，其意在吞噬中国；若准此约，中国自强无望，京师亦永无安枕之日，各大国援例要挟，动以窥伺京城为词，更不能拒，后患不可胜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废约，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倭人素畏西洋，断不敢与俄、英开战，若两国有一国相助，则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拒其陆兵，俄英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俄英本强，即以轻利酌之，允以界务、商务实利，于我尚无大损。〖93〗

翌日，旨寄驻俄使臣许景澄，询俄廷能否以兵舰相助，中国愿与订立密约，以酬其劳。谕称：闻俄有倭若坚拒，只好用力之语（指干涉还辽事），意颇切实，此时应问俄廷能否先以兵舰来泊辽东海面，为我臂助。倘真用兵力，中国愿与俄立定密约，以酬其劳。此节宜即诣外部，密与商订。〖94〗

初三日（4月27日）

89 天津一带暴雨成灾，接连二日三夜不止。洪水横流，海啸骤起，铁路、电线皆为之阻断，淹没沿海防营多处。

寻据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天津一带风雨交作，海水上涌，防营淹毙兵丁不少，新河上下六十余营同被水灾，淹没军装子药，收集重整，非一两月不能成军。

初四日（4月28日）

90 湖北巡抚谭继洵奏，倭约要挟太重，万难允从，请迁都西安，持久与之相角。其折略谓：奉天七州县割，则东三省危而京师亦逼；台湾富庶弃以资敌，东南从此多事，防不胜防。赔费二万万，倭得以经商有资、制器有资、练军有资，愈臻强盛，我则元气萧索，财尽民穷，欲购船械、整顿军实更无所资，设一旦再生衅隙，又何以应？且恐一敌之欲未满，群敌谓中国之易挟也，接踵而来，又何以应？倭地小饷绌，势难久角，我则地大物博，尽堪坚持，且军民愤极，势有可乘，但能筹备约款四分之一，已足以购船械、充兵饷。倭之所以挟我者，不过谓海道易阻、密迩京师耳，中外议论均愿皇上奉皇太后銮舆西幸长安，臣极知此事关系重大，诚未易言，时势急迫之际，权衡轻重，亦未尝不可采取。总之，夺其所挟，坚持一年，倭必形见势绌，无难蹙之，即议和亦易就绪，若斯时曲从此约，谓可救目前之患，殊不知患即在目前，各国乘隙而起，为害尤烈，臣忧愤之至，谨披沥上陈。〖95〗

初五日（4月29日）

91 以内外臣工连日纷纷奏请拒约再战，“几于万口交腾”，光绪帝谕李鸿章，令与伊藤通信，询以可否暂缓批准。李覆电称：“因原议只批准可电知也。若令鸿为改约

电议，适速其改约兴兵，为大局计，未敢孟浪。且除电报外，亦无通信之法，只可俟另派大员换约时，详切与商，或三国商阻定局，另有办法。”〖96〗次日，光绪帝再谕李鸿章，令妥筹可否明告日本，三国劝暂缓批准。李旋覆电总署：“三国劝缓批准，各外部并未明言，似难援为确据。若径告日本，恐彼借口责我反约，盖停战第二款‘两国不允批准，即将此约作为废止’，约即废止，立即决裂，三国各行己志，未肯助攻，转无从商改。原约若暂行批换，我仍可与三国互商，敬求妥慎筹办。”〖97〗

初六日（4月30日）

92 梁启超、麦孟华等八十二人再次联名上书都察院，请拒和约。尚有奉天、湖南、江苏、山东、湖北、江西、四川等省举人各联名上书，皆同作拒约之请，“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98〗。

同日，康有为、梁启超又联合十八省举人集会松筠庵，与会者一千二百余人。康有为旋以一昼二夜之力，草成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越日，投递都察院，则以和约业已批准，无法挽回，未予接收。〖99〗是为最后一次“公车上书”〖100〗。

初八日（5月2日）

93 光绪帝决意批准中日条约。

先是，初六日早，军机大臣见起二刻，于应否批准和约，“无所可否”。光绪帝令彼等赴恭王府会商（恭王患病未入值）。既至王府，孙毓汶“以所拟‘宣示稿’（原

注：宣示者，俟批准后告群臣之词也）就正”，恭王“以为是”。〖101〗 昨日，军机大臣等仍行会商，先传阅刘坤一电奏（见本月初一日条），孙毓汶等从中“摘其一、二活字〖102〗，谓非真有把握也”。乃以换约之期在即，决议奏请批准和约。〖103〗

至是，军机大臣将刘坤一电奏及昨日会商决议，一并上奏。光绪帝批：“依议，惟闻俄、德、法三国，现与日本商改新约，将来如有与此约情形不同之处，仍须随时修改。钦此。”〖104〗

初九日（5月3日）

94 光绪帝挥泪在中日条约上用宝。派直隶候补道伍廷芳及三品衔升用道联芳同往烟台换约。

十一日（5月5日）

95 日本照覆俄、德、法三国政府，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

上月二十九日，俄、德、法三国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占有，日本当局即在广岛举行御前会议紧急讨论。伊藤博文提出三种可供选择之策：“第一，即使不幸增加新的敌国，仍断然拒绝俄、德、法之劝告；第二，召开国际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交该会议处理；第三，完全接受三国劝告，以恩惠方式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会议认为，其第一策虽属应取，然以日本之海军实力，即使对俄国一国尚且难敌，何况与三国对抗，是此策实为心有余而力不足，至第三策又于心实有未甘，故不得已决定

取其中策（即召开国际会议）。〖105〗次日，伊藤博文向陆奥宗光征求召开国际会议一事之意见（陆奥因病未出席御前会议）。陆奥称此种事情不宜交付国际会议，否则讨论中可能节外生枝，是否真能只限于辽东半岛一事亦成问题，甚至“可使《马关条约》全部归于破灭”。日本当局遂改变主意，认定“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106〗。旋于本月初六日（4月30日）照会俄国政府，宣称拟保留金州（旅大在内），增加赔款，放弃金旅以外之辽东半岛其他部分，并在中国完全履行其媾和条约上之义务以前，仍予占领，以作担保。〖107〗同时并向德、法两国外部发出同样照会。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则于两日后覆照日本，拒绝其保留金旅之议，要求将辽东半岛全部退还中国。至是，日本被迫宣布全面接受三国之“友谊劝告”。

十四日（5月8日）

96《中日和约》在烟台互换。

昨日，总署闻日本允还辽东，即请旨由田贝转电日本政府再商停战展期，同时急电烟台伍廷芳等，告以暂缓互换和约。是日午时，日本换约大臣伊东已代治派员来告伍廷芳等，本日如不换约，即当回国。伍、联二使遂往晤该日使，劝稍候。伊东称，今日停战满期，必须期内换约，请立即互换。伍廷芳答以必须候旨。伊东称，如本日四点钟尚不互换，则立即回国，事便决裂，恐再开仗。伍、联即电总署，“恳速请旨电示”。午后四时，奉旨：“速将批准条约互换。”伍廷芳等便与伊东已代治于夜十时将条

约互换。〖108〗

十五日（5月9日）

97 命恭亲王、庆亲王、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孙毓汶等办理对日赔费借款事宜。

十六日（5月10日）

98 电寄驻俄使臣许景澄，命即赴俄外部传旨致谢争回全辽，并饬驻德参赞一律办理；并请俄国于偿费之事亦不允日本，盖此兵费以外之款，中国力量已力难措办。

又电驻英法等国使臣龚照瑗，或亲往或派驻法参赞庆常赴法国外部先行致谢。

十七日（5月11日）

99 光绪帝明诏宣示不得已批准和约之苦衷，略曰：近自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堪弃，费不堪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心，支撑维局。其言固出于忠愤，而于朕办此事熟筹审处、不获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招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近日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径逼辽、沈，南则直犯畿疆，皆现前意中之事。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余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

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勿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

十八日（5月12日）

100 陕甘总督杨昌濬奏，甘肃循化厅被东乡起事回民包围月余，请饬董福祥率兵星夜回甘。从之。

二十日（5月14日）

101 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刑部尚书薛允升、吏部右侍郎廖寿恒、户部右侍郎陈学棻、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兵部右侍郎徐树铭、工部左侍郎汪鸣銮、内阁学士寿耆为殿试阅卷官。

翌日，策试贡士二百八十二人于保和殿。其试题有云："兵所以威天下，亦所以安天下，然非勤加训练，则无以制胜"，"孙子练士，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至于究极精微，谙求韬略，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

二十一日（5月15日）

102 台湾绅民致电署江督张之洞：台湾属日，百姓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请，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愤曷极！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镇永福镇守台南。

二十四日（5月18日）

103 派二品顶戴李经方前往台湾，与日本派出大臣商办事件。

翌日，李鸿章电奏，李经方自马关回津后，“忧劳成疾，病势沈重”，“实不胜任”，“请旨收回成命，另行简派”。得旨：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结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方饰词卸责？现在日使将次到台，仍著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109〗

越日，又命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解职来京，并令台省大小文武官员内渡。

二十五日（5月19日）

10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乙未科三鼎甲：状元骆成骧，四川资州（今资中县）人；榜眼喻长霖，浙江黄岩人；探花王龙文，湖南湘乡人。至是，赐一甲骆成骧、喻长霖、王龙文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萧荣爵、康有为〖110〗、文同书等二百七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徐桐，副考官为理藩院尚书启秀、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内阁学士唐景崇。旋授一甲骆成骧为翰林院修撰，喻长霖、王龙文为编修。

二十七日（5月21日）

105 电寄许景澄：第一次赔款一万万两，于六个月内先借俄款付给。

二十八日（5月22日）

106 安徽巡抚福润奏，遵旨严拿革员赵怀业、卫汝成未获，已先将其家产查抄。得旨：仍著严拿务获。

嗣据福润奏，将赵怀业、卫汝成抄封家产变价，用于修补合肥县城垣。

五月初二日（5月25日）

107 刑部奏，已革提督聂桂林已拿解到部。谕称：聂桂林前因屡次遇敌溃退，降旨拿交刑部，现已解送到部，著即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111〗

108 台湾绅民宣布成立“民主国”。是日，台湾绅民拥戴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将军，邱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改年号曰“永清”，并晓谕全台，通电各省，告称：日本要索台湾，竟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闻信之日，绅民愤恨，哭声震天。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强，台民亦愿顾全和局，与以利益，惟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112〗

初三日（5月26日）

109 开去定安之东三省练兵大臣差使，练兵事宜责成三省将军分别办理。

初四日（5月27日）

110 兵部尚书孙毓汶“因病赏假”，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兼署兵部尚书（嗣以步军统领荣禄为兵部尚书）。寻，孙毓汶又“因病恳请解职”，允之。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六年（1856）一甲二名进士（同科状元为翁同龢），授编修。同治间擢侍讲学士，光绪九年（1883）授工部左侍郎，十一年（1885）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十五年（1889）授刑部尚书，十九年（1893 调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上年九月以来，伊以枢臣兼总署大臣，一意主张割地求和，尤以马关条约签押后之力倡批准为甚，早为朝野上下舆论所不容。至是朝廷乃以“养病”为名将此人解职，其军机大臣等差使亦一并开除。

初六日（5月29日）

111 日本近卫师团在台湾基隆港东南之澳底登陆。

初十日（6月2日）

112 李经方与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轮船上签署“交接台湾文据”。

明日，日军进攻基隆，唐景崧命督办全台营务处刑部主事俞明震亲赴前敌，指挥清军奋勇抗击，激战竟日。傍晚，基隆失陷，该处至台北间要隘狮球岭亦失。唐景崧由台北赴沪尾，乘德国轮船内渡厦门（旋奉旨休致回籍）。

既而台北陷落，日军成立“台湾总督府”，宣布建立殖民统治政权。同时，台湾各地抗日义军纷纷而起，著名

者有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等支义军，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统率所部清军，联合义军，以台南为基地，誓与民族敌人血战到底。

十二日（6月4日）

113 派李鸿章、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商办事件”，并示以“俟其到时，即行接待款留”，“不必先令来京，以免周折”。〖113〗

寻令李鸿章、王文韶，与日本商议通商章程，必须坚持定见，不许溢出泰西各国章程之外。谕曰：中日新约第六款现将开议〖114〗，此事于国家税厘、华民生计大有妨碍，惟藉约款详明，尚足以资补救。该大臣等必须先持定见，开议时方能力与蹉磨。新约内有“订定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应以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之语，即著坚执此语为凭，凡此次所许利益，皆不使溢出泰西各国之外，庶可保我利权。李鸿章为原订新约之人，尤当毖后惩前，力图挽救，总期争得一分，即有一分之利。

十九日（6月11日）

114 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请裁各路防军。奏称：军兴（中日战争）以来，先后征调、招募，关内外共四百余营，现在防务渐定，宜就各军分别应留、应裁、应并。此三事筹定之后，已裁者即可发给遣费，分起分日，责令该将带回遣散，已并者责令统将督饬应哨各官认真校阅，以期共成劲旅，请饬刘坤一等妥筹商办。得旨：现既防务渐定，关内外调募各应亟应分别挑留裁并，以节饷需，著刘坤一、

宋庆、长顺、依克唐阿将所部各营秉公选择，认真裁并。

二十八日（6月20日）

115 总理衙门与法使施阿兰订立《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条》，允割猛乌、乌得于法属越南。

前于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中法两国已订立中越界务、商务专条于北京，嗣法国因得南掌（老挝）之地，又要求与中国云南省车里土司（今西双版纳）之南界“划清界线”。日前，法使施阿兰奉命来总署称，此次中日和局，法与各国出为调处，大有益于中国，法国议院多次诘问其外部何以为中国如此出力，“故外部急欲订定此界约，俾阖国绅民咸知中国优待法国之意”。因而提出割让车里土司之猛乌、乌得两地于法属越南等要求。总署以其“迹近居功求报”，且“猛乌、乌得两处向为滇属土司之地，未便归入越界”，乃与之往返辩论。终因“该使臣以两地毗连越境，坚求让于法国”，并以法国此次调停和局，有惠于我，自不得不勉从其请，以示酬答之意，故“允将猛乌、乌得两地让与法国”。遂与施阿兰议定中法续议商务、界务专条，此外，允增开云南思茅为通商口岸（于前开蒙自、龙州之外增开），法国派领事官驻东兴街，将来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之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商办等。至是，庆亲王奕劻、吏部侍郎徐用仪奉旨与法使施阿兰（法国政府先已授予其交涉画押全权）签署之。〖115〗

三十日（6月22日）

116 此前，日军进攻台中门户新竹，遭到义军徐骧、吴

汤兴等军和道员林朝栋及新竹知县王国瑞等部清军之猛烈抵抗。双方激战十日，守军终因军械不继，粮饷断绝，不得已退往大甲溪、台中一带，新竹于是日陷落。此后义军又三次反攻新竹，不断打击日军，迟滞该敌南侵达一个月之久。

117 是月，四川成都等处发生多起教案，民众打毁教堂、医院。英、法等国驻京公使随即向总署提出交涉，要求将川督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

寻据川督刘秉璋奏，该省接连发生多起教案。据称：省城百姓因寻获遗失幼童，连毁各国教堂、医馆；一时闻风而起，嘉定（今乐山）、叙州（今宜宾）、保宁（今阆中）三府暨新津、眉州（今眉山）、彭山（今属眉山）、邛州（今邛崃）、仁寿等州县，亦有打毁教堂之事，现一面弹压保护，“一面严缉匪犯，分别惩治”云。疏入，下所司知之。

此案嗣由川督鹿传霖拿获王睡亭等二十三人，处决其中六名，其余十七名流杖，并赔给银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九十两零了结。

闰五月初五日（6 月 27 日）

118 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奏，拟以直隶提督聂士成总统淮军三十营驻扎津沽，江西藩司魏光焘总统湘军三十营驻扎山海关，四川提督宋庆总统豫军三十营驻扎锦州，各炮台守兵汰弱留强，仍归北洋大臣调遣；其驻守大高岭及辽沈各军，俟防务大定，再行议奏。从之。

寻又奏请裁撤东三省练兵，改用洋操先练奉天一军，以为程式。从之。

初十日（7月2日）

119 陕甘总督杨昌濬奏，甘肃河州（今临夏）等处回民起事。诏命该督“迅速剿办，免致燎原”；除董福祥八营以外，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将陕省之兵亦酌调数营前往。

西宁办事大臣奎顺亦奏，西宁、大通两县回民“数万并起”，“烧杀汉民，势甚猖獗”云。旨令杨昌濬速派营驰往救援，董福祥亦拔队前往。

十三日（7月5日）

120 新疆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县）地震。寻据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奏报，该处炮台、营房、民居坍塌多处。谕令即饬属抚恤灾户，查勘工程，妥为办理。

121 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开缺来京，另候简用。

十四日（7月6日）

122 中俄借款合同于彼得堡画押。

先是，四月十五日，诏命恭亲王、庆亲王等办理对日赔费借款事宜，继于同月二十七日寄谕驻俄使臣许景澄，令先向俄国借一万万两。本月初，俄政府与法国银行订立对华借款合同，由俄、法财团共同出借此笔钜额款项。至是，许景澄与俄国政府订立“四厘息借款合同”及“借款声明文件”，规定借款为四亿法郎（合英金一千五百八十二万镑，折银约九千九百万两），年息四厘；自公历本年七月一日起算，每年还本息二千一百十五万四千七百五十

二法郎，三十六年还清，海关作保；此合同订立后，中国在六个月内不另向他国借款等。〖116〗

十五日（7月7日）

123 光绪帝于文华殿接见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

十六日（7月8日）

124 钦差大臣刘坤一密陈，请联俄拒倭，以维大局。略谓：华洋交涉垂三十年，时至今日，事益棘手，刚柔并用，宜随时变通。此次与倭议和，诸多迁就，益启外人窥伺之渐，虎视眈眈，皆思择肥而噬，我自度力不能及，不可不亟联邦交。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盖动辄觊觎，以图要挟，此系切肤之痛，有识者莫不以为深忧。第倭之强，非俄所愿，倭之扰我东三省，尤为俄所忌，我若乘此与俄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我，纵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东三省与俄毗连之地，倭必不敢生心。或谓俄与中国接壤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亦视我之抚驭何如耳。请密饬总理衙门及出使诸臣，凡与俄国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复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117〗

未几，署江督张之洞亦请与俄立密约以结强援。奏称：从古各国角立之时，大率皆用远交近攻之道，而于今日中倭情形为尤切。今日中国之力，断不能兼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若不急谋一纾祸之方，恐无喘息自强之暇。今欲立约

结援，自惟有俄国最便。俄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其举动阔大磊落，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而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议定若何酬报之法。总之，中国惟海军练成不易，若有俄相助，将来无论何国寻衅，数旬以内，可以立发兵舰数十艘游行东方海面，则我得以专备陆路战守之计，而敌人亦断不能为深入内犯之谋矣。此尤交邻之微权，救急之要策也。〖118〗

十八日（7月10日）

125 命广东惠潮嘉道裕庚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出使日本国大臣。

二十二日（7月14日）

126 电寄张之洞：兴修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惟责任至重，必操守廉洁、明干有为、熟谙情形之员，方能胜任，著张之洞悉心遴选，奏保数员，以备简用。

二十七日（7月19日）

127 命各直省将军督抚，卧薪尝胆，力行实政。谕曰：惩前毖后，惟有蠲除痼习，力行实政。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

海军，立学堂，而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全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认真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

六月初一日（7月22日）

128 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拟将北洋海军各缺全行裁撤。称：现在舰艇已失，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共计二百十五员名，自应全裁，并将关防、印信、钤记一律撤缴销毁。下部知之。

初四日（7月25日）

129 命驻俄使臣许景澄再请俄外部力驳日本所索辽东赔费。谕称：此次赔款过巨，财力已竭，倭索辽东赔费，万难再允，著许景澄将中国竭蹶情形向罗拔（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切实言之，嘱其力驳，以副俄国国家热忱相助之意。

寻据许景澄覆电：遵旨与罗拔商议，据称“不赔，实办不到。现在三国公议，减去二千万两（原议还辽赔费五千万两），此乃与德国再四争执，才无异议”。〖119〗

初六日（7月27日）

130 户部请饬各省裁减制兵，整顿厘金，以备赔款等用。奏称：现因偿款过巨，息借洋债，每年筹还本息约须一千五六百万两，各路防军又未能尽撤，需饷甚繁，二者皆亟应预为筹备。拟令各省裁减制兵，整顿厘金，考核钱粮，请饬办理。得旨：所筹各节，皆切实可行，著各直省将军

督抚查核该部所拟，认真妥办。

131 御史陈壁奏，闽粤商民出洋回华，汕头、厦门等埠有地棍串通关卡书役，拘留勒罚，到籍后复有蠹吏、劣绅朋比讹诈，鱼肉百端，以致贸易海外者转视邦族为畏途，请饬严禁。谕称商民出洋回华，积有余资，自应加意体恤，令其乐归故土，岂容任意苛罚，致令失望？因命福州将军庆裕、闽浙总督边宝泉、广东巡抚马丕瑶等饬属查明，如有所奏情形，立即严行禁止。

十一日（8月1日）

132 古田教案发生。是日，福建古田县斋教首领刘祥兴等聚众焚毁英、美教堂及教士寓所，杀毙教士十一人，伤五人。据称，此案起因系教士侦知刘祥兴欲抗税起事，向官府告密，遭致刘之仇恨。〖120〗

寻廷旨以四川教案事法使日来总署咆哮，办理已万分棘手，福建古田近又杀伤洋人十余名口之多，命福州将军庆裕等“勒限将首要各犯迅速拿获，毋令一名漏网”。

又明谕各省保护教堂并晓谕民众勿信浮言，称：自泰西各国通商后，洋人侨居内地，朝廷一视同仁，叠谕疆臣加意保护。乃近日四川省城有焚毁教堂之案，同时煽动蔓延数州县，福建古田县又杀伤洋人多名，殊堪痛恨。著各省将军督抚等通饬所属，凡有教堂处所，务须实力保护，并晓谕各居民勿听浮言，妄生疑衅，倘敢藉端滋事，定当执法严惩，该地方官办理乖方，亦当从重惩处，决不宽贷。

十二日（8月2日）

133 召见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命交督办军务王大臣差委。

十六日（8月6日）

134 署江督张之洞奏，时事危急，万难苟安，请亟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制枪炮、开学堂、讲商务、求工艺、派游历，并“预备巡幸之所”。

其折略言：倭约凶狠，贻害无穷，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或曰，和约已成，中国若安于积弱，目前尚可息肩。不知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南洋则寇在肘腋，北洋则寇在门庭，狡谋一动，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预防，无从意料。试思去岁之事，曷尝真有启衅之端，何至不下战书而遽然击我兵船？不过兵力已强，窥我无备，欲藉端称兵，以偿其欲耳！此尚有何理之可论，何约之可言哉？以前例后，则此次之和，犹未和也。赔款二万万，目前必借洋债以应之，即分数十年归还，每年本息亦须二千万两，势必尽以海关洋税作抵，而又提厘金、丁赋以足之，此后国用更何从出？久闻倭人扬言，此次和约，意在使中国五十年内不能自振，不能再图报复。又闻倭人将中国舆图以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各国瓜分，宣称十年之外必可立见此局。其封豕长蛇之谋，令人发指！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朝廷虽有守约之心，倭人断无永好之意，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则无

以立国，稍一支吾，则立见决裂。今日时势，侥幸无事者或以为可偷旦夕之安，而臣独以为不久即将有眉睫之患，夙夜忧惧，不知所出，谨条陈数事，愿朝廷决而行之：

一曰宜亟练陆军也。夫日本用兵皆效西法，其兵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又不惜重利广购间谍。我军则仓猝招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熟，以致动辄溃挫。且十年以来，宿将上选所存无多，其次者暮气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其自爱者亦仅能约束不扰而已，故非一变旧法，不能尽扫旧习。今外洋各国无一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气，则永无战胜之一日矣！中国此时必宜趁一年之内于海疆各省急练得力陆军三万人，乃能支拄目前。陆军以德国为最强，自宜取法于德，谨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为一军，募洋将管带操练，并其应用军火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一年之后当可以战。若各省亦皆如此行之，中国练成能战精兵十万，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

一曰宜急治海军也。今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沿海万里，防不胜防，彼弃坚而攻瑕，避实而攻虚，我劳彼逸，我钝彼灵。彼横行海面，我不能断其接济；彼空国出师，我不能捣其巢穴。虽竭天下之力，费无穷之饷，终无完固之策，故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复设海军，自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枝为正办，若艰于物力太巨，则南北洋两枝断不可少。

一曰宜亟造铁路也。方今地球各国无一国不有铁路，千条百道，交错纵横，军民农商，事事称便。此次军兴，

一切隔阂，军饷军火转运艰辛，劳费百倍，而仍有缓不济急之患，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中国宜开铁路之地甚多，当以卢汉一路为先务，盖以此路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行也。

一曰各省宜分设枪炮厂也。此次军事不振，固由将士之不练，亦由器械之不精。外洋新出火器，所及愈远，施放愈速；无论水军、陆军，若不讲求精利枪炮，而欲战胜洋人，皆属欺人妄谈。湖北枪厂，数年以来竭力经营，甫经就绪，若再加开拓，则江南及上游各省之需用可供应不穷。此外如天津、江南、广东、山东、四川原有之制造局，或造军需水陆应用各件颇多而所成枪炮甚少，或仅能造枪弹而不能造枪炮，宜各就本省情形，逐渐扩充。

一曰宜广开学堂也。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如我仍持此因循之习，固陋之才，浮游之技，断不足以御之，应请各省悉立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三年小成，乃择优遣其出洋肄习，归国后予以出身，则人心鼓舞，必有人才出于其中矣。

一曰宜速讲商务也。商务兴则国势盛，中国士大夫于商务向不讲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西人常论，中国商人最工贸易，惜国家不为保护，任其群起逐利，不顾全局，以致百业皆衰。今宜于各省设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勿使倾轧

坏业，勿使作伪败名，凡能集巨资多股、设一大公司者，奏请朝廷奖之。

一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也。汉赵充国之言曰百闻不如一见；明王守仁之言曰真知自能力行。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前此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势阽危，几难补救。今欲破此沈迷，革此积习，惟有多派文武官弁出洋游历一策，多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举凡工作、商务、水陆兵事、炮台战舰、学校律例，随其情之所近，用心考究。知己知彼，乃可谋国，转移鼓舞之机，无捷于此者矣。

一曰宜预备巡幸之所也。近年凡与外洋有构兵之事，各国洋人之议多谓我京师距海口太近，必宜迁都腹地，于战事始能操纵自如。夫京师乃天下根本，人心所系，岂宜轻议迁移，况秦晋贫狭，亦不足以容万乘而供六师，且方今大势重在交涉，兵势之强弱，全在海防，商务财源之盈绌多在海口，若建都关中，则去海辽远，南北洋皆鞭长莫及，耳目难周，各海口战守之备皆不可恃矣。惟天津、榆关距京太近，外人专恃此为要挟，动辄以此恫喝，以致各国纷纷要求，正不仅一日本，又将何以应之？为今之计，似宜择腹省远水之地，如山西、陕西等处建设行宫，遇有外警则暂时巡幸，然后滨海及边关将士可以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虑。彼若舍舟深入至三四百里之远，则四面环击，截其归路，必可歼除。彼知我进退自如，控制有策，则要挟恫喝皆无所施，京城从此安如磐石，必如此而后可以不必迁都。〖121〗

135 命徐用仪退出军机处，并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授

协办大学士麟书为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命礼部尚书昆冈协办大学士。又命礼部左侍郎钱应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在总理衙门行走。

二十一日（8月11日）

136 准各省机器、制造等局招商承买，以节糜费。

此前，御史诸成博奏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旨交户部议奏。至是户部覆奏，各省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每年耗费不资，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平日工作不勤，所制不精，已可概见。福建船厂岁需银六十万，铁甲巨舰仍未能自制；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载，糜帑已多，未见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云。奏入，光绪帝谕称："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资，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南洋各岛及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寄居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著边宝泉、谭钟麟、马丕瑶遴派廉干妥实之员，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徕。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资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122〕

二十七日（8月17日）

137 工部主事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在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日送千份给在朝士大夫。

138 是月，山东境内连日暴雨，黄河在利津决口宽达五六十丈；寿张、齐东两县大堤亦漫口数十丈，水流由青城南趋。

139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成立“强学会”，借用工部尚书孙家鼐在安徽会馆之宅院一部作为会所，定期集会。先后参加或赞助者有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之洞、王文韶、宋庆、聂士成、袁世凯、文廷式、杨锐、徐世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前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等。

七月初二日（8 月 21 日）

140 拟再购铁甲舰。寄谕驻俄德使臣许景澄：重立海军，以铁甲船为根本，前造定、镇两舰共银三百二十六万，今若在德厂订造最坚利之船，需费若干，几时可成？著许景澄切实查明具奏。此外如有现成上等船出售者，一并查奏。

初四日（8 月 23 日）

141 李鸿章奏，日使来津无期，请先行入京复命。〖123〗得旨：“李鸿章著准其来京”。

越数日，命大学士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实授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

初八日（8 月 27 日）

142 彰化陷落。

上月十九日，日军自新竹大举南犯，副将杨载云率部坚守头份，誓死拼战，英勇牺牲。日军进而犯苗栗，刘永福部将吴彭年率军顽强抵御数日后，南撤台湾府（今台中

市）属大甲，二十四日苗栗陷落。日军旋又连日进攻大甲，吴彭年会同义军首领徐骧等部与敌激战，且于大甲溪伏击日军并重创之。本月初四日，因敌军绕攻后路，大甲失陷，吴彭年等退守彰化。至是，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及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统带该师团主力大举来攻彰化城，吴彭年与义军徐骧、吴汤兴等率军在彰化城东八卦山与敌展开血战，日军死伤累累，北白川能久与山根信成皆被义军炮火击伤，山根信成旋即毙命。〖124〗吴彭年于继续激战中壮烈牺牲，吴汤兴亦血洒疆场，仅徐骧率少量士卒突围而走，彰化城遂陷于敌。翌日，日军陷云林县，进逼台南门户嘉义，台北、台中尽失。

十一日（8月30日）

143 因徐邦道卒，诏命开复处分，照军营积劳病故例优恤。

徐邦道（1837—1895），字见农，四川涪州（今涪陵）人，咸丰初年以武童入湖北军营，与太平军战，累迁守备、都司、参将。同治六年（1867）随提督刘铭传部镇压捻军，嗣以总兵记名。十三年（1874）署江苏徐州镇总兵，光绪四年（1878）特旨擢提督，六年（1880）调驻天津军粮城，十五年（1889）补授正定镇总兵。上年奉命率所部拱卫军马队一营及新募步队四营赴大连湾驻扎，于金州等处与日军激战，重创来敌。旋因旅顺失守，与姜桂题同奔宋庆大营，奉旨革职留任。至是在辽阳军营病卒。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具折胪陈其战绩，奏请优恤。诏曰：徐邦道前在军营，屡著战功，兹在防所病故，轸惜殊深；徐邦道著开

复处分，从优议恤。

144 福建、广东地震。〖125〗嗣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广东潮州府属揭阳，潮阳、普宁等县地震，房舍坍塌，压毙人口七十二名。

十六日（9月4日）

145 以甘肃“回氛甚炽”，陕甘总督杨昌濬、提督雷正绾办理不力，均交部议处。寻议革职留任，从之。

又命甘肃新疆巡抚陶模，于新疆各营内抽调数营旗及开花炮队驰赴河州，归董福祥调遣。

十九日（9月7日）

146 张之洞奏筹办卢汉铁路办法。略谓：建造铁路以勘路、绘图、估工为第一义，铁路惟德国造工最精，我办卢汉路，必饬出使大臣请托德国铁路衙门派精熟诚实之员数人，来华代为勘路，南北分勘，方可迅速。俟一年勘毕绘图后，注明道里，议定路宽若干及钢轨需用若干吨，估定桥梁、车栈等，分寄各国大厂令其估价，限以时日寄回，择其价廉而又著名大厂者，令其承办包定，订立合同。至筹款则不外借洋债一法，外洋惟借款修铁路最为乐从，款巨息轻，可以本路作押，无须海关作保。总之，铁路为今日自强首务，无论运兵运饷之便，即为富民筹饷计，亦以铁路为最大，朝廷既决意兴办，必宜就此通筹全局，将沪宁、粤汉、京张、陇海各路一齐勘绘估计，然后体察缓急，审时量力，次第举行。〖126〗

二十一日(9月9日)

147 准放垦黑龙江通肯河一带以及吉林、奉天等处荒地。

先是,黑龙江通肯河一带(即今青冈、望奎、海伦、拜泉等县),吉林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等处均有大片荒地,作为旗民围猎之区,不准汉人流入开垦。此前,护理黑龙江将军曾祺奏请开放通肯河荒地,旨交户部议奏,至是户部奏称:黑龙江东南一带,膏腴千里,实多宜稼之区,前将军恭镗、依克唐阿屡请开垦,因恐碍旗丁生计,未经议准,而今时势不同,应否简派大臣前往勘办,请旨遵行。光绪帝谕: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山林川泽之利当留有余以养民,是以虽有闲荒,尚多封禁。今强邻逼处,军食空虚,揆度时宜,不得不以垦辟为筹边之策,黑龙江之通肯河一段著即开禁,准旗、民人等一律开垦耕种,每年所得租粮,即留备军饷之用。其奉天大围厂及大凌河牧地,吉林宁古塔、三姓,均有闲荒可垦,并著盛京、吉林各将军察看情形,实力兴办。

寻派副都统衔前驻藏帮办大臣延茂,前赴黑龙江等处,勘办放垦事宜。〖127〗

二十三日(9月11日)

148 以贪婪受贿,纵容下属作恶等情,命予江西巡抚德馨等即行革职。

本年闰五月十三日,御史高燮曾参奏江西巡抚德馨"利欲熏心,招权纳贿,滥用私人,宴乐成癖",胪列种种事实,请予罢斥。旨令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查明具奏。至是张

之洞覆奏称，查明德馨虽无受贿委缺实据，惟所赏拔任用多系贪滑卑谄之人，平时收受属员馈送，复纵容门丁遇事婪索，且于筹边防务之际兼旬演戏，一味酣嬉等情。谕称：德馨实属辜恩溺职，著即革职。余干县知县何其坦、德安县知县朱仕林，谄媚钻营，招摇渔利；万载县知县周凤藻，贪婪鄙劣，荼毒地方，均著即行革职。

翌日，调湖南巡抚德寿为江西巡抚，以直隶布政使陈宝箴为湖南巡抚。

二十九日（9月17日）

149 御史熙麟奏，顺、直频年水灾，流徙之民相率来京，城下路旁，男女老幼枕藉露处，道殣相望，请饬妥为资遣。谕曰：著顺天府、五城御史妥筹办理。

八月十一日（9月29日）

150 明发上谕，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

前于上月十五日，英外部照会驻英使臣龚照瑗，称：四川教案之办理，“中国若不即予刘督（秉璋）相当之罪”，且明发上谕，“即派兵船到华海口报复”〖128〗。此前，英使欧格讷又来总署催问此事。至是，谕曰：本年五月间，四川省城匪徒滋事，打毁东校场教堂，省城外各处旋又屡出教案，皆由地方官平日不加劝谕，致酿事端；迨事发后，又不赶紧惩办。该督刘秉璋督率无方，厥咎甚重，且据有人参奏省城滋事之始，刘秉璋坚置不理，未派兵弹压，以致省外教案层见叠出，该督任意废弛，有负重任，著即革职，永不叙用。

十四日（10月2日）

151 津海关道盛宣怀创设中西学堂于天津，内分头等学堂与二等学堂，修业年限为四年，头等学堂设法律、机械、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学门，二等学堂设英文、数学、各国史鉴等课程，聘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为总教习。〖129〗

二十日（10月8日）

152 寄谕许景澄："第一期应交日本库平银五千万两，著许景澄于伦敦存款内（即前借俄法一万万两存于伦敦银行者）按数提拨，交日本驻英使臣接收。"〖130〗

153 日本外务省与俄、德、法三国议定交还辽东办法，由中国增添赔款三千万两。

二十一日（10月9日）

154 日军大举进犯台南，刘永福内渡。

本月中旬起，日本北白川能久亲王率其陆军近卫师团自彰化大举南犯，同时以第二师团在澎湖集结，拟从海上登陆，南北合击刘永福在台南基地。至是，日军近卫师团进犯嘉义，刘永福部将王德标与义军首领徐骧、林义成等率守军奋勇抗击，重伤敌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后者旋即毙命。越二日，嘉义失陷，王德标等南退曾文溪。次日，日本第二师团由澎湖乘轮在布袋嘴登陆，其海军舰队同时攻击打狗（高雄）炮台。

既而，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并扑犯距台南甚近之曾文溪。王德标、徐骧等将领皆力战牺牲，刘永福乘英轮渡回厦门，台南旋即失陷，台湾军民大规模反抗日本占领

之英勇斗争暂告结束。

二十九日（10月17日）

155 准掌管西藏商上事务第穆呼图克图告退。

驻藏大臣奎焕奏，掌管商上事务之第穆呼图克图因病请求辞退。得旨：著即准其所请，所有藏番政教两务，即归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掌管。

九月初二日（10月19日）

156 以俄国欲派员来我东三省勘路，命许景澄向俄外部设法劝阻。

上月二十六日，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照会总理衙门，以该国兴造西伯利亚铁路，将来或与中国东三省铁路相接，须预先查明路径所过，故拟派游历人员四起，由乌苏里江、黑龙江等交界处，分道前来内地查勘，请电饬照料。至是，总署奏称详核该使照会，以将来或与我造铁路相接为词，实有借地修路之势，请旨饬下许景澄，与俄外部详探确情，速筹办法，以定进止。〖131〗旨令驻俄使臣许景澄即与俄外部说明，中国拟自造铁路在中俄边界与彼路相接。并谕以“总期勿损己权，无伤交谊，方为两得”。

寻据许景澄来电：遵旨晤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说明中国愿自造铁路与俄路在交界相接。据答，深谢中国相告，现俟俄方铁路工员勘定何地分路至华界，再行通知云，语气似无他意。〖132〗

初九日（10月26日）

157 孙中山之广州武装起义计划未能施行。

先是，孙中山自檀香山回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经多方联络筹画，决定分北江、顺德、香山、龙眼洞和香港五路会集广州，定于是日举事。由于香港一路人员届时未到，其事未能按期发动。明日，两广总督谭钟麟自港英当局等处获悉有关情报，逮捕并杀害革命党人陆皓东等，孙中山等人乃逃亡日本。既而，陆皓东、丘四、朱贵死难。

二十日（11月6日）

158 张之洞奏，汉阳铁厂炼成钢轨，并造成快枪药弹，派员解京试验。得旨："交督办军务王大臣阅看。"

二十二日（11月8日）

159 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林董订立《辽东半岛收还条约》。

上月二十六日，诏派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议立收还辽东条约。本月十二日，李鸿章在总署与林董会议，至是议定约稿，规定此约签押后十日内，中国将酬款库平银三千万两交与日本国政府，自当日起，三个月以内，日本军队从辽东半岛一律撤走。昨日，李鸿章奏明请旨。诏可，遂于是日签字画押。翌日，旨寄驻英使臣龚照瑗："归辽费三千万两，著龚照瑗于九月三十日交日本驻英使臣接收清楚。"〖133〗

160 命张之洞调集南洋兵舰，预备北来旅顺填扎。谕称："归辽议定，三月退兵。旅顺地方虽经残破，而形势扼要，颇有他国觊觎，著张之洞将南洋所有各船收集查验，一俟

彼兵将退，调派数艘，即日北驶，将船填扎。”

寻又命张之洞速派南洋兵轮北来烟台，俟倭交旅坞，即行驶入。

嗣据张之洞屯奏，南洋五轮，一搁浅而四待修，请先调闽轮二艘北驶。光绪帝谕称：设无移泊之旨，岂竟任其废置海滨耶？现在旅顺未交，著将四轮勒限赶修，闽轮二艘，准先行调往。

二十九日（11月15日）

161 班禅额尔德尼（九世班禅）到京。

十月初六日（11月22日）

162 以俄国水师轮船拟借山东胶州澳过冬，命东抚李秉衡饬地方官妥为照料。谕称：俄使喀西尼来总署言，该国水师轮船拟借山东胶州澳暂泊过冬。屡经总署驳诘，据云暂时守冻，为时无几。俟船到时，著李秉衡饬地方官妥为照料，毋致事端。

旋又电寄许景澄，命与俄外部申明暂泊胶州澳之事。谕称：据喀使言，俄舰十余艘欲借胶州口澳停泊过冬，总署以胶州非口岸，指芝罘与商，而喀使屡请不已，朝廷重顾邦交，允令暂泊，著许景澄与俄外部申明暂泊之说，一俟春融，务即开去，以见两国和好，彼此均不食言。

十四日（11月30日）

163 总理衙门恭亲王等奏，俄主明年加冕，请颁头等宝星，嵌用上等珍珠，镂以钻石，加工雕刻，以彰华贵。并请特颁国书，届时由出使大臣赍递。得旨：依议行。

十六日（12月2日）

164 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请将武科考试改弓石刀矛为枪炮，并加试策论。奉旨交兵部议奏。

兵部寻奏，武场改试枪炮，与私藏火器之禁有碍；又武科重技艺而不重文字，若兼试策论，不免有枪替之弊，仍属有名无实，秦绶章所请应毋庸议。从之。

十七日（12月3日）

165 明发上谕，户部右侍郎汪鸣銮、吏部右侍郎长麟革职，永不叙用。谕称，汪鸣銮、长麟于上年多次召对时，“信口妄言，迹近离间”，著革职，永不叙用。又称“当时本欲即行宣播，因值军务，恐有触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云。〖134〗

十八日（12月4日）

166 以营口、海城、盖平及凤城、岫岩等处次第接收，诏命盛京将军裕禄将各处妥为安抚。寻又以金、旅已复，命宋庆即统带所部毅、铭等军前往移扎，并促张之洞速调南船北驶。

二十日（12月6日）

167 从督办军务王大臣请，派胡燏棻督修津卢铁路，并集股筹办卢汉干路，一切商办，官不与闻。

谕曰：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须举行。前谕督办军务王大臣先将近畿一带先拟办法，当经该王大臣选派广西臬司胡燏棻前往查勘，兹据奏称，自天津起，

循运河西岸迤逦而北，绕南苑以达卢沟桥，计二百一十六里，估需工料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并绘图贴说。即派胡燏棻督率兴办，以专责成，所需经费由户部及北洋大臣合力筹拨。至由卢沟南抵汉口干路一条，道里较长，经费亦钜，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筹，事归商办，一切盈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奖励。

胡燏棻寻奏，请借洋款举办津卢铁路。旨令总理衙门等议奏。既而据总署奏，筹借洋款以济铁路工需，将来运脚收入能否拨还，未必确有把握，所请应毋庸议。从之。

二十一日（12月7日）

168 命严密缉拿广东会党。谕称："有人奏广东会匪在澳门、香港等处聚众滋事，有草鞋、红棍、白扇等名目。本年九月间，潜图叛逆，至今首犯未获，恐成大患等语。著谭钟麟、成允督饬员弁，严密缉拿，毋任漏网。"

二十二日（12月8日）

169 派袁世凯督练天津新建陆军。

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135〗，请派员督练。得旨："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凛之，慎之。"

170 命直督王文韶将驻防大高岭之孙显寅、吕本元所部

盛军十七营全数撤回直隶。并谕“如不得力，即全数遣散”。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7日）

171 慈禧太后懿旨，复瑾妃、珍妃封号。

十五日（12月30日）

172 台北府宜兰县林大北（刘永福旧部）、陈秋菊、胡嘉猷等举兵进围台北，以“驱逐倭奴，恢复中华”为号召。旋兵败，日军屠戮华人数千。

十八日（1896年1月2日）

173 令刘坤一、张之洞各回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本任。

二十五日（1月9日）

174 电寄杨昌濬，西宁解围，甘凉道路亦通，即派得力之员，“四路搜捕”，“务净余孽”。

翌日，提督董福祥奏：河州逆首马永琳父子伙同其党周七十等，本年以来聚集匪类数十万人，分攻河州，久围西宁，实属罪大恶极，已将其明正典刑云。得旨：办理甚合机宜，仍著督饬队伍将匪党搜捕净尽。

二十七日（1月11日）

175 前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卒。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早年曾为私盐团伙首领，咸丰四年（1854）在乡办团，同治元年（1862）以所部团勇入江苏巡抚李鸿章组建之淮军，号铭字军，与太平军战，累迁副将、总兵，授直隶提督，赏

“骠勇巴图鲁”名号，晋一等男爵，嗣回籍养病。光绪六年（1880）中俄事紧，奉诏入京，具折议开铁路，引发首次兴造铁路之事讨论。十年（1884），中法战起，诏赏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同年六月，法军犯基隆，铭传挥军将其击退，获基隆大捷。八月间法军再犯基隆，同时进攻沪尾，铭传鉴于我军兵力有限，而沪尾作为台北后路，形势尤要，乃毅然决定弃守基隆，而集中主力防守沪尾，又获沪尾大捷。继则艰难支撑台湾危局达数月之久，奉旨补授福建巡抚。十二年，台湾设立行省，铭传以首任福建台湾巡抚，于台湾之防务与经济开发又多有贡献。又奉慈禧太后懿旨，帮办海军事务。十七年，因基隆煤矿经营办法之事，屡受朝廷责难，被迫去职，回籍养病。上年中日战事初起时，旨令来京陛见，欲起用为前敌统帅，终因病势沉重，未能成行。至是病故。明年二月，谕旨以刘铭传“秉性忠勇，卓著战功”，命晋赠太子少保衔，照巡抚例赐恤，宣付国史馆立传，谥“壮肃”。

十二月初三日（1月17日）

176 张之洞奏江南创办新军（即“自强军”，共二千人），责成洋将操练，并兴办金陵至上海铁路。光绪帝谕：张之洞既经创办，条理秩然，即交刘坤一赓续成之，以为补牢之计。

初五日（1月19日）

177 御使张仲炘奏，请仿照西国，开立银行，经理工商各务。得旨：著督办军务王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寻，复奏

称：中国开办银行，宜先博考西俗银行之例，详稽中国票号之法，并参考日本仿行欧美之章，方能拟定办法云。

初七日（1月21日）

178 命封禁强学会。御史杨崇伊奏称：近来台馆诸臣在京创设“疆学书院”（即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136〗，并抄录各馆新闻报刊而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藉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云云。谕：著督察院查明封禁。

十一日（1月25日）

179 谕李鸿章与日本商议通商新约，务须坚持定见，以维护税则。谕称：“税则为中国自主之权，此次与日本新议商约，制造土货，征收税款，最为全约关键〖137〗，倘竟漫无限制，条约一定，各国将藉口利益均沾，于中国海关税务大有关系。著李鸿章坚持定见，力与蹉磨，务令就我范围，断不准草率从事，致滋贻误。”

十六日（1月30日）

180 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提督聂士成遵议挑留淮军三十营，营制悉照旧章，训练改用西法，延聘洋员教练，请饬立案。下部知之。

寻据王文韶奏北洋淮军共拟留定五十八营十五哨。

二十七日（2月10日）

181 诏派李鸿章为专使，往贺俄皇加冕。

先是上月十三日，以俄皇明年四月间行加冕礼，诏派

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赍国书往贺，并谕该藩司奉到此旨即交卸乘轮赴沪，候国书递到，迅速启程。至是，因俄国嫌王之春资历过浅，决意改派大学士李鸿章为专使。谕曰："明年四月为俄皇加冕之期，著派一等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前往俄国致贺，以重邦交"。又派邵友濂为副使，随正使李鸿章赴俄致贺。

翌日，李鸿章以年事已高，不便远行，请收回出使成命。得旨："李鸿章年耆远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贺，应派威望重臣，方能胜任。该大学士务当仰体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前驱，以副委任，不得固辞。"

182 又以李鸿章出差，改派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林董商议通商新约。

183 浙江巡抚廖寿丰奏，招商承办局厂宜防流弊〖138〗，军械不得令造。旨交总理衙门议奏。

寻据总署覆奏：应不准商厂制造军械，商轮、机器及一切货物则准其集股建造，以拓商利而杜隐患。从之。

184 是年，全国海关出口货值银一万万四千三百二十九万三千二百十一两，进口货值银一万万七千一百六十九万六千七百一十五两，入超银二千八百四十万三千五百零四两，增收货税银（即海关洋税）二千一百三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九两。〖139〗

〖1〗《李鸿章全集·电稿》（三）388—389页。

〖2〗威海南岸有海岸炮台三座，即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台，此前丁汝昌、刘超佩认为其中龙庙嘴一台既位于长墙之外，又仅有四十名弁勇防守，且背后有山，实难守住，一旦为日军所踞，对港内舰船及刘公岛基地威胁甚大，故拟先将该台大炮自行拆毁，以免为敌所用。戴宗骞将此事电告李鸿章，表示反对之意。鸿章即电询丁、刘，亦不同意先行自弃该炮台，并电饬烟台营务处刘含芳调查，后者亦持应守护该台意见。是日谕旨所谓“闻有创为弃台守营之说者”，即指此事而言。

〖3〗刘超佩于南帮炮台失守后，先入威海城内医院治伤，旋退刘公岛，既闻此旨，乃逃往内地，嗣被拿获，解送刑部大牢关押。辛丑年（1901）以后由袁世凯奏请开释。

〖4〗遣使上谕内已说明张、邵二使为“全权大臣”，但日方却借口其中有“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均著随时电奏，候旨遵行”一语，便宣称中方代表无全权，拒与会谈。依照国际惯例，“全权”并不等于一切事情均可自行作主，且敕书内对使臣的此种约束亦为任何一主权国家对外交涉时应有之权利。

〖5〗《蹇蹇录》中译本125页。按：日方拒与张、邵会谈之真实意图，一在嫌此二人地位不高，不便勒索更大利益，二在唯恐过早泄露其要求条件而引起国际干涉，如伊藤博文所谓：“详细观察目前国内外形势，不能不说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且中国政府是否具有真心亦难揣测，若我们稍一疏忽，不仅媾和之目的未达，反将我国对中国要求之条件传播于外，恐将引起内外议论”（同书119页）。

〖6〗《李鸿章全集·电稿》（三）376页。

〖7〗《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15页。又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一，16页。按：戴宗骞，字孝侯，安徽寿州人，举人

出身，同治初年入李鸿章幕，为后者保荐以知县候选。光绪六年随吴大澂赴吉林办理边防事务，助吴筹建吉林防军，并任其中绥字军统领，迁知府。十年，中法事急，随吴由吉林率绥字等军三千前来直隶沿海驻防，旋奉李鸿章之命，与刘超佩等转赴威海，建设炮台，规划防务，授道员。

〖8〗《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08页。

〖9〗《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14—415页。按：吴宏洛，字瑞生，安徽合肥人，记名提督，时为芦台留守营队统领，李鸿章此前扎饬其代聂士成新募“功字营”（士成字功亭）十营，并自募六营。曹克忠，字荩臣，天津人，曾任甘肃提督，致仕回籍，此次中日战争初起时，廷旨从李鸿章之请，命其在津招募大枝勇营，成军三十营。

〖10〗烟台刘含芳转述丁提督来函。《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31页。

〖11〗《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17页。

〖1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17页。

〖1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36页。按：此时丁汝昌等全体将士惟一意企盼陆上援军之到来，是为其能在如此艰难困境下仍坚持战斗之希望所在。而最先到来之贵州丁槐一军尚在几百里外之莱州，且只有三千人。更有甚者，李秉衡又令此军驻扎登州、黄县一带，不使其即赴威海，丁汝昌之希望遂不得不破灭矣。

〖14〗《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条。

〖15〗《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条。

〖16〗《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条。

〖17〗《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五，27—29页。

〖18〗此前，张荫桓等将日本拒使及其所谓“全权不足”之说电告

国内，总署即与美使田贝商议，后者力劝不可决绝，并谓不妨修改国书，添入给予使臣以定约画押之权等字句。恭王然之。光绪帝与翁同龢以为，还应加入所定条约必经御笔批准方可生效一语，以防使臣轻易许诺。

〖19〗《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条。

〖20〗《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条。按：先是，张荫桓等抵达日本广岛后，日方以全权不足为由，拒与开议，张、邵请美国驻日使馆致电美驻华公使田贝（日本不许中国使臣发电请示国内），请后者代告总署，再授新敕书来。日方则谓补新敕书亦不与议，且谓广岛乃屯兵之地，不得在此停留。伊藤博文于会后对张、邵随员伍廷芳说："中国若复遣使，自非名位极崇，能肩重担者，不足与议"。张荫桓等又将此语电告美使田贝，后者复转达总署。至是朝廷决定先将张、邵撤回（二十一日到沪）。

〖21〗据烟台刘含芳等电告：威海之役，我军阵亡计二千余人，生还者水师约三千余人，陆队约一千六七百人，百姓三四千人。水师管带等员邱宝仁、林国祥、李和、林颖启、萨镇冰、程璧光等皆来烟台。丁汝昌等六具灵柩运抵烟台后，停放于书院，"外国提督、领事均来吊慰"。

〖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 481 页。

〖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 461、495 页。

〖24〗《中东战纪本末》三编二卷 34 页。按：日本政府于本月二十二日（2 月 16 日）声称："中国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外，并由战争的结果须割让土地。又为使将来的交际有所准绳，应缔结确切的条约。若非派来具备以上谈判基础的全权，则虽再度派遣媾和使前来，亦全属无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 114 页）。

〖25〗《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条

〖26〗《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条。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465页。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474页。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403 页，《日清战争实记》。

〖3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六，4页。

〖31〗见《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条，二月初一、初二日条。

〖3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九，47—48页。

〖3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九，《军机大臣、庆邸等公奏折》。

〖34〗《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条。

〖35〗参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六，19 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册305页，朱孔彰《半隐庐丛稿》。

〖3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五，3 页。按：刘坤一亦认为宋庆之决定弃守营口，属“老成之见”，据称：“宋庆知营口难守，先行移扎田庄台，自系老成之见。倘该军迟留，复为倭败，东三省将不可为。现在北顾沈辽，西防宁锦，以保大局，不必急与争锋。俟我蓄锐养精而后与之决战，亦当出奇制胜，不可一味攻坚，使倭伺间乘虚以袭我后，至蹈今日覆辙”（同书卷三五，15 页）。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455页。

〖38〗“新毅军”，系上年九月间由李鸿章奏准，宋庆派刘凤清等前赴豫皖两省招募而成。因无枪械，未能及早开来关外，直至购自德国等国之一船军械运抵上海，再经镇江、清江转运来津，始得装备该军，旋即拔队前来田庄台。该军原为三十营，因留防京畿五营，

故为二十五营。

〖39〗日本陆军一个师团平时编制为七千人，而战时编制为一万数千人。是其参与此役之三个师团总兵力至少在四万人以上（除去其留防海、盖等处少量兵力）。

〖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八册 448 页，《日清战争实记》。

〖41〗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册 455 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五，39 页。

〖42〗刘坤一、王文韶、袁世凯等连日电致督办军务处，纷纷抨击吴大澂，责其不谙兵机，却“言大而夸”，谓牛庄失陷，吴首先退避等语。其实，牛庄被敌乘虚袭击而失守，并非吴之过错。盖牛庄仅驻魏光焘一军三千余人，自难敌日军两个师团二万余人之进攻，而吴大澂当时仅带亲兵二三百人驻田庄台，及闻牛庄失陷，宋庆一军来守田庄台，遂决定移扎双台子，以收集退下之湘军各部，保护宋军后路。迨宋庆退至双台子，吴又北至石山站，仍为守护后路之意。旋以湘军应扎何处一事而与宋庆意见两歧，宋主湘军宜往锦州驻扎，以固后路要害，而吴则意欲再率湘军进向牛庄，收复失地，不愿退扎锦州。刘坤一等皆支持宋庆之意，故电致朝廷，对吴加以抨击。廷旨遂责吴大澂，又撤去其帮办军务及总统湘军之职。

〖43〗伊藤博文惟以中方敕书落款非光绪帝亲笔签名而略有微词，李鸿章答以国情不同，中国国书向用玺印而不签名。伊藤无语。

〖44〗《日本外交文书》二十八卷二册 288 页。

〖45〗《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见《东行三录》227—230 页。

〖46〗《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66 页。

〖47〗《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见《东行三录》231—235 页。

〖48〗转引自丁名楠《略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

响》，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6页。

〖49〗《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见《东行三录》235—239页。

〖50〗《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68—469页。按：小山丰太郎，日本群马县人，时年二十六岁，其行刺之真实动机在阻止中日议和，以使日军攻占中国更多地方。旋据鸿章电奏：受伤之时，“昏晕舆中，血满襟袍，元气大伤。幸部位恰当颊骨，若上下半寸，必即致命”；“诸医诊视再四，子嵌骨缝，碍难取出，皮肉医痊，约需月余。现惟静养，俟和款送到，再力疾妥议，随时电闻。凶手已得，俟其讯有端倪，令伍廷芳前往看审，促令重办”（同上）。

〖51〗《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条。

〖52〗《蹇蹇录》中译本137—138页。

〖5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68—469页。按：昨日，李鸿章“面伤稍苏”，即致函伊藤博文，告以明日不能亲往会议“面聆约款”，“拟令李经方届时代往晤索”。于是有伊藤本日复函。又，昨日李鸿章遇刺受伤后，伊藤与陆奥连夜紧急会商对策，陆奥称：“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李鸿章）所一再恳请之休战，较为得计。如此，不仅对中国，即对其他各国亦在事实上表现我国之诚意”（《蹇蹇录》）。伊藤表示赞同。于是便有本日陆奥对李经方所说的一番话，及伊藤赴广岛与日皇商议之事。

〖5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73页。

〖55〗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501—502页；又见《光绪条约》卷二八，13—14页。

〖56〗《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76—480页。按：据《科士达回忆录》云：李鸿章因日本条款勒索太甚，且对于中国过于屈辱，甚觉委顿沮丧，似乎对于协议感到绝望。我（科士达）对他坚决主张，情形决非绝望，某些要求可作合宜的答复，他似乎略受我有自

信的口气所鼓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476—477页）。

〖57〗《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三月初十日条。

〖58〗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册388—395页。按：此说帖系由科士达起草而成。据科氏《回忆录》云，李鸿章既阅日方条款，极感失望，科氏劝以“情形决非绝望”，李即指示后者“预备一篇回文，作为他对日方备忘录的答复”。又云，“当我（科士达）在日本及上海逗留时（指科氏任张荫桓使团顾问期间），我曾利用一切机会考察议和的可能条款，并准备资料来抵制预期的苛刻条件。我同总督（李鸿章）交往繁密，也使我完全掌握了他的意见。当收到和约草案时，我已经有了准备去做所交托给我的工作。两天以内，我呈给总督一份相当长的详细评论日方和约草案的备忘录。译成中文以后，我和总督仔细地勘阅一遍，他略为修改字句，就予以接受”（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477页，《科士达外交回忆录》）。

〖59〗《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82—483页。

〖60〗《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条。

〖61〗《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84—485页。

〖6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84—485页。按：此类谕旨，《德宗实录》内均未收。

〖63〗《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条。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87—488页。

〖65〗《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87—488页。按：又据陆奥宗光记伊藤博文与李经方此次谈话，伊藤称：“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

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恐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时日之时期乎？”李经方云：“回去与父商议后，再行提出答案。但答案万一不能使日本全权大臣满意时，希望不因此招致日本全权大臣之激怒，以至谈判破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是以诸事皆请海涵”（《蹇蹇录》中译本147页）。

〖6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册396—399页。按：李鸿章在和约底稿修正案内被迫同意割让之奉天东边四厅州县为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而对旅顺、大连湾等其他被日军占据处，则在节略中要求日方依照“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兵力所据，仍应归还”之国际惯例让还中国（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二，267页）。

〖67〗学者或将此次会议视为“第五次会谈”，盖以本月初七日陆奥宗光邀李经方至春帆楼提交“和约底稿”的一次会面作为一次正式会议。惟当时李经方尚非正式谈和大臣（其奉旨作为全权大臣是在本月十二日），名义上仍是一参议随员，且其当日赴春帆楼只是为李鸿章传达信息，似不应视为《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的一次正式会议。

〖6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册400—402页。

〖69〗指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地给德国一事。

〖70〗《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见《东行三录》239—246页。

〖71〗《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89—490页。按：上月二十日（3月16日），日本大本营决定成立“征清大总督府”，以参谋总

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总督”（其原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已于1895年1月24日病死），拟派此人率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进驻旅顺，现地指挥对华战争。又，“广岛现泊运船六十只”等语，系伊藤博文告知李经方者，其讹诈威胁之意显而易见。

〖7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92页。

〖7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94页。

〖7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95页。

〖75〗《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97页。

〖76〗《李鸿章全集·电稿》（三）498页。

〖77〗《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见《东行三录》247—260页。

〖78〗见《光绪条约》卷三八，6—12页。

〖79〗《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02—503页。

〖80〗《蹇蹇录》中译本154页。

〖81〗《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九，5页。按：邱逢甲，台湾彰化县人（祖籍广东嘉应州），光绪十五年四月与叶昌炽、陈三立等一起，以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旋授工部主事，嗣请假回籍。此次中日战争事起，署台抚唐景崧命其举办团练事宜。

〖8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册385页。

〖8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03—504页。

〖8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154页，《公车上书记序》。

〖85〗《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86〗时，直隶沿海及京城附近由各省陆续调来之军总数约二百余营，计十万余人。

〖8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册94页。

〖88〗俄国照会声明：“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

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如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立行之标的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上与本国的一切交通，使它孤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351页）。

〖89〗《蹇蹇录》中译本156页。

〖9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十，28页。

〖91〗《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一十，9页。

〖92〗《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条。

〖93〗《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一十，3—5页。

〖9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12页。

〖9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一十，10—11页。

〖96〗《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13页。

〖97〗《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16—517页。

〖9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130页，《康南海自编年谱》。

〖9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130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按：在初八日递至都察院之“万言书”上签名者为六百零三人，而非原来与会之一千二百余人，其所以减少，据说是由于孙毓汶派心腹阻挠恐吓的缘故。

〖100〗“公车上书”可有广狭二义。凡连日来，每逢都察院接待之日，各省来京应试举人之上书吁请拒约再战者，均可谓之公车上书，是为其广义。至其狭义，可单指康有为等在松筠庵会议及四月八日（5月2日）将其起草之“万言书”呈递于都察院一事。

〖101〗《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条。

〖102〗刘坤一遵旨覆奏应否批准条约之电文已见本月初一日条。“摘其一、二活字”，系指刘坤一折内有“似辽沈后路可无他虑”、“倭

寇岂易深入”、“自可再战三战”之类语句，孙毓汶等认为是活泛之词，并非确有把握。

〖103〗《翁同龢日记》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条。

〖104〗《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18 页。按：据《翁同龢日记》载，是晨，见起三刻，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谕。臣对以三国若有电来，何以处之。于是战栗哽咽，承旨而退。书斋入侍，君臣相顾挥涕，此何景象也！

〖105〗《蹇蹇录》中译本 158 页。

〖106〗《蹇蹇录》中译本 159—160 页。

〖107〗《蹇蹇录》中译本 164—165 页。

〖108〗《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33 页。

〖109〗《李鸿章全集·电稿》（三）549—550、551—552 页。

〖110〗康有为于光绪十九年（1893）广东乡试中式，上年（甲午年）与弟子梁启超等一起来京应恩科会试，未中，本年得中二甲四十八名（《康南海自编年谱》。《明清进士题名录》未载其名），旋经朝考，授工部主事。

〖111〗聂桂林原为奉军分统，上年平壤之役左宝贵殉国后，继任该军统领，统带奉军从平壤从平壤退过鸭绿江，又与丰升阿所部盛字练军一起，由大东沟退往岫岩，而析木城，而海城，而辽阳，一路退却，虽经作战，终属战而不力，前与丰升阿一并革职，至是拿解刑部治罪。至于盛字练军统领丰升阿，嗣由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免其解部治罪，“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1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册 202—203 页。

〖113〗日前，美使田贝转达日本政府来电，已派林董为驻华公使前来商议马关条约未办各事（通商、设领等）。

〖114〗“中日新约”即《马关条约》第六款有云：“中日两国所有

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在约章为本”等语。

〖11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四，1—21页。

〖116〗《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7—14页。

〖117〗《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20—21页。

〖118〗《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35—37页。

〖119〗《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10页。

〖120〗此案嗣于七月间，闽浙总督边宝泉电奏，古田教案已获柳久速、陈番仔等十三人，内七名“情罪最重，已饬即行正法”。光绪帝谕称：须审取确供，不可妄杀。

〖121〗《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19—35页。按：张之洞此折甚长，凡数万言，目光宏远，见识深刻，总结此次中日战争失败教训，指出此后应办大事，多有发人深思之处，故予较多摘录，以供参考。

〖122〗《光绪朝东华录》总3637页。

〖123〗李鸿章自马关回国后即在津养伤，尚未入京复命，此前又奉旨会同王文韶与日本使臣林董商办《马关条约》第六款关于通商、设领等事。兹以该日使仍未来津，是请先入京复命。

〖124〗日方文献谓，山根信成是在彰化因流行瘟疫而亡。此说未必可信。彼等为掩饰其高级指挥官临阵丧命之真相，将瘟疫流行作为其死因，亦非难事。

〖125〗《光绪朝东华录》总3640页。

〖126〗《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16—18页。

〖127〗是为首次正式开放东三省荒地，彻底废止有清一代在东北地区所施行之封禁政策。

〖128〗《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12 页。

〖129〗天津中西学堂为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之前身。

〖130〗《马关条约》第四款称，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兵费，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交清，云云。本年闰五月十四日（7 月 6 日），驻俄使臣许景澄奉旨与俄国订立“四厘借款合同”，息借四亿法郎（约折银九千九百余万两）。许景澄旋将此款兑换为英镑，存于英国伦敦银行。至是由驻英使臣龚照瑗奉旨提取其中五千万两，交日本驻英使臣加藤高明签收。

〖131〗《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1—2 页。

〖132〗《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13 页。

〖133〗《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13—16 页。按：此约于下月十三日互换。

〖134〗关于汪鸣銮、长麟于上年召对时究竟说过何语，以至被认为“迹近离间”，正史既无记载，诸家笔记复皆莫追详，而汪、长本人亦未留有记述。

〖135〗上年十月间洋员汉纳根来总署建议，以西法新练陆军十万，持之以久，战事方有希望。朝廷以为可行，遂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会同汉纳根在天津督办此事，其应练兵数，枢廷几经商议，决定先练十营计五千人，名“定武军”。嗣汉纳根回国，胡燏棻亦于近日奉派督办津芦铁路，因此督办军务王大臣奏请调派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办此项练兵事宜，并称该军为“新建陆军”。

〖136〗梁启超云：“此会（强学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书社，自此始也”。又说：此会“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 297—298 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137〗《马关条约》第六款称“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税则章程由条约批准后另行议定。是为该条约在割地、赔款等苛酷条款以外强加于中国之又一严重危害中国利益的条款。本年五月间，旨派李鸿章、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就该条款进行商议，近日即将开议。

〖138〗本年六月间，旨令闽粤督抚派员赴南洋各岛及新旧金山等处招徕华人富商，回国承办各省兵工船械等局，以节糜费（参见六月二十一日谕旨）。

〖139〗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四；《光绪朝东华录》总3730页。

清通鉴　卷二五三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公元1896年

正月初五日（2月17日）

1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选派江南陆军学堂等各学堂学生四十人赴英、法、德留学。

寻又奏拟于南京创设陆军学堂并附设铁路专门科。其折谓：整军御武，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将材称盛。今欲仿照德制练成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将材。现拟创建陆军学堂，延请德国精通武事者五人为教习。慎选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子弟，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一百五十人为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台炮各门，研习兵法、行阵、地理、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步炮各种阵法。所有应习各门，约以二年为期。

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约以三年为期，期满之后考试，分别甲乙等，是为毕业。选其学业贯通禀性忠正者，分派各营任用。〖1〗

2 张之洞奏于苏州、镇江、通海（今南通市）设商务局。通海商务局由张謇经理，苏州商务局由在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经理，镇江商务局由在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经理。此为上年清廷饬设商务局后率先创办者。其中张謇为光绪年间状元，陆润庠为同治年间状元。后张謇于通州创办大生纱厂，陆润庠于苏州创办苏纶纱厂。“状元办厂”，后世传为佳话。

稍后，山西巡抚胡聘之亦于山西创办商务局。除商务局外，尚有江西巡抚德寿亦奏准于省城设蚕桑局。

十三日（2 月 25 日）

3 慈禧太后懿旨命裁撤授光绪帝读书之上书房。翁同龢自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为毓庆宫行走，授光绪帝读书，至此乃告结束。

二十日（3 月 3 日）

4 李鸿章离京，出访俄、德、法、英、美等国，其子李经方、李经述随行。

二十一日（3 月 4 日）

5 总理衙门奏设官书局。先是，强学会之被禁，康有为等甚为不甘，翁同龢亦为之活动，因由御史胡孚宸奏请利用被封禁之强学书局所存之书设官书局。至此，总理衙门

议奏，略谓：西学者，中国固有之学，西人踵而行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耳。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各国富强之基，实本于是。臣等公同商酌，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钦派大臣一二员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常川住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并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印售各国新报。通由管理大臣总其成。奏上，光绪帝命孙家鼐管理。〖2〗

三十日（3月13日）

6 户部、总理衙门议覆上年御史王鹏运奏折，谓所请准民间招商集股采矿，地方官吏认真保护，不得阻挠，一切盈绌，官不与闻等，皆应照准。并由各产矿省份厘定章程。又请饬各省将军督抚实力奉行，不得视为故常，空言塞责。奏上，得旨：如所议行。

同日，光绪帝谕命各省认真办矿，而尤以金银矿物为先。又指定产五金之云南、产铅之贵州、产铁之山西，均应及时开采。又命各省将筹办情形迅速具奏。

二月初三日（3月16日）

7 张之洞奏，江西绅商创办内河小轮船。寻经总理衙门议覆可行。名福康轮船公司，资本六千八百两，有小轮五只，行江西内港，为长江流域内港最早之商办轮船公司。〖3〗

8 御史陈其璋奏中国矿产甚多，请鼓励开采。并称官办不如商办，凡各省产矿之处，应准由本地人民自行呈请开采，地方官专事监管弹压，其一切资本多寡、生计盈亏，

官不与闻，俾商民无所疑沮。慈禧太后见折后，亦为所动，命催办开矿。〖4〗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亦曾奏谓，各省疆臣于开矿之事任意迁延，或藉端阻挠，推原其故，皆由畏难。

寻光绪帝谕，开矿为方今最要之图，当此国用匮乏之际，非大兴矿务，别无开源良策。因命各省督抚酌度情形办理，派熟悉矿务，办事实心之员，逐一认真履勘，拟订办法，据实具奏，不得仍以空言搪塞。

一日之内，光绪帝又另发上谕三道，分别命四川、山东、新疆各督抚于本省实力开矿。

初七日（3月20日）

9 清廷设官邮政局，隶户部，由总税务司赫德管理，章程亦为赫德所拟。户部同时又奏请加入设于瑞士之万国邮政公会，又请交涉命外国撤消其私设于中国之邮局。均奉旨允行。

初十日（3月23日）

10 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订立借款合同。是为甲午战后清廷之第二次大借款，英、德合而与俄、法竞争，终得借款之权。其借款合同规定：借款额一千六百万英镑，利息五厘，按九四折付给，即总共付一千五百零四万英镑；中国分三十六年清还其本银，不得提前归还。还清借款之前，总税务司一职仍由英人任之，亦即海关之行政由英人任之。此项借款，以中国通商各海关之税银抵还。〖5〗

十七日（3月30日）

11 命将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

前一日御史杨崇伊奏谓："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遇事生风，常在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并有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情事。"杨崇伊，为李鸿章之儿女亲家，善窥慈禧太后意，或谓弹章系李鸿章怂恿上之。上谕述革文廷式职之理由亦仅云："文廷式与内监往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且该员于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谨慎，已可概见。"

文廷式，字道希，又字云阁（或作芸阁），生于咸丰六年（1856）。江西萍乡人，然因父为官广东，故生长岭南。文廷式善诗词，有文采。光绪帝之珍妃、瑾妃居家时，文廷式尝为之授读，又与二妃之兄志锐、志钧交好，世谓其以此得光绪帝之知遇。光绪十六年（1890）成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甲午战起，慷慨主战，疏劾李鸿章，又联衔吁请用恭亲王奕䜣。

二十六日（4月8日）

12 候补四品京堂盛宣怀禀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创办南洋公学于上海。经刘坤一支持，于翌年二月正式成立，此即今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本年及此后清廷所设之学堂中，所学之课程亦略有变化，较前此之偏重军事、外国语言者，增加较多之声、光、电、化等科技类之课程。

除设新学堂外，亦有地方官员将旧有书院加以变通，

增设新课程者。

三月初一日（4月13日）

13 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变通山西之书院章程，增设天算、格致等学，以裨实用。得旨：如所请行。其后礼部又将胡折咨各省以为之倡。

十八日（4月30日）

14 直隶提督聂士成呈请挑足淮军马步三十营，改为武毅军，仿德国营制，并于军中设武备学堂、军械所、药库、医院。直隶总督王文韶赞同聂之计划，并将聂呈上奏朝廷，王于折中并称近年防军积习，武备全不讲求，领用军械子药，任意弃置，漫不经心。一遇兵勇疾病，亦视同秦越，不关痛痒。该提督请设立武备学堂，专选年轻识字勇丁，教以测算、术数、枪炮理法并化电声光诸学，实为储才。械所药库，为慎重利器及扃藏于弹要件，医院以养病勇，均为西国兵家必不可少之需。奏上，得旨允准。〖6〗

15 李鸿章抵达俄京彼得堡。前于二月十五日，李鸿章乘法国邮船自上海启程，经苏伊士运河直赴俄国。三月十五日抵俄国敖德萨，俄以专列迎之入彼得堡。

16 是月，张謇议于通州设纱厂。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年十五而始参加科举考试，然屡试而不售。光绪二年（1876）入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八年（1882），吴长庆奉命率军入朝鲜，张謇亦随之赴朝，此间结识袁世凯，并受吴长

庆之托指点袁读书，然关系并不洽。十年（1884）吴长庆死，謇归国。十一年（1885）赴顺天乡试，中第二名，自十五得秀才，至此已十七年。主考官为潘祖荫、翁同龢等，张謇自此得翁同龢赏识。光绪二十年恩科会试，以翁同龢之力，得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而张謇亦成为翁同龢为首之清流派及帝党重要人物。适中日争端起，謇及帝党主战。帝党谋起用恭亲王奕訢，罢李鸿章，謇亦与之。是年九月因父丧回籍守制。及战败，张謇深受刺激，遂绝意仕途，发愿以教育、实业救国。〖7〗张謇自谓："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其自记办纱厂之起源曰："三月，与两江总督新宁〖8〗刘岘庄坤一议兴通州纱厂。先是，南皮〖9〗以中日马关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江南北苏州、通州各一。苏任陆凤石润庠，通任余，各设公司，集资提倡，此殆南皮于学会求实地进行之法。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踟蹰累日，应焉。"至十月，乃议定纱厂官商合资，官以久搁沪上之机估值五十万两为本，由商集资五十万两合之。〖10〗

17 中国留学生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十三人抵日本。是为近代中国政府首批派赴日本之留学生。〖11〗

四月初二日（5月14日）

18 张之洞札委盛宣怀为汉阳铁厂督办，并改该厂为官督商办。先是，张之洞创办铁厂，本为官办。光绪二十年（1894）开炉炼钢，然钢质不佳，全凭官款维持。甲午战后，经费艰难，无以为继，张之洞遂委盛接办。盛宣怀委郑观应为该厂总办，郑观应于四月十二日到任。此后汉阳铁厂遂由盛宣怀经理。

十二日（5月24日）

19 总理衙门议定办理教案处分办法。

先是，御史陈其璋奏云，地方官办理教案不善之处分，向无专条，故每遇处分之时，各国公使动辄怀疑，致多口舌。议重议轻，既难见信于洋人，亦难保部中之无弊。应请议定办理章程，以后循章办理。奏上，命总理衙门与吏部、兵部公同议定。至此总理衙门乃将处分办法奏上。其中规定：嗣后如更有教堂被毁之案，除实系有心故纵酿成巨案贻误大局者，酌量案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其事关仓猝竭力保护而势有所弗及者，拟请将该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处；其保护未能得力，自属办理不善，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议。其武职处分，除有心故纵以至酿成巨案者，应由臣部酌量案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如系事起仓猝迫不及防，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以降一级留任；其保护未能得力，自系办理不善，应照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公例议以降二级留任，俾示惩儆。〖12〗得旨：如所议行。

十六日（5月28日）

20 谕命兵部尚书荣禄赴天津查察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情形。

此举系因御史胡景桂参劾袁世凯而起。谕云："前因天津新建陆军，特派袁世凯督练洋操，优给饷项。原冀壁垒一新，尽洗从前勇营习气。兹有人奏袁世凯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地方一折。该员所练各军，饷项最巨，必应切实操练，饷不虚糜，方收实效。著荣禄驰赴天津，将该员督练洋操一切情形，详细查明，能否得力？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其被参各节，是否属实。一并秉公确查，据实具奏。"

寻荣禄奏报御史所参各节，查无实据。且谓"该道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13〗光绪帝乃谕命毋庸置议，并谕袁世凯：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以副委任。至委员太多，则用费太滥，尤宜严加审择，勿涉虚糜。

此次参劾袁世凯事，实系事出有因，据与荣禄同赴天津之陈夔龙记：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甚谓然，高阳（李鸿

藻）主之。讵成立甫数月，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约余同行，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习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因有上述之奏。〖14〗

二十一日（6月2日）

21 汉口俄、法租界地条约签字。其中俄租界计四百一十四亩有余，租银年仅八十余两。

二十二日（6月3日）

22 李鸿章与俄国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与俄人开始会谈。李之意在订立防范日本侵略之同盟互助条约，然俄之志则欲经中国东北修一自俄国西部、中部直达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铁路，以将中国东北纳入俄之势力范围，并可出太平洋与英国争锋于东亚，因之枝节横生。与此同时，俄驻华公使亦于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要挟多端。四月十五日，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荣禄、张荫桓等会议，决签约。越二日，由总署电李鸿章签约。〖15〗

条约之首曰："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国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东方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亚洲

大地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条约主要条款为：

第一款：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

第三款：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款：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俄国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后此路定由满洲里至绥芬河）。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16〗

密约签订后，李鸿章依总理衙门之建议，顺道访德、法、英、美等国，谋增进口关税，然各国不允。李无功而返。

二十三日（6月4日）

23 以荣禄为协办大学士。授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崑冈

为大学士。

二十四日（6月5日）

24 中法订立《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准法国费务林公司承办广西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工程（后又展至南宁百色）。该段铁路系与镇南关至越南境内谅山之铁路连接。此后法国乃以此为由，将云南及两广划为其势力范围。

25 护理山西巡抚张汝梅奏准创建格致实学书院，以培育人才。并拟设机器织布局。

五月初二日（6月12日）

26 筹议设立京师大学堂。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于京师设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省府州县学堂所学课程，除中国典籍外，应开设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课程。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所学课程应较专门，以三年为期。又请：一、于京师及各省省会，皆设大书楼（即图书馆）；二、学堂设仪器院（实验室）；三、京师设大译书馆；四、广立报馆；五、选派学堂学生游历各国。〖17〗

寻总理衙门议奏云，兴学诚自强本计，请由各省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课程，或另建书院肄习专门。果使业有可观，三年后由督抚奏明再行议定章程，请旨考试采用。其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馆三节，均可于新立学

堂中兼举并行。选派游历一节，与臣衙门奏派同文馆学生出洋章程大意略同，惟经费难支，请嗣后游历学生由学堂商局选派者，即由学堂商局筹给资斧，庶推广之中仍存限制。至所请京师建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该管大臣（即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筹办。奏上，得旨从之。

孙家鼐旋奏，泰西各国，近今数十载，人才辈出，国势骤兴，学校遍于国中，威力行于海外，其都城所设之大学堂，规模宏整，经费充盈，教习数以百计，生徒数以万计。泰西之强，实根于此，非仅恃船坚炮利也。孙家鼐并提出具体办法，称学堂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拟立天文算学、地学矿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等十科。大学堂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一人。〖18〗然此后一年有余，京师大学堂之创办并未立即实行，直至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中，创办大学堂之事方得加紧进行，而招生及开学又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

初四日（6月14日）

27 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奏请将大围场等处开禁垦荒。得旨允准。

28 台湾云林志士简义（婴）、柯铁举兵抗日。初九日后，日军于云林一带进行大屠杀，近四千户化为灰烬。抗日义军坚持一月后失败。

十六日（6月26日）

29《苏报》创刊于上海。〖19〗创办人胡璋（铁梅），注册于驻沪日本总领事馆。初时乃一低级无甚影响之报。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范接办后，宗旨乃变。

十八日（6月28日）

30 黄河于山东利津县决口。据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报，山东黄河伏汛骤涨，利津县北岸赵家菜园处，因风狂浪急，抢护不及，致将堤身刷塌七八十丈。

31 是月，江苏、山东大刀会起事反洋教。

先是，江苏砀山（今属安徽）教民刘荩臣抢割村民庞三杰田地之麦禾，庞三杰遂联络山东之大刀会，先后在单县、丰县、马良集等山东、江苏交界之地，毁教堂及教民之家。经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山东布政使毓贤会同兖沂道锡良督官军镇压，此次反洋教事件乃息。山东大刀会首领有刘士端、曹得礼等，会众遍于山东、江苏等省，习武术，与教会、教堂为敌。此次反洋教行动，刘、李均未直接参与，然竟为官军捕获处死。

李秉衡奏云：查此次会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荩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不可制。又谓，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

教士必为间说，甚至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肯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20〗

六月十一日（7月21日）

32 中日签订《通商行船条约》。

《马关条约》第六款规定，中国应“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嗣后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日本派全权大臣林董谈判，至此乃签订条约。条约共二十九款，另附双方照会六件。条约规定：两国互派公使（第二款）、领事（第三款）；日本获得与西方列强相同之通商特权；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款）；日本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第二十五款）。然日本始终不肯于约中载明中国商民在日应受何样优待。〖21〗

十八日（7月28日）

33 命福州将军裕禄兼充船政大臣，整顿福州船政局。

自中法战争后，因船政局遭破坏，制造日稀，人多闲废。本年三月，御史陈璧奏请派大员查明船政实在情形。户部亦奏，船政事宜，可否仍循旧章，特派大臣总理。得旨：命闽浙总督边宝泉查明具奏。四月二十一日，边宝泉奏，查明福州船政局情形，筹议整顿扩充办法：一添置机

器，制新式巨舰；二物料宜内地采办；三造就人才；四通筹经费；五以大员专管船政。奏上，交总理衙门议。至是乃有此命。并命南北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省之督抚购福州船政局所造之船。又命精于制造之直隶候补道徐建寅赴该局任职。至九月初五日，福州将军兼管船政事务大臣裕禄与法国签订《福州船政局聘订法国监督合同》，再度聘法国工程人员协助办船政局。次年二月二十二日，福州船政局聘请之正监督法国人杜业尔及另四名法国技师抵福州。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因杜业尔揽权专断，且有贪污之事，乃为兼管船政之福州将军崇善辞退。至船厂之直接管理，徐建寅、沈翊清、魏瀚等先后任之。清廷虽有整顿船政局之意，然船政局经费全凭官方拨给，而甲午战后清廷财政甚为艰窘，拨款难以为继，因之此后船政局之经营仍十分困难，其成效亦远不及中法战前。至清亡前，仅造成“建威”、“建安”鱼雷快舰，“福安”、“宁绍”商船，曾代越南造小轮船，又曾鼓铸铜元以补厂用。

二十二日（8月1日）

34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准于四川创设西学堂。

二十八日（8月7日）

35 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以洋教练在江宁省城起居不便，将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之江南自强军移驻吴淞操练。

36 是月，直隶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潮白、永定、子

牙等河相继决口，六月二十四日永定河决口宽达百余丈。全省受灾州县达三十二个。〖22〗

37 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进剿瞻对。

瞻对位于四川省西部，原分设上中下三土司，属四川省管辖。同治年间，该地发生叛乱，清廷命川、藏会同平叛。平定之后，以川中民众起事尚未平定，清廷命瞻对由达赖喇嘛派番官管理。光绪十八年（1892），瞻对附近之章谷、朱窝两土司因承位事起纷争，瞻对助朱窝而抗朝廷。本年四月，鹿传霖派员赴该地查办，瞻对番官复纠众滋扰，占据章谷土司之地，勒令章谷土司投彼，不听鹿传霖所遣官员之调解。五月，终与官军冲突开战。鹿传霖乃命官军与附近土司军队进攻瞻对。六月，乘胜派兵进剿瞻对。至九月二十六日平定瞻对全境。

至十一月初十日，给事中高燮曾奏将瞻对地方改设汉官，谕命四川总督鹿传霖妥议具奏。〖23〗清廷于处理瞻对之事意见甚为歧异，由此引发官员间之争执。

七月一日（8月9日）

38《时务报》在上海刊行。

《时务报》为维新运动期间宣传维新变法最有影响之刊物，创办人为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吴德潇、邹凌瀚五人。汪康年为总理（经理），梁启超为主笔，为撰述者尚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等。《时务报》为旬刊，分论说、谕旨、奏章、外文报译编、京外近事及附编

等栏。其论说以梁启超所作者最有影响。自第一期起，该刊连载梁启超所著《变法通议》，前后凡二十篇，其自序即首揭“变”：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论不变法之害》云：“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自此梁氏以其独创之半文半白之文体，宣传变法维新，影响甚大，人谓其“笔端常带感情”。梁启超后曾忆曰：“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4〗

梁启超，字卓如，又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启超自幼聪颖过人而又勤奋好学，号为“神童”。年十一（周岁）成秀才。年十六（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乡试主考官李端棻，深爱启超之才华，以其妹李蕙仙妻之。时启超方就学于广州学海堂，于西学稍稍接触而已，然其求知之欲甚盛，有如正炽之烈火。一日，得学友陈千秋介，往访初至广州讲学之康有为，遂拜康为师。梁启超后忆其事云：“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25〗，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

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26〗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27〗此时之康有为方为秀才，而梁启超已中举，举人拜秀才为师，自古罕见。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后，其生活及思想大变，自此脱离科举为官之旧途，成为康有为宣传维新之得力助手，此后于近代中国思想界、政治界产生巨大影响。

39 是月下旬，湖北汉水流域大水，灾民逾百万，仅至沙市就食之饥民即达数万。

八月初二日（9月8日）

40 与俄国订立《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此合同系按《中俄密约》第四款之规定而由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方谈判所订立。合同之第一款规定：华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此铁路，另立一公司，名曰中国东省铁路公司。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

前此之七月二十五日（9月2日），驻俄使臣许景澄已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入股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入股库平银五百万两。然道胜银行实为俄国政府所有之银行，而后东省铁路之股票又悉为俄政府购去，故东省铁路实为俄国所有，且得渐延其势力于中国之东三省。〖28〗

初九日（9月15日）

41 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请设卢汉（卢沟桥至汉口）铁路公司，并举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督办。先是三月十二日，清廷已议定由王、张办铁路。〖29〗至是，乃从二人之请，命盛宣怀来京陛见。

42 严禁各厘局任意刁难内河行驶之小轮船。有人奏，江西绅民招集公司，在鄱阳湖行驶小轮船，各厘局特立苛例，百计为难。令该轮归船行经管，月缴行费数百金，搭客抽费三成。自省开抵九江，由关道调船沿江拦截停泊，俟道署家丁点名收费，方准登岸。为此，特颁谕云：内河行驶小轮，所以振兴商务，收回利权，所过关局，何得任意刁难。著刘坤一、德寿确切查明。所奏如果属实，即严行禁止，以安商旅而辟利源。〖30〗

二十一日（9月27日）

43 中日签订杭州租界条约，此为日本于中国所设之首处租界。此前杭州已据《马关条约》开为商埠。

44 是月，京津铁路建成。

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

45 总理衙门与日本订立《公立文凭》，其中规定："中国政府亦允，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31〗先是，议商约时，将内地制造税一节别开另议，中国欲征值百抽十之税，日方

不允。经谈判，日允中国照此额征税，惟须辟四处日本专管之租界，因有此换文。〖32〗

十四日（10月20日）

46 设铁路总公司。

先一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议铁路事，盛并有条陈。本日，总理衙门议覆盛宣怀之兴建铁路条陈，谓确有见地。请设铁路总公司，从卢汉办起，苏沪、粤汉亦次第扩充。由公司招商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商借商还，并提拨借外国之银一千万两，南北洋存款三百万两，以期官商维系，速成巨工。又谓卢汉为干路，应修双轨。又从王文韶、张之洞之请及总理衙门之议，命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公司事务。此后因资金缺乏，卢汉路又借比利时款兴筑。

十八日（10月24日）

47 命大学士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

又以李鸿章擅游圆明园，命交部议处。嗣吏部议革职，谕改为罚俸一年。

二十六日（11月1日）

48 盛宣怀奏陈自强大计。

一曰练兵。谓宜将天下划分十镇，海疆边疆为重，腹地僻地为轻。坚强朴实之地多征，膏沃柔脆之区少选。参酌西法，简练新兵三十万人。征选年二十以上二十五以下，体质身干合格者，录为常备兵，三年后退为预备兵，再三

年退为后备兵，再三年退为民兵，民兵以五年为期。各营营制饷章统归一律，各营枪炮器械统归一式。裁绿、勇各军。一曰理财。言应免厘金，而加关税为值百抽十，尔后仿行西国印税之法。又言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又请特简通达中外商务之大臣专司商政，兴起商学，鼓舞工艺。一曰育才。请各省先设学堂一所，教以天算地舆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先设武备学堂一所，教以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丸发送队伍分合马骑控驭诸学，而以兵律戎机有勇知方为要。〖33〗奏上，设银行、兴学堂二项，得旨允准，余未果行。

49 是月，孙中山于伦敦为清廷驻英使馆关押。

孙中山于本年八月下旬由美抵英。九月初五日，为清廷驻英使馆囚禁〖34〗，且欲将其秘密押解回国。中山乃求使馆雇佣之英籍工人柯尔代送信与康德黎。康德黎，孙中山于香港求学时之师也。康德黎接信即告英外交部及警方，遂引起英国政府之干预，英舆论界亦予关注，清使馆因之未敢加害孙中山。至九月十七日，中山始获释，史称“孙中山伦敦被难”。经此事件，孙中山已颇为英新闻及舆论界注目；中山复撰《伦敦被难记》，是年十二月出版于伦敦，声名大振。

50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湖北设武备学堂，名额百二十人。其章程规定，须有华文根底，且须体质强壮，志气朴

诚者方可报考。学堂聘德国教习教授。次年二月二十日(1897年3月22日),张之洞又奏,湖北武备学堂,俟学有成效,请照直隶、江南奏定学堂章程给奖,并择委差缺,以示鼓励。奉旨允准。此后至二十六年(1900),又有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江苏等省创办武备学堂。〖35〗

十月初五日(11月9日)

51 陶模、董福祥等奏报:自上年三月起于甘肃、波及青海之回民暴动已告肃清。

先是,本年正月,魏光焘率所部湘军入甘肃,擒杀起事首领韩文秀,并进军北川,克回军另一首领刘腾蛟部之根据地苏家堡。此后回军之势渐蹙。至七月,新疆巡抚饶应祺设伏于罗布淖尔(即罗布泊)东南之和尔昂,擒回军首领刘四伏。至此,回民之暴动乃告失败。

谕云:"甘肃一省,汉回错处,同隶帡幪,皆我赤子。朝廷抚育兆民,断无歧视,只因地方官不善拊循,于汉回交涉事件,未能持平办理,其汉民、回民之奸黠者,又遇事生风,藉端互煽,猜疑既久,嫌怨愈深,遂致燎原之祸,一发而不可遏。朝廷安良除暴,不得已而用兵。迨至一律肃清,而地方之蹂躏,民户之凋残,已不知凡几矣。兴言及此,良用恻然。著陶模选廉正明练之地方官,抚绥开导,勤求民隐。遇有汉回争执之事,专论是非,不分汉回。务当酌理准情,持平办理。所有被兵地方,并著分别查勘,筹款抚恤。务使汉回各得其所,永远相安。用示一视同仁,安抚黎庶至意。"〖36〗

是日，又以平定回民起事，赏董福祥太子少保衔，陶模实授陕甘总督，饶应祺授新疆巡抚，魏光焘交部从优议叙。

初八日（11月12日）

52 命盛宣怀筹办银行。谕云：银行一事，前交部议，尚未定局。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如果办理合宜，洵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37〗

十六日（11月20日）

53 总理衙门奏定预筹朝鲜通商办法：拟订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派总领事一员驻朝鲜都城，代办使事。

54 召见道员黄遵宪。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言：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旋由翁同龢荐，黄遵宪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并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曾任驻外公使，与梁启超等友善。至湖南后，为湖南之维新甚为尽力，尤以保卫局为最。

二十八日（12月2日）

55 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为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旋命为体仁阁大学士。以李鸿藻为协办大学士。

三十日（12月4日）

56 调李鸿藻为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礼部尚书，授许应

骙为工部尚书。

十一月初二日（12月6日）

57 从盛宣怀请，命各省设学堂；其各省能否于省会一律设武备学堂，命各督抚妥筹具奏；京师、上海准设大学堂，由户部筹定的款。〖38〗

初三日（12月7日）

58 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奏请停止捐纳道府州县实官，以挽积弊。其折内有“捐例一日不改，则吏治一日不振；冗员一日不汰，则民困一日不苏”之句。光绪帝命户部议奏。〖39〗本月十六日，御史王鹏运又奏请将捐纳实官全数停止，光绪帝再命户部议奏。至十二月初八日，又有给事中丁立瀛奏请将捐纳实官一概停止，上谕仍命户部议奏。然终未果行。

二十日（12月24日）

59 御史宋伯鲁奏，乡会试第三场及各项考试策题宜专问时务。奏上，光绪帝命礼部议奏，寻礼部议驳。

二十八日（1897年1月1日）

60 御史孙赋谦奏改武科，请自明年岁考为始，凡武试诸场，皆停刀石而习洋枪炮。先是上年九月二十八日孙氏曾以此上奏，为兵部议驳。此次之奏仍谕交兵部议奏，仍未得行。〖40〗

十二月十五日（1月17日）

61 上海美商鸿源纱厂开工。

十七日（1月19日）

62 以工部侍郎许景澄总办黑龙江、吉林边界铁路公司事宜。

63 给事中褚成博奏，洋商改造土货，请饬抵制。其折谓，与日本之约已定，外人将在内地设厂，绝我生机，应筹抵制。请于内地广设丝纱等机厂。奏上，光绪帝谕命总理衙门议奏。至次年（1897）二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议覆，赞同褚成博之奏，并请由各省将军督抚酌度各地方情形，集股设厂，官助商本，逐渐推广。相应请旨饬下各省将军督抚，各就本省情形切实筹办，毋得徒托空言。总理衙门之奏上，光绪帝谕：如所议行。

64 是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持、蔡尔康协助编辑之《中东战纪本末》一书由广学会刊行，是书收集有关中日甲午战争之上谕、奏疏、函牍、条约等文献资料，并译外国人对甲午战争之评论。出版后曾风行一时，并对维新思潮之兴起有一定影响。

65 年内渐有学会创办。自强学会封禁，学会之创办稍受挫，然仍有热心者兴办学会。其宗旨多为讲求西学，开通知识，倡导改革。因畏清廷压迫，多以专业学科性为主。其中有：上海之地图公会，发起者邹代钧、汪康年、陈三

立、志钧，集资印制地图，由时务报馆兼办；上海新学会，创办人叶耀元，以讲求新学，译著新书新报为宗旨，次年该会又创办《新学报》；上海务农会（又名农学会），创办人罗振玉等，以讲求新法农业为宗旨，次年罗等又创办《农学报》。

66 马建忠出版《适可斋记言记行》，是书收马建忠论著多篇，主改革，发展工商业，鼓励出口及对外贸易，增进口税。称誉西方“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41〗。

67 本年，国人设立之机器厂矿渐多。据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等地之约略统计，所设机器厂矿二十家，资本额四百三十四万余元。其规模较大者有湖南宁乡之煤矿、广西贵县之银矿、湖南益阳之锑矿、宁波之通久源纱厂、上海之永泰缫丝厂，及张謇议设之大生纱厂。〖42〗

〖1〗《光绪朝东华录》总 3753—3754 页。

〖2〗《光绪朝东华录》总 3738—3740 页。又实录记为二十一日，《光绪朝东华录》记为二十二日，以实录为准。

〖3〗《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327 页。又张之洞上奏日期为正月

十五日。

〖4〗《翁同龢日记》五册2884页。

〖5〗《中外旧约章汇编》641—644页。

〖6〗《光绪朝东华录》总3769页。

〖7〗关于张謇之传记《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8〗刘坤一为湖南新宁人。

〖9〗张之洞为直隶南皮人，刘坤一于北方指挥甲午战役之时由张之洞署江督。

〖10〗《啬翁自订年谱》，载《张謇全集》六卷。

〖11〗《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18页。惟光绪二十五年总理衙门奏谓，二十一年奏派之留日学生为数十名（折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72页）。待考。

〖12〗《光绪朝东华录》总3785—3786页。

〖13〗《军机处朱批奏折档》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14〗《梦蕉亭杂记》卷二。

〖15〗《翁同龢日记》五册2895、2902—2903页。

〖16〗《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650—651页。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293—296页。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425—429页。

〖19〗《中国近代报刊史》231页。一说创刊于九月。

〖20〗《义和团档案史料》3—6页。

〖21〗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662—670页；《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卷154—163页。

〖22〗《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15页。

〖23〗《光绪朝东华录》总3913页。

〖24〗《梁启超年谱长编》68页。

〖25〗狮子，原文作“师子”。

〖26〗通甫，即陈千秋，康有为大弟子，亦聪慧过人，以光绪二十一年病逝，年仅二十五（周）岁。

〖27〗梁启超《三十自述》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23页。

〖28〗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672页；《沙俄侵华史》四卷一章。

〖29〗《翁同龢日记》五册2893页。

〖30〗《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二十二年178页。

〖31〗《中外旧约章汇编》686页。

〖32〗《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卷165—168页。

〖33〗《光绪朝东华录》总3877—3822页。又《光绪朝东华录》作二十五日，此处从实录。

〖34〗孙中山之入使馆，有自行进入与使馆计诱之入两说。孙中山所撰《伦敦被难记》谓为使馆诱之入；然其事后又对陈少白、胡汉民等云为其自行进入。清廷方之当事人亦云系孙中山自行进入。就各种情形论，似为其自行进入。

〖35〗《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一辑上册547—548页。

〖36〗《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二十二年237页。

〖37〗《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二十二年258页。

〖3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二十二年286页。

〖39〗《光绪朝东华录》总3911页。又《光绪朝东华录》日期作四日，此处从实录。

〖40〗《光绪朝东华录》总3918页。

〖4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164页。

〖4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五四

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公元1897年

正月初三日（2月4日）

1 中英订立西江通商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又称《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其主要内容为：划定中国与缅甸之边界；规定将来中国若在云南省修建铁路，即与缅甸铁路相接；将广西梧州、广东三水等地开辟为通商口岸。中方签字者为李鸿章，英方签字者为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其时英国已得缅甸为殖民地，乃欲自缅甸向我云南扩张势力，并与自越南向我广西、云南扩张势力之法国抗衡。

初十日（2月11日）

2 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

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原均为印刷工人，至是乃集资创办商务印书馆。其初仅为一小型印刷工厂，

后拓展业务，渐为较大之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之前，沪上虽亦多有书商，然规模较小，管理方式亦陈旧。因此，商务印书馆实为国人自办近代出版事业之始。

十一日（2月12日）

3 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张荫桓之弟）等创办通艺学堂，为私人创办之新式学堂。通艺学堂拟习学英文、天算、舆地等，拟俟洋文精熟，再专门习学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其校名为严复所题。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甲午战败后，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曾与康有为同日得光绪帝召见，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二十八年（1902）以夏瑞芳邀，加入商务印书馆，遂成为近代中国享有盛名之出版家。清末商务印书馆之出版事业影响最大者厥为如下两端：一为新式教科书，时清廷推行新政，商务印书馆之新式教科书正合社会需要；一为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均为商务出版。其于近代中国之文化事业影响至伟。

二十一日（2月22日）

4 《知新报》在澳门创刊，创办人为康有为、康广仁、何廷光（穗田）、梁启超等，康广仁任总理，主笔政者，多为康有为之弟子。该报与上海之《时务报》相呼应，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重要报刊之一。以其设在澳门，为清廷之势力所不及，故议论朝政更为大胆。戊戌变法失败后，

该报仍继续出版，不署撰著者之真姓名而用化名。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方停刊。

二十二日（2月23日）

5 山东历城、章丘黄河因凌汛决口。

6 是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立尚贤堂于北京，其英文名称为“中国国际学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上海。李自谓，创尚贤堂乃为培养人才，联络中外人士之感情。其活动半为宣传宗教，半为传播科技知识。与中国名流广有交往。又出版《尚贤堂月报》、《尚贤堂纪事》。

二月初三日（3月5日）

7 因本年五月为英国国王在位六十年之期，命尚书衔户部侍郎张荫桓赴英祝贺。至五月五日又电谕张荫桓于事竣后与英国议增加关税之事。又命不可允免厘金。加增关税，为甲午战后清廷欲增财政收入之设想之一，然列强未之允，故屡次提议，皆未得行。

二十二日（3月24日）

8 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阎书勤等邀各路拳民三千余人于山东冠县梨园屯亮拳比武。先是，山东早有民间拳会一类之秘密组织，以练习武艺、互相扶助为名，自甲午战后，渐与西方传教士及教民冲突。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愈益激烈。其初并无统一名称，后乃称义和拳。约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末，或二十六年（1900）年初，又改名义和

团。〖1〗

9 是月，盛宣怀创办之南洋公学正式开学。南洋公学系继其于二十一年（1895）于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后之第二所大学，以何嗣焜总理该校事务，其费用由招商、电报两局捐助。先设师范院，录取已有相当根底之学生四十名，延聘华洋教习，课以中西各学。此为中国师范教育之始。又仿日本师范学校设附属小学之法，设一外院学堂（即小学），师范院学生肄业之时，尚需在外院学堂兼任教师，亦教亦学。至二十四年（1898），又开办二等学堂，名曰中院；头等学堂，名曰上院。共有学生四百名。〖2〗

三月初四日（4月5日）

10 从户部奏，命各省裁冗兵。

谕曰：不论绿营勇营，均应大加裁汰。是裁减兵勇一事，事机所迫，势在必行。现在综计各省兵勇，尚有八十余万人，岁需饷银约共三千余万两。绿营积惰，久同虚设，当兹偿款期迫，中外诸臣自应合力通筹，先其所急，若犹复饰词搪塞，坐拥多营，值此需款紧急之时，弃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以致借无可借，抵无可抵，民生日蹙，国计亦因之愈穷。各直省将军督抚奉到此旨，统限一月内，将裁减兵勇若干，节省饷银若干，条分缕析，切实覆奏。所留兵勇，务当精选训练，镇抚地方。

又谕直隶养兵太多，亟应大加裁减，除聂士成、袁世凯所辖之部较强外，其余各军均应大加裁汰；南洋自强军，

必须认真约束，力求整顿，其他各营须严加裁汰；浙江、河南亦应严行裁汰旧军。

初五日（4月6日）

11 河南巡抚刘树堂奏，豫省创办机器局，制造军火。

12 是春，谭嗣同完成《仁学》。

《仁学》之写作，酝酿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完成则在本年之春。时《仁学》虽未刊行，然已在友朋之中传看，阅者有梁启超、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知者尚有多人。〖3〗《仁学》全文共五十篇，所论多社会、政治之事，亦多及哲学问题，其内容甚杂，佛、道、儒、基督、科技、西方政治社会学说，皆有所涉。谭嗣同自叙曰："吾自少及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又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其抨击名教谓："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其论君主制曰：生民之

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其论三纲曰：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又抨击清廷及守旧者云："无如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权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惟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愚民，变法则民智；方将贫民，变法则民富；方将弱民，变法则民强；方将民死，变法则民生；方将私其智其富其强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则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甚且言"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4〗

二十一日（4月22日）

13 《湘学新报》（亦名《湘学报》）创刊于长沙。是刊系旬刊，为维新时期湖南宣传变法之重要刊物。创办者为湖南学政江标，江标及后任学政徐仁铸先后为督办，唐才常等负编辑之责。该刊登载有关史学、掌故、舆地、

算学、商学、交涉之论文，唐才常之文尤多。湖南巡抚陈宝箴及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命两省各道府州县购阅。该刊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二十一日停刊。

四月初二日（5月3日）

14 从宗人府奏，将光绪帝之弟载涛过继贝勒衔贝子奕谟为嗣。

二十六日（5月27日）

15 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代表大清铁路总公司与比利时公司订立卢汉铁路借款合同。

先是，自上年铁路总公司成立，即筹修卢汉铁路，原拟完全自办，招商承办，然资金筹措为难，仅有之一千三百万两，尚不及所需之半。嗣乃议定借款修路。而各列强均思染指，盛宣怀等遂先后与美、英、德、法谈判，然各国均另有所要求，因之皆未达成协议。最后比利时代表云，比系小国，只借款，不干预他事，较诸大国为胜。湖广总督张之洞率先主借比款，嗣后直隶总督王文韶、盛宣怀、李鸿章、翁同龢及总理衙门诸员亦赞同，乃与比利时谈判，定借比款。比方原欲借款由国家担保，清廷虑日后有所要挟，坚不允。后提出以尚未动工之卢汉铁路作保，比方认可，乃定议。修路之经理，原欲以己力为之，嗣以其时国人尚乏铁路知识及管理经验，盛宣怀因力排众议，与借款之比公司约定，用比国工程师代为营造，订定年限，年限之内，其事权略如海关税务司，一切购料、办工、用人、理财，悉由其经理，但诸事仍预请总公司核定后施行。在

此前后，盛宣怀已督促属员及洋工程师开始勘路、设计及购地等事。〖5〗

合同规定：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银行工厂合股公司借款四百五十万金镑，年息四厘，九扣实付四百零五万镑。公历 1909 年 1 月起还款，分二十年还清。以卢汉铁路及其产业，与一切属于该铁路之物作保。若无意外事件，卢汉铁路应于五年内一律告竣，并即开驶运行。由比利时公司派一人监修路工（即总工程师），铁路公司需用外国人员，在合同期内，应由比国公司所派监察之员，代为遴选。铁路公司若向外国购物，应半数投标，半数由比公司承办。

16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上海。是为中国人创办之第一家新式银行。该行系经清廷批准，而由盛宣怀一手创办。初时之投资者有招商局、电报局及盛宣怀、张振勋等，尚有政府官员如李鸿章、王文韶等。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设于上海，开设后，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北京、镇江等地设分行。该行系旧中国之主要银行之一。

17 是月，四川总督鹿传霖命驻瞻对之弹压委员张继擒川西德尔格忒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及其母。并欲将该地改土归流，然以各方意见不一，未果。

据鹿传霖奏称：德尔格忒老土司之妻为西藏女子，生子昂翁降白仁青。近年老土司之妻因禁其夫，其子亦废其父而自立，并以瞻对番官为奥援。自川军平定瞻对后，该老土司多次遣人赴驻瞻对之弹压委员张继处求援。张继乃于四月十一日轻骑抵土寨，擒小土司母子。此后老土司因衰

病乞退，愿将该地改土归流。鹿传霖以该土司幅员最为辽阔，形势又称险要，实于川、藏大有关系自应俯从所请，由川拣派流官。〖6〗得旨：著照所请行。

然至八月四川将军恭寿奏云：德尔格忒土司献地改土归流一事，鹿传霖事先并未知照恭寿，却将其衔名列入具奏，且委员张继办事操切贪功，所奏与实情不符。奏上，谕曰：鹿传霖并未知照恭寿，竟将该将军衔名列入，与历来办法不符。鹿传霖著审慎办理。

驻藏大臣文海亦奏，德尔格忒土司改土归流大有后患，反对鹿传霖之主张。奏上，谕称：鹿传霖之奏报情节支离，自相矛盾。以二百余年恭顺之土司，辄因其家庭细故，勒令改土归流，并非出于情愿。各土司岂肯心悦诚服，转涉滋生事端。鹿传霖奉到此旨，著即速将该土司父子夫妇释放并宣布朝廷德意，谕令该土司速回德尔格忒经理该土司事务。其改土归流一节，著毋庸议。

五月十六日（6月15日）

18 张之万卒。

张之万（1811—1897），直隶南皮人，张之洞族兄，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先后任署兵部侍郎、河南巡抚、漕运总督、江苏巡抚等职。光绪十年（1884）甲申之变奕訢、李鸿藻出军机，张之万与世铎、孙毓汶入军机。二十二年（1896）致仕家居，至是病故，予谥“文达”。

19 是月，津卢铁路天津至马家堡段（北京右安门外）

通车，长一百二十七公里。〔7〕

六月十五日（7月14日）

20 淮山西巡抚胡聘之奏，筹办山西矿务，先修山西达河北之铁路，设立公司兴办。

二十五日（7月24日）

21 以袁世凯为直隶按察使，仍归督办军务王大臣节制，负练兵之责。

22 李鸿藻卒。

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为同治帝载淳师，因得渐登显要。同治四年（1865）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年为军机大臣。李为同治、光绪间清流派领袖，其为政也较清廉，而政见则流于守旧。其时号为清流者之张之洞、张佩纶等常出入其门下，而与主持洋务之沈桂芬等政见不合，两派常相攻讦。光绪十年（1884）与奕訢同被慈禧太后逐出军机，开去一切差使。次年起用，至二十年（1894）复授军机大臣。甲午战败，其观念渐变，支持胡燏棻于天津练新军，后又荐袁世凯接统其军。寻谥“文正”。

二十八日（7月27日）

23 大刀会四五百人围攻江苏砀山县营庄之教堂，铜山、丰县亦聚众至一二千人，欲与教会为难。

24 五、六月间，江苏北部之徐州、淮安、海州水灾，

灾民五十万。

25 是月，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发起人有张通典、龙泽厚、梁启超、汪诒年、汪康年、麦孟华、康广仁、谭嗣同、吴樵等，并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支持。会初附《时务报》馆，后因会务扩展，乃移交大同译书局管理。其试办章程云："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8〗

七月初五日（8 月 2 日）

26《经世报》创刊于杭州。旬刊。创办人为胡道生、董学琦，章太炎、宋恕等为撰述。该刊以记述国内外大事及新知识、新学术为主，并译载英、法、日等国报章。

八月初一日（8 月 28 日）

27 本年值更换学政之期，以编修徐仁铸提督湖南学政。徐仁铸为热心新政之官员之一，至湖南后，继前任学政江标之后，继续推进湖南之维新。

28 《实学报》创刊于上海。其创办初期，章太炎任撰述。《实学报》以介绍新知识为主，然有时亦有反对民权、新政之文字。

十五日（9 月 11 日）

29 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日（9月20日）

30 以甲午海战力战捐躯之邓世昌之母训子有方，深明大义，赏御书匾额一方，曰“教忠资训”。

31 是月，安徽凤阳等府水灾。据安徽籍京官孙家鼐等次年奏云：皖省凤、颍、泗等处，自二月至八月淫霖败稼。受灾人口，凤阳县有五万余口；凤台县有二万余口；怀远县、宿州皆六万余口；灵璧县合境皆灾，则有十余万口；其泗州一属在凤阳下游，灾区之重更可知矣。益以颍州一府及寿州、定远灾势稍轻者计，当已有百万口。〖9〗

九月初二日（9月27日）

32 以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以陕西布政史张汝梅为山东巡抚。

33 以办理川省边务失宜，将四川总督鹿传霖开缺并命来京。鹿传霖力主将三瞻等川边地改土归流，初本得朝廷允准，后廷议有变，达赖喇嘛亦让步，朝廷乃否决鹿传霖之议。〖10〗鹿传霖以川藏咫尺，英俄交侵藏，固藏必先固川，固川必将川边改土归流。清廷则以为欲保藏则宜笼络达赖喇嘛，若一意改土归流，恐达赖喇嘛离心，藏事更难措手。鹿因之开缺。〖11〗

十月初一日（10月26日）

34 《国闻报》创刊于天津，日报，创办人为严复、夏曾佑、王曾植等，系维新运动时期北方最有影响之报纸。

其首日之《国闻报缘起》云：办此报欲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以期开民智，而致国强。其栏目有：论说；译载各国报纸论说及新闻；各省要闻，详于盛京、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前后藏等偏远各处。《国闻报》之论说，以严复所撰最多。该报于国内外大事栏中，曾大量报道新政举措，以为变法之助。《国闻报》刊行后，严复等又于十一月另出《国闻汇编》旬刊，记外国事较多，其影响不及《国闻报》。严复之《天演论》即于《国闻汇编》首载。

初七日（11月1日）

35 山东曹州巨野发生教案。

是晚十一时，有多人手持大刀、长矛冲入山东巨野县磨盘张庄天主教堂，杀死来此做客之德国传教士韩理、能方济二人。对此事件，清廷方面认定系盗匪起意行窃并杀人，但其他中外记载则谓系大刀会有组织之行为。亲历此事并幸免于难之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亦云系大刀会所为。十三日，德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总署，要求严惩滋事之人。

事件发生后，山东地方官之奏报已迟，清廷惟恐德国藉口面另有要求，乃于本月十六日，命即将卸任之原山东巡抚李秉衡妥善办理曹州教案。谕云：曹州杀毙洋人一案，前据德使及许景澄先后电报，今始据李秉衡电复，已属迟延，且盗匪在逃，岂悬赏通缉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李秉衡身任地方，总须办理此案完结方准交卸。现在德方图借海口，

此等事适足为藉口之资，恐生他衅。

初十日（11月4日）

36 慈禧太后之寿辰，光绪帝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行礼庆贺。自亲王以至皇族、大臣、侍卫及承办庆典工程人员均受赏。

二十日（11月14日）

37 德军强占胶州湾。

在中国占据一处港口之阴谋，德国蓄意已久。甲午战后，德国乃确定为胶州湾，曾数次向总理衙门要求租借胶州湾，均被婉言拒绝。本月初七日，巨野教案发生，恰成其藉口。十月十二日，德皇决定扩大事态，趁机占领胶州湾。是日德军于胶州湾登陆，并迫令中国军队退出。山东巡抚李秉衡曾经主战，但清廷指示“敌情虽横，朝廷决不用兵。此时办法，惟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除占胶州湾外，德军并于二十五日扣押前往德营交涉之登州镇总兵章高元（至十一月初十日始获释）。〖12〗

此后交涉开始，清廷迫于德国压力，将调任四川总督之原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后改任长江水师巡阅大臣）。然德国实欲藉此扩大事态，而得侵略之权益，因此并不以李秉衡革职为满足。十二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之要求。且恫吓曰：“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

偿；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13〗

38 九、十月间，康广仁等创办大同译书局于上海，梁启超为之所撰《大同译书局叙例》云：“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14〗大同译书局印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书目志》等。

十一月初六日（11 月 29 日）

39 湖南时务学堂正式开学。

湖南时务学堂之创办，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冬。

自曾国藩率湘军出征，败太平天国，湖南士人之气甚盛，然守旧之心亦强。甲午战败，于湖南士人之刺激甚大，乃一改以往之保守，而急欲兴办实业、教育以为救亡图存之计，群谓：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而应广立学校，培植人材，以为自强本计。〖15〗

时湘绅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汤聘珍、蒋德钧、熊希龄等议创设宝善成制造公司，蒋德钧复又提出，在公司内办一工艺学堂，得湖南巡抚陈宝箴之支持，陈并亲为命名曰“时务学堂”。之后蒋德钧起草《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及《开办湖南时务学堂简明章程》，由王先谦领衔，上述六人具名，上呈陈宝箴。此后，上述六人又议定，公

司与学堂各专责成，于是公司归王先谦等办理，而学堂则由熊希龄负其专责，由巡抚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亦称提调）。各方议定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

本年八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公布《时务学堂招考示》。谓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因设时务学堂，以期造就人才。此次办理学堂，务期迅获实效，力矫从前虚应故事积习，庶于大局有裨。〖16〗

寻，时务学堂正式招考。其招生之标准为十二岁至十六岁之聪俊朴实子弟，距省会较近之府县，由绅士保送，较远之府县，由官绅保送。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第二次招生、四月第三次招生，前后共招生二百零三名（其中住校生一百一十六人，另有八十七人不住校）。

时务学堂之功课，一为普通学，一为专门学。普通学之目有四，曰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之目有三，曰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实则时务学堂之特色，类于康有为之万木草堂，其要在教学生知世界之大势，国家之危殆，凡为学者当知奋起救亡。而教习梁启超等其时思想颇为激进，因时务学堂之激进又超乎万木草堂。

十月，梁启超由沪抵湘，就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职。〖17〗

梁启超到湘后，手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主旨乃鼓励学子读有用之书，以天下为己任。如“立志”篇教读书人“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

以微，谁之咎欤？四万万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18〗。梁氏之教法，兼用学校、书院之长，据梁后之回忆：时务学堂除课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19〗又忆：“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应指第一次招考之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学生札记之批语，梁启超有“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义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20〗。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直隶厅（今凤凰县）人，故人称其熊凤凰。生于同治九年（1870），其母为苗族。凤凰厅虽为偏僻之地，然希龄少聪颖，年十四即成秀才。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时年二十一岁。二十年（1894）得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1896）回湘参与维新活动。熊在湖南之维新派中不尚理论，而擅实际事务，且系进士，地位较高，举凡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湖南不缠足会等，熊希龄皆与其事，尤其时务学堂为其一

于经营。其后湖南新旧党争激烈，熊希龄于上陈宝箴书云："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草人，生性最戇，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21〗其激昂慷慨之气跃然纸上。

【考异】学术界流行之说法，皆以为时务学堂系谭嗣同创办，误。此说最早出自梁启超，梁于《谭嗣同传》记："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为最盛业。"《清代学术概论》又记："嗣同与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因之其说为后人所信。多种近代史著作、辞典及《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均从其说。然梁至长沙已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此前之筹备情形梁不甚了了。且梁于上述《谭嗣同传》之记述误者甚多，当以政治宣传品视之，而非信史。

创办时务学堂时，谭嗣同不在湖南，其时谭在南京做候补官。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方回湘直接参与时务学堂之事，此前只限于受熊希龄之托购买教学仪器，并帮助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时务学堂筹办期间谭曾致信欧阳中鹄：湖南绅士议创时务学堂，伏恳函托右帅（指陈宝箴——引者）及沅帆诸君早为浏阳多占名额。（《谭嗣同全集》471 页）由此亦可知谭嗣同既非时务学堂发起人，亦非创办工作之负责人。实则最先提出创办学堂者为蒋德钧，而筹办之实际负责人为熊希龄。王先谦于《时务学堂招考示》发布后致熊希龄之函亦云："此事经理伊始，仗弟一切布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王益吾先谦原函》）

初九日（12月2日）

40 命瞻对地方毋庸改土归流，仍由达赖喇嘛管理。谕称："上年瞻对番官越界滋事，当谕令鹿传霖秉公查办以息争端，乃该番官胆敢抗违，经鹿传霖派兵剿办并请收回其地，原属咎由自取，朝廷因念该僧番等久受国家深仁厚泽，岂竟自外生成？恐鹿传霖操之过蹙，未足以折服其心，特将鹿传霖开缺，派恭寿署理督篆，谕令持平办理。兹据奏称，当鹿传霖派兵进剿之时，该番官等并非有意抗拒，因见大兵临境，疑惧不敢投案，凭寨固守。鹿传霖误听带兵官一面之词，遂谓其叛形昭著，是以有改土归流之议。前据达赖喇嘛在理藩院呈请赏还地方，并览该署督此次所奏各节，是该番官并无叛逆情形，尚属可信。朝廷轸念僧番，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行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地方仍著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管，毋庸改土归流。该达赖喇嘛当仰体朝廷覆冒之仁，知感知畏，力图自新。即著慎选番官，严加约束，毋得再有苛虐瞻民，侵扰邻境情事，致干罪戾。"

至是，鹿传霖将川西土司治地改土归流之计划乃告失败，传霖亦因此去职。然该地为列强交相觊觎，又为通西藏之要路，加强经营以巩固边疆，乃大势所趋，故近十年后，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又将改土归流之事再度实施。

十九日（12月12日）

41 给事中高燮曾请召见康有为，借请命康有为入西洋弭兵会为名，其奏云：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

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22〗

二十一日（12月14日）

42 沙俄舰队强行驶入旅顺口，声称此举系为帮助中国摆脱德国人，只要德国人撤出胶州湾，俄舰即走。然此后即迫清廷将旅顺、大连湾租与俄国。

二十三日（12月16日）

43 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谓为今之计，非有旷出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请取天下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学律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标准一立，趋向自专，庶几百才绝艺，咸入彀中，得一人即获一人之用。〖23〗奏上，光绪帝命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具奏。至次年始诏设。

44 是月，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即“上清帝第五书”。

先是，康有为以中国人满为患，欲筹画移民巴西，且谓若中国不幸而亡，移居巴西之民可以存吾种。及为此事进京，适逢德占胶州湾之事起，遂上书恳请变法。

略谓：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

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德，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纾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破资格以励人材，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管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卫生济贫，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创邮船，徙贫民，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夫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

又建言三策：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效法俄日，毅然变法以图强。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宜精选长贰，逐日召见，虚己讲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当先，若者当后，谋议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睹。第三策曰由疆臣各自变法。宜通饬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取用新法，行以实政，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康氏谓，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若仍守旧，则亡国之祸将至，“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24〗

康有为本将此上书呈工部代递〖25〗，工部尚书淞溎不满“恐偏安不可得”句，不肯代递。然因上海大同译书局

于本年十二月刊刻，仍产生广泛影响。〖26〗

十二月初七日（12月30日）

45 电谕山东巡抚张汝梅：据总署钞递德使照会，近日曹州府又有驱逐教民、欲杀洋人之事。巨野教案，正在将了，岂容再起波澜，著张汝梅一面查明确情，一面实力保护，出示晓谕兵民，如有滋闹者，即照上匪办理。至初八日，再电谕张汝梅，命切勿生事：巨野教案，正在议结，适又有曹州府聚众欲杀洋人之事，以致德使大肆要挟，顿翻前议，实属可恨。曹州镇总兵万本华著即撤任回省，听候查办。该抚身任地方，自应饬诫属员，毋致再生教案。乃一味颟顸，于朝廷现办情形，全未体会。曹俗虽称强悍，该抚岂竟无术绥辑，任其生事，贻害于国耶？接奉此旨后，若再延不出示，饰词回护，致外人藉口，定将该抚严惩不贷。

十一日（1898年1月3日）

46 命甘肃提督董福祥率甘军募足二十营，转驻潼关之东大庆关及山西平阳府一带，所需饷项，每年八十余万两，著户部划拨的款，径解该军粮台。应添军械，由督办军务处指拨，并刊发督练甘军关防，以专责成。

二十二日（1月14日）

47 陕西巡抚魏光焘奏准于省城设格致学堂。其奏云，拟暂借省城崇化书院房舍，创设格致学堂一所，名曰游艺学塾。遴派公正官绅经理兴办。延请教习考课生徒。一面

于津、沪各处购买图书仪器，以为讲求制造之用。又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要，以整顿学校为先。"又报，迭经通饬府厅州县，各就地方书院增设算学、格致等课，多已渐次遵办。其泾阳新建崇实书院，兹已落成。〖27〗

二十三日（1月15日）

48 命各省保护教堂。谕曰："自西教开禁之后，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华民入教者，亦日增月盛。地方官措置一有失当，则内忧外侮，皆从此起，此诚治乱之关键，不可不慎者也。前于光绪十七年六月，有严办会匪焚毁教堂之谕，嗣是成都有案，古田有案，近日复有曹州盗杀教士之案。虽勉强议结，而准建教堂、准租胶澳，种种要挟，已不胜其弊矣。各省将军督抚等身受重恩，当思为国家弭患。用是特加申谕：此后益当振刷精神，以谨防教案为事。接见州县，谆饬查明所辖境内教堂若干，坐落何处，该处民情是否相安。若遇民教词讼，持平公断，俾善良者不致屈抑，而刁顽者亦无所藉口。至往来教士，尤当按约切实保护，庶几防患未然，不使激成变故，是为至要。若固执成见，徒骛虚名，绝不权其利害轻重，以一隅而害及全省，甚致贻误大局，惟该将军、督抚、都统、府尹是问。"

二十四日（1月16日）

49 与德国议定巨野教案之结案办法：所捕九名教案首事之人，处死二名，余监禁；于济宁、曹州、巨野三处建

三教堂；曹县、单县等县，建教士住房七处。〔28〕

巨野教案结案时除上述条款外，尚有大批官员遭惩处。十二月二十三日（1898年1月15日），专发上谕惩办山东官员：开缺四川总督前巡抚李秉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预防，以致酿成巨案，著交部议处；兖沂曹济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知府邵承照一并交部议处；巨野县知县许廷瑞，缉捕废弛，禀报迟延，著即革职；寿张县有教堂被劫之案，该县知县庄洪烈著即查参。其余济宁、菏泽、单县、城武等州县，亦有民教相争者，该州县官，均分别撤调。又谕：山东为礼乐名邦，士大夫服习儒术，夙知自重，至草野愚民，间有不明事理，甚或殴辱教士，毁坏教堂，此风断不可长。著该地方官严行禁戢，实力保护，并著通谕各省将军督抚等，嗣后如有藉闹教为名，聚众生事者，即遵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谕旨办理，倘再因循怠玩，定行严加惩处，决不宽贷。

寻，再次惩办巨野教案有关官员，谕云：前山东巡抚李秉衡于巨野一案，事前未能防范，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查，始行奏报，实属咎有应得。李秉衡著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调任兖沂曹济道锡良、撤任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均著革职留任。泰西各国传教，载在约章，该教士万里远来，中国官民，自应加以体恤。乃山东巨野县，竟有盗杀教士二人之案，殊堪惋惜。除凶犯按律惩办外，准令建盖教堂三处，住房七处，以示朝廷悯念远人之至意。嗣后著张汝梅饬属实力保护，倘再有不逞之徒，滋事肇衅，惟该地方官是问。

二十五日（1月17日）

50 命各省认真荐人才、整军队、裁闲员。

谕曰：从来国运之兴，必由于人才之盛。各省督抚，应于所属道府州县中，无论现任候补，详加鉴别，择其居心正大，才识闳通，足以力任艰巨者，列为上选。各省绿营，废弛已久，近来防勇，亦多沾染习气，难备缓急。著各该督抚，再行实力裁汰，腾出饷项，以备添练新军之用。各省制造、洋务、厘捐、盐务等局，总办以外，复有会办，以及司事绅董，名目繁多，每岁虚糜公费不知凡几。当此库款支绌，著即严加核减，将节省实数，迅速奏闻。毋得胶持成见，仍以裁无可裁，藉词搪塞。

51 兵部尚书荣禄奏请设武备特科。

其折略谓：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积习之端，未始不由于此。虽经朝廷屡次条奏，皆以格于成例，难议更张。查应试武童，每县少则百余人，多或数百千人不等，约而计之，县以二百人为率，合计天下数可三四十万，若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岁之后，可成精兵，足以充役二年，作为武生。选其材武聪颖者，每省设一武备学堂，挑入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诸学，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限以三年，由各省督抚详加考试，凡考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其名数略参科场旧制，分别大省中省小省，各不得逾本省原额十分之五。此为武备特科。其三年一试之武科，暂准照旧举行，但须酌减旧额一半，以期相济为用。试之有效，再将旧制停罢。立将

此项特科武举人咨送京师大学堂，限以三年，由兵部奏请钦派王大臣考试，分别优等者作为武进士，其名数与常年会试中额各得其半。令各路军营自哨以上，均用此项武举人武进士人员充补，俾得效力行间，以备干城之选。似此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材，其用至广，其效至速。各国闻此举动，或稍戢其狡焉思启之心，于国事实有裨益。应请饬下廷臣会议奏请宸断施行。奏上，光绪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29〗

52 从荣禄奏，命在内地设制造局，并筹备迁移上海制造局。谕曰：近来中国战舰未备，沿海各地，易启他族觊觎。从前制造厂局，多在江海要冲，亟应未雨绸缪，移设堂奥之区，庶几缓急可恃。兹据荣禄奏称，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请饬筹款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至上海制造局，似宜设法移赴湖南近矿之区等语。自系为因地制宜起见。著刘坤一、裕禄、恭寿、张之洞、胡聘之、刘树堂、陈宝箴各就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足以仓猝应变，是为至要。

53 又从荣禄奏，命增练军队。

荣禄之奏折略谓：当今世局，合五洲之地，已成一大战国。武备之事，日新月异，英、法、德、俄养兵之费，每岁恒逾万万。外交之进退，视其兵之多寡强弱以为衡，强则公法所不能拘，弱则盟约皆不可恃。国家自旧岁失驭东洋，示弱天下，环瀛列国，窥我虚实，不循约章，不守公法，乘间抵隙，肆意要求，拒之不能，争之不听。俄有盟

约，亦不可恃。窃以为目前之策，莫如求自强，自强之策，莫如多练兵。前经督办军务王大臣奏请，饬臬司袁世凯创练新建陆军。闻其兵丁躯干彪悍，步伐整齐，为各军之冠；虽未经与泰西军队较量轩轾，而比之湘淮旧伍，已觉焕然改观。但人数不多，难当大敌。拟请添募若干营成一大军，与提督聂士成之军，扼守北洋门户。提督董福祥之军，请再添募十营，以厚兵力。其神机营、练兵处马步炮队应挑选精壮，另为先锋营队。各省应办团练。又谓：治国之道，惟在兵强。无不可复之仇，无不可雪之耻。〖30〗奏上，命军机大臣会同督办军务王大臣、户部议奏。寻恭亲王等会奏，拟请准袁世凯所统新建陆军添募三千人，与聂士成一军，扼守北洋门户；董福祥所统甘军，再添募五营；神机营、练兵处马步炮队内挑选官兵若干，另为先锋营。应需饷项，请饬王文韶暨户部设法腾挪，毋任缺乏。并饬各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妥慎筹办团练。

54 是年，王韬卒。

王韬（1828—1897），别号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结识传教士麦都司等人，次年，入麦都司主持之墨海书馆，助麦都司译《圣经》，又与数学家李善兰等助艾约瑟、伟列亚力等译科技著作。同治元年（1862），清军截获一自署“黄畹”之上太平天国书，书中建言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全力进取安庆，以为击败清军之策。清廷以该书系王韬所上〖31〗，下令捕之。王韬先避于上海英国领事馆，后乃避赴香港，助传教士理

雅各译儒家典籍。六年（1867）复随理雅各赴英，在英两年。王韬因与传教士之接触，加以在英之耳闻目睹，思想为之大变。乃成为宣传改革之著名人物。十三年（1874），于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为中国最早之民办报纸之一，而王韬亦成为中国报业之先驱。其在报纸之著论，宣传变法改革，名噪一时。后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深受学人欢迎。晚年定居上海，主持英人傅兰雅等创办之格致书院。

55 本年各种学会之创办渐多。

先是，自强学会封禁，士人多噤不敢言，学会之创办亦一时沉寂，故上年创办之学会仅有数个。本年列强瓜分之说又起，清廷亦未再有封禁学会之举，故学会之创办渐增。通计是年创办之学会约略二十有一。〖32〗其著名者有：

圣学会，本年正月初十日，康有为至桂林讲学。旋得广西官绅之助，在广西创办圣学会，以尊崇孔子，宣传维新为宗旨。

测量会，杨文会（仁山）、谭嗣同四月创办于南京，习天文、气象、地图等之测量。

质学会，六月成立于武昌，习学自然科学技术。

苏学会，六月成立于苏州，章钰等创办，其宗旨为互相讲习，振起人才，为将来建立学堂张本。

知耻学会，九月之前寿富、丁惠康、康有为、梁启超等创于京师。〖33〗康有为原欲创经济学会，且拟请庆亲王奕劻主之，然奕劻欲删去“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乃

由丁惠康〖34〗、宗室寿富出面创知耻学会。寿富所为之序，列举列强瓜分之势，谓应知此耻，主购图书，讲新学。

中国女学会，冬，创办于上海。

粤学会，十二月十三日（1898 年 1 月 5 日），康有为创立于北京南海会馆，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

此外，前文提及之不缠足会，亦可视为宣传维新之学会之一。而偏远如贵州，亦有仁学会之创办；省城以外，如湖南浏阳，亦有群萌学会、算学会之创办。

56 湘绅王先谦等创办两湖轮船公司，资本三万六千四百两，购小轮两只，航行于湘鄂间。此公司上年即已筹办，然张之洞虑外国公司随之而至，因至本年方准。〖35〗

57 旅日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大同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欲由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孙中山，时梁启超与中山略有往还，于是中山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邝持中山介绍函赴上海，谒康有为，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代之，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易名曰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36〗

58 日本大阪商船会社以轮船两艘开行于上海汉口间，为日本轮船公司进入中国内河之始。此后日本邮船会社亦进入。日本之公司常得日政府之补助，故竞争中发展迅速，至清亡，已可与英国公司分庭抗礼。

59 国人创办之机器厂矿，是年为甲午战后至庚子年之间之最多者，计有二十三家，资本额五百七十七万余元。其著者有江西萍乡煤矿、汉口之燮昌火柴厂、长沙之和丰火柴厂、无锡之业勤纱厂、杭州之通益公纱厂、苏州之苏纶纱厂、苏州之吴兴缫丝厂、苏州之苏经源盛缫丝厂、芜湖之益新面粉厂等。〖37〗

〖1〗义和团之起源，系史学界尚有争论，而未研究清楚之问题。有义和团起于乡团说，起于白莲教说，起于一般秘密结社说等多种。而义和拳改名义和团之具体时间及原因，亦尚未有明确且为史学界公认之结论。

〖2〗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3〗《戊戌变法史》255—258 页。

〖4〗《谭嗣同全集》下册 289—374 页。

〖5〗《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册 221—322 页。

〖6〗《光绪朝东华录》总 3961—3962 页。

〖7〗《中国铁路大事记》15 页。

〖8〗《梁启超年谱长编》70 页。

〖9〗《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23 页。

〖10〗据云："大学士李鸿藻深韪其议，鸿藻卒，廷议中变。"参见徐世昌《鹿传霖传》，载《碑传集补》卷二。

〖11〗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复起用为广东巡抚。

〖12〗《义和团档案史料》10 页。

〖1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三辑 180 页。

〖14〗原载《时务报》四十二册，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15〗《湖南时务学堂缘起》，载《知新报》三十二册，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16〗招考示载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湘学报》。

〖17〗据皮锡瑞之日记，梁于十月二十二日之前已到湖南。皮之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 4 期。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 500 页。

〖19〗《梁启超年谱长编》83—84 页。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 548—549 页。

〖21〗《熊希龄集》上册 78—79 页。

〖22〗《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168—169 页。

〖23〗《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34 页。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 188—197 页。

〖25〗康有为为工部主事，故请工部代奏。

〖2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光绪朝东华录》皆谓至次年正月总署大臣见康后，光绪帝谕康有为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由总理衙门进呈，总理衙门乃将此上书呈进。“书上，上嘉纳之。”（《光绪朝东华录》总 4017 页）梁启超且谓：“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然清宫档案中迄今未发现康此书达于御前之记录，待考。

〖27〗《光绪朝东华录》总4012—4013页。

〖28〗《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99页。

〖29〗《光绪朝东华录》总4015—4016页。

〖30〗《荣禄存札》417—418页。

〖31〗上书署名“黄畹”、“兰卿”，兰卿王韬字也。然王韬至死皆对上书太平天国一事矢口否认。而民国年间之谢兴尧，及后之罗尔纲，皆考证该书系王韬上。近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见吴元申《王韬非黄畹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2期）、杨其民《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近代史研究》1985年4期）。该书是否为王韬所上，黄畹是否即为王韬，迄今尚无确实证据，而王韬似亦缺乏与太平天国合作之思想基础。待考。

〖32〗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3〗九月初一日出版之《时务报》上，刊有《知耻学会序》及《后序》故该会应组于九月之前。参见《戊戌变法史》198页。

〖34〗字叔雅，丁日昌之子。

〖35〗《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332页。

〖36〗《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册33—41页。

〖3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五五

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公元1898年

正月初三日（1月24日）

1 大学士李鸿章、军机大臣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于总理衙门见康有为。

先是，康有为上第五书不达，颇为失望，欲归粤，行李已上车，翁同龢来留之。及上年底高燮曾荐康有为之疏上，翁同龢遂在光绪帝前力荐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及总理衙门议时，许应骙力阻之，翁同龢主召见，恭亲王奕訢则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1〗因此，光绪帝乃命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

午后，康有为至总理衙门之西花厅与上述诸人相见，康有为自记会谈之情形云：

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

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答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同龢问宜如何筹款，答曰：“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于是康又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公司）、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至昏乃散。

次日，光绪帝召见大臣，翁同龢奏报会见康有为情形，光绪帝即欲召见之，恭亲王奕訢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于是光绪帝谕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2〗

初五日（1月26日）

2 从负责督办卢汉铁路之大臣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光绪帝允湘鄂粤三省绅商自行承办粤汉铁路，可借款兴建，仍归铁路总公司总其纲领。又命：此后各国如有以承办此路为请者，即由总署王大臣告以三省绅商自行承办，已有成议，或可杜其要求。光绪帝又以此路贯通湖南腹地，

衔接武昌，不特取径直捷，练兵开矿诸凡有益。因命该大臣等当妥速开办，力任其难，以收实效。又从王文韶等请，以中国工师詹天佑、邝景阳赴湖南勘路。

初六日（1月27日）

3 诏设经济特科。

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赞同上年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之奏，并拟将经济特科分特科、岁举两项，先行特科，次行岁举。特科十年或二十年一举，岁举则每届乡试年份与乡试同场举行。考试内容为内政、外交、理财、军事、格物、考工等实学。至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又会同礼部奏经济特科章程。光绪帝于经济特科事甚为关注，命照所请行，并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三个月内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同时命各省督抚学政，务将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切实经理，随时督饬院长、教习，认真训迪，精益求精。

设经济特科，为百日维新前确定之改革大事，然后因政变发生，经济特科未能举行。

十四日（2月4日）

4 户部奏准颁发昭信股票。

先是正月初九日，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奏请颁行股票（类于今之国内公债）以应国家财政之急，并免借外洋之款，以避后患。奏上，命户部议奏。

至是，户部奏请由户部印制发行该项股票，定名曰“昭信股票”，颁发中外，周年以五厘行息，期以二十年本利

完讫。平时股票准其转相售买，每届还期，准抵地丁盐课。在京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其地方商民愿借者，即责成顺天府尹及各直省将军督抚，将部定章程先行出示，并派员剀切劝谕，不准稍有勒索。派办之员能借巨款者，分别优予奖叙。又定此款只能作为拨还甲午战败之对日赔款之用，不得挪移动用。奏上，奉旨：著依议行。

寻户部又奏准昭信股票详细章程。章程共十七条，定总额为一万万两，限二十年还清，年息五厘。分印一百两、五百两、一千两、二千两股票，但每股仍为一百两。

前于甲午战争期间，户部曾奏准向民间“息借商款”，至次年停办时，共借得银一千一百万两。其款多借于商，而有类于国内公债。至此，清廷乃再拟类此之办法。此两次借款，可视为近代中国国内公债之始。

然其时国人对于公债尚乏了解，加以中国其时尚乏近代化之金融机构，因而昭信股票发行困难，认购不甚踊跃，而各地方官为邀奖叙，复有勒派者。甚且有地方官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拘押。亦有王公官员请免领股票，而将所缴之银作为报效者，恭亲王奕訢即曾报效二万两，而清廷亦即接受。〖3〗

二十五日（2月15日）

5 从内阁侍读学士荣庆奏，命嗣后各衙门满汉司员，由各堂官自行厘定章程，无论何项出身，一体面加考试。务使究心实学，勉为有用之才。

三十日（2月20日）

6 光绪帝严饬各省督抚裁兵节饷。

谕云：裁兵节饷等事，为今日万不可缓之图。叠经谆谕各省将军督抚认真筹办，不准藉词搪塞。连日据魏光焘、张汝梅、王文韶先后奏到，朕详加披阅，无非沥陈该督抚办事艰难，吁恳稍宽时日，或竟称裁无可裁，减无可减。或小有删除，仍属寥寥无几。其于各营之废弛缺额，未置一词。似此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何日始能见诸实政。朕宵旰焦劳，临朝太息，苟非万不得已，岂肯裁及制兵。无如时势所迫，不得不先其所急，安能以有著之饷，养无用之兵。自此次申谕之后，该将军督抚等其各激发天良，悉心筹画，经制之兵，何处可以归并，何处可以全裁；挑练之勇，某营应行改章，某营应行遣撤，及一切糜费应如何节省，逐一确切查明，迅速办理。但能省一分有用之饷，即可添一分有用之兵。勉竭悃忱，朕言不再。倘或意存迁就，于可裁之兵，可节之饷，仍有不实不尽，一经查出，朕必治以抗违之罪。

二月初一日（2月21日）

7 长沙南学会开讲。

南学会为湖南维新运动之重要举措。南学会之创办，动议起于谭嗣同，由谭嗣同、熊希龄等呈文湘抚陈宝箴，得陈之赞许。谭嗣同等不拟将学会办为纯学术团体，而欲办成地方自治机构，以为中国亡后之图，或为将来开议院之张本。是日南学会开讲。据《国闻报》报道：是日自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徐仁铸，署按察使黄遵宪以下，官

绅士庶，与会者三百余人。首由学长皮锡瑞开讲，次则黄遵宪，次则谭嗣同，陈宝箴则为之殿。士大夫周旋问答，言笑晏晏，诚盛事也。〖4〗此后南学会每月定期开讲，主讲者有皮锡瑞（学术）、黄遵宪（政教）、谭嗣同（天文）、邹代钧（舆地）等，皮锡瑞为最多。讲学之记录，均刊于《湘报》，其内容大抵鼓吹变法，激励士气，增进世界知识，间亦讲孔子改制之说。

初九日（3月1日）

8 总理衙门与英德订立第二次借款合同（《英德续借款合同》）。借款额一千六百万镑，年息四厘五，四十五年还清，按八三折扣交付。以苏州、松沪、九江、浙东货厘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偿还之抵押，由海关总税务司代征。此合同尚有附带之条件二项：一曰中国不得提前还清；二曰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即仍由英国人任总税务司。〖5〗此为甲午战后中国第三次之大借款。三次借款，列强均经激烈争夺，且对清廷极尽恫吓威胁之能事而得之，而获借款权之国得随借款而获政治经济之利益。

十三日（3月5日）

9 周恩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原籍浙江绍兴）。

十四日（3月6日）

10 与德国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亦称《胶澳租界条约》）。签约之中方代表为李鸿章、翁同龢，德方为驻华公使海靖。

条约要者有三端，第一端为关于胶澳租界者，规定：

大清国大皇帝已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德国于所租之地应盖炮台等事，以保地栈各项、护卫澳口。

德国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以免两国争端。因胶澳内海面均归德国管辖，德国国家无论何时，可以定妥章程，约束他国往来各船。此章程即中国之船，亦应一体照办。

第二端为铁路矿务事，规定：中国国家允许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

第三端为山东全省办事之法，规定：

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物料，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6〗

德国强占胶州湾，并迫中国签胶澳租界条约，为甲午（1894）战败以后列强新一轮侵华之嚆矢。此后各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先是上年二月初一日，法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内要求“中国国家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不论久暂”。二月十三日，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允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7〗不让与他国者，非有爱于中国也，实即将海南岛视为法国之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总理衙门之答复，实即承认法国之特殊权利。

本年正月十九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照会总署，要求“中国国家确切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予他国”，以保证英国在长江各省之权益，实即将长江流域划为英国之势力范围。总理衙门复照答允。于是长江流域乃被视为英国之势力范围。

三月十二日（4月2日），法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无论永暂，不将与越南相邻之中国各省以租借或其他名义，全部或一部让与他国。中法战后，越南已沦为法国之殖民地，且成为法国继续向中国扩张势力之基地。法国之照会，实即将云南、两广划分为法国之势力范围。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同意法国之要求，云南、两广遂为法国之势力范围。

后起之日本亦不甘落后，闰三月初二日（4月22日），日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国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至初四日（4月24日），总理衙门照复日本公使，答允福建不割让或租与他国。于是福建乃成为日本之势力范围。不仅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又强租沿海港湾。自德占胶州湾之后，俄占旅大（即旅顺、大连，今大连市）、英占威海、法占广州湾、英国强租九龙半岛。

清末尝有人为《时局图》，其图中，一甚大之黑熊独立北方，脚踏长城，将长城以北之中国国土尽行掩去，又目视南方，是为沙俄；一虎盘踞长江流域，占尽中国最为富庶之地区，是为英国；一肠状物缠绕于山东，是为德国；一大蛤蟆自印度支那向北，瞪视两广、云南，是为法国；一日耀于东方，自日射出一线，及于台湾、福建，是为日

本：一鹰自南洋〖8〗奔向中国，亦欲飞来啖肉，是为美国。其图展现列强瓜分中国之态势，甚为形象。

十五日（3月7日）

11《湘报》于长沙发刊。

《湘报》系日报，为维新运动中之重要报刊。熊希龄等创办，主编为唐才常。其主旨为“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9〗，实以开风气，倡变法为己任。其内容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至维新高潮时期，该报乃益激进，如第二十号所载易鼐之《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谓当中法与西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因受各方之非难，甚至陈宝箴亦难容忍其议论。该报至本年九月初一日停办。

十九日（3月11日）

12 总理衙门将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书》奏上光绪帝。即“上清帝第六书”。

先是，上年十一月，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实则欲借此使康有为得光绪帝之召见，光绪帝览奏命总理衙门酌核办理。及总理衙门大臣见康有为后，乃允代递康有为之折。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代奏之时，曾为说明，否决高燮曾请令康有为入西洋弭兵会之议。谓：“臣等查原奏所称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10〗，然当两国争论，将至开战，会中即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

近日土希之战，不能先事弭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会一节，应毋庸议。惟既据该给事中奏称该员学问淹长，熟谙西法。臣等当经传令到署面询，旋据该员呈递条陈，恳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呈内所陈，语多切要。理合照录原呈，恭呈御览。”

康之上书，先言瓜分之危、守旧之害。次言变法应全变，少一不变，连类无功，又言及当定国是。又谓变法当效法俄日，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学于船厂，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败，步武泰西，乃至易服改纪，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继建言三事：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职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伏愿皇上采而用之。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诏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俾趋向既定，四海响风。然后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

与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行。康有为上书之核心在设制度局，以为推行新政之核心机构。康有为谓，制度局之性质，系议论之官，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末建言：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曰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即各种学会、协会）、武备局，计十二局。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11〗

康有为书上，光绪帝即日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寻，奕劻等奏谓“为政之道不在多言。墨守成规，固无以协经权，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于康之建言，多驳不可行。〖12〗此后光绪帝为设制度局之事与群臣反复争论。

【考异】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于宣统三年（1911）出版《戊戌奏稿》，收录康戊戌年间奏疏十七篇、进呈编书序五篇以及补录之《应诏统筹全局折》、《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三折，共二十五篇。治戊戌变法史者，历来以此为第一手资料，深信不疑。

1974 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出版《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一书，依据大陆出版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考订《戊戌奏稿》，谓《戊戌奏稿》多为政变后重写，与戊戌年之真奏折出入甚大，不足为信。然是时海峡两岸隔绝，大陆处动荡之中，因而大陆史学家于黄氏之研究不知也。

直至中国大陆学者发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之《杰士上书汇录》，方引发对于《戊戌奏稿》真实性之讨论。1981 年，陈凤鸣发表《康

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 年 1 期），介绍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谓《杰士上书汇录》“共收录了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的条陈共十八件，其中七件从未在以前的出版物上刊载过，六件与过去发表的相同，五件与过去发表者不同”。1982 年，孔祥吉发表《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 年 2 期），谓“《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序，绝大部分是政变之后重新撰写的，因之，内容与进呈原件颇有出入，有的是原则性的改动，故《戊戌奏稿》一书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其改篡之处，孔祥吉以为要者有三：一曰加进制定宪法、实行立宪之内容；二曰将变法时之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三曰《戊戌奏稿》极力掩饰康在百日维新前后之尊崇君权之思想。

此二文出，《杰士上书汇录》乃备受学界瞩目，而后之用《戊戌奏稿》者，须慎之再慎，且有学者谓《戊戌奏稿》不宜再用为研究戊戌变法及康氏戊戌年间思想之基本史料。

二十三日（3 月 15 日）

13 谕命于神机营内挑选万人，作为先锋队，习枪炮及行军战阵诸法。

二十六日（3 月 18 日）

14 准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上年十二月荣禄等请设武备特科之折，命毋庸设武备特科，但将旧制变通。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即行裁去。

寻兵部奏武科改试枪炮取中之后，武生可补勇缺，武举可充哨官，武进士可充管带。宜裁汰各营冗弱，将此项人员尽先充补，以副寓营制于武科之意。奉旨“依议行”。

二十八日（3月20日）

15 湖南反洋教之周汉被捕。周汉早年入湘军，因功擢道员，后辞官返乡。自光绪十五年（1889）起，常刻印、散发反洋教之宣传品，如《鬼叫该死》（“叫”影射天主教、基督教之“教”）、《天猪叫》等。列强强烈要求清廷禁止周汉所印之书传播，并将周汉拿办。然地方官员于周汉之事颇觉棘手，仅于光绪十八年（1892）奏请将周汉革职。至德占胶州湾，周汉又印反洋教书籍，因而引起英国等国之干涉，湖南巡抚陈宝箴乃捕之入狱，然又恐激发事端，未敢重罪之，仅以“疯癫”为辞，将其处以长期监禁。

三月初三日（3月24日）

16 总理衙门奏准将湖南岳州府（今岳阳）、福建三都澳两地自行开为通商口岸。其奏谓，泰西各国首重商务，不惜广开通国口岸，任令各国通商，设关榷税，以收足国足民之效。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渐加增，近年征至二千余万，京协各饷多半取给于此。惟是筹还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拨恒苦不继。臣等再西筹维，计惟添设通商口岸，藉裨饷源。初五日，总理衙门又奏准再将直隶秦王岛（今秦皇岛）自开为通商口岸。

17 总理衙门又奏，与英国之条约（即道光二十三年之

《五口通商章程》）四届十年期满，亟宜修改，其税则受亏，尤须及早议增。中国商务，英居十分之八，若英允，他国自易允从。奉旨：依议行。

18 总理衙门将康有为译纂之《俄彼得变政记》及《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折》、《为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以保疆土而存国祚》条陈同递上。〖13〗

《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折》谓，世之强国中，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又谓，中国体制之弊，在于上下隔绝，俄彼得之能辟地万里，创霸大地者，岂有他哉，不过纡尊降贵，游历师学而已。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

时俄占旅大，并迫中国屈从，因而康之条陈坚主拒俄，并献三策：密联英日，赫怒而战，上策也；不允画押，听其来攻，徐待英日之解难，中策也；布告万国，遍地通商，下策也。谓三策皆可图存，若许俄割地，则必致瓜分。

初四日（3月25日）

19 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刚毅奏，请命各省裁撤各种办公局所，以节糜费。将应办各事，归并藩臬两司办理。

又奏糜费莫如练饷，每营额设勇丁五百名，实数不过三百，请饬各省每营即照三百之数发饷。所余空粮，听候部拨。从之。

初六日（3月27日）

20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借条约》。

先是，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军队强占旅顺，俄即迫清廷将该地租与俄国。为减少国际上之阻力，俄国又以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势地位为条件，换取日本之谅解。本年二月十二日，清廷以驻德公使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赴俄国谈判旅大事。然俄国拒绝在俄京谈判，不得已，清廷乃于二月二十四日允改由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直接与总理衙门谈判。二月二十六日，俄又发最后通牒，限定清廷在三月初六日按俄方要求订约，否则俄将自行办理。先此一日，俄国向旅顺增兵，且作欲登陆进兵之状，以向清廷施加压力，一时游弋于中国海面之俄舰达四十七艘。至本日，俄国最后通牒之限定日期已到，清廷乃允签约。代表清廷于条约签字者，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条约之要者如次：

“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得有足为可恃之地”，中国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地期限，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限满后，可由两国相商展限。所定之二十五年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

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

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

建筑炮台，安置防兵。

中国政府允俄国修建中东铁路之支线，其建造及投资方式，一如中东铁路。其线路由中东铁路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后此路由哈尔滨经长春达大连）。

寻于下月十七日，中俄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前项条约所定之支路末端达旅顺口及大连湾海口；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金州城由中国治理，但中国不得驻军，以俄兵替代。〖14〗

条约签订后，俄即设总督府于旅顺，将租借地定名“关东州”，以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为总督。至日俄战后，沙俄乃将旅大租借地让与日本。

十九日（4月9日）

21 谕令直隶总督王文韶裁减防营，除聂士成、袁世凯两军毋庸议裁外，其余均分别归并裁撤，毋再因循。

22 御史李盛铎奏请饬各省限六个月一律兴办学堂。奏上，光绪帝命总理衙门议奏。寻，总理衙门奏，应命各省于六个月内在省会建立学堂，武备学堂亦应次第筹办。奉朱批：依议。

二十日（4月10日）

23 允法国租广州湾及承造滇越铁路。

先是本年二月，法国即已要求租借广州湾，并修自越南至云南省城之铁路，因广州湾与香港相距不远，英国曾为异议。然法国恃有其盟友俄国之助，不予理会。至本月

十九日，法国公使正式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三事：由法国承造滇越铁路；租广州湾九十九年；邮政所聘外国官员，照法国之意。末云："本大臣应请贵王大臣一律照复，以便查阅。"法国公使吕班且谓：中国不准动一字。

至是，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全部应允昨日法公使之照会，其文云：一、中国国家允准法国国家，或所指法国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造铁路一道，中国国家所应备者，惟有该路所经之地与路旁应用地段而已。二、中国国家将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三、中国邮政局现归海关办理，中国国家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15〗稍后法军即进占广州湾。

二十三日（4月13日）

24 总理衙门将康有为所递请代奏之《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折》、《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科片》奏上。《日本变政考》为康有为所纂；《泰西新史揽要》为介绍英、法等国近世史之著作，李提摩太译，是书以多载各国变革兴盛事实，颇为其时之士大夫所重；《列国变通兴盛记》亦为李提摩太著，维新之时甚有影响。〖16〗

二十七日（4月17日）

25 保国会开第一次会议于北京粤东会馆。

保国会发起人为康有为与御史李盛铎等。列名入会者

有梁启超、麦孟华、林旭、杨锐、刘光第、宋伯鲁等百余人。康有为起草之章程谓：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17〗

是日之会，来者数百人，康有为演讲，述说国势日弱之痛，谓振兴之责，在士大夫，在全国四万万人，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说至痛处，座中有泣下者。〖18〗此次会后，又于崧云草堂、贵州会馆集会两次。在保国会影响之下，各省人士又有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组织。

保国会之成立及其活动，遭保守派之攻击。御史潘庆澜奏劾保国会。其附片云：闻近日京城内外有所谓保国会者，刊刻章程，邀集徒众，人会者先出银贰两，数日一聚，名曰茶会，升座宣讲，訾议时事，为日未久，尚无定处。闻系工部主事康有为为首，殊堪诧异。夫康有为以通籍出仕之员，意欲有所陈奏，即可由该部堂官代陈，但无违悖字样，亦决不至壅蔽，何必为此矫同立异之举。况结会敛钱，久干例禁。康有为身已在官，岂未之知，而必显违例禁悍然不顾乎？方今中外多事，讹言易兴，又何可使辇毂之下，多此妄言异说，淆民听而惑士心。拟请饬下顺天府、五城一体查禁，以免滋事。至工部主事康有为应如何惩处之处，出自圣裁。〖19〗此片奏上，刚毅即欲将保国会查禁，而光绪帝阅后则谓："会能保国岂不大佳。"并将此片留中。〖20〗保国会虽未被封禁，然在此种情形之下，活动甚为困难。康有为自记曰："于是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21〗而曾为

发起人之李盛铎甚至除己名不与会，且劝会以自保。保国会之会务亦陷于停顿。

【考异】保国会为维新时期之重要团体，至有学者以为其已有政党雏形，然其第一次会议之期，各书记载有异。《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为二十二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为二十七日。保国会初次开会，康有为曾登台演讲，其演说词先刊于四月初十日、十一日之《国闻报》，继刊于五月二十一日之《知新报》，其题为《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演说词》。故可确定康有为所记有误，梁启超记为是（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317—318页）。

二十八日（4月18日）

26 张之洞奏，筹办江西萍乡煤矿，请援开平煤矿例，禁止商人别立公司及多开小窿抬价收买。从之。

27 是月，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代中国铁路总公司及督办盛宣怀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共十五款，规定借款额四百万英镑，利息每年每百纳五，借期五十年；合兴公司负责该路之设计并承办工程，建成后负责管理运营；合兴公司有添造支路之权；合兴公司应在三年之内将该路建成。〖22〗后合兴公司违约，合同经争执并给予合兴公司补偿后废除。

28 张之洞撰《劝学篇》，书成即于四月在《湘学报》刊出，五月复在《国闻报》刊出。

是书二十四篇，四万余言。其二十四篇又分内篇九，

外篇十五。其自序云：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又谓《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蘖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曰变法，专己（原文为“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

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悉逞小忿而败大计也。〖23〗

要之，《劝学篇》之宗旨，乃在“会通中西，权衡新旧”〖24〗。或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25〗。

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

29 伍廷芳奏，教案迭起，请变通成法，广开通商口岸，加重入口关税；采各国通行律，勒为通商律例一书，布告各国，所有交涉词讼，以此为准，庶教民教士有所儆畏。

初十日（4月30日）

30 命福州将军增祺兼充船政大臣。谕云：船政为海防根本，前经特派裕禄从新整顿，已有规模。该将军到任后，务即查照裕禄所定章程，督率该厂提调各员并工匠等，将一切制造机器事宜，认真讲求，核实办理，以副委任。

十三日（5月3日）

31 有人奏劾严复及《国闻报》，谓天津设有《国闻报》馆，咸谓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合股所开，本年三月间归日本人经理，而水师学生译报如故，请饬查禁。奏上，谕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查明该报馆现办情形，及道员严复有无与外人勾串之事。寻王文韶奏，严复被参各节，查无其事，应恳免其置议。光绪帝乃命严复及学堂学生，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报馆。

二十三日（5月13日）

32 与英国签订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

33 是月，康有为等再次发动公车上书。〖26〗

先是，本年正月初一日，占胶州湾之德军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孔夫子圣像四体伤坏，并将先贤仲子双目挖去，远近士庶传闻此事，无不愤慨。闰三月初二日，赴京会试之山东举人及孔子后裔等将此事向都察院告发。康有为、梁启超等闻讯，立即联络各省举人上书，请严重交涉。本月十二日，福建三百六十余举人由康有为弟子林旭领衔向都察院联名呈请饬总理衙门责问德人。同日湖北、湖南、安徽、广西四省亦向都察院递公呈。十四日，江苏松江府举人三十余人、江苏省举人二百余人递公呈。十五日都察院将各省举人公呈上奏；同日御史文悌亦上奏，谓德人作践孔庙，亟宜评断赔修。在此前后尚有多名官员上书。署名人数最多者为十六日由康有为弟子麦孟华、梁启超等领衔之联名公呈，署名者达八百余人，是书谓“德人敢行狂妄，实蔑视我全国之人，朝廷若不加保护，人心从此尽失。割胶不过失一方之土地，毁像则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请饬下驻德国使臣吕海寰责问德廷，责令查办毁坏圣像之人，勒令赔偿，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

此次公车上书先后参加者达两千余人，康有为及其弟子并借此宣传西学，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27〗

34 张之洞奏，在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在汉口设立劝工劝商公所。

35 对日第三次赔款交清，日军撤出山东威海。

3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正式刊行。

《孔子改制考》始纂于光绪十七年（1891），由其弟子协助撰写。是书为康有为之重要著作，向被视为康有为维新变法之理论基础。其书谓，上古之事，茫昧无稽，是以周末诸子纷起创教，并皆托古以传己说。诸子相争，咸归于孔子。康有为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借托古以言己之理想也。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是孔子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孔子，乃托古改制，常欲维新变法之孔子也。康有为以此为现时之维新找寻理论之根据，将己之政见皆托为孔子所有。是书出，誉者、攻者纷至，大波轩然，梁启超谓犹火山大喷火。〖28〗

37 湖南之新旧斗争渐趋激烈。

初，自甲午败后，湖南之绅士以王先谦为首，皆愿致力新政，与其事者，不止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蒋德钧及湖南之开明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尚有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等。设立湖南时务学堂之禀书，即由王先谦领衔，列名者另有熊希龄、张祖同、汤聘珍、朱昌琳、蒋德钧。绅士之中，叶德辉、张祖同与王先谦亲，而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则较为密切。迨时务学堂创办，为学堂管理权事，双方渐生龃龉，而双方之政见分歧亦渐显，王先谦等愿办近代企业，亦赞同办新式之学堂，然坚拒民权之说，亦反对康有为之新学伪经及孔子

改制说。

其时时务学堂之师生，为新思潮及民族之危机所激，政治倾向日趋激烈，其学生之札记及教师之批语，多惊世骇俗语，然外间不知也。及二十三年（1897）年底，学生年假归里，其札记及批语遂为世所知，守旧者视为洪水猛兽，以致全湘哗然。而《湘报》之言论及南学会之议论，激烈者亦甚多。如樊锥在《湘报》之文谓“一切繁礼细故……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用孔子纪年，除跪拜繁节，以与彼（泰西）见而道群”〖29〗；易鼐之文谓“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30〗，遂为王先谦等所不容。本年三月下旬，湖广总督张之洞又致电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责《湘报》、《湘学报》议论奇怪，十分悖谬，命改正。受此压力，两报无奈，只得改从温和。四月，南学会主讲皮锡瑞被逼离湘，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樊锥为邵阳旧绅士驱逐出境。五月，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等上书王先谦，请其出面逐梁启超出湘。王先谦接此书，即合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等十人，联名递《湘绅公呈》于巡抚陈宝箴，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诸人，又请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陈宝箴受王先谦等之压力，而京师亦有弹劾陈宝箴者，乃于《湘绅公呈》呈上之前先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之职，以黄遵宪任之，图妥协。而熊希龄于免职后，亦联合新派数人上书陈宝箴，请整顿通省书院，谓书院积弊太深，由于山长无人，其锋芒直指王先谦。熊希龄之书与王先谦之《湘绅公呈》几同时达于陈宝箴前。

王先谦，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同治三年（1864）中举，次年连捷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历任国史馆纂修、实录馆协修、国史馆总纂、实录馆纂修等职。王先谦自幼熟读经史，又因职务之便，对有清一代之历史、掌故甚为熟稔。光绪六年（1890），为国子监祭酒。中法战后，谏阻慈禧太后修三海工程，后又上疏弹劾李莲英，均不报。其间曾为江苏学政。十五年（1889），因病自请开缺。回籍后，于二十年（1894）为岳麓书院山长，潜心学问。王先谦学有成就，堪称大家，后世学者对其学术成就评价甚高。其著述甚丰，有《尚书孔传参正》、《皇清经解续编》、《荀子集解》、《汉书补注》等。又继蒋良骐之后编《东华录》及《东华续录》，凡六百二十四卷，为研究清史之重要参考资料。

叶德辉，字焕彬，号直山，湖南湘潭人，父为商人。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十八年（1892）得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籍，与王先谦气味相投。叶喜收藏图书，亦研究出版史，著有《藏书纪要》、《观古堂书目丛刻》、《书林清话》等，均甚有参考价值。

四月初二日（5月21日）

38 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订《合办矿务章程》，允福公司采山西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限六十年为期。〖31〗

初四日（5月23日）

39 命直隶总督王文韶等查禁拳会。谕称：据张汝梅电，

山东直隶交界有私立义民会名目，传单直、豫、苏，欲与洋教为难等语。直隶东明、山东冠县，其民多习拳勇，现既讹言繁多，出有传单宣播，难保匪徒不闻风滋事。著王文韶、张汝梅、刘树堂（河南巡抚）各派委员，严密往查，并地方官预为之防，毋任煽惑。江苏相距较远，然饥民众多，易于勾串，并著刘坤一饬属严查，以防滋蔓。寻张汝梅奏，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并未滋事，现已妥筹各属保甲团防，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仍派员随时弹压。次日张汝梅又奏：曹属现无会匪滋事，并请饬照会德公使，转饬各教士慎收教徒，严加约束，毋得始终袒护，致滋民怨。

初十日（5月29日）

40 奕訢卒。

奕訢（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詝之弟。自幼聪慧，后人评价其机智能力强于其兄咸丰帝奕詝。其父道光帝在日，奕訢曾与奕詝暗中争斗，图获承大位。奕訢机敏有才干，然锋芒毕露；奕詝则较为平实，性情谨慎。结果奕詝获胜得继帝位，然道光帝亦于秘密建储匣中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一匣两谕，为清代仅有。故咸丰帝即位后，乃遵道光帝遗命，封奕訢为恭亲王。而于诸弟之中，咸丰帝亦特别重视奕訢。咸丰三年（1853），为军机大臣，其时奕訢年仅二十岁，且按清朝祖制，自设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其一度人值者，只嘉庆时之成亲王耳。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热河，命奕訢留京办理与英法议和。议和之中，奕訢既于外国情形略有所知，而因战败亦深受刺激，其思

想逐渐发生变化。而主外交暂取和平，内则采用西方技术以亟求自强。迨咸丰帝死，奕訢密联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杀肃顺等人，遂得主持朝政，为军机领袖，又食亲王双俸。此后之奕訢乃渐为朝廷主持洋务新政之核心人物，开同文馆，派游学，造船，制械，皆赖奕訢主持于内。同治十一年（1872），两宫皇太后懿旨命奕訢亲王世袭罔替。奕訢于王公之中，尚为有能力有见识之人物。甲申年（1884）为慈禧所罢，至甲午战争中重被起用。其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矛盾渐深，奕訢尝欲调和其间，既抑光绪帝之急切，又抑保守者之固陋。至是卒。

次日，慈禧太后发懿旨曰："恭亲王奕訢，谊笃亲贤，久襄密勿，溯当同治初元，予与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忱。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机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杪，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迭次亲临看视，方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醊，追维畴昔，眷念成劳。恭亲王著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著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

十二日（5月31日）

41 上海商人经元善等创办之中国女学堂开学。为现今所知之首家女学堂。其宗旨为：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其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初时学

生二十余人，至年底得四十余人。〖32〗

十三日（6月1日）

42 御史杨深秀奏请明定国是，要求明降谕旨，雷厉风行，以行新政。又奏派王公出洋游历，又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暨筹款译书。皆为康有为代拟。

43 伍廷芳奏请先在通商口岸仿行印花税，谕下所司议。寻总理衙门奏此事外洋通行，成效昭著，中国度支不充，自应就伍廷芳所送章程，详加厘定，作为试办章程。从之。

二十一日（6月9日）

44 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自闻法国租广州湾后，英即欲扩张香港以与法抗，而声称系为维持远东之均势。清廷无奈，允之。

条约规定，中国将九龙半岛租与英国，租期九十九年，条约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即公历1898年7月1日起实施。所租之地，除九龙半岛外，尚含大鹏湾、深圳湾之水面及此范围之岛屿。

先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之中英《南京条约》已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咸丰十年（1860）之中英《北京条约》，又将九龙之一部割让给英国。经此次《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遂形成嗣后香港之土地范围格局（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收回香港，设特别行政区，中国之国旗乃得飘扬于香港上空）。

二十二日（6月10日）

45 以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

务；调刑部尚书刚毅为兵部尚书，并协办大学士。

二十三日（6月11日）

46 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据康有为记云：上时决意变法，使庆邸（奕劻）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西后乃听上。于时恭邸薨，吾乃上书常熟（翁同龢），促其亟变法，勿失时。〖33〗

亦有人记：光绪帝谓庆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庆邸请于太后，始闻甚怒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庆力劝始允曰：“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庆邸乃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覆命，于是商诸枢臣，下诏定国是。〖34〗

其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

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诏书为翁同龢起草。〖35〗

47 以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命各省督抚保荐。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衙门考验，带领引见。

二十四日（6月12日）

48 光绪帝命各省于省会设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

又命宗入府察看宗室王公贝勒等，如有留心时务，志趣向上者，切实保荐，以听候简派游历各国。从侍郎荣惠奏请也。

二十五日（6月13日）

49 御太和殿，传胪。先一日，光绪帝亲定戊戌科三鼎甲：状元夏同龢，贵州麻哈人；榜眼夏寿田，湖南桂阳人；探花俞陛云，浙江德清人。至是赐一甲夏同龢、夏寿田、俞陛云进士及第，二甲、三甲李稷勋、傅增湘、钱能训、寿富、王思衍等三百三十九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36〗

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吏部尚书孙家鼐，副考官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树铭、吏部右侍郎徐会沣、兵部右侍郎文治。

50 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光绪帝命：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分别由两江总督、湖南巡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

二十七日（6月15日）

51 连发三诏，皆为清廷最高层官员之人事变动者。

第一诏为：将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

谕云：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考异】翁氏之开缺，为百日维新开初政局之一大转折，然其开缺之因，有多种说法。

一般记述，均谓翁引进康有为，支持变法，慈禧太后罢之以去帝之股肱，故翁之去职实太后迫光绪帝为之。如梁启超谓：二十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戊戌政变记》三章）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对翁氏称颂备至，于是日之事记云："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

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于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南海自编年谱》41 页）苏继祖亦云：“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 332 页，《清廷戊戌朝变记》）历史学家多从此说。

然萧公权认为，翁同龢之罢黜，非慈禧太后之主张，而系光绪帝之决定，谓百日维新前夕，翁与康有为之间已意见分歧，光绪帝欲用康有为，因将翁同龢开缺，以免其妨碍变法。（见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近年孔祥吉复提出，翁氏虽曾引荐康有为，然当变法进入高潮，维新派遭后党攻击时，翁转而持重，压制新党，致使光绪帝将其开缺，故罢翁同龢者，光绪帝也。（《光绪与戊戌维新运动》，载《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台湾学者黄彰健亦有类似观点。《翁同龢传》作者谢俊美则谓：翁之开缺，西太后固为主动者，然百日维新前夕翁与光绪帝出现分歧亦是导致翁罢免之原因之一（《翁同龢传》528—543 页）。

按光绪帝与翁同龢关系之密切乃无可争议之事实，即便变法高潮时期两人意见分歧，翁亦决非反对变法之主要人物，光绪帝即欲排除变法之阻力，亦不当以翁开刀；且政府之中，与光绪帝亲密之大员无多，当帝与太后关系极为微妙之时，光绪帝当不至自去股肱。若光绪帝欲排除变法阻力，当罢刚毅、徐桐之流为是，不应为翁同龢。且若谓翁系光绪帝自行罢免，尚有数事无以解释：其一，何以数日前尚命翁同龢起草定国是之诏旨？其二，若系光绪帝自行罢免，当罢免已足，何以政变后复又加之以罪？其三，何以此后康梁一直对翁同龢称颂备至，且称翁为中国维新之第一人？是翁之罢免，应系出自西太后之意（参见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载《甲午战争与翁同龢》）。

第二诏为：嗣后凡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满汉侍郎、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皆须具折至皇太后前谢恩。

第三诏为：以大学士荣禄署直隶总督，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入觐。

52 光绪帝以秋间将奉皇太后至天津阅兵操，拟乘火车前往，命荣禄等预备一切。

二十八日（6月16日）

53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此为光绪帝首次召见康有为。

是日早，康有为入朝房，遇荣禄谢恩同对，康即与谈变法事。荣禄先入对，即面劾康有为辩言乱政。荣禄出，康有为入对。

光绪帝问年岁出身毕，康有为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帝曰："皆守旧者致之耳。"康有为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帝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帝然之。

康有为又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帝以为然。

康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帝曰："然，汝条理甚详。"康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帝乃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康有为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帝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对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实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帝曰："然。"

康又曰："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帝曰："然。"康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

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帝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帝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帝曰：“可。”

帝问：“方今患贫，筹款如何？”康答曰：“中国铁路矿务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船坞，则一举而大势立矣，但患变法不得其本耳。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开耳。”于是康又言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又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于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并抚各会匪。又谢保国会被劾，帝为保全之恩，帝皆点首称是。又条陈所著书及教会事，久之，帝点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乃起出，帝目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钟矣，从来所少有也。〖37〗

召见后，光绪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此官非要者，然许其专折奏事。康有为自述其因云：召见之后，“对李合肥（李鸿章）谢恩同下，而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前而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微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廖寿恒）

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以辱屈我也。”〖38〗

54 以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统率京师之八旗步军及巡捕营，负维护京城治安之责，其所统之军，可控驭京师，因之当朝局动荡之际，此职甚为重要。崇礼为慈禧太后之亲信，时方新授刑部尚书，慈禧太后以之为步军统领，实为日后一旦有事，可牢牢控驭京师。

二十九日（6月17日）

55 御史宋伯鲁奏，请皇上大誓群臣，特下明诏，宣谕变法，痛斥守旧。又谓：考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请断自圣衷，特开立法院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入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派王大臣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39〗

56 是月，严复译述之《天演论》正式出版。〖40〗

《天演论》，英人赫胥黎所著，原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为阐述进化论与社会伦理之论文集，严复所译，共三十五篇。严复于各篇之后，多加以按语，阐述己之见解。赫胥黎乃达尔文进化论之拥护者，谓自然界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从而进化。严复则重点绍介关于社会之学说，谓人类社会亦是如此，种族与种族之间，亦为竞争之局，胜者兴，败者亡。如不变革、不自强则必亡，欲自存必须奋起竞争。故严复译此书，不仅将进化论介绍于国人，其意更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论警醒麻木不仁之国

人奋起以救亡图强。其于自序中即云，彼译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天演论》之影响甚大，尤为青年人喜读，国人之奋起救亡图存，严复之《天演论》与有力焉。国人之接受进化论，亦实自《天演论》始。康有为、梁启超皆甚钦佩严复，康称之为中国通西学之第一人。

严复，原名宗光，字几道，又字又陵，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生于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 年 1 月）。父为乡村中医，同治五年（1866）病亡，时严复仅十二岁。同年之冬，严复以第一名考入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之福州船政学堂。严复在船政学堂五年，所习多为近代科技及海军知识。同治十年（1871）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在“建威”等舰实习。光绪三年（1877），严复被选派赴英留学，同批赴欧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严复在英虽只两年，然其思想却发生巨大变化。在格林尼治海军大学等处学习海军时，课程之余，严复致力研读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接触西方社会，探其强盛之本原，乃不以习兵略战阵为满足。其时郭嵩焘正任驻英公使，严复常与论中西学术异同，郭大奇，乃引为忘年交。五年（1879），毕业归国，先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翌年乃由李鸿章调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十六年（1890），升总办。此间曾数次考科举，而始终未得举人。甲午战败，严复深受刺激，乃绝意科举，致力维新思想之宣传，以图中国之富强。因将《天演论》译述完毕，并在士大夫中传抄。二十一年（1895），于天津《直报》〖41〗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文。《论世变之亟》

谓中国之世变，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欲自强，须用西洋之术。《原强》谓救国之法，应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者，禁鸦片禁缠足也；开民智者，废八股倡西学也；新民德者，设议院也。“辟韩”者，抨击韩愈《原道》之专制观也。二十三年（1897），复创办《国闻报》，以开民智、讲维新为务。其时之维新派诸人中，梁启超文笔优长，谭嗣同好学深思，康有为自成体系，然论于西学及西方政治社会所知之深，皆远逊严复。然严复主渐进改革，而以开民智自任，不似康、梁、谭之较激进且立欲政治变革。故虽在百日维新中得光绪帝召见，然未积极参预康梁之维新事，政变后亦未遭严谴。此后任职飘泊不定，而致力译书。

57 直隶总督王文韶于保定创办畿辅学堂。

五月初一日（6 月 19 日）

58 康有为上《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

略曰：今之言变法者，皆非变法也，变事而已。言兵制、言学校、言铁路矿务，无论如何，大率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本原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非特开制度局于内廷，妙选通才入直，皇上亲临，日夕讨论，审定全规，重立典法，何事可存，何法宜改，草定章程，维新更始。臣愚以为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臣又以为皇上不欲变法则已，若欲变法，请皇上亲御乾清门，大誓群臣，下哀痛严

切之诏，布告天下。一则尽革旧习，与之更始；二则所有庶政，一切维新；三则明国民一体，上下同心；四则采万国之良法；五则听天下之上书；六则著阻挠新政既不奉行、或造谣惑众攻诋新政者之罪。〖42〗

同日，康有为又进呈《孔子改制考》，并上《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绝祸萌折》、附片《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

59 谕命军队改习洋操。

先是，四月初六日御史曾宗彦奏请整顿军队，各省陆军一律改习洋操，尤以东三省为急。得旨户部、兵部妥速议奏。至是，荣禄等会奏，大体赞同。故有此谕。荣禄等之奏折，尚有各式军队及军饷数目，云其时有绿营四十余万人，年需饷七百余万两，练军在其内；勇营三十余万人，年需饷二千余万两，练勇在其内；新式各军，江南自强军二千八百六十人，年需饷四十四万两，夫役杂项不在其内；天津新建陆军七千人，年需饷九十余万两，而帐棚衣履等项不在其内；湖北洋操队一千人，年需饷七万余两，而华洋教习薪资不在其内。〖43〗

谕称：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著，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现在天津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均学习洋操。北洋勇队，著由新建陆军酌拨营哨之学成者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拨。营规口号均须一律。各直省将军督抚，统限六个月内，将并饷练队及分扎处所，妥议覆奏。至军械枪炮应饬各省机

器局，酌定快枪快炮格式及枪子炮弹分量造法，互相讨论，折衷一是，如式制造，精益求精，以期利用，并著一体妥速筹办，毋得宕延。

谕旨颁后，先后有山东巡抚、吉林将军、江宁将军、云贵总督、贵州巡抚、两江总督、陕西巡抚、安徽巡抚等奏报改练洋操情形。

60 命所有官书局译印各报，自五月初一日起，每五日汇订一册，按逢五逢十期送军机处呈递。

初二日（6月20日）

61 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弹劾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

先是，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上《改八股为策论折》，然许应骙不惟反对改八股，并经济特科亦加阻挠。至是，宋、杨弹之，略云：许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开新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骙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臣以为许应骙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乏总署，于交涉事件一毫无所赞益，而言语举动，随在可以贻误，宜令即行退出总理衙门，实为慎重邦交之道。礼部总持天下学术，皇上方谆谆戒谕，令天下讲求时务，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而许应骙

以空疏迂谬之人厕乎其间，日以窒塞风气，禁抑人才为事，致圣意不能宣达，天下无所适从，宜解去部职，以为守旧误国者戒。伏请皇上天威特振，可否将礼部尚书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调，退出总理衙门行走，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封之笑柄，所关似匪浅鲜。〖44〗奏上，光绪帝命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

初三日（6月21日）

62 陕甘总督陶模奏变通武科，宜设学堂，分门专习，并于沿江沿海各省兼设水师学堂。旧日武生、武举准投营效力，旧例武科一律停止，以归划一。谕：下所司速议。

63 河南豫丰公司与英国福公司签订《河南矿务合同章程》，允福公司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45〗。

64 新疆疏附县地震，死四十七人。

初五日（6月23日）

65 谕废八股改试策论。

先是四月初，梁启超等即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推行经济六科。书谓，科举之制，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以致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现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而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便致之也。〖46〗然是时阻之者甚多，上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亦不代奏。梁等以上书不能达于光绪帝之前，乃将之刊于《国闻报》、《知新报》等报纸，以扩大影响。

至四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复上《请变通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折》。是折乃梁启超代为起草。〖47〗略谓：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士子读书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况能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治法哉？伏冀皇上上法圣祖，特下明诏，永远停止八股。自乡会试以及生童科岁一切考试，均改试策论。〖48〗

光绪帝阅宋伯鲁折，即欲降旨废八股，军机大臣刚毅欲阻之，请下部议。光绪帝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光绪帝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毅乃不敢言。及军机大臣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光绪帝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慈禧太后懿旨，得太后允准。至是方得降旨废除八股。〖49〗

谕云：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

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

废八股改试策论，为百日维新中震动颇大之一项改革。当梁启超等上书请废八股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梁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梁几被殴击。〖50〗及废八股诏下，视八股科举为安身立命之本之守旧士人，皆为反对者。

66 命吏部尚书孙家鼐协办大学士；以直隶总督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初七日（6月25日）

67 命加紧修筑卢汉铁路。谕云：前因卢汉开办铁路，设立招商公司，特派盛宣怀督办，计时将及两年，所有勘路购地各事宜，应已办有端绪。此项铁路关系紧要，岂容观望迁延。现在业已筹有的款，著盛宣怀克日兴工赶办，并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倘再延不开办，玩误要公，责有攸归，盛宣怀岂能当此重咎耶？此外粤汉宁沪各路，并著承办各员一体迅速开办，毋得任意迟缓。

初八日（6月26日）

68 康有为上《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以励人才开民智而济时艰折》。〖51〗

初九日（6月27日）

69 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奕劻等奏请裁撤督办军务处。军务处为甲午战争中所设立，至此乃告结束。

又奏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教练新建陆军马步各队，请归直隶总督（荣禄）节制。从之。

初十日（6月28日）

70 准设译书官局。

先是四月十三日，御史杨深秀奏，请译西洋各种书籍，且不宜限于兵学医学之书，泰西五百年君相所鼓励，政治、学术、理财、练兵、农工商矿，一切技艺，皆有专门之书，皆应译之，以开民智。〖52〗奏上，光绪帝命总理衙门议奏。四月十八日，御史李盛铎又奏请开馆专译东西洋书籍。〖53〗次日奉旨下所司议。

至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覆，谓其事可行，并荐梁启超充任，以梁在上海设有译书局，规模已具。拟每月拨给经费二千两，即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所译之书，应先尽各国政治法律史传诸门，每译一种，即呈总理衙门以备进呈御览。奉旨：依议。〖54〗

十二日（6月30日）

71 从御史宋伯鲁奏，将经济特科之岁举归并正科；生童考试立即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

72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请将义和拳收入乡团之内。其折云：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惟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往

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曰亮拳。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又谓：臣现正檄行各属，办理保甲团防，谨当督饬地方官剴切劝谕，严密禁察，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55〗

十三日（7月1日）

73 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

先是，沙俄强占旅大之后，英即谋与之抗衡，其意乃在渤海租借口岸为军港，以与沙俄争夺对中国华北之控制权，威海卫适为其选。三月初七日即《中俄旅大条约》签约之次日，英即提出租威海卫，三月初十日、十一日英公使窦纳乐亲至总理衙门议租威海卫。英国海军且于日军退出威海之次日，即占领威海卫。总理衙门及清廷以英租威海，可抗强俄，乃半推半就应之。

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以上所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此外，在格林尼治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四十分之东沿海暨附近沿海地方，均可择地建筑炮台、驻扎兵丁，或另设应行防护之法。〖56〗

十五日（7月3日）

74 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召见时光绪帝命梁启超进呈所著之《变法通议》。然后予梁启超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

事务。光绪帝仅予梁启超六品卿衔之因，据王照记曰："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帝）不快而罢。是时梁氏口音呼孝如好，呼高如古，诸多类此，此余所亲闻者。"〖57〗

75 谕准京师大学堂章程。

先是，正月二十五日，光绪帝从御史王鹏运奏，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尽早开办。京师大学堂之议，起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然筹办甚缓，至此方具体实施。四月二十三日之定国是诏，又命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

至是，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奏京师大学堂章程及筹办办法。奏折云：创办京师大学堂之要义，凡有四端：一曰宽筹经费，拟请户部拨专款；二曰宏建校舍，拟请先拨公中广大房室一所，暂充学舍，以便迅速开办，另兴建正式校舍；三曰慎选管学大臣，应简派大臣中之博通中外学术者一员，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即以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四曰简派总教习。〖58〗

奏上，光绪帝谕云：著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奏派。经费由户部筹拨。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著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起见。该大臣务当督饬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

寻从奕劻、许应骙奏，定以内务府所属之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空闲府第作为大学堂暂时开办之所。

76 四川余栋臣第二次反洋教起义。

先是，余栋臣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发动第一次反洋教起义，事败后隐匿。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余栋臣被当地团首蒋如兰诱捕，并解往荣昌县监狱监禁。当地绅士蒋赞臣和会党首领张桂山率众劫狱，将余栋臣救出，于是余栋臣发动第二次反洋教起义。义军以余栋臣为首，蒋赞臣、唐翠坪为副。义军以“顺清灭洋”、“除教安民”、“保民革教”为号召，其檄文云：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张，其势愈暴，由是奸淫我妇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会，巧取我银钱；小儿视如瓜果，国债重于邱山；焚我春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爰起义兵，誓雪国耻。凡我大教诸色人等，秋毫不扰；部下倘有不遵，立正军法。至于各州府县，官是朝廷之官，兵是朝廷之兵，役是朝廷之役，如能见容，一切不敢犯。本义民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倘若视为仇雠，反戈相向，则兵丁官役皆畏洋人，并非我朝臣子，于国家法在必诛，于义民理难容宥。其奉教之家，果能痛改前非，捐金赎罪，亦许自新。惟本义民今日之举，以剪国仇，以除民害，以雪沉冤。报国捐躯，有兵无饷，义旗所指，伏愿各处绅粮，仁粟义浆，量力资助；居则聚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本义民兵不苦疾，事必有成。〖59〗余栋臣

派张桂山抓获法国传教士华芳济，扣为人质，因此，清廷剿抚两难。嗣后余栋臣之部属分别在安岳、永川、江津、荣昌、隆昌、内江等地打洋教。

十六日（7月4日）

77 命振兴农业，从御史曾宗彦之奏也。谕云：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著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

十七日（7月5日）

78 命奖励制造、著作、办学。谕云：自古致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近来各国通商，工艺繁兴，风气日辟。中国地大物博，聪明才力，不乏杰出之英，只以囿于旧习，未能自出新奇。现在振兴庶务，富强至计，首在鼓励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材能，试以实职；或锡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其有能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经国远猷、殖民大计，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励。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

十八日（7月6日）

79 谕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用五言八韵诗。

二十日(7月8日)

80 御史文悌奏劾康有为及宋伯鲁、杨深秀。

先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参奏许应骙。至是,御史文悌乃反劾此三人。略谓:康有为曾托人与之交接,多次见面。后阅其所著书,尤堪骇异者,托辞孔子改制,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由是奴才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传》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然后为强也。故其事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习学外国文字言语艺术以致用。若全不讲为学为政本末,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汉满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中国只须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使私利,卖国何难。奴才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而康有为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一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其会规设议员,立总办,收捐款,竟与会匪无异。以致士夫惶骇,庶民摇惑。是则康有为立会倡始,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焉。总之康有为之为人,讲学如明之李贽,干进如明之陈启新,尤属胆大妄为,不安本分。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

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

奏上，奉谕：该御史所奏，难保非受人唆使。向来台谏结党攻讦，各立门户，最为恶习。该御史既称为整饬规范起见，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60〗

二十二日（7月10日）

81 康有为上《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以广教育而成人才折》。略谓：欲富强之自立，教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臣为我皇上筹之，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强。欲使三年而强，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又谓各省多书院之类，然类皆习学无用之八股、试帖，应将之皆改为学校。〖61〗

康有为折上，光绪帝随即命改书院为学堂。

谕云：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省会暨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著各该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

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应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书，颁发遵行。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

二十三日（7月11日）

82 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四日（7月12日）

83 调原江苏巡抚奎俊为四川总督，命其加紧对反洋教之余栋臣之镇压。

二十五日（7月13日）

84 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奖励制新器者、著新书切实可用者、新发明者、捐巨款办学者、捐款办藏书楼博物院者。

85 颁布《内港行船章程》。此章程系总税务司赫德所拟，规定中国内港，嗣后均准特在口岸注册之华、洋各项轮船，任便按照后列之章往来，专作内港贸易，此内港含不通商之口岸。〖62〗

二十六日（7月14日）

86 命各省保护商务。

87 是月，庶子陈秉和奏，山东州县承办昭信股票，闻有勒派富民之事，恐致展转售卖，应切实查禁。光绪帝命总理衙门议覆。又命各省办理昭信股票不得勒索苛派。其谕云：昭信股票，原期上下流通，毋得滋生弊窦。该庶子所奏勒派等情，恐不止山东一省。著各该将军督抚，责成地方官，查照部章，妥为办理，不准少有勒索苛派，致累闾阎。

六月初一日（7月19日）

88 从张之洞、陈宝箴奏，定乡会试具体办法：仍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又命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

初四日（7月22日）

89 御史郑思赞奏请停止捐纳。

初五日（7月23日）

90 康有为上《为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63〗略谓：洋货所以越数万里而畅销者，在其国有商学以教之，有商报以通之，有商部以统之，有商律以齐之，有商会以结之，有比较厂以励之，有专利牌以诱之。及其出国也，假之资本以助之，轻其出税以便之，有保险以安其心，有兵船以卫其势，听其立商兵、商轮以护其业，又有领事考万货之情，以资其事。建言中国

设商部，各省设商务局，每商局皆令立商学、商报、商会、保险公司、比较厂，其有能购轮驶行外国者，予以破格重赏。

初六日（7月24日）

91 先是，孙家鼐奏请将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印刷送各部院签议。至是，光绪帝命书到后，分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分别可行与不可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汇核呈进，以备采择。〖64〗

92《女学报》创刊于上海，中国女学会主办。康同薇（康有为长女）、李惠仙（梁启超之妻）、张蕴华等主编。为近代中国最早之妇女报纸。

初七日（7月25日）

93 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光绪帝阅后谕云：该书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至七月初六日，又谕命军机大臣将《劝学篇》印刷三百部。

94 命刘坤一、张之洞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设厂兴工。并将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办法迅速奏闻。

初八日（7月26日）

95 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先是，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奏请将上海《时务

报》改为官报，光绪帝命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办理。至是，孙家鼐奏，可命康有为办理官报。奏上，光绪帝命康有为办理，又谕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又以孙家鼐之建言，命各督抚将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之报，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呈御览。各报体例，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

寻，康有为上《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及《请定报律片》。其片中请宽容办报者之议论，又谓凡译西报之言论，应照原文译之，不宜删改。〖65〗

初九日（7月27日）

96 湖南保卫局开局，由陈宝箴委派黄遵宪总司其事，在籍候选道左孝同会办。为湖南新政之大事之一。“巡查屡于街巷盘获拐窃匪徒，立将人赃给主认领，商民渐皆称便。”〖66〗

十一日（7日29日）

97 从李端棻奏，命各衙门删改则例，另定简明则例。

十二日（7月30日）

98 谕命各省实力举办保甲。

99 又命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迅速赴京。

十五日（8月2日）

100 命大小臣工，各抒谠论，并准士民上书。其谕云：

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于直日之日，由该堂官轮派讲读编检八员、中赞二员、科道四员，随同到班，听候召见，俾收敷奏以言之益。各部院司员有条陈者，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寻又谕：前曾降旨，士民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嗣后都察院凡接有条陈事件，如系封口呈请代奏，即著将原封呈进，毋庸拆阅。其具呈到院者，即将原呈封进，不必另行钞录，均著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

101 命设矿务铁路总局，派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至七月初日，矿务铁路总局开办。

102 谕命派学生赴日本留学。

103 谕命伍廷芳酌拟法律条款。

104 军机大臣世铎等再次议驳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请设制度局之建言。

自康折于二月二十九日上后，光绪帝即命总理衙门王大臣议奏。五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奕劻等议覆康有为之书，谓不必另开制度局设待诏所；至十二局，除铁路矿务请特派大臣总理其事外，其他请毋庸议；改官为差亦请毋庸议。〖67〗光绪帝览奕劻等折，未肯放弃，乃于五月十六日复谕“著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旋据总理衙门奏，因康折均系变易内政，非仅陈外交可比，事关重要，请派王大臣会同总理衙门议奏。光绪帝阅后，以朱批谕：“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

毋得空言搪塞。”

至是，军机大臣世铎等议覆，略谓：我朝定鼎以来，集百王之成法，革前代之秕政，列圣相承，时有损益，固已百度修明，粲然大备，现仅应变其末流之弊，而不必尽变其初立之法。应请随时饬谕臣工力图振作，讲求富强要策，以为大誓群臣之变通办法。而关键之设制度局、待诏所皆不予赞成，而谓应行以变通之办法。至十二局，谓并非向来所无，大抵分隶于各部及总理衙门，或散见于各局所，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又谓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而天下骚骚；明设二十四衙门而大权旁落，其前鉴也。又改官为差，亦谓不便施行。〖68〗

至此，光绪帝已无计可施，只得放弃开制度局之计划。

十八日（8月5日）

105 广西全州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淹毙人口三百有六，并及大量房屋、地亩。

二十一日（8月8日）

106 再谕康有为办《时务报》，又命康有为译出泰西报律，参以中国情形，拟订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此时康有为、梁启超与汪康年于《时务报》事已生龃龉，稍后汪康年乃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于七月初一日创刊（十月停刊）。

二十三日（8月10日）

107 谕大小臣工，上下一心，讲求实务，力除壅蔽，改良庶政。并褒扬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

108 命南北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增设水师学额，添置练船，训练水师。又命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份增设有关学堂。

109 命各省择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

110 是月，康有为奏请宽妇女裹足，以保民保国。谓中国既有八股以愚士之心，又有裹足以弱民之体，身心俱困而国从之，中国削弱之原，实由于此。请自六月起禁止妇女裹足，自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所生之女，不准缠足。〖69〗

111 下旬至七月上旬，黄河在山东多处漫溢、决口，灾情较重。

据次年正月查看山东赈务之溥良奏报，六、七月间，济阳、东阿、历城等多处黄河决口。黄河以南尤重。水深四五尺以至丈余，受灾之地长、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坍塌殆尽，其民淹毙、疫毙、饿毙者所在多有。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通计是年山东受灾州县达八十二处。另有官员上奏，至谓百姓当时溺毙者五万余人，饿毙者不计其数。因是年山东之灾情较重，灾民屡有流入江苏、河南者。仅流入河南省城开封求食之灾民，经地方官资遣回籍者即有六万人。〖70〗而黄河之决口处，至十二月尚未全部堵筑完工。

七月初一日（8月17日）

112 汪康年创刊《中外日报》，由原《时务日报》（本年闰三月创办）所改。

初二日（8月18日）

113 康有为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71〗

114 以日本政府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命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派赴日本留学。

初三日（8月19日）

115 命湖南巡抚陈宝箴传知湖南在籍庶吉士熊希龄，迅速赴京，预备召见。

116 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奏请仿泰西议院，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72〗

初五日（8月21日）

117 为振兴农工商业，命京师设农工商总局，以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又命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其工学商学亦应一体认真举办，统归督办农工商总局大臣随时考察。各省并设农工商分局。至本月十六日（9月1日），农工商总局开办。

118 从廖寿丰奏，谕命出使各国大臣于华侨中劝办学堂。

119 又命罗丰禄、庆常、伍廷芳选译外国书，汇送总理衙门呈览。从总理衙门之片奏也。初十日，又从梁启超呈，准于上海设立编译学堂。

初六日（8 月 22 日）

120 谕命荣禄于直隶加紧开办中小学堂。

初七日（8 月 23 日）

121 岑春煊奏请大裁冗官。

初十日（8 月 26 日）

122 因各省督抚对新政敷衍拖沓，意存观望，降旨申斥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命嗣后各省当振刷精神，于奉旨交办各件一体从速筹办，毋得迟玩。

次日，又命各省督抚认真办事。谕云：朝廷振兴庶政，凡交议交查各件，皆系当务之急，各督抚等自当仰体朕怀，各就地方情形，认真妥办，随时具奏。乃本年六月以前，所有明降谕旨，及寄谕并电旨饬办各件，未经覆奏之处尚多。总由疲玩因循，不知振作。著各将军督抚即将以前饬令议奏事件，迅速具奏。以后奉谕交办之事，尤当依限赶办，剋日奏闻，毋得任意延缓。

十三日（8 月 29 日）

123 康有为上《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以免胁制而图保存折》。

此为康有为为本月初五日光绪帝赏银二千两之谢恩折。因是时反对《孔子改制考》者甚多，故上书中首为该书辩护，略谓：中国今当强敌四逼之时，非变法不能自保，而法之不能变，则惟守旧者阻挠之，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图，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臣考古先圣人莫大于孔子，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该折继言瓜分之危险，又批评光绪帝于圣明之中，未施大勇；虽悬日月之照，而未动雷霆之威；虽定国是之所趋，而未行御门之大誓；虽知新政之宜行，而尚以旧人充其任；虽知先后之当议，而未闻顾问之有人；虽能庶事之日新，而未为全局之通筹，恐空有变法之名，而不收变法之实，自强之事仍是茫如捕风，一有外患仍无所补。又请变法之事惟皇上自断之，自审之，无为庸人所乱，无为谣言所动。赏罚必行，政事必举。选通才于左右，以备顾问；开制度局于宫中，以筹全局。坚如山岳，厉若风霆，则纲举目张，规条具举。末言若仍左右无谋议之人，全局无统筹之计，因任守旧，零碎凑集，则将为波兰之续，虽欲变而不能矣。〖73〗康有为自谓，此书上后，“上大感动，从此大发雷霆，非复曩时之迂回矣。”〖74〗

124 康有为又请厘定官制，分别官差，以行新政。言改官制、裁冗官尚非其时，应分别官与差，年老耆旧，不必劳以任事，行新政、办事则用差。推行新政，先注意差使，令各局皆别设局差，如军机译署之例，选通才行走，如宋及日本专用差使之法，自朝官以上，不拘资格任之。凡此专差人员，皆赏给京卿、御史职衔，准其专折奏事，自辟

僚佐。其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办理新政，体制亦同。〖75〗

125 从少詹事王锡蕃奏，命沿江沿海督抚于商贾辐辏之区设立商会，并命总理衙门咨商各督抚拟订章程。

十四日（8月30日）

126 命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其事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又裁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之巡抚，其事由总督兼管；裁东河总督，其事由河南巡抚兼办。此外各省之冗员，亦命一并裁撤。本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再谕，将京内及外省冗员一律裁撤净尽。此次裁冗官，为百日维新期间之一大事，所涉之面甚广，然因所裁之员骤失官位衣食，故引起之敌对亦甚多。

127 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奏请派大学堂办事人员赴日本考察学务，拟派御史李盛铎、编修李家驹、庶吉士寿富等赴日。

十九日（9月4日）

128 光绪帝怒革礼部六堂官职。

先是，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增见闻，并请设商部、教（即教育）部，因主事无直接上奏权，故请礼部代奏。然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奏。王照因与之争执，且具折劾之。王照又谓，若再不代奏，当赴都察院递之。怀塔布、许应骙不得已，乃为代递，然又于代递时奏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又云日本多刺客，王照欲置皇上于险地。

本月十六日，光绪帝览王照之奏大怒，谓怀塔布等阻挠上书，当即谕将怀塔布等交部议处。并谕：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

管理吏部之徐桐等覆奏，拟降三级调用。光绪帝即谕：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诏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此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颐、署右侍郎曾广汉，均著即行革职。至该部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

129 督理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等奏试办农务办法，拟设农务中学堂、办农学官报、购买东西新式农器、设植物院、于近畿开试验农地、聘请外洋农师。〖76〗

二十日（9月5日）

130 命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记：上以枢臣老耄守旧，而又无权去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上以无权用人为大臣，故名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奏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77〗

131 从张荫桓奏，命各省举办团练，各直省限三个月内，广东、广西限一个月内，将筹办情形覆奏。

132 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上书，建言五条。一曰请设议政局，仿懋勤殿、南书房之例，以年富力强通达时务奋发有为者二十人充局员；一曰融满汉之见，请将满蒙各旗编入民籍归地方官管辖，满汉通婚，任旗民自谋衣食，驻防旗营设学堂；一曰通上下之情，改早朝为午朝，若有重要事件，可随时请旨进见，废跪拜礼，皇上阅报；一曰定用人之格，请裁无用之旧衙门如内阁、国子监之类，所有官制应由议政局重加厘定，停捐纳，废科举，京外大小各官不愿行新政者以原品致仕；一曰善理财之策，彻底清查户部及各省岁出岁入，公布财政状况，统一币制。

二十一日（9月6日）

133 翰林院侍讲恽毓鼎奏请设武备大学堂。命孙家鼐妥议具奏。寻孙家鼐覆奏赞成，奉旨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然未及覆奏，政变已发。〖78〗

二十二日（9月7日）

134 命李鸿章、敬信均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

135 命停办昭信股票。谕云：昭信股票开办以来，各省苛派扰民，屡经指摘，且收数无多，故停止昭信股票。至此官绅商民认购股票近二千万两。此二千万两虽亦于财政有补，然终究不敷甚巨，清廷只得再借外债。

二十四日（9月9日）

136 从孙家鼐奏，准设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由孙家

鼎详拟办法。

二十六日（9月11日）

137 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密保袁世凯。折为康有为代为起草。是时康有为等惧九月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天津阅兵时即行废立，夙夜虑此，了无长策，友朋多劝康避居日本以待变，康未之允。乃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觉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皇上者，只此一人。故为徐致靖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79〗徐折上，光绪帝即命袁世凯赴京陛见。

二十七日（9月12日）

138 通谕全国："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处，陵迫为忧，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肆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

朕不胜厚望。著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著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事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著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

139 谕推广邮政，各省府州县著一律举办。

140 都察院代递湖南举人曾廉之上书，是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

二十九日（9月14日）

141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京。伊藤于七月二十六日抵天津，二十七日会见荣禄。是日进京。

142 御史杨深秀奏，裁缺之员不必皆予再行录用，其老耄昏庸者、不能奉新政者，可任其归去。又谓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已将学堂及诸要政全行停散，仅存保卫一局。奏上，光绪帝谕：闻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止，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

143 慈禧太后不准开懋勤殿。

先是，康有为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请宋伯鲁上之，并策划由王照、徐致靖分别举荐康有为、黄遵宪、康广仁、梁启超、麦孟华、宋伯鲁、徐致靖等十人入懋勤殿。光绪帝览奏，

即欲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多日来未敢发端，恐慈禧太后不允。至是决意举办，命谭嗣同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谕旨拟诏，定于此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然光绪帝请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80〗

144 光绪帝召见严复，询办理海军及学堂事，并命严复录所作《万言书》呈进。

三十日（9月15日）

145 光绪帝召见杨锐，交其一道密诏。

密诏云："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81〗

【考异】此密诏系光绪、慈禧去世之后，宣统元年由杨锐之子

杨庆昶呈交都察院，赵炳麟时为京畿道监察御史，据原件抄录。另罗惇曧《宾退随笔》亦收录此诏，并云："宣统元年，杨锐之子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德宗朱谕。既奏上，监国询庆亲王奕劻云何，奕劻言不当宣布，以伤孝钦后地下之心，乃仅付国史馆敬护而已，亦不敢恤杨锐也。是诏当时多录存者，荣县赵尧生（熙）、汾阳王书衡（式通）先后录以见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92页）惟二者文字略有不同，此处从赵炳麟所记。

康有为戊戌出走后，曾公布光绪帝给康有为之两道密诏。在致李提摩太函中，附光绪帝谕康有为之密诏。谓第一诏系八月初一日由杨锐带来，第二诏系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来。其第一诏云："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91—92页）历来史学界皆引用康公布之密诏，然杨锐所带出之诏无两件之理，且梁启超亦谓"其第一诏由杨锐之子于宣统二年（应为元年——编者）诣都察院呈缴，宣付实录馆"（见梁启超《南海先生诗集》按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344页），是康有为公布之第一诏实为其伪造。其要在于将受密诏者由军机四卿改为以康有为为主。（参见：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载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载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

康有为公布之第二诏云："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97

页）此诏即康有为所称之衣带诏，然康梁于不同场合所说，文字大有不同，如此处所引之“共建大业”，已属不伦不类，而他本更有“汝可迅速出外，设法相救”，或“汝可迅速出外国相救”，更不可信。是第二诏容或有之，然其词句必经康有为之更动窜改，其要则在将命其出外办报改为出外相救，以使康梁在外之活动有合法之根据，且以影响世人。（参见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载《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

146 夏秋间，江苏徐州、海州遭水灾，灾民百万以上。据漕运总督之奏报，各处灾民自七月以来，多有四处谋生者，纷纷南下，先后已不下二三十万，至冬，饥寒交迫，冻饿毙者日不下数十人 。〖82〗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

147 光绪帝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召见后擢之为侍郎，命专办练兵事务。

次日，袁世凯谢恩觐见，光绪帝谕之：“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83〗

148 谕户部将每年岁出岁入编制成表，按月刊报，公诸天下。从庶吉士丁维鲁之呈请也。

149 康有为等谋以兵围颐和园胁制慈禧太后。

上月底，盛传太后将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废光绪帝，因之康有为等亦谋废太后。其策划则以袁世凯之新建陆军围颐和园，而以毕永年率百余敢死士入园执太后。毕永年，湘人，谭嗣同及唐才常之密友，与会党多有联络。

先是，与会党多有联络之湖南人毕永年于七月二十七

日到京，次日往见康有为，即寓南海会馆。七月二十九日夜九时，康有为召毕永年至其室，谓毕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毕曰："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闻其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康曰："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毕永年以兹事体大，成否实无把握，未即应允。

至本日，毕永年见谭嗣同，遂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而谕，我将奈之何。"

夜八时，康、梁等正在晚餐，且议事，忽传上谕，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有为随召毕永年入密室议，又于几间取袁世凯上康书，中有"趟汤蹈火，亦所不辞"句。毕永年谓康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毕永年以未确知袁世凯意，乃曰："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何不急催唐君（才常）入京而同

谋之乎？”康、梁均大喜曰：“甚善！甚善！但我等之意，欲即于数日内发之，若俟唐君，则又多需时日矣。奈何？”踌躇片刻，乃同至谭嗣同之室商之。谭曰：“稍缓时日不妨也，如催得唐君来，则更全善。”康有为遂曰：“事已定计矣。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乃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催唐才常即刻入京。〖84〗

【考异】清廷本月十四日之上谕，谓康梁“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然康梁政变流亡海外后，极力否认曾密谋政变之事实。惟袁世凯《戊戌日记》谓康梁有此计划，然人不之信。80 年代中期，杨天石等学者自日本档案中发现毕永年之《诡谋直纪》毕为亲历其事之人，其《诡谋直纪》记戊戌年康梁谭等之密谋甚详，再与康梁其后之通信等互相印证，可证实维新派确有密谋政变之事（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载《光明日报》1985 年 5 月 4 日）。

初二日（9 月 17 日）

150 命康有为速往上海，督办官报。

初三日（9 月 18 日）

151 御史杨崇伊密奏请慈禧太后训政，谓康有为“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依（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因请慈禧即日训政，密拿康有为等入。〖85〗与杨

氏一同密谋者，传有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荣禄。〖86〗

152 慈禧太后取消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之权，一切章奏均须呈慈禧太后之后方可定夺。〖87〗

153 康有为往日本公使馆访伊藤博文。康云：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且中外大官，共知皇上无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具文，皇上无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又云：皇上嗣位，虽阅二十余年，其实权在太后手里，皇上深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又请伊藤如见太后，为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请极言各国相迫，外患甚急，断行改革，则中国尚能自立，不然，必难当各国分派，其祸害不可胜言。〖88〗

154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其杀荣禄，禁太后。袁世凯自记：谭曰："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又谓："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袁问："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又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

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袁推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一再催促，袁乃答云：“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至此谭只得首肯。〖89〗

初四日（9月19日）

155 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据时任翰林院侍讲之恽毓鼎记云：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90〗

又传是日早朝之时光绪帝谓枢臣曰：“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91〗

【考异】关于戊戌政变之时间，向被认定为八月初六日（9月21日），亦即公开宣布训政之日。谓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携随从，自颐和园回皇宫，禁光绪帝于瀛台，宣布训政。然据《清实录》、《光绪朝起居注册》、《光绪朝东华录》均记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四日回皇宫，是八月初六慈禧回宫之说误。又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卓钦该班档》、《穿戴档》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二十四年

（1898）起居注记载，光绪帝已于八月初四日移居瀛台涵元殿。是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已失人身自由，政变应于是日发生。（见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载《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初五日（9月20日）

156 袁世凯请训。据袁世凯自记：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光绪帝则"无答谕"。〖92〗

157 是夜，袁世凯向荣禄告密。〖93〗

【考异】以往之著作，多谓袁世凯向荣禄告密，荣连夜进京告慈禧太后，慈禧遂于初六日发动政变。因之慈禧之政变，实因袁之告密而起。并谓袁请训时，光绪帝有一道密诏交袁，有人且谓其内容为"锢后杀禄"。然此说实误。袁初五日晚告密之时，政变实已发生，已毋需袁之告密为导火线。又袁初五日请训时光绪帝已在慈禧太后严密控制之下，亦无付袁密诏之机会。且其时北京至天津间之火车通车未久，无夜车，且乏夜间行车之设备、经验与技术，荣禄得袁世凯告密后无法连夜至京。只因袁于清亡及民国初年翻云覆雨，故袁之所记无人信之，然与档案对证，袁之记述大体可靠。然袁之告密虽非政变之导火线，却与六君子之被害直接相关。（参见：黄彰健《论戊戌政变的爆发并非由袁世凯告密》，载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

系》，载《清史研究》1999年1期）

惟孔祥吉以为，政变之发生很可能系由袁氏告密而引起，并谓代袁奔走告密者，极可能为袁之亲信徐世昌（见《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425－439页）。然其根本所在，则为难以解释何以慈禧太后先捕二康而不先捕夜说袁世凯之谭嗣同，而迟至初九日方捕谭嗣同等人。又宣布“训政”之日，捕拿康有为之罪状仅“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而十四日之谕，便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之语，是宣布训政时尚未知康有为等有谋围颐和园之密谋。

然则袁世凯如何告密，其告密过程之真相如何，其疑点甚多。其最要者为袁世凯既欲告密，何以不在京即行之，后党刚毅、徐桐、奕劻皆为可告密之对象。袁初一、初二尚与刚毅、奕劻见面，非全无交往者，而袁初四日尚有一整天可以行动，何必非回津告之荣禄。而新党伺机而动，欲围园甚且可能杀慈禧太后，此何等大事，尚从容以待回津耶？且如此大事，告密时仅有一客人来，即可将事情延宕一夜？且荣禄听袁之告密，不立即向北京报告，尚与袁世凯“筹商良久”？袁世凯之日记定是隐瞒部分真相。揆诸其他史料，合理之解释为：袁世凯在告密之前已知政变发生。因之非袁之告密引发政变，而实系袁知政变发生方决心告密以保全自己。而初时袁并不欲告密，甚且有应许谭嗣同之游说之可能。袁世凯机警过人，其知政变发生可有多项途径，可在北京经内监及其他官员知之，亦可于回津后自荣禄处窥探得知。据与荣禄密切之陈夔龙记，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欲将袁置之重典，得荣禄力保方无事。此当为慈禧太后怪其事先不禀，而于事后方告密（参见：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梦蕉亭杂记》卷二）。

158 光绪帝会见伊藤博文。

光绪帝时已无权，且处严密监视之下，因之未能深谈。据伊藤之随员所记，伊藤曰："大皇帝近日变法图强，力图振作，此于亚东局面之保全，实关重要。"光绪帝曰："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又曰："贵国与我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伊藤云："敬遵谕旨。他日如承王大臣下问，当竭力以告。"会见草草结束。〖94〗

159 御史杨深秀上《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建言固结英、美、日诸国，以抵制俄、德、法之瓜分。否则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将蹈波兰之覆辙。〖95〗

初六日（9月21日）

160 清廷上谕宣布慈禧太后训政并命捕康有为。

谕曰：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步军统领派兵围南海会馆，康有为已行，康广仁被捕。梁启超入日本驻华使馆避难，随后由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安排，改装至天津，之后乘日本军舰至日本。

此后，清廷仍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诏旨。召见大臣，慈禧与光绪并坐。时人记述："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尝携小阉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尝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

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也。’”〔96〕

自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诏定国是，开始其大张旗鼓之改革，至此乃告正式失败，前后凡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161 御史宋伯鲁上疏，请连结日英美以抵制强俄，请命重臣如李鸿章者往见李提摩太及伊藤博文，与之商议，并以康有为为参赞。奏上，谕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声名恶劣”，命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初七日（9月22日）

162 电谕荣禄：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现经降旨革职拿办。兹据步军统领衙门奏称，该革员业已出京，难免不由天津航海逃脱。著荣禄于火车到处，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并著李希杰、蔡钧、明保，于轮船到时，立即捕获，毋任避匿租界为要。

初九日（9月24日）

163 康有为因英人救援得以脱险。

初六日午后，梁启超与徐仁镜至李提摩太处，求其救康有为，又有容闳致函李提摩太，请其援助梁启超，李提摩太之中文秘书程某亦劝之，李提摩太乃致电英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理南，白理南请示英政府，得其同意，乃展开营救康有为之活动。康有为于初五日离京至天津，初六日自塘沽乘英商太古公司之重庆轮，初九日将抵沪，此时上海方面，上海道蔡钧业已严密布置，拟待康有为抵沪，立即将其逮捕。然船未抵沪时，英领事已派工部局员濮兰德

先至吴淞口，将康转至英国轮船公司之“琶理瑞”船，英领事又派军舰护送该船直至香港，继至日本。此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流亡海外，直至辛亥革命后方得返回祖国。

164 命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并拿解刑部治罪。步军统领衙门随将张荫桓等人逮捕，次日解交刑部。

【考异】张荫桓等七人被捕之时间，各书记载不一，有云初七日者，有云初十日者。据清宫档案，张荫桓等人被捕均在初九日（见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实》）。又据《唐烜日记》初九日记：“在署闻步军统领衙门奉旨查拿康有为之党，指名搜索六人。”

初十日（9月25日）

165 宣布光绪帝“病重”。谕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

166 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护理江西巡抚翁曾桂将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押解来京。谕至，文廷式已遁。

十一日（9月26日）

167 诏取消部分新政措施，但大学堂及振兴工商措施仍旧举行。

谕云：著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

士民上书。嗣后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祠，著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著毋庸置议。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

十三日（9月28日）

168 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清廷之杀害六君子，原曾拟加以审讯，然十三日慈禧太后忽命不经审讯便即行刑，或其时谣传外人将干预政变及训政，慈禧太后乃先杀之。〖97〗谕六人罪名仅书“大逆不道”四字。军机大臣刚毅奉命监斩。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谭继洵，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嗣同自述其“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嗣同少时，随父宦游，所历近十省。其性豪放，好任侠，喜击剑驰马。然甲午以前，尚耽于旧学。甲午一败，思想乃大变。自云“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其《仁学》即撰于

此时（见光绪二十三年春记事）。又复致力改革，尝倡办算学社于浏阳，创测量学会于南京，发起戒缠足会于上海。光绪二十二年（1896）游京师，拜翁同龢，翁于日记记曰："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98〗嗣同无意于科举，然其父必欲其入仕，且于二十二年（1896）为捐赀得候补知府，遂于是年至南京待缺。本年春，以湖南巡抚陈宝箴邀，回湘佐办新政。凡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嗣同皆与谋。时湘省新旧之争甚烈，嗣同乃云："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朝廷定国是之诏下，光绪帝召嗣同进京，七月二十日，任以军机章京，辅变法，为"军机四卿"之一。政变生，遂被逮。梁启超记谭嗣同其时之事云，方政变之发生也，梁启超于初六日匿日本使馆，嗣同则竟日不出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嗣同乃于初七日往访梁，谭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此后两日，复与侠士谋救皇上。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嗣同东游，嗣同不听。再四强之，乃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嗣同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99〗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00〗其临终之语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01〗年仅三十三岁。遗骸归葬浏阳。谭嗣同虽死，而其词锋激烈之《仁学》及其壮烈牺牲之精神，于其后之青年影响甚大。数年后之革命宣传家邹容即曾赋诗："赫赫谭君故，

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102〕

【考异】狱中题诗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台湾黄彰健等学者曾对此诗是否谭作提出疑问，谓或系梁启超伪作。据新近发现之其时任职于刑部之唐烜八月二十五日之日记，记有转抄之此诗，时距谭被害仅十二日，虽字词传抄有不同，但可证实此诗确为谭嗣同所作。《唐烜日记》所记谭嗣同诗为：“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唐烜日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其第二句与以往所知之“杜根”不同，颇难索解，何者为是，待考（参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194页）。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以字行。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幼弟。广仁自少不事举业，以为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偶一应试，辄弃去。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知新报》出版于澳门，康广仁任总理。旋至沪，维新人士于沪上之举措，凡女学堂、不缠足会等，康广仁皆与之。又主持大同译书局，康有为之著作，多由大同译书局印行。康广仁主张变法当先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康广仁佐康有为推进新政，然专意于废八股，谓八股废后，民智大开，中国必不亡。又谓其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然明知其危，亦不愿离去。被逮后云：“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

又云："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何患无继哉？"〖103〗遂就戮，年三十有一。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杨锐入张幕，得张之器重。十五年（1889）得授内阁中书，留京供职。甲午败，维新起，康梁于京师发起强学会，杨锐亦为发起人之一。本年复于京师发起蜀学会。得陈宝箴荐，七月光绪帝召见，随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政变被逮，张之洞欲救之而不果。

杨深秀（1849—1898），山西闻喜县人。幼家贫而好学，熟读经史，光绪八年（1882），晋抚张之洞创令德堂书院，以深秀为院长。十五年（1889），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二十三年（1897）冬，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深秀愤甲午之败，乃于受任次日上疏请变法，谓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本年创关学会。康有为组保国会，深秀亦与之。四月十三日，奏请定国是。之后深秀所上之新政条陈尤多。深秀愤慈禧太后之专制腐败，至有兴兵勒令其归政之意。而后党亦深恨之，故被难。〖104〗

刘光第（1859—1898），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任职刑部。甲午战起，光第上书，请光绪帝勃然发愤，乾纲独断，以一事权；又请光绪帝下罪己诏以固结人心。以刑部堂官不敢代奏，书未能上达。本年保国会起，光第列名为会员。六月十八日，湖南巡抚陈宝箴疏荐之，七月十九日，光绪召见刘光第及杨锐，次日即命为军机章京。政变作，遂死。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

福州）人。林旭少丧父，家贫，而喜读书。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甲午战败，林旭尝上书请拒和约。谒康有为，钦其所论政教宗旨，遂拜康为师。本年正月，复发起闽学会以倡维新。稍后，少詹事王锡蕃疏荐林旭，七月光绪帝召见，随于二十日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为“军机四卿”之年最少者。旭在军机，与杨锐同班。政变作，遂及祸。年仅二十三岁。

169 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次日，又命大学士荣禄管理兵部事务并节制北洋各军，由礼部颁给关防。至本月二十六日（10 月 11 日）慈禧太后又以懿旨命以荣禄为练兵钦差大臣，所有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以军机大臣而又如此控握兵权，前所未有也。

170 御史黄桂鋆于片奏中谓康有为之党羽以广西、湖南最多，请即罢陈宝箴、徐仁铸，并请将黄遵宪、熊希龄、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拿问治罪。

十四日（9 月 29 日）

171 清廷宣布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并宣布处死六君子事，谕云：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

172 命将参与新政之户部侍郎张荫桓发往新疆，交新疆巡抚严加管束，沿途派员押解。张荫桓之免于一死，系因英、日驻华公使之干涉。〖105〗又命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将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徐仁铸即徐致靖子，请代父为囚，不允。

173 谕取消九月之天津阅兵，但分赏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所部军银两。

174 谕护理四川总督文光，对于反洋教之余栋臣，“非专仗兵力所能集事”，只要余栋臣等释放传教士，便可招抚，毋任别起波澜，致酿巨案。次日，又命文光不可操切从事。因有此谕，四川地方官员对余栋臣一时剿抚不定。寻又电谕文光派员赴余蛮子（余栋臣）营谈判，以争取其释放所虏两教士。寻又电谕川东兵备道任锡汾，谓余蛮子之事，皆由任锡汾当时办理不善，以致激成事变，民教两伤，任锡汾须亲赴余蛮子营，宣布但将教士华铎（法教士华芳济）等释放，即免其治罪，以后办团得力，并可获奖励之懿旨。

十五日（9月30日）

175 以前礼部尚书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此后陆续恢复为光绪帝罢免之反对新政官员之官职。二十日，以御史胡孚宸片奏，赏五月二十日谕命回原衙门行走之前御史文悌以知府候补。九月十一日，又以百日维新中被光绪帝革职之礼部尚书许应骙为闽浙总督。至此，为光绪帝革职之礼部六堂官大都已重新起用。

十六日（10月1日）

176 命销毁康有为所有著作及刻板。又谕命两广总督谭钟麟将康有为、梁启超原籍财产迅速查抄，家属例应缘坐，著一并拿办，并悬赏缉拿康梁。

177 派刑部左侍郎赵舒翘会同户部尚书王文韶督办矿务铁路总局。

178 汉口大火灾，延烧五千一百七十三户，死三百余人。

十九日（10月4日）

179 礼部尚书李端棻奏，曾保康有为、谭嗣同，自请惩治。奉谕：该尚书滥保大逆不道之人，今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著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180 以四品京堂王照潜逃，谕即行革职严拿。王照后逃日本。

二十一日（10月6日）

181 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命保护教堂及传教士：近日各省民教滋事之案，仍不能免，四川各起教案，至今尚未了结。在愚民无知，造言生事，轻起衅端，固为可恨；而该管官吏，不能随时开导，先事防维，实亦难辞其咎。用特详加申谕：各直省大吏，于教堂所在，务当严饬地方官，懔遵迭次谕旨，认真保护。各国教士往来，均宜以礼相待，遇民教交涉之案，持平办理，迅速断结，并劝导绅民安分自守，毋得恣意肇衅。其各国游历洋人，所到之处，尤应一律保护，以尽怀柔之谊。经此次降旨之后，如再有防范不力，致滋事端，定将该管地方官从重参办，并将该督抚

等一并惩处。

寻电谕各省认真保护教堂教士。并电谕四川总督奎俊、布政使王之春迅赴本任，办理教案。

奎俊抵川后，主以剿为抚，布政使王之春亦主剿。清廷谕川督奎俊，准其剿办余蛮子闹教之众。十二月初六日王之春督军进攻，余栋臣军不支。至初八日（1899 年 1 月 19 日），余栋臣率部投降，蒋赞臣亦与之俱降。余栋臣之反洋教起事宣告结束。余栋臣此次之闹教，持续二百余日。

182 革陈宝箴等职。

谕曰：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护庇奸党，暗通消息，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183 以患病为由，开去出使日本国大臣黄遵宪差使。

184 命张之洞速行取缔南学会。谕电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约、札说、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

185 谕命董福祥派所部何得彪六营赴天津卢台；又以董福祥甘军分扎正定一带不便操练，谕命移扎京郊南苑。其时因北京政变，杀六君子，又逮革大臣，气氛紧张，英俄德等国遂向其驻北京使馆派兵，又有英舰队开至大沽，慈禧太后虑列强干预政变，因有是举。

寻命驻外使臣罗丰禄、杨儒等与英、俄等国交涉，请其撤出进驻北京使馆之兵。

二十二日（10月7日）

186 慈禧太后懿旨命各省督抚实心任事；又命此后凡不应奏事人员，不许擅递封奏。

二十三日（10月8日）

187 撤吴懋鼎三品卿衔，命毋庸管理农工商总局事务；办理农工商总局之另两人，端方以上《劝善歌》为慈禧太后颂德得免，以按察使候补，旋授陕西按察使；徐建寅则以道员发往福建船政局差委。

188 又革刑部主事张元济等职，永不叙用。

二十四日（10月9日）

189 再次下令取消新政措施。

其一，慈禧太后懿旨命取消科举考试策论、经济特科、农工商总局：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所有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通，仍应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分门别类，详加考核，庶有实际。著直隶总督选派委员，督率办理，以为各省之倡。京城现设之局，著即裁撤。

其二，令严禁报馆。谕云曰：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

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二十五日（10月10日）

190 清廷与英国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借英金二百三十万镑，以四十五年为期，年息五厘，按九折付。以铁路及一切产业为抵押，借款期内，总工程师用英人。〖106〗

二十七日（10月12日）

191 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反对废黜光绪帝，并有请曲赦康梁之意。

刘之上奏，策划者有张謇等，奏稿之初稿亦系张謇所拟。〖107〗刘坤一原拟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然张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而中途追回，削其名勿与。刘坤一乃曰："香涛（张之洞号）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上奏。又传陕甘总督陶模亦曾有电阻废光绪帝。〖108〗

刘坤一又另致书荣禄，明确反对废立。时人王照记："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之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坤一）。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荣禄已屈于正义，而前此与谋之徐桐、刚毅等，仍与崇绮、载漪阴画进行之策。"〖109〗

二十八日（10月13日）

192 刘坤一致电总署，略云：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并请查照八月十一日、十四日两次谕旨，曲赦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请代奏。〖110〗

二十九日（10月14日）

193 慈禧太后懿旨准张之洞于汉口设商务局。先是，光绪帝于六月初七日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八月初八日张之洞奏报于汉口设商务局，并谓应于上海、汉口分设两局。至是，懿旨命不可虚糜，但又命其加意讲求，认真经办，务期中外流通确有成效。

194 是月，湖南苏輿编成出版《翼教丛编》，该书系攻击变法维新言论之汇编。其时流传甚广，今为研究戊戌变法及反变法派之重要资料。

九月初一日（10月15日）

195 御史王培佑奏：当分别乱党与变法，乱党当罢，锢习亦当除。更应防无识之徒，以力翻前案为迎合之方，为弋取富贵之阶。应以不偏不倚为宗，其应行更正各条，饬廷臣集议，以昭慎重。并请明降谕旨，俾议法诸臣，力屏新旧成见，专务求是求实，勿得迎合取巧。〖111〗戊戌政变后，同情变法者皆噤不敢言，此折为朝中惟一委婉反对尽废新法者。

奏上，慈禧太后以懿旨申明，朝廷于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应次第推行，不能因噎废食。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执两用中，不偏不倚。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精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所建白，但期有裨时局，不得妄意揣摩，甚或挟私攻讦。

初四日（10月18日）

196 驻华各国公使派法国使馆之医生进宫为光绪帝诊病，诊后谓无危险，只有微恙。〖112〗又时人记：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奕劻，请以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113〗

初九日（10月23日）

197 先是，九月初六日，以山东黄河近年屡次漫溢，州县受患甚深，懿旨命京外臣工举荐熟悉河务之员。至是，懿旨命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各堂官妥议办法。

十八日（11月1日）

198 清廷又一次下令取消新政措施。

其一，慈禧太后懿旨命武科举恢复旧制：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但准兵部所奏，命各省营用武进士及投标武举悉令练习枪炮。各省武备学堂应由各督抚酌量建设，所有未经入伍之武举、武生等，均就近挑入学堂，学习格致舆地等学及炮队枪队马队工程队诸科。

其二，懿旨命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之巡抚及河道总督。

199 中旬，赵三多、阎书勤等率义和拳众于山东冠县梨园屯起义。〖114〗义军以“扶清灭洋”为号召，不抗官府，专打教堂。先打冠县、临清交界之黑刘村教堂及红桃园教堂。寻，直隶广平府拳民首领姚洛奇联合冠县之义和拳，攻破红桃园教堂，烧教堂及教民房屋百余间，杀教民二人。清廷命山东巡抚及直隶总督迅速剿击，于直隶威县捕姚洛奇等十六人。因官军围攻，赵三多隐匿。此次起义被视为义和团起义之起点。

二十二日（11 月 5 日）

200 慈禧太后懿旨命各省兴办积谷、保甲、团练。

二十六日（11 月 9 日）

201 山东日照县民众因教士教民欺压平民，在乡民厉应九之率领下，将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游街并拘禁两日。此事件史称“日照教案”。

三十日（11 月 13 日）

202 以礼部之奏，慈禧太后懿旨命科举恢复旧制，仍照钦定科场条例、钦定学政全书办理；又命各省书院照旧办理，毋庸改为学堂，但书院亦应讲求有用之学。

十月初三日（11 月 16 日）

203 两江总督刘坤一上《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

收并蓄，以广造就折》。

该折乃应九月三十日礼部之奏及懿旨所发。略谓，书院照旧办理，非谓书院之外不应另有学堂。而同治以来所设之学堂，均已见成效。应请饬令协办大学士孙家鼐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此项学堂学生，应如何录用奖励，应由该大臣等核议奏请施行。又于附片中谓农学会、农学报、商学会、商学报不应在禁之列，只不准其议时政而已。〖115〗刘坤一之奏，意在反对尽废新政措施，时地方大吏之敢于如此者，仅刘坤一一人而已。

奏上，奉上谕：书院亦应讲求有用之学，各府州县议设小学堂，仍听民自便；至农商会、报在所不禁。

初六日（11月19日）

204 谕直隶总督裕禄、山东巡抚张汝梅弹压拳民，勿使闹教致生事端。

205 总理衙门及矿务铁路总局奏定《矿务铁路章程》。

该章程共二十二条，其第一条规定：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总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总以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第二条规定：各省开办矿路，无论官商华洋，均应按照本总局奏定之章程办理。第九条规定：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

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第十条规定：借用洋款，必须先禀明总局，由局核定，给予准照，该商方能有议借之权。仍声明商借商还，中国国家概不担保。其未得准照私与洋商议借者，虽称已经画押，总局概不作据。第十三条规定：凡办矿路，无论洋股洋款，其办理一切权柄，总应操自华商，以归自主。惟该公司所有账目，应听与股洋商查核，以示公平。第十八条规定：华人承办矿路，独力资本至五十万两以上，查明实已到工，办有成效，或出力劝办，实系华股居半者，应照劝办赈捐之例，请给予优奖，以广招徕。第十九条规定：无论独办集股，均准专利。〖116〗

十一日（11月24日）

206 刘少奇生于湖南省宁乡县。

十二日（11月25日）

207 直隶总督裕禄奏报验收“海容”、“海筹”、“海琛”军舰情形。是三舰乃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总理衙门向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于六月初九日、七月初八日、八月初六日先后到大沽。三艘乃巡洋舰，排水量二千九百五十吨，七千五百马力，驶速每小时十九海里半。经验收合格。购买此三舰，为甲午战后清廷恢复海军之努力之一。〖117〗

十七日（11月30日）

208 命四川认真办理开采石油；又命陕甘总督陶模踏勘开采矿产。

二十一日（12月4日）

209 再次处分翁同龢。

谕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主战主和，甚至议及迁避，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以从。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吓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殊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二十二日（12月5日）

210 密谕沿江沿海各督抚严密查拿康有为、梁启超、王照。又谕驻日公使李盛铎，如康、梁及王照在日本，即设法密速办理，并应不动声色，不漏形迹，预杜日人藉口，果能得手，朝廷不惜重赏。

二十四日（12月7日）

211 荣禄奏请将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所部四军联为一军。聂士成部驻天津卢台为北洋门户，为前军；董福祥部驻蓟州兼顾通州，为后军；宋庆部驻山海关内外，

为左军；袁世凯部驻天津小站，为右军；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拟驻南苑内。五军统一指挥。并请宽筹经费。〖118〗奏上，慈禧太后立即允准。嗣于十二月初八日谕命此数军不得令其防守海口，以便随时调集。防守海口由直隶总督裕禄专派淮、练各军任之。得懿旨允行。

二十五日（12月8日）

212 谕命侍郎胡燏棻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江苏补用道张翼以四品京堂候补帮同办理。

二十六日（12月9日）

213 诏责两江总督刘坤一。

谕旨略谓：近来时局艰难，用人一端最为第一要义，不但所属大小文武各员，宜时时留心考察，即幕友书吏人等，亦宜严加约束，不可偏信。两江重地，该督在任有年，尤贵振刷精神，力任艰巨，方不负朝廷殷殷期望之厚意。此谕与刘坤一反对废黜光绪帝有关，乃借无关紧要之事发之而已。

刘坤一接旨后，奏请开缺，又于奏折中自辩曰：臣于文武各员，莫不留心考察，分别举动，未敢稍涉模棱。所延幕友，如刑名、钱谷以及军务、盐务、洋务数人，必择品学兼优之士。至书吏人等颇众，其中贤否不齐，只合有犯必惩，随时约束，并未偏信此辈，为其所蒙。又以年老衰病为由请开缺。

奏上，得旨：刘坤一所请开缺之处，著毋庸议。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13 日）

214 总理衙门奏准：卢汉等铁路由盛宣怀总办；津镇及山海关内外由胡燏棻等办理；太原至柳林已由山西商务局承办；广西龙州已由提督苏元春承办。应责成该大臣认真督办，先修此重要之干路。其余各枝路应缓办。

初五日（12 月 17 日）

215 命礼部尚书启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一日（12 月 23 日）

216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

《清议报》为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用孔子纪年。其宗旨在开民智、振民气，倡君主立宪。梁启超之《戊戌政变记》即在该刊刊出。

本月二十一日（1899 年 1 月 2 日），梁启超在《清议理衙门奏准铁路修筑急缓办法。谓各路中卢汉、粤汉为最要大干，津镇次之，而山海关外奉天、营口等处亦为要地。现卢汉、粤汉要干及宁沪、苏浙、浦信、广九等近干要枝，均由总公司盛报》第二号始刊谭嗣同之《仁学》，稍后上海之《亚东时报》〖119〗第五号起亦刊载《仁学》〖120〗，自此《仁学》乃广为世人所知。

十八日（12 月 30 日）

217 命各省督抚实心任事，将现在切要之事，如练兵、办团、保甲、积谷及农工商诸务，认真举办，未覆奏者，于奉到此旨后，限一个月内迅速具奏。并将办理成效如何

随时奏闻。

十九日（12 月 31 日）

218 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正式招考在十月。十月初九日，内务府将大学堂用房移交孙家鼐，孙即出示招考。至十月二十日，孙家鼐奏报已开始招考，报名者一千余人，然斋舍仅能容二百余人。乃定先择“人品纯正，文理优长”者录取一百六十名。孙奏又云大学堂之课程为：先课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121〗

【考异】1951 年之前，北京大学所定校庆日为 12 月 17 日，1948 年，有邹树文撰文谓，该日实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复校之开学日，而非光绪二十四年（1898）之开学日。据《申报》戊戌十二月初六日之报道：“大学堂于十一月十九日开塾。”《申报》尚照录大学堂总办之告示，谓考生必须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届期不到，将予除名（见王晓秋《京师大学堂开学日期考》，载《光明日报》1998 年 6 月 26 日；参见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219 再次谕命各省推广通商口岸。寻于下月十九日（1899 年 1 月 30 日），从总理衙门奏，自开广西南宁为通商口岸。

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

220 命各省将军督抚均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便与总理衙门商办交涉事宜。

二十六日（1月7日）

221 安徽涡阳饥民起义，为首者刘疙瘩、牛世修。饥民于涡阳及安徽、山东、河南交界蜂起，十日之内达二万余人。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邓华熙派兵残杀暴动饥民，至十二月中旬暴动平息，民众为清军残杀者至少亦有四千余。〖122〗

二十九日（1月10日）

222 刘坤一片奏请饬各省将绿营马队、步箭、藤牌杂技，一律改习枪炮。不准。

十二月初六日（1月17日）

223 新任湖北巡抚曾銮因奏请变通成例，遭光禄寺少卿张仲炘、翰林院侍讲学士贻谷弹劾，谕命革职永不叙用。曾銮为因变法获罪满族官员之官衔最高者。

十四日（1月25日）

224 因张翼奏参胡燏棻隐存意见，并不和衷商办，于款项出入，多有弊混，谕命胡燏棻撤去办理铁路差事。其津卢、津榆、津镇及关内外铁路，派许景澄督办，仍命张翼帮办。

十八日（1月29日）

225 从西藏班禅额尔德尼之请，按惯例赏班禅之胞弟扎喜汪结公爵职衔。〖123〗

226 是月，刘坤一奏报已于上海设商务总局，派张謇等筹办，选举丝茶各业巨商严信厚等为商务总董。〖124〗

227 是年，自春始，清廷将吉林、黑龙江两省开放荒地，招集丁民开垦，以期实边。

228 各种学会之创办达到高潮，有三十七个，然政变后形势大变，除少数专业学会外，多半停办。主要有：

闽学会，正月初十日成立于京师福建会馆，林旭、张铁君等创办，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事。

关西学会，正月由阎乃竹、宋伯鲁等发起于京师，入会者多为山西、陕西在京人士。

二月之南学会，三月之保国会及继起之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前文已述及。

蜀学会，约于二月由杨锐等发起于京师，刘光第亦为会员。另四川亦有蜀学会，宋育仁等发起。

此外尚有湖南长沙之延年会、湖南常德之明达学会、长沙之公法学会、江西南昌之励志学会、陕西之味经学会、江苏吴江之雪耻学会、上海之工商学会等。

229 本年国人所设之机器厂矿较上年稍减，约二十家，

资本额四百三十八万七千元。其著者有广东北海煤矿、湖北官纺纱局、上海之源昌碾米厂（祝大椿）、江苏海州之临洪油饼厂（沈云沛）、天津硝皮厂等。〖125〗

〖1〗参见：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250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南海自编年谱》34页。

〖2〗《康南海自编年谱》37页。

〖3〗《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29—39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383页。

〖5〗《中外旧约章汇编》733—737页。

〖6〗《中外旧约章汇编》738—740页；又载《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

〖7〗《中外旧约章汇编》697—698页。

〖8〗美国于19世纪末战胜西班牙，占菲律宾为殖民地。

〖9〗唐才常《湘报序》，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533页。

〖10〗《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3页，将此处断句为“臣等查原奏所称，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

〖11〗《杰士上书汇录》卷一。是书呈总理衙门日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为正月初八日，《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为正月七日。而总理衙门呈光绪帝时间为二月十九日，故附于此日。《戊戌奏稿》题为《应诏统筹全局折》，现据《杰士上书汇录》更正。

〖12〗《戊戌变法档案史料》7—8页。

〖13〗成书折及条陈均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一，然《俄彼得变政

记》未见，坊间亦无流传。《俄彼得变政记》及成书折系于二月二十日呈总理衙门（即总理衙门递上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之次日），《为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以保疆土而存国祚折》系二月二十七日呈总理衙门。

〖14〗《中外旧约章汇编》741—742页、754—755页。

〖15〗《中外旧约章汇编》745页。由于英国之反对，第三条后改为“法国当与其他国家同样有对该项职务推荐一位候选人的权利”。（《近代中外关系史》75页）

〖16〗折、片系于三月二十日呈总理衙门，均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一，折前有总理衙门代奏折。按《日本变政考》戊戌年曾进呈两次，此为第一次进呈。今存故宫博物院之《日本变政考》为第二次进呈本，第一次进呈本今尚未见。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399—405页。

〖18〗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407—412页；《康南海自编年谱》40页。

〖19〗《光绪朝朱批奏折》三十二辑561页。又潘片上奏时间，康有为记为四月初七日，误。查翁同龢日记、以及梁启超是时致夏曾佑函、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等，皆记为闰三月十二日。（汤志钧《戊戌变法史》321页）

〖20〗《梁启超年谱长编》110页。《康南海自编年谱》亦记：“上曰：‘会为保国，岂不甚善！’然虑西后见之，特抽出此片。”（见该书40页）

〖21〗《康南海自编年谱》40页。

〖22〗合同签订日期，《中外旧约章汇编》作三月二十日，公历1898年4月14日，然三月二十日实当公历4月10日，待考。

〖23〗《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24〗《抱冰室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

〖25〗《劝学篇·设学》。

〖26〗孔祥吉称之为“第二次公车上书”，见《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五章，一节；林克光称为“戊戌年第二次公车上书”，见《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三章三节。

〖27〗《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194—202页。

〖28〗《孔子改制考》，载姜义华编《康有为全集》三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9〗《樊锥集》11—12页。

〖30〗《湘报》二十四号。

〖31〗《中外旧约章汇编》764—766页。

〖32〗《经元善集》226—232页。

〖33〗《康南海自编年谱》40页。

〖34〗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331页，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35〗张謇之日记记，张于前一日晚在翁之书斋看到翁所拟变法谕旨。翁日记亦记此事。

〖36〗二甲人数，《德宗实录》记为一百四十六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为一百五十人，何者为是，待考。现暂从实录。又本科进士总人数，《光绪朝东华录》总4096页记为三百四十八人，较实录、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均多，待考。

〖37〗《康南海自编年谱》41—44页。

〖38〗《康南海自编年谱》44页。

〖39〗《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5页。

〖40〗严复之译此书，脱稿甚早，并在友朋中间流传，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有陕西味经售书处之重刊本，然非正式出版者；光绪

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之《国闻汇编》第二册又予刊载。正式出版则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见《严复集》之说明；及汤志钧《戊戌变法史》224 页。

〖41〗《直报》德人汉纳根所办。

〖42〗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二，即《戊戌奏稿》之《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然《戊戌奏稿》有窜改。

〖43〗《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32—335 页。

〖4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6 页。

〖45〗《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 770—772 页。

〖46〗《梁启超年谱长编》114—116 页。

〖47〗康有为记云："又令卓如草一折，交宋芝栋（即宋伯鲁）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试策论矣。"（《康南海自编年谱》45 页）又梁启超致夏穗卿书亦云："南海、菊生（张元济）召见，力言科举事，既退出，即飞告仆，令作请废八股折，宋侍御言之。"（《梁启超年谱长编》122 页）

〖48〗《戊戌变法档案史科》215—216 页。

〖49〗《康南海自编年谱》44—45 页。

〖50〗《戊戌政变记》。

〖51〗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二，《戊戌奏稿》中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两者文字略有不同。

〖52〗《戊戌变法档案史科》446—447 页。

〖53〗其折为康有为代拟，《康南海自编年谱》41 页。

〖5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48—450 页。

〖55〗《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14—16 页。

〖56〗《中外旧约章汇编》782 页。

〖5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 573 页。

〖58〗《光绪朝东华录》总4108—4109页。

〖59〗《近代史资料》1955年4期29—30页。

〖60〗《光绪朝东华录》总4116—4121页。

〖61〗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62〗《中外旧约章汇编》786页。

〖63〗载《杰士上书汇录》；又载《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题《条陈商务折》但作六月十五日上，两者文字稍有不同。

〖64〗各部院官员之签注载《光绪朝朱批奏折》三十二辑。

〖65〗《杰士上书汇录》卷二。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51—453页收入此折、片，但日期作六月二十二日，与其后孙家鼐之折系于同一日，恐有误。因孙折内云："本月十六日康有为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令将筹办官报事宜，与孙家鼐说。"是康折之上至迟当在十六日以前。

〖66〗《湖南巡抚余廉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02页。

〖67〗《戊戌变法档案史料》7—8页。

〖68〗《戊戌变法档案史料》9—11页。

〖69〗均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三，惟《杰士上书汇录》作七月二日，有误。光绪之万寿庆典为六月二十六日，是二书当于此前上。

〖7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36—638页。

〖71〗《杰士上书汇录》卷三。

〖72〗《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72页。

〖73〗《杰士上书汇录》卷三。

〖74〗《康南海自编年谱》53页。

〖75〗《杰士上书汇录》卷三。

〖76〗《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91—392页。

〖77〗《康南海自编年谱》55页。

〖78〗孙家鼐折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99页。

〖79〗《康南海自编年谱》57—58页。

〖80〗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342页，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康南海自编年谱》56页。又，苏继祖记其事在二十八日，而据实录、起居注，光绪帝赴颐和园在二十九日而非二十八日。

〖81〗密诏载赵炳麟《赵柏岩集·光绪大事汇鉴·卷九》。光绪交密诏时间，据光绪朝早事档及起居注，光绪于七月二十日召见杨锐，密诏当于是时付杨。

〖82〗《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44页。

〖83〗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549页，袁世凯《戊戌日记》。

〖84〗毕永年《诡谋直纪》，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6—27页。

〖85〗杨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1页。

〖86〗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谓杨崇伊“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亲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临朝，袖疏付奕劻转达颐和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476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谓“戊戌八月，荣禄嗾杨崇伊，请太后复出听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11页。

〖87〗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实》，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1期。

〖88〗《游清纪语》原载是年十一月《台湾日日新报》，转引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

〖89〗《戊戌日记》。据康有为所记，则谓袁答云：“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

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康南海自编年谱》59 页）据毕永年记：“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恹恹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按夜说袁世凯虽由谭嗣同出面，然谭并不甚赞成如此办法。毕永年又记谭谈话云：“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均见毕永年《诡谋直纪》）

〖9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 476 页，《崇陵传信录》。

〖9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 345 页，《清廷戊戌朝变记》。

〖92〗《戊戌日记》。袁后来之幕僚张一麐记是日之召见曰：“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詗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

〖93〗袁世凯告密过程，疑点甚多，其具体情节今尚难以周知。姑录袁世凯之日记以见其概要。据袁自记：是日请训后，即赴车站。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适有客来访，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六日）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即杨崇伊）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见《戊戌日记》。

〖94〗转引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18 页。

〖95〗《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5 页。

〖96〗《崇陵传信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 476 页。

〖97〗见高燮曾、杨崇伊、黄桂鋆、贻谷等折，载《戊戌变法档案

史料》466－469页。

〖98〗《翁同龢日记》五册2904页。

〖99〗“宿”别本又有作“止”者。

〖100〗“两昆仑”所指何人，历来争论甚多。梁启超以为系康有为与大刀王五，然若“昆仑”系借“昆仑奴”而言，则康有为不类；谭训聪以为系仆人胡里臣、罗升；有以为指大刀王五与通臂猿胡七者；亦有以为指师中吉与大刀王五者。待考。

〖101〗本段所引谭嗣同语，均见《谭嗣同全集》。

〖102〗邹鲁《邹容略传》，载《中国国民党史稿》。

〖103〗《康南海自编年谱》62页。

〖104〗杨深秀之被杀，康梁均记因其于政变后上疏抗辩、请撤帘归政而遇祸。然今清宫档案无杨此疏之记载，康梁之说不确。然杨确有不满慈禧太后专权之言论，其被杀即缘于此。参见孔祥吉《杨深秀考论》，载《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10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册552页、576－578页。

〖106〗《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829－833页。

〖107〗张謇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日记记：“介汪笃甫、王寿芸，恳新宁（刘坤一为湖南新宁人——编者）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六卷432、414页）《张謇年谱》又记：“为新宁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赦康、梁，示宫（宫）庭之本无疑贰，此南皮（张之洞）所不能言。刘于疏尾自加二语：‘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肃昔论刘为好幕才，章奏语恰到好处（此处原文为“到恰好”，疑为印刷错误——编者），盖信。”（《张謇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张謇全集》六卷）。

〖108〗《国闻备乘》卷三《刘张优劣》。

〖109〗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载《近代稗海》一辑6页；又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刘张优劣》亦记载此事。按记述刘坤一反对废立者尚多，综合各种资料，刘似既致电荣禄，又上疏朝廷。

〖110〗《刘坤一遗集》三册1415页。

〖111〗《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1—482页。

〖112〗《窦纳乐致沙侯电》，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册549页。

〖113〗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11页。

〖114〗关于起义时间，有九月十一日与十二日两种说法，待考。

〖115〗《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8—489页。

〖116〗《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42—445页。

〖117〗《清末海军史料》134页、172页。

〖118〗《光绪朝东华录》总4265—4267页。

〖119〗系以日人之名义所办之月刊。

〖120〗二刊各有所本，《清议报》当为梁启超所存副本，而《亚东时报》应为唐才常所存。参见：《戊戌变法史》258—266页；《谭嗣同全集·编者的话·三》。

〖121〗《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26—327页。

〖122〗见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邓华熙、刘坤一等之奏折，载《光绪朝东华录》总4328—4335页。

〖123〗《光绪朝东华录》总4297页。

〖124〗《刘坤一遗集》三册1088页。

〖12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五六

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公元 1899 年

正月初八日（2 月 17 日）

1 再次宣谕光绪帝患病并公布脉案。

谕曰：上年夏秋之交，朕躬违和，至今尚未痊愈。著将太医院脉案，按五日一次，由军机处发给直隶总督裕禄阅看，并著裕禄随时钞咨各省督抚一体阅看。

先是，刘坤一曾于上年九月二十六日致函荣禄，略谓：天下皆知圣躬康复，而医案照常，通传外间，转滋疑义。可否奏请停止此项医案，明降谕旨，声明病已痊愈，精神尚未复元。〖1〗实系示以不信光绪帝有病。及坤一阅脉案后，又奏：详审两次脉案，诚如太医院臣所言，必须静养调理。伏愿皇上稍释忧勤，珍卫眠食，以期勿药痊愈。〖2〗奏上，清廷再发谕旨解释云：朕躬仍日进汤剂，总未大安。且身软气弱，有时眩晕，不耐久于坐立，每日召见臣工，尚觉

勉强。

十一日（2月20日）

2 从裕禄奏，定湖北枪炮厂造小口径毛瑟枪，上海江南机器局造曼利枪，北洋机器局造子药兼快炮。三局分工，以便制造。

二十二日（3月3日）

3 从御史余诚格奏，自开江苏通州之天生港为通商口岸。

二十五日（3月6日）

4 命将上年主讲南学会之湖南学者皮锡瑞自江西驱逐回籍，由地方官严加管束。其罪名为：与梁启超、熊希龄等宣讲平权民主之说，明目张胆，侮乱纲常。

二月初三日（3月14日）

5 谕将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以署江宁将军毓贤为山东巡抚。其时山东自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为多事之省，民教矛盾日烈，张汝梅虽亦奉命弹压，然其内心实厌洋教而同情反教之民众，故实行难以得力。

初四日（3月15日）

6 总理衙门奏定地方官与各国传教士往来事宜五条。其中规定：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倘主教有事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之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

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3〗

初九日（3月20日）

7 谕命于京师举办保甲，派载澜等会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办理。

十一日（3月22日）

8 康有为自日本登轮赴加拿大。先是，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至日本，梁启超已先至，两人欲效秦廷之哭，争取日本联合英、美干涉，令慈禧太后归政，未得日本政府答允。至是，日本政府反而应清廷之要求，命康有为出境，不得已，康乃离日。

十二日（3月23日）

9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准，以裁时务学堂之经费设立求实书院。

十八日（3月29日）

10 德军占领日照县城并拘禁日照新任知县。

上年九月日照教案发生后，德人极力扩大事态，德主教安治泰且请驻青岛之德军占领日照及沂州府。德驻青岛总督叶世克乃一面报德政府批准，一面派人往沂州侦察。二月十六日，德军少尉韩耐曼等三人行至兰山县韩家村时，与当地民众发生纠纷，德人开枪伤人。至是，德军分两路，一路大队占日照，一路小队赴韩家村，烧毁民房三百余间。此后德军在日照城乡恣意横行，随意打人、杀人及拘禁村民。

事件发生之后，清廷电谕山东巡抚张汝梅速派登州镇总兵夏辛酉带队赴沂州，一以弹压民众，一以监视防范德军。寻又电张汝梅及新任山东巡抚毓贤，命派夏辛酉率队前往。

又电谕毓贤，德军占日照事，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又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4〗

十九日（3月30日）

11 军机大臣、大学士荣禄奏准刊刻颁发“钦命节制北洋各军武卫全军翼长关防”。至是荣禄所统北洋各军正式定名武卫军。

先是上年十月，荣禄即奏请将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所部四军联为一军；并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驻南苑内。所难者仅一中军。荣禄乃从各地抽调将领，募选士兵，成此中军，由荣禄直接统率。五月二十日，荣禄奏，武卫中军编练成军，共万人，分为二十七营，至此武卫军左右前后中五军均告成军。

武卫军成军后，清廷继续增强其军力。寻定再练一军，驻扎淮徐一带，拟以此军力扼冲要，南北兼顾，无事则勤加训练，有事则为大枝游击之师。即以刚毅此次江南之行（见四月十二日记事）所得之一百二十万两充作淮徐练兵之用。先曾谕命广西提督苏元春为统将，该军仍归入北洋，听荣禄节制，以期与武卫诸军联成一气。后以广西边防紧要，伏莽亦未净尽，命苏元春毋庸前往江南，仍回广西督率各营。

二十七日（4月7日）

12 汉阳铁厂与日本制铁所签订购大冶铁矿石合同，此为日本财阀势力侵入汉冶萍公司〖5〗之始。

三月初三日（4月12日）

13 四川总督奎俊奏，闹教首领余栋臣携家眷投降，暂安置提督周万顺营内；其同党蒋赞臣单身来投，无人具保，拟发成都府牢固监禁。奉谕：蒋赞臣究系投诚之人，未便永远监禁，著交省城防营察看钤束，毋任滋生事端。余栋臣至清亡后方被释放。

余栋臣反教案，后以赔款银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两议结。

初八日（4月17日）

14 召见前北洋海军将领叶祖珪、萨镇冰。时清廷有恢复甲午战争中覆没之海军之议，因有此举。召见后，命开复前北洋海军副将叶祖珪甲午年之革职处分，并赏加提督衔；副将衔补用参将萨镇冰赏加总兵衔。又命已购到之海容、海筹、海琛三舰，未到之海天、海圻及鱼雷等艇，并旧有之通济各船，派叶祖珪为统领，萨镇冰为帮统领，仍归北洋节制。命即选择朴实勇敢、熟习驾驶之员，督同认真操练，以为整顿海军始基。

初九日（4月18日）

15 孙毓汶卒。

孙毓汶（1833—1899），山东济宁人，咸丰六年（1856）

进士。光绪初为侍郎，甲申年（1884）以与法战失利，慈禧罢奕訢等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孙毓汶为军机大臣，孙之权势自此日重。甲午年（1894）日本以朝鲜事发难，孙毓汶不惜对抗主战之光绪帝，而力主避战。战不胜，又力主求和。《马关条约》签，舆论不直之，乃自请开缺理病，获准。至是卒，谥曰“文恪”。

十四日（4月23日）

16 清廷确定大规模修治山东境内黄河办法。先是，派李鸿章赴山东考察，归后复命廷臣会议办法。至是，定拨银二百万两。由山东巡抚毓贤督办。

十九日（4月28日）

17 英俄以换文形式达成协议：长城以北为俄国修建铁路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修建铁路范围。实即划长城以北为俄之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之势力范围。

二十一日（4月30日）

18 新任山东巡抚毓贤奏，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近年情形如此，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

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6〗

19 是月，山东茌平拳会反教会起事，其为首者为朱红灯等人。朱红灯，山东泗水人，略懂医道。二十四年（1898年）往长清县大李庄行医，同时在当地习拳，继乃设场练拳，成为拳首。因与当地民团冲突，乃率拳众至茌平一带活动。拳会先后烧梁庄等多处教堂。另平原、恩县、冠县、东昌、曹州等地义和拳亦迅速发展。

四月初九日（5月18日）

20 许景澄、张翼与英德银行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规定：向德华银行、汇丰银行及汇丰所约之怡和洋行代中英公司借款七百四十万英镑，年息五厘，五十年还清，以津镇铁路之南段作保。该路北段所有建造、行车一切事宜，由德华银行经理，南段由中英公司经理。借款未还清之前，所有造路行车事宜，均由德华银行及中英公司经理，但铁路收入扣除经营费用及付息还本款等之外，盈余应归中国国家。该合同于四月十三日奉旨允准。

十二日（5月21日）

21 命刚毅前往江南一带查办事件。刚毅此行，欲考察各省财政税收，为荣禄新组之武卫军筹饷。甲午战后，财政困难，不足以供中央之军队，罗掘为艰，因之清廷于刚毅之南下甚为重视，多次发布上谕，命刚毅逐一彻底清查各省厘金，其现在究有实数若干，清查之后，可增出若干，务详细具奏。

十四日（5月23日）

22 张謇所创办之大生纱厂试生产成功。张謇之办是厂，困难重重，艰辛历尽。其最难者，为资金之乏。绅商不知纱厂之利，又不知张謇可否成功，因而应其邀集股投资者甚少。张謇自记，其筹办纱厂数年之生计，皆赖其在书院之月俸百金，未支厂一钱；全厂上下内外数十人，除洋工师外，一切俸给食用开支，未满万金耳。〖7〗张謇在沪、在京，曾数度身无食资，而以状元之尊，卖字以充食资旅费。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纱厂始兴工。本年三月二十九日试车成功，至是乃投产。然此时资金已耗尽，开工后需棉日多，周转维艰，至“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若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8〗。幸而其时机纱涨价，销售顺利，至九月，纱厂以售值日起，展转买棉供纺，得不停辍。久之，获巨大成功。而张謇以纱厂为始，于南通等地创办工厂十余家，创办学校多所，又办南通博物苑、图书馆等社会公益事业，于国家贡献卓著，且以状元而入实业，开通风气，于士人之影响甚大。

十六日（5月25日）

23 德军撤出日照，然临行又掳当地绅士五人以为人质。至下月十八日，教案将结时，德军方释放人质。

十九日（5月28日）

24 赏洋员傅兰雅宝星。

傅兰雅，英国传教士，咸丰十一年（1861）来华，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与中国科学家合作从事科技书籍之翻译，

任职二十八年之久。为来华传教士中译西方科技书最多之人。主编《西国近事汇编》；又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书室（书店），编辑《格致汇编》。与主张革新之中国士大夫往还颇多，对维新思潮之兴起亦有相当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赴美国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二十二日（5月31日）

25 御史潘庆澜奏，福建厦门设立保商局，保护出洋回籍华商，请饬海疆各省一律推广。奏上，谕云：通商以来，沿海各省，多有华民出洋贸易。其随时回籍者，自应由官设法保护。著南北洋大臣暨沿海各督抚体察情形，查照福建保商局章程，遴选公正绅董，妥筹办理。如有关津留难、官吏苛索各情弊，一经查实，即著从严究办。

二十四日（6月2日）

26 谕曰：近来各省督抚多有请铸银圆者，然各省设局太多，分两成色难免参差，不便民用。广东、湖北两省铸造银圆在先，各省如需用银圆，均著归并两省代为铸造，毋庸另筹设局。然至六月初三日又以裕禄奏，准直隶天津、江宁、吉林三省之局可仍旧铸造。

二十八日（6月6日）

27 谕命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将各省关税厘金盐课，详加查核。如何杜塞漏卮，裨益饷项，总期朝廷不加取于民，而国用藉资挹注，以维大局而济时艰，至各部院堂官，如有洞悉各省情形，实在可资整顿者，不妨各据所见，用备采择。此谕与刚毅之南下配合，意在裁汰陋规，

剔除中饱，归于朝廷。

28 是月，拒意大利租借浙江三门湾之要求。

意大利为列强中之后起者，其时各列强在中国划分范围，并强租沿海港湾，意大利因亦欲染指。本年正月，意大利即要求租三门湾为海军基地，并称将派舰队来华，清廷未允。至四月初，意舰队果来华，游弋淞、沪间，有强行占据三门湾之意。清廷坚不允租，并命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筹战守，又命浙江巡抚刘树堂，倘若意军竟登陆强占，即当奋力合击。刘坤一并曾与浙抚电商战略，以南洋只木壳兵轮数艘，势难争雄海上，均主陆防，以守为战，则敌难久持。〖9〗意大利见恫吓无效，而其实力亦有限，乃宣布放弃其租三门湾之要求。

五月初一日（6 月 8 日）

29 以端郡王载漪训练虎神营著有成效，命交宗人府从优议叙。

十九日（6 月 26 日）

30 毓贤与德国议结日照教案，中国向德方赔款七万七千八百二十两。

二十一日（6 月 28 日）

31 谕命刚毅赴江南查核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历年收支底册，除股商官利外，所有盈余之款，均著酌定成数，提充公用，毋任承办各员稍有侵蚀，以杜积弊而裕饷源。

寻，刚毅奏，盛宣怀办理招商局、电报局尚属得法，

所积盈余，已供添船添线及南北洋学堂之用。如再遇余利加多年份，仍照二成之数加捐。奉旨“如所请行”。

事后，刚毅奏报南下筹饷之收获：在宁所筹各项得银六十一万余两；在苏清赋约得银、米各二十万，合银约六十万两。两处共得银约一百二十万两。又声称其所以取之者，厘金也，关税及盐务盈余也，清查捏荒也，裁并局所也，皆不外乎杜中饱，节糜费。又请命各省整顿厘金、酌提各关关税及盐课盈余，裁并局所。得旨允行。〖10〗

二十七日（7月4日）

32 袁世凯密奏防范山东冲突之办法：曰慎选守令，曰讲求约章，曰遴员驻胶。

二十九日（7月6日）

33 直隶总督裕禄奏报，北洋水师已初具规模。自德国订购之海容、海筹、海琛三快船及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雷艇均已先后接收；自英订购之海天、海圻两快船亦将到津。合之旧有飞鹰、飞霆两雷艇及通济、复济两练船。共十三船。然其实力实较甲午战前之北洋海军远逊也。

34 命东南各省督抚试办房捐以增岁入。

35 是月，山东高密民众与德国修筑胶济铁路之工人发生纠纷，德军出兵，先后残杀民众二十余人，又占高密县城。至次月始退。

六月初四日（7月11日）

36 命各省整顿税收，充实国库。

谕云：近来时事多艰，饷需不继，中外诸臣正宜殚竭血诚，力图报称。乃各省经征关税、厘金、盐课之员，积习相沿，工于舞弊，止知有身家，不知有君国。各该将军督抚亦或瞻徇情面，意存隐饰，坐视国家之急，漠然无所动于中。似此情形，言之殊堪痛恨。其各直省将军督抚著各就地方情形，切实考较，责成司道监督及局员等，将现在收数，无论为公为私，凡取诸商民者，一并和盘托出，一俟彻底查清，即由该管将军督抚详细勾稽，悉心综核，究竟裁去陋规中饱之数若干，酌量提归公用之数若干，勒限三个月拟定章程，专案奏报。此外尚有虽非陋规中饱，而利不在国，亦不尽在商，如徐桐所奏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开平矿务局，近年获利不赀，而盈余利息，如何酌提归公，未经议及。著责成办理轮船电线事务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督饬在事官商人等，迅将经管各项近年收支数目，亦限三个月，分晰开具清单，酌定余利归公章程，专案奏明，请旨定夺；并著北洋大臣裕禄将开平矿务局查明实在情形，督饬承办之员，一体办理。其漠河金矿，提充饷项成案，最为核实，惟近来收数日绌，应饬认真整顿。直隶新开金矿，收效甚速，其充饷章程，亦应一并议及。

初十日（7月17日）

37 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盛铎奏，留日学生甚众，请专设监督。

十三日（7月20日）

38 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其初名为“保商会”，

嗣以有人建言，保皇方能保商，故更名曰“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康有为为会长，梁启超、徐勤为副会长。是会以宣传变法维新，扶助光绪帝复位为宗旨。初设总公司于澳门《知新报》社及横滨《清议报》社，继改为澳门及香港。凡入会者交会费二元，所捐之款作为公司股份，参加分红。又允诺，凡为救皇上出力之人，均可获奖赏。华侨多支持维新改革，故参加保皇会者甚多。保皇会盛时，其分支机构遍布五大洲，会员近百万人。

二十三日（7月30日）

39 总理衙门与矿务铁路总局奏定《增订矿务章程》。此章程改正前次《矿务铁路章程》若干偏失之处。要者为：其一，嗣后各该商请办矿地，只准各指定某县之一处，不准兼指数处，及混指全府全县。其二，前次定章，华洋合办者一切权柄操自华商，以归自主。嗣后华洋股本均令各居其半方准开办，以免偏倚。仍由华商出为领办。若洋商不由华商领办径行请办者，概不准行。其三，嗣后华商应办矿务，必俟查无窒碍，业经批准，始准招集洋股，订立合同，再将该合同呈送，听候核准开办。若先行合伙而后呈请者，概行驳斥。其四，自批准之日起，以十个月为期，无论有无事故，若逾期不办，即将批准之案查销。由地方官查明，另招他商承办。余仍照前次奏定章程办理。〖11〗

七月初九日（8月14日）

40 山东大刀会首领刘赞虞率众由山东进入直隶大名府

开州活动。至十三日，进入直隶之大刀会与清军激战，会首刘赞虞中伏被擒。嗣为直隶总督裕禄下令处死。

二十四日（8月29日）

41 刚毅江南之筹款使命完成，清廷又命刚毅自江南赴广东筹款。

寻刚毅奏报在粤筹款情形，计每年在厘务局筹银八十五万多两，善后局筹银四十余万两，在盐务筹银二十余万两，各衙门节省及报效共十五万余两。统计筹出常年库平纹银一百六十万八千五百两。奏上，命自光绪二十五年十月起，一律专款专储，听候部拨。

又电奏，拟将广东厘金官督商办，由七十二行商人承办。谓承办商人情愿每年认缴洋银四百万两，较官办每年可增一百余万两。允之。

二十五日（8月30日）

42 裕禄奏报自英订购之海天、海圻两快船来华，业已验收完竣。谕命认真训练。

二十七日（9月1日）

43 命各省讲求农工商，并命出洋学生习学工商。

谕称：自命各省设农工商局后，各省不过就各该省向设局所内附入农工商名目，总未得有切实办法。各省官绅，亦无首先创办之人。似此意存敷衍，无怪乎风气不开，各项利源益形窒塞也。该将军督抚身任地方，于此等分内应办之事，何得相率观望。著即懔遵叠次谕旨，物色人材，无论官绅，如能有详订章程，确中事理，或筹集巨资，购

置一切应用器具者，即行奏明在省设局试办，以为各省之倡。毋得徒托空谈。

又谕：向来出洋学生，除习学水陆武备外，大抵专意言语文字，其余各种学问，均未能涉及。即如农工商及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肄习，以备回华传授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细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

寻总理衙门奏章程六条：一、饬出使大臣令出洋学生各肄专门之业。二、曰选译农工商矿各书，使人易晓。三、饬疆臣宽筹出洋学生经费。四、出使随员亦可令肄习各学。五、学成回国分派各省农工商等艺学堂，以开风气。六、业成回国，得有文凭者，甄别优绌委用，予以官职。奏上，奉旨：依议行。

44 是月，梁启超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其招收之学生有横滨之大同学校毕业生、国内时务学堂学生之亡命日本者等。梁启超自任校长，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林圭、李炳寰等均为此校学生。

八月初二日（9月6日）

45 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政府照会英国及法、俄、德、意、日等国，称：“任何国家在中国任何部分有排他性的权利，或控制权，有如去年各协定中所规定者，美国政府固然决不承认，但美国政府不能不忧虑，在现时情况下与中国缔约各国间实

有发生纠纷的可能，而这种纠纷势必危害中美间条约所保障的美国权利。美国政府切望美国公民的利益不因任何强国在其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之排他性待遇而受损害，并希望为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公开市场，消灭国际磨擦的危险根源。并望由此而促成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行动，以赞助为巩固满清帝国政府及维持中国完整所急需之行政改革。现时似乎是一个良好时机，由美国向英国政府表达，希望英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并协助美国向其他在华要求‘势力范围’之列强取得同样宣告，宣言内称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承认下列原则：第一，各国对于其在中国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之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干涉。第二，中国现行的约定关税率，对于运往在前述‘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除非是‘自由港’之所有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应适用，其税款概归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各国在其‘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他国船舶，不得课以高于该国船舶之港口税，并在其‘范围’内所建筑、控制或经营的铁路上运输属于他国公民或臣民的货物通过此种‘范围’时，所收运费不得较高于本国国民运输同样货物所收之运费。”〖12〗

“门户开放”为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之原则之一。其时在远东，美与英、日渐联合，而与俄、德、法抗衡。又各列强均已划得势力范围，而美国系后起之列强，又以与西班牙之战争缠身，未在中国划有势力范围，因此政策符合美之利益。然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与已划得势力范围之各国利益有冲突，故英、德、法、日、俄诸列强稍后虽表示同意门户开放原则，然均有所保留，亦即握有其势力

范围不愿放弃。

初七日（9月11日）

46 与韩国订立《和好通商条约》，双方互派“秉权大臣”及领事。

九月初七日（10月11日）

47 山东拳首朱红灯率义和拳与官府发生冲突。

先是，八月十三日，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拳民李长水等与教民发生冲突。据时任平原县令之蒋楷记：拳民李长水、杨传文等，抢教民李金榜家。金榜家小康，被抢净尽。又谓李长水信朱红灯特甚。〖13〗十八日，蒋楷命捕役前来，捕去六名拳民。李长水脱逃，并前往茌平县求援于朱红灯。九月初五日，朱红灯应李长水之邀，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州县之义和拳二三百人来杠子李庄为拳民助威，同时又有别处之拳众来助。

至是，蒋楷率县中勇役数十人往杠子李庄弹压义和拳，被拳民击退。蒋楷记述其时冲突之情形云：朱红灯戴大红帽，著红裤，头目各执两红旗、枪刀之属，以红布为饰。盖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以别于它卦。其初出，向东南叩头，其令以鼓。其党有和尚、有道士。其队以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退轮进。其人皆外来，其中多游勇，故娴于战事。蒋楷之勇役寡不敌众，遂退。

蒋楷虽弹压拳民，然其评论民教冲突云：教民多无赖，其所谓会长，又无赖之尤。平日倚势欺凌平民，以为莫我敢校，而不知积怨且久，一遇激煽，如水之奔壑，火之燎

原也。〖14〗

初八日（10月12日）

48 命沿海各省保护回国贸易之海外华民，并命出使大臣保护旅居海外华民。

十四日（10月18日）

49 朱红灯率义和团在森罗殿与官军交战。该战为义和团初期在山东之重要事件。

九月初七日冲突后，朱红灯率众转至距平原县城十余里之森罗殿，而平原县令蒋楷败后亦迅即禀请山东巡抚毓贤派兵弹压。毓贤得报，乃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与管带亲军营补用知府袁世敦（袁世凯族弟）带马队两哨及少数卫队前来弹压。十三日晨，袁世敦率队先发，卢昌诒与蒋楷继之。傍晚，至拳民李长水家，闻朱红灯已移据森罗殿。森罗殿背马颊河，去平原县城与恩县城各十数里。夜半，马探回，言为朱红灯所得，且转述朱红灯之言曰："若再相逼，自失颜面，勿怨我！"至十四日晨，亲兵马队只二十人，统领袁世敦率之，与亲兵步队一营前进。移时，卢昌诒与蒋楷亦出城。行七八里，闻枪声，旋见创卒踉跄来，曰："战矣！"问："何战之遽也？"曰："我亦不知战之遽也，故创。"正诧愕间，拳会以二三倍之众来扑，狂驱颠突，不惧死亡，若中邪者。官军伤十余人，亡三人；后哨失其门旗一。哨官欲逃，统领袁世敦拔刀出鞘，曰："汝逃，先斩汝！"清军乃分为五圆阵与义和拳相持，而催县属之马步队往助。袁世敦复策马至小马庄，曰："今

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复何面目见人乎？”官军乃稍感奋。有拳会之道士间道来攻，斩之。清军猛进，拳党力拒，其头目各执两红旗旋绕胸前，勇猛无比，有中数枪弹始仆者。适庞庄恩县之清军马队，闻警回援，两路夹攻，拳众始渡马颊河狂奔。清军马队穷追，至四散乃已。计获大旗一面，大炮二尊，抬枪十余杆，刀矛各以百计。义和拳被杀者二十七人，中有头目三，其一即朱红灯之弟也。〖15〗

事发后，有数位官员弹劾毓贤等人“办理不善，酿成巨案”，清廷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革职，毓贤传旨申斥。

【考异】森罗殿之战，为义和团初期之重要战斗。有关义和团之史书，多谓此次冲突为“森罗殿大捷”，并云此战极大推动义和团在山东之发展。其根据实不充分。此次冲突之情形，当以亲历其事之蒋楷之记述较为准确，此次冲突官军先失利，而后官军增援者来，遂挽回颓势。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较为失利者实为拳众（《义和团史事考》61—64页）。

二十一日（10月25日）

50 四川总督奎俊奏准派道员一名、提督一名赴日考察学制兵制。

二十四日（10月28日）

51 驻日公使李盛铎奏报，康有为由加拿大至日本，日政府不准登岸。清廷接报，乃命李盛铎、刘坤一等设法捕

拿。又命驻英使臣罗丰禄等驻外使臣侦探康有为踪迹。稍后，以康有为自日本赴香港，清廷又命两广总督谭钟麟等严密查拿。

寻于十一月十八日，又通谕天下臣民勿信康有为、梁启超之煽动，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即使难以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一体从优给赏。

二十九日（11月2日）

52 从户部奏，谕命四川筹办盐斤加厘，以增税收。

53 夏秋之际，义和拳始入京津活动。

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

54 清廷与法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上年三月，清廷已允诺将广州湾租与法国。至是，乃由钦差勘界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方签约。条约规定：中国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作为停船趸煤之所，定期九十九年。九十九年内所租之地，全归法国一国管辖，以免两国争执。在租界之内，法国可筑炮台，驻扎兵丁，并设保护武备各法。又规定：中国允准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之处建造铁路、旱电线等事。〖16〗

十六日（11月18日）

55 清廷谋提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以补不敷。按通商税则之规定，凡进口货物，应核作时价，照值百抽五例征税。而其时金贵银贱，进口货物关税实已不及百分之五。

盛宣怀因于是日奏，谓应将进出口货物税则，照时价另行核估。又谓近来外国烟酒药料器皿等物，在中国销路甚广，不尽各国官商自用，应征税。奏上，奉谕：各国关税，如照现在时价核估，所增税项，实为筹款大宗。著派盛宣怀、聂缉槼会同赫德查照条约，迅速筹议。然增加进口税之事，却不似刚毅之搜括顺利，因彼时列强有关税协定权，中国关税不能自行决定故也。故此项举动并未达其目的。

十七日（11月19日）

56 盛宣怀奏请电报公司拟添设德律风（即电话）。允之。

十九日（11月21日）

57 命各省督抚抵御外侮。谕云：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17〗其时因列强反对废黜光绪帝，致清廷

与列强一再龃龉，而山东之义和拳起事，适加剧之。复有意大利欲强租三门湾，中国不允，意方以军威恫吓。故有此上谕。

58 谕曰：自上月以来，意大利兵舰多艘，游弋烟台等处，殊为叵测，东海边防，尤应及时筹备。著袁世凯酌拨所部各营，选派得力将官统带，操演行军队，先赴德州，迤逦而前，绕往沂州一带地方，相机屯扎，随时操练，藉可就近防范。

59 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在山东茌平被捕。及至二十一日，义和拳另一首领心诚和尚在高唐州杨庄被捕，与朱红灯一道解送济南。

60 江标卒。

江标（1860—1899），字建霞，江苏省元和县（今属苏州市）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旋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任湖南学政，以开通风气、推广新学为己任，湘省士习之变及新政之成就，江标与有功焉。二十三年（1897），任满离湘。光绪帝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江标正欲抱病入京佐办新政，不意政变忽作，遭革职永不叙用之处分。此后病势日沉，卒年仅三十九岁。

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6 日）

61 山东巡抚毓贤上奏，辩其办理教案未偏袒拳民。

先是，十月二十六日上谕谓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至是，毓贤乃奏，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

鱼肉良懦，凌轹乡邻。睚眦之嫌，辄寻报复。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地方官或照单拘拿惩责，百姓遂多不服。结怨既久，仇衅愈深，外匪乘机构煽，以报怨复仇为名，因以闹教生事。〖18〗

62 命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拟撤换毓贤。

初五日（12月7日）

63 准总理衙门奏，中国加入荷兰保和会公约。先是，世界有二十六国开会于荷兰，发起者为俄国。中国与会者为出使俄、奥匈大臣杨儒。其保和会议于荷兰设国际法庭，遇有争端，若两造皆愿，可申请国际法庭公断。又将原行于陆战之国际红十字会条约扩及于水战。经总理衙门议后，清廷决定加入此约。〖19〗

初十日（12月12日）

64 命廖寿恒毋庸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刑部尚书赵舒翘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一日（12月13日）

65 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与墨西哥签订《和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互派公使、领事驻扎彼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另涉及两国人民贸易、往来、法律诉讼等条款。是约与中国以往与西方列强所签之条约不同，无明显损害中国主权之条款。

十七日(12月19日)

66 命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

二十二日(12月24日)

67 毓贤离山东巡抚任前,下令处死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

朱红灯,山东泗水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往长清县大李庄行医,同时习拳。不久设场练拳,渐为拳首。嗣因与当地民团冲突,乃率众至茌平一带活动,势力渐大。先反教会,继与官府冲突。义与另一拳首心诚和尚联络,互为声援以抗教会。义和团本无统一之组织,而朱红灯则为早期义和团最有影响之人物。

二十四日(12月26日)

68 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抵济南接任,所统带之武卫右军亦带往山东。

清廷命袁世凯任职山东,本为弹压义和团,然此时朝中于对待义和团之意见颇不一致,诏旨亦常自相矛盾。缘慈禧太后等欲废光绪帝,事为列强反对,清廷因于是日又命袁世凯于民教纠纷应"持平办理"。上谕云:有人奏,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一折。所奏语多中肯。其推原民教情形,亦确切近日情事。著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总之,操纵之妙在乎平时,地方官果为众情所服,遇事自不难化大为小,化有为无。〖20〗

寻再命袁世凯于民教之事,除非不得已,方可示以兵

威。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时袁世凯到山东任，立即发布查禁义和团告示。按袁之本意，欲立即镇压义和团，甚且不惜大规模动用武力，然以有不准孟浪之多次上谕，袁未敢操切从事。

69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因病开缺。孙家鼐请开缺之疏凡三上，至此方允，并命赏食双俸。实则孙家鼐欲以此避光绪帝被废之事也。

二十五日（12月27日）

70 以户部尚书王文韶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八日（12月30日）

71 山东平阴县基督教英国牧师卜克斯在由泰安返平阴县教堂途中，路经肥城张家店，为村民孟洸汶、吴方城、吴经明杀死。官军马队救援未及。至次年二月十五日（1900年3月15日），袁世凯奏报英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之处置办法，孟洸汶、吴方城处死（时孟洸汶业已被处死），吴经明监禁。

十二月初一日（1900年1月1日）

72 谕曰：现在朕躬尚未痊愈，所有年内暨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是谕实为慈禧太后等再次制造光绪帝病重之舆论。

初二日（1月2日）

73 山东高密民众聚众抗阻德国修筑胶济铁路，且持续甚久。寻，袁世凯电奏，山东高密百姓聚众阻德人修路，已至两旬。奏上，谕命袁迅速相度情形办理，但无挟非用兵不可之见，致失国家固结民心本意。此次事件持续三月之久。

初三日（1月3日）

74 因有人奏劾袁世凯对义和团一意主剿，再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应相机设法，慎之又慎。〖21〗

十一日（1月11日）

75 谕命各省持平办理教案：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各省督抚，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22〗

十三日（1月13日）

76 袁世凯就山东之民教纠纷提出“治标、治本”两层办法。其折云：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民

教调和，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臣已出示，剀切晓谕。申明传习西教，本为国家约许，教民虽习西国之教，犹是中国之民。教不得倚势陵民，陵民者许控；民不得藉端闹教，闹者按律究治。又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毋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藉案需索。并选择简明条约，刊刻颁发，令地方各官讲习遵守，知所依据。复面告各国洋教士等，知会各堂，谨守教规，断不准违背约章，横生枝节。务使良民晓然于教民陵人，有官长以为之伸理；教民晓然于恃教之不足陵人，虽教士亦莫能袒护。庶几教知守法，民无蓄怨，而积久当渐可相安矣。所谓治标者何？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除匪类，化导愚氓。臣已委派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驰赴匪徒滋扰之区，督同各营及各守令等，分别良莠，谆切劝谕，设法解散。并选派公正绅士，分头开导。一面悬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23〗

此后袁世凯即以此办法在山东行压迫义和团之政策，山东之义和团乃渐次平息。

二十二日（1月22日）

77 命江西按察使陈泽霖任淮徐一带练兵之事。命其召募壮勇十营训练，作为武卫先锋右军，仍归荣禄节制。

寻又命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召募壮勇十营，赴江北驻扎，作为武卫先锋左军，仍归荣禄节制。

二十四日（1月24日）

78 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称“大阿哥”。谕称朕“气体违和”、“总未康复”，因此仰遵慈

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明年正月初一日大高殿、奉先殿、寿皇殿三处即由大阿哥代行礼。又谕：大阿哥正当典学之年，嗣后大内著在弘德殿读书，驻跸西苑著在万善殿读书。〖24〗又派崇绮充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

时人记云：戊戌政变后，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奕劻，请以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乃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召各公使夫人饮，甚欢，遂欲立溥儁。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25〗

密谋废光绪帝者，有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同治帝皇后之父）、礼部尚书启秀诸人。先是，徐桐、崇绮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奏稿，先请太后一阅。慈禧太后谕曰：尔等须先同荣禄商定。是时荣禄总统董福祥、马玉崑、张春发、聂士成、袁世凯五军，势最大。二人往见荣禄，口称奉太后旨意，以此稿示之。荣禄接稿，甫阅折由，即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毕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荣禄之入，乃寻幕僚樊增祥议如何答覆。及出，曰：适才未看明何事，今请一看，复接稿阅数行，急卷而纳诸炉中，以铜箸拨之，焰腾起。口中呼曰："我不敢看哪。"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曰：我知太

后不愿作此事。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禄曰：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二人怏怏而去。荣禄即见太后，痛哭碰头言："各国皆称皇上为明主，非臣等口辩所能解释。倘行此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数十年，完全名誉，各国尊仰。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倘招起大变，奴才死不足惜。所心痛者，我的圣明皇太后耳。"言毕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太后惧而意回，劝令勿哭，另作计划。于是改命新皇帝溥儁暂届为大阿哥。〖26〗

对于慈禧太后图谋废黜光绪帝之举，各方反应甚为强烈，清廷内部意见亦甚为歧异，两江总督刘坤一坚决反对，另有一些官员消极抵制。列强亦多反对。

张謇记云：闻太后立端王子溥儁为上子，兼祧穆庙，明正内禅，改元普庆，人心惶惶。新宁（刘坤一）奏国事乞退疏，有"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语，近代仅见。〖27〗

左右荣禄之意向者，除刘坤一外，尚有将赴两广总督任之李鸿章。据其时接近荣禄之陈夔龙记：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薰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禄从速办理，此已亥冬间事也。荣禄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适李鸿章外任粤督，行有日矣，来辞荣禄，见荣禄容貌清癯，遂曰："何忧之深也？"荣禄曰："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住，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而我受恩至渥，责备亦最严，近数日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以教我？"因密语非常之变，恐在目前，李鸿章听未终，即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

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公闻之，悚然若失。翌日以李鸿章之语密奏，幸回天聪。闻某相国某上公颇拟藉端建不世之勋，某上公并手拟一稿，开编公然有废立字样，荣公急诃止之，上公意颇怏怏，是诚不知是何肺肠已。〖28〗

二十五日（1月25日）

79 兴中会于香港创刊《中国日报》，由陈少白任社长。该报系清末革命派初期之主要报刊。初时言论较为谨慎，庚子（1900）事变起后渐趋激烈，宣传排满、民权，主建立共和国。同盟会成立后，该报遂为同盟会之报纸，改由冯自由负责。

二十六日（1月26日）

80 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名人章炳麟、唐才常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签名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废黜光绪皇帝。上海工商界亦集会抗议，甚至倡议罢市；其他各省各界亦多有抗议者。一时社会之反响甚大。清廷下令逮捕经元善，然经以先得盛宣怀密电告警，逃往澳门避难。次年正月初九日，清廷曾命盛宣怀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否则惟盛宣怀是问。正月十二日，复谕将经元善即行革职，又命浙江巡抚将经元善家产查抄。后经元善在澳门被拘，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方得释放。〖29〗

81 十一、十二两月，义和团在直隶迅速发展。

82 是年，发现甲骨文。

甲骨文为殷商时代刻于龟甲兽骨上之文字，多为占卜吉凶之卜辞及有关之记事文字，为盘庚迁殷至纣亡二百余年间之遗物，内含丰富之古史资料。甲骨原为乡民自地中掘得，不知其珍，乃售于药铺以为中药材。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病，所服中药中有一味名曰“龙骨”，王氏检视药物时，见龙骨之上有类于金文之文字，惊讶不已。王精于金石，知为古物，立遣人至药店收购，得甲骨甚多。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王懿荣殉难，所藏千余片甲骨为《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购得，刘复用心搜求，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选其所藏甲骨千余片，编印为《铁云藏龟》，此后甲骨文乃渐为世人所知。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罗振玉方访得甲骨之出土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即古殷代之都。至今发掘所得之甲骨已达约十万片。〖30〗甲骨文之发现及研究，于中国先秦尤其殷商时代历史之研究影响至巨，且由此诞生专门之甲骨学。有历史学家将甲骨之发现及甲骨学之诞生称为二十世纪历史学之重大事件之一。〖31〗

83 北方黄河流域之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皆旱，重者不能播种，致收成无望。陕西之灾尤重，据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奏报，自春至秋，有四十余县受旱、雹、霜、水、虫等灾。〖32〗

84 国人创办之机器厂矿锐减，仅十一家，资本额一百九十一万元，尚不及上年之半。其著者有浙江萧山之通惠公纱厂、天津织呢厂。惟张謇之大生纱厂于是年开工。〖33〗

85 年底，汪康年、唐才常、丁惠康等组织正气会于上海。

正气会以救亡图存，忠君爱国为宗旨。实则欲联合革命、维新二党以谋中国之进步。其宣言云："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会章云："本会以正气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涣散，正气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创此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34〗先是，戊戌政变后，唐才常抵日本，先后与康有为、孙中山相见，拟联络会党，于内地组织起义，其宗旨亦兼采孙、康，因有正气会之组织。〖35〗正气会成立后不久，更名曰自立会。唐才常以组织起义为己任，联络会党，发行"富有票"，凡入自立会者，给票为证。又称其军为自立军，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七军。以武汉为中心，拟安徽大通、安庆、湖南常德、湖北新堤同时起义。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册 635 页。

〖2〗《刘坤一遗集》三册 1112 页。

〖3〗《光绪朝东华录》总 4327 页。

〖4〗《义和团档案史料》22 页。

〖5〗是时汉冶萍公司尚未成立，正式成立乃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

〖6〗《义和团档案史料》24 页。

〖7〗《张謇全集》六卷 860 页。

〖8〗《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转引自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

〖9〗刘坤一覆总署电，《刘坤一遗集》三册 1422 页。

〖10〗《光绪朝东华录》总 4401—4403 页。

〖11〗《光绪朝东华录》总 4401 页。

〖1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辑 449—451 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55 页，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56 页，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58—359 页。

〖16〗《中外旧约章汇编》929—930 页。

〖17〗《义和团档案史料》37—38 页。

〖18〗《义和团档案史料》38—40 页。

〖19〗《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四十、一四一。

〖20〗《义和团档案史料》44 页。

〖21〗《义和团档案史料》47 页。

〖22〗《义和团档案史料》56 页。

〖23〗《义和团档案史料》56—60 页。

〖24〗按《光绪朝东华录》此句为“驻跸西苑著在南殿读书”。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11 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26〗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见《近代稗海》一辑 6—8 页。赵

炳麟亦记：“（崇）绮为密摺，欲请废立，荣禄知之，造绮问焉，绮曰：此一篇霍光传也。禄曰：此事行，我辈祸且不测。索摺观而碎之，遂已。”（《赵柏岩集·光绪大事汇鉴》卷九）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谓立大阿哥系出自荣禄之计，其记荣禄之建言云：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同治帝），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费书载《戊戌变法》一册）然以大阿哥立后荣禄与奕劻均受载漪排挤之事推断，似非出于荣禄之谋。且王照、赵炳麟均为知其中隐秘之机会较多之人，所记似较费行简为可信。

〖27〗《张謇全集》六卷 860 页。《清史稿·列传·刘坤一》亦记：“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册 479 页，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文中“某相国”当指刚毅；某上公当指徐桐。又陈夔龙谓此事系“余事后亲闻之公者，爰书之于简端”。

〖29〗《经元善集》309—310 页。

〖30〗甲骨之发现，尚有光绪二十四年说，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2—3 页。

〖31〗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98 年 6 期。

〖32〗《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50—656 页。

〖33〗《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 页及有关部分。

〖34〗《自立会史料集》2—3 页。

〖35〗正气会之组织，史学界向以为系唐才常所创，近胡珠生撰文，考证该会系丁惠康（丁惠康，故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与其时之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吴葆初号为“四公子”）所创，所据乃

为既与丁氏为好友，又与唐才常素稔之宋恕之日记、书信等。如己亥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1月30日）宋恕与人书云："丁中丞之公子字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开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载《历史研究》1984年6期）然桑兵撰文《论中国议会》谓唐才常仍应为正气会之创始人。（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2期）

清通鉴　卷二五七

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公元1900年

正月初六日（2月5日）

1 命醇亲王载沣在内廷行走。

十二日（2月11日）

2 命两广总督李鸿章掘毁康有为、梁启超本籍祖坟。三日后，又悬赏十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不论生死。不愿领银者可破格升官。又命各省督抚严禁民人购阅康梁所办之报章。

二十日（2月19日）

3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奏请严禁义和拳。

略云：山东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初尚仅与教民为难，渐且扰害良善。绑人勒赎之案，层见叠出。近已波及直隶南境深、景一带。东省教堂林立，于交

涉之事，甚有关系，尤应先事防维。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剴切晓谕，解散胁从，并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1〗奏上，命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严禁义和拳，谕谓：民教同为编氓，凡遇词讼案件，该地方官务当秉公审断，但分曲直，不分民教，不得稍有偏倚。

4 是月，义和团始公开在天津设坛练拳。

据时人记述，天津义和团练法术时，向东南方三揖，合目默念咒语，或八字，或十六字，或数十字不等。念毕，即仰面僵卧，移时陡然起立，其形如狂，手舞足蹈，喘气如牛。其同练者，问何人下山，则答以黄三太、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济颠、达摩老祖等名目。其语音似戏场道白者，用手拍其头顶，即豁然而醒。官府弛于禁令，查办不严，故学是术者，日形其夥。〖2〗

此后天津之义和团日增，其著名之首领，有曹福田、张德成等。曹、张皆系由直隶进入天津者。又有女子之义和团，名曰“红灯照”。

5 山东黄河凌汛决口，淹滨州、惠民、阳信、沾化、利津等县。

二月十四日（3 月 14 日）

6 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毓贤为山西巡抚。

三月初七日（4 月 6 日）

7 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照会清廷，要求镇压义和团。

先是，二月初二日，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公使及法国驻华代办曾访总理衙门，要求严厉取缔义和团与大刀会，并要求将禁止义和团之上谕在《京报》上公开刊登。二月初七日，总理衙门答覆，拒绝刊该上谕于《京报》。

至是，四国又照会清廷，略谓：请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3〗至十三日，英美法俄四国舰队于大沽海面示威，并声言：中国政府若于两月以内不能镇抚，则各国联合以兵力伐之。〖4〗此后各国为义和团事与清廷之冲突日益升级。

8 袁世凯奏请将山东旧有之兵汰弱留强，重新编练二十营。寻得旨允行，并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嗣后该军练成，有步队十六营，炮队两营，马队两营。

十八日（4月17日）

9 发布劝喻乡民谕旨。谕云：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但恐其间良莠不齐，或藉端与教民为难。不知朝廷一视同仁，本无畛域。该民人等所当仰体此意，无得怀私逞忿，致启衅端，自干咎戾。著各该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剴切晓谕，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庶无负谆谆告诫之意。〖5〗

寻，又命直隶总督裕禄于民教冲突应持平办理，毋稍偏徇。谕云：民教皆朝廷赤子，食毛践土，自应彼此永远相安。遇有两造争执之案，止论是非，不分民教，务在持平办理，毋稍偏徇。即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

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6〗

10是月，京师出现公开活动之义和团。

据是月底进京之学者唐晏记述：至京，则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权势之大家亦有为之者，且闻端邸（即端郡王载漪）为之倡首。又闻某处设有拳坛，其坛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或有供鸿钧道人者。又未几，则沿街多贴有告白，仿佛希腊神话。时廷议方禁止习拳，告示皇皇，以拳为厉禁。然凡有告示处，则后必有义和拳之告白粘于其后，一若互相诘难者也。〖7〗

京师之义和团与天津者不同，其人数虽亦众多，然组织较为分散，不似天津之团组织严密，亦无确切记载之首领。常三五十人各为一坛。后载漪、庄亲王载勋等王公府第亦设义和团之坛口，而王公自为首领。

至四月十一日，清廷以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命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8〗然此后义和团在京之势力仍继续扩大。

11是春，山东之义和团渐次平息。

据山东巡抚袁世凯奏称：臣于上年十一月杪抵任之初，正值拳会猖獗之际。当即遴派道府各员，督饬牧令绅耆，分投解劝，转饬各庄长、团长，防范稽查。复分拨营队，扼要屯扎，弹压梭巡。并钦遵谕旨，剴切示禁。其著名凶

悍，迭滋事案者，购缉惩办。一两月间，拳党悉散，地方安堵。迭饬司道委员分驰查访，据先后禀覆，各处拳厂，均已撤闭。间有积年惯匪，及无业游勇土棍等，纠合数十人，亦托名义和拳会，乘隙抢掠，均经立即捕治。近数月来，大率敛迹。〖9〗

四月初三日（5月1日）

12 因御史郑炳麟之奏请，命直隶总督裕禄、山东巡抚袁世凯筹议，可否将义和团改编为团练，以期因势利导，化私为公。

裕禄率先覆奏，反对将义和团改为团练，略谓：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托之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诱惑乡愚，拜师传徒，立场设坛，聚而演习。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说之人，穿凿附会，荒诞不经。并知各处民教，多因雀鼠之讼，口角之争，积有嫌怨，故假以仇教为名，使其言易于动听。甚至遍写无名揭帖，捏造谣言。此等教拳匪徒，经地方官获案讯验，并无真实本领。所传率系十余幼童，闭目跳舞，状若痴颠，所演拳棒，毫无门路。究之，信从者概系乡间愚蠢之人，稍明事理者不为也。似此无知愚氓，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而公正有为之绅士，亦断不肯出为倡导。且拳会方以仇教为名，屡与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恃众生事，外人益有所藉口。然裕禄亦谓：至民教不和，亦实由于习教者率多莠民，往往藉洋人

为护符，欺压乡里，以致人心积忿不平。正本清源之计，尤要在遇有民教争执之案，该地方官持平审断，只论是非，不分民教。〖10〗

山东巡抚袁世凯覆奏，力主严禁义和团。其折云：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本无伎俩，屡战辄败，安足以备大敌？夫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资以御侮者，亦断无行劫拒捕而可目为良民者。勿论是会是团，以邪术掺杂其间，必酿巨患。无论为公为私，以莠民干预其事，必长乱萌。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11〗

十四日（5月12日）

13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发生义和拳民与教民之大规模冲突。

先一日，直隶涞水县义和拳民集中高洛村，该村多天主教民，且曾与非信教之民人冲突，拳民之来也，乃欲攻击该村之教民。至本日，乃发生激烈冲突。

高洛村有南北二村，冲突之地为南高洛村。是役教民死伤二三十人。

时县令祝芾恰在其地，其禀直隶总督及道、州上宪文云：十四日早，风闻县属北高洛村，聚集拳匪，有与教民滋事情事。正在会营弹压间，即据南高洛村教民禀同前由，卑职立即前往。该拳匪不服劝解，妄言抗拒。卑职正在为难间，忽见大队拳匪源源而来，将卑职围困，势甚汹涌。

经卑职设法开导，尔时拳匪约有千余人，掳去教民二名，因事关重大，当回署将前情驰禀宪台迅速派兵来县。讵该拳匪于是日夜，即将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烧约四五十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二三十口，是教民，抑是拳匪，无从确查，亦无人认尸报案。〖12〗

事发，直隶总督裕禄先后派道员张莲芬、分统杨福同率兵前往弹压。

十九日（5月17日）

14 法国主教樊国樑致函总理衙门，谓保定一带拳匪蠢动，日甚一日。逃难来京就食之教民人等，男女已占满堂院。要求镇压义和团。〖13〗

二日后，樊国樑又致函法国驻华公使毕盛，要求派兵保护教堂教士。其函略谓：局势已日益严峻、危险。仅北京即有难民约四百人，其中既有男人，亦有妇女及儿童。此等难民均已由我等教堂及慈善堂之修女予以收容。现北京附近已遍及义和拳，有包围北京之势，且日益逼近京城，其主要之目的乃为消灭欧洲人，而此目标现时已清楚显现出来，并书于义和拳之旗帜之上。北京之义和拳之同谋者正翘首以待之，其始将攻教堂，而终将攻击各国使馆。末云：鉴于此，应请公使先生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前来北堂〖14〗，保护我等之生命及我等所有财产物品。〖15〗

毕盛接樊国樑之函后，即转时任列强驻华首席公使之西班牙公使葛络干，葛络干乃将此函在各公使中传阅。

二十二日（5月20日）

15 列强驻京公使团会议如何对待义和团。英、美、俄、法、德、意、奥、西、葡、比、日十一国使节出席。会上法国公使谓宜调兵入北京，然英国公使未予同意，且以为“下几天大雨，以结束长期持续不断的干旱（这个干旱大大助长了农村地区的动乱），同中国政府或各国政府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相比，将更有利于恢复平静”。各公使最终议定联合递交一份照会予总理衙门，要求采取镇压义和拳之特别措施。〖16〗

次日，驻京各国外交公使团照会清廷，要求镇压义和团。

照会由外交团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一、凡参与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印刷或散发威胁外国人之揭帖者，均予逮捕。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宇或场所之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三、凡负有责任采取镇压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惩罚。四、凡企图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17〗

二十四日（5月22日）

16 直隶涞水义和团埋伏击毙练军分统、副将杨福同。

据直隶总督裕禄向总理衙门报告：本月十五日，闻涞

水之高洛村、定兴之仓巨村拳匪滋事，伤毙教民，焚烧房屋，当派道员张莲芬、练军分统杨福同带领兵队前往查办，旋在高洛拿获拳民二十名。复又闻石亭地方有匪徒设立拳厂之事。二十三日，分统杨福同前往劝解查禁，该匪抗拒，当经拿获二名，余众解散。二十四日又散而复聚，杨福同带队七十人复往劝导，讵该匪等均聚村外，于杨福同甫抵村外，匪众数百人突起围住，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连扎致伤堕马，旋即殒命。〖18〗

涞水县令祝芾向裕禄之禀报云：是日卯刻，杨分统率马队三十名当先驰往，步队四十名在后相随；不料马队甫近石亭，该匪等即由陈家庄以南，率众持械呐喊扑来。马队以该处沟道纵横，不便驰骤，均各下马，分统意在开导解散，犹不肯遽令开枪。乃匪势愈聚愈多，约二三千人，悉由沟内蜂拥突出。迨分统下令开枪，匪众已四面逼集，分统坐马被伤，惊厥而堕，群匪刀矛齐下；分统已身受重伤，因见随身弁勇砍毙两人，余众皆伤，不肯听劝上马，复奋起手刃数匪，力竭身亡。卑职当经查点人数，计弁勇战殁者两名，受伤不致死者五名，马步各队尚无伤亡。〖19〗

此次义和团杀毙者为清军副将，故于朝野之震动甚大。

17 清廷于一日之内发两道关于义和拳及民教冲突之谕旨。

其一，命查拿拳众之时不得勒索良民。谕称：前因直隶地方拳教相哄，迭经谕令该督派员分别弹压解散。乃闻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以致闾里骚然，良民

不能安堵。似此情形，必致酿成事变。著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倘或任意株连，藉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20〗

其二，从御史许祐身奏，命总理衙门与各国商，勿使教士偏袒教民。谕云：据称，教士偏护教民，挟制州县，民受教民之侮，相率仇教，恐酿巨患。约章所载，教民犯法，本非教士所能干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各国使臣，剖析利害，申明旧约，妥定章程。务使民教彼此相安，以弭衅端而杜乱萌。〖21〗

时，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又奏请保护使馆教堂，究办拳会。先是，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于四月十七日约见总理衙门之翻译官道员联芳，告以中国现在如不赶紧设法严禁拳匪，各国政府以为中国自己不能管辖其民，势必派兵来京，自行保护。奕劻因奏云：伏查义和拳会，始自山东，渐及直境。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等处，屡有焚毁教堂，伤毙教民之事。近日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迭据各国使臣持送该匪揭帖，来臣衙门声请究办。京城使馆林立，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拳会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并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一并筹议，迅速办理，庶足以靖人心而弭外患。〖22〗越二日，旨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直隶总督一并妥议具奏。

然是时清廷内部意见不一，未有禁止义和团之决心。其主剿义和团以安抚外人者，为奕劻为首之总理衙门，而最有权势之荣禄虽亦主剿团，然不敢公然与慈禧太后立异。地方督抚中，主张剿团、勿与列强开衅者居多，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均如此。主抚团以驱逐外人者，为载漪、徐桐、刚毅诸人，慈禧太后操纵其间，一时主意未决，清廷之政策因之举棋不定，甚有朝令而夕改者。在此情形之下，山东义和团虽因袁世凯之压迫而暂告沉寂，直隶之义和团则迅速发展。而列强迫清廷镇压义和团亦益急，形势日趋紧张。

二十六日（5月24日）

18 实授李鸿章为两广总督。

二十八日（5月26日）

19 甘肃敦煌道士王圆箓于清理敦煌石窟洞室时发现古代经卷文物。此后敦煌珍宝逐渐面世。

二十九日（5月27日）

20 义和团占领涿州城。义和团焚毁京津铁路各车站，乘势占据涿州。一时黄巾红带之人，遍及城厢内外，其数达三万人，声言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由是城墙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如将有大敌者然。涿州牧知不能敌，遂绝食以待自毙。〖23〗自是日起，至五月初二日（5月29日），义和团以涿州为中心，毁卢沟桥至保定铁路线上南至高碑店北至琉璃河之一百余里铁路，并焚毁

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丰台等处车站。此处铁路、车站皆为新修成者。

21 是月，义和团于天津各处遍贴匿名揭帖，有云："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24〗

五月初一日（5 月 28 日）

22 北京至保定电报、铁路均告中断。据电报局五月初一日禀文称："四月二十九日夜三点钟，职局接长辛店电称：义和拳匪子是日午后在琉璃河、涿州一带拆毁铁道、电线，焚烧道木、电杆约有十余里。故自京至保定电报已经阻隔。"又禀："正发禀间，接长辛店禀称：今日天明五点钟后，拳匪至长辛店，几数千人。铁路均被拆毁，车站、料场一概焚烧，电线亦被截断。刻大队已趋卢沟桥。"〖25〗

至初三日，清廷命聂士成派兵保护卢保、津卢铁路、电线。

23 义和团于北京张贴告白，其文云："中原各省集市

村庄人等知悉：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自示之后，晓谕村庄人等，无论尔等谁庄，如有教民，急速驱逐，自逞（？）将教堂及（乃）伊等房屋，俱各延烧毋留。谁若招留，抗违隐匿信主之人，吾等到处一例问罪，用火焚化，以致掣肘。尤恐不谕而诛，吾等不忍无故干受其累，勿违特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一日　义和拳具”〖26〗

24 晚，驻华各国公使再次集会，议定调卫队来京保护各国使馆。在举行会议前，法国公使已发出电报调法国军队。外交团首席公使之西班牙公使，被授权会议后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通知总理衙门，谓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27〗至初四日，英俄日法美意六国军队三百余人自津入京，进入使馆。初五日，德军五十名入京。初六日，再有奥匈帝国军队三十余名入京。

与派兵进京同时，列强自四月底即陆续增兵于大沽口外，至本月初六日，列强之军舰已达二十四艘，计俄国九艘、英德日各三艘、法美意各二艘。〖28〗

初二日（5 月 29 日）

25 谕令弹压义和团，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次日，再谕：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其有随

声附和并无滋扰实迹者，亦应剴切晓谕，立即解散，毋任再启衅端。〖29〗

初三日（5月30日）

26 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折请招抚义和团。略谓：民教不和，由来已久。各国传教之人，虽有天主、耶稣之别，究其命意，要不外劝人为善。无如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倘不审其致此之由，与寻常会匪一律严办，势必迫而成匪，民气必致大伤，不可不慎。又谓：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特拳民以灭洋为名，洋人视如仇雠，我若收而用之，彼必谓为不然。然各国练兵，所以自卫，例非他国所能干预。且约束不令生事，于和局固无妨碍也。〖30〗

初四日（5月31日）

27 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请速剿义和团。至本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亦致电清廷，力主镇压义和团。刘之电文云：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痛剿

一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31〗

初七日（6月3日）

28 命荣禄弹压近畿义和团，但不得孟浪从事。谕云：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并有拆毁铁路等事。叠次谕令，派队前往保护弹压。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32〗

是日，复有御史许祐身奏劾涞水知县祝芾，谓其既不能消患未形，迨事起仓猝，又复张大其词，遽请调兵，总恿杨福同诱杀十余人，以致匪徒反噬，身被戕害。奏上，命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并要求裕禄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至带兵员弁，亦当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命荣禄严饬在事各营一体遵照。〖33〗

初八日（6月4日）

29 义和团毁北京附近之黄村车站，并与清军聂士成部激战。

据直隶总督裕禄奏报：初八寅刻，突有义和团持械至黄村车站放火，聂士成军左路后营管带张继良率兵两哨弹压劝阻，义和团民等不服，并率众抗拒，官军上前捕击，因义和团人数众多，官军被围。交战结果，官军败绩，伤亡八十余名，余部逃至廊坊。计团民烧毁车站一所，旱桥一座，电杆数十根。〖34〗

次日，聂士成军奉命前往保护卢汉铁路，先命义和团

散去，义和团不从，且以枪弹相向，双方遂发生激战。是役杀义和团达四百余人。聂士成随即遭严旨申斥。〖35〗

30 天津义和团于北洋大书院附近之泥城门上，张贴揭帖，略云：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众家兄弟休害怕，北京今有十万兵，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36〗

初九日（6月5日）

31 派军机大臣赵舒翘、新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宣布晓谕义和团民，劝其一齐解散，各安生业。〖37〗次日，慈禧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劝散”义和团。

时人记云：朝廷命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驰至涿州，相机办理。刚毅以赵与己志趣不同，恐致决裂，言于朝，愿自请行，准之。乃亟驰往，则赵与何已先在，召义和团首入见，谕以朝廷德意，不得暴动，而团首以聂功亭军门尝痛剿其党，衔之刺骨，答言须将军门斥革，始可从命，否则当与一战。赵以军门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致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可遽言斥退，何乃莹亦以其言为然，不从所请。刚毅既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复讨论，坚持己意。其时何已为刚所惑，亦力翻前议，唯唯从命。赵以刚势出己上，且审此系内廷意，与辩无益，乃微笑言，既二公意议相同，谅非无见，仆不才，当先回京复命。刚颔之，赵乃回京，含糊覆奏，刚则与团首密商一切。〖38〗

另一记载云：太后闻拳民逼近畿，遣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府尹何乃莹，先后出京观衅。乃莹受刚毅指驰抵涿州，传集团中渠魁言："尔等义民，当努力自爱，毋伤害百姓。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拳民皆抚掌大笑而散。舒翘因刚毅荐得入军机，不敢与之立异。刚毅还朝，密陈拳民志在拒敌，非叛逆可比。今已俯首受约，不如因而用之，太后默然。〖39〗

初十日（6月6日）

32 义和团毁落垡车站，京津铁路中断，电信亦中断。

十四日（6月10日）

33 英将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匈联军二千余人由津赴京。

前日，英国驻天津领事致电英国公使窦纳乐，谓"义和拳已经到达杨村（离天津大约二十多里），而且正在焚毁该处的铁路桥梁；同时，被派去保护铁路的聂士成提督的部队正撤回他们在天津以东的芦台营地"。窦纳乐以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它意味着：总理衙门声言可以信赖的惟一的部队，已经放弃了保卫北京的企图"。是时，驻津各国领事先后得其政府可采取军事行动之许可，于是各领事会议，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准备进兵北京。

十三日晚，窦纳乐闻讯，称"慈禧太后在召见大臣时公开表示她希望把外国人逐出京城，同时董福祥的部队只等待发动总进攻的命令"，乃急电驻大沽之英海军中将西摩云："局势极为严重。如果不立即进军北京，便太迟了。"〖40〗

西摩接电立即行动，其联军于是日晨在塘沽登陆，乘火车至天津，在津抢到火车，分批乘火车赴北京，边行车边修复为义和团破坏之铁路。其至津时，直隶总督裕禄与各国驻津领事商，欲阻洋兵入京，未果。

34 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那桐，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又命礼部尚书廖寿恒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次日又谕，端郡王载漪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但总理衙门遇有紧要事件，须随时与载漪会商。慈禧太后此举，系因原总理衙门官员反对招抚义和团，反对与列强开战，故以载漪掌外交大权。

十五日（6月11日）

35 董福祥部甘军杀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

甘肃提督董福祥所部，于本日入永定门，其时各国使馆因见事急，已由天津檄调洋兵进京保护。是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乘车出城迎视，与董军相遇于途，被杀。〖41〗

越二日，颁谕曰：十五日永定门外有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被匪徒戕害之事，闻之实深惋惜。著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务获凶犯，尽法惩治。〖42〗然据时人记，杉山彬被杀事件之后，事闻太后，太后乃召董（福祥）责之，且欲派员查办，以掩耳目。董力辩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太后默然良久，思事已如此，虽尽斩甘军何益，乃复以却敌大任委之。董至端王府，载漪抚其背，并伸拇指赞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43〗

36 西摩联军行至廊坊，遭义和团围攻，双方展开激战。据西摩致英国海军部电报云："下午，我们在廊坊铁路附近发现大批义和拳，并发生了战斗。他们已逃窜，丢下二十五具尸体。"〖44〗此后西摩联军连续遭义和团袭击。虽团民伤亡甚多，但西摩联军亦无法前往北京，且陷于孤立状态。联军攻陷大沽后，清军亦参与对西摩联军之战斗，西摩联军将有全军覆没之危，故决定自杨村退回天津，且被迫舍陆路而走水路。至天津西沽，偷袭夺取中国军械火药局，随即为中国军队围困，在天津联军接应下逃脱。据西摩致英国海军部电报，自天津出发至退回天津，西摩联军共死六十二人，伤二百二十八人。〖45〗

十六日（6月12日）

37 义和团始烧京师之教堂及教民住宅。北京形势更趋紧张。次日，驻守北京使馆之外国士兵开始射杀过往之义和团民，义和团乃焚烧教堂及洋楼以为报复。

十七日（6月13日）

38 谕曰：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师地面。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刻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为要义。至派出各营，务宜严申纪律，不准藉端滋扰，以清奸宄而安良善。〖46〗

39 命裕禄等阻止各国军队进京。谕称：现在近畿一带，土匪滋事，办理方形棘手。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

驻扎。倘再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著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47〗

40 以京津电杆被拆，电信中断，消息不灵，令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迅派妥员，逐段修复。其电杆未经复设以前，所有津沽近日情形及外来消息，即按段添设马拨，逐日知照军机处，以期呼应灵通。〖48〗

十八日（6月14日）

41 因京津局势紧张，东南各督抚始相联络以谋对策，居间联络者乃居上海之盛宣怀。是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有致盛宣怀电云：机变甚速，祸在眉睫，敝处数切电北洋，并电约湖广（即张之洞）会奏，请速明谕痛剿，未知诸公于意云何。

山东巡抚袁世凯是日亦致电盛宣怀，求互相联络：津京洋兵现已有八千上下，闻仍有万人续到，大局不堪设想，望随时教我。岘、香两帅有何善策？〖49〗盛宣怀此前已电刘坤一、张之洞，议奏请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以弹压直隶地方。

十九日（6月15日）

42 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天主教堂，并焚烧其他教堂。时人记云：义和团于西历六月十三号即五月十七之后三日，将东西南天主教堂三座悉行焚毁，北堂（即西什库教堂）与各使馆相去程途，约行一点钟可达，然不通消息者，共

行两阅月之久。在北堂被围者，计法水师兵三十人，意水师兵十人，法教士十三人，女教士二十人，华教民三千二百人。〖50〗进攻西什库教堂，为义和团在京之主要战斗之一，然义和团武器窳劣，且不谙近代战法，其战斗力有限，故直至八国联军入北京，仍未能攻克。

43 命李鸿章迅速赴京，两广总督以广东巡抚德寿兼署。

命袁世凯酌带所部队伍迅速赴京，如胶澳地方紧要，袁世凯不克分身，亦须拣派得力将领统带赴京。〖51〗

44 刘坤一、张之洞联衔致电总理衙门，请即速剿办义和团。电文谓：拳匪势甚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宣布劝谕，该匪未必遽散，散亦难保不复聚；即或遵谕解散，外人以西人及教民伤亡甚多，我未办匪，遽行了结，群相诘问，我将何辞以对？况就目下局势观之，断难就抚，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或可转危为安。昨赫德电亦谓大局若无速转机，各国定并力大举，危亡即在旦夕等语。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机变甚速，间不容发。请代奏。〖52〗

同日直隶总督裕禄亦奏：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事关全局安危，断不敢轻于一试，致令衅自我开，不可收拾。察探各国领事之意，如中国肯于剿办拳匪，诸事尚可和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藉。裕禄于附片中又请朝廷明降谕旨，在京各国使馆及洋

人住居处所，多派得力将弁兵丁，加意保护。〖53〗

45 中旬，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

时人记云：有义和团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随处设立拳厂坛场，触目皆是。向仅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既则一街三四坛，或五六坛矣。其设坛一事，初惟义和团为之，既则身家殷实者亦然。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54〗另有人记：五六月间，京师义和团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记。〖55〗

二十日（6月16日）

46 慈禧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筹议对待义和团及列强方略，此乃第一次御前会议。

据曾参加此会之恽毓鼎记述：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56〗，室中跪满，后至者乃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枢臣刚毅则出京察看拳民未归。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待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语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所，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

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挥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辨。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銮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动摇矣。"太后力辩并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57〗

47 贝勒载濂上奏，请派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

将义和团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58〗

48 御前会议后，颁旨：著责成刚毅、董福祥，将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59〗

49 又谕：提督马玉崑即日统率所部马步各队，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至要。〖60〗

50 义和团民烧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火竟上冲四散，南烧至小齐家胡同，西至观音寺街，东至前门大街，北至西河沿西月墙，东西荷包巷，正阳门外城楼，而悬门隳下，烧及双扉，火又飞入城，烧东交民巷西口太升酒楼一家而止；屈曲而烧，使其店址靡有孑遗。自巳时燃火至酉时火熄，计烧一千余户。京师之精华，凡珠宝、玉器、金店、炉房尽为回禄收去矣。〖61〗

次日，北京城内城外钱铺银号因各炉房被焚，来源既竭，尽行关闭，人心愈觉惶恐。各行买卖无论生意大小，俱闭门暂停交易，菜肉糖果各市亦皆罢市。各街巷行人愁眉苦脸，叹气嗳声。〖62〗

时署顺天府尹之陈夔龙记：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

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63〗

二十一日（6月17日）

51 各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自义和团进入京津，俄、日、英、法、德、美、意、奥匈各国联军即陆续集于大沽口外，但未立即发动大规模进攻。至五月十四日，京津间电报中断，大沽口外联军与各国驻京公使之联系随之断绝。五月十八日，大沽口外联军与向北京进军中之西摩联军之联系又告中断。于是联军急谋发动大规模进攻。五月二十日夜，俄军军官巴赫麦季耶夫中尉代表俄、英、德、法、意、奥匈、日本〖64〗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在午夜两时前让出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遭中国守将罗荣光拒绝。〖65〗

是日零时五十分，联军发动进攻，清军奋勇抵抗，坚持六小时之久，炮台终于陷落。据法国人佛甫爱加来和施米依记：是役也，联军之在陆路丧失者，计有死者三十三人，伤者一百零三人，在兵舰中丧失者，计有一百十九人；其中俄军伤亡最多，死者十九人，伤者七十人，约已去百分之二十八矣。〖66〗中方则阵亡九十人，伤者上千。时人记述："船中各西人论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至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67〗

寻，清廷接裕禄大沽失守之奏报，乃谕裕禄：多集义和团，加以激励，厚我兵力。著罗荣光等督率恢复炮台。〖68〗然其时联军且大举进攻，恢复炮台已为不可能之事。其后大沽守将、天津镇总兵、新授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于六月十五日病卒。〖69〗

52 驻天津紫竹林租界之各列强军队进攻天津武备学堂，学堂数十名学生英勇抗击，列强军队焚烧房屋，引起军火库爆炸，数十名学员全部殉国。列强进攻天津之战斗自此始。

53 慈禧太后召集第二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之事。据恽毓鼎记：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用仪奏辩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7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记此事云：二十一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余

心乱矣，今日廷论，可尽为上言。”兵部尚书徐用仪曰：“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上曰：“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侍读学士刘永亨言：“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载漪曰：“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上曰：“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太后度载漪辩穷，乃问户部尚书立山，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色变曰：“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太后曰：“德亲王亨利昔来游，若尝为供给，亨利甚德之，若宜往。”山未对，载漪诋立山汉奸，立山抗辩，太后两解之。罢朝。遂遣徐用仪、立山及内阁学士联元至使馆曰：“无召兵，兵来则失好矣。”〖71〗

54 清廷连发三道谕旨，皆为准备与列强开战者。其一为再次命马玉崑来京，迅速启程，兼程前进。又命统带武卫先锋左、右军之张春发、陈泽霖迅速带队北上，星夜驰赴京师。〖72〗其二命裕禄将天津之义和团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73〗其三命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又谓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74〗

二十二日（6月18日）

55 慈禧太后第三次召集御前会议。

据时人记：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呼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曰："联元贰于夷，杀联元，夷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欲立斩之，庄亲王载勋救之而止。联元，载勋包衣也。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上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阳慰解之，不怿而罢。自是慊景澄。〖75〗

56 命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京师军务暨一切事宜。〖76〗其时之军机大臣有世铎、荣禄、刚毅、启秀、赵舒翘。而新派会商一切之徐桐、崇绮、载漪皆为支持义和团而主与列强开战者。军机大臣中，刚毅、启秀、赵舒翘主张与载漪等同，世铎为无主张者。主镇压义和团勿与列强开战者，只荣禄、奕劻两人，而荣禄亦不敢公开与太后立异。

57 袁昶、许景澄联名上奏，请责成大学士荣禄，迅速剿办义和团，同时出示晓谕，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并悬重赏之格，缚献匪首，即所谓老祖师、大师兄者。以此免外人之藉口。〖77〗

二十三日（6月19日）

58 慈禧太后第四次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恽毓鼎记：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

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侍郎联元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论者。随即派载润等加意捍卫宫墙，备不虞，赏内膳房饭食，不必下班，诸臣皆退。〖78〗

59 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领事，命各国公使及眷属离京赴津。

照会云：现据直隶总督奏报，本月二十一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内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闻之殊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队伍沿途保护并知照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79〗

60 袁世凯奏，山东紧要，而己之兵力不敷，不能亲赴北京，仅命非精锐之三千军北上，由总兵孙金彪统带。然此三千军队后亦中途调回而未能赴京。〖80〗

二十四日（6月20日）

61 德国公使克林德为清军士兵所杀。

是日晨，德公使克林德，偕其翻译官柯达士及德国水

师兵数人，欲前往总理衙门商议事件。克林德出东交民巷，有清兵数人前来引导，克林德许之，将自带水师兵遣回。克林德乘轿而出，适值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领部下数十人巡街，见有洋人乘轿而来，取枪对准轿子，将发，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敌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翻译官亦受伤甚重。〖81〗

62 清军及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之各国使馆。围攻使馆之清军，主要为董福祥统率之甘军（攻使馆区西北两面）及荣禄指挥之武卫中军（攻使馆区东南两面）。义和团则主要配合甘军作战。使馆区内，仅有少数陆续进入使馆之各国兵队。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及东面开火，其攻击主要针对奥地利军及意大利军之工事。〖82〗对使馆之围攻自此日起，直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止。进攻使馆，为其时北京之又一战场，负攻击之任者，虽主要为清军，然董福祥之甘军战斗力弱，而直接指挥武卫中军之荣禄又实不愿与列强开战，因而进攻不甚得力。且清廷之政策动摇不定，对使馆之攻击亦时打时停。故围攻使馆将及两月，而终未得手。

63 裕禄奏，招抚义和团民，自二十一日起与洋兵交战，连日力战获胜。又谓自开仗以后，民心极固，军气甚扬，拟即一鼓作气，使洋兵巢穴尽覆。〖83〗

二十五日（6月21日）

64 清廷发布宣战诏书。

诏书全文谓："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

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迄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赀，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

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84〗

65 又连发谕旨。其一命嘉奖义和团，谕称：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85〗

其二命招集义和团，谕称：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多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86〗

其三命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

其四命步军统领著庄亲王载勋补授。崇礼毋庸管理。〖87〗载勋为坚决支持义和团、力主与列强开战者。

二十七日（6月23日）

66 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英年、载澜会同办理。

67 命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余廉三速派兵驰援京师。

68 刘坤一、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及盛宣怀致电总理衙门，请与列强议和，电文谓：俄英美日德法等国同时派兵，断非董、宋、聂所能抵御。事机日紧，祸在旦夕。可否电诏李鸿章派为全权大臣，先与各国外部电商，声明中朝绝无助拳拒洋之意，乱匪准由中国自剿，使馆即派宋

军保护，劝止添兵。一面催李到京，请旨与各使筹议，庶可挽救危局。〖88〗

69 张之洞致电豫、陕、川、湘、皖、赣各督抚，请合力惩办闹教之民众。

70 由大沽往援天津租界之八国联军，冲破清军及义和团之阻击，于下午抵达租界，与租界内之各国军队会合。

71 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发布布告，宣布各国联军之意图："联军在中国的司令官及高级官员们愿意中国沿江沿海各城市的总督及当局们知道他们的企图，是用他们的武力，仅对义和团及阻止他们为援救他们的国民而向北京进攻的那些人来作战的。本布告系应大沽方面高级司令官的请求而公布。"〖89〗

二十八日（6月24日）

72 命陕甘总督魏光焘速派兵驰援北京。

73 慈禧太后懿旨命赏神机营、义和团民银各十万两；赏甘军、武卫前军银各六万两。命该军上等同心戮力，共建殊勋。次日，懿旨又命赏天津在事各军及义和团银十万两；赏宋庆所部之武卫左军银十万两；赏八旗满汉骁骑营银一万两；赏两翼前锋八旗护军银一万两。〖90〗

74 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请彼等勿参战。云：二十五日宣战谕旨，请万勿声张。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刘坤一）、香帅（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

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91〗刘坤一接电后，立即电询张之洞之意，张当即覆电赞同。

75 山西巡抚毓贤奏：民心甚坚，兵威克振，务宜一鼓作气，聿奏肤功。如臣工有以议和之说进者，请批饬不行。又奏拟招募一营军队，将山西之义和团民亦招集在内。〖92〗

二十九日（6月25日）

76 谕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中外强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后知。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正在剿抚两难之际，而二十日各国兵船已在津索大沽炮台，限二十一日两点钟交付。罗荣光未肯应允，次日彼即开炮轰击，罗荣光不能不开炮还击，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却非衅自我开。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难逆料。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懔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守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是为至要。〖93〗

77 清军一度减弱对各国使馆之攻击，并试图与使馆联络。据时在使馆中的朴笛南姆威尔记：既而有新闻传来，言有一中国人手执休战之白旗，将一木板置于北边之桥上，板上大书中国字一行。有阿君者，出而断定，谓其文如下：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将有照会，自玉带桥递来。此时有英馆中总务会数人出来，彼等既出，摇其手巾，向清军而行。清军久始见之，有一人扬其手于头上，缓缓前进，以显其为一和平之人，欲与敌人交谈；对面来一瘦

黄脸面之人，置刀于地，亦缓步而来，二人相距不过三四十码，可以问答，所议漫无头绪，但略得消息，言木板所书停止攻击者，为荣禄发下之命令，荣禄乃军机大臣，统带武卫军者；宫中会议，今尚未散，照会想必至也，又言老太后甚为烦恼，命即刻停战云云。语毕即去。〖94〗然当晚，清军又对使馆发起进攻，据英国公使窦纳乐记：半夜前后，由于端王和主战派大概又占了上风，所以从四面八方开始了惊人的排枪射击，但主要是来自北面和西北面。这是我们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95〗

78 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谓：全局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逆料萧墙之内必有变局。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如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乞裁示速定办法。同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云："倾美兵官来商，愿以铁船护送赴（大）沽，俟电旨即行。二十五诏（即宣战诏书）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希将此电密致岘帅、香帅。"〖96〗

同日，刘坤一致电浙江巡抚刘树堂，请其采同一步调，参与互保。

79 李鸿章致电清廷，谓事已至此，敢冒死恳求，勿任董军妄动，但能保住使馆，尚可徐图挽救。〖97〗

三十日（6月26日）

80 上海道余联沅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列强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

程》，史称“东南互保”。

《东南保护约款》主要内容如下：一、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二、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三、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四、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五、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六、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事）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无庸惊疑。七、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98〗

《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共十款，第一款规定：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紧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其余为保护治安之具体条款。〖99〗

“东南互保”达成过程中，许多东南绅商亦曾幕后活动。张謇即曾亲劝刘坤一联合张之洞违旨不参战，在《自

订年谱》中记其劝刘坤一情形云：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汨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之洞，张应之。

东南互保协议达成后，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堂、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护理陕西巡抚端方等均参加互保。而两广总督李鸿章早视宣战诏书为“伪诏”而不奉旨。故此年战事仅限于直隶及沙俄入侵之东北。

81 以各省督抚多反对与列强开战，清廷再次解释开战原因：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敌，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不得已之苦衷矣。尔各督抚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100〗

82 刘坤一、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会奏，拟由李秉衡率兵北上，请将武卫先锋左右两军，暂归李秉衡节制，率同北上。此后李秉衡即奉命北上。

83 是月，陈炽卒。〖101〗

陈炽（1855—1900），字次亮，江西瑞金人。少尝游沿海各要埠及香港、澳门，又喜浏览西书，留心时事，因较早萌发改革思想。光绪八年（1882），中举。十二年（1886），为军机处章京。十九年（1893），陈炽撰成其宣传维新改革之著作《庸书》。是书力言宜改革政治，发展工商业，更盛赞泰西议院，谓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英美各国，所以强兵富国，其源即在议院。翁同龢曾将《庸书》呈光绪帝阅读。维新运动起，陈炽与康有为、文廷式、沈曾植等发起强学会，陈炽为提调〖102〗。二十三年（1897），以母病回籍。变法败，陈炽虽未遭处分，然忧愤成疾，常高歌痛哭，终含恨以殁。

六月初一日（6月27日）

84 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请转变对列强作战方针，并稍为透露“东南互保”情形。文由山东巡抚袁世凯代奏。

其折略谓：窃谓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恃邪术，各国非比流寇，虽幸获胜仗，各国断不甘心，势必增调重兵报复。断非董、宋、聂诸军所能抵御。拳会无纪律，可胜不可败，败则四散。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让一国，不胜不止，岂有拳会可操常胜而无一败之理。一旦兵败拳散，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者也。沿江一带，无拳会之党可招。臣等已将防务密为筹备。但就目前计，北方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断绝，

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有保全疆土。昨寓汉口英国领事迭来臣等署中面商，欲派兵舰多艘入长江保卫商教。臣等以力任保护，坚辞却之。该领已允不再派舰。上海各领事处并经饬令江海关道密为转商，亦各允许。〖103〗

85 徐桐、崇绮联名上奏，请令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以申积忿。至中国教民，委系叛徒，一经拿获，解送到官，立即讯明，就地正法。〖104〗

初二日（6月28日）

86 袁世凯奏：兵勇疲惫、山东防务吃紧，不能派兵援京师。

先是，袁奉命派兵援京师，袁仅派三千人北上。五月二十四日复奉寄谕，以山东海防紧要，毋庸派兵来京，袁遂将其军调回山东。至五月二十九日清廷复谕命袁派孙金彪军速援天津，袁奏称，该军方回山东，往返奔驰千数百里，又经此炎暑酷热之际，不免疲病相乘，如再回援津，计尚有八百余里，恐非一时能骤到，即到亦疲惫不支，拒派兵援津。〖105〗

初三日（6月29日）

87 命驻外使臣向各国解释开战之“万不得已”，并将一切责任诿之义和团。

谕称：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涉重洋，无由深悉情形。特为该大臣等缕晰陈之：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

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急，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乃至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旧照常办理，不得稍存观望。〖106〗

88 以中国通商银行被毁，命董福祥严饬兵勇不得妄行攫取。又命看守汇丰、华俄两银行。

89 马玉崑率所部七营抵天津。时守天津者，除义和团外，有聂士成军及罗荣光之残部。义和团则以张德成、曹福田部为主干。

初四日（6月30日）

90 谕曰：前因义和团民皆以忠勇为名，自应深明大义，

原冀其戮力报效，藉资折冲御侮之用。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所顾忌，殊属不成事体。若不严加分别，恐外患既迫，内讧交乘，大局何堪设想！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即著载勋等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除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107〗

91 以战事需款，命各省暂行停解还洋债之款，移充军饷；卢汉铁路，亦暂停修，盛宣怀所领部款及比国借款，亦勾拨兵饷。寻盛宣怀奏，总公司并无丝毫存款，无款拨作军饷。

初五日（7月1日）

92 命各省令教民自首脱离教会，并驱逐传教士。

谕云："自各国传教以来，各直省屡有民教相仇之事，总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非无良善之徒，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非为，执迷不悟，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现在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忠义相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甘心异类，自取诛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著各直省督抚，通饬各地方官，遍行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并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其报明该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现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

【考异】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影印之《清实录》中，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乙亥条将此上谕“其实教民”之后窜改为：“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本属良善之徒。只因信从异教，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猜嫌，因此造端，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现在朝廷弹压义和团民，各以安分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皆甘心反抗，自取其祸。果能觉悟前非，不妨网开一面。”其意在掩盖清廷曾招抚义和团民并向各国宣战之事实。台湾华联出版社 1964 年据伪满本翻印，其误同。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之《德宗实录》系据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定稿本。证以档案，当以中华书局之印本为正确。（参见：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之《清实录》第一册之《影印说明》：《义和团档案史料》215 页）伪满本实录于本年记事窜改之处尚多，不一一说明。

93 又命裕禄查明释放监禁涞水之义和团首，各州县监禁之团民，亦一并释放。

初七日（7 月 3 日）

94 谕：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直省将军、督抚平日受恩深重，际此时艰，惟当戮力同心，共扶大局。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108〗

95 清廷分别致书俄国、日本、英国，解释开战之不得已，请其转圜。其致俄之书云：“贵国之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盟府。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

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致日本之书云：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搘拄其间，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排难解纷，不得不惟同洲是赖。致英国之书谓：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恃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本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109〗另有致美法德之书云：请贵国出场，公同排难，使各国与中国，仍归于好。〖110〗

96 命宋庆与裕禄会商战守事宜。

97 命李鸿章懔遵前旨，迅速到京，毋稍刻延。〖111〗

98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其文谓：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自宜就目前环境许可范围内，表明其态度。我们认为北京情形无异无政府状态，因之权力与责任实际上已落在省当局身上。只要他们不公然与叛徒合流，并运用其权力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我们就认定他们便是我们所要保持和平友好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总统之目的仍旧是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第一、打开北京通路，解救美国官员、教士及其他陷入危险的美国人民。第二、尽力保护中国各地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防护一切美国的合法利益。第四、协助防止骚乱蔓延至中国其他省份，并防止其再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家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112〗

十二日（7月8日）

99 谕令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仍命李鸿章速赴京，如能借乘俄国信船赴京最好，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李鸿章以时机未至，仍未肯行。

十三日（7月9日）

100 各国联军攻天津，直隶提督聂士成力战殉国。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同治元年（1862）投淮军，以勇敢善战，渐得升迁。光绪十年（1884），法军攻台湾，淮军诸将畏法舰，不敢前，聂主动请缨，率部自山海关渡海至台湾，终使法军不得深入台湾。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率本部军入朝，时各军均大败，惟聂军能胜。嗣后退入国境，率部扼摩天岭、连山关，屡挫日军，为甲午战争少有之事。战后以功升直隶提督。义和团之起也，聂士成主张镇压，且与破坏铁路之义和团战，杀毙甚多，因致义和团恨之，而京师支持义和团之载漪集团亦倾陷之，聂军前有敌，背有朝廷之不信任，聂只得战死以报国。时人记述聂死时之壮烈情状者甚多。如谓：先是，军门（聂士成）既与团结怨，团遂任意诬谤，蜚菲之词，转辗布于京都，趋时者更附和其说，达诸天听，军门遂镌级。其实自开仗以来，聂军无日不战，斩获伤亡均较别军为多，裕帅（直隶总督裕禄）深悉其劳苦多功，而不敢代白，且恩赏又不及，合军气沮，几酿大变。赖军门恩威素浃，涕泣劝谕，军心稍固。六月十三日，军门督战，身受七伤，犹挥军前进。宋营官方请军门暂退，倏一弹至，身首分裂，与军门同时殉难。军门以身报国，求仁

得仁，可无憾矣。津人谓军门死，津城遂失，虽不尽然，而强敌在境，失此长城，劲旅亦因之瓦解，贻误大局，岂非夫己氏之罪哉？〖113〗

直隶总督裕禄之奏报云：十三日丑刻，有洋兵大股来袭该军驻扎八里台之队，该提督闻信，驰往督战，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该提督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该提督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其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经弁兵等将该提督尸骸夺回。〖114〗

而是日清廷方责聂士成，且将其革职留任。谕云：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且闻该军有溃散情事，实属不知振作。聂士成著即革职留任。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贷。〖115〗

士成殉国后，谕旨又谓：聂士成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屡被参劾，实属有负委任。昨降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藉赎前愆。讵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姑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退葸不前者比。〖116〗

越二日，以聂士成阵亡，清廷命马玉崑接统其军。

101 山西巡抚毓贤将省城之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中国教民十七名、寿阳县押解来之洋人七名，全部杀死。〖117〗五日后，毓贤又将太原城内之教民四十余人杀死。〖118〗

102 以中外交战，命本年恩科乡试展缓至明年三月初八日举行，会试于明年八月初八日举行。

十六日（7月12日）

103 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保卫西藏，并令四川总督奎俊、云贵总督丁振铎协助。谕称：西藏为川、滇屏障。朝廷顾念西陲，时深廑系，况藏卫为英、法所久涎，藏卫危，则川滇之屏蔽既撤，而黄教亦恐不能自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本为西藏领袖，且忠顺国家者亦已有年。即著理藩院驻藏大臣传谕达赖喇嘛等，保守藏卫，严密防维。著奎俊、丁振铎慎守封疆，协力维持，勿得稍存观望，以固我边隅，兴我黄教。〖119〗

104 李鸿章、署两广总督德寿、刘坤一、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署福州将军善联、浙江巡抚刘树堂、四川总督奎俊、袁世凯、安徽巡抚王之春、护理陕西巡抚端方联衔电奏，请推行四事：一、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二、请明降谕旨，将德公使被戕事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与德主，以待别国排解，并请致美法两国国书，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三、请明降谕旨，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物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四、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准其相机剿办，一面奏闻。又请于此四事之上谕中特别说明钦奉皇太后懿旨字样。〖120〗

十八日（7月14日）

105 天津陷落。

十七日凌晨，各国联军向天津发起总攻。联军由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指挥，分两路攻天津城，一路自东

北，一路自南。至本日凌晨，日军炸毁南城城墙，率先攻入，各国军继之，经激烈战斗，清军及义和团不支，裕禄、宋庆、马玉崑乃于城破前退驻北仓，天津乃陷。两日之中，双方伤亡惨重，联军死者达数百，清军及义和团当更多。

106 荣禄以总理衙门名义致信英国公使。略谓：日前曾悬旗相告，以通消息。昨由营获住教民金四喜一名，讯知各国贵大臣等起居无恙，不胜欣幸之至。今请贵大臣等先携宝眷率领参赞翻译各员分起出馆，本爵大臣等检派妥实兵弁严密防护，暂寓总署，嗣后再作归计，以全始终睦谊。惟出馆时万不可带持枪洋兵一人，免致兵民疑忌，变生不测。贵大臣等如肯相信，以明日午刻为限，令原人将覆文交到，以便预定保护出馆日期。此乃本爵大臣于万难设法之中筹此一线全交之路。若过时不覆，则亦爱莫能助矣。〖121〗

英国公使窦纳乐记此事云："第一封信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于 7 月 14 日带来的，他于 10 日被派去送信前往天津。他报告说：他遭到逮捕，被押至义和拳神坛，而且挨了打，他所带的信件被发现后从他身上夺走了；然后，他被引至荣禄的官邸，在那里受到很好的待遇；经过三天的拘留之后，终于被派回来，携带一封信给我本人，要在第二天拿到对该信的覆函。"英国公使又记，自此日起交战双方开始有信件往来，这种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围困结束。〖122〗

十九日（7 月 15 日）

107 各国联军对天津实行分区占领。

联军占领天津后，在津大肆抢劫。嗣后各国议定分据地方，无分城内外，以鼓楼为中心，共分四隅。西南隅属

英，西北隅属法，东南隅属美，东北隅及河北属日本，河东及铁路并北土墙内外属俄，后铁路又改归英国管理，德国兵到津最晚，故后始分一地以属之。〖123〗

寻列强乃于天津设立名为“天津都统衙门”之军事管制机构，其全称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由俄、英、日各出一人组成。天津都统衙门直至二十八年（1902）七月方撤销。

二十日（7月16日）

108 总理衙门致信各国公使馆。先是，各国公使接荣禄信后，揆诸其时之情形，计以不出使馆为宜。总理衙门乃有此函。略谓：既然公使等不愿离开使馆，中国自应加派队伍，严禁团民不得再向各国使馆放枪攻击。而各国使馆亦不得随时任意放枪，致众怒愈难解释。中国仍尽力弹压保护，以符通例。想贵大臣与各国大臣当以为然。〖124〗

自此日后，各国使馆之攻守双方进入休战状态。对西什库教堂之大规模攻击亦暂停。

寻又明谕：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无用枪炮轰击。〖125〗

109 命五台山僧人普济到津灭敌船。〖126〗

二十一日（7月17日）

110 沙俄军队在海兰泡大规模屠杀中国和平居民。

海兰泡位于黑河镇（或称黑河屯，今黑河市）对岸，原为中国所有，咸丰八年（1858年）之中俄《瑷珲条约》

签订后，俄人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为阿穆尔州之首府，然三万余之居民中，半数以上仍为中国人。俄军先于十九、二十两日逮捕中国居民，并抢劫财物，二十一日乃施以大屠杀。

据时在南岸之目击者记："二十一日午前十一钟时，邀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拥过（江）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127〗是时目击大屠杀之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记述："哥萨克捕捉所有的中国人。并且强迫这些中国人登上容纳不下他们的木船，漂流到河里。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们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他们割成碎片。"〖128〗

此后又连续三日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达五千余人。〖129〗

海兰泡惨案之同时，俄军又驱逐、残杀江东六十四屯之中国居民。

按《瑷珲条约》之规定，黑龙江北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130〗其地以法律仍为中国所有。至是，俄军乃将中国居民驱逐、残杀，死者达数千。俄人且非法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归俄国管辖。

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之大规模屠杀，为俄人进攻并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开始，此后俄军分兵六路攻入中国东

北。

111 围攻使馆之清军正式停战，荣禄且命人送瓜果入使馆。次日又派总理衙门章京文瑞赴使馆慰问。

112 谕命各省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略谓：现在兵事未弭，各国商民在中国者甚多，均应一律保护。著该将军、督抚查明各国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县者，仍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虞。所有此次天津开战后，除因战事外，其因乱无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损失物产，著顺天府、直隶总督饬属分别查明，听候汇案核办。〖131〗

113 清廷分别致书法德美，请其“排难解纷”。〖132〗

114 谕命各省：凡夙习洋操及用洋装式、洋口号者，务即悉数更换，一律仍归旧日兵制。〖133〗

二十五日（7月21日）

115 李鸿章抵上海，以感冒腹泻，滞留不进。寻清廷电责李鸿章迟不进京，曰：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叠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二十六日（7月22日）

116 谕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黑龙江将军寿山、盛京副都统晋昌曰：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

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134〗

117 陈宝箴卒。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州（今修水）人。咸丰元年（1851）中举，会试不第，乃投笔从戎，办团练与太平军战，旋入曾国藩幕。早留意时务，甲午战败，宝箴痛哭失声，发愤以变法自强自任。适于二十一年（1895）七月任湖南巡抚，乃合湘省士绅及主变革之官员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大办新政，举凡矿务局、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等，皆得宝箴之提倡与支持。湖南遂为维新运动最有声色之省份，宝箴亦得光绪帝之褒奖。然守旧派之攻击亦随之而至。及政变作，宝箴被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亦被革。乃归江西隐居，抑郁而卒。

二十七日（7月23日）

118 袁昶、许景澄联名上疏，其文谓：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千古未有之奇灾。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

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135〗

119 是月，俄国决定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武装占领中国东三省，由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全面指挥，北满战场由阿穆尔军区司令格罗杰科夫中将指挥，北直隶及南满战场由太平洋海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中将指挥。动员十二个军区之军队，总兵力达十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人。〖136〗拟由中国东北之西、北、东边境各方向进攻，以占领盛京为目标，控制全东北。

七月初一日（7月26日）

120 由刘坤一、张之洞领衔，与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成都将军绰哈布、署两广总督德寿、署陕甘总督魏光焘、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槼、护理陕西巡抚端方联名上疏，请授李鸿章以全权，饬令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藉探消息，察其意向，缓其进兵。何国有隙可乘，即由何国入手。〖137〗

121 清廷接美国国书，该书由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电至山东，由袁世凯转来，是书要求三项：一、愿贵国将驻京各国各使臣现在情形，宣示各国。二、立准各使臣与本国任便通信，仍切实保护，俾免惊险。三、谕饬各大员与各国兵会商，协救使馆，保护各国人民。其末云：倘蒙允行，则此次扰乱各事，不难与各国妥商了结。各国如允敝国调停，敝国乐为贵国效劳。〖138〗此为清廷表露求和之意后之

第一个表示愿调停之国家。

122 唐才常、汪康年等联络一批志士集会于上海愚园，成立中国议会。唐才常等欲藉此联络沪上名流，为暗中准备起义提供便利。会议出席者五十二人，均为居于上海之名流。叶瀚（字浩吾）权充主席，宣布开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139〗。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曰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凡举正会长以举容闳（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复（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闳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又决定初四日再次开会。〖140〗

【考异】关于中国议会第一次开会之地点，冯自由、张篁溪等记为“张园”，误。参加会议之井上雅二及孙宝瑄，皆于日记记为愚园。应以当事人所记为准。

初三日（7月28日）

123 清廷杀反对与列强开战、力主议和之吏部侍郎许景澄及太常寺卿袁昶。上谕述二人之罪，云“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141〗

先是，许景澄、袁昶皆主镇压义和团，勿与列强开战。袁昶又曾致书庆亲王奕劻，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中有云：“端郡王所据地位，与醇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

不意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许景澄既为帝党，复反对载漪等之开战主张。〖142〗故载漪等深恨此二人。及天津陷，袁昶、许景澄又上书请杀徐桐、刚毅等以免国家之祸。载漪言许景澄、袁昶必降贼为内应，潜遣骑捕之，监禁步军统领衙门，遂死。〖143〗

初四日（7月29日）

124 唐才常等于上海开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与会六十余人。会上再议宗旨，并议定干部人选。议定之宗旨为：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四、入会之人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认现在通匪诸矫传之伪命。大多数人决定在此宗旨之下，实行以下三点：尊光绪帝，不认端王、刚毅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但并不一定排除满人。会中极少数人如章炳麟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从而与其他人意见不一致，却与孙中山之革命者意见接近。又据汪康年与日本人井上雅二之谈话，其真正之宗旨为：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144〗其干部人选，除容闳、严复外，尚有书记叶瀚、丘震、汪有龄；干事郑观应、唐才常、沈士孙、汪康年、汪立元、丁惠康、吴保初、赵从藩、胡惟志、孙宝瑄；会计孙多森、唐才常。〖145〗

是时，唐才常已策划起义，中国议会中人有知者，有不知者。

初六日（7月31日）

125 张荫桓被处死于新疆。

先是，六月初七日，有谕旨曰：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著即行正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新疆巡抚）饶应祺知之。〖146〗至是日，乃由新疆镇迪道兼新疆按察使潘效苏监斩行刑。

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少时博览群书而颇富才干，尝应科举，不售，乃弃举业而考究洋务。常与西人交往，其学亦中西兼通。同治三年（1864），捐赀得知县，官于山东，先后得山东巡抚阎敬铭及丁宝桢之器重。光绪十年（1884），以三品卿衔在总理衙门学习行走。光绪十一年（1885），为出使美、日、秘大臣，张在美洲凡三年，在美期间，曾致力学习英文，后乃能作英文书信。光绪十六年（1890），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八年（1892），为户部右侍郎，随改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虽非科举出身，官职亦及侍郎而止，然其深得光绪帝信任，又负能名，因之权势颇大，而与李鸿章亦渐交恶。外交方面，亦是张近英而李近俄。甲午战败，张荫桓更致力新政，尝延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选译欧美最新教本八十余种。荫桓与康有为同里，来往颇多，因又介康有为往谒翁同龢。政变作，革职遣新疆。及载漪等滥杀大臣，张荫桓素亲光绪帝，遂及于难。光绪二十七年（1901），英美公使照会清廷，请加昭雪，乃谕复其原官，未加恤典。

【考异】张荫桓被杀时间，史学界向不知确切日期，亦有学者

据《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而记为七月二十六日，误。据其时新疆巡抚饶应祺之两次奏报，应为七月初六日。（参见魏长洪、李晓琴《张荫桓述评》，载《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1期）

126 李鸿章、刘坤一会奏，请速定大计四端，其核心则议和也。略云：其一请明将谕旨，饬大学士荣禄派文武大员带兵护送各使赴津。或先撤去仇攻之兵，专派保护之兵，优加体恤。一面准其通信本国，彼此停兵，各派全权，商议善后。无论在京在津，总须先释使臣。盖停兵方能补救，释使方能停兵。其二曰请明降谕旨，各国洋商教士仍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忽。迭次被害之洋人教士及损失物产，将来汇案抚恤赔偿已属不赀，倘再任性，逞一时之忿，遗累国家，伊于胡底。其三曰剿办各处土匪乱民。其四曰筹款赈济。〖147〗

初八日（8月2日）

127 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于下议院代表英政府就对华政策演说，略谓：女王陛下政府反对任何瓜分中国的行动。将来的中国政府，无论是由北京方面支配或实行地方分权，必须是中国人治理的政府；他们不准备用欧洲人的管理去代替这个政府。〖148〗

初九日（8月3日）

128 沿松花江入侵之俄军抵哈尔滨，与驻哈尔滨之俄军会合。此路俄军系于六月二十二日沿松花江上溯侵入中国。七月初三日，俄军陷水陆交通重镇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

县)。至是,乃达哈尔滨。

初十日(8月4日)

129 各国联军约二万人,自天津出发,向北京方向进犯。是日深夜即进攻清军扼守之北仓。〖149〗因联军迂回至清军背后,清军不支,于次日失守。裕禄、宋庆等退杨村。

十二日(8月6日)

130 各国联军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以手枪自杀。

裕禄(183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六年(1856),由监生报捐笔帖式。同治十三年(1874),任安徽巡抚。光绪十一年(1885),署湖广总督,越二年实授。十五年(1889),授盛京将军。二十四年(1898),为军机大臣,及政变发生,直隶总督荣禄为军机大臣,直隶总督一职极为重要,乃由裕禄出军机任之。裕禄任直督之时,正逢义和团初起,裕禄主剿,与张汝梅、毓贤之同情义和团不同。然裕禄于此并未坚持己见,其后见慈禧太后渐倾向于利用义和团,亦改变其态度而渐倾向于抚,由是义和团瓦解于山东而炽于直隶。及至各国联军大举进攻,乃招抚义和团。然战屡败。至此,遂自戕。

至十五日,清廷命直隶布政史廷雍暂行护理直隶总督。

十三日(8月7日)

131 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命其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仍将应行议结事宜分别妥商,请旨遵行。〖150〗李鸿章随即电请各国停战,然各国未之允。寻李鸿章又奏请添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全权大臣。又请

明令各省剿办“拳匪”。

十五日（8月9日）

132 八国联军抵河西务，逼近京师，李秉衡率军与战，溃败。

先是，任巡阅长江水师之李秉衡进京勤王，于七月初一日抵京，清廷即日谕命帮办武卫军事务，将新到之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节制。然李秉衡本非武将，兵事非所素习，且各军训练不精，将兵不相习，其战斗力甚低。李秉衡方于七月十四日到河西务，所统之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仓猝迎战，随即与马玉崑之败军一齐溃退。是役“死者十四五，潞水为之不流”〖151〗。李秉衡退守马头，向朝廷奏报云：“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152〗至此李秉衡不惟无力反击，至自保亦无方。十七日，李秉衡自杀，时年六十九岁。

133 秦力山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义。先是，唐才常等原定于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日而起，然汉口方面因故展期，大通方面却未能及时得其通知，是故秦力山仍按原定日期起义。义军于是日占领大通，然因汉口方面已败，致大通军孤掌难鸣，义军奋战三昼夜面败。

十七日（8月11日）

134 清廷杀反对与列强开战之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宣布徐之罪名为“声名恶劣，办

理洋务贻患甚深”，联元之罪名为“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立山之罪名为“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153〗时人记三人之死因云：立山本为太后所信任，大阿哥之初立也，太后召其夙所宠信者谋于中，欲遂行内禅，立山意不谓然，太后寝疏之，竟用以死，家赀累巨万，尽没入之。太后复出总大政，上居瀛台，饮食不时通，采槿花而食，日一医案，宣示内外臣民，称倜笃，联元内召，颇见亲，因奏见事毕，逡巡起，立太后前曰：“皇上当保全。”语未终，太后骂曰：“皇上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联元为人口吃，语塞而出，死所从来矣。荣禄方入对，知将杀徐用仪等，欲救之，至殿门，与徐桐约俱请，桐曰：“吾尝劾用仪，今岂肯为之请？且诛内奸以清朝列，何请为！”色甚厉。至前，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佐证。又欲杀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154〗

135 谕宋庆：已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并电知各国外部先行停战。著宋庆即将此旨照会各国前敌统兵大员，先行商议停战。〖155〗次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联军及各国公使，请先行停战，然无答覆。

十八日（8月12日）

136 谕命刚毅帮办武卫军事务。

137 各国联军陷通州。北京告急。董福祥甘军乃猛攻使

馆。

二十日（8月14日）

138 慈禧太后召集军机大臣等，议定出京暂避。是日，召见军机王大臣等凡五次，至晚间亥刻召见时，仅刚毅、王文韶、赵舒翘三人在值，御前大臣等均散直，各自回私宅矣。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都回家去，置我母子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王文韶："尔年高，吃此辛苦，我心不安。尔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156〗

139 八国联军总攻北京。俄军于凌晨先来攻，继日军亦来攻，均被清军阻不得进。后来之美、英军得以先入。黎明，城破，联军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驻郊坛，禁军皆溃，城中无一兵。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157〗

二十一日（8月15日）

140 慈禧太后带光绪帝仓皇出逃。

天未明，载澜驰入宫，言夷兵且攻东华门，慈禧太后知事急，衣宝衣，欲赴水，载澜持之曰：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太后乃青衣，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光绪帝素服，皇后亦随之。至西华门外，光绪帝坐英年车，慈禧太后坐载澜车，从者载漪、溥儁、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及内监李莲英。珍妃有宠于光绪帝，慈禧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瑾妃走而出，遇载勋，始知光绪帝所在。诸宫人皆委之而

去，赴水死者数十人。其余走出安走门，遇溃兵被劫，多散失。载澜妻女皆亡，令万本华大索之，竟不得。

京师之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义和拳之起，劫盗乘之，掳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慈禧太后一行出西直门，日暮，抵昌平贯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手掬之。太后泣，帝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无奈只得用之。夜燃豆萁，人相枕藉而卧。〖158〗

次日，慈禧一行继续西逃，出居庸关，夜宿一山村。

二十二日（8月16日）

141 部分清军及义和团在京城内顽强抵御八国联军，联军虽于昨日已占北京，然至本日晚始完全控制北京。各国使馆及西什库教堂均告解围。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抢劫。联军统帅瓦德西事后致德皇之报告云：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在英国方面，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亦为不少。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

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为。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地打成粉碎。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159〗

二十三日（8月17日）

142 慈禧等抵直隶怀来县城，县令吴永迎接，略备饭食、衣物及住所，狼狈不堪之慈禧太后等一行方得以略作休整。即在此发上谕：宣布将巡幸山西；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又命董福祥率所部赴行在。

143 法国允德国元帅瓦德西为八国联军统帅。先是，各列强以军事行动，须有组织指挥者，故议设统帅一职。然诸大国均欲得统帅之职，而德国以其公使被杀，必欲由德人任统帅，然其宿敌法国不愿。直至此日方允。至此列强均已允瓦德西为八国联军统帅。然其时联军已陷北京，此后实已无太大之军事行动。

二十六日（8月20日）

144 清廷以光绪帝之名义发布“罪己诏”，略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施其责备耶？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

其各部院堂官，著各分班速赴行在，以便整理庶务。各直省督抚，更宜整顿边防，力固疆圉。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

二十七日（8月21日）

145 自立军组织者唐才常、林圭、李虎生及自立军二十余人在汉口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捕。先是，唐才常等本定于七月十五日起义，然以款项不继、经费匮乏，起义日期一再推延。迨大通起义，其机尽失。次日夜，张之洞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杀害，唐临难赋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邱。"〖160〗自立军起义告失败。

唐才常（1868—1900），字佛尘，又字黻丞，湖南浏阳人。才常幼家贫，与谭嗣同为莫逆，又同拜同里欧阳中鹄为师，二人之才名亦相伯仲，甚至其性情亦相近，时有浏阳双杰之称。光绪二十年（1894），入武昌之两湖书院肄业。甲午败绩，才常忧愤至极，谓非变法不足以自存，因自号洴澼子，以示除旧布新、变法图强之志。此后湖南之新政，才常多与之。时务学堂成立，才常为中文分教习，而后自立军骨干，即多曾肄业时务学堂者；《湘报》创刊于二十四年（1898）二月，才常为主编；又于《湘学报》、《湘报》撰文甚多，宣传变法及设议院、兴民权思想。迨光绪帝诏定国是，谭嗣同为军机章京，才常应谭嗣同电招赴京，欲襄助变法，抵武汉而政变作，而挚友谭嗣同亦遇难。才常乃辗转赴日本，会康有为，自请为受业弟子。次年，由毕永年介，晤孙中山，才常欲孙、康两派合作，共

谋于长江流域起义，而己之思想亦介于革命、改良之间。遂归国组自立军。其间章太炎、毕永年均反对勤王之宗旨，而才常为得孙、康两派之支持，不之顾，太炎愤而剪辫，毕永年削发为僧。初，才常欲谋拥张之洞独立于两湖，而张以北京之情形未明，意取观望，迨北方情形已明，光绪帝及太后均已逃出北京，遂决计捕杀才常。是年才常仅三十三岁，与其共谋起义而得逃生者，多转向革命。

二十八日（8月22日）

146 谕曰：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又命将此谕刊之《京报》。〖161〗

147 是月下旬，徐桐卒。

徐桐（1819—1900），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三十年（1850），成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十年（1860），授检讨，协修《文宗实录》。同治初，奉命在上书房行走，为两宫太后讲《治平宝鉴》。十年（1871），为礼部右侍郎。光绪四年（1878），补礼部尚书。此间又任《穆宗实录》之修纂，五年（1879），纂成，加太子少保衔。九年（1883），充国史馆正总裁。十五年（1889），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帝大婚成，奉懿旨加太子太保衔。二十二年（1896），授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时维新运动起，徐桐崇宋儒说，甚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悉屏不见。〖162〗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变法，徐桐初无术抵制，乃诅咒之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废八股之议

起，亦极力反对。及变法败，遂为慈禧太后谋废黜光绪帝之有力支持者。时举朝之臣中，徐桐年已八十，为最年迈者，加以支持慈禧太后之废立，慈禧太后乃于二十五年（1899）七月下懿旨曰："大学士徐桐年逾八旬，遇有召见出入，加恩著太监扶掖，以示优眷。"〖163〗追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慈禧太后命徐桐常川照料。既而各国不慊载漪等所为，载漪乃谋用义和团以报复。及义和团入都，徐桐大喜曰："中国当自此强矣！"袁昶、许景澄等被杀，徐桐亦与有力焉，且称："是死且有余辜！"〖164〗及联军入京，桐仓皇失措，其子承煜（时官侍郎）请曰："父庇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礼。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缳死，年八十有二。而承煜遂亡走，为日军所拘，置之顺天府尹署，与启秀俱明年正月奉清廷命正法。〖165〗

八月初二日（8 月 26 日）

148 户部尚书崇绮自缢死于保定之莲池书院，而崇绮之妻瓜尔佳氏已于七月二十五日率家人十三口在自宅自尽。

崇绮（？—1900），字文山，阿鲁特氏，原为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之子。同治三年（1864），得一甲一名进士，为清朝开国以来满、蒙族人获状元之第一人，旋授翰林院修撰。同治十一年（1872），崇绮之女被选为同治帝后，崇绮乃封三等承恩公，又改为满洲镶黄旗。此后崇绮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礼部侍郎、盛京将军、吏部尚书等职。光绪二十五年（1899），慈禧立大阿哥，阴谋废立，崇绮参与其谋，乃命崇绮充大阿哥之师傅，崇

绮与徐桐比而言废立，其恩宠亦与徐桐同。义和团起，崇绮亦为支持义和团主张与列强开战之朝臣之一。联军入京，乃与荣禄走保走，居莲池书院。寻谥“文节”。

初三日（8月27日）

149 命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166〗

北京城破时，大学士崑冈、尚书敬信、尚书裕德、侍郎那桐等均在京藏避，而各外国公使寻觅庆亲王奕劻甚急。嗣由总理衙门之舒某为崑冈等与赫德接洽，崑冈等乃议定联衔奏请奕劻回京。至七月二十九日，遂由崑冈领衔上奏，谓在京与总税务司赫德会商之结果，请谕命庆亲王奕劻回京与各国接洽。奕劻本随帝后西逃，因病滞留怀来，得旨即返京。而慈禧太后逃至太原时，为防万一奕劻在议和中不为保全自己之地位尽力，乃将奕劻眷属全部携而西去。〖167〗

初四日（8月28日）

150 自北路入侵中国东北之俄军陷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此路俄军于七月初七日陷黑河屯，中国守军不敌退出。七月十一日，俄军陷瑷珲，并将瑷珲城焚毁。至是，乃占齐齐哈尔。

黑龙江将军寿山于俄军进攻齐齐哈尔前自尽殉国，自尽前谓：“辜负国恩，不能战，不能守，亦并不能与俄见而。”又有遗折，谓将来欲保黑龙江省，必将旗地蒙地招民垦荒，沿边两城尤须变通兴垦，江省之事，非开荒无从下手，开荒之举，非招民无从下手。以七城之大，土地之

沃，如果得人而理，不出十年必能自立。〖168〗俄军占齐齐哈尔之后，大肆抢劫。

初七日（8月31日）

151 以端郡王载漪为军机大臣；以辅国公载澜为御前大臣。

152 电谕李鸿章，命乘坐轮船迅速来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力挽危局，并命刘坤一、张之洞随时函电会商。

初十日（9月3日）

153 奕劻返回北京。次日，会见总税务司赫德请其协助。至十三日，奕劻由赫德陪同，晤各国公使。各国公使声称：尚未奉到本国国家训条，无从议办，惟要求中国自行剿办义和团。〖169〗

十四日（9月7日）

154 谕命剿义和团。略谓：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布政使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170〗

十七日（9月10日）

155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至太原，在此驻跸兼旬。

二十二日（9月15日）

156 李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联衔上奏，谓各国必欲先办主持拳党之人而后开议，因仰恳圣明立断，先将统率拳匪之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右翼总兵载澜、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拳匪之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惩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以昭圣德。臣鸿章即可宣告各国，与之克期开议。〖171〗

清廷接李鸿章等之奏后，先于二十五日谕命奕劻体察各国实在情形，究竟如何？切实会商，即行具奏。至二十七日又谕命荣禄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等切实妥商，向各使臣极力蹉磨，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172〗

二十五日（9月18日）

157 李鸿章抵天津塘沽。李鸿章系八月二十一日乘英国商轮“安平”号自上海赴天津，俄军舰一艘为之护航〖173〗，而于本日抵达。

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

158 清廷首次发布“惩办祸首”谕旨，谓：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瀅，均著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著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

赵舒翘，著交都察院、吏部议处。〖174〗

159 清廷分致国书与德、日，对德使克林德、日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事表示惋惜。

160 命鹿传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初四日（9月27日）

161 英国外交部电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准其与李鸿章谈判。电文云："如果庆亲王和李鸿章的权力被认为是充分的，而且有此明确的谅解，即谈判纯粹是为了准备供各国政府的参考，那么，授权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与他们开始谈判。"〖175〗

初八日（10月1日）

162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太原前往西安。

163 联军占山海关炮台及车站，中国军队事先已奉奕劻之命撤出。〖176〗

164 自旅顺口入侵之一路俄军陷奉天省城盛京（今沈阳）。

先是，七月初十日，自旅顺口方向入侵中国东北之俄军陷营口。七月十八日，俄军复陷海城。闰八月初六日，俄军陷辽阳。俄军随即赴盛京，盛京将军增祺先期逃出。至此，俄军已占领东三省之主要交通线及重要城市，将东三省置于沙俄控制之下。十三日俄军又入锦州火车站，十四日占锦州，控制东北入关咽喉。

十三日（10月6日）

165 命荣禄赴行在，入直办事。

先是，李鸿章以议和事体重大，曾奏请派荣禄亦为议和大臣，同负其责。然各国以荣禄之武卫中军曾参与围攻使馆，故除日本外，各国多不欲荣禄为议和大臣，是故荣禄未赴京参与议和。八月初七日，荣禄于保定奏，一切议和之事，均应责成李鸿章一手经理。其本人经营防务，拱卫行在，难以兼顾，因之难以分身参与和议。〖177〗然是时行在之载漪等又欲排斥荣禄，不欲其赴行在。故八月十三日，清廷允荣禄不赴北京，然又命其驻扎保定，将一切战守事宜严密布置，并将该军溃勇重加查点，分别归并遣散。〖178〗而不令其赴行在。然保定距京咫尺，洋兵随时可至，拒亦难迎亦难，故荣禄之处境一度甚为难堪。

至是，载漪等为祸首，已成定局，慈禧太后因又命荣禄赴行在主持全局。其所统武卫中军，命由李鸿章节制调遣。是日李鸿章又密函荣禄，告其不宜住保定，而应往行在，以免洋兵至保定时与其为难。因尚未接命其赴行在之旨，次日荣禄又密奏请允其赴行在。〖179〗九月二十日，荣禄抵西安行在，是时载漪等已失势，慈禧太后于荣禄之宠信一如从前，荣禄乃仍得主持全局。

166 兴中会郑士良在广东惠州发动反清起义，起义之骨干为会党及绿林。然原计划之由海外之接济因故不能实现，起义军孤立无援，战十余日而败。九月初六日，另一兴中会骨干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未果，而史坚如于次日被捕，九月十八日就义。郑士良则于次年七月病故于香港。〖180〗

十八日（10月11日）

167 李鸿章抵京，随即会晤各国公使。

二十日（10月13日）

168 联军进驻保定。清军已先撤出，故无战事。然稍后联军于九月初二日扣留布政史廷雍及署按察使沈家本。至九月十五日，八国联军于保定开军事法庭，审判廷雍及城守尉奎恒、统领王占魁，而后将三人杀害。沈家本仍被拘禁于保定北街福音堂。清廷知讯，无可奈何，仅示愤慨而已。直至十一月《议和大纲》达成，沈家本方得获释。

169 谕："庆亲王奕劻著授为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刘坤一、张之洞均著仍遵前旨，会商办理，并准便宜行事。"又谕"李鸿章计已到京多日。该亲王务当会商妥筹，将毋夺我自主之权，勿强我已（以？）必不可行之事，预为计及，随机因应，保全大局。是所厚望。"〖181〗

170 清廷向奕劻、李鸿章及各将军督抚解释暂幸西安之因。先是，臣僚之中有请回銮者，有请定都或立陪都于西安者。至是，乃谕云：京师之议和尚未开议，洋兵在京分段据守，不宜回銮。然但使各国与中国真心和好，不夺我自主之权，勿强以所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议，自当即日降旨，定期回銮。

二十二日（10月15日）

171 奕劻、李鸿章向各国提出五款议和纲领。大致以围攻使馆极违万国公法，允嗣后永无此事。而商认赔款次之。修改条约以重商务，收回衙署以维政权，两款又次之。其关键则趋重于撤兵停战。然其时各国之意，为先办祸首，后再开议，又要求明确回銮之期，因对中方之提议未予理睬。〖182〗

二十四日（10月17日）

172 联军统帅瓦德西抵北京，入居中南海之仪鸾殿。

173 是月，刚毅卒。〖183〗

刚毅（1834—1900）〖184〗，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早年任职刑部，曾经手杨乃武案，为民妇葛毕氏平反，得旨嘉奖。光绪十一年（1885），任山西巡抚。此后历任江苏巡抚、广东巡抚，此间极力讨慈禧太后之欢心。二十年（1894），奉旨进京，授军机大臣。刚毅性趋保守，刚愎自用，人讥其“识汉字无多”〖185〗。甲午战后，维新思潮起，刚毅于康、梁等之活动多方难之，又主查究保国会，反对废八股，又谓变法利汉人而不利满人。变法败，刚毅晋协办大学士，其权势更炙手可热，而其政见亦日趋狭陋。慈禧谋废光绪帝，刚毅亦为主谋者之一，以外人多反对，而其愚陋排外之心愈炽。终至向八国开战，祸及国家，而己亦亡故。其时之报纸评之曰：“刚毅之恶欧人、斥西学也，不在各国连年牵制割地之时，而在皇上百日变法之后。彼其视俄、法、英、德之屡次借款，胶州、旅顺之连被割让，要皆淡然无动于中。惟皇上一主维新，则其所利者在于守弊，所惧者在于无学，故不惮内耸太后，外联执政，并力以倾皇上；倾皇上，不得不并所行新政而尽倾之，而因以痛恶西人。”〖186〗

九月初四日（10月26日）

174 慈禧太后、光绪帝等抵达西安，即以西安为行在。〖187〗

初七日（10月29日）

175 各国联军攻陷紫荆关，山西藩司升允率军退浮图峪，旋驻灵邱。联军扰数日后退去。二十七日，八国联军又入张家口，扰数日而归。十一月初四日，又有德军二千余人入蓟州城，独乐寺行宫遭抢掠破坏。

十八日（11月9日）

176 沙俄强迫盛京将军增祺之代表、已革道员周冕与之草签非法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先是，增祺于盛京陷后至新民厅，遣已革道员周冕赴盛京与俄人交涉，周冕九月十二日抵旅顺口，十三日与俄人谈判。然俄方并不谈判，只强其于俄方单独起草之草案上签字而已，且其时增祺实已在俄军软禁之中。俄方迫周冕签字后，又于十月初九日迫增祺签字。章程之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增将军回任后，应任保卫地方安靖，务使兴修铁路，毫无阻拦损坏。

第二条，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将军及地方官等，应与俄官以礼相待，并随时尽力帮同，譬如住宿处所及采买粮料等事。

第三条，奉省军队联络叛逆，拆毁铁路，应由奉天将军将所有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如不抗缴，前罪免究。至俄队未得之军器库所存各军装枪炮，统行转交俄武官经理。

第四条，奉天各处未经驻扎炮台、营垒，由华员偕俄官前往，当面一并拆毁。若俄员不用火药库，亦照前法办理。

第五条，营口等处，俄官暂为经理，俟俄廷查得奉省确实太平，再许调换华员。

第七条，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

第九条，前八条遇有争议，以俄文为准。〖188〗

按此章程，直将东三省视为俄之殖民地，故其后内容披露后，不惟中国国人大哗，即别国亦示异议。

177 刘坤一、张之洞联衔电行在军机处，请先行惩办“祸首”，谓若不惩办祸首，便不能停战，和议难开，宗社因将阽危。此后至十月初，两人又曾以同内容之要求，两次联电军机处。

二十日（11 月 11 日）

178 先是，闰八月初三日，清廷已谕命将山西巡抚毓贤开缺。至是，命将毓贤由地方官看管，听候查办。越二日，清廷再次发布“惩办祸首”谕旨，然列强以仍未有处死者，于和谈不允开议，而于董福祥、毓贤之处置尤为不满。

二十四日（11 月 15 日）

179 奕劻、李鸿章首次会见瓦德西。

十月初六日（11 月 27 日）

180 奕劻、李鸿章电军机处，谓各国公使称，闻董福祥尚随扈。查从前围攻使馆，该提督实为罪魁，应驱逐远离，不得仍在朝廷左右。奕、李又谓：各使以董为祸首，屡经辩论，兹复先后照会，请将该提督远离行在，若再稍事游移，必致事机决裂。应请旨严予处分，调离行在。明降谕

旨，即日宣示，先释各国之疑。〖189〗

寻谕称：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京来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著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著带领亲军数营，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190〗

十三日（12月4日）

181 刘坤一、张之洞奏，请加重对祸首之惩办。应将毓贤、董福祥正法；将载澜、赵舒翘、英年革爵革职；刚毅虽故，仍请革职。且谓与其待彼书到，迫以必办，损我国体，何如趁书未到，先行自办，伸我大权。又谓此次议款，当握定不失自主之权为第一要义。〖191〗

二十四日（12月15日）

182 命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议和中应注意禁鸦片及改关税两事。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

183 德、法、英、美、意、奥、俄、日、西、比、荷十一国公使将议和大纲草案交奕劻（李鸿章是日因病未能与会）。越三日，清廷允之。

先是，法国于闰八月十一日向列强提出六点建议，以作为议和之先决条件，之后列强之间经多次会商，至本月初一日，各国公使乃达成协议。初一日列强尚未将大纲正式提出，奕劻、李鸿章已从美使馆得知其内容，随即电达西

安行在。

议和大纲主要内容为：

一、德国公使被害一事，应钦派亲王专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国皇帝国家惭悔之意，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二、闰八月二日上谕内所涉之人及日后各国驻京大臣指出之人，皆须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严惩，以蔽其辜；诸国人民被戕害陵虐之各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三、因日本国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中国国家必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国政府。四、运进中国之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之各种器料，照诸国后定之则，仍不准运入中国。五、赔偿各国及中国教民之损失。六、各国常驻兵队于北京，护卫使馆，并各将使馆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七、京师至海边须留出来往畅行通道，故与其有碍之大沽等炮台，皆须一律削平。八、诸国留兵驻守由京至海边之通道。九、明谕永禁入仇视各国之会，违者问死；文武官员须立时惩办伤害各国人民之乱，否则即革职永不叙用。十、修改通商行船各约。十一、总理衙门须更新，诸国钦差大臣觐见诸国皇帝礼节应更改。其末谓：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足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192〗其时传言，谓外人于议和所提条款，原有废黜太后，请皇帝亲政一条，持之甚力。经李鸿章再三磋商，始允删去。〖193〗

寻清廷允准议和大纲。谕曰：览（奕劻等）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著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蹉磨，尚冀稍资补救。

该王大臣等勉为其难，惟力是视可耳。

初五日（12 月 26 日）

184 奕劻、李鸿章奏调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出使韩国大臣徐寿朋协助议订各国税则条约。得旨允准。

十三日（1901 年 1 月 3 日）

185 奕劻、李鸿章致电军机处，请加重“祸首”处分。电文谓：如此重案，若不戮一人，无以持情法之平，庄系祸首，中外咸知，赐其自尽，诚为公允。端请如支电发往新疆监禁，永不释回，未知能否餍彼族之意，而我尚有词可解。董则众皆切齿，目前即难重办，亦应先予严处，罪名留为后图。英、澜革遣，赵革职，似可蔽辜。至毓贤行为残酷，贻祸国家，正法自无疑义。刚毅庇纵拳匪，误国殃民，应请追夺官职。李秉衡好为大言，贻害君国，应请撤销恤典。〖194〗

二十日（1 月 10 日）

186 兴中会领导人杨衢云为清廷密探暗杀。

杨衢云（1861—1900），原名飞鸿，字肇春，福建海澄县人。杨早有反清意识，光绪十八年（1892），在香港发起辅仁文社，以“热爱祖国”为座右铭，参加者十余人，其中之骨干分子杨衢云、谢缵泰等已具反清思想。稍后，杨衢云识孙中山，二人志向相同，乃议合组团体。二十一年（1895），乃与孙中山合组兴中会，辅仁文社社员大部加入，杨被推为会长。〖195〗兴中会谋广州起义失败，杨衢云亡命海外，又于新加坡、南非等地设兴中会分会。二十

五年（1899），兴中会再次筹画起义，乃辞兴中会会长，以孙中山代之，已归香港参加筹备。及惠州起义败，同志多避于香港，杨衢云益为清吏注目。同志劝其走避外洋，杨不忍耗费公款，而滞港教授中文，乃为密探侦知，遂被害。

二十二日（1月12日）

187 准李鸿章奏，于天津河东设俄国租界。

二十五日（1月15日）

188 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上正式画押。

二十九日（1月19日）

189 杨儒始与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谈判交收东三省事宜。

先是，本月十二日（1901年1月2日），清廷授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接收东三省事宜。并命杨儒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杨儒乃于十四日起与俄财政大臣维特谈判。与俄方接触，方知盛京将军增祺曾私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之事，乃立即奏报清廷。二十八日，清廷得杨儒之奏报，以此前尚不知有此事，甚为震惊。命将增祺交部议处。谕称：闻讯殊深骇诧。此事增祺始终并未奏明，周冕系已革道员，久已摈弃不用，即系暂且约章，该革员亦无议订之权。增祺擅行委员，妄加全权字样，殊属荒谬，著交部严加议处。寻从兵部奏，将增祺革职（后仍起用）。又谕命李鸿章、杨儒等于东三省交涉时，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要。

杨儒接清廷训令后，即向俄方宣布《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无效。消息传出，日、英亦相继向俄示异议。十二月初四日（1 月 23 日）俄财政大臣维特乃允将“暂且章程”批准一事作罢，初五日又由俄外部大臣正式告知杨儒。此后中俄始谈判正约。

十二月初三日（1 月 22 日）

190 命赦免戊戌年获罪之原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其在洋兵入城之后能至刑部自首也。同时赦免者尚有为义和团拿获之侍读学士黄思永。

初十日（1 月 29 日）

191 清廷在西安下诏变法，是为清末新政开始之文件。

新政上谕全文如下：“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

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196〗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

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197〗有百短，遂不愿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而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198〗

十三日（2月1日）

192 命各省文武大吏，通饬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假托义愤，凌虐戕害洋人，立即驰往弹压，获犯惩办，不得稍涉玩延。〖199〗

二十五日（2月13日）

193 命加重载勋、载漪、载澜等“祸首”之处分。又以各国使臣之要求，谕开复被杀之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原官。

二十六日（2月14日）

194 清廷“颁自责之诏”。谕称：“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然又谓夏间之变，责任皆在拳民及各首祸诸大臣，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开脱。又云：“今

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著奕劻、李鸿章于细定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又谓“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200〗对此“罪己诏”及其时诸多之“自责之诏”，时人王照曾为诗讥之曰：“矫诏连篇尽滑稽，翻云覆雨太支离。金瓯撞坏由谁手，却托兴元罪己词。”〖201〗

195 命销去本年向列强宣战之谕旨。谕云：本年夏间拳匪衅起，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非出朝廷之意。著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谕旨汇呈，听候查明，将矫擅妄传各旨提出销除，以重纶音而昭信史。〖202〗

196 是年，因八国联军之役，京师朝臣之殉难者甚多，除上已述者外，尚有三等承恩公志钧，与妻、子同时自缢死；已授黑龙江将军未赴任之延茂，阖家自焚死；已授未赴任之宁夏将军色普徵额，以守城中炮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与妻谢氏赴井死；宗室、编修宝丰吞金死。此外不及述者尚多，其状甚惨。

197 陕西继去年旱灾之后，又遇大旱，受灾达五十六州县，饥民相属于道，至有人相食者。据陕西巡抚岑春煊之奏：本年亢旱日久，灾区甚广，且大半连年无收，绝少盖藏，情形十分困苦。统计陕西饥民一百数十万。除陕西外，

山西、直隶、河南诸省亦有较重之旱情。直隶及京、津一带，亢旱之外，又有疫病流行。〖203〗

198 国人自设之机器厂矿十三家，资本额三百三十余万元。其著者有上海之华兴轧花厂、上海振纶缫丝厂、上海顺记缫丝厂、上海仁昌缫丝厂、上海永泰裕缫丝厂、上海阜丰面粉厂（孙多森）、上海华兴面粉厂（祝大椿）等。〖204〗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64 页。

〖2〗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8 页，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169 页，《八国联军志》。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169 页，《八国联军志》。

〖5〗《义和团档案史料》80 页。

〖6〗《义和团档案史料》82 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471 页，《庚子西行记事》。

〖8〗《义和团档案史料》87 页。

〖9〗《义和团档案史料》94 页。

〖10〗《义和团档案史料》90—91 页。

〖11〗《义和团档案史料》95 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册 371 页，祝芾《庚子教案函牍》。惟据居距该村十五里之定兴县乡绅艾声记，教民被杀者达数百名。（《义和团》一册 448 页。）又法国主教樊国樑致总理衙门函谓杀毙教民六十八人，亦不可信。当以亲历其事之祝芾所记

为准。

〔13〕《义和团档案史料》89 页。

〔14〕即西什库教堂，为法国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之总堂。

〔15〕《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72—73 页。

〔16〕《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71—72 页。

〔17〕《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74 页。

〔18〕《义和团档案史料》101 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册 376—377 页。

〔20〕《义和团档案史料》97 页。

〔21〕《义和团档案史料》101 页。

〔22〕《义和团档案史料》97—98 页。

〔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06 页，柴萼《庚辛纪事》。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112 页，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此揭帖流传甚广，不仅天津地区；版本甚多，文字亦略有不同。参见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载《历史研究》1997 年 3 期。

〔25〕《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592—593 页。

〔26〕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册 149 页，包士杰《拳时上谕·杂录》；《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21—22 页。

〔27〕《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78—79 页。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171 页。

〔29〕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106 页。

〔30〕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109—110 页。

〔31〕《刘坤一遗集》三册 1431 页。

〔32〕《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593 页。

〖33〗《义和团档案史料》116 页。

〖34〗《义和团档案史料》119 页。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121 页。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120 页。

〖37〗《义和团档案史料》118 页。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06 页，柴萼《庚辛纪事》。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485 页，胡思敬《驴背集》。

〖40〗《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87—89 页、31 页、32 页。

〖4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08 页，《庚辛纪事》。另有人记云：十五日午后，董军有乙队行至永定门外，遇一西人，兵众令其让道，西人不顾，兵怒，竟杀之。十六日早，知昨日董军所杀系日本驻京之钦使署中文案即书记生。（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251 页。）

〖42〗《义和团档案史料》133 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08 页，《庚辛纪事》。

〖44〗《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37 页。

〖45〗《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58 页。

〖46〗《义和团档案史料》132—133 页。

〖47〗《义和团档案史料》142 页。

〖48〗《义和团档案史料》133 页。

〖49〗《义和团档案史料》326 页。又，刘坤一字岘庄，张之洞号香涛。

〖5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188 页，《拳乱纪闻》。

〖51〗《义和团档案史料》141 页。

〖5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326—327 页。

〖53〗《义和团档案史料》143—144 页。

〖5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06 页，《庚辛纪事》。

〖5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504 页，胡思敬《驴背集》。

〖56〗据是日所发上谕列出之与会大臣名单，有七十一人。

〖5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47—48 页。

〖58〗《义和团档案史料》146 页。

〖59〗《义和团档案史料》145—146 页。

〖60〗《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602 页。

〖61〗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记事》82—83 页。

〖62〗仲芳氏《庚子记事》，载《庚子记事》14 页。

〖63〗《梦蕉亭杂记》，见《近代稗海》一辑 335 页。惟陈记失火为五月十八日。

〖64〗美国最初没有参加最后通牒及战争。

〖65〗《义和团档案史料》164 页。

〖6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289 页。

〖6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182 页。

〖68〗《义和团档案史料》167 页。

〖69〗据裕禄之奏报，罗系因病而死；亦有人谓“系因裕禄迫令恢复炮台”，其“恢复无力，不得已，吞金而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36 页。

〖7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48—49 页。

〖7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13—14 页。

〖72〗《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603—604 页。

〖73〗《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603 页。

〖74〗《义和团档案史料》147 页。

〖7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14 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7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604 页。

〖7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册 159—162 页。

〖7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50—51 页。

〖79〗《义和团档案史料》152 页。

〖80〗《义和团档案史料》154 页、185—186 页。

〖81〗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83 页。

〖82〗英国公使窦纳乐之记述，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262 页。

〖83〗《义和团档案史料》157—158 页。

〖84〗《义和团档案史料》162—163 页。按此上谕《清实录》未载。

〖85〗《义和团档案史料》162 页。

〖86〗《义和团档案史料》163 页。按此上谕《清实录》未收。

〖87〗《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607 页。

〖88〗《义和团档案史料》179 页。

〖8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531 页。

〖90〗《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615—617 页。

〖9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332 页。

〖92〗《义和团档案史料》181 页。

〖93〗《义和团档案史料》186 页。

〖9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264—266 页。英国公使窦纳乐之记述略有不同：下午四时后不久，由于一小群人携带着一块牌子出现在北御河桥上，在英国使馆内引起了很大的激动。从北

面的马棚用望远镜看出，牌子上是一道上谕，说明他们已派遣中国部队保护各国使馆并停止开火，而且又说，有一封信将在北御河桥上递交各国使馆。两名清朝官员在士兵们的陪同下出现在桥端附近；人们希望同敌人的联系即将开始，但却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而且那些官员和士兵迅速不见了。后来我已查明：对那些带着上谕的人们开枪射击的是董福祥的士兵；其中有一名送信人确实被打死，其余的人便逃跑了。上面写着上谕的那块牌子有许多天继续被扔在桥上。我们在翰林院内的前沿哨兵同中国士兵进行了交谈；从中国士兵那里了解到荣禄已下令“停火”，而且他有一封信交给我们，但是，那封信从未送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272—273页）

〖95〗《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272—273页。

〖9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334页。

〖97〗《义和团档案史料》186页。

〖98〗《中外旧约章汇编》968—969页。

〖99〗《中外旧约章汇编》969—970页。

〖100〗《义和团档案史料》187页。

〖101〗陈炽卒年，据陈三立悼陈炽诗，记辛丑前一年五月陈炽卒于京师。（参见马金科《陈炽》，载《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十卷）

〖102〗亦有文献记陈炽有“总董”、“正董”之名。见《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698页。

〖103〗《义和团档案史料》194—195页，按是电应于五月三十日发出，而清廷于六月一日方收到。

〖104〗《义和团档案史料》196页。

〖105〗《义和团档案史料》198页。

〖106〗《义和团档案史料》202—203页。

〖107〗《义和团档案史料》206—207 页。

〖108〗《义和团档案史料》221—222 页。

〖109〗《义和团档案史料》228—229 页。

〖1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册 131—132 页。

〖111〗《光绪朝东华录》总 4524 页。

〖11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辑 451—452 页。

〖1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154—155 页。

〖114〗《义和团档案史料》277 页。

〖115〗《义和团档案史料》265 页。

〖116〗《义和团档案史料》282 页。

〖117〗此处人数据毓贤之奏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281 页；据事后山西巡抚岑春煊所撰碑文，则云是日死难之洋人及教民共百五十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510 页。

〖1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512—513 页。

〖119〗《义和团档案史料》558 页。

〖1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350—351 页。

〖121〗《义和团档案史料》325—326 页。按此函未署日期，亦未署姓名，据英国公使窦纳乐之记述，应为六月十八日，发信人当为荣禄。荣禄致其叔奎俊札亦提及此事："侄现仍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否则长驱直入，势将灭国矣，岂不痛哉！幸各使尚未死。昨好容易拿住一汉奸，令其送信，以通消息。总算（以）拳民攻击为词，好在各使亦怕到极处，求救不得，得着侄信，感激万分，即请不必开枪炮。现在已阻住不相攻（原注：月之十八日事也）。"见《荣禄存札》405 页及 422 页。又，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记此事为六月十九日，误。

〖122〗《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01 页、99 页。

〖1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47页。

〖124〗《义和团档案史料》326页。

〖125〗《义和团档案史料》414页。

〖12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682页。

〖127〗周继功《庚子俄难》，载《近代史资料》总44号108—109页。

〖128〗《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外文资料》，载《近代史资料》总44号133页。

〖129〗薛衔天《海兰泡惨案死难人数究竟有多少》，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30〗《中外旧约章汇编》85—86页。

〖131〗《义和团档案史料》328页。

〖132〗《义和团档案史料》328—329页。

〖133〗《义和团档案史料》327页。

〖134〗《义和团档案史料》360页。

〖1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册165—168页。

〖136〗《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75—76页。按俄军兵力以后又有增加。

〖137〗《义和团档案史料》387页。

〖138〗《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716页。

〖139〗“匪”指义和团，“伪政府”，指慈禧太后之政府，而非光绪帝之政府。

〖140〗参见：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自立会史料集》113页；《井上雅二日记》，见汤志钧《乘桴新获》353页。又会议参加人数，井上雅二记五十二人，孙宝瑄记八十余人。

〖141〗《义和团档案史料》392页。

〖14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51 页，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1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册 496 页，胡思敬《驴背集》。

〖144〗《井上雅二日记》，见《乘桴新获》355 页、356 页。

〖145〗《日益斋日记》，见《自立会史料集》113 页；有记载谓唐才常为总干事长，误。

〖146〗《德宗实录》卷四六五。赐张氏死之上谕，其说不一，或谓赐张氏死者实为矫诏。如恽毓鼎之《崇陵传信录》云：矫诏杀已革侍郎张荫桓于新疆，荫桓广东人，用小吏致位九卿，才捷有机变。戊戌新政，康有为时主其家，密疏藉以上达，孝钦深恨之，谪戍伊犁。至是载漪言上奉天主教，宫阁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佐证，追坐荫桓罪，赐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52 页）

〖147〗《义和团档案史料》416—417 页。

〖148〗《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57 页。

〖149〗按联军自天津出发日期，尚有初八日、初九日之说，然联军既于十日夜四更时进攻清军阵地，其出发时间当为初十日。见宋庆之奏报，《义和团档案史料》452 页。

〖150〗《义和团档案史料》446 页。

〖15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21 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152〗《义和团档案史料》469 页。

〖153〗《义和团档案史料》468 页。

〖15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 22 页，《庚子国变记》。

〖155〗《义和团档案史料》468 页。

〖156〗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记事》94页。

〖15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23页。

〖15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册23—24页。

〖15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31—34页。

〖160〗《唐才常集》265页。

〖161〗《义和团档案史料》491页。

〖162〗《清史稿》卷四六五。

〖163〗《光绪朝东华录》总4412页。

〖164〗《清史稿》卷四六五。

〖165〗《清史稿》卷四六五。徐承煜逼其父自尽之事，《梦蕉亭杂记》卷一亦曾述及。

〖166〗《义和团档案史料》513页。

〖167〗《梦蕉亭杂记》卷一。

〖168〗《义和团档案史料》899页。

〖169〗《义和团档案史料》575页。

〖170〗《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752—753页。

〖171〗《义和团档案史料》591页。

〖172〗《义和团档案史料》605页、617页。

〖173〗日期据英代总领事霍必澜于是日所发电报，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216页。

〖174〗《义和团档案史料》642页。

〖175〗《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256页。

〖176〗日期据《义和团档案史料》866页。

〖177〗《义和团档案史料》531页。

〖178〗《义和团档案史料》549页。

〖179〗《义和团档案史料》679页。

〖180〗或谓为清吏毒死。

〖181〗《义和团档案史料》690 页、691 页。

〖182〗《义和团档案史料》742 页。

〖183〗刚毅病卒之日期与地点，各书记载不同，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谓："十八日，至闻喜。刚毅以病留，太后使何乃莹护视之，三日而死。"尚有闰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及二十八日之说。据其时何乃莹之奏报："臣于太原启程之日，见大学士刚毅病体缠绵，诚恐途次乏人照料，因相约同行。十九日行抵侯马镇，病势益剧"（见孔祥吉《刚毅》，载《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四卷 174 页）。是刚毅病卒之地，当为侯马镇，时间应为闰八月下旬。

〖184〗刚毅之生年，陈旭麓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及《辞海》之中国近代史分册皆记为道光十七年（1837）。孔祥吉据清宫档案考证，应为道光十四年（1834），见《清代人物传稿·刚毅》。

〖185〗《梦蕉亭杂记》卷二，杨锐致张之洞密函亦云："刚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遇有条陈变法事，必竭力阻尼之。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531 页）

〖186〗《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九日。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531 页。

〖187〗实即临时首都。

〖188〗《杨儒庚辛存稿》225—226 页。

〖189〗《义和团档案史料》791—792 页。

〖190〗《义和团档案史料》795—796 页。

〖191〗《义和团档案史料》796 页。

〖192〗《义和团档案史料》839—840 页。

〖193〗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载《近代稗海》一辑。

〖194〗《义和团档案史料》864 页。

〖195〗举会长时曾发生争执，辅仁文社之谢缵泰等举杨，而与孙中山亲近之郑士良、陈少白等主举孙中山，后乃举得杨衢云。参见：《革命逸史》初集24页，四集9页；《兴中会革命史要》。

〖196〗原文缺‘而’，据实录增。

〖197〗原文为‘已’，据实录改。

〖198〗《义和团档案史料》914—916页。

〖199〗《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923页。

〖200〗《义和团档案史料》946页。

〖201〗《方家园杂咏纪事》，载《近代稗海》一辑17页。

〖202〗《义和团档案史料》947页。

〖203〗《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64—668页。

〖20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五八

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公元1901年

正月初一日（2月19日）

1 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与英人签订《移交开平矿务局合同》。

开平矿务局位于河北唐山，为近代中国最早且有相当成效之企业之一。八国联军入侵之时，英军曾藉口现任督办张翼“通匪”，而将其逮捕，不久释放。张翼听信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及工程师美国人胡华〔1〕之言，以为矿务局系半官方性质，联军若占领煤矿，将以之充公，遂由德璀琳出面，将开平矿务局所有财产及承平银矿、建平与永平金矿、洋灰（水泥）厂、天津至唐山铁路股份等，尽皆卖与英商墨林。由胡华代表墨林订立合同，另立公司，名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股本一百万英镑，原中国股东填给股票，但仅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张翼以为如此便

可保有中国财产，其结果却导致矿权为英人占有。自此开平煤矿成为名义上华人与英人合办但实际却为英人拥有之公司。〖2〗

初二日（2月20日）

2 德军攻直隶与山西交界之广昌，中国军队伤亡二百余人。其时清廷与列强于“惩办祸首”之事意见不一，列强欲将曾主与列强开战且曾支持义和团之启秀、徐承煜、英年、赵舒翘处死，且已捕启秀及徐承煜，清廷未遽允，又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向英、德、美驻宁、沪领事关说，列强未予允，因有骚扰之事。待清廷让步，允“惩办祸首”条件，德军即不再进攻。列强占北京，大规模战事结束后，联军仍不时出动骚扰，有时亦因清廷不愿接受其议和条件而发动小规模之进攻。

初三日（2月21日）

3 应列强要求，清廷再次宣布惩办“祸首”。

谕称：此案首祸诸臣，昨已降旨分别严行惩办。兹据奕劻、李鸿章电奏，按照各国全权大臣照会，尚需加重，恳请酌夺等语。除载勋已赐令自尽，毓贤已饬即行正法，均各派员前往监视外；载漪、载澜均定为斩监候罪名，惟念谊属懿亲，特予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即日派员押解起程；刚毅情罪较重，应定为斩立决，业经病故，免其置议；英年、赵舒翘昨已定为斩监候，著即赐令自尽，派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视；启秀、徐承煜，各国指称力庇拳匪，专与洋人为难，昨已革职，著奕劻、李鸿章照会

各国交回，即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监视；徐桐轻信拳匪，贻误大局，李秉衡好为高论，固执酿祸，均应定为斩监候，惟念临难自尽，业经革职，撤销恤典，应免再议。至首祸诸人所犯罪状，已于前旨内逐一明白声叙矣。

此外，对董福祥，列强亦要求斩决，但因董带兵随扈，清廷虑操切生变，答允先夺其兵权，以后徐图惩治（后董福祥仅被革职）。〖3〗

载漪，爱新觉罗氏，其父为道光帝第五子奕誴，亦即咸丰帝之弟。故载漪与同治帝、光绪帝皆为堂兄弟。光绪二十年（1894）晋端郡王。时人谓其“少不读书，刚愎自用”。〖4〗十九年（1893）为御前大臣，然尚未大用。戊戌政变后，载漪附慈禧太后，得其信任，故二十五年（1899）底载漪之子溥儁得为大阿哥。此后载漪气焰日张，谋废光绪帝。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庄亲王载勋、户部尚书崇绮、军机大臣启秀、辅国公载澜（载漪弟）等皆附之，前此深受慈禧太后信任之军机大臣大学士荣禄、管理总理衙门庆亲王奕劻亦受其排挤。为谋大位，载漪仇反对废立之列强，并支持义和团入都，力主与列强开战。开战后，杀主和之许景澄、袁昶等五大臣之事，载漪与有力焉，甚至欲率团民入宫杀光绪帝。时人谓其“倒行逆施，致成两宫西幸之局，而国势危如累卵，己亦身败名裂”〖5〗。迨议和，载漪被列为“祸首”，以系懿亲，免死刑。此后居新疆、甘肃。

【考异】中国近代史之著述，多谓载漪之妻为慈禧太后侄女。

其源系出自《清史稿》之载漪传："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女，太后女侄也。"（《清史稿》卷二二一）然据《爱新觉罗宗谱》，载漪前后共有三位福晋，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员外郎绍昌之女；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和硕阿拉善亲王贡桑朱尔默特之女，生子溥儁（即"大阿哥"）；庶福晋赵佳氏，赵延之女。无叶赫那拉氏。另承恩公桂祥（慈禧弟）有女三，长女为光绪帝皇后，次女适镇国公载泽，小女适顺承郡王纳勒赫。无女嫁载漪。（参见郭卫东《简论慈禧与载漪的关系》，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2期）

初四日（2月22日）

4 毓贤被处死于兰州。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命将原山西巡抚毓贤正法。时毓贤已发遣新疆，乃命即在甘肃处死。本日，乃由甘肃按察使等官员监视行刑。

二十二日（3月12日）

5 驻俄使臣、全权大臣杨儒与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进行交收东三省之第十三次谈判。俄方提出"二次改稿"，勒限杨儒十五天内签字。其中规定：中国应与俄国政府商定在满洲兵数及驻扎地方；中国在东北之各将军及他项大员，倘办事不合两国友谊，一经俄国声请，准予调离；中国地方将军设立之马步巡捕兵，其兵力于地方未经全行平定以前，当与俄国政府会同商定，此队巡捕兵军械，不准用炮；中国政府在满洲全境内，如未与俄国政府先行商明，不允他国或他国人造路开矿及一切工商利益，等等。〖6〗

二十五日（3月15日）

6 上海各界人士二百余人于张园集会，抗议沙俄侵略中国东北，主张坚拒俄约。会上汪康年、蒋智由等发表演说，通过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之电报，致杨儒之电报，并通过向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两广总督陶模呈递之《公禀》，要求力拒俄约，以保危局。上海各界集会后，杭州各界人士亦有同类之集会。〖7〗

7 是月，应列强“严惩祸首”之要求，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死于西安狱中；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被处死于北京；庄亲王载勋自尽于山西蒲州（今属山西永济市）。

二月初一日（3月20日）

8 美国教会所办东吴大学成立于苏州，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董事长。东吴大学以“为社会造就完美人格”为校训。〖8〗

初五日（3月24日）

9 中国拒签俄约。

俄国迫全权大臣杨儒在俄国单方面提出之条约上签字，并诈称“中国政府已发训条，饬贵使画押”〖9〗，杨儒坚拒之。俄方甚至引诱谓：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与俄定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乃严词答曰：“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

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此言甚为贵大臣所不取也！”〖10〗

督抚中刘坤一、张之洞等力主拒签俄约。日、英等列强与沙俄矛盾甚大，亦反对中国签约。

是日，清廷议事，鉴于俄国要索太多，损失主权太大，光绪帝为力主拒签俄约之东南督抚来电所动，坚不允画押，荣禄亦不敢立异。〖11〗末乃定暂不签俄约，先议与所有各国之和约。

清廷电寄议和大臣之上谕云：朝廷细思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即著该王大臣等分告在京各使，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并著杨儒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请格外见谅。

次日，俄方再次强逼杨儒签约，杨不畏强暴，再次拒签，是时杨儒尚未接清廷拒签之电旨也。中俄关于东三省之谈判乃陷于停顿。先是，杨儒自二月初三日即已跌伤，或已患脑中风。此次（初六日）谈判后回使馆下车之时，滑跌坠地，不省人事，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十日（1902年2月17日）病逝于俄国。

杨儒（？—1901），字子通，汉军旗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充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二十二年（1896），改任出使俄、奥地利、荷兰大臣〖12〗。杨儒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于国事极为艰难之际受命谈判，国内主政者又彷徨无定见，而能力维主权，以身殉职，人称道焉。

10 上海各界人士闻沙俄逼签条约，再次集会，到者近

千人。集会通过《集议宗旨》，其中曰：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此次集议，筹挽救俄约之法，以后凡我同志之人，务各劝导乡里故旧、族党亲戚及新进后辈，使人人知中国危亡在即，非开通智识不能竞存立于地球之上，即不能保守中国向有之土地，若全土地既失，则牛马奴隶听命于人。言之可痛，思之可悲。〖13〗

十二日（3月31日）

11 徐建寅在湖北因试制火药发生事故而殉职，清廷谕照阵亡例从优赐恤。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科学家徐寿次子。自幼喜科学技术，咸丰十年（1860），随父徐寿至上海，其后助父在曾国藩军营造机器船。继入江南制造局从事技术工作，又与傅兰雅合作译书，其书多由江南制造局印行。同治十二年（1873），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光绪元年（1875），由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调任山东机器局总办。五年（1879），出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在德二年，遍观德国之军工等厂，又受李鸿章之命购铁甲军舰。归著《欧游杂录》，译《德国议院章程》。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开战，时任直隶候补道之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徐建寅经认真考察，谓丁汝昌不能胜任海军统帅之职〖14〗，然其报告未能上达。〖15〗二十二年（1896），清廷整顿福州船政局，任徐建寅为提调。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起，京师设农工商总局，徐建寅为督理大臣之一。及政

变发生，农工商总局撤销。徐建寅乃由张之洞奏调至鄂，旋奉命总办钢药厂。二月十二日，徐建寅亲至制造炸药之车间，与工匠一同拌和药料，不意机器炸裂，徐建寅与工匠人等十六员一并遇难。徐寿、徐建寅父子，于我国之近代科学技术之发展贡献甚大，其不幸殉职，人多惜之。

二十九日（4月17日）

12 联军统帅瓦德西居住之皇宫仪鸾殿失火，联军参谋长、德国一陆军少将被烧死。

三月初三日（4月21日）

13 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并命地方官员及驻外使臣奏陈自强意见。

谕曰："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因变通政治、力图自强，通饬京外各大臣，各抒所见，剀切敷陈，以待甄择。近来陆续条陈，已复不少，惟各疆臣使臣，多未奏到。此举事体重大，条件繁多，奏牍纷繁，务在体察时势，决（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统汇之区，不足以专责成而挈纲领。著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预。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更定，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其政务提调各官，该王大臣等务择心术纯正、通达时务之员，奏请简派，勿稍率忽。此事予限两月，现已过期，其未经陈奏

者，著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16〗

督办政务处实为新政之总汇机关，在清末新政时期极为重要。凡新政措施，多由督办政务处集议，然后奏上由慈禧太后决定。政务大臣无定员，由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及地方大吏兼充，其下设提调、帮提调、总办、帮总办各二人，章京八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称会议政务处，三十三年（1907）并入内阁，至宣统三年（1911）成立“皇族内阁”，政务处始撤。自政务处成立，新政始正式施行。

初五日（4月23日）

14 德、法军分别攻山西固关、娘子关。先是，各国联军一再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直隶，退入山西，中国军队退出后，联军即来攻，但不久联军即退出。

初七日（4月25日）

15 袁世凯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为新政上谕发布后督抚中之率先上条陈者。条陈建言十事，其要如下：一、整顿京师大学堂，各省多设学堂，译外国书。二、减科举名额而增设实科。实科者，各国语言文字及各国政要经济时务也。三科后乃将旧科停止。三、设官报局以开民智。四、简派王公、官员赴各国游历以广见闻。五、增官俸以养廉。六、设商会以振兴工商。铸统一之银币。七、设军事学校以修武备。〖17〗

十一日（4月29日）

16 发布惩办保护教堂教士不力之官员上谕，惩处地方

官员五十余名，其中山西归绥道郑文钦等三人斩立决；蒙古塔拉特王革爵查办；已故直隶总督裕禄、已故驻藏办事大臣庆善追夺官职；浙江巡抚刘树堂、江西按察使陈泽霖等革职永不叙用；浙江布政史荣铨、盛京副都统晋昌、黑龙江副都统凤翔等发往极边充当苦差。

二十二日（5月10日）

17 由流亡日本之爱国志士及留日学生所办之《国民报》在东京创刊，此为留日学生中较早宣传革命之刊物。创办人有秦力山、戢元丞、沈翔云等，其中多参与自立军密谋者，自立军失败后转向革命。该刊宗旨为“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鼓吹“革命排满”，曾刊登《美国独立檄文》、章太炎《正仇满论》等文章。该刊仅发行四期，于本年六月二十六日（8月10日）停刊。

18 春，陕西继去年大旱之后，仍持续干旱。据《北京新闻汇报》报道，七月初，西安每日饿死者达七百余人。〖18〗

四月初九日（5月26日）

19 命工部尚书瞿鸿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20 清廷允向列强赔款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先是三月初一日，各国列强提出赔款总数为银四万万五千万两。然关于赔款问题，双方分歧甚大。中国财政维艰，无力筹款，因欲将海关税增至值百抽十，以便筹款。列强之间意见亦不一，俄、德商业利益较少，主多索赔款，而不甚顾及关税；英、美为其商业计，主张考虑中国偿付能力，然不愿

加增关税。经各方一再讨价还价，英、美同意将关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并以关税、常关税、盐税为赔款之担保，于是双方关于赔款问题达成协议。

十二日（5月29日）

21 加派工部尚书瞿鸿禨为政务处大臣。

十七日（6月3日）

22 慈禧太后懿旨命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出具考语，即行保荐。并著政务处大臣拟订考试章程，先期请旨办理。

23 谕曰：现在时势艰难，朕仰体慈怀，宫廷日用，益崇节减，所有各省每年例供，除茶叶、药材及关于祭祀颁赏等项外，其余一切食物，著永远一并停止。

24 命各省革除书吏差役。

谕称：近因整顿部务，特谕各部堂官，督饬司员，清厘案卷，躬亲办事，将从前蠹吏，尽行裁汰，以除积弊。惟闻各省院司书吏，亦多与部吏勾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勾通省吏，舞文弄法，朋比为奸，自非大加整顿，不能弊绝风清。至差役索扰，尤为地方之害，亟应一律革除。著各督抚通饬所属，将例行文牍，一并清厘，妥定章程，仿照部章，删繁就简。嗣后无论大小衙门，事必躬亲。书吏专供缮写，不准假以事权，严禁把持积压串通牟利诸弊。其各衙门额设书吏，均分别裁汰。差役尤当痛加裁革，以期除弊安民。

25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离京赴津，准备回国。先是四月初十日，瓦德西接德皇之电，谓在中国已无重大军事行动，命瓦德西还，于是瓦德西结束在中国之使命，后经日本回国。在此前后，各国联军亦陆续撤出北京及直隶。

十八日（6月4日）

26 清廷与德国商定，派醇亲王载沣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以对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表示歉意。〖19〗下月初一日，又以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为日本使馆人员杉山彬被杀事赴日致歉。〖20〗

二十五日（6月11日）

27 谕令将义和团及打洋教地方停止文武考试各五年，其中有顺天、保定、天津、太原等四十余府州县。〖21〗

28 是月，罗振玉创办之《教育世界》在上海发刊。该刊系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教育之专门杂志。该刊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刊，于时颇有影响。

29 四、五月之交，直隶深州发生抗捐风潮。此次风潮之起，系因顺直各州县赔恤教案，均派民间捐款筹偿，为数太多，民不堪命。深州等处，因之聚众二十余万人，抗不承捐。嗣后官方让步，将抚恤教民之款，仍由地方自筹，但将顺直各州县赔被毁教堂之款，剔出若干，归入庚子大赔款。

五月二十三日（7月8日）

30 命驻外使臣考察出洋华商子弟，将学有专长者推荐给朝廷任用。

31 是月，张謇所创办之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张謇兼任总理。通海垦区地跨江苏通州、海门之间，北起通州吕四（今属启东县）丁荡，南至海门小安沙川洪港，该地原为海边荒滩，盐场夹杂其中。总面积二百三十二平方里，可垦地约十一万五千亩。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之目的乃为大生纱厂提供原料。十余年后，通海垦区开垦出耕地九万余亩，有万余人在垦区劳作。〖22〗

六月初三日（7月18日）

32 命将江南自强军调山东交山东巡抚袁世凯督饬训练。〖23〗

初九日（7月24日）

33 谕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庆亲王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大学士王文韶为会办外务大臣，原工部尚书瞿鸿禨改任外务部尚书并为会办大臣。设立外务部并以亲王管部，系《辛丑条约》之规定。

二十四日（8月8日）

34 黄河在山东章邱县境决口数十丈，在山东惠民县决口一百八十余丈。决口原因系因河南、陕西入夏水涨，山东本省亦连降大雨，山水暴发，致使黄河决堤。当地河底高于平地，一经决口，内外一片汪洋。南岸漫口之水，冲

入小清河入海，北岸漫口之水，冲入徒骇河入海，但两河无法容纳，又冲出为患。本年山东受灾达八十四州县。惠民县决口，直至九月二十四日方堵筑合龙。〖24〗

二十八日（8月12日）

35 中俄交收东三省之谈判于北京重新开始，由议和大臣负其责。

36 五、六两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此三折甚为重要，为清廷举办新政之指导性文献。

先是，清廷新政上谕发布后，刘、张二人即讨论上书。其时，慈禧太后虽发布新政上谕，然仍心存疑虑，不愿督抚在覆奏中言“西法”，此情由枢廷传出，张之洞即于正月初九日致电军机大臣鹿传霖，坚持应提“西法”，其电文云：“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督抚覆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二月初五日，张再电鹿传霖：去腊变法谕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

终归澌灭矣。又云：中国地日蹙，兵日弱，财日匮，群强环而压之，将与越南、印度同，求为高丽而不可得矣。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后刘、张奏折，终于写进采西法内容。张之洞、刘坤一最初拟与各省督抚一起联衔上奏，三月初袁世凯得清廷示意，希各省督抚不必联衔上奏，仍各举所知。袁将此意转达张之洞，并认为张、刘参预政务处，与别人不同，可不必与其他督抚联衔。于是张、刘商定只由二人联衔，定由张之洞主稿，参预起草者尚有张謇、沈曾植、汤寿潜、郑孝胥等人。〖25〗

第一折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五月二十七日上。此折主要论教育，主张教育改革为当务之急，并建议四条：一为设文武学堂，即广设新式学校。二为酌改文科，即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考试内容增加有用之学。三为停罢武科，即立停武科举。四为奖劝游学，主张多派学生赴日学习，并鼓励自费留学。刘、张谓，此四条为求才图治之首务，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最后又强调：变法之事，揆之今日时势，幸无可幸，缓无可缓，仰恳宸衷独断，决意施行，其有为因循迁就之说者，惟赖朝廷坚持，勿为其所摇夺。

第二折为“整顿中法十二条”，六月初四日上。此折主旨在除弊。十二条为：一、崇节俭，请明降谕旨，力行节俭，始自宫廷，所有不急之务，一切停罢，无益之费，一切裁减。二、破常格，主张在用人、臣下建言、仪文礼

节诸方面破除常格。三、停捐纳，即停捐纳实官。四、课官重禄，即增加官员俸禄以养廉。五、去书吏。六、去差役。七、恤刑狱，即改革司法。八、改选法，即改革官员之任命及候补办法。九、筹八旗生计，主张鼓励旗人自谋生路，并设八旗学堂。十、裁屯卫，即变通漕运办法，裁撤负责转运之屯田军。十一、裁绿营，主张每年裁绿营二十分之一，二十年裁完。十二、简文法。

第三折为“采用西法十一条”，六月二十七日上。其十一条为：一、广派游历，拟请敕派王公大臣以及宗室后进大员子弟、翰詹科道部属各项京官，分赴各国游历，考察外国情况。二、练外国操，用西法训练军队，并建议设参谋部。三、厂军实，加紧制造新式武器。四、修农政，建议译外国农书，各省设农务局，朝廷设农政大臣，京师设农务大学校，省城设农务学校，鼓励垦荒。五、劝工艺，建议设工艺学堂、劝工场（商品展销馆），建立专利制度。六、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建议聘请各国著名律师，帮助中国编纂上述法律。七、用银元。八、行印花税。九、推行邮政。十、官收洋药，即鸦片专卖。十一、多译东西各国书。〖26〗

计议起草奏折时，张之洞尚曾提出仿设上议院之主张。其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陶模等各督抚及盛宣怀之电云：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之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张之洞提出之办法为：

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公举，州县由通省绅士公举；京官亦如此，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候补者公举，各局总办，亦可由局员公举。〖27〗

37 五、六两月，安徽沿长江两岸受水灾甚重，多处堤圩溃决，受灾达四十五州县。

七月初一日（8月14日）

38 宣示于八月二十四日自西安回銮。先是，列强已多次要求清廷回銮，议和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及直隶绅士亦曾奏请回銮，然慈禧太后一直心存顾虑，四月二十九日，曾公布七月十九日回銮，至此又再推迟。至于回銮路途所经之地，地方官员早已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为慈禧太后、光绪帝之到来做准备。仅整修装饰午门至正阳桥牌坊，即用银十二万九千余两。〖28〗

初二日（8月15日）

39 决定停征漕粮，一律改征折色〖29〗。谕曰：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上耗国库，下朘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糜费，核实整顿。著自本年为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30〗同时命各省督抚将节省之局费、运费等项，悉数提存，听候户部指拨。清代漕运，历经二百余年，至此，中国历史上之漕运制终于宣告结束

十六日（8月29日）

40 谕命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具体办法为：

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

41 又谕废除武科科举。其武举人、武进士可投标（即入军队）学习。精壮武生可入伍。

二十二日（9月4日）

42 醇亲王载沣在德国拜会德皇。

载沣于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启程前往德国，当日下午自天津乘船赴上海。六月初五日，自上海乘德国拜宴轮出洋。七月十一日，载沣抵意大利，然后拟经陆路赴德。但会见德皇之前，为觐见礼仪事大起波折。德国要求载沣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等均行跪拜礼，德皇则坐受国书。清廷、议和大臣奕劻及李鸿章均表示跪拜之礼不可接受，经反复交涉，德方方允免跪拜礼。呈递国书时载沣只带参赞荫昌一人为翻译，免去跪拜礼，俱行鞠躬礼，德皇仍坐受国书。此后载沣在德国参观武备学堂、兵工厂及军队操练、演习等，德国之接待亦甚隆重。八月十八日离德国，至十月初六日回到北京。

【考异】清季曾盛传德方要求载沣行跪拜礼，误。如清季御前侍卫岳超之回忆："闻载沣抵德京柏林后，清德双方对谢罪仪式曾一度发生争论。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国亲王见德皇谢罪时须行跪拜之礼，此种侮辱，使载沣不堪忍受。"（《晚清宫廷生活见闻》101页）而据当时之档案及《醇亲王载沣使德日记》，德方未要求载沣行跪拜礼，而是要求随员行跪拜礼。（参见：《醇亲王载沣使德日记》，《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4期；李学通《醇亲王载沣使德史实考》，《历史档案》1990年2期）

二十五日（9月7日）

43《辛丑条约》签订。

该条约签字之列强依次为：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国。代表清廷签字者为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因是年为中国旧历干支纪年之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为：

一、德国驻华公使男爵克林德被杀一事，当派亲王前往致歉。已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9日），奉谕旨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大清国国家业已允诺，在克林德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林德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此事已于六月初七日（7月22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致书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

一座，足满街衢，已于五月初十日（6月25日）兴工。又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

二、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已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袁昶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同月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初八日，均正法。又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

三、本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四、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并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

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

五、赔款：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清还。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

六、划使馆区：大清国国家允定，各国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各国亦可自行防守。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七、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八、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议定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九、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各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降叙。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十、由中国皇帝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十一、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31〗

二十九日（9月11日）

44 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并命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扩充南北洋及湖北武备学堂、山东随营学堂。

45 命停止捐纳实官。捐纳实官，导致官场流品淆杂，吏治腐败，早为世所讥评。至此方得废除。后又规定虚衔封典仍可捐。

三十日（9月12日）

46 谕令整顿军队。

七月十三日，清廷已命各省整顿军队，其谕云：除素称得力及练习洋操著有成效者毋庸裁撤外，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上年有事时各省奏请添募之勇营，亦一并酌量裁撤。至此，再命整顿军队，并仿近代西方军制将军队分常备、续备及巡警。谕称：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积弊甚深，业经通谕各督抚认真裁节，另练有用之兵。因念练兵必先选将，而将才端由教育而成，自非广建武备学堂，挑选练习，不足储腹心干城之选。但学堂成效，既非旦夕可期。其各省之设有学堂者，学成之员现尚不敷分调。惟有先就原有将弁，择其朴实勤奋者，遴选擢用。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

八月初二日（9月14日）

47 命将各省书院一律改设学堂。

谕称：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寡实。今欲痛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用。

此为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之正式开端。

初四日（9月16日）

48 命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鼓励自费留学。

谕称：造就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于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实与凭照相符，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覆加考验，择尤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著各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著由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均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32〗此谕为清末大批学生出国留学之开端。

初五日（9月17日）

49 最后一批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联军与中方在皇宫举行交接仪式，由奕劻与内务府大臣世续主持接收。〖33〗自此除使馆区外，联军全部撤走。但联军所设天津都统衙门尚未肯撤销。

十六日（9月28日）

50 清廷批准户部所拟筹款以支付庚子事件赔款办法。

自甲午战后，清廷财政已甚为艰窘，中央财政收入年不足银一亿两。而按《辛丑条约》之规定，公历1902年1月1日起开始交付赔款，前数年每年本利银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以后按年递加，每年二千余万两至三千余万两，共三十九年付清，共计本息达九亿八千多万两。“款目之巨，旷古罕闻”。为筹得如此巨额款项，户部筹画节流、开源。节流者有：裁减光绪二十五年（1899）添加之虎神营、骁骑营、护军营、神机营、步军营经费；停支满汉官员及八旗兵丁米折；裁汰军队及沿海沿江防费。增加收入者有：开办房间捐输；地丁收钱，酌提盈余；在原盐斤加价基础上再加价；增加鸦片税、茶糖烟酒税。中央筹措小部分，不足者每年一千八百余万两，摊派于各省：江苏二百五十万两；四川二百二十万两；广东二百万两；浙江一百四十万两；江西一百四十万两；湖北一百二十万两；安徽一百万两；山东九十万两；河南九十万两；山西九十万两；福建八十万两；直隶八十万两；湖南七十万两；陕西六十万两；新疆四十万两；甘肃三十万两；广西三十

万两；云南三十万两；贵州二十万两。〖34〗

十八日（9月30日）

51 谕命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磋商，撤销天津都统衙门，早日收回天津。此后除议和大臣外，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袁世凯亦与列强多次交涉，然迟迟未有结果。

十九日（10月1日）

52 谕以盛宣怀为办理商税事务大臣，负责与列强进行通商行船条约及改定进口税则之谈判，并命盛就近与刘坤一、张之洞会商。改定通商行船条约，系《辛丑条约》所规定。至十二月初，中英商约谈判于上海开始。英方交来条款二十四条，欲取消厘金。此后加税免厘即成为谈判之核心。

二十日（10月2日）

53 清廷重申变法自强。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回銮前夕，收到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折，荣禄又面奏云：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申诫谕，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因此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再次强调变法。懿旨云：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国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

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二十四日（10月6日）

54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自西安启程回銮。计在西安住近一年。离西安时，太后行李车，预备三千辆，金银、绸缎、古董、玩器，尚不胜载。各地供应，所耗民财无数，至有临潼知县，因无力供应，遂装聋作哑，以不知为名，冒革职问罪之险，不予筹办。至河南境内，“御驾所经各地，相互竞赛供应。即尖站亦均漆绘彩画，摆设铺陈，满置鲜花，芳香袭人，甚得慈禧欢心”。〖35〗

55 是月，兴中会员谢缵泰联络原太平天国瑛王、洪秀全之侄、避难在香港之洪全福及富商李纪堂，谋于广东发动反清起义，建号“大明顺天国”，事成举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至光绪二十八年底，因代购军械之洋行企图吞没款项，向清吏告密，导致起义未发而败。此为兴中会最后一次起义〖36〗。

九月十六日（10月27日）

56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抵达河南洛阳，在洛阳休息直至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七日（11月7日）

57 李鸿章卒。

上年十一月初，李鸿章已发病，久治不愈，然议和之

事却不容其少息。西医谓病因为胃血管破裂。本年九月十九日，李鸿章赴俄使馆议东三省约事，俄人极尽恫吓胁迫之能事，李鸿章自俄使馆归，即呕血，病势转重，遂至不起。〖37〗议和之事，尚遗天津未还、俄约未定二件未妥。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自幼聪颖，科场顺利，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李鸿章之父与曾国藩为戊戌（1838）进士同年，李鸿章因拜曾国藩为师，并得曾之赏识。二十七年（1847）得进士。咸丰三年（1853），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自此开始其戎马生涯，然辗转数年，迄无成就。咸丰八年（1859 年 1 月），李鸿章投曾国藩幕，曾、李二人甚相得，李敬曾而曾重李。李鸿章对人云：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则谓：少荃天资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生平事业实自此始。十一年（1861）十一月，受曾国藩命组建淮军，次年率淮军援上海，寻擢江苏巡抚。太平天国灭后，继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及曾国藩镇压捻军无功，清廷乃代之以李鸿章，同治七年（1868）平灭捻军，论功赏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九年，又继其师曾国藩为直隶总督，自此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直督凡二十余年。其一手建立之淮军，亦为清廷倚重，同治十一年，授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复赏戴三眼花翎。李鸿章以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起家，活跃中国政坛四十年，举凡十九世纪后半中国之大事，李鸿章几无役不与之。时人谓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李鸿章认定中国已临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故致力“自强新政”，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若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皆为其一手创办。然其外交方针则较为软弱，自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至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寻出为两广总督。迨庚子一役，八国联军占京师，李鸿章再次奉命议和，而辛丑条约签订，已亦心力交瘁矣。其生平事业，世人毁誉参半，毁者诋为卖国贼，誉者颂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第一人〖38〗。

是日，清廷予李鸿章谥曰“文忠”，追赠太傅。十一月十四日，又以李鸿章“功绩迈常”，破例准为之在京师建立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为汉大臣在京师建专祠之第一人。

58 以王文韶署议和全权大臣。

59 以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十二月初十日（1902年1月19日），清廷又命袁世凯参预政务处事宜，此后袁世凯逐渐成为最有权势之地方官员，且于朝政有甚大影响。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生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家为望族，其家族多中科举、任官职者，其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袁少时生活放荡，而狡黠自负。两度科举不售，遂焚其所作诗文，决另谋出身。光绪七年（1881），投奔淮军统领、胞叔袁保庆之好友吴长庆〖39〗，吴长庆命其帮办文案，继委前敌营务处。其时张謇亦在吴幕，吴命袁随张读书。张謇后忆云，彼时曾命题课以八股，则袁不

能成篇，且颇以为苦。然偶令其办理事务，则井井有条，似颇干练。〖40〗袁自此踏入仕途。八年（1882），吴长庆奉命入朝鲜，袁亦随军，此后在军中颇为得力，又代朝鲜训练新军。十年（1884），吴长庆归国，朝鲜开化派合日本公使政变，袁亲率清军迅速击而败之，得李鸿章赏识。次年，加三品衔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交涉事宜。袁加紧在朝鲜之经营，与野心久蓄之日本冲突。甲午战败，袁以练新式军队为当务之急，上书李鸿藻，请全用西法练兵。又走访翁同龢，并得刘坤一、张之洞之荐。李鸿藻遂荐其接办天津之定武军。康有为发起强学会，袁世凯及其亲信徐世昌亦列名其中，袁在强学会中甚为活跃，且为办图书馆与报馆捐银。然其同时又着意与后党直隶总督荣禄相结纳。政变作，又以出卖维新党，得荣禄及慈禧太后之信任，不惟得保官职，且扶摇直上，终获任直隶总督一职。此后袁于直隶练新军、办学堂、兴实业，成效甚著，直隶因与张之洞任职之湖北同为新政之模范省。

【考异】袁世凯之任直督，实为清季之大事，亦为中国近代史之大事。世间盛传袁之任直督系李鸿章遗折保荐，如李剑农谓：李于临死前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保荐袁世凯继任直督，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西太后得了李的遗疏，想了一想，于是就把直督兼北洋大臣一席授与他了。（《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37 页）范文澜之《中国近代史》亦从此说（398 页）。李宗一《袁世凯传》（93 页）亦云：袁“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李临终又有口授遗疏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在李死去的当天，西太后就明令提拔他署理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说实误。李鸿章去世之日，袁世凯任命之令即下，而其时李之遗折无抵达行在之可能。李之亲信周馥记：九月二十六日，得京电，相国病危，嘱速进京。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适于晦君（于式枚）侍御代拟遗疏折稿，一面电奏，一面缮发遗折（《周悫慎公全集·年谱》）。据此李鸿章时已无缮遗折以荐袁之可能。周馥父子（子周学熙）均受惠于袁，若李果有保荐袁之遗言，当不致隐而不言。时随侍在侧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亦否认鸿章临终荐袁事。另据回銮途中承应宫门差事之吴永回忆：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去世之日两宫即已知其事，且“两宫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当日即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而十月初三日，召见庆亲王奕劻时，两宫方得见李之遗折。《德宗实录》之记载可与吴永之回忆参证。（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189页）

60 是月，袁世凯在山东创办大学堂。

此为清廷谕令各省办学堂后率先创办之新学堂。袁虑及中小学堂尚无，因将大学堂内暂分三等：备斋，习浅近各学，略如各州县之小学堂。正斋，习普通学，略如各府厅、直隶州之中学堂。专斋，习专门学。袁之意，大学堂只应设专斋，因一时无所取材，故虽有大学堂之名，暂不立专斋之课，而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俟正斋诸生毕业有期，再续订专斋课程，以资精进。课程方面，备斋两年，主要学习中国经史掌故、及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等各种浅近之学。正斋四年，授普通学，分政、艺两门。政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治法学；艺为自然科学技

术。大学堂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41〗

袁世凯寻将学堂章程上奏，清廷认为“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而谆谆于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赅之道”，于十月十五日命将其原奏及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

十月二十日（11月30日）

61 命废除溥儁大阿哥名号，并令立即出宫。

大阿哥之废除，地方督抚亦曾参与。早在庚子年末，受朝廷命赴各省催解饷、为慈禧太后信任之吴永抵达湖北时，张之洞谓吴永曰：“此次祸端，实皆由彼（大阿哥）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之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若待外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不如及早自动为之。君回至行在，最好先将此意陈奏，但言张之洞所说，看君有此胆量否？”吴永回西安后，先与荣禄商议，得荣禄首肯之后，方向慈禧太后奏陈，慈禧太后略作思索，即嘱吴永谨密勿声张，并谓可在回銮到开封时再办。〖42〗至本年十月十四日，张之洞又致电军机大臣鹿传霖：“九月内德穆使自京来鄂晤谈，择密室屏人密语问曰：大阿哥之本生父端王经各国加以重罪，不知大阿哥将来究竟如何？语甚多，大率深不悦而已。”张之洞意将此语转告慈禧太后。于是方有废大阿哥之举。〖43〗

二十五日（12月5日）

62 清廷公布由政务处和礼部拟订之《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生经考核后，优等者可作为举人、贡生，举人再经考试，可作为进士。

二十八日（12月8日）

63 奖赏庚子事件出力人员。懿旨谓：现在大局渐定，回京有期。奕劻、李鸿章会同妥议和约，转危为安；荣禄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王文韶协力同心，不避艰险；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庆亲王奕劻著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著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著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著赏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均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已故大学士李鸿章著再赐祭一坛，伊子李经迈著以三四品京堂候补。

十一月二十五日（1902年1月4日）

64《外交报》（旬刊）创刊于上海。此为中国第一份以国际和外交问题为主之报刊。创办人张元济。《外交报》创办后不久即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外交报》提倡教育救国，主张改革，但不赞成革命，是当时较有影响之报刊之一。该报共出三百期，宣统三年（1911）停刊。

二十八日（1月7日）

65 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回到北京。

先是，十月初二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抵达河南开封。慈禧太后对列强如何待彼仍心存疑虑，因而在开封逗留不前，并在此庆其寿辰。直至十一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方自开封渡河北上。二十四日（1902 年 1 月 3 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自河北正定乘火车至保定，二人皆系初次乘火车。之后再自保定乘火车回到北京。

二十九日（1 月 8 日）

66 慈禧太后发布懿旨，追赠珍妃为贵妃。懿旨云：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

67 是月，甘肃平罗县下营子地方发生抢教堂伤教士教民案，梅教士及教民共四人因伤致死。

十二月初一日（1 月 10 日）

68 命各省竭力筹款，谕云：此次赔款载在约章，必须如期筹偿，万不可稍涉迁延，致失大信。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务遵照全权户部会议办法，竭力筹措，源源拨解，按期应付，不准丝毫短欠，致生枝节。倘或因循贻误，定惟该将军督抚等是问。

69 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管理京师大学堂。次日，又谕将同文馆归人京师大学堂。自戊戌政变之后，大学堂有名无实。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管理京师大学堂大臣许景澄被杀，慈禧太后且命停办大学堂。至此方得恢复，在张百熙管理之两年间，京师大学堂得有较大发展。

70 以王文韶为督办路矿大臣，瞿鸿禨为会办大臣。

初四日（1月13日）

71 清廷处分支持义和团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等五人，革职永不叙用。此数人之处分并非《辛丑条约》所规定。

72 命各督抚将军调和民教。慈禧太后懿旨称：历年以来，召见内外大小臣工，必以讲求时务、联络邦交为训勉。每于州县等官，必谕以朝廷于教堂教士一视同仁，务须加意保护，并劝导百姓，常使民教相安，且勿猜嫌多事。乃各衙门人员，能仰体朝廷德意者，固不乏人；其未能实力奉行者，亦复不少。嗣后务当屏除成见，开诚布公，择善而从，相接以礼，自能中外辑睦，共享升平，岂非安上全下之大幸。至各省民情不一，究竟良懦者多，往往有宵小之徒，辗转煽惑，造言生事，遂至酿成教案，多被株连，后悔无及。是在地方官平日与民相亲，随时开导，遇有民教争讼，听断持平，无偏无激。其有传习邪教，如白莲、八卦等名目，藉端惑众，本为法令所不容，久已悬为厉禁。务即申明晓示，严切稽查，有犯必惩。〖44〗

十九日（1月28日）

73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同会见英、法、美、俄、德、日等十二国使臣。据外人记述："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而

的。”〖45〗

本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又会见各国公使及公使夫人。据外人记述云：太后“非常亲切，请那些经历过困困的人站出来之后，她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46〗。

二十一日（1月30日）

74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签字。

条约规定：双方在朝鲜和中国之利益遭他国损害或因中朝内乱而遭损害时，有权采取必要之防卫措施；缔约一方为维护上述利益同第三国开战时，缔约一方应努力阻止他国参加反对其同盟国的敌对行动；如他国帮助第三国同缔约一方作战，则缔约另一方应援助其盟国共同作战。此约之针对对象实为俄国，并于正月五日通知俄国。条约公布后，得美国声明支持。此约于次年正月四日（1902 年 2 月 11 日）正式公布。

英日同盟系针对俄国而缔结。甲午战后，日本割断中国与朝鲜之藩属关系，然尚有俄国与之争夺朝鲜，且日本之野心日增，不仅占朝鲜而已，更思染指中国之东北。而沙俄则不仅图侵吞中国之东北，又与日本争夺朝鲜，因之，日、俄矛盾日增。而英国早与俄国争霸，其矛盾由来更久。故日本遂利用此点订定同盟，得英国之支持，以与沙俄抗衡。英国亦图在远东得一盟友，而在全球与俄、法、德竞争。美国在此争斗中则倾向于英国，本月二十三日，美国复声明，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三省利权。

二十二日（1月31日）

75 以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为军机大臣。

二十六日（2月4日）

76 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电奏湖北筹措赔款办法。

先是，自户部奏准各省摊派赔款办法，各省均表为难。刘坤一、张之洞等曾请减免三成，然清廷不允，张等只得勉强罗掘。

略曰：湖北担负从前两次赔款，拨补多系无着，镑价又复加增，已极竭蹶。现摊派赔款，湖北年出一百二十万，款数极巨，且又需兴办自强要政，民力困竭。筹议半年，仅得数条办法。拟先于光绪二十三年部议提解州县丁漕钱价盈余外，再行加提，合计可得银十余万两。又查光绪二十三年部议，地丁银每两减征钱一百文，漕粮每石减征钱一百四十文，粮户所省无多，且此等畸零之数，吏胥多仍旧征收，小民并未尽沾实惠，拟将此项减征之数，仍照旧案征收，合计可得银数万两。又查税契一项，皆系家计充裕之人，兹拟暂于正税三分之外，加捐三分，名为契捐，不准官吏中饱。又拟查照部文，于通省繁盛城镇劝办房捐、铺捐，并开办烟（鸦片）膏捐。此外如川盐、淮盐加价，及土药（土产鸦片）加税，前已奏准开办。又仿照西法，行富签捐彩票，本月初已奏明，现正举办。究竟能收若干，尚无把握。惟有督饬司道府县随时体察，竭力办理。〖47〗

77 是年，清廷颁《厦门鼓浪屿公地章程》。先是，鼓浪屿早有外人居住，且非法设管理机构。至此，清廷乃将

鼓浪屿开为“公地”，其情形介于自开商埠与公共租界之间。

78 日本人在北京创办《顺天时报》，为外国人在北京出版之首家中文报纸。该报初由东亚同文会主办，光绪三十一年由日本驻华使馆接办。该报为日刊，面向中国人。内容有宫门抄、上谕、论说、各地通讯、要闻、小说等。该刊赞同君主立宪，又多载经济资源调查之文。

79 辽宁抚顺煤矿开采。先是，候选知府王承尧及候选知县翁寿联名呈请开采抚顺千山台等处煤矿，并与俄道胜银行合办。因可报效银二万两，竟得到盛京将军增祺批准。但开采之后，俄人竟强行自行开采。至日俄战争后，日本藉口该矿为俄人经营，占为己有，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中国政府多次交涉，未能收回。

80 香港商人赵新基等创办兆安轮船公司，资本港币三十万元，购一千余吨之轮船开行于广州、香港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又集资二十五万元，设元安轮船公司，仍开行于广州、香港间。是为国人私人资本早期创办之轮船公司之规模较大者，然挂英国旗。〖48〗

81 国人创办之机器厂矿数降至甲午战后之最低点，仅六家，资本额十四万余元。其规模亦无足述者。〖49〗

〖1〗胡华一般译胡佛，后任美国总统。

〖2〗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984—988 页；《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二辑 61—65 页。

〖3〗《义和团档案史料》967 页，按此上谕又为辛丑条约附件之一，见《中外旧约章汇编》1011 页。又《德宗实录》将发布日期列于六日，与《光绪朝东华录》及辛丑条约及档案史料皆不同，应以档案史料为准。

〖4〗《梦蕉亭杂记》卷一《载漪与拳民交结》。

〖5〗《梦蕉亭杂记》卷一《载漪与拳民交结》。

〖6〗《杨儒庚辛存稿》58—60 页。

〖7〗《拒俄运动》3—13 页。

〖8〗《中国教会学校史》142—148 页。

〖9〗《光绪朝东华录》总 4643 页。

〖10〗《杨儒庚辛存稿》54 页。

〖11〗《王文韶日记》1019 页。

〖12〗《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六卷谓杨儒调任驻俄、奥、荷使臣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误。据《德宗实录》及《清史稿》、《清史列传》之《杨儒传》均作二十二年（1896），当以此为是。

〖13〗《拒俄运动》14—15 页。

〖14〗《翁同龢日记》五册 2763 页。

〖15〗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载《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

〖16〗新政之要者，为练新军，办新学堂，派游学，振兴实业，改官制，改革司法等。

〖17〗《袁世凯奏议》268—277 页。

〖18〗《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87 页。

〖19〗但清廷派载沣谕旨未说“道歉”二字，而云“敬谨将命”。

〖20〗上谕中与钦派载沣一样，不说“致歉”，而云“敬谨将命”。

〖21〗此处日期据《义和团档案史料》、《清实录》及《光绪朝东华录》。《中外旧约章汇编》所载之辛丑条约附件日期与此不同。

〖22〗《大生系统企业史》45—62页。

〖23〗《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24〗参见：《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84页；《袁世凯奏议》上册347—350页。

〖25〗《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七一、卷二七二，《电牍》；《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七年。

〖26〗《江楚会奏变法》光绪辛丑九月两湖书院刊本。

〖27〗《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一。

〖28〗《义和团档案史料》1290页。

〖29〗即将漕粮折合银价或钱价，改征银或钱。

〖30〗参见：《光绪朝东华录》总4689页；《清代漕运》。

〖31〗《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册1002—1024页。《辛丑条约》尚有十九份附件，从略。又在条约签字之各国，西班牙其时之译名为“日国”，意大利为“义国”，荷兰为“和国”。《辛丑条约》之签订，不惟为义和团事件之完结，亦为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动之一大转折。盖此前清廷之部分官员及士绅，常有笼统排外之意识及举动，然却又不知如何以有效之方式抵御列强之侵略。此次事变，乃导致社会思潮之大变。孙中山后曾忆其时之事云：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

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情都要学外国（《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载《孙中山全集》九卷 316 页）。不惟如此，国人对清朝政权之态度亦大变，对清廷之不满情绪，及革命思潮之兴起，皆以此为转折点。孙中山亦有回忆："经此失败（指庚子 1900 年兴中会之反清起义）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指光绪二十一年失败之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建国方略之一·有志竟成》，载《孙中山全集》六卷 235 页）另一方面，义和团虽败，而其勇敢奋斗、不惧牺牲之精神，令各国印象甚深。如联军统帅瓦德西即云：吾人对于中国民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鉴于此，瓦德西认为，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86—87 页，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经此次事变，此后除俄、日仍步步进逼外，欧洲各列强前此对华咄咄逼人之政策亦稍缓。

〖32〗此谕日期据实录，《光绪朝东华录》作初五日。按：至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 年 2 月 1 日），又谕命选派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

以下八旗子弟出洋留学。

〖3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243 页。

〖34〗《光绪朝东华录》总 4725 页。

〖35〗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491 页；岳超《庚子、辛丑随銮纪实》，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103 页；《德宗实录》卷四八六。

〖36〗光绪二十一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兴中会员均加入同盟会，兴中会不复存在。

〖37〗傅德华、陈宗海《李鸿章晚年病情未刊电稿》，载《安徽史学》1985 年 6 期。

〖38〗李鸿章之生平，苑书义《李鸿章传》。

〖39〗袁世凯幼时过继袁保庆为子。

〖40〗《张謇传记》6—7 页。

〖41〗《袁世凯奏议》上册 317—341 页。

〖4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册 430—432 页，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43〗《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七五《电牍》。

〖44〗《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1275 页。

〖45〗《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88 页。

〖46〗《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88 页。

〖47〗《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1296 页。

〖48〗《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04 页。

〖49〗《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 页。

清通鉴　卷二五九

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公元1902年

正月初一日（2月8日）

1 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刊名系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1〕。是刊撰稿最多者，亦为梁启超，常日撰文五千言。《新民丛报》曾刊梁启超之《新民说》、《开明专制论》、康有为之《辨革命书》等文。初时宣传维新，介绍西方新学说，于青年学子影响甚大。黄遵宪曾评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之文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2〕

梁启超之《新民说》始刊于《新民丛报》第一号，该文共分二十节，逾十万字，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方全部

刊完。梁谓："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然新民也者，实改造国民性之意也。梁抨击中国之旧道德、旧观念，谓当树新道德、新观念。于其时之中国青年影响甚大。

梁启超之《新史学》亦始刊于《新民丛报》第一号。梁于此文中批评中国之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倡"史学革命"。此文堪为中国近代新史学之开端。

初八日（2月15日）

2 江西巡抚李兴锐奏于省城设工艺院，收轻犯及不良子弟，教以工艺技术，俾此等人能自谋生业。奉旨允准。此为清末新政中较早实行之监狱改良措施。

十二日（2月19日）

3 从翰林院侍读宝熙奏，谕将宗室、觉罗、八旗等官学，改为小学堂、中学堂，均归入大学堂办理。命管学大臣张百熙妥为经理。

十三日（2月20日）

4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制定《募练新军章程》。其中对应征之士兵有严格要求。除身体须强壮外，曾吸洋烟（鸦片）者不收，有犯罪记录者不收，溃勇游民不收。又厚给饷银，并予家属优厚待遇。

上年十二月，清廷鉴于八国联军侵华之战致武卫军不复存在，京畿防务空虚，命于善后款项下拨银一百万两，交袁世凯练新军。至此，袁世凯命王士珍、王英楷在直隶按此标准选募新兵六千，至保定训练。此为庚子事件后清廷练新军之始。

寻，袁世凯又奏准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又以武备学堂缓不济急，又奏于省城先设行营将弁学堂，遴选曾经带兵员弁，粗识文字，有志上进者，作为学员。以八个月为卒业之期。学成考选优等，即可酌委军职。拟以直隶补用道雷震春为该学堂总办。奏上，奉旨允准。〖3〗

十六日（2月23日）

5 以张翼总办路矿事宜，仍著王文韶、瞿鸿禨督同办理。

6 广州将军寿荫等奏报，已将驻防广州之旗兵分为常备、续备、巡警各军，一律改习新式枪炮。

7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会见天主教北堂主教樊国樑、副主教林懋德及总税务司赫德。

十七日（2月24日）

8 因漕米改折，运河无事，河督仅司堤岸。从河东河道总督锡良奏，裁撤河东河道总督。其所办一切事宜，改归河南巡抚兼办。

9 命改旧有屯田户为民户，并裁屯田官。谕云：各直省卫所屯田，原为转漕养赡运丁而设。自南漕改由海运以来，屯卫弁兵，半成虚设。著漕运总督陈夔龙，会同有屯卫省

份各督抚，将各省屯田地亩，逐一彻底查明，悉令该屯户报官税契，听其管业，将屯饷改为丁粮，统归州县官经征。其原设之卫守备卫千总等官，并著裁撤。

10 从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命各省认真兴办农工商各务，并先行分设农务工艺学堂，以资讲习。

二十七日（3月6日）

11 谕将詹事府归并翰林院，并裁撤通政司。

12 是月，宋庆卒。

宋庆（1820—1902），字祝三，山东蓬莱人。少从军，咸丰三年（1853），投署安徽亳州知州宫国勋，始与捻军战。咸丰十年（1860），隶漕运总督钦差大臣袁甲三战捻军，渐以军功升迁。同治元年（1862），袁甲三开缺，清廷裁临淮军，委宋庆统所留三营“毅”字军，为“毅军”之始。以后递升湖南提督、四川提督。所部毅军，为清廷所倚重。光绪六年（1880）奉命会办奉天防务，旋驻防旅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任前方各军统领，以败绩处以革职留任。后所统毅军编入武卫军。及八国联军侵华，宋庆与战天津，败退。此后宋庆年迈，其军多由马玉崑统带。卒后清廷为晋封三等男爵，照尚书例赐恤，予谥“忠勤”。

二月初二日（3月11日）

13 命各省认真办学堂。上谕谓：前经通饬各省开办学堂，并因经费难筹，复谕令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

迄今数月，各该省如何办理，多未奏覆。变法求才，实为方今急务。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

14 命各省将军督抚核议兵制饷章；并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速妥议武备学堂规制章程，毋再延缓。

初八日（3月17日）

15 外务部拟订矿务章程十九条，奉旨允行。此次之章程，于外人承揽矿物之限制较前略为放宽，其第五条规定：或华人自办，或洋人承办，或华洋合办，均无不可。其上奏之说明亦云：无论华洋各商，皆可照章承办。惟申明：洋人承办矿物，均应遵守中国定章，倘出有事端，应由中国按自主之权自定。因此款之规定，各方不满意者甚多，因至三十年（1904）又重订矿物章程。

16 无锡荣德生与朱仲甫于无锡合资创办之保兴面粉厂开机。是厂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始创，至此出粉。规模甚小，然系荣氏兄弟投资于机器工业之始。二十九年（1903），朱仲甫退股，由荣德生收购，改名茂新，荣德生为经理，兄荣宗敬为批发经理。转瞬日俄战争爆发，战争双方需面粉量甚大，粉厂大获利，乃添置机器，扩张规模，日趋稳固。此为荣氏兄弟创办近代企业之始基。〖4〗

荣宗敬，名宗锦，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为兄；荣德生，名宗铨，号乐农，生于光绪元年（1875），为弟。江苏无锡人。荣氏兄弟少时，均曾在上海钱庄学徒，嗣后

助其父荣熙泰于上海开钱庄，获得经商经验。荣氏兄弟往来上海、无锡及广东，目睹西洋舶来品日多，乃萌自办企业之念。荣德生曾在广东任职税务，知面粉业可获利，遂投资是业。自茂新起，荣氏兄弟相继投资于纺织业、面粉业，均获巨大成功，成为中国著名之实业家。

初十日（3月19日）

17 从袁世凯奏，为庚子阵亡之直隶提督聂士成恢复名誉，追赠太子少保，平生战功事迹及死事本末，一并宣付国史馆立传。立功省份、死事地方及原籍建立专祠。

18 是月，河南泌阳民众因抗摊教案赔款聚众暴动，杀死教民十四人，并焚毁桐柏县乌金沟教堂。

三月初一日（4月8日）

19 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上年李鸿章病逝后，由奕劻、王文韶负交收东三省谈判之责，然俄人未许撤军也。至英日同盟达成，沙俄于国内国际皆遇困难，俄虽欲与法联盟以抗之，然又有美国赞成英日同盟，俄处劣势，只得应允撤军。条约规定：俄国将东三省归还中国，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俄军分三期撤毕，每期六个月；在俄军未撤之前，中国须与俄方商定中国驻东三省军队之数目及驻扎处所，俄军全撤后，中国驻东三省军队数目，亦须随时通知俄国。但其后俄方违约不撤军，直至日俄战争爆发。

20 谕曰：民教相争，皆因莠民入教，藉以横行乡里。

著外务部与天主教主教樊国樑商议，妥定规条，使不安本分之人，无从投教。其教民犯案，由中国官与平民一律办理。

初八日（4月15日）

21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为事务长，王慕陶、蒋观云、戢翼翚、蒯寿枢等为干事。教育会公开宣布之宗旨为：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而蔡元培等激进分子已在暗中聚集革命分子，为革命之准备。

十六日（4月23日）

22 景廷宾率众于直隶巨鹿县厦头寺起事。

景廷宾，直隶广宗武举。联庄会为当地士绅组织之武装，原意在保卫身家、维持秩序。景廷宾为直隶广宗东召村一带联庄会总团首。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后，地方承担赔款，民众之负担加重，以是官民之间常生纠纷。景廷宾乃成抗摊赔款之首领。先是，本年正月二十四日（3月3日），景廷宾率众与官军冲突，官军亡四人，伤四十五人；景廷宾之众亡一百余人，被俘六十余人。景廷宾脱逃。〖5〗

至是，景廷宾乃正式率众起事。景自号为大元帅，其部下有刘永清及原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等，聚众至二万余人。书“扫清灭洋”、“官逼民反”大字于旗，以打教堂灭洋教为事，十九日杀法国传教士罗泽浦。事发，直隶总督袁世凯命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等率军镇压。至四月初一日夜，官军攻景廷宾之根据地广宗县件只村，暴动之民众遭重创，

遭屠戮者二千余人。〖6〗景廷宾仍脱逃。事后，至五月十四日，清廷乃谕命缓征广宗、巨鹿两县本年上忙钱粮差徭。

至六月十三日，景廷宾在河南省临漳县（今属河北省）被官军拿获，旋凌迟处死。参与其起事之赵三多亦在此前后被捕获，绝食而死。

十七日（4月24日）

23 办理商税事务大臣盛宣怀奏请减出口茶税。其奏谓：出口土货之中，丝茶向为大宗。自印度、锡兰出产红茶，日本出产绿茶以后，悉用机器制造，价本既轻，政府又免出口税，力使畅销推广。中国之茶仍用旧法，加以征税，难与外国竞争，渐成江河日下之势。而今印度之茶甚且由云南输入中国。整顿之法，惟有减税轻本。并请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产茶各省，于茶叶减税之后，不可再行加厘。奏上，命外务部妥速议奏。〖7〗

十九日（4月26日）

24 章太炎等于日本东京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为当时反清革命有影响之事件之一。

先是，章太炎因参与庚子年（1900）上海中国议会，遭清廷通缉，乃亡命日本。适自立军起义之组织者亦多亡命日本，太炎乃于本年三月初提议于明崇祯帝去世之日，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借以鼓吹种族（反满）革命。发起者尚有秦力山、冯自由、马同（马君武）等人。不意事为清廷驻日公使蔡钧得知，乃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十八日，日警署约见章太炎，命勿开是会。然十九日仍有不知

日警方干涉者至会场，孙中山亦自横滨来。孙见此状，乃于是日归抵横滨后，邀集同志多人在横滨开会补行纪念式。〖8〗是日下午，章太炎及秦力山、朱菱溪、冯自由四人应约莅会，同举行纪念式于永乐酒楼，横滨兴中会员列席者六十余人。孙中山为主席，章太炎宣读纪念辞。是晚兴中会又在此楼公宴章太炎等，凡八九桌，异常欢洽。〖9〗此次活动，为中国流亡者于日本首次公开组织之反清活动，产生广泛影响。

二十二日（4月29日）

25 袁世凯与英国签《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规定公历6月1日以后将该路交还中国。

三十日（5月7日）

26 开复盛京将军增祺因擅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所予之革职处分。清廷命将增祺革职查办后，俄国出面干涉，谓革增祺之职明系与俄国为难。故清廷乃复其职。

27 是月，四川义和团首领李冈中率众反洋教，聚千余人攻资阳县城，与官军相持三日后，为官军所败，李冈中被擒后处死。

28 四川安岳又有义和团杨祖平等八人，杀该县教民及平民十一人，旋杨祖平为官军捕获处死。〖10〗

四月初六日（5月13日）

29 清廷开始修订刑律。

先是，二月初二日，上谕云：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请旨审定颁发。

袁、刘、张接旨后，联衔保举熟悉中外法律之沈家本、伍廷芳任修订法律之职。清廷允准。

至是，谕云：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定呈览，候旨颁行。

沈家本，字子惇，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吴兴）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光绪九年（1883），成进士。此前沈家本已任职刑部，得进士后仍留刑部，前后达数十年，因之得博览中国法律著作、档案、律例等，成为法律学之名家。二十七年（1901），刘坤一、张之洞之《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曾议及修改法律。列强亦声言，若中国改良法律、司法，可修改领事裁判权条款。至此，乃命沈家本、伍廷芳订法律。此时沈家本已年逾六十，然仍努力从事，译外国法典、创法律学堂、修订旧有法律、制订

新刑律，等等。中国传统法律之变革自清末始，而其中始终与其事而厥功甚著者，当首推沈家本。

30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设立山西大学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知此事后，乃提议将其于太原所设之中西学堂，并入晋省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岑春煊以此举有利无弊，予以批准，并于五月初二日签字。岑又于五月二十六日将此事上奏清廷。奉旨：著照所请。

自上年九月袁世凯于山东设立大学堂以来，又经清廷指示，本年各省陆续创办起大学堂。四月十九日，四川总督奎俊奏设省城大学堂。四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升允奏开办陕西大学堂，于其中先设农务工艺两斋；又奏开办陕西武备学堂。六月十三日，两广总督陶模奏设广东大学堂。六月二十七日，贵州巡抚奏于贵州创设大学堂。然是时师资、图书资料均甚缺乏，合格之生源同样缺乏，因而初办之大学堂之水准尚不能与欧美日之大学相比。

十二日（5月19日）

31 以肃亲王善耆为步军统领，又命善耆督修京师街道工程并管理京师巡捕事务。

32 是月，袁世凯于保定创办警务总局。

袁世凯于本月间，仿照西法，拟订章程，在保定省城创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五所。遴委干员筹办，挑选巡兵五百人，分布城厢内外，专事维持治安等事。

其章程规定：保定所募巡警，必系确实士著，均有家

属，方准承充。巡兵为管理人民而设，以之防患未然，排难解纷，必须性情平和、朴实耐劳者始可胜任。曾犯案被刑责者、充当兵役革退者、有逾分之债负者、吸食洋烟（指鸦片）者、嗜酒滋事者、性情强暴者，不准充当巡警。巡警除治安外，尚有管理路灯、公共厕所及公共卫生、道路、桥梁、交通秩序、紧急救护等职责。至七月初五日，袁世凯将仿西法创设保定警务总局，并添设警务学堂之事奏上，并附警务总局及警务学堂章程。谓保定之警务，按照章程行之两月，地方渐臻安静，宵小不至横行，似已颇有成效。奏上，奉旨允准。〖11〗此为清末新政中较早创办新式警政者。

33 安徽商务总局与英商凯约翰订立《勘验矿务合同》，指明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六处准凯约翰派人前往勘验。

五月初四日（6月9日）

34 实授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十二日（6月17日）

35《大公报》创刊于天津。

创办人英华，字敛之，满洲正红旗人。英华出身寒微，先习武，后弃武从文。天主教徒，其办报亦多得天主教徒资助。报馆设于租界内。该报以敢言自命，刊文抨击当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抵制美货运动，该报抗袁世凯之压力而支持抵制美货。英华为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之追随

者，曾于日记录梁启超“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万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诗。故该报鼓吹立宪、保皇甚力，甚至公开著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该报在清末即为京津地区发行量较大之报纸之一。

十八日（6月23日）

36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山西抚臣胡聘之曾与俄商璞科第议定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修正定柳林堡至太原之铁路，中经庚子之变，暂行停辍。现璞科第催促开办。柳太路系卢汉铁路之支线，应将原合同请外务部及督办卢汉铁路大臣盛宣怀酌改，与俄商妥订详细合同。经外务部八月初六日议覆，奉旨允行。

二十五日（6月30日）

37 慈禧太后懿旨：各省新筹偿款，本万不得已之举，叠经降旨，谕令各督抚酌量情形，妥为办理，不准苛虐，扰累闾阎。用特再行申谕：著各该督抚将一切筹捐款目，去其太甚，毋得稍涉苛碎，致滋流弊，使百姓晓然于不忍重累吾民之意。至各州县及局卡委员，经收款项，尤须革除中饱，严禁需索。如有巧立名目，任意抑勒，希图渔利蒙混浮收等情事，即著据实奏参，必予从重惩办，决不姑容。

38 是月，四川资阳千余人聚众毁教堂，杀死传教士一人、教民七人。

六月初一日（7月5日）

39 以奉天土地日辟，生齿日繁，从盛京将军增祺奏，量地添官：升奉天新民同知、海龙通判为知府，改巡检为经历，兼管狱；添设辽源知州、吏目各一员；兴仁、柳河、临江、辑安、镇安、绥中、彰武、东平、西丰、西安等知县十员、典史八员。

初六日（7月10日）

40 顺天府奏设工艺局及农工学堂，又奏召募女工，试办纺织。从之。

十一日（7月15日）

41 慈禧太后懿旨命以光绪帝之弟载洵承继瑞敏郡王奕詰为嗣并袭爵职；光绪帝另一弟载涛承继钟端郡王奕詥为嗣并承袭爵职。次日懿旨又命两人均承袭贝勒。

二十日（7月24日）

42 从张之洞奏，命开复光绪二十五年（1895）因与义和拳冲突而革职之管带亲军营补用知府袁世敦（袁世凯族弟）、山东平原县令蒋楷官职。

二十三日（7月27日）

43 命张之洞充督办商务大臣，又命嗣后续议英日各国商约，负责议约之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即赴湖北省会议，仍随时与刘坤一妥酌办理。

二十四日（7月28日）

44 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因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保送自费生入日本成城学校学陆军，与蔡氏发生冲突。事后学潮之为首者吴稚晖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胡汉民等百余人为抗议而退学归国。

寻清廷电谕在日本考察商务之载振，命查明留日学生学潮情形。载振建言设留学生监督，其奏云：此案原因游学日本自费生，联请使臣蔡钧，送入成城学校。该使臣以其人数稍多，未遽保送，系为慎重起见，办理尚无不合。而诸生平素安静勤学，并非有意滋事之人。偶因求见不获，致生龃龉，出自彼此误会，其心实可共谅。惟使臣外交事繁，不能随时接见诸生，致有隔阂。应否饬下管学大臣，遴派游学总监督，与日本政府商订章程，妥为调护之处，伏候圣裁。奏上，得旨：下部知之。

45 湖广总督张之洞亦奏准于湖北省城创办警察。自袁世凯、张之洞于直隶、湖北创办警察后，新式警政乃在全国陆续推广，有些地区之巡警且成为有一定实力之武装力量。

46 是月，江西设内河商轮公司，内有官股及商股。专运江西出省货物。

47 五、六两月，京津地区瘟疫流行，死者甚多。

七月初二日（8月5日）

48 四川总督奎俊开缺，以山西巡抚岑春煊署四川总督。

初五日（8月8日）

49 袁世凯奏筹设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并拟订章程。

其奏略谓：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中国士子向囿于章句帖括之习，于各种新学多未讲求，自难膺教习之选。现拟于保定省会建造师范学堂一区，考选各州县举贡生员作为学生。先取日本译成西学普通各书，转译中文，颁发肄习，俾其易于通晓，易于成就。其教习等亦可中日参用，并因各处急需教习，拟先通融办理，于堂中分设四斋：第一斋半年毕业，第二斋一年，第三斋二年，第四斋三年。其小学之课程有经学、文学、公法学、财政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师范学堂之课程大体相同，惟增教育学。

奏上，于初九日奉朱批：兴学以教习得人为要义。著即悉心经理，务正始基而广造就。〖12〗

袁世凯又奏于省城设学校司，为通省学务总汇之所。司中分为三处：一、专门教育处；一、普通教育处；一、编译处。派前湖南按察使胡景桂为督办。奏上，于初九日奉旨允准。是为最早于省中设管理教育官员者。

初九日（8月12日）

50 谕：矿务为今之要政，昨经刘坤一、张之洞电奏，应采取各国矿章，详加参酌，妥议章程等语，所见甚是。

即著该督等将各国办理矿务情形，悉心采择，会同妥议章程，奏闻请旨。务期通行无弊，以保利权而昭慎重。

十二日（8月15日）

51 列强之天津都统衙门撤消，由直隶总督袁世凯接收。

本年六月，列强驻京各使臣照会，允裁撤天津都统衙门，六月十三日，议和全权大臣奕劻等曾将此事上奏清廷。自庚子年（1900）各国联军占领天津并设天津都统衙门，已阅两年。袁世凯任直督后，以列强未肯立即交还天津，袁亦不肯驻天津而驻保定，以示抗议。至是，方由袁世凯正式接收天津。

袁世凯于十一日陛辞请训后，十二日由京乘坐火车启行，午刻驶至天津，各国都统均至车站迎迓。袁当即带同文武各员径赴该都统署，将所有地段及官场各产一一接收，并由各都统当面呈交各件：一、会议目录；一、财务簿；一、银款票据；一、各案犯卷宗；一、各工程卷宗。一、各合同底卷。由袁与各都统签字画押，彼此交割完竣。即将都统衙门裁撤，各国联军巡捕队一律开拔离津。〖13〗

52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学堂章程。章程共六件，即《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各省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养学堂章程》。此即《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为近代中国之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之学制。奏上，奉旨：即照所拟办理，并颁行各省。著各该督抚，按照条规，宽筹经费，实力奉行。总期造就真才，以备国家任使。其京师

大学堂，著责成张百熙悉心经理，加意陶熔，树之风声，以收成效。后壬寅学制未及实行，即为癸卯学制取代。

53 湖南辰州〖14〗发生教案，英教士胡绍祖、罗国荃被殴毙。

先是，辰州发生瘟疫，其因乃为居民不知卫生，堆放垃圾于河边，从而导致传染病爆发流行。民众不察，以为瘟疫系西方传教士放毒所致，因于是日聚众殴毙两教士，新来辰州任职之邮政局职员薛亨亦以貌类洋人而被殴伤，仅免一死。〖15〗

寻以湖南辰州教案时，官员未予教士保护，致教士毙命，谕命将辰州都司刘良儒即行正法；统带毅字营总兵颜武林拟斩监候；参将张耀魁、桂阳营参将赵玉田革职永不叙用；辰州知府吴积玺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署沅陵县知县万兆莘充发极边，永不释回。

十九日（8月22日）

54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湖南绅商集股设立炼矿总公司，并分设全省各路矿务总公司，以兴地利。

二十六日（8月29日）

55 谕曰：抽厘助饷，本军兴时不得已之政。现与各国新订商约，加收洋货进口、土货出口等税，一经定议，著即将各省局卡，一律裁撤，不再抽收厘金。至各省应解应留经费，将来免厘之后，应将加税进款，如何拨补之处，著户部迅即咨行各省，预先筹画，俟开办后，再行奏请遵照办理。嗣因各列强未允增进口税，裁撤厘金之筹画未能

实行。

56 外务部奏，天津至镇江铁路，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订立向德国德华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之草合同，其中规定草合同签后，应即勘路，勘后再立详细合同。现德商已勘完天津至山东南界，请即开议。正合同订后，立即开工。原津镇铁路督办大臣为许景澄，帮办为张翼。现仅存张翼一员，请特派督办大臣，与张翼详慎办理。奏上，谕命袁世凯为津镇铁路督办大臣。

二十七日（8月30日）

57 谕曰：前与俄国议定交收东三省条约，内开由签字画押后，限六个月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各官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国等语。现距交还之期，为时已近，应责成增祺将接收奉天省城，及西南段至辽河一带地方，并各铁路事宜，预行筹画。届期即著该将军经手接收，妥为措置。并先咨询袁世凯接收天津一切章程，按照办理。仍随时详晰具奏。

58 是月，湖南辰州瘟疫，死亡千余人。

八月初四日（9月5日）

59 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英国商约大臣马凯在上海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共十六款。此约又称《马凯条约》。约中中国允诺统一货币；准华人购外国股票；保护英商贸易牌号（商标）；加进口税至12.5%，免厘；加开湖南长沙、四川万县、安徽安庆、广东惠州及江

门等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允诺："禁止吗啡〖16〗任便贩运来华"；中国整顿法律之后，英取消治外法权；传教之事必须详细商酌，以免从前嫌衅滋事将来复萌。

初五日（9月6日）

60 陕甘总督崧蕃等奏，于新疆增改府厅州县，并升二直隶州为府：将疏勒、莎车、温宿二直隶州升为府；库车直隶厅改为直隶州；玛喇巴什直隶厅改为巴楚州，归疏勒府管辖；新设婼羌县、孚远县、温宿县、轮台县、鄯善县、伽师县、泽普县、洛浦县、沙雅县。寻由政务处议行。

61 八月初旬，因河水暴涨，大雨不息，致使黄河在山东利津县冯家庄地方决口，口宽三十余丈。

十一日（9月12日）

62 命各省裁革陋规。

先是，本月初八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将直隶省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

其奏略谓：直隶一省，除直隶州尚有粮赋平余外，其道、府、厅除廉俸外别无进款，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礼，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非仅直隶有之。陋规虽相沿已久，不同暮夜苞苴，但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设一旦见有不肖之属吏，为上司者欲破除情面，据实纠参，或往往为其下所挟持，转不克径行其志。吏治之敝，所由

来也。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饬官方为当务之急。然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以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使举所有各项陋规，扫荡而廓清之，而不筹给办公之费，则一切应用均无所出，势难责其治理地方。现以国帑空虚，诚不能另增公费，莫如姑就旧有之陋规，为化私为公之一法。臣通饬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

又谓，规定各道、府、厅之公费月支银五十两、一百两至一千两不等。其各州县仍将向来出节、寿等项，一律径解司库，不加耗费，另款存储。道府厅直隶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准折扣，闰月不计，司库统计出入，如有不敷，另筹弥补。自此次定章以后，道府厅直隶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之事，倘敢巧立名目，藉端敛派，及不肖州县设计馈献，尝试逢迎，均准随时据实禀揭。查实后，按赃私例严参治罪。如此办法，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藉口，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17〕

袁世凯之折奏上，清廷甚为重视，而于本日下令裁革陋规。谕称：袁世凯奏，整顿吏治，请将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一折。国家设官分职，原期大法小廉，洁己奉公。乃该管上司收受陋规，视为故常，无怪吏治日益颓坏。兹袁世凯奏请将旧有规费，责令和盘托出，化私为公，酌给公费，实为整饬官方起见。著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

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费，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认真考察属员，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

十三日（9月14日）

63 山东惠民县境内刘旺庄地方黄河决口七十余丈。

十九日（9月20日）

64 以俄军第一期撤军期限将至，命增祺接收奉省西南段及营口地方；命袁世凯接收山海关等处铁路。

二十七日（9月28日）

65 谕以业喜海顺承袭科尔沁札萨克和硕图什业图亲王。

66 是月，湖南邵阳贺金声谋起事反洋教未成。

贺金声系湖南宝庆府邵阳县〖18〗附贡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件时，贺即于湖南宣传反洋教。其时巡抚俞廉三虑其生事，乃命募勇编为翼字右营。本年八月，邵阳一带时疫流行，贺金声乃谓为洋人所致，并募勇拟起事。其揭帖谓，各国逼我中国太甚，滋酿祸端之事极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无论其他，即如今年各省所获挖眼、取肾、剖胎及水中放毒各妖犯，无一不供称自教堂中来。又谓，凡入教者均烧杀之。〖19〗

湖南巡抚俞廉三乃命宝庆知府与邵阳知县于八月二十日将贺金声诱捕，押赴省城，然未待至省，行至湘乡县清

水坪，俞廉三即令将其处死。

九月初二日（10月3日）

67 盛宣怀奏《正定至太原铁路借款兴造详细合同》。寻由外务部议覆批准。

初四日（10月5日）

68 慈禧太后命各省派学生赴西洋各国留学。懿旨谓：前经降旨饬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以资造就。闻近来游学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咨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著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考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真才，以备任使。

初五日（10月6日）

69 刘坤一卒。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咸丰五年（1855），以廪生从军，随族侄刘长佑（年长于刘坤一）与太平军战，屡立军功。同治四年（1865），任江西巡抚。光绪元年（1875），任两广总督。五年（1879），任两江总督。七年（1881），罢职，赋闲十年。光绪十七年（1891）复起用为两江总督，成为后期湘军领袖。罢职以前，刘坤一较为保守，复起后乃一变而赞同洋务新政且力行之。甲午战争后期，清廷以淮军无功，命刘坤一赴前线督师，然亦无力挽回大局。其时刘坤一以与日战屡败，曾建言勿和，而与日军持久作战，然未被清廷采纳。战后

仍为两江总督。当己亥、庚子、辛丑（1899—1901）间，刘坤一坐镇东南，敢于对抗慈禧太后，公开反对废黜光绪帝，又反对废除一切新政，又主持“东南互保”，推动清末新政之发端，于朝局之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至是病故，年七十三。翌日，慈禧太后懿旨命追封刘坤一一等男爵，晋赠太傅。予谥“忠诚”。懿旨谓其“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

【考异】刘坤一之卒日，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155页）、《清代人物传稿》二卷《刘坤一》均记为初六日，误。据王文韶九月初六日日记：“刘岘帅于昨晨病故，本日宁藩电奏到。”（《王文韶日记》1085页）是刘坤一应卒于初五日。

初六日（10月7日）

70 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以湖北巡抚端方署湖广总督。

71 广西起事者聚集万余人，攻陷广西西部之兴义县城，至十二日始由官军收复。

初九日（10月10日）

72 前两广总督陶模卒。予谥“勤肃”，赠太子少保衔。

初十日（10月11日）

73 载振条陈三事。先是，奕劻之子、镇国将军载振奉命游历外洋，归后乃有是建言。其条陈曰：振兴商务，如仿办赛会（博览会）等，以鼓舞商业；扩张铁路；推广学

堂，应编定教科书，有创设小学堂及蒙学堂者随时奏请优奖。谕命下政务处会同外务部议。寻奏依议行。

74 上旬，俄军第一期撤军期至，占领中国东北之俄军自盛京省辽河以西地区撤出，并将山海关至新民厅之铁路交还中国（铁路之交还事宜八月底即已开始，至九月初八日退尽）。然其军队只少数撤回俄境内，大部移驻东省铁路车站附近俄国控制之拓居地、兵营及旅顺、凤凰城等地。

十四日（10月15日）

75 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与俄国华俄银行签订《正太铁路借款详细合同》，该路自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长五百华里，借款额四千万法郎。

十五日（10月16日）

76 谕曰：现在练兵紧要。著挑选八旗壮丁，交北洋大臣训练。所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前锋营、护军营、健锐营食饷兵丁，并闲散内挑十六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年力精壮者，限二十日造册咨送军机处，再行请旨钦派大臣拣选，奏明办理。

十六日（10月17日）

77 命全国推广警政。谕云：前据袁世凯奏定警务章程，于保卫地方一切，甚属妥善。著各直省督抚仿照直隶章程，奏明办理。不准视为缓图，因循不办。将此通谕知之。

二十四日（10月25日）

78 会办商务大臣工部侍郎盛宣怀奏准设勘矿总公司。其奏谓中国之矿，若不早为设法保全，一听外人明取暗索，数年之后，将尽属他人。欲保矿权，惟有将民间产矿之地，由公中筹款自购，力争先着而已。然欲得知何地产矿，必先有人代为选矿。应立即勘明何地实在产矿，自行购买，以归中国公司。拟筹华股本一百万两，在上海设勘矿总公司，聘工师勘矿。谕下外务部户部知之。

二十五日（10月26日）

79 命以直隶总督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与张之洞会同办理，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候补四品京堂、驻美、日（今译西班牙）、墨公使伍廷芳充会办商务大臣，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又命伍廷芳迅即取道日本回国。

二十九日（10月30日）

80 电谕盛宣怀：现在各处开办铁路，关系重大。所有卢汉、粤汉事宜，仍著盛宣怀一手经理。其铁路经过地方，兵政税项利权一切政事，著南北洋大臣、湖广总督督办。各专责成，随时妥筹办理。

81 是月，严复译《原富》出版。

《原富》（或译《国富论》），原著者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古典经济学之经典著作。《原富》为严复出版《天演论》后又一重要译作。〖20〗

十月初一日（10月31日）

82 赏外务部员外郎汪大燮五品卿衔，派充游学日本学生总监督。所有游学各生，均由其管辖。此举系从外务部之请，为清廷派留日学生监督之始。

初五日（11月4日）

83 政务处大臣奕劻等奏请特设商部，以振兴商务。从之。

十七日（11月16日）

84 上海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二百余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等创办爱国学社收留退学学生。

本月初六日，南洋公学一保守之教师郭镇瀛，于授课时见师座置一墨水瓶，以为系学生有意侮辱，遂坚请校方开除学生伍正钧，因激起全班学生之愤怒。十五日，是班学生决集体退学，嗣他班学生亦有同情者加入，至本日乃正式退学。时蔡元培亦为南洋公学教员，与学生一同退出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得蔡元培等之中国教育会之助，成立爱国学社，俾其得以在学社中学习。爱国学社以蔡元培为总理，吴敬恒（吴稚晖）为学监，黄炎培、章太炎等为义务教员。社中自总理、学监以下教职员，均自行另谋生计，对于学社，纯尽义务。此后爱国学社学生组织拒俄，进行军事训练，甚至蔡元培亦参加训练。学社学生又倡言排满，学社几为上海政治风潮之中心，又为宣传革命之据点。爱国学社又与《苏报》约定，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苏报》撰写评论一篇，《苏报》馆每月

助爱国学社银一百元，而《苏报》儿成为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之机关报。至苏报案后，爱国学社乃被迫解散。

二十一日（11月20日）

85 命将原定于会试前举行之经济特科，改在会试后举行。于明年四月以前，齐集京师，届时由政务处会同礼部奏请，钦定日期考试。

二十二日（11月21日）

86 以各省防营，缺额扣饷儿成积习，命各督抚严行稽核，嗣后如再有兵额不足，及克扣军饷者，著即严参究办。其情节较重者，查出即行奏请正法。

二十七日（11月26日）

87 张之洞奏于湖北省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自开为口岸（先已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奉旨允准）。设商场局，派湖北藩司瞿廷韶总办局务。

88 是月，梁启超于日本创办《新小说》期刊。梁启超于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倡言“小说界革命”，谓：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以新小说改良社会，在晚清思想界有一定影响。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日）

89 谕：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

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其即用知县，签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课吏馆学习，由该督抚按时考核，择其优者，立予叙补。其平常者，仍留肄习，再行酌量补用。所有一切课程，著责成张百熙悉心核议具奏。

初六日（12月5日）

90 调云贵总督魏光焘为两江总督。次日又命其兼充南洋大臣。

初七日（12月6日）

91 派魁斌、溥伦、桂春、景沣、荣庆、铁良，于挑选之八旗兵丁万人内，再行挑选四千人，并著姜桂题随同遴选所挑之数，先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认真训练，期成劲旅。其未经挑入之兵丁，如有尚堪充选者，著一并记名，俟著有成效，再行轮次分派前往，俾资练习。

初八日（12月7日）

92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戊戌年受处分之善化举人皮锡瑞“悔过自新，请销去管束字样”。奏上，奉旨“准其销去管束字样，仍饬地方官随时察看”。庚子（1900）事变之后，清廷对戊戌政变后处分之人管束稍松，皮锡瑞为较早取消处分之戊戌案入员。

初九日（12月8日）

93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湖北常备军续备军营制。先是，

十月，张之洞曾奏，湖北练成新军七千零三十二名。此奏上后，清廷谕命其切实办理。上谕又谓：至统筹全局军制，应如何画一贯通之处，仍应请旨饬催张之洞、袁世凯妥速核议。

十一日（12月10日）

94 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奏，乌里雅苏台地处极边，与俄接壤，形势孤悬，贸易俄商，络绎不绝。保边睦邻，宜设商局。拟于乌里雅苏台城中，设立中俄通商事务局，专管中俄通商事务。得旨：著照所请。〖21〗

十三日（12月12日）

95 命各省选派将官赴北洋及湖北学习。

谕称：练兵之道，最忌纷歧。曾经叠次降旨，饬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乃近来各省奏报，仍多空言搪塞，绝少切实办法，殊难望有成效。查北洋湖北训练新军，颇具规模，自应逐渐推广。所有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速即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回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以资得力而期画一。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用副朝廷整饬武备，实事求是之至意。

96 命将电信收归国有，谕云：称各国电线，多归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消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应收回，以昭郑重。著袁世凯、张之洞迅将中国所有电线，核实估计，奏请筹拨款项，发还商股，即将

各电局悉数收回，听候遴选大员，认真经理，以专责成而维政体。

十八日（12月17日）

97 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先是，张百熙于上年十二月奉命任管学大臣后，即积极筹备重建京师大学堂。本年正月初六日，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其一，预定办法。谓应缓立大学堂专门，先立一高等学校，为京师大学堂之预备科，三年后可与各省之省学堂卒业学生一并考试入大学堂；预备科之外，再设速成科，速成科又分为仕学馆与师范馆，仕学馆收官员，师范馆收举贡生监。各类学堂学成者，均视成绩给予奖励。其二，添建讲舍。谓现有之校舍过于狭隘，应予扩建。其三，附设译局，并编订教科书。其四，广购书籍仪器。其五，宽筹经费。除户部存于华俄银行之五百万两银皆拨大学堂外，拟请各省大省年筹二万，中省年筹一万，小省年筹五千。奉旨允行。〖22〗

正月初六日，又从张百熙之请，以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为副总教习，于式枚为总办。

至此，京师大学堂得重新开学。

二十一日（12月20日）

98 从袁世凯奏，以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十二月初七日（1903年1月5日）

99 外务部奏，美国将于光绪三十年（1904）举行博览会，中国宜与会兼考察。谕依议，并命贝子溥伦为参会之

正监督。

十七日（1月15日）

100 谕曰：前已谕将电局收归官办，现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直隶布政使吴重憙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为驻沪会办大臣。该局改归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朝廷于维持政体之中，仍寓体恤商情之意。

二十日（1月18日）

101 庚子年（1900）被戕之德国使臣克林德碑成，命醇亲王载沣往祭。其碑文曰：德国使臣男爵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金石，并表朕旌善惩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23〗

102 是冬，蒋智由（观云）、黄宗仰、蔡元培、林少泉、陈范（梦坡）、吴彦复等创办爱国女学于上海，先推蒋观云为经理，未几以蒋赴日，由蔡元培继之。因其时社会风气保守，学生难求，“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仅十余人。〖24〗后乃渐次扩张。其校舍且成为革命党人来往沪上之基地。

103 是年，胡元倓于长沙创办明德学堂。胡元倓，湖南公派之留日学生，在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慕日本福泽谕吉之创庆应义塾，立志以教育救国。尝谓黄兴曰：

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胡元倓得湖南开明绅士龙璋、谭延闿等之赞助，创办明德学堂〖25〗。黄兴、张继、周震鳞、苏曼殊等具革命思想之志士曾在其中任教，是为革命党人及次年成立之革命团体华兴会之重要据点。

104 吴怀疚创办务本女学于上海，务本女学开课之日，生徒仅七人，其后逐渐发展而达四十人，逾年而复倍之，寻且数倍之。〖26〗

105 康有为大体完成其重要著作《大同书》，然未以示人，其公开发表乃在民国以后。〖27〗

《大同书》二十余万言，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其甲部为“入世界观众苦”，谓人生皆苦，甚而富人、帝王、长寿者亦苦。救苦之道，在破除九界而入大同之世。因以下各部为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产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康有为所描述之大同之世，无家庭，男女听立交好之约，量定期限，不得为夫妇，子女由社会养育，男女平等；无国家，全球立一公政府，无战乱；无私产，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大同之世，人人平等，经济高度发达，生活富足、人人幸福。〖28〗

106 国人所设之机器厂矿渐多，凡二十家，资本额四百零五万九千元。其较大者为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朱志尧）、上海内地自来水厂、广州粤东水结布织厂、哈尔

滨双合盛面粉厂等。〖29〗

107 川省大旱，被灾遍及全川。川省去冬即甚为缺雨，致本年栽插不及十分之三。米价腾贵，石米涨至十金以外。省城穷民食大户者，每处聚集二三千人。蓬溪县为重灾区，县民无所得食，乃至扶老携幼，迁徙他乡，而转死道途者，不可胜计。而无力出走者，死者更多。〖30〗

108 湖南留日学生创办《游学译编》，以译述为主，拒俄运动后乃倡言反满。

〖1〗《梁启超年谱长编》272 页。

〖2〗《梁启超年谱长编》274 页。

〖3〗《光绪朝东华录》总 4881 页。

〖4〗《荣家企业史料》9—16 页。

〖5〗《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1360 页。

〖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1429—1431 页。

〖7〗《光绪朝东华录》总 4853 页。

〖8〗《革命逸史》初集 57—60 页。

〖9〗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载《华侨与辛亥革命》36—37 页。

〖10〗《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1455 页。

〖11〗《袁世凯奏议》中册 604—619 页。

〖12〗《袁世凯奏议》中册 581—597 页。

〖13〗《袁世凯奏议》中册621页。

〖14〗府治沅陵县，今属怀化市。

〖15〗刘泱泱《论1902年辰州教案》，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

〖16〗不含鸦片。

〖17〗《袁世凯奏议》中册631—633页。

〖18〗今湖南邵阳市邵阳县。

〖19〗《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1586—1587页。

〖20〗此后，严复仍致力翻译出版西方著名学者之著作，重要者有：英国斯宾塞之《群学肄言》，为社会学名著，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英国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原名《自由论》），为政治学名著，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甄克斯《社会通诠》（即《社会进化简史》），为政治学名著，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为政治学、法学名著，光绪三十年出版部分，至宣统元年（1909）出齐；《穆勒名学》，为约翰·穆勒之逻辑学名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名学浅说》，英国耶芳斯所著，为逻辑学著作，宣统元年出版。上述七种合之《天演论》共八种，为严氏所译书之最著名者，于近代中国影响甚大（出版时间参见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严复以前，江南制造局及西方传教士等亦曾译多部西书，然多为科技书籍，或为宗教书籍，涉及社会政治者甚少，惟严复专务此种书。且其译笔典雅，文辞精美，士大夫喜之。惟故为古奥，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难以索解。后此八种书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曰《严译名著丛刊》。

〖21〗《光绪朝东华录》总4963页。

〖22〗《光绪朝东华录》总4818—4823页。

〖2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人乃将克林德碑推倒。

〖24〗蔡元培《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610页。

〖25〗今长沙市明德中学。

〖26〗吴馨《务本女学史略》，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589页。

〖27〗《大同书》之撰著甚早，康自谓其光绪十年（1884）即撰《大同书》，然实未完成。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康有为撰成《大同书》草稿，然秘不示人，只梁启超、陈千秋等亲近弟子得闻其说，日人犬养毅亦曾见之，此本尚未发现。迨其流亡海外，见识愈广，乃于光绪二十七、八年间于印度著成此书。此本今已发现，分存上海市文管会及天津图书馆。《大同书》成书后，又经修改，民国二年（1913年）康将其中甲乙两部初刊于《不忍》杂志，然全书于其生前未公之于世。直至1935年，康逝已八载，乃由中华书局将全书出版。（参见：《革新派巨人康有为》343—348页；朱仲岳《〈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载《复旦学报》1985年2期）

〖28〗《大同书》。

〖2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3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689—690页。

清通鉴　卷二百六十

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公元1903年

正月初一日（1月29日）

1 以明年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谕于本年举行癸卯恩科乡试，明年举行甲辰恩科会试。其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即归并丙午、丁未科举行。后以清廷废科举制，丙午、丁未科考试均未举行。

初二日（1月30日）

2 留日中国学生于东京留学生会馆集会，兼请国人到馆演说。广西籍之马君武“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座中除三十余名满人外，约有五六百人皆鼓掌”〖1〗。马君武之演说轰动一时，为革命风潮兴起阶段之有影响之事件，颇为时人注目。

初八日（2月5日）

3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设三江师范学堂于南京。分本科（三年）、速成科（二年）、最速成科（一年），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学生，共计九百名。

初十日（2月7日）

4 张之洞奏，拟整顿淮盐，增兵船以制盐枭，剔卡弊以恤商，并定盐务差使比较章程。得旨允行。

十一日（2月8日）

5 命刑部尚书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

二十一日（2月18日）

6 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奏，晋省矿产甚富，拟由晋省绅商筹集股本，设立丰晋矿务总公司，以保利权。拟除外商福公司承办之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府煤铁及他处煤油各矿外，均归丰晋公司承办。嗣后无论何项公司呈请认办晋矿者，均须先尽丰晋矿务总公司办理，请饬下外务部路矿总局立案。赵尔巽谓，此举系为抵制列强之觊觎，“冀为晋民留一线之生机，并为大局泯无穷之隐患”[2]。奏上，清廷允准，谕命外务部知道。

二月十四日（3月12日）

7 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略谓：科举阻碍学堂，有碍人才之培养。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

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科举之为害，关系尤重，今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其办法为：拟请俟明年慈禧太后万寿恩科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匀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至旧日举、贡、生员，三十岁以下者易于改业，皆可令入学堂。三十至五十可入仕学、师范速成两途。其五十至六十与夫三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者，应为宽筹出路。至于递减中额，则请断自宸衷，决然必行，明降诏旨，晓示天下，有阻挠者，予以严谴。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有用之人才。

奏上，奉朱批："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3〗

然是时反对废科举者甚多，甚且递减科举名额亦不获通过。袁世凯、张之洞之折方上，即有给事中潘庆澜奏云：科举之法，历代相沿，名臣多出其中。乃督臣袁世凯、张之洞会奏，谓为数百年弊政，请废之，皆措词失当。潘甚至请予袁、张以惩处。奏上，清廷未驳潘折，而下政务处知之。军机大臣王文韶亦反对废科举。〖4〗反对废科举者且讥刺袁世凯，谓其非科举出身，故而欲废之。

至年底，清廷方允递减科举名额。

十五日（3月13日）

8 张翼私签出卖开平矿权合同事为袁世凯发现，袁于是日将此事上奏朝廷，引发一大公案。

袁折谓：张翼原奏称“将该局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公司，原为保全中国矿产起见”，然经查英领事交来之合同原文，实系将开平矿局、运煤河道、该局所有在通商口岸及他处之地亩等，均移交英人。臣查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岸、河道、土地乃圣朝疆域，岂能任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应请饬下外务部，迅速照会英使，切实声明，谓开平矿局系经前直督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远近中外，靡不共知，而胡华私约，并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亦断不能作为英国公司。尤不能以我之口岸、河道、土地移交该公司管理。如英人必欲合办，应由外务部查照奏定矿章，另订中外合办章程，专案奏准，以资遵守，各等语，庶可藉资挽救，早图转圜，而我之产地、利权，不至凭空断送于外人之手，实于大局有裨甚巨。奏上，奉朱批：“著责成张翼设法收回，如有迟误，惟该侍郎是问，并著外务部切实磋商妥办。”〔5〕

寻命将张翼革职，仍谕袁世凯严饬张翼勒限收回，不准稍有亏失。倘再延宕，定将该革员从重治罪，并著该督切实挽回，俾资补救。

二十二日（3月20日）

9 袁世凯拟筹建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是日将筹备办法及章程上奏。拟将学堂分为三等，曰陆军小学堂、曰陆军中

学堂、曰陆军大学堂。学习年限共十二年。另设速成学堂，二年毕业。小学堂名额二百；中学堂名额六百；大学堂名额一百五十；速成学堂第一年招二百名，嗣后每年招一百名。奏上，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政务处议奏。"

二十三日（3月21日）

10 谕命各省保护回国华侨华商。

二十五日（3月23日）

11 山东巡抚周馥奏：旗丁生计日蹙，请挑选八旗聪颖子弟，入武备、医学、农工、机器、电报、铁路各学堂，以期成就。得旨：下各旗营知之。

二十八日（3月26日）

12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沪宁铁路仿照粤汉铁路借美款办法，拟借英款三百二十五万镑。从之。

三月初七日（4月4日）

13 以侵占东北之俄军第二期撤兵期限将到，命增祺、长顺接收。

十四日（4月11日）

14 荣禄卒。

荣禄（1843—1903），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二年（1852），由荫生以主事用。同治十二年（1873），任户部左侍郎，越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得醇亲王奕譞知，益升迁。光绪三年（1877）正月，授步军统

领，次年授工部尚书。二十一年（1895），迁兵部尚书。甲午战败，荣禄亦知当变，乃疏请设武备特科，废刀矛弓矢；设武备学堂。然其与慈禧太后亲近，终与康梁维新派相水火。当光绪帝方诏定国是，慈禧太后即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京师附近之军队，以防万一。慈禧政变，荣禄虽非直接发动者，而实为祸首之一人。而后主持军机，统率武卫军。其后载漪欲其子为帝，荣禄乃受其排挤。义和团入京师，荣禄主镇压义和团，不欲与列强开战，然以惧祸及己，未敢坚持反对开战。慈禧太后诛杀反对开战大臣，荣禄曾为求免，亦不敢固请。至载漪黜，刚毅死，太后乃复用之。荣禄之为人，机警狡诈，有人谓其为操、莽之才，而仕途一帆风顺。至是，卒。予谥“文忠”。翌日追赠太傅。

15 以印花税恐滋扰累，命从缓办理。其余苛细杂捐，即行停止。“如有不肖官吏，藉端科派，巧立名目，勒罚侵渔，一经发觉，著即请旨就地正法。”

十五日（4月12日）

16 命庆亲王奕劻为军机大臣。

奕劻，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6〗其父为永璘之第六子绵性。永璘封庆亲王，死后由其第三子绵愍袭郡王，而奕劻之父绵性却以觊觎王爵遭谴。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帝命将奕劻过继已死去多年之绵愍为嗣，并于次年得袭封辅国将军，奕劻日后之发迹即与此有关。同治十一年（1872），加奕劻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奕劻因得慈禧太后信任，不断升

迁，光绪十年（1884），受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乃进入清廷之权力中枢。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封奕劻为庆亲王。此后帝、后党争渐烈，奕劻亲附慈禧太后。百日维新新旧交锋，奕劻为后党主干之一。迨义和团起，奕劻主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列强开战，加之任管理总理衙门之职，为义和团所深恨。欲夺光绪帝之位之大阿哥之父端郡王载漪等亦不满奕劻，且欲杀之以泄恨。联军入京，太后西逃，奕劻受命与李鸿章会同议和。以保全慈禧太后免被追究为“祸首”而迫其退位，更得太后信任，回銮途中赏食亲王双俸。二十七年（1901），以《辛丑条约》之规定，清廷设外务部，又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荣禄既死，奕劻遂成为军机之首领。此非奕劻英明干练，实皇室之中已无人可用。故此后近十年之政局皆与奕劻密切相关。〖7〗

十九日（4月16日）

17 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将江西之厘金改办统捐，凡已经捐纳货物，黏贴印花，经过下卡，只许查验，不准补抽，商民称便，拟请土货改从一律。〖8〗得旨：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剔除中饱，以期裕课恤商。

二十一日（4月18日）

18 沙俄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本月十一日（4月8日），为沙俄第二次撤退其侵入我东北之军队之期限，然俄不惟拒不撤兵，反提出七项要求。有：俄国交还之地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给任何其他国家；蒙古现行体制不得变动；

如未得俄国同意，不可在满洲开辟新商埠，并且不允领事驻扎；若中国用外国顾问，其事务不得及于俄国利益占优势之中国北部；俄国保有旅顺—营口—奉天电报线控制权；牛庄交还中国后，华俄道胜银行仍在该埠行使海关银行职能；俄国臣民及商号在满洲所取得之各种权利，撤军后依然有效，牛庄之海关税务司及海关医生由俄国人担任。〖9〗消息传开，国人大愤，乃有拒俄之运动。

寻外务部命驻俄公使胡惟德照会俄国外交部，拒绝俄国之七项要求。

19 以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命其镇压广西之起事者，并毋庸回避本籍。

谕称：两广地方紧要，广西左右江各属，土匪游匪，勾结蔓延，近日虽据王之春屯奏，叠获胜仗，殄厥渠魁，而匪股尚多，根株未能净尽。滇黔边界，时复窜扰，自非跟踪痛剿，难望一律敉平。广东盗风素炽，钦州一带，尤与广西相为应援。兹特简任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该署督向来办事认真，不辞劳怨，广西系该署督桑梓，更为洞悉情形，无庸回避本籍。即责成岑春煊会同王之春及丁振铎、林绍年、曹鸿勋等督饬各军，策励将士，迅扫匪氛，务期内务边界悉就肃清。

二十五日（4月22日）

20 命整顿财政。谕云：从来立国之道，端在理财用人。方今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俱受其病，自非通盘筹画，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著派庆亲王奕劻、瞿

鸿禨会同户部认真整顿，将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经理。即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画一银式，于京师设立铸造银钱总厂。俟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完纳钱粮关税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使补平薪〖10〗水等弊，扫除净尽，部库省库，收发统归一律，不准巧立名目稍涉纷歧。务令圜法整齐，推行利用。

21 谕命拟订商律：通商惠工，为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前据政务处奏议覆载振奏请设立商部，业经降旨允准。兹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载振等悉心妥议，请旨施行。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

22 是月，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委湖北候补道孙廷林于景德镇创设瓷器公司，官为筹拨十万两，其余由孙氏自行集股，期能振兴瓷业。

四月初一日（4 月 27 日）

23 上海各界绅商、民众千余人集会于张园，抗议俄国之侵略要求，到会者千余人。议决致电外务部："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

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致电各国：“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忿。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11〗

24 张謇创办之南通师范学堂开学。

初三日（4 月 29 日）

25 中国留日学生于东京锦辉馆大会，成立拒俄义勇队，举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蓝天蔚为队长，电、函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主战且愿隶其麾下。两日内签名者百二十余人。至初六日，拒俄义勇队改为学生军，编为甲乙丙三区队，由蓝天蔚等施以军事训练。

上海及日本之拒俄活动，引起清廷注意，以为学生不可干政，且以为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因而设法压制之。留日学生之拒俄会议开过，驻日公使蔡钧便电署湖广总督端方，云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12〗

26 从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命各省通设习艺所，收军徒流等罪犯在所习学谋生技艺。

初四日（4 月 30 日）

27 上海各界再次集会拒俄，到者千余人，以学堂学生为多。会间得东京中国留学生电，谓“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电北洋（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主战，结义勇队，愿赴前敌，求协助”。有龙积之（即龙泽厚）对众宣言曰：“吾上海同志独非中国国民乎？东京学生可结义勇队赴战，吾辈岂可放弃责任耶？”乃全体向东鞠躬，以示对留学生之敬意。复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13〗

除上海外，初四日，京师大学堂学生亦开会拒俄。

初七日（5月3日）

28 以让出教案赔款五十万两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予山西总教士英国人李提摩太奖叙。

初十日（5月6日）

29 两江总督魏光焘奏于江宁省城设立学务处。奉旨允准。

30 从热河都统锡良之请，改热河朝阳县为朝阳府，并添设阜新、建平、隆化三县。〖14〗

十五日（5月11日）

31 以日本警察之干涉〖15〗，留日学生之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该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又推定回国活动之运动员，黄轸（即黄兴）负责湖南、湖北及南京，陈天华负责湖南，杨毓麟（即杨笃生）负责江南，等等。此时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因拒俄运动受清廷压制，倾向革命者日益增多。

寻军国民教育会开会，会员秦毓鎏起草意见书，谓当倾覆满洲，实行民族主义。得部分会员赞同，然亦有反对者。此后主张革命之学生秘密组织暗杀团，图暗杀清廷大员，以促革命之进行，后组织华兴会之黄兴、组织光复会之龚宝铨皆为暗杀团成员。故军国民教育会虽非革命组织，然其于革命运动之兴起实有甚大关系。

【考异】冯自由之《革命逸史》初集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谓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之始即主革命，非是。实则当时军国民教育会为公开组织，《江苏》、《浙江潮》等刊物皆载其事。军国民教育会由拒俄义勇队而来，名目虽变，精神未变。其后推动华兴会、光复会成立者，为部分激进会员组织之暗杀团。（参见金冲及、胡绳武《军国民教育会史实考辨》，载《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

二十七日（5月23日）

32 授协办大学士崇礼为大学士；吏部尚书敬信为协办大学士。

33 是月，邹容《革命军》在上海出版。〖16〗

《革命军》七章二万言，章太炎为之作序。其宗旨如书名所示，乃鼓吹革命也，其自署名即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绪论云：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次揭露清廷之民族压迫，谓当覆亡之。又次言革命当为文明之革命，不为野蛮之革命，当行教育，“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去掉奴隶之根性，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革命后当效美国建为中华共和国。其末大书：“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是书洋溢年轻人特

有之激情，气势磅礴，有如长江大河，咆哮而下。为辛亥革命之时最为激动人心影响最大之革命宣传品，刊印后广为流传，各地竞相翻印，其印数达百万册。

邹容（1885—1905），又名蔚丹、威丹，四川巴县人。其家为富商。邹容自幼不喜科举，不喜凡俗约束。百日维新败，尝赋诗悼谭嗣同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二十八年（1902），自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次年归国，就读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张继、章士钊结盟，蓄志排满革命。以邹容年最少，号为小弟。《革命军》出版之时，邹容年仅十八岁。

34 章太炎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成，是文系为驳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而作。其措词甚为激烈，谓今之中国，不当助满洲立宪，当革命以倾覆之。又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又直指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曾刊于《黄帝魂》，又与邹容之《革命军》同刊，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刊于《苏报》，系清末之重要革命宣传品。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以慕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更名曰绛，号太炎，遂以号行。同治七年十一月（1869 年 1 月），生于浙江余杭，书香门第。太炎少从外祖父及父亲读书，治文字音韵学。二十三岁拜名儒俞樾为师，受业七年，学业精进。维新运动起，太炎入

强学会，旋应梁启超、汪康年之请，任《时务报》撰述。然太炎治古文经学，不满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说，因与康门弟子屡起争执。政变后，太炎在日本识孙中山，愈倾向革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唐才常等于上海愚园召开中国议会，太炎谓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才常未之允。太炎愤而退会，割辫发，着西装，示与清廷决裂。后同盟会成立，太炎乃加入。同盟会中，论传统学问之精深，当以太炎为首，其所撰之革命宣传品亦多引经据典，然其文字颇为艰涩，未治国学者不易懂也。又多言夷夏之辨，倡种族革命。太炎性固执急躁，一言不合，便可拍桌骂人，对敌党如此，于己党之同志亦复如此。然其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救国之志不少衰，是以与其曾龃龉者亦终敬之。太炎精文字音韵，著述甚富，堪称国学大师。

35 袁世凯重建天津中西学堂校舍完工开学，改名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

36 起事于云南之周云祥等占个旧锡厂，又攻占临安府城。云南个旧为著名锡矿地。先是，外人欲造铁路至此地，地方民众聚众阻之，官军往捕，遂揭竿起事，众至万余。经月余清军始收回临安府城。

五月初一日（5 月 27 日）

37 以那桐为户部尚书，铁良为户部侍郎。

初四日（5月30日）

38 以王文韶为武英殿大学士；崑冈为文渊阁大学士；崇礼为东阁大学士。

初七日（6月2日）

39 议定修治山东黄河河道，筹银五百万两，由户部筹三百万两，山东筹二百万两。

初九日（6月4日）

40 以袁世凯之请，命户部侍郎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铁良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原为荣禄幕僚。自参与练兵事，其地位乃渐显。

十七日（6月12日）

41 电谕吕海寰等：各国商约，著即在京开议。张之洞现已来京，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等，著迅即来京与议，并随时与袁世凯商酌，妥筹办理。

十九日（6月14日）

42 召见实业家、道员张振勋。

先是上年十一月，以戴鸿慈之保荐，即谕命召见张振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路矿总局又奏：候选道张振勋报效经费银二十万两，请旨破格奖励。得旨："候选道张振勋久历外洋，熟悉商情，兹因开办路矿学堂，报效巨款，洵属好义急公，深堪嘉尚。张振勋前经戴鸿慈保奏，已谕令送部引见，著即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候旨施恩。"至此，

乃正式召见，召见后，谕命以三品京堂候补，并加侍郎衔，俟商部设立后，交商部大臣差遣委用。

张振勋，字弼士，号肇燮。广东大埔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生。幼曾随为塾师之父读书。咸丰八年（1858），张振勋漂洋过海，至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初时为公司雇员，后为荷兰殖民当局承包酒税、典当税和鸦片税，得获厚利。张振勋以此为起点，先后在荷属殖民地设垦殖公司、银行、航运公司，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后，又将业务拓展到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等东南亚各地，成为南洋华侨中著名企业家。张振勋事业成功之后，不忘祖国，积极归国投资。先后创办近十家企业，其最著者为山东烟台之张裕酿酒公司，至今仍为中国之名企业。又参与投资中国通商银行、参与铁路计划，等等。清廷亦略予张振勋以鼓励，光绪十九年（1893），任首任驻槟榔屿领事〖17〗。二十年（1894）至二十三年（1897），任驻新加坡总领事。

二十一日（6月16日）

43 袁世凯奏，其所创练之常备军（新军），已成步、炮、马、工程、辎重共二十五营。闰五月初七日，袁世凯又奏将直隶制兵（绿营）大加裁汰，计将二万六千余名裁去一半以上，年可节省银二十万两左右，所省之款悉数拨做新军经费。〖18〗

二十三日（6月18日）

44 袁世凯奏准集股于天津开设银行及商务公所，以维

持市面。

二十六日（6月21日）

45 清廷命各省弹压倡革命之学生。电寄沿海沿江各省督抚：据魏光焘电称，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饬查禁密拿等语。朝廷锐意兴学，方期造就通才，储为国用。乃近来各省学生，潜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沾染习气，肆行无忌者，正复不免。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实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所有学堂条规，并著督饬认真整顿，力挽浇风。

寻署湖广总督端方电清廷，谓：闻上海有爱国会（学）社，诸生借俄事为名，在张园演说，议论狂悖，即经密电江宁查禁拿办。续闻在日本有各省留学生亦借俄事为名，总集义勇队运动部名目，欲入长江勾引票匪为乱，复经方于五月初一日密电沿江海各省，严防密拿。〖19〗

二十八日（6月23日）

46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癸卯恩科三鼎甲：状元王寿彭，山东潍县（今潍坊）人；榜眼左霈，汉军正黄旗人；探花杨兆麟，贵州遵义人。至是，赐一甲王寿彭、左霈、杨兆麟进士及第，二甲、三甲胡嗣瑗、徐谦、商衍瀛、叶景葵、尚秉和、袁嘉谷、夏寿康、朱寿朋、方履中、牛兰等三百十二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孙家鼐，副考官为兵部尚书徐会沣、刑部尚书荣庆、吏部右侍郎张英麟〖20〗。旋授一甲王寿彭

为翰林院修撰，左霈、杨兆麟为编修。

47 是月，湘绅龙绂瑞等于长沙创办女学堂，湖南巡抚赵尔巽为热心新政之人，对女学堂事甚为支持，赵尔巽又曾至女学堂视察演讲。〖21〗然赵氏离湘任他职后，女学堂乃遭保守派之攻击而停办（见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二日记事）。

闰五月初三日（6月27日）

48 张百熙奏，请派办新学堂有成绩之张之洞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及各省学堂章程。奏上，得旨：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晰具奏。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

初五日（6月29日）

49“苏报案”发。

《苏报》原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十六年（1900），由陈范接办。陈范湖南人，字梦坡，原为江西知县，因教案落职。陈范本同情维新派，其报因此亦宣传改良革新。本年五月初一日，上海《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其言论日益激烈，且刊章太炎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22〗、《革命军序》等文，公开鼓吹排满革命。前此言革命之报刊，均设于海外，设于国内而昌言革命者，《苏报》（设于租界内）实为首家。

先是，以《苏报》屡载反清之文，清廷一再要求租界

当局禁之，且请捕章太炎、邹容、陈范、龙积之（龙泽厚）等。至是租界当局乃应之。是日，租界警探至《苏报》馆，因欲捕诸人不在，乃捕去账房程吉甫。次日，警探又持拘票指名挨次查问，章炳麟适在爱国学社账房，见之，乃曰："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警探遂将其带上手铐捉去。〖23〗是晚，龙泽厚自动投案。初七日，邹容入狱。邹容本已藏匿，因章太炎致书相召，乃毅然自动投案。"苏报案"中，先后六人入狱。至本月十二日，《苏报》被正式查封。报馆主人陈范流亡日本。

【考异】邹容逝后，章太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作《邹容传》，谓章、邹之入狱，系吴稚晖所卖，且牵连蔡元培。乃引起章太炎与吴稚晖之多次辩论。其间章士钊、蔡元培曾为吴辩，然后之人信章太炎者多，信吴稚晖者少（参见《章太炎年谱长编》170页）。其实章、邹反清之文煌煌载之《苏报》清廷不必待人告密而后知也。故吴稚晖告密实为章太炎之臆测。且据清方档案，章、邹系狱后，清吏方捕吴稚晖甚急，可反证吴无告密之事。（参见唐振常《苏报案中一公案》，载《中国近代史实正误》373页）

十三日（7月7日）

50 以办理广西剿匪事宜不力，革广西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布政使汤授铭、按察使希贤职。从岑春煊之奏也。

十五日（7月9日）

51 与英国签订《沪宁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额三百二

十五万英镑，九折给付，年息五厘，以铁路为担保。

十六日（7月10日）

52 举行经济特科考试。

五月二十四日，奕劻等奏，中外臣工奏保参加考经济特科者共三百七十余人，其中有现任实缺、或充要差、或为各省督抚奏留用不考者，到京报到者共一百二十二人。奏上，谕命于闰五月十六日在保和殿考试。试后，光绪帝召见考取经济特科人员，各授官职。一等九名：翰林院庶吉士袁嘉谷授编修，免其散馆；举人张一麐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翰林院庶吉士方履中授编修，免其散馆；河南试用知县陶炯照以知县仍留原省即补；举人徐沅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江苏兴化县教谕胡玉缙发往湖北，以知县补用；内阁中书秦锡镇，发往江苏，以同知补用；翰林院编修俞陛云、袁励准，均著记名遇缺题奏。二等冯善征、梁焕奎、端绪、陈曾寿等十八名亦升叙有差。

十七日（7月11日）

53 署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奏上，下外务部议。寻，外务部奏：川汉铁路，外人蓄意觊觎，该督拟请速筹自办，系为保利权起见，应俟商部设立后，由商务大臣切实招集华股，力除影射蒙混之弊，以资抵制。届时应再妥订章程，奏明办理。奉旨：依议行。〖24〗

二十日（7月14日）

54 俄人建造之东三省铁路竣工通车。

该路又称中东铁路，其干线自满洲里车站以西之国境线起，至绥芬河以东之国境线止，长一千五百一十四公里；支线自哈尔滨车站至旅顺口车站，长九百七十五公里。以松花江南岸之哈尔滨〖25〗地方为两路之枢纽，铁路总公司设立于此。〖26〗此路成后，俄国将其势力步步进逼中国东北，且俄国由铁路运兵，可直达渤海而出太平洋。故此路不仅于中国东北之关系甚巨，且可东向与新兴之日本、及在中国有重要商业利益之英国抗衡。因而此后日俄之矛盾加剧，终至刀兵相见。

二十一日（7月15日）

55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公审章炳麟、邹容等六人。

先是自章、邹等被捕后，清廷欲将其引渡。十九日，清廷电谕两江总督魏光焘，命将邹容等六人迅速押解南京讯办，勿任逃脱。清吏随即向租界当局交涉，然租界工部局虑其治外法权有失，不允。

至是，清廷为原告，章炳麟等六人为被告，各延律师争讼。乃成为轰动全国之事件且引起国际注目。然是案以各方意见不一，久讼不决，直至次年四月方结。

二十三日（7月17日）

56 财政处奏设铸造银钱总厂。奉旨依议行。

二十五日（7月19日）

57 曾参与自立军密谋之沈荩为清廷所捕。是日步军统领衙门将捕获沈荩之事奏上，命交刑部严行审讯。至六月初八日，奉谕："万寿期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沈荩即被处死。沈荩，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自立军败后，潜入京师办报。因被吴式钊出卖而被捕。沈荩被害时，其状甚为惨烈。次年王照被捕入狱，所居狱室即沈荩被杖毙之屋，王曾见墙上有黑紫印迹，高至四五尺，即沈荩之血所溅也。狱卒言：夜半有官来，遵太后手谕狱中杖毙，令狱卒以病死报。沈体极壮，群杖交下，遍身伤折，久不死，连击至两三点钟，气始绝。〖27〗

沈荩死后，黄中黄（即章士钊）即于是年著《沈荩》，作为《荡虏丛书》之第三种出版，内述沈荩事迹及受清廷迫害经过。为清末宣传革命之重要出版物。

六月初三日（7月26日）

58 山东福山县烟台一带大雨成灾。据山东巡抚周馥奏报，山水下注，河水陡涨，冲塌民房三千余间，淹毙人口一百五十余名。

又报山东自闰五月二十日以后，连日大雨，各河同时盛涨，东平州、费县、平阴、东阿、阳谷等县，猝被水灾，冲塌房屋，并有淹毙人口情事。

此外，本月山东利津县宁海庄地方，风雨交作，河水暴涨，致黄河漫溢决口三十余丈。

初六日（7月29日）

59 张謇自日本考察归国。

张謇于四月二十八日抵日，先参加日本之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之后在日考察实业、教育等甚详。计在日凡六十余日，归后印行《癸卯东游日记》。此前之张謇，致力实业、教育，对政治关注不多，此后乃较多关注政治之改革，并以实行立宪说张之洞、袁世凯、铁良等。迨日俄战争以后，立宪运动兴起，张謇乃成为江浙地区立宪派之首领。

七月初二日（8月24日）

60 谕曰：所有八旗兵丁，著该都统等切实教养，务令读书识字，以便选入武备学堂肄业，用备国家干城之选。各旗大员子弟，如有愿入武备学堂肄业者，亦即报明各该旗，咨行北洋大臣，听候挑选。

初六日（8月28日）

61 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筹办江西要政，设工艺院、豫章善堂、农务公所、商务会议公所、医学堂等。

十六日（9月7日）

62 清廷设立商部。

商部之设，发端于上年载振之赴日考察，归即请设商部，政务处议赞同，商部遂设。其官制略如外务部，不设两尚书、四侍郎，而只一尚书，二侍郎。以载振为商部尚书、伍廷芳为左侍郎、陈璧为右侍郎。二十日复谕商部班

列外务部之次。八月十一日，又以徐世昌为商部左丞，唐文治为商部右丞，绍昌为商部左参议，王清穆为商部右参议。商部之设，亦为清末新政之重要举措之一。任尚书之载振，为庆亲王奕劻之子，纨绔子弟也，于商务事知之甚少。然任侍郎之伍廷芳、任右丞之唐文治等，则于中外商务之事知之甚悉，且皆系开明而实心办事之人。故商部成立后，乃陆续颁布多项鼓励实业及奖励投资之规章、制度、章程等。

寻商部奏商部章程。商部下设四司：一曰保惠司，专司商务局所、学堂，招商及一切保护事宜，赏给专利文凭，译书、译报，聘请洋工程师，及本部司员升调补缺各项保奖。二曰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三曰通艺司，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勘采矿物。四曰会计司，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业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度量衡，以及商部报销经费。并设律学馆、商报馆等。律学馆先译外国有关之法律条文，为中国拟订商律之参考。奏上，从之。

二十九日（9月20日）

63 冯子材卒。

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早年曾随向荣等与太平天国作战。同治元年（1862），升广西提督。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奏请起用已退职之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不负重托，身先士卒，率军与法战获胜，声威远播。寻谥“勇毅”。

八月初六日（9月26日）

64 谕曰：前有旨派王文韶、瞿鸿禨、张翼办理路矿事宜，现在设立商部，所有路矿事务，应归并商部，以专责成。路矿总局著即裁撤。同日又谕命将顺天府所设之工艺局归入商部办理。

又以商部奏拟于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请饬各将军督抚会同筹办。谕云：现在振兴商务，全在官商联络一气，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维持，广为董劝，以期日有起色。著各省将军督抚，于商部议设各项公司，会同筹画，悉心经理。并饬该管道府州县随时认真保护。倘有推诿因循，仍前漠视，该部即行据实奏闻。力除壅蔽，毋稍迁就。

寻商部奏请派员出洋考查在外华民工商事业。从之。

十六日（10月6日）

65 张之洞奏拟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十款、《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奏上，奉谕：如所请行。

先是，本年四月，慈禧太后于召见张之洞时，谓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张之洞筹防范之法。张云：学生在外国境内，中国法令难行，必须先商彼国政府，允为协助，事始有济。慈禧太后所谓流弊甚多者，指留学生在彼批评清廷，放言无忌，甚且公开倡革命之说也。因而命张之洞筹划应付之方。

稍后张之洞晤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请协助约束中国学生。内田初时不允，继请中国同时颁布鼓励留学之章

程，谓如此日本方可协助。

此后，张之洞乃草定此三章程。其中鼓励章程规定，游学优等者，回国经考验后可给予举人、进士、翰林出身及翰林升阶。奏上，清廷饬外务部及管学大臣照行。张之洞同时又将各章程送日本公使内田，请日本政府协助。

十八日（10月8日）

66 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美国驻华使臣康格签《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七款。又与日本商约大臣日置益签《通商行船条约》十三款。

两约内容与中英商约略同，惟两约均增保护版权之内容，美约又增保护专利条款，日约增中国须画一度量衡条款。然因与其他列强之商约未能达成协议，而中英、中日、中美商约规定之裁厘加税亦未能实现。〖28〗

二十一日（10月11日）

67 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敬信为大学士；兵部尚书裕德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五日（10月15日）

68 授崇礼为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为东阁大学士；敬信为体仁阁大学士。

69 是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直隶工艺局，委周学熙为总办。先是，袁已于二十八年（1902）委周学熙办银元局，甚有成效。至本年三月至五月复命其赴日考察工商及币制。以此为契机，周学熙于直隶及北方创办企业多家，

多获成功。时人因将其与张謇并列，称“南张北周”。

70 浙江宁海县民众聚众焚教堂，杀教士，为首者名王锡彤。经官军镇压，民众死者二十余名，王锡彤逃逸。

九月初一日（10月20日）

71 从商部奏，谕力行保商之政，略曰：中国自互市以来，商务日盛。现在设立商部，正宜极力整顿，相与维持，惟中国商民，平日与官场隔阂，情谊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牵掣抑勒，甚至报关完税，多所需索；商船验放，到处留难。遇有词讼，不能速为断结，办理不得其平。以致商情不通，诸多阻滞。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各官，及局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力除留难延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倘有不肖官吏，仍前需索刁难，著即随时严查参办，勿稍徇纵。

初九日（10月28日）

72 俄军占奉天。是时俄入侵我东北之军撤军之期已过（第三期撤军期限为八月十八日），俄不惟违约不撤军，反而于是日重占奉天（今沈阳），并拘盛京将军增祺。至本月十五日，清廷电谕驻俄公使胡惟德与俄政府交涉，未有结果。直至日俄战争爆发，俄仍未撤军。

73 外务部与法国公使议定滇越铁路（自中越边界至云南省城）章程。此路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定议，然中经庚子（1900）八国联军侵华之乱，路并未修。庚子之后双方再议，至是达成协议。规定中国国家于八十年期限

将满，可与法国国家商议收回地段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中国国家及中国人民如欲在法国银市购买该省铁路股票，或现在或将来出售，均准任便购买，法国国家尽力襄助，务使价值公允。〖29〗次日外务部将此章程上奏，寻获准。

初十日（10月29日）

74 准河南巡抚陈夔龙、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奏，河南汴洛铁路（开封至洛阳）借比利时款修筑，借款额一百万镑，由比利时公司承办。至九月二十四日，合同签字。

十六日（11月4日）

75 命大学士王文韶管理户部事务，开去会办外务部大臣；调户部尚书那桐为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礼部尚书荣庆为户部尚书，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76 华兴会成立于长沙，黄兴为会长。参加成立会者，除黄兴外，有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胡瑛、周震鳞、秦毓鎏等，未参加成立会之华兴会骨干尚有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等。〖30〗而以留日及国内学堂学生为多，湖南有势力之绅士龙璋亦予以支持。会上黄兴曰：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若吾辈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黄兴又谓：当以湘省率先发难为根据地，争取他省响应。与会诸人赞同。会后会员乃于会党

及军、学界分途运动。〖31〗

黄兴，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黄兴出身于书香之家却无人入仕为官，据云其祖上传有家训：不得为清朝之官。二十二岁为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二十六年（1900），曾参与自立军密谋，自立军败后乃倾向革命。二十八年（1902），为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于本年回国。回国后先在湖北昌言革命，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尼，遂回湘任教于胡元倓创办之明德学堂，同时于暗中密谋革命。华兴会之成立，黄兴之力最多，且年龄亦最长，阅历亦较他人为丰，故受革命党人拥戴，为华兴会之核心。黄兴善诗词，所作词、联甚佳；其性情诚笃忠厚。后同盟会成立，乃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之革命首领。又以长于军事，同盟会之武装起义多为其直接指挥，故其时之人常以孙、黄并称。

宋教仁，号钝初（亦作遁初、敦初），湖南桃源人，生于光绪八年（1882），亦为书香之家出身，其亦无人仕于清廷者。教仁曾考取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取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昌创办之文普通中学堂，于本年入学。黄兴自日本归国，在武昌宣传革命，教仁与之结识，遂与相约投身反清革命。教仁负责湘西一带起义之组织。时年仅二十一岁。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亦亡命日本，后以化名得官费留学生资格。至宣统二年（1910）底归国，任于右任主办之《民立报》主笔。教仁攻边疆史地有心得，后又曾治阳明心学；于西方学说，曾钻研宪法及政党政治，民国初为主两党政治最力者；善交游，为天才之组织家。

自识黄兴后，即为至死不渝之挚友。

十七日（11月5日）

77 命户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

78 命户部尚书荣庆充政务处大臣。

十八日（11月6日）

79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将广东书院全改学堂。得旨：妥为筹办，期收实效。

80 命大学士孙家鼐、吏部尚书张百熙充政务处大臣。

二十一日（11月9日）

81 商部奏准颁行《奖励公司章程》。其中规定凡集股五千万元以上者，准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牌，可三代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集股二千万元以上者，准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集股一千万元以上者，准作为二等顾问官，加二品顶戴。以次有加商部议员、以至七品顶戴。凡商部顾问官及议员，遇有应行建白之事，可具函迳达商部。〖32〗

82 是月，岑春煊两电朝廷，愿赴东三省与俄战。奉旨：广西军务未竣，不可轻离。十二月初岑春煊再次电请北上，清廷命仍镇守两广，毋庸北上。

十月初一日（11月19日）

83 从商部奏，命各省振兴农业。谕称：商部奏请通饬

各省振兴农务一折。据称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振兴农务之法，不外清地亩，辨土宜，以及兴水利，广畜牧，设立农务学堂与试验场。请饬各将军督抚，通饬各属，将地亩册，土性表，详晰编造报部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各省大吏，速饬各府厅州县，认真确查，极力讲求，一律切实兴办，以广种植而裕利源。

十四日（12月2日）

84 商部奏重定《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其中规定：无论华、洋官商，禀请开办铁路，均应按照本部奏定章程办理；集股总以华股获占多数为主，不得已而附搭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华人请办铁路，如系独力资本至五十万两以上，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本部专折请旨给予优奖，以资鼓励。〖33〗

十六日（12月4日）

85 清廷设练兵处，由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总理。

练兵处为新设之督练新军之总理机构，旨在推广新式军队，以关系重要，故清廷特重此事。上谕云：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著铁良襄同办理。

寻命商部左丞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

调；直隶即补道刘永庆充军政司正使；直隶补用道段祺瑞充军令司正使；候选道王士珍充军学司正使。均赏给副都统衔。

二十一日（12月9日）

86 湖南巡抚赵尔巽奏，湖南设立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该公司系由原议设之阜湘、沅丰两公司合并，集股三百万两，并助以官股，其意在保矿权自主，免为外人所夺。规定：所有湖南全省矿产，除矿务总局现在试办之新化铁矿、常宁铅矿、平江金矿外，皆归总公司经理。以后本省外省外埠各绅商，有愿承办湖南矿产者，只准指一矿作为总公司之分公司，不得另设总公司。一切章程，必须遵守总公司所定。〖34〗

二十四日（12月12日）

87 商部奏，粤绅张煜南呈请招集华商股份，修建潮汕铁路。谕：著岑春煊、张人骏饬令该处地方官，出示晓谕居民，俾知为兴商便民之举。所有该绅办理勘路购路运料兴工一切事宜，妥为照料，毋得稍存膜视。

88 清廷以“离经叛道，行检不修”，革四川绥定府教授廖平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并销毁著刊各书。廖平，川人，治今文经学，作《知圣篇》、《辟刘篇》谓汉刘歆未校书以前不见《左传》，刘歆据以为今文经学之敌，遂致古文盛而今文衰。或谓康有为之伪经及孔子改制学说，系受廖影响而提出。〖35〗

二十六日（12月14日）

89 谕严禁官员挟妓嫖娼。

二十七日（12月15日）

90 蔡元培等创刊《俄事警闻》。专为警醒国人，关注俄国侵略，报道有关消息。次年初改名《警钟》。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1日）

91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亟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归国，可充大学堂教习。庶几中国办理学堂，尚有不待借材、操纵自如之一日。现已选定三十一人，拟派赴日本留学；另十六人，拟派赴西洋各国留学。奉旨允准。〖36〗

初四日（12月22日）

92 命保护回籍出洋华商。是日商部奏，闽省之保商局，办理不善，委员司事人等，半支乾修。商人被人欺凌，投诉不理。商人往来，任意勒捐，请领执照，多方留难，敛取商人之资财。请饬下直隶、两江、两广、闽浙各总督及各省巡抚，一律妥定章程，切实办理，保护华商。奏上，上谕略谓：据商部奏，华商回籍后，地方胥吏遇事刁难，里族莠民，藉端苛索勒诈，据情控官，官不为理。种种积弊，成何事体。亟应严行查禁，认真整顿，实力保护。如再有前项情弊，即行按律严惩，以恤商艰而通民隐。

初六日（12月24日）

93 清廷发布两项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之措施，而增加之收入，作为练兵之用。

其一，命各省将优缺优差浮收款归公，并整顿房田契税报解中央。谕称：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查近年来银价低落，各省不甚悬殊。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州县，浮收甚多。而应征之房田契税，报解者十不及一。著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所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确查，酌提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除新疆、甘肃、贵州及东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筹解外，江苏、广东两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两省，每年各三十万两；山东省每年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万两；安徽省每年十五万两；山西、陕西、广西、云南、福建各省，每年各十万两。以上计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万两。

其二，命各省仿行烟酒税报解中央。谕称：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要需，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敝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著钞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等一体仿行。直隶一省，应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

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山东、江西、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陕西、吉林各省，每年应各派二十万两；甘肃、新疆、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各派十万两；贵州省每年应派六万两。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六万两。如有收数及额或逾额者，准其将尤为出力人员，量予优奖，以资激劝。倘收不足额，亦分别究惩。

十六日（1904年1月3日）

94 谕各省整顿营务：各省军政，各督抚照例设营务处，派监司大员统办，以专责成，立法未尝不善。乃承办各员，往往视为优差，不复认真经理。甚至役使勇丁，提扣口粮，统领营官，私送公费。遇有查阅等事，临时敷衍弥缝。襄办会办，尤为虚设。军政之坏，半由于此。积习相沿，实堪痛恨。著各该督抚，凡派办营务，必须择精明韬略，操守廉正之员，不得以庸软不职充数。嗣后如有缺额扣饷，及训练不精等弊，一经发觉，即行奏参严惩。其襄办会办名目，即著一律裁撤。

二十四日（1月11日）

95 商部奏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其奏云：中国历来商务，素未讲求，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不特彼业与此业隔阂，即同业之商，亦不相闻问，致使华商势涣力微，坐是利权旁落，商业不兴。今日之急务，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因拟《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并拟在京先创设商会，以开风气之先。各省亦应鼓励商人创

办商会。奏上，得旨允行。〖37〗此后各地先后办起商会，商会不惟在工商界发挥作用，且在政治上亦相当活跃，其影响较大之商会，则上海也。

二十六日（1月13日）

96 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将修订之学堂章程上奏，谕命颁布施行，即癸卯学制，是为近代中国首次施行之正规学制。

其奏云：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所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其学制，计有《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类于今之研究生院）章程》；《初级师范章程》、《优级师范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蒙养院（幼儿园）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等。另有《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毕业生考试专章》、《奖励专章》。

按癸卯学制，初等小学堂为五年，高等小学堂为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为三年，大学为四年。自进小学至大学毕业，共需二十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与上述各级学校并行者，尚有师范学堂、实业学堂、艺徒学堂等。张之洞等又另奏，再次力言科举之害，请递减科举中额，直至停废科

举。〖38〗

奏上，奉旨将学堂次第推行。并谕：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即著各该督抚，赶紧督饬各府厅州县建设学堂，并善为劝导地方，逐渐推广。

张之洞等又奏准《学务纲要》及《各学堂奖励章程》。其奖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考列中等以上者，予进士出身，考列下等者，予同进士出身，均授官职；大学堂预备科、高等实业学堂等毕业，予举人，亦可授官职。清廷欲以此鼓励学子入新式学堂。

张之洞等又请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领辖全国学务。〖39〗次日，清廷乃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派大学士孙家鼐充学务大臣。

二十七日（1月14日）

97 谕曰："嗣后遇有奉旨会议事件，三品以上堂官，均著在政务处会议。"

二十八日（1月15日）

98 盛宣怀与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制铁所签订《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在此前后，汉冶萍公司（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历 1908 年）多次向日本借款，致使该公司日受日本控制。

99 谕各省：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

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40〗

100 是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抨击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批驳保皇派“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之论，谓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41〗此前，同为流亡海外者之孙、康二派常相往还，尤其梁启超与孙中山等来往颇多，梁启超且一度甚为激进，有转向革命派之势，然康有为坚持保皇而反对革命，梁启超亦渐从其师之命。自此革命派与保皇派分道扬镳。

十二月初四日（1 月 20 日）

101 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电枢垣，谓日俄将战，中国必受其殃，请速变法，以挽危局。其电谓：请急宣上谕，誓改前非。饬外部王大臣遍告各国使臣，并饬出使各国大臣，迅告各国政府，中国自今以后，一切即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而后已。

初五日（1 月 21 日）

102 清廷颁布商部拟订之商律中之《公司律》。

《公司律》之拟订，得力于伍廷芳。先是商部成立后，即拟拟订商律，嗣后以商律门类繁多，实非一时所能告成，而目前要图，莫如筹办各项公司，力祛曩日涣散之弊，庶

儿商务日有起色，不致坐失利权，则公司条例，亟应先为妥订，因而先拟订商律之《公司律》一百三十三条，并于卷首冠以《商人通例》九条。商部于是日将《公司律》及《商人通例》奏上，得旨允行。〖42〗

十三日（1月29日）

103 袁世凯奏请开去会办练兵大臣差使，谓“俾臣之事权稍轻，免臣之愆尤日集”。至十八日，奉上谕：所有练兵一切事宜，著随时会商庆亲王妥筹办理。所请开去练兵差使之处，著毋庸议。

十八日（2月3日）

104 署闽浙总督李兴锐奏裁并各局所，设立财政局经理财用，并设军政、商政两局暨矿务公司。

二十一日（2月6日）

105 命大理寺少卿张亨嘉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二十二日（2月7日）

106 署四川总督锡良奏已设立川汉铁路公司，委署藩司冯煦为督办。先集华商股本，将来推广，或附搭洋股，或添借洋款，随时咨会商部办理。

二十三日（2月8日）

107 晚，日本舰队突然袭击驻旅顺港之俄舰，同日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日俄战争爆发。

本年六月初五日（7月28日），日本外相训令日驻俄

公使，建议两国就满洲（中国东北）及朝鲜问题谈判。此后双方谈判半年，然日欲独霸朝鲜，且欲染指中国东北；俄欲独霸中国东北，更欲染指朝鲜。又其时日恃有英日同盟，又得美国部分支持；俄恃有俄法同盟，又以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成，运输便利，且视日为新兴小国，以为不足虑。双方各有所恃，互不相让，谈判最终破裂。

108 慈禧太后懿旨："著袁世凯迅速调齐各营，严防沿海及关外一带。该督即亲赴榆关，居中调度，以固封守。不必来京请训。直隶总督日行公事，著运司暂理。"〖43〗

二十七日（2月12日）

109 清廷宣布对日俄战争守局外中立，并公布《局外中立条规》。谕称：现在日俄两国开战，中国应守局外，直隶提督马玉崑所统马步全队，著迅速开拔，前往古北口至朝阳一带，择要驻扎，加意防守，毋稍疏虞。

其时朝有大事，常问计于直隶总督袁世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九月十三日，清廷电谕袁世凯速进京，筹议日俄将开战及东三省事，并预备十四日召见。袁世凯进京后密议之结果不得而知，但袁世凯于十一月初九日电外务部，主于日俄之间守中立。其文云："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如日船在各口购备战物，地方官应按局外公例，行文诘阻，如用兵强办，我亦无可如何，但不可由我接济，及由我明许。至无论将来如何，必须先从局外入手。"〖44〗清廷之决意守中立，即与此有关。

110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训练旗兵，已敷三千之数，拟再扩充添营成协，请饬部拨款。从之。

三十日（2月15日）

111 以荣庆为军机大臣。

112 是年夏至秋，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相继出版。二文均有二万余字，其意在警醒国人，奋起救亡。文字激情澎湃，通俗易懂，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之革命宣传品之一。其述民族之危机曰："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猛回头》）若果遭瓜分，须四万万人拼命抗争："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警世钟》）又抨击清廷，谓"那满洲乘着明末的乱，占了我们中国"，海通以后又不早变法，以致国势衰落，今又投降媚外，实为"洋人的朝廷"，"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猛回头》）。故应革命排满，推倒"洋人的朝廷"。又谓凡洋人之长处，一概要学，不可盲目排外，若重武备、务实业、兴学堂、兴女学之类，皆在输入之列。《警世钟》末尾云："醒来！醒来！快快醒

来！快快醒来！不要睡得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45〗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自幼家贫，而多读民间话本弹词之类，故其文笔流畅通俗，贩夫走卒之流皆可读懂，而又充满激情，故其影响乃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拒俄运动起，天华投身其间，继撰《猛回头》、《警世钟》，成为辛亥时期之著名革命宣传家。其后华兴会成立，陈天华为骨干分子。同盟会成立时，流亡日本之华兴会诸人讨论是否加入同盟会，陈天华力主与孙中山联合成立同盟会。三十一年（1905），在中国留学生反对日本知府之取缔规则风潮中，以抗议日本报纸污蔑中国学生，愤而自杀。

113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出版。

李宝嘉（李伯元）所著《官场现形记》在其所办之《世界繁华报》上发表。李宝嘉，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李曾考取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上海办报，所为者多类于今之休闲性报纸，又主编《绣像小说》月刊。《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实由若干短篇连缀而成，揭露官场之腐败，可谓官场百丑图。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46〗李尚著有《文明小史》，亦为清末著名小说。

吴趼人（吴沃尧）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始在梁启超主办之《新小说》上发表。吴沃尧（1866—1910），

广东南海人，居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吴之代表作，书中述主人公“九死一生”往来于沪、宁、京、津等地之见闻。其中揭露官场之腐败、黑暗及商界之欺诈，而名之曰“怪现状”。吴氏尚著有《痛史》亦为清末著名之小说。

刘鹗所著《老残游记》始发表于《绣像小说》杂志。刘鹗，字铁云，又字公约，笔名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咸丰七年（1857）。刘鹗曾为商人，曾悬壶行医，曾助治黄河而立功，又曾创办织布等工厂。刘鹗喜收藏文物，八国联军陷北京，王懿荣收藏之甲骨为刘鹗所得，以后又陆续收购，编成《铁云藏龟》。后王国维、罗振玉研究甲骨文，均以此书为重要资料。《老残游记》述名为“老残”之游医于行医中之所见所闻，揭露官吏尤其所谓“洽官”之腐败及官场之黑暗。又于小说中影射刚毅、毓贤等人。自谓历来小说皆揭发贪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曾朴《孽海花》始刊于《江苏》杂志，该书前六回原稿为金松岑（笔名爱自由者）所写，以后为曾朴所写。曾朴，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十六年（1890），中举。维新运动起，曾朴与谭嗣同、林旭、唐才常等交游，赞同变法维新。此后又为预备立宪公会之中坚分子。曾朴曾用心钻研法国文学，三十年（1904），始从友人金松岑处接手未完成之《孽海花》接续写作。全书线索围绕状元金雯青与妓女傅彩云展开〖47〗，述其时之政治事件甚详。与前三部小说作者不同者，在曾朴对革命抱有同情。

上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四书，后人并称之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在清末皆有相当影响。四书成就在于揭露社会及官场之腐败，其不足在于艺术水准之欠缺。鲁迅曾评论此四书曰：“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48〗

114 留日学生渐多，而学生于日本所创办之刊物亦渐多，其中多以省为名。其宗旨多为开通民智，反对列强之侵略，讥刺时政，间亦有反清者。其较著名者如次：正月初一日，湖北留日学生创刊之《湖北学生界》发刊，后改名《汉声》。正月二十日，浙江留日学生创办之《浙江潮》发刊。四月初一日，江苏留日学生创办之《江苏》发刊。

115 国人创设之机器厂矿约十二家，资本额六十二万余元。其较大者有江苏镇江之合兴面粉厂等。〖49〗

116 年底，英军自印度大举侵入我西藏。

〖1〗《选报》1903 年 5 月 10 日，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286

—287 页。又刘成禺、冯自由皆记演说为初一日，且谓演说者尚有刘成禺，而发动者为孙中山。据桑兵之考证，刘、冯之记述非是。见桑兵《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学术研究》1984年2期。

〖2〗《光绪朝东华录》总4994页。

〖3〗《袁世凯奏议》中册 735—739 页。奏上之日期据实录。《光绪朝东华录》为十五日。《袁世凯奏议》记日期为三月十二日，疑有误。

〖4〗王文韶反对废科举事，见《国闻备乘》卷二《光绪朝政府》；参见郑焱《论清末废科举》，湖南师范大学1987年硕士论文。

〖5〗《袁世凯奏议》中册740—748页。

〖6〗奕劻之生年，《爱新觉罗宗谱》及奕劻之孙（载振之子）溥铨之回忆，均记为道光十八年（1838）（参见：《爱新觉罗宗谱》之有关部分及《晚清宫廷生活见闻》273 页）。然《清代人物传稿》九卷之《奕劻》记为道光十六年（1836），不知何所据。此处从《爱新觉罗宗谱》及溥铨所记。

〖7〗奕劻之主政，与袁世凯甚相结纳，其政策意向亦多信世凯之言。至宣统朝，奕劻已为摄政王载沣之叔辈，而与载沣等少壮亲贵不合，而少壮亲贵中度支部尚书载泽、民政部尚书善耆均欲夺其权，然以奕劻之势力盘根错节，一时难以推倒，故奕劻仍安于其位。“皇族内阁”成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奕劻主用袁世凯，故袁得东山再起。其后袁为总理大臣，奕劻退为弼德院总裁。其后南北议和，奕劻主清帝和平退位。及清帝退位，奕劻举家迁天津，居租界。奕劻主政，适当国势江河日下，列强之侵略步步进逼，而清廷之统治亦危如累卵之时，然其少振作之心，日以贪财纳贿为事。其收受贿赂，必亲受之，甚且亲自点验其数，由他人转者常无

效。御史之弹劾，盈车累箧，然奕劻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奕劻虽非完全愚昧固陋，然其贪鄙成性，其见识人格，与前此秉政之恭亲王奕訢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清朝之亡，虽亦大势所趋，然奕劻亦难辞其咎。而后世之人对其评价亦甚低。民国六年（1917）年奕劻卒，清废帝溥仪以其贪黩无厌，又信用袁世凯，为清亡之祸首，初不允为之谥，继乃谥之曰“密”，带有悔过之意。

〖8〗《光绪朝东华录》总5012页。

〖9〗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二册182页。

〖10〗“薪”字实录为“申”，《光绪朝东华录》为“薪”，当以“薪”为是。

〖11〗原载《苏报》，引自《拒俄运动》63—64页。

〖12〗原载《苏报》，引自《拒俄运动》276页。

〖13〗《拒俄运动》67—68页。

〖14〗今分属辽宁、河北省。

〖15〗谓于日本组军，有碍日本主权。

〖16〗《革命军》完成于是年三月，而于四月在上海刊行。

〖17〗其时之名称为副领事，然无正领事。

〖18〗《袁世凯奏议》中册808—809页。

〖19〗《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二。

〖20〗本科会试本应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行，其年正值光绪帝三旬寿辰，原定改为恩科，正科则推迟一年举行。嗣因北京贡院庚子年（1900）战乱中毁于火，二科均暂停，至本年始合并举行。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五二卷。

〖22〗改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

〖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册376页，《苏报案实录》。

〖24〗是年底，锡良委署藩司冯煦为督办，正式成立川汉铁路公司。次年十一月，锡良又奏请以建昌道赵尔丰开缺专办川汉铁路路工。奉旨允准。

〖25〗其时哈尔滨属吉林省，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

〖26〗参见：《中国铁路大事记》32 页；胡惟德《俄人建造东三省铁路竣工绘图列单呈览摺》，载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八。

〖27〗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28〗按不平等条约之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各国利益须“一体均沾”，因此只要一国不同意，裁厘加税便无法实现。

〖29〗《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三册 658—664 页。

〖30〗华兴会成立日期，众说不一。章士钊云在癸卯年（1903）七、八月间；刘揆一谓系癸卯年十一月；周震鳞回忆系是年夏历九月十六日；黄兴之子黄一欧则反复坚持为九月十六日，其回忆云：“华兴会在彭渊恂家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确在农历九月十六先君进三十岁这天，是以做生日酒的名义集会的。”此数人皆为亲历其事者，周说与黄说同，今暂从黄一欧及周震鳞说（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53 页）。又刘揆一、黄一欧、周震鳞诸人回忆，均谓谭人凤亦参加华兴会之成立会，误。据谭人凤回忆，其时彼尚在湖南新化办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始在日本结识黄兴。（见《石叟牌词》45 页）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 277 页，刘揆一《黄兴传记》。

〖32〗《政艺丛书》光绪二十九年，见《政书通辑》之七，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33〗《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三册 925—928 页。

〖34〗《光绪朝东华录》总 5109—5110 页。

〖35〗汤志钧《戊戌变法史》61—68 页。

〖36〗《光绪朝东华录》总 5113—5114 页。

〖37〗《光绪朝东华录》总 5122—5123 页。

〖38〗《光绪朝东华录》总 5125—5129 页。

〖3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上册 139 页。

〖40〗转引自《袁世凯奏议》中册 875 页。

〖41〗《孙中山全集》一卷 230—233 页。

〖42〗《光绪朝东华录》总 5132 页。

〖43〗《光绪朝东华录》总 5144 页。

〖44〗《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九。

〖45〗《猛回头》、《警世钟》均载《陈天华集》。

〖46〗《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九卷。

〖47〗金指曾出使俄国之状元洪钧，傅即洪妾，洪死后以赛金花之名在京、津、沪等地谋生，为其时名妓。

〖48〗《中国小说史略》。

〖49〗《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 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六一

光绪三十年　甲辰　公元 1904 年

正月二十五日（3 月 11 日）

1《东方杂志》创刊于上海。

《东方杂志》为大型综合性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人为徐珂、孟森、杜亚泉等。设谕旨、社说、内务、军事、外交、教育、实业、宗教、记载等栏目。该刊大量转载其他报刊之重要论文，为其一大特色。其记载栏之中国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颇有特色。该刊之政治倾向接近立宪派，清廷宣示实行“预备立宪”后，该刊曾特别出版增刊《宪政初纲》其后又连续多期专设“宪政篇”专栏，于立宪之鼓吹甚有影响。该刊发行至 1949 年，为近代中国有影响且发行时间较长之刊物之一。

二十八日（3月14日）

2 奕劻等奏准试办户部银行，次年七月该行成立，总行设北京。

3 是月，山东利津县黄河凌汛漫口，被淹五十余庄。

4 春初，华兴会会长黄兴会见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起义计划。

先是，以华兴会员刘揆一与会党首领马福益有旧交，乃由刘介黄兴与马相识，欲借重会党之力以发动起义。黄兴、刘揆一约会马福益于湘潭。为避清吏耳目，黄、刘各自短衣钉鞋，头顶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与马相见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上之一岩洞中。柴火熊熊，三人席地而坐，各倾肝胆，共谋起义。计以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于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省城以外分五路响应，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其响应之五路为：浏阳、醴陵一路，衡州（今衡阳）一路，常德一路，岳州（今岳阳）一路，宝庆（今邵阳）一路。〖1〗

二月初一日（3月17日）

5 商部奏拟订《矿务暂行章程》三十八条。得旨颁行。先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路矿总局曾颁有矿务铁路章程；二十八年（1902）二月，外务部又有矿务章程。

此为有关矿务之第三个章程。

初六日（3月22日）

6 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杨兆鋆致电外务部，请乘日俄用兵、各国待时之际，迅速变法。又谓，若复因循，恐异日虽欲自强，势已不及。〖2〗

二十日（4月5日）

7 商部奏请设实业学堂，得旨允行。至本年九月实业学堂正式开学。

8 是月，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请实行立宪政体。其书云：自庚子以后，维新谕旨不为不多，督励臣工不为不切，而百事之玩泄依然，天下之精神不振者，则以未立纲中之纲，而壅蔽之弊未除，无由上下一心，共扶危局也。欲求所以除壅蔽，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窃维倡论自下，恐为酿祸之阶，决议于上，乃为致治之本。伏愿王爷中堂大人，思穷变通久之意，为提纲挈领之谋，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全邦本。宪法关系全国之精神，必须从容考定，颁布自必需时。急应博开议会以鼓舞群才。查二十七年奉旨设立政务处，实为议院之基础，拟请即定为上议院。其都察院为朝廷耳目所寄，各科道原有批驳之权，应即定为下议院，请特简通达时务，饶有才智者为院长，不拘官阶之大小。其现在翰林院及科道人员，择其才学兼优，品望相孚者，由钦派大员会同院长，严密挑选，约大省挑

取四人，中省挑取二人，小省挑取一人。并由各省督抚，于各省每府访问平正通达之绅士一人，不拘士商，咨送京师下议院协议。凡所兴革之事。议定奏明，请旨颁行。至于各省城及各府县城。酌量选举绅士。凡地方应办之事，如学校、农工商务、工程、善举、各种捐项，皆由地方官与公议堂绅士详细筹商。目下国民程度只能如此。参酌变通十年，当另定选举之规则，更足以顺民心。〖3〗

9 北洋已练成新军三镇。此后清廷仍设法筹措经费，加紧练新军。

北洋之新军三镇，每镇兵种分步、炮、马、工、辎，共二十一营，三镇共六十三营。第一镇翼长王英楷、第二镇翼长吴长纯、第三镇翼长段祺瑞。〖4〗时因日俄于中国领土上交战，清廷仍欲加快练兵，寻谕：现在时事多艰，练兵实为急务。所有京外练兵事宜，一切营制、饷章、操法、军械，应如何整齐画一，及各省绿营官缺兵额，应如何裁并之处，著练兵处王大臣会同兵部，悉心统筹，妥议具奏。

三月初一日（4月16日）

10 从商部之请，谕以张謇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三品卿衔。是日商部又代张謇条陈，一为于沿海地方设渔业公司，得旨：由商部咨行沿海各督抚办理；一为设盐业公司，奉谕：两江总督魏光焘督饬运司议奏。

初二日（4月17日）

11 御史蒋式瑆奏劾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其奏折指奕

劻在汇丰银行存有私款一百二十万，又谓该亲王自简授军机以来，收受贿赂，细大不捐，门庭如市。〖5〗奏上，命都察院都御史清锐、军机大臣鹿传霖前往汇丰银行确查。

越二日，清锐、鹿传霖往查后奏：该银行往来账目，不以示人，询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据称未曾见过。询之该御史所陈何据，则称得自传闻。奏上，得旨惩戒蒋式瑆。上谕云：言官奏参事件，自应据实直陈。何得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臆陈奏。该御史著回原衙门行走，姑示薄惩。

初十日（4月25日）

12 从外务部奏，谕准入国际红十字会条约及荷兰保和会公约。此两约原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驻俄国及奥匈帝国使臣杨儒奉命所签，中经庚子（1900）之变，未及批准。至此始正式批准。稍后又发内帑银十万两助开办中国红十字会。

13 从外务部奏，派员赴比利时参加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之万国赛会。

十一日（4月26日）

14 商部奏，派左参议王清穆等前往江、鄂等省筹办商会。又奏整顿土货，以广出口而挽利权。均从之。

十九日（5月4日）

15 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奏，山东内地胶济铁路已畅行，津镇铁路亦将开办，请援秦皇岛、岳州等开埠成案，将省城济南及省城以东之潍县、长山县之周村自

开商埠，以扩利源。经外务部议覆允行。

二十五日（5月10日）

16 湖南巡抚赵尔巽奏湖南绅商设湖南铁路支路总公司，先将常（德）辰（州）一路集股试办，以自保利权。由外务部、商部议奏，允行，惟命不得借洋款。

四月初一日（5月15日）

17 沈家本、伍廷芳奉谕所设之修订法律馆开馆，清末修律正式开始。

先是，清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谕命修订法律，并命沈家本、伍廷芳负其责，沈、伍均为熟悉中外法律之人，伍廷芳且为第一个取得英国律师资格之中国人。其时伍廷芳尚任驻美公使，迨伍回国，遂设修订法律馆。

其章程规定所办之事为：拟订奉旨交议各项法律；拟订民商诉讼各项法典草案及其附属法，并奏定刑律草案之附属法；删订旧有律例及编纂各项章程等项。

修订法律馆开馆后，即延聘各国法律学家，并调用学习法律之回国留学生，开始其修律工作。其中聘请之外国法学家以日本为多，如冈田朝太郎、松岗义正、志田钾太郎等。

为修订法律之参考，该馆又曾大量翻译欧美各国法律，自开馆至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即译成德国刑法、裁判法；俄国刑法；日本现行刑法、改正刑法、陆军刑法、海军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裁判所构成法、刑法义解；法国刑法；美、英有关刑法之文件，等等。至清亡，由官方

译出之各国法律、有关法律之文件、法学著作至少有六十种以上。

【考异】修订法律馆之开馆时间，各种著述说法相异甚大，如张晋藩主编之《清朝法制史》即云“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该书686、687页）。据沈家本、伍廷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之奏“计自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日开馆以来”云云。开馆之时间当以此为准。（见《伍廷芳集》256页）

初四日（5月18日）

18 给事中谢希铨奏，日俄战争，终将归于和，请先事预筹收回东省铁路，以复主权而固国本。奏上，谕下外务部知之。

19 清廷以“倡言革命，刊布逆诗”，斥革陕西三原县举人于伯循（即于右任），并命拿办。于右任，陕西三原人，举人，遭通缉后先后避于上海、日本，入同盟会。后在上海办《民立报》等报纸。

初七日（5月21日）

20 上海租界当局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拘捕之日起算，限满开释，逐出租界。此案系清廷派员与租界当局会审，实则决定权仍由租界。〖6〗至此，“苏报案”乃告完结。

十一日（5月25日）

21 命湖南巡抚赵尔巽进京陛见。日俄战争爆发后，清

廷拟议改革东三省之行政制度，以为抵制日、俄计。召赵尔巽进京，即为东三省改制事，并拟以赵为盛京将军。十五日，再次命赵尔巽迅速来京。

二十二日（6月5日）

22 上海商务总会成立。

上海商会系由原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遵商部所颁《商会简明章程》改组而成。经议董公举并由商部札委，严信厚为总理，徐润为协理。其章程宣示其宗旨为：一、联络同业，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二、调查商业，研究商学，备商部咨询、会众讨论。三、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上海商务总会之会员共一百七十一名，其中行帮代表十八名，企业代表一百五十三名。〖7〗因上海之特殊地位，上海商务总会为全国最有影响之商会。成立后，甚为活跃，且其活动之范围常超出经济之职能，而遍及教育、地方自治、民刑案件、社会公益诸事。

23 与英商凯约翰订立《安徽铜陵县矿改定合同章程》，将前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所订合同之准勘六处缩减为专办铜陵县铜官山一处。〖8〗

二十九日（6月12日）

24《时报》创刊于上海。为大型日报，狄葆贤（楚青）主办，梁启超作发刊词，保皇会提供若干经费。该报主张君主立宪，广为介绍西方之政治思想、议会制度。为其时有影响报纸之一。

25 是月，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稿凡七易，然此稿似未奏上。立宪事，张之洞嘱张謇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商，后为立宪派活跃分子之浙江汤寿潜亦持此说，此时张謇与袁世凯不通音信已二十年，五月，张謇致书说之，袁覆函答云：“尚需缓以俟时。”〖9〗

五月初二日（6月15日）

26 商部将所拟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十八条呈进，请旨颁行。从之。

初八日（6月21日）

27 清廷赦免因戊戌变法获罪人员，但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不赦。

慈禧太后懿旨谓：本年七旬万寿，叠经降旨施恩，京外臣民无不均沾闿泽。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著即一体开释。

懿旨发布后，陕西巡抚升允率先奏云，在陕西监禁之已革御史宋伯鲁，应在开释之列，请予开释。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10〗

28 慈禧太后懿旨命即自内务府始，撙节用度，曰：方今时局阽危，百端待理，而财用匮乏，以至练兵要政，筹饷亦尚艰难。兹抚物力之奇艰，慨积重之难返，尤应痛加

整顿，改弦更张，即著先自宫廷始。嗣后宫内一切用款工程，著尽内务府例定经费，量入为出，不准再拨户部款项。其户部正杂各款，专作地方正用。此外应行开源节流之处，著户部悉心筹画，遇事整理。至内务府司员太多，应如何裁汰归并，著政务处会同内务府大臣妥议具奏。其余内外各衙门，亦即仿照核办，次第推行。

十四日（6月27日）

29 慈禧太后懿旨命整顿州县吏治。略谓：中国官民隔绝，痼习已深。颇闻各省州县官，多有深居简出，玩视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经意。嗣后责成各省督抚，考察州县，必以为守俱优，下无苛扰，听断明允，缉捕勤能，为地方兴利除害，于学校农工诸要政，悉心经画，教养兼资，方为克尽厥职。著自本年为始，每届年终，各该督抚将各州县胪列衔名年岁籍贯清单，注明何年月日补署到任，经征钱粮完欠分数，及有无命盗各案，词讼已结未结若干起，监禁羁押各若干名，均令据实开报。任内兴建学堂几所，种植、工艺、巡警诸要政，是否举办。一并分别优劣，开列简明事实，不准出笼统宽泛考语。奏到后著交政务处详加查核，分起具奏，请旨劝惩。并著将各省奏单刊入官报，与众共知，以通下情而申公论。前经降旨谕令各省将书吏差役，严行裁汰，即张之洞与刘坤一会奏折内，亦痛言此弊，并恤刑狱各条，皆与吏治民生极有关系，何以因循不办？著一体督饬属员认真整顿。

二十日（7月3日）

30 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反清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为继华兴会之后在内地成立之重要革命团体。

先是，曾有革命志士于武昌花园山组织非正式之革命团体，其核心为归国留日学生、湖北新军教官吴禄贞，后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查之，乃将其主要成员分遣出国留学，吴禄贞亦奉调他职，故时间未久即解体。至是，乃有正式革命团体之成立。科学补习所所长为吕大森，总干事胡瑛，文书宋教仁，会计时功璧，宣传曹亚伯，其核心人物为刘静庵。科学补习所对外为补习学校，实则密谋反清革命。其活动除革命之宣传外，主要为介绍有革命思想之知识人及会党分子入军队。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关系密切，宋教仁、胡瑛既为科学补习所骨干，又为华兴会骨干。华兴会拟于湖南发动起义，科学补习所拟于湖北响应。迨华兴会事泄失败，科学补习所亦遭牵连。然因先得华兴会密报，清吏搜捕一无所获，仅宣布开除宋教仁及负责为科学补习所机关租房之欧阳瑞骅之学籍，并封闭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为武汉地区之第一个革命团体，虽因机密泄露而解散，而湖北革命党人仍前后相继，不懈努力。

31 翁同龢卒。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又以其乡常熟有虞山，故亦有人称其为“虞山”。其父翁心存于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历任尚书、大学士。翁同龢出于显宦及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咸丰六年（1856），会试得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

（1865），受命为同治帝师傅，又为慈安、慈禧太后讲《治平宝鉴》。时清廷部分官员致力举办采用西方机器设厂、设学习西方语言学校，后世称洋务新政。另有清流派常与之意见相左，同龢与大学士倭仁时相往还，渐为清流派中坚。奕訢设同文馆，同龢亦为反对者之一。同治帝死，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召诸臣，议立醇亲王奕譞子载湉继帝位，翁同龢亦在被召之列，是彼时翁已处权力中枢。及光绪帝即位，翁同龢受命为毓庆宫行走，授光绪帝读，遂两度为帝师。五年（1879），迁刑部尚书。七年（1881），管理国子监事务，赏太子太保衔。八年（1882），为军机大臣。迨甲申（1884）中法之变，翁同龢与奕訢等同出军机，然其地位并未因此动摇。十一年（1885），为户部尚书，此时慈禧太后正修颐和园，且挪用海军经费，翁同龢未予抵制。十四年（1888），李鸿章议修天津至通州铁路，翁同龢为有力之反对者之一，津、通铁路终于未修。二十年（1894），中日衅起，翁同龢坚主战，而与军机大臣孙毓汶、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及李鸿章抗争。及甲午战败，翁乃知守旧不足以图存，须变法方能自立，其思想大变。因用心搜求时务及西学之书，已览阅之，复进于光绪帝。又与康有为等相交，且荐之于光绪帝，又藉独对之机以维新变法之旨为帝言。及光绪帝决志变法，其定国是之诏书为翁同龢所拟。然此时帝与太后矛盾已剧，定国是诏书颁后四日，乃为慈禧太后开缺。政变后，复加以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翁同龢罢职后，即返故乡隐居，以赋诗作字消遣。晚年赞同立宪，然于政治已无大影响。翁逝后，清廷于宣统元年（1909）开复其原官，至民国以后，溥仪之小朝廷

又予之谥曰："文恭"。翁同龢擅作画，书法亦甚佳，为世所宗。其所著《翁文恭公日记》及《军机处日记》为近代著名之四大日记之一，乃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重要资料。

二十一日（7月4日）

32 举行殿试于保和殿。本科原为正科，因逢慈禧太后七旬万寿，改为恩科。本科亦为中国历史上之最后一次科举。贡士谭延闿等二百七十四人与试。其问卷与前此之考试大为不同，而多与时局及新政有关，如："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关乎财政之事尤多，如节流不外省冗费、裁冗官，施行之序，能筹其轻重缓急欤？开源之法，以农工商该之，今特设专部，悉心区画，整齐利导之方，能缕陈欤？

33 袁世凯奏，准比利时商人承办天津电车电灯公司。下部知之。

二十五日（7月8日）

34 御太和殿，传胪。前一日，光绪帝亲定甲辰恩科三鼎甲：状元刘春霖，直隶肃宁人；榜眼朱汝珍，广东清远人；探花商衍鎏，汉军正白旗人。至是赐一甲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进士及第，二甲、三甲颜楷、江孔殷、龙建章、谭延闿、蒲殿俊、沈钧儒、苏舆、关赓麟、汤化龙、熊范舆、梁善济、陈焕章、金梁等二百七十人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身。本科会试正考官为大学士裕德，副考官为吏部尚书张百熙、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

二十七日（7月10日）

35 慈禧太后懿旨命本年其七十寿辰停止筵宴及进献，然其后又纳官员礼物。

先是，上年即有王公百官等奏“皇太后七旬万寿，援案报效廉俸，同伸庆祝”一折，慈禧太后随即于八月初一日（1903年9月21日）发布懿旨，不许报效廉俸，谓：现在时事艰难，物力凋敝，来年庆典，不许铺张。深宫宵旰勤劳，常以节用爱人为念。京外大小臣工，惟当各矢公忠，力求尽职，期于民康物阜，上慰廑怀。所有报效廉俸，著毋庸议。至此，又发懿旨，略谓：上年皇帝率王公百官，以七旬万寿，吁恳崇上徽号，及内外臣工请报效廉俸，同伸庆祝。昨皇帝复以万寿届期，皇帝应呈进奉为请，再三跪恳，具见孝养之诚。惟值此时事多艰，日俄两国兵事未定，我东三省境内人民方在流离颠沛之中，民力难堪，满目疮痍。此次皇帝所请仍不准行。本年万寿，所有臣工筵席，著即停止。各省将军督抚以下等官，均毋庸奏请来京祝嘏。京外文武诸臣，并一概不准进献。总之皇帝当以图治安民为孝，诸臣当以匡时体国为忠。于筹饷练兵兴学育才，以及农商工艺诸要政，凡有裨于民生者，合力振兴，切实整顿。

时当日俄战争，犹两强盗于人之室内争斗，人虽不愿，然亦无可如何。清廷亦深受刺激，乃加意练兵。时人传“慈

圣于练兵一事非常着急，因筹款事儿至寝食俱废。所以停止祝寿，所以廷谕京外各官竭力裁并，严剔州县中饱。于是又派铁（良）君赴各省查库。于是又饬各省无论报效巨细各款，均归户部另存，归练兵经费。”〖11〗然此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江苏巡抚端方、山东巡抚周馥、湖南巡抚陆元鼎、工部尚书吕海寰以及商约大臣盛宣怀皆争先奉献。吏部尚书世续至别出心裁，于正贡之外复加贡，其加贡为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进程。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居然颇得慈禧太后之欢心。〖12〗

36 慈禧太后懿旨：裁撤粤海关监督及淮安关监督，粤海关事务归两广总督管理。江宁织造、苏州织造同在一省，裁撤江宁织造。懿旨又命：凡京外各项差缺，有应行裁汰归并者，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破除情面，认真厘剔奏明裁并，以节虚糜而昭核实。至六月初三日，又谕将已裁之淮安关监督应办之事移交两江总督办理。

二十八日（7月11日）

37 慈禧太后懿旨密令各省筹款以练兵。略谓：自日俄开衅，中国势处两难，将来两国战事定后，一切因应必多棘手。现在各省空虚，西北边防，尤关紧要。近畿一带，非有数支劲旅，难期巩固。朝廷思维再四，上年特设练兵处，整齐军制，以资筹画。惟军制以整齐为要，练兵尤以筹饷为先。数月以来，叠经谕令各直省通力合作，现虽陆续奏到，除安徽每年认解十万，其余各省虽有报解，不无敷衍之处。现在宵旰焦劳，难安寝馈。叠经降旨却进献、

裁冗员，岂宫廷服御之用可减，外省浮靡之费独不可节乎？岂内府奉御之官可裁，局所浮滥之员独不可去乎？兹特将此次练兵关系之重，密为宣示，各督抚务须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各就本省财力，实心筹措。外销之款，核实腾挪；中饱之数，从严厘剔；并归并局所，裁汰冗员，清提陋规，力除糜费，以资挹注。每年勾出的款若干，以为练兵之用。现在时艰日棘，除宽筹的款，迅练劲兵，实无救急之策。又嘱各省官员：事关重要，不得稍有漏泄。并将筹办情形，限一月内具奏。寻又谕嗣后各省无论何项捐输报效巨款，著统解户部，以备练兵处拨用。

38 是月，广西柳州清军绍字营哗变，此营原为降清之造反军。哗变军一度扰柳州城，退出柳州城后复攻占柳城县。继攻破永宁州之三隍墟，省城桂林戒严，湖南告警。

39 协和医学堂创办。地址在北京东单牌楼双旗杆，创办者为英国会施医院医生科龄。医学堂宗旨为：教训中国之子弟，拯救中国之人民，以求中国之振兴。该学生等不必远涉重洋而于西医一事即能洞明窍要，教员等督课之余，并拟以洋译汉，翻印各种医学书出售于世。医院之创办，得清廷之支持，慈禧太后命户部助银一万两，王公大臣亦有捐助，其他捐助来自欧洲。〖13〗

六月初一日（7月13日）

40 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干线竣工，长约三百九十四公里。〖14〗

初二日（7月14日）

41 命各省报明财政收入。谕云：著各省督抚将各属经征钱粮限三个月内开列简明表册，该州县钱粮正额若干，现在实征若干，向系收银者，注明每赋一两正耗各收银若干，或系收钱折银，或系收银圆作银，均注明每银一两折收若干。每漕粮一石收本色者，正耗各收米若干；收折色者，每石收银钱若干。此外有无陋规杂费，逐一登明，据实声叙，各令和盘托出，不准含混遗漏。俟该省奏报到后，著户部核对，由政务处刊入官报，俾众共知。

初五日（7月17日）

42 命户部侍郎铁良南下考察江南制造局能否迁移，其实际目的则为查考各省财政。谕云：前据张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折。制造局厂关系紧要，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著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求，通盘筹画，据实复奏。并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该侍郎务须破除情面，实力办理，以副委任。

寻又谕命南下之铁良：于经过省份，不动声色，将营队酌量抽查，兵额是否核实，操法能否合宜，一切情形，据实具奏。因之铁良之南下又增一考察军队情形之事。铁良请曾在德国著名之克虏伯兵工厂任职之德国人海克曼协同，其军事之考察，多借重海克曼。〖15〗

十七日（7月29日）

43 办理京旗练兵大臣袁世凯奏，京旗已扩充成协，新

添之步马炮队及工程队已成营。清廷是时急练新军，然新军又系以汉族士兵为主体，军官亦多为汉族。练旗籍士兵之新军，乃为防尾大不掉也。

二十日（8月1日）

44 因风雨大作，永定河于固安县漫口。二十二日于良乡县再次漫口。稍后又于宛平县漫口。

二十一日（8月2日）

45 谕：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必须学识明通，方足以资献替。嗣后宗室满蒙御史，均著照汉员之例，一体考试。

46 慈禧太后命各省督抚密议东三省事。懿旨云：昨赵尔巽来京召见，连日垂询布置东三省事宜，该抚亦以外交、兵备、财政为入手要著。此事为全球各国所注意，实我中国大局安危所关，即使事机俱顺，非得数支劲旅，大宗的款，极力经营，不足以厚声势而保利权，况强邻交逼，事变难知，更恐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其筹画东三省一切，有何深谋至计，著该督抚各抒所见，具折密陈，以备采择。至现在库藏空虚，内外同一支绌，然事势迫切，练兵筹饷，实刻不容缓之时，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先顾根本。著各省通力合作，联为一气。应如何移缓就急，腾挪接济之处，著仍遵前旨，一并速筹具奏。

二十二日（8月3日）

47 英军侵占拉萨。

英国一直谋侵西藏，扩张其在西藏之势力。而沙俄一向亦谋侵西藏，而与英国相争夺。公历1899年1月，狂热

之殖民主义者寇松出任英国驻印度总督，乃对西藏采取更为积极之政策。光绪二十八年（1902），英军强占属中国西藏之甲冈，此后即不断制造事端，而谋扩大冲突。二十九年（1903）底，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力顾及西藏，遂予英国进攻西藏之大好机会，英军乃自印度大举侵入我西藏。藏族同胞虽曾激烈抵抗，然以武器低劣，又不谙近代战法，英军乃得步步深入。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英军占西藏江孜。进攻期间屠杀藏族同胞甚多。至是，英军乃占拉萨。达赖喇嘛先于本月十五日夜逃出，经青海、甘肃，赴外蒙古库伦〖16〗。

二十三日（8月4日）

48 商部拟订《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请旨颁行。

先是，与英、美、日所签之通商行船条约内，皆有保护商标之条款。而总税务司赫德，且拟有《商标注册章程》呈送商部。商部遂在赫德所拟章程之基础上加以修改，拟订《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部之奏谓，因中国前此无保护商标之法，致此商牌号，有为彼商冒用者；真货牌号，有为伪货掺杂者，流弊甚多，遂致商人隐受亏损。故参考各国成例，明定章程，俾资遵守。

又定由商部设注册总局，津海、江海两关设分局。奏上，谕如所议行。〖17〗

49 是月，张謇刻印《日本宪法》成，托人送内廷十二册。此书入览后，慈禧太后于召见枢臣时谕曰："日本有

宪法，于国家甚好。”枢臣相顾，不知所对，唯唯而已。嗣军机大臣瞿鸿禨乃急遣人至沪购宪法各书以备览。迨八月，张謇又以所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送侍郎铁良。〖18〗

七月初二日（8月12日）

50 从署闽浙总督李兴锐奏，裁福建水师提督，将其事归并陆路提督，并将陆路提督之官名改为“提督福建全省水陆军务”。

51 李兴锐奏设福建全省矿务总公司，章程仿湖南所设总公司章程。通省矿山，统归总公司主持管理，不准他人包揽。先延聘矿师，勘验矿产。

52 日海军破坏中国之中立，强行掳走七月初一日驶入烟台且已拆去军械之俄鱼雷艇。

十二日（8月22日）

53 邓小平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十六日（8月26日）

54 以驻藏大臣有泰之参劾，电谕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19〗

55 商部奏准予耀徐玻璃公司专利十年。先是七月十二日张謇、许鼎霖、丁宝铨等联名呈商部，拟于江苏徐州府宿迁境内办耀徐玻璃公司，集股五十万两，请予二十年专利。至此商部允十年专利，并请地方官实力保护。

二十一日（8月31日）

56 孙中山用英文所撰《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于是日完稿，该文系得王宠惠之助写成。

该文于是年公历9月底10月初，于美国出版单行本；年底复译成中文，在日本以中英文合本发行。其文主旨在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略谓：因向为欧洲列强之间斗争焦点之非洲殖民地已大体划定，无复余，故列强必更寻新地以施其殖民之政策。“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而造成此种纠纷之根源，乃是满清廷之衰弱与腐败。清廷对外闭关自守，对内野蛮专制，“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他们禁止结社自由”，“他们不依照 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因此，要“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其文又批驳“黄祸论”曰：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最后呼吁美国及全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

给以同情和支援”。〖20〗

二十二日（9月1日）

57 调两江总督魏光焘为闽浙总督，署闽浙总督李兴锐署两江总督。

二十八日（9月7日）

58 山东巡抚周馥奏请严禁汉人缠足陋俗，由政务处议奏，寻政务处谓缠足陋俗应随时劝导，毋庸特设科条。周馥又奏旗防生计日蹙，拟选入各学堂肄业，暨认垦官山荒地以谋教养，由政务处议允其试办。

59 英国迫中国西藏地方若干人员签订《拉萨条约》，其条款有赔款、加开口岸通商、削平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及山寨、将西藏视为英之独占势力范围等。〖21〗其在条约之上画押者，乃噶尔丹寺、色拉寺、别蚌寺等所谓西藏首领，既无达赖，亦无班禅，即便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亦于法理不合，是以清廷未予承认。驻藏大臣有泰昏聩，本欲签字，为文案何光燮所阻，乃未敢签。英军于八月十三日撤走，临行劫掠大量西藏文物。〖22〗

60 是月，据陕甘总督崧蕃奏报，甘肃皋兰县自六月起连日阴雨，黄河泛滥，平地悉成泽国，仅救出之灾民即达二万余人。

61 五至七月，广东多处暴雨，江河漫决，茂名、吴川、化州、永安、丰顺、嘉应、大埔、防城、合浦等地均有淹

毙人口之事。〖23〗

八月初二日（9月11日）

62 有人奏参湖南之女学堂。奉谕：上年学务大臣奏定章程，并无女学堂名目，著湖南巡抚陆元鼎查明，如果该省设有女学堂，即行停办。此女学堂即上年湘绅龙绂瑞所办，得其时之湖南巡抚赵尔巽之支持，赵调京，保守派王先谦等攻之，新署抚陆元鼎不似赵尔巽热心新政，至此女学堂乃被迫停办。

63 先是七月二十日，四川西部发生地震，三十日，再发生地震。至是，复震。川西三次地震，通计死亡四百余人。

初三日（9月12日）

64 练兵处将所拟之陆军营制饷章及陆军学堂办法奏上，请饬各省次第编练。奉旨依议行。其常备军编制为：平时编制以两镇为一军。每镇共有步队二协，马、炮队各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其步队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马、炮队每标均二营，每营马四队，炮三队；工程队每营四队；辎重队每营四队。步、炮、工每队皆三排，每排三棚；马队每队二排，每排二棚；辎重队每队二排，每排三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十四名。计全镇官长及司书人等七百四十八员名，弁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共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员名。〖24〗此后新军（陆军）乃按此镇、协、标、营、队、排、棚之编制，而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俱备，

近代化程度大大提高。翌年四月，清廷电命各省实行钦定陆军营制。

初六日（9月15日）

65 裁撤内务府司员，共裁员外郎等七十七缺。

二十四日（10月3日）

66 谕命加强对西藏之经营以保卫边疆，同时准备与英国谈判。

英国对西藏之侵略，引起清廷之注意。且西藏若失，则与西藏相连之川、滇、青海等地亦危。因此，清廷得知英方非法迫立《拉萨条约》，即于八月十七日，命直隶津海关道唐绍仪以三品京堂候补，并加副都统衔，前往西藏“查办事件”。实则系与英国谈判。至此，又命保卫西藏。上谕谓：西藏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前有旨令凤全移驻察木多，西宁办事大臣昨已简放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著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该大臣等均经朝廷特简，才足有为，务即尽心筹画，不避艰难，竭力经营，慎重边圉，用裨大局。

九月初三日（10月11日）

67 张之洞奏准扩充湖北汉阳之枪炮厂，以湖北溢收之

土膏统捐余款拨充。并改该厂名为“湖北兵工厂”。

初八日（10月16日）

68 严修、张伯苓创办敬业中学堂于天津，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名南开中学。张伯苓忆云：当英占威海时，张适在通济轮服务，“目睹国帜三易〖25〗，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26〗。后张伯苓受严修之聘，主持严氏家塾。至本年，严、张赴日考察教育，归乃创办此学堂。

初九日（10月17日）

69 河南巡抚陈夔龙奏裁河南之各官缺一百一十七缺，河工五缺。此后又有湖北、山西、四川、浙江、江苏等省奏裁冗员。

十六日（10月24日）

70 华兴会起义事泄，清吏搜捕黄兴，起义未发而败。事泄之因，据华兴会员周震鳞后之回忆，系因马福益、游得胜等之会党在浏阳、醴陵一带旧军中出入频繁，人多口杂，以致风声透露，被清廷当局侦悉底蕴。因此，华兴会之秘密机关多数被破获，储藏之武器亦被查抄，忠于清廷之旧军更加戒备，到期无法调集起义军队。同时，马福益部下有一人在醴陵车站被捕，供出一切机密，并供出此次起义之首领系长沙黄廑午（即黄兴）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并悬赏缉捕黄克强（黄兴）及刘霖生（刘揆一）、宋遁初（宋教仁）等。马福益其时在湘

潭，脱险走广西，但在翌年亦被捕牺牲。〖27〗黄兴先避绅士龙璋家。龙璋曾参与华兴会之起义密谋并捐助大量经费；其叔龙湛霖曾为侍郎，亦同情革命；龙璋堂弟龙绂瑞亦为同情革命之有功名绅士。因龙家势力甚大，清吏无确切线索，不敢入龙家搜查，因此黄兴得安然无恙。继得华籍基督教牧师黄吉亭掩护，迁基督教圣公会堂，迄月底（公历11月初）由黄吉亭牧师护送至汉口，随赴上海。黄兴等在上海谋再起不成，随赴日，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亦先后至日本。

【考异】起义事败及清吏搜捕黄兴日期，曾参与掩护黄兴之曹亚伯于《武昌革命真史》中谓为九月二十九日，另一亦曾协助黄兴脱险之龙绂瑞谓系九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周震鳞亦谓为二十五日，均误。按宋教仁于九月二十八日自常德抵长沙，当其至黄兴家时，黄兴家人云其已出门十余日未归。皮锡瑞之日记九月十八日记“云已名捕黄轸（即黄兴——编者），逃去矣”。黄一欧则坚持应为九月十六日。将宋教仁、皮锡瑞、黄一欧三说相印照，当以黄一欧说为较确。此处从黄说。（参见：《宋教仁日记》阴历九月二十八日；《黄兴年谱长编》65、69页）

十八日（10月26日）

71 从商部之请，以实业家、太仆寺少卿、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为太仆寺卿，并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专为招徕海外华商归国投资也。

二十三日（10月31日）

72 署两江总督李兴锐卒，以山东巡抚周馥署两江总督。

二十四日（11月1日）

73 先是，达赖喇嘛请库伦办事大臣德麟代奏，谓其逃离西藏，系外出求救。是日，德麟代奏之电到，清廷随即命德麟迅速派员将达赖喇嘛迎护至库伦，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两日后再命德麟妥为照料。十月，达赖喇嘛抵库伦。

二十七日（11月4日）

74 清廷正式宣布，英军迫西藏地方当局非法所签之条约十款无效。又谕：现在唐绍仪奉命赴藏，应请颁给敕谕，派为议约全权大臣，即由海程前往，取道印度，与英国所派全权大臣，将此次条约，应如何分别声明酌量改订之处，详细磋商，以期妥协。

二十九日（11月6日）

75 台湾嘉义地震，全岛有感。死亡一百四十五人，伤一百五十八人。

十月初三日（11月9日）

76 袁世凯奏，开平煤矿在英兴讼，革员张翼拟请前往对质。得旨："张翼著尚给三品顶戴，准其前往设法收回，如再迟误，定行严办。"

77 授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裕德为大学士，稍后定为体

仁阁大学士；吏部尚书世续协办大学士。

初五日（11月11日）

78 中国与葡萄牙签订《通商条约》。又签《广澳铁路合同》，准中、葡均股合办广州至澳门铁路。

十二日（11月18日）

79 商部奏，太仆寺卿张振勋请在广东设立农工路矿总公司，请先行立案。从之。

十三日（11月19日）

80 安徽志士万福华刺曾主联俄之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遂，被捕。万福华，安徽人，革命志士，欲借暗杀以行革命。王之春，前广西巡抚，其在广西任曾欲借法兵法款以镇压广西之会党起事者。是时报端又载其有亲俄言论，故万福华愤欲刺之。事后，租界当局判其十年监禁，至民国元年（1912）始获释。

次日，黄兴等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事牵连被捕。先是，黄兴等至上海后，居英租界之余庆里，继续革命活动。万福华被捕后，华兴会员章士钊于本日至捕房探望万福华，西捕以为章士钊系同谋，遂拘之，又至余庆里，将黄兴、刘揆一等十余人捕去。适江西新军军官郭人漳亦因居余庆里而同被拘禁，黄兴乃伪称系郭人漳之随员，又有时任江苏泰兴县令、参与黄兴等革命密谋之湖南人龙璋设法营救，黄兴乃于十七日获释，后走日本。章士钊、刘揆一等亦于四十余日后获释。

二十一日（11月27日）

81 因御史黄昌年之奏，命张之洞核议办理收回原为美国合兴公司所得之粤汉铁路修筑权，以挽回利权。

先是，中国得知美国合兴公司违约，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湖南巡抚赵尔巽即于四月初二日（5月16日）致电外务部，谓美公司承办粤汉铁路之合同，订明不准转售他国。现闻美公司将此路分作南北段，以北段售于比利时承办。比用法款，权即属法，卢汉铁路既已如此，若此路再归比、法，法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湘绅已起而力争，请废去与美国公司之原合同。〖28〗至是，清廷乃决废除原约。

82 外务部奏：辛丑和约，各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用金付给。各省督抚以照约应按定约时金价付银，不应按还款时市价易金付给，屡次力争。仅美国应允还银，余国坚持未允。现拟定办法再与交涉，各国渐有让步之意。

中外争议之因系其时金价涨而银价跌，中国先系照《辛丑条约》签订时之金价还款，各国谓受亏甚巨，时称“镑亏”。然若按已涨之金价付银，则中国须多付银，而受亏亦甚巨。中外屡兴交涉，以各缔约国之间意见亦不一致，协议之达成为难。〖29〗

83 谕准四川保富公司与英商立德乐所签之“华英合办江北厅煤铁公司”合同。该合同系本年四月草签，拟集股五十万两开采矿产，由四川总督锡良咨外务部。外务部为改订与奏定章程不符之处，至此由外务部奏定准行。

二十二日（11 月 28 日）

84 商部奏，浙绅捐办农工小学堂，收教堕民，请除其堕民籍。奏上，谕从之，并允学生毕业后给予出身。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7 日）

85 河南巡抚陈夔龙奏，郑州原隶开封，现卢汉铁路将成，开（封）洛（阳）支路亦已兴工，郑州适当其冲，拟请升为直隶州，设知州，以荥泽、荥阳、汜水三县拨归州属。卢汉铁路成后，郑州以处交通中心，迅速发展，后其规模、人口乃渐超过开封及洛阳。

初二日（12 月 8 日）

86 以创办局厂，振兴工艺，赏直隶道员吴懋鼎头品顶戴。

初六日（12 月 12 日）

87 裁云南、湖北两巡抚，所管之事由湖广总督、云贵总督兼管。督抚同城，权限不清，遇事或互相推诿，或意见渐生而不能和衷办事，早为世人诟病。百日维新时，曾将此两巡抚缺裁去，政变后又为慈禧太后恢复。至本年，云南巡抚林绍年奏，云南督抚同城，事权不一，请裁巡抚。经政务处、吏部议奏，至是而并湖北巡抚一同裁之。〖30〗

88 户部侍郎戴鸿慈奏请饬定会议政务章程，变通推广：凡内政外交，由政务处标明要领，交阁部九卿翰林科道会议。宽以时日，各抒所见，别纸录陈。并令传知属官，咸得论列。奏上，得旨：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

寻政务处复奏赞成，略谓：立政必垂乎畴咨，图治宜资乎公论。我朝大政事、大典礼，历来皆奉特旨，下逮臣工集议，所以博采异同，折衷一是，好问察言之盛德，昭然可证。该侍郎以时艰日亟，请举内治外交建革之大疑难之端，皆下廷议。盖欲竭群僚壤流之献，广朝廷采纳之资。揆诸时势，洵称切要。

又拟定会议章程：一、内政外交，建革之大，疑难之端，由各该衙门审度重轻，临时请旨会议，或特旨举行。其事关秘密紧急者，廷臣仍免干预。二、会议应速覆奏之件，限十日，一时难决者酌展限。三、与议臣工，具说帖交政务处，汇择具奏。四、事关何省者，由政务处知照该省较崇京官，传同乡具说帖转送酌核。五、初议未定，再定后期。其莫衷一是者，由政务处酌核奏请办理。六、翰林院讲读以下及各部司员说帖，由掌院堂官择可行者送核。〖31〗奏上，谕从之。

初十日（12月16日）

89 从铁良奏，谕将土药（即鸦片）税捐，统一抽收，以增加财政收入。命财政处、户部即行切实举办。其统捐收数，除按各省定额，仍照旧拨给应用外，其余溢收之数，均著另储候解，专作练兵经费的款，不得挪移。

次年三月，清廷正式派原贵州巡抚柯逢时管理八省土膏统捐事宜。

二十六日（1905年1月1日）

90 驻守旅顺之俄军投降日军，日俄旅顺战役告结束。

先是，自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即沉船堵旅顺军港，正月初九日、二月十一日两次沉船堵口，未达到目的。三月十八日，日本海军第三次沉船堵旅顺军港，此次终达目的。俄太平洋舰队无法出海，日海军遂获制海权。其间，二月二十五日，俄海军驻旅顺之旗舰触水雷，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及六百余官兵全体沉亡。

三月十六日，日军第一军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日俄之战转入中国境内。此后日军即全力攻旅顺、辽阳。

旅顺之战，自六月十九日日军围攻旅顺起，至本日结束，前后历五月之久，战况惨烈，日军伤亡五万九千人，俄军伤亡二万三千人。此后战线向北深入。

旅顺之战尚未结束，辽阳会战即已展开。辽阳会战自七月十八日起，至七月二十五日，俄军败退，日军占辽阳，其结束在旅顺会战之前。此战俄军死伤一万六千人，日军死伤二万三千余人。

十二月十三日（1月18日）

91 因日俄公然在中国领土交战，东三省人民受祸甚重，谕命户部发帑银三十万两救济奉省难民。又命署两江总督周馥转饬上海红十字会前往奉天赈济。

十七日（1月22日）

92 据袁世凯奏报，接收后之关内外铁路，一千五百余里，商货流通，贸易往来，日见兴盛。所收车脚进款，顿形畅旺，除去一切开支及按月摊还筑路时所借款本息外，已有盈余。

十八日（1月23日）

93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准于直隶试办公债。是为中国较早之地方公债。

二十二日（1月27日）

94 谕裁漕运总督，改设江淮巡抚，然设江淮巡抚事未能行。

先是本月初六日，御史周树模奏请裁漕运总督。谕下政务处议。嗣经政务处议覆，至是谕云：政务处奏议复裁改漕运总督一折，江北地方辽阔，宜有重镇。顺治年间，改设漕运总督，原兼管巡抚事。现在河运全停，著即改为江淮巡抚，以符名实而资治理。即以原驻地方为行省，江宁布政使所属之江淮扬徐四府暨通、海两直隶州，全归管理。仍著两江总督兼辖，各专责成。〔32〕

二十三日（1月28日）

95 以出使美国大臣梁诚之奏，由练兵处议复，准设贵胄学堂。

96 是月，户部奏请禁鸦片烟。

时户部尚书为赵尔巽，鉴于鸦片之害，奏请禁止，略谓：鸦片之害，内而年增数千万无形之惰废，外而年铄数千万立罄之脂膏，国计民生，两受其害。户部并请严定分年禁烟，其办法为："禁土药办法莫要于由官熬膏，握准吸准卖之权，令吸烟者先买票，少壮无瘾之人不准买。数十年后内地无复吸烟之人，洋药土药自然禁绝。"〔33〕奏

上，清廷无所表示，禁烟之议未能行。

97 是年冬，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成立于上海。

光复会为与湖南之华兴会、湖北之科学补习所并立之在国内有影响之革命团体。光复会发起之人为陶成章、龚宝铨、蔡元培、章太炎等，举蔡元培为会长，章太炎系在狱中与议。因蔡元培系书生，不善理事，亦不奈琐事，会务实多由陶成章主之。以后加入光复会之骨干尚有徐锡麟、秋瑾等。其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34〗光复会之参加者，多为江浙皖三省之革命志士。蔡元培之意见谓："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35〗故光复会之活动亦从此两处着手。

蔡元培，字鹤卿，又号民友，后改号孑民，为晚清与民国之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十月。蔡元培自幼饱读诗书，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十八年（1892），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二年授编修。甲午战败，举国震动，蔡元培始关注新学及外国事务，同情维新派，尤服谭嗣同。然其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正受光绪帝重用，蔡性不喜攀附权贵，因未与之结交。及变法败，蔡总结教训，谓维新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36〗因立志投身教育事业。政变后一月，离京返乡，任绍兴中西学校监督，是为蔡元培献身教育事业之始。二十五年（1899），慈禧太后立大阿哥，蔡元培时在上海，沪上绅商学界推经元善为首电争，蔡元培亦列名其中，经元善后逃亡，蔡元培则

入南洋公学任教。二十八年（1902），与友人创办爱国女学、中国教育会，复创办爱国学社。时主革命者多单纯强调排满，蔡元培不予赞许，乃于《苏报》发表《释仇满》一文，谓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族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37〗拒俄运动起，蔡元培为积极分子。四月初四日，上海爱国人士之第二次拒俄集会，蔡元培为主持。与会者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旋改军国民教育会，蔡元培与吴稚晖、黄宗仰等皆为会员，蔡元培亦剪发衣操衣，与爱国学社之学生同受军事训练。此时之蔡元培，已成为上海革命志士众望所归之领袖，东京及内地革命志士到沪，亦多与蔡元培相联络并由其款待。故光复会成立，即推蔡为会长。蔡元培性情谦和，温文尔雅，惯于活动于知识人之间，而不善与社会下层交结，故联络会党，组织暴动之事，多由陶成章及后加入光复会之徐锡麟主之。〖38〗

98 章炳麟（即章太炎）之《訄书》重印于日本东京，邹容为之题署书名。

是书初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收章氏政论文章凡五十二篇，此前之章太炎赞同维新变法，故其中尚有为清朝统治辩护之文字。庚子后章炳麟转向革命，乃对是书作较大改动，增反清革命之文，删主张和平改革之文，而于本年重印。重印本内载多篇《客帝匡谬》、《哀清史》、《解辫发》等宣传革命之文章，于其时之反清革命大有影

响。《訄书》为章氏之重要著作集，此后，章氏又曾将是书多次增删。

99 年初，湖南、湖北两省分别创办图书馆，并于当年对外开放，是为中国最早设立之省级公共图书馆。

100 张謇等创办大达轮步有限公司。

101 国人自办机器厂矿再现高潮，超过庚子（1900）乱前之最高年份，达二十六家，资本额六百一十二万余元。较著者有云南蒙自之锡矿、镇江之开成笔铅罐厂（许鼎霖、张謇）、汕头自来水厂、京师电灯厂（史履晋）、镇江大照电灯厂、汕头华昌电灯厂、江西萍乡瓷业公司、厦门华宝制瓷厂、武昌耀华玻璃厂、汉口玻璃厂、上海源昌缫丝厂（祝大椿）、无锡裕昌缫丝厂、上海裕顺面粉公司、吉林宁古塔裕顺火磨、上海龙章造纸厂（庞元济、严信厚）等。另上海商务印书馆增资至一百万元。〖39〗

102 四川大旱，为数十年所未见，灾民数百万，仅政府拨出之赈款即近三百万两。据川督锡良奏其状云：谷则萎败不实，苕则藤蔓不生，田畴荒涸过多，几有赤地千里之状。乡民奔走十数里求水。〖40〗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刘揆一《黄兴传记》。

又刘揆一原记十月十日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误，应为七十。

〔2〕《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二。

〔3〕《东方杂志》一年，七期80—85页。上书时间据《东方杂志》二年，一期之《光绪三十年中国事纪》。

〔4〕《清末新军编练沿革》53页。

〔5〕《光绪朝东华录》总5167页。

〔6〕章太炎《自编年谱》将判决时间作二月，误，时上海报纸于此事均有详细报道。

〔7〕《上海总商会史》58—66页。

〔8〕《中外旧约章汇编》二册244页。

〔9〕《啬翁自订年谱》，载《张謇全集》六卷。

〔10〕《光绪朝朱批奏折》三十二辑841—842页。

〔11〕《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12页。

〔12〕《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14—15页、19页。

〔13〕《清末协和医学堂的创办》，载《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2期。按：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1906年2月13日）医学堂建成正式开学，嗣后清廷仍常年给予资助。该学堂1915年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办，并改名协和医科大学，系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

〔14〕《中国铁路大事记》34页。

〔15〕《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69页。

〔16〕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17〕《光绪朝东华录》，载奏折上奏时间为十二月二十日（参见《光绪朝东华录》总5280页），此处从实录。

〔18〕《啬翁自订年谱》，载《张謇全集》六卷。

〖19〗牙含章《达赖喇嘛传》177 页，记清廷系于七月二十五日电谕，此处从实录。

〖20〗参见：《孙中山全集》一卷 243—255 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 317 页。

〖21〗该条约又称“英藏条约”，详细条款见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四日记事。

〖22〗签字日期据《达赖喇嘛传》182 页。

〖23〗《近代中国灾荒纪年》708 页。

〖24〗《清末新军编练沿革》57 页。

〖25〗按接收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改悬英旗。

〖26〗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27〗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载《忆黄兴》69 页。

〖28〗《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二。

〖29〗直至次年五月三十日（1905 年 7 月 2 日），各方始以互换照会之形式达成协议，改变付款办法。其办法为：一、西历 1905 年 1 月 1 日以前中国因用银款付赔款以致亏欠之款，拟以关平银八百万两之总款一律还清。二、将《辛丑条约》之每年付一次赔款改为每月末按月均分付给。惟如此则中国付款均已提前，各国允中国每届六个月期限满日，于所付款内扣回因提前付款而应少付之息银。三、付款仍一律还金，美国亦照各国一律办理（《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九十）。

〖30〗次年六月二十一日谕命裁撤督抚同城之广东巡抚，由两广总督兼管巡抚事务。

〖31〗《光绪朝东华录》总 5272 页。

〖32〗随即以恩寿为江淮巡抚。然未及实施，即以各方之反对，取

消此项举措（见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记事）。

〖33〗《光绪政要》卷三十52—54页。折又载《东方杂志》二卷（1905年）二号。

〖34〗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集127页。

〖35〗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

〖36〗《蔡元培口述传略》，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

〖37〗《蔡元培口述传略》，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

〖38〗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蔡元培于九月入会，次年为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三十三年（1907），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国留学，在德四年，研读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尤注意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武昌起义，蔡元培闻讯归国，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其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年病逝于香港。

〖39〗《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4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705—706页。

清通鉴　卷二六二

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公元1905年

正月初八日（2月11日）

1 四川总督锡良奏，川汉铁路筹费开办，议定集股章程。至三月初十日，锡良又奏，川路招股为难，拟仿照历届积谷等项，按租出谷百分取三，意在轻而易举，积微成巨。〖1〗此即川路之“租股”。因四川少巨商大贾，筹集资金为难，故拟议修建之川路筹资，以租股占其中之大部分。从而川路之利益牵动千家万户，至宣统三年（1911）清廷宣布铁路国有，遂激起民众保路风潮。

十二日（2月15日）

2 谕令达赖喇嘛回藏。

先一日，库伦办事大臣延祉等代奏达赖喇嘛之呈，谓因英人径行入藏，恐有滋扰，故携印出走。呈上，得旨：现在西藏业已平靖，一切照常。该达赖喇嘛即可早日回藏，

仍承恩眷，切勿游移不定。仍著延祉懔遵前旨，偕同该达赖喇嘛前赴西宁，再令启程自行回藏。善抚众生，毋负德意。

二十日（2月23日）

3 铁良视察江南制造局、各省财政及江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军队归。奏报校阅各省军队情形，谓各省之军，不合意者为多，惟湖北之常备军较优。湖北驻扎省城之常备军，分第一第二两镇，目下只练成两协，共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九名。该军军容甚壮，足为沿江各省营伍之冠，将来可望渐成劲旅。〖2〗奏上，得旨嘉奖湖广总督张之洞，又予各省不称职之军官以革职处分。又谕：嗣后各省督抚，务当振刷精神，将水陆各军及武备学堂，切实经理，按照练兵处奏定章程，悉心教练，以期养成劲旅。经此次严饬之后，倘再仍前玩泄，罔知振作，惟各该督抚是问！

二十四日（2月27日）

4 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西匪乱，已大体肃清。广西之乱，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此伏彼起，清廷镇压颇难，至此已有七年。〖3〗

5 谕设贵胄学堂。上年驻美使臣梁诚奏请设贵胄学堂，专为王公大臣子弟习学军事之区。练兵处、兵部议奏可行，至此遂谕命设立。寻练兵处、兵部已拟就贵胄学堂章程，谕即设立贵胄学堂，予分省补用道冯国璋副都统衔，充贵胄学堂总办。

二十六日（3月1日）

6 张翼在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诉讼开平矿权事得胜诉。

上年十月，清廷予张翼三品顶戴，准其赴英控告英商墨林，经数月而胜诉。其高等法院之判词云：被告公司（墨林）过去和现在都无权取得或保有或管理移交约中所述之财产，或其利益，本院应尽其所能将移交约中之矿与财产还交给原告。其判词又云："本官审讯此案各情，查得张大人（指中方——引者）绝无有失信之处，亦绝无不端之处；至于被告一面，有数人我不能以此言告也。"〖4〗然英国政府支持英商墨林，开平仍未交还中国。

7 是月，四川犍为县神拳教众打教堂未遂，乃指新办小学堂为洋学，将新式小学堂捣毁，并杀害学生，甚至屠戮学生家属，复与官军交战，聚众至千余人。至二月中旬乱平。

二月初五日（3月10日）

8 日军攻占奉天。奉天会战自正月二十六日起，日军伤亡七万人，俄军伤亡及被俘九万人。日俄陆路之战，至此俄方已归于失败。

二十三日（3月28日）

9 黄遵宪卒。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光绪二年（1876）中举，其时遵宪常阅西书，喜谈时务，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知之，乃荐

遵宪为使馆参赞，遵宪自此开始其外交官生涯。遵宪在日四年余，目睹日本维新之成就，乃主张中国亦当改从西法。又广交日本人士，考察日本之风土人情，作《日本杂事诗》，颇受各界之欢迎；又开始写作《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1887）完成。又先后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甲午战败，遵宪入强学会，参与创办《时务报》，成为维新派之重要成员，而其所著之《日本国志》亦成为宣传维新之重要书籍。二十二年（1896），奉旨召见，旋署理湖南按察使。至湘则致力新政，创办保卫局，凡学会、报纸、时务学堂等，皆有其参与。二十四年（1898），谕命遵宪赴京召见，未至京又命充驻日使臣。然以痢疾不得北上。政变作，有保守御史黄桂鋆者，劾其为康梁之“死党”，清兵因围遵宪寓所，以外人干预，得不被逮，仅开去差使。此后遵宪归嘉应闲居，然仍与亡命海外之梁启超时通音讯，并主张实行英式之立宪。遵宪之诗自成一家，其特色为将重大政治事件入诗，而爱国之精神贯穿其中，于近代文学史上有其地位。

二十九日（4月3日）

10 邹容病逝于上海租界狱中，年仅二十岁。由志士刘季平葬之上海华泾黄叶楼。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11 袁世凯奏，山海关内外铁路竣工。

同日，以修建铁路，嘉奖工程师詹天佑等人。

12 是月，张謇、汤寿潜、许鼎霖等创设上海大达轮步

股份有限公司。

三月初八日（4月12日）

13 与黄兴及华兴会共谋起义之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被捕于萍乡，旋被湖南巡抚端方杀害于长沙。

十六日（4月20日）

14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开云南省城为商埠，至七月由外务部、商部议复，奉旨准行。

十七日（4月21日）

15 谕江淮毋庸分省，不设江淮巡抚。略谓：政务处奏覆会议苏淮分省一折。苏淮分省，于治理既多不便，著即毋庸分设，江淮巡抚，即行裁撤。所有淮扬镇总兵，著改为江北提督，以资镇慑。

先是，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谕设江淮巡抚后，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有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等江苏籍京官上奏，论江淮建省，不便有四，请将江淮建省事按政务处奏定之会议章程，饬下廷臣会议，并饬下沿江督抚臣一体与议。〖5〗奏上，谕下政务处会议。

复有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上奏，谓江淮建省宜审慎从事。署两江总督周馥奏，谓苏淮分省，利少弊多，可将淮扬镇改为提督。皆交政务处发交各衙门会议。旋各衙门交来说帖，主不必设省者有七十四件，主设省或复设漕督者仅七件。〖6〗遂据会议结果发布是谕。

十八日（4月22日）

16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樊国樑卒于北京，清廷赏银五百两治葬。

十九日（4月23日）

17 兵部尚书长庚及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考验北洋已成之三镇新军后，于本日奏报，谓三镇训练之法，编制之宜，体大思精，非他省可及。奏上，谕云：北洋陆军，袁世凯累岁经营，规模宏备。具见公忠体国，任事实心，深堪嘉尚。

又传旨嘉奖军官，计有驻迁安一镇之统制官王英楷、步队统领官张怀芝、炮队统领官田中玉；驻马厂一镇之步队统领官马龙标；驻保定一镇之步队统领官张永成；陆军学堂督办冯国璋。

上谕又谓：新练旗兵，甫及一年，即已改观，足见奋勉向上。铁良悉心教练，办事认真，不负委任。仍著奕劻等督饬各营，切实讲求，蔚成劲旅，用副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

二十日（4月24日）

18 本日及次日，连下改革法律之谕旨，是为清末法律改革之首次实际措施。

其一，从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奏，将旧律例之凌迟、枭首、戮尸三项及苛酷不合理之刑罚永远废止。伍廷芳、沈家本之奏云，改订商约之谈判中，英、美、日、葡四国均谓中国如修改法律，即允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然

为此，必将中国旧有重法删除，而首先当删者，约有三事：一为凌迟、枭首、戮尸，二为缘坐，三为刺字。此三事皆中法之重者，而人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诸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请将重法数端，先行删除，以明示天下宗旨之所在。又谓法律之为用宜随世运为转移，未可胶柱而鼓瑟。奏上，奉谕云：现在改定法律，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为斩决；其斩决各条，俱改为绞决；绞决各条，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斩监候各条，俱改为绞监候，与绞候人犯，仍入于秋审，分别实缓办理。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著悉予宽免。其刺字等项，亦著概行革除。此外当因当革，应行变通之处，均著该侍郎等悉心甄采，从速纂定，请旨颁行。〖7〗

其二，明令恤刑狱。

伍廷芳、沈家本又奏请恤刑狱，此奏系核议刘坤一、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会奏变法第二折中恤刑狱之建议。谓拟请嗣后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凡初次讯供时及徒流以下罪名，概不准刑讯，以免冤滥。其笞杖等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无力完纳者，折为作工。旗人犯罪，照民人一律科断。又谓除直隶、河南、山东、云南已办罪犯习艺所外，应请饬下各省督抚将军都统，迅将罪犯习艺所一律办齐。又请饬下各省认真办理警察，渐次推广。又请改良监狱、羁所（类于拘留所），不得虐待犯人。

奏上，得旨：如所议行。次日，又谕：昨据伍廷芳、

沈家本奏议恤刑狱各条，请饬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清查监狱羁所等条。业经降旨依议。惟立法期于尽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实心，力除壅蔽，庶几政平讼理，积习可回。颇闻各省州县，或严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动辄株连；传到不即审讯，任听丁差蒙蔽；择肥而噬，拖累羁压，凌虐百端。种种情形，实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原以矜恤庶狱，务伸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告诫，著该督抚等严饬各属，认真清理，实力遵行。仍随时详加考察。倘有阳奉阴违，再蹈前项弊端者，即行从严参办，毋稍回护瞻徇。〖8〗

二十二日（4月26日）

19 御史黄昌年奏，请将各衙门折件，刊布晓示。谕下政务处议。寻奏：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照例核覆之件外，所有创改章程，及议定事件，均请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从之。

20 是月，川藏交界之巴塘地区喇嘛寺及土司暴动，杀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从人员百余人，并杀死法国传教士两名。事发，川督锡良委提督马维骐会同建昌道赵尔丰前往镇压。清廷因此事甚为震惊，此后乃积极于川西之经营。

寻锡良奏报，巴塘杀害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之乱事，业已平定，留赵尔丰办理善后。

21 由两江总督周馥主持，将江南制造局之造船部分与

制造局分离，改名江南船坞。为江南制造局发展史上之大事。周馥等议定："船坞另派大员督理，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妥筹改良。"即商业化经营，同时亦大体成为民用企业。江南船坞聘英国人毛根为总工程师，管理亦主要由其负责，毛根乃对江南船坞大加改革。此后江南船坞之经营大有起色，营业额及利润均大有增加，企业规模亦大为扩张，技术水平亦大大提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能造万吨巨轮。〖9〗今之上海江南造船厂，即由江南船坞发展而来。〖10〗江南船坞分出后，江南制造局乃成为专造军火之兵工厂（1932年以后停办）。

四月初二日（5月5日）

22 刑部奏，近来各省审案，多有不按律即从重定拟罪名者及不待奏请即行正法者，如此以往，不特例成虚设，且恐冤狱滋多，朝廷设立刑章，内外俱应遵守，拟请嗣后各省审办案件，除例应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及强盗案内重犯，仍照章就地惩办外。其余斩绞人犯，无论监候、立决，俱应按律议拟具奏，不得先行正法。倘有不先奏闻，竟行斩决者，即由臣部照例参处。此外发往新疆者，亦应慎重而免冤滥。得旨：如所议行。〖11〗

23 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奏请变通刑律中之盗窃条款，免去笞杖。谓原律定盗窃四十两以下，科罚仅止于杖笞，久同具文，所罚较轻，犯者以身尝试，知不足畏，致再犯三犯者、积案迭窃者、结伙持械行劫者均有之。请照各国刑法，嗣后凡窃盗应拟笞杖者，改拟强制工作一月；杖六十者，改拟工作两月；杖七十至一百者，每等递加两

月。又请通令各省一律举办罪犯习艺所。奏上，均获允。

初三日（5月6日）

24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史周浩奏，遵赦免戊戌案人员之懿旨，请将已故原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之子已革吏部主事陈三立开复原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12〗

25 翰林院撰文吴荫培奏，京师之五城教养局，及直隶、河南之罪犯习艺所，成效甚著，请命各省府州县一律分设。又奏警察为当今急务，请饬竭力整顿。得旨：著各省督抚饬所属认真办理。

初四日（5月7日）

26 署两江总督周馥奏，张謇创办渔业公司，用新法捕鱼，购德国拖船试办。以上海为总局，另设江苏、浙江分局各五处，再推广其他各处。

27 以赵尔巽为盛京将军，增祺丁忧解任。

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生于山东。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光绪二十八年（1902），授湖南巡抚，次年三月接任。赵为热心新政之官员，下车伊始，首将长沙之岳麓、城南、求忠三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原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戊戌政变被革，方受保守旧绅士之压抑，赵尔巽奏请起用，任之为西路师范学堂监督，复请其帮理财政，又派其出国考察。开明绅士龙绂瑞创办女学堂，赵亲至女学堂视察并作演说以示支持。因办新政有成效，赵尔巽颇受开明绅士及舆论之称许。三十年（1904）四月，清廷谕命赵尔巽进

京，随授户部尚书。年底户部奏请禁鸦片烟，然未获允。至是授盛京将军。此时日俄尚驻兵于东北，又兼土匪遍地，局势混乱，赵临行前，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劻皆面授机宜，允其便宜行事，上谕亦明令其可将奉事变通办理，不必尽拘成例。〖13〗

初五日（5月8日）

28 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奏，请博采欧美律例，速订律例、商律，以收回治外法权。

初七日（5月10日）

29 上海商务总会开会，议拒美排斥华工办法。

先是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与美国签订限制华工条约，规定以十年为期，期内除在美有父母妻子儿女或有一千元之产业者外，禁止华工赴美，遂将限制华工合法化。至光绪三十年（1904），该条约期满，清廷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谈判，中方欲改约，美欲续约。至本年初，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抵华，直接与清廷谈判。新闻媒介早已议论此事，上海绅商亦知，至此上海商务总会乃议对待之法。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铸提议，以两月为期，两月后，如美国仍不允删改苛例而强我续约，即抵制美货，在座绅商一致赞同。会后又以曾铸领衔，致电外务部请拒美约，又电各省商会、商务局，请一致行动。又电南北洋大臣请予支持。抵制美货运动实自此始。

此次会后，上海商务总会与美国驻沪领事谈判，并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会见，然美方只借辞拖延，而未答允

改约。

初十日（5月13日）

30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设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从速动工，四年可成。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不用洋工程师。并拟从关内外铁路余利中每年提银一百万两以为经费。奏上，奉旨允准。

十一日（5月14日）

31 命福州将军崇善严守船政厂，以防俄舰侵犯。次日又电命新疆、伊犁、吉林各将军、巡抚，厚集兵力，严守中立。

十二日（5月15日）

32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兴办滇蜀铁路，设立公司，筹款开办。照川汉铁路章程，专集华股，期与川汉、滇越两路衔接贯通，以保利权。得旨：如所请行。〖14〗

二十二日（5月25日）

33 俄国逃舰六艘，驶入吴淞。初时不遵中国之中立条规，经反复交涉，方下旗，听受约束。

二十四日（5月27日）

34 日本海军舰队与自波罗的海开来之俄国舰队大战于对马海峡，战至次日上午，俄军惨败，余舰投降。此战俄国海军遭决定性之打击，为其时世界著名之大海战，日本舰队之指挥者为东乡平八郎。至此，俄国陆、海皆败，已

无力再发动反击，且国内即将爆发革命，无力再战。日本方面，国小力薄，经倾全国之力与俄战，亦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发动进攻。美国遂出面调停，七月初九日(8月9日)，日、俄始于美国朴茨茅斯议和。

五月初四日(6月6日)

35 督办铁路事务盛宣怀奏，卢汉铁路南北干路告成，黄河桥工亦将完竣。

十五日(6月17日)

36 赵尔巽奏陈十二事，其旨在去现有之弊病，而推进新政。要者为：一曰通，各国之强，在事事不隔，人人不隔，无一事不合众而谋，无一国不合众而谋。我中国则内外上下之交，无事不隔，拟请军机大臣分班接见外廷官僚，各部院堂官接见属员，外省督抚州县接见绅商僚属士民，以通下情而资治理。一曰简，繁文缛节，一切忌讳及各省陋习如仪仗排场，悉令删除禁革。一曰真。一曰实。一曰专，数人办一事，一人办数事者，皆应改。一曰分，如州县不当一人身任兵刑钱谷诸事，及传教游历争矿勘路学务警务农工诸新政。一曰合，如内阁、政务处皆为议政之地；户部、财政处皆为理财之地；兵部、练兵处同为治兵之地；工部、工程处同为营缮之地；礼部、国子监，与学务处判若两途；工巡局既称得力，应合外城而兼治之，而与步军统领衙门统归于一。办事最忌纷歧，应斟酌至善，或合新于旧，或舍旧图新。无事之官，汰之不必疑，有用之官，增之不可缓。一曰知本，如练兵固急，然不从教育着意，

则兵无本；兴学固急，然不从女学蒙学办起，则学无本；宣讲为化民之本，警察为安民之本，乡社为治民之本，农工商为富民之本，词讼刑狱为爱民之本。不求其本，虽劳无益。知其为本，虽千难万折，亦必达政策之所定而后已。一曰重禄，加官员之俸禄。

末云，在今之议新政者，或虑流弊易滋，或恐人心不顺，或又谓办事无人。尝闻各国更新之始，大都皆有阻力，而其时任事者，皆能持以坚固，图其必成，则疑者自消，阻者自服。奏上，得旨："著政务处酌核，随时请旨施行。"〖15〗

二十一日（6月23日）

37 谕曰：日俄两国已有和意，闻有在华盛顿两国直接开议之说。中国现在应如何因应，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应如何善后办法。著政务处传知各衙门，悉心筹画，各抒所见，密行具奏，以备采择。二十四日，又以相同之谕密电驻外使臣。

寻外务部致电驻日、俄公使，命其向日、俄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16〗然日、俄均不之顾也。

二十二日（6月24日）

38《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出版于日本东京。〖17〗

是刊创办者为宋教仁等，总编辑为程家柽。其主旨为排满革命，反对列强侵略。其创刊号有一百二十九页。首页为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肖像，其次内容分为社论、学说、政治、军事、实业、丛录、文苑、杂俎、时事、时评、来

稿等栏目。此期中撰文最多者，仍为宋教仁。其时留日学生所办刊物，多以省份命名，宋教仁将此刊命名《二十世纪之支那》者，欲避省名，求全国革命志士之联合也。同盟会成立后即作为同盟会之机关报。

二十八日（6月30日）

39 以王文韶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跪起艰难，量予体恤，开去军机大臣差使。

40 命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命徐世昌充政务处大臣。

41 命户部右侍郎铁良、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

二十九日（7月1日）

42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请将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原时务学堂提调）开复原官，发交奉省差遣委用。如所请行。

三十日（7月2日）

4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省城长寿寺僧徒聚众毁学，拟将该寺查封充公。滋事之僧徒分别责惩驱逐。下所司知之。

六月初二日（7月4日）

44 于保和殿考试出洋毕业学生。考试后，召见考试取中之出洋毕业学生。公布给予之出身为：金邦平、唐宝锷给予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张锳绪、曹汝霖、钱承鋕、胡宗瀛、戢翼翚、给予进士出身，按所习之科以主事分部

学习行走；陆宗舆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林启，均给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

初三日（7月5日）

45 命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

十二日（7月14日）

46 商部奏，安徽绅士筹办全省铁路，请予立案。奉旨依议行。

十四日（7月16日）

47 派载泽、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谕云："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谘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18〗稍后又加派商部左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政治。自日俄战起，舆论多以日胜俄败系日立宪俄未立宪之故，因之实行立宪之呼声日涨。外有张謇等在野人士之鼓动，其内则大员亦渐主立宪。驻法公使孙宝琦除单独奏请行宪政外，又致函请张之洞及端方以此意上奏。五月底，报纸传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朝中自六月初二日起即议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奕劻、瞿鸿禨亦赞成。〖19〗

本月十二日，湖南巡抚端方奉命迅速来京陛见，端亦一力主张行宪政。据时人记云：端方进京后召见，孝钦知其为戊戌党〖20〗，因问曰："新政皆已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对曰："尚未立宪。"孝钦素闻立宪为民主之义，遽变色曰："立宪如何？"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孝钦哂曰："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日者。"乃命泽公、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出使，考察宪政。端方等回国，乃议立宪。〖21〗故清廷派员出洋考察，虽未以宪政为名，实即考察各国宪政情形。

载泽，爱新觉罗氏，生于同治七年（1868），为康熙帝第六世孙。光绪三年（1877）慈禧太后命载泽承继嘉庆帝第五子绵愉之子奕询为嗣，承袭奉恩辅国公。载泽自幼得醇亲王奕譞喜爱，并常在奕譞府邸，因此后之监国摄政王载沣常称载泽为"大哥"。其后载泽娶慈禧太后之弟桂祥之女、亦即光绪帝皇后隆裕之妹为妻。二十年（1894）封奉恩镇国公。自此次出国考察政治，载泽乃成为政坛之重要人物。〖22〗

端方，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小有才气，工诗文，喜收藏金石书画，与那桐、荣庆同被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人称曰"大荣、小那、端老四"。甲午战后，端方曾参与维新活动，百日维新中设农工商总局，端方奉旨督理，政变后几被治罪，以贿荣禄、李莲英，又作《劝善歌》颂慈禧"功德"得免。庚子年（1900）护陕抚，禁义和团活动并加入东南互保，故陕西无义和团起事。慈禧、光绪逃难至西安，端方护卫有功，得"两宫"重视信任。其后扶摇直上，先

后任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其间曾一度署理湖广总督，所到之处，致力新政，故颇得地方开明士绅赞许，然其镇压革命亦不遗余力，湖南会党首领、与华兴会共谋起义之马福益，即系端方任湘抚时捕杀。日俄战起，端方乃注目宪政，尝致书驻日公使杨枢曰："就目前论之，一则民心固结（指日），一则民志乖离（指俄），未尝不叹立宪专制之不同，其收效大为异也。"〖23〗出洋考察政治之后，端方乃成为政府中主张行宪政之主要人物之一。〖24〗

戴鸿慈，字少怀，广东南海人。生于咸丰六年（1856）。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先后为山东、云南学政。甲午战争时，曾疏劾李鸿章误国，又反对割地赔款之和约。考察之时，官户部侍郎，及考察归，授法部尚书。撰《出使九国日记》详记考察情形。

十六日（7月18日）

48 从兵部奏，谕将武职捐输实官虚衔及捐复衔翎封典，所有一切捐项，一律停止。〖25〗

十七日（7月19日）

49 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世续为大学士；命外务部尚书那桐协办大学士。

50 从商部奏，禁止私售通商口岸及租界以外之地产于外人。

51 孙中山是日抵日本。随即展开组织革命政党活动，先由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会晤。

宫崎寅藏记其事曰：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

家里访问。他询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没有杰出的人物？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寓所访问。（孙黄）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谈起国家大事来。大约有两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贺。〖26〗

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故人又常称之为宫崎滔天。日本熊本县人，生于同治十年（1871，日本明治四年）。寅藏之兄弥藏以为中国系亚洲中心，欲亚洲振兴，须中国先发动革命，为亚洲革命之中心，而后扩及亚洲，即"支那革命主义"。寅藏接受此"支那革命主义"，矢志支持中国革命。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结识孙中山，自此即为孙中山、黄兴之忠实朋友，无论艰难困苦，始终不改其志。其自传性著作著作《三十三年之梦》（又作《三十三年落花梦》）述孙中山初期革命活动，在清季译成中文后，曾为重要革命宣传品。

【考异】孙黄相识，为有历史意义之会见，其中介者为谁，尚有杨度一说。陶菊隐先生在《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袁世凯演义》等书中，曾多次谓孙、黄初次见面系杨度介绍；章士钊亦云：中山请杨度入同革命党，"与杨（度）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命）保（皇）利病，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次日即介孙黄相见。（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载《辛亥革命回忆

录》二集，括号内文字为原作者所加）20世纪80年代后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陈珠培自《中报》发现黄兴1912年9月12日在北京善化同乡会之演说，其中述同盟会成立曰："孙中山自美洲（按应为欧洲）来日京，因日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见，谈论极合，始立同盟会。"（陈珠培《介绍黄兴的一篇遗文》，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26期）黄兴讲此话时，杨度尚未与国民党（民国元年由同盟会联合数小党而成）交恶，且黄兴正欲邀杨度入国民党，若孙黄相见之中介者为杨，当无隐而不言之理。故杨度或许曾向中山提及黄兴，但孙黄初识之介绍人当为宫崎寅藏无疑。

52 以滥用刑讯革御史瑞璐职。谕云：前因改定法律，停止刑讯，甫经降旨，乃该御史瑞璐辄以钱债案件，滥刑毙命。实属荒谬糊涂，仅予撤去巡城差使，不足蔽辜。瑞璐著即行革职，以示惩戒。

十八日（7月20日）

53 因美国仍未允改苛刻之华工条约，上海商务总会遂召集各帮商董会议，以前申明之两月之期已到，美国仍未允修改限制华工条约，议决抵制美货。会后商务总会致电全国三十五个商埠，约共抵制美货。上海商界及全国各地商会纷起响应，全国各大城市绅商民众乃共约不卖、不买美货。

抵制美货之事发生后，美国乃施压力于清廷，要求压制抵制美货运动。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于七月照会清廷，谓如不禁止抵制美货之事，美国所受一切损失，均由清廷负责。其时又有御史王步瀛上奏，谓各省绅商抵制美约，

风潮过激，请饬加意防范。

清廷于八月初二日谕云：前据外务部王大臣面奏美国工约一事，叠经出使大臣梁诚及外务部先后与美政府商议，美政府已允优待华商及教习学生游历人等，并允于议院开时，尽力公平妥办各在案。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今著再责成该督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总期安居乐业，毋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

因清廷之压迫，至年末，抵制美货事渐次平息。

二十日（7月22日）

54 袁世凯奏，拟命直隶官绅赴日游历，以广其见闻，游历者责令呈验日记，以证心得。报闻。

二十一日（7月23日）

55 从袁世凯请，谕以庚子年（1900）与八国联军战阵亡之直隶提督聂士成列入天津府祀典。

二十二日（7月24日）

56 浙江绅商于上海集议，设立浙江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为总理，南洵富商刘锦藻副之。清廷准之。公司设后，英国以原与中国有筑苏杭甬铁路之草约，反对浙路公司之举。公司乃加速行动，边集股边开工，先筑杭州至嘉兴段。

寻从御史朱锡恩等奏，谕：浙江全省铁路，业经商部奏准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

二十四日（7月26日）

57 授孙家鼐为文渊阁大学士，裕德为东阁大学士，世续为体仁阁大学士。

二十五日（7月27日）

58 命各省不得再添设铜元局。

先是，六月十七日，两江总督周馥奏，各省所铸铜元过多，应妥定统一之币制。目下直隶、山东两省，已禁他省进口，江苏亦请暂禁进口。奏上，下财政处、户部议。

至是，户部奏，现今开机铸铜元者已有十七省，设局多至二十处，以致混杂不一。应令各省不得再行添设铜元局。今后当由户部主持逐渐划一。奏上，得旨：如所议行。

二十六日（7月28日）

59 由宫崎寅藏及程家柽介绍，孙中山会晤陈天华、宋教仁等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

本月十七日，宋教仁始识宫崎寅藏，其时宫崎即云："孙中山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并谓孙中山将来日，彼时将为介绍相识。〖27〗至此乃见面相识。孙中山与陈天华、宋教仁甫会面，孙中山即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中山主张联合革命志士为一大党，并约后日开会，

宋教仁等允诺。〖28〗

二十八日（7月30日）

60 中国同盟会召开筹备会议。

下午，黄兴、宋教仁等分头邀集留日学生七十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七十余人。孙中山先演说革命理由、革命形式及革命方法，主张全国革命者必须合组新团体，进行排满革命，约一时许。众咸赞同。继由黄兴宣告今日开会之目的，系组织革命团体，即请到会人签名。湖北曹亚伯首先签名，众乃皆签名于一纸。孙中山复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众人商定为“中国同盟会”，一般简称“同盟会”。孙中山提议同盟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数人于平均地权一节，略有疑问，中山乃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详为解释：“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终得众人赞同。众复推举黄兴、陈天华、汪精卫、马君武等八人为章程起草员。正议事间，室之后部之木板忽坍倒，声若裂帛，中山笑曰：“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闻言鼓掌欢呼。〖29〗

七月初一日（8月1日）

61 督办电政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奏：中国电话于光

绪二十五年已归电局办理，现已于广东、天津、北京等处筹设电话。然庚子（1900）以后，洋商于通商口岸自设电话，且欲接至内地，侵权夺利。请声明中国电话，除通商口岸已设之电话外，无论何地何人，凡未经中国政府及电局允准者，概不准擅设电话，以保电利而维主权。外国新创无线电报，轻巧便利，最易阑入中土，请援照公例声明，无论何国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国境内私设，以维电政。谕：下部知之。

初五日（8月5日）

62 改京师之五城练勇为巡警。谕云：巡警为方今要政，内城现办工巡局，尚有条理，亟应实力推行。所有五城练勇，著即改为巡捕，均按内城办理。原派之五城及街道厅御史著一并裁撤。

十三日（8月13日）

63 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会由宋教仁等主持，日警察原许三百人，而来者实有千人以上。孙中山演说，谓中国现今之思想进步，实有一日千里之势，从此看来，中国无沦亡之理。取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不难转弱为强，将来或且胜过西方。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又驳保皇党“只可立宪，不可革命”之说。〖30〗

十五日（8月15日）

64 筹设京师法律学堂。

先是，三月二十日，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以改订法律，然各省法律人才未足，于事无补。且地方官不

谙外国法律，常致办理失宜，酿成要案，故奏请于京师设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业，毕业后派往各省佐理新政。并附法律学堂章程。其附片又请在各省课吏馆内，添设仕学速成科，讲习法律，令年在四十以内之候补道府以至佐杂入学肄业，以造就已仕人才。奏上，命学务大臣议奏。

至本日，学务大臣议奏，谓法律学堂及各省课吏馆添设习法律之速成科，均可行，并谓各省之速成科可参照直隶法政学堂章程，斟酌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此后即开始京师法律学堂之筹备，至次年九月开学，沈家本任管理法律学堂事务大臣。是为直属中央之法律学校。法律学堂学制三年，另有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所学内容，有中外法律、法学理论、法律史、外国语等。沈家本亲自至法律学堂授课，并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任主讲教师。法律学堂创办数年，毕业达千人，中国第一代之近代法律人才多出其中。

十八日（8月18日）

65 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奏请开复达赖喇嘛名号。得旨：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启程后再降谕旨。

二十日（8月20日）

66 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会场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邸。午后二时开会，到者约百人。由黄兴宣读章程，共三十条，读时会员有不然者，间有所增减，遂通过。随后公举总理及职员、议员。

黄兴提议，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众咸赞成。末乃由黄兴提议，谓《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手赞成，议决俟下次再商办法。会事既毕，乃大呼万岁而散。〖31〗

同盟会本部设于日本东京，于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评议部议长为汪兆铭（即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为邓家彦、检事为宋教仁。其最要者实为执行部。执行部无部长，职员由总理指任，其庶务科干事于总理不在日本时可代行一切事务，初为黄兴，后黄兴组织起义他往，宋教仁曾一度代理，而后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任之。

同盟会之成立，全国反清革命志士乃有统一之组织，为晚清革命兴起之转折点，孙中山后回忆曰："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而。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32〗

【考异】同盟会之正式成立会时间，冯自由回忆为阴历七月中旬（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台湾版《革命文献》二辑）；田桐则谓筹备会系"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新历七月下旬"，正式成立会在筹备会之后数日。（《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二辑）二人虽为其时与会之人，然皆系事后回忆，不甚准确，冯说

尚与事实接近，田说尤误，当以其时宋教仁之日记为是，为七月二十日（公历8月20日）。

又史学界向以为同盟会系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而成，其说始自冯自由。然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领导人未参预其事；华兴会虽曾于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开会讨论是否集体加入同盟会，虽多数愿加入，但无结论，而以“个人自由”作罢。且华兴会之重要人物刘揆一于同盟会成立时未加入，而系后来加入；另一重要会员章士钊虽赞同共和革命，然以欲赴欧读书，始终未入同盟会。同盟会筹备过程中，原兴中会、华兴会之领导人所起作用甚大，但均非以团体名义。同盟会为革命志士之联合，而非革命团体之联合（参见：《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19页；郭汉民《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载《中国近代史实正误》）。

二十二日（8月22日）

67 财政处奏，酌拟整顿圜法，改归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十条。天津银钱总厂开铸，酌拟简明章程八条。此后严禁私销私铸，以维圜法。从之。然此后货币混乱之状况仍存。

二十五日（8月25日）

68 准湖南巡抚端方奏，自开湖南常德、湘潭为通商口岸。

二十六日（8月26日）

69 命署兵部尚书、户部右侍郎铁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命铁良充政务处大臣。

二十七日（8月27日）

70 日本警察没收同盟会拟作为机关刊之《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起因系该期第一篇《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揭露日本之侵略阴谋，故为日政府内务部没收，并禁止发卖。宋教仁等与日本警方反复交涉辩驳，终归无效。至八月下旬，为避日本政府之嫌忌，黄兴等议定将杂志改名《民报》出版。

【考异】有回忆及研究者以为日政府封禁《二十世纪之支那》，误，实则日本政府只没收该期杂志并不准该期发行。日本官方之《官报》所载内务省公告原文为：二十世纪之支那　第二号　一册　今认定该出版物妨害安宁秩序，于明治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给予禁止发卖散布并没收刻版及印本之处分。（参见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15页及宋教仁其时之日记）

二十九日（8月29日）

71 张之洞、驻美公使梁诚代表清廷与美国合兴公司签约，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其在中国已造之路及器材等项，中允作价六百七十五万美元予以补偿。

72 六、七两月，云南昆明等十一州厅大水。省城昆明于初十日进水，水深数尺及丈余不等，数日始退。

八月初三日（9月1日）

73 江苏川沙、宝山、南汇、崇明等地遭风潮灾害，居民被淹毙达数千之多。

初四日（9月2日）

74 命自明年起废科举。

先是，端方奉召进京，乃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商议废科举事，并分电各地方督抚、将军，请联衔奏请。其征求意见之对象重点为张之洞。〖33〗请立停科举之奏折由袁世凯与张之洞领衔，联衔者尚有：盛京将军赵尔巽、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34〗其奏折谓：前曾有谕，递减科举中额，三科减尽。然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原，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又请多派中学已通之士出洋习学师范，并于各省多设师范传习所，以造就师资。〖35〗

奏上，得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经此次谕旨后，著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并

著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其各认真举办，随时考察，不得敷衍瞻徇，致滋流弊。

科举之制，在中国已行之千年，至此乃告废除。

初六日（9月4日）

75 命各省学政负责管理学堂。

谕称："昨已有旨停止岁科考试，专办学堂。所有各省学政均著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会同督抚办理。所有奉天府府丞兼学政，著改为东三省学政。奉天府府丞一缺，著即裁撤。"

寻又谕：前已命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嗣后各该学政事宜，著即归学务大臣考核，毋庸再隶礼部，以昭画一。

76 从赵尔巽奏，清廷允准三项奉天之改革措施：其一，准裁奉天府尹兼巡抚一缺，其府尹原管事务，命赵尔巽悉心经理。其二，将粮饷、税务两局处先行归并，改为财政总局，以便逐项清厘。其三，由赵尔巽奏准裁盛京五部，其事由盛京将军兼管。〖36〗

77 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即今之复旦大学）开学。

马相伯，名良，字相伯，其家世为天主教徒，江苏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其弟马建忠为近代著名语言学学者，思想家。相伯早年为教会服务，其后为李鸿章幕僚近二十年。先是，相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震旦学院，至是天主教会欲将该校办为由其所控制之教会学校，相伯乃愤而率学生离校。旋得两江总督周馥及其时之名士

严复、张謇、汤寿潜、萨镇冰等之助，创办复旦公学。马相伯又为清末名演说家，其名言有谓："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经艰苦努力，复旦公学乃渐为举世皆知之名校。

初七日（9月5日）

78 日俄于美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条约除关于日俄两国者外，其第二条规定：俄国政府承认日本于韩国之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等事，日本政府视为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碍干涉。第五条规定：俄国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许〖37〗，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内一部分之一切权利及所让与者，转移与日本政府。第六条规定：俄国政府允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清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于日本政府。〖38〗

十四日（9月12日）

79 谕曰：长庚现已请训。到任后，著将应办事宜，认真经理。所有新疆地方文武，及兵饷一切事务，均归该将军节制。其应如何筹饷练兵整顿地方之处，著会同潘效苏（新疆巡抚）悉心通筹，妥议具奏。

是时，清廷欲加强在新疆之经营，以巩固边疆，故有是命。先一日，清廷已予伊犁将军长庚兵部尚书衔。

十七日（9月15日）

80 谕曰："商部奏，振兴东三省商务，请饬妥筹办法一折。东三省地大物博，风气未开，亟应指定地界，多开场埠，推广通商，期与有约各国公共利益。并饬地方官举办各项实业，以兴商务。著外务部、商部会同北洋大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统筹办法，妥议章程具奏，候旨施行。"

81 命清厘矿产。从商部请饬清厘矿产以保利权之奏也。谕云：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即行遴派谙练廉正之员，酌带工师，周历各属，切实探勘。按照商部所发表式，将已开未开各矿，逐一详晰注明，随时咨报。总期权自我操，利不外溢，是为至要。

十八日（9月16日）

82 谕曰：议约大臣唐绍仪现在患病，著即赏假回国，藏约一事，著派张荫棠接议。唐绍仪之赴印度议约，欲将原英国逼签之《拉萨条约》十易其七八，力维中国之主权，英人不允，议再三而未协。〖39〗

二十日（9月18日）

83 谕驻外使臣：前有旨特派载泽等分赴各国考察政治，该大臣等每至一国，著各该出使大臣会同博采，悉心考证，以资详密。

二十六日（9月24日）

84 出洋考察之五大臣于出京时在火车站遇炸，载泽、

绍英受伤。炸五大臣者为革命党人吴樾。吴樾主革命排满，反对君主立宪，欲以此举破坏清廷之立宪，故不惜以生命殉己之主张。〖40〗

二十七日（9月25日）

85 商部奏准予张謇、汤寿潜、许鼎霖等创办之大达轮步有限公司立案。

九月初八日（10月6日）

86 清廷定计加强川西之经营，先将原属四川之三瞻地方划归四川管理。

先是，本年正月二十九日，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奏将川西三瞻地方划归四川。奏上，谕命其会商四川总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妥速办理。及凤全被害，此事一度搁置。

其时英侵西藏正亟，保川西可巩固西藏后方，是故收三瞻于四川之议又起。至本月初一日，清廷又谕加强对川西之经营，巴、理（里）两塘，距省过于遥远，究属鞭长莫及，宜有文武大员常川坐镇，方足以资控制而固藩篱。著锡良统筹全局，悉心详核。一并妥议覆奏。至此，从四川总督锡良奏，谕将原属川省，后曾一度划归西藏之三瞻地方〖41〗归回川省，改设官屯，俾资控驭，并命锡良督饬赵尔丰统筹妥办。至附近理（里）塘土司，应否改设，并著体察情形，相机酌办。此为赵尔丰经营川西，改土归流之先声。

初十日（10月8日）

87 谕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内阁学士毓

朗为左侍郎，直隶候补道赵秉钧署理右侍郎。所有京城内外工巡事务，均归管理，以专责成。其各省巡警，并著该部督饬办理。

十七日（10月15日）

88 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等奏，日本改律，成效甚著，举凡诉讼之法，裁判之法，与夫监狱之规则刑制，莫不灿然大备，因拟派员赴日本考察，以为我国改订法律之助。得旨：如所请行。

二十日（10月18日）

89 岑春煊奏：扰攘广西数年之匪乱一律肃清。清廷谕加岑春煊太子少保衔，因病开缺之广西巡抚李经羲交部从优议叙。其余有功官员分别奖叙。

二十三日（10月21日）

90 以卢汉铁路黄河大桥完工，命唐绍仪会同盛宣怀验收，该桥至十月十九日正式完工（全长约三千余米）。该桥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座黄河大桥。

二十六日（10月24日）

91 从署两江总督周馥奏及外务部之覆奏，开江苏海州之临洪口为通商口岸。

二十八日（10月26日）

92 著派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前派之徐世昌、绍英皆未成行。考察政治

五大臣分作两起，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一起，主要考察日、英、法、比等国；戴鸿慈、端方为一起，主要考察美、德、奥、俄等国。

93 是月底至下月初，北洋之军队于直隶河间举行秋操，即大规模之军事演习。先是，八月十九日，练兵处奏请举行秋操。得旨派袁世凯、铁良校阅。

至是，已成军之北洋六镇抽调二万余人，组成两军，由段祺瑞、王英楷分任两军总统官。王军由山东方向北上攻直隶，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会合后于河间大操。此次演习又首次动用铁路运送军队。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观看秋操者甚夥。秋操显示中国改革军队所获之成效，于外界有甚大之反响。军事行家评论，士兵及下级军官之表现甚佳，而高级军官则较为逊色。〖42〗

寻袁世凯、铁良奏报阅操之结果。奏上，谕称：袁世凯、铁良督率将士，简练有方，深堪嘉许。仍当督饬认真训练，协力同心，精益求精，毋忘申儆。并著各省将军督抚，按照定章，共图振厉，讲求兵学，力底精强，用副朝廷整军经武实事求是之至意。

十月初四日（10 月 31 日）

94 从署吉林将军达桂、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之请，添设哈尔滨道员一缺。自中东铁路通车后，因铁路之枢纽在此，又为铁路与松花江之交汇点，故原为乡村之哈尔滨日渐繁荣，至此乃设道员管理。

初六日（11月2日）

95 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43〗。留日学生随即发起抵制运动。

规则共十五条，实系日本政府应清廷之请，为压制留学生之革命运动而发。因之规则一见报端，留学生即群起反对。其第九条曰：“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第十条谓：“受选定之公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初时仅反对其第九、第十条，学生谓，实行第九条，将使学生于经济有损害，于卫生有妨害，于兼修亦不便。又谓，实行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以何者为良与不良之标准？“万一我辈持有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竟诬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门路”〖44〗。

留学生最初所欲抵制者，亦仅第九、十两条，其后日渐激烈，提出取消全部规则。至十一月初十日（12月6日），为抗议“取缔规则”，留日中国学生全体罢课。

初八日（11月4日）

96 商部奏，各省铁路轨道，应画一，拟考查已成之路，择其最良者，再据以酌定画一章程。从之。

97 贵州巡抚林绍年奏请振兴女学。下政务处、学务大臣议。

十二日（11月8日）

98 班禅额尔德尼在英军挟持下去印度。在印度先后与

英印总督及英国王储会晤。然班禅并未接受英之阴谋，赴印之后，仍向在印负谈判之责之张荫棠及驻藏大臣有泰报告行踪。至十二月十八日（1906年1月12日），张荫棠转递班禅额尔德尼之奏呈，谓班禅拟于十二月自印度启程回国。〖45〗

二十一日（11月17日）

99 从商部奏，以盛宣怀于沪宁铁路办理不善，命改派唐绍仪办理。

二十三日（11月19日）

100 财政处奏，拟定银币分量、成色，拟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定为本位，另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现铸之铜圆、旧有之制钱，相辅而行。奏上，谕："整齐圜法，为当今财政要图，著户部造币总厂，按照所拟章程，行知直隶、江苏、湖北、广东各分厂，赶紧铸造。嗣后公私收发款项，均应行用银币。"

二十九日（11月25日）

101 清廷设考察政治馆。

谕称："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著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46〗考察政治馆设提调二人负日常事务管理之责。次年始正式开办。

102 命各省严禁革命党，谕云：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淆乱是非。察其心迹，实为假借

党派，阴行其叛逆之谋。若不严行查禁，恐愚民无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异说纷歧，不特于地方有害治安，且于新政大有阻碍。著各将军督抚，督饬地方该管文武官吏，认真查禁。自此次宣谕之后，倘再有怙恶不悛，造言惑众者，即重悬赏格，随时严密访拿。其首从各犯，应按照谋逆定例，尽法惩治。如有拿获首要出力之员弁，准择尤优奖。倘该文武瞻徇顾忌，缉访不力，由该将军督抚据实严参。〖47〗

三十日（11月26日）

103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孙中山于发刊词中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即三民主义。

发刊词谓：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义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48〗

《民报》由胡汉民任编辑，宋教仁任印刷出版发行之庶务。其主要之撰稿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陈天

华、朱执信等。胡汉民于《民报》之第三号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其六者为：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

胡汉民，又名衍鸿，字展堂（汉民为其在《民报》所用笔名，后以此名行），广东番禺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少有才气，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次年赴日留学，其间一度归国任梧州中学教习。三十年（1904），与汪精卫、朱执信等再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同盟会成立，胡汉民与廖仲恺于九月初一日入会，其后乃渐为会中骨干。胡汉民在《民报》撰文甚多，清季革命之宣传，胡汉民与有力焉。胡汉民、汪精卫均与孙中山甚亲近，中山亦倚之为左右手。

104 是月，广东连州民众毁美国医院、教堂，杀教士男女五人。

十一月初三日（11月29日）

105 以停罢科举，从孙家鼐奏，命各省将科举各项用款尽数解京，充学务经费。

初八日（12月4日）

106 命奕劻选派宗室出洋学习武备。

初十日（12月6日）

107 清廷设学部，作为统辖全国之教育行政机关。为继

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后之又一新设部级机构。

先是，九月初十日，时任山西学政之宝熙奏：各省学务须有总汇之区，请设立学部。又谓科举既停，礼部、国子监公事愈形清简，应将礼部、国子监裁撤，将其事归并学部。奏上，谕命政务处、学务大臣议。

本日政务处、学务大臣议覆宝熙折，谓现在停止科举，专重学堂，整理一切学务，不可无总汇之区，自应特设学部，以资管辖。国子监事务较简，即请裁撤，将其事归并学部。

政务处折上，即谕设学部。以荣庆为学部尚书，以熙瑛为左侍郎（不久熙瑛病故，又以张仁黼为左侍郎），严修为署右侍郎。又命将国子监归并于学部。但礼部未裁。次日又谕学部次序在礼部之前。寻学部奏定官制，学部尚书、侍郎下置左、右丞各一员，左右参议各一员。学部设五司，曰总务司，内设机要、案牍、审定三科；曰专门司，内设专门教务、专门庶务二科；曰普通司，内设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三科；曰实业司，内设实业教务、实业庶务二科；曰会计司，内设度支、建筑二科。此外又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咨议官，作为随时咨询之顾问；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高等教育会议所；教育研究所等。〖49〗

学部初设，在其中任职者有罗振玉、张元济、李家驹、范源濂、陈宝泉等，凡重要文件，多由罗振玉起草，上述诸人等参与意见，由尚书荣庆最后决定。〖50〗

十一日(12月7日)

108 考察政治大臣中之戴鸿慈、端方一路离京启程。取道天津赴上海。二十三日,自上海出洋,乘美国"西伯里亚"号轮船经日本赴美国。其随员有熊希龄、伍光建、施肇基、温秉忠、陆宗舆等三十三人。

109 准张振勋之呈,办广厦铁路(广州至厦门),先修广州至黄埔一段。后此路并未完成。

十二日(12月8日)

110 陈天华于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

先是,反取缔规则事件起,日本《朝日新闻》等报纸污蔑中国学生"放纵卑劣",天华愤慨不能自已,又惧国人不能合群,乃出以自杀之举,图警醒国人,故其前一日所作《绝命辞》谓,诸同胞应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因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51〗

其时孙中山、黄兴皆不在日本,在日之同盟会员分为两种意见,一派以宋教仁、胡瑛为首,组织各校联合会,主张对取缔规则反对到底,若日政府不允取消,则全体学生退学回国,从事革命。一派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主忍辱负重,继续求学,又虑已入同盟会之学生归国将遭清廷之迫害,故反对回国。双方常相辩论,甚且相攻击。部分激烈之学生,若秋瑾、姚宏业等,有数百人束装归国。其后,清廷派特使调停,日本政府亦作让步,所谓取缔规则事实上并未能实行。至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宋教仁等将各校学生联合会解散,各校陆续复课。

十五日（12月11日）

111 考察政治大臣之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出京赴上海。十二月二十日（1906年1月14日），载泽等乘法国轮船“喀利刀连”号自上海出洋，前往日本。其随员有周树模、唐宝锷、戢翼翚、夏曾佑、杨守仁、吴宗濂、冯国勋等。

二十四日（12月20日）

112 从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裁原设之齐齐哈尔、呼兰、通肯、布特哈副都统四缺。

二十六日（12月22日）

113 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附约十二款。

先是，十月十一日，命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日俄两国商议东三省一切事宜。二十一日，又命署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会同商议东三省事宜。

日俄战争，中国东三省人民之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然日俄不惟未向中国赔偿分文，反抛开中国，将在中国东北之侵略权益自相授受。之后即迫中国承认。中日东三省善后事宜谈判，自十月二十一日开始。日提出大纲十一款，其核心乃迫中国承认日俄和约中俄承认转让之在中国东北之一切权利。至是，中国乃被迫承认日本自沙俄手中夺得之侵略中国之权益。其第一款规定：“中国政府将俄国按照日俄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其附约之第一款规定：“中国政府应允俟日俄两国军队撤

退后，从速将下开各地方，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奉天省内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吉林省城（今吉林市）、哈尔滨（今属黑龙江省）、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珲春、三姓（今为黑龙江省依兰）；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瑷珲、满洲里（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款规定：“中国政府允许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52〗自此以后，日本即加紧对中国东北之侵略。

十二月十三日（1906年1月7日）

114 授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那桐为大学士；命学部尚书荣庆协办大学士。

十五日（1月9日）

115 命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户部尚书铁良为军机大臣。

十六日（1月10日）

116 学部奏，编纂教科书，头绪纷繁，拟调戊戌年（1898）革职之刑部主事张元济分任纂校，并请予开复。得旨：张元济准其开复原官。

117 以世续为东阁大学士；以那桐为体仁阁大学士。

二十二日（1月16日）

118 载泽等抵日本神户，次日抵京都，开始考察，至次年正月二十日离日，计近一月。在日期间曾拜晤天皇、内阁总理大臣，并会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名政治家，又

请日本法学博士穗积八束讲解日本宪法，观学校、军队、工厂、法院、议院、警视厅等。在日期间之重要事件为会见日本政治家、日本明治维新之元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于三十二年（1906）正月初四日往访在日考察之载泽等，伊藤操英语，由随员柏锐翻译，谈甚久。载泽等问，伊藤答。其要者有："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问：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复问君主立宪国所予臣民言论自由诸权，与民主国有何区别？答：此自由乃法律所定，出自政府之界予，非人民所可随意自由也。"〖53〗翌年正月，载泽等离日，绕道美国赴英。其奏报在日考察之心得云：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主，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律法，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之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术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54〗

119是年八月以后，驻外使臣联名奏请宣布立宪。略谓：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近百年间，环球诸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又谓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独不便于庶官。我国东邻强日，北界强

俄，欧美诸邦，环伺逼处，岌岌然不可终日，惟有实行立宪。立宪之先应举办二事：曰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刊布全国；曰布地方自治之制；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末请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并请特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贤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55〗

【考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收入此折，但误以为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所上；其说又为《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所承袭，且改题目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实则《东方杂志》所载此折题为《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即驻外使臣之联衔奏折；此折之后为《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均甚明了，即“出使各国大臣”非“考察政治大臣”。《辛亥革命》编者不察，误以为载泽等所上，而其后他书又有随之传讹者。且载泽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方自上海出洋，无尚未考察即上书之理，且文中谓“臣等待罪海外，见闻较切”，亦与载泽之职任不合。

120 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

第一镇又名“京旗常备军”，以旗人为主干，驻北京，统制铁良，嗣铁良改任他职，凤山、何宗莲相继任之。第二镇，即直隶第一镇，因京旗列为第一镇，乃改为第二镇，驻直隶永平府及山海关一带，统制由王英楷、马龙标、张怀芝、王占元先后任之。第三镇，驻直隶保定府及奉天锦州府一带，即在日俄战争时编成，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段芝贵、曹锟。第四镇，驻天津附近之马厂、小站一带，统

制先后为吴长纯、段祺瑞等。第五镇，驻山东，由袁世凯在山东所编练之武卫右军先锋队改成，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怀芝等。第六镇，先驻京师宿卫宫门，并分扎南苑、海淀一带，统制先后为王士珍、段祺瑞、吴禄贞等。〖56〗

121 简氏兄弟简照南、简玉阶于香港创办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广东南海人。照南生于同治九年（1870），玉阶生于光绪元年（1875）。两人自幼丧父。稍长，随叔父简铭石到香港、日本等地谋生。本年抵制美货运动起，国人多相约不吸美国烟，简氏兄弟以卷烟业本轻利重，乃决意办卷烟厂。然简氏兄弟既乏经验又缺技术，致该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英美烟公司竞争排挤破产。简氏兄弟未因此而放弃，得其叔父之支持，乃于宣统元年（1909）重建公司，更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照南任总理，玉阶副之，苦心经营，公司渐有起色。至一次大战时期大发展，于内地设厂，并将企业中心由港迁沪。

122 国人创办之机器厂矿六十家，资本额八百一十三万八千元。其较大者江西机器造纸厂，奉天锦西煤矿，济南华商电灯厂，烟台华商电灯公司，广东玻璃厂，天津丹华火柴厂，江苏常熟裕泰纱厂，安徽芜湖裕源织麻公司，江苏海州海丰面粉公司（许鼎霖），上海中兴面粉公司，汉口汉丰面粉厂，汉口元丰豆粕制造厂等。〖57〗

123 中国留日学生迅速增加，为清末留日学生最多之年

份。而清末之留日亦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之留学高潮之一。自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后，国人目睹日本之迅速强盛，欲仿效之以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且至日本之路费较省，而其时日本之生活水平与中国尚相差不远，在日之花费较赴欧为少；而语言之差异亦较欧洲为小。故有志之青年学子纷纷赴日留学，其中有公派者，亦有自费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尚仅有二百八十余名，二十八年（1902）即增加一倍，达五六百人。二十九年（1903）突破千人大关，达一千三四百人。三十年（1904）达二千三四百人。日俄战争后，留日学生迅速增加，本年竟达八千余人，为人数最多之年份。本年以后，留日学生数量乃逐渐减少。〖58〗留日学生多为政治、教育、实业各方面之活跃者，清末革命党、立宪派皆以留日学生为中坚，而进入清廷中任职者，亦复不少。

〖1〗《光绪朝东华录》总5322页。

〖2〗《光绪朝东华录》总5289—5306页。

〖3〗《清实录》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戊申。

〖4〗《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96—97页。

〖5〗《光绪朝东华录》总5289页。

〖6〗《光绪朝东华录》总5324页。

〖7〗参见：《光绪朝东华录》总5325—5328页；《伍廷芳集》256—260页。

〖8〗《光绪朝东华录》总5328—5332页。

〖9〗为美国政府造四艘万吨轮。

〖10〗《江南造船厂厂史》94—106页。

〖11〗《光绪朝东华录》总5336—5338页。

〖12〗《光绪朝朱批奏折》三十二辑842—843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一百一卷。按：赵尔巽至奉天，先裁盛京五部侍郎及奉天府尹；于上匪则或剿或抚；又招民垦荒，充实边疆，推行新政。东北之局势渐定。然日俄之侵略亦步步进逼，不肯稍退。三十三年（1907），改湖广总督，次年任四川总督，时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经营川西，兄弟二人同处一省为官，有清一代少有。宣统三年（1911），赵尔巽再赴东北，任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民国成立后，赵尔巽辞职闲居，1914年袁世凯政府设清史馆，任赵为馆长，主修清史。赵乃聘集文人学者及清室遗老入馆撰修清史，费时十四年，于赵尔巽去世前大体完成，是为《清史稿》。学界评述，《清史稿》谬误缺漏之处甚多，且撰者多持清朝立场而言事，甚至书清末革命党人为“谋乱”，因之曾遭国民党政府查禁。然《清史稿》毕竟对清代史料作一系统之整理，仍有相当之参考价值。

〖14〗《光绪朝东华录》记其事在七月二十九日，此处从实录。

〖15〗《光绪朝东华录》总5352—5355页。

〖16〗《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九十。

〖17〗出版日期据《宋教仁日记》。

〖1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页。

〖19〗《荣庆日记》六月初三日记：“卯入值，邸慨念时艰，敷陈变法，当赞以当从紧要入手，恐不行也。”六月十一日又记：入值，邸进宪法考并附以唐文治所拟节略。“邸”即“庆邸”，庆亲王奕劻。荣庆时为军机大臣。瞿鸿禨此时之倾向，参见：《二十世纪初

中国政治改革风潮》53—55页。

〖20〗端方百日维新中奉命督理农工商总局，故有此说。

〖21〗《坚冰志》卷一，18页。

〖22〗载泽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任度支部尚书，力图将自咸、同以来已渐落于地方之财权收归中央，又清理财政，然以各方矛盾甚多，收效不大。迨慈禧与光绪死，载泽乃成为以摄政王载沣为首之少壮亲贵集团之重要人物，载泽与善耆又系罢免袁世凯之主要谋划者。载泽又欲倒奕劻，而己为内阁总理大臣，然又与载沣之弟载涛、载洵有隙，而其愿与其才、势相差甚远。清帝退位后赋闲家居，至1930年卒。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函字100号。

〖24〗反对立宪之御史胡思敬称端方为鼓吹宪政之“两奸”之一，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346页。另一“奸”指袁世凯。

〖25〗《光绪朝东华录》总5367页。

〖26〗宫崎滔天：《清国革命军谈》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84页。又孙黄会见今尚不知具体日期，但应在孙中山抵日之后，会见宋教仁之前，故暂系于此日。

〖27〗《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19日。

〖28〗《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8日。

〖29〗参见：《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30日；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二辑。

〖30〗《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一号。

〖31〗据宋教仁是日之日记。

〖32〗《孙中山全集》六卷237页。

〖33〗张之洞之年谱记：是年七月，端（方）忠敏在京，与袁督部俱有电来，议立停科举。公（张之洞一引者）电复之，文甚长。今

此稿已佚。盖此议发于北洋（指袁世凯——引者），而忠敏促成之，其奏折则北洋主稿。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192页。

〖34〗《东方杂志》第二年九期之《光绪二十一年中国事纪》。

〖35〗《光绪朝东华录》总5390—5393页；又载《东方杂志》第二年十一期。

〖36〗《赵尔巽全宗》卷一百一。

〖37〗是时并未得中国政府允许。下同。

〖38〗《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四册201—204页。

〖39〗张荫棠原为唐绍仪之随员，命唐回国，实系英人执定《拉萨条约》态度强硬，因定计以病为名，撤使回国。冀既不决裂，亦不允英之无理要求。其后继续谈判之张荫棠亦未允英人之要挟，遂暂罢议。迨后英国更换内阁，其宗旨稍变，乃改由英驻华公使萨道义与清外务部在京直接开议。

〖40〗见《民报》三号所载吴樾《意见书》。

〖41〗今四川新龙县一带。

〖42〗《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4—187页。

〖43〗“取缔”，日文，监督、管束、管理之意。

〖44〗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77—381页。

〖45〗回国日期不详。

〖4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3页。

〖47〗然清末各省之状况甚为复杂，常有革命党人在此省被发现而被革斥甚至通缉者，到彼省又任职甚至为官。各省督抚对革命党人之态度亦不一，有极力镇压者，亦有甚为宽容者。清廷虽有此谕颁下，然各省之执行情况仍旧不同，完全视督抚之意向而定。

〖48〗此文系由孙中山口授，由胡汉民写成。

〖4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73—278页。按：自

庚子（1900）事件以后实行新政以来，至此所设之新部已有四个，即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此四部之官制与旧有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不同，每部不再设满汉两尚书、满汉四侍郎，而为一尚书，两侍郎，不分满汉，其他官职亦不再设满汉缺分。为清代官制之一大变动。

〖50〗《严修年谱》186 页。

〖51〗《陈天华集》235 页。

〖52〗《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四册 220—223 页。

〖53〗《考察政治日记》579—583 页。

〖5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 页。

〖55〗载《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增刊《宪政初纲》，又载《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七期，文内有“本年八月二十日钦奉上谕，前有旨派载泽等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知其为八月以后上。

〖56〗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

〖5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6 页及有关部分。

〖58〗刘望龄《1896—1906 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载《中国近代史实正误》。

清通鉴　卷二六三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公元1906年

正月初一日（1月25日）

1 梁启超于《新民丛报》发表《开明专制论》，谓中国现今不可行共和立宪，亦不能行君主立宪。何故？以人民之程度尚未及格也。今日之中国，当行开明专制，以为将来立宪之预备。

初十日（2月3日）

2 以日本在韩国设立总监（即吞并韩国），英美法等国驻韩使臣均已撤退。从外务部奏，撤回驻韩使臣，该馆之事务，移交驻日使馆办理，另派总领事一员前往驻扎。

十七日（2月10日）

3 谕曰：军机处为用人行政枢纽，关系綦重，允宜优加体恤，以清治源。所有该处行走之王大臣及满汉章京等，

均著赏给养廉，用资津贴。

二十二日（2月15日）

4 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结束在美考察，乘轮经英、法赴德国。

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戴鸿慈、端方抵美国旧金山，开始在美之考察。同月底，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计在美月余，自公署、学堂、议院，下及商肆、工厂，排日考求。又至美之东境纽约、费城、波士顿等省，阅视一切。其奏报云：大抵美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然其规划之周详，秩序之不紊，当日设施成迹，具在简编，要其驯致富强，实非无故，藉资取镜，所益甚多。〖1〗

5 命东三省学政、翰林院编修李家驹充大学堂总监督。

二十五日（2月18日）

6 巡警部奏，绿营疲弱，请饬各省一律改为巡警，以收实用而节虚糜。至二月初由政务处、兵部议准行。

二十六日（2月19日）

7 命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为协办大学士。

二十九日（2月22日）

8 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为法国传教士逼迫自杀，引起南昌教案。

先是，南昌知县江召棠与法国传教士王安之于处理新昌民教纠纷事意见不一，王安之乃于是日以议事为名，诱江召棠至老贡院天主教堂。江至，王以预拟之约迫江签字

江拒绝，王遂取一刀一剪迫江自刎，江被逼急，乃取刀自刎，王安之复令人拉住江手，而以剪刺其咽喉。江召棠被逼自刎之消息传出，激起众怒，南昌民众聚众数万，于二月初三日烧毁教堂三所，法文学堂一所；毙王安之，另毙法籍教习五名、英教士夫妇及其女孩，死者共九名。此即轰动一时并引起重大交涉之南昌教案。

寻江召棠因伤重去世，清廷命将已去世之江召棠交部从优议恤。而京师之舆论多反对朝廷于此事妥协。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奏：江西教案，祸由激成，办法宜争先著：于英国认误伤之过，于法国责诱杀之非，不宜迁就，以致辱国体而失民心。在此前后，有多位官员上奏，请朝廷勿一味退让。然此案甚为复杂，因被激怒之民众不仅殴毙法人，又兼殴毙无关之英人，故清廷受到法、英双方之压力。

9 是月，刘静庵等在武昌创立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日知会本为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于武昌所设之阅报室。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刘静庵入圣公会，且借此联系原科学补习所成员。至此乃成立团体，仍名日知会以避清廷耳目。刘静庵任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等为干事。其会员遍布于军、学、新闻、宗教各界，而以新军中为多。

二月十一日（3 月 5 日）

10 谕命勿仇外排外，略谓：近日以来，讹言肆起，适偶有不虞之暴动，遂突生排外之谣传。团体原宜固结，而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经此次宣谕之后，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该文武

各官，认真防范。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即遇有不平之事，应候官为理论。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赶紧查拿，立行究办。倘或防护不力，致出重情，定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决不姑容。

十三日（3月7日）

11 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抵德京柏林，开始在德之考察。寻拜会德皇。德皇言：中国今日之要，莫如练兵，当请贵国皇帝崇尚武备，以一身当提督军旅之责，国势自强。又谓：变法不必全学外国，总须择本国之所宜，如不合宜，不如仍旧。戴、端又会见德国亨利亲王，亲王亦言：中国今日当注重练兵，尤在由皇帝以身倡之。练兵之道，不在于务远略，而在于保太平也。与前见德皇所言略同。〖2〗

二十八日（3月22日）

12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抵英国考察。

先是，载泽等于二月初六日抵美国，在美略作游览、考察，并拜晤美国总统罗斯福。二十日，自美登轮赴英。计在英近一月。其间请政法学教员埃喜来详细讲解英国宪政制度、政府及各部之组织、藩部（殖民部）、地方自治，每讲一次，即参观有关之处一次；复参观工厂、学校、军营等。

三月初一日（3月25日）

13 学部奏定教育宗旨。奏折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

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

又释其所定之五条云：近世目论之士，袭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举吾国固有彝伦而弃之。此非所以图强，适以召乱耳。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欲谋普及教育，宜取开国以来列祖列宗缔造之艰难，创垂之宏远，以及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当亟，捐除忌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臣等所谓忠君者此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臣等所谓尊孔者此也。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所谓尚公者何也？列强竞起，人第见其船坚炮利，财富兵雄，以为悉由英雄豪杰主持之，故国以强盛，而不知英雄豪杰，间世一出，不可常恃也。所恃以立国者，乃全国之民之心力。爱国合群之理，早植基于蒙养之初。我国群情隔阂，各为其私。今欲举支离涣散者而凝结之，尽自私自利者而涤除之。则必于各种教科书之中，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所谓尚武者何？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所谓尚实者何？学贵实用。高谈性命者，章句之儒者，考据之末者，皆无用也。应讲求实用。凡中小学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生徒。〖3〗

14 两江总督周馥奏请永禁买卖人口，所有律例内关涉

奴婢诸条，悉予删除。下政务处会同该部议奏。

初八日（4月1日）

15 卢汉铁路正式通车，改称京汉铁路。该路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工，先自办，后以资金不继，乃借比利时款修筑。全路干线自北京前门西站至汉口玉带门站，全长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里，路工共用款五千一百一十三万余两。〖4〗

二十二日（4月15日）

16 以处理南昌教案“颟顸贻误”，谕将署江西巡抚胡廷干撤任，布政使周浩查办，按察使余肇康交部议处。寻吏部奏定将余肇康降二级调用。复以“贪污纵恣，贻误大局”，将周浩革职。

17 商部奏准拨西直门外乐善园官地兴办农事试验场。

二十三日（4月16日）

18 戴鸿慈、端方结束在德之考察，至丹麦考察。计在德四十日之久。其奏报云：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而陆军强名，几震欧海。揆其立国之意，专注重于练兵，故国民皆有尚武之精神，即无不以服从为主义。至于用人行政，则多以兵法部勒其间，气象森严，规矩正肃。其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盖其长处，在朝无妨民之政，而国体自尊，人有独立之心，而进步甚猛。是以日本维新以来，事事取资于德，行之三十载，遂至勃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为借镜。至于德皇所论，适自明其强盛之由，在中国虽不必处处规随，而其良法美意行之有效者，则固当急

于师仿不容刻缓者也。〖5〗

二十五日（4月18日）

19 载泽等离英赴法。以英王时不在国内，拟考察法国事竣后再拜晤英王。其奏报在英之考察谓：大抵英国政治，立法操之议会，行政责之大臣，宪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于上，以总核之。又谓英制度之特色在地方自治。末云："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6〗载泽等当日抵法国，次日拜会法国总统。其在法国之考察，一如在日在英，惟参观工厂为多。

寻载泽等复离法返英，拜会英王，又拜会英首相。此后复在英国盘桓至闰四月初三日，曾参观剑桥、牛津，两大学赠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以名誉博士学位。

二十八日（4月21日）

20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准将直隶之原淮军各营改编为巡防队。嗣后袁将其改编为三十九营，名"北洋巡防淮军"，或"北洋巡防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以夏辛酉、张勋等分别统带。驻扎直隶各地，专事弹压地方，缉捕盗贼，保护铁路、电线。此后该支军队，乃纳入北洋系统。

21 二月下旬至三月下旬，台湾地震六次。以二月二十三日之地震最烈，死一千余人。

四月初二日（4月25日）

22 从政务处、学部会议裁撤学政之奏，谕裁各省学政。

于各省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

寻学部又奏定各省学务官制，各省之提学使，秩正三品，在布政使之次，按察使之前。总理全省学务，考核所属职员功课。〖7〗又于同日首次派定各省提学使，其中张鹤龄为奉天提学使，周树模署江苏提学使，沈曾植署安徽提学使，连甲为山东提学使，刘廷琛署陕西提学使，汪贻书署江西提学使，吴庆坻署湖南提学使，于式枚为广东提学使。

23 商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将已拟定之商律之《破产律》六十九条上奏请施行。得旨允行。

24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以拟就之《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上奏，共五章二百六十条。其奏谓，中国诉讼断狱，沿唐明旧制，过于简略，应仿泰西，将刑事、民事分离。另建言实行陪审员制与律师制，因而其中亦含律师法及陪审员法。此数法亦为挽回治外法权之端，因以上奏，请先行试办。〖8〗奏上，谕云："法律关系重要，该大臣所纂各条，究竟于现在民情风俗能否通行。著该将军督抚都统等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扞格之处，即行缕析条分，据实具奏。"〖9〗

初四日（4月27日）

25 中英于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

其第二款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其第一及第三款规定，有条件允认光绪二十

年（1904）七月二十八日英国迫西藏部分上层人士所签之《英藏条约》（即《拉萨条约》），并附于此约之后。〖10〗

初六日（4月29日）

26 先是，张荫棠于正月电外务部，请加强对西藏之经营，以抵制英国之侵略。至是，予张荫棠五品京堂候补，令前往西藏查办事件。旋予张荫棠副都统衔。

十四日（5月7日）

27 日本明治天皇命设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11〗。

会社本社设于大连，支社设于东京。其株式会社之条文中规定：日本政府认为必要时，得将帝国内关于铁道之法令规定适用于会社。该公司名为经营中国东北之铁路，实则为侵略中国东北之大本营。日政府随后任命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为设立满铁委员长，儿玉卒，又以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继任。〖12〗

十六日（5月9日）

28 命户部尚书铁良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13〗

二十日（5月13日）

29 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奏谓：各厅州县应各于本城择地特设公所一处，为全境学务之总汇，即名曰某处劝学所，一切事宜，由地方官监督之。劝学所设劝学员，助地方官兴新式教育。〖14〗

二十二日（5月15日）

30 谕张荫棠："朕惟西藏地方，关系至为重要，现在中英两国新定约章，特命尔前往藏地查办事件，所有按约开埠事宜，亟应切实筹办。至藏中应行布置一切，并即悉心经画，随时详晰具奏，其随行员弁及番众人等，听尔节制调遣。"〖15〗

二十五日（5月18日）

31 戴鸿慈、端方乘火车至俄国，次日抵俄京圣彼得堡，开始在俄考察。

此前戴鸿慈、端方在丹麦一周，又在瑞典、挪威作短暂考察。在奥匈帝国又考察八天。抵俄后，戴、端拜会俄皇尼古拉二世，又会见俄国前首相维特。戴鸿慈于日记中记维特之言谓："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谓欲速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语多罕譬，颇切事情。"〖16〗

32 是月，学部奏准每年八月考验游学毕业生一次。

至八月十五日，学部奏准《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内规定：考试由学部会同钦派大臣主持，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17〗

33 春夏间，湖南大水灾。湖南自七年底始即大雨不止，二三月间，雨势更厉，彻日连宵，几二十日而始歇。大水

泛滥于衡州（今衡阳）、永州、长沙、常德四府之交，死者达三四万人，“此次奇灾，为湘省二百余年所未有”〖18〗。

闰四月初三日（5月25日）

34 商部奏，江苏京官暨在籍绅士二百五十六人公呈，设立苏省铁路有限公司，拟先集股一千万元，举商部右丞王清穆为铁路总理，商部头等顾问官张謇为协理。请予允准。得旨：如所议行。

35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离英赴比利时考察，至十六日结束。其间李盛铎受命为驻比利时使臣，此后只载泽、尚其亨二人归国。十九日，载泽等结束在欧洲之考察，自法国马赛启程归国。

初四日（5月26日）

36 戴鸿慈、端方结束在俄之考察，乘火车赴荷兰。其时俄国方战败，国内政治动荡，两人在俄计不满十日。其奏报云：现值俄国政府组织宪政之时，中国尤应格外注意。俄国幅员最广，其政体久以专制著称。从前兵力强盛，民间虽怀有迫求立宪之心，尚不敢存暴动非常之想，战败之后，始有种种要求。臣等与该国前首相维特接谈，据称该国预备立宪已逾百年，究之民间知识犹未尽开，一时甚难合度，大抵此次宣布，在政府不能不曲从舆论，而断不能满其所欲，深虑乱事难以消泯。至于该国虽经败乱，武备经营尚复不遗余力，此次所见陆军即新募之众，俄皇亲加检阅，实有未容轻视者矣。〖19〗

初六日（5月28日）

37 戴鸿慈、端方抵荷兰考察。其间初十日至十三日一度往比利时，与载泽等晤面，商定回国后应行诸事。至十六日结束在荷兰之考察，经瑞士往意大利。

初七日（5月29日）

38 禹之谟等率湖南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

禹之谟（1866—1906），湖南湘乡人。甲午战争在军营，曾立有军功，得刘坤一保荐为蓝翎五品顶戴。甲午战后乃潜心实业、教育。又参与唐才常之自立军事，败后逃日本。入同盟会并为湖南主盟人。曾在湘创办毛巾厂、工艺传习所等。时为同盟会湖南主盟人，湖南教育会会长。是时，为反抗日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投海之新化人陈天华，及为创办上海中国公学失望而投海之益阳革命志士姚宏业，二人之尸同时归榇湖南。禹之谟主张应公葬于长沙岳麓山，以表崇敬。清大吏欲禁止此举，禹之谟不顾。陈、姚二榇到日，之谟约全城学生穿制服行丧礼，万余人整队送葬至山陵。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20〗此事件轰动一时，在辛亥革命史上甚有影响。当其公葬之时，因参加人数甚多，清吏欲禁止之而不敢。然当道及守旧之乡绅咸为惊异，以为民气伸张至此，殊于政府及官绅不利，非严加制裁，不足以杜绝祸根。至六月二十一日，乃罗织罪名，入禹之谟于狱。禹之谟在狱中受尽酷刑，其状至惨，被绞杀。

【考异】公葬陈、姚时间，各家回忆有闰四月初一日（5月23

日）、闰四月十九日（6月10日）、五月二十日（7月11日）等多种说法。时人皮锡瑞、余肇康等之日记，于此事有可靠记载：陈天华灵柩于闰四月初一日运抵长沙，闰四月初七日公葬。（刘泱泱《关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时间的订正》，载《辛亥革命史丛刊》五辑）

十五日（6月6日）

39 政务处奏，开办考察政治馆，请派员充当提调。奏上，谕：著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宝熙、江苏常镇通海道刘若曾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充考察政治馆提调。

二十日（6月11日）

40 戴鸿慈、端方抵意大利米兰，开始在意之考察。二十六日拜晤意王、首相。至闰四月三十日，戴鸿慈、端方结束在欧洲之考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登轮回国。

41 御史乔树枏奏云："行法之权，非分之不可，议政之权，非公之不可。请变通州县职守，分设裁判、课税、学务专员，并选择绅耆充地方议员董事，以裨治理。"谕下政务处议。

二十四日（6月15日）

42 京师贵胄学堂开学。

贵胄学堂筹备于上年，冯国璋任总办。专收王公子弟入堂肄业，习学军事。因报名者甚多，乃于本年四月举行入学考试，于七百报考者中录取学员一百二十名。开学后，按学生国文、科学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班，分别授课。贵胄学堂学生待遇甚优，每生住屋一间，屋内陈设概仿西式，书桌一张、皮椅四张，房中有自来水，其余一切零用

物件无不全备。管理亦甚为严格。自总办、监督、教员、学生以至执役人等，一律穿操衣，无操衣不得出入大门。外客来访一律在接待室会晤，虽教员亦不得引客人入内。〖21〗

二十八日（6月19日）

43 外务部与法国使臣议结南昌教案，并订善后合同。中国给予被害教习五人之家属银四万两（王安之不恤），另给一万两作为新来教习之川资等费；另南昌教案及原有争议之新昌教案所有被毁教堂、学堂、养济院等处，及教内之人之房屋、物件，共赔银二十万两。

二十九日（6月20日）

44 袁世凯奏请于保定设军官学堂。

先是，原李鸿章所设之天津武备学堂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被毁。故庚子以后袁世凯练新军，多于保定另设各种军事学堂。先后创办之军事学堂有：行营将弁学堂；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此三学堂后又合并为北洋武备速成学堂；速成学堂规模较大，至宣统元年（1909）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二千人毕业，蒋介石即曾在此学堂学习，并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小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设大沽）；北洋讲武堂（设天津）。至此，袁世凯又奏办保定军官学堂。学堂分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三年毕业。督办为段祺瑞，总办为赵理泰。其时保定为全国最大之军官训练基地。慈禧太后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保定之军校视察。袁世凯亦借办军校培养亲信势力。〖22〗

五月初八日（6月29日）

45 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派人赴沪将其迎至日本。二十四日，东京之中国留学生二千余人开会欢迎。章氏至日后，乃接掌《民报》编辑之务。〖23〗

六月初三日（7月23日）

46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归国至京，次日晋见慈禧太后及光绪帝。

初七日（7月27日）

47 袁世凯奏北洋创办无线电报，先已于海圻、海容等军舰及南苑行营安装。

初八日（7月28日）

48 学部拟定教育会章程十五条，奏准通行各省一体遵照办理。

十一日（7月31日）

49 日本于我国东北设“关东都督府”。其都督府之条例规定：关东都督府置关东都督，都督管辖关东州，兼掌保护监督南满铁道线路，并监督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之业务。都督为保持所辖区域内安宁秩序，及警护铁道线路，必要时得使用兵力。关东都督府设立后，第一任都督为陆军大将大岛义昌。〖24〗关东都督府乃继满铁之后之又一侵略中国之大本营，观其都督府条例，即已见其司马昭之心矣。

二十日（8月9日）

50 商部转奏湖南总商会陈文玮等呈，请将粤汉铁路湘境之路归商承办，拟集股二千万元，设立商办湖南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由发起诸人公同认股二百万元，以为办路基础。又举顺天府尹袁树勋为总理；前江西按察使余肇康、在籍候选道张祖同为协理。奏上，清廷允湘路官督商办。〖25〗后由袁树勋为总理，余肇康为坐办总理，张祖同、席汇湘为协理。

二十一日（8月10日）

51 戴鸿慈、端方归国至京，次日晋见慈禧太后、光绪帝。至此上年派出之考察政治大臣皆已回国，且均主张实行立宪制度。

52 五六月间，江苏特大水灾，尤以苏北为重，灾民达七百余万。仅至清江之饥民即达四十九万余口。

53 六月底至七月初，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

其折略谓：中国自与东西洋各国交通以来，屡屡失败，其因乃在内政。世界政体，厥有二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立宪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于宪法之有无别之。所谓宪法者，即一国中根本之法律，取夫组织国家之重要事件，一一具载于宪法之中，不可摇动，不易更改，其余一切法律命令皆不能出范围之中，自国主

以至人民，皆当遵由此法而不可违反，此君主立宪国与民主立宪国之所同也。君主立宪国之所以位置君主者，则其君主无责任必明载于宪法之中。故其君常安而不危。君主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中。立宪国设议会。一国有议会，则政府之行动，人民可以知之；人民之意志，政府亦可以知之。上下之情相通，合谋以求一国之利益。故国事因此而得理，国家亦因此而得安矣。此外制度其等于责任内阁与议会之重要者，则司法权独立于行政之外，不受行政官吏之干涉。又有地方自治之制，亦以国事之一部分委之人民自理，以补官吏之不及。

又谓，俄国以专制政体之故，故为日本所胜。而日本则为君主立宪政体，故能败俄。中国而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末云中国尚无立即实行立宪之条件，速立宪则不可。应效日本先定国是，而于若干年中为立宪之预备，实行种种之改革。其国是应宣示天下者有六：一曰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二曰国事采决于公论；三曰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四曰明宫府（即宫廷与政府）之体制；五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此六者应即实行。定国是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后，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26〗

端、戴所上之奏折有数件，其中有尚流亡海外之梁启超起草者。〖27〗

端方又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此折为端方单独所上之密折，未与戴鸿慈联衔。为清末较早建议消除满汉界限，以平息社会不满者。

折中建言，“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折中比较奥匈帝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国种族关系之不同，从而强弱不同之情形，谓苟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非先靖内讧，其国万不足以自强；而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又谓国初以来，满汉通婚之禁未开，故此两族，虽言语、宗教、习尚罔不大同，而种族一线之界，犹未尽泯。近以列强交通，国威稍挫，人民何知，惟有责难政府。而当此宪法未布，责任内阁制度未立之时，其所谓责难政府者，实不外责难君上。而一二不逞之徒，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利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而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故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觉，一唱百和，如饮狂泉。

又言：今日欲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藉口。夫所谓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者，则奴才等前此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已。若所谓种族上杜其所藉口者，则奴才私计有二事焉。此二事即其平满汉畛域之措施：一曰改定官制，除满汉缺分名目。建言将京师各衙门，悉依外、商、学、警四部成例，除满汉缺分名目，所有堂官、司员，不问籍贯，惟才是用。二曰撤各省驻防。谓时局迁移，战术大变，驻防用骑射火器，今已一无所用；就国家而言，徒增财政负担；且驻防又授革命党以口实。因此，请速下明诏，将各省驻防永远裁撤，旗丁之挂名兵籍者，悉令仍

居原驻地方，编入民籍，依前此裁撤绿营成例，特加优待，给以十年口粮，为之安顿生计。〖28〗

54 六月底七月初，考察政治大臣载泽上请宣布立宪密折。

其折谓，立宪之利，要者有三："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又谓以日本宪法考之，证以伊藤博文侯爵之所指陈，穗积博士之所讲说，君主统治大权，凡十七条，如：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发布命令，由君主；任官免官，由君主；统帅海陆军，由君主，等等。又谓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阻挠立宪者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又谓：或有谓程度不足者，不知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倘若必待有完全之程度而后颁布立宪明诏，恐激进者先生觖望，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末云，乞圣明独断，决于几先，不为众论所移，不为浮言所动。〖29〗

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后，一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除上折奏陈外，并多次面见慈禧太后，陈说立宪之宜处，及不立宪之危险。

七月初三日（8月22日）

55 设川滇边务大臣，以赵尔丰任之。谕云：四川、云

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30〗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四川建昌道赵尔丰著开缺，赏给侍郎衔，派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居中擘画，将一切开垦防练事宜，切实筹办，著锡良、丁振铎会同赵尔丰通盘筹画。此后赵尔丰于川边改土归流、改善交通、推行新政、招民垦荒，成就尔后西康建省之基础。

初六日（8月25日）

56 戴鸿慈、端方上《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略谓：臣等窃观日本之实施宪法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而先于明治七年（1874）、明治十八年（1885）两次大改官制，论者谓其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以未改官制以前，任人而不任法，既改官制以后，任法而不任人。任人不任法，法既敝，虽圣智犹不足以图功；任法不任人，法有常，虽中材而足以自效。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

其改官制之目，一曰仿责任内阁之制，以求中央行政之统一。东西各国无不有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者，合首相及各部之国务大臣组织一合议制之政府，代君主而负责任者也。责任内阁之宜处为：一则使阁臣忠于职位，无敢诿卸以误国；一则虽有缺失，有阁臣任之，则天下不敢怨君主，所谓神圣不敢干犯者此也。戴、端建言，以军机处归并内阁，而置总理大臣一人，为其首长，以平章内外政事；置左右副大臣各一人，为其辅佐；而令各部尚书皆列于阁

臣。三大臣常与各部尚书入阁会议，以图政事之统一。会议既决，奏请圣裁，及其施行，仍由总理大臣、左右大臣及该部尚书副署。二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使一国机关运动灵通。三曰内外重要衙门，应分主任官、辅佐官，权限明确而归一。四曰中央各官署宜酌量增置、裁撤、归并。五曰变通地方行政制度。六曰裁判（审判）、收税与地方官分离。七曰内外衙署，宜以书记官代吏胥。八曰选官用考试，去任官回避之制，任官须有专长，增官俸。而其核心则在行责任内阁制。〖31〗

越二日，戴鸿慈、端方又奏请设官制编制局以改定全国官制。

初八日（8月27日）

57 先是，初六日，命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暨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同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条陈折件，请旨办理。至本日，廷臣第一次会议于外务部公所，阅看考察政治大臣折件，与其事者有奕劻、载沣、孙家鼐、世续、那桐、张百熙、徐世昌、荣庆、袁世凯等。袁世凯系昨日自天津来。〖32〗因折文较长，阅毕，时已暮，不及议而散。

次日，廷臣再于外务部公所会议立宪事。袁世凯、奕劻、徐世昌、张百熙等主立宪；孙家鼐等稍持异议；铁良反对立宪；瞿鸿禨、载沣主须预备。未定于次日面奏两宫。〖33〗

十三日（9月1日）

58 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谕曰：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34〗

十四日（9月2日）

59 以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以周馥为闽浙总督。

十五日（9月3日）

60 命镇国公载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七日（9月5日）

61 商部转奏广西官绅之呈，请设广西全省铁路有限公司，举广西提学司于式枚为总理。得旨：如所议行。

十八日（9月6日）

62 编纂官制馆成立，设于恭王府之朗润园。

本月十四日，派载泽、世续（大学士）、那桐（外务部会办大臣）、荣庆（学部尚书）、载振（商部尚书）、奎俊（吏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戴鸿慈、葛宝华（刑部尚书）、徐世昌（巡警部尚书）、陆润庠（工部尚书）、寿耆（都察院都御史）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纂新官制。又命闽浙总督端方（未任即调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陕甘总督升允、四川总督锡良、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各总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派军机首领庆亲王奕劻、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总司核定。

至是，乃设馆编纂官制。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孙宝琦为回国之驻外使臣，杨士琦则曾为袁世凯谋士。编纂官制馆下分起草课、评议课、考定课、审定课。在编纂官制馆中任职者有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陆宗舆、吴廷燮、周树模、钱能训等。其中金、曹、汪、陆四人为留日归来之学生。编纂官制之程序，先由起草课撰拟草案，次由评议课评议之，再由考定课加以考核，经审

定课审定后，呈由编制大臣等一律署诺，然后送往总司核定处删改具奏。〖35〗本月十六日，编纂官制大臣已开第一次会议于颐和园。提出编纂官制宗旨之要点为：一、此次厘定官制，系为立宪之预备，应参仿君主立宪国官制，先编改行政、司法各官，其他暂照旧。二、目标为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三、妥筹位置裁减之员。〖36〗

八月初三日（9月20日）

63 令十年内将鸦片禁绝。谕曰：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食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

寻会议政务处奏准《禁烟章程十条》。其要者为：一、限种罂粟以净根株。应由各督抚分饬州县，确查境内向种罂粟之地若干亩，造册详报。凡向未种罂粟之田地，嗣后永远不准再种。其业经栽种者，给予凭照，令业户递年减种九成之一。统限九年内尽绝根株。未满十年即禁种者予地方官奖励。二、杜新吸，现已吸者须领牌照，凭牌照购烟，嗣后不发牌照。三、凡六十岁以下之吸毒者，须在数年内戒断，否则予以惩罚。四、禁限烟馆。五、限烟店。六、官制戒烟方药。无力贫民可免药资。七、广设戒烟会。八、责成地方官实行，先禁绝者奖励。九、严禁官员吸食以为表率，凡六十岁以下之官员及王公世爵，限六个月戒

断。学堂教习、学生、水陆军兵亦如此。十、商禁洋药进口以遏来源。〖37〗

64 御史吴钫奏，改官制，请妥筹安置裁员。

十三日（9月30日）

65 清廷中主张立宪者与反对立宪者公开争论，反对者甚多。尤其反对改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者更多。其中有完全反对立宪者；亦有不全反对立宪但主缓进者；亦有不反对立宪，但以为责任内阁之设当与国会并行，国会未设时不应设责任内阁者。其间又掺杂清廷内部权力之争，尤其反对奕劻、袁世凯专权者甚多，因之此次争论甚为复杂。本日，御史刘汝骥奏，大权不可旁落，总理大臣不可轻设，谓臣窃见载泽密陈大计折内，有君主无责任一语。臣百思之而不得其解，已窃窃疑之。继闻厘定官制大臣，有设总理大臣一人之议，若果设之，必把持朝局，紊乱朝纲，将召内乱。〖38〗

寻御史赵炳麟奏，下议院未设即设责任内阁，将使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诸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流弊必至陵君，宜预防之。〖39〗内阁学士文海奏，立宪有六大错。谓：前简五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并未专指立宪而言，乃该大臣回国覆奏，竟以立宪为请。细绎立宪各节，并无裕国便民之计，似有削夺君主之权。又谓：厘定官制馆应请即行裁撤，并请饬下直隶总督袁世凯速回本任。〖40〗御史石长信奏，设总理大臣，迹近专擅，请勿设。御史张瑞荫亦奏，军机处关系至大，尽善尽美，

废之恐君权下移。御史石长信奏，设总理大臣，迹近专擅，请勿设。

二十五日（10月12日）

66 吏部主事胡思敬奏，立宪为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之人心。若设总理大臣，统一枢务，无论用亲藩，用满汉大臣，皆可恣睢自擅，窃弄权柄，启奸人窥伺之渐。若更假以兵柄，恐生他变。〖41〗

同日，御史赵炳麟又密奏，仍反对新官制设责任内阁，又建言：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42〗

自考察政治大臣归国，廷臣之中，即意见不一，至此意见亦颇分歧。铁良坚决反对立宪，与袁世凯、端方激烈争论。甚至一贯独断专行之慈禧太后亦甚觉为难，至云："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43〗当宣布预备立宪之前夕，北京朝市之间莫不惶惶然，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市面甚至因此而不安。〖44〗官制之事正讨论间，忽有人劾疆臣揽权，庸臣误国。疆臣揽权者，袁世凯也，庸臣误国者，奕劻也。慈禧太后于召见军机大臣时将折发阅，军机大臣即碰首请发政务处议。慈禧太后谓："此又何必？"即时收回留中。各官闻之，乘隙交劾，共数十余折。

二十六日（10月13日）

67 戴鸿慈、端方奏各国导民善法，曰图书馆、曰博物院、曰万牲园（即动物园）、曰公园，请次第举办。谕下

学部、巡警部知之。

二十八日（10月15日）

68 商部奏准奖励制造、发明之《奖给商勋章程》八条。其中规定其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分别酌予奖励，各按等级，给与顶戴。且以现在中国工艺尚在幼稚之时，如章程所载制造轮船、铁路、桥梁，以及电机、钢铁等项，一时尚难其人，不得不稍从优异，以资鼓舞振兴。〖45〗

69 是月，广东、香港一带，遭飓风灾害，为数十年所未有，香港一带海面“沉没小轮船二号，民船二十余号，淹毙人口四百余名”，广东高州、雷州、廉州等地或倒塌房屋数千间及数百间，或覆没船只数百及数十号，或伤毙人口数百名及数十名。其被灾贫民，多则万余，次则数千及数百不等。〖46〗

九月初一日（10月18日）

70 日本东亚同文会于奉天创办《盛京时报》。

初二日（10月19日）

71 命商部尚书载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前往奉天查办事件。

初六日（10月23日）

72 前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进呈所编《欧美政治要义》。是书实由端方主持编成〖47〗。端方尚组织编有《列

国政要》，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端方并将两书分送中央及各省官员。除戴鸿慈、端方一路考察政治大臣外，载泽等亦编有考察政治书籍，并于十月初七日呈进。

十二日（10月29日）

73 召见游学毕业生。随予陈锦涛、施肇基、李方、张煜全法政科进士；予颜惠庆译学进士；予谢天福、徐景文医科进士；另二十三人予举人。

十六日（11月2日）

74 庆亲王奕劻等将所核定之新官制方案进呈。

先是，编纂官制大臣载泽等拟出新官制草案，其要为设责任内阁，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将旧有各部合并、裁减，并设新部；将政务处改为资政院；另设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大理院、军咨府。草案提交总司核定之奕劻等，奕劻等略加改动，将方案上奏。

新官制方案之要点，首在设责任内阁，裁原军机处及内阁。略谓：内阁以内阁军机处改并，内阁政务大臣共十四人，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总理大臣一人，秉承圣谟，翊赞机务，平章内外政事。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均由该大臣承旨施行。除立法、司法各官外，所有行政各官，该大臣均有表率之责，并有督饬纠查之权。置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协同总理大臣平章内外政事。

其次则更定各部，共设十一部。各部大臣分任本部事宜，与总理大臣暨左右副大臣，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内阁各大臣恭奉谕旨，皆有署名之责。凡遇重要事

件，由各大臣开阁议，请旨定夺。开议时，以总理大臣为议长议决之。〖48〗

然总司核定诸大臣中间，对新官制意见亦不一致。瞿鸿禨向慈禧太后奏云：若实行责任内阁制，则一切政事由内阁决定，与军机处完全不同，皇太后即将无权。又另上一说帖，其大意谓改制当循序渐进，不必一切纷更，立宪之官制宜缓行，即改军机处，亦不必遽设责任内阁，或可改为政务处，仍以各部轮班值日，伺候召对。〖49〗

二十日（11月6日）

75 清廷宣布改革官制。由慈禧太后直接发布懿旨，其要点在设新部，废止满汉分缺之制，然保留军机处，不设责任内阁。

懿旨谓：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自应变通尽利。其要旨惟在专责成，清积弊，求实事，去浮文。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著仍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户部著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礼部著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著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著名为邮传部。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

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本纠察行政之官，职在指陈阙失，伸理冤滞，著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著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均暂如旧。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此次斟酌损益，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如有未尽合宜之处，仍著体察情形随时修改，循序渐进，以臻至善。〖50〗

懿旨又命：此次裁缺之堂官，均著以原品食俸，听候简用。其裁缺衙门之实缺候补司员笔帖式，或由他衙门调用，或分别班次，分拨外省补用。

同日，又将军机处大作更动，谕云：命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均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补授军机大臣；吏部尚书鹿传霖、学部尚书荣庆、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户部尚书铁良，开去军机，专管部务。又命广西巡抚林绍年开缺以侍郎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76 慈禧太后懿旨又命奕劻等续订各省官制并豫筹地方自治：各直省官制著即接续编订，仍妥核具奏。地方自治一时难以遽行，究应如何酌核办理，先为预备，或增改佐治员缺，并审定办事权限，严防流弊，务通下情，著会商各省督抚一并妥为筹议。

二十一日（11月7日）

77 派任各部尚书、侍郎：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之

尚书、侍郎毋庸更换，吏部尚书仍为鹿传霖；度支部尚书溥颋；礼部尚书仍为溥良；陆军部尚书铁良，左侍郎仍为寿勋，右侍郎荫昌；法部尚书戴鸿慈；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左侍郎唐绍仪，右侍郎胡燏棻；理藩部尚书寿耆；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又谕大理院正卿，作为正二品，以沈家本补授。

是日及后数日，将裁缺之尚书侍郎另行安置，如原吏部尚书奎俊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原户部侍郎柯逢时为广西巡抚；工部尚书松寿为察哈尔都统；原工部尚书陆润庠以尚书衔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

又谕嗣后大学士、尚书、侍郎，均著毋庸兼管都统、副都统事务。

二十二日（11月8日）

78 命镇国公载泽管理武备院事。

79 调正白旗汉军都统载沣为正红旗满洲都统。

二十三日（11月9日）

80 清廷改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81 秋冬间，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在东京制定《革命方略》。

《革命方略》初为十三个文件，后经增订，共十五个文件。其最要者为《军政府宣言》，其中阐释同盟会之十六字纲领及孙中山之革命程序论，曰：中华民国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

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右四纲，其措施之次序

则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后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自折，

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色。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其《对外宣言》云：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五、所有清廷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六、外人有加助清廷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七、外人如有接济清廷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51〗

【考异】中国近代史之著述，多沿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之说，谓《革命方略》系陈天华起草（如《辛亥革命史》、《陈天华集》之《陈天华生平简介》、《民国人物传》之《陈天华》等），实则《革命方略》制定时陈天华已去世近一年。曹自陈天华死后即赴英留学，不知《革命方略》之起草情形，或以陈天华系同盟会会章起草员之一，误以为《革命方略》亦为其制定。

82 是月，新军于河南彰德秋操，钦派袁世凯、铁良校阅。参加秋操之军组成南军、北军。南军由湖北一镇、河南一混成协组成，北军由驻扎南苑一镇及山东一镇、京旗一镇抽拨部分组成。南军总统官为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北军总统官为段祺瑞。此次秋操与上年不同者，为有北洋

军以外之湖北、河南新军参加，且规模亦更大。中外观操者达四百余人。

十月初一日（11月16日）

83 管理八省土膏统捐事宜柯逢时奏，已在武昌设立总局，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诸省已开局，四川、贵州正议开办。只剩东三省、新疆未开。

84 河南巡抚张人骏奏，豫省绿营兵已全行裁撤。

初五日（11月20日）

85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开去各项兼差，获允。谕云：现在新定官制，各专责成，著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

袁世凯又奏，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陆军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直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得旨："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未允归其统辖）。"〖52〗

86 清廷设劝工陈列所于京师。

十七日（12月2日）

87 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会由黄兴主持。孙中山于会上作长篇演说，重点阐述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略谓：

民族主义是推翻满清统治，但"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

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费经营。至于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谈到民生主义，孙中山云：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

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致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至宪法问题，孙中山意在西方通行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再加考选权、纠察权，是为五权分立。〖53〗

十九日（12月4日）

88 萍（乡）、浏（阳）、醴（陵）〖54〗起义爆发。

湘赣交界之萍浏醴一带多会党。同盟会成立后，派会员刘道一（刘揆一之弟）、蔡绍南等回湖南活动。刘、蔡回湘后，刘驻长沙掌全局，蔡往萍乡运动会党。是日，起义爆发，众推会党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都督，复推为“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都督”。另支会党首领江守旦亦于二十二日举兵起义。义军克萍乡上栗市（地名，非城市之市）并以之为老营，是晚义军攻醴陵县城未果。龚春台军之主力克浏阳文家市，并拟攻浏阳县城，未果。此后清廷调湘、鄂、赣甚至南京之新军来镇压，义军与清军相持近月而败。是役，先后加入之会众达数万，龚春台部曾有《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谓“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

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55〗

二十日（12月5日）

89 命驻藏办事大臣有泰来京当差，以帮办大臣联豫为驻藏办事大臣。予候补五品京堂张荫棠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后以张荫棠之建言，帮办大臣由联豫兼，而由张荫棠专任改革之事。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

90 上海及江浙绅商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为准政党性质之政治结社，又系其时国内最大之立宪团体。知名立宪派人士参加是会者甚多，如朱福诜、孟昭常、许鼎霖、雷奋、张元济、伍光建、沈缦云等，时任江苏布政使之瑞澂亦列名入会。时任云贵总督但并未到任而居沪上“养病”之岑春煊亦予支持。预备立宪公会以推动立宪，普及宪政知识为宗旨，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后改为《宪志》），并印行多种宣传宪政之书籍。自此以后，主张立宪之在野人士（史家常称之为“立宪派”）成立之团体甚多。

初二日（12月17日）

91 袁世凯命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

先是，直隶工艺局总办周学熙以开平煤矿为英人所夺，既已无法收回，乃建言创办滦州煤矿，图与开平竞争并将其收回，即“以滦收开”，得袁世凯批准，并指定由天津

官银号〖56〗招集商股，妥定章程，觅选熟谙矿务之工程员司，迅即筹办。周学熙招股二百万两，一面派人出洋采购设备，一面即以土法先行开采。次年冬拟续招股三百万两，因英人阻挠，仅招得八十万两。此后滦州煤矿与开平激烈竞争，然终未能收回开平。至民国元年，滦州与开平“合办”，实则权落英人之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得将开、滦矿权收回。〖57〗

二十一日（1907年1月5日）

92 以经费不济，从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崇善奏，将福州船厂暂行停办。此后之福州船厂常处于时办时停之状态。与改为商务化经营之上海江南船坞之大为发展迥然不同。

二十五日（1月9日）

93 以张荫棠弹劾藏中吏治之污，鱼肉藏民，侵蚀饷项种种弊端，革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官员职，中亦有藏族官员。

94 是月，因湖北日知会拟响应萍浏醴起义，为清吏侦知，刘静庵、胡瑛等十余名骨干被捕，日知会瓦解。

刘静庵，亦作敬安、敬庵，基督教之教名保罗。湖北潜江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二十九年（1903）投湖北新军，次年组织科学补习所，以华兴会起义事泄，牵连科学补习所，刘静庵被逐出营。然其革命意志不稍衰，复组日知会。湖北之革命运动，得刘静庵之力甚多。〖58〗

十二月初一日（1月14日）

95 秋瑾等创办《中国女报》于上海，该报为月刊。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载文批判纲常名教，鼓吹男女平权。因经费短绌，仅出两期。

初七日（1月20日）

96 杨度于日本东京创办《中国新报》。该刊为月刊（非报纸），以促开国会，“变吾专制国家为立宪国家”为主旨。该刊只设论说、时评、译件、杂著等少数栏目，以政论见长。杨度之著名论文《金铁主义说》即在该刊刊出。

十六日（1月29日）

97 准学部奏，派内阁侍读梁庆桂赴美筹办华侨兴学事宜，派法政科举人董鸿祎总理南洋各埠学务。

二十五日（2月7日）

98 民政部奏，统筹禁烟事宜，已开始调查京城之贩烟吸烟情状。又从御史赵启霖之奏，拟于京师设禁烟总局，隶于民政部；又拟由上海绅商创办禁烟总会，各省设分会，广为劝戒；又请通饬各省，于六个月内将所有烟馆一律封禁，如逾期不禁，即将该管官分别惩办。奏上，得旨：著各该将军督抚督饬所属认真办理。务照奏章，递年减种，统限十年之内，将洋土药尽绝根株。〖59〗

99 是年，严信厚卒。〖60〗

严信厚（1828—1906），字筱舫，或作小舫，浙江慈

溪县人。少时尝于上海学徒。同治初，杭州富商胡雪岩荐之于李鸿章，李委之襄办转运饷械，遂得李之赏识并保为候补道。此后任长芦盐务督销、署天津盐务帮办等，积资巨万，乃创办源丰润银号，获利甚丰。光绪十二年（1886），于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翌年开工。是为严信厚创办近代企业之始。此后严陆续创办或投资之企业有：通久源纺纱织布局、通久源面粉厂、龙章造纸厂、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等，又为中国通商银行之九总董之一，成为近代中国著名之企业家。二十八年（1902），受盛宣怀之命，创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类于商会），任总理。三十年（1904），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经公举并由商部札委，严仍任总理。

100 江苏之水灾甚重，以徐、海、淮安为最，仅清廷拨划之赈款即达五十八万两。

101 湖南设醴陵瓷业公司，以袁伯夔（袁树勋之子）为总理。该公司后经熊希龄之整顿改进，经营大有起色。宣统二年（1910）南洋劝业会上获金牌奖章，几驾景德镇瓷业之上。

102 周延弼等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沪。为私人较早创办之银行。辛亥以后停业。

103 国人创办之机器厂矿有六十八家，资本额二千二百九十万元。为辛亥革命前设厂矿最多之年份。其较大者有直隶滦州煤矿、陕西延长油矿、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既济

水电厂、武昌水电厂、唐山启新洋灰（水泥）公司、广州上敏土厂、江苏太仓济泰纱厂、河南安阳广益纱厂（孙家鼐）、宁波和丰纱厂、天津万益织呢厂、京师毛织厂、北京丰顺面粉厂、黑龙江富拉尔基广记面粉厂、江苏赣榆赣丰饼油厂（许鼎霖）等。〖61〗

104 年底，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我国近代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次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反响甚大。

〖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7—8 页。

〖2〗《出使九国日记》406 页、431 页。

〖3〗《光绪朝东华录》总 5492—5497 页。

〖4〗《中国铁路大事记》41 页。

〖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10 页。

〖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1 页。

〖7〗《清学部成立档案史料》，载《历史档案》1989 年 1 期。

〖8〗《光绪朝东华录》总 5504—5506 页。

〖9〗后各地方官之奏，多有反对者，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张人骏之奏，即谓民、刑诉讼法碍难试办。

〖10〗见《光绪朝东华录》总 5508—5510 页。

〖11〗株式会社意为股份公司，各种历史文献多将此公司简称满铁。

〖12〗《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五册 17—20 页。

〖13〗《光绪朝东华录》总 5513 页。

〖14〗《清学部成立档案史料》，载《历史档案》1989年1期。

〖15〗转引自赵立人：《张荫棠与西藏新政》，载《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按：张荫棠得旨后由印度入藏，在藏二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方回京供职。

〖16〗《出使九国日记》485—486页。

〖17〗《光绪朝东华录》总5573页。

〖18〗《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243页。

〖1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7—19页。

〖20〗参见：姚渔湘《禹之谟传》，载《禹之谟史料》7页；曾杰：《黄花岗与中国同盟会》，载《乙戌集》。

〖2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810—812页。

〖22〗李宗一《袁世凯传》107—111页。

〖23〗自第七号起由太炎主编，该号七月出版。

〖24〗《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五册21—24页。

〖25〗《光绪朝东华录》总5557页。

〖26〗《端忠敏公奏稿》卷六。又奏稿中未具时间，然端、戴所上《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摺中曾提及此折，是此折当在改官制折之前上。

〖27〗见迟云飞《戊戌以后康梁与清廷官员的联络活动》，载《北大史学》二辑。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39—47页。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27页。

〖30〗此处实录原断句为：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

〖3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367—383页。

〖32〗参见：《荣庆日记》103页；《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增

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

〖33〗《宪政初纲·立宪纪闻》。

〖3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3—44 页。

〖35〗《宪政初纲·立宪纪闻》。

〖36〗《宪政初纲·立宪纪闻》。

〖37〗《光绪朝东华录》总 5593—5596 页。

〖3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21—423 页。

〖3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24 页。按："二、三大臣"，实指其时极力主张立宪、改官制之袁世凯及其靠山奕劻。

〖4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39—140 页。

〖4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32 页。

〖4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44 页。

〖43〗《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29 页。

〖44〗《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27 页。

〖45〗《光绪朝东华录》总 5573—5574 页，惟其日期为二十日，此处日期从实录。

〖46〗《近代中国灾荒纪年》720 页。

〖47〗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函字 88 号。

〖48〗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辑 89—91 页；《宪政初纲·官制草案·内阁官制草案》。

〖49〗参见：瞿鸿禨《复核官制说帖》见周育民整理：《瞿鸿禨奏稿选录》，载《近代史资料》总八十三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刘厚生《张謇传记》137 页；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四；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

〖5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71—472 页。

〖51〗《孙中山全集》一卷 296—298、310—311 页。

〖52〗此次讨论立宪及改革官制，袁世凯极力主张实行立宪，并主立即实行责任内阁制度，且锋芒毕露，引起清廷亲贵之猜疑。开去各项兼差尤其不将军队归其统辖者，乃慈禧太后及清廷亲贵初次表示对袁世凯之防范。据时人之密函云："卧雪（指袁世凯——编者）兼差全去。以轮、电、路等而论，既设专部，自应归并。所难堪者，兵权也。片奏'谨将第四镇、第二镇仍归督练节制'，改为'暂由训练、调遣'。设非主上生疑，何至如此？闻七月中有日，卧雪召见时，慈圣（慈禧太后——编者）云：'近来，参汝等之折有如许之多，皆未发出。'照例应碰头，而卧雪以为系改官制之参折，即对称：'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慈圣色为之变。后来领袖（指奕劻——编者）进去，慈谕：'某臣如此，将何为？'适其时卧雪欲督办东三省、豫、（山）东、直等省训练事，慈更生疑，渐用防范之策。卧雪当日闻信，惶恐无措，竭力设法周旋，不能了无痕迹矣。"陶湘致盛宣怀密函，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34页。

〖53〗《孙中山全集》一卷323—331页。

〖54〗萍乡属江西，浏阳、醴陵属湖南。

〖55〗《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57页。按：刘道一来往长沙一带谋响应，为清吏侦知而被捕。十一月十六日，被害于长沙。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追认为烈士，将其墓由湘潭迁于长沙岳麓山。

〖56〗督办亦为周学熙。

〖57〗参见：《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102页；赫庆元《周学熙传》146—153页。

〖58〗刘静庵在狱中备受酷刑，后于辛亥革命爆发前三月瘐死狱中。胡瑛则被长期监禁，至武昌起义后方得出狱。

〖59〗《光绪朝东华录》总5623—5624页。

〖60〗严信厚之生卒年代，有数种记载，据1922年《上海总商会月报》所载丁翁《严信厚传》记严生于道光八年（1828），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见沈雨梧《严信厚》，载《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六卷。兹从此说。

〖6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六四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公元 1907 年

正月初一日（2 月 13 日）

1 康有为宣布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简称帝国宪政会。先是，上年九月，康有为宣告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至是，乃正式改组，然其名则称帝国宪政会。改保皇会之名称为宪政会者，系因清廷宣示预备立宪，而以实现宪政为主要之目的。寻帝国宪政会于纽约召开首次代表会。确定其宗旨为：实行君主立宪，尊帝室，扩民权，君民同治，满汉不分。康有为随以海外中华宪政会之名义，上请愿书于清廷，陈政见十一条，请立开国会、立裁阉宦、除满汉名籍。而以开国会为核心。帝国宪政会除政治活动外，尚在海外办有公司、银行，以为政治活动之资助。

初二日（2月14日）

2 以载泽为御前大臣。

十三日（2月25日）

3 张荫棠奏陈西藏改革办法，共十九项，得旨允行。此后张荫棠乃于西藏推行新政，致力于西藏之经济文化发展及边疆之巩固。而由驻藏大臣及张荫棠共同实行之。其后张荫棠回京供职，联豫继续推行新政。

十九日（3月3日）

4 以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以锡良为云贵总督。

二十三日（3月7日）

5 外务部与英国中英有限公司签订《九广铁路借款合同》〖1〗。由英商承办九广铁路，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允。二十五年（1899），由盛宣怀与英怡和洋行签订草合同。至此方签订正合同。借款额一百五十万英镑，按九四折交付，年利息五厘，以本铁路为抵押。修路之事由两广总督督饬办理，总办由两广总督委中国人任之；总工程司及总管账以英人任之，但由总督核准。

二十四日（3月8日）

6 学部奏定女学章程。奏谓，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处，谨拟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请颁各省遵照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7 是月，两江总督端方将江南之支应、筹防、筹款三局合并，改设江南财政总局。前三局于上年底裁撤，自本年正月起，凡收放各款，概统归财政局经管，而事权归于统一。

二月初六日（3 月 19 日）

8 端方奏筹建南洋大学。

初八日（3 月 21 日）

9 以创办潮（州）汕（头）铁路告成，予总理路工之候补四品京堂张煜南以三品京堂候补。

十六日（3 月 29 日）

10 因直隶、江苏、山东三省京官呈请将津镇铁路筹款自建，谕命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妥商办理。然自办之事未能实现。

11 署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时危财竭，若复严督各省急练新军，恐生内讧。奏上，下部议。寻部奏云：现在积弱之际，如必诸事完备，始行练兵，恐事变之来，我不能待，各省练兵不可缓。未纳张之建言。

十七日（3 月 30 日）

12 张百熙卒。〖2〗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亦作冶秋。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甲午战后，曾举荐康有为，戊戌政变后以此得革职留任之处分。光绪二十七年

（1901）十二月，任管学大臣，负重建京师大学堂之责。张百熙艰苦经营，次年大学堂得以正式开学。又与张之洞、荣庆制订“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并请递减科举名额。而后“癸卯学制”得正式施行。三十一年（1905），改任户部尚书。三十二年（1906），再改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为官多年，以任管学大臣期间最有建树，于晚清之新教育颇有影响。至是卒。次日赠太子少保。寻谥“文达”。

二十日（4月2日）

13 于右任、杨毓麟等创办《神州日报》于上海。该报为大型日报，于右任为经理，杨毓麟为总主笔。于、杨均为革命党人。旋以报馆毁于火，由汪彭年等接办。为其时发行量较大之报纸之一。该报辛亥革命后几经易人，直办至1927年。

二十二日（4月4日）

14 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新政勿扩充，预备立宪未宣布者请暂缓施行，以苏民力，培元气。

15 是月，袁世凯于天津试办独立审判。试办之地为天津府，天津府中又于天津县先行试办。于天津府设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县设地方审判厅，又于天津城乡设乡谳局四处。其办事人员，在平日于法律素有研究者、日本法政学校毕业者及原有府县发审各员中经考试录用。此为清末试行独立审判之始。据袁六月奏报，谓试办数月，积牍一空，民间称便，甚至外国人之诉讼亦有不先赴该国领事投禀而

径赴该厅起诉者。

三月初七日（4月19日）

16 署吉林将军达桂奏准将吉林、长春、哈尔滨自开商埠。

初八日（4月20日）

17 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以唐绍仪任之，吉林巡抚以朱家宝署理，又予段芝贵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徐世昌，号菊人，原籍天津，咸丰五年（1855）生于河南。幼因家贫而无力事举业。光绪五年（1879），初见袁世凯，两人气味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徐得袁世凯资助，遂得与科举考试。八年（1882），中举。十二年（1886），得进士。此后徐世昌于翰林院任职十年，清贫冷落。二十三年（1897），乃至天津任职于袁世凯所练新军中，为总理本军参谋营务处。徐机警富于谋略，善筹划，深为袁世凯倚重，自此成为袁世凯最得力之谋士，袁亦多方提拔。而北洋派之文武官员，非徐之同僚，即其部下，徐后日之飞黄腾达，即根于此时。维新运动时，徐与维新派康、梁、谭等往还颇多，政变之前夕，康有为等捧读光绪帝密诏时，徐世昌亦在座。二十七年（1901），以袁世凯荐，得慈禧太后召见。此后扶摇直上。二十九年（1903），奕劻、袁世凯为练兵大臣，徐得保举为练兵处提调，次年即署兵部

左侍郎。三十一年（1905），擢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三十二年（1906），鉴于日俄对东三省之侵略有加无已，清廷欲加强东三省之经营，又因有人密劾盛京将军赵尔巽，谓其用人不当，用款不清，清廷乃命徐世昌偕载振同赴东三省考察。年底回京，徐力主将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统一治之。清廷因将赵尔巽调往他处，而任以徐世昌。任三省巡抚者，皆为北洋派人。本月十六日，徐世昌更奏准将北洋陆军第三镇全队开赴东北，再于第六镇及二、四、五镇中抽拨若干官兵成立两混成协，亦令赴东北，驻扎于日、俄兵撤退之地，其军均归东三省总督节制调遣。

十三日（4月25日）

18 从两广总督周馥奏，以伍廷芳、张振勋权理粤汉铁路公司。

二十一日（5月3日）

19 以四川总督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以裁缺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

二十三日（5月5日）

20 慈禧太后懿旨命庆亲王奕劻管理陆军部事务，并责成整顿一切事宜，认真考察，随时面奏。

二十五日（5月7日）

21 御史赵启霖弹劾奕劻、载振、段芝贵等。其奏云：段芝贵在袁世凯署中听差，百计夤缘，遂得道员。上年贝

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奏上，得旨：有无其事，均应彻查。著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覆奏。又命将段芝贵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

寻载沣、孙家鼐查办此案完毕，归报无其事。奏谓：杨翠喜实为商人王益孙即王锡瑛买作使女，现在家内服役。王竹林即王贤宾充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来往，实无措款十万金之事。与此同时，天津《大公报》及《顺天时报》更正其原刊之段芝贵买歌妓献载振之报道。

载沣、孙家鼐之奏上，谕革赵启霖职。上谕云：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察，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然是时盛宣怀派于北京专探官场秘密之陶湘向密报云：杨事、段事均实在者。醇（指载沣）与庆（即庆亲王）积不相容，外间以为必有风潮，殊不知国体攸关，岂能不顾？所以今日革侍御，明日罢尚书。〖3〗虽褒贬迥然，究其归则一也。〖4〗赵启霖参案为清末官场之一大丑闻，轰动一时。而言路纷纷为赵启霖鸣不平。四月初七日，陆宝忠奏云：言官参劾失当，心实无他。初八日，御史赵炳麟又奏请宽容台谏。慈禧太后只得于初九日再发懿旨，云：御史赵启霖污蔑亲贵重臣，既经查明失实，自

应予以惩处。所虑阻塞言路，前降谕旨，业已明白宣示，凡有言责诸臣，务各殚诚献替，尽言无隐，以副朝廷孜孜求治之至意。十八日，御史江春霖再上折，谓杨翠喜案有数疑点：买献歌妓之说，起于天津报纸，而王锡瑛则天津富商，杨翠喜又天津名妓，若果二月初即买为使女，报馆近在咫尺，何至误登？使女者，婢之别名，天津买婢，身价数十金至百金而止，无更昂者，而王锡瑛以三千五百元买一婢，当愚不至此。杨翠喜色艺倾动一时，何以甘充使女？又不善劳役，何能充使女？又曰：人可欺，天可欺乎？〖5〗奏上，不报。赵秉钧被革，载振亦不自安，遂奏请辞职。慈禧太后准载振辞职，懿旨云：载振奏沥陈下悃，恳请开去各项差缺一折。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去差缺，情辞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著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此事亦为本年“丁未政潮”之发端。

四月初二日（5月13日）

22 程德全奏开齐齐哈尔为商埠。

初七日（5月18日）

23 以镇国公载泽为度支部尚书。

十一日（5月22日）

24 同盟会发动黄冈（今广东潮州）起义，义军千余人占黄冈，数日后失败。

十二日（5月23日）

25 调大理院正卿沈家本为法部右侍郎，法部右侍郎张仁黼为大理院正卿。先是官制改革后，将司法与审判分离，刑部专管司法，大理院专管审判，然此乃中国前所未有之事，以是大理院与刑部为权限事争论不休，双方多次上奏各申己见，甚至暗中请流亡海外之梁启超解释权限。〖6〗清廷无奈，乃有此互调之举。

十四日（5月25日）

26 徐世昌将拟定之东三省官制上奏。拟于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每省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行省公署内分设二厅，一曰承宣厅，禀呈督抚掌一切机要、总汇、考核、用人各事；一曰咨议厅，掌议定法令、章制各事。就原有局署酌量归并，分设七司，一曰交涉，二曰旗务，三曰民政，四曰提学，五曰度支，六曰劝业，七曰蒙务。承宣厅、咨议厅各设左右参赞分领两厅事务。各司设司使一员，总办司事。咨议厅不设官缺，酌派议员、副议员、顾问员、额外议员，皆选明达政治者充之，以资研究。其余厅、司均设分科。此外陆军关系綦重，应另设督练处以扩军政。司法分权，宜豫设提法使以理刑法。奏上，得旨：如所议行。〖7〗

十七日（5月28日）

27 命两广总督周馥开缺另候简用，以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次日，岑春煊以“病尚未痊”为由，请收回督两广之成命，未获允。上谕所述之理由为：“两广地方紧要，现在廉、钦等处，均有土匪滋事〔8〕，潮州府属之饶平县境，竟有聚众戕官重案，周馥恐难胜任，非得威望素著、情形熟悉之人，不足以资镇慑。”

十八日（5月29日）

28 以度支部右侍郎陈璧为邮传部尚书，以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之林绍年为度支部右侍郎。次日又谕命林绍年毋庸到邮传部右侍郎任，毋庸出军机，度支部右侍郎以宝熙署理。

二十二日（6月2日）

29 为策应黄冈起义，同盟会于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七女湖发动起义，聚众至二百余人，战十余日，闻黄冈起义败而解散。

三十日（6月10日）

30《天义报》创刊于日本，为女子复权会之机关刊。刘师培、何震（刘之妻）等创办，为中国人所创办最早之无政府主义期刊。该刊曾译载《共产党宣言》（部分）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稍后，另一性质略同之刊物《新世纪》创刊于法国巴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创办，宣传无政府主义。

31 是月，斯坦因盗取敦煌石室宝贵文物。斯坦因系匈牙利人，受英印政府派遣来华，于是年初抵敦煌。是月乃挟二十九箱珍贵文物而归，回英后将文物藏诸伦敦博物馆。自此敦煌文献乃为世人关注，敦煌学亦自此兴。后斯坦因于民国年间又曾来华盗取敦煌文物。自斯坦因盗取敦煌文物后，又有其他国家之人相继盗取。再加以其时政府、国人均不知保护文物及文化遗产，敦煌之珍贵文物散失者甚多。〖9〗

五月初七日（6月17日）

32 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

谕云：恽毓鼎奏参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一折。据称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与。余肇康于刑律素未娴习，因案降调未久，与该大臣儿女亲家，托法部保授丞参等语。瞿鸿禨久任枢垣，应如何竭忠报称，频年屡被参劾，朝廷曲予宽容，犹复不知戒慎。所称窃权结党，保守禄位各节，姑免深究。法部左参议余肇康著即行革职。瞿鸿禨著开缺回籍，以示薄惩。是年为中历丁未年，故称本年瞿鸿禨、岑春煊被罢免之事为“丁未政潮”。

自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后，奕劻、瞿鸿禨同为慈禧太后深为宠信之臣，然二人素不睦。袁世凯之幕僚张国淦记其事曰：“庆亲王奕劻自继荣禄而为军机领袖，直隶总督袁世凯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其权力之伟，更远过于李鸿章。时瞿鸿禨以才敏受知，且有清

望，帘眷亦隆，与奕劻同值枢垣，遇事每有争持，对北洋则时主裁抑。由是奕劻与之积不相能，世凯尤憾之。而清议以奕劻贪庸，世凯跋扈，多右鸿禨。”〖10〗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军机大臣六人，出军机者四，仅留奕、瞿二人，其矛盾更无回旋余地。据时人记：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既出军机，瞿鸿禨益与奕劻不合，岑春煊之入见也，或谓鸿禨实召之来。载振疏请解职，意谓必得慰留，旨下，率如所请，亦鸿禨怂恿太后为之。一日召鸿禨独对，言及奕劻贪黩事，欲有所处分，意迟疑未决也。鸿禨退朝与夫人燕语及之，汪康年之妻与瞿夫人往来甚密，闻之以告康年，康年告曾广铨，广铨方为《泰晤士报》馆访事，遂以庆王失宠，将出军机等情电达香港，登入西报。英公使阅报大惊，恐王罢而两国交涉中变，适孝钦（慈禧太后）宴中外客于宫中，英使夫人乘间言：庆邸若退，敝邦交涉事多经其手，请仍旧贯，毋失两国和好。孝钦曰：“是安得此言？”英使夫人以《泰晤士报》示之，太后愕然，私念与鸿禨曾有是言，何遽腾播西报，心甚疑之。奕劻尽得其实，恨鸿禨甚，召杨士琦密谋。士琦拟一折言鸿禨授意言官，勾通报馆。密召恽毓鼎，毓鼎许诺，即奔赴颐和园上之。疏上，留中一日未发，翌日奕劻入朝，袖其折归，径从私宅拟旨，鸿禨遂罢。〖11〗

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再中进士。光绪二年（1876），为河南学政。此后先后任浙江学政、四川学政。二十三年（1897），授江苏学政，兼礼部侍郎衔。百

月维新期间，曾遵旨将江苏江阴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二十六年（1900）九月，得荣禄荐，授工部尚书，奉召入觐。次年正月，抵西安行在，尝建言迁都西安，未得行。然自此为慈禧太后所信任。四月即在军机大臣处学习行走，十二月正式入值。同时又为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瞿鸿禨机警干练，太后颇倚重之，其时之谕旨多由其起草。而其为人不似奕劻贪得无厌，近乎清流派。瞿鸿禨与奕劻均为慈禧宠信之人，而积不相能，慈禧亦常借瞿鸿禨、岑春煊等以裁抑奕劻及袁世凯，以免其权势过大。本年，由御史参载振案而短兵相接，最终瞿鸿禨败北被罢。瞿鸿禨罢后，回湖南原籍隐居。后卒于上海，逊清小朝廷予谥“文慎”。

初八日（6月18日）

33 以吕海寰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

34 以肃亲王善耆为民政部尚书。善耆，爱新觉罗氏，第十世肃亲王，为清代八大世袭罔替王之一〔12〕，其祖为清太宗皇太极之长子豪格。善耆同治五年（1866）生于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扈从光绪帝、慈禧太后逃难，且多方照应光绪帝，得两宫好感。二十八年（1902），任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为旧有京师治安之机构，工巡局则辖新建之巡警，士兵与警察时有冲突，善耆建言废除步军统领，遭反对而去职。其间善耆倡建东安市场。三十一年（1905），起为理藩院大臣。至此乃转为民政部尚书，控制京师之警察。次年帝、后相继亡故，善耆乃成

为载沣之少壮集团骨干，力主罢袁世凯，又与奕劻为敌。民国建后，善耆组宗社党谋复辟清朝，又与日本大陆浪人勾结，然以大势所趋，事终不成。

初九日（6月19日）

35 奕劻请开去军机处要职，未允。慈禧太后之懿旨云：军机处事务繁重，该亲王当差有年，遇事悉心筹画，诸臻妥善。现在时局多艰，该亲王谊属懿亲，自应亟图补救，不忍遽行引退。益当不辞劳怨，力任其难。所请开去军机大臣要差之处，著毋庸议。

36 命醇亲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又实授吏部尚书鹿传霖为军机大臣，以裁缺工部尚书陆润庠为吏部尚书。

37 京奉铁路全线通车。〖13〗

十一日（6月21日）

38 因年老患病，屡请开缺，准大学士王文韶开缺回籍。

39 命张之洞协办大学士。

十三日（6月23日）

40 从袁世凯请，予詹天佑等进士出身。

二十六日（7月6日）

41 徐锡麟率安徽巡警学堂学生于安庆起义，杀安徽巡抚恩铭。

徐锡麟（1873—1907），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

绪二十九年（1903），为绍兴府学堂副监督。是年沙俄违约拒不撤出其侵我东北之兵。锡麟闻之恸哭，乃画俄人为的，以枪弹射之，一日数十次。次年入光复会。锡麟与会党多有结交，乃收之入光复会。锡麟为革命计，欲入官场，取得军政权利，乃捐赀得安徽试用道。三十二年（1906），任安徽巡警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是年春，与秋瑾等计议于五月二十六日起义，安徽、浙江同时而起。不料有会党先期起义，风声走漏，徐锡麟乃变计于巡警学堂学生行毕业式时行动。至时，巡抚恩铭等到场，徐锡麟突以手枪射恩铭，随率学生起义，以事起仓促，旋败。徐锡麟被俘，次日被害。

二十七日（7月7日）

42 命试行新编地方官制。

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奕劻、孙家鼐将核定之地方官制奏上。拟各直省司道各官，除原设之布政、提学两司，毋庸议改外，按察司宜名为提法司，而解兼管驿传事务，专管司法上之行政，监督各级审判。别就省会增设巡警道一员，专管全省警政事务。劝业道一员，专管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现有之驿传一并由其兼管。此外盐粮关河各道，各有专司，应仍其旧。分守分巡各道，一律裁撤。其折又述改官制应注重之处为：一曰分设审判各厅以为司法独立之基础；一曰增易佐治各员，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

新官制最引人注目之处有二：一为在治单中明确规定总督、巡抚总理该管地方外交军政，统辖该管地方文武官

吏，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等均受督抚节制。此举使咸丰、同治以来督抚权力之扩大合法化。二为取消管辖一定区域之分守、分巡各道，即取消省以下道一级行政机构。只距省城较远之地，必须体制较崇之大员镇摄者，可仍留道缺，名兵备道。

奏上，慈禧太后懿旨云：各直省官制，著由东三省先行开办，如实有与各省情形不同者，准由该督抚酌量变通，奏明请旨。此外直隶、江苏两省，风气渐开，亦应择地先为试办，俟著有成效，逐渐推广。其余各省，均由该督抚体察情形，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十五年一律通行。〖14〗

43 谕商办铁路进口物料一律免税。

二十八日（7月8日）

44 准臣下上书陈立宪预备事。慈禧太后懿旨云：立宪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内外一气，去私秉公，共图治理。自今以后，应如何切实预备，乃不徒托空言，宜如何逐渐施行，乃能确有成效，亟宜博访周咨，集思广益，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条举以闻。除原许专折奏事各员外，其余在京呈由都察院衙门，在外呈由各地方大吏详加甄核，取其切实正大者选录代奏。〖15〗

45 是月，宪政讲习会成立于日本东京。〖16〗

宪政讲习会以熊范舆为会长，实则发起、主持之首要人物系杨度。杨度原拟与梁启超同创一立宪团体，后以意见不合，乃自创一团体。此后宪政讲习会向国内发展并率先请愿开国会。

杨度，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生于光绪二年（1875）。二十年（1894）中举。此后师事著名学者王闿运。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二十九年（1903），杨度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得一等第二名，然清廷疑其为康有为、梁启超之党，谕拿办，杨乃再至日本留学。三十一年（1905），当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尝著《湖南少年歌》，内中有“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慷慨激昂之气，跃然纸上。〖17〗杨度才华横溢，性格活跃，交游广泛，三教九流，皆有来往，其寓所有“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与孙中山等革命党、梁启超等立宪派亦皆有联络，为留日学生中甚有影响之人物。三十三年（1907）归国，次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荐之于清廷，乃命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又在颐和园为清廷权贵讲解宪法。此后杨度渐为袁世凯谋士，而与清末民初之政治风云有绝大之关系。〖18〗

46 直隶保定府设立农务总会，是为中国有农会之始。

六月初四日（7 月 13 日）

47 女革命家秋瑾被捕。

秋瑾〖19〗，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生平慷爽明快，意气自雄，尤好剑侠传，常高谈雄伟，惊其座人。〖20〗又善诗，其诗激昂慷慨，豪放雄壮，自成一家，为男子所不及。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留学，

先后入同盟会、光复会。三十一年（1905）以抗议日政府颁取缔规则事归国。本年春，为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学堂徐锡麟所创，光复会之基地也。秋瑾整顿学校，且积极联络部署浙江会党，拟与徐锡麟同时起义。迨徐锡麟起义失败，浙江清吏遂知秋瑾为革命党，秋瑾亦已知徐锡麟之败，然不欲走，以待十日起义也。至六月四日，乃为绍兴知府贵福所捕，次日审问，乃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21〗。六月初六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考异】陶成章于《浙案纪略》中，记绍兴知府贵福至省城请兵，到杭州，“先见巨绅汤□□，□□素恨瑾，力怂贵福去之。贵福遂面禀浙抚张曾敭。曾敭使其幕友张让山询之□□，□□答曰：‘是等人，不杀何待！’曾敭之意乃决。”汤□□者，指著名绅士、立宪派之著名活动家汤寿潜，意为汤寿潜曾参与杀害秋瑾之密谋。陶成章之说为甚多人接受。然陶成章之说实出臆测。其一，浙吏捕秋，无征询汤氏之必要。其二，汤与秋素不相识，从无冲突，且汤虽非革命党，然亦非对革命深恶痛绝者，无害秋瑾之动机。其三，据秋瑾案之档案，及事后张曾敭与贵福之言辞，无涉汤寿潜参与事。故汤寿潜决无密谋害秋瑾事。（郑云山《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1期）

十二日（7月21日）

48 以冯国璋为陆军部军咨处正使。军咨处类于今之总参谋部，初设时隶于陆军部。

十四日（7月23日）

49 张之洞奏于湖北省城设存古学堂，谓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谨于湖北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而以普通科学辅之。庶经训不坠，以保国粹而息乱源。

50 授协办大学士张之洞为大学士，命吏部尚书鹿传霖协办大学士。

十八日（7月27日）

51 以孙家鼐为武英殿大学士，世续为文渊阁大学士，那桐为东阁大学士，张之洞为体仁阁大学士。

十九日（7月28日）

52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速行预备立宪。其折云：一昭大信，请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一举人才，请饬京外保荐，不拘官阶，破格录用；一振国势，请重交涉，修武备，任胡惟德、陆徵祥等而勿用凤山；一融满汉；一行赏罚，新政迄无进步，其久无成绩，及徒托空言者，请分别惩处；一建政府，立宪国制，皆使国务大臣代君主之责，请采用内阁合议制度，或并军机处为一；一设资政院，比年争路争矿，上书抗辩，时有所闻，请因势利导，设州县议事会、省咨议局，递升于资政院，以借群力；一办地方自治；一行普及教育，预备立宪之期，全国臣民，当以振兴学务为第一事，请行强迫立学。袁又于片奏中请派大臣赴德、日详考宪法，并派王公近支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

奏上，下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

二十一日（7月30日）

53 日、俄两国签订《日俄密约》。密约之要者为：中国东北南部为日本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22〗；俄承认日对朝鲜之占领，日则承认俄在外蒙古之特殊利益。

二十二日（7月31日）

54 准学部奏，改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为实缺，不再作为兼差。

二十四日（8月2日）

55 慈禧太后命鼓励实业。懿旨谓："著各省将军督抚，迅饬所属，于应兴各业，极力振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力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赀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应如何分别等差，该部（农工商部）即妥议具奏。并逐年如何增进，列表以闻。朝廷于大小官吏，亦以此课其殿最，予以劝惩。"

56 是月，因大雨致山水陡涨，直隶之永定河数处漫口。

七月初二日（8月10日）

57 慈禧太后懿旨："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23〗

初四日（8月12日）

58 清廷将岑春煊开缺。

先是，本月初二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疏劾岑春煊。其折云："两广督臣岑春煊，自今年五月奉旨简任粤督，到沪即托病稽留，一再乞假。臣始尚疑其借病规避也，乃都人士有从上海来者，咸谓康有为、梁启超现已到沪，与岑春煊时相过往，岑春煊留之寓中。又证以所见各处函电，均确凿可凭。臣又访得岑春煊幕中有粤人麦孟华。麦孟华为庚子富有票逆首，曾经湖广督臣张之洞奏拿在案，岑春煊去年在沪，即引为心腹，旋复荐之浙江抚臣张曾敭，冀与联络一气，幸张曾敭察其心地不纯，登时拒绝。岑春煊仍复置之幕府，所有密谋秘计，惟麦孟华之言是从。岑春煊本系戊戌年保国会领袖，然朝廷依畀甚隆，不应再有异志，乃逗遛不前，反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诸逆密相勾结，臣不知其是何居心。况复骄蹇不臣，凶横素著，谤书盈箧，无待臣言。拟恳宸断独伸，将岑春煊先行开缺，一面电谕两江督臣端方、湖广督臣张之洞详细密查，妥谋解散之方，密筹处置之法，并敕下浙江抚臣张曾敭查明麦孟华何日到浙，何日离浙，据实密覆，再行请旨办理。军机大臣中如有曾经岑春煊保荐者，谕令勿得泄漏。事机万急，安危所争，间不容发，若到任后始行查办，则有兵权财权在手，又有凶逆为之主谋，不可复制矣。"〖24〗

将岑春煊开缺之上谕云：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叠经赏假。现在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尚未痊。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岑春煊著开缺，安

心调理，以示体恤。此为丁未政潮之又一事件。〖25〗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壮族，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十五年（1889），其父岑毓英卒，岑春煊以父恤典得五品京堂候补，此后不断升迁。甲午战败后，岑与维新派颇有往还，尝奏请彻底裁汰冗官，使人皆有职守，无虚设之位。二十六年（1900），岑于甘肃布政使任率军赴京勤王，带队由蒙古草地驰二十余日抵近京师，遇逃难中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受命督办粮台，以办事干练，扈从得力，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未几即升授山西巡抚。此后历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干练称。岑春煊性急躁，每到一地，必劾罢多位地方官，故时人有“三屠”之说，谓“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26〗。其在广东布政使任时，竟劾两广总督谭钟麟。而与同受慈禧太后信任之袁世凯及端方等矛盾渐深，乃与瞿鸿禨结，然总不敌奕劻之根深蒂固，终遭暗算而去职。辛亥年（1911），清廷欲依其平定川省风潮，而岑裹足不前，及见大势已去，终通电促清帝退位。民国后，仍为政界之活跃人物。

59 以林绍年为河南巡抚。至此林退出军机。

60 以河南巡抚张人骏为两广总督。

61 御史徐定超奏请速设议院。

初五日（8 月 13 日）

62 从奕劻等奏，慈禧太后懿旨命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专办关系宪政之条陈及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资政院未设以前，暂由军机处王大臣管理。同时又命

会议政务处事宜归并内阁办理。

寻奕劻等又奏定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其第一条云：本馆由军机王大臣管理，设提调二员，综理馆中一切事宜。第二条职掌规定：一、议复奉旨交议有关宪政折件，及承拟军机大臣交付调查各件。二、调查各国宪法，编定宪法草案。三、考核法律馆所订法典草案（法典指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诸种而言），各部院、各省所订各项单行法（单行法指隶于一事之章程、不属法典之各法而言）及行政法规（如改订官制及任用章程之类）。四、调查各国统计，颁成格式，汇成全国统计表及各国比较统计表。第三条规定：本馆设编制局、统计局两所分司职掌各事。第十条规定设译书处一所。又附设官报局，拟印行政治官报。〖27〗

宪政编查馆任职之官员主要有：军机大臣奕劻、载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提调二人，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宗室宝熙、大理院少卿刘若曾；总核二人，为军机处三品章京王庆平、军机处三品章京曹广桢。宪政编查馆，类于法制局，此后乃成为宪政改革之总汇机关。

初七日（8月15日）

63 两江总督端方奏请仿效日本，编定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请“我皇太后、皇上施刚断之天聪，责宪政之实际”。又谓：近年不逞之徒，倡为排满之说，与立宪为正反对。奴才愚见，以为宜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拟请饬下廷臣，迅将我大清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二大端，提议编纂，布告天下，必可永固皇基，常

昭法守。〖28〗

初十日（8月18日）

64 天津县议事会成立，为清末试办地方自治之始。据袁世凯之奏报，自上年七月于天津设自治局，试办地方自治。先设自治研究所，次拟订自治章程，次行选举，经两轮选举，选得议员三十人。七月初十日行开会式，互选议长、副议长。

十二日（8月20日）

65 同盟会在南洋之机关报《中兴日报》创刊于新加坡，田桐等主编，胡汉民、汪精卫等为撰稿人。

十三日（8月21日）

66 农工商部奏《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又奏《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均奉旨允准。

十六日（8月24日）

67 两江总督端方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四条：一、旗人悉令就原住地方编为旗籍，与汉人一律归地方官管理。二、旗丁分年裁撤，发给十年钱粮，使自谋生理。三、移驻京旗屯垦东三省旷地。四、旗籍臣僚宜一律报效廉俸，以补助移屯经费。谕下会议政务处议。

二十一日（8月29日）

68 陆军部奏定全国编练陆军（新军）三十六镇之计划。练陆军三十六镇之议，光绪三十年（1904）即已提出，至

此乃得以确定。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练。除近畿四镇、直隶两镇业经编定外，规定江苏、湖北各两镇，山东、山西、陕西、新疆各一镇，四川三镇，限三年练成；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热河各一镇，限四年练成；广东、云南、甘肃各两镇，广西、贵州各一镇，限五年练成；浙江、福建、奉天、吉林、黑龙江各一镇，限二年练成。各镇应一律编练足额。

其奏报又谓：两年以来，内由练兵处王大臣，外由各省督抚等，分别筹饷，次第编练。其业经成镇、考验，奉旨编定者，为近畿第三镇，直隶第二、第四镇；现已具报成镇者，为近畿第一、第五、第六镇，湖北第八〖29〗镇。此外各省，或甫成一镇，或先成两协及一协一标，并有未经编练者。现在陆军人才缺乏，各省财政窘迫，勉为措置，诚知其难。惟时事方殷，列强均势，觇国势者恒视其兵力强弱以为重轻。建威销萌，不得不急起图维，力筹布置。陆军部又拟设陆军速成学堂，培养下级军官，二年半毕业，毕业生回各省之日，即该省添练新军之时。〖30〗

二十三日（8月31日）

69 英俄两国签订《英俄协定》，其中之《西藏专约》承认中国在西藏“宗主权”，并谓除通过中国政府外，不与西藏直接交涉。

二十四日（9月1日）

70 同盟会发动广东钦廉防城（今属广西）起义。先是，钦、廉两府发生抗捐风潮并演成暴动，同盟会乃乘机于本

日起义。二十八日，同盟会员、会党首领王和顺率义军攻占防城，之后攻钦州未果，王和顺走越南，余部退入山区。

二十七日（9月4日）

71 清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同日又命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曾请收回成命，不允。

72 清廷照会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谓在日本出版之《民报》等七种杂志，其中倡导革命，措语狂悖者，不胜枚举，请日本政府查禁。〖31〗

二十八日（9月5日）

73 以山东巡抚杨士骧署直隶总督，调四川总督赵尔巽为湖广总督，以江苏巡抚陈夔龙为四川总督。

74 是月，革命团体共进会成立于日本。发起人有湖北之刘公、居正、孙武，湖南之焦达峰，四川之张百祥等。举留日学生、四川会党首领之张百祥为会长。共进会之成员多同盟会员，其纲领亦与同盟会略同，惟改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共进会员且谓同盟会迟缓，而以联络会党，急起革命为职志。越明年，共进会人多回国活动，其中以两湖较有成绩。

八月初一日（9月8日）

75 陆军部奏，整理海军，拟添购三四千吨穹甲快船数艘，炮船二十余艘，练船一艘，并筑浙江宁波府属之象山港为军港，以便各船收泊。共需开办经费一千五百万两，

常年经费一百五十万两。奏上，谕下军机大臣会同度支部、陆军部妥议。

初二日（9月9日）

76 谕曰：所有近支王公，自亲王至奉恩将军，年届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有愿出洋游学者，著报名由宗人府汇奏，听候点派，俟三年期满回国，试验果有心得，定当破格录用。

77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将所拟《法院编制法》奏上，谕下宪政编查馆。又请嗣后旗人犯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发配，勿以枷号代，一化除满汉畛域，谕下会议政务处议。

78 以光绪帝病，军机处命各省督抚保荐精通医理之人。

79 命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为出使英国考察宪政大臣，学部右侍郎达寿为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为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

十一日（9月18日）

80 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于片奏中请速开国会。谓臣之议设国会者，非欲张民权也，良以询于刍荛，载在典籍，谋及庶人，曩哲所称。我皇太后、皇上果欲通上下而知情变，其道不外此矣。微臣熟思审处，今日舍国会外，更无联国家与人民合为一体之长策。上年厘定官制王大臣所订资政院章程，用意最善，惟选举之途略狭，权责之寄太轻，是宜广选英贤，径开国会，以救时艰而支危局。盖大势日逼一日，若必待事事皆有程度可言，则竟将无一事可办矣。

其奏折又言："频年日击两强（指日、俄）攫我东方权利，深为怵心。况自日俄协约、日法协约屡见报章，彼皆弃仇寻好，协以相谋，侵逼之来，岂必在远。我若不于此时大辟新规，实行宪政，开国会以大伸民气，先躬行以激动人心，不惟有他族吞噬之忧，抑将有自相鱼肉之祸。"

又建言施行宪政之办法八条，谓应组织责任内阁，内阁与国会并行以符三权分立之制；各府厅州县设议事会；各学堂添设法制课；公布皇室经费；化除满汉界限等。〖32〗

十二日（9月19日）

81 谕曰："长江一带地方，盗贼充斥，会党繁多，亟宜严加防范，免致滋生事端。著云南提督夏辛酉迅即统带所部，酌量添募营队，前往沿江一带扼要屯扎，专作为长江游击之师，并会商沿江各督抚筹办江防事宜，无论何处小有蠢动，一闻警报，该提督即带得力营队，迅赴事机，立即扑灭，勿任蔓延。"

十三日（9月20日）

82 慈禧太后谕设资政院，懿旨云："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著派溥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请旨施行。"〖33〗

十四日（9月21日）

83 命大学士张之洞管理学部事务。

十七日（9月24日）

84 添铸京师各级审判、检察各厅印信。

85 予前邮传部右丞陈昭常副都统衔，命前往吉林延吉厅与日本会勘界务。其时日本已完全占有朝鲜，正欲自朝鲜向我吉林省渗透，故边界屡起争端。

十八日（9月25日）

86 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等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下会议政务处议。寻，给事中忠廉等奏，下议院亟须特别设立，断不可以都察院更改，致失立宪之精意。〖34〗会议政务处奏：谏官之与议员，体制不同，万难混合，陆宝忠等之奏应毋庸议。至议院之设，应俟资政院设立后，再审时度势，次第推行。

二十日（9月27日）

87 命授旗丁以田，筹生计，逐步同于齐民。上谕云：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其本无马厂庄田暨有厂田而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每年约按旗丁十分之一，或十数分之一，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即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该旗丁归农以

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一面仍将各项实业教育事宜，勒限认真筹办，以广旗丁谋生之计。著各将军督抚等破除情面，实力奉行，不得任听协参佐领各员，挟持私见，阻挠大计。期于化除畛域，共作国民，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

二十三日（9月30日）

88 慈禧太后命官员研究君主立宪政体。懿旨云：著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迅即将君主立宪国政体，博考各国成案，慎选名人论说，督率所属各员，分班切实研究。其有力学精思，贯通治术，有裨时用者，该管长官据实保荐，听候擢用。

同日，懿旨重申预备立宪，然谓议院须待民智之开。因命学部通筹普及教育之善法，编辑精要课本，以便通行；又命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试办。

89 从农工商部奏，准启新洋灰（水泥）公司立案。启新洋灰公司，原名唐山细棉土厂，系光绪十二年（1885）直隶总督李鸿章所创，投资银十万两，制水泥，由开平矿务局管辖。张翼接办开平矿后，将该厂停办。庚子、辛丑间（1900、1901）与开平矿同为英人所得。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袁世凯将洋灰厂收回，委周学熙为启新总理，本年改今名。周学熙乃增加资本，扩大规模，又依官力，获大成功，启新之“马牌”水泥销至全国各地。嗣又与日本销华之水泥激烈竞争，幸得不败。启新成为北方最有成效之企业之一。

二十四日（10月1日）

90 以近来叠生教案，命各省督抚迅将中国与各国所订约章内传教各条，摘要辑刊成册，分发所属各官，责令认真讲习。遇有外国教士交接事件，遵照约章切实办理。至平民教民，同受国家法律，一切违犯科条及诉讼案件，不分民教，悉按定律持平判断。

二十六日（10月3日）

91《新刑律草案》总则告成，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将之上奏。其较旧律变动之原则为：更定刑名，拟改原笞、杖、徒、流、死为死刑、徒刑、拘留、罚金四种；酌减死罪；死罪惟一，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删除比附，而各刑酌定上下之限。下宪政编查馆知之。〖35〗

二十八日（10月5日）

92 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宪政讲习会会长）、法部主事沈钧儒、宗室恒钧、附生雷光宇等呈请速设民选议院。此为其时请开国会之第一份请愿书，签名者一百余人。其中云：累岁以来，外侮愈迫国势愈危者，则以民选议院未立，而国家成为孤立之势故也。又谓中国近数年来，人心思乱，祸变迭兴，则以民选议院未立，而独裁之政体有以酿成也。末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36〗

此后至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去世前，各地绅民多有上书请开国会者。

九月初一日（10月7日）

93 驻藏大臣联豫奏，于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并白话报馆、施医馆、商品陈列所等。开始推行改革措施。

初三日（10月9日）

94 慈禧太后懿旨命礼部及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除宗室外，满汉同一。

寻沈家本等奏，遵定满汉同一之礼制刑律懿旨，拟定办法五十条，拟请嗣后旗人犯罪，俱照民人各本律本例科断，概归各级审判厅审理。得旨：如所议行。〖37〗

95 以度量衡制混乱，商民不便，农工商部会同度支部，限六个月内，考定度量权衡划一制度，详拟推行章程，请旨裁定颁行。

初四日（10月10日）

96 重申严禁官员吸鸦片。谕云：自上年降旨禁烟，已时逾半载，内外大臣如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等，积习未除，情形显著。现将其所任差缺，照章先行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供职。至京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再行展限三个月，一体戒除净尽。逾限未能戒断，即著按照定章，惩处不贷。

此谕颁后，陈名侃、魁斌、载功等先后告戒断。均谕准其回任供职。

初五日（10月11日）

97 命调查鸦片实数，并筹财政之抵补办法。先是，四

月十一日，袁世凯曾奏，革除鸦片，以明定约章，酌拨抵款为根本办法。请先事豫筹，以期实行。谕下部议。至本月初五日，清廷命度支部选派得力司员调查洋药（国外鸦片）进口、土药出产，及行销数目，考求详确，以便禁烟。限六个月查清，至迟不得逾一年。

又谕：国家岁入洋、土两药税，为数甚巨，均关要需。现既严行禁断，自应豫筹的款，以资抵补。前据度支部具奏，研究印花税办法，当经允准。惟烟害必宜速禁，抵款必宜速筹。著度支部详细调查东西各国成法，迅速研究，渐次推广，期于可行。

寻度支部奏拟订印花税则十五条，办事章程十二条，请行知各省试办。得旨：如所议行。

十一日（10月17日）

98 梁启超组织之立宪团体政闻社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

以康有为、梁启超皆不便出面为社长，乃举马良（即马相伯）为总务员，以徐佛苏、麦孟华为常务员。政闻社之宗旨，即推动立宪之完全实现，近期则为促国会之召集。发行月刊《政论》，其第一期所载《政闻社宣言书》述其主义云：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次年正月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上海，又于各省设分支机构，会员遍及十数省。

99 谕地方督抚振刷精神，维地方之治安，凡督抚到任

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惟该督抚是问。

100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铁路，请归商办，并拟官助银一百万两。允之。

十三日（10月19日）

101 慈禧太后命各省设咨议局。懿旨云：著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遇有重大事件，由该省督抚奏明办理。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可由该局公推递升。〖38〗

102 懿旨又命京内外官员荐举人才，每省或每官署荐一至五人。荐后派王大臣查验，分别量才破格擢用。

十四日（10月20日）

103 清廷谕将苏杭甬铁路由商办改为借英款修筑。先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签订《苏杭甬铁路草合同》，议由英方修苏州至杭州再至宁波之铁路。其后英方并未按草合同规定之期限勘测路线。光绪二十九年（1903），盛宣怀向英公司声明，若六个月内再不勘路，则草合同作废。此后国人自修铁路之议渐起，至三十一年（1905），浙江绅商集议于上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举汤寿潜为总理，决定自修浙江铁路。同时江苏绅商亦决组织江苏铁路公司，举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江、浙

绅商同时要求废止二十四年所签之草合同。两铁路公司成立后，英国公使即施压力于清廷，要求将前此之草合同签为正约。本年，清廷命外务部侍郎汪大燮与英方磋商，议将借款与造路分开，路由中国自造，但借英款。本日之上谕云：英人叠次执言，自未可一味拒绝，尽弃前议，致贻口实，另生枝节。现经外务部侍郎汪大燮与英人议明，将借款与造路分为两事，权自我操，较原议已多补救。著外务部即派员按此妥为议定详细章程。并著两江总督，浙江、江苏巡抚督率筹办，提拨借款，迅速造成。该省绅士，务须仰体时艰，共维大局，勿得始终固执，强行争持，以昭大信而全邦交。

此上谕发布后，江浙两省绅商学界纷起反对、抗议，一时函电纷驰，风潮迭起。浙江铁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而死；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又通电全国请为援助；留日学生亦集会声援。两省京官亦支持绅商。九月二十七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福诜、御史徐定超分别上奏，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修筑。九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又代奏浙江同乡京官朱福诜等之呈，请拒绝铁路借款。十月二十四日，朱福诜又奏，苏浙铁路，认集股款，可期迅速告成。此后仍不断有人上书反对借款筑路。

104 山西巡抚恩寿奏正太铁路（窄轨运煤）竣工。

105 农工商部奏，拟订《农会简明章程》二十三条，请命各省设农会之时遵行。得旨：如所议行。〖39〗

十六日（10月22日）

106 从宪政编查馆奏，慈禧太后懿旨命各省设宪政调查

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107 予留学毕业生章宗元等七名进士，叶基桢等三十名举人。

二十日（10月26日）

108 宪政编查馆编纂之《政治官报》刊行。该报为中国首次刊行之类于西方之政府公报。

上年十月，御史赵炳麟于奏片中，建言仿东西各国官报体例设印刷官报局，除军机外交当秘密不宜外，凡一切立法行政之上谕及内外大小臣工折件，无论议准、议驳，皆交官报刊登，以使全国绅民明悉国政，以为立宪基础。奉谕交考察政治馆办理。

本年三月初五日，奕劻等奏设《政治官报》馆。〖40〗奉旨允行。迨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即归宪政编查馆办理。至是，《政治官报》乃正式出版。其章程谓：一、定名，本报专载国家政治文牍，由考察政治馆（后为宪政编查馆）办理，每日发行，即名曰政治官报。二、宗旨，本报敬体上年七月十三日上谕，使绅民明悉国政预备立宪之意，凡有政治文牍无不详慎登载，期使通国人民开通政治之智识，发达国家之思想，以成就立宪国民之资格。〖41〗

109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奕劻、袁世凯、徐世昌，谓挽回国危之法，莫急于严禁贿赂请托。又谓徐世昌本袁世凯私人，又夤缘奕劻、载振父子，得此权位，奕劻、袁世凯贪私，负我大清国至此已极。奏上，谕旨申斥梁鼎芬。

110 是月，命复设广东水师提督。

十月初七日（11月12日）

111 清廷电寄两江总督端方等：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近因苏杭甬铁路一案，各处绅民，纷争不已，难保无该党匪布散谣言，从中煽惑，阳藉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著端方等留心访查，认真防范，倘或稍涉大意，致令暗相勾结，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等是问！同日，再次电谕端方等，于苏杭甬铁路事，多方劝谕，以期无事。然反对借款者仍未退让。其间署浙江巡抚信勤代奏浙江绅士呈，自办铁路，不借外债。开缺大学士王文韶（浙人）亦奏不借外债，请由商办。

寻从外务部奏，允江浙两省公举数人来京咨询路事。外务部之奏又谓，但有可以维持之法，仍当竭力斡旋。十一月初七日，又谕：近日据内外臣工奏称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业经盛宣怀商明作废，英公司曾已默许等语。查此案商办多年，迄无结束，要以草合同已否作废，为全案最要关键。究竟是否已废，英公司是否默许？著该侍郎详确覆奏。

苏杭甬路事之争执延续数年。

十四日（11月19日）

112 广东粤商自治会成立〖42〗，发起人为陈惠普、李戒欺等。该会系商人为主体之政治团体。依靠广州七十二行及善堂开展活动，在广东甚有影响。初主张君主立宪，并参与筹备地方自治，武昌起义后转向革命，促成广东独立。

二十四日（11月29日）

113 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必预定年限。谓中国旧章，本来立宪；皇朝制度，尤极修明，与立宪之制无不相符，不必舍本随人。其折中又对主速开国会者力加抨击，谓自辛丑（1901）始昌言变法，至丙午（1906）遂定议立宪，其流弊乃渐失权限之分。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为词，纷驰函电，历抵枢部，屡动诏书，来日方长，坚冰可惧。其意立宪当缓行，不应急切。〖43〗

二十七日（12月2日）

114 同盟会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爆发。黎明，孙中山委任之镇南关都督黄明堂（壮族）率乡勇（一说游勇）八十余人攀山袭取镇南关第三炮台，随后攻占第二、第一炮台。次日，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领袖自越南赴镇南关参战。孙中山亲自发炮击敌，且云：反对清廷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44〗适清将陆荣廷遣使抵炮台，谓愿随从反清。孙中山等乃议定由黄明堂坚守五日，中山等赴越南河内筹款购械。〖45〗不料因清廷之交涉，法国逐孙中山等出越南境。而清军龙济光等援军大集，陆荣廷亦未来投，革命军血战七昼夜，弹药不继，乃退越南山区。

115 农工商部以各省商会呈请中国现时商智尚未大开，请暂缓施行《破产律》上奏，又谓《破产律》与诉讼法相互关联，应一律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116 修订法律馆开馆。

先是，官制改革后，由于各方之矛盾，沈家本曾于本年五月十八日，奏请开去修订法律大臣差使，将修订法律之事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清廷允之。迨九月初五日，宪政编查馆重奏修订法律程序，拟将修订法律馆独立而不归属法部、大理院。法律草案由修订法律馆草成后，由宪政编查馆咨资政院集议，尔后交宪政编查馆核定，再请旨颁行。奏上，清廷照准。〖46〗宪政编查馆同时奏请派修订法律大臣，谕以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任之。至是，修订法律馆重新开馆。

二十九日（12月4日）

117 法部奏拟各级审判厅章程，共五章一百二十条，先行试办，再通行各省。谕依议行。

十一月初四日（12月8日）

118 邮传部奏准设交通银行。

邮传部之奏云：该行官商合办，股本银五百万两，招募商股六成，邮传部认股四成。一切经营，悉照各国普通商业银行办法，与中央银行性质截然不同。将轮、路、电、邮各局存款，改由该行经理。将来扩充邮政，凡邮便汇兑邮便储金，及联络海外华侨递信汇兑诸事，亦可由该行任之。又拟派邮传部署右参议李经楚、山西道员周克昌充交通银行总、协理。均获准。

初五日（12月9日）

119 京师审判厅成立。法部于十一月初三日奏准，民刑

诉讼事件，均自十一月初六日起，概归初级、地方各审判厅起诉。〖47〗

120 署江苏巡抚奏请定贩卖吗啡及制造施打吗啡治罪专条。下所可议行。

十八日（12 月 22 日）

121 派梁士诒为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为袁世凯亲信，清末逐渐掌握交通大权，而清末铁路之收入逐渐增多，且渐为国家财政收入之大宗。从而形成以梁士诒为首之交通系，后乃成为袁世凯之经济支柱。

十九日（12 月 23 日）

122 命民政部、法部迅速会同妥订报律。寻民政部、法部于十二月十五日将起草之报律草案四十二条送宪政编查馆核定。

二十日（12 月 24 日）

123 命制订政事结社条规。懿旨云：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民间集会结社，暨一切言论著作，莫不有法律为之范围，各国从无以破坏纲纪干犯名义为立宪者。况中国从来敦崇礼让，名分严谨，采列邦之法规，仍须存本国之礼教。乃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颇有浮躁蒙昧，不晓事体者，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讹传讹。侵寻日久，深恐谬说蜂起，淆乱黑白，下陵上替，纲纪荡然。盖民情固不可不达，而民气断不可使嚣。立宪国之臣民，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

非事事皆可参预。除报律已饬法部、民政部妥速议订外，著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并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倘有好事之徒，纠集煽惑，构酿巨患，国法具在，断难姑容。

次日，懿旨又命学生勿干预政治。谓：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顿不可。著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务各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定章，广为刊布，严切申明，并将考核劝戒办法，前章有未备者，补行增订，责令实力奉行。此旨即著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通，悬挂堂上。凡学堂毕业生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俾昭法守。

寻又以京师有聚众开会演说等事，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一体严行查禁。

二十六日（12月30日）

124 命各省督抚讨论币制，谕云：近来议币制者，用两用圆（圆以七钱二分为单位），其说不一，莫衷一是。惟中国与各国议立商约，必须画一币制，如存两，则不能以七钱二分银圆为国币；如用圆，则官民习惯之两势难遽废。著各督抚体察该省官商民市乡情形暨银两、银圆约计行用，孰居多数？何者宜存？何者宜废？各抒所见，限一月内据实电奏。

125 沈家本奏刑律分则草案告成，合诸总则，凡五十三章三百八十七条。谕下宪政编查馆知之。

十二月初一日（1908年1月4日）

126 宪政公会成立。系本年五月成立于日本之宪政讲习会更名而成，并将总部移于北京。发起人有杨度、恒钧（宗室）、熊范舆、沈钧儒等。其宗旨定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次年五月报民政部立案。〖48〗

初十日（1月13日）

127 督办铁路大臣张之洞奏，津镇铁路改为津浦铁路，仍借款兴修，与英、德两公司改订合同（原草合同订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大体同于原草合同，惟抵押由铁路改作直隶、山东、江苏之厘税。得旨：依议行。

十七日（1月20日）

128 命前福州将军景星、前江苏巡抚陆元鼎、前云贵总督丁振铎、前山西巡抚俞廉三协理开办资政院事务。

二十三日（1月26日）

129 清廷奖励企业家。

先是本月初七日，以总办工艺，成效昭著，予长芦盐运使周学熙正一品封典。本日，又以创办机器造纸公司，予庞元济正一品封典；以创办公司暨兴办实业，予刘世珩、许鼎霖、程恩培正二品封典；又予道员衔实业家祝大椿二品顶戴。

二十四日（1月27日）

130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退体，清廷予之尚书衔。又予副

总税务司裴式楷布政使衔。次年三月，赫德回英国。

131 据学部统计，本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堂三万七千六百七十二所，教员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人，在校生一百零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一人（不含京师）；另京师中学以下学堂有二百一十一所，教员（含外国人五人）七百六十九人，学生九千九百二十九人；京师高等以上学堂五所，为大学堂、法政学堂、八旗高等学堂、顺天高等学堂、译学馆，计有教员一百四十五人，学生一千四百七十八人。〖49〗

132 是年，林乐知卒。

林乐知，美国传教士，咸丰九年（1859）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派遣来华。曾访问太平天国。同治三年（1864），为上海广方言馆教习，次年又参与江南制造局之译书事，所译数量仅次于英人傅兰雅。同治七年（1868）于上海创办《教会新报》，十三年（1874）改称《万国公报》，中间一度停刊，光绪十五年（1889）成为广学会之机关报。《万国公报》广泛刊登有关时局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文，鼓吹改革，于其时之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巨，于维新思潮之兴起亦甚有影响。林乐知之著述甚多，著名者有《中西关系论略》、《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

133 四川创办川江轮船公司，官商合办，由护理川督赵尔丰委四川商务局总办周善培办理，此举系为抵制外人觊觎长江上游航线。然因湖广总督陈夔龙之阻挠，直至宣统二年（1910）方得正式营业。

134 陈志寅创办中国商业轮船公司，航行于宁波、温州、泉州、厦门等地，因此航线无他船竞争，经营较好，宣统元年资本增至五十万两。〖50〗

135 浙江铁路兴业银行成立，主要股东为浙江铁路公司，总行设杭州。后更名浙江兴业银行。

136 荣德生、荣宗敬与买办荣瑞馨创办振新纱厂于无锡，次年投产。此为荣氏兄弟投资纺纱业之始。至宣统元年（1909），振新纱厂改组，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总理。〖51〗此后荣氏兄弟克服困难，经营渐次扩大，辛亥革命后乃成为“面粉大王”、“纺纱大王”。

137 国人所设厂矿五十八家，资本额一千四百零五万元。较大者有：广西西湾煤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湖南久通炼锑公司（梁焕奎），汉口扬子机器厂（顾润章），上海内地电灯公司（王一亭），吉林永衡电灯公司，金陵自来水公司，大冶湖北水泥厂，广东裕益机器制造灰砂砖有限公司，耀徐玻璃公司（张謇等），广东惠州福惠玻璃厂（张振勋），江苏崇明大生纺纱二厂（张謇），振新纱厂（荣宗敬等），北京溥利呢革厂，上海日辉织呢厂，安徽阜阳裕兴榨油厂，汉口允丰饼油厂，山东济宁裕华实业公司，江苏镇江造纸厂（曾铸、尹克昌），上海巩华制革厂（严良沛）。〖52〗

〖1〗广州至九龙，又称广九铁路。

〖2〗卒日据《荣庆日记》115 页。

〖3〗参见瞿鸿禨被革职条。

〖4〗《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54 页。

〖5〗《江春霖集》上册 53—56 页。

〖6〗梁启超之年谱记云："两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为确定主张及解释权限，甚至双方辩释之奏议公函，均出于先生一人之手。"《梁启超年谱长编》500 页。

〖7〗《光绪朝东华录》总 5669—5670 页。

〖8〗实为革命党活动。

〖9〗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法国人伯希和又于敦煌盗取六千余卷经文及绘画等，学者谓其所盗较上年斯坦因盗者价值更高。宣统三年（1911）10 月，日人橘瑞超、大谷光瑞等于甘肃敦煌盗取数百卷珍贵之写经，另及雕像。

〖10〗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

〖11〗参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汪穰卿先生传记》卷四；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2〗清制，凡爵位均降等袭封，如亲王之子封郡王，郡王之子封贝勒，只八大亲王例外，俗称"铁帽子王"。

〖13〗《光绪朝东华录》总 5768 页。

〖1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03—511 页。

〖1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4 页。

〖16〗成立时间据《有关宪政公会的几件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 年 3 期。

〖17〗《杨度集》95 页。

〖18〗民国初，袁世凯击败国民党，尔后欲帝制自为，杨度时仍主

君宪，且视袁为适当人选，因组筹安会为袁之复辟鸣锣开道，及护国军起，袁死，杨度遭通缉。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组同盟会之时，尝欲杨度加入，以杨度主君主立宪未果。论辩之后，杨度乃云："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后杨度为袁世凯谋帝制败，果践斯言，于晚年助孙中山革命而反对北洋军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秋瑾之生年，有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等多种说法，暂存疑待考。

〖20〗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载《秋瑾史料》。

〖21〗《秋瑾史料》51页。

〖22〗约中称"南满"、"北满"。

〖2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18页。

〖24〗《光绪朝朱批奏折》三十二辑845—846页。

〖25〗岑春煊之免职，实系其政敌奕劻、袁世凯、端方等合谋陷之。先是，正月，岑春煊调四川总督，有诏令西行，岑春煊自陈有面奏机宜，拜疏后即由汉阳乘快车一日夜抵京。慈禧太后念其庚子年扈从旧劳，褒宠倍至，即内用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甫入见，即面参奕劻父子及袁世凯之党杨士骧、陈璧。及邮传部尚书命下，未莅任即又劾罢该部右侍郎朱宝奎。袁世凯、岑春煊，俱有宠于太后。世凯之宠由戊戌告变，春煊之宠由庚子护驾，皆从患难中奋翅而起，虽有外言，莫能间也。世凯恶春煊权势与己相埒，与奕劻比而谗之。及朱宝奎黜，仇恨益深。袁世凯与奕劻交结，而岑春煊与瞿鸿禨联盟。乃密奏春煊曾入保国会，为康梁死党，不可信。慈禧太后深恶康党，以春煊新被宠，不应有是，待之如初。粤人蔡乃煌失志居天津，侦得其情，思媚袁以求进，因入照相馆觅得春煊及康有为影相

各一，点景合成一片，若两人聚首密有所商者，献于世凯，世凯大喜，交奕劻密呈太后，证为交通乱党，春煊之宠遂衰。而上述惲毓鼎之弹劾，当亦为此计划之一部。《国闻备乘》卷二、卷三。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中，藏有端方至蔡乃煌信函数通，可证实端方、蔡乃煌确与岑春煊之免职有关。此外《赵尔巽档》中，有端方致赵尔巽函，亦可证端方与岑有矛盾。

〖26〗《梦蕉亭杂记》卷一。又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系直隶南皮人；项城即袁世凯，袁世凯系河南项城人。

〖2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9 页。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所有。

〖2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6—47 页。

〖29〗原文误印刷为七镇，实应为八镇。

〖30〗《光绪朝东华录》总 5723 页。按：然以经费缺乏等因，直至清亡，三十六镇之计划并未完成。

〖31〗唐振常《〈民报〉封禁事件诸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 1 辑。按：次年，日本政府乃有禁止《民报》第二十四号发行之事（见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记事）。

〖3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06 页、254—258 页。

〖3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06 页。

〖3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17 页。

〖3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845—849 页。

〖3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09—617 页。

〖37〗《光绪朝东华录》总 5812—5813 页。

〖3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67 页。

〖39〗《光绪朝东华录》总 5752 页。

〖4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60 页，编者所作标题谓三月初五日之折系“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此时宪政编查馆尚未成

立，当为“考察政治馆大臣”。

〖4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59—1062 页、1067 页。

〖42〗成立日期参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142 页。

〖4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305—307 页。

〖44〗《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总 45 号。

〖45〗《革命逸史》五集 122 页。

〖4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850 页。

〖47〗《光绪朝东华录》总 5787 页。

〖48〗《有关宪政公会的几件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 年 3 期。

〖49〗见《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分，北京图书馆藏。

〖50〗《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09 页。

〖51〗《荣家企业史料》17—27 页。

〖52〗《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 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六五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公元1908年

正月初一日（2月2日）

1 以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

十一日（2月12日）

2 命各省改良棉花种植。谕云：近来纱布进口，日益增多，实为漏卮之第一大宗。其因之一乃为种植之不善。闻美洲之棉，质量精良，皆因农业家之功，而中国则素不讲求。著农工商部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辑图书。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由该省督抚等督率认真提倡，设法改良。改良之棉花、纱布，税务处加以体恤。办有成效者，予以奖励。

十三日（2月14日）

3 以近日京师银价陡涨，物价增高，民众生计受困。命

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钱，以平银值。又严禁商肆抬高物价，禁私运铜圆入京，禁私铸铜圆。

4 又以各省鼓铸之铜圆日多，而制钱益少，加以奸商折扣盘剥，为害市面。命度支部通行各省厂，凡铸当十铜圆，必须于定额之外，加铸三成一文新钱，以资补救。

十四日（2月15日）

5 外务部奏，山西之矿务，本省商务局与福公司订赎回合同十二条。此案一律议结。

十六日（2月17日）

6 度支部奏定银行则例，中有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普通银行则例十五条，殖业银行则例三十四条，储蓄银行则例十三条。至本月三十日，度支部尚书载泽又奏准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

二十九日（3月1日）

7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准修订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1〗

8 是月，盛宣怀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为汉冶萍公司。

二月初四日（3月6日）

9 调湖广总督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四川总督陈夔龙为湖广总督。

同日，予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尚书衔，任驻藏大臣，仍兼川滇边务大臣。初七日，又谕命赵尔丰、赵尔巽配合加强西藏之经营，所需经费，由川省随时接济。后因西藏上层僧俗之反对，赵尔丰未能赴藏。

10 外务部、邮传部奏，与英公司商订“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二十四条，仍向英公司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但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该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选用英总工程师一人，该总工程师须听命于总办。又浙江绅商与邮传部、外务部达成之妥协，即不用本省押款，不需洋员查账，亦实现于此合同。奏上，得旨允准。〖2〗

初九日（3月11日）

11 宪政编查馆将结社集会律三十五条奏上。其中规定：集会结社凡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其关系政治者，非呈报有案，不得设立；关系公事者，虽不必一一呈报而官吏谕令呈报者，亦当遵照办理。其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或有滋生事端妨害风俗之虞者，轻则解散，重则罚惩。〖3〗得旨：依议行。

初十日（3月12日）

12 从外务部奏，将从前总理衙门所定传教士与督、抚、司、道、厅、州、县等官按照品秩来往相答之规定，一体撤消。嗣后地方官与教士往来，只以礼相待即可。

十二日（3月14日）

13 宪政编查馆核定民政部会同法部起草之报律，厘为四十五条，于本日上奏。谕准公布施行。施行报律，乃为防报纸议论时政及鼓吹革命也。

十六日（3月18日）

14 杨士琦往南洋考察商务归来，奏报考察之情形。谓南洋各地之大埠，菲律宾有华侨近四万人，越南有华侨二十余万，暹罗（今泰国）有华侨三百万，爪哇（今属印尼）有华侨六七十万，汶岛有粤籍矿工五万余，新加坡有华侨十二万人，槟榔屿有华侨二十余万人，大小霹雳（马来西亚）有华工二十万人。每至一处，皆促其互相联络，组成商会。

二十日（3月22日）

15 以英国允诺试行三年减少其自印度输华之鸦片，再次严谕禁烟。

先是，本月十七日，外务部奏，已与英国政府商定洋药进口递减办法：一、印度每年出口至中国之鸦片五万一千箱，自西历1908年1月起年减十分之一，惟需试行三年，视中国于栽种及吸食实行减少，限满再行递减。二、中国派员往印度监督鸦片出口。三、香港所熬之烟膏，禁入内地。四、各口岸租界内禁设烟馆及吸烟处所，并不得售卖烟具。五、禁止任便运入吗啡及吗啡针。

至是谕云：鸦片烟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

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令神州古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英国现已实行递减，相约试行三年，视中国栽种、吸食，实行减少，限满再为推减。我若不如期禁查，转瞬三年。此机一失，时不再来。若永远困于沉痼，势必无以为国。著民政部、度支部迅即会订稽核章程，严定考成。各督抚按照政务处奏定成案，督饬所属，切实举行。所有按年减少数目，每届年终，汇奏一次。其药税指抵各款，由度支部另行筹补，以备应付。事关国势强弱，民命寿夭，著内外臣工，协力通筹，认真办理。无论如何为难，必期依限断绝。

二十一日（3月23日）

16 命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回京供职，以出使日本国大臣李家驹改充考察宪政大臣，另派出使日本大臣。

二十五日（3月27日）

17 黄兴率革命军发动钦州起义。

黄兴率革命党人二百余人自越南进入钦州，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告示。二十七日至三月初二日，接连以少胜多，战胜清军，占钦州马笃山。此后黄兴率部二百余人转战钦、廉、上思一带，凡四十余日，屡获胜利，清军闻而生畏。后以弹尽援绝，黄兴率余部退入越南。孙中山曾多次赞赏黄兴此次领导起义之果敢与智慧，如：“克强（黄兴号）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4〕

二十七日（3月29日）

18 以铜圆日多，银价愈贵，物价愈昂，从度支部奏，命各省暂行停铸铜圆数月。此后有数省督抚请展限再铸，未获允。

三月初一日（4月1日）

19 沪宁铁路通车，自上海至南京下关，长三百一十一公里。〖5〗

初七日（4月7日）

20 以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理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充办理禁烟大臣。禁烟大臣之职任系专查验官员是否吸烟。是时清廷已决意禁绝危害中国已近百年之烟害，故有是举。谕命由该大臣精选中外良医，立即设立戒烟所，专司查验。除在京各衙门属员，有确知其素染嗜好者，由该管堂官照章参办外，其情形可疑之员，均咨送该所切实查验。如访闻各衙门司员有断烟未净者，即向该管衙门调往查验，若系堂官大员，准由该大臣奏请发交查验。外而监司以上大员，如经访问明确，亦准指名奏请调验。凡经查验人员，其确无嗜好或实已断净者，由戒烟所出具凭结，准其照旧供职。倘验明仍有嗜好，即据实照章奏参。京外各衙门属僚，责成该管长官严密设法查禁，如禁烟大臣发现其查验有误，烟疾未除，则将该管长官按瞻徇失察交部议处。又限三个月之内妥定章程，修建局所，奏明开办。又严令禁烟大臣务须破除情面，不避嫌怨，实

力奉行。寻，又准禁烟大臣溥伟等奏，三个月后，如有吸鸦片烟而巧为掩饰之官员，言官可立即参奏。

初十日（4月10日）

21 御史黄瑞麒奏请于京师由官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以为提倡，并命各省于省城、府城各设女子师范学堂一所。寻由学部议行。

十一日（4月11日）

22 从顺天府奏，以“语多悖谬”，封禁《京华报》馆，并将馆主唐继星监禁十年。

十七日（4月17日）

23 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再次上奏：窃臣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须求之外洋。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骇者。又抨击报纸请立宪开国会之言论，谓其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或一又云推倒政府。动浮言，几同乱党。又云，当使知上下之分，须先明宪法之名。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6〗此折上后，遭舆论界及立宪派人士之猛烈批评。

二十日（4月20日）

24 授候选郎中杨度为候补四品京堂，令在宪政编查馆行走。〖7〗

二十八日（4月28日）

25 农工商部奏准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公司招股三百万圆，并请直隶总督每年拨官款十五万预存银行，为保息之用。公司之总理为周学熙，协理为孙多森。总、协理虽均为农工商部奏定，然公司招股严守商业规则。公司招股之时申明：该公司系官督商办，官任监查保护之责，商任集股经理之事。一切股东权利，悉遵照商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办理。招集股本，计龙银三百万圆，分作三十万股，每股十圆。〖8〗

26 是月，廓尔喀（今尼泊尔）使十六人来京朝贡，觐见光绪帝。寻由理藩部带领再次觐见，又由理藩部带领瞻观颐和园。

四月初一日（4月30日）

27 同盟会于云南河口发动起义。

同盟会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自镇南关撤出之革命军百余人于前一夜自越南潜入，得清军防营响应，遂占河口。义军随北攻，逼近蒙自，然其队伍多清军降卒，纪律不严，指挥不一，弹药粮饷不继。孙中山乃委黄兴亲赴领导。黄兴抵河口，即拟率军北上，终以士卒不用命，黄乃返越南河内，拟组骨干队伍，不料为法警兵所拘，强送至新加坡。革命军失统一指挥，意见不一，又乏饷乏械，终致失败。黄明堂率六百余人突围入越南，为法国当局缴械送新加坡。当起义之发也，清廷甚为惊慌，先命奉旨赴

京之开缺云南布政使刘春霖（时已离滇）帮办军务，继又派广西提督龙济光率军前往，然未待二人到达，革命军已败，清军之得力者，惟总兵白金柱耳。

28 以报效巨额银两，开复已故之已革提督董福祥处分。

初七日（5月6日）

29 从陆军部奏，设陆军警察队（宪兵）一营又二队，专稽查军纪。此为中国最早之宪兵。

初十日（5月9日）

30 颁布《违警律》。是律先由民政部起草，继由宪政编查馆核改，共十章四十五条。于是日请旨颁行。

二十九日（5月28日）

31 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卒，予谥“文慎”。先是本月二十四日陆曾请开缺。时传其因戒鸦片烟而致死。

五月初一日（5月30日）

32 驻藏大臣联豫奏于西藏设陆军小学堂，速成一年毕业，调四川武备、将弁学堂毕业生为教习。其学生除选营兵二十余人外，另选汉属之达本三十九族十人，藏族十人。廓尔喀（尼泊尔）亦求送入四人。允之。

初八日（6月6日）

33 以光绪帝病，军机处电各省督抚，命精选名医，迅速来京。

初九日（6月7日）

34 清廷为咸丰、同治年间平灭太平天国及捻军有功大臣多隆阿、向荣、罗泽南、彭玉麟、鲍超等之后裔加官晋爵。

十三日（6月11日）

35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拟办瑷珲垦务，因黑龙江江北各屯悉被俄占，将南归之民按人数在江右地方安置。

十四日（6月12日）

36 都察院代奏云南籍官员吴炯等之呈，谓滇越铁路，关系云南大局，请废与法国人之约，收回自办。

十七日（6月15日）

37 御史赵炳麟奏请统一财政。其折谓：我朝财政之散，实由于财权之纷。各部经费各部自筹，各省经费各省自筹，度支部罔知其数。请统一财权，整理国政。奏上，下会议政务处议。寻会议政务处奏：该御史所奏，深合立宪国通例。请饬下各该督抚，先行查明出人各款，并将国税地方税分别核定，咨明度支部会同臣处汇拟切实可行章程，请旨颁行各省，分期照办。

十九日（6月17日）

38 邮传部定将电报收归官办，由官出资将商股买收。

39 是月中旬，广东连日大雨，东、西、北三江同时涨

发。受灾较重之南海、三水、清远、高要、高明、鹤山、四会等县，共决围基八十余处，田庐尽成泽国。乡民财物，悉付东流。被水之区甚广，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巨灾。〖9〗

二十五日（6月23日）

40 度支部奏，抵补因禁烟而减之药税（鸦片税）之法，目下惟有盐斤加价。拟无论何省，通行每斤暂加四文，实属轻而易举。倘各省实力疏销，每年当可得四五百万两。以一半解部，抵补练兵经费，以一半划归产盐销盐省份，可暂济目前之急。又谓此次酌加盐价，系为抵补药税而设，各省务须一律遵行，于本年七月初一日通行照数加收。得旨允行后，度支部随即于次日电各省执行。〖10〗其时各省财政均甚艰难，度支部电达各省后，江南、山东又奏请于部定之加价外再加二文，以为本省财政之用，均获准。

二十六日（6月24日）

41 侍讲学士朱福诜奏请开设议会。

二十七日（6月25日）

42 命邮传部查看各省铁路公司情形。谕云：铁路为交通大政，近年来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著邮传部遴委委员，分往各路确实勘查，各路工程，应分几年造竣，公司股本，能否按年接济。一面妥筹办法，严定期限。倘所集股资，不敷尚巨，或各存意见，推诿误工，以致未能依限完竣，即由该部会同该管督抚另

筹办理，以期各路迅速造通。

二十八日（6月26日）

43 因未能戒断鸦片，革湖南补用知县余龙德职。此后因未能戒除鸦片而被革职之官员尚多，本年即有：内阁学士文海、载昌烟瘾未除，希图蒙混过关，为禁烟大臣查出，谕将此二人革职。稍后又有笔帖式启绶等被革。又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以鸦片嗜好未除，一次即革山东三十余官员之职。

六月初二日（6月30日）

44 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宪政编查馆，请两年内开国会。是时主张立宪之绅商学界人士，以外患日亟，应速开国会，实行立宪，方能挽救。

寻政闻社亦以该社全体会员名义电宪政编查馆，请三年内开国会，其电文谓：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期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空言预备，则成功难。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

初四日（7月2日）

45 以创办女学，慨捐巨款，赏前直隶布政使增韫之母及妻匾额。此为清廷褒奖女学之首次记载。

初十日（7月8日）

46 资政院奏定院章之前二章，即总纲、选举。次年方

将其余八章草定。其总纲规定：资政院设总裁二人，以王公大臣著有勋劳通达治体者，由特旨简充；副总裁二人或四人，亦由特旨简充；资政院议员以钦选及互选之法定之。〖11〗

二十日（7月18日）

47 谕：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数年来，官绅商董，意见参差，迄无成效。长此因循，必致坐失大利，贻误路政。著派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兼充督办粤汉铁路大臣，会商邮传部及三省督抚，督饬在事官绅商董，认真筹办，所有路务大端，由该大臣通筹三省全局。

二十一日（7月19日）

48 准达赖喇嘛来京陛见。达赖喇嘛早有陛见之意，清廷以藏事未定，未允。至是，藏事较平静，是以准其来京。是时达赖喇嘛在山西五台山。

二十二日（7月20日）

49 以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命奉天巡抚唐绍仪为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并予唐尚书衔。

又命唐绍仪兼充考察财政大臣，赴日本及欧洲诸大国，将诸国经理财政办法，详细调查，随时奏闻，以备采择。又谕：近来与各国商订免厘加税之约，亦系财政大端，命其于抵各国访问时，相机提议。〖12〗

二十四日（7月22日）

50 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

章程》。

章程为宪政编查馆所拟，于本日上奏公布。其折述咨议局之要旨曰：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民人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故不可无议院以为人民闻政之地。东西立宪各国，虽国体不同，法制各异，而要之无不设立议院，使人民选举议员，代表舆论，是以上下之情通，而暌隔之弊少。

又谓，中国非联邦制，因之咨议局与联邦制之地方议会亦不同。咨议局之设，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以裒集一省之舆论，而上仍无妨于国家统一之大权。此其要义一也。夫议院乃民权所在，然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议政之权虽在议院，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

其章程规定：议员之选举为复选制，即由有选举权之人选出选举议员人，再由选举议员人选出议员。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均有资格限制，其选举权之资格为：须年满二十五岁以上。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被选举权资格与此相同，惟年龄须三十岁以上。又按西方惯例，官吏、军人、警察等无选举权，然学堂学生及教员无选举权却系别出心裁。

咨议局之权限规定为：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本省

岁出入预算及决算，本省税法及公债事件等。咨议局议定可行事件，呈候督抚公布施行。若督抚不以为然，应说明原委事由，令咨议局覆议。咨议局议定不可行事件，得呈请督抚更正施行。若督抚不以为然，照前条第二项办理。咨议局与督抚争执不下时，督抚得将全案咨送资政院核议。

奏上，懿旨允准，并命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

同时又命：著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督同馆、院谙习法政人员，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迅将君主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择要编辑，并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各事，分期拟议胪列具奏呈览。俟朝廷亲裁后，当即将开设议院年限钦定宣布。〖13〗

咨议局章程颁布后，各省即开始设立咨议局之筹备事宜。

二十五日（7月23日）

51 实授杨士骧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二十七日（7月25日）

52 以政闻社成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领衔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清廷谕将陈景仁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上谕并谓，开议院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

稍后，清廷又命查禁政闻社。上谕云：近闻沿江沿海

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必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此谕颁后，政闻社已无法维持，只得由总务员马相伯登报宣布解散。

二十八日（7月26日）

53 湖北革命志士于武昌成立革命团体湖北军队同盟会。其中多原日知会之革命志士。后以负责人任重远入川，会务陷于停顿。

54 是月，虞和德（洽卿）创办宁绍轮船公司，资本七十万元。此公司系因外轮及招商局垄断抬高运费，虞乃愤而自办公司。先购二千六百四十一吨之宁绍轮，继购一千五百八十五吨之甬兴轮，宣统元年（1909）正式营业，主营上海、宁波间航线。宁绍营业后，英商太古公司等跌价竞争，图挤垮宁绍，宁绍幸得宁、沪等地绅、商、民之支持，而得以坚持不败。〖14〗

七月初四日（7月31日）

55 据湖广总督陈夔龙电奏，湖北大水成灾，黄冈、麻城、黄安等地最重，居民荡析流离，惨不忍睹。奏上，谕命拨帑银六万两救灾。

十一日（8月7日）

56 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宪政情形。

达寿自上年十月受命赴日本考察宪政，至此已及半载。其奏赞同立宪。所建言有二：一曰政体之急宜立宪。谓君主、民主，是为国体；专制、立宪，是为政体。国体根于历史而固定，政体随乎时势而流动。有虑政体变更而致国体摇动者，大误也。二曰宪法之必当钦定。其阐述之重点在钦定宪法。谓宪法之制定形式，大略分为三种，即钦定宪法、协定宪法、民定宪法。而政治运行，实际亦相应分为三种，即大权政治、议院政治、分权政治。前者如日、俄，第二者如英、普、奥匈，后者如法、美。大权政治者，以君主为权力之中心，其机关虽分为三，而其大权则统于一。如日本，君主对于内阁，可自由进退大臣；对于议会，君主自为立法之主体，议会不过有参与之权；对于裁判，裁判权虽寄于裁判所，而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之事，仍属天皇之自由。达寿谓中国即应行大权政治，由钦定宪法。“政体取于立宪，则国本固而皇室安。宪法由于钦定，则国体存而主权固。此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15〗达寿又进呈考察记录一册及所编书十五册。

八月初一日（8月27日）

57 清廷颁布《宪法大纲》，同时宣布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定九年后召开国会。

《宪法大纲》由宪政编查馆、资政院〖16〗拟定。《宪法大纲》前之说明云：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上自朝廷，下至

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谨本斯义拟定《宪法大纲》。

大纲首列“君上大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君上有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

次为“附臣民权利义务”，主要有：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

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再次为“附议院法要领”，其要者为：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然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

第四为“选举法要领”。

同时奏上者，尚有“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清单分九年筹备各项事宜，其事有逐年筹办地方自治、编定法律、普及教育、化除满汉畛域、调查户口、试办财政预、决算，等等。至第八年规定“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五十分之一”。至第九年，“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于第九年颁布宪法，举行上下议院选举，开国会。

奏上，懿旨允准：该王大臣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并命各衙门及各省认真筹办。〖17〗

十一日（9月6日）

59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黑龙江省缩短禁种罂粟期限，

自明年正月可一律禁绝。此外尚有江苏、安徽、河南、云南、福建诸省，亦先后报度支部，可自下半年起禁种。

十九日（9月14日）

60 武卫左军总统直隶提督马玉崑卒，旋赠太子太保，予谥“忠武”。其军由姜桂题接统，并以姜桂题为直隶提督。该军此后纳入北洋系统。

九月初二日（9月26日）

61 从礼部奏，将明末清初之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孔子庙。

初十日（10月4日）

62 度支部奏所调查之洋药进口、土药出产及行销数目。奏谓：光绪三十一年产土药十四万二千六百九十八担，销十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五担；三十二年产土药十四万八千一百零三担，销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三担；三十三年产土药十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三担，销九万七千七百三十八担。光绪三十一年销洋药五万一千九百二十担，三十二年销洋药五万四千一百七十担，三十三年销五万四千五百八十四担。两相比较，国内所产之土药，产、销均已见减少，而进口之洋药反见增加。

奏折又言，不可官营专卖，否则将有碍禁烟。又建言产烟之省以禁种为主；东南诸省多吸进口鸦片，应以禁吸为主。又谓应乘业经见效之机，力为扫除，可早于十年禁除净尽。〖18〗

63 立宪团体贵州自治学社成立。学社之酝酿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19〗，张百麟等为之首。自治学社政治意向较为激进，与同盟会有联系，武昌起义后积极响应。

十一日（10月5日）

64 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奕劻等会同资政院总裁溥伦等奏定币制，定以银为本位，并统一币制。

奏上，上谕云：币制为财政大纲，各国以金币为主，以银铜各圆为辅，规制精密，流通便利，但须累年经营，始克完备，皆非一蹴所能几及。中国财政紊淆，币制亟宜厘定。欲以实金为本位，则巨本难筹，若定虚金为本位，则危险可虑。自应先将银币整齐画一，然后稳慎筹措，徐图进步。将来行用金币，可望妥实无弊。兹据该王大臣奏称，中国两、钱、分、厘，习用已久，实难废改。著即定为大银币一枚，计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五钱重之银币，以便行用；并附铸减成之库平一钱暨五分小银圆，以资补助。其两种银币，按九成八足银铸造；两种小银圆，按八成八足银铸造。京外大小各衙门，库款收发，悉归一律，永不准再有补平、补色、倾熔、火耗、平余各名目。计期分年，务将通国银币统归画一。

二十日（10月14日）

65 达赖喇嘛觐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于仁寿殿。〖20〗

二十五日（10月19日）

66 日本政府应清廷之要求，禁止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第二十四号发行，并不准再行刊登反清革命之文。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曾欲将《民报》迁美国出版，终不果行。此后《民报》被迫停刊〖21〗。

【考异】有关中国近代史之著述、回忆多记日本禁止《民报》出版，或谓封禁《民报》误。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日本政府实只禁止二十四号发行，并禁止刊登革命文字。日本内务大臣命警察总监通知章太炎之命令为："《民报》第二十四号，有人告发，违背《新闻纸案例》第二十三条，遂依同《案例》之第二十三条，停止其发卖颁布。且记事如《革命之心理》、《本社简章》与有同一主旨事项之记载，皆被停止。"（参见唐振常《〈民报〉封禁事件诸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辑）

二十九日（10月23日）

66　慈禧太后懿旨：为依限开设议院，著各衙门统限六个月内，按照宪政编查馆及资政院前奏格式，各就本管事宜，以九年应有办法，分期胪列奏明，交宪政编查馆会同覆核，请旨遵行。

67　是月，广东飓风大作，潮水暴涨，广州、肇庆等府各属，致倒塌房屋，伤毙人口，并有沉船、决围、坍城、淹田等事。

68　是秋，南方湖北、江苏、安徽之新军于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由荫昌与端方负责校阅。

十月初四日（10月28日）

69 准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聘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冈田朝太郎、小河滋次郎，法学士松冈义正分纂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草案。

初六日（10月30月）

70 光绪帝于紫光阁宴达赖喇嘛。

初九日（11月2日）

71 达赖喇嘛再次觐见慈禧太后及光绪帝。觐见后，慈禧太后以懿旨命加达赖喇嘛封号，其原封号为“西天大喜（善）自在佛”，所加之封号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慈禧太后懿旨又命：达赖喇嘛受封后，即著仍回西藏。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宇永保治安。

十四日（11月7日）

72 命庆亲王奕劻驰往东陵，验收普陀峪万年吉地工程。至本月二十一日方回京。或谓此系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病危，特令奕劻外出，以不使预立新皇事。

二十日（11月13日）

73 光绪帝病危。慈禧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同日，慈禧太后又命：“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次日于光绪帝逝世之前，又谕云：“朝会大典，常朝

班次，摄政王著在诸王之前。”

二十一日（11月14日）

74 光绪帝卒。

光绪帝（1871—1908），名载湉，爱新觉罗氏，醇亲王奕譞第二子〖22〗，生于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之醇亲王府〖23〗，其母为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同治帝死，慈禧太后命载湉继皇帝位。其时年不满四岁，仍由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24〗。光绪帝幼时，由翁同龢与侍郎夏同善授读，又由其父醇亲王奕譞随时照料，而翁同龢一直任师傅，与光绪帝甚为亲密，对其思想亦有相当影响。光绪十二年（1886）亲政，然仍由慈禧太后训政。十五年（1889），光绪帝大婚，皇后为慈禧太后之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另有侍郎长叙之两女为嫔（即珍妃与瑾妃）。甲午战败后，光绪帝决志变法以求中国之强，而百日维新不幸为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之政变所推翻。二十四年（1898）以后，光绪帝已全无权力，虽见臣工，然多不发一言，形同木偶。且幽居瀛台，直如囚犯。二十六年（1901），当决策与列强和战之关键，对政事久不发言之光绪帝坚决反对与所有列强开战，一曰“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再曰奈何以民命为儿戏？然慈禧太后不予理睬，终成与世界所有列强开战之局。及京师陷，与慈禧太后同逃西安。临行其所爱之珍妃为慈禧太后令推入井中而死，由是更为郁郁。暇时常与内监为游戏，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而后扯碎之。有

时或绘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盖其恨袁世凯告密也。〖25〗回銮后，其处境稍稍好转，但于政事绝无决策之权，且举朝无一亲信之人，临朝仍不多言。而其人本极聪明，于政事甚为明白，时人曾记，慈禧太后、光绪帝一同召见大臣时，慈禧太后于人或事偶或忘之，光绪帝则能脱口说出。而其不平之气，亦时有流露，如袁世凯亲信王士珍补副都统，光绪帝即曰："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三十二年（1906），袁世凯留京议立宪，光绪帝忽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26〗其本心或蓄意韬晦，惜天不假年，于抑郁、孤独、苦闷之中度过名义贵为皇帝，实则形同囚徒之残生。是日上谕所叙之病状为："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终年三十七岁。清廷对外公布称："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光绪帝死后，由内阁、各部院会议尊谥及庙号，至十一月十五日由载沣允准，为谥曰"景皇帝"，庙号曰"德宗"。

【考异】光绪帝之死，与慈禧太后之亡，相隔不过 24 小时，因之世人于光绪之死猜测甚多，有谓慈禧害死者，有谓凶手系大太监李莲英者，亦有云系袁世凯者。有学者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光绪帝医案研究考证，谓光绪帝长期患病，加之心情抑郁，身体日趋衰弱。从光绪临终前数日之医案分析，并无突发异常之症状。故光绪之死，实为病情逐渐恶化之结果，并非被人谋害。又谓，其时

若谋害光绪，必须慈禧主谋或至少得其默许，然若慈禧本人自信其身体尚无危险，自不必谋害光绪。而慈禧系光绪死后，其病情方加重，因之其未必知己之将死，故无立害光绪之必要。其命载沣摄政之懿旨，仍欲握朝廷大权，可反证此点。（朱金甫、周文权《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论慈禧那拉氏之死》，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3期、1985年4期）

75 慈禧太后命溥仪继皇帝位。

同日，另有两道与帝位继承相关之懿旨：

其一：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其二：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时人记溥仪之继位及载沣之摄政云：孝钦（慈禧太后）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孝钦颔之。翌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张之洞入内，谕以立溥仪为穆宗（同治帝）嗣。溥仪，醇亲王载沣子也，时仅三岁，视德宗嗣位时龄尤弱。世续、张之洞恐光绪帝之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辞奏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太后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

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张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张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张之洞又曰：“皇帝临御三十余载，不可使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行。”是时德宗固无恙也。太后默不言，良久曰之洞曰：“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从汝请，可即拟旨以进。”策既定，电召奕劻回京，告以谋。奕劻叩头称善，遂于十月某日颁诏明告天下。袁世凯不预定策之功，自知失势，伪称足疾，两人扶掖入朝。〖27〗

二十二日（11月15日）

76 慈禧太后懿旨：昨经降旨，特命摄政王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需请皇太后〖28〗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载沣，爱新觉罗氏，醇亲王奕譞之子，光绪帝之弟，生于光绪九年（1883）。十六年十一月（1891年1月），其父奕譞去世，载沣袭醇亲王。载沣初预政治活动乃为二十七年（1901）代表清廷赴德道歉。载沣在德目睹德国海陆军之强盛，德皇族自幼年起即受严格之军事训练，而国势之强盛，印象甚深，于日后影响甚大。〖29〗自德回国后，慈禧太后指定其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成婚。二十九年（1903），为随扈大臣。三十二年（1906），考察政治五大臣归来，朝廷议立宪事，载沣亦奉慈禧太后命参与讨论，

然载沣未表示意见。三十三年（1907），瞿鸿禨罢后，慈禧太后命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而本年正月正式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之意，本为以其分奕劻之权，然载沣既无政治经验，又乏亲信之支持，因而无所表现。及慈禧太后命载沣子溥仪为帝，以载沣摄政，载沣遂登最高统治者之位，时年二十五岁。〖30〗载沣性情恬淡，其房中悬一联曰："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又尝于团扇书白居易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以言志。〖31〗传其于宣统三年（1911）退摄政王之位后云："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32〗

77　未刻，慈禧太后卒。

慈禧太后（1835—1908），那拉氏，以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生于北京〖33〗。父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二年（1852）五月，被选入宫，封兰贵人〖34〗。四年（1854），封懿嫔。六年（1856）三月，生咸丰帝惟一之子载淳，得晋懿妃，次年封懿贵妃，在后宫之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其人聪明机警，加之生得皇子，甚得咸丰帝之宠幸，此后乃渐参与朝政。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帝死热河，联合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及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遂夺得最高之统治权。其统治之术，常用互有矛盾之两派，使其相牵制，而己则操纵其间。慈禧太后沉毅刚强，发怒时威严无比。据庚子年（1900）随侍太后之吴永记：某日吴面奏，请昭雪是年以反对开战被杀之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人，

言尚未尽，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迸突，额间筋脉悉偾起，露齿作噤龂状，厉声曰："吴永，连你也这样说耶？"予从来未见太后发怒，猝见此态，惶悚万状。忽而云消雨霁，依然无迹，可谓绝大幸事，然予真已汗流浃背矣。吴永叹曰："不意太后盛怒时，威棱乃至如此。昔人谓曾、李两公，当时威权盖世，一见太后，皆不免震慑失次，所传固当不虚也。"〔35〕其统治中国四十余年，群臣乃至亲王均俯首帖耳，无稍敢挑战其地位与权威者。然慈禧太后有统治之权术，而乏世界眼光，能历经政治大风浪而不倒，却无术挽救国家之颓势，而贪污盛行，政以贿成，其腐败亦透顶矣。及其卒，清王朝亦已风雨飘摇，奄奄一息矣。

【考异】清亡之后，下述之传说广泛流行：谓清之祖先攻打叶赫部之时曾大肆杀戮，叶赫部之男子几为杀尽。因叶赫部首领临终前遗言，谓我叶赫那拉即便仅剩一女，亦必复此仇。故自清初即留祖制：不选叶赫氏女子入宫。甚且谓慈禧之入宫，即为覆亡清廷。此说甚误。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受叶赫部救护，并娶叶赫部首领之女为妻，即孝慈高皇后。其后满洲与叶赫部争雄，遂为仇敌。叶赫部最终虽为满洲所灭，但并未大行杀戮。此后叶赫那拉族为清朝之建立立大功者甚多，且为清代满洲八大世家之一。有清一代，叶赫那拉族之人任要职者甚多，亦有多人入宫为妃。据清宫档案记载，仅咸丰帝之众妃之中，便有三位姓叶赫那拉。故清亡后关于叶赫与爱新觉罗世仇之传说不足信。（参见王道成《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家族》，载《西太后》）

又，私家笔记及野史多谓慈禧少时家境贫寒，生活困苦，绘声绘色，以致某些史家亦信以为真。实则慈禧之曾祖、祖父皆任中级官吏，其父惠征任安徽宁池太广道，而惠征死前慈禧已被选入宫。故其家境决非普通百姓可比。（参见俞炳坤《慈禧家世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3、4期）

二十五日（11月18日）

78 定新皇年号为“宣统”。

二十六日（11月19日）

79 熊成基起义于安庆，旋败。

熊成基，驻安徽安庆新军炮队队官，光复会员，亦为另一革命团体岳王会骨干。时清帝、太后新死，熊等乘机起义，是晚新军炮、马营先起，他军响应，约千余人攻安庆，然城内先约之内应未能如约，义军血战一日夜而未能下。熊成基乃率军于次日下午向集贤关、桐城突围，旋败。熊成基出走日本，后在哈尔滨为清吏逮捕杀害。

二十七日（11月20日）

80 谕曰：本月二十七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日）

81 溥仪于太和殿行登基礼，正式即位。

溥仪，爱新觉罗氏，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906年2月7日）出生，时不满三岁。

初十日（12月3日）

82 谕旨重申预备立宪：大小臣工，均应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事机。

83 因达赖喇嘛在京不服水土，不便久在京等候受封，准其离京，至西宁塔尔寺候封。俟封后即遵旨回西藏。

同日，理藩部代奏达赖喇嘛之意，请予以奏事之权。未获允。

十四日（12月7日）

84 谕设变通旗制处，派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大学士那桐、侍郎宝熙、熙彦、达寿司理其事。

二十日（12月13日）

85 湖北革命党人成立继军队同盟会之群治学社，其负责人有杨王鹏、黄申芗等。后因欲乘长沙饥民抢米暴动之机起义，被清吏侦知，乃另改组为振武学社。

二十五日（12月18日）

86 上光绪帝皇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

87 两江总督端方奏准筹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商品博

览会）。

二十六日（12月19日）

88 谕赏庆亲王奕劻世袭罔替。〖36〗

同日，加张之洞、袁世凯太子太保衔，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衔。其他王公大臣亦有赏赉。

二十八日（12月21页）

89 度支部奏清理财政之办法：清理财政要义有二：曰统一、曰分明。现在急当整理者有六：外债之借还，宜归臣部经理；在京各衙门所筹款项，宜统归臣部管理；各省官银号，宜由臣部随时稽核；各省关涉财政之事，宜随时咨部以便考核；直省官制未改以前，各省藩司，宜由部直接考核；造报逾限，宜实行惩处。嗣会议政务处于统一之若干政策有疑义，然度支部坚持原议，上谕乃支持度支部。其时度支部尚书为载泽。

十二月初三日（12月25日）

90 设禁卫军，派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拔取精壮，认真训练。此项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辖调遣。

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由北洋之新军任禁城周围之巡逻及护卫，然此时载沣等少壮亲贵已拟罢黜袁世凯，势不能再依赖由袁世凯训练成军之北洋军，因定计编练以满族士兵为主之禁卫军，而由摄政王亲自统辖调遣。此亦为载沣集中军权之举措之一。

上谕指派之专司训练大臣有三，然实际负其责者为载

涛。载涛为光绪帝及摄政王载沣之弟，时年仅二十一岁。载涛曾在贵胄学堂学习，喜骑马，精骑术。载涛颇思有所作为，亲贵之中率先剪发者即为载涛，任军职后，平日着军服，长靴佩刀，以致亲贵中守旧者嗤之以鼻。又力图收揽人心，传清末王公不受贿赂者，仅载涛与善耆两人。

寻载涛等奏定禁卫军营制饷章及禁卫军训练处人员职掌。此后禁卫军之训练开始，编为两协，总计一万二千人。载涛得留日回国之良弼之助，自各旗营中抽调精壮兵丁，又从山东、直隶挑选农家壮丁入伍，再从第一镇调军官，历时二年多，编练成主要由满族人组成之一镇禁卫军。初成军时，骨干军官多来自主要由满族士兵组成之陆军第一镇。禁卫军较其他新军装备更为精良，待遇亦更为优厚。载涛为禁卫军统领，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37〗

初八日（12月30日）

91 命自本年十二月初十日起，所有莫啡鸦及刺莫啡鸦（均为由鸦片提炼之毒品）之药针，概行禁止运进中国各口，医药必需者另定办法。又命无论中外人士，皆不准在中国境内制造上述物品。

初十日（1909年1月1日）

92 邮传部由梁士诒负责接收京汉铁路管理权。

十一日（1月2日）

93 清廷以足疾为辞，罢免袁世凯。

谕云：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

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袁世凯罢免之细节，人言言殊，然多谓少壮亲贵本欲置袁死地，或至少予以重惩，然军机处之元老皆反对，故以足疾之名开缺。据时在清廷任职之恽毓鼎之密函云，当决定罢免袁世凯之时，初拟之谕旨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褫职编管处之。是时军机大臣世续入见，力为袁世凯解脱，乃易为其后公开之免职谕旨。随军机大臣张之洞入对，亦为袁世凯说，并力陈袁之才可用，弃之可惜。摄政王载沣乃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皇太后。”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载沣不悦云：“公勿哓哓，奉行制书可也。”袁世凯既闻罢职之命，其长子袁克定忽谓其父，谓将诛之。袁世凯大惧，既晚微服奔天津依杨士骧，且拟乘轮赴日避祸。世续适往袁宅慰之，阍人以疾辞，世续排闼而入，阍穷，乃吐实。世续大惊，谓如是真速祸矣。急以电话促之还朝，云决无后命，奕劻亦保其无事，杨士骧亦劝回京，袁世凯始于次晨返京。阅四日，乃挈家离京。〖38〗

94 命那桐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二日（1 月 3 日）

95 以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署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

十三日（1 月 4 日）

96 以毓朗补授步军统领。

十四日（1月5日）

97 定光绪帝葬西陵之金龙峪，其陵名为崇陵〖39〗。光绪帝在日，未择葬地，及其故，清廷乃于十月二十四日谕："大行皇帝尚未择有陵寝，著派溥伦、陈璧带领堪舆人员，驰往西陵，敬谨查勘地势，绘图贴说，奏明请旨办理。"至此乃定葬地，并命择期兴工。〖40〗

十五日（1月6日）

98 袁世凯离京，为之送行者，有杨度、学部侍郎严修〖41〗及端方之弟端绪、端方之子继先。载涛忆云："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有虚名。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危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沣，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我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从判断了。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奕劻尚模棱其词，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地说出什么'主少国疑，

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42〗

二十日（1月11日）

99 度支部奏定经宪政编查馆核议之《清理财政章程》。章程言清理财政之宗旨为：以截清旧案，编订新章，调查出入确数，为全国预算、决算之预备。拟于度支部下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专办清理财政事宜。除将财政制度近代化外，度支部之意，实欲将久为督抚掌握之财权收归中央。是以各省之清理财政局以藩司或度支司充总办外，复设财政监理官二员，由度支部直派员充任。

二十七日（1月18日）

100 命办理地方自治。宪政编查馆将经其核议之民政部所拟《地方自治章程》奏上，得旨命各省迅即筹办。章程共一百一十二条。章程所定自治之范围为：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慈善之事）、公共营业等，但有属于国家行政者，不在自治范围之内。其奏折中亦谓：地方自治既所以辅官治之不及，则凡属官治之事，自不在自治范围之中。地方自治由民众公选之乡董（设于乡）或董事会（设于城镇）及议事会负其责。〖43〗

101 是月上旬，御史赵炳麟弹劾袁世凯。折中谓，德宗以三十余年之长君，束手受钳，终身郁结。又谓当此主少国疑，似袁世凯之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者，久在枢垣，他日必生意外之变。

迨袁世凯罢后，赵炳麟又曾密奏，请将袁之党羽直隶总督杨士骧调开直隶，另以可信之人任之。又请免与袁沆瀣一气之庆亲王奕劻。密折上，载沣召见之，赵乃请宣布光绪帝之密诏，大赦党人，以岑春煊典禁卫军兼掌军咨府，用张謇、汤寿潜、康有为、梁启超、郑孝胥等为摄政府顾问兼授皇帝读。罢奕劻，专任张之洞长军机。然事为张之洞反对，议遂寝。〖44〗

102 王文韶卒。〖45〗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晚号退圃。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同治八年（1869），任湖南布政使。十年（1871），署湖南巡抚，次年实授，至光绪三年（1877）召其至京，在湘凡八年。光绪四年（1878），署兵部侍郎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年为军机大臣。其后一度因失察属员收受贿赂降二级调用。二十年（1894），中日战起，充帮办北洋军务大臣，次年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之初，慈禧太后欲以亲信荣禄控驭直隶之军队，乃将王文韶内调，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二十六年（1900），曾反对与列强开战，然以惧慈禧太后，未敢坚持己见。八国联军陷京师，与慈禧太后、光绪帝同逃西安，授大学士。回銮后仍为军机大臣。三十一年（1905），以年迈免去军机大臣，后又允其开缺归里。清廷追赠太子太保，予谥“文勤”。

103 是年初，兰州黄河铁桥动工。此桥系由陕甘总督

升允奏修，由德商承办，于上年九月十一日订合同。

104 浙江人李云书等创办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上海。

105 王国维《人间词话》连载于《国粹学报》，《人间词话》为诗歌理论及鉴赏著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并为人们喜读。

106 华侨商人张健三创办华暹轮船公司，航行中国至曼谷、新加坡之间。

107 周宗贤等创办西江航业公司，航行于广东西江。

108 国人创办之机器厂矿五十二家，资本额一千六百一十二万余元。其较大者有：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山西平定保晋公司（刘懋赏等），甘肃古浪之甘肃炼铜厂，天津铁丝铁钉厂，广东电力有限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周学熙），重庆烛川电灯厂，上海同昌纱厂（朱志尧），江阴利用纱厂，上海市汇制绒厂，汉阳天盛榨油厂，武昌白沙造纸厂，上海龙华制革厂。〖46〗

109 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自日本归武汉，与湖北革命党人黄申芗、邓玉麟等于湖北建立共进会组织，并将所联络之湖北会党编为五镇军队，以曾任东京共进会会长之刘公为大都督。湖北共进会曾数度准备起义，均未发而败，

后乃将活动重点转向新军。

较湖北共进会建立稍后，焦达峰亦于湖南建立共进会组织。且两湖之革命党人联络密切，相约互相响应。

孙武，字尧卿，湖北夏口（即今汉口）人，生于光绪六年（1880）。孙武出身军官家庭，自幼好武，尝入湖北武备学堂，并任下级军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就学于大森军事讲习会，参与发起共进会并为骨干分子，当年归国。

〖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851 页。

〖2〗《光绪朝东华录》总 5855—5856 页。按：然浙路之争执并未完结。直至宣统三年（1911），盛宣怀与英方协议，将苏杭甬路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风潮乃平。

〖3〗《光绪朝东华录》总 5860 页。

〖4〗《建国方略·有志竟成》，载《孙中山全集》六卷 240 页。

〖5〗《中国铁路大事记》51 页。

〖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336—338 页。《光绪朝东华录》记其事在五月二十日，乃奉朱批时间。

〖7〗《光绪朝东华录》总 5885 页。

〖8〗引自私家收藏之京师自来水公司股票。经两年之建设，至宣统二年（1910）二月初十日，京师自来水公司向京师城厢供水。是为北京市政建设之一大变革。该公司历经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收归国有。

〖9〗《光绪朝东华录》总 5933 页。

〖10〗参见：《光绪朝东华录》总5929—5930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五百五卷。

〖1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28页。其选举一章后有较大改动。

〖12〗按：唐绍仪之行，名为致谢专使，而真正之目的系欲缔结中美德同盟及洽商东北开发贷款（即满洲银行贷款），以抵制日本对中国东北之步步侵逼。然日本于唐绍仪抵美前夕，已先一步与美国达成“路特—高平协定”，日本以表面承认维持满洲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换取美国对满洲现状之承认。因之唐绍仪无功而返。然此后清廷仍欲联美以抵制日俄。参见：卿斯美《辛亥革命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研究》，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1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67—684页。

〖14〗《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12—414页。

〖1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25页。

〖16〗其时资政院并未开院，此处应指已任命之资政院总裁（时为溥伦、孙家鼐）。

〖17〗以上均载《光绪朝东华录》总5976—5984页。按：此宪法大纲，刻意模仿日本帝国宪法，不惟钦定宪法之立意与日本同，甚至多处字句亦复相同。

〖18〗《光绪朝东华录》总6001—6003页。

〖19〗《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149—151页。

〖20〗牙含章《达赖喇嘛传》记达赖喇嘛于八月二十日觐见太后及光绪，疑为藏历。达赖进京实已在九月。此处时间从实录。

〖21〗后曾秘密出版两期，由汪精卫负责。

〖22〗长子早夭。

〖23〗光绪十四年（1888），以皇帝出生于此，另建醇亲王府于什

刹海后海北岸，即今卫生部及宋庆龄故居所在地。

〖24〗慈安太后于光绪七年（1881）亡。

〖25〗《庚子西狩丛谈》卷三。

〖26〗此类记载甚多，参见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载《近代稗海》一辑。

〖27〗《国闻备乘》卷三《孝钦临危定策》。原文在“遂于”后作“十一月”，误，应为十月。

〖28〗指光绪帝皇后隆裕。

〖29〗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30〗按：载沣掌权之际，外而日俄之侵略步步进逼，内而社会矛盾愈益尖锐。财政竭蹶，政府中中央与地方、满与汉之矛盾已十分尖锐，革命党之活动日益活跃，社会之不满若火山将发。然载沣不知也，或虽知亦无术化解。载沣虽非糊涂昏庸之辈，然其经验能力实不足以当此非常时期之重任。不惟载沣，举月朝中，其满族高官贵族中实乏能力挽狂澜之人。载沣摄政后之政策，一言以蔽之曰，集权而已。因而与掌握大权多年之奕劻、袁世凯冲突。乃罢免袁世凯，设法排挤奕劻。为其主谋者，主要为载泽、善耆两人，所依赖者，少壮亲贵而已，然此等人非纨绔子弟，即志大才疏之辈，故其集权之举措虽多，而实效则甚微，反激起汉族官员及地方督抚之不满。庚子（1900）以来之新政，载沣照旧执行，禁烟亦雷厉风行。于立宪，载沣曾予重申，然不肯向请愿开国会之立宪派让步，致使立宪派之离心倾向大增，而使清廷陷入空前孤立之状态。加之用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与川、湘、鄂、粤绅民之矛盾，直接引发革命之爆发。其时有人讥宣统朝之朝政曰：“发愤为雌，励精图乱，破格用我，下诏罪人。”（奭良《野棠轩摭言》卷七）载沣统治不及三年，而大清王朝即寿终正寝。载沣于1951年卒于北京，

享年六十八岁。

〖31〗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32〗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33〗慈禧之出生地，有多种说法，此处采俞炳坤之考证。

〖34〗慈禧入宫时间，《清史稿》误记为咸丰元年，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中内务府于咸丰二年二月之奏报，慈禧当于是年五月入宫。又慈禧初入宫之身份，有记宫女者，有记懿贵人者，皆误，据《玉牒》及档案记载，应为兰贵人。

〖35〗《庚子西狩丛谈》83页。

〖36〗即代代为王，俗称“铁帽子王”。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谓辛丑回銮后，“以议和功，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此说流传甚广，然实误。

〖37〗禁卫军于宣统三年（1911）六月，接替第一镇守卫宫禁，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监国摄政王载沣亲自校阅，颁发标旗，正式成军。

〖38〗恽毓鼎致端方密函，参见：《近代史资料》总43号；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6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四九四卷）中亦有密函曰：“项城开缺之日，御史成恬上疏言项城有谋反之意，赵炳麟亦上弹章，故摄政王之意益决。是日庆邸请假，项城与军机一同召见，旋单召见张（之洞）、世（续）两中堂，摄政王欲重办项城，张力陈请朝廷追念前劳，顾全大局。摄政王大为感动，世亦极力为项城伸说，并言俟庆邸销假后再议。摄政王不允其请。”可与恽毓鼎之密函相印证。又，袁世凯虽被罢免，然彼之势力仍在，载沣等虽亦先后将袁之党羽罢免数人，然尚不能立即清除袁之根基。且在朝之奕劻、世续、那桐、徐世昌皆与袁世凯善，因之袁虽罢，而其影响仍在。袁世凯

罢职不久，那桐即在摄政王前请复其职。时人之密函谓：那桐屡在摄政王面前痛陈现时外交之迫切，断非今日办理外交诸人所能胜任。并力保开缺回籍之袁世凯，前在北洋及外部任内所办外交各事，悉合机宜，此时亟宜起用，以撑危局。其保语中有谓无前日之袁世凯，必无今日之北洋云云（《赵尔巽全宗》四九四卷）。此后袁世凯隐居河南彰德，待机东山再起，曾赋诗："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奇，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底"（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157 页）。其宅甚至设有电报房。时人亦记："世凯虽家居，而奕劻在政府，政无大小毕报，北洋官吏布满京外，惟世凯意旨是瞻。摄政王毫无布置，惟知任用亲贵"（《赵柏岩集·宣统大事汇鉴》卷一，5 页）。

〖39〗其地在今河北易县。

〖40〗《光绪朝东华录》谓确定墓地时间为十一月十四日，实录记为十二月，此处从实录。次年三月十二日（1909 年 5 月 1 日），清廷将光绪帝梓宫奉移山陵（梁格庄行宫）暂安。因陵寝未完工，至民国二年十一月方安葬。

〖41〗严修曾上书请收回罢免袁世凯成命，无结果，乃愤而辞职。

〖42〗《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4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68—683 页。

〖44〗《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卷五。

〖45〗实录系于初九日，当系朝廷知悉日期。

〖46〗《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 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六六

宣统元年　己酉　公元1909年

正月初二日（1月23日）

1 以那桐为军机大臣。实授梁敦彦外务部尚书、会办外务大臣。

初七日（1月28日）

2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黑龙江省沿边一带，自呼伦贝尔（今属内蒙古）西境至瑷珲，与俄毗连，人烟稀少，应致力移民实边，给予优待，特制定江省沿边招民垦荒章程。

初九日（1月30日）

3 徐世昌又奏，病体侵寻，恳请开缺。不允。徐世昌为袁世凯提拔之人，与袁甚为密切，袁去徐亦不安，故有是举。

十一日（2月1日）

4 由美国发起，英、美、德、法、意、奥（匈）、荷、葡、俄、日、波斯、暹罗及中国，共十三国在上海开“万国禁烟会”。清廷派两江总督端方为代表参加。江苏布政使瑞澂、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等亦参加。端方并于会上发表演说。该会开二十余日。〖1〗此次会议为清廷禁烟努力之一部分，旨在以国际舆论向运销鸦片来中国之英国等国施加压力。

十八日（2月8日）

5 革邮传部尚书陈璧职，此后接续罢黜袁世凯之党。

陈璧乃袁世凯一党。先是，有御史谢远涵弹劾陈璧，谓其“虚糜国帑，徇私纳贿”，谕派大学士孙家鼐、那桐查办。孙等查后，于正月初一日奏报，云贪污纳贿无确据，惟其开支用款，颇多糜费，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即命交部严加议处。至此乃将之革职。

寻又在三载考绩之时，以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声名平常”，命将其原品休致（此次考绩免官者仅赵秉钧一人）。后又有东三省总督锡良参劾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谓其承办屯垦，营私舞弊，捏报浮支。谕命革职。

十九日（2月9日）

6 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邮传部尚书；以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以前广西巡抚李经羲为云贵总督。

锡良，蒙古镶蓝旗人，字清弼，号梦如，生于咸丰三

年（1853），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人，翌年再中进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河道总督，以漕米改折，河督无多事，请裁之，奉旨允准。二十九年（1903），署四川总督，次年实授，未抵任即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自修川汉铁路，以杜外人之觊觎。三十一年（1905），川西巴塘土司及喇嘛寺暴动，平定之后，锡良乃命赵尔丰经营川西。宣统元年，继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东三省面对南日北俄，一虎一狼，皆思吞噬，且此时更协以谋我，因之东三省总督之任甚重。锡良之对策，除勉力开发外，更用力谋引进主张门户开放之美国之资本。清廷最后之十年间，着力经营东三省，自赵尔巽、徐世昌以至锡良，再至民国，虽日、俄之侵略步步进逼，然中国中央政府之力亦得加强。而经此十余年之经营，东三省已非前此之蛮荒之地可比。

二十二日（2月12日）

7 谥慈禧太后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二十六日（2月16日）

8 命四川总督派川军入藏。军机处致川督赵尔巽电云：今日藏地情形，介在强邻之间，意存首鼠观望，必须设法经营，以保边圉。但无兵不能弹压，多兵亦不相宜。拟先设兵三千，由川督挑选川兵一千，饷须极厚，械须极精，归驻藏大臣节制调遣，即作驻藏大臣本标之兵。其余士兵二千，由联（豫）大臣就近招募。寻川督与驻藏大臣联豫会衔奏请以钟颖为统领，并由赵尔丰饬边军协助。〖2〗

9 从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奏，命京外各衙门签注新刑律草案。

新刑律草案系由沈家本主持起草，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等协助。已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奏上，然各方意见颇不一致。其时清廷内部，于法律之改革事，有法理派（又称法治派）与礼教派之别，法理派以沈家本为首，杨度亦为法理派之代表人物，礼教派之代表人物则为张之洞、劳乃宣。法理派主“会通中外”，即顺应世界潮流，礼教派则主“中体西用”，即较多保留中国传统之礼教原则及封建纲常。两派常生争论，争论最多者，即为此次命签注之新刑律草案，以及刑事民事诉讼法。如新刑律草案中，于颠覆政府之罪，虽为首魁而未必处死刑，且侵入太庙、宫殿等处，仅处以一百元以上之罚金，礼教派谓此条与君为臣纲之义大相刺谬。又如旧律妻妾殴夫者杖，夫殴妻者，非伤勿论，而新律草案无妻妾殴夫专条，即与一般人同例，礼教派谓此与夫为妻纲相背。由于礼教派之反对，而干扰法律改革之进程。

翌日，又谕修订法律大臣会同法部加紧新刑律之修改，以期按上年所颁筹备立宪事宜于本年内核定。又谓：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该大臣务本此意，以为修改宗旨。

签注新刑律草案之谕下达后，各官上奏，多反对新刑律之不合旧伦常者，如湖广总督陈夔龙之奏略谓：五伦首重君亲，设有杀伤，不得以过失而宽减。叛逆大干法纪，若

系首要，应处以惟一之死刑。又谓，至强奸不科死罪，亲属相奸未著专条，亦无以维名教之大防。又如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于奏云：法律馆所修新刑律，其不合吾国礼俗者，不胜枚举，而最悖谬者，莫如子孙违犯教令及无奸夫不加罪数条。其亲属法中有云，子成年能自立者，则亲权丧失，父母或滥用亲权及管理失当，危及子之财产，审判厅得宣告其亲权之丧失。又有云，定婚须经父母之允许，但男逾三十，女逾二十五岁者，不在此限各等语，皆显违父子之名分，溃男女之大防。〖3〗

二十八日（2月18日）

10 谥光绪帝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曰“德宗”。

二十九日（2月19日）

11 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等办海军，并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查。又命铁良开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之差。

二月十五日（3月6日）

12 谕：今特将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再行明白宣示。总之国是已定，期在必成。

二十四日（3月15日）

13 上谕再次重申严禁鸦片。地方官员，多数对此亦甚为积极。六月下旬，沈秉堃、锡良先后奏，部议禁烟期限

太长。沈请饬黔蜀陕甘晋五省统限本年一律禁种；锡良谓奉天等十八省已能于宣统元年全行禁绝，请一律缩期。

寻山西巡抚宝棻奏，山西禁种土药，已一律肃清。云南奏报土药一律肃清。

三十日（3月21日）

14 颁布清理财政处章程。又谕各省之财政正监理官由谕旨特简，副监理官由度支部奏派。清理财政，即为财政改革之重要措施，同时更为载沣、载泽等集权中央之举措之一。

寻派定赴各省之财政正监理官。其中熊希龄任东三省、刘世珩任直隶、王清穆任浙江、管象颐任江苏、程利川任湖北。共派定二十名。财政监理官者，对度支部负责，监督各省督抚所行之财政，故监理官至各省，常与督抚冲突，而致中央与地方之矛盾增大。

闰二月初四日（3月25日）

15 以预备立宪，满汉服制应统归画一，命嗣后内外各衙门丁忧人员，无论满汉，一律离任终制。须夺情者，应候特旨。

初七日（3月28日）

16 清廷颁布《国籍条例》。此条例系外务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拟订，于二月十八日奉旨交宪政编查馆核议，于本日奏准施行。《国籍条例》五章二十四条，另有施行细则十条。是为中国第一部国籍法。

十八日（4月8日）

17 命设贵胄法政学堂，派贝勒毓朗充总理。

18 是月，各部奏定本部九年筹备宪政分年应办之事。

19 闰二月至三月间，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总机关。

三月十五日（5月4日）

20 命嗣后轮船招商局归邮传部管辖。

二十日（5月9日）

21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吉林边务吃紧，请派陆军协都统吴禄贞充督办吉林边务，并请以两协之兵归其节制，饬速赴防。得旨：著照所请。

二十六日（5月15日）

22 学部奏变通中、小学堂章程，获准行。其中中学堂之办法为：分为文科、实科（类今之理科）。仍照奏定章程十二门，分门教授，惟于十二门之中，各分主课、通习二类。文科以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为主课，而以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理财、图画、体操为通习；实科以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课，而以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法制、理财、体操为通习。主课授课时刻较多，通习时刻较少。皆以五年毕业。

23 是春，甘肃大旱。甘肃连年干旱，已有人相食者。〖4〗

四月初六日（5 月 24 日）

24 从度支部奏，命嗣后各省财政，统归藩司或度支使经管，其他关涉财政之局所，限一年内次第裁撤。

十九日（6 月 6 日）

25 张之洞与德华银行（德）、汇丰银行（英）、汇理银行（法）订立《中国国家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五厘息借款》草合同。后美国亦参加此项借款。此后两湖绅民乃为反对借款修路之运动。

五月初六日（6 月 23 日）

26 陕甘总督升允以反对立宪开缺。先是，升允奏请来京面陈立宪事宜，未允。至此，升允奏陈反对立宪，并自请开缺。奏上，谕云：升允自请开缺，迹近负气，殊属非是，命将其开缺。

初七日（6 月 24 日）

27 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考察日本官制情形，请速厘定内外官制，设责任内阁。

初十日（6 月 27 日）

28 邮传部奏，自上年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以来，辞退洋总工程师及驻比洋员十三人，又遣去洋员三十名。其管理均由华员承担。五阅月计进款五百一十万余圆，较上年之同期多七十余万。

十一日（6月28日）

29 直隶总督杨士骧卒，两日后清廷赠太子少保，谥“文敬”。后又以其为袁世凯党羽，将太子少保撤消。

同日，调两江总督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两广总督张人骏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以山东巡抚袁树勋署两广总督。

二十日（7月7日）

30 开复已故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原官。

二十三日（7月10日）

31 外务部奏准于京师设游美学务处。

先是，美国国会于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1908年5月25日）议决，将中国因义和团事件赔偿美国之庚子赔款减收。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7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乃正式照会中国，告知美国已决定将庚子赔款部分返还中国，“中国所偿美国赔款由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减至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五分”。随后两国商定，以此款作为遣送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深造之费用。〖5〗

至是，外务部奏，美国减收庚子赔款以之培养中国留学生事，业于本年正月起实行，拟于京师设游美学务处，专管考选学生，遣送出洋。并附设肄业馆，招收学生，以八分习农工商矿等科，以二分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为留美之预备。并专派监督驻美，管理学生学费、功课、起居

等事。随以外务部署左丞兼学部丞参上行走周自齐为游美学务处总办。

寻外务部奏建游美肄业馆，请给西直门外清华园地亩，兴建校园。允之。

二十八日（7月15日）

32 以摄政王代理陆海军大元帅。上谕曰：前经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载统率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等语。已奉先朝谕旨颁行。朕今钦遵遗训，兹特明白宣示，即依《宪法大纲》内所载，朕为大清国统率陆海军大元帅。并著先行专设军咨处，赞佐朕躬通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即著贝勒毓朗管理军咨处事务。惟朕现在冲龄典学之时，尚未亲裁大政，所有朕躬亲任大清帝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之一切权任事宜，于朕未亲政以前，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以合宪法。

33 以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筹备恢复海军。

先是，自正月二十九日谕命肃亲王善耆等筹办海军后，载沣催促甚急。故善耆等乃迅速提出计划。五月二十二日，善耆等奏遵筹海军基础。其计划大略为：

一曰画一海军教育，现有之海军学堂，烟台改为驾驶专门，黄埔改为轮机专门，福州改为工艺，并拟于京师设海军大学。二曰编制现有舰艇，分巡洋舰、沿海巡洋舰、练习舰、长江巡防舰、守口雷艇等。三曰开办军港，拟于浙江象山建筑军港。四曰整修厂坞、台垒，即整修大沽、

上海、福建、黄埔之修船厂坞，整修炮台并以海军人员陆续更替。然任命筹办海军大臣之时，以载洵欲任此职故，未任用善者。

载洵，光绪帝及摄政王载沣之弟，宣统帝溥仪之叔。宣统帝即位，载洵即向载沣要请，谓欲子承父志〖6〗，管理海军。然载洵只曾在贵胄学堂短期学习，非谙海军者，不得已，乃以萨镇冰为之助。萨镇冰为福州船政局派出之首批留欧学生，在英国即学海军，归国后长期任职于海军，富于海军知识及经验，堪称海军界之元老。此后中国之海军建设，与萨镇冰关系甚大。

二十九日（7月16日）

34 添派贝勒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

军咨处原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其时隶于陆军部之下。现清廷将军咨处独立，命贝勒毓朗及载涛管理，实际主其事者为载涛，其意在以摄政王之亲信执掌陆军。载涛等制定之军咨处暂行章程规定，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悉由军咨处拟案，奏请亲裁之后，饬下陆海军部钦遵办理；军咨处又统辖军事学堂、驻各国使馆武官、海陆军之参谋官等。其权限及管辖范围极宽，其权力几与陆军部等。

此后，载涛掌握陆军权力之措施有二：一为重用良弼，以陆军正参领良弼充禁卫军步队第一协统领官，人谓禁卫军之一切章制计划，皆出其手，而全国重要军职之进退，亦多待其一言而决〖7〗。二为使用留日归来之士官生代替北

洋派军官，以削减袁世凯之势力，吴禄贞、张绍曾皆任镇统，任中下级军官者尚有多人，然此一措施却使革命党人之势力进入北方。以争军权，载涛与铁良渐生龃龉，本年谕命铁良开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之差，次年又使铁良借病乞休。〖8〗

35 是月，湖北大雨成灾，江河泛滥，武昌、汉口城内进水。湖南亦大雨成灾，加之上游之水倒灌洞庭湖，使濒湖一带灾情更重。

六月初七日（7 月 23 日）

36 庆亲王奕劻奏职任繁重，兼顾为难，请开去管理陆军部事务。奏上，载沣即谕开去其管理陆军部事务。其时陆军部尚书为铁良，而管军咨处者为载涛，管海军者为载洵，皆不能与奕劻共事者，故奕劻开去管理陆军部事务，实为少壮亲贵与奕劻争权之结果。

寻又谕开去奕劻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之差，派贝勒载润会同陆军部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事务。

二十一日（8 月 6 日）

37 奉命入藏之川军自成都出发，全军一千七百人。得赵尔丰率边军（即川滇边务大臣辖军）掩护，向西藏进军。

二十九日（8 月 14 日）

38 以萨镇冰为海军提督。

39 是月，载洵、萨镇冰设筹办海军处，先将原隶南北洋及各省之三十余艘军舰划归海军处，统一编为巡洋、长江两支舰队。巡洋舰队以程璧光为统领，长江舰队以沈寿堃为统领。载洵、萨镇冰等又拟订振兴海军之七年计划，分为订造军舰（含向外洋购买）、扩充船厂、设海军学堂、建设军港等项。预算重建海军需经费一千八百万两，另需常年经费二百万两。寻，载洵偕萨镇冰至沿海九省视察，并定于浙江象山开辟军港。又同赴欧洲各国考察海军，曾至意、奥、德、英、俄诸国，十二月经俄国西伯利亚回国。欧洲造船业资本家乃极力向载洵等推销产品，而载洵等每至一国，必订购军舰一艘至数艘。〖9〗

40 据东三省总督锡良及吉林巡抚陈昭常电奏：吉林省城（今吉林市）雨势过猛，江水陡涨，沿江房屋财产多被淹损坏。省东蟒牛河、新开河、额赫穆等处，受灾尤重，淹毙人口千余。

七月初一日（8 月 16 日）

41 邮传部奏展筑张绥铁路，拟由张家口取道大同，再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约计八年完竣。

初八日（8 月 23 日）

42 资政院奏定院章。其总纲为上年奏定，新章将上年总纲之副总裁改为二人。

院章规定：资政院议员由下列人员年满三十岁以上者选充：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蒙藏回王公世爵、宗室

觉罗、各部院衙门官四品以下七品以上者（但审判官、检察官及巡警不得为议员）、硕学通儒、纳税多额者、各省咨议局议员；至其名额，纳税多额者十人，咨议局议员百人，其余各类九十人；除咨议局议员产生之资政院议员由咨议局互选产生外，其余均为钦选。

资政院应行议决事件如左：一、国家岁出入预算事件。二、国家岁出入决算事件。三、税法及公债事件。四、新定法典及嗣后修改事件，但宪法不在此限。五、其余奉特旨交议事件。又规定：资政院于第十四条所列事件议决后，由总裁、副总裁分别会同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具奏，请旨定夺。

资政院议决事件，若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不以为然，得声叙原委事由，咨送资政院覆议。资政院于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咨送覆议事件，若仍执前议，应由资政院总裁、副总裁及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分别具奏，各陈所见，恭候圣裁。

资政院议员除现行犯罪外，于会期内非得本院承诺，不得逮捕。

资政院有左列情事，得由特旨谕令停会：一、议事逾越权限者。二、所决事件违背法律者。三、所议事件与行政衙门意见不合尚待协商者。四、议员在议场有狂暴举动，议长不能处理者。停会之期以十五日为限。资政院有左列情事者，得由特旨谕令解散，重行选举，于五个月内召集开会：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二、所决事件妨害国家治安者。三、不遵停会之命令，或屡经停会仍不悛

改者。四、议员多数不应召集，屡经督促仍不到会者。〖10〗

初十日（8月25日）

43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收回重庆江北厅境龙王洞煤矿开采权，此矿原由英商承办，现已由华商江合公司承办。

十三日（8月28日）

44 谕命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为南洋劝业会正会长，并命各省督抚积极筹办。所有赛品，准其分别豁免税厘。

十六日（8月31日）

45 法部尚书戴鸿慈奏，加紧东三省经营以抵制日俄之侵略。寻经度支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及东三省大员议后会奏，拟急垦殖、开发森林。其垦殖一项，饬银行灌输资本，又每年正月至四月东三省派员招移民开垦，如其民经轮路交通各地，一律减半收价。得旨允行。

二十日（9月4日）

46 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

今吉林省延吉（时日人又称间岛）原为清朝发祥之地，清兵入关后禁民众开垦，以致地旷人稀，因自光绪初即有韩民越境开垦。初无所谓界务问题，自日俄战后，日本控握朝鲜，乃蓄意侵我延吉一带领土，于该地设“统监府派出所”，又公然声称该地为朝鲜领土。日人多次挑起事端，打死打伤中国警察、人民及士兵多名，又多端要挟。清廷

乃与之进行谈判。清廷欲只就延吉问题谈判，日人为索侵略权益，必欲将东三省“悬而未决”之事一道谈判。

为保国土，革命党人宋教仁著《间岛问题》，任职于延吉之吴禄贞亦撰《延吉边务报告》，两书均以确凿证据证实该地确为中国领土。

至是，理屈词穷之日本乃承认该地为中国领土，然迫中国出让多项权益：于该地开放商埠四处并允日设领事馆，允日造吉林市至延吉边界（接通韩国）之铁路，允日本办抚顺、烟台之煤矿，安奉铁路及南满洲铁路干线沿线矿务中日合办，若造新民屯至法库门铁路时先与日本商议。〖11〗

二十五日（9月9日）

47 学部奏请设京师图书馆。从之。即今之北京图书馆。

二十八日（9月12日）

48 沪杭甬铁路沪杭段通车。该路长一百八十六公里，由商办江苏全省铁路公司与商办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修建。〖12〗

八月初二日（9月15日）

49 以《国报》、《中央大同日报》登载外交“机密要件”，“泄漏机密”，从外务部奏，将两报封禁。

初三日（9月16日）

50 江苏咨议局选举议长，张謇当选。

初十日（9月23日）

51 以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务。

十九日（10月2日）

52 京张铁路举行隆重之通车典礼。

参加典礼之中外人士达万人，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致词。先是，本月十二日，邮传部奏报京张铁路全线告成，全长三百五十七里，连岔道计四百四十九里。京张铁路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勘测设计，同年动工，历时四年余建成，为我国自行设计、施工之第一条铁路，由詹天佑总司工程。

詹天佑，广东南海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十一年（1872），赴美国留学，是为我国首批留美官费生之一。光绪七年（1881）得耶鲁大学土木工科学士学位，同年归国。光绪十四年（1888）始投身铁路工程，此后以毕生精力奉献于铁路事业，贡献甚大。其修京张铁路，因沿线崇山峻岭，地质复杂，困难甚多。外人多言此路绝难完成。詹天佑率工程技术人员，克服困难，打通八达岭隧道，又创造“人”字形铁轨路线，以克服坡道之困难，终提前完成路工。

二十一日（10月4日）

53 张之洞卒。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又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故是时人常称之曰张南皮。十三岁为秀才，十五岁中举。同治二年（1863），会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张之洞先后任京官或各省学政，以敢言称，曾劾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清流派健将。自光绪七年（1881）任山西巡抚起，张之

洞之思想大变，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起，张之洞署两广总督，思想更变，此后乃成为后期致力洋务新政之主要地方大吏。十五年（1889），任湖广总督。治鄂十余年，大行新政，办工厂、练新军、兴教育，不遗余力。湖北以一内陆省份，而其新政乃驾沿海省之上，且为周边诸省之模范，皆张之洞之力也。庚子（1900）以后，张之洞力促新政之行，与刘坤一、袁世凯同为清廷之支柱。张之洞与其他主持洋务新政之官员所不同者，为其于传统学问造诣较深。其任职四川学政其间所著之《书目答问》，至今为学界所重〖13〗。越二日，予谥“文襄”，晋赠太子太保。

张之洞为一充满矛盾之人物，有学者概括曰：“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务，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对旧事务、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14〗而后之人论张之洞，亦多感其苦心创办近代工业及兴学育才之功，而谅其卫道之过。民国元年，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后，游武汉，登黄鹤楼游览胜迹。黄鹤楼之后，有鄂绅学界所修之奥略楼，乃张之洞之祠宇。据其时之报纸报道：“孙中山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爰对其肖像顶礼，以示崇拜伟人之意。”〖15〗毛泽东谈论中国工业发展之时，亦曾云，有四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

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16〗

二十三日（10月6日）

54 命法部尚书戴鸿慈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热河都统廷杰为法部尚书。

二十四日（10月7日）

55 命邮传部接办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

二十八日（10月11日）

56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与日领事签订收回东沙岛条款。

先是，日本人西泽擅入为中国所有之该岛，添置物业，并竟欲占该岛为日有。事为中国所知，乃与日本严正交涉。六月十九日，时为两广总督之张人骏奏，前日人侵占东沙岛，已据理力争，现即将收回。又拟开发东沙岛，于岛上设厂开采可作肥料之“矿砂”。奏上，清廷乃命接替张人骏署两广总督之袁树勋悉心经画，妥为布置，以辟地利。至是，日认该岛确属中国，然索要银十六万元以为西泽所置各物之补偿。〖17〗

二十九日（10月12日）

57 驻藏大臣联豫奏西藏情形与内地不同，宪政骤难兴办。谕下宪政编查馆知之。

三十日（10月13日）

58 谕曰：兹届九月初一日各省招集议员开议之期，用

特重申告诫：各该咨议局议员，于地方利弊情形，均当切实指陈，妥善计划，务各恪遵前懿旨，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该督抚亦当虚公采纳，裁度施行。以期上下一心，渐臻上理。至开局以后，各该督抚尤应钦遵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共摅忠爱，以图富强。著将此谕敬谨缮录，悬挂各省咨议局议场，一体钦遵。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

59 各省咨议局同时开幕（新疆暂缓），并选举正副议长（有数省开幕前选出）。

咨议局之活跃者，如江苏、浙江、直隶、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其于清末民国初活跃之咨议局议长副议长，有张謇（江苏）、吴景濂（奉天）、袁金铠（奉天副议长）、汤化龙（湖北副议长）、谭延闿（湖南）、蒲殿俊（四川）、罗纶（四川副议长）、丘逢甲（广东副议长）、谢远涵（江西）、梁善济（山西）、沈钧儒（浙江副议长）等。

初七日（10月20日）

60 赵尔巽奏，成都将军，权限虚有其名，遇有边事，转多牵制。请或以将军统治全川，或以总督兼辖旗营。寻经会议政务处议奏定，仍留成都将军一缺，专辖八旗满营官兵，余并归总督治理。同时又以赵尔巽兼署成都将军。

十三日（10月26日）

61 资政院奏定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

62 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日本前首相、日本原派驻朝鲜之“统监”伊藤博文。

十四日（10月27日）

63 御史赵熙奏，考验游学毕业生事，学位与官职当各为一事，不必毕业者人人皆官。何也？人人以学为生计，自立之道也；人人以官为生计，非自立之道也。又谓以专门实业之士，充文学侍从之臣，责以撰文之任，所习非所用。应请旨饬学部合参中外，循名责实，详议经久之方。谕下学部议。〖18〗

十五日（10月28日）

64 以吸食鸦片未能戒断，将贵州布政使松堮、按察使严隽照章革职永不叙用，其失察之贵州巡抚庞鸿书亦交部议处。

二十日（11月2日）

65 授协办大学士鹿传霖为大学士，旋定为体仁阁大学士。又命吏部尚书陆润庠协办大学士。

二十九日（11月11日）

66 军咨处奏定《各项各级军官特简奏补及委充章程》。于陆军官佐品级内，增入正一品，遇有正都统之积有勋劳者，赐以大将军或将军名称，作为正一品，与文官相当。

又请提高军官之地位。从之。

67 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降特旨，明年禁闱姓，以为禁赌步骤。奉旨允行。

十月初一日（11月13日）

68 诗人团体南社成立于苏州。南社为清末民初之重要革命文学团体，组织者有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皆为其时著名诗人。南社成员最初仅十余人，至民国年间发展至千余人。

初四日（11月16日）

69 葬慈禧太后于菩陀峪定东陵。〖19〗

十一日（11月23日）

70 革直隶总督端方职。

先是，慈禧太后安葬时，诸王大臣方跪伏行礼，端方乘肩舆，从神道上横过，隆裕太后及众妃嫔咸在。端方复学西方习俗，使人拍照。端方又命人在风水墙内之树上安设电线，以便工作。隆裕太后大怒。李鸿章之孙李国杰为陵工大臣，乘夜入都密参之，谓慈禧太后奉安时，端方遣人照相，又于风水墙内安设电线以便北洋文报交通，又乘舆横冲神路，是为大不敬。奏上，奉旨交部议处。载涛、载洵为请，将不之罪，隆裕太后回宫曰："端方欺我太甚，孝钦若在，尔敢否？"监国以隆裕太后命不敢违，乃从吏部议革职。〖20〗

71 调湖广总督陈夔龙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江苏

巡抚瑞澂署湖广总督。

十六日（11月28日）

72 云南按察使汤寿潜奏，敬陈存亡大计，谓宜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锐意断发。

十七日（11月29日）

73 孙家鼐卒。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蛰生，号容卿，晚号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1859）得一甲一名进士，授职修撰。同治三年（1864），为湖北学政。七年（1868），在上书房行走。光绪四年（1878）二月，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此后不断升迁，十五年（1889），署工部尚书，其后先后任署刑部尚书、署户部尚书等职。孙家鼐虽为光绪帝师，但其性较圆滑，常周旋于帝、后两党之间，而不似翁同龢亲于帝。甲午年（1894），日本步步进逼，而孙家鼐言“衅不可开”。其后维新运动起，孙家鼐列名强学会，并为提供馆舍。又疏请印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颁发各官署，命诸臣条论可否，汇呈皇上采择。光绪帝从之。强学会为旧党所攻被封禁，维新派经光绪帝将其改为官书局，谕命孙家鼐管理。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奏请设大学堂，孙家鼐奉旨办理。及政变作，光绪帝之新政皆被取消，惟京师大学堂得以存留，孙家鼐乃主持招考，于二十四年十一月正式开学。己亥建储，孙家鼐闻之未敢立异，然实不愿，因请开缺，以为回避之道。疏凡三上，奉旨开缺，赏食双俸。至八国联军进北京，孙家

鼐趋赴西安行在，补礼部尚书，次年调吏部尚书。三十三年（1907），诏设资政院，孙家鼐与溥伦同为总裁，起草资政院章程。然未及资政院开办，孙家鼐已卒。次日予谥“文正”，赠太傅。

二十六日（12月8日）

74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查明粤路弊混确据，该路接收已逾三年，总理已历两任，用款至七百四十余万圆，成路只一百二十八里，尚有合兴公司原筑三十里在内。种种败坏，不可枚举。得旨：著邮传部切实查办。

二十七日（12月9日）

75 开复戊戌政变时革职之原礼部尚书李端棻原官。

76 是月，贵州立宪团体宪政预备会成立，会长任可澄。另一首领为唐尔镛。与上年贵州成立之自治学社相比，宪政预备会成员之出身地位较高，而其政治观念亦较保守，而与自治学社不合。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4日）

77 驻藏大臣联豫奏报，达赖有谋叛之意。其折曰：俄英两国，均设法笼络达赖。此次达赖出京，又遣俄人多治夫赴俄，阴相结纳，并闻携带俄国戎装者二十四人。此次川兵奉旨入藏，边觉夺吉等奉达赖之命，意图抗拒。然藏民素处西藏上层专制压力之下，面从心违，实不愿与朝廷所派之军队开仗。现请严为防范俄国以军火接济达赖等。

并请拨赵尔丰统属之边军三四营，以为入藏川兵之后援。

初五日（12月17日）

78 各省咨议局代表聚于上海，议请愿速开国会事，其发起者为张謇。

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1908），各地立宪派已不断请愿、呼吁速开国会，及至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去世，请愿之事乃暂停。至此，乃再次开始请愿国会之活动。

江苏咨议局成立时，张謇与苏抚瑞澂商定，由瑞澂邀各省督抚奏请速设责任内阁，由张謇邀各省咨议局请愿速开国会。至此已有七省代表先到，遂开会，后又有九省代表陆续到会。各省议员皆谓：亲贵分赃之政府，决无统治全国之能力。为国家及人民计，只有实行立宪，速开国会，为最好之万应灵丹。〖21〗各代表先后开会六次，推举直隶孙洪伊、湖南罗杰等二十余人为进京请愿代表。又议定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会后，各代表经汉口乘火车赴京。

请愿代表赴京之前，张謇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内云：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22〗此次请愿得绅商学界之支持。湖南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以时局阽危，非早

开国会，不足以图补救，至以刃自断左手小指，以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送请愿代表。

十一日（12月23日）

79 先是，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借美英款筑东北锦瑷铁路，借以抵制日、俄势力之渗透进逼，朝廷尚未决策。至是，锡良再奏，坚持前议。奏上，清廷允其议借款。然锦瑷铁路事为日本所阻。后清廷将锡良议借款事归并度支部办理。

十四日（12月26日）

80 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自粤汉铁路借款议起，湘省绅士商民，群情激发，皆愿集款自办，不认筹借外债。经咨议局议决湘路限年赶修办法四条，筹款办法十条，计划六条。应请饬部体察情形，设法取消借款。谕下邮传部知之。

十九日（12月31日）

81 以载泽为督办盐政大臣。谕云：凡盐务一切事宜，统归该督办大臣管理，以专责成。其产盐省份各督抚，本有兼管盐政之责，均著授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份各督抚，于地方疏销缉私等事，考核较近，呼应亦灵，均著兼会办盐政大臣衔。

二十日（1910年1月1日）

82 以协办大学士陆润庠为大学士，命法部尚书戴鸿慈协办大学士。

83 汴洛铁路通车，自开封至洛阳全长约一百八十五公里。〖23〗

二十二日（1月3日）

84 以世续为文华殿大学士、那桐为文渊阁大学士、鹿传霖为东阁大学士、陆润庠为体仁阁大学士。

十二月初六日（1月16日）

85 请愿速开国会之各省代表齐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是为第一次国会请愿。请愿书由孙洪伊领衔，略谓：自内政言，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有国会，然后政府乃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自外交言，有国会，则对于列邦为政府文明之帜，上下相通，猜疑自泯，邦交既正，民气自和。请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24〗

此后各代表遍谒当道，请支持速开国会。

初七日（1月17日）

86 予游学专门列入一等之詹天佑、魏瀚、李维格、郑清濂、邝荣光、吴仰曾、杨廉臣工科进士；予严复、辜汤生、伍光建、王劭廉文科进士；张康仁法科进士；授刘冠雄等举人。

十三日（1月23日）

87 予咸丰、同治年间之功臣刘长佑、刘铭传等之子孙加官晋爵。

十五日（1月25日）

88 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准将德格土司改土归流。

二十日（1月30日）

89 都察院代递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恳请速开国会呈，又递文耀（满族）等请一年内开国会呈。呈上，上谕谓：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致纷扰不安。予以拒绝。

90 宪政编查馆将核定之民政部、修订法律大臣起草之《禁烟条例》奏上。得旨允行，并命所有未报种植禁绝各省份，该督抚须督饬地方官，将禁种罂粟，设法酌缩年限，以图及早廓清。

91 复已故革职湖南巡抚陈宝箴原官。

92 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成基于审讯之际慷慨陈词：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未附和也。推其未附和之原因，血尚未足耳。我今速死一日，我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呜呼！政府你决不能诛尽我党，只有愈杀愈多！旋清廷命“就地正法”，乃于次年正月十八日从容就义，年仅二十三岁。〖25〗

【考异】冯自由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记，熊成基系谋刺载洵未遂而被捕，其说为多书承袭。据其时档案史料中官员奏报及所录熊成基供词，无谋刺载洵事，地方官仅于载洵经哈之前防范而已。（见《熊成基被捕案》）

二十一日（1月31日）

93 从宪政编查馆奏，谕禁买卖人口旧习。

二十五日（2月4日）

94 外务部奏，收回原予英商之安徽铜官山矿开采权，机器房屋均交还中国，原合同作废。赎价五万二千英镑。

二十七日（2月6日）

95 在京请愿国会代表议决再次请愿即开国会，并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

二十八日（2月7日）

96 颁布《法院编制法》及《法官考试任用章程》、《司法区域分划章程》、《初级暨地方审判厅管辖案件章程》各暂行章程。上谕并命：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嗣后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又命：有关宗室案件，著另订细则办法，奏明请旨。

97 是月，同盟会员、四川会党首领余英率众于四川嘉定发动起义，激战二日而败，革命党死难二百余人。稍后余英于云南豆沙关被捕死难。

98 是年冬，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于香港，以便筹划于内地起义。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26〗

99 国人所设之机器厂矿数及投资额锐减，共三十六家，资本额六百六十三万余元，其投资额尚不及上年之半，此后数年亦无起色，且有下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方再次增加。本年创办之机器厂矿较大者有：直隶宣化鸡鸣山煤矿，四川江北江合煤矿，直隶宣化兴华银矿，长沙华昌炼锑公司（梁焕奎），长沙黑铅炼厂，云南文山宝华锑矿公司，武昌湖北针钉厂，长沙湖南电灯厂，京师玻璃厂，奉天火柴厂，汉口美纶机器制造麻袋公司（李平书），湖北羊楼峒振利茶砖总公司，济南滦源造纸厂，新疆伊犁制革厂。〖27〗

〖1〗《东方杂志》宣统元年三期，《万国禁烟会纪事》。

〖2〗泽旺夺吉《论清末川军入藏和十三世达赖外逃》，载《藏族史论文集》。

〖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861 页、888 页。

〖4〗《近代中国灾荒纪年》749 页。

〖5〗《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卷 87 页。

〖6〗醇亲王奕譞曾管海军。

〖7〗《凌霄一士随笔》。按：载涛亦谋削减地方督抚之军权，宣统二年（1910），军咨处奏请，嗣后各省将军督抚调任他省，不准将原省军官率行奏调，亦不得将前任所派之员无故撤换。此举遭督抚之反对及抵制，然载涛不为所动。

〖8〗其时传铁良主张请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故既为载沣集团不容，

复为奕劻所不喜。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

〖9〗次年七月至十一月，载洵、萨镇冰又赴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并定购军舰。其订购之军舰，至民国建立后方造成陆续来华。办海军所需经费甚多，而是时清廷之财政已极为艰窘，故直至清亡，海军实力虽有增长，然复兴海军之计划并未实现。且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中国海军亦未达到北洋海军时之世界地位。

〖1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29—637页。个别错字据《宣统政纪》订正。

〖11〗《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八36—47页。

〖12〗《中国铁路大事记》55页。

〖13〗一说《书目答问》系张之洞命缪荃孙作，或缪荃孙辅张之洞著成。《张之洞评传》214页。

〖14〗戴逸《我看张之洞》，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3期。

〖15〗《时报》1912年4月15日3版。

〖16〗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4期。

〖17〗《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九。

〖18〗方清廷之行新政也，入新学堂及有新知识者甚少，不得已乃采取奖励实官之措施，然至本年，新学堂之毕业生及留学归来之学生已甚多，官场无力容纳，且学新学者即为官，以至多人用非所学。故有是议。

〖19〗在今河北省遵化县。

〖20〗《光宣佥载》11页。

〖21〗《张謇传记》176页。

〖22〗《国风报》一年二期。

〖23〗《中国铁路大事记》57 页。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37—641 页。

〖25〗见《熊成基被捕案》，载《历史档案》1982 年 3 期。

〖26〗 南方支部之成立时间，记载不一。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谓为“己酉冬”，第三集谓为“己酉九月”；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二章则云系十一月以后成立。

〖2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 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六七

宣统二年　庚戌　公元1910年

正月初三日（2月12日）

1 同盟会于广州起义，旋败。先是，同盟会南方支部于上年九月成立于香港，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稍后，同盟会之领导人黄兴、赵声亦到港，筹划于广州起义，广州方面之运动则由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倪映典任之。时广州新军受倪等影响而入革命党者，十之六七。至十二月下旬，预定宣统二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起义。不料旧历除夕，因新军士兵与警察冲突，清廷官员察觉新军起义动向，遂收缴新军子弹，且加强戒备。倪映典遂率军于是日起义，终以事起仓促，弹械不足而为水师提督李准所败，倪映典亦中弹牺牲。

2 清廷所派四川新军抵拉萨。同日，达赖喇嘛潜离拉萨，后得英人之助赴印度。

先是，达赖喇嘛不欲新军至西藏，并邀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商，温宗尧谓：新军不至骚扰地方，亦不夺达赖固有之教权，诸事一切和平办理。然当达赖将谈话之记录送驻藏大臣联豫审阅并请签字时，联豫谓此近条约，并云自己国土之内无立条约之例，乃命温宗尧单独盖印。达赖因之甚为不满，遂于新军抵拉萨之前夕出走。其后清廷曾遣人劝谕其回国，未果。达赖出走后，曾请英印政府助其反抗中央政府，然数月后英印政府答覆云："英国不能干预中国有关西藏的内政。"〖1〗

初六日（2月15日）

3 以广州新军起义，清廷密谕：著军咨处、陆军部、南北洋大臣，于所有新旧各军，不动声色，严密稽查。遇有行止不端，踪迹诡秘者，将弁则随时撤参，兵丁则加意淘汰。务绝根株，免贻后患。其逆形显著，查有实据者，即严行惩办。

4 乌里雅苏台将军堃秀等奏于乌里雅苏台〖2〗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一所，设满蒙汉教习三员，调取三扎两盟聪颖子弟四十名，学习满蒙文，兼习汉语汉文。学有成效，即令回旗，转为教授。并调取乌梁海〖3〗学生五名，先教以满蒙文字，兼学蒙语，以为渐授汉字汉语之基，学成后，亦令回旗转授。

十一日（2月20日）

5《国风报》创刊，该报为旬刊，梁启超主办，康有为门人汤觉顿、麦孟华等撰稿。在日本编辑，而出版于上海。

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设谕旨、论说、时评、著议等十四栏目。而以大部篇幅宣传君主立宪，主速开国会，为立宪派之重要刊物。宣统三年（1911）停刊。

十三日（2月22日）

6 协办大学士戴鸿慈卒。寻予谥“文诚”，加太子少保。

十六日（2月25日）

7 御史江春霖奏劾奕劻。谓戊戌变政，全局为前军机大臣袁世凯一人所坏，世凯因得罪先帝，乃结庆亲王奕劻为奥援，排斥异己，遍树私人，包藏祸心，觊觎非望。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署邮传部侍郎沈云沛复为画策。该折又涉及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多人。

奏上，上谕云：御史江春霖奏参庆亲王奕劻一折，朝廷虚衷纳谏，博采群言。然必指陈确实，方足以明是非。该御史所奏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奕劻之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为载振之干儿各节，果何所据而言？著江春霖明白回奏。寻又谕：江春霖参劾奕劻毫无确据，谬妄已极，命其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陈田、赵炳麟、胡思敬等请收回成命，又有给事中忠廉等以都察院之存废争之，均未允。此事为清季一大弹劾案，江春霖未劾倒奕劻，自身却遭处分，御史皆为不平。

8 清廷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叛逃，谕革去其达赖喇嘛名号，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

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此后清廷并未真正选定继承之达赖喇嘛，但直至清亡，亦未恢复达赖名号〖4〗。

又谕命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开缺赴川，意使联豫一人经营西藏之事。翌日，谕称：温宗尧开缺之后，所有藏中一切善后事宜，即责成联豫悉心经理。川兵业已抵藏，著即妥为布置，藉资震慑。必须申明纪律，严加约束，毋令丝毫滋扰。其余练兵、兴学、垦荒、开矿以及振兴实业，利便交通，添置官吏诸大端，均应及时妥筹，次第规划。

寻又以联豫之荐，谕以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堪代理商上一切事宜，其噶布伦以下各藏官，均著照旧供职。又命联豫即宣布德意，务令晓然于朝廷此次举动，正所以维持黄教，保卫地方。除更换达赖，藏中办理一切，无在不俯顺舆情，俾皆安堵如故。

十八日（2月27日）

9 命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协办大学士。

二十九日（3月10日）

10 谕改汉官称臣、满官称奴才之制，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

11 是月，光复会重新成立于日本东京。

先是，同盟会内部有意见分歧，章太炎、陶成章等与孙中山不合，甚至于报纸之上互相攻击。至是乃重建光复

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其骨干尚有李燮和、沈钧业、魏兰等。宗旨仍为反清革命。

12 孙中山于美国旧金山组建同盟会分会，但将会名改为“中华革命党”，誓词亦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5〗。

二月初七日（3月17日）

13 准陆军部尚书铁良以病解职，以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为陆军部尚书。寻以荫昌尚未服满，改为署任。

十四日（3月24日）

14 邮传部准湖北设立商办鄂境粤汉川汉铁路公司。英美法德四国随即抗议此举。此前清廷已准湘境粤汉铁路商办。

二十三日（4月2日）

15 同盟会员汪精卫等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未成。上年，汪精卫与同盟会员黄复生、喻培伦等七人组织“北上暗杀团”，拟刺清廷显要，以推动革命。本日，汪精卫等于载沣来往必经之一小石桥下埋设炸弹，未埋完即被人发觉。警吏侦察，于三月初七日将汪精卫等逮捕。载沣本欲置之重刑，经民政部尚书善耆建言，乃判汪精卫、黄复生永远监禁。

汪精卫，名兆铭，号精卫。光绪九年（1883）生于广东三水，少尝为塾师，三十年（1904）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就读东京大学学法政。次年同盟会成立，汪精卫即加入且

为骨干分子，当选评议部长。《民报》创刊，创刊号上，汪精卫首次以“精卫”笔名发表文章。此后汪精卫为《民报》主要撰稿人之一，迨同盟会多次起义失败，党人颇有悲观失望者，汪欲暗杀清廷重臣以重振革命。

三月初一日（4月10日）

16 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实行律师制度，请饬下法部订定律师专法颁行，一面通饬各审判厅准用律师参与审问。

初四日（4月13日）

17 长沙饥民暴动，史称“抢米风潮”。

上年湘省水灾，邻省湖北水灾更重，商人运米出境，劣绅复又囤积居奇，以至米价飞涨，每石自常时之二三千文剧涨至七千文以上。本月初二日，长沙挑水工黄某之妻以缺钱不得买米而赴水死，黄某归睹此状，乃复携其二子赴水死。初三日，泥木匠刘永福聚众请官府平粜，善化县令应之。然是日官府不惟未平粜，且捕刘永福，民众乃聚而缚前来弹压之巡警道赖承裕，且殴之，复聚抚署。巡抚岑春蓂（岑春煊之弟）令开枪，民众遂放火焚抚署、毁照壁。暴动民众中又有会党加人，乃尽抢长沙城内外之米店磨坊，复毁教堂、洋行、学堂、邮局等多处。清廷得报，甚为紧张，既派湖北之军队赴湘，又命海军派军舰前往弹压。此次“抢米风潮”，持续五日始渐平息。

寻清廷以岑春蓂于饥民暴动事措置失当，谕将其开缺，听候查办。湖南巡抚由湖北布政使杨文鼎署理。

十一日（4月20日）

18 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等奏禁烟公所办理情形，谓禁烟公所开办至今，查验官员，验明断净照章供职者六百五十二员，京内各衙门咨称实已断净者一千八百六十四员，陈明断戒者七百一十三员。外省咨称验过实已断净者四千一百二十六员，陈明断戒者一千二百七十三员。内外奏咨参办戒烟不力革职休致者二百七十一员，自行呈明开缺者十九员。因戒吸而病故者一百三十六员。各省公私立戒烟社会局所，计已戒断者共四十三万四千五百余人。

十六日（4月25日）

19 开复故海军提督、甲午战争时于威海自杀之丁汝昌原官。

十九日（4月28日）

20 裁奉天巡抚，以东三省总督兼管奉天巡抚事。

四月初一日（5月9日）

21 清廷公布资政院钦选议员名单。并命钦选议员于八月二十日先期召集，将开院以前事宜，妥为准备。

初三日（5月11日）

22 闽浙总督松寿奏，闽省禁种罂粟，已一律净绝。

初七日（5月15日）

23 颁行新修订之《大清现行刑律》。此项刑律系为改用新律之预备。现行刑律，由沈家本等主持修改，改定后

于十年四月进呈。清廷随即谕命刊刻成书，颁行中外，一体遵守。新修订之《大清现行刑律》共分三十门，律文三百八十九条，例文一千三百二十七条，后附《禁烟条例》十二条，《秋审条例》一百六十五条。现行刑律确定前此数年间已推行之法律改革，如废除酷刑、确定刑罚为死刑（绞、斩）、遣刑、流刑、徒刑、罚金五种。又取消旧律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目之法，分别民事、刑事，将属民事者析出，不再科刑。又增加因社会变化而生之新罪名，如毁坏铁路等，同时删除过时之条文。

十三日（5月21日）

24 山东莱阳发生大规模抗捐风潮。其因系县令增加捐税，又有劣绅侵吞乡民防灾之社仓之积谷。乡民不堪，是日乃以曲士文（又作曲诗文）为首，赴县署求清算积谷、免除苛捐，官府佯允之，而于暗中请兵。乡民大愤，而于五月初五日围县署，毁巡警局董王景岳宅。五月二十二日，新县令上任，出示严拿曲士文，军队又开枪杀乡民，遂激成更大之民变。全县聚众抗官之乡民达数万人，山东巡抚孙宝琦命新军前往镇压。六月初旬，官军残杀乡民一千六百余人〖6〗，民变始息。

事后山东籍京官及山东在京士商曾控告地方官激成民变，滥杀无辜。清廷乃以莱阳、海阳民变中官员处置不当，滥杀无辜，予莱阳、海阳知县、候补道杨耀林等十五名官绅革职等处分。〖7〗

十六日（5月24日）

25 清廷确定、公布币制。

谕云：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责成造币厂迅即按照所拟各项重量、成色、花纹，铸造新币，积有成数，次第施行。所有赋税课厘，必用制币交纳，放款亦然。并责成大清银行会同造币厂，将新旧交换机关，筹备完密。一面通行各省，将现铸之大小银铜圆，一律停铸。

十七日（5月25日）

26 资政院奏，各省咨议局互选之资政院议员业已选定。

27 以督办北洋陆军学务出力，予副都统段祺瑞头品顶戴。

十八日（5月26日）

28 湖广总督瑞澂奏参湖南数绅士于“抢米风潮”中“挟私酿乱”。奏上，谕将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分省补用道孔宪教交部严加议处，吏部主事叶德辉、候选道杨巩即行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寻又将湖南巡抚岑春蓂、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等革职。予王先谦、孔宪教降五级调用之处分。

二十八日（6月5日）

29 南洋劝业会于南京开幕。

南洋劝业会为中国首次大规模之商品博览会。是日午前八时开幕，先由审查总长侍郎杨士琦“恭绎旨意”。次由正会长两江总督张人骏〖8〗述开会词，次由董事会严义彬报告本会经费及工程概略。是日因布置尚未完全，故仅开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六馆，及直隶陈列馆。其余各馆，至五月间方开齐。是日第一号入场券，由南洋侨商梁炳农承买，出银一万圆。〖9〗劝业会直办至十月方止。

南洋劝业会期间，尚有各种活动。体育运动会即为其中之引人注目者，是为中国第一次之全国运动会，此前中国境内之运动会虽有，然多由外国人组织。运动会即假南洋劝业会之会场举行。〖10〗

30 是月，李经羲奏，滇越铁路工竣通车。

五月初二日（6月8日）

31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将奉天本溪湖煤矿作为中日合办（原为日人所有），中日各派总办一人，股本二百万圆，中日各出其半。

初六日（6月12日）

32 实授瑞澂为湖广总督。

初十日（6月16日）

33 请愿即开国会代表诣都察院递请愿书，是为第二次国会请愿。此次请愿，较第一次请愿规模更大。请愿之前，本年正月，黎宗岳等在北京成立“国会期成会”，与即开国会同志会并行努力，以促国会之早开。第一次请愿之代表尝谓：国会一日不开，代表即不得言旋。代表又议，除动员各省绅民参加请愿外，当联合八旗人士，共同努力；又拟发动海外华侨，争取得其支持。请愿代表又将第一次请愿前徐特立之血书印刷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二月底，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更名曰国会请愿同志会，以《国民公报》为宣传之喉舌，聘原政闻社员徐佛苏为主笔。梁启超并经由徐佛苏与国内立宪团体建立联系。各省为请愿活动之组织与宣传者，有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及各立宪团体。各省集会并发动绅民签名，全国签名者达三十万人。请愿之团体共十个，各有请愿书。各团体及其领衔人为：各省咨议局代表孙洪伊，各省商会代表沈懋昭（即沈缦云），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南洋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陆乃翔，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各省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枏，各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各省绅民及旗籍代表李长生、文耀，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11〕本日，各代表将十份请愿书呈递都察院。

各团体之请愿书内容不同，咨议局代表之请愿书专针对上年清廷拒速开国会之上谕而言，驳其筹备不足、国民程度不齐之论；商会之请愿书则专从商业而言，且谓资政院只有十名多额纳税议员，不足以代表商人，决不承认；

各省政治团体之请愿书谓只有宣布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实行选举，方为真正之筹备，此等事项一年足矣，何必九年？东三省绅民之请愿书强调三省逼于日俄，疆域日蹙，利权日亡，财力日竭，危险万状，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从容以待。

十五日（6月21日）

34 都察院将请愿书上奏。各代表又曾拜访摄政王载沣，但载沣辞不见，代表乃将上摄政王之请愿书交邮局寄送。此后清廷讨论，载沣以人民资格不齐，若果国会速开，诚恐徒滋纷扰，故仍坚持原定年限。但亦不允有人欲将请愿代表严旨斥之之意见，主婉言拒绝。〖12〗

二十一日（6月27日）

35 清廷拒速开国会。第二次请愿失败。

上谕谓：论议院之地位，在宪法中只为参预立法之一机关耳，其与议院相辅相成之事，何一不关重要，非尽议院所能参预，而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本年九月即届资政院开院之期，如能上下一心，共图治理，不惟立议院之基础，兼以养议院之精神，朕缵述前谟，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尔等忠爱之忱，朕所深悉，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13〗

各代表随即议决进行第三次之大请愿，时间定为明年二月。且约定第三次请愿之签名，须普及于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须百万以上。〖14〗

二十七日（7月3日）

36 公布《宗室觉罗诉讼章程》。寻于六月十四日命，此章程待新定法律实行后再奏请实行，现仍照向章办理。

二十八日（7月4日）

37 第二次之《日俄密约》签订。约定互相协助以增进其在满洲之利益，实为抵制美国之渗透而来。

38 以办学出力，予陆军部贵胄学堂总办冯国璋头品顶戴。

39 是月，湖南省常德府自初五日以来大雨成灾，城根水深八九尺，沿河田庐，悉遭淹没，死亡人口三百余。

六月十三日（7月19日）

40 准外务部奏，于各省设交涉使，负外交之责。

十八日（7月24日）

41 命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载洵充参预政务大臣。

二十日（7月26日）

42 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因病乞休，允之，授外务部左侍郎邹嘉来为外务部尚书。

43 是月，上海正元、兆康、谦馀三家钱庄倒闭，引起严重之金融风潮（又谓“金融恐慌”），即橡胶风潮（或称橡皮风潮，系因投机国际橡胶业股票失败所致）。

七月初六日（8月10日）

44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15〗，以各省咨议局派遣之议员组织而成。其章程定每年六月在京开会一次，议事范围为：各省咨议局共同利害之事；资政院提案预备之事；关于该会章程及其他种规则之事。又定议案一经议决，各省咨议局应一致行动。咨议局联合会举湖北汤化龙为主席，四川蒲殿俊为副主席。审查长为孟森，审查员有孙洪伊、杨廷栋、刘崇佑、雷奋等。

十三日（8月17日）

45 以贝勒毓朗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次日以其差务较繁开去其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及步军统领。

46 以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开去军机大臣，专办内阁事务。

十九日（8月23日）

47 清廷革汤寿潜职。

先是，盛宣怀回邮传部侍郎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开缺江西提学使汤寿潜电致军机处，云盛宣怀为苏浙路罪魁祸首，不应令其回任，请收回成命，或调离路事，以谢天下。军机处将其电呈上，得旨：汤寿潜之电措词诸多荒谬，狂悖已极，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

二十一日（8月25日）

48 命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各道员有兼按察使衔者，均改为兼提法使衔。

二十二日（8月26日）

49 大学士鹿传霖卒，寻予谥“文端”。

二十四日（8月28日）

50 以大学士陆润庠充禁烟大臣。

51 以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充于荷兰召开之万国禁烟大会全权会员。

二十九日（9月2日）

52 开缺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密奏藏事之策〖16〗，谓现英、俄争侵我西藏，两不相下，宜趁此机加紧经营西藏，不必遽改为行省，而当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强同于汉民，而当以爱汉民之心爱之。达赖即革，当以呼图克图分任藏事，利用转世迷信之愚，永废达赖之制。此外练兵、兴学、开矿、垦荒、通商、殖民诸政，则又当循序进行。

八月初二日（9月5日）

53 度支部奏定厘定国家税暨地方税办法，应以本年为调查国家税、地方税年限，宣统三年（1911）为厘定年限，宣统四年同时颁布。国家税、地方税划分以后，所有一切经费，皆应分别支配。似皇室经费，亦应同时厘定。从之。

十二日（9月15日）

54 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充资政院副总裁。

十五日（9月18日）

55 湖北革命志士于武昌成立振武学社，举杨王鹏为社

长，李六如为庶务兼文书。久之乃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黎将杨王鹏、李六如开除军职，杨王鹏乃将社务交蒋翊武主持。

十六日（9月19日）

56 理藩部奏准振兴蒙务，预备宪政，变通旧例：一、变通禁止出边开垦各条，已奏准开垦及已招垦各盟旗，删除旧例之禁止出边开垦地亩，禁止民人典当蒙古地亩，及私募开垦地亩牧场治罪等条，又许各蒙旗与民人交易地亩，报官核办。未经招垦之各蒙旗，由督抚将军商同蒙旗奏请开放，由臣部咨商将军大臣督抚察酌各处情形，妥拟章程，纂入则例。二、旧例禁止民人聘娶蒙古妇女，满汉现已通婚，蒙汉自可仿照办理。三、旧例内外蒙古，不准延用内地书吏教读，公文禀牍呈词等件，不得擅用汉文，蒙古人等不得用汉字命名。今则惟恐其智之不开，俗之不变，断无再禁其学习行用汉文汉字之理。请将以上诸例一并删除。从之。

十八日（9月21日）

57 美国陆军大臣来访，是日会见摄政王载沣。

58 讯得吏部司员受贿挖改档册，使贿者冒名承袭一事属实，谕处贪赃枉法之已革试用巡检黄启捷、吏部笔帖式文海等六员以绞监候秋后处决，书吏李廷楷等二人流徒，另吏部堂官、丞参十八员亦各有处分。

59 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充训练近畿各镇大臣。

十九日（9月22日）

60 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输入外资，开办吉林矿产，但使主权无失，除日俄两国外，欧美列强均可投资合办，以抵制日俄。

二十二日（9月25日）

61 举行法官考试，派法部左侍郎绍昌为监临，以吏部侍郎于式枚、理藩部侍郎达寿、大理院卿定成、总检察厅厅丞王世琪为考试官。

二十三日（9月26日）

62 从军咨处奏，命所有近畿陆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镇，均著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其近畿督练公所著即裁撤。第三、第五两镇，仍在东三省、山东照旧驻扎。第二、第四两镇，毋庸归直隶训练，仍在直隶驻扎。遇有调遣，准由该督抚等电商军咨处、陆军部请旨办理。

二十四日（9月27日）

63 准将盛京大内文源阁所藏之皇室器物，陈列供外界参观，从东三省总督锡良之请也。

二十五日（9月28日）

64 授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为大学士，以吏部尚书李殿林协办大学士。

二十七日（9月30日）

65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筹备宪政，当从本源入手。曰责任内阁、曰国会、曰司法独立。至于教育、巡警、自治，则当属普通行政范围，无论立宪以前，立宪以后，可视民力之盈虚，为进行之迟速，且皆累世莫究百年莫殚之事业，非九年可告成。应将九年筹备清单修改。

九月初一日（10月3日）

66 资政院开院。 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皆到院，载沣致训词，谓："方今世际大同，文明竞进，举凡立国之要，端在政治通达，法度修明，尤在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资政院为代表舆论之地，各议员皆朝廷所信任，民庶所推崇，必能殚竭忠诚，共襄大计，扩立宪之功用，树议院之楷模，岂惟中国前此未有之盛举，亦实于国家前途有无穷之厚望者也。"之后由奕劻宣读谕旨。此次会期恰为一百天。十二月十一日，资政院闭会。

67 各省咨议局第二届会议开会。

初五日（10月7日）

68 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摄政王府呈递请愿书，是为第三次之国会请愿。

先是，第二次国会请愿时，即有各地之各团体来电五十余件，谓此次请愿若无效，代表不可离京，各省当再推代表来京，为第三次之请愿。各代表随即议定为第三次之请愿。领衔请愿之孙洪伊谓：我等受父老重托，为天下所望，苟不达请愿之目的，抵死不离京师一步。各代表又议

定第三次请愿之办法，即扩大声势，签名须百万人以上；请愿时各府厅州县必须派一至二名代表至京；正式请愿之前，须由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向资政院请愿，并请各省督抚赞同。至七月二十一日，各省请愿国会代表又开会，议决：国会不开，应实行提倡不纳税主义。各省咨议局于未开国会以前，不得承认新租税。并须由各该咨议局，限制各该省之民选资政院议员，均不得承认新租税。〖17〗

与国内立宪派努力请愿同时，在海外之留学生、华侨亦甚为支持请愿活动。五月二十五日，留日学生千余人集会，决联合全国各界为第三次之请愿。在此期间，日俄签订第二次之协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各界人士乃更为焦虑，急欲开国会，集全国人民之力以抗强日强俄。梁启超在国会请愿中，撰文《国会期限问题》、《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国会与义务》、《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文，宣传宪政，为国会请愿运动造声势，为舆论之指导。

此次之请愿，声势较前两次更为浩大。直隶（天津）、河南、山西、陕西、福建、四川、贵州、湖北、奉天各省均有绅民集会或游行。

九月初一日，请愿国会代表团通告全国，将为第三次之请愿。

本日，孙洪伊等代表二十余人正欲出发请愿，忽有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十七人来，持一函致各代表，言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土地将先沦亡，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此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

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言甫毕，赵、牛两人即各出利刃，欲剖腹以明心迹。各代表及仆役等力夺其刀，然防卫稍疏，牛广生已在左腿割肉一块，赵振清割右臂肉一块，各将肉在致代表书上摩擦数遍，血肉滴于纸上，惨不忍睹。赵、牛等又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拭泪负痛，踉跄而去。孙洪伊诸人深为感动。各代表抵摄政王府，以载沣不在府邸，未得见，各代表乃将上摄政王书交闻讯而来劝慰之民政部尚书善耆。

上摄政王书辞气甚为激烈，责数年来筹备宪政有名无实，云非开国会，决不足以救亡。末请载沣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初六日（10月8日）

69 上海源丰润银号宣告倒闭，共亏公私款项二千余万。

源丰润银号原系严信厚所办，时严信厚已故，由其子严义彬经理，于旧式金融业中号称势力最雄，其倒闭致使全沪震动。外商某银行又宣布二十一钱庄之庄票，概不收用，致恐慌益甚。风潮所及，京师、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汉口、福州、广州均受影响，为清末最严重之金融恐慌。上海等地之工业亦大受恐慌之害。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在上海商务总会之催促下，借汇丰银行洋款二百万两，又由清廷命大清银行解银百万两至上海，人心始渐定。〖18〗此次金融恐慌之影响，一直持续至次年。

初七日（10月9日）

70 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又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

愿书。书云：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外之则日俄缔结新约，英法夙有成言，诸强释嫌，协以谋我。日本遂并吞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捣藏边；法铁路直达滇桂，工事急于星火；德美旁观，亦思染指。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见。内之则各省饥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土匪乘之，骚乱日告。今中国非实施宪政，决不足以拯危亡。比者筹备宪政之有名无实，天下共见。洪伊等以为筹备宪政之实所以不举者，皆坐无国会而已。何也？盖立宪之真精神，首在有统一行政之机关，凡百设施，悉负责任，而无或诿过于君上。所谓责任内阁者是也。责任内阁何以名？以其对于国会负责任而名之也。是故有责任内阁谓之宪政，无责任内阁谓之非宪政。有国会则有责任内阁，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而末将安所丽？两年以来，所以筹备一无成绩，而宪政二字，几于为世诟病者，皆坐是也。他事皆可后，而惟国会宜最先，他事皆可缓，而惟国会为最急。今国势之危，过于汉季者且将十倍，出万死以求一生，惟恃国会与责任内阁之成立。及今急起直追，犹惧已迟，更复荏苒数年，后事何堪设想？谨合词沥血，陈请贵院迅赐提议，于宣统三年内召集国会，并请提前议决代奏。〖19〗

初九日（10月11日）

71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

先是，于右任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不久即以抨击清廷之腐败而为清吏要求租界查

封，为时仅三月。于右任随即于宣统元年八月再创办《民吁日报》，委范鸿仙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其报名意为：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亦为日报。因猛烈抨击、揭露日本对东三省之侵略，主张联美制日、抵制日货，而在日本政府之压力下被查封。为时仅四十八天。《民吁日报》被查封后，于右任并未气馁，复得时已倾向革命之上海实业家沈缦云等资助，乃再创办《民立报》。该报与前此之民呼、民吁被时人称为“竖三民”。于右任自任社长，年底宋教仁回国，于右任邀之为主笔，报纸之影响大振。清末民国初为该报撰稿者，尚有章士钊（民国初）、徐血儿（天复）、范光启、景耀月、吕志伊、马君武、叶楚伧等。其栏目有社论、外论、译论、谕旨、专电、译电、新闻、天声人语、上海春秋、杂录等，以新闻、论说最有影响。该报于清廷之预备立宪批评甚多。次年保路运动起，《民立报》著文连篇，推其波而逐其澜。〖20〗

十二日（10月14日）

72 江苏巡抚程德全奏请征所得税，以裕财政而恤贫民。

二十日（10月22日）

73 资政院通过“请速开国会议案”，四日后又通过速开国会折稿。各代表又于数日内广谒奕劻、善耆、载泽、那桐、徐世昌等王公大臣，而后又一次上书摄政王载沣。〖21〗

二十三日（10月25日）

74 十八位总督、将军、巡抚、都统联衔电奏请速设责任内阁、速开国会。

此举之发动及主稿者为云贵总督李经羲，领衔则为锡良及瑞澂。而积极赞同且动员其他督抚参加者尚有袁树勋、孙宝琦、程德全。

于电文列名者为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22〗

电奏逐条驳斥反对设责任内阁及速开国会之说，又谓：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末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23〗

寻山东巡抚孙宝琦并代递在籍绅士石金声、翰林院编修杨毓泗等之呈，请速开国会。

不愿联衔电奏者，为直隶总督陈夔龙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与十八位地方大员奏开国会之同日，陈夔龙奏请先行组织责任内阁。陈主先设责任内阁，后开国会。越二日，陕西巡抚恩寿亦奏请先立责任内阁，再酌定召集国会日期。而张人骏则诋立宪，国会、内阁并皆反对。

迨请开国会及设责任内阁之奏被拒绝，有数位督抚乃愤而辞职。

二十五日（10月27日）

75 度支部与美国四家银行签订借款草合同，借款额五千万美元，年利息五厘，每百元折扣五元。其用途为整顿国家及东三省财政、办理东三省实业。先是，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借款二千万两，于东三省修铁路、办银行及移民开垦等事，借美、英之款以抵制日本。其后清廷乃将其事归并度支部办理。至是乃与美国签草合同，然其后美国又将借款权转让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

76 御史胡思敬奏立宪之弊，谓立宪之事初由一二留学生敛钱设社研究，起发于上海，报馆助之，乃渐渍于学堂。袁世凯与铁良不合，欲藉是以倾政府，端方以维新自豪，欲藉是以要时誉，两奸比谋，渐达天听。胡氏献三策，其上策为：取消九年筹备清单，停办新政，复科举，明降谕旨，宣明国会以下劫上，长奸堕威，大乱天下之道不可行。自申谕之后，毋得渎请，渎请者付所司案治。〖24〗

77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因病”解职，以广西巡抚张鸣岐署两广总督。袁树勋辞职者，为清廷不允即开国会及设责任内阁。

二十八日（10月30日）

78 河南巡抚宝棻电请提前颁布钦定宪法。

十月初三日（11月4日）

79 清廷宣布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即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

上谕谓：前据各省督抚等先后电奏，以钦颁宪法、组

织内阁、开设议院为请。又据资政院奏称，据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等语。朝廷宵旰焦思，亟图挽救，惟有促行宪政，俾日进而有功，不待臣庶请求，亦已计及于此。第恐民智尚未尽开通，财力又不敷分布，操之过蹙，或有欲速不达之虞。故不能不验向背于舆情，决是非于廷议。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豫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又谓：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至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

又谕：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剴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次日，请愿国会代表团集议，议决数事，要者为：解散请愿代表团；保留国会请愿同志会；拟组织政党。又为国会请愿代表通问各省同志书，内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朝命既下，度非挟

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父老实图利之。〖25〗

据参与请愿之徐佛苏忆云：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于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26〗华侨代表伍宪子亦忆云：当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汤化龙、蒲殿俊等同为请愿代表参与密议之人，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27〗

初四日（11月5日）

80 谕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先纂拟宪法，以备颁布遵行。寻谕命各部通盘筹划提前之筹备办法，又命各省督抚赶办地方应办事项。

初七日（11月8日）

81 先是，湖南巡抚杨文鼎未经咨议局议决，即在本省发行公债，咨议局谓此举侵权，乃控于资政院。资政院经审议，认定杨文鼎侵夺咨议局之权，并以此上奏。至是，清廷谕云：此次湖南发行公债，系奏经度支部议准之件，该抚未先交咨议局议决，系属疏漏，既经部议，奉旨允准，著仍遵前旨办理。嗣后各省有应交咨议局议决之案，仍著照章交议。

谕下，因上谕既未申斥杨文鼎，又不命其将公债事补交咨议局议决，资政院多数议员甚为不满，进而提出弹劾

军机大臣。

十二日（11月13日）

82 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邓泽如等于槟榔屿（属马来西亚）集议，定于广州再举行起义，以广州新军为主力，但择同盟会同志五百人为先锋，任发难之责。并议将同盟会之全部人力财力投入此举。得广州后，由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又由谭人凤联络组织两湖，一旦广州成功，两湖立即响应。

会后，黄兴抵香港，筹备起义。旋设统筹部于香港，黄兴为部长，赵声副之。统筹部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等课，胡汉民、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等为课长。后谭人凤、宋教仁、光复会之李燮和等亦来参加起义。

十一月初三日（12月4日）

83 谕准宪政编查馆、军咨处、陆军部会奏之《陆军暂行官制大纲》，将陆军部尚书、侍郎左右丞参裁撤，改设陆军大臣一员、副大臣一员，以原尚书荫昌为陆军大臣，原左侍郎寿勋为副大臣。又命各省督抚毋庸兼陆军部尚书、侍郎衔。

84 清廷设海军部。

上谕批准载洵等拟订之《海军部暂行官制大纲》，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设海军大臣一员、副大臣一员。以载洵为海军大臣，海军处参赞谭学衡为副大臣。前此清廷已于六月命萨镇冰为海军提督。本月二十三日，再谕命海

军提督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又授萨镇冰海军正都统衔；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严复等海军协都统衔。

初五日（12月6日）

85 命宪政编查馆修正宪政筹备清单。

86 奉天省城以咨议局为首之八团体及四十六州县代表，并民众万余人，赴总督署请愿即开国会。以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为代表，请总督代奏，谓：日俄协谋我东三省，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请愿绅民万余人伏地悲泣。锡良大为感动，答允代奏。

次日，锡良即将奉省绅民请明年即开国会之呈请上奏。奏云：臣维东三省自甲午、甲辰以后，受强邻之激刺，生国家之思想，人民知身家性命非合群不能自保。复目睹朝鲜亡国惨状，甚恐三省版图首沦异域，即万劫不能自拔。其切肤之痛，较之各行省有特别之危险，不能不有特别之请求。伏乞圣明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又云：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28〗

先是，锡良于十月二十九日曾再次奏请提前赶办宪政，速设责任内阁。此次奏后，初十日，奉朱批云：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臣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东三省地方重要，该督有治事安民之责，值此时艰，尤应力任其难，毋许藉词诿卸，致负委任。〖29〗

此后锡良乃愤而托病辞职。

初九日（12月10日）

87 资政院通过“吁恳明定枢臣责任并速设责任内阁具奏案”。先是，湖南、广西、云南咨议局以督抚侵越咨议局权限，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议决督抚违反法律，责其照章交咨议局议，然上谕则袒护督抚，而湖南巡抚侵权事之上谕尤致资政院议员不满。资政院因提出弹劾军机案，责其不应副署袒护督抚之上谕。嗣经调和，乃成此奏。

十六日（12月17日）

88 批准公布《著作权律》，是为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

《著作权律》由民政部参考欧西日本各国之著作权法起草，经宪政编查馆复核后提交经资政院，资政院复加以修订而后议决，于本日请旨批准。《著作权律》凡五章五十五条，内规定：凡成著作物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曰著作权，称著作物者，文艺、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皆是；凡经注册之著作物均受本律保护；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著作者身故后，其继承人得专有三十年。〖30〗

十七日（12月18日）

89 资政院将初九日通过之具奏案奏上。

军机大臣奕劻等则辞职以相抗。摄政王载沣乃不经军机大臣副署，发上谕两道，其一谓：资政院奏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一折，朕已览悉。朕维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是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著毋庸议。其二谓：

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等奏才力竭蹶，无补时艰，恳恩开去军机大臣要差一折。披览均悉。该大臣等尽心辅弼，朝廷自能洞鉴。所请开去军机大臣之处，著不准行。

十九日（12月20日）

90 天津学生三千余人由温世霖等率领游行至督署请愿，请代奏速开国会之要求。总督陈夔龙勉强答允。

陈上奏后，清廷于次日电寄陈夔龙：据电奏，顺直咨议局议长等呈请于明年即开国会等语。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期限不为不近，所有提前应行预备事宜，至为繁赜，已虑赶办不及，各督抚陈奏，亦多见及于此，岂能再议更张？著该督懔遵上次谕旨，剴切宣示，不准再行渎奏。

二十一日（12月22日）

91 天津学生以清廷不允开国会，决罢课以为国会请愿，又电告各省请声援。二十二日，清廷谕陈夔龙，将请愿国会之人，严饬各员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者，仍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以保治安。此后天津之请愿活动即遭陈夔龙武力制止。稍后陈夔龙又密捕温世霖。

寻清廷又准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谕将请愿国会之发动者温世霖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次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方于九月由陈夔龙奏请释回。

二十三日（12月24日）

92 清廷命将东三省请愿代表强行押解回籍。

先是，东三省绅民决为再次之请愿。十一月初十日，

奉天省再次请愿国会代表董之威等起程赴京。二十日，奉天代表递请愿书于资政院，次日见奕劻、那桐，将上摄政王书呈上。至是，清廷谕云：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经宣示，万不能再议更张。乃无识之徒，不察此意，仍肆要求，往往聚集多人，挟制长官。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朝廷于无知愚民，因迫于时艰，妄行陈说，已屡从宽宥，然岂有国民而不循理法者，深恐奸人暗中鼓动，藉词煽惑，希图扰害治安，若不及早防维认真弹压惩办，久必至于酿乱。此后倘有续行来京藉端滋扰者，定惟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是问。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即非安分良民，该督等均有地方之责，著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隐患。

次日，军警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

二十五日（12月26日）

93 奕劻请开去其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事务。不允。

94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开缺。不允。嗣于十二月十一日再奏请开缺，仍不允。

二十九日（12月30日）

95 资政院再次通过弹劾军机大臣案，次日上奏。奏上，留中不发。〖31〗

96 资政院将议决之剪发易服案奏上，不允。

97 云贵总督李经羲亦奏：才力不继，病体难支，请予罢斥。李经羲之辞职，亦出于对清廷不允即开国会不允设责任内阁之愤慨。奏上，得旨毋庸议。

因请开国会不允而托病辞职者，尚有湖广总督瑞澂。亦不允。

十二月初二日（1911年1月2日）

98 以各学堂学生仍请开国会，且有罢课者，命各省严行禁止，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

初五日（1月5日）

99 学部核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先是，十一月，游美学务处呈文学部、外务部，谓游美肄业馆原为选取留美学生于未赴美国之前学习而设，现招生渐多，该馆学生已不限于留美一途，拟改为学堂名称，以期名实相符。至是，学部予以核准次年三月，外务部、学部奏准正式改名。

初六日（1月6日）

100 署邮传部尚书唐绍怡“因病”辞职，允之。〖32〗清廷随即以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本与袁世凯有隙，载沣之任用盛宣怀也，乃欲盛助少壮亲贵理财，并继续削弱袁世凯在朝中势力。

初七日（1月7日）

101 同盟会员温朝钟于四川黔江起义，一度攻占黔江县

城，旋退湖北咸丰，败，温死难。

初八日（1月8日）

102 粤汉铁路湖南株（洲）昭（山）段通车。

十二日（1月12日）

103 命四川总督赵尔巽来京陛见，以布政使王人文暂护四川总督。命赵尔巽来京，系欲以之接替一再辞职之东三省总督锡良。

十七日（1月17日）

104 宪政编查馆奏定修正之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其清单规定：宣统二年厘定内阁官制，颁布新刑律；宣统三年（1911）颁布内阁官制，设内阁；宣统四年颁布宪法、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实行新刑律、民律、上律、刑事民事诉讼律；宣统五年开设议院。〖33〗

105 广州将军兼两广总督增祺奏请将香洲定为无税口岸，以兴商业。经税务处议允行。

二十五日（1月25日）

106 颁布《新刑律》暨暂行章程。

《新刑律》总则，经资政院议决，会同军机大臣具奏。分则及暂行章程，因资政院闭会，未及议决。宪政编查馆以筹备清单内，定本年发布新刑律，实不容缓，请旨办理。奉旨将总则、分则暨暂行章程，先行颁布，俟明年资政院开会，仍可提议修正。又命修订法律大臣按照新刑律迅即

编辑判决例及施行细则，以为将来实行之预备。〖34〗

二十八日（1月28日）

107 颁布宣统三年（1911）预算案。此系中国首次试办预算。先是，度支部将宣统三年预算草案交资政院，赤字达七千余万两，经资政院大为核减，核减后收支相抵盈余三百余万两。然度支部、其他各部与资政院之意见仍甚为歧异。公布之岁入（修正后）为二万零一百九十一万余两，岁出为二万九千八百四十四万余两。其最多者乃为军费支出。

108 以法部左侍郎绍昌为法部尚书。

109 是月，英军强占云南片马。

110 是年，东三省鼠疫流行。本年九月下旬，黑龙江省西北满洲里（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发现疫症，病毙人口。旋由铁道线延及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处，并侵入直隶、山东各界，旁及黑龙江省之呼兰、海伦、绥化，吉林省之新城、农安、双城、宾州、阿城、长春、五常、榆树、磐石、吉林各府厅州县。〖35〗其情形甚为严重。鼠疫发生后，清廷于十二月十三日命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传入关内。又准拨银十五万两于东三省添设医院、检疫所。

当鼠疫之发生时，因无妥善预防措施，又无处置此类事故之经验，北京亦甚为紧张。十二月十六日，以东三省鼠疫蔓延，从陈夔龙奏，清廷命奉天至山海关火车只开头等客车，其余客车暂停开行，并分段节节查验。越日又命奉省例进贡品缓呈。十二月二十一日，又谕命外务部、民

政部、邮传部切实稽查鼠疫情形，谓天津一带如有传染，即将京津火车停止，免致蔓延。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山东烟台鼠疫甚盛，从孙宝琦奏，命驻山东之新军第五镇禁阻登州、莱州等府与内地之往来。

清廷又曾邀请各国医生来中国，议控制东三省鼠疫事，次年三月初五日于奉天开会。

至死于鼠疫之人口及间接之经济损失，无确切之统计。报章所登东三省疫毙人数，自本年九月至次年二月底止，约计报知及隐匿者已达五六万口之谱。据时人之估计，其直接间接遭受之损失，仅至宣统三年（1911）二月底，已不下五千万金。〖36〗

111 全国灾情较重，除上已述及者外，湖北、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及东三省均有较重水灾。

112 由吉林巡抚陈昭常发起，由商人朱江创办图长航业公司，中有官股，但由商人经营，资本四十八万两，经营上海经日本长崎至图们江航线。

113 国人所设之机器厂矿三十二家，投资额七百三十九万余元。较大者有：广东曲江之宝昌（锑矿）公司，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上海申大面粉厂，上海大同制蛋厂，汉口度支部造纸厂，广东制革厂，汉口普润毛革厂。〖37〗

〖1〗《藏族简史》357 页。

〖2〗在今蒙古国境内。

〖3〗在今俄罗斯境内，部分在蒙古国境内。

〖4〗直至民国元年，达赖回国，民国政府始恢复达赖名号。至入藏之新军，辛亥革命爆发后，其内部支持反清革命者与拥戴清廷者及会党内乱，余部民国元年（1912）被缴械后由钟颖统带自印度返内地。

〖5〗《革命逸史》三集 204 页。

〖6〗此系外人调查，官方云只杀三百余人。

〖7〗辛亥革命（1911）前夕，各地之民变大大增多，仅见诸记载者即达五十余起，有抗粮抗租抢米者，有抗捐抗税者，有反对调查户口者，亦有反洋教者，不一而足。长沙抢米风潮、莱阳抗捐风潮，皆为其规模较大者。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 314—375 页。

〖8〗按原会长为端方，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后，由张人骏任之。

〖9〗《东方杂志》宣统二年五期，《中国大事记》。

〖10〗会期为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参加比赛之运动员一百四十人，全国分为五区比赛。比赛之成绩为：上海第一，华北第二；中学组华北第一，华南第二；大学组圣约翰（教会大学）第一，南洋公学第二（《教育杂志》二卷十期）。

〖11〗《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六期，《中国大事记》。

〖12〗此次请愿上书情形，参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278—292 页。

〖1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45 页。

〖14〗《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六期，《中国大事记》。

〖15〗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日期，各报报道不同，此处从张玉法

之研究，见《清季的立宪团体》406 页。

〖16〗系由四川总督赵尔巽代奏。

〖17〗《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八期，《中国时事汇录》。

〖18〗参见《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十期，《中国大事记》。

〖19〗《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十一期，《中国大事记》。

〖20〗宋教仁归国后，《民立报》社又成为革命党人活动之基地，而《民立报》亦成为继《民报》之后同盟会最重要之出版物，有人即将之视为同盟会中部总会之机关报。武昌起义后，海内外革命党人相联络，皆由《民立报》社中转。该报销数最高曾达二万份以上。民国二年（1913）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袁世凯政府查封。

〖21〗有关第三次请愿之详情，参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297—318 页。

〖22〗名单据《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十一期。又《国风报》记尚有浙江巡抚增韫。

〖23〗《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十一期，《中国大事记》。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345—347 页。

〖25〗《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十一期，《中国大事记》。

〖26〗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514 页。

〖27〗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 446 页。

〖2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48—649 页。

〖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补遗》，载《历史档案》1993 年 3 期。

〖30〗《清末修订著作权律史料选载》，载《历史档案》1989 年 4 期。又《宣统政纪》，载批准之上谕作十七日，此处从档案。

〖31〗《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371 页。

〖32〗唐绍怡本为唐绍仪，为避溥仪讳改名。唐于七月十三日原邮

传部尚书徐世昌为军机大臣时署邮传部尚书，至此未及半年。唐绍怡为袁世凯一手提拔之人，与袁世凯关系甚为密切，其所以“因病”免职者，以此。

〖3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0 页。

〖34〗《东方杂志》宣统三年一期，《中国大事记》。

〖35〗曹廷杰《防疫刍言及例言序》，载《曹廷杰集》275 页。

〖36〗曹廷杰《防疫刍言及例言序》，载《曹廷杰集》275 页。又双城、五常、宾州（今宾县）、阿城诸地今均属黑龙江省。

〖3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 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鉴　卷二六八

宣统三年　辛亥　公元1911年

正月初一日（1月30日）

1 湖北革命党人成立革命团体文学社。是日，革命党人集会于武昌黄鹤楼之风度楼〖1〗，议定重组革命团体，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尚在狱中之原日知会员胡瑛亦参与策划。会后文学社主要向新军发展组织，成立仅月余，湖北之新军已遍布文学社员。文学社又以《大江报》为宣传机关，由詹大悲主办。文学社为后来发动武昌起义之主要革命团体之一（另一团体为共进会）。

蒋翊武，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澧州（今澧县）人。二十九年（1903）入常德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华兴会谋于湖南起义，蒋翊武曾参与活动，事败遭学校除名。旋至上海，参与办白话之杂志《竞业旬报》，借以鼓

吹革命。宣统元年（1909），化名入湖北新军四十一标为士兵，以能写会算，受命帮办文书庶务事项。蒋随即参加湖北革命党人之活动且为活跃之骨干分子。民国初，以反袁世凯独裁被杀害。

十四日（2月12日）

2 度支部奏试办宣统四年（1912）全国预算暂行章程及维持宣统三年预算实行办法。其维持办法共四款：一、各省预算册内出入各款仍应严行查核。谓上年各省造送预算，臣部叠接监理官来禀，多谓于岁出则有意加多，于岁入则特从少报。现核各省于预算前后款项文牍，已有续报实用之款尚少于预算者。嗣后当由督抚切实查明，并由臣部饬财政监理官严行查核。二、各省预算款宜统筹盈虚慎重出纳。三、宣统三年预算，臣部与各省商定增减之款不得翻异改动。四、嗣后各省追加之案应令先筹的款。奏上，命照所议行。

二十四日（2月22日）

3 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解梁士诒之铁路总局局长及交通银行帮办职。梁为袁世凯亲信，交通系首领。

二十六日（2月24日）

4 从法部奏，重申：凡承审遣流以下人犯，毋得再用刑讯。

5 是月，立宪团体帝国宪政实进会成立〔2〕。会长陈宝琛，骨干多系资政院钦选议员，较为保守，据传该会得载

泽津贴。

6 清华学堂制订章程。其总则谓，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又规定学堂设高等、中等两科。学科分十类：哲学教育、本国文学、世界文学、美术音乐、史学政治、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生理、地文地质、体育手工。学生数暂定为五百名。〖3〗

二月初四日（3 月 4 日）

7 太监李莲英为人杀毙。

李莲英（1848—1911），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兄弟五人，李莲英其仲也，家甚贫，其父携家至北京，以修鞋为业谋生。咸丰四年（1854），李莲英六岁时，其父送之净身。越二年，入宫，分在懿贵妃（即后之慈禧太后）名下。李莲英聪明狡捷、乖巧，善揣主人意，加之办事谨慎，甚得懿贵妃之赏识。辛酉（1861）政变之后，便升为太监副总管，其地位仅次于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所杀，李莲英即升为太监总管，时年方二十一岁。慈禧又赐其二品顶戴，赏给黄马褂。光绪十二年（1886），衔命与醇亲王奕譞同去视察北洋海军。因慈禧太后之宠幸，朝内朝外之官员皆争相与之结纳。〖4〗又广收贿赂，积资巨万。至慈禧太后死，李莲英于慈禧太后安葬后即出宫，以示报答慈禧太后之“知遇之恩”。李莲英被杀后身首异处，其墓中仅有一颗头颅。〖5〗

初六日（3月6日）

8 准将四川德格等土司实行改土归流。

先是，四川总督赵尔巽奏于川西德格等地改土归流，拟于德格、春科、高日交界之登科地方，设登科府；德格适中龚垭，设德化州；德化之北之杂渠卡，设石渠县；德化之南，与巴塘相连之白玉，设白玉州；德化之西，与乍了察木多连界之洞普，设同普县。两州两县皆隶于登科府。经会议政务处核议，允准。赵尔巽又奏请凡应发遣新疆军台人员，准其一律改发巴藏，效力赎罪。亦获允行。

初九日（3月9日）

9 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英占片马，请饬部坚持，并交海牙保和会公断。

十七日（3月17日）

10 裁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从驻藏大臣联豫请也。

二十日（3月20日）

11 命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学部右侍郎李家驹、民政部左参议汪荣宝协同纂拟宪法。

上年十月，清廷已命资政院总裁溥伦（后改任农工商部尚书）及度支部尚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此次任命之三人，实为此二人之助手。五人合之乃相当于宪法起草委员会。此后宪法之起草乃于秘密状态下进行。其具体之起草人为汪荣宝与李家驹。

汪荣宝，江苏元和县人，为较早之留日学生，在日期间曾参与《江苏》杂志之创办。回国后，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后任民政部左参议。宪政编查馆成立，又兼宪政编查馆编制局正科员，后又为考核科帮办。曾参与资政院院章之起草。李家驹曾任驻日公使，第二次考察宪政大臣之一，回国后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后来又担任资政院副总裁。

宪法草案起草程序为：先由汪荣宝撰草稿，或汪荣宝与李家驹一道起草，然后溥伦、载泽审核，或溥伦、载泽、陈邦瑞与李、汪一同讨论。每起草一段，便送摄政王载沣审核定稿。载沣有时对草案作较大改动。故亦可谓宪法草案之起草系由摄政王载沣直接负责。庆亲王奕劻偶尔亦参与审核。至武昌起义前，草案已大体拟出，共八十余条，每条之下均加详细按语。〖6〗然未待宪法草案公布，清帝已退位。

二十二日（3月22日）

12 以大学士世续为资政院总裁，以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为资政院副总裁。以贝子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

13 命法部左侍郎沈家本回任，以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为修订法律大臣。

三月初五日（4月3日）

14 颁布军人《训谕六条》，一尽忠节，二守礼节，三尚武勇，四崇信义，五尚朴素，六尚廉耻。

初九日（4月7日）

15 授各高级军官军衔。陆军各镇统制官何宗莲、马龙

标、曹锟、吴凤岭、张永成、张彪、徐绍桢、孙道仁、张绍曾、吕本元、孟恩远授陆军副都统衔；陆军各协统制官王占元、卢永祥、许崇智、黎元洪、吴介璋、蓝天蔚等授陆军协都统衔。

寻又授海军将领军衔。以巡洋、长江舰队统制萨镇冰为海军副都统，并予海军正都统衔；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为海军协都统；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严复、烟台海军学堂监督郑汝成等海军协都统；又授各军官海军正参领等衔。

初十日（4月8日）

16 同盟会统筹部会议，决定广州起义计划，拟十路进攻，三月十五日发动。又以赵声为总司令，黄兴副之。先已由谭人凤至两湖联络响应。后因温生才刺孚琦事，清吏加强戒备，起义延期。

17 同盟会员温生才于广州刺死署广州将军孚琦。温生才被捕，旋被处死。

十三日（4月11日）

18 从海军大臣载洵奏，派程璧光率海圻巡洋舰赴英国祝英王加冕仪式。

十四日（4月12日）

19 陈夔龙奏，直隶鼠疫已扑灭。

本月，锡良奏报东三省鼠疫已扑灭。山东亦告扑灭。

十六日（4月14日）

20 实授张鸣岐为两广总督。

十七日（4月15日）

21 度支部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正式名称为《大清政府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五厘递还金镑借款》），借款额一千万镑。其目的“甲、为大清国整顿画一币制用款；乙、为兴办扩充东三省实业事务用款”。清廷之缔此约，实欲以美国等国之势力抵制日俄，故借款国独无日俄，又于约中规定：以东三省烟酒税、出产税、销场税及各省盐斤加价为借款之担保；如大清政府欲请外国资本家与中国合办东三省以此借款兴办之事或与其有关联者，应先请银行等承办（即该银行团有东三省投资之优先权）。后以革命爆发，清廷覆亡，此项币制借款未果。

二十日（4月18日）

22 管理军咨处事务载涛奏定本年于滦州、开平一带举行秋操，参加者为第一镇、第四镇、禁卫军之混成一协、第六镇一部、第二镇一协。四月二十日，又谕派冯国璋为秋操东军总统官，舒清阿为西军总统官。

二十一日（4月19日）

23 派出使德国大臣梁诚参加于荷兰召开之禁烟会。

二十二日（4月20日）

24 准东三省总督锡良辞职之请，命开缺回旗。又授赵尔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

二十三日（4月21日）

25 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四川总督；授四川布政使王人文侍郎衔，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二十五日（4月23日）

26 黄兴入广州部署起义，行前为绝笔书："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是晚入广州，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起义总指挥部。

二十九日（4月27日）

27 同盟会发动黄花岗之役，旋败。

先是，两广总督张鸣岐已侦知大批革命党人进省，遂加强戒备。而起义日期亦一变再变。二十八日，黄兴乃改原十路进攻计划为四路。本日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率革命党同志数十人直攻督署，及攻入，张鸣岐已走避，待出署，遇水师提督李准之亲兵大队，激战之下同志多牺牲，黄兴右手中弹断二指，腿亦伤，犹以断指射击。此役除黄兴一路外，预定之其他三路均未能发动，以致黄兴一路孤军作战，寡不敌众，终于失败。赵声、胡汉民、宋教仁等次日由香港抵广州时，起义已败。黄兴后由女同志徐宗汉掩护脱险，走香港。

是役牺牲者，多留学生及华侨，皆革命党之精华，其

被捕者，亦皆大义凛然，从容赴死。

林觉民，福建人，留日学生，起义前致绝笔书与其妻云：愿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以为天下人谋永福。及被逮，总督张鸣岐及提督李准亲自审讯，林觉民慷慨陈词，纵论世界大势，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及临刑，俯仰自如，色不少变。

喻培伦，四川人，留日学生，善制炸弹。起义时，身负炸弹多枚，冲锋陷阵，勇猛无惧。以身被多创而被捕。清吏审讯时，乃大呼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方声洞，福建人，留日学生。起义前为绝笔书曰：夫男儿存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及起义发动，孤身被围，身中枪，血如注，仍毫无惧色，挥弹猛击，直至弹尽力竭而死。

孙中山回忆云："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7〕

事后，志士潘达微殓烈士遗骸，得七十二具（死者不止七十二人），葬之广州郊外红花岗，并易名之曰黄花岗。此役因称"黄花岗之役"，又称"三·二九之役"。

寻赵声以愤郁而病逝于香港。

四月初五日（5月3日）

28 江苏咨议局议长及常驻议员全体辞职。

先是，江苏咨议局讨论江苏预算案，颇有核减，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争持不下，张人骏乃拒绝公布施行。至是，议长张謇等遂辞职以示抗议。

寻清廷上谕云：咨议局议决本省豫算，只能议减实在浮滥之款，若强为增删移补，即属逾越权限。况该局呈内措词，以责难国家行政经费腾出地方行政经费为要旨，是竟涉及国家行政经费，尤为不合。岂得以违章辞职相要挟。倘竟不服劝告，亦自应照章办理，未便迁就。著张人骏明白剀切宣谕该局，一切务须遵守定章，不得逾越权限。倘仍不受该督之劝告，应即奏明请旨裁夺。

然咨议局得各方之支持，张人骏之处境甚难。至七月，奕劻方电令张人骏公布预算案，咨议局议员乃宣布复职。

29 两湖革命党人居正、孙武、刘公、焦达峰、杨时杰等集议于武昌，筹划起义，定由原议之响应广东改为首先起义，并约定两湖应互相响应。

初十日（5月8日）

30 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并谕设责任内阁。

内阁官制规定：内阁以国务大臣组织之（第一条），国务大臣以内阁总理及各部大臣为之（第二条）；内阁总理大臣一人，为国务大臣之领袖，秉承宸谟，定政治之方针，保持行政之统一（第四条）；法律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谕旨，其涉各部全体者，由国务大臣会同署名。专涉

一部或数部者，由内阁总理大臣会同该部大臣署名（第十一条）；关系军机军令事件，除特旨交阁议外，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自行具奏，承旨办理后，报告于内阁总理大臣（第十四条）。

内阁官制及办事章程为宪政编查馆与会议政务处会同拟订，其上奏官制之折谓：各立宪国内阁之设，在负国务之责任，而对于何者应负责任，各国立法又复不同。恭绎《钦定宪法大纲》，统治之权属诸君上，则内阁官制自以参仿日、德为合宜。日本宪法，各大臣辅弼天皇任其责，以国务大臣责任关于辅弼之任务而生，故对于君主负责任，而国务大臣任免黜陟，君主皆得自由，与英、法之注重议院者不同，与德意志宰相对于其君负责任，非对于议会负责任者则相类。我国已确定为君主立宪政体，则国务大臣责任所负，自当用对于君上主义，任免进退皆在朝廷，方符君主立宪宗旨，议院有弹劾之权，而不得干黜陟之柄，庶皇极大权益臻巩固。

清廷同时谕设立责任内阁，裁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国务大臣之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8〗十三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四人，而皇族即有五人，故人称“皇族内阁”。

本日，又命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仍管理外务部，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均充宪政编查馆大臣。

皇族内阁成立后，社会各方人士深为不满。清廷内部之地方督抚亦有不满者。寻都察院代递咨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折。咨议局联合会之呈词谓：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请于皇族外，另简大臣充当组织内阁之总理。〖9〗清廷不予作答。山东巡抚孙宝琦亦奏，宗支不宜预政。为目前所见官员中惟一公开反对皇族内阁者。奏上，孙宝琦为清廷传旨申饬。

31 谕设弼德院，弼德院类于日本之枢密院。以陆润庠为弼德院院长，荣庆为副院长。

32 又谕：现已降旨裁撤旧设内阁，所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仍著序次于翰林院，并著该衙门于厘定翰林院官制时，妥拟章程。其内阁学士以下裁缺各员，均食原俸，听候分别改用。

33 谕设军咨府，以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为军咨大臣。

34 吉林省城（吉林市）大火，延烧二十三小时之久，烧毁民房二千四百五十八户。度支司、清理财政局、经征局、官银钱号、电报局等十九处衙署一并被毁。〖10〗

十一日（5月9日）

35 清廷宣布铁路干路国有，同时命将已归商办之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先是，本月初七日，有给事中石长信上《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请明定干路国有。奏上，谕云：“该

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实则此际邮传大臣（皇族内阁成立前为尚书）盛宣怀欲行铁路国有政策，石长信之折，显系盛宣怀授意上之，而盛宣怀之主张，又得度支大臣载泽之支持。故石长信之折上，即得允准。

至是，上谕云：邮传部奏遵议给事中石长信奏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一折。所筹办法，尚属妥协。中国幅员辽阔，袤延数万里，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销。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36 奕劻、那桐、徐世昌奏请收回任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之成命。不允。

37 外务部奏与英续订禁烟条款，其要点为：一、洋药禁运进口可以缩短年限，分省办理；二、运入中国之洋药编号给单，加贴印花，以严限制。无准单及印花之洋药一概不准运入中国；三、增加进口税。洋药每箱百斤原完税厘并征银一百十两者加至三百五十两，中国所产之土药亦酌加按照价值比例相同之税，同时起征。奏上，上谕允准，并命民政部、度支部及各省督抚加紧禁烟。〖11〗

十二日（5月10日）

38 庆亲王奕劻再次奏断难胜任内阁总理大臣，恳收回成命。不允。

同日，外务大臣梁敦彦亦电奏病难胜任，恳收回成命。不允。

十三日（5月11日）

39 湖北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开联合会议，拟共同筹备起义，但未达成最后协议。

十六日（5月14日）

40 长沙民众万余集会，反对铁路国有。其传单谓：借款修路，钱粮厘金一概典押，权操外人，将是瓜分之始，要求政府收回铁路国有之成命。越二日，长沙各界代表赴抚署请愿，长（沙）株（洲）段筑路工人万余亦进城请愿，请巡抚杨文鼎代奏，反对铁路国有。

清廷得知湖南铁路风潮，电谕湘抚杨文鼎：铁路干路，收归国有，业经降旨宣布，定为政策，并经简派大员督办，万无反讦之理。湘省民情浮动，易滋事端。著该抚严行禁止，剀切晓谕，不准刊单传布，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准如所拟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

十七日（5月15日）

41 以黑龙江咨议局议长鹤鸣协助防疫殒命，予优恤如阵亡例。

十九日（5月17日）

42 资政院议员请开临时会，议预算、借款问题。不允。

二十日（5月18日）

43 命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湖北等地办理铁路收归国有事。端方宣统元年（1909）被劾革职，至此方得重新起用。

二十一日（5月19日）

44 恭亲王溥伟因病开去差使，以顺承郡王讷勒赫充总理禁烟事务大臣。

二十二日（5月20日）

45 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之名称又曰："大清政府一千九百一十一年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中方签字者为邮传大臣盛宣怀。

借款总额六百万英镑，指定为修筑自湖北省城武昌经湖南达广州之粤汉路及自京汉铁路经襄阳、宜昌达四川夔州之川汉铁路之用。以两湖厘金、盐税为头次抵押。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工程造竣后，在借款未清还以前，大清政府仍派欧洲人或美洲人作为各该铁路总工程师；除钢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任购买外洋物料之经理人；粤汉、川汉铁路延长时，如用外国资本，四国银行有优先权。〖12〗

二十四日（5月22日）

46 谕：现将铁路改归官办，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其宣统三年四月以前已收之款，著邮传部、督办铁路大臣会同该省督抚详细查明，妥拟办法奏闻。此外如有另立各项名目，捐作修路之款，一并查明请旨办理。

二十六日（5月24日）

47 以《中俄通商条约》已届应行修改之期，命驻荷兰使臣陆征祥为全权修约大臣。外务部又奏，光绪七年（1881）中俄之约，原以收回伊犁为重，因允通商免税。今商务畅旺，修约时应将旧约免税之条作废。谕依议行。

二十八日（5月26日）

48 邮传部奏请将邮政与海关税务司分离，归邮传部接管。谕依议行。

五月初三日（5月30日）

49 立宪派政党宪友会召开发起会于北京。

宪友会系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改组而成。先是，自第三次之国会请愿失败，请愿代表团即拟组织政党，并推孙洪伊等起草党纲、党规。其间曾取党名为“帝国统一党”，且由孙洪伊报民政部得立案，嗣以各方反对此名，乃改名曰宪友会。本日之会议，与会者五十余人，议定《宪友会章程》。其章程揭示之政纲为：一、本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二、本会期达前条之目

的而为一致之行动，议定条件如左：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联责内阁；整厘行省政务；开发社会经济；讲求国民外交；提倡尚武教育。又规定于京师设立总部，于各省设立支部；不设会长，而设常务干事三人。〖13〗

初四日（5月31日）

50 湖南巡抚杨文鼎代奏湖南咨议局呈，称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奏上，上谕不允，且谓咨议局之呈“迹近要挟”，杨文鼎率行代奏，著传旨严行申饬，如有匪徒暗中鼓动，致生事端，即著从严惩办。倘再措置失宜，酿成重案，定惟该抚是问。

除湖南外，其他省亦有抗议之行动。四川咨议局闻铁路国有之讯，即呈文请护理川督王人文代奏，谓请铁路暂缓接收，并铁路国有谕旨缓刊誊黄。王人文乃将该呈文上奏，谕旨严行申饬王人文，谓：难保该局（咨议局）非受经手劣绅之请托，希图蒙混。湖北绅商学界闻铁路国有之讯，亦曾集会抗议，然不似湘、川两省激烈。

51 拨银一万两救济因墨西哥内乱受害之华侨。

初八日（6月4日）

52 宪友会于北京湖广会馆开成立大会。选举雷奋、徐公勉（即徐佛苏）、孙洪伊为常务干事。其中徐佛苏为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之重要人物。嗣由常务干事推定各科职员。孙洪伊、汤化龙、谭延闿、徐佛苏、雷奋、蒲殿俊、林长民、梁善济、刘崇佑、袁金铠等著名立宪派人士，皆为其骨干。又推出各省及八旗支部之发起人。本部成立后，

湖南（负责人谭延闿）、山西（梁善济）、贵州（杨昌铭）、直隶（李榘）、福建等省相继成立支部。宪友会为宣统三年成立之立宪派政党中之势力最大者。

十七日（6月13日）

53 两广总督张鸣岐奏，粤省收路，有人倡议抵抗，不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票领银，牵动市面。拟向外国银行借现款五百万两，以备周转。

54 是日及次日，湖南常德府及武陵、龙阳等县，山水猝发，田庐被淹，并溺毙人口，水淹常德府城。益阳县亦被淹灌。稍后岳州（岳阳）等地亦遭水灾。

十八日（6月14日）

55 立宪派又一政党性组织辛亥俱乐部成立于北京。〖14〗

辛亥俱乐部发起人有长福（清宗室）、罗杰、易宗夔、黎尚雯、胡骏等。其政纲为：阐扬立宪帝国之精神；提倡国民教育；发展地方自治能力；主张保护政策以振兴实业；整理财政以增进富力；酌量公私财力以谋交通发展；整饬军备以充实国力；体察内外情势，确定外交方针。〖15〗辛亥俱乐部在湖南等地建有支部，湖南支部之支部长为黄忠浩，加入者亦有革命党人。

十九日（6月15日）

56 先是，自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后，广东绅商即起反对风潮。五月初十日，粤路公司股东开会，坚持商办，反对国有。随后广州市民拒用官方之纸币，且挤兑现银，以示抗议。张鸣岐只得奏请借外国银行现款五百万两周转市面。

本日清廷谕准之，又谓此次粤省因收回路事，突然倡议不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票取银，显系不逞之徒，从中煽惑，著张鸣岐严饬地方文武，随时防范，认真弹压。或有不法行为，立予拿办。倘敢纠众作乱，准如该督所请，格杀勿论。张鸣岐遂采高压政策，粤路股东被迫逃香港。

二十一日（6月17日）

57 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先是，自四月二十四日清廷命川、湘两省停收租股后，五月初五日，邮传大臣盛宣怀又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电护川督王人文，告以对川汉铁路股款之处理办法，谓川路公司不论现存及已用之款，一律填给铁路股票，不还现款。旧时电报，以“歌”代五日，故此电被称为“歌电”。按此电，政府不仅夺路，且欲将川省已筹之路款一并劫走。护督王人文恐此电激怒川人，初未敢公布，直至十天以后方告川汉铁路公司。电文公布，王人文虽谓电文仅系商榷之件，然已群情激愤矣。铁路公司遂召集在省股东及咨议局议员，定开会讨论。本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二千余人，议清廷借款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罗纶演说，略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人之生命财产，已为盛宣怀卖矣，卖与外人矣。川汉铁路完矣！四川完矣！中国完矣！随即号啕大哭。全场皆哭。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护督王人文饬巡警道派兵弹压，然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16〗会终议决成立保路同志会，举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咨议局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其简章述同志会之宗旨为：“本会集合同志，对于此次国有之干

线铁路，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力图进行为宗旨。”〖17〗此后川省之保路运动乃有统一之机构。省城内外绅商民入保路同志会者甚多。省城以外者称协会或分会，全省达六十七个〖18〗。而保路风潮后发之川省乃转较鄂湘粤激烈。

58 清廷公布川粤汉铁路收回办法。其法为：川粤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验明收回，由度支部、邮传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倘愿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未到期者，并准将此次股票，向大清交通银行照行规随时抵押。粤路全系商股，现每股从优先发还六成，其余亏耗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股，照本发还，其余米捐租股等款，准其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并准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愿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

同时又谕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迅速前往接收。

二十四日（6月20日）

59 学部奏，中央教育会开会，请以张謇为该会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为副会长。从之。

二十七日（6月23日）

60 准内阁所拟之内阁属官官制及内阁法制院官制，并谕按此设内阁承宣厅及制诰、叙官、统计、印铸各局，内

阁法制院亦同时并设。原有之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撤。旋派定法制院等处官员。

61 是月，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到湖北，见两湖革命党人未因黄花岗之役失败气馁，反积极为起义之准备，且甚有成果，并欲变黄花岗起义前所定之响应为主动，深为鼓舞。乃集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劝其和衷共济，一致进行。湖南之革命党人焦达峰等亦与湖北约：湖北先发则湖南须十日内响应，反则亦是。

62 湖北大雨，去岁冲毁正修复之荆门沙洋大堤复被冲决，因躲避不及溺毙者甚多。潜江县因水而生瘟疫，死者二三千人。

63 是月下旬，为抗铁路国有政策，长沙各学堂罢课，商人复有罢市者，湖南巡抚杨文鼎乃动用军、警弹压，铁路风潮渐告平息，然激烈者实已酝酿革命。

六月初一日（6月26日）

64 命资政院总裁、副总裁合同内阁总、协理大臣修订资政院院章。

初十日（7月5日）

65 都察院代奏各省咨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请另组内阁呈。

先是，五月十四日咨议局联合会反对皇族内阁之呈奏上，未有回音。至是，乃再递一呈，于初九日递之都察院，而于本日奏上。于呈书具名者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诸省之咨议局议长、议员四十余人。其呈词亦较前次激烈。谓：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惟一之原则，世界各国苟号称立宪，即无一不求与此原则相吻合。今中国之改设内阁，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违反。方疑朝廷于立宪之旨有根本取消之意。末云：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

奏上，同日上谕："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该〖19〗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20〗

十四日（7月9日）

66 安徽大雨成灾，无为州五里碑地方，圩破五十余丈，又上下九连等处百七十七圩全被淹没。是月安徽其他地方亦有水灾。

十五日（7月10日）

67 隆裕太后懿旨：皇帝七月起在毓庆宫入学读书，派

大学士陆润庠、侍郎陈宝琛授读。并派记名副都统伊克坦教授满语。由监国摄政王妥为照料。

65 是日及以后数日，湖南常德府城大水，水势几与城平，所属各县同被淹灌。淹毙人口甚多。牲畜器物，荡尽无余。

二十五日（7月20日）

68 谕曰：礼部改设典礼院，所有礼部旧管事项，有关于行政者，均划归各行政衙门管理。其各衙门旧管之关于典礼，无关行政，应归该院办理事项，即划入该院管理。

同日，以协办大学士裁缺吏部尚书李殿林为典礼院掌院学士。

闰六月初一日（7月26日）

69 汉口《大江报》发表黄侃之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谓此时之中国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不可，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文末书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文虽仅二百余字，然以直接号召革命，轰动一时。先是，上月二十二日，革命党人何海鸣已于该报发表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黄侃之文刊后，至初七日，鄂督瑞澂乃命封《大江报》馆，捕经理兼主编詹大悲及副主编何海鸣入狱。

【考异】因《大江报》已佚，回忆者记此文之题目时多有误，如有回忆者记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至七十年代，方汉奇等学者自《时报》（1911年8月6日）中发现该报转载之此文，题

目应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参见刘望龄《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228—229页。

初六日（7月31日）

70宋教仁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

同盟会中部总会酝酿于上年。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黄兴组织之起义，多在边境及两广地区，而不愿于内地发动。然有相当多之会员欲于内地尤其长江流域运动起义。宣统二年夏，宋教仁、谭人凤、赵声等召集十一省同盟会负责人会议。宋教仁于会上提出“革命三策”，谓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及北方进行为上策。众谓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以中策为好。又议定组织中部同盟会以为长江革命之领导机关。宣统二年底，宋教仁自日本归国，入《民立报》社。及黄花岗起义败，乃与居上海之同盟会员陈其美、常为联络而四处奔走之谭人凤等议组中部同盟会。至是，乃正式成立。

该会不设总理（会长），而由总务会行使职权，总务会由议长及五名总务干事组成。其各部之总务干事为：文事宋教仁、交通谭人凤、庶务陈其美、财务潘祖彝、会计杨谱笙，议长为最年长之谭人凤。宋教仁起草之《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述其宗旨为：“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谭人凤起草之成立宣言云：“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无可冲突也”。〖21〗同盟会中部总会致力于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于湖北、湖南、江苏、

安徽、四川、陕西等省设分会，其赴内地奔走联络者，多为谭人凤。

71 清廷命署四川总督赵尔丰速赴省履任，镇压川省绅商民众之保路活动。谕谓：风闻川人对于路事，有定于本月初十日开会之说。赵尔丰著即兼程前进，赶于初十日以前抵省，届开会日期，多派员弁，实力弹压。除股东会例得准开外，如有藉他项名目，聚众开会情事，立即严行禁止。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

初八日（8月2日）

72 赵尔丰抵成都，次日接印视事。赵尔丰于路事亦不欲出以高压手段，两电内阁，请朝廷于路事设法转圜，并将路事付资政院议决。赵尔丰又与成都将军玉崑联衔奏请将铁路改为商办。又代奏川路股东会请将借款修路事交付咨议局、资政院议决之要求。

十六日（8月10日）

73 禁卫军及近畿各镇新军将于永平秋操，派军咨大臣贝勒载涛代摄政王总监两军。

74 是日起，浙江杭、嘉、湖、绍四府水灾。七月初旬，复受水灾。

十九日（8月13日）

75 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炸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二十一日（8月15日）

76 调民政大臣善耆为理藩大臣。

二十五日（8月19日）

77 从内阁奏，清廷饬各省将与府治同城之首县，概行裁汰，并入该府管理。提取其经费并划拨县署，作为筹设地方审判厅之用。迅速设立府治审判厅。

78 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等奏，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其条例规定：《内阁官报》为公布法律命令之机关，凡谕旨、章奏及颁行全国之法令，统由《内阁官报》刊布；凡京师各衙门通行京外文书，均由《内阁官报》刊布，各衙门毋庸再以文书布告；凡法令除专条别定施行期限外，京师以刊登《内阁官报》之日起，各行省以《内阁官报》递到之日起，即生一体遵守之效力。〖22〗

七月初一日（8月24日）

79 四川成都罢市抗议铁路国有。上月二十五日，清廷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万（县）总理，强行收路。本日上午，川路股东开临时会，得知清廷任命李稷勋事，遂激起四川绅商民众更激烈之反抗风潮。成都开始罢市罢课，且迅速波及全川。又遍派传单，略云：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要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万人同白。

罢市之各街居民，均用纸书光绪帝神位，供以香火。有旁注“毅然立宪”者，有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者。〖23〗

初四日（8月27日）

80 本日及五、六日，江苏大雨三昼夜不息，酿成巨灾，南京城进水，水面占全城十之六七。

初五日（8月28日）

81 本日及初六、七日，山东济南等地大雨成灾，黄河民埝漫决。

初六日（8月29日）

82 因赵尔丰镇压川省绅民之保路运动不力，端方弹劾赵尔丰，谓其于路事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贻患，作茧自缚。〖24〗至此，清廷内部于路事之分歧亦渐大。朝廷之中，力主国有者为载泽、盛宣怀，得载沣之支持；而总理大臣奕劻则与载泽等意见不同。端方弹劾赵尔丰后，初九日，赵尔丰会同成都将军玉崑电奏，反弹劾盛宣怀，再次请将路事交资政院议决，并特开御前会议议之，不准邮传部把持，否则大乱一作，挽救已属无及。寻命端方迅速前往四川，查办路事，并申饬赵尔丰。又准川省水陆新旧各军，由查办路事之端方调遣。

83 本日及初七日，永定河因大雨漫口成灾。

十一日（9月3日）

84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请开缺，不允。孙宝琦之请辞，系因愤清廷既不允速开国会，复成立皇族内阁，致政治倒行逆施也。

十二日（9月4日）

85 玉崑、赵尔丰联名电奏，请将铁路干路国有事交资政院议决。奏上，传旨申饬，又谓川民争路，定系匪徒从中煽惑，著赵尔丰迅速将之解散，若贻误大局，定治该署督之罪。经此次申饬，此后赵尔丰之态度乃变。

十五日（9月7日）

86 赵尔丰诱捕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及保路同志会首领，又枪杀请愿民众。

先是，赵尔丰并不欲出以强硬之手段，先代奏川人要求，继劾盛宣怀，然一再遭清廷申饬，其意乃变。是日，赵尔丰诈称请保路同志会首要诸人议事，先后捕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张澜、彭芬、蒲殿俊、颜楷诸人。赵本欲将所捕诸人立即杀害，以成都将军玉崑持异议，因未敢行，而将诸人羁于督署。成都民众闻诸人被捕之讯，乃扶老携幼至督署请愿，求释被捕诸人，赵尔丰下令开枪，民众仍不肯退。据被捕诸人之一彭芬记："午后，阴雨绵绵，异常晦暗。各街民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夜半，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直至次日黎明，证实被捕诸人未死，民众方散。此事件史称"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令闭城戒严，封锁交通邮电。

87 出使美墨秘古大臣张荫棠奏上《时局危亟，敌侮民离，请明定国是，励行宪政，持激进以救危殆折》，请速行宪政。

十六日（9月8日）

88 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

先是，受同盟会影响之哥老会已于闰六月初十日在资州组织保路同志军，相机发动反清起义。至成都血案发生，同盟会员龙鸣剑缒而出城，奔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裁木片数百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将木片涂以桐油，投入河中。〖25〗木片随水漂至下游各地，时称“水电报”，同志军闻声而起义。是日，同志军秦载赓部先至成都。次日，侯宝斋部抵成都，西部又有张达三等之军起义。四方应召而来者几达万人。秦、侯两部先后围攻成都不克，乃转向外地。此后全川义军蜂起，赵尔丰穷于应付。

89 命赵尔丰将保路首要迅速查拿，如得有狂悖不法证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人犯，先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

次日，清廷又命湖广总督瑞澂派兵入川弹压，暂归赵尔丰节制调遣。寻瑞澂电奏派兵一标入川，然清廷谕命此入川之军暂由端方节制调遣。此后清廷之命令颇为紊乱，所命赴川之人，忽而端方，忽而岑春煊。

十七日（9月9日）

90 从学部奏，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

学部奏称，东西各国，学堂毕业，与入官考试，无不判为二事。中国兴学之初，科举未停，任官之制未备，自不得不沿用科举办法，学堂毕业者，即予实官，以广登进，而资任使。惟比年以来，毕业人数，逐渐增加，而官缺之

增设有限。拟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无论何项学堂考试毕业者，概不给奖实官。其游学毕业生之廷试，明年亦拟不复举行。至于毕业名称，拟于以后大学毕业者，仍称进士；高等及与高等同程度之学堂毕业者，仍称举人；中学及与中学同程度之学堂毕业者，统称贡生；高等小学及初等实业学堂毕业者，统称生员。均以考试毕业列中等以上者为限。〖26〗

十九日（9月11日）

91 命学部约束抗议川路国有之学生，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禁止聚众开会，并将四川派赴京师请愿之代表刘声元押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90 御史陈善同弹劾邮传大臣盛宣怀，并请妥筹还川路已收之股款办法。奏上，不报。

二十三日（9月15日）

92 命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即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

至二十六日，又谕岑春煊迅速入川，并命所有川省水陆各军，及各省所派赴川援军，俟岑春煊抵川后，一并归该督暂行节制调遣。

二十四日（9月16日）

93 禁卫军两协练成，载沣亲往校阅。

二十六日（9月18日）

94 命贵州巡抚沈瑜庆酌派军队赴川，其军抵川后暂由

赵尔丰节制调遣。十六日，清廷又命瑞澂及湖南巡抚余诚格酌派湘军两三营赴川。然其后除湖北所派之新军随端方入川外，他省均未能派兵入川。

95 广西巡抚沈秉堃电奏，请饬邮传部将川路零星民股散还，川路亏倒股本，并饬部垫认。

寻邮传部议奏：有愿附股者，按照湘股给发国家铁路股票，一律分利分红；不愿附股者，照粤股一律实发六成现银，四成另给国家印票，分二年给还。该公司实收股本，国家既全数认还，虚糜及倒账之款，已包括在内矣。奏上，谕从之。

二十八日（9 月 20 日）

96 赫德卒于英国。

赫德，英国人，咸丰四年（1854）来华。同治二年（1863），任海关总税务司。彼以外国人而执掌中国海关大权数十年，然亦建立中国旧时所无之近代海关制度。赫德曾多次建言清廷行新政，又协办洋务新政，又任于维新运动甚有影响之广学会首任董事长，于近代中国之政治、经济均有重要影响。寻清廷予赫德太子太保衔。

97 是月，福建轿夫抗抽轿捐，聚众毁警局、巡警道署，打伤巡警六十一人。

八月初三日（9 月 24 日）

98 湖北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统一起义机构。

先是，七月二十二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集议，确

定联合举行起义，又议定遣人赴沪邀黄兴及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宋教仁、谭人凤来汉主持。是时湖北之新军中，已遍及革命党人，故起义之时机已经成熟。是日，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会议，议定蒋翊武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参谋长孙武。军政府总理刘公，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又议定起义计划，确定起义各军进攻之目标。并定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起义。又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机关部）设总指挥部。此后湖北革命党人即加紧进行起义准备。因十五日南湖炮队士兵与官长冲突而暴动，清官方加强戒备，总指挥部乃将起义日期改定为八月二十日。

初八日（9月29日）

99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奏请开缺。不允。

100 是日至十二日，福建漳州水灾，河水决堤，淹毙人口。

初十日（10月1日）

101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将直隶绿营除马兰、泰宁两镇标兵及提标昌平营所属汛兵外，一律裁撤。从之。

十六日（10月7日）

102 从内阁奏，谕设盐政院，全国盐务，均归管理。命度支大臣载泽为盐政院盐政大臣。此为清廷集中财政权于中央之又一举措。

十八日（10月9日）

103 湖北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

试验炸药不慎爆炸，孙武受伤。俄巡捕闻讯赶来，搜去革命党之旗帜、印信、文告等，又捕去数人，而孙武先已转移。俄领事随将所捕人及文件转交清江海关道齐耀珊，于是起义计划暴露，清吏乃大肆搜捕党人。是日午后，蒋翊武与刘复基等集议，下令当晚立即起义，以炮队之炮声为号。是晚清兵来武昌小朝街机关部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被捕牺牲。三人皆系知起义计划者，因坚不吐实，故清方虽捕杀革命党人，然并未知起义计划。

但因蒋翊武之起义命令未及时送至炮队，是晚起义未能发动。

十九日（10月10日）

104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昌。

前以事机暴露，又传清吏已得革命党人名册，将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悲愤填膺，决意一决死战。起义即在无统一指挥之情形下爆发。

是晚，新军第八镇工程营革命士兵正准备起义，适排长陶启胜巡查，见士兵金兆龙荷枪实弹，惊问其意欲何为，金曰：造反！陶欲夺其枪，金及同志程正瀛即枪伤陶氏，革命士兵随毙前来弹压之管带阮荣发等军官，起义爆发。工程营之革命党总代表人熊秉坤乃集合队伍，进攻楚望台军械库，守军械库之革命党人乘机起义，军械库遂为革命士兵占领。于时驻武昌新军之革命党人多已起义，集于楚望台一带。革命士兵乃推曾参加日知会之新军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遂部署进攻督署。经激战，至黎明时分克督署。

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均逃走。瑞澂置武汉之战事不顾，径自逃上海。

民国建立以后，乃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节（公历 10 月 10 日，即双十节）。又因本年为旧历辛亥年，而称推翻清政府及中国延续二千余年之帝制之革命为“辛亥革命”。

二十日（10 月 11 日）

105 武昌革命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

上午，革命军（时亦称民军）占全武昌，各方负责人咸集咨议局议事，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亦至。汤化龙谓：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27〗咨议局副议长张国溶等亦均表赞成革命。随即议推举都督。时文学社、共进会之领导人，刘公病在汉口，孙武伤，蒋翊武亦不在武昌，都督一席骤难得人，且此数人原亦未定以其为都督。而事起仓促，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亦未能来武昌，遂议定举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黎元洪其时已为革命党人胁迫至咨议局，闻举其为都督，不敢应，且谓：“莫害我，莫害我！”党人迫之，黎益瑟缩不语，党人李翊东乃操笔，代黎于安民布告上签一“黎”字。又议于都督下设参谋部、军令部，于是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即以黎元洪之名义发布文告，然黎之任都督非本愿，初未肯视事，军事仍由革命党人主之。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县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

光绪九年（1883），考入天津水师学堂，十四年（1888）毕业，旋入北洋海军，服役于广甲轮。甲午黄海大海战，广甲为日舰击沉，黎元洪凫水逃生。此后投张之洞，历任炮厂监工、炮台台官、护军营管带等职。二十四年（1898）、二十五年（1899）、二十七年（1901）三度赴日考察军事。三十二年（1906），任暂编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湖北为仅次于张彪之军队将领。先后指挥三十二年（1906）之彰德秋操、三十四年（1908）之太湖秋操，均得佳绩。黎元洪之治军，爱护士卒，廉洁奉公，律己甚严，因之声誉甚佳。保路风潮中，黎元洪又为湖北铁路协会之军界代表，故各方均对其有好感。然黎本非革命党，是晚尚残杀两名欲起义之革命党人，其任都督非出本愿，又懦弱有余而魄力不足。后更倒向袁世凯而与同盟会对抗。〖28〗

【考异】黎元洪如何出任都督，以往史学界及辛亥革命党人之回忆，不出二说：一为立宪派之策划及倡议；一为革命党人仓促决定。因之黎元洪之出任都督，实出偶然。实则早在武昌起义以前，蒋翊武、孙武等革命党人即曾议及黎元洪出任都督，且认为：黎系名将，用黎可慑伏清廷，号召天下；黎系鄂军将领，用黎可号召部属附和革命。总之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因之起义前关于都督之人选，其选择有二：一为举革命党中之较有威望者任之，一为举黎。而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人威望略等，无人远高出侪辈，除非黄兴或宋教仁于起义时来鄂，否则举黎不失为一策。故推举黎元洪出自革命党人之主动，而非立宪派人首倡。且黎之出任都督，于稳定武汉形势，巩固首义成果确曾起过甚大作用。（参见林增平《黎元洪与武昌首义》，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又，关于武昌起义之著作，多记革命党人曾成立“谋略处”以为实际领导机构与权力中枢，并以蔡济民为核心。然此机构实系革命党人事后回忆加工所致，其时之谋略处仅为参谋部下属之一机构，并不具临时最高权力机关之职能。（见吴剑杰《谋略处考》，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2期；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载《历史研究》1987年4期）

106 是夜，驻汉阳、汉口新军革命党人起义，至次日占领汉阳、汉口。原为清廷监禁之革命党人詹大悲、何海鸣出狱，詹大悲不满非革命党之黎元洪任都督，乃于汉口成立军政分府〖29〗。

湖北各属，武汉下游之黄州于武昌起义后数日率先起义，成立鄂东军政支部；上游之宜昌于二十七日起义；十月初十日，革命军占襄阳；荆州旗兵于十月下旬投降。至此湖北大部已入军政府掌握。

二十一日（10月12日）

107 湖北军政府为《布告全国电》，通电全国，宣告武汉光复。军政府成立后发布之文告尚有：《宣布满清罪状檄文》、《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檄各督抚电》、《致满清政府电》。又通令湖北各地，宣布湖北一律改为共和政体。

又电黄兴、宋教仁速来鄂；又请黄等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

108 湖北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大要为：所有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

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供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30〗

照会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认革命军为正式交战团体。

109 清廷接瑞澂关于武昌起义之电奏，谕将瑞澂革职仍署湖广总督，命其反攻省城。又谕军咨府、陆军部派陆军两镇开赴湖北，另命海军部派兵轮由萨镇冰督率赴武昌，命长江水师由程允和率领赴援，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兵前往，所有援军及湖北军队均归荫昌节制。

二十二日（10月13日）

110 革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职。

二十三日（10月14日）

111 清廷起用袁世凯，任为湖广总督，并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上谕云：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31〗；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32〗。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

又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

又谕：岑春煊现简授四川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

次日，免王人文侍郎衔及川滇边务大臣职，赵尔丰仍充川滇边务大臣，岑春煊未到四川以前，川中仍由赵尔丰负责。

112 命将北洋清军编为三军：第一军由第四镇、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组成，由荫昌统率赴鄂；第二军由第五镇、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组成，由冯国璋统带听候调遣；第三军由禁卫军及第一镇编成，由载涛统率驻守近畿。次日，荫昌所率之北洋军先锋抵汉，然荫昌胆怯，未赴前线而驻节河南信阳。

二十六日（10月17日）

113 列强宣布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

初，当革命爆发时，各列强纷纷调军舰来鄂，一时武汉江面之外国军舰达二十艘。日、俄曾拟干涉，助清廷扑灭革命；而美、德明确反对干涉；英、法主中立。各国协商之结果，日、俄以势孤不敢立异，遂定中立之策。本日及次日，列强驻汉口领事及驻北京之公使馆，宣布各国“严守中立”，同时要求交战双方：携带武器之武装人员不得进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内储藏军械及炸药等物。

二十七日（10月18日）

114 民军进攻汉口刘家庙，武汉保卫战开始，次日民军占刘家庙，初战告捷。但此后训练有素之北洋军陆续南下，革命军转为劣势。

二十八日（10月19日）

115 命各省绿营、巡防队暂缓裁减。

三十日（10月21日）

116 袁世凯电请调王士珍、冯国璋襄助军务，又请用已开缺或革职之袁亲信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等。均获准。寻，袁世凯又电奏，命段祺瑞赴鄂助军务，又获准。

117 是月，武昌起义后，北京、南京储户持票至银行、官钱局取银，市面摇动。

118 八九月间，津浦铁路北、南两段分别通车（全线通车系1913年）。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

119 长沙新军起义，宣告湖南光复。

先是，自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湖南革命党人即加紧准备起义，其主要人物为焦达峰等。而自国会请愿及铁路风潮后，湖南之新派绅士（立宪派）亦已多倾向革命，其首领为咨议局议长谭延闿〖33〗。武昌革命起，革命党乃渐与新派绅士合，双方议定，由新军发动起义，而以其他各方响应。其时长沙风声日紧，湖南巡抚余诚格命倾向革命之新军于九月初一日离省城开赴株洲，焦达峰等乃决即于初一日起义。本日晨，新军四十九标起义，由革命党人安定超、彭友胜、李金山等率队攻城，守城之巡防营或随之起义，或不予抵抗，抚署卫队亦投诚，因之起义新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长沙，巡抚余诚格逃。起义军所毙者，仅欲对抗革命之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绶、帮办王毓江四人。公举革命党人焦达峰为都督、

陈作新为副都督，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随即扩充军队，命新军一协于初七日由王隆中率领援鄂。

120 陕西新军起义，占领西安。

陕西有新军混成一协，内中多同盟会员，以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为首。武昌起义后，陕西巡抚钱能训欲将倾向革命之新军调往他处，革命党人因急谋起义。是日晨，钱鼎邀集革命同志于西郊林家坟紧急会议，决立即起义，推新军协司令部参谋兼第二标一营管带、曾在日本入同盟会之张凤翙任指挥。起义新军未遇有力之抵抗即占领西安全城。巡抚钱能训逃，西安将军文瑞逃满城。次日革命军攻破满城，文瑞自杀。革命党人推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为都督）。

121 资政院第二次开院，载沣到院并作训词。

初二日（10 月 23 日）

122 驻九江之江西新军起义，兵不血刃而占九江城，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举新军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旋又以同盟会员、曾任江西新军五十四标一营管带、现任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之李烈钧为参谋长，李成为九江军政分府之核心。

初四日（10 月 25 日）

123 袁世凯电奏，请以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赴湖北指挥；又请命第二军南下，以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均从之。

124 同盟会员李沛基于广州炸毙甫抵任之广州将军凤山。

初五日（10月26日）

125 从资政院之议，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以唐绍怡为邮传大臣，然唐未就职。后唐任北方议和代表。

126 以端方之弹劾，谕将王人文、赵尔丰交内阁议处；清廷又命释放被赵尔丰诱捕之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然赵尔丰初未肯释放诸人。

初六日（10月27日）

127 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命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凡关于该省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又命荫昌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鄂，即回京。又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34〗

初七日（10月28日）

128 黄兴、宋教仁等抵武汉。先是，黄兴于九月初三日自香港抵上海，宋教仁以湖北都督为黎元洪所得，于革命党不利，劝黄兴率南京第九镇新军夺南京，然后攻取江、浙。黄不允，乃定计同赴武昌。

黄兴至武昌，即被推为总司令，随即至汉口指挥战事。其时因北洋军主力之进攻，汉口之革命军正处不利之势，黄兴之来，民军士气为之大振。黎元洪下令做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大字，派人举此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及汉口未被清军攻陷之地跑一周。前线将士知黄兴来，士气高涨，军心大振。〖35〗

初八日（10月29日）

129 太原新军起义。是日，驻太原之新军第八十五标第二营管带姚以价率军于城外先行起义，城内第八十六标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率军响应，毙山西巡抚陆钟琦。未经剧战即得全城，满城亦降。事既定，各方乃集咨议局，共推阎锡山为都督，姚以价为陆军总司令。山西之独立，不惟威胁直隶，亦从侧翼威胁京汉铁路，亦即清军进攻武昌之进军之路。

130 驻滦州之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驻奉天之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电奏请立即实行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清廷立即实行。其要者为：立开国会，于本年之内召集；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陆海军直接大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国事犯一体特赦擢用；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36〗此事件史称滦州兵谏。实则张绍曾欲与吴禄贞、蓝天蔚等联合响应革命，然以兵力薄弱，部属未能完全控制，决心未下，故出此一策。后为清政府所破坏。

131 资政院经议决，奏请将宪法交资政院“协赞”。

132 资政院经议决，奏请罢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联带之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37〗次日，上谕允即组织完全责任内阁。

初九日（10月30日）

133 昆明新军起义。

云南有新军一镇（第十九镇），其中之军官多革命党人，若曾任陆军讲武堂监督、总办之李根源，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等。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虽非同盟会员，亦有志革命且与革命党人暗中来往。先是，同盟会员张文光于九月初六日已在滇西腾越起义成功。本日，蔡锷率昆明新军起义，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率未附起义之清军抵抗，战斗为除湖北外各省起义之最剧者。革命军毙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逃，至十一月革命军始占全昆明。举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蔡锷等礼送云贵总督李经羲出境。

134 下罪己诏，谓即位三载，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金王，则动违舆论；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又谓：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135 命开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此举系从昨日资政院之请。

136 命溥伦将所拟之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候钦定颁行。

137 准资政院总裁世续辞职，以李家驹充资政院总裁，理藩部左侍郎达寿充副总裁。

138 以原休致之民政部右侍郎、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署民

政大臣。

初十日（10月31日）

139 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光复。新军协统吴介璋欲推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冯拒绝，遂举吴介璋为都督。冯后至九江服毒自杀。然江西政局不稳，都督三易其人，直至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政局方定。

140 长沙兵变，军官梅馨〖38〗率乱军杀都督焦达峰及副都督陈作新。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被举为都督。〖39〗

141 袁世凯自彰德抵信阳，正式接任钦差大臣。

十一日（11月1日）

142 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次日谕命袁世凯速赴京组织内阁，以王士珍署理湖广总督。

同日，以庆亲王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那桐、徐世昌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又准军咨大臣载涛开缺，以荫昌为军咨大臣。

143 以前两江总督魏光焘为湖广总督，然魏未赴任。

144 清北洋军陷汉口。先是，初八日冯国璋抵汉口督师，初九日袁世凯亦进至湖北孝感督师，清军兵力大增。清军装备、训练均占优势；革命军新兵为多，军官亦少，惟士气高涨。清军来攻，革命军乃据街市抵抗，北洋军统将冯国璋竟命火焚汉口，火烧三昼夜不熄，致使繁华之汉口街市尽成瓦砾，革命军不得已退出汉口。

十二日（11月2日）

145 黄兴被推为战时总司令。是日，宋教仁等本欲策动

以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与新任湖南都督谭延闿之上，然遭湖北将领吴兆麟等之反对而未果，乃定由都督黎元洪授之为战时总司令，于次日就任。

十三日（11月3日）

146 清廷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共十九条。其要者为：大清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40〗

147 上海革命党人起义。

上海为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基地，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中部总会乃加紧起义之准备，事由陈其美负责。而三次国会请愿失败后，上海之绅商亦多有转向革命者，上海信成银行经理沈缦云入同盟会，且介陈其美识上海商团首领李平书。商团拥数千人之武装，遂为起义之骨干。光复会之李燮和亦已于武昌起义前来沪活动，至是乃与陈其美携手。上海无新军，驻守上海之巡防营、警察及原拟为卫队随岑春煊入川之黎天才所部数百人，均已运动成熟，愿加入革命阵营，只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未肯附和革命。起义由陈其美及李燮和、李平书负指挥之责。是日，闸北巡警先起，

军警商团随应，次日占全上海。寻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部长。

148 两广总督张鸣岐电请辞职，又请将皇族内阁解散。清廷未允其辞职。

十四日（11月4日）

149 清廷谕准武汉前线停战，“招抚”革命党。

150 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山西巡抚。

151 贵州宣告光复。先是，武昌起义后，贵州自治学社之张百麟、咨议局议长谭西庚等人谋劝巡抚沈瑜庆反正，沈不允，且欲镇压革命党人。陆军小学学生及新军乃于十三日起义，以新军教练官、革命党人杨荩诚为指挥，巡抚沈瑜庆被迫交出政权。杨荩诚被举为都督。

152 杭州新军起义。浙江有新军一镇，驻省城者为第四十一协，此军早为同盟会、光复会掌握。上海光复后，杭州惶惶，新军乃于本日晚起义，次日晨占领杭州，俘巡抚增韫，围旗营。旗营料不能敌，乃降。汤寿潜被各方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

十五日（11月5日）

153 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苏州）独立。

自上海独立，苏州新军及江苏绅士皆欲江苏和平独立。是日，由上海来之民军及苏州新军已占领苏州，之后直赴抚署，请程宣布独立，程即应允。程为都督，张謇为民政部长，伍廷芳为交涉部长。为示除旧布新，程又命人用竹竿将大堂之檐瓦挑去数片。江苏乃武昌起义后第一个和平

独立之省份，于其后之独立各省及全国有相当影响。

程德全，号雪楼，四川云阳人，生于咸丰十年（1860）。光绪十年（1884）岁试得廪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为候补知县之程德全入黑龙江副都统寿山幕。次年沙俄大举入侵，已任黑龙江将军之寿山以无兵可御，命程德全赴俄营交涉，程乃单骑入俄营，请其勿攻城。议成，城内清军退出，俄军以为中方毁约，欲开炮攻城，程乃以身挡炮口，终阻之。寿山自杀殉国，遗折请重用程德全。俄人以寿山死，强德全就将军任，德全以死拒之，俄人乃不敢强，然亦扣押数月方放行。自是程之声名大起。光绪三十一年（1905），署黑龙江将军，由汉员而任旗官，堪称破天荒。宣统二年（1910），任江苏巡抚。程德全主张立宪，与张謇等来往密切。故得江苏绅士之拥戴。

154 清廷从资政院奏，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次日，清廷释放因谋刺摄政王被捕之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等。

155 资政院奏请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奏上，谕资政院速拟订并议决议院法、选举法，办理选举。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41〗

156 中国社会党成立于上海。先是，闰六月十五日，江亢虎于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江在宣言中宣布其宗旨为研究广义之社会主义。该会又于闰六月十四日创办《社会星》杂志。至是，江亢虎乃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

十六日（11月6日）

157 授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宣抚大臣，赴长江一带“安抚”革命军（张未就职）。以陆军第四十协统领官潘矩楹署第二十镇统制官。此举之真意在调张绍曾离军队，张以缺乏举义决心，又虑难以控制军队，踌躇未发，终被削军权。此后二十镇又控于北洋派之手。

158 以张勋为会办南洋军务大臣。

159 命端方暂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毋庸署理。

十七日（11月7日）

160 广西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42〗宣布独立，广西光复。先是，驻省城桂林之新军本拟起义，后布政使王芝祥谓愿与革命党人谈判，于是同盟会员、广西咨议局副议长黄宏宪及议员蒙经等乃联立宪派人士劝沈、王独立。本月十六日，沈、王赞同，遂于本日开大会于咨议局，宣布独立。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陆荣廷〖43〗为副都督。越二日，陆荣廷亦在南宁宣告独立。时广西之军队握于陆荣廷之手，沈、王缺乏实力，又非本省人，控驭为难，后即借名北伐离广西，陆荣廷得任广西都督。

161 同盟会员林述庆率江苏镇江新军起义，驻防旗营和平缴械，镇江宣布光复。成立都督府，以林述庆为都督。

162 吴禄贞于石家庄被刺。

先是，吴禄贞已截留清廷由北京运往武昌之军火，自被任山西巡抚，即与民军之山西都督阎锡山联络，于是日在娘子关与阎相会，拟联合山西革命军，及张绍曾所部直捣北京。然吴疏于戒备，于是晚为卫队长马惠田刺杀。〖44〗

清廷随以陆军第十一协统领官李纯为第六镇统制官。

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陆军。其间吴禄贞结识孙中山，入兴中会。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吴禄贞秘密回国参与其事，事败走日本继续学习。二十八年（1902），吴禄贞学成归国，张之洞委以湖北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等要职。三十年（1904），以良弼之荐进京任职练兵处。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其赴东北任职，时日本制造“间岛问题”，吴禄贞奉命前往任吉林边务帮办，禄贞对日本之侵略针锋相对，而其勇悍之气，日人亦颇惧之。禄贞复亲自调查并搜集大量资料，撰成长达十万言之《延吉边务报告》，证实该地确为中国领土。延吉得不失，禄贞之功甚伟。上年（1910），贿庆亲王奕劻并得良弼之荐，得任第六镇统制官，吴仍暗中谋革命。吴才气纵横，然疏于防范，其被刺于革命阵营损失甚大，人均惜之。民国建元，恤为大将军。

【考异】吴禄贞被刺时间，一般回忆均记为十六日夜，据其时第六镇军官吴鸿昌向陆军部之呈文，吴被杀已是十六日夜一点半钟，故应作十七日为是（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辑198—199页）

十八日（11月8日）

163 福州新军起义。福建有新军一镇，其中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为同盟会员，镇统孙道仁亦表同情革命。初，革

命党人与咨议局之绅士欲闽浙总督松寿和平交权，松寿乃组织旗兵负隅而抗，革命党人乃定以武力解决。十九日拂晓，新军进攻，松寿不敌自杀，福州将军朴寿为革命军捕杀。二十日，旗兵降，福建遂告光复，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

164 安徽光复。此前寿州、合肥〔45〕均已独立，巡抚朱家宝乃在立宪派及革命党压力之下宣布安徽独立，朱家宝自为都督。然此后安徽政局颇为动荡，几易都督，直至次年柏文蔚任都督，方得稳定。

165 驻南京之新军第九镇由统制官徐绍桢率领起义。先是，武昌革命起，两江总督张人骏惧倾向革命之新军响应，令第九镇出防秣陵关，并收缴其子弹，每人仅给三粒。第九镇官兵于忍无可忍之下起义。因弹药缺乏，为张勋所部江防军击败，退镇江。

十九日（11月9日）

166 黎元洪通电独立各省，请派代表至武昌，筹组临时政府。

167 广东光复。先是，广东各署已多有同盟会起义宣布独立，广州已陷于民军包围之中。以大势所趋，握广东军权之龙济光、江孔殷及曾镇压革命之李准皆先后与同盟会通款，且施压力于两广总都督张鸣岐。本日，各界代表计议于咨议局，决独立，初拟举张鸣岐为都督，然张已逃，各司道亦多逃。各界乃举同盟会领导人胡汉民为都督。是日夜，胡汉民由香港抵广州，次日就任。

168 黄兴以战时总司令名义致函袁世凯，劝其反正："明

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46〗

二十日（11月10日）

169 清廷以世续为总管内务府大臣。

二十一日（11月11日）

170 上海都督陈其美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电商，组织江浙联军，以原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会攻南京。此后徐绍桢于镇江设司令部，组织镇（江）军、浙军、苏军、沪军、淞军等，于十二月初猛攻南京。

171 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电沪督陈其美，建议仿美国独立战争时十三州会议之例，于上海设会议机关。越二日，陈其美以三督联名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至沪集议，商对内对外妥善办法。又谓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因其时武汉战争，线路受阻，故陈其美之电较十九日黎元洪之电先达各省。

172 奉天成立保安会，以赵尔巽为会长，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为副会长。

先是，奉天之革命党人拟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及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为首，逼走赵尔巽，实现奉天之独立。赵尔巽乃引原为胡匪后受招安，时任前路巡防营统领之张作霖为助。是日，各界于咨议局会议，张作霖带枪入场，威迫主张独立之吴景濂，因而成立保安会。越二日，赵尔巽

布告谓："本会宗旨，专在对内保卫地方公安，无论满、汉、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47〗后赵尔巽免蓝天蔚职，蓝出走，吴景濂赴南京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同盟会员张榕为张作霖所杀，奉天之独立未成。

奉天成立保安会后，吉林亦按此模式成立保安会，以巡抚陈昭常为会长。黑龙江亦成立保安会，以巡抚周树模为会长。

173 袁世凯派代表刘承恩、蔡廷干至武昌试探议和。革命阵营主张：国体不可讨论，必实行民主共和，袁若反正，可望被举为大总统。〖48〗

二十三日（11月13日）

174 谕：所有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军队，均著归袁世凯节制调遣，随时会商军咨大臣办理。

175 山东巡抚孙宝琦迫于新军及革命党人之压力，宣布独立，孙宝琦为都督。然孙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皆有姻亲，独立之后并未断绝与清廷之关系，加之驻山东之第五镇之军官皆为袁世凯旧部，袁世凯出山后又迫孙宝琦取消独立，故山东之独立只十一天，至十月初四日即取消独立，孙宝琦亦辞职。

二十四日（11月14日）

176 清廷谕派张謇、汤寿潜、谭延闿、江春霖、梁鼎芬等十二人为各省宣抚使，图消弭革命。

又命各省督抚传谕各该省士绅，每省迅速公举素有名

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

177 以署湖广总督王士珍病，命直隶候补道段祺瑞暂护湖广总督。

二十五日（11 月 15 日）

178 革命阵营各省代表于上海开会，定名曰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定会所设上海，认武昌为民国中央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嗣以武昌之黎元洪坚请各代表赴武昌会议，各代表乃定赴武昌开会，但每省留一人在沪以为联络。

179 清廷以奉天民政使张锡銮为山西巡抚，以开缺东三省总督锡良为热河都统。

二十六日（11 月 16 日）

180 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

本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抵京，并开始其组阁活动。至是，名单拟定，其组成为：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大臣杨士琦（署），理藩大臣达寿。

又命梁敦彦、严修、王士珍、萨镇冰、张謇未到任以前，外务大臣由胡惟德署理，度支大臣由绍英署理，陆军大臣由寿勋署理，海军大臣由谭学衡署理，农工商大臣由熙彦署理。其各部之副大臣较知名者有：外务部副大臣胡惟德、度支部副大臣陈锦涛、学部副大臣杨度、法部副大

臣梁启超。然各部大臣、副大臣多不就职，其中亦有已在革命阵营者。

181 黄兴率武汉革命军反攻汉口失败。

二十七日（11月17日）

182 清廷命原陕甘总督升允署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攻革命军。

183 是月，宋教仁等在武昌制定《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由湖北军政府公布〖49〗。该约法七章六十条，各章顺序依次为：总纲、人民、都军、政务委员、议会、法司、补则。系一部共和制之准宪法，亦可谓中国历史上之第一部共和制性质之宪法文件。其中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自由保有身体，非依法律规定，不得逮捕审问处罚"。又以三权分立原则，规定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之职责权力，并类于内阁制。此约法实并未在湖北实行，但其影响甚大。其后独立各省制定约法，多以此为蓝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亦受鄂州约法较大影响。

184 是月上旬，据两江总督张人骏电奏，沪、宁市面恐慌，银根吃紧。

185 是月下旬，前往武汉镇压革命之清舰队"海琛"、"海容"、"海筹"等舰在九江起义，其事先已为统领萨

镇冰默许，萨不参与起义，但自动离舰。舰队随即以部分舰只赴武汉助民军作战。

十月初二日（11 月 22 日）

186 重庆独立。

先是，九月十五日，四川新军排长、同盟会员夏之时率数百新军于成都附近之龙泉驿起义，因起义军人数较少，实力较弱，定计不赴成都，而驰往重庆。至此，重庆革命党人运动独立已渐成熟，兼夏之时率起义之新军来到支持，遂未经战斗宣告独立。举同盟会员、重庆府中学堂学监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

187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向载沣要求停止每日入对，以符合立宪制度，并开一办事程序单，获准。

其所开之条目为：一、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一、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一、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其直日办法，应暂停止。一、内外折照题本旧例，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再请钤章。

初三日（11 月 23 日）

188 清廷收到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联名电，请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电由美国使馆转来。

初七日（11月27日）

189 清北洋军攻陷汉阳。黄兴率革命军退武昌。

先是，自汉口失陷后，革命军于战略有分歧，有主坚守汉阳者，有主反攻汉口者。黄兴则力主反攻汉口。然革命军皆新兵，少受训练，且军官亦少经验，武器亦劣，反攻汉口之战初胜终败。此后革命军坚守汉阳十日，终不敌清军而致汉阳陷落。汉阳之战，革命军损失惨重，参谋部副长杨玺章、湘军统领刘玉堂战死，革命军伤亡三千余人。

是晚，以意见不协，黄兴乘轮离武昌。〖50〗

190 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自保路同志军起义后，四川已陷入混乱之中，赵尔丰无力控制局势。迨武昌起义后，赵尔丰更困于成都一隅，加之端方、岑春煊等互相倾轧，清吏已毫无斗志，只筹划如何保命而已。九月二十四日，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罗纶等入。十月初二日，赵尔丰与川绅蒲殿俊等议定“四川独立条约”，约定将四川之行政权交咨议局，赵尔丰仍赴川边办理边务，所需经费由川省担任。四川独立后赵暂留成都，以便遇事商议，军队则交原十七镇统制朱庆澜统领。〖51〗本日乃正式宣告四川独立，蒲殿俊、朱庆澜分任军政府正、副都督。至此，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告独立，脱离清廷之统治。

191 端方所带入川之湖北新军于资州起义，杀端方。端方曾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因此端方系辛亥革命中各省起义所杀之地位最高之清廷官员。

192 开复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原官，交袁世凯委用。

初八日（11月28日）

193 清廷以王占元为陆军第二镇统制官。

初十日（11月30日）

194 抵武汉之革命阵营各省代表于武汉开会，因汉阳失守，武昌处清军炮火下，乃于汉口英租界开会。举谭人凤为议长。

十一日（12月1日）

195 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驱逐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先是，八月沙俄即已增兵库伦，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后，俄兵乃将三多之少量卫队缴械。哲布尊丹巴嗣于十一月初九日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称“多人公举之日光皇帝”。

十二日（12月2日）

196 经多日激战，革命阵营之江浙联军于是日克南京。自汉阳失守，革命阵营处不利之局面，及克南京，革命阵营之声势复振。随后宋教仁至南京，与诸将议定江苏都督迁南京，仍由程德全任都督。

197 是日起，武汉清军、革命军达成停战三日之协议。为双方居间联络者，为英国驻汉口领事。此后清军、革命军接续停战，直至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同日各省代表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52〗

198 清廷以徐世昌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十三日（12月3日）

199 在武汉之各省代表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大纲共二十一条，确定未来之政府为共和制。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又定总统、参议院及行政各部之组成。政府体制为总统制，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53〗其后孙中山归国组织革命政府时，即依此大纲组织南京临时政府。

十四日（12月4日）

200 留沪之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大元帅在南京组织政府。此举系宋教仁、陈其美所策动，意在不使中央政府之领导权落入本非革命党之黎元洪手。然此举遭黎元洪及武昌方面反对，东南将领又有异议，黄兴因辞不就职。

201 在鄂各省都督府代表通电，已决临时政府设南京，各省代表将于七天内至南京。

十六日（12月6日）

202 监国摄政王载沣退位。

退位之命系以隆裕太后懿旨宣布，懿旨谓：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至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所有颁布诏旨，应请盖用御宝，并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

次日，又命取消监国摄政王载沣代理陆海军大元帅之

权，所有陆海各军，暂由现行专司诸大臣督率管理。其向归监国摄政王管辖调遣之禁卫军，由专司训练大臣督饬认真训练。〖54〗

十七日（12月7日）

203 从资政院奏，准臣民自由剪发。

十八日（12月8日）

204 四川正、副都督阅兵之际，发生兵变，蒲殿俊、朱庆澜无力控制局势，遂逃走。原陆军小学堂总办、时任都督府军政部长之尹昌衡率军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然此时四川尚有成都、重庆两军政府、两都督。直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成都、重庆两军政府方合并，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

十九日（12月9日）

205 袁世凯以冯国璋为禁卫军总统官，取消载涛统率禁卫军之权。

206 袁世凯又以段祺瑞为进攻武昌之第一军总统，冯国璋为驻守京畿一带之第二军总统。

207 以记名副都统良弼为军咨府军咨使。

二十日（12月10日）

208 吉林巡抚陈昭常电奏，反对摄政王退位。

二十七日（12月17日）

209 重新集结于南京之各省代表又改选黎元洪为大元

帅，黄兴为副元帅。然黎不能来宁就职，黄兴闻孙中山将归国，亦不肯就职，意在以孙中山为民国之大总统。组织政府之事遂陷于停顿。

210 以山东提法使胡建枢为山东巡抚。寻清廷又解署山东巡抚胡建枢职，以张广建署山东巡抚。

二十八日（12 月 18 日）

211 革命阵营与清方之议和于上海开始。

先是，本月十七日，清廷以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其委派代表赴南方议和。袁随委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革命阵营于本月十九日公推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至此开始谈判。革命阵营出席之代表为总代表伍廷芳及王正廷、温宗尧、王宠惠、汪兆铭（精卫）、钮永建。清廷为袁内阁全权代表唐绍仪及随员欧赓祥、许鼎霖、冯懿同、赵椿年。双方经五次会商，定召集国民会议决政体问题，然至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袁以为南方改其以袁为总统之许诺，取消唐绍仪之代表职，由袁直接与南方交涉。〖55〗

唐绍仪，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少川，生于咸丰十年（1860）。同治十三年（1874），赴美留学，为赴美留学之第三批幼童，亦为近代中国较早之留学生。唐绍仪中学毕业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光绪七年（1881），回国。十一年（1885），赴朝鲜办理税务，识袁世凯，得其赏识，与袁世凯之关系自此始。此后即在袁幕任职。二十七年（1901），袁荐之为津海关道。三十年（1904），奉命与英国交涉西藏问题。三十三年（1907），任新设之奉天巡抚。次年又奉派赴美，图与美结盟以制日，未果。

回国后任邮传部尚书。不久即因其为袁世凯亲信而被清廷免职。至此，袁世凯再命其出山为议和全权代表。然唐绍仪曾在美受教育，议和之中又受同盟会之影响，实已赞同共和。因其与袁世凯之关系，议和中又得南方革命阵营之好感，故其后南北统一，唐绍仪成为南北方皆能接受之人物，得任中华民国之第一任内阁总理。

伍廷芳，号秩庸，广东新会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于新加坡。三岁随父归国，复至香港求学，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任审判厅译员。同治十三年（1874），自费赴英留学，并考取律师资格，成为在英之第一个华籍律师。归港后任律师，并成为香港之定律局议员。光绪八年（1882），弃在港之职，入李鸿章幕。二十二年（1896），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此后常任驻外使臣。二十八年（1902），受命与沈家本共同修订法律。三十三年（1907），再为出使美国大臣。宣统元年（1909）回国，辞官居上海。及革命军起，乃毅然转向革命阵营。时已年近七十。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21 日）

212 清廷命车臣汗部落盟长蒙古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为查办大臣，前往库伦，安抚蒙众。因沙俄阻挠，二人未能至外蒙。寻清廷又谕命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然未有回音。至民国建立后，外蒙独立问题仍未能解决。

初三日（12月22日）

213 以疑赵尔丰鼓动十月十八日之兵变，四川都督尹昌衡派兵捕赵尔丰，杀之。

初六日（12月25日）

214 孙中山归国，是日抵达上海。

先是，八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于美国旅途自报纸得知武昌起义之讯，乃决意先从事外交活动。中山计议："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56〗于九月十一日抵伦敦。中山在英与英政府联络，请其停止对清廷之币制借款及川汉铁路借款，又请允其取道英国之殖民地归国；另又谋为革命政府借款。前者得英之允诺，后者未达目的。中山随即至法国活动。九月二十四日，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全国，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电文谓：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十月初四日，孙中山乃离巴黎回国。十一月初二日，孙中山抵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赴港迎接，胡汉民欲中山留粤修武备，预备北伐，中山不允，且命胡汉民随行。胡汉民乃命陈炯明接任都督，即随中山赴上海。

初七日（12月26日）

215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于上海孙中山寓所会议，决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然于政府体制，孙中山主总统制，宋教仁主内阁制。次日黄兴、宋教仁赴宁，向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建言选举临时大总统。定于初十日选举，并议定政府体制为总统制。

初九日（12月28日）

216 奉隆裕太后懿旨，准召集临时国民会议，就国体实行共和抑或君主立宪，举行公决。后以孙中山允诺清帝退位即辞职，北洋军各将领又逼清帝退位，国民会议未开。

初十日（12月29日）

217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十七张有效票中，孙中山以得票十六当选。

孙中山当选后，即电袁世凯，望其早日反正："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57〗

十三日（民国元年1月1日　1912年1月1日，以下省略民国年号）

218 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山之誓词为："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

于国民。”〖58〗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幼名帝象，号日新，后又号逸仙。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遂又名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59〗翠亨村。父孙达成，务农为业。兄孙眉早年赴檀香山谋生，以经营牧场渐富。光绪四年（1878），中山乃与孙眉同赴檀香山。其自述赴檀岛之经历曰：“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60〗在檀香山，孙中山先后入英美教会所办之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九年（1883），中山欲受洗入基督教，其兄孙眉激烈反对，且迫令中山回国。中山归国后相继入香港拔萃书室、中央书院、皇仁书院读书，并在香港与好友陆皓东同入基督教。十二年（1886），入广州博济医院之附属医学校学医，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至十八年（1892）毕业。中山之青少年时代，在檀香山及香港受到良好新式教育，且于医学有专长，其间结识郑士良、尤列、陈少白、杨鹤龄，而与陈、尤、杨常放言高论，无所顾忌，且于清朝统治甚为不满，人以其语言激烈骇人，因称之为“四大寇”。毕业后中山在广州行医，而渐萌反清思想。二十年（1894），中山携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书经王韬修改，其中谓：“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61〗然其时李鸿章正忙于甲午战事，未见中山。失望之余，又睹清廷之腐败，中山乃决志反清革命。

是年秋，再至檀香山，即在该地组织清末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年二十八岁。次年初，又在香港合杨衢云等创兴中会总机关。其后组织广州起义失败，中山乃流亡海外。三十一年（1905），乃与黄兴等革命志士组织同盟会，中山为总理，并以中山提出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同盟会中，若论对西方之了解，对西方政治社会理论之研究，当以中山为最。而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其革命理论正式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其后又曾为进一步之解释。而三民主义遂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之旗帜。至本年武昌起义，而一举推翻清朝政权，而中国已延续二千余年之帝制，亦告结束。民国建立后，中山又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之专制独裁斗争。中山之性情，有一超乎常人之处，即为其百折不回之勇气与毅力。其致力革命事业也，失败总多于成功，甚有似近成功而复败者。然其每遇失败，皆能振臂再起，愈挫愈奋，其革命精神始终不曾稍衰。此种特质，不惟常人不及，即与其同谋革命之领导人亦远不及。而其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厥功至伟，至今海峡两岸人民均敬仰之。

十四日（1月2日）

219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全国改用阳历：“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62〗此为中国用阳历之始，但年号用中华民国，而不用公元年号。

220 驻滦州之新军第七十九标（张绍曾原带之兵）起义，举第二营管带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第一营管带施从云为总司令，随与北洋第三镇曹锟及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率之兵血战，至十七日失败。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白毓崑等革命党人均牺牲。

十五日（1月3日）

221 各省代表会通过孙中山提出之国务员名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组成。国务员如下：陆军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部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222 各省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十九日（1月7日）

223 新疆伊犁革命党人率新军起义，宣布独立，举已卸任之原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新军协统、同盟会员杨缵绪为总司令，又成立汉、满、蒙、维吾尔、藏“五族共进会”。稍后乃与清新疆巡抚袁大化之军激战，后以南北议和，停战。

二十六日（1月14日）

224 清廷以奉天防营统领张作霖、冯德麟为总兵。

225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刺身亡。

陶成章（1879—1912），字焕卿，〖63〗浙江会稽（今

绍兴）人。早岁科举不第，而于乡里设馆授徒。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二十九年（1903），拒俄运动起，乃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又识龚宝铨、魏兰等，决共谋革命。其后返国联络会党，成章来往于浙江各地，常芒鞋破笠，日行百里，因发已薙去，至无宿无食时，则作游方僧装，乞布施以活，其艰苦卓绝超乎常人。二十年（1904）冬，参与发起光复会并实际主持会务。三十二年末，于日本入同盟会。嗣后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乃于宣统元年（1910）正月重建光复会。浙江独立，成章任军政府总参谋，参加江浙联军攻宁之役。其后成章于上海筹饷招兵，为沪督陈其美所忌，乃命蒋介石遣人杀之。

二十七日（1月15日）

226 前两广总督袁树勋致电清廷，请早定共和政体。同日岑春煊亦电清廷请认共和政体。

227 孙中山电告民国临时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64〗

二十八日（1月16日）

228 先是，自武昌起义后，京内外官员多请开缺者，至是，有保定府城守尉同和请开缺，谕云：现在时局艰难，内外臣工，纷纷奏请开缺，希图诿卸，置大局于不顾，殊属不成事体。所请开缺之处，著不准行。然此后仍有官员请开缺不止。

229 是月，部分满族亲贵组成宗社党，意在对抗革命保存清朝政府。其骨干有良弼、铁良、善耆等，清帝退位后仍继续活动。

十二月初一日（1月19日）

230 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电清廷，请承认共和。

231 隆裕太后召集王公第三次御前会议，议是否退位事。先是，清廷已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次会议，恭亲王溥伟等及蒙古王公反对退位，未有结果。至是再议，仅溥伟、载泽、善耆、蒙古亲王那彦图反对退位，载沣、载润、载涛、毓朗等默不言，而奕劻实已赞退位。载泽方谓冯国璋可任战事，太后曰："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又谓："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言外已有认共和之意。会议未决而散。〖65〗

初四日（1月22日）

232 先是，南京临时政府已与袁世凯有约，清帝退位，袁拥护民国，即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而袁必欲得此宝座，乃竟欲清帝退位之时即在京组织临时政府。至是，孙中山电伍廷芳，坚决反对袁于北方组织政府，并述让袁之条件及让位之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孙中山）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

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66〗

初五日（1月23日）

233 清廷以张勋护理两江总督。

初七日（1月25日）

234 袁世凯奏：与革命阵营议国体问题，如改为国会议决国体，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豫决。意在逼清帝退位。

初八日（1月26日）

235 清署湖广总督、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率湖北前线北洋将领联名电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67〗。本月十八日（2月5日），段祺瑞又率湖北前线将领致电清廷，电文斥二三王公阻挠共和，谓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若不认共和，即率全军将士入京。〖68〗

236 资政院议长李家驹解职，以许鼎霖为资政院议长。

237 革命党人彭家珍在北京炸伤宗社党头目、军咨使良弼。彭家珍当场死难，良弼越二日死。

良弼，字赉臣，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伊里布之孙。曾留日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清季满族入中之富于军事知识且干练有才能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为军学司副使，八月，袁世凯任之为陆军步队第八标统带。宣统元年（1909）起，佐载涛练禁卫军，旋充禁卫军步队第一协统领。武昌起义，清廷欲起用袁世凯，良弼坚持异议。嗣后袁以冯国璋为禁卫军总统官，夺良弼统禁卫军之权。

迨南北议清帝和平退位，良弼坚决反对。与铁良、溥伟等亲贵组织宗社党，一面谋去袁世凯，一面欲对革命阵营负隅顽抗。适革命党人彭家珍知良弼反对退位，遂以炸弹炸之。〖69〗

初十日（1月28日）

238 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除已宣布独立脱离清廷之各省外，直隶、奉天、河南等省亦派代表参加。举福建之林森为议长。

十六日（2月3日）

239 隆裕太后懿旨：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徵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待，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豫为筹画。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

240 清廷以张镇芳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先是，直隶总督陈夔龙已多次乞休，至是乃准予假三月，而以张镇芳代之。

二十二日（2月9日）

241 署直隶总督张镇芳、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河南巡抚齐耀琳、署山东巡抚张广建、安徽巡抚张怀芝、署山西巡抚李盛铎、吉林巡抚陈昭常联名电清廷，请宣布共和。

二十五日（2月12日）

242 清宣统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之清王朝宣告结束，中国延续二千余年之君主制亦告终结。

退位系以隆裕太后之懿旨宣布，内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70〗

与宣布退位同时，清廷认可皇室优待条件。此优待条件经南北双方多次磋商，至此乃达成协议。其优待条件大略如下：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大清皇帝辞位之

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由双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71〗

二十六日（2月13日）

243 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同日，袁世凯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

二十八日（2月15日）

244 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245 是年，国人所设之机器厂矿更减，只十六家，资本额二百零八万七千元。规模较大者有：安徽怀远大通公司（煤矿），长春商埠电灯厂，福州电灯厂，上海荧昌火柴厂。〖72〗

〖1〗其时黄鹤楼已毁，“风度楼”系张之洞之门生故吏于黄鹤楼原

址所建之楼。

〖2〗据侯宜杰研究，成立时间当在正月二十一日之前。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431页。

〖3〗《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卷146页。

〖4〗民国后记李莲英揽权纳贿者甚多，然多非亲历。而《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则于李莲英与外官交结之事有多处记载。参见该书之第一部分《清末腐朽政情》。

〖5〗《近代京华史迹》470页。

〖6〗参见《汪荣宝日记》宣统三年之记录。该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之一。

〖7〗《孙中山全集》六卷50页。

〖8〗以上均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59—565页。内阁大臣后括号内之文字为编者所加。

〖9〗《东方杂志》宣统三年五期，《中国大事记》。

〖1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788页。

〖11〗《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十。

〖12〗《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十。

〖13〗《清季的立宪团体》480—481页。

〖14〗成立日期参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433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75页，谢彬《民国政党史》。

〖16〗护督王人文之奏报，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418页；郭沫若《反正前后》，载《少年时代》。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403页。

〖18〗《四川保路运动史》229—223页。

〖19〗‘该’字据《宣统政纪》增。

〖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77—579页。

〖21〗宣言及章程均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2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71页。

〖23〗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411页、413页，三余社主人编《四川血》。

〖24〗黄季陆等编《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上册442页。

〖25〗熊克武《蜀党史稿》，载《辛亥革命史丛刊》二辑。

〖26〗《东方杂志》宣统三年七期，《中国大事记》。

〖27〗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36页。

〖28〗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当选副总统。袁世凯击败国民党发动之二次革命后，迫黎元洪入京，待之如囚徒。袁世凯谋帝制败死，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然黎元洪虽为总统，却从无实权，而一直在北洋派军阀官僚之夹缝中度日。

〖29〗至清军占汉口，乃自动撤消。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册152—153页。

〖31〗袁世凯初以足疾辞，意在索取更大之权力。二十七日，清廷电谕袁世凯速赴湖北就职，袁不应。后清廷一再增加其权力，方允出山。

〖32〗岑春煊则未履任。二十五日，岑春煊奏病加剧，请另简员赴川。谕命仍赴川。二十七日，岑春煊再电奏，因疾请开缺，清廷仍电谕其迅赴川任。

〖33〗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总督谭钟麟之子。

〖34〗据载涛记："到了武昌首义，革命爆发，那（桐）、徐（世昌）协谋，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是袁的嫡系心腹大将，亦认为'非宫保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

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好任听摆布。”（《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81—82页）

〖35〗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七集17页。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96页。又该书此条资料系来自档案，作十三日。但张绍曾等初八日实已将此意电达资政院。参见：《宣统政纪》卷六十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76页。

〖3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96—597页。

〖38〗原为清军营管带，湖南独立后任标统。

〖39〗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事件，系辛亥革命史之一大公案。此案之原因及内幕，至今尚未明了。各种回忆及记载，其说不一。其分歧则兵变系梅馨自为，抑系谭延闿等立宪派人指使策划。因谭延闿后曾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之要人，故民国年间，此事颇为敏感。1949年以后，学界多认定梅馨杀焦、陈系谭延闿指使。然其证据则嫌不足。证据之一系《邹永成回忆录》，记立宪派筹划杀焦、陈事甚详。然其时邹不在长沙，其回忆又系事隔数十年后为之。另章太炎作《焦达峰传》，曾记梅馨后自称“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然语焉不详，难以为凭。而兵变时同盟会重要人物谭人凤恰在长沙，其回忆中无片语提及焦、陈被杀系谭延闿主使。然若全部否定谭延闿与兵变之关系，亦缺乏有力之资料，尤其难以解释何以事后谭延闿不处罚梅馨及变兵。无论如何，此次兵变为谭延闿任湖南都督，掌握湖南大权提供绝佳之机会。而其与兵变之关系，尚有待进一步之考证。（参见傅志明、成晓军《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一案析疑》，载《历史研究》1985年6期）

〖4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2—103页。

〖4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64页。

〖42〗时广西省会在桂林。

〖43〗陆荣廷时为广西提督，驻防南宁，握军权。

〖44〗一般记述均谓吴禄贞之死系袁世凯所为。参见：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任芝铭《袁世凯刺杀吴禄贞之我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集、八集。

〖45〗其时省城设安庆。

〖46〗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221页。

〖47〗《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八辑14—15页。

〖48〗《民立报》宣统三年九月三十日（1911年11月20日）。

〖49〗《民立报》是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六日（12月2日—6日）刊登《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全文。

〖50〗多数回忆资料谓黄兴当时主放弃武昌，举武昌之兵顺流而下攻南京，多数革命党人强烈反对。故黄兴离武昌。然亦有不同意是说者。待考。

〖51〗议定条约日期据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载黄季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下册311页；《立宪派人和四川咨议局》，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集第169页。另一说为十月四日。

〖5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13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53〗《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之《开国规模》17—19页。

〖54〗载涛回忆曰："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

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载沣对于皇帝退位，是始终不赞成的，但他无权无力，在袁世凯看来，已在无足轻重之列。”（《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见闻》79—83 页）载润云：“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其在受命监国摄政期间，里边常有隆裕掣肘，外边又受奕劻、那桐等人挟制，他的地位虽为监国摄政王，然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隆裕与载沣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77—79 页）

〖55〗《开国规模》493—528 页。

〖56〗《孙中山全集》六卷 245 页。

〖57〗《孙中山全集》一卷 576 页。

〖58〗《孙中山全集》二卷 1 页。

〖59〗中山于 1925 年逝世后，香山县改名中山县，1983 年复改为中山市。

〖60〗《孙中山全集》一卷 47 页。

〖61〗《孙中山全集》一卷 8 页。

〖62〗《孙中山全集》二卷 5 页。

〖63〗一般资料均谓焕卿系陶成章之字，但郑云山据《会稽陶氏族谱》以为，焕卿系陶成章号，待考；又陶成章生年，郑云山据日本成城学校所遗留之档案考证，应为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79 年 1 月 14 日），而非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所记之光绪三年（1877）。

〖64〗《开国规模》590 页。

〖6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 112—114 页。

〖66〗《开国规模》603 页。

〖6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 174 页。

〖6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 179 页。

〖69〗有时人记，良弼被炸，锯去左腿，然无生命危险，袁世凯闻其未死，乃命赵秉钧买通医者，设法毒之而死。见常顺《赉臣被炸追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六集。

〖70〗此退位诏书，系胡汉民请张謇所拟，电袁世凯请发布，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即为退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183页、46页。

〖7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185—186页。

〖7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654页及有关部分。

清通鑑

附录一

清通鑑

附录二

K249.043
D143
:21

清通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图书馆藏

山西人民出版社

0073557

21

附录一

K249.043
D143
:22

清通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图书馆藏

22

0073558

附录二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戴　逸　李文海

副主编

郭成康　成崇德　宋富盛

编　委

戴　逸　李文海　郭成康

成崇德　宋富盛　张　研

李广洁

策　划

李广洁

总　审

龚书铎

《清通鉴·附录》说明

一、《清通鉴·附录》由“索引”及“主要参考文献”两部分组成。其中“索引”又分“主要人名索引”、“主要地名索引”、“主要记事内容及常见专用名词索引”三部分；“主要参考文献”则包括“基本史料”、“今人论著”、“外文史料及外国人论著”三部分。索引内容按首字的音序排列，参考文献大体按类排列。

二、“主要人名索引”的索引项，原则上为总督、巡抚、大将军以上的文武官员（其他官员视情况入选）；三鼎甲及著名的文人；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维新运动、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及以各种原因起事的主要人物。“主要地名索引”的索引项除中国地名外，亦包括有关的藩属及外国地名。

三、由于篇幅所限，考虑到《清通鉴》的记事特点，“主要人名索引”的索引项一般不包括明清各朝皇帝及清末两宫皇太后；“主要地名索引”的索引项一般不包括省（含今省、市、自治区）、地域名（如山陕、两湖、江南等）。

四、《清通鉴·附录》各部分均冠以“主要”二字，是欲说明不可能囊括全部内容。尽管如此，“主要”之中，亦仍不免诸多遗漏错讹，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编者　张　研

目　　录

主要人名索引……2
主要地名索引……256
主要记事内容及常见专用名词索引……461
主要参考文献……811

主要人名索引

阿

阿巴亥……323，324
阿巴泰……107，144，203，213，225，247，265，267，268，305，324，328，346，361，362，386，387，392，397，402，407，410，428，434，449，465，474，489，490，491，508，513，519，521，529，532，533，540，558，567，571，579，598，603，606，609，614，621，632，643，651，661，793，840，995
阿宝……2565，2569，2719
阿伯特……6358
阿卜策妄……4237
阿布都克勒木……3823
阿布都拉……1162，3856，3969，6888，7312
阿布都喇伊木……3953
阿布赉……3743，3762，3764，3767，3790，3797，3798，3804，3808，3875，4121，4123，4263
阿布兰……2451，2863
阿布泰……359
阿仓……4103，4237，4243，4250
阿达海……359，361，383
阿达礼……610，624，632，640，667，668，961，1113
阿达那……5784
阿敦……212，213
阿尔邦阿……5516，5565，5566，5609，5664
阿尔布巴……2855，2856，2878，2909，2910
阿尔吉善……2264，2352
阿尔津……361，663，938，945，1014，1020，1024，1032，1129，1163，1199
阿尔赛……2498，3462
阿尔松阿……2726，2769，

2805, 2823, 2888, 2932
阿尔泰……3956, 3977, 4010, 4023, 4103, 4104, 4106, 4118, 4126, 4128, 4131, 4144, 4147, 4150, 4158
阿尔通阿……108
阿古柏……5423, 6907, 6976, 7034, 7047, 7196, 7200, 7213, 7226, 7258, 7259, 7262, 7285, 7307, 7311, 7316, 7317, 7318, 7322, 7373, 7403, 7412, 7426, 7434, 7444, 7453, 7454, 7456, 7457, 7464, 7465, 7469, 7470, 7478, 7479, 7498, 7512, 7534, 7540, 7551, 8157
阿桂……3191, 3412, 3742, 3759, 3813, 3846, 3858, 3865, 3866, 3875, 3882, 3896, 3897, 3930, 3956, 3976, 3982, 4019, 4027, 4041, 4045, 4050, 4064, 4074, 4076, 4079, 4081, 4082, 4083, 4084, 4086, 4087, 4091, 4095, 4098, 4101, 4102, 4107, 4112, 4113, 4120, 4128, 4132, 4138, 4139, 4144, 4145, 4154, 4157, 4158, 4170, 4171, 4172, 4173, 4177, 4180, 4182, 4187, 4190, 4191, 4196, 4197, 4198, 4203, 4212, 4222, 4223, 4226, 4227, 4236, 4237, 4243, 4244, 4245, 4246, 4248, 4249, 4252, 4258, 4259, 4263, 4264, 4267, 4268, 4269, 4270, 4272, 4298, 4312, 4319, 4324, 4331, 4332, 4338, 4339, 4353, 4357, 4358, 4361, 4362, 4365, 4366, 4367, 4368, 4371, 4379, 4383, 4384, 4396, 4397, 4400, 4408, 4417, 4426, 4427, 4445, 4446, 4447, 4448, 4449, 4457, 4465, 4486, 4487, 4489, 4492, 4494, 4496, 4497, 4500, 4511, 4521, 4523, 4524, 4525, 4527, 4536, 4545, 4549, 4550, 4574, 4579, 4580, 4584, 4585, 4587, 4595, 4602, 4616, 4652, 4659, 4664, 4670, 4722, 4741, 4764, 4792, 4800, 4812, 4844, 4896, 5239, 5327, 5594
阿哈保……4889, 4897
阿海巴延……11
阿济格……174, 200,

266, 270, 281, 285, 305, 317, 321, 324, 328, 330, 346, 359, 386, 387, 409, 411, 451, 460, 465, 468, 470, 474, 489, 519, 521, 529, 532, 540, 542, 553, 564, 568, 588, 589, 592, 596, 598, 610, 618, 621, 624, 626, 640, 650, 666, 667, 670, 671, 692, 705, 716, 717, 730, 731, 732, 745, 754, 770, 773, 853, 856, 870, 874, 875, 876, 890, 898, 903, 906, 935, 938, 943, 945, 957, 963, 980, 992, 996, 997, 1296, 1535, 1545, 2073, 2392
阿精阿……5881
阿克达春……8066
阿克当阿……5048, 5114, 5188
阿克敦……2297, 2505, 2589, 2638, 2754, 3029, 3152, 3155, 3158, 3286, 3297, 3298, 3323, 3348, 3412, 3461, 3528, 3535, 3539, 3738, 3759, 3776, 4800
阿克苏……4886
阿扣……3508, 3560
阿拉衲……2605
阿喇布珠尔……2417
阿喇尼……1844, 1899, 1950
阿喇善……876
阿兰泰……1941, 2058, 2060, 2074, 2086, 2096, 2244, 2612, 3578, 3713, 3719, 3742
阿勒经阿……5000
阿礼国（阿利国）……6008, 6027, 6069, 6073, 6081, 6254, 6256, 6272, 6309, 6310, 6329, 6341, 6359, 6371, 6378, 6965, 6983, 6984, 6993, 6994, 6996, 7002, 7053, 7079, 7113, 7134, 7139, 7140, 7142, 7152, 7163
阿里衮……3334, 3348, 3358, 3386, 3404, 3409, 3410, 3417, 3438, 3528, 3537, 3556, 3574, 3588, 3632, 3656, 3658, 3672, 3674, 3676, 3762, 3816, 3827, 3837, 3838, 3845, 3846, 3847, 3855, 3873, 3962, 3979, 4041, 4045, 4046, 4050, 4057, 4064, 4066, 4074, 4076, 4079,

4082, 4083, 4084, 4086, 4091, 4092
阿列克谢耶夫……8598
阿林保……5057, 5093
阿灵阿……2012, 2283, 2292, 2296, 2381, 2429, 2448, 2475, 2482, 2671, 2721, 2768, 2805, 2823, 2824, 2884, 2888, 2892, 6115, 6327, 6462
阿璊……3976
阿美士德……5085, 5317, 5688, 5689, 5691, 5693, 5704
阿弥达……4196, 4227, 4396
阿密达……1519, 1948, 1957
阿敏……87, 102, 108, 126, 131, 159, 174, 200, 221, 224, 225, 230, 244, 247, 317, 320, 321, 322, 324, 325, 327, 328, 329, 330, 337, 338, 339, 340, 346, 361, 365, 404,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29, 436, 453, 459, 515, 612, 1123, 1956, 2270, 3308, 3769, 3800, 4096
阿敏道……3769, 3784, 3800, 3820
阿睦尔撒纳……3645, 3667, 3710, 3711, 3713, 3715, 3716, 3717, 3718, 3719, 3721, 3722, 3725, 3727, 3733, 3734, 3735, 3737, 3738, 3739, 3741, 3743, 3744, 3745, 3746, 3748, 3749, 3750, 3756, 3757, 3760, 3762, 3764, 3765, 3766, 3767, 3769, 3770, 3775, 3776, 3777, 3783, 3788, 3789, 3790, 3797, 3798, 3800, 3811, 3812, 3845, 3873, 3930, 3969
阿穆恩……6881
阿南达……1440
阿奴……2047
阿齐图……2865, 3059
阿其那……2623, 2815, 2816, 2817, 2823, 2827, 2828, 2830, 2835, 2866, 2888, 2931, 3015, 3205, 3322, 4285
阿青……4103, 4237, 4243, 4249
阿三……3104
阿山……331, 361,

383, 407, 449, 495, 506, 553, 621, 997, 1096, 1939, 2109, 2118, 2122, 2133, 2138, 2144, 2165, 2170, 2172, 2181, 2184, 2195, 2211, 2212, 2213, 2218, 2231, 2236, 2238, 2240, 2331, 2423, 2598, 2644, 3289
阿什达尔汉……375, 474, 475, 488, 493, 537, 543, 560
阿思本……6841, 6842, 6843, 6849, 7025
阿思哈……847, 867, 873, 915, 921, 944, 945, 961, 974, 990, 1086, 1212, 1228, 1284, 1301, 1310, 1392, 1407, 1437, 1439, 1440, 1441, 1575, 1891, 2099, 2149, 2791, 3243, 3640, 3816, 3877, 3883, 4032, 4059, 4061, 4083, 4201, 4205, 4206, 4485
阿思洵……3078
阿斯海……3034
阿肃……3706, 4222
阿台……4, 7, 25, 32
阿锡鼐……2670
阿玺达……5852
阿扬阿……4228, 4273
阿永阿……3537, 3869, 3933, 3934, 3936, 3941, 3960, 4006, 4007, 4014, 4015
阿玉奇……2368, 2416, 2890, 3034, 4108
阿玉锡……3735

艾

艾方济……6056
艾林波……6718, 6722
艾能奇……719, 895
艾启蒙……3870, 4020, 4356
艾儒略……5301
艾斯打……2239
艾小梅……7305
艾元徵……1464
艾约瑟……6646, 6669, 7109, 7914, 8399

爱

爱必达……3504, 3513, 3574, 3582, 3705, 3712, 3762, 3769, 3770, 3773, 3840, 3870, 3889, 3893, 3897, 3934, 3937,

3940
爱隆阿……3827, 3838
爱塔……275, 276, 364, 514
爱星阿……1192, 1284, 1340, 4176, 4808, 4820

安

安成……5383
安当……4023
安德海……6927, 7136, 7151, 7862, 9065
安多……2110, 3485
安多尼……4046
安费扬古……6, 27
安陆……4803
安娜……3074
安南国王……2062, 2545, 2901, 3144, 4436, 4557, 4582, 4586, 4599, 4601, 4610, 4635, 4910
安宁……3516, 3536, 3545, 3547, 3923
安泰……3895
安维峻……7566, 8146, 8147, 8215, 8222
安文思……1364, 1373
安邺……7069, 7279, 7280, 7310, 7314, 7326, 7632, 7697
安珠瑚……1653

鳌

鳌拜……515, 553, 601, 630, 631, 773, 856, 859, 874, 925, 976, 990, 994, 997, 1009, 1298, 1300, 1325, 1356, 1363, 1381, 1382, 1384, 1389, 1390, 1392, 1393, 1396,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4, 1415, 1417, 1418, 1421, 1422, 1423, 1426, 1435, 1436, 1437, 1438, 1439, 1440, 1441, 1442, 1447, 1448, 1449, 1451, 1456, 1587, 1889, 2148, 2150, 2213, 2222, 2307, 2392, 4346, 4844, 8984

奥

奥格兰德……5874
奥伦……6819

澳

澳地……5338

巴

巴布海……115, 324, 495, 647
巴布科夫……6788, 6890, 6891, 6892, 6893, 7135, 7179
巴布泰……324
巴达礼……532
巴栋阿……6653
巴笃礼……490
巴多明……2871
巴尔达齐……486, 488, 503, 561, 665
巴尔达奇……611
巴尔迪……8116
巴尔克……5900
巴尔图……3153
巴富尔……5973, 5974, 6020
巴哈布……2187, 2222, 5415
巴哈喇……2241
巴哈纳……495, 605, 618, 938, 967, 1078, 1124, 1142, 1156, 1215, 1222, 1240, 1263
巴海……368, 492, 507, 527, 555, 999, 1281, 1470, 1538, 1616, 1714, 1736, 1738, 1751, 1822, 1934, 2884, 3061
巴汉格隆……2299
巴加……5907, 5909, 5913, 5914, 5925, 5937
巴克什达海……376
巴拉诺伏……7866, 7867
巴兰德……7444, 7561, 7567, 7871, 7960, 8028, 8086, 8107
巴朗……3736
巴勒布……4551, 4563
巴利茨基……7227
巴林……367, 398
巴禄……3846
巴麦尊……5691, 5777, 5787, 5848, 5867, 5878, 5887, 5889, 5890, 5892, 5899, 5900, 5907, 5917, 5918, 6119, 6120, 6478, 6863
巴木巴尔……4121, 4128, 4130
巴宁阿……4710

巴赛……2659
巴泰……925，1411，1479，3166，3174
巴特玛乍凌……3743
巴图……4335
巴图尔……14，16，17，45，46
巴图鲁德海……5248
巴图孟克……3719
巴锡……2088，2218，2741
巴夏礼……6457，6458，6460，6471，6506，6556，6558，6656，6657，6660，6661，6662，6663，6664，6665，6666，6667，6669，6672，6701，6702，6703，6704，6710，6714，6737，6744，6749，6757，6865，7682，7691，7699，7847
巴雅尔……3746
巴雅拉……62
巴雅喇……286
巴延 [illegible]……4054，4286，4291，4292，4302，4303，4310，4315，4341，4356，4359，4367，4422，4434，4435，4436，4622，4934
巴延泰……3074
巴彦倍……4367
巴哲格……3698
巴忠……4584，4619

拔

拔都海……1001

白

白秉贞……1328
白多禄……3546
白潢……2509，2637，2638，2647，2660，2788
白晋（白进）……2084 1717
白克好司……6195
白齐文……6787，6799，6834
白硕色……2119
白文选……1148，1180，1233，1282，1285
白彦虎……7097，7289，7305，7309，7316，7317，7335，7336，7412，7426，7427，7445，7457，7465，7467，7469，7470，7489
白钟山……3408，3480，

3689, 3761, 3785

百

百龄……4143, 4959, 5008, 5023, 5039, 5110, 5112, 5121, 5123, 5124, 5129, 5133, 5139, 5151, 5160, 5161, 5186, 5188, 5189, 5190, 5205, 5206, 5208, 5211, 5217, 5218, 5266, 5276, 5290, 5295, 5302, 5311, 5327

百顺……5483

百祥……4762

柏

柏尔德……6817

柏尔德密……6924

柏贵 …… 6091, 6176, 6221, 6237, 6248, 6280, 6299, 6348, 6351, 6382, 6389, 6456, 6501, 6504, 6506, 6513, 6514, 6523, 6631, 6846

柏琨……3975

柏林……6818

柏俊……6036, 6040, 6045, 6413, 6463, 6516, 6545, 6553, 6589, 6591

拜

拜雅尔图……2299

拜音达礼……82

拜音达里……40, 41

拜尹图……874, 996

班

班布尔善……1396, 1410, 1411, 1437, 1889

班禅额尔德尼……2386, 2886, 2997, 3005, 3062, 3153, 3271, 3282, 3304, 3335, 3488, 3524, 3647, 3740, 3754, 3807, 3880, 3884, 3929, 4009, 4016, 4179, 4218, 4280, 4311, 4321, 4322, 4328, 4333, 4338, 4349, 4350, 4376, 4404, 4457, 4554, 4563, 4620, 4623, 4630, 4635, 4647, 4650, 4661, 4664, 5196, 5291, 5457, 5550, 5757, 5794, 5894, 5907, 5975, 5992, 5993, 6006, 6022, 6231, 6288, 6514, 6626, 7477, 7658, 7823, 7850, 7916, 8047, 8322, 8502, 8591, 8785, 8840

班禅胡土克图……1149, 1178, 2295, 2386

班达尔善……1899
班迪……2067
班第……247, 438, 466, 533, 2283, 2284, 2285, 2712, 2783, 3079, 3213, 3277, 3289, 3300, 3334, 3344, 3352, 3395, 3483, 3489, 3493, 3504, 3521, 3534, 3549, 3560, 3574, 3614, 3616, 3617, 3618, 3662, 3683, 3684, 3695, 3713, 3716, 3717, 3719, 3724, 3727, 3734, 3736, 3737, 3738, 3739, 3740, 3741, 3743, 3744, 3745, 3746, 3748, 3750, 3756, 3757, 3765, 3766, 3868, 4292, 4554, 4669, 4800, 5458, 5730, 5786, 6408
班滚……3482, 3488, 3489, 3522, 3600
班珠尔……3710, 3712, 3719, 3737
班珠尔经额尔齐斯……3645

邦

邦达……5369

包

包尔腾……6818
包进忠……2963, 3045
包利……3233, 3234
包令……6328, 6342, 6343, 6353, 6355, 6356, 6358, 6360, 6371, 6375, 6439, 6457, 6461, 6466, 6471, 6478
包世臣……5403, 5423, 5805

宝

宝棻……8998, 9047, 9048
宝丰……615, 8628
宝清……5790
宝森……7505
宝寿……5804
宝廷……7100, 7519, 7527, 7548, 7553, 7555, 7573, 7578, 7593, 7624, 7661, 7823
宝熙……8683, 8844, 8868, 8911, 8924, 8979
宝兴……5273, 5643, 5654, 5655, 5664, 5687, 5819, 5820, 5821, 5823, 5845, 5897, 5989, 6007
宝鋆……6667, 6735, 6741, 6856, 6875, 6904, 6933, 6938, 7029, 7044, 7056, 7157,

7176, 7262, 7308, 7327, 7341, 7343, 7346, 7357, 7359, 7360, 7410, 7456, 7484, 7505, 7585, 7586, 7635, 7707, 7880, 8045

保

保德……3842, 3843
保恒……6480
保宁……4595, 4614, 4808, 4841, 4922, 4923, 4954, 4985, 5004, 5006, 5033, 5097, 8303
保泰……4603

葆

葆辰……5507, 5582

鲍

鲍超……6390, 6402, 6523, 6569, 6579, 6594, 6597, 6621, 6622, 6648, 6667, 6668, 6711, 6716, 6779, 6821, 6831, 6861, 6873, 6879, 6900, 6915, 6916, 6930, 6935, 6948, 6973, 7011, 7019, 7028, 7030, 7042, 7071, 7081, 7547, 7559, 7573, 7579, 7582, 7759, 7781, 7812, 7863, 7878, 8096, 8958
鲍承先……191, 239, 389, 402, 471, 502, 525, 533, 559
鲍科夫……2126
鲍鹏……5882
鲍上恭……4168
鲍文光……3172
鲍友管……3665, 3879
鲍源深……7052, 7238, 7249, 7257, 7258, 7265, 7270, 7324, 7456, 7476

贝

贝和诺……2050, 2199, 2226, 2244, 2346, 2348, 2439, 3705

备

备雷……6857

本

本智……5290

彼

彼得大帝……2000, 2384, 2435, 2486, 2851, 2896, 3040, 5887
彼得二世……3034
彼罗夫斯基……6240, 6527, 6555, 6575, 6576, 6577, 6578, 6585, 6611, 6656

俾

俾斯麦……7148

毕

毕勒夫斯基……6466

毕立克图……1116，1284

毕什拉……3811

毕霞……5904

毕谊……3261

毕永年……8473，8508

毕沅……3872，3882，3891，4054，4195，4274，4299，4303，4310，4318，4322，4373，4380，4398，4411，4443，4450，4462，4467，4468，4485，4490，4495，4503，4504，4512，4523，4547，4578，4579，4580，4581，4587，4713，4714，4721，4722，4730，4755，4757，4761，4762，4765，4768，4772，4789，4797，4812，4837，4915，5125

裨

裨治文……5733，6337，6453，6909

璧

璧昌……5645，5646，5647，5697，5969，5970，5973，5979，5992，6035，6047，6293

边

边宝泉……6824，7301，7399，7845，7881，8308，8313，8340，8358

边学海……4445

卞

卞宝第……6784，6797，6801，7019，7113，7134，7138，7958，7976，7991，8019，8060

卞塔海……3969，3975

斌

斌椿……6983

斌静……5415，5416

斌良……5985，6045

秉

秉忠……145

炳

炳文……4257

波

波波夫……6797

波格尔……4211

波雅科夫……673

玻

玻崇武……6620

伯

伯驾……5760，5858，6355，6364，6426，6466，6479
伯麟……4943，4989，4998，5047，5065，5198，5335，5341，5343，5363，5376，5398，5403，5410，5444
伯洛内……6817，6950，6983，6990，7017
伯麦……5874，5875，5876，5881，5895，5896，5897
伯锡尔……6046，7025
伯彦纳谟祜（伯彦讷谟祜、布彦诺谟祜）……6873，7360，7586，7595，7752，7781，8048

博

博巴克……5648，5674，5675，5679
博博尔岱……856
博尔晋……203，265，348
博尔晋虾……301
博和托……692
博霁……2182，2221，2242，2267
博克多……80，81
博勒果素……6788，6892，6922
博洛……555，560，571，599，604，672，692，756，775，790，798，799，805，808，812，813，840，848，870，874，890，894，918，926，938，946，948，971，992，995，1021，1172，1254，1321，1382
博穆博果尔……1115，1158
博启图……5496，5497，5527，5642
博清额……4278，4289，4353
博庆额……5190

卜

卜罗德……6772
卜言台周……33，40，45，46，73，110
卜寨……9，20，21，22，37，40，41，43，45，60，111，179

布

布策……7330，7489，7576，7578，7606
布达礼……1437

布达西……3034
布登扎布……4126
布尔布隆……6302, 6329, 6355, 6466, 6630, 6643, 6650, 6689, 6703
布尔杭古…… 175
布尔利……5875
布尔尼……1546
布尔赛……2448
布喀……2100
布拉呢敦……3732, 3769, 3820, 3823, 3826, 3832, 3841, 3844, 3852, 3853, 3888, 3916, 5697
布兰泰……2795, 2837
布朗……5863
布利尔……5874
布木布泰…… 296
布沙尔……7206
布雅努……2093, 2187
布彦达赉……4838, 4849, 4856
布彦泰……5320, 5662, 5666, 5975, 5982, 5994, 5996, 5997, 6003, 6013, 6015, 6021, 6032, 6044, 6057, 6167, 6217, 6223, 6254
布扬古……60, 116, 120, 170, 171, 211,
布古泰……41, 43, 54, 55, 61, 62, 75, 76, 78, 79, 80, 81, 83, 86, 87, 95, 109, 111, 112, 113, 114, 115, 126, 183, 281, 285, 338, 474

步

步际桐……6214

蔡

蔡步云……4955
蔡锷……8388, 8526, 9105, 9106
蔡尔康……8368
蔡嘉树……4295
蔡钧……8480
蔡琳……1859
蔡攀龙……4560
蔡牵……4828, 4951, 4971, 5000, 5050, 5092, 5134, 5137
蔡强……3537
蔡荣祖……3668
蔡升元……2294, 2443, 2541

蔡绳祖……5641
蔡时田……3660
蔡世远……2297，2865，2945，3692
蔡寿祺……6927，6928，6933，6955，7136
蔡廷衡……4287
蔡廷章……4060
蔡珽……2058，2720，2750，2762，2792，2859，2875，2965，2979
蔡维钰……5025
蔡昱……4024，4202
蔡新……3238，3394，3395，4341，4423，4444，4466，4873
蔡学川……5516
蔡以台……3789
蔡泳受……5139
蔡毓荣……1467，1505，1506，1555，1657，1676，1697，1702，1736，1768，1839，1859，1860，1892，1905
蔡元培……518，8063，8688，8707，8714，8716，8736，8749，8798，8799，8803，8804，9129
蔡元禧……5582
蔡之定……5266

曹

曹秉哲……7500，7638
曹登庸……6493
曹尔堪……999
曹翰书……6213
曹禾……1355
曹鸿勋……7419，8725
曹化淳……563，685
曹进喜……5488
曹克忠……7002，8178
曹锟……8849，9068，9128
曹联桂……5753
曹纶……5244
曹勳……3070
曹仁虎……3891
曹汝霖……8819，8879
曹师曾……5397
曹澍钟……6042
曹顺……5752，5753
曹松龄……5496
曹頫……2540，2601，2892

曹文埴……3872, 4396, 4465, 4483, 4484, 4500
曹锡宝……3789, 4490, 4493, 4845
曹玺……1343, 2892
曹燮培……6210
曹熊……5464
曹秀先……3238, 3660, 4337, 4396
曹学闵……3706
曹雪芹……3945
曹一士……3011, 3219, 3221, 3236
曹诒孙……7566
曹寅……2084, 2119, 2120, 2133, 2160, 2177, 2181, 2183, 2194, 2195, 2196, 2217, 2232, 2257, 2258, 2271, 2272, 2301, 2307, 2313, 2328, 2333, 2344, 2349, 2361, 2374, 2413, 2421, 2892, 3553
曹颙……2375, 2421
曹毓瑛……6997
曹贞吉……1355
曹振镛……4356, 4984, 4995, 5139, 5175, 5187, 5202, 5257, 5262, 5275, 5295, 5300, 5312, 5322, 5337, 5344, 5359, 5362, 5366, 5387, 5403, 5410, 5479, 5484, 5501, 5581, 5586, 5592, 5595, 5596, 5623, 5640, 5701, 5714, 5746, 5763

策

策拔克……5009, 5027, 5055
策伯克多尔济……4121, 4128, 4129
策楞……3363, 3365, 3394, 3397, 3421, 3424, 3450, 3451, 3458, 3473, 3487, 3497, 3556, 3558, 3560, 3569, 3570, 3574, 3577, 3587, 3591, 3592, 3596, 3601, 3603, 3614, 3616, 3617, 3618, 3628, 3629, 3643, 3654, 3655, 3656, 3663, 3685, 3686, 3687, 3688, 3689, 3695, 3701, 3704, 3711, 3713, 3746, 3747, 3748, 3749, 3760, 3762, 3775, 3851, 3881
策凌……2810, 2877, 2909, 3061, 3084, 3085, 3098, 3104, 3123, 3152, 3153, 3264,

3407, 3602
策凌敦多布……2513, 3061, 2543, 2544, 2564, 2569, 2575
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拉布坦）……1961, 1974, 2038, 2048, 2061, 2065, 2071, 2212, 2228, 2417, 2443, 2502, 2513, 2546, 2547, 2548, 2566, 2578, 2588, 2657, 2658, 2668, 2674, 2692, 2705, 2711, 2712, 2758, 2766, 2773, 2810, 2818, 2889, 2890, 2950, 3058, 3712, 3732, 3797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3535, 3613
策旺诺尔布……2657

岑

岑春萱……9018, 9030, 9033
岑春煊……7971, 8463, 8628, 8635, 8642, 8685, 8691, 8693, 8696, 8725, 8736, 8747, 8749, 8779, 8806, 8819, 8833, 8838, 8879, 8894, 8903, 8907, 8910, 8912, 8913, 8914, 8921, 8922, 8947, 8985, 9030, 9092, 9093, 9100, 9108, 9119, 9130, 9133, 9137
岑宜栋……4178, 4424
岑毓英……6764, 6808, 6810, 6901, 6987, 7023, 7044, 7056, 7060, 7096, 7144, 7270, 7272, 7275, 7276, 7277, 7278, 7279, 7299, 7327, 7374, 7381, 7382, 7392, 7395, 7396, 7416, 7417, 7420, 7424, 7425, 7427, 7446, 7547, 7605, 7614, 7644, 7669, 7670, 7671, 7672, 7678, 7681, 7686, 7687, 7690, 7693, 7694, 7696, 7697, 7708, 7715, 7718, 7721, 7723, 7738, 7748, 7759, 7763, 7771, 7774, 7781, 7786, 7788, 7791, 7794, 7805, 7810, 7816, 7819, 7842, 7850, 7858, 7896, 7906, 7910, 7924, 7927, 7960, 7970, 7991, 8013, 8041, 8922
岑照……4424

查

查弼纳……2475, 2614, 2617, 2647, 2680, 2707, 2756, 2789, 2793, 2823, 2875, 3054,

4893
查布海……485，599，880
查汉……1119
查继佐……1345，1581
查郎阿……2910，2986，3042，3079，3082，3128，3140，3152，3153，3178，3294，3358，3361，3386，3395，3507
查理·马奇儿班斯……5688
查亲……1119
查慎行……2146，2894
查世柱……4141
查嗣庭……2214，2839，2845，2859，2894，3726，3728
查文经……6303

察

察哈达……2422
察哈尔上蛮汗……39
察杭阿……6741，7029，7132
察尼……1486，1621，1625，1630，1636，1682

柴

柴潮生……3400，3435，3453，
柴大纪……4528，4540，4553
柴国柱……145
柴桢……4652，4665，4666

禅

禅布……1435

长

长品……32
长庚……1111，1113，1114，1272，1780，2216，3356，4506，4560，4853，4878，4899，4959，4971，5000，5050，5056，5057，5058，5082，5092，5134，7928，7929，8006，8009，8024，8810，8835
长麟……4222，4620，4628，4634，4652，4665，4668，4683，4691，4734，4739，4742，4890，4909，4920，4923，5001，5033，5061，5066，5080，5103，5406
长龄……4383，4578，4903，4909，4926，4927，4944，4945，4952，5007，5027，5041，5086，5091，5094，5113，5175，

5212, 5219, 5247, 5252, 5269, 5287, 5296, 5319, 5343, 5350, 5372, 5373, 5426, 5463, 5476, 5479, 5536, 5543, 5545, 5548, 5557, 5558, 5560, 5568, 5572, 5573, 5574, 5575, 5576, 5592, 5594, 5595, 5596, 5598, 5599, 5602, 5604, 5640, 5645, 5657, 5661, 5662, 5663, 5666, 5667, 5668, 5669, 5674, 5675, 5676, 5678, 5679, 5746, 5748, 5764, 5782, 5791, 5809, 5827, 5913, 6002, 6158, 6955, 6957, 6988, 7046, 7092
长鼎……2504
长清……2116, 2143, 3769, 3780, 3784, 4267, 5559, 5661, 5711, 5712, 5725, 5747, 5764, 5812, 6168, 6184, 6210, 7022, 7088, 7214, 8518, 8528, 8535
长顺……4791, 6963, 7154, 7630, 7656, 7981, 7996, 7998, 8008, 8028, 8114, 8185, 8216, 8222, 8224, 8257, 8258, 8262, 8263, 8290, 8302, 8340, 8596, 8722
长泰……2046
长叙……7942

常

常安……3142, 3394, 3421, 3423, 3487, 3520
常錞……5838
常大淳……5756
常丹葵……4850
常德寿……2773, 2817
常恩……7225
常福……5027, 5102, 5397
常恒昌……5613
常钧……3877, 3898, 3939, 3960, 4010, 4011
常赉……3052, 3070
常明……3075, 3295, 4959, 5210, 5212, 5291, 5302, 5336
常鼎……1463, 2660
常宁……1948, 1950, 2151, 6874
常青……4041, 4084, 4086, 4499, 4514, 4517, 4524, 4526, 4528, 4561, 4590, 6244

常清……4124, 5996, 6381, 6411, 6620, 6885, 6898, 6902, 6946, 6987, 7226
常寿……2218, 2705
常绶……2061, 2075, 2094, 2168, 2198, 2569
常书……2324
常顺……6923, 7095, 7237, 7269, 9140
常泰……2388, 2397, 2425
常显……5095, 5103
常英……5397

瑞

瑞弼……5428

巢

巢可托……2660

朝

朝奇……2366
朝铨……3844
朝鲜国王……38, 49, 63, 75, 76, 79, 100, 149, 153, 182, 197, 210, 223, 226, 259, 278, 293, 296, 339, 340, 344, 352, 365, 409, 420, 424, 425, 429, 439, 458, 464, 469, 494, 531, 545, 549, 550, 551, 558, 561, 599, 613, 631, 676, 724, 735, 777, 1200, 1251, 1398, 1563, 1577, 1588, 2062, 2228, 2329, 2505, 2754, 2946, 3074, 3240, 3493, 4127, 4421, 4756, 4760, 4787, 4788, 4846, 4862, 4898, 4905, 4971, 5049, 5075, 5089, 5118, 5152, 5213, 5260, 5311, 5356, 5479, 6016, 6102, 6228, 6245, 6422, 6849, 6863, 7017, 7031, 7187, 7407, 7553, 7580, 7600, 7625, 7641, 7643, 7645, 7652, 7764, 7783, 7812, 7826, 7832, 7875, 7911, 8025, 8072, 8126

炒

炒花……14, 15, 16, 17, 46, 61, 63, 73, 105, 109, 113, 117, 119, 145, 166, 169, 174, 179, 180, 187, 188, 206, 211, 214, 227, 266, 287, 366, 367

车

车布登扎布……3813, 4116, 4176

车臣汗……14, 300, 1116, 1122, 1132, 1135, 1138, 1212, 1790, 1964, 1965, 1966, 1982, 2021, 3152, 3264, 4961, 6235, 9124
车登扎布……3766
车尔布……657, 990, 1138
车尔格……215
车克……1020, 1023, 1122, 1243, 1263
车林敦多布……6885, 6956
车林多尔济……5837, 6235, 6238
车凌……3693, 3708, 3719, 3746
车凌端多布……3073
车凌孟克……3693, 3719, 3736, 3737
车凌乌巴什……3693, 3703, 3708, 3719, 3737

陈

陈阿林……6285
陈安兆……3806
陈邦傅…… 922
陈邦彦……843, 844, 2146, 3495, 3799
陈宝琛……7100, 7553, 7581, 7582, 7583, 7593, 7602, 7615, 7622, 7642, 7643, 7661, 7713, 7725, 7728, 7730, 7732, 7769, 7777, 7858, 7887, 9064, 9085
陈宝箴……6897, 8254, 8318, 8378, 8387, 8389, 8390, 8398, 8409, 8412, 8416, 8427, 8428, 8456, 8458, 8461, 8462, 8470, 8483, 8485, 8486, 8487, 8489, 8546, 8596, 8814, 9020
陈璧……8358, 8740, 8911, 8947, 8983, 8994
陈镳勒……3786
陈瑸……2004, 2321, 2451, 2456, 2463, 2478, 2482, 2484
陈炳文……6624, 6633, 6712, 6745, 6769, 6778, 6792, 6804, 6838, 6858, 6860, 6861, 6864, 6879, 6973
陈伯陶……8063
陈昌齐……4959
陈昌言…… 959

陈昶……4097
陈承琦……6857，6860
陈承镕……6188，6273，6357，6444，6449，6774
陈澄发……5085
陈炽……8583，8634
陈初哲……4077
陈达德……1082
陈大受……3109，3407，3433，3434，3440，3464，3487，3517，3536，3537，3555，3556，3609，4401
陈大文……4931，4991，4994，5062，5202，5205
陈得才……6771，6772，6787，6802，6820，6839，6854，6882，6884，6899，6900，6942，7081
陈得俸……4882，4889
陈得贵……7708
陈德……4975
陈德华……2744，3363
陈范……8356，8714，8735
陈凤楼……8250
陈凤翔……5163，5190，5197，5198，5201，5206，5211，5212，5406
陈孚恩……6040，6052，6110，6283，6345，6553，6594，6654，6672，6721，6736
陈福……1560
陈高翔……3295
陈赓……796
陈公寿……3668
陈功……5755
陈恭尹……4211
陈官俊……5099，5421，5422，5870，5888，5990，6000，6053，6065，6066
陈光爱……4730
陈光亨……5830
陈桂生……5290，5322
陈国瑞……6812，6847，6854，6882，6899，6923，7118，7175，7176，7187，7228
陈国珠……4950
陈沆……5382
陈浩……3356
陈宏谋……2686，3275，3276，3282，3414，3416，3473，3556，3670，3672，3705，3785，

3829, 3877, 3892, 3899, 3923, 3924, 3938, 3943, 3957, 3960, 3981, 4021, 4121, 4134, 4468
陈洪范……756
陈洪书……4208
陈化成……5689, 5894, 5935, 5936
陈潢……1887, 1897, 1899, 1986, 4472
陈辉祖……4165, 4183, 4213, 4344, 4358, 4370, 4372, 4383, 4397, 4400, 4401, 4402, 4404, 4405, 4415, 4483, 4708
陈季同 7442
陈济……4290
陈继昌……5398
陈嘉……814, 1102, 1526, 2511, 2522, 2590, 5460, 7748, 7763, 7770, 7794, 7810, 7825
陈嘉树……5460
陈建……4127
陈金绶……6237, 6246, 6248, 6251, 6255, 6264, 6266, 6268, 6303, 6312, 6428
陈锦……1005
陈景仁……8964
陈景云……3520
陈惊……4194
陈敬居……9088
陈炯明……9051
陈君元……2506
陈浚……6518, 6532
陈开……3307, 6350, 6405, 6406, 6420, 6505, 6758
陈克让……6253
陈夔龙……8352, 8479, 8540, 8545, 8570, 8684, 8744, 8790, 8794, 8905, 8927, 8944, 8951, 8965, 8996, 9014, 9027, 9047, 9054, 9059, 9068, 9095, 9133
陈坤书……6624, 6633, 6634, 6750, 6771, 6786, 6791, 6862, 6911
陈兰彬……6275, 7265, 7266, 7267, 7268, 7307, 7391, 7398, 7405, 7514, 7586, 7602, 7610, 7611, 7741
陈烂辰四……4955
陈立昭……2780
陈良弼……705

陈銮……5398, 5709, 5823
陈伦……5326
陈昂……2495
陈梦雷……1454, 1590, 1591, 1592, 1594, 1595, 1668, 1712, 2635, 2641, 2819, 3019, 3077
陈冕……7674, 7698
陈名夏……765, 865, 906, 971, 974, 989, 1026, 1031, 1032, 1033, 1036, 1038, 1044, 1046, 1047, 1049, 1059, 1071, 1076, 1077, 1473, 1854, 2214, 2468
陈明遇…… 758
陈枘……3537
陈鹏年……1963, 2195, 2213, 2359, 2644, 4289
陈其美……9108, 9125
陈其凝……1819
陈庆年……5941
陈庆松……6487
陈庆镛……5964, 6020, 6741
陈确……1606
陈汝弼……2197
陈若霖……5468, 5512
陈三立……7969, 8369
陈少白……8541, 9127
陈诜……2205, 2235, 2501
陈圣时……4111
陈时夏……2214, 2726, 2886
陈湜……6824, 6872, 7030, 7255, 7256, 7292, 7297, 8157, 8209, 8252
陈士杰……7518, 7679, 7825, 7838, 7852, 7880
陈世安……1899
陈世倌……2146, 2719, 2742, 2746, 2756, 2790, 2869, 3017, 3231, 3334, 3361, 3396, 3400, 3407, 3408, 3430, 3470, 3555, 3556, 3566, 3627, 3664, 3706, 3741, 3800, 3818, 3834
陈侍学……4961
陈嗣龙……4077
陈嵩……2146
陈苏老……4643
陈泰……215, 865,

868, 896, 938, 951, 964, 965, 973, 999, 1067, 1125, 1143, 2299, 3017, 3055, 3062, 3898
陈俠……3109
陈天华……8728, 8745, 8757, 8763, 8791, 8826, 8827, 8843, 8845, 8855, 8867, 8868, 8890
陈廷柱……4734
陈廷经……6887
陈廷敬……1202, 1615, 1627, 1640, 1726, 1730, 1732, 1745, 1795, 1858, 1868, 1869, 1900, 1905, 1963, 2146, 2894, 3518
陈万青……4356
陈王庭…… 155
陈希曾……4672, 5201
陈锡……2329
陈显良……6350, 6363, 6405
陈新甲……523, 625, 627, 628, 633, 635, 638, 640, 641, 642, 644, 645, 648, 654, 2311
陈琇莹……7901
陈学海……2846
陈学愈……3529
陈亚本……4955
陈亚贵……6113, 6123, 6127, 6128, 6129, 6139
陈严祖……4372
陈演……648, 682, 687, 693, 725
陈仪……2442
陈怡老……3583
陈应泰……1260
陈永华……4924
陈友龙……843, 863, 877
陈虞盛……4353
陈玉成……6357, 6387, 6425, 6428, 6434, 6437, 6438, 6474, 6476, 6483, 6495, 6497, 6519, 6522, 6537, 6541, 6542, 6544, 6546, 6551, 6571, 6572, 6579, 6581, 6600, 6601, 6604, 6612, 6613, 6621, 6622, 6633, 6634, 6635, 6679, 6697, 6698, 6704, 6710, 6712, 6714, 6715, 6716, 6725, 6749, 6771, 6774, 6787, 6805, 6848, 6900, 6947,

7081, 7094
陈玉堪……1398
陈预……5293
陈元龙……1819, 1927, 2372, 2489, 2660, 2769, 2944, 3121
陈圆圆…… 692
陈钺……68
陈云……4672
陈泽霖……8538, 8573, 8603, 8649
陈昭常……8374, 8929, 9005, 9041, 9047, 9059, 9114, 9122, 9133
陈兆翱……8367
陈贞慧……1139
陈之遴……971, 993, 994, 1016, 1026, 1032, 1037, 1039, 1046, 1116, 1147, 1149, 1150, 1163, 1204, 1473, 1845
陈志纪……1251
陈志寅……8944
陈中孚……5140
陈忠靖……1095
陈周全……4732
陈撰……4058
陈子龙……708, 713, 761, 834
陈子壮……841, 844
陈祖范……3589
陈祖襄……6580
陈作新……9106

成

成大吉……6899
成德……4191, 4197, 4551, 4554, 4619, 4626, 4638, 4707, 4757, 4921
成孚……7947
成格……399, 485, 492, 541, 1096, 1833, 1849, 2231, 5314, 5358, 5380, 5453, 5526, 5621, 5642, 5645, 5747, 5764, 7357, 7588, 8924
成衮扎布……3602, 3627, 3645, 3693, 3704, 3766, 3767, 3773, 3782, 3788, 3796, 3798, 3800, 3804, 3812, 3894, 3898, 3979, 4126, 4135, 4335
成凯……6184, 6620, 6668
成克巩……994, 999, 1046, 1055, 1059, 1084, 1115,

1122, 1215, 1240, 1262, 1275, 1276, 1310
成宽……4998
成联豫……9028
成林……4990, 5027, 5055, 7143
成禄……7124, 7125, 7171, 7249, 7260, 7290, 7294
成宁……5068, 5106, 5335, 5388
成琦……6580, 6664, 6713, 6736, 7867
成书……5139

承

承安……4595

诚

诚瑞……5594

程

程璧光……8255, 9005, 9052, 9068
程伯銮……5369, 5384
程昌期……4336
程焘……4061
程德全……8839, 8846, 8908, 8909, 8928, 9044, 9046, 9047, 9109, 9114, 9120, 9125, 9129
程德润……5512
程栋……4365
程芳朝……830
程国仁……5276, 5383, 5385, 5390, 5396, 5494
程含章……5513, 5514, 5526, 5532, 5536, 5564, 5578
程晋芳……4120, 4797
程景伊……3311, 4177, 4235, 4341
程楙……5968
程梦元……3974
程明諲……4390
程穆衡……3433
程谦德……4178
程如丝……2859
程三光……6253
程绳武……7136
程盛修……3483
程树榴……4321
程廷祚……3248
程庭桂……6252
程同文……5187
程学启……6761, 6764, 6778, 6785, 6792, 6823, 6845,

6846, 6857, 6883
程裔采……5175, 5472, 5477, 5489, 5492, 5499, 5509, 5938, 5968, 5973, 5984, 5990, 6001, 6002, 6036, 6054, 6154, 6165, 6166, 6174, 6193, 6209, 6218, 6221
程元章……2592, 3086, 3101, 3145
程注…… 690
程祖洛……4857, 5472, 5478, 5498, 5513, 5516, 5539, 5542, 5565, 5665, 5700, 5705, 5715, 5718, 5723, 5755, 5771

崇

崇安……2828
崇恩……6333, 6335, 6382, 6393, 6396, 6407, 6429, 6456, 6467, 6477, 6520, 6526, 6557
崇芳……6480
崇古礼……2067
崇厚……6652, 6657, 6684, 6717, 6718, 6723, 6818, 6832, 6838, 6840, 6881, 6894, 6938, 6958, 7015, 7020, 7051, 7061, 7068, 7092, 7099, 7101, 7104, 7134, 7150, 7167, 7168, 7169, 7174, 7189, 7207, 7211, 7243, 7452, 7489, 7494, 7532, 7533, 7534, 7535, 7536, 7537, 7544, 7545, 7546, 7547, 7548, 7549, 7550, 7556, 7557, 7559, 7560, 7564, 7567, 7568, 7574, 7576, 7605, 7745, 7767, 7810, 7823, 7884, 7993, 8000
崇礼……2359, 2593, 4700, 5942, 7138, 7745, 7884, 8025, 8440, 8578, 8729, 8731, 8743, 8941
崇龄……7271
崇禄……5274
崇伦……3513
崇纶……6305, 6355, 6356, 6524, 6718, 6723, 6800, 7102, 7348, 7360
崇绮……6938, 7374, 7419, 8492, 8539, 8574, 8584, 8607, 8611, 8643
崇谦……5742, 6638
崇善……7145, 8358, 8816, 8894

崇实……1403, 2642, 3112, 3623, 5244, 5452, 5465, 6151, 6176, 6674, 6722, 6809, 6884, 6885, 6949, 6950, 6977, 7046, 7049, 7120, 7144, 7146, 7164, 7206, 7208, 7318, 7331, 7363, 7385, 7389, 7437, 7452, 7498, 8394

丑

丑达……3979

初

初彭龄……4337, 4616, 4959, 5000, 5003, 5079, 5149, 5190, 5212, 5216, 5290, 5295

储

储大文……2592
储方庆……1398
储麟趾……3311, 3603

褚

褚成博……8368
褚汝航……6347
褚英……23, 62, 80, 81, 87, 95, 107, 114, 124, 127, 184, 225, 287, 323, 556, 612, 871, 1021, 2270, 2278, 2630

川

川上操六……8091

吹

吹扎布……4118

春

春格……5852

淳

淳颖……4838

绰

绰尔多……3656

崔

崔成名……1144
崔国因……7716, 7717, 7966, 7990, 8078, 8116
崔华……1784
崔纪……3279, 3344
崔维雅……1733
崔文杰……4173
崔琇……3863
崔应阶……3863, 3952, 4056, 4064, 4085, 4096

存

存华……5851, 5852

达

达椿……4924
达尔布……1578
达尔第福……6809
达尔汉……95, 125, 132, 133, 5695
达尔汉虾……202, 276
达尔济……3085
达桂……826, 8839, 8906
达海……92, 365, 376, 390, 455, 1435, 1737
达洪阿……5785, 5919, 5954, 5960, 5961, 5974, 5977, 5978, 5995, 6031, 6032, 6134, 6155, 6163, 6164, 6166, 6168, 6277, 6292, 6298
达勒当阿……3762
达赉逊库登汗……14
达赖喇嘛……518, 651, 654, 660, 670, 678, 902, 988, 992, 1013, 1014, 1016, 1019, 1024, 1031, 1033, 1040, 1049, 1095, 1149, 1178, 1316, 1522, 1529, 1549, 1670, 1700, 1716, 1844, 1943, 1951, 1952, 1956, 1968, 1969, 1997, 2037, 2047, 2048, 2058, 2065, 2227, 2295, 2368, 2386, 2394, 2443, 2544, 2563, 2565, 2570, 2576, 2578, 2600, 2643, 2657, 2698, 2700, 2704, 2706, 2716, 2832, 2855, 2858, 2878, 2886, 2887, 2910, 2997, 3005, 3038, 3060, 3075, 3153, 3158, 3162, 3282, 3294, 3303, 3304, 3345, 3348, 3411, 3452, 3455, 3488, 3499, 3501, 3503, 3506, 3524, 3587, 3591, 3598, 3615, 3616, 3617, 3620, 3628, 3629, 3647, 3740, 3780, 3783, 3797, 3807, 3880, 3884, 3921, 3990, 4179, 4225, 4306, 4340, 4344, 4450, 4486, 4554, 4603, 4609, 4618, 4623, 4630, 4635, 4646, 4648, 4650, 4655, 4660, 4661, 4662, 4663, 4664, 4665, 4668, 4669, 4671, 4695, 4702, 4842, 4936, 5008, 5027, 5055, 5096, 5194, 5196, 5205, 5291, 5294, 5315, 5380, 5456, 5457, 5458, 5485, 5730, 5738, 5745, 5757, 5766, 5894, 5906,

5907, 5919, 5975, 5986, 5992, 5998, 6288, 6514, 6597, 6651, 6883, 6884, 6964, 6969, 7088, 7445, 7446, 7450, 7462, 7476, 7515, 7529, 7551, 8109, 8320, 8359, 8390, 8591, 8784, 8785, 8791, 8802, 8805, 8829, 8962, 8970, 8971, 8979, 8989, 9025, 9026, 9027
达勒当阿……3492, 3719, 3738, 3748, 3760, 3761, 3762, 3764, 3765, 3767, 3775
达明阿……5867
达清阿……3703
达庆……5113
达色……4032
达什巴图尔……2667
达什达瓦……3707, 3748
达寿……2532, 8928, 8954, 8965, 8979, 9041, 9106, 9116
达素……1243, 1269, 1271, 1306, 1440, 4396
达瓦齐……3644, 3645, 3667, 3707, 3708, 3710, 3715, 3733, 3735, 3737, 3740, 3743, 3747, 3755, 3823
达兴阿……4041

大

大策凌敦多卜（大策零敦多卜、大策零敦多布）……3046, 3053, 3644, 3707
大和卓博罗尼多……5415
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大和卓木布拉尼敦）……3741, 3769, 3820, 3826, 3831, 3837, 3844, 3888, 3910, 4437
大久保利通……7309, 7346, 7349
大小和卓木……3731, 3741, 3752, 3769, 3784, 3820, 3832, 3837, 3839, 3844, 3845, 3846, 3852, 3853, 3916, 3962, 3969, 4437

歹

歹青……314
歹商……9, 20, 21, 22, 37

代

代本……7446
代善……60, 80, 81, 95, 107, 114, 117, 124,

126, 131, 143, 144, 154, 158, 159, 161, 174, 179, 200, 221, 222, 224, 225, 241, 244, 246, 270, 317, 320, 321, 323, 324, 325, 326, 328, 329, 330, 331, 337, 346, 349, 361, 386, 387, 398, 410, 421, 435, 444, 445, 451, 453, 459, 489, 492, 513, 515, 516, 519, 523, 529, 532, 534, 541, 545, 559, 571, 577, 578, 588, 590, 595, 657, 667, 668, 669, 676, 720, 805, 871, 905, 992, 998, 1011, 1254, 1507, 2270, 4284

岱

岱穆布…… 265

岱森保……4638

戴

戴绷……4660

戴彬元……7566

戴潮春……6849, 6932

戴敦元……5685

戴铎……2523, 2859

戴瀚……2686

戴鸿慈……7419, 8116, 8732, 8778, 8795, 8820, 8821, 8822, 8838, 8845, 8857, 8859, 8861, 8865, 8866, 8867, 8868, 8871, 8872, 8873, 8875, 8876, 8878, 8882, 8883, 8886, 8996, 9007, 9011, 9018, 9027

戴进贤……2776, 2872, 3447, 3485, 3665

戴均元……3192, 4222, 4950, 5013, 5033, 5060, 5097, 5102, 5114, 5127, 5160, 5236, 5336, 5337, 5357, 5362, 5382, 5389, 5396, 5403, 5410, 5411, 5478, 5501, 5608, 5609, 5762, 5845

戴昆……4337

戴兰芬……5460

戴联奎……5187, 5362, 5382, 5397

戴名世……2297, 2350, 2351, 2356, 2357, 2383, 2577, 2637, 2819, 3236, 4025, 4402, 4522

戴衢亨……4287, 4797, 4838, 5000, 5001, 5004, 5026, 5031, 5035, 5075, 5134, 5139, 5173

戴王纶……1118
戴维斯……6101
戴先宗……2652
戴移孝……4337
戴兆佳……2214
戴震……4157, 4271
戴宗骞……8205, 8248, 8330

丹

丹巴僧格……4237
丹济拉……2060, 2061
丹津多尔济……3061, 3084, 3123

但

但明伦……5540, 5556, 5570, 6246, 6277

党

党崇雅……865, 906, 1083, 1115, 4255
党古礼……1600
党守素……1348
党务礼……1500

刀

刀维屏……4170

德

德保……3384, 3606, 3636, 3934, 3935, 4022, 4077, 4337, 4356, 4396, 4444, 4523, 4976, 7029, 7139, 7145
德庇时……5734, 5990, 6007, 6010, 6032, 6042, 6045, 6048, 6060, 6062, 6066, 6073, 6097
德昌……4944
德长……7121
德成……4331, 4541
德诚……6047
德崇额……6271
德璀琳……7709
德方济格……3546
德风……4077
德福……4126
德格勒……1595, 1855, 1856, 1868, 1875, 1888, 1900, 2008
德格类……119, 174, 200, 212, 247, 265, 321, 323, 328, 330, 346, 385, 422, 428, 434, 435, 456, 459, 471, 473, 481, 488, 513, 515, 516, 520,

521, 620, 793, 2291, 2392
德赫布……4157
德克碑……6810, 6839, 6858, 6883, 6896, 6908, 6965, 7009, 7026, 7275, 7330
德勒克多尔济……6281, 6386, 6403, 6408, 6488, 6585, 6863, 7012
德勒克色楞……6296, 6298, 6335, 6379, 6473, 6626
德楞泰……4639, 4779, 4794, 4795, 4796, 4799, 4802, 4807, 4808, 4818, 4819, 4820, 4821, 4824, 4825, 4828, 4860, 4865, 4867, 4882, 4888, 4889, 4892, 4894, 4896, 4904, 4906, 4908, 4909, 4915, 4917, 4925, 4928, 4937, 4951, 4953, 4961, 4965, 4967, 4979, 4984, 4994, 4999, 5005, 5007, 5022, 5063, 5065, 5069, 5070, 5083, 5120
德麟……5382
德龄……3117, 6100, 6196, 6217, 6223, 6358
德玛诺……3018
德明……4737, 4849
德木楚克扎布……5894, 6149
德沛……3355, 3372, 3385, 3394, 3407, 3658
德平……4390
德庆……5219, 5769
德胜……4729
德寿……2533, 4345, 4623, 6382, 8318, 8344, 8362, 8566, 8592, 8598, 8616
德天赐……5026
德通……3539
德文……5127
德希寿……3218
德新……3074
德兴阿……6234, 6542, 6543, 6659
德音……2562
德英……984, 4786, 7000, 7165, 7184, 7186
德瑛……4953, 5001, 5004, 5139
德珠布……5943, 5958

邓

邓承修……7324, 7553, 7593, 7651, 7659, 7712, 7803, 7811, 7823, 7850, 7855, 7856,

7905
邓光明……6745
邓起元……2865
邓绍良……6268，6390
邓世昌……7618，7757，7896，7931，8046，8166，8179，8238，8383
邓廷桢……4924，5530，5755，5776，5777，5781，5787，5791，5792，5793，5798，5799，5801，5805，5806，5807，5811，5824，5827，5831，5833，5837，5846，5847，5856，5857，5858，5861，5862，5866，5872，5880，5882，5887，5906，5968，5984，6001，6043，6045，7018
邓文亮……3955
邓小平……8785
邓钟岳……2592
邓子龙……64
邓子垣……7128

狄

狄葆贤……8773

迪

迪穆呼图克图……3783

地

地里央……4462

第

第巴桑结……1716，1998，2227，2704，4306
第锡……4447

颠

颠地……5833，5839，5863，5881
颠林……5954

刁

刁乐德克……6809

丁

丁宝桢……6275，6835，7047，7050，7061，7063，7065，7068，7092，7136，7138，7159，7166，7167，7172，7173，7177，7181，7184，7185，7193，7199，7240，7250，7257，7258，7262，7270，7303，7304，7385，7393，7469，7471，7505，7514，7515，7522，7526，7527，7541，7627，7642，7663，7705，7709，7773，7791，7845，7862，7863，8601，8647，9065

丁灿庭……6053, 6054, 6065
丁国栋……858, 886, 908
丁槐……7771, 7790, 7794, 7810, 8185, 8225, 8245, 8250, 8331
丁惠康……8400, 8543, 8546, 8600
丁魁楚……489, 769, 809, 810, 811, 812, 814, 818, 826
丁立瀛……8288, 8367
丁澎……1200, 1754
丁日昌……6768, 6840, 6841, 6953, 6955, 6977, 7005, 7041, 7082, 7083, 7096, 7138, 7145, 7160, 7172, 7188, 7193, 7221, 7265, 7266, 7283, 7352, 7383, 7384, 7442, 7454, 7458, 7459, 7460, 7461, 7486, 7507, 7519, 7521, 7529, 7530, 7594, 7620, 7637, 7957, 8403, 8546
丁日健……6849
丁汝昌……6943, 7542, 7618, 7642, 7646, 7648, 7649, 7762, 7805, 7833, 7835, 7865, 7874, 7891, 7944, 7995, 8016, 8036, 8038, 8044, 8046, 8054, 8087, 8115, 8120, 8128, 8135, 8136, 8137, 8139, 8147, 8149, 8150, 8153, 8154, 8155, 8156, 8163, 8164, 8165, 8167, 8169, 8171, 8173, 8175, 8182, 8189, 8192, 8193, 8194, 8195, 8197, 8204, 8205, 8211, 8212, 8213, 8214, 8218, 8221, 8224, 8225, 8232, 8233, 8234, 8239, 8241, 8242, 8244, 8248, 8250, 8251, 8253, 8254, 8255, 8256, 8257, 8258, 8329, 8331, 8332, 8647, 9031
丁时魁……882, 883, 916
丁士彬……7514, 7705
丁寿昌……7344
丁树本……5004
丁思孔……999
丁廷让……3666
丁韪良……6908, 6977, 7091, 7143, 7914
丁文彬……3682

丁振铎……8591, 8725, 8755, 8809, 8816, 8875, 8943, 8955

定

定长……3636, 3642, 4010

定成……9041

定善……5608

东

东果格格…… 2

董

董安国……2074, 2097

董邦达……3109, 3630, 4079

董成谦……5004

董椿……4711

董额……1527, 1544, 1552, 1563

董鄂妃……1186, 1220, 1284, 1288, 1293, 1296, 1298

董芳……3233, 3245

董福祥……7013, 7117, 7289, 7411, 7470, 7512, 7534, 8005, 8069, 8076, 8078, 8085, 8178, 8226, 8246, 8253, 8290, 8297, 8304, 8316, 8325, 8365, 8366, 8394, 8398, 8468, 8486, 8487, 8490, 8498, 8515, 8539, 8563, 8564, 8568, 8569, 8576, 8586, 8597, 8605, 8606, 8607, 8620, 8621, 8634, 8643, 8660, 8957

董诰……3934, 4325, 4396, 4625, 4773, 4838, 4849, 4923, 5031, 5035, 5100, 5195, 5202, 5229, 5268, 5275, 5335, 5369

董鸿祎……8896

董忽力……15, 55

董怀信……5202

董教增……5314, 5391

董讷……1398, 1819, 1856, 1895, 1899, 1980, 2002, 2005, 2093

董其昌……4148

董榕……3877

董色……1119

董太……5202

董天弼……4118, 4126, 4128, 4132, 4171, 4175

董廷恩……2213

董卫国……1568, 1595

董学礼……866, 1243, 1349
董恂……6800, 6832, 6908, 6958, 7100, 7134, 7176, 7302, 7329, 7419, 7635
董一元……45, 105
董瀛山……6123
董元勋……6580
董昭祚……2213
董之燧……2404, 2462, 2682

都

都尔嘉……4705
都兴阿……6469, 6500, 6537, 6548, 6551, 6552, 6569, 6579, 6594, 6637, 6648, 6854, 6859, 6863, 6870, 6873, 6943, 6968, 6973, 7046, 7068, 7074, 7101, 7122, 7159, 7238, 7250, 7261, 7351

窦

窦光鼐……3384, 3897, 4104, 4396, 4486, 4487, 4494, 4497, 4500, 4733, 4734
窦相可……2898
窦振彪……5700

堵

堵布益……7293
堵胤锡……774, 794, 873, 881, 885, 898, 899, 901, 902, 907, 911, 912, 926, 946

杜

杜白蕾……7310, 7326
杜本棠……7969
杜德芙……2286
杜度……175, 225, 266, 328, 346, 386, 398, 409, 449, 468, 529, 532, 569, 579, 596, 612, 614, 621, 632, 649
杜尔祐……649
杜翰……6516, 6529, 6638, 6659, 6660, 6720, 6721, 6724, 6728, 6734, 6735, 6736
杜兰德……6951
杜立德……1192, 1262, 1355, 1435, 1459, 1495, 1633, 1927, 1973, 1974, 2185, 2229, 2485, 2601
杜翎……6213
杜瑞联……7620
杜森尼……7718
杜受田……5484, 5767,

5906, 6052, 6092, 6114, 6115, 6123, 6149, 6161, 6193, 6219, 6401, 6751
杜松……100, 101, 124, 145, 156, 157, 158, 160, 161, 162, 163, 169, 177, 178, 184
杜文澜……6178, 6260, 6449
杜文秀……6053, 6054, 6460, 6810, 6901, 7056, 7057, 7058, 7077, 7143, 7276, 7277, 7278, 7279, 7280, 7281, 7282, 7286, 7971
杜宪……4445
杜亚泉……8766
杜彦士……994
杜玉林……4465
杜诏……2364
杜臻……2004

端

端方……893, 1045, 1402, 1418, 1727, 1841, 1843, 1872, 2633, 2746, 2907, 3016, 3183, 3196, 3370, 3517, 4843, 5140, 5312, 5824, 6634, 6814, 8463, 8466, 8490, 8543, 8583, 8592, 8598, 8704, 8727, 8734, 8779, 8793, 8809, 8820, 8821, 8831, 8833, 8838, 8845, 8853, 8857, 8859, 8861, 8865, 8866, 8867, 8868, 8871, 8872, 8873, 8875, 8876, 8878, 8879, 8882, 8883, 8900, 8903, 8904, 8922, 8923, 8924, 8925, 8937, 8947, 8978, 8979, 8983, 8990, 8994, 9001, 9014, 9048, 9060, 9077, 9081, 9083, 9089, 9092, 9093, 9103, 9110, 9119
端华……6110, 6219, 6501, 6529, 6553, 6657, 6720, 6724, 6728, 6729, 6731, 6733, 6734, 6735, 6736, 6997

段

段成功……3995
段鼎耀……7513
段祺瑞……8688, 8748, 8769, 8839, 8850, 8870, 8890, 9033, 9101, 9103, 9104, 9115, 9122, 9132, 9133, 9137
段晴川……6532

敦

敦拜……665, 954, 1087, 1131

多

多铎……247, 270, 281, 320, 321, 324, 328, 358, 359, 362, 432, 460, 470, 478, 489, 490, 506, 519, 529, 532, 537, 542, 545, 549, 567, 568, 580, 592, 596, 598, 601, 603, 606, 610, 612, 621, 624, 631, 632, 647, 651, 665, 667, 668, 671, 692, 716, 717, 720, 721, 731, 732, 734, 739, 740, 741, 746, 748, 749, 750, 751, 755, 766, 834, 840, 848, 862, 890, 898, 905, 908, 935, 943, 951, 980, 995, 997, 998, 1021, 1172, 1294, 1382, 4284

多尔衮……281, 285, 320, 321, 324, 325, 326, 328, 358, 359, 428, 434, 460, 464, 470, 478, 489, 490, 505, 510, 513, 519, 529, 532, 542, 545, 550, 554, 571, 579, 589, 590, 592, 609, 610, 614, 621, 626, 628, 633, 635, 640, 642, 647, 650, 665, 666, 667, 668, 669, 674, 676, 679, 690, 692, 694, 696, 697, 698, 700, 702,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2, 715, 716, 717, 733, 745, 749, 751, 762, 763, 765, 770, 771, 780, 782, 783, 789, 798, 806, 840, 848, 862, 873, 874, 876, 887, 888, 890, 894, 900, 901, 906, 907, 908, 915, 918, 920, 924, 925, 926, 935, 937, 938, 943, 944, 946, 948, 949, 951, 952, 954, 960, 961, 967, 975, 976, 980, 995, 996, 998, 1024, 1066, 1078, 1111, 1123, 1295, 1381, 1382, 1405, 1408, 1622, 2392, 3945, 4164, 4272, 4284

多尔济……2705

多隆阿……6519, 6579, 6594, 6597, 6621, 6679, 6715, 6716, 6771, 6787, 6800, 6801, 6802, 6810, 6811, 6833, 6835, 6836, 6841, 6844, 6859, 6863, 6883, 6916, 7043, 7255, 7915,

8958
多隆武……5559
多尼……905, 921, 938, 943, 947, 1199, 1219, 1222, 1277, 1281, 1294, 3545, 3546, 3552, 3695, 4046, 4422, 4462, 5138

锋

锋罗……2206, 2219

俄

俄莫克图…… 689

额

额布……174, 187, 188, 246, 360, 3789, 5790, 5823, 5985
额尔德尼……65, 269, 376, 464
额尔登布……4445, 5326
额尔古伦……5559, 5595
额尔贺图……1949
额尔金……2715, 6479, 6499, 6502, 6503, 6504, 6511, 6530, 6533, 6555, 6556, 6558, 6559, 6569, 6630, 6644, 6647, 6649, 6652, 6653, 6655, 6656, 6657, 6658, 6660, 6662, 6664, 6665, 6667, 6669, 6670, 6672
额尔经额……3979
额尔景额……4034
额勒布……5004
额勒登保……4771, 4779, 4788, 4814, 4815, 4821, 4854, 4864, 4872, 4882, 4904, 4906, 4909, 4915, 4920, 4924, 4928, 4937, 4944, 4956, 4965, 4967, 4977, 4979, 4984, 4992, 4999, 5006, 5007, 5034
额勒登额……4034, 4039
额勒和布……7707, 7716, 7773, 7791, 7858, 7876, 8027, 8197, 8235
额勒浑……5643
额琳沁多尔济……3719, 3744, 3750, 3756, 3757, 3766
额伦特……2543, 2544
额敏……3855, 3975, 4124
额色黑……773, 789, 964, 980, 991, 999, 1020, 1032, 1036, 1038, 1044, 1111, 1119, 1142, 1156, 1215, 1263
额腾额……6987

额星格……1764
额亦都……18, 19, 23, 29, 43, 44, 81, 106, 107, 109, 151, 215, 250, 290, 530, 557, 965, 3200, 3575, 3605, 4084, 4264

厄

厄赫妈妈……23

鄂

鄂弼……3886
鄂博什……3813
鄂昌……3496, 3503, 3518, 3556, 3584, 3621, 3650, 3664, 3666, 3675, 3728, 3729, 3730, 3735, 3736, 3737, 3749, 3831
鄂尔果尼……13
鄂尔奇……2832, 3011, 3109, 3130
鄂尔泰……2660, 2690, 2724, 2838, 2850, 2854, 2855, 2873, 2878, 2880, 2882, 2897, 2900, 2901, 2903, 2915, 2926, 2943, 2956, 2958, 2975, 3031, 3048, 3055, 3064, 3065, 3070, 3071, 3074, 3075, 3078, 3087, 3103, 3129, 3130, 3132, 3142, 3165, 3166, 3167, 3168, 3169, 3180, 3182, 3185, 3186, 3193, 3232, 3236, 3238, 3244, 3246, 3247, 3261, 3269, 3272, 3276, 3277, 3284, 3290, 3293, 3295, 3299, 3306, 3307, 3308, 3309, 3320, 3322, 3324, 3330, 3351, 3356, 3357, 3359, 3362, 3363, 3374, 3384, 3395, 3401, 3402, 3406, 3447, 3449, 3459, 3475, 3496, 3559, 3579, 3580, 3605, 3692, 3729, 3730, 3736, 3737, 3749, 3752, 3840, 3847, 3931, 4035, 4119
鄂海……2545, 2660
鄂辉……4551, 4554, 4570, 4583, 4619, 4626, 4650, 4758, 4762, 4772, 4779, 4822
鄂赖……2644
鄂乐舜……3749
鄂勒哲依……174, 246, 3760, 3765, 3770, 3777, 3782, 3788
鄂伦……3109
鄂伦岱……2283, 2292,

2293, 2335, 2429, 2467, 2475, 2768, 2805, 2809, 2823, 2824, 2892, 2932
鄂弥达……1429, 2790, 2794, 2840, 3081, 3086, 3087, 3119, 3158, 3171, 3260, 3262, 3276, 3287, 3288, 3293, 3295, 3318, 3338, 3366, 3386, 3775, 3895, 3905
鄂宁……4021, 4039, 4041, 4043, 4044, 4146
鄂容安……3109, 3401, 3534, 3537, 3611, 3632, 3641, 3664, 3671, 3675, 3679, 3683, 3688, 3689, 3695, 3702, 3707, 3712, 3713, 3719, 3726, 3735, 3737, 3742, 3746, 3747, 3748, 3750, 3765
鄂斯璊……4300, 4437
鄂山……4763, 5558, 5576, 5583, 5591, 5645, 5664, 5667, 5700, 5720, 5731, 5741
鄂善……3263, 3356, 3360
鄂缮……2353, 2366
鄂顺安……5764, 5765, 6005
鄂硕……496, 1162, 1186, 1284
鄂托齐……2339

遏

遏必隆……215, 859, 954, 1009, 1298, 1300, 1393, 1405, 1406, 1407, 1408, 1418, 1437, 1438, 1440, 1441, 1449, 1601, 2213, 2482, 2805, 3558, 6185

恩

恩长……5129
恩承……6423, 7099, 7514, 7515, 7523, 7525, 7526, 7541, 7553, 7876, 8059
恩格德尔……78, 137, 142, 174, 230, 235, 271, 282, 283, 292, 295, 531, 532, 546
恩桂……5994
恩合……6815
恩华……6270, 6280, 6292, 6293
恩夔……6620
恩麟……6807, 7161
恩铭……3948, 5642,

5714, 8915, 8916
恩普……5026
恩寿……7108, 8803, 8936, 9047
恩特亨额……5867
恩锡……5594, 7239, 7249, 7252, 7262, 7273

法

法尔思德……6639
法洵……2004, 2500, 2504, 2506, 2507, 2834, 2848
法喀…… 954
法灵阿……4277
法敏……2655
法塞尔图……2750
法式善……4337, 4369, 4871

凡

凡齐尔……6956

樊

樊广德……3555
樊国樑……8553, 8629, 8684, 8687, 8810
樊明德……4221, 4717
樊人杰……4795, 4806, 4816, 4854, 4860, 4902, 4903, 4915, 4917, 4944, 4952, 4966
樊锥……8428

范

范承谟……999, 1518, 1575, 1582, 1698, 3301
范承勋……1667, 1784, 1818, 1891, 2010, 2016, 2020, 2053, 2066, 2093, 2187
范建中……5000
范景文……4168, 4196
范鄗鼎……1398
范清济……4420
范汝增……6742, 6743, 6770, 6786, 6856, 6860, 6884, 7019, 7028, 7078
范时崇……2338, 2342, 2344, 2437, 2482
范时纪……3893
范时捷……2776
范时绎……3650, 3662, 3694, 3704
范时绎……2891, 2970, 2973, 3075
范世泰……2135, 2158
范廷楷……3657
范文程……388, 402,

452, 460, 468, 484, 502, 525, 533, 539, 541, 575, 594, 626, 639, 669, 671, 690, 692, 694, 698, 745, 789, 793, 806, 830, 848, 852, 873, 880, 893, 900, 920, 936, 960, 978, 990, 991, 994, 1009, 1020, 1032, 1033, 1036, 1038, 1039, 1044, 1047, 1093, 1387, 1575, 1668, 3090, 4256, 4354, 7887
范文光…… 893
范宜宾……4029
范玉琨……5466
范棫士……3664
范毓𩰫……4175, 4420
范源濂……8526, 8844
范衷……4120
范祖禹……5362

方

方苞……1885, 2351, 2357, 2637, 3199, 3223, 3252, 3266, 3270, 3300, 3313, 3394, 3584, 3832
方伯谦……7442, 8046, 8121, 8137, 8140, 8147, 8150, 8172, 8173, 8232, 8233, 8441
方从哲……155, 163
方殿元……1355
方东树……5567
方芬……4385
方观承……3403, 3529, 3578, 3579, 3583, 3602, 3607, 3608, 3619, 3625, 3629, 3630, 3646, 3647, 3651, 3656, 3659, 3672, 3705, 3793, 3801, 3843, 3921, 3922, 3932, 3933, 3934, 3946, 3951, 4022, 4049, 4055, 4069, 4382, 4468, 5299
方国安……750, 772, 779, 785, 798, 799, 800
方国泰……4385
方濬颐……6971
方履亨……5326
方履中……8734
方燊如……2214
方荣升……5302
方声洞……9071
方世俊……4083, 4096, 4097, 4227
方式济……2297
方受畴……5130, 5202, 5282, 5334, 5351, 5413, 5422

方维甸……4356, 5059, 5060, 5070, 5077, 5134, 5153, 5154, 5160, 5299
方蔚……5552
方显……3318
方孝孺……4234
方以智……1139, 1471, 1475
方友升……7512, 7703, 7748, 7770
方玉章……3081
方岳贡……681
方允鐶……6078
方正玉……2357

菲

菲尔索夫……3380

斐

斐音……5063
斐岳托尔……4288

费

费淳……3934, 4885, 4908, 4919, 4930, 4949, 5001, 5033, 5061, 5075, 5083, 5103, 5124, 5132, 5139
费地窝尼小……3707
费果荪……7302
费若望……3546
费士莱……6714, 6844
费熙班……6267
费雅思哈……1284
费扬古……6, 10, 11, 23, 27, 40, 44, 57, 107, 133, 215, 250, 256, 290, 324, 477, 510, 528, 925, 1356, 1725, 1865, 1953, 1957, 1958, 2023, 2029, 2030, 2031,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9, 2042, 2055, 2059, 2099, 2126, 2222, 2532, 2697, 3059
费隐……2286
费英东……23, 29, 62, 66, 80, 81, 107, 128, 152, 184, 196, 290, 530, 2573, 3535, 3605

丰

丰臣秀吉……38
丰大业……6817, 6950, 7168, 7169, 7170, 7173, 7175, 7176
丰绅布……4799
丰绅济伦……4849
丰绅殷德……4337, 4587,

5407
丰升阿……8198
丰升额……4105, 4140, 4158, 4170, 4174, 4191, 4197, 4226, 4237, 4244
丰盛额……3180

封

封祝唐……7566

冯

冯班…… 830
冯秉正……5301
冯成修……3876
冯德馨……6104, 6108, 6109
冯光熊……4445, 4621, 4708
冯光裕……3235, 3334
冯桂芬……5874, 6741, 6832, 8457, 9015
冯国璋……8806, 8810, 8869, 8919, 9037, 9069, 9100, 9101, 9103, 9104, 9107, 9122, 9131, 9132, 9137
冯继尧……7122
冯克善……5225, 5227, 5259
冯敏昌……4287
冯培元……5990
冯溥……830, 1143, 1216, 1398, 1445, 1463, 1600, 1633, 1634, 1635, 1676, 1728, 1805, 1927, 1988, 2185
冯起炎……4419
冯铃……3265, 3978, 4061, 4074
冯铨……244, 255, 376, 702, 734, 745, 763, 771, 793, 830, 880, 906, 920, 958, 1044, 1049, 1059, 1060, 1076, 1084, 1115, 1122, 1143, 1147, 4255, 4581, 4614
冯汝骙……9047, 9106
冯若望……5302, 5336
冯埏……4388
冯甦……1580
冯廷丞……4279
冯廷櫆……1730
冯王孙……4317
冯文蔚……7419
冯文子……3707
冯锡范……1337, 1690, 1755

冯煦……7863
冯应榴……4445，4446
冯右京……959
冯元钦……3592
冯云山……5987，5988，6055，6056，6059，6074，6075，6115，6137，6142，6143，6153，6159，6169，6177，6178，6180，6190，6202，6210，6211，6224
冯赞勋……5683，5694，5701，5702，5757
冯子材……6158，6437，6546，6601，6625，6863，6873，7102，7139，7341，7496，7497，7509，7679，7683，7692，7704，7759，7766，7781，7786，7793，7795，7810，7825，7936，7971，7995，8201，8268，8741
冯自由……8541，8599，8689，8715，8728，8761，8830，8831，8853，9020，9023

凤

凤麟……5004
凤山……1779，2594，2883，4514，7395，8849，9103
凤翔……7010，7523
凤秀……7271

奉

奉宽……4143

佛

佛保……2241，2489
佛格……2676
佛伦……1437，1439，1441，1787，1792，1888，1889，1892，1895，1899，1941，1946，1953，1978，1980，2003，2004，2005，2092，2099，2200，2325，2612
佛喜……2875，2978

弗

弗拉迪金……3718

孚

孚琦……9068

福

福昂……5202
福长安……4105，4331，4390，4523，4595，4602，4836，4838，4844，4863，5350，5351
福德……4127
福济……6052，6078，6201，6252，6255，6276，6296，

6306, 6328, 6384, 6410, 6411, 6413, 6455, 6456, 6459, 6467, 6474, 6477, 6485, 6501, 6537, 6722, 6885, 7198
福康安……3533, 4105, 4145, 4161, 4191, 4197, 4223, 4226, 4237, 4244, 4333, 4352, 4360, 4392, 4410, 4421, 4422, 4427, 4433, 4434, 4441, 4444, 4445, 4446, 4447, 4448, 4449, 4453, 4457, 4459, 4463, 4472, 4490, 4497, 4502, 4524, 4525, 4526, 4527, 4528, 4529, 4530, 4532, 4538, 4539, 4540, 4542, 4556, 4559, 4560, 4565, 4568, 4569, 4570, 4572, 4575, 4580, 4582, 4584, 4595, 4601, 4602, 4608, 4610, 4616, 4617, 4620, 4623, 4624, 4625, 4626, 4630, 4634, 4635, 4637, 4638, 4639, 4640, 4641, 4644, 4645, 4646, 4647, 4648, 4651, 4660, 4661, 4664, 4668, 4670, 4671, 4689, 4702, 4705, 4706, 4713, 4716, 4730, 4731, 4732, 4733, 4734, 4735, 4740, 4741, 4745, 4746, 4764, 4771, 4886, 4962, 5008, 5034, 5120, 5406
福克精阿……5209, 5224, 5671, 5672, 5674
福临……568, 668, 669, 679, 961, 1295
福灵安……4012, 4020, 4105
福隆安……3971, 3973, 4041, 4068, 4105, 4144, 4145, 4156, 4160, 4194, 4215, 4242, 4268, 4290, 4304, 4310, 4316, 4317, 4338, 4386, 4422, 4427, 4431, 4438, 4455, 4496, 4533, 4587
福禄……3827, 3858, 4176
福禄诺……7541, 7571, 7709, 7711, 7712, 7713, 7714, 7717, 7718, 7721, 7723, 7775
福绵……5560
福敏……2744, 2796, 2837, 2860, 2862, 2898, 3232, 3265, 3284, 3395, 3472
福宁……4359, 4694, 4713, 4730, 4770, 4772, 4815,

4864, 4872, 4915, 4936, 4990, 5007, 5009
福彭……3129, 3152, 3189, 3218, 3276, 3322, 3395, 3401, 3553
福庆……5127, 5224
福全……1395, 1486, 1527, 1532, 1948, 1949, 1950, 1952, 1953, 1957, 2151
福瑞……6572
福润……8299
福申……5593
福升……5790
福士……5974
福斯罗品……6101
福崧……4402, 4416, 4428, 4483, 4494, 4555, 4605, 4633, 4634, 4652, 4665, 4666, 4668, 4673
福文高……4905, 5326
福兴……5703, 6220, 6224, 6233, 6350, 6378, 6435, 6438, 6461, 6474, 6483, 7012, 7289
福英阿……5719
福泽谕吉……7799
福智……5570
福珠哩……7316, 7317

辅

辅德……1565, 1579, 3953, 3967

付

付磊斯……7494

副

副岛种臣……7297

傅

傅达礼……1464, 1481, 1487, 1499, 1503, 1549
傅尔丹……327, 2439, 2446, 2462, 2536, 2563, 2578, 2610, 2711, 2925, 2950, 2951, 3009, 3017, 3028, 3052, 3053, 3054, 3055, 3057, 3061, 3062, 3063, 3084, 3088, 3104, 3123, 3152, 3535, 3548, 3549, 3557, 3564, 3645, 3702
傅恒……2758, 2991, 3402, 3465, 3495, 3520, 3528, 3532, 3533, 3535, 3550, 3553, 3554, 3557, 3558, 3559, 3560, 3561, 3566, 3567, 3568, 3569, 3570, 3572, 3573, 3575, 3580,

3585, 3588, 3593, 3595, 3596, 3623, 3708, 3737, 3761, 3778, 3811, 3818, 3836, 3883, 3885, 3887, 3909, 3913, 3931, 3938, 3948, 3981, 4012, 4017, 4032, 4041, 4070, 4074, 4076, 4079, 4081, 4082, 4083, 4084, 4086, 4087, 4090, 4091, 4093, 4101, 4104, 4114, 4120, 4145, 4200, 4248, 4438, 4527, 4545, 4651, 4764, 4768, 5351
傅恒先……4086
傅弘烈……1579, 1681
傅魁……3780
傅喇塔……613, 1521, 1527, 1617, 1914, 1945, 1946, 1976, 1990, 1993, 2002, 2009
傅兰雅……6977, 8519
傅勒赫……874
傅鼐……2744, 3152, 3155, 3158, 3159, 4924
傅清……3479, 3481, 3488, 3505, 3588, 3614, 3616
傅森……3369, 3716, 4797
傅山……1548, 1632, 1808
傅泰……2977
傅王露……2442
傅维麟……1131, 1373
傅显……4100
傅修……5202
傅以渐……793, 1092, 1122, 1142, 1169, 1173, 1202, 1215, 1263
傅玉……4289
傅增湘……8435
傅振邦……6847
傅作霖……843, 3666, 3740, 3842, 4196, 4257, 4356

富

富察善……4083
富成……4823
富达礼……3144
富德……3263, 3740, 3749, 3788, 3789, 3797, 3798, 3824, 3825, 3827, 3837, 3838, 3839, 3842, 3844, 3845, 3846, 3853, 3855, 3867, 3925, 4174, 4177, 4191, 4223, 4236, 4245, 4246, 4248, 4249, 4259, 8081, 8085

富纳……4394, 4489, 4545, 4676, 4885
富稼……6863
富俊……5076, 5106, 5284, 5289, 5399, 5423, 5425, 5454, 5465, 5476, 5501, 5511, 5522, 5525, 5546, 5562, 5563, 5564, 5589, 5596, 5635, 5671, 5672, 5674
富克精阿……5248
富喇塔…… 856
富兰……5228
富勒炳阿……5852
富勒敦……6987
富勒赫……3685, 3689, 3747
富勒浑……3749, 3806, 4158, 4172, 4344, 4384, 4391, 4398, 4402, 4428, 4435, 4475, 4483, 4488, 4492, 4496, 4708
富勒铭额……8097
富敏……2058
富明阿……391, 4774, 5248, 6308, 6812, 6847, 6863, 6873, 6876, 8211
富明安……3919, 4139
富呢扬阿……5772, 5780, 5787, 5812, 5824, 5982, 5984, 6353, 6404, 6574, 6580
富尼汉……4049, 4050, 4061
富尼善……4959
富宁安……2267, 2303, 2379, 2388, 2422, 2430, 2443, 2455, 2462, 2483, 2545, 2546, 2547, 2548, 2554, 2578, 2601, 2609, 2614, 2636, 2649, 2864, 2871, 2880, 2989, 3088
富森阿……4474
富森保……6899
富兴阿……5868
富志……4762
富忠……5851, 5852

噶

噶毕约……6038
噶布喇……2149
噶布伦……3628, 3783, 4660, 4669, 5055, 7446, 7953
噶布舒……4082
噶达浑……876, 954, 1098
噶尔弼……2566, 2570,

2576, 2577
噶尔丹……1603, 1725, 1759, 1830, 1898, 1906, 1920, 1943, 1945, 1946, 1947, 1948, 1950, 1951, 1953, 1955, 1956, 1957, 1961, 1962, 1964, 1967, 1969, 1997, 1998, 2021, 2022, 2023, 2028,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6, 2047, 2048, 2051, 2052, 2053, 2056, 2057, 2059, 2060, 2061, 2070, 2071, 2072, 2096, 2099, 2126, 2150, 2228, 2291, 2292, 2481, 2519, 2568, 2588, 2612, 2667, 2668, 2758, 2803, 2889, 2890, 2950, 3009, 3017, 3042, 3045, 3046, 3052, 3058, 3063, 3084, 3085, 3097, 3140, 3154, 3155, 3157, 3159, 3173, 3230, 3264, 3286, 3297, 3298, 3323, 3327, 3336, 3380, 3434, 3481, 3505, 3554, 3613, 3680, 3708, 3725, 3742, 3751, 3772, 3848, 3849, 3930, 4222, 4223, 8787
噶尔丹策凌(噶尔丹策零)……2758, 2890, 2950, 3017, 3042, 3046, 3052, 3053, 3084, 3154, 3159, 3173, 3231, 3264, 3286, 3297, 3323, 3336, 3380, 3434, 3481, 3613, 3742, 3772, 3848, 3930
噶尔泰……2754
噶盖……65, 66
噶喇吧……3135, 3363, 3375, 3394, 3583, 3706
噶勒藏多尔济……3746
噶礼……1008, 2088, 2124, 2132, 2135, 2152, 2155, 2157, 2158, 2161, 2173, 2175, 2177, 2187, 2201, 2205, 2216, 2218, 2222, 2223, 2254, 2272, 2301, 2307, 2308, 2312, 2316, 2321, 2324, 2326, 2329, 2345, 2351, 2359, 2360, 2362, 2369, 2370, 2378, 2379, 2383, 2397, 2399, 2408,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21, 2423, 2424, 2438, 2465, 2468, 2644, 2770, 3792
噶敏图……2367
噶什图……2427,

2611, 2728
噶思哈……1794

甘

甘凤池……2986
甘国壁……3168
甘国奎……2786
甘辉……1050, 1158, 1194, 1241, 1245
甘立猷……4868
甘汝来……3311, 3316
甘文焜……1505

刚

刚林……376, 455, 468, 485, 533, 539, 545, 575, 594, 626, 669, 717, 736, 745, 789, 793, 795, 830, 839, 848, 852, 874, 880, 893, 900, 920, 937, 952, 954, 960, 1296
刚塔……4443, 4444
刚毅……759, 4875, 7845, 8189, 8418, 8422, 8433, 8436, 8440, 8446, 8478, 8483, 8492, 8515, 8518, 8520, 8521, 8522, 8525, 8532, 8545, 8556, 8562, 8568, 8569, 8574, 8578, 8597, 8599, 8600, 8605, 8606, 8613, 8614, 8617, 8621, 8623, 8639, 8642, 8643, 8659, 8723, 8760

高

高必正……922
高斌……2831, 3263, 3282, 3309, 3320, 3365, 3389, 3392, 3400, 3404, 3407, 3429, 3434, 3436, 3437, 3452, 3453, 3472, 3480, 3488, 3501, 3502, 3507, 3516, 3520, 3537, 3560, 3608, 3630, 3686, 3687, 3689, 3691, 3696, 3731, 3752, 4058, 4299, 4312
高秉……4232
高成……2541
高成杰……4966
高成龄……2743, 2763, 2849
高承德……4773
高承恩……1252
高承爵……2093, 2124, 2125, 2133
高第……308, 313
高鹗……4734
高尔俨……1040

高封……3436
高纲……4232
高恒……1666, 3890, 3904, 3941, 4048, 4051, 4053, 4058, 4070, 4546
高弘图……309, 689, 699, 703, 704, 707, 743, 801, 1195
高鸿中……502, 512
高淮……70,71, 87, 88, 94, 96, 148, 159
高积……4083, 4097
高杰……683,699, 701, 714, 721, 730, 781, 801
高晋……3785, 3892, 3912, 3954, 3995, 3996, 3997, 4008, 4024, 4025, 4053, 4061, 4078, 4120, 4145, 4167, 4202, 4203, 4205, 4212, 4232, 4257, 4265, 4268, 4270, 4276, 4279, 4288, 4291, 4299, 4300, 4301, 4306, 4309, 4312, 4327, 4401, 4596, 5112, 5123
高均德……4761, 4807, 4808, 4818, 4821, 4824, 4825, 4830, 4869, 4966
高喀鼐……5781
高连升……6858, 6883, 6896, 6934, 6972, 7060, 7073, 7089, 7097
高连陞……6838, 7125
高罗衣……5335, 5363
高民瞻……1252, 1266
高攀龙……304, 315
高朴……4054, 4199, 4200, 4298, 4299, 4300, 4303, 4309, 4312, 4315, 4380, 4400, 4849
高其佩……2774, 2777, 2793, 2881
高其位……2788
高其倬……2004, 2665, 2774, 2780, 2848, 2857, 2859, 2883, 2907, 2918, 2924, 3044, 3055, 3087, 3103, 3174, 3299, 3363
高杞……4993, 5004, 5242, 5248
高起隆……1568
高起潜……570, 590, 756
高慎思……3740, 3842,

3879
高士奇……442, 1603, 1604, 1615, 1799, 1801, 1889, 1905, 1911, 1927, 1928, 1929, 1930, 1995, 2008, 2011, 2189, 2261, 2440, 2797, 4483
高守廉……5326
高淑琦……8820
高天德……4915, 4920
高天风……5127
高天升……4915, 4916
高遐昌……2259, 2332
高燮……8028, 8234, 8318, 8359, 8391, 8405, 8413, 8509
高燮曾……8028, 8234, 8318, 8359, 8391, 8405, 8413, 8509
高心夔……6638
高辛允……1008
高旭……9014
高[illegible]功……731, 774, 788, 793, 925, 1361
高迎祥……368
高岳崧……7224
高云从……4199
高云龙……4201
高倬……714

郜

郜永宽……6739, 6845, 6849, 6858

戈

戈登……6812, 6818, 6823, 6845, 6846, 6852, 6856, 6862, 6865, 6910, 6912, 6943
戈卢别夫……6788
戈洛文……673, 1898, 1920, 1924, 1943
戈涛……3630, 3986
戈源……4227

哥

哥尔查科夫……6479
哥士耆……6355, 6356, 6736, 6789, 6800, 6809, 6817, 6818, 6828, 6829

格

格布……5228
格布舍……4916
格尔芬……2264
格尔古德……1713, 1750, 1784, 1793
格兰忒……75[illegible]

7532, 7552, 7572, 7584, 7592, 8010

葛

葛宝华……8878
葛毕氏……7376, 7377, 7398, 7446, 7450, 8617
葛尔西耶……7333, 7383
葛雷森……7618
葛罗……6479, 6499, 6502, 6503, 6534, 6583, 6631, 6644, 6649, 6653, 6655, 6656, 6658, 6664, 6667, 6669, 6670, 6673, 6689
葛思泰……1889
葛云飞……5911

庚

庚长……6508, 6548, 6632

赓

赓福……6380
赓音……4993

耿

耿额……2353
耿继茂……913, 930, 1004, 1014, 1043, 1064, 1076, 1100, 1116, 1119, 1153, 1232, 1256, 1264, 1276, 1281, 1336, 1337, 1347, 1351, 1352, 1420, 1465, 1492, 1518, 1554
耿继善……1572
耿介……1009, 1877
耿精忠……1497, 1518, 1526, 1543, 1565, 1587, 1592, 1614, 1665, 1712, 1746, 4581, 4615
耿仲明……438, 440, 445, 460, 461, 465, 468, 471, 477, 479, 484, 486, 533, 549, 553, 588, 648, 692, 717, 805, 845, 897, 903, 907, 908, 913, 915, 968, 1005, 1123, 1466, 1554, 1565

公

公福善……2046

宫

宫崎寅藏……8822, 8823, 8824, 8826

恭

恭镗……7250, 7885, 7917, 7938, 8026, 8317

龚

龚安多尼……3707

龚宝莲……5905
龚宝铨……8798
龚承钧……6824
龚当信……2239
龚得树……6410，6697
龚鼎孳……1099，1454，1495，4256，4581，4614
龚景瀚……4831
龚守正……5625，5874
龚文玉……4816
龚照瑗……7933，8099，8135，8152，8180，8186，8193，8206，8208，8234，8296，8318，8322，8341
龚自珍……4557，4564，5622，5863，5910，6001，6004，6475

巩

巩阿岱……665，848，859，996，997，998
巩永固……686

贡

贡楚克扎布……5127

苟

苟文华……5006
苟文明……4779，4915，4926，4956，4966
苟文润……5006

孤

孤拔……7685，7691，7709，7724，7726，7728，7733，7735，7736，7739，7746，7748，7750，7769，7771，7784，7787，7789，7796，7799，7812，7814，7815，7916，8138

辜

辜汤生……9019

古

古儿布什……230，235，247，295
古隆贤……6843
古谢特尼科夫……2479
古音尼布……7868，7900

固

固毕尔纳托尔……4289
固庆……5881，6209，6488

顾

顾八代……3024，3090，4354
顾琮……3199，3237，

3351，3417，3423，3520，3539，3687
顾德庆……5100
顾栋高……2592，3248，3589，3858
顾皋……4924，5403
顾仁……1134
顾壬浚……6037
顾如华……1376
顾如龙……1273
顾盛……4453，5984，5991，6001
顾实汗（固始汗）…662，670，998，1049，1095，1143，1178，1716，2063，2443，2667，2673，2722
顾嗣立……2364
顾太清……5910
顾亭林……1488，1712，1739，4301，
顾学潮……4582
顾炎武……939，1351，1360，1477，1632，1711，1754，1975，2019，2171，2207，2278，4721，7858，7887，8050，8730，8968
顾养谦……20，21，31
顾尧年……3536
顾祖禹……1987，1989，2019，7462，7478

卦

卦尔察……307

关

关保……1794
关瀚芳……2129
关槐……4337
关天培……5738，5753，5782，5831，5837，5853，5854，5855，5893，5896，6043

观

观保……3265，3891，4200
观成……4772
观成生……4770
观明……5190
观喜……5552
观音保……3786，3793，3932，4028，4031，4040

官

官保……4072，4243
官贵震……3641

官文……1085, 3554, 6199, 6327, 6382, 6388, 6390, 6415, 6452, 6464, 6465, 6486, 6498, 6523, 6536, 6543, 6547, 6548, 6556, 6568, 6579, 6582, 6588, 6593, 6596, 6637, 6648, 6685, 6701, 6702, 6717, 6718, 6729, 6836, 6856, 6864, 6873, 6882, 6900, 6988, 7010, 7025, 7031, 7041, 7051, 7073, 7090, 7092, 7157, 7215, 8963

管

管大任……3666
管干珍……3998, 4578
管世铭……4287
管廷献……7674
管遹……5974

光

光时亨……682, 683, 685, 725,

广

广诚……6933
广厚……4823
广惠……5315, 5318, 5321
广禄……3364, 3365, 3386, 3395, 3484
广善……4578
广寿……7271, 7338, 7343, 7348, 7518
广兴……4838, 4861, 5109, 5112

归

归景照……4666
归庄……939, 1359, 1711

贵

贵宝……7360
贵恒……7674, 8006, 8076
贵庆……5124
贵徵……5000

桂

桂斌……5559
桂芳……4857, 5127, 5240, 5272
桂馥……4599
桂涵……4775, 4794, 4980, 5069, 5706
桂良……5821, 5823, 5835, 5989, 6277, 6292, 6293, 6295, 6355, 6381, 6393, 6396,

6414, 6416, 6429, 6436, 6441, 6456, 6463, 6530, 6531, 6532, 6533, 6534, 6535, 6536, 6548, 6549, 6555, 6556, 6558, 6559, 6569, 6570, 6571, 6572, 6575, 6583, 6584, 6604, 6605, 6610, 6654, 6655, 6656, 6657, 6658, 6659, 6661, 6662, 6663, 6666, 6674, 6683, 6684, 6690, 6717, 6729, 6733, 6734, 6735, 6741, 6782
桂林……4119, 4138, 4144, 4145, 4154
桂清……6509, 6520, 6548, 6559, 6570, 6571, 6573, 6604, 6606, 6619, 6629, 6630, 6638, 6640, 6643, 6797, 6967, 7271
桂森……5791
桂祥……8172

郭

郭柏荫……7041, 7047, 7068, 7070, 7082, 7101, 7138, 7160, 7172, 7193, 7229, 7262, 7270, 7271, 7318
郭宝昌……8033
郭彬图……5460
郭长俊……4816
郭从矩……7104
郭德平……4388
郭尔泰……1284
郭富……5897, 5904, 5905, 5909, 5914, 5925, 5932, 5934, 5937, 5956
郭庚为……3666
郭梦麟……6292
郭人漳……8793
郭士立……5689
郭世隆……2168, 2285
郭世勋……4620, 4649
郭四海……1643, 1714
郭松林……6778, 6785, 6792, 6856, 6857, 6883, 6935, 7027, 7028, 7078, 7082, 7093, 7099, 7104, 7166, 7179, 7188
郭嵩焘……6052, 6282, 6832, 6836, 6840, 6876, 6917, 6971, 6995, 7005, 7037, 7062, 7324, 7389, 7390, 7393, 7395, 7396, 7405, 7417, 7437, 7452, 7454, 7462, 7464, 7467, 7475, 7477, 7478, 7479, 7488, 7493,

7564, 7565, 7591, 7696, 7957, 8041, 8441
郭泰成……5471
郭王森……2338
郭琇……1454, 1842, 1887, 1925, 1932, 1942, 1953, 2087, 2094, 2099, 2103, 2105, 2108, 2109, 2111, 2117, 2118, 2124, 2138, 2440, 2459, 4153
郭亚平……5810
郭一鹗……1151
郭一裕……3762, 3785
郭中传……2239

国

国泰……4335, 4387, 4393, 4394, 4405, 4409

果

果尔斯欢……4950
果齐斯欢……5358

过

过廷训……117

哈

哈达公主……513, 520
哈达哈……3395, 3442, 3748, 3767, 3775, 3783
哈尔金……2562
哈尔萨……1856
哈芬……5223, 6277, 6280, 6292
哈丰阿……4765, 5517, 5647, 5648, 5658, 5737, 5740, 5744, 5745, 5781, 5823
哈国兴……4022, 4041, 4086, 4098, 4107, 4146, 4150, 4158
哈朗阿……5595, 5674, 5676, 5700, 5760
哈良阿……5645
哈鲁堪……5190
哈宁阿……3779, 3822, 3823
哈攀龙……3543
哈清阿……3728, 4086
哈萨克锡喇……3760, 3770, 3771, 3777, 3782, 3812, 3825
哈什木……3868
哈斯汀十……4211
哈兴阿……5852
哈元生……3095, 3159, 3166, 3167, 3218, 3233, 3245
哈占……1509, 2484

海

海保……3321
海成……4192, 4256, 4276
海富润……4392
海康……5344
海喇孙……2059
海兰察……4064, 4086, 4107, 4146, 4150, 4158, 4171, 4175, 4191, 4197, 4203, 4212, 4223, 4226, 4244, 4352, 4445, 4525, 4624, 4670
海凌阿……5681
海龄……5643, 5940, 5941, 5942, 5968
海禄……4191, 4530
海明……6253
海宁……4330
海塞……1014
海升……4465
海寿……2846, 3106
海望……3276, 3277, 3295, 3327, 3395, 3472

函

函可……860

韩

韩辰旦……1398
韩岱……496, 734, 848, 863, 875, 921, 938, 964, 1099
韩封……5109, 5119, 5121
韩哈济……4357
韩克均……4763, 5426, 5619
韩理……8385
韩良弼……3070
韩良辅……2738, 2776
韩耐曼……8514
韩奇峰……6496
韩球……4890
韩菼……1314, 1495
韩文绮……5506, 5511, 5593

汉

汉纳根……7888, 8188

杭

杭世骏……3247, 3408, 3409, 4030
杭奕禄……2672, 3396

豪

豪格……328, 330, 346, 362, 386, 410, 449, 453, 460, 478, 489, 490, 505, 510, 513, 515, 520, 521, 529, 532, 537, 541, 542, 545, 548, 550, 558, 560, 579, 596, 598, 609, 614, 621, 626, 629, 642, 647, 650, 667, 668, 669, 671, 689, 716, 723, 731, 787, 805, 815, 853, 856, 861, 915, 936, 950, 953, 976, 992, 996, 1021, 1124, 1172, 2888, 4284, 8914

郝

郝光甲……6455
郝润成……4503
郝尚久……1043
郝硕……4436, 4445, 4446
郝硕勒……4445
郝惟讷……1355, 1648, 1679
郝摇旗……774, 794, 843, 1066, 1205, 1223, 1348, 1349, 1350, 1362, 1706
郝懿行……7627, 7633
郝玉麟……2997, 3074, 3086, 3094, 3126, 3233, 3268, 4446
郝浴……893, 1084, 1115, 1214, 1558, 1681, 1722, 1781, 1783

何

何秉绶……4578
何伯……6583, 6584, 6701, 6702, 6703, 6712, 6744, 6749, 6757, 6758, 6762, 6763, 6769, 6772, 6777, 6787, 6791
何焯2146, 2453, 2819
何得胜……6963
何德溱……7419
何冠英……5773
何光英……1472
何桂芳……6213
何桂清……5754, 6213, 6394, 6397, 6440, 6457, 6482, 6483, 6487, 6501, 6505, 6508, 6516, 6517, 6519, 6522, 6537, 6543, 6548, 6549, 6551, 6559, 6569, 6571, 6573, 6581, 6584, 6592, 6597, 6604, 6605, 6606, 6618, 6625, 6628, 6630, 6637,

6638, 6639, 6642, 6756, 6797, 6967, 7019
何柱珍……5813
何国达……4192
何国宗……2395, 3666, 3740, 3879
何和里……23, 107, 109, 152, 203, 213, 224, 225, 289, 290
何紘度…… 999
何金寿……6774
何璟……6052, 7178, 7180, 7192, 7199, 7221, 7238, 7249, 7252, 7262, 7270, 7458, 7459, 7493, 7538, 7558, 7561, 7614, 7634, 7676, 7694, 7710, 7720, 7725, 7730, 7734, 7735, 7736, 7737, 7742, 7743
何浚……5622
何凌汉……5025, 5754
何禄……6388
何洛会……495, 667, 689, 705, 712, 848, 857, 864, 884, 887, 900, 950, 952, 954
何乃莹……8559, 8562, 8639, 8673
何佩玉……4042
何其仁……5874
何秋涛……4069, 4109, 6013, 6621, 6803
何如璋……7100, 7432, 7447, 7458, 7459, 7490, 7491, 7495, 7496, 7503, 7516, 7517, 7532, 7572, 7592, 7595, 7599, 7600, 7603, 7632, 7686, 7724, 7743, 7744, 7769, 7921, 8807
何汝霖……5871, 6102, 6110, 6193
何若瑶……5905
何绍基……5773, 6231, 6261, 6914, 7339
何胜必……6825
何世来……4709
何嗣焜……8376
何太青……5739
何腾蛟……754, 772, 774, 778, 780, 805, 814, 826, 827, 839, 843, 845, 858, 871, 873, 875, 882, 885, 886, 892, 898, 926, 934, 998, 1123
何彤云 6386
何炯……4141, 4206

何心川……7442
何亚四……3664
何应瑞……714, 749
何裕城……4423, 4481, 4526
何煜……2214
何元烺……5027
何元瀛……5497
何越……5024, 6352
何占魁……5712
何宗莲……8849, 9067

和

和春……6210, 6218, 6224, 6225, 6259, 6305, 6306, 6328, 6384, 6410, 6411, 6436, 6455, 6461, 6477, 6482, 6483, 6505, 6508, 6519, 6520, 6521, 6540, 6543, 6546, 6548, 6554, 6570, 6573, 6584, 6601, 6619, 6624, 6634, 6635, 6637, 6638, 6640, 6782, 6794
和桂……5461, 5496
和琳……4579, 4622, 4634, 4660, 4661, 4671, 4673, 4707, 4735, 4740, 4771, 4842
和隆武……4236, 4244
和宁……4888, 4960, 5127, 5301, 5337, 5357, 5362, 5366, 5374, 5387
和其衷……3997
和珅……4053, 4068, 4247, 4259, 4310, 4331, 4333, 4334, 4337, 4338, 4343, 4347, 4352, 4358, 4361, 4387, 4393, 4408, 4423, 4427, 4438, 4446, 4449, 4465, 4469, 4488, 4490, 4492, 4493, 4497, 4508, 4516, 4523, 4525, 4527, 4533, 4539, 4584, 4587, 4596, 4602, 4625, 4628, 4630, 4652, 4664, 4666, 4677, 4678, 4681, 4683, 4685, 4686, 4699, 4701, 4702, 4717, 4725, 4741, 4755, 4771, 4800, 4822, 4835, 4836, 4838, 4840, 4841, 4843, 4844, 4846, 4848, 4856, 4862, 4863, 4875, 5018, 5112, 5274, 5351, 5369, 5405, 5464, 5581, 5701, 6401
和世泰……5181, 5229, 5318, 5319, 5321, 5323, 5329, 5403, 5851
和舜武……5367

和託…… 705

荷

荷伯特……5883, 5895

荷兰国王……4729

贺

贺长龄……5100, 5449, 5580, 5824, 5987, 5989, 6008, 6018, 6022, 6028, 6048, 6054, 6086, 6087, 6089, 6475, 7513, 7551

贺金声……8702

贺麻六……4357

贺世盛……4552

贺世贤……149, 191

贺寿慈……7064, 7318, 7527

赫

赫德……1079, 2892, 3021, 3075, 3260, 3273, 3331, 3363, 3579, 3580, 3689, 3703, 3713, 3842, 3879, 3889, 3950, 3961, 4044, 4045, 4066, 4102, 4123, 4130, 4196, 4205, 4206, 4209, 4251, 4281, 6597, 6714, 6716, 6841, 6844, 6903, 6908, 6951, 6958, 6983, 6984, 6989, 6993, 7019, 7025, 7376, 7422, 7424, 7435, 7507, 7540, 7541, 7617, 7618, 7722, 7725, 7756, 7769, 7784, 7788, 7793, 7848, 7899, 7914, 7923, 7960, 7989, 7999, 8189, 8193, 8279, 8346, 8455, 8532, 8567, 8611, 8612, 8684, 8784, 8943, 9093

赫明堂……6947

赫芍色……2242

赫升额……4011, 4018

赫世亨……2219

赫寿……2348, 2424, 2660, 2824, 2856

赫泰……3465

赫特贺……6391, 6392, 6465

赫奕……2381, 2660

鹤

鹤鸣……9077

鹤年……3238, 3712

黑

黑田清隆……7402, 7410, 7411, 7646, 7764, 7840

恒

恒春……4539, 5398,

6172, 6220, 6292, 6328, 6457, 6515, 7053
恒福……6542, 6557, 6584, 6591, 6598, 6604, 6620, 6636, 6643, 6645, 6646, 6647, 6649, 6652, 6653, 6654, 6656, 6659, 6662, 6665, 6671, 6685
恒祺……6568, 6597, 6649, 6652, 6657, 6662, 6663, 6664, 6669, 6672, 6800, 6832
恒瑞……4518, 4524, 4761, 4762, 4778, 4792, 4793, 4798, 4802, 4804, 4818, 4825, 4828, 4866, 4867, 5007
恒泰……4151
恒通……5852
恒文……3643, 3654, 3786, 3791, 3792, 3794, 3803, 3808, 6017, 6018, 6053
恒秀……4706

衡

衡龄……5336

弘

弘昌……3321
弘春……3106
弘皎……3321
弘景……3020
弘历……2348, 3023, 3105, 3129, 3167, 3180, 3183, 3185, 3189, 3190, 3532
弘响……4304
弘昇……2614, 3321
弘晟……2583, 2912
弘时……2814
弘曙……2617
弘晳……2617, 2753, 3020, 3321, 3322, 3325, 4285
弘瞻……3117, 3934
弘昼……3023, 3106, 3129, 3167, 3180, 3314, 3356, 3362, 3363, 3401, 3533, 3534, 4105

洪

洪承畴……377, 401, 413, 415, 424, 433, 437, 495, 496, 500, 503, 506, 512, 516, 561, 568, 580, 583, 588, 598, 603, 607, 609, 612, 623, 624, 625,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8, 640, 651, 654, 693, 697, 704, 734, 741, 745, 763, 765, 773,

778, 784, 800, 803, 805, 812, 834, 836, 838, 846, 853, 860, 880, 885, 893, 906, 920, 936, 971, 989, 991, 1002, 1016, 1026, 1031, 1032, 1038, 1039, 1044, 1053, 1054, 1066, 1115, 1130, 1143, 1167, 1179, 1190, 1192, 1205, 1214, 1215, 1219, 1229, 1237, 1240, 1254, 1262, 1296, 1310, 1320, 1369, 1370, 1380, 1495, 1535, 1587, 2506, 2678, 4001, 4255, 4256, 4614
洪春元……6522
洪大全……6198, 6201
洪二和尚……4559, 4576
洪钧……1484, 7100, 7906, 7944, 8004, 8010, 8096, 8109, 8765
洪亮吉……4599, 4692, 4797, 4817, 4840, 4864, 4877, 5125
洪全福……8665
洪仁玕……5988, 6050, 6138, 6178, 6179, 6180, 6211, 6451, 6484, 6576, 6599, 6608, 6612, 6613, 6624, 6635, 6646, 6650, 6676, 6686, 6688, 6710, 6715, 6716, 6724, 6749, 6779, 6780, 6866, 6867, 6872, 6884, 6896, 6897, 6901, 6910, 6918, 6920, 7265
洪仁辉……3685, 3732, 3752, 3763, 3805, 3843, 3844, 3848, 3850, 3853, 3881, 3899, 4260
洪若翰……1717, 1993
洪昇……2170
洪天贵福……6865, 6866, 6867, 6870, 6872, 6884, 6896, 6897, 6900, 6901, 6911, 6919, 6920, 7078
洪协……5986
洪秀全……5744, 5987, 5988, 6002, 6050, 6055, 6056, 6059, 6064, 6074, 6075, 6115, 6123, 6132, 6136, 6137, 6138, 6141, 6142, 6143, 6146, 6147, 6150, 6151, 6153, 6157, 6169, 6177, 6178, 6179, 6180, 6181, 6185, 6188, 6189, 6190, 6198, 6200, 6201, 6202, 6203, 6210, 6211, 6224, 6233, 6237, 6244,

6250, 6256, 6257, 6258, 6263, 6273, 6285, 6286, 6290, 6303, 6318, 6322, 6324, 6326, 6346, 6364, 6365, 6443, 6444, 6445, 6447, 6448, 6449, 6450, 6451, 6452, 6453, 6454, 6455, 6476, 6483, 6484, 6485, 6505, 6522, 6556, 6576, 6581, 6599, 6600, 6604, 6608, 6609, 6646, 6669, 6670, 6686, 6698, 6700, 6701, 6711, 6715, 6744, 6749, 6786, 6820, 6848, 6854, 6865, 6866, 6867, 6901, 6910, 6912, 8665
洪莹……5124
洪钟宇……8113

侯

侯巴浑德……2339
侯侗……6638
侯峒曾……764, 783, 838
侯朝宗……1475
侯朴……5346
侯世禄……388
侯相……6252

呼

呼尔璃……3796
呼世图……3842

胡

胡宝瑔……3575, 3728, 3785, 3828, 3898, 3931, 4100
胡秉耀……5279
胡秉中……1330
胡长龄……4578
胡超……5594, 5595, 5645, 5648
胡达源……5382
胡德琳……4201
胡鼎文……6778, 6786
胡定……3109, 3734
胡傅理……6950, 7206
胡高望……3891, 4337, 4444
胡光墉……7693
胡汉民……8371, 8695, 8842, 8843, 8845, 8855, 8925, 8939, 8948, 9021, 9025, 9051, 9070, 9113, 9125, 9140
胡季堂……4706, 4867, 4894, 4933, 5062
胡家玉……5905, 6998, 7025, 7112, 7298

胡景桂……8351
胡克家……4337，5132
胡来相……1302
胡林翼……5773，6361，6382，6389，6390，6402，6415，6417，6420，6421，6429，6452，6464，6465，6467，6468，6477，6497，6498，6499，6500，6511，6523，6543，6544，6552，6560，6564，6569，6579，6588，6594，6596，6612，6613，6621，6637，6648，6668，6679，6686，6692，6696，6717，6728，6750，6775，6797，6801，6831，6859，6882，7041，7215，7467，7878，8059
胡聘之……7473，8344，8348，8381，8398，8693
胡期恒……2777，2785
胡齐嵩……4867，4915
胡启文……4744
胡翘元……4150
胡瑞澜……6013，7064，7376，7377，7398，7450，7451
胡世安……1208
胡嗣瑗……8734
胡体安……7668
胡天游……3247，3248，3832……880，994，999
胡惟德……8763，8768
胡渭……2407
胡悉宁……1338
胡夏米……5689，5690，5691，5692，5704
胡以晃……6115，6124，6125，6137，6244，6305，6357，6415，6427
胡毅生……9051
胡瑛……8745，8895
胡永宾……1860
胡有禄……6034，6351
胡元倓……8712
胡约翰……7494
胡章……1119
胡璋……8356
胡兆龙……793，1040，1119，1120，1193，1212
胡振声……4999
胡之俊……1009
胡中和……6825
胡中藻……3238，3728，3735，3736，3753

胡宗瀛……8819
胡作梅……2371

瑚

瑚宋……3500, 3657
瑚尔起……3838
瑚松……5700, 5731, 5741, 5748, 5764, 5791, 5821, 5824
瑚素通阿……5000
瑚图礼……4625, 4734, 4954, 5190, 5205
瑚图灵阿……3773, 4054, 4176

虎

虎尔罕……7

扈

扈尔汉……23, 29, 80, 81, 104, 107, 109, 132, 152, 202, 213, 224, 225, 276, 277, 281, 290
扈喇虎……23

花

花喇……2059
花连布……4773
花沙纳……5685, 6047, 6064, 6121, 6129, 6261, 6530, 6531, 6532, 6533, 6534, 6535, 6536, 6548, 6572, 6937
花尚阿……5190

华

华尔……6639, 6640, 6650, 6688, 6762, 6765, 6769, 6772, 6778, 6782, 6785, 6786, 6787, 6796, 7078, 7871, 7883, 7920, 7928, 7934, 7960, 7999
华蘅芳……6747, 6780, 6850, 7294
华金寿……7331
华若翰……6591, 6606, 6645
华若亚敬……3546
华山泰……6266, 6277
华亦祥……1251

怀

怀塔布……8466, 8488

桓

桓格……5700

皇

皇后富察氏……3532
皇后乌拉那拉氏……4006

黄

黄巴巴……6028, 6029
黄膘李三……1032, 1036
黄斌……4274
黄斌卿……770, 791, 808, 811, 834, 838, 848, 901, 904, 909, 956, 1136
黄秉中……2297, 2302, 2342
黄炳……2650, 2683, 2690, 2859, 2875, 2914
黄吕年……8812
黄呈忠……6743, 6786, 6856, 6860, 6864, 6935
黄淳耀……764
黄琮……6515
黄道周……391, 688, 728, 751, 760, 766, 768, 790, 807, 820, 1320, 4001, 4233, 4253
黄得功……644, 650, 683, 699, 701, 714, 721, 733, 736, 745, 748, 749, 751, 799, 801
黄鼎……7155, 7202, 7203
黄恩彤……5944, 5948, 5968, 5973, 5984
黄芳度……1531
黄芳世……1619
黄弗兰西吐呫……4046
黄复生……9029
黄桂兰……7042, 7626, 7632, 7640, 7641, 7655, 7662, 7668, 7669, 7679, 7703, 7704, 7714, 7769, 7775
黄国材……2739, 2769
黄机……1111, 1143, 1216, 1463, 1730, 1731, 1734, 1749, 1845
黄嘉善……155
黄检……4184, 4315, 4352
黄教……4061, 4075
黄爵滋……5484, 5716, 5719, 5723, 5727, 5744, 5757, 5787, 5813, 5822, 5826, 5828, 5829, 5840, 5872, 5974, 7018
黄骏昌……4051
黄焜……2863
黄良栋……4445
黄梅……4500

黄梦麟……1819
黄明懿……3610
黄鸣杰……5532
黄鸣岐……5089
黄仁……4757
黄瑞麒……8955
黄润吕……7127
黄少春……6935
黄绍箕……8457
黄胜……1145
黄仕简……3949, 3957, 4064, 4482, 4561
黄澍……736, 773, 963, 966, 1021, 1041
黄思永……7566
黄孙懋……3238
黄台吉……15, 33, 59, 100, 103, 187, 188, 211
黄体芳……6824, 7480, 7519, 7527, 7548, 7553, 7555, 7568, 7844, 7853, 7984, 7993
黄天道……3932
黄廷柱……2875, 2919, 3045, 3060, 3076, 3340, 3410, 3435, 3582, 3607, 3634, 3635, 3639, 3651, 3656, 3661, 3683, 3688, 3737, 3740, 3766, 3768, 3800, 3816, 3818, 3822, 3828, 3838, 3883, 4315
黄统……989, 6121
黄威……6271
黄文金……6137, 6497, 6633, 6634, 6711, 6715, 6716, 6786, 6857, 6860, 6883, 6884, 6896, 6911
黄文英……6860, 6896
黄梧……1096, 1145, 1157, 1175, 1176, 1270, 1317, 1336, 1347, 1400, 1421, 1530
黄兴……4689, 5227, 8713, 8728, 8745, 8746, 8764, 8767, 8790, 8791, 8793, 8801, 8803, 8809, 8822, 8823, 8827, 8829, 8830, 8832, 8845, 8853, 8887, 8891, 8939, 8954, 8957, 8970, 9025, 9051, 9068, 9070, 9086, 9094, 9097, 9098, 9099, 9104, 9107, 9113, 9116, 9118, 9119, 9121, 9122, 9125, 9127, 9128, 9139
黄轩……4120
黄岩……2299, 2464,

4899, 7147, 7362
黄炎培……8707
黄仪……1987
黄贻楫……7331
黄益芸……6271
黄翼升……6846
黄虞稷……4522
"黄鱼大王"……2899
黄钰……7360
黄源德……4048
黄钺……5236, 5398, 5410, 5530
黄再兴……6358
黄照……4930
黄肇隆……4084
黄振国……2846
黄中杰……4950
黄中模……5455, 5638
黄钟……2197
黄仲容……5771, 5793
黄子澄……4234, 6823
黄自元……7100
黄宗汉……6306, 6383, 6388, 6391, 6397, 6402, 6508, 6513, 6514, 6522, 6525, 6539, 6545, 6558, 6559, 6568, 6584, 6736
黄宗羲……901, 1006, 1346, 1350, 1359, 1360, 1471, 1549, 1632, 1667, 1760, 1975, 1981, 2018, 2134, 2208, 2894, 4030, 7858, 7887, 8730, 8968
黄宗仰……8714
黄尊素……315
黄遵宪……7921, 8093, 8094, 8360, 8366, 8410, 8427, 8428, 8435, 8458, 8459, 8470, 8487, 8489, 8597, 8682, 8807

惠

惠栋……3822, 4058
惠龄……4660, 4731, 4755, 4762, 4775, 4778, 4788, 4792, 4793, 4798, 4802, 4818, 4825, 4828, 4829, 4837, 4887, 4965, 4982, 5007
惠伦……1620
惠庆……6898
惠体廉……5769
惠显……5630, 5695, 6196, 6197
惠征……6195, 6196,

8976, 8977
惠周惕……1963

慧

慧成……6303

霍

霍达……959, 1153
霍罕额尔德尼……3953
霍集斯……3740, 3742, 3821, 3823, 3824, 3842, 3847, 3855, 3856, 3969, 4026, 4341, 4437
霍集占……3732, 3770, 3820, 3821, 3823, 3826, 3827, 3834, 3839, 3841, 3842, 3844, 3845, 3846, 3849, 3852, 3853, 3869, 3916, 5697, 7551, 8081
霍隆武……6253
霍穆欢……8063

积

积拉堪……5078

基

基弗尔·文纽科夫……1854
基溥……6077, 6078, 6091
基塞勒夫……6479

嵇

嵇璜……3011, 3695, 4222, 4235, 4341, 4371, 4473, 4712
嵇璇……4235
嵇曾筠……2214, 2714, 3025, 3102, 3111, 3185, 3268, 3272, 3297, 3301, 3304, 3371, 3692, 3731, 4712

吉

吉尔巴纳租塔毕噶尔玛萨野……4858
吉尔杭阿……6329, 6354, 6359, 6374, 6378, 6383, 6395, 6397, 6425, 6428, 6434, 6459
吉拉明阿……6482, 6573, 6574, 6579, 6580, 6582
吉勒通阿……5594
吉林泰……4953
吉鲁木图……6100
吉纶……5112, 5187, 5229
吉明……6057, 6100
吉庆……3471, 3582, 3815, 3890, 4776, 4785, 4874, 4919, 4934, 4937, 4945, 4954,

4962, 5406
吉文元……6188, 6244, 6249, 6253, 6269, 6290, 6333, 6334

佶

佶山……5003

戢

戢翼翠……8819

纪

纪尔他布……1909
纪理安……3485
纪山……3460, 3469, 3482, 3507, 3508, 3529, 3574, 3587, 3591
纪昀……3706, 4050, 4051, 4342, 4373, 4395, 4396, 4402, 4444, 4465, 4763, 4849, 4950, 5019, 5020, 5031, 5049
纪昀婿……5407

季

季开生……893, 1127
季类斯……3712
季诺维耶夫……1059
季振宜……1272
季芝昌……5685, 6099, 6101, 6108, 6110, 6161, 6228, 6252

济

济度……978, 1098, 1152, 1157, 1165, 1175, 1178, 1198, 1280
济尔哈朗……108, 200, 203, 224, 225, 247, 305, 317, 320, 321, 324, 328, 330, 337, 346, 349, 362, 385, 386, 387, 397, 402, 409, 410, 412, 414, 422, 423, 428, 429, 451, 465, 468, 470, 488, 512, 514, 529, 532, 558, 571, 580, 590, 591, 592, 603, 606, 609, 610, 612, 614, 621, 622, 624, 626, 629, 632, 635, 640, 642, 643, 647, 650, 657, 666, 667, 668, 670, 671, 676, 679, 716, 745, 806, 826, 848, 856, 863, 870, 872, 885, 926, 936, 965, 990, 993, 998, 1005, 1039, 1040, 1050, 1053, 1062, 1087, 1088, 1091, 1094, 1115, 1122, 1175, 1178, 1280, 1295, 3779, 3818, 4284
济胜……5699
济世哈……1322

济席哈……1067

继

继昌……5515

祭

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3492

加

加加林……2557

嘉

嘉谟……4181

贾

贾铎……6931

贾洪诏……6886

贾士芳……3031

贾桢……5552, 6013, 6121, 6327, 6348, 6350, 6360, 6416, 6580, 6659, 6672, 6729, 6732, 6733, 6741, 6784, 6811, 6938, 7029, 7051, 7350

简

简照南……8850

蹇

蹇达……85

江

江标……8378, 8383, 8427, 8489, 8533, 8597

江朝宗……1819

江春霖……8908, 8945, 9027, 9115

江德量……4336

江藩……5567

江皋……1310

江广达……4048, 4178

江国霖……5812

江兰……4745

江永……6915

江忠源……6060, 6114, 6177, 6181, 6182, 6184, 6210, 6211, 6224, 6225, 6273, 6276, 6277, 6282, 6283, 6288, 6289, 6294, 6305, 6306, 6345, 6499, 6882, 7912

姜

姜宸英……2058, 2091

姜桂题……8195, 8243

姜梅风……5610

姜晟……3998, 4483, 4500, 4523, 4903, 4928, 4930, 5062, 5406

姜瓖……684, 704, 771, 875, 876, 883, 884, 888,

889, 894, 900, 903, 918, 981, 992, 996, 1021, 1441, 1535, 4581
姜曰广……690, 699, 700, 703, 705, 801, 854, 864, 884

蒋

蒋炳……3224, 3446, 3656, 3799
蒋超……830
蒋超英……7442
蒋陈锡……1819, 2650, 2805
蒋赐棨……4199, 4822
蒋得明……5139
蒋德璟……682
蒋恭棐……2592
蒋赫德……880, 1079, 1215, 1251, 1263
蒋衡……4625
蒋衡书……4716
蒋介石……7914
蒋良骐……754, 985, 1043, 1140, 1429, 1451, 1462, 1489, 1629, 1709, 1739, 1911, 1937, 1974, 2014, 2026, 2077, 2078, 2096, 2114, 2126, 2127, 2141, 2142, 2161, 2189, 2190, 2209, 2233, 2234, 2249, 2288, 2334, 2356, 2459, 2624, 2630, 2640, 2703, 2757, 2761, 2940, 3630, 4014
蒋溥……3011, 3352, 3368, 3390, 3410, 3411, 3438, 3469, 3472, 3536, 3537, 3695, 3728, 3741, 3838, 3840, 3872, 3891, 3905, 4289, 4316
蒋全迪……4362, 4394
蒋诗……5358
蒋士铨……3789, 4461, 5286
蒋式芬……8076
蒋式瑆……8769
蒋泰阶……5587
蒋廷黻……8063
蒋廷锡……2146, 2555, 2717, 2906, 2911, 2988, 3011, 3017, 3083, 3197, 3892, 3905, 4035
蒋维植……3891
蒋霨远……6265, 6457
蒋兴仁……2720, 2762

蒋伊……1495
蒋益澧……6838, 6855, 6858, 6860, 6883, 6900, 6995, 7007, 7012, 7027, 7062, 7068, 7077, 7125
蒋翊武……9063, 9095, 9098
蒋攸铦……4444, 5150, 5197, 5221, 5259, 5280, 5282, 5292, 5295, 5307, 5314, 5322, 5325, 5328, 5338, 5350, 5370, 5409, 5422, 5502, 5514, 5516, 5524, 5552, 5565, 5580, 5583, 5595, 5603, 5633, 5646
蒋友仁……3879, 4008, 4196
蒋予蒲……5296
蒋元益……3687
蒋曰纶……4046, 4924
蒋兆奎……3998, 4621, 4871
蒋志章……7145, 7149, 7192, 7200, 7221, 7242
蒋洲……3803

焦

焦达峰……9072, 9106, 9138
焦景宏……3070
焦琏……838, 922
焦祐瀛……6720

杰

杰书……905, 947, 1300, 1381, 1434, 1439, 1447, 1451, 1486, 1521, 1527, 1530, 1540, 1564, 1567, 1576, 1587, 1589, 1590, 1594, 1615, 1618, 1619, 1632, 1665, 1682, 1687, 1690, 1704, 1737, 1753, 1783, 1785, 1948

介

介福……3630, 3706, 3789, 3872
介山……1355

金

金邦平……8819
金榜……4143
金堡……906, 916, 917, 4232, 4234, 4253
金从善……4296, 4297
金德……6958
金德瑛……3238, 3789
金登干……7540, 7769,

7784, 7788, 7793, 7797, 7898, 7899, 7916, 7923
金光悌……4337, 5076
金光祖……1382, 1497, 1516, 1521, 1532, 1554, 1558, 1568, 1674
金国琛……6621, 6861, 6896, 6916
金国钧……5812
金国正……2449, 2509
金汉鼎……1333
金鹤清……6012
金鉷……3111, 3275
金鋐……1009, 1777, 1916, 2093
金简……4194, 4396, 4596, 4625, 4716, 4717, 4723
金儁……1786
金砺……974, 977, 1016, 1017
金南瑛……2780, 2785
金能亨……6341
金农……4058
金启勋……2777
金启倧……312
金溶……3354, 3420
金甡……3384
金声……773
金声桓……467, 786, 796, 809, 853, 857, 858, 860, 864, 867, 872, 884, 885, 886, 892, 989, 1228, 4614
金圣叹……1309
金士松……4396, 4763
金世德……1713
金世鉴……1806
金世荣……2168, 2217, 2299
金世扬……2741
金顺……6715, 7154, 7192, 7215, 7225, 7291, 7294, 7302, 7305, 7307, 7308, 7310, 7313, 7316, 7318, 7337, 7358, 7373, 7376, 7409, 7412, 7423, 7426, 7432, 7434, 7440, 7447, 7558, 7564, 7656, 7660, 7682, 7872, 8156
金维新……1213
金文淳……3540
金玺……2138
金相印……6888, 6907, 7470, 7471

金协顺……5085
金应麟……5757
金玉均……8113
金之俊……687, 765, 865, 906, 1026, 1046, 1075, 1111, 1119, 1215, 1222, 1240, 1263, 1454, 4255

锦

锦台什……22, 43, 60, 61, 66, 86, 116, 139, 150, 154, 169, 170, 171, 173, 179, 211, 325, 505, 513, 666, 2256

晋

晋昌……5581
晋康……6252

靳

靳辅……1460, 1540, 1573, 1585, 1586, 1598, 1599, 1607, 1609, 1626, 1627, 1635, 1637, 1678, 1720, 1732, 1733, 1735, 1758, 1774, 1796, 1797, 1802, 1805, 1813, 1831, 1832, 1833, 1846, 1851, 1856, 1858, 1859, 1863, 1879, 1887, 1890, 1892, 1894, 1897, 1899, 1901, 1902, 1903, 1908, 1910, 1913, 1918, 1980, 1984, 1985, 1986, 1989, 2001, 2005, 2089, 2091, 2100, 2101, 2156, 2237, 2241, 2332, 2343, 2440, 3024, 3090, 3309, 3692, 3696, 3731, 4473, 5208, 5542, 5547

经

经方……4366
经文……5483
经文岱……6290
经元善……8541

荆

荆道乾……4880

井

井陸……1495
井上馨……7402, 7410, 7411, 7645, 7646, 7764, 7765, 7767, 7792, 7805, 7806, 7838, 7841, 7873, 7881

景

景安……4837, 4867, 4888, 5202, 5275, 5290, 5295, 5300, 5344
景淳……6340, 6353, 6404, 6418, 6443, 6468, 6489,

6528, 6558, 6595, 6617, 6622, 6623, 6685, 6713
景德……5187
景廉……733, 6594, 7239, 7260, 7270, 7294, 7296, 7307, 7313, 7317, 7324, 7331, 7337, 7358, 7373, 7376, 7404, 7437, 7484, 7561, 7566, 7635, 7655, 7678, 7707
景森……6876
景禄……4465
景敏……5202
景清……4234
景寿……6720, 6729, 6734, 6735, 6736, 6824, 6933, 7132, 7341, 7360, 7810
景廷宾……8688
景纹……6885, 6963, 7088
景星……2141, 2518, 2588, 7435, 8943, 8955

敬

敬信……2630, 3166, 8468, 8611, 8729, 8743
敬征……5627
敬徵……5631, 5664, 5703, 5772, 5800, 6006, 6022

居

居正……8927, 9072

具

具敏和……4862

觉

觉昌安……2, 4, 26, 287, 873, 1124
觉善…… 954

喀

喀尔楚浑……787, 880, 964
喀尔吉善……3354, 3437, 3520, 3539, 3546, 3578, 3583, 3650, 3655, 3656, 3660, 3703, 3707, 3763
喀尔钦……3360
喀拉多……7616
喀勒吉善……5229
喀宁阿……4075, 4390, 4523
喀西尼……8061, 8097, 8124, 8126, 8130, 8177, 8230, 8239, 8320, 8322

卡

卡登……6126

开

开泰……3509, 3539, 3817, 3876

开音布……1899, 2072

凯

凯音布……1902, 5803

凯约翰……8693

康

康德黎……8364

康占礼……597

康广仁……8374, 8382, 8470, 8482, 8484

康国器……6859, 7795

康济鼐……2577, 2850, 2855, 2856, 2858, 2878, 2909

康绍镛……4857

康士坦丁……6481

康泰……2392, 2544

康有为……7796, 7942, 7972, 8051, 8293, 8298, 8313, 8314, 8339, 8344, 8361, 8371, 8374, 8388, 8391, 8392, 8393, 8399, 8400, 8401, 8402, 8403, 8405, 8406, 8413, 8414, 8415, 8417, 8421, 8422, 8426, 8427, 8428, 8432, 8433, 8435, 8436, 8437, 8440, 8441, 8442, 8443, 8448, 8453, 8454, 8457, 8458, 8459, 8460, 8461, 8462, 8464, 8465, 8467, 8468, 8469, 8470, 8471, 8472, 8473, 8474, 8475, 8478, 8479, 8480, 8481, 8484, 8485, 8486, 8487, 8488, 8492, 8497, 8503, 8504, 8505, 8506, 8507, 8508, 8510, 8514, 8523, 8531, 8543, 8547, 8584, 8601, 8609, 8637, 8668, 8682, 8693, 8713, 8716, 8730, 8735, 8749, 8754, 8763, 8774, 8777, 8799, 8902, 8904, 8906, 8917, 8922, 8934, 8947, 8985, 9026, 9080

康祖诒……8051

亢

亢珽……2503

考

考夫曼……7227

考莱……6606

柯

柯藩……4795, 4808, 4819

柯逢时……8724, 8726, 8740, 8796, 8886, 8890
柯劭忞……7863
柯耸……1314, 1322, 1480

科

科尔坤……1318, 1355, 1724, 1782, 1825, 1828, 1892, 1942, 2062, 2325, 2613
科尔帕科夫斯基…7226, 7227, 7228, 7260
科士达……8216, 8269, 8275, 8335

可

可铎……947, 1199, 1277

克

克拉兰敦……6267
克林德……8575
克罗波托夫……3938

肯

肯姐……2

孔

孔传炯……3996
孔广森……4120, 4508
孔果尔……266, 285
孔继汾……4461
孔尚任……2529
孔有德……417, 438, 439, 445, 447, 450, 454, 456, 460, 465, 467, 468, 471, 472, 473, 476, 477, 479, 484, 486, 533, 549, 553, 580, 588, 624, 648, 692, 717, 805, 838, 843, 858, 897, 901, 903, 908, 930, 931, 933, 953, 979, 982, 1004, 1076, 1086, 1123, 1156, 1335, 1386, 1429, 1579
孔毓玑……2297
孔毓圻……2297
孔毓珣……2696, 2780, 2793, 2798, 2935
孔昭焕……3758, 4196

库

库尔缠……365, 376, 420, 452, 453, 463
库尔康……1743
库克吉泰……7003
库勒纳……1670, 1982
库罗巴特金……8598

匡

匡源……6660, 6720, 6734, 6735

邝

邝荣光……9019

奎

奎斌……6594, 8030, 8042

奎昌……6885, 7135, 7179, 7225

奎俊……8455, 8489, 8516, 8530, 8583, 8591, 8592, 8598, 8635, 8692, 8696, 8878, 8886

奎林……4173, 4236, 4244, 4530

奎舒……4842

奎秀……5719

奎照……5664, 5831

揆

揆叙……2283, 2408, 2424, 2429, 2823, 2824, 2884

揆义……4084

魁

魁斌……8709

魁龄……7012, 7331, 7360

魁伦……4734, 4742, 4746, 4759, 4861, 4883, 4893, 5406

魁玉……6352, 6638, 6873, 7182, 7183, 7193, 7218, 7433

堃

堃秀……9026

崑

崑冈……7456, 7970, 8648

琨

琨玉……4268

髡

髡残……2551

廓

廓尔喀国王……4634, 5195, 6058, 8263

廓密萨尔……4054

拉

拉布敦……3574, 3603, 3614, 3616

拉藏汗……2206, 2295,

2443, 2513, 2543, 2563, 2577, 2667, 3057, 3505, 3711
拉地蒙……5974
拉旺多尔济……4176, 4206, 5229
拉锡……2180, 2617, 2636, 2637, 2888, 3075

喇

喇布……1521, 1559, 1570, 1572, 1580, 1593, 1596, 1623, 1624, 1631
喇哈达……1716, 1718
喇克达……1948
喇嘛达尔扎……3645, 3667, 3707, 3748
喇特纳巴都尔……4858

刺

刺萼尼……5994, 5995, 5999, 6014, 6025

辣

辣尼尔……6378

来

来保……2798, 3356, 3395, 3401, 3507, 3523, 3534, 3551, 3555, 3954

赖

赖恩爵……5848
赖尔……7294
赖汉英……6244, 6253, 6267, 6275, 6283, 6294, 6302, 6345, 6970
赖塔……1527, 1576, 1619, 3024, 3090
赖文光……6712, 6750, 6771, 6854, 6882, 6899, 6900, 6902, 6923, 6935, 6936, 6937, 6946, 6997, 7014, 7019, 7028, 7041, 7042, 7063, 7070, 7071, 7076, 7078, 7080, 7081, 7093, 7094
赖文鸿……6860

兰

兰第锡……4439, 4574
兰格……3253

蓝

蓝拜……1067
蓝朝鼎……6617, 6618, 6743, 6790
蓝成春……6854, 6882
蓝大顺……6859
蓝鼎元……3119

蓝理……1752, 1753, 2184, 2225
蓝天蔚……8727, 9068, 9105, 9114
蓝廷珍……2597
蓝元枚……4524
蓝正樽……5767, 5768, 5769, 5770, 5791

郎

郎卡……3514, 3543, 3551, 3557, 3559, 3560, 3568, 3570, 3572, 3573, 3935, 3956, 3977, 4010, 4103
郎克……2809
郎世宁……2447, 2872, 3239, 3255, 3425, 3429, 3454, 3698, 3722, 3870, 3882, 3884, 3917, 4002, 4014, 4020
郎谈……1737, 1899, 1920
郎廷枢……1507
郎廷相……1617
郎廷佐……1143, 1190, 1191, 1196, 1241, 1244, 1245, 1247, 1248, 1253, 1259, 1266, 1277, 1278, 1328, 1379, 2178

琅

琅玕……4544, 4585, 4948
琅威理……7541, 7874, 7888, 7995, 7996

劳

劳崇光……5685, 6081, 6137, 6202, 6218, 6389, 6430, 6435, 6584, 6597, 6631, 6717, 6736, 6824, 6841, 6856, 6950, 6984, 6992, 7004, 7043, 7056, 7057
劳乃宣……8996
劳章扎布……4116
劳之辨……1355, 2198, 2251, 2282

乐

乐善……2152, 3164, 3273, 3392, 3437, 3528, 3529, 3954, 5754, 5765, 5824, 6519, 6652, 7486, 7950, 8861

勒

勒保……4502, 4541, 4625, 4642, 4717, 4779, 4786, 4787, 4804, 4809, 4815, 4816,

4818, 4823, 4825, 4827, 4828, 4845, 4860, 4861, 4869, 4894, 4896, 4897, 4904, 4906, 4909, 4927, 4932, 4936, 4943, 4950, 4951, 4956, 4964, 4965, 4967, 4984, 5007, 5022, 5032, 5146, 5154, 5158, 5187, 5206, 5216, 5224, 5239, 5277, 5388
勒伯勒东……6781, 6793, 6809
勒当阿……3492, 3569, 3735
勒德洪……1397, 1497, 1600, 1603, 1639, 1657, 1677, 1679, 1680, 1734, 1743, 1750, 1780, 1786, 1820, 1841, 1850, 1856, 1871, 1892
勒尔锦……1486, 1507, 1513, 1514, 1515, 1520, 1524, 1530, 1531, 1538, 1550, 1551, 1555, 1558, 1568, 1584, 1602, 1625, 1631, 1682, 1716, 1743, 1893, 4054, 4193, 4194, 4250, 4272, 4273, 4277, 4299, 4303, 4309, 4331, 4352, 4356, 4358, 4362, 4363, 4365, 4373, 4378, 4400, 4483
勒尔森……3539, 3541
勒克德浑……669, 720, 766, 788, 800, 870, 921, 998
勒什布……2510
勒因特……2811

雷

雷发达……1999
雷奋……8894, 9035, 9038, 9080
雷鉉……3480
雷维翰……6291
雷孝思……2286
雷以諴……6009, 6052, 6252, 6275, 6276, 6277, 6290, 6301, 6303, 6331, 6386, 6428, 6429
雷再浩……6059, 6102, 6113, 6177
雷正绾……6715, 6841, 6863, 6886, 6925, 6944, 6956, 7124, 7141, 7153, 7155, 7160, 7201, 7203, 7837, 7848, 7852, 7895, 8316

楞

楞额礼……337

冷

冷僧机……520, 521, 848, 900, 924, 925, 967, 996, 997, 998, 1057

冷天禄……4772, 4795, 4816, 4853, 4860, 4865, 4951, 4952, 4966

黎

黎光华……3843, 3850

黎培敬……6638, 7064, 7208, 7513

黎世序……4763, 5190, 5212, 5366

黎庶昌……6747, 7603, 7645, 7646, 7748, 7767, 7873, 7924

黎颜裕……5072

黎元洪……9040, 9068, 9096, 9097, 9098, 9104, 9107, 9113, 9114, 9116, 9121, 9122, 9129, 9137

黎宗岳……9035

礼

礼敦……2, 4, 25, 287, 530

礼士……5689

李

李阿闵……4096

李阿万……3537

李邦华……686

李宝嘉……8759

李本……147

李本晟……1652

李彬……4926, 4938, 4948

李秉诚……191, 202

李秉衡……7789, 7798, 7819, 7852, 7855, 7856, 7905, 8187, 8218, 8219, 8223, 8225, 8226, 8245, 8250, 8251, 8268, 8322, 8331, 8356, 8384, 8385, 8386, 8395, 8396, 8583, 8603, 8623, 8643, 8659

李彩……3362

李灿……2196

李长庚……4899, 4971, 5003, 5031, 5050, 5056, 5092

李长森……4443

李超海……4077

李朝斌……6823, 6846, 6883, 7274

李臣典……6824, 6871,

6873
李陈常……2146, 2421, 2470, 2478
李成栋……759, 764, 807, 808, 809, 817, 818, 825, 826, 828, 841, 842, 844, 859, 862, 865, 866, 867, 869, 872, 874, 875, 884, 886, 887, 888, 892, 905, 930, 989, 1335, 1341
李成梁……3, 8, 9, 14, 15, 17, 21, 22, 25, 28, 29, 33, 36, 39, 40, 45, 55, 56, 57, 67, 68, 70, 73, 75, 77, 86, 88, 89, 94, 98, 99, 100, 102, 164, 168, 220
李成龙……2751
李成谋……6679, 7184, 7269, 7290
李承霖……5874
李承邺……4404
李纯先……6123
李莼……5800
李慈铭……6178, 7596
李达烈……5378
李岱……10, 30
李德立……5441
李德明……5527
李殿图……4978, 5041
李调元……3934
李鼎元……5012
李定国……719, 818, 825, 832, 895, 928, 970, 988, 999, 1005, 1010, 1012, 1014, 1017, 1020, 1021, 1022, 1041, 1058, 1064, 1066, 1068, 1069, 1074, 1079, 1100, 1116, 1138, 1144, 1148, 1153, 1161, 1180, 1188, 1193, 1194, 1201, 1203, 1204, 1213, 1219, 1221, 1222, 1226, 1230, 1233, 1235, 1252, 1267, 1268, 1284, 1285, 1287, 1289, 1331, 1334, 1340
李端棻……6824, 7527, 7528, 8063, 8354, 8360, 8458, 8488, 9015, 9016
李短鞑……6790
李多林……5302, 5336
李发甲……2153
李发枝……2058
李封……4523
李逢辰……5553

李逢亨……5387
李凤苞……7441，7442，7493，7540，7543，7561，7569，7570，7587，7590，7596，7603，7606，7667，7703，7711，7719，7722，7733，7757，7772，7836，7849，7888
李奉广……5338
李奉翰……4447，4486，4634，4799
李绂……2297，2390，2592，2769，2820，2822，2833，2835，2836，2837，2846，2879，2965，2966，2967，2979，2981，3091，3232，3237，3254，3271，3618，3621，3734，3832，4042
李绂藻……7224
李福斯……6861，7302
李福泰……6979，7005，7068，7077，7129，7138，7161，7193，7223
李冈中……8690
李根源……9105
李赓芸……5340，5407
李塔……3099，3136
李拱辰……5326
李光地……1454，1484，1590，1591，1593，1594，1595，1684，1691，1697，1719，1753，1771，1772，1777，1841，1853，1868，1900，1921，1927，1939，1963，2005，2007，2013，2014，2032，2090，2097，2098，2105，2107，2108，2109，2117，2118，2119，2123，2124，2130，2132，2144，2145，2165，2168，2169，2184，2185，2191，2199，2201，2203，2215，2229，2283，2295，2297，2312，2338，2359，2393，2424，2441，2446，2453，2467，2470，2489，2503，2522，2533，2539，2552，2601，2644，2660，2803，2894，3099，3364，4256，4354，6493，7887
李光云……4842
李光昭……7344
李国翰……649，1193，1202，1213
李国英……920，1075，1266，1328，1349
李过……685，693
李翰……4181

李瀚章……6559, 6925, 6931, 6950, 7033, 7041, 7068, 7082, 7138, 7146, 7160, 7162, 7172, 7182, 7193, 7229, 7262, 7270, 7324, 7351, 7358, 7380, 7383, 7385, 7392, 7396, 7400, 7416, 7417, 7420, 7428, 7433, 7439, 7500, 7501, 7572, 7977, 7983, 8065, 8066, 8088, 8139, 8146, 8276, 8284
李鹤年……6499, 6917, 6967, 6988, 7011, 7050, 7061, 7089, 7092, 7110, 7111, 7138, 7159, 7160, 7166, 7171, 7177, 7184, 7199, 7229, 7230, 7240, 7268, 7290, 7302, 7324, 7331, 7332, 7351, 7388, 7397, 7474, 7480, 7485, 7656, 7668, 7669, 7915, 7937, 7947
李鹤章……6785, 6823
李亨特……5019, 5022, 5054
李恒嵩……6651, 6772, 6799, 6818, 6852, 6865
李鸿宾……4924, 5128, 5262, 5388, 5447, 5469, 5525, 5546, 5582, 5597, 5618, 5625, 5627, 5630, 5635, 5638, 5639, 5640, 5646, 5650, 5651, 5653, 5656, 5658, 5681, 5684, 5694, 5698, 5701, 5704, 5725, 5774, 5793
李鸿藻……6213, 6706, 6764, 6874, 6967, 6998, 7023, 7157, 7263, 7291, 7331, 7359, 7360, 7367, 7410, 7437, 7553, 7557, 7585, 7597, 7635, 7687, 7707, 7914, 7915, 7917, 7932, 7937, 7947, 7952, 7970, 8117, 8135, 8136, 8150, 8176, 8181, 8189, 8207, 8234, 8238, 8313, 8314, 8352, 8353, 8366, 8367, 8381, 8382, 8402, 8668
李鸿章……6051, 6289, 6559, 6668, 6686, 6760, 6761, 6763, 6768, 6769, 6772, 6773, 6777, 6782, 6785, 6787, 6791, 6792, 6793, 6796, 6797, 6799, 6802, 6813, 6819, 6821, 6822, 6823, 6824, 6832, 6833, 6834, 6837, 6840, 6841, 6842, 6845, 6846, 6849, 6854, 6856, 6858,

6862, 6868, 6871, 6873, 6877,
6883, 6887, 6894, 6900, 6903,
6905, 6907, 6910, 6913, 6914,
6915, 6924, 6938, 6940, 6941,
6942, 6951, 6952, 6965, 6975,
6989, 6990, 7013, 7014, 7021,
7024, 7041, 7044, 7051, 7053,
7055, 7061, 7063, 7065, 7068,
7071, 7078, 7082, 7090, 7092,
7096, 7098, 7101, 7104, 7105,
7109, 7122, 7138, 7144, 7146,
7150, 7157, 7162, 7166, 7178,
7182, 7184, 7186, 7188, 7189,
7191, 7199, 7206, 7207, 7208,
7221, 7232, 7233, 7249, 7257,
7261, 7262, 7263, 7265, 7266,
7268, 7270, 7283, 7297, 7298,
7300, 7303, 7304, 7306, 7308,
7328, 7332, 7333, 7337, 7338,
7341, 7342, 7344, 7345, 7347,
7351, 7354, 7359, 7370, 7373,
7376, 7377, 7378, 7379, 7383,
7384, 7385, 7386, 7389, 7391,
7393, 7396, 7400, 7401, 7404,
7406, 7410, 7414, 7423, 7424,
7427, 7429, 7430, 7431, 7432,
7435, 7436, 7438, 7440, 7442,
7444, 7448, 7460, 7461, 7463,
7465, 7466, 7472, 7473, 7474,
7482, 7484, 7485, 7486, 7487,
7490, 7491, 7495, 7500, 7505,
7507, 7509, 7513, 7516, 7519,
7520, 7524, 7529, 7530, 7531,
7536, 7537, 7539, 7540, 7541,
7542, 7543, 7544, 7546, 7547,
7548, 7550, 7552, 7553, 7554,
7555, 7557, 7560, 7561, 7562,
7563, 7567, 7569, 7570, 7571,
7572, 7574, 7575, 7577, 7579,
7580, 7581, 7582, 7584, 7585,
7586, 7587, 7590, 7591, 7592,
7595, 7596, 7598, 7599, 7600,
7602, 7603, 7604, 7606, 7608,
7610, 7611, 7616, 7617, 7618,
7619, 7620, 7622, 7623, 7624,
7625, 7628, 7630, 7632, 7634,
7635, 7637, 7638, 7639, 7640,
7641, 7642, 7647, 7649, 7652,
7653, 7654, 7656, 7657, 7658,
7659, 7660, 7661, 7663, 7664,
7667, 7670, 7671, 7674, 7675,
7676, 7679, 7680, 7683, 7684,

7686, 7687, 7688, 7689, 7691,
7693, 7694, 7695, 7697, 7700,
7702, 7709, 7710, 7711, 7712,
7713, 7714, 7716, 7717, 7718,
7719, 7720, 7721, 7723, 7727,
7728, 7729, 7733, 7735, 7736,
7737, 7739, 7740, 7745, 7748,
7751, 7752, 7754, 7755, 7757,
7760, 7761, 7762, 7764, 7768,
7773, 7774, 7775, 7776, 7777,
7778, 7779, 7780, 7781, 7782,
7783, 7784, 7786, 7787, 7791,
7792, 7796, 7797, 7799, 7800,
7801, 7802, 7803, 7804, 7806,
7807, 7809, 7812, 7816, 7818,
7819, 7821, 7826, 7829, 7831,
7832, 7833, 7835, 7836, 7838,
7843, 7844, 7845, 7846, 7847,
7848, 7849, 7851, 7852, 7853,
7855, 7860, 7861, 7864, 7865,
7868, 7869, 7874, 7877, 7878,
7879, 7881, 7883, 7885, 7888,
7890, 7891, 7892, 7893, 7896,
7897, 7903, 7905, 7911, 7912,
7913, 7914, 7917, 7918, 7923,
7924, 7931, 7932, 7933, 7935,
7936, 7938, 7940, 7941, 7942,
7943, 7944, 7945, 7946, 7947,
7951, 7954, 7955, 7956, 7960,
7966, 7967, 7969, 7970, 7972,
7973, 7977, 7978, 7980, 7981,
7984, 7988, 7989, 7991, 7992,
7993, 7996, 7997, 7998, 8001,
8002, 8004, 8007, 8008, 8010,
8015, 8018, 8021, 8022, 8023,
8025, 8027, 8030, 8031, 8032,
8034, 8036, 8037, 8038, 8039,
8041, 8043, 8044, 8046, 8047,
8048, 8053, 8054, 8055, 8056,
8057, 8059, 8060, 8061, 8062,
8063, 8064, 8065, 8066, 8067,
8071, 8072, 8074, 8077, 8086,
8087, 8090, 8091, 8092, 8093,
8099, 8100, 8106, 8107, 8109,
8111, 8113, 8115, 8117, 8118,
8119, 8120, 8121, 8122, 8123,
8124, 8125, 8126, 8127, 8128,
8129, 8130, 8131, 8132, 8134,
8135, 8136, 8137, 8138, 8139,
8141, 8142, 8144, 8145, 8147,
8148, 8149, 8150, 8151, 8152,
8153, 8154, 8156, 8157, 8158,

8159, 8160, 8161, 8163, 8170, 8171, 8172, 8173, 8174, 8175, 8176, 8177, 8178, 8179, 8180, 8183, 8185, 8186, 8187, 8188, 8190, 8192, 8193, 8194, 8196, 8197, 8201, 8203, 8204, 8205, 8206, 8208, 8209, 8211, 8213, 8214, 8215, 8218, 8221, 8223, 8224, 8225, 8226, 8227, 8228, 8229, 8230, 8231, 8232, 8233, 8234, 8235, 8236, 8239, 8240, 8241, 8242, 8243, 8244, 8245, 8246, 8247, 8249, 8252, 8254, 8255, 8256, 8257, 8258, 8259, 8263, 8264, 8269, 8270, 8271, 8272, 8273, 8274, 8275, 8276, 8277, 8278, 8279, 8280, 8281, 8282, 8283, 8284, 8286, 8287, 8292, 8298, 8301, 8314, 8321, 8326, 8327, 8328, 8329, 8330, 8331, 8333, 8334, 8335, 8336, 8337, 8338, 8339, 8341, 8342, 8344, 8347, 8348, 8349, 8352, 8353, 8363, 8373, 8379, 8380, 8405, 8406, 8410, 8418, 8440, 8442, 8468, 8473, 8480, 8517, 8535, 8540, 8547, 8556, 8557, 8566, 8578, 8579, 8580, 8581, 8583, 8588, 8589, 8592, 8596, 8598, 8601, 8603, 8605, 8612, 8613, 8614, 8615, 8616, 8617, 8620, 8621, 8622, 8623, 8624, 8627, 8642, 8647, 8648, 8656, 8658, 8661, 8664, 8666, 8667, 8668, 8671, 8680, 8687, 8721, 8724, 8777, 8822, 8834, 8869, 8896, 8912, 8931, 8985, 9010, 9014, 9124, 9127

李湖……3311, 4140, 4169, 4179, 4287, 4313, 4341

李华之……2537

李化鲸……872

李化龙……45, 88, 101, 102, 197, 4566

李怀林……3921, 3922, 3924

李淮……4866

李潢……4763, 4842

李辉祖……2071

李徽……2999

李德……6246, 6255, 6266, 6280, 6298

李继谟……2670
李稷勋……8435
李佳白……7914, 8375
李家驹……8465, 8844, 8857, 8954, 9000, 9009, 9066, 9067, 9106, 9132
李嘉礼……6078
李建泰……679, 683, 734, 745, 781, 918, 4581, 4614
李金镛……7917, 7918, 8015, 8026
李锦……774, 788, 793, 870, 925, 1361, 3950, 5430
李锦麟……5430
李经方……8009, 8038, 8042, 8054, 8080, 8227, 8269, 8273, 8274, 8275, 8278, 8279, 8283, 8285, 8298, 8300, 8334, 8336, 8337, 8344
李经羲……8838, 8994, 9034, 9047, 9056, 9066, 9106
李迥……1676, 1724
李九成……446, 459
李钧……4983, 5127, 6367, 6393, 6406, 6414, 6456, 6520
李钧简……5127
李开芳……6232, 6233, 6244, 6249, 6253, 6257, 6261, 6269, 6270, 6290, 6297, 6298, 6301, 6334, 6379, 6380
李开花……2986, 3362, 3487, 3654
李可魁……4444
李米亨……939, 947, 1205, 1223, 1348, 1349, 1361, 1707
李蘭……2653
李莲英……7773, 7861, 7877, 8215, 8429, 8606, 8821, 8973, 9065, 9135
李霖……6499
李麟……4312
李率泰……678, 964, 973, 1054, 1140, 1157, 1179, 1183, 1202, 1213, 1260, 1266, 1269, 1285, 1317, 1328, 1336, 1337, 1347, 1355, 1382, 1394, 1420, 1421, 1427, 1659, 1730
李梅……2986

李明……1717，1993
李柟……2109，2132，2158，2179
李蟠……2058，2091
李培祜……6494
李沛基……9103
李鹏……5582
李平书……9022
李清芳……3238，3364，3394，3467
李清时……3384
李庆翱……7465，7474，7480
李全……4818，4824
李荣保……3575
李荣先……172
李如柏……145，150，156，158，193，2667
李如梅……63，105
李如松……39，40，57，63，64，197，2324，7407
李如桢……164，168，172
李汝华……200
李若瑟……3706
李善兰……6509，7020，7021，7049，7063，7069，8399
李绍祖……875，4903
李慎修……3448，3462，3469
李绳武……3655
李盛铎……7969，8420，8421，8422，8448，8465，8497，8523，8531，8821，8838，8846，8862，8866，9133
李时扩……4086
李世辅……3509，3712
李世杰……4385，4416，4418，4493，4502，4543，4555，4579，4707
李世仁……2670
李世荣……4492
李世贤……6542，6544，6554，6600，6624，6633，6634，6635，6711，6712，6739，6742，6776，6786，6794，6795，6848，6856，6860，6861，6864，6884，6895，6896，6932，6934，6947，6948，6972，6979，6980，7078
李世忠……6421，6541，6568，6592，6817，6877，7228，7269，7621，7631，8055

李侍尧……3805, 3811, 3843, 3850, 3851, 3854, 3860, 3870, 3940, 3941, 3952, 3978, 4024, 4049, 4050, 4064, 4085, 4092, 4106, 4112, 4151, 4178, 4198, 4212, 4234, 4235, 4238, 4239, 4263, 4264, 4267, 4268, 4269, 4270, 4285, 4293, 4294, 4314, 4323, 4330, 4333, 4334, 4343, 4344, 4347, 4348, 4352, 4356, 4357, 4362, 4363, 4366, 4372, 4378, 4386, 4394, 4408, 4435, 4442, 4443, 4444, 4448, 4489, 4501, 4509, 4512, 4515, 4516, 4518, 4531, 4532, 4540, 4543, 4546, 4553, 4555, 4561, 4563, 5286
李奭棠…… 793
李受田……7442
李绶……3630, 3959, 4396
李叔同……8897
李树德……2508, 2559, 2565, 2586
李漱芳……3789, 4194, 4208, 4215, 4286
李思忠……388
李斯佺……2272
李松……9
李愫……999
李太郭……5973, 5992, 6009, 6010, 6011
李泰国……6440, 6530, 6555, 6556, 6591, 6597, 6683, 6714, 6841, 6842, 6843, 6844
李唐裔……1357
李堂……4744
李棠阶……5460, 6798, 6824, 6856, 6875, 6966
李提摩太……7914, 8314, 8421, 8471, 8480, 8481, 8691, 8727
李天馥……1202, 1730, 2058, 2091
李天林……4953
李天培……4579, 4580
李添嘉……6814
李廷彩……4743
李焞……3689
李汪度……3789
李维格……9019

李维翰……132, 143, 147, 153, 6254, 6427
李维钧……2683, 2713, 2718, 2745, 2751, 2756, 2776, 2781, 2788, 2792, 2801, 2820, 2843, 3147
李卫……2763, 2834, 2840, 2842, 2843, 2845, 2899, 2908, 2913, 2916, 2917, 2922, 2957, 2959, 2987, 3002, 3004, 3006, 3018, 3021, 3022, 3023, 3027, 3031, 3055, 3086, 3091, 3092, 3101, 3121, 3130, 3151, 3179, 3219, 3245, 3272, 3290, 3299, 3300, 3302, 3304, 3338, 3978, 4059, 4119, 7480
李渭……3658
李蔚……793, 1040, 1111, 1120, 1202, 1208, 1209, 1215, 1222, 1240, 1262, 1355, 1411, 1422, 1434, 1459, 1483, 1568, 1600, 1633, 1640, 1643, 1669, 1721, 1734, 1749, 1759, 1779, 1786, 1788, 1845, 2185, 2601
李文彩……6908, 6963, 7252, 7253, 7254
李文成……5225, 5226, 5227, 5238, 5242, 5245, 5249, 5254, 5762
李文茂……6350, 6405
李文田……6580, 8298
李文藻……3872
李文照……4200
李锡……2503
李禧……3168
李仙得……7997, 8021
李仙根……1310
李先复……2402
李贤经……3292
李咸池……6285
李柏荫……5801
李肖筠……3626
李愿……3319, 3369
李兴锐……7906, 7924, 8683, 8756, 8785, 8786, 8791
李星沅……5685, 5982, 6001, 6037, 6039, 6045, 6048, 6061, 6064, 6066, 6068, 6069, 6070, 6071, 6077, 6081, 6083, 6084, 6088, 6089, 6092, 6139, 6140, 6150, 6154, 6155, 6158,

6159, 6160, 6162, 6163, 6178, 6202
李星垣……3978
李秀……1356
李秀成……6141, 6170, 6202, 6211, 6241, 6242, 6250, 6257, 6258, 6260, 6413, 6425, 6426, 6428, 6434, 6437, 6438, 6448, 6449, 6450, 6451, 6454, 6470, 6471, 6474, 6475, 6483, 6484, 6485, 6496, 6505, 6510, 6522, 6541, 6542, 6544, 6546, 6551, 6563, 6600, 6604, 6612, 6615, 6624, 6625, 6633, 6635, 6637, 6642, 6646, 6650, 6651, 6669, 6687, 6688, 6690, 6711, 6712, 6715, 6739, 6745, 6750, 6765, 6768, 6772, 6777, 6778, 6785, 6794, 6795, 6802, 6804, 6805, 6806, 6819, 6824, 6838, 6843, 6845, 6848, 6853, 6855, 6857, 6865, 6866, 6867, 6870, 6871, 6872, 6911, 6912, 6915, 6947, 6973, 7621, 8399
李秀芳……6056
李续宾……6236, 6352, 6361, 6415, 6484, 6497, 6500, 6523, 6536, 6543, 6548, 6551, 6552, 6710, 6848, 6882
李续宜……6497, 6536, 6569, 6579, 6588, 6589, 6593, 6597, 6679, 6702, 6705, 6710, 6714, 6730, 6746, 6781, 6801, 6820, 6835, 6848, 6882, 6915
李煦……1810, 2118, 2126, 2127, 2137, 2142, 2194, 2195, 2196, 2203, 2215, 2217, 2232, 2233, 2246, 2250, 2252, 2254, 2257, 2271, 2272, 2280, 2312, 2313, 2315, 2317, 2327, 2333, 2334, 2344, 2356, 2361, 2369, 2374, 2383, 2384, 2420, 2421, 2435, 2438, 2447, 2459, 2470, 2486, 2502, 2539, 2552, 2601, 2645
李雪臣……2538
李彦章……5726
李 ……4416
李肄颂……5418
李因笃……1633
李因培……3461, 3974, 4005, 4018

李裀……1110, 1214
李应升……4253
李雍和……3898
李颙……2207
李顒……1632
李永标……3684, 3685, 3811, 3843, 3844, 3850, 3851, 3861
李永芳……142, 143, 144, 148, 152, 170, 205, 208, 209, 212, 213, 216, 228, 235, 238, 261, 264, 268, 275, 295, 315, 419, 965, 1382, 4256, 4555, 4614, 8211
李永和……6617, 6618, 6743, 6790, 6859
李友棠……3461, 4279
李有用……3686
李佑……788
李渔……1686
李玉堂……2670
李毓昌……5100, 5130
李元度……6640, 6648, 6760, 7033, 7087, 7100, 7830
李元胤……982, 1004
李元振……1354, 2167
李元直……3469
李沅发……6102, 6103, 6104, 6105, 6108, 6113, 6139, 7043
李远继……6860, 6896
李岳瑞……7220
李允……7019
李赞元……1264
李增阶……5704
李占椿……8216, 8246, 8250, 8266
李兆洛……5026, 5916
李兆鹏……3845
李振钧……5622
李振庸……5527
李振裕……2132, 2294
李之芳……1317, 1456, 1482, 1666, 1730, 1767
李质颖……4167, 4254, 4332, 4334, 4353, 4433
李中简……3537
李仲极……2367
李仲昭……5207
李白成……370, 418, 425, 426, 440, 478, 490, 492, 496, 497, 500, 510, 512, 516,

522, 528, 540, 544, 547, 561, 568, 580, 593, 611, 615, 617, 619, 621, 632, 633, 634, 639, 643, 647, 650, 651, 653, 654, 658, 659, 661, 665,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7, 680, 681, 684, 686, 687, 688, 689, 691, 692, 693, 695, 696, 697, 700, 702, 704, 708, 713, 724, 727, 731, 733, 736, 742, 752, 753, 755, 770, 774, 788, 799, 816, 845, 875, 886, 891, 925, 936, 998, 1184, 1276, 1277, 1361, 1369, 1382, 1454, 1622, 2369, 2502, 2511, 2515, 2618, 2678, 6979

李宗昉……4950, 5460, 5623, 5642

李宗孔……1412, 1426

李宗羲……7138, 7161, 7166, 7171, 7173, 7180, 7288, 7332, 7351, 7354, 7362, 7370

李祖白……1364, 1446

厉

厉鹗……3247, 3671, 4058

厉应九……8494

立

立山……8604, 8627

利

利类思……1364, 1447, 1461

利洛……5948

利玛窦……6509

利士比……7709

励

励杜讷……1603, 2601

励廷仪……2102, 2638, 2693, 2865

励宗万……3437

栗

栗毓美……5695, 5758, 5759, 5763, 5766, 5800, 5823

连

连季·乌瓦罗夫……3381

连顺……8710

联

联顺……6480

联英……6632, 8417, 8504

联元……8573, 8604,

8627

廉

廉敬……6007

廉明……5852

良

良弼……9132

良尔吉素……3509

良卿……4081，4096，4227

梁

梁宝常……5921

梁朝凤……3321

梁成富……6771，6826，6854，6882，6886，6941

梁诚……8798，8806，8815，8825，8832，9069

梁鼎……2239

梁鼎芬……7566，7712，7818，8937，9115

梁敦彦……7391，8982，8993，9037，9073，9076，9116

梁恩照……5769

梁发……5731，5732，5733，5744，5766，5987，5988

梁拱宸……1656

梁古索夫……2071

梁国太……6457，6458

梁国治……3537，4182，4396，4423，4466，4508

梁洪胜……6899

梁肯堂……4555，4586，4620，4637，4674，5062

梁鼐……2252，2327

梁佩兰……4211

梁启超……1351，1352，1712，6199，7972，8051，8288，8293，8313，8314，8339，8342，8360，8366，8371，8374，8377，8382，8386，8387，8388，8389，8390，8400，8402，8403，8421，8422，8426，8427，8428，8435，8436，8441，8442，8445，8446，8447，8448，8450，8457，8461，8463，8469，8470，8471，8480，8481，8483，8484，8487，8488，8497，8499，8503，8504，8505，8506，8510，8511，8513，8514，8524，8526，8531，8547，8667，8682，8683，8693，8708，8714，8716，8730，8754，8759，8773，8774，8799，8808，8856，8873，8910，8917，8918，8922，8934，

8945, 8985, 9026, 9035, 9043, 9061, 9080, 9116
梁清标……1250, 1262, 1397, 1398, 1499, 1506, 1648, 1723, 1794, 1807, 1810, 1899, 1941
梁清宽……793
梁庆桂……8896
梁士国……4933
梁诗正……3011, 3301, 3357, 3358, 3359, 3375, 3386, 3473, 3477, 3592, 3606, 3662, 3753, 3892, 3938, 3944, 3948, 4534
梁士诒……8117, 8940, 8981, 9064
梁廷栋……404, 406, 416, 542
梁文科……2727
梁锡玙……3589
梁耀枢……7224, 7811
梁依栋……4278
梁玉绳……4534
梁元桂……6213
梁章钜……1371, 2991, 4037, 4950, 5449, 5810, 5824

廖

廖干周……4989
廖鹤年……6938
廖鸿荃……5813
廖金城……5124
廖平……8749
廖寿丰……8328, 8463
廖寿恒……6824, 7741, 7970, 8297, 8405, 8406, 8440, 8534, 8563, 8605

列

列勃拉托夫斯基……3492
列维廉……6479, 6499, 6502, 6531, 7143

林

林阿福……6285
林卜禄……60
林彩新……6864
林长民……9080
林椿……7333, 7751, 7752, 7760, 7781
林丹汗……74, 83, 103, 110, 113, 117, 120, 121, 137, 163, 171, 173, 181, 182, 192, 211, 222, 227, 228, 253, 266, 285, 299, 300, 305, 314,

351, 353, 360, 364, 368, 400, 417, 449, 450, 488, 491, 492, 505, 510, 513, 528, 618, 935, 1038, 1546
林德瑶……3658
林凤祥……6232, 6233, 6244, 6249, 6253, 6257, 6261, 6269, 6270, 6271, 6278, 6290, 6298, 6301, 6313, 6334, 6379
林福祥……5905
林圭……8388, 8526, 8608
林国良……4777
林鸿年……5773, 5798, 6089, 6886, 6905, 6957, 6987
林佶……2364
林济……2241
林觉民……9071
林岚……5078
林乐知……7109, 7914, 8368, 8645, 8943
林亮功……4816, 4829
林启……8820
林启荣……6362
林起龙……803, 1250, 1263, 1291, 1330, 1345, 1385, 1388
林清……703, 2161, 2250, 2486, 4976, 5225, 5226, 5227, 5228, 5230, 5234, 5238, 5239, 5242, 5245, 5247, 5251, 5254, 5255, 5264, 5270, 5272, 5360, 5492, 5762, 5844, 6655, 8429
林日成……6849
林汝舟……5813
林若汉……4023
林绍年……7960, 8725, 8923
林绍璋……6332, 6347, 6715, 6716, 6744, 6820
林陞……1752
林式恭……7001
林爽文……4505, 4514, 4528, 4538, 4542, 5286
林泰曾……7442, 7538, 7618, 7757, 7944, 7996, 8056, 8147, 8182, 8195, 8196, 8233, 8441
林万青……6300
林维喜……5844, 5847,

5854
林兴珠……1736
林旭……8421, 8426, 8467, 8471, 8481, 8482, 8486, 8502, 8760
林永升……7442, 7617, 7896, 8166, 8179, 8441
林云铭……1202
林则徐……5175, 5415, 5449, 5488, 5507, 5522, 5537, 5691, 5709, 5710, 5711, 5717, 5722, 5723, 5726, 5744, 5769, 5770, 5787, 5791, 5802, 5820, 5822, 5823, 5825, 5826, 5828, 5829, 5831, 5832, 5833, 5834, 5835, 5836, 5837, 5838, 5839, 5843, 5844, 5846, 5847, 5848, 5849, 5851, 5853, 5855, 5856, 5857, 5860, 5862, 5863, 5864, 5865, 5866, 5873, 5875, 5878, 5879, 5880, 5881, 5882, 5884, 5887, 5888, 5889, 5896, 5898, 5899, 5901, 5906, 5908, 5909, 5918, 5926, 5933, 5995, 5996, 5997, 6018, 6019, 6021, 6024, 6029, 6031, 6032, 6043, 6044, 6054, 6065, 6068, 6087, 6090, 6094, 6106, 6107, 6123, 6133, 6134, 6139, 6147, 6204, 6336, 6349, 6477, 6741, 7545
林召棠……5484
林鍼……6092
林之华……4788, 4966
林枝春……3265
林直勉……9021

琳

琳宁……4954, 5000

麟

麟桂……6081, 6120, 6172
麟魁5552, 6675, 6725, 6741, 6754
麟庆……5791, 5824
麟瑞……6411, 6455, 6543
麟书……3676, 3697, 4991, 6474, 7566, 7655, 7956, 8313
麟兴……6885, 6887, 6956, 7012, 7051

灵

灵保……5202

凌

凌如焕……3311
凌十八……6125, 6126, 6133, 6144, 6157, 6158, 6159, 6166, 6220, 6505
凌泰封……5337
凌廷堪……5141

吟

吟唎……6286, 6314, 6843, 6848, 6971

刘

刘皑……2153, 2167
刘璈……7692, 7765, 7784, 7816, 7817
刘翱……4289
刘标……4081, 4083, 4096
刘彬士……4924, 5578
刘秉恬……4100, 4101, 4171, 4175, 4489
刘秉璋……6823, 6858, 6883, 7011, 7014, 7019, 7028, 7303, 7439, 7814, 7815, 7829, 7846, 7859, 7887, 7889, 7929, 7939, 7946, 7999, 8008, 8047, 8065, 8066, 8076, 8303, 8318, 8319
刘秉政……1266, 1328, 1518, 1698
刘步蟾……7442, 7448, 7537, 7617, 7618, 7944, 7995, 7996, 8056, 8171, 8182, 8192, 8193, 8213, 8232, 8253, 8255, 8256, 8257, 8258, 8441
刘策……389
刘长清……6184, 6218
刘长佑……6145, 6305, 6507, 6588, 6589, 6592, 6620, 6803, 6815, 6821, 6877, 6938, 7001, 7013, 7046, 7050, 7062, 7068, 7073, 7223, 7230, 7296, 7325, 7342, 7620, 7627, 7635, 7640, 7641, 7644, 7672, 7678, 7816, 7911, 7936, 8703, 9019
刘超佩……8116, 8205, 8213, 8223, 8224, 8247, 8248, 8250, 8251, 8329, 8330
刘朝祐……7749, 7779, 7780
刘成栋……4821
刘承胤……828, 833, 838, 839, 843, 847, 863

刘崇佑……9038, 9080
刘大观……5149
刘大槐……3248, 4326, 4327
刘德成……4020
刘德培……6834, 6835, 6937
刘典……6777, 6864, 6895, 6934, 6972, 7039, 7060, 7066, 7073, 7089, 7092, 7145, 7148, 7149, 7166
刘殿衡……2185
刘斗……1468
刘峨……3630, 4498, 4503, 4523, 4594
刘鹗……8542, 8759
刘芳亮……677, 753, 774
刘芳名……1243, 4023, 4024
刘芳躅……1398
刘凤诰……4578, 5012, 5132
刘福姚……8063
刘复基……9095
刘官芳……6798
刘冠雄……9019
刘光第……5685, 8421, 8467, 8471, 8481, 8482, 8486, 8502
刘光三……5673
刘广胤……796
刘国缙……183, 194
刘国轩……1619, 1620, 1656, 1668, 1718, 1752
刘含芳……8016, 8115, 8254, 8257, 8329, 8330, 8331
刘涵……5994
刘瀚……2351
刘洪度……2854
刘鸿翔……5973
刘镮之……5127, 5139, 5160, 5348, 5187
刘锦棠……7159, 7201, 7202, 7203, 7215, 7288, 7289, 7298, 7310, 7411, 7412, 7418, 7423, 7426, 7434, 7439, 7440, 7447, 7453, 7454, 7456, 7457, 7464, 7465, 7467, 7469, 7470, 7471, 7479, 7498, 7502, 7512, 7533, 7544, 7558, 7559, 7564, 7579, 7617, 7631, 7650, 7742,

7758, 7759, 7791, 7824, 7872, 7960, 7995, 8005, 8014, 8044, 8067, 8080, 8106, 8111, 8142, 8156, 8157, 8235
刘锦藻……8117, 8825
刘静庵……8775, 8858, 8895, 8901
刘君辅……4730, 4735
刘可毅……8063
刘恪……4143
刘揆一……8745, 8764, 8767, 8791, 8793, 8801, 8830, 8831, 8893
刘坤一……6620, 6759, 6942, 7068, 7138, 7159, 7160, 7172, 7182, 7241, 7248, 7252, 7261, 7270, 7298, 7302, 7323, 7351, 7362, 7436, 7443, 7496, 7497, 7546, 7557, 7558, 7565, 7568, 7579, 7580, 7581, 7585, 7586, 7595, 7602, 7610, 7613, 7619, 7620, 7922, 8035, 8039, 8042, 8043, 8045, 8060, 8066, 8073, 8086, 8113, 8157, 8178, 8185, 8189, 8203, 8214, 8215, 8216, 8219, 8221, 8226, 8246, 8262, 8266, 8271, 8289, 8290, 8294, 8301, 8305, 8325, 8327, 8333, 8339, 8347, 8359, 8362, 8370, 8398, 8430, 8452, 8458, 8463, 8482, 8491, 8492, 8495, 8498, 8499, 8501, 8502, 8510, 8511, 8521, 8531, 8540, 8544, 8545, 8556, 8560, 8566, 8569, 8578, 8579, 8580, 8581, 8582, 8583, 8584, 8592, 8598, 8601, 8603, 8608, 8612, 8613, 8617, 8619, 8620, 8621, 8630, 8631, 8642, 8645, 8646, 8648, 8653, 8654, 8656, 8661, 8664, 8668, 8671, 8686, 8691, 8695, 8697, 8703, 8704, 8775, 8811, 8867, 9010
刘崑……7041, 7127, 7138, 7146, 7160, 7172, 7181, 7193, 7195, 7197, 7238, 7239
刘丽川……6285, 6286, 6359, 6383
刘连捷……6871, 6879
刘连升……4967, 6858
刘良驹……5992, 6246, 6261

刘良佐……465, 644, 683, 699, 701, 736, 739, 749, 750, 759, 801, 867
刘遴宗……4342
刘纶……3247, 3601, 3625, 3749, 3762, 3815, 3938, 3968, 4021, 4024, 4077, 4115, 4143, 4156, 4174, 4187
刘玛瑙……3706
刘铭传……6761, 6778, 6792, 6823, 6857, 6862, 6896, 6923, 6936, 6939, 6940, 6944, 6945, 6997, 7011, 7014, 7019, 7028, 7041, 7042, 7061, 7070, 7071, 7078, 7082, 7104, 7122, 7188, 7204, 7260, 7262, 7344, 7547, 7577, 7597, 7598, 7599, 7710, 7720, 7729, 7730, 7733, 7737, 7746, 7748, 7749, 7752, 7753, 7765, 7768, 7770, 7777, 7780, 7784, 7787, 7791, 7816, 7817, 7831, 7843, 7846, 7868, 7872, 7878, 7890, 7897, 7900, 7904, 7913, 7923, 7958, 7960, 7967, 7968, 7971, 7978, 7985, 7990, 7991, 7995, 8002, 8004, 8009, 8012, 8022, 8025, 8033, 8053, 8084, 8111, 8129, 8144, 8178, 8227, 8315, 8326, 9019
刘启荣……4761, 4778, 4789, 4888, 4932, 4966
刘棨……1819
刘谦……2443
刘清……4791
刘清泰……880, 999, 1016, 1018, 1041, 1052, 1077, 1081, 1089, 1096, 1099, 1132, 1140
刘渠…… 238
刘全……4846
刘权之……3872, 4396, 4520, 4857, 4864, 4891, 4953, 4995, 5001, 5012, 5021, 5031, 5049, 5146, 5158, 5172, 5176, 5185, 5187, 5206, 5230, 5365, 5406, 5407
刘勰……3272
刘荣庆……5725
刘蓉……6415, 6641, 6790, 6795, 6826, 6836, 6841, 6947, 6955, 6988, 6990, 7013, 7023, 7030, 7031

刘儒汉……4143
刘瑞芬……7817, 7860, 7892, 7906, 7920, 7924, 7934, 7966, 7983, 8112
刘少奇……8496
刘省过……4143, 4547, 5346
刘盛藻……7028, 7042, 7268, 7344
刘师培……8911
刘师恕……2102, 2897, 2945
刘时达……3674
刘士兴……5021
刘世安……7969
刘世明……2929, 2973, 3078
刘树堂……8098, 8178, 8377, 8398, 8430, 8521, 8581, 8583, 8592, 8598, 8650
刘松……4712, 4717, 4719, 4761, 4900, 4917, 4965
刘松龄……3485, 3658, 3666, 3879
刘松山……6896, 6916, 6939, 6944, 7011, 7019, 7060, 7073, 7089, 7090, 7093, 7098, 7112, 7117, 7124, 7141, 7153, 7154, 7155, 7156, 7159, 7166, 8156
刘泰……5248
刘体纯……774, 788, 947, 1223, 1348, 1706
刘体仁……1118
刘天成……4002, 4369
刘綎……64, 145, 156, 159, 160, 161, 162, 163, 178, 197, 275
刘廷斌……5699
刘廷献……5346
刘统勋……2744, 3371, 3372, 3377, 3537, 3609, 3630, 3665, 3666, 3685, 3686, 3687, 3688, 3689, 3691, 3695, 3701, 3710, 3715, 3728, 3735, 3747, 3770, 3784, 3785, 3789, 3791, 3803, 3808, 3838, 3842, 3877, 3888, 3891, 3892, 3895, 3912, 3914, 3981, 4051, 4120, 4131, 4156, 4162, 4174, 4181, 4189, 4396, 5020
刘文炳……686

刘文秀……719, 818, 832, 895, 928, 929, 970, 994, 999, 1010, 1018, 1074, 1084, 1125, 1148, 1161, 1180, 1201, 1203, 1213, 1252, 1289, 1335
刘吴龙……3355, 3384
刘锡鸿……7405, 7432, 7437, 7452, 7478, 7488, 7578, 7599, 7603, 7628, 8041
刘熙载……5990
刘献廷……2019
刘湘客……916, 917
刘兴治……405, 413, 422, 424
刘兴祚……275, 344, 364, 396
刘学成……316
刘巖……2146
刘义顺……7107
刘绎……5753, 6123
刘奕煜……5186
刘荫枢……2313, 2481, 2482, 2502, 2519
刘墉……3630, 3892, 3923, 4295, 4360, 4387, 4393, 4396, 4409, 4466, 4625, 4672, 4717, 4787, 4803, 4822, 4844, 4898, 4988, 5013
刘永福……7314, 7367, 7626, 7627, 7632, 7634, 7672, 7673, 7675, 7681, 7686, 7687, 7688, 7692, 7697, 7698, 7704, 7708, 7712, 7737, 7738, 7750, 7759, 7771, 7786, 7790, 7803, 7810, 8139, 8179, 8299, 8301, 8315, 8319, 8320, 8325, 9030
刘于义……2364, 3387, 3430, 3436, 3470
刘遇奇……4470
刘毓楠……7319
刘元燮……3271
刘源溥……1312
刘源溥……4402
刘岳昭……6825, 6886, 6909, 7057
刘跃云……3998, 4734
刘嶽昭……6589, 6987, 7096, 7270, 7272, 7277
刘沄……5290
刘韵珂……5919, 5922, 5926, 5934, 5937, 5956, 5969, 5973, 5979, 5986, 5993,

6008, 6009, 6010, 6011, 6012, 6022, 6023, 6027, 6044, 6048, 6126, 6157
刘赞虞……8525
刘藻……3342, 3889, 3963, 3985, 3988, 3989, 3995, 4013, 4021, 4027, 4040, 4057, 5252
刘泽清……683, 701, 714, 739, 761, 801, 867, 872, 1123, 1695
刘招孙……161
刘肇国……880
刘肇基……607, 609, 612
刘肇钧……6864, 6935
刘正宗……733, 1046, 1055, 1059, 1122, 1142, 1215, 1232, 1240, 1251, 1262, 1275, 1276, 1297, 1456, 1754, 1854, 2214
刘之协……4712, 4715, 4718, 4719, 4731, 4761, 4900, 4904, 4917, 4965
刘之源……672, 861, 974, 976, 977, 1249, 1277, 1278, 1440, 1441
刘宗敏……685, 687, 693
刘宗周……713, 751, 761, 801, 1747, 4233, 4253
刘佐臣……4143

留

留保……3311
留保住……4306

琉

琉球国王……2540, 2712, 4859, 5479, 5798, 5836, 5900, 7217, 7296, 7458, 7490, 7508, 7583
琉球国中山王……1079, 1088, 3141, 4815, 5119, 5188, 5916

柳

柳如是……1359
柳原前光……7232, 7233, 7297, 7301, 7329, 7332, 7336, 7346, 7349, 7402, 7406

龙

龙敦…… 10
龙绂瑞……8734
龙启瑞……5905
龙汝言……5273

龙绍周……4795, 4816, 4854, 4896, 4915, 4929, 4966

隆

隆布奈……2878
隆布鼐……2910
隆福……5107
隆科多……2124, 2205, 2293, 2352, 2403, 2523, 2539, 2554, 2582, 2614, 2616, 2622, 2623, 2626, 2627, 2628, 2632, 2636, 2638, 2640, 2641, 2647, 2659, 2669, 2749, 2751, 2757, 2777, 2778, 2779, 2780, 2781, 2788, 2793, 2803, 2805, 2809, 2810, 2811, 2824, 2826, 2840, 2863, 2870, 2872, 2875, 2877, 2878, 2884, 2889, 2910, 2911, 2931, 2940, 2971, 3015, 3105
隆文5705, 5706, 5851, 5862, 5874, 5893, 5905
隆裕……7954, 8821, 8979, 8983, 8989, 9014, 9022, 9085, 9121, 9125, 9130, 9133, 9139

娄

娄近垣……3129
娄应奎……1002
娄征额……2283

楼

楼德新……4709

镂

镂斐迪……7217, 7302, 7333

卢

卢焯……3174, 3307, 3355, 3360, 3368, 3372, 3385, 3386, 3794
卢崇峻……1374, 1375, 1448
卢见曾……4048, 4050
卢坤……4857, 5012, 5469, 5625, 5639, 5681, 5698, 5701, 5704, 5717, 5722, 5723, 5734, 5735, 5736, 5737, 5738, 5739, 5742, 5745, 5749, 5750, 5753, 5764, 5775
卢鲁生……3674
卢茂……3903, 4043, 4576
卢慎言……1253
卢托维诺夫……1922
卢文弨……3664

卢象升……465, 522, 528, 543, 582
卢荫溥……3192, 4356, 5183, 5275, 5362, 5389, 5398, 5403, 5411, 5640, 5642, 5646, 5678, 5844, 5864
卢永祥……9068
卢浙……5360

鲁

鲁伯赫……2088
鲁国华……3016
鲁迅……3300, 7616, 7631, 8109, 8760, 8764
鲁赞元……4062, 4072, 4088

陆

陆奥宗光……8113, 8118, 8120, 8122, 8123, 8125, 8128, 8132, 8133, 8144, 8228, 8250, 8269, 8274, 8275, 8295, 8336, 8337
陆宝忠……8958
陆费墀……3998, 4396, 4402
陆费瑔……6174
陆光旭……1280
陆皓东……8321
陆怀仁……6038
陆建瀛……5460, 6071, 6092, 6120, 6121, 6158, 6160, 6170, 6171, 6172, 6174, 6175, 6176, 6185, 6192, 6221, 6234, 6237, 6245, 6246, 6247, 6248, 6251, 6253
陆楷……5466
陆肯堂……1819
陆奎勋……2592
陆李能……4178
陆陇其……1454, 1784, 1961, 1981
陆泌……4763
陆清源……785
陆荣廷……9111
陆润庠……7331, 8344, 8778, 8809, 8878, 8886, 8915, 9013, 9018, 9019, 9039, 9074, 9085
陆若汉……401
陆生楠……2966, 2967, 2970
陆世芬……8820
陆世仪……1477

陆顺德……6823, 6861, 6864
陆锡熊……3891, 4373, 4396, 4402
陆心源……7935
陆言……5090
陆燿……4423, 4469
陆以庄……5524, 5552
陆应谷……6277
陆有仁……4077, 5007
陆增祥……6121
陆钟琦……9104
陆宗楷……3998
陆宗舆……8819

鹿

鹿传霖……7845, 8303, 8358, 8359, 8380, 8381, 8384, 8390, 8391, 8402, 8583, 8614, 8648, 8654, 8670, 8770, 8886, 8913, 8915, 8920, 8924, 8955, 8980, 9013, 9019, 9039

禄

禄康……4991, 5001, 5004, 5034, 5066, 5083, 5103, 5139, 5242

吕

吕本元……8204, 8208, 8325, 9068
吕朝瑞……6275
吕大器……690, 699, 705, 801, 810, 811, 1321
吕大森……8775
吕尔昌……4388
吕宫……830, 1067, 1071, 1084, 1111, 1115, 1139
吕海寰……8426, 8695, 8700, 8732, 8742, 8780, 8815, 8914
吕留良……1760, 1774, 2921, 2922, 2934, 2941, 2957, 2958, 2959, 2968, 2977, 2998, 3023, 3033, 3035, 3036, 3065, 3094, 3181, 3205, 3605, 3727, 3728, 3892, 4029, 4030, 4220, 4289, 4313, 4470, 4606
吕守曾……3355, 3369, 3385……6080, 6089, 6248, 6264, 6305, 6559, 6835, 8666
吕耀……3168
吕志伊……9046

吕梓……6932
吕缵祖……793

律

律劳卑……5734, 5735, 5736, 5737, 5738, 5744, 5749, 5750, 5791, 5847, 5848, 5892

伦

伦惠……6416

纶

纶布春……4814

罗

罗安当……6830
罗卜藏丹津（罗布藏丹津）……2658, 2667, 2668, 2673, 2674, 2675, 2692, 2700, 2705, 2706, 2710, 2716, 2720, 2722, 2757, 2758, 2802, 2858, 2890, 3017, 3155, 3736
罗卜藏扎什……3618
罗大春……6860, 7290
罗大纲……6034, 6136, 6170, 6198, 6233, 6244, 6246, 6257, 6261, 6268, 6312, 6351, 6361, 6362, 6382, 6408, 6409, 6411, 6425, 6451
罗惇衍……6133, 6230, 6299, 6386, 6513, 6514, 6525, 6539, 6558, 6559, 7324
罗丰禄……7442, 7448, 8269, 8270, 8463, 8490, 8531
罗逢泰……2669
罗根……7682
罗国士……959
罗机淑……4357
罗家彦……5100, 5327
罗类思……6056
罗纶……2124
罗洛宏……610, 613, 624, 657, 667, 668, 669, 692, 716, 787, 805
罗明忠……2979
罗佩金……9105
罗其清……4779, 4816, 4818, 4830, 4865, 4888, 4966
罗其书……4966
罗绕典……6094
罗日光……3509
罗荣光……8565
罗塞尔……6256
罗声泉……4979
罗淑亚……7206

罗硕…… 689
罗思举……4775, 4790, 4794, 4964, 5006, 5300, 5430, 5682
罗思兰……5006
罗托……665, 856, 1177, 1193, 1202, 1205, 1219, 1229, 1282
罗文俊……5460
罗暹春……3958
罗孝全……6050, 6669, 6670, 6700
罗养赡……5343
罗尹孚……5532
罗英笏……3848
罗源浩……3610, 4057
罗泽南……6236, 6282, 6304, 6352, 6357, 6358, 6361, 6362, 6402, 6415, 6429, 6710, 6836, 6848, 6883, 8958
罗臻禄……7442
罗振玉……8369, 8542, 8652, 8760, 8844

洛

洛科……13

骆

骆秉章……5685, 5866, 5887, 6078, 6166, 6201, 6218, 6221, 6224, 6246, 6283, 6345, 6351, 6389, 6419, 6425, 6431, 6467, 6486, 6514, 6516, 6540, 6563, 6575, 6588, 6592, 6614, 6618, 6641, 6722, 6743, 6759, 6790, 6824, 6825, 6826, 6827, 6830, 6836, 6856, 6873, 6884, 6885, 6909, 6949, 6950, 6968, 6969, 7044, 7052, 7082
骆成骧……8298
骆榆……4499

雒

雒魏林……6069

麻

麻贵……62, 64, 109, 112, 126
麻勒吉……999, 1120, 1122, 1193, 1198, 1210, 1211, 1212, 1237, 1240, 1269, 1281, 1295, 1296, 1300, 1466, 1468, 1582, 1601
麻西……6279, 6337

马

马宝……1568, 1614, 1706
马本源……6818, 7292
马彪……4086
马步蟾……5433
马超赞……2175, 2176, 2187
马朝礼……4915
马朝柱……3652, 3661, 3955
马得功……750, 963, 966, 1021, 1041, 1051, 1146, 1157, 1270, 1347
马德新……6515, 6808, 6810
马尔汉……3024
马尔赛……2909, 2916, 3010, 3017, 3060, 3085, 3088
马尔泰……3316, 3355, 3440, 3449, 4234
马逢知……1184, 1241, 1245, 1260, 1277, 1278
马福塔……561
马格里……6849
马光远……472, 574, 580, 593
马桂源……6818, 7292
马国贤……2249, 2377
马国柱……485, 719, 919, 1075, 1473
马哈达……1747
马宏琦……2865
马化龙……6839, 6847, 6852, 6886, 6956, 6996, 7124, 7141, 7153, 7154, 7155, 7159, 7201, 7203, 7215, 7225, 7254
马公伯……2871
马慧裕……5054, 5190
马吉士……6302
马吉翔……833, 847, 854, 882, 914, 922, 923, 930, 1068, 1080, 1201, 1235, 1238, 1286
马济胜……5700
马嘉理……7372, 7374, 7380, 7381, 7382, 7385, 7386, 7389, 7392, 7394, 7396, 7403, 7416, 7417, 7420, 7421, 7424, 7430, 7468, 7475, 7788, 7971, 8041
马戛尔尼……4644, 4648,

4655, 4656, 4673, 4675, 4677, 4684, 4686, 4688, 4690, 4699, 4700, 4701, 4704, 4945
马建忠……7442, 7448, 7575, 7600, 7624, 7628, 7641, 7643, 7646, 7648, 7649, 7727, 7772, 7912, 7956, 8056, 8269, 8369, 8834
马进宝……1241
马进良……2131
马进忠……1180
马开武……8689, 8827, 9046
马凯……8700
马科蕾……7863
马克思……6297, 6510, 6975, 8911
马喇……1790, 1899, 2856, 2879, 2910, 2963, 3044, 3045, 3101
马喇希……495, 954, 1014, 1020, 1024
马兰泰……3472
马礼逊……5085, 5094, 5285, 5314, 5317, 5731, 5880, 5945, 5946, 5947, 5948, 7265
马里逊……5945
马良柱……3514
马林……50, 67, 71, 155, 156, 158, 159, 163, 165, 178, 5706, 5707, 5712
马龙标……8810, 8849, 9068
马龙图……3950
马履……4868
马履泰……5136
马明心……4352, 4357
马丕瑶……8029, 8039, 8284, 8308, 8313
马齐……1242, 1588, 1867, 1882, 1899, 1902, 1940, 1964, 1965, 1967, 1982, 2017, 2030, 2067, 2075, 2079, 2087, 2092, 2106, 2130, 2144, 2145, 2187, 2195, 2201, 2204, 2205, 2213, 2215, 2222, 2224, 2231, 2237, 2244, 2268, 2283, 2289, 2292, 2294, 2297, 2314, 2365, 2377, 2381, 2445, 2468, 2469, 2475, 2506, 2509, 2525, 2529, 2573, 2585, 2616, 2638, 2639, 2659, 2744, 2871, 2877, 2878,

3088, 3174, 3199, 3314, 3324
马权……4147
马如龙……2117, 6515, 6764, 6808, 6810, 6901, 6993, 7044, 7056, 7057, 7144, 7276, 7293, 7297
马三奇……2379, 2403, 2423
马沙利……6267, 6279, 6314, 6328, 6337
马傻子……6998
马士……699, 701, 704, 707, 715, 719, 720, 729, 733, 737, 738, 739, 742, 745, 747, 749, 750, 755, 756, 761, 767, 779, 789, 799, 801, 802, 840, 1359, 2116, 2118, 2124, 2929, 3477, 4453, 4457, 4689, 4748, 5839, 5864, 5885, 6004, 6286, 7002, 7719, 7775, 7778
马士芳……2116, 2118
马士英……699, 701, 704, 707, 715, 719, 720, 733, 738, 739, 743, 746, 747, 749, 750, 755, 756, 761, 767, 779, 785, 789, 799, 800, 802, 803, 1359
马世岱……3539
马世济……1914
马世俊……1310
马世龙……290, 300, 304, 406, 407
马思喀……1950
马四娃……4444, 4449
马维翰……2499, 2592
马文禄……6925, 6926, 7309
马文熹……4449
马希纳……1367
马相伯……8834
马新贻……6052, 6890, 6962, 6994, 7007, 7062, 7068, 7082, 7109, 7113, 7123, 7138, 7145, 7157, 7159, 7160, 7172, 7181, 7182, 7189, 7207, 7218, 7219, 7220, 7221
马雄镇……1681, 1698
马晏清……4579
马瑜……5242
马裕……4167
马毓宝……9103
马元……5248

马占鳌……6897, 7257, 7363

玛

玛弼乐……6949
玛尔清阿……4206
玛迩赛……1440
玛高温……7294
玛木特……3716, 3739
玛什巴图……3719
玛斯……6894
玛玉尔……3798

迈

迈拉逊……4242
迈禄……2963, 3045
迈柱……2654, 2855, 2861, 2917, 2922, 2924, 2938, 2973, 2978, 3026, 3027, 3047, 3116, 3178, 3214, 3867

麦

麦德乐……2795, 2865, 2872
麦都思……5977, 6069
麦华陀……6120, 6343, 6344, 6355, 6769, 6777, 6819, 7415, 7432
麦莲……6328, 6337, 6339, 6353, 6355, 6356, 6358, 6359, 6374, 6375
麦孟华……8288, 8293, 8360, 8382, 8421, 8426, 8470, 8487, 8922, 8934, 9026
麦守德……4357

满

满保……2004, 2381, 2388, 2395, 2428, 2433, 2440, 2461, 2463, 2466, 2471, 2473, 2475, 2484, 2488, 2500, 2511, 2534, 2538, 2540, 2548, 2557, 2596, 2598, 2599, 2600, 2608, 2651, 2652, 2656, 2660, 2694, 2707, 2737, 2739, 2780, 3081
满达尔汉……425, 503
满达海……663, 672, 692, 787, 894, 901, 906, 918, 926, 938, 947, 990, 992, 996, 1021, 1254
满斗……4432
满福……3539
满桂……252, 286, 290, 292, 310, 313, 344, 346, 348, 349, 355, 388, 389, 392, 395, 399, 1167

满不……2067, 2373, 2448
满庆……6514, 6515, 6597, 6626, 6883, 6884, 6885, 6904, 6963, 6969
满泰……40, 54, 3034, 3073, 3805
"满洲二姑"……2908

莽

莽古尔泰……112, 117, 131, 159, 174, 191, 200, 221, 224, 225, 244, 247, 294, 295, 305, 317, 320, 321, 323, 324, 325, 328, 329, 330, 337, 346, 367, 386, 387, 410, 411, 421, 434, 435, 444, 445, 451, 459, 513, 515, 516, 520, 521, 523, 541, 558, 620, 2392
莽古姬……516
莽古济……459
莽古勒……235
莽鹄立……3075, 3130, 3213
莽果尔……230
莽色……1667
莽苏尔……3868
莽依图……1587, 1601

毛

毛昶熙……6442, 6476, 6501, 6782, 7143, 7188, 7225, 7308, 7329, 7456, 7635, 7636
毛鸿宾 6722, 6759, 6831, 6840, 6852, 6870, 6876, 6925, 6984
毛克明……3087, 3095, 3096
毛奇龄……2404, 2406, 4402
毛文龙……219, 230, 241, 250, 259, 262, 264, 273, 278, 287, 293, 296, 298, 318, 337, 338, 345, 350, 359, 364, 365, 366, 374, 379, 405, 406, 438, 1005
毛文铨……2724, 2741, 2772
毛有铭……6820, 6861
毛云龙……262
毛泽东……8101

茅

茅豫……5295

冒

冒襄……1139, 1471

梅

梅瑴成……2395, 2442, 3393

梅立本……3789, 4073

梅万清……5389

梅文鼎……2191, 2395, 2603, 2851

梅馨……9106

梅曾亮……5460

美

美杏……7251

猛

猛哥帖木儿……873

猛骨卜禄……6, 7, 8, 9, 20, 21, 34, 37, 40, 41, 66, 69, 86, 107, 118, 124, 267

蒙

蒙得恩……6188

蒙时雍……6744

蒙正发……882, 916

孟

孟保……5894, 5906, 5919, 5932, 5975, 5983, 5986, 6007

孟灿……4209

孟恩远……9068

孟古姐姐……323

孟古哲哲……73

孟光祖……2496

孟克特穆尔……3736

孟魁……5789

孟乔芳……402, 512

孟森……25, 33, 35, 108, 142, 179, 281, 320, 323, 365, 370, 385, 391, 417, 423, 486, 518, 530, 722, 1298, 1370, 1394, 2621, 2678, 2735, 2815, 3248, 3581, 3918, 5403, 5910, 8766, 9038

孟兆祥……686

孟兆熊……4286

孟镇升……6332

梦

梦麟……158, 3461, 3767, 3785

米

米拉……7294

米喇印……858, 886,

908
米怜……5731
米庆……6922
米思翰……1499，1704，3575

密

密迪乐……6254，6267，6268，6312，6699

绵

绵翱……5617
绵偲……5781
绵德……4242
绵恩……4242，4595，4694，4838，4846，5382
绵恺……5374，5585，5714，7959
绵课……5321，5324，5335，5344，5359，5366，5380，5537，5608
绵宁……5203，5229，5402，5403，5407，5408，5409，5423，5845
绵森……6721，6729，6736，6904，7041
绵忻……5358，5374，5402，5403
绵岫……5760
绵愉……6292，6293，6385，6388，6529，6535，6542，6549，6594，6684，6754，6764，7291，8821
绵志……5401

缅

缅甸国王……3611，4256，4546，4779，5191

苗

苗沛霖……6499，6593，6667，6697，6698，6701，6730，6771，6775，6801，6811，6835，6838，6846，6937，7070，7094

旻

旻宁……5423

闵

闵鹗元……3461，4278，4321，4324，4344，4372，4427，4523，4597，4598
闵明我……2110，3485
闵鹅元……4372，4386
闵正凤……6114

明

明安……42, 43, 45, 57, 93, 110, 120, 134, 136, 138, 168, 242, 247, 285, 300, 532, 544, 959, 1020, 1102, 1222, 1229, 1397, 1813, 1822, 1923, 2395, 2654, 2871, 3060, 3666, 3733, 3740, 3744, 3842, 3879, 4129, 4131, 4729, 4730, 4933, 4943, 5375, 5584, 5695, 6350, 6378, 6390, 6417, 6521
明安达礼(理)……1102, 1116, 1222, 1229, 1283
明安福……5584
明安图……2395, 3740, 3842, 3879
明巴什……5644, 5657, 5660, 5675, 6034
明保……4666
明春……3740
明德……3803, 3944, 4057, 4061, 4075, 4100
明福……3609
明俊……4905
明亮……4086, 4144, 4157, 4177, 4180, 4191, 4198, 4223, 4225, 4236, 4244, 4256, 4390, 4422, 4671, 4772, 4779, 4794, 4795, 4796, 4799, 4801, 4804, 4807, 4808, 4809, 4818, 4819, 4821, 4825, 4826, 4828, 4845, 4860, 4865, 4867, 4870, 4887, 4903, 4926, 5001, 5007, 5061, 5132, 5158, 5300, 5341
明庆……6271
明仁……4086
明瑞……2068, 3838, 3842, 3845, 3846, 3855, 3897, 3925, 3944, 3954, 3955, 3969, 3970, 3975, 3976, 3982, 3985, 4020, 4021, 4028, 4031, 4032, 4033, 4034, 4037, 4039, 4040, 4041, 4044, 4046, 4065, 4066, 4970
明山……4122, 5426, 5483, 5596
明善……7360
明兴……4388, 4391, 4439
明绪……6720, 6788, 6891, 6898, 6902, 6946, 6955,

6969, 6987, 6992, 7226
明谊……6398, 6546, 6720, 6788, 6890, 6892, 6946, 6956, 6969, 7012, 7533, 7601
明珠……1449, 1463, 1479, 1483, 1490, 1499, 1507, 1586, 1588, 1594, 1595, 1600, 1603, 1604, 1618, 1627, 1640, 1642, 1651, 1660, 1669, 1670, 1675, 1677, 1679, 1684, 1691, 1695, 1696, 1703, 1704, 1712, 1719, 1732, 1734, 1741, 1742, 1745, 1749, 1759, 1761, 1762, 1763, 1769, 1770, 1771, 1780, 1783, 1786, 1794, 1796, 1805, 1816, 1821, 1823, 1827, 1833, 1837, 1839, 1841, 1842, 1844, 1845, 1847, 1853, 1855, 1857, 1859, 1865, 1868, 1869, 1870, 1872, 1875, 1877, 1881, 1884, 1888, 1889, 1890, 1892, 1894, 1895, 1911, 1942, 1948, 1951, 1953, 1957, 1985, 1990, 2009, 2046, 2135, 2148, 2150, 2168, 2213, 2256, 2287, 2440, 2797, 3159, 3349, 3925, 4153, 4483, 4595, 4608, 6514, 6914

铭

铭安……7497, 7499, 7558, 7559, 7608, 7614, 7628, 7630, 7635

缪

缪昌期……4253
缪荃孙……7419, 8116, 9023
缪彤……1398
缪沅……2297, 2832, 2914, 2918
缪曰藻……2442

莫

莫尔浑……3742
莫晋……4734, 5461
莫里斯……6857
莫洛……1437, 1448, 1499, 1521, 1531, 1534, 1544, 2484

漠

漠咱帕尔……3823

默

默门图……4130

牟

牟惇儒……5442
牟钦元……2422，2423

沐

沐天波……779，831，832，1148，1231，1235，1249，1271，1496

牧

牧若瑟……6038

慕

慕瑞……5887
慕天颜……1598，1894，1899，1908
慕维德……5624
慕维廉……6069，7109，7914

穆

穆成额……999
穆成格……1833
穆丹……2252，2255
穆尔哈齐……193，287
穆尔祜……614，649，880，1099
穆尔赛……1743，1824，2125
穆哈连……165，203
穆和蔺……4620，4713
穆和伦……2273，2303，2367，2371，2378，2407，2413，2468，2660，4453
穆经远……2523，2698
穆精阿……4523
穆克德讷……6504，6506，6513，6523
穆克登阿……4735，4791，4794，4795，4816，5007
穆克登布……4866，4920，4952，4979，5252，5557
穆克登额……5318，5321
穆拉维约夫……6125，6143，6193，6194，6240，6241，6291，6292，6302，6318，6340，6353，6387，6403，6404，6405，6420，6435，6443，6470，6481，6482，6489，6510，6526，6527，6528，6557，6558，6561，6574，6580，6582，6695，6700，7490
穆隆阿……5674 6456
穆腾额……4451，4475，4488，4492，4552，4587，4659，

6231, 6288
穆图善……6715, 6810, 6833, 6859, 6863, 6898, 6899, 6943, 6968, 6973, 6996, 7023, 7051, 7064, 7095, 7154, 7313, 7326, 7385, 7561, 7565, 7591, 7710, 7720, 7723, 7732, 7739, 7742, 7748, 7837, 7843, 7850, 7895, 7915, 7925
穆荫……6277, 6299, 6516, 6529, 6659, 6660, 6661, 6662, 6663, 6720, 6729, 6734, 6735, 6736
穆占……1001, 1354, 1515, 1527, 1535, 1544, 1571, 1578, 1584, 1587, 1596, 1614, 1623, 1624, 1681, 1839
穆彰阿……5026, 5484, 5537, 5576, 5595, 5608, 5609, 5640, 5642, 5664, 5767, 5685, 5741, 5754, 5782, 5791, 5813, 5819, 5843, 5846, 5852, 5867, 5870,5887, 5918, 5933, 5966, 5976, 5978, 5982, 6001, 6013, 6016, 6021, 6034, 6053, 6110, 6115, 6119, 6120, 6134, 6135, 6336, 7018

那

那兰保……3920
那朗阿……5852
那林卜禄……9, 20, 21, 22, 34, 36, 37, 40, 41, 43, 60, 61, 66, 69, 73, 82, 83, 86, 102
那嵩……1252
那苏图……3311, 3312, 3315, 3321, 3332, 3355, 3372, 3382, 3387, 3394, 3449, 3458, 3460, 3481, 3487
那桐……8563, 8569, 8605, 8611, 8651, 8659, 8731, 8745, 8746, 8821, 8822, 8847, 8877, 8878, 8920, 8979, 8982, 8991, 8993, 8994, 9019, 9046, 9055, 9073, 9075, 9107, 9139
那彦宝……5102, 5127, 5387, 5397, 5406, 5642, 5706, 5707
那彦成……4578, 4625, 4817, 4838, 4849, 4863, 4896, 4898, 4963, 4964, 5001, 5002, 5004, 5015, 5023, 5031, 5036,

5039, 5048, 5086, 5094, 5103, 5107, 5160, 5176, 5214, 5224, 5238, 5239, 5243, 5248, 5249, 5258, 5266, 5282, 5315, 5382, 5396, 5469, 5551, 5558, 5595, 5596, 5598, 5599, 5600, 5601, 5602, 5604, 5614, 5620, 5621, 5623, 5634, 5637, 5643, 5662, 5664, 5747

纳

纳兰性德……1568, 1823
纳敏……3539
纳木扎勒……3773, 3822, 3827
纳木章……61
纳穆海…… 954
纳青保……4905
纳世通……3953, 3975, 3976
纳逊特古斯……4117
纳延泰……3277, 3395

南

南格禄……6056
南怀仁……1364, 1373, 1434, 1446, 1447, 1461, 1483, 1510, 1515, 1530, 1557, 1717, 1769, 1868, 1883, 1885, 1886, 1980, 2496, 3447, 3485
南掌国王……5389

脑

脑毛大……32, 45, 173, 211

讷

讷尔经额……5587, 5588, 5605, 5631, 5730, 5769, 5770, 5786, 5787, 5791, 5800, 5879, 5930, 5961, 5963, 5978, 6030, 6058, 6068, 6071, 6087, 6120, 6192, 6193, 6222, 6266, 6270, 6276, 6290, 6292, 6293, 6297, 6333
讷尔素……2617
讷默库……3710, 3717, 3719, 3737
讷亲……3180, 3276, 3277, 3295, 3310, 3314, 3329, 3351, 3356, 3371, 3372, 3395, 3401, 3432, 3441, 3462, 3465, 3495, 3504, 3520, 3529, 3534, 3535, 3542, 3548, 3549, 3551, 3558, 3559, 3574, 4181
讷钦……6387

嫩

嫩对……56

能

能方济……8385

能图……767, 1111, 1222, 1237, 1263, 1281, 2634, 8655

呢

呢都……4023

呢扬阿……5812

尼

尼古拉……1569

尼古拉·茨维特……4133

尼古拉一世……6124, 6125, 6291

尼喀礼……106, 107

尼堪……4, 5, 6, 17, 18, 19, 26, 58, 114, 245, 375, 511, 512, 513, 537, 543, 545, 547, 554, 556, 557, 560, 589, 595, 606, 613, 624, 671, 692, 734, 787, 856, 880, 890, 894, 903, 918, 926, 938, 946, 948, 971, 992, 996, 1001, 1007, 1021, 1032, 1041, 1099, 1254, 1335

尼堪外兰……4, 5, 17, 18

尼马方济各……4462

尼玛……3623, 3760, 3764, 3770, 3771, 3777, 3782, 3788, 3796, 4179, 4243, 4405

尼思哈……1121

倪

倪承宽……3706, 4200

倪宏文……4254

倪良耀……6069

倪元璐……686, 4253

年

年羹尧……2102, 2305, 2313, 2318, 2426, 2450, 2489, 2490, 2497, 2498, 2510, 2542, 2545, 2566, 2570, 2576, 2596, 2611, 2617, 2627, 2628, 2643, 2659, 2673, 2674, 2675, 2692, 2697, 2698, 2700, 2701, 2703, 2704, 2705, 2706, 2712, 2716, 2719, 2721, 2723, 2728, 2736, 2744, 2745, 2749, 2751, 2757, 2758, 2759, 2760, 2762, 2766, 2772, 2774, 2775, 2776, 2777, 2778, 2779, 2780, 2781, 2783,

2785, 2786, 2788, 2790, 2792, 2793, 2794, 2796, 2799, 2800, 2802, 2806, 2807, 2819, 2821, 2854, 2874, 2884, 2888, 2908, 2932, 2996, 3015, 3048, 3147, 3459, 3936, 4844
年希尧……2572, 2769
年熙……2662
年遐龄……2091, 2117, 2802, 2854

涅

涅维尔斯科……6125
涅维尔斯科依……6125, 6144, 6291, 6292, 6561

聂

聂桂林……8198, 8299
聂杰人……4756, 4759, 4771, 4888, 4966
聂士成……7768, 7787, 7791, 8048, 8049, 8119, 8120, 8121, 8142, 8160, 8172, 8180, 8184, 8196, 8201, 8203, 8204, 8206, 8208, 8210, 8226, 8230, 8232, 8235, 8243, 8244, 8245, 8252, 8290, 8303, 8314, 8328, 8330, 8348, 8376, 8398, 8420, 8468, 8486, 8487, 8498, 8515, 8539, 8558, 8561, 8563, 8565, 8586, 8589, 8590, 8591, 8687, 8825

宁

宁古塔六贝勒……11
宁完我……402, 427, 439, 443, 471, 502, 524, 525, 546, 789, 793, 806, 830, 880, 893, 920, 965, 991, 1032, 1036, 1037, 1038, 1076, 1077, 1100, 1217

牛

牛昶昺……8256
牛宏升……6882, 7094
牛鉴……5273, 5908, 5914, 5935, 5936, 5938, 5940, 5943, 5946, 5947, 5950, 5964
牛金星 615, 670, 677, 684, 685, 687, 688, 693, 697, 733, 902
牛坤……5608, 5609
牛兰……8734
牛亮臣……5259
牛洛红……6899, 6902, 6923, 6936, 6946, 6970, 6997,

7014, 7038, 7094
牛钮……1726, 1732, 1745, 1761, 2336
牛喜……7019, 7028, 7042
牛瑄……6938
牛运震……3248

钮

钮福保……5812
钮永建……9123

农

农起……4398

努

努尔阿里……4121
努赛……856

煖

煖兔……15, 21, 45, 109, 113, 115, 119, 120, 137, 165, 171, 188, 206, 266, 366

诺

诺米纳……5
诺岷……2661, 2686, 2691, 2729, 2732, 2734, 2735, 2737, 2755, 2763, 2843, 2908, 3176
诺穆……4140

欧

欧榘甲……8360
欧堪善……3450
欧十敦……8100
欧阳保极……6638
欧阳利见……7813, 7815
欧阳实……5911
欧阳正焕……3655

潘

潘炳年……7744
潘柽章……939
潘淳……2651
潘鼎新……6761, 6823, 6858, 6883, 6942, 6944, 6997, 7001, 7011, 7014, 7019, 7028, 7042, 7062, 7063, 7078, 7098, 7104, 7133, 7297, 7663, 7704, 7709, 7711, 7714, 7718, 7721, 7723, 7732, 7738, 7748, 7755, 7763, 7770, 7782, 7784, 7786, 7788, 7789, 7798, 7825, 7847, 7935, 7952
潘铎……6165, 6237, 6808, 6810, 6824, 6992

潘恭辰……5132
潘国良……2084
潘季驯……1598，1833
潘尽孝……1364
潘凯……4482
潘末……1633，2278，2288
潘名杰……6963
潘启……3880
潘起亮……6285
潘世恩……4672，4856，5127，5275，5685，5712，5750，5724，5767，5773，5791，5819，5874，6001，6052，6123，6134，6336，8014
潘世璜……4734
潘仕成……5970
潘思榘……3546，3583，3626
潘体丰……3071
潘霨……7061，7332，7334，7337
潘锡恩……5521，5571，5968，5981，6015，6039，6075
潘衍桐……7692
潘曾沂……5449
潘宗洛……2339，2368，2400
潘祖荫……6213，6725，6801，6833，6933，7360，7519，7523，7553，7579，7583，7593，7655，7842，7858，7876，7915，7970，8007，8014，8349

盼

盼师……5650

庞

庞鸿书……7566，9013，9047
庞嘉宝……2241
庞嘉宾……3485
庞克修……2239
庞钟璐……6051，7164

裴

裴荫森……7845，7908，7909，7980，7997
裴宗锡……4258，4266，4333，4352

朋

朋楚克……2368

彭

彭楚藩……9095

彭楚汉……6831，6926，7269
彭春……1948，1951，1958
彭定求……1567，1848，2194，2346
彭凤仪……5201
彭家屏……3626，3786，3793，3794
彭久余……7164
彭浚……5025
彭良谡……4744
彭龄……4959
彭年……860，882，916，5739，5742，5749，5750，6638，6639，7967，7968，8004，8023，8315
彭宁求……1730
彭鹏……2105，2108，2117，2118，2124，2125，2132，2165，2189
彭启丰……2865
彭瑞毓……6213
彭绍升……4077
彭世昌……7481
彭述……7863
彭树葵……3238，3541，3542，3545，3553
彭孙遹……1251，3317
彭庭栋……4086
彭维新……2938，3150，3461
彭有义……1328
彭毓橘……6879
彭玉麟……6323，6500，6831，6916，7642，7710，7720，7766，7809，8003，8958
彭元瑞……3789，4396，4427，4596，4607，4616，4625，4716，4849，4924，4954，4987，5049
彭蕴章……6076，6088，6193，6353，6416，6431，6434，6463，6516，6520
彭之年……4762
彭祖贤……7080

皮

皮锡瑞……8402，8410，8428，8513，8710，8791，8868

篇

篇古……108

平

平恕……4143, 4924

颇

颇罗鼐……2577, 2879, 2909, 3005, 3057, 3062, 3153, 3274, 3323, 3411, 3478, 3481, 3488, 3499, 3505, 3587, 3617

蒲

蒲安臣……7033, 7054, 7073, 7079, 7091, 7092, 7102, 7148, 7157, 7158, 7196, 7886

蒲大芳……5063, 5120

蒲殿俊……8778, 9012, 9038, 9050, 9080, 9082, 9090, 9103, 9119, 9122

蒲松龄……2436

璞

璞鼎查……4453, 5899, 5900, 5907, 5909, 5918, 5921, 5925, 5931, 5934, 5938, 5939, 5943, 5945, 5947, 5948, 5949, 5950, 5954, 5957, 5958, 5960, 5967, 5968, 5971, 5973, 5978, 5990

濮

濮兰德……6195, 8481

浦

浦霖……4734, 4742, 4743

普

普尔普……4197

普福……3688, 3890, 4048, 4053, 4058, 4603

普恭……4923

普鲁斯……6533, 6569, 6583, 6592, 6606, 6628, 6630, 6639, 6644, 6650, 6651, 6678, 6699, 6703, 6708, 6712, 6716, 6763, 6777, 6793, 6813, 6841, 6843, 6856

普提雅廷……6281, 6285, 6479, 6481, 6488, 6489, 6492, 6499, 6517, 6526, 6530, 6555, 6561, 6611

溥

溥儒……7959, 8538, 8539, 8540, 8606, 8610, 8643, 8644, 8670

溥伟……8431, 8955, 9031, 9077, 9131, 9132

溥喜……5825
溥仪……8979, 9085

期

期成额……4010, 4018

祁

祁彻白……1212
祁充格……733, 745, 806, 830, 839, 848, 852, 880, 893, 920, 952, 960, 1296
祁寓藻……5273, 5872, 5888, 5906, 5914, 6092, 6115, 6123, 6136, 6149, 6174, 6193, 6245, 6248, 6317, 6353, 6360, 6764, 6797, 6874, 7018, 7291
祁里德……2443, 2446, 2578, 2601, 2606, 2610, 2711
祁世长……7863, 8063, 8071, 8082
祁通格……1085
祁贡……4763, 5681, 5749, 5750, 5753, 5761, 5765, 5776, 5787, 5897, 5905, 5907, 5963, 5968, 5973, 5974, 5990, 6000
祁韵士……4287, 5004

齐

齐布森……5113
齐格……3654
齐国谟……4908
齐克塔哈……2163
齐克新……1121
齐林……4761
齐慎……5576, 5803, 5898, 5916, 5940
齐世武……2166, 2183, 2267, 2289, 2352, 2353, 2367
齐苏……2714
齐苏勒……2751, 2780, 2787, 2882, 2915, 2945, 3024, 3090, 3692, 3731
齐泰……4234
齐王氏……4761, 4778, 4789, 4795, 4798, 4818, 4900, 4908, 4966
齐召南……3540, 4030
齐周华……4029, 4042

奇

奇士额……4652, 4710

耆

耆龄……6483, 6583, 6631, 6717, 6819

青英……5608, 5619, 5642, 5783, 5827, 5930, 5934, 5938, 5939, 5940, 5943, 5946, 5947, 5948, 5949, 5950, 5953, 5956, 5957, 5958, 5963, 5967, 5968, 5971, 5973, 5974, 5978, 5979, 5982, 5985, 5991, 5994, 5995, 5999, 6000, 6001, 6002, 6003, 6004, 6007, 6008, 6014, 6015, 6016, 6022, 6023, 6025, 6026, 6032, 6035, 6042, 6043, 6044, 6045, 6047, 6049, 6051, 6060, 6061, 6062, 6063, 6064, 6066, 6075, 6077, 6078, 6082, 6085, 6089, 6097, 6099, 6119, 6134, 6135, 6293, 6464, 6524, 6530, 6534, 6535, 6566

琦

琦琛……5868, 5871, 5888
琦善……5381, 5388, 5397, 5406, 5536, 5541, 5542, 5547, 5553, 5571, 5578, 5579, 5580, 5593, 5606, 5607, 5608, 5611, 5613, 5645, 5664, 5720, 5728, 5782, 5790, 5791, 5811, 5820, 5822, 5823, 5828, 5856, 5877, 5878, 5879, 5880, 5881, 5882, 5883, 5885, 5889, 5890, 5893, 5894, 5895, 5896, 5897, 5898, 5907, 5914, 5917, 5918, 5964, 5966, 5974, 5992, 6002, 6006, 6007, 6042, 6045, 6050, 6082, 6099, 6108, 6139, 6155, 6161, 6214, 6231, 6234, 6237, 6244, 6248, 6251, 6255, 6264, 6266, 6268, 6276, 6301, 6303, 6304, 6306, 6312, 6328, 6349, 6410, 6968, 7622, 7631

启

启秀……8298, 8574, 8597, 8642, 8660

钱

钱邦芑……797
钱宝琛……5812, 5823, 5828, 6252
钱宝廉……7456
钱宝青……6532
钱陈群……2592, 3397, 3426, 3429, 3462, 3539, 3541, 3678, 4078, 4190, 4279, 4851
钱承鋕……8819

钱大昕……3623，3706，4407，4809，5009
钱鼎铭……6760，6769，7150，7240，7258，7269，7270，7324
钱度……3677，4140，4148，4227
钱法堂……5004
钱汴……4120，4373，4387，4741
钱福昌……5622
钱珏……1815，1824，1932，1964
钱楷……4578，5189
钱梦虎……5031
钱名标……3987
钱名世……2146，2818，4025
钱能训……8435
钱琦……3607，3980，4140
钱棨……4356
钱谦益……699，746，750，1358，3899，4078，4234，4253，4256，4313，4581，4614
钱汝诚……3537，3933
钱士云……3689
钱受椿……4734，4743
钱肃乐……761，768，775，776，849，855，1338
钱塘……4890，7146，7201，7242，7275，7362
钱维城……3461，3706，4083，4096，4098
钱仪吉……5100，5531，5564，5588
钱以瑛……2799
钱永兴……3470
钱泳……4470
钱越……5000
钱樾……4143
钱载……3664
钱曾……746
钱臻……5399，5400
钱征书……4416
钱倬……2297

强

强克捷……5100

乔

乔光烈……3265，3938，3960，3961
乔晋芳……5753

乔莱……1398
乔人杰……4961
乔时适……2364
乔松年……5773, 6849, 6882, 6945, 6946, 6989, 7011, 7013, 7046, 7066, 7092, 7237, 7257, 7304, 7362
乔廷英……4416
乔用迁……6109, 6114, 6139, 6150
乔远瑛……4946

秦

秦承恩……3891, 4620, 4758, 4778, 4779, 4793, 4804, 4808, 4819, 4837, 4858, 4886, 4888, 4915
秦承业……4356
秦大成……3934
秦大士……3664
秦道然……4242
秦定三……6150, 6153, 6154, 6162, 6163, 6207, 6224, 6306, 6410, 6455, 6474
秦国龙……2683
秦弘……1354
秦璜……4151
秦惠田……3238, 3865, 3872, 3934, 3961, 3967
秦力山……8526, 8604
秦日纲……6137, 6198, 6244, 6246, 6302, 6344, 6357, 6358, 6370, 6382, 6417, 6425, 6428, 6434, 6437, 6438, 6443, 6444, 6449, 6452
秦如虎……6417, 6437, 6755
秦鉽……1118
秦世桢……1138
秦廷基……4235
秦为干……4743
秦雄褒……4242
秦雄飞……4359
秦瀛……5051, 5127
秦勇均……3311

青

青滚杂卜……3719, 3735, 3756, 3757, 3766, 3767, 3773, 3788, 4126
青加努妻……298

清

清安泰……5112
清佳努……8, 9,

15, 20, 21

庆

庆保……5362, 5385, 5386, 5398, 5430, 5446, 5459, 5464
庆长安……5584
庆成……4566, 4567, 4568, 4606, 4611, 4628, 4758, 4778, 4788, 4789, 4798, 4802, 4818, 4829, 4863, 4864, 4866, 4867, 4870, 4887, 4905, 4606, 4907, 4909, 4920, 4927, 4929, 4930, 4979, 5405, 5406, 6132
庆丰……5344
庆复……3105, 3165, 3168, 3287, 3307, 3311, 3317, 3339, 3393, 3396, 3434, 3462, 3469, 3471, 3472, 3482, 3489, 3498, 3508, 3514, 3516, 3521, 3522
庆格……5061, 5236
庆桂……4127, 4156, 4444, 4472, 4523, 4665, 4666, 4764, 4792, 4824, 4838, 4841, 4846, 4849, 5001, 5031, 5187, 5195, 5201, 5206, 5210, 5230, 5317
庆康……5532
庆廉……5780, 5781, 6667, 6672, 6674
庆霖……4862
庆祺……6292, 6298, 6430, 6468, 6495, 6554, 6570, 6575, 7360
庆祥……5248, 5347, 5401, 5416, 5545, 5557, 5559
庆遥……5344
庆英……5993, 6488, 6495
庆玉……5608, 5868, 5870, 5871, 5888
庆裕……5202, 7620, 7622, 7626, 7786, 8308

邱

邱得功……5134
邱逢甲……7969, 8287, 8299, 8337, 9012
邱郜氏……5346
邱玖华……3296
邱远才……6854, 6900, 6902, 6946, 6997, 7014, 7019,

7030, 7093, 7094, 7118
邱镇功……5911

秋

秋瑾……8799, 8845, 8895, 8916, 8918, 8919, 8946, 8947

裘

裘琏……2442
裘行简……4985, 5012, 5019
裘曰修……3248, 3311, 3484, 3762, 3785, 3808, 3863, 3878, 3895, 3932, 3944, 3946, 3950, 3956, 3998, 4102, 4146, 4156, 4169, 4186, 4279

仇

仇英……4148

屈

屈大均……3033, 4211, 4218, 4234, 4253, 4313, 4522

瞿

瞿鸿禨……7487, 8650, 8653, 8673, 8674, 8684, 8725, 8741, 8746, 8784, 8820, 8846, 8853, 8857, 8877, 8879, 8884, 8886, 8900, 8912, 8913, 8923, 8945, 8947, 8976
瞿式耜……769, 809, 810, 818, 825, 826, 827, 828, 833, 838, 839, 844, 845, 846, 849, 850, 851, 854, 858, 863, 864, 865, 866, 875, 877, 882, 892, 914, 917, 922, 923, 930, 931, 933, 934, 940, 941, 942, 1005, 1359, 1365, 1471
瞿廷韶……8708

全

全保……4944, 4952, 5003, 5024, 5070, 5076
全德……4500, 4546, 4652
全庆……6018, 6024, 6386, 6434, 6553, 6638, 6663, 6721, 7097, 7262
全祖望……1351, 1352, 1420, 1590, 1770, 2013, 3238, 3247, 3744

冉

冉天恒……4889
冉天元……4795, 4882, 4889, 4966

冉文俦……4779, 4816, 4818, 4829, 4831, 4888, 4952, 4956, 4966
冉学胜……4915, 4920, 4932, 4966

饶

饶宝书……8063
饶学曙……3630

热

热福理……7302

仁

仁寿……2634, 2665, 2666, 5781, 5825, 6594, 6721, 6735, 6736, 6739, 6743, 8303, 8970

任

任伯寅……5447
任承恩……4518, 4561, 4603
任大椿……4077
任端书……3265
任化邦……7041, 7042, 7063, 7070, 7071, 7081, 7089, 7094
任克溥……1484, 4398
任兰枝……2402, 3011, 3109, 3289
任武……2791
任兆炯……4949
任柱……6882, 6899, 6902, 6923, 6946, 6970, 6997, 7014, 7019, 7028, 7070, 7094

日

日意格……6757, 6781, 6793, 6810, 6908, 6965, 6992, 7009, 7026, 7275, 7330, 7334, 7441, 7442, 7591, 7661

荣

荣德生……8678, 8686, 8944
荣禄……7360, 7517, 8049, 8057, 8189, 8300, 8351, 8352, 8353, 8354, 8396, 8397, 8398, 8403, 8405, 8416, 8433, 8436, 8437, 8440, 8443, 8447, 8448, 8463, 8469, 8473, 8475, 8478, 8480, 8486, 8491, 8498, 8508, 8511, 8512, 8515, 8518, 8538, 8539, 8540, 8545, 8556, 8560, 8561, 8568, 8574, 8576, 8580, 8592, 8593, 8594, 8595, 8601, 8603, 8605, 8607, 8611,

8613, 8615, 8616, 8622, 8634, 8635, 8643, 8646, 8648, 8664, 8668, 8670, 8671, 8722, 8724, 8732, 8821, 8912, 8913, 8975, 8985
荣庆……5967, 8408, 8709, 8719, 8734, 8735, 8745, 8746, 8752, 8757, 8821, 8844, 8847, 8852, 8877, 8878, 8886, 8899, 8904, 8913, 8945, 9074
荣全6955, 7003, 7051, 7135, 7259, 7260, 7294, 7296, 7302, 7317, 7331, 7447
荣瑞馨……8944
荣玉材……6068
荣柱……4291
荣宗敬……8678, 8686, 8944, 8945

容

容安……3109, 3401, 3459, 3612, 3626, 3632, 3671, 3676, 3694, 3700, 3707, 3710, 3726, 3742, 3746, 5645, 5647
容闳……6676, 6696, 6849, 6930, 7265, 7266, 7267, 7268, 7283, 7308, 7332, 7384, 7391, 7398, 7405, 8481, 8599, 8600, 8665

如

如文……4791

茹

茹费理……7659, 7665, 7689, 7722, 7745, 7752, 7756, 7760, 7769, 7781, 7784, 7788, 7793, 7796
茹棻……4443

阮

阮大铖……703, 704, 707, 713, 732, 736, 748, 751, 756, 779, 799, 800, 801, 802
阮进……904
阮骏……1161
阮元……4578, 4613, 4625, 4726, 4857, 4878, 4879, 4890, 4899, 4911, 4912, 4913, 4935, 4940, 4964, 4969, 4971, 4992, 4994, 4999, 5016, 5056, 5089, 5094, 5113, 5134, 5143, 5200, 5214, 5218, 5280, 5287, 5294, 5358, 5363, 5366, 5373, 5396, 5408, 5446, 5455, 5456, 5462, 5473, 5475, 5476, 5477,

5479, 5483, 5505, 5522, 5604, 5649, 5714, 5729, 5730, 5750, 5818, 6104

瑞

瑞昌……7017
瑞常……6102, 6170, 6547, 6555, 6576, 6577, 6585, 6607, 6667, 6675, 6729, 6928, 6932, 7102, 7183, 7222, 7231
瑞澂……8894, 8994, 9014, 9017, 9033, 9034, 9047, 9056, 9086, 9092, 9093, 9096, 9099
瑞联……7238, 7250, 7261, 7674, 7678
瑞麟……3125, 6210, 6379, 6388, 6430, 6431, 6528, 6545, 6603, 6611, 6649, 6659, 6662, 6665, 6666, 6667, 6680, 6699, 6817, 6870, 6925, 6971, 7005, 7012, 7014, 7023, 7027, 7062, 7068, 7074, 7129, 7138, 7161, 7193, 7223, 7230, 7231, 7239, 7244, 7258, 7262, 7270, 7274, 7296, 7314, 7324, 7325, 7332, 7348
瑞璐……8824

润

润祥……5127

若

若勒思……6809
若亚敬……5040

萨

萨彬图……4856, 5127, 5190
萨秉阿……5485
萨布素……1738, 1764, 1790, 1812, 1830, 1852, 1854, 1898, 1920, 2070
萨哈布……2501
萨哈岱……3886
萨哈廉……317, 328, 330, 346, 386, 392, 402, 449, 481, 489, 490, 493, 496, 500, 510, 513, 514, 525, 534
萨哈谅……3360
萨喇尔……3703, 3716, 3719, 3732, 3733, 3738, 3742, 3746, 3748, 3765
萨喇善……3740
萨里……656
萨灵阿……4106, 6870

萨穆哈……1500, 1506, 1630, 1733, 1802, 1833, 1849, 2101, 2106, 2167, 2176
萨瓦2810, 2864, 2875, 2877, 2909
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公爵……2809
萨迎阿……5645, 6014, 6034, 6057, 6074, 6096, 6100, 6103, 6106, 6107, 6108, 6119, 6161, 6172, 6183
萨载……3946, 4053, 4152, 4167, 4202, 4265, 4295, 4299, 4309, 4313, 4321, 4425, 4445, 4447, 4456, 4467, 4470, 4484, 4509, 4574
萨镇冰……8332, 8516, 8835, 8997, 9002, 9003, 9004, 9022, 9051, 9068, 9099, 9100, 9116, 9117

塞

塞尔登……3539
塞尔赫……3396
塞黑……1764
塞楞额……1636, 2912, 2913, 3152, 3539, 3541, 3542
塞思黑……2623, 2625, 2815, 2816, 2817, 2824, 2827, 2830, 2835, 2836, 2837, 2844, 2866, 2931, 3048, 3205, 3322, 4242, 4285

赛

赛冲阿……999, 4820, 4821, 4854, 4862, 4889, 4945, 4953, 4967, 4999, 5006, 5007, 5051, 5161, 5190, 5200, 5214, 5284, 5311, 5312, 5315, 5332, 5403, 5409, 5483, 5498, 5845
赛尚阿……5671, 5740, 5745, 5757, 6110, 6115, 6149, 6155, 6158, 6162, 6163, 6164, 6166, 6168, 6179, 6181, 6182, 6184, 6185, 6193, 6198, 6199, 6200, 6202, 6203, 6218, 6221, 6224, 6225, 6234, 6277, 7044, 7271, 8611

三

三宝……4167, 4168, 4312, 4354, 4446
三保……4157
三车凌……3707

三都……999
三泰……3395, 3815, 3827

桑

桑春荣……6646, 6938, 7419
桑调元……3248
桑额……2004, 2070, 2072, 2074, 2079, 2081, 2124, 2211, 2238, 2248, 2309, 2324
桑噶尔寨……168, 174
桑格……2211
桑吉斯塔尔……5248
桑图……266
桑寨多尔济（桑斋多尔济）……3974, 3979, 4179, 4288, 4289

色

色卜星额……5823, 5829
色布腾……3719
色布腾巴勒珠尔……3719, 3737, 3739, 3745, 3750, 3756, 3757, 4109, 4110, 4123, 4127, 4140, 4172, 4174
色登端噜布……6238
色勒奔……3508
色楞……2299, 2536, 2543, 2544
色楞额……2878, 7627, 7658, 7705, 7742, 7773, 7823, 7845, 7863, 7880, 7945, 8009
色楞格……1892
色提巴尔第……4299

森

森有礼……7399, 7401, 7409, 7410, 7444, 7487

僧

僧格……106, 107, 471, 495, 1229, 1944, 1962, 2856, 2857, 2879, 2889, 2910, 2963, 3005, 3044, 3062, 3101, 4010, 4103, 4104, 4118, 4126, 4132, 4138, 4141, 4144, 4150, 4154, 4157, 4158, 4171, 4180, 4188, 4191, 4203, 4225, 4237, 5760, 6300, 6380, 6659, 6662, 6899
僧格林沁……5760, 6110, 6186, 6219, 6277, 6293, 6295, 6298, 6300, 6316, 6328, 6333, 6334, 6335, 6379, 6380, 6382, 6388, 6501, 6525, 6528, 6532,

6535, 6570, 6575, 6577, 6583, 6584, 6604, 6605, 6610, 6611, 6612, 6617, 6628, 6629, 6636, 6643, 6647, 6649, 6652, 6653, 6654, 6657, 6658, 6659, 6661, 6662, 6663, 6664, 6665, 6666, 6667, 6671, 6680, 6699, 6700, 6701, 6732, 6782, 6801, 6812, 6834, 6835, 6836, 6846, 6859, 6873, 6882, 6886, 6899, 6900, 6902, 6923, 6935, 6936, 6937, 6940, 6942, 6956, 6967, 7078, 7081, 7165, 7553, 7595, 7699, 8048

僧格桑……4010, 4103, 4118, 4138, 4150, 4158, 4171, 4203, 4237

僧格宗……4141

僧函可……4233

僧觉圆……4064

僧时济……3434

僧提辛……3902

沙

沙尔虎达……1209, 1228

沙克都尔曼济……3746

沙克都林扎布……7358, 7659, 7715, 8068

沙雷金……3251

沙穆哈……1948, 2003

莎

莎罗奔……3507, 3559, 3560, 3568, 3571, 3572, 3601, 4103, 4203, 4243

莎罗奔冈达……4237, 4243, 4249

杉

杉山彬……8651

善

善成……5527

善禄……6278

善耆……8606, 8692, 8762, 8853, 8914, 8981, 8983, 8989, 8997, 9002, 9003, 9029, 9044, 9046, 9073, 9088, 9130, 9131

善庆……5398, 5784

单

单懋谦……6741, 6824, 7263, 7269, 7270

商

商会祺……5139

商衍瀛……8734

尚

尚安……4433, 4543
尚秉和……8734
尚格……5080
尚可喜……467, 476, 479, 484, 486, 497, 508, 533, 549, 553, 588, 624, 648, 692, 717, 897, 903, 913, 915, 930, 1013, 1014, 1043, 1064, 1076, 1100, 1119, 1145, 1153, 1232, 1264, 1466, 1472, 1492, 1493, 1494, 1496, 1497, 1521, 1525, 1531, 1533, 1538, 1543, 1559, 1564, 1565, 1581, 1618, 1674, 1678, 1679, 1703
尚善……856, 875, 1001, 1199, 1281, 1487, 1521, 1523, 1527, 1528, 1530, 1531, 1534, 1538, 1544, 1559, 1566, 1569, 1584, 1596, 1621, 1683, 3882
尚维升……4566
尚之隆……1679
尚之孝……1543
尚之信……1472, 1564, 1568, 1579, 1603, 1614, 1626, 1673, 1677, 1687, 1746, 1805, 2485

邵

邵灿……6275, 6429, 6436, 6459, 6548
邵基……3232, 3238
邵晋涵……4120, 4157, 4625, 4766, 4797
邵穆布……2243, 2247, 2271, 2280
邵齐焘……3384
邵嗣尧……1454
邵延龄……1310
邵懿辰……6252
邵瑛……4443
邵玉清……4443
邵远平……1355
邵自昌……4287, 4993

绍

绍昌……8644, 8740, 9041, 9058, 9073
绍库罗夫……3415
绍英……8421, 8820, 8836, 8838, 9116

余

余清……5810

余文铨……5503

余英……9021

舍

舍楞……4116, 4121, 4128, 4129, 4130

申

申启贤……5436, 5524, 5693, 5791, 5819, 5823, 5828

绅

绅珂……8091

沈

沈葆桢……6051, 6641, 6829, 6830, 6873, 6915, 6942, 7039, 7059, 7066, 7068, 7074, 7263, 7290, 7332, 7334, 7335, 7336, 7339, 7342, 7344, 7351, 7354, 7365, 7370, 7372, 7377, 7379, 7389, 7395, 7397, 7400, 7404, 7405, 7408, 7409, 7413, 7414, 7415, 7416, 7423, 7432, 7439, 7440, 7442, 7448, 7460, 7461, 7468, 7481, 7482, 7485, 7496, 7513, 7517, 7520, 7524, 7536, 7537, 7539, 7542, 7543, 7544, 7545, 7560, 7577, 7594, 7830, 8056, 8196, 8441

沈秉成……8027, 8033, 8036, 8045, 8055, 8066

沈秉堃……8997, 9093, 9111

沈炳震……3248

沈昌宇……3011

沈初……3934, 4356, 4396, 4773, 4849, 4850

沈大成……4058

沈大绶……4320

沈德潜……3248, 3311, 3537, 3899, 4078, 4080, 4255, 4295, 4305

沈桂芬……6051, 6926, 7069, 7097, 7098, 7143, 7157, 7163, 7216, 7263, 7302, 7341, 7360, 7410, 7468, 7484, 7561, 7588, 7659, 8382

沈涵……2402

沈冀川……4433

沈家本……8616, 8691, 8771, 8772, 8810, 8811, 8813, 8828, 8829, 8863, 8886, 8910,

8928, 8932, 8939, 8942, 8951, 8971, 8996, 9031, 9039, 9067, 9116, 9124
沈铼……5773, 5792, 5806
沈近思……2102, 2732, 2865, 2889, 3004, 3400
沈荩……8738, 8739
沈琨……8820
沈懋昭……9035
沈起元……2592, 3384
沈清藻……4222
沈荃……999, 1131, 1597, 1603, 2601
沈仁澍……5337
沈世枫……3338, 3738, 4005
沈轼……3630
沈寿堃……9005, 9052, 9068
沈树本……2364
沈廷芳……3420
沈廷正……2827
沈彤……3248
沈方良……4266
沈文镐……3109
沈文亨……4210
沈锡辂……2537
沈垚……6086
沈业富……3706
沈一贯……67
沈永忠……1119, 1284, 1388
沈瑜庆……9093, 9109
沈玉桂……6987
沈源深……8006
沈云沛……8503, 9027
沈曾植……8654
沈兆霖……5773, 6394, 6580, 6732, 6735, 6781
沈志祥……554, 692

升

升泰……7682, 7686, 7928, 7929, 7930, 7934, 7936, 7938, 7939, 7943, 7952, 7964, 7966, 7989, 7997, 8006, 8024, 8032, 8047, 8051, 8058, 8070, 8099
升允……9116

胜

胜保……6167, 6205, 6264, 6266, 6268, 6279, 6280,

6290, 6292, 6293, 6295, 6296, 6298, 6300, 6316, 6328, 6333, 6334, 6335, 6379, 6440, 6476, 6496, 6499, 6502, 6506, 6507, 6519, 6537, 6538, 6541, 6543, 6548, 6566, 6567, 6579, 6587, 6592, 6596, 6612, 6618, 6619, 6661, 6662, 6663, 6665, 6666, 6667, 6672, 6680, 6685, 6697, 6700, 6708, 6726, 6728, 6730, 6731, 6772, 6775, 6782, 6800, 6801, 6806, 6810, 6812, 6815, 6835, 6837, 6859, 6927, 7490, 7621

盛

盛安……3388, 3423, 3539, 3540, 3541

盛泰……5325

盛唐……5381

盛宣怀……7306, 7433, 7660, 7662, 7679, 7752, 7866, 7957, 7981, 7993, 8018, 8061, 8099, 8212, 8232, 8266, 8319, 8347, 8350, 8362, 8363, 8366, 8367, 8376, 8379, 8380, 8401, 8406, 8423, 8447, 8499, 8521, 8523, 8532, 8541, 8565, 8566, 8578, 8579, 8581, 8587, 8622, 8656, 8664, 8689, 8694, 8695, 8700, 8703, 8705, 8706, 8732, 8742, 8744, 8754, 8780, 8802, 8817, 8825, 8838, 8841, 8896, 8900, 8901, 8903, 8908, 8935, 8938, 8945, 8951, 8987, 8990, 9038, 9056, 9064, 9074, 9075, 9077, 9081, 9089, 9090, 9092, 9103, 9135

盛住……4838

师

师懿德……2200, 2326, 2449, 2519, 2606

施

施博……7333

施从云……9128

施方济格……3546

施缙……4773

施郎……968

施琅……969, 1270, 1271, 1335, 1340, 1341, 1347, 1361, 1420, 1421, 1422, 1429, 1637, 1697, 1699, 1710, 1716, 1718, 1719, 1732, 1734, 1739,

1740, 1748, 1751, 1753, 1755, 1756, 1757, 1758, 1767, 1769, 1770, 1771, 1772, 1774, 1776, 1777, 1779, 1786, 1804, 1808, 1858, 1907, 2032, 2042, 2155, 2506
施闰章……893, 1754
施世骠……2597, 2599
施世纶……2213, 2214, 2379, 2574
施廷翰……3650
施维翰……1383, 1645, 1666
施奕度……3666

石

石承藻……5296, 5099
石诚……2303
石川伍一……8146
石达开……6127, 6133, 6169, 6170, 6177, 6225, 6233, 6244, 6246, 6257, 6267, 6294, 6305, 6325, 6346, 6357, 6361, 6362, 6408, 6413, 6415, 6426, 6427, 6429, 6437, 6438, 6444, 6448, 6449, 6452, 6453, 6454, 6465, 6474, 6483, 6484, 6485, 6486, 6505, 6507, 6520, 6521, 6522, 6540, 6582, 6588, 6589, 6592, 6593, 6613, 6650, 6690, 6739, 6758, 6780, 6824, 6825, 6826, 6827, 6830, 6836, 6848, 6910, 6973, 7252
石凤魁……6275, 6352, 6357, 6358
石可圣……2241
石琳……1789, 2130, 2132
石麟……3021, 3354
石柳邓……4728, 4731, 4733, 4763, 4774
石满宜……4728
石三保……4728, 4731, 4733, 4749, 4763, 5093
石涛……2551
石廷柱……506, 509, 574, 580, 588, 593, 626, 1124
石文焯……2719, 2730, 2746, 2772, 2775, 2794
石文晟……2068, 2216, 2682
石祥祯……6331

石星……41
石砚苗……4924
石云倬……3052, 3071
石韫玉……4599
石中和……4738
石柱……319, 1767, 1791, 1796, 1806, 1892, 1919, 4964, 6824, 7159
石卓槐……4338

史

史彪古……1338
史诚存……5071
史大成……1118
史观保……4120
史赫泰……3464
史继格……7100
史可法……583, 588, 689, 699, 700, 701, 703, 708, 709, 711, 714, 718, 719, 721, 722, 728, 733, 737, 738, 739, 740, 741, 782, 799, 801, 859, 891, 4001, 4233, 4272
史奎福……5407
史奎照……5800, 5809
史鲁璠……4074
史诺善……4911
史贻直……2102, 2744, 2774, 2777, 2793, 2822, 2846, 2865, 2881, 2898, 2999, 3025, 3027, 3049, 3114, 3178, 3403, 3425, 3430, 3461, 3555, 3556, 3593, 3735, 3736, 3784, 3800, 3909, 3936, 4279
史奕昂……3735
史致光……5426
史致俨……5791

士

士超……5088
士密……5852

世

世铎……6739, 6754, 7377, 7519, 7557, 7568, 7707, 7773, 7791, 7889, 7946, 8027, 8075, 8088, 8091, 8111, 8381, 8459, 8460, 8517, 8568, 8569, 8574
世续……8663, 8780, 8792, 8822, 8826, 8847, 8877, 8878, 8886, 8920, 8924, 8974, 8980, 8982, 8991, 9019, 9038, 9067, 9106, 9113

室

室图升阿……5811

寿

寿春……5229

寿富……8435

寿鼐……2093, 2187

寿耆……7674, 7698, 8297, 8879, 8886, 9074

寿荫……8684

书

书麟……4473, 4574, 4598, 4620, 4652, 4885, 4903, 4920, 4926, 5007, 5083

书敏……4022

淑

淑宝……3983

舒

舒保……6882

舒常……4158, 4236, 4360, 4370, 4488

舒当阿……5021

舒尔哈齐……2, 47, 48, 50, 51, 53, 55, 61, 66, 80, 81, 83, 87, 90, 92, 95, 101, 102, 107, 108, 124, 137, 146, 164, 225, 271, 276, 282, 287, 318, 321, 325, 532, 871, 1053, 1123, 2392, 2630

舒赫德……2993, 3243, 3244, 3260, 3273, 3280, 3290, 3331, 3358, 3363, 3370, 3385, 3396, 3437, 3442, 3443, 3444, 3445, 3551, 3557, 3569, 3574, 3579, 3594, 3615, 3616, 3624, 3630, 3640, 3641, 3642, 3645, 3646, 3666, 3676, 3680, 3686, 3689, 3693, 3703, 3713, 3742, 3813, 3826, 3827, 3831, 3832, 3838, 3841, 3847, 3855, 3857, 3866, 3874, 3878, 3887, 3889, 3909, 3921, 3949, 3950, 3956, 3961, 4032, 4041, 4044, 4045, 4066, 4067, 4102, 4117, 4123, 4124, 4125, 4127, 4129, 4130, 4135, 4175, 4196, 4205, 4206, 4207, 4209, 4218, 4251, 4269, 4281, 4401, 4483

舒廉……5376

舒亮……4525, 4528, 4758, 4768, 4816, 4867

舒辂……2198, 3612

舒明阿……5137, 5983
舒世泰……6857
舒图……2321
舒文……3973, 4054, 4281, 4299, 4309
舒希忠……4445
舒兴阿……5594, 5685, 6013, 6057, 6183, 6191, 6222, 6237, 6276, 6277, 6305, 6306, 6433, 6460, 6515
舒瞻……3311

帅

帅承瀛……4763, 5164, 5447

顺

顺德讷……3743, 3798, 3823

硕

硕德……716, 833, 840, 1235, 1404, 5672, 5678
硕穆科……1342
硕塞……716, 874, 956, 979, 1019, 1102
硕色……3334, 3539, 3637, 3638, 3656, 3714, 4666
硕讬……27, 317, 328, 330, 362, 407, 490, 540, 545, 553, 587, 588, 621, 667, 668

司

司各脱……4164
司默灵……6818

斯

斯当东……4645, 4677, 5164
斯捷潘诺夫……1116, 1209
斯坦因……8912

四

四达……4032
四格……2877, 2909
四庆……5994

松

松溎……7418, 7419, 7423, 7427, 7428, 7445, 7450, 7462, 7469, 7476, 7529, 7535
松筠……4336, 4597, 4608, 4632, 4665, 4669, 4672, 4686, 4688, 4706, 4845, 4864, 4865, 4895, 4922, 4970, 4972, 4992, 5004, 5013, 5016, 5097, 5120, 5147, 5150, 5158, 5165, 5167, 5168, 5170, 5179, 5186, 5193, 5209, 5210, 5212, 5214,

5216, 5247, 5265, 5275, 5303, 5319, 5341, 5352, 5375, 5380, 5427, 5439, 5463, 5464, 5501, 5522, 5544, 5547, 5560, 5621, 5623, 5634, 5655, 5695, 5702, 6086, 8293, 8339, 8347
松廷……5485
松柱……2422, 2499

崧

崧骏……7903

嵩

嵩春……4555
嵩椿……4604
嵩孚……5597
嵩贵……4287
嵩龄……6150
嵩年……5328, 5609
嵩溥……5556
嵩瑞……6411
嵩申……7863
嵩寿……3664
嵩祝……2130, 2132, 2329, 2467, 2660

宋

宋邦绥……3265, 3934, 3943, 4006, 4040
宋伯鲁……8289, 8367, 8453, 8470
宋朝伦……3876
宋德宜……1118, 1216, 1322, 1464, 1568, 1598, 1611, 1634, 1640, 1672, 1683, 1714, 1828, 1848, 1884, 2185
宋教仁……8745, 8746, 8776, 8791, 8818, 8826, 8827, 8828, 8830, 8831, 8832, 8842, 8845, 8852, 8853, 8970, 9008, 9046, 9051, 9061, 9070, 9086, 9087, 9094, 9097, 9098, 9099, 9104, 9107, 9117, 9120, 9121, 9125
宋晋……6439, 6529, 6647, 6655, 6672, 6864, 7172, 7263, 7308, 7318, 7342
宋景诗……6801, 6838, 6936
宋君荣……2853, 2871
宋均……5127
宋犖……1965, 2136, 2193, 2195, 2203, 2218, 2423
宋庆……6902, 7019, 7028, 7089, 7090, 7093, 7182,

7309, 7310, 7313, 7316, 7558, 7572, 7590, 7604, 7657, 7658, 7861, 7864, 7865, 7866, 7995, 8037, 8115, 8134, 8171, 8176, 8180, 8183, 8184, 8186, 8187, 8189, 8190, 8196, 8198, 8200, 8201, 8205, 8206, 8207, 8208, 8209, 8211, 8214, 8215, 8216, 8217, 8219, 8220, 8222, 8243, 8253, 8257, 8258, 8260, 8262, 8265, 8266, 8267, 8268, 8273, 8290, 8302, 8303, 8314, 8316, 8324, 8333, 8486, 8498, 8515, 8565, 8579, 8589, 8592, 8602, 8605, 8637, 8685, 8989
宋权……786, 830, 893, 1004, 4255
宋镕……5187
宋师曾……2751
宋琬……830, 1509, 1754
宋献策……615, 633, 677, 737
宋训诰……1330
宋一韩……89
宋应昌……39
宋元俊……4104, 4118, 4126, 4132, 4141, 4144
宋征舆……830
宋之清……4712, 4714, 4715, 4719, 4761, 4917, 4965
宋宗璋……3514

搜

搜稳……42

苏

苏拜……1777
苏布通阿……6233, 6350, 6368
苏昌……3513, 3642, 3897, 3899, 3970, 4030
苏成额……5601
苏冲阿……5457
苏丹……2706
苏尔达……1953
苏尔德……3985, 4060
苏尔相……4095
苏凤文……7064
苏观生……760, 766, 796, 807, 811, 812, 814, 815, 817
苏赫……1784, 1910, 1913

苏弘祖……793, 1266, 1328
苏京……795
苏敬衡……5773
苏克济……2503, 2509, 2668, 2880
苏克萨哈……949, 952, 1067, 1125, 1294, 1298, 1300, 1393,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5, 1439, 1441, 1442, 1449, 2222
苏拉……4321
苏兰奇……5417
苏勒布……6336
苏楞额……4682, 4946, 5102, 5259, 5286, 5295, 5300, 5312, 5317, 5318, 5320, 5321, 5323, 5329, 5637, 5656
苏凌阿……4799, 4824, 4842
苏禄国王……2873, 3116, 3638
苏伦保……5245, 5559
苏麻喇姑……2202
苏纳海……880, 1317, 1326, 1381, 1389, 1390, 1392, 1393, 1405, 1408, 1435, 1442, 2213, 2222
苏努……1856, 1948, 1951, 1957, 2292, 2299, 2531, 2654, 2655, 2720, 2793, 2812, 2815, 2823, 2824, 2827, 2867, 2892
苏四十三……4351, 4400
苏泰太后……513
苏天福……6410
苏廷魁……5963, 6514, 6558, 7014, 7050, 7177, 7180, 7237
苏廷玉……5823
苏通阿……2418
苏图……3017
苏士乔……4228
苏舆……8492, 8778
苏玉得……6922
苏元春……7128, 7253, 7254, 7709, 7732, 7748, 7759, 7763, 7770, 7787, 7794, 7795, 7798, 7810, 7825, 7847, 7936, 7995, 8039, 8499, 8515, 8531, 8736
苏兆登……4857, 5372

肃

肃顺……6265, 6360, 6535, 6547, 6555, 6565, 6576, 6577, 6585, 6586, 6590, 6598, 6607, 6656, 6657, 6663, 6685, 6720, 6721, 6724, 6726, 6727, 6728, 6729, 6730, 6732, 6733, 6734, 6735, 6736, 6968, 6997, 7018, 7988, 8431

素

素贵璜……4318, 4319

素纳……5202

速

速把亥……15, 45, 73

眭

眭朝栋……3888

隋

隋赫德……3075

孙

孙宝琦……8768, 8804, 8820, 8879, 9032, 9047, 9059, 9074, 9090, 9115

孙宝善……5973

孙葆元……6121, 6856

孙辰东……4143

孙承泽……1038

孙承宗……250, 252, 256, 262, 270, 279, 280, 286, 290, 292, 304, 307, 308, 309, 363, 388, 390, 395, 404, 406, 407, 418, 431, 436, 438, 447, 581, 586, 1167

孙澂灏……2475

孙传庭……661, 670, 671

孙椿……6278

孙大刚……5000

孙道仁……9068, 9112

孙鼎臣……5592

孙尔准……5026, 5472, 5504, 5522, 5555, 5561, 5562, 5578, 5614, 5615, 5619, 5654, 5670, 5755

孙赋谦……8368

孙光祀……1172

孙灏……3475, 3830, 5083

孙洪伊……9017, 9019, 9020, 9035, 9038, 9042, 9043, 9044, 9079, 9080

孙家鼐……6580

孙家鼐……6580, 8314, 8345, 8355, 8367, 8383, 8435, 8447, 8451, 8457, 8458, 8460, 8465, 8467, 8468, 8495, 8500, 8507, 8508, 8536, 8734, 8743, 8747, 8754, 8826, 8843, 8877, 8879, 8897, 8908, 8916, 8920, 8929, 8988, 8994, 9015
孙嘉淦……2402, 3011, 3093, 3199, 3214, 3263, 3266, 3295, 3296, 3300, 3308, 3312, 3351, 3386, 3398, 3409, 3410, 3417, 3420, 3630, 3662, 3669, 3677, 3690, 3694
孙嘉绩……768
孙开华……7710, 7747, 7748, 7749, 7768, 7977, 8096
孙可望……719, 815, 818, 831, 832, 895, 899, 901, 902, 906, 907, 911, 912, 923, 928, 939, 946, 962, 969, 970, 982, 985, 988, 990, 993, 999, 1001, 1017, 1019, 1021, 1022, 1028, 1041, 1043, 1066, 1067, 1068, 1069, 1072, 1074, 1079, 1103, 1130, 1133, 1138, 1143, 1144, 1148, 1151, 1161, 1163, 1177, 1178, 1180, 1189, 1193, 1194, 1196, 1198, 1201, 1204, 1210, 1213, 1223, 1274, 1289, 1335, 1359, 1362, 1483
孙葵心……6572, 6632
孙兰枝……5633, 5707, 5709, 5722, 5796
孙念祖……6580
孙奇逢……1548
孙清元……4903
孙如僅……6275
孙如藻……5705, 5706
孙瑞珍……6123, 6182, 6193, 6208
孙若群……1355
孙士达……7344
孙士凤……4794
孙士毅……3891, 4333, 4396, 4424, 4450, 4463, 4476, 4488, 4492, 4523, 4526, 4543, 4547, 4557, 4562, 4565, 4569, 4581, 4584, 4596, 4606, 4616, 4644, 4660, 4661, 4673, 4757, 4762, 4767
孙世昌……5412

孙思克……1545, 1549, 1575, 1654, 2033, 2038, 2098
孙塔……1284
孙廷标……5008
孙廷翰……7969
孙廷铨……1222
孙廷元……5990
孙万龄……8224, 8250
孙维俭……5204
孙文……7022
孙文成……2254, 2299
孙文焕……4959
孙武……8927, 8987, 8999, 9072, 9094, 9095, 9097, 9098
孙希旦……4287
孙星衍……4519
孙延龄……1157, 1386, 1394, 1485, 1497, 1506, 1516, 1532, 1572, 1579, 1582
孙仰曾……4168
孙耀宗……3924
孙诒经……7360
孙义保……6886
孙玉庭……4222, 4881, 5003, 5036, 5039, 5048, 5079, 5349, 5356, 5366, 5368, 5376, 5433, 5434, 5437, 5439, 5442, 5454, 5468, 5472, 5480, 5488, 5507, 5521, 5528, 5582
孙毓溎……5990
孙毓筠……8830
孙毓汶……6434, 7707, 7774, 7791, 7863, 7905, 7958, 7962, 7963, 8006, 8027, 8102, 8181, 8188, 8201, 8205, 8207, 8242, 8255, 8259, 8276, 8278, 8288, 8294, 8296, 8300, 8339, 8381, 8516, 8777
孙云球……1339
孙在豐……1454, 1464, 1732, 1783, 1789, 1819, 1851, 1856, 1858, 1863, 1865, 1895, 1899, 1931, 2072
孙渣齐……2617, 2660
孙占鳌……5312
孙中山……7022, 8129, 8204, 8229, 8261, 8321, 8324, 8364, 8371, 8400, 8543, 8600, 8609, 8623, 8639, 8679, 8689, 8730, 8746, 8754, 8758, 8761, 8764, 8785, 8802, 8822, 8823,

8824, 8826, 8827, 8828, 8830, 8842, 8843, 8845, 8853, 8855, 8887, 8891, 8892, 8893, 8900, 8901, 8918, 8939, 8946, 8954, 8957, 8987, 9010, 9028, 9029, 9051, 9071, 9086, 9099, 9111, 9121, 9122, 9123, 9124, 9125, 9126, 9128, 9130, 9131, 9135, 9136, 9138, 9140

孙柱……2660

孙宗溥……3265, 3633

孙宗锡……7455

索

索拜……3411

索德超……4677, 4946

索额图……1423, 1436, 1448, 1459, 1499, 1506, 1513, 1563, 1564, 1588, 1595, 1600, 1642, 1651, 1657, 1668, 1669, 1677, 1744, 1773, 1774, 1856, 1857, 1868, 1899, 1904, 1906, 1919, 1923, 1924, 1925, 1927, 1936, 1938, 1945, 1948, 1951, 1953, 1955, 1957, 1965, 1970, 1985, 1995, 2008, 2033, 2046, 2072, 2123, 2137, 2141, 2148, 2150, 2161, 2163, 2168, 2177, 2200, 2213, 2222, 2224, 2256, 2264, 2266, 2277, 2282, 2352, 2354, 2366, 2386, 2412, 2413, 2414, 2448, 2468, 2534, 2797, 2803

索尔果……23

索费英阿……4790

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4720

索焕章……6889, 6898, 7200

索琳……3979, 4063, 4117, 4169

索尼……18, 371, 402, 460, 667, 674, 689, 848, 856, 925, 965, 990, 997, 1016, 1137, 1179, 1277, 1279, 1298, 1300, 1376, 1393, 1405, 1406, 1409, 1415, 1423, 1435, 1441, 1744, 2148, 2150

索诺木……258, 4103, 4118, 4138, 4158, 4203, 4225, 4237, 4243, 4249

索诺木策凌……4318, 4367, 4390, 4708

索诺木达尔扎……2856，2858
索诺木朋楚克（索诺木彭楚克）……4243，4249
索思诺福齐……7380
索泰……1119
索特纳木多布斋……5403
索文……6207，6889，6926
索柱……3265

塔

塔芬布……5946，5948
塔进泰……2259，2367
塔克世……2，4，26，63，101，193，873，996
塔齐布……6323，6331，6332，6347，6357，6358，6361，6382，6398，6882
塔斯哈……110，5644
塔永宁……3803

台

台布……4740，4934

泰

泰日纲……6302
泰松格格……513

谈

谈迁……1195

覃

覃恩……920，4758，5116，5374，8259
覃加耀……4802，4865
覃士潮……4775

谭

谭方济各……3545
谭钧培……7918
谭人凤……8764，9051，9068，9083，9086，9087，9094，9119，9138
谭上连……8005
谭尚忠……3630，4385
谭绍光……6624，6739，6745，6769，6778，6785，6792，6823，6834，6845
谭嗣同……8377，8382，8389，8390，8400，8401，8410，8427，8428，8435，8442，8459，8467，8468，8470，8471，8473，8474，8475，8478，8479，8481，8482，8483，8484，8488，8499，8509，8510，8511，8546，8609，8729，8738，8760，8799
谭泰……511，522，576，613，621，647，669，674，

689, 773, 856, 857, 864, 887, 900, 938, 950, 967, 976, 989, 990, 997, 1033, 1078, 1296
谭体元……4433, 6896
谭廷襄……5714, 6480, 6481, 6487, 6517, 6524, 6525, 6526, 6529, 6530, 6532, 6542, 6678, 6726, 6834, 6938, 6965, 7020, 7025, 7041, 7069, 7097, 7164
谭鑫振……7566
谭行义……3319
谭延闿……8778, 9012, 9080, 9106, 9115
谭应芝……6860
谭玉龙……6925, 6957, 7001
谭钟麟……6434, 6933, 7244, 7251, 7585, 7593, 7595, 7621, 7805, 7869, 8181, 8260, 8276, 8313, 8316, 8321, 8324, 8463, 8488, 8531, 8923, 9137
谭宗浚……7331

檀

檀萃……3891

汤

汤斌……999, 1008, 1131, 1548, 1747, 1761, 1763, 1788, 1789, 1799, 1833, 1841, 1842, 1848, 1849, 1850, 1863, 1868, 1869, 1870, 1872, 1874, 1875, 1877, 1879, 1885, 1900, 1901, 1927, 2008, 2019, 2100, 2440, 2441, 2803, 3692, 4354, 7887
汤大绅……3384
汤丹……3870
汤德徽……3658
汤古代……203, 213, 519
汤古岱……407
汤化龙……8778, 9012, 9038, 9050, 9080, 9096
汤金钊……4857, 5421, 5422, 5424, 5437, 5449, 5460, 5552, 5625, 5642, 5745, 5791
汤觉顿……8401, 9026
汤林森……5932
汤鹏……5974, 6001
汤聘……3238, 3898, 3934, 3940, 4027, 7254, 7794,

8387, 8427
汤若望……379, 679, 706, 754, 778, 1042, 1130, 1168, 1192, 1243, 1259, 1293, 1296, 1324, 1325, 1364, 1366, 1373, 1374, 1380, 1386, 1394, 1434, 1446, 1451, 1461, 1462, 1686, 1883, 3485
汤寿潜……8063, 8654, 8773, 8808, 8825, 8835, 8837, 8893, 8919, 8935, 8961, 8985, 9015, 9038, 9109, 9114, 9115, 9129
汤授铭……8736
汤思蛟……4956
汤先甲……3830

唐

唐宝锷……8819
唐才常……8377, 8378, 8412, 8427, 8428, 8473, 8474, 8503, 8511, 8541, 8543, 8546, 8598, 8600, 8604, 8608, 8609, 8637, 8638, 8730, 8738, 8760, 8867, 9111
唐大信……4964
唐定奎……7344
唐继尧……9105
唐景崇……8298, 9073, 9116
唐景崧……6938, 7672, 7681, 7692, 7697, 7698, 7700, 7703, 7720, 7736, 7738, 7759, 7771, 7774, 7790, 7810, 8180, 8260, 8273, 8276, 8286, 8287, 8298, 8299, 8300, 8338
唐炯……7030, 7100, 7107, 7127, 7195, 7522, 7642, 7663, 7670, 7681, 7686, 7687, 7689, 7696, 7704, 7706, 7769, 7906, 7913, 7924, 7965
唐绍仪……7343, 8137, 8233, 8789, 8792, 8836, 8838, 8841, 8846, 8854, 8864, 8886, 8906, 8962, 8988, 9062, 9123
唐绥祖……3633
唐孙镐……2998
唐廷枢……7332, 7435, 7438, 7474, 7622, 7957
唐通……615, 623, 634, 644, 683, 684, 691, 692, 866
唐训方……6519, 6579,

6594, 6622, 6849, 6864
唐义训……6861, 6896, 6916
唐寅……4148
唐友耕……6743, 6825, 6826, 6827
唐甄……2166
唐之夔……2324
唐执玉……3025

陶

陶成章……9129
陶岱……2068
陶恩培……6352, 6382
陶金会……6879
陶炯照……8737
陶赖……2660
陶茂林……6810, 6833, 6841, 6844, 6863, 6886, 6903, 6925, 6930
陶模……7100, 8067, 8069, 8070, 8073, 8077, 8085, 8101, 8304, 8316, 8365, 8366, 8445, 8491, 8497, 8645, 8656, 8692, 8704
陶澍……4950, 5284, 5285, 5449, 5482, 5483, 5498, 5529, 5530, 5536, 5537, 5546, 5547, 5551, 5553, 5583, 5587, 5592, 5646, 5654, 5655, 5665, 5666, 5673, 5676, 5677, 5687, 5691, 5709, 5711, 5715, 5742, 5743, 5745, 5761, 5771, 5784, 5791, 5795, 5802, 5823, 5835, 5846, 6087, 6879
陶廷杰……5495
陶煊……4313
陶彝……2591
陶易……4295, 4305
陶正靖……3291, 3332
陶子越……2135

特

特成额……4191, 4226, 4339, 4463, 4489, 4614
特尔祐……649
特古忒……2636, 2809, 2875
特库……3747
特普钦……7002
特依顺……5245, 5248, 5463, 5711, 5726, 5782, 5783, 5852, 5914, 5923, 5996
特依顺保5245, 5248, 5711,

5726, 5782, 5783

提

提喜……4505, 4559, 4575, 4577

天

天保……4502

田

田贝……8259
田炳如……2216
田承谟……2214
田从典……1900, 2572, 2592, 2660, 2726, 2775, 2907
田芳……6159
田逢吉……1454, 1463
田见秀……774, 778, 788
田六善……1375, 1377, 1568
田舜年……2216
田桐……8830
田文镜……2492, 2661, 2726, 2766, 2789, 2790, 2820, 2822, 2846, 2907, 2914, 2917, 2924, 2937, 2965, 2979, 3004, 3021, 3024, 3025, 3026, 3049, 3091, 3098, 3299, 3734, 4119, 7508
田雯……2058, 2093
田五……4442, 4444
田兴恕……6589, 6800, 6926
田雄……750, 929, 977, 1138, 1161, 1260, 4255
田志勤……3109

铁

铁保……4143, 4144, 4578, 4672, 4848, 4884, 4949, 4986, 4988, 4999, 5007, 5029, 5033, 5041, 5053, 5064, 5079, 5097, 5116, 5130, 5132, 5257, 5265
铁鉉……4234
铁良……8709, 8712, 8731, 8732, 8739, 8748, 8782, 8784, 8796, 8806, 8810, 8819, 8831, 8839, 8847, 8849, 8864, 8877, 8878, 8882, 8886, 8890, 8913, 8980, 8997, 9004, 9022, 9029, 9048, 9130, 9132

廷

廷雍……8603, 8613, 8616

廷珍……5501

同

同兴……5060, 5062, 5202, 5206, 5208, 5228, 5258, 5276

佟

佟彩凤……960
佟凤彩……1328
佟国纲……1600, 1899, 1948, 1951, 1953, 2848
佟国勷……2498
佟国维……1601, 1948, 1951, 1957, 2046, 2290, 2294, 2295, 2475, 2632, 2793, 2805, 3105, 3575
佟国祚……155
佟济……5570
佟图赖……649, 861, 1600
佟养甲……874, 990
佟养士……152
佟养性……152, 235, 419, 420, 449
佟正笏……6053, 6105, 6109, 6119

童

童凤三……3872
童光荣……3362
童槐……5428
童容海……6739

图

图恩德……4264
图尔炳阿……3555, 3577, 3579, 3611, 3615, 3786
图尔宸……1119
图尔格……215, 216, 348, 398, 402, 407, 488, 556, 596, 647, 651, 668, 856, 859
图尔海……2299
图尔璊……3740, 3784, 3823, 3824
图海……1047, 1396, 1411, 1434, 1513, 1544, 1546, 1547, 1563, 1571, 1572, 1574, 1581, 1654, 1706, 2229, 2484, 3024
图赖……407, 511, 613, 618, 646, 647, 689, 696, 790, 856, 976, 1079, 1183, 1953, 2573, 2805
图勒玛齐……3811

图理琛……2368, 2416, 2440, 2875, 2877
图伦……108
图明阿……4334
图宁……5326
图思德……4210, 4228, 4256, 4258, 4270, 4352

涂

涂喜……4542

涂

涂逢辰……3311
涂文钧……6253
涂喜……4576
涂以钠……5407
涂镇兴……6437
涂宗瀛……7239, 7480, 7487, 7498, 7559, 7655

屠

屠仁守……7903, 7943, 7948, 7959, 7988
屠沂……2321

土

土国宝……838, 909, 920, 983, 1370
土蛮……15
土蛮汗……63
土舍良尔吉……3514, 3560

吞

吞齐……569, 692, 705, 787, 856, 863, 875, 1032, 1043, 1099
吞齐喀……569, 692, 705, 787, 856

屯

屯齐……666
屯泰……805, 1091, 1126, 1138, 1140, 1176, 1646

托

托合齐……2259, 2268, 2276, 2280, 2296, 2339, 2352, 2358, 2364, 2381, 2388, 2402
托和……2275
托浑布……5881
托津……3192, 5032, 5039, 5054, 5114, 5127, 5133, 5149, 5160, 5229, 5239, 5243, 5245, 5257, 5275, 5277, 5290, 5362, 5375, 5380, 5389, 5403, 5410, 5411, 5423, 5496, 5542, 5544, 5581, 5595, 5640, 5642, 5643, 5656, 5657, 5762, 5766, 5845

托克湍……8041，8042
托隆……4147
托伦泰……3769
托明阿……6266，6270，6276，6277，6278，6292，6333，6334，6354，6362，6377，6387，6406，6428，6429，6525，6620，6652
托时……3034
托庸……3397，3419，3449，3829

脱

脱利古……7674，7675，7676，7683，7684，7686，7691，7698，7772

妥

妥明……6889，6898，6925，6947，7200

瓦

瓦德西……8607，8608，8617，8620，8648，8651，8680
瓦克达……349，515，519，875，899，901，906，918，920，947，979，992，1011

完

完颜伟……3407

万

万超……5826，6020
万承风……4356
万方雍……5531
万福……4321
万福华……8793
万贞珍……6104
万国宣……3529
万汴……7，8，9，11，20，21
万经……2146
万年……1556
万青藜……6774，6797，7097，7163，7183，7331，7613，7635
万世德……68
万斯大……2019
万斯同……2019，2134
万元吉……775，809
万正色……1659，1668，1675，1684，1697，1748，1766

汪

汪安钧……6845
汪本铨……6252
汪霖……2205
汪大燮……8707

汪道昆……77
汪德容……2744
汪丁泗……5856
汪份……2146
汪凤藻……7674, 8042, 8064, 8080, 8120, 8121, 8123, 8125, 8143
汪海洋……6739, 6758, 6859, 6860, 6861, 6864, 6895, 6931, 6934, 6948, 6972, 6973
汪灏……2146, 2357
汪辉祖……4222
汪精卫……8827, 8830, 8842, 8843, 8845, 8925, 8989, 9021, 9029, 9110, 9125
汪景祺……2796, 2959, 3236, 3237, 3728
汪康年……8360, 8369, 8382, 8461, 8462, 8504, 8543, 8598, 8600, 8645, 8730, 8913
汪可受……155, 163, 172
汪懋麟……1398
汪鸣銮……6938, 8117, 8297, 8323, 8341
汪彭年……8905
汪圻……4708
汪启淑……4168
汪日章……5090
汪荣宝……8879, 9066, 9067, 9136
汪如洋……4336
汪如渊……5351
汪汝瑮……4168
汪士竑……2058
汪守和……4763, 5642
汪树渭……5484
汪澍……2364
汪腾龙……4144
汪廷玙……3537, 4143, 4396
汪廷珍……4578, 4625, 5410, 5422, 5460, 5484, 5504
汪琬……1118
汪宪……3461
汪新……4837
汪学金……4356
汪彦博……5362
汪应铨……2537
汪瀛……4906
汪镛……4222
汪由敦……2629, 2744,

3271, 3277, 3281, 3384, 3467, 3497, 3539, 3541, 3556, 3590, 3593, 3606, 3608, 3814, 3878, 3883, 4195
汪扎勒……3355, 3368, 3385
汪兆麟……719
汪志伊……4577, 4895, 4913, 4988, 4994, 5016, 5049, 5060, 5063, 5078, 5188, 5196, 5206, 5303, 5407
汪中……4720

王

王安多尼……3545
王安国……2744, 3392, 3421, 3504
王安之……8857
王翱……99
王昶……3706, 4034, 4050, 4051, 4174, 4231, 4407, 4598
王承勋……2572
王承胤……684
王城继……7304
王崇安……3056
王宠惠……9123
王传……2693
王春煦……4222
王聪儿……4807, 4808
王亶望……4054, 4166, 4193, 4272, 4273, 4299, 4310, 4332, 4333, 4353, 4358, 4362, 4363, 4365, 4372, 4373, 4377, 4378, 4394, 4397, 4400, 4401, 4402, 4404, 4405, 4412, 4415, 4483, 4666, 4743
王得禄……4560, 5134
王得仁……853, 858, 860, 864, 867, 872, 884, 885
王德榜……6777, 6861, 6934, 6948, 6973, 7255, 7689, 7703, 7705, 7718, 7719, 7732, 7771, 7786, 7795, 7810
王登联……1328, 1384, 1389, 1390, 1392, 1443, 2213
王登廷……4872
王甸……2214
王鼎……2679, 4763, 5530, 5552, 5595, 5596, 5642, 5654, 5655, 5687, 5774, 5791, 5818, 5819, 5906, 5908, 5926, 5933

王度昭……2132, 2349
王铎……700, 722, 733, 743, 746, 747, 749, 880, 906, 4255, 4614
王尔烈……4120
王尔扬……4286
王奉阿……5994
王夫之……1975, 8968
王伏林……4277
王福……4064
王抚棠……4635
王辅……2408
王辅臣……1287, 1509, 1535, 1541, 1542, 1544, 1546, 1550, 1552, 1553, 1554, 1560, 1570, 1581, 1614, 1707, 2099, 4581
王纲明……2120
王杲……2, 3, 7, 15, 25, 26, 32, 59, 76, 77
王赓荣……7419
王光裕……1586
王光祖……4806, 4829
王广心……893
王广荫……5484
王国安……1786, 1820
王国昌……2117, 2134, 2144, 2153, 2154, 2167
王国栋……145, 1674, 2845, 2938, 3025, 3106, 3270
王国光……967, 1138, 1388, 1681
王国维……8986
王和顺……8957
王宏祚……1398, 1445
王鸿绪……1495, 1695, 1715, 1788, 1819, 1927, 1977, 1995, 2008, 2011, 2093, 2134, 2147, 2167, 2187, 2189, 2197, 2199, 2205, 2223, 2233, 2238, 2243, 2247, 2283, 2294, 2312, 2317, 2346, 2440, 2589, 2591, 2671, 2791, 2797, 3317
王鸿仪……5559
王化澄……906
王化贞……213, 220, 221, 227, 233, 234, 237, 243, 250, 251, 255, 268, 509, 1167
王翠……1606, 2526
王会……3687
王玑……2938

王际华……3461, 3934, 4156, 4235
王继文……2068
王家壁……7505
王家相……5124, 5436
王嘉鼎……5139
王检……3875, 3977, 3998
王鉴……1606, 2526, 2551
王杰……3891, 4222, 4287, 4578, 4599, 4625, 4773, 4797, 4849, 4973, 5018
王金铭……9128
王进宝……1545, 1560, 1575, 1654, 1655
王景淳……5990
王景灏……2564, 2749, 2778
王敬铭……2402
王九龄……1730
王凯泰……6917, 7180, 7240, 7257, 7262, 7290, 7302, 7324, 7351, 7378, 7394, 7395
王闿运……6399, 6723
王康……2865
王宽……4207
王奎甲……7142
王赉……2402
王丽南……5062
王鎏……5804, 5805
王龙文……8298
王履谦……6252
王伦……4203, 4205, 4226, 4266, 4269, 4277
王茂荫……6175, 6261, 6269, 6330, 6362, 6394, 6432, 6496, 6529, 6537, 6974
王懋赏……4944
王鸣盛……3706, 4534, 4809
王命岳……1171
王囊仙……4786
王念孙……4157, 4222, 4837, 5158, 5700
王念祖……1310
王宁烨……4947
王培佑……8493
王鹏运……8345
王不烈……3388
王普……4201
王溥……4201

王圻……5026
王琦……4208
王启祚……1147
王清……1355，1445，1454，2120，2747，4762，4854，5677，8740，8770，8866，8935，8998
王清任……5677
王勍……3653
王庆云……2760，3328，4017，4067，4629，6209，6281，6384，6574
王然……2243
王人文……9057，9070，9079，9081，9100，9103，9136
王仁堪……7455
王日藻……1118，1887，2093
王日章……5132
王瑞徵……5603
王三槐……4772，4775，4790，4791，4794，4795，4802，4816，4827，4853，4952，4966
王森……253
王劭廉……9019
王绍兰……5407
王绅……2093，2187
王师……4363
王时敏……1673
王士俊……2592，2934，3013，3048，3081，3127，3158，3160，3172，3174，3218，3239，3243
王士任……3312
王士珍……9116
王士禛……1615，1754，2152，2306，2341
王士禛……1202
王士正……2119
王世琛……2364
王世绂……5502，5532
王世琪……9041
王世钦……304
王世祯……1963
王世忠……150，253
王式丹……2146
王守善……8819
王寿彭……8734
王书常……5139
王树勋……5296
王澍……2683
王舜……2670

王燧……4353, 4358
王台……20, 117
王太岳……3384, 4228, 4231
王镗……4175
王韬……6409, 6449, 6767, 7245, 7315, 7436, 8399, 8403, 9127
王天相……465
王廷赞……4272, 4352, 4358, 4359, 4363, 4365, 4400
王廷诏……4761, 4795, 4798, 4799, 4807, 4808, 4906, 4915, 4920, 4944, 4966
王巍……4062
王维珍……2004
王玮庆……5633, 5637, 5874
王文锦……8178
王文奎……823
王文韶……6213, 7239, 7248, 7251, 7258, 7262, 7271, 7324, 7351, 7357, 7373, 7482, 7484, 7511, 7550, 7583, 7635, 7655, 7659, 7678, 7994, 8013, 8020, 8226, 8256, 8266, 8271, 8289, 8290, 8292, 8301, 8307, 8314, 8325, 8328, 8333, 8341, 8342, 8348, 8362, 8363, 8379, 8380, 8398, 8406, 8409, 8420, 8425, 8430, 8437, 8442, 8447, 8459, 8488, 8536, 8568, 8573, 8605, 8648, 8653, 8667, 8671, 8673, 8676, 8684, 8687, 8704, 8720, 8731, 8741, 8745, 8761, 8819, 8915, 8985
王文雄……4819, 4902
王文毓……7863
王文苑……5483
王文在……7100
王文治……2780, 3872
王凡堂……15
王锡……4210
王锡阐……939
王锡蕃……3960, 8465, 8486
王锡侯……4275, 4279, 4321
王锡爵……1673, 2590, 6847
王锡麟……7136
王锡朋……5911

王熙……1111, 1120, 1143, 1146, 1179, 1295, 1298, 1300, 1324, 1389, 1400, 1406, 1463, 1520, 1524, 1627, 1729, 1734, 1771, 1779, 1780, 1786, 1788, 1796, 1817, 1821, 1827, 1828, 1830, 1833, 1839, 1845, 1853, 1859, 1867, 1872, 1877, 1900, 1927, 1934, 1941, 1956, 2011, 2058, 2091, 2123, 2160, 2185, 2601, 6170, 6602, 6629
王先谦……377, 487, 2678, 2702, 6938, 7527, 7528, 7538, 7539, 7609, 7938, 8387, 8390, 8400, 8427, 8428, 8429, 8788, 9033
王象乾……251, 366
王新命……1788, 1914, 2072, 2101, 2119
王鑫……6289
王顼龄……2402, 2443, 2601, 2660, 2669, 2791
王勗……1251
王珣……4208
王掞……1454, 2093, 2187, 2280, 2402, 2456, 2499, 2522, 2591, 2651, 2660
王燕绪……4402
王瑶台……5011
王一亭……8945
王以衔……4734
王益朋……1118
王懿……2259, 2335, 2537
王懿德……4425, 6230, 6261, 6284, 6293, 6338, 6380, 6426, 6439, 6498, 6516, 6518, 6521, 6550
王懿荣……7566, 7975, 7991, 8116, 8542, 8628, 8759
王懿修……5050, 5124, 5230
王引之……4857, 5340, 5354, 5382, 5407, 5436, 5449, 5484, 5642, 5741
王应元……1021, 1041, 6826, 6827, 6828
王永吉……682, 683, 684, 840, 959, 1010, 1012, 1023, 1035, 1082, 1092, 1116, 1135, 1185, 1188
王有龄……6573, 6639,

6709, 6719, 6744, 6746
王右曾……3706
王余昌……5427
王裕丰……5270
王愈安……4605
王元启……3706
王原祁……1454, 2457, 2551
王圆箓……8557
王源……2357
王曰温……1721
王玥……5774
王云锦……5451
王云岫……5570
王允成……4253
王允辉……5357
王宰善……8820
王在晋……251
王藻……6252
王泽……5213
王泽弘……1118
王增……4120
王赠芳……5628
王占元……8849, 9068, 9119
王照……6678, 6800, 7940, 8450, 8466, 8470, 8488, 8491, 8497, 8511, 8545, 8627, 8639, 8738, 8763, 8989
王桢……1076
王之臣……315, 350
王之春……8194, 8328, 8489, 8578, 8592, 8598, 8725, 8736, 8793
王之麟……2776
王之枢……2443
王芝祥……9111
王植……2592, 5774
王致诚……3870
王子重……4620
王紫绶……793
王宗诚……4599, 5273
王遵训……1202

旺

旺住外兰……8

威

威里斯……4945
威妥玛……6329, 6342, 6530, 6535, 6555, 6660, 6661, 6667, 6669, 6682, 6716, 6718, 6783, 6832, 6957, 6958, 6984, 6993, 7163, 7174, 7207, 7302,

7333, 7347, 7349, 7372, 7374, 7380, 7382, 7383, 7385, 7386, 7389, 7393, 7396, 7400, 7403, 7415, 7416, 7420, 7421, 7422, 7423, 7427, 7429, 7430, 7432, 7446, 7457, 7464, 7529, 7540, 7567, 7568, 7599, 7609, 7666, 7699, 7847

韦

韦昌辉……6124, 6143, 6169, 6170, 6177, 6181, 6233, 6244, 6267, 6273, 6303, 6307, 6325, 6346, 6367, 6438, 6444, 6447, 6448, 6449, 6450, 6451, 6452, 6453, 6454

韦廉臣……7914

韦谦恒……3934, 4228

韦正……6150, 6166, 6168, 6178, 6202

惟

惟勤……1037, 1990, 4862, 6046

维

维禄……6277

维纽斯……2168

伟

伟烈亚力……6473, 6509

委

委黎多……5022

卫

卫既齐……2093

卫荣光……7903

卫汝贵……8049, 8116, 8134, 8136, 8142, 8145, 8146, 8151, 8161, 8179, 8180, 8189, 8211, 8212, 8220, 8221, 8233, 8240, 8243

卫廷璞……3450

卫哲治……3689, 3695, 3728, 3734, 3753, 3877

卫周祚……1208, 1215, 1222, 1240, 1251, 1262, 1411, 1435, 1729, 1749, 2185

魏

魏定国……2214, 2898, 3487, 3539, 3541

魏琯……959, 1067, 1074, 1086, 1092, 1214, 1272

魏光焘……7125, 7141, 7759, 8005, 8006, 8014, 8035, 8067, 8081, 8085, 8157, 8175,

8209, 8219, 8235, 8264, 8268, 8290, 8303, 8333, 8365, 8366, 8394, 8409, 8579, 8598, 8709, 8728, 8733, 8738, 8769, 8773, 8786, 9107
魏瀚……7618, 9019
魏经国……2780
魏山崃……2214
魏塾……4334
魏廷珍……2402, 2869, 3102, 3168, 3174, 3332
魏禧……1663, 1683
魏象枢……793, 979, 1469, 1484, 1548, 1557, 1635, 1639, 1643, 1648, 1650, 1657, 1665, 1667, 1671, 1679, 1698, 1714, 1721, 1723, 1724, 1731, 1784, 1841, 1842, 1956, 2007, 2213
魏学盛……4950
魏耀照……5004
魏裔介……793, 1149, 1151, 1217, 1218, 1235, 1263, 1265, 1275, 1276, 1280, 1310, 1312, 1323, 1363, 1411, 1454, 1456, 1462, 1548, 1743, 1773, 1845, 2214
魏裔讷……1310, 1456
魏元烺……5771, 5824
魏元煜……5413, 5428, 5447, 5481, 5505, 5534, 5535, 5536
魏源……1522, 2701, 2916, 3717, 3721, 3723, 3857, 3884, 3906, 4568, 4573, 4640, 4703, 4750, 5649, 5687, 5887, 5889, 5909, 5910, 5919, 5976, 6086, 6087, 6475, 6537, 7551
魏藻德……681, 682, 687
魏忠贤……192, 198, 229, 243, 255, 261, 278, 288, 290, 292, 298, 304, 315, 322, 333, 335, 336, 341, 350, 351, 353, 356, 375, 380, 390, 433, 477, 686, 702, 705, 741, 771, 791, 802, 917, 1126, 1358, 1548, 1979, 2018, 2121, 2147, 2311, 2590
魏珠……2628, 2660, 2676

温

温葆淳……6252
温葆深……7308
温承惠……5084, 5106, 5130, 5195, 5202, 5204, 5228, 5229, 5238, 5239, 5242
温春……4820, 4889
温达……2227, 2273, 2295, 2327, 2338
温代……1675, 1697, 1764
温福……4102, 4120, 4128, 4131, 4138, 4139, 4140, 4150, 4155, 4157, 4158, 4159, 4170, 4171, 4172, 4175, 4186, 5117
温姐……8, 20
温齐……1383
温士贵……2689
温生才……9068
温世霖……9054
温体仁……477, 791, 933, 1365
温子绍……7331
温宗尧……9026, 9028, 9039, 9118, 9123

文

文安之……895, 922, 946, 1223
文弼……5107
文彬……2985, 3089, 3682, 4392, 4619, 4620, 6757, 7240, 7249, 7264, 7268, 7288, 7304, 7324, 7351, 7362, 8058, 8080
文彩……6386
文冲……5908
文孚……3192, 5200, 5214, 5374, 5389, 5403, 5411, 5423, 5521, 5534, 5595, 5596, 5640, 5642, 5741, 5750, 5757, 5781
文干……5456
文幹……4857
文格……7423, 7428, 7434, 7518, 7526, 7527
文桂……6214
文翰……1611, 1825, 6071, 6073, 6078, 6088, 6096, 6097, 6098, 6101, 6119, 6126, 6153, 6254, 6256, 6267, 6272, 6284, 6309, 6310, 6312, 6379

文俊5460, 6382, 6394, 6461, 6474, 6477, 6632, 6649, 6652, 8288
文恪……5403
文麟……4498, 7313, 7335, 7336
文谦……6354, 6355, 6489, 6863
文庆……4442, 4448, 5460, 5714, 5723, 5754, 5800, 5809, 5990, 6007, 6022, 6052, 6070, 6110, 6115, 6140, 6161, 6221, 6234, 6246, 6247, 6248, 6327, 6402, 6407, 6414, 6416, 6430, 6438, 6462, 6466, 6467, 6468, 6713
文瑞……6295, 6713, 8595, 9103
文绶……4122, 4147, 4153, 4158, 4172, 4192, 4203, 4244, 4245, 4292, 4314, 4360, 4377, 4394
文硕……7179, 7850, 7916, 7920, 7925, 7926, 7928, 7929, 7950, 8024, 8056, 8071
文泰……5483
文悌……8453
文廷式……8005, 8116, 8147, 8205, 8227, 8242, 8314, 8346, 8347, 8482, 8584
文同书……8298
文蔚……4939, 5757, 5868, 5870, 5906, 5914, 5922, 5923, 5924, 5926, 5929, 5931, 5954, 5964, 5965, 5966, 7641, 7655, 7668, 7669, 7686, 7912, 7913, 7933, 7937, 7947, 9113
文锡……7360
文祥……5757, 5776, 5787, 6013, 6597, 6659, 6660, 6663, 6664, 6666, 6684, 6706, 6714, 6733, 6734, 6735, 6782, 6800, 6856, 6874, 6875, 6908, 6932, 6962, 6967, 6999, 7000, 7029, 7037, 7044, 7090, 7091, 7100, 7157, 7181, 7182, 7216, 7218, 7219, 7222, 7257, 7262, 7263, 7266, 7301, 7326, 7336, 7339, 7341, 7346, 7354, 7359, 7371, 7410, 7419, 7461, 7589, 7680, 7688, 7700
文耀……9020

文郁……404, 406, 8042
文煜……6386, 6519, 6520, 6570, 6577, 6584, 6618, 6620, 6641, 6646, 6668, 6672, 6674, 6707, 6721, 6803, 6816, 6912, 6923, 7138, 7217, 7240, 7257, 7262, 7263, 7268, 7397, 7700
文徵明……4148
文治……385, 1737, 3872, 8435, 8740, 8852, 9118

翁

翁方纲……3664
翁同龢……6434, 6753, 6977, 6978, 7047, 7137, 7176, 7244, 7271, 7322, 7340, 7359, 7360, 7398, 7505, 7510, 7519, 7522, 7523, 7549, 7555, 7566, 7579, 7583, 7593, 7594, 7595, 7604, 7631, 7655, 7659, 7664, 7678, 7687, 7692, 7693, 7700, 7701, 7705, 7706, 7707, 7712, 7752, 7773, 7774, 7776, 7777, 7778, 7780, 7781, 7784, 7793, 7842, 7846, 7847, 7858, 7876, 7881, 7889, 7895, 7915, 7922, 7949, 7954, 7955, 7988, 8007, 8024, 8051, 8063, 8135, 8136, 8150, 8176, 8177, 8181, 8188, 8189, 8202, 8205, 8207, 8211, 8215, 8231, 8234, 8238, 8239, 8240, 8241, 8242, 8243, 8245, 8254, 8255, 8259, 8263, 8264, 8273, 8276, 8278, 8296, 8300, 8313, 8314, 8331, 8332, 8334, 8335, 8336, 8338, 8339, 8344, 8349, 8352, 8353, 8366, 8370, 8371, 8379, 8383, 8405, 8406, 8410, 8433, 8434, 8435, 8436, 8483, 8497, 8504, 8510, 8584, 8601, 8668, 8676, 8776, 8972, 9001, 9015
翁同爵……7242, 7244, 7348, 7439
翁同书……5874, 6150, 6429, 6542, 6543, 6568, 6579, 6587, 6593, 6618, 6667, 6698, 6701, 6730, 7510
翁心存……5460, 5789, 6299, 6360, 6463, 6547, 6629, 6630, 6764, 6798, 7291, 8776

翁元圻……5304
翁曾桂……7505
翁曾源……6824

倭

倭赫……1356
倭克精额……6277
倭良嘎里……7126, 7158, 7330, 7532
倭伦……2084
倭仁……5622, 6112, 6113, 6217, 6641, 6764, 6774, 6788, 6874, 6928, 6932, 6955, 6962, 7046, 7048, 7049, 7055, 7102, 7121, 7183, 7222, 7224, 7248, 7291, 8776
倭什布……4819, 4909, 4925, 5007, 5022, 5060
倭什珲布……6741, 6874, 7029
倭兴阿……5852

卧

卧乌古……5900

渥

渥巴锡……4108, 4116, 4121, 4123, 4127, 4149, 4213, 4218
渥赫……463, 926, 1221, 1263

乌

乌尔恭额……5718, 5723, 5772, 6546
乌尔恭泰……5824
乌尔卿额……5229
乌尔清阿……6488
乌赫图……3362
乌兰泰……6150, 6160, 6162, 6168, 6169, 6177, 6179, 6180, 6184, 6185, 6198, 6199, 6206, 6207, 6210
乌勒德春……6987
乌勒登……3719
乌凌阿……5557
乌沙科……6481
乌什哈达……4197, 4213, 4226

吴

吴八月……4728, 4741, 4745
吴巴海……459, 463, 507, 527
吴邦庆……4763, 5401, 5729

吴必达……4062, 4075
吴昌寿……6864, 6945, 6988
吴长庆……6761, 6820, 7014, 7579, 7604, 7648, 7649, 7650, 7652, 7656, 7657, 7710, 7726, 7761, 7782, 7918, 8349, 8668
吴椿……5189, 5623, 5772
吴存礼……2659
吴达……959
吴达禅……2067
吴达海……618, 665, 826, 964, 1001, 1098
吴达礼……1067, 1153, 2278
吴达善……3810, 3838, 3863, 3889, 3922, 3931, 3932, 3960, 3974, 4005, 4083, 4096, 4098, 4100, 4122
吴大澂……7100, 7466, 7559, 7605, 7612, 7613, 7630, 7635, 7643, 7657, 7658, 7684, 7713, 7762, 7763, 7764, 7767, 7768, 7783, 7786, 7792, 7803, 7866, 7867, 7937, 7945, 7947, 7961, 7962, 7963, 8015, 8152, 8175, 8215, 8219, 8257, 8258, 8262, 8266, 8267, 8268, 8273, 8304, 8330, 8333
吴德潇……8360
吴鼎……3589
吴尔占……2616, 2815
吴芳培……5398
吴凤岭……9068
吴凤藻……6275, 7199
吴福年……6013
吴光庚……1310
吴光悦……5676
吴涵……2147
吴赫……2100
吴宏洛……7910
吴鸿……3630
吴鸿恩……7284
吴瑛……4599
吴家骐……3356
吴趼人……8759
吴健彰……6069, 6246, 6254, 6261, 6265, 6272, 6281, 6285, 6328, 6329, 6341, 6342, 6382, 6383

吴杰……5362，5560，5586，5774，7814，7815
吴介璋……9068，9106
吴金……3264
吴金魁……5986
吴进义……3651，3668
吴景濂……9012，9052，9114
吴璥……4287，5054，5089，5113，5116，5127，5136，5147，5158，5387，5388，5396，5397，5422，5466
吴璥议……4859
吴敬恒……5337
吴敬荣……7343，8173，8175
吴敬梓……3717
吴炯……8959
吴筠孙……8117
吴可读……6121，7519，7547
吴克善……331，532，1239
吴兰修……5739
吴老四……3362
吴历……2551
吴良辅……1201，1204
吴麟徵……682
吴隆元……2777
吴陇登……4728，4729，4735，4763
吴鲁……8005
吴禄贞……9003，9108，9111
吴泌……2369
吴敏树……7320
吴明烜……1364
吴明烜……1434
吴其浚……5337，5989
吴其泰……5398，5690
吴清鹏……5337
吴仁杰……6938
吴荣光……4857，5730，5769
吴荣楷……5905
吴如孝……6261
吴汝纶……6938
吴汝义……788
吴三桂……598，603，607，609，612，615，623，627，631，634，644，645，651，657，682，683，684，688，691，693，

694, 695, 697, 698, 708, 710, 717, 726, 728, 753, 861, 887, 936, 978, 994, 995, 1008, 1010, 1019, 1059, 1084, 1153, 1193, 1202, 1203, 1205, 1215, 1221, 1226, 1229, 1230, 1232, 1235, 1252, 1253, 1267, 1268, 1271, 1275, 1277, 1280, 1284, 1286, 1287, 1290, 1296, 1330, 1340, 1344, 1348, 1371, 1374, 1388, 1401, 1412, 1492, 1495, 1499, 1502, 1505, 1506, 1507, 1508, 1510, 1511, 1515, 1516, 1517, 1518, 1519, 1521, 1523, 1524, 1525, 1528, 1529, 1531, 1535, 1538, 1542, 1545, 1549, 1550, 1551, 1552, 1555, 1556, 1557, 1559, 1560, 1564, 1565, 1568, 1570, 1571, 1572, 1575, 1578, 1579, 1591, 1594, 1602, 1614, 1622, 1623, 1624, 1625, 1627, 1629, 1651, 1656, 1670, 1673, 1681, 1687, 1692, 1698, 1703, 1706, 1716, 1726, 1743, 1746, 1784, 1822, 1857, 1860, 1975, 2068, 2071, 2121, 2126, 2201, 2204, 2221, 2502, 2506, 2520, 2824, 2958, 3652, 3787, 3793, 4581, 4615, 4749, 6232, 8888

吴尚贤……3637

吴绍诗……4042

吴甡……703, 1399

吴升……2780

吴胜兆……834

吴省兰……4842

吴省钦……4672

吴士功……3865, 3873

吴士鉴……8063

吴世琮……1681

吴世璠……1614, 1700, 1706

吴世霖……1521

吴绶诏……3537

吴树梅……7419

吴嗣爵……3011, 4203

吴台寿……6815

吴坛……3891, 4056, 4200, 4339

吴棠……6196, 6782, 6873, 6877, 6878, 6905, 6922, 6925, 6939, 6945, 7014, 7062,

7068, 7082, 7120, 7144, 7146, 7161, 7164, 7171, 7192, 7195, 7207, 7221, 7249, 7258, 7270, 7324, 7335, 7344, 7428, 7526
吴天半……4729, 4741
吴琠……1251, 2012, 2058
吴廷琛……4950
吴廷栋……6879, 6904, 6928, 6932
吴廷刚……5252
吴廷燮……4763
吴廷义……4741, 4774
吴廷桢……2146
吴伟业……688, 1043, 1045, 1111, 1143, 1145, 1157, 1314, 1473, 4522
吴炜……3359, 3469
吴文焕……2592
吴文镕……5382, 5813, 5970, 5979, 6052, 6064, 6079, 6089, 6166, 6305, 6327
吴文世……4435
吴无炳……7324
吴锡龄……4222
吴锡麒……4222
吴夏……5938
吴襄……432, 682, 683, 691, 692, 693, 695, 697, 2402
吴信中……5099
吴兴祚……1618, 1668, 1684, 1691, 1766
吴熊光……4797, 4866, 4944, 4965, 4993, 5003, 5007, 5035, 5036, 5039, 5048, 5053, 5066, 5079, 5082, 5089, 5093, 5103, 5105, 5108, 5124, 5129, 5202
吴煦……6603, 6606, 6628, 6639, 6688, 6690, 6699, 6757, 6762, 6769, 6796, 6799, 6804, 6806, 6914
吴峋……7690, 7818
吴荫培……8005, 8814
吴应棻……3263
吴应枚……1656, 1706
吴应熊……1521, 1614
吴英……2240, 4342
吴永……8670, 8680, 8977
吴玉……5139

吴玉墀……4168
吴玉纶……4356
吴郁生……7456
吴元炳……7318, 7324, 7351, 7362, 7416, 7517, 7565
吴苑……1730
吴昭平……4617
吴兆骞……442, 1191, 1808
吴兆有……7761, 7764, 7782, 7783, 7793, 7918
吴贞毓……1079
吴振棫……2990, 4602, 5273, 5790, 6460, 6515
吴正治……1568, 1714, 1734, 1759, 1780, 1786, 1828
吴之黼……4445, 4446

五

五灵泰……5004

伍

伍长华……5273
伍崇曜……6458, 6504, 6846
伍岱……4139, 4140
伍辅祥……6388
伍光建……9019
伍贵文……6845
伍拉纳……4575, 4577, 4587, 4604, 4673, 4708, 4734, 4742, 4743
伍弥泰……3783, 4446, 4497
伍弥乌逊……4922
伍绍荣……5798, 5831, 5832, 5833
伍廷芳……8269, 8283, 8294, 8295, 8331, 8334, 8423, 8425, 8432, 8459, 8463, 8534, 8598, 8691, 8706, 8726, 8732, 8740, 8755, 8771, 8772, 8810, 8811, 8813, 8828, 8838, 8851, 8907, 9109, 9118, 9123, 9129, 9130, 9131

武

武拜……2366
武昌显……6210
武承谟……2132
武尔吉代……69, 107, 216
武格……3079
武进升……3732, 3763
武隆阿……5445, 5507,

5554, 5558, 5561, 5573, 5595, 5598
武隆额……6922, 6995
武明良……6855, 6872, 6873
武纳格……92
武训……7950
武振关……4923

西

西津泰……4791
西凌阿……6234, 6269, 6271, 6278, 6298, 6333, 6334, 6379, 6388, 6476, 6648, 6659
西宁……4299

希

希尔艮……613, 856, 901, 954
希福……92, 286, 376, 525, 533, 539, 543, 544, 545, 570, 575, 594, 610, 626, 954, 964, 983, 991, 999, 1014, 1020, 1024, 1440, 1441, 1623, 1746, 1860, 1958, 2310, 2325, 2417
希福纳……2325, 2417
希什科夫斯基……4366
希什马寥夫……6881
希贤……8736
希元……49, 50, 53, 54, 7630, 7802, 7917

锡

锡宝……4846
锡保……2866, 2884, 2965, 3017, 3061, 3062, 3085, 3089, 3104, 3113, 3122, 3123
锡翰……646, 665, 848, 856, 859, 921, 924, 925, 950, 967, 996, 997, 998
锡良……8356, 8395, 8396, 8684, 8728, 8737, 8756, 8763, 8794, 8801, 8805, 8812, 8837, 8875, 8879, 8903, 8994, 8997, 8999, 9005, 9018, 9034, 9041, 9047, 9048, 9052, 9055, 9057, 9068, 9070, 9116
锡霖……6892
锡纶……6835, 7239, 7317, 7358
锡珍……7741, 7803, 7817, 7863

熙

熙昌……5407

熙麟……8318

席

席宝田……6759，6886，6897，6900，6915，7087，7127，7194，7195，7253

席尔达……2046，2132，2222

席哈纳……2216

席纳布库……996，998

席珠……1889

席柱……2228，2474

席缵……4228

喜

喜尔……5858

喜明……5311

喜塔腊氏……2

禧

禧恩……5403，5464，5498，5627，5642，5664，5698，5714，6222

遐

遐龄……5004

夏

夏逢龙……1905，1911

夏国相……1656，1706

夏人佺……1309

夏如春……3463

夏瑞芳……8373

夏寿康……8734

夏寿田……8435

夏天佑……3311

夏同龢……8435

夏完淳……835

夏燮……5862，5889，5896，5942

夏允彝……834，836

夏曾佑……8005，8384，8846

夏之时……9117

先

先福……5121

鲜

鲜大川……4966

暹

暹罗国王……3392，4359，4545，4787，4846，5085，5133，5168，5300，5389，5395，5479，5582，5990，6245

咸

咸龄……5948, 5967, 5973, 6069, 6160

绿

绿国安……1012, 1138, 1256

宪

宪德……2859, 2949, 3005, 3011, 3165, 3168

祥

祥厚……6246, 6247, 6248, 6251, 6253, 6308

祥康……5824

祥麟……3036, 7982

祥绍……5290, 5310

祥云保……5594

向

向荣……6114, 6128, 6131, 6139, 6151, 6153, 6154, 6155, 6158, 6160, 6162, 6163, 6168, 6169, 6170, 6184, 6185, 6187, 6198, 6199, 6206, 6210, 6224, 6225, 6232, 6234, 6237, 6242, 6247, 6248, 6251, 6255, 6258, 6259, 6260, 6264, 6265, 6266, 6268, 6272, 6273, 6276, 6282, 6283, 6290, 6303, 6306, 6309, 6313, 6329, 6344, 6345, 6350, 6354, 6356, 6367, 6368, 6369, 6372, 6373, 6375, 6376, 6377, 6378, 6383, 6384, 6390, 6409, 6410, 6417, 6419, 6421, 6425, 6434, 6437, 6438, 6439, 6443, 6455, 6461, 6470, 6640, 6794, 6882, 7043, 7766, 8477, 8741, 8958

向瑶……4951

香

香如[1]……3916

萧

萧昌……5289

萧朝贵……6115, 6124, 6131, 6142, 6143, 6146, 6169, 6177, 6181, 6223, 6224, 6313, 6448, 6454

萧淳……83

萧大猷……8005

萧孚尔……7641

萧孚泗……6824, 6871, 6872, 6873, 6914

萧福禄……5578

萧捷三……6352，6362
萧锦忠……6012
萧庆高……6825
萧荣爵……8298
萧占国……4853，4860
萧占先……7943
萧震……1411
萧芝……4991，4994

小

小策凌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布……3042，3046，3505，3707
小村寿太郎……8120，8132，8134，8144
小和卓木霍集占…3769，3784，3820，3821，3826，3831，3838，3844，3861，5415
小托马斯·斯当东……4680
小王子……14

孝

孝恭仁皇后……2630
孝庄文皇后……296，948，1387，1882，2630

肖

肖朝贵……6214
肖潮翥……7102
肖镇……5343

谢

谢桓……4400
谢惠施……7339
谢济世……2846，2965，2979，3199，3231，3261，3367，3409，3417，3438，3469，3734，3892，4029，4040
谢阶树……5099
谢里万……3425
谢录正……2837
谢满禄……7688，7689，7720，7721，7722，7723，7725，7726，7727，7728，7730，7732，7733
谢旻……2984，3043，3081
谢启昆……3891，4295，4305，4880
谢溶生……3461，3877，3898
谢陞……713，731，1359
谢兴邦……5139
谢墉……3664，4356
谢增……6121

谢振定……4337
谢缵泰……8665

辛

辛从益……4599
辛泰……2299
辛文……4948

新

新柱……3397, 3538, 3546, 3679, 3703, 3718, 3850, 3851, 3878, 3887, 3901, 3915, 4352, 4919

信

信义……5063

兴

兴科……5705
兴奎……5086
兴亮……5289
兴肇……4819

星

星峩泰……2487

邢

邢玠……62, 63, 64

性

性桂……2881
性音……2847

熊

熊炳离……5552
熊成基……8978, 9020, 9023
熊墀……5343
熊赐履……1202, 1402, 1425, 1426, 1439, 1460, 1464, 1469, 1480, 1481, 1483, 1484, 1485, 1487, 1491, 1494, 1495, 1500, 1501, 1548, 1563, 1573, 1600, 1868, 1921, 1927, 1928, 1977, 2004, 2007, 2009, 2058, 2092, 2102, 2146, 2147, 2269, 2306, 2307, 2454, 2601, 2803
熊赐均……1202
熊赐瓒……1868, 1900
熊枚……4930, 4950, 5062
熊汝霖……660, 713, 751, 761, 768, 776, 819, 852
熊廷弼……78, 98, 102, 103, 105, 124, 162, 166, 169, 171, 172, 174, 175, 177, 178, 179, 183, 185, 187, 188, 189, 193, 194, 198, 201, 204,

207, 217, 221, 222, 227, 233, 234, 237, 238, 240, 243, 246, 250, 251, 255, 298, 363, 4253, 4369, 4403
熊文灿……555, 568, 569, 595, 596
熊希龄……8117, 8387, 8389, 8390, 8402, 8409, 8412, 8427, 8428, 8462, 8487, 8489, 8513, 8814, 8819, 8845, 8897, 8998
熊学鹏……3447, 3606, 3940, 4030, 4178, 4235
熊一潇……1896, 1899
熊之书……5089

秀

秀堃……5100, 5337
秀宁……5187, 5362

徐

徐安国……5249
徐邦道……7985, 8186, 8190, 8191, 8195, 8198, 8199, 8206, 8208, 8217, 8243, 8257, 8258, 8262, 8267, 8315
徐葆光……2364
徐本……3168, 3211, 3213, 3249, 3276, 3284, 3295, 3356, 3396, 3401, 3430, 3523, 4035
徐秉义……1495, 1928
徐步云……4051
徐潮……1495, 2004, 2109, 2124, 2129, 2145, 2156, 2185, 2212, 2218, 2232
徐承祖……7748, 7749, 7767, 7792, 7806, 7838, 7839, 7840, 7841, 7846, 7874, 7881, 7883, 7893, 7906
徐瑺……5769
徐定超……8923, 8936
徐端……5060, 5097, 5102
徐佛苏……9035, 9080
徐福……5954
徐郙……6774, 7064, 7360, 8117
徐公勉……9080
徐光启……379, 476, 1042, 1386, 6509
徐广缙……5398, 6063, 6073, 6077, 6078, 6088, 6091, 6096, 6097, 6098, 6101, 6106,

6107, 6108, 6120, 6126, 6128, 6129, 6131, 6133, 6150, 6153, 6164, 6165, 6166, 6176, 6186, 6193, 6220, 6221, 6224, 6232, 6234, 6237, 6277, 6505
徐鸿儒……253
徐会沣……8435, 8466, 8734
徐绩……4152, 4205, 4206, 4218
徐继畬……5552, 5974, 6009, 6011, 6027, 6087, 6205, 6965, 7044, 7045, 7320
徐建寅……7393, 8358, 8647
徐鉴牧……5302
徐晋……2176
徐景轼……7133
徐筠……3939
徐骏……3032
徐开业……5389
徐珂……6747, 7190, 8766
徐烺……4981
徐木……2537
徐培深……5652
徐启文……6595
徐杞……2364
徐谦……8734
徐乾学……1473, 1591, 1640, 1789, 1817, 1833, 1868, 1900, 1905, 1929, 1933, 1946, 1964, 1976, 1977, 2010, 2011, 2797, 4483
徐勤……8360, 8487
徐仁铸……8378, 8383, 8409, 8427, 8428, 8487, 8597
徐日升……1510, 1899, 2110, 3485
徐润……7306, 7998, 8021, 8773
徐绍桢……9068, 9113, 9114
徐士芬……5767, 5990
徐世昌……7863, 8289, 8314, 8402, 8478, 8668, 8740, 8748, 8810, 8819, 8820, 8837, 8838, 8847, 8877, 8878, 8883, 8886, 8906, 8910, 8913, 8937, 8958, 8968, 8991, 8993, 8994, 8995, 9009, 9027, 9028, 9038, 9041, 9046, 9062, 9073, 9075,

9107, 9112, 9120
徐寿……6780, 6850, 8647
徐述夔……4294, 4295, 4305, 4313, 4320, 4321
徐树铭……7064, 7781, 8297, 8435
徐嗣曾……4575, 4577, 4583
徐松……6086
徐陶璋……2412
徐特立……9035
徐天德……4772, 4774, 4790, 4791, 4794, 4803, 4816, 4821, 4829, 4830, 4853, 4854, 4860, 4897, 4906, 4915, 4926, 4952, 4966
徐天柱……4077
徐颋……5025
徐桐……6121, 7047, 7183, 7271, 7303, 7308, 7338, 7360, 7519, 7636, 7674, 7958, 8086, 8297, 8298, 8300, 8366, 8436, 8466, 8478, 8492, 8523, 8539, 8545, 8556, 8574, 8584, 8597, 8599, 8605, 8607, 8610, 8611, 8643, 8659
徐万富……4882, 4916
徐文谟……5153
徐锡麟……8915
徐旭龄……1815, 1833, 1849
徐延旭……7642, 7663, 7667, 7668, 7669, 7670, 7686, 7688, 7694, 7704, 7706, 7769, 7774, 7936
徐用仪……8201, 8604
徐有壬……6519, 6520, 6570, 6635, 6638, 6639, 6797
徐元吉……6515
徐元梦……1495, 1842, 1868, 1869, 1888, 1900, 2236, 2364, 2432, 2453, 2471, 2494, 2496, 2498, 2507, 2530, 2669, 3232, 3247, 3370, 3377, 4196, 4269
徐元文……1251, 1314, 1464, 1635, 1667, 1679, 1685, 1696, 1742, 1772, 1857, 1909, 1921, 1929, 1931, 1934, 1941, 1946, 1979, 2009, 2134
徐越……1410

徐泽醇……6080, 6085, 6089, 6095, 6107, 6165, 6166, 6275
徐占彪……7202, 7255, 7302, 7305, 7308, 7309, 7312, 7316, 7412, 7434, 7440, 7453
徐之铭……6764, 6810, 6887, 6993
徐致靖……8435, 8468, 8470, 8481, 8487, 8624
徐致祥……8066, 8086
徐倬……1495
徐鼐……678, 724, 725, 802, 1248, 6013

许

许伯政……3384
许长明……5911
许崇智……9068, 9112
许大完……2670
许道身……7283
许鼎霖……8678, 8785, 8801, 8850, 8894, 8897, 8943, 9123
许定国……730
许福喜……5783
许庚身……7741, 7774, 7791, 8101
许景澄……7100, 7586, 7603, 7710, 7722, 7818, 7831, 7835, 7836, 7849, 7851, 8009, 8035, 8068, 8076, 8081, 8085, 8099, 8106, 8129, 8157, 8176, 8206, 8291, 8296, 8298, 8304, 8307, 8314, 8319, 8320, 8321, 8322, 8341, 8361, 8368, 8385, 8418, 8501, 8518, 8569, 8574, 8597, 8599, 8604, 8610, 8627, 8643, 8659, 8673, 8699, 8976
许均……2537
许乃济……5124, 5434, 5723, 5738, 5744, 5774, 5777, 5787, 5825, 5828
许乃普……5398, 6013, 6161, 6434, 6529
许彭寿……6532
许普济……7331
许其光……6121
许球……5484, 5720, 5742, 5743, 5777, 5778, 5787
许容……3079, 3409, 3417, 3438
许汝霖……1730, 2147

许三礼……1310, 1853, 1928
许世昌……1338
许世亨……4556, 4566
许天宠……1339
许王猷……3356
许文谟……5031
许应虎……3514
许应骙……7566, 8006, 8367, 8405, 8444, 8451, 8453, 8466, 8488, 8583, 8592, 8598
许有麟……7100
许兆椿……5127
许振祎……8095
许之渐……1364
许宗扬……6271, 6335

玄

玄烨……296, 1079, 1204, 1296, 1298, 1299, 1313, 1325, 1396, 1408

薛

薛琮……4144
薛人烈……4917
薛斐尔……7599
薛奋生……1343
薛凤祚……1686
薛福成……6352, 6512, 6855, 7150, 7554, 7648, 7789, 7814, 7815, 7922, 7969, 8042, 8047, 8050, 8056, 8069, 8070, 8082, 8087, 8093, 8094, 8095, 8111, 8112, 8138
薛国用……213
薛焕……6628, 6638, 6639, 6642, 6643, 6644, 6651, 6677, 6680, 6681, 6682, 6683, 6684, 6699, 6717, 6737, 6756, 6757, 6762, 6769, 6790, 6793, 6796, 6837, 6841, 6881, 6894, 6955, 6958, 7380, 7416, 7421
薛三才……137, 146
薛田资……8494
薛馥……3260, 3388, 3610
薛允升……3825, 6434, 7827, 7828, 7852, 8076, 8102, 8220, 8297

逊

逊克尔宗……4212

雅

雅德……4496
雅尔哈齐……101

雅尔哈善……2993, 3263, 3296, 3303, 3548, 3578, 3607, 3668, 3669, 3710, 3748, 3762, 3771, 3774, 3779, 3780, 3813, 3819, 3820, 3821, 3822, 3823
雅尔姜阿……4086
雅尔图……3321, 3329, 3335
雅科比……3773
雅赖……954
雅隆阿……5496, 5497
雅齐布……2277, 2278
雅齐纳……1713
雅秦……973
雅荪……383
雅图……2221, 2299

亚

亚马勒……6091, 6100, 6101, 6108

迓

迓图……2366

延

延丰……5038, 5048, 5395
延寿……2067, 2299, 2437
延信……2565, 2569, 2575, 2578, 2614, 2617, 2643, 2658, 2659, 2673, 2675, 2775, 2888, 2908, 2996, 3048
延祉……8789, 8805

严

严复……7763, 8374, 8384, 8425, 8440, 8441, 8470, 8506, 8599, 8600, 8707, 8715, 8835, 9019, 9052, 9068
严鸿逵……2959, 3606
严金龙……4129
严烺……5772
严瑞龙……3632, 3633
严绳孙……1633
严树森……6746, 6801, 6864
严我斯……1354, 1464
严信厚……8801, 8896, 8901
严修……8789
严烟……4543
严有禧……3867
严譜……4251
严宗光……7442, 7763

阎

阎大镛……3892, 4202
阎当……2110
阎景成……3924
阎敬铭……6013, 6835, 6877, 6938, 7001, 7022, 7466, 7467, 7468, 7472, 7484, 7487, 7504, 7513, 7525, 7635, 7707, 7708, 7716, 7741, 7791, 7818, 7842, 7876, 7894, 7915, 8058, 8080, 8601
阎鸣泰……270, 341, 346
阎若璩……1360, 1760, 2171
阎书勤……8375
阎泰和……5000, 5001
阎锡山……9104, 9111
阎应元……758
阎正祥……4555

颜

颜伯焘……5909, 5915
颜焘……5824
颜光敏……1398
颜检……4981, 4982, 4986, 5002, 5005, 5014, 5021, 5027, 5030, 5043, 5062, 5183, 5196, 5202, 5291, 5446, 5469, 5470, 5534, 5643
颜时瑛……4334
颜希深……4272, 4289
颜元……2188

彦

彦巴图……5517

晏

晏臣……3397
晏端书……6477, 6483, 6487, 6521, 6808, 6814, 6815, 6831, 6840
晏多尼未仙地……4422
晏斯盛……2592, 3439, 3458
晏些卢……3424

杨

杨炳……2686
杨昌濬……6860, 7146, 7162, 7182, 7192, 7193, 7231, 7262, 7270, 7302, 7351, 7361, 7370, 7377, 7378, 7399, 7439, 7450, 7614, 7622, 7736, 7742, 7744, 7754, 7765, 7784, 7843, 7848, 7850, 7868, 7872, 7890,

7903, 7910, 7960, 7981, 8014, 8018, 8061, 8067, 8078, 8178, 8297, 8304, 8316, 8325
杨昌泗……6352
杨超曾……2442, 3265, 3276
杨崇伊……7566, 8327, 8347, 8475, 8508, 8509
杨椿……2537
杨道宾……86
杨殿邦……6061, 6066, 6092, 6248, 6251, 6255, 6261, 6277
杨殿帮……6246
杨鼎勋……6823, 6935, 7001, 7011, 7019, 7061, 7093, 7098
杨笃信……6646
杨度……8823, 8895, 8917, 8942, 8946, 8956, 8983, 8996, 9116
杨鹗……682
杨方兴……757, 919
杨芳……4929, 4980, 4999, 5007, 5061, 5063, 5245, 5246, 5248, 5447, 5507, 5560, 5568, 5576, 5594, 5595, 5596, 5645, 5648, 5712, 5713, 5722, 5731, 5893, 5897, 5898, 5901, 5905, 7254
杨镐……46, 62, 64, 105, 125, 145, 147, 149, 150, 151, 153, 155, 156, 157, 159, 160, 161, 162, 166, 167, 168, 169, 172, 173, 177, 193, 298
杨赓扬……4277
杨古利……66, 224, 267, 449, 495, 511, 524, 550
杨光先……1364, 1366, 1373, 1374, 1387, 1426, 1434, 1446, 1451, 1883
杨国桢……5609, 5612, 5613, 5700, 5915, 5921, 6147
杨灏……3799, 3803
杨鹤龄……9127
杨宏胜……9095
杨護……5132
杨吉努……323, 325
杨霁……6938
杨佳……22
杨佳努……7, 8,

9, 15, 20, 21, 73, 666
杨捷……1243, 1617, 1620, 1669
杨蒹诚……9109
杨景素……4122, 4300, 4345, 4708
杨景震……3385
杨九畹……5382
杨开第……4908
杨开鼎……3480
杨开甲……4823
杨凯……3148
杨魁……4054, 4255, 4257, 4288, 4295, 4299, 4301, 4309, 4313, 4358, 4374
杨魁星……4288
杨涟……288, 298, 304, 4253, 4369
杨琳……2447, 2474, 2534, 2542, 2558, 2570, 2571, 2598, 2669, 2769
杨麟……5712
杨龙文……3803
杨茂勋……1388, 1389, 1394, 1417, 1423, 1427, 1448
杨名高……1146
杨名时……1963, 2767, 2882, 3245
杨名扬……3109
杨乃武……7376, 7377, 7398, 7446, 7450, 8617
杨宁……4021
杨霈……6352, 6357, 6382, 6387, 6388
杨麒祥……1084
杨起隆……1506, 1680
杨起元……4757, 4768
杨衢云……8623
杨儒……7951, 8078, 8083, 8102, 8103, 8176, 8206, 8255, 8490, 8534, 8624, 8639, 8644, 8645, 8646, 8676, 8770
杨汝谷……3109
杨锐……8314, 8421, 8467, 8470, 8471, 8481, 8482, 8485, 8486, 8502, 8508, 8639
杨善……689
杨深秀……8432, 8444, 8448, 8453, 8469, 8479, 8481, 8482, 8485, 8510
杨时杰……9072
杨士玑……4352

杨士琦……8879, 8913, 8953, 9027, 9034, 9116
杨士骧……7863, 8289, 8927, 8947, 8964, 8982, 8985, 9001
杨守仁……8846
杨述曾……3384
杨泗孙……6213
杨嗣昌……418, 544, 548, 552, 554, 564, 569, 570, 582, 586, 587, 589, 594, 596, 599, 600, 610, 611, 615, 617, 620, 623, 634, 791, 816
杨嗣璟……3354
杨素蕴……1290, 1906
杨廷栋……9038
杨廷麟……775, 809
杨廷瑛……4967
杨廷璋……3796, 3799, 3865, 3898, 3913, 3943, 3944, 3950, 3956, 3957, 3999, 4012, 4104
杨通绪……6946
杨维乔……1418
杨维垣……720
杨维中……3939
杨畏知……895, 901, 970
杨文鼎……9030, 9047, 9050, 9076, 9079, 9084
杨文定……3255, 6192, 6221, 6245, 6246, 6247, 6248, 6254, 6255, 6261, 6268, 6272, 6756
杨文魁……1787
杨文乾……2813, 2917
杨文政……7015
杨希铨……5487
杨锡绂……2865, 3424, 3456, 3541, 3542, 3576, 3957, 4063
杨暹……3944
杨秀清……6075, 6122, 6124, 6137, 6142, 6143, 6151, 6169, 6177, 6178, 6182, 6185, 6188, 6189, 6198, 6201, 6202, 6214, 6224, 6233, 6244, 6250, 6253, 6256, 6257, 6258, 6263, 6267, 6271, 6273, 6294, 6303, 6313, 6318, 6322, 6325, 6334, 6337, 6343, 6346, 6357, 6358, 6365, 6367, 6369, 6372, 6391,

6408, 6409, 6411, 6417, 6425, 6437, 6443, 6444, 6445, 6446, 6447, 6448, 6449, 6450, 6451, 6452, 6453, 6454, 6455, 6484, 6540, 6599, 6600
杨瑄……2294
杨耀林……9032
杨颐……8117
杨以增……6160, 6170, 6252, 6255, 6265, 6277, 6280, 6331, 6377, 6414
杨怿曾……5201
杨应琚……3665, 3682, 3706, 3712, 3714, 3732, 3747, 3763, 3764, 3805, 3850, 3852, 3855, 3866, 3870, 3873, 3879, 3895, 3896, 3899, 3909, 3934, 3950, 3951, 3957, 3959, 3980, 3995, 3999, 4001, 4004, 4008, 4009, 4011, 4012, 4014, 4016, 4020, 4021, 4027, 4039, 4040, 4042, 4052
杨雍建……1363, 1692, 2093
杨永斌……3052, 3081, 3152
杨用霖……8255
杨于果……4222
杨长春……5645
杨玉科……7770, 7788
杨遇春……4821, 4830, 4853, 4854, 4872, 4884, 4907, 4909, 4916, 4920, 4929, 4938, 4945, 4967, 4979, 4980, 5006, 5057, 5061, 5063, 5228, 5238, 5242, 5248, 5252, 5558, 5573, 5574, 5591, 5595, 5596, 5602, 5645, 5730, 5748, 5794, 5806
杨毓麟……8728, 8745, 8905
杨元保……3341
杨岳斌……6789, 6791, 6806, 6816, 6831, 6864, 6869, 6873, 6916, 6926, 6938, 6942, 6947, 6957, 7014, 7039, 7051, 7064, 7095, 7694, 7701, 7754, 7766, 7784, 7787, 8003, 8011
杨载福……6323, 6332, 6347, 6352, 6357, 6390, 6415, 6465, 6469, 6474, 6475, 6497, 6499, 6500, 6523, 6536, 6548, 6569, 6579, 6594, 6679, 6716

杨炤……4435
杨兆麟……8734
杨兆鋆……8768
杨志信……5202
杨重雅……7496
杨重英……4012，4052，4268
杨宗濂……7922，7957
杨宗仁……2602，2780，3024，3090
杨祖平……8690

姚

姚成烈……4367
姚缔虞……1645，1649，1684，1724，1823
姚棻……3891，4615，4742
姚怀祥……5876
姚立德……4201，4291
姚鼐……3934，4326，5304
姚启圣……1618，1620，1629，1631，1637，1668，1669，1691，1696，1697，1700，1716，1718，1719，1748，1755，1766，1769，1770，1772，1775，1777，1806
姚三辰……3265
姚士藩……2205
姚受……3829
姚文然……893，1405，1431，1457，1466，1495，1666，1956
姚文田……4857，5219，5233，5260，5337
姚文元……3527
姚延启……1358
姚颐……3998
姚以价……9104
姚莹……5100，5919，5954，5960，5961，5974，6063，6121，6134，6150，6185，6241，6336，6741
姚元之……5026
姚之富……4761，4778，4789，4795，4798，4799，4806，4807，4900，4966
姚祖同……5466

耀

耀成……3805

叶

叶昌炽……7969

叶长春……6261
叶存仁……3933，3936
叶大焯……7811，7812
叶大烜……7674
叶德辉……8063，8427，8429
叶方蔼……1251，1314，1322，1669，1956，4522
叶方蔼……1616，1632，1635，1738
叶观潮……5388，5397
叶基桢……8936
叶继雯……4599
叶景葵……8734
叶卡捷琳娜……2809，4054
叶名琛……5754，6063，6077，6097，6098，6176，6220，6237，6248，6265，6272，6280，6288，6299，6339，6348，6351，6353，6358，6375，6382，6383，6389，6405，6407，6416，6424，6426，6439，6456，6458，6460，6461，6463，6464，6471，6477，6478，6501，6502，6503，6504，6512，6513，6514
叶佩荪……5240
叶少桂……5240
叶绍奎……4868
叶世英……85
叶世倬……5453，5480
叶天士……3500
叶相德……4076，4086
叶向高……4253
叶一栋……3315
叶映榴……1310，1906
叶酉……3311
叶芸来……6725
叶志超……7592，7985，8048，8049，8116，8117，8119，8120，8121，8122，8124，8131，8135，8136，8137，8138，8139，8141，8142，8143，8145，8147，8152，8153，8154，8158，8160，8162，8163，8171，8172，8180，8183，8189，8211，8212，8230，8235，8236，8238，8244
叶祖珪……8516

一

一念……2253
一念和尚……2266
“一枝花”……3321

伊

伊昌阿……4086
伊成格……689
伊达宗城……7232, 7233, 7406, 7595
伊东祐亨……8167, 8256
伊都立……2774, 2790, 2843
伊尔德……734, 925, 1099, 1138, 1161, 1170, 1199
伊丰额……5078
伊格纳切夫……6585, 6586, 6607, 6619, 6620, 6628, 6636, 6643, 6644, 6645, 6656, 6665, 6671, 6675, 6677, 6689, 6693, 6694, 6695, 6705, 6707, 6713
伊精阿……6707, 6741, 6874, 7029
伊克唐阿……8355
伊拉古克三（赛青曲结）活佛……678
伊拉里昂·特鲁索夫……3381
伊拉齐……2938
伊喇哈……1721
伊勒图……4107, 4116, 4224, 4437
伊里布……1427, 1623, 3052, 4924, 5791, 5811, 5819, 5824, 5845, 5880, 5881, 5882, 5894, 5895, 5900, 5907, 5930, 5934, 5938, 5940, 5943, 5945, 5946, 5947, 5950, 5956, 5957, 5958, 6524, 9132
伊丽沙白·彼得罗芙娜…3415
伊龄阿……3973, 4288, 4290, 4299, 4301, 4345, 4465, 4483, 4487, 4494, 4497, 4500, 4546
伊玛木……6922, 6995
伊绵泰……5343
伊萨克……5660
伊桑阿……1119, 1577, 1602, 1617, 1696, 1713, 1721, 1732, 1734, 1735, 1736, 1759, 1796, 1802, 1828, 1934, 1941, 1949, 1968, 1977, 1997, 2025, 2031, 2033, 2034, 2039, 2046, 2058, 2074, 2086, 2244, 4475, 4924, 4936, 4940
伊藤博文……7516, 7764, 7791, 7796, 7799, 7801, 7806, 7840, 8090, 8119, 8128, 8197,

8204, 8207, 8250, 8269, 8270, 8271, 8272, 8274, 8275, 8277, 8279, 8280, 8282, 8283, 8284, 8294, 8330, 8331, 8334, 8336, 8337, 8469, 8475, 8479, 8480, 8847, 8874, 9013
伊图……367, 619, 991, 1237, 1263, 2868, 2878
伊万·法沃罗夫……1854
伊万·克罗波托夫……4054
伊辙布……4734, 4743
伊兹勃兰特·义杰斯……1995
伊兹麦伊洛夫……2579, 2581, 2585

依

依克唐阿……5851, 7596, 7608, 7803, 7866, 7981, 7985, 7986, 8001, 8022, 8148, 8150, 8171, 8176, 8183, 8184, 8196, 8201, 8206, 8210, 8216, 8222, 8224, 8242, 8257, 8258, 8262, 8263, 8290, 8302, 8316, 8317
依奇哩……6870

仪

仪徵……3109

宜

宜昌阿……1636, 1673, 1781, 1786
宜绵……4762, 4790, 4794, 4796, 4815, 4837, 4888, 4915, 5007
宜兴……4604
宜兆熊……2897

怡

怡良……5824, 5831, 5838, 5846, 5857, 5880, 5887, 5893, 5896, 5898, 5901, 5917, 5921, 5954, 5961, 5963, 5978, 6219, 6255, 6279, 6281, 6328, 6329, 6331, 6339, 6353, 6354, 6363, 6378, 6383, 6395, 6396, 6397, 6415, 6417, 6423, 6437, 6439, 6440, 6441, 6449, 6452, 6457, 6459, 6461, 6464, 6475, 6477, 6498, 7632, 8273

义

义杰斯……1995
义律……5777, 5787, 5791, 5792, 5798, 5806, 5833, 5834, 5835, 5839, 5844, 5847, 5848, 5849, 5852, 5854, 5855,

5857, 5858, 5860, 5861, 5864, 5865, 5867, 5879, 5880, 5881, 5882, 5883, 5884, 5885, 5886, 5888, 5892, 5893, 5895, 5896, 5897, 5898, 5899, 5900, 5901, 5904, 5917

易

易棠……6237, 6327, 6380, 6383

奕

奕諒……6728, 6932, 7176, 7360, 8643

奕纲……6112

奕颢……5345, 5627, 5635, 5636

奕经……5596, 5897, 5913, 5914, 5922, 5923, 5926, 5930, 5933, 5937, 5954, 5955, 5964, 5966, 6013, 6014, 6276

奕劻……6616, 7012, 7341, 7348, 7360, 7708, 7726, 7728, 7741, 7767, 7788, 7796, 7829, 7905, 7906, 7916, 7972, 7973, 7974, 7975, 7984, 7991, 8029, 8035, 8045, 8065, 8075, 8111, 8131, 8302, 8353, 8400, 8414, 8433, 8448, 8451, 8460, 8471, 8475, 8478, 8493, 8508, 8539, 8545, 8547, 8556, 8574, 8599, 8603, 8605, 8606, 8611, 8612, 8613, 8615, 8616, 8617, 8620, 8621, 8622, 8624, 8627, 8642, 8643, 8648, 8653, 8656, 8658, 8663, 8664, 8669, 8671, 8687, 8697, 8705, 8707, 8723, 8724, 8725, 8736, 8740, 8746, 8748, 8762, 8767, 8769, 8810, 8815, 8820, 8843, 8846, 8853, 8877, 8879, 8880, 8882, 8883, 8884, 8886, 8899, 8901, 8906, 8907, 8908, 8909, 8912, 8914, 8915, 8916, 8923, 8924, 8937, 8947, 8948, 8969, 8971, 8974, 8976, 8980, 8982, 8983, 8985, 8989, 8990, 8991, 8997, 9004, 9022, 9027, 9042, 9046, 9053, 9055, 9067, 9072, 9073, 9074, 9075, 9076, 9088, 9089, 9094, 9107, 9112, 9115, 9131, 9139

奕湄……5559

奕谟……8379

奕謨……7360

奕绮……5515
奕仁……6303
奕榕……7186, 7187, 7348
奕山……5783, 5784, 5868, 5885, 5893, 5898, 5901, 5902, 5903, 5905, 5918, 5954, 5964, 5965, 6057, 6065, 6119, 6162, 6167, 6168, 6172, 6217, 6222, 6397, 6443, 6482, 6489, 6517, 6526, 6527, 6528, 6554, 6557, 6558, 6561, 6573, 6574, 6579, 6582, 6585, 6595, 6596, 6619, 6846, 6933, 7490, 7952
奕绍……5608, 5760
奕纬……5374, 5402, 6112
奕绎……6112
奕详……6754, 7133, 7360
奕䜣……5700, 6112, 6219, 6252, 6293, 6299, 6330, 6361, 6385, 6396, 6398, 6399, 6400, 6401, 6532, 6534, 6535, 6663, 6664, 6666, 6667, 6669, 6670, 6671, 6672, 6673, 6674, 6675, 6677, 6682, 6683, 6684, 6699, 6700, 6703, 6705, 6706, 6707, 6712, 6713, 6714, 6716, 6717, 6718, 6721, 6723, 6724, 6726, 6728, 6731, 6732, 6733, 6734, 6735, 6736, 6737, 6754, 6756, 6764, 6782, 6783, 6789, 6792, 6800, 6801, 6818, 6821, 6837, 6838, 6841, 6856, 6861, 6874, 6908, 6927, 6928, 6932, 6955, 6966, 6982, 6983, 6990, 6992, 6993, 6994, 7004, 7015, 7018, 7024, 7031, 7044, 7047, 7048, 7049, 7050, 7051, 7052, 7055, 7058, 7062, 7066, 7089, 7092, 7102, 7121, 7126, 7136, 7140, 7157, 7163, 7174, 7176, 7206, 7207, 7208, 7244, 7271, 7285, 7291, 7300, 7301, 7336, 7337, 7338, 7339, 7340, 7342, 7346, 7350, 7353, 7360, 7357, 7419, 7484, 7513, 7517, 7520, 7549, 7611, 7687, 7702, 7705, 7706, 7880, 8111, 8176, 8177, 8189, 8207, 8264, 8347, 8349, 8353, 8381, 8382, 8405, 8406,

8408, 8430, 8431, 8517, 8762, 8776, 8976
奕兴……6186, 6266
奕譞……6112, 6721, 6723, 6725, 6728, 6734, 6735, 6933, 6938, 7121, 7176, 7204, 7231, 7271, 7328, 7337, 7338, 7360, 7369, 7377, 7398, 7517, 7528, 7568, 7578, 7586, 7595, 7678, 7688, 7706, 7707, 7730, 7738, 7789, 7793, 7810, 7822, 7827, 7829, 7831, 7844, 7859, 7860, 7861, 7864, 7865, 7871, 7875, 7879, 7894, 7897, 7902, 7903, 7916, 7939, 7946, 7947, 7957, 7959, 7961, 7962, 7969, 7973, 8017, 8026, 8065, 8722, 8776, 8821, 8972, 8975, 9022, 9065
奕譓……6112
奕䜣……6112, 6616, 7578, 7582, 7678, 7959
奕訢……5664, 6110, 6111, 6112, 6141, 6219, 6399, 6400, 6401, 8430

懿

懿律……5867, 5874, 5875, 5877, 5878, 5879, 5880, 5881, 5887, 5889, 5890, 5893

荫

荫昌……8658, 8886, 8978, 9029, 9041, 9051, 9073, 9099, 9100, 9104, 9107

音

音德布……6068
音吉图……4144

殷

殷宝山……4295
殷寿彭……5874
殷泰……2348
殷兆镛……6756, 6933, 6941, 7064, 7318

寅

寅著……4054, 4196, 4288, 4299, 4309

尹

尹会一……2744, 3333, 4288, 4354
尹继善……2686, 2938, 2945, 2970, 3018, 3027, 3034,

3055, 3072, 3078, 3103, 3147, 3158, 3164, 3168, 3194, 3274, 3299, 3301, 3340, 3369, 3377, 3379, 3397, 3408, 3423, 3476, 3480, 3487, 3528, 3536, 3539, 3541, 3550, 3554, 3556, 3564, 3569, 3576, 3579, 3584, 3609, 3615, 3616, 3634, 3641, 3642, 3653, 3656, 3661, 3666, 3670, 3686, 3688, 3689, 3695, 3726, 3741, 3742, 3749, 3758, 3769, 3773, 3778, 3785, 3822, 3826, 3829, 3847, 3875, 3877, 3890, 3899, 3901, 3923, 3924, 3934, 3939, 3952, 3954, 3969, 3975, 3979, 3981, 3985, 3987, 3998, 4118, 4119, 4127, 4134, 4312, 5317

尹嘉铨……4354

尹铭绶……8117

尹佩棻……5490

尹泰……2944, 3284, 3295, 3297

尹壮图……3998, 4396, 4605, 4611, 4612, 4628, 4652, 4857, 4977

印

印登额……5559

印光任……3397, 3422

印务国……4265

胤

胤祜……2616

胤禄……2235, 2417, 2617

胤祺……2066, 2151, 2306, 2381, 2524, 2608

胤礽……1526, 1559, 1714, 1824, 1949, 2018, 2030, 2037, 2040, 2050, 2051, 2053, 2059, 2128, 2131, 2137, 2143, 2148, 2150, 2151, 2155, 2171, 2177, 2191, 2199, 2213, 2219, 2235, 2242, 2256, 2263, 2264, 2265, 2266, 2269, 2270, 2271, 2272, 2274, 2275, 2276, 2277, 2279, 2281, 2283, 2284, 2285, 2292, 2295, 2298, 2299, 2318, 2324, 2340, 2352, 2353, 2365, 2375, 2381, 2383, 2386, 2399, 2402, 2428, 2451, 2530, 2617, 2672, 2803

胤祉……2261

胤祄……2296, 2306, 2417, 2546
胤禟……2235
胤禩……2066, 2151, 2202, 2225, 2226, 2265, 2269, 2271,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81, 2285, 2289, 2290, 2292, 2294, 2299, 2318, 2377, 2393, 2417, 2428, 2437, 2453, 2474, 2488, 2489, 2608, 2616, 2617, 2625, 2815, 2816, 2817, 2836, 2837, 3314
胤禟……2277, 2296, 2306, 2417, 2523, 2546, 2608
胤禑……2296, 2306, 2546, 2583, 2616, 2617
胤祥……2137, 2191, 2235, 2256, 2616, 2617, 2637, 3014
胤祐……2066, 2151, 2296, 2381, 2546
胤禎……1627, 2066, 2137, 2143, 2151, 2260, 2285, 2296, 2306, 2324, 2342, 2348, 2381, 2402, 2474, 2489, 2523, 2583, 2602, 2608, 2616, 2621, 2630, 2640, 3182, 4275
胤禔……1479, 1824, 1913, 1948, 1952, 1957, 1964, 2066, 2068, 2070, 2090, 2151, 2157, 2235, 2256, 2270, 2272, 2273, 2275, 2280, 2281, 2298
胤禵……2256, 2275, 2277, 2281, 2296, 2306, 2402, 2417, 2474, 2544, 2546, 2553, 2555, 2556, 2564, 2569, 2570, 2601, 2608, 2617, 2622, 2665
胤祉……1949, 1964, 2066, 2089, 2151, 2156, 2236, 2257, 2260, 2264, 2296, 2299, 2303, 2306, 2318, 2381, 2395, 2417, 2427, 2496, 2565, 2608, 2616, 2635

英

英俄尔岱……344, 388, 467, 469, 470, 474, 477, 492, 543, 559, 560, 561, 780, 789, 1393
英杜……6350, 6378, 6382, 6388, 6393, 6407, 6412, 6416, 6429, 6436, 6457, 6476, 6477, 6493, 6496, 6507, 6537,

6547, 6552, 6557, 6598, 6620, 6668, 6672, 6674, 6677, 6678, 6782, 6801, 6802, 6835, 7062, 7068, 7086, 7099, 7109, 7111, 7113, 7122, 7131, 7134, 7138, 7165, 7182, 7192, 7217, 7222, 7238, 7240, 7262, 7290, 7308, 7343, 7360
英国国王……3397, 5320, 5858, 5861, 5862, 8375
英翰……7138, 7156, 7159, 7172, 7193, 7258, 7351
英和……2990, 3192, 4379, 4672, 5001, 5013, 5026, 5027, 5031, 5059, 5060, 5077, 5100, 5124, 5181, 5201, 5229, 5257, 5262, 5270, 5284, 5295, 5300, 5301, 5312, 5316, 5322, 5335, 5344, 5359, 5362, 5366, 5380, 5387, 5403, 5407, 5410, 5419, 5420, 5421, 5441, 5445, 5449, 5460, 5461, 5496, 5501, 5528, 5535, 5546, 5581, 5582, 5584, 5592, 5608, 5609, 5614, 5642, 5664, 6008
英华……5085, 5268, 5285, 6977, 7315, 8693
英吉利国王……4680, 4684, 5014, 5036
英俊……1289, 1403, 5318, 6104, 6114, 6215, 6216, 7589, 8830
英廉……4156, 4270, 4333, 4334, 4339, 4374, 4382, 4423
英隆……6058, 6396, 6403
英纶……5122
英年……8578, 8606, 8642, 8660
英诺森……2876
英善……4772, 4774, 4790, 4845, 4915, 4936, 4990, 4998, 5007

瑛

瑛棨……6496, 6537, 6618, 6634, 6773, 6782, 6836, 6841, 7237

雍

雍泰……2277

颙

颙琰……3471

永

永保……4502, 4762, 4765, 4769, 4778, 4863, 4866, 4867, 4870, 4887, 4888, 5109, 5113, 5117, 5119, 5406
永常……3307, 3312, 3653, 3710, 3715, 3719, 3737, 3745, 3746, 3750
永瑊……4336, 4586
永琮……3523, 4586
永德……4043, 4059
永福……3075
永贵……1093, 1160, 1161, 1266, 3463, 3639, 3779, 3807, 3828, 3976, 3983, 4286, 4299, 4300, 4303, 4318, 4319, 4334, 4419, 5644
永洵……5248
永璜……3232, 3314, 3370, 3533, 4242, 4585, 4694
永璟……4586
永来……4838
永琅……4764, 4792, 4824, 4856
永璇……3232, 3299, 4586
永璘……4432, 4586
永璐……4586
永明……4194
永琪……4586
永堪……4586
永芹……5517
永瑢……4373, 4396, 4586
永瑞……4064
永泰……4083, 4096
永锡……5080, 5295, 5300, 5312, 5387, 5402
永兴……3612, 3632
永瑆……4000, 4432, 4586, 4764, 4792, 4838, 4846, 4864, 4868, 4984, 5033, 5083, 5103, 5132, 5206, 5385
永璇……4586, 4824, 4838, 4848, 4954, 1984, 5004, 5061, 5132, 5158, 5224
永琰……3876, 4432, 4586, 4739, 4753
永璋……3534, 4586
永祚……4972

尤

尤拔世……4053, 4056,

4058
尤侗……1473, 2172
尤马托夫……3718
尤世禄……207, 287, 304, 346, 348, 349, 353, 415, 1167
尤珍……1730

游

游百川……7627
游智开……7553, 7869, 7889

有

有泰……1373, 8785, 8787, 8829, 8837, 8841, 8893, 8895

于

于成龙……1691, 1694, 1713, 1784, 1801, 1804, 1805, 1831, 1833, 1840, 1848, 1858, 1867, 1879, 1880, 1882, 1889, 1891, 1896, 1898, 1899, 1902, 1908, 1909, 1914, 1915, 1939, 1947, 2001, 2002, 2005, 2009, 2010, 2012, 2022, 2027, 2034, 2039, 2044, 2069, 2070, 2072, 2074, 2080, 2081, 2087, 2089, 2090, 2092, 2097, 2099, 2101, 2104, 2105, 2112, 2114, 2118, 2122, 2145, 2237, 2332, 2455
于德裕……4339
于建章……6938
于敏中……2629, 3265, 3876, 3888, 3891, 4115, 4156, 4162, 4169, 4177, 4182, 4193, 4196, 4199, 4235, 4244, 4270, 4287, 4313, 4319, 4325, 4328, 4339, 4349, 4358, 4401, 4418, 4439, 4482
于明宝……830
于七……1322
于时和……4358
于时耀……1138, 1266
于式枚……7566, 8269, 8668, 8712, 8863, 8878, 8928, 8938, 8956, 8964, 9041
于文焕……4086
于养志……2085
于易简……4387, 4393
于荫霖……8578
于右任……8772, 8905
于振……2686, 3495

余

余保纯……5897, 5902, 5903, 5905

余步云……5682, 5688, 5803, 5913, 5919, 5923, 5924, 5955, 5964

余诚格……8513

余栋臣……8008, 8451, 8455, 8487, 8489, 8516

余光祖……2402

余国柱……830, 999, 1648, 1669, 1794, 1818, 1841, 1842, 1848, 1870, 1875, 1878, 1889, 1892, 1911, 2440

余虎恩……7203

余集……3998

余继生……5379

余克林……7306

余联沅……7455, 7943, 7948, 7958, 7967, 8066, 8581

余廉三……8507, 8578

余腾蛟……3898

余万清……6210

俞

俞陛云……8435

俞大猷……4143

俞鸿图……3127, 3147

俞君弼……3356

俞廉三……8514, 8699, 8702, 8703, 8710, 8939, 8943

俞益谟……2324

俞樾……5954, 6121, 6493, 8730

俞兆岳……259

俞正燮……5886

虞

虞和德(洽卿)……8964

禹

禹得彦……7289

禹之谟……8867

玉

玉保……3645, 3693, 3711, 3733, 3760, 3761, 3762, 3764, 3775

玉德……4848, 4972, 4978, 5012, 5041, 5056

玉崑……9090

玉林琇……1288

玉麟……2816, 2880, 2986, 3033, 3074, 3111, 3135, 3297, 3338, 4410, 4734, 4951, 5063, 5073, 5124, 5187, 5229,

5380, 5456, 5466, 5519, 5595, 5596, 5623, 5645, 5661, 5662, 5666, 5667, 5678, 5778, 5787, 5809, 6332, 6347, 6357, 6361, 6389, 6390, 6402, 6474, 6475, 6497, 6500, 6536, 6569, 6714, 6730, 6746, 6774, 6789, 6791, 6816, 6820, 6831, 6873, 6925, 7109, 7172, 7501, 7547, 7602, 7613, 7617, 7634, 7635, 7642, 7667, 7684, 7690, 7694, 7695, 7710, 7726, 7732, 7742, 7748, 7755, 7759, 7791, 7847, 8003, 8012, 8987, 9039
玉宁……5055, 5066, 5107, 5127
玉素布……3849, 3855, 3856, 3969, 3975
玉素普……5303, 5598, 5599, 5644, 5648, 5657, 5675, 7551

郁

郁昆……7224

喻

喻长霖……8298
喻成龙……2075, 2093, 2136, 2187
喻培伦……9029, 9071
喻世藩……5383

裕

裕诚……5643, 5670, 5714, 6000, 6004, 6062, 6066, 6161, 6192, 6227, 6249, 6396, 6425, 6479, 6508, 6516, 6517
裕德8611, 8743, 8778, 8792, 8826
裕恩……5489, 5642
裕丰……5389
裕楞额……42
裕禄……7348, 7351, 7572, 7577, 7621, 7631, 7946, 7958, 8006, 8032, 8047, 8048, 8055, 8065, 8066, 8136, 8137, 8181, 8183, 8187, 8217, 8323, 8357, 8358, 8398, 8425, 8455, 8486, 8495, 8496, 8498, 8512, 8513, 8520, 8522, 8523, 8525, 8549, 8551, 8553, 8554, 8555, 8561, 8563, 8565, 8567, 8571, 8573, 8576, 8588, 8589, 8590, 8592, 8597, 8602, 8632, 8649
裕谦……5337, 5874,

5894, 5900, 5912, 5913, 5919, 5944, 6204
裕瑞……5242, 6237, 6360, 6494
裕泰……4594, 5786, 5824, 5916, 5963, 6108, 6109, 6131, 6157, 6161, 8850

毓

毓岱……5513
毓朗……8837, 8980, 8983, 8999, 9002, 9003, 9038, 9074, 9131
毓奇……4449, 4464, 4581
毓贤……6810, 8356, 8513, 8515, 8517, 8521, 8529, 8530, 8533, 8534, 8535, 8548, 8579, 8591, 8597, 8603, 8620, 8621, 8623, 8635, 8642, 8644, 8659, 8760

豫

豫坤……5831, 5838, 5856, 5887
豫立……6261

元

元展成……3079, 3083, 3179, 3218, 3245, 3370

袁

袁保恒……7199, 7223, 7241, 7258, 7347, 7376, 7387, 7404, 7443, 7485, 7830
袁保龄……7980
袁伯夔……8897
袁昶……8574, 8597, 8599, 8610
袁承业……7265
袁崇焕……251, 256, 290, 292, 308, 309, 314, 323, 331, 332, 334, 342, 343, 344, 346, 347, 349, 350, 355, 359, 360, 362, 370, 372, 374, 378, 379, 382, 388, 389, 391, 393, 394, 395, 396, 405, 438, 447, 454, 686, 908, 1005, 1167, 4403, 4412, 4829
袁绩懋……6051
袁继咸……4291
袁嘉谷……8734, 8737
袁甲三……5754, 6181, 6220, 6384, 6436, 6467, 6476, 6496, 6507, 6537, 6538, 6543, 6593, 6618, 6619, 6637, 6667,

6677, 6678, 6680, 6682, 6697, 6701, 6710, 6730, 6771, 6835, 7404, 7980, 8667, 8685
袁洁……5276
袁金铠……9084
袁九皋……8033
袁枚斋……5286
袁懋功……1304, 1328
袁枚……3311, 4807
袁名扬……7303
袁彭年……860, 869, 916
袁世凯……7760, 7761, 7782, 7783, 7826, 7832, 7838, 7852, 7874, 7890, 7911, 7918, 7997, 8067, 8072, 8087, 8090, 8091, 8117, 8118, 8119, 8121, 8122, 8123, 8137, 8178, 8221, 8228, 8309, 8314, 8325, 8329, 8333, 8342, 8349, 8351, 8376, 8382, 8398, 8420, 8448, 8468, 8472, 8473, 8474, 8475, 8477, 8478, 8486, 8487, 8498, 8508, 8509, 8515, 8522, 8529, 8533, 8534, 8535, 8536, 8537, 8538, 8539, 8541, 8548, 8549, 8550, 8551, 8552, 8556, 8566, 8569, 8575, 8583, 8584, 8585, 8592, 8598, 8613, 8645, 8649, 8652, 8654, 8661, 8664, 8667, 8668, 8669, 8670, 8671, 8677, 8678, 8680, 8683, 8684, 8686, 8687, 8688, 8690, 8691, 8692, 8693, 8695, 8696, 8697, 8699, 8700, 8701, 8702, 8706, 8709, 8710, 8711, 8712, 8715, 8719, 8720, 8721, 8726, 8727, 8731, 8732, 8733, 8739, 8743, 8748, 8751, 8755, 8756, 8757, 8761, 8762, 8763, 8764, 8770, 8773, 8778, 8779, 8782, 8792, 8797, 8808, 8810, 8816, 8820, 8823, 8825, 8827, 8833, 8836, 8839, 8846, 8850, 8852, 8853, 8854, 8862, 8869, 8870, 8877, 8879, 8880, 8881, 8882, 8890, 8891, 8894, 8899, 8900, 8904, 8905, 8906, 8907, 8912, 8914, 8915, 8918, 8920, 8923, 8924, 8926, 8931, 8933, 8937, 8940, 8946, 8947, 8973, 8975, 8980, 8981, 8982, 8983, 8985, 8989, 8991, 8993,

8994, 9001, 9003, 9010, 9027, 9048, 9056, 9061, 9062, 9064, 9097, 9100, 9101, 9103, 9106, 9107, 9113, 9115, 9116, 9118, 9119, 9120, 9122, 9123, 9126, 9128, 9131, 9132, 9133, 9134, 9135, 9137, 9138, 9139, 9140
袁守侗……4140, 4179, 4228, 4245, 4273, 4291, 4331
袁树勋……8871, 8897, 8960, 9001, 9011, 9014, 9016, 9030, 9047, 9048, 9130, 9133
袁铣……5408
袁煦……5407
袁应泰……193, 204, 207
袁在德……5336
袁宗第……774, 778, 788, 1205, 1348, 1349, 1350, 1362

岳

岳濬……2914, 2918, 2947, 3059, 3148, 3239, 3259, 3336, 3552
岳乐……787, 874, 1138, 1189, 1198, 1277, 1281, 1300, 1325, 1464, 1486, 1532, 1543, 1546, 1551, 1555, 1557, 1558, 1559, 1568, 1572, 1573, 1576, 1591, 1593, 1595, 1596, 1617, 1625, 1637, 1660, 1674, 1704, 1737, 1793, 1856, 2278
岳起……4866, 4949
岳升龙……2085
岳嵩武……6956
岳讬……200, 247, 265, 328, 330, 339, 346, 362, 386, 423, 434, 446, 456, 471, 473, 507, 510, 515, 520, 529, 532, 540, 541, 542, 545, 559, 579, 590, 657, 793, 805, 935, 1123, 4284
岳钟璜……3740
岳钟琪……2575, 2674, 2675, 2706, 2710, 2711, 2772, 2775, 2778, 2779, 2780, 2781, 2782, 2783, 2784, 2790, 2806, 2846, 2858, 2859, 2862, 2871, 2874, 2875, 2879, 2883, 2898, 2901, 2907, 2910, 2921, 2922, 2923, 2925, 2930, 2936, 2944, 2950, 2963, 2964, 2980, 3009,

3011, 3017, 3038, 3042, 3043, 3046, 3051, 3052, 3056, 3059, 3070, 3071, 3081, 3082, 3090, 3097, 3197, 3508, 3535, 3547, 3548, 3549, 3551, 3557, 3560, 3561, 3564, 3568, 3569, 3571, 3572, 3573, 3587, 3591, 3595, 3598, 3614, 3616, 3642, 3662, 3663, 3702, 3720

越

越南国王……4981, 4986, 5135, 5386, 5389, 5408, 5627, 5628, 5649, 5761, 6435, 6881, 7122, 7139, 7183, 7341, 7497, 7680

允

允祐……3001
允祎……3001
允礼……2902, 2930, 3023, 3117, 3129, 3150, 3153, 3158, 3167, 3180, 3185, 3934
允禄……2644, 2645, 2654, 2798, 2930, 3023, 3067, 3129, 3180, 3185, 3276, 3321, 3401, 3412, 3447, 3569, 3879
允祕……3105
允祁……3001
允祺……2930, 3077
允礽……1743, 1751, 1769, 2752, 2803, 2888
允禩……2623, 2625, 2685, 2715, 2716, 2768, 2824, 2827, 2830, 2831, 2835, 2836, 2837, 2866, 3264
允禑……3001
允禔……3157
允禩……2459, 2623, 2625, 2626, 2629, 2636, 2640, 2648, 2649, 2666, 2671, 2685, 2714, 2715, 2721, 2740, 2747, 2748, 2765, 2767, 2768, 2771, 2793, 2797, 2798, 2803, 2809, 2811, 2813, 2814, 2815, 2816, 2817, 2823, 2824, 2828, 2921, 2930, 2971, 3019, 3054, 4285
允禟……2459, 2623, 2625, 2626, 2629, 2654, 2663, 2666, 2685, 2698, 2714, 2716, 2717, 2735, 2740, 2767, 2768, 2790, 2808, 2812, 2815, 2823, 2824, 2836, 2851, 2930, 3019, 4285

允禧……3001，3278，3395
允祥……2623，2625，2627，2640，2647，2649，2664，2694，2709，2714，2727，2738，2782，2832，2976，2985，2988，2990，3001，3007，3014，3022，3024，3027，3031，3034，3039，3083，3090，3197，3356
允禩……2697，3020，3362，3363，3401，3533
允禵……2281，2578，2622，2625，2626，2637，2663，2664，2666，2685，2714，2716，2740，2768，2775，2799，2802，2809，2823，2824，2826，2827，2828，2829，2830，2835，2836，2837，2848，2866，2888，2908，2931，2971，2996，3019，3048，3106，3213，3264，3724
允祉……2911，3001，3018，3019，3077，3097，3279

恽

恽世临……6831，6856，6908，6925
恽寿平……4148
恽彦彬……7224
恽毓鼎……6196，8203，8467，8476，8508，8568，8572，8574，8636，8637，8809，8858，8912，8913，8921，8947，8982，8990
恽毓嘉……8063

蕴

蕴布……4978
蕴端多尔济……4859，4959，4986，5151，5385

宰

宰赛……61，74，102，103，109，113，115，119，136，137，146，165，166，168，169，171，172，173，174，175，179，182，183，187，189，222，266，267，287，330，367
宰[illegible]……3034
宰桑玛木特……3703
宰桑萨喇尔……3707

载

载澂……6754，6875，7341，7342，7360
载淳……6431，6720，7359，8382，8976

载沣……8018, 8111, 8547, 8651, 8657, 8658, 8659, 8678, 8712, 8762, 8821, 8853, 8877, 8887, 8908, 8914, 8915, 8924, 8950, 8971, 8972, 8973, 8974, 8975, 8980, 8982, 8983, 8985, 8989, 8990, 8991, 8998, 9002, 9003, 9004, 9022, 9029, 9036, 9040, 9042, 9044, 9046, 9053, 9056, 9067, 9089, 9093, 9103, 9118, 9121, 9131, 9137, 9139
载澜……8514, 8567, 8573, 8575, 8578, 8606, 8612, 8613, 8614, 8621, 8627, 8642, 8643, 8659
载濂……8569, 8614
载龄……6213, 6220, 6360, 6384, 6736, 7262
载铨……5870, 5966, 5967, 6070, 6082, 6085, 6110, 6155, 6176, 6220, 6222, 6229, 6262, 6293, 6330
载涛……8379, 8695, 8853, 8980, 8981, 8983, 9003, 9004, 9014, 9022, 9069, 9074, 9088, 9100, 9107, 9122, 9131, 9132, 9137, 9139
载湉……7231, 7359, 7360, 7361, 7369, 7961, 8017, 8730, 8777, 8972, 8974
载勋……6834, 8550, 8573, 8578, 8586, 8606, 8613, 8614, 8627, 8642, 8643, 8645, 8659
载洵……8695, 8853, 9002, 9003, 9004, 9014, 9020, 9022, 9037, 9051, 9068, 9073
载漪……7959, 8492, 8521, 8538, 8539, 8545, 8550, 8556, 8563, 8564, 8568, 8572, 8573, 8574, 8590, 8599, 8601, 8606, 8610, 8612, 8613, 8614, 8615, 8616, 8627, 8637, 8642, 8643, 8659, 8676, 8723, 8724
载垣……6110, 6219, 6396, 6402, 6480, 6481, 6518, 6529, 6553, 6589, 6598, 6626, 6629, 6647, 6657, 6659, 6660, 6661, 6662, 6663, 6720, 6722, 6727, 6729, 6731, 6733, 6734, 6735, 6736, 7050

载泽……8606, 8644, 8762, 8820, 8821, 8836, 8838, 8841, 8846, 8847, 8849, 8853, 8855, 8859, 8862, 8866, 8867, 8870, 8874, 8877, 8878, 8881, 8883, 8884, 8887, 8902, 8909, 8951, 8979, 8980, 8983, 8989, 8997, 8998, 9018, 9046, 9050, 9065, 9066, 9067, 9073, 9075, 9089, 9095, 9131
载振……8695, 8705, 8726, 8740, 8762, 8878, 8883, 8907, 8908, 8909, 8913, 8914, 8937, 9027
载治……7360

赞

赞宁……5234
赞武……4889

早

早保……6863, 6903, 7225

泽

泽卜尊丹巴……1952
泽卜尊丹巴胡士克图……2768
泽旺……3507, 3508, 4103, 4158

曾

曾壁光……7064, 7107, 7146, 7164, 7166, 7192, 7205, 7206, 7207, 7208, 7240, 7260, 7262
曾承谟……4245
曾逢圣……2897
曾广钧……7969
曾国藩……5813, 6052, 6113, 6115, 6141, 6155, 6187, 6211, 6236, 6243, 6253, 6282, 6289, 6304, 6305, 6308, 6309, 6315, 6321, 6323, 6327, 6332, 6347, 6351, 6352, 6357, 6361, 6362, 6365, 6373, 6374, 6375, 6376, 6382, 6383, 6394, 6398, 6402, 6414, 6419, 6429, 6431, 6441, 6461, 6467, 6469, 6474, 6486, 6489, 6499, 6500, 6509, 6511, 6540, 6551, 6552, 6559, 6563, 6564, 6568, 6582, 6593, 6596, 6609, 6613, 6621, 6637, 6638, 6640, 6641, 6648, 6667, 6668, 6677, 6679, 6680, 6681, 6682, 6683, 6688, 6692, 6704, 6705, 6706, 6711, 6717, 6729,

6738, 6741, 6746, 6747, 6749, 6753, 6754, 6757, 6760, 6761, 6763, 6768, 6769, 6775, 6776, 6779, 6780, 6785, 6789, 6793, 6795, 6796, 6797, 6798, 6801, 6802, 6816, 6820, 6821, 6822, 6830, 6831, 6833, 6836, 6837, 6841, 6842, 6849, 6850, 6855, 6856, 6858, 6861, 6865, 6866, 6867, 6871, 6873, 6876, 6877, 6879, 6887, 6895, 6900, 6906, 6907, 6912, 6913, 6914, 6915, 6916, 6917, 6918, 6923, 6930, 6931, 6936, 6938, 6939, 6940, 6941, 6944, 6945, 6947, 6950, 6952, 6954, 6956, 6967, 6970, 6990, 6995, 7001, 7011, 7014, 7019, 7023, 7024, 7028, 7029, 7030, 7036, 7037, 7041, 7044, 7052, 7055, 7065, 7068, 7076, 7081, 7082, 7096, 7100, 7101, 7109, 7110, 7111, 7114, 7122, 7123, 7125, 7127, 7132, 7137, 7141, 7150, 7156, 7157, 7166, 7167, 7170, 7172, 7173, 7174, 7175, 7176, 7178, 7181, 7182, 7187, 7188, 7189, 7190, 7193, 7204, 7215, 7216, 7218, 7219, 7220, 7233, 7248, 7263, 7265, 7266, 7267, 7283, 7300, 7342, 7356, 7391, 7393, 7406, 7492, 7584, 7610, 7636, 7637, 7824, 7878, 7924, 7935, 8000, 8012, 8025, 8041, 8050, 8138, 8255, 8387, 8597, 8647, 8666

曾国荃……6211, 6225, 6679, 6704, 6715, 6716, 6724, 6725, 6761, 6764, 6765, 6774, 6794, 6819, 6820, 6824, 6831, 6842, 6855, 6858, 6866, 6870, 6871, 6872, 6873, 6876, 6890, 6912, 6913, 6915, 6916, 6918, 6988, 7014, 7025, 7028, 7041, 7061, 7068, 7215, 7459, 7463, 7465, 7467, 7468, 7472, 7476, 7484, 7487, 7492, 7504, 7513, 7557, 7558, 7570, 7571, 7572, 7579, 7642, 7669, 7671, 7676, 7679, 7702, 7710, 7713, 7720, 7723, 7725, 7726, 7727, 7728, 7729, 7730, 7732, 7740, 7741, 7743, 7748, 7754, 7755, 7761,

7765, 7766, 7776, 7779, 7780, 7791, 7809, 7815, 7817, 7845, 7846, 7868, 7880, 7881, 7903, 7915, 7946, 7956, 7958, 7960, 8012, 8059, 8060, 8065
曾纪泽……7033, 7447, 7492, 7556, 7557, 7558, 7559, 7560, 7563, 7565, 7567, 7568, 7569, 7571, 7574, 7575, 7577, 7578, 7580, 7588, 7592, 7595, 7601, 7605, 7611, 7619, 7620, 7625, 7628, 7629, 7666, 7679, 7686, 7689, 7709, 7743, 7755, 7756, 7781, 7784, 7796, 7803, 7804, 7813, 7817, 7818, 7829, 7831, 7842, 7844, 7849, 7851, 7853, 7857, 7858, 7859, 7860, 7863, 7870, 7887, 7897, 7899, 7957, 7965, 8000, 8112
曾静……1760, 2921, 2922, 2930, 2932, 2957, 2959, 2960, 2968, 2971, 2972, 2977, 2979, 2980, 2995, 2998, 3036, 3205, 3643, 3702, 4289, 4297
曾立昌……6269
曾朴……8760
曾瑞……1752
曾天养……6283, 6294, 6305, 6345, 6347
曾望颜……5460, 5757, 5857, 5865, 5905, 6003, 6439, 6518, 6537, 6557
曾孝谷……8897
曾养性……1712
曾燠……4356, 5281, 5308
曾元福……6849
曾芝秀……4944, 4952
曾铸……8945
曾宗彦……8452

增

增福……6253
增祺……8425, 8596, 8615, 8618, 8624, 8675, 8690, 8694, 8699, 8702, 8722, 8744, 8814, 9057

扎

扎喀纳……665, 875
扎克当阿……6898
扎拉芬……6388, 6488, 6493
扎拉丰阿……3719, 3747,

3748
扎隆阿……5624, 5644, 5645, 5657
扎那噶尔布……3796
扎萨克图……108
扎萨克图汗……15

札

札布鼐……2910
札尔鼐……2878
札哈洛夫……6788, 6789, 6890, 6891, 6893, 6919, 6920
札喀纳……856
札沃依科……6404

斋

斋赛……331
斋桑……296
斋桑古……108, 212, 247, 265, 266, 270

詹

詹天佑……7391, 7630, 8407, 8808, 8915, 9009, 9019

瞻

瞻柱……5062

张

张安多……2795
张安世……2670
张百揆……5874
张百熙……8116, 8672, 8683, 8698, 8709, 8711, 8712, 8719, 8735, 8747, 8750, 8752, 8778, 8877, 8878, 8886, 8904
张宝泰……3311
张保……5151
张保太……3485, 3494
张保仔……5161
张豹……3070
张必禄……5688, 5803, 6028, 6048, 6128
张彪……4762, 8890, 9068, 9096, 9097, 9100
张标……4612
张宾……3689
张伯苓……8789, 8803
张伯行……1819, 2253, 2309, 2317, 2322, 2326, 2336, 2345, 2347, 2351, 2359, 2361, 2362, 2369, 2378, 2379, 2383, 2399, 2409, 2413, 2419, 2423, 2424, 2432, 2437, 2439, 2441, 2452, 2455, 2456, 2477, 2480, 2591, 2592, 2770, 2805, 3160,

3792, 4354, 7887
张灿……4313
张璨……3410
张长庚……1142, 1266, 1328, 1448, 1780, 1804, 1880, 2004, 4853, 4860, 4865, 4959
张朝发……5876
张朝爵……6725
张朝龙……4556
张承胤(张承荫)……112, 120, 126, 143, 145, 144, 152, 157, 164, 184
张诚……1717, 1899, 1933, 1993, 2084, 2110
张诚基……4898, 4905, 4942, 4963
张琦……1328, 1329
张存仁……434, 536, 567, 568, 570, 573, 602, 632, 644, 645, 650, 664, 767, 775, 1804
张存孝……3071
张大振……5248
张岱……801, 1662
张德彝……8768
张德裕……4234
张殿元……6275, 6542
张鼎臣……2120
张端……1046, 1055, 1059
张尔汉……5783
张汴翰……6227
张凤翔……9103
张芾……6221, 6234, 6237, 6246, 6248, 6265, 6283, 6345, 6453, 6521, 6776
张辅国……5198
张格尔……5415, 5416, 5417, 5423, 5516, 5517, 5543, 5544, 5557, 5559, 5560, 5561, 5566, 5572, 5573, 5574, 5575, 5576, 5594, 5595, 5596, 5598, 5599, 5600, 5602, 5604, 5617, 5620, 5643, 5648, 5649, 5660, 5662, 5663, 5676, 5697, 5794, 5809, 5914, 6013, 6206, 6907, 7490, 7551
张庚……3769
张光宪……4047
张广泗……2897, 2920, 3064, 3065, 3071, 3078, 3082, 3090, 3152, 3166, 3178, 3186,

3193, 3194, 3218, 3233, 3234, 3235, 3245, 3249, 3251, 3256, 3274, 3293, 3306, 3340, 3341, 3343, 3355, 3362, 3437, 3457, 3459, 3460, 3463, 3466, 3486, 3488, 3507, 3508, 3514, 3517, 3518, 3522, 3523, 3526, 3529, 3534, 3543, 3548, 3549, 3551, 3557, 3558, 3559, 3561, 3562, 3563, 3564, 3566, 3567, 3569, 3570, 3650, 3831, 3841
张国梁……6159, 6187, 6278, 6350, 6356, 6368, 6409, 6417, 6435, 6437, 6505, 6540, 6548, 6570, 6601, 6625, 6634, 6635, 6637, 6882
张国维……768, 772, 775, 789, 799, 800
张国彦……20, 31
张汉湖……4761, 4778, 4792, 4806, 4821, 4860, 4863, 4866
张灏……5856
张鹤鸣……36, 243
张宏燧……4011, 4018
张煌言……768, 975, 991, 1067, 1072, 1199, 1210, 1242, 1244, 1247, 1345
张惠言……4857
张集馨……3324, 5623, 6040, 6214, 6260, 6277, 6702, 6841, 6903
张际亮……5974
张继……8713, 8730, 8830
张继庚……6367
张继贤……3658
张继勋……4286
张家胡土克图……3158
张家骧……7360, 7628
张家玉……828, 845
张嘉祥……6113
张奮……8117, 8344, 8348, 8369, 8370, 8491, 8502, 8505, 8510, 8519, 8540, 8543, 8544, 8545, 8582, 8652, 8654, 8668, 8678, 8680, 8726, 8739, 8743, 8769, 8773, 8784, 8785, 8800, 8801, 8802, 8808, 8814, 8820, 8835, 8837, 8866, 8893, 8900, 8935, 8945, 8961, 8985, 9008, 9011, 9012, 9017, 9023,

9072, 9083, 9109, 9110, 9115, 9116, 9118, 9129, 9140
张见升……5092
张建勋……7969
张杰……1138, 1260, 1346
张进……3384
张进斗……3686
张进幅……5673
张进忠……5783
张井……5528, 5541, 5542, 5571, 5580, 5665, 5666, 5703
张静江……8911
张凯嵩……6881, 7047, 7057, 7096, 7715, 7816, 7842
张楷……3407
张康仁……9019
张肯堂……761, 766, 794, 820, 905, 906, 975, 977, 1320
张乐行……6230, 6409, 6410, 6411, 6436, 6476, 6495, 6496, 6506, 6538, 6587, 6621, 6698, 6811, 6851, 6937, 7070, 7093, 7094
张澧中……6068, 6072, 6095
张连芳……5127
张莲……2300
张良壁……5189
张亮基……6236, 6237, 6246, 6271, 6283, 6294, 6328, 6345, 6393, 6414, 6515, 6800, 6825, 6831, 6856, 6908, 6946, 6950, 7064, 7824
张烈……1454
张琳……3410
张龄……5493, 5754
张龙……6538
张履祥……1539
张妈求……4531
张湄……3318
张名振……772, 799, 811, 819, 834, 900, 904, 909, 927, 956, 974, 975, 977, 987, 991, 1045, 1067, 1072, 1133, 1134, 1136, 1316, 1331
张明德……2272, 2273, 2274, 2275, 2280, 2294
张明炫……3977
张鸣岐……8904, 8934,

9042, 9047, 9048, 9069, 9070, 9071, 9080, 9081, 9108, 9113
张穆……5886, 6086, 6741
张鼐……788
张难先……9139
张念一、张念二…2252, 2258
张培爵……9118
张佩纶……5846, 7438, 7494, 7505, 7527, 7553, 7634, 7642, 7653, 7654, 7656, 7657, 7659, 7661, 7663, 7664, 7680, 7693, 7706, 7712, 7713, 7724, 7725, 7726, 7730, 7732, 7734, 7735, 7736, 7742, 7743, 7744, 7769, 7776, 7779, 7780, 7823, 7956, 7988, 8159, 8382
张鹏翮……1454, 1784, 1899, 2005, 2100, 2101, 2103, 2104, 2105, 2108, 2109, 2112, 2115, 2117, 2118, 2122, 2124, 2137, 2144, 2145, 2185, 2187, 2192, 2193, 2196, 2197, 2201, 2204, 2211, 2212, 2236, 2237, 2238, 2280, 2290, 2294, 2309, 2310, 2316, 2321, 2323, 2325, 2331, 2332, 2336, 2347, 2360, 2361, 2362, 2369, 2379, 2389, 2413, 2423, 2436, 2437, 2440, 2480, 2482, 2495, 2533, 2537, 2592, 2593, 2599, 2606, 2638, 2644, 2653, 2660, 2770, 2797, 2805, 3696
张溥……3143
张沂……1892, 1894, 1899, 1929
张球……2821, 2822, 2846
张渠……3146, 3426
张铨……204, 208
张人骏……7100, 8749, 8890, 8898, 8923, 9001, 9007, 9011, 9027, 9034, 9044, 9047, 9060, 9072, 9113, 9117
张任莘……3889
张汝梅……8304, 8354, 8384, 8393, 8396, 8409, 8430, 8449, 8495, 8513, 8515, 8603
张若霭……3109, 3129
张若瑟……3706, 3712
张若浞……4954
张若震……3329, 3661

张尚贤……1311
张绍曾……9003, 9068, 9104, 9110, 9111, 9128, 9137
张慎和……4666
张慎学……959
张慎言……690, 699
张圣弼……2670
张圣佐……2503, 2509
张盛藻……7044
张师诚……4968, 5060, 5078, 5290, 5550
张师载……3683, 3686, 3689
张诗日……6879
张士龙……4823
张士甄……1111, 1788, 1819
张世龙……4916
张适……2897
张守岱……6457
张书勋……3998
张树声……6761, 6820, 6862, 6883, 6944, 7225, 7244, 7264, 7270, 7273, 7274, 7288, 7332, 7553, 7558, 7565, 7585, 7591, 7595, 7615, 7620, 7634, 7639, 7640, 7642, 7643, 7646, 7647, 7648, 7649, 7652, 7662, 7664, 7679, 7689, 7693, 7694, 7704, 7709, 7711, 7714, 7719, 7720, 7753, 7776, 7850, 7922, 8003, 8138
张思忠……68
张四教……2133
张所志……1288
张泰交……2192
张泰开……3384, 3873
张坦麟……3271
张体公……4981
张天觉……1837
张天骏……3288
张天伦……4822, 4824, 4825, 4861, 4950, 4966
张天球……4334
张廷标……2146
张廷化……4708
张廷璐……2537, 2708, 2726, 3129, 3371
张廷瑞……6058, 6172, 6261
张廷枢……1730, 2297, 2371, 2413, 2510, 2537,

2538, 2541, 2562, 2635
张廷玉……2102, 2586, 2626, 2628, 2638, 2669, 2686, 2707, 2744, 2788, 2815, 2864, 2937, 2950, 2963, 2988, 2989, 2991, 2992, 3010, 3017, 3032, 3033, 3083, 3108, 3129, 3133, 3154, 3165, 3167, 3180, 3181, 3182, 3185, 3196, 3197, 3232, 3236, 3247, 3248, 3265, 3276, 3277, 3284, 3290, 3295, 3303, 3308, 3330, 3356, 3359, 3362, 3363, 3371, 3374, 3389, 3396, 3401, 3402, 3419, 3423, 3449, 3459, 3462, 3465, 3495, 3504, 3517, 3528, 3539, 3550, 3555, 3556, 3592, 3594, 3605, 3692, 3730, 3731, 3734, 3752, 4035, 4181, 4200, 4224, 4326, 4460, 4539
张廷瑑……3238
张问敞……931, 934
张维赤……1580
张文德……7107, 7194, 7314
张文光……9105
张文浩……5398, 5493, 5521
张文庆……4444, 4449
张文祥……7181, 7218, 7219, 7220
张文宣……8255
张问陶……4599
张五纬……5357
张锡鑾……8183, 8261, 9101, 9116
张锡珠……6815
张熙……2921, 2930, 2979, 2999, 3205
张铣……7005
张喜……5895, 5944, 5945, 5946, 5947, 5948, 5950, 6812
张献忠……413, 415, 418, 425, 426, 437, 456, 478, 490, 500, 503, 516, 522, 543, 555, 569, 593, 597, 600, 602, 609, 610, 615, 617, 619, 620, 623, 632, 641, 643, 650, 658, 661, 665, 672, 673, 674, 677, 712, 719, 736, 753, 778, 787, 815, 816, 818, 822, 862, 953,

992, 1021, 1022, 1203, 1289, 1335, 2121
张祥河……6276, 6649
张祥晋……6182
张修育……6019
张秀眉……6407, 7128, 7195, 7252, 7253, 7254, 7261
张煊……959, 971, 989
张悬锡……1211
张学明……6861, 6879
张学圣……920, 963, 966, 1020, 1037, 1041
张勋……8862, 9110, 9113, 9131, 9133
张驯龙……4814
张琰……3373
张曜……6519, 6882, 6899, 6902, 7089, 7090, 7093, 7105, 7154, 7215, 7313, 7316, 7319, 7358, 7364, 7412, 7434, 7439, 7440, 7453, 7454, 7464, 7465, 7470, 7479, 7502, 7564, 7617, 7838, 7852, 7880, 7881, 7909, 7914, 7934, 7950, 7960, 7966, 7967, 7986, 7995, 8007, 8011, 8027, 8036, 8038, 8039, 8044, 8053, 8055
张一麐……8509, 8737, 8879
张翼……8498, 8501, 8518, 8641, 8684, 8699, 8720, 8721, 8741, 8792, 8807, 8931
张荫桓……7393, 7716, 7728, 7741, 7817, 7910, 7929, 7966, 7970, 7990, 7999, 8102, 8197, 8207, 8209, 8216, 8250, 8256, 8328, 8331, 8335, 8353, 8357, 8374, 8375, 8405, 8418, 8459, 8467, 8481, 8487, 8600, 8601, 8637, 8836
张荫棠……8374, 8836, 8841, 8854, 8864, 8865, 8893, 8895, 8898, 8903, 9091
张应诏……2432, 2478
张英……1245, 1246, 1398, 1604, 1607, 1615, 1855, 1856, 1868, 1956, 2002, 2007, 2058, 2092, 2123, 2195, 2269, 2286, 2495, 2803, 3024, 3090, 3108, 3129, 3731, 4682, 8734
张锳绪……8819

张映汉……5427，5496
张永成……8810，9068
张永淇……999
张勇……908，1509，1545，1552，1560，1571，1572，1574，1654，1655
张有誉……707，746
张玉裁……1398
张玉怀……6815
张玉良……6505，6625，6635，6638
张玉书……1310，1635，1729，1761，1763，1907，1908，1916，1963，2011，2058，2144，2245，2290，2338，2342，2485，2601，2898
张煜南……8749
张元怀……3055
张元济……8063，8374，8435，8437，8467，8490，8506，8671，8844，8847，8894，9083
张元勋……1249，1468
张瑗……2121
张岳崧……5124，5824
张云如……2986
张云望……6459
张云翼……1858，2300
张允垂……5389
张允随……3302，3317，3354，3396，3416，3438，3459，3466，3472，3476，3484，3491，3501，3531，3575，3580，3600，3627，3705
张运兰……6540，6569，6641，6648，6706，6711，6864，6895
张兆栋……6844，7230，7262，7271，7324，7325，7332，7348，7351，7352，7388，7390，7743，7744
张照……2708，3129，3130，3150，3168，3178，3180，3186，3193，3194，3218，3233，3245，3246，3256，3306，3368，3381，3400，3401，3403，3406，3426，3441，3447，3457，3474，3730，3840，4148
张振勋……8380，8678，8732，8791，8793，8845，8907，8945
张镇南……6104
张正谟……4756，4771，

4888
张之洞……6148, 6824, 7064, 7519, 7546, 7547, 7548, 7553, 7559, 7578, 7581, 7582, 7583, 7593, 7602, 7624, 7632, 7642, 7661, 7694, 7714, 7720, 7729, 7733, 7738, 7748, 7750, 7754, 7755, 7759, 7766, 7770, 7781, 7789, 7791, 7798, 7799, 7803, 7809, 7811, 7817, 7847, 7850, 7856, 7857, 7883, 7895, 7898, 7903, 7907, 7909, 7910, 7922, 7927, 7931, 7946, 7950, 7957, 7958, 7967, 7968, 7969, 7977, 7978, 7981, 7983, 7984, 7993, 8003, 8004, 8018, 8020, 8027, 8047, 8062, 8065, 8066, 8072, 8074, 8079, 8083, 8086, 8088, 8101, 8107, 8142, 8157, 8178, 8185, 8189, 8192, 8201, 8211, 8216, 8247, 8253, 8262, 8268, 8276, 8291, 8297, 8305, 8306, 8309, 8314, 8316, 8318, 8321, 8322, 8324, 8325, 8327, 8340, 8343, 8344, 8345, 8350, 8359, 8362, 8363, 8365, 8370, 8378, 8379, 8381, 8382, 8383, 8398, 8400, 8406, 8423, 8426, 8428, 8456, 8457, 8458, 8477, 8485, 8489, 8491, 8492, 8510, 8556, 8560, 8566, 8578, 8579, 8580, 8581, 8582, 8584, 8592, 8598, 8603, 8608, 8609, 8612, 8613, 8617, 8619, 8620, 8621, 8631, 8639, 8642, 8645, 8646, 8647, 8648, 8653, 8654, 8656, 8661, 8664, 8668, 8670, 8671, 8677, 8686, 8691, 8695, 8696, 8697, 8704, 8706, 8708, 8710, 8711, 8719, 8720, 8722, 8732, 8735, 8739, 8741, 8742, 8745, 8746, 8752, 8753, 8754, 8757, 8773, 8775, 8776, 8782, 8789, 8793, 8806, 8811, 8820, 8832, 8833, 8854, 8879, 8904, 8915, 8918, 8919, 8920, 8922, 8924, 8926, 8929, 8942, 8947, 8961, 8974, 8980, 8982, 8984, 8985, 8996, 9000, 9009, 9010, 9023, 9097, 9111, 9135
张之万……6051, 6378, 6410, 6661, 6882, 7013, 7014,

7062, 7096, 7133, 7145, 7218, 7238, 7240, 7637, 7667, 7674, 7707, 7773, 7791, 7842, 7876, 7958, 8027, 8072, 8197, 8238, 8381
张芝元……4145
张志栋……2132, 2165, 2172
张志林……4707
张仲炘……8327
张子聪……4896
张白超……2146
张宗禹……6632, 6787, 6882, 6899, 6900, 6902, 6923, 6936, 6937, 6946, 6970, 6997, 7014, 7019, 7030, 7070, 7075, 7089, 7093, 7094, 7098, 7104, 7105

章

章炳麟……8360, 8541, 8600, 8735, 8738, 8800
章高元……7692, 7729, 7746, 7749, 8097, 8187, 8194, 8207, 8208, 8214, 8217, 8244, 8253, 8266, 8290, 8386
章嘉呼图克图……3591, 3880, 5457
章嘉活佛……4485
章恺……3461
章攀桂……4418
章上钊……6723, 6751, 8730, 8735, 8736, 8739, 8745, 8764, 8793, 8823, 8831, 9046
章太炎……1352, 8377, 8383, 8609, 8650, 8689, 8707, 8729, 8730, 8735, 8736, 8772, 8798, 8800, 8801, 8870, 8887, 8970, 9028, 9138
章泰……1701
章炜……5760
章煦……4143, 5063, 5150, 5156, 5243, 5273, 5275, 5276, 5293, 5322, 5326, 5336, 5351, 5359, 5366, 5380, 5387, 5396
章学诚……4287, 4939, 5701
章沅……5625, 5638
章鋆……6213
章藻功……2146
章宗元……8936

彰

彰宝……4053, 4058, 4061, 4081, 4095, 4098, 4102, 4140, 4169, 4174, 4210

昭

昭槿……3469, 3813, 4418, 4640, 46665021, 5080, 5389

兆

兆琛……5607, 7033

兆华……3124

兆惠……3539, 3560, 3604, 3616, 3629, 3704, 3762, 3765, 3767, 3768, 3769, 3771, 3779, 3782, 3788, 3797, 3798, 3800, 3804, 3807, 3809, 3812, 3819, 3820, 3821, 3822, 3823, 3825, 3826, 3827, 3831, 3832, 3838, 3839, 3842, 3844, 3847, 3848, 3849, 3851, 3852, 3853, 3855, 3858, 3866, 3878, 3893, 3895, 3914, 3917, 3932, 3933, 3946, 3962, 3967, 5594

赵

赵秉冲……5139

赵炳麟……8471, 8508, 8545, 8881, 8908, 8936, 8959, 8985, 8990, 9027

赵昌……2058, 2146, 2626, 2628, 2644

赵昌祚……2058

赵德昌……6963

赵德辙……6367, 6440, 6457, 6459, 6475, 6477, 6482, 6501, 6516, 6517

赵尔丰……8391, 8763, 8812, 8837, 8852, 8875, 8944, 8952, 8995, 9004, 9016, 9019, 9070, 9087, 9089, 9090, 9091, 9092, 9093, 9100, 9103, 9110, 9119, 9124

赵尔巽……7707, 8719, 8727, 8734, 8748, 8763, 8771, 8772, 8783, 8788, 8793, 8798, 8812, 8814, 8817, 8819, 8833, 8834, 8836, 8852, 8854, 8907, 8927, 8947, 8951, 8952, 8988, 8990, 8995, 9007, 9012, 9022, 9057, 9061, 9066, 9070, 9114

赵凤诏……2132, 2135, 2157, 2465

赵光……651, 6118,

6529, 6580, 6590, 6672, 6732
赵国麟……3021, 3172, 3306, 3311, 3329, 3356, 3359
赵国祚……842, 868, 1213, 1260, 1266, 1328, 1557
赵弘灿……2241, 2300, 2769
赵弘恩……2998, 3008, 3151, 3172
赵弘炜……2788
赵弘燮……2336, 2341, 2415, 2439, 2442, 2453, 2465, 2490, 2499, 2523, 2660, 2788
赵宏榜……4011
赵宏燮……2167
赵吉士……1899, 2005
赵楫……98
赵金龙……5681, 5682, 5688, 5697, 5704, 5725, 6106
赵进美……1083
赵晋……2146, 2349
赵敬襄……4222
赵坤……2741, 2772, 2837
赵良栋……1560, 1564, 1572, 1654, 1700, 2200
赵率教……345, 347, 349, 387
赵崙……1784
赵麻花……4906, 4966
赵梦麟……156
赵南星……304, 4253
赵珀……2606
赵七……2973
赵起生……6755
赵青藜……3238, 3398
赵三多……8375, 8494, 8688
赵申乔……1454, 2124, 2132, 2136, 2138, 2144, 2145, 2153, 2257, 2261, 2290, 2305, 2324, 2326, 2336, 2346, 2348, 2351, 2355, 2364, 2379, 2382, 2386, 2422, 2430, 2432, 2437, 2444, 2449, 2452, 2466, 2467, 2469, 2470, 2478, 2482, 2525, 2530, 2537, 2577, 2613, 3024, 3090
赵慎畛……4763, 5425, 5503, 5555
赵声……9051, 9070, 9072

赵盛奎……5709, 5757, 5772
赵世芳……2204
赵世显……2229, 2255, 2332, 2480, 2571, 2574, 2660, 2693
赵式璧……4098
赵舒翘……8098, 8488, 8534, 8559, 8562, 8568, 8574, 8597, 8605, 8606, 8613, 8614, 8621, 8642, 8645, 8659
赵廷臣……1229, 1240, 1266, 1303, 1328, 1343
赵文楷……4763
赵文龙……3172
赵文哲……4051
赵向奎……2938
赵新……7136, 8675
赵熊诏……2297, 2536
赵以炯……7863
赵翼……1371, 2992, 3196, 3232, 3377, 3596, 3644, 3745, 3778, 3814, 3857, 3883, 3891, 3956, 4016, 4065, 4084, 4088, 4090, 4092, 4245, 4380, 4461, 4469, 4479, 4602, 4747, 5126, 5285, 5286
赵印选……994, 1012
赵永德……3747
赵元模……6475
赵曰濂……5000
赵之璧……4048, 4053
赵之龙……750
赵之垣……2788
赵执信……1754, 3451
赵志成……4917

遮

遮克敦布……6782, 6816

折

折尔肯……1499, 1504, 1699
折库纳……999, 1120, 1211, 1248, 1273, 1397, 1460, 1464, 1469

哲

哲布尊丹巴……1964, 2698, 2886, 3328, 3767, 3773, 3974, 4179, 4986, 5975, 5983, 6235, 6408, 9120, 9124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2886, 3328, 3767, 3773, 3974, 4179, 4986, 5975, 5983, 6235, 6408

珍

珍妃……7954, 8111, 8202, 8205, 8325, 8347, 8606, 8672, 8972

甄

甄之璜……3263

徵

徵瑞……4675, 4677, 4700

郑

郑秉恬……5460

郑炳麟……8551

郑彩……746, 760, 766, 772, 786, 811, 813, 819, 837, 845, 852, 855, 896, 901, 927, 1136

郑成功……813, 814, 819, 821, 823, 837, 842, 852, 863, 868, 873, 923, 926, 927, 930, 947, 963, 966, 968, 983, 988, 991, 996, 1003, 1005, 1006, 1016, 1017, 1018, 1022, 1028, 1037, 1041, 1045, 1050, 1051, 1056, 1058, 1062, 1065, 1067, 1074, 1077, 1081, 1088, 1089, 1096, 1098, 1099, 1100, 1101, 1104, 1114, 1126, 1133, 1134, 1137, 1140, 1141, 1145, 1151, 1152, 1153, 1155, 1156, 1157, 1158, 1160, 1162, 1165, 1175, 1176, 1179, 1180, 1183, 1194, 1196, 1205, 1210, 1241, 1245, 1248, 1250, 1251, 1265, 1266, 1269, 1270, 1272, 1277, 1280, 1282, 1285, 1306, 1308, 1316, 1317, 1325, 1327, 1331, 1335, 1338, 1340, 1359, 1382, 1519, 1689, 1785, 2032, 2506, 3903, 5050, 7372

郑大进……4291, 4370

郑鼎臣……5930

郑敦谨……6234, 6350, 6774, 6942, 6967, 6988, 7092, 7104, 7163, 7183, 7219, 7220

郑观应……7638, 7695, 8098, 8106, 8350, 8600

郑光彩……4709

郑国鸿……5911

郑鸿逵……746, 760, 766, 767, 772, 791, 807, 813, 842, 966, 1018, 1051, 1065, 1176, 1320

郑尽心……2343，2553
郑经……963，1114，1332，1337，1338，1346，1355，1382，1420，1421，1466，1518，1526，1528，1543，1551，1559，1563，1564，1572，1576，1580，1603，1615，1619，1631，1632，1635，1656，1668，1669，1672，1675，1686，1689，1690，1697
郑克塽……1757
郑克臧……1635
郑魁士……6338，6411
郑清濂……7442，9019
郑汝成……9068
郑士超……5023
郑世恭……6213
郑文焕……3415，3438
郑文钦……8649
郑贤坊……7100
郑孝胥……8654，8893，8961，8985
郑燮……3238，3988
郑沅……8117
郑源璹……4435，4621，4622，4855，4859
郑藻如……7575，7612，7625，7641，7856，8102
郑芝龙……364，761，766，767，768，769，771，772，775，780，783，791，794，797，803，804，805，807，812，814，821，840，866，966，968，995，1009，1010，1018，1037，1051，1062，1065，1074，1077，1088，1089，1096，1098，1099，1162，1165，1175，1176，1179，1320，1327，1331，1332，1335，2032，2506
郑制锦……5062
郑祖琛……5026，6105，6123，6128，6133，6137，6153，6159

志

志刚……5946，7033，7090，7092，7158，7196，7197，7266
志钧……8369
志锐……7566，8136，8147，8207，8228，8347

智

智天豹……4319

中

中福……5812

钟

钟吕……5596

钟芳……6007

钟衡……3263

钟骏声……6638

钟佩贤……7053

钟琦……5290

钟人杰……5915，5916

钟祥……658，2686，3047，3192，4322，4360，4760，4770，4799，4887，5100，5427，5728，5757，5765，5766，5791，5824，6005，6006，6021，6039，6092，6489，6802，6924，7027，7028，7041，7071，7247，7276，7361

钟音……3238，3718，3749，4202，4238，4286

仲

仲绳……4606

仲永檀……3238，3356，3357，3384，3401

众

众佛保……3574

周

周镳……699

周炳绪……5601

周吕……1571

周承勃……3677

周春……6350，6413，6420，6739

周达武……7120，7195，7272

周德润……7741，7823，7850

周锷……5079

周恩来……8410

周沣……3630

周福清……8097

周馥……7643，7646，7808，7833，7883，7888，7890，7936，7940，7948，7957，7978，8016，8036，8046，8178，8669，8722，8739，8743，8770，8780，8787，8791，8797，8809，8812，8814，8820，8826，8833，8834，8838，8861，8878，8879，8907，8910

周国佐……1091

周汉……8080，8416

周浩……8814，8861
周鹤芝……1050
周煌……4337，4360，4396
周季堂……5190
周家楣……6580
周鉴声……4374
周继新……1249
周开麟……5484
周开麒……5759
周克开……4279
周宽世……6588，6589，6861，6915
周兰……6824，7064，7155，7160
周立春……6285，6329
周鸣鏊……5351
周起元……315
周人骥……3864
周瑞……804，1050，1101，1270，6873，7654，7665，7677，7678
周善培……8944
周升桓……4178
周盛波……6944，6997，7104，7942
周盛传……7821
周天爵……5175，5824，6139，6152，6153，6154，6155，6159，6160，6161，6162，6163，6202，6248，6255，6264，6269，6373
周廷栋……5005
周琬……3263，3897
周万顺……8516
周文佳……6810，6845
周文伦……4098
周兴岱……4942，5127
周学健……2686，3382，3407，3422，3447，3517，3541，3547，3560
周学浚……5990
周学熙……8986
周延弼……8897
周延儒……477，645，648，660，791，801，803，1365
周贻徽……5670
周永春……155，193
周元理……4206，4210，4303，4307
周铖……5205

周兆基……5273
周照旋……3831
周宗建……4253
周祖……6013, 6213, 6280, 6360, 6462, 6529, 6532, 6547, 6553, 6638, 6654, 6655, 6663, 6672, 6685, 6721, 6729, 6732, 6733, 6734, 6737, 6741, 6838, 6932, 6955, 7029, 7050
周祖培……6013, 6213, 6280, 6360, 6462, 6529, 6532, 6547, 6553, 6654, 6655, 6663, 6672, 6685, 6721, 6729, 6732, 6733, 6734, 6737, 6741, 6838, 6928, 6932, 6955, 7029, 7050
周作楫……5398
周祚显……2401, 2430

朱

朱阿姜……4106
朱炳麟……8830
朱昌颐……5552, 6035, 6045, 6052
朱昌祚……2213
朱常涝……756
朱常洛……191, 686
朱成烈……5882
朱椿……4393
朱纯臣……687
朱淳……5622
朱慈灿……1670
朱大典……456, 461, 465, 467, 479, 736, 748, 750, 751, 756, 761, 768, 776, 779, 800, 1338
朱德……7883
朱都纳……2531
朱尔赓……5212
朱方旦……1695, 1715
朱凤标……5685, 6052, 6071, 6072, 6085, 6088, 6327, 6553, 6590, 6928, 6932, 7100, 7224, 7304
朱福诜……8936, 8960
朱赓扬……7455
朱光辅……1357
朱珪……3537, 4396, 4599, 4693, 4746, 4835, 4849, 4857, 4864, 4985, 5004, 5019, 5026, 5049, 5067
朱桂桢……5681, 5704
朱国桢……1344
朱国治……1285, 1308,

1309, 1312, 1313, 1328, 1503, 1504, 1506
朱鹤龄……939, 4522
朱亨嘉……769
朱弘祚……2093
朱红灯……8518, 8528, 8529, 8533, 8535
朱洪英……6351
朱洪章……6855, 6871, 6873, 6879, 7858
朱鸿……5412
朱桓……5011
朱嵇……3877
朱家宝……8063, 8906, 9027, 9047, 9112
朱琦……5362
朱筠……3706, 4156, 4157, 4162
朱奎扬……3996
朱兰……5622
朱理……5218, 5266
朱璘……4127
朱玛喇……472, 570, 656, 1087, 1131
朱梅官……5290
朱裴……1333
朱丕烈……3865
朱品隆……6622, 6679, 6706, 6843, 6861, 6916
朱荃……3603, 3605
朱三太子……1589, 1680, 2255, 2256, 2258, 2986, 2987
朱绍文……8117
朱射斗……1310, 4791, 4854, 4884, 5007, 5406
朱盛浓……1138
朱识鏊……858
朱士锦……5769
朱士彦……4950, 5403, 5564, 5565, 5568, 5578, 5579, 5623, 5685, 5703, 5722, 5801, 5813
朱仕琇……3537
朱轼……2004, 2520, 2562, 2597, 2600, 2638, 2645, 2647, 2669, 2677, 2686, 2732, 2744, 2770, 2793, 2848, 2950, 3004, 3007, 3065, 3110, 3119, 3132, 3178, 3185, 3190, 3206, 3208, 3211, 3232, 3238, 3246, 3256, 3692, 5170
朱寿朋……8734

朱思藻……3758
朱天保……2530，2532
朱天贵……1672
朱天麟……881
朱统鋐……1602
朱为弼……5495，5507，5582
朱锡恩……8825
朱锡锟……6271，6290，6313
朱续晫……3326，3336
朱学笃……6580
朱学勤……6275，7285
朱勋……5252，5266
朱一贵……2594，2597，2598，2689
朱一新……7419，7877
朱衣点……6588
朱彝尊……1754，2306，4522
朱以海……768，1074，1338
朱永康……7522
朱由检……351，686，798
朱由榔……809，810，811，812，814，934，1329，1330，1340，1496，2958，3611
朱由崧……619，699，700，701，743，756，798
朱由校……192，686
朱聿鐭……811
朱聿键……542，760，766，806，811，840，1320，4001
朱镇……6929
朱之弼……1730
朱志尧……8714，8986
朱仲甫……8686
朱祖谋 7674，8569
朱嶟……5787，6638

珠

珠尔墨特车布登……3591
珠尔墨特那木扎勒……3587，3591，3603，3614，3616
珠克登……6411，6455
珠隆阿……4967
珠鲁讷……4028，4034，4039

诸

诸成博……8313
诸重光……3872

竹

竹添进一郎……7562

祝

祝大椿……8503，8628，8678，8801

祝孔革……7

祝庆蕃……5273

祝万青……4384

庄

庄存与……3461，3814，3815，4120，4396，4556

庄大田……4507

庄亨阳……2537

庄俊元……6030

庄培因……3706

庄廷鑨……1344，1581

庄廷钺……1344

庄有恭……3311，3625，3668，3669，3682，3683，3685，3686，3688，3689，3695，3697，3702，3709，3741，3747，3761，3773，3794，3841，3843，3848，3849，3860，3899，3912，3939，3952，3968，3979，3984，3995，3996，3997

谆

谆龄……6288，6363

准

准泰……3497，3641

卓

卓秉恬……4950，5268，5275，5279，5287，6000，6024，6058，6121，6149

卓长龄……4383

卓罗……1284

卓泥尔罗桑坚……5705

宗

宗稷辰……6486

邹

邹炳泰……5100，5127，5224

邹伯奇……7062

邹福保……7863

邹家燮……4924

邹嘉来……9037

邹凌瀚……8360

邹鲁……8510，9024

邹鸣鹤……5908，6159，6162，6169，6171，6206，6218，6237，6241，6245，6253

邹容8484, 8510, 8729, 8730, 8735, 8736, 8738, 8772, 8800, 8808
邹士璁……2223
邹一桂……2865, 3250, 3664
邹奕孝……3789, 4599
邹忠倚……999

祖

祖秉圭……2897
祖大寿……239, 290, 310, 346, 348, 353, 357, 363, 381, 389, 390, 391, 407, 430, 431, 432, 433, 436, 437, 442, 454, 506, 580, 588, 589, 590, 603, 609, 622, 623, 625, 628, 634, 639, 640, 645, 651, 654, 657, 691, 1166, 1167, 4255, 4614
祖可法……436, 567, 568, 573, 602, 632, 644
祖允图……2325
祖洋润……954
祖之望……4867, 5230

左

左宝贵……7168, 7452, 7985, 7993, 8048, 8049, 8134, 8136, 8145, 8146, 8151, 8160, 8162, 8172, 8221, 8236, 8340
左必蕃……2349
左光斗……192, 289, 298, 299, 306, 741, 802, 1548, 2147, 2311, 4253, 4369
左良玉……466, 569, 595, 597, 602, 632, 647, 672, 683, 701, 721, 736, 737, 738, 739, 801, 853, 886, 981
左懋第……678, 706, 717, 765, 783
左梦庚……745, 866, 4255
左霈……8734
左宗棠……6211, 6486, 6540, 6637, 6648, 6706, 6710, 6711, 6739, 6746, 6776, 6793, 6819, 6831, 6832, 6838, 6855, 6856, 6857, 6858, 6860, 6864, 6873, 6883, 6895, 6896, 6900, 6908, 6915, 6926, 6934, 6947, 6948, 6956, 6965, 6972, 6973, 6979, 6995, 6998, 7003, 7006, 7009, 7012, 7014, 7021, 7023,

7026, 7031, 7036, 7039, 7040,
7044, 7046, 7059, 7066, 7068,
7071, 7073, 7074, 7076, 7082,
7084, 7089, 7090, 7092, 7093,
7099, 7101, 7109, 7112, 7117,
7123, 7124, 7125, 7137, 7141,
7149, 7153, 7154, 7155, 7156,
7157, 7159, 7166, 7201, 7203,
7204, 7209, 7215, 7221, 7225,
7254, 7255, 7256, 7263, 7274,
7284, 7288, 7290, 7292, 7294,
7300, 7308, 7310, 7312, 7313,
7316, 7319, 7327, 7328, 7330,
7331, 7337, 7342, 7347, 7351,
7358, 7363, 7373, 7375, 7376,
7380, 7387, 7388, 7405, 7408,
7409, 7410, 7411, 7412, 7413,
7418, 7420, 7434, 7437, 7438,
7439, 7440, 7442, 7444, 7453,
7457, 7460, 7462, 7463, 7464,
7465, 7471, 7478, 7479, 7482,
7487, 7489, 7494, 7496, 7501,
7502, 7503, 7506, 7507, 7513,
7535, 7536, 7537, 7544, 7545,
7547, 7550, 7553, 7557, 7558,
7563, 7566, 7567, 7573, 7579,
7593, 7601, 7608, 7609, 7618,
7619, 7620, 7629, 7631, 7634,
7635, 7639, 7640, 7642, 7666,
7676, 7680, 7688, 7689, 7692,
7693, 7694, 7702, 7718, 7736,
7738, 7742, 7744, 7754, 7758,
7765, 7768, 7779, 7780, 7787,
7791, 7795, 7808, 7809, 7812,
7817, 7819, 7823, 7824, 7830,
7848, 7850, 7872, 7916, 7973,
8005, 8044, 8067, 8156, 8441

主要地名索引

阿

阿布达里冈……161
阿城……116, 4705, 7000, 7497, 9058, 9062
阿尔古……4247
阿尔泰……2053, 2566, 2606, 2609, 2711, 2774, 2846, 2950, 2965, 3001, 3053, 3055, 3056, 3061, 3085, 3159, 3173, 3703, 3708, 3716, 3719, 3720, 3723, 3734, 3936, 3956, 3977, 4010, 4023, 4103, 4106, 4118, 4119, 4120, 4125, 4126, 4128, 4129, 4131, 4144, 4145, 4147, 4148, 4150, 4158, 4160, 4161, 7226
阿尔泰奇林……3053
阿尔泰山……14, 3055, 3061, 3159, 3173, 3297, 3323, 3719, 3720, 3751, 3894, 7226
阿克苏……3613, 3741, 3769, 3820, 3821, 3823, 3824, 3825, 3826, 3827, 3838, 3839, 3841, 3842, 3847, 3856, 3858, 3873, 3884, 3896, 3901, 3926, 3969, 3976, 4472, 4547, 4565, 4620, 4886, 5187, 5558, 5559, 5560, 5573, 5600, 5601, 5604, 5624, 5645, 5647, 5648, 5661, 5662, 5663, 5667, 5668, 5669, 5675, 5995, 5997, 6013, 6016, 6018, 6057, 6274, 6870, 6888, 6898, 7034, 7047, 7200, 7246, 7466, 7467, 7470, 7479, 7502, 7564, 7567, 7588, 7650, 7664, 7851, 8005, 8044, 8157
阿克塔什……8082
阿拉湖……6893
阿拉木图……7258
阿勒楚尔……3846
阿勒楚喀……3386, 3716, 4705, 5199, 5399, 5425, 5671, 5882, 6875, 7000, 7497
阿里……3629, 3847, 6627

阿鲁席巴尔台……901
阿史安抚司……2902
阿湾……562

哀

哀牢山……6432

瑷

瑷鸡堡……322
瑷阳……3, 24, 51, 68, 77, 88, 98, 118, 144, 146, 148, 149, 166, 175, 177, 183, 189, 209, 550

瑗

瑗珲……391, 1737, 1751, 1764, 1765, 1766, 1775, 1780, 1821, 1825, 6387, 6435, 6482, 6489, 6526, 6527, 6546, 6574, 6582, 6585, 6587, 6619, 7490, 7802, 7842, 7938, 7952, 8015, 8025, 8594, 8595, 8612, 8847, 8958, 8993

安

安楚拉库……61, 62, 114, 184, 267, 286
安定……7203, 7251
安东……1006, 1411, 1609, 1729, 3875, 4051, 4493, 5737, 6006, 6746, 7148, 7452, 8279, 8336
安福……1020, 1521, 6427, 7002, 7016
安广……3458
安海……2739
安化……5395, 5748, 5764, 5846, 6166, 6874, 7013, 7098, 7100, 7116, 7303
安吉……751, 3954, 6624, 6883, 7147, 7362, 7585
安康……490, 4322, 4398, 4712, 4778, 4789, 4792, 4801, 4802, 4807, 4819, 4854, 4860, 4906, 4909, 4916, 4929, 4932, 4999, 5006, 6802, 6839, 6859, 7083, 7766, 7771, 7815, 8033
安龙……783, 986, 987, 993, 1001, 1017, 1022, 1027, 1028, 1029, 1070, 1080, 1103, 1144, 1148, 1167, 1168, 1169, 1194, 1196, 1219, 1221, 1224, 1225, 1230, 1256, 1257, 4785
安笼……3030

安隆……947, 982, 990, 993, 1001, 1290
安陆……1217, 4803, 4821, 4863, 6387, 6802, 6882, 7028, 7041, 7042, 7071
安南……1148, 1222, 1229, 1243, 1282, 1283, 1340, 1525, 1540, 1568, 1655, 1690, 2062, 2536, 2545, 2571, 2737, 2738, 2774, 2813, 2873, 2879, 2901, 2986, 3144, 3317, 3319, 3351, 3423, 3458, 3612, 3636, 3642, 3648, 3791, 3796, 3965, 4234, 4238, 4399, 4436, 4547, 4548, 4549, 4556, 4557, 4558, 4562, 4566, 4567, 4568, 4569, 4572, 4573, 4580, 4582, 4586, 4590, 4599, 4601, 4608, 4610, 4635, 4646, 4647, 4746, 4754, 4755, 4758, 4759, 4764, 4768, 4785, 4835, 4839, 4874, 4878, 4899, 4910, 4913, 4958, 4981, 4996, 5033, 5047, 5092, 5134, 5649, 5817, 5824, 6825, 6985, 7017, 7102, 7272, 7305, 7619, 8007, 895
安南县……7272
安平……350, 410, 550, 591, 812, 814, 824, 837, 842, 966, 967, 969, 1077, 1096, 1097, 1126, 1127, 1337, 1757, 2538, 2597, 3126, 4397, 4553, 5699, 5785, 6861, 7092, 7112, 7287, 7332, 7334, 7913, 7919, 7923, 8280, 8320
安清……6988
安庆……299, 588, 802, 1184, 1304, 1471, 1514, 1525, 1573, 1621, 2248, 2304, 2360, 2555, 2957, 3876, 4493, 5395, 6246, 6247, 6250, 6251, 6255, 6264, 6275, 6283, 6294, 6299, 6305, 6309, 6334, 6345, 6352, 6357, 6361, 6370, 6411, 6415, 6431, 6452, 6465, 6474, 6483, 6485, 6495, 6522, 6536, 6551, 6556, 6579, 6587, 6596, 6601, 6622, 6637, 6640, 6679, 6680, 6697, 6704, 6706, 6711, 6712, 6714, 6715, 6716, 6718, 6724, 6725, 6739, 6746, 6747, 6749, 6757, 6760, 6761, 6763,

6765, 6767, 6769, 6771, 6774, 6780, 6794, 6816, 6826, 6830, 6849, 6850, 6858, 6872, 6878, 6888, 6896, 6900, 6924, 6930, 6945, 7010, 7080, 7142, 7156, 7393, 7421, 7431, 8399, 8543, 8700, 8915, 8978, 9138
安丘……5790, 6085, 7063, 7088, 7097
安仁……1526, 1556, 2923, 2999, 4909, 5395, 6224, 6427, 6874
安塞……368
安顺……291, 928, 1181, 2838, 4786, 6728, 7253
安顺府……4786
安肃……540, 582, 780, 824, 1149, 3470, 4956, 5524, 6332, 6885, 6918, 7086, 7287
安西……1020, 1024, 1335, 1525, 2563, 2878, 2884, 3026, 3037, 3043, 3046, 3090, 3105, 3336, 3434, 3655, 3816, 3852, 3887, 3896, 3959, 3962, 4193, 5730, 6918, 6926, 7000, 7239, 7305, 7313, 7316, 7387, 7412
安西州……6926
安溪……1591, 2014, 2539, 3364, 6301
安乡……1751, 2923, 4274, 7242, 7744, 7745, 7994
安阳……3318, 4547, 5226, 7114, 7149, 7364, 7968, 8542, 8897
安义……6426, 7017
安邑……2187, 2755, 3509, 3512, 3513, 3515, 4032
安岳……4892
安州……294, 338, 340, 540, 545, 603, 824, 1222, 1749, 2744, 4097, 4854, 6179, 6474, 6571, 6826, 6924, 6963, 6969, 7024, 7032, 8160, 8163, 8171, 8212, 8213, 8235, 8236
安庄……1222

鞍

鞍山……207, 210, 216, 249, 303, 318, 414, 468, 4767, 4774, 4906, 6160, 6716,

8020, 8088, 8263, 8264
鞍山驿……318

岸

岸步……1798, 7927

敖

敖德萨……8348

奥

奥地利……7134, 7567, 7603, 8168, 8576, 8646

澳

澳大利亚墨尔本……7917
澳门……256, 264, 311, 334, 400, 401, 417, 842, 1414, 1493, 1805, 1809, 1810, 2206, 2373, 2458, 2506, 2535, 2536, 2542, 2551, 2571, 2656, 2694, 2695, 2696, 2704, 2727, 3018, 3081, 3086, 3096, 3397, 3406, 3422, 3424, 3428, 3491, 3509, 3542, 3552, 3566, 3595, 3599, 3635, 3695, 3698, 3706, 3712, 3763, 3764, 3843, 3850, 3853, 4008, 4024, 4046, 4067, 4164, 4185, 4252, 4407, 4422, 4462, 4491, 4527, 4536, 4672, 4683, 4684, 4685, 4686, 4687, 4690, 4691, 4729, 4911, 4945, 4946, 5015, 5023, 5038, 5040, 5045, 5048, 5085, 5103, 5104, 5108, 5109, 5115, 5119, 5121, 5123, 5179, 5281, 5283, 5292, 5310, 5314, 5324, 5331, 5390, 5626, 5638, 5650, 5651, 5689, 5691, 5731, 5734, 5735, 5738, 5739, 5740, 5745, 5749, 5755, 5791, 5806, 5810, 5811, 5833, 5839, 5844, 5847, 5852, 5862, 5874, 5876, 5881, 5886, 5889, 5895, 5899, 5907, 5982, 5991, 5993, 5994, 6002, 6056, 6091, 6092, 6100, 6101, 6106, 6502, 6603, 6632, 6821, 6881, 6917, 7265, 7271, 7334, 7343, 7384, 7388, 7405, 7898, 7923, 8324, 8374, 8485, 8524, 8541, 8583, 8792

八

八沟……3307, 3521, 4637, 5152
八里桥……6662, 6663, 6665, 6937
八莫……7381

八寨……7, 3160, 3167, 3179, 3251, 3255, 7017, 7194, 7253

巴

巴楚……7470
巴达克山……3844, 3845, 3846, 3851, 3852, 3855, 3856, 3860, 3870, 3889, 3910, 3942, 3962, 4437, 5647, 5779, 5784, 5787, 6034, 7471, 7551, 8081
巴达维亚……3340, 3364, 3375, 4454, 4672, 8732
巴东……926, 939, 4788, 4798, 4803, 4826, 4929, 4944, 4951, 4952, 4961, 4979, 5006, 5384
巴都哩路……2544
巴尔……2723
巴尔楚克……3230, 5558, 5648, 5668, 5725, 5782, 5996, 6015, 6057, 6494, 7034, 7047, 7470
巴尔达……5, 16
巴尔达城……18, 19
巴尔喀木……2544, 2566, 2644
巴尔库尔……2462, 2464, 2556, 2566, 2606, 2609, 2712, 3037, 3042, 3043, 3046, 3056, 3060, 3078, 3086, 3090
巴喇……6775
巴黎……2110, 2114, 3870, 7091, 7243, 7619, 7631, 7722, 7733, 7769, 7784, 7788, 7793, 7796, 7797, 7954, 8047, 8056, 8281, 8745, 8911, 9125
巴里安……1854
巴里坤……2483, 2545, 2649, 3082, 3728, 3745, 3746, 3748, 3749, 3750, 3766, 3768, 3771, 3774, 3779, 3780, 3782, 3794, 3797, 3804, 3813, 3816, 3818, 3855, 3863, 3870, 3887, 3897, 3925, 3926, 3937, 3945, 3962, 4027, 4124, 4130, 4366, 4541, 4631, 5247, 5943, 6212, 6898, 6918, 6947, 6974, 7025, 7294, 7316, 7373, 7387, 7412, 7423, 7434, 7440, 7566, 7659, 7715
巴陵……7242, 7320
巴坪……7795

巴山……603, 838, 1370, 4808, 4825, 4920, 4929, 4932, 7083
巴塘……2576, 2722, 2783, 3060, 3294, 3508, 4554, 6968, 7161, 7953, 8812, 8995, 9066
巴旺……3935, 4238
巴西……610, 611, 1923, 7575, 7616, 7617, 8392
巴县……7177
巴燕戎格……7289
巴中县……619, 4779
巴州……619, 4780, 4791, 4794, 4795, 4803, 4811, 4818, 4825, 4827, 4829, 4833, 4853, 4869, 4896, 4904, 4909, 4913, 4927, 4930, 4950, 4968, 5006, 7433

坝

坝州……5971, 6317

霸

霸县……3249, 5524, 6333, 7287
霸州……660, 824, 1633, 1694, 1797, 2069, 2070, 2787, 3249, 3351, 3465, 5084, 6058, 6333, 8064

白

白河……3301, 4125, 4674, 4778, 4789, 4869, 4903, 4927, 5006, 5877, 5879, 6355, 6374, 6466, 6499, 6524, 6601, 6630, 6644, 6787
白家冲……166
白沙洲……6352
白山黑水……1, 4274
白水……368, 1655, 4823, 4938, 4966, 6897, 7073, 7089, 8210
白洗寨……7128

百

百色……7446, 7850, 8354
百顺……5483

柏

柏县……2756, 4061, 8687
柏乡……1845, 6290, 6293, 6297, 7198

拜

拜察……1791

拜城县……7650
拜都路……2544
拜泉……8317

坂

坂城……7226, 7434, 7453, 7454, 7457, 7465, 7475, 7487, 8005, 8157

版

版纳……3989, 3993, 4269, 8302

半

半个城……6944
半角城……7124

包

包窝赫……247

褒

褒城……4808, 4825, 4907, 5006, 6886, 7010

宝

宝坻……540, 589, 1974, 2184, 4374, 5130, 5525, 7086, 7214, 7247, 7287, 8007
宝丰……615, 3300, 4900, 4913, 6581, 6787, 6923, 6943
宝鸡……193, 1083, 2923, 4551, 4819, 5006, 7010, 7013, 7142, 7153
宝庆……665, 843, 861, 873, 892, 993, 1043, 1119, 1123, 1189, 5769, 6104, 6166, 6588, 6589, 6593, 6848, 6909, 6926, 7107, 8157, 8702, 8703, 8767
宝山……1619, 3083, 3485, 3516, 3709, 4295, 4301, 4309, 4902, 5924, 5935, 5936, 5938, 6285, 6329, 7344, 8832
宝塔山……4861
宝墟……6157
宝应……1606, 1637, 1798, 1802, 1831, 1848, 1879, 1907, 2002, 2091, 2102, 2122, 2145, 2146, 2196, 3125, 3301, 3684, 3875, 4232, 4493, 4950, 5216, 5521, 5665, 6290, 7148

保

保安……421, 489, 824, 1024, 2076, 4057, 4789
保昌……1183, 3010, 4023

保德州……3238
保定……98, 149, 185, 198, 250, 379, 392, 495, 582, 589, 594, 612, 651, 723, 824, 1078, 1275, 1381, 1694, 1749, 2155, 2187, 2382, 2465, 2781, 2782, 2787, 2792, 2835, 2836, 2837, 2979, 3433, 3436, 3481, 3487, 4303, 4307, 4354, 4594, 4601, 4939, 5254, 6277, 6290, 6293, 6295, 6803, 7086, 7090, 7092, 7122, 7123, 7174, 7194, 7214, 7247, 7273, 7287, 7401, 7625, 7652, 7826, 7968, 7981, 8064, 8266, 8442, 8553, 8557, 8558, 8611, 8615, 8616, 8651, 8672, 8684, 8692, 8696, 8697, 8810, 8839, 8849, 8869, 8918, 9130
保靖……2904, 2916, 2940, 3007, 4731, 4763, 6953
保康……4757, 4762, 4782, 4798, 4926, 5006, 6490, 8488, 8497
保宁……1010, 1018, 1084, 1203, 1205, 1534, 1552, 1585, 1655, 1702, 3463, 3980, 4803, 4808, 4893, 5006, 6906, 8303
保庆……5362, 8668
保庆……5362, 8668
保山……213, 3963, 4044, 4210, 6017, 6018, 6028, 6053, 6054, 7087, 7279, 7372, 8013
保胜……7314
保县……3662

鲍

鲍郎……7248

卑

卑南……7400, 7765, 7768

北

北仓……6636
北关……9, 15, 39, 85, 86, 102, 115, 116, 117, 118, 144, 150, 152, 156, 162, 166, 167, 170, 171, 172, 175, 211, 305, 5669, 6701, 6818, 7462, 7898
北海……644, 2387, 3373, 5045, 5913, 7083, 7164,

7344, 7421, 7422, 7430, 7431, 7451, 7570, 7749, 7754, 7799, 7810, 7826, 7899, 8252, 8503
北京……4, 33, 35, 47, 61, 64, 67, 90, 93, 100, 142, 155, 157, 181, 268, 291, 315, 366, 379, 391, 393, 417, 453, 464, 472, 488, 514, 529, 540, 572, 580, 616, 654, 660, 681, 684, 686, 690, 692, 693, 695, 696, 697, 699, 702, 704, 705, 706, 712, 713, 717, 721, 726, 733, 735, 741, 750, 753, 756, 764, 777, 786, 787, 793, 798, 799, 801, 845, 861, 872, 896, 917, 925, 936, 961, 999, 1059, 1082, 1083, 1167, 1243, 1244, 1251, 1290, 1295, 1321, 1386, 1510, 1546, 1570, 1765, 1854, 1919, 1922, 1925, 1963, 1970, 1995, 2019, 2071, 2072, 2160, 2206, 2297, 2345, 2377, 2441, 2447, 2459, 2579, 2585, 2598, 2625, 2627, 2629, 2678, 2695, 2810, 2864, 2875, 2877, 2909, 2962, 3109, 3253, 3256, 3289, 3325, 3327, 3351, 3380, 3415, 3434, 3452, 3492, 3697, 3718, 3736, 3745, 3797, 3805, 3842, 3846, 3870, 3916, 3921, 3939, 4133, 4143, 4157, 4249, 4306, 4343, 4353, 4366, 4437, 4460, 4645, 4649, 4657, 4672, 4675, 4677, 4683, 4685, 4688, 4698, 4699, 4701, 4720, 4755, 5084, 5493, 5582, 5648, 5676, 5678, 5687, 5734, 5737, 5777, 5785, 5898, 5905, 5918, 5945, 6002, 6020, 6086, 6109, 6119, 6197, 6257, 6268, 6277, 6279, 6293, 6297, 6310, 6316, 6317, 6374, 6379, 6402, 6466, 6478, 6479, 6499, 6529, 6531, 6585, 6586, 6601, 6607, 6613, 6636, 6637, 6644, 6665, 6668, 6669, 6671, 6672, 6673, 6675, 6677, 6680, 6688, 6689, 6693, 6694, 6695, 6698, 6703, 6705, 6708, 6713, 6714, 6723, 6749, 6759, 6763, 6775, 6780, 6788, 6797, 6800, 6802, 6809, 6817, 6828, 6829, 6834, 6838, 6842,

6870, 6884, 6890, 6892, 6893, 6894, 6909, 6917, 6921, 6951, 6952, 6957, 6977, 6979, 6983, 6997, 7019, 7020, 7036, 7038, 7045, 7050, 7092, 7101, 7126, 7134, 7136, 7138, 7140, 7143, 7152, 7167, 7189, 7197, 7211, 7294, 7301, 7319, 7330, 7332, 7333, 7337, 7338, 7346, 7347, 7348, 7399, 7444, 7473, 7576, 7578, 7588, 7592, 7606, 7674, 7691, 7699, 7775, 7797, 7847, 7849, 7863, 7870, 7906, 7951, 7957, 7987, 7989, 8044, 8130, 8146, 8208, 8227, 8266, 8271, 8275, 8279, 8301, 8336, 8353, 8375, 8380, 8381, 8400, 8418, 8421, 8431, 8432, 8477, 8478, 8482, 8489, 8500, 8527, 8553, 8554, 8558, 8559, 8561, 8563, 8564, 8565, 8566, 8567, 8570, 8571, 8575, 8576, 8579, 8588, 8589, 8602, 8605, 8607, 8608, 8609, 8611, 8612, 8615, 8617, 8622, 8642, 8645, 8650, 8651, 8653, 8657, 8658, 8663, 8672, 8674, 8677, 8679, 8745, 8759, 8763, 8767, 8781, 8802, 8804, 8810, 8816, 8821, 8824, 8828, 8840, 8849, 8861, 8864, 8882, 8897, 8899, 8908, 8914, 8942, 8945, 8949, 8972, 8976, 8988, 8990, 9008, 9015, 9029, 9035, 9058, 9065, 9078, 9079, 9080, 9100, 9101, 9111, 9127, 9132, 9134, 9135

北宁……7341, 7672, 7703, 7708

北圻……7314, 7341, 7496, 7497, 7619, 7620, 7632, 7640, 7641, 7658, 7668, 7669, 7670, 7676, 7677, 7681, 7683, 7684, 7685, 7687, 7688, 7689, 7690, 7691, 7699, 7702, 7703, 7705, 7711, 7713, 7717, 7720, 7721, 7722, 7723, 7747, 7748, 7751, 7755, 7759, 7760, 7763, 7766, 7770, 7771, 7787, 7788, 7790, 7794, 7799, 7807, 7855, 7863, 7876, 7886, 7924, 7944, 7971, 8003, 8039

北塘……3110, 5856,

5962, 6575, 6577, 6583, 6591, 6604, 6605, 6612, 6629, 6636, 6637, 6643, 6644, 6645, 6646, 6648, 6649, 7371, 7524, 7550, 7577, 7608, 8127, 8141, 8170, 8183, 8245, 8252
北新……282, 468, 616, 1432, 2095, 2121, 4059, 4875, 5167, 5175, 5461, 5500, 5502, 6341, 6378, 6785
北栈……4866

贝

贝珲城……17

本

本溪市……77, 98, 132, 360

彼

彼得堡……7258, 8348

比

比利时 1883, 6014, 6015, 6023, 6790, 6837, 6958, 6979, 7020, 7170, 7189, 7197, 7584, 8363, 8379, 8380, 8658, 8745, 8770, 8778, 8794, 8861, 8866, 8867

跸

跸武冈……833

辟

辟展……3768, 3771, 3828, 3856, 3864, 3872, 3887, 3896, 4319, 6889, 7434, 7453, 8044

碧

碧蹏馆……41

边

边和……6775

汴

汴梁……3654, 6269, 6276, 7011

邠

邠州……5069, 5077, 6807, 7124, 7153

宾

宾川……4970, 5172, 6460, 7056, 7275, 7276
宾川州……4970, 5172
宾州……982, 1058, 6128, 6140, 6758, 7628, 7635, 9058, 9062

滨

滨州……2756, 3691, 6219, 8548

槟

槟榔屿……7163, 7910, 8115, 8733, 8953, 9051

剥

剥隘……7446, 7850, 7927

播

播州……106, 153, 162, 190, 197, 230, 608

伯

伯都讷……2180, 3365, 5454, 5563, 5671, 5672, 5678, 5883, 6277, 7000, 7535, 7548, 7560, 7925

伯勒齐尔……3866

伯力……6582

伯什克勒木……3873

泊

泊头……4464, 6298

亳

亳州……641, 721, 739, 3654, 4222, 4291, 4343, 4469, 4524, 4828, 5284, 5332, 5401, 5472, 6264, 6278, 6410, 6411, 6436, 6476, 6812, 6847, 7014, 8685

博

博白……6056, 6115, 6128, 6130, 6135, 6137, 6157, 6158, 6182, 6896

博尔都噶里雅……3679, 3698

博克托山谷……3053

博罗……136, 861, 1564, 1962, 2039, 2889, 3287, 3674, 3711, 3728, 3749, 3751, 3788, 3800, 3812, 3856, 4124, 4233, 4955, 4963, 4964, 5406, 5415, 6891, 7226, 7227, 7228

博罗布尔噶苏……3812

博罗塔拉……1962, 2889, 3711, 3728, 3749, 3751, 3788, 3800, 3812, 4124

博山……8411

博兴……2560, 8462

博野……824, 2188, 4354, 7287

渤

渤潭……2922

卜

卜魁……1765，2641

补

补仁……6392

不

不丹……4211，4638，4661，6963，7418，7446，7919，7964，8006，8021

布

布达拉宫……1716，2513，2909，3615，3780，3921，5194，5738，7925，7928，8055

布尔哈苏台……2263

布格聂丁……6888

布哈特……8846

布海儿……2387

布吉尔……6870

布拉克底……4238

布隆吉尔……2462，2483，2675，2710，2713

布鲁克巴……4638，4661，4689，4707，6963，7418，7427，7428，7445，7919，7964，7965

布鲁特……3742，3757，3826，3962，8070

布路斯……6790，6806，7020

布伦库尔……8068，8069

擦

擦木……4638

采

采石……1242，5415，6384，7110，8497

采育……4947，5694，6491

仓

仓渡……6776，6779

沧

沧县……7106

沧州……588，589，717，793，824，1118，1514，2415，3147，3961，4205，4595，5279，6058，6123，6298，6317，7099，7104，7106

苍

苍梧……1579，2516，2618，2769，7932

苍溪……4806，4872，4889，4930，4938，5006

操

操江……920，1075，

1242, 1253, 1266, 1329, 7106, 8087, 8140, 8214

曹

曹县……870, 872, 993, 1585, 3125, 4391, 4799, 5226, 5228, 5230, 5243, 5245, 5254, 5390, 6701, 6924, 7014, 7019, 7061, 8395

曹州……870, 878, 2508, 2756, 3025, 4142, 4987, 5189, 5243, 5279, 5301, 5400, 5613, 5753, 5790, 6335, 6414, 6619, 6935, 6936, 6945, 6990, 6997, 7081, 8048, 8385, 8393, 8395, 8396, 8518

草

草河……210

草河岭……8201, 8202, 8210

册

册亨……4786, 7017, 7253

岑

岑阳关……6540

茶

茶陵……1614, 1623, 2071, 2094, 3486, 3806, 6012, 6389, 6874, 7566, 8117

察

察哈尔……14, 70, 163, 300, 453, 470, 976, 3278, 3771, 3827, 3925, 4972, 6162, 6317

察布多……7880, 7953

察罕哈达……3053

察罕七罗……2072

察罕叟尔……2610, 3054, 3060, 3061, 3084, 3112, 3154, 3155

察罕通古……7021, 7316

察罕托罗海……2668, 2705

察罕乌苏……3866

察木多……2576, 2644, 2723, 2832, 2858, 2910, 3058, 3107, 3294, 4625, 5456, 5705, 6515, 7953, 8789, 9066

昌

昌化……7147, 7362

昌吉……3828, 3873, 4055, 4389, 4410, 4541,

6034, 6885, 6889, 7427, 7447
昌乐……7063, 7088, 7097
昌黎……398, 400, 406, 825, 3312, 4131, 4806, 5856, 7086, 7579, 8252, 8660
昌平……46, 155, 191, 388, 392, 488, 540, 651, 684, 824, 2039, 2200, 2499, 2510, 2678, 3028, 3325, 6904, 7086, 8606, 9095
昌图厅……6999, 7452
昌图县……65, 209
昌邑……7040, 7078, 7088

长

长安……249, 659, 671, 677, 743, 1513, 1701, 1928, 2923, 2927, 3058, 3597, 3709, 4060, 4464, 4551, 4578, 4667, 5006, 5584, 5666, 6772, 6779, 6782, 6809, 6884, 7010, 7107, 7224, 7244, 8292, 8403
长白山……1, 19, 34, 35, 44, 56, 187, 288, 354, 361, 464, 504, 1602, 1715, 2300, 2340, 3709, 4274, 5672
长春……82, 315, 3129, 3342, 3354, 4000, 4264, 4638, 5161, 5563, 6261, 6344, 6512, 6999, 7000, 7104, 7155, 7338, 7361, 7593, 8051, 8171, 8419, 8835, 8847, 8906, 9058, 9135
长春厅……5563, 6999
长甸……77, 99, 166, 209, 231, 8183, 8184, 8196, 8261
长峰……4821
长葛……634, 7364
长静……209
长乐……836, 2592, 3091, 3517, 3663, 3970, 4756, 4760, 4788, 5998, 6060
长林……5754
长芦……1264, 1485, 1652, 2063, 2159, 2492, 2785, 2855, 3573, 3609, 3682, 3843, 3889, 3952, 4058, 4102, 4178, 4244, 4420, 4434, 4552, 4587, 4602, 4659, 4660, 4674, 4721, 4723, 4891, 5116, 5207, 5315,

5328, 5330, 5445, 5478, 5516, 5565, 5654, 5658, 5813, 6082, 6084, 6089, 6226, 6354, 6355, 6489, 6517, 6652, 6685, 7165, 7180, 7184, 7257, 7312, 7754, 8896, 8943

长宁……209, 248, 3156, 3365, 5280, 5681, 6825

长崎……909, 2063, 2148, 2442, 2471, 2472, 2494, 2851, 2917, 2935, 3006, 7164, 7223, 7235, 7329, 7332, 7346, 7504, 7587, 7645, 7805, 7873, 7874, 7881, 7883, 7893, 8016, 8038, 8039, 8054, 8179, 8250, 9059

长清……8, 21, 2116, 2117, 2143, 3769, 3780, 3784, 4267, 5559, 5661, 5711, 5712, 5725, 5747, 5764, 5812, 6168, 6184, 6210, 6218, 6988, 7022, 7040, 7088, 7214, 8518, 8528, 8535

长沙…… 665, 774, 873, 885, 886, 898, 926, 1020, 1066, 1119, 1125, 1130, 1177, 1198, 1290, 1514, 1521, 1525, 1532, 1542, 1551, 1555, 1557, 1558, 1559, 1566, 1568, 1573, 1578, 1584, 1587, 1595, 1596, 1614, 1620, 1627, 1630, 1799, 2257, 2299, 2923, 3103, 3409, 3417, 4252, 5365, 5769, 6166, 6189, 6210, 6223, 6224, 6225, 6232, 6236, 6253, 6258, 6283, 6332, 6345, 6351, 6389, 6419, 6540, 6746, 6765, 6879, 6926, 6950, 7010, 7043, 7151, 7261, 7339, 8041, 8062, 8080, 8117, 8157, 8378, 8389, 8401, 8409, 8412, 8429, 8502, 8700, 8712, 8716, 8734, 8738, 8745, 8790, 8791, 8809, 8814, 8866, 8867, 8868, 8893, 8901, 8904, 8913, 8979, 9017, 9022, 9030, 9060, 9076, 9084, 9101, 9102, 9106, 9138

长山……221, 303, 405, 432, 433, 545, 550, 553, 2229, 3366, 5357, 5390, 6988, 7040, 7088, 7097, 7287, 8191, 8315, 8770

长山岛……220, 484
长寿……1205, 2564, 4805, 4808, 4829, 4896, 6199, 7177, 7276, 8713, 8819
长泰……989, 996, 1016, 1589, 1620, 1629, 2366, 2594, 6490, 6934
长亭……7248
长辛店……8557
长兴……220, 295, 1634, 2083, 4604, 6416, 6624, 6883, 6944, 7057, 7147, 7362
长阳……4756, 4759, 4760, 4766, 4776, 4788, 4803, 4814
长垣……819, 849, 896, 2599, 3638, 4142, 5228, 5230, 5254, 6414, 6988, 7086, 7198, 7214, 7247, 7273, 7287
长治……3686, 4715, 5453, 6197, 7149, 7198
长洲……1118, 1309, 1398, 1495, 1567, 1730, 1819, 1931, 2083, 2172, 2364, 2453, 2482, 2584, 2865, 3225, 3301, 3536, 4080, 4356, 5025, 6632, 6642, 7148, 7217, 7275, 7922, 8399
长子县……2881, 3922

常

常德……623, 843, 873, 885, 926, 1020, 1066, 1125, 1143, 1204, 1503, 1506, 1514, 1519, 1521, 1551, 1625, 1630, 1636, 1657, 3122, 3486, 4018, 4252, 4920, 6104, 6874, 7253, 8045, 8502, 8543, 8767, 8791, 8831, 8866, 9037, 9063, 9080, 9085
常马尔鄂敦他拉……2723
常宁……5395, 5682, 6874, 8749
常山……5186, 6521, 6711, 6730, 6739, 6896, 7147, 7362
常熟……933, 1202, 1568, 1634, 1673, 1931, 1987, 2102, 2175, 2537, 3018, 3083, 3101, 3281, 3457, 3516, 3545, 3710, 3758, 3804, 3891, 4167, 4489, 4707, 5487, 6051, 6213, 6434, 6638, 6642, 6798, 6818,

6823, 6824, 6838, 6857, 7148, 7217, 7244, 7275, 8352, 8433, 8436, 8760, 8776, 8850
常州……1674, 1977, 2144, 2207, 2252, 2308, 2322, 2478, 2688, 2987, 3093, 3121, 3384, 3461, 3464, 3516, 3706, 3891, 3998, 4148, 4149, 4174, 4519, 4599, 5125, 5286, 5505, 5580, 6072, 6183, 6261, 6341, 6461, 6482, 6548, 6625, 6633, 6635, 6637, 6638, 6642, 6650, 6676, 6833, 6848, 6857, 6862, 6864, 6888, 6910, 6911, 7012, 7981, 8759

巢

巢湖……1247
巢县……522, 5302, 5550, 6255, 6411, 6455, 6474, 6600, 6774, 6798, 6820

朝

朝城……7088, 7097
朝天……1205, 1534, 1564, 3148, 6102, 6315, 6451
朝鲜……1, 3, 27, 31, 37, 38, 39, 40, 44, 47, 48, 49, 50, 52, 53, 55, 56, 57, 58, 59, 62, 63, 64, 66, 67, 70, 71, 74, 75, 76,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7, 90, 91, 92, 93, 94, 95, 97, 100, 104, 105, 106, 108, 124, 125, 128, 132, 143, 145, 147, 149, 152, 153, 155, 156, 157, 160, 161, 162, 164, 165, 167, 171, 174, 176, 179, 182, 190, 196, 197, 210, 211, 214, 217, 220, 221, 222, 223, 225, 226, 228, 230, 232, 233, 235, 241, 250, 259, 262, 268, 269, 275, 277, 278, 287, 288, 293, 295, 296, 297, 300, 323, 325, 326, 329, 335, 337, 338, 339, 340, 341, 343, 344, 345, 346, 347, 350, 352, 355, 359, 365, 372, 373, 374, 393, 395, 405, 409, 416, 420,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9, 438, 439, 440, 442, 448, 455, 458, 463, 464, 465, 467, 468, 469, 470, 473, 474, 477, 482, 492, 494, 498, 518, 528, 531, 545,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7, 558, 559, 561, 563, 564, 565, 567, 572, 582, 597, 599, 600, 603, 606, 607, 613, 616, 617, 623, 624, 627, 631, 634, 635, 636, 644, 650, 665, 666, 670, 676, 692, 724, 728, 735, 777, 784, 861, 908, 921, 926, 935, 977, 981, 1004, 1021, 1085, 1086, 1104, 1123, 1200, 1209, 1220, 1251, 1337, 1382, 1398, 1415, 1421, 1425, 1551, 1563, 1577, 1588, 1690, 1826, 1956, 2062, 2068, 2077, 2161, 2188, 2228, 2297, 2315, 2329, 2334, 2337, 2340, 2345, 2356, 2376, 2384, 2410, 2435, 2498, 2505, 2527, 2616, 2623, 2626, 2639, 2676, 2701, 2705, 2754, 2942, 2946, 3040, 3074, 3097, 3189, 3240, 3255, 3324, 3493, 3503, 3581, 3619, 4015, 4127, 4135, 4328, 4338, 4341, 4344, 4347, 4349, 4350, 4377, 4421, 4430, 4431, 4438, 4443, 4455, 4456, 4460, 4478, 4555, 4563, 4587, 4591, 4602, 4609, 4646, 4654, 4680, 4694, 4704, 4719, 4723, 4748, 4750, 4755, 4756, 4760, 4781, 4782, 4787, 4788, 4810, 4822, 4832, 4836, 4840, 4843, 4846, 4862, 4875, 4876, 4883, 4898, 4905, 4913, 4938, 4941, 4971, 5042, 5049, 5073, 5075, 5085, 5089, 5096, 5118, 5152, 5165, 5168, 5213, 5215, 5253, 5260, 5311, 5353, 5356, 5375, 5395, 5479, 5570, 5643, 5674, 5691, 5771, 5901, 6016, 6033, 6102, 6191, 6194, 6228, 6238, 6245, 6255, 6422, 6608, 6849, 6863, 6920, 6957, 6982, 6985, 7002, 7012, 7013, 7017, 7031, 7054, 7072, 7088, 7158, 7187, 7217, 7329, 7390, 7399, 7400, 7401, 7402, 7407, 7409, 7410, 7411, 7444, 7491, 7492, 7511, 7512, 7521, 7529, 7530, 7539, 7551, 7552, 7553, 7580, 7583, 7595, 7599, 7600, 7624, 7625, 7632, 7636, 7637, 7641, 7643, 7644, 7645, 7646, 7647,

7648, 7649, 7650, 7652, 7653, 7656, 7657, 7660, 7663, 7664, 7679, 7680, 7697, 7710, 7726, 7753, 7760, 7761, 7762, 7763, 7764, 7765, 7767, 7782, 7783, 7786, 7791, 7793, 7796, 7797, 7799, 7800, 7801, 7803, 7804, 7805, 7806, 7812, 7819, 7826, 7832, 7838, 7839, 7841, 7847, 7852, 7873, 7874, 7875, 7878, 7879, 7883, 7890, 7892, 7911, 7918, 7965, 7996, 7997, 7998, 8001, 8011, 8025, 8067, 8070, 8072, 8087, 8090, 8107, 8108, 8112, 8113, 8114, 8117, 8118, 8119, 8120, 8121, 8122, 8123, 8125, 8126, 8128, 8129, 8130, 8132, 8133, 8134, 8135, 8136, 8137, 8138, 8139, 8140, 8142, 8144, 8147, 8148, 8149, 8150, 8152, 8153, 8160, 8163, 8171, 8175, 8176, 8177, 8179, 8181, 8182, 8184, 8189, 8190, 8196, 8200, 8213, 8222, 8227, 8228, 8229, 8230, 8233, 8234, 8237, 8239, 8240, 8242, 8259, 8263, 8275, 8286, 8289, 8332, 8349, 8353, 8366, 8418, 8517, 8668, 8673, 8674, 8756, 8921, 8929, 9007, 9013, 9043, 9045, 9052, 9123

朝鲜北境六镇……79

朝阳……609, 698, 700, 1957, 2012, 2615, 3530, 4637, 5234, 5622, 5673, 5694, 5701, 6142, 6317, 6367, 6378, 6437, 6662, 6665, 6707, 6872, 6999, 7000, 7296, 8047, 8048, 8050, 8606, 8728, 8757

朝邑……2100, 2925, 6779, 7467, 8058

潮

潮阳……841, 924, 927, 5296, 5310, 5997, 6147, 7005, 7239, 8316

潮州……817, 842, 915, 923, 963, 966, 1043, 1064, 1074, 1145, 1168, 1388, 1518, 1559, 1564, 1566, 1576, 1587, 1677, 1690, 1791, 2199, 2209, 2432, 3033, 3143, 3440, 3537, 3677, 3881, 4106, 4777,

5459, 5735, 5793, 5810, 5930, 6091, 6093, 6129, 6133, 6148, 6259, 6415, 6531, 6533, 6606, 6684, 6840, 6961, 6994, 6995, 7003, 7005, 7035, 7116, 7239, 7379, 7481, 7486, 7507, 8093, 8316, 8909, 8911

车

车里……449, 663, 3989, 4169, 4186, 4269, 5729, 5819, 8302

郴

郴州……1623, 2921, 5681, 6223, 6224, 6323, 6388, 6588, 6874, 7523

辰

辰通……5243

辰溪……2837

辰州……791, 1123, 1163, 1204, 1335, 1521, 4512, 4777, 4797, 4920, 8698, 8700, 8715

陈

陈留……5332, 6278, 7014, 7019, 7149, 7209, 7244, 7284, 7364

陈州……496, 639, 2239, 3318, 4029, 5279, 5908, 6835, 6946, 7028

成

成安……7098, 7183

成都……198, 253, 562, 608, 615, 712, 719, 815, 816, 825, 999, 1019, 1203, 1274, 1289, 1655, 2489, 2542, 2875, 2952, 2985, 3009, 3045, 3060, 3120, 3146, 3508, 3517, 3530, 3535, 3560, 3561, 3601, 3654, 3702, 3959, 4158, 4227, 4245, 4249, 4250, 4256, 4257, 4259, 4292, 4324, 4339, 4426, 4528, 4551, 4563, 4600, 4625, 4772, 4780, 4863, 4882, 4897, 4938, 5073, 5312, 5315, 5354, 5430, 5457, 5641, 5706, 5731, 5767, 5803, 6007, 6237, 6391, 6618, 6623, 6722, 6790, 6809, 6825, 6826, 6830, 6884, 6949, 7107, 7144, 7206, 7207, 7208, 7335, 7433, 7469, 7472, 7917, 8303, 8394, 8516, 8598, 9004, 9012, 9082, 9087, 9089, 9090,

9091, 9117, 9119, 9122
成武……870
成县……372, 4823, 5007, 7552, 8223, 8268

呈

呈贡……4555, 4843, 5432, 6764

承

承德……2132, 2220, 3190, 3192, 3200, 3201, 3331, 3353, 3366, 3381, 4109, 4110, 4285, 4340, 4345, 4349, 4700, 4772, 5152, 5590, 6266, 6677, 6996, 6999, 7172, 8060
承天……658, 778, 1308

城

城步县……3334, 5769, 5770
城固……1680, 4808, 4818, 4819, 4826, 4832, 4882, 5006, 5061, 6839, 6990, 7010
城口……4795
城武……5254, 6625, 7040, 7238, 8395

埕

埕子口……8266

池

池州……773, 1138, 1551, 1556, 5395, 6131, 6247, 6640, 6648, 6686, 6711, 6726, 6816, 6887, 6896
池州府……6247

茌

茌平……1941, 6297, 6317, 6379, 7040, 7088, 7104, 7105, 8518, 8528, 8533

赤

赤城……489, 730, 772, 1478, 1479, 1480, 8164, 8238
赤峰……5622, 6707, 8048, 8049
赤山……2594
赤水……3460, 6773, 6909

崇

崇安……5395, 5770, 6010, 6318, 6521, 6540, 6998
崇明……834, 1067,

1072, 1136, 1241, 1246, 1248, 1317, 1567, 1776, 2154, 2251, 2271, 2464, 2488, 2504, 2506, 3083, 3102, 3109, 3457, 3516, 3829, 7109, 7442, 8832, 8945
崇庆州……5302, 7335
崇仁……3120, 6427, 6874, 7002
崇善……7145
崇文门……616, 700, 1025, 1432, 1680, 2120, 2314, 2482, 2521, 2865, 2975, 4400, 4491, 4876, 5151, 5273, 5445, 6480, 7132
崇信……7141
崇阳……5915, 6382, 6383, 6402, 6415, 6711, 7012, 7021
崇义……5280

重

重安……3167
重庆……198, 231, 253, 608, 615, 712, 816, 818, 999, 1010, 1018, 1203, 1205, 1223, 1289, 1486, 1560, 1655, 2720, 2910, 3460, 4774, 4805, 4808, 4882, 6618, 6809, 6825, 6826, 7144, 7146, 7177, 7207, 7293, 7306, 7421, 7430, 7431, 7433, 7869, 7888, 7999, 8076, 8275, 8279, 8286, 8481, 8987, 9007, 9117, 9121

滁

滁州……522, 583, 2095, 4499, 6270, 6271, 6278, 6541, 6543, 6546, 6600, 6633, 7621, 8083

楚

楚汉……690, 726, 5638
楚雄……779, 831, 832, 971, 1237, 1262, 1289, 1502, 1504, 6037, 6068, 6248, 6460, 7056, 7057, 7058, 7077, 7275, 8013

处

处州……1567, 2021, 2297, 4167, 4464, 5517, 5605, 5770, 5911, 5930, 6713, 6739, 6742, 6756, 6777, 7228

川

川沙……5201, 5935,

6285, 6329, 6745, 6767, 6778, 8832

穿

穿鼻洋……5852, 5855, 5856

淳

淳安……3301, 4435, 6861, 6896, 7078, 7147, 7362

淳化……372, 1597, 5077, 6438, 6633, 6780, 7097

绰

绰斯甲布……3935, 4238

慈

慈溪……761, 1247, 3421, 5382, 5914, 5923, 5924, 5925, 5926, 5928, 5955, 5956, 6742, 6786, 7078, 8896

磁

磁州……1930, 5636, 7089, 7092, 7474, 7968

从

从噶克……4238

从化……5197

葱

葱岭……3856, 3860, 3861, 6892, 6894, 8077

促

促浸……4212

达

达东科尔……3362

达尔瓦斯……5621

达理图……2462

达乌……3744, 3975, 4141, 4144, 4173, 4227

达州……610, 1205, 2166, 4579, 4772, 4774, 4778, 4780, 4792, 4794, 4795, 4803, 4805, 4808, 4811, 4827, 4853, 4860, 4869, 4872, 4882, 4883, 4887, 4897, 4906, 4918, 4927, 4930, 4937, 4951, 4961, 4965, 5006, 5073, 5083, 5406

打

打狗……6861, 7112, 7379, 7460, 7481, 7733, 7904, 7923, 8320

打箭炉……1970, 2086, 2140, 2320, 2571, 2658, 2722, 2723, 2782, 2997, 3060, 3294, 3415, 3438, 3461, 3462, 3469, 3479, 3482, 3551, 3601, 3616,

3740, 3817, 4119, 4128, 4138, 4227, 4246, 4551, 4555, 4625, 4630, 4876, 4938, 5186, 5906, 6827, 6969, 7952, 8095
打拉城……7155

大

大、小担……4951
大阪……7235
大宝山……5924, 5925
大昌……610, 4861, 4937
大城……588, 824, 1384, 2879, 3250, 7086, 7287, 9065
大定……137, 1371, 1736, 1745, 2068, 5756, 5826, 6825, 6909, 6963, 7087
大东沟……7261, 8134, 8163, 8172, 8179, 8182, 8183, 8185, 8198, 8212, 8238, 8340
大福堡……68, 240, 580
大高岭……8190, 8196, 8200, 8201, 8203, 8206, 8252, 8261, 8262, 8303, 8325
大沽……4674, 5318, 5877, 5879, 5962, 6356, 6374, 6524, 6525, 6539, 6542, 6545, 6557, 6575, 6577, 6583, 6584, 6591, 6601, 6603, 6604, 6605, 6611, 6612, 6628, 6636, 6643, 6644, 6649, 6652, 6653, 6654, 6658, 6689, 6808, 6861, 6937, 6950, 7083, 7165, 7170, 7371, 7376, 7378, 7435, 7436, 7524, 7540, 7550, 7577, 7592, 7613, 7617, 7618, 7660, 7699, 7775, 7832, 7833, 7861, 7892, 7897, 7931, 7941, 7951, 7958, 8036, 8115, 8127, 8153, 8194, 8195, 8208, 8252, 8269, 8270, 8287, 8490, 8496, 8549, 8559, 8560, 8563, 8564, 8565, 8571, 8575, 8577, 8578, 8579, 8580, 8586, 8622, 8660, 8870, 9002
大沽口……4674, 5318, 5877, 5879, 6583, 6591, 6612, 6861, 6937, 6950, 7436, 7540, 7592, 7618, 7660, 7832, 7861, 7897, 7951, 8127, 8559, 8565, 8571, 8575, 8577
大吉岭……7919

大甲……5561
大甲溪……8085
大角……5640, 5753, 5836, 5883, 5884, 5893, 5895
大金川……3508, 3740, 4426
大岚山……2252, 2258, 2280
大理……848, 1229, 1237, 1700, 2639, 2818, 2973, 3416, 3485, 4113, 4970, 5172, 6055, 6460, 6819, 7056, 7057, 7084, 7275, 7276, 7277, 7278, 7279, 7280, 7281, 7282, 7299, 7421, 7431, 7788, 7971, 8013
大荔……6773, 6779, 6800, 6810, 7010, 8059
大连……100, 221, 295, 303, 553, 569, 6644, 7250, 7542, 7558, 7590, 7634, 8034, 8037, 8038, 8115, 8116, 8127, 8153, 8163, 8170, 8182, 8186, 8187, 8190, 8191, 8194, 8198, 8223, 8242, 8283, 8284, 8316, 8336, 8391, 8419, 8425, 8835, 8864
大凌……309, 346, 5209, 8317
大凌河……101, 239, 286, 287, 309, 344, 346, 347, 378, 430, 431, 432, 433, 434, 436, 437, 438, 446, 506, 536, 541, 574, 580, 603, 607, 608, 609, 645, 1123, 1167, 1228, 1311, 1714, 5209, 8268, 8317
大鹿岛……220, 8163, 8196
大名……185, 465, 638, 640, 1055, 1374, 2897, 4469, 4495, 4503, 4504, 4512, 4517, 4856, 4933, 4981, 5217, 5228, 5262, 5279, 5355, 5390, 5613, 5635, 6548, 6877, 6917, 6938, 7075, 7086, 7089, 7150, 7183, 7190, 7214, 7247, 7269, 7273, 7287, 8525
大宁……15, 119, 379, 609, 2176, 4713, 4795, 4798, 4803, 4823, 4826, 4854, 4860, 4861, 4869, 4903, 4906, 4917, 4929, 4937, 4938, 4953, 4964, 4979, 4980, 5006, 5395,

6405
大鹏所……1374
大埔……6895, 6972, 8787
大滩……7681
大塘州……7253
大田……6300, 7162
大通……1432, 2104, 2112, 2767, 2784, 2825, 6029, 6036, 6767, 6816, 6878, 6879, 7288, 7289, 7430, 7431, 7453, 7457, 7534, 8045, 8304, 8543, 8604, 8608, 8693, 8918, 9135
大通县……6036, 7288, 7289
大同…… 39, 68, 93, 148, 149, 155, 159, 202, 348, 388, 451, 452, 453, 466, 489, 491, 594, 612, 615, 623, 629, 652, 684, 704, 753, 771, 773, 874, 875, 876, 883, 884, 887, 888, 889, 890, 894, 899, 900, 901, 903, 981, 996, 1021, 1535, 1541, 1674, 1955, 2030, 2046, 2054, 2087, 2492, 2678, 2688, 3238, 4462, 4646, 5058, 5106, 6015, 6137, 6555, 6665, 7347, 7552, 7963, 8146, 8150, 8151, 8153, 8159, 8160, 8178, 8192, 8211, 8233, 8234, 8383, 8393, 8485, 8526, 8713, 8716, 8842, 8873, 9005, 9008, 9059
大西洋国……1457, 6805
大兴……472, 741, 793, 999, 1963, 2019, 2489, 3109, 3354, 4143, 4157, 4933, 5002, 5067, 5073, 5225, 5232, 5351, 5387, 5694, 5905, 6086, 6350, 7013, 7319, 8044
大兴安岭……27, 1924, 1995, 6403, 6586, 7952
大姚……5430, 5431, 5432, 7056, 7057
大冶……1795, 1841, 6357, 6429, 6465, 6469, 6711, 6750, 8020, 8088, 8107, 8516, 8754, 8945, 8951
大庾……922, 4287, 5173, 5513
大昭寺……2577, 2997, 3615, 4664, 4665, 4671, 5485

大竹……4805, 4808, 4860, 4869, 4896, 4980, 5006, 5812, 6059
人足……5006, 7888, 8008

代

代州……490, 510, 726, 996, 1987, 1989, 2755, 8083

丹

丹坝……4238
丹噶尔……6818
丹江……3160, 3166, 3180, 3233, 3234, 3255, 5494, 6408, 7017, 7253, 7314
丹江厅……7314
丹棱……6618, 6743, 6790
丹麦……1995, 4185, 4452, 6016, 6832, 6861, 6908, 7020, 7051, 7164, 7365, 7397, 7578, 7594, 8861, 8865
丹徒……1241, 1398, 2342, 3872, 3877, 4295, 5665, 5874, 6072, 6435, 6857, 7217, 7275, 8759
丹阳……1800, 5665, 5910, 5941, 6259, 6261, 6267, 6312, 6434, 6437, 6438, 6443, 6449, 6461, 6635, 6642, 6670, 6848, 6863, 8033, 8036, 8043, 8074

单

单县……1585, 2719, 3160, 3530, 4142, 4143, 4391, 4495, 4547, 4799, 5225, 5354, 8356, 8395

淡

淡水……2299, 2538, 2596, 2598, 2607, 3066, 3679, 4252, 4482, 4506, 4507, 4514, 4518, 4538, 4553, 5087, 5304, 5561, 5689, 6534, 6629, 6684, 6780, 6832, 6840, 6861, 7035, 7235, 7379, 7395, 7400, 7746, 7751, 7760, 7923, 8084
淡水厅……7395
淡彰……5561

当

当涂……7150
当阳……926, 1891, 4757, 4760, 4762, 4765, 4768,

4781, 4783, 4798, 4821, 4965, 4979, 5006, 7015

党

党坝……3535, 3548, 3551, 3557, 3568, 3571, 3935, 3977, 4010, 4177, 4191, 4197, 4213

砀

砀山……3125, 3263, 3466, 3696, 4799, 6006, 6171, 6334, 6411, 6436, 6746, 7148, 8356, 8382

道

道口……5226, 5227, 5239, 5242, 5248, 5253, 5256

道州……025, 6060, 6210, 6218, 6223, 6242, 6866, 7096, 7198, 7339, 8067

得

得胜……6838, 6842

得胜堡……452

德

德安…… 4598, 4717, 5395, 6224, 6387, 6426, 6712, 6715, 6750, 6802, 6882, 7002, 7012, 7017, 7028, 7215, 8318

德尔格忒……8390

德格……9066

德国……586, 706, 1386, 3870, 5689, 6239, 6723, 6751, 7148, 7152, 7189, 7411, 7414, 7452, 7493, 7507, 7555, 7561, 7587, 7590, 7603, 7606, 7607, 7629, 7711, 7757, 7781, 7807, 7808, 7832, 7835, 7849, 7861, 7888, 7893, 8040, 8062, 8079, 8086, 8091, 8092, 8109, 8141, 8157, 8206, 8238, 8245, 8269, 8281, 8300, 8307, 8310, 8316, 8325, 8333, 8337, 8343, 8346, 8348, 8352, 8365, 8375, 8385, 8386, 8391, 8395, 8402, 8403, 8410, 8411, 8412, 8426, 8494, 8496, 8513, 8521, 8522, 8537, 8549, 8575, 8593, 8608, 8621, 8641, 8647, 8648, 8651, 8657, 8658, 8659, 8699, 8712, 8771, 8782, 8804, 8814, 8857, 8859, 8861, 8928, 8938, 8975, 9069

德化……342, 2865, 6300, 6301, 6927, 7002, 7017,

7969, 9066
德立石……247
德清……1454, 1730, 2407, 4077, 6858, 6860, 7078, 7147, 7362, 8435
德庆……4619, 5219, 5769, 7223
德庆州……4619
德兴……1568, 5395, 6234, 6427, 6430, 6461, 6521, 6543, 6546, 6548, 6618, 6659, 6801, 6861, 6864, 7003
德阳……615, 2489
德州…… 456, 587, 659, 713, 717, 773, 824, 1087, 1092, 1432, 1451, 1514, 1803, 2134, 2137, 2149, 2150, 2191, 2230, 2336, 2409, 2755, 2775, 3116, 3531, 3532, 3537, 4058, 4205, 4206, 4387, 4719, 5226, 5227, 5390, 5785, 5790, 5844, 6328, 6624, 6686, 6872, 6884, 6969, 6988, 7027, 7073, 7075, 7088, 7089, 7097, 7104, 7118, 7124, 7136, 7167, 7198, 7214, 7241, 7247, 7274, 7287, 7323, 8226, 8533

登

登封……4416, 4713, 7149, 7364
登莱……217, 221, 246, 250, 251, 273, 364, 406, 417, 438, 439, 445, 447, 454, 456, 553, 554, 714, 919, 963, 999, 1005, 1211, 2437, 2937, 2947, 5790, 6114, 6141, 6266, 7061, 8018, 8061
登州…… 146, 222, 250, 273, 288, 340, 380, 393, 406, 417, 423, 438, 439, 445, 446, 447, 450, 455, 456, 459, 465, 467, 472, 476, 908, 1005, 2650, 2979, 5051, 5294, 5458, 5606, 6081, 6114, 6177, 6185, 6396, 6533, 6629, 6684, 6840, 6909, 7648, 7782, 7991, 8187, 8194, 82178245, 8331, 8386, 8515, 9059

邓

邓川……3988, 6017, 6018, 6053, 6460, 6819, 7056, 7275, 7276, 7277

邓州……1422, 4770, 4869, 4900, 4901, 4920, 5006, 6164, 6802, 6902, 6970, 7655

滴

滴溜……1205

狄

狄道州……4262, 4277, 4352, 4502, 6797, 6843, 7095, 7254

迪

迪化……4274, 4282, 4389, 4390, 4410, 4541, 5176, 5247, 5372, 6034, 6889, 6918, 6925, 7200, 7447, 7566

迪化州……4274, 4282, 4390, 4410, 5176, 5372, 6034, 6918, 7447, 7566

电

电白……256, 3032, 3127

垫

垫江……2985, 3011, 4806, 4808, 4823, 4833, 4869

定

定安……8183

定边……1536, 1545, 2049, 6943, 6947, 7141, 7153, 7155, 7201, 8178

定福庄……5694, 6662, 6663, 8007, 8093

定海……230, 391, 974, 977, 1134, 1161, 1659, 1807, 1925, 1934, 2251, 2254, 2294, 2299, 2329, 2349, 2437, 2463, 2500, 2737, 3796, 3843, 3848, 4737, 4878, 4899, 4971, 5000, 5051, 5134, 5875, 5876, 5877, 5880, 5881, 5889, 5895, 5911, 5912, 5913, 5921, 5922, 5927, 5930, 5942, 5953, 5954, 6007, 6477, 6630, 6643, 6699, 7602, 7820

定结……4707

定日……1255, 4663, 5622, 5973, 6784, 6961, 7183, 7411, 7952, 8418, 8604, 8708

定陶……870, 2756, 5226, 5228, 5243, 5254, 5319, 5711, 6701, 7017, 7040, 7088, 7238

定襄……2755

定兴……198, 540, 582, 824, 2398, 3470, 7086, 8554, 8556, 8629
定应……1609, 6229
定远……209, 644, 853, 870, 1532, 3160, 3172, 3175, 4854, 4882, 4892, 4904, 4917, 5006, 5070, 5077, 5337, 6255, 6264, 6278, 6538, 6543, 6546, 6587, 6592, 6621, 6698, 6714, 6743, 7057, 7118, 7150, 7274, 7275, 7276, 7596, 7781, 7832, 7874, 7995, 8039, 8155, 8193, 8225, 8239, 8248, 8249, 8251, 8384
定州……338, 545, 824, 1084, 1164, 2756, 2779, 2790, 2945, 3179, 3433, 4184, 4939, 5062, 5452, 5524, 6299, 7092, 8719

东

东阿……1803, 3691, 4205, 5996, 6232, 6234, 6649, 6665, 6988, 7088, 7185, 7274, 8461, 8739
东安……540, 824, 1055, 2986, 3575, 4797, 4981, 5084, 5234, 5395, 6351, 6353, 6441, 6458, 6491, 6589, 7086, 7250, 7273, 7287, 8914
东坝……2081, 3391, 3393, 3684, 3794, 4947, 5489, 6259, 6554, 6633, 6763, 6786, 6794, 7126
东昌……210, 238, 310, 659, 1131, 1941, 2592, 4201, 4204, 4205, 4206, 4719, 5279, 5390, 5790, 6297, 6709, 6925, 6962, 6988, 7088, 7099, 7104, 7136, 7167, 7198, 7214, 7241, 7247, 7274, 7287, 7323, 8518
东昌堡……238, 310
东昌府……7099
东川……3030, 3307, 3339, 3491, 3840, 4113, 4174, 4803, 5022, 5172, 6028, 6920, 6957, 7250, 7365, 7965
东川府……3030, 3339, 5172, 6920
东光……588, 2787, 6317, 6334, 6924, 7104, 7183

东河……1311, 1374, 4290, 4344, 4634, 4982, 5019, 5054, 5236, 5388, 5398, 5406, 5433, 5441, 5541, 5800, 5908, 5933, 5968, 6005, 6006, 6039, 6092, 6099, 6175, 6252, 6393, 6414, 7014, 7040, 7050, 7110, 7177, 7180, 7237, 7304, 7362, 7909, 7933, 8048, 8465, 8684
东湖……884, 4757, 4760, 4798, 4952
东江……250, 346, 354, 379, 380, 381, 404, 405, 406, 417, 443, 460, 476, 553, 569, 1009, 5582
东交民巷……6602, 6703, 8492, 8570, 8576
东京……73, 108, 114, 226, 233, 242, 249, 265, 282, 287, 296, 297, 409, 414, 468, 4238, 4436, 7495, 7517, 7520, 7531, 7620, 7640, 7645, 7663, 7677, 7683, 7684, 7746, 7764, 7787, 7882, 8038, 8144, 8230, 8526, 8649, 8689, 8695, 8713, 8718, 8727, 8730, 8800, 8818, 8827, 8828, 8829, 8830, 8845, 8853, 8864, 8870, 8887, 8891, 8895, 8897, 8917, 8934, 8986, 9028, 9029, 9087
东京城……287
东流……1247, 5582, 6384, 6760, 7150, 7274
东明……3638, 3830, 4052, 4679, 5228, 5243, 6414, 6988, 7086, 7198, 7214, 7247, 7273, 7287, 7321, 8430
东南……3126
东平……588, 737, 1337, 1385, 1559, 2312, 2918, 3537, 4388, 6182, 6276, 6988, 7027, 7088, 7241, 7323, 8694, 8739
东胜……209
东台……5521, 6006, 7148
东莞……251, 688, 828, 845, 3397, 3542, 3674, 3695, 4403, 4412, 4477, 4797, 4925, 5640, 5863, 5897, 5917, 6129, 6147, 6388, 6405, 6463, 6539, 8063

东乡…… 142, 189, 247, 1556, 4772, 4774, 4775, 4780, 4790, 4795, 4816, 4827, 4853, 4869, 4882, 4887, 4897, 4906, 4917, 4937, 4951, 4956, 4965, 4979, 5006, 6143, 6151, 6153, 6157, 6160, 6164, 6166, 6177, 6179, 6180, 6181, 6188, 6427, 6592,6713, 6797, 6901, 7002, 7017, 7064, 7095, 7255, 7256, 7428, 7523, 7526, 7553, 7656, 8297, 8816

东州……3, 142, 143, 166, 189, 191, 218, 247, 388, 5292, 5637, 7339, 8871

董

董志原……7097, 7124, 7141

栋

栋嘉城……17

洞

洞城……20

都

都昌……1521, 1543, 1555, 5714, 6711

都匀……947, 3167, 3179, 3251, 3255, 6008, 7017, 7192, 7194, 7252, 7253

独

独流……6113, 6298, 6332, 6333, 6334, 7099

独流镇……6298, 7099

独石口……488, 1964, 1983, 2029, 2031, 2335, 5228, 5242, 6707

杜

杜尔伯特……14, 3712, 3725

杜尔博尔金……2462

杜浔……2500, 4043

敦

敦化……81, 7635, 7636

敦煌……3105, 3959, 6926, 7239, 7295, 7305, 7313, 8557, 8912, 8946

多

多伦鄂伦木……2544

多伦瑙儿……2887

多伦诺尔……1964, 3328, 3466, 6317

俄

俄国……673, 1028, 1059, 1086, 1140, 1209, 1339, 1898, 1922, 1923, 1944, 1945, 1970, 1995, 2071, 2368, 2416, 2440, 2479, 2501, 2557, 2579, 2581, 2695, 2809, 2810, 2864, 2875, 2876, 2877, 2890, 2909, 2944, 2962, 3028, 3034, 3035, 3073, 3074, 3080, 3084, 3085, 3152, 3251, 3253, 3325, 3345, 3380, 3415, 3425, 3492, 3718, 3725, 3745, 3773, 3788, 3797, 3798, 3813, 3845, 3864, 3865, 3878, 3916, 3981, 4108, 4109, 4110, 4116, 4124, 4149, 4289, 4308, 4322, 4323, 4477, 4624, 5038, 5045, 5046, 5072, 5423, 5544, 5545, 5675, 5898, 6109, 6119, 6124, 6125, 6144, 6167, 6193, 6194, 6240, 6279, 6285, 6291, 6292, 6313, 6315, 6386, 6397, 6398, 6403, 6404, 6405, 6479, 6481, 6488, 6491, 6492, 6493, 6526, 6527, 6530, 6536, 6546, 6547, 6555, 6557, 6561, 6562, 6574, 6577, 6578, 6579, 6580, 6582, 6585, 6586, 6596, 6607, 6611, 6619, 6636, 6643, 6645, 6675, 6676, 6677, 6680, 6681, 6683, 6689, 6693, 6694, 6695, 6700, 6707, 6708, 6713, 6720, 6763, 6788, 6791, 6797, 6818, 6837, 6887, 6890, 6891, 6892, 6893, 6919, 6955, 6956, 6959, 6969, 6975, 6985, 6991, 6992, 7020, 7058, 7077, 7126, 7135, 7158, 7164, 7170, 7179, 7189, 7190, 7191, 7196, 7223, 7226, 7227, 7258, 7259, 7260, 7262, 7294, 7296, 7311, 7318, 7330, 7331, 7373, 7380, 7476, 7479, 7489, 7490, 7494, 7505, 7531, 7532, 7534, 7536, 7538, 7548, 7549, 7550, 7556, 7557, 7558, 7560, 7564, 7565, 7567, 7568, 7571, 7572, 7576, 7577, 7578, 7580, 7590, 7592, 7599, 7601, 7606, 7658, 7659, 7682, 7715, 7743, 7803, 7806, 7812, 7826, 7866, 7867, 7874, 7878, 7890, 7905, 7924, 7938, 7998,

8000, 8001, 8004, 8010, 8022, 8024, 8025, 8032, 8035, 8053, 8054, 8061, 8067, 8068, 8070, 8076, 8081, 8082, 8085, 8097, 8099, 8128, 8129, 8130, 8133, 8194, 8239, 8272, 8288, 8289, 8294, 8296, 8304, 8305, 8306, 8307, 8320, 8322, 8328, 8338, 8341, 8348, 8352, 8353, 8361, 8362, 8391, 8393, 8413, 8418, 8419, 8420, 8449, 8517, 8534, 8556, 8559, 8588, 8589, 8592, 8595, 8597, 8607, 8623, 8624, 8636, 8644, 8645, 8646, 8658, 8674, 8687, 8690, 8699, 8705, 8724, 8725, 8726, 8737, 8749, 8765, 8770, 8771, 8783, 8816, 8835, 8846, 8865, 8866, 8872, 8873, 8921, 9005, 9016, 9130

俄罗斯……56, 104, 106, 107, 119, 121, 135, 184, 267, 441, 507, 527, 551, 561, 562, 564, 570, 581, 604, 605, 614, 617, 663, 673, 1124, 1269, 1569, 1693, 1737, 1764, 1852, 1855, 1904, 1907, 1911, 1920, 1924, 1925, 1933, 1938, 1944, 1946, 1950, 1953, 1955, 1964, 1971, 1980, 1995, 2000, 2021, 2033, 2070, 2071, 2126, 2150, 2157, 2168, 2203, 2313, 2368, 2387, 2416, 2479, 2501, 2579, 2581, 2695, 2770, 2810, 2818, 2853, 2868, 2869, 2872, 2877, 2909, 2911, 3074, 3320, 3327, 3492, 3712, 3718, 3720, 3725, 3773, 3788, 3797, 3798, 3800, 3804, 3811, 3812, 3813, 3866, 3897, 3979, 3983, 4054, 4069, 4095, 4108, 4110, 4116, 4123, 4124, 4133, 4149, 4213, 4262, 4288, 4289, 4323, 4366, 4565, 4589, 4597, 4614, 4623, 4632, 4671, 4685, 4687, 4720, 4858, 4959, 5038, 5048, 5135, 5151, 5174, 5222, 5322, 5324, 5383, 5385, 5494, 5544, 5545, 5547, 5548, 5675, 5861, 5881, 5908, 6053, 6077, 6088, 6103, 6105, 6108, 6133, 6167, 6281, 6302, 6340, 6353, 6386, 6403, 6404, 6405, 6478, 6488, 6516,

6555, 6577, 6671, 6675, 6681, 6694, 6707, 6783, 6784, 7008, 7258, 7373, 7375, 7580, 7602, 7605, 7697, 7952, 8024, 8595, 8757, 9060

峨

峨边……5291, 5706, 5712, 5713, 5721, 5730, 5731, 5803, 6574

峨边厅……5803

峨眉……1728

额

额尔古纳……110, 547, 1790, 1920, 1923, 1924, 1934, 1945, 2877, 3878, 6527, 6675, 7938

额尔齐斯……14, 2774, 3037, 3042, 3645, 3693, 3703, 3711, 3719, 3723, 3745, 3797, 3798, 3812, 4108, 4124, 6578, 6894

额林哈毕尔噶……3804

额伦特……2400, 2520, 2543, 2568

额苏里屯……551

厄

厄德尔齐老图……2446

厄尔得尼招……3084, 3085, 3123, 3154

厄勒……562

鄂

鄂尔多斯……364, 453, 680, 732, 773, 976, 1229, 1537, 1555, 1983, 2029, 2049, 2059, 2898, 4453, 5060, 5077

鄂尔怀图山……2877, 6403

鄂尔珲城……17, 18

鄂尔坤……3713

鄂克仁……4238

鄂垒扎拉图……3869

鄂陵……2180

鄂西……938, 3752, 6347, 6758, 6787

恩

恩和堡……6886

恩平……7017, 7223

恩施……939, 3214, 3612, 4165, 4471, 4814

恩贝……3148, 4317, 8087, 8088, 8518, 8529

法

法国……1717, 1899, 1993, 2110, 2114, 2239, 2876, 3018, 3256, 3714, 3870, 3879, 4008, 4185, 4322, 4452, 4627, 4681, 4689, 4700, 4945, 5103, 5974, 5994, 5995, 5999, 6014, 6025, 6038, 6056, 6091, 6144, 6172, 6239, 6297, 6302, 6309, 6329, 6332, 6359, 6375, 6424, 6479, 6503, 6516, 6534, 6591, 6601, 6606, 6629, 6631, 6656, 6673, 6689, 6691, 6693, 6702, 6703, 6729, 6736, 6743, 6757, 6758, 6759, 6770, 6772, 6775, 6781, 6789, 6793, 6800, 6809, 6814, 6817, 6818, 6828, 6829, 6830, 6874, 6946, 6949, 6950, 6970, 6983, 6985, 6990, 6998, 7009, 7017, 7019, 7020, 7027, 7037, 7052, 7069, 7072, 7091, 7099, 7101, 7108, 7112, 7116, 7130, 7142, 7144, 7167, 7168, 7169, 7170, 7173, 7174, 7188, 7189, 7190, 7197, 7206, 7207, 7211, 7243, 7245, 7279, 7280, 7293, 7294, 7297, 7306, 7310, 7314, 7325, 7326, 7327, 7328, 7333, 7338, 7344, 7347, 7433, 7441, 7442, 7448, 7490, 7499, 7508, 7532, 7540, 7552, 7571, 7591, 7619, 7621, 7625, 7626, 7627, 7628, 7639, 7658, 7661, 7665, 7671, 7674, 7676, 7677, 7682, 7683, 7685, 7686, 7689, 7691, 7697, 7698, 7699, 7709, 7710, 7711, 7713, 7714, 7716, 7717, 7719, 7720, 7721, 7722, 7723, 7724, 7725, 7726, 7728, 7729, 7730, 7731, 7733, 7734, 7735, 7736, 7737, 7738, 7745, 7746, 7750, 7751, 7752, 7756, 7760, 7770, 7778, 7779, 7781, 7784, 7787, 7788, 7792, 7796, 7797, 7798, 7803, 7807, 7809, 7823, 7855, 7860, 7883, 7888, 7892, 7905, 7987, 8000, 8008, 8016, 8021, 8039, 8056, 8281, 8289, 8296, 8302, 8304, 8337, 8348, 8354, 8358, 8373, 8406, 8411, 8412, 8419, 8420, 8432, 8452, 8493, 8504, 8531, 8549,

8553, 8554, 8558, 8559, 8571, 8575, 8608, 8621, 8629, 8658, 8688, 8744, 8745, 8760, 8768, 8771, 8810, 8812, 8846, 8857, 8858, 8862, 8866, 8869, 8911, 8939, 8946, 8957, 8959, 9125
法库门……8847

番

番禺……811, 841, 3033, 3311, 3542, 3674, 3695, 4211, 4341, 4477, 4797, 4925, 5039, 5044, 5123, 5904, 5905, 6121, 6141, 6631, 6876, 8166, 8843

樊

樊城……4450, 4731, 4762, 4783, 5007, 5268, 6498, 6787, 6942, 7059
樊口……7500, 7501

繁

繁峙……1743, 2755

汎

汎河……4, 167, 210, 218

范

范河……247
范县……870, 6414, 6708, 7040, 7909

防

防城……982, 1004, 1319, 4206, 6265, 8787, 8926

房

房山……391, 824, 2402, 2453, 3289, 3351, 4343, 7086, 7287, 7323
房山县……391, 2402, 2453, 3289, 3351, 4343
房县……595, 4714, 4715, 4756, 4757, 4782, 4798, 4799, 4869, 4903, 4926, 4951, 4952, 4979, 5006, 5395, 6803, 6924, 6947
房竹……4801

菲

菲律宾……258, 498, 1755, 1854, 3363, 3375, 3397, 3421, 3539, 6023, 6762, 7486, 7910, 7924, 8503, 8953
菲律宾马尼拉地区……1854

肥

肥城……1385, 3148, 5710, 6988, 7022, 7040, 7088, 8536

肥乡……4503, 4939, 6816, 7241, 7273

斐

斐芬山……159

斐克图……3386

费

费县……3436, 8739

分

分水……7147, 7362

分水岭……8208

分宜……6427

汾

汾阳……894, 2087, 3573, 5527, 5785, 8031, 8471

汾州……680, 719, 894, 2069, 2087, 2688, 3573, 7456, 8070

丰

丰城……3414, 4772, 4775, 4827, 4906, 4951, 5729, 5785, 6283, 6345, 6427, 6470, 7002, 7017, 7214

丰润……389, 396, 406, 579, 590, 691, 824, 1384, 1391, 1393, 1694, 2184, 3120, 4859, 6988, 7086, 7198, 7287, 7438, 8896, 9044

丰顺…… 4106, 6841, 6973, 7637, 8787, 8897

丰县……7, 66, 4442, 4594, 5810, 6170, 6335, 6969, 7028, 7306, 8356, 8382

丰州……56

封

封丘……2726, 6414

峰

峰城……4853

烽

烽火……5872

酆

酆都……7177

冯

冯官屯……6379, 6388

凤

凤城……3, 76, 99, 118, 146, 175, 183, 189,

209, 248, 531, 563, 616, 3493, 5613, 7261, 8323
凤凰……209, 231, 248, 3867, 4790
凤凰城……189, 563, 616, 1311, 2229, 2300, 2340, 3376, 3493, 7261, 7452, 7852, 7895, 8183, 8185, 8190, 8198, 8201, 8203, 8208, 8210, 8243, 8261, 8262, 8280, 8705, 8847
凤凰山……189, 816, 817, 818, 4759, 4884, 4951, 6707, 6834, 7197, 8217
凤凰厅……4520, 4728, 4790, 4924, 6425, 7452, 8178, 8261, 8279, 8336, 8389
凤山……1779, 2428, 2473, 2594, 2598, 2883, 3066, 4506, 4507, 4514, 4518, 4524, 4709, 4730, 4732, 5699, 6278, 6293, 6323, 6398, 6858, 7112, 7332, 7335, 7344, 7395, 8152, 8849, 8920, 9103
凤台……638, 5916, 6335, 6499, 6697, 6698, 6730, 6945, 6989, 7150, 7466, 8384
凤县……1536, 4757, 4782, 4819, 4825, 4865, 4932, 5006, 5070
凤翔……193, 544, 1544, 1568, 2925, 4819, 5069, 5077, 5163, 5180, 5183, 5189, 5190, 5194, 5197, 5198, 5206, 5211, 5214, 5406, 6785, 6807, 6844, 7010, 7340, 7523, 8649
凤阳……353, 392, 500, 503, 542, 650, 699, 701, 737, 742, 799, 801, 806, 816, 897, 1253, 1263, 1291, 1330, 1374, 1432, 1630, 1793, 1848, 2120, 2203, 2212, 2322, 2572, 4875, 4967, 5071, 5382, 6270, 6278, 6538, 6565, 6697, 6698, 6730, 6888, 6945, 6989, 7241, 7274, 8383, 8428
凤阳关……6945

奉

奉化……974, 5914, 6742, 7452, 7914
奉集……210
奉集堡……168, 169, 189, 201, 205, 210, 241, 247

奉节……608, 4796, 4803, 4816, 4861, 4896, 4951, 5006, 7177, 7781, 7878
奉节县……608
奉天……833, 879, 1178, 1304, 1311, 1470, 1484, 1500, 1644, 1656, 1660, 1676, 1715, 1741, 1766, 1916, 1921, 1932, 1956, 1963, 1981, 2069, 2075, 2099, 2167, 2330, 2399, 2496, 2641, 2693, 2769, 2855, 2895, 2946, 3015, 3059, 3065, 3120, 3155, 3240, 3296, 3331, 3349, 3353, 3358, 3366, 3386, 3419, 3420, 3434, 3464, 3465, 3478, 3492, 3493, 3511, 3513, 3540, 3544, 3578, 3598, 3601, 3641, 3810, 3931, 3987, 4005, 4017, 4035, 4073, 4095, 4292, 4293, 4304, 4604, 4627, 4631, 4708, 4985, 5033, 5106, 5173, 5190, 5208, 5331, 5341, 5412, 5413, 5435, 5458, 5503, 5534, 5611, 5717, 5728, 5775, 5820, 5962, 5969, 6033, 6081, 6083, 6120, 6186, 6218, 6228, 6396, 6495, 6525, 6584, 6641, 6748, 6815, 6850, 6904, 6907, 6967, 6989, 6996, 6999, 7000, 7032, 7064, 7083, 7117, 7122, 7150, 7194, 7200, 7210, 7238, 7245, 7250, 7261, 7284, 7320, 7321, 7366, 7371, 7389, 7419, 7421, 7497, 7505, 7511, 7558, 7590, 7596, 7604, 7614, 7643, 7657, 7658, 7690, 7762, 7773, 7822, 7829, 7838, 7852, 7934, 7951, 7993, 8007, 8015, 8031, 8048, 8049, 8093, 8108, 8127, 8150, 8161, 8178, 8187, 8194, 8207, 8231, 8252, 8261, 8275, 8276, 8279, 8280, 8281, 8282, 8289, 8292, 8293, 8304, 8317, 8336, 8499, 8615, 8619, 8624, 8685, 8694, 8699, 8724, 8744, 8751, 8797, 8807, 8834, 8847, 8849, 8850, 8852, 8863, 8883, 8906, 8910, 8925, 8962, 8997, 9012, 9022, 9031, 9034, 9043, 9052, 9055, 9058, 9059, 9084, 9104, 9114, 9116, 9123, 9129, 9133
奉贤……3709, 4949,

5340, 6745, 6767, 6772
奉新……1526, 1555, 3316, 4351, 4362, 5429, 5552, 6426, 6711, 7248

佛

佛阿拉……18, 23, 48, 51, 53, 58, 64, 72, 185, 203, 247, 269
佛纳赫……81, 184
佛山……4565, 5089, 6048, 6064, 6405, 6420, 6539, 6876, 7331, 7393, 8759

肤

肤施县……816

弗

弗提卫……82

伏

伏尔加河流域……2368, 3034, 4108
伏羌……4444

扶

扶沟……4720, 4917, 6935, 6970, 7150

浮

浮梁……5395, 6283, 6345, 6427, 6711
浮石……6759

涪

涪州……3486, 4937, 4942, 6825, 7177, 7985, 8315

福

福安……895, 2656, 3312, 3490, 3491, 3546, 3707, 8358
福岗……2703
福宁……1518, 4770, 4788, 4872, 4915, 5007, 5872
福宁州……2534, 2597, 2656, 2703
福清……3265, 3970, 8097, 8098, 8103, 8104, 8109, 8110
福山……3457, 6081
福州……760, 766, 769, 771, 772, 773, 780, 787, 791, 797, 804, 807, 808, 811, 813, 817, 1158, 1160, 1161, 1320, 1518, 1526, 1576, 1590, 1729, 2463, 2597, 2608, 2641, 2848, 2987, 3517, 3528, 3538, 3546, 3584, 3642, 3679, 3703,

3718, 3747, 3844, 4021, 4043, 4106, 4433, 4444, 4734, 4742, 4758, 4759, 4780, 4862, 4893, 5057, 5156, 5317, 5318, 5340, 5689, 5690, 5729, 5754, 5872, 5882, 5890, 5930, 5951, 5968, 5971, 5973, 5992, 6009, 6010, 6011, 6022, 6023, 6026, 6027, 6044, 6047, 6087, 6147, 6219, 6255, 6338, 6439, 6530, 6531, 6684, 6819, 6821, 6840, 6841, 6874, 6896, 6925, 6935, 6952, 6965, 7006, 7031, 7035, 7059, 7062, 7066, 7099, 7163, 7235, 7240, 7268, 7293, 7330, 7334, 7344, 7367, 7380, 7394, 7395, 7397, 7403, 7422, 7437, 7440, 7442, 7447, 7448, 7455, 7458, 7459, 7493, 7526, 7545, 7561, 7565, 7591, 7594, 7614, 7618, 7658, 7660, 7710, 7723, 7725, 7732, 7734, 7735, 7736, 7739, 7740, 7742, 7744, 7756, 7776, 7779, 7824, 7837, 7839, 7845, 7850, 7868, 7880, 7890, 7898, 7900, 7907, 7908, 7913, 7916, 7960, 7997, 8025, 8053, 8060, 8166, 8260, 8308, 8357, 8358, 8425, 8441, 8486, 8592, 8598, 8647, 8816, 8894, 8943, 9002, 9003, 9044, 9112, 9135

抚

抚安……166

抚安堡……147

抚宁……389, 398, 400, 406, 407, 825, 1471, 7579

抚顺……2, 3, 4, 5, 16, 19, 24, 28, 50, 51, 68, 69, 77, 88, 89, 99, 101, 116, 118, 120, 127, 142, 143, 144, 145, 147, 148, 150, 152, 154, 155, 156, 157, 158, 166, 169, 172, 176, 178, 181, 184, 185, 189, 191, 195, 201, 202, 203, 215, 218235, 247, 248, 268, 269, 302, 420, 452, 464, 569, 871, 1311, 1387, 1660, 1675, 1953, 2174, 2764, 5827, 8675, 9008

抚顺关……2, 69, 99, 116, 150, 156, 157, 189, 191

抚顺市……158
抚彝厅……6925
抚余县……574
抚州……672, 786, 1565, 1572, 2707, 3618, 3640, 3671, 3675, 4616, 4919, 5395, 5481, 6427, 6540, 6829, 6884, 8817

府

府谷县……368, 3038

釜

釜山……38, 41, 62, 7407, 7599, 7804, 7874, 8118, 8152, 8234

阜

阜城……685, 824, 1797, 1803, 2137, 3301, 6313, 6328, 6333, 6334, 7086
阜康……4274, 4282, 4389, 4542, 5187, 6034, 6889, 7426, 7447, 7693, 7700
阜宁……3102, 3466, 3875, 4203, 5521, 6006, 7148
阜新……21, 36, 137, 240, 241, 303, 694, 8048, 8049, 8728
阜阳……516, 739, 4074, 4425, 4473, 5332, 5472, 6811, 6888, 6989, 7094, 7230, 8945

复

复州……176, 210, 220, 221, 226, 241, 248, 261, 268, 270, 273, 274, 275, 284, 303, 1247, 1311, 3239, 3353, 4604, 5034, 5190, 6182, 8191, 8208, 8243

富

富川……1533
富民……2226, 6764
富平……1136, 7073, 7089
富顺……4314, 6790, 8485
富阳……1686, 4079, 4890, 5369, 6739, 6744, 6820, 6838, 6858, 6896, 7147, 7242, 7362, 8103

噶

噶拉依……3514, 3534, 3543, 3551, 3559, 3569, 4158, 4170, 4225, 4226, 4236, 4237,

4243, 4244, 4245, 4246
噶喇吧……2925, 3135, 3363, 3375, 3394, 3583, 3706, 4454
噶哩噶达……4654, 4690, 4703, 5190
噶伦堡……7445, 7919, 7989
噶玛兰……5555
噶什噶尔……3839
噶斯……2710, 3042, 3380
噶斯口……3173

盖

盖平……1660, 2099, 3353, 4154, 5034, 6266, 8190, 8200, 8207, 8208, 8214, 8217, 8219, 8260, 8323
盖县……31, 210, 364, 690, 908, 1004, 1465, 3353, 4604
盖州……31, 66, 149, 176, 210, 213, 226, 241, 248, 261, 273, 275, 284, 445, 456, 467, 468, 607, 690, 908, 1004, 1311, 1465, 1675, 1679, 4304, 4604, 6081
盖州卫……31, 1004

甘

甘泉……300, 3685, 4345, 5521, 5665, 6006, 6170, 6746, 7108, 7148
甘州……238, 672, 753, 858, 886, 908, 1546, 2099, 2544, 2617, 2659, 2668, 2673, 2675, 2722, 2723, 2744, 2775, 2784, 2791, 2888, 3850, 5086, 5372, 5645, 5648, 5747, 6029, 6156, 6925, 7305, 7309, 7412
甘州卫……238

赣

赣关……1432, 1713, 2121, 2301, 4875, 7131, 7312
赣关桥……1432
赣县……3156
赣榆……1425, 4301, 6006, 6746, 6936, 7070, 7071, 7078, 7080, 7081, 7147, 7148, 8897
赣州……775, 796, 805, 809, 810, 853, 858, 860,

864, 867, 872, 874, 875, 884, 887, 1542, 1565, 1572, 1593, 2018, 2178, 2400, 2509, 3259, 3657, 5676, 7685, 8253

冈

冈山……4061, 5440

皋

皋兰……4250, 4343, 4365, 4386, 5306, 7519, 8787

高

高安……3246, 5440, 5729, 6283, 6507, 6711, 6829

高淳……5665, 6006, 6554, 6633, 6746, 7147

高家口……7099

高家堰……1410, 1599, 1609, 1802, 1831, 1846, 1863, 1879, 1888, 1895, 1902, 1903, 1907, 1917, 2012, 2080, 2089, 2090, 2092, 2101, 2105, 2112, 2122, 2137, 2145, 2196, 2211, 2212, 2236, 2238, 2571, 3263, 3393, 3622, 3624, 3684, 3689, 3794, 3914, 4345, 4486, 5521

高陵……6779, 7010

高楼寨……6936, 6945, 6978

高密……1110, 1139, 3469, 7097, 8522, 8537

高密县……8522

高明……825, 842, 1100, 1403, 1408, 3010, 4988, 5731, 6017, 7017, 7129, 8341, 8959

高平……7341, 7672

高桥……361, 624, 627, 631, 6506, 6633, 6634, 6745, 6762

高台……4, 69, 240, 2744, 3959, 7125, 7290, 7294, 7305

高台堡……69, 240

高唐……587, 1394, 1803, 3148, 6379, 7104, 8528, 8533

高唐州……3148

高县……6617, 6825, 7335

高阳……250, 581, 824, 1209, 1788, 5514, 7086, 7194, 7214, 7287, 8239, 8352, 8382

高要……5197，8959
高邮……691，1082，1427，1453，1585，1609，1622，1635，1637，1798，1802，1831，1833，1848，1859，1863，1879，1888，1907，2081，2087，2091，2093，2122，2145，2192，2202，2214，2238，2744，3301，3391，3408，3684，3689，3795，3875，4232，4493，4597，4599，4857，5162，5216，5521，5665，5700，5741，6006，6261，6475，6974，7032，7148
高原……3458
高苑……8461
高州……913，1058，1116，1554，1558，1559，1565，1659，1791，3032，5066，5137，6157，6224，6233，7709，7927，8883
高资……6425，6434，6435，6505

稿

稿贞……3179，3180

藁

藁城……824，3436，5021，6290

革

革布什咱……3935，4238

格

格登山……3733，3734，3735，3740，7656，7660，7665
格根河……6788，6894

耿

耿马……3501，3922，3931，3963，5198

公

公安……4512，4608，6874，6947，6989，7012，7083，7171，7177，7361

恭

恭城……931

巩

巩昌……859，1219，1536，1545，1552，2465，3049，4642，4823，4860，7015，7254
巩宁城……6889
巩县……6278

拱

拱宸……1337，1656，6987，7227，7588

洪

洪县……6825

姑

姑塘……6362, 6739, 6744

孤

孤山……3, 76, 77, 98, 166, 209, 218, 247, 4762, 6246, 6247, 6384, 6554, 6630, 7421, 8163, 8198

古

古北口……1453, 1751, 1755, 1791, 1795, 1821, 1948, 1950, 1955, 1964, 1967, 1983, 2076, 2131, 2151, 2200, 2499, 3223, 3307, 3366, 3479, 3505, 3864, 3872, 4637, 4677, 4875, 4933, 5148, 6665, 6671, 6722, 6939, 7178, 7186, 7993, 8048, 8757

古城……170, 209, 237, 248, 249, 261, 263, 283, 532, 605, 1017, 2905, 2937, 3926, 5746, 5747, 5764, 5964, 5965, 6160, 6212, 6818, 6870, 6889, 6898, 6949, 7313, 7317, 7336, 7358, 7381, 7388, 7412, 7418, 7423, 7426, 7434, 7440, 7535, 7872

古浪……859, 2744

古埒……25

古埒城……3, 4, 25

古埒山……3, 41, 42, 43, 46, 54, 60, 110, 307

古牧地……493, 7307, 7358, 7412, 7423, 7426, 7427, 7432, 7446, 7447, 7872, 8005, 8156

古田……4075, 8308, 8340, 8394

古县……425, 1016, 1017

古州……1983, 2897, 2920, 3088, 3124, 3147, 3156, 3159, 3164, 3166, 3169, 3179, 3234, 3255, 3274, 3293, 3344, 3355, 3467, 3515, 3868, 4100, 4138, 4266, 5494, 6008, 6160, 6908, 6963, 7017, 7253, 7314, 8185, 8245

谷

谷城……569, 593,

595, 597, 611, 681, 816, 1550, 4760, 4778, 4799, 4821, 4952, 5063, 5395, 7229

固

固安……391, 824, 2070, 2727, 3250, 3351, 3465, 3608, 4797, 5084, 5442, 5489, 6317, 6441, 7086, 7287, 8007, 8568, 8782

固勒扎……6902

固始……500, 561, 655, 661, 670, 2820, 2987, 5273, 5337, 6476, 6495, 6519, 6537, 6820, 6970, 7028, 7269, 7318, 7319, 7364, 7621, 8044

固原……93, 148, 155, 368, 594, 1536, 1546, 1553, 1560, 1571, 1572, 2155, 3043, 3045, 3499, 3500, 4362, 4422, 4442, 4443, 4444, 4447, 4448, 4463, 4765, 4902, 4903, 4932, 4937, 5007, 5063, 5070, 5248, 5306, 5645, 5648, 5924, 6807, 6863, 6886, 6925, 6943, 6956, 7015, 7117, 7141, 7153, 7216, 7852, 7895

故

故城……824, 7198

瓜

瓜尔佳城……17

瓜洲……1241, 1242, 1266, 1317, 1331, 2192, 3105, 3768, 5114, 5958, 6246, 6301, 6302, 6343, 6345, 6417, 6428, 6434, 6470, 6409, 6425, 6428, 6439, 6505, 6520, 6542, 6548, 6879, 7101, 7010, 7344

关

关东州……8419

关山关……1544

观

观城……5753, 6708, 7088

观音桥……7718, 7719, 7720, 7721, 7722, 7728, 7748, 7770, 7776, 7787, 7788, 7795, 7936

冠

冠县……6334, 6335, 6816, 7040, 8375, 8430, 8494, 8518

馆

馆陶……588, 6816, 7950

琯

琯溪……3668

灌

灌阳……845, 931, 6060, 6242, 6258, 6351, 7697

灌县……3654, 7514

光

光化……5063, 7118

光显寺……3084

光泽……5395, 6540, 6803

光州……520, 522, 2820, 3055, 4384, 5284, 6477

广

广安……3318, 4805, 4854, 4869, 4883, 4904, 4939, 6775, 7297, 7781, 8785

广昌……737, 749, 1258, 3630, 4990, 5729, 6364, 6897, 7002, 8642

广昌县……6364

广岛……8119, 8125, 8148, 8163, 8218, 8229, 8240, 8250, 8274, 8281, 8282, 8283, 8284, 8287, 8294, 8331, 8334, 8337

广德……750, 1304, 2337, 2409, 3555, 6624, 6633, 6648, 6686, 6780, 6872, 6884, 6896, 6924, 7078, 8693

广丰……3944, 5770, 6521, 6540, 6711, 6896

广福矶……6391

广富林……6639, 6777

广海卫……1374

广济……2050, 2718, 6245, 6294, 6357, 6382, 6383, 6989, 7361

广利……3470

广鹿岛……484

广南……982, 990, 1011, 1443, 1601, 2226, 2607, 3786, 3796, 4238, 4436, 4557, 4558, 4958, 5335, 6920, 7327

广宁……14, 15, 26, 28, 45, 53, 61, 63, 66, 68, 89, 90, 100, 105, 115, 120, 141, 149, 163, 173, 175, 182,

184, 189, 210, 213, 214, 217, 221, 227, 228, 231,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51, 253, 261, 262, 268, 273, 287, 290, 302, 303, 309, 310, 319, 323, 332, 342, 361, 366, 374, 393, 431, 446, 447, 452, 453, 509, 602, 1167, 1311, 1471, 1832, 2099, 2745, 3353, 5034, 5150, 6130, 6815, 6996, 8031, 8267

广平……185, 1056, 1848, 3025, 4981, 6816, 7105, 7150, 7183, 8494

广仁……3717, 5405, 6987

广顺……21, 102, 146, 166, 4711, 4791, 6779, 6963

广顺关……7, 21, 102, 166

广通……7057

广信……796, 1138, 1525, 1526, 1527, 1556, 1567, 1576, 2707, 5395, 5770, 6640, 6711, 6896

广元……562, 1534, 1655, 4249, 4803, 4806, 4808, 4825, 4869, 4888, 4896, 4909, 4916, 4930, 4932, 4937, 4938, 4939, 4948, 4980, 5006

广州……811, 814, 815, 817, 818, 826, 828, 841, 842, 844, 859, 865, 866, 888, 922, 930, 934, 989, 1004, 1101, 1119, 1401, 1461, 1510, 1626, 1674, 1767, 1791, 1808, 1809, 1810, 1994, 2110, 2206, 2447, 2458, 2459, 2495, 2557, 2583, 2695, 2696, 2793, 2795, 2871, 2974, 2977, 3033, 3080, 3086, 3095, 3096, 3103, 3119, 3260, 3394, 3397, 3405, 3409, 3421, 3422, 3424, 3440, 3449, 3451, 3542, 3635, 3674, 3695, 3704, 3714, 3732, 3747, 3752, 3804, 3805, 3811, 3843, 3851, 3854, 3880, 3881, 3899, 4008, 4021, 4045, 4112, 4151, 4165, 4211, 4260, 4334, 4359, 4407, 4422, 4450, 4451, 4475, 4476, 4528, 4627, 4644, 4645, 4649,

4653, 4655, 4657, 4685, 4687, 4690, 4695, 4703, 4723, 4747, 4748, 4777, 4780, 4797, 4883, 4911, 4925, 5023, 5038, 5041, 5044, 5045, 5046, 5051, 5072, 5085, 5137, 5183, 5281, 5286, 5289, 5318, 5330, 5345, 5584, 5627, 5649, 5650, 5651, 5683, 5688, 5691, 5692, 5731, 5732, 5733, 5734, 5735, 5737, 5738, 5740, 5742, 5750, 5760, 5777, 5789, 5792, 5795, 5796, 5797, 5798, 5801, 5805, 5806, 5810, 5831, 5833, 5839, 5846, 5857, 5858, 5861, 5862, 5863, 5864, 5872, 5874, 5879, 5882, 5885, 5893, 5896, 5897, 5898, 5901, 5902, 5903, 5904, 5905, 5907, 5909, 5918, 5930, 5938, 5950, 5951, 5952, 5967, 5968, 5971, 5973, 5978, 5984, 5987, 5988, 5991, 6021, 6042, 6047, 6048, 6050, 6056, 6060, 6062, 6073, 6075, 6078, 6091, 6093, 6096, 6097, 6098, 6100, 6104, 6119, 6129, 6130, 6147, 6150, 6179, 6187, 6206, 6350, 6358, 6363, 6388, 6405, 6406, 6420, 6424, 6458, 6460, 6462, 6463, 6464, 6469, 6481, 6492, 6502, 6503, 6504, 6505, 6506, 6512, 6513, 6525, 6530, 6531, 6539, 6545, 6548, 6631, 6684, 6708, 6729, 6736, 6808, 6814, 6840, 6841, 6844, 6846, 6870, 6925, 6951, 6965, 6970, 7005, 7035, 7235, 7307, 7314, 7325, 7331, 7348, 7366, 7390, 7446, 7490, 7565, 7591, 7660, 7672, 7682, 7694, 7697, 7699, 7849, 7898, 7907, 7910, 7922, 7983, 8025, 8053, 8079, 8166, 8261, 8321, 8324, 8360, 8369, 8380, 8420, 8425, 8432, 8439, 8531, 8541, 8623, 8675, 8684, 8714, 8757, 8792, 8845, 8897, 8938, 8945, 8970, 9025, 9026, 9044, 9051, 9057, 9068, 9070, 9071, 9077, 9081, 9088, 9102, 9103, 9113, 9127

广宗……7086

归

归安……843, 1310,

2364, 3849, 4143, 4734, 4857, 7147, 7362, 7935, 8691
归德……639, 721, 731, 734, 736, 737, 739, 1021, 2179, 2181, 2935, 3318, 3626, 4467, 4469, 4939, 5908, 6164, 6278, 6410, 6411, 6436, 6439, 6632, 6937, 6997, 7028, 8411
归服……210
归服堡……222
归化……450, 451, 452, 510, 568, 573, 610, 611, 1231, 1537, 1700, 1759, 1906, 1944, 1948, 1964, 1983, 1990, 2023, 2029, 2033, 2039, 2126, 3053, 3088, 3226, 3268, 3380, 3467, 3506, 3507, 4262, 4786, 4876, 5099, 5148, 6058, 6196, 6266, 6611, 6665, 7017, 7071, 7412, 9005
归仁……1814, 1908, 2080, 2089, 2091, 2113, 2238, 4238
归善……3674, 4955, 7223, 7823, 8911
归顺……7029, 7102, 7145, 7151, 7214
归绥……7173, 7387
归州……3398, 4248, 4798, 4814, 4821, 4944, 4961, 4974, 5006, 5368, 5435, 5526, 7177, 7389, 8684, 8795

龟

龟山……6232, 7329, 8020

贵

贵池……7150
贵德……2675, 4842, 4980, 4989, 5827
贵定……7017, 7106
贵溪……971, 4990, 5395
贵县……2016, 5987, 5988, 6055, 6056, 6074, 6075, 6115, 6127, 6128, 6131, 6137, 6138, 6140, 6145, 6146, 6158, 6166, 6202, 6406, 6421, 6758, 8369
贵阳……198, 253, 256, 800, 831, 928, 970, 1001, 1017, 1019, 1044, 1181,

1205, 1219, 1505, 1681, 1692, 2016, 3159, 3167, 3463, 4924, 5756, 5826, 6737, 6759, 6800, 6963, 7017, 7194, 7206, 7253, 7273, 7863

贵筑……2016, 3463, 4884, 6094, 7017

桂

桂东……6874

桂林……768, 826, 828, 833, 838, 844, 846, 854, 857, 858, 865, 866, 875, 877, 882, 892, 914, 923, 930, 931, 932, 934, 946, 953, 999, 1005, 1010, 1017, 1020, 1021, 1041, 1058, 1066, 1076, 1335, 1386, 1516, 1579, 1681, 2651, 3103, 3334, 4119, 4121, 4128, 4132, 4138, 4139, 4141, 4144, 4145, 4154, 4160, 4161, 4232, 4392, 5398, 5652, 6114, 6128, 6154, 6163, 6206, 6207, 6241, 6406, 6809, 7823, 7927, 7931, 8030, 8063, 8399, 8781, 9111, 9138

桂平……5652, 6056, 6074, 6075, 6115, 6128, 6132, 6135, 6137, 6138, 6140, 6145, 6150, 6151, 6159, 6166, 6168, 6178, 6224, 6406, 6845, 6900, 7145, 7214, 7505

桂阳……2922, 3977, 4010, 4018, 5681, 5682, 6223, 6389, 6588, 7704, 8435, 8698

桂阳州……3977, 4010, 4018

郭

郭密……2675

崞

崞县……490, 510, 1743, 2755

虢

虢川……4819

哈

哈布达克拜达克……3173

哈达城……7

哈尔滨……6550, 8419, 8602, 8714, 8737, 8763, 8839, 8847, 8906, 8978, 9013, 9020, 9058

哈拉和卓……7453

哈喇巴尔鲁克……3173

哈喇沙尔……3046, 3821, 3856
哈喇乌苏……2462
哈密……908, 1996, 2057, 2059, 2060, 2185, 2337, 2387, 2443, 2447, 2462, 2483, 2520, 2713, 2889, 3070, 3071, 3090, 3105, 3336, 3362, 3536, 3747, 3804, 3816, 3856, 3870, 3887, 3901, 3925, 3926, 3962, 3969, 4027, 4366, 5343, 5667, 5961, 5982, 5995, 5996, 6889, 6898, 6942, 6946, 7025, 7239, 7313, 7316, 7335, 7336, 7364, 7387, 7412, 7434, 7440, 7453, 7534, 7544, 7566, 7579, 7651, 7656, 7664, 7824, 8044
哈什……3866

海

海参崴……7164, 7223, 7657, 7803, 7806, 7812, 7874, 8001, 8022, 8024, 8025, 8035, 8053, 8054, 8352, 8353
海城……33, 149, 163, 187, 209, 210, 238, 249, 261, 263, 294, 310, 484, 1082, 1311, 1565, 2504, 3353, 4304, 5034, 5876, 5913, 5923, 5924, 6495, 6996, 7250, 8190, 8198, 8200, 8206, 8208, 8209, 8211, 8214, 8216, 8217, 8222, 8224, 8257, 8258, 8260, 8261, 8262, 8264, 8268, 8280, 8323, 8329, 8340, 8582, 8615
海澄……837, 842, 984, 988, 1017, 1050, 1077, 1097, 1101, 1127, 1157, 1158, 1285, 1317, 1336, 1400, 1422, 1528, 1530, 1577, 1619, 1629, 1632, 1659, 1672, 1769, 2506, 3668, 4374, 4895, 5810, 6271, 6300, 8623
海岱……1639
海丰……588, 3537, 3679, 4594, 5810, 7097, 7104, 8850
海疆……1248, 1525, 1636, 1673, 1697, 1758, 1761, 2251, 2500, 2538, 2607, 2652, 2892, 2936, 3262, 3287, 3288, 3457, 3764, 3958, 4005, 4368, 4397, 4540, 4569, 4582, 4685,

4694, 4759, 5003, 5057, 5079, 5089, 5113, 5122, 5168, 5331, 5824, 5942, 5964, 5975, 6140, 6248, 6463, 6545, 6573, 6628, 6733, 7027, 7332, 7336, 7356, 7357, 7371, 7373, 7378, 7520, 7605, 7606, 7711, 7713, 7724, 7727, 7872, 7979, 8022, 8263, 8310, 8363, 8386, 8520
海康……826
海口……5098, 7927, 8117
海拉尔……110, 4670, 6234, 8847
海兰泡……504, 507, 551, 581, 605, 6481, 6482, 6489, 6491, 6492, 6528, 8061, 8594, 8595, 8636
海林……1398
海陵……1626
海龙……8694
海伦……507, 3061, 7589, 8317, 9058
海马姑……7060
海门……2500
海门所……1374
海宁……994, 1195, 1581, 1819, 1900, 2004, 2069, 2815, 2893, 2959, 3101, 3110, 3121, 3273, 3372, 3423, 3646, 3781, 3818, 3909, 3911, 3970, 4330, 4332, 4348, 4437, 4484, 4532, 4964, 5929, 6124, 6857, 6858, 6974, 7032, 7062, 7083, 7147, 7201, 7242, 7275, 7362, 8103
海努克……3866, 3930
海坛……1668, 1675, 1697, 2463, 2473, 2481, 2484, 2500, 2506, 4952, 5000, 5003, 5693, 5872, 7122, 7910
海雅兰……119
海盐……836, 1404, 2069, 3372, 3743, 4487, 5552, 6857, 7147, 7361, 8374
海阳……2199, 3143, 3537, 3677, 4106, 4757, 5197, 6003, 7314, 7627, 7703, 9032
海州……26, 33, 149, 174, 176, 209, 210, 212, 213, 216, 218, 219, 221, 226, 227, 229, 249, 261, 300, 302, 303,

484, 488, 574, 718, 719, 1429, 1565, 1679, 3875, 4469, 4476, 5052, 5217, 5301, 5315, 5428, 5677, 5687, 5930, 5942, 6140, 6377, 6888, 6936, 7080, 7147, 7148, 8382, 8472, 8502, 8503, 8838, 8850

浩

浩罕……3861, 4824, 5415, 5517, 5599, 5614, 5620, 5621, 5632, 5643, 5644, 5646, 5647, 5648, 5649, 5657, 5660, 5662, 5663, 5666, 5667, 5674, 5675, 5676, 5678, 5679, 5711, 5712, 5749, 5779, 5783, 5784, 5787, 6034, 6057, 6065, 6494, 6495, 6578, 6586, 6676, 6907, 6943, 6976, 7047, 7225, 7226, 7258, 7373, 7444, 7464, 7512, 7551, 8070, 8082

含

含山……641, 6255, 6417, 6774, 6798

邯

邯郸……1986, 7183

韩

韩城……368, 401, 702, 1536, 2100, 3891, 5018, 6923

韩庄……2593, 4122, 6593, 7001, 7133

汉

汉北……4778, 4802, 4807, 4904, 4907, 4926, 4999, 5006, 5061

汉城……38, 62, 197, 339, 545, 549, 551, 1200, 5559, 5574, 7017, 7317, 7411, 7469, 7470, 7644, 7645, 7648, 7649, 7650, 7657, 7664, 7726, 7761, 7765, 7767, 7782, 7792, 7797, 7806, 7839, 7840, 7918, 8011, 8025, 8087, 8088, 8117, 8119, 8120, 8121, 8122, 8123, 8124, 8134, 8137, 8142, 8144, 8145, 8151, 8152, 8228, 8231, 8232, 8234

汉川……720, 6382, 6989, 7361, 9029, 9083

汉关……6352

汉口……1881, 2259,

3026, 3133, 3344, 3458, 3643, 3890, 3904, 3941, 3947, 4369, 5304, 5467, 5820, 6233, 6294, 6352, 6382, 6383, 6533, 6555, 6556, 6701, 6702, 6703, 6738, 6744, 6749, 6767, 6793, 6798, 6837, 6879, 6899, 6951, 7031, 7039, 7040, 7141, 7206, 7207, 7235, 7293, 7305, 7310, 7439, 7482, 7534, 7536, 7546, 7548, 7560, 7580, 7598, 7680, 7754, 7913, 7967, 7968, 7969, 7977, 7984, 8025, 8045, 8053, 8107, 8266, 8324, 8352, 8362, 8363, 8380, 8401, 8402, 8426, 8458, 8488, 8491, 8492, 8584, 8604, 8608, 8791, 8801, 8850, 8861, 8897, 8945, 8987, 8999, 9004, 9017, 9022, 9044, 9060, 9086, 9095, 9097, 9098, 9101, 9104, 9107, 9116, 9118, 9119, 9120, 9137

汉南……368, 372, 4778, 4795, 4802, 4807, 4927, 5070, 6836

汉阳……661, 893, 1205, 1533, 1906, 1940, 3792, 4078, 4131, 4338, 4501, 4580, 4765, 5726, 6232, 6233, 6294, 6352, 6366, 6382, 6389, 6390, 6402, 6415, 6465, 6504, 6512, 6702, 6989, 7010, 7021, 7101, 7215, 7344, 7361, 8020, 8079, 8088, 8101, 8107, 8321, 8350, 8516, 8789, 8947, 8951, 8987, 9077, 9098, 9118, 9119, 9120

汉阴……4789, 4792, 4819, 4824, 4866, 4869, 4907, 4915, 4932, 5006, 6803, 6839

汉中……372, 753, 861, 944, 999, 1020, 1021, 1087, 1509, 1517, 1525, 1534, 1535, 1536, 1544, 1552, 1654, 1665, 1680, 1705, 1743, 1746, 1852, 2121, 2925, 3049, 4195, 4398, 4462, 4793, 4807, 4818, 4887, 4911, 4937, 5007, 5063, 5070, 5077, 5304, 5395, 6159, 6836, 6839, 6854, 6886, 6941, 7030, 7293, 7523, 7525, 7534, 7536, 7546, 7560, 7580, 7588, 8005, 8823

汗

汗山……2035

汗腾格里……3173

杭

杭爱山……3084, 3124

杭哈奖噶斯……3773

杭岩……7201

杭州……143, 219, 322, 616, 749, 750, 755, 756, 761, 767, 775, 790, 791, 798, 882, 944, 974, 976, 995, 998, 999, 1084, 1132, 1228, 1317, 1382, 1525, 1567, 1604, 1729, 1730, 1783, 1793, 1914, 1926, 1972, 1986, 1991, 2082, 2084, 2096, 2119, 2137, 2144, 2170, 2189, 2194, 2212, 2239, 2254, 2299, 2507, 2537, 2602, 2627, 2744, 2772, 2778, 2780, 2781, 2788, 2790, 2793, 2794, 2796, 2802, 2840, 2885, 2889, 2952, 2979, 2998, 3011, 3018, 3082, 3145, 3146, 3174, 3238, 3368, 3372, 3384, 3409, 3436, 3461, 3537, 3623, 3624, 3630, 3671, 3704, 3706, 3781, 3814, 3891, 3906, 3911, 3912, 3913, 3926, 3928, 3929, 3944, 3971, 3972, 4006, 4007, 4049, 4059, 4167, 4168, 4196, 4222, 4287, 4358, 4376, 4383, 4395, 4437, 4438, 4469, 4473, 4534, 4625, 4666, 4668, 4690, 4721, 4762, 4767, 5172, 5337, 5398, 5461, 5463, 5538, 5578, 5697, 5716, 5900, 5912, 5913, 5923, 5926, 5928, 5930, 5931, 5933, 5955, 6007, 6104, 6434, 6475, 6486, 6522, 6624, 6625, 6633, 6637, 6638, 6687, 6739, 6743, 6744, 6745, 6746, 6760, 6776, 6781, 6820, 6838, 6844, 6855, 6858, 6860, 6873, 6896, 6908, 6918, 6924, 6962, 6973, 7009, 7125, 7146, 7219, 7451, 7562, 7621, 7631, 7700, 7981, 8063, 8098, 8101, 8261, 8275, 8286, 8362, 8369, 8383, 8401, 8645, 8825, 8896, 8919, 8935, 8944, 8985, 9044, 9109

杭州湾……5912

合

合肥……500, 643, 2017, 4635, 6255, 6264, 6411, 6559, 6698, 6760, 6771, 6835, 6888, 6890, 7150, 7218, 7632, 7753, 7768, 7821, 7918, 7924, 7942, 7985, 8026, 8083, 8238, 8278, 8299, 8326, 8330, 8440, 8590, 8666, 9112
合浦……826, 6158, 7129, 8787
合水……421, 7141
合州……1205, 1784, 4805, 4829, 5336, 7177

和

和落霍斯……3869
和平……6895
和顺……5358, 5453, 8926
和田……58, 3823, 3826, 3838, 3839, 3842, 3844, 3856, 3857, 3878, 3896, 3901, 3926, 3962, 3978, 4300, 4302, 5432, 6217, 6888, 7469, 8099
和阗……4843, 4849, 5203, 5432, 5557, 5559, 5575, 5604, 5647, 5667, 5668, 5867, 5995, 6013, 6018, 6074, 6100, 6217, 6274, 6888, 7034, 7047, 7469, 7470, 7502, 7650, 7664, 8099
和通泊……3052, 3053, 3061, 3535, 3708
和溪……6934
和州……641, 4337, 4469, 5302, 5303, 6247, 6255, 6417, 6455, 6505, 6640, 6774, 6798

河

河间……185, 198, 288, 652, 661, 683, 824, 967, 1228, 1374, 1381, 1384, 1797, 1803, 2137, 2138, 2168, 2169, 2415, 2465, 2792, 2979, 3301, 3432, 3434, 3435, 3745, 4439, 5401, 5877, 5962, 6058, 6085, 6333, 6699, 6939, 7250, 7273, 7287, 8839, 9065
河津……2755, 7089
河口……301, 430, 507, 564, 605, 663, 673, 1137, 1221, 1680, 1759, 1902,

1908, 1914, 1923, 1924, 1934, 2082, 2090, 2098, 2112, 3380, 3436, 4762, 4805, 4820, 4897, 4903, 4920, 4926, 5009, 5060, 5069, 5146, 5331, 5534, 5535, 5541, 5583, 5706, 5942, 5962, 5968, 5984, 6103, 6144, 6385, 6466, 6498, 6524, 6540, 6623, 6675, 6701, 6713, 6739, 6774, 6833, 7060, 7167, 7579, 7630, 8150, 8183, 8184, 8190, 8196, 8201, 8208, 8210, 8252, 8280, 8957

河内……1424, 1908, 2090, 2530, 6462, 6653, 6904, 6966, 7149, 7244, 7293, 7310, 7314, 7325, 7326, 7327, 7342, 7364, 7619, 7632, 7640, 7663, 7669, 7672, 7673, 7677, 7683, 7685, 7688, 7691, 7696, 7697, 7703, 7737, 7746, 7763, 7770, 7787, 7860, 8939, 8957

河曲……404, 415, 424, 425, 2755, 3467, 5453

河溶……4821

河西务……616, 2336, 2397, 2411, 6347, 6660, 8603, 8604

河西宣慰司……2901

河仙……7326

河阳……2748

河州……1545, 2090, 2383, 2668, 2717, 2722, 2723, 3685, 4276, 4277, 4352, 4362, 4378, 4719, 5063, 5084, 5205, 5207, 5337, 6032, 6797, 6843, 6850, 6886, 6897, 6926, 7002, 7015, 7064, 7095, 7112, 7203, 7254, 7255, 7256, 7292, 7313, 7363, 8304, 8316, 8325

荷

荷兰……258, 1157, 1306, 1307, 1331, 1344, 1346, 1347, 1351, 1352, 1382, 1401, 1632, 1637, 1659, 1691, 1777, 1807, 1851, 1852, 2535, 2873, 3256, 3340, 3363, 3375, 4185, 4452, 4454, 4627, 4723, 4729, 4748, 5121, 5282, 5322, 5861, 6015, 6840, 7020, 7495, 7584, 7603, 8009, 8534, 8646, 8658, 8678, 8732, 8770, 8866, 8867,

9039, 9069, 9078

菏

菏泽……4142, 4143, 4360, 4391, 4392, 4619, 6414, 6700, 6701, 6709, 6890, 6924, 6935, 6997, 7014, 7017, 7019, 7040, 7081, 7088, 7182, 7238, 7247, 7274, 7321, 8395

赫

赫济格城……42

赫图阿拉（赫图阿喇）…… 2, 73, 78, 79, 94, 114, 120, 130, 134, 136, 156, 161, 167, 225, 287, 297, 362, 485

鹤

鹤峰……3612, 4788

鹤丽……6037

鹤庆……3416, 3630, 6460, 7056, 7275, 7277

鹤山……1595, 5197, 6050, 7129, 7223, 8959

黑

黑城子……6944

黑河……459, 1775, 6492, 6557, 6596, 6623, 8061, 8594, 8612

黑济苇……25

黑龙江城……1738, 1764, 1765, 7952

黑山县……105, 111, 145, 240

恒

恒滚河……1738

横

横滨……7235

横城……6855

横浦……7248

横州……1116, 6130, 6942, 6988

衡

衡山……1522, 1615, 1975, 5025, 6200, 6419, 6874, 6926, 7177, 7566

衡水……7086

衡阳……665, 809, 1005, 1021, 1386, 1514, 1519, 1614, 1975, 3417, 5304, 6221, 6323, 6389, 6419, 6874, 7177, 7673, 8003, 8005, 8767, 8866

衡州……665, 809, 871, 892, 1005, 1020, 1021, 1041, 1044, 1335, 1386, 1514,

1521, 1614, 1622, 1623, 1624, 1631, 1686, 1975, 2071, 2921, 2923, 3409, 3943, 5385, 5395, 5681, 6221, 6304, 8767, 8866

红

红关……1205
红水县……7251
红岩……7276
红嘴……210
红嘴堡……222

洪

洪洞……404, 7089, 7149
洪阔……247
洪山……6232
洪山口城……387

虹

虹桥……6359, 6766, 6778, 6785
虹县……2017, 3785

侯

侯官……2641, 5124, 5773, 6133, 6887, 7545, 8441, 8486

呼

呼兰……185, 203, 6801, 7499, 7589, 7608, 7986, 8846, 9058
呼兰哈达……18, 287
呼仑贝尔(呼伦贝尔)……3773, 4670, 6234, 6482, 6627, 7608, 8993
呼玛……6435
呼玛尔……604, 1116, 1738, 1751
呼图壁……4542, 6034, 6889, 7427

滹

滹野……562

胡

胡逊托辉……3173

湖

湖口……1420, 1519, 1526, 1556, 1713, 1793, 1837, 2095, 2113, 2120, 2509, 2787, 6246, 6275, 6294, 6361, 6362, 6382, 6384, 6408, 6497, 6523, 6593, 6711, 7002, 7010, 7017, 7101, 7214, 7430, 7431, 7779
湖州……1925, 2252,

2885, 3281, 3849, 4052, 4143, 4167, 4232, 4734, 4756, 4857, 5487, 5928, 6486, 6624, 6633, 6855, 6856, 6858, 6860, 6872, 6883, 6884, 6896, 6913, 6947, 6948, 6962, 6965, 7078, 7087, 7147, 7222, 7419, 7935, 7981

瑚

瑚布图……6675, 6713

虎

虎渡口……1550

虎尔哈……1, 24, 64, 109, 111, 112, 133, 135, 151, 165, 289, 301, 302, 354, 361, 430, 473, 482, 495, 503, 504, 551, 564, 566, 581, 603, 656, 659, 663, 1086, 1228

虎门……1319, 1565, 2447, 2874, 2957, 3086, 3397, 3422, 4252, 4452, 4453, 4777, 4883, 5007, 5103, 5108, 5119, 5123, 5124, 5151, 5156, 5159, 5282, 5683, 5734, 5736, 5749, 5753, 5754, 5814, 5836, 5837, 5838, 5847, 5853, 5855, 5864, 5872, 5883, 5885, 5895, 5896, 5897, 5901, 5902, 5903, 5906, 5971, 5974, 5979, 5991, 5995, 6011, 6032, 6049, 6097, 6120, 6462, 6631, 7356, 7443, 7615, 7819, 7820

虎皮……210

浒

浒墅……616, 1432, 1793, 2095, 2121, 3194, 3440, 3923, 4875, 5136, 5530, 5669, 5708, 6341, 6581, 6635, 6638

沪

沪尾……6780, 6861, 7379, 7460, 7481, 7746, 7748, 7751, 7754, 7768, 7779, 7780, 7817, 7904, 7913, 7923, 8097, 8300, 8326

沪州……3491

鄂

鄂县……5006, 6886

花

花马池……1545, 2049, 5069, 6943, 7117, 7141, 7153, 7155, 7201, 7288

花鸟……2463

花县……4797, 5197,

5987, 6050, 6124, 6178, 6210, 6901, 7082, 7223
花屿……1751
花园口……8182, 8185, 8186, 8190, 8240

华

华池……7118
华峰……6934
华容……1519, 1625, 1631, 7242, 7994
华亭……794, 834, 835, 2058, 2671, 2791, 3101, 3474, 3664, 3709, 4024, 5007, 5508, 6172, 7015, 7141, 7455
华阴……671, 4788, 6537, 6772, 6779, 7010, 7030, 7525
华州……407, 2100, 6773, 6779, 6938, 7030

滑

滑县……659, 4547, 5219, 5225, 5226, 5227, 5228, 5229, 5238, 5239, 5242, 5243, 5248, 5253, 5254, 5256, 5259, 5282, 7013, 7098

化

化州……1058, 6135, 6157, 7032, 8787

桦

桦川县……656

怀

怀德县……7452
怀化……6759, 8715
怀来……824, 1479, 2031, 2038, 2039, 7086, 8362, 8607, 8611
怀宁……802, 2360, 2369, 4079, 6747, 7150
怀庆……456, 619, 799, 1519, 2159, 2212, 2714, 2881, 3318, 4468, 6270, 6278, 6292, 6333, 7098, 7968, 8445, 9128
怀仁……491, 1258, 4637, 6038, 7452
怀柔……660, 824, 1384, 3366
怀远……578, 1470, 3334, 4145, 4437, 4815, 5322, 5323, 5332, 5363, 5749, 6098, 6114, 6264, 6278, 6406, 6538,

6587, 6592, 6697, 6698, 6730, 6759, 6813, 6989, 7150, 8384, 9135

淮

淮安……327, 616, 799, 930, 1243, 1263, 1432, 1586, 1606, 1714, 1798, 1833, 1850, 1879, 1896, 2081, 2083, 2095, 2121, 2122, 2166, 2171, 2174, 2192, 2196, 2203, 2212, 2301, 2555, 2693, 2943, 3102, 3423, 3466, 3622, 3875, 3979, 4203, 4247, 4343, 4469, 4578, 4875, 4950, 5091, 5130, 5301, 5407, 5580, 5588, 5665, 5669, 5785, 6006, 6123, 6581, 6632, 6888, 6906, 6974, 7032, 7148, 7217, 7273, 8382, 8410, 8780, 8897

淮宁……4221, 7364

淮阳……496, 610, 1799, 3318, 4221, 4418, 5332, 6835, 6946

槐

槐店……7011

坏

坏县……7141, 7155

郇

郇和……6780

桓

桓仁县……161

桓台县……439, 4603

黄

黄安……1308, 1337, 3545, 3546, 4932, 6536, 6969, 7028, 7061, 8965

黄陂……4924, 5812, 6970, 6989, 6997, 7028, 7247, 7361, 9097

黄池……6390, 6554

黄村……4947, 5225, 5227, 5228, 5230, 5489, 5694, 6317, 8007, 8093, 8561, 8660

黄鼎……7202

黄冈……893, 924, 1906, 6294, 6429, 6924, 6989, 7039, 7177, 7242, 7361, 8909, 8911, 8965

黄骨岛……210

黄花岗……8899, 9070, 9071, 9083, 9086, 9101

黄华关……2500
黄骅县……7106, 8252
黄茅……7197
黄梅……4079, 4338, 4370, 4763, 6358, 6361, 6382, 6383, 6536, 6576, 7102, 7361
黄飘……7127, 7128, 7146, 7194, 7195
黄平……3167, 3168, 3169, 3178, 6408, 7017, 7127, 7253, 7300
黄埔……2696, 2793, 3032, 3086, 3248, 3260, 3422, 3752, 3978, 4252, 4407, 4451, 4491, 4588, 4883, 5046, 5072, 5103, 5108, 5123, 5124, 5137, 5324, 5639, 5650, 5658, 5734, 5738, 5798, 5837, 5884, 5885, 5897, 5967, 5995, 6056, 6060, 6062, 6091, 6106, 6632, 6729, 7443, 7591, 7908, 8845, 9002
黄浦……1856, 2504, 2728, 5507, 5508, 5582, 5690, 5737, 5833, 5893, 5935, 6020, 6374, 6651, 7111, 7224
黄旗堡……7000
黄施……7017
黄县……446, 456, 3160, 5277, 5552, 5606, 5607, 7350, 8330
黄岩……609, 1180, 1564, 1576, 1673, 2255, 2299, 2350, 2464, 2523, 3022, 4487, 4635, 4899, 5000, 7147, 7362, 8298
黄州……339, 340, 754, 1784, 1906, 1940, 2875, 5007, 6234, 6294, 6382, 6383, 6389, 6390, 6429, 6441, 6465, 6594, 6710, 6714, 6729, 6749, 6767, 6899, 6900, 6970, 7011, 7039, 7040, 7177, 7215, 8158, 8159, 9098

晃

晃州……7034, 7238

珲

珲春……79, 109, 267, 511, 597, 600, 3407, 6418, 6578, 6586, 6622, 6623, 6675, 6713, 7118, 7187, 7605, 7608, 7613, 7630, 7635, 7636, 7643, 7658, 7803, 7807, 7838,

7843, 7866, 7867, 7986, 7996, 7998, 8001, 8003, 8015, 8031, 8061, 8114, 8171, 8847

徽

徽宁……2869, 6196, 6259, 6394, 6648, 6724, 6945, 7393, 7716, 8083

徽县……544, 4823, 4865, 5007, 7552

徽州……301, 773, 1451, 1527, 1792, 1969, 2312, 2539, 2869, 5395, 6668, 6706, 6711, 6861, 6862, 6864, 6887, 6896, 7156

回

回疆……3731, 3740, 3751, 3813, 3820, 3834, 3835, 3859, 3861, 3862, 3884, 3917, 3925, 3926, 3941, 3962, 3970, 4019, 4299, 4472, 4507, 4584, 4716, 4921, 5568, 5591, 5592, 5596, 5599, 5600, 5614, 5644, 5645, 5648, 5657, 5658, 5661, 5662, 5663, 5667, 5668, 5725, 5747, 5794, 5982, 6021, 6173, 7196, 7457, 7464, 7471, 7479, 7490, 7536, 7825

会

会安……3, 150, 166, 248

会昌……2902, 5070, 6174

会稽……58, 1618, 1769, 1770, 1775, 2442, 2516, 2618, 3537, 3743, 4120, 4443, 4508, 4734, 4939, 5641, 5701, 6580, 6709, 7147, 7222, 7362, 7616, 8103, 9129, 9140

会理州……2902, 3069, 5430, 6826

会宁……2, 79, 477, 557, 563, 5007, 5071, 5306, 6903, 7155, 7251, 7255, 7643

会同……7034

惠

惠安堡……6956

惠民……7040, 7088, 7097, 7945, 8548

惠宁……3926, 4971, 5013, 5634, 6986

惠远……2910, 2997, 3158, 3926, 4027, 4970, 5013,

5634, 5740, 5975, 5996, 6096, 6901, 6902, 6986, 6987, 8095, 8109
惠州……817, 834, 1564, 1580, 1690, 1791, 3440, 3674, 4233, 4542, 4776, 4955, 6455, 6808, 7078, 7810, 7811, 7823, 8616, 8623, 8700, 8911, 8945

浑

浑源州……3467

漷

漷县……824

获

获嘉……7098, 7149, 7364

霍

霍尔果斯……7227, 7228
霍丘……500, 6698, 6730, 7150
霍山……1247, 3652, 3653, 6413, 6571, 6597, 6714, 6899, 6942
霍斯库鲁克……3869
霍县……46
霍州……2201, 2654, 5358, 5751, 5752, 5765

鸡

鸡讲……3095, 3179, 3180, 3233
鸡笼……1753, 2538, 5087, 5911, 5960, 6126, 6271, 6839, 6861, 7389, 7400, 7454
鸡泽……583, 6816, 7086, 7183

基

基隆……5911, 6126, 6861, 7083, 7389, 7400, 7405, 7454, 7545, 7594, 7615, 7720, 7729, 7730, 7731, 7732, 7733, 7737, 7742, 7746, 7748, 7751, 7754, 7756, 7760, 7765, 7768, 7770, 7777, 7779, 7787, 7790, 7791, 7807, 7817, 7900, 7923, 7978, 7979, 7992, 8009, 8053, 8084, 8106, 8227, 8300, 8326

绩

绩溪……772, 6861

箕

箕山……4825, 4829, 4830, 4833

吉

吉安……774, 884, 907, 915, 1542, 1556, 1558, 1567, 1570, 1572, 1589, 1596, 1882, 2002, 2935, 2941, 3657, 4023, 4470, 5385, 5395, 5628, 5729, 6389, 6427, 6507, 6521, 6576, 6711, 7685

吉兰泰……5077

吉林崖……158

吉州……2755, 3467, 7089, 7513

汲

汲县……3318, 3889, 4855

即

即墨……2099, 2440, 5131, 5966, 6396, 7063, 7088, 7097, 8426

集

集宛……496

辑

辑安……8694

济

济尔玛台……3768

济咙……4551, 4570, 4571, 4618, 4637, 4638, 4662, 4663, 4669, 4706, 5096, 6392, 7418, 7445, 7446, 7450, 7515, 7528, 7535, 7551, 7705, 7773

济木萨……3768, 4542, 5346, 6034, 6889, 6948, 7335

济南……587, 590, 596, 613, 773, 1374, 1389, 1712, 1797, 1826, 1985, 2143, 2167, 2230, 2560, 2756, 2947, 3025, 3531, 3532, 3641, 4049, 4222, 4275, 4387, 4388, 4408, 4409, 4737, 5276, 6834, 6935, 6945, 7065, 7074, 7137, 7543, 7544, 7825, 7987, 8226, 8246, 8411, 8529, 8533, 8535, 8770, 8781, 8850, 9022, 9089

济宁……587, 681, 721, 723, 757, 953, 1385, 2192, 2281, 2756, 3055, 3125, 3391, 3402, 3537, 3770, 3968, 4218, 5226, 5390, 5990, 6275, 6280, 6434, 6700, 6835, 6925, 6935, 6939, 6944, 6945, 6962, 6969, 6974, 6988, 7001, 7014,

7027, 7040, 7061, 7065, 7088, 7097, 7136, 7167, 7198, 7214, 7238, 7241, 7244, 7247, 7274, 7287, 7323, 7344, 7660, 7774, 7962, 8299, 8395, 8516, 8945
济阳……3691, 7088, 7104, 7198, 7214, 7661, 7689, 8069, 8461
济源……7149, 7364
济州岛……7803

蓟

蓟县……341, 824, 7287
蓟镇……40, 73, 100, 113, 145, 147, 148, 164, 273, 348, 363, 366, 589, 594
蓟州……93, 157, 253, 321, 341, 388, 389, 396, 399, 652, 1172, 1381, 1384, 1390, 1393, 1471, 1522, 1694, 1714, 3121, 4755, 4842, 5084, 6490, 7013, 7519, 8497, 8618

稷

稷山……2755, 5453, 7089, 7100

冀

冀州……2756, 3434, 6058, 6816

葭

葭州……424, 1536, 5077

嘉

嘉班城……5
嘉定……426, 764, 781, 783, 835, 838, 994, 1019, 1313, 1728, 1977, 2011, 2165, 2402, 2987, 3516, 3706, 3709, 3934, 4407, 4809, 5009, 5706, 6285, 6329, 6636, 6650, 6764, 6766, 6772, 6774, 6775, 6777, 6778, 6785, 6790, 6791, 6812, 6858, 7326, 8303, 9021
嘉禾……6588
嘉湖……7201
嘉穆湖……25
嘉善……3630, 3789, 6857, 7147, 7362, 7611, 7952
嘉祥……723, 757, 862, 2756, 6113, 6962, 7028, 7040, 7088
嘉兴……41, 756,

1473, 2306, 2470, 2702, 2885, 2987, 3281, 3355, 3385, 3769, 3911, 4167, 4190, 4336, 4353, 4487, 5532, 5565, 5605, 5922, 5928, 6177, 6650, 6651, 6819, 6838, 6855, 6857, 6858, 6860, 6864, 6896, 6963, 7087, 7147, 7362, 8825

嘉义……3679, 4482, 4498, 4514, 4529, 4530, 4560, 5155, 5555, 5561, 5699, 5700, 5785, 5844, 5986, 6015, 6082, 6228, 6776, 6850, 7395, 8315, 8319, 8792

嘉应……2839, 6091, 6145, 6895, 6972, 7003, 7005, 7080, 7125, 7344, 7921, 8337, 8787, 8807

嘉鱼……1906, 6750, 6989, 7361

郏

郏县……651, 4900, 4913, 6787, 7011

贾

贾庄……583

尖

尖沙嘴……5844, 5847, 5849, 5855, 5873, 5888, 5892, 5917, 6673

监

监安……2818, 5697, 6927, 7136, 7151, 7152, 7862

监利……6989, 7040, 7171, 7248, 7361

犍

犍乐……6617

犍为……6790, 6825, 8807

碱

碱场……8, 149, 166, 247, 465

建

建安……3527, 8358

建昌……406, 472, 672, 786, 929, 1274, 1525, 1527, 1556, 1565, 1572, 1576, 1651, 1655, 2707, 2901, 2902, 2944, 3069, 3461, 4594, 4615, 4893, 4949, 4963, 5210, 5395, 5622, 5712, 5720, 5729, 5803,

6426, 6521, 6576, 6884, 6895, 7002, 7017, 7685, 7904, 8047, 8048, 8050, 8763, 8812, 8875
建德……1247, 5395, 6384, 6427, 6540, 6711, 6739, 7147, 7150, 7361, 7936
建宁……804, 971, 1518, 3527, 4511, 5464, 5770, 5974, 6010, 6476, 6540
建平……1669, 2848, 6633, 6890, 7230, 8641, 8728
建始……4579, 4788
建水……3870, 4400, 4861, 5318, 5364, 5649, 6460, 6515, 6764, 7918
建阳……6998
建州卫……31, 37, 38, 53, 76

剑

剑川……3630, 3786, 6460, 7276
剑川州……3630, 3786
剑州……562, 4888, 4892, 4896, 5006, 5379

江

江安……2670, 3044, 6253, 6825
江北厅……4869, 7177
江村……6130
江达……7880
江东六十四屯……6527
江都……616, 1609, 1638, 1802, 2004, 2122, 2370, 3685, 4720, 5521, 5665, 6006, 6746, 7027, 7108, 7148
江华……339, 340, 365, 545, 549, 550, 551, 613, 676, 724, 935, 5395, 5681, 5682, 5688, 6218, 6223, 6351, 7017, 7399, 7411, 7550, 7552, 7641, 7644, 8117, 8123
江津……4192, 8452
江卡……4339
江陵……623, 653, 934, 4489, 4549, 4579, 5552, 6237, 6251, 6989, 7118, 7361
江宁……763, 765, 791, 838, 846, 914, 920, 944, 982, 999, 1071, 1082, 1091, 1132, 1136, 1248, 1253, 1266, 1277, 1285, 1303, 1309, 1312, 1313, 1328, 1331, 1370, 1374,

1382, 1432, 1453, 1525, 1532, 1556, 1558, 1567, 1589, 1598, 1617, 1722, 1744, 1746, 1747, 1780, 1783, 1789, 1795, 1799, 1800, 1801, 1804, 1841, 1842, 1881, 1901, 1972, 1990, 2002, 2016, 2084, 2096, 2099, 2119, 2127, 2137, 2145, 2160, 2177, 2190, 2194, 2195, 2208, 2212, 2213, 2217, 2226, 2233, 2240, 2252, 2258, 2271, 2288, 2301, 2307, 2309, 2315, 2322, 2328, 2334, 2344, 2349, 2351, 2356, 2361, 2374, 2383, 2384, 2409, 2420, 2421, 2423, 2469, 2540, 2550, 2552, 2555, 2563, 2602, 2644, 2791, 2882, 2892, 2896, 2952, 2987, 2998, 3021, 3075, 3160, 3169, 3464, 3544, 3553, 3623, 3624, 3642, 3664, 3666, 3741, 3744, 3843, 3876, 3887, 3899, 3932, 4001, 4004, 4140, 4148, 4233, 4245, 4278, 4295, 4305, 4469, 4515, 4598, 4686, 4807, 4988, 4996, 5029, 5132, 5160, 5208, 5211, 5225, 5290, 5305, 5327, 5331, 5395, 5484, 5507, 5580, 5665, 5674, 5697, 5709, 5784, 5785, 5813, 5917, 5943, 5944, 5948, 5953, 5957, 5959, 5960, 5962, 5967, 5991, 6006, 6007, 6010, 6022, 6032, 6039, 6043, 6133, 6175, 6176, 6190, 6246, 6247, 6248, 6250, 6251, 6253, 6255, 6256, 6258, 6260, 6265, 6266, 6268, 6272, 6276, 6308, 6325, 6333, 6349, 6350, 6367, 6378, 6387, 6408, 6409, 6435, 6461, 6534, 6548, 6570, 6584, 6596, 6628, 6633, 6637, 6638, 6653, 6686, 6746, 6756, 6765, 6774, 6780, 6799, 6873, 6874, 6876, 6882, 6887, 6903, 6918, 6927, 6929, 6967, 6975, 6990, 7109, 7123, 7127, 7147, 7183, 7217, 7218, 7219, 7220, 7242, 7273, 7362, 7433, 7439, 7520, 7566, 7725, 7728, 7732, 7789, 7814, 8013, 8211, 8359, 8444, 8513, 8520, 8728, 8734, 8780, 8798, 9004

江浦……1242, 4807,

5665, 6006, 6542, 6546, 6554, 6600, 6746, 6821, 6831, 6835, 7147, 7217, 7242, 7273
江山……759, 794, 832, 1527, 3639, 4435, 6521, 6739, 6777, 6874, 6896, 6906, 6910, 7012, 7078, 8572
江夏……98, 1138, 3047, 4078, 4403, 4469, 5398, 6638, 6750, 6774, 6989, 7012, 7021, 7242, 7283, 7361, 8088
江阴……758, 759, 760, 783, 794, 1005, 1021, 1241, 1382, 2207, 3083, 3245, 3311, 3486, 3516, 3710, 5685, 5916, 5939, 6006, 6261, 6312, 6642, 6823, 6857, 6860, 6997, 7217, 7275, 7371, 7378, 7779, 7938, 8033, 8043, 8913, 8986
江邮……6283, 6345
江油……4888
江源……41, 3983
江孜……3505, 3591, 4663, 6963, 7921, 7939, 7943, 7952, 7964, 8784, 8787

将

将乐……1594, 1693, 1709, 6318

绛

绛县……7089
绛州……2574, 2755, 6547, 7089

交

交城……3467, 5358, 7243, 7468
交河……824, 6298
交水……832, 1181, 1182, 1189, 1204, 1290
交趾……3056

胶

胶东半岛……7061
胶莱防线……7070
胶州……2399, 2652, 2937, 4409, 6396, 7820, 8037, 8115, 8187, 8322, 8375, 8385, 8386, 8391, 8392, 8402, 8403, 8411, 8416, 8425, 8426, 8439, 8451, 8513, 8618, 8758

蛟

蛟关……975, 977

阶

阶州……4822, 4860, 4937, 5007, 5071, 6886, 6941, 7490, 7523, 7552, 7614, 7630

揭

揭阳……1064, 1145, 1153, 1157, 2997, 4106, 5296, 5998, 8316

结

结雅……561, 581, 605, 663, 673, 6435

解

解州……2222, 2755, 5304, 6944

介

介休……2176, 3640, 3933, 5200, 5527, 8031

界

界藩……11, 16, 17, 25, 150, 158, 163, 167, 178, 185, 193, 267, 297

金

金川……303, 3318, 3392, 3404, 3433, 3438, 3453, 3475, 3476, 3489, 3499, 3501, 3502, 3507, 3508, 3514, 3516, 3518, 3520, 3522, 3523, 3524, 3525, 3526, 3529, 3531, 3534, 3535, 3542, 3543, 3547, 3548, 3549, 3550, 3551, 3552, 3553, 3557, 3558, 3559, 3560, 3561, 3562, 3563, 3564, 3565, 3566, 3568, 3569, 3570, 3571, 3572, 3573, 3574, 3575, 3585, 3595, 3596, 3601, 3619, 3702, 3814, 3817, 3931, 3935, 3956, 3977, 4010, 4075, 4103, 4104, 4105, 4118, 4119, 4121, 4125, 4126, 4128, 4131, 4132, 4134, 4135, 4136, 4138, 4141, 4144, 4145, 4147, 4150, 4153, 4154, 4157, 4158, 4159, 4160, 4161, 4162, 4163, 4170, 4171, 4172, 4173, 4175, 4176, 4177, 4178, 4180, 4182, 4186, 4187, 4188, 4189, 4190, 4191, 4196, 4197, 4198, 4200, 4203, 4212, 4215, 4216, 4218, 4223, 4224, 4225, 4226, 4227, 4236, 4237, 4239, 4240, 4241, 4243, 4244, 4245, 4246, 4247, 4248, 4249, 4250, 4257,

4258, 4259, 4260, 4263, 4292, 4323, 4339, 4359, 4426, 4527, 4545, 4555, 4601, 4623, 4646, 4647, 4670, 4673, 4754, 4764, 4800, 4835, 4839, 4884, 4903, 4995, 5034, 5097, 5117, 5120, 5388, 5442, 5923, 5924, 5955, 6253, 6969

金华……761, 800, 803, 804, 975, 1003, 1104, 1567, 1576, 3639, 3675, 3677, 3697, 3799, 4710, 4757, 5770, 6155, 6620, 6739, 6742, 6777, 7147, 7222, 7362

金鸡山……5912

金积堡……6847, 6852, 6925, 6943, 6956, 7112, 7124, 7141, 7153, 7154, 7155, 7159, 7166, 7201, 7202, 7203, 7216, 7255, 8156

金口……6402

金匮……3195, 3238, 3311, 3961, 4924, 6642, 6747, 6760, 6780, 8043

金陵……708, 754, 776, 794, 820, 1242, 1317, 1521, 1608, 1800, 4194, 5303, 6178, 6202, 6223, 6241, 6242, 6246, 6247, 6250, 6256, 6257, 6258, 6260, 6272, 6277, 6287, 6291, 6303, 6308, 6311, 6315, 6321, 6326, 6344, 6346, 6362, 6366, 6367, 6409, 6425, 6445, 6449, 6450, 6451, 6464, 6470, 6471, 6483, 6484, 6485, 6500, 6505, 6509, 6522, 6536, 6548, 6568, 6569, 6596, 6640, 6641, 6653, 6681, 6724, 6747, 6765, 6792, 6817, 6820, 6837, 6855, 6863, 6871, 6873, 6879, 6912, 6913, 6916, 6917, 6918, 6927, 6939, 6950, 6954, 6975, 6988, 6990, 7220, 7376, 7461, 7671, 8012, 8060, 8203, 8327, 8945

金楼寨……6937

金门……813, 814, 843, 868, 926, 927, 966, 967, 983, 988, 992, 1045, 1114, 1152, 1176, 1270, 1306, 1420, 1466, 1632, 1659, 1668, 1675, 1684, 1690, 1697, 1719, 1791, 1806, 1814, 2464, 2473, 2506,

3351, 3781, 4324, 4371, 4447, 4952, 5699, 5705, 5872, 5926, 6000, 6006, 6776, 8019
金沙洲……6352
金山……166, 757, 1043, 1072, 1103, 1799, 1963, 2192, 2207, 2226, 2463, 2506, 3516, 3623, 3709, 4395, 5939, 6123, 6259, 6260, 6377, 6426, 6428, 6434, 6548, 6633, 6767, 6823, 6855, 7148, 7217, 7244, 7275, 9102
金坛……688, 781, 830, 1308, 1325, 2686, 3265, 3320, 4325, 4339, 4625, 5941, 6443, 6633, 6642, 6856, 6924, 7863
金田……6124, 6126, 6127, 6129, 6132, 6135, 6137, 6138, 6140, 6143, 6146, 6147, 6150, 6160, 6163, 6164, 6169, 6178, 6180, 6181, 6202, 6206, 6211, 6224, 6263, 6315, 6322, 6325, 6365, 6407, 6448, 6450, 6453, 6576, 6774, 6845, 6901, 7080
金溪……3694, 5280, 6427, 6879, 7002, 8103
金县……210, 220, 222, 241, 248, 272, 294, 380, 426, 450, 470, 484, 3513, 4604, 4642, 6903, 7255
金乡……322, 2719, 3391, 3770, 4976, 5226, 5227, 5228, 5243, 5254, 5276, 5319, 6334, 7040
金州……26, 100, 112, 210, 212, 221, 222, 226, 241, 248, 272, 273, 275, 284, 294, 470, 1311, 4604, 6256, 6266, 6630, 6748, 7250, 7658, 7710, 7762, 8015, 8178, 8183, 8186, 8187, 8190, 8191, 8192, 8198, 8199, 8200, 8214, 8240, 8243, 8295, 8316, 8419
金柱关……6390, 6417, 6774, 6786, 6791, 6816

津

津海……4649, 5331, 5856, 6620, 7051, 7197, 7233, 7297, 7333, 7344, 7435, 7472, 7547, 7559, 7572, 7575, 7612,

7622, 7625, 7643, 7646, 7709, 7751, 7752, 7775, 7808, 7861, 7883, 7936, 8036, 8099, 8100, 8152, 8188, 8266, 8288, 8319, 8362, 8784, 8789, 9123

锦

锦江……712, 5379

锦屏……1655, 7017, 7253

锦田……5681, 5682, 5688

锦西县……68, 113, 217, 240, 344, 580, 589, 602, 623, 645

锦县……100, 227, 238, 241, 304, 309, 361, 430, 431, 432, 588, 622, 624, 627, 629, 638, 640, 657, 1714, 3353, 4296, 4304

锦州……27, 28, 45, 67, 68, 88, 101, 120, 240, 241, 252, 290, 304, 309, 316,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61, 362, 363, 385, 402, 403, 404, 407, 432, 434, 436, 437, 473, 506, 534, 542, 554, 579, 580, 588, 589, 591, 592, 598, 601, 602, 603, 606, 607, 609, 610, 612, 614,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9, 640, 643, 646, 647, 651, 657, 665, 672, 678, 694, 861, 862, 891, 992, 995, 1021, 1167, 1228, 1311, 1382, 1408, 1656, 1715, 2329, 2679, 3297, 3353, 3540, 3542, 3972, 4296, 4304, 6277, 6815, 7186, 8002, 8031, 8178, 8265, 8266, 8268, 8303, 8334, 8615, 8849

进

进贤……1681, 2592, 4061, 4313, 4436, 5280, 5729, 5785, 6427, 6829, 6830, 7002, 7016, 7214, 7248

晋

晋城……918, 2881, 3573, 7466

晋江……803, 968, 1335, 2032, 3970, 4643, 5964, 6271, 7331, 8005

晋宁……6764

晋州……824，2756，6290，7098

缙

缙云……7147，7362

泾

泾阳……2781，2925，3485，4399，5764，6779，7010，7073，7089，8394

泾州……4378，5306，6807，6957，7015，7141，7153，7155，7313，7327

荆

荆门……619，1571，4042，4799，4803，4821，6498，6989，7361，9083

荆门州……4042，4821，6498

荆溪……3603，6856

荆襄……658，805，1217，1520，3553，4801，4802，6259

荆州……623，653，774，778，788，926，1066，1125，1129，1177，1229，1505，1506，1508，1513，1514，1517，1522，1527，1528，1531，1534，1537，1538，1543，1550，1551，1554，1555，1558，1569，1572，1578，1620，1622，1627，1631，1637，1705，1715，1743，1746，1783，1793，1906，1972，2153，2520，2952，3643，4041，4051，4360，4549，4562，4756，4757，4798，4821，5007，5078，5175，5317，5395，5552，6237，6292，6327，6382，6388，6497，6548，6594，6637，6648，6771，6801，6859，6884，6898，6943，7042，7171，7215，7248，7915，9099

荆竹园……7087

旌

旌德……773，6275，6624，6843

精

精奇里……486，561，581，605，673，1059，1693，1738，1764，1904，3983，6492，6527，6528，7938，7952，8595

井

井陉……702，1939，4316，4317，7968

景

景德镇……3643, 6064, 6283, 6345, 6521, 6583, 6706, 6711, 6746, 7078, 8726, 8897

景宁……7021

景州……2137, 2402, 3301, 4049, 6328, 6938, 7092

靖

靖安……166, 209, 6426

靖安堡……7, 102, 156

靖边……7124, 7142, 7251

靖港……1626, 6331, 6332

靖海……5901, 5903, 6458

靖江……769, 2207, 3516, 3984, 6250, 6746

靖远……732, 4245, 4378, 4442, 4443, 6062, 6903, 7015, 7159, 7251, 7255, 7308, 8155, 8166, 8173

靖州……1005, 1123, 1189, 1335, 2071, 3867, 6909, 7033

静

静海……824, 1040, 2191, 2415, 2792, 3483, 5947, 6123, 6297, 6298, 6300, 6332, 6334, 6657, 6988, 7086, 7194, 7214, 7273

静乐……1743, 2755

静宁……4332, 4447, 5306, 6903, 6925, 7015, 7154, 7203, 7254, 7255

九

九洑洲……6344, 6384, 6601, 6624, 6816, 6831, 6844

九宫山……752, 753, 754

九江……616, 737, 738, 752, 754, 756, 761, 858, 864, 1184, 1277, 1317, 1318, 1432, 1573, 1713, 2165, 2707, 3259, 4079, 4875, 5136, 5382, 5669, 6052, 6064, 6121, 6234, 6245, 6246, 6283, 6294, 6345, 6361, 6362, 6382, 6383, 6398, 6408, 6429, 6431, 6465, 6469, 6495, 6497, 6500, 6521, 6523,

6536, 6576, 6641, 6702, 6703, 6729, 6744, 6749, 6767, 6793, 6828, 6829, 6830, 6837, 7017, 7039, 7131, 7142, 7207, 7214, 7235, 7242, 7248, 7262, 7312, 7324, 7439, 7559, 7873, 7969, 8362, 8410, 9103, 9106, 9117
九里桥……6778
九连城……156, 176, 182, 189, 209, 216, 268, 287, 8171, 8172, 8181, 8183, 8184, 8186, 8190, 8196, 8198, 8200, 8206, 8231, 8261, 8797
九龙……1576, 5848, 5850, 5892, 5917, 5975, 6050, 6051, 6064, 6672, 6673, 7898, 7899, 8425, 8432, 8945

旧

旧金山……6203, 7856, 7917, 7918, 7921, 8103, 8313, 8342, 8808, 8857, 9029

臼

臼口……7042
臼溪……974
臼小……4031

居

居庸关……488, 489, 684, 891, 916, 1432, 1906, 2311, 5945, 8607

莒

莒县……1425, 7062, 7674
莒州……7062, 7070, 7674

句

句容……1800, 2322, 2349, 2369, 4598, 5665, 5785, 5997, 6006, 6452, 6474, 6483, 6505, 6633, 6635, 6746, 6864, 6975, 7148, 7217, 7273

巨

巨鹿……7098
巨文岛……7803
巨野……6700, 6997, 7017, 7040, 8385, 8386, 8393, 8395, 8396

钜

钜鹿……583, 5204, 5751
钜野……253, 6334,

6335

觉

觉华岛……4604

军

军粮城……6648，8660

君

君山……759，794，1569，1625，1631，6347

君士坦丁堡……7311

均

均州……1551，4762，4952，6947

筠

筠连……6617，6825

喀

喀喇城……938

喀喇沙尔……5303，5667，6018，6019，6274，6870，6885，6888，6889，6898，7465，7479，7650，7664，8157

喀喇乌苏拜都岭……2544

喀喇乌苏狼腊岭……2544

喀木……2723

喀山……2181

喀什……7533，8069

喀什噶尔……3732，3737，3740，3741，3742，3751，3769，3778，3800，3819，3823，3826，3831，3834，3842，3844，3848，3853，3856，3861，3873，3878，3896，3901，3925，3926，3932，3941，3953，3975，3976，4019，4300，4437，4472，4507，4547，4565，4585，4619，4824，4993，5265，5303，5415，5416，5423，5445，5446，5450，5517，5543，5557，5559，5572，5574，5594，5595，5596，5599，5604，5617，5624，5632，5644，5648，5657，5660，5661，5662，5663，5667，5668，5675，5676，5725，5749，5779，5782，5868，5894，5996，6013，6016，6018，6034，6053，6057，6105，6119，6167，6217，6222，6273，6381，6494，6495，6578，6675，6676，6695，6888，6898，6907，6920，6976，6981，7034，7047，7196，7226，7258，7296，7312，7318，7373，7403，7413，7434，7456，7458，7464，7469，7470，7471，7478，7479，

7498, 7502, 7512, 7533, 7544, 7551, 7560, 7564, 7576, 7579, 7588, 7601, 7650, 7659, 7664, 7665, 7715, 8005, 8024, 8044, 8062, 8067, 8068, 8069, 8074, 8076, 8077, 8085, 8157, 8178, 8226, 8571

开

开封……341, 621, 634, 643, 647, 648, 650, 741, 1007, 1374, 1934, 2539, 2756, 3318, 3432, 3655, 4290, 4304, 4469, 5217, 5262, 5332, 5468, 5908, 6009, 6165, 6278, 6414, 7014, 7081, 7149, 7668, 7750, 8462, 8670, 8672, 8745, 8794, 8987, 9018

开广……6037

开归……2726, 7110

开化……2062, 2226, 2607, 2774, 2879, 4022, 4399, 4636, 5461, 6028, 6521, 6540, 6777, 6861, 6864, 6896, 6920, 7147, 7327, 7362, 7760, 7782, 7788, 8668

开平……406, 928, 1393, 2986, 3010, 7223, 7435, 7474, 7480, 7509, 7612, 7622, 7680, 7689, 7696, 7886, 7892, 7897, 7898, 7900, 7941, 8107, 8423, 8523, 8641, 8720, 8721, 8792, 8807, 8894, 8931, 9069

开泰……3539, 5494, 7017

开县……619, 4796, 4806, 4816, 4827, 4853, 4869, 4872, 4896, 4906, 4917, 4929, 4938, 4964, 4979, 4980, 7287

开原……3, 6, 7, 8, 9, 16, 20, 21, 22, 28, 31, 32, 43, 45, 61, 65, 66, 68, 69, 74, 77, 83, 86, 89, 92, 93, 99, 102, 103, 104, 116, 117, 118, 137, 146, 149, 154, 155, 156, 159, 163, 165, 166, 167, 169, 170, 171, 172, 175, 182, 201, 202, 206, 209, 215, 240, 281, 302, 305, 309, 351, 361, 420, 513, 515, 1245, 1311, 1399, 1660, 1675, 5034, 5827, 6996, 7000

开州……580, 659,

1848, 3638, 3761, 5228, 5243, 5245, 5613, 6759, 6924, 6963, 6969, 6997, 7013, 7024, 7116, 7909, 8525

凯

凯里……3167, 3179, 7017, 7252, 7253, 7254

堪

堪布庙……2705

坎

坎巨提……8082

考

考城……4291, 4343, 4586, 4987, 6414, 6619, 6935, 6936, 6997, 7014, 7019, 7061, 7149, 7364

苛

苛岚……5358

科

科布多……1962, 3046, 3053, 3054, 3055, 3061, 3123, 3152, 3153, 3154, 3155, 3723, 3813, 3898, 4124, 4129, 4262, 4323, 5084, 5463, 5780, 5787, 5881, 6885, 6891, 7012, 7135, 7179, 7225, 7226, 7237, 7269, 7375, 7447, 7462, 7533, 7535, 7544, 7558, 7682, 9124

科洛城……12

克

克拜达里克……3063, 3085, 3089

克尔伦……3056, 3061

克鲁克沁……7453

克鲁伦……1947, 2021, 2023, 2029, 2034, 2035, 2037, 2042, 2045, 2056, 2059, 3084

克木可穆齐克……2818

克木齐克……3173

克什米尔……5779, 6034, 6042, 7471

崆

崆吉斯……3866

库

库车……3769, 3784, 3820, 3821, 3823, 3826, 3856, 3858, 3896, 3918, 3926, 3975, 3976, 4620, 5037, 5604, 5667, 5996, 6016, 6018, 6274, 6488, 6870, 6885, 6888, 6889, 6947, 6976, 7034, 7047, 7200, 7456,

7465, 7466, 7467, 7479, 7650, 8044, 8101, 8157, 8700
库车缠回热西丁……6888
库尔滚……2180
库尔喀喇乌苏……5113, 6034, 6885, 6889, 6902, 7501
库尔勒……6019, 6870, 7200, 7454, 7456, 7465, 7466, 7566, 8157
库陇葵……3869
库伦……121, 527, 562, 1906, 2071, 2886, 3084, 3328, 3915, 3979, 4179, 4288, 4323, 4597, 4632, 4961, 5494, 5636, 5908, 6235, 6281, 6386, 6398, 6403, 6405, 6467, 6488, 6489, 6492, 6557, 6577, 6578, 6586, 6675, 6676, 6695, 6705, 6707, 7165, 7222, 7237, 7268, 7558, 7601, 7802, 8784, 8791, 8805, 8829, 9120, 9124
库贞岛……6125, 6144, 6194, 6291, 6292, 6302, 6340, 6917

宽

宽城子……8835
宽甸……3, 24, 68, 76, 77, 89, 94, 98, 99, 148, 149, 156, 160, 177, 182, 183, 189, 209, 545, 7452, 8196, 8201, 8261, 8279, 8336

夔

夔东……885, 898
夔州……608, 712, 1655, 2490, 2862, 4774, 4798, 4808, 4861, 5006, 6582, 6701, 9078

昆

昆都伦……2029
昆仑……962, 2180, 6759, 6775, 8099, 8484, 8510
昆明……779, 831, 832, 895, 902, 1148, 1181, 1194, 1201, 1204, 1222, 1226, 1267, 1289, 1502, 1700, 2226, 3604, 3644, 4602, 4741, 5718, 6054, 6432, 6764, 6797, 6808, 6810, 6992, 7056, 7057, 7077, 7143, 7275, 7276, 7279, 7282, 7293, 7416, 7696, 7819, 7850, 7876, 7890, 7896, 7927, 8013, 8267, 8832, 9105

昆山……835, 1251, 1454, 1495, 1711, 1931, 2011, 2442, 3032, 3301, 3743, 4167, 6279, 6339, 6342, 6636, 6642, 6650, 6772, 6791, 6820, 6823, 6824, 6845, 6846, 6856, 6858, 6865, 6910, 7887
昆阳……5432

昆

昆山……738, 2987

阔

阔乔屯……6492

廓

廓尔喀……4550, 4551, 4554, 4563, 4572, 4583, 4584, 4590, 4618, 4619, 4620, 4622, 4623, 4624, 4626, 4629, 4630, 4634, 4636, 4637, 4638, 4639, 4640, 4641, 4644, 4645, 4646, 4647, 4648, 4650, 4651, 4654, 4655, 4660, 4661, 4662, 4663, 4668, 4670, 4671, 4673, 4689, 4696, 4697, 4702, 4706, 4746, 4754, 4755, 4764, 4771, 4835, 4839, 4858, 4884, 4962, 4996, 4998, 5008, 5034, 5056, 5066, 5095, 5120, 5195, 5199, 5253, 5291, 5300, 5311, 5315, 5331, 5351, 5356, 6058, 6063, 6363, 6391, 6392, 6962, 6964, 7419, 7445, 7469, 7583, 7705, 7773, 7845, 8006, 8021, 8263, 8957, 8958

拉

拉达克……6964
拉里……2544, 2576, 2577, 2578, 6515, 7880
拉林……3386, 3640, 3716, 3815, 5199, 5284, 7000
拉萨……2513, 2543, 2577, 2890, 3158, 3647, 3880, 3921, 4211, 4264, 4551, 4656, 4663, 4665, 4668, 4702, 5191, 6042, 7476, 7928, 7939, 7953, 7964, 8783, 8784, 8787, 8789, 8836, 8854, 8864, 9025, 9026

来

来宾……3362, 4839, 6140, 7145
来凤……2491, 3214, 4757, 4770, 4782, 4794, 6759

涞

涞水……582, 824, 3015, 3289, 3317, 7086, 8552, 8554, 8555, 8556, 8561, 8588

莱

莱芜……1385

莱阳……455, 659, 6947, 7097, 9032, 9060

莱州……213, 294, 360, 393, 445, 447, 450, 455, 456, 587, 659, 2401, 3025, 4635, 7062, 8331, 9059

赉

赉河……2723

兰

兰封……6997, 7014

兰山……213, 294, 360, 393, 445, 447, 450, 455, 456, 587, 659, 2401, 3025, 4635, 7062, 8331, 9059

兰溪……1686, 3939, 6739, 6957, 7147, 7362

兰阳……2508, 2509, 2538, 2787, 4384, 4408, 5388, 5397, 5528, 6393, 6414, 6430

兰仪……5406, 5528, 6414, 7149, 7364

兰州……401, 753, 859, 908, 1536, 1545, 1552, 1554, 2181, 2578, 2723, 2777, 2782, 3279, 3300, 3951, 3980, 4250, 4277, 4343, 4351, 4358, 4361, 4362, 4365, 4378, 4831, 5248, 6041, 6197, 6214, 6903, 6998, 7002, 7015, 7023, 7040, 7064, 7095, 7254, 7255, 7260, 7298, 7308, 7313, 7347, 7363, 7380, 7405, 7411, 7506, 7507, 7510, 7519, 7540, 7664, 7824, 7848, 8644, 8986

蓝

蓝山……5682

蓝田……4819, 4820, 4821, 4866, 4916, 5006, 6537, 7010, 7030, 7060

郎

郎岱……6825

郎坊……8660

狼

狼居胥山……2072

狼山……2387, 3457, 7010, 7114, 7127

琅

琅峤……4539, 7053, 7329, 7332, 7334

阆

阆中……1010, 1019, 1084, 1204, 3463, 4805, 4830, 4909, 6906, 8303

阆州……4853

浪

浪穹……7056, 7275, 7276, 7277, 7671

老

老官屯……4034, 4050, 4064, 4076, 4080, 4082, 4083, 4084, 4085, 4086, 4087, 4090, 4093, 4095, 4098, 4099, 4101, 4107

老挝……8302

乐

乐安……2891, 4317, 6427, 7070, 7097, 7945

乐昌……4450, 5197

乐陵……653, 824, 7088, 7097, 7661

乐平……3156, 4763, 4924, 6283, 6345, 6427, 6706, 6711, 6712, 6746, 6947, 7002

乐清……7362

乐亭……406, 825, 1384, 1393, 2099, 7323, 7579, 7582, 7752, 7781, 7878, 8252

乐全……2865, 4892, 4893, 6949, 7931

勒

勒几悟……3662

勒乌图……3514, 3534, 3548, 3551, 3557, 3559, 3571, 3572, 3702, 3977, 4158, 4191, 4196, 4213, 4222, 4223, 4225, 4226, 4227, 4236, 4245

雷

雷波……2919, 5099, 5721, 5803, 5804, 5845, 6574

雷州……1116, 1791, 2478, 4776, 5066, 5137, 5157, 5483, 5684, 6458, 7129, 8531, 8883

耒

耒阳……3008, 4552, 5304, 5395, 6351, 6874, 7673

黎

黎城……5453, 6290, 7198

黎岗……7927

黎里……6857

黎母山区……7927

黎平……886, 1123, 1983, 2136, 3167, 3168, 3179, 3234, 3354, 3868, 5493, 6008, 6108, 6728, 6908, 7017, 7253

蠡

蠡县……824, 3099, 4517, 6295, 6317

礼

礼县……1571, 4823, 5007, 7254, 7552

礼州……2902

李

李旺堡……6944

里

里塘……2443, 2543, 2576, 2704, 2722, 2783, 2910, 2997, 3005, 3060, 3294, 3460, 3469, 3479, 3780, 5380, 5456, 5457, 6098, 6968, 7953

里瓦儿亚……7534

澧

澧州……754, 1066, 1514, 1519, 1532, 1551, 1569, 1625, 1631, 1636, 4252, 6974, 7032, 9063

醴

醴陵……1543, 1568, 6224, 6746, 7177, 7198, 8767, 8790, 8893, 8897, 8901

醴泉……4635, 7010, 7073

历

历城……1985, 2116, 2869, 4222, 4387, 4409, 6831, 6988, 7040, 7088, 7097, 7661, 7679, 7825, 8100, 8375, 8461

利

利川……3214, 4803, 4814, 6758, 6759, 8998

利津……2756, 3691, 5240, 5390, 6570, 7040, 7088, 7679, 7689, 7880, 7952, 7986, 8048, 8069, 8314, 8356, 8548, 8700, 8739, 8767

荔

荔波……5494, 7017

溧

溧水……4807, 5290, 6006, 6437, 6452, 6505, 6633, 6746, 6975, 7148, 7217

溧阳……974, 1077, 1310, 1312, 1313, 1379, 1819, 2402, 3265, 3936, 3947, 6437, 6633, 6640, 6642, 6786, 6848, 6856, 6864, 6975

连

连城……6934

连江……3517

连木沁……7453

连山……113, 316, 589, 642, 645, 696, 921, 1021, 1311, 1615, 2131, 4205, 5697, 5698, 5761, 5859, 6171, 7223, 8190, 8201, 8203, 8204, 8210, 8590

连镇……5197, 6313, 6332, 6334, 6379, 6496, 7325

连州……5681, 7223

莲

莲花……51, 4374, 6427, 6807, 6925, 7002, 7017, 7197, 7248, 7278

廉

廉州……1116, 1606, 1791, 6000, 6130, 7129, 8883

良

良乡……391, 392, 401, 402, 745, 824, 1639, 2155, 3351, 3553, 4249, 4343, 4601, 5084, 6317, 7086, 7287, 8007, 8783

凉

凉州……753, 859, 908, 1546, 1575, 2098, 2182, 2443, 2722, 2744, 2755, 2784, 2785, 3071, 3362, 3500, 3656, 3926, 3932, 3959, 4021, 4485, 5748, 6029, 6199, 6222, 7015, 7254, 7255, 7309, 7319, 7411, 7412

梁

梁城……2787

梁山……62, 2277, 4806, 4808, 4816, 4854, 4860, 4883, 4896, 4951, 5006, 5165, 6106, 6160, 6247, 6384, 6390,

6417, 6724, 6774, 6816, 6820

两

两当……372, 2520, 2871, 4825, 5007

两浦……6600

谅

谅山……4556, 7314, 7325, 7341, 7497, 7626, 7641, 7655, 7662, 7663, 7672, 7704, 7714, 7717, 7718, 7719, 7720, 7721, 7723, 7737, 7746, 7747, 7756, 7766, 7769, 7770, 7774, 7786, 7787, 7788, 7789, 7790, 7793, 7795, 7796, 7798, 7825, 7855, 7856, 7860, 7936, 7957, 8132, 8354

辽

辽东半岛……220, 8182, 8289, 8294, 8322, 8419

辽海……45, 65, 66, 105, 166,223, 1311, 4159, 5535, 7572

辽阳……3, 15, 17, 28, 45, 46, 61, 64, 76, 77, 87, 88, 89, 90, 93, 99, 104, 108, 113, 114, 116, 134, 144, 146, 155, 157, 163, 166, 167, 168, 169, 170, 172, 174, 176, 177, 187, 189, 194, 195, 196, 201, 202,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1,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1, 226, 227, 228, 233, 238, 240, 241, 242, 243, 248, 249, 261, 265, 267, 282, 287, 297, 303, 315, 323, 342, 354, 393, 414, 452, 468, 473, 477, 524, 532, 574, 1005, 1082, 1104, 1167, 1311, 1586, 1718, 1985, 2916, 3331, 3353, 5034, 6996, 6999, 7122, 7852, 8178, 8208, 8209, 8216, 8217, 8222, 8240, 8252, 8261, 8262, 8267, 8316, 8340, 8615, 8797, 8847

辽源……8694

辽州……907, 1674, 2688, 4287, 5358, 5781

聊

聊城……659, 793, 1092, 1941, 3537, 4204, 4719, 7088, 7099, 7274, 7950

邻

邻水……4805, 4854, 4869, 5006, 7433

林

林西镇……8031

临

临安……783, 802, 1237, 1252, 1700, 2226, 2639, 3870, 4113, 4366, 5047, 5335, 5363, 5376, 6432, 6460, 6633, 6764, 6808, 6810, 6838, 6864, 6938, 7147, 7242, 7275, 7327, 7362, 7910, 8731

临川……803, 1479, 3618, 3621, 7002

临汾……1538, 2017, 3253, 4363, 4419, 7021, 7089, 7284, 7468

临桂……829, 1066, 3276, 3333, 4121, 5398, 5905, 6406, 6938, 7146, 7823, 8063

临海……1314, 7147, 7362

临淮……737, 5332, 6270, 6278, 6384, 6538, 6565, 6592, 6697, 6771, 6835, 6944, 6945, 6956, 7014, 7344, 8685

临淮关……5332, 6270, 6278, 6698, 6771, 6835, 6945, 7014

临江……775, 1239, 1474, 1524, 1533, 1579, 3688, 3826, 4550, 4806, 4816, 4817, 4827, 5131, 5395, 5729, 6427, 6507, 6521, 7021, 7708, 8694

临晋……2755, 2905, 5149, 7467

临清……588, 616, 652, 683, 738, 773, 882, 944, 1054, 1385, 1432, 1680, 1939, 2121, 2191, 2215, 2230, 2301, 2593, 3391, 4200, 4204, 4205, 4206, 4207, 4208, 4209, 4216, 4217, 4218, 4269, 4464, 4719, 4875, 5091, 5390, 5763, 5785, 6334, 6335, 6379, 6962, 6974, 6988, 7017, 7032, 7088, 7097, 7104, 7137, 7198, 7214, 7241, 7247, 7274, 7287, 7323, 7663, 7950, 8494

临朐……2559, 2560, 7063, 7097

临洮……594, 859, 1536, 2465, 2564, 2785, 3049, 4262, 4277, 4352, 5071, 6797, 6818, 6843, 7015, 7095, 7159, 7708, 7794, 7810, 7971
临潼……671, 677, 753, 1686, 2155, 3661, 6776, 6779, 7010, 7030, 7060, 7073, 7210, 8665
临县……2069
临湘……4287, 4320, 7242, 7282
临邑……6988, 7088, 7214, 7661
临颍……2889, 4142, 6935, 6970, 7364
临榆……279, 3479
临漳……193, 7089, 7149, 7364, 8688
临淄……3437, 6834, 7088, 7097

伶

伶丁洋……5795, 5796, 5798

灵

灵宝……496, 3979, 5304, 6787, 7030
灵壁……750, 1609, 1848, 2017, 3301, 3145, 3689, 3785, 5302, 6264, 6538, 6698, 7150, 8384
灵川……7146
灵宁……7154
灵山……982, 4503, 5197, 6129, 7017, 7029, 7496
灵寿……824, 1784
灵台……1192, 1869, 3447, 3665, 5007, 5306, 7142
灵州……1560, 2744, 6807, 6847, 6943, 6996, 7015, 7141, 7153, 7154, 7155, 7201, 7288

凌

凌云……148, 2915, 4806, 7029

陵

陵县……2498, 4489, 4549, 4579, 5552, 6006, 6841, 6924, 7094, 7118, 8698, 8715, 8773

零

零陵……5395, 6874

刘

刘公岛……5757, 8037, 8044, 8054, 8087, 8193, 8224, 8245, 8250, 8251, 8253, 8254, 8255, 8256, 8329, 8449

浏

浏阳……3486, 6166, 7177, 7320, 8390, 8400, 8483, 8609, 8767, 8790, 8893, 8901

留

留坝……4819, 4906, 4932, 4982, 5006, 5070, 7010

琉

琉璃河……8557

柳

柳城……4710, 6620, 7145, 7214, 8781

柳河……227, 8694

柳罗……3179, 3180

柳州……844, 845, 1012, 1058, 1516, 1532, 1579, 1601, 1681, 1784, 6123, 6139, 6146, 6152, 6153, 6406, 6620, 7876, 8039, 8781

六

六安……742, 1247, 2017, 5305, 6305, 6334, 6474, 6476, 6496, 6506, 6507, 6519, 6538, 6541, 6543, 6571, 6819, 6821, 6945, 7011, 7314

六合……552, 1324, 1917, 4754, 5329, 5461, 5665, 6006, 6127, 6271, 6313, 6384, 6439, 6472, 6475, 6546, 6548, 6554, 6601, 6637, 6746, 7148, 7217, 7242, 7273, 8061

六困……3993

六猛……4400

龙

龙城府……6406

龙川……424, 4195, 6895

龙江……1003, 1793, 2121, 2301, 4875, 5669

龙井关……387

龙陵……4022, 4084, 6037, 6460

龙门……489, 734, 824, 1565, 1626, 1720, 2574, 4777, 4783, 4978, 5634, 6421,

8245, 8271
龙南……5280
龙泉……896, 1556, 3780, 5664, 5760, 5770, 6427, 7017, 9117
龙山……1585, 2904, 2935, 3007, 4790, 4872, 4929, 5006, 5848, 6051, 6064, 6127, 6128, 6137, 6384, 6759, 8152, 8199
龙潭……175, 2240, 2331, 4951, 6425, 6435, 6505, 8262
龙溪……1619, 3583, 3670, 3706, 4450, 4709, 4895, 5340, 6271, 6490
龙岩……6895, 6934, 6945, 7021
龙阳……4385, 6874, 7238, 7242, 7282, 7994, 9080
龙游……7147, 7362
龙州……4547, 4548, 4636, 6131, 7632, 7703, 7732, 7759, 7766, 7781, 7793, 7825, 7860, 7876, 7906, 7936, 8039, 8302, 8354, 8499

隆

隆安……4105, 7145
隆昌……6790, 8452
隆德……5007, 5306
隆化……8728
隆平……6290, 6988, 7250
隆吐山……7919, 7920, 7927, 7928, 7929, 7930, 7934, 7936, 7938, 7939, 7950, 7964, 8024, 8071

陇

陇川……4039
陇东……6859, 7073, 7124
陇西……1545
陇州……492, 1544, 1550, 1585, 4932, 5006, 6863, 7001, 7013, 7142, 7153

娄

娄东……1474, 2458, 5009
娄县……1495, 3261, 3402, 3457, 5508

卢

卢龙……7086

卢氏……478, 615, 3160, 4789, 4837, 5006, 6787, 8174
卢沟桥……391, 392, 1424, 1530, 1682, 1699, 1831, 1864, 2090, 2972, 3133, 4343, 4466, 4947, 5274, 5289, 5694, 5760, 6317, 6667, 7090, 7967, 7968, 7969, 7977, 8007, 8064, 8071, 8093, 8324, 8362, 8402, 8557, 8558

庐

庐江……5674, 6455, 6474, 6541, 6551, 6679, 6714, 6820, 7150, 7726, 7935, 8073, 8083
庐陵……1556, 4023, 4024, 4470, 5513, 5729
庐州……500, 643, 2095, 5305, 6255, 6259, 6304, 6305, 6306, 6334, 6368, 6410, 6411, 6455, 6474, 6477, 6501, 6542, 6543, 6546, 6569, 6571, 6572, 6579, 6587, 6596, 6633, 6698, 6761, 6771, 6787, 6820, 6835, 6888, 6900, 6945, 7081

芦

芦台……6575, 7892, 7948, 8048, 8121, 8127, 8170, 8245, 8252, 8330, 8490, 8498, 8563, 8660

泸

泸溪……1526, 5280, 6476, 6759, 6896, 7002
泸州……231, 253, 615, 3339, 3580, 7425, 7896

鲁

鲁谷庆城……3051
鲁山……4837, 6923, 6935

陆

陆川……4073, 6115, 6128, 6135, 6151, 6157, 6158
陆丰……7223
陆凉……832

渌

渌口……7197

鹿

鹿岛……220
鹿耳门……1307, 1331, 1337, 1757, 2594, 2597, 4514,

4553, 4737, 5000, 5050, 5057, 5153, 5156, 5700, 7754
鹿邑……4221, 4828, 5332, 6411, 6436, 7149, 7364
鹿仔港……4507, 4514, 4518, 4524, 4525, 4526, 4528, 4553, 4732, 5153, 5156

禄

禄丰……832, 7057, 7077, 7276

潞

潞安……774, 907, 918, 2135, 2201, 2688, 2794, 4462, 4738, 6197, 8429, 8719
潞安府……774, 2688, 4462, 4738, 6197
潞城……6290, 7149
潞江……8013

闾

闾阳……210, 217, 229, 238, 239, 1311, 8268

吕

吕宋……258, 498, 984, 1755, 2159, 2480, 2488, 2535, 2549, 2737, 2925, 2987, 3111, 3131, 3135, 3177, 3363, 3375, 3539, 3660, 3707, 3749, 4024, 5115, 5121, 5282, 5302, 5322, 6015, 6023, 6038, 6091, 6631, 7486, 7904, 7910, 7924
吕堰……4762, 4778

旅

旅大……248, 250, 6997, 8295, 8417, 8418, 8419, 8425, 8439, 8449, 8504
旅顺……206, 221, 222, 248, 272, 283, 284, 294, 295, 296, 306, 406, 447, 467, 470, 471, 472, 473, 476, 484, 603, 1005, 1311, 2427, 2439, 2506, 2553, 6266, 7355, 7587, 7590, 7617, 7618, 7634, 7658, 7710, 7726, 7751, 7752, 7758, 7762, 7786, 7804, 7819, 7833, 7861, 7864, 7865, 7888, 7918, 7945, 7951, 7980, 8015, 8016, 8026, 8027, 8034, 8036, 8038, 8046, 8115, 8127, 8134, 8136, 8150, 8153, 8166, 8170, 8172, 8174, 8175, 8178, 8182, 8183, 8185, 8186, 8187, 8190, 8192, 8193, 8194, 8195, 8197, 8198,

8199, 8200, 8201, 8204, 8207, 8213, 8214, 8217, 8219, 8240, 8241, 8242, 8243, 8284, 8288, 8316, 8322, 8336, 8337, 8391, 8418, 8419, 8425, 8449, 8615, 8618, 8619, 8685, 8705, 8724, 8737, 8756, 8796, 8835
旅顺口……222, 248, 272, 284, 294, 296, 471, 473, 484, 603, 2506, 7355, 7617, 7658, 7819, 8015, 8116, 8127, 8150, 8194, 8195, 8391, 8419, 8615, 8619, 8737, 8835

栾

栾城……6290
栾古……210

滦

滦县……7287, 8031
滦州……398, 400, 402, 407, 412, 429, 437, 446, 541, 612, 825, 1384, 1391, 1393, 1956, 3420, 4756, 5202, 7474, 7579, 7622, 7892, 8031, 8059, 8660, 8894, 8897, 9069, 9104, 9128

略

略阳……372, 1205, 1534, 1536, 4823, 4825, 4826, 4906, 4937, 5006, 5070, 5583, 6886, 7010

伦

伦敦……4109, 5045, 5085, 5848, 6239, 6576, 6843, 6971, 6975, 6980, 7019, 7035, 7091, 7279, 7281, 7319, 7415, 7435, 7437, 7447, 7454, 7464, 7477, 7478, 7488, 7540, 7560, 7590, 7696, 7756, 7769, 7781, 7784, 7788, 7857, 7870, 7887, 7899, 7924, 8021, 8056, 8087, 8100, 8134, 8227, 8319, 8341, 8364, 8366, 8371, 8745, 8807, 8912, 9125

罗

罗布泊……8365
罗布淖尔……8365
罗城……6759
罗次……6764
罗定……4854, 6158, 7017
罗克伦……3768, 3867,

3873, 3959
罗平州……1219
罗山……4141, 5284, 6391, 6899
罗山冲……6622
罗山……3652, 3653, 3654, 3661, 6536, 6542, 6714, 6882, 6899
罗源县……2904

洛

洛川……372, 1536
洛南……4789, 4821, 4866, 5006, 6787
洛士丙冷城……7856
洛阳……496, 619, 623, 799, 2589, 6782, 6787, 6923, 7030, 7149, 7364, 8665, 8745, 8795, 9018

落

落垡……8563

雒

雒南……6787
雒容……7145

麻

麻城……3026, 6279, 6536, 6542, 6882, 6900, 6924, 6970, 7028, 8965
麻哈……7253
麻哈州……7127
麻沙县……7021
麻阳……7033

马

马边……5099, 5721, 5731, 5803, 5845, 6574, 7505
马港……4895, 5083, 5098, 5162, 5167, 5180, 5986
马根丹……218
马根单……166
马驹桥……5489, 6317
马兰峪……393, 400, 1296, 1325, 2629, 2823, 2946
马六甲……7910, 8115
马赛……7019, 7243, 7245, 7532, 7860, 8866
马赛港……7019
马尾……4442, 7059, 7330, 7343, 7615, 7724, 7725, 7727, 7729, 7730, 7733, 7734, 7735, 7736, 7737, 7739, 7741, 7742, 7743, 7744, 7746, 7769, 7776, 7779, 7780, 8159
马五寨……7153

马祖澳……7746

玛

玛噶尔……4637，4638

玛纳斯……3745，3768，3818，4389，4542，7226，7296，7307，7316，7317，7331，7358，7381，7412，7427，7432，7434，7440，7447，7471，7489，7544，7872

吗

吗吧喇国……3032

买

买卖城……6999，8061

蛮

蛮耗……7293，7685，7686，7860，7906

蛮结……4031，4033

蛮蓉……4098

蛮允……7372，7382，7416，7417，8112

满

满城……780，824，3300，3608，4319，4549，5604，5942，6041，6625，6744，6888，6889，7090，7093，7199，9103，9104

满洲里……8353，8737，8847，9058

曼

曼允……8112

茂

茂名……826，6157，7017，8787

茂山79，2787

懋

懋功……4247

眉

眉州……6743，8303

梅

梅家洲……6361，6497

梅岭关……6895

郿

郿县……506，4819，4821，5006，5061，6844

湄

湄潭……7017

美

美国……4449，4452，4627，4723，4747，4911，5046，5280，5338，5390，5682，5733，

5760, 5837, 5858, 5863, 5875, 5974, 5984, 5991, 5992, 6002, 6011, 6026, 6050, 6060, 6091, 6092, 6093, 6203, 6254, 6272, 6279, 6314, 6328, 6337, 6341, 6355, 6364, 6369, 6370, 6371, 6372, 6374, 6375, 6376, 6422, 6426, 6458, 6463, 6471, 6472, 6479, 6510, 6531, 6550, 6604, 6606, 6645, 6646, 6647, 6652, 6653, 6669, 6676, 6689, 6696, 6709, 6718, 6762, 6787, 6839, 6869, 6909, 6977, 7033, 7034, 7053, 7073, 7090, 7091, 7092, 7102, 7103, 7109, 7143, 7158, 7170, 7189, 7217, 7232, 7240, 7243, 7265, 7267, 7268, 7293, 7294, 7307, 7322, 7329, 7333, 7339, 7344, 7352, 7384, 7391, 7393, 7398, 7406, 7438, 7515, 7520, 7521, 7531, 7532, 7552, 7572, 7585, 7599, 7600, 7610, 7611, 7612, 7624, 7625, 7638, 7641, 7691, 7719, 7727, 7728, 7730, 7731, 7732, 7745, 7775, 7777, 7778, 7806, 7812, 7825, 7856, 7886, 7911, 7912, 7921, 7929, 7950, 7970, 8010, 8021, 8102, 8109, 8113, 8201, 8215, 8216, 8244, 8255, 8259, 8269, 8314, 8319, 8331, 8368, 8375, 8412, 8423, 8503, 8520, 8526, 8527, 8549, 8589, 8598, 8601, 8607, 8632, 8641, 8645, 8646, 8649, 8658, 8670, 8674, 8675, 8687, 8712, 8729, 8742, 8756, 8785, 8793, 8794, 8798, 8802, 8803, 8815, 8817, 8824, 8825, 8832, 8835, 8843, 8845, 8848, 8850, 8852, 8857, 8858, 8859, 8873, 8943, 8962, 8970, 8988, 8994, 8995, 9000, 9001, 9009, 9015, 9022, 9029, 9037, 9040, 9048, 9056, 9069, 9114, 9118, 9124

美国怀俄明州……7856

美诺……4247

美萩……6775, 7326

猛

猛阿……3993

猛蚌……4400

猛丁……4400

猛拱……4050, 4076, 4079, 4082, 4084, 4086, 4098, 4099
猛喇……4400
猛腊……3989, 3993
猛赖……4400
猛笼……3993
猛卯……4012, 4039
猛捧……3989
猛梭……4400
猛旺……3993
猛乌……3989, 3993
猛异……4400
猛遮……3993

蒙

蒙城……1848, 4343, 4469, 4524, 5041, 5332, 6264, 6269, 6278, 6334, 6335, 6409, 6411, 6436, 6499, 6698, 6847, 6989, 7014, 7070, 7150
蒙化……6028, 6460, 7277, 7278, 7279
蒙阴……2144, 3437, 7097
蒙自……2062, 2226, 4612, 4857, 7326, 7685, 7819, 7850, 7860, 7896, 7906, 7910, 7927, 8302, 8801, 8957

孟

孟定……1233, 3931
孟加拉……4185, 4211, 4655, 4702, 6063, 6504, 7445
孟津……454, 721, 2574, 7149, 7364
孟纳尔山……2035
孟县……454, 721, 731

弥

弥渡……6067, 6068, 6087, 6432, 7056, 7276, 7277

秘

秘鲁……7271, 7307, 7333, 7383, 7384, 7398, 7468, 7575, 7612, 8646, 9124

米

米利坚……5115, 5121, 5137, 5281, 5282, 5322, 5704, 5867, 5984, 6768, 7008
米脂……413, 426, 752, 754, 816, 925, 1289, 1536, 5077

泌

泌阳……653, 4869, 6787, 7149, 7364

密

密县……516, 615, 1139, 6279

密云……273, 321, 579, 612, 615, 623, 651, 787, 824, 1384, 2468, 2474, 3366, 3420, 4059, 4579, 5340, 6317, 6525, 6611, 6620, 6663, 6672, 6731, 6735, 7925

绵

绵州……1010, 2489, 4893, 4937, 6618, 6743

绵竹……8485

沔

沔县……1544, 2925, 4808, 4866, 4920, 4948, 5006, 5071

沔阳……2975, 3027, 6498, 6989, 7032, 7242, 7283, 7361

冕

冕宁……2902, 4791, 6826

缅

缅甸……162, 1231, 1233, 1235, 1238, 1239, 1249, 1268, 1282, 1370, 1496, 3476, 3501, 3610, 3620, 3638, 3714, 3922, 3929, 3931, 3946, 3963, 3989, 3995, 3999, 4009, 4011, 4012, 4013, 4014, 4016, 4017, 4021, 4025, 4028, 4032, 4036, 4037, 4040, 4041, 4046, 4049, 4050, 4065, 4066, 4074, 4076, 4084, 4085, 4086, 4087, 4088, 4090, 4092, 4093, 4095, 4098, 4099, 4101, 4102, 4107, 4120, 4126, 4128, 4131, 4170, 4256, 4263, 4264, 4267, 4268, 4280, 4285, 4359, 4394, 4545, 4584, 4601, 4602, 4646, 4647, 4670, 4674, 4679, 4682, 4754, 4779, 4835, 4839, 4884, 4903, 5034, 5086, 5104, 5191, 5324, 5819, 6985, 7279, 7280, 7372, 7381, 7397, 7416, 7417, 7421, 7583, 7701, 7838, 7842, 7853, 7857, 7858, 7870, 7887, 7890, 8024,

8070, 8112, 8373
缅宁……3476, 5198, 6028, 6036, 6037, 6048, 7275, 7276

渑

渑池……478, 2574, 6787

庙

庙湾……721, 1006, 1856, 1879, 3102, 4875

岷

岷州……859, 4897, 6944

闽

闽安……930, 1101, 1158, 1161, 1180, 1183, 1270, 2500, 5690, 5872, 6755
闽江口……5689, 7723, 7725, 7733, 7739, 7746, 7776
闽县……2146, 2388, 3517, 4043, 7455, 7960

明

明正……4238

摩

摩阔崴……7657

磨

磨黑……6857, 6930
磨盘山……1230, 1231, 1276

秣

秣陵关……6258, 6357, 6437, 6505, 6542, 6633, 6774, 6786, 6795, 9113

莫

莫斯科……1854, 1995, 2072, 3034, 3035, 3073, 3074, 4110, 7311, 8035

漠

漠河……7509, 7885, 7917, 7918, 7925, 8015, 8026, 8099, 8523

墨

墨尔根……24, 358, 495, 496, 512, 597, 1120, 1529, 1737, 1765, 1830, 2408, 6234, 8015
墨朱工喀……2577

牡

牡丹台要塞……8162

木

木邦……1233, 1282, 3475, 3501, 3611, 3922, 3931, 3963, 4008, 4009, 4011, 4012, 4026, 4028, 4031, 4034, 4039, 4040, 4050, 4086, 4098, 4099, 4101, 4102

木鲁乌苏……2544

木伦……107, 267

木轮……562

木坪……4238

木梳……3963

沐

沐阳……1733, 4051, 6746

穆

穆家……210

穆家堡……112

穆垒……3746

穆棱县……267

穆鲁斯乌苏……2565, 2569, 2578, 2644

内

内归州……3933

内黄县……5634, 7098, 7149, 7364

内乡……4789, 5006, 5997, 6787, 6882, 6886, 7150, 7364

那

那木都鲁……106

那塘寺……3291

南

南安……796, 843, 1127, 1176, 1320, 1331, 1369, 1572, 1601, 1620, 1689, 3949, 4289, 5478, 6301, 6825, 6895, 7077, 7275, 7913

南澳……930, 947, 963, 967, 968, 989, 1064, 1074, 1331, 1332, 2159, 2300, 2463, 2473, 2481, 2484, 2488, 2500, 2512, 2596, 2597, 2935, 4777, 5366, 5691, 5872, 7134, 7344, 7353, 8139, 8179, 8301

南部……50, 1205, 3677, 4829, 4833, 4889, 4912, 4916

南昌……353, 417, 853, 864, 867, 872, 874, 884, 885, 887, 892, 898, 926, 971, 1374, 1517, 1556, 1572, 1589,

1595, 1621, 1632, 2020, 2165, 2655, 2984, 3140, 3311, 3581, 3640, 3675, 3677, 3941, 4079, 4169, 4461, 4777, 4987, 5429, 5729, 6275, 6282, 6283, 6294, 6299, 6304, 6345, 6364, 6382, 6429, 6760, 6828, 6829, 6830, 6879, 6901, 7002, 7016, 7207, 7248, 7324, 7421, 7779, 8033, 8041, 8502, 8857, 8861, 8869, 9106

南充……3463, 4791, 4805, 4854, 6743, 7177, 7433

南甸……7381

南丰……3125, 6427, 6861, 7002

南赣……1374

南宫……2756, 5686, 6816

南馆陶……6816

南海……250, 304, 424, 811, 841, 845, 994, 1306, 1510, 2471, 2921, 3333, 3362, 3695, 3875, 4008, 4212, 4235, 4469, 4476, 4738, 4797, 4925, 5039, 5044, 5137, 5143, 5164, 5165, 5166, 5460, 5683, 5732, 5733, 5904, 5905, 6421, 6458, 6638, 6846, 7062, 7331, 7354, 7364, 7365, 7366, 7370, 7393, 7620, 7795, 7803, 7942, 8051, 8146, 8338, 8339, 8361, 8400, 8422, 8436, 8471, 8473, 8479, 8480, 8484, 8503, 8504, 8505, 8506, 8507, 8508, 8509, 8510, 8540, 8600, 8617, 8759, 8822, 8850, 8959, 9009

南湖嘴……1556

南江……3516, 3709, 3939, 5201, 5587, 6285, 6329, 6745, 6767, 6778, 8832

南汇……1374, 3355, 4766, 4807, 4824, 4872, 4920, 4930, 4932, 4938, 4948, 4979, 5006

南京……146, 187, 251, 315, 318, 333, 379, 380, 392, 641, 644, 689, 699, 701, 714, 719, 720, 728, 732, 733, 734, 736, 738, 739, 742, 743, 745, 746, 747, 748, 749, 751, 755, 760, 765, 766, 769, 773,

782, 788, 790, 791, 794, 799, 800, 801, 802, 803, 834, 835, 836, 891, 995, 998, 1005, 1021, 1072, 1078, 1133, 1136, 1190, 1210, 1228, 1241, 1242, 1243, 1244, 1247, 1306, 1320, 1331, 1370, 1382, 1471, 1473, 1993, 2004, 2458, 2678, 2686, 3464, 3664, 3805, 3876, 3932, 4140, 4407, 4449, 4469, 4519, 4653, 4695, 4723, 4747, 5273, 5484, 5665, 5945, 5946, 5948, 5957, 5959, 5974, 6056, 6069, 6073, 6223, 6237, 6245, 6246, 6248, 6249, 6250, 6251, 6253, 6254, 6255, 6256, 6257, 6259, 6263, 6264, 6267, 6268, 6272, 6279, 6285, 6308, 6309, 6310, 6312, 6337, 6343, 6371, 6409, 6437, 6446, 6453, 6454, 6460, 6703, 6744, 6749, 6765, 6767, 6873, 6912, 6914, 7110, 7123, 7147, 7249, 7252, 7520, 7566, 7725, 8343, 8390, 8400, 8432, 8483, 8719, 8728, 8738, 8808, 8893, 8901, 8955, 9034, 9044, 9051, 9089, 9101, 9104, 9113, 9114, 9117, 9120, 9121, 9122, 9126, 9131, 9132, 9135, 9137, 9139

南靖……996, 1125, 1143, 1202, 1589, 1625, 3667, 6490, 6895, 6934, 6948

南坎……5561

南康……796, 853, 1521, 1526, 1999, 2670, 2707, 4192, 5729, 6275, 6426

南口……2031, 3071, 6060, 6812, 7861

南乐……7086, 7099, 7183, 7198

南陵……3160, 3172, 3175, 6624, 7150

南笼……4772, 4785

南宁……844, 854, 857, 865, 877, 935, 946, 962, 970, 979, 982, 1011, 1012, 1116, 1144, 1267, 2607, 2889, 3636, 4806, 6129, 6139, 6140, 6351, 6758, 6810, 6864, 6881, 7145, 7325, 7819, 7850, 7896, 7927, 8080, 8354, 8501, 9111,

9138
南皮……824, 4464, 6051, 6824, 6988, 7086, 7136, 7198, 7214, 7547, 7773, 8349, 8370, 8381, 8510, 8923, 8947, 9009, 9010
南屏……7265
南圻……4238
南通州……2865
南新……146, 2121, 2301, 4875, 5500, 5669, 8890
南雄……811, 867, 872, 887, 913, 914, 1064, 4023, 6130, 6895
南阳……526, 569, 615, 633, 651, 734, 806, 811, 816, 886, 1004, 1312, 2541, 3318, 3321, 3384, 3391, 3432, 3891, 4371, 4599, 4718, 4770, 4789, 4887, 4901, 4903, 5006, 5268, 5284, 5395, 5405, 5687, 6164, 6234, 6416, 6572, 6610, 6787, 6902, 6970, 7028, 7111, 7149, 7171, 7364, 7648, 7649, 7655, 7668
南漳……1551, 1555, 4760, 4798, 4799, 4821
南掌……3002, 5324, 5386, 5389, 8301
南召……5006, 6164, 6787, 6923
南镇……2500, 5047, 6394, 6426, 6521, 6711, 6825, 7060, 7104
南郑……5006, 7010
南洲……5902, 7994

尼

尼布楚……1292, 1340, 1693, 1727, 1790, 1853, 1904, 1911, 1919, 1923, 1925, 1933, 1936, 1945, 1953, 1955, 1970, 1995, 2071, 2072, 2150, 2168, 2501, 2876, 2878, 6124, 6144, 6194, 6527, 6561, 6586, 7822, 7952
尼马察……81, 106
尼满……527, 562

泥

泥河口……4762

鲇

鲇鱼套……6352, 6465

碾

碾伯……2744, 6781, 7288

娘

娘子关……8648

宁

宁安堡……6886

宁波……230, 391, 761, 848, 929, 956, 974, 1138, 1810, 2119, 2134, 2239, 2254, 2256, 2301, 2329, 2437, 2540, 2609, 2780, 3421, 3639, 3657, 3732, 3752, 3763, 3764, 3796, 3805, 3843, 3848, 3854, 4167, 4359, 4685, 4686, 4690, 5329, 5376, 5536, 5653, 5690, 5912, 5913, 5914, 5921, 5922, 5923, 5925, 5927, 5930, 5931, 5934, 5951, 5955, 5961, 5968, 5971, 5973, 6010, 6204, 6359, 6397, 6457, 6530, 6531, 6592, 6684, 6712, 6739, 6742, 6743, 6756, 6770, 6781, 6786, 6793, 6796, 6797, 6809, 6822, 6838, 6840, 6844, 6883, 6896, 6952, 6965, 7008, 7035, 7078, 7080, 7143, 7163, 7219, 7221, 7235, 7328, 7439, 7700, 7815, 7913, 7981, 8099, 8369, 8896, 8897, 8927, 8935, 8944, 8965, 9044

宁都……796, 1683, 4990, 5715

宁番……2901, 2902

宁古塔……2, 11, 23, 106, 107, 301, 302, 320, 369, 391, 421, 442, 492, 507, 527, 563, 600, 608, 1008, 1014, 1050, 1085, 1102, 1110, 1111, 1114, 1176, 1179, 1191, 1200, 1204, 1207, 1209, 1221, 1228, 1241, 1253, 1276, 1281, 1321, 1453, 1454, 1470, 1484, 1538, 1602, 1616, 1637, 1653, 1696, 1718, 1727, 1736, 1738, 1751, 1764, 1783, 1808, 1830, 1904, 1982, 2023, 2029, 2139, 2243, 2258, 2300, 2314, 2357, 2408, 2498, 2797, 2819, 2869, 3094, 3181, 3246, 3272, 3358, 3365, 3386, 3407, 3419, 3601, 4030, 4220, 4705, 6234, 6418, 6558, 7348, 7497, 7605, 7608, 7613,

7630, 8024, 8317, 8801, 8847
宁国……333, 773, 1247, 1317, 1754, 2869, 5141, 6390, 6409, 6427, 6437, 6439, 6444, 6474, 6555, 6641, 6711, 6774, 6779, 6780, 6786, 6864, 6887, 6896, 6939, 7078, 8693
宁海……447, 450, 1161, 1170, 1247, 1565, 1592, 1716, 3513, 5034, 5190, 5607, 7063, 7147, 7326, 7362, 8245, 8739, 8743
宁津……6317
宁晋……7098, 7250
宁陵……7149, 7364
宁前……210
宁羌……372, 561, 1534, 1535, 1543, 4195, 4807, 4825, 4916, 4920, 4948, 5006, 5071, 7010
宁陕……4892, 4956, 4982, 5006, 5061, 5063, 5069, 5070, 5073, 5120, 5300
宁朔……2744
宁武……510, 647, 726, 900, 901, 5069, 5453
宁乡……1020, 2069, 3467, 5453, 6232, 6419, 7125, 8062, 8369, 8496
宁新堤……6402
宁阳……1385, 2586, 4780, 6835, 6935, 7088, 7097, 7137
宁远……36, 67, 69, 86, 88, 100, 105, 164, 239, 240, 251, 252, 286, 290, 308, 309, 310, 311, 313, 314, 315, 316, 323, 330, 332, 334, 342, 343, 344, 346, 347, 348, 349, 350, 357, 363, 380, 383, 385, 403, 419, 447, 457, 466, 474, 506, 534, 542, 580, 590, 598, 602, 609, 612, 623, 627, 628, 630, 631, 639, 644, 645, 651, 657, 670, 671, 682, 683, 738, 995, 1167, 1311, 1471, 1660, 1714, 2129, 2902, 2923, 2963, 3046, 3070, 3123, 3128, 3353, 4604, 4823, 5034, 5210, 5682, 5706, 5721, 6034, 6044, 6826, 6874, 6902, 6974, 6987, 6996, 7254, 7945

宁州……754, 1526, 4786, 7097, 7141, 8255

牛

牛埔……2594
牛羊……2062, 4399
牛庄……210, 263, 410, 1311, 4304, 4539, 6266, 6533, 6536, 6570, 6629, 6684, 6840, 7194, 7235, 7250, 7366, 8031, 8207, 8217, 8257, 8260, 8263, 8264, 8265, 8266, 8268, 8273, 8282, 8333, 8725

纽

纽尔门……185
纽结歪溪……2902

农

农安……305, 1323, 5607, 6999, 9058

诺

诺垒……133

瓯

瓯宁……3527

帕

帕克里……6964, 7921, 7943, 7964, 8032
帕米尔……7715, 8067, 8068, 8076, 8077, 8081, 8082, 8085, 8106, 8129, 8138

盘

盘山……227

磐

磐石……8312, 9058

庞

庞各庄……5694, 8007, 8093

沛

沛县……3391, 3892, 4202, 4620, 4800, 6092, 6171, 6991, 7028

彭

彭山……5302, 6618, 8303
彭水……4758, 6826
彭县……7335
彭泽……1526, 2165, 5714, 6246, 6275, 6711, 7002, 7017

蓬

蓬莱……146, 213, 250, 273, 288, 294, 360, 406,

445, 465, 659, 3627, 3644, 6081, 6266, 7101, 7590, 7969, 8685
蓬州……5006

澎

澎湖……258, 1306, 1307, 1331, 1332, 1337, 1420, 1632, 1668, 1675, 1687, 1697, 1700, 1718, 1751, 1753, 1755, 1756, 1758, 1769, 1772, 1776, 1778, 1779, 2159, 2473, 2538, 2595, 2596, 2599, 2600, 2604, 2607, 2651, 2739, 2857, 5153, 6776, 7114, 7366, 7395, 7615, 7732, 7739, 7754, 7796, 7807, 7812, 7819, 7820, 7824, 7835, 7872, 7910, 7913, 7971, 8260, 8271, 8273, 8274, 8275, 8280, 8286, 8287, 8319

邳

邳州……721, 1985, 2593, 3025, 4360, 4581, 5428, 6936

披

披楞……4638, 4654, 4689, 4702, 4962, 5291, 5311, 5315, 6042, 6045, 6963, 7418, 7427, 7428, 7445

皮

皮岛……233, 250, 262, 264, 277, 287, 340, 359, 360, 366, 380, 405, 406, 413, 422, 424, 426, 427, 445, 476, 552, 553, 554, 559, 561, 564, 650, 908, 981, 1004, 1441

偏

偏刀水……7100
偏沅……1750, 1945, 2144, 2153, 2257, 2261, 2339, 2400, 2577

平

平安……41
平定……209, 5358
平定州……5453, 8429
平度……7040, 7097
平番……2744, 4331, 4378, 5083, 6781, 7203
平谷……824, 1384
平海……963, 1374, 1637, 1734, 4777, 5977
平和……996, 3667, 4096, 4505, 4507, 4516, 4542,

4559, 6490, 6934
平湖……1926, 1981, 2534, 2959, 2987, 3934, 4077, 4850, 5622, 6197, 6415, 6457, 6712, 6857, 7147, 7362, 8972
平乐……806, 825, 827, 828, 839, 877, 917, 979, 1012, 1058, 1532, 2880, 5652, 6060, 6123, 6128, 6139, 6170, 6184, 6345, 6382, 7931
平利……4802, 4825, 4826, 4869, 4903, 4926, 4928, 4929, 4952, 4980, 4982, 4999, 5006, 5395, 6803
平凉……506, 1535, 1544, 1545, 1552, 1553, 1554, 1556, 1560, 1563, 1570, 1571, 1575, 1581, 1585, 3079, 3939, 4447, 5007, 6156, 6839, 6886, 6957, 7015, 7029, 7154, 7155, 7166, 7216, 7254, 7255, 7289
平陇……4728, 4742, 4745, 4763, 4767, 4774, 4779
平虏……32, 119, 210, 248, 263, 283, 532
平虏堡……32, 248, 263, 283, 532
平鲁……5453
平陆……2755, 2793, 5304, 5571, 7117
平罗……1417, 2755, 2793, 3110, 5304, 5488, 5571, 5583, 7117
平罗城……2049
平南……766, 788, 838, 1005, 1388, 1472, 1504, 1506, 1521, 1525, 1527, 1530, 1538, 1543, 1559, 1565, 1618, 1626, 4342, 4403, 4412, 6056, 6115, 6136, 6137, 6140, 6150, 6166, 6169, 6178, 6406, 7104, 7145, 7214
平泉……3307, 3521, 4637, 4933, 8048, 8049
平壤……38, 41, 294, 338, 340, 344, 545, 549, 557, 7407, 7552, 8134, 8135, 8136, 8137, 8142, 8143, 8144, 8146, 8148, 8149, 8150, 8151, 8152, 8153, 8154, 8157, 8158, 8159, 8160, 8161, 8162, 8163, 8170, 8171, 8176, 8180, 8183, 8189,

8197, 8212, 8213, 8220, 8222, 8231, 8234, 8235, 8236, 8237, 8238, 8340
平望……756, 6823, 6857
平乡……6924
平阳……239, 677, 702, 719, 753, 774, 918, 920, 1068, 1072, 1527, 1538, 1792, 2017, 2135, 2175, 2178, 2187, 2222, 2408, 2412, 2688, 2755, 3573, 4487, 4494, 4497, 4500, 5358, 5751, 6290, 6292, 6755, 7040, 7043, 7179, 7362, 7456, 8394, 8429, 8719
平遥……907, 2222, 2223, 3253, 5167, 5527, 6969, 7032, 7243, 8031
平夷……766, 832, 5956
平阴……1385, 7088, 8739
平原……1398, 1617, 1726, 3279, 3413, 3720, 4004, 4317, 4789, 4951, 5148, 5306, 5555, 6538, 6939, 6999, 7088, 8148, 8234, 8236, 8518, 8528, 8529, 8544, 8695
平远……1371, 1536, 1745, 2068, 6807, 6895, 7003, 7522, 7862, 8117, 8137, 8228, 8238
平越……928, 1219, 3167, 3179, 7017, 7106, 7127, 7195, 7781

凭

凭祥……3636

屏

屏南……4075
屏山……1655, 4558, 5803, 5804, 6574

萍

萍乡……1521, 1543, 1566, 1568, 4578, 6427, 7198, 8005, 8020, 8347, 8401, 8423, 8801, 8809, 8893, 8901, 8951

鄱

鄱阳……1247, 3509, 6283, 6345, 6361, 6427, 6711, 7002, 7010, 7017, 8362

莆

莆田……2165, 5613, 6301, 7182

葡

葡萄牙……256, 258, 264, 310, 842, 1414, 1510, 1899, 1996, 2698, 2795, 2853, 2865, 2867, 2872, 3086, 3424, 3545, 3552, 3658, 3679, 4046, 4422, 4527, 4677, 4680, 4689, 4729, 4945, 5103, 5115, 5121, 5839, 5847, 5982, 6001, 6091, 6100, 6254, 6261, 6806, 6881, 6894, 6917, 7388, 7405, 7898, 7916, 7923, 8792

蒲

蒲城……368, 2100, 2207, 5956, 6779, 7010, 7073, 7089

蒲津……404

蒲卡……4031

蒲圻……1906, 5915, 6232, 6415, 6711, 6750, 7242

蒲台……6570, 7689, 8048, 8100

蒲县……404, 2755

蒲州……680, 773, 2054, 2069, 2755, 2801, 2905, 3513, 3832, 5304, 8645

濮

濮州……870, 3761, 4142, 5354, 6414, 6974, 7013, 7032, 7040, 7237, 7909

浦

浦城……760, 805, 5770, 5932, 6197, 6540

浦东……7248

浦江……7147, 7361

浦口……426, 690, 742, 1331, 2099, 6255, 6269, 6271, 6278, 6307, 6344, 6366, 6385, 6439, 6542, 6546, 6556, 6601, 6604, 6624, 6637, 6709, 6820, 6831, 6835

浦市……6759

普

普安……1001, 1148, 1222, 3653, 4097, 4270, 4829, 5604, 5721, 6362, 7017, 7193, 7272

普汛……3077, 3078, 3931, 3989, 3998, 4009, 4022,

4050, 4064, 4072, 4090, 4170, 4269, 5065, 5172, 5748, 6037, 6857, 6930, 7275, 7758
普鲁斯……7091, 7134
普鲁士……627, 6239, 6718, 6722, 6806, 6861, 6908, 7020, 7133, 7197, 7507, 8918
普宁……6147
普腾……3993
普陀……808, 811, 909, 2506, 4128, 4971, 5000, 5909, 6841, 8971
普圆……2062, 4399

七

七宝……6650, 6765, 6766, 6767, 6769, 6785, 6812
七克腾木……7453
七盘……1534, 1564
七星关 1219, 1221, 1371

祁

祁门……8252
祁门……1247, 1527, 5395, 6427, 6640, 6668, 6705, 6711, 6746, 6798, 6861, 6896, 6947, 7078, 7156
祁县……3253, 3325, 6552, 7468
祁阳……1044, 4415, 6351, 6874, 7813
祁州……824, 7093

齐

齐东……6200, 7040, 7088, 7097, 7287, 7661, 7679, 7689, 7945, 8100, 8314, 8462
齐河……5347, 5785, 6194, 6403, 6517, 6561, 6988, 7040, 7088, 8008
齐吉达城……12
齐齐哈尔……1765, 1919, 1982, 2641, 5672, 5678, 6234, 6578, 6675, 7917, 8612, 8763, 8846, 8847, 8909

岐

岐山……2925, 4819, 5006, 5252, 7148

奇

奇台……4389, 4390, 4541, 5343, 6034, 6212, 6870, 6889, 6949, 7336, 7358, 7381, 7388, 7412, 7418, 7535

旗

旗后……7923

綦

綦江……197, 818, 825, 1205, 1289, 6165, 6825, 7889

蕲

蕲水……5382, 6383, 6536, 6714, 6750, 6899, 6930, 7361

蕲州……658, 3652, 6294, 6357, 6382, 6383, 6465, 6469, 6519, 6750, 7061, 7361

杞

杞县……615, 2508, 4131, 4828, 5332, 6278, 7019

恰

恰尔克迪苏河谷……7227

恰克图……2875, 2877, 2909, 2962, 3152, 3416, 3425, 3811, 3845, 3878, 3915, 3939, 3942, 3979, 3981, 4054, 4288, 4289, 4477, 4565, 4589, 4597, 4623, 4632, 4687, 4859, 4959, 5038, 5045, 5151, 5324, 6053, 6105, 6108, 6119, 6167, 6168, 6403, 6489, 6492, 6578, 6586, 6587, 6677, 6695, 6705, 6991, 7196, 7822, 8061

迁

迁安……389, 402, 406, 407, 408, 412, 413, 437, 542, 579, 590, 612, 824, 1381, 1393, 7622, 8810

迁江……2986, 3362, 6131, 7146

汧

汧阳……2777, 4923, 4932, 5006, 7013

铅

铅山……971, 1526, 3657, 4461, 5331, 5395, 6174, 6540, 6739, 6896, 6998, 7229

钱

钱清……7248

钱塘……219, 756, 775, 789, 790, 798, 803, 1136, 1604, 2170, 2189, 2453, 2744, 2796, 2834, 2889, 3011, 3372, 3461, 3624, 3646, 3671, 3781, 3814, 3944, 4473, 4534, 4807, 4890, 5172, 5337, 5398, 5461, 5463, 5926, 5931, 6007, 6013, 6275, 6434, 6625, 6781,

6838, 7021, 7146, 7201, 7242, 7275, 7362, 8063, 8103, 8261

乾

乾州……3867, 4729, 4730, 4735, 4742, 4745, 4763, 4767, 4774, 4777, 4790, 6759, 7073, 7124, 7141, 7153, 7260, 7262, 7268, 7523

潜

潜江……3897, 6989, 7247, 7361, 8895, 9083

潜山……650, 5102, 6373, 6474, 6542, 6551, 6571, 6597, 6621, 6622, 6899, 7150, 7274, 8693

黔

黔江……4758, 6826, 7306, 9057

黔阳……7034

桥

桥林……6831

钦

钦州……970, 994, 5628, 7244, 7314, 7325, 7496, 7632, 7693, 7704, 7755, 7759, 7766, 7781, 7803, 8725, 8741, 8926, 8954

秦

秦安……5583, 6925, 7289, 7552

秦川……4398, 6137, 7124

秦皇岛……8660, 8770

秦岭……4822, 4866, 4869, 4916, 4938

秦州……1544, 1545, 1550, 1552, 1553, 1564, 4823, 4860, 4897, 4932, 5007, 6807, 7141, 7153, 7254, 7284, 7552

沁

沁州……907, 2688

青

青城……210, 248, 249, 386, 402, 2031, 2401, 7088, 8048, 8100, 8314

青岛……6396, 7987, 8514, 8781

青冈……8317

青浦……999, 1900, 3538, 3931, 4756, 6069, 6088, 6285, 6329, 6636, 6642, 6650,

6762, 6769, 6772, 6777, 6778, 6791, 6812, 6858, 7275
青台峪……210
青田……7021, 7147, 7362
青县……588, 2123, 2191, 6298, 6317, 6646, 8127
青阳……1064, 4599, 6779, 6861, 7150
青州……439, 588, 961, 2560, 2586, 2937, 3025, 3451, 5458, 6237, 6244, 6620, 7062, 7247, 7274, 8411

清

清糸厅……6408
清丰……7086, 7099, 7199
清河……3, 21, 24, 36, 51, 63, 68, 77, 88, 98, 102, 104, 110, 117, 118, 120, 132, 137, 141, 144, 146, 148, 149, 154, 156, 158, 166, 172, 175, 176, 177, 182, 183, 201, 209, 218, 240, 247, 297, 322, 1040, 1410, 1481, 1585, 1626, 1678, 1798, 1814, 1914, 2070, 2081, 2101, 2615, 3365, 3403, 3608, 3642, 3687, 3690, 3699, 3765, 3875, 4203, 4361, 4371, 4493, 4767, 5390, 5489, 5585, 5686, 5962, 6006, 6120, 6124, 6414, 6441, 6716, 6746, 6824, 6864, 7148, 7198, 7880, 7978, 8653
清化……3319, 3458, 7098
清涧……1536, 5077, 7073, 7089, 7124, 7142
清江……616, 719, 1410, 1599, 2002, 2074, 2092, 3087, 3088, 3147, 3159, 3164, 3166, 3178, 3179, 3180, 3233, 3234, 3251, 3255, 3365, 4064, 4134, 4493, 5114, 5150, 5533, 5729, 6137, 6175, 6219, 6258, 6268, 6277, 6288, 6312, 6344, 6367, 6427, 6428, 6429, 6438, 6439, 6489, 6507, 6536, 6632, 6647, 6681, 6738, 6923, 6945, 7002, 7014, 7017, 7080, 7128, 7214, 7248, 7598, 7660, 8045, 8206, 8211, 8245, 8333, 8871,

9095
清平……3167, 3168, 7017, 7253
清泉……6874
清水……413, 1490, 2998, 5007, 7149, 7195, 7253, 7289, 8703
清溪……929, 3167, 3179, 4773, 4788, 4790, 4791, 5291, 5706, 5707, 5712, 5720, 6574, 7033
清阳堡……65, 209
清远……843, 979, 4925, 5197, 6130, 6421, 8778, 8959
清苑……824, 1022, 3470, 4594, 7086, 7199, 7287, 8556

庆

庆都……582, 702, 780, 824, 898, 1021, 2155
庆符……5720, 6617, 6825
庆宁寺……2886
庆兴……79
庆兴府……7998
庆阳……421, 753, 1553, 1571, 1579, 1681, 2347, 6501, 6502, 7013, 7015, 7076, 7097, 7124, 7125, 7141, 7155
庆元……896, 3527, 5770
庆源……79
庆远……938, 2607
庆远府……6406, 6758
庆云……74, 166, 209, 588, 824, 3483, 7086, 7198, 7241, 7273

邛

邛州……8303

琼

琼州……379, 930, 994, 1626, 1767, 1776, 1791, 2935, 3127, 3999, 4492, 4776, 5186, 5367, 5684, 6000, 6348, 6530, 6533, 6629, 6684, 6840, 6841, 7035, 7235, 7274, 7694, 7710, 7720, 7927

邱

邱驴……7795

曲

曲阜……1385, 1803,

1935, 1997, 2529, 3238, 3530, 3758, 3761, 3784, 3968, 4115, 4461, 4508, 5176, 5357, 6935, 7088, 7097, 7193
曲惠……7465
曲靖……832, 1148, 1181, 1237, 6515, 6810, 6920
曲沃……6292
曲阳……824, 2756

渠

渠县……4803, 4805, 4825, 4853, 4883, 4909, 9066

衢

衢山……2300, 2329
衢州……760, 797, 804, 974, 1567, 1576, 1786, 2434, 2707, 6521, 6640, 6776, 6895, 6906, 7147, 7201, 7242, 7275, 7362

全

全椒……1202, 1963, 3717, 6542, 6546, 6600, 6633
全州……827, 833, 845, 846, 854, 931, 998, 999, 1066, 2846, 3469, 3734, 5681, 6059, 6060, 6209, 6210, 6211, 8088, 8112, 8117, 8119, 8121, 8460

泉

泉州……364, 842, 1096, 1097, 1114, 1146, 1152, 1318, 1543, 1577, 1589, 1592, 1620, 1690, 1717, 1858, 2161, 2327, 2342, 2344, 2848, 3949, 3957, 3965, 4515, 4536, 4933, 5156, 5555, 5872, 5888, 5986, 6895, 6934, 7303, 7331, 7765, 8093, 8944

确

确山……522, 653, 4789, 6787, 6935

让

让库尔……8082

饶

饶平…… 924, 1064, 1270, 6973, 6995, 7005, 7223, 8911
饶阳……824, 3092, 7093, 7094, 7098, 7191, 7199, 7287
饶州……1138, 1526, 1527, 1556, 1576, 1651, 2935,

3333, 5395, 5481, 6064, 6283, 6345, 6408, 6576, 6641, 6861

热

热河……2132, 2151, 2301, 2312, 2324, 2340, 2343, 2367, 2375, 2377, 2393, 2395, 2401, 2414, 2415, 2428, 2467, 2496, 2524, 2533, 2557, 2571, 2594, 2608, 2612, 2621, 2623, 2629, 2959, 3192, 3201, 3202, 3203, 3226, 3307, 3362, 3366, 3381, 3713, 3722, 3775, 3813, 3830, 3833, 3945, 3974, 3981, 4051, 4116, 4129, 4193, 4199, 4285, 4306, 4323, 4333, 4349, 4371, 4404, 4421, 4445, 4449, 4457, 4468, 4491, 4521, 4525, 4545, 4550, 4582, 4601, 4674, 4677, 4678, 4680, 4683, 4699, 4709, 4710, 4734, 4956, 4977, 4996, 5040, 5101, 5148, 5152, 5158, 5185, 5218, 5301, 5351, 5352, 5403, 5582, 5621, 5671, 5762, 5781, 5844, 5964, 5965, 6229, 6266, 6277, 6293, 6295, 6296, 6297, 6299, 6349, 6413, 6473, 6525, 6528, 6611, 6620, 6626, 6659, 6663, 6668, 6671, 6707, 6719, 6721, 6723, 6724, 6726, 6728, 6730, 6733, 6734, 6751, 6817, 6903, 6997, 6999, 7000, 7050, 7136, 7171, 7178, 7389, 7419, 7631, 7773, 7988, 8017, 8047, 8049, 8056, 8060, 8431, 8728, 8925, 8976, 9011, 9116

仁

仁川……7390, 7402, 7411, 7645, 7648, 7649, 7650, 7657, 7761, 7765, 7783, 7826, 8087, 8113, 8117, 8118, 8120, 8121, 8122, 8123, 8128, 8134, 8137, 8147, 8152, 8155, 8163, 8231, 8232, 8233, 8756

仁和……1200, 2243, 2537, 3101, 3238, 3372, 3384, 3409, 3436, 3537, 3630, 3706, 3891, 4049, 4222, 4287, 4383, 4469, 4767, 4890, 4892, 4964, 5463, 5578, 5901, 5910, 5990, 6007, 6124, 6625, 6638, 6974, 7021, 7146, 7201, 7242, 7244,

7275, 7284, 7362, 7482, 8101, 8103, 8985
仁怀……6825, 6826, 7087, 7206
仁进冈……7964, 7965, 8032, 8071, 8100

任

任丘……1384, 1797, 6333, 7287
任县……6297

日

日喀则……4663, 7952
日里……7910
日斯巴尼亚……6894, 7307, 7398, 7468
日照……7080, 7088, 7097

绒

绒辖……4637, 4662, 4706, 6392

荣

荣昌……8452
荣城……6081
荣河……2755
荣经……929
荣县……4314

容

容城……540, 824, 1384, 1548, 4517, 5346, 7086

榕

榕江……931, 5494, 6908, 6963, 7314

融

融县……3334, 6759

汝

汝南……503, 653, 3318, 4378, 5284, 6935, 6970
汝宁……391, 503, 653, 1312, 2756, 3318, 6164, 6935, 6970, 7319
汝阳……3321, 4221, 4504, 5284, 6078, 6787, 7181, 7218, 7230
汝州……520, 4900, 6787, 7011

芮

芮城……1082, 2755

瑞

瑞安……4287, 4605, 6711, 6755, 6906, 7844
瑞昌……7017

瑞典……2368, 2809, 3096, 4627, 6015, 6047, 6576, 6901, 7020, 7479, 8109, 8865
瑞金……2160, 2161, 2400, 6895, 6897, 6935, 8583
瑞州……5729, 6283, 6345, 6413, 6426, 6474, 6507, 6712, 6829

萨

萨尔浒……5, 6, 16, 17, 25, 33, 132, 156, 157, 158, 163, 164, 167, 170, 173, 178, 182, 184, 185, 190, 193, 202, 215, 231, 267, 275, 277, 289, 297, 310, 318, 326, 338, 362, 477, 871
萨哈尔察……617
萨哈连……126, 135
萨拉齐……6974, 7027, 7149, 7198, 7284

塞

塞木克勒……562

赛

赛里木……3858
赛里木淖尔……3812

三

三坝……1908, 2112, 2202, 2212, 3408, 3696, 3742, 3795, 4232, 5114, 5162, 5219, 6968
三宝垅……7910
三边……93, 376, 421, 433, 495, 639, 651, 670, 677, 753, 1369, 1545, 1554, 2003, 2858
三岔……166
三岔儿……147, 176, 215
三道水……7088
三河……209, 388, 824, 1384, 1680, 1714, 2108, 2117, 2165, 2180, 2327, 4832, 5522, 6417, 6436, 6455, 6460, 6474, 6476, 6496, 6541, 6543, 6551, 6552, 6571, 6698, 7013, 7086, 7145, 7214, 7287, 7323
三江口……971, 2130, 7627, 7703
三里墟……6153, 6154, 6177
三门……18, 1136,

2156, 2493, 2575, 3462, 3684, 3970, 5243, 5429, 5515, 5526, 5883, 5895, 6100, 6504, 7771, 8521, 8533
三坡……1205
三山……284, 290, 295, 2180, 2300, 5689, 5690, 5904, 6250, 6253, 6344, 6385, 6409, 6670, 6671, 6677, 8037
三水……815, 818, 930, 4448, 4797, 4925, 5077, 5197, 5683, 7010, 7097, 7325, 8373, 8959, 9029
三万卫……45, 65, 166
三姓……24, 369, 563, 2408, 2538, 2837, 2972, 3407, 3725, 4096, 4250, 4328, 4577, 4705, 6234, 6418, 6558, 6580, 6582, 6623, 6881, 6917, 6989, 7283, 7348, 7497, 7605, 7613, 7630, 7843, 8008, 8317, 8602, 8847
三元里……5904, 5905, 6539
三原……2781, 4266, 6779, 6801, 6924, 7010, 7089, 7097, 7210, 7244, 8772

散

散羊峪……166, 247

桑

桑植……2216, 2904, 2916, 2940, 3007, 4471

色

色勒库尔……7533, 8067, 8068, 8069, 8076, 8077, 8082, 8085, 8106, 8304

森

森罗殿……8529, 8530

杀

杀虎口……524, 1432, 1514, 1983, 2029, 2084, 2687, 3238, 3888, 4875, 5059

沙

沙毕纳伊岭……2877
沙宾达巴哈……2878, 6578, 6676, 6892, 7179
沙河……58, 396, 450, 451, 452, 456, 466, 545, 1311, 1691, 1823, 1910, 2031, 3028, 3687, 5332, 5694, 5731,

6290, 6297, 6815, 6841, 7011, 7081, 7105, 8183
沙济……25
沙角……5753, 5836, 5854, 5883, 5893, 5895, 7742, 7820
沙岭堡……187
沙木和……1229
沙泥州……7251
沙市……623, 4550, 6166, 6497, 7430, 7431, 8275, 8279, 8286, 8361, 8716, 8738
沙湾……1962, 4341, 5883, 5911, 5960, 7317
沙县……5644, 6225, 6318, 6907, 6976, 7259
沙雅尔……3821, 3858, 3896
沙州……3105

涉

涉车州……7650, 8068

山

山丹……2744, 3909
山海关……78, 87, 145, 146, 147, 149, 155, 157, 163, 174, 188, 189, 206, 213, 217, 227, 240, 241, 250, 251, 253, 261, 262, 265, 274, 296, 308, 309, 311, 313, 316, 344, 346, 366, 373, 386, 387, 393, 396, 397, 402, 406, 416, 452, 466, 474, 476, 487, 542, 570, 579, 580, 598, 602, 603, 607, 615, 629, 638, 682,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716, 753, 876, 881, 890, 920, 925, 936, 977, 1005, 1088, 1311, 1382, 1471, 1499, 1675, 1694, 1714, 2506, 3238, 3240, 3331, 3376, 3420, 3479, 4293, 4421, 4637, 4876, 4985, 5106, 5722, 5728, 5879, 5962, 6209, 6583, 6617, 6652, 7371, 7378, 7571, 7572, 7574, 7579, 7582, 7592, 7768, 7783, 7897, 7941, 8002, 8013, 8024, 8031, 8048, 8115, 8116, 8121, 8150, 8170, 8172, 8175, 8178, 8186, 8187, 8206, 8214, 8216, 8219, 8246, 8252, 8260, 8267, 8270, 8271, 8303, 8498, 8499, 8590, 8615, 8660, 8702, 8705, 8808, 8849, 9058,

9059
山口……7073, 7659
山门……7197
山箐……3341, 3355, 4482, 4826, 4854
山头关……166
山阳……1635, 1637, 1678, 2081, 2091, 2122, 2171, 2195, 2349, 3125, 3875, 4203, 4578, 4767, 4789, 4819, 4820, 4821, 4866, 4869, 4916, 4950, 5006, 5130, 5961, 6006, 6403, 7148, 7362
山阴……761, 889, 1629, 1662, 3743, 3832, 4519, 4820, 4939, 4964, 5521, 5641, 6106, 6403, 6709, 7147, 7164, 7222, 8799, 8915, 8918

陕

陕州……520, 1021, 2156, 2510, 2574, 2793, 5304, 6787, 7030

汕

汕头……6979, 7003, 7005, 7116, 7163, 7235, 7388, 7883, 8308, 8380, 8801

善

善化……3410, 3417, 6087, 6165, 6419, 7043, 7551, 7701, 8011, 8710, 8738, 8745, 8824, 8913, 9030

商

商河……439, 7088, 7097, 7104
商南……4869, 5006
商丘……105, 639, 734, 786, 1004, 1021, 1139, 3626, 4469, 4503, 4512, 5193, 5750, 6164, 6278, 6411, 6436, 6812, 6937, 6946, 7149, 7364
商水……7364
商州……506, 671, 1553, 2242, 2923, 3077, 3308, 4398, 4778, 4819, 4821, 4866, 4869, 4887, 4982, 5006, 6787, 7040, 7060

上

上蔡……653, 2592, 2820, 2821, 4221, 6955, 7364
上高……1521, 1540, 1555, 4907, 5460, 5987, 6413, 6421, 6426, 7214

上关……7056
上海……476, 794, 834, 835, 999, 1963, 2119, 2251, 2338, 2346, 2409, 2422, 2424, 2488, 2504, 2551, 2659, 2671, 3124, 3221, 3261, 3457, 3464, 3516, 3538, 3664, 3706, 3709, 3829, 3931, 3939, 4024, 4407, 4493, 4809, 4845, 5064, 5156, 5201, 5508, 5536, 5537, 5587, 5690, 5692, 5717, 5929, 5935, 5936, 5937, 5939, 5951, 5961, 5968, 5969, 5970, 5971, 5973, 5974, 5977, 5980, 6010, 6020, 6035, 6056, 6068, 6069, 6070, 6071, 6077, 6081, 6087, 6088, 6089, 6119, 6120, 6185, 6239, 6254, 6260, 6265, 6266, 6267, 6268, 6281, 6285, 6286, 6302, 6310, 6312, 6315, 6328, 6329, 6337, 6339, 6341, 6342, 6344, 6354, 6356, 6358, 6359, 6369, 6370, 6372, 6374, 6376, 6378, 6383, 6395, 6397, 6415, 6422, 6425, 6426, 6439, 6441, 6457, 6464, 6473, 6487, 6496, 6498, 6499, 6501, 6509, 6517, 6523, 6530, 6531, 6548, 6550, 6551, 6555, 6556, 6558, 6568, 6569, 6571, 6572, 6573, 6583, 6591, 6597, 6603, 6604, 6605, 6630, 6634, 6635, 6636, 6637, 6639, 6640, 6642, 6643, 6645, 6646, 6650, 6651, 6653, 6676, 6679, 6683, 6684, 6699, 6701, 6703, 6704, 6714, 6717, 6718, 6723, 6738, 6741, 6744, 6745, 6749, 6756, 6757, 6758, 6760, 6762, 6763, 6765, 6766, 6767, 6769, 6772, 6773, 6774, 6777, 6783, 6785, 6792, 6793, 6794, 6797, 6799, 6809, 6812, 6813, 6821, 6828, 6833, 6834, 6837, 6839, 6840, 6841, 6842, 6843, 6844, 6849, 6851, 6857, 6858, 6869, 6870, 6878, 6884, 6887, 6888, 6912, 6930, 6949, 6951, 6953, 6954, 6955, 6965, 6971, 6975, 6976, 6977, 6979, 6989, 6998, 7019, 7021, 7024, 7034, 7035, 7037, 7038, 7045, 7069, 7080, 7090, 7092, 7109, 7111,

7115, 7121, 7125, 7126, 7127,
7138, 7152, 7163, 7164, 7196,
7197, 7207, 7223, 7232, 7235,
7239, 7243, 7251, 7263, 7265,
7267, 7268, 7271, 7279, 7283,
7294, 7297, 7299, 7307, 7310,
7321, 7328, 7332, 7336, 7339,
7343, 7344, 7346, 7352, 7365,
7391, 7393, 7414, 7415, 7424,
7432, 7435, 7439, 7442, 7455,
7462, 7472, 7477, 7483, 7487,
7507, 7509, 7521, 7532, 7562,
7569, 7577, 7590, 7629, 7637,
7638, 7660, 7671, 7672, 7674,
7680, 7691, 7695, 7696, 7697,
7700, 7722, 7724, 7725, 7726,
7727, 7728, 7749, 7754, 7755,
7776, 7779, 7780, 7814, 7833,
7850, 7853, 7874, 7904, 7913,
7914, 7935, 7945, 7987, 7999,
8004, 8012, 8013, 8021, 8040,
8051, 8056, 8089, 8091, 8092,
8098, 8104, 8105, 8107, 8108,
8109, 8113, 8138, 8140, 8175,
8195, 8202, 8206, 8266, 8327,
8333, 8335, 8347, 8348, 8356,
8359, 8362, 8367, 8368, 8369,
8374, 8375, 8380, 8382, 8383,
8386, 8393, 8397, 8399, 8400,
8401, 8427, 8432, 8448, 8451,
8452, 8457, 8458, 8463, 8475,
8481, 8483, 8491, 8492, 8499,
8502, 8503, 8513, 8541, 8543,
8546, 8566, 8579, 8581, 8582,
8584, 8596, 8598, 8600, 8614,
8628, 8645, 8646, 8647, 8652,
8658, 8664, 8671, 8686, 8688,
8689, 8700, 8706, 8707, 8708,
8713, 8714, 8716, 8726, 8727,
8729, 8730, 8733, 8734, 8735,
8738, 8752, 8759, 8763, 8766,
8772, 8773, 8791, 8793, 8797,
8798, 8799, 8801, 8802, 8804,
8808, 8813, 8814, 8815, 8824,
8825, 8845, 8846, 8849, 8850,
8867, 8893, 8895, 8896, 8901,
8905, 8914, 8922, 8934, 8935,
8944, 8945, 8955, 8965, 8986,
8994, 9003, 9017, 9026, 9035,
9037, 9044, 9045, 9048, 9059,
9060, 9063, 9086, 9087, 9093,
9096, 9104, 9108, 9109, 9110,

9114, 9115, 9122, 9124, 9125, 9129, 9130, 9135, 9136
上杭……2689, 3495, 3509, 3517, 6931, 6934, 6972
上林……6140, 7146
上饶……796, 1527, 1556, 5770, 6711, 6896, 6998
上犹……2503, 3663, 8439
上虞……929, 3682, 3743, 4120, 6729, 6742, 6809, 7147, 7362
上元……2004, 2686, 3093, 4519, 5273, 5665, 5674, 6006, 6175, 6287, 6311, 6364, 6367, 6506, 6746, 7147, 7217, 7273

尚

尚坚乌黑……1228
尚间崖……158, 165, 185, 203, 247, 267
尚阳堡……7, 102, 1110, 1128, 1179, 1187, 1188, 1189, 1191, 1200, 1212, 1214, 1253, 1264, 1399, 1453, 1591, 1652, 1718

韶

韶州……913, 914, 1580, 1677, 1681, 1713, 3440, 4232, 6130, 6405

邵

邵伯……1802, 1859, 1907, 2079, 2082, 2087, 2091, 2093, 2202, 3391, 3684, 3689, 6275, 6428
邵军……7021
邵武……251, 971, 1518, 1672, 1690, 4615, 4989, 5465, 6318, 6476, 6521, 6540, 7977
邵阳……861, 6166, 6351, 6475, 6874, 8428, 8702, 8703, 8715

绍

绍兴……58, 761, 768, 775, 776, 786, 798, 799, 800, 835, 929, 955, 974, 1136, 1581, 1618, 1662, 1664, 1667, 1769, 2239, 2252, 2302, 2442, 2680, 2780, 2998, 3537, 3743, 3832, 3940, 4120, 4443, 4508, 4519, 4734, 4939, 5225,

5641, 5653, 5923, 5926, 5928, 5929, 6106, 6432, 6739, 6809, 6942, 7147, 7164, 7222, 7616, 8104, 8410, 8799, 8915, 8918, 8919, 9129

滋

滋口……7028

莘

莘县……588, 6334, 6815, 7099

深

深泽……824, 7086, 7199, 7287

深州……824, 2756, 3092, 3433, 6290, 6295, 6297, 6298, 7659, 8652

神

神户……7090, 7235, 7503, 8038, 8204, 8250, 8847

神木……404, 1754, 2049, 5060, 5077

沈

沈阳……4, 5, 16, 28, 32, 73, 104, 119, 146, 148, 155, 163,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87, 189, 190, 191, 192, 194, 195, 201, 203, 204, 205, 206, 209, 215, 218, 241, 247, 248, 261, 263, 267, 283, 296, 302, 303, 306, 317, 318, 322, 323, 329, 330, 347, 348, 354, 358, 410, 413, 414, 427, 449, 452, 457, 482, 485, 488, 498, 530, 532, 552, 574, 586, 608, 616, 634, 635, 666, 674, 676, 705, 708, 724, 735, 777, 861, 908, 981, 1005, 1204, 1251, 1295, 1387, 1551, 1575, 2498, 3331, 3353, 4233, 4293, 4347, 4421, 5635, 6999, 7405, 7631, 8002, 8031, 8048, 8115, 8170, 8171, 8183, 8206, 8222, 8243, 8262, 8296, 8615, 8619, 8625, 8744

圣

圣彼得堡……2579, 4109, 7311, 7532, 7601, 8022, 8865

盛

盛京…… 92, 96, 124, 126, 196, 215, 233, 297, 354, 358, 485, 486, 488, 496, 504, 531, 536, 545, 550, 552,

555, 558, 562, 563, 564, 568, 569, 570, 571, 574, 578, 579, 584, 585, 586, 590, 596, 603, 606, 609, 616, 629, 639, 644, 651, 660, 661, 662, 670, 676, 678, 690, 705, 712, 736, 762, 793, 831, 876, 960, 997, 1038, 1047, 1076, 1077, 1083, 1084, 1086, 1091, 1092, 1111, 1149, 1150, 1163, 1178, 1204, 1207, 1254, 1295, 1311, 1425, 1470, 1474, 1484, 1500, 1538, 1546, 1556, 1568, 1569, 1653, 1660, 1675, 1676, 1714, 1766, 1783, 1805, 1813, 1823, 1922, 1934, 1947, 1948, 1952, 1956, 2023, 2029, 2058, 2062, 2070, 2073, 2158, 2171, 2244, 2264, 2265, 2300, 2314, 2329, 2343, 2385, 2389, 2396, 2413, 2427, 2437, 2439, 2531, 2583, 2609, 2664, 2823, 2869, 2884, 3015, 3056, 3272, 3331, 3358, 3373, 3376, 3419, 3425, 3506, 3544, 3578, 3708, 3709, 3713, 3945, 3954, 3988, 4220, 4221, 4233, 4293, 4296, 4304, 4323, 4390, 4395, 4405, 4421, 4603, 4604, 4637, 4705, 4754, 4839, 5033, 5076, 5089, 5106, 5152, 5172, 5187, 5190, 5209, 5224, 5242, 5317, 5325, 5341, 5350, 5376, 5387, 5399, 5435, 5458, 5479, 5484, 5501, 5511, 5563, 5581, 5590, 5610, 5611, 5616, 5627, 5635, 5678, 5680, 5728, 5783, 5791, 5814, 5818, 5819, 5824, 5827, 5842, 5880, 5946, 6033, 6186, 6209, 6228, 6266, 6277, 6293, 6396, 6468, 6495, 6570, 6584, 6668, 6680, 6707, 6904, 6973, 6999, 7006, 7118, 7122, 7187, 7238, 7250, 7261, 7385, 7389, 7405, 7437, 7452, 7490, 7598, 7773, 7786, 8006, 8032, 8048, 8066, 8136, 8137, 8181, 8217, 8317, 8323, 8355, 8384, 8596, 8598, 8603, 8611, 8615, 8618, 8624, 8649, 8675, 8690, 8694, 8699, 8705, 8744, 8772, 8814, 8819, 8833, 8834, 8836, 8852, 8883, 8906, 8907, 9041

施

施秉……3168, 6408, 7017, 7128

施南……3214, 3612, 4165, 4788, 4803, 4965, 5006

施州卫……939

十

十三猛……4269

石

石城……410, 553, 554, 569, 1058, 3127, 3730, 4643, 4990, 6135, 6896, 6897, 6949

石城岛……220

石埭……6390, 6624, 6799, 6843, 6861

石岛……484, 6396

石峰堡……4442, 4444, 4447, 4448, 4456, 4457, 4478, 4527, 4731, 5120

石河……210

石井……1636, 4730, 6539, 6559, 7907

石勒喀……6675

石楼……404

石门……387, 393, 406, 628, 754, 755, 1631, 1730, 2214, 3301, 4292, 4356, 4798, 4892, 6716, 6838, 6860, 7147, 7332, 7362, 8190

石屏……831, 1252, 3501, 3637, 3638, 4861, 5282, 7918

石阡……3167, 3178, 3179, 6963, 7033

石泉……4792, 4807, 4818, 4824, 4832, 4869, 4887, 4906, 4932, 4982, 5006, 5061, 6839

石泉镇……7856

石首……1519, 1569, 1625, 6989, 7171, 7361

石砫……205, 278, 431, 608, 6824

实

实喇忻……133

室

室坻……825

寿

寿昌……7147, 7362

寿春……3432, 3653, 5229, 5911, 5927, 6245, 6248,

6391, 6436, 6455, 6635, 7108, 7157, 7218, 8033
寿光……659, 1425, 1429, 4334, 5249, 7061, 7070, 7077, 7081, 7097
寿阳……2155, 4926, 5453, 5781, 7018, 7090, 8082, 8591
寿张……4203, 4204, 4205, 4207, 4208, 4218, 4594, 7017, 7088, 7167, 7241, 7909, 8314, 8395
寿州……737, 2017, 3160, 3172, 5079, 6476, 6495, 6499, 6538, 6580, 6588, 6698, 6701, 6730, 6771, 6819, 6821, 6945, 7024, 8330, 8384, 9015, 9112

疏

疏附……6976, 7650, 8445
疏勒……6976, 7047, 7469, 7650, 8069, 8700

舒

舒城……6246, 6259, 6305, 6334, 6370, 6455, 6474, 6475, 6541, 6542, 6551, 6596, 6714, 6771, 7150

束

束鹿……824, 6816, 6988, 7086

沭

沭阳……1944, 3875, 4606, 4807, 6006, 6936, 7070, 7080, 7147, 7148

双

双城……9058
双城堡……5399, 5425, 5454, 5511, 5528, 5529, 5671, 5882, 5985, 6234, 6989, 7000, 7635
双城子……5501
双沟……4762, 4770, 4778
双桥……6855
双穗……5754
双台子……8268

水

水城……6826
水口……4011
水陆洲……6225
水西……198, 253,

256, 278, 291, 1205, 1221, 1286, 1371, 1510, 1581, 1687, 2216, 2426, 6225, 6256, 6263, 6305, 6306, 6912, 7073
水阳……6554

顺

顺昌……6318
顺德……185, 465, 660, 661, 773, 825, 845, 1210, 3025, 3542, 3687, 3695, 4469, 4477, 4797, 4925, 5051, 5072, 5075, 5151, 5197, 5216, 5261, 5737, 5738, 5997, 6101, 6129, 6388, 6420, 6580, 7150, 7224, 7366, 8321
顺宁……3466, 3476, 3963, 4113, 5198, 6028, 7299
顺庆……1655, 3463, 4808, 4883, 4891, 6743
顺天……185, 255, 379, 391, 472, 589, 638, 651, 680, 702, 741, 744, 758, 786, 793, 920, 972, 999, 1004, 1134, 1159, 1178, 1187, 1389, 1742, 1820, 1963, 1974, 1994, 2005, 2037, 2091, 2129, 2160, 2165, 2172, 2205, 2214, 2305, 2388, 2410, 2425, 2465, 2489, 2543, 3109, 3172, 3354, 3373, 3433, 3442, 3443, 3444, 3446, 3448, 3705, 3801, 3814, 3931, 4104, 4143, 4157, 4186, 4199, 4374, 4521, 4575, 4584, 4672, 4797, 4928, 4962, 5000, 5002, 5025, 5067, 5138, 5160, 5197, 5222, 5232, 5234, 5259, 5272, 5290, 5340, 5341, 5348, 5352, 5361, 5366, 5407, 5436, 5438, 5439, 5441, 5489, 5495, 5508, 5511, 5512, 5516, 5520, 5541, 5605, 5627, 5636, 5640, 5693, 5760, 5784, 5802, 5819, 5826, 5843, 5857, 5865, 5905, 5976, 6051, 6058, 6094, 6174, 6218, 6299, 6316, 6347, 6348, 6385, 6416, 6456, 6487, 6491, 6525, 6553, 6583, 6586, 6589, 6594, 6595, 6598, 6646, 6649, 6654, 6655, 6719, 6740, 6801, 6904, 6931, 6969, 6975, 6997, 7050, 7054, 7064, 7132, 7183, 7185, 7199, 7240, 7347, 7473, 7588,

7599, 7627, 7674, 7682, 7902, 7921, 7942, 8007, 8014, 8044, 8051, 8064, 8075, 8275, 8318, 8349, 8408, 8422, 8514, 8556, 8559, 8562, 8570, 8596, 8611, 8651, 8694, 8741, 8871, 8885, 8886, 8908, 8942, 8943, 8951, 8956, 8964

顺义……388, 540, 824, 1384, 1514, 3418, 6491, 7086

朔

朔宁……8162

朔县……488, 7419

朔州……488, 489, 490, 510, 900, 901, 7419, 8071, 8083

硕

硕般多……7880

思

思恩……769, 865, 2607, 3362, 6139, 6297, 6510, 7145

思陵……686, 2916, 3636

思茅……3077, 3931, 3989, 5065, 5729, 6154, 6857, 6930, 7069, 8302

思明州……966, 1114, 1180, 1331

思南……6412, 6728, 7017, 7087, 7108, 7192, 7253

思州……1601, 2734, 3167, 3178, 3179, 3650, 5196, 6129, 7252, 7755, 7766, 7781, 7803

四

四方炮台……5902, 5905

四会……6130, 8959

四明山……929, 2247, 2252, 6351

四平街……6999

汜

汜水……6270, 6278, 7244, 7326, 7364, 8795

泗

泗城……1221, 1601, 2881, 2915, 2916, 3126, 4806, 7029

泗泾……6765, 6777

泗水……1385, 3780, 8518, 8535

泗州……739, 1426, 2122, 2203, 2211, 5923, 6538, 6698, 6888, 8384

松

松冈……3935
松江……476, 759, 761, 794, 800, 834, 835, 860, 901, 939, 1009, 1045, 1136, 1277, 1382, 1914, 1976, 2194, 2252, 2271, 2308, 2322, 2326, 2346, 2361, 2419, 2477, 2505, 2606, 2671, 2772, 2788, 2907, 2974, 3083, 3102, 3225, 3261, 3281, 3457, 3464, 3664, 3679, 3939, 4024, 4059, 4202, 4949, 5488, 5580, 5587, 6071, 6072, 6172, 6183, 6245, 6636, 6639, 6642, 6650, 6745, 6762, 6765, 6767, 6769, 6777, 6778, 6792, 6796, 6799, 6812, 6823, 6833, 6834, 6849, 6888, 6966, 7012, 7455, 8426
松潘……2510, 2674, 2675, 2722, 3157, 3294, 4132, 4896, 5712
松山……88, 118, 166, 175, 218, 240, 304, 309, 316, 345, 361, 432, 437, 506, 588, 589, 591, 602, 603, 610, 622, 623, 624,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5, 638, 639, 643, 644, 646, 647, 657, 763, 836, 891, 1311, 1474, 2181, 2506, 2678, 3366, 6222, 7155
松桃……4728, 4729, 4730, 6412
松溪……896, 5770, 6540
松阳……2297, 6739, 7078, 7147, 7362
松滋……774, 1519, 1550, 1631, 4579, 6989, 7171, 7361

嵩

嵩明……2748, 5432, 6764, 7057, 7250
嵩县……520, 4789, 6787

宋

宋埠……6969
宋家泊……209

苏

苏禄……1493, 2873, 3003, 3116, 3421, 3638, 3660, 3690
苏满塔什……8067, 8076, 8081, 8082, 8085, 8106
苏州……143, 152, 246, 315, 616, 746, 756, 807, 834, 933, 944, 995, 1009, 1045, 1082, 1118, 1382, 1398, 1457, 1473, 1477, 1495, 1567, 1730, 1799, 1819, 1842, 1848, 1914, 1931, 1936, 1976, 2017, 2019, 2082, 2084, 2096, 2103, 2118, 2137, 2144, 2160, 2172, 2193, 2194, 2203, 2208, 2215, 2217, 2238, 2240, 2246, 2247, 2252, 2271, 2308, 2312, 2323, 2347, 2360, 2364, 2370, 2374, 2378, 2395, 2419, 2421, 2424, 2442, 2447, 2455, 2480, 2539, 2555, 2584, 2644, 2724, 2772, 2831, 2864, 2886, 2937, 2987, 2998, 3018, 3027, 3093, 3161, 3195, 3274, 3281, 3282, 3301, 3321, 3500, 3516, 3520, 3536, 3538, 3607, 3623, 3676, 3679, 3741, 3822, 3876, 3887, 3900, 3906, 3911, 3912, 3914, 3927, 3928, 3972, 3973, 3995, 3997, 3998, 4004, 4033, 4053, 4056, 4077, 4080, 4167, 4278, 4290, 4299, 4346, 4348, 4356, 4376, 4415, 4441, 4449, 4515, 4599, 4668, 4672, 4734, 4809, 4949, 4950, 5025, 5029, 5035, 5057, 5079, 5099, 5175, 5439, 5505, 5531, 5580, 5583, 5708, 5709, 5813, 5820, 5914, 5922, 5943, 5970, 6071, 6072, 6081, 6083, 6087, 6176, 6182, 6245, 6341, 6364, 6581, 6625, 6635, 6637, 6638, 6639, 6640, 6642, 6646, 6650, 6669, 6676, 6741, 6745, 6756, 6766, 6767, 6772, 6777, 6778, 6785, 6791, 6795, 6797, 6818, 6820, 6823, 6833, 6834, 6838, 6840, 6843, 6845, 6846, 6848, 6849, 6852, 6857, 6858, 6862, 6876, 6887, 6905, 6909, 6911, 6948, 6951, 6966, 6974, 6976, 7012, 7032, 7100, 7132,

7136, 7148, 7217, 7244, 7275, 7331, 7339, 7393, 7395, 7466, 7562, 7660, 7779, 7863, 7981, 8005, 8014, 8096, 8098, 8104, 8275, 8286, 8344, 8349, 8399, 8400, 8401, 8410, 8533, 8645, 8780, 8935, 9014, 9035, 9109

肃

肃宁……41, 198, 315, 353, 824, 1384, 3177, 5069, 8778

肃州……858, 886, 908, 2046, 2462, 2483, 2545, 2617, 2713, 2723, 2755, 2950, 3001, 3043, 3105, 3177, 3187, 3327, 3434, 3535, 3609, 3623, 3655, 3710, 3766, 3768, 3797, 3866, 3896, 3939, 3951, 3959, 4193, 5645, 5748, 6918, 6925, 7015, 7249, 7294, 7305, 7308, 7309, 7312, 7313, 7319, 7326, 7347, 7387, 7388, 7411, 7412, 7418, 7457, 7464, 7566, 7824, 8018, 8061, 8156, 8160, 8185

宿

宿北厅……5481

宿迁……718, 719, 721, 1411, 1481, 1598, 1610, 1721, 1733, 1796, 1797, 1826, 1902, 1903, 1908, 1914, 1917, 2081, 2787, 3025, 3301, 3365, 3495, 3509, 3610, 3642, 3780, 4247, 4360, 4767, 4875, 5428, 6006, 6384, 6619, 6647, 6746, 7014, 7080, 7133, 7148, 7268, 7344, 8785

宿松……754, 6247, 6361, 6383, 6497, 6519, 6552, 6596, 6899, 7150, 7274

宿州……1848, 3145, 3160, 3172, 3785, 4049, 4967, 5041, 5472, 6264, 6436, 6698, 6812, 6945, 7650, 8384

睢

睢宁……6006, 6746, 7148

睢州……639, 721, 730, 953, 1879, 4447, 4450, 4524, 4828, 5236, 5332, 6278, 6572, 6935

绥

绥德……5077, 7073,

7075, 7089, 7117, 7124, 7155, 8178
绥定……3955, 4027, 4937, 5069, 5073, 5084, 6987, 7228, 7527, 8749
绥分……562, 563
绥芬……56, 106, 107, 562, 597, 5501, 6526, 6528, 6558, 6575, 6580, 6582, 6587, 6595, 6607, 6619, 6636, 6675, 6695, 8353, 8737
绥哈城……6
绥化……5253, 9058
绥来……4542, 6034, 6885, 6889
绥宁……3333, 3518, 3867, 6114, 6759
绥阳……3463, 6826, 6909
绥远……1657, 3680, 3763, 3842, 5401, 6058, 6266, 6328, 6334, 6525, 6611, 6620, 6668, 6680, 6863, 7012, 7099, 7165, 7173, 7199, 7239, 7558, 7925
绥中……27, 87, 100, 112, 163, 252, 262, 279, 580, 598, 671, 8694

随

随州……568, 4061, 4769, 4789, 6387, 6715, 6750, 6787, 6802, 6924

遂

遂安……7147, 7362
遂昌……3639, 7078
遂宁……1310, 2770, 2797, 2805, 4892
遂平……1371, 4762, 5134, 5846, 6333, 6787, 6935

孙

孙河……5694, 8007, 8093

梭

梭磨……3318, 3662, 3935, 4238

索

索尔毕岭……3173
索木……2544

塔

塔城……109, 3789, 3894, 3944, 6217, 6397, 6788,

6789, 6890, 6891, 6892, 6894, 6919, 6920, 6922, 6986, 6991, 6995, 7226, 7260, 7288, 7294, 7317, 7331, 7536, 7548, 7554, 7601, 7685, 8014, 8097
塔尔巴哈台……14, 3667, 3710, 3742, 3789, 3799, 3894, 3897, 3926, 3944, 4108, 4124, 4130, 4323, 4614, 4921, 4922, 5120, 5247, 5780, 5837, 6053, 6105, 6119, 6167, 6168, 6217, 6397, 6398, 6488, 6492, 6517, 6546, 6547, 6574, 6578, 6587, 6676, 6720, 6788, 6803, 6890, 6892, 6893, 6922, 6995, 7179, 7225, 7226, 7259, 7294, 7447, 7533, 7534, 7560, 7567, 7576, 7682, 7685, 7802, 8009, 8014, 8097
塔尔纳沁……3070
塔尔奇……6987
塔尔寺……2668, 2675, 2700, 2701, 2706, 2801, 4321, 4340, 8979
塔密尔……3713
塔山……6, 8, 210, 217, 309, 316, 344, 348, 589, 602, 612, 623, 627, 629, 630, 631, 640, 642, 643, 644, 645, 1021, 1311, 3911, 3912
塔什巴力克……6976
塔什干……7258
塔子沟……3521, 5152

台

台北……3679, 6861, 7022, 7389, 7400, 7594, 7710, 7720, 7737, 7746, 7747, 7748, 7754, 7765, 7768, 7770, 7787, 7790, 7791, 7817, 7904, 7923, 8023, 8084, 8282, 8300, 8315, 8325, 8326, 8477
台拱……3088, 3095, 3147, 3159, 3164, 3166, 3168, 3169, 3179, 3180, 3233, 3251, 3255, 4228, 4726, 6407, 7017, 7194, 7195, 7253, 7261
台南……1719, 1757, 2594, 4507, 5050, 5753, 6009, 7372, 7615, 7748, 7817, 7900, 7913, 7919, 7923, 8023, 8084, 8282, 8284, 8297, 8301, 8315, 8319, 8320

台湾府……1779, 2594, 2598, 2857, 2883, 4527, 5827, 6293, 6780, 7112, 7334, 7337, 7395, 7919, 8023
台中……6498, 7395, 7919, 7988, 8302, 8315
台州……768, 799, 800, 974, 1136, 1180, 1260, 1314, 1326, 1567, 2002, 2256, 2302, 2780, 4056, 4737, 4899, 5605, 5653, 6742, 7201, 7275, 7771, 7981
台庄……7065

太

太仓……88, 146, 246, 274, 1145, 1473, 1477, 1489, 1606, 1729, 1931, 2246, 2247, 2253, 2458, 2495, 2591, 2937, 3083, 3281, 3457, 3464, 3516, 3537, 3710, 3872, 4356, 4449, 4797, 5580, 5587, 5588, 5592, 6071, 6072, 6121, 6183, 6636, 6642, 6772, 6778, 6791, 6818, 6823, 6833, 6858, 6906, 6942, 6974, 7012, 7032, 7148, 7217, 7244, 7275, 7981, 8897
太谷……907, 6774, 7022, 7468
太和……4074, 4718, 4732, 4756, 4759, 4892, 4893, 4900, 4929, 5332, 5729, 6476, 6572, 6946, 7278
太康……730, 2846, 5332, 5729, 6946, 7028, 7150, 7364
太平……396, 397, 590, 748, 918, 1261, 1317, 1432, 1569, 1793, 1798, 1907, 2120, 2607, 2755, 2916, 3458, 3475, 3636, 3639, 4359, 4579, 4636, 4759, 4760, 4774, 4780, 4794, 4795, 4802, 4803, 4816, 4821, 4826, 4854, 4869, 4875, 4882, 4897, 4904, 4906, 4910, 4916, 4917, 4929, 4937, 4956, 4964, 4979, 4980, 5005, 5006, 5022, 5073, 5083, 5093, 5099, 5395, 5527, 6140, 6247, 6384, 6385, 6390, 6408, 6431, 6711, 6791, 6798, 6881, 6887, 7010, 7139, 7717
太行山……193, 677,

5245, 7098
太原……93, 677, 679, 680, 702, 719, 753, 880, 1374, 1508, 1514, 1555, 1761, 1824, 2069, 2087, 2132, 2135, 2155, 2157, 2171, 2177, 2185, 2257, 2328, 2382, 2449, 2465, 2509, 2574, 2688, 2732, 2755, 2906, 3021, 3458, 3467, 3694, 3997, 4178, 6812, 7089, 7149, 7284, 7327, 7341, 7456, 7468, 7641, 7655, 7672, 7703, 7704, 7708, 7971, 7981, 8120, 8499, 8591, 8611, 8613, 8615, 8626, 8639, 8651, 8691, 8694, 8703, 8705, 9104

泰

泰安……1385, 1797, 2144, 2756, 3359, 3437, 3530, 3625, 3953, 4115, 5294, 7062, 7088, 7097, 7136, 7137, 8536
泰和……94, 1572, 3363, 3898, 3998, 5000, 5628, 5742, 7005
泰宁……16, 27, 28, 2997, 3153, 3365, 3587, 3601, 4246, 4635, 8095, 8109, 9095
泰兴……6746, 7148
泰州……1006, 1263, 1609, 1802, 1897, 2122, 2297, 3391, 3393, 3516, 3875, 5521, 6290, 6386

郯

郯城……1425, 2756, 3334, 6936, 7062, 7088, 8211

檀

檀香山……5045, 7514, 7515, 7602, 8204, 8321, 8754, 9126

汤

汤山……231
汤溪……3639, 7147, 7361
汤阴……7089, 7149, 7364
汤站……3, 209, 220, 248

唐

唐沽……6648
唐古忒（唐古特）……6964, 7418
唐奴山……2818

唐山……406, 2300, 7475, 7612, 7886, 7892, 7897, 7941, 7948, 7958, 8031, 8641, 8660, 8897, 8931
唐县……3608, 4770, 5006, 6164, 6388, 6970, 7171

堂

堂邑……4204, 6816, 7950

塘

塘沽……6648, 6649, 7174, 7948, 8134, 8141, 8480, 8481, 8563, 8614, 8660

涛

涛雒……7097

洮

洮州……1545, 3584, 6031, 6032, 6944, 7015

桃

桃川……4819
桃源……1411, 1453, 1456, 1585, 1631, 1797, 3025, 3365, 3875, 4493, 4767, 5239, 5243, 5665, 5695, 5953, 6006, 6015, 6746, 6874, 7148, 8746

特

特缅山……7227
特穆尔图淖尔……3834, 6586, 6676, 6788, 6893
特讷格尔……3959
特斯……2818

腾

腾越……1188, 1229, 1230, 1231, 3486, 3531, 4011, 4016, 4044, 4072, 4076, 4079, 4124, 5203, 5819, 6036, 6037, 6090, 6106, 7280, 7299, 7381, 7382, 7386, 7392, 7395, 7397, 7400, 7416, 7417, 7420, 7842, 7858, 7927, 8013, 9105

滕

滕县……254, 1385, 3391, 3436, 6936, 6940, 6947

藤

藤县……6115

天

天保……6855, 7145
天长……739, 1917, 2672, 4321, 5460, 5526, 6428, 6541, 6546, 6600, 6637, 7150,

7274
天城察军哈达……2710
天池……4396, 6017, 6018, 6028, 6048
天津……213, 214, 217, 221, 227, 246, 250, 251, 253, 273, 321, 341, 360, 381, 447, 454, 467, 476, 540, 588, 589, 612, 616, 651, 659, 678, 681, 897, 929, 1155, 1381, 1432, 1486, 1560, 1729, 1754, 1804, 1926, 1935, 1974, 2120, 2123, 2153, 2184, 2191, 2206, 2215, 2327, 2336, 2437, 2589, 2787, 2791, 2792, 2843, 2936, 2952, 2979, 3093, 3124, 3225, 3276, 3340, 3352, 3432, 3433, 3435, 3483, 3608, 3843, 3853, 3932, 4021, 4033, 4103, 4105, 4166, 4205, 4260, 4343, 4361, 4374, 4443, 4649, 4658, 4673, 4674, 4685, 4686, 4698, 4876, 5088, 5170, 5173, 5314, 5315, 5317, 5318, 5320, 5323, 5324, 5325, 5328, 5329, 5330, 5333, 5413, 5503, 5504, 5514, 5580, 5673, 5683, 5692, 5755, 5775, 5797, 5801, 5815, 5821, 5822, 5828, 5856, 5875, 5877, 5882, 5929, 5930, 5943, 5945, 5961, 5969, 5970, 5978, 5984, 5995, 6030, 6035, 6040, 6047, 6061, 6069, 6071, 6120, 6123, 6126, 6134, 6155, 6192, 6199, 6266, 6277, 6285, 6293, 6297, 6298, 6317, 6339, 6348, 6354, 6355, 6356, 6374, 6386, 6426, 6456, 6478, 6488, 6489, 6513, 6516, 6517, 6524, 6525, 6526, 6529, 6530, 6531, 6532, 6533, 6534, 6535, 6539, 6542, 6546, 6548, 6555, 6556, 6558, 6569, 6570, 6571, 6575, 6576, 6577, 6581, 6583, 6584, 6585, 6586, 6591, 6601, 6604, 6607, 6610, 6611, 6620, 6628, 6629, 6630, 6636, 6643, 6644, 6645, 6649, 6652, 6653, 6654, 6655, 6656, 6660, 6661, 6664, 6672, 6673, 6683, 6684, 6689, 6699, 6703, 6705, 6707, 6718, 6722, 6763, 6780, 6816, 6832, 6836, 6838, 6840,

6861, 6881, 6894, 6937, 6942,
6951, 6958, 6984, 6988, 6999,
7003, 7006, 7015, 7020, 7025,
7050, 7051, 7052, 7061, 7080,
7083, 7086, 7092, 7099, 7101,
7102, 7115, 7121, 7126, 7129,
7134, 7135, 7150, 7152, 7165,
7167, 7168, 7170, 7173, 7174,
7175, 7176, 7178, 7186, 7187,
7188, 7189, 7190, 7191, 7194,
7207, 7214, 7216, 7232, 7233,
7235, 7243, 7249, 7250, 7266,
7269, 7273, 7283, 7284, 7287,
7297, 7308, 7312, 7333, 7336,
7344, 7346, 7353, 7385, 7386,
7406, 7424, 7439, 7446, 7461,
7463, 7466, 7472, 7480, 7484,
7486, 7490, 7509, 7520, 7534,
7536, 7537, 7547, 7550, 7558,
7574, 7575, 7577, 7579, 7580,
7582, 7590, 7592, 7595, 7601,
7608, 7616, 7618, 7624, 7629,
7630, 7636, 7641, 7643, 7647,
7648, 7649, 7652, 7660, 7664,
7671, 7677, 7679, 7683, 7684,
7689, 7690, 7691, 7693, 7694,
7699, 7700, 7713, 7720, 7721,
7722, 7723, 7725, 7726, 7739,
7745, 7751, 7756, 7760, 7763,
7769, 7775, 7776, 7777, 7781,
7788, 7793, 7796, 7797, 7798,
7801, 7802, 7805, 7806, 7807,
7821, 7826, 7833, 7838, 7848,
7849, 7853, 7861, 7865, 7877,
7878, 7897, 7898, 7905, 7918,
7922, 7936, 7941, 7944, 7946,
7947, 7949, 7954, 7955, 7958,
7960, 7987, 8002, 8007, 8011,
8031, 8037, 8043, 8050, 8054,
8060, 8064, 8080, 8086, 8091,
8100, 8108, 8113, 8115, 8118,
8120, 8123, 8124, 8127, 8129,
8131, 8146, 8176, 8177, 8178,
8179, 8180, 8187, 8194, 8197,
8204, 8206, 8239, 8252, 8266,
8269, 8270, 8290, 8291, 8311,
8312, 8314, 8315, 8318, 8323,
8324, 8330, 8341, 8351, 8362,
8369, 8376, 8380, 8381, 8382,
8384, 8425, 8436, 8437, 8441,
8443, 8458, 8468, 8469, 8473,
8476, 8477, 8479, 8480, 8487,

8489, 8490, 8497, 8498, 8503, 8508, 8520, 8543, 8548, 8550, 8557, 8561, 8563, 8564, 8565, 8571, 8573, 8575, 8577, 8578, 8579, 8585, 8586, 8592, 8593, 8595, 8599, 8602, 8614, 8623, 8629, 8630, 8637, 8641, 8651, 8658, 8660, 8663, 8664, 8666, 8668, 8677, 8685, 8693, 8697, 8699, 8700, 8716, 8731, 8733, 8762, 8777, 8778, 8789, 8825, 8828, 8831, 8845, 8849, 8850, 8869, 8877, 8894, 8896, 8897, 8905, 8906, 8907, 8908, 8909, 8924, 8947, 8982, 8987, 9043, 9044, 9054, 9059, 9097, 9127

天京……6188, 6189, 6251, 6256, 6257, 6259, 6263, 6264, 6266, 6267, 6269, 6271, 6275, 6283, 6284, 6286, 6287, 6290, 6302, 6306, 6313, 6315, 6320, 6325, 6327, 6334, 6335, 6337, 6338, 6342, 6343, 6344, 6345, 6346, 6350, 6358, 6365, 6366, 6367, 6371, 6378, 6384, 6385, 6411, 6417, 6425, 6427, 6435, 6437, 6444, 6445, 6446, 6447, 6448, 6449, 6450, 6451, 6452, 6453, 6454, 6455, 6464, 6474, 6505, 6521, 6522, 6542, 6546, 6555, 6556, 6576, 6599, 6600, 6601, 6624, 6634, 6635, 6642, 6646, 6670, 6676, 6698, 6703, 6704, 6709, 6724, 6744, 6749, 6767, 6770, 6772, 6778, 6779, 6780, 6785, 6794, 6795, 6820, 6824, 6831, 6844, 6845, 6848, 6854, 6855, 6858, 6864, 6865, 6870, 6871, 6872, 6882, 6884, 6886, 6900, 6901, 6910, 6912, 6947, 6948, 6973, 7081, 7252, 7265

天门……1905, 2508, 3366, 3897, 5175, 5714, 6989, 7028, 7247, 7361

天山……1944, 3751, 3766, 3781, 3834, 3852, 3856, 3879, 4108, 5637, 5996, 6086, 6676, 6889, 7200, 7226, 7358, 7373, 7434, 7453, 7533, 7536, 7548, 7564, 7567, 7588, 7601, 7659, 7758, 7824, 7946, 8014

天台……1527, 3036, 4029, 4030, 4042, 6506, 6825, 7102, 7147, 7361, 7362
天柱……7033

田

田村……6132, 6138, 6140, 6178, 6317
田家镇……6294, 6357, 6358, 6361
田镇……6361, 6383
田庄台……8216, 8257, 8260, 8265, 8266, 8268, 8273, 8332, 8333

甜

甜水站……210

铁

铁岭……16, 28, 65, 66, 116, 117, 118, 141, 144, 146, 147, 149, 154, 156, 158,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4, 176, 182, 193, 201, 203, 209, 215, 218, 247, 267, 290, 302, 367, 410, 503, 569, 1085, 1311, 3353, 5034, 5827, 6996, 7000, 8847
铁山……221, 228, 250, 293, 338, 340, 374, 380, 422, 424, 2427, 6618, 6790

汀

汀年……6945
汀州……806, 807, 1101, 1138, 1518, 1593, 1594, 1690, 2848, 4064, 4615, 6895
汀洲……805

通

通城……754, 5063, 5915, 6307, 6402, 6414, 6426, 6711, 6750
通道……3867
通甸……4948
通古思鲁克……3869
通海……1399, 5580, 8344
通化……7452, 8261
通江……1241, 3684, 4779, 4795, 4803, 4804, 4807, 4811, 4813, 4816, 4818, 4824, 4826, 4829, 4830, 4853, 4860, 4882, 4897, 4916, 4929, 4932, 4937, 4949, 4964, 4968, 4979, 5006, 8847
通肯……597, 3715,

3745, 7589, 7596, 7985, 8317, 8846
通山……250, 752, 753, 754, 783, 2997, 5915, 6382, 6383, 6711, 6750, 7917, 8348
通县……291, 681, 2226, 5582, 7287, 7289, 7323
通许……5332, 7149, 7363
通州……161, 273, 291, 316, 388, 392, 396, 399, 402, 447, 477, 651, 660, 681, 698, 758, 824, 1127, 1384, 1432, 1488, 1639, 1885, 1910, 1934, 1935, 2251, 2349, 2521, 2555, 2614, 2777, 2792, 2943, 3099, 3123, 3143, 3290, 3516, 3659, 4578, 4674, 4675, 4766, 4803, 4842, 5113, 5127, 5143, 5225, 5318, 5319, 5320, 5330, 5360, 5484, 5489, 5500, 5581, 5582, 5588, 5605, 5962, 6170, 6295, 6316, 6317, 6347, 6348, 6386, 6416, 6525, 6526, 6529, 6535, 6581, 6649, 6652, 6653, 6654, 6656, 6658, 6659, 6660, 6661, 6662, 6663, 6664, 6671, 6763, 6888, 6923, 7013, 7114, 7126, 7127, 7136, 7348, 7425, 7446, 7534, 7536, 7601, 7679, 7699, 7941, 7947, 7949, 7958, 8007, 8117, 8150, 8185, 8344, 8348, 8498, 8513, 8544, 8605, 8652, 8777, 8868

同

同安……863, 868, 1003, 1016, 1088, 1127, 1270, 1271, 1285, 1317, 1321, 1335, 1589, 1620, 3172, 3536, 3949, 3970, 4397, 4643, 4732, 4739, 4829, 5092, 5909, 5935, 6221, 6271, 6934
同心城……6807, 6847, 6886, 6944
同州……1536, 2100, 5084, 6779, 6800, 6810

桐

桐柏……4061, 4869, 6164, 6787, 7149, 7364, 8687
桐城……299, 830, 1304, 1471, 1604, 2286, 2297,

2350, 2383, 2495, 2537, 3129, 3371, 3403, 3584, 3652, 3654, 3731, 3752, 4055, 4079, 4097, 4326, 5273, 5299, 5304, 5567, 5674, 6246, 6255, 6305, 6334, 6455, 6474, 6475, 6541, 6551, 6596, 6621, 6679, 6710, 6714, 6715, 6716, 7150, 7320, 8978
桐庐……7147, 7362
桐乡……1730, 1760, 2908, 3301, 3355, 3619, 4356, 4415, 4416, 4757, 6013, 6855, 6857, 6858, 7147, 7274, 7362
桐梓……4097, 6909, 7087

铜

铜鼓营……1556
铜河……1693
铜梁……7889
铜陵……1247, 4469, 6247, 6879, 7150, 7274, 8693, 8773
铜仁……3167, 4730, 4924, 6412, 6909, 7087
铜山……864, 868, 930, 967, 1165, 1421, 1656, 1716, 1718, 1751, 2500, 3299, 3391, 3466, 3497, 3688, 3690, 4008, 4777, 5087, 5872, 6006, 6171, 6746, 6991, 7002, 7148, 8382
铜瓦厢……6393, 6936, 7304, 7880, 7912

潼

潼川……3125, 4884, 5406, 6618, 6743
潼关……74, 580, 670, 671, 677, 731, 732, 752, 754, 891, 898, 925, 995, 1005, 1021, 1228, 1382, 1555, 1571, 2099, 2155, 2925, 2952, 3308, 4622, 4737, 4819, 5243, 6787, 7059, 7075, 7089, 7166, 8394

图

图呼鲁克……2462
图勒密……6582
图伦城……4, 5, 19
图们江口以西海湾……7998

土

土喇……2021, 2029, 2033, 2034, 2035, 2059

上伦港……6775
上门……15

吐

吐鲁番……1162, 1996, 2052, 2387, 2547, 2554, 2566, 2578, 2606, 2609, 2712, 3043, 3046, 3051, 3059, 3090, 3105, 3733, 3740, 3765, 3768, 3771, 3800, 3824, 3856, 3868, 3887, 3975, 4318, 4319, 5667, 5982, 6019, 6024, 6212, 6223, 6238, 6870, 6889, 6898, 7200, 7226, 7316, 7409, 7412, 7413, 7434, 7453, 7454, 7457, 7465, 7471, 7475, 7502, 7535, 7566, 7588, 7601, 7651, 8044

屯

屯留……907, 5453

托

托克逊……6889, 7434, 7453, 7454, 7465, 7475, 8005
托漠河……16, 17

拖

拖陵布喇克……2035
拖诺山……2072

瓦

瓦尔喀斐优城……79
瓦寺……4238
瓦亭……6807
瓦窑堡……7124

完

完县……824, 3608

宛

宛平……2160, 2453, 3354, 4672, 4855, 5002, 5075, 5084, 5232, 5387, 5512, 5582, 5694, 6051, 6094, 6350, 6969, 6988, 7086, 7287, 7588, 7674, 8783

万

万安……5500, 6427
万城……5552
万年……1556, 6427
万全左卫……491
万泉……2905, 3509, 3512, 3513, 3515
万荣……2905, 3509, 5712, 5781, 6012
万县……712, 4798, 4803, 4869, 4883, 5006, 6743, 7177, 8700

万源县……602
万载……1526, 2689, 4983, 4992, 6413, 6421, 6427, 8318

王

王封……7161
王家寺……6766, 6768
王京……38, 41, 62, 197, 293, 339, 409, 425, 429, 545, 549, 557, 1200, 7649, 8130, 8151
王岭汎城……3166

望

望海埚……210, 222
望海楼……7167, 7168, 7169, 7170, 7189, 7211
望江……6383, 6839, 7150, 7274
望奉……8317

威

威海……7630, 7819, 7862, 7864, 7888, 8034, 8037, 8038, 8043, 8054, 8055, 8087, 8115, 8116, 8127, 8128, 8137, 8140, 8149, 8153, 8154, 8155, 8175, 8192, 8193, 8194, 8195, 8205, 8207, 8208, 8213, 8214, 8215, 8218, 8219, 8223, 8224, 8225, 8226, 8241, 8242, 8245, 8246, 8247, 8248, 8250, 8251, 8253, 8254, 8256, 8271, 8280, 8286, 8329, 8330, 8331, 8425, 8426, 8439, 8449, 8790, 9031
威宁……3, 189, 210, 241, 247, 360, 1221, 1736, 1745, 3030, 4081, 4916, 5364, 6160, 6826
威县……6708, 6816, 8494
威远……9, 20, 22, 117, 118, 166, 209, 305, 876, 2854, 4026, 4085, 4684, 4836, 5014, 5065, 5106, 5924, 6028, 6037, 6818, 6857, 7275, 8137, 8741

微

微山……1907, 1914, 2593, 3391, 3770, 5008, 5266, 5319, 6171, 6280, 6456, 6990

韦

韦州……6957

维

维西……6037

维西厅……4947

维州……3662, 4139

潍

潍县……1964, 3988, 5789, 5790, 5881, 7062, 7063, 7070, 7078, 7419, 7698, 8411, 8734, 8770

围

围场……1795, 1950, 2562, 3190, 3361, 3366, 3419, 3830, 4127, 4638, 4673, 5159, 5563, 5671, 5818, 5883, 6277, 6817, 6999, 7000, 7614, 8355

卫

卫辉……721, 799, 3318, 3490, 3889, 4469, 5217, 5219, 5238, 5262, 5279, 5613, 7179, 7968

尉

尉氏……3894, 6935, 6962, 7149, 7364

渭

渭南……516, 671, 4462, 4619, 4823, 6772, 6773, 6776, 6779, 7010, 7030, 7210, 7244

渭源……47, 48, 54, 859, 5546, 7095, 7254

温

温都斯坦……2387

温贵海口……7998

温州……1213, 1260, 1527, 1564, 1567, 1576, 1684, 2254, 2299, 2302, 2338, 2350, 2464, 2780, 4605, 4878, 4899, 4971, 4999, 5003, 5653, 5754, 6742, 6755, 7140, 7421, 7422, 7430, 7431, 7451, 8944

文

文安……824, 946, 2137, 2787, 4400, 6058, 6317, 7086, 7214, 7250, 7284, 7287

文登……6081

文水……7468

文县……3463, 3545, 3980, 4822, 5007, 6826, 7523, 7552

闻

闻喜……5753, 8485,

8639

阌

阌乡……2503，2537，5304，6787，7030

阌乡县……2503，2537

稳

稳城……79

汶

汶上……1385，1803，7088，7097

翁

翁后……694，695

翁科洛城……12

瓮

瓮谷陇……7128

甕

甕安……7017

涡

涡阳……6410，6421，6851，6945，7075，7094，7105，7118，7119，8501

沃

沃克什……4103，4104，4118，4126，4132，4150，4160，4177

沃日3935

斡

斡多里……1

乌

乌程……1310，2083，5812，5990，6487，7147，7362，7419

乌丹城……8049

乌得……3989，3993

乌尔古宸……107，267

乌哈尔里克……3866

乌碣岩……78，80，81，84，114

乌拉城……54，87，112，113，126

乌喇……324，544，617，1241，1538，1602，1616，1637，1714，1718，1727，1738，1780，1823，1826，1830，1904，1947，1948，1952，1957，1982，2340，2343，2354，2357，2396，2408，3366，3386，3528，5224，5375

乌兰布通……1950，1953，1957，2021，2028，2035，2056，2126，2568

乌兰古木……2462, 2570, 2586, 2610
乌兰乌苏……1962, 3173, 3230, 3336, 6886
乌里雅苏台……3112, 3144, 3155, 3554, 3693, 3713, 3738, 3742, 3745, 3766, 3783, 3786, 3894, 4116, 4126, 4176, 4262, 4323, 4335, 4888, 4921, 4960, 4998, 5084, 5120, 5317, 5463, 5544, 5547, 6788, 6885, 6887, 6890, 6891, 6946, 6956, 7012, 7021, 7051, 7135, 7179, 7193, 7198, 7225, 7231, 7237, 7260, 7269, 7270, 7294, 7302, 7318, 7375, 7462, 7533, 7535, 7544, 7558, 7773, 7872, 7982, 8041, 8042, 8207, 8710, 9026
乌里雅苏台城……3112, 8710
乌梁海……2818, 2877, 3703, 3707, 3711, 3716, 3719, 3720, 3724, 3757, 3762, 3875, 3894, 4335, 4796, 5463, 5780, 5813, 5837, 6890, 6891, 6956, 6995, 7135, 7317, 7982, 9026
乌陇古……3804
乌鲁克恰提……7512
乌鲁木齐……655, 2566, 2609, 3037, 3043, 3056, 3070, 3725, 3746, 3768, 3779, 3800, 3804, 3816, 3818, 3825, 3827, 3828, 3837, 3864, 3867, 3871, 3872, 3873, 3877, 3887, 3894, 3895, 3896, 3909, 3912, 3925, 3926, 3933, 3939, 3941, 3945, 3959, 3962, 4027, 4050, 4055, 4106, 4122, 4124, 4130, 4183, 4208, 4235, 4262, 4274, 4277, 4304, 4318, 4319, 4339, 4363, 4366, 4370, 4389, 4390, 4422, 4440, 4472, 4541, 4543, 4614, 4631, 4670, 4720, 4762, 4776, 4870, 4886, 4960, 4972, 5013, 5048, 5055, 5062, 5091, 5101, 5132, 5190, 5201, 5207, 5212, 5247, 5275, 5296, 5301, 5337, 5346, 5406, 5557, 5558, 5599, 5602, 5609, 5647, 5657, 5680, 5747, 5748, 5764, 5782, 5811, 5870, 5984, 5996, 6021, 6034, 6046, 6057, 6212, 6227, 6274, 6380, 6381, 6870, 6885, 6889,

6897, 6898, 6918, 6946, 6974, 7200, 7226, 7239, 7249, 7258, 7260, 7270, 7290, 7294, 7296, 7307, 7313, 7317, 7331, 7336, 7337, 7373, 7375, 7376, 7381, 7409, 7412, 7413, 7423, 7426, 7432, 7434, 7437, 7440, 7444, 7447, 7453, 7471, 7489, 7501, 7535, 7544, 7566, 7567, 7651, 7758, 7759, 7872, 8005, 8014, 8044, 8061, 8062, 8070, 8156

乌鲁恰克提……7512, 7533

乌蒙……2216, 2426, 2903, 3030, 3467, 3605

乌帕尔……7498, 7512, 7533

乌什……3740, 3769, 3784, 3820, 3821, 3823, 3824, 3826, 3839, 3844, 3856, 3858, 3869, 3896, 3901, 3926, 3969, 3970, 3975, 3976, 3982, 3983, 4041, 4117, 4197, 4213, 4226, 4237, 4279, 4286, 4298, 4318, 4319, 4472, 4507, 4547, 4626, 4637, 5303, 5415, 5416, 5558, 5573, 5601, 5604, 5617, 5624, 5696, 5996, 6018, 6222, 6274, 6381, 6888, 7200, 7467, 7470, 7479, 7502, 7534, 7564, 7650, 7659, 7664

乌苏里……24, 104, 106, 121, 135, 369, 564, 5501, 6194, 6517, 6526, 6527, 6528, 6557, 6558, 6561, 6573, 6574, 6575, 6578, 6579, 6580, 6582, 6586, 6587, 6595, 6596, 6607, 6619, 6620, 6622, 6623, 6636, 6675, 6694, 6695, 6714, 6917, 7490, 7822, 8001, 8320

乌苏里江流域……6194

乌垣红庙子……7376

乌镇……2252, 2899, 6855, 6857

乌珠穆沁……14

巫

巫山……609, 610, 731, 1655, 3710, 4798, 4861, 4869, 4896, 4916, 4929, 4937, 4951, 4961, 4980, 5006, 5395, 7177

无

无极……824, 2756,

8377
无为……5674, 6255, 6455, 6474, 6483, 6485, 6816, 6820, 7032, 7150, 7209, 7274, 9085
无锡……198, 999, 1251, 1313, 1799, 1800, 1931, 1987, 2083, 2084, 2193, 2207, 2214, 2987, 3195, 3238, 3301, 3311, 3789, 3858, 4712, 4924, 5943, 6635, 6637, 6642, 6760, 6780, 6823, 6843, 6848, 6856, 6857, 6860, 7217, 7275, 7478, 7628, 8015, 8033, 8043, 8138, 8369, 8401, 8647, 8686, 8801, 8944

吴

吴堡……1536, 5077
吴川……1058, 3127, 5066, 5366, 5484, 7405, 8787
吴江……756, 1009, 1075, 1808, 1931, 2083, 2087, 2108, 2279, 2364, 2440, 2482, 3706, 4469, 4598, 5029, 5508, 6170, 6642, 6823, 6845, 6857, 6858, 7217, 7244, 7588, 8503
吴桥……7198
吴淞…… 764, 794, 834, 836, 859, 974, 975, 1009, 1073, 1082, 1246, 2329, 2504, 5171, 5507, 5508, 5582, 5690, 5691, 5935, 5936, 5937, 5938, 5939, 5943, 6172, 6267, 6337, 6371, 6499, 6703, 6704, 6744, 6745, 6758, 6765, 6767, 6785, 6952, 7083, 7223, 7344, 7353, 7414, 7415, 7432, 7561, 7820, 8359, 8481, 8582, 8816
吴县……702, 1308, 1931, 2442, 2584, 2967, 3500, 3520, 3822, 3998, 4599, 4672, 4734, 5028, 5099, 5175, 5685, 5804, 5874, 5914, 6213, 6336, 6642, 6741, 7100, 7148, 7466, 8005, 8014, 8096
吴忠堡……7154

芜

芜湖……748, 749, 799, 1243, 1244, 1247, 1317, 1331, 1432, 1675, 1793, 2095, 2121, 2562, 3934, 4233, 4875, 6247, 6255, 6258, 6337, 6343,

6385, 6390, 6408, 6409, 6417, 6431, 6437, 6439, 6483, 6542, 6554, 6556, 6596, 6600, 6624, 6640, 6711, 6715, 6774, 6786, 6791, 6794, 6816, 6947, 7010, 7140, 7150, 7421, 7430, 7431, 7451, 7975, 8033, 8036, 8042, 8043, 8045, 8055, 8074, 8083, 8401, 8850

梧

梧州……769, 809, 810, 812, 818, 826, 828, 866, 874, 875, 898, 899, 901, 914, 915, 921, 934, 939, 1012, 1101, 1472, 1533, 1601, 1681, 1975, 3126, 4876, 6184, 6405, 6406, 7663, 7759, 7781, 7927, 7931, 8275, 8279, 8373, 8843

五

五常……5199, 5204, 7000, 7628, 7635, 8625, 9058, 9062

五河……5332, 7150, 7209

五郎……4866

五十寨……210

五台……496, 754, 1616, 1743, 1761, 1782, 1823, 2066, 2070, 2128, 2318, 2523, 2755, 3471, 3497, 3600, 3601, 3886, 4354, 4485, 4488, 4635, 5020, 5172, 5173, 5405, 6554, 7320, 8594, 8962

五寨……5453

武

武安……6290, 7364

武昌……661, 665, 736, 738, 752, 754, 774, 788, 794, 816, 863, 873, 1066, 1115, 1125, 1514, 1517, 1520, 1524, 1525, 1528, 1533, 1551, 1576, 1622, 1685, 1715, 1784, 1906, 1911, 1939, 2259, 2860, 3026, 3047, 3934, 4078, 4403, 4469, 4756, 4765, 4850, 4876, 5063, 5398, 5726, 5915, 6178, 6210, 6232, 6233, 6237, 6242, 6246, 6250, 6256, 6257, 6258, 6288, 6294, 6305, 6317, 6347, 6351, 6352, 6361, 6382, 6384, 6387, 6389, 6402, 6408, 6415, 6429, 6430, 6431, 6438, 6450,

6465, 6469, 6523, 6705, 6711, 6712, 6724, 6728, 6729, 6749, 6750, 6774, 6924, 6930, 6969, 6989, 6992, 7010, 7031, 7039, 7146, 7207, 7215, 7242, 7283, 7361, 7385, 7500, 7501, 7896, 8020, 8072, 8400, 8407, 8609, 8745, 8746, 8762, 8775, 8791, 8801, 8804, 8858, 8890, 8897, 8901, 8938, 8964, 8969, 8987, 9004, 9022, 9040, 9054, 9061, 9063, 9067, 9071, 9072, 9077, 9094, 9095, 9096, 9098, 9099, 9101, 9102, 9104, 9108, 9109, 9111, 9113, 9115, 9117, 9118, 9119, 9121, 9122, 9124, 9128, 9130, 9132, 9137, 9139

武城……825, 6406, 7017, 7172

武定……659, 1237, 2756, 5279, 5432, 6808, 7057, 7077, 7250

武冈……828, 833, 839, 843, 844, 863, 873, 877, 931, 999, 1005, 1041, 1043, 1058, 1119, 1189, 1335, 1657, 5767, 5768, 5769, 5786, 5787, 6166, 6759

武功……4820, 4912, 4913, 4939, 4940, 4968, 4969

武关……726, 4789, 4825, 4887, 4907, 4920, 4932, 6772, 7040

武汉……661, 3047, 4079, 4403, 4469, 5398, 6232, 6233, 6244, 6249, 6250, 6251, 6257, 6348, 6351, 6352, 6357, 6358, 6389, 6390, 6415, 6438, 6464, 6465, 6468, 6704, 6710, 6714, 6749, 6774, 8369, 8543, 8609, 8776, 8986, 9010, 9096, 9098, 9099, 9101, 9104, 9108, 9114, 9116, 9117, 9119, 9120

武进……830, 1067, 2083, 2146, 2297, 2347, 2577, 2818, 3461, 3516, 3998, 4149, 4174, 4556, 4564, 6642, 7142, 7306, 8759

武康……6860, 7147, 7361

武陵……623, 2084, 3486, 4018, 6874, 7242, 7282,

9080
武宁……768, 5429, 5781, 6383, 6426, 6711, 6712, 6750
武平……6895, 6935, 6972
武强……824, 2756
武清……589, 616, 824, 3608, 4103, 4343, 4981, 5084, 5498, 6441, 6490, 6657, 7086, 7099, 7214, 7247, 7273, 7287, 8568
武威……2744, 3932, 4318, 4485, 7015, 7309, 7317, 7319, 7411, 8264
武乡……868, 907, 2305, 4287, 4838, 5088, 5223, 5973, 6249, 7162, 8416
武宣……1674, 3362, 6034, 6056, 6115, 6123, 6140, 6151, 6152, 6153, 6154, 6158, 6160, 6162, 6164, 6177, 6179, 6180, 6181, 6188, 6224, 6901, 7145, 7214
武穴……6358, 6382, 6383, 6431, 7102, 7430, 7431, 8035, 8036, 8042, 8074
武义……6739, 7147, 7361
武邑……824
武缘……5008, 7146
武陟……2644, 2714, 5364, 5390, 5397, 5404, 5758, 7149, 7244, 7636

舞

舞阳……7364

兀

兀尔机……562

婺

婺川……6094, 6826, 7017
婺源……768, 791, 1527, 3853, 3913, 6427, 6711, 6861, 6864

西

西安……377, 506, 671, 677, 727, 731, 732, 734, 741, 753, 891, 898, 908, 925, 999, 1087, 1275, 1374, 1506, 1508, 1516, 1525, 1535, 1537, 1538, 1550, 1553, 1554, 1585, 1744, 1746, 1783, 1883, 1948,

1991, 1993, 2004, 2022, 2029, 2046, 2054, 2099, 2155, 2183, 2189, 2267, 2286, 2455, 2464, 2474, 2476, 2493, 2520, 2543, 2545, 2574, 2578, 2617, 2658, 2698, 2705, 2723, 2736, 2745, 2775, 2781, 2797, 2800, 2859, 2888, 2925, 2950, 2952, 2957, 2964, 3042, 3043, 3077, 3114, 3120, 3300, 3308, 3327, 3512, 3553, 3559, 3661, 3926, 3959, 4274, 4419, 4442, 4443, 4444, 4450, 4462, 4502, 4602, 4625, 4713, 4758, 4761, 4762, 4799, 4808, 4818, 4819, 4858, 4886, 4938, 5061, 5063, 5065, 5070, 5077, 5083, 5120, 5234, 5245, 5252, 5301, 5356, 5483, 5670, 5699, 6041, 6224, 6388, 6411, 6437, 6474, 6483, 6557, 6620, 6652, 6663, 6678, 6772, 6773, 6776, 6779, 6801, 6811, 6841, 6859, 6863, 6869, 6873, 6883, 6884, 6886, 6943, 6968, 6973, 6990, 7001, 7003, 7021, 7030, 7066, 7081, 7117, 7147, 7293, 7323, 7362, 7534, 7536, 7546, 7548, 7560, 7580, 7588, 7861, 7981, 8018, 8049, 8057, 8061, 8266, 8292, 8615, 8616, 8617, 8618, 8621, 8625, 8645, 8650, 8656, 8665, 8670, 8694, 8821, 8914, 8972, 8985, 9015, 9102

西伯利亚……1995, 2071, 2369, 2416, 2557, 3798, 6125, 6193, 6291, 6302, 6313, 6340, 6387, 6403, 6435, 6481, 6526, 6561, 6574, 6637, 6694, 6700, 6805, 6890, 6891, 6919, 6920, 7002, 7179, 7246, 7490, 7905, 7917, 7990, 8001, 8004, 8022, 8025, 8035, 8054, 8320, 8756, 9005

西班牙……310, 498, 1339, 1854, 3375, 3397, 3966, 4185, 4348, 4627, 4945, 5046, 5286, 5902, 6023, 6297, 6775, 6894, 7197, 7307, 7383, 7398, 7468, 7612, 7717, 7817, 7911, 7924, 8503, 8527, 8553, 8554, 8559, 8646, 8658, 8678, 8706, 9124

西昌……929, 2901, 2902, 3069, 5210, 6127, 6826, 7120
西丰……8694
西贡……4958, 6775, 7069, 7163, 7310, 7326, 7509, 7619, 7620, 7639, 7663, 7674, 7676, 7688, 7695, 7711, 7904
西华……3644, 4221, 4602, 6308, 6572, 6839, 7091, 7133, 7150, 7364
西吉木……2462
西里木第……3983
西林县……6424, 7970, 8922
西隆州……2915, 2916, 4806
西宁……196, 237, 261, 753, 1012, 1116, 1144, 1529, 1545, 2326, 2443, 2543, 2545, 2554, 2556, 2563, 2564, 2566, 2637, 2644, 2655, 2658, 2668, 2674, 2675, 2698, 2700, 2705, 2706, 2710, 2716, 2717, 2719, 2721, 2722, 2723, 2740, 2744, 2755, 2766, 2768, 2784, 2785, 2800, 2801, 2808, 2830, 2835, 2836, 2837, 2848, 2867, 2878, 2916, 2963, 3001, 3049, 3079, 3380, 3461, 3465, 3517, 3724, 3886, 3901, 4054, 4102, 4299, 4310, 4396, 4625, 4626, 4630, 4765, 4980, 5055, 5086, 5209, 5224, 5337, 5372, 5396, 5485, 5747, 6030, 6031, 6032, 6156, 6214, 6455, 6781, 6818, 6843, 7017, 7065, 7154, 7263, 7288, 7289, 7292, 7298, 7313, 7411, 8005, 8304, 8325, 8326, 8789, 8806, 8979
西平……227, 238, 452, 4869, 6935, 6970, 7364
西什库……7861, 8566, 8594, 8607, 8629
西桃……2723
西乡……828, 4274, 4807, 4826, 4854, 4897, 4902, 4906, 4909, 4916, 4920, 4927, 4929, 4937, 4938, 4949, 4964, 4979, 4982, 5006, 5069, 5071, 5077, 7010, 7090, 7309, 7329, 7331, 7334, 7354, 7391, 7476,

7792, 7796
西新关……1432, 4875
西兴……7248
西章嘉……247
息
息县……5284
席
席北……1904, 1982
悉
悉毕尔……7917, 7918
浙
浙川……4789, 5006, 6787, 6802, 7364
溪
溪口……6816, 6820, 6945, 7021, 7431, 7501, 7914
锡
锡金……7919
锡兰……3340
锡林……119
歙
歙县……3469, 4143, 4336, 4385, 5124, 5140, 5189, 5746, 6394, 6974, 8693
喜
喜峰口……27, 55, 100, 111, 540, 589, 1765, 1948, 1968, 1983, 3479, 4637, 6671
峡
峡江……5729, 6427, 7002
霞
霞浦……3517
下
下蔡……6538, 6945
下关……7056
下注……7099
夏
夏津……3148
夏县……2755
夏邑……3787, 3793, 6334, 6411, 6436, 7149, 7364
厦
厦门……258, 811, 926, 927, 963, 966, 967, 968, 983, 991, 1021, 1027, 1037, 1041, 1045, 1051, 1058, 1062, 1068, 1096, 1101, 1114, 1126,

1152, 1158, 1165, 1183, 1194, 1195, 1247, 1251, 1269, 1282, 1306, 1331, 1332, 1335, 1337, 1338, 1420, 1466, 1526, 1603, 1615, 1619, 1626, 1632, 1659, 1668, 1675, 1684, 1686, 1690, 1691, 1697, 1716, 1719, 1772, 1791, 1805, 1808, 1810, 2032, 2461, 2473, 2506, 2534, 2540, 2597, 2598, 2599, 2651, 2739, 2857, 2874, 2928, 2957, 3111, 3177, 3394, 3660, 3668, 3686, 3749, 3950, 3965, 4359, 4514, 4519, 4528, 4743, 4951, 5041, 5057, 5093, 5156, 5391, 5683, 5689, 5692, 5872, 5875, 5882, 5889, 5890, 5892, 5909, 5911, 5930, 5942, 5951, 5953, 5968, 5971, 5973, 6007, 6010, 6022, 6023, 6043, 6048, 6092, 6156, 6187, 6203, 6204, 6241, 6271, 6300, 6338, 6530, 6531, 6684, 6840, 6842, 6934, 6965, 6979, 7018, 7035, 7054, 7083, 7163, 7235, 7293, 7329, 7332, 7334, 7356, 7388, 7397, 7558, 7594, 7615, 7754, 7835, 7931, 8019, 8021, 8096, 8282, 8300, 8308, 8320, 8362, 8520, 8674, 8801, 8845, 8944

仙

仙居……1527, 4487, 7147, 7362
仙霞关……770, 772, 785, 804, 1576, 1593
仙霞岭……803, 805, 808, 6521
仙游……1114, 3718, 6300, 6301

暹

暹罗……984, 1236, 2337, 2535, 2602, 2873, 2925, 3392, 3394, 3423, 3791, 4049, 4050, 4359, 4395, 4545, 4646, 4755, 4787, 4846, 4874, 4958, 5085, 5086, 5104, 5133, 5168, 5253, 5300, 5314, 5322, 5324, 5389, 5395, 5479, 5483, 5582, 5836, 5990, 6245, 6256, 6591, 6592, 7695, 7701, 7944, 8953, 8994

咸

咸丰……6759, 9057

咸宁……1906, 2774, 2793, 2800, 5006, 5915, 6232, 6382, 6415, 6711, 6779, 6931, 7010, 7012, 7118, 7244, 7283, 7361

咸阳……6779, 7010

险

险山堡……76, 77

献

献县……825, 1797, 2137, 3301, 5020, 5243, 6298, 6317, 6333, 7093, 7287

乡

乡宁……2755, 7089

香

香港……3182, 5833, 5882, 5884, 5885, 5890, 5892, 5893, 5894, 5895, 5896, 5898, 5899, 5917, 5921, 5937, 5939, 5943, 5951, 5967, 5971, 5972, 5974, 5990, 6007, 6009, 6032, 6051, 6062, 6064, 6066, 6071, 6091, 6096, 6101, 6204, 6284, 6328, 6349, 6353, 6360, 6375, 6458, 6462, 6469, 6499, 6504, 6525, 6539, 6559, 6569, 6576, 6603, 6631, 6672, 6729, 6766, 6768, 6821, 6843, 6844, 6901, 6975, 6979, 7163, 7164, 7223, 7251, 7265, 7268, 7315, 7343, 7390, 7435, 7442, 7477, 7486, 7618, 7622, 7631, 7709, 7813, 7832, 7856, 7857, 7898, 7899, 7904, 7945, 7995, 8016, 8017, 8046, 8051, 8053, 8107, 8115, 8129, 8261, 8321, 8324, 8364, 8399, 8420, 8432, 8481, 8524, 8531, 8541, 8583, 8616, 8623, 8665, 8675, 8733, 8804, 8850, 8882, 8913, 8953, 9021, 9025, 9051, 9070, 9072, 9081, 9104, 9113, 9123, 9125, 9127

香河……402, 825, 2787, 4862, 5524, 7086, 7214, 7247, 7287, 8568

香山……252, 258, 264, 1318, 1326, 1374, 1474, 1618, 1769, 1792, 2373, 2447, 2542, 2727, 3422, 3424, 3542,

3695, 4045, 4164, 4345, 4369, 4422, 4476, 4527, 4602, 4797, 4925, 4945, 5051, 5108, 5124, 5137, 5141, 5151, 5292, 5317, 5338, 5683, 5798, 5847, 5881, 5997, 6016, 6101, 6159, 6206, 6539, 6631, 6670, 6676, 7022, 7178, 7265, 7268, 7307, 7405, 7435, 7515, 7602, 7695, 7890, 8021, 8321, 9123, 9126, 9140

湘

湘潭……885, 886, 926, 998, 1066, 1123, 1631, 2644, 4450, 5099, 6166, 6323, 6331, 6332, 6347, 6419, 6824, 7197, 8101, 8275, 8279, 8429, 8767, 8790, 8831, 8901, 8917

湘乡……1190, 6236, 6282, 6540, 6836, 6848, 6866, 6874, 6915, 6926, 6988, 7156, 7159, 7160, 7177, 7197, 7248, 7492, 8000, 8012, 8156, 8157, 8298, 8703, 8867

湘阴……1631, 3486, 3938, 5597, 6159, 6232, 6331, 6836, 6995, 7242, 7824, 8041

箱

箱馆……7235

襄

襄城……639, 670, 2311, 6923, 6970, 7364

襄樊……543, 597, 620, 653, 658, 4131, 4469, 4713, 4761, 4799, 6884, 6942, 7040, 7081

襄陵……2755

襄阳……543, 597, 620, 623, 653, 658, 665, 670, 752, 778, 816, 925, 1537, 1550, 1622, 2254, 2259, 2782, 2794, 3974, 4131, 4463, 4469, 4713, 4714, 4715, 4718, 4761, 4762, 4765, 4769, 4772, 4778, 4783, 4788, 4792, 4795, 4798, 4799, 4802, 4804, 4806, 4807, 4811, 4815, 4818, 4819, 4821, 4824, 4826, 4830, 4865, 4867, 4869, 4893, 4896, 4908, 4915, 4916, 4917, 4920, 4932, 4937, 4948, 4950, 4952, 4953, 4965, 4979, 5006, 5073, 5175, 5296, 5395, 6402, 6441, 6498, 6536,

6787, 6884, 6902, 6926, 6942, 6970, 7014, 7215, 7323, 8266, 9077, 9099
襄垣……907

祥

祥符……741, 2238, 2947, 3026, 3638, 4290, 4291, 4304, 4306, 5089, 5332, 5695, 5759, 5908, 5926, 5933, 6165, 6414, 7032, 7114, 7149, 7209, 7244, 7284, 7364

项

项城……632, 5284, 6835, 7150, 7230, 7364, 7404, 7782, 7980, 8221, 8352, 8667, 8923, 8947, 8973, 8990

象

象山……7147, 7362
象州……845, 1058, 3362, 6056, 6059, 6074, 6115, 6123, 6159, 6160, 6162, 6164, 6166, 6188

萧

萧山……761, 775, 2404, 3743, 4402, 4890, 4964, 5641, 5685, 5874, 6743, 6810, 6942, 7147, 7224, 7304, 7362, 8543
萧县……3301, 3466

小

小池口……6361, 6382, 6383, 6497, 6523
小金川……3318, 3499, 3507, 3508, 3514, 3543, 3548, 3560, 3561, 3566, 3935, 4010, 4103, 4104, 4118, 4125, 4126, 4128, 4131, 4132, 4136, 4138, 4141, 4144, 4147, 4150, 4154, 4157, 4158, 4160, 4170, 4171, 4172, 4173, 4176, 4177, 4180, 4182, 4188, 4190, 4203, 4225, 4243, 4244, 4246, 4247, 4292, 4426, 4623, 4754, 4839
小凌河……101, 304, 345, 346, 348, 432, 603, 607, 609, 627, 1471
小吕宋……4024, 5115, 6023, 7486, 7910, 7924
小清河……7, 66, 166
小水地方……6919
小站……7821, 7898,

7942, 8116, 8187, 8188, 8212, 8240, 8252, 8324, 8498, 8508, 8849

孝

孝丰……6884, 7147, 7362

孝感……1739, 2306, 3828, 4390, 4501, 4512, 4764, 4765, 4782, 6478, 6969, 6989, 7028, 7061, 7361, 7455, 7988, 9107

孝义……4821, 5006, 5070, 5527, 6952, 8031

忻

忻州……510, 2755, 5751

新

新安……77, 166, 209, 828, 845, 1384, 1565, 3470, 4797, 5532, 5546, 5844, 5849, 5896, 5975, 6539, 6558, 6679, 6715, 7364

新蔡……7230

新昌……754, 800, 801, 929, 1006, 1526, 1555, 4275, 6413, 6426, 7021, 7147, 7182, 7304, 7362, 8857, 8869

新城……233, 282, 439, 468, 582, 824, 1148, 1556, 1576, 2341, 2356, 2398, 2888, 3144, 3351, 4603, 4672, 4786, 5395, 5473, 5671, 5672, 5903, 6427, 6504, 6524, 6612, 6838, 6897, 7002, 7086, 7088, 7097, 7127, 7147, 7195, 7272, 7287, 7362, 7524, 7592, 8134, 9058

新甸……51, 77, 166, 209

新丰……6776, 7030

新淦……3148, 5729, 6427, 6507, 7002, 7016

新贵……2016, 7043

新河……456, 1626, 1901, 2069, 2236, 3272, 3351, 3470, 4265, 5033, 5478, 6612, 6648, 6816, 7000, 7063, 7098, 7608, 7892, 7986, 8292

新化……6166

新会……841, 1100, 1116, 1565, 2168, 3695, 4422, 4477, 4797, 5051, 5737, 6129,

6130, 6420, 6787, 8360, 8524, 9123
新嘉(加)坡……7467, 7486, 7787, 7832, 7883, 7892, 7904, 7910, 8093, 8115
新建……2020, 2355, 3110, 3795, 4169, 4460, 5550, 5608, 5729, 5753, 5837, 5905, 6180, 6309, 6310, 6314, 6577, 7002, 7016, 7214, 7248, 7324, 7920, 8037, 8242, 8325, 8342, 8351, 8394, 8448, 8677, 8914
新街……4011, 4012, 4016, 4020, 4022, 4031, 4081, 4082, 4083, 4084, 4093, 7381, 7416, 7842, 7860
新金山……7910, 7917, 7918
新乐……824
新民……6996, 8031, 8694
新民厅……6999, 8619, 8705
新民屯……8847
新宁……979, 982, 1637, 3960, 4806, 4869, 5767, 5769, 6059, 6060, 6102, 6104, 6108, 6109, 6113, 6139, 6177, 6282, 6589, 6874, 7145, 7214, 7912, 8349, 8370, 8510, 8540, 8703
新平……6320, 7172, 7309
新奇坡……5876
新渠……3300, 5997, 6046, 7307, 7317
新泰……923, 1385, 2144, 2756
新田……5682, 6321
新乡……7089, 7098, 7364
新滘……7235
新兴……4645, 6764, 7017, 7276, 8737, 8756
新阳……6636, 6642
新野……4900, 4920, 5006, 6165, 6787, 6802, 6970, 7149, 7668
新喻……6427, 7002, 7017
新郑……4916, 6279, 6935

新竹……4482, 4514, 6776, 7400, 7751, 7900, 7923, 8084, 8085, 8106, 8302, 8315

信

信丰……887, 3674, 7323

信阳……516, 522, 632, 653, 4789, 6234, 6802, 6935, 6970, 7028, 7968, 7977, 8211, 9100, 9106

信宜……1058, 6115, 6125, 6126, 6157, 7003

兴

兴安……15, 366, 449, 490, 854, 1040, 1066, 1552, 1553, 1554, 1654, 1665, 1680, 1737, 1923, 2076, 2448, 3983, 4322, 4398, 4608, 4774, 4778, 4792, 4793, 4794, 4802, 4804, 4808, 4811, 4821, 4911, 4932, 4965, 4999, 5007, 5064, 5071, 5077, 5304, 6144, 6194, 6210, 6291, 6435, 6491, 6517, 6526, 6528, 6558, 6561, 6578, 6579, 6627, 6687, 6802, 6839, 6859, 7490

兴城……313, 1167

兴国……323, 737, 794, 920, 1125, 2399, 2405, 3147, 4317, 5395, 6357, 6382, 6383, 6429, 6465, 6469, 6711, 8088, 8944

兴化……770, 812, 1006, 1318, 1427, 1577, 1690, 1734, 1802, 1818, 1849, 2080, 2122, 2538, 3391, 3393, 3684, 3875, 3988, 4313, 4355, 4491, 4492, 5047, 5521, 6006, 6475, 7148, 7342, 7672, 7689, 7692, 7703, 7708, 7791, 7971, 8737

兴京……485, 1251, 1311, 4293, 5827, 6999, 7452, 8177, 8183

兴明县……6300

兴宁……6588

兴平……7010

兴仁……8694

兴山……609, 1555, 3840, 4760, 4798, 4821, 4869, 4904, 4944, 4945, 4952, 4961, 5006

兴水岘堡……69

兴武……6855
兴县……198, 2755, 2922, 3694, 5453, 6177, 8793
兴业县……1116, 6140
兴义……4507, 4786, 5730, 6216, 6950, 7017, 7192, 7272, 8704

星

星宿海……2180, 4395, 4626

行

行唐……824

邢

邢台……465, 660, 661, 773, 4469, 4855, 5075, 7150

杏

杏山……304, 309, 316, 361, 437, 588, 591, 602, 607, 609, 610, 622, 623, 624, 626, 627, 629, 631, 632, 633, 640, 642, 643, 647, 836, 1311, 2506

荥

荥阳……500, 6278, 7284, 7364, 8795
荥泽……7149, 7364

雄

雄县……581, 582, 824, 1384, 1803, 3351, 6317, 7092, 7287, 7953

熊

熊岳……210

休

休宁……773, 1247, 1407, 3814, 4120, 4222, 4271, 6408, 6409, 6706, 6861, 7156

修

修仁……5824
修文……7017
修武……7149, 7364

秀

秀京……6406
秀山……4728, 4729, 4758
秀水……893, 1900, 2306, 2470, 3011, 3769, 4336, 6177, 6406, 7147, 7362
秀州……6406

岫

岫岩……210, 248,

303, 465, 4604, 5190, 6996, 7000, 7452, 8197, 8198, 8200, 8207, 8208, 8209, 8243, 8279, 8323, 8336, 8340

盱

盱眙……739, 1427, 1917, 2122, 2203, 5332, 6587, 6618, 6989, 7150, 7241, 7274

胥

胥各庄……7886

须

须弥福寿之庙……4340

徐

徐沟……3997, 6849, 7468

徐家汛……6778

徐州……500, 588, 721, 731, 739, 773, 793, 859, 1432, 1606, 1609, 1626, 1813, 1848, 1914, 2058, 2095, 2113, 2130, 2137, 3299, 3391, 3402, 3457, 3466, 3488, 3688, 3692, 3695, 3770, 3784, 3786, 3915, 3978, 4008, 4205, 4343, 4469, 5229, 5279, 5301, 5411, 5580, 6006, 6253, 6328, 6436, 6439, 6618, 6647, 6746, 6878, 6888, 6939, 6944, 6945, 6956, 6970, 6991, 7001, 7002, 7011, 7014, 7148, 7217, 7273, 7344, 7915, 8216, 8246, 8315, 8382, 8472, 8502, 8785, 8987

许

许昌市……634, 3318, 4059, 6279, 7041

许州……634, 2573, 3318, 4059, 5072, 5401, 6279, 6572, 6632, 6935, 7030, 7041

叙

叙丹……2711

叙永……231, 3307, 3339, 6825, 6909

叙州……994, 999, 1010, 1018, 1203, 5803, 6617, 6686, 6790, 6825, 6988, 8303

溆

溆浦……2837

宣

宣城……1634, 1754, 2603, 3789, 4077, 6779, 6887, 7150, 7209

宣大……321, 354,

366, 392, 540, 543, 582, 583, 702, 1075, 2056, 4571, 6164
宣府……27, 39, 68, 93, 111, 148, 155, 202, 286, 348, 388, 392, 400, 416, 451, 452, 453, 457, 466, 489, 491, 523, 569, 594, 612, 615, 623, 628, 684, 702, 730, 800, 899, 920, 999, 1054, 1754, 1955, 3466
宣光……3458, 4567, 7327, 7341, 7672, 7703, 7759, 7763, 7771, 7790, 7794, 7798, 7810, 7971, 8185
宣化……2039, 3238, 3265, 3630, 3933, 515, 6129, 6665, 7086, 7145
宣平……4710, 7147, 7361

寻

寻甸……1237, 2748, 3615, 6901, 6920

洵

洵阳……4789, 4792, 4826, 4903, 4907, 4909, 4915, 4927, 5006, 7060

浔

浔南……898, 938
浔州……865, 866, 907, 935, 979, 1138, 1141, 1533, 1601, 3124, 4876, 5652, 6056, 6075, 6123, 6127, 6137, 6139, 6140, 6145, 6146, 6150, 6159, 6166, 6178, 6406, 6576, 6900, 7320

浚

浚县……5226, 7099,

循

循化……4351, 4352, 4362, 4442, 4842, 4980, 4989, 6031, 6032, 7297, 8297

鸦

鸦鹘关……98, 102, 148, 156

牙

牙山……8121, 8122, 8124, 8128, 8131, 8135, 8137, 8139, 8140, 8142, 8144, 8145, 8147, 8150, 8154, 8160, 8212, 8228, 8232, 8233, 8236

崖

崖州……4392, 4610, 5684, 7162

雅

雅尔……3710

雅尔噶图……6397, 6546

雅尔塔……7534

雅加达……3340, 3363, 3375, 3583, 4454, 8732

雅克萨……497, 604, 1693, 1727, 1737, 1765, 1790, 1812, 1821, 1852, 1855, 1898, 1904, 1919, 1923, 1924, 1945, 1995, 4671

雅兰……106, 562, 563, 570, 6622

雅兰路……106

雅州……929, 994, 2050, 3462, 4245, 6098, 6618

烟

烟集冈……8148

烟台……6644, 6646, 6655, 6729, 7061, 7355, 7423, 7424, 7427, 7429, 7430, 7432, 7438, 7441, 7447, 7468, 7535, 7558, 7587, 7604, 7629, 7634, 7651, 7652, 7666, 7709, 7726, 7813, 7849, 7862, 7863, 7865, 7899, 7920, 7999, 8025, 8037, 8115, 8127, 8146, 8153, 8199, 8224, 8225, 8232, 8242, 8245, 8254, 8256, 8294, 8295, 8322, 8329, 8330, 8331, 8380, 8533, 8733, 8739, 8785, 8850, 9002, 9008, 9059, 9068

鄢

鄢陵……6935, 7149, 7364

延

延安……377, 413, 672, 731, 816, 926, 1203, 1307, 1335, 1554, 2578, 2785, 3049, 5077, 6020, 6947

延川……5077, 7073, 7089, 7209

延平……800, 804, 805, 806, 808, 1251, 1331, 1337, 1518, 1576, 5464, 6895, 6934, 7372, 7976, 8049

延庆……540, 824, 1393, 2335

延绥……93, 112,

145, 148, 157, 191, 325, 341, 368, 369, 401, 413, 415, 424, 483, 552, 594, 1369, 1448, 1536, 2013, 2777

严

严州……5653, 6739, 6777, 6942, 7222, 7229

岩

岩疆……3872

盐

盐茶……4442, 6807, 6886, 6943, 7155

盐场……210

盐城……006, 1202, 1802, 2070, 2080, 2081, 2122, 3391, 3979, 4203, 4288, 5521, 6006, 6170, 7148

盐关……2482, 6158, 6296, 6352, 6925

盐井……1288, 2902, 3491, 5721, 6905, 7057, 7077

盐山……588, 589, 3483, 4208, 4595, 6834, 7086, 7198, 7287

盐亭……3125, 3463, 7335

盐源……2902

阎

阎庄……7775, 7886, 7892, 7897, 7941, 7948

兖

兖州……588, 653, 661, 768, 1493, 1508, 1514, 1556, 1558, 1568, 1784, 1803, 2108, 2322, 2336, 2508, 2756, 2947, 3025, 3065, 4122, 4205, 4206, 4737, 5261, 5294, 5301, 6207, 6877, 6935

偃

偃师……615, 3515, 7149, 7364

郾

郾城……6935

雁

雁门关……490

燕

燕京……452, 502, 650, 662, 691, 698, 705, 706, 716, 721, 856, 889, 935, 981, 1113, 1117, 1801, 3239, 3597, 4073, 4443, 5230, 5251, 6678

扬

扬州……616, 714, 722, 731, 737, 739, 740, 741, 743, 746, 750, 891, 1005, 1127, 1130, 1382, 1432, 1586, 1606, 1609, 1622, 1667, 1714, 1784, 1800, 1930, 1978, 2002, 2004, 2081, 2083, 2095, 2096, 2120, 2123, 2144, 2145, 2170, 2192, 2193, 2196, 2203, 2212, 2239, 2241, 2252, 2254, 2312, 2341, 2342, 2349, 2360, 2361, 2369, 2374, 2378, 2470, 2539, 2973, 3044, 3391, 3409, 3623, 3642, 3646, 3685, 3780, 3807, 3883, 3890, 3911, 3972, 3973, 3989, 4047, 4048, 4067, 4167, 4290, 4294, 4295, 4305, 4312, 4345, 4346, 4364, 4395, 4469, 4499, 4598, 4668, 4720, 4875, 5217, 5505, 5531, 5580, 5665, 5742, 5942, 5943, 6104, 6121, 6246, 6251, 6259, 6261, 6264, 6266, 6268, 6269, 6275, 6276, 6277, 6301, 6302, 6303, 6306, 6312, 6334, 6349, 6362, 6366, 6428, 6429, 6546, 6548, 6554, 6581, 6601, 6647, 6746, 6863, 6876, 6888, 6914, 7022, 7080, 7081, 7108, 7111, 7148, 7217, 7228, 7273, 7321, 7631, 8060, 8389

阳

阳布……4584, 4638, 4639, 4641, 4651, 4690, 5291, 5316

阳城……99, 146, 203, 209, 303, 2907, 4494, 4768, 5472, 5583, 5998, 6635, 6787, 6949, 7080, 7105, 7122, 7161

阳春……7003

阳高……5453

阳谷……588, 4203, 4204, 4207, 4594, 6334, 7088, 7167, 7909, 8739

阳和……491, 704, 1337

阳湖……1247, 3093, 3384, 3706, 3891, 4519, 5125, 5286, 5916, 6361, 6642, 7010, 8043, 8362

阳江……3032, 4955, 5159, 5737
阳平……1534, 4823, 4909, 5070
阳曲……1808, 3467, 3997, 5040, 5453, 7118, 7149, 7161, 7198, 7468
阳朔……839, 3362, 6034, 6185, 6206, 7932
阳武3092, 3638, 5758, 7149, 7364
阳信……653, 661, 2756, 7088, 7094, 7097, 7661, 8548

杨

杨柳青……6298, 7099

洋

洋河口……8150
洋泾浜……6020, 6081, 6342, 6359, 6757, 6766, 6839, 6953, 6998, 7037, 7115, 7125, 7138, 7152, 7415
洋县……4808, 4824, 4907, 5006, 5061, 5070, 6859, 6886

养

养利州……4619

姚

姚安……1237, 1700, 7056, 7275
姚州……7056, 7057, 7275, 7276

窑

窑果……7097

耀

耀州……210, 249, 298, 300, 302, 303, 377, 438, 456, 482, 607, 7073

叶

叶城县……7650
叶尔羌……908, 1944, 2052, 3732, 3741, 3742, 3769, 3778, 3800, 3819, 3821, 3823, 3825, 3826, 3827, 3837, 3839, 3842, 3844, 3849, 3856, 3860, 3878, 3879, 3884, 3887, 3896, 3901, 3910, 3915, 3925, 3926, 3962, 3976, 4035, 4298, 4299, 4300, 4303, 4309, 4472, 4547, 4585, 4620, 4849, 5203, 5432,

5446, 5450, 5557, 5559, 5575, 5601, 5604, 5617, 5624, 5644, 5646, 5647, 5649, 5667, 5668, 5697, 5711, 5712, 5725, 5780, 5783, 5784, 5867, 5964, 5965, 6013, 6015, 6018, 6034, 6057, 6100, 6217, 6223, 6274, 6349, 6381, 6488, 6494, 6888, 6898, 6976, 6987, 7034, 7047, 7239, 7318, 7469, 7470, 7479, 7502, 7664, 8157

叶赫城……9, 154, 170

叶什勒库勒淖尔……3846

叶县……4789, 4900, 4901, 6923

夜

夜儿根……2387

掖

掖县……6266

一

一堵墙……98, 149, 166, 247, 1289

一面城……6999

一片石……316, 346, 696

一碗水……2392

伊

伊尔库次克……2071, 2072, 2809, 6194

伊克哈尔吉……2710

伊犁……14, 2513, 2576, 2758, 3009, 3046, 3158, 3412, 3481, 3667, 3708, 3724, 3732, 3734, 3735, 3737, 3739, 3740, 3743, 3744, 3745, 3746, 3748, 3749, 3750, 3751, 3752, 3753, 3756, 3760, 3765, 3767, 3768, 3769, 3770, 3771, 3777, 3779, 3797, 3800, 3812, 3813, 3818, 3819, 3820, 3826, 3829, 3834, 3841, 3852, 3855, 3856, 3858, 3861, 3865, 3866, 3869, 3870, 3871, 3874, 3894, 3896, 3897, 3901, 3912, 3915, 3920, 3925, 3926, 3930, 3932, 3937, 3941, 3944, 3954, 3955, 3962, 3969, 3970, 3977, 3982, 3985, 4019, 4024, 4025, 4027, 4035, 4041, 4050, 4107, 4116, 4117, 4121, 4123, 4124, 4125, 4127, 4129, 4130, 4135, 4140, 4145,

4175, 4207, 4224, 4242, 4250,
4255, 4257, 4262, 4263, 4269,
4323, 4333, 4334, 4336, 4339,
4341, 4357, 4360, 4365, 4377,
4395, 4416, 4433, 4437, 4463,
4465, 4472, 4499, 4529, 4531,
4541, 4581, 4594, 4595, 4598,
4614, 4617, 4666, 4670, 4706,
4709, 4738, 4743, 4754, 4839,
4841, 4864, 4870, 4877, 4888,
4895, 4922, 4944, 4959, 4964,
4970, 4972, 4996, 5000, 5004,
5013, 5026, 5037, 5039, 5048,
5054, 5055, 5057, 5097, 5120,
5124, 5125, 5133, 5168, 5212,
5222, 5247, 5265, 5275, 5284,
5295, 5296, 5301, 5303, 5317,
5319, 5337, 5380, 5387, 5401,
5407, 5416, 5497, 5522, 5543,
5544, 5545, 5547, 5548, 5557,
5558, 5599, 5609, 5618, 5633,
5645, 5647, 5650, 5657, 5661,
5662, 5663, 5666, 5678, 5711,
5726, 5746, 5748, 5764, 5782,
5783, 5809, 5811, 5868, 5870,
5894, 5906, 5908, 5926, 5975,
5982, 5984, 5987, 5994, 5996,
6013, 6014, 6015, 6018, 6021,
6034, 6043, 6053, 6057, 6074,
6086, 6096, 6100, 6103, 6105,
6119, 6133, 6162, 6167, 6168,
6172, 6217, 6222, 6274, 6340,
6397, 6440, 6488, 6492, 6493,
6494, 6546, 6547, 6574, 6578,
6587, 6676, 6788, 6885, 6891,
6894, 6897, 6898, 6901, 6946,
6955, 6969, 6987, 6992, 7003,
7012, 7036, 7051, 7135, 7225,
7226, 7227, 7228, 7239, 7245,
7246, 7258, 7259, 7260, 7262,
7288, 7294, 7296, 7302, 7331,
7357, 7373, 7381, 7413, 7434,
7447, 7489, 7490, 7494, 7503,
7532, 7533, 7534, 7535, 7536,
7544, 7546, 7548, 7555, 7556,
7557, 7560, 7564, 7565, 7567,
7571, 7576, 7588, 7595, 7601,
7605, 7607, 7651, 7656, 7660,
7665, 7682, 7685, 7781, 7802,
7824, 7841, 7872, 7928, 7945,
8000, 8006, 8009, 8014, 8024,
8070, 8097, 8272, 8288, 8637,

8816, 8835, 9022, 9047, 9078, 9129
伊宁……7228
伊通州……7635
伊阳……3321, 4504, 6787

猗

猗氏……2135, 2755

黟

黟县……784, 4326, 5886, 6711, 6861

仪

仪封……2770, 2787, 3160, 4291, 4306, 4312, 4319, 4324, 4331, 4361, 4371, 4417, 4828, 5388, 5397, 5404, 5422, 5465, 5466, 5528
仪陇……4803, 4804, 4808, 4818, 4825, 4830, 4869, 4904, 4916, 5006, 7883
仪征……2781, 2973, 4336, 5665, 5942, 6006, 6104, 6121, 6261, 6302, 6428, 6439, 6546, 6746, 6877, 6879, 7148

夷

夷港……7235
夷陵……623, 788, 998

沂

沂水……1425, 3437, 4342, 7097
沂州……721, 2144, 2561, 2756, 3025, 3334, 3537, 3540, 4468, 4667, 5294, 5301, 5400, 8411, 8514, 8515, 8533

宜

宜宾……399, 994, 1019, 4029, 5302, 5336, 6790, 6825, 8303
宜昌……623, 1555, 3612, 4615, 4756, 4757, 4759, 4788, 4798, 4803, 4804, 4850, 5006, 5175, 5362, 5367, 5384, 5395, 6209, 7042, 7171, 7215, 7421, 7430, 7431, 7451, 7869, 7999, 8410, 9077, 9083, 9098
宜城……4799, 4821, 5006, 7177
宜川……368, 401, 1536, 5077, 7073, 7075, 7076, 7089, 7252
宜春……1526, 4291

宜都……1528, 1631, 4755, 4756, 4757, 4759, 4760, 4762, 4771, 4776, 4782, 4850, 4886, 4965, 5006, 6924
宜禾……4005, 4389, 4390, 4541, 5943, 6034
宜黄……1526, 5099, 5714, 6427, 7002
宜君……7097, 7125
宜兰……5127, 5555, 7395, 7400, 8325
宜良……832, 2748, 4140, 7970
宜陵……6275
宜山……1698, 6140, 6406, 6758
宜兴……583, 1273, 2083, 2207, 3434, 3603, 4604, 4708, 6633, 6635, 6642, 6786, 6856, 7217, 7275, 8626
宜阳……478, 615, 2503, 2537, 6787, 6923, 7149, 7160, 7364
宜章……6588

彝

彝陵……926, 1525, 1554, 1555, 1558, 1568, 1578

倚

倚邦……3993

义

义（意）大利……7020
义乌……3333, 3334, 4963, 6426, 6711, 6712, 6750, 8255, 8596
义乌……800, 1082, 1104, 4419, 4709, 4757, 5770, 7147, 7362
义州……15, 38, 67, 68, 120, 176, 182, 222, 240, 241, 242, 288, 293, 296, 338, 340, 352, 424, 426, 431, 470, 474, 477, 545, 563, 580, 602, 603, 606, 609, 612, 615, 2340, 2505, 3353, 4723, 5034, 5089, 6815, 6967, 6999, 7643, 8011, 8136, 8142, 8151, 8171, 8172, 8176, 8183, 8184, 8235, 8236, 8267

弋

弋矶……6391
弋阳……4346, 5395

峄

峄县……1385, 3391, 3436, 4049, 4288, 4594, 6936, 7040, 7522, 8986

易

易门……6764, 7057

易武……3993

易州……143, 152, 581, 582, 779, 824, 2398, 2985, 3092, 3289, 5030, 8974

益

益都……1988, 3451, 4388, 6244, 6834, 7062

益阳……1535, 5382, 6001, 6232, 6250, 6257, 6419, 7238, 7282, 8369, 8867, 9080

懿

懿路……218

殷

殷家庄……209

银

银川……93, 148, 197, 426, 752, 6847, 6943, 7015, 7387, 7412

鄞

鄞县……768, 1118, 2134, 3744, 5955, 6213

印

印度……1347, 1351, 1352, 1401, 2458, 2853, 3256, 3340, 3363, 3375, 3406, 3583, 3732, 3752, 3763, 3805, 3809, 3843, 3848, 3854, 3860, 3862, 3881, 3885, 3899, 3964, 3978, 3991, 4089, 4185, 4211, 4214, 4252, 4260, 4326, 4348, 4407, 4413, 4451, 4452, 4454, 4457, 4458, 4559, 4588, 4627, 4631, 4645, 4648, 4653, 4654, 4655, 4656, 4658, 4672, 4689, 4690, 4695, 4702, 4704, 4723, 4726, 4738, 4747, 4748, 4750, 4752, 4945, 5085, 5191, 5194, 5280, 5286, 5650, 5682, 5683, 5688, 5691, 5692, 5704, 5734, 5736, 5792, 5806, 5859, 5860, 5897, 5900, 5905, 5931, 5934, 5949, 5950, 6014, 6063, 6504, 6604, 6631, 6708, 6791, 6951, 6963, 7033, 7163, 7197, 7280, 7312,

7314, 7318, 7372, 7373, 7382, 7386, 7403, 7412, 7421, 7431, 7445, 7457, 7464, 7471, 7813, 7832, 7838, 7853, 7863, 7870, 7910, 7920, 7956, 7989, 7997, 8006, 8068, 8070, 8077, 8081, 8089, 8406, 8412, 8654, 8689, 8716, 8761, 8783, 8787, 8792, 8836, 8840, 8898, 8953, 9025, 9060

应

应昌府……510
应城……4131, 6382, 7028, 7042, 7061, 7361
应山……255, 288, 4789, 6874
应天府……765, 1077, 1136
应州……489, 491, 510, 889, 6145, 6895, 6972, 7005, 7080, 7125, 7344, 8338, 8807

英

英德……758, 3316, 5197, 6130, 6131, 6165, 7537, 7683, 8038, 8410, 8518, 8559, 9069
英国……334, 1351, 1810, 2458, 3256, 3397, 3685, 3714, 3732, 3763, 3805, 3860, 3963, 3965, 4090, 4109, 4164, 4185, 4211, 4214, 4252, 4254, 4260, 4326, 4451, 4452, 4454, 4455, 4559, 4589, 4627, 4644, 4645, 4653, 4655, 4656, 4657, 4672, 4675, 4677, 4679, 4681, 4682, 4683, 4685, 4686, 4688, 4690, 4691, 4695, 4698, 4699, 4700, 4701, 4702, 4723, 4724, 4746, 4747, 4748, 4781, 4883, 4945, 4946, 5014, 5046, 5085, 5103, 5108, 5121, 5133, 5137, 5194, 5280, 5282, 5314, 5317, 5318, 5320, 5423, 5455, 5630, 5650, 5655, 5682, 5683, 5688, 5690, 5691, 5692, 5702, 5704, 5731, 5733, 5734, 5735, 5736, 5737, 5739, 5777, 5791, 5798, 5806, 5833, 5834, 5835, 5838, 5839, 5844, 5847, 5848, 5850, 5852, 5854, 5856, 5857, 5859, 5860, 5861, 5862, 5863, 5867,

5871, 5873, 5874, 5875, 5876,
5878, 5879, 5883, 5884, 5887,
5888, 5892, 5893, 5896, 5898,
5899, 5900, 5911, 5912, 5917,
5924, 5931, 5937, 5938, 5949,
5950, 5951, 5952, 5953, 5967,
5971, 5972, 5974, 5977, 5991,
5992, 6009, 6011, 6016, 6020,
6021, 6026, 6027, 6042, 6051,
6060, 6069, 6071, 6073, 6096,
6101, 6107, 6119, 6120, 6126,
6144, 6156, 6187, 6204, 6241,
6254, 6256, 6267, 6272, 6297,
6302, 6309, 6310, 6314, 6328,
6341, 6342, 6343, 6353, 6355,
6358, 6360, 6363, 6364, 6371,
6372, 6374, 6457, 6458, 6461,
6462, 6464, 6466, 6471, 6478,
6503, 6511, 6516, 6533, 6550,
6561, 6601, 6607, 6629, 6631,
6636, 6644, 6651, 6669, 6670,
6673, 6682, 6683, 6693, 6703,
6704, 6708, 6709, 6712, 6729,
6733, 6737, 6742, 6743, 6744,
6745, 6748, 6749, 6753, 6756,
6757, 6758, 6763, 6768, 6769,
6770, 6772, 6777, 6780, 6781,
6783, 6791, 6793, 6796, 6799,
6805, 6808, 6812, 6815, 6818,
6819, 6832, 6837, 6839, 6841,
6843, 6844, 6852, 6863, 6869,
6912, 6948, 6949, 6951, 6952,
6960, 6964, 6965, 6970, 6971,
6977, 6980, 6983, 6984, 6985,
6993, 6996, 7003, 7005, 7019,
7021, 7022, 7027, 7033, 7034,
7051, 7052, 7080, 7091, 7099,
7101, 7108, 7112, 7115, 7116,
7129, 7131, 7134, 7140, 7142,
7152, 7163, 7170, 7171, 7189,
7197, 7207, 7243, 7251, 7279,
7280, 7293, 7294, 7311, 7314,
7318, 7333, 7372, 7374, 7376,
7386, 7389, 7390, 7393, 7403,
7415, 7421, 7424, 7429, 7430,
7431, 7432, 7435, 7436, 7437,
7438, 7441, 7445, 7447, 7448,
7452, 7455, 7457, 7458, 7461,
7462, 7464, 7471, 7474, 7476,
7477, 7478, 7479, 7486, 7487,
7493, 7494, 7537, 7540, 7555,
7567, 7569, 7570, 7575, 7590,

7612, 7618, 7622, 7628, 7629, 7638, 7666, 7682, 7696, 7699, 7739, 7765, 7768, 7770, 7780, 7784, 7803, 7805, 7813, 7831, 7838, 7842, 7847, 7853, 7858, 7863, 7870, 7878, 7883, 7888, 7889, 7890, 7892, 7899, 7911, 7919, 7920, 7964, 7980, 7997, 7999, 8000, 8019, 8021, 8025, 8033, 8046, 8055, 8073, 8079, 8082, 8087, 8106, 8109, 8111, 8112, 8121, 8129, 8130, 8137, 8138, 8139, 8166, 8168, 8232, 8272, 8289, 8314, 8341, 8346, 8352, 8364, 8373, 8375, 8399, 8401, 8410, 8412, 8416, 8417, 8420, 8425, 8429, 8432, 8445, 8449, 8481, 8491, 8504, 8517, 8519, 8526, 8536, 8549, 8554, 8563, 8564, 8580, 8584, 8588, 8592, 8593, 8595, 8602, 8607, 8614, 8629, 8630, 8631, 8633, 8634, 8635, 8637, 8638, 8658, 8674, 8675, 8690, 8691, 8699, 8700, 8707, 8715, 8721, 8727, 8736, 8737, 8745, 8771, 8781, 8783, 8787, 8789, 8792, 8807, 8813, 8825, 8836, 8841, 8854, 8858, 8859, 8862, 8864, 8873, 8903, 8928, 8935, 8943, 8953, 8994, 9003, 9026, 9068, 9093, 9120, 9123, 9125

英吉沙尔……3832, 3856, 3896, 3901, 3926, 5446, 5557, 5559, 5575, 5604, 5644, 5647, 5648, 5667, 5668, 6013, 6018, 6057, 6100, 6108, 6273, 6300, 6494, 6888, 6907, 6976, 6977, 7034, 7047, 7259, 7318, 7469, 7470, 7502, 7650

英吉沙县……3896, 5644, 6273, 6888, 6907, 6976, 7259

英山……496, 3652, 3653, 3674, 4625, 6413, 6597, 6714, 6729, 6899

鹦

鹦鹉洲……6232, 6233, 6352

营

营口……210, 249, 298, 438, 456, 482, 607, 6999, 7559, 7572, 7590, 7604,

8002, 8003, 8031, 8186, 8187, 8194, 8260, 8265, 8266, 8280, 8282, 8284, 8323, 8333, 8419, 8499, 8615, 8619, 8702, 8724
营山……440, 4803, 4805, 4808, 4813, 4825, 4830, 4853, 4860, 4869, 7433
营县……4955, 5611, 5737, 6030

颍

颍上……5332, 6334, 6411,6436, 6476, 6496, 6698, 6730, 6772, 6775, 6812, 6989, 7150, 7274
颍州……516, 721, 739, 2572, 4074, 4425, 5284, 5472, 6476, 6538, 6811, 6888, 6945, 7094, 8384

雍

雍鸦……4639

永

永安……979, 998, 1530, 1908, 2261, 3190, 3955, 4177, 4424, 4948, 4956, 4963, 4964, 5666, 5896, 6170, 6177, 6178, 6179, 6180, 6182, 6183, 6184, 6185, 6188, 6189, 6198, 6199, 6200, 6202, 6203, 6206, 6221, 6241, 6263, 6311, 6365, 6576, 6831, 7146, 7305, 8787
永北……5430, 5431, 5432, 7056, 7275, 7277
永昌……677, 727, 831, 832, 1188, 1226, 1229, 1237, 1281, 2744, 3653, 3963, 4008, 4009, 4011, 4012, 4020, 4028, 4039, 4040, 4044, 4045, 4046, 4066, 4072, 4076, 4095, 4124, 4210, 4268, 6017, 6018, 6024, 6028, 6048, 6053, 6054, 6065, 6087, 6197, 7012, 7279, 7372, 7382, 7417, 7655, 7678, 8013
永城……2140, 3787, 6334, 6335, 6410, 6411, 6436, 7027, 7149, 7364
永川……8452
永春州……6300, 6301
永淳……7145
永从……5494, 7017
永从县……3354
永甸……77, 166,

209
永定……4343, 4797, 6895, 6934, 8359
永丰……933, 1526, 3414, 4786, 5029, 5290, 5753, 6427, 6554, 6581, 7566
永福……6300
永和……404, 1474, 2595, 6617, 6618, 6859
永吉……54, 87, 113, 3353, 3358, 3365
永嘉……4756, 5754, 6755, 6924
永康……5770, 5902, 5904, 6131, 6739, 7145, 7147, 7362, 7522
永利……7097
永隆……7326
永隆省……6775
永明……1042, 4194, 5395, 5800, 6218, 6223
永年……7086, 7183
永宁……198, 209, 231, 248, 253, 275, 615, 786, 824, 1018, 1064, 1655, 1784, 1809, 2069, 3133, 3307, 3803, 4668, 4786, 6094, 6125, 6427, 6946, 6951, 7117, 7124, 7149, 7349, 7364, 7401, 7406, 7407, 7796, 8178, 8781
永平……15, 185, 193, 279, 389, 393, 396, 397, 398, 399, 402, 403, 404, 406, 407, 408, 410, 411, 412, 413, 429, 436, 437, 446, 472, 512, 525, 608, 612, 651, 690, 692, 695, 696, 950, 952, 960, 1123, 1167, 1381, 1383, 1384, 1393, 1471, 1694, 1956, 2107, 2172, 2382, 2465, 2497, 2979, 3490, 4210, 4939, 6028, 6044, 6460, 7277, 7553, 7579, 7671, 8641, 8849, 9088
永清……529, 824, 1797, 1803, 1951, 2137, 3250, 3608, 4548, 4549, 4562, 4797, 4923, 4960, 5084, 5315, 5731, 5803, 5935, 6441, 7086, 7198, 7283, 7287, 7681, 7692, 8568
永善县……2903
永寿……512, 7010
永顺……1163, 1219,

1700, 2904, 2927, 2935, 2941, 2955, 3007, 3148, 3484, 3867, 4471, 4615, 6874, 7177, 7306
永绥……3867, 4728, 4729, 4730, 4731, 4733, 4735, 4745, 4750, 4763, 4767, 4777, 4790, 6759
永新……1526, 6427, 7002, 7017
永兴……6874, 7657
永州……843, 871, 875, 1005, 1020, 1042, 1686, 2071, 2923, 5362, 5395, 5681, 5682, 6034, 6575, 6588, 6874, 7688, 7709, 8866
永宗城……7390

尤

尤溪……6300

酉

酉水……6759
酉阳……3167, 4730, 4758, 4770, 6368, 6811, 6826, 6949, 7116, 7144, 7146, 7207, 7306

右

右屯……45
右玉县……524, 2867, 3888

于

于潜……7147, 7362
于阗县……7650

余

余干……1556, 6427, 7002, 7017, 8318
余杭……6624, 6633, 6739, 6744, 6838, 6859, 6860, 6973, 7147, 7222, 7242, 7275, 7362, 8730
余庆……3167, 7017
余姚……761, 2018, 3664, 3872, 4443, 4766, 5622, 5913, 5914, 5923, 6742, 6781, 6786, 6793, 6924, 7078, 7147, 7362, 7887

盂

盂县……2132, 5452, 5453, 8429, 8719

鱼

鱼台……1385, 2719, 3125, 3391, 3770, 4799, 5254, 6940, 7021, 7040, 7088, 7097

榆

榆茨……7468

榆次……2155, 3177, 5358

榆林……33, 93, 148, 157, 209, 248, 341, 377, 413, 487, 672, 680, 731, 753, 925, 974, 1335, 1471, 1555, 1560, 2049, 2723, 3038, 5077, 5372, 7149

榆社……907

榆树……11, 6759, 7261, 9058

榆中县……426, 4642, 6903

虞

虞城……3530, 3786, 6411, 6436, 7149, 7364, 7915

虞乡……8059

雨

雨花台……4212, 6249, 6356, 6633, 6634, 6774, 6780, 6786, 6794, 6795, 6816, 6820, 6824, 6848, 6976

禹

禹城……1797, 3953, 7088, 7097, 7214, 7241, 7247, 7909

禹州……3031, 6078, 6632, 7014

玉

玉龙关……1229, 1230, 6198

玉门……5753, 7290, 7295, 7313, 7319

玉屏……3178, 3179, 4302, 4903, 6412, 6909, 6963, 7033

玉山……1526, 2300, 3141, 6233, 6305, 6347, 6521, 6640, 6711, 6861, 6864, 6896

玉田……389, 824, 961, 1384, 1391, 1393, 1694, 1714, 5084, 5677, 6625, 7086, 7287, 8698

郁

郁林……1601, 3125, 3126, 4073, 6135, 6140, 6148, 6157, 6158, 6159

郁州……6056

预

预望城……7124

裕

裕州……4789，6970

元

元城……4495，5084，7086，7287

元和……4077，4950，6642，7148，7217，7331，7863，8533，9067

元江……1268，2607，3078，5060，7172

元谋……779，7057，7077，7250

元山……4888，7031，7511，7657，7874，8152，8158，8160，8162，8234

元雄……5432

沅

沅江……1252，5117，7242

沅州……1335，1486，1514，2837，3178，3179，6759，7033，7195，7276

垣

垣曲……2755，6290

原

原武……454，5758，7149，7364

袁

袁浦……6924

袁州……1521，1532，1542，1558，1568，1572，1595，2165，6389，6427

远

远安……4255，4757，4760，4762，4798，4903

岳

岳池……4805，4854，4860，4869，4896，4904

岳阳……425，672，1631，6232，7320，7817，8417，8767，9080

岳州……665，672，788，1020，1066，1125，1514，1519，1521，1525，1527，1528，1531，1534，1538，1542，1544，1551，1559，1566，1568，1573，1578，1584，1596，1602，1620，1621，1625，1627，1630，1637，1654，1682，1799，1822，2568，4252，6232，6233，6234，6259，

6331, 6347, 6576, 6749, 6974, 7010, 7032, 7101, 7242, 7283, 7421, 7862, 8417, 8767, 8770, 9080

越

越嶲……5706, 5712, 5713, 5720, 5804, 6575, 6824, 6826, 6827, 7120

越南……4562, 4568, 4971, 4981, 4986, 5044, 5047, 5085, 5135, 5253, 5322, 5324, 5353, 5386, 5389, 5408, 5627, 5628, 5649, 5761, 5836, 6000, 6081, 6271, 6435, 6775, 6881, 7069, 7122, 7139, 7163, 7183, 7244, 7279, 7293, 7297, 7310, 7314, 7325, 7326, 7327, 7341, 7367, 7496, 7497, 7508, 7583, 7619, 7620, 7625, 7626, 7627, 7632, 7634, 7639, 7640, 7641, 7642, 7652, 7655, 7658, 7663, 7668, 7669, 7670, 7671, 7672, 7674, 7675, 7676, 7677, 7679, 7680, 7681, 7683, 7685, 7686, 7687, 7688, 7689, 7691, 7692, 7693, 7696, 7697, 7698, 7699, 7701, 7702, 7704, 7706, 7709, 7710, 7711, 7712, 7713, 7714, 7716, 7717, 7733, 7737, 7756, 7759, 7762, 7763, 7766, 7768, 7769, 7771, 7774, 7780, 7798, 7807, 7855, 7876, 7886, 7912, 7936, 7944, 8000, 8003, 8024, 8039, 8070, 8149, 8185, 8302, 8354, 8358, 8373, 8419, 8420, 8654, 8926, 8939, 8953, 8954, 8957

云

云龙……392, 1217, 3531, 4200, 5193, 5750, 6166

云梦……4764, 7028, 7042, 9111

云南府……1237, 3786

云南县……4970, 7275

云霄……924, 3387, 4542, 4559, 4573, 6093, 6934, 6948

云阳……377, 4796, 4798, 4804, 4816, 4854, 4869, 4906, 4917, 4956, 4964, 4980, 5006, 5910, 7177, 9109

云州……6028, 6460,

7299

郧

郧西……4762, 4778, 4789, 4799, 4819, 4820, 4821, 4869, 4908, 4920, 4926, 4957, 5006, 6787, 6886

郧县……4165, 4762, 5006, 6802, 7118

郧襄……1525, 1543

郧阳……920, 1550, 4165, 4757, 4778, 4782, 4803, 4821, 4910, 4921, 4926, 4927, 4932, 5007, 5073, 5362, 6199, 6276, 6474, 6523, 6802, 6924, 7083, 7215

郓

郓城……253, 3665, 4032, 5069, 5304, 6334, 6936, 6997, 7017, 7028, 7040, 7088, 7172, 7198, 7237, 7238, 7241, 7274

杂

杂谷……3318, 3499, 3662, 3663, 3740, 4104, 4246

藏

藏边……6964, 7427, 7863, 7919, 7920, 7927, 7936, 7939, 7943, 7964, 8033, 9045

枣

枣强……6816

枣阳……4464, 4578, 4762, 4770, 4778, 4869, 5006, 5063, 6924, 7043

泽

泽州……918, 2135, 2158, 2159, 2688, 2881, 3573, 7466, 8429, 8719

曾

曾迟……209

增

增城……844, 845, 3674, 4797, 4925, 5197, 5904, 6388, 6405

扎

扎哈沁……3894

扎喀……25, 42, 154, 203, 3975

扎克拜达里克……3062

扎库塔城……109

扎什伦布寺……655, 3271, 4009, 4211, 4321, 4346, 4349,

4353, 4449, 4551, 4570, 4620, 4623, 4661, 4665, 7658, 8058, 8071

札

札克丹……247

札陵……2180

乍

乍浦……2215, 2251, 2346, 2477, 2488, 2500, 2534, 2597, 2952, 5318, 5536, 5928, 5930, 5931, 5932, 5933, 5935, 5937, 5938, 5944, 5946, 5950, 6035, 6197, 6415, 6457, 6712, 6857

乍寿……7021

乍丫……2723, 7880

斋

斋桑淖尔……6586, 6676

沾

沾河……5, 25, 280, 5508

沾化……4857, 5390, 5773, 7088, 7097, 7790, 8548

霑

霑益……1204, 2639, 2818

瞻

瞻德……6987

瞻对……3460, 3461, 3469, 3482, 3483, 3488, 3489, 3499, 3508, 3509, 3517, 3521, 3522, 3558, 3600, 3740, 5300, 6098, 6963, 6968, 7089, 8359, 8380, 8390

盏

盏达……7382

张

张家口……111, 364, 417, 452, 453, 454, 489, 573, 591, 610, 646, 1432, 1453, 1514, 1736, 1759, 1906, 1944, 1947, 1950, 1955, 1983, 2039, 2060, 2076, 2200, 2416, 2571, 2715, 2768, 4421, 4637, 4876, 4996, 5148, 5785, 5790, 5940, 6266, 6277, 6422, 6578, 6586, 6675, 6676, 6705, 6707, 6763, 6812, 7012, 7126, 7196, 7250, 7387, 7462, 7534, 7558, 7590, 7601, 8042, 8618, 8816, 9005

张秋……3690, 4361,

4994, 5390, 6335, 6414, 6940, 7001, 7104, 7122, 7558, 7590
张掖……93, 148, 238, 672, 2099, 2744, 3909, 3959, 4932, 5747, 6925, 7305, 7309

章

章谷……3508, 3817, 4131, 4138, 4173, 4243, 8359
章嘉……16
章丘……588, 3469, 4049, 4387, 4388, 5276, 5390, 7061, 7070, 7661, 7825, 8375, 8653

彰

彰德……721, 1930, 3318
彰化……2883, 3066, 3679, 4397, 4406, 4482, 4499, 4505, 4506, 4514, 4536, 4540, 4612, 4732, 5520, 5561, 5699, 6008, 6082, 6849, 7165, 7395, 7900, 7919, 8085, 8315, 8319, 8338, 8341
彰武……297, 449, 488, 5209, 8048, 8694
彰武县……297, 449

漳

漳平……2253, 6934
漳浦……791, 983, 1528, 1620, 1753, 1774, 3119, 3387, 3395, 3668, 3902, 3903, 4043, 4096, 4531, 4559, 4573, 4577, 4873, 5998, 6271, 6934, 6948
漳州……791, 810, 817, 842, 924, 989, 996, 1003, 1005, 1016, 1017, 1051, 1101, 1114, 1126, 1127, 1132, 1146, 1160, 1317, 1318, 1337, 1577, 1589, 1619, 1631, 1656, 1690, 1810, 2848, 2929, 3119, 3131, 3135, 3583, 3667, 4374, 4506, 4507, 4536, 4542, 4709, 5093, 5555, 6001, 6156, 6271, 6490, 6521, 6895, 6932, 6934, 6948, 6956, 6979, 7303, 7747, 7749, 8096, 9094

獐

獐子岛……220

招

招远……455, 5277

昭

昭笃……7326

昭化……562, 1534, 4806, 4883, 5006

昭莫多……2035, 2040, 2042, 2059, 2072, 2099, 2126

昭通……2903, 3030, 3307, 3491, 6028, 6160, 6617, 6808, 6826, 6859, 6920, 7965

昭文…… 3018, 3516, 3545, 5487, 6642, 7305

昭乌达盟……1765, 6277

兆

兆佳城……6, 9, 30

诏

诏安……996, 1318, 4895

诏南……924, 1202

赵

赵城……364, 404, 5751, 5752

赵州……2756, 2973, 3555, 5217, 5262, 6290, 6297, 6489, 7056, 7277, 7278

肇

肇庆……809, 810, 811, 812, 814, 818, 825, 826, 865, 866, 875, 888, 895, 901, 902, 913, 914, 916, 930, 934, 935, 1058, 1064, 1374, 1565, 1580, 1791, 2955, 3032, 3103, 3158, 3422, 3440, 3451, 4777, 5304, 6130, 6187, 6406, 8970

哲

哲尔格西拉呼鲁苏……3159

哲孟雄……4638, 4661, 4689, 4707, 5199, 6063, 6963, 7418, 7427, 7428, 7445, 7919, 7928, 7964, 7989, 7997, 8021

柘

柘城……2102, 4466, 4828, 5332, 6946, 7149, 7364

贞

贞丰……4787, 7017, 7272

真

真定……185, 465, 495, 610, 652, 702, 824, 1517, 2107, 2155, 2311, 2442,

2508

镇

镇安……105, 145, 1160, 1514, 3070, 3126, 3636, 4090, 4227, 4245, 4324, 4789, 4792, 4820, 4821, 4826, 4866, 4869, 4887, 4916, 4927, 4932, 4982, 5006, 5070, 5071, 5286, 7029, 7139, 7325, 8694

镇东……210, 231

镇番……2744, 4331, 7203, 7319

镇管……2138, 2153, 2955, 4729, 4730, 4735, 4745, 4788, 4790, 4924, 5786, 6926, 7033

镇海……230, 391, 868, 966, 1277, 1525, 2329, 2379, 2500, 2751, 2800, 3516, 4485, 5050, 5759, 5876, 5880, 5894, 5912, 5913, 5922, 5923, 5924, 5930, 5934, 5941, 5942, 5953, 5954, 6504, 6742, 7148, 7217, 7244, 7275, 7739, 7771, 7789, 7813, 7814, 7815, 7820, 7852, 8138

镇江……156, 174, 176, 177, 182, 183, 189, 209, 216, 219, 220, 221, 227, 228, 230, 231, 242, 250, 268, 274, 287, 288, 303, 340, 438, 468, 477, 545, 574, 746, 748, 1004, 1072, 1082, 1242, 1243, 1246, 1249, 1252, 1260, 1265, 1308, 1311, 1317, 1331, 1467, 1521, 1568, 1729, 1799, 2002, 2144, 2145, 2212, 2252, 2308, 2361, 2555, 3464, 3872, 3877, 3910, 4295, 4395, 4449, 5480, 5505, 5531, 5580, 5665, 5909, 5931, 5939, 5940, 5941, 5943, 5944, 5957, 6072, 6183, 6196, 6246, 6247, 6251, 6254, 6259, 6260, 6261, 6266, 6267, 6268, 6291, 6312, 6337, 6343, 6344, 6345, 6371, 6384, 6409, 6417, 6425, 6426, 6428, 6435, 6437, 6453, 6454, 6483, 6505, 6520, 6533, 6536, 6542, 6548, 6633, 6634, 6653, 6702, 6703, 6738, 6744, 6746, 6761, 6767, 6793, 6833, 6837, 6888, 6912, 6952,

7013, 7108, 7148, 7217, 7235, 7244, 7275, 7425, 7439, 7577, 7631, 7660, 7956, 7975, 7981, 8045, 8046, 8099, 8206, 8333, 8344, 8380, 8498, 8699, 8759, 8761, 8801, 8945, 9111, 9113, 9114
镇靖堡……7142
镇康……1229
镇南……7056, 7275
镇南关……7, 166, 3458, 4556, 4569, 4572, 4580, 4768, 4874, 4958, 7139, 7626, 7704, 7770, 7771, 7787, 7788, 7789, 7793, 7794, 7795, 7796, 7798, 7825, 7847, 7936, 7971, 8354, 8938, 8957
镇平……4826, 5006, 6787, 6895, 6948, 6973, 6979, 7003, 7149, 7364, 7655, 7668
镇武……45, 46, 227, 229, 238
镇西……209, 5247, 7566
镇雄……2903, 3030, 3307, 6826, 7023
镇洋……1608, 3516, 3537, 3710, 3872, 3882, 4356, 4797, 5588, 6642
镇夷……15, 17, 21, 36, 68, 137, 189, 210, 240
镇彝……248, 1525, 2029
镇原……7097, 7141, 7153
镇远……111, 240, 1050, 1503, 1505, 3088, 3147, 3167, 3178, 3179, 3219, 4124, 4228, 4729, 4773, 5753, 6008, 6137, 6150, 6207, 6410, 6728, 7017, 7033, 7128, 7192, 7194, 7252, 7253, 7596, 7781, 7832, 7874, 8124, 8155, 8195, 8233, 8255

震

震洋……5508, 6642, 6858

整

整董……3993

正

正安……2794, 6826, 6963, 7087

正定……2268, 2489, 2678, 2756, 2979, 4316, 7968, 7977, 8153
正宁……7141
正阳……5284, 5515, 6334, 6476, 6495, 6496, 6538, 6698, 6771, 6878, 7011

郑

郑家屯……7000
郑州……1389, 1517, 3263, 6278, 6906, 6974, 7027, 7912, 7913, 7914, 7915, 7917, 7932, 7933, 7937, 7945, 7947, 7966, 7972, 8794

政

政和……896, 6540

芝

芝罘……6396, 6729, 6834, 7235, 8322

枝

枝江……1631, 3674, 4755, 4756, 4759, 4760, 4762, 4765, 4771, 4776, 4782, 4850, 4886, 5006, 6989, 7177, 7361

织

织金县……7522, 7862

芷

芷江……6874, 7184

志

志丹县……421

雉

雉河集……6230, 6409, 6410, 6411, 6435, 6436, 6812, 6937, 6945, 6970, 7014

中

中甸……2722, 3294, 3587
中固……210
中固城……9, 65, 159
中后所……69, 100, 112, 113, 240, 262, 580, 592, 593, 596, 645, 671, 993, 1714, 3479
中牟……3515, 3638, 3894, 5968, 6000, 6005, 6278, 7041, 7149, 7284, 7364, 8119
中卫……5, 203, 206, 2723, 2744, 4331, 6209, 6886,

6957, 7023, 7204, 7255
中阳堡……7000
中原……31, 35, 47, 403, 522, 523, 589, 617, 627, 639, 644, 680, 690, 691, 692, 694, 710, 716, 731, 755, 805, 841, 861, 892, 932, 936, 937, 976, 978, 1518, 1519, 1610, 1620, 1622, 1693, 1705, 1944, 2651, 2932, 3437, 3504, 3532, 3855, 4164, 4204, 4339, 4366, 4624, 4743, 5261, 5583, 5676, 5774, 5776, 5826, 6258, 6289, 6324, 6354, 6463, 6478, 6678, 6698, 6766, 6915, 7011, 7040, 7081, 7221, 7328, 7377, 7580, 7720, 7775, 7968, 8099, 8557, 8558, 8561
中州……610, 797, 2947, 3439, 3600, 3611, 5513, 6257, 6270, 6279, 6349
中左……240, 345, 346, 404, 1114, 1264, 1331, 1646, 1683, 1889, 1968, 3147, 3808, 4624, 4678

忠

忠州……608, 2985, 3011, 4808, 4829, 4896, 7177

钟

钟山……740, 1072, 1244, 1800, 5009, 5944, 6260, 6264, 6303, 6497, 6855, 7195
钟祥……658, 2686, 3047, 4322, 4360, 4760, 4770, 4799, 4887, 5427, 6802, 6924, 6989, 7027, 7028, 7041, 7071, 7247, 7361

锺

锺城……74, 79

舟

舟山……770, 808, 811, 834, 848901, 905, 906, 909, 929, 956, 974, 975, 977, 984, 989, 1045, 1067, 1089, 1133, 1134, 1136, 1138, 1161, 1170, 1210, 1244, 1283, 2294, 2329, 4672, 4674, 4685, 4686, 4687, 4690, 5314, 5875, 5876, 5880, 5881, 5892, 5893, 5895, 5899, 5911, 5924, 5934, 5953, 6007, 6032, 6033, 6044, 6630,

6655, 7054, 7819, 7820

周

周村……2229, 8770

周家口……6906, 6944, 7011, 7014, 7028, 7498, 8045

鼇

鼇至……2207

鼇屋……4819, 4821, 4832, 4903, 5006, 5061, 5252, 6859, 6886, 7010

朱

朱亭……7197

朱仙镇……647, 6278, 6313, 7011

珠

珠海……5902

珠江口……5892

诸

诸城……213, 310, 3371, 4181, 5013, 5607, 7080, 7088, 7097

诸暨……1310, 1618, 3987, 4890, 6713, 6744, 7147, 7362

诸罗……1779, 2221, 2598, 2599, 2604, 2883, 2918, 3142, 3679, 4076, 4482, 4498, 4506, 4507, 4514, 4518, 4524, 4525, 4526, 4527, 4528, 4529, 4532, 4536, 4540, 4541, 4560, 7395

竹

竹山……4757, 4762, 4773, 4782, 4795, 4799, 4904, 4921, 4926, 4979, 5006, 5912, 6803

竹溪……4713, 4762, 4795, 4799, 4862, 4869, 4904, 4909, 4937, 4944, 4953, 4964, 4980, 5006, 5395, 6803

筑

筑地……7235

抓

抓占……6582

庄

庄浪……753, 859, 1552, 2544, 2675, 2722, 2723, 3926, 3932, 3959, 5747

卓

卓克采……4238

卓克基……3662, 3935

涿

涿州……152, 255, 400, 401, 581, 582, 679, 702, 824, 1381, 1384, 2143, 2398, 2979, 3351, 4336, 4387, 6295, 6317, 6937, 7092, 8007, 8557, 8558, 8562

淄

淄川……1686, 2436, 2559, 2560, 4464, 6834, 6835, 6937, 7097, 8411

滋

滋丘……4788

滋阳……1385, 4737, 7040, 7088, 7097

梓

梓潼……568, 4889

紫

紫金山……6123, 6259, 6260, 6377, 6633, 6855

紫荆山……6055, 6056, 6074, 6075, 6115, 6127, 6128, 6151, 6160, 6168, 6169, 6188, 6232, 6454

紫阳……3985, 4778, 4784, 4793, 4807, 4854, 4860, 4869, 4887, 4906, 4909, 4920, 4930, 4938, 5006, 5009, 5071, 6803, 6839

紫竹林……7099, 7660, 7849, 8146, 8572

宗

宗喀……4554, 4570, 4571, 4584, 4618, 4672, 4707, 5986, 6391, 6392, 7476

宗木4638

邹

邹平……5390, 6988, 7040, 7088, 7097, 7287

邹县……254, 1385, 4049, 4594, 6936, 6937, 7040

遵

遵化……93, 100, 148, 157, 387, 388, 389, 393,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6, 407, 408, 437, 613, 690, 738, 824, 1079, 1228, 1296, 1325, 1381, 1384, 1390, 1393, 1485, 1692, 1694, 1701, 1948, 2402, 2448, 2629, 2660, 2985,

3105, 3165, 3932, 5868, 7013, 9023
遵义……153, 197, 198, 230, 231, 253, 608, 825, 831, 929, 1018, 1205, 1213, 1219, 1221, 1289, 1422, 2313, 6238, 6825, 6826, 6909, 7087, 7130, 7146, 7205, 7206, 7207, 7208, 7663, 8734

左

左江……2770
左卫……491

作

作木朗……4638, 4707

主要记事内容及常见专用名词索引

阿

阿巴亥之死……324
阿巴哈伊图界约……2878
阿达哈哈番……915，3243
阿尔布巴等杀康济鼐……2878
阿古柏攻陷南疆西四城…7034
阿古柏攻占迪化……7200
阿古柏侵占南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地……6976
阿古柏仰药自杀……7456
阿古柏正式接受土耳其苏丹所授"爱弥尔"封号……7311
阿古柏与俄使考尔巴尔斯非法订立商约……7258
阿古柏与英使弗赛斯签署《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7318
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7047
阿哈……4，11，202，232，394，511，577，591，624，926，1789，2399，3888，4799，4884，4889，4897，4916，5644，5657
阿訇妥明及索焕章等举事……6889
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修约节略……7079
阿睦尔撒纳潜逃的直接动因……3745
阿思本舰队……6843，6849
"阿思本舰队案"结案……6841

艾

艾小梅于汉口创办《昭文新报》，此为中国人自办日报之始……7305

爱

爱国会社……8733

瑷

瑷珲条约……6527，6582，6585，6587，8594，8595

安

安徽光复……9112
安徽阜阳反狱大案……4425
安徽商务总局与英商凯约翰订立勘验矿务合同……8693

安徽铜陵县矿改定合同章程……8773
安徽涡阳饥民起义……8501
安徽巡抚……897，1329，1540，1573，1585，1621，1630，1906，2124，2125，2133，2140，2349，2351，2477，2751，2869，3172，3175，3393，3683，3695，3785，4074，4278，4321，4324，4337，4344，4385，4473，4544，4693，4835，4880，5041，5079，5118，5189，5284，5401，5447，5472，5482，5529，5530，5550，5823，5846，5968，6043，6161，6201，6221，6234，6264，6305，6306，6328，6384，6410，6456，6459，6474，6477，6485，6537，6543，6568，6587，6618，6714，6730，6746，6781，6801，6811，6849，6882，6945，6946，6989，7013，7092，7269，7348，7621，8045，8055，8066，8299，8444，8501，8578，8592，8598，8603，8915，9027，9047，9133
安徽巡抚乔松年奏请停止华人传教，但洋人传教及华人习教仍听其自便……6989
安徽学政朱筠条奏搜访校录图书四事……4155
安徽志士万福华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遂被捕……8793
安庆武举王奎甲率考生拆毁英法教堂……7142

谙

谙达……986，5464，6707，6764

按

按察使……193，660，1229，1253，1282，1309，1329，1404，1413，1510，1578，1600，1602，1618，1627，1631，1650，1742，1743，1785，1804，1805，1916，1930，1978，2049，2100，2165，2183，2187，2205，2222，2223，2346，2359，2379，2471，2484，2611，2670，2693，2727，2769，2770，2780，2785，2786，2859，2897，2898，2914，2921，2938，2944，2945，2947，2985，2987，3016，3087，3096，3105，3146，3156，3199，3246，3384，3388，3409，3418，3515，3529，

3641, 3666, 3667, 3675, 3749, 3792, 3803, 3867, 3875, 3913, 3934, 3940, 3942, 3996, 4010, 4012, 4018, 4039, 4056, 4061, 4184, 4279, 4303, 4315, 4347, 4425, 4468, 4539, 4718, 4800, 4883, 4913, 4949, 4961, 4967, 5101, 5131, 5132, 5190, 5236, 5325, 5327, 5488, 5698, 5738, 5919, 5944, 5948, 5967, 5968, 6043, 6081, 6133, 6159, 6196, 6233, 6234, 6246, 6276, 6283, 6294, 6303, 6305, 6329, 6345, 6349, 6382, 6394, 6412, 6436, 6484, 6497, 6504, 6523, 6569, 6588, 6635, 6729, 6730, 6744, 6765, 6825, 6831, 6835, 6841, 6848, 6864, 6886, 6890, 6895, 6897, 6899, 6903, 6934, 6941, 6945, 6949, 6955, 6968, 6979, 6997, 7014, 7019, 7030, 7033, 7043, 7127, 7178, 7233, 7297, 7390, 7395, 7467, 7482, 7518, 7753, 7789, 7795, 7798, 7830, 7862, 7912, 7936, 7940, 7957, 7966, 7969, 7978, 8016, 8041, 8044, 8049, 8059, 8070, 8138, 8156, 8188, 8255, 8342, 8366, 8382, 8409, 8448, 8472, 8490, 8538, 8600, 8616, 8644, 8649, 8697, 8736, 8808, 8861, 8863, 8871, 8937, 9013, 9015, 9038

昂

昂邦章京……484, 509, 510, 535, 536, 559, 584, 657, 762, 773, 838, 847, 995, 1050, 1064, 1082, 1083, 1085, 1200, 1209, 1247, 1261, 1266

敖

敖汉……4, 351, 366, 371, 382, 386, 398, 480, 544, 614, 1509, 4637

鳌

鳌拜擅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1389

鳌拜擅杀内大臣费扬古等……1356

鳌拜擅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1408

澳

洋人晏些卢戳死澳门人陈辉千……3424

八

八大家……290
八分……245，384
八卦教……3531，3563，4069，4070，4142，4143，4160，4217，4239，4392，4410，4495，4496，4503，4510，4512，4517，4534，4547，4561，4619，4620，4629，5102，5193，5194，5202，5225，5254，5346，5354，5355，5685，5701，5750，5765
八国联军……7444，7991，8542，8566，8576，8578，8597，8603，8608，8616，8618，8628，8641，8651，8663，8666，8679，8680，8683，8685，8688，8744，8759，8825，8851，8869，8912，8986，9015
八国联军进驻保定……8616
八国联军进占圆明园，大肆抢掠……6667
八国联军占山海关炮台及车站……8615
八国联军总攻北京……8606
八国联军抢掠北京……8607
八和硕贝勒……244，320，321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244
八家……238，244，245，260，320，326，384，385，411，537，543，544，566，569，571，610，622，623，2870，4033，5945，7452，8897
八里桥之战……6665
八旗……13，29，44，84，93，95，121，122，125，127，128，130，131，161，171，175，179，183，184，185，196，202，207，208，209，215，218，219，224，225，234，235，240，241，244，247，256，259，266，274，279，292，303，313，317，321，329，335，338，339，348，350，361，369，373，383，385，388，395，398，402，412，414，422，428，429，436，437，442，444，445，460，463，472，473，478，479，484，486，487，491，492，497，498，499，502，522，534，550，553，554，564，571，581，583，585，595，600，603，605，606，608，617，645，660，

668, 674, 692, 693, 694, 720, 724, 728, 735, 773, 824, 862, 868, 871, 876, 885, 942, 972, 981, 985, 986, 1040, 1055, 1058, 1082, 1086, 1108, 1115, 1129, 1145, 1154, 1171, 1173, 1174, 1206, 1266, 1274, 1281, 1349, 1361, 1366, 1381, 1382, 1383, 1394, 1435, 1450, 1458, 1459, 1462, 1490, 1495, 1497, 1504, 1506, 1513, 1532, 1542, 1547, 1556, 1564, 1569, 1572, 1575, 1577, 1581, 1590, 1607, 1616, 1637, 1639, 1677, 1699, 1701, 1705, 1707, 1708, 1728, 1736, 1740, 1743, 1746, 1750, 1755, 1760, 1773, 1781, 1782, 1783, 1793, 1804, 1809, 1817, 1831, 1834, 1835, 1846, 1860, 1874, 1899, 1919, 1921, 1939, 1947, 1951, 1962, 1965, 1967, 1973, 1984, 1998, 2012, 2017, 2021, 2022, 2023, 2031, 2037, 2039, 2046, 2067, 2076, 2107, 2147, 2153, 2161, 2164, 2168, 2169, 2194, 2195, 2212, 2218, 2231, 2288, 2299, 2304, 2317, 2367, 2391, 2403, 2410, 2422, 2444, 2449, 2467, 2496, 2521, 2539, 2542, 2564, 2567, 2605, 2609, 2635, 2644, 2664, 2672, 2685, 2692, 2700, 2708, 2717, 2727, 2740, 2744, 2759, 2764, 2785, 2791, 2809, 2818, 2826, 2854, 2859, 2867, 2869, 2879, 2885, 2904, 2937, 2950, 2952, 2969, 2996, 3002, 3026, 3028, 3045, 3050, 3054, 3069, 3070, 3075, 3076, 3080, 3091, 3117, 3132, 3149, 3183, 3189, 3222, 3249, 3274, 3278, 3280, 3285, 3290, 3295, 3298, 3303, 3310, 3332, 3339, 3346, 3347, 3353, 3357, 3358, 3372, 3373, 3375, 3384, 3386, 3414, 3436, 3501, 3506, 3515, 3537, 3553, 3585, 3602, 3608, 3618, 3620, 3640, 3647, 3651, 3680, 3681, 3684, 3703, 3704, 3735, 3736, 3759, 3760, 3775, 3806, 3807, 3809, 3814, 3847, 3906, 3919, 3920, 3927, 3929, 3944, 3945, 3953,

3959, 3972, 3988, 4021, 4032, 4079, 4115, 4133, 4220, 4367, 4389, 4520, 4558, 4573, 4602, 4708, 4711, 4854, 4971, 4994, 4999, 5013, 5066, 5068, 5087, 5100, 5101, 5114, 5147, 5182, 5195, 5199, 5209, 5212, 5218, 5237, 5245, 5251, 5284, 5327, 5328, 5341, 5343, 5374, 5375, 5384, 5425, 5442, 5445, 5454, 5465, 5525, 5584, 5629, 5636, 5670, 5673, 5740, 5773, 5811, 5932, 5971, 5973, 5984, 5996, 6040, 6062, 6136, 6161, 6175, 6195, 6197, 6216, 6219, 6226, 6229, 6234, 6292, 6293, 6296, 6308, 6316, 6317, 6336, 6417, 6442, 6456, 6479, 6487, 6516, 6529, 6537, 6598, 6603, 6655, 6684, 6783, 6808, 6818, 6822, 6875, 6876, 7024, 7405, 7437, 7438, 7497, 7589, 7595, 7827, 7828, 7852, 7876, 7939, 7986, 8030, 8108, 8345, 8434, 8440, 8579, 8655, 8663, 8680, 8683, 8705, 8709, 8722, 8739, 8943, 9012, 9035, 9080, 9133, 9134

八旗生计……2317, 3249, 3298, 3358, 3384, 7438

八旗生童大闱顺天考场……3814

八旗制度……21, 84, 128, 871

八议……1345, 1787, 2262, 2907, 4344

巴

巴克什……58, 65, 91, 269, 394, 1387

巴克什库尔缠获罪被诛……463

巴里坤……3816, 3962, 4027, 4366, 4631, 6212, 6974, 7440, 7566

巴麦尊训令……5900

巴塘地区喇嘛寺及土司暴动……8812

巴图鲁……14, 19, 40, 45, 61, 62, 80, 81, 91, 95, 106, 114, 134, 169, 173, 174, 180, 187, 188, 193, 206, 250, 266, 287, 317, 323, 338, 351, 353, 358, 360, 367, 379,

463, 492, 494, 530, 532, 533, 575, 582, 596, 601, 630, 666, 678, 859, 871, 874, 925, 976, 982, 1009, 1053, 1159, 1239, 1265, 1441, 1507, 1514, 1525, 1527, 1567, 2222, 3061, 3123, 3481, 3735, 3743, 3748, 3982, 4040, 4248, 4445, 4527, 4528, 4529, 4538, 4625, 4626, 4638, 5120, 5248, 5660, 6292, 6378, 7125, 7590, 7810, 7878, 8046, 8156, 8182, 8326
巴夏礼等被俘……6663
巴夏礼入天京与幼赞王蒙时雍晤谈……6704
巴县请令停建教堂……7888
巴州白号罗其清、通江蓝号冉文俦徙据仪陇之孙家坪…4818

罢

罢宦官十三衙门……1303

白

"白吃"……5346
白莲教……192, 253, 351, 1364, 1868, 2508, 2509, 2510, 2538, 2670, 2695, 2719, 3486, 3487, 3530, 3687, 4216, 4239, 4391, 4712, 4714, 4717, 4719, 4720, 4755, 4756, 4759, 4762, 4764, 4768, 4772, 4781, 4782, 4793, 4812, 4827, 4830, 4833, 4841, 4853, 4872, 4876, 4877, 4900, 4903, 4904, 4909, 4911, 4917, 4939, 4968, 5006, 5061, 5117, 5120, 5229, 5274, 5300, 5344, 5354, 5388, 5405, 5442, 5794, 6162, 6815, 6937, 6998, 7015, 7087, 8401
白莲教军告示……4793
白粮……1090, 1388, 3264, 3281, 4464, 4767, 5480, 5605, 6061, 6068, 6072, 6081, 6183, 7298
白粮改征……3264
白齐文降太平军……6834
白契……2434, 3295, 3303, 3857, 3862
白头军……1589
白彦虎袭击济木萨……7336
白阳会……4517
白阳教……3490
白撞手……5300

百

百长……6188，6642

百龄奏议商船出洋携带炮械规定……5160

百龄奏报南河善后工需事宜……5208

百日维新……8355，8374，8407，8415，8433，8435，8436，8442，8447，8465，8480

百日维新开始……8433

百日维新失败……8480

百姓条例……6346

柏

柏俊奏报清查五宇官号亏空情形……6545

拜

拜上帝会……6056，6074，6075，6115，6122，6125，6126，6128，6131，6132，6135，6136，6137，6138，6142，6143，6146，6147，6150，6202，6263，6901

拜上帝教……5987，6050，6056，6132，6142，6143，6210，6224

颁

颁《轮船训练章程》……7222

颁《御制除莠安良诏》……5277

颁《御制勤政爱民论》…5298

颁《御制勤政论》……5191

颁《御制实心行政论》…5278

颁《御制守成论》……5192

颁《御制台省箴》……2102

颁《御制行实政论》……5250

颁《御制致变之源说》…5249

颁布《法院编制法》及《法官考试任用章程》、《司法区域分划章程》、《初级暨地方审判厅管辖案件章程》各暂行章程……9021

颁布《违警律》……8958

颁布《内港行船章程》……8455

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8455

颁布军人《训谕六条》……9067

颁布清理财政处章程……8998

颁布圈地令……721

颁布社仓条例……2964

颁布剃发令……757

颁布投充法、逃人法……735

颁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5177

颁发御制《南巡记》……4438

颁给南疆三十一回城阿奇木伯克图记……3896
颁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1069
颁示朱笔《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5235
颁太上皇遗诏……4838
颁剃发令，驱民出京师内城……700
颁行满文大清律……1138
颁行审案限期则例……5636
颁行《圣谕广训》……2708
颁行《大清现行刑律》…9031
颁御制《化民成俗论》…5275
颁御制《谏臣论》……5349
颁御制《朋党论》……2737
颁御制《申命捕贼谕》…5276
颁御制《慎刑论》……5111
颁御制《望雨省愆说》…340
颁御制《训管理宗人府及诸族长文》……5347
颁御制《甄别贤愚以澄吏治谕》……5263
颁御制《声色货利谕》…5443
颁旨准闽厂继续造船……7342
颁朱笔《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5237

办

办理商税事务大臣……8664, 8689

伴

伴当……1620, 2869

帮

帮办……3588, 3621, 4434, 4625, 4879, 4921, 4990, 4993, 5055, 5106, 5107, 5303, 5517, 5543, 5556, 5559, 5644, 5660, 5668, 5686, 5770, 5772, 5964, 6007, 6057, 6150, 6217, 6226, 6237, 6255, 6264, 6273, 6277, 6288, 6290, 6292, 6333, 6349, 6373, 6378, 6384, 6412, 6425, 6429, 6436, 6476, 6505, 6515, 6532, 6543, 6546, 6548, 6558, 6570, 6592, 6593, 6602, 6618, 6625, 6634, 6637, 6638, 6655, 6698, 6707, 6718, 6739, 6835, 6863, 6864, 6885, 6898, 6943, 6951, 6957, 6964, 6972, 7003, 7039, 7060, 7066, 7069, 7092, 7159, 7209, 7233, 7239, 7335, 7337, 73477376, 7384, 7387, 7559, 7586, 7617, 7630,

7642, 7643, 7656, 7695, 7742, 7754, 7759, 7765, 7784, 7786, 7793, 7844, 7847, 7861, 7872, 7916, 7928, 7929, 7930, 7934, 7936, 7938, 7940, 7943, 7964, 7997, 8000, 8006, 8012, 8024, 8033, 8036, 8039, 8044, 8070, 8099, 8152, 8171, 8175, 8180, 8183, 8189, 8215, 8218, 8226, 8268, 8317, 8326, 8334, 8502, 8603, 8605, 8668, 8699, 8741, 8812, 8837, 8893, 8896, 8957, 8985, 9026, 9028, 9039, 9064, 9066, 9102, 9111,

帮费……2753, 3657, 3964, 4409, 4485, 4633, 4866, 4885, 5136, 5428, 5429, 5436, 5586, 5588, 6036, 6076, 6083

帮提调……8676

榜

榜式……394

榜眼……793, 830, 893, 999, 1118, 1119, 1202, 1251, 1310, 1354, 1398, 1454, 1473, 1495, 1568, 1634, 1730, 1819, 1900, 1963, 2004, 2058, 2102, 2146, 2214, 2297, 2364, 2402, 2442, 2537, 2592, 2686, 2744, 2865, 3011, 3109, 3238, 3265, 3311, 3384, 3461, 3537, 3630, 3664, 3706, 3789, 3872, 3891, 3934, 3998, 4077, 4120, 4143, 4222, 4287, 4336, 4356, 4443, 4519, 4578, 4599, 4672, 4734, 4763, 4857, 4924, 4950, 5025, 5099, 5124, 5175, 5273, 5337, 5382, 5398, 5460, 5484, 5552, 5622, 5685, 5714, 5753, 5773, 5812, 5874, 5905, 5990, 6012, 6051, 6121, 6213, 6273, 6275, 6287, 6434, 6580, 6638, 6774, 6824, 6938, 7100, 7224, 7304, 7331, 7350, 7419, 7455, 7566, 7674, 7698, 7863, 7969, 8005, 8063, 8117, 8298, 8435, 8734, 8778

包

包揽……916, 955, 1025, 1313, 1652, 2103, 2214, 2239, 2362, 2365, 2430, 2556, 2561, 2694, 2711, 2739, 2841, 2884, 2903, 3027, 3029, 3065,

3072, 3195, 3815, 3854, 4193, 4403, 4595, 4599, 4902, 5029, 5236, 5378, 5475, 5486, 5495, 5541, 5587, 5683, 5715, 5719, 5795, 6036, 6192, 6572, 6581, 6603, 6606, 7130, 7215, 7527, 7654, 7678, 8023, 8042, 8357, 8485, 8785
包令训令……6371
包令就"亚罗"号是否悬挂美国国旗至函巴夏礼……6471
包头……3027, 7387, 7412
包衣……232, 383, 394, 414, 415, 495, 515, 662, 669, 904, 963, 973, 1057, 1100, 1265, 1343, 1384, 1392, 1448, 1449, 1454, 1495, 1527, 1617, 1642, 1644, 1728, 2041, 2118, 2163, 2263, 2281, 2305, 2353, 2365, 2502, 2628, 2645, 2655, 2662, 2672, 2712, 3189, 3348, 3385, 3681, 3760, 3923, 3945, 4432, 4723, 4872, 5270, 6590, 8573
包衣牛录……394

雹

雹电成灾……6924

宝

宝钞……6262, 6330, 6331, 6381, 6393, 6407, 6412, 6480, 6481, 6491, 6508, 6545, 6598, 6602, 6603, 6614, 6615, 6629, 6630, 6798
宝泉局……1184, 1364, 1432, 1653, 2013, 2088, 2422, 2444, 2567, 2639, 3111, 3257, 3362, 4875, 5004, 5214, 5314, 5316, 6296, 6581
宝泉局亏短铜斤案审结…5004
宝源局……1792, 1794, 2094, 2404, 3363, 5314, 5316, 6122, 6296, 6297, 7425, 7894

保

保安会……9114
保长……2902, 3147, 3801, 4440, 8251,
保川会……8422, 8502
保滇会……8502
保国会……8421, 8422, 8439, 8485, 8486, 8487, 8502, 8618, 8922, 8947

保国会第一次会议……8421
《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8581
保皇会……8523，8524，8773，8902，
保甲……720，832，894，1076，1155，1240，1254，1304，1318，1374，1459，1815，2425，2431，2707，2713，2739，2741，2764，2833，2850，2871，2899，2902，2913，2949，2955，2962，2975，3064，3065，3126，3169，3220，3331，3336，3343，3365，3372，3385，3414，3439，3441，3453，3494，3801，3809，3887，3919，3995，3999，4139，4146，4210，4231，4392，4440，4539，4604，4868，4930，4935，5007，5052，5064，5067，5070，5072，5148，5210，5234，5240，5255，5256，5300，5311，5312，5376，5432，5441，5459，5555，5556，5562，5601，5611，5618，5619，5693，5794，5817，5843，5962，6029，6038，6058，6117，6152，6162，6169，6174，6191，6317，6468，6655，7146，7896，8006，8023，8045，8430，8449，8459，8494，8500，8514，8701
保商会……8523
保商局……8520，8750
保商制度……3473，3477，3685，3732，3854，3881，3900
"保卫公所"……6757
保浙会……8422
保正……3365

鲍

鲍超寇军哗变……6930

北

北伐太平军抢渡黄河……6278
北伐太平军人数……6269
北伐太平军退守连镇……6332
北伐太平军挺进京畿之际，咸丰帝有无北上热河之举…6297
北华捷报……6453，6796，6851，6867，6870，7365，7366
关于北京大学校庆日……8500
北京条约……6668，6672，6673，6675，6677，6680，6693，6695，6705，6713，6714，6780，6809，6828，6890，6892，6893，6894，6917，7134，7167，8432

义和团火烧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8570
北京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3452
北来太子案……733
北路军部分撤还……3155
北路军大败准噶尔兵于厄尔得尼招……3084
北洋大臣李鸿章进呈小火车……7943
北洋海军……7032, 7884, 7936, 7939, 7940, 7944, 7953, 7966, 7970, 7973, 7987, 7995, 7997, 8016, 8017, 8018, 8033, 8036, 8038, 8044, 8046, 8054, 8063, 8080, 8087, 8113, 8114, 8115, 8117, 8127, 8149, 8154, 8155, 8164, 8166, 8167, 8192, 8195, 8207, 8233, 8254, 8255, 8307, 8516, 8522, 8647, 8676, 8677, 9023, 9065, 9097
北洋海军章程……7032, 7939, 7940, 7944, 7953, 7973, 7996, 8054, 8080
北洋军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8839
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服毒自尽……8255
北洋海军鱼雷艇十只擅行冲出口门，驶往烟台……8254
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激战于大东沟附近海面……8163
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8849

贝

“贝满女校”……6909

被

被贩卖至秘鲁之华工返回上海……7271
被灾……1395, 1424, 1431, 1626, 1934, 2003, 2085, 2169, 2304, 2477, 2595, 2645, 2905, 3025, 3294, 3335, 3382, 3391, 3392, 3492, 3516, 3575, 3612, 3638, 3639, 3685, 3787, 4209, 4362, 4398, 4930, 4931, 5083, 5190, 5219, 5367, 5469, 5471, 5474, 5477, 5487, 5488, 5554, 5611, 5630, 5674, 6080, 6170, 6295, 6364, 6393, 6457, 6476, 6957, 6962, 7114, 7148, 7192, 7321, 7364, 7463, 7465, 7468, 7483, 7562, 7659, 7826,

7913, 7967, 8007, 8048, 8064, 8100, 8714, 8883

本

"本港行"……3881

笔

笔帖式……373, 376, 455, 536, 563, 578, 960, 972, 1047, 1067, 1172, 1206, 1221, 1265, 1315, 1392, 1406, 1424, 1460, 1505, 1517, 1536, 1706, 1719, 1725, 1748, 1752, 1787, 1815, 1820, 1821, 1858, 1878, 2009, 2030, 2056, 2075, 2094, 2096, 2106, 2107, 2139, 2164, 2170, 2181, 2187, 2218, 2227, 2241, 2305, 2318, 2338, 2456, 2556, 2649, 2692, 2705, 2802, 2884, 2937, 3075, 3115, 3178, 3196, 3197, 3520, 3615, 3792, 3895, 3962, 3969, 4051, 4148, 4269, 4419, 4485, 4661, 4771, 4843, 4848, 4857, 4872, 4925, 5034, 5071, 5101, 5137, 5152, 5209, 5218, 5242, 5321, 5352, 5388, 5399, 5485, 5490, 5600, 5620, 5634, 5647, 5668, 5762, 5809, 6122, 6196, 6501, 6502, 6608, 7344, 7553, 8602, 8886, 8960, 9040

币

币制实业借款合同……9069

闭

闭关……1110, 2251, 4477, 5229, 5775, 5857, 5859, 6091, 6286, 6587, 7315, 7372, 7521, 7530, 7554, 7583, 7653, 8786

陛

陛辞……701, 1535, 1575, 1577, 1624, 1645, 1815, 1818, 1840, 1848, 1945, 2066, 2088, 2094, 2101, 2109, 2205, 2294, 2304, 2305, 2312, 2339, 2844, 3075, 3243, 3327, 3546, 5320, 8697

陛见……388, 703, 705, 734, 736, 768, 813, 1001, 1143, 1159, 1198, 1248, 1269, 1547, 1560, 1572, 1582, 1834, 1907, 2020, 2038, 2063, 2139, 2219, 2239, 2329, 2440, 2458, 2481, 2482, 2488, 2548,

2601, 2674, 2745, 2749, 3055, 3095, 3274, 3341, 3369, 3587, 3661, 3713, 3769, 3940, 4011, 4098, 4126, 4147, 4202, 4253, 4286, 4441, 4445, 4468, 4488, 4489, 4524, 4582, 4895, 4926, 5168, 5319, 5430, 5558, 5680, 5861, 6063, 6430, 7039, 7216, 7217, 7268, 7313, 7559, 7573, 7644, 7679, 7710, 7829, 7837, 7872, 8129, 8142, 8157, 8178, 8189, 8326, 8362, 8468, 8534, 8772, 8820, 8962, 9057

辟

辟雍……4460

避

避暑山庄……2629, 3190, 3191, 3192, 3193, 3201, 3202, 3203, 3366, 3419, 3466, 3516, 3582, 3639, 3660, 3687, 3708, 3709, 3717, 3718, 3744, 3746, 3768, 3796, 3822, 3846, 3875, 3894, 3921, 3935, 3938, 3958, 3981, 4006, 4026, 4051, 4079, 4106, 4116, 4123, 4124, 4125, 4127, 4146, 4169, 4177, 4182, 4194, 4225, 4250, 4320, 4321, 4322, 4332, 4338, 4340, 4349, 4359, 4364, 4391, 4395, 4396, 4421, 4444, 4467, 4490, 4520, 4545, 4546, 4578, 4599, 4601, 4617, 4638, 4673, 4679, 4680, 4702, 4709, 4734, 4827, 5403, 5404, 5410, 6677, 6704, 6720, 6721, 6730, 7631

边

边卡……3627, 3645, 3693, 3711, 3717, 4262, 4323, 5543, 5644, 6090, 6091, 6209

边墙……26, 88, 329, 366, 482, 579, 660, 936, 1967, 2003, 2512, 2723, 2784, 3376, 3612, 4790, 4924, 5209

编

编查保甲章程十七条……6655

编审……414, 501, 502, 1102, 1177, 1248, 1314, 1322, 2004, 2224, 2233, 2363, 2371, 2463, 2683, 2684, 2700, 2741, 2833, 3065, 3209, 3229, 3343, 3384, 3487, 3816, 3919, 4146, 4181, 4183, 4769, 5240

编修……250, 526, 768, 791, 994, 1040, 1046, 1055, 1077, 1163, 1209, 1216, 1314, 1464, 1473, 1575, 1586, 1590, 1592, 1594, 1604, 1668, 1738, 1788, 1817, 1868, 1955, 1985, 1988, 2011, 2091, 2307, 2342, 2351, 2354, 2453, 2539, 2641, 2655, 2671, 2791, 2819, 2874, 2894, 3109, 3121, 3130, 3228, 3232, 3247, 3394, 3409, 3446, 3480, 4156, 4200, 4461, 4478, 4766, 4809, 4817, 4851, 4864, 4871, 4873, 5009, 5014, 5020, 5031, 5083, 5101, 5125, 5143, 5201, 5275, 5286, 5327, 5328, 5365, 5407, 5798, 6086, 6133, 6159, 6213, 6219, 6282, 6289, 6336, 6434, 6467, 6504, 6559, 6580, 6590, 6639, 6741, 6756, 6831, 6836, 6955, 6966, 6968, 7018, 7031, 7043, 7082, 7136, 7145, 7178, 7224, 7320, 7339, 7419, 7432, 7455, 7462, 7466, 7478, 7484, 7485, 7545, 7547, 7566, 7586, 7589, 7611, 7674, 7712, 7717, 7744, 7818, 7862, 7863, 7956, 7960, 7969, 7975, 7991, 8005, 8014, 8041, 8042, 8063, 8064, 8080, 8083, 8116, 8117, 8289, 8298, 8300, 8314, 8383, 8465, 8487, 8533, 8628, 8709, 8734, 8737, 8799, 8857, 9009, 9047

编译图书局……8844

变

变法通议……8360, 8450

变法维新……7942, 8360, 8426, 8492, 8502, 8524, 8760

变价……301, 1434, 2314, 2479, 2774, 2801, 2841, 2913, 3076, 3094, 3308, 3618, 4618, 4739, 4776, 4982, 5511, 5536, 5555, 5604, 5727, 5754, 5813, 6299, 6603, 6843, 6904, 7096, 7999, 8086, 8299

变通复试武举章程……5566

变通各仓放粮章程……5486

变通旗民交产章程……6237

变通与朝鲜联络旧制……7624

变通招募新洋商章程……5622

表

表……477, 1089, 1345, 1925, 3398, 3442, 3445, 3481, 3772, 6130

表礼……2731, 2753, 6040

斌

斌椿使欧返抵北京……7019

兵

兵部尚书……41, 62, 63, 64, 88, 101, 102, 146, 149, 155, 217, 228, 246, 251, 265, 305, 308, 315, 360, 388, 404, 406, 416, 431, 447, 450, 452, 455, 495, 503, 540, 544, 552, 554, 555, 569, 583, 588, 625, 627, 633, 638, 640, 641, 642, 644, 648, 661, 681, 689, 704, 709, 732, 734, 742, 761, 763, 768, 775, 787, 791, 800, 803, 808, 809, 810, 814, 816, 818, 828, 835, 841, 843, 844, 845, 846, 849, 850, 854, 865, 886, 896, 901, 906, 919, 962, 971, 1001, 1020, 1040, 1053, 1082, 1090, 1092, 1114, 1180, 1215, 1262, 1263, 1276, 1301, 1317, 1345, 1369, 1382, 1389, 1398, 1440, 1445, 1479, 1490, 1499, 1507, 1520, 1524, 1575, 1587, 1588, 1627, 1634, 1643, 1648, 1672, 1683, 1699, 1775, 1907, 1909, 1951, 1967, 1983, 1989, 2114, 2160, 2217, 2256, 2309, 2343, 2352, 2382, 2563, 2637, 2762, 2780, 2848, 2944, 2987, 2990, 3070, 3142, 3178, 3304, 3314, 3317, 3356, 3493, 3946, 4041, 4071, 4105, 4222, 4235, 4338, 4508, 4516, 4581, 4724, 4783, 4800, 4812, 4838, 4845, 4851, 4898, 5001, 5021, 5061, 5146, 5172, 5174, 5176, 5181, 5187, 5357, 5365, 5382, 5398, 5409, 5410, 5519, 5595, 5596, 5623, 5714, 5801, 5813, 5826, 5872, 6000, 6013, 6277, 6360, 6462, 6467, 6553, 6637, 6654, 6659, 6729, 6736, 6741, 6754, 6774, 6781, 6997, 7018, 7050, 7097, 7100, 7163, 7262, 7263, 7343, 7357, 7410, 7419,

7518, 7589, 7597, 7635, 7636, 7637, 7651, 7667, 7674, 7684, 7695, 7707, 7774, 7791, 7842, 7858, 7995, 8003, 8014, 8027, 8044, 8057, 8059, 8101, 8102, 8296, 8300, 8351, 8396, 8405, 8433, 8572, 8604, 8659, 8722, 8734, 8743, 8792, 8810, 8831, 8835
兵部议定失察西洋人传教之地方文武各官处分例……5184
兵部议覆曾国藩酌改江苏水师营制事宜十四条……7127
兵部奏定世职犯罪惩处条例……5811
兵屯……3895, 5996

拨

拨什库……121, 414, 485, 503, 535, 552, 619, 622, 643, 658, 896, 951, 985, 1095, 1131, 1152, 1208, 1392, 1517, 1983, 1998, 2029, 2094, 2139, 2305, 2521, 2609
拨银易钱，以平市价……5609
拨直隶洋枪二百杆……7239

伯

伯……721, 830, 973, 5896, 8108, 8203
伯克……3733, 3737, 3740, 3741, 3742, 3784, 3819, 3820, 3821, 3823, 3824, 3825, 3826, 3839, 3840, 3842, 3844, 3847, 3848, 3849, 3850, 3855, 3856, 3858, 3861, 3873, 3874, 3887, 3896, 3897, 3927, 3953, 3955, 3959, 3969, 3970, 3976, 3985, 3986, 3992, 3993, 4258, 4298, 4299, 4300, 4318, 4437, 4601, 5265, 5303, 5417, 5446, 5543, 5570, 5599, 5600, 5621, 5644, 5645, 5646, 5647, 5648, 5649, 5657, 5660, 5661, 5662, 5666, 5667, 5674, 5675, 5676, 5679, 5711, 5712, 5783, 5784, 5831, 5868, 5975, 6013, 6014, 6034, 6057, 6058, 6074, 6096, 6100, 6108, 6222, 6235, 6488, 6495, 6764, 6902, 6907, 6976, 7196, 7456, 7469, 7470, 7479, 7502, 7509, 7533, 7650,

驳

驳长芦盐半文加价全数归商之议……5328

驳楚省四府改食邻盐……5362

驳复京师八旗米局之议…4520

驳海运之议……4993

驳开河工捐例……4919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8730, 8735

驳闽抚徐嗣曾责成族正以靖地方之奏请……4583

驳旗民从事纺织之议……5327

驳申严铜禁之议……5291

驳限期普免钱粮……4919

博

博洛遣师取绍兴……799

博窝藏人构衅……5705

补

补定查解逃人例……1007

补定逃人事例……1254

补子……260, 6018,

捕

捕蝗……742, 4102, 4104, 5005, 5436, 5524, 6537

不

不许典卖寺院田产……3175

不准改淤为田……3172

不准各省民壮演习鸟枪…4265

不准开设官银号……7832

不准英商承办台湾煤矿…7978

不准盐斤加价……5516

布

布库……504, 517, 924, 952, 968, 996, 997, 998, 1435, 1450

布连斯奇界约……2877, 2909

步

步甲……279, 3348, 5101, 7185

步军统领……724, 1961, 2163, 2178, 2179, 2259, 2280, 2339, 2352, 2353, 2364, 2403, 2523, 2532, 2539, 2582, 2599, 2627, 2632, 2636, 2659, 2802, 2865, 2911, 3151, 3274, 3356, 3363, 3385, 3442, 3448, 3490, 3640, 3786, 4061, 4194, 4374, 4427, 4433, 4465, 4470, 4521, 4595, 4838, 4855, 4933, 4943, 4961, 4962, 4963, 5011, 5034,

5123, 5147, 5151, 5181, 5197, 5201, 5221, 5222, 5229, 5234, 5270, 5301, 5344, 5352, 5414, 5430, 5438, 5441, 5495, 5516, 5527, 5541, 5572, 5619, 5620, 5629, 5640, 5653, 5670, 5673, 5783, 5813, 5819, 5826, 5843, 5870, 5897, 5913, 6094, 6160, 6192, 6222, 6277, 6308, 6317, 6347, 6348, 6385, 6407, 6416, 6467, 6480, 6491, 6501, 6581, 6598, 6663, 6664, 6667, 6720, 6729, 6951, 7132, 7133, 7185, 7240, 7318, 7343, 7348, 7377, 7517, 8057, 8300, 8440, 8480, 8481, 8514, 8550, 8556, 8578, 8599, 8692, 8722, 8738, 8817, 8885, 8914, 8942, 8964, 8983, 9038, 9055, 9092

步军统领联顺纳贿案具结……6501

步军统领托合齐结党会饮案发……2364

部

部署镇压粤、湘交界苗、瑶反清起事……3333

部院……89, 343, 536, 645, 672, 687, 723, 847, 900, 955, 960, 962, 964, 994, 1033, 1038, 1049, 1055, 1057, 1065, 1083, 1093, 1107, 1132, 1146, 1163, 1171, 1192, 1213, 1265, 1272, 1282, 1297, 1309, 1315, 1316, 1333, 1334, 1343, 1358, 1369, 1372, 1375, 1396, 1397, 1398, 1402, 1412, 1422, 1432, 1437, 1438, 1442, 1448, 1455, 1463, 1482, 1501, 1633, 1640, 1647, 1649, 1653, 1671, 1677, 1683, 1684, 1689, 1695, 1701, 1704, 1708, 1720, 1722, 1728, 1730, 1736, 1749, 1762, 1768, 1783, 1787, 1795, 1806, 1817, 1820, 1823, 1846, 1866, 1871, 1873, 1875, 1878, 1889, 1891, 1893, 1940, 1949, 1954, 1983, 1998, 2030, 2046, 2054, 2075, 2087, 2091, 2093, 2094, 2107, 2128, 2139, 2143, 2149, 2164, 2167, 2178, 2180, 2212, 2227, 2244, 2254, 2266, 2271, 2283, 2291, 2294, 2317, 2324,

2325, 2343, 2377, 2397, 2401, 2419, 2423, 2433, 2439, 2441, 2454, 2456, 2467, 2478, 2479, 2498, 2537, 2542, 2559, 2561, 2569, 2573, 2578, 2583, 2631, 2643, 2648, 2649, 2685, 2717, 2736, 2792, 2803, 2809, 2874, 2954, 2976, 2983, 2988, 3003, 3106, 3115, 3134, 3142, 3232, 3256, 3264, 3285, 3290, 3309, 3498, 3553, 3560, 3681, 3736, 3871, 3942, 3964, 4014, 4015, 4102, 4201, 4216, 4227, 4521, 4600, 4602, 4624, 4740, 4754, 4838, 4907, 4947, 4954, 4959, 5034, 5100, 5126, 5135, 5139, 5145, 5269, 5299, 5326, 5370, 5371, 5376, 5402, 5464, 5490, 5525, 5540, 5553, 5603, 5653, 5658, 5830, 5858, 6116, 6197, 6204, 6220, 6227, 6298, 6567, 6607, 6732, 6928, 6932, 7055, 7386, 7394, 7398, 7424, 7429, 7624, 8102, 8108, 8111, 8289, 8434, 8457, 8459, 8507, 8520, 8608, 8650, 8656, 8780, 8817, 8924, 8936, 8973, 9006, 9042

财

财政处奏设铸造银钱总厂……8738

裁

裁撤会考府……2648

裁撤会考府原因……2648

裁起居注衙门……2536

裁议政大臣虚衔……4624

蔡

蔡显《闲渔闲闲录》案……4024

采

采花会……3160

参

参将……15, 76, 77, 88, 89, 101, 115, 149, 159, 172, 183, 202, 204, 221, 229, 236, 237, 238, 239, 263, 264, 265, 266, 271, 286, 290, 310, 330, 331, 338, 380, 381, 388, 389, 400, 401, 405, 411, 414, 422, 423, 431, 439, 445, 465, 467, 469, 470, 472, 473, 484, 485, 509, 569, 574, 584, 671, 842, 855, 908, 1005,

1068, 1160, 1189, 1560, 1576, 1748, 1753, 1778, 1905, 2003, 2088, 2200, 2466, 2473, 2498, 2560, 2594, 2643, 2794, 2904, 2926, 2935, 3070, 3500, 3542, 3588, 3614, 3949, 3957, 4138, 4144, 4201, 4206, 4368, 4507, 4566, 4638, 4764, 4773, 4777, 4805, 4821, 4854, 4884, 4886, 4903, 4916, 4948, 4979, 4980, 5248, 5337, 5522, 5527, 5555, 5559, 5579, 5595, 5629, 5645, 5688, 5721, 5731, 5790, 5803, 5810, 5848, 5873, 5903, 5911, 5916, 5924, 5935, 6032, 6158, 6160, 6204, 6210, 6224, 6225, 6228, 6232, 6234, 6246, 6302, 6334, 6347, 6350, 6357, 6361, 6415, 6417, 6429, 6437, 6465, 6529, 6540, 6541, 6568, 6572, 6593, 6621, 6651, 6679, 6715, 6716, 6778, 6801, 6808, 6825, 6838, 6840, 6857, 6889, 6931, 7001, 7010, 7065, 7096, 7107, 7108, 7125, 7184, 7230, 7277, 7332, 7381, 7382, 7392, 7400, 7416, 7681, 7762, 7814, 7815, 7876, 7878, 7896, 7941, 7966, 8005, 8100, 8216, 8315, 8516, 8698

参领……44, 121, 485, 847, 1099, 1228, 1266, 1343, 1410, 1441, 1550, 1590, 1613, 1727, 1748, 1794, 1951, 2022, 2023, 2031, 2067, 2075, 2098, 2187, 2206, 2265, 2299, 2397, 2663, 2712, 2720, 2855, 3034, 3054, 3055, 3117, 3313, 3790, 3838, 3939, 4723, 4854, 4884, 5120, 5246, 5483, 5529, 5993, 6196, 6555, 6983, 7216, 7915, 9003, 9068

参议……105, 117, 156, 213, 214, 377, 742, 1131, 1212, 1329, 1754, 2399, 2559, 2927, 3034, 4777, 4842, 5351, 5624, 5804, 6439, 7158, 7309, 7399, 7599, 7603, 7646, 7792, 8269, 8337, 8440, 8740, 8770, 8844, 8879, 8912, 8940, 9066, 9067, 9105, 9114, 9120, 9131, 9132, 9135

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9135
参赞大臣……1568, 1578, 1589, 1643, 2989, 3017, 3188, 3472, 3569, 3693, 3703, 3716, 3719, 3735, 3737, 3746, 3747, 3748, 3760, 3762, 3765, 3773, 3774, 3788, 3789, 3797, 3822, 3824, 3825, 3827, 3837, 3839, 3841, 3842, 3845, 3855, 3856, 3857, 3873, 3874, 3878, 3887, 3889, 3898, 3925, 3953, 3975, 3976, 3983, 4028, 4034, 4039, 4040, 4041, 4044, 4117, 4130, 4139, 4140, 4144, 4154, 4157, 4158, 4159, 4171, 4172, 4174, 4176, 4177, 4223, 4236, 4244, 4245, 4472, 4507, 4525, 4530, 4540, 4551, 4554, 4614, 4618, 4624, 4637, 4764, 4824, 4845, 4864, 4984, 5296, 5303, 5317, 5415, 5416, 5445, 5446, 5450, 5517, 5543, 5557, 5559, 5573, 5596, 5599, 5600, 5617, 5624, 5644, 5645, 5647, 5657, 5660, 5662, 5668, 5676, 5697, 5700, 5711, 5725, 5780, 5783, 5787, 5867, 5881, 5893, 5894, 5898, 5914, 5924, 5929, 5964, 6034, 6057, 6100, 6167, 6217, 6223, 6274, 6293, 6328, 6381, 6388, 6398, 6488, 6494, 6546, 6756, 6788, 6885, 6887, 6890, 6891, 6898, 6922, 6937, 6946, 6955, 6987, 6995, 7012, 7047, 7051, 7135, 7179, 7211, 7237, 7239, 7269, 7509, 7664, 7682, 7686, 7982, 8009, 8014, 8070, 8097, 8207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定和田六城赋税……3857
参政……32, 230, 290, 308, 336, 401, 428, 441, 458, 512, 525, 535, 536, 558, 559, 562, 575, 579, 595, 602, 603, 606, 618, 632, 644, 646, 650, 664, 723, 762, 764, 1124, 1167, 1329, 2196, 4765, 5273, 8888

仓

仓场衙门……5588, 8885
仓储……1696, 1972,

2494, 2849, 2854, 3100, 3223, 3348, 3374, 3382, 3413, 3430, 3453, 3565, 4003, 4193, 4210, 4402, 4734, 4742, 5149, 5275, 5461, 5500, 5503, 5727, 5744, 6035, 6036, 6456, 7445, 7456, 7731

苍

苍头……15

漕

漕仓……4473

漕粮……958, 1132, 1308, 1312, 1322, 1336, 1385, 1453, 1465, 1627, 1630, 1707, 1721, 1729, 1735, 1815, 1972, 2017, 2020, 2081, 2152, 2157, 2391, 2494, 2555, 2575, 2579, 2764, 3025, 3059, 3081, 3225, 3264, 3270, 3318, 3337, 3434, 3639, 3646, 3688, 3742, 3815, 3994, 4203, 4297, 4301, 4330, 4368, 4403, 4416, 4451, 4473, 4606, 4716, 4754, 4766, 4834, 4839, 4871, 4949, 5009, 5029, 5149, 5276, 5350, 5371, 5399, 5429, 5437, 5480, 5481, 5486, 5487, 5498, 5534, 5536, 5537, 5547, 5553, 5580, 5586, 5587, 5815, 5928, 6039, 6040, 6061, 6066, 6068, 6071, 6072, 6076, 6082, 6083, 6088, 6175, 6183, 6192, 6214, 6283, 6345, 6386, 6500, 6520, 6605, 6681, 6832, 6965, 6974, 6989, 7032, 7059, 7096, 7185, 7217, 7361, 7438, 7465, 7472, 7496, 7661, 7679, 7682, 7731, 8011, 8086, 8103, 8657, 8678, 8782

漕米……1125, 1972, 2021, 2122, 2144, 2252, 2348, 2711, 2792, 3008, 3081, 3100, 3417, 3433, 3516, 3994, 4103, 4183, 4598, 4866, 4991, 5084, 5150, 5429, 5534, 5535, 5537, 5588, 5708, 5915, 6084, 6174, 6192, 6290, 6393, 6419, 6641, 6922, 6962, 7096, 7242, 7283, 7298, 7299, 7303, 7472, 7912, 7967, 8007, 8093, 8684, 8995

漕务积弊……4866, 5136, 5428, 5436, 6035, 6045, 6052

漕运……254, 681, 742, 823, 919, 957, 1000, 1075, 1132, 1263, 1336, 1345, 1385, 1388, 1491, 1492, 1586, 1599, 1610, 1622, 1708, 1721, 1733, 1796, 1815, 1864, 1894, 1897, 1910, 1913, 1914, 1940, 1972, 1980, 1986, 2018, 2075, 2079, 2081, 2093, 2113, 2174, 2203, 2211, 2241, 2248, 2308, 2309, 2574, 2593, 2665, 2718, 2987, 3043, 3172, 3199, 3365, 3417, 3423, 3582, 3640, 3657, 3816, 3957, 4056, 4059, 4064, 4071, 4181, 4205, 4417, 4449, 4464, 4493, 4581, 4866, 4871, 4884, 4885, 5088, 5091, 5114, 5116, 5149, 5154, 5175, 5204, 5273, 5340, 5349, 5388, 5406, 5436, 5480, 5481, 5486, 5497, 5499, 5505, 5521, 5533, 5535, 5547, 5571, 5580, 5586, 5587, 5588, 5592, 5605, 5659, 5743, 5759, 5824, 6045, 6061, 6066, 6092, 6139, 6175, 6246, 6248, 6251, 6261, 6276, 6296, 6406, 6410, 6429, 6436, 6456, 6459, 6548, 6618, 6619, 6632, 6647, 6682, 6710, 6730, 6782, 6835, 6873, 6945, 7014, 7062, 7096, 7133, 7137, 7145, 7185, 7230, 7244, 7249, 7264, 7288, 7304, 7324, 7362, 7404, 7484, 7742, 7753, 7881, 7977, 7980, 8381, 8472, 8655, 8657, 8667, 8678, 8684, 8685, 8797, 8798

漕运总督……823, 1075, 1263, 1345, 1385, 1388, 1815, 2018, 2075, 2079, 2081, 2174, 2203, 2248, 2308, 2575, 2718, 2987, 3199, 3417, 3423, 3582, 3640, 3657, 3817, 3957, 4064, 4071, 4181, 4449, 4464, 4581, 4871, 4884, 4885, 5273, 5388, 5437, 5481, 5486, 5497, 5505, 5521, 5533, 5547, 5587, 5589, 5605, 5824, 6061, 6066, 6092, 6139, 6175, 6246, 6248, 6251, 6261, 6276, 6296, 6410, 6429, 6436, 6459, 6548, 6618, 6619, 6632, 6647, 6710, 6730, 6782, 6835, 6873, 6922, 6925, 6945,

7014, 7062, 7096, 7133, 7137, 7145, 7230, 7244, 7249, 7264, 7288, 7304, 7324, 7362, 7404, 7742, 7753, 7881, 7977, 7980, 8381, 8472, 8667, 8684, 8685, 8797, 8798
漕运总督吴棠奏筹办河运漕米章程十条……6922
漕政……742, 2944, 3874, 4134, 5586, 5587, 5846, 7006, 7008, 8657

册

册封达赖喇嘛……1049
册封厄鲁特蒙古顾实汗…1049
册立胤礽为皇太子……1559

岑

岑毓英督军大败法兵于临洮……7794

查

查办华工专条……7383, 7468
查办马晏清叩阍案……4579
查办毛奇龄《词话》案…4402
查办青滚杂卜撤驿之变…3766
查办青浦教案……6069
查办万安仓革役揽买俸票案……5670
查办襄阳邪教案……4463
查办伊萨克被诬案……5660
查办云南巡抚郭一裕参劾云贵总督恒文各款……3786
查办浙省仓库亏空案……4402
查办直隶黄天道案……3932
查察四川地方蠹役……5740
查抄噶礼家产……2397
查抄李维钧家产……2843
查抄赵昌家产……2644
查处残疾进士庆廉案……5780
查处陈亚二、刘赐林等运银出洋贩卖鸦片案……5795
查处和世泰等侵用银钱…5851
查处库丁盗库案……5966
查处顺天乡试舞弊案……2388
查处西陵管库郎中侵盗僭越案……5868
查封郝硕家产……4456
查封江宁织造曹頫家产…2892
查禁“大成教”与“衣法教”……3092
查禁钱谦益著《初学集》、《有学集》……4078
查禁私铜……5484
查拿河南会党……5472

查审冒皇三子之名行骗五省事……2489
查审戴名世《南山集》案…2357
查先政大臣达寿奏考察先政情形……8965
查议闽抚张学圣贪秽之罪……1020

柴

柴大纪侵贪缴变……4532

长

长龄等会办新疆善后事宜……5666
长龄等议复巴尔楚克等城屯田、防兵事宜……5782
长龄收受馈送被罚……5748
"长崎事件"发生……7873
"长崎事件"中日双方律师辩论情形……7891
长沙兵变……9106
长沙民众万余集会反对铁路国有……9076
长沙南学会开讲……8409
长沙抢米风潮…8979，9030，9060
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光复……9102
长阳教首覃加耀被俘……4814

常

常安军……6781
常朝仪……3256
常捷军……6781，6793，6809，6838，6858，6896，6908，7442
常平仓……1046，1313，1630，2579，2595，2650，2845，2863，3223，3279，3283，3286，3343，3381，3474，3544，3565，3577，3639，3816，4017，4192，4982，4991，5009，5070，5219，5342，5483，5555，5624，5762
常胜军……6688，6762，6765，6769，6772，6778，6782，6786，6787，6791，6796，6799，6812，6819，6823，6844，6845，6846，6852，6856，6857，6860，6862，6865，6903，6910，6912，7078，8216
常胜军在昆山解散……6865
常胜军解散原因……6910
常在……3972

厂

厂欠……4057，4069，

4081, 4174, 4230, 4294, 4440, 4479, 4612

畅

畅春园……1872, 1991, 1992, 2038, 2057, 2198, 2202, 2217, 2223, 2240, 2261, 2283, 2353, 2375, 2377, 2379, 2390, 2403, 2427, 2440, 2474, 2479, 2514, 2594, 2616, 2621, 2622, 2623, 2629, 2885, 2911, 2972, 3028, 3285, 3644, 3788, 3900

钞

钞法……5267, 5805, 6230, 6254, 6261, 6296, 6330, 6338, 6381, 6412, 6545, 6602

钞票……6261, 6296, 6350, 6412, 6480, 6481, 6490, 6491, 6511, 6545, 6602, 6614, 6615, 6629, 6687, 6975, 7841

钞票舞弊案发……6490

超

"超勇"、"扬威"二快船来华……7618

朝

朝贡……26, 33, 38, 44, 47, 61, 64, 67, 74, 86, 369, 1158, 1174, 1339, 1391, 1546, 1832, 1996, 2142, 2337, 2540, 2703, 2722, 2760, 3039, 3345, 3611, 3637, 3660, 3698, 3962, 4095, 4436, 4548, 4644, 5085, 5627, 5836, 5938, 6404, 6405, 7374, 7401, 7457, 7458, 7490, 7491, 7495, 7508, 7521, 7619, 7695, 7714, 7756, 7842, 7857, 7858, 8957

朝觐……251, 416, 654, 714, 827, 1001, 1159, 1253, 1445, 1742, 2458, 3345, 3698, 4123, 4124, 4127, 4129, 4258, 4338, 4340, 5831, 5985, 5995, 6303, 7031, 7300, 7301

《朝美通商条约》十四款签字……7641

朝审……1216, 2978, 3119, 3298, 3342, 3586, 3588, 3937, 4058, 4070, 4400, 4401, 4422, 4427, 4465, 4489, 4496, 4518, 4599, 5005, 5159, 6535, 6875

朝鲜发生"江华岛事件"…7390

朝鲜"甲申事变"……7760

朝鲜大院君向李鸿章等叙述事变缘由……7664
朝鲜发生"壬午事变"……7644
朝日订立《济物浦条约》…7650
朝日订立《江华条约》…7411
朝鲜正式请中国出兵……8119
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死前日相伊藤博文……9013
朝珠……3808, 4096, 4414, 4737
朝中闭关之论骤起……5857

潮

潮州守将郝尚久叛清归…1043

撤

撤藩……1492, 1494, 1495, 1496, 1497, 1498, 1502, 1506, 1520, 1547, 1565, 1622, 1701, 2256, 5363, 5778, 7375, 7948
撤藩之议……1492
撤驿之变平息……3773

陈

陈得才破陕西兴安府城安康……6802
陈德行刺嘉庆帝……4975
陈德行刺嘉庆帝原因……4976
陈辉祖查办王亶望家赀时贪污受贿案审实……4404
陈梦雷《绝交书》……1590
陈庆镛弹劾琦善、奕经、文蔚……5964
陈四"鸠党抢夺"案审结…2347
陈大华蹈海自尽……8845
陈玉成等复败于固始……6519
陈玉成封王时间……6612
陈玉成军大败清军……6572
陈玉成李秀成大破清军于浦口……6601
陈志寅创办中国商业轮船公司……8944

丞

丞……4139, 4363
丞相……38, 3246, 3840, 6177, 6188, 6319

承

承政……230, 428, 441, 458, 475, 484, 488, 490, 502, 512, 524, 525, 533, 535, 536, 537, 538, 543, 553, 558, 559, 560, 561, 567, 570, 573, 574, 575, 579, 596, 606, 646,

663, 723, 762, 992, 995
承宣厅……8910

诚

诚亲王允祉除封禁锢……3018

城

城守尉……4603, 5337, 5680

惩

惩办离卦教首尹老须……5685
惩处海运仓豆石霉变有关人员……5496
惩处年羹尧党羽……2785
惩劝办法四条……5528
惩治河失误诸臣……5520

程

程树榴《爱竹轩诗稿》案…4321

弛

弛滇铜开厂限地之禁……4042
弛海禁……1686, 3639, 3641, 6457
弛私售新疆玉石禁……4849
弛天主教之禁……1461

斥

斥禁河工之弊……5611

饬

饬大吏严查属员交代……5037
饬地方官实力经理平粜…3389
饬杜刑曹弊端……5376
饬禁各省贡献……4253
饬禁捐廉办公……4923
饬禁民人越境酬神……5348
饬禁旗人奢靡……2867
饬禁太监交结外廷……3471
饬禁外省驿站逢迎糜费…4248
饬禁鬻妻溺女……5313
饬禁诸王交接内监……5310
饬禁各省遏米谷流通……3854
饬谕闽省严缉海盗……4518
饬谕言官……3420

敕

敕封妈祖……3302
敕禁奢靡……2685
敕删减公罪则例……5244
敕书……4, 6, 7, 8, 9, 21, 22, 26, 34, 35, 37, 55, 69, 90, 101, 103, 107, 111, 114, 152, 155, 167, 217, 251, 268, 291, 487, 509, 526, 532, 594, 631, 691, 722, 771, 803, 838, 853, 883, 901, 902,

962, 991, 1056, 1097, 1098, 1178, 1232, 1238, 1286, 1321, 1456, 1496, 1529, 1588, 1656, 1725, 1805, 1807, 1962, 1968, 2039, 2044, 2061, 2074, 2368, 2547, 2597, 2698, 2795, 2880, 3159, 3298, 3336, 3629, 3738, 3739, 3746, 3799, 4264, 4683, 4684, 4686, 4688, 4702, 4703, 4729, 4746, 5066, 5213, 5730, 6231, 6288, 6530, 6592, 7450, 7452, 7469, 8047, 8250, 8264, 8269, 8330, 8331, 8334

冲

冲击彰化县署案……7165

虫

虫灾……552, 3014, 3106, 3758, 6803, 6969, 7074, 7194, 7198, 7209, 7214, 7241, 7247, 7274

崇

崇德通宝……545
崇厚使法返抵上海……7243
崇厚与俄国签署《里瓦几亚条约》……7534
崇祯帝诏定魏忠贤逆案…375

重

重定侵盗钱粮例……3249
重建新疆喀什噶尔等新城……5604
重开博学鸿词科……3112
重庆独立……9117
重庆教案……6809
重申伏法罪人不得复仇之禁……4266
重申广东矿禁……3052
重申海外贸易之禁……1428
重申鸟枪之禁……4371
重申新疆抽收外商税课定例……5617
重申严禁结社订盟……1262
重申严禁鸦片……4347
重申不准外官畜养优伶禁令……4084

筹

筹办福州驻防汉军出旗事宜……3704
筹仓储之法……2494
筹定编查汉民私佃夷地章程……5210
筹设京师法律学堂……8828
筹议海运……5533

筹议练军事宜……7132
筹议旗人生计……5444
筹议设立京师大学堂……8354
筹议崖州善后事宜……5684

出

出兵之制……266
出口货值……6908, 6974, 7032, 7083, 7117, 7150, 7210, 7245, 7284, 7320, 7364, 7402, 7443, 7474, 7506, 7550, 7589, 7628, 7662, 7696, 7772, 7846, 7886, 7919, 7949, 7987, 8020, 8052, 8079, 8105, 8227, 8329
出使大臣……8009
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寄来俄人所绘伊犁分界地图，总署以为万不可许……7532
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等签署《中俄改订条约》……7601
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代中国铁路总公司及督办盛宣怀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8423
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与墨西哥签订《和好通商条约》…8534
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刘锡鸿前往伦敦赴任……7437
出洋考察之五大臣于火车站遇炸……8836

初

初设驻藏大臣……2855
初行东巡谒祖……1470

除

除丐户贱籍……3018
除山陕教坊“乐籍”……2662
除商民造船禁限……5368
除内地民人渡台禁例……7372

储

储位之争……2489, 2523, 2815, 6401

楚

楚党……882
楚盐市价腾涌案……3940

处

处罚买运鸦片之太监张进幅……5673
处决京师大豪李应试等…1025
处决鸦片烟贩郭亚平……5810

黜

黜革……1001, 1303,

1309, 1313, 1794, 1931, 2068, 2092, 2832, 2842, 3694
黜陟……359

踹

踹坊……3698
踹厂条约碑……2584

川

川楚教军会师……4794
川楚教军西走甘肃……4822
川军、湘军攻占偏刀水，苗教"白号军"起义失败……7100
川陕总督……1683, 1978, 1991, 2003, 2005, 2010, 2052, 2086, 2100, 2221, 2222, 2242, 2267, 2289, 2348, 2369, 2626, 2643, 2659, 2673, 2675, 2692, 2698, 2721, 2728, 2736, 2772, 2774, 2777, 2779, 2780, 2781, 2782, 2788, 2793, 2796, 2802, 2846, 2858, 2871, 2901, 2922, 3223, 3294, 3318, 3340, 3369, 3379, 3396, 3415, 3434, 3438, 3460, 3462, 3469, 3472, 3482, 3487, 3489, 3498, 3500, 3507, 3508, 3512, 3514, 3518, 3522, 3535, 3549, 3550, 3556, 3558, 3702, 3850, 3980
川西教军复渡嘉陵江…4893

穿

穿鼻草约……5884, 5885, 5892, 5899, 7631

传

传教士……476, 706, 1364, 1371, 1373, 1386, 1546, 1686, 1717, 1883, 1899, 1906, 1920, 1923, 1933, 1993, 2084, 2110, 2220, 2221, 2240, 2249, 2286, 2300, 2377, 2458, 2460, 2513, 2628, 2694, 2703, 2704, 2776, 2795, 2853, 2871, 2876, 2894, 2962, 3018, 3080, 3131, 3239, 3447, 3490, 3491, 3545, 3546, 3879, 4356, 4677, 4688, 4702, 5085, 5285, 5302, 5689, 5731, 5733, 5766, 5858, 5863, 5977, 5987, 6026, 6038, 6050, 6056, 6069, 6119, 6302, 6332, 6356, 6646, 6669, 6673, 6759, 6783, 6818, 6828, 6830, 6909, 6949, 6977, 7017, 7091, 7108, 7109, 7112, 7116, 7130, 7131, 7142, 7143, 7167, 7168, 7170,

7176, 7206, 7216, 7306, 7339, 7499, 7552, 7861, 7914, 8314, 8319, 8368, 8375, 8385, 8399, 8452, 8487, 8488, 8494, 8513, 8519, 8587, 8601, 8645, 8688, 8691, 8694, 8698, 8716, 8812, 8857, 8943, 8952
传舻……793, 830, 893, 999, 1118, 1202, 1250, 1310, 1354, 1398, 1454, 1495, 1567, 1634, 1730, 1819, 1900, 1963, 2004, 2058, 2102, 2146, 2214, 2297, 2364, 2401, 2442, 2537, 2592, 2686, 2743, 2864, 3011, 3238, 3265, 3311, 3384, 3461, 3537, 3630, 3664, 3706, 3789, 3872, 3891, 3934, 3998, 4077, 4120, 4143, 4222, 4287, 4336, 4356, 4443, 4519, 4578, 4599, 4672, 4734, 4763, 4857, 4924, 4950, 5025, 5099, 5124, 5175, 5273, 5337, 5382, 5398, 5460, 5484, 5552, 5622, 5685, 5714, 5753, 5773, 5812, 5874, 5905, 5990, 6012, 6051, 6121, 6213, 6275, 6434, 6638, 6774, 6824, 6937, 7100, 7224, 7331, 8435, 8734, 8778
传谕……1683
传谕擒获阿睦尔撒纳之善后事宜……3765
传谕妥善处理凿井灌田事宜……3279

船

船厂……3155, 3506, 3507
船钞……5046, 5505, 5635, 6604, 6606, 6699, 6783, 6814, 7561

串

串票……6544

创

创建秘密立储之制……2672

春

春柳社……8897, 8911
春秋二拨……3357, 3375

醇

醇亲王《顶杜妄论折》……7962
醇亲王等草拟对法和约八条……7755
醇亲王等奏东三省练兵事

宜……7822
醇亲王等奏开采云南铜矿事宜……7815
醇亲王请设昆明湖水操学堂……7876
醇亲王接见各国驻京公使……7871
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7861
醇亲王载沣拜会德皇……8657

慈

慈安、慈禧再度垂帘听政……7361
慈安并非无疾暴卒……7604
慈禧太后等抵达西安……8618
慈禧太后等自西安回鑾…8656
慈禧太后不准开懋勤殿…8470
慈禧太后带光绪帝仓皇出逃……8606
慈禧太后首次集御前会议筹议对待义和团及列强方略…8568
慈禧太后二次召集御前会议筹议和战……8572
慈禧太后三次召集御前会议……8573
慈禧太后四次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8574
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命保护教堂及传教士……8488
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礼成……7964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一同会见十二国使臣……8673
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回到北京……8672
慈禧太后决意与日本谈和……8181，8209
慈禧太后立溥儁为皇子，称"大阿哥"……8539
慈禧太后命溥仪继皇帝位……8974
慈禧太后取消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之权……8475
慈禧太后命御前大臣、大学士等会议中法和战大计……7751
慈禧太后为光绪帝选定后妃情形……7953
慈禧太后懿旨：两地（辽东、台湾）皆不可弃，即使再战亦所不恤……8279
慈禧太后懿旨令南北洋大臣等裁撤无用轮船，以节经

费……7903
慈禧太后命各省兴办积谷、保甲、团练……8494
慈禧太后恢复科举……8495
慈禧太后命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8650
慈禧太后命重修三海工程……7810
慈禧太后准张之洞于汉口设商务局……8492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抵达河南洛阳……8665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太原前往西安……8615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至太原……8613
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软禁光绪帝于瀛台……8476
慈禧太后卒……8976
慈禧为光绪帝选定后妃情形……7953
慈禧归政事……7889

赐

赐号……40，104，193，269，276，286，890，1441，3459，6528，7125
赐令和珅自尽……4844
赐名……81，438，445，5034，7950
赐张氏死之上谕……8637

从

从宽裁汰僧道……3465
从宽发落收藏扁大均诗文案有关人犯……4211
从轻处理程明諲作寿文案……4390
从严更定窝逃罪……1093
从严议结吕留良案……3094

催

催长芦、山东欠解盐务生息银两……7257

存

存仓米谷……3372，3403，3426，3452，3472，3500，3524，3562，3618，3646，3671，3696，3719，3751，3775，3807，3832，3858，3880，3902，3927，3945，3963，3990，4013，4034，4065，4089，4112，4133，4159，4184，4214，4219，4239，4258，4280，4307，4325，4347，4375，4406，4429，4454，4476，4508，4533，

4542, 4559, 4588, 4607, 4627, 4653, 4695, 4723, 4747, 4780, 4810, 4831, 4874, 4910, 4939, 4968, 4991, 5016, 5042, 5071, 5093, 5113, 5140, 5163, 5191, 5214, 5253, 5308, 5332, 5353, 5372, 5392, 5423, 5448, 5476, 5498, 5511, 5522, 5546, 5567, 5591, 5613, 5630, 5655, 5677, 5700, 5722, 5743, 5763, 5786, 5804, 5827, 5862, 5886, 5916, 5954, 5976, 6001, 6021, 6043, 6063, 6086, 6106, 6141, 6186, 6238, 6308, 6364, 6419, 6469, 6509, 6560, 6609, 6686, 6748, 6803, 6851, 6907, 7032, 7083, 7117, 7150, 7210, 7245, 7284, 7320

存留……32, 594, 891, 1162, 1186, 1315, 1395, 1419, 1445, 1455, 1586, 1615, 1723, 1781, 1908, 1924, 1966, 1980, 2025, 2082, 2163, 2309, 2310, 2484, 2633, 2651, 2861, 3024, 3257, 3368, 3375, 3470, 3506, 3662, 3781, 3782, 3793, 4137, 4202, 4255, 4276, 4302, 4404, 4416, 4451, 4456, 5106, 5200, 5397, 5454, 5471, 5597, 5598, 5618, 5641, 6226, 6544, 6867, 6939, 7469, 7828, 9015

达

达洪阿、姚莹以台湾杀俘事受诬蒙冤……5960

达州教军王三槐围营山…4805

答

答应……3972

大

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2035

大班……5839

大北电报公司于上海通报……7223

大贝勒阿敏十六罪状……408

大乘教……1313, 3140, 3485, 3486, 3487, 3494, 3533, 4314, 4713, 4714, 5176, 5204, 5546, 5685

大刀会……3160, 8356, 8382, 8385, 8525, 8549

大风……4, 319, 659, 696, 745, 834, 1222, 1615, 1949, 2026, 2034, 2144,

2473, 2589, 3083, 4528, 4756, 4910, 5058, 5162, 5180, 5318, 5521, 6803, 6924, 6935, 7050, 7343, 7604, 8977
大风雨……=745, 2034, 3083, 6935
大公报……8693, 8908
大公报创刊于天津……8693
大沽海防重建……6577
大沽炮台陷落……6653
大寒……1823, 2041, 4755, 4756, 5277, 6190, 8243
大旱……100, 196, 559, 572, 616, 619, 720, 742, 1012, 1871, 2468, 3603, 3639, 3854, 4466, 4486, 4501, 4637, 4719, 5554, 6836, 6930, 7469, 7525, 8012, 8628, 8650, 8714, 8801, 9000
大婚……719, 946, 1089, 1377, 5714, 7272, 7890, 7908, 7929,
大火……4171, 5360, 5473, 6313, 6464, 6598, 6670, 6831, 6913, 7470, 7674, 8488, 9074, 7933, 7937, 7962, 8611, 8973,
大饥……69, 195, 328, 349, 368, 394, 526, 559, 616, 5252, 6975, 6998, 7083, 7177
大计……180, 1397, 2235, 5585
大江报……9063, 9086
大举征召博学鸿儒……1610
大觉禅师僧玉林琇劝阻顺治帝削发为僧……1288
大考……4628
大岚山案……2258, 2280
大理寺……739, 840, 895, 1030, 1035, 1046, 1067, 1082, 1125, 1129, 1156, 1182, 1187, 1212, 1230, 1389, 1396, 1397, 1413, 1455, 1536, 1727, 1730, 1843, 2196, 2254, 2259, 2543, 2583, 2785, 3044, 3101, 3119, 3146, 3156, 3159, 3412, 3676, 4354, 4800, 5071, 5159, 5201, 5299, 5418, 5871, 6112, 6113, 6725, 6774, 6833, 6967, 6997, 7001, 7224, 7301, 7557, 8000, 8086, 8465, 8482, 8523,

8622, 8756, 8885
大理寺卿……1413, 7224
大理院……8884, 8939
大凌河城失守……436
大乱乃救中国之妙药……9086
大破明兵于松山……630
大钱……354, 2140, 2215, 2229, 2407, 2613, 4497, 4617, 4712, 5520, 5601, 5709, 6231, 6261, 6262, 6274, 6282, 6284, 6330, 6331, 6338, 6346, 6347, 6348, 6380, 6381, 6385, 6406, 6412, 6416, 6480, 6481, 6518, 6975, 7018, 7894
大清会典……377, 1140, 1220, 1786, 1943, 2011, 2160, 2717, 2761, 2911, 2917, 3083, 3116, 3504, 4013, 4534, 4933, 5781, 7524, 7875, 8058, 8079
大清会典则例……4013
大清律……831, 958, 1131, 1138, 1208, 1222, 2677, 4922,
大清律例……3237, 3347, 4365, 4487, 5164, 8690,
《大清律例》告成，刊布全国……3346
《大清律集解附例》告成……2937
《大清律集解附例》…3148, 3347
大清一统志……1841, 1987, 3119, 3345, 3961, 3962, 5954, 6021
大生纱厂……8544
大使……1855, 1898, 2579, 2710, 2904, 2913, 2951, 3363, 3984, 4657, 5060, 5069, 5077, 5687, 5692, 5772, 5900, 5948, 5949, 6078, 6122, 6426, 6479, 6606, 6693, 7054, 7293, 7318, 7472
大水……16, 116, 322, 327, 1012, 1626, 1674, 1720, 1896, 1903, 1907, 2196, 3024, 3125, 3376, 3466, 3687, 3875, 4319, 4360, 4383, 4719, 4906, 4927, 5113, 5487, 5488, 5491, 5502, 5541, 5695, 5723, 5758, 5908, 6364, 6748, 6874, 6947, 7012, 7021, 7083, 7164, 7177, 8093, 8144, 8361, 8832,

8866, 8871, 8965, 9085
大顺军攻占北京……684
大顺军追赃助饷……687
大同书……8713, 8716
大同学校……8401
大西军张献忠遇难……815
大学士……37, 67, 87, 163, 229, 244, 250, 255, 286, 289, 290, 304, 316, 388, 390, 392, 404, 477, 525, 533, 535, 536, 539, 541, 543, 544, 545, 559, 570, 581, 582, 587, 589, 594, 600, 626, 638, 642, 645, 660, 669, 671, 679, 680, 681, 682, 683, 686, 687, 690, 694, 698, 699, 701, 702, 703, 704, 707, 709, 713, 717, 722, 724, 727, 731, 733, 734, 736, 743, 745, 747, 749, 751, 761, 762, 763, 765, 766, 767, 768, 769, 771, 775, 781, 786, 789, 790, 791, 793, 795, 798, 800, 801, 806, 808, 809, 810, 811, 812, 814, 815, 817, 818, 819, 829, 830, 835, 838, 839, 841, 842, 846, 847, 848, 852, 853, 855, 860, 864, 874, 880, 881, 885, 886, 893, 895, 896, 899, 900, 901, 905, 906, 907, 920, 922, 923, 934, 937, 946, 954, 958, 960, 962, 963, 964, 968, 970, 973, 974, 975, 977, 978, 980, 983, 985, 991, 994, 999, 1002, 1004, 1005, 1009, 1011, 1016, 1020, 1024, 1026, 1031, 1032, 1033, 1036, 1038, 1039, 1040, 1042, 1044, 1047, 1053, 1054, 1055, 1057, 1059, 1064, 1066, 1067, 1071,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2, 1083, 1084, 1092, 1093, 1100, 1111, 1115, 1116, 1119, 1122, 1124, 1129, 1139, 1147, 1149, 1156, 1162, 1163, 1169, 1173, 1182, 1185, 1188, 1202, 1208, 1212, 1215, 1217, 1222, 1223, 1232, 1237, 1240, 1251, 1259, 1262, 1263, 1275, 1276, 1290, 1296, 1300, 1310, 1312, 1315, 1320, 1321, 1324, 1344, 1346, 1355, 1361, 1363, 1370, 1371, 1382, 1387, 1389, 1392, 1396,

1399, 1411, 1422, 1434, 1435,
1440, 1448, 1454, 1455, 1456,
1458, 1459, 1460, 1464, 1472,
1473, 1479, 1483, 1490, 1495,
1499, 1506, 1513, 1516, 1519,
1536, 1544, 1546, 1547, 1548,
1563, 1568, 1569, 1573, 1575,
1588, 1600, 1603, 1614, 1618,
1627, 1633, 1634, 1635, 1639,
1640, 1641, 1645, 1651, 1656,
1657, 1658, 1660, 1668, 1669,
1671, 1673, 1675, 1676, 1677,
1679, 1683, 1691, 1692, 1695,
1698, 1703, 1705, 1706, 1707,
1718, 1720, 1721, 1722, 1725,
1728, 1731, 1732, 1733, 1734,
1735, 1741, 1742, 1744, 1745,
1749, 1750, 1754, 1756, 1759,
1762, 1763, 1779, 1780, 1781,
1786, 1788, 1789, 1794, 1795,
1796, 1805, 1814, 1817, 1819,
1820, 1823, 1829, 1831, 1832,
1837, 1838, 1839, 1841, 1842,
1844, 1845, 1846, 1848, 1850,
1851, 1853, 1854, 1856, 1857,
1858, 1866, 1867, 1868, 1869,
1871, 1880, 1882, 1884, 1889,
1891, 1893, 1894, 1898, 1899,
1900, 1901, 1905, 1921, 1927,
1931, 1934, 1939, 1940, 1941,
1946, 1949, 1954, 1955, 1956,
1963, 1967, 1968, 1969, 1972,
1974, 1977, 1980, 1988, 1991,
1992, 1994, 1995, 1997, 1998,
2001, 2003, 2004, 2007, 2008,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22, 2025, 2028, 2030, 2039,
2044, 2046, 2054, 2057, 2058,
2060, 2062, 2067, 2070, 2074,
2075, 2080, 2084, 2085, 2086,
2091, 2092, 2094, 2096, 2098,
2099, 2102, 2104, 2105, 2107,
2108, 2112,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3, 2124, 2128,
2130, 2132, 2137, 2140,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50, 2152, 2153, 2156, 2160,
2164, 2171, 2182, 2185, 2187,
2191, 2195, 2196, 2198, 2201,
2203, 2204, 2205,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28, 2229, 2232, 2237, 2243,

2244, 2245, 2248, 2251, 2256,
2260, 2265, 2266, 2269, 2270,
2271, 2273, 2274, 2277, 2283,
2284, 2287, 2289, 2291, 2295,
2297, 2302, 2307, 2309, 2310,
2311, 2313, 2321,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6, 2338, 2340, 2343, 2351,
2358, 2359, 2363, 2365, 2367,
2368, 2370, 2377, 2385, 2387,
2388, 2391, 2393, 2394, 2396,
2397, 2402, 2408, 2414, 2417,
2420, 2422, 2423, 2431, 2432,
2436, 2438, 2439, 2440, 2441,
2445, 2446, 2448, 2449, 2451,
2452, 2454, 2456, 2462, 2465,
2467, 2469, 2470, 2475, 2476,
2478, 2479, 2480, 2482, 2484,
2487,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6, 2497, 2499,
2503, 2504, 2506, 2509, 2514,
2519, 2520, 2522, 2525, 2529,
2533, 2536, 2539, 2549, 2556,
2570, 2573, 2574, 2577, 2582,
2585, 2586, 2589, 2591, 2593,
2595, 2597, 2599, 2601, 2606,
2607, 2612, 2615, 2616, 2617,
2633, 2636, 2637, 2638, 2639,
2647, 2651, 2653, 2659, 2660,
2669, 2678, 2679, 2714, 2726,
2743, 2747, 2770, 2775, 2779,
2788, 2791, 2793, 2808, 2809,
2815, 2819, 2826, 2828, 2846,
2847, 2848, 2871, 2874, 2880,
2898, 2901, 2906, 2907, 2909,
2911, 2916, 2944, 2950, 2956,
2963, 2976, 2985, 2988, 2989,
2999, 3004, 3007, 3010, 3011,
3013, 3017, 3023, 3026, 3032,
3033, 3037, 3044, 3046, 3048,
3054, 3058, 3060, 3065, 3070,
3071, 3073, 3074, 3075, 3083,
3087, 3088, 3091, 3101, 3103,
3108, 3110, 3111, 3112, 3119,
3121, 3129, 3130, 3132, 3133,
3142, 3145, 3150, 3154, 3165,
3166, 3167, 3169, 3178, 3180,
3182, 3185, 3186, 3191, 3193,
3196, 3197, 3199, 3206, 3208,
3211, 3232, 3236, 3238, 3244,
3246, 3249, 3256, 3257, 3261,
3265, 3268, 3269, 3272, 3276,

3277, 3282, 3284, 3285, 3288,
3289, 3292, 3293, 3294, 3295,
3296, 3297, 3300, 3303, 3304,
3306, 3307, 3309, 3310, 3311,
3312, 3313, 3314, 3316, 3319,
3320, 3322, 3329, 3330, 3331,
3335, 3336, 3340, 3343, 3344,
3345, 3349, 3350, 3351, 3352,
3356, 3357, 3358, 3359, 3360,
3361, 3362, 3363, 3364, 3370,
3371, 3378, 3384, 3385, 3386,
3387, 3389, 3395, 3400, 3401,
3405, 3406, 3408, 3409, 3412,
3416, 3419, 3423, 3425, 3430,
3436, 3437, 3441, 3444, 3447,
3451, 3455, 3459, 3461, 3462,
3466, 3468, 3470, 3472, 3475,
3478, 3480, 3487, 3495, 3496,
3498, 3502, 3506, 3507, 3511,
3513, 3514, 3516, 3518, 3519,
3520, 3521, 3522, 3523, 3528,
3534, 3535, 3536, 3537, 3542,
3544, 3550, 3551, 3553, 3554,
3555, 3556, 3557, 3559, 3560,
3561, 3568, 3570, 3572, 3573,
3575, 3578, 3579, 3580, 3588,
3589, 3590, 3592, 3594, 3599,
3600, 3605, 3617, 3623, 3627,
3628, 3630, 3637, 3647, 3652,
3661, 3662, 3664, 3675, 3677,
3695, 3697, 3699, 3706, 3708,
3728, 3730, 3731, 3734, 3736,
3737, 3738, 3741, 3749, 3752,
3759, 3761, 3775, 3784, 3800,
3804, 3814, 3816, 3818, 3822,
3830, 3834, 3836, 3838, 3840,
3845, 3847, 3865, 3871, 3872,
3885, 3891, 3892, 3893, 3894,
3897, 3932, 3933, 3935, 3937,
3938, 3944, 3947, 3948, 3954,
3957, 3962, 3968, 3975, 3979,
3981, 3984, 3995, 3996, 3998,
4000, 4004, 4008, 4012, 4017,
4020, 4021, 4027, 4032, 4035,
4041, 4052, 4058, 4070, 4072,
4074, 4077, 4079, 4082, 4101,
4103, 4105, 4106, 4115, 4118,
4119, 4120, 4125, 4126, 4127,
4128, 4131, 4132, 4134, 4138,
4143, 4145, 4153, 4170, 4174,
4175, 4177, 4182, 4193, 4195,
4196, 4199, 4205, 4206, 4218,

4234, 4235, 4243, 4244, 4248,
4252, 4263, 4267, 4269, 4270,
4272, 4279, 4281, 4287, 4295,
4297, 4298, 4299, 4305, 4306,
4312, 4315, 4316, 4319, 4324,
4325, 4326, 4330, 4331, 4332,
4333, 4334, 4339, 4341, 4342,
4343, 4344, 4353, 4354, 4355,
4357, 4358, 4361, 4362, 4365,
4366, 4367, 4371, 4383, 4384,
4393, 4396, 4397, 4398, 4400,
4401, 4404, 4415, 4417, 4419,
4423, 4426, 4427, 4438, 4444,
4445, 4446, 4447, 4448, 4449,
4460, 4462, 4465, 4466, 4473,
4482, 4486, 4487, 4489, 4494,
4496, 4497, 4508, 4511, 4513,
4516, 4519, 4524, 4525, 4527,
4528, 4533, 4534, 4539, 4541,
4542, 4545, 4549, 4552, 4578,
4579, 4580, 4585, 4595, 4599,
4607, 4612, 4616, 4622, 4624,
4636, 4644, 4651, 4659, 4660,
4661, 4665, 4668, 4673, 4677,
4678, 4683, 4686, 4706, 4712,
4722, 4741, 4755, 4757, 4762,
4764, 4768, 4771, 4773, 4787,
4792, 4797, 4800, 4801, 4803,
4812, 4822, 4824, 4836, 4838,
4841, 4842, 4844, 4845, 4846,
4849, 4873, 4874, 4896, 4898,
4903, 4908, 4923, 4947, 4953,
4954, 4956, 4958, 4964, 4972,
4973, 4975, 4985, 4986, 4987,
4988, 5000, 5001, 5004, 5012,
5013, 5014, 5018, 5019, 5020,
5026, 5033, 5035, 5041, 5047,
5049, 5060, 5061, 5066, 5067,
5073, 5075, 5080, 5083, 5097,
5098, 5100, 5103, 5112, 5117,
5119, 5124, 5132, 5133, 5134,
5146, 5150, 5152, 5154, 5158,
5172, 5173, 5174, 5175, 5176,
5181, 5185, 5187, 5201, 5206,
5212, 5216, 5224, 5229, 5230,
5268, 5270, 5274, 5277, 5290,
5295, 5300, 5312, 5317, 5319,
5321, 5326, 5327, 5328, 5335,
5336, 5337, 5341, 5344, 5351,
5357, 5359, 5365, 5366, 5369,
5375, 5380, 5387, 5388, 5393,
5396, 5398, 5403, 5406, 5409,

5410, 5411, 5422, 5444, 5449,
5461, 5464, 5478, 5479, 5484,
5501, 5542, 5544, 5552, 5558,
5581, 5595, 5596, 5608, 5623,
5635, 5640, 5645, 5646, 5656,
5662, 5673, 5678, 5701, 5712,
5714, 5724, 5725, 5726, 5741,
5749, 5750, 5754, 5757, 5761,
5762, 5773, 5782, 5791, 5811,
5813, 5818, 5819, 5823, 5845,
5846, 5852, 5864, 5870, 5874,
5897, 5906, 5908, 5913, 5930,
5937, 6000, 6008, 6013, 6016,
6019, 6052, 6053, 6061, 6063,
6077, 6082, 6085, 6099, 6104,
6115, 6121, 6123, 6134, 6149,
6161, 6192, 6193, 6219, 6222,
6227, 6249, 6263, 6277, 6311,
6336, 6349, 6353, 6360, 6394,
6396, 6401, 6407, 6414, 6417,
6425, 6431, 6462, 6463, 6467,
6493, 6498, 6505, 6508, 6516,
6520, 6530, 6531, 6533, 6535,
6547, 6553, 6569, 6580, 6589,
6591, 6594, 6603, 6605, 6607,
6611, 6628, 6630, 6634, 6638,
6649, 6654, 6659, 6663, 6672,
6684, 6685, 6720, 6721, 6729,
6732, 6734, 6735, 6737, 6739,
6741, 6742, 6745, 6754, 6773,
6774, 6784, 6788, 6797, 6798,
6836, 6856, 6873, 6908, 6928,
6932, 6938, 6952, 6955, 6962,
7018, 7023, 7029, 7041, 7046,
7048, 7049, 7050, 7052, 7055,
7058, 7073, 7076, 7082, 7100,
7102, 7109, 7121, 7123, 7146,
7157, 7183, 7215, 7222, 7224,
7230, 7231, 7247, 7257, 7261,
7262, 7263, 7266, 7269, 7270,
7291, 7300, 7304, 7312, 7327,
7328, 7337, 7343, 7347, 7348,
7350, 7354, 7357, 7359, 7361,
7371, 7372, 7373, 7410, 7419,
7456, 7461, 7471, 7505, 7519,
7522, 7546, 7547, 7548, 7549,
7556, 7557, 7559, 7568, 7573,
7578, 7585, 7589, 7601, 7609,
7618, 7635, 7639, 7659, 7700,
7707, 7716, 7718, 7730, 7738,
7742, 7745, 7751, 7752, 7769,
7791, 7792, 7796, 7803, 7808,

7824, 7829, 7830, 7842, 7858, 7876, 7880, 7889, 7894, 7915, 7958, 8000, 8012, 8014, 8027, 8045, 8050, 8059, 8066, 8072, 8082, 8159, 8197, 8264, 8297, 8298, 8300, 8313, 8314, 8321, 8328, 8354, 8363, 8366, 8383, 8402, 8405, 8433, 8435, 8437, 8447, 8486, 8493, 8495, 8515, 8520, 8536, 8539, 8545, 8560, 8562, 8572, 8573, 8574, 8578, 8601, 8610, 8611, 8613, 8614, 8618, 8626, 8639, 8643, 8648, 8653, 8659, 8666, 8671, 8722, 8729, 8731, 8734, 8743, 8745, 8747, 8754, 8776, 8778, 8792, 8822, 8826, 8847, 8857, 8877, 8878, 8886, 8908, 8912, 8915, 8920, 8929, 8955, 8961, 8979, 8985, 8994, 9001, 9013, 9018, 9019, 9027, 9028, 9038, 9039, 9041, 9042, 9067, 9074, 9085, 9132

大学士等议驳舒赫德废止科举之议……3444

大学士李鸿章、军机大臣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于总理衙门见康有为……8405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就筹修约事宜上奏朝廷……7076

大雪……9, 12, 46, 99, 156, 174, 633, 1560, 1823, 2714, 3552, 3775, 4639, 4641, 4756, 5572, 5630, 6190, 6924, 7095, 7292, 7440, 7473, 7965, 7989

大冶铁矿……8951

大义觉迷录……2621, 2624, 2665, 2666, 2941, 2977, 2994, 2995, 3013, 3049, 3205

大疫……6803, 6874, 7012

大英自来火房于上海成立……6976

大雨……399, 407, 432, 438, 490, 650, 748, 760, 764, 839, 884, 1424, 1566, 1614, 1639, 1656, 1823, 2469, 2519, 2785, 2787, 3108, 3120, 3125, 3272, 3318, 3416, 3466, 3515, 3516, 3608, 3843, 4028,

4078, 4291, 4493, 4765, 4797, 4927, 4928, 4999, 5058, 5106, 5180, 5229, 5319, 5406, 5471, 5489, 5493, 5695, 5729, 6015, 6158, 6170, 6198, 6278, 6328, 6368, 6414, 6441, 6490, 6913, 6924, 6942, 6947, 7096, 7148, 7171, 7177, 7303, 7422, 7682, 7937, 7952, 8007, 8064, 8093, 8161, 8359, 8554, 8653, 8700, 8739, 8866, 8921, 8959, 9004, 9037, 9083, 9085, 9089, 9090

大阅……1831, 1864, 1965, 1967, 1984, 2023, 2951, 2994, 3322, 3829, 3912, 5199, 8473

大账……3101, 4930, 4931, 5489

大足教案……8008

代

代赔……646, 2572, 2718, 3000, 3047, 3075, 3076, 4255, 4496, 5384, 5515, 5577, 5742, 5972, 6363, 6629

逮

逮治长芦纲总……5207

逮治道上贾上芳……3031

戴

戴鸿慈、端方赴俄考察…8865

戴鸿慈、端方抵荷兰考察……8867

戴鸿慈、端方抵意大利米兰考察……8868

戴鸿慈、端方至丹麦考察……8861

戴名世《南山集》案……2350

岱

岱户……2961

弹

弹压腾越厅边外滋扰之山地人……6090

盗

盗案……1152, 1334, 1378, 1486, 1534, 1671, 1694, 1820, 2076, 2198, 2246, 2251, 2252, 2271, 2316, 2335, 2352, 2431, 2491, 2503, 2586, 2789, 2791, 2834, 2842, 2850, 2986, 3013, 3022, 3052, 3113, 3163, 3171, 3204, 3241, 3933, 3934, 3936, 3994, 4029, 4314, 4345, 4594, 4736, 5078, 5081, 5335,

5376, 5391, 5399, 5417, 5436, 5460, 5512, 6081, 7200, 7389, 7431, 7497, 7608, 7636, 8813

道

道光帝继位经过……5403
道光帝午门受俘……5595
道光帝屡饬盛京将军等实力严禁赌博等……5783
道教正一真人张遇隆来朝……4000
道门会议之期……5226
道员……2611, 5172, 7545, 8095
道员黎献所部二百余人于肃州溃变……7326
道员牛昶昺与伊东祐亨议定"威海卫降约"十一款……8256

德

德国首相俾斯麦宣布对华政策……7148
德华银行……7987
德军撤出日照……8519
德军进攻广昌……8642
德军强占胶州湾…8385, 8411
德军占领日照……8514
德楞泰、勒保分破教军于川东、川西……4896
德楞泰、勒保会奏三省一律肃清、大兵凯撤事宜……5022
德楞泰、勒保歼巴州白号余党……4904
德楞泰、勒保歼达州青号教首赵麻花……4906
德楞泰、明亮败高均德于两岔河……4821
德楞泰、全保、方维甸疏言宁陕善后事宜……5070
德楞泰败教军于江油马蹄冈……4888
德楞泰击斩襄阳白号教首高天升……4915
德楞泰歼襄阳白号教首杨开第、齐国谟……4908
德楞泰擒达州青号余部教首陈侍学……4961
德楞泰六百里奏报三省全功告蒇……5005

灯

灯花教……7335

邓

邓文亮《诫淫说》、《诫暴文》案……3955

邓小平出生……8785

邸

邸报……954, 1265, 1290, 1377, 2051, 2134, 2157, 2381, 5965

抵

抵达武汉之各省代表开会……9119

地

地常微震……5636

地丁……1186, 1342, 1344, 1427, 1580, 1615, 1708, 1715, 1820, 1834, 1881, 1949, 1972, 1984, 2017, 2083, 2134, 2136, 2140, 2229, 2281, 2309, 2310, 2344, 2391, 2433, 2450, 2522, 2574, 2577, 2682, 2711, 2713, 2730, 2773, 2794, 2863, 2886, 2934, 2937, 2938, 2964, 2973, 3042, 3083, 3117, 3126, 3209, 3275, 3279, 3318, 3349, 3399, 3419, 3464, 3465, 3467, 3622, 3630, 3681, 3963, 3964, 3968, 3980, 4003, 4072, 4094, 4183, 4265, 4293, 4363, 4368, 4423, 4473, 4474, 4574, 4621, 4622, 4626, 4635, 4754, 4943, 4985, 4998, 5054, 5059, 5060, 5062, 5107, 5200, 5213, 5331, 5365, 5473, 5482, 5485, 5669, 5672, 5707, 5796, 5815, 5928, 6080, 6085, 6095, 6226, 6262, 6282, 6295, 6296, 6350, 6373, 6385, 6419, 6460, 6478, 6961, 7123, 7131, 7166, 7184, 7186, 7298, 7312, 7328, 7385, 7485, 7502, 7559, 7828, 7845, 7854, 7885, 7919, 7949, 7987, 8019, 8024, 8051, 8078, 8104, 8105, 8159, 8226, 8408, 8663

地丁合一……7502

地丁钱粮……1715, 1820, 2140

地丁银……1972, 1984, 2229, 2281, 2450, 2577, 2713, 2730, 2773, 2863, 3042, 3117, 3419, 3465, 3622, 3630, 3968, 3980, 4183, 4363, 4574, 5365, 5669, 5672, 5707, 6350, 6373, 7184, 7186, 7298, 7312, 7559, 8105

地震……31, 45, 46,

61, 65, 66, 90, 109, 121, 149, 261, 262, 279, 321, 366, 579, 586, 1087, 1090, 1371, 1374, 1422, 1429, 1438, 1638, 1639, 1640, 1641, 1650, 1653, 1658, 1670, 1730, 1761, 1878, 2008, 2017, 2146, 2213, 2549, 2582, 2748, 2782, 2973, 3028, 3069, 3300, 3417, 3630, 4109, 4861, 4970, 5070, 5186, 5282, 5304, 5401, 5571, 5718, 5844, 5943, 6008, 6022, 6031, 6082, 6127, 6145, 6209, 6269, 6300, 6364, 6748, 6776, 6798, 6819, 6924, 7021, 7083, 7118, 7161, 7172, 7523, 7552, 7612, 7614, 7630, 7659, 7758, 7918, 7934, 7951, 8031, 8095, 8101, 8304, 8316, 8445, 8788, 8792, 8863

帝

帝党……7962, 7963, 8349, 8599

第

第巴……988, 992, 1178, 1716, 1997, 2037, 2047, 2048, 2058, 2065, 2227, 2577, 2644, 2667, 2704, 3628, 3629, 3647, 4306, 4554, 4571, 5205, 5456, 5458, 5730, 5798, 5894, 5906, 5933, 5983, 5986, 5992 2038, 3647, 4554

第二次国会请愿……9035

第二次鸦片战争…6144, 6145, 6375, 6471, 6472, 6510, 6511, 6512, 6560, 6562, 6564, 6613, 6614, 6615, 6748, 6751, 6804

第二次《日俄密约》签订…9037

第二批赴美幼童启行……7299

第三次国会请愿……9042

第三批赴美幼童启行……7343

第四批留美幼童出洋……7391

第一次《西贡条约》……6775

第一次国会请愿……9019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签字……8673

第一批赴美幼童启程…7265

滇

滇督岑毓英等主持建立"云南矿务招商局"……7696

典

典簿……1460, 3627, 7267

典史……758, 759, 2109, 2431, 2904, 3675, 4098, 4139, 4316, 4425, 4782, 4806, 4890, 4904, 6293, 8694

电

电报公司……7163, 7164, 7223, 7578, 7594, 8532

电报局……7509, 7629, 7660, 7679, 7695, 8380, 8521, 8523, 8541, 8558, 9074

电话……8532, 8827, 8982

殿

殿试……792, 830, 892, 1121, 1170, 1191, 1233, 2154, 2226, 2364, 2589, 2686, 2743, 2864, 3010, 3132, 3310, 3311, 3382, 3456, 3871, 3883, 3891, 3904, 3905, 3934, 4271, 4590, 4733, 4978, 5018, 5067, 5090, 5366, 5389, 5514, 5566, 5761, 5830, 6740, 7419, 7455, 7566, 7674, 7698, 7863, 7969, 8005, 8063, 8101, 8116, 8297, 8298, 8338, 8347, 8657, 8778

丁

丁宝桢杀太监安德海……7136

丁宝桢奏筹设四川机器…7471

丁槐、唐景崧等军撤宜光之围……790

丁日……1493, 1768, 3454, 3817, 3819, 3895, 4583, 4868, 4931, 5241, 7204

丁汝昌等于威海港内与日军鏖战……8251, 8253

丁汝昌服毒自尽……8255

丁忧……194, 699, 834, 933, 1049, 1055, 1233, 1265, 1328, 1377, 1390, 1478, 1633, 1834, 1847, 1928, 1963, 1965, 2002, 2022, 2133, 2158, 2312, 2381, 2408, 2480, 2503, 2609, 3457, 3547, 3609, 3632, 3773, 3968, 3992, 4294, 4330, 4358, 4359, 4487, 4494, 5106, 5110, 5413, 5590, 6229, 6543, 6697, 7059, 7180, 7244, 7266, 7340, 7553, 7603, 7921, 7971, 8014, 8097, 8098, 8103, 8235, 8814, 8998

订

订《河东盐务章程》……5068

订购英蚊炮船……7617

订立《中英会议藏印条款》……8099
订立《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5637
订《租威海卫专条》……8449

定

定《青海蒙古野番诸例》…4989
定《逃官议罪章程》……6784
定阿克苏伯克品级……3847
定八旗汉军及绿营考试武举例……2304
定八旗汉字官名……1266
定八旗户下家奴赎身例…1834
定八旗另记档案人等为民例……3759
定拔贡朝考选用例……3645
定拔贡十二年一举……3379
定保甲互保制……5312
定贝勒官员出行仪仗及服制……271
定边军……7703
定边左副将军……3264, 3407, 3602, 3627, 3644, 3693, 3704, 3711, 3713, 3716, 3719, 3727, 3744, 3746, 3748, 3762, 3766, 3782, 4116, 4126, 4176
定部院满官考察例……1146
定部院行查事件逾限处分……5371
定参劾属员条例……3606
定仓粮考成则例……1073
定查禁洋面走私鸦片章…5682
定惩办械斗章程……5459
定迟报夏秋灾情处分……1267
定迟误军机处交出公文处分例……3607
定处罚习教者章程……5680
定大贝勒代善父子罪……513
定大青山外界巡缉章程…5374
定道员密折封奏例……4851
定防堵外国船只违例北驶章程……5704
定封爵之制……3243
定福建官员养廉银……2973
定各帮船轮兑州县漕粮…5480
定各部院品级仍按顺治十四年以前例……1396
定各任事官员品级……536
定各省漕船抵通州期限……1488
定各省刑具式……4863
定各衙门轮班奏事之

制……2809
定给漕船限单……2383
定广东排瑶善后章程……5697
定广西西隆州等处善后事宜……4806
定海三总兵……2464，5911
定汗之福金、女儿格格、女婿名号……534
定和珅二十大罪状……4841
定洪泽湖清口东坝展拓规则……3794
定浒墅等关赔缴短缺关税则例……5669
定户部钱粮考成则例……1192
定户关工关盈余额数……4852
定淮北试行票盐章程……5687
定吉兰泰盐池界址……5082
定奖励开垦之例……1475
定军士营队名称……486
定开采铜铅之例……1561
定考核关税盈余例……3370
定科场官卷取士例……2111
定亏空追补之法……2669
定粮价奏报制度……3241
定流民租种苗田章程……5729
定疏通大钱及交纳章程…6480
定绿营兵月饷……843
定买食鸦片惩处律例……5665
定满、汉官员品级……1455
定满官京察则例……1163
定满员外用先行考试例…3396
定蒙古牧地疆界……493
定免死减等发遣巴里坤之例……3887
定内外官制……723
定南营巡察章程……5526
定旗、民通婚则例……5772
定旗人婚嫁申报例……502
定旗下收买民人例……1750
定钱文式样……2638
定青海善后事宜……2721
定三年一次往勘中俄边界东段……3983
定陕西宁陕各镇营善后事宜……5070
定胜军……6782
定盛京七庙养赡喇嘛丁地科则……5172
定失察鸦片烟条例……5490
定十四关采办铜斤……2120
定侍卫军政考试例……4852
定收缴洋钱章程……5792

定守令久任制……3510
定四川防边章程……5845
定逃军投首例……4776
定逃人例……1501
定土默特、茂明安等四旗地界章程……5695
定外省审理事件迟延例…1762
定文武官员品级……762
定纹银出洋禁例……5707
定武军……8342
定乡试复试之制……3446
定乡会试具体办法……8456
定新城局屯田收租章程…5671
定延信罪……2888
定严惩告诘生事宗室条…5616
定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5625
定沿海税例……1918
定盐捕通判悔销处分……5367
定洋船出海例……2924
定洋米易货之例……5505
定银钱比价……2946
定隐匿查解逃人功罪例…1003
定优免人丁例……579
定御前仪仗……531
定远、镇远、济远三舰驶抵大沽口……7832
定远舰沉毁……8253
定在外武职经费……855
定整饬洋务章程……5866
定州县官蒙隐田地议处例……1164
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失误朝会处分例……664
定诸王之子减等袭封……1794
定准宗室乡会试例……4849
定分三年普免全国钱粮…2310
定奏销盘查之法……3545
定纂修玉牒之制……1133

东

东北马傻子起义失败……6998
东高密民众抗阻德国修筑胶济铁路……8537
东海女真（野人女真）…1，86
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8828
东京中国留学生学潮……8695
东南保护约款……8581
东南互保……8581，8582，8584，8704
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7063
东捻军为刘铭传军所败…7077

东三省练兵……7895
东三省鼠疫流行……9058
东三省总督……8852, 9070
东王答英人之要……6371
东王升天节……6450
东王所提问题之要……6372
东王杨秀清滥杀以立威…6391
东王杨秀清假天父下凡…6443
东印度公司……1347, 1351, 1352, 1401, 2458, 3256, 3406, 3732, 3752, 3763, 3805, 3809, 3843, 3848, 3854, 3860, 3862, 3881, 3885, 3899, 3978, 3991, 4185, 4260, 4348, 4407, 4413, 4452, 4454, 4457, 4458, 4559, 4627, 4631, 4645, 4648, 4653, 4655, 4656, 4658, 4672, 4689, 4695, 4702, 4704, 4723, 4726, 4738, 4747, 4748, 4750, 4752, 4945, 5085, 5280, 5650, 5682, 5688, 5691, 5692, 5704, 5734, 5792, 5806, 5900, 7838

董

董鄂部……1, 11, 17, 23, 27, 289
董鄂妃卒……1284
董福祥部杀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8564

都

都察院……96, 105, 150, 193, 334, 536, 537, 538, 543, 567, 570, 573, 575, 602, 632, 644, 650, 663, 664, 679, 690, 700, 704, 706, 732, 742, 762, 763, 803, 808, 865, 894, 919, 958, 959, 961, 964, 983, 992, 993, 1000, 1020, 1026, 1030, 1035, 1038, 1046, 1053, 1057, 1073, 1075, 1082, 1090, 1108, 1132, 1135, 1147, 1149, 1150, 1151, 1163, 1182, 1187, 1218, 1234, 1235, 1263, 1265, 1266, 1280, 1323, 1358, 1370, 1372, 1382, 1396, 1397, 1413, 1443, 1449, 1456, 1457, 1484, 1613, 1643, 1677, 1681, 1689, 1745, 1746, 1767, 1775, 1794, 1843, 1860, 1909, 1932, 1940, 1961, 1989, 2044, 2109, 2114, 2170, 2179, 2242, 2251, 2309, 2312, 2341, 2388, 2408, 2410, 2421, 2422, 2449, 2494, 2542,

2558, 2572, 2583, 2638, 2672, 2762, 2780, 2788, 2809, 2896, 3119, 3148, 3214, 3263, 3343, 3404, 3417, 3529, 3541, 3560, 3680, 3971, 3987, 4015, 4071, 4111, 4127, 4196, 4199, 4251, 4257, 4346, 4384, 4433, 4600, 4783, 4812, 4863, 4908, 5001, 5071, 5131, 5181, 5187, 5211, 5299, 5402, 5410, 5444, 5502, 5509, 5581, 5783, 5800, 6007, 6040, 6054, 6129, 6295, 6436, 6467, 6605, 6725, 6808, 6821, 6831, 6933, 6998, 7001, 7044, 7050, 7058, 7069, 7092, 7100, 7143, 7145, 7157, 7163, 7183, 7225, 7308, 7318, 7327, 7343, 7348, 7377, 7399, 7419, 7437, 7484, 7505, 7527, 7549, 7550, 7553, 7557, 7559, 7613, 7636, 7680, 7744, 7942, 7959, 8006, 8051, 8066, 8083, 8117, 8288, 8293, 8339, 8426, 8435, 8446, 8458, 8459, 8466, 8469, 8471, 8472, 8488, 8493, 8562, 8614, 8645, 8659, 8673, 8768, 8770, 8778, 8809, 8879, 8885, 8886, 8917, 8930, 8936, 8958, 8959, 9019, 9020, 9027, 9035, 9036, 9074, 9084

都察院参劾郎位贪污不法案……538

都督……2, 3, 4, 6, 7, 8, 31, 32, 35, 37, 38, 39, 54, 61, 72, 86, 101, 114, 145, 161, 164, 250, 287, 295, 315, 359, 363, 379, 406, 436, 464, 598, 603, 608, 661, 686, 706, 715, 719, 749, 750, 815, 855, 873, 909, 966, 975, 1051, 1062, 1074, 1101, 1146, 1243, 1320, 1337, 1519, 1557, 1672, 1697, 1748, 1757, 1812, 2595, 2598, 2704, 3652, 4610, 4811, 6017, 6285, 6460, 6850, 7057, 7144, 7276, 7323, 7329, 8871, 8887, 8893, 8939, 8987, 9096, 9097, 9098, 9102, 9103, 9104, 9106, 9107, 9108, 9109, 9111, 9112, 9113, 9114, 9115, 9117, 9118, 9119, 9120, 9121, 9122, 9124, 9125, 9126, 9128,

9129, 9138
都司……38, 46, 86, 156, 162, 205, 284, 295, 331, 340, 399, 423, 437, 569, 638, 671, 738, 811, 834, 855, 1095, 1321, 1443, 1574, 1748, 2466, 2837, 3540, 3608, 4095, 4144, 4170, 4368, 4403, 4426, 4506, 4553, 4621, 4663, 4760, 4765, 4772, 4774, 4786, 4827, 4886, 4902, 4937, 5070, 5083, 5197, 5228, 5242, 5245, 5248, 5252, 5555, 5594, 5595, 5647, 5721, 5896, 5901, 5924, 6017, 6125, 6131, 6210, 6224, 6225, 6278, 6305, 6306, 6344, 6350, 6390, 6402, 6415, 6428, 6437, 6524, 6620, 6632, 6633, 6793, 6808, 6827, 7010, 7096, 7122, 7125, 7162, 7201, 7229, 7275, 7277, 7289, 7305, 7381, 7414, 7617, 7772, 7941, 7952, 7966, 8019, 8182, 8315, 8399, 8698
都堂……89, 96, 129, 212, 213, 216, 221, 223, 229, 236, 249, 259, 260, 261, 262, 263, 270, 274, 275, 277, 441, 793
都统……96, 121, 280, 330, 1266, 1267, 1269, 1274, 1277, 1281, 1282, 1284, 1290, 1300, 1322, 1328, 1349, 1354, 1362, 1382, 1388, 1391, 1392, 1396, 1401, 1413, 1428, 1440, 1468, 1470, 1490, 1497, 1504, 1506, 1507, 1509, 1514, 1516, 1518, 1525, 1527, 1528, 1532, 1535, 1546, 1550, 1551, 1555, 1556, 1563, 1565, 1567, 1568, 1571, 1585, 1587, 1588, 1589, 1600, 1616, 1620, 1623, 1639, 1653, 1674, 1678, 1683, 1727, 1737, 1744, 1750, 1764, 1766, 1780, 1785, 1786, 1794, 1804, 1812, 1817, 1821, 1830, 1832, 1880, 1899, 1906, 1928, 1948, 1952, 1953, 1956, 1957, 1962, 1973, 1983, 1991, 2002, 2012, 2017, 2022, 2023, 2037, 2067, 2070, 2075, 2099, 2124, 2130, 2147, 2149, 2153, 2155, 2164, 2177, 2201, 2205, 2206,

2221, 2267, 2283, 2291, 2299,
2317, 2352, 2353, 2358, 2366,
2397, 2410, 2412, 2414, 2444,
2446, 2451, 2462, 2474, 2476,
2521, 2531, 2544, 2546, 2556,
2565, 2569, 2571, 2573, 2586,
2587, 2608, 2609, 2610, 2617,
2635, 2636, 2712, 2720, 2744,
2762, 2767, 2769, 2773, 2776,
2791, 2794, 2800, 2805, 2808,
2809, 2815, 2855, 2857, 2880,
2881, 2888, 2901, 2910, 2923,
2926, 2928, 2937, 2950, 2952,
2987, 2989, 3005, 3034, 3044,
3045, 3047, 3053, 3054, 3055,
3073, 3085, 3089, 3091, 3095,
3100, 3104, 3129, 3143, 3144,
3145, 3146, 3151, 3153, 3155,
3168, 3177, 3186, 3202, 3226,
3250, 3278, 3327, 3355, 3368,
3377, 3385, 3386, 3388, 3396,
3404, 3411, 3414, 3461, 3471,
3479, 3481, 3505, 3539, 3553,
3574, 3587, 3591, 3609, 3618,
3662, 3711, 3716, 3733, 3760,
3769, 3784, 3797, 3798, 3800,
3805, 3812, 3820, 3821, 3823,
3838, 3839, 3866, 3875, 3878,
3887, 3888, 3895, 3897, 3901,
3910, 3915, 3926, 3969, 3976,
3979, 4021, 4031, 4055, 4086,
4102, 4116, 4130, 4131, 4144,
4146, 4151, 4172, 4245, 4247,
4303, 4318, 4319, 4323, 4345,
4367, 4389, 4390, 4410, 4422,
4440, 4445, 4489, 4543, 4597,
4603, 4625, 4650, 4670, 4706,
4756, 4762, 4764, 4780, 4791,
4799, 4808, 4815, 4825, 4844,
4845, 4855, 4856, 4864, 4866,
4869, 4895, 4896, 4932, 4952,
4962, 4993, 4994, 5001, 5009,
5051, 5066, 5073, 5100, 5101,
5107, 5120, 5147, 5148, 5152,
5159, 5169, 5181, 5182, 5187,
5200, 5210, 5228, 5242, 5243,
5271, 5272, 5289, 5301, 5315,
5318, 5321, 5328, 5336, 5341,
5344, 5351, 5352, 5375, 5388,
5393, 5397, 5399, 5401, 5445,
5449, 5454, 5457, 5464, 5509,
5528, 5544, 5546, 5563, 5581,

5582, 5584, 5594, 5595, 5599, 5602, 5621, 5627, 5629, 5634, 5635, 5636, 5643, 5645, 5672, 5673, 5678, 5680, 5695, 5722, 5728, 5747, 5748, 5762, 5764, 5780, 5781, 5783, 5789, 5812, 5827, 5828, 5851, 5914, 5931, 5937, 5940, 5941, 5942, 5943, 5944, 5945, 5946, 5948, 5950, 5964, 5965, 5983, 5984, 5994, 6040, 6041, 6046, 6058, 6062, 6082, 6150, 6155, 6161, 6179, 6196, 6197, 6198, 6206, 6209, 6212, 6223, 6227, 6234, 6237, 6244, 6246, 6248, 6253, 6266, 6269, 6271, 6277, 6278, 6292, 6295, 6296, 6298, 6306, 6308, 6316, 6333, 6334, 6338, 6340, 6349, 6352, 6379, 6380, 6381, 6382, 6387, 6388, 6398, 6410, 6413, 6429, 6434, 6437, 6455, 6456, 6467, 6473, 6476, 6488, 6504, 6507, 6529, 6536, 6538, 6542, 6543, 6546, 6548, 6573, 6574, 6580, 6594, 6595, 6618, 6619, 6620, 6621, 6625, 6632, 6638, 6648, 6652, 6653, 6700, 6707, 6712, 6715, 6721, 6725, 6782, 6801, 6811, 6815, 6816, 6817, 6832, 6834, 6859, 6863, 6873, 6875, 6889, 6898, 6899, 6904, 6917, 6923, 6933, 6937, 6943, 6999, 7000, 7012, 7030, 7041, 7099, 7102, 7178, 7186, 7187, 7199, 7215, 7231, 7236, 7239, 7250, 7260, 7261, 7269, 7270, 7271, 7294, 7307, 7308, 7318, 7327, 7328, 7337, 7348, 7376, 7502, 7567, 7608, 7759, 7773, 7803, 7829, 7837, 7861, 7866, 7872, 7915, 7916, 7925, 7928, 7942, 7953, 7986, 8001, 8017, 8030, 8042, 8045, 8048, 8070, 8137, 8171, 8187, 8191, 8194, 8207, 8209, 8317, 8395, 8437, 8593, 8596, 8649, 8663, 8664, 8697, 8728, 8739, 8748, 8789, 8806, 8811, 8846, 8863, 8864, 8886, 8887, 8893, 8929, 8930, 8973, 8999, 9011, 9013, 9033, 9046, 9047, 9052, 9068, 9085, 9109, 9116, 9122

都指挥使……2, 166, 206, 2880

督

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与俄国华俄银行签订《正太铁路借款详细合同》……8705

督办政务处……8648, 8676, 8887

督抚互参案审结……2378

督粮道……377, 2359, 6040, 6091, 6253

杜

杜尔伯特……14, 3712, 3725

杜文秀回军攻占楚雄……7077

杜文秀东征……7057

杜文秀勾结外国之事……7279

杜文秀回军所据之昆明城西失守，回军东征归于失败…7144

度

度牒……897, 961, 1015, 1323, 1375, 2783, 3198, 3199, 3238, 3315, 4197, 6166

度支部……8762, 8853, 8885, 8886, 8909, 8911, 8927, 8933, 8934, 8951, 8954, 8959, 8968, 8980, 8984, 8998, 9000, 9007, 9018, 9033, 9039, 9048, 9050, 9058, 9060, 9064, 9066, 9069, 9076, 9082, 9116

度支部奏定《清理财政章程》……8984

度支部奏定厘定国家税暨地方税办法……9039

度支部奏定银行则例……8951

度支部奏清理财政之办…8980

端

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8872

对

对汉军出旗稍作限制……3414

对缅战争第四役……4079

对日第三次赔款交清，日军撤出山东威海……8426

趸

趸船……5739, 5775, 5798, 5799, 5807, 5814, 5833, 5834, 5839, 5847, 5858, 5861, 6043, 6632, 7439

多

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510

多尔衮集众臣谈治国之道……789
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697
多尔衮缢杀阿达礼、硕讬…668
多尔衮致书史可法……708
多隆阿部攻占郑家村……6844
多隆阿大破回军于高陵…6841
多隆阿军攻破陕西同州回军据点王阁村、羌白镇……6810
多伦会盟……1965
多罗贝勒……534, 585, 637
多罗郡王……534, 537, 637

夺

夺情……1002, 1590, 2005, 2013, 5590, 8998
夺情案……2005

惰

惰民……2680, 2869, 3018, 3399, 5261

俄

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8289
俄、法提出助剿太平军，俄国并提出代运南漕……6680
俄、英侵犯帕米尔边地…8067
俄彼得变政记……8406, 8417, 8504
俄储近事……8054
俄水师提督波波夫晤李鸿章商“会剿”事……6797
俄国决定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武装占领中国东三省……8598
俄国侵略黑龙江……6193
俄使彼罗夫斯基到京换约……6555
俄国特使萨瓦于归途中致书本国政府……2864
俄国赠送清廷洋枪八千…6791
俄国致理藩院照会……6313
俄交收东三省之谈判于北京重新开始……8653
俄军攻占中亚塔什干……6943
俄军攻陷齐齐哈尔……8612
俄军侵占中国伊犁……7225
俄军再次大规模侵入黑龙江……6387
俄军占奉天……8744
俄罗斯使臣至京……1269
俄波雅科夫率远征队侵黑龙江

达斡尔地区……673
俄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6675
俄船侵入黑龙江……6340
俄人第二次强行黑龙江…6404
俄人第三次强行黑龙江…6435
俄军第四次入侵黑龙江6481
俄人建造东三省铁路竣工通车……8737
俄人首次强行黑龙江……6386
俄使彼罗夫斯基来华，拟与清廷互换中俄《天津条约》……6576
俄事警闻……8749
俄外长哥尔查科夫所赞同之《条约草案》……6561

额

额驸……107, 109, 142, 144, 203, 211, 216, 224, 225, 230, 235, 246, 267, 268, 271, 282, 289, 295, 361, 366, 369, 370, 371, 409, 411, 419, 420, 422, 431, 449, 466, 471, 486, 487, 495, 501, 512, 524, 532, 534, 539, 549, 550, 562, 572, 575, 581, 596, 597, 605, 611, 618, 634, 659, 665, 762, 1408, 1466, 1496, 1547, 1623, 1679, 1764, 1954, 2005, 2149, 2230, 2283, 2284, 2285, 2292, 2294, 2339, 2565, 2569, 2719, 2800, 2808, 2810, 2877, 2909, 3061, 3084, 3085, 3098, 3104, 3122, 3152, 3153, 3264, 3286, 3336, 3407, 3573, 3602, 3719, 3739, 3745, 3750, 3756, 3971, 4110, 4117, 4118, 4123, 4126, 4140, 4159, 4172, 4176, 4194, 4205, 4337, 4438, 4516, 4533, 4740, 4755, 4975, 5158, 5229, 5407, 5894, 6149, 6235, 6238, 6608, 6736
额勒登保等联衔六百里加急奏报川陕楚“剿教”大功戡定……4965
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奏善后事宜七条……4967
额勒登保击歼苟文明……4956
额勒登保生俘襄阳白号教首王廷诏……4920
额勒登保奏拟留防搜捕善后章程……4982

额勒登保败教军东乡白号，教首冷天禄阵亡……4853
额勒登保奏报擒获教首王登廷……4872
额勒登保奏川楚陕教情…4944
额外外委……5070，5084，5119，5935
额亦都卒日……215
额真……13，14，43，69，121，122，140，183，184，202，213，225，229，232，283，294，302，322，330，352，359，361，387，394，402，403，404，407，414，415，429，430，434，459，462，471，472，473，478，482，483，485，486，490，495，497，501，502，509，511，519，524，535，536，549，553，556，557，559，560，571，574，575，576，577，578，579，592，593，595，596，621，624，626，645，647，649，661，667，669，672，689，692，705，719，734，762，766，773，790，805，847，848，857，861，863，880，884，890，900，935，938，943，950，965，967，974，976，977，980，997，1010，1014，1016，1020，1024，1033，1050，1057，1067，1079，1084，1087，1091，1098，1099，1102，1116，1123，1124，1129，1131，1138，1143，1152，1157，1170，1177，1183，1193，1199，1202，1206，1213，1222，1228，1229，1231，1243，1249，1260，1263，1266，1524
额征……884，924，1315，1369，1384，1606，2017，2020，2060，2134，2350，2371，2730，2732，2743，2813，2838，2863，2869，2879，2885，2886，2938，2964，2984，3025，3042，3073，3176，3225，3281，3312，3329，3554，4003，4063，4418，4574，4593，5110，5198，5482，5707，5708，5743，5984，6039，7328，7379，7504，8002，8363

鄂

鄂博……258，2877，2895，3813，3838，4571，4662，4706，4989，5545，5695，5705，6103，6403，6420，6892，7180，

7656
鄂尔泰条奏边地屯田事…3087
鄂尔泰与张廷玉……3374
鄂尔泰奏请云贵改土归流……2838
鄂伦春……547，6404
鄂伦春人向分五路……6687
鄂弥达具题开采矿山规…3287
鄂善受贿事……3356
鄂温克……216，497

二

二百零一人上《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及《遵旨会议垂帘章程》……6739
《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于日本东京出版……8818

恩

恩科……2402，2686，3112，3265，3379，3660，3664，3888，3891，4120，4301，4325，4336，4575，4578，4734，4763，5095，5124，5305，5356，5382，5412，5460，5685，5773，5905，6012，6213，6565，6638，6824，7419，7946，7976，8005，8084，8116，8339，8349，8591，8718，8720，8734，8763，8778

发

发兵进攻瞻对土司……3460
发布惩办保护教堂教士不力之官员上谕，惩处地方官员五十余名……8649
发布劝喻乡民谕旨……8549
发现甲骨文……8542

罚

罚贝勒岳託……559
罚俸……848，994，1003，1047，1063，1082，1084，1092，1121，1146，1154，1160，1164，1180，1207，1240，1254，1261，1267，1281，1303，1343，1392，1455，1456，1467，1473，1482，1574，1585，1644，1682，1694，1708，1728，1737，1763，1787，1957，1999，2073，2082，2136，2217，2388，2410，2431，2448，2541，2712，2748，2786，2798，2799，2842，2975，2976，3014，3117，3317，3534，3539，4053，4068，4629，4673，4886，5080，5184，5201，5270，5351，5371，5402，5405，5466，5491，

5570, 5629, 5643, 5724, 6033, 6220, 6591, 6594, 7643, 7738, 8116, 8363
罚和硕贝勒豪格……560
罚议罪银制度……4053

法

法部奏拟各级审判厅章…8939
法国"探测队抵云南思茅……7069
法国兵船进攻朝鲜……7017
法国传教士玛弼乐被殴毙……6949
法国教士杨通绪、教民谢长生等三人被杀……6946
法国商人米拉将日本人力车输入上海……7294
法国武弁始于福州教练洋操……6874
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柏尔德密访总理衙门……6817
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宣布封锁台湾各海口……7750
法舰突然袭击，福建水师九船沉毁……7733
法将孤拔何时缘何而死…7739
法军惨败镇南关，巴黎民众游行，茹费理内阁辞职……7796
法军进犯基隆，刘铭传军击退之……7729
法署使谢满禄递交最后通牒……7733
法院编制法……8928, 9021
法越订立《和平条约》…7716
法越订立《顺化条约》…7681
法越构兵……7639
法越战事……7669
法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主张干涉中国内政……6302

番

番民……2706, 2784, 2791, 2800, 2801, 3508, 3534, 3584, 3663, 3977, 4141, 4160, 4180, 4182, 4188, 4292, 4584, 4647, 4672, 4707, 5630, 5794, 5907, 6466, 6701
番社……7337
番银……5625
番族……6161

藩

藩库……278, 2119, 2132, 2133, 2247, 2326, 2482, 2606, 2773, 2811, 2859, 3025,

3027, 3258, 3285, 3300, 3304, 3349, 3375, 3400, 3492, 3743, 3803, 4003, 4314, 4317, 4806, 4988, 5077, 5293, 5308, 5390, 5439, 5442, 5471, 5482, 5526, 5556, 5710, 5820, 5990, 6072, 6226, 6266, 6406, 6504, 6544, 6957, 7172, 7257, 7687, 7967, 7986, 8007

藩司……1119, 1311, 1322, 1840, 1918, 2165, 2645, 2647, 2653, 2692, 2769, 3003, 3117, 3132, 3276, 3615, 3738, 3792, 3794, 3799, 3806, 3863, 3876, 3887, 3937, 3980, 3984, 3985, 4007, 4011, 4018, 4122, 4131, 4140, 4166, 4193, 4231, 4253, 4273, 4291, 4295, 4305, 4342, 4358, 4362, 4373, 4388, 4393, 4397, 4401, 4404, 4409, 4428, 4445, 4471, 4487, 4495, 4500, 4501, 4515, 4582, 4587, 4598, 4613, 4654, 4666, 4676, 4734, 4743, 4768, 4955, 4959, 5030, 5038, 5062, 5063, 5077, 5110, 5136, 5202, 5208, 5276, 5290, 5306, 5308, 5331, 5340, 5357, 5390, 5394, 5407, 5420, 5469, 5470, 5480, 5485, 5495, 5507, 5536, 5577, 5695, 5709, 5973, 5984, 6012, 6039, 6083, 6176, 6214, 6281, 6350, 6412, 6459, 6477, 6508, 6518, 6524, 6573, 6628, 6674, 6702, 6757, 6810, 6971, 7104, 7138, 7166, 7172, 7173, 7192, 7199, 7208, 7242, 7261, 7270, 7297, 7302, 7324, 7393, 7408, 7425, 7439, 7496, 7559, 7603, 7642, 7668, 7669, 7670, 7796, 7845, 7848, 7869, 7992, 8066, 8098, 8159, 8303, 8328, 8618, 8708, 8756, 8763, 8980, 8984, 9000

樊

樊人杰、曾芝秀等败死官渡河……4952

反

反清复明……1359, 2986, 3672, 3903, 6317, 7887

犯

犯屯……5996

方

方苞上请定经制折……3252，3266

方苞条陈仓储各条……3223

方观承覆奏整顿保甲规条……3801

方荣升教案……5302，5303

方受畴疏言善后事宜……5253

方维甸疏陈三口通行章…5156

方维甸疏陈约束台湾械斗章程……5154

方以智之死……1475

防

防仓储新旧混杂积弊……5500

防火……3122，7480，7749

防范外夷章程……5651

仿

仿造快船之议……7591

放

放宽对英商限制……5281

放宽隐匿逃人之法……891

飞

飞蝗成灾……4104，6490

飞牙喀……1470，1813

菲

菲律宾马尼拉华侨起事…1854

废

废除都堂制……274

废豪格为庶人……689

废太子……2266，2269，2270，2272，2275，2280，2283，2295，2297，2364，2393，2410，2413，2414，2616，2666，2803，3020，4285

废除四大贝勒并坐制……444

分

分赔……2573，2660，2670，2692，2834，2882，2884，2919，2924，2932，3000，3076，3511，3580，3586，3626，4057，4248，4352，4386，4467，4479，4521，4633，5020，5062，5127，5294，5384，5482，5515，5577，5820，6099，6534

风

风暴……775，777，834，923，1074，1210，1398，2188，3032，4290，4319，5521，5689，5960，6803

风霾……5359，5360

封

封闭直隶宛平中兴煤窑…5512

封禁江西高安金矿……5440

封四卫拉特汗……3746

疯

疯汉文字狱……3942

疯人丁文彬"逆书"案……3682

冯

冯起炎投呈自注《易》、《诗》二经案……4419

冯子材等获镇南关大捷…7793

冯子材等再获谅山大捷…7795

奉

奉国将军……576, 577, 588, 618, 788, 1267, 1396

奉节线字号教军首领龚文玉等被俘……4861

奉天东边道张锡銮收复宽甸城……8261

奉天谘议局等八团体及四十六州县代表请愿即开国会…9052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6215

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6214

奉旨议和之侍郎傅鼐等一行抵准噶尔部……3158

夫

夫人……198, 546, 740, 793, 831, 838, 926, 963, 984, 1080, 1103, 1267, 1332, 1420, 1429, 1666, 1690, 1843, 2088, 2242, 2797, 2981, 3383, 3399, 3532, 4451, 4457, 5019, 5126, 5281, 5877, 6197, 6909, 8360, 8539, 8673, 8913

扶

扶清灭洋……8494

浮

浮粮……1914, 2885, 3199, 3497, 5723, 6833

福

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自尽案审结……5340

福建船政局三船台建成…7118

福建船政局所造第一号轮船下水……7129

福建船政局所造第二号铁胁船下水……7488

福建古田县民萧日安等结盟制旗，图谋抢劫仓库……4075

福建晋江县破获哥老会…4643

福建开洋贸易……3111

福建罗源英国教堂被毁…7131
福建成为日本势力范围…8424
福建破获李阿闵结党谋反案……4096
福建水师……1335, 1361, 1420, 1637, 1659, 1668, 1675, 1697, 1907, 2032, 2488, 2597, 2598, 3686, 3949, 3957, 4041, 4062, 4076, 4397, 4406, 4482, 4514, 4535, 4708, 4732, 4737, 5031, 5087, 5092, 5561, 5909, 5935, 6850, 6864, 7184, 7269, 7290, 7380, 7634, 7733, 7734, 7739, 7779, 8019, 8166, 8785
福建水师重创朱渍……5087
福建巡抚……761, 920, 963, 1041, 1338, 1602, 1668, 1777, 1786, 2118, 2145, 2253, 2309, 2342, 2381, 2388, 2395, 2428, 2433, 2440, 2456, 2463, 2484, 2548, 2738, 2769, 2904, 2929, 2973, 3174, 3307, 3312, 3387, 3422, 3447, 3491, 3506, 3512, 3517, 3546, 3583, 3626, 3670, 3705, 3749, 3865, 3873, 3908, 3950, 3957, 3970, 3996, 4005, 4045, 4102, 4315, 4374, 4397, 4406, 4575, 4742, 5078, 5446, 5453, 5459, 5480, 5504, 5555, 5619, 5755, 5824, 5836, 5863, 5888, 6027, 6230, 6261, 6293, 6498, 6518, 6554, 7077, 7113, 7134, 7178, 7180, 7240, 7290, 7302, 7320, 7324, 7394, 7395, 7443, 7454, 7458, 7460, 7486, 7520, 7521, 7529, 7605, 7614, 7620, 7637, 7644, 7744, 7816, 7830, 7831, 7971, 8326
福建暂停鼓铸钱文，兵饷皆以银两发放……5503
福建斋教起义……6998
福建漳浦天地会卢茂聚众起事……4043
福建漳浦天地会张妈求等起事……4531
福建漳州破获蔡荣祖等谋反案……3667
福建总督……1213, 1285, 1317, 1336, 1347, 1390, 1421, 1448, 1468, 1575, 1617, 1620, 1637, 1659, 1675, 1696, 1748, 1755, 1766, 1769, 1786, 1806,

1820, 1865, 1993, 2032, 2500, 2703, 2848, 2857, 2874, 2918, 2924, 3071, 3086, 3094, 3111, 3126, 3131, 3268, 3301, 3363, 5128
福建总督高其倬奏福建平粜积弊……2848
福晋……270, 277, 546, 2813, 3059, 3190, 3201, 3202, 3971, 3972, 4297, 4303, 4336, 4787, 5452, 6141, 7369, 7859, 7860, 7953, 8644
福临即皇帝位……669
福陵……1329, 1373, 4293
福宁等俘来凤教首杨子敖……4770
福全率军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1950
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701
福州船政局所造第三号铁快船下水……7880
福州船政局聘订法国监督合同……8358
福州船政局造第一号铁胁轮船"威远"号下水……7455
福州船政局自制快船"开济"号下水……7660
福州船政学堂……7898
福州新军起义……9112
福珠哩等击陕回白彦虎、余小虎于新疆上马桥……7316

辅

辅国公……576, 587, 588, 590, 621, 692, 705, 848, 880, 906, 992, 1001, 1091, 1158, 1267, 1396, 1440, 1527, 1535, 1585, 2073, 2415, 2451, 2863, 2888, 3090, 3213, 3264, 5078, 5402, 5825, 6875, 8047, 8567, 8612, 8614, 8643, 8659, 8821
辅国将军……576, 587, 1267, 1532, 5543, 8723

父

父母会……2918, 4406

复

复东省漕船春兑春开制…159
复监督会同督抚稽核粤海关例……5129
复孔子"至圣先师"号……1174
复立胤礽为皇太子……2295

复三联串票旧制……5313
复设八旗米局……3290
复行捐纳例……533
复盐价旧规……5369

副

副都御史雷以諴首创厘捐法……6275
副使……7432，7434

富

富纲以婪赃拟绞……4885
富俊议奏双城堡移驻京旗章程四条……5511

赋

赋役全书……574，1081，1121，1186，1218，1296，1606，1818，1827，1909，2434，3980，4183，4473

噶

噶布伦……2698，3628，3783，4571，4572，4618，4623，4641，4648，4660，4661，4662，4663，4669，4695，5027，5055，5073，5205，5705，6964，7418，7446，7939，7943，7953，9028
噶布伦事件……5027
噶喇吧……3135，3363，3375，3394，3583，3706
噶礼被赐死……2410
噶礼之死……2412

改

改安南为越南……4981
改备选秀女之例……5218
改订《中比条约及税则通商章程》……6957
改定逆案缘坐犯属则例…5715
改定清厘案牍章程……5623
改定湖北漕务章程……6544
改定优免条例……535
改定诱卖人口例……1584
改定宗室圈禁例……4389
改东省窃贼窝主条例……5367
改京师之五城练勇为巡…8828
改蒙古治罪条例……5357
改内三院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1215
改内三院为内阁……1458
改台湾官员任期……2942
改逃人定例……2725
改土归流……1371，1745，2838，2854，2881，2882，2891，2904，2916，2927，2955，3007，3030，3078，3094，3116，3126，

3166, 3168, 3169, 3221, 3318, 3355, 3459, 3466, 3475, 3612, 3663, 4138, 4169, 4728, 5291, 7306, 8380, 8381, 8384, 8390, 8391, 8837, 8875, 9019, 9066
改鸦片为洋药开禁抽厘…6498
改直隶省体制……2752

丐

丐户……3018
丐籍……2680

甘

甘结……118, 867, 1058, 1254, 1431, 2355, 2488, 2723, 3002, 3571, 4101, 5142, 5146, 5155, 5271, 5283, 5313, 5562, 5620, 5626, 5638, 5665, 5790, 5798, 5833, 5834, 5835, 5855, 5856, 5868, 6094, 6515, 7144
甘凉回军王大汉等破乌里雅苏台……7193
甘肃敦煌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石窟古代经卷文物……8557
甘肃河州等处回民起事…8304
甘肃河州王伏林借元顿教聚众起事……4276
甘肃河州回军降清……7254
甘肃回军攻占固原州城…6807
甘肃回军首领穆生华攻占平凉，改元"成正"……6839
甘肃马文禄率回众占肃…6925
甘肃冒赈侵贪大案……4378, 4365, 4366
甘肃平罗教案……8672
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大案首犯王亶望处斩……4362
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婪赃大案结案……4400
甘肃新饷……7848, 7869, 7980, 8010, 8046, 8071, 8075, 8095, 8099
甘肃巡抚……401, 806, 858, 920, 1545, 1549, 1982, 2145, 2166, 2173, 2183, 2254, 2267, 2291, 2321, 2772, 2794, 3064, 3079, 3113, 3370, 3410, 3435, 3512, 3556, 3584, 3621, 3635, 3728, 3735, 3850, 3863, 3939, 3951, 5337, 7651
甘肃循化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聚众起事……4351
甘肃循化被东乡起事回民包围

月余……8297

刚

刚毅病卒日期与地点……8639
刚毅完成江南筹款，又奉谕赴广东筹款……8525

纲

纲盐……3623, 3891, 4047, 4048, 4067, 4546, 5655

高

高家堰……1410, 1599, 1609, 1802, 1831, 1846, 1863, 1879, 1888, 1895, 1902, 1903, 1907, 1917, 2012, 2080, 2089, 2090, 2092, 2101, 2105, 2112, 2122, 2137, 2145, 2196, 2211, 2212, 2236, 2238, 2571, 3263, 3393, 3622, 3624, 3684, 3689, 3794, 3914, 4345, 4486, 5521
高罗衣之乱……5335
高罗衣兵败被擒……5363
高朴私鬻官玉扰累回人案……4298

诰

诰命……526, 551, 717, 1052, 1232, 1276, 2099, 3393, 4035, 5213

戈

戈登、李恒嵩率常胜军攻占太仓州……6818
戈登就清军苏州杀降发难事……6852
戈登因苏州杀降事与李鸿章构隙……6846

哥

哥老会首领杨竹客起事……7177

割

割辫案……1537, 1882, 4049, 4051, 4052, 4056, 4060, 4062, 4064, 4360, 8730
割辫案案发……4049
割台……8278, 8282, 8283, 8284, 8286, 8287, 8288, 8299, 8439, 8451

革

革除儒户、宦户……2711
革命党……8321, 8713, 8714, 8746, 8776, 8790, 8823, 8827, 8836, 8841, 8851, 8852, 8854, 8874, 8905, 8918, 8919, 8934, 8946, 8954, 8979, 8986, 8987, 8989, 8999, 9004, 9008,

9020, 9021, 9025, 9061, 9063, 9064, 9070, 9071, 9072, 9081, 9083, 9086, 9088, 9094, 9095, 9096, 9097, 9098, 9102, 9104, 9105, 9108, 9109, 9110, 9111, 9112, 9114, 9115, 9118, 9121, 9128, 9129, 9132, 9139
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良弼……9132
革命方略……8887, 8890
革命军……8729, 8730, 8763, 9096, 9110
革命团体共进会成立……8927
革命阵营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9115
革命阵营与清方始于上海议和……9122
革职……48, 198, 376, 397, 414, 415, 477, 509, 560, 570, 574, 575, 578, 595, 597, 615, 618, 646, 741, 776, 840, 847, 856, 859, 860, 903, 915, 944, 954, 958, 960, 967, 973, 983, 1024, 1034, 1041, 1047, 1074, 1075, 1084, 1085, 1087, 1092, 1094, 1095, 1099, 1113, 1117, 1119, 1125, 1128, 1135, 1144, 1150, 1154, 1155, 1163, 1179, 1180, 1190, 1192, 1199, 1204, 1207, 1212, 1214, 1221, 1229, 1252, 1253, 1255, 1260, 1262, 1265, 1266, 1268, 1275, 1276, 1301, 1303, 1309, 1313, 1328, 1334, 1336, 1356, 1357, 1359, 1364, 1365, 1377, 1386, 1388, 1392, 1396, 1397, 1406, 1410, 1424, 1425, 1428, 1435, 1440, 1441, 1442, 1448, 1449, 1455, 1465, 1473, 1482, 1485, 1498, 1534, 1573, 1574, 1578, 1586, 1589, 1600, 1612, 1628, 1643, 1648, 1652, 1660, 1668, 1682, 1683, 1694, 1708, 1712, 1720, 1728, 1733, 1735, 1741, 1742, 1744, 1751, 1758, 1786, 1794, 1825, 1842, 1851, 1856, 1857, 1860, 1877, 1878, 1881, 1888, 1889, 1892, 1899, 1901, 1905, 1918, 1921, 1928, 1932, 1945, 1947, 1954, 1956, 1957, 1963, 1964, 1965, 1980, 1982, 1983, 1994, 2001, 2003,

2017, 2021, 2025, 2054, 2056,
2069, 2074, 2076, 2082, 2085,
2087, 2089, 2091, 2097, 2098,
2099, 2100, 2107, 2111, 2119,
2132, 2134, 2138, 2141, 2165,
2166, 2167, 2170, 2172, 2174,
2175, 2178, 2187, 2195, 2198,
2199, 2201, 2206, 2213, 2216,
2224, 2236, 2239, 2242, 2259,
2261, 2264, 2280, 2283, 2291,
2294, 2300, 2307, 2308, 2323,
2324, 2325, 2341, 2346, 2348,
2354, 2358, 2367, 2370, 2378,
2379, 2381, 2388, 2390, 2392,
2403, 2410, 2413, 2414, 2417,
2423, 2431, 2437, 2439, 2474,
2494, 2498, 2501, 2531, 2538,
2541, 2544, 2556, 2572, 2574,
2577, 2590, 2596, 2600, 2606,
2609, 2646, 2651, 2655, 2659,
2665, 2670, 2671, 2704, 2718,
2721, 2727, 2747, 2770, 2777,
2780, 2781, 2785, 2792, 2794,
2797, 2802, 2814, 2818, 2819,
2839, 2840, 2842, 2846, 2848,
2850, 2854, 2862, 2865, 2872,
2879, 2882, 2885, 2914, 2951,
2962, 2965, 2966, 2975, 2977,
2987, 2990, 3008, 3014, 3017,
3025, 3052, 3055, 3062, 3071,
3075, 3079, 3091, 3093, 3121,
3128, 3130, 3144, 3146, 3148,
3174, 3179, 3218, 3245, 3263,
3296, 3312, 3317, 3321, 3332,
3354, 3356, 3360, 3369, 3401,
3409, 3410, 3417, 3418, 3420,
3421, 3457, 3480, 3482, 3490,
3495, 3500, 3513, 3521, 3538,
3540, 3542, 3551, 3556, 3579,
3606, 3610, 3615, 3627, 3632,
3638, 3641, 3650, 3655, 3660,
3666, 3669, 3675, 3686, 3689,
3709, 3713, 3730, 3746, 3774,
3775, 3786, 3787, 3791, 3792,
3793, 3794, 3799, 3803, 3814,
3818, 3822, 3842, 3851, 3877,
3897, 3925, 3932, 3934, 3939,
3944, 3958, 3961, 3978, 3995,
3997, 4006, 4007, 4011, 4018,
4021, 4027, 4042, 4048, 4050,
4053, 4057, 4062, 4074, 4081,
4083, 4102, 4104, 4141, 4144,

4145, 4147, 4158, 4172, 4194,
4200, 4208, 4210, 4228, 4242,
4276, 4279, 4286, 4295, 4299,
4304, 4333, 4346, 4353, 4356,
4359, 4360, 4363, 4367, 4377,
4388, 4390, 4398, 4404, 4418,
4424, 4428, 4435, 4445, 4462,
4465, 4489, 4492, 4494, 4496,
4501, 4518, 4530, 4540, 4568,
4579, 4580, 4594, 4595, 4598,
4603, 4605, 4611, 4614, 4616,
4635, 4650, 4652, 4659, 4665,
4666, 4673, 4711, 4720, 4734,
4742, 4777, 4779, 4817, 4819,
4840, 4846, 4850, 4856, 4857,
4858, 4859, 4862, 4863, 4867,
4869, 4880, 4882, 4883, 4885,
4888, 4928, 4933, 4942, 4944,
4951, 4955, 4959, 4960, 4963,
5013, 5030, 5031, 5037, 5039,
5054, 5055, 5056, 5057, 5062,
5065, 5078, 5079, 5080, 5101,
5110, 5112, 5123, 5124, 5130,
5133, 5137, 5149, 5155, 5158,
5159, 5160, 5180, 5181, 5185,
5187, 5188, 5190, 5201, 5204,
5212, 5222, 5265, 5275, 5282,
5290, 5294, 5295, 5308, 5316,
5326, 5334, 5337, 5348, 5354,
5357, 5383, 5387, 5388, 5389,
5397, 5406, 5411, 5417, 5435,
5446, 5464, 5466, 5483, 5491,
5497, 5519, 5532, 5543, 5561,
5562, 5579, 5582, 5593, 5605,
5607, 5608, 5643, 5647, 5661,
5662, 5664, 5669, 5672, 5698,
5704, 5717, 5721, 5769, 5781,
5782, 5787, 5801, 5802, 5811,
5840, 5852, 5871, 5880, 5888,
5897, 5906, 5907, 5908, 5915,
5954, 5961, 5966, 5968, 5992,
5994, 6014, 6020, 6021, 6080,
6099, 6133, 6135, 6161, 6170,
6184, 6218, 6221, 6223, 6224,
6234, 6237, 6248, 6292, 6293,
6298, 6303, 6306, 6322, 6332,
6338, 6340, 6360, 6378, 6382,
6384, 6393, 6394, 6416, 6429,
6441, 6478, 6488, 6493, 6494,
6501, 6513, 6515, 6516, 6518,
6534, 6537, 6548, 6553, 6572,
6574, 6582, 6590, 6591, 6603,

6619, 6630, 6632, 6637, 6638, 6700, 6735, 6736, 6798, 6800, 6803, 6816, 6968, 6973, 6988, 6999, 7025, 7031, 7041, 7063, 7073, 7096, 7165, 7172, 7173, 7175, 7181, 7221, 7229, 7239, 7251, 7290, 7294, 7345, 7348, 7400, 7416, 7450, 7451, 7472, 7484, 7490, 7497, 7513, 7514, 7525, 7526, 7527, 7549, 7550, 7603, 7622, 7632, 7661, 7668, 7669, 7671, 7678, 7689, 7693, 7704, 7707, 7738, 7743, 7744, 7755, 7769, 7789, 7791, 7798, 7811, 7812, 7817, 7895, 7912, 7924, 7936, 7937, 7938, 7947, 7959, 7998, 8007, 8008, 8009, 8010, 8013, 8041, 8042, 8047, 8053, 8056, 8059, 8062, 8063, 8064, 8067, 8073, 8097, 8098, 8103, 8111, 8154, 8173, 8175, 8189, 8194, 8198, 8201, 8204, 8209, 8215, 8218, 8227, 8234, 8243, 8273, 8303, 8316, 8318, 8319, 8323, 8340, 8347, 8363, 8374, 8386, 8395, 8396, 8416, 8466, 8480, 8481, 8487, 8488, 8489, 8490, 8497, 8501, 8516, 8530, 8533, 8542, 8591, 8597, 8601, 8613, 8620, 8621, 8622, 8623, 8624, 8642, 8643, 8649, 8659, 8661, 8665, 8673, 8685, 8690, 8695, 8698, 8721, 8774, 8777, 8806, 8824, 8847, 8861, 8904, 8908, 8912, 8945, 8960, 8964, 8994, 9013, 9014, 9016, 9020, 9031, 9032, 9033, 9038, 9077, 9099, 9100, 9101, 9103

格

格登山大捷……3735
格堤……3376
格格……2, 87, 282, 295, 513, 534, 535, 572, 627, 859, 1156, 1267, 1516, 3200, 3202, 4117, 4118, 4303
格致学……8697

各

各地盐务，除长芦专设盐政管理外，均由总督、巡抚兼管……5654
各国联军对天津实行分区占领……8593

各国联军陷通州……8605
各国联军陷杨村……8602
各国联军陆续撤出北京及直隶……8651
各国联军占领北京……8607
各国商船赴澳门贸易……5993
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发布布告……8579
各路捻军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建国号“大汉”……6409
各省筹建武备学堂……8661
各省代表会通过孙中山提出之国务员名单……9128
各省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9122
各省陆续创办大学堂……8692
各省咨议局同时开幕……9012
各省谘议局第二届会议开会……9042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成立…9038
各种学会之创办达到高潮……8502
各种学会之创办增多……8399

给

给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红带，收入《玉牒》……3205

更

更定保甲之法……3801
更定惩罚贪官之例……1234
更定各省动支耗羡章程…3867
更定官员支领俸米例……4766
更定科场条例……1203
更定吏部杂项考试办法…5589
更定律例……3124
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572
更定文职轮班直日……5299
更定窝逃罪……1173
更定乡、会试三场篇目…3772
更定新疆遣犯例……4022
更定巡抚、巡按所属地方查解逃人例……1217
更定在京各衙门满汉官衔品级……1234
更定杖罪赎银之例……1237
更定宗室爵制……576
更改榷关奖惩例……5636
更名……7997，8850

庚

庚子国变记……8572
庚子事件……8663，8671，8684

耿

耿精忠降……1576

耿仲明自尽……907

工

工部局……6371, 6869, 6870, 6998, 7138, 7152, 7339, 8481, 8738

工部尚书……690, 714, 749, 794, 865, 906, 963, 1020, 1075, 1215, 1251, 1262, 1263, 1373, 1389, 1397, 1414, 1436, 1438, 1448, 1449, 1463, 1577, 1586, 1639, 1679, 1730, 1733, 1802, 1833, 1849, 1858, 1878, 1879, 1885, 1910, 1913, 1963, 2101, 2106, 2176, 2187, 2197, 2233, 2238, 2280, 2286, 2348, 2371, 2378, 2402, 2443, 2470, 2484, 2669, 2671, 2791, 2987, 3105, 3121, 3142, 3166, 3168, 3174, 3332, 3361, 3630, 3640, 3834, 4079, 4134, 4146, 4186, 4235, 4337, 4421, 4444, 4771, 4838, 4863, 4896, 4898, 4924, 5000, 5014, 5114, 5154, 5159, 5243, 5321, 5512, 5552, 5576, 5595, 5685, 5703, 5741, 5745, 5746, 5754, 5800, 5870, 5888, 5990, 6000, 6052, 6114, 6115, 6123, 6219, 6336, 6353, 6434, 6525, 6529, 6721, 6729, 6774, 6788, 6797, 6798, 6856, 6875, 6967, 7050, 7102, 7143, 7188, 7224, 7225, 7331, 7348, 7410, 7437, 7523, 7527, 7549, 7566, 7583, 7636, 7659, 7678, 7707, 7752, 7842, 7876, 7915, 7970, 8014, 8049, 8057, 8063, 8071, 8083, 8314, 8367, 8393, 8650, 8653, 8722, 8780, 8886, 8913, 8915, 9015

工部书吏假印舞弊案审…5138

工部主事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在京创办《万国公报》……8313

工商学会……8503

公

公布《宗室觉罗诉讼章程》……9037

公车上书……8288, 8293, 8339

公法学会……8502

公立文凭……8362
公司律……8755
公司注册试办章程……8774
公所……3628
公项……3353
公行……744, 831, 850, 955, 1048, 1165, 1170, 1184, 1216, 1238, 1272, 1405, 1487, 1927, 2233, 2583, 2586, 2802, 3194, 3415, 3538, 3564, 3566, 3595, 3720, 3880, 4112, 4114, 4405, 4406, 4482, 4691, 5381, 5407, 5805, 5951, 6190, 6211, 6242
公主……665, 700, 937, 1695

宫

宫保……1215, 1224
宫禁失火……4803

恭

恭亲王等上《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7031
恭亲王奕訢等奏呈仿外国颁勋章之例，试造金宝星与银牌奖予外国助剿人员……6818

龚

龚自珍暴卒之原因……5910

共

共进会……8927, 8986, 8987, 8999, 9063, 9076, 9083, 9094, 9095, 9097, 9129

贡

贡生……353, 787, 1082, 1094, 1389, 1533, 1784, 1930, 2350, 2436, 2769, 2923, 2987, 2999, 3049, 3160, 3234, 3320, 3379, 3443, 3468, 3485, 3529, 3643, 3650, 3758, 3832, 4098, 4148, 4220, 4312, 4321, 4326, 4355, 4385, 4460, 4498, 4625, 4827, 4859, 4919, 4961, 4983, 5274, 5299, 5529, 5916, 5981, 6208, 6229, 6591, 6814, 6841, 7122, 7621, 7631, 7637, 7811, 8138, 8671, 8696, 8702, 8711, 8833, 8963, 9092
贡院……1994, 2205, 2349, 2425, 2587, 2747, 3443, 3444, 3449, 3456, 5439, 5589, 5590, 5634, 5902, 5976, 6594, 6740, 8763, 8857

购

购自英国之龙驤、虎威二炮舰驶抵天沽……7435

孤

孤拔率法国舰队攻陷澎湖港……7796

古

古巴华工条款……7468

古今图书集成……1070, 1595, 2635, 2804, 2900, 3077, 3083, 4168

《古今图书集成》编成…2804

古田教案发生……8308

固

固伦公主……627, 4515, 4844, 7953

固山贝子……535, 585, 637

固山额真……43, 121, 122, 140, 183, 184, 213, 225, 232, 330, 359, 387, 402, 407, 414, 415, 429, 459, 485, 486, 490, 495, 501, 502, 509, 511, 519, 524, 535, 553, 556, 559, 560, 571, 574, 575, 576, 578, 579, 593, 595, 596, 621, 624, 626, 645, 647, 649, 661, 667, 669, 672, 689, 692, 705, 719, 734, 762, 766, 773, 790, 805, 847, 848, 857, 861, 863, 880, 884, 900, 938, 943, 950, 967, 974, 976, 977, 997, 1010, 1014, 1016, 1020, 1024, 1033, 1050, 1057, 1067, 1079, 1084, 1087, 1098, 1099, 1102, 1116, 1123, 1124, 1129, 1131, 1138, 1143, 1152, 1157, 1170, 1177, 1183, 1193, 1199, 1202, 1206, 1213, 1222, 1228, 1229, 1231, 1243, 1249, 1260, 1263, 1266

固原提督雷正绾部哗溃…6956

固原新教回人用五起事…4442

关

关差……1647, 3291, 4346

关东都督府……8871

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8491

关榷……1345, 1838, 1918, 2708, 3923, 5708, 5903, 6432, 8417

关税……415, 616, 884, 955, 958, 1365, 1369,

1384, 1406, 1431, 1680, 1714, 1748, 1793, 1807, 1810, 2067, 2083, 2310, 2471, 2541, 2597, 2693, 2696, 2728, 2801, 2813, 3044, 3076, 3096, 3143, 3199, 3210, 3233, 3257, 3259, 3295, 3310, 3353, 3364, 3370, 3392, 3431, 3440, 3473, 3562, 3567, 3590, 3696, 3700, 3720, 3763, 3822, 3869, 3880, 3902, 3923, 3945, 3963, 3964, 3990, 4013, 4034, 4063, 4065, 4089, 4112, 4159, 4184, 4214, 4239, 4247, 4258, 4280, 4307, 4326, 4347, 4364, 4375, 4406, 4429, 4454, 4476, 4491, 4533, 4588, 4607, 4617, 4627, 4645, 4653, 4695, 4723, 4747, 4752, 4934, 5045, 5129, 5136, 5290, 5348, 5482, 5486, 5636, 5669, 5704, 5708, 5778, 5815, 5821, 5867, 5971, 5979, 5990, 5991, 5994, 5995, 6002, 6003, 6047, 6048, 6064, 6073, 6077, 6078, 6088, 6150, 6164, 6226, 6262, 6296, 6341, 6354, 6382, 6383, 6439, 6456, 6487, 6517, 6548, 6549, 6550, 6555, 6568, 6572, 6597, 6684, 6702, 6714, 6717, 6723, 6738, 6781, 6799, 6814, 6832, 6841, 6844, 6861, 7009, 7016, 7035, 7080, 7131, 7134, 7197, 7233, 7235, 7259, 7294, 7311, 7312, 7561, 7709, 7751, 7775, 7806, 7818, 7830, 7861, 7906, 7979, 8100, 8105, 8112, 8152, 8159, 8188, 8307, 8327, 8353, 8364, 8375, 8379, 8417, 8425, 8520, 8522, 8523, 8527, 8532, 8621, 8650, 8725, 9078

关天培殉难……5896

关于“蚊炮船”之效用，时人颇有异议 ……7436

关于“内军械所”创建的时间和地点……6747

关于“壬午事变”时日人被杀人数……7645

关于法军观音桥之役死伤人数……7719

关于法驻福州领事照会时间及照会内所言开战时间……7735

关于郑成功封爵名称与时

间……1056
关于攻占惠远城时民军首领……6987
关于“广甲”轮排水量及所设炮位数量……7909
关于洪秀全之死……6867
关于金田团营令……6132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2704
关于猛缅土司改土归流…3475
关于仁慈堂建立时间和地点……7170
关于三海工程用款数目及其来源……7884
关于三元里战斗经过及伤亡状况……5905
关于太平军攻克南京时之人数……6249
关于太平军何时产生进取江南之意以及建都之争……6256
关于太平天国早期出版物……6239
关于天保城位置……6855
关于威海南岸三炮台失守之时间……8248
关于西捻渡河入晋……7075
关于湘军入天京城后烧杀抢掠之情况……6913
关于英轮“高升号”所载清兵人数……8141
关于幼沃土张禹爵之生平经历……7093
关于张禹爵死亡之时间及地点……7094
关于戊戌政变之时间……8477

观

观风整俗使……2842，2945，2973，2985，2986，2998，2999，3030，3052，3081，3135，
观音桥事件……7718，7719
“观音桥事件”发生……7718

官

官兵攻克滑县……5248
官兵攻克司寨……5245
官兵进攻雷波土司……2919
官兵围攻八达寨……2915
官军攻克道口镇……5242
官军克老木园……4823
官学……994，1586，2395，2692，3115，3273，3815，3877，4962，5071，5101，5114，5117，5339，5364，5920，6479，6616，6783，6812，7103，7820，

8051, 8345, 8683, 8727, 8870, 9132
官捐……2243, 2652, 2795, 3059, 3254, 3468, 4073, 4931, 5804, 6229, 6248

管

管理……3195, 3197, 3629, 4492, 5598, 6869, 7224
管领……2663, 4318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学堂章程……8698

光

光复会……8728, 8798, 8800, 8803, 8831, 8915, 8918, 8978, 9028, 9029, 9051, 9108, 9109, 9129
光复会成立……8798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遇刺身亡……9129
光复会重新成立于日本东京……9028
光禄寺……264, 704, 787, 802, 1201, 1226, 1234, 1361, 1396, 1413, 1796, 1939, 2096, 2133, 2303, 2321, 2495, 2842, 2906, 3359, 3385, 3539, 3627, 4500, 4809, 4872, 4993, 5183, 5299, 5623, 5653, 5804, 5844, 6118, 6161, 6205, 6657, 6662, 6667, 6801, 7018, 7143, 7267, 7360, 8465, 8482, 8501
光禄寺少卿……264, 787, 1226, 1396, 5183, 5804, 6657, 8501
光绪帝登极……7369
光绪帝会见伊藤博文……8479
光绪帝批准中日条约…8293, 8294
光绪帝明诏宣示批准和约之苦衷……8296
光绪帝命各省设商务局…8434
光绪帝革礼部六堂官职…8466
光绪帝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8450
光绪帝亲政礼成……7895
光绪帝诏定国是，戊戌维新开始……8433
光绪帝命四川、山东、新疆各督抚实力开矿……8346
光绪帝谕命各省认真办…8345
光绪帝召见恭亲王等，会议日方所提和约条款……8276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8437
光绪帝交杨锐密诏……8470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死…8973
光绪十一年以来，各省关岁入总数……8104
光绪元宝……7895

广

广东潮阳天地会起事……5997
广东潮州丰顺朱阿姜等聚众伤差拒官……4106
广东奏报借英款十万两以充军饷……6971
广东官员试探弛禁鸦片…5738
广东光复……9113
广东广西总督…1374, 1497, 1530, 1558, 2570, 3158
广东归善县破获天地会反清事件……4955
广东海阳县民李阿万等起事反清……3537
广东李梅散札聚众反清…2986
广东连州瑶民起事……2130
广东水陆师学堂……7923
广东水师袭击进入内河之英舰……6463
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举事……6405
广东土、客宿隙……7129
广东闱姓赌局引发惠州科考舞弊……7811
广东香山蛋民李泰广等殴毙美国烟贩……5338
广东信宜凌十八起事……6125
广东巡抚……1075, 1457, 1530, 1993, 2125, 2145, 2165, 2200, 2373, 2447, 2474, 2481, 2500, 2504, 2506, 2507, 2602, 2813, 2848, 2892, 2977, 3010, 3033, 3152, 3287, 3392, 3421, 3450, 3497, 3512, 3552, 3674, 3712, 3877, 3998, 4149, 4254, 4334, 4341, 4403, 4406, 4422, 4433, 4435, 4450, 4452, 4476, 4488, 4516, 4559, 4573, 4620, 4681, 4682, 4738, 4954, 5003, 5039, 5079, 5109, 5137, 5164, 5314, 5505, 5625, 5639, 5704, 5749, 5761, 5776, 5787, 5824, 5831, 5838, 5887, 5893, 5917, 5921, 5968, 5990, 6063, 6077, 6097, 6220, 6237, 6248, 6351,

6382, 6389, 6456, 6505, 6513, 6584, 6631, 6836, 6876, 6971, 6995, 7005, 7044, 7062, 7077, 7129, 7223, 7230, 7324, 7348, 7352, 7388, 7390, 7565, 7632, 7640, 7686, 7937, 7966, 8041, 8284, 8308, 8402, 8566, 8618, 8803
广东盐商派捐公费案……4433
广东英德三合会起事……6130
广开捐纳事例……1539, 1561
广西查禁会党……5425
广西清军进攻北圻法军…7747
广西贵县土客大械斗……6128
广西柳州清军绍字营哗变……8781
广西起事……8704
广西清军败天地会吴亚忠等……7029
广西泗城改土归流……2881
广西天地会陈亚贵兵败…6127
广西天地会胡有禄、朱洪英建升平天国……6351
广西巡抚……769, 809, 810, 1102, 1138, 1382, 1580, 1601, 1681, 1722, 1781, 1818, 1838, 2119, 2165, 2372, 2489, 2759, 2769, 2846, 2927, 2966, 2971, 3111, 3121, 3265, 3275, 3334, 3399, 3424, 3459, 3496, 3512, 3518, 3612, 3636, 3683, 3728, 3734, 3736, 3877, 3978, 4006, 4040, 4149, 4192, 4235, 4343, 4367, 4393, 4424, 4548, 4620, 4880, 5173, 5425, 5601, 5810, 5824, 6105, 6133, 6137, 6139, 6148, 6152, 6159, 6171, 6202, 6206, 6218, 6237, 6245, 6253, 6389, 6435, 6881, 7044, 7047, 7070, 7139, 7183, 7223, 7230, 7296, 7320, 7325, 7480, 7496, 7626, 7641, 7655, 7668, 7686, 7688, 7704, 7709, 7711, 7718, 7732, 7763, 7769, 7770, 7788, 7789, 7795, 7796, 7798, 7819, 7825, 7838, 7852, 7855, 7880, 7905, 7912, 7936, 8029, 8039, 8044, 8736, 8793, 8838, 8886, 8904, 8934, 8994, 9042, 9047, 9048, 9093, 9111
广西巡抚傅弘烈遇害……1681
广西浔州府等地发生抢米风

潮……5652
广兴被捕，查抄家产……5112
广兴以贪婪处绞……5117
广学会……7914
广州城陷，英法联军迫是柏贵接受四项条件……6506
广州“沙面事件”发生……7682
广州单口通商……3805
广州同文馆开馆……6870
广州新军起义……9026
广州乡团炮攻各国商馆…6464

规

规划回部军政措置……3841
规礼银……2509，2572，2606，2690
规银……5635

癸

癸卯学制……8904

贵

贵州黄号教军何得胜攻城略地……6963
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9016
贵州苗、教军复振……6908
贵州苗军于黄飘大败湘军……7127
贵州苗军再败清军于清江……7128
贵州苗民起事……3087，3166
贵州南笼狆苗王囊仙起事……4786
贵州破获黔西夏如春结党谋逆案……3463
贵州石砚苗起事……4924
贵州铜仁府举人徐廷杰聚众起事……6412
贵州光复……9108
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8392
贵州巡抚……278，291，825，1229，1240，1692，1983，2016，2205，2235，2313，2426，2502，2724，2897，2920，3071，3079，3083，3159，3179，3512，3582，3864，4027，4081，4083，4096，4097，4228，4251，4263，4331，4924，4936，4959，5183，5196，5202，5308，5426，5471，5493，5556，5629，5652，5824，5987，6008，6087，6094，6114，6139，6150，6759，6800，6926，6950，7064，7107，7146，7205，7206，7272，7513，7551，7605，

7971, 8185, 8444, 8692, 8796, 8840, 9013, 9047, 9093
贵州营伍演练速战阵法…5629
贵州总督……1374, 1388, 1389, 1412, 2088, 2426, 3235, 3274, 3293, 3306, 3341, 3343, 3354, 3362, 3437, 3460, 3463, 3486, 3507, 3508, 3650
贵州遵义民教冲突……7130

桂

桂良等复与法国特使葛罗签订中法《天津条约》……6534
桂良等复与美使列维廉签订《中美天津条约》……6531
桂良等与普提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6530
桂良等与英使额尔金签订中英《天津条约》……6533
桂良等与英使、美使分别签订中英、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6549

滚

滚水坝……1856, 1858, 2082, 2091, 2112, 3272, 3282, 3393, 3537, 3624, 3684

郭

郭大至“代宣圣谕广训”案……4471

国

国风报创刊……9026
国闻报创刊于天津……8384
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又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9045
国民报……8649
国民公报……9035
国人创办之机器厂矿…8628, 8761, 8850, 8945, 8986, 9059
国人所设机器厂矿减少……8503, 8543, 9021, 9135
国人所设机器厂矿增多……8714, 8801
国泰勒索属员以致州县仓库亏空案……4387, 4393
国闻报……8384, 8409, 8422, 8423, 8425, 8442, 8446
国学……4460
国议……4624, 4630
国子监……289, 775, 817, 1145, 1172, 1208, 1235,

1334, 1396, 1464, 1473, 1604, 2007, 2111, 2170, 2341, 2529, 2712, 2752, 2945, 3049, 3245, 3273, 3301, 3321, 3589, 4187, 4189, 4240, 4460, 4616, 4625, 4871, 4939, 4988, 5233, 5299, 5504, 5701, 5916, 5920, 6167, 6229, 6336, 6422, 6467, 6468, 6616, 7224, 7519, 7547, 7692, 7698, 7823, 7935, 7948, 7991, 8344, 8429, 8467, 8542, 8628, 8777, 8817, 8844, 9033

哈

哈达……1, 4, 6, 7, 8, 9, 21, 22, 26, 34, 40, 41, 43, 42, 59, 60, 66, 69, 82, 92, 93, 124, 181, 201, 300, 320, 513, 517, 1514

哈萨克……1944, 2052, 2368, 2387, 2545, 3037, 3053, 3074, 3079, 3207, 3328, 3336, 3481, 3505, 3645, 3655, 3667, 3708, 3715, 3727, 3739, 3742, 3743, 3757, 3760, 3762, 3764, 3767, 3768, 3770, 3771, 3777, 3782, 3788, 3789, 3790, 3797, 3798, 3800, 3804, 3808, 3812, 3813, 3815, 3824, 3825, 3828, 3829, 3850, 3855, 3871, 3875, 3894, 3897, 3915, 3941, 3962, 4019, 4027, 4108, 4110, 4111, 4116, 4121, 4123, 4258, 4262, 4263, 4389, 4541, 4601, 4859, 5222, 5247, 5463, 5483, 5544, 5545, 5547, 5548, 5711, 5780, 5837, 6103, 6890, 6892, 6894, 6902, 6918, 6922, 6955, 6991, 6992, 6995, 7685, 8070, 8082, 8097

海

海城失陷……8209

海盗蔡牵攻打大、小担…4951

海盗蓝旗帮帮首乌石二被俘……5157

海盗张保降……5151

海盗张保之投降文书……5165

海防塞防……7373, 7375, 7376, 7420

海防同知……3422, 3542, 3686, 3949, 4008, 4553, 5540, 5962,

海关……78, 87,

145, 146, 147, 149, 155, 157, 163, 174, 188, 189, 206, 213, 217, 227, 240, 250, 251, 253, 261, 262, 265, 274, 296, 308, 309, 311, 313, 316, 344, 346, 366, 373, 386, 387, 393, 396, 397, 402, 406, 416, 452, 466, 474, 476, 487, 542, 570, 579, 580, 598, 602, 603, 607, 615, 629, 638, 682,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716, 753, 876, 881, 890, 920, 925, 936, 977, 1005, 1088, 1311, 1382, 1470, 1499, 1675, 1694, 1714, 1807, 1810, 1918, 2067, 2251, 2344, 2404, 2458, 2471, 2488, 2494, 2506, 2532, 2540, 2584, 2603, 2728, 2738, 2798, 2813, 3032, 3064, 3086, 3087, 3095, 3238, 3240, 3262, 3331, 3364, 3376, 3420, 3428, 3431, 3473, 3479, 3579, 3642, 3648, 3684, 3685, 3696, 3732, 3752, 3763, 3764, 3796, 3804, 3811, 3843, 3844, 3850, 3869, 3880, 3881, 3885, 3902, 3945, 3949, 3956, 3978, 3990, 4013, 4034, 4065, 4089, 4093, 4112, 4114, 4133, 4136, 4159, 4163, 4184, 4200, 4214, 4239, 4241, 4252, 4258, 4261, 4280, 4283, 4293, 4307, 4326, 4328, 4334, 4347, 4350, 4375, 4381, 4406, 4407, 4412, 4421, 4429, 4431, 4433, 4435, 4451, 4454, 4458, 4475, 4476, 4479, 4488, 4491, 4496, 4508, 4510, 4513, 4533, 4537, 4559, 4564, 4588, 4592, 4607, 4609, 4627, 4631, 4637, 4645, 4653, 4658, 4660, 4682, 4685, 4688, 4695, 4704, 4723, 4726, 4747, 4752, 4862, 4875, 4883, 4934, 4985, 5016, 5017, 5038, 5045, 5048, 5095, 5106, 5123, 5129, 5137, 5170, 5219, 5222, 5254, 5274, 5281, 5283, 5287, 5290, 5292, 5310, 5315, 5322, 5348, 5354, 5412, 5413, 5423, 5449, 5455, 5475, 5485, 5505, 5618, 5622, 5625, 5626, 5630, 5638, 5651, 5658, 5704, 5722, 5728, 5739, 5742, 5745, 5749, 5750,

5753, 5774, 5776, 5787, 5815,
5831, 5832, 5838, 5840, 5842,
5879, 5887, 5959, 5968, 5971,
5979, 5990, 5991, 5992, 5994,
5995, 6002, 6003, 6011, 6035,
6040, 6047, 6048, 6064, 6073,
6077, 6078, 6088, 6091, 6209,
6265, 6285, 6341, 6342, 6370,
6372, 6456, 6478, 6487, 6549,
6550, 6555, 6568, 6572, 6583,
6597, 6603, 6606, 6617, 6649,
6652, 6674, 6699, 6703, 6714,
6723, 6738, 6781, 6794, 6799,
6814, 6832, 6841, 6844, 6861,
6870, 6920, 6951, 6953, 6965,
6970, 6989, 7007, 7008, 7009,
7019, 7036, 7044, 7051, 7080,
7092, 7134, 7137, 7140, 7162,
7178, 7194, 7197, 7199, 7223,
7233, 7235, 7236, 7241, 7242,
7265, 7267, 7283, 7294, 7297,
7322, 7333, 7339, 7344, 7371,
7378, 7379, 7402, 7404, 7408,
7409, 7434, 7435, 7439, 7441,
7443, 7460, 7472, 7474, 7481,
7496, 7506, 7507, 7538, 7540,
7542, 7550, 7561, 7562, 7571,
7572, 7574, 7575, 7579, 7589,
7592, 7609, 7610, 7612, 7622,
7625, 7628, 7643, 7646, 7649,
7662, 7667, 7680, 7682, 7696,
7709, 7719, 7750, 7751, 7752,
7760, 7768, 7769, 7772, 7775,
7779, 7783, 7784, 7788, 7806,
7808, 7813, 7843, 7846, 7854,
7861, 7868, 7873, 7883, 7884,
7886, 7890, 7897, 7898, 7899,
7902, 7906, 7914, 7919, 7923,
7933, 7936, 7941, 7949, 7974,
7987, 7989, 8002, 8007, 8013,
8020, 8024, 8031, 8035, 8036,
8046, 8052, 8067, 8072, 8074,
8079, 8093, 8099, 8100, 8105,
8112, 8115, 8116, 8121, 8150,
8152, 8172, 8175, 8178, 8186,
8187, 8188, 8203, 8206, 8214,
8216, 8219, 8227, 8246, 8252,
8260, 8266, 8267, 8269, 8270,
8271, 8303, 8305, 8309, 8316,
8319, 8327, 8329, 8346, 8362,
8379, 8410, 8421, 8498, 8499,
8584, 8590, 8615, 8650, 8660,

8702, 8705, 8725, 8780, 8789, 8808, 8849, 8864, 8943, 9058, 9059, 9078, 9094, 9095, 9123
海关大龙票……7507
海关道盛宣怀于天津创设中西学堂……8319
海关监督……1807, 2471, 2488, 2494, 3032, 3064, 3086, 3087, 3240, 3473, 3684, 3685, 3752, 3811, 3843, 3844, 3850, 3881, 4112, 4200, 4252, 4334, 4406, 4407, 4433, 4435, 4451, 4475, 4488, 4491, 4510, 4660, 4682, 4685, 4747, 4883, 4934, 5038, 5048, 5095, 5137, 5170, 5219, 5222, 5283, 5290, 5292, 5310, 5315, 5390, 5455, 5475, 5505, 5618, 5622, 5625, 5626, 5638, 5704, 5739, 5749, 5750, 5776, 5787, 5831, 5838, 5842, 5887, 5968, 6077, 6091, 6341, 6342, 6568, 6603, 6649, 6674, 6814, 7044, 7408, 7496, 7609, 7610, 7843, 7884, 7898, 8780
海关税则……5971, 5979, 5991, 5994, 5995, 6002, 6003, 6047, 6064, 6549, 6550, 6555, 6572, 6723, 6832, 7134, 7233, 7235, 7294
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京……6951
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6951
海洋水师章程……7352
海军衙门……7819, 7829, 7844, 7853, 7859, 7861, 7871, 7876, 7882, 7884, 7892, 7895, 7897, 7900, 7901, 7902, 7903, 7924, 7931, 7933, 7936, 7940, 7941, 7943, 7944, 7946, 7947, 7949, 7954, 7957, 7958, 7960, 7967, 7968, 7969, 7972, 7973, 7974, 7975, 7977, 7978, 7981, 7984, 7985, 7986, 7991, 7992, 8000, 8004, 8016, 8017, 8029, 8031, 8039, 8053, 8064, 8065, 8074, 8083, 8084, 8089, 8093, 8114, 8115, 8127, 8131, 8145, 8176, 8189, 8267
海军衙门遵议通筹铁路全局折……7992
海军衙门覆奏兴建卢汉铁路办

法……7977
海军衙门请将铁路接修至大沽，再西展至天津、东展至山海关……7897
海龄之死……5941
海南行……3881
海塘……2478, 2841, 2845, 3101, 3110, 3113, 3124, 3145, 3146, 3177, 3185, 3225, 3246, 3268, 3272, 3282, 3301, 3371, 3423, 3432, 3433, 3624, 3646, 3709, 3721, 3743, 3841, 3909, 3911, 3912, 3928, 3970, 4069, 4300, 4332, 4358, 4368, 4372, 4428, 4435, 4437, 4445, 4446, 4484, 4532, 4575, 4633, 4634, 4839, 4879, 5415, 5772, 5913, 6124, 6170, 6942, 6994, 7086, 7182
海西四部……8, 41, 46, 60, 66, 69
海运……176, 273, 345, 612, 1684, 1729, 1735, 2391, 2440, 2597, 2615, 2764, 2765, 3297, 3761, 3931, 3987, 4991, 4993, 5134, 5149, 5168, 5170, 5345, 5348, 5354, 5406, 5458, 5489, 5496, 5497, 5500, 5502, 5533, 5534, 5535, 5536, 5537, 5546, 5547, 5553, 5580, 5587, 5589, 5846, 5917, 5969, 5970, 5994, 6040, 6061, 6066, 6068, 6071, 6072, 6082, 6083, 6087, 6088, 6089, 6182, 6192, 6213, 6386, 6396, 6439, 6456, 6517, 6520, 6525, 6643, 6738, 7006, 7080, 7096, 7283, 7304, 7731, 8657, 8684
海运沙船抵津……6071
海贼郑尽心……2553

韩

韩封密陈粤东洋面情形…5121
韩人洪钟宇刺杀金玉均于上海……8113

汉

汉江暴发全流域性特大洪水……7083
汉军旗始设时间……486
汉口俄、法租界地条约签字……8352
汉口开关征税……6799
汉阳铁厂建成……8101

旱

旱饥……579, 615

旱灾……1372, 1642, 1661, 1831, 2056, 2245, 2282, 2330, 2905, 3132, 3144, 3163, 3270, 3334, 3433, 3604, 3639, 3646, 3761, 4451, 4473, 4558, 5111, 5285, 5341, 5718, 6364, 6906, 7062, 7151, 7167, 7198, 7209, 7214, 7217, 7243, 7248, 7273, 7275, 7284, 7366, 7443, 7456, 7463, 7464, 7467, 7480, 7496, 7504, 7526, 7561, 7980, 8059, 8079, 8083, 8086, 8087, 8628

翰

翰林学士纪昀等以泄露机密被革职……4050

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奏陈内外弊政数千言……4817

翰林院掌院学士…1208, 1248, 1460, 1464, 1469, 1480, 1548, 1615, 1627, 1739, 1856, 2007, 2160, 2287, 2815, 3303, 3539, 4838, 4874, 4994, 5073, 5075, 5171, 5272, 6336, 6467, 7263, 7589, 7613, 7636, 7944, 7956

杭

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3018

杭州新军起义……9109

杭州织造……1343, 2119, 2254, 2299, 3369, 4196, 4666

行

行商……2244, 3248, 3473, 3753, 3850, 3851, 3880, 4008, 4112, 4254, 4260, 4334, 4406, 4407, 4617, 4645, 4691, 4738, 5041, 5072, 5137, 5144, 5213, 5220, 5286, 5307, 5309, 5325, 5626, 5630, 5638, 5650, 5651, 5734, 5735, 5742, 5749, 5792, 5798, 5805, 5820, 5831, 5832, 5833, 5875, 5899, 5947, 5951, 6276, 6383, 7347

行商倪宏文“商欠”案……4254

豪

豪格死于囚所……861

号

号军……7087, 7100

号军起义全部失败……7106

浩

浩罕侵扰色勒库勒……5783

浩罕入侵新疆……5643

耗

耗羡……709, 2728, 2730, 2731, 2732, 2733, 2734, 2735, 2736, 2763, 2766, 2794, 2795, 2835, 2843, 2871, 2883, 2886, 2889, 2908, 2920, 2938, 2947, 2964, 2973, 2978, 2984, 3005, 3034, 3083, 3116, 3126, 3176, 3221, 3274, 3279, 3285, 3292, 3327, 3347, 3353, 3383, 3384, 3397, 3399, 3400, 3406, 3465, 3600, 3867, 4368, 4471, 4481, 4858, 4881, 5062, 5331, 5365, 5439, 5708, 5710, 8023

耗羡归公……2735, 2736, 3353, 3383, 3399, 3400

耗羡归公与行养廉银之起始时间……2734

合

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8361

何

何伯命雅龄再次照会天京当局……6703

何桂清上《胪陈办理通商机宜八条》折……6571

何如璋晤见美驻日公使平安，询以调停琉球事……592

和

和德（洽卿）创办宁绍轮船公司……8964

和琳奏陈湖南苗疆善后章程……4769

和珅家产之数量……4846

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是否叛逆……3774

和宁奏起获天主教邪书二部……5301

河

河道总督……757, 1385, 1388, 1389, 1417, 1423, 1448, 1585, 1598, 1609, 1813, 1851, 1899, 1918, 1980, 1984, 1985, 2001, 2074, 2081, 2090, 2093, 2100, 2101, 2103, 2109, 2137, 2203, 2280, 2644, 2714, 2770, 2882, 2915, 2945, 3025, 3111, 3126, 3263, 3282, 3301, 3309, 3365, 3480, 3547, 3686, 3731,

3770, 3786, 3954, 4416, 4439, 4447, 4485, 4799, 5019, 5054, 5060, 5089, 5097, 5116, 5147, 5154, 5163, 5180, 5183, 5190, 5197, 5201, 5206, 5216, 5366, 5388, 5397, 5414, 5422, 5433, 5441, 5493, 5528, 5541, 5542, 5612, 5665, 5703, 5729, 5758, 5759, 5823, 5908, 5968, 6005, 6006, 6039, 6079, 6133, 6160, 6252, 6265, 6280, 6331, 6377, 6393, 6406, 6414, 6456, 6508, 6520, 6632, 6647, 7013, 7237, 7474, 7476, 7480, 7656, 7668, 7773, 7845, 7881, 7912, 7915, 7937, 7945, 7947, 7961, 8012, 8095, 8494, 8684, 8995

河防……719, 1385, 1628, 1721, 1797, 1833, 1895, 1986, 2101, 2212, 2588, 2770, 3207, 3225, 3400, 3408, 4417, 4472, 4479, 4834, 5033, 5116, 5398, 5414, 5535, 5612, 6075, 6653, 7063, 7065, 7075, 7080, 7081, 7110, 7177

河工……1313, 1338, 1449, 1458, 1486, 1490, 1577, 1586, 1598, 1609, 1678, 1721, 1732, 1733, 1735, 1758, 1759, 1796, 1798, 1802, 1814, 1815, 1831, 1833, 1846, 1849, 1851, 1856, 1864, 1865, 1879, 1887, 1888, 1892, 1894, 1898, 1899, 1901, 1902, 1908, 1913, 1914, 1915, 1918, 1940, 1985, 2001, 2021, 2045, 2074, 2079, 2081, 2082, 2089, 2090, 2093, 2097, 2098, 2101, 2104, 2106, 2112, 2113, 2117, 2122, 2137, 2145, 2152, 2167, 2185, 2187, 2191, 2192, 2193, 2196, 2197, 2204, 2211, 2218, 2231, 2232, 2235, 2236, 2237, 2322, 2336, 2343, 2379, 2396, 2397, 2400, 2480, 2492, 2517, 2593, 2607, 2619, 2693, 2714, 2770, 2785, 2839, 2882, 2915, 2931, 2951, 3025, 3134, 3310, 3351, 3358, 3403, 3432, 3433, 3460, 3480, 3622, 3624, 3685, 3689, 3695, 3731, 3770, 3784, 3826, 3906, 3914, 4069, 4300, 4324, 4368, 4404,

4417, 4438, 4439, 4447, 4478, 4485, 4486, 4487, 4493, 4495, 4524, 4633, 4711, 4839, 4844, 4859, 4919, 4928, 4986, 5019, 5022, 5049, 5054, 5060, 5066, 5082, 5089, 5097, 5110, 5132, 5149, 5154, 5158, 5160, 5186, 5187, 5197, 5205, 5211, 5267, 5406, 5422, 5433, 5442, 5473, 5481, 5493, 5508, 5516, 5528, 5535, 5537, 5541, 5542, 5566, 5571, 5611, 5612, 5726, 5746, 5926, 5933, 5981, 6005, 6006, 6038, 6075, 6079, 6082, 6204, 6254, 6412, 6414, 6457, 6494, 6508, 6647, 7111, 7123, 7141, 7177, 7180, 7186, 7257, 7629, 7853, 7913, 7914, 7917, 7925, 7932, 7933, 7934, 7937, 7945, 7966, 7972, 8034, 8071, 8095, 8790

河决仪封…… ……4291

河南“胡体安临刑呼冤案”……7655, 7668

河南宝丰、郏县白莲教众起事……4900

河南查获八卦教震卦教…4547

河南封邱县生童罢考案…2726

河南滑县八卦教徒起事…5225

河南矿务合同章程……8445

河南泌阳民众因抗摊教案赔款聚众暴动……8687

河南摊丁入亩……2846

河南夏邑生员段昌绪抄存“吴三桂伪檄”案发……3787

河南学政俞鸿图受贿营私斩立决……3147

河南巡抚……1621, 1906, 2065, 2109, 2118, 2129, 2145, 2185, 2304, 2347, 2482, 2503, 2509, 2719, 2726, 2729, 2730, 2746, 2756, 2766, 2789, 2820, 2846, 3055, 3091, 3318, 3321, 3329, 3335, 3512, 3515, 3611, 3626, 3632, 3641, 3656, 3778, 3786, 3787, 3806, 3828, 3889, 3922, 3933, 3946, 4059, 4061, 4142, 4206, 4291, 4304, 4391, 4415, 4416, 4417, 4423, 4447, 4468, 4490, 4503, 4504, 4523, 4578, 4586, 4620, 4633, 4707, 4713, 4714, 4715, 4720, 4778,

4866, 5054, 5112, 5122, 5129, 5219, 5228, 5284, 5381, 5466, 5472, 5478, 5513, 5539, 5542, 5609, 5612, 5700, 5821, 5823, 5835, 5908, 5914, 6005, 6165, 6234, 6237, 6277, 6278, 6328, 6333, 6349, 6350, 6378, 6382, 6412, 6429, 6436, 6476, 6496, 6537, 6557, 6618, 6634, 6668, 6674, 6746, 6801, 6945, 6988, 7013, 7014, 7061, 7089, 7092, 7111, 7177, 7240, 7269, 7324, 7385, 7474, 7480, 7485, 7487, 7498, 7508, 7559, 7655, 7669, 7773, 7881, 7933, 8075, 8178, 8377, 8381, 8430, 8465, 8684, 8744, 8790, 8794, 8890, 8898, 8923, 9047, 9048, 9133

河南巡抚阿思哈奏破获收元教……4059

河南巡抚桂良奉旨查办河南境内无生老母庙宇……5835

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佃户交租章程……3335

河南偃师县民聚众借粮、闹署殴官……3515

河南宜阳张野猫等在黑山顶等处聚众起事……7160

河南豫丰公司与英国福公司签订《河南矿务合同章程》…8445

河南柘城县民聚众抗官，焚掠富户……4466

河溢……4861, 4993, 5031, 5146, 5332, 5364, 5388, 5397, 5406, 7148

荷

荷兰东印度公司…1347, 1352, 1401, 4454

贺

贺世盛以私著“逆书”《笃国策》被斩……4552

赫

赫哲……1014, 1813, 6404, 6626

黑

黑龙江达斡尔头人阿尔多苛等杀俄国入侵者……1059

黑龙江将军……391, 504, 1764, 1790, 1812, 1830, 1853, 1934, 1982, 2070, 2501, 2641, 3645, 3773, 3983, 4035, 4065, 4289, 4323, 4671, 5781, 5818,

5824, 6386, 6403, 6405, 6417, 6435, 6443, 6482, 6489, 6517, 6554, 6573, 6595, 6620, 6626, 6700, 6802, 7002, 7165, 7184, 7186, 7385, 7490, 7499, 7589, 7596, 7608, 7885, 7917, 7925, 7938, 7952, 7981, 7985, 7986, 8026, 8148, 8150, 8201, 8316, 8317, 8596, 8612, 8628, 8839, 8846, 9109
黑旗军……7632
黑旗军败法军于河内，击毙安邺……7314
黑水党袭击英军……5921

弘

弘时死因……2814
弘阳教……3490

红

红单……4277, 5103, 5135, 5796, 6265, 6344, 6372, 6384, 6385, 6408, 6417, 6439, 6440, 6458
红单船……6372
红灯照……8548
红胡子……5300
红巾军……6405
红苗……5493
红旗帮帮主郑一……5044
红契……3862
红溪惨案……3340
红阳会……5680
红衣大炮……407, 419, 420, 431, 434, 487, 625, 800, 876, 884, 1821, 5878

洪

洪门……3903, 4992, 6017, 6200, 6215
洪仁辉事件……3854, 3899
洪盛机器碾米厂于上海开办……6851
洪水……2074, 2960, 3282, 3894, 4331, 4360, 5567, 5583, 5597, 6490, 7083, 7305, 7465, 7501, 7957, 8152, 8291, 8428, 8919
洪秀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6669
洪秀全何时得到《劝世良言》……5988
洪秀全逝世日期……6866

鸿

鸿胪寺……192, 717,

733, 795, 1182, 1361, 1396, 1565, 2619, 2620, 3386, 3393, 5240, 5804, 5814, 6724, 6735, 6997, 7166, 7167, 7803, 7811, 7823, 8101, 8465, 8482
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禁烟……5814

后

后党……7963

候

候补知府李金镛查勘漠河金矿，酌定章程……7917

呼

呼毕勒罕……3348, 3921, 3974, 3990, 4179, 4551, 4664, 4669, 4671, 4672, 5096, 5162, 5294, 5315, 5380, 5456, 5457, 5485, 5486, 5786, 5894, 5906, 5919, 5932, 5975, 5983, 6288, 6408, 6465, 6466, 6514, 6597, 7450, 7462, 7476, 7515, 7529, 7551, 7916, 8047, 9028

胡

胡林翼奏请以曾国藩统领水师并……6499
胡林翼奏陈进攻武汉方略……6389
胡林翼奏陈湖北兵政吏治整饬之要……6468
胡林翼奏请生监准充牙行，按例不准……6417
胡元倓于长沙创办明德学堂……8712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3728

湖

湖北京山县破获严金龙聚众结盟案……4129
湖北荆门何佩玉、孙大有等蓄谋聚众反清……4042
湖北军政府宣告武汉光…9099
湖北枪炮厂动工修建……8079
湖北摊丁入亩……2949
湖北摊丁不公，激成钟祥民变……3047
湖北通山县知县井浚首告唐孙镐《揭帖》案……2998
湖北武备学堂……8365
湖北孝感白莲教徒孙在公、刘世俊等聚众起事……4764
湖北新军资州起义……9119
湖北巡抚……1528, 1899,

2185, 2802, 2859, 2955, 3081, 3117, 3344, 3439, 3458, 3541, 3545, 3553, 3632, 3643, 3654, 3774, 3794, 3897, 3934, 3937, 3943, 3974, 3995, 4005, 4061, 4165, 4183, 4213, 4333, 4370, 4523, 4581, 4755, 4756, 4757, 4762, 4798, 4886, 4925, 4944, 5003, 5078, 5169, 5176, 5824, 6221, 6246, 6305, 6325, 6352, 6382, 6429, 6464, 6465, 6477, 6523, 6543, 6569, 6588, 6621, 6728, 6729, 6730, 6746, 6848, 6864, 6882, 6967, 6988, 7014, 7041, 7061, 7070, 7082, 7102, 7215, 7318, 7324, 7348, 7878, 8292, 8483, 8501, 8578, 8704, 8793, 8795, 8821

湖北巡抚张汧贪污九万余两……1899

《湖北学生界》……8761

湖北宜昌白莲教徒纷纷起事……4759

湖广桑植、保靖改土归流……2916

湖广熟，天下足……2086

湖广巡抚……512, 597, 774, 920, 926, 1075, 1389, 1448, 1715, 1881, 1889, 1906, 2091, 2291, 2368

湖广永顺土司彭肇槐情愿改土为流……2935

湖广总督……772, 774, 788, 1075, 1091, 1138, 1448, 1505, 1506, 1555, 1657, 1768, 1780, 1899, 1905, 2012, 2015, 2065, 2071, 2087, 2094, 2099, 2103, 2111, 2138, 2187, 2216, 2285, 2322, 2400, 2440, 2459, 2543, 2719, 2751, 2754, 2860, 2862, 2922, 2935, 2938, 2949, 2971, 2975, 3026, 3027, 3044, 3047, 3116, 3178, 3186, 3194, 3214, 3233, 3242, 3255, 3279, 3334, 3344, 3352, 3367, 3386, 3398, 3410, 3541, 3609, 3612, 3616, 3632, 3653, 3694, 3897, 3934, 3937, 3940, 3941, 3974, 3995, 4005, 4010, 4042, 4083, 4096, 4129, 4131, 4139, 4158, 4172, 4192, 4312, 4317, 4338, 4360, 4370, 4441, 4450, 4463,

4471, 4489, 4495, 4501, 4515, 4520, 4546, 4549, 4578, 4579, 4713, 4714, 4730, 4755, 4761, 4762, 4783, 4797, 4812, 4867, 4872, 4920, 4993, 5039, 5083, 5146, 5175, 5190, 5359, 5362, 5386, 5398, 5432, 5468, 5469, 5476, 5525, 5597, 5646, 5681, 5730, 5769, 5786, 5791, 5820, 5822, 5823, 5826, 5916, 5963, 6109, 6131, 6133, 6154, 6165, 6166, 6193, 6221, 6232, 6237, 6305, 6327, 6345, 6352, 6382, 6388, 6415, 6464, 6486, 6523, 6536, 6568, 6588, 6593, 6685, 6701, 6702, 6836, 6856, 6864, 6873, 6900, 7031, 7041, 7044, 7078, 7082, 7101, 7109, 7144, 7146, 7157, 7165, 7182, 7206, 7215, 7249, 7324, 7358, 7380, 7385, 7500, 7947, 7977, 7983, 8020, 8027, 8047, 8062, 8065, 8066, 8079, 8088, 8101, 8142, 8157, 8189, 8325, 8362, 8365, 8378, 8379, 8383, 8428, 8491, 8560, 8581, 8603, 8608, 8642, 8653, 8671, 8686, 8696, 8704, 8707, 8710, 8727, 8734, 8745, 8746, 8757, 8773, 8776, 8793, 8795, 8806, 8822, 8852, 8879, 8904, 8926, 8927, 8944, 8951, 8965, 8996, 9010, 9014, 9033, 9034, 9047, 9056, 9092, 9096, 9099, 9100, 9103, 9107, 9111, 9115, 9132, 9133

湖广总督李鸿章奏论预筹修约事宜……7078

湖广总督瑞澂奏参湖南数绅于抢米风潮中"挟私酿乱…9033

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劣幕按律治罪……3974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湖北设武备学堂……8365

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8020

湖口大捷……6382

湖南贵州苗民起义爆发…4728

湖南、湖北创办图书馆…8800

湖南保卫局开局……8458

湖南布政使郑源千寿以贪劣不法论斩……4859

湖南辰州教案……8698

湖南反洋教之周汉被捕…8416
湖南留日学生创办《游学译编》……8714
湖南邵阳贺金声谋起事反洋教未成……8702
湖南设醴陵瓷业公司……8897
湖南绅商集股设立炼矿总公司……8699
湖南时务学堂正式开学…387
湖南苏舆编成出版《翼教丛编》……8492
湖南湘潭哥老会起事平…7197
湖南湘乡县会党头目赖荣甫即二蒙花潜集会党起事……7160
湖南巡抚……875, 1528, 2336, 2451, 2837, 2916, 2923, 2927, 2938, 2971, 2972, 2998, 3008, 3013, 3334, 3368, 3409, 3410, 3417, 3518, 3541, 3576, 3650, 3662, 3694, 3799, 3806, 3892, 3929, 3938, 3977, 4005, 4010, 4018, 4019, 4097, 4182, 4252, 4271, 4289, 4320, 4360, 4385, 4469, 4479, 4508, 4520, 4552, 4859, 4993, 5304, 5432, 5597, 5730, 5769, 5786, 5791, 5800, 5812, 5823, 5916, 6065, 6104, 6174, 6201, 6224, 6236, 6237, 6246, 6345, 6425, 6431, 6514, 6516, 6540, 6575, 6588, 6592, 6618, 6641, 6722, 6831, 6925, 6929, 6931, 6950, 7041, 7082, 7127, 7160, 7239, 7324, 7357, 7373, 7482, 7550, 7704, 7824, 7936, 7994, 8020, 8053, 8152, 8175, 8180, 8216, 8255, 8262, 8273, 8304, 8318, 8378, 8387, 8409, 8416, 8435, 8461, 8462, 8469, 8483, 8486, 8489, 8507, 8514, 8578, 8597, 8699, 8703, 8710, 8727, 8734, 8748, 8771, 8772, 8780, 8787, 8793, 8809, 8814, 8820, 8821, 8831, 8833, 8985, 9018, 9020, 9030, 9033, 9047, 9050, 9053, 9079, 9084, 9093, 9102
湖南沅州谢录正等聚众抗官……2837
湖南之新旧斗争渐趋激…8427

瑚

瑚毕勒罕……3335, 3348

虎

虎尔哈部……64, 109, 133, 135, 151, 165, 301, 302, 354, 361, 430, 504, 551, 564, 581, 656, 659, 663
虎门条约……4453, 5974, 5979, 5991
虎门销烟……5837
虎门之役……5906

互

互市……3, 9, 24, 28, 38, 55, 68, 77, 137, 147, 258, 417, 469, 470, 474, 494, 506, 563, 569, 573, 592, 610, 644, 645, 842, 1228, 1316, 1691, 1808, 1826, 1944, 1997, 2722, 3434, 3493, 3536, 3718, 4011, 4069, 4234, 4235, 4565, 4589, 4597, 4623, 4632, 4686, 5038, 5048, 5775, 5861, 5862, 5875, 5877, 6011, 6012, 6606, 6813, 7616, 7712, 8032, 8576, 8743

户

户部侵贪案审结……2325
户部尚书……151, 200, 255, 415, 416, 575, 686, 689, 707, 780, 789, 818, 865, 902, 906, 916, 922, 958, 1020, 1023, 1034, 1039, 1083, 1116, 1124, 1215, 1243, 1262, 1263, 1354, 1355, 1389, 1390, 1392, 1393, 1398, 1425, 1437, 1440, 1443, 1445, 1459, 1499, 1600, 1602, 1617, 1648, 1696, 1713, 1732, 1736, 1789, 1794, 1807, 1810, 1879, 1887, 1935, 2002, 2017, 2067, 2075, 2079, 2087, 2092, 2132, 2218, 2256, 2291, 2310, 2343, 2367, 2371, 2389, 2407, 2417, 2430, 2444, 2446, 2468, 2469, 2537, 2577, 2589, 2592, 2617, 2639, 2671, 2707, 2744, 2747, 2788, 2791, 2815, 2906, 2907, 2990, 3083, 3109, 3130, 3150, 3167, 3299, 3305, 3314, 3327, 3358, 3363, 3462, 3473, 3532, 3536, 3550, 3567, 3574, 3695, 3938, 3944, 4115, 4174, 4177, 4193, 4269, 4325, 4334, 4338, 4423, 4489, 4513, 4555, 4711, 4838, 4845, 4898,

4921, 5001, 5026, 5075, 5149, 5168, 5290, 5306, 5337, 5398, 5460, 5461, 5530, 5535, 5595, 5596, 5654, 5687, 5741, 5774, 5819, 5874, 5906, 5914, 6006, 6115, 6123, 6149, 6161, 6182, 6192, 6193, 6248, 6386, 6402, 6407, 6414, 6467, 6516, 6545, 6553, 6565, 6585, 6590, 6598, 6654, 6663, 6685, 6720, 6721, 6732, 6735, 6781, 6856, 6875, 6938, 6967, 6999, 7029, 7044, 7050, 7097, 7134, 7157, 7262, 7304, 7324, 7348, 7419, 7566, 7635, 7655, 7678, 7707, 7716, 7842, 7858, 7876, 7915, 7949, 8045, 8051, 8059, 8063, 8135, 8296, 8313, 8383, 8435, 8447, 8488, 8536, 8573, 8604, 8611, 8643, 8648, 8659, 8731, 8745, 8746, 8777, 8798, 8814, 8847, 8864, 8878, 8886, 8905, 8985, 9001, 9015

户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各省捐饷事宜……6248

户部侍郎戴鸿慈奏请饬定会议政务章程……8795

户部侍郎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8732

户部议准防范偷渡台湾条例……3898

户部议准直隶总督那苏图回赎民典旗地各条款……3481

户部银库……1415, 2233, 2804, 3093, 3227, 3253, 3257, 3258, 3280, 3283, 3286, 3301, 3304, 3323, 3346, 3349, 3358, 3372, 3375, 3403, 3426, 3452, 3454, 3472, 3500, 3503, 3524, 3562, 3567, 3594, 3598, 3618, 3646, 3671, 3719, 3723, 3751, 3755, 3775, 3807, 3832, 3858, 3880, 3884, 3902, 3907, 3927, 3945, 3963, 3990, 3993, 4013, 4034, 4065, 4089, 4112, 4114, 4133, 4154, 4159, 4184, 4214, 4405, 4451, 4493, 4588, 7696

户部银库收支情况……3304

户部奏请饬开办云南矿…7715

户部奏请禁鸦片烟……8798

户部奏准颁发昭信股票…8407

户部奏准设立官银号，发行“京

钱票”……6296
户部左侍郎兼顺天府尹事申启贤等奏准保甲条例四款…5693
户口……241, 267, 327, 340, 366, 384, 413, 488, 493, 494, 527, 541, 543, 600, 606, 607, 621, 663, 952, 1024, 1155, 1163, 1342, 1375, 1400, 1419, 1616, 1777, 1778, 1962, 1984, 2121, 2246, 2310, 2311, 2319, 2330, 2363, 2400, 2433, 2465, 2468, 2495, 2506, 2702, 2727, 2783, 2833, 2838, 2858, 2883, 2899, 2954, 3026, 3286, 3343, 3344, 3349, 3372, 3373, 3377, 3382, 3414, 3458, 3521, 3576, 3612, 3623, 3663, 3690, 3716, 3745, 3760, 3801, 3802, 3845, 3855, 3860, 3864, 3919, 3962, 3969, 4152, 4165, 4184, 4231, 4241, 4251, 4285, 4322, 4392, 4427, 4475, 4543, 4584, 4611, 4692, 4694, 4735, 4868, 4931, 4935, 5066, 5068, 5086, 5123, 5127, 5130, 5210, 5240, 5260, 5342, 5440, 5467, 5487, 5494, 5556, 5562, 5563, 5601, 5611, 5693, 5727, 5775, 6021, 6030, 6058, 6080, 6488, 6516, 6655, 6878, 7054, 7147, 7468, 7502, 7635, 7674, 7986, 8967, 9060

护

护军校……485, 502, 579, 663, 915, 922, 1441, 1782, 1962, 2012, 2031, 2299, 2476, 2658, 2659, 3092
护军营……1965, 6293, 6529, 7595, 8663, 8705, 9097
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奏拟晋省筹集商本，设立丰晋矿务总公司，以保利权……8719
护军午门殴打太监案…7576, 7593, 7594

沪

沪宁铁路借款合同……8736
沪宁铁路通车……8955

花

花户……1322, 2833, 2903, 3009, 3224, 3229, 3984, 4403, 5009, 5136, 5496, 5497, 5500, 5527, 5587, 5670, 5928,

5993, 6002, 6047, 6299, 6320, 6378, 6459
花翎……2802, 3535, 3550, 3757, 3855, 4172, 4248, 4286, 4349, 4516, 4580, 4597, 4635, 4669, 4710, 4714, 4778, 4808, 4815, 4818, 4867, 4999, 5013, 5059, 5079, 5181, 5204, 5212, 5239, 5316, 5402, 5501, 5553, 5571, 5582, 5595, 5608, 5660, 5664, 5950, 6162, 6228, 6229, 6237, 6292, 6438, 6477, 6541, 6637, 6754, 6846, 6873, 7043, 7089, 7090, 7428, 7489, 7492, 7529, 7649, 7737, 7810, 8111, 8170, 8182, 8239, 8671

华

华尔洋枪队……6640, 6650, 6762, 6787
华蘅芳、徐寿试演自制火轮船之蒸汽机……6780
华侨商人张健三创办华暹轮船公司……8986
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8925
华兴会……8713, 8728, 8745, 8746, 8758, 8764, 8767, 8775, 8790, 8793, 8798, 8803, 8809, 8822, 8831, 8895, 9063
华兴会成立日期……8764
华兴会起义事泄……8790
华字日报……7315

怀

怀林“编造逆词案”牵出“邪教逆案”……3922

淮

淮军……6760, 6761, 6763, 6769, 6772, 6777, 6791, 6819, 6820, 6823, 6848, 6849, 6857, 6858, 6862, 6871, 6878, 6883, 6896, 6906, 6923, 6935, 6936, 6940, 6942, 6997, 7001, 7011, 7019, 7024, 7041, 7042, 7061, 7063, 7070, 7071, 7080, 7084, 7085, 7093, 7094, 7098, 7104, 7118, 7133, 7547, 7558, 7563, 7577, 7630, 7632, 7726, 7753, 7759, 7768, 7780, 7798, 7821, 7853, 7862, 7918, 7924, 7935, 7942, 7985, 8034, 8177, 8205, 8303, 8326, 8328, 8348, 8352, 8590, 8666, 8668, 8677, 8685, 8704, 8862

淮军、常胜军败太平军于青浦四江口、白鹤港等处……6791
淮军成军日期……6761
淮军建军之始……6760
淮军潘鼎新部十营开洋枪队一营抵天津……6942
淮军提督程学启军攻占嘉兴……6857

换

换地之争……1381
换约……6569, 6570, 6575, 6578, 6583, 6584, 6591, 6603, 6604, 6606, 6610, 6628, 6629, 6630, 6643, 6645, 6646, 6647, 6649, 6655, 6656, 6657, 6658, 6660, 6661, 6664, 6666, 6670, 6671, 6672, 6674, 6683, 6718, 6837, 6881, 6887, 6891, 6892, 6982, 7053, 7068, 7074, 7239, 7293, 7297, 7329, 7383, 7384, 7402, 7407, 7535, 7537, 7685, 7767, 8285, 8293, 8294, 8295

皇

皇后……23, 73, 118, 287, 296, 324, 325, 530, 700, 722, 814, 946, 948, 975, 1059, 1060, 1061, 1080, 1088, 1231, 1284, 1296, 1297, 1299, 1376, 1387, 1479, 1485, 1526, 1601, 1613, 1614, 1744, 1882, 1922, 1953, 2108, 2126, 2269, 2292, 2483, 2525, 2582, 2630, 2632, 2641, 2665, 2697, 2803, 2805, 2911, 3059, 3190, 3201, 3202, 3204, 3226, 3242, 3278, 3299, 3314, 3471, 3523, 3530, 3531, 3532, 3533, 3534, 3538, 3540, 3541, 3547, 3550, 3563, 3588, 3729, 3971, 3972, 3974, 3979, 4006, 4007, 4015, 4070, 4105, 4243, 4251, 4264, 4296, 4297, 4422, 4438, 4449, 4457, 4516, 4530, 4602, 4651, 4740, 4753, 4755, 4787, 4834, 4923, 4984, 5101, 5452, 5608, 5664, 5713, 5714, 5739, 5760, 5866, 5925, 6112, 6195, 6208, 6227, 6310, 6400, 6721, 6731, 6732, 7157, 7271, 7374, 7375, 7392, 7517, 7519, 7604, 7930, 7942, 7961, 8273, 8431, 8539, 8606,

8644, 8821, 8972, 8974, 8976, 8977, 8979, 8989, 8995
皇后断发……4006
皇后乌拉那拉氏与乾隆帝于南巡途中反目……3971
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4587
皇父摄政王……326, 873, 936, 951, 952, 953, 1295
皇叔父摄政王……749, 873, 936, 1295
皇太极颁从猎违令律……478
皇太极覆书袁崇焕…378, 382
皇太极即汗位……325
皇太极钱……354
皇太极亲征锦州……628
皇太极亲征锦州、松山…588
皇太极去汗号称帝，改国号曰大清……528
皇太极死因……666
皇太极修书崇祯帝……595
皇太极谕福金不得干政…533
皇太极谕各屯堡及时务农……552
皇太极致袁崇焕书…372, 393
皇太子弘历即皇帝位……3189
皇太子胤礽被废……2266
皇太子胤礽被囚……2263
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2375
《皇舆全览图》…2249, 2555, 3879
皇族内阁……8677, 8762, 9074

黄

黄册……126, 1313, 1428, 1511, 1588, 1687, 3343, 3567, 5842
黄带子……2812, 2814, 3123, 5515
黄帝魂……8730
黄河仪封决口合龙……4331
黄教……651, 654, 655, 2570, 2668, 2783, 2887, 2997, 3075, 3286, 3327, 3348, 3587, 3715, 3880, 3930, 4061, 4108, 4292, 4293, 4345, 4485, 4584, 4604, 4646, 4648, 4650, 4656, 5224, 5457, 5458, 5907, 6231, 6466, 6883, 6904, 7072, 7476, 7515, 8591, 9028
黄教被清军围获，台湾北部抗清斗争失败……4075

黄爵滋请杜绝银库收捐五两之法……5719
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5840
黄龙垱起事……4783
黄明等起事于湖南茶陵…2071
黄彭年遵旨覆奏铁路折…8023
黄埔条约……5995，6056
黄仁被执情形……4781
黄畹为王韬之化名考……6767
黄兴被推为战时总司令…9107
黄兴率革命军发动钦州起义……8954
黄兴率武汉革命军反攻汉口失败……9116
黄兴入广州部署起义……9070
黄兴至武昌被推为总司…9104
“黄鱼大王”……2899

蝗

蝗灾……1481，2690，3014，3656，4960，5002，8064

恢

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3277
恢复承商旧制……5801

辉

辉发部……1，27，40，41，54，58，81，82
辉特……2723，3725

回

回部……1064，1474，1652，2052，2387，3037，3046，3412，3732，3742，3751，3769，3784，3800，3812，3819，3820，3821，3822，3823，3825，3834，3841，3842，3847，3848，3855，3856，3859，3870，3871，3878，3879，3884，3887，3896，3901，3916，3917，3918，3925，3982，3985，4021，4026，4095，4250，4318，4322，4328，4341，4601，4623，4646，4647，4754，4755，4835，4839，4995，5401，5427，5575，5598，6602，7103，7221，7295，7373，7413，8024，8067，8077，8081
回空粮船……2614，2718
回民……858，863，886，908，2872，2953，3016，3017，3051，3059，3064，3070，3090，3105，3128，3336，3525，3565，3566，3768，3803，3840，3842，3849，3866，3874，3915，

4027, 4298, 4300, 4318, 4351, 4357, 4362, 4392, 4401, 4422, 4442, 4443, 4444, 4447, 4448, 4457, 4463, 4489, 4502, 4585, 4618, 4666, 4748, 4750, 4751, 4752, 4761, 5247, 5557, 5558, 5568, 5599, 5600, 5646, 5660, 5668, 5675, 5725, 6017, 6018, 6028, 6029, 6036, 6037, 6048, 6053, 6054, 6055, 6065, 6067, 6096, 6107, 6432, 6460, 6471, 6515, 6560, 6773, 6776, 6779, 6781, 6785, 6805, 6807, 6808, 6818, 6841, 6844, 6847, 6851, 6852, 6853, 6855, 6859, 6886, 6887, 6888, 6889, 6902, 6922, 6926, 6947, 6950, 6976, 6986, 6987, 6996, 7037, 7039, 7042, 7056, 7058, 7073, 7084, 7089, 7112, 7117, 7119, 7154, 7156, 7159, 7166, 7216, 7225, 7255, 7256, 7272, 7273, 7275, 7276, 7278, 7279, 7280, 7282, 7289, 7298, 7299, 7309, 7322, 7365, 7509, 7551, 8297, 8304, 8365

回民领袖杜文秀率部东征，直逼昆明……7056

回屯……5996

汇

汇丰银行……9000, 9044

汇丰银行于上海成立……6975

《汇报》于上海创刊……7332

会

会办……3764, 4029, 4605, 5666, 5880, 6031, 6044, 6540, 6720, 6757, 7014, 7044, 7179, 7188, 7266, 7306, 7325, 7519, 7581, 7622, 7695, 7713, 7724, 7725, 7730, 7734, 7742, 7762, 7769, 7844, 7853, 7940, 7986, 8022, 8030, 8036, 8057, 8187, 8396, 8409, 8458, 8653, 8673, 8685, 8706, 8712, 8745, 8748, 8752, 8755, 8819, 8864, 8878, 8914, 8916, 8983, 8993, 9018, 9110, 9111

会办商务大臣工部侍郎盛宣怀奏准设勘矿总公司……8706

会党……950, 3387, 4043, 4505, 4506, 4507, 4516, 4519, 4524, 4530, 4538, 4542, 4895, 5425, 5472, 5551, 5628,

5714, 5762, 6003, 6024, 6044, 6128, 6130, 6131, 6164, 6200, 6203, 6215, 6285, 6286, 7066, 7102, 7139, 7160, 7304, 7335, 8324, 8451, 8473, 8543, 8616, 8745, 8767, 8776, 8790, 8793, 8800, 8809, 8822, 8842, 8893, 8916, 8918, 8926, 8927, 8929, 8986, 9021, 9030, 9060, 9129
会防局……6757, 6769, 6791
会审……123, 243, 560, 689, 730, 950, 997, 1022, 1187, 1356, 1467, 1507, 1730, 1786, 1828, 1977, 1993, 2271, 2273, 2275, 2340, 2403, 2418, 2514, 2599, 2923, 2987, 3119, 3245, 3246, 3410, 3417, 3632, 3668, 3749, 4032, 4097, 4288, 4317, 4883, 5008, 5340, 5447, 5636, 5781, 5811, 5870, 6201, 6342, 6535, 6553, 6701, 6869, 7115, 7125, 7126, 7234, 7345, 8738, 8741, 8772
会试……239, 716, 792, 793, 795, 830, 846, 893, 961, 973, 993, 994, 999, 1118, 1170, 1188, 1191, 1202, 1203, 1207, 1223, 1229, 1232, 1241, 1251, 1303, 1310, 1345, 1355, 1398, 1424, 1454, 1495, 1568, 1634, 1730, 1819, 1878, 1900, 1930, 1963, 1968, 2004, 2058, 2092, 2095, 2102, 2104, 2105, 2111, 2146, 2214, 2227, 2297, 2305, 2307, 2352, 2364, 2367, 2402, 2442, 2498, 2537, 2589, 2592, 2632, 2665, 2686, 2744, 2845, 2860, 2863, 2865, 2977, 2999, 3011, 3092, 3104, 3107, 3109, 3189, 3238, 3241, 3265, 3311, 3384, 3441, 3456, 3458, 3461, 3537, 3630, 3660, 3664, 3706, 3772, 3789, 3872, 3882, 3883, 3888, 3891, 3934, 3984, 3996, 3998, 4046, 4077, 4120, 4143, 4222, 4275, 4287, 4301, 4337, 4356, 4444, 4519, 4575, 4578, 4599, 4672, 4733, 4734, 4763, 4838, 4849, 4851, 4857, 4924, 4950, 4978, 4992, 5026, 5067, 5088, 5095, 5100,

5102, 5124, 5158, 5174, 5175, 5221, 5273, 5305, 5337, 5339, 5344, 5356, 5382, 5383, 5390, 5398, 5412, 5419, 5460, 5484, 5485, 5538, 5566, 5623, 5674, 5685, 5714, 5754, 5761, 5773, 5780, 5781, 5813, 5830, 5874, 5906, 5973, 5976, 6014, 6049, 6053, 6121, 6213, 6275, 6336, 6434, 6477, 6486, 6565, 6580, 6591, 6638, 6740, 6938, 7050, 7100, 7224, 7331, 7419, 7456, 7566, 7674, 7824, 7863, 7901, 7946, 7960, 7970, 8006, 8063, 8084, 8101, 8117, 8298, 8339, 8349, 8367, 8397, 8416, 8426, 8435, 8446, 8447, 8456, 8490, 8494, 8591, 8596, 8650, 8657, 8708, 8709, 8718, 8720, 8734, 8753, 8763, 8776, 8778, 8833, 9009

会同四译馆……3539

会武试……6273

会元……765, 1618, 2864, 3010, 4377, 4733

绘

绘制地图……2300, 2340, 3842

惠

惠龄克凉山教营，擒教首覃士潮……4775

惠龄生擒教首聂杰人……4759

惠亲王绵愉、恭亲王奕訢酌拟整顿钱法五条章程……6385

浑

浑河部……1, 5, 6, 17, 25, 26, 28

混

混元教……3490, 4714

豁

豁免亩户贱籍……2961

火

火耗……1090, 1107, 1372, 1383, 1399, 1423, 1437, 1675, 1785, 1824, 2054, 2109, 2112, 2124, 2133, 2144, 2156, 2192, 2222, 2223, 2304, 2308, 2309, 2326, 2372, 2408, 2427, 2451, 2455, 2482, 2503, 2537,

2611, 2612, 2614, 2643, 2647, 2686, 2713, 2728, 2731, 2732, 2733, 2735, 2763, 2773, 2779, 2843, 2857, 2908, 2919, 2924, 2973, 3005, 3353, 3382, 3400, 3964, 4423, 4923, 5420, 5707, 6084, 8969
火器营……1749, 1899, 1947, 1949, 1951, 1958, 1965, 1984, 2022, 2035, 4021, 4041, 4116, 4172, 4205, 5066, 5760, 6293, 6316, 6529, 6611, 6869, 6905, 6933, 7222, 7876
"火烧望海楼"事件……7170

货

货税……3422, 3642, 3880, 4112, 5635, 5675, 5711, 5779, 5951, 5952, 5968, 5969, 6034, 6312, 6432, 6717, 6908, 6974, 7032, 7083, 7118, 7150, 7210, 7245, 7284, 7320, 7364, 7403, 7444, 7474, 7506, 7550, 7562, 7589, 7628, 7662, 7696, 7772, 7846, 7886, 7919, 7949, 7987, 8020, 8052, 8079, 8105, 8227, 8329

获

获烟案二宗……5310

霍

霍斯库鲁克岭大捷……3845

积

积欠……1360, 1685, 2017, 2156, 2183, 2199, 2204, 2645, 2654, 2937, 2975, 2982, 3027, 3072, 3239, 3419, 3612, 3622, 3627, 4057, 4230, 4471, 4626, 4706, 4727, 4801, 4834, 4839, 4882, 5022, 5091, 5107, 5163, 5208, 5283, 5307, 5328, 5331, 5365, 5384, 5404, 5419, 5485, 5516, 5655, 6006, 6070, 6072, 6080, 6083, 6084, 6085, 6086, 6121, 6176, 6226, 6295, 6402, 6412, 6938, 6945, 6971, 7166, 7171, 7184, 7195, 7199, 7223, 7242, 7244, 7247, 7251, 7258, 7262, 7263, 7270, 7287, 7302, 7351, 7413, 8006, 8075, 8101

缉

缉盗……1378, 1486, 1694, 1999, 2260, 2295, 2382,

2677, 2724, 2741, 2850, 2973, 4281, 4519, 4582, 4848, 5023, 5052, 7238

吉

吉林珲春一带中俄勘界事竣……7866

吉林将军……391, 1654, 2659, 3716, 5159, 5161, 5190, 5200, 5284, 5289, 5425, 5454, 5465, 5501, 5511, 5525, 5562, 5671, 5824, 5985, 6047, 6209, 6340, 6404, 6418, 6443, 6468, 6489, 6580, 6582, 6617, 6622, 6713, 6881, 6917, 6999, 7159, 7186, 7187, 7348, 7385, 7497, 7499, 7558, 7608, 7614, 7628, 7630, 7635, 7802, 7916, 7917, 7981, 7998, 8008, 8028, 8114, 8185, 8222, 8340, 8444, 8596, 8839, 8906

吉庆之死……4963

吉野号……8106, 8166

集

集贤院……8884

己

己亥建储……9015

计

计丁授田……218, 219

记

记录……65, 269, 291, 441, 953, 1002, 1333, 1334, 1369, 1376, 1533, 1724, 1838, 2187, 2224, 2431, 2500, 2504, 2579, 2602, 2648, 2654, 2855, 2856, 2976, 2993, 3377, 3511, 3801, 4289, 4325, 4677, 4742, 5690, 5932, 6092, 6188, 6201, 6341, 7359, 8403, 8410, 8683, 8693, 8966, 9026, 9136

记名……1806, 1990, 2023, 2178, 2278, 3396, 4600, 4662, 4842, 4843, 6196, 6229, 6484, 6497, 6523, 6569, 6618, 6755, 6783, 6873, 6897, 6935, 6957, 7028, 7030, 7042, 7092, 7098, 7125, 7127, 7236, 7255, 7272, 7292, 7344, 7412, 7428, 7435, 7496, 7526, 7603, 7618, 7632, 7640, 7679, 7737, 7746, 7766, 7768, 7814, 7815, 7865, 7878, 7918, 7924, 7944, 7985, 7993, 8033, 8037, 8048, 8064,

8179, 8186, 8192, 8209, 8218, 8224, 8240, 8253, 8255, 8258, 8315, 8330, 8709, 8737, 9085, 9122

纪

纪录……1007, 1177, 1180

济

济远管带方伯谦被处决一案是否公正意见两歧……8173

继

继昌隆缫丝厂创办之时间、使用动力及设厂规模……7365

继昌隆缫丝厂建成开工…7365

寄

寄信谕旨……6722

寄谕李鸿章速筹直隶沿海防务……8252

寄庄……4423

祭

祭堂子……3597

蓟

蓟辽总督……74, 85, 88, 137, 155, 251, 341, 346, 379, 389, 579, 598, 638, 682, 683, 684, 686, 1082, 4829

加

加固河南黄河大堤……5441

加卯……3889, 3893, 4174, 4258, 4270, 6481, 6497

加派……151, 177, 185, 186, 273, 274, 376, 416, 684, 707, 715, 909, 924, 949, 1219, 1296, 1310, 1323, 1357, 1372, 1387, 1401, 1417, 1437, 1545, 1645, 1785, 1824, 1837, 2198, 2223, 2243, 2313, 2321, 2322, 2331, 2562, 2612, 2645, 2687, 2708, 2729, 2733, 2736, 2801, 2843, 2879, 2920, 3047, 3060, 3382, 3666, 3668, 4065, 4317, 4445, 4472, 4498, 4524, 4549, 4717, 4860, 5339, 5606, 6627, 7219, 7525, 7526, 7626, 8078, 8562, 8594, 8820

加衔……275, 287, 919, 1063, 1075, 1085, 1129, 1402, 2606, 2942, 3511, 4175, 4305, 5266, 5422, 6208, 6477, 7389, 8182

加筑浙江海塘……3110

嘉

嘉庆帝病逝……5403
嘉庆帝尊乾隆帝为太上皇……4753
嘉庆帝廷讯曹纶等……5244
嘉庆帝谒明成祖陵……4997
嘉庆四年核减工关盈余数目……4875
嘉庆元年禁烟令……4781

甲

甲长……796, 894, 1003, 1109, 1428, 2349, 2708, 2834, 3064, 3147, 3365, 3801, 4440, 4848, 5241, 5312, 5431, 5693
甲喇章京……485, 502, 503, 519, 525, 533, 535, 536, 538, 569, 574, 576, 579, 584, 593, 647, 657, 818, 847, 921, 965, 1008, 1099, 1152, 1264, 1266

假

假定大元帅……9121

间

间岛问题……9008, 9112

监

监察御史……169, 795, 1006, 1149, 1212, 1214, 1217, 1220, 1234, 1272, 1273, 1275, 1276, 1280, 1283, 1396, 1418, 1457, 1517, 1635, 1979, 1981, 2157, 2170, 2177, 2179, 2388, 2421, 2430, 2589, 2638, 2654, 2662, 2672, 2677, 2683, 2810, 2846, 2881, 2947, 3032, 3111, 3221, 3335, 3364, 3436, 3753, 4269, 4510, 4741, 4837, 5069, 5090, 5140, 5177, 5201, 5232, 5275, 5279, 5378, 5654, 5656, 5658, 5683, 5774, 5964, 6001, 6045, 6261, 6395, 6486, 6491, 6726, 6738, 7044, 7178, 7301, 7636, 7823, 8471, 8485
监掣同知……5069
监国鲁王据海上抗清……848
监国摄政王载沣退位……9121
监禁西洋人若亚敬……5040
监军……46, 159, 161, 201, 213, 222, 239, 316, 407, 554, 629, 631, 679, 682, 684, 772, 786, 794, 796, 834,

882, 929, 1068, 1072, 1210, 1522, 2679, 3337, 6177, 6188, 6319, 6373, 6642, 7144, 7877
监生……341, 747, 897, 1015, 1094, 1177, 1442, 1456, 1462, 1467, 1507, 1561, 1597, 1707, 1977, 2002, 2037, 2082, 2111, 2170, 2189, 2305, 2424, 2426, 2508, 2529, 2656, 2711, 2769, 2845, 2987, 3021, 3091, 3160, 3332, 3353, 3431, 3439, 3443, 3453, 3468, 3627, 3838, 3883, 3892, 4055, 4106, 4131, 4142, 4193, 4220, 4273, 4287, 4294, 4338, 4358, 4362, 4378, 4383, 4385, 4401, 4416, 4419, 4460, 4466, 4498, 4584, 4606, 4709, 4732, 5024, 5042, 5101, 5159, 5189, 5354, 5380, 5388, 5501, 5627, 5715, 5981, 6196, 6208, 6276, 6367, 6616, 6809, 7267, 8044, 8261, 8354, 8602

减

减价平粜米粮……5502
减水坝……1626, 1721, 1735, 1798, 1814, 1851, 1856, 1863, 1879, 1888, 1902, 1903, 1907, 1917, 2089, 2091, 2113, 2202, 3629, 4634

剪

剪辫……854, 1566, 4051, 4060, 4062, 8609

检

检点……6177, 6188, 6189, 6319, 6367

简

简明赋役全书……1818, 1826
简氏兄弟创办"广东南洋烟草公司"……8850

建

建天京于金陵论……6445
建乌里雅苏台城……3112
建州女真……1, 3, 9, 24, 33, 35, 44, 47, 48, 55, 56, 58, 76, 107, 153, 173, 276, 518
建州右卫……2, 7
建州左卫……2, 4, 35

贱

贱籍……2869, 2961, 3018

健

健锐营……3827, 3846, 4021, 4032, 4041, 4115, 4702, 5066, 6206, 6293, 6316, 6529, 6611, 7595, 7876, 7890, 8705

渐

渐有学会创办……8369

江

江北大营……6264, 6301, 6311, 6344, 6349, 6428, 6453, 6542, 6546, 6548, 6551, 6554, 6570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8653, 8691

江湖会……7102

江南奴变……781

江南大营……6258, 6259, 6260, 6350, 6367, 6383, 6390, 6417, 6425, 6436, 6437, 6438, 6443, 6449, 6453, 6454, 6477, 6482, 6505, 6506, 6521, 6542, 6573, 6624, 6625, 6633, 6635, 6637, 6638, 6639, 6679, 6710, 6749, 6797, 6896, 6947, 7081

江南盗案……2316

江南高堰、山盱堤坝冲溢……5160

江南江西总督……1253, 1374, 1513, 1785, 1798, 1865, 1946, 2009, 2010, 2020, 2100, 2423

江南摊丁入亩……2891

江南乡试案……2349

江南沿海恤灾拯困……3101

江南总督……1075, 1191, 1241, 1244, 1277, 1329, 1473, 1540, 1570, 1573, 1600, 1659, 1788, 1879, 1914, 2122, 2243, 2247, 2271, 2280, 2316, 2464, 2973, 3169, 3172, 3175, 3541

江南奏销案……1313

江宁设立学务处……8728

江宁条约(南京条约)……5948, 5959, 5960, 5962, 5967, 5991, 6007, 6010, 6022, 6032

江宁巡抚……920, 983, 1091, 1253, 1285, 1312, 1313, 1328, 1453, 1598, 1747, 1780, 1789, 1795, 1799, 1841, 1842, 2194, 2309, 2322, 2409, 2423

江宁织造……1343, 2084, 2119, 2127, 2160, 2177, 2190, 2194, 2208, 2217, 2233, 2288,

2301, 2315, 2328, 2334, 2344, 2349, 2356, 2361, 2374, 2383, 2384, 2421, 2540, 2552, 2892, 2896, 3021, 3075, 3553, 3624, 8780
江苏、山东大刀会起事反洋教……8356
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条陈自强事宜十二条……7083
江苏布政使雷以諴奏请捐厘助饷并开列章程……6331
江苏金匮税口被民众捣…3195
江苏京官暨在籍绅士公呈设立苏省铁路有限公司……8866
江苏青浦小刀会周立春等起事……6285
江苏审结江海关查获英籍税司梅生偷运军火案……8046
江苏苏州穷民聚众抗官…3536
江苏巡抚……1930, 1945, 1976, 2084, 2136, 2145, 2193, 2203, 2309, 2326, 2345, 2359, 2360, 2409, 2422, 2437, 2440, 2659, 2670, 2719, 2751, 2770, 2970, 3018, 3034, 3055, 3072, 3102, 3172, 3236, 3237, 3271, 3391, 3464, 3475, 3512, 3516, 3536, 3545, 3547, 3578, 3607, 3625, 3668, 3682, 3683, 3685, 3686, 3688, 3695, 3702, 3709, 3741, 3761, 3773, 3829, 3877, 3899, 3923, 3939, 3952, 3968, 3995, 3996, 4047, 4052, 4058, 4152, 4167, 4255, 4295, 4301, 4339, 4356, 4363, 4372, 4427, 4441, 4485, 4498, 4523, 4597, 4598, 4599, 4611, 4620, 4633, 4652, 4697, 4710, 4866, 4908, 4988, 4994, 5060, 5090, 5132, 5150, 5156, 5218, 5266, 5290, 5295, 5413, 5429, 5487, 5506, 5526, 5536, 5546, 5547, 5551, 5587, 5592, 5646, 5665, 5691, 5709, 5717, 5726, 5769, 5791, 5823, 5846, 5874, 5894, 5926, 5934, 5938, 6071, 6092, 6133, 6159, 6192, 6221, 6245, 6298, 6329, 6331, 6354, 6374, 6378, 6425, 6428, 6440, 6475, 6477, 6482, 6516, 6570, 6638, 6639, 6684, 6699, 6737, 6756, 6761, 6762, 6769, 6782, 6796, 6837,

6840, 6841, 6856, 6868, 6873, 6938, 6941, 6951, 6958, 6976, 7014, 7024, 7041, 7080, 7082, 7096, 7145, 7147, 7188, 7221, 7238, 7249, 7264, 7265, 7266, 7273, 7288, 7352, 7380, 7395, 7416, 7442, 7517, 7565, 7637, 7817, 7881, 7903, 7967, 8004, 8023, 8326, 8381, 8455, 8546, 8583, 8598, 8618, 8666, 8779, 8821, 8905, 8927, 8935, 8940, 8943, 9014, 9044, 9046, 9047, 9109, 9110
江苏光复……9109
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令丁日昌速赴上海督造火器……6840
江苏谘议局议长及常驻议员全体辞职……9072
江浙破获"三皇圣祖教"…3140
江西船民与福建延平民人械斗……7976
江西光复……9106
江西萍乡煤矿……8401, 8423
江西破获胡秉耀谋逆案…5279
江西上犹何亚四等密谋起事……3663
江西设内河商轮公司……8696
江西生员刘震宇以议改服制被斩……3694
江西提督金卢桓、副将王得仁于南昌叛清归明……853
江西天地会会首廖十周等集众起事……4989
江西兴国佃农聚众起事…2399
江西巡抚……772, 796, 804, 853, 920, 1143, 1965, 2117, 2145, 2165, 2172, 2195, 2252, 2360, 2498, 2509, 2682, 2707, 2719, 2753, 2854, 2855, 2861, 2984, 3043, 3081, 3142, 3259, 3304, 3336, 3350, 3414, 3416, 3477, 3509, 3547, 3572, 3650, 3664, 3666, 3671, 3675, 3683, 3700, 3704, 3816, 3877, 3898, 3944, 3953, 3967, 4024, 4042, 4256, 4275, 4279, 4291, 4436, 4445, 4470, 4481, 4505, 4526, 4615, 4777, 4898, 4942, 4963, 4984, 5060, 5076, 5121, 5294, 5428, 5440, 5513, 5526, 5546, 5593, 5628, 5676, 5824, 5970, 6052, 6221, 6234, 6237,

6246, 6252, 6283, 6345, 6394, 6474, 6477, 6483, 6641, 6828, 6873, 6900, 6942, 7059, 7066, 7302, 7323, 7545, 7823, 7953, 8318, 8344, 8482, 8683, 8704, 8724, 8726, 8740, 8814, 8861, 9047
江西巡抚辅德奏请查禁祠宇流弊……3953
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报拿获密谋起事之党……7323
江浙粮船水手习教滋事…5759
江浙破获甘凤池、张云如等反清复明案……2986

将

将《州县官规则指南》刊刻付印，颁发州县……3004
将济远管带方伯谦正法…8172
将偷盗库银之已革护军德缊等分别予以斩决、斩监候…7132
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5880
将山东外征银两摊入地…3158
将私拆夹板公文之驿书王楚青发配黑龙江……7231
将载垣等即行治罪……6736
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并停各省讲解《大义觉迷录》……3205

奖

奖励公司章程……8747
奖廉惩贪……1842, 3000

蒋

蒋炳奏州县征粮二弊……3224
蒋介石出生……7914
蒋益澧奏请于沿海省份建设铁厂，制造轮船……7012
蒋攸铦等密陈夷商贸易情形及酌筹整饬洋行事宜……5282
蒋攸铦等密陈英吉利夷情……5330
蒋攸铦等密奏英吉利贸易情形……5322
蒋攸铦示谕各国夷商……5325

匠

匠价银……2934

降

降调……915, 962, 1034, 1075, 1144, 1163, 1185, 1229, 1272, 1302, 1313, 1456, 1671, 1856, 1908, 1931, 1965, 2346, 2415, 2848, 3640, 3677, 4428, 4594, 4628, 4629, 4714, 5012, 5021, 5054, 5155, 5244,

5294, 5305, 5397, 5435, 5466, 5643, 5657, 5782, 5784, 5841, 6048, 6447, 6590, 6824, 6925, 6955, 6988, 7077, 7519, 7551, 7788, 8227, 8445, 8912
降旨变通严禁米谷出洋之例……3578
降旨放宽对汉军出旗限制……3515
降旨革除广东与外洋贸易附加税……3248

胶

胶澳租界条约……8410

剿

“剿办”教军三年经费逾七千万两……4849
“剿平”广西邓横寨……3050
剿饷……552, 594, 600, 686

绞

绞监候……1188, 1189, 1670, 1787, 1899, 1945, 2008, 2094, 2197, 2297, 2323, 2339, 2367, 2381, 2388, 2399, 2418, 2483, 2537, 2538, 2541, 2562, 2609, 2794, 2798, 2839, 2882, 2914, 2952, 3124, 3131, 3385, 3538, 3539, 3714, 3792, 3803, 3925, 4097, 4151, 4422, 4885, 4922, 4964, 5004, 5139, 5146, 5211, 5301, 5506, 5512, 5519, 5642, 5774, 5840, 6535, 7191, 8811, 9040
绞立决……1916, 2451, 3322, 3356, 4354, 4390, 5211, 5301, 5336, 5345, 5367, 5751, 5840, 5843, 5868, 7887

教

教会新闻……7339
教军渡潼河……4892
教军告示……4811
教军破当阳……4757
教军破通江……4804
教军偷渡嘉陵江……4882
教军张汉潮、刘成栋部由川东入楚……4821
教首姚之富、齐王氏继起于襄阳……4761
教训诸臣精研理学……3341
教育会……9035
教谕……868, 1108, 1747, 1932, 2206, 3033, 4326,

4625, 4805, 5354, 6931, 8737

接

接设天津至通州电线……7679

揭

揭帖……635, 723, 778, 1017, 1196, 1232, 1728, 1909, 2109, 2845, 2947, 2966, 2998, 3036, 3387, 3409, 3536, 3924, 4242, 4391, 4922, 5131, 5146, 5154, 5302, 5307, 5357, 5361, 5653, 5686, 6101, 6829, 7003, 7005, 7142, 8036, 8050, 8063, 8080, 8087, 8551, 8554, 8556, 8557, 8561, 8630, 8703

截

截漕……2152, 2246, 2391, 3059, 3270, 3434, 3450, 3688, 3759, 3815, 4297, 4469, 4719, 6245

解

解任……88, 89, 512, 647, 960, 1074, 1075, 1092, 1093, 1099, 1115, 1153, 1179, 1193, 1221, 1254, 1261, 1263, 1266, 1281, 1328, 1336, 1370, 1372, 1377, 1388, 1397, 1569, 1586, 1617, 1677, 1794, 1821, 1843, 1892, 1902, 1905, 1921, 1926, 1929, 1932, 1954, 1957, 1963, 1980, 2007, 2014, 2018, 2100, 2128, 2147, 2290, 2309, 2321, 2360, 2446, 2456, 2574, 2604, 2646, 2651, 2670, 2691, 2720, 2770, 2832, 2842, 2856, 2898, 2912, 2987, 3169, 3185, 3193, 3218, 3359, 3402, 3410, 3417, 3430, 3472, 3478, 3480, 3520, 3550, 3582, 3651, 3660, 3666, 3668, 3687, 3770, 3934, 3950, 3951, 3956, 4048, 4053, 4074, 4083, 4151, 4210, 4304, 4317, 4331, 4422, 4489, 4510, 4518, 4597, 4706, 4887, 4925, 4949, 5013, 5097, 5207, 5336, 5496, 5497, 5661, 5672, 5888, 5994, 6501, 6553, 6590, 6603, 6733, 6734, 7051, 7451, 7553, 7936, 8814

解送陕甘无业游民……3177

解饷……789, 3034, 5832, 6265, 6297, 6878, 6969, 7859, 7903, 8670

戒

戒饬广东文武官不和……3028

借

借师助剿……6756, 6757, 6760, 6762

诫

诫谕臣工不得以师生同年袒护朋比……3331

诫谕后世子孙不得更改国制……4744

诫谕内地官员勿踵元季尊崇喇嘛之习……4466

今

今时清官第 ……1691

金

金奔巴瓶……4669, 4671, 5162, 5380, 5456, 5457, 5786, 5906, 5975, 5983, 7477

金川303, 4158, 4670, 4884, 4903, 5034, 5924

金川郎卡乞降……3557

金川之役……3507, 3522, 3524, 3529, 3531, 3559, 3564, 3570, 3573, 3574, 3596, 3601, 3702, 3814, 3931, 4136, 4244, 4248, 4259, 5388

金丹教……8047, 8048, 8049, 8056

金登干奉命与法国代表毕乐签订《中法议和草约》于巴黎……7797

金国定都及八旗职官……484

金国定官制……427

金国定丧祭焚衣及殉葬例……483

金国考取举人……485

金国灭叶赫……170

金国诸贝勒议定与蒙古商人贸易价格……276

金军克辽阳……206

金军克旅顺……472

金军克沈阳……203

金军克永平……396

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所造大炮试射时炸裂……7376

金瓶掣签……4669, 5096, 5457, 5476, 7462, 7476, 7552, 7850, 7916, 7925, 7928, 8056

金钱会……5519, 6755

金沙江通川水道开浚……3491

金田起义时间……6138

金田团营……6132
金相印引浩罕阿古柏入新疆……6907
金相印于喀什噶尔起兵反清……6888
金钟罩……5400

津

津案外国人死亡之数……7170
津渡……4597, 6771
津沽铁路通车……7941

锦

锦州守将祖大寿出降…639

近

近代中国最早国旗制定时间……7032

进

进藏熬茶……3298, 3304, 3320, 3323, 3327, 3345, 3362, 3380, 3536
进剿回城库车……3820
进口货值……6908, 6974, 7032, 7083, 7117, 7150, 7210, 7245, 7284, 7320, 7364, 7403, 7443, 7474, 7506, 7550, 7589, 7628, 7662, 7696, 7772, 7846, 7886, 7919, 7949, 7987, 8020, 8052, 8079, 8105, 8227, 8329
进士……105, 250, 251, 399, 749, 845, 933, 1084, 1094, 1128, 1200, 1209, 1358, 1575, 1604, 1754, 1788, 1795, 1981, 2104, 2220, 2286, 2305, 2306, 2341, 2342, 2440, 2453, 2539, 2641, 2644, 2770, 2791, 2802, 2848, 2907, 3221, 3245, 3261, 3299, 3316, 3359, 3370, 3371, 3384, 3451, 3457, 3480, 3584, 3603, 3618, 3694, 3731, 3734, 3744, 3749, 3759, 3794, 3814, 3818, 3859, 3892, 3936, 3988, 4058, 4064, 4079, 4097, 4119, 4121, 4149, 4169, 4181, 4190, 4407, 4508, 4612, 4712, 4741, 4871, 4873, 4939, 4942, 4987, 5009, 5018, 5020, 5067, 5125, 5131, 5140, 5172, 5174, 5272, 5305, 5327, 5365, 5369, 6113, 6133, 6159, 6219, 6475, 6504, 6559, 6760, 6781, 6798, 6803, 6831, 6835, 6836, 6864, 6890, 6966, 6968, 7043, 7045, 7050, 7082, 7165, 7182,

7224, 7239, 7248, 7318, 7404, 7405, 7419, 7437, 7438, 7466, 7467, 7482, 7519, 7545, 7551, 7588, 7633, 7636, 7661, 7663, 7717, 7823, 7862, 7960, 7988, 7991, 8041, 8045, 8059, 8083, 8374, 8381, 8382, 8483, 8486, 8516, 8533, 8742, 8904, 8985, 9137

禁

禁百姓代赔州县亏空钱…2718
禁百姓请留地方官……2401
禁逼勒民人、工匠投充…743
禁捐监收纳折色……3332
禁兵丁抢掠民间之物……896
禁城之变后……5255
禁船民接济洋盗……4758
禁大臣讦告之风……2221
禁地方官结交绅士……5368
禁丁忧人员稽留省会……5106
禁洞庭湖筑围垦田……3938
禁赌……2521, 2660, 2741, 2839, 2962, 3052, 5610, 6971, 9014
禁俄罗斯商船来粤互市…5048
禁番役子孙出仕应试……4961
禁放鹰扰民……508
禁革奉天府属陋规……3065
禁革州县陋规……2741
禁各省督抚私任属员……4873
禁各省滥设牙行，滥增牙帖……3132
禁各省私设厘卡……7326
禁各省摊扣官员养廉银及兵丁月饷……4858
禁铜允禟于景山寿皇殿附近……2823
禁广东开矿……2741
禁广东闽姓赌博……7324
禁海……1319, 1427, 1443, 1493, 1791, 1810, 2251, 2335, 3297, 5076, 5331, 5390, 5491, 5492, 5656, 5831, 5857, 5865
禁江省私铸小钱……5394
禁将漕粮改折……3081
禁京城内开设戏园……4854
禁扣捐养廉银……5186
禁喇嘛转轮结幡以惑人…527
禁滥役伤农……503
禁离任官员将存仓谷石折价交代……2861

禁两淮盐课私派等弊……1461
禁罗门教……2693
禁满员渐染汉人习俗……5583
禁米出洋……2973
禁民间蓄养马匹、收藏兵器……867
禁民苗结亲……3867
禁民人代驾暹罗国船只进口贸易……5085
禁民人典八旗兵丁钱粮…5147
禁内外臣工投拜门生及主考官赴任"抽丰"……2785
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3307
禁葡萄牙商人入省，止令其下澳贸易……842
禁旗人抱养民人及户下人为嗣……5384
禁契纸契根之法……3223
禁钦差、巡察等官收受门包及有司借端需索……3000
禁燃放爆竹……5356
禁上控案件发原审官……4990
禁台湾武员创立庄产……3432
禁天主教……2694
禁挑挖运河等工程捐派…3225
禁铁锅出洋……3064
禁投拜门生……1170
禁外国船只停泊广东黄埔，仍泊澳门……3086
禁王公大臣探听内外公…5386
禁王公私买民女为妾……5401
禁西洋人潜住内地……5184
禁厦门洋船运茶……5391
禁乡会试骑射请人顶替…5344
禁行盐口岸设立私卡……5384
禁虚报开垦……3206
禁鸦片入口……4911
禁烟……496, 619, 2929, 3631, 4474, 4780, 4781, 5638, 5665, 5774, 5797, 5814, 5826, 5831, 5839, 5843, 5848, 5861, 5866, 5867, 5878, 5881, 6133, 6147, 6550, 7018, 7104, 7454, 7667, 7696, 8798, 8880, 8896, 8933, 8953, 8955, 8959, 8960, 8969, 8989, 8994, 8997, 9020, 9022, 9031, 9032, 9039, 9069, 9075, 9077
禁烟公所……9031
禁洋商运银出境……5259
禁溢收耗羡……3221
禁有漕省份浮收折色……4949

禁招佃开垦黑龙江荒地…7589
禁浙皖闽茶叶由海上贩运至广州……5345
禁止兵丁吸食鸦片……5694
禁止流民藉词朦混出关…5728
禁止民间仿铸洋钱……5716
禁止旗人妇女仿效汉人缠足……5827
禁止僧道妄行法术……900
禁止山东开矿……3436
禁止收漕加米……5436
禁止输入鸦片及栽种罂…4780
禁止台湾米越口贩运……5755
禁止纹银出洋……5796
禁止淫词小说……1864
禁止英商在澳门贸易……5839
禁止在兴京、开原、铁岭、抚顺所属界内采煤……5827
禁止宗室、觉罗潜往外城滋事……6876
禁种植水烟……5352
禁州县官借节礼生辰名色馈送上司……1165
禁铸私钱……5652

觐

觐见及其礼仪……8025

京

京报……869, 1546, 2998, 3515, 6534, 7722, 8478, 8549, 8610, 8736
京仓……1696, 2465, 3043, 4767, 5461, 5462, 5580, 6042, 6083, 6213, 6641, 7099, 7472, 7682, 7912, 8007
京察……1002, 1046, 1147, 1163, 1265, 1315, 1333, 1343, 1369, 1397, 1412, 2464, 3075, 4257, 4600, 4852, 4959, 5012, 5435, 5489, 5540, 5585, 5586, 5791, 5804, 5830, 5843, 6117, 6193, 6196, 6229, 6516, 6856, 7044, 7410, 7505, 7513, 7624, 7635, 7791, 8027, 8102, 8568
京城巡防处设立……6315
京城严行保甲之制……5619
京津铁路建成……8362
京捐局……7506
京旗移垦……2727, 3386
京师宝泉局铸匠罢工……5316
京师大学堂……8434, 8450, 8500, 8711

京师历年漕粮平粜价格…5498
京师贵胄学堂开学……8869
京师破获宏阳教……3490
京师审判厅成立……8940
京师自来水公司……8986
京堂……687, 955, 1151, 1171, 1217, 1289, 2111, 2196, 2543, 3196, 3830, 4196, 4603, 4942, 5063, 5149, 5235, 5270, 5361, 5381, 5397, 5769, 5804, 6019, 6021, 6118, 6123, 6637, 6736, 6965, 7398, 7432, 7471, 7492, 8000, 8078, 8099, 8157, 8306, 8347, 8363, 8445, 8466, 8488, 8489, 8498, 8671, 8706, 8732, 8789, 8791, 8864, 8868, 8893, 8904, 8922, 8956

经

经济特科……8392, 8407, 8444, 8448, 8490, 8650, 8708, 8736, 8917
经略……39, 50, 62, 64, 96, 105, 145, 146, 147, 149, 150, 151, 155, 159, 160, 162, 166, 167, 168, 170, 171, 172, 174, 175, 185, 188, 189, 193, 194, 195, 201, 204, 205, 207, 217, 222, 228, 231, 238, 243, 246, 250, 251, 252, 270, 305, 308, 309, 310, 313, 315, 344, 345, 392, 447, 728, 773, 800, 803, 834, 860, 916, 1011, 1053, 1066, 1115, 1130, 1189, 1192, 1211, 1215, 1229, 1237, 1240, 1262, 1290, 1296, 1310, 1320, 1370, 1380, 1495, 1516, 1525, 1531, 1534, 1535, 1622, 1657, 1748, 1764, 2484, 2989, 3078, 3103, 3194, 3218, 3233, 3234, 3245, 3246, 3251, 3255, 3529, 3534, 3542, 3543, 3548, 3549, 3550, 3551, 3553, 3557, 3558, 3559, 3560, 3561, 3568, 3570, 3572, 3573, 3574, 3575, 3580, 3605, 3725, 3765, 3840, 3931, 4041, 4074, 4076, 4079, 4082, 4087, 4090, 4101, 4120, 4248, 4403, 4823, 4837, 4845, 4850, 4860, 4864, 4869, 4882, 4896, 4909, 4915, 4937, 4978, 4979, 4983, 4984, 5034, 5388, 6408, 6766, 7272, 7278,

7990
经略张广泗奏报苗疆军务全竣……3234
经世报……8383
经筵……743, 791, 1073, 1120, 1182, 1209, 1232, 1295, 1426, 1460, 1464, 1469, 1603, 1726, 1738, 1788, 2306, 2337, 2341, 2988, 3289, 3290, 3303, 3699, 3947, 4035, 4134, 4186, 4215, 4757, 4822, 4874, 4995, 5073, 5262, 5745, 6327, 6740, 8052
经筵讲官……1469, 2341, 8052

惊

惊隐诗社……939

景

景廷宾起事……8688

警

警察……8778

靖

靖南王耿精忠叛……1518

静

静堂……3464

究

究查上年举荐胤禩为皇太子事……2289
究查重役困民罪……662

九

九卿……228, 705, 723, 875, 885, 1012, 1013, 1022, 1047, 1077, 1087, 1088, 1093, 1105, 1109, 1134, 1156, 1174, 1184, 1212, 1220, 1240, 1263, 1275, 1282, 1289, 1305, 1311, 1360, 1369, 1381, 1402, 1417, 1433, 1434, 1482, 1483, 1599, 1640, 1642, 1643, 1645, 1647, 1648, 1659, 1666, 1671, 1676, 1678, 1679, 1694, 1703, 1706, 1707, 1713, 1715, 1723, 1731, 1733, 1734, 1735, 1741, 1743, 1744, 1747, 1751, 1761, 1762, 1763, 1779, 1781, 1784, 1787, 1788, 1789, 1795, 1805, 1807, 1814, 1817, 1823, 1824, 1827, 1829, 1831, 1832, 1834, 1838, 1839, 1843, 1844, 1847, 1848, 1850, 1851, 1852, 1858, 1863, 1864, 1865, 1866, 1869,

1872, 1877, 1879, 1881, 1883,
1887, 1888, 1889, 1891, 1893,
1894, 1895, 1897, 1901, 1902,
1908, 1914, 1919, 1933, 1935,
1939, 1946, 1961, 1972, 1984,
1994, 2007, 2009, 2014, 2028,
2054, 2062, 2070, 2073, 2085,
2087, 2091, 2092, 2105, 2108,
2109, 2111, 2121, 2129, 2132,
2139, 2145, 2152, 2165, 2168,
2170, 2171, 2178, 2186, 2197,
2201, 2211, 2213, 2223, 2224,
2228, 2230, 2232, 2237, 2241,
2259, 2277, 2280, 2294, 2302,
2304, 2309, 2310, 2311, 2321,
2324, 2325, 2326, 2328, 2332,
2340, 2344, 2352, 2353, 2355,
2359, 2361, 2363, 2364, 2365,
2370, 2379, 2381, 2388, 2391,
2393, 2399, 2401, 2403, 2408,
2410, 2411, 2421, 2425, 2427,
2431, 2439, 2449, 2454, 2457,
2465, 2468, 2469, 2470, 2472,
2475, 2476, 2478, 2480, 2483,
2484, 2488, 2490, 2492, 2497,
2498, 2510, 2511, 2512, 2514,
2520, 2533, 2535, 2536, 2537,
2541, 2550, 2555, 2556, 2565,
2578, 2591, 2595, 2597, 2599,
2602, 2607, 2612, 2635, 2638,
2654, 2672, 2684, 2712, 2725,
2732, 2733, 2747, 2764, 2778,
2779, 2788, 2791, 2809, 2819,
2836, 2842, 2846, 2847, 2865,
2874, 2882, 2883, 2885, 2956,
2957, 2959, 2965, 2966, 2967,
2970, 2976, 2978, 2985, 3011,
3087, 3089, 3131, 3171, 3213,
3231, 3242, 3243, 3244, 3256,
3260, 3268, 3270, 3271, 3272,
3289, 3293, 3294, 3296, 3300,
3302, 3313, 3314, 3319, 3322,
3335, 3337, 3342, 3343, 3352,
3356, 3372, 3381, 3383, 3388,
3390, 3401, 3436, 3441, 3444,
3467, 3470, 3495, 3498, 3506,
3511, 3519, 3565, 3588, 3589,
3590, 3594, 3632, 3635, 3645,
3675, 3697, 3726, 3728, 3799,
3822, 3830, 3871, 3897, 3937,
3961, 3984, 3996, 4200, 4233,
4252, 4279, 4295, 4297, 4305,

4316, 4335, 4342, 4343, 4344, 4365, 4368, 4371, 4384, 4393, 4398, 4404, 4462, 4541, 4552, 4612, 4622, 4636, 4654, 4661, 4665, 4722, 4822, 4837, 4844, 4845, 4908, 4958, 4975, 4986, 5032, 5041, 5060, 5098, 5182, 5409, 5461, 5464, 5479, 5530, 5531, 5653, 5852, 6112, 6117, 6204, 6263, 6297, 6311, 6395, 6498, 6535, 6660, 6732, 6734, 6735, 6739, 6741, 6742, 6745, 7121, 7291, 7304, 7361, 7363, 7372, 7389, 7519, 7545, 7546, 7548, 7568, 7578, 7711, 7730, 7752, 7830, 7858, 7876, 7889, 8520, 8568, 8572, 8573, 8626, 8637, 8656, 8795

九通鼓……6321

旧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8424

救

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6216

拘

拘执索额图，布其罪状…2148

局

局外旁观论……6993

举

举行法官考试……9041

举行郊劳大典……4249

举行经济特科考试……8736

巨

巨野教案……8385, 8386, 8393, 8395, 8396

拒

拒俄运动……8676, 8763

拒借俄兵助剿之议……6992

飓

飓风……264, 438, 460, 467, 607, 901, 1136, 1420, 2069, 3022, 3101, 3127, 3516, 3743, 3754, 4797, 4899, 4925, 5058, 5367, 6015, 7230, 7271, 7303, 7366, 8882, 8970

捐

捐厘总局……6386

捐例……2821, 2832, 3392, 3437, 3492, 3529, 3530, 3688, 3743, 3984, 4107, 4153, 4366, 4691, 4822, 4919, 5037,

5097, 5257, 5406, 5408, 6181, 6306, 6380, 6442, 7986, 7992, 8367

捐纳……770, 897, 1533, 1539, 1610, 1661, 1709, 1934, 1981, 2002, 2081, 2174, 2175, 2178, 2214, 2221, 2239, 2395, 2446, 2492, 2495, 2522, 2529, 2691, 2741, 2754, 2769, 2776, 2821, 2844, 2857, 2871, 2873, 2893, 2972, 3231, 3253, 3254, 3258, 3276, 3283, 3299, 3319, 3332, 3349, 3392, 3455, 3468, 3476, 3485, 3503, 3529, 3574, 3599, 3637, 3638, 3700, 3723, 3755, 3885, 3895, 3905, 3908, 3993, 4003, 4029, 4107, 4114, 4153, 4209, 4220, 4358, 4363, 4376, 4474, 4489, 4691, 4822, 5354, 5466, 5640, 5641, 5642, 5643, 5773, 6306, 7209, 7493, 7505, 7506, 7510, 7513, 7992, 8367, 8392, 8456, 8467, 8655, 8661, 8724

捐铜局……7506

蠲

蠲免……274, 715, 768, 881, 1057, 1081, 1107, 1130, 1143, 1186, 1261, 1360, 1372, 1395, 1402, 1424, 1431, 1444, 1458, 1642, 1643, 1645, 1707, 1708, 1713, 1799, 1820, 1826, 1834, 1879, 1949, 1972, 2066, 2083, 2089, 2140, 2164, 2191, 2199, 2204, 2307, 2308, 2309, 2310, 2330, 2331, 2332, 2341, 2363, 2394, 2400, 2421, 2465, 2477, 2492, 2493, 2512, 2572, 2595, 2771, 2905, 2931, 2938, 2964, 3007, 3025, 3042, 3073, 3117, 3126, 3199, 3224, 3294, 3310, 3312, 3315, 3318, 3354, 3358, 3362, 3419, 3422, 3464, 3465, 3466, 3475, 3495, 3612, 3622, 3729, 3909, 3968, 3985, 3987, 3994, 4072, 4094, 4203, 4265, 4293, 4451, 4473, 4558, 4593, 4607, 5091, 5384, 5404, 5718, 6459, 6860, 6906, 6924, 6938, 6945, 6957, 6988, 6996, 7013, 7017, 7021, 7074,

7244, 7250, 7284

决

决策缓办伊犁一带屯垦…3818

决定漕粮一律改折……8657

觉

觉罗……1, 22, 23, 112, 115, 193, 203, 276, 286, 335, 349, 449, 500, 502, 504, 516, 534, 559, 576, 577, 666, 793, 861, 871, 890, 935, 967, 980, 992, 995, 998, 1020, 1021, 1040, 1041, 1049, 1092, 1122, 1124, 1133, 1156, 1215, 1263, 1295, 1299, 1485, 1514, 1600, 1858, 2004, 2009, 2029, 2076, 2187, 2388, 2392, 2440, 2484, 2488, 2540, 2548, 2601, 2630, 2669, 2708, 2725, 2754, 3021, 3036, 3053, 3077, 3081, 3149, 3182, 3190, 3303, 3459, 3496, 3537, 3724, 3729, 4015, 4148, 4222, 4484, 4857, 4872, 4962, 5174, 5221, 5272, 5343, 5376, 5538, 5616, 5842, 5893, 6616, 6876, 7872, 8643, 8644, 8683, 8723, 8730, 8762, 8763, 8821, 8914, 8972, 8975, 8977, 8979, 9006, 9037

军

军国民教育会……8728

军机处……2190, 2629, 2988, 2989, 2990, 2991, 2992, 2993, 2995, 3073, 3083, 3109, 3188, 3191, 3193, 3196, 3197, 3198, 3211, 3213, 3257, 3261, 3277, 3282, 3352, 3367, 3374, 3376, 3405, 3412, 3453, 3459, 3465, 3467, 3472, 3479, 3483, 3487, 3495, 3497, 3498, 3520, 3536, 3550, 3551, 3552, 3554, 3555, 3559, 3575, 3593, 3594, 3601, 3604, 3607, 3612, 3616, 3662, 3665, 3671, 3710, 3713, 3731, 3762, 3767, 3799, 3814, 3815, 3867, 3876, 3888, 3891, 3906, 3930, 3931, 3942, 3962, 3975, 4024, 4034, 4037, 4041, 4055, 4063, 4067, 4068, 4100, 4102, 4105, 4119, 4127, 4145, 4156, 4169, 4179, 4182, 4200, 4201, 4214, 4245, 4247, 4248, 4256, 4266, 4269, 4279, 4313,

4319, 4325, 4331, 4382, 4387, 4421, 4439, 4444, 4462, 4475, 4508, 4533, 4581, 4585, 4594, 4624, 4628, 4630, 4652, 4672, 4741, 4742, 4750, 4773, 4797, 4800, 4811, 4817, 4833, 4838, 4842, 4843, 4844, 4868, 4898, 4907, 4921, 4928, 4947, 4953, 5001, 5027, 5031, 5032, 5047, 5080, 5100, 5117, 5174, 5216, 5239, 5273, 5284, 5351, 5374, 5389, 5411, 5418, 5435, 5444, 5477, 5530, 5547, 5548, 5592, 5603, 5614, 5657, 5701, 5755, 5764, 5765, 5958, 6002, 6065, 6082, 6136, 6193, 6196, 6298, 6398, 6424, 6467, 6517, 6578, 6586, 6587, 6607, 6619, 6620, 6630, 6636, 6645, 6652, 6656, 6685, 6691, 6699, 6700, 6722, 6734, 6735, 6737, 6751, 6915, 6929, 6933, 6979, 7121, 7360, 7527, 7582, 7583, 7594, 7624, 7688, 7690, 7705, 7706, 7707, 7826, 7842, 7879, 7967, 8017, 8045, 8150, 8197, 8231, 8234, 8238, 8312, 8370, 8430, 8444, 8457, 8512, 8565, 8583, 8619, 8620, 8622, 8706, 8777, 8856, 8876, 8881, 8884, 8885, 8915, 8920, 8923, 8924, 8928, 8958, 8982, 8995, 9038, 9073

军机处设立准确时间、名称及沿革……2989

军机处照覆彼罗夫斯基，指驳其所提之《补续和约》……6578

军机大臣……1415, 2629, 2988, 2990, 2991, 2992, 3015, 3083, 3090, 3104, 3107, 3144, 3152, 3174, 3177, 3187, 3192, 3277, 3282, 3290, 3306, 3308, 3311, 3313, 3321, 3327, 3355, 3367, 3377, 3382, 3387, 3392, 3395, 3411, 3432, 3450, 3458, 3459, 3463, 3465, 3470, 3479, 3482, 3486, 3488, 3490, 3491, 3500, 3504, 3507, 3514, 3520, 3521, 3522, 3535, 3543, 3554, 3555, 3557, 3558, 3561, 3570, 3579, 3580, 3585, 3587, 3601, 3603, 3609, 3615, 3617, 3629, 3641, 3642, 3643, 3655, 3656,

3657, 3661, 3662, 3666, 3669,
3670, 3675, 3676, 3677, 3686,
3688, 3693, 3704, 3706, 3707,
3708, 3710, 3711, 3716, 3718,
3724, 3731, 3737, 3741, 3759,
3797, 3804, 3806, 3811, 3814,
3816, 3817, 3818, 3829, 3833,
3841, 3851, 3866, 3869, 3870,
3887, 3888, 3890, 3893, 3895,
3899, 3901, 3904, 3912, 3913,
3921, 3924, 3925, 3926, 3932,
3940, 3942, 3945, 3952, 3959,
3962, 3975, 3986, 3988, 3997,
3999, 4000, 4008, 4022, 4025,
4027, 4029, 4030, 4035, 4045,
4047, 4049, 4052, 4059, 4060,
4062, 4068, 4073, 4077, 4095,
4101, 4104, 4107, 4117, 4118,
4120, 4125, 4128, 4138, 4144,
4147, 4148, 4156, 4157, 4162,
4167, 4184, 4188, 4199, 4205,
4209, 4221, 4247, 4263, 4270,
4278, 4288, 4296, 4304, 4313,
4316, 4317, 4318, 4319, 4325,
4331, 4336, 4348, 4365, 4382,
4386, 4389, 4390, 4426, 4427,
4433, 4437, 4439, 4449, 4450,
4451, 4460, 4463, 4466, 4467,
4475, 4481, 4485, 4488, 4490,
4495, 4498, 4499, 4503, 4517,
4519, 4521, 4522, 4526, 4530,
4533, 4541, 4561, 4565, 4573,
4574, 4575, 4581, 4582, 4584,
4587, 4595, 4598, 4603, 4616,
4617, 4621, 4624, 4626, 4628,
4633, 4643, 4646, 4652, 4654,
4659, 4661, 4664, 4669, 4670,
4677, 4678, 4679, 4682, 4683,
4685, 4686, 4689, 4706, 4719,
4720, 4740, 4741, 4743, 4760,
4768, 4769, 4773, 4776, 4777,
4779, 4787, 4790, 4797, 4807,
4809, 4822, 4835, 4836, 4838,
4843, 4848, 4851, 4858, 4867,
4871, 4888, 4896, 4899, 4907,
4910, 4943, 4947, 4963, 4967,
4975, 4976, 4977, 4982, 4984,
5007, 5008, 5013, 5018, 5022,
5041, 5070, 5101, 5110, 5123,
5124, 5125, 5131, 5139, 5153,
5168, 5172, 5174, 5183, 5202,
5210, 5216, 5234, 5240, 5266,

5268, 5270, 5273, 5300, 5308,
5317, 5319, 5326, 5341, 5357,
5365, 5369, 5370, 5374, 5388,
5389, 5391, 5393, 5403, 5405,
5408, 5410, 5414, 5416, 5417,
5418, 5421, 5426, 5439, 5444,
5448, 5461, 5464, 5479, 5486,
5488, 5501, 5519, 5530, 5542,
5566, 5571, 5576, 5595, 5596,
5598, 5616, 5640, 5656, 5673,
5680, 5724, 5726, 5746, 5757,
5761, 5762, 5781, 5799, 5800,
5809, 5823, 5831, 5843, 5845,
5846, 5862, 5867, 5871, 5908,
5914, 5918, 5933, 5962, 5973,
5976, 5982, 5986, 5987, 6019,
6020, 6021, 6034, 6052, 6053,
6061, 6070, 6082, 6092, 6101,
6102, 6110, 6111, 6120, 6136,
6154, 6181, 6183, 6201, 6202,
6203, 6214, 6226, 6230, 6254,
6259, 6263, 6277, 6295, 6299,
6311, 6327, 6336, 6353, 6355,
6378, 6381, 6393, 6394, 6398,
6401, 6402, 6413, 6426, 6427,
6430, 6438, 6467, 6480, 6487,
6508, 6518, 6526, 6529, 6535,
6594, 6597, 6610, 6626, 6628,
6634, 6647, 6649, 6652, 6654,
6657, 6659, 6663, 6668, 6677,
6684, 6720, 6722, 6727, 6734,
6735, 6736, 6737, 6740, 6776,
6781, 6784, 6832, 6834, 6875,
6932, 6963, 6967, 6972, 6997,
6998, 7010, 7018, 7023, 7025,
7043, 7068, 7069, 7098, 7122,
7134, 7137, 7176, 7260, 7302,
7304, 7328, 7331, 7332, 7336,
7340, 7341, 7345, 7348, 7351,
7359, 7360, 7389, 7419, 7482,
7484, 7503, 7511, 7545, 7548,
7549, 7550, 7553, 7556, 7557,
7578, 7579, 7583, 7589, 7601,
7655, 7657, 7659, 7678, 7694,
7706, 7707, 7711, 7718, 7730,
7750, 7752, 7769, 7791, 7810,
7822, 7824, 7827, 7829, 7830,
7837, 7879, 7881, 7884, 7894,
7947, 7949, 7957, 7958, 7995,
8014, 8027, 8045, 8059, 8082,
8101, 8102, 8111, 8135, 8136,
8150, 8188, 8189, 8197, 8202,

8205, 8207, 8209, 8220, 8254, 8255, 8259, 8263, 8288, 8291, 8293, 8294, 8300, 8313, 8332, 8382, 8397, 8398, 8403, 8405, 8416, 8418, 8430, 8434, 8435, 8446, 8447, 8450, 8455, 8457, 8459, 8460, 8467, 8471, 8483, 8486, 8493, 8499, 8507, 8515, 8517, 8520, 8534, 8562, 8569, 8574, 8580, 8603, 8605, 8612, 8614, 8618, 8626, 8643, 8650, 8654, 8670, 8674, 8676, 8720, 8722, 8723, 8745, 8748, 8757, 8769, 8777, 8784, 8817, 8819, 8831, 8847, 8853, 8877, 8878, 8886, 8906, 8911, 8912, 8913, 8914, 8915, 8922, 8923, 8924, 8926, 8927, 8929, 8950, 8961, 8976, 8981, 8982, 8983, 8985, 8993, 9006, 9011, 9027, 9038, 9042, 9051, 9053, 9055, 9057, 9062

军机大臣等复议长江水师事宜二十条……7010

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详议钞法章程……6381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覆林则徐《夷人携带鸦片烟土入口售卖治罪专条》并拟定章程…5843

军机大臣世铎等再次议驳康有为请设制度局之建言……8459

军机大臣议准平定准噶尔后善后事宜……3724

军机房……2989，2990，2991，2992，3592，4035

军机四卿……8472，8483，8486

军机章京……2988，3191，3232，3269，3367，3412，3436，3778，3804，4050，4051，4090，4100，4127，4446，4465，4523，4680，4843，4907，5125，5168，5169，5172，5173，5299，5317，5388，5407，5418，5809，6136，6200，6663，6699，6997，7654，7678，7773，8101，8467，8483，8485，8486，8609，

军门……50，54，628，697，763，779，818，1752，3560，3572，4087，4187，4191，4641，4827，5896，5956，6524，6703，7755，7774，7783，

8162, 8225, 8562, 8590
军师……5699, 6446, 8074
军帅……6177, 6188
军务处……2991, 8189, 8190, 8209, 8213, 8214, 8226, 8243, 8254, 8262, 8291, 8301, 8303, 8333, 8352, 8394, 8448
军饷……106, 145, 264, 362, 600, 612, 620, 630, 631, 721, 753, 984, 1297, 1557, 1586, 1678, 2611, 3143, 3159, 3524, 3562, 3574, 3999, 4358, 4792, 4867, 4874, 4883, 4914, 4978, 5576, 5591, 5668, 6001, 6005, 6226, 6228, 6229, 6248, 6249, 6254, 6263, 6281, 6290, 6299, 6374, 6394, 6395, 6406, 6412, 6419, 6427, 6441, 6460, 6477, 6478, 6498, 6500, 6503, 6508, 6520, 6537, 6544, 6566, 6573, 6620, 6641, 6681, 6698, 6719, 6755, 6801, 6820, 6874, 6885, 6905, 6950, 6955, 6971, 6987, 7001, 7112, 7123, 7129, 7146, 7162, 7166, 7199, 7208, 7209, 7251, 7270, 7408, 7413, 7524, 7542, 7577, 7620, 7680, 7687, 7745, 7750, 7757, 7766, 7768, 7779, 7805, 7811, 7823, 7828, 7848, 7863, 7884, 7932, 7937, 8096, 8153, 8189, 8220, 8243, 8253, 8311, 8317, 8443, 8587, 8708
军需……92, 193, 196, 217, 273, 274, 680, 718, 989, 1186, 1274, 1291, 1323, 1333, 1357, 1360, 1528, 1545, 1558, 1567, 1573, 1574, 1586, 1612, 1614, 1615, 1616, 1626, 1662, 1678, 1719, 1732, 1766, 1769, 1770, 1781, 1899, 1981, 2083, 2309, 2338, 2446, 2466, 2492, 2503, 2520, 2574, 2577, 2614, 2645, 2647, 2770, 2789, 2800, 2801, 2843, 2898, 2925, 2931, 2936, 2963, 2964, 2989, 2990, 2991, 2992, 3001, 3042, 3045, 3076, 3087, 3113, 3114, 3196, 3232, 3233, 3235, 3253, 3258, 3281, 3306, 3357, 3358, 3452, 3473, 3529, 3554, 3562, 3572, 3574, 3594, 3596, 3618,

3646, 3697, 3710, 3719, 3737, 3775, 3804, 3807, 3832, 3838, 3856, 3857, 3863, 3880, 3901, 3907, 3927, 3945, 3951, 4013, 4021, 4088, 4098, 4153, 4178, 4244, 4248, 4352, 4407, 4445, 4479, 4524, 4535, 4539, 4551, 4555, 4560, 4618, 4673, 4691, 4697, 4758, 4762, 4804, 4815, 4842, 4864, 4867, 4892, 4914, 4925, 4935, 4959, 4962, 4967, 4982, 5164, 5177, 5244, 5258, 5267, 5276, 5294, 5406, 5418, 5473, 5558, 5566, 6181, 6227, 6235, 6245, 6248, 6261, 6276, 6281, 6299, 6303, 6311, 6316, 6340, 6373, 6417, 6435, 6441, 6496, 6639, 6650, 6814, 6878, 6950, 6954, 6971, 7023, 7079, 7280, 7324, 7644, 7693, 8270, 8277, 8311, 8398, 9005

军需房……2988, 2990, 2991, 2992, 3196, 3197, 3198

军政……1397, 2248

军政府宣言……8887

军谘府……8884, 9104

郡

郡王……530, 532, 534, 535, 537, 538, 540, 542, 543, 547, 553, 568, 572, 575, 576, 578, 584, 587, 588, 590, 593, 596, 598, 601, 610, 612, 613, 618, 621, 626, 632, 633, 637, 642, 647, 649, 650, 651, 653, 657, 658, 661, 662, 664, 665, 666, 667, 668, 670, 671, 689, 692, 705, 708, 716, 773, 787, 793, 805, 840, 848, 856, 862, 863, 870, 874, 875, 880, 890, 891, 898, 901, 905, 906, 914, 920, 921, 926, 946, 947, 951, 956, 960, 961, 964, 971, 973, 978, 979, 981, 995, 998, 1010, 1011, 1021, 1023, 1038, 1043, 1045, 1102, 1112, 1123, 1138, 1158, 1172, 1175, 1189, 1199, 1219, 1229, 1239, 1254, 1267, 1277, 1280, 1281, 1294, 1486, 1507, 1513, 1525, 1528, 1530, 1538, 1546, 1547, 1584, 1588, 1625, 1631, 1644, 1682, 1689, 1794, 1893, 1948, 1957,

1966, 2066, 2067, 2084, 2089, 2157, 2240, 2263, 2274, 2275, 2278, 2280, 2296, 2306, 2392, 2458, 2492, 2497, 2530, 2546, 2601, 2617, 2622, 2666, 2667, 2668, 2673, 2685, 2697, 2715, 2740, 2753, 2766, 2799, 2800, 2823, 2830, 2866, 2871, 2877, 2884, 2902, 2909, 2912, 2928, 2931, 2965, 3001, 3017, 3019, 3020, 3027, 3058, 3061, 3077, 3085, 3098, 3106, 3122, 3123, 3129, 3141, 3152, 3154, 3157, 3187, 3189, 3218, 3276, 3279, 3296, 3322, 3323, 3327, 3395, 3401, 3403, 3411, 3478, 3481, 3488, 3505, 3522, 3553, 3587, 3591, 3603, 3614, 3617, 3693, 3717, 3719, 3724, 3737, 3755, 3756, 3757, 3766, 3780, 3855, 3969, 3975, 4055, 4126, 4128, 4129, 4156, 4224, 4242, 4284, 4318, 4319, 4336, 4341, 4373, 4396, 4516, 4586, 4694, 4695, 4824, 5080, 5097, 5195, 5310, 5374, 5393, 5401, 5585, 5799, 5870, 6046, 6070, 6082, 6085, 6112, 6155, 6161, 6176, 6183, 6186, 6220, 6235, 6238, 6262, 6277, 6293, 6330, 6379, 6529, 6616, 6721, 6734, 6735, 6875, 6932, 6937, 7025, 7041, 7121, 7133, 7204, 7231, 7271, 7340, 7342, 7360, 7372, 7446, 7548, 7549, 7556, 7557, 7559, 7708, 7829, 7871, 7881, 7905, 7906, 7959, 7991, 8017, 8045, 8075, 8108, 8111, 8521, 8538, 8539, 8550, 8563, 8599, 8612, 8613, 8614, 8643, 8644, 8659, 8695, 8723, 8946, 9074, 9077, 9124

郡主……1267, 1546, 2004, 2230

喀

喀尔喀……371, 382, 543, 1628, 1969, 2041, 2723

喀什噶尔维吾尔人暴动…3873

卡

卡伦……2784, 3037, 3046, 3058, 3060, 3071, 3155, 3287, 3297, 3298, 3323, 3336, 3380, 3481, 3703, 3708, 3846,

3878, 3901, 4597, 4796, 4858, 4959, 5084, 5096, 5191, 5222, 5375, 5383, 5415, 5446, 5517, 5543, 5545, 5557, 5559, 5562, 5564, 5573, 5614, 5644, 5667, 5711, 5837, 5881, 6013, 6057, 6222, 6403, 6420, 6493, 6573, 6578, 6586, 6596, 6622, 6623, 6627, 6676, 6695, 6788, 6891, 6892, 6893, 7135, 7180, 7226, 7498, 7660, 7867, 7928, 7938, 8006, 8067, 8085, 8106
卡汛……5761

开

开放福建洋禁……2859
开国五大臣……23, 215, 276
开海……1618, 1626, 1675, 1676, 1677, 1684, 1770, 1791, 1803, 1805, 1807, 1810, 1819, 1834, 1848, 2471, 2916, 5458, 5492, 5504, 6380
开户家奴……3759
开豁为良……2869
开垦地亩……1467, 1820, 2664, 2788, 2869, 4108, 5153, 5975, 9040
开明专制论……8682, 8856
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与英人签订《移交开平矿务局合同》……8641
开平运煤铁路公司成立…7886
开平矿务局始建唐胥铁路……7612
开平铁路公司……7898
开市……258, 477, 591, 3894, 4583, 4632, 5937, 5967, 5978, 6010, 6011, 6106, 6573, 6606, 6780, 6860, 6861, 7822, 8527
开释崇厚……7574
开浙江海禁……2957
开州教案发……6759

刊

刊刻丁韪良所译惠顿著《万国律例》……6908
刊行《大义觉迷录》……2977
刊行《违碍书目》……4278

堪

堪布……2643, 2668, 2675, 2705, 3628, 3647, 3734, 3783, 4223, 4249, 4292, 4340, 4554, 4621, 4623, 4662, 4669,

5005，5086，5458，5794，5871，6231，6327，6514，6565，6597，勘分西北界约记…6890，6892，6893，7601

坎

坎卦教……5254

康

康广仁等于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8386
康熙帝二次亲征噶尔丹…2031
康熙帝二次南巡……1913
康熙帝接见俄罗斯特使伊兹麦伊洛夫……2581
康熙帝临终情形颇多疑点……2621
康熙帝六次南巡……2235
康熙帝论西北等用兵事…2502
康熙帝启程第五次南巡…2191
康熙帝启程亲征噶尔丹…1948
康熙帝启行边外会阅喀尔喀蒙古……1964
康熙帝启行四次南巡……2143
康熙帝首次南巡启行……1795
康熙帝三次南巡……2079
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2046
康熙帝审断太监诈银案…2417
康熙帝推广种痘……1709
康熙帝西巡五台山……2128
康熙帝行亲政礼……1406
康熙帝亲审朱天保请复胤礽为太子案……2530
康熙帝下诏亲征噶尔丹…1947
康熙帝于十年（1683）七月巡游五台山……1782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论防海之道……2385
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言外国情形……2387
康有为等谋以兵围颐和园胁制西太后……8473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841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8392
康有为奏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8454
康有为等再次发动公车上书……8426
康有为奏请速筹全局以免胁制……8464
康有为奏请开农学堂、地质局……8462
康有为奏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

卖……8448
康有为奏请设立商政……8457
康有为奏请开制度局……8442
康有为往日本公使馆访伊藤博文……8475
康有为宣布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8902
康有为因英人救援得以脱险……8481
康有为在京上万言书……7942
康有为自日本登轮赴加拿大……8514
康有为奏请宽妇女裹足…8461

亢

亢旱……718, 1671, 1871, 2340, 2414, 2468, 2572, 3013, 3106, 3204, 3263, 3272, 3416, 3435, 3537, 3639, 4122, 4468, 4469, 4636, 5341, 5694, 6441, 6803, 7053, 7054, 7151, 7166, 7303, 7422, 7456, 7459, 7463, 7465, 8628
亢旱成灾……4469

抗

抗击沙俄之松花江战役…086

考

考察政治大臣……8849
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抵德京柏林，开始在德之考察……8859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归国至京……8870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抵英国考察……8859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离英赴比利时考察……8866
考成……894, 1073, 1081, 1159, 1185, 1192, 1322, 1338, 1344, 1383, 1419, 2097, 2373, 2427, 2756, 2850, 2945, 3003, 3048, 3106, 3242, 3391, 3454, 3626, 3665, 3673, 3720, 3984, 4230, 4280, 5364, 5526, 5610, 5628, 6015, 6079, 6238, 8421, 8954
考绩……475, 494, 845, 1171, 1343, 2388, 3390, 5297, 5540, 5830, 7410, 7513, 7624, 7635, 7791, 8027, 8102, 8994
考试博学宏词特科……1632

考满……416, 1129, 1315, 1333, 1334, 1343, 1358, 1368, 1372, 1377, 1412, 3501

科

科布多参赞大臣……7558

科场案……1192, 1808, 2360, 6553, 6589, 6590, 6591, 6594

科道……687, 723, 772, 883, 893, 910, 921, 972, 1012, 1013, 1035, 1047, 1056, 1077, 1087, 1088, 1093, 1107, 1109, 1131, 1134, 1156, 1173, 1174, 1182, 1184, 1200, 1212, 1220, 1240, 1261, 1263, 1265, 1272, 1275, 1280, 1282, 1289, 1301, 1302, 1305, 1334, 1357, 1358, 1360, 1372, 1378, 1381, 1395, 1397, 1402, 1412, 1417, 1418, 1424, 1433, 1434, 1437, 1442, 1456, 1460, 1482, 1490, 1586, 1611, 1613, 1620, 1640, 1644, 1645, 1647, 1659, 1665, 1671, 1674, 1676, 1677, 1703, 1715, 1722, 1731, 1733, 1741, 1748, 1762, 1779, 1787, 1807, 1814, 1817, 1829, 1833, 1839, 1844, 1847, 1857, 1869, 1890, 1901, 1908, 1914, 1919, 1929, 1945, 1946, 2007, 2015, 2028, 2045, 2046, 2050, 2055, 2106, 2107, 2109, 2111, 2125, 2128, 2132, 2152, 2167, 2179, 2197, 2242, 2245, 2304, 2340, 2353, 2358, 2388, 2398, 2401, 2408, 2410, 2476, 2514, 2549, 2613, 2656, 2671, 2684, 2712, 2732, 2764, 2788, 2847, 2874, 2944, 2959, 2960, 2967, 2975, 2976, 2980, 2984, 3094, 3106, 3189, 3205, 3222, 3237, 3256, 3261, 3271, 3289, 3290, 3292, 3296, 3313, 3354, 3383, 3410, 3421, 3483, 3494, 3495, 3498, 3501, 3571, 3631, 3656, 3675, 3687, 3697, 3728, 3792, 3799, 3830, 3865, 3942, 3959, 4097, 4111, 4209, 4227, 4257, 4315, 4368, 4371, 4398, 4415, 4494, 4600, 4654, 4746, 4822, 4837, 4844, 4850, 4852, 4873, 4908, 4958, 4975, 4977, 5002, 5117, 5126,

5182, 5242, 5270, 5327, 5349, 5381, 5418, 5435, 5444, 5530, 5531, 5643, 5757, 5776, 5840, 5963, 6112, 6117, 6204, 6229, 6252, 6605, 6732, 6755, 7363, 7519, 7546, 7548, 7568, 7578, 7711, 7730, 7731, 7752, 7858, 8154, 8459, 8655, 8656, 8768, 8795

科尔沁部……15, 42, 43, 44, 87, 110, 118, 119, 120, 168, 266, 285, 286, 296, 318, 351, 366, 386, 423, 450, 466, 488, 494, 532, 534, 555, 579, 632, 945, 948, 1087, 1239, 1509, 1904, 1982, 1983, 3425

克

克什克腾……14, 3585

垦

垦荒……1082, 1138, 1177, 1296, 1302, 1331, 1419, 1422, 1467, 1502, 1519, 1634, 1676, 1945, 2069, 2394, 2400, 2871, 2873, 2954, 2962, 3243, 3276, 3348, 3352, 3447, 3485, 4004, 4023, 4165, 4937, 5128, 5425, 5555, 5671, 5761, 5809, 5818, 5984, 5995, 5996, 6802, 6817, 7133, 7244, 7985, 8355, 8612, 8655, 8852, 8875, 8993, 9028, 9039

垦荒展限……2400

空

空字教……2918

孔

孔继汾《孔氏家仪》案……4461

孔子改制考……7942, 8051, 8386, 8427, 8443, 8464, 8505

哭

哭庙案……1308

库

库车回众献城投降……3823

库大使……2710, 2904, 6078

库尔喀（虎尔哈）部……1

库伦……6675, 7601, 7802

库平……2730, 4179, 4307, 4847, 5504, 5607, 5707, 5719, 5793, 5812, 5827, 6818, 7198, 7267, 7535, 7587, 7601,

7607, 7777, 7895, 8054, 8113, 8114, 8193, 8235, 8253, 8275, 8280, 8286, 8319, 8321, 8341, 8361, 8525, 8841, 8969, 9033
库帑……2140, 2327, 2478, 2614, 2730, 2746, 2834, 2843, 2858, 2867, 2905, 3513, 3519, 3586, 3592, 3614, 3803, 4148, 4154, 4249, 4265, 4358, 4367, 4423, 4479, 4705, 4719, 4741, 4743, 4974, 6642, 7884

快

快蟹……5701

宽

宽处"海贼"郑尽心……2343
宽免查弼纳……2823
宽赦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私撰日记案缘坐之亲属……3237

矿

矿务铁路章程……8524
矿务暂行章程……8767

亏

亏空……1918, 2004, 2087, 2098, 2109, 2129, 2153, 2167, 2183, 2185, 2198, 2212, 2217, 2222, 2272, 2307, 2308, 2309, 2312, 2321, 2325, 2327, 2330, 2344, 2350, 2370, 2421, 2432, 2492, 2572, 2573, 2600, 2611, 2612, 2613, 2636, 2643, 2645, 2646, 2650, 2651, 2659, 2668, 2669, 2680, 2686, 2690, 2693, 2713, 2718, 2728, 2730, 2732, 2733, 2736, 2746, 2750, 2753, 2755, 2763, 2766, 2767, 2779, 2785, 2786, 2788, 2814, 2832, 2834, 2843, 2854, 2855, 2861, 2880, 2885, 2892, 2897, 2902, 2924, 2931, 3000, 3001, 3015, 3034, 3075, 3076, 3220, 3254, 3284, 3308, 3333, 3382, 3413, 3511, 3513, 3545, 3555, 3586, 3615, 3626, 3685, 3803, 3842, 3997, 4018, 4019, 4081, 4083, 4185, 4210, 4249, 4260, 4333, 4366, 4382, 4386, 4387, 4388, 4390, 4394, 4402, 4414, 4415, 4423, 4479, 4483, 4484, 4486, 4489, 4494, 4497, 4500, 4511, 4605, 4606, 4611, 4628, 4652, 4706, 4734, 4741, 4743,

4817, 4879, 4880, 4881, 4898, 4949, 4973, 4993, 5020, 5030, 5037, 5118, 5176, 5276, 5293, 5295, 5306, 5383, 5422, 5447, 5448, 5470, 5577, 6118, 6518, 6545, 6605, 7693, 7750, 8009, 8047

魁

魁伦等奏请酌改岙岛海疆营制……4759

夔

夔东十三家……1348, 1350

昆

昆明新军起义……9105

扩

扩大奏折使用范围……2358

廓

廓尔喀入侵西藏……4550

拉

拉萨条约……8787, 8789, 8836, 8854, 8864

喇

喇嘛……235, 331, 343, 364, 381, 382, 438, 457, 484, 496, 518, 524, 527, 573, 578, 582, 586, 592, 598, 611, 651, 654, 660, 670, 678, 837, 902, 988, 99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9, 1024, 1031, 1033, 1040, 1049, 1079, 1095, 1116, 1122, 1132, 1135, 1149, 1178, 1212, 1231, 1316, 1501, 1504, 1522, 1529, 1546, 1549, 1670, 1700, 1716, 1844, 1943, 1947, 1951, 1952, 1956, 1964, 1965, 1968, 1969, 1981, 1997, 2037, 2047, 2048, 2050, 2058, 2061, 2065, 2140, 2203, 2227, 2281, 2295, 2298, 2299, 2368, 2386, 2394, 2417, 2443, 2513, 2544, 2563, 2565, 2570, 2576, 2578, 2600, 2643, 2657, 2668, 2675, 2695, 2698, 2700, 2704, 2706, 2712, 2716, 2722, 2723, 2724, 2743, 2783, 2824, 2832, 2855, 2858, 2866, 2872, 2878, 2886, 2887, 2910, 2997, 3005, 3038, 3060, 3075, 3086, 3109, 3153, 3158, 3162, 3282, 3294, 3303, 3304, 3328, 3345, 3348, 3380, 3411, 3452, 3455, 3488,

3499, 3501, 3503, 3506, 3508, 3522, 3524, 3535, 3572, 3587, 3591, 3598, 3601, 3613, 3614, 3616, 3617, 3619, 3620, 3621, 3623, 3628, 3629, 3645, 3647, 3667, 3707, 3715, 3726, 3734, 3740, 3742, 3746, 3748, 3749, 3750, 3757, 3765, 3773, 3777, 3780, 3783, 3797, 3807, 3813, 3833, 3880, 3884, 3921, 3930, 3946, 3974, 3990, 4010, 4103, 4117, 4125, 4132, 4133, 4141, 4155, 4157, 4158, 4171, 4179, 4180, 4182, 4222, 4224, 4225, 4237, 4243, 4249, 4260, 4262, 4292, 4306, 4321, 4340, 4344, 4349, 4393, 4450, 4466, 4485, 4551, 4554, 4563, 4603, 4609, 4614, 4618, 4621, 4623, 4626, 4630, 4634, 4646, 4648, 4650, 4655, 4657, 4660, 4661, 4662, 4663, 4664, 4665, 4668, 4669, 4671, 4695, 4702, 4842, 4936, 5008, 5027, 5055, 5086, 5096, 5172, 5174, 5189, 5194, 5196, 5205, 5214, 5224, 5291, 5294, 5315, 5375, 5380, 5456, 5457, 5458, 5485, 5730, 5738, 5745, 5757, 5766, 5894, 5906, 5907, 5919, 5933, 5975, 5986, 5992, 5998, 6031, 6053, 6105, 6231, 6235, 6288, 6408, 6514, 6597, 6625, 6651, 6707, 6883, 6884, 6964, 6969, 6991, 6995, 7072, 7088, 7161, 7445, 7446, 7450, 7462, 7476, 7515, 7529, 7551, 7705, 7773, 8109, 8320, 8359, 8390, 8591, 8784, 8785, 8791, 8802, 8805, 8812, 8829, 8962, 8970, 8971, 8979, 8989, 8995, 9025, 9026, 9027

赖

赖文光、张宗禹、任柱等破汴南卫河堤墙东走，曾国藩防河战略失败……7014
赖文光自述……7081

蓝

蓝正樽起义……5767

郎

郎世宁画《十骏图》……3425
郎谈奏报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情形……1737

郎廷佐等大败郑成功……1241
郎中……70, 193, 207, 252, 401, 406, 464, 625, 627, 638, 642, 648, 658, 699, 705, 724, 760, 794, 800, 901, 1063, 1067, 1127, 1192, 1200, 1208, 1212, 1221, 1305, 1315, 1342, 1343, 1392, 1396, 1410, 1413, 1449, 1455, 1464, 1490, 1500, 1506, 1510, 1526, 1555, 1581, 1616, 1638, 1654, 1666, 1674, 1675, 1693, 1737, 1748, 1756, 1765, 1780, 1784, 1786, 1807, 1826, 1850, 1852, 1928, 1932, 2060, 2075, 2084, 2087, 2094, 2169, 2179, 2180, 2197, 2223, 2256, 2341, 2374, 2418, 2432, 2448, 2503, 2644, 2832, 2874, 2889, 2978, 3021, 3089, 3112, 3157, 3297, 3307, 3412, 3443, 3573, 3607, 3747, 4050, 4107, 4156, 4242, 4600, 4848, 4947, 5004, 5117, 5172, 5174, 5207, 5299, 5584, 5608, 5773, 5804, 5868, 5888, 6196, 6197, 6486, 6545, 6590, 6602, 6629, 6835, 6944, 6997, 7304, 7344, 7398, 7482, 7505, 7553, 7823, 8203, 8956

老

老官斋会……3533
老官斋教……3562
“老瓜贼”……2862
老满文……65
老湘军、楚军及成禄部相继哗变……7124

乐

乐户……573, 750, 857, 2662, 2680, 2801, 2869
乐籍……2662

勒

勒保擒襄阳蓝号教首冉学胜……932
勒保擒东乡白号教首庹向瑶……4951
勒保擒太平黄号唐明万…4964
勒保歼太平黄号赖飞陇…4956
勒保生擒白号刘朝选及襄阳黄号伍金元……4953
勒保诱获教首王三槐……4827

雷

雷以諴创设厘金起始时

间……6276

厘

厘除各省书吏幕友积弊…5495

厘金……7598, 7666, 7845, 7854, 7885, 7919, 7949, 7987, 8019, 8052, 8078, 8104, 8226, 8523

离

离卦教……4503, 4504, 4512, 4976, 5176, 5193, 5226, 5685, 5686, 5750

离主条例……428, 447

黎

黎元洪出任都督始末……9098

黎元洪通电独立各省请派代表至武昌筹组临时政府……9113

礼

礼部改设典礼院……9085

礼部尚书……255, 278, 388, 477, 681, 702, 751, 760, 785, 791, 800, 808, 846, 848, 861, 865, 901, 926, 946, 993, 999, 1020, 1040, 1049, 1060, 1148, 1149, 1151, 1193, 1208, 1215, 1234, 1262, 1263, 1359, 1397, 1448, 1454, 1459, 1495, 1568, 1689, 1713, 1739, 1745, 1841, 1842, 1843, 1879, 1916, 1927, 1928, 1956, 1974, 1980, 2004, 2007, 2058, 2092, 2123, 2222, 2267, 2287, 2348, 2483, 2484, 2501, 2549, 2638, 2669, 2686, 2769, 2770, 2788, 2944, 3121, 3160, 3168, 3245, 3360, 3405, 3502, 3647, 3832, 4079, 4102, 4337, 4356, 4444, 4523, 4590, 4763, 4924, 4950, 5001, 5019, 5021, 5049, 5124, 5265, 5318, 5321, 5326, 5398, 5409, 5410, 5421, 5460, 5484, 5504, 5598, 5625, 5831, 5874, 6049, 6123, 6193, 6227, 6275, 6431, 6528, 6545, 6547, 6555, 6576, 6611, 6638, 6741, 6967, 7019, 7029, 7097, 7163, 7183, 7331, 7514, 7515, 7525, 7553, 7585, 7636, 7674, 7702, 7738, 7914, 7917, 7970, 8013, 8059, 8117, 8135, 8313, 8354, 8367, 8444, 8445, 8466, 8488, 8499, 8539, 8563, 8610, 8645, 8659, 8745, 8886, 9015, 9016

礼部奏请修改科场条例六条……5724
礼仪之争……2110, 2114, 2209, 2219, 2234, 2460, 4675, 4676, 4677, 4680

李

李彬、辛文兵败被俘……4948
李长庚大破蔡牵……5050
李成栋挟持佟养甲于广东叛……859
李瀚章、郭柏荫奏报拿获谷城县谋反人犯情形……7229
李瀚章等奏陈武昌樊口地方不宜修筑闸坝……7500
李瀚章奏撤东征局……6950
李鹤年奏报平息皖省游民入豫骚扰情形……7230
李鸿宾等奏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5651
李鸿章、刘坤一奏请速定大计四端，其核心为议和……8601
李鸿章、国藩奏陈置办外国机器，并开局制造……6952
李鸿章、沈葆桢会奏选派生徒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7440
李鸿章奉旨与巴西订立《中国巴西通商条》……7575
李鸿章、张曜奉旨校阅北洋海防事竣……8036
李鸿章等奉旨严管出洋幼童，如有私入洋教者即行撤…7586
李鸿章等巡阅北洋海防…8115
李鸿章等与法使巴德诺在津订立《中法新约》……7807
李鸿章抵京会晤各国公使……8616
李鸿章淮军攻占常州府…6862
李鸿章出访俄、德、法、英、美等国……8344
李鸿章派员筹画路基勘测等工……8002
李鸿章请设天津至上海间电报线，以利南北洋防务……7577
李鸿章入京，光绪帝召见并议割地事……8259
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7354
李鸿章奏请抛运河防捻…7065
李鸿章制定“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之作战方针…6823
李鸿章委派道员龚寿图筹办上

海机器织布局……7590
李鸿章委派盛宣怀、徐润会办轮船招商局……7306
李鸿章向日方提交和约底稿修正案，拟允割地赔款……8280
李鸿章移上海洋炮局于苏州……6849
李鸿章照覆日方说帖，请彼于割地、赔费两节不可索要过分……8276
李鸿章与喀西尼议定《中俄电报接线条款》……8061
李鸿章于天津设立西医学堂……8100
李鸿章于江宁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6975
李鸿章与俄国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8352
李鸿章与法使宝海在津订立《越事协议》（又称"李宝协议"）……7658
李鸿章与法使戈可当在津订立中越边界通商程……7860
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7713
李鸿章请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处中日琉球争端……7520
李鸿章与日使伊达宗城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7232
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7430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举行首次会…8269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二次会谈……8270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三次会谈……8272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四次会谈……8280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五次会谈，被迫同意日方条款…8284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朝鲜事举行首次会谈……7796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中日天津专条》……7801
李鸿章遇刺受伤……8273
李鸿章将酉阳教案人犯分别处决……7144
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拟续造津通铁路……7941

李鸿章致函薛焕，论变法自强……6894
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倡言学习外国利器……6868
李鸿章奏北洋海军铁甲船拟添置新式快炮共所需价银…8114
李鸿章奏请借给朝鲜银两归还洋债……8072
李鸿章奏报滦州开平矿务局参用西法，煤产甚旺……7622
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等赴欧洲验收"致远"等四快船 ……7896
李鸿章奏请续筹铁甲船价款以建外海水师，并请裁减绿营以节糜费……7586
李鸿章奏上海机器局仿制新式快枪快炮，与西洋最精之器无异……8092
李鸿章奏天津创办武备学堂……7807
李鸿章奏报光绪十六年北洋海防经费收支情形……8091
李鸿章奏报查验定远等三舰情形……7833
李鸿章奏报福州船政学堂续派赴英法留学生……7618
李鸿章奏报旅顺坞工竣事及工程情形……8015
李鸿章奏报天津开办水师学堂……7574
李鸿章奏报威海设立水师学堂……8043
李鸿章奏火器营官兵于苏州学习枪弹火器制造情形……6905
李鸿章奏请于上海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建议亦于广东沿海口岸试行……6813
李鸿章奏请招集商股续办沪粤电报线路……7659
李鸿章奏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请予专营之权，并优免税厘，以利行销……7637
李怀林"逆词案"……3921
李怀林"逆词案"、孙耀宗"邪教逆案"同时结案……3924
李经方与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轮船上签署《交接台湾文据》……8300
李可蕃条奏粤东积弊四款……5183
李蓝农民军首领李短鞑、卯得兴等被俘，旋遇害……6790

李驎《虬峰集》案……4312
李世贤永定兵败，后投汪海洋经过……6979
李秀成败清军于太仓……6772
李秀成撤六安州之围……6820
李秀成攻取苏州奉命成立苏福省……6642
李秀成调整进攻上海计划……6765
李秀成请天王洪秀全让城别走……6848
李秀成于苏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救天京方略……6778
李秀成于苏州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部署进援天京……6786
李秀成被害……6873
李雪臣白莲教案……2538
李毓昌冤死案审结……5130
李沅发起义……6102
李沅发新宁突围……6104
李自成大顺军撤离北京…697
李自成于湖北通山遇难…752
李自成于西安称王……677
李自成之结局……753

里

里甲……958，1310，1314，2240，2731
里瓦几亚条约……7534

理

理藩部奏准振兴蒙务，预备宪政，变通旧例……9040
理藩院……575，599，606，664，679，762，964，992，995，1015，1049，1173，1215，1229，1231，1234，1305，1474，1529，1546，1555，1569，1693，1695，1765，1822，1832，1844，1852，1899，1940，1947，1951，1964，1973，1983，2004，2010，2029，2030，2047，2061，2067，2168，2291，2321，2443，2479，2482，2501，2557，2582，2585，2616，2617，2623，2636，2639，2644，2692，2706，2765，2788，2809，2875，2886，2911，3034，3050，3064，3079，3130，3251，3253，3320，3322，3345，3380，3415，3425，3492，3521，3625，3766，3773，3788，3798，3813，3845，3853，3864，3865，3878，3916，3925，3939，3981，4054，4124，4127，4149，4227，4245，

4278, 4289, 4335, 4353, 4437, 4453, 4466, 4477, 4485, 4551, 4623, 4661, 4669, 4838, 4843, 4844, 4980, 5059, 5152, 5162, 5181, 5299, 5308, 5309, 5318, 5321, 5385, 5409, 5418, 5463, 5464, 5465, 5544, 5545, 5547, 5548, 5581, 5582, 5584, 5589, 5596, 5635, 5643, 5671, 5696, 5720, 5779, 5794, 5901, 5908, 5993, 6006, 6016, 6050, 6053, 6062, 6100, 6103, 6105, 6108, 6119, 6235, 6274, 6288, 6292, 6296, 6313, 6316, 6340, 6353, 6386, 6387, 6398, 6402, 6403, 6435, 6473, 6489, 6491, 6492, 6493, 6501, 6516, 6526, 6547, 6555, 6557, 6565, 6567, 6574, 6576, 6577, 6585, 6597, 6617, 6649, 6729, 6741, 7102, 7186, 7309, 7469, 7773, 8298, 8390, 8592, 8885, 8914

理政听讼八大臣……123

历

历法之争……1434

历年积欠……1130, 1914, 2217, 2333, 2569, 2919, 2946, 2970, 3072, 4633, 4706, 5253, 5485, 7161

立

立永琰为皇太子……4739

立界牌……6353, 6403, 6404, 6405, 6491, 6675, 6892, 7135, 7601, 7656

立宪派……8739, 8766, 8773, 8851, 8894, 8918, 8919, 8956, 8989, 9017, 9027, 9043, 9079, 9080, 9098, 9102, 9111, 9112, 9138, 9139

吏

吏部尚书……71, 289, 703, 749, 766, 809, 865, 947, 964, 971, 974, 976, 989, 1038, 1040, 1055, 1075, 1078, 1135, 1191, 1209, 1215, 1243, 1259, 1262, 1263, 1296, 1324, 1363, 1397, 1427, 1435, 1440, 1459, 1463, 1482, 1600, 1648, 1657, 1678, 1714, 1730, 1802, 1872, 1878, 1884, 1905, 1974, 1983, 2004, 2009, 2058, 2092, 2096, 2146, 2169, 2199, 2203,

2227, 2307, 2324, 2388, 2422, 2437, 2480, 2483, 2495, 2537, 2539, 2545, 2546, 2592, 2606, 2636, 2638, 2653, 2659, 2669, 2686, 2726, 2732, 2744, 2756, 2775, 2780, 2788, 2793, 2811, 2875, 2884, 2907, 2910, 2911, 2916, 3082, 3111, 3178, 3256, 3311, 3317, 3377, 3425, 3441, 3536, 3537, 3690, 3694, 3699, 3833, 3878, 3892, 3943, 3947, 3954, 4024, 4177, 4286, 4419, 4446, 4466, 4497, 4580, 4607, 4616, 4672, 4768, 4787, 4835, 4848, 4857, 4864, 4953, 4987, 5000, 5001, 5061, 5100, 5159, 5176, 5187, 5216, 5224, 5273, 5336, 5337, 5357, 5365, 5382, 5396, 5410, 5439, 5464, 5521, 5534, 5595, 5596, 5627, 5646, 5685, 5741, 5746, 5754, 5782, 5791, 5897, 5913, 6000, 6053, 6114, 6115, 6121, 6360, 6463, 6467, 6529, 6530, 6532, 6553, 6638, 6663, 6721, 6736, 6928, 7029, 7044, 7050, 7097, 7100, 7157, 7164, 7262, 7263, 7269, 7308, 7327, 7343, 7348, 7350, 7456, 7597, 7613, 7635, 7707, 7863, 7958, 8297, 8300, 8366, 8367, 8435, 8447, 8536, 8610, 8611, 8614, 8659, 8729, 8743, 8747, 8778, 8780, 8792, 8822, 8878, 8886, 8915, 8920, 9013, 9015, 9041, 9085

吏部尚书秀林以贪劣拟斩监候……5159

吏部奏上《捐复准驳条例》……5435

吏治……190, 792, 955, 956, 1078, 1106, 1171, 1184, 1282, 1289, 1296, 1377, 1401, 1491, 1575, 1635, 1704, 1789, 1796, 1848, 1913, 2003, 2016, 2045, 2053, 2056, 2057, 2086, 2456, 2653, 2656, 2669, 2714, 2797, 2821, 2893, 2914, 2924, 2926, 2931, 2945, 2956, 2964, 2975, 2978, 3000, 3004, 3008, 3009, 3013, 3015, 3050, 3091, 3105, 3170, 3176, 3205, 3212, 3220, 3236, 3244, 3262,

3292, 3293, 3301, 3303, 3310, 3328, 3329, 3389, 3398, 3399, 3421, 3441, 3511, 3607, 3631, 3665, 3670, 3675, 3689, 3726, 3792, 3801, 3803, 3824, 3923, 3938, 3974, 4002, 4063, 4069, 4074, 4207, 4249, 4272, 4333, 4364, 4366, 4398, 4402, 4404, 4501, 4506, 4518, 4519, 4531, 4539, 4605, 4606, 4611, 4642, 4734, 4738, 4744, 4817, 4837, 4851, 4858, 4864, 4871, 4873, 4880, 4881, 4895, 4899, 4923, 4936, 4955, 4963, 5002, 5027, 5034, 5038, 5052, 5054, 5076, 5088, 5110, 5113, 5139, 5143, 5146, 5152, 5187, 5231, 5237, 5251, 5263, 5276, 5279, 5285, 5291, 5297, 5305, 5362, 5364, 5384, 5395, 5399, 5400, 5404, 5406, 5412, 5420, 5421, 5440, 5444, 5475, 5480, 5496, 5510, 5512, 5513, 5540, 5586, 5587, 5599, 6095, 6112, 6118, 6134, 6152, 6169, 6171, 6193, 6349, 6442, 6457, 6468, 6543, 6646, 6813, 6875, 6888, 6903, 6927, 6984, 6996, 7012, 7083, 7123, 7205, 7238, 7292, 7384, 7389, 7437, 7443, 7493, 7497, 7504, 7506, 7513, 7527, 7678, 7754, 7818, 7830, 7853, 8042, 8068, 8367, 8538, 8624, 8626, 8661, 8701, 8702, 8775, 8895

《历象考成后编》告成…3391

励

励志学会……8502

栗

栗毓美行抛砖法治河……5758

连

连获阿勒楚尔人捷、叶什勒库勒淖尔大捷……3846

连下改革法律之谕旨……8810

连珠快枪……8108

练

练兵处……8398, 8748, 8769, 8780, 8788, 8798, 8806, 8817, 8839, 8885, 8906, 8926, 9112

练饷……594, 600, 686, 1316, 1323, 7463, 7895, 7934, 7972, 7974, 8024, 8418

梁

梁发于广州散发《劝世良言》……5731
梁启超、麦孟华等八十二人再次联名上书都察院，请拒和约……8293
梁启超于日本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8526
梁启超于日本创办《新小说》期刊……8709
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8682
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8499
梁启超于日本东京组织立宪团体政闻社……8934

粮

粮道……415, 1074, 1132, 1241, 1242, 1559, 1602, 1625, 2243, 2322, 2323, 2359, 2509, 2562, 2670, 2690, 2692, 2777, 2920, 2947, 2984, 3044, 3409, 3417, 3610, 3958, 4057, 4330, 4397, 4418, 4445, 4885, 5090, 5136, 5146, 5350, 5437, 5589, 5606, 5759, 6040, 6041, 6091, 6253, 6294, 6341, 6474, 6476, 6526, 6544, 6618, 6635, 6706, 6786, 6791, 6795, 6847, 6848, 6945, 7078, 7155, 7194, 7298, 7654, 7678, 7844, 8011, 8041, 8062, 8089
粮价……328, 2246, 2363, 2412, 3120, 3241, 3255, 3283, 3474, 3576, 3630, 3987, 4001, 4006, 4023, 4081, 4152, 4184, 4389, 4390, 4449, 4476, 4481, 4521, 5177, 5216, 5219, 5261, 5458, 5469, 5488, 5502, 5531, 5694, 5726, 6083, 6096, 6156, 6480, 6487, 6493, 6926, 7204, 7249, 7352, 7422, 7473, 8090

两

两宫皇太后召见奕訢，面加训诫……6932
两宫皇太后召见赞襄政务大臣，欲行垂帘听政……6727
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6742
两广总督……264, 769, 809, 810, 825, 842, 859, 874, 888, 930, 990, 994, 1054,

1427, 1515, 1516, 1521, 1554,
1565, 1767, 2168, 2206, 2241,
2300, 2484, 2488, 2534, 2535,
2536, 2542, 2558, 2571, 2598,
2669, 2696, 2727, 2741, 2793,
2795, 2798, 2935, 3087, 3158,
3248, 3260, 3287, 3293, 3295,
3316, 3320, 3334, 3340, 3348,
3393, 3396, 3397, 3421, 3424,
3440, 3449, 3450, 3458, 3460,
3473, 3487, 3497, 3512, 3552,
3554, 3577, 3609, 3636, 3658,
3674, 3676, 3683, 3684, 3695,
3706, 3712, 3714, 3732, 3747,
3763, 3764, 3804, 3843, 3850,
3851, 3870, 3881, 3899, 3916,
3952, 3958, 3999, 4012, 4024,
4049, 4064, 4106, 4112, 4151,
4178, 4198, 4212, 4234, 4235,
4254, 4341, 4345, 4356, 4359,
4367, 4422, 4433, 4434, 4435,
4436, 4450, 4451, 4452, 4475,
4488, 4491, 4496, 4505, 4523,
4526, 4539, 4543, 4547, 4548,
4556, 4557, 4562, 4565, 4569,
4570, 4572, 4573, 4580, 4581,
4582, 4610, 4616, 4617, 4620,
4623, 4635, 4648, 4665, 4682,
4683, 4691, 4734, 4746, 4768,
4776, 4781, 4785, 4806, 4870,
4874, 4899, 4905, 4910, 4919,
4937, 4945, 4954, 4958, 4962,
4964, 5007, 5022, 5036, 5039,
5053, 5066, 5079, 5103, 5108,
5109, 5113, 5117, 5121, 5123,
5124, 5133, 5134, 5137, 5139,
5142, 5162, 5174, 5179, 5186,
5197, 5221, 5231, 5259, 5269,
5280, 5281, 5286, 5292, 5322,
5328, 5338, 5358, 5376, 5396,
5406, 5408, 5455, 5473, 5475,
5477, 5479, 5505, 5522, 5582,
5618, 5625, 5635, 5638, 5639,
5640, 5646, 5656, 5658, 5684,
5694, 5698, 5704, 5717, 5725,
5734, 5739, 5740, 5749, 5753,
5755, 5774, 5776, 5781, 5787,
5791, 5792, 5793, 5801, 5805,
5810, 5824, 5831, 5857, 5866,
5880, 5881, 5887, 5895, 5897,
5899, 5905, 5906, 5907, 5908,
5926, 5963, 5968, 5974, 5976,

5984, 5990, 5994, 5999, 6000, 6014, 6025, 6035, 6042, 6043, 6047, 6051, 6060, 6063, 6073, 6075, 6077, 6091, 6096, 6101, 6126, 6129, 6131, 6150, 6165, 6193, 6220, 6237, 6248, 6339, 6351, 6375, 6382, 6389, 6405, 6407, 6416, 6424, 6426, 6456, 6457, 6477, 6505, 6513, 6525, 6537, 6545, 6571, 6584, 6597, 6631, 6736, 6808, 6814, 6824, 6831, 6841, 6870, 6876, 6925, 6971, 6984, 7004, 7005, 7014, 7035, 7044, 7056, 7062, 7129, 7230, 7274, 7296, 7307, 7314, 7324, 7325, 7348, 7370, 7388, 7390, 7443, 7497, 7546, 7558, 7565, 7615, 7622, 7639, 7640, 7642, 7662, 7679, 7714, 7733, 7753, 7791, 7798, 7811, 7817, 7876, 7895, 7898, 7907, 7922, 7927, 7931, 7967, 7977, 7983, 8013, 8065, 8066, 8079, 8088, 8284, 8316, 8321, 8463, 8485, 8488, 8531, 8535, 8540, 8547, 8557, 8566, 8583, 8592, 8598, 8616, 8645, 8656, 8692, 8704, 8705, 8725, 8747, 8779, 8780, 8803, 8806, 8819, 8833, 8879, 8903, 8907, 8910, 8923, 9001, 9010, 9011, 9014, 9016, 9030, 9047, 9048, 9057, 9069, 9070, 9080, 9093, 9108, 9113, 9130

两广总督百龄等奏《华夷交易章程》……5123

两广总督百龄密奏英国情形……5121

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查禁鸦片条规……5292

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报广西已大体平定……8806

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日本情形暨粤洋海防事宜……2935

两广总督刘长佑奏已于旗营酌拨官兵由汛兵教练……6814

两广总督那苏图奏请定两广盐务章程……3460

两广总督阮元密陈豫防英人事宜……5358

两广总督阮元以英国护货兵船水手伤毙伶仃山民人，命货船封仓，禁止贸易……5456

两广总督松筠赴澳门查访夷情……5179
两广总督孙玉庭奏编查保甲章程……5376
两广总督杨琳条奏海外形势……2535
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实行律师制度……9030
两广总督张树声奏报广东机器局自制蚊炮船一艘……7615
两广总督张之洞连电总署不可撤兵……7798
两淮盐务之论争……5742
两淮预提盐引案…4052, 4047, 4058, 4059
两淮预提盐引案审结……4058
两江总督……1379, 1895, 1945, 1976, 1990, 1991, 1993, 2002, 2009, 2016, 2053, 2066, 2100, 2109, 2133, 2138, 2165, 2170, 2174, 2181, 2195, 2211, 2213, 2231, 2252, 2272, 2307, 2312, 2321, 2326, 2329, 2345, 2349, 2351, 2359, 2400, 2424, 2504, 2617, 2646, 2680, 2707, 2756, 2789, 2793, 2823, 2891, 2892, 2899, 2913, 3044, 3055, 3102, 3103, 3151, 3262, 3287, 3311, 3312, 3315, 3321, 3382, 3394, 3408, 3423, 3480, 3512, 3576, 3582, 3607, 3634, 3635, 3639, 3641, 3642, 3653, 3666, 3679, 3686, 3694, 3702, 3707, 3713, 3726, 3741, 3742, 3758, 3773, 3826, 3875, 3877, 3899, 3923, 3934, 3939, 3952, 3954, 3969, 3975, 3995, 4008, 4024, 4053, 4120, 4145, 4167, 4202, 4212, 4232, 4265, 4268, 4276, 4279, 4291, 4295, 4299, 4300, 4306, 4312, 4321, 4425, 4445, 4447, 4456, 4467, 4470, 4485, 4493, 4499, 4502, 4515, 4523, 4574, 4596, 4598, 4606, 4620, 4652, 4697, 4707, 4767, 4799, 4801, 4885, 4919, 4930, 4983, 4991, 4994, 5029, 5053, 5064, 5079, 5097, 5116, 5130, 5132, 5147, 5167, 5170, 5172, 5180, 5186, 5189, 5190, 5198, 5205, 5217, 5219, 5266, 5276, 5290, 5311, 5313, 5349, 5356, 5366,

5368, 5369, 5409, 5411, 5413,
5421, 5428, 5433, 5442, 5454,
5468, 5472, 5476, 5480, 5507,
5528, 5534, 5536, 5542, 5547,
5553, 5571, 5578, 5580, 5582,
5593, 5595, 5603, 5628, 5633,
5646, 5654, 5665, 5673, 5676,
5687, 5691, 5709, 5715, 5761,
5771, 5784, 5791, 5795, 5823,
5835, 5843, 5846, 5857, 5880,
5882, 5894, 5895, 5900, 5912,
5914, 5930, 5935, 5937, 5944,
5964, 5967, 5969, 5979, 5982,
5992, 6008, 6035, 6043, 6061,
6068, 6069, 6071, 6072, 6077,
6081, 6083, 6088, 6092, 6120,
6159, 6175, 6192, 6204, 6245,
6247, 6254, 6255, 6308, 6328,
6331, 6338, 6349, 6378, 6395,
6423, 6439, 6461, 6475, 6477,
6482, 6498, 6505, 6516, 6537,
6548, 6551, 6559, 6570, 6584,
6592, 6618, 6637, 6638, 6639,
6648, 6704, 6738, 6746, 6754,
6756, 6789, 6797, 6830, 6856,
6873, 6876, 6913, 6914, 6938,
6945, 6952, 6967, 6976, 6989,
6990, 7019, 7021, 7023, 7024,
7029, 7035, 7036, 7037, 7044,
7052, 7076, 7080, 7082, 7096,
7101, 7109, 7111, 7145, 7147,
7181, 7182, 7183, 7189, 7204,
7219, 7221, 7248, 7249, 7263,
7273, 7288, 7362, 7370, 7391,
7405, 7408, 7415, 7468, 7545,
7546, 7558, 7568, 7613, 7617,
7635, 7680, 7702, 7725, 7740,
7743, 7753, 7779, 7791, 7815,
7817, 7824, 7846, 7903, 8013,
8027, 8033, 8035, 8042, 8045,
8066, 8073, 8113, 8157, 8189,
8215, 8318, 8325, 8343, 8347,
8349, 8359, 8435, 8444, 8463,
8482, 8495, 8498, 8501, 8540,
8560, 8566, 8569, 8581, 8642,
8653, 8656, 8666, 8671, 8686,
8704, 8709, 8719, 8722, 8728,
8738, 8769, 8773, 8780, 8786,
8791, 8797, 8798, 8809, 8812,
8814, 8826, 8833, 8834, 8838,
8861, 8878, 8879, 8903, 8924,
8925, 8935, 8937, 8979, 8994,

9001, 9007, 9010, 9027, 9034, 9044, 9047, 9072, 9107, 9113, 9117, 9119, 9131, 9133
两江总督端方奏准筹办南洋首次劝业会……8979
两江总督刘坤一上《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折》……8495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购买德产鱼雷艇四艘……8113
两江总督陆建瀛等奏筹办海运事宜，并酌议章程十条…6192
两江总督庆复奏请开广东矿禁……3262
两江总督孙玉庭奏漕运章程……5349
两江总督陶澍奉旨严饬所属各州县严密管束查禁棚民…5795
两江总督铁保等议奏海防章程……5064
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安庆设善后局，且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各局……6746
两金川全部完成改土为屯……4426
两蹶名王（迫死定南王孔有德，击杀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1335
"两昆仑"所指何人……8510

凉

凉山失守……7770

辽

辽东都指挥使司……2, 166, 206
辽宁抚顺煤矿开采……8675
辽饷……148, 150, 151, 177, 185, 200, 416, 594, 686

列

列勃拉托夫斯基俄中贸易观……3492
列国变通兴盛记……8421
列强宣布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9100
列强驻京公使团会议如何对待义和团……8553

林

林亮功、王光祖、徐天德等突入忠州境……4829
林爽文、庄大田天地会…4514
林爽文被官军擒获，天地会北路起义军被镇压……4538

林则徐催令外商具结……5834
林则徐令外商呈缴鸦片…5831
林则徐请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船主转交英女王照会…5857
林则徐上《英国非不可制请严谕将英船新烟查明全缴片》……5847
林则徐视察虎门炮台……5836
林则徐为调查鸦片走私情形举行观风考试……5846
林则徐之死……6147
林则徐整军备战……5873
林则徐遵旨宣布断绝与英吉利贸易……5856

灵

灵童……3880

凌

凌迟……342, 685, 950, 1126, 1135, 1216, 1253, 1357, 1373, 1410, 1411, 1439, 1440, 1507, 1644, 1670, 1680, 1712, 2061, 2258, 2274, 2275, 2280, 2299, 2357, 2381, 2399, 2411, 2414, 2496, 2538, 2837, 2841, 2868, 2910, 3032, 3205, 3464, 3494, 3528, 3538, 3618, 3654, 3668, 3676, 3678, 3682, 3697, 3698, 3730, 3762, 3796, 3849, 3876, 3888, 3896, 3898, 3924, 3933, 3943, 3953, 3976, 3979, 4024, 4030, 4041, 4055, 4060, 4064, 4101, 4106, 4118, 4129, 4143, 4205, 4222, 4249, 4252, 4277, 4297, 4318, 4319, 4321, 4335, 4338, 4343, 4354, 4360, 4391, 4417, 4449, 4464, 4467, 4471, 4487, 4496, 4500, 4504, 4520, 4531, 4539, 4552, 4601, 4643, 4708, 4714, 4717, 4720, 4730, 4732, 4759, 4762, 4763, 4770, 4779, 4830, 4844, 4897, 4948, 5036, 5131, 5189, 5234, 5250, 5259, 5280, 5312, 5345, 5687, 5716, 5753, 5998, 6379, 6735, 6775, 6812, 6996, 7215, 7219, 7268, 7292, 7310, 8688, 8810
凌迟处死江南按察使卢慎言……1253

领

领催……121, 3298, 5485, 6316

领队大臣……2989, 3839, 3856, 3926, 4028, 4031, 4040, 4086, 4101, 4130, 4223, 4244, 4319, 4525, 4595, 4614, 4638, 4758, 4764, 4895, 4903, 4921, 4922, 4959, 5037, 5113, 5120, 5547, 5557, 5559, 5599, 5602, 5668, 5868, 5964, 5965, 6013, 6103, 6222, 6317, 6440, 6494, 6495, 6788, 6889, 6898, 6922, 6976, 6986, 6995, 7237, 7317, 7502, 7651, 7659, 7664, 7715, 7758

领事……2580, 2810, 4911, 5798, 5807, 5834, 5858, 5860, 5861, 5867, 5951, 5973, 5974, 5982, 5984, 5991, 5992, 5995, 5999, 6007, 6008, 6009, 6010, 6011, 6014, 6015, 6016, 6020, 6022, 6023, 6027, 6069, 6073, 6081, 6088, 6091, 6156, 6157, 6167, 6172, 6204, 6254, 6266, 6272, 6281, 6285, 6309, 6329, 6341, 6342, 6355, 6359, 6363, 6371, 6378, 6380, 6381, 6397, 6406, 6457, 6458, 6460, 6461, 6463, 6472, 6502, 6512, 6530, 6531, 6532, 6533, 6547, 6558, 6578, 6586, 6591, 6592, 6651, 6675, 6676, 6695, 6699, 6700, 6701, 6702, 6708, 6712, 6723, 6737, 6738, 6742, 6743, 6744, 6745, 6756, 6757, 6758, 6768, 6769, 6777, 6780, 6788, 6794, 6808, 6814, 6818, 6819, 6832, 6837, 6839, 6840, 6844, 6869, 6892, 6911, 6912, 6934, 6961, 6965, 6971, 6984, 6998, 7003, 7004, 7005, 7006, 7020, 7037, 7051, 7054, 7099, 7103, 7113, 7115, 7125, 7126, 7134, 7138, 7139, 7142, 7152, 7167, 7168, 7169, 7170, 7176, 7189, 7191, 7206, 7211, 7239, 7240, 7293, 7314, 7325, 7326, 7327, 7329, 7333, 7344, 7346, 7397, 7415, 7421, 7430, 7432, 7434, 7467, 7468, 7494, 7504, 7514, 7515, 7532, 7533, 7535, 7536, 7548, 7561, 7575, 7588, 7601, 7602, 7616, 7658, 7682, 7699, 7723, 7730, 7734, 7735, 7736,

7737, 7739, 7743, 7751, 7847, 7860, 7861, 7864, 7874, 7889, 7890, 7911, 7921, 7945, 7956, 8019, 8021, 8033, 8046, 8055, 8090, 8093, 8094, 8095, 8097, 8107, 8112, 8113, 8121, 8129, 8137, 8146, 8232, 8269, 8286, 8302, 8314, 8332, 8356, 8357, 8366, 8399, 8457, 8481, 8528, 8534, 8563, 8567, 8575, 8579, 8581, 8584, 8638, 8642, 8691, 8721, 8724, 8733, 8763, 8808, 8815, 8856, 8905, 9008, 9011, 9095, 9099, 9101, 9120, 9131
领事裁判权……5867, 5991, 8357
领事代征制……6341
领侍卫内大臣……1376, 1396, 1408, 1744, 1892, 1899, 1922, 2034, 2068, 2079, 2080, 2123, 2126, 2141, 2149, 2150, 2265, 2274, 2282, 2284, 2292, 2324, 2335, 2339, 2358, 2402, 2439, 2467, 2475, 2482, 2639, 2769, 2805, 2876, 2909, 2916, 3085, 3104, 3105, 3144, 3180, 3295, 3377, 3532, 3535, 3551, 3775, 3954, 4102, 4445, 4825, 4977, 5065, 5097, 5223, 5382, 5393, 5894, 6220, 6293, 6467, 6720, 6937, 8017, 8048, 8909

令

令阿济格自尽……980
令巴尔楚克屯田起征……5725
令查澳门所设炮台……5739
令查办浙江水械斗案……5605
令查禁广州"番摊馆"……5023
令查禁江西宜黄会党……5714
令查禁外省州县淹禁人…5719
令查明张格尔起衅缘由…5415
令查拿天津走私烟贩……5821
令丁宝桢停办四川机器局……7515
令督练各驻防绿旗将弁…5602
令奉天旗民事件归州县审理……5435
令各省务须按年造报兵马数目……7614
令各省整顿保甲……7896
令古城茶税仍行尽收尽…5746
令黄河修防仍行抛石之…5433
令禁绝私枭会党……5628

令旗民改火葬旧俗……3212
令清查直省亏空积弊……5447
令驱逐窥船……5798
令驱逐进入广州之西洋妇女……5650
令确议督抚权限……1184
令慎行普尔当十大钱……5601
令胜保自尽……6837
令收缴民间私造鸟枪……5454
令停止投充……831
令迅筹漕运……7185
令严拿台湾嘉义起事之郭崇高……5986
令严拿械斗漕船水手……5531
令沿江各省举办保甲，以弭会匪、游勇……8045
令永停中秋节贡……4861
令永瑆、绵恩等查抄和珅家产……4846
令原任闽浙总督陈辉祖自尽……4415
令粤盐改海运为陆运……5134
令征收漕米一体遵行"联三板串之法"……3008
令整顿八旗营伍……3045
令整顿社义二仓……5427
令整肃边防……7187
令制造船炮……5962
令整顿台湾营务……5704

刘

刘锦棠军收复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城，南疆底定……7469
刘锦棠等军相继克复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7453
刘锦棠将马化龙等凌迟处死……7215
刘锦棠军大破境外入寇之安集延残部……7498
刘锦棠军围歼境外入寇，阵斩和卓后裔阿希木汗条勒…7512
刘静庵等创立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8858
刘坤一等奏报办理江苏各处教案情形……8043
刘坤一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反对废黜光绪帝，并有请曲赦康梁之意……8491
刘坤一奏报已于上海设商务总局……8502
刘崑奏报擒斩益阳、龙阳滋事案犯……7238

刘铭传部败东捻军于湖北安陆尹潞河……7041
刘铭传倡试办铁路之议，旨命“著毋庸议”……7597
刘铭传军败东捻于江苏赣榆……7070
刘铭传派员与英商范嘉士草立承办煤矿合同……7991
刘铭传弃守基隆，以保台北后路……7746
刘铭传奏请准台湾招集商股兴建铁路……7900
刘铭传奏报全台田亩清丈完竣……8002
刘铭传奏言十年前即有创修铁路之议……7990
刘少奇出生……8496
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秘密传布白莲教首先在陕西破案……4712
刘綎之死……161
刘永福黑旗军破法军于河内郊外，阵斩法主将李维业…7672
刘之协被俘……4901

流

流抵……3000
流民……351，1011，1058，1102，1117，1692，2238，2298，2300，2348，2949，3209，3270，3334，3338，3365，3376，3503，3601，3609，3655，3864，3895，4122，4392，4897，4935，5153，5161，5200，5284，5508，5556，5562，5563，5564，5611，5671，5728，5729，5730，5795，5985，6033，6047，6209，6250，6587，7054，7452，7497，7498，7986，7996，8028，8114
流亡日本之爱国志士及留日学生所办之《国民报》在东京创刊……8649

留

留美幼童全数撤回、“出洋肄业局”亦裁撤之缘由……7611
留日中国学生于东京留学生会馆集会……8718

琉

“琉球飘民”事件……7329
琉球一案……7602

柳

柳条边……876，2784，3366，3376，5209

六

六安内讧……6506

六部……575, 679, 1030, 4843, 5418, 6297, 6734, 6739, 6741, 6742, 7291, 7304, 7372, 7389, 7545, 7546, 7548, 7568, 7578, 7711, 7730, 7752, 7830, 7858, 7889, 8493, 8626

六度南巡结束……4443

《六合丛谈》创刊……6473

《六年江北冬漕并归海运详议章程折》……7096

龙

龙华会……2881, 3434, 3486

龙天会……3490

龙章造纸厂……8896

隆

隆科多四十一款重罪……2884

隆武帝之下落……807

隆裕太后准召集临时国民会议，公决国体……9126

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议是否退位……9130

娄

娄东派……1474

陋

陋规……869, 1172, 1314, 1558, 1815, 1909, 2103, 2170, 2181, 2183, 2341, 2345, 2372, 2482, 2509, 2647, 2709, 2713, 2735, 2741, 2753, 2773, 2813, 2821, 2860, 2913, 2914, 2920, 2924, 2943, 2970, 3007, 3008, 3065, 3238, 3240, 3250, 3284, 3309, 3425, 3460, 3582, 3657, 3850, 3889, 3949, 3950, 3956, 3957, 3964, 3966, 4059, 4511, 4533, 4540, 4546, 4553, 4696, 4711, 4743, 4751, 4857, 4867, 4879, 4881, 4884, 4923, 4949, 4987, 5020, 5023, 5052, 5136, 5146, 5190, 5293, 5340, 5370, 5388, 5394, 5407, 5420, 5421, 5429, 5437, 5513, 5517, 5586, 5589, 5600, 5688, 6052, 6085, 6360, 6500, 6904, 7145, 7518, 7627, 8520, 8523, 8700, 8701, 8702, 8781, 8782

卢

卢汉铁路南北干路告成，黄河桥工亦将完竣……8817

卢汉铁路正式通车，改称京汉铁路……8861
卢汉铁路黄河大桥完工…8838

芦

芦课……1365, 1465, 1793, 2404, 2863, 2938, 4265, 6149

鲁

鲁迅出生……7616

陆

陆军部……8234, 8885, 8886, 8891, 8907, 8919, 8925, 8926, 8927, 8957, 9003, 9004, 9026, 9029, 9037, 9041, 9051, 9099, 9104, 9112, 9128, 9134
陆军部奏定全国编练陆军计划……8925
陆路章程详细办法……6763

录

录遗……3443, 3512

戮

戮尸……299, 523, 1760, 2399, 2827, 2835, 2841, 3033, 3094, 3494, 3618, 3668, 3726, 4022, 4055, 4222, 4295, 4305, 4320, 4337, 4383, 4385, 5347, 8113, 8810

吕

吕煌窝逃案发……1092

旅

旅日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大同学校……8400
旅帅……6177, 6188, 6320, 6642
旅顺失陷，日军大屠杀…8198
旅顺之战……8797

缕

缕堤……3365, 3376

律

律例……958, 1133, 1153, 1305, 1563, 1820, 1910, 1929, 2098, 2176, 2542, 2628, 2643, 2676, 2677, 2870, 2907, 2917, 2953, 2978, 3124, 3148, 3149, 3157, 3228, 3237, 3255, 3346, 3519, 3525, 3540, 3552, 3566, 3606, 3626, 3825, 3835, 3869, 3882, 4344, 4365, 4392, 4487, 4509, 4601, 5111, 5164, 5212, 5302, 5474, 5506, 5577, 5611, 5665, 5670, 5772, 5822, 6385, 6908, 6958, 6996, 7234,

7267, 7564, 8104, 8311, 8312, 8392, 8425, 8690, 8691, 8771, 8810, 8815, 8861

绿

绿头勇……6796

绿旗……843, 1076, 1248, 1250, 1264, 1274, 1368, 1400, 1411, 1493, 1494, 1499, 1519, 1531, 1535, 1555, 1557, 1558, 1584, 1613, 1620, 1636, 1637, 1654, 1657, 1659, 1702, 1708, 1723, 1909, 1947, 2023, 2036, 2046, 2153, 2465, 2477, 2510, 2544, 2564, 2566, 2644, 2649, 2675, 2677, 2712, 2950, 3062, 3070, 3078, 3092, 3122, 3153, 3155, 3238, 3253, 3302, 3346, 3357, 3519, 3561, 3562, 3594, 3618, 3768, 3800, 3821, 3832, 3839, 3887, 3925, 3926, 4149, 4172, 4286, 5044, 5602

绿营……487, 843, 1283, 1511, 1542, 1564, 1569, 1572, 1620, 1654, 1675, 1794, 1964, 2194, 2304, 2545, 2546, 3002, 3092, 3281, 3327, 3358, 3372, 3403, 3426, 3432, 3452, 3472, 3553, 3568, 3608, 3646, 3697, 3704, 3708, 3719, 3775, 3780, 3807, 3816, 3817, 3827, 3828, 3852, 3856, 3866, 3870, 3880, 3912, 3920, 3926, 3927, 3936, 3944, 3963, 4012, 4013, 4022, 4027, 4028, 4029, 4031, 4041, 4068, 4076, 4079, 4107, 4124, 4126, 4128, 4149, 4166, 4171, 4173, 4175, 4180, 4192, 4195, 4205, 4339, 4352, 4362, 4367, 4368, 4389, 4459, 4506, 4514, 4539, 4551, 4561, 4618, 4619, 4655, 4670, 4708, 4885, 4931, 4971, 4994, 5024, 5275, 5318, 5328, 5445, 5584, 5591, 5602, 5737, 5933, 5945, 6041, 6162, 6211, 6219, 6234, 6237, 6251, 6263, 6274, 6381, 6425, 6468, 6623, 6678, 6889, 6895, 6898, 6915, 6976, 7021, 7156, 7187, 7355, 7378, 7379, 7405, 7469, 7586, 7587, 7768, 7818, 7827, 7878, 7921, 7939, 7982, 8006, 8032, 8116, 8376, 8396,

8443, 8501, 8655, 8661, 8733, 8769, 8857, 8874, 8890, 9095, 9101

滦

滦州民人董太、董怀信父子传习金丹、八卦教……5202
滦州兵谏……9105

銮

銮仪使……2205
銮仪卫……1449, 1703, 2124, 2256, 2482, 2639, 4338, 5299, 5538, 5627, 6265, 6729, 8885

抡

抡才大典……4733, 5102, 5589, 6590, 7284, 8102

轮

轮船招商局……7283, 7303, 7307, 7435, 7438, 7439, 7474, 7577, 7695, 7998, 8022, 8521, 8523, 8999
轮船招商局成立……7283

罗

罗卜藏丹津举兵反清……2667
罗卜藏丹津叛乱之起因…2700
罗大纲吴汝孝致书文翰…6312
罗大纲之死……6408
罗教……2979
罗教首领罗明忠被拿获…2979
罗马教皇使臣……2795
罗马教皇特使铎罗至南京，公布教皇禁止中国礼仪敕文……2458
罗刹……1014, 1085, 1200, 1209, 1281, 1470, 1694, 1727, 1738, 1740, 1751, 1790, 1804, 1813, 1822, 1826, 1861, 1904, 1936
罗振玉创办之《教育世界》在上海发刊……8652

马

马步蟾奏请京师外城禁设戏园戏庄……5429
马朝柱聚众起事……3652
马逢知被处斩……1278
马关条约……8286, 8295, 8337, 8340, 8341, 8342, 8357, 8362, 8517
马化龙降，清军攻占金积堡……7201
马化龙入宁夏城……6847

马嘉理案……7372，7374，7380，7385
马嘉理被杀之日期……7417
马嘉理被何人缘何而杀……7381，7392，7396
马甲……279，3298，3681，631
马凯条约……8700
马士英言宁死于清不死于左……739
马士英之晚节……801
马市……68，71，142，143，240，380
马尾船政局制造之"大雅"号轮船下水……7330
马新贻为张文祥刺杀……7181
马玉崑部十大同江南击退日军首次来攻……8159
马贼……7623，8028

玛

玛杂……5567

买

买办……944，1048，1128，1301，2469，3096，3329，3685，3811，4387，4660，4676，5055，5103，5105，5108，5123，5280，5281，5325，5358，5456，5639，5651，5736，5737，5749，5833，5867，5881，6122，6766，7251，7315，7435，7612，7695，8021，8944

麦

麦莲覆照叶名琛……6375
麦莲报告……6374

蛮

蛮结大捷……4031

满

1507，1514，1546，1556，1566，
"满洲"一称缘起……517
"满洲 站"……2908
满族……1，13，24，25，26，93，96，125，128，196，327，369，384，448，456，504，517，518，530，547，564，586，1766，2281，2816，3597，7049，7887，8501，8980，8981，8989，9020，9130，9132

漫

漫溢……1814，2081，2087，2113，2202，2787，3263，3376，3391，3393，3407，3416，

3691, 3770, 3785, 4147, 4203, 4343, 4361, 4417, 4493, 4524, 4767, 4799, 4828, 4927, 5098, 5158, 5163, 5180, 5387, 5390, 5404, 5601, 6124, 6280, 6393, 6441, 6490, 7118, 7147, 7151, 7173, 7422, 7689, 7817, 7881, 7909, 8461, 8493, 8739

葬

葬吉尔泰等谋逆事……520

毛

毛泽东出生……8101

帽

"帽顶会"……7335

梅

梅勒额真……121, 330, 430, 1091, 1228

梅勒章京……121, 183, 472, 485, 502, 503, 521, 533, 535, 536, 538, 555, 571, 576, 579, 584, 593, 601, 645, 646, 647, 672, 678, 692, 734, 762, 784, 805, 847, 876, 904, 1008, 1050, 1099, 1116, 1152, 1165, 1206, 1249, 1266

梅文鼎《历算全书》传入日本长崎……2851

美

美船拐卖中国苦力事件…6204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于北京开办崇实馆……6977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北京创立尚贤堂，英文名称为"中国国际学会"……8375

美国公使顾盛来华……5984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8589

美国怀俄明州洛士丙冷城（又译石泉镇）发生排华惨案……7856

美国海军陆战队于台湾琅峤登陆，为土著民众击退……7053

美国海军巡洋舰"国会号"抵澳门……5390

美国加州等处迫害华工问题……7886

美国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7143

美国离任公使蒲安臣及中国官员志刚等率领中国使团赴美国，启其欧美之行……7090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

华……4449
美国圣公会于上海设立同仁医院……6977
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8526
美国旗昌洋行愿将船产归并于轮船招商局，双方订立合同……7438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于上海成立……6766
美商始向中国偷运鸦片…5042
美使访问天京……6337
美英使节调查有关太平军及清军之情报……6267
美使马沙利提出援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之建议……6314
美使杨越翰奉命调处中法战事……7745
美国驻沪领事罗伯逊云其本年内共处理刑事案件五百零三起……6463

门

门户开放……8526, 8527, 8589, 8988, 8995

猛

猛回头……8757, 8763

蒙

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叛…1546
蒙古官学……5526
蒙古科尔沁部长明安与建州努尔哈赤联姻……110
蒙古王默特额驸纳逊特古斯鸩毒案……4117

米

米、麦、豆……1027, 1069
米价……632, 1268, 1271, 1274, 1457, 1480, 1630, 1684, 1935, 1992, 2054, 2062, 2067, 2076, 2081, 2215, 2246, 2251, 2257, 2298, 2302, 2311, 2317, 2318, 2322, 2367, 2388, 2391, 2396, 2432, 2450, 2452, 2465, 2468, 2477, 2495, 2506, 2511, 2597, 2754, 2755, 2792, 2801, 2831, 2849, 2858, 3052, 3100, 3113, 3114, 3119, 3133, 3143, 3171, 3209, 3241, 3270, 3300, 3364, 3383, 3392, 3413, 3426, 3430, 3436, 3449, 3453, 3521, 3536, 3537, 3544, 3561, 3570, 3575, 3577, 3610, 3679, 3758, 3858, 4042, 4152, 4520,

4732, 5127, 5132, 5343, 5492, 5502, 5503, 5504, 5670, 5755, 6035, 6113, 6475, 6516, 6922, 7172, 8714, 9030
米喇印、丁国栋于兰州拥朱识鈜起义抗清……858

弭

弭盗……350, 610, 1459, 1485, 1743, 1840, 1961, 2076, 2789, 2955, 3396, 4139, 4211, 5071, 6117, 6169, 6174, 7896, 8045

秘

秘密结社……3903, 5762, 8401
秘密立储……2666, 2672, 3190, 3232, 3534, 4740

密

密建皇储……3242
密谋内应清军之天京廪生张继庚事泄被捕伏诛……6327
密谋政变之事……8474
密议事件……3307, 3498
密谕方维甸查访南河事宜……5160
密谕各督抚渐次裁减僧道……3315
密谕李卫严查吕留良子孙漏网者……3023
密谕约束妃嫔之母家……4290
密诏……736, 839, 1022, 6447, 6449, 6450, 6454, 7604, 8470, 8471, 8472, 8478, 8508, 8906, 8985
密折奏事……2960, 3188, 3295, 4642

绵

绵宁即位于太和殿……5409

缅

缅甸内乱……3714

苗

苗民起事首领吴天半被围投首……4741
苗沛霖练勇……6499
苗沛霖与太平军联合反清，受封"秦王"……6697
苗人石满宜等聚众抗官…4520
苗民起事首领吴八月被反水降苗擒献官军……4745
苗民起事首领张秀眉被俘，黔东战事平息……7253

民

民报……8832, 8842, 8843, 8853, 8854, 8870, 8891, 8927, 8948, 8970, 9030, 9061, 9127
民呼日报……9045
民立报……8746, 8772, 9045, 9046, 9061, 9087, 9139
民人刘士兴闯神武门被毙……5021
民相食……6975
民政部……8886, 9059
民壮……1000, 2971, 4265, 4281, 4922

闽

闽北红钱会林万青发布反清文告……6300
闽海关……1810, 3473, 3642, 3696, 3956, 4184, 4214, 4239, 4258, 4280, 4307, 4347, 4375, 4429, 4862, 4875, 5990, 6048, 7009, 7223, 7441, 7538, 7868, 7873, 7883, 7885
天地会支派闽南小刀会即黄德（得）美、黄威（位）揭竿起事……6271
闽学会……8486, 8502
闽粤海盗布兴有等降清…6185
闽浙总督……2168, 2217, 2252, 2327, 2338, 2342, 2344, 2461, 2463, 2466, 2473, 2488, 2500, 2538, 2557, 2596, 2598, 2600, 2651, 2656, 2738, 2780, 2942, 3233, 3297, 3355, 3363, 3368, 3371, 3385, 3387, 3394, 3447, 3506, 3512, 3520, 3528, 3539, 3546, 3578, 3583, 3650, 3655, 3660, 3668, 3679, 3703, 3707, 3763, 3764, 3805, 3865, 3898, 3908, 3913, 3943, 3944, 3956, 3970, 4030, 4043, 4056, 4062, 4064, 4085, 4096, 4238, 4286, 4300, 4333, 4344, 4353, 4372, 4383, 4397, 4402, 4404, 4415, 4428, 4435, 4468, 4483, 4496, 4498, 4514, 4515, 4516, 4518, 4543, 4553, 4556, 4559, 4568, 4575, 4577, 4604, 4643, 4673, 4697, 4708, 4710, 4734, 4739, 4742, 4746, 4759, 4777, 4801, 4828, 4893, 4895, 4972, 5056, 5153, 5160, 5188, 5196,

5206, 5303, 5368, 5446, 5459, 5479, 5503, 5555, 5561, 5578, 5619, 5654, 5670, 5689, 5700, 5715, 5718, 5755, 5771, 5791, 5824, 5872, 5887, 5888, 5909, 5915, 5921, 5961, 5963, 5968, 5969, 5979, 5986, 6008, 6009, 6010, 6022, 6023, 6027, 6031, 6043, 6048, 6126, 6157, 6161, 6228, 6252, 6338, 6380, 6426, 6439, 6498, 6516, 6518, 6550, 6641, 6755, 6819, 6856, 6873, 6900, 6998, 7014, 7018, 7054, 7062, 7082, 7086, 7109, 7111, 7113, 7122, 7131, 7134, 7182, 7217, 7238, 7240, 7263, 7268, 7290, 7302, 7320, 7324, 7331, 7388, 7397, 7458, 7493, 7558, 7561, 7614, 7637, 7694, 7710, 7736, 7742, 7743, 7765, 7773, 7824, 7831, 7850, 7872, 7910, 7976, 8019, 8060, 8181, 8260, 8308, 8340, 8358, 8488, 8583, 8592, 8598, 8756, 8785, 8786, 8878, 8879, 8894, 9031, 9112

闽浙总督移驻泉州……5872

明

明兵败于萨尔浒……318

明后裔朱光辅于江南图谋反清……1411

明达学会……8502

明定查办黑地章程……6904

明督师杨嗣昌惧罪自杀…623

明发……1968, 2988, 3193, 3356, 3551, 3569, 3573, 3588, 3593, 3669, 3715, 3726, 3758, 3760, 3767, 3771, 3775, 3798, 3800, 3839, 3871, 3901, 3934, 3971, 3972, 3995, 3996, 4018, 1021, 4035, 4040, 4075, 4084, 4087, 4128, 4147, 4166, 4199, 4209, 4212, 4235, 4293, 4297, 4301, 4315, 4316, 4317, 4343, 4363, 4387, 4394, 4395, 4446, 4475, 4482, 4492, 4498, 4524, 4623, 4645, 4652, 4654, 4706, 4736, 6067, 6136, 6297, 6663, 7386, 7431, 7471, 7484, 7487, 7504, 7546, 7557, 7561, 7574, 7593, 7596, 7627, 7642, 7648, 7652, 7661, 7673, 7697, 7708, 7722, 7723, 7737, 7741,

7743, 7754, 7769, 7795, 7818, 7837, 7904, 7916, 7930, 7935, 7967, 7988, 8001, 8042, 8046, 8047, 8049, 8144, 8153, 8154, 8172, 8176, 8179, 8182, 8194, 8197, 8205, 8207, 8212, 8215, 8216, 8220, 8235, 8242, 8258, 8268, 8273, 8318, 8323
明发上谕对法宣战……7737
明发上谕对日宣战……8144
明发上谕，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谈和……8216
明发上谕，派丁汝昌、吴长庆率军赴朝鲜平乱……7648
明发谕旨……3588, 3726, 3775, 3800, 3871, 3934, 4166, 4235, 4315, 4316, 4343, 4395, 4524
明军获宁远大捷……314
明亮等败襄阳教军于鄖西，齐十氏、姚之富投崖死……4820
明亮、德楞泰奏请广修民……4801
《明史》告成……3317
《明史》文字狱……1344
《明夷待访录》……1350
明伦堂……2207
明谕改变封福康安王爵初衷之原委……4651
明谕剿办海盗，毋庸借助外力……6396

铭

铭军于陕西乾州哗变……7262

名

“名教罪人”……2818

命

命安辑棚民……2707
命安置各省入川流民……2871
命整拜公爵停止承袭……4346
命保护回籍出洋华商……8750
命北五省督抚就禁止烧锅一事各抒所见……3269
命编辑《辛酉工赈纪事》…4932
命变通西洋人来京效力之例……4008
命裁兵节饷……5268
命裁减各省录科名额……3443
命裁汰常胜军……6796
命查办兵部行印遗失案…5397
命查办广西乡试作弊案…4424
命查办红教、黄教喇嘛争竞案……5224

命查办湖北、河南收元教……4578
命查办湖北银匠、书役侵亏舞弊案……5063
命查办江苏各属捐廉摊款事……5439
命查办江西税关税课短缺原由……3259
命查办江西万载县上棚分籍考试案……4983
命查办山东未买仓谷案…2912
命查办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5127
命查办西来教……3311
命查办悄悄会……4551
命查办袁继咸《六柳堂集》……4291
命查办岳钟琪被谤案……2874
命查办直隶司书假印舞弊案……5061
命查抄总兵李星垣本籍家产……3978
命查出口民人管理事宜…148
命查楚省盐务之弊……4946
命查访大和卓木布拉呢敦之子嗣……3888
命查封新疆铅矿……5296
命查官员赔项案由……5384
命查江苏漕规……4949
命查缴禁书……4201
命查缴徐述夔《一柱楼诗》……4294
命查禁鸦片……5150
命查究私拆夹板之事……7192
命查明四川东乡滥杀无辜一案……7428
命查拿盗窃盔甲案犯……7240
命查拿红胡捻子……5284
命臣工不得泄漏机密……2762
命成都将军魁玉等妥速查办川省教案……7433
命筹川楚陕善后事宜……4921
命筹弥补亏空之法……4879
命楚岸盐斤开轮销售……5467
命处置湖南新宁县抗官案……3960
命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查询暹罗近日实在情形……4049
命从宽处理刘遴宗谱案…4342
命从严惩治广东莫信丰等聚众拜盟案……3674
命大臣皆奏密折……2479

命大沽口复设水师营汛…5318
命逮治查嗣庭……2839
命地方督抚、盐政体察情形，筹议酌加盐价……5116
命地方官尽心教养……4918
命地方官重农务本……5364
命调剂闽省盐务……4801
命丁宝桢继续推行川盐官运商销办法……7522
命定宫禁门卫章程……4976
命定违例拣调处分……5055
命督抚学政对士子严加约束……3312
命督抚严核榷关税课……3440
命督抚约束幕友……3794
命防剿奉天大东沟之"寇"……7261
命访求明太祖后裔以奉享祀……2678
命废除溥儒大阿哥名号，并命其立即出宫……8670
命废止奏本……3554
命分路攻堵白莲教军……4762
命封闭新疆哈密小南路…5343
命封禁强学会……8327
命奉天将军达勒当阿查奏中朝边境争议……3492
命福建分限完解积欠钱…5365
命福建文武官员轮巡台…5127
命妇……1103
命改变回人普尔易换新钱旧例……3910
命革除常平仓、社仓积弊……5342
命各军遵约停战……7798
命各省保护教堂……8394
命各省报明财政收入……8781
命各省不得再添设铜元局……8826
命各省督抚抵御外侮……8532
命各省督抚及地方官员严格关税监督……3143
命各省督抚切实盘库……3413
命各省督抚议常平捐监事例……3286
命各省改良棉花种植……8950
命各省革除书吏差役……8651
命各省讲求农工商，并命出洋学生习学工商……8525
命各省厘正州县佐杂滥行调委……4271
命各省认真办学堂……8685

命各省设谘议局……8934
命各省选派将官赴北洋及湖北学习……8710
命各省学政负责管理学…8834
命各省严密查拿哥老会…8040
命各省州县协同缉捕抢盗窃犯……5612
命各省酌裁厘局，禁种罂粟……7347
命各省总兵官轮班入觐…4925
命各直省照式增铸大钱，酌拟章程试办……6284
命鼓励实业……8921
命官员研究君主立宪政…8931
命湖广总督永兴等妥善处理入川流民……3609
命户部每年拨银十万两，为吉林制造军火、修建炮台之用……7612
命会议三库章程……5119
命吉庆等筹议粤海关务…4934
命加紧修卢汉铁路……8447
命加强对日本之防范……2916
命减新疆贡玉……5203
命江南督抚轮流巡阅海…3457
命江浙查办天圆教……3939
命杖毙呈"逆书"之疯人杜良珍……3504
命将冯王孙《五经简咏》案照逆案办理……4317
命将各省书院一律改设学堂……8662
命将吏部奏请东三省惩治赌博章程纂入例则……6971
命将闽省番薯移植河南…4468
命将内地军流罪犯发遣新疆种地……3816
命将拟绞之西洋传教士在监秘密处决，以"瘐毙"奏闻…3545
命将铨选处分则例改订刊刻颁行……2786
命将是年朝审各省情实人犯停止勾决，因逢甲子年故也……6875
命将张之洞所议"惩治会匪章程"颁行各省……8074
命奖励制造、著作、办学…8452
命蒋攸铦等会议川铜采运章程……5372
命解除允禩允禵禁锢…3213
命禁北五省烧锅……3266
命开垦吉林荒地……5284

命开垦闲旷土地……3338
命宽免曾静、张熙……2979
命刊发条规，以挽奢靡之习……5413
命来年新漕仍行海运……5580
命李鸿章、裕禄速剿热河金丹教……8047
命李鸿章等整顿南北洋海防事宜，派丁日昌以总督衔会办南洋防务……7519
命李鸿章罢议与美商合开"华美银行"……7912
命李鸿章加意布置大沽防务……8208
命李鸿章派员履勘吉林三姓金矿……8008
命李鸿章派员迅往黑龙江勘办漠河金矿……7885
命李鸿章妥筹保全海军战舰之法……8218
命两广总督李鸿章捣毁康有为、梁启超本籍祖坟……8547
命两江总督那苏图密行访察南方业主苛刻佃户之弊……3315
命刘铭传迅图收复基隆…7787
命密行缉访捏造《孙嘉淦奏稿》者……3639
命密奏之事不许轻泄……3424
命闽浙总督魁伦缉拿海盗蔡牵……4828
命磨毁改刻有触碍文字之碑石……4292
命南北洋大臣速拨兵船援台……7751
命南北洋大臣整饬海防…7442
命盘查京仓，以放代盘…5461
命普免天下钱粮……4264
命旗人不准将田产出售…7986
命旗人演习骑射……2837
命清查未革陋规……2920
命清厘漕务弊端……3816
命清厘嘉庆三年（1798）以前军饷……4914
命驱逐英人出藏……5190
命圈禁允禩……2811
命全国推广警政……8706
命陕甘总督尹继善、甘肃巡抚鄂昌慎密办理番人叩阍一案……3584
命设矿务铁路总局……8459
命神机营及北洋大臣拨给新疆快炮等军械，于色勒库尔一带

严密设防……8076
命审办宗室从逆案……5344
命慎处广州法国上兵枪杀英国水手事件……3714
命慎重刑狱……3346
命盛宣怀筹办银行……8366
命试行新编地方官制……8916
命释放台湾所获英军俘虏……5954
命授旗丁以田，逐步同于齐民……8930
命嗣后侵贪之案如该员身故即将伊子监追……3513
命速结各省陈案……3701
命廷臣轮班条奏……3195
命停止查办陋规……5420
命停止捐纳实官……8661
命停止在日审理长崎事…7881
命通融办理甘肃亏帑案…4386
命妥办中国行商倪宏文赊欠英商货款案……4254
命妥协安置乡勇……4954
命为崇祯帝立碑……1173
命西、北两路大兵征讨噶尔丹策零……2950
命西藏营汛加强边防……5291
命限期清完安徽亏空……5118
命销去本年向列强宣战之谕旨……8628
命新疆鼓铸嘉庆钱……4886
命行保甲法……6162
命修筑江南范公堤……3102
命选会试落卷，以教职录用……3458
命严办贵州桐梓县民聚众塞署案……4098
命严办闹漕水手……4464
命严查年羹尧藏匿之赀…2781
命严查滋事宗室……5515
命严防中越边界……5047
命严海关稽查……5348
命严缉盗首赵七……2973
命严加惩治盗犯……2887
命严究天地会根源……4542
命严考试教习关防……5339
命严行查办清水教即八卦教逆案……4142
命严行查禁私铸小钱……4596
命沿海督抚实力查办米谷出洋……3411
命叶志超等军全数退过鸭绿江……8171

命伊犁广开屯田……4970
命伊犁旗兵扩大屯田……5633
命以川楚米谷调剂江浙…3100
命以招商集股之法兴办云南矿业……7680
命议办海运……5149
命议地方刊刻时宪书章…5326
命议定封递呈词坐罪例…5211
命议定汉教习考试之期…5090
命议翻译乡会试事宜……4978
命议奉天官缺事宜……5033
命议陆生楠论史之罪……2967
命英使入见……5319
命永停圈地……1443
命永行停止清丈及清厘落地税……3208
命于京师随时稽查户口…5440
命裕禄等阻止各国军队进京……8565
命预筹边备……3207
命将内地传教之西洋人俱解回澳门安插……3706
命增八旗养育兵额……5066
命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8820
命招抚流亡，讲求吏治…6875
命招垦黑龙江荒地……6802
命召商开采西山煤矿……4374
命征集古今群书……4137
命征集著名藏书家珍贵古籍……4167
命整饬奉天地方事务……3331
命整饬各省营伍纪律……5342
命整饬化导士习民风……3410
命整饬旗营训练……5442
命整饬人心风俗……5370
命整饬山东吏治民风……5395
命整饬书院……5386
命整饬上司……2721
命整饬学校……5351
命整饬营伍……5024
命整顿财政……8725
命整顿长江水师……7172
命整顿吏治……6152
命整顿南河积弊……3685
命整顿沿海水师……6114
命制定政事结社条规……8941
命重议河南摊征河工帑费章程……4633
命诸王贝勒大臣议岳托、豪格罪……541
命助捕洋盗葡船回澳……5022
命驻外使臣向各国解释开战之

"万不得已"，并将一切责任诿之义和团……8585
命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国商办洋药税厘并征事宜……7666
命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政府辩论缅甸之事……7857
命著述不必忌讳"夷、虏"等字……3114
命追补户部亏空……2746
命追查诬谤流言……2971
命在内地设制造局……8397
命增练军队……8398
命各省设学堂……83
命崇厚筹设天津机器局…7015

磨

磨勘……994，1199，1203，1223，1472，2091，2141，3446，4733，5771，5976

墨

墨尔根……6234

木

木、马二市……68
木兰……3190，3201，3203，3361，3366，3375，3419，3465，3516，3582，3639，3659，3687，3744，3768，3796，3822，3830，3846，3875，3894，3921，3935，3958，3981，4006，4026，4051，4079，4105，4125，4127，4146，4169，4194，4225，4250，4264，4285，4320，4338，4359，4391，4444，4467，4490，4520，4544，4578，4599，4617，4638，4673，4764，4792，4799，4824，4916，4954，4977，4984，5004，5061，5063，5083，5103，5132，5158，5185，5206，5224，5227，5228，5257，5300，5321，5324，5344，5387，5402，5404，5406，5613，6277，6659，6660，6663，6677
木排水城……6373
木市……55，68，93，240

牧

牧地……532
牧场……1922，1950，2260，2658，3521，5209，5696，5901，6058，6890，9040，9126

幕

幕僚……7042
幕友……4073，5473，5818，6996

穆

穆昆……125

穆昆塔坦……107，123，125

穆拉维约夫逼签《中俄瑷珲条约》……6526

穆拉维约夫向俄内务府大臣彼罗夫斯基报告……6240

拿

拿获哥老会游击马福喜、副将杨明贵等正法……7066

拿获李煦之子并清查其家产……2646

拿获漳州府属会匪头目陈庆真……6156

南

南北洋各派兵轮在上海会齐，护送杨岳斌八营赴台增援……7754

南昌教案……6828，6829，8857，8858，8861，8869

南昌教案以赔款结案……6828

南昌新军起义……9106

南方新军于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8978

南关……3742

"南馆"……2962

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9132

南京临时政府……9121

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有约，清帝退位，袁拥护民国，即举袁为临时大总统……9131

南京条约……3805，4407，5959，5974，6073，6267，8432

南明大学士苏观生、何吾驺等拥唐王朱聿键于广州称帝……811

南明弘光帝被俘献南京…749

南明弘光帝弃南京出奔…746

南明监国鲁王遣使乞师日本……909

南明监国永明王朱由榔于肇庆即皇帝位……814

南明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众抗不剃发，举城抗清…758

南明靖江王朱亨嘉于桂林自称监国……769

南明君臣忧乐异趣……722

南明李定国设伏磨盘山，功败垂成……1230

南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拥永明王朱由榔监国

于肇庆……809
南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768
南明鲁王自去监国号……1045
南明派左懋第等北上与清议和……706
南明绍武朝覆亡……817
南明使臣左懋第被杀于北京……765
南明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766
南书房……1594, 1603, 1615, 1738, 1818, 1925, 2007, 2011, 2189, 2286, 2306, 2341, 2390, 2439, 2453, 2458, 2893, 2993, 3083, 3199, 3245, 3261, 3271, 3314, 3584, 3587, 3944, 4035, 4186, 4222, 4616, 4741, 4773, 4942, 4987, 5018, 5031, 5067, 5393, 5530, 7018, 7360, 7593, 7621, 7627, 8014, 8414, 8467
南王冯云山之死地……6211
南闱科场案……1190
南学会……8389, 8483, 8597
南巡……3826
南洋公学…… 8347, 8376, 8401, 8707, 8799, 9060
南洋贸易之禁……2737, 3363
南洋劝业会于南京开幕…9034
袁名扬等于安化起事……7303

纳

纳尔经额奏海运章程五条……6069

内

内大臣……1057, 1134, 1284, 1300, 1448, 1683, 1744, 1991, 2808, 3550, 5181
内阁颁布九月十八日奕訢等于热河起草缮定之上谕……6733
内阁办事暂行章程……9072
内阁官报……9088
内阁官制……9072
内阁学士……893, 999, 1355, 1654, 1818, 2003, 2402, 2443, 3257, 3271, 3618, 3630, 4628, 4951, 5100, 5124, 5175, 5295, 5774, 5791, 6529, 6933, 7456, 7773, 8881, 9074
内阁学士方苞上《请定经制折》……3252

内阁中书……1604, 2990, 2992, 3196, 3623, 3884, 3891, 4046, 4051, 8098, 8103
内阁总理大臣……8847
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206
内喀尔喀五部……15, 16, 28, 73, 78, 117, 136, 168, 169, 174, 180, 183, 187, 188, 211, 258, 317
内牛录……394, 395
内三院……525, 526, 535, 536, 538, 626, 664, 679, 724, 736, 745, 762, 893, 900, 968, 971, 983, 989, 991, 1000, 1030, 1031, 1035, 1044, 1045, 1046, 1047, 1054, 1055, 1077, 1120, 1122, 1134, 1142, 1146, 1163, 1212, 1215, 1312, 1315, 1361, 1458, 1459, 3557
内外臣工纷纷奏请拒约再战……8293
内外官员先后陈奏漕务积弊……5136

泥

泥河口教事平息……4762
《尼布楚条约》…1933, 1970, 1995, 2876, 2878, 6124, 6144, 6194, 6527, 6561, 6586, 7952

拟

拟明年试复河运……6905
拟于南京创设陆军学堂并附设铁路专门科……8343
拟再购铁甲舰……8314

年

年羹尧入觐失宠……2744

捻

捻党……5472, 6164, 6230, 6255, 6334, 6410
捻军……6230, 6270, 6279, 6409, 6410, 6411, 6436, 6438, 6475, 6476, 6495, 6496, 6499, 6506, 6507, 6519, 6537, 6538, 6546, 6565, 6572, 6579, 6587, 6593, 6618, 6621, 6632, 6679, 6697, 6698, 6700, 6701, 6708, 6714, 6715, 6716, 6729, 6730, 6752, 6787, 6802, 6811, 6835, 6859, 6882, 6899, 6902, 6920, 6923, 6935, 6936, 6937, 6938, 6942, 6945, 6969, 6978, 6991, 7011, 7014, 7019, 7027, 7028, 7030, 7038, 7039, 7040,

7041, 7042, 7060, 7061, 7063, 7065, 7070, 7071, 7073, 7075, 7076, 7077, 7078, 7080, 7081, 7084, 7085, 7089, 7090, 7093, 7094, 7098, 7099, 7101, 7104, 7106, 7118, 7119, 7156, 7159, 7163, 7178, 7252, 7285, 7318, 7319, 7553, 7621, 7768, 7773, 7821, 7878, 7912, 7915, 7935, 7985, 8005, 8044, 8048, 8156, 8315, 8667, 8685, 8958
捻军大败清军于湖北……6969
捻军首领张乐行被俘死…6811
捻军于复分为二支……7019
捻军于雉河集大起义之年月……6410
捻军与清军战于正阳关…6495
捻军赵浩然部再败僧格林沁军于……6700
捻军雉河集会盟…6411, 6435
捻首李昭寿、薛之元降清复叛……6540
捻首李昭寿聚众起事……6413

捏

捏造孙嘉淦奏稿……3674
捏造伪孙嘉淦奏稿一案审结……3677

聂

聂士成等军夺回分水岭…8208
聂士成收复连山关……8203
聂士成一军激战成欢驿…8142

臬

臬司……1311, 1890, 2165, 2898, 3117, 3869, 3937, 3940, 4005, 4083, 4097, 4201, 4303, 4330, 4333, 4342, 4357, 4445, 4452, 4497, 4501, 4579, 4594, 4598, 4734, 4743, 4786, 4955, 4959, 5079, 5169, 5190, 5276, 5357, 5428, 5495, 5537, 5790, 6069, 6070, 6078, 6201, 6247, 6273, 6277, 6377, 6414, 6424, 6702, 6757, 6847, 6864, 6903, 7033, 7150, 7181, 7192, 7208, 7344, 7377, 7395, 7522, 7948, 8036, 8046, 8062, 8098, 8157, 8188, 8324, 8398

宁

宁古塔……24, 106, 563, 1653, 1718, 1751, 1764, 1904, 2029, 2300, 2408, 2869, 3358, 3419, 4705, 6234, 6418,

7497, 7605, 7613, 7630, 8847
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中朝军队击溃沙俄入侵者斯捷潘诺夫等……1085
宁古塔贝勒……2, 23, 24
宁陕兵变平息……5063
宁陕镇新兵哗变……5061
宁夏回首马化龙投诚……6996
宁夏回首马万选、赫壮图投诚……6968
宁夏提标兵变……1560
宁远之捷……349

牛

牛录……13, 14, 44, 69, 72, 84, 93, 106, 116, 121, 122, 123, 127, 128, 129, 133, 140, 183, 202, 203, 221, 223, 229, 230, 241, 261, 263, 267, 270, 283, 294, 295, 302, 322, 352, 383, 384, 385, 394, 395, 403, 404, 407, 408, 414, 430, 435, 446, 456, 459, 462, 464, 481, 482, 483, 484, 485, 487, 490, 492, 495, 497, 502, 503, 507, 510, 511, 514, 515, 519, 521, 533, 535, 536, 540, 541, 543, 544, 553, 557, 558, 559, 560, 562, 571, 575, 576, 577, 578, 579, 584, 591, 592, 593, 595, 596, 598, 603, 604, 606, 610, 614, 615, 618, 619, 621, 622, 623, 624, 628, 632, 637, 641, 643, 645, 646, 647, 658, 663, 665, 671, 689, 847, 859, 862, 869, 876, 891, 896, 904, 915, 921, 943, 951, 954, 957, 960, 967, 973, 980, 1091, 1100, 1124, 1131, 1145, 1152, 1154, 1172, 1206, 1228, 1248, 1265, 1266, 1653, 2163, 2365, 3954
牛录额真……121, 183, 294, 414, 415, 430, 462, 463, 483, 576
牛录章京……485, 503, 535, 544, 575, 584, 619, 622, 624, 847, 869, 896, 904, 1265
牛头会……4965

农

农工商部……8921, 8925, 8936, 9007

农工商部奏准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8956
农会简明章程……8936
农学报……8369，8495

奴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2
奴仆……69，134，232，246，258，259，298，383，394，439，464，482，515，519，525，532，541，567，573，577，593，596，597，614，637，646，658，665，735，744，781，1154，1248，1292，1379，1495，1506，1642，1644，1734，1856，1860，2129，2183，2260，2354，2358，2448，2869，2932，3063，3190，3347，3348，3377，3704，3745，3757，3759，3776，3852，3990，4433，4491，4492，4597，4608，4975

努

努尔哈赤败哈达……40
努尔哈赤败九部联军于古埒山……41
努尔哈赤称天命汗……131
努尔哈赤发兵攻叶赫……154
努尔哈赤率兵亲征明……191
努尔哈赤率兵征董鄂部……11
努尔哈赤率师火辉发部……81
努尔哈赤命各地甄别汉人……302
努尔哈赤擒斩尼堪外兰……17
努尔哈赤请援朝鲜抗倭……38
努尔哈赤入广宁……240
努尔哈赤死因……323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诸部……72
努尔哈赤往攻辉发……46
努尔哈赤幽禁弟舒尔哈齐……101
努尔哈赤征服哲陈部……16
努尔哈赤正式创建议政会议……123

女

女官……6287
女学报……8457
女学堂被迫停办……8788
女真……1，2，3，5，7，8，9，13，14，15，21，24，26，27，31，33，35，38，39，44，47，48，54，55，56，57，58，59，64，65，73，74，76，77，79，81，84，86，91，

92, 96, 104, 107, 114, 119, 122, 123, 125, 126, 127, 128, 131, 134, 135, 141, 146, 153, 154, 173, 186, 190, 213, 216, 231, 232, 236, 240, 245, 269, 276, 307, 309, 313, 327, 340, 365, 374, 378, 412, 420, 428, 438, 441, 448, 455, 474, 518, 530, 594, 617, 871, 1072, 3597

挪

挪移……1127, 1218, 1360, 1484, 1498, 1781, 2098, 2309, 2373, 2433, 2636, 2651, 2670, 2689, 2710, 2730, 2738, 2786, 2814, 2832, 3000, 3176, 3189, 3224, 3328, 3824, 3842, 4003, 4388, 4611, 4628, 4665, 4666, 4856, 4978, 4993, 5037, 5428, 5448, 5462, 5470, 5483, 5671, 5727, 6099, 6518, 6892, 6893, 7355, 7371, 7999, 8408, 8796

帕

帕朗古横河之役……4640

牌

牌票……3629

派

派陈兰彬前往古巴查明华工遭受虐待情形……7307
派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前往商办索还伊犁事宜…7489
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7377
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8255
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和……7709
派总理衙门王大臣与日本使臣宍户玑商办琉球一案……7572
派刑部左侍郎赵舒翘会同户部尚书王文韶督办矿务铁路总局……8488
派袁世凯督练天津新建陆军……8325
派载泽、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8820
派曾纪泽赴俄商改崇厚所定之约……7556

潘

潘鼎新部淮军鼎字五营哗

变……7133
潘世荣之晚节……1236
潘霨等与西乡从道会谈结束，返台湾府城……7334

叛

叛清之厄鲁特开始互相仇杀……3788

赔

《赔偿美商品损失专约》……6549

沛

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并查出其诗稿悖逆……3892

朋

朋党……682, 830, 916, 1135, 1147, 1171, 1238, 1262, 1350, 1600, 1646, 1801, 1878, 1881, 1933, 1953, 1968, 1972, 1979, 1981, 1993, 2174, 2290, 2353, 2361, 2383, 2454, 2590, 2592, 2661, 2721, 2737, 2740, 2793, 2824, 2826, 2847, 2870, 2891, 2921, 2980, 3054, 3354, 3541, 3730, 3752, 3830, 3831, 3974, 4354, 4355, 4741, 4844, 7049, 7528

彭

彭玉麟、杨岳斌攻占九洑洲……6831

棚

棚民……1526, 2689, 2707, 3141, 3802, 4181, 4188, 4935, 4983, 5795

澎

澎湖大捷……1751
澎湖列岛失陷……8271

批

批准成立会审公廨……7115
批准公布《著作权律》…9053

披

披甲……2, 10, 17, 53, 113, 481, 575, 607, 622, 623, 646, 663, 696, 816, 839, 888, 916, 948, 954, 968, 1035, 1066, 1073, 1149, 1171, 1177, 1248, 1271, 1440, 1465, 1470, 1504, 1527, 1589, 1701, 1718, 1783, 1875, 1982, 2005, 2289, 2348, 2538, 2608, 2675, 2797, 2803, 2837, 2889, 3020,

3094, 3189, 3272, 3384, 3704, 3762, 3775, 3815, 3888, 4220, 4244, 4419, 4595, 5139, 7133

偏

偏沅巡抚……1750, 1945, 2144, 2153, 2257, 2261, 2339, 2400, 2577

漂

漂没……607, 650, 1217, 1729, 3082, 3083, 4971, 6170, 7113, 7177, 8461

票

票拟……704, 847, 883, 916, 1240, 1460, 1657, 1845, 1875, 1889, 1895, 2231, 2244, 2256, 4355, 4953, 6927

聘

聘任蒲安臣出使之议……7091

平

平定奉新起事……7248

平定四川峨边彝民起事…5713

平粜……2016, 2017, 2068, 2081, 2134, 2169, 2252, 2257, 2323, 2468, 2495, 2595, 2792, 2848, 3025, 3143, 3177, 3293, 3381, 3391, 3414, 3426, 3459, 3536, 3576, 3578, 3854, 4193, 4520, 4931, 5489, 5498, 5502, 5503, 5653, 5694, 5727, 6481, 7473, 9030

平息四川清溪土司马林起事……5706

平息四川越嶲彝民起事…5712

平息云南永北、四川大姚苗民起事……5430

平息在台闽粤民人械斗…5561

平余……3284, 3303, 3328, 3632, 3964, 4140, 4148, 4859, 5420, 5485, 5968, 6181, 7145, 8701, 8969

评

评事……3392

萍

萍浏醴起义爆发……8893

颇

颇罗鼐兵围布达拉宫……2909

破

破产律……8863, 8939

破获“三乘会”与[illegible]会”……[illegible]

破获兰月旺传教案……[illegible]

破获龙华会妖言聚众案…2881
“破靴党”……5376

葡

葡萄牙人封闭中国澳门海关……6091

蒲

蒲安臣条约……7102

璞

璞鼎查宣布香港、定海为自由贸易港……5921

普

普尔钱……5637
普洱……6037
普免……2310，3464，3465，3475，3495，3509，3573，3994，4094，4264，4297，4301，4330，4368，4451，4473，4593，4606，4716，4727，4754，4834，4839，4919，5371

溥

溥仪于太和殿行登基礼，正式即位……8978

七

七大恨……139，140，141，143，186，342
七河省……7245
七女湖发动起义……8911

齐

齐周华以著述“狂悖”被处极刑……4029

奇

奇勒尔……605，1904

琦

琦善复查甘肃各属仓库亏数，分别弥补追赔，酌定章程七条……6155
琦善与义律谈判……5881

祺

祺祥通宝……6722
祺祥政变……8017

旗

旗民交产……6218，6237
旗民交涉……5525
旗人……1406
旗人生计……3273，3303，3919，5444，5445，5449，5450，5528，5671，6218
旗退地亩……2415

启

启心郎……441

启新洋灰公司……8931

起

起复……544, 802, 1040, 1344, 2046, 5303, 5388, 6540

起解……924, 1094, 1110, 1164, 1315, 1320, 1322, 1360, 1378, 1840, 2309, 2310, 2430, 2645, 2670, 2690, 2713, 2733, 2924, 3285, 3980, 5661, 5799, 5845, 5990, 6055, 6073, 6265, 6282, 6508, 6603, 6885, 7486, 7965, 7989, 8176, 8213

起居注官……1273, 1425, 1468, 1549, 1604, 1651, 1741, 1793, 1816, 1817, 1855, 1875, 2128, 2265, 2279, 2306, 2418, 2424, 2493, 2661, 4766, 4982, 4994, 5020, 6927, 7730, 7823, 8052

起居注官设立年代……1468

起居注衙门……1742, 2493, 2537, 2654

起事于云南之周云祥……8731

《恰克图市约》签订……4632

《恰克图条约》…2909, 2962, 3416

千

千叟宴……2389, 2390, 2605, 4452, 4459, 4478, 4755, 4851

千总……183, 204, 213, 220, 229, 236, 274, 276, 283, 298, 302, 322, 373, 439, 445, 466, 538, 569, 598, 638, 855, 908, 1069, 1095, 1101, 1319, 1321, 1519, 1748, 2018, 2252, 2255, 2298, 2299, 2305, 2338, 2466, 2485, 2500, 2505, 2538, 2713, 2881, 2904, 2908, 2915, 2919, 2926, 2947, 3147, 3411, 3508, 3557, 3571, 3614, 3640, 3670, 3675, 3677, 3848, 4129, 4212, 4247, 4314, 4368, 4553, 4567, 4760, 4786, 4806, 4884, 4886, 4901, 4915, 4948, 5036, 5070, 5084, 5119, 5188, 5445, 5555, 5589, 5605, 5720, 5769, 5804, 5878, 5911, 5915, 5936, 5986, 6060, 6130, 6137, 6151, 6159, 6170, 6332, 6390, 6398, 6411, 6457, 6463, 6504,

6620, 6808, 7033, 7065, 7066, 7122, 7190, 7305, 7392, 7436, 7766, 7952, 8032, 8685

迁

迁海……1316, 1317, 1319, 1330, 1338, 1355, 1365, 1382, 1427, 4001

迁海令……1316, 1317

迁界……1317, 1326, 1427, 1615, 1629, 1766, 1770

前

前锋参领……847, 1099, 1228

前锋统领……330, 762, 847, 1228, 1507, 1794, 2022, 2265, 6266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饬朝鲜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借以牵制日本……7521

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弃城丧师被处决……6797

前美国公使蒲安臣代表清廷于华盛顿与美订立《天津条约续约》，又称中美《续增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或《蒲安臣条约》……7102

前署驻华公使威妥玛所著《新议略论》……6984

前往武汉镇压革命之清舰队"海琛"、"海容"、"海筹"等舰于九江起义……9117

钱

钱鼎铭擒获河南固始起事者李六……7269

钱度等勒索属吏，赃款累累……4140

钱法……1184, 1652, 1679, 1711, 1792, 1795, 2062, 2088, 2094, 2139, 2215, 2422, 2469, 2612, 2811, 2955, 3218, 3448, 3578, 3682, 3704, 3915, 4099, 4712, 4846, 5004, 5011, 5214, 5292, 5484, 5652, 5910, 6330, 6338, 6380, 6385, 6412, 6434, 6518, 6595, 7715, 7894

钱价……1653, 1680, 2062, 2215, 2259, 2612, 2638, 2818, 3077, 3133, 3274, 3288, 3310, 3329, 3385, 3447, 3448, 3546, 3577, 3583, 3658, 3682, 3705, 3879, 3893, 3971, 4099, 4179, 4307, 4711, 4721, 4722,

4744, 4846, 5011, 5455, 5463, 5503, 5609, 5652, 5707, 5708, 5709, 5756, 5793, 5802, 5812, 5851, 6039, 8678
钱票……5820
钱票议……5819

乾

乾隆诞生地……3190
乾隆帝二次南巡……3780
乾隆帝二次东巡……3709
乾隆帝二次南巡结束…3788
乾隆帝三次出兵准噶尔……3782
乾隆帝三次东巡……4115
乾隆帝三次南巡……3909
乾隆帝四次南巡……3968
乾隆帝首次东巡……3420, 3533
乾隆帝首次南巡……3433
乾隆帝首次巡幸五台山…3497
乾隆帝首举经筵大典……3289
乾隆帝首举木兰秋狝大典……3361
《乾隆内府皇舆图》告成……3879
《乾隆战功图》十六幅…3870
乾隆帝巡幸盛京……3708
乾隆帝《书明臣史可法覆书睿亲王事》……711
乾隆帝决意金川之役早日收局……3559
乾隆帝亲临保和殿考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员……3247
乾隆帝亲自剖断众议纷纭之毛城铺浚河一案……3263
乾隆帝手谕藏王颇罗鼐…3499
乾隆帝首次南巡……3622
乾隆帝以"为君难，为臣不易"为题，于乾清宫亲试满汉各翰林……3265
乾隆帝五次南巡…4301, 4330
乾隆帝召见并赐宴阿睦尔撒纳……3717
乾隆帝六次南巡……4432
乾隆帝生母……3201
乾隆帝遗诏延时颁布、官书不录之原因……4841
乾清门听政……1472, 1517, 1887, 2025, 2660, 4757, 6231

黔

黔江教案……7306

强

强学会……8314, 8342

抢

"抢火"……2907

乔

乔廷英与李 互讦诗句悖逆，俱伏诛……4416

亲

亲贵内阁……9105

侵

侵欺……1322, 1368, 1395, 1498, 1612, 1781, 1838, 2421, 2521, 2600, 2636, 2645, 2767, 2768, 2788, 2861, 2913, 2927, 2978, 3000, 4003, 4148, 4372, 4598, 4867, 4914, 5089, 5199, 5207, 5391, 5418, 5985, 6386, 7514

侵渔舞弊手法……3993

钦

钦差……3000, 3921, 4674

钦差大臣……1733, 2150, 2378, 2856, 2989, 3026, 3049, 3168, 3340, 3341, 3343, 3368, 3372, 3392, 3400, 3407, 3432, 3433, 3438, 3489, 3513, 3534, 3574, 3588, 3615, 3617, 3628, 3689, 3842, 3950, 4009, 4010, 4083, 4264, 4321, 4331, 4343, 4361, 4387, 4390, 4433, 4444, 4447, 4450, 4483, 4489, 4497, 4500, 4551, 4555, 4618, 4668, 4863, 4993, 4999, 5005, 5061, 5228, 5238, 5293, 5315, 5317, 5318, 5430, 5558, 5561, 5595, 5596, 5601, 5604, 5614, 5620, 5643, 5645, 5698, 5700, 5826, 5831, 5833, 5838, 5849, 5853, 5861, 5862, 5863, 5864, 5865, 5878, 5879, 5880, 5884, 5894, 5898, 5902, 5906, 5930, 5933, 5934, 5945, 5946, 5967, 5985, 6032, 6043, 6063, 6077, 6120, 6133, 6139, 6150, 6155, 6159, 6162, 6178, 6198, 6221, 6234, 6237, 6244, 6248, 6259, 6268, 6292, 6328, 6329, 6337, 6345, 6349, 6354, 6355, 6375, 6377, 6379, 6388, 6425, 6428, 6429, 6430, 6437, 6455, 6461, 6477,

6483, 6505, 6513, 6516, 6517, 6519, 6521, 6524, 6529, 6534, 6543, 6546, 6548, 6559, 6566, 6569, 6570, 6571, 6573, 6587, 6601, 6604, 6612, 6617, 6618, 6619, 6624, 6637, 6638, 6647, 6648, 6654, 6655, 6659, 6661, 6663, 6664, 6673, 6678, 6683, 6684, 6697, 6699, 6700, 6704, 6730, 6738, 6771, 6781, 6782, 6800, 6801, 6810, 6835, 6848, 6859, 6863, 6873, 6898, 6900, 6913, 6926, 6935, 6938, 6939, 6945, 6956, 6990, 7001, 7010, 7014, 7019, 7023, 7024, 7031, 7035, 7044, 7061, 7082, 7090, 7101, 7112, 7144, 7165, 7174, 7194, 7215, 7219, 7243, 7248, 7337, 7373, 7376, 7386, 7387, 7390, 7397, 7398, 7400, 7404, 7420, 7427, 7432, 7471, 7489, 7492, 7493, 7532, 7579, 7586, 7594, 7601, 7603, 7612, 7617, 7631, 7642, 7650, 7742, 7758, 7759, 7824, 7837, 7872, 7905, 7915, 7916, 7925, 7969, 8156, 8215, 8262, 8305, 8418, 8486, 8622, 8685, 8852, 8906, 9070, 9103, 9106

钦差大臣曾国藩奏结徽山、昭阳两湖团历年讼案……6990

钦差大臣奕訢、桂良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6683

钦定鳌拜之罪……1438

钦定宪法大纲……9053, 9073, 9084

钦定学堂章程……8698

钦天监……706, 778, 1016, 1042, 1130, 1192, 1221, 1364, 1373, 1387, 1396, 1422, 1426, 1434, 1446, 1483, 1515, 1530, 1587, 1701, 1717, 1883, 2018, 2320, 2776, 2945, 2959, 3021, 3289, 3416, 3447, 3485, 3502, 3580, 3658, 3665, 3680, 3842, 3879, 3884, 4008, 4061, 4082, 4257, 4677, 4905, 4946, 5179, 5183, 5226, 5326, 5327, 6015, 6933, 7046, 7868, 8885

秦

秦力山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

义……8604

擒

擒鳌拜……1435

擒鳌拜之决策……1436

擒奴赏格……151

青

青钱……3329

青阳教……3490

轻

轻车都尉……1775, 3243, 3779, 4175, 4244, 4247, 4325, 4449, 4539, 4844, 4967, 4979, 5117, 6280, 6438, 6873, 6882, 6900, 7082, 7312, 7649, 7810, 7935, 7971, 8003, 8108

清

清北洋军攻陷汉阳。黄兴率革命军退武昌……9118

清北洋军陷汉口……9107

清兵克松山……638

清兵南下……579, 582, 775, 859, 1004, 1138, 1316, 1359, 1472, 1975, 2018, 4402

清兵破蓟州……652

清查江南钱粮积欠……3072

清查盐运使库银亏欠情形……2312

清查浙江仓库……6099

清代驻藏大臣设于何时…2856

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8840

清华学堂制订章程……9065

清季曾盛传德方要求载沣行跪拜礼……8658

清江南大营之兵数……6258

清军败捻军于雉河集……6945

清军北路军总统提督刘松山于金积堡附近战死……7153

清军大沽口保卫战……6583

清军攻陷苗寨平陇……4774

清军攻占大理，云南回民起义失败……7275

清军攻占甘肃阶州，擒太平军启王梁成富，进击陕甘之太平军余部覆亡……6941

清军攻占陕甘回军重要基地董志原……7124

清军攻占云南普洱府……6930

清军击斩教首张世龙、徐万富……4916

清军及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之各国使馆……8576

清军于八里桥抗击英法联

军……6662
清军克复当阳……4768
清军克复喀什噶尔等城…5572
清军克黄柏山……4788
清军克箕山……4829
清军克教军营垒灌湾脑…4771
清军克清溪场、金峨寺…4790
清军黎城溃败，文献记载互……4567
清军平苗军余部……4779
清军破山东济南……587
清军擒杀南明隆武帝……806
清军取皮岛……552
清军入大同……903
清军舒之翰、黄金山、傅先宗等攻占甘肃狄道州……7095
清军围攻雅克萨，入侵之俄军降……1821
清军围剿太平军于永安…6184
清军诱获苗首石三保……4763
清军与太平军战于广西郁林……6157
清军与太平军争夺长江水面……6384
清军与英法军战于泥城…6329
清军占领丹棱，李、蓝农民军首领蓝朝鼎战死……6743
清军占领贵州台拱……7194
清军重建江南大营……6505
清克金门、厦门，荷兰舰队助攻……1346
清厘河务积弊……5414
清厘学政……1048
清理财政局……9074
清理词讼诸弊……5460
清理两淮运库亏空……2344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出版…8759
清末修律……8771
清水教……4143，4216
清水师初战告捷……4081
清廷"颁自责之诏"……8627
清廷电寄李鸿章，若事至无可再商，可定约……8282
清廷为明崇祯帝发丧……700
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8687
清廷公布币制……9033
清廷订《长江通商章程》七条……6793
清廷奖励企业家……8943
清廷颁《厦门鼓浪屿公地章程》……8674

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8962
清廷颁布《推广捐例章程》……6306
清廷颁布《宪法大纲》，同时宣布立宪《筹备事宜清单》……8966
清廷颁布《宪法十九信条》……9107
清廷布置京城防御…6276，6528
清廷对俄之策……6417
清廷发布宣战诏书……8576
清廷反复照会俄枢密院，请撤回其侵入黑龙江之人船…6491
清廷分别致书俄日英，解释开战之不得已，请其转圜…8588
清廷分别致书法德美，请其"排难解纷"……8596
清廷分致国书与德日，对德使克林德、日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事表示惋惜……8614
清廷采取战时临时措施…6316
清廷开放吉林、黑龙江荒地，招民开垦……8502
清廷接美国国书……8598
清廷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9107
清廷举借内债……6280
清廷拒绝俄方以乌苏里河划界……6619
清廷拒绝俄商进京贸易…6707
清廷拒绝美使之修约要求……6339
清廷拒绝速开国会。第二次请愿失败……9036
清廷开始修订刑律……8690
清廷连发三道上谕，准备与列强开战……8573
清廷命各省弹压革命学…8733
清廷命将东三省请愿代表强行押解回籍……9054
清廷批准户部所拟筹款以支付庚子事件赔款办法……8663
清廷起用袁世凯……9100
清廷杀反对开战、力主议和之吏部侍郎许景澄及太常寺卿袁昶……8599
清廷杀反对开战之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8604

清廷以上谕宣布慈禧太后训政并命捕康有为……8479
清廷设官邮政局……8346
清廷设海军部……9051
清廷设考察政治馆……8841
清廷设督办政务处，并命地方官员及驻外使臣奏陈自强意见……8648
清廷设商部……8740
清廷设学部……8843
清廷试探与英军议和……5937
清廷首次发布"惩办祸首"上谕……8614
清廷首次严禁鸦片之时间……2929
清廷同意向列强赔款数目为银四万万五千万两……8650
清廷行"捐借兼行"之法…6477
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即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9048
清廷宣布对日俄战争恪守中立，并公布《局外中立条规》……8757
清廷宣布改革官制……8884
清廷宣布铁路干路国有…9075
清廷宣布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并宣布处死六君子事……8487
清廷再次下令取消新政措施……8494
清廷与奥地利订立《通商条约》及《通商章程：海关税则》……7134
清廷与丹麦签订《天津条约》……6832
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对克林德被杀事致歉，又派户部侍郎那桐赴日，为杉山彬被杀事致歉……8651
清廷于库伦地方修建大刹，令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主持……2886
清廷与法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8531
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9077
清廷与英国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8491
清廷将苏杭甬铁路由商办改为借英款修筑……8935

清廷谕准武汉前线停战，“招抚”革命党……9108
清廷再次宣布光绪帝患病并公布脉案……8512
清廷在西安下诏变法，是为清末新政开始之文件……8625
清廷立宪派与反对派公开争论……8880
清廷重申变法自强……8664
清廷准予办理“借师助剿”，欲借洋人之力以卫上海……6756
清廷正式宣布英军迫西藏地方当局非法所签之条约十款无效……8792
清亡后广泛流行下述之传说……8977
清溪民人高承德等聚众起事……4773
清宣统帝宣布退位……9133
清于山海关重创大顺军…695
清援守长沙之兵数……6225

请

请饬刘铭传停止基隆煤矿招商承办……8009
请禁唱卖新闻者……3151
请速开国会……8928，9020，9046，9047，9049，9110
请即开国会代表诣都察院递请愿书……9035

邱

邱远才之王号……6854

秋

秋瑾被捕……8918
秋审……4033，4365
秋狝木兰……3361，3366，3582，3639，3659，3687，4490，4673，4764，4792，4824，4954，4984，5004，5061，5083，5103，5132，5158，5185，5206，5224，5300，5321，5344，5387，5402

裘

裘行简覆奏直隶仓库情形……5019

驱

驱逐侵入新疆之浩罕军…5646
驱逐英船“架运拿番厘”号……5754
驱逐英商出澳门……5847

屈

屈大均戮尸枭示……3033

圈

圈地……721，809，824，831，928，936，954，1235，1390，1443，1656，1793，2213，3809，5445

圈禁……2059，2150，2492，2811，2863，2867，3014，3157，3213，3264，3321，3322，3853，4024，4140，4389，5026，5040，5101，5270，5308，5376，5538，5965

圈禁苏努子孙……2867

圈禁西洋人德天赐……5026

全

全钢快捷大炮……8108

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字…3377

全权大臣李鸿章就议结滇案事与英使威妥玛于烟台第一次会谈……7427

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林董订立《辽东半岛收还条约》……8321

全州大捷……846

劝

劝减佃租……3224

劝世良言……5731，5732，5744，5987，5988

劝学篇……8423，8424，8457，8505

确

确定对新疆卡外各部落及浩罕国之方策……5620

群

群治学社……8979

燃

燃灯教……3486

热河围场牲兽、林木较前稀少……5159

人

人丁户口……984，1027，1068，1102，1138，1166，1195，1223，1256，1292，1324，1339，1348，1363，1379，1393，1414，1428，1450，1461，1474，1488，1509，1538，1560，1580，1605，1627，1660，1685，1708，1738，1772，1805，1834，1860，1884，1910，1935，1958，1973，1986，1999，2013，2026，2042，2063，2077，2095，2113，2125，2141，2159，2188，2206，2232，2248，2286，2314，2332，2355，2382，

2403, 2434, 2457, 2485, 2526, 2550, 2566, 2583, 2602, 2639, 2697, 2754, 2804, 2850, 2893, 2939, 2988, 3038, 3067, 3096, 3135, 3161, 3209
人相食……328, 349, 526, 616, 619, 871, 6803, 6998, 7083, 8628, 9000

仁

仁寿皇太后之死因……2665
仁学……8377, 8483, 8499

壬

壬寅学制……8698, 8904

日

日、俄两国签订《日俄密约》……8920
日本变政考……8406, 8421, 8504
日本大阪商船会社轮船开行于上海汉口间，为日本轮船公司进入中国内河之始……8401
日本发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8125
日本海军舰队与俄国舰队大战于对马海峡……8816
日本近卫师团在台湾基隆港东南之澳底登陆……8300
日本明治天皇命设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8864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京……8469
日本人在北京创办《顺天时报》……8674
日本外务省与俄、德、法三国议定交还辽东办法，由中国增添赔款三千万两……8319
日本完成陆军军制改革…7950
日本宣称张荫桓等无全权，拒与会商……8250
日本照覆俄德法三国，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8294
日本宣布废灭琉球王国，改置冲绳县……7515
日俄于美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8835
日俄战争……8675, 8686, 8687, 8739, 8744, 8756, 8757, 8772, 8779, 8783, 8796, 8846, 8849, 8851
日方提交和约底稿，限三四日内答复……8275

日皇睦仁下对华宣战诏…8145
日舰在丰岛海面突袭我舰，并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8140
日军包围朝鲜王宫，解除韩军武装。大院君在日军胁迫下入主王宫，宣布废止中韩贸易章程，并予日军所谓"驱逐华军出朝鲜之权"……8139
日军参谋总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来华"游历"……8091
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上奏日皇对华作战基本方案……8148
日军成立"台湾总督府"，宣布建立殖民统治政权……8300
日军大举进犯台南，刘永福内渡……8319
日军大举进攻，平壤失守 8161
日军登陆花园口，开始入侵中国本土……8182
日军攻占奉天……8807
日军于琅峤强行登陆，入侵台湾……7329
日军于荣成湾登陆……8223
日人朝比奈密报日本当局、筹议对华战争内幕情形……7839
日人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7799
日人荒尾精受日军参谋本部之命，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实为日本在华间谍培训学校……8012
日使井上馨与朝鲜代表金宏集等签订《汉城条约》……7765
日意格于湖北武昌教练洋枪队……6992
日照教案……8495，8514，8521
日知会……8858，8895，8964，9063，9096

荣

荣德生、荣宗敬与买办荣瑞馨于无锡创办振新纱厂……8944
荣德生与朱仲甫于无锡合资创办之保兴面粉厂开机……8686
荣华会……3490，4714

容

容闳赴美购买机器……6849
容闳在美所订购机器装船运华……6930

入

入八分……333，383，384，1267，5078，

入超……6974，7032，7083，7117，7150，7210，7245，7474，7506，7550，7589，7628，7637，7662，7696，7772，7846，7886，7919，7949，7987，8020，8052，8079，8105，8227，8329

入滇电线竣工……7896

入缅清军陷于不利境地…4033

阮

阮元复陈英人情形……5363

瑞

瑞麟奏报擒斩潮州府属滋事案犯……7239

睿

睿亲王多尔衮会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定议拥戴福临嗣皇帝位……667

撒

撒拉尔新教回人反清起事失败……4361

萨

萨尔浒之役……132，156，163，164，182，184，267，275，289，326，338

塞

塞思黑罪状二十八款……2829

三

三点会……3903

三鼎甲……1202，1251，1310，1354，1398，1454，1495，1567，1634，1730，1819，1900，1963，2004，2058，2102，2146，2214，2297，2364，2402，2442，2537，2592，2686，2744，2865，3011，3109，3238，3265，3311，3384，3461，3537，3630，3664，3706，3789，3872，3891，3934，3998，4077，4120，4143，4222，4287，4336，4356，4443，4519，4578，4599，4672，4734，4763，4857，4924，4950，5025，5099，5124，5175，5273，5337，5382，5398，5460，5484，5552，5622，5685，5714，5753，5773，5812，5874，5905，5990，6012，6051，6121，6213，6275，6434，6580，6638，6774，6824，7100，7224，7331，7419，7455，7566，7674，

7863, 7969, 8005, 8063, 8117, 8298, 8435, 8734, 8778
三藩……807, 1056, 1134, 1340, 1492, 1498, 1499, 1500, 1510, 1511, 1512, 1522, 1539, 1540, 1546, 1565, 1581, 1586, 1590, 1594, 1603, 1611, 1615, 1617, 1629, 1690, 1693, 1698, 1701, 1703, 1707, 1714, 1725, 1743, 1753, 1789, 1793, 1795, 1815, 1857, 1883, 1944, 1980, 1987, 1988, 2046, 2068, 2099, 2126, 2256, 2351, 2363, 2481, 2516, 2520, 2521, 2568, 2614, 2619, 2706, 2722, 3385, 4153, 4204, 4651
三藩之乱……2126
三合会……3903
三景舰……7888
三口通商大臣……6684, 6685, 6718, 6818, 6832, 6840, 6881, 6894, 6958, 7015, 7020, 7051, 7061, 7092, 7099, 7101, 7168, 7174, 7194, 7207, 7243, 7490, 7636
三联串票……2645, 3983, 5313
三民主义……8679, 8842, 8891, 9127
三仙女传说……504
三饷……616, 684, 715, 728, 1826
三姓……3407, 4705, 6234, 6418, 6989, 7497, 8317, 8847
"三乘会"……3160
三阳教……4714
三元里人民抗英……5904
三字经……6867

散

散馆……4766, 4807, 5305

扫

扫清火洋……8688

杀

杀会试作弊之蔡时田、曹咏祖……3660
杀锦县生员金从善……4296
杀靖南王耿精忠……1712
杀莽古尔泰子光衮……558
杀明"伪太子"于北京……722
杀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潞王朱

常涝及北来太子于北京…798
杀"戊戌六君子"……8482
杀行刺马新贻之张文祥…7218

沙

沙俄舰队强行驶入旅顺…8391
沙俄军队海兰泡大屠杀…8591
沙俄强迫盛京将军代表周冕草签非法之《东天交地暂且章程》……8619
沙俄提出七项无理要求…8724
沙尔虎达率军歼灭沙俄入侵者……1209
沙角、大角炮台陷落……5883
沙面事件……7682, 7683

山

山东、河南两省各州县遵谕照京师例建"普济"、"育婴"堂……3160
山东白莲教首领张锡珠于直隶威县战败阵亡……6815
山东曹州巨野教案发生…8385
山东竹平拳会反教会起事……8518
山东道监察御史陈申孚疏陈科场防弊事宜……5140
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6726
山东道监察御史李达烈请禁天主教广置房舍……5378
山东金乡县窃匪聚众拒捕……5276
山东莱阳发生大规模抗捐风潮……9032
山东拿获朝天一柱香教…3148
山东钱臻奏整饬章程……5400
山东朱红灯义和拳与官府冲突……8528
山东寿张王伦借秘密宗教发动反清起义……4203
山东巡抚……439, 553, 1075, 1645, 1814, 1932, 1941, 1942, 1946, 1949, 1953, 1964, 1980, 2004, 2118, 2124, 2125, 2134, 2139, 2145, 2154, 2229, 2255, 2329, 2508, 2509, 2559, 2565, 2650, 2683, 2684, 2690, 2719, 2729, 2742, 2746, 2756, 2790, 2795, 2869, 2914, 2918, 2947, 2974, 3059, 3116, 3148, 3165, 3239, 3297, 3305, 3334, 3528, 3641, 3665, 3749, 3758, 3769, 3803, 3804, 3952, 4049,

4050, 4061, 4062, 4142, 4143, 4147, 4148, 4200, 4204, 4206, 4265, 4335, 4342, 4377, 4387, 4388, 4391, 4393, 4394, 4414, 4439, 4462, 4465, 4517, 4547, 4594, 4611, 4620, 4667, 4694, 4713, 4714, 4722, 4960, 4976, 4986, 4988, 4999, 5007, 5024, 5122, 5131, 5189, 5206, 5208, 5228, 5238, 5245, 5258, 5276, 5293, 5361, 5367, 5383, 5385, 5399, 5554, 5561, 5580, 5606, 5611, 5631, 5728, 5757, 5765, 5790, 5824, 5881, 6068, 6072, 6080, 6095, 6141, 6177, 6246, 6298, 6328, 6333, 6335, 6382, 6393, 6429, 6456, 6477, 6520, 6526, 6557, 6618, 6620, 6646, 6668, 6674, 6702, 6834, 6835, 6877, 6923, 7001, 7013, 7014, 7022, 7047, 7061, 7092, 7136, 7165, 7240, 7303, 7304, 7324, 7385, 7393, 7518, 7522, 7825, 7852, 7862, 7909, 7934, 7950, 7966, 7986, 7995, 8007, 8011, 8027, 8039, 8044, 8053, 8059, 8187, 8225, 8268, 8356, 8384, 8385, 8386, 8393, 8396, 8444, 8449, 8494, 8495, 8513, 8515, 8517, 8529, 8533, 8534, 8535, 8548, 8550, 8551, 8552, 8566, 8569, 8583, 8584, 8598, 8601, 8647, 8652, 8722, 8739, 8743, 8770, 8780, 8787, 8791, 8927, 8960, 9001, 9032, 9047, 9065, 9074, 9090, 9115, 9122, 9133

山东巡抚贺长龄奏陈海运章程五条……5580

山东独立……9115

山东巡抚铁保奏清查仓库、酌立弥补章程……4986

山东巡抚徐泽醇奏请清查仓库亏缺摊赔各案……6095

山东巡抚毓贤奏辩其办理教案未偏袒拳民……8533

山东巡抚张汝梅请将义和拳收入乡团之内……8449

山东巡抚周馥奏请严禁汉人缠足陋俗……8787

山东峄县朱永康谋杀委员案审结……7522

山东之义和团渐次平息…8550

山海关内外铁路竣工……8808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请晋省摊丁入地……2743
山西发现"皇天教"……3179
山西吉州知州段鼎耀侵贪赈款，命即行正法……7513
山西临晋县民人师刑、张臣、樊中花等闹县哄衙……2905
山西收元教……3533
山西万泉、安邑两县聚众抗官案审结……3512
山西巡抚……392, 719, 920, 1075, 1448, 1578, 1743, 1825, 1828, 1867, 1882, 2017, 2054, 2069, 2084, 2088, 2124, 2132, 2135, 2152, 2155, 2157, 2173, 2175, 2177, 2187, 2201, 2205, 2215, 2222, 2254, 2610, 2661, 2668, 2686, 2729, 2732, 2735, 2755, 2763, 2774, 2790, 2843, 2880, 2908, 3021, 3036, 3176, 3308, 3354, 3504, 3530, 3556, 3588, 3640, 3683, 3792, 3803, 3886, 3996, 3997, 4060, 4262, 4286, 4291, 4302, 4398, 4421, 4475, 4490, 4502, 4611, 4621, 4622, 4635, 4891, 4943, 4968, 4998, 5059, 5068, 5077, 5106, 5149, 5334, 5336, 5453, 5528, 5560, 5764, 5765, 5791, 5819, 5824, 5915, 6209, 6237, 6277, 6292, 6328, 6384, 6460, 6542, 6557, 6598, 6620, 6668, 6674, 6677, 6678, 6801, 6988, 7069, 7092, 7098, 7104, 7173, 7180, 7225, 7238, 7265, 7288, 7347, 7456, 7459, 7467, 7476, 7492, 7558, 7570, 7589, 7624, 7694, 7714, 8012, 8030, 8066, 8344, 8348, 8354, 8381, 8548, 8579, 8591, 8617, 8620, 8635, 8644, 8659, 8685, 8691, 8693, 8696, 8719, 8923, 8936, 8943, 8998, 9010, 9047, 9104, 9108, 9111, 9116, 9133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设立山西大学堂……8691
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变通山西之书院章程，增设天算、格致等学……8348
山西巡抚毓贤大杀洋人及中国教民……8591

陕

陕安镇总兵田朝贵斩襄阳白号教首张天伦、魏学盛、陈国珠……4950
陕甘反清武装董福祥等约十万人降于提督刘松山……7117
陕甘施行摊丁入亩……2846
陕甘总督……3556, 3584, 3609, 3615, 3616, 3634, 3635, 3651, 3661, 3710, 3766, 3816, 3818, 3828, 3838, 3850, 3866, 3870, 3873, 3883, 3895, 3909, 3934, 3951, 3957, 3995, 4122, 4193, 4194, 4250, 4262, 4272, 4277, 4299, 4331, 4352, 4356, 4358, 4362, 4363, 4366, 4373, 4386, 4442, 4443, 4444, 4459, 4472, 4497, 4502, 4524, 4541, 4551, 4622, 4625, 4630, 4642, 4717, 4762, 4780, 4864, 4887, 4890, 4981, 4982, 5002, 5059, 5076, 5082, 5086, 5091, 5176, 5194, 5229, 5238, 5252, 5269, 5337, 5343, 5350, 5372, 5426, 5463, 5510, 5558, 5583, 5596, 5598, 5645, 5667, 5747, 5764, 5791, 5794, 5821, 5824, 5982, 5984, 6013, 6021, 6029, 6031, 6032, 6044, 6057, 6139, 6155, 6161, 6172, 6183, 6191, 6214, 6234, 6237, 6274, 6276, 6277, 6327, 6380, 6383, 6467, 6554, 6557, 6668, 6678, 6781, 6782, 6807, 6855, 6869, 6873, 6926, 6938, 6942, 6947, 7014, 7031, 7039, 7044, 7051, 7059, 7064, 7066, 7071, 7090, 7095, 7124, 7155, 7157, 7290, 7294, 7312, 7313, 7337, 7373, 7375, 7380, 7387, 7410, 7471, 7558, 7622, 7642, 7664, 7694, 7701, 7805, 7823, 7824, 7848, 7869, 7981, 8010, 8011, 8012, 8013, 8014, 8018, 8061, 8067, 8085, 8096, 8156, 8178, 8297, 8304, 8316, 8365, 8366, 8445, 8491, 8497, 8579, 8598, 8700, 8787, 8879, 8986, 9000, 9116
陕甘总督长龄筹议善后五事……5269
陕甘总督惠龄条奏善后…4982
陕甘总督舒兴阿奏遵办甘肃保

甲情形，酌议章程八条…6191
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西安至肃州电线竣工……8018
陕甘总督杨岳斌回湘所募湘勇启程赴甘省……6926
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筹修约事宜……7071
陕西扶风缉获天主教徒…5167
陕西固原营兵哗变……3499
陕西回军白彦虎部自敦煌西入新疆……7305
陕西回军逼攻西安府城…6779
陕西回军占领甘肃宁州…7097
陕西回民孙义保复起事…6886
陕西汧阳教徒起事……4923
陕西三才峡木工起事……5252
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宁羌…1535
陕西新军起义，占领西安……9102
陕西巡抚……540，920，1075，1266，1329，1448，1982，2049，2088，2611，2728，2772，3049，3279，3386，3473，3556，3794，3996，4122，4274，4299，4318，4322，4373，4398，4443，4450，4620，4635，4712，4713，4758，4811，4858，4863，4925，5077，5125，5149，5252，5266，5469，5558，5664，5824，5963，5982，6043，6044，6265，6276，6281，6360，6384，6518，6557，6678，6773，6836，6841，6955，6988，6990，7013，7031，7066，7092，7145，7165，7192，7242，7244，7251，7324，8394，8444，8543，8583，8592，8598，8628，8642，8692，8774，9047，9102，9116
陕西总督……632，1374，1509，1537，1538，1545，1553，1554，1683，2182，2183，2545，2596，3079，3177，3178

汕

潮州绅民反英人入城案…7003

善

善后措施……4539
善后措施九项……5599
善庆负债一案……5784
善友会……643

商

商办洋铜……3431
商报……8457，8458

商部……8457, 8466, 8707, 8726, 8732, 8737, 8740, 8741, 8742, 8743, 8747, 8748, 8749, 8750, 8752, 8755, 8756, 8767, 8768, 8769, 8770, 8771, 8773, 8774, 8784, 8785, 8791, 8793, 8794, 8809, 8820, 8822, 8825, 8836, 8837, 8840, 8841, 8844, 8855, 8861, 8863, 8866, 8871, 8878, 8882, 8883, 8885, 8886, 8897, 8909, 8931, 8933, 8939, 8950, 8956, 9027, 9066, 9067

商部奏准奖励制造、发明之《奖给商勋章程》八条……8882

商部奏准予耀徐玻璃公司专利十年……8785

商部拟订《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8784

商场局……8708

商会……3006, 5139, 7022, 7080, 7279, 7660, 7856, 8457, 8458, 8465, 8495, 8523, 8649, 8752, 8770, 8773, 8802, 8815, 8824, 8871, 8896, 8901, 8908, 8939, 8953, 9035

商会简明章程……8752, 8773

商律……8655, 8815

商欠……2345, 2750, 3460, 3850, 4254, 4260, 4334, 4406, 4451, 4617, 4738, 5307, 5652, 5742, 5745, 5878, 5882, 5903, 5951, 5971, 6071, 6598, 7180

商士……3783, 4603, 4660, 4661, 4663, 5008, 5055, 5205, 5295, 5705, 5706, 5992, 6002, 6769, 6884, 6904, 6964, 6969, 7418, 7445, 7446, 7450, 7476, 7515, 7535, 7551, 7773, 7920, 7934, 7938, 7951, 8320, 9028

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美国驻华使臣康格签《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七款。又与日本商约大臣日置益签《通商行船条约》十三款……8742

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英国商约大臣马凯签订《色楞额界约》……2878

晌

晌……218, 226,

303, 557, 824, 1292, 1354, 1381, 1390, 1393, 1660, 2123, 5200, 5285, 5882, 7797

上

上海成立不缠足会……8382
上海地皮章程……6020
上海都督陈其美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电商组织江浙联军……9114
上海发生开埠以来首次金融风暴……7034
上海各界人集会，抗议沙俄侵略中国东北，主张坚拒俄约……8645
上海革命党人起义……9108
上海各界人士闻沙俄逼签条约，集会通过《集议宗旨》……8646
上海各界绅商、民众千余人集会抗议俄国之侵略要求…8726
上海各界再次集会拒俄…8727
上海机器织布局……7509
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焚毁……8098
上海金融恐慌……9038
上海美商鸿源纱厂开工…8368
上海南洋公学发生学潮…8707
上海商人经元善等创办之中国女学堂开学……8432
上海商务总会成立……8773
上海商务总会开会，议拒美排斥华工办法……8815
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等率众起义……6285
上海洋炮局……6773
上海英、美二十七家洋行联名上书李鸿章，建议兴修苏州至上海间铁路……6833
上海英、美、德领事公布"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会审公廨成立……7126
上海英、美租界合为公共租界……6839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6370, 7138
上海源丰润银号倒闭……9044
上海转运局……7352, 7487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公审章炳麟、邹容等六人……8738
《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7138, 7152
上海租界会审理事衙门成立，

清廷丧失租界司法权……6869
上三旗……1490, 1678, 1964, 1965, 1982, 1991, 2039, 2107, 2281, 2291, 2366, 2546, 2672, 2785, 3718, 6195
上谕……517, 537, 907, 973, 1057, 1063, 1076, 1077, 1094, 1151, 1302, 1376, 1377, 1415, 1444, 1485, 1587, 1604, 1643, 1647, 1684, 1772, 1795, 1839, 1842, 1847, 1848, 1855, 1876, 1926, 2176, 2204, 2214, 2338, 2371, 2397, 2425, 2474, 2477, 2504, 2529, 2533, 2620, 2623, 2624, 2626, 2628, 2640, 2641, 2644, 2648, 2673, 2677, 2694, 2699, 2701, 2702, 2735, 2758, 2760, 2761, 2794, 2804, 2805, 2807, 2819, 2836, 2851, 2852, 2895, 2939, 2976, 2988, 2989, 2991, 2994, 2995, 3038, 3040, 3049, 3067, 3068, 3097, 3109, 3121, 3136, 3137, 3138, 3159, 3185, 3214, 3255, 3256, 3257, 3258, 3273, 3281, 3282, 3324, 3325, 3347, 3349, 3374, 3375, 3403, 3404, 3406, 3428, 3453, 3454, 3475, 3479, 3525, 3597, 3606, 3698, 3699, 3776, 3777, 3807, 3809, 3833, 3834, 3835, 3862, 3881, 3882, 3883, 3904, 3905, 3907, 3928, 3929, 3946, 3947, 3948, 3964, 3965, 3972, 3990, 3991, 3992, 3996, 4014, 4015, 4016, 4018, 4021, 4035, 4040, 4053, 4084, 4087, 4128, 4260, 4321, 4408, 4410, 4411, 4412, 4429, 4430, 4431, 4446, 4455, 4457, 4475, 4478, 4479, 4482, 4492, 4498, 4509, 4510, 4511, 4512, 4513, 4534, 4535, 4536, 4561, 4562, 4563, 4564, 4580, 4589, 4590, 4591, 4607, 4608, 4609, 4628, 4629, 4630, 4631, 4653, 4654, 4655, 4658, 4695, 4696, 4697, 4698, 4699, 4701, 4702, 4724, 4725, 4726, 4748, 4749, 4750, 4751, 4752, 4781, 4834, 4840, 4907, 5138, 5307, 5329, 5391, 5450, 5476, 5477, 5510, 5534, 5547, 5548, 5614, 5656, 5657,

5722, 5745, 5766, 5786, 5787, 5806, 5808, 5828, 5829, 5861, 5865, 5888, 5917, 5934, 5947, 5950, 5958, 5965, 5978, 6000, 6002, 6004, 6015, 6023, 6025, 6075, 6097, 6098, 6108, 6195, 6196, 6248, 6297, 6360, 6400, 6402, 6530, 6660, 6673, 6722, 6729, 6733, 6735, 6736, 6751, 6765, 6814, 6815, 6821, 6829, 6962, 7009, 7039, 7090, 7111, 7187, 7221, 7257, 7263, 7311, 7322, 7338, 7342, 7343, 7386, 7393, 7431, 7484, 7487, 7501, 7504, 7546, 7557, 7561, 7574, 7593, 7604, 7626, 7627, 7636, 7642, 7648, 7652, 7661, 7673, 7697, 7708, 7722, 7723, 7737, 7741, 7743, 7769, 7795, 7818, 7837, 7904, 7916, 7930, 7935, 7967, 7982, 8042, 8046, 8047, 8049, 8144, 8153, 8154, 8172, 8176, 8179, 8182, 8194, 8197, 8205, 8207, 8212, 8215, 8216, 8218, 8220, 8225, 8258, 8268, 8273, 8318, 8323, 8329, 8346, 8347, 8351, 8359, 8365, 8367, 8368, 8371, 8376, 8381, 8385, 8395, 8396, 8397, 8444, 8473, 8474, 8479, 8483, 8487, 8512, 8518, 8533, 8534, 8535, 8536, 8549, 8573, 8577, 8580, 8587, 8591, 8592, 8599, 8600, 8604, 8607, 8614, 8621, 8625, 8628, 8630, 8632, 8633, 8637, 8644, 8646, 8649, 8653, 8657, 8660, 8661, 8662, 8674, 8675, 8676, 8678, 8685, 8690, 8710, 8748, 8750, 8755, 8770, 8789, 8810, 8815, 8855, 8878, 8908, 8910, 8922, 8930, 8935, 8936, 8937, 8964, 8969, 8973, 8980, 8981, 8997, 9002, 9020, 9021, 9027, 9035, 9036, 9048, 9050, 9051, 9053, 9062, 9072, 9075, 9076, 9077, 9079, 9083, 9084, 9100, 9105

上谕再次重申严禁鸦片…8997

尚

尚之信叛……1564

烧

烧锅……3114, 3266,

3268, 3269, 3270, 3577, 3854, 7473, 7480

少

少保……575, 738, 794, 847, 1078, 1085, 1093, 1124, 1192, 1209, 1224, 1266, 1575, 1619, 1775, 1866, 1908, 2042, 2770, 3071, 3573, 3699, 4616, 4716, 5154, 5181, 5195, 5212, 5300, 5302, 5397, 5409, 5574, 5595, 5950, 5970, 6335, 6411, 6462, 6505, 6523, 6729, 6797, 6846, 6859, 6873, 6875, 6997, 7156, 7165, 7489, 7753, 7810, 7878, 7960, 7995, 8001, 8003, 8012, 8059, 8157, 8300, 8326, 8366, 8610, 8671, 8687, 8705, 8838, 8905, 8980, 9001, 9027

少傅……906, 1085, 1124, 1217, 1224, 1255, 2042, 2123, 2780, 4186

少师……305, 1085, 1224, 1418

少詹事……477, 681, 683, 791, 1038, 1145, 1190, 1208, 1843, 1877, 1905, 1925, 2013, 2189, 2341, 2440, 2865, 3426, 3442, 3480, 3484, 4629, 4987, 5009, 5101, 5403, 6252, 6429, 7568, 7573, 7823, 8465, 8486

森

森罗殿之战……8530

僧

僧格林沁军攻占山东淄川，擒刘德培……6834

僧格林沁部于湖北麻城败太平军及捻军……6882

僧格林沁部兵覆山东曹州，僧格林沁死之……6935

僧格林沁部大败太平军扶王陈得才于安徽霍山黑石渡…6899

僧格林沁上《覆陈筹备机宜》折……6610

僧格林沁斩苗沛霖于安徽蒙城……6846

僧提喜倡立天地会……3902

奢

奢靡之风……1333, 5596

设

设八旗教养兵……2708

设兵部督捕衙门……1067
设广东观风整俗使……2985
设广州机器局……7331
设会考府……2647
设火器营……1749
设军机处……2988
设卡抽厘……6386
设立八旗井田……2727
设明史馆……745
设内阁……1212
设内十三衙门……1055
设铁路总公司……8363
设巡农御史……2945
设浙江观风整俗使……2842
设置南书房……1603

社

社仓……1636, 2741, 2746, 2773, 2849, 2863, 2964, 3117, 3135, 3169, 3336, 3348, 3439, 3453, 3459, 3474, 3544, 3577, 5342, 5427, 5727, 6117, 6433, 9032
社会主义研究会……9110
社稷……952, 1261, 1329, 1450, 2059, 2269, 2270, 2295, 2376, 2621, 3580, 5595

摄

摄政王……326, 464, 679, 689, 690, 692, 697, 698, 700, 706, 709, 715, 716, 717, 745, 751, 762, 765, 770, 771, 773, 780, 798, 806, 848, 856, 862, 873, 874, 888, 889, 898, 900, 915, 918, 920, 924, 925, 936, 937, 942, 943, 945, 948, 951, 953, 1024, 1295, 1622, 2679, 8762, 8821, 8853, 8972, 8974, 8975, 8976, 8978, 8980, 8982, 8990, 8991, 9002, 9003, 9029, 9036, 9040, 9042, 9044, 9046, 9053, 9055, 9067, 9085, 9088, 9110, 9121, 9122, 9139

申

申报……6918, 7251, 7343, 8004, 8500, 8824
申定军机章京回避例……5168
申定钱粮积欠处分章程…5091
申戒科场严查弊窦……5102
申禁呈进贡物……4843
申禁传习西洋教……5028
申禁短铸私毁钱币……5011
申禁贩米出洋……5132

申禁讳讼唆讼之禁……5391
申禁军营"赏号"……4248
申禁军营报销赏项……4962
申禁开矿……4933, 5075
申禁刊刻小说……5157
申禁滥行铸币……5213
申禁流民出关……5161
申禁民间聚众结会……5247
申禁民人携眷出关……4981
申禁闽广民人流入台湾…4085
申禁商民越境与外夷贸…4796
申禁烧锅、踩曲……3854
申禁绅士包漕、州县苛敛……5053
申禁私销制钱……5169
申禁私造非刑……5206
申禁廷臣与诸王交接……5076
申禁西洋人刻书传教……5025
申禁鸦片烟及传习天主…5273
申禁鸦片烟入口……5169
申禁盐斤加价……4891
申禁阅看传播小说……4962
申禁州县逗留省会……5050
申禁州县官等赴省干谒…5364
申论为君之难……2748
申明夺佃增租例禁……6174
申严笔帖式考试章程……5352
申严番役子弟入仕应试之禁……4991
申严贩卖私盐之禁……5359
申严浮收钱粮之禁……5110
申严赴京越诉治罪例……4902
申严黄铜之禁……2810
申严讲约旧例……5138
申严科道朋党……2980
申严门禁……5157
申严木兰秋狝家法……5324
申严匿名文书坐罪例……4922
申严朋党门户之禁……1238
申严诬告叛逆之禁……5247
申严西南洋之禁……2737
申严行保甲……4868
申严铸钱之禁……4773
申重皇权……4947
申重秋狝之典……5387
申重循吏……5264

绅

绅衿……385, 404, 679, 770, 1090, 1304, 1312, 1313, 1315, 1342, 1526, 1561, 1724, 1933, 1945, 1946, 1950, 2319, 2662, 2682, 2718, 2730,

2742, 2869, 2920, 2948, 3011, 3013, 3049, 3065, 3091, 3121, 3234, 3250, 3316, 3330, 3626, 3639, 3802, 4536, 4583, 5072, 5197, 5241, 5368, 5587, 5986, 6036, 6076, 7238
绅衿抗粮……1312, 1315
绅士……342, 736, 770, 781, 889, 1801, 2410, 2597, 3013, 3252, 3427, 3438, 3517, 3573, 3607, 3627, 3634, 4178, 4497, 4599, 4771, 4776, 4782, 4802, 4935, 5022, 5053, 5090, 5189, 5368, 5455, 5897, 5905, 5916, 5942, 6079, 6249, 6252, 6458, 6462, 6495, 6498, 6522, 6756, 6757, 6809, 6813, 6984, 7005, 7007, 7391, 7399, 7487, 7562, 7621, 7622, 7650, 7935, 8023, 8060, 8387, 8390, 8410, 8427, 8428, 8451, 8519, 8538, 8551, 8656, 8713, 8745, 8768, 8790, 8814, 8820, 8866, 8919, 8935, 9018, 9033, 9047, 9102, 9109, 9110, 9112

神

神机营……39, 563, 6999, 7016, 7025, 7090, 7101, 7171, 7268, 7302, 7419, 7528, 7586, 7595, 7718, 7822, 7828, 7837, 7843, 7876, 7884, 7895, 7940, 8017, 8048, 8061, 8076, 8085, 8150, 8172, 8398, 8416, 8575, 8579, 8663
神州日报……8905
神助拳……8557, 8630

沈

沈葆桢除服视事……7059
沈葆桢就预筹修约事上折陈词……7074
沈仁澍侵贪案审结……5337

审

审计院……8884
审结工部官员河工贪污案……2167
审结西洋人私赴内地传教案……4462
审理南阳标兵滋事案……2541
审讯相面人张明德案……2273
审议惩处依附睿王多尔衮者……960

慎

慎重秋审……3173

升

升科之例……2664, 3339

生

生员……275, 300, 302, 341, 385, 452, 476, 481, 485, 525, 538, 567, 569, 578, 626, 795, 972, 1048, 1092, 1095, 1304, 1314, 1387, 1467, 1539, 1561, 1580, 1628, 1768, 1798, 1853, 1878, 2037, 2082, 2105, 2111, 2138, 2171, 2226, 2246, 2305, 2346, 2352, 2395, 2426, 2453, 2508, 2509, 2529, 2586, 2589, 2656, 2708, 2711, 2726, 2739, 2790, 2842, 2845, 2921, 2977, 2987, 3036, 3050, 3095, 3152, 3160, 3234, 3301, 3312, 3341, 3354, 3379, 3442, 3454, 3463, 3486, 3603, 3650, 3694, 3702, 3707, 3718, 3723, 3787, 3793, 3799, 3806, 3853, 3939, 3972, 3977, 4029, 4247, 4295, 4296, 4316, 4321, 4337, 4342, 4370, 4390, 4416, 4419, 4424, 4427, 4435, 4470, 4499, 4502, 4552, 4746, 4771, 4844, 4863, 4872, 4905, 4918, 4930, 5133, 5223, 5296, 5344, 5354, 5376, 5733, 5767, 5780, 5809, 5870, 5915, 5970, 5973, 6287, 6429, 6730, 6814, 6834, 7062, 7108, 7441, 7442, 7574, 7695, 7782, 7817, 7901, 7936, 7970, 8003, 8156, 8720, 9092

生员张明炫呈词案……3977

圣

圣学会……8399

圣谕广训……2708, 4392, 4806, 5308, 5383, 6166

《圣谕》十六条……2708

盛

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奏请将大围场等处开禁垦荒，得旨允准……8355

盛京时报……8883

盛军……7821, 7942, 8161, 8222

盛世危言……7695, 8106, 8110

盛世滋生人丁……2683

盛宣怀创办之南洋公学正式开学……8376
盛宣怀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为汉冶萍公司……8951
盛宣怀与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制铁所签订《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8754
盛宣怀奏陈自强大计……8363
盛宣怀奏请减出口茶税…8689
盛宣怀奏请电报公司拟添设德律风（电话）……8532

失

失火……449, 622, 2144, 3122, 3935, 4039, 4803, 5473, 5477, 5527, 5926, 6313, 6598, 7133, 7472, 7662, 7947, 7980, 8098, 8632, 8648

师

师帅……6177, 6188
师夷长技以制夷……6475

施

施郎降清……968
施琅内召缘由……1420

十

十家长……736, 1007, 2725
十款天条……6319
十全武功……4244, 4647
十三行……2583, 3256, 3881, 3885, 4452, 5072, 5108, 5125, 5137, 5281, 5283, 5683, 5831, 5833, 5837, 5901, 5902, 6048, 6060, 6062, 6147, 6846

石

石达开东进浙江之役……6521
石达开军围攻湖南宝庆…6588
石达开率部由鄂西入川…6758
石达开率军出走之原委…6484
石达开殉难日期……6830
石达开于四川越嶲洗马姑被俘……6824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之真伪……6827
石峰堡失守，固原回民反清起事失败……4447
石塘……2241, 3101, 3110, 3124, 3145, 3272, 3301, 3372, 3709, 3911, 3970, 4332, 4428, 4437, 4438, 4484, 4532, 4575, 4759, 6994
石卓槐《芥圃诗钞》案…4338

时

《时报》创刊于上海……8773

《时局图》……8412

《时务报》于上海刊行…8359

时务报……8359, 8360, 8374, 8383, 8401, 8403, 8458, 8460, 8503, 8730, 8808

时务学堂8387, 8597

时宪书……3682, 4583, 4742

实

实进会……9064

《实学报》创刊于上海…8383

实业学堂……8753

史

史可法、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监国……699

史可法覆书多尔衮……709

使

英使马戛尔尼是否叩拜…4679

使犬部……133, 134, 135, 471, 495, 499

始

始筹议伊犁屯田……3768

始开经筵……1182

始派大臣驻藏办事……2295

始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865

始行京察……1046

世

世界繁华报……8759

世仆……2869, 3730, 3831, 4068, 4316, 4422, 4491, 5182, 6186, 6235

世袭罔替……521, 1442, 1572, 1600, 1707, 1758, 1922, 2032, 2292, 2904, 3027, 3314, 3773, 3779, 4346, 4529, 5594, 6873

世职……115, 193, 196, 230, 240, 283, 290, 295, 456, 509, 510, 525, 556, 574, 579, 584, 646, 826, 847, 866, 945, 960, 964, 974, 980, 1041, 1099, 1114, 1156, 1176, 1213, 1228, 1253, 1255, 1260, 1265, 1279, 1291, 1441, 1443, 1449, 1468, 1564, 1589, 1616, 2241, 2392, 2745, 2781, 2846, 2881, 3088, 3117, 3243, 3321, 3475, 3758, 3919, 3988, 4029,

4176, 4195, 4200, 4325, 4446, 4449, 4539, 4764, 4773, 4793, 4808, 5134, 5729, 5811, 6017, 6050, 6207, 6232, 6411, 6438, 6479, 6584, 6846, 6859, 6873, 6882, 7082, 7090, 7182, 7312, 7420, 7471, 7749, 7766, 7810, 7872, 7915, 7935, 7971, 8003, 8005, 8012, 8044, 8050, 8156, 8434

世子……326, 551, 561, 653, 666, 692, 710, 799, 806, 871, 975, 978, 1023, 1079, 1088, 1098, 1152, 1157, 1175, 1178, 1236, 1251, 1267, 1280, 1332, 1335, 1503, 1703, 1794, 2583, 2625, 2968, 3123, 3478, 3773, 4599, 4905, 5213, 5643, 5798, 6443, 7520

市

市赏……36, 40, 68, 69, 74, 83, 137, 173

市圈……9

侍

侍读学士……968, 974, 991, 994, 1040, 1078, 1099, 1120, 1216, 1396, 1413, 1425, 1439, 1460, 1464, 1469, 1576, 1591, 1616, 1793, 1797, 1856, 1868, 1888, 1894, 1921, 1947, 1962, 2065, 2364, 2505, 2565, 2569, 2610, 2661, 2785, 2819, 2857, 2990, 3074, 3091, 3121, 3540, 3625, 4050, 4157, 4629, 4800, 4809, 5067, 5117, 5403, 5445, 5608, 5671, 5804, 5805, 5807, 6052, 6123, 6532, 6903, 7338, 7527, 7553, 7589, 7599, 7686, 7774, 7811, 7844, 8096, 8101, 8116, 8314, 8346, 8347, 8367, 8408, 8435, 8482, 8487, 8568, 8572, 8624, 8809, 8858, 8921, 8936

侍讲学士……791, 1040, 1179, 1216, 1460, 1464, 1468, 1590, 1593, 1604, 1615, 1817, 1988, 2189, 2286, 2669, 2671, 2693, 2708, 2791, 3540, 4753, 4766, 4783, 4896, 5009, 5266, 5521, 6219, 6252, 6836, 7018, 7082, 7224, 7318, 7527, 7615, 7622, 7632, 7712, 7713, 7742,

7744, 7773, 8052, 8116, 8300, 8323, 8501, 8936, 8960
侍郎瑚图灵阿奏报与俄方会议边界事务……3773
侍郎钱陈群奏请减价粜谷，以平米价……3426
侍郎宜昌阿、巡抚金儁贪污案……1786
侍郎宜昌阿等侵吞钱粮八十九万两大案……1781
侍郎曾国藩应诏陈言，论用人之道……6115
侍卫……125, 183, 1300, 1441, 1448, 1727, 2049, 2262, 2265, 2554, 2808, 5914, 6177, 6188, 6189, 6319
侍卫处……8885

势

势力范围……8527

收

收回原予英商之安徽铜官山矿开采权……9021
收清鸦片之日期及数量…5838
收元教……4714

守

守备……3, 101, 162, 163, 220, 243, 252, 273, 310, 315, 318, 437, 509, 569, 638, 699, 747, 750, 758, 855, 863, 903, 966, 1069, 1095, 1275, 1321, 1475, 1516, 1539, 1560, 1748, 1906, 2083, 2088, 2271, 2299, 2381, 2466, 2498, 2505, 2508, 2538, 2596, 2598, 2667, 2713, 2910, 2915, 2925, 2947, 3037, 3095, 3147, 3179, 3414, 3629, 3640, 3668, 3675, 3677, 3689, 4050, 4144, 4166, 4170, 4212, 4247, 4341, 4368, 4426, 4553, 4603, 4760, 4782, 4790, 4806, 4884, 4886, 4899, 4902, 4915, 4937, 4948, 4967, 5069, 5070, 5082, 5083, 5091, 5119, 5159, 5167, 5188, 5252, 5647, 5665, 5698, 5706, 5721, 5804, 5873, 5897, 5907, 5911, 5923, 5924, 5936, 5940, 6017, 6028, 6035, 6060, 6090, 6151, 6170, 6182, 6198, 6415, 6701, 6780, 6808, 6888, 6977, 7047, 7125, 7184, 7238, 7248, 7275, 7469, 7617, 7814, 7878, 7921,

7939, 7941, 7943, 7952, 7966, 8019, 8173, 8315, 8685

首

首次举行会试复试……4575
首次在直省各州县依据保甲门牌统计户口数……3372

受

受灾……1453, 1586, 1864, 2081, 2144, 2588, 2795, 2858, 3026, 3082, 3516, 3608, 3696, 3894, 3909, 4203, 4933, 5332, 5489, 5516, 5686, 5718, 5943, 6015, 6127, 7039, 7248, 7366, 7842, 8359, 8384, 8461, 8628, 8653, 8656, 8959, 9005

授

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6735
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8603

书

书吏……955, 1134, 1206, 1342, 1375, 1827, 1854, 1919, 2388, 2456, 3008, 3065, 3126, 3164, 3196, 3197, 3223, 3224, 3240, 3310, 3650, 3738, 3920, 3923, 3974, 3987, 4150, 4204, 4251, 4492, 4553, 4597, 4599, 4859, 4972, 5000, 5004, 5062, 5078, 5088, 5136, 5138, 5140, 5145, 5146, 5225, 5240, 5244, 5254, 5270, 5306, 5370, 5379, 5390, 5391, 5392, 5407, 5432, 5473, 5495, 5496, 5542, 5586, 5633, 5641, 5647, 5684, 5715, 5724, 5832, 6039, 6165, 6175, 6193, 6227, 6262, 6298, 6378, 6459, 6544, 6552, 6581, 6603, 6605, 6889, 7225, 7654, 7665, 7685, 8498, 8499, 8651, 8655, 8775, 9040

书院……198, 255, 301, 526, 533, 541, 704, 727, 791, 980, 985, 994, 1031, 1033, 1040, 1047, 1055, 1067, 1078, 1079, 1082, 1092, 1093, 1145, 1148, 1193, 1202, 1208, 1259, 1312, 1324, 1363, 1370, 1387, 1396, 1398, 1425, 1435, 1469, 1477, 1575, 1706, 1754, 1788, 1845, 2188, 2424, 2656, 2743, 2900, 3035, 3102, 3103, 3240, 3409, 3624, 3658, 3985, 3992, 4939, 5009, 5029, 5060,

5305, 5351, 5386, 5455, 5465, 5513, 5739, 5811, 5831, 5846, 5861, 5910, 5916, 6056, 6079, 6087, 6138, 6147, 6504, 6768, 6803, 6808, 6821, 6834, 6836, 6977, 7182, 7266, 7315, 7339, 7808, 7820, 7902, 7938, 8030, 8041, 8106, 8327, 8332, 8348, 8354, 8355, 8388, 8394, 8399, 8407, 8428, 8429, 8454, 8485, 8495, 8514, 8519, 8520, 8561, 8609, 8611, 8662, 8677, 8678, 8730, 8745, 8747, 8814, 8913, 9124, 9126

书院山长……3992

枢

枢府诸臣为割台事大争论……8278

淑

淑勒贝勒……18

淑勒昆都伦汗……78

舒

舒尔哈齐之死……108

署

署江督张之洞奏请亟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制枪炮、开学堂、讲商务、求工艺、派游历等……8309

署闽浙总督策楞等奏请禁止南洋贸易，清廷就此再次展开争议……3363

署闽浙总督英桂奏报浙江省减兵增饷章程……7086

署山东布政使陆燿奏陈该省近年库帑亏空原因及如何防范各条……4423

署盛京将军庆祺等奏请试办厘捐铺税，并酌立章程……6468

署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8737

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奏不敢奉割台之诏……8286

署印官……2136, 2660

署直隶总督陈大文奏请拨赈银一百五十万两并筹办大赈章程……4931

署直隶总督熊枚疏陈赈务事宜……4930

蜀

蜀学会……8502

庶

庶吉士……688, 845, 1209, 3247, 4873, 4987, 5009, 5020, 5272, 5305, 5365, 5369, 7064, 8709

双

双刀会……5998

水

水旱蝗蝻……1424

水师……227, 345, 348, 455, 472, 603, 794, 809, 909, 956, 963, 974, 1096, 1101, 1151, 1184, 1242, 1252, 1271, 1335, 1361, 1382, 1420, 1422, 1468, 1533, 1555, 1565, 1567, 1602, 1637, 1659, 1668, 1673, 1675, 1684, 1696, 1697, 1699, 1717, 1718, 1734, 1764, 1766, 1769, 1778, 1907, 2032, 2154, 2155, 2195, 2305, 2338, 2391, 2395, 2439, 2467, 2488, 2500, 2505, 2538, 2597, 2598, 2599, 2600, 2651, 2764, 2791, 2798, 2936, 2937, 3022, 3395, 3432, 3497, 3686, 3704, 3910, 3949, 3957, 4021, 4041, 4049, 4062, 4076, 4079, 4081, 4082, 4084, 4086, 4397, 4406, 4482, 4514, 4518, 4519, 4535, 4539, 4610, 4708, 4732, 4737, 4739, 4759, 4848, 4886, 4891, 4899, 4910, 4952, 4996, 5003, 5022, 5031, 5045, 5051, 5056, 5057, 5067, 5079, 5087, 5092, 5119, 5159, 5171, 5186, 5206, 5318, 5328, 5333, 5446, 5537, 5539, 5555, 5561, 5580, 5683, 5695, 5704, 5737, 5738, 5749, 5826, 5831, 5846, 5849, 5850, 5853, 5854, 5855, 5856, 5864, 5872, 5873, 5876, 5896, 5897, 5909, 5918, 5923, 5927, 5935, 5942, 5962, 6080, 6101, 6114, 6118, 6150, 6162, 6172, 6177, 6185, 6204, 6247, 6248, 6261, 6265, 6294, 6323, 6331, 6332, 6344, 6345, 6347, 6352, 6357, 6361, 6362, 6367, 6372, 6373, 6382, 6389, 6390, 6396, 6408, 6415, 6457, 6463, 6465, 6468, 6469, 6474, 6497, 6499, 6501, 6505, 6507, 6523, 6536, 6545, 6569,

6583, 6589, 6593, 6594, 6638, 6641, 6653, 6681, 6714, 6715, 6716, 6717, 6724, 6725, 6726, 6746, 6756, 6759, 6761, 6762, 6770, 6774, 6790, 6794, 6797, 6820, 6823, 6831, 6838, 6850, 6858, 6864, 6895, 6939, 6945, 7003, 7006, 7008, 7010, 7011, 7017, 7019, 7083, 7087, 7099, 7101, 7102, 7104, 7109, 7114, 7122, 7127, 7143, 7172, 7174, 7175, 7184, 7207, 7221, 7222, 7263, 7269, 7290, 7352, 7353, 7355, 7370, 7379, 7380, 7386, 7415, 7436, 7441, 7448, 7482, 7501, 7520, 7540, 7558, 7571, 7574, 7586, 7587, 7613, 7617, 7618, 7620, 7629, 7634, 7635, 7639, 7640, 7649, 7653, 7654, 7669, 7671, 7675, 7677, 7701, 7709, 7711, 7713, 7726, 7733, 7734, 7735, 7739, 7756, 7757, 7762, 7763, 7778, 7779, 7804, 7808, 7809, 7813, 7814, 7819, 7820, 7821, 7824, 7829, 7834, 7845, 7849, 7852, 7853, 7862, 7865, 7874, 7878, 7882, 7888, 7891, 7898, 7901, 7902, 7940, 7954, 7973, 7996, 8003, 8012, 8019, 8027, 8033, 8036, 8040, 8043, 8054, 8113, 8115, 8129, 8156, 8166, 8186, 8196, 8213, 8218, 8225, 8238, 8248, 8249, 8250, 8251, 8267, 8306, 8311, 8322, 8332, 8386, 8419, 8425, 8439, 8442, 8445, 8461, 8522, 8566, 8571, 8575, 8583, 8603, 8785, 8937, 9025, 9070, 9088, 9097, 9099, 9103

水灾……134, 1105, 1426, 1453, 1626, 1637, 1661, 1799, 1848, 2081, 2122, 2138, 2169, 2203, 2785, 2787, 2792, 3025, 3026, 3059, 3145, 3147, 3148, 3335, 3416, 3466, 3492, 3524, 3610, 3685, 3688, 3689, 3741, 3769, 3793, 3875, 4103, 4297, 4343, 4360, 4493, 4562, 4713, 4719, 4928, 4930, 5084, 5387, 5390, 5471, 5488, 5553, 5597, 5718, 6080, 6393, 6414, 6942, 7118, 7177, 7198, 7241,

7242, 7243, 7244, 7247, 7250, 7273, 7283, 7284, 7366, 7480, 7682, 7881, 7910, 7912, 8007, 8011, 8049, 8093, 8208, 8292, 8318, 8382, 8383, 8472, 8502, 8656, 8739, 8897, 9030, 9059, 9080, 9085, 9088, 9094

税

税课……322, 538, 1018, 1369, 1514, 1675, 1680, 1708, 1713, 1806, 1919, 2135, 2862, 2863, 2973, 3143, 3259, 3440, 3590, 3610, 3848, 3854, 3923, 4063, 4406, 4618, 5109, 5220, 5222, 5322, 5486, 5505, 5510, 5617, 5668, 5669, 5709, 5746, 5748, 5778, 5815, 5845, 6077, 6238, 6282, 6363, 6391, 6531, 6549, 6568, 6572, 6602, 6989, 7271, 7482, 7828, 7899, 9033

顺

顺天北闱科场案……1187
顺天府尹申启贤录呈户部通行捕蝗章程……5436
顺天乡试案……2091
顺治帝颁即位诏于全国…715
顺治帝殿试天下贡士，策问满汉同心及休养生息之道…892
顺治帝亲政……945
顺治帝亲试词臣……1045
顺治帝行郊天大礼即皇帝位……715
顺治帝以首次会试，殿试制策，问治国之道……792
顺治帝诏揭南明反间计，慰示洪承畴等……83
顺化条约……7686

司

司赫德与李鸿章商定海关附设“华洋书信局”，仿欧洲办法试办邮政……7507
司马……6409, 6642
司务……1212
司务厅……6598
司狱……1371
司员……5600, 7665, 8874

私

私茶……2774, 2789, 2801, 4454, 5632
私派……1121, 1219,

1301, 1309, 1357, 1397, 1402, 1423, 1461, 1545, 1645, 1692, 1918, 2020, 2056, 2066, 2071, 2085, 2109, 2158, 2185, 2246, 2318, 2322, 2331, 2372, 2482, 2537, 2549, 2612, 2614, 2687, 2731, 2782, 2879, 2920, 3030, 3276, 3328, 4097, 5672, 6495
私盐……840, 1227, 2113, 2198, 2199, 2248, 2254, 2272, 2313, 2373, 2492, 2498, 2569, 2570, 2586, 2602, 2694, 2709, 2718, 2777, 2790, 2801, 2859, 2908, 2913, 2944, 3114, 3170, 3344, 3460, 3802, 3891, 4288, 4540, 4546, 4615, 4616, 4895, 4964, 5059, 5346, 5359, 5363, 5384, 5395, 5434, 5468, 5516, 5565, 5633, 5646, 5655, 5676, 5742, 5756, 6058, 6085, 6209, 6388, 6717, 7171, 7274, 8326

斯

斯坦因盗取敦煌石室珍贵文物……8912

四

四川“大足教案”发生……8008
四川大乘教谋逆案审结…3494
四川白莲教首徐天德起事……4772
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9091
四川布政使佛喜因贪婪赃私、欺君罔上获罪……2978
四川成都等处发生多起教案……8303
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9081
四川创办川江轮船公司，官商合办……8944
四川垫江县民彭士忠引王三槐来垫集众多人起事……4823
四川东乡滥杀无辜案审结……7526
四川峨边厅雅扎支彝再起事……5730
四川湖广总督……1467
四川犍为神拳教众打天主教堂未遂……8807
四川建南平定彝民起事…7120
四川凉山彝众滋事……5099
四川清溪等三厅彝民起事旋就廓清……5720

四川绥定府新兵哗变……5069
四川巡抚……712, 920, 1075, 1252, 1515, 1696, 1867, 1984, 2085, 2305, 2318, 2321, 2368, 2426, 2450, 2489, 2498, 2502, 2542, 2545, 2596, 2720, 2749, 2762, 2778, 2802, 2871, 2899, 2949, 3005, 3044, 3243, 3255, 3318, 3460, 3469, 3487, 3507, 3508, 3529, 3549, 3560, 3574, 3850
四川酉阳教案……7116
四川余栋臣第二次反洋教起义……8451
四川正、副都督阅兵之际发生兵变……9122
四川忠州、垫江等处丈量田地引起民变……3011
四川忠州民变……2985
四川总督……1349, 1515, 1534, 2545, 2571, 2596, 2802, 3045, 3060, 3076, 3556, 3587, 3591, 3592, 3596, 3601, 3603, 3614, 3616, 3628, 3654, 3655, 3662, 3683, 3737, 3740, 3817, 3850, 3876, 3935, 4010, 4023, 4103, 4106, 4118, 4120, 4126, 4128, 4132, 4144, 4147, 4148, 4158, 4171, 4172, 4292, 4314, 4360, 4377, 4392, 4394, 4426, 4505, 4543, 4551, 4555, 4563, 4596, 4619, 4625, 4660, 4713, 4716, 4730, 4731, 4757, 4762, 4764, 4768, 4771, 4772, 4815, 4860, 4883, 4893, 4943, 4950, 5032, 5154, 5169, 5210, 5212, 5291, 5302, 5336, 5350, 5370, 5406, 5409, 5421, 5431, 5533, 5645, 5664, 5700, 5720, 5731, 5819, 5823, 5845, 5897, 6045, 6082, 6099, 6165, 6237, 6255, 6276, 6349, 6360, 6383, 6388, 6391, 6515, 6623, 6674, 6722, 6790, 6825, 6826, 6856, 6873, 6884, 6909, 6949, 6968, 7044, 7052, 7082, 7207, 7324, 7335, 7344, 7393, 7428, 7433, 7437, 7471, 7522, 7527, 7663, 7791, 7862, 7929, 7939, 8047, 8066, 8358, 8359, 8380, 8384, 8386, 8395, 8455, 8487, 8489, 8516, 8530, 8583, 8591, 8592, 8598,

8659, 8692, 8696, 8737, 8756, 8794, 8805, 8837, 8852, 8879, 8903, 8907, 8923, 8927, 8947, 8951, 8995, 9007, 9057, 9061, 9066, 9070, 9087, 9100, 9110
四川总督常明核奏川省契税章程……5169
四川总督常明奏破获徐鉴牧传教案……5302
四川总督勒保奏川省办理团练、酌定经费章程……4950
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进剿瞻对……8359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准于四川创设西学堂……8358
四川总督骆秉章奏报瞻对善后事竣，藏兵凯撤……6968
四大贝勒……131, 244, 320, 324, 329, 372, 459, 871
四大臣辅政……1313, 1363, 1789
四大寇……9127
四公子……1139
四节……2731, 6002, 6768, 6987
四库全书……1139, 1169, 1986, 2405, 4156, 4166, 4168, 4169, 4184, 4194, 4196, 4224, 4251, 4253, 4260, 4271, 4275, 4322, 4328, 4333, 4342, 4366, 4373, 4395, 4396, 4402, 4472, 4517, 4521, 4526, 5020, 7631, 7975
四厘借款合同……8341
四明公所事件……7328
四卫拉特有二说……3725
四小王……320

嵩

嵩武军……7319, 7434

宋

宋景诗复反清，渡河东归……6801
宋庆等军攻金州未克……8200
宋庆等军大战田庄台……8266
宋庆率军鏖战缸瓦寨……8214
宋庆率军激战大平山……8260
宋庆率军激战九连城，日军过江……8183
宋庆奏卫汝贵、叶志超、丁汝昌被参各节……8211

苏

苏报……8356, 8708,

8730, 8735, 8736, 8763, 8799
“苏报案”发生……8735
苏杭甬铁路草合同……8935
苏克素护河部……1, 17, 19, 26, 27, 28
苏松太兵备道丁日昌创办上海龙门书院……6977
苏完部……23, 1228
苏学会……8400
苏州踹匠罢工……2103
苏州踹匠情形……3027
苏州纱缎机匠叫歇……3161
苏州织造……2118, 2193, 2215, 2217, 2312, 2374, 2421, 2447, 2539, 2831, 3321, 3973, 4053, 4299, 7132, 8780

肃

肃顺等人决意暂停视事，与两宫太后对抗……6728

速

速开国会……8938, 8961, 9017, 9019, 9027, 9035, 9036, 9043, 9044, 9046, 9047, 9054, 9090

随

随手登记档……6298

岁

岁贡生……4312

孙

孙嘉淦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旋上《三习一弊疏》……3214
孙嘉淦奏稿案……3640, 3678, 3694
孙开华等大败法军于沪…7748
孙可望赴宝庆降清……1189
孙维俭教案案发……5176
孙中山出生……7022
孙在豐与靳辅疏浚下河之争……1858
孙中山抵日本……8822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9126
孙中山归国抵达上海……9124
孙中山建立香港兴中会…8261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以西国为楷模，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发展实业，富国强兵……8129
孙中山于伦敦被清廷驻英使馆关押……8364
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9126
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

书》……8754
孙中山于檀香山创立兴中会……8204
孙中山广州武装起义计划未能施行……8321
孙中山入使馆之说……8371
孙中山黄兴相识……8823
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9135

索

索伦部……488, 493, 497, 507, 555, 557, 581, 604, 606, 614, 625, 641, 646

锁

锁禁皇八子胤禩……2276
锁拿亏空银两之巡盐御史等官……2217
锁拿年羹尧于杭州……2793

塔

塔布囊……370, 6608
塔尔巴哈台驻兵巡查事宜……3944
塔尔巴哈台阿訇伊玛木与米庆、苏玉得等聚众起事…6922
塔尔巴哈台绥靖城为新疆回阿訇伊玛木及哈萨克攻陷…6995
塔兰奇……3852
塔里雅沁……3852
塔什密里克回人孜牙墩纠众滋事……5303

台

台北、基隆间之月眉山等处阵地失守……7790
台抚刘铭传奏请清查台湾田赋……8022
台吉……15, 32, 33, 40, 59, 73, 100, 103, 110, 120, 124, 138, 174, 187, 188, 211, 224, 230, 235, 242, 247, 258, 265, 285, 286, 295, 299, 300, 305, 314, 317, 318, 351, 358, 360, 368, 375, 386, 427, 466, 505, 513, 560, 622, 883, 980, 982, 1038, 1043, 1120, 1122, 1124, 1138, 1159, 1174, 1177, 1212, 1470, 1490, 1529, 1549, 1725, 1727, 1830, 1832, 1844, 1928, 1943, 1956, 1964, 1965, 1966, 1967, 1969, 2005, 2021, 2030, 2048, 2057, 2060, 2063, 2295, 2443, 2513, 2564,

2565, 2570, 2577, 2657, 2658, 2667, 2674, 2693, 2711, 2720, 2765, 2773, 2802, 2808, 2830, 2859, 2878, 2887, 2889, 2890, 2909, 2910, 2942, 3035, 3061, 3063, 3064, 3070, 3080, 3084, 3097, 3140, 3155, 3159, 3264, 3280, 3323, 3501, 3505, 3581, 3597, 3613, 3644, 3645, 3680, 3693, 3703, 3707, 3708, 3710, 3711, 3712, 3713, 3715, 3717, 3721, 3725, 3733, 3736, 3738, 3740, 3746, 3747, 3750, 3760, 3761, 3771, 3783, 3788, 3796, 3853, 3868, 4121, 4123, 4128, 4176, 4224, 4246, 4278, 4670, 4755, 5218, 5222, 5375, 5544, 5570, 5894, 6050, 6235, 6238, 6608, 6617, 7088, 7665

台谏……6660

台湾班兵章程……5153

台湾道丁日健部炮毙天地会首领洪枫，擒洪璠……6905

台湾冈山黄教聚众竖旗起事……4061

台湾海口陋规案审结……4553

台湾嘉义县民变……5785

台湾嘉义县天地会起义…5699

台湾民人聚众起事……3066

台湾绅民宣布成立“民主国”……8299

台湾寿星币……5827

台湾天地会吕样起事平息……6932

台湾铁路拟修至新竹即行停止……8084

台湾彰化漳、泉二府籍民人聚众械斗……4397

台湾诸罗县城北门外田中有旗竖立，上书“大明复兴朱四太子二国公起义”字样……3142

台州抗粮案……1314

抬

抬旗……2664, 6195

太

太保……315, 704, 763, 814, 826, 854, 886, 906, 919, 947, 974, 975, 993, 1053, 1054, 1078, 1085, 1093, 1115, 1148, 1192, 1208, 1213, 1224, 1263, 1281, 1369, 1389, 1408, 1545, 1572, 1697, 1744,

2099, 2187, 2242, 2307, 2309, 2659, 2771, 2781, 2785, 3405, 3406, 3502, 3647, 3648, 3752, 3834, 3946, 3947, 3948, 4060, 4069, 4071, 4281, 4783, 4797, 4800, 4812, 4967, 5008, 5014, 5019, 5195, 5204, 5574, 5582, 5595, 5664, 5781, 5846, 6220, 6336, 6349, 6467, 6468, 6781, 6797, 6859, 6873, 6875, 6967, 7019, 7050, 7109, 7182, 7215, 7224, 7248, 7305, 7348, 7350, 7546, 7589, 7636, 7649, 7863, 7872, 7960, 7971, 7995, 8003, 8011, 8013, 8044, 8045, 8102, 8157, 8610, 8671, 8777, 8968, 8980, 8986, 9010, 9094

太常寺……150, 785, 990, 992, 1042, 1046, 1387, 1396, 1413, 1515, 1673, 1932, 1944, 1993, 2483, 2512, 3114, 3332, 5051, 5299, 5490, 5538, 5774, 5825, 6141, 6252, 6269, 6395, 6725, 6739, 6746, 6798, 7183, 7221, 7553, 7654, 7677, 7678, 7780, 8000, 8101, 8599, 8659

太常寺卿……990, 1387, 7553, 7678

太常寺卿秦瀛奏防盗之条……5051

太常寺少卿朱曙荪奏请禁陕西造酒……3114

太傅……69, 866, 906, 1085, 1093, 1115, 1124, 1217, 1224, 1255, 1388, 1841, 2123, 2160, 2770, 2791, 3121, 3256, 3475, 3833, 3834, 4134, 4215, 4608, 4874, 5019, 5068, 5073, 5369, 5595, 5762, 6114, 6134, 6219, 6336, 7420, 7589, 7825, 7971, 8013, 8015, 8667, 8704, 8722, 9016

太监……71, 145, 152, 192, 198, 243, 261, 278, 288, 315, 316, 322, 347, 351, 354, 389, 433, 471, 491, 500, 540, 563, 570, 590, 603, 648, 649, 652, 669, 684, 686, 699, 721, 722, 733, 743, 747, 756, 774, 791, 810, 847, 914, 922, 972, 1065, 1249, 1284, 1286,

1287, 1296, 1364, 1371, 1373, 1587, 1588, 1658, 1660, 1667, 1979, 2008, 2053, 2061, 2121, 2147, 2194, 2260, 2273, 2280, 2298, 2299, 2311, 2375, 2377, 2380, 2415, 2417, 2418, 2419, 2428, 2483, 2487, 2496, 2532, 2570, 2613, 2616, 2628, 2653, 2655, 2660, 2666, 2676, 2679, 2686, 2803, 2813, 2824, 2830, 2866, 2932, 2971, 2972, 2980, 3207, 3242, 3332, 3471, 3869, 3883, 3896, 4035, 4199, 4200, 4201, 4216, 4303, 4349, 4803, 5109, 5146, 5157, 5222, 5228, 5310, 5488, 5489, 5519, 5530, 5552, 5585, 5603, 5673, 5783, 5802, 5842, 5933, 6422, 6598, 7136, 7151, 7152, 7576, 7577, 7593, 7861, 7862, 7877, 7884, 8076, 8202, 8242, 8347, 8480, 8610, 8973, 9065

太监李莲英为人杀毙……9065

太庙……184, 215, 530, 550, 872, 882, 891, 937, 946, 952, 1022, 1124, 1261, 1274, 1329, 1450, 1524, 2269, 2292, 2621, 2629, 2951, 3015, 3185, 3186, 3459, 3460, 3580, 3581, 3592, 3602, 3605, 3731, 3963, 4284, 4421, 4764, 4771, 5595, 6208, 6400, 6401, 6719, 6739, 6937, 8414, 8920, 8996

太平军……6137, 6138, 6150, 6151, 6152, 6153, 6154, 6157, 6159, 6160, 6162, 6166, 6168, 6169, 6170, 6177, 6179, 6180, 6182, 6184, 6185, 6187, 6189, 6198, 6201, 6203, 6206, 6207, 6209, 6210, 6214, 6223, 6224, 6225, 6228, 6232, 6233, 6235, 6238, 6239, 6241, 6242, 6244, 6245, 6246, 6247, 6248, 6249, 6250, 6251, 6253, 6254, 6255, 6256, 6257, 6259, 6261, 6263, 6264, 6265, 6266, 6267, 6268, 6269, 6270, 6271, 6272, 6275, 6276, 6278, 6279, 6280, 6282, 6283, 6284, 6285, 6286, 6287, 6290, 6292, 6293, 6294, 6295, 6296, 6297, 6298, 6299, 6300, 6301, 6302, 6304, 6305,

6306, 6308, 6310, 6311, 6312,
6313, 6314, 6316, 6317, 6325,
6328, 6331, 6332, 6334, 6335,
6337, 6343, 6344, 6345, 6347,
6349, 6350, 6351, 6352, 6353,
6356, 6357, 6359, 6361, 6367,
6369, 6372, 6373, 6378, 6379,
6380, 6382, 6384, 6385, 6387,
6388, 6389, 6390, 6391, 6398,
6402, 6408, 6409, 6410, 6413,
6414, 6415, 6425, 6426, 6428,
6429, 6434, 6436, 6437, 6438,
6440, 6450, 6453, 6455, 6464,
6465, 6469, 6474, 6475, 6485,
6495, 6497, 6501, 6505, 6507,
6519, 6520, 6522, 6523, 6537,
6541, 6542, 6546, 6548, 6551,
6554, 6555, 6571, 6572, 6576,
6587, 6588, 6589, 6592, 6593,
6596, 6600, 6604, 6621, 6622,
6624, 6625, 6633, 6634, 6635,
6637, 6639, 6642, 6646, 6648,
6650, 6651, 6653, 6679, 6680,
6681, 6697, 6698, 6703, 6704,
6706, 6710, 6711, 6712, 6714,
6715, 6716, 6718, 6724, 6725,
6730, 6739, 6741, 6742, 6743,
6744, 6745, 6746, 6749, 6756,
6757, 6758, 6760, 6762, 6763,
6764, 6766, 6768, 6769, 6770,
6771, 6772, 6773, 6776, 6777,
6779, 6780, 6785, 6786, 6787,
6791, 6793, 6794, 6795, 6797,
6798, 6802, 6810, 6811, 6812,
6816, 6818, 6819, 6820, 6823,
6824, 6825, 6826, 6827, 6831,
6833, 6834, 6838, 6839, 6843,
6845, 6848, 6855, 6856, 6857,
6858, 6859, 6860, 6861, 6862,
6863, 6864, 6871, 6872, 6876,
6879, 6882, 6883, 6884, 6886,
6895, 6896, 6897, 6899, 6900,
6902, 6908, 6909, 6910, 6912,
6913, 6915, 6917, 6918, 6923,
6931, 6932, 6934, 6935, 6936,
6937, 6941, 6942, 6947, 6948,
6963, 6970, 6971, 6972, 6973,
6980, 6997, 7005, 7078, 7087,
7094, 7107, 7138, 7156, 7159,
7184, 7215, 7230, 7248, 7252,
7621, 7753, 7766, 7795, 7814,
7821, 7824, 7872, 7878, 7912,

7915, 7935, 7942, 7985, 8003, 8012, 8041, 8096, 8156, 8315, 8326, 8403, 8597, 8704
太平军北伐失败……6379
太平军出师北伐……6269
太平军初攻上海……6650
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失败……6777
太平军东解镇江之围……6425
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6546
太平军二次西征……6710
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6633
太平军焚孔庙，毁圣像，独尊"真道书"而罢黜"孔孟诸子百家妖书"……6325
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攻占湖北随州……6787
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攻占陕西汉中府城……6839
太平军"进北攻南"之策遂寝……6821
太平军解天京围动用兵力实数……6795
太平军攻克宁波……6742
太平军攻占南京城……6253
太平军及捻军再败僧格林沁部……6902
太平军克杭州，"围魏救赵"之计成……6624
太平军力解桐城之围……6474
太平军慕王谭绍光率军三万进兵上海，围吴淞，占高桥…6745
太平军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等八人刺杀慕王谭绍光，以苏州降清……6845
太平军启王梁成富等克甘肃阶州……6886
太平军瑞州、临江两府被湘军围困……6507
太平军三河大捷……6551
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占福建漳州……6895
太平军首克武汉……6232
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役……6223
太平军围攻桂林……6206
太平军西征……6275
太平军一破江北大营……6428
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6436
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于寿州被俘……6771
太平军于西线发起攻势，攻占

皖南祁门……6798
太平军与捻军败僧格林沁于鲁山……6923
太平军与捻军会于安徽霍邱，议定两军联合作战……6475
太平军与清军血战于广西全州……6209
太平军与清军战于广西武宣之三里墟……6153
太平军与清军战于广西象州中坪……6159
太平军与湘军大战于湖口……6361
太平军援救安庆……6679
太平军再克杭州……6743
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等撤围天京城外雨花台……6794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6198
太平军三克武昌……6382
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及捻军牛洛红、任柱、李允、陈大喜等败僧格林沁于湖北襄阳东北……6902
太平礼制……6189, 6238, 6239
太平天国……6064, 6132, 6146, 6178, 6184, 6188, 6189, 6190, 6239, 6241, 6242, 6243, 6247, 6257, 6270, 6284, 6308, 6310, 6311, 6312, 6313, 6319, 6320, 6321, 6364, 6370, 6372, 6470, 6471, 6485, 6510, 6563, 6614, 6615, 6686, 6687, 6688, 6689, 6690, 6693, 6751, 6753, 6768, 6796, 6804, 6805, 6853, 6911, 6980
太平天国颁布《定营规条十要》与《行营规矩》……6240
太平天国颁行各种条规…6238, 6239
太平天国陈宗扬、卢贤拔与妻同宿事件……6322
太平天国照会英国，严词驳斥其四项要求……6744
太平天国颁行天历……6184
太平天国诏令妇女悉放…6284
太平天国调整天历……6599
太平天国冬官正丞相罗大纲阵亡……6408
太平天国封王建制……6177
太平天国复设五军主将…6544
太平天国改赋税政策为照旧交

粮纳税……6346
太平天国改行天历……6190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6286, 6314, 6615, 6689, 6690, 6749, 6750, 6804, 6971, 6980
太平天国官制有一逐步完善之过程……6188
太平天国何时建号，洪秀全何时称天王……6178
太平天国胡候吉文元战死之时间地点……6333
太平天国记功记罪制度…6188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是否有特开女科一事……6287
太平天国决定照旧征赋收税……6373
太平天国领袖嫔妃、妻妾成群……6364
太平天国时期之土客之争……6145
太平天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之策，始于何时……6346
太平天国始建乡官制度…6299
太平天国营规条十要……6243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亡……6865
太平天国下令许男女配偶……6365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成都殉难……6830
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于江西石城被俘……6896
太平天国于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义……6138
太平天国于天京开科举…6286
太平天国与清军大战于常熟……6857
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之关系……6285
太平天国运动终止于何时……7252
太平天国正式建都……6256
太平天国重建天王府……6324
太平天日……6002, 6065, 6202, 6239
太平条规……6238, 6239
太平诏书……6238
太仆寺……432, 705, 706, 992, 1046, 1234, 1387, 1389, 1396, 1413, 1950, 3606, 4842, 5031, 5098, 6053, 6205, 6254, 6427, 6514, 6726, 6736,

6835, 6965, 7044, 7080, 7320, 7999, 8465, 8482, 8791, 8885
太仆寺卿……1396, 1413, 6726
太上皇……3191, 4740, 4754, 4755, 4760, 4764, 4785, 4787, 4788, 4792, 4803, 4815, 4822, 4824, 4827, 4834, 4838, 4840, 4845, 4859, 4862, 4863, 5014, 5036
太上皇病逝嘉庆帝亲政…4834
太师……305, 660, 846, 885, 886, 1053, 1085, 1093, 1096, 1097, 1136, 1148, 1224, 1320, 1370, 1388, 1418, 1441, 1681, 2595, 2907, 3140, 3833, 4091, 4466, 4873, 5173, 5608, 5845, 6219, 6834, 7530, 7553, 7580
太学……702, 1015, 1435, 1539, 2072, 2131, 2712, 2752, 3119, 3290, 3321, 4073, 4250, 4460, 4625, 4716, 4851
太医院……8885
太原新军起义……9104

泰

泰东陵……4243, 4319, 5664
泰陵……3183
泰西新史揽要……8421

贪

贪黩之风……3000, 3273

摊

摊丁入地(摊丁入亩)……2404, 2433, 2654, 2682, 2684, 2702, 2827, 2834, 2842, 2846, 2891, 2949, 3986, 4183, 5453, 7492, 8023
摊丁之法……2684

谭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8475

檀

檀山新报……8754

探

探花……793, 830, 893, 999, 1077, 1118, 1119, 1202, 1251, 1310, 1314, 1354, 1398, 1454, 1495, 1568, 1634, 1730, 1817, 1819, 1900, 1963, 2004, 2058, 2102, 2146, 2214,

2297, 2364, 2402, 2442, 2537, 2592, 2686, 2744, 2865, 3011, 3109, 3121, 3172, 3238, 3265, 3311, 3384, 3461, 3537, 3630, 3664, 3706, 3789, 3872, 3891, 3934, 3998, 4077, 4120, 4143, 4222, 4287, 4336, 4356, 4443, 4519, 4578, 4590, 4599, 4672, 4734, 4763, 4857, 4924, 4950, 5025, 5099, 5124, 5175, 5273, 5337, 5382, 5398, 5460, 5484, 5552, 5622, 5685, 5714, 5753, 5773, 5812, 5874, 5905, 5990, 6013, 6051, 6121, 6213, 6273, 6275, 6287, 6434, 6580, 6638, 6774, 6824, 6938, 7100, 7224, 7331, 7419, 7455, 7566, 7674, 7863, 7969, 8005, 8063, 8117, 8298, 8435, 8734, 8778

汤

汤斌内召……1841
汤斌之死……1885
汤若望案审结……1373

唐

唐才常等于上海成立中国议会……8598
唐才常等于上海开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8600
唐定奎部铭军于台湾旗后登陆……7344

堂

堂子……6, 26, 42, 245, 337, 587, 676, 692, 714, 724, 1165, 1199, 2546, 2622, 3553, 3580, 3581, 3597, 4754

塘

塘丁……3110, 3113, 3145, 3178, 3372, 3423, 3646, 3710, 3911, 4332, 4358, 4428, 4437, 4446, 4501, 4575, 4634, 5461

帑

帑利……4588, 4722, 5845, 6085

逃

逃人……3, 78, 189, 190, 264, 296, 421, 423, 489, 494, 551, 555, 735, 796, 809, 891, 903, 907, 915, 936, 1003, 1007, 1058, 1074, 1076, 1083, 1087, 1088, 1092, 1093, 1094, 1095, 1108, 1109, 1110,

1116, 1117, 1118, 1122, 1153, 1154, 1164, 1173, 1205, 1207, 1210, 1216, 1217, 1230, 1254, 1273, 1312, 1367, 1368, 1377, 1390, 1399, 1412, 1478, 1484, 1501, 1534, 1563, 1575, 1650, 1680, 1708, 1790, 1845, 1853, 1870, 1904, 1919, 2068, 2166, 2335, 2498, 2501, 2559, 2585, 2659, 2725, 2763, 2809, 3035, 3252, 3332, 3640, 3681, 3802, 3845, 3864, 3865, 3981, 4308, 4477, 4597, 5056

逃人法……735, 796, 936, 1058, 1109, 1117, 1563, 1575, 1845, 2166

陶

陶茂林部哗溃……6930

讨

讨粤匪檄……6323

特

特普钦等奏《酌议五路鄂伦春章程七条》……6627

特诏旗民力求节俭……5068

特准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听民耕种，概免升科，并放宽各省垦辟零星地土旧例……4004

提

提标……1560, 1723, 2473, 2794, 2952, 3012, 3026, 4952, 5507, 5737, 5810, 5853, 5896, 5923, 5924, 6018, 6037, 6455, 6665, 6808, 7353, 9095

提督九门……1961

提督雷正绾军攻占固原…6925

提督杨岳斌、侍郎彭玉麟大破太平军护王陈坤书……6791

提引……4067

剃

剃发……52, 144, 209, 210, 211, 216, 274, 387, 403, 404, 433, 697, 698, 700, 704, 710, 749, 751, 755, 756, 757, 758, 761, 764, 765, 767, 772, 776, 800, 809, 813, 835, 853, 869, 936, 1077, 1081, 1088, 1097, 1098, 1126, 1175, 1176, 1226, 1571, 1580, 1690, 1749, 1975, 2131, 3077, 3540, 3565, 3960, 3999, 4000, 4012, 4252, 4586, 4744, 6216, 6396,

6979

天

天朝田亩制度……6303, 6319, 6447

天津条约……6530, 6532, 6533, 6534, 6548, 6555, 6577, 6585, 6586, 6591, 6610, 6611, 6656, 6672, 6673, 6780, 6832, 6984, 7003, 7052, 7115, 7135

天德王洪大全一案……6199

天地会……3903, 3908, 4043, 4096, 4412, 4499, 4505, 4506, 4507, 4513, 4514, 4516, 4519, 4531, 4534, 4535, 4536, 4537, 4538, 4539, 4542, 4559, 4561, 4573, 4575, 4577, 4590, 4612, 4619, 4620, 4628, 4629, 4643, 4655, 4709, 4724, 4730, 4732, 4737, 4749, 4955, 4964, 4969, 4972, 4989, 5280, 5699, 5997, 6016, 6024, 6034, 6060, 6105, 6108, 6113, 6115, 6127, 6129, 6136, 6139, 6141, 6157, 6159, 6179, 6187, 6200, 6201, 6202, 6203, 6271, 6293, 6317, 6350, 6351, 6358, 6363, 6388, 6405, 6406, 6413, 6505, 6540, 6905, 6932, 7029, 7043, 7102, 7139, 7314, 7632, 7766

天父圣旨……6365, 6366, 6420

天父诗……6146

天父下凡……6075, 6142, 6182, 6202, 6238, 6239, 6257, 6303, 6318, 6322, 6365, 6391, 6443, 6449, 6450

天父下凡诏书……6202, 6238, 6239

天国圣宝……6284

天津都统衙门……8593

天津官绅杨宗濂等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7922

天津机器局开工……7051

天津教案……7167, 7170, 7173, 7187, 7189, 7190, 7216, 7243, 7266, 7490, 7636, 8050

天津教案发生……7167

天津教案结案……7187

天津水师学堂……7898

天津铁路公司……7509

天津县议事会成立，为清末试办地方自治之始……8924

天津陷落……8592
天津学生罢课以为国会请愿……9054
天津义和团张贴揭帖……8561
天津抓获日谍石川伍一…8146
天津自来火公司……7922
天京事变……6444, 6445, 6446, 6448, 6451, 6453, 6600
天京事变之起因及过程…6444
天理教军攻打紫禁城……5228
天历……6443
天命通宝……134, 354
天命诏旨书……6202, 6239, 6311, 6320
天情道理书……6143, 6450
天条书……6238, 6239
天王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抵天京……6576
天文算学馆之争……7054
天兄圣旨……6141, 6142, 6143, 6147, 6188
天兄下凡……6124, 6142, 6146, 6181, 6201
天演论……8385, 8440, 8442, 8707, 8715
天义报……8911
天主教……476, 706, 933, 1296, 1386, 1447, 1461, 1868, 1883, 1885, 1886, 1941, 1980, 2114, 2207, 2220, 2221, 2458, 2495, 2551, 2580, 2655, 2694, 2698, 2758, 2807, 2867, 2895, 2896, 2935, 2974, 3040, 3081, 3131, 3255, 3490, 3491, 3502, 3509, 3539, 3546, 3565, 3658, 3670, 3672, 3673, 3706, 3712, 3721, 3722, 4023, 4036, 4061, 4192, 4215, 4374, 4381, 4450, 4466, 4688, 4938, 5025, 5028, 5167, 5178, 5191, 5196, 5273, 5301, 5304, 5306, 5334, 5336, 5378, 5813, 5871, 5995, 5999, 6000, 6003, 6004, 6025, 6026, 6038, 6056, 6075, 6153, 6172, 6302, 6309, 6324, 6424, 6503, 6533, 6611, 6672, 6673, 6702, 6759, 6775, 6800, 6809, 6949, 7004, 7017, 7045, 7075, 7108, 7168, 7210, 7280, 7306, 7499, 7774, 7861, 8048, 8050, 8056, 8385, 8416, 8552, 8558, 8566, 8593, 8629, 8637, 8684,

8687, 8693, 8810, 8834, 8857

添

添地会……3903

添设卡伦……6695

田

田地山荡……984, 1027, 1068, 1102, 1139, 1166, 1195, 1223, 1256, 1292, 1324

田赋……177, 415, 594, 777, 787, 1309, 1323, 1350, 2015, 2083, 2433, 2654, 2684, 2688, 2702, 2759, 2767, 2838, 2949, 3257, 3377, 3878, 3962, 5476, 6373, 8022

田文镜奏辩无辜被诬…2820

田五在小山聚众起事…4444

挑

挑水坝……1918, 2081, 2137, 2192, 2480

条

条子边……3376

调

调剂双城堡移驻京旗章程……5985

调剂学政养廉……4073

贴

贴黄……1233

铁

铁岭之役……174

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代表大清铁路总公司与比利时公司订立卢汉铁路借款合同……8379

《铁路简明章程》……8748

铁帽子王……8990

廷

廷寄……2988, 2995, 3479, 3488, 3695, 3975, 4015, 4608, 4652, 5806, 5807, 5889, 5890, 5917, 5958, 5978, 5979, 6002, 6003, 6023, 6043, 6045, 6089, 6107, 6297, 6489, 6514, 8042, 8177

廷讯教首刘之协，以极刑处死……4904

停

停甘肃捐监……4003

停各省造送黄册及会计册……1428

停户部与陕西各项捐纳事例……2741

停淮南、淮北末运残引盐斤加

价，以纾商力……5434
停京官、外官保举之例…2999
停浙江士子乡会试……2845
停止查办割辫案……4060
停止贩运米谷至灾区免纳关税之旧例……3822
停止各省督抚进贡方物之例……3291
停止广东开矿……3171
停止刊刻易知由单……1909
停止试行限田之法……3423
停止五年编审……3919
停止五年编审人丁旧例…4146
停止武科……7485

霆

霆军……7878，8096

通

通仓……1696，2465，2494，2787，3059，4103，4767，5010，5581，6061，6192，6905，7096
通筹沿海五关收税事宜…5968
通海……1399
通江县被破情形……4813
通判……1371，1748，2129，2688，2873，3094，4456，5148
通商……329，641，832，842，955，1347，1348，1369，1380，1401，1544，1918，1970，1995，2114，2579，2695，2708，2810，2876，2940，3096，3098，3132，3393，3395，3473，3582，3672，3712，3753，3755，3763，3804，3805，3843，3860，4054，4095，4174，4211，4234，4258，4270，4293，4584，4644，4685，4738，4849，4946，5015，5038，5043，5412，5614，5632，5674，5675，5676，5690，5711，5735，5747，5750，5757，5775，5779，5784，5799，5815，5832，5855，5858，5867，5882，5885，5890，5895，5898，5901，5903，5934，5937，5938，5939，5945，5946，5947，5951，5952，5953，5967，5968，5969，5971，5973，5974，5978，5979，5982，5985，5991，5993，5999，6001，6007，6011，6012，6014，6015，6016，6023，6042，6045，6047，6048，6053，6058，6064，6077，6078，

6105, 6119, 6126, 6157, 6167,
6168, 6267, 6281, 6286, 6312,
6330, 6355, 6356, 6371, 6396,
6397, 6403, 6426, 6443, 6464,
6472, 6482, 6492, 6493, 6495,
6505, 6514, 6516, 6523, 6524,
6530, 6531, 6532, 6533, 6534,
6536, 6548, 6549, 6550, 6555,
6556, 6561, 6569, 6571, 6573,
6574, 6578, 6586, 6587, 6591,
6596, 6604, 6611, 6620, 6655,
6656, 6658, 6676, 6683, 6684,
6685, 6699, 6700, 6702, 6703,
6704, 6708, 6709, 6712, 6717,
6718, 6723, 6737, 6738, 6742,
6757, 6762, 6763, 6766, 6780,
6790, 6793, 6814, 6818, 6827,
6832, 6837, 6840, 6881, 6882,
6894, 6908, 6928, 6957, 6959,
6962, 6975, 6979, 6984, 6989,
6993, 7002, 7004, 7013, 7015,
7020, 7031, 7035, 7051, 7052,
7058, 7061, 7067, 7068, 7072,
7076, 7083, 7092, 7099, 7101,
7103, 7113, 7126, 7129, 7134,
7139, 7140, 7158, 7163, 7168,
7169, 7174, 7175, 7182, 7183,
7194, 7196, 7204, 7207, 7217,
7232, 7233, 7234, 7235, 7236,
7243, 7258, 7273, 7288, 7294,
7297, 7301, 7326, 7333, 7353,
7354, 7370, 7373, 7381, 7382,
7383, 7386, 7388, 7394, 7401,
7403, 7406, 7411, 7415, 7418,
7421, 7427, 7428, 7429, 7430,
7438, 7489, 7490, 7503, 7521,
7529, 7530, 7533, 7534, 7535,
7536, 7546, 7548, 7549, 7552,
7556, 7559, 7560, 7561, 7562,
7564, 7565, 7571, 7572, 7575,
7580, 7585, 7588, 7595, 7597,
7599, 7600, 7601, 7606, 7615,
7616, 7619, 7620, 7625, 7632,
7636, 7637, 7639, 7641, 7643,
7650, 7657, 7659, 7674, 7677,
7684, 7686, 7697, 7709, 7712,
7713, 7716, 7730, 7738, 7756,
7782, 7806, 7807, 7816, 7831,
7832, 7858, 7860, 7863, 7870,
7873, 7879, 7899, 7902, 7905,
7910, 7911, 7916, 7920, 7948,
7964, 7997, 7998, 7999, 8002,

8021, 8023, 8031, 8032, 8067, 8071, 8072, 8090, 8094, 8099, 8112, 8134, 8231, 8275, 8276, 8279, 8280, 8286, 8301, 8302, 8308, 8324, 8327, 8328, 8340, 8341, 8342, 8346, 8357, 8364, 8366, 8373, 8380, 8417, 8418, 8425, 8432, 8451, 8452, 8456, 8482, 8501, 8513, 8520, 8528, 8532, 8534, 8586, 8596, 8622, 8664, 8668, 8691, 8700, 8710, 8721, 8726, 8733, 8742, 8757, 8773, 8784, 8787, 8792, 8822, 8828, 8831, 8836, 8838, 8847, 8896, 8940, 9039, 9078
《通商各口通共章程》…6737
《通商章程》……6832
通玄教师……1043
通政使……1361, 1396, 1413, 1455, 6467
通政司……1035, 1150, 1178, 1742, 1876, 2175, 2669, 2691, 2727, 2773, 2947, 2980, 2988, 5418, 5804, 6349, 6439, 7018, 8465, 8482, 8685
通政使司……736, 1030, 1046, 1182, 2543

同

同盟会……8541, 8680, 8730, 8746, 8758, 8772, 8804, 8819, 8824, 8827, 8830, 8831, 8832, 8842, 8843, 8845, 8867, 8870, 8887, 8890, 8893, 8909, 8911, 8918, 8925, 8926, 8927, 8938, 8946, 8957, 8964, 8969, 8970, 8979, 9021, 9025, 9028, 9029, 9051, 9057, 9061, 9068, 9070, 9083, 9086, 9087, 9091, 9094, 9097, 9102, 9103, 9104, 9105, 9106, 9108, 9109, 9111, 9112, 9113, 9114, 9117, 9123, 9125, 9127, 9129, 9138
同盟会发动广东钦廉防城起义……8926
同盟会发动黄冈起义……8909
同盟会发动黄花岗之役…9070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8842
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邓泽如等于槟榔屿（属马来西亚）集议，决于广州再举行起义……9051

同盟会广州起义……9025
同盟会统筹部会议，决定广州起义计划……9068
同盟会云南河口起义……8957
同盟会员李沛基炸毙广州将军凤山……9103
同盟会员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载沣未成……9029
同盟会员温朝钟于四川黔江起义……9057
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死署广州将军孚琦……9068
同盟会镇南关起义……8938
同盟会正式成立时间……8830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于上海孙中山寓所会议，决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9125
同文馆……6782，6783，6813，6817，6870，6966，7019，7024，7044，7045，7048，7049，7054，7062，7143
同文馆法文、俄文两馆开办……6817
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8672
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录取学生三十一名……7054
同文书会……7914
同知……1406，2129，2794，2984，3094，3212，4456，7814
同治帝即皇帝位于太和殿……6737
同治帝亲政……7291
同治帝入学……6764
同治帝于紫光阁首次接见各国公使……7301
同治帝之死因……7359
同治中兴……6978

佟

佟养甲之死因……874

铜

铜第五次加价……3870
铜禁……2811，3310，5291，6433

童

童妃案……734
童生……4208

统

统一台湾……1351，1352，1421，1429，1607，1629，1662，

1687, 1710, 1739, 1755, 1769, 1771, 1773, 1775, 1808, 1810, 7394

偷

偷盗库银之宝善拟斩监…2491

投

投充……735, 743, 779, 788, 795, 809, 831, 836, 840, 868, 919, 936, 943, 951, 973, 975, 1002, 1022, 1023, 1031, 1034, 1035, 1108, 1384, 1393, 1404, 1678, 1793, 2099, 2172, 2319, 4897, 6237

投石"犯人"……6073

上

上伯特……497

上尔扈特……14, 2368, 2387, 2416, 2723, 2890, 3034, 3035, 3037, 3073, 3079, 3080, 3152, 3159, 3320, 3345, 3505, 3712, 3725, 3788, 3797, 3813, 3864, 3865, 4108, 4109, 4110, 4114, 4116, 4121, 4123, 4124, 4125, 4127, 4129, 4133, 4134, 4135, 4136, 4149, 4161, 4213, 4218, 4224, 4240, 4258, 4269, 4340, 4614, 4623, 4835, 5296, 5780, 6057, 6494, 6991, 6995, 7288, 7309

土尔扈特离开俄罗斯回归祖国的日期……4108

土黑勒威勒……584

土默特……560, 3053

土守备……4426

土司……2940, 3508, 6238

土谢图汗……14, 1212, 1952, 1965, 1966, 1969, 4961

土仪……2731, 2753, 3657

土营……6367

团

团练……222, 598, 603, 974, 3178, 4804, 4818, 4831, 4890, 4891, 4894, 4897, 4910, 4943, 4950, 4966, 5052, 5067, 5238, 5243, 5800, 6038, 6055, 6060, 6074, 6097, 6104, 6113, 6115, 6127, 6128, 6130, 6131, 6135, 6137, 6140, 6145, 6146, 6147, 6158, 6169, 6191, 6236, 6252, 6253, 6264, 6277,

6300, 6305, 6316, 6335, 6373, 6384, 6388, 6418, 6429, 6430, 6433, 6438, 6478, 6499, 6512, 6513, 6514, 6525, 6539, 6559, 6593, 6596, 6610, 6619, 6623, 6626, 6646, 6655, 6697, 6698, 6730, 6737, 6741, 6755, 6758, 6759, 6760, 6761, 6766, 6773, 6776, 6790, 6825, 6831, 6835, 6836, 6847, 6937, 6967, 7006, 7044, 7070, 7160, 7200, 7272, 7306, 7318, 7319, 7381, 7397, 7416, 7636, 8041, 8044, 8179, 8217, 8261, 8338, 8398, 8467, 8494, 8548, 8551, 8597, 8666
团营……6126, 6127, 6129, 6131, 6132, 6137, 6138, 6143, 6146, 6147, 6157, 6448, 7080

推

推升……416, 1151, 1329, 1388, 1466, 1483, 2724, 3483, 3501, 6431

屯

屯田……989, 1764, 3047, 3856, 4027, 5454, 5668, 6838, 8034

拖

拖沙喇哈番……3243

妥

妥议洋药税厘加征章程…7609

瓦

瓦尔喀部……1, 61, 100, 297, 492, 507, 606, 1228

外

外班……5495
外官……6306
外国银元内流中国及其影响……3405
外交报……8671
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9120
外牛录……395
外人管理海关制度自此始……6342
外委……5119, 5720, 8307
外务部……7080, 8653, 8661, 8663, 8674, 8686, 8687, 8689, 8691, 8694, 8699, 8703, 8705, 8706, 8707, 8712, 8719,

8721, 8724, 8725, 8726, 8737, 8740, 8742, 8744, 8745, 8746, 8757, 8767, 8768, 8770, 8771, 8772, 8794, 8809, 8815, 8818, 8822, 8825, 8836, 8838, 8844, 8846, 8847, 8854, 8855, 8856, 8857, 8864, 8869, 8877, 8878, 8885, 8886, 8903, 8912, 8914, 8926, 8928, 8935, 8937, 8951, 8952, 8953, 8981, 8982, 8993, 8998, 9001, 9002, 9008, 9021, 9037, 9039, 9055, 9056, 9059, 9074, 9075, 9078, 9116
外务部拟订矿务章程十九条……8686
外务部与法国公使议定滇越铁路章程……8744
外务部与英国中英有限公司签订《九广铁路借款合同》…8903
外务部奏准于京师设游美学务处……9001
外洋行……3881

万

万国公报……7339, 7914, 8313, 8944
万国禁烟会……8994
万年吉地……3289
万寿山……2311, 3604, 3643, 3644, 3648, 4602, 5321, 6670, 7272, 7930, 7946, 7947, 8065

汪

汪景祺文字狱案……2796
汪康年创刊《中外日报》…8462
汪申敦身后邀恩之事……3883

王

王得禄、邱得功合击蔡牵于渔山外洋，牵自沉死……5134
王鼎、宝兴与陶澍奏准改革两淮盐法十五条……5655
王鼎尸谏……5933
王辅臣降，关陕平……1570
王甲（完颜）部……1, 12
王鎏刊行《钱币刍言》…5804
王伦自焚而死，反清起义失败……4207
王茂荫再论钞法利弊……6330
王念孙陈鼐教事宜六条…4837
王起身死情况……7037
王锡侯《字贯》案……4275, 4279
王珣以著书"悖逆"处斩…4208

望

望厦条约……5991, 5995, 6047, 6272

威

威海城及北岸炮台失陷…8251

威海南岸炮台失守……8248

威远军……7703

微

微行……2311, 2491, 2497, 4855, 7339

为

为鼓励洋米进口，定外洋带米商船蠲免货税之例……3422

为苏克萨哈、苏纳海昭雪……1442

为汤若望、李祖白等昭雪……1446

围

围攻使馆之清军正式停战……8595

伪

伪稿……3640, 3641, 3642, 3643, 3650, 3653, 3657, 3664, 3666, 3668, 3669, 3670, 3675, 3676, 3677, 3678, 3688, 3697

伪稿案……3640, 3641, 3643, 3650, 3664, 3666, 3669, 3676

伪皇孙案……4336

卫

卫汝贵案……8220

味

味经学会……8502

魏

魏光焘奏准于省城设格致学堂……8394

魏塾批《徙戎论》案……4334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五十卷初刊……5976

文

文馆……377, 388, 394, 413, 420, 439, 452, 455, 457, 464, 468, 475, 484, 502, 505, 524, 525, 526, 960, 1079, 1209, 1224, 1387, 1603

文华殿……1057, 1073, 1120, 1182, 1215, 1459, 1745, 1884, 1988, 2092, 2287, 2343, 2637, 2653, 2770, 2775, 2788, 2793, 2907, 3011, 3083, 3111,

3178, 3256, 3289, 3303, 3304, 3306, 3360, 3472, 3522, 3557, 3871, 3954, 4120, 4134, 4177, 4423, 4466, 4497, 4757, 4873, 4923, 4978, 4995, 5262, 5819, 6149, 6327, 6836, 7222, 7224, 7231, 7262, 7359, 7745, 8195, 8264, 8305, 8321, 8328, 9019
文津阁……4395, 4521, 7631
文澜阁……7621, 7631
文庙……762, 1190, 1435, 1878, 3313, 3530, 4073, 4460, 5479, 5970, 6395, 6634, 7858, 7887, 8426, 8443
文祥上《海防紧要请饬宽筹饷需折》……7336
文学社……9063, 9094
文渊阁……1215

纹

纹银……2450, 3274, 3546, 3893, 3906, 3966, 4148, 4179, 4307, 4663, 4722, 4870, 5090, 5260, 5286, 5455, 5637, 5638, 5639, 5656, 5683, 5707, 5709, 5710, 5711, 5716, 5723, 5739, 5774, 5775, 5778, 5792, 5793, 5795, 5796, 5797, 5798, 5807, 5812, 5816, 5819, 5827, 5832, 6356, 7026, 7951, 8235, 8525

闻

闻俄国即将兴修西伯利亚铁路，慈禧太后从醇亲王等请允造关东铁路……8001
闻香教主……253

翁

翁氏开缺为百日维新开初政局之大转折……8435

瓮

瓮安农民刘瞎么起事……6407

倭

倭什布奏防剿洋盗事宜…5007

窝

窝泥王……5335

乌

乌尔泰额奏请变通盐务，试办票引兼行……5754
乌拉部……1, 21, 40, 41, 46, 54, 55, 61, 74, 75, 76, 78, 79, 80, 81, 82, 83,

87, 110, 113, 114, 115, 267, 276, 281, 285, 871
乌里雅苏台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一所……9026
乌鲁木齐绿营兵屯地六万余亩，招民领种……5275
乌鲁木齐等五处兵屯丰收……3895
乌鲁木齐迪化等州县捏报粮价、贪污采买粮食银两案查实……4389
乌鲁木齐新旧屯田……3873
《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6714
乌什失陷，维族起事失败……3982
乌真超哈……486

无

无圈点满文……65
无为教……2979

吴

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正式颁布……6342
吴可"尸谏"……7519
吴禄贞被刺……9111
吴三桂划江而守考……1521
吴三桂叛……1502
吴三桂乞降……694
吴三桂称帝……1614
吴胜兆叛清归明被害……834
吴淞铁路案议结……7432
吴淞陷落……5935
吴文世《云氏草》案……4435
吴熊光等奏请饬禁洋钱…5089
吴熊光以办理夷务不善革职……5124
吴兆有等禀文……7782

芜

芜湖等处教案发生……8033

五

五大臣……23, 93, 107, 114, 122, 184, 215, 276, 289, 290, 2392, 8605, 8643, 8821, 8836, 8838, 8881, 8975
五牛录额真……183
五权宪法……8891
五岳会……160

伍

伍廷芳奏请先于通商口岸仿行印花税……8432

武

武昌革命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9096
武昌起义……8762, 8804, 8901, 8938, 8969, 9054, 9061, 9063, 9067, 9095, 9096, 9098, 9099, 9101, 9102, 9108, 9109, 9119, 9124, 9128, 9130, 9132, 9137
武昌起义爆发……9095
武昌水电厂……8897
武汉清军、革命军达成停战三日之协议……9120
武穴教案……8035, 8042
武训创办"崇贯义塾"……7950
武英殿……255, 519, 697, 698, 715, 747, 766, 768, 814, 829, 896, 1215, 1370, 1431, 1450, 1460, 1516, 1548, 1586, 1985, 2092, 2096, 2219, 2256, 2291, 2453, 2593, 2636, 2637, 2639, 2669, 2791, 2894, 2916, 3178, 3246, 3284, 3315, 3320, 3457, 3475, 3523, 3557, 3584, 3624, 3737, 3917, 4106, 4132, 4155, 4166, 4175, 4194, 4234, 4270, 4616, 4625, 4644, 4723, 4764, 4812, 5146, 5181, 5201, 5388, 5415, 5504, 5526, 5819, 6166, 6336, 6416, 6442, 6467, 7050, 7051, 7100, 7123, 7133, 7262, 7263, 7350, 7359, 7621, 8045, 8731, 8920
"武英殿聚珍版"……4194
武缘县知县孙廷标以枉法处绞……5008

戊

戊午科场案……6553
戊午科场舞弊案结……6589
戊戌变法……7796, 8338, 8342, 8370, 8372, 8390, 8402, 8436, 8471, 8472, 8503, 8504, 8505, 8507, 8508, 8509, 8510, 8511, 8543, 8545
戊戌六君子……8482
戊戌政变……8342, 8403, 8422, 8436, 8472, 8477, 8478, 8481, 8484, 8493, 8499, 8503, 8506, 8508, 8539, 8540, 8543, 8643, 8672, 8710, 8814, 8904, 9016

西

西安将军都兴阿、荆州将军穆图善解宁夏满城围……6943
西成行……5072
西陲平定……3906
西月……6623，7405
西捻军突破清军黄河防线……7075
西捻张宗禹、邱远才等围歼刘蓉部三十营湘军……7030
西宁郭隆寺僧众反……2706
西宁回变扩大……6818
西宁会盟……2719
西太后……6196，6197，6198，8977
西洋理事官委黎多禀……5141
西学东渐记……6805，6978，7286，7611
西洋寨……3654，3671
西征太平军……6278，6283

惜

惜薪司……1056

锡

锡伯官兵远迁新疆驻防…3954
锡良奏已设立川汉铁路公司……8756

希

"希望号"和"涅瓦号"……5045

夏

夏逢龙（夏包子）武昌兵变……1905
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8373

下

下五旗……1964，1973，2179，2296，2672，6195

先

先天教……5685
先天教曹顺起事……5750

闲

闲散宗室……1893

贤

贤良祠……3729，4764，4771，8013

咸

咸丰帝收回曾国藩署理鄂抚成命之原因……6352
咸丰帝拒绝借师助剿……6639
咸丰帝连夜召内廷王大臣等定出狩之计……6663
咸丰帝命耆英自尽……6534

咸丰帝奕詝与恭亲王奕訢手足参商之起因……6399

限

限制各省向官员摊捐款项，防其流弊……5418

限制开采滇铜……4001

宪

宪友会……9079，9080

宪政编查馆……8924，9067

宪政编查馆奏定修正之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9057

宪政编查馆奏结社集会律三十五条……8952

宪政公会成立……8942

宪政讲习会成立于日本东京……8917

羡

羡余……2132，2181，2320，2482，2650，2690，2729，2732，2734，2843，3117，3221，3382，3460，4934，5511，5513，5728，7930

献

献俘……3869

乡

乡绅……680，682，1048，1119，1177，1314，1533，1696，1833，1848，1942，1945，1946，1976，1978，2352，2362，2508，2753，2845，3276，3517，3944，4228，5769，6074，6171，6949，8629，8868

乡试……98，716，868，972，1139，1170，1187，1190，1199，1207，1232，1472，1597，1614，1878，1930，1994，2016，2037，2091，2111，2141，2205，2304，2349，2352，2388，2426，2477，2539，2632，2660，3080，3165，3174，3189，3231，3412，3442，3443，3444，3446，3452，3717，3772，3822，3847，4080，4274，4275，4301，4424，4493，4497，4534，4575，4584，4717，4766，4850，4906，4928，4942，4978，5088，5095，5133，5140，5173，5223，5272，5356，5366，5372，5412，5419，5439，5538，5732，5760，5761，5973，5988，6236，6249，6273，6458，

6553, 6565, 6589, 6594, 6740, 6902, 6997, 7050, 7160, 7162, 7183, 7325, 7390, 7661, 7824, 7901, 7902, 7921, 7942, 7946, 8051, 8084, 8096, 8097, 8339, 8349, 8360, 8407, 8416, 8490, 8591, 8718

乡约……796, 894, 2319, 2902, 3147, 3148, 4362, 4443, 4772, 5070, 5240, 5727, 5751, 5770, 6931, 8183

香

香妃传说……3917

香港商人赵新基等创办兆安轮船公司……8675

香港总督包令经香港立法会议通过颁布通令……6360

湘

湘报……8389, 8410, 8412, 8428, 8483, 8505, 8609

湘军……6179, 6211, 6225, 6236, 6242, 6256, 6282, 6309, 6314, 6323, 6331, 6347, 6351, 6352, 6357, 6361, 6362, 6373, 6376, 6389, 6390, 6394, 6402, 6406, 6412, 6415, 6429, 6497, 6499, 6507, 6523, 6551, 6552, 6559, 6589, 6618, 6621, 6622, 6679, 6706, 6710, 6711, 6714, 6715, 6716, 6724, 6725, 6726, 6728, 6743, 6746, 6747, 6749, 6759, 6760, 6761, 6771, 6774, 6778, 6779, 6780, 6786, 6790, 6791, 6794, 6795, 6820, 6824, 6825, 6831, 6843, 6852, 6858, 6861, 6866, 6871, 6872, 6879, 6886, 6896, 6909, 6912, 6913, 6916, 6917, 6918, 6920, 6926, 6936, 6940, 6942, 6950, 6978, 6979, 6980, 6981, 7011, 7018, 7030, 7033, 7038, 7041, 7043, 7057, 7060, 7061, 7066, 7078, 7087, 7090, 7093, 7098, 7100, 7117, 7124, 7125, 7127, 7128, 7141, 7156, 7159, 7194, 7195, 7215, 7248, 7253, 7254, 7288, 7298, 7310, 7411, 7695, 7701, 7703, 7814, 7824, 7825, 7878, 7924, 8003, 8005, 8012, 8096, 8156, 8175, 8178, 8209, 8219, 8235, 8252, 8257, 8262, 8264, 8268, 8303, 8333, 8365,

8387, 8416, 8704, 9093, 9119
湘军鲍超部攻占安徽宁国府城……6779
湘军攻苗，无功而返……7033
湘军攻破安庆……6724
湘军攻陷湖口，外江内湖水师复合……6497
湘军攻陷武汉……6351
湘军攻占雨花台……6824
湘军蒋凝学部于湖北襄阳哗变……6942
湘军练成出师……6323
湘军血战牛庄……8264
湘绅龙绂瑞等于长沙创办女学堂……8734
湘绅王先谦等创办两湖轮船公司……8400
《湘报》于长沙发刊……8412
《湘学新报》(亦名《湘学报》)创刊于长沙……8378

襄

襄阳白号教军首领高均德等被俘……4869
襄阳东西两教军会于陕西安康……4802
襄阳教军进逼西安……4818
襄阳教军偷渡汉江……4792
襄阳教军由川还楚……4798
襄阳蓝号教军首领张汉潮阵亡……4865

镶

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参奏年羹尧"欺罔贪婪"五款……2776

详

详议改流土司安置之法…2882
详议救火章程……5473

祥

祥瑞……2141, 2447, 2456, 2588, 2943, 2993, 3125, 3139, 3166, 3194, 3221, 3880

削

削除浙江绍兴惰民丐籍…2680

枭

枭首……3031, 3051, 3829, 4129, 4222, 4305, 4313, 4383, 5249, 5338, 5769, 8810

骁

骁骑校……485, 502, 563, 615, 620, 915, 922, 1131, 1682, 1748, 1764, 1782, 2659, 2663, 2712, 2720, 2937,

3092, 3117, 3250, 3629, 4133, 4151, 5218, 5289, 5485, 5940, 6808, 7596
骁骑营……724, 3045, 8579, 8663

小

小刀会……3387, 4405, 4709, 6359
小说界革命……8709
小站练兵……8188

晓

晓谕不得以“宰相”称谓阁臣，更不得以“副相”称谓都察院……4199

孝

孝东陵……2525
孝陵……1325
孝贤皇后之死……3532
《校邠庐抗议》…6741, 8457, 9015

协

协办大学士……3395, 3551, 3690, 3694, 3892, 3895, 4083, 4325, 4371, 4419, 4446, 4497, 4616, 5014, 5021, 5336, 5396, 5535, 5589, 5609, 6000, 6219, 6349, 6721, 6873, 7044, 7589, 7635, 7707, 8536
协和医学堂创办……8781
协理……399, 771, 984, 1153, 1234, 1300, 1782, 2075, 2081, 2101, 2605, 2726, 2775, 2815, 2963, 2982, 3017, 3025, 3062, 3226, 3329, 3637, 3704, 3717, 4130, 5394, 6064, 6263, 6431, 6474, 6884, 6885, 6964, 7092, 7158, 8773, 8866, 8871, 8935, 8940, 8943, 8955, 8956, 9009, 9073, 9074, 9075, 9084
协领……600, 1265, 1405, 1748, 1764, 2206, 2382, 2602, 2720, 2937, 2972, 3716, 4304, 4705, 4706, 5223, 5248, 5337, 5399, 5672, 5674, 5678, 5737, 5789, 5851, 5996, 6040, 6041, 6096, 6253, 6340, 6353, 6387, 6404, 6528, 6621, 6622, 6623, 6700, 6715, 6782, 6898, 7000, 7005, 7187, 7250, 7497
协饷……1274, 1386, 1818, 3375, 7124, 7137, 7143,

7171, 7173, 7192, 7193, 7223, 7241, 7258, 7262, 7270, 7302, 7324, 7408, 7409, 7445, 7563, 7848, 7859, 7869

邪

邪教……643, 1164, 1323, 1364, 1670, 1701, 1864, 1941, 1980, 2508, 2538, 2655, 2694, 2718, 2719, 2780, 2868, 3093, 3148, 3156, 3172, 3179, 3486, 3487, 3494, 3530, 3563, 3665, 3670, 3686, 3707, 3802, 3806, 3922, 3924, 3932, 3939, 4060, 4142, 4204, 4209, 4210, 4222, 4224, 4292, 4357, 4391, 4392, 4393, 4446, 4463, 4503, 4551, 4578, 4710, 4713, 4714, 4716, 4717, 4719, 4720, 4731, 4736, 4761, 4766, 4782, 4784, 4791, 4812, 4817, 4818, 4832, 4833, 4837, 4856, 4895, 4900, 4912, 4917, 4918, 4939, 4992, 5016, 5040, 5074, 5090, 5141, 5176, 5177, 5179, 5191, 5202, 5203, 5204, 5236, 5242, 5249, 5250, 5254, 5264, 5273, 5276, 5280, 5302, 5305, 5308, 5334, 5345, 5361, 5365, 5377, 5399, 5400, 5404, 5436, 5605, 5680, 5693, 5777, 5999, 6026, 6138, 6153, 6165, 6829, 6880, 8087, 8552

谢

谢济世注《大学》案……2965

辛

辛丑条约……8653, 8658, 8659, 8663, 8664, 8673, 8678, 8724, 8794, 8803

辛亥革命……8763, 8764, 8801, 8849, 8899, 9060, 9096, 9136, 9137, 9139, 9140

辛亥俱乐部……9080

辛者库……1265, 1292, 1535, 2260, 2294, 2366, 2428, 2609, 2859, 2885, 3370

新

新建陆军……8342

新疆昌吉遣犯暴动戕官…4055

新疆哈密清军大败来犯之回军……6946

新疆回阿訇妥明及索焕章等占乌鲁木齐满城……6889

新疆禁烟情形……5867
新疆屯田……5996
新疆维、回起事民军攻占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6986
新疆伊犁革命党人率新军起义……9129
新疆伊犁起事回民围惠远城……6902
新军……392, 1201, 6765, 6774, 6895, 7028, 7033, 7645, 8327, 8352, 8370, 8382, 8396, 8668, 8677, 8683, 8684, 8710, 8711, 8733, 8748, 8769, 8775, 8782, 8788, 8793, 8801, 8803, 8810, 8849, 8858, 8869, 8890, 8893, 8895, 8904, 8906, 8925, 8926, 8978, 8980, 8981, 8987, 9010, 9025, 9026, 9032, 9051, 9059, 9060, 9063, 9064, 9088, 9093, 9094, 9096, 9097, 9098, 9102, 9103, 9104, 9105, 9106, 9108, 9109, 9111, 9112, 9113, 9115, 9117, 9119, 9128, 9129
新军于河南彰德秋操……8890
新满文……65, 455, 4221
新民说……8682
新式警政在全国陆续推…8696
《新世纪》创刊……8911
新刑律草案……8932
新议略论……6993
新学伪经考……7942, 8051, 8146, 8386
新政上谕……8625, 8649, 8653

兴

兴工代赈……3400
兴亮贩卖鸦片烟案审结…5289
兴修三吴水利……5507
兴中会……8321, 8541, 8616, 8623, 8639, 8665, 8679, 8680, 8689, 8831, 9111, 9127
兴中会骨干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未果……8616
兴中会领导人杨衢云为清廷密探暗杀……8623
兴中会员谢缵泰联络原太平天国瑛王、洪秀全之侄、避难在香港之洪全福及富商李纪堂，谋于广东发动反清起义，建号“大明顺天国”，事成举容闳为

临时政府大总统……8665
兴中会郑士良于广东惠州发动反清起义……8616

刑

刑白马乌牛……318, 330
刑部等错审军机章京海升殴妻致死案，分别受惩……4465
刑部等题奏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2800
刑部官贪贿案审结……1695
刑部尚书……71, 749, 826, 865, 964, 965, 1020, 1040, 1135, 1215, 1262, 1263, 1281, 1445, 1449, 1459, 1463, 1499, 1516, 1635, 1714, 1724, 1819, 1859, 1905, 1927, 1928, 1929, 1933, 1946, 1964, 1988, 2007, 2011, 2100, 2119, 2152, 2231, 2256, 2273, 2280, 2341, 2348, 2352, 2365, 2403, 2422, 2485, 2503, 2537, 2538, 2541, 2562, 2635, 2676, 2693, 2805, 2865, 3032, 3168, 3178, 3186, 3211, 3266, 3295, 3332, 3384, 3400, 3457, 3467, 3497, 3539, 3540, 3665, 3666, 3710, 3872, 3895, 3921, 3961, 4102, 4215, 4390, 4487, 4523, 4838, 4953, 5001, 5061, 5101, 5168, 5336, 5396, 5398, 5593, 5596, 5685, 5791, 5851, 5862, 6002, 6123, 6213, 6219, 6220, 6280, 6283, 6345, 6529, 6580, 6585, 6729, 6732, 6736, 7050, 7097, 7102, 7163, 7165, 7183, 7219, 7262, 7308, 7318, 7331, 7419, 7437, 7480, 7522, 7523, 7583, 7593, 7667, 7674, 7707, 7803, 7817, 7842, 7958, 8006, 8027, 8076, 8102, 8220, 8297, 8300, 8405, 8418, 8433, 8440, 8534, 8559, 8562, 8613, 8614, 8645, 8659, 8719, 8734, 8777, 8878, 9015
刑部修改律例中之刺字专条……5822
刑部以湖广鼓噪兵丁王贵拟斩……2212
刑部议准：实系枉法赃者即限内全完，仍照原拟治罪…3868
刑部主事何秋涛进呈所纂《北徼汇编》八十卷，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6621

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改题本案审结……5379
刑名……1132, 1184, 1282, 1305, 1311, 1330, 1371, 1389, 1700, 1762, 1789, 1818, 2305, 2454, 2688, 2752, 2755, 2756, 2773, 2898, 3023, 3106, 3117, 3119, 3127, 3149, 3239, 3387, 3556, 3606, 3625, 3669, 3794, 3801, 3848, 4002, 4005, 4465, 4661, 4961, 5099, 5152, 5376, 5435, 5473, 5474, 5550, 5791, 5873, 6903, 8498, 8932

行

行保举连坐之法……885
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2728
行取……416, 1677, 2108, 2165, 2415, 2874, 3038, 3291, 3483, 3501, 3631, 3632, 3647, 6136
行盐……781, 819, 849, 876, 910, 939, 984, 1027, 1069, 1103, 1139, 1166, 1195, 1223, 1256, 1264, 1288, 1292, 1324, 1339, 1348, 1363, 1379, 1393, 1414, 1428, 1450, 1461, 1475, 1488, 1509, 1539, 1561, 1580, 1605, 1627, 1661, 1685, 1708, 1738, 1772, 1805, 1834, 1860, 1884, 1910, 1935, 1958, 1973, 1986, 1999, 2013, 2026, 2042, 2063, 2077, 2085, 2095, 2113, 2125, 2141, 2159, 2188, 2206, 2232, 2249, 2272, 2286, 2313, 2314, 2332, 2355, 2372, 2382, 2404, 2434, 2457, 2485, 2526, 2539, 2550, 2566, 2583, 2602, 2639, 2697, 2754, 2801, 2804, 2850, 2893, 2939, 2988, 3038, 3067, 3096, 3136, 3161, 3905, 3941, 4420, 4552, 4721, 5059, 5116, 5384, 6085, 7076, 7077, 7257, 9018
行政裁判院……8884
行走……943, 1397, 1440, 1448, 1820, 1846, 1899, 2086, 2107, 2395, 2396, 2403, 2424, 2453, 2454, 2601, 2635, 2655, 2785, 2813, 2931, 2990, 3104, 3109, 3153, 3186, 3199, 3211, 3213, 3246, 3284, 3313, 3352, 3361, 3401, 3412, 3462,

3465, 3467, 3472, 3495, 3497, 3521, 3536, 3547, 3550, 3551, 3554, 3555, 3575, 3594, 3601, 3604, 3616, 3623, 3662, 3665, 3710, 3713, 3748, 3757, 3762, 3767, 3815, 3867, 3876, 3888, 3930, 3954, 3962, 4020, 4041, 4061, 4063, 4100, 4102, 4105, 4111, 4118, 4119, 4120, 4127, 4145, 4146, 4169, 4179, 4200, 4201, 4245, 4248, 4256, 4270, 4325, 4331, 4421, 4444, 4462, 4508, 4616, 4672, 4740, 4797, 4817, 4838, 4868, 4921, 4942, 4947, 4953, 4977, 4987, 5001, 5031, 5032, 5039, 5059, 5100, 5183, 5195, 5210, 5216, 5235, 5240, 5273, 5284, 5310, 5326, 5351, 5357, 5374, 5385, 5393, 5410, 5411, 5418, 5420, 5421, 5439, 5464, 5479, 5519, 5530, 5542, 5576, 5585, 5595, 5603, 5636, 5724, 5757, 5789, 5800, 5809, 5831, 5862, 5871, 5914, 6052, 6053, 6070, 6101, 6102, 6112, 6116, 6193, 6229, 6230, 6235, 6265, 6299, 6398, 6402, 6486, 6597, 6617, 6621, 6699, 6735, 6784, 6933, 6965, 6967, 6997, 6998, 7023, 7025, 7044, 7049, 7055, 7069, 7098, 7143, 7165, 7180, 7224, 7271, 7320, 7341, 7360, 7437, 7482, 7505, 7511, 7550, 7557, 7589, 7593, 7601, 7615, 7655, 7659, 7678, 7707, 7708, 7716, 7718, 7741, 7999, 8001, 8041, 8045, 8057, 8059, 8096, 8102, 8112, 8197, 8312, 8344, 8363, 8382, 8430, 8435, 8440, 8445, 8447, 8454, 8455, 8465, 8467, 8468, 8485, 8486, 8488, 8499, 8533, 8534, 8547, 8563, 8601, 8610, 8614, 8650, 8745, 8770, 8777, 8819, 8831, 8856, 8878, 8886, 8911, 8914, 8915, 8918, 8956, 8976, 8982, 8985, 9002, 9011, 9015, 9027

兄

兄弟会……6102

熊

熊成基被捕案……9020

熊成基于安庆起义……8978
熊赐履遵旨奏言弊政……1402

休

休斯夫人号事件……4451
休致……791, 962, 1084, 1094, 1144, 1328, 1448, 1600, 1689, 1877, 1892, 1927, 1946, 1953, 1963, 1965, 1981, 1995, 2002, 2189, 2290, 2294, 2324, 2408, 2440, 2671, 3010, 3199, 3333, 3359, 3438, 3507, 3584, 3592, 3593, 3605, 3606, 3734, 3736, 4080, 4354, 4629, 4733, 5230, 5317, 5366, 5369, 5475, 5490, 5642, 5825, 5843, 6032, 6193, 6220, 6229, 6856, 7109, 7350, 7476, 7613, 7707, 7844, 8045, 8227, 8300, 8994, 9031, 9106

修

修订防范夷人章程八条…5749
修订法律馆……8771, 8772, 8939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呈《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8863
修定大逆缘坐法……4766
修来馆！……1631
修约……4477, 5992, 6272, 6339, 6353, 6356, 6374, 6466, 6479, 7052, 7066, 7068, 7071, 7074, 7076, 7078, 7079, 7121, 7129, 7139, 7140, 7152, 7158, 7300, 7489, 7530, 7535, 7537, 7873, 8102, 9078
修撰……552, 862, 1067, 1077, 1092, 1216, 1464, 1754, 2091, 2355, 3109, 4797, 4859, 5173, 5798, 6123, 6213, 6336, 6434, 6580, 6639, 7419, 7455, 7566, 7674, 7863, 7969, 8005, 8063, 8096, 8117, 8298, 8349, 8414, 8611, 8709, 8734, 8776, 9015

岫

岫岩失守……8197

徐

徐继畬《瀛寰志略》刻板问世……6087
徐世昌奏拟之东三省官制……8910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结

案……4305
徐天德溺死瓦房店……4926
徐锡麟率安徽巡警学堂学生于安庆起义……8915

许

许景澄、张翼与英德银行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8518
许景澄奏报俄国筹建西伯利亚铁路情形……8035
许天下臣民照旧束发……704

续

续订旅大租地条约……8419

宣

宣布光绪帝"病重"……8481
宣布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2363
宣南诗社……5449

玄

玄烨即皇帝位……1299

悬

悬赏十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8547

学

学部……8855, 8886
学部核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9056
学部拟定教育会章程十五条……8870
学部奏定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8860
学部奏定女学章程……8903
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8865
学部奏准《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8866
学堂选举鼓励章程……8671
学正……2977, 3099, 3126, 3321, 4625, 5590, 6229, 7950
学租……6149

雪

雪耻学会……8503

勋

勋旧佐领……3282

巡

巡按御史顾仁以纳贿罪弃市……1134
巡捕营……6529
巡察……3188
巡检……310, 1306, 2708, 2722, 2857, 2904, 3013, 3067, 3333, 3334, 3475, 3871,

4000, 4027, 4139, 4597, 4707, 5084, 5172, 5188, 5210, 5227, 5472, 5611, 5668, 5925, 5975, 6051, 6064, 6075, 6137, 6159, 8694, 9040
巡警……9033, 9042
巡警部……8855
巡幸……1159, 1796, 1797, 1799, 1800, 1913, 1963, 2012, 2049, 2056, 2075, 2080, 2096, 2156, 2158, 2161, 2164, 2183, 2185, 2199, 2237, 2242, 2263, 2301, 2307, 2308, 2340, 2396, 2400, 2477, 2506, 2574, 2988, 3014, 3077, 3361, 3366, 3367, 3465, 3497, 3516, 3528, 3600, 3607, 3611, 3612, 3619, 3688, 3708, 3744, 3768, 3769, 3796, 3822, 3830, 3846, 3875, 3886, 3894, 3913, 3914, 3921, 3935, 3958, 3972, 3981, 4006, 4007, 4026, 4035, 4051, 4058, 4079, 4105, 4115, 4125, 4146, 4166, 4169, 4194, 4225, 4249, 4250, 4264, 4300, 4320, 4354, 4359, 4382, 4391, 4422, 4432, 4444, 4467, 4473, 4491, 4520, 4544, 4578, 4593, 4599, 4603, 4617, 4635, 4638, 4709, 4734, 4977, 5172, 5173, 5227, 5299, 5318, 5387, 5405, 5603, 5626, 5814, 6296, 6659, 6663, 6678, 6733, 8309, 8312, 8476, 8607
巡盐御史……1485, 1748, 2181, 2183, 2217, 2333, 2374, 2492, 2562, 2569, 2754, 2919, 4723, 5658
巡役……3195, 4510
巡游五台山……1761

循

循环日报……7315, 7322, 8399

训

训饬直省书院师生……3240
训诫兵丁骄纵之习……3012
训谕内务府总管太监……3207
训政……8478

鸦

鸦片……2928, 2929, 3349, 3406, 3566, 3599, 4185, 4189, 4260, 4347, 4348, 4350, 4407, 4413, 4457, 4480, 4645,

4653, 4712, 4780, 4781, 4784,
4911, 4972, 5042, 5046, 5088,
5090, 5144, 5150, 5169, 5180,
5183, 5221, 5222, 5273, 5287,
5289, 5292, 5309, 5310, 5332,
5338, 5357, 5382, 5390, 5396,
5423, 5446, 5450, 5455, 5475,
5490, 5491, 5625, 5626, 5630,
5637, 5638, 5639, 5653, 5656,
5658, 5665, 5673, 5678, 5679,
5682, 5683, 5684, 5693, 5694,
5701, 5702, 5711, 5738, 5744,
5745, 5750, 5754, 5756, 5774,
5775, 5776, 5777, 5778, 5787,
5795, 5796, 5797, 5798, 5805,
5807, 5810, 5814, 5815, 5816,
5817, 5818, 5820, 5821, 5823,
5824, 5825, 5826, 5828, 5829,
5831, 5832, 5833, 5834, 5835,
5837, 5838, 5839, 5840, 5843,
5846, 5847, 5848, 5850, 5854,
5857, 5858, 5859, 5860, 5862,
5863, 5864, 5865, 5867, 5868,
5872, 5878, 5880, 5881, 5884,
5885, 5887, 5888, 5889, 5890,
5893, 5896, 5898, 5899, 5905,
5908, 5917, 5918, 5919, 5920,
5941, 5949, 5951, 5954, 5955,
5956, 5957, 5958, 5959, 5978,
6001, 6002, 6003, 6022, 6023,
6043, 6051, 6107, 6113, 6114,
6119, 6124, 6126, 6128, 6144,
6145, 6268, 6286, 6310, 6312,
6355, 6356, 6364, 6367, 6374,
6375, 6394, 6471, 6472, 6475,
6498, 6510, 6511, 6512, 6549,
6550, 6560, 6562, 6564, 6572,
6609, 6613, 6614, 6615, 6635,
6691, 6748, 6751, 6804, 6846,
6965, 7141, 7152, 7328, 7379,
7431, 7447, 7454, 7455, 7475,
7490, 7585, 7609, 7616, 7622,
7629, 7637, 7666, 7696, 7699,
7789, 7813, 7899, 8009, 8050,
8094, 8112, 8442, 8621, 8656,
8663, 8678, 8683, 8692, 8715,
8732, 8796, 8798, 8814, 8851,
8879, 8888, 8933, 8953 8955
8958, 89
8994, 89
鸦片弛禁
鸦片贸易合

鸦片战争……2929, 4261, 5702, 5838, 5851, 5861, 5862, 5864, 5884, 5886, 5896, 5941, 5955, 5957, 6560, 7490
鸦片走私情况……5864

鸭

鸭绿江部……1, 27, 34, 56

牙

牙伶……3428, 3576
牙帖……3132
牙行……1615, 2214, 2233, 2300, 2344, 2420, 2728, 2793, 2798, 3132, 3210, 3330, 3418, 3428, 3763, 3934, 5375, 6417

亚

亚罗号事件……7699
"亚罗"号……6458

烟

烟台条约……7430, 7432, 7535, 7629, 7666, 7813, 7863, 7920, 7999
烟土……5673, 5679, 5683, 5684, 5821, 5822, 5834, 5840, 5843, 5863, 5864, 5868, 6498

延

延年会……8502

严

严查台湾"小刀会……4405
严惩顺天乡试作弊满汉生员……3442
严惩私造假照案犯……5640
严饬地方大吏延搁控案…5035
严饬各省督抚裁兵节饷…8409
严饬歧视满汉……3223
严饬生监把持漕务……5028
严饬诸皇子捶辱大臣……2262
严定查缴禁书期限……4302
严定惩处失察水手滋事官员条例……5538
严定盗墓案犯章程……7001
严定京城兵役窝贼及包庇科条……5572
严贩米出海之禁……2597
严复仍致力翻译出版西方著名学者之著作……8715
严复译《原富》出版……8707
严格州县交代事宜……5452
严海禁……1126, 1155, 1615, 2251, 2487

严缉白莲教首杨文政……7015
严禁兵丁书役加入会党…5762
严禁部费……3309
严禁地方官匿灾……3204
严禁贩卖私盐……840
严禁贩卖鸦片……2928
严禁官吏借机勒派浮收诸弊……5624
严禁官员挟妓嫖娼……8749
严禁河南各府州县违章抽支盐厘，以护河东豫引销售…7171
严禁禁卒凌虐囚犯……7003
严禁滥用非刑……5427
严禁蒙古典地于汉民开垦……3585
严禁幕友舞弊……5474
严禁内地人黄走私俄罗斯……4565
严禁捏造小抄……2826
严禁山东、直隶等省贫民流迁盛京……5610
严禁生丝及丝织品出口…3845
严禁收受陋规……2914
严禁书役胥吏籍势横行…3003
严禁私渡事宜……5262
严禁随扈人员租住民房…5525
严禁外官养戏子……2753
严禁诬告……1399
严禁小贩入署销货……5653
严禁邪教……2718，3533
严禁以部费等陋规克扣兵丁粮饷……3008
严禁以文字罪人……3236
严禁庸劣之员改行教职…5475
严禁种植鸦片……5653
严禁州县佐杂滥差虐民…5440
严京师满汉分城之制……788
严科场制度……2425
严令收缴夷钱……5618
严令追补亏空……2636
严行管理内外洋面船只…3002
严行禁止开矿……1024
严修、张伯苓创办敬业中学堂于天津……8789
严谕麟兴亲赴唐努乌梁海立界……6956
严州斋教起事未遂，伙党遭擒斩……7229
严诸臣私记面奉谕旨……2976

沿

沿松花江入侵之俄军与驻哈尔滨之俄军会合……8602

盐

盐场……210, 248, 438, 1006, 1264, 2790, 2951, 3082, 3101, 3102, 3103, 3123, 3147, 3802, 4531, 5196, 6170, 6187, 6617, 7165, 7304, 7364, 8652
盐道……2478, 2652, 2690, 2777, 2925, 3384, 3438, 3889, 4303, 4445, 4652, 4665, 4666, 4667, 4668, 4696, 5077, 5467, 5658, 6041, 6150, 6504, 7010
盐法……989, 1288, 1485, 1993, 2254, 2327, 2334, 3258, 3599, 3858, 4067, 4069, 4479, 4499, 4511, 4629, 4630, 4654, 5073, 5077, 5654, 5655, 5658, 5769, 6089, 6121, 6232, 6282, 6388, 6878, 6879, 7272, 8060, 8366, 8435, 8459
盐规……2938
盐价……1993, 2011, 2135, 2170, 2184, 2373, 2754, 3236, 3335, 3344, 3460, 3633, 3886, 3940, 3941, 3947, 3952, 3970, 4475, 4546, 4552, 4615, 4616, 4621, 4635, 4721, 4722, 4892, 4986, 4998, 5116, 5369, 5394, 5468, 5470, 5516, 5566, 5687, 5797, 6122, 6388, 6878, 7863, 8960
盐斤加价……4891, 4986, 5162, 5434, 5470, 5516, 5565, 5566, 8663, 8959, 9069
盐课……36, 723, 819, 1288, 1461, 1615, 1652, 1692, 1865, 2013, 2083, 2160, 2184, 2188, 2217, 2310, 2322, 2344, 2374, 2404, 2421, 2492, 2569, 2571, 2680, 2854, 3257, 3304, 3349, 3594, 3609, 3696, 3905, 3952, 3963, 3964, 4047, 4056, 4059, 4325, 4352, 4473, 4502, 4615, 4621, 4622, 4635, 4652, 4665, 4666, 4943, 5069, 5077, 5200, 5213, 5340, 5658, 5778, 6262, 6460, 6508, 6552, 6576, 6878, 6961, 7131, 7166, 7184, 7312, 7379, 8105, 8408, 8520, 8522, 8523
盐商……989, 1692,

1698, 1930, 2002, 2011, 2063, 2111, 2135, 2158, 2170, 2193, 2194, 2196, 2212, 2470, 2509, 2690, 2774, 2793, 2821, 2860, 2918, 3335, 3338, 3480, 3573, 3623, 3749, 3889, 3911, 3941, 3970, 4032, 4033, 4047, 4048, 4053, 4058, 4059, 4178, 4330, 4433, 4434, 4436, 4502, 4510, 4539, 4588, 4602, 4621, 4659, 4666, 4722, 4985, 5468, 5516, 5591, 5815, 5942, 7468, 7522, 7570, 7750, 7862, 7914, 8035, 8105

盐税……2708, 2801, 7077, 8650, 9078

盐枭……2985

盐引……1000, 1264, 1661, 1831, 1881, 2188, 2272, 2313, 2314, 2492, 2794, 3633, 4047, 4053, 4056, 4058, 4067, 4364, 4502, 5059, 5060, 5077, 5164, 5200, 5363, 5385, 5468, 5646, 5687, 6208

盐政……1264, 2372, 2690, 2709, 2913, 2918, 2989, 3093, 3101, 3103, 3241, 3294, 3344, 3471, 3520, 3573, 3582, 3682, 3688, 3843, 3886, 3890, 3904, 3923, 3941, 3952, 3973, 4032, 4047, 4048, 4052, 4056, 4058, 4068, 4102, 4167, 4288, 4290, 4299, 4301, 4345, 4346, 4350, 4420, 4422, 4483, 4499, 4502, 4515, 4533, 4546, 4552, 4587, 4603, 4605, 4615, 4629, 4652, 4659, 4660, 4666, 4668, 4674, 4710, 4711, 4721, 4831, 4844, 4861, 4891, 4895, 4964, 5003, 5060, 5069, 5114, 5116, 5164, 5176, 5186, 5187, 5300, 5315, 5328, 5330, 5369, 5394, 5395, 5419, 5438, 5467, 5468, 5478, 5507, 5566, 5654, 5658, 5769, 5801, 5845, 6079, 6085, 6121, 6229, 6354, 6355, 6489, 6517, 6652, 6685, 7522, 7663, 7862, 9018, 9095

阎

阎敬铭查办肥城黄崖教…7022

扬

扬威将军奕经奉旨出征…5913

扬州画舫录……3646，3807
扬州教案……7108

杨

杨芳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5897
杨芳奏报其所创练兵新法……5447
杨光先呈控汤若望邪说惑众案……1364
杨光先之死……1451
杨集、樊明德混元教案…4221
杨乃武、葛毕氏案……376，7398，7450
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谋起事于京城……1506
杨儒始与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谈判交收东三省事宜…8624
杨深秀之被杀……8510
杨士琦奏报考察南洋商务情形……8953
杨文定授意吴健彰两次照会驻沪各国领事，请求救援南京……6254
杨秀清复被洪秀全摆至尊崇之位原因……6599
杨秀清破获内奸周锡能…6182
杨秀清杖责洪秀全……6303

洋

洋钱……3583，4847，4972，5089，5259，5286，5454，5618，5637，5638，5639，5656，5710，5711，5716，5717，5792，5793，5806，5819，5832，6084，6348
洋枪队……6650，6762
洋务……3428，5866，5887，5944，6065，6077，6134，6464，6558，6566，6568，6683，6813，6821，6837，6852，6994，7005，7018，7053，7067，7068，7074，7084，7119，7151，7194，7266，7286，7303，7315，7356，7393，7394，7404，7405，7406，7419，7438，7442，7448，7466，7475，7476，7507，7538，7552，7553，7554，7555，7564，7565，7591，7593，7599，7600，7609，7610，7611，7615，7624，7628，7629，7630，7631，7637，7653，7660，7665，7695，7698，7717，7741，7849，7850，7851，7853，7876，7890，7901，7921，7923，

7924, 7936, 7951, 7953, 7954, 7955, 7956, 7988, 7990, 7991, 7992, 7993, 8022, 8024, 8041, 8053, 8080, 8106, 8110, 8138, 8259, 8288, 8382, 8396, 8431, 8444, 8483, 8498, 8599, 8600, 8604, 8704, 8776, 9010, 9094

洋务运动……6852, 7084, 7119, 7151, 7286, 7404, 7405, 7406, 7448, 7475, 7476, 7507, 7552, 7553, 7555, 7591, 7593, 7628, 7629, 7630, 7631, 7665, 7698, 7849, 7850, 7851, 7853, 7854, 7890, 7923, 7924, 7951, 7953, 7954, 7955, 7988, 7991, 7992, 7993, 8022, 8024, 8053, 8080, 8106, 8110

洋行……2329, 2385, 2387, 2481, 2553, 3449, 3796, 3805, 3881, 3950, 3966, 4491, 4686, 4687, 4746, 4785, 4958, 5108, 5124, 5164, 5219, 5282, 5307, 5325, 5473, 5477, 5618, 5622, 5626, 5639, 5650, 5774, 5779, 5867, 5881, 5972, 6040, 6204, 6464, 6742, 6769, 6833, 6839, 6951, 6975, 7163, 7169, 7223, 7307, 7344, 7381, 7415, 7435, 7438, 7439, 7592, 7612, 7695, 7727, 7744, 7752, 7754, 7759, 7779, 7913, 7956, 8019, 8146, 8262, 8518, 8665, 8903, 8935, 9030

洋药……6550, 7356, 7379, 7431, 7609

《洋药税厘并征条款》(即《烟台条约续增专条》)……7899

养

养廉……1172, 2482, 2690, 2728, 2730, 2731, 2733, 2734, 2735, 2736, 2763, 2794, 2854, 2860, 2883, 2885, 2886, 2908, 2914, 2920, 2938, 2943, 2944, 2947, 2964, 2973, 2978, 2984, 2986, 3000, 3005, 3044, 3083, 3117, 3143, 3176, 3241, 3289, 3291, 3327, 3382, 3398, 3399, 3411, 3438, 3465, 3469, 3506, 3511, 3512, 3573, 3574, 3591, 3682, 3791, 3792, 3875, 3887, 3890, 3901, 3906, 3947, 4069, 4073, 4090, 4130, 4140,

4147, 4249, 4254, 4301, 4309, 4330, 4352, 4364, 4367, 4368, 4372, 4373, 4386, 4394, 4405, 4423, 4425, 4428, 4446, 4471, 4495, 4497, 4546, 4580, 4602, 4613, 4628, 4652, 4660, 4673, 4711, 4714, 4858, 4923, 5029, 5056, 5078, 5119, 5164, 5186, 5258, 5297, 5389, 5420, 5426, 5439, 5512, 5513, 5526, 5599, 6039, 6100, 6108, 6156, 6211, 6254, 6427, 6571, 6575, 6685, 8392, 8649, 8655, 8857

养廉银……2728, 2734, 2735, 2794, 2855, 2883, 2886, 2920, 2938, 2943, 2944, 2947, 2973, 2984, 2986, 3000, 3044, 3083, 3176, 3512, 3573, 3682, 3890, 4141, 4147, 4330, 4367, 4368, 4497, 4858, 5078, 5119, 5186, 5389, 5439, 6685

养育兵……3298, 4115, 4133, 4558, 5066, 5445, 6316, 6627

姚

姚文然奏请广选庶吉士学习满文满语……893

姚之富、齐王氏被歼时间……4820

遥

遥堤……1137, 1482, 1610, 1908, 1918, 2400, 3272, 3282, 3365, 3376, 6015, 6124

野

野史有谓皇后阿鲁特氏与慈禧太后不睦……7375

叶

叶赫部……1, 7, 8, 9, 20, 21, 22, 34, 40, 41, 54, 66, 73, 82, 102, 110, 115, 116, 166, 173, 179, 8977

叶赫老女……120

叶赫那拉氏之家世……6195

叶名琛分别覆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二使之要求……6502

叶名琛密奏英、法、美各国情状……6407

叶名琛收买英领事馆人员为密探……6512

叶名琛欲借师助剿……6358

叶少榷再奏州县保甲规条……5240

叶志超来电奏牙山驻军之上、中、下三策……8131

一

一枝花……3321

伊

伊格纳切夫于彼罗夫斯基所提"八条"之上，复提《补续和约》三条、《补续和约条目》六条及《条目详解》一份……6586
伊犁初创屯田……3865
伊犁将军常清奏陈新疆局势……6885
伊犁将军荣全与俄交涉伊犁未果……7259
伊犁起事者万余人齐赴锡伯营攻扰……6955
伊犁起义……6987
伊犁屯田……3842, 3858, 3867, 3874, 3896, 3932, 3955, 4107
伊里布与懿律签订定海休战条约……5880
伊藤博文等复函李鸿章，要求对和约底稿作明确回答…8277
伊藤博文照会李鸿章，限四日内对和约改定条款作出允与不允之答复，实系最后通牒……8282

医

医学……477, 8722

依

依次通免全国钱粮……2377
依据保甲门牌统计人口数准确度如何……3373
依克唐阿等军第四次反攻海城……8258
依克唐阿等军第三次反攻海城……8257
依克唐阿、长顺两军撤海城之围，回防辽阳……8262
依克唐阿、长顺两军再次反攻海城……8224
依克唐阿、长顺率军反攻海城……8222
依克唐阿等军第五次反攻海城……8262
依克唐阿军反攻凤凰城失利，侍卫永山阵亡……8210
依克唐阿率军血战草河岭……8201

仪

仪封大工合龙……5422

仪仗……535，6189

夷

夷商用银元换取中国纹银……5286

夷使……313，5748，5994，5999，6000，6025

遗

遗诏……351，460，667，670，685，750，1295，1296，1298，1299，1300，1324，1405，1406，1408，1409，1437，1439，2160，2485，2513，2515，2617，2619，2620，2622，2624，2640，2649，2931，3023，3180，3182，3183，3186，3192，3244，3593，3594，3731，4838，4840，5404，5409，5410，5411，5845，6074，6110，6207，6399，6720，6721，6726，7360，7362，7604

颐

颐和园……1999，7930，7947，7972，7974，7988，8012，8029，8033，8035，8053，8083，8175，8446，8470，8473，8474，8476，8477，8478，8487，8508，8777，8879，8913，8918，8957，9134

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经费数目……7972

以

以《中俄通商条约》已届应行修改之期，命驻荷兰使臣陆征祥为全权修约大臣……9078

以朝鲜有"求俄保护"之事，懿旨令先整军备俄为上……7874

以筹解"海军巨款"足数，命予李鸿章、张之洞交部从优议叙，李瀚章等二十一员交部议叙……8065

以惇妃汪氏将使女毒殴立毙，降封为惇嫔……4303

以俄使喀西尼请接通中俄边界电线，并妥议章程，诏派李鸿章与该使妥商，奏明办理……8061

以放代盐……5461，5462，5993

以各地将军督抚遵旨议覆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陆续奏到，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5823

以各省积欠钱粮达一千九百余

万两，传旨申饬……5208
以各学堂学生仍请开国会，且有罢课者，谕命各省严行禁止……9056
以工部侍郎许景澄总办黑龙江、吉林边界铁路公司事宜……8368
以湖南耒阳不法煤窑主残害人命，命勒石永禁……7673
以江西巡抚阿思哈收受属员馈送，命革职审办……3877
以今昔粮价不同，命增给镇江卫运丁行月粮价……4449
以京津电杆被拆，电信中断，令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迅派妥员，逐段修复……8565
以科场舞弊案，命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8097
以垦荒经年无效，将六年起科改为十年……1502
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并电知各国先行停战……8605
以芦商赔累困乏，酌增芦盐售价……3952
以内外臣工纷纷请拒或请改和约，命刘坤一、王文韶各抒所见……8289
以让出教案赔款五十万两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8727
以日本警察干涉，留日学生之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8728
以日本吞灭琉球，诏命李鸿章、沈葆桢妥速筹购铁甲船……7524
以日本吞灭琉球，命沈葆桢等实力筹办南洋防务……7517
以杀降报捷之罪逮治福宁……4872
以岁歉谕行备荒事例……632
以贪婪受贿，纵容下属作恶等情，命将江西巡抚德馨等即行革职……8318
以文字悖逆杀徐骏……3032
以限田名虽正而实难行寝其议……3389
以新建宝华峪地宫渗水，惩处监办官员……5608
以英和隐庇家人私增佃租，革去理藩院尚书等职……5581

以御史张炜奏请严禁演戏奢靡积习……6192
以御史朱一新参劾太监李莲英，懿旨令其明白回奏…7877
以云南等省多有矿产，令民开采……5989
以张广泗为钦差大臣，主持镇压苗瑶反清起事……3340

义

义仓……1636，3044，3143，5427，5728，6433，7513，8146
义和拳……4503，5102，5189，8375，8401，8449，8494，8518，8528，8530，8531，8533，8547，8550，8551，8552，8553，8554，8555，8556，8558，8559，8560，8563，8564，8593，8606，8695
义和团……391，8370，8375，8401，8402，8430，8494，8506，8508，8511，8529，8530，8535，8536，8537，8538，8542，8544，8545，8548，8549，8550，8551，8552，8553，8554，8555，8556，8557，8558，8559，8560，8561，8562，8563，8564，8565，8566，8567，8568，8569，8570，8571，8573，8574，8576，8577，8578，8579，8583，8585，8586，8587，8588，8590，8592，8599，8603，8607，8610，8611，8613，8625，8629，8630，8631，8632，8633，8634，8635，8636，8637，8638，8639，8640，8642，8643，8651，8673，8676，8678，8680，8688，8690，8703，8715，8723，8724，8760，8821，9001
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8567
义和团毁北京附近之黄村车站，并与清军聂士成部激战……8561
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天主教堂……8566
义和团始公开在天津设坛练拳……8548
义和团火烧京师之教堂及教民住宅……8565
义和团于北京张贴告白…8558
义和团于天津各处遍贴匿名揭帖……8557
义和团占领涿州城……8557

义和团之起源……8401
义和团毁落垡车站……8563
义和团在京师公开活动…8550
义律公布所谓《穿鼻草约》……5884
义学……2439, 2656, 2687, 2690, 2717, 3165, 3815, 5351, 5985, 6087, 7950, 8006, 8455

议

议出征将帅勒尔锦等罪…1682
议订天津善后章程……5961
议定八旗蒙古翻译考试例……3050
议定督缉窃案劝惩章程…5629
议定分清官名、爵职名…847
议贝子尼堪之妻罪……556
议定河工追赔之例……2882
议定建都北京……705
议定苗疆善后事宜……4789
议定内地移住台湾人民携眷事宜……2883
议定严禁粮船水手滋事章程……5505
议和大纲共十二条……8621
议建八旗监狱……2885
议禁奢靡……1816
议开矿之法……2392
“议榔”……6407
议吕留良罪，并著取具各学生监结状……3035
议迁移京师部分旗人至双城堡垦荒……5425
议黔省吏治……2724
议尚之信罪……1677
议台湾去留……1776
议粜卖之法……2469
议叙……892, 949, 1082, 1277, 1441, 1502, 1507, 1525, 1542, 1569, 1571, 1590, 1594, 1619, 1634, 1656, 1658, 1661, 1708, 1761, 1770, 1771, 1805, 1838, 1883, 1958, 2022, 2196, 2212, 2559, 2565, 2578, 2597, 2664, 2691, 2766, 2786, 2899, 3056, 3116, 3121, 3130, 3142, 3160, 3206, 3224, 3241, 3249, 3276, 3277, 3278, 3319, 3338, 3342, 3418, 3459, 3490, 3531, 3573, 3689, 3737, 3774, 3785, 3838, 3855, 3985, 4175, 4178, 4194, 4200, 4248, 4273,

4371, 4660, 4791, 4948, 5079, 5107, 5158, 5190, 5198, 5201, 5221, 5266, 5292, 5303, 5353, 5364, 5422, 5446, 5473, 5491, 5506, 5530, 5553, 5574, 5595, 5791, 5818, 5842, 6042, 6139, 6193, 6306, 6398, 6516, 6856, 7044, 7157, 7410, 7488, 7513, 7517, 7635, 7649, 7733, 7749, 7788, 7791, 7865, 7866, 7935, 7975, 7995, 8027, 8038, 8046, 8065, 8066, 8182, 8189, 8366, 8521, 8838

议英亲王阿济格罪……943

议增滇省运铜经费……5603

议政大臣……554, 556, 560, 571, 578, 596, 614, 619, 900, 938, 943, 976, 980, 999, 1020, 1021, 1047, 1076, 1134, 1162, 1228, 1328, 1388, 1396, 1405, 1408, 1446, 1486, 1706, 1744, 1940, 1952, 1954, 1957, 2022, 2030, 2031, 2034, 2041, 2047, 2048, 2054, 2061, 2126, 2148, 2170, 2197, 2274, 2277, 2291, 2292, 2295, 2446, 2454, 2545, 2547, 2548, 2555, 2563, 2564, 2565, 2568, 2572, 2578, 2606, 2608, 2610, 2612, 2800, 2809, 2879, 2888, 2937, 2979, 3005, 3295, 3322, 3364, 3377, 3386, 3395, 3396, 3532, 3617, 4624, 4630

议政王大臣……428, 925, 1099, 1174, 1239, 1256, 1266, 1273, 1274, 1276, 1278, 1282, 1283, 1287, 1289, 1373, 1381, 1404, 1405, 1409, 1432, 1434, 1436, 1439, 1447, 1449, 1455, 1483, 1486, 1494, 1497, 1498, 1506, 1508, 1521, 1534, 1599, 1610, 1621, 1678, 1682, 1703, 1706, 1712, 1732, 1737, 1744, 1750, 1783, 1812, 1819, 1830, 1954, 1956, 1957, 1982, 1997, 2007, 2869, 2872, 2884, 3331, 3358, 3364, 3365, 3386, 3395, 3461, 3483, 3484, 3580, 3675, 3677, 3697, 3850, 4624

议准解决商欠章程……4451

议准迈柱条奏湖广苗疆事宜四款……2970

议准内阁及翰林院职掌…1232
议奏阿其那罪状四十款…2828

异

异域录……2384, 2435, 2441

译

译学馆……8943

驿

驿丞……2328, 2431, 2904, 3425, 4973
驿道……1906, 2690, 2913, 2938, 2984, 3103, 3245, 3555, 3609, 3734, 4083, 4124, 6920, 7389

奕

奕经袭攻宁波、镇海……5922
奕劻奏颐和园工程紧要借动出使经费……8035
奕劻奏颐和园工程用款不敷，请由海防捐输项下挪垫…8029
奕劻、李鸿章于议和大纲上正式画押……8624
奕劻之主政……8762
奕山与英军订立《广州协定》……5901
奕訢等奏陈自强之策，驳倭仁之议……7048
奕訢等奏呈《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6737
奕訢等奏覆筹办海防事…6821
奕訢等奏于京师设同文馆，并呈"同文馆章程"……6782
奕訢复上折再驳倭仁反对设立同文馆之议……7048
奕訢是否应太后之召赴热河……6723
奕詝即皇帝位……6112

疫

疫疠……6836

毅

毅军……7590, 8685

翼

翼王石达开进军浙江……6520
翼王石达开因遭忌率军离开天京……6483

懿

懿律白河口投书……5877
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载澂爵秩……7342
懿旨申明于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次第推行…8493

因

因英国王在位六十年，命张荫桓赴英祝贺，又电谕其事竣后与英议增关税之事……8375

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例，以立即正法处置……3538

因京津局势紧张，东南各督抚始相联络以谋对策……8566

因美国未允修改华工条约，上海商务总会议决抵制美货……8824

因密折登诸新闻纸，谕令各省督抚不得泄漏机要……8004

因日伊藤博文等即将来华交涉朝鲜之事，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商办……7791

因英使威妥玛等请求宽免崇厚之罪，谕命崇厚暂免斩罪……7567

因驻英使臣郭嵩焘请饬查禁鸦片，命各省妥筹情形，斟酌办理……7454

淫

淫雨……1057, 2785, 6748

银

银价……5394, 5423, 5455, 5607, 5610, 5639, 5670, 5672, 5707, 5708, 5709, 5717, 5774, 5796, 5814, 5815, 5818, 5819, 5826, 6083, 6084, 6095, 6290, 6296, 6496, 6719, 7018, 8678, 8750, 8794, 8950, 8954

银元……4348, 5655, 5805, 5942

引

引河……1417, 1427, 1599, 1609, 1814, 1856, 2076, 2080, 2081, 2093, 2112, 2137, 2241, 2665, 2787, 3110, 3145, 3272, 3282, 3351, 3630, 3914, 3915, 4265, 4320, 4371, 4384, 4416, 4417, 4447, 4486, 4574, 4767, 4920, 5219, 5466, 5528, 7952

引见……464, 1407, 1418, 1433, 1437, 1438, 1469, 1742, 1783, 1893, 1954, 1983, 2089, 2117, 2533, 2676, 2678, 2732, 2777, 2785, 2800, 2832, 2874, 2967, 2999, 3003, 3084,

3092, 3093, 3119, 3134, 3199, 3201, 3290, 3469, 3591, 3645, 3883, 3953, 3985, 3996, 4046, 4103, 4177, 4199, 4257, 4373, 4600, 4603, 4740, 4843, 4976, 5010, 5011, 5176, 5225, 5292, 5310, 5435, 5485, 5490, 5584, 5715, 5780, 5804, 5843, 6063, 6230, 6424, 6486, 6559, 6574, 6710, 6740, 6753, 7478, 7505, 8063, 8214, 8434, 8435, 8709, 8732

隐

隐匿地亩……2869

印

印票……1303, 1545, 1558, 1598, 1806, 2458, 2790, 2794, 3462, 3609, 3712, 4497, 4959, 6281, 6717, 8159, 8235, 9093

印照……1177, 1680, 2302, 2739, 2871, 2949, 2971, 3007, 3112, 3422, 3485, 4234, 5123, 5283, 5504, 5611, 5633, 5930, 6281, 6701, 8030, 8791, 8991

胤

胤禛即皇帝位……2621

应

应日本政府之邀，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访日……8038

英

英法军及华尔洋枪队败太平军于高桥镇……6762

英法军与清道员张景渠联合攻占宁波……6770

英法联军……6729, 6762, 6765, 6772, 6791

英法联军、常胜军及李鸿章部淮军再占嘉定……6791

英、法驻上海外交官与军队指挥官会于法国领事馆，议兵力配置事……6758

英、美、法三国胁迫清廷与之“修约”……6353

英、美、法驻沪领事迫苏松太道兼海关监督吴健彰签订上海洋关协定……6341

英兵焚毁圆明园三山等事上闻……6671

英船"阿美士德"号来华…5688
英船"夏罗德号"水手于广州十三行附近杀害民人黄亚胜……5137
英船犯台湾……5924
英船精端要挟，清廷命妥为防备……5629
英德续借款合同……8410
英俄两国签订《英俄协定》……8926
英俄以换文形式达成协议……8517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6524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6503
英法联军在大肆抢掠圆明园之同时，复相继闯入清漪、静明二园……6668
英法议定武装侵华，俄美拟予支持……6478
英国兵船进占澳门炮台…5103
英国东印度公司（英东印度公司）……1351, 2458, 3732, 3763, 3805, 3843, 3848, 3854, 3860, 3881, 3899, 4185, 4407, 4454, 4559, 4627, 4645, 4648, 4653, 4655, 4672, 4695, 4723, 4738, 4747, 4945, 5085, 5650, 5682, 5688, 5704, 7838
英国对华政策变化过程…6309
英国海军于潮州汕头登岸，焚掠烧杀……7116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启程来华……4644
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5734
英国上海租界按察使署成立……6949
英国外交部致电驻华公使窦纳乐准其与李鸿章谈判……8614
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于下议院代表英政府就对华政策演说……8602
英国外相罗塞尔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允与清廷合作镇压太平军……6777
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包令派人赴天京搜集情报……6342
英国要求修约的主要内容……6374
英国议会下院上院通过侵华军费支出案……5871
英国邮船"提斯特尔"号…6462

英国政府决定延期修约…7129
《英吉利国夷目禀》……5114
英吉利贡使启碇回国……5329
英舰长雅龄奉何伯之命照会天京，提出八项要求……6703
英舰犯台湾鸡笼炮台……5911
英教士卜克斯被杀案……8536
英借口教案遣军舰侵台…7112
英军犯定海……5875
英军焚毁圆明园及三山三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地……6670
英军攻陷大宝山……5925
英军攻占定海……5911
英军攻占厦门……5909
英军舰"海马"号事件……4252
英军交还定海……5895
英军进攻虎门……5895
英军进攻上海……5936
英军进攻厦门……5875
英军强占我云南片马……9058
英军依据所谓《穿鼻草约》占领香港……5892
英军占领拉萨……8783
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照会清廷，要求镇压义和团……8548
英美等定《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6998
英美法俄等国公使批准《上海洋泾滨北首租界章程》…7138
英缅战争爆发……7838
英桀复奏《请收鸦片烟税》折……6395
英人杜兰德于北京宣武门外敷设铁路一里许，试驶小火车，是为铁路火车输入中国之始……6951
英人呤唎受太平军之托俘轮船"飞而复来"号，驶往无锡，为忠王李秀成所嘉奖……6843
英人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成书于伦敦……6971
英人呤利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曾论太平天国之妇女……6314
英人殴毙林维喜……5844
英人司当东译《大清律例》成……5164
英人暂时放弃进广州城之要求……6096
英商大东公司与丹商大北公司

订立合同，划分中国南北海面设线界限……7164
英商刺佛具甘结……5142
英商洪仁辉乘船赴天津投诉……3843
英商请减行用银……5164
英商设立沪港各口岸海底电线……7163
英商要求广东兴泰行与天宝行清偿债务……5805
英使阿美士德抵天津……5317
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照会叶名琛，要求四事……6502
英使威妥玛提出议结滇案草约十六款……7429
英外相罗塞尔训令复任侵华特使之额尔金，谓同中国停战之条件有三……6630
英王叔陈承琦等于江阴破常胜军……6860
英人借水师于划艇拿盗匪事，在粤挑起衅端……6463
英印政府始将哲孟雄置于其控制之下……7445

营

营救冯云山……6074
营口失陷……8265

瀛

瀛台赐宴……3495

雍

雍和宫……3192
雍正帝颁布长篇谕旨，驳斥曾静之词……2930
雍正帝死因……3180
雍正帝多次称誉怡亲王之功绩……3015
雍正帝密谕各省督抚访求名医及修道之人……3020
雍正帝降谕申言钱粮亏空、拖欠之弊……2902
雍正帝命访求“龚仙人”…3009
雍正帝于圆明园召见西洋传教士宋君荣、巴多明、戴进贤、郎世宁等十人……2872
雍正帝谕进剿、防范准噶尔方略……3046
雍正年间禁教的经过……2703
雍正帝以佛诞日会见西洋使臣而谕内阁九卿……2865

永

永保等破襄阳教军于随州红土山……4770

永定河漫口合龙……5493
永禁圈占民地……1820
《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3274
《永禁纱缎机匠叫歇帮行碑》……3161
永历帝封郑成功延平王…1194
永历帝密敕……913，1064，1068，1079
永顺土司改土归流……2904

优

优赏救助失事英轮之福建水师员弁……8019
优叙……1509，1757，2140，3511，3756，3868，4984，5163，5198，5844，5986，6099，6324，6905，7810

幽

幽禁和硕肃亲王豪格……856

由

由大沽往援天津租界之八国联军与租界内之各国军队会合……8578
由宫崎寅藏及程家柽介绍，孙中山会晤陈天华、宋教仁等……8826

邮

邮传部准湖北设立商办鄂境粤汉川汉铁路公司……9029
邮传部奏准设交通银行…8940

游

游击……38，47，53，101，116，118，132，143，144，147，148，150，155，156，159，161，168，183，204，205，212，213，216，219，220，221，223，229，230，236，237，239，263，264，266，271，274，288，293，294，295，303，313，318，322，330，338，349，359，360，366，381，388，398，399，402，411，414，419，423，431，438，456，465，467，471，472，476，484，485，509，569，574，584，607，638，640，671，694，765，838，855，1136，1167，1205，1536，1748，1753，1906，2003，2088，2247，2271，2299，2324，2329，2443，2461，2466，2505，2541，2594，2598，2643，2777，2910，2922，3043，3056，3088，3095，3147，3179，3508，3523，3568，

3629, 3740, 3786, 4011, 4022, 4032, 4104, 4107, 4118, 4126, 4144, 4204, 4341, 4368, 4426, 4506, 4541, 4553, 4637, 4663, 4707, 4732, 4762, 4772, 4774, 4780, 4782, 4821, 4854, 4886, 4903, 4953, 4964, 5061, 5070, 5119, 5207, 5248, 5517, 5522, 5527, 5555, 5629, 5705, 5707, 5712, 5721, 5853, 5896, 5897, 5916, 5923, 5924, 5925, 5935, 6018, 6080, 6137, 6214, 6218, 6225, 6247, 6259, 6271, 6344, 6347, 6382, 6411, 6415, 6417, 6436, 6465, 6524, 6538, 6542, 6543, 6566, 6593, 6601, 6647, 6667, 6715, 6823, 6879, 6897, 6922, 6931, 6944, 7010, 7011, 7065, 7066, 7096, 7104, 7122, 7125, 7168, 7184, 7202, 7289, 7310, 7332, 7355, 7356, 7371, 7414, 7436, 7590, 7592, 7598, 7617, 7698, 7757, 7763, 7814, 7941, 7952, 7966, 8032, 8096, 8127, 8164, 8165, 8166, 8170, 8174, 8182, 8236, 8237, 8238, 8252, 8254, 8290, 8515, 8929

有

有关福崧一案……4667
有关太平天国钱币铸造初始之时间地点……6315
有圈点满文……65
有人条奏外省积弊四款…4851
有英船驶入闽口，未挂旗日值大雾，守军开炮轰击，伤英人三名……7742

友

《友好通航行条约》……6894

又

又上茅麓山耶……1362
又谕废除武科科举……8657
又奏定严惩太监犯赌则例五条……5519

幼

幼天王洪天贵福于南昌殉难，太平天国政权覆亡。干王洪仁玕旋亦被杀……6901

于

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9045

予

予李鸿章以让地之权……8263

余

余引……3890，3904，4067，4420，4546，5328，5469，5677，

余平……3001，3034，3274，3282，3333，

渔

渔船出海规条……3873

与

与德国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8410

与俄国订立《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8361

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借条约》……8418

与韩国订立《和好通商条约》……8528

与浩罕媾和……5674

与美使伯驾要求中国修约之同时，英、法两国外长亦在商议共同对华修约之条件……6466

与日本议结琉球一案……7582

与英国发生藏边隆吐山归属界务交涉……7919

与英国签订《沪宁铁路借款合同》……8736

与准噶尔议和划界……3173

雨

雨雹……1674，6924，6947，7222

禹

禹之谟等率湖南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8867

玉

玉牒……1001，1133，1141，1233，2392，2626，2627，2814，2836，2837，2863，2872，2877，2884，2911，3201，3205，3553，3731，4284，4285，7074，8990

育

育才馆……1114

狱

狱中题诗……8484

预

预备立宪……8760，8766，8867，8877，8882，8893，8902，8905，8920，8931，8937，8961，8979，8997，8998，9046，9048，

9085
预备立宪公会报……8894
预提余引……3904

谕

谕颁布《新刑律》暨暂行章程……9057
谕兵部定军律……663
谕察哈尔都统等力加整顿马政，革除一切积弊……6904
谕崇节俭以戒奢靡……7184
谕大臣公推皇太子，旋释废太子于禁所……2283
谕废八股改试策论……8445
谕富户……2948
谕改汉官称臣、满官称奴才之制……9028
谕改江南等三省官员回避之例……2956
谕改外任大小官员罚俸之例……2976
谕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8653
谕各省督抚力破路劫之案……7200
谕各省整顿营务……8752
谕户部民间田地永停圈占……1788
谕火耗不可成为定额……3005
谕缉拿土匪马贼……7167
谕建京师贤良祠……3024
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8458
谕将电信收归国有……8711
谕将山西盂县等丁归地…5452
谕戒子孙勿效汉人衣冠、染汉俗……544
谕戒钻营请托之风……2956
谕禁"番妇"来广州……3635
谕禁法教士干预军事……6950
谕禁畿辅开采银矿……4855
谕禁妖言左道……2908
谕李鸿章与日本商议通商新约……8327
谕令八旗兵丁勤加操演…3069
谕令撤台湾"班兵"，代之以本地精壮……7335
谕令筹饷五十万两接济乌里雅苏台……7198
谕令从严惩治滋事勇丁…7182
谕令弹压义和团，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8559
谕令开办东北边防事宜…7558
谕令十年内将鸦片禁绝…8879
谕令沿江沿海各省官员讲求战

守机宜……7186
谕令与英人议和……5943
谕令造巨船……5942
谕令整饬绿营……7156
谕令整饬武备……5760
谕令整顿捕务……7185
谕令整顿军队……8661
谕论朋党之弊……2891
谕命兵部尚书荣禄赴天津查办袁世凯及新建陆军……8351
谕命各省督抚讨论币制…8942
谕命各省：凡夙习洋操及用洋装式，洋口号者，务即悉数更换，一律仍用旧日兵制…8596
谕命各省保护商务……8456
谕命各省持平办理教案…8537
谕命各省实力举办保甲…8459
谕命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鼓励自费留学……8662
谕命加增水旱灾害地方蠲钱粮分数……2905
谕命剿义和团……8613
谕命军队改习洋操……8443
谕命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8657
谕命拟订商律……8726
谕命派学生赴日本留学…8459
谕命侍郎胡燏棻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8498
谕命四川认真办理开采石油；又命陕甘总督陶模踏勘开采矿产……8497
谕命停办昭信股票……8468
谕命伍廷芳酌拟法律条款……8459
谕命五台山僧人普济到津灭敌船……8594
谕命勿仇外排外……8858
谕命宪政编查馆修正宪政筹备清单……9052
谕命销毁康有为所有著作及刻版……8488
谕命学部约束抗议川路国有之学生……9092
谕命驻外使臣考察出洋华商子弟……8652
谕瑞麟、李福泰禁止各种藉公科派，以杜弊端……7161
谕设贵胄学堂……8806
谕设禁卫军……8980
谕设巡警部……8837
谕四川总督吴棠查禁会

党……7335
谕宋庆与裕禄会商战守事宜……8589
"谕赏"苗民……3164
谕推广邮政……8469
谕习邪教者抱经自首……3156
谕严缉军营哥老会……6988
谕责科道言官紊乱是非…2960
谕曾纪泽不得因俄人拒绝与商即擅离该国……7575
谕斩马尔赛于军中……3088
谕旨……1375, 1988, 4216, 5669, 6672, 8042, 8360, 8620, 9046
谕旨重申预备立宪……8979
谕诸臣不忘骑射……1042
谕准吕宋以谷易麦……3177
谕准四川保富公司与英商立德乐所签之"华英合办江北厅煤铁公司"合同……8794
谕准宪政编查馆、军谘处、陆军部会奏之《陆军暂行官制大纲》……9051
谕自明年起废科举……8833

御

御洞明堂，阅秋审湖广等省情实招册……3130
御马厂……1950
御门听政……1470, 1652, 1823, 1955, 2661, 3249, 3256, 3285, 3345, 4636
御前大臣……5894, 6111, 6518, 6684, 6720, 7176, 7557, 7559, 7889, 8017
御前内大臣……762
御前侍卫……5235, 5813
御史常大淳奏近年会匪势炽……5756
御史陈廷经请于广东等处海口设局造船炮……6907
御史程伯銮奏川省积弊四条……5369
御史程赞宁奏稽察京城内外章程……5234
御史董之燧奏请改革赋役制度，行摊丁入亩之法……2404
御史胡翘元条奏幕友积弊……4150
御史黄大名条陈粤东积弊……5390
御史黄瑞麒奏请于京师官设女子师范学堂……8955

御史李鸿宾奏陈南漕各弊……5128
御史盛唐奏请除直隶积弊四款……5381
御史宋伯鲁奏将经济特科之岁举归并正科；生童考试立即改为策论……8449
御史陶正靖条奏调剂养廉……3291
御史汪丁泗、张灏曾先后奏请于天津海口设立水师，以重巡防……5856
御史王培佑奏当分别乱党与变法……8493
御史文悌奏劾康有为及宋伯鲁、杨深秀……8453
御史谢济世进呈自著《学庸注疏》，奉旨严饬……3231
御史杨崇伊密奏请慈禧太后训政……8475
御史章炜奏《外省兵丁缺额，请饬严查》……5760
御使张仲炘奏请仿照西国开立银行，经理工商各务……8327
《御选语录》……3109

裕

裕谦投水……5913

豫

豫亲王多铎率师入南京，南明勋戚文武迎降……748
豫亲王多铎于南京各城门张贴剃发示……751
豫王多铎克扬州，南明督师史可法不屈死……740

毓

毓贤下令处死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8535

榆

榆园军……870，872

元

元展成奏陈苗疆情形……3079

员

员外郎……1221，1455，2529，7482

原

原道救世歌……6445
原道醒世训……6445
原任布政使彭家屏以抄存明末野史论斩……3793
原任湖广总督永兴、湖北布政

使严瑞龙诬参湖北巡抚唐绶祖一案审结……3632
原任三省总督张悬锡自缢……1210
原任山西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蒋洲以侵亏库帑正法…3803
原任山西巡抚和其衷以徇纵营私论斩……3997
原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以贪婪就地正法……4299
原任云南布政使钱度因侵欺贪婪即行处斩……4148
原浙江布政使黄明以贪赃八万两，处绞监候……2297
原总理滇省铜厂事务、粮储道罗源浩因积欠铜本革职追赔……4057

圆

圆明园……1999, 2629, 2792, 2795, 2826, 2871, 2993, 3028, 3180, 3181, 3182, 3185, 3190, 3285, 3293, 3342, 3345, 3349, 3362, 3366, 3465, 3516, 3582, 3625, 3639, 3643, 3659, 3679, 3687, 3698, 3708, 3744, 3760, 3768, 3788, 3796, 3819, 3846, 3875, 3886, 3894, 3921, 3934, 3935, 3958, 3981, 4006, 4026, 4030, 4051, 4079, 4105, 4116, 4125, 4146, 4166, 4169, 4194, 4225, 4249, 4250, 4264, 4320, 4338, 4345, 4354, 4359, 4391, 4395, 4421, 4444, 4467, 4490, 4533, 4544, 4558, 4578, 4599, 4601, 4602, 4617, 4638, 4660, 4673, 4677, 4682, 4683, 4709, 4734, 4739, 4741, 4753, 4755, 4757, 4764, 4841, 4898, 4953, 4975, 4977, 5066, 5080, 5299, 5319, 5356, 5397, 5603, 5800, 6110, 6136, 6197, 6226, 6252, 6400, 6423, 6529, 6663, 6667, 6668, 6669, 6670, 6671, 6677, 6812, 7092, 7311, 7328, 7338, 7340, 7344, 7595, 7631, 7699, 7930, 8363

袁

袁崇焕杀总兵毛文龙……379
袁崇焕守宁远……334
袁世凯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9135
袁世凯电请出兵代剿朝鲜东学

党，李鸿章拟派叶志超率军前往……8117
袁世凯告密过程疑点甚多……8509
袁世凯教练新建陆军马步各队……8448
袁世凯力主立宪，并主立即实行责任内阁制度，引起清廷亲贵之猜疑……8900
袁世凯命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8894
袁世凯拟筹建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将筹备办法及章程上奏……8721
袁世凯派代表至武昌试探议和……9115
袁世凯请训……8477
袁世凯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8649
袁世凯向荣禄告密……8477
袁世凯于保定创办警务总局……8692
袁世凯于天津试办独立审判……8905
袁世凯与英国签《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8690
袁世凯于山东创办大学…8669
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9116
袁世凯正式接收天津……8697
袁世凯任直督，实为清季之大事……8668
袁世凯重建天津中西学堂校舍，改名北洋大学堂……8731
袁世凯奏北洋创办无线电报……8870
袁世凯奏筹设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并拟订章程……8696
袁世凯奏请于保定设军官学堂……8869
袁世凯奏准集股于天津开设银行及商务公所……8733
袁在德教案……5336

月

月蓝号教军萧占国、张长庚部败死谭家山……4853

粤

粤东海盗盗首定立“合约”……5033
粤东洋盗郭婆带降……5137
粤海关……1810, 2728, 2813, 3473, 3763, 3764, 3796, 3804, 3811, 3843, 3978, 4406,

4475, 4491, 4510, 4688, 4934, 5038, 5095, 5129, 5281, 5282, 5455, 5630, 5742, 5750, 5840, 5968, 6077, 6266, 6568, 6597, 6603, 6714, 7843, 7884, 8780
粤绅张煜南呈请招集华商股分，修建潮汕铁路……8749

越

越南农民武装首领苏帕汉等被处死……7244

云

云贵总督……1229, 1303, 1505, 1657, 1736, 1768, 1859, 1867, 2068, 2199, 2226, 2244, 2426, 2665, 2751, 2774, 2789, 2850, 2855, 2879, 2903, 3078, 3087, 3158, 3164, 3459, 3492, 3496, 3507, 3531, 3575, 3600, 3611, 3630, 3637, 3638, 3640, 3641, 3714, 3762, 3786, 3791, 3792, 3840, 3870, 3889, 3922, 3931, 3985, 3988, 3989, 3995, 3999, 4001, 4004, 4008, 4011, 4020, 4021, 4027, 4028, 4041, 4042, 4045, 4050, 4057, 4075, 4095, 4098, 4099, 4100, 4140, 4169, 4174, 4210, 4256, 4258, 4263, 4264, 4270, 4285, 4293, 4330, 4333, 4343, 4347, 4352, 4394, 4440, 4489, 4501, 4545, 4612, 4676, 4713, 4730, 4780, 4822, 4885, 4924, 5047, 5049, 5065, 5086, 5174, 5198, 5205, 5335, 5341, 5343, 5363, 5376, 5398, 5426, 5430, 5431, 5483, 5604, 5649, 5714, 5729, 5730, 5791, 5811, 5819, 5824, 5845, 5862, 5989, 6018, 6028, 6036, 6037, 6039, 6043, 6048, 6054, 6068, 6087, 6090, 6094, 6123, 6133, 6166, 6265, 6515, 6722, 6800, 6808, 6824, 6825, 6992, 7044, 7047, 7056, 7096, 7272, 7279, 7297, 7392, 7513, 7551, 7620, 7627, 7644, 7655, 7671, 7672, 7678, 7681, 7690, 7791, 7819, 7911, 7912, 7927, 7971, 8013, 8020, 8226, 8444, 8591, 8709, 8755, 8795, 8809, 8816, 8894, 8903, 8922, 8943, 8994, 9047, 9056, 9066, 9106
云贵总督伯麟奏筹办临安江外

善后事宜……5376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兴办滇蜀铁路……8816
云贵总督鄂尔泰等奏陈与安南交涉情形……2879
云贵总督鄂尔泰疏陈缉盗之法……2850
云贵总督鄂辉等奏定会筹黔省苗疆善后事宜五条……4822
云南、两广成为法国势力范围……8420
云南哀牢山彝人李文学与王泰阶、李学东等誓师起事…6432
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督军攻占贵州苗军据点猪拱箐……7060
云南矿务公司成立……7913
云南报销案……7654，7659，7677
云南弥渡回民起事……6067
云南普洱府属思茅土司起事……3077
云南土目张辅国纠众滋扰……5198
云南维西厅猓猓人恒乍绷聚众起事……4947
云南乌蒙各寨聚众起事…3030
云南巡抚……832，1256，1262，1304，1417，1505，2062，2065，2068，2432，2638，2682，2729，2767，2882，3302，3512，3555，3577，3579，3611，3615，3705，3712，3762，3785，3791，3792，3889，4039，4041，4057，4075，4081，4140，4169，4179，4210，4258，4333，4348，4440，4489，4676，4708，4745，4786，5117，5172，5426，5824，5989，6460，6515，6764，6886，6905，6987，6993，7057，7096，7272，7327，7374，7381，7392，7425，7678，7689，7704，7715，7769，7816，7935，7971，8755，8795
云南巡抚张允随奏定滇铜运京条例……3302
云南昭通李蓝起义……6617
云南镇沅府各族民人起事杀官……2854
云南总督……1499，1702，2658，2873，3168，3274，3294，3307，3311，3317，3339，3396，3416，3438，3466，3472，3483，3491，3507，4102，4323

允

允法国租广州湾及承造滇越铁路……8420

允关东铁路取道山海关、沈阳以至吉林省城，并将卢汉铁路岁拨二百万两经费移作关东铁路专用……8031

允祺、允禧改名之事…2815，2816

允湘鄂粤三省绅商自行承办粤汉铁路，可借款兴建，仍归铁路总公司总其纲领……8406

允祥生前问案不滥刑……3022

允禵罪状十四款……2830

允祉获咎……2911

允准靳辅治河之议……1609

运

运丁……1186，1345，1972，2242，2248，2348，2944，3043，3817，3958，4449，4579，4767，4871，5171，5587，5588，8684

运河防线……7065

恽

恽毓鼎奏请设武备大学堂……8467

宰

宰白马乌牛……175，299

载

载铨等奏酌拟宽筹军饷章程二十二条……6229

载洵、萨镇冰设筹办海军处……9004

载泽等离法返英，拜会英王……8862

载泽等离英赴法……8862

再

再次下令取消新政措施…8490

再次谕命各省推广通商口岸……8501

再禁新疆开矿……4922

再禁浙江贩米出洋……5053

再命筹议海运……5170

再命普免天下钱粮……4094

再申太监不得干政禁令…5488

再申小说淫辞之禁……2410

再行招降郑成功，被拒…1165

再议阿济格及其子劳亲之罪……957

在

在华传教士集会广州，研讨中国礼仪问题……2110

在京请愿国会代表议决再次请愿即开国会，并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即原在沪议定之同志会）及各省谘议局联合会……9021
在台湾仿本洋铸造银元…5827
在武汉之各省代表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9120
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炮艇（即“蚊炮船”）四艘……7376

暂

暂开事例……7506
暂停伯都讷屯田……5454
暂停新疆贡玉……5432

赃

赃银……687，2408，2411，2431，2465，2491，2668，2885，2898，3000，3088，3128，3385，4053，4594，5004，5088，8042

灶

灶地……2684，2799，3147，6838，6962
灶户……4931

责

责科道官将密奏之事泄露于众……2975

曾

曾国藩部攻陷天保城，旋合围天京……6855
曾国藩东下巡阅清军……6816
曾国藩上新造轮船折，并附陈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7111
曾国藩上酌议江苏水师事宜折……7114
曾国藩于攻克金陵后迅速撤勇之原因……6916
曾国藩奏陈进兵之策……6383
曾国藩奏陈四镇剿捻方略……6944
曾国藩奏陈暂难迅速北上督师，并剿捻方略大势……6939
曾国藩奏防河剿捻计划…7011
曾国藩奏请曾国荃开缺，实为不得已而为之……6918
曾国藩奏遵筹战争全局…6568
曾国荃进军至江宁城外，驻营雨花台……6774
曾国荃暨船政大臣裴荫森联衔奏准续派学生赴英法各国留

学……7845
曾纪泽奏陈对俄方略……7571
曾静、张熙投书策反岳钟琪反清案……2921

增

增拨官发工本，收买盛产之余铜……4676
增订官员回避则例……5781
增改广东虎门炮台……5753
增加拣选会试下第举人名额……3996
增加科举定额……3512
增筑澳门炮台……5119

扎

扎巴塔益镇压颇罗鼐一事……3499
扎尔固齐……123, 128, 129, 490, 551
扎鲁特部……117, 119, 168, 174, 183, 257, 265, 321, 330, 331, 351, 367, 379, 449, 453, 494, 582, 614, 861, 1123

札

札付……2780

乍

乍浦陷落……5931

詹

詹事……1174, 1640, 1642, 1645, 1648, 1667, 1671, 1703, 1723, 1741, 1743, 1747, 1761, 1779, 1784, 1787, 1817, 1838, 1839, 1847, 1881, 1891, 1901, 1919, 2152, 2224, 2232, 2472, 2514, 2684, 2732, 2788, 2847, 6467, 7224
詹事府……736, 791, 1038, 1045, 1473, 1788, 1793, 1825, 1839, 1841, 1843, 1844, 1850, 1879, 1894, 1905, 1956, 2007, 2189, 2396, 3356, 3401, 3692, 4629, 4817, 4987, 4994, 5009, 5403, 6756, 7463, 7480, 7546, 7547, 7568, 7573, 7581, 7582, 7659, 7706, 7716, 7823, 8227, 8459, 8465, 8482, 8685

瞻

瞻对之役……3482, 3489, 3508, 3509, 3521, 3522, 3600

斩

斩监候……1234, 1278,

1468, 1600, 1715, 1787, 1899, 2069, 2100, 2129, 2167, 2213, 2258, 2307, 2388, 2408, 2417, 2418, 2438, 2451, 2465, 2491, 2497, 2537, 2541, 2556, 2572, 2841, 2843, 2859, 2875, 2880, 2881, 2914, 2970, 2987, 3032, 3071, 3091, 3093, 3095, 3124, 3143, 3150, 3244, 3245, 3260, 3354, 3470, 3490, 3539, 3546, 3558, 3610, 3615, 3633, 3668, 3730, 3787, 3793, 3799, 3955, 4030, 4305, 4320, 4335, 4337, 4343, 4365, 4390, 4393, 4437, 4489, 4496, 4659, 4766, 4844, 4858, 4863, 4867, 4869, 4888, 4963, 4976, 5159, 5294, 5351, 5506, 5609, 5662, 5842, 5852, 5907, 5964, 5966, 6234, 6277, 6346, 6378, 6502, 6518, 7132, 7191, 7344, 7346, 7490, 7513, 7522, 7527, 7557, 7569, 7574, 7674, 7769, 7817, 7924, 8103, 8104, 8220, 8642, 8659, 8698, 8811

斩决……644, 1507, 2071, 2586, 2826, 2887, 3036, 3464, 3491, 3494, 3538, 3618, 3660, 3668, 3679, 3730, 3888, 3889, 3896, 3932, 3943, 3979, 4025, 4106, 4129, 4147, 4205, 4228, 4252, 4279, 4290, 4297, 4305, 4319, 4321, 4335, 4344, 4360, 4365, 4390, 4392, 4393, 4424, 4436, 4442, 4467, 4471, 4489, 4520, 4552, 4578, 4612, 4708, 4714, 4720, 4743, 4766, 4794, 4823, 4859, 4869, 5013, 5131, 5189, 5294, 5367, 5642, 5753, 5824, 5868, 5998, 6488, 6589, 6590, 6591, 6967, 6996, 7132, 7292, 7593, 8643, 8811, 8813

斩立决……1234, 1278, 1410, 1830, 2242, 2348, 2403, 2451, 2537, 2538, 2541, 2586, 2797, 2823, 2859, 2880, 2885, 2888, 2966, 2970, 2978, 3033, 3035, 3091, 3094, 3128, 3143, 3147, 3244, 3494, 3513, 3538, 3541, 3558, 3559, 3678, 3730, 3849, 3933, 3937, 4077, 4143,

4212, 4239, 4304, 4305, 4317, 4343, 4360, 4374, 4383, 4391, 4464, 4532, 4540, 4643, 4844, 4864, 5193, 5301, 5302, 5338, 5355, 5843, 6589, 6736, 8642, 8649
斩太监魏珠……2676

展

展界……482, 1427, 1428, 1669, 1766, 1791, 1796, 1806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8432, 8433

张

张保太大乘教在贵州被破获……3485
张伯行、噶礼互参案始…2359
张格尔伏法……5594
张格尔叛乱……5596, 5620, 5649, 5794, 5809, 7490
张格尔入卡滋扰……5516
张格尔入侵新疆西四城…5557
张格尔之乱……5516, 5566, 5595, 5598, 5602, 5604, 5617, 5620, 5660, 5809
张红顺等盗案……3933, 3936
张继庚案……6366
张謇等创办大达轮步有限公司……8800, 8809
张謇刻印《日本宪法》成…8784
张謇创办之大生纱厂试生产成功……8519
张謇创办之通海垦牧公司成立……8652
张謇议于通州设纱厂……8348
张謇自日本考察归国……8739
张良璧采生毙命案审结…5189
张明德谋刺胤礽事……2275
张佩纶奏陈朝鲜善后六策……7656
张鹏翮奏查审噶礼、张伯行互参案……2369
张树声调派水陆各军开赴朝鲜……7646
张文祥刺杀马新贻之原由……7219
张锡珠等于直隶南部起事……6803
张瞎子至西宁为抚远大将军胤禵算命……2564
张献忠于成都称帝……719
张秀眉遇害于长沙……7261

张曜部嵩武军进抵玉门…7319
张翼私签出卖开平矿权合同案……8721
张翼于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诉讼开平矿权事胜诉……8807
张荫桓被处死于新疆……8600
张荫桓被杀时间……8601
张荫桓等七人被捕之时间……8481
张荫棠奏陈西藏改革办法……8903
张元济上书，建言五条…8467
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等创办通艺学堂……8374
张之洞等修订学堂章程…8752
张之洞将前在粤省所购炼铁、织布机器移往湖北……7983
张之洞与驻美公使梁诚代表清廷同美国合兴公司签约，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8832
张之洞创办之湖北机器织布局在武昌开机投产……8072
张之洞电奏拟向英国大东公司订借五十万零五千英镑…7770
张之洞行文饬冯子材、王孝祺两军出关助战……7781
张之洞拟于广东购买机器，试铸银元……895
张之洞札委盛宣怀为汉阳铁厂督办，并改该厂为官督商办……8350
张之洞奏报江西绅商创办内河小轮船……8345
张之洞奏请选派江南陆军等学堂学生四十人赴英、法、德留学……8343
张之洞奏请在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在汉口设立劝工劝商公所……8426
张之洞奏筹办卢汉铁路办法……8316
张之洞奏江南创办新军…8327
张之洞奏拟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十款、《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8742
张之洞奏设三江师范学堂于南京……8719
张之洞奏于苏州、镇江、通海（今南通市）设商务局，本年清廷之经济改革措施由此开始……8344

张宗禹之下落……7105

章

章高元等军失守盖平……8217
章太炎等于日本东京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8689
章煦等奏弥补山东亏空章程……5293
章煦奏上海海口米禁四事……5156

彰

彰化陷落……8315

漳

漳州军饷币……6001

丈

丈船抽税……1850

帐

帐局……5784，5788

招

招抚义和团……8576
《招工章程》……6983
招降郑成功失败……1096
招商赴台购米运津……5503

昭

昭陵……1329，1373，1470，1715，2070，4293
昭乌达盟……1765，6277
昭西陵……2202
昭信股票……8407，8456

召

召见实业家、道员张振勋……8732
召见汤斌询吏治民情……1848

诏

诏裁江北厘卡，复两淮盐务……6877
诏撤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牌位于帝王庙……1273
诏惩贪劣不法总兵周东兴……7204
诏废皇后为静妃……1060
诏复肃亲王豪格爵，建碑纪绩于墓……976
诏改官制……1212
诏还各处圈占备畋猎放鹰之民地……954
诏禁满洲及投充满洲者横行害民……836
诏禁民间秘密教门……1163
诏宽民间兵器之禁……891
诏立孔有德女为东宫皇

妃……1156
诏立内十三衙门铁牌……1126
诏免究牛金星父子……902
诏命访查饶阳连枪会案…7191
诏命曾国荃等筹议山东黄河水患治理办法……7880
诏派李鸿章为专使，往贺俄皇加冕……8328
诏取消部分新政措施……8482
诏群臣议应否往迎达赖喇嘛事……1013
诏设经济特科……8407
诏设日讲官……1120
诏申严行逃人法之由……1117
诏示吕留良之罪……2957
诏停止元旦诣堂子行礼…1165
诏限制八旗科举……1171
诏许满汉通婚……869
诏严惩贪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其家……1135
诏严惩有冤难诉而自杀者……1264
诏严禁一切横敛私征……1107
诏严禁种植罂粟……6926
诏严行惩贪之法……1291
诏允开垦热河围场八千顷……6817
诏允招商办云南铜厂……6957
诏责恭亲王奕䜣，革去一切差使……6927
诏责科道怠玩……5002
诏准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条奏督捕四项定例……1164
诏准更定逃人事例……1207

赵

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9119
赵尔丰诱捕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及保路同志会首领，又枪杀请愿民众……9090
赵尔巽奏陈十二事，其旨在去现有之弊病，而推进新政……8817

照

照会……990, 3401, 3637, 3773, 4400, 4610, 4899, 4910, 5047, 5414, 5597, 5649, 5857, 5858, 5859, 5860, 5862, 5876, 5878, 5879, 5890, 5896, 5898, 5907, 5937, 5938, 5945, 5946, 5948, 5952, 5956, 5957, 5958, 5960, 5972, 5984, 6073,

6091, 6096, 6097, 6098, 6119,
6120, 6126, 6153, 6156, 6157,
6172, 6254, 6268, 6272, 6274,
6313, 6329, 6337, 6339, 6340,
6341, 6358, 6363, 6402, 6403,
6435, 6439, 6457, 6458, 6460,
6461, 6479, 6491, 6492, 6502,
6503, 6516, 6517, 6524, 6534,
6536, 6546, 6558, 6559, 6574,
6583, 6584, 6586, 6587, 6591,
6592, 6604, 6606, 6607, 6619,
6628, 6630, 6631, 6639, 6645,
6646, 6647, 6649, 6652, 6653,
6654, 6656, 6657, 6660, 6663,
6664, 6666, 6667, 6669, 6670,
6671, 6672, 6675, 6678, 6690,
6699, 6700, 6703, 6704, 6705,
6712, 6717, 6718, 6720, 6744,
6756, 6770, 6789, 6793, 6799,
6800, 6817, 6829, 6832, 6837,
6881, 6882, 6891, 6949, 6958,
6979, 6990, 6991, 6993, 6996,
7004, 7017, 7052, 7054, 7113,
7134, 7139, 7140, 7141, 7170,
7173, 7175, 7176, 7179, 7197,
7206, 7207, 7217, 7232, 7233,
7234, 7243, 7300, 7301, 7307,
7314, 7325, 7327, 7330, 7331,
7333, 7334, 7345, 7346, 7378,
7384, 7394, 7399, 7400, 7409,
7415, 7416, 7421, 7422, 7433,
7444, 7479, 7489, 7494, 7495,
7496, 7511, 7516, 7567, 7572,
7578, 7641, 7658, 7687, 7688,
7689, 7690, 7720, 7721, 7722,
7723, 7725, 7726, 7728, 7730,
7731, 7732, 7734, 7735, 7736,
7737, 7742, 7743, 7756, 7777,
7778, 7802, 7803, 7842, 7853,
7856, 7858, 7863, 7867, 7873,
7875, 7878, 7879, 7882, 7920,
7938, 7945, 7982, 7999, 8097,
8120, 8123, 8125, 8128, 8129,
8130, 8132, 8133, 8134, 8139,
8143, 8144, 8197, 8209, 8239,
8275, 8282, 8289, 8294, 8318,
8320, 8338, 8357, 8385, 8393,
8411, 8412, 8419, 8420, 8424,
8430, 8526, 8548, 8549, 8554,
8559, 8572, 8575, 8577, 8580,
8589, 8601, 8605, 8620, 8642,
8697, 8721, 8725, 8803, 8824,

8927, 9001, 9099, 9135
照票……2423, 2739, 2899, 3873, 4023, 4662, 5148, 5281, 5677, 6395

折

折本……1470, 1677, 1683, 1992, 1998, 2976, 3140, 3256
折色……989, 1630, 2179, 2434, 3081, 3332, 3353, 3468, 3906, 3994, 4003, 4122, 4193, 4353, 4358, 4401, 4403, 4727, 4908, 4949, 5535, 5536, 5537, 5547, 5993, 6082, 6083, 6084, 6419, 6963, 7096, 7283, 8023, 8657, 8782
折银……153, 415, 552, 999, 1237, 1994, 2119, 2433, 2492, 2747, 3059, 3270, 3286, 3612, 3915, 3971, 4362, 4378, 4451, 5022, 5071, 5581, 5707, 5796, 6016, 6083, 6084, 6290, 6966, 7032, 7828, 7978, 8304, 8341, 8781

哲

哲陈部……1, 16, 17, 19, 20, 25, 28, 178
哲里木盟……3709, 6277

磔

磔崇焕于市……391

浙

浙东抗清事起……761
浙抚永德奏破获杭州北新关罗教案……4059
浙海关……1810, 2603, 3262, 3473, 3579, 3696, 3763, 3764, 3796, 3804, 4280, 4307, 4429, 4875, 7162
浙江常捷军一千五百人悉遣散……6896
《浙江潮》……8761
浙江福建总督……1865, 1993
浙江宁海教案……8743
浙江破获秘密教门……2780
浙江人李云书等创办四明商业储蓄银行……8986
浙江绅商于上海集议设立浙江铁路公司……8825
浙江提督李长庚败蔡牵于定海……4971
浙江天台县抗粮案……7361
浙江铁路兴业银行成立…8944

浙江桐乡闹漕哄堂案审结……4416
浙江巡抚……322, 751, 756, 920, 1075, 1260, 1317, 1390, 1575, 1652, 1916, 2066, 2069, 2138, 2145, 2192, 2243, 2252, 2297, 2301, 2349, 2360, 2385, 2432, 2471, 2494, 2520, 2562, 2577, 2597, 2770, 2786, 2794, 2834, 2840, 2842, 2843, 2848, 3299, 3355, 3368, 3371, 3385, 3394, 3421, 3423, 3520, 3529, 3578, 3579, 3583, 3639, 3668, 3669, 3749, 3796, 3841, 3843, 3849, 3860, 3940, 4030, 4043, 4167, 4267, 4272, 4299, 4332, 4353, 4358, 4363, 4415, 4416, 4419, 4428, 4435, 4483, 4484, 4494, 4512, 4529, 4575, 4585, 4633, 4634, 4652, 4665, 4666, 4710, 4739, 4758, 4848, 4878, 4879, 4890, 4899, 4935, 4964, 4994, 5164, 5291, 5447, 5461, 5492, 5526, 5532, 5539, 5564, 5578, 5718, 5754, 5772, 5824, 5919, 5922, 6079, 6170, 6306, 6394, 6397, 6440, 6477, 6483, 6598, 6621, 6625, 6639, 6709, 6719, 6744, 6746, 6797, 6819, 6856, 6870, 6873, 6876, 6890, 6918, 7063, 7082, 7146, 7162, 7182, 7231, 7302, 7361, 7370, 7377, 7398, 7450, 7585, 7593, 7621, 7814, 7824, 7829, 7846, 7859, 7903, 8098, 8103, 8328, 8521, 8542, 8581, 8583, 8592, 8598, 8649, 9061
浙江巡抚阮元定立《棚民保甲法》……4935
浙江巡抚玉德呈奏《浙省缉盗章程》……4848
浙江巡抚曾国荃攻陷天京……6870
浙江义乌何世来、楼德新等密谋反清被破获……4709
浙江镇海守军奋力击退来犯法舰……7789
浙江总督……767, 1213, 1260, 1343, 1632, 1730, 1780, 1786, 1865, 1925, 2247, 2534, 2540, 2548, 2597, 2599, 2608, 2737, 2913, 2922, 2957, 2987,

3002, 3006, 3086, 3101, 3124, 3141, 3268, 3297
浙闽总督……868, 977, 1003, 1005, 1006, 1018, 1041, 1052, 1077, 1081, 1089, 1096, 1126, 1132, 1157, 1175, 1176, 1179, 1183, 1202, 1213, 1260, 2082, 2239, 2338, 2437, 2455, 2481, 2484, 2511, 2694, 2707, 2859
浙闽总督陈锦遇刺身亡…1005

珍

珍瑾二妃降为贵人……8202
珍妃初得罪之由……8202
珍珠记念……3956

振

振武学社……8979, 9040
振新纱厂……8945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8455

赈

赈济……22, 349, 1058, 1078, 1159, 1240, 1402, 1464, 1571, 1588, 1630, 1642, 1669, 1831, 1834, 1849, 1939, 2003, 2017, 2083, 2085, 2089, 2122, 2144, 2152, 2157, 2168, 2169, 2191, 2323, 2391, 2465, 2495, 2519, 2578, 2597, 2600, 2654, 2661, 2690, 2766, 2787, 2792, 2795, 3025, 3026, 3028, 3044, 3059, 3069, 3120, 3121, 3148, 3232, 3286, 3300, 3307, 3317, 3318, 3319, 3335, 3382, 3400, 3528, 3639, 3688, 3691, 3793, 4401, 4467, 5467, 5471, 5487, 5503, 5554, 6214, 6245, 6393, 6476, 7249, 7309, 7362, 7456, 7460, 7463, 7468, 7486, 7496, 7561, 7679, 7826, 7967, 7980, 8007, 8075, 8086, 8087, 8093, 8602, 8797
赈灾……1630, 1982, 2152, 2787, 3025, 3102, 5269, 5470, 7466, 7474, 7483, 7484, 7488, 7504, 7637, 7967

镇

镇标……1264, 2182, 2300, 2338, 2784, 3002, 3012, 3026, 3074, 3153, 3434, 3667, 4541, 5400, 5720, 6647, 6926, 9095
镇国公……576, 787,

848, 880, 921, 925, 1043, 1087, 1158, 1267, 1370, 1418, 1440, 1441, 1528, 1683, 1856, 1893, 1967, 2068, 2381, 2392, 2397, 2616, 2697, 2823, 3001, 3020, 3157, 3478, 4105, 4243, 5635, 7041, 8018, 8644, 8821, 8849, 8878, 8887, 8909, 8979, 8983, 8997
镇国将军……115, 576, 588, 615, 647, 768, 921, 961, 1267, 1281, 1893, 3658, 7490, 8705
镇海保卫战之胜利，何人当居首功……7814
镇海与宁波失陷……5912
镇江失陷……5939
镇江宣布光复……9111
镇江英租界印度巡捕殴死华人激起众怒……7956
镇南关失守……7787
镇压山东潍县添柱教……5789
镇压四川马边厅彝民起事……5803
镇压赵金龙起义……5681
镇压赵金龙余部……5688

争

争国本……197

征

征课银……781, 876, 939, 984, 1027, 1069, 1103, 1139, 1166, 1195, 1223, 1256, 1292, 1324, 1339, 1348, 1363, 1379, 1394, 1414, 1428, 1450, 1461, 1475, 1488, 1509, 1539, 1561, 1580, 1605, 1627, 1661, 1685, 1708, 1738, 1772, 1805, 1834, 1860, 1884, 1910, 1935, 1958, 1973, 1986, 2013, 2026, 2042, 2063, 2077, 2095, 2113, 2125, 2141, 2159, 2188, 2206, 2233, 2249, 2314, 2332, 2355, 2382, 2404, 2434, 2457, 2485, 2526, 2550, 2566, 2583, 2603, 2639, 2697, 2754, 2804, 2850, 2854, 2893, 2939, 2988, 3038, 3067, 3096, 3136, 3161
征罗卜藏丹津……2673
征缅第二役以惨败告终…4040

整

整饬漕运诸弊……5586
整饬广东武备……3170

整饬京师钱文币制……5519
整顿两淮盐务……5676

正

正仇满论……8650
正气会……8543
正阳门外被火……1781
正宗室名分……500

郑

郑成功起兵抗清……814
郑成功收复台湾……1306
郑鼎臣攻击定海港之英舰……5930
郑光彩在台湾潜立小刀会……4709
郑芝龙及其子郑世恩、郑世荫等照谋叛律族诛……1320
郑芝龙降清……812
郑工……7913
郑州黄河南岸决口合龙…7947

政

政事堂……7731
政务处……8650, 8654, 8667, 8671, 8676, 8700, 8705, 8707, 8708, 8720, 8722, 8726, 8740, 8746, 8747, 8754, 8768, 8775, 8782, 8787, 8795, 8796, 8798, 8809, 8812, 8817, 8818, 8819, 8831, 8840, 8841, 8844, 8857, 8861, 8863, 8868, 8869, 8877, 8880, 8882, 8884, 8887, 8914, 8920, 8923, 8925, 8928, 8930, 8954, 8959, 8969, 8980, 9012, 9066, 9073

知

知耻学会……8400
知新报……8374, 8402, 8422, 8446, 8485, 8507

织

织造……4054, 4422, 4533, 4603, 4605, 5438

直

直隶、山西相继破获混元教案……3686
直隶保定设立农务总会…8918
直隶朝阳刘猪、李凤奎率众起事……6707
直隶涞水高洛村义和拳民与教民大规模冲突……8552
直隶深州发生抗捐风潮…8652
直隶鼠疫已平……9068
直隶实行摊丁入亩……2682
直隶提督聂士成呈请挑足淮军

马步三十营改为武毅军，仿德国营制，并于军中设武备学堂、军械所、药库、医院……8348
直隶巡抚……1384, 1389, 1424, 1448, 1691, 1694, 1713, 1750, 1784, 1785, 1788, 1793, 1840, 1882, 1889, 1909, 1914, 1939, 1948, 2002, 2069, 2098, 2100, 2119, 2123, 2145, 2169, 2184, 2199, 2336, 2341, 2415, 2439, 2472, 2489, 2490, 2613, 2683, 2713, 2718, 2755, 2788, 4495
直隶总督……1075, 1390, 2442, 2453, 2499, 2750, 2776, 2781, 2792, 2820, 2823, 2833, 2836, 2837, 2843, 2865, 2879, 3086, 3092, 3101, 3130, 3179, 3272, 3290, 3299, 3300, 3304, 3308, 3312, 3351, 3389, 3392, 3403, 3404, 3406, 3419, 3420, 3429, 3434, 3437, 3479, 3481, 3512, 3602, 3618, 3625, 3630, 3651, 3659, 3793, 3801, 3843, 3860, 3895, 3921, 3922, 3932, 3934, 3952, 4022, 4049, 4056, 4069, 4104, 4206, 4266, 4307, 4317, 4331, 4345, 4374, 4382, 4419, 4468, 4495, 4498, 4503, 4523, 4594, 4620, 4674, 4708, 4722, 4843, 4867, 4894, 4928, 4930, 4931, 4933, 4981, 5002, 5005, 5014, 5021, 5027, 5030, 5035, 5039, 5062, 5084, 5106, 5113, 5130, 5149, 5154, 5186, 5202, 5204, 5229, 5232, 5243, 5258, 5266, 5276, 5315, 5330, 5334, 5351, 5405, 5413, 5421, 5470, 5492, 5496, 5502, 5511, 5514, 5524, 5551, 5596, 5598, 5605, 5623, 5627, 5634, 5637, 5659, 5664, 5728, 5782, 5790, 5791, 5811, 5822, 5824, 5856, 5877, 5879, 5930, 5961, 5963, 6030, 6058, 6068, 6071, 6120, 6174, 6192, 6193, 6222, 6266, 6292, 6333, 6355, 6381, 6416, 6429, 6436, 6456, 6480, 6487, 6517, 6524, 6542, 6554, 6570, 6577, 6591, 6595, 6598, 6604, 6620, 6646, 6685, 6707, 6721,

6726, 6803, 6816, 6821, 6877, 6904, 6938, 6999, 7001, 7013, 7054, 7062, 7073, 7090, 7092, 7109, 7111, 7122, 7123, 7132, 7141, 7150, 7157, 7165, 7172, 7174, 7182, 7189, 7191, 7194, 7215, 7232, 7233, 7248, 7261, 7297, 7300, 7304, 7370, 7391, 7410, 7472, 7480, 7557, 7623, 7635, 7636, 7639, 7642, 7653, 7662, 7679, 7745, 7753, 7791, 7792, 7803, 7829, 7838, 7941, 8007, 8027, 8039, 8048, 8059, 8064, 8066, 8230, 8256, 8264, 8266, 8270, 8292, 8307, 8314, 8328, 8348, 8362, 8379, 8420, 8425, 8430, 8437, 8442, 8447, 8448, 8475, 8486, 8491, 8494, 8495, 8496, 8498, 8512, 8522, 8525, 8548, 8549, 8551, 8552, 8553, 8554, 8556, 8561, 8563, 8566, 8567, 8575, 8589, 8590, 8596, 8602, 8603, 8649, 8664, 8666, 8667, 8668, 8669, 8671, 8683, 8686, 8688, 8693, 8697, 8701, 8706, 8719, 8723, 8727, 8743, 8751, 8756, 8757, 8770, 8773, 8779, 8797, 8816, 8827, 8833, 8862, 8879, 8881, 8891, 8904, 8912, 8920, 8926, 8927, 8931, 8956, 8964, 8985, 9001, 9010, 9014, 9027, 9047, 9054, 9060, 9095, 9119, 9133

直隶总督胡季堂奏陈川楚军务……4894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遵旨会议盐务章程四条……6071

直隶总督琦善奏准查禁畿辅私藏鸟枪章程……5790

直隶总督王文韶于保定创办畿辅学堂……8442

直隶总督裕禄奏报验收“海容”、“海筹”、“海琛”军舰情形……8496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筹设京张铁路……8816

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8719

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直隶工艺局……8743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将直隶所

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8701

值

值百抽五……6549, 6763, 7141, 8532, 8650

旨

旨令海军衙门议奏海军报效之事……7943

旨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6535

志

志刚等遍访欧美后归国…7196

制

制度局……8414, 8415, 8438, 8442, 8443, 8459, 8460, 8464, 8470

制钱……1652, 1653, 1679, 1795, 2094, 2139, 2159, 2215, 2230, 2259, 2450, 2501, 2612, 2810, 2865, 2946, 2955, 3218, 3239, 3274, 3308, 3347, 3385, 3448, 3546, 3658, 3848, 3878, 3893, 3952, 4307, 4552, 4721, 4757, 4847, 5090, 5169, 5215, 5260, 5328, 5466, 5487, 5489, 5502, 5520, 5609, 5618, 5619, 5625, 5637, 5638, 5653, 5707, 5708, 5709, 5710, 5718, 5774, 5792, 5793, 5796, 5814, 5819, 5869, 5982, 6039, 6072, 6084, 6262, 6282, 6284, 6290, 6296, 6330, 6348, 6380, 6385, 6407, 6480, 6496, 6497, 6552, 6595, 6603, 7150, 7204, 7463, 7894, 7933, 7951, 8750, 8841, 8951

治

治河……1006, 1010, 1586, 1598, 1607, 1609, 1628, 1638, 1679, 1686, 1701, 1720, 1733, 1758, 1774, 1796, 1803, 1805, 1831, 1832, 1851, 1887, 1895, 1899, 1901, 1903, 1917, 1986, 2005, 2080, 2081, 2089, 2098, 2101, 2105, 2112, 2117, 2137, 2144, 2188, 2191, 2192, 2196, 2238, 2241, 2332, 2336, 2440, 2480, 2588, 3304, 3365, 3690, 3691, 3731, 3808, 4312, 4371, 4472, 5149, 5154, 5158, 5173, 5213, 5406, 5507, 5520, 5535, 5536, 5537, 5541, 5542,

5547, 5571, 5580, 5758, 5766, 5908, 6967

质

质学会……8400

致

致仕……39, 197, 575, 703, 915, 958, 1004, 1034, 1044, 1148, 1163, 1177, 1217, 1229, 1262, 1328, 1370, 1388, 1454, 1470, 1505, 1728, 1745, 1783, 1845, 1918, 1942, 1986, 1988, 2100, 2123, 2160, 2195, 2287, 2307, 2516, 2605, 2651, 2652, 2907, 3121, 3297, 3314, 3529, 3592, 3605, 3731, 3752, 3759, 3899, 4078, 4131, 4243, 4466, 4873, 4973, 5230, 5277, 5396, 5762, 5818, 6123, 6229, 6360, 7018, 7305, 7621, 7880, 8330, 8381, 8467

致远等四快船驶抵大沽…7931

智

智大豹《本朝万年书》案…4319

中

《中奥条约》于上海换文 7239

《中比通商条约》在上海签字……6837

中德《续修条约》……7561

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签定……6530

中俄《科布多界约》……7179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1922

《中俄设立乌苏里江至图门江口国界牌博记》……6714

《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7179

中俄《喀什噶尔界约》四条……7659

中俄《勘分东界约记》…6713

中俄《科塔界约》……7682

中俄《瑷珲条约》…6526, 6546

中俄《北京条约》……6788

中俄订立《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7685

中俄订立《续勘喀什噶尔界约》……7715

中俄订立《伊犁界约》…7656

中俄订立《乌里雅苏台边界牌博约志》……7135

中俄分界谈判……6402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

约》……8687
中俄借款合同于彼得堡画押……8304
《中俄密约》……8352，8361
中俄《尼布楚条约》……1922，1953，2150
中俄恰克图会谈……3915
中俄签订《巴尔鲁克山文约》……8097
中俄签订《改订陆路通商章程》……7126
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2909
中俄签订《塔尔巴哈台界约》……7179
中俄签定《布连斯奇界约》……2875
中俄签定《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6546
中俄塔尔巴哈台西界谈判破裂，俄使离塔城回国……6788
中俄《天津条约》…6530，6546
中俄在北京签订《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税则》……6763
中俄在伊犁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6167
中法订立《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8354
中法订立《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5994
中法新约……7807，7886
中法战争……7322，7662，7699，7700，7735，7736，7773，7775，7780，7781，7782，7784，7815，7846，7847
中法之役……7810，7841，7972，8185
中国第一艘自制轮船"恬吉"号试航……7110
中国第一条铁路出现于何时何地……6951
中国建立电报事业之开端……7594
中国教会新报……7109
中国教育会……8799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上海…8688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352，1353，1739
中国拒签俄约……8645
中国留日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8727
中国棉货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5655

中国女报……8895
中国女学会……8400
中国日报……8541
中国社会党……9110
中国首次试办预算……9058
中国铁路公司……7898
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8380
中国同盟会……8827, 8829, 8830, 8853, 8891, 8899
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8829
中国同盟会召开筹备会议……8827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8785
中国新报……8895
中葡签订《通商条约》、《广澳铁路合同》……8792
《中荷通商行船条约》签订……6840
中华革命党……9029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全国改用阳历……9128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9117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9117
中美订立《望厦条约》…5991
《中美华工条约》……8110
《中美天津条约》6531, 7103
《中美续修条约》……7585
中秘《会议专条》及《通商条约》于天津签字……7333
《中秘通商条约》……7383
中缅两军始议和，缅甸之役苟且完局……4085
中缅双方在老官屯签订和约之条款……4099
《中普条约》于天津签字 6722
中日《北京专条》签字…7349
《中日和约》互换……8295
《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签字……8286
《中日停战协定》签署…8274
中日两国订立《修好条规》十八款及《通商章程》十五款……7873
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附约十二款……8846
中日签订《通商行船条约》……8357
中日签订《杭州租界条约》……8362
《中日通商章程》……7595

《中日修好条规》……7232, 7233, 7400, 7406, 7595
中日议立专条谈判陷入僵局……7799
中书科……1334, 9083
中堂……4678, 5944
中体西用……8996
中外混合军再占余姚……6793
中外联合镇压上海小刀会……6358
中外日报……8462, 8639
中兴日报……8925
中央教育会开会……9083
中法《天津条约》……6672
《中义修好条约及税则通商章程》……7020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六款……8700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6533
中英、中法混合军攻占浙江绍兴……6809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6555
中英《统带常胜军协议》盖印画诺……6799
中英穿鼻洋之战……5852
中英大沽口会谈……5879
中英订立《缅甸条款》…7870
中英订立《西江通商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又称《续议缅甸条约附款》……8373
中英会谈……5944
中英交换《江宁条约》批准书……5967
中英九龙之战……5848
中英两国会立坎巴提头日事竣……8069
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8449
中英签订《江宁条约》…5948
中英签订《新定条约》、《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及《新修税则》……7139
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8432
中英于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8864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续增条约）画押……8039

忠

忠贞营兵败荆州城……788

终

终太平天国之世，经删改之《四书》、《五经》是否问世…6326

钟

钟鼓司……1056

钟人杰起事……5915

仲

仲绳《杂何吟》案……4606

仲永檀之死……3401

重

重惩持械会党……5551

州

州判……1069, 1467, 2800, 3424, 3984, 4139, 4378, 5084, 7251, 7253, 7381

州县要缺凡分四等……2906

周

周恩来出生……8410

周煌批注《纲鉴易知录》案……3979

周延弼等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8897

周宗贤等创办西江航业公司……8986

朱

朱成烈奏请垦种屯田，以地利所入添补海防……5882

朱德出生……7883

朱方旦邪教……1695

朱红灯率义和团在森罗殿与官军交战……8529

朱批……1976, 1991, 1992, 1994, 2040, 2050, 2051, 2053, 2110, 2119, 2124, 2135, 2138, 2154, 2158, 2159, 2175, 2177, 2179, 2184, 2197, 2221, 2261, 2271, 2301, 2303, 2313, 2323, 2326, 2327, 2342, 2345, 2350, 2362, 2372, 2373, 2374, 2394, 2400, 2410, 2416, 2434, 2451, 2456, 2467, 2470, 2471, 2473, 2490, 2492, 2500, 2504, 2509, 2542, 2547, 2548, 2555, 2560, 2561, 2652, 2653, 2656, 2677, 2681, 2682, 2687, 2690, 2784, 2845, 2855, 2880, 2881, 2906, 2908, 2923, 2925, 2943, 2958, 2964, 2967, 2997, 3009, 3055, 3066, 3120, 3126, 3127, 3133, 3135, 3141, 3148, 3151,

3152, 3160, 5538, 6010, 6098, 6139, 6395, 6523, 6545, 6678
朱三太子党……2256
朱三太子案……2258
朱思藻《吊时文》案……3758
朱一贵于台湾起事……2594

诛

诛户部参政恩克……559
诛刘泽清及榆园军头领李化鲸……872
诛吴三桂子应熊及其孙世霖……1519

诸

诸申……89, 96, 141, 173, 186, 189, 202, 226, 231, 236, 237, 245, 246, 249, 259, 261, 263, 265, 266, 269, 271, 275, 276, 284, 285, 297, 300, 302, 303, 316, 332, 340, 378, 381, 385, 395, 396, 398, 402, 405, 412, 423, 428, 436, 441, 459, 500, 517, 518, 521, 530, 532
诸王大臣奉旨议与准噶尔部和战事……3153

主

主簿……50, 594, 758, 1069, 2431, 2904, 4212, 4464, 4937, 5084, 6170
主旗贝勒……122, 224
主事……2087, 3758, 4046

煮

煮赈……1110, 3121, 3143, 4931, 5029, 5489

住

住俸……1073, 2082

驻

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印总督兰士丹签署《中英会议藏印条约》……7997
驻藏大臣……2856, 3471, 3488, 3499, 3505, 3588, 3591, 3598, 3603, 3614, 3617, 3618, 3620, 3621, 3628, 3629, 3647, 3740, 3783, 3921, 4306, 4354, 4450, 4551, 4554, 4572, 4603, 4620, 4634, 4646, 4648, 4660, 4661, 4662, 4663, 4664, 4671, 4695, 4707, 4845, 4936, 4998, 5009, 5027, 5055, 5056, 5096, 5107, 5189, 5191, 5196, 5199,

5205, 5224, 5291, 5311, 5316, 5380, 5456, 5457, 5476, 5485, 5630, 5738, 5757, 5932, 5956, 5974, 5975, 5986, 5992, 5999, 6006, 6007, 6045, 6050, 6196, 6231, 6288, 6349, 6363, 6391, 6465, 6514, 6597, 6626, 6722, 6884, 6904, 6963, 6969, 7418, 7423, 7427, 7430, 7431, 7437, 7445, 7446, 7450, 7462, 7469, 7476, 7529, 7535, 7627, 7658, 7705, 7742, 7773, 7823, 7845, 7850, 7863, 7880, 7916, 7920, 7925, 7928, 8006, 8024, 8032, 8047, 8051, 8056, 8058, 8070, 8071, 8100, 8263, 8320, 8381, 8592, 8785, 8787, 8837, 8841, 8895, 8903, 8932, 8952, 8958, 8971, 8995, 9011, 9016, 9026, 9028, 9066

驻藏大臣景纹奏西藏边境形势……6963

驻德使臣许景澄奏报勘验定、镇二舰情形……7835

驻俄使臣、全权大臣杨儒与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进行交收东三省之第十三次谈判…8644

驻防八旗……1743, 1746, 1783, 2744, 3358, 3760, 4558, 5445, 5973, 6316

驻和田总兵和诚隐匿应贡之玉……3978

驻华各国公使派法国使馆之医生进宫为光绪帝诊病……8493

驻华各国公使再次集会，议定调卫队来京保护各国使馆……8559

驻九江之江西新军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分府……9103

驻滦州之新军统制张绍曾联合驻奉天之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电奏请立即实行立宪……9105

驻美使臣杨儒与美政府签订《华工赴美条约》……8102

驻守旅顺之俄军投降日军，日俄旅顺战役告结束……8796

驻外使臣联名奏请宣布立宪……8848

驻英法等国使臣薛福成奏陈各地教案治本治标之法……8050

驻英使臣郭嵩焘、刘锡鸿互相

攻讦……7488
驻英使臣薛福成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8112
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国政府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即《洋药税厘并征条款》）…7813
驻英使臣曾纪泽致电总署，主乘胜议和……7796

祝

祝文……1182，3843

著

著名科学家徐建寅因试制火药殉职……8647

铸

铸钱……134，354，723，781，849，876，910，939，1184，1189，1292，1324，1339，1344，1348，1363，1379，1394，1414，1428，1450，1461，1475，1488，1509，1539，1561，1580，1605，1628，1652，1661，1680，1685，1709，1738，1772，1793，1795，1805，1821，1834，1860，1884，1910，1935，1958，1973，1986，1987，1999，2013，2026，2042，2063，2077，2083，2095，2113，2125，2141，2159，2188，2206，2216，2230，2233，2249，2286，2301，2314，2333，2355，2382，2404，2421，2434，2445，2450，2457，2485，2526，2550，2563，2566，2567，2583，2603，2638，2639，2697，2754，2804，2817，2850，2893，2939，2988，3067，3077，3096，3133，3136，3161，3238，3257，3288，3302，3329，3362，3848，3878，3893，3910，4175，4229，4663，4773，4846，5011，5169，5213，5314，5394，5484，5503，5520，5603，5693，5709，5796，5812，5910，6261，6284，6315，6380，6385，6722，7007，7425，7502，7699，7894
铸造银圆……8520
铸制钱……984，1027，1184，1679，2094，2451，2638，6284，6380，6497，6595，7894

拽

拽刀手……5300

专

专管牛录……996

专折奏事……4539, 4921, 6394, 6781, 7667, 8188, 8440, 8465, 8917

转

转世……655, 1716, 2443, 2704, 3348, 3880, 4129, 4277, 4405, 4486, 4650, 4656, 4664, 4669, 4713, 4718, 4749, 4990, 5008, 5096, 5294, 5302, 5456, 5745, 5751, 5906, 5919, 6002, 6022, 6885, 7450, 7462, 7477, 7515, 7529, 7552, 7850, 7916, 7928, 9039

转租……6370

庄

庄廷鑨明史案……1581

状

状元……687, 720, 830, 893, 999, 1067, 1092, 1118, 1119, 1188, 1202, 1251, 1310, 1354, 1398, 1454, 1495, 1567, 1634, 1730, 1819, 1900, 1963, 2004, 2058, 2102, 2146, 2214, 2297, 2364, 2402, 2442, 2537, 2592, 2686, 2744, 2865, 3011, 3109, 3238, 3265, 3311, 3384, 3461, 3537, 3540, 3630, 3664, 3672, 3706, 3789, 3872, 3891, 3934, 3998, 4077, 4120, 4143, 4222, 4287, 4325, 4336, 4356, 4377, 4443, 4508, 4519, 4578, 4599, 4672, 4734, 4763, 4857, 4924, 4950, 5025, 5099, 5124, 5175, 5273, 5337, 5382, 5398, 5460, 5484, 5552, 5622, 5685, 5714, 5753, 5773, 5812, 5874, 5905, 5990, 6012, 6051, 6121, 6213, 6273, 6275, 6287, 6434, 6580, 6638, 6768, 6774, 6824, 6887, 6938, 7100, 7224, 7331, 7419, 7455, 7566, 7674, 7698, 7774, 7863, 7969, 8005, 8063, 8117, 8298, 8300, 8344, 8349, 8435, 8519, 8611, 8734, 8760, 8765, 8778

追

追查库款……5469

追缴广州行商拖欠海关饷银……5742

追论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罪状,

昭示中外……951
追饷拷掠……727
追赠性音为国师……2847
追赠珍妃为贵妃……8672
追尊太祖(努尔哈赤)以上四世为皇帝……873

准

准裁撤"出洋肄业总局"，留美学生一律撤回……7610
准裁撤海军衙门及内外水师学堂……8267
准朝鲜国王派匠工来天津学习制造器械……7580
准臣下上书陈立宪预备…8917
准滇铜一分听厂民自售…4174
准广东创办西学馆，以培养洋务人才……7565
准放垦黑龙江通肯河一带以及吉林、奉天等处荒地…8317
准放垦吉林南部围场……7614
准订购新式铁甲舰……7569
准增减吏部则例……5466
准于新疆南路改设郡县…7650
准福州船厂仿造快船……7565
准设医学堂……8468
准臣民自由剪发……9121
准金登干在巴黎画押停战……7793
准与法国议立和约……7788
准琉球一案仍与日本据理辩论……7516
准筹设福州船厂……7006
准噶尔……14, 1603, 1759, 1906, 1943, 1962, 2021, 2048, 2061, 2065, 2100, 2368, 2459, 2498, 2513, 2527, 2536, 2543, 2563, 2570, 2575, 2578, 2605, 2612, 2622, 2657, 2667, 2692, 2711, 2712, 2757, 2773, 2818, 2858, 2864, 2876, 2878, 2888, 2889, 2890, 2896, 2910, 2925, 2936, 2944, 2950, 2951, 2963, 3005, 3009, 3017, 3035, 3037, 3042, 3043, 3046, 3048, 3051, 3052, 3053, 3055, 3056, 3057, 3060, 3061, 3063, 3070, 3071, 3073, 3075, 3079, 3082, 3084, 3085, 3090, 3097, 3098, 3103, 3107, 3115, 3123, 3140, 3152, 3153, 3154, 3155, 3158, 3159, 3173, 3174, 3187, 3207, 3230, 3231, 3232, 3254, 3264,

3281, 3286, 3297, 3298, 3304, 3322, 3323, 3327, 3328, 3336, 3348, 3362, 3379, 3380, 3403, 3407, 3410, 3427, 3434, 3453, 3481, 3482, 3505, 3535, 3554, 3564, 3602, 3609, 3613, 3618, 3620, 3623, 3627, 3629, 3644, 3645, 3646, 3648, 3655, 3667, 3673, 3680, 3693, 3699, 3702, 3703, 3707, 3708, 3710, 3712, 3714, 3716, 3717, 3718, 3719, 3721, 3722, 3723, 3724, 3725, 3732, 3733, 3736, 3737, 3738, 3739, 3740, 3741, 3742, 3743, 3747, 3750, 3751, 3752, 3753, 3754, 3757, 3759, 3765, 3770, 3771, 3772, 3775, 3777, 3778, 3782, 3788, 3790, 3800, 3807, 3808, 3809, 3811, 3812, 3815, 3818, 3819, 3820, 3828, 3833, 3834, 3835, 3842, 3848, 3849, 3852, 3855, 3856, 3857, 3859, 3860, 3861, 3862, 3871, 3875, 3879, 3883, 3884, 3904, 3905, 3906, 3928, 3930, 3982, 3990, 3992, 3993, 4095, 4114, 4125, 4127, 4318, 4324, 4437, 4647, 4670, 4995, 5401, 5427, 6103, 7226, 7413, 7665, 8109

准噶尔大台吉达瓦齐被擒，准噶尔全境荡平……3740

准噶尔杜尔伯特部台吉三车凌内附……3693

准噶尔全境叛乱……3770

准甘省分限弥补亏空……5176

准各省督抚设立书院……3102

准各省机器、制造等局招商承买……8313

准广东闽姓赌局弛禁……7766

准广西开矿……3265

准河东盐斤加价……3886

准湖广江西两省行销淮盐加价……5083

准湖广总督福敏条奏防范苗疆事宜……2862

准吉林开采煤矿……5289

准江苏清查仓库章程……5511

准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7901

准将西安至肃州电线接至乌鲁木齐……8061

准将驻檀香山商董改为领事

官……7602
准借洋款、商款各一百五十万两，用于新疆裁勇改饷及兴办善后事宜……7496
准勘界大臣周德润与法方所定滇越边界六条……7876
准李鸿章筹款定购八角台铁甲船两只，专归台湾调拨防守……7560
准芦盐加价……4552
准明蓟辽总督袁崇焕入祀乡贤祠……4829
准内阁所拟之内阁属官官制及内阁法制院官制……9083
准南洋照旧通商……3393
准圈占有主之地……780
准山东摊丁入地……2790
准设洋行总商……5219
准设译书官局……8448
准施琅专征台湾……1732
准四川清溪改土归流……5291
准外洋商船仍旧携带炮械……5011
准息借商款以充军费……8158
准新疆编排保甲……4440
准严惩诬告之徒……1234
准洋船到广仍免于起炮…3260
准英人义律来粤……5791
准英商船来浙江贸易……3796
准英商照常贸易……5133
准由湖北枪炮厂造小口径毛瑟枪，上海江南机器局造曼利枪，北洋机器局造子药兼快炮……8513
准与日本了结长崎一案…7893
准曾纪泽即照所议条约画押……7588
准增复铸钱料价……5314
准直隶贫民出口谋生……5491
准筑直隶千里长堤……5514
准中韩商民相互贸易……7643
准总理衙门奏，中国加入荷兰保和会公约……8534

卓

卓长龄等诗词"悖逆"案…4383
卓索图盟……3709，6277，6665，6999

酌

酌改长芦盐务章程……6084
酌开煤窑……5621

资

资政新篇……6451，6608

资政院……8884, 8885, 8920, 8923, 8928, 8929, 8930, 8935, 8939, 8943, 8955, 8961, 8963, 8966, 8969, 8970, 8988, 9005, 9006, 9009, 9013, 9015, 9031, 9033, 9035, 9036, 9038, 9039, 9042, 9043, 9044, 9046, 9049, 9050, 9053, 9055, 9056, 9057, 9058, 9064, 9066, 9067, 9077, 9084, 9088, 9090, 9103, 9105, 9106, 9107, 9110, 9121, 9132, 9134, 9137
资政院第二次开院……9103
资政院奏请罢亲贵内阁…9105
资政院奏请将宪法交资政院"协赞"……9105
资政院奏定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9013

诸

诸议官……8844
诸议局……8920, 8934, 8962, 8963, 8964, 9006, 9008, 9012, 9017, 9018, 9021, 9033, 9035, 9038, 9042, 9043, 9049, 9050, 9052, 9053, 9054, 9061, 9072, 9074, 9077, 9079, 9082, 9084, 9088, 9096, 9102, 9104, 9106, 9109, 9111, 9112, 9113, 9114, 9119, 9139

子

子孙丁……2767

紫

紫光阁……2154, 4527, 4539, 4670, 5120, 5351, 5596, 6937, 7088, 7301, 7330, 7339, 7943, 7954, 8025, 8028, 8052, 8215, 8971

字

字贝……4275, 4276, 4279, 4304, 4306
字林西报……6870, 7340

自

自陈……4053
自封投柜……3400
自开江苏通州之天生港为通商口岸……8513
自立军唐才常、林圭、李虎生等三十余人被捕……8608
自旅顺口入侵之一路俄军攻陷盛京……8615
自强军……8327
自强学堂……8101

自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广东绅商即起反对风潮……9081
自行议罪……4053, 4068, 4268, 4300, 4301, 4309, 4317, 4353, 4367, 4373, 4377, 4380, 4435, 4462, 4496, 4500, 4519, 4533, 4605, 4697, 4742, 5030
自制轮船"黄鹄"号于安庆试航……6850

宗

宗人府……771, 780, 992, 1001, 1023, 1087, 1102, 1133, 1138, 1189, 1213, 1234, 1253, 1281, 1389, 1396, 1413, 1417, 1446, 1467, 1508, 1585, 1643, 1683, 1715, 1893, 2067, 2073, 2075, 2087, 2089, 2150, 2151, 2294, 2296, 2354, 2366, 2380, 2381, 2392, 2415, 2439, 2448, 2451, 2532, 2637, 2715, 2717, 2747, 2748, 2766, 2798, 2803, 2812, 2813, 2815, 2829, 2863, 2866, 2911, 2928, 2975, 3019, 3104, 3142, 3149, 3213, 3276, 3321, 3322, 3619, 3684, 3953, 4148, 4304, 4389, 4706, 4850, 5004, 5101, 5242, 5270, 5308, 5343, 5347, 5402, 5516, 5538, 5585, 5616, 5617, 5761, 5799, 5811, 5840, 5852, 5910, 6082, 6110, 6111, 6219, 6220, 6252, 6398, 6402, 6439, 6508, 6532, 6535, 6571, 6720, 6725, 6734, 6735, 6736, 6876, 6933, 7074, 7157, 7410, 7484, 7517, 7635, 7773, 8379, 8434, 8521, 8614, 8885, 8927
宗人府宗令敬敏领衔奏上《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5840
宗社党……8914, 9130, 9132
宗室……14, 115, 127, 215, 224, 278, 335, 341, 369, 428, 453, 481, 486, 491, 495, 500, 521, 524, 576, 577, 584, 619, 649, 657, 661, 665, 669, 716, 769, 795, 848, 863, 914, 948, 965, 993, 996, 998, 1023, 1087, 1095, 1099, 1133, 1138, 1177, 1193, 1202, 1229, 1282, 1297, 1300, 1382, 1440,

1465, 1508, 1573, 1585, 1602, 1644, 1683, 1715, 1856, 1893, 1957, 2060, 2068, 2075, 2076, 2092, 2104, 2255, 2270, 2275, 2296, 2354, 2390, 2392, 2448, 2476, 2530, 2569, 2629, 2662, 2717, 2740, 2758, 2802, 2812, 2836, 2837, 2888, 2895, 2926, 2928, 3020, 3058, 3063, 3070, 3149, 3183, 3184, 3322, 3419, 3495, 3503, 3684, 3718, 3760, 3855, 3939, 4105, 4257, 4322, 4389, 4414, 4651, 4706, 4740, 4758, 4849, 4856, 4906, 5101, 5209, 5221, 5242, 5343, 5344, 5347, 5381, 5515, 5537, 5538, 5583, 5590, 5616, 5617, 5799, 5811, 5842, 5852, 5913, 5950, 5965, 5994, 6175, 6229, 6508, 6537, 6571, 6616, 6735, 6868, 6876, 6932, 7490, 7661, 7698, 7986, 8059, 8400, 8434, 8545, 8628, 8655, 8683, 8783, 8843, 8924, 8932, 8942, 9005, 9021, 9037, 9074, 9080

宗室宴……3503

宗棠筹设机器织呢局于兰州……7506

宗学……1023, 1087, 2717

总

总兵……198, 221, 359, 1271, 2596, 2988, 4495, 6041, 7010, 7184, 7236, 7814, 7825, 7966, 8326

总兵官……3, 4, 8, 17, 33, 36, 39, 45, 62, 63, 64, 75, 77, 88, 89, 98, 100, 112, 145, 150, 157, 159, 164, 184, 193, 196, 197, 213, 216, 223, 229, 230, 236, 250, 259,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71, 275, 277, 283, 290, 291, 293, 295, 298, 302, 303, 319, 330, 340, 345, 363, 374, 385, 390, 399, 400, 401, 406, 409, 413, 415, 419, 423, 424, 427, 430, 431, 432, 434, 446, 447, 463, 467, 469, 471, 472, 473, 476, 483, 484, 486, 489, 508, 509, 532, 533, 550, 552, 553, 569, 574, 579, 580,

584, 597, 602, 608, 633, 645, 650, 657, 660, 778, 786, 797, 841, 853, 855, 859, 874, 887, 897, 908, 917, 1040, 1052, 1082, 1138, 1146, 1167, 1175, 1184, 1243, 1260, 1274, 1287, 1320, 1335, 1361, 1385, 1405, 1433, 1449, 1486, 1519, 1531, 1532, 1535, 1545, 1549, 1550, 1554, 1560, 1565, 1571, 1619, 1620, 1673, 1697, 1705, 1746, 1748, 1754, 1779, 1787, 1818, 1955, 1967, 1973, 2036, 2052, 2069, 2131, 2138, 2154, 2182, 2183, 2184, 2222, 2225, 2227, 2247, 2254, 2257, 2271, 2294, 2300, 2324, 2326, 2328, 2358, 2389, 2426, 2427, 2437, 2443, 2448, 2449, 2475, 2485, 2495, 2497, 2498, 2503, 2504, 2509, 2511, 2538, 2541, 2566, 2569, 2595, 2596, 2597, 2598, 2600, 2607, 2658, 2667, 2713, 2784, 2794, 2906, 2910, 2928, 2950, 2963, 3002, 3027, 3030, 3037, 3051, 3065, 3066, 3070, 3071, 3078, 3086, 3147, 3148, 3336, 3341, 4758, 4925, 5000, 5031, 5168, 5186, 5229, 5337, 5691, 6593, 7269, 7876

总督……588, 1184, 1282, 1324, 1428, 1438, 1641, 1645, 1675, 1702, 1750, 1973, 2346, 2358, 2423, 2496, 2611, 2989, 3256, 3299, 3658, 4084, 4323, 4800, 5030, 6104, 6815

总督鄂山等奉旨筹议善后章程十条……5720

总管……3471, 5431, 7534

总河……1459, 1491, 1586, 1720, 1733, 1796, 1814, 1894, 1898, 1903, 1985, 2001, 2021, 2044, 2097, 2101, 2105, 2122, 2156, 2192, 2211, 2212, 2237, 2480, 2574, 2883, 3123, 3185, 3263, 3272, 3320, 3351, 3392, 3400, 3407, 3408, 3480, 3541, 3630, 3687, 3689, 3691, 3761, 3784, 3795, 3915, 4201, 4212, 4417, 4467, 4479, 4486, 4574, 4633, 5060, 5097, 5103,

5571
总甲……1189
总理……7409, 7727, 7741, 8945, 9089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聘美国使臣蒲安臣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7073
总理海军事务奕譞等会奏津通铁路事宜……7957
总理事务王大臣…2617, 2621, 2632, 2633, 2638, 2667, 2672, 2674, 2716, 2717, 2722, 2723, 2732, 2733, 2747, 3014, 3185, 3187, 3193, 3205, 3207, 3211, 3213, 3219, 3226, 3231, 3242, 3245, 3249, 3251, 3260, 3262, 3264, 3268, 3269, 3272, 3273, 3274, 3275, 3276, 3277, 3278, 3660
总理衙门……6683, 6685, 6699, 6702, 6707, 6712, 6736, 6757, 6784, 6789, 6792, 6793, 6809, 6815, 6817, 6818, 6821, 6828, 6829, 6832, 6837, 6841, 6843, 6844, 6868, 6881, 6882, 6890, 6894, 6906, 6908, 6924, 6946, 6950, 6951, 6954, 6955, 6957, 6958, 6965, 6966, 6970, 6982, 6983, 6984, 6989, 6990, 6992, 6996, 7004, 7015, 7017, 7020, 7025, 7032, 7033, 7035, 7047, 7054, 7055, 7058, 7062, 7068, 7071, 7079, 7091, 7102, 7113, 7115, 7131, 7134, 7139, 7140, 7158, 7165, 7170, 7175, 7176, 7191, 7196, 7206, 7216, 7217, 7226, 7232, 7233, 7239, 7264, 7266, 7283, 7294, 7300, 7301, 7307, 7320, 7329, 7330, 7331, 7333, 7337, 7346, 7349, 7353, 7355, 7370, 7372, 7374, 7377, 7378, 7379, 7380, 7389, 7393, 7398, 7399, 7403, 7409, 7411, 7415, 7416, 7424, 7430, 7431, 7433, 7434, 7441, 7452, 7457, 7460, 7461, 7464, 7468, 7474, 7477, 7482, 7483, 7486, 7487, 7490, 7495, 7514, 7516, 7517, 7529, 7535, 7536, 7537, 7540, 7543, 7545, 7546, 7548, 7549, 7557, 7559, 7563, 7567, 7568, 7569, 7571, 7572, 7574,

7580, 7582, 7583, 7584, 7585, 7588, 7589, 7598, 7599, 7602, 7610, 7615, 7619, 7620, 7636, 7640, 7646, 7658, 7660, 7666, 7677, 7678, 7679, 7682, 7683, 7687, 7688, 7689, 7691, 7694, 7711, 7717, 7718, 7720, 7721, 7722, 7723, 7725, 7726, 7727, 7733, 7737, 7741, 7749, 7750, 7752, 7767, 7788, 7793, 7818, 7822, 7830, 7833, 7863, 7868, 7871, 7873, 7881, 7883, 7898, 7899, 7901, 7902, 7906, 7918, 7938, 7939, 7944, 7945, 7960, 7965, 7966, 7970, 7979, 7980, 7981, 7982, 7996, 7999, 8000, 8002, 8004, 8009, 8017, 8019, 8031, 8035, 8036, 8041, 8045, 8047, 8056, 8059, 8061, 8068, 8070, 8072, 8074, 8076, 8085, 8094, 8099, 8102, 8103, 8112, 8120, 8130, 8188, 8193, 8216, 8250, 8253, 8274, 8291, 8300, 8302, 8305, 8312, 8320, 8323, 8324, 8328, 8344, 8345, 8346, 8350, 8353, 8354, 8357, 8358, 8362, 8363, 8366, 8368, 8370, 8374, 8379, 8386, 8392, 8403, 8405, 8407, 8410, 8411, 8412, 8413, 8417, 8418, 8419, 8420, 8421, 8424, 8426, 8432, 8434, 8440, 8444, 8446, 8448, 8449, 8450, 8456, 8459, 8460, 8462, 8463, 8465, 8467, 8468, 8495, 8496, 8499, 8501, 8503, 8504, 8513, 8524, 8526, 8533, 8534, 8541, 8549, 8553, 8554, 8555, 8556, 8559, 8563, 8566, 8575, 8578, 8592, 8594, 8595, 8601, 8605, 8611, 8622, 8629, 8643, 8653, 8723, 8777, 8952

总理衙门大臣明示美国公使中国对朝鲜之政策……7217

总理衙门初定国旗样式，是为中国近代最早之国旗……7032

总理衙门大臣……7020, 7548, 7549, 7557, 7830, 8216

总理衙门及矿务铁路总局奏定《矿务铁路章程》……8495

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分致各国公使……7216

总理衙门将酌拟变通同文馆章

程六条上呈……6966
总理衙门就日本废灭琉球一案与日使宍户玑议定，日允将琉球南岛归华，中国允修改中日条约……7580
总理衙门请饬在廷诸臣会议海防事宜……7370
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6844
总理衙门王大臣与英国使臣签署《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六款……7999
总理衙门议定教案处分办法……8350
总理衙门与矿务铁路总局奏定《增订矿务章程》……8524
总理衙门与日本订立《公立文凭》……8362
总理衙门与英德订立第二次借款合同……8410
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订立借款合同……8346
总理衙门照会英、法、俄、美四国，以三角黄色龙旗为国旗……6789
总理衙门致信各国公使…8594
总理衙门奏，各省洋枪队教练所用口号宜全用中国语…7483
总理衙门奏请改变各省在上海等处购置外洋军火办法…7833
总理衙门奏报与英使威妥玛交涉滇案情形……7393
总理衙门奏陈偿还赔款情况……6970
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十二条……7434
总理衙门奏派武弁学习外国兵法、火器……6792
总理衙门奏请禁洋船泊金陵城外……6837
总理衙门奏设官书局……8341
总理衙门奏准出洋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7901
总理衙门奏准铁路修筑急缓办法……8499
总商……2372, 3006, 3440, 3881, 4048, 4433, 4434, 4499, 4659, 4711, 4751, 5124, 5219, 5283, 5467, 5622, 5651, 5801, 6147, 8802, 8871, 8901
总署……6370, 6705,

6800, 6817, 6832, 6837, 6838,
6861, 6881, 6887, 6895, 6949,
6958, 6993, 7002, 7025, 7091,
7141, 7174, 7197, 7263, 7307,
7327, 7337, 7346, 7349, 7370,
7372, 7374, 7380, 7385, 7386,
7389, 7393, 7396, 7399, 7400,
7401, 7403, 7406, 7408, 7409,
7410, 7414, 7415, 7420, 7421,
7422, 7423, 7429, 7430, 7432,
7433, 7434, 7435, 7444, 7452,
7457, 7468, 7474, 7478, 7481,
7489, 7490, 7491, 7493, 7512,
7514, 7516, 7520, 7529, 7532,
7533, 7540, 7543, 7549, 7551,
7555, 7556, 7559, 7560, 7561,
7562, 7567, 7572, 7574, 7576,
7578, 7580, 7581, 7582, 7583,
7585, 7587, 7588, 7590, 7595,
7596, 7599, 7600, 7602, 7605,
7610, 7619, 7620, 7624, 7631,
7640, 7646, 7658, 7659, 7666,
7669, 7675, 7682, 7684, 7688,
7691, 7704, 7710, 7711, 7714,
7717, 7718, 7721, 7722, 7723,
7724, 7726, 7728, 7730, 7731,
7732, 7733, 7735, 7736, 7740,
7741, 7742, 7743, 7751, 7752,
7755, 7756, 7760, 7762, 7767,
7768, 7769, 7770, 7772, 7777,
7778, 7780, 7787, 7788, 7792,
7793, 7796, 7798, 7800, 7801,
7804, 7805, 7806, 7831, 7842,
7855, 7856, 7857, 7860, 7863,
7869, 7870, 7871, 7873, 7879,
7882, 7883, 7889, 7892, 7893,
7899, 7901, 7906, 7911, 7916,
7918, 7920, 7923, 7928, 7934,
7938, 7939, 7950, 7956, 7973,
7978, 7979, 7989, 7997, 7998,
7999, 8009, 8010, 8021, 8028,
8031, 8040, 8042, 8046, 8047,
8053, 8062, 8067, 8069, 8075,
8081, 8082, 8085, 8094, 8097,
8100, 8101, 8103, 8106, 8111,
8114, 8117, 8118, 8120, 8122,
8123, 8124, 8125, 8130, 8131,
8132, 8134, 8135, 8136, 8141,
8143, 8144, 8145, 8147, 8151,
8175, 8176, 8180, 8181, 8188,
8193, 8197, 8200, 8201, 8207,
8208, 8209, 8231, 8232, 8233,

8242, 8244, 8256, 8259, 8275, 8278, 8279, 8281, 8282, 8283, 8284, 8287, 8293, 8295, 8300, 8302, 8303, 8308, 8319, 8320, 8321, 8322, 8323, 8324, 8328, 8331, 8341, 8353, 8385, 8393, 8403, 8406, 8412, 8438, 8445, 8479, 8492, 8544, 8585, 8593
总署大臣沈桂芬、景廉与德国驻华使臣巴兰德订立《中德续修条约》……7561
总署大臣奕劻等与葡萄牙使臣罗沙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及《洋药缉私专条》…7916
总署奏请继续办理福建船厂事宜……7263
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局外旁观论》……6958
总统军务勒保奏报各路军情……4809
总制……6177, 6188

邹

邹容于上海租界狱中病逝……8808
邹容《革命军》在上海出版……8729

奏

奏筹议西宁善后章程……5086
奏定《酌筹甘疆善后章程》……5493
奏定币制，定以银为本位，并统一币制……8969
奏定湖南永明县属下源、雷洞源、上木源、白云冲四处山场巡防章程……5800
奏定清查广西各属种山游民条规……5601
奏片……6022
奏请饬禁内外臣僚竞认师生……5830
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8930
奏请严捐复之例……6442
奏事处……4216
奏销案……1325
奏折……3404, 3558, 5476, 5807, 6022, 7752
奏准开辟喝玛兰应行查办事宜……5554
奏准训练兵丁条约……5517
奏准再圈民地……1064
奏酌筹弥补各州县亏缺章

程……5218

租

租股……8805

族

族长……5072, 5156

最

最后一批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8663

罪

罪己诏……519, 681, 684, 686, 726, 1227, 4297, 4654, 5229, 5272, 5287, 5963, 6205, 8486, 8608, 8627, 9106

尊

尊号……27, 78, 114, 130, 517, 528, 529, 531, 532, 535, 799, 807, 814, 948, 973, 1336, 1703, 1761, 1956, 1968, 1996, 2056, 2141, 2146, 2337, 2587, 2634, 2666, 3200, 3202, 3203, 3857, 4754, 6180, 6203, 6396, 6399, 6400, 6401, 6733, 6773, 7961, 7962, 9134

尊隆科多为舅舅……2632

遵

遵王赖文光于江苏扬州瓦窑铺被俘，东捻军失败……7080

遵义教案……7146, 7207

遵义教案结案……7205

《遵旨酌拟团防章程呈览》折……6655

左

左都御史……289, 681, 683, 686, 761, 794, 835, 865, 906, 958, 993, 1021, 1057, 1073, 1082, 1099, 1108, 1133, 1212, 1217, 1218, 1222, 1235, 1237, 1263, 1265, 1275, 1280, 1301, 1310, 1312, 1323, 1382, 1389, 1396, 1399, 1400, 1406, 1445, 1448, 1449, 1455, 1463, 1464, 1466, 1478, 1528, 1558, 1569, 1578, 1593, 1598, 1611, 1635, 1639, 1643, 1648, 1665, 1671, 1679, 1696, 1742, 1745, 1746, 1772, 1782, 1794, 1816, 1828, 1845, 1856, 1857, 1884, 1899, 1900, 1909, 1925, 1940, 1988, 2002, 2011, 2022, 2039, 2044, 2058, 2087, 2091, 2096,

2100, 2109, 2132, 2160, 2197, 2214, 2242, 2273, 2291, 2348, 2351, 2355, 2364, 2382, 2386, 2408, 2429, 2440, 2443, 2482, 2494, 2498, 2507, 2541, 2542, 2572, 2577, 2597, 2600, 2638, 2645, 2647, 2671, 2677, 2732, 2762, 2770, 2865, 2880, 2889, 2896, 3004, 3049, 3090, 3093, 3129, 3130, 3178, 3190, 3214, 3232, 3265, 3314, 3334, 3355, 3371, 3393, 3396, 3404, 3537, 3879, 4120, 4181, 4201, 4205, 4346, 4387, 4465, 4523, 4733, 4734, 4763, 4857, 4950, 5014, 5018, 5021, 5410, 5703, 5772, 5800, 5809, 5990, 6007, 6121, 6129, 6252, 6434, 6467, 6824, 6937, 6967, 6997, 7018, 7023, 7044, 7050, 7054, 7058, 7069, 7092, 7143, 7157, 7163, 7183, 7225, 7298, 7308, 7318, 7328, 7343, 7348, 7419, 7437, 7505, 7550, 7553, 7557, 7636, 7863, 8006, 8083, 8117, 8435, 8488, 8614, 8645, 8659, 8778, 8809

左副都御史诚存疏陈弭盗之方……5071

左副都御史周廷栋以川省军务告竣，奏言亟须整顿四事……5005

左庶子……1473

左宗棠、李鸿章所部会克湖州府……6883

左宗棠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于衢州……6776

左宗棠部将蒋益澧及常捷军攻占富阳，进逼杭州……6838

左宗棠进抵杭州……6860

左宗棠军攻占福建漳州…6934

左宗棠军于广东嘉应攻灭江南太平军余部……6972

左宗棠军占杭州省城……6858

左宗棠按“先捻后回”、“先秦后陇”之策，率军分三路入陕……7059

左宗棠于杭州仿造轮船一艘……6908

左宗棠奏新疆改设行省郡县，势在必行……7501

左宗棠奏陈进兵南疆方略……7434

左宗棠奏筹出关西征事…7316
左宗棠奏上船政事宜章程及艺局章程……7026
左宗棠奏设船政学堂于福建……7003
左宗棠奏新疆善后诸务次第兴办，成效渐著……7566
左宗棠奏新疆宜及时开设行省，预拟建置大略……7567

佐

佐贰……2660
佐管大臣……330
佐领……121，1504，1744，1748，2039

坐

坐床典礼……2700，3335，3921，4449，7476，8058，8071
坐粮厅……4603

主要参考文献

一、基本史料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8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出版社 1985年版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9册） 台北故宫研究院 1976年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40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

《乾隆朝上谕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出版社 1991年版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宫中档·朱批奏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军机处录副奏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满洲老档秘录》 金梁译 自刊本 1933年

《满文老档》（太祖朝）、（太宗朝） 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 东洋文库本

《满文老档》（太祖朝）、（太宗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注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旧满洲档》（天聪九年） [日] 神田信夫等译注 东洋文库本

《天聪九年档》 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 广禄、李学智译注 （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年版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 张葳 台湾故宫博物院 1977 版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 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等译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

《盛京刑部原档》 郭成康、刘景宪译注 群众出版社 1985 年版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版

《明清档案存真》（3 册） 李光涛等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59—1975 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明清史料》（10 编） 商务印书馆 1930—1975 年

《史料丛编二集》（8 册） 罗振玉 故宫文献馆 1935 年刊

《史料丛编》（26 卷） 罗福颐 旅顺库籍整理处 1935 年印

《掌故丛编》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史料丛刊初编》（10 册） 罗振玉 旅顺库籍整理处 1924 年印

《史料旬刊》（40 册） 故宫文献馆 京华印书局 1930—1931 年印

《文献丛编》（46 册）故宫文献馆编 故宫印刷所 1930—1942 年印

《历史档案》（1991—1994） 历史档案编辑部

《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 赵学毅、常为民、欧声明编 华文出版社 1996 年版

《江苏海运全案》 陶澍辑 道光江苏官刊本

《灾异志雪灾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一卷） 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等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 水利电利部水管司科技司等

《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 水利水电科学院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 水利电力部水管司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 水利电力部水管司、水利水电科学院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清代地震档案史料》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道光、同治、光绪朝观测预报日食、月食史料》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明代辽东档案汇编》 辽宁省档案馆等 辽沈书社 1985 年版

《清代的矿业》（上、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档案系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清代藏事辑要》一 张其勤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一、二、三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文献丛编》4 辑 中华书局 1980—1981 年版

《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 宋士嘉 中华书局 1959 年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贵州省档案馆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 年版

《天地会》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1988 年版

《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档案系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下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盛京满文清军战报》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十四辑 中华书局 1990年
《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十四辑
《顺治年间档》 满洲图书馆筹备处 1943年版
《顺治朝揭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三藩史料》（6册）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印刷所 1931年刊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 1975年版
《清康熙十年至十八年上谕选载》 《历史档案》1982年1期
《康熙初年有关官员铨选之御史奏章》 《历史档案》1992年2期
《康熙前期有关赋税征收御史奏章》 《历史档案》1993年1期
《康熙年间关于盐务的御史奏章》 《历史档案》1985年1期
《康熙年间白粮改折御史奏章》 《历史档案》1983年4期
《康熙初年有关赋税御史奏章》 《历史档案》1989年4期
《新译噶尔丹属下口供》 《历史档案》1982年4期
《有关吴三桂的几件史料》 《历史档案》 1990年1期
《允禟允禩案》 故宫博物院 《文献丛编》 一辑 1930年
《蔡怀玺投书允禩案》 故宫博物院 《文献丛编》 一辑 1930年
《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 故宫博物院 《文献丛编》四辑
《雍正三年参劾年羹尧案史料》 《历史档案》1986年2期
《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 《历史档案》1983年1期
《徐乾学等被控状》 故宫博物院 《文献丛编》四—五辑 1930年
《清代文字狱案》（8册） 故宫文献馆编北平研究院 1931年刊
《清代文字狱档》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上海书店 1986年版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 王重民 原北平图书馆 1934年版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中国社科院民研所民族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 民族出版社 1988年版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圆明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版

《吴煦档案》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清嘉庆朝外交史料》 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嘉庆十四年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0年1期

《嘉庆十八年冀鲁豫三省灾荒史料》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0年4期

《嘉庆十八年京畿地区编查保甲史料》（上、下）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0年2、3期

《嘉庆十年江西监生况元礼时务条陈》 叶志如 《历史档案》1992年4期

《嘉庆年间整顿八旗官学史料》 叶志如 《历史档案》1989年2期

《嘉庆十二年河东盐务改归商运档案史料选刊》 方裕谨 《历史档案》1990年2期

《嘉庆十九年蔡之定议行纸钞奏折》 宋秀元 《历史档案》1995年3期

《嘉庆朝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4年1期

《蔡牵攻打大小担清军炮台史料》 叶志如《历史档案》1986年3期

《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上下） 方裕谨 《历史档案》1992年3、4期

《道光十六年整顿漕务史料》 《历史档案》1990年4期

《道光五年议行漕粮海运事宜史料》 《历史档案》1988年3、4期

《道光年间海运漕粮史料选辑》（上下） 叶志如、丁进军 《历史档案》1995年1、3期

《道光二十四年永定河漫口治理》（上下）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2、3期
《道光年间长芦参课及拨补亏欠史料》 《历史档案》1985年2期
《道光初筹议八旗生计史料》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4年2期
《道光朝北京粮仓吏役舞弊史料》（上下）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4年2、3期
《道光年间西陵管库郎中庆玉侵盗僭越案》（上下）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4年4期、1995年1期
《道光元年查办冒入旗籍史料》 吕小鲜 《历史档案》1995年3期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7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 《历史档案》1990年2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法越南交涉档》 郭廷以等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
《海防档》（购买船炮、机器局、福建船厂、电线、铁路） 郭廷以等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6年
《海防挡》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7年版
《矿务档》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0年版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日战争》 陈旭麓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北平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1932年刊印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58年版
《义和团档案史料》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90年版

《教务教案档》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0年版

《清末教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华书局 1996年版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 青岛市博物馆等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中外旧约章汇编》 王铁崖 三联书店 1982年版

《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 民国二十三年刊 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

《清季外交史料》、《清宣统朝外交史料》 王彦威、王亮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影印

《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 谢俊美 《近代史研究》1992年3期。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故宫博物院 1932年铅印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杰士上书汇录》 康有为 故宫博物院藏 又收入《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补遗》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史档案》1993年3期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陈旭麓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李沅发起义》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2辑 中华书局 1978年版

《清史资料》1—8辑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 中华书局 1980—1990年版

《近代史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其初为自行出版之刊物，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历代宝案》 台湾大学影印本 1972年

《山东近代史资料》一分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清代外交史料》十册 故宫博物院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版
《中美关系史料》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所 1968年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舒新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年版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朱有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1989年版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卷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 巫宝山等 中国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 中华书局 1964年版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严中平等 科学出版社 1955年版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汪敬虞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 孙毓棠 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陈真、姚洛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姚贤镐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宓汝成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 夏宝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中国海关与邮政》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 科学出版社 1961年版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 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条约》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 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光绪会计表》 刘岳云 教育世界社 光绪二十六年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一编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 台湾正中书局 1967 年版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1853—1927》 徐义生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1—8 册) 中国史学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齐思和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1—6 册) 范文澜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中国史学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 中国史学会 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 中国史学会 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戚其章 中华书局 1991—1994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翦伯赞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翦伯赞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柴德庚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上卷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吴晗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 1954 年版。

《满蒙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抄》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 1982 年京仁文化社版。

《清实录藏族史料》 顾祖成等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清代准噶尔史料》 庄吉发 1968 年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辑》编辑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

《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 赵学毅、常为民、欧阳明 华文出版社 1996年

《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年

《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 谢国桢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 谢国桢 新知识出版社 1956年版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1982年版

《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故宫博物院 1932年刊

《江苏山阳收租全案》 李程儒 《清史资料》2辑 1981年10月

《鸦片战争》 中国史学会 神州国光社 1950年版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中华书局 1978年版

《勘建九龙炮台文牍选》 《近代史资料》总74号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1—8册） 中国史学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筹委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太平天国史料》 金毓黻等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李秀成亲供手迹》 湘乡曾八本堂藏 中华书局 1964年版

《太平天国印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太平天国艺术》 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 中科院历史三所近代史料编辑组 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

《广东近代史资料——红巾军起义资料选辑》(3册)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1959年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1—6册) 中华书局 1961—1963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 杨奕清等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张守常 齐鲁书社 1985年版

《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陈周棠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 王庆成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太平军在江西史料》 杜德风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00年4月

《太平天国文献汇编》 杨家骆主编 鼎文书局 1973年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2年版

《捻军史料丛刊》 江世荣 商务印书馆 1957—1958年版

《捻军资料别集》 聂崇岐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王明伦编 齐鲁书社 1984年版
《光绪条约》 裴文钧等校 民国三年刊 （台）文海出版社影印
《回民起义》 中国史学会主编 神州国光社 1952年版
《宋景诗起义史料》 郑天挺 中华书局 1954年
《宋景诗历史调查记》 陈白尘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中华书局 1964年版
《庚子记事》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
《自立会史料集》 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 岳麓书社 1983年版
《北洋公牍类纂》及续编 甘厚慈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 戴执礼 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
《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 黄季陆等 台湾出版
《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革命文献》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
《四川辛亥革命史料》 隗瀛涛、赵清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扬州师院历史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丘权政、杜春和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 萍乡、浏阳、醴陵政协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秋瑾史料》 周芾棠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禹之谟史料》 陈新宪、禹问樵、禹靖寰、禹坚白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拒俄运动》 杨天石、王学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

《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 魏子初 神州国光社 1954年版
《中国运河史料选辑》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张海鹏、王廷元 黄山书社 1985年版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清末海军史料》 张侠等 海军出版社 1982年版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陈翰笙 中华书局 1984年
《康有为与保皇会》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张枬、王忍之 三联书店 1963年版
《青浦事件信稿》 《近代史资料》 1957年2期（总13号）
《清代禁毁书目》
《明史资料丛刊》二、三辑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室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1983年版
《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苏州历史博物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申报》1896—1912年部分 上海
《东方杂志》 光绪三十年创刊
《南洋官报》 光绪三十年创刊
《湖南官报》 光绪二十八年创刊
《预备立宪公会报》 光绪三十四年创刊 宣统元年停刊
《民报》 科学出版社1959年影印

《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 《史料丛刊》初编 1924年印本
《康熙起居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圣祖仁皇帝起居注残稿》（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一年十一月）
《史料丛编》初集

《圣祖皇帝起居注残稿》(康熙二十四年二月) 《史料丛编》二集

《圣祖仁皇帝起居注残稿》 《史料丛刊》初编

(乾隆朝)汉文起居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 台湾国学文献馆 1983年影印

《崇祯实录》《明实录》附录之二 (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崇祯遗录》 王世德 《明史资料丛刊》五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满洲实录》(满和对译) 〔日〕今西春秋 日满文化协会 1958年版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

《清太宗实录》 华文书局影印本 1969年版

《清太宗实录》 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

《清太宗实录稿本》 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本

《清世祖实录》 华文书局影印本 1969年版

《清圣祖实录》 中华书局 1986年影印本

《清圣祖实录》 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 1969年版

《清世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6年影印本

《清高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6年影印本

《清仁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6年影印本

《清宣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清宣宗实录》 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

《清文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6年影印本

《清穆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6年影印本

《清穆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7年影印本

《穆宗毅皇帝实录》 台湾华文书局 1964年精装本

《清德宗实录》 中华书局 1987年影印本

《宣统政纪》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清三朝实录采要》 日本文化四年(1807)刊本
《东华录》 王先谦 光绪十年上海广百宋斋本
《东华续录》王先谦 1889年版
《东华录》 蒋良骐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 中华书局 1958年版
《弘光实录钞》 黄宗羲 神州国光社 1951年版
《圣安皇帝本纪》 顾炎武 《荆驼逸史》本
《烈皇小识》 文秉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思文大纪》 佚名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永历实录》 王夫之 岳麓书社 1982年版
《先王实录》 杨英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圣祖圣训》 十朝圣训本
《清圣训》（自太祖至咸丰历九朝） 北京铅印本
《清世祖章皇帝圣训》 顺治帝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宣宗成皇帝圣训》 咸丰六年刻本
《大清穆宗皇帝圣训》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御定资政要览》 顺治帝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御定人臣儆心录》 顺治帝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御定内则衍义》 顺治帝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御定孝经注》 顺治帝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御定道德经注》 顺治帝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孝献皇后行状》 顺治帝 《松邻丛书》本
《庭训格言》 光绪三十四年 《格言汇编》本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御批通鉴纲目前编》 康熙帝 《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
《御批通鉴纲目后编》 康熙帝 《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
《南巡圣典》 高晋等 上海点石斋光绪壬午年印

《大明会典》 明万历朝重修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大清会典》 伊桑阿 康熙二十九年内府刊本
《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 昆冈等 台新文丰出版公司据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影印
康熙《大清会典》 清殿版
光绪《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事例》 清刊本
《清会典》 中华书局 1991年影印
《钦宝大清会典则例》 张廷玉等 《四库全书》本
《大清律例汇辑便览》 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光绪二十九年刊本影印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 吴坛著 马建石等校注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皇朝会典类纂》 席裕福、沈师徐辑 双璞斋藏版 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 光绪二十九年
《皇朝政典类纂》 沈惟贤 光绪二十九年 上海图书集成局刊本
《皇朝文献通考》 嵇璜等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本
《清朝通典》 嵇璜等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通志》 嵇璜等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 刘锦藻 万有文库本 商务印书馆 1936年印
《皇清通志纲要》 弘旺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八旗通志》(初集) 鄂尔泰等修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点校本
《八旗通志》 福隆安 中国书店 1983年影印本
《御制清文鉴》 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本

《五体清文鉴》 民族出版社 1957年影印本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金简 乾隆年间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四库全书总目》 永瑢等 中华书局1965年版
《钦定仪象考成》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天顺《大明一统志》 三秦出版社影印本 1990年版
《大清一统志》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嘉庆《大清一统志》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934年版
《钦定户部漕运全书》 托津 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清漕运全书》 载龄等奉敕修 光绪官刻本
《清盐法志》 张茂炯 1920年盐务署排印本
《两淮盐法志》 谢开宠等 康熙三十二年两淮盐务署刊本
《两淮盐法志》 王定安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7年版
《河东盐政汇纂》 苏昌臣 康熙三十九年
《淮北票盐志略》 童濂等 道光二十年刊本
《粤海关志》 梁廷枏总纂 道光年间广东省城龙藏街业文堂刻本 又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等 中华书局1934影印本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齐思和 中华书局 1964年版
《道光咸丰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台）中央研究院 1966年版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 中华书局 1979年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宝鋆等 故宫博物院影印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 曹振镛奉敕编纂 道光九年刊本
《钦定回疆则例》 托律等原修 赛尚阿等续修 道光二十二年官刊本
《平定三逆方略》 《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平定罗刹方略》 《功顺堂丛书》本

《亲征朔漠方略》 温达等 《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平定金川方略》 来保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平定两金川方略》 阿桂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平定准噶尔方略》 傅恒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临清纪略》 于敏中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兰州纪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石峰堡纪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台湾纪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缅甸纪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安南纪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廓尔喀纪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钦定剿平三省邪教方略》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钦定平苗纪略》 嘉庆间刻本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圣驾亲征噶尔旦方略》 敖福合评 边疆五种本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 奕訢等 同治十一年刊行
《钦定平定捻匪方略》 奕訢等 同治十一年成书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奕訢等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 奕訢等 光绪二十二年成书
《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 奕訢等
《大义觉迷录》 《清史资料》四辑
《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两朝从信录》 沈国元撰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实政录》 许西山 乾隆二年刊本

《康熙政要》 章梭 中共中央党校1996年标点本

《满洲汉军汉官品级考》 杜立德

《康熙朝品级考》 管庭芬校订

《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 牟其汶 光绪三十二年本

《内阁志》 席吴鳌 嘉庆十七年张海鹏原刊 《借月山房汇抄本》

《孚惠全书》 彭元瑞

《清朝藩部要略稿本》 祁韵士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东夷考略》 苕上愚公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筹辽硕画》 程开祜 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一辑

《台湾使槎录》 黄叔璥 《四库全书》本

《荒政琐言》 方维翰 乾隆二十八年艺辉堂刊本

《苗防备览》 严如熤

《金川纪略》 程穆衡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靳文襄公治河方略》 靳辅 《中国水利珍本丛书》一辑

《河防述言》 张謇生 上海国粹学报社 1911年印本

《居济一得》 张伯行 《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

《山中闻见录》 彭孙贻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海上见闻录定本》 阮旻锡 福建人民出版社

《登坛必录》 王鸣鹤 明万历刻本

《督师纪略》 鹿善继等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春明梦余录》 孙承泽 清刊本

《石渠余记》 王庆云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清秘述闻》 法式善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平台湾生番论》 蓝鼎元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九帙
《大狱记》 黄人辑 说库本
《迎驾纪恩录》 王士祯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帙
《恭迎大驾记》 徐秉义 《昭代丛书》（康熙本）二集 三帙
《迎驾始末》 汪琬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一帙
《乾清门奏对记》 汤斌 《昭代丛书》（道光本）丙集
《恩旨汇纪》 允礼 《春和堂全集》本
《随銮纪恩》 汪灏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一帙
《扈从赐游记》 张廷玉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一帙
《旧典备征》 朱彭寿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湘军记》 王定安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湘军志》 王运等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明史》 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 1974年点校本
《国榷》 谈迁 中华书局 1958年版
《明通鉴》 夏燮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明鉴》 印鸾章、李介人修订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年影印本
《明纪》 陈鹤 《四部备要》本
《明季实录》 顾炎武 《昭代丛书》本
《万历武功录》 瞿九思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清史稿》 中华书局 1977年点校本
《清史稿》 赵尔巽等 联合书店 1927年版
《清鉴辑览》 上海文明书局编 上海文明书局 1923年版
《清鉴》 印鸾章 上海书店 1985年版
《清鉴纲目》 印鸾章 岳麓书社 1987年版

《清鉴易知录》 许国英 1923年石印本

《清鉴辑览》 上海文明书局 1923年版

《圣武记》 魏源 古微堂藏版 道光二十四年重订

《圣武记》 魏源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皇朝武功纪盛》 赵翼 《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满洲源流考》 清乾隆朝武英殿本

《皇朝开国方略》 光绪十一年印本

《三朝辽事实录》 王在晋著 长白丛书第四集《先清史料》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年点校本

《东江遗事》 吴骞 《明末清初史料选刊》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明季遗闻》 邹漪 《昭代丛书》本

《过江七事》 陈贞慧 《痛史》本

《再生纪略》 陈济生 《辛巳丛编》本

《孤臣纪哭》 程源 《甲申纪事》本

《研堂见闻杂录》 佚名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扬州十日记》 王秀楚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纤言》 陆圻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嘉定屠城纪略》 朱子素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江阴城守纪》 韩菼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江阴城守后纪》 许重熙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江南闻见录》 佚名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扬州变略》 佚名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戴名世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金陵野钞》 顾苓 《南明史料》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南都死难纪略》 顾苓 《南明史料》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使臣碧血录》 佚名 《南明史料》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明季北略》 计六奇 中华书局1984年版

《明季南略》 计六奇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客滇述》 顾山贞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平吴事略》 南园啸客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蜀碧》 彭遵泗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蜀龟鉴》 蒙正发 清刊本

《三湘从事录》 蒙正发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桂林田海记》 雷鸣春 《明季史料丛书》本

《狩缅纪事》 刘崑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北使纪略》 陈洪范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明亡述略》 佚名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丁酉北闱大狱记略》 信天翁 《痛史》本

《入长沙记》 丁大任 《荆驼逸史》本

《永历纪事》 丁大任 《荆驼逸史》本

《人海记》 查慎行 《昭代丛书》本

《三冈识略》 董含 申报馆铅印本

《出劫纪略》 丁耀亢 《明史资料丛刊》 二辑

《樵史演义》 樵子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甲乙事案》 文秉 《南明史料》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甲申核真略》 杨士聪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流寇志》 彭孙贻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流寇长编》 戴笠等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年版

《遇变纪略》 徐应芬 《荆驼逸史》本

《南渡录》 李清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荒书》 费密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甲申纪事》 赵士锦 中华书局1960年版

《明季南都殉难记》 屈大均 《国学丛书》本
《绥寇纪略》 吴伟业 《明清史料汇编》本
《豫变纪略》 郑廉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甲申纪事》 冯梦龙 江苏古籍出版社《冯梦龙全集》本 1993年版
《吴三桂纪略》 佚名 《辛巳丛编》本
《吴逆始末记》 佚名 辛巳丛编》本
《幸存录》 夏允彝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续幸存录》 夏元淳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鹿樵纪闻》 题梅村野史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东南纪事》 邵廷寀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怀陵流寇始终录》 戴笠 辽沈书社 1993年版
《浙东纪略》 徐芳烈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敬修堂钓业》 查继佐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临安旬制纪》 张道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安龙纪事》 江之春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安龙逸史》 屈大均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明末滇南纪略》 佚名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金
《西南纪事》 邵廷寀 台湾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 1980年版
《台湾郑氏始末》 沈云 《吴兴丛书》本
《行朝录》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本 1986年版
《海外恸哭记》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本 1986年版
《闽海纪要》 夏琳 连雅堂刊本
《航海遗闻》 江光复 《荆驼逸史》本
《岭表纪年》 鲁可藻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天南逸史》 瞿共美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滇考》 冯甦 《台州丛书》本

《南明野史》 南沙三余氏 《明清史料汇编》本
《明季北略》 计六奇 中华书局 1984年点校本
《罪惟录》 查继佐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李闯小史》 懒道人等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闽事纪略》 华廷献 《纪录汇编》本
《隆武遗事》 佚名 《痛史》本
《爝火录》 李天根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北游录》 谈迁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永宪录》 萧奭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小腆纪年附考》 徐鼒 中华书局 1957年版
《鲁之春秋》 李聿求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南疆逸史》 温睿临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野史无文》 郑达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海东逸史》 翁洲老民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圣祖五幸江南恭录》 《振绮堂丛书》初集
《西征纪略》 殷化行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二帙
《从西纪略》 范昭逵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二帙
《台湾外记》 江日升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平台纪略》 蓝鼎元 《昭代丛书辛集·别编》 道光本
《平台纪》 《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靖海纪事》 施琅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平吴录》 孙旭 《长恩阁丛书》本
《沧州纪事》 程正揆 《荆驼逸史》本
《金陵纪略》 佚名 《痛史》本
《平南纪略》蔡毓荣 《清史资料》第三辑
《朔方备乘》 何秋涛 清刊本

《交山平寇详文》 赵吉士 《万青阁全集》本
《交山平寇本末》 夏驷 《万青阁全集》本
《靖逆记》 兰簃外史 上海书店 1987年版
《平定教匪记事》 勒保 嘉庆间刊本
《戡靖教匪述编》 石香村居士 道光六年刻本
《鸦片事略》 李圭 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咸丰年僧格林沁、曾国藩等剿办各省发匪实录》 清抄本1册
《咸同广陵史稿》 罗尔纲序 扬州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吴中平寇记》 钱勗 清刻本
《淮军平捻记》 周世澄 清刻本
《彝军纪略》 彭洵 光绪十二年刊本
《平黔纪略》 罗文彬、王秉恩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夷氛闻记》 梁廷枏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中西纪事》 夏燮 清刻本
《清朝柔远记》（原名《国朝柔远记》） 王之春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光绪政要》 沈桐生辑 崇文堂宣统元年刊行
《革命逸史》1—6集 冯自由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冯自由 1928年铅印
《武昌革命真史》 曹亚伯 上海书店 1982年影印
《中国国民党史稿》 邹鲁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明史纪事本末》 谷应泰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彭孙贻 中华书局 1977年标点本
《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 进步书局 1915年版
《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 上海书店 1986年版
《清史纪事本末》 钱遹朋 上海国学社 1923年版
《三藩纪事本末》 杨陆荣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中东战纪本末》 蔡尔康 光绪二十一年排印
《中外大事汇记》 光绪十四年版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王锡祺辑 杭州古籍书店 1985年影印
《清代地理沿革表》 赵泉澄 中华书局 1955年
《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 嘉庆刊本
《读史方舆纪要统论》 朱棠 《曼陀罗华阁丛书》本
《盛京疆域考》 杨同桂 《辽海丛书》本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满洲文化协会 1935年影印本
《塞北纪闻》 马思哈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二帙
《辽东志》 辽沈书社 1984年影印本
《全辽志》 李辅增修 辽沈书社 1984年影印本
《澳门纪略》 印光任、张汝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盛京通志》 阿桂等 乾隆十三年武英殿本
《黑龙江志稿》 张伯英等 1933年印本
《黑龙江外记》 西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蒙古游牧记》 张穆 同治刊本
《开原图说》 冯瑗撰玄览堂丛书 1941年影印本
《全边略记》 方孔炤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建州私志》 海滨野史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畿辅通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康熙《盛京通志》 伊把汉等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奉天通志》 程文选等 1934年铅印本
民国《浙江续通志》 沈曾植 民国十三年稿本
光绪《吉林通志》 长顺、李桂林等 光绪十七年刊本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　民国二十二年刊本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　杨虎城、宋伯鲁等　民国二十三年印本
光绪《甘肃新通志》　升云、安维峻　宣统元年刊本
宣统《山东通志》　杨士骧、孙葆田　民国四年印本
民国《江苏通志稿》　缪荃孙、冯熙等　民国二十四年印本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　吴坤修、何绍基等　光绪四年刊本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　孙尔准等　同治年间刻本
民国《福建通志》　李厚基、沈瑜庆　民国二十七年刊本
康熙《湖广通志》　徐国相等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民国《湖北通志》　吕调元、张仲炘　民国十年刊本
民国《湖北通志》　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光绪《湖南通志》　卞宝第、曾国荃　光绪十一年刊本
光绪《江西通志》　刘坤一、刘绎等　光绪七年刊本
嘉庆《四川通志》　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民国《四川通志稿》　四川通志局　民国二十五年稿本
光绪《山西通志》　曾国荃、王轩等　光绪十八年刊本
民国《广东通志稿》　广东通志馆　稿本
民国《广西通志稿》　蒙起鹏等　民国三十八年油印
民国《贵州通志》　刘显世、任可澄等　民国三十七年印本
民国《河南通志》　河南通志馆　民国三十二年印本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　王文韶、唐炯　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宣统《新疆图志》　袁大化、王树枏等　宣统三年活字本
民国《西藏通志》　陈观涛　民国十四年稿本
《西藏志·卫藏通志》　松筠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康熙《山海关志》　余一元　康熙九年刻本
康熙《上海县志》　叶映榴　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康熙《辽阳州志》 杨镳 《辽海丛书》本
道光《兰州府志》 陈士桢 道光十二年刻本
康熙《天童寺志》 清刊本
康熙《通山县志》 任钟麟 康熙四年刻本
康熙《武昌府志》 裴天锡 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康熙《九江府志》 江殷道 康熙十二年刻本
康熙《铁岭县志》 贾弘文 康熙二十一年增刻本
乾隆《屏山县志》 张曾敏 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乾隆《潮州府志》 周硕勋 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乾隆《曹州府志》 周尚质 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乾隆《澧州志林》 何璘 乾隆十五年刻本
嘉庆《义乌县志》 诸自毅 嘉庆七年刻本
同治《石门县志》 林葆元等 同治七年刻本
光绪《米脂县志》 高照煦 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
光绪《高密县志》 罗邦彦等 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陆丽京雪罪云游记》 陆莘行 上海国粹学报社 1911年印本
《燕都丛考》 陈宗蕃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吉林外纪》 萨英额 《长白丛书》本 1986年版
《昌平山水记》 顾炎武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京东考古录》 顾炎武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京城古迹考》 励宗万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闽小记》 周亮工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5年版
《绝域纪略》 方拱乾 《说铃前集》本
《粤行纪事》 瞿昌文 《知不足斋丛书》本
《金沙细唾》 于子瞻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柳边纪略》 杨宾 《辽海丛书》本

《满蒙新藏述略》 金钟麟 宣统元年刊
《环游地球新录》 李圭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 李筱圃等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明经世文编》 陈子龙等 中华书局 1962年影印本
《明文海》 黄宗羲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7年版
《清经世文编》 贺长龄、魏源 中华书局 1992年影印本
《皇朝经世文续编》 饶玉成 光绪八年本
《皇朝经世文续编》 葛世濬 光绪十四年本
《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 盛康 1897年本
《皇清奏议》 清国史馆 1936年刊
《皇清奏议》 琴川居士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皇清名臣奏议》 琴川居士 道光刊本
《切问斋文钞》 印陆燿 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国朝文录》 李祖陶 道光十九年瑞州府凤仪书院刊本
《国朝臣工言行记》 梁章钜 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
《天聪朝臣工奏议》 东方学会《史料丛刊初编》 1924年印本
《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商务印书馆 1931版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 董其昌 燕京大学图书馆 1937年印本
《康熙建储案大臣》奏折 《文献丛编》四辑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 王云五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年影印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 王廷熙、王树毓 上海久敬斋版
《教案奏议汇编》 程裕 光绪 十七年 上海书局石印本
《清季筹藏奏牍》 吴丰培 北平研究院学史研究会 1938年印行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 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

《魏文裔公奏议》 魏裔介 《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

《胡氏疏稿》 胡文学 胡氏三书本

《张襄壮奏疏》 张勇 《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

《中山奏议》 郝浴 中山集本

《潜庵先生疏稿》 汤斌 汤公遗书本

《入告编》 张惟赤 海盐张氏涉园从刻本

《入告编·遗编》 张惟赤 海盐张氏涉园从刻本

《学仕录》 戴肇辰 同治六年刊本

《李煦奏折》 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 1976年版

《年羹尧奏折》（3册） 台北故宫研究院编 1971年

《于清端公政书》 于成龙 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龚端毅公奏疏》 龚鼎孳 光绪九年旺苏书屋重校本

《孙文定公奏疏》 孙嘉淦 敦和刊本

《国朝奏疏》 朱轼 道光九年小蓬瀛山馆抄本

《华野疏稿》 郭琇 《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

《万青阁自订详案》 赵吉士 《万青阁全集》本

《忧畏轩奏疏》 姚启圣

《杨黄门奏疏》 杨雍建 道光二十五年补刻本

《西台奏议》 杨雍建 道光二十五年补刻本

《抚黔奏疏》 杨雍建 道光二十五年补刻本

《方恪敏公奏议》 方观承 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孙文定公奏疏》 孙嘉淦 乾嘉间敦和堂刻本

《条奏疏稿》 蒋伊 《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

《条奏疏稿续刊》 蒋伊 《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

《靳文襄奏疏》 靳辅 《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

《科尔沁郡王奏稿》4册 僧格林沁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都兴阿奏稿》56册　都兴阿　南京图书馆藏
《官胡奏稿》28册　南京图书馆藏
《那文毅公奏议》　那彦成　道光十四年刻本
《龚端毅公奏议》　龚鼎孳　清刊本
《孟忠毅公奏疏》　孟乔芳　清刊本
《魏文毅公奏议》　魏裔介　《丛书集成》本
《平番奏议》　那彦成　咸丰三年刊本
《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　齐思和整理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林则徐集·奏稿》　中华书局　1965年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林则徐集·公牍》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袁世凯奏议》　廖一中、罗真容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沈文肃公政书》　沈葆桢　光绪六年刊　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
《端忠敏公奏稿》　1918年印　有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退更堂政书》　徐世昌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曾忠襄公奏议》　曾国荃　萧荣爵编　光绪二十九年刊
《刘壮肃公奏议》　刘铭传　光绪二十二年刊
《张靖达公奏议》　张树声　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
《周悫慎公奏稿》　周馥　秋浦周氏　民国十七年校刊
《郭嵩焘奏稿》　郭嵩焘　岳麓书社　1983年版
《语冰阁奏议》　邓承修　民国七年刊
《杨勇悫公奏议》　杨岳斌　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张文毅公奏稿》　张集　光绪二年刻本
《胜宫保奏议》　胜保　清刊本
《平回奏稿》　多隆阿　清刊本
《僧格林沁奏议》　僧格林沁　清刊本

《骆文忠公奏议》 骆秉章 光绪四年刊
《督师三楚奏稿》 官文 清刊本
《丁文诚公奏稿》 丁宝桢 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彭刚直公奏稿》 彭玉麟 光绪十七年刊
《张靖达公奏议》 张树声 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刘壮肃公奏议》 刘铭传 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钱敏肃公奏疏》 钱鼎铭 光绪六年刻本
《滇黔奏议》 刘岳昭 光绪十四年刻本
《崇厚奏折》 崇厚 清刻本
《马端敏公奏议》 马新贻 光绪二十年刻本
《张文达公遗集》 张之万 光绪同文馆排印本
《左宗棠未刊奏折》 岳麓书社 1987年版
《丁禹生政书》 丁日昌 1987年 香港版

《圣祖亲征朔漠日录》 《史料丛编》初集
《圣祖西巡日录》 《史料丛编》初集
《扈从东巡日录》 高士奇 《长白丛书》本1986年版
《吴城日记》 佚名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北征日记》 宋大业 《边疆丛书》续编本
《燕都日记》 佚名 《辛巳丛编》本
《多尔衮摄政日记》 故宫文献馆编 故宫印刷所 1935年版
《乙酉笔记》 曾羽王 《清代日记汇抄》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醇亲王载沣使德日记》 耿来金选编 《北京档案史料》 1989年第4期
《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周敬 《近代史资料》1982
《知止斋日记》 翁心存 《知止斋奏稿》 国家图书馆馆藏
《越缦堂国事日记》 吴语亭编注 台湾文海出版社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陈锡祺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林则徐集·日记》 中华书局 1962年

《东行三录》 马建忠 神州国光社 1951年

《出使美日秘日记》 崔国因 黄山书社 1988年

《使西日记 》 曾纪泽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郭嵩焘日记》 郭嵩焘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1983年

《庸庵笔记》 薛福成 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李兴锐日记》 廖一中等整理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涧于日记》 张佩纶 涧于草堂石印本

《翁同龢日记》 陈义杰点校 中华书局 1989—1998年版

《翁文恭公日记》 翁同龢 1925年印行

《王文韶日记》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荣庆日记》 谢兴尧整理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望山庐日记》 孙宝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蔡尔康、林乐知 岳麓书社 1986年版

《考察政治日记》 载泽 岳麓书社 1986年版

《出使九国日记》 戴鸿慈 岳麓书社 1986年版

《汪荣宝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之一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影印出版

《思益堂日札》 周寿昌

《三鱼堂日记》 陆陇其 陆子全书本 《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

《能静居士日记》(9册) 赵烈文 台湾学生书局 1964年版

《湘绮楼日记》 王闿运 商务印书馆 1927年版

《清皇室四谱》 唐邦治 上海聚珍本 1923年

《清帝系皇妃皇子皇女四考》 吴昌绶 1917年刊
《爱新觉罗宗谱》 北京图书馆藏
《清列朝后妃传》 张尔田 1929年刊
《宗室王公功绩表传》 允祕等 清殿版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张廷、鄂尔泰 清乾隆九年刻本
《钦定八旗满州氏族通谱》 张廷、鄂尔泰 辽沈书社 1989年版
《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 《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
《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 《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
《西藏王臣记》 五世达赖喇嘛著 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
《清史列传》 清国史馆 中华书局 1928年版
《清史列传》 清国史馆 王钟翰点校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碑传集》 钱仪吉 中华书局 1993年标点本
《续碑传集》 缪荃孙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碑传集三编》 汪兆镛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7年
《碑传集补》 闵尔昌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清代碑传文通检》 陈乃乾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清代碑传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李桓 湘阴李氏版 光绪十年
《满汉名臣传》 清国史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大清畿辅先哲传》 徐世昌 天津徐氏刊本
《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 《四部备要·史部·传记类》
《国朝汉学师承记》 江藩 《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宋学渊源记》 江藩 《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清儒学案小识》 唐鉴 《四部备要·史部·儒家》
《文献征存录》 王藻等 咸丰八年嘉树轩本
《国朝名臣言行录》 王炳 光绪乙酉津河广仁堂刊本

《中兴将帅别传》 朱孔彰 岳麓书社 1989年重印本
《中兴将帅别传续编》 朱孔彰 光绪三十二年江宁刻本
《载沣等王公履历》 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清画家诗》 李浚 1930年刊行本
《清代学者像传》 叶恭绰 1928年叶氏刊本
《国朝诗人征略（初编）》 张维屏 杞菊轩本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施淑仪 上海书店 1987年版
《国朝名家诗钞小传》 郑方坤 杞菊轩本
《飞鸿堂印人传》 江启淑 翠琅轩馆丛书本
《国朝书画家笔录》 窦镇 宣统三年文学山房印
《国朝画识》 冯金伯等 清刊本
《默香居画识》 冯金伯等 清刊本
《鹤征录》 李集 《昭代丛书壬集·补编》道光本
《儒林琐记》 朱克敬 挹秀山房丛书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友伟成 岳麓书社1998年版
《清代河臣传》 江胡桢等 《中国水利珍本丛书》 二辑
《良吏述》 彭绍升 《昭代丛书戊集·续编补》道光本
《列朝诗集小传》 钱谦益 古典文学社1957年版
《畴人传》 阮元 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康熙己未词科录》 秦瀛 嘉庆世思堂本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朱保炯、谢沛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
《己未词科录》 秦瀛 清代传记丛刊 台北明文书局 1986年版
《词科掌故》 杭世骏 清代传记丛刊 台北明文书局 1986年版
《明遗民录》 孙静庵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明遗民录汇辑》 谢正光等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胜朝殉节诸臣录》 舒赫德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

《小腆纪传》 徐鼒 中华书局 1958年版

《国寿录》 查继佐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明末忠烈纪实》 徐秉义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文献征存录》 王藻等 清刊本

《从政观法录》 朱方增 光绪刊本

《皇明四朝成仁录》 屈大均 《广东丛书》本

《四王合传》 佚名 《明清史料汇编》本

《清代七百名人传》 蔡冠洛 世界书局 1936年版

《梅村先生年谱》 顾师轼 光绪刊本

《查继佐年谱》 沈起 中华书局 1992年版

《王船山先生年谱》 刘毓崧 光绪刊本

《陈子龙年谱》 陈子龙自撰王沄续 《陈子龙诗集》本

《洪文襄公年谱》 法式善 国家图书馆藏本

《顾亭林先生年谱》 吴应奎 道光刊本

《顾亭林先生年谱》 张穆 道光刊本

《黄宗羲年谱》 黄炳 中华书局1993年版

《王熙自订年谱》 《王文靖公文集》附

《王巢松年谱》 王抃自编 民国铅印本

《福陵觉尔察氏谱书》 《满族家谱选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年本

《乃济陀音一世传》三种 辽宁民族研究所《满族研究参考资料》 1984年3期

《楚冠堂公自述》 康世爵 《清史资料》一辑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德壮果公年谱》 花沙纳 台湾文海出版社

《阮元年谱》 张鉴等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 张廷玉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阿文成公（桂）年谱》 那彦成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襄勤伯鄂文端公（尔泰）年谱》 鄂容安等 《清史资料》二辑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清宫庭画家郎世宁年谱》 鞠德源等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8年2期
《清王述庵先生昶年谱》 严荣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 董秉纯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岳襄勤公（钟琪）行略》 《清史资料》四辑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洪北江（亮吉）年谱》 吕培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洪昇年谱》 章培恒 上海古籍 1979年版
《主善堂主人年谱》 成琦 国家图书馆清抄本
《张謇传记》 刘厚生 龙门联合书局 1958年版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张孝若 上海中华书局 1930年版
《严几道年谱》 谢俊美 王蓬常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孙文正公年谱》（家鼐） 佚名 北京图书馆藏 钞本
《张文襄公年谱》 胡钧 1939年印 有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张文襄公年谱》 许同莘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
《严修年谱》 严仁曾增编 齐鲁书社 1990年版
《斯未信斋主人自订年谱》 徐宗幹 同治年间家刻本
《思补斋自订年谱》 徐广缙 宣统二年徐氏重排印本
《陈秋门先生年谱》 石荣暲 民国十六年排印本
《傅雅三先生年谱》 傅诗 京华印书局民国九年铅印本
《镜湖自撰年谱》 段光清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武秋瀛先生自订年谱》 武澄清 光绪十四年刻本
《汪梅村年谱稿》 赵宗复 《史学年报》三卷三期

《殷谱经侍郎自定年谱》 殷兆镛 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张制军年谱》 张祖祐 光绪三十一年家刻本

《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 董恂 光绪十八年家刻本

《遂翁自订年谱》 赵畇 光绪家刻本

《余孝惠先生年谱》 吴师澄 光绪九年刊本

《李善兰年谱》 李俨 《清华学报》五卷一号

《陈东塾先生年谱》 汪宗衍 《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号

《曾文正公年谱》 黎庶昌 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 岳麓书社 1986年重印

《曾文正公大事记》 王定安 光绪丁亥鸿文书局铅印本

《稀龄追忆录》 黄恩彤 光绪刊本

《左文襄公年谱》 罗正钧 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刻本

《左宗棠年谱》 罗正钧 岳麓书社 1982年 岳麓书社1983年重印

《涂大司马年谱》 涂正瀛 民国九年铅印本

《吴太夫人年谱》 董金鉴 光绪二十三年家刻本

《雪泥鸿爪》 邵亨豫 光绪家刻本

《文文忠公自订年谱》 文祥 光绪八年家刻本

《刘武慎公年谱》 邓辅纶、王政慈 近代铅印本

《丁文诚公年谱》 唐炯 民国二年文通书局石印本

《马端敏公年谱》 马新祐 光绪二年家刻本

《开封府君年谱》 孙孟平 光绪铅印本

《俞曲园先生年谱》 周云青 《民铎》杂志九卷一号

《裴光禄年谱》 徐嘉 光绪己亥家刻本

《李文忠公鸿章年谱》 李书春 《史学年报》一期

《李鸿章年（日）谱》 窦宗 香港友联出版社 1975年版

《李鸿章年谱》 雷禄庆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

《小酉腴山馆主人自著年谱》 吴大廷 光绪五年刊本

《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 章洪钧、陈作霖 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曾忠襄公年谱》 王定安 光绪二十九年刊本 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
《惕盦年谱》 崇实 光绪刻本
《竹间道人自述年谱》 黎培敬 光绪十七年湘潭黎氏刊本
《鹤槎年谱》 衡永 民国十九年刊本
《鲍公年谱》 李叔璠 同治十二年夔州文禄阁重刻本
《岑襄勤公年谱》 赵藩 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成山老人自撰年谱》 唐炯 宣统二年铅印本
《潘文勤公年谱》 潘祖年 光绪十七年家刻本
《夏侍郎年谱》 夏敦复 民国九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印本
《（先考）松生府君年谱》 丁立中 光绪二十六年刊
《吴愙斋先生年谱》 顾廷龙 民国二十四年哈佛燕京学社铅印本
《唐公年谱》 唐鸿学 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
《张文襄公年谱》 许同莘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严金清自订年谱》 严金清自编 民国十二年家刻本
《徐愚斋自叙年谱》 徐润自编、徐廷銮续编 民国十六香山徐氏铅印本
《（先考）侍郎公年谱》 寿富编 民国五年安庆刊本
《（桐城）吴先生年谱》 郭立志编 民国二十二年雍睦堂丛书本
《翁同龢自订年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 《近代史资料》总86号 1994年
《杨珍林自订年谱》 杨树自编 民国十二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许文肃公年谱》 高树编 《国专月刊》四卷三至四号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月
《孙诒让年谱》 朱芳圃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印本
《周悫慎公自著年谱》 周馥自编 民国十一年秋浦周氏校刊本
《葵园自订年谱》 王先谦自编 光绪三十四年长沙王氏家刊本

《养云主人六旬以前年谱杂记》 王懋官自编 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

《岑襄勤公年谱》 赵藩 光绪十八年刻本

《许文肃公（景澄）年谱》 高树编 《国专月刊》四卷 1936年

《人境庐诗草笺注》（内有黄遵宪年谱）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汪穰卿先生年谱》 汪诒年 汪氏刊本 1938年

《周悫慎公年谱》 周馥 秋浦周氏刊 1922年

《韧叟自订年谱》 劳乃宣 1922年印

《一西自记年谱》 张师诚

《陶澍年谱》 石彦陶、陶用舒

《袁世凯史料汇刊》 沈云龙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年影印

《项城袁氏家集》 丁振铎等 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印行

《周学熙传记汇编》（内含《周止庵先生别传》） 周小鹃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7年版

《水竹村人（徐世昌）年谱稿》 贺培新 抄本 北京图书馆藏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 唐文治 无锡民生印书馆 1935年印行

《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 中华书局 1992年版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丁文江、赵丰田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凤冈及门弟子编 1946年版

《孙中山年谱长编》 陈锡祺 中华书局 1991年版

《黄兴年谱长编》 毛注青 中华书局 1991年版

《胡汉民自传》 台湾《革命文献》三期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 张孝若 中华书局 1930年版

《潘祖荫年谱》 潘祖年 台北广文书局 1971年印行

《清人文集别录》 张舜徽 中华书局 1956年版

《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 谭其骧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石匮书后集》 张岱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岭海焚余》 金堡 《适园丛书》本
《鲒埼亭集》 全祖望 《四部丛刊》本
《鲒埼亭集外编》 全祖望 《四部丛刊》本
《延平二王遗集》 郑成功等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悫书》 蒋德璟 清刊本
《二林居集》 彭绍升 嘉庆刊本
《丁野鹤集》 丁耀亢 康熙刊本
《王季重十种》 王思任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王文靖公文集》 王熙 康熙刊本
《楼山堂集》 吴应箕 清刊本
《浮云集》 陈之遴 乾隆刊本
《吴梅村家藏稿》 吴伟业 《四部丛刊》本
《吴梅村诗集笺注》 程穆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3版
《遂初堂集》 潘耒 清刊本
《救狂砭语》 潘耒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2年版
《雪堂文集》 熊文举 顺治刊本
《偶更堂集》 徐作肃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2年版
《溉堂集》 孙枝蔚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78年版
《扶荔堂集》 丁澎 康熙刊本
《张家玉集》 张家玉 广东高教出版社 1992年版
《东村集》 李呈祥 康熙刊本
《愚谷文存》 吴骞 清刊本
《瞎堂诗集》 函昰 道光刊本
《蕉庵集》 孙旸 国家图书藏抄本

《中山郝中丞全集》 郝浴 嘉庆刊本

《午亭文编》 陈廷敬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古愚心言》 彭鹏 康熙刊本

《西溟文抄》 姜宸英 光绪刊本

《有学集》 钱谦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

《初学集》 钱谦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

《尧峰文抄》 汪琬 《四部丛刊》本

《祁彪佳集》 祁彪佳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刘子全书》 刘宗周 道光刊本

《安吴四种》 包世臣 道光活字本

《安雅堂集》 宋琬 康熙刊本

《扶荔堂集》 丁澎 嘉庆刊本

《改亭集》 计东 康熙刊本

《杲堂诗文集》 李嗣业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金文通文集》 金之俊 康熙刊本

《鱼山剩稿》 熊开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6年版

《黄漳浦集》 黄道周 道光刊本

《变雅堂集》 杜濬 康熙刊本

《定山堂文集》 龚鼎孳 康熙刊本

《日知录集释》 顾炎武 黄汝成集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版

《泊水斋诗文钞》 张慎言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迦陵文集》 陈维崧 《四部丛刊》本

《结邻集》 周亮工 《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夏完淳集笺校》 夏完淳 白坚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夏峰集》 孙奇逢 道光刊本

《息斋集》 金之俊 顺治刊本

《浮山文集》 方以智 康熙刊本
《浮山文集后编》 方以智 《清史资料》六辑
《徧行堂集》 金堡 清刊本
《寒松堂集》 魏象枢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鑫山集》 方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79年版
《缩斋文集》 黄宗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3年版
《篋衍集》 陈维崧 上海国光书局石印本
《戴名世集》 戴名世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霜红龛文集》 傅山 乾隆刊本
《瞿式耜集》 瞿式耜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陈文忠公遗集》 陈子壮 《粤十三家集》本
《魏叔子集》 魏禧 《宁都三魏集》本
《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 杨宾 《吴中文献小丛书》本
《六莹堂集》 梁佩兰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石臼前集后集》 邢昉 顺治刊本
《两浙輶轩录》 阮元 嘉庆刊本
《扶轮新集》 黄传祖等 顺治刊本
《扶轮广集》 黄传祖评选 康熙刊本
《秋室集》 杨凤苞 光绪刊本
《隰西草堂集》 万寿祺 道光刊本
《宝纶堂集》 陈洪绶 光绪刊本
《艺风堂文集》 缪荃孙 光绪刊本
《艺风堂文漫存》 缪荃孙 宣统刊本
《三垣笔记》 李清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青磷屑》 应喜臣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也是录》 邓凯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求野录》 邓凯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行在阳秋》 戴笠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所知录》 钱澄之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劫灰录》 冯甦 《明季史料丛书》本

《见闻随笔》 冯甦 《台州丛书》本

《存信编》 沈佳 国家图书馆藏钞本

《定思小记》 刘尚友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南天痕》 西亭凌雪 清排印本

《荷牖丛谈》 林时对 《明清史料汇编》本

《謏闻续笔》 张怡 《笔记小说大观》影印本 台湾新兴书局 1980 年版

《天府广记》 孙承泽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天咫偶闻》 震钧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东城杂记》 厉鹗 《丛书集成》本

《社事始末》 杜登春 《昭代丛书》本

《尊乡赘笔》 董含 《说铃后集》本

《天香阁随笔》 李介 《奥雅堂丛书初编》本

《广阳杂记》 刘献廷 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天禄识余》 高士奇 《说铃前集》本

《历年记》 姚廷遴 《清代日记汇抄》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书影》 周亮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平圃杂记》 张宸 《庚辰丛编》本

《东村纪事》 宗徵舆 《明季史料丛书》本

《甲申朝事小记》 阳抱生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北游录》 谈迁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辽左见闻录》 王一元 清抄本

《残明纪事》 佚名 《适园丛书》本

《离乱见闻录》 陈舜系 《明史资料丛刊》三辑
《稗说》 宋起凤 《明史资料丛刊》二辑
《吹网录》 叶廷琯 《清代笔记丛刊》本
《初月楼闻见录》 徐锡龄 《笔记小说大观》本
《后鉴录》 毛奇龄 《西河合集》本
《甫变纪事》 余飏 《清史资料》一辑
《浪迹丛谈及续谈三谈》 梁章钜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鸥陂渔话》 叶廷琯 《清代笔记丛书》本
《景船斋杂记》 章有谟 《申报馆丛书续集》本
《虞初新志》 张潮 《笔记小说大观》本
《蜀记》 佚名 《痛史》本
《蜀破镜》 孙錤 《古棠书屋丛书》本
《蜀难叙略》 沈荀蔚 《丛书集成》本
《滟滪囊》 李馥荣 光绪刊本
《滇事总录》 庄士敏 光绪刊本
《榕城纪闻》 海外散人 《清史资料》一辑
《漫游纪略》 王沄 《笔记小说大观》本
《蕲黄四十八寨纪事》 王葆心 《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
《霞外攟屑》 平步青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化碧录》 曹大镐 《贵池先哲遗书》本
《宸垣识略》 吴长元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清嘉录》 顾禄 《笔记小说大观》本
《清波小志》 徐逢吉 《丛书集成》本
《楚庭稗珠录》 檀萃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丹午笔记》 顾公燮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孟庐札记》 沈铭彝 道光刊本

《自靖录考略》 高承埏 咸丰刊本
《淮城纪事》 佚名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仿指南录》 康范生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国变难臣钞》 佚名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孤忠后录》 祝纯嘏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江上遗闻》 沈涛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榆林城守纪略》 戴名世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庚寅始安事略》 瞿元锡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雪交亭正气录》 高宇泰 《四明丛书》本
《东山国语》 查继佐 《四部丛刊三编》本
《留都见闻录》 吴应箕 《国粹丛书》本
《闽游月记》 华廷献 《荆驼逸史》本
《峤雅》 邝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风倒梧桐记》 何是非 《荆驼逸史》本
《两粤新书》 方以智 《明季史料丛书》本
《东华录缀言》 奕赓 《佳梦轩丛书》本
《绪南笔谈》 许嗣茅 《屑玉丛谭》本
《沈故》 杨同桂 《辽海丛书》本
《平寇志》 彭孙贻 《甲申野史纪事汇抄》本
《续绥寇纪略》 叶梦珠 《申报馆丛书余集》本
《博物典汇》 黄道周 明崇祯刊本
《熊襄愍公集》 同治三年重刻本
《曹廷杰集》 从佩远、赵鸣歧编 中华书局 1985年本
《竹叶亭杂记》 姚元之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啸亭杂录》 昭槤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庸闲斋笔记》 陈其元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

《洪北江先生全集》 洪亮吉 光绪间授经堂刊本
《燕下乡目坐录》 陈寿祺 民国石印本
《三鱼堂文集》 陆陇其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
《三鱼堂外集》 陆陇其 康熙年间刊本
《有怀堂文稿》 韩菼 康熙间写刻本
《春融堂集》 王昶 嘉庆十二年刻本
《经义斋集》 熊赐履 清刊本
《榕村语录》 李光地 中华书局 1995年版标点本
《榕村续语录》 李光地 中华书局1995年标点本
《寒松堂集》 魏象枢 中华书局 1996年版
《汤文正公（斌）全集》 汤斌 清刊本
《张文贞公集》 张玉书 清刊本
《笃素堂文集》 张英 清刊本
《存诚堂诗集》 张英 清刊本
《文端集》 张英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习斋记余》 颜元 《从书集成·初编·文学类》
《西田集》 王掞 娄东王氏诗抄本
《午亭文编》 陈廷敬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赵忠毅公文录》 赵申乔 《国朝文录》续编本
《居业堂文集》 王源 《从书集成》初编本
《敬业堂集》 查慎行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正谊堂文集》《续集》 张伯行 《从书集成》初编本
《戴褐夫集》 戴名世 《国粹丛书》二集
《戴名世集》 戴名世 中华书局 1986年
《恕谷后集》 李塨 《从书集成》 初编本
《杨氏文集》 杨名时 杨氏全书本

《因园集》 赵执信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朱文端公文集》 朱轼 《国朝文录》初编本
《望溪先生文集》 方苞 《四部备要·集部·清别集》 中国书店 1991年影印本
《方苞集》 方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黄宗羲全集》 黄宗羲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顾亭林诗文集》 顾炎武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兼济堂文集》 魏裔介 《四库全书》本
《壮悔堂文集》 侯方域 《四部备要》本
《吕用晦文集》 吕留良 《国粹丛书》一集
《居易堂集》 徐枋 《四部丛刊》三编，《集部》
《西河文集》 毛奇龄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范忠贞集》 范承谟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禧 《宁都三魏全集》易堂本
《二曲全集》 李颙 清光绪本
《汤子遗书》 汤斌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三贤政书本
《潜庵先生遗稿文录》 汤斌 《国朝文录·初编》清光绪本
《曝书亭集》 朱彝尊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朱舜水集》 朱彝尊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腾笑集》 朱彝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
《憺园全集》《憺园文录》 徐乾学 国朝文录续编本
《渔洋山人文略》 王士祯 王渔洋遗书本
《带经堂全集》 王士祯 康熙程哲刻本
《陈确集》 陈确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惜抱轩全集》 姚鼐 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

《潜书》 唐甄 古籍出版社 1955年版
《四存编》 颜元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稗畦集·稗畦续集》 洪昇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啸月楼集》 洪昇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杨园先生全集》 张履祥 清刊本
《琅缳文集》 张岱 清刊本
《澄怀园全集》 张廷玉 清刊本
《澄怀园文存》 张廷玉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澄怀园语》 张廷玉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梅庄杂著》 谢济世 光绪十年寄生草堂板
《穆堂文钞》 李绂 国朝廿四家文钞本
《穆堂初稿》 李绂 国朝廿四家文钞本
《穆堂续稿》 李绂 国朝廿四家文钞本
《穆堂别稿》 李绂 国朝廿四家文钞本
《归愚文钞》 沈德潜 沈归愚诗文全集本
《小仓山房诗文集》 袁枚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钝翁类稿》 汪琬 《四部丛刊》本
《钝翁文稿》 汪琬 《四部丛刊》本
《李文襄公全集》 李之芳 清彤锡堂刊本
《张文端公全集》 张鹏翮 光绪八年张知铨刊本
《四焉斋文集》 曹一士 乾隆曹锡黼十四焉斋全集本
《赵恭毅公剩稿》 赵申乔 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刊本
《赖古堂集》 周亮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
《尤西堂全集》 尤侗 清刊本
《耘圃培林堂代言集》 徐秉义 清刊本
《施愚山先生学余文集》 施闰章 康熙四十七年栎亭刊本

《西坡文稿》 宋荦 西坡类稿本

《思复堂文集》 邵廷采 绍兴先正遗书本

《读书堂集》 赵士林 光绪浙江书局重刻本

《通志堂集》 纳兰性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

《遂初堂文集》 潘耒 康熙间原刻本

《姜先生全集》 姜辰英 光绪十五年毋自欺斋校刻本

《义门先生集》 何焯 宣统元年刻本

《鲒埼亭集》 全祖望 嘉庆九年刻本

《鲒埼亭集外编》 全祖望 嘉庆十六年刻本

《蒲松龄全集》 蒲松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楝亭集》 曹寅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菊隐文集》 陆元辅 清刊本

《贯道堂文集》 费锡璜 清刊本

《翁山文外》 屈大均 清刊本

《道援堂集》 屈大均 清刊本

《广东新语》 屈大均 清刊本

《潜研堂文集》 钱大昕 清刊本

《清吟堂全集》 高士奇 清刊本

《经进文稿》 高士奇 清刊本

《归田集》 高士奇 清刊本

《坚瓠集》褚人穫 清刊本

《晓庵先生文集》 王锡阐 清刊本

《徐光启集》 徐光启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道古堂集》 杭世骏 乾隆间刻本

《归庄集》 归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道荣堂诗文全集》 陈鹏年 清刊本

《南堂集》 施世纶 清刊本
《河防述言》 陈潢 清刊本
《天一遗书》 陈潢 清刊本
《戴震文集》 戴震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王船山诗文集》 王夫之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孔尚任诗文集》 孔尚任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高兰墅集》 高鹗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版
《四松堂集》 爱新觉罗敦诚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徐光启集》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徐光启著译集》 徐光启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广阳杂记》 刘献廷 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永宪录》 萧奭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陶庐杂录》 法式善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听雨丛谈》 福格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听雨楼随笔》 王培荀 巴蜀书社 1987 年版
《梦厂杂著》 俞蛟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版
《春冰室野乘》 李岳瑞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养吉斋丛录》 吴振棫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冷庐杂识》 陆以湉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恩福堂笔记》 英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香祖笔记》 王士禛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履园丛话》 钱泳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槐厅载笔》 法式善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庭闻录》 刘健 《豫章丛书·明季逸史》
《熙朝新语》 余金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扬州画舫录》 李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枢垣纪略》 梁章钜 清刊本

《归田琐记》 梁章钜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郎潜纪闻》（三笔） 陈康祺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围炉琐记》 谢章铤 清刊本

《巢林笔谈》 龚炜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乡园忆旧录》 王培荀 清刊本

《不下带编》 金植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巾箱说》 金植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柳南随笔》 王应奎 中华书局1997年版

《柳南续笔》 王应奎 中华书局1997年版

《藤阴杂记》 戴璐 清刊本

《日下旧闻考》 于敏中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日下尊闻录》 阙名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丹午笔记》 顾公燮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茶余客话》 阮葵生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两般秋雨庵随笔》 梁绍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池北偶谈》 王士祯 中华书局1982年版

《簷曝杂记》 赵翼 中华书局1982年版

《瓯北集》 赵翼 清刊本

《漏网喁鱼集·海角续编》 柯悟迟等著 中华书局 1959年

《阅世编》 叶梦珠 清刊本

《培远堂集》 陈宏谋 广西乡贤遗著编委会 1943年排印本

《培远堂偶存稿》 陈宏谋 光绪丙申湖北藩署重刊本

《矢音集》 梁诗正 乾隆二十年清勤堂刻本

《香树斋全集》 钱陈群 同治九年补修原刻本

《德荫堂集》 阿克敦 嘉庆二十一年那彦成重刊本

《笥河文集》 朱筠 嘉庆十八年刊本
《漱芳居文钞》 赵青藜 乾隆间自刻本
《紫竹山房文集》 陈兆崙 中国人民大学藏善本
《四知堂集》 杨锡绂 中国人民大学藏善本
《缉斋文集》 蔡新 乾隆间刻本
《纪晓岚文集》 纪昀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楚蒙山房集》 晏斯盛 乾隆间刻本
《松泉文集》 汪由敦 乾隆间汪承霈刻本
《韫山堂诗文集》 管世铭 光绪二十年重镌本
《钱南园先生遗集》 钱沣 《云南丛书》本
《潜研堂文集》 钱大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
《松崖文钞》 惠栋 《聚学轩丛书》本
《戴震集》 戴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章学诚遗书》 章学诚 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青虚山房集》 王太岳 光绪癸巳年鹿传霖校刊本
《省吾斋古文集》 窦光鼐 嘉庆六年家刻本
《知不足斋集》 朱珪 中国人民大学藏善本
《郑板桥全集》 郑燮 齐鲁书社 1985年版
《忠雅堂集》 蒋士铨 乾隆间刻本
《龙庄遗书》 汪辉祖 江苏书局刻本
《知耻斋集》 谢振定 中国人民大学藏善本
《刘文清公遗集》 刘墉 道光六年味经书屋刻本
《勉行堂诗文集》 程晋芳 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定庵文集》 龚自珍 中华上海编辑所 1959年版
《甘庄恪公集》 甘汝来 乾隆间刻本
《鹿州全集》 蓝鼎元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湘绮楼文集》 王闿运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魏源集》 中华书局 1972年版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 1972年版

《道咸宦海见闻录》 张集馨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林则徐集》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松龛先生全集》 徐继畬 1915年刻本

《陶文毅公全集》 陶澍 道光十九年刻本

《中复堂全集》 姚莹 同治六年刻本

《筹海初集》 关天培 道光丙申广东水师提督刻本

《养一斋文集》 李兆洛 光绪四年重刻本

《李文恭公全集》 李星沅 同治四年刻本

《养一斋集》 潘德舆 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耐庵文存》 贺长龄 咸丰十一年刻本

《射鹰楼诗话》 林昌彝 咸丰元年刻本

《癸巳类稿》 俞正燮 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刻本

《安吴四种》 包世臣 同治十一年刻本

《小倦游阁文稿》 华阳王氏1917年铅印本

《炳烛里谈》 陈作霖 宣统三年刻本

《显志堂稿》 冯桂芬 光绪三年校邠庐刻本

《勉益斋偶存稿》 裕谦 光绪刻本

《达衷集》 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1928年

《小浣霞池馆随笔（甲辰）》 徐宗干 《斯未信斋文编杂录》卷二

《养和堂遗集》 陈光亨 清刊本

《通逋类稿》 鲁一同 清刊本

《中兴别记》 李滨 清刊本

《瞿木天文集》 瞿中溶 清刊本

《校经庐文稿》 李富孙 清刊本
《铁桥漫稿》 严可均 清刊本
《传雅堂文集》 刘寿曾 清刊本
《张亨甫全集》 张际亮 同治六年刻本
《汉学商兑》 方东树 道光间刻本
《李文忠公全书》 吴汝纶 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台湾文海出版公司影印
《杨儒庚辛存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筹笔偶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
《乐斋漫笔》 岑春煊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梦蕉亭杂记》 陈夔龙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影印
《康有为全集》 姜义华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起出版
《康有为政论集》 汤志钧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 蒋贵麟 台湾宏业书局 1976年版
《大同书》 康有为 古籍出版社 1956年版
《大同书》手稿 康有为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康有为大同论二种》 朱维铮主编 三联书店 1998年版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 中华书局 1936年
《饮冰室合集》 林志钧编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梁启超选集》 李华兴、吴嘉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严复集》 王栻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谭嗣同全集》 蔡尚思、方行 中华书局 1981年版、1998年版
《熊希龄集》 周秋光 湖南出版社 1997年版
《唐才常集》 湖南社科所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杨度集》 刘晴波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伍廷芳集》 丁贤俊、喻作凤 中华书局1993年版

《江春霖集》 朱维干等 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文化委员会 1990年版

《樊锥集》 方行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曹廷杰集》 从佩远、赵鸣岐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洪秀全选集》 扬州师院中文系 中华书局 1976年

《洪仁玕选集》 扬州师院中文系 中华书局 1978年

《曾国藩全集》 岳麓书社 1987年

《曾文正公全集》 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

《李文忠公全书》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

《求阙斋弟子记》 王定安 北京琉璃厂龙文斋光绪二年刊

《刘忠诚公遗集》 刘坤一 宣统元年刊刻 中华书局1959年版

《养知书屋遗集》 郭嵩焘 光绪十八年刊刻

《郭嵩焘诗文集》 岳麓书社 1984年版

《胡林翼全集》

《李鸿章全集》 顾廷龙、叶亚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起出版

《李鸿章全集》《电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邱逢甲电稿》 邱逢甲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左宗棠全集》 岳麓书社 1987年

《左文襄公全集》 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刻

《江忠烈公遗集》 咸丰六年刻

《左宗棠未刊书牍》 任光亮、朱仲岳整理 岳麓书社 1989年版

《戊戌履霜录》 胡思敬 1913年印行

《觉迷要录》 叶德辉 光绪三十一年印行

《谏垣存稿》 安维峻 柏涯藏版民国三年刊

《西学东渐记》 容闳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 岳麓书社 1985年

《四当斋集》 章钰 1937年铅印

《茹经堂文集》 唐文治 1927年刻本

《孙中山全集》第一、第二卷、第六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 中华书局1981、1982、1985年版

《黄兴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章太炎政论选集》 汤志钧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宋教仁集》 陈旭麓主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陈天华集》 刘晴波、彭国兴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经元善集》 虞和平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刘坤一遗集》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张謇全集》 曹从坡等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愚斋存稿》 盛宣怀 思补楼1932年印行

《张文襄公全集》 许同莘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 北平文体斋 民国十八年刊

《岑襄勤公遗集》 岑毓英 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

《锡良遗稿》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刘武慎公遗书》 刘长佑 光绪十四年刊

《周武壮公遗书》 周盛传 光绪二十年金陵刻本

《曾纪泽遗集》 曾纪泽 岳麓书社 1984年

《涧于集》 张佩纶 丰润张氏民国七年刊

《庸庵文编（又续编、海外文编）》 薛福成 湖南新学书局 光绪二十三年刊

《赵柏岩集》 赵炳麟 民国年间初版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坚冰志》、《光宣金载》 魏元旷 民国年间印行

《心太平室集》 张一麟 1947年铅印
《郑观应集》 夏东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庸闲斋笔记》 陈其元 同治十三年刻本
《世载堂杂忆》 刘禺生 中华书局1960年版
《春冰室野乘》 李岳瑞 上海广智书局版 世界书局 1922年增补本
《乘槎笔记》 斌椿 岳麓书社出版
《初使泰西记》 志刚 岳麓书社出版
《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随使法国记》 张德彝 岳麓书社出版
《凌霄一士随笔》 徐一士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庸闲斋笺记》 陈其元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世载堂杂忆》 刘禺生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金壶七墨全集》 黄钧宰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花随人圣盦摭忆》 黄溶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
《葵园四种》 王先谦 岳麓书社 1986年版
《蕉廊脞录》 吴庆坻 南林刘氏求恕斋 民国十七年刊本
《花随人圣庵摭忆》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影印
《异辞录》 刘体智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清代名人信稿》 王迪谦等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荣禄存札》 杜春和等 齐鲁书社 1986年版
《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图书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1989年版
《盛宣怀实业函电稿》 吴伦霓霞、王尔敏 香港中文大学 1993年版
《袁世凯家书》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年版
《载沣存札选刊》 《历史档案》1992年4期
《书牍》 赵古士 《万青阁全集》本

《词人纳兰容若手简》 纳兰性德 上海图书馆 1961年影印本
《何桂清等书礼》 苏州博物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澹静斋文钞外篇》 龚景瀚 道光六年恩锡堂刊本
《内自讼斋文钞》 周凯 道光二十年刊本
《闲止书堂集钞》 陈梦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
《孟邻堂文钞》 杨椿 红梅阁刻本
《续学堂文钞》 梅文鼎 原刻本
《解春集文钞》 冯景 抱经堂丛书本
《七经楼文钞》 蒋湘南 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太平天国文选》 罗尔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太平天国试文选》 罗尔纲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清诗纪事》 钱仲联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
《清诗纪事初编》 邓之诚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清诗纪事初编》(上、下) 邓之诚 上海古籍书店 1984年版
《清诗别裁》 沈德潜 商务印书馆 1958年版
《清诗别裁集》 沈德潜 中华书局 1975年版
《清诗铎》 张应昌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梦苕庵诗话》 钱仲联 齐鲁出版社 1986年版
《梦苕庵专著二种》 钱仲联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清诗话》 王夫之等 中华书局 1963年版
《随园诗话》 袁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年版
《瓯北诗话》 赵翼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版
《全清词钞》 叶恭绰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清宫词》 吴士鉴等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康熙诗选》 卜维义等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

《康熙诗词集》 王志民、王则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懋斋诗钞》 爱新觉罗敦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春柳堂诗稿》 张宜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白云集》 张贲 乾隆刊本

《戇臣诗稿》 李开生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三台诗录》 戚学标 嘉庆刊本

《千山诗集》 函可 道光刊本

《顾与治诗集》 顾梦游 道光刊本

《龙眠风雅》 潘江辑 康熙刊本

《石云居诗集》 陈名夏 清刊本

《东莞诗录》 张其淦 民国刊本

《四明清诗略》 董沛 上海中华书局 1918年版

《江苏诗征》 王豫 道光刊本

《甦庵集》 方拱乾 《方拱乾诗集》本

《何陋居集》 方拱乾 《方拱乾诗集》本

《方拱乾诗集》 方拱乾 李兴盛等整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张苍水集》 张煌言 中华书局 1963年版

《钝斋诗选》 方孝标 黄山书社 1996年版

《明代千遗民诗泳》 张其淦 《寓园丛书》本 1930年版

《明诗纪事》 陈田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明诗综》 朱彝尊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明遗民诗》 卓尔堪 中华书局 1961年版

《国朝山左诗钞》 卢见曾 乾隆刊本

《国朝山右诗存》 李锡麟 嘉庆刊本

《国朝中州诗钞》 杨淮 道光刊本

《国朝松江诗钞》 姜兆翀 嘉庆刊本

《国朝松陵诗征》 袁景辂 乾隆刊本
《国朝杭郡诗辑》 吴颢 嘉庆刊本
《国朝全蜀诗钞》 孙桐生 道光刊本
《金陵诗征》 朱绪曾 光绪刊本
《金华诗录》 朱琰 乾隆刊本
《往深斋诗集》 顾彩 康熙刊本
《诗观初集》 邓汉仪 康熙刊本
《定山堂诗集》 龚鼎孳 清刊本
《陋轩诗》 吴嘉纪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
《秋笳集》 吴兆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独漉堂集》 陈恭尹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逋斋诗选》 刘正宗 顺治刊本
《顾亭林诗集汇注》 顾炎武 王蘧常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海虞诗苑》 王应奎 乾隆刊本
《梅村诗话》 吴伟业 《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乾坤正气集》 顾沅 道光刊本
《晚晴诗簃汇》 徐世昌 中华书局 1991年版
《粤东诗海》 温汝能 同治刊本
《续甬上耆旧诗》 全祖望 民国印本
《雪桥诗话》 杨钟羲 辽沈书社影印本1991年版
《榆溪诗话》 徐世溥 《丛书集成》本
《雪翁诗集》 魏耕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太平天国歌谣》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上海文艺书出版社 1962年
《太平天国诗歌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年

《五灯全书》 《续藏经》本

《续指月录》 《续藏经》本

《宗统编年》 《续藏经》本

《大觉普济玉林禅师语录》 清刊本

《玉林国师年谱》 清刊本

《布水台集》 道忞 《径山藏》本

《百城集》 道忞 康熙刊本

《山翁忞禅师语录》 道忞 清刊本

《千山剩人和尚语录》, 函可 道光刊本

《天然禅师语录》 函昰 康熙刊本

《长庆宗宝语录》 道独 康熙刊本

《弘觉禅师语录》 道忞 《嘉兴续藏》本

《弘觉忞禅师北游集》 真朴编次 《嘉兴续藏》本

《箬庵和尚语录》 行昱等辑 清刊本

《百愚禅师语录》 净斯 康熙刊本

《明觉禅师语录》 性聪 《龙藏》本

《破山禅师语录》 海明 康熙刊本

《慧觉禅师语录》 康熙刊本

《憨璞禅师语录》 性聪 顺治闽刻本

《光宣台集》 今无 吉正等编 康熙刊本

《清稗类钞》 徐珂 中华书局 1984—1986年版

《中国野史集成（清）》 巴蜀书社 1993年版

《笔记小说大观》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1984年版

《清代野史》 巴蜀书社 1987年版

《清季野史》 胡季生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近代稗海》 章伯锋、荣孟源、顾亚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起出版

《清朝野史大观》 上海书店 1981年版
《康雍乾年间文字之狱》 《满清野史》续编
《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 《满清野史》四编
《金坛狱案》 计六奇 《明季野史》四册
《记朱一贵之乱》 《满清野史》续编 中华书局 1982版
《西楼臆编》 周纶 清鲁谦庵刊本
《蓬山密记》 高士奇 《满清野史》四编
《翼教丛编》 苏舆编 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四海佚闻》、《光宣列传》、《光宣小记》 金梁 民国年间印行
《野棠轩摭言》 奭良 吉林1929年印行
《清朝掌故汇编》 张寿镛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7年版
《清宫述闻》 章乃炜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清秘述闻三种》 法式善等 中华书局 1982年
《清宫述闻》 章乃炜、王蕙人 紫禁城出版社 1990年
《白下琐言》 甘熙 清刊本

二、今人论著

《明清史论集刊》 孟森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明清史论集刊续编》 孟森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陈垣学术论文集》 陈垣 中华书局 1982版
《陈垣史学论著选》 陈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怀旧集》 柳亚子 耕耘出版社 1947年版
《灯下集》 吴晗 三联出版社 1960年版
《探微集》 郑天挺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清史探微》 郑天挺 独立出版社 1947年版

《走向世界》 钟叔河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下学集》 李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史学丛考》 柴德赓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披沙录》赵乃抟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
《明清史论合集》 商鸿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履霜集》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步入近代的历程》 戴逸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年
《清史杂考》 王钟翰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清史续考》 王钟翰 台湾华世出版社版
《清史新考》 王钟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清史治要》 黄冕堂 齐鲁书社 1980年版
《明清史抉奥》 杨启樵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4年版
《明清史辨析》 韦庆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明清史新析》 韦庆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结网录》 来新夏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燕步集》 阎崇年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年版
《李平心史论集》 李平心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静晤室日记》 金毓黻 辽沈书社 1991年版
《清史新论》 赵秉忠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满族史论丛》 莫东寅 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穹庐集》 韩儒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明史论丛》 王春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清史论丛》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 中华书局 1978—1990版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2—1996年版
《清史研究集》(1—8) 中国人大清史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等1980—1998年版

《清史论丛》 一集 台湾文海出版社

《清史论丛》 二集 台湾文海出版社

《明清史论集》 李光涛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

《明清史研究丛稿》 黄彰健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台港清史研究文摘》 王戎笙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明清史研究论集》 大陆杂志社 台湾大陆杂志社 1967 年版

《中国近代史论集》(全三册)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主编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太平天国史事论丛》 谢兴尧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太平天国史论丛》(二册) 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 南京大学学报编印 1979 年

《太平天国史研究选》 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 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三联书店 1981 年

《太平天国史译丛》(1—3) 中华书局 1985 年

《太平天国学刊》(1—5) 中华书局 1987 年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全三册) 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 中华书局 1984 年

《太平天国史研究》(1—2) 茅家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 河北、北京、天津历史学会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论文集) 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广东、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太平天国史丛书》 钟文典 广西人民出版社

《捻军史论丛》 江地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俄关系史论文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 梁巨祥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清季军事史论集》 王尔敏 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年版
《中英关系史论丛》 王绳祖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清代史料论述》 庄吉发 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1979年版
《故宫档案述要》 庄吉发 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3年版
《档房论史文编》 韦庆远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明清档案论文选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出版社 1985年版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明史食货志校注》 李洵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晚明史籍考》 谢国桢 中华书局 1964年版
《明史考证》 黄云眉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清初开国史料考》 谢国桢 台湾文海出版影印本
《太平天国史丛考》 罗尔纲 正中书局 1947年
《太平天国史辩伪集》 罗尔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0年
《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罗尔纲 三联书店 1955年
《太平天国史辩伪》 罗尔纲 三联书店 1955年
《太平天国史料考释》 罗尔纲 三联书店 1956年
《太平天国史事考》 罗尔纲 三联书店 1979年
《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 罗尔纲 三联书店 1979年
《捻军史论丛》 江地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中国近代史实正误》 郭汉民、迟云飞 湖南出版社 1989年版
《评（寄栵文存）》（附沈家本《寄栵文存》） 李光灿 群众出版社 1985年版
《清代政区沿革综表》 牛平汉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0年版

《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 郑鹤声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清人文集别录》 张舜徽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明清笔记谈丛》 谢国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清人笔记条辨》 张舜徽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清人诗集叙录》 袁行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年版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文集述要》 张玉兴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综目》 姜秉正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年
《太平天国资料目录》 张秀民 王会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梁方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七、八册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 中华地图学社 1975年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 谭其骧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中外历史年表》 翦伯赞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 王毓铨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年版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年版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 高文德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满族大辞典》 孙文良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关东文化大辞典》 李治亭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年版
《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 贾敬颜、朱风合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清代职官年表》 钱实甫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 章伯锋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1796—1911》 章伯锋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清季重要职官年表》 钱实甫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清季新设职官年表》 钱实甫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 吴海林、李延沛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中国近代史历表》 荣孟源 中华书局 1953年版
《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 1949—1979年》 徐立亭、熊炜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室名别号索引》 陈乃乾 中华书局 1957年版
《中国近代史词典》 陈旭麓等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编辑组 中华地图学社 1975年版
《中国近代史参考图集》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1983年版
《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 张海鹏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7年版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 郭毅生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9年版

《中国通史》九册 蔡美彪等 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史稿》七册（清史） 何龄修等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中国佛教史》 黄忏华 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
《中国道教史》 任继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等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明史新编》 傅衣凌主编 杨国桢等著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明清史讲义》 孟森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明清史》 李洵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明清史》（大学历史系自学丛书） 李洵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明清战争史略》 孙文良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南明史纲·史料》 柳亚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南明史略》 谢国桢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南明史》 顾诚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版
《南明史》 南炳文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明末农民战争史》 顾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张献忠大西军史》 王纲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大西军抗清史略》 王纲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年版
《清史编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简明清史》（一） 戴逸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简明清史》（二） 戴逸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清史简编》 鄂世铺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清史》上编 郑天挺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清史经纬》 李燕光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清代通史》 萧一山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年版
《清代全史》 王戎笙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清代宫廷史》 万依 王树卿 刘潞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清朝法制史》 张晋藩 法律出版社 1994年版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张晋藩、郭成康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 杨学琛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中国书店 1985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侯外庐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明清实学思潮史》 陈祖武、葛荣晋等 齐鲁书社 1989年版
《明清实学简史》 陈鼓应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
《明清漕运史》 彭云鹤 首都师大出版社 1995年版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杨瑞六 三联书店 1962年版

《中国经济思想史》 胡寄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清代经济史简编》 郭蕴静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中国厘金史》 罗玉东 商务印书馆 1939年版
《中国货币史》 彭信威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中国货币史纲要》 千家驹、郭彦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中国盐业史》 中国盐业总公司 人民出版社 1997年
《中国人口迁移史稿》 石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中国人口史》 赵文林、谢淑君 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中国人口思想史稿》 吴申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人口经济思想史》 张光照、杨致恒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中国流人史》 李兴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杜石然等 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台湾通史》 连横著 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台湾历史纲要》 陈孔立主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6年
《台湾历史纲要》 陈孔立主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6年版
《清代东北史》 杨余练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清代四川史》 王纲著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 赵云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新疆简史》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准噶尔史略》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蒙古族通史》（四卷） 乌云毕力格 成崇德 张永江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蒙古族通史》 留金锁等 民族出版社 1991年版
《蒙古民族通史》 曹永年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清代蒙古史》 卢明辉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内蒙古历史概要》 余元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藏族简史》 藏族简史编写组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西藏佛教史略》 王辅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王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 贺文宣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年
《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 华立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 厉声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 路遇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版
《中西交通史》 方豪 岳麓书社 1987年版
《中美早期外交史》 李定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 刘民声等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 萧致治、杨卫东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朝鲜近代史》 曹中屏 东方出版社 1993年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 戴逸 人民出版社 1958年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人民出版社 1955年9版
《中国近代史稿》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人民出版社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中国近代史》 徐泰来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郭廷以 中华书局 1987年影印版
《中国近代史新编》 苑书义等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中国近代史纲》 郭廷以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外交史》 赵佳楹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年版
《近代中国史》 郭廷以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太平天国史事日记》 郭廷以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太平天国全史》 简又文 香港猛进书屋 1962年版
《太平天国通史》 茅家琦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5册） 郦纯 中华书局 1984年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茅家琦 人民出版社 1954年
《太平天国运动史》 王戎笙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太平天国史略》 沈嘉荣 南京出版社 1982年版
《太平天国兴亡史》 茅家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 徐川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太平天国史新探》 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
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佚名 中国人民大学馆藏油印本
《湘军史稿》 龙盛运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淮军志》 王尔敏 中华书局 1987年印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 郭豫明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李蓝起义史稿》 胡汉生 重庆出版社 1985年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人民出版社 1990年
《戊戌变法史》 汤志钧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李剑农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辛亥革命史》 章开沅、林增平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辛亥革命史稿》 胡绳武、金冲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清末宪政史》 韩庆远、高放、刘文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
《清末新政史》 张连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辛亥武昌首义史》 贺觉非、冯天瑜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明清战争史略》 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 文公直 上海太平洋书店 1930年版
《中国清代军事史》 杨东梁等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近代军事史》 张玉田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中国近代战争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 王家俭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4年版

《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严中平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 严中平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中国近代经济史》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中国近代经济史稿》 王方中 北京出版社 1982年版
《中国近代货币史》 魏建猷 群联出版社 1955年版
《中国近代人口史》 姜涛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 张玉法 台湾桂冠图书公司 1992年版
《中国近代文官制度史》 刘梅生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近代中外关系史》 刘培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近代外交史》 陈志奇 台湾南天书局 1993年版
《中国近代外交史》 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 外交学院 1965年版
《帝国主义侵华史》 丁名楠等 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熊月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桑咸之、林翘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 赵靖、易梦虹主编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中国近代哲学史》 张岂之 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戚其章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清代戏曲史》 周妙中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
《清诗史》 朱则杰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清代文学史》 韩石秋 高雄市百成书店 1973年版
《中国近代文学史》 任访秋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郭延礼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年版
《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 刘望龄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中国近代报刊史》 方汉奇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中国近代教育史》 郑登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近代教育史》 陈景磐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
《近代中国留学史》 舒新城 中华书局1927年版
《中国翻译简史》 马祖毅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版
《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 吉林大学中文系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沙俄侵华史》四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沙俄侵华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 黄心川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美国侵华史》 卿汝楫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美国侵略台湾史（1847—1895）》 张鸿雁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刘彦 太平洋书店 1928年版
《帝国主义侵华简史》 刘培华等 黄山书社 1985年版
《国际关系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远东国际关系史》 商务印书馆 1976年版
《天津近代史》 来新夏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上海近代史》 刘惠吾 华东师范大学 1985年版
《上海公共租界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上海总商会史》 徐鼎新、钱小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
《江南造船厂厂史》 姜铎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福建船政局史稿》 林庆元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 陈学恂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年版
《中国铁路大事记》 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 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6年版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李文海等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李文海等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年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中国租界史》 费成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
《中国教会学校史》 高时良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基督教史纲》 王治心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罗光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9年版
《中国民间宗教史》 马西沙 韩秉方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清代会党史》 胡珠生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年
《中华民国史》一编 李新 中华书局 1981—1982年出版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 湖南省志编辑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 温广益等 海洋出版社 1985年版
《香港的历史》 刘蜀永 新华出版社 1996年
《澳门四百年》 费成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李喜所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 宝成关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 张德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李鹏年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清代中央政治制度》 杨树藩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清代内阁制度》 凌林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
《满族八旗制度国家初探》 姚念慈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年版
《清代内务府》 祁美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清代的外交机关》 钱实甫 三联书店 1959年版
《清朝典制》 郭松义等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年版
《清代吏治探微》 唐瑞裕 文史哲出版社 1991年版
《清代之总督与巡抚》 朱沛莲 台北编 1979年版
《清代地方官制考》 刘子扬 北京紫金城出版社 1994年版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王德昭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商衍鎏 三联书店 1958年版
《清代捐纳制度》 许大龄 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1950年版
《清代地方政府》 瞿同祖 斯坦福大学 1969年版
《清代地方官制考》 刘子扬 紫禁城出版社 1988年版
《清代幕府人事制度》 缪全吉 台湾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 1971年版
《清代奏折制度》 庄吉发 台湾故宫博物院 1979年版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杨启樵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5年版
《清代法制研究》 张伟仁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3年版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郑秦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清代刑法研究》 张溯崇 台湾华冈出版部 1974年版
《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 那思陆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7年版
《近代中国法制演变研究》 罗志渊 台湾正中书局 1976年版
《清朝文字狱》 郭成康、林铁钧 群众出版社 1990年版
《清高宗朝之弹劾案》 马起华 台湾华冈出版部 1974年版
《清代之监察制度论》 曾纪鼎 兴宁书店 1931年版
《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 三联出版社 1995年版
《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 傅波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清朝开国史研究》 周远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 吴秀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李治安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清代三藩研究》 刘凤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朋党政治研究》 朱子彦、陈生民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年版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谢国桢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清代奴婢制度》 韦庆远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 达力扎布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年版

《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 刘选民撰 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1938 年
《清代的边疆政策》 马汝珩、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 马大正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清代北巡御道和塞外行宫》 王淑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 袁森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 罗远治 台湾里仁书局 1983 年版
《双城堡屯田纪略》 王履泰 《长白丛书》四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西北回族的反清斗争》 端已 上海四联书店 1954 年
《清代蒙古政教制度》 赵云田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漂落异域的民族》 马汝珩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厄鲁特蒙古史论集》 马汝珩等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满族的部落与国家》 刘小萌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刘小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
《满族历史与文化》 王钟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 吴丰培等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清代驻藏大臣之研究》 萧金松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
《清政府与喇嘛教》 张羽新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活佛转世》 蔡志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明清佛教》 郭朋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明季滇黔佛教考》 陈垣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清初僧诤记》 陈垣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释氏疑年录》 陈垣 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清代柳条边》 杨树森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细说清代战争》 罗云 台北祥云出版社 1975 年版
《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 刘谦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清代新疆驻防兵制的研究》 翟玉树 台北市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 1976年版
《绿营兵志》罗尔纲 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 中华书局1978年版
《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 赖福顺 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4年版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庄吉发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朱英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明清治河概论》 张含英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李文海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清代一条鞭法》 袁良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清代前朝的小农经济》 史志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清代租佃制研究》 周远廉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清代漕运》 李文治、江太新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清人社会生活》 冯尔康、常建华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傅衣凌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傅衣凌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明清农村商品经济》 郑昌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 仇丹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清代云南铜政考》 严中平 中华书局 1957年版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 叶世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彭泽益 人民出版社1983年
《清代关税制度》 彭雨新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 陈支平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 史志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明清北方市场研究》 姜守鹏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 李文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官商之间》 马敏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刘石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吴慧 农业出版社 1985年版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 王希隆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明清治河概论》 张含英 水力电力出版社 1986年版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叶显恩 中华书局 1992年版
《18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高王凌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 冯尔康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明清徽商与淮场社会变迁》 王振忠 三联书店 1996年版
《徽商研究》 张海鹏、王廷元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 李俠、晓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 钱杭、承载 浙江人民 1996年版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版
《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 张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清代宗族法研究》 朱勇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论中国人口之分布》 胡焕庸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 樊百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中国近代的邮政》 徐雪筠 台湾东吴大学 1993年版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汪敬虞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吴承明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 宓汝成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藏族史论文集》 藏族史论文集编辑组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年版
《东北近代史研究》 潘喜廷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丁守和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清末社会思潮》 吴雁男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晚清政治派别派系研究》 苗长春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清季的革命团体》 张玉法 （台）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1975年版
《清季的立宪团体》 张玉法 （台）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1971年版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桑兵 三联书店 1995年版
《中国近代的条约制度》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中外条约之变迁》 杜衡之 台湾中华文化丛书 1981年
《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外交制度与中外关系的研究》 梁伯华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 张存武 （台）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1982年版
《中国礼仪之争》 李天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 方豪 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
《陈垣学术论文集·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陈复光 国立云南大学 1947年
《清前期中俄关系》 张维华、孙西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戴逸等 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沙俄与东北》 佟冬等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年
《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鲁子石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 刘远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广东十三行考》 梁嘉彬 原国立编译馆 1937年版
《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 萧致治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徐宗泽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 朱雍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 张绥 学林出版社 1986年版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 李志刚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1993年版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林治平主编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1994年版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顾卫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
《澳门问题始末》 姜秉正 法律出版社 1992年
《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 郭卫东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侯宜杰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熊月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顾长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王芸生 三联书店 1981年版
《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秦宝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清代天地会源流考》 庄吉发 国立故宫博物院（台湾） 1981年印行
《清代八卦教》 马西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洪门真史》 秦宝琦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明清白莲教研究》 喻松青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明末清初的学风》 谢国桢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清代学术概沦》 梁启超 商务印书馆 1923年版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中华书局 1954年版
《清儒学记》 张舜徽 齐鲁书社 1991年版
《清代扬州学记》 张舜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

《清代史学与史家》 杜维运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清代哲学》 王茂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清代学术与文化》 王俊义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清代文化》 南炳文等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清初学术思辨录》 陈祖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精神放逐的年代》 林乾、句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
《清儒学案新编》 杨向奎 齐鲁书店 1985年版
《清儒学案》（一）（二） 徐世昌 中国书店 1980年、1988年版
《明清文化史散论》 冯天瑜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4年版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黄爱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骨董琐记全编》 邓之诚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方豪文录》《熙朝定案》 上智编译馆 1948年版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 华艺出版社 1999年版
《晚明民变》 李文治 中华书局 1948年版
《明末农民战争》 袁良义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甲申史商》 栾星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紫禁城之变》 李尚英 紫禁城出版社 1996年版
《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 贵州
《鸦片战争》 牟安世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太平天国》 牟安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年版
《金田起义》 广西师院历史系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 沈嘉荣 重庆出版社 1985年版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王庆成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 谢兴尧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
《太平天国制度初探》 郦纯 中华书局 1963年版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记略》 陈景磐 中华书局 1961年版

《太平天国经济制度》 郭毅生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5年版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 简又文 香港猛进书屋 1962年版
《太平天国地理志》 华强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河北》 庞忠信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太平天国与列强》 茅家琦 1992年
《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 贾熟村 1991年
《太平天国历法考订》 郭廷以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 三联书店 1955年
《太平天国词语研究》 史式、吴良祚 1993年
《太平天国史词语汇释》 史式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2年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广西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 三联书店 1956年
《天国兴亡》 饶任坤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年版
《捻军史初探》 江地 三联书店 1956年版
《捻军史研究与调查》 江地 齐鲁出版社 1986年版
《宋景诗和他的黑旗军》 章回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
《清代苗民起义》 张福裕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浙江金钱会起义》 马翊中等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63年
《清代牟牢山彝民起义》 胡大刚 中华书局 1960年
《上海小刀会起义》 方诗铭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年
《李文学起义》 云南大学历史系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2年
《张秀眉起义》 郭必勋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72年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 蔡建国编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 魏建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 蒋孟引 三联书店 1965年版
《奕訢慈禧政争记》 宝成关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年版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张国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 夏东元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洋务运动新论》 徐泰来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凌十八起义》 吴兆奇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湘军新志》《湘军兵志》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王信忠 国立清华大学 1937年
《维新运动》 王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 汤志钧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 胡绳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 李时岳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孔祥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戊戌变法史研究》 黄彰健 （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年版
《外人与戊戌变法》 王树槐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5年版
《晚清教案纪事》 戚其章、王如绘 东方出版社 1990年版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陈振江等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义和团运动史》 廖一中等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李文海等 齐鲁书社 1986年版
《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齐鲁书社 1992年版
《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 李恩涵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3年版
《辛亥革命》 野泽丰、田中正俊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8年版
《辛亥革命研究序说》 横山英 东京和平书房 1977年版
《辛亥革命史论》 张玉法 台湾三民书局 1993年版
《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林增平 湖南出版社 1991年版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张朋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9年版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 1994年版
《辛亥革命新论》 刘泱泱等 湖南出版社 1996年版
《辛亥革命史丛刊》一至九辑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中华书局 1980—1997年版
《辛亥革命与台湾早期抗日运动》 蒋子骏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0年版
《辛亥革命回忆录》1—8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年版
《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 赵军 湖南出版社 1992年版
《清末地方自治研究》 马晓泉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军绅政权》 陈志让 三联书店 1980年版

《清代人物研究》 戴逸等 巴蜀书社 1992年版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来新夏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一、三、五卷 王思治 中华书局 1984—1988年版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二、四、六、七卷 何龄修等主编 中华书局 1986—1994年版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一至十卷 戴逸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1993年出版
《中国近代军事人物传》 张一文、施渡桥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版
《回族人物志》(清代) 白寿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清朝的皇帝》 高阳 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88年版
《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皇帝》 庄练 台湾商务印书馆
《清列朝后妃传稿》 张采田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 李治亭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清朝的状元》 宋元强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年版

《当代名人小传》 沃丘仲子（费行简） 崇文书局 1920年版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支伟成 岳麓书社 1986年版
《清儒学案小传》 徐世昌 台北明文书局 1986年版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庄练 中华书局 1987年印
《鸦片战争人物传》 戴学稷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 汤志钧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方豪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努尔哈赤传》 阎崇年 北京出版社 1983年版
《努尔哈赤评传》 滕绍箴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清太宗全传》 孙文良、李治亭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顺治帝》 周远廉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年版
《南明诸帝》 张玉兴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年版
《康熙》 钱宗范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康熙》 邓中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康熙皇帝一家》 杨珍 学苑出版社 1994年版
《康熙皇帝大传》 孟昭信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3年版
《康熙思想研究》 宋德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高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雍正皇帝全传》 冯尔康等 学苑出版社 1994年版
《雍正传》 冯尔康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乾隆帝及其时代》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乾隆皇帝全传》 郭成康 成崇德 学苑出版社 1994年版
《乾隆传》 白新良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乾隆皇帝大传》 周远廉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嘉庆帝》 关文发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年版
《慈禧大传》 徐彻 辽沈书社 1994年版

《慈禧太后》 左书谔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年版
《西太后》 俞炳坤等 紫禁城出版社 1985年版
《吴梅村年谱》 冯其庸等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李自成结局研究》 王戎笙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李自成纪年附考》 柳义南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李自成史事新证》 方福仁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张献忠屠蜀考辨》 胡昭曦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张献忠传论》 袁庭栋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瞿式耜年谱》 瞿果行 齐鲁书社 1987年版
《方以智年谱》 任道斌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年版
《陈子龙及其时代》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多尔衮》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 周远廉等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
《洪承畴传》 李新达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洪承畴传》 王宏志 红旗出版社 1994年版
《傅山传》 郝树侯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天然和尚年谱》 汪宗衍 澳门于会书屋 1942年版
《明末剩人和尚年谱》 汪宗衍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吴三桂大传》 李治亭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年版
《吴三桂传》 左书谔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郑成功评传》 毛佩琦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施琅评传》 施伟青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施琅攻台的功与过》 周雪玉 (台北)台原出版社
《汤若望传》 李兰琴 东方出版社 1995年版

《李光地研究》 杨国桢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 王利器 北京出版社 1983年版
《贪污之王——和珅秘史》 冯佐哲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版
《马礼逊父子》 郑天挺 《历史教学》1954年2期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 苑书义等 巴蜀书社 1987年版
《太平天国人物》 钟文典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洪秀全》 陈旭麓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洪秀全传》 田原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冯云山评传》 邢凤麟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石达开》 王庆成 三联书店 1980年版
《石达开评传》《洪秀全传》 苏双碧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洪仁玕》 沈渭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陈玉成》 吴雁南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李秀成评传》 苏双碧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忠王李秀成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4年版
《赖文光》 祁龙威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 严军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林则徐年谱》 来新夏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曾国藩年谱》 黎庶昌 岳麓书社 1986年版
《曾国藩传》 朱东安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左宗棠评传》 董蔡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左宗棠评传》 杨东梁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李鸿章传》 苑书义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李鸿章传》 李守孔 台湾学生书局 1979年版
《翁同龢传》 谢俊美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甲午战争与翁同龢》 常熟市政府、中国史学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张之洞评传》 冯天瑜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
《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苏云峰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6年版
《张之洞评传》 张秉铎 台湾中华书局 1972年版
《周学熙传》 赫庆元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 张云樵 台湾 1987年版
《左文襄公在西北》 秦翰才 岳麓书社 1984年重印
《郭嵩焘大传》 曾永玲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
《康有为大传》 马洪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革新派巨人康有为》 林克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汤志钧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 孔祥吉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黄明同、吴熙钊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版
《康有为戊戌真奏议》 黄彰健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4年版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张朋园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1964年版
《梁启超传》 李喜所、元青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梁启超传》 耿云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勒文森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张灏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袁世凯传》 李宗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袁世凯评传》 侯宜杰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 刘凤翰 台湾文星书店 1964年版
《论严复与严译名》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章开沅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熊希龄传》 周秋光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出版

《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 迟云飞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忆黄兴》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岳麓书社 1996年版
《达赖喇嘛传》 牙含章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班禅额尔德尼传》 牙含章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清代四大活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七世达赖喇嘛年谱》 蒲文成 甘肃民族研究 1988年3—4期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 民族出版社 1988年版
《清初六大画家》 温肇桐 世界书局 1945年版
《曹雪芹家世新论》 冯其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 刘德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 黄天骥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吴敬梓年谱》 孟醒仁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吴敬梓评传》 孟醒仁等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郑板桥评传》 陈书良 巴蜀书社 1989年版
《清宫庭画家郎世宁年谱》 鞠德源等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8年2期
《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 汪广仁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顾长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赫德传》 卢汉超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 汪敬虞 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顾长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汤若望传》 李之琴 东方出版社 1995年版
《晚清佚闻丛考》 孔祥吉 巴蜀书社 1998年版
《清东陵大观》 于善浦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清西陵纵横》 陈宝荣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笔祸史谈丛》 黄裳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年版
《清宫秘谭》 吴相湘 台湾远东图书公司 1987年版
《清帝东巡》 铁玉钦等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三、外文史料及外国人论著

《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间俄国来文原稿） 故宫文献馆、北大文科所等编 北大法商学院印刷所 1936年刊
《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 严中平译 《近代史资料》1958年4期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 胡滨译 中华书局 1989年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 胡滨译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 董果良译 齐鲁书社 1980年版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 （澳）骆惠敏编、刘杜梁等译 知识出版社 1986年版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一辑 王崇武等译 神州国光社 1954年版
《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译》 张蓉初译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汤若望传》 （德） 魏特 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康熙帝传》 （法）白晋 《清史资料》 辑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 （法）白晋 台北1975年版
《鞑靼旅行记》 （比）南怀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清代西人闻见录》 （比）南怀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张诚日记》 〔法〕张诚 《清史资料》五辑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法〕费赖之

《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书简选》 《清史资料》六辑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马国贤神甫回忆录》 〔意〕马国贤 著 刘晓明译 汉文稿本

《燃藜室记述》 〔朝〕李肯翊撰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本

《乱中杂录》 〔朝〕赵庆男撰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本

《建州纪程图记》〔朝〕申忠一撰 辽宁大学历史系辑 清初史料丛刊本

《建州闻见录》〔朝〕李民宬著 辽宁大学历史系辑 清初史料丛刊本

《沈阳日记》〔朝〕李泮撰 满蒙丛书 1919年本

《沈阳状启》〔朝〕佚名撰 满蒙丛书本 1919年本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 春秋馆、实录厅影印本

〔朝鲜〕《李朝孝宗实录》 春秋馆、实录厅影印本

〔朝鲜〕《李朝显宗实录》 春秋馆、实录厅影印本

〔朝鲜〕《沈阳状启》 朝鲜帝国大学影印本 1935年版

《朝宗岩文献录》 〔韩〕冯荣燮编辑 汉城保景文化社 1982年版

《大明遗民史》 〔韩〕冯荣燮编著 汉城保景文化社 1989年版

《尊周汇编》 〔朝〕正祖大王敕编 《朝宗岩文献录后集》影印本

《明陪臣考》 〔朝〕黄景源撰 《朝宗岩文献录》影印本

《圣教入川记》 〔法〕古洛东撰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皇明遗民传》 〔朝〕佚名撰 北京大学影印本 1936年版

《皇明遗民录》 〔朝〕吴庆元撰 《小华外史续编》本

《皇明遗民录》 〔朝鲜〕王德九撰 《朝宗岩文献录》本

《汤若望传》 〔德〕魏特著 杨丙辰译 商务印书馆 1949年版

《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苏〕沙斯季娜著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7年版

《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俄〕帕尔申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5年版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一卷 〔俄〕瓦西里耶夫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7年版
《阿穆尔边区史》 〔俄〕冈索维奇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8年版
《俄国人在黑龙江》 〔英〕拉文斯坦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4年版
《俄国、蒙古、中国》 〔英〕巴德利著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1年版
《俄国向东方的扩张》 〔美〕伦森编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8年版
《黑龙江问题》 〔苏〕卡巴诺夫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 1983年版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苏〕巴赫鲁申著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5年版
《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 〔苏〕麦利霍夫著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6年版
《鞑靼战记》 〔意〕卫匡国撰 《清代西人见闻录》
《鞑靼旅行记》 〔比〕南怀仁撰 载《清代西人见闻录》
〔日〕《鞑靼漂流记》 辽宁大学历史系中译本 1978年版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法〕荣振华著 中华书局中译本 1995年版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卷 〔苏〕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75年版
《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 〔美〕戈尔德著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1年版
《同文汇考》 〔朝〕承文院编
《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叶俄中关系文件选译》 〔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9年版
《俄中两国外交献汇编 1619—1792》 〔俄〕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2年版
《通文馆志》 〔朝〕金庆门编
《清代西人见闻录》 杜文凯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剑桥中国明代史》 汉译本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汉译本 〔美〕费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法〕布罗代尔 三联书店 1992年版

《清代史研究》 〔日〕安部健夫 日本 东京创文社 1971年初版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南明史》汉译本 〔美〕司徒琳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俄〕史禄国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清朝中期史研究》 〔日〕铃木中正 日本丰桥市丸来纸店印刷部 1952年印刷

《清代重要职官之研究》 〔日〕楠木野宫 日本东京风间书房 1975年刊行

《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美〕何炳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 〔美〕何炳棣

《清朝基督教研究》 〔日〕佐伯好郎 1936年版 日本东京春秋社 1949年刊行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法〕费赖之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法〕荣振华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 〔法〕裴化行 商务印书馆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美〕周锡瑞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1900—1913》 〔美〕芮玛丽编 美国康涅狄格 1968年版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周锡瑞 杨慎之译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日〕实藤惠秀 三联书店 1983年版

《日清战史讲授录》〔日〕菅田甚八 东京偕行社 1907 年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蹇蹇录》 〔日〕陆奥宗光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中法战争调查实录》 广西通志馆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美〕马士 商务印书馆 1960 年中译本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美〕马士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 〔英〕格林堡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 〔日〕佐佐木正哉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日〕佐佐木正哉 东京严南堂书店 1967 年版

《鸦片战争后の的中英抗争》（资料篇） 〔日〕佐佐木正哉

《英国侵略西藏史》 〔英〕荣赫鹏 台北学生书局 1973 年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帝俄侵略满洲史》 罗曼诺夫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中译本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美〕张馨保著 徐梅芬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人眼光中的鸦片战争》 韦利 1958 年英文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 〔英〕李约瑟 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日〕阿部洋 福村出版社 1993 年版

《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美〕鲍威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本杰明·史华兹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清代名人传略》 〔美〕A·W·恒慕义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译本

《英使谒见乾隆记实》 〔英〕马戛尔尼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斯当东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法〕阿兰·佩雷菲特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国家政策与地方权力：中华帝国晚清的转变》 〔韩〕闵斗基

《美国人在东亚》 〔美〕泰勒·丹涅特 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 涅维尔科伊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 〔德〕施丢尔克 三联书店中译本 1963年版

《海外排华百年史》 〔美〕沈已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中国外交关系略史》中译本 怀特 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 威罗贝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列强对华外交》 威罗贝 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 〔英〕伯尔考维茨 商务印书馆 1959年中文版

《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反抗：同治中兴(1862—1874)》 〔美〕芮

玛丽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7年版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 〔美〕

费维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中文版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巴布科夫 商务印书馆1973年

《黑龙江问题》 卡巴诺夫

《贸易与外交》 费正清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巴尔苏科夫 莫斯科出版1891年

《在中国的一个英国人》 米琪

《西伯利亚回忆录》(1848—1854) 司徒卢威 彼得堡1889年出版

《准噶尔汗国史》 〔苏〕兹拉特金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喀什噶尔》 〔俄〕库罗帕特金

《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日〕佐口透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 〔日〕汤浅光朝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近代早期官办学校》 〔美〕毕乃德 康奈尔大学 1961 年版
《曾国藩与太平军叛乱》 〔美〕黑尔
《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美〕贝尔斯
《李鸿章》 〔英〕濮兰德
《阿古柏伯克传》〔英〕包罗杰 商务印书馆 1976 年中文版
《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俄〕纳罗奇尼茨基
《喀什噶尔》 〔俄〕库罗巴特金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国近代工业史研究》 〔日〕波多野善大 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 1961 年版
《中国近代化与明治维新》〔日〕彭泽周 京都同盟舍出版部 1976 年版
《史可法年谱》 〔加拿大〕 史元庆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康熙大帝》 〔日〕西本白川 上海春申社 1926 年印行
《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中译本 〔日〕信夫清三郎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日本近现代史》 〔日〕远山茂树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3 年版

主要人名索引音序表

A

a 1
ai 6
an 7
ao 7

B

ba 8
bai 9
ban 10
bang 11
bao 11
bei 12
ben 12
bi 12
bian 13
bin 13
bing 13
bo 13
bu 14

C

cai 15
cao 16
ce 17
cen 18
cha 18
chai 19
chan 19
chang 19
chao 21
che 21
chen 22
cheng 27
chong 29
chou 30
chu 30
chuan 30
chui 30
chun 30
chuo 30
cui 30
cun 31

D

da 31
dai 33
dan 34
dang 34
dao 34
de 34
deng 36
di 36
dian 36
diao 36
ding 36
dong 38
dou 39
du 39
duan 40
dun 41
duo 41

E

e 42
en 44

F

fa 45
fan 45
fang 46
fei 47
feng 47
fo 49
fu 49

G

ga 53
gan 55
gang 55
gao 55
ge 57
geng 58
gong 58
gu 59
gua 60
guan 60
guang 61
gui 61
guo 62

H

ha 63
hai 64
han 64
hao 65
hang 65
he 65
hei 69
heng 69
hong 69
hou 71
hu 71
hua 73
huai 74
huang 74
hui 76
huo 77

J

ji 77
jia 79
jian 79
jiang 79
jiao 81
jie 81
jin 81
jing 83
jue 84

K

ka 84
kai 85
kang 85
kao 86
ke 86
ken 86
kong 86
ku 87
kuang 87
kui 87
kun 87
kuo 87

L

la 87
lai 88
lan 88
lang 89
lao 89
le 89
lei 90
leng 91
li 91
lian 104
liang 105
liao 106
lie 106
lin 106
ling 109
liu 109
long 116
lou 116
lu 117
lu 118
lun 119
luo 119

M

ma 120
mai 124
man 124
mang 125
mao 125
mei 126
meng 126
mi 127

mian 127
miao 127
min 127
ming 128
miu 129
mo 129
mu 129

N

na 131
nan 132
nao 132
ne 132
nen 132
neng 133
ni 133
nian 133
nie 134
ning 134
niu 134
nong 135
nou 135
nuan 135
nuo 135

O

ou 135

P

pan 135
pang 135
pei 136
peng 136
pi 137
pian 137
ping 138
po 138
pu 138

Q

qi 139
qian 140
qiang 141
qiao 141
qin 142
qing 142
qiu 143
qu 144
quan 144

R

ran 144
rao 144
re 145
ren 145
ri 145
rong 145
ru 146
ruan 146
rui 146
run 147
ruo 147

S

sa 147
sai 148
san 148
sang 148
se 149
seng 149
sha 150
shan 150
shang 150
shao 150
she 151
shen 152
sheng 153
shi 154
shou 156
shu 157
shuai 158
shun 158
shuo 158
si 158
song 158
sou 160
su 161
sui 162
sun 162
suo 165

T

ta 166
tai 166
tan 166
tang 167
tao 169
te 169
ti 169
tian 169
tie 170
ting 170
tong 170
tu 171
tun 172
tuo 172

W

wa 173
wan 173
wang 173
wei 181
wen 183
weng 186
wo 187
wu 187

X

xi 193
xia 194
xian 195
xiang 195
xiao 195
xie 196
xin 196
xing 197
xiong 197
xiu 198
xu 198
xuan 202
xue 202
xun 202

Y

ya 202
yan 203
yang 204
yao 209
ye 209
yi 210
yin 215
ying 217
yong 218
you 219
yu 220
yuan 223
yue 225
yun 226

Z

zai 227
zao 229
ze 229
zeng 229
zha 231
zhai 232
zhan 232
zhang 232
zhao 243
zhe 245
zheng 246
zhi 247
zhong 247
zhou 248
zhu 250
zhuo 253
zong 253
zou 253
zu 254
zuo 254

主要地名索引音序表

A

a 256
ai 257
an 257
ao 260

B

ba 260
bai 262
ban 263
ban 263
bei 264
ben 267
bi 267
bian 267
bin 267
bo 268
bu 269

C

ca 269
cai 269
cang 269
cao 269
ce 270
cen 270
cha 270
chang 270
chao 274
che 277
chen 277
cheng 277
chong 278
chu 279
chua 280
chun 280
chuo 280
ci 280
cong 280

D

da 280
dai 284
dan 284
dang 284
dao 284
de 284
deng 286
di 287
dian 287
ding 287
dong 288
du 290
dun 290
duo 290

E

e 291
en 293

F

fa 294
fan 295
fang 295
fei 295
fen 296
feng 296
fo 299
fu 299

G

ga 302
gai 302
gan 302
gang 303
gao 303
ge 304
geng 304
gong 304
gu 305
gua 306
guan 306
guang 307
gui 310
guo 311

H

ha 311
hai 312
hao 314
han 314
he 317
hei 319
heng 319
hong 320
hou 320
hu 320
hua 321
huai 322
huan 323
huang 323
hui 324
hun 326
huo 326

J

ji 326
jia 328
jian 329
jiang 329
jiao 332
jie 333
jin 333
jing 337
jiu 338
ju 339
jue 340
jun 340

K

ka 340
kai 341
ke 342
kong 342
ku 342
kuan 343
kui 343
kun 343
kuo 344

L

la 344
lai 344
lan 345
lang 345
lao 345
le 346
lei 346
li 347
lian 348
liang 348
liao 349
lin 350
ling 351
liu 352
long 352
lou 353
lu 354
lü 355
luan 356
lue 356
lun 356
luo 356

M

ma 357
man 358
mao 358
mei 358
meng 359
mi 360
mian 361
miao 362
min 362
ming 362
mo 362
mu 362

N

nei 363
nan 363
ni 366
nian 366
niang 367
ning 367
niu 369
nong 369
nuo 369

O

o 369

P

pa 369
pan 369
pang 369
pei 369
peng 369
pi 370
pian 370
ping 370
po 372
pu 372

Q

qi 374
qia 375
qian 375
qin 376
qing 376
qiong 378
qiu 378
qu 378
quan 379
que 379

R

rang 379
rao 379
re 380
ren 380
ri 381
rong 381
ru 381
rui 381

S

sa 382
sai 382
san 382
sang 383
se 383
sen 383
sha 383
shan 384
shang 385
shao 388
she 389
shen 389
sheng 389
shi 391
shou 391
shu 392
shuang 392
shui 392
shun 393
shuo 394
si 394
song 395
sou 396
su 397
sui 397
sun 398
suo 398

T

ta 399
tai 399
tan 401
tang 401
tao 402
teng 402
tian 402
tie 406
ting 406
tong 406
tu 408
tun 409
tuo 409

W

wa 409
wan 409
wang 410
wei 410
wen 411
weng 412
wo 412
wu 412

X

xi 418
xia 421
xian 422
xiang 423
xiao 425
xin 426
xing 428
xiong 429
xiu 429
xu 430
xuan 431
xun 431

Y

ya 431
yan 432
yang 434
yao 435
ye 435
yi 436
yin 440
ying 441
yong 444
you 446
yu 446
yuan 448
yue 448
yun 449

Z

za 450
zang 450
zao 450
ze 450
zeng 450
zha 450
zhai 451
zhan 451
zhang 451
zhao 452
zhe 453
zhen 453
zheng 455
zhi 456
zhong 456
zhou 457
zhu 458
zhua 458
zhuang 458
zhuo 458
zi 459
zong 459
zou 459
zun 459
zuo 460

主要记事内容及常见专用名词索引音序表

A

a 461
ai 461
an 461
ang 463
ao 463

B

ba 464
bai 467
ban 468
bang 469
bao 470
bei 472
ben 474
bi 474
bian 475
biao 477
bin 477
bing 477
bo 478
bu 479

C

cai 481
can 481
cang 483
cao 484
ce 486
cen 486
cha 486
chai 487
chang 487
chao 488
che 489
chen 489
cheng 489
chi 490
chong 491
chou 491
chu 492
chuai 493
chuan 493
chuang 493
chun 494
ci 496
cong 496
cui 496
cun 496

D

da 497
dai 507
dan 507
dao 508
de 508
deng 508
di 509
dian 510
ding 511
dong 514
du 515
duan 520
dui 520
dun 520
duo 520

E

e 521
er 524
en 524

F

fa 524
fan 525
fang 527
fei 527
fen 527
feng 527
fu 528

G

ga 531
gai 531
gan 532
gang 533
gao 533
ge 533
gei 538
geng 538
gong 539
gou 541
gu 541
guan 541
guang 544
gui 547
gun 548
guo 548

H

ha 549
hai 549
han 553
hang 554
hao 554
he 555
hei 558
hong 559
hou 560
hu 560
hua 566
huai 567
huan 568
huang 569
hui 570
hun 573
huo 573

J

ji 574
jia 576
jian 577
jiang 579
jiao 583
jie 584
jin 585
jing 589
jiu 591
ju 593
juan 593
jue 595
jun 595

K

ka 602
kai 603
kan 603
kang 604
kao 605
ke 606
ken 607
kong 607
ku 607
kuai 608
kuan 608
kuang 608
kui 608
kun 609
kuo 609

L

la 609
lai 610
lan 610
lang 610
lao 611
le 611
li 612
lian 619
liang 620
liao 625
lie 625
lin 625
ling 626
liu 629
long 631
lou 631

lu 632
lü 632
luan 634
lun 634
luo 634

M

ma 634
mai 635
man 635
mao 636
mei 636
men 637
meng 637
mi 637
mian 638
miao 638
min 639
ming 640
mo 648
mu 648

N

na 649
nan 649
ne 650
nei 651
ni 651
nian 651
nie 652
ning 652
niu 653
nong 653
nou 654
nu 655
nuo 655

P

pa 655
pai 655
pan 655
pei 656
peng 656
pi 656
pian 657
piao 657
pin 657
ping 657
po 657
pu 658

Q

qi 658
qian 659
qiang 662
qiao 662
qin 662
qing 664
qiu 668
qu 669
quan 669
que 669
qun 669

R

ran 669
ren 669
ri 670
rong 672
ru 672
ruan 672
rui 672

S

sa 672
san 672
sao 673
sha 673
shan 674
shang 678
shao 682
sen 683
seng 683
she 683
shen 684
sheng 687
shi 688
shou 691
shu 692
shuang 694
shui 694
shun 696
si 697
song 699
sou 699
su 700
sui 700
sun 700
suo 701

T

ta 701
tai 701
tan 709
tang 710
tao 711
te 711
ti 711
tian 712
tie 714
ting 714
tong 715
tou 719
tu 719
tuan 720
tui 720
tun 720
tuo 720

W

wa 720
wai 720
wan 721
wang 721
wei 722
wen 723
weng 723
wo 724
wu 724

X

xi 726
xia 726
xian 726
xiang 727
xiao 730
xie 730
xin 731
xing 732
xiong 736
xiu 736
xu 737
xuan 737
xue 737
xun 738

Y

ya 739
yan 740
yang 744
yao 746
ye 746
yi 747
yin 754
ying 755
yong 758
you 759
yu 760
yuan 766
yue 767
yun 768

Z

zai 770
zan 771
zang 771
zao 771
ze 771
zeng 771
zha 772
zhan 772
zhang 774
zhao 776
zhe 779
zhen 781
zheng 782
zhi 783
zhong 787
zhou 791
zhu 791
zhuai 794
zhuan 795
zhui 795
zhun 796
zhuo 798
zi 798
zong 800
zou 807
zu 808
zui 808
zun 808
zuo 808

责　编　李广洁
复　审　梁申威
终　审　宋富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通鉴/戴逸　李文海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10
ISBN 7-203-03907-2

Ⅰ.清... Ⅱ.①戴...②李... Ⅲ.中国-古代史-清代-史籍-编年体 Ⅳ.K249.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144 号

清通鉴
戴逸　李文海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8　字数:660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套)
*
ISBN 7-203-03907-2
K·183　定价:680.00 元